皇清經解分經彙纂

春秋

春秋說　吳惠學士士奇著

隱公

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說者謂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其後年子無知遂纂齊由親愛之已甚也春秋凡稱弟者皆譏其不然乎……說見五卷十）冬天王使凡伯來聘九年春天子使南季來聘（公羊穀作天王）

左傳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艾盟在六年夏傳曰始平于齊也）

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何氏休曰聘者問也古者諸侯朝罷朝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大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又曰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較讓爲覺有覺德行）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范氏甯曰聘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范氏甯曰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許愼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云非正未詳）

桓公

三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八年春天王使家父來聘（三桓年齊侯使來聘致夫人也成八年宋使來聘共姬也魯使之逆女之後宋使在宋納幣之前經惟書聘傳詳其事春秋之通例也趙匡力攻左氏不斥聘共姬獨斥致夫人爲妄甚矣趙匡之妄也左氏據魯史爲傳安有魯史無文而左氏鑿空自造乎）

左傳三年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四年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五年仍叔之子弱也（經在從王伐鄭前傳在後又兩書秋）

公羊傳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何氏休曰天子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繫官者不得專事也稱伯者上敬老也禮君於臣不名者五諸父兄不名王札子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肸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何氏休曰氏采地父字也天子中大夫氏采故稱字不稱伯仲也）

穀梁傳任叔之子者（任卽仍）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

莊公

二十有三年春祭叔來聘夏荆人來聘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左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公羊傳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

穀梁傳祭叔來聘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荆人來聘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女叔來聘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僖公

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三十有三年春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傳三十年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三十三年春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文公

四年秋衛侯使甯俞來聘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十有二年秋秦伯使術來聘

左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九年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二年秋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公羊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遂者何（遂與術通）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繆公卒於文六年是時秦康公六年）

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萩（卽椒）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

宣公

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冬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傳秋劉康公來報聘（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師伐邾取繹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國武子來報聘

公羊傳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

穀梁傳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問也

成公

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八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十有一年春王三月晉侯使郤犨來聘十有八年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三年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立）八年春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時晉景公止公使送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犨來聘且涖盟十八年夏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時悼公初立公如晉朝）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公羊傳（晉荀庚衛孫良夫）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

襄公

元年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五年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七年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八年冬晉侯使士匄來聘十有二年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十有六年夏晉侯使荀吳來聘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二十有九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吳子使札來聘（吳與魯同姓春秋以其僭王而貶之故於其來聘也則曰吳子使札猶楚子使椒秦伯使術同文說者以札讓國而國亂春秋非吳乃貶札也本壽夢幼子不當立何讓之有且壽夢欲立季札猶魯惠公欲立桓公皆不正魯之禍惠公爲之吳之亂亦壽夢致之季札悖矣泰伯以兄讓弟故孔子稱其三讓季札非讓也因無可褒亦無可貶貶札之說愚所不知）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左傳元年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五年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鄭僖公初卽位）七年秋季武子如衛

報子叔之聘元年且辭緩報非貳也冬十月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八年冬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是年春公如晉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十二年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前年伐鄭冬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二十六年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是年衛侯戚東鄙又殺晉戍三百人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會澶淵以討衛疆戚田二十七年春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聘禮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二十九年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是年仲孫羯會晉荀盈及諸侯之大夫城杞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鄫鼓父黨叔為一耦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請觀見聘禮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吳子餘祭立故遂聘于齊聘於鄭適衛自衛如晉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郟敖立

公羊傳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薳罷無傳何氏休謂公數如晉希見答今楚來聘故喜錄之言公五朝而晉兩聘故曰希公一朝楚楚亦一聘魯故曰喜錄之

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

昭公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十有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二十有一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代趙武禮也觀書於太史氏季札觀樂韓起觀書皆先請後觀禮也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既享宴於季氏聘禮大夫於賓有饗食而無宴者饗之終立行享坐行宴也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宋元公初立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二十一年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十四年傳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是也劉炫曰聘禮使卿主國待之饔餼五牢鮑國加二牢故七牢又引鄭注卿五牢大夫三士大牢而已士鞅怒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以比親此一陽當位而下交之象故天子之於萬國之諸侯朝覲宗會遇同之外又有存頫省聘問之禮焉所以撫邦國而親諸侯也周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時聘曰問殷頫曰視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大行人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裁所謂間問者歲徧存三歲偏頫五歲徧省十二歲一巡守以巡守之明歲為始自五歲之後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言語者五方之言辭命者六辭之命故召譯官諭之使通協之使同九歲省而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書名有三皇五帝聲音有淫過慢凶故屬諸史或讀之或達之或贊之屬諸瞽或展之或合之或辨之則書文同而樂交亦同矣至十一歲又偏省之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灋則瑞在典瑞節在掌節牢禮在掌客丈尺為度釜鍾為量數有九數器有百工八灋治官府八則治都鄙達同成修皆以法式等齊之蓋先王所以親諸侯者如此而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小曰問每歲一往大曰聘間歲乃行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者又如此至春秋而天王不巡守存頫省之禮皆不行天王遣使來聘惟隱桓之時凡五見僖三十年宣十年各一見而已所謂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者僅見於定之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穀梁子曰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蓋自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歷成襄昭三公百有餘年天王不行禮於魯至是始復行之故穀梁有貴復正之說而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又云聘諸侯非正其說前後如出兩人蓋穀梁之徒以意說而非本於師說有所受之者為師說無所受之者為意說後世無師唐宋俗儒皆好意說遂喜而從之以為聘問而天王下聘猶朝覲而天子下堂皆衰周之失禮也如其然則朝聘以時有來而無往列國不相朝天王不報聘周官未足信

春秋朝聘之書於册者皆識也有是理哉若夫諸侯之邦交大國朝而小國聘其禮備見於春秋隱桓以前東諸侯之外未聞有來聘者南則楚西則秦皆大國而荊人來聘始見於莊之二十三年猶未有君臣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不稱使有臣無君非尊之乃抑之穀梁謂權在屈完故不言使則十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亦權在國佐曷為而獨稱使乎且召陵之師諸侯在焉裴之師大夫而已齊稱使而楚不稱使明楚未可同於齊也及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始有君有臣矣然大夫猶不氏也及襄三十年楚子使遠罷來聘由是大夫稱氏同於中國焉秦至穆公而始大文三年傳稱秦伯伐晉[illegible]遂霸西戎而任好之卒不志於春秋者以其僻在西戎未通玉帛之使也故春秋卒楚子旅宣十八年而不卒秦伯任好說者謂楚莊賢故卒之則秦穆亦有賢名奚為而不卒乎及文六年穆公卒康公立康公三年當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始從荊人來聘之例而書秦人外之也及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亦如楚子使椒而不氏則春秋抑秦甚於楚矣至是秦始聘於魯知其亦聘於周生既聘死必赴赴於天子則稱名故文十八年秦伯罃卒宣四年秦共公稻卒皆稱名自是後玉帛之使遂絕於魯知其亦絕於周故秦桓公景公哀公惠公春秋四書秦伯卒而不名生不聘死不赴也死不赴曷為書卒赴於魯不赴於周故不名而書卒且景哀惠三公魯皆遣使會其葬矣既書葬又安得不書卒公羊以秦為夷信矣乎然謂獨嫡稻以嫡立故名似許止嫡之名愚未敢信也左傳乃謂未同盟故不名則秦康公與共公未聞與魯同盟曷為獨稻獨名哉說者謂諸侯之於天子也有貢而無聘[illegible]侯不朝貢而以聘禮上聞如邦交然此俗儒之異說也大[illegible]伯賓禮有八朝宗覲遇會同之後繼之以時聘曰問殷[illegible]覜此問與覜非諸侯聘於天子之禮乎且中庸明言朝聘以時[illegible]蓋諸侯朝聘天子各以其時左傳亦云晉韓宣子聘於周[illegible]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王曰辯不失舊此諸侯聘於天子之[illegible]觀所謂時事者非聘而何俗儒好為異說以駁先儒獨以[illegible]釋周官為誤始於啖趙後人皆附會之吾所不取

莊公

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左傳經文公伐齊納糾孔疏云今定本經文糾之上有子字

左傳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

穀梁傳當可納而不納可納者謂公及齊大夫盟于蔇之時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公穀皆不言讐子以糾非讐人之子也故何休范甯之說皆不取

僖公

二十有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南頓縣故頓子國也周之同姓頓迫于陳而奔楚自頓徙南故曰南頓今南頓故城在頓南三十餘里

左傳秋秦晉伐鄀楚鬬克申公子儀屈禦寇息公子邊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公羊傳何以不言遂兩之也

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蓋納頓子者陳也

文公

十有四年秋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羊作接古接捷通

左傳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郤缺曰非吾力不能也義實不克爾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

穀梁傳是郤缺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敻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宣公

十有一年冬十月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左傳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因縣陳申叔時諫乃復封陳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春秋書入書納皆非禮也傳似失之

公羊傳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言非陳侯不當言納納公黨與也陳侯在晉故納其黨

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

昭公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六年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受賂而還故不言納也

左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陽即唐中山有唐縣因其衆也因唐之衆

穀梁傳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

哀公

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傳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靈公子郢字子南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立輒非靈公命公羊乃云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蓋見經有衛曼姑圍戚之文而以意度之也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莊九年公伐齊納子糾左氏春秋定本作子糾今從之說者謂公納讎子故書以示譏非也子糾者齊僖公之子與魯何讎而謂之讎子哉昭十三年左傳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管子小匡篇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是爲襄公小匡不足信以左傳合故取之與宋儒不信左傳及管子遂以子糾小白皆襄公子絕無所據而以意度之不亦異乎史記齊世家襄公弟次糾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其母衛女見左傳子糾魯女之子未聞必有所據非臆說也僖公者莊公之外祖父子糾其舅也又子糾長當立春秋書公伐齊納子糾伐者伐有辠也齊大夫既與公盟而復背之則辠在齊矣故直書公伐而不諱焉及小白入而葬襄公其國已定公不量力而復興師故乾時之戰不言公諱之也春盟夏伐至秋乃戰既而懼遂殺子糾取者取諸魯也公羊以爲內辭蓋齊人脅我使我殺之故特書取納之者何心殺之者又何心君子以莊公爲病矣穀梁曰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言取病內也信哉三傳皆同趙匡駁之乃云齊自殺之非魯殺也若實魯殺則當書云齊人使我殺子糾不應書取吾聞君使臣齊魯非君臣安得稱使且春秋雖天王之命亦無使我之文以其不成辭也子糾在魯齊人安能殺之明其魯我故特書取趙匡之說鄙且陋其妄不待辨而自明然宋儒稱其卓識學者惑焉故不得不辨子糾讐人之子發自范甯成於啖助絕無所據而啖助妄托諸穀梁案穀梁並無文惟云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而已安可便云子糾小白皆襄公之子乎若果係讐子納之則非殺之何病穀梁又安得云言取病內也宋儒不信三傳而顧信俗儒啖趙之說異哉然謂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則似不然小白有國高爲內主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爲輔佐有莒衛爲外主故先糾而出左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趙匡駁之曰案莒近齊小國而襄公強而無道鮑叔如何輒敢將公子奔之而獲安乎此左傳紀實事也趙匡無據以意駁之妄甚驅甚又駁杜注子糾小白皆僖公之子杜預注本左傳及諸子之書趙匡更有何據哉其意以爲稱子糾則時君之子猶稱子叔姬則時君之女並無實據皆臆說也亦先糾而入羽翼成而助之者衆矣僖有寵子國有奧主天所命也子糾無寵於僖無主於內焉能得國乎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弗克者誠之乎抑善之乎曰善之也其義見於易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九四欲同於二而三爲墉以隔之故曰乘其墉晉趙盾帥師長轂八百乘緜地千里越國而至於邾乘墉之象也弗克而還可謂困矣困而反則君子善之故易稱吉又何譏焉不言帥師避不辭晉人帥師則不辭春秋未有帥師而稱人者以此新城之盟邾人不與故謀納捷菑不言伐者邾無辠也公羊以爲弗克納者大之大之者美之趙匡曰此乃譏其不量事而勞師爾聞義能止差可補過何足美之如其說則同人九四爻辭當云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也曷爲繫之以吉哉蓋有過能改聞義能徙善之大者非徒无咎而已且未聞有善補過而猶譏之者也公羊之說誠得春秋微旨後之學者詳之趙匡好駁先儒以其說不可通於周禮則斥周禮爲僞其說不可通於易詩書不敢斥之爲僞則云春秋之例不可通於他經妄之妄者也六經皆聖賢之語曷爲不可相通學者詳之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戚衛邑曷爲弗屬之衛蓋晉取之以居蒯聵晉趙鞅亦在焉何以知之以是年鐵之戰知之鐵丘在戚城南故傳曰登鐵上齊人輸范氏粟鄭人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則趙鞅在戚明矣趙鞅與蒯聵同在戚故衛世子與荀子同敗鄭師元年

齊衛圍五鹿又取棘蒲三年齊衛圍戚四年齊衛復圍五鹿皆齊衛助兵以救范氏五鹿棘蒲及戚皆晉地也如謂齊衛以蒯聵在戚而圍之曷爲哀五年范氏既平之後未聞齊衛復圍戚哉且哀三年齊衛圍戚至十六年蒯聵自戚入于衛在戚十有三年未嘗有一矢相加遺也蓋衛不迎亦不距父子等於行路矣故孔子傷之而有正名之說者以此蒯聵父子行同禽獸詳見於傳固不待言然以圍戚爲距父則非也故曰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餘說見前趙匡駁公羊乃云若不言伐齊則納糾於何國如其說則納必言伐也晉人納捷菑于邾曷爲不言伐乎吾故曰伐者伐有辠也伐者伐有辠也衛輒不爾其父而禰其祖則人倫亂矣辠莫大於亂人倫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曷爲不言伐伐者聲其辠而伐之義也春秋當書而褒之曰晉趙鞅帥師伐衛納衛世子蒯聵若是則可謂之義師矣春秋無義戰焉得有義師且趙鞅又安能行義哉是時諸侯交伐晉故取衛之戚以居蒯聵共禦諸侯之師爾是以齊侯伐北燕不言納昭六年受其賂也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唐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皆不言伐一因其衆一取其地皆非義也

隱公

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左氏作駭帥師入極五年秋衛師入郕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左氏作祊庚寅我入邴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司空無駭入極費序父勝之元年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序父費伯也傳文簡略似有闕文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入祊無傳杜預謂桓元年卒易祊田知此時魯未肯受也如其然則鄭歸而魯不受曷爲直書我入祊乎十年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伐宋之師也是年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不知何故入鄭蓋齊鄭伐宋故宋衛入鄭宋爲主兵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王命伐宋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十一月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東偏乃使公孫獲鄭之公孫處許西偏

公羊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爲貶疾始滅也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孔疏穀梁以極爲國賈云極戎邑也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衛師入郕不言帥師將尊師少稱將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將卑師衆稱師衛師入郕公羊作盛將卑師少稱人鄭人伐衛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其言入何難也其曰何難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極國也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郕國也將卑師衆曰師日入惡者也庚寅我入邴邴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郕國也

桓公

二年九月入杞

左傳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穀梁傳我入之也隱八年我入邴此不言我故復發傳

莊公

十有四年秋七月荆入蔡

左傳楚子以蔡侯滅息事詳見傳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

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擧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

閔公

二年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及狄人戰于滎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僖公

二十年夏鄭人入滑二十有七年秋八月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二十有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左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秋入杞責無禮也二十八年晉侯圍曹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三十年九月晉侯秦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君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三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鄭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吾其還也滅滑而還經書入傳言滅

文公

五年夏秦人入鄀十有五年六月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十有二月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左傳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新城之盟前年六月同盟於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謀納捷菑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穀梁楊疏曰伐入兩舉者伐而不即入故兩舉之也公羊日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至之日也似非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

宣公

十有一年冬十月丁亥楚子入陳

左傳十一年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因縣陳陳侯在晉靈公子成公午申叔時曰夏徵舒弑其君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

成公

七年秋吳入州來九年冬十有一月楚人入鄆（鄆乃莒之都非別邑也）

左傳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乃通吳於晉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是年八月同盟於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襄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季孫宿帥師救邰（莒人伐我東鄙圍邰）遂入鄆二十有五年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爲公盤二十五年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昭公

十有八年六月邾人入鄅

左傳十八年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定公

四年冬十有一月庚辰吳入楚（左傳楚作郢）五年夏於越入吳

左傳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吳從楚師及清發又敗之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鄖公鬭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子期似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五年夏越入吳吳在楚也

公羊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穀梁傳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

哀公

七年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宋人圍曹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十有三年夏於越入吳

左傳七年秋伐邾師遂入邾處其公宮眾師晝掠邾眾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宋人圍曹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十三年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爲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時吳方與晉爭長黃池）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

公羊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也曷爲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

周官九伐曰告曰伐曰壇曰削曰侵曰正曰殘曰杜曰滅而入無聞焉入者取而不有滅而仍存也曷爲取而不有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蓋言來歸者實未歸我欲取之鄭人不肯故言入入者內弗受也鄭既來歸曷爲不肯鄭伯欲以祊易許故先歸祊若曰爾與我許我歸爾祊爾不與我許我焉肯歸爾祊乎及桓元年卒以祊易許然則易許者祊也曷爲以璧假許大而祊小不足以相當故加之璧言假者雖久假而後終歸之也魯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許者許田即桓元年鄭所假者鄭箋云常一作嘗在薛之旁齊有孟嘗食邑於薛常與許皆有周公之廟及桓莊而常屬於齊許屬於鄭至僖公而常與許皆復歸於魯故曰復周公之宇夏者本我地昔失之今得之之辭也祊非我地我強入之故書以誠焉曷爲滅而仍存僖三十三年秦人入滑襄八年宋公入曹皆經言入傳言滅蓋滅而仍存故經言入而不言滅也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滑國都于費謂之費滑水經注緱氏縣故滑費春秋滑國都也十六年同盟于幽滑伯與焉滑一名費猶宋一名商孟子所謂費惠公者滑伯之後也自秦人滅滑而滑或屬周或屬晉或屬鄭屬周者曰馮滑（見定六年傳）屬晉者曰虛滑（見成十七年傳）屬鄭者曰費滑（見襄八年傳）蓋滑介於周鄭之間仍爲附庸於晉與故至戰國而郯邳鄒費猶號小國之君說者不知春秋有費滑遂謂戰國無費而以魯之費當之誤矣曹滅於哀之八年復見於哀之十四年宋向魋入于曹以叛杜注曹宋邑非也曹伯爵而當何服故曰曹爲伯甸其國雖小豈徒一邑哉蓋宋雖滅曹仍爲附庸于宋故至戰國而尚有曹君（趙岐注孟子曰曹交曹君之弟）然則曹與滑皆滅而仍存者也故春秋言入不言滅者以此定四年吳入郢哀七年公入邾皆書日穀梁謂之惡入誠然亦有不盡然者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乃入之善者曷爲而亦書日乎周官行夫有媺惡而無禮者謂於無禮之中又有禮焉人人之國不可以言禮若鄭子展入陳所謂無禮之禮也其無禮之禮奈何鄭子展子產入陳命師無入公宮親御諸門又執縶而見陳侯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君子以爲有禮故書日以詳之惡則詳其惡善則詳其善故善惡皆書日後之學者當知之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左傳謂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庈父費伯也元年夏四月傳費伯帥師城郎不書于策者蓋費伯揚言城郎實潛謀入極故二師合而勝之此行兵詭計特假此爲名故不書於策城郎在隱九

年故知元年費伯之師非城郎也極乃近郎之地覓楚云戎邑不知何據當考

莊公

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十有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何休注公羊云滅遂不諱者桓功未足以除惡

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公羊傳譚子奔莒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僖公

二年夏五月虞師晉師滅下陽五年秋八月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十年春王正月狄滅溫溫子奔衛十有二年夏楚人滅黃十有七年夏滅項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二十有六年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公羊作隗何注云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

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五年秋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應劭曰陽安有道亭西平有柏亭安陽有江亭弋陽有黃城皆漢之汝南郡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十七年夏師滅項淮之會前年冬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地理志秭歸縣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叶聲律宋忠曰歸即夔歸鄉蓋夔鄉矣楚之嫡嗣熊摯以有疾居夔治巫城後以疾移此服虔曰在巫之陽即歸鄉也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或謂晉滅虞虢不言滅者諱之也諸侯滅天子畿內國故諱之如其然則下陽曷爲直言滅而不爲之諱乎鄭語孔晁注曰熊摯者熊繹玄孫以有疾自棄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經傳無文事無實據不足信也

公羊傳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宮之奇諫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同姓也

穀梁傳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江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夏滅項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夔國也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文公

四年秋楚人滅江五年秋楚人滅六

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鬬駰曰江嬴姓蓋秦之同宗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六人叛楚即東夷五年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六故皋陶國也咎繇封其少子以爲國今六縣都陂中有公琴者即咎陶冢也楚人謂冢爲琴冬楚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宣公

八年夏楚人滅舒蓼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疏云此年楚滅蕭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於蕭以叛則是蕭仍爲宋邑也十有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傳楚爲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疏云文五年滅蓼滅後更復故今滅之案文五年滅六見於經滅蓼見於傳六蓼皆皋陶後豈即舒蓼歟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十二年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經書戊寅滅蕭傳不言日亦不言滅疏云十二月無戊寅疑日誤傳無明文闕疑可也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辠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於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

公羊傳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於夷狄而未能合於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

穀梁傳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嬰兒賢也

成公

十有七年十有二月楚人滅舒庸

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敗於鄢陵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襄公

六年秋莒人滅鄫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十年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因柤會而滅之故日遂二十有五年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傳莒人滅鄫鄫恃賂也鄫恃魯而慢莒故莒滅之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鄫屬魯晉見滅故晉責魯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二年齊靈公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

於鄭子國之來聘也五年公子發來聘子產之父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二年傳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是年三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於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滅之遷萊於郳高厚崔杼定其田十年夏四月戊午會於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丙寅圍之弗克荀偃士匄請班師知伯怒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二十四年舒鳩人叛楚楚子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乃還二十五年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公羊傳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穀梁傳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繒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繒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言時實吳會諸侯滅傳陽故加甲午使若改日諸侯自滅傳陽卑國月此日蓋爲遂耳案左傳晉荀偃士匄滅偪陽吳無與焉此穀梁不知其事而以意逆之者也偪穀梁作傅

昭公

四年秋七月遂滅賴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十有三年冬十月吳滅州來十有七年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二十有三年秋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二十有四年冬吳滅巢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左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僖公六年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八年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十一年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十三年冬十月吳滅州來令尹子期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十七年秋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經不日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公二十三年秋七月吳人伐州來州來滅于十三年蓋滅而仍存故吳復伐之然則十三年吳入州來非滅也存疑以待後學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傳文闕誤戊辰晦戰于雞父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二十四年冬十月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始如是而不及郢三十年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皆傳之鼠也二公子奔楚楚子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執不書略之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滅不日略之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昭二十四年吳滅巢定二年傳吳圍巢克之則是巢未嘗滅也

定公

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卑國滅皆日此以其君歸也獨髡子被獲以夔子歸不日詳中國而略蠻夷也十有四年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十有五年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胡頓沈皆非蠻夷〇定四年召陵之會有胡在蔡許上莒邾下以此知頓胡非蠻夷

左傳四年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十四年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吳之入楚也定四年胡子豹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何休注公羊云日者定哀滅何日哀無滅國以定知之

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邦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於禽獸則誅滅去之春秋之例君死曰滅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是故滅者滅其君也不滅其國仍立其子孫之賢者以君其國焉春秋滅國無善辭被滅者未聞有鳥獸之行滅之者亦未聞有仁義之師非能誅滅其君而去之徒利其土地而已滅與入相近而不同入者入其都不有其地也滅則有其地矣故滅而仍存則書入而春秋書滅亦非盡有其地又有滅而仍存者宣十二年楚子滅蕭蕭者宋附庸莊二十二年蕭叔朝公春秋附庸君例稱字郳儀父蕭叔皆其字杜預以介葛盧蕭叔爲名郳儀父爲字臆說也稱字故知其爲附庸君蕭滅于宣十二年復見于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則是蕭仍爲附庸于宋楚未嘗有其地也成七年吳入州來昭十三年吳滅州來昭二十三年傳稱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奔命救州來吳既滅州來而有其地矣曷爲吳人復伐之楚人復救之哉然則楚之州來猶宋之蕭雖滅而仍存也滅而仍存當書入曷爲書滅春秋書法或舉其輕或舉其重入輕而滅重宋公滅曹哀七年曹無道而宋入之舉其輕者舉曹也楚子入蕭蕭無辠而楚滅之舉其重者惡楚也州來雖滅而復見其後卒屬于吳吳以封季札故號延州來季子春秋書滅者以此國曰滅亦有邑而言滅者國之也國之者重之故曰凡滅國皆惡也尤惡於滅同姓之國禮曰諸侯不生名惟失國名滅同姓名春秋之諸侯失國皆名矣滅同姓而名者僅一見於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而他無聞焉於是後世俗儒不信三禮三傳遂謂晉滅虞虢楚滅夔皆同姓也曷爲皆不名而獨名衛侯燬是駁春秋非駁禮記也以爲因下文衛侯燬卒而誤稱名遂欲改春秋以爲就其說改春秋者始於唐之啖趙至宋儒益甚矣此說者全不知春秋大義而徒以私臆汨之不可以不辨滅虢

者虞也虞不假道晉焉能越虞而滅虢哉故下陽之滅虞師爲主及再假之道不言滅虞而變文言執晉人執虞公所以末減晉之辠而獨辠虞知役僖之說當書晉侯號諸侯滅虢遂滅虞如此則獨辠晉而虞之惡不著矣後世庸史皆饒爲之曷爲而虞不能贊一辭也杜預不知變文言執辠虞之義而猥以晉之修祀歸責故不稱名失之甚矣虞虢不言滅又安得稱名春秋比事屬辭夫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魯衛爲秉禮之國文公又衛之賢君鄘詩定之方中及干旄皆美衛文而作春秋責備賢者故於衛之滅邢也稱名以辠之且書之詳責之厚若夫楚之熊摯以癈疾而自竄于夔遂爲楚之屬國在巫之陽僻處歸鄉故春秋於楚之滅夔也書之略責之薄以其不足詳也故略之又以其不足責也故薄之乃欲以楚同於衛夔等於邢則春秋之權衡安在哉僖十七年滅項公穀以爲齊桓滅之非也其意謂莊十年齊師滅譚十三年齊人滅遂是時齊桓未建霸功故直書而不諱至是有存亡繼絶之功功足以掩過故諱而不書此不信國史而以意說吾聞君子薄責庸衆而厚責賢人安得以存亡繼絶之功而掩其滅國之辠哉且吾聞爲親者諱爲尊者諱不聞爲賢者諱也齊桓實未嘗滅項而以滅項之辠歸之是厚誣賢者惡在其爲諱乎左氏記事詳而覈學者當從之勿爲異說所惑斯可矣文五年經書楚人滅六傳稱秋楚成大心仲歸滅六冬楚子燮滅蓼蓋六與蓼雖兩地而實一國故經書滅六而不書滅蓼也蓼一名六猶滑一名費咎陶之後偃姓說者謂咎陶生於曲阜偃地帝因賜姓曰偃是爲蓼侯蓼訛爲繆一曰繆侯謂之六蓼孔疏謂蓼滅復興故宣八年楚人復滅之案經宣八年滅舒蓼成十七年滅舒庸襄二十五年滅舒鳩皆楚滅之乃羣舒也括地志謂六在壽州安豐縣高誘謂蓼在廬江雖於羣舒之地豈皆咎陶之後歟當考僖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二十五年襄王以溫與晉晉於是始啟南陽二十八年晉文會諸侯于溫溫即河陽杜預以爲晉地謬甚蓋溫實京師襄王雖以溫厚之田與晉乃近溫之田即蘇子之邑狄所滅者非以河陽與晉也宋文元年晉襄伐衛及南陽使先且居胥臣伐衛而襄公朝王于溫則溫實京師益信矣後之學者詳焉春秋州公虞公虢公皆稱公說者謂天子三公虞虢國名又云非國乃采地此造爲異說以飾經如晉滅虞虢以其非國也故不言滅則溫亦司寇蘇公之采地曷爲直書狄滅溫乎又云晉執三公不道之甚則言執非辠虞乃辠晉也虞有可執之辠晉非執之之人故言執以辠虞掃人以賍晉如晉誠有所受之雖天子之三公執之而已矣又何有於虞而云不可執哉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四十三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四十四

春秋說　　學海堂

吳　惠學士士奇著

隱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六年冬宋人取長葛五年冬十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十年六月辛未取郜辛巳取防是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左傳十年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師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公羊傳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宋人取長葛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明因去年伐圍而取之故不繫鄭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

穀梁傳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宋人取長葛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鄭伯伐取之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

僖公

三年夏徐人取舒孔疏徐在下邳舒在廬江在廬江者舒蓼也宣八年楚滅之當考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卽水經注引地理志滻張西北有朐城須朐之地非東平須昌也水經注水北逕須朐城西又北過須昌縣西京相璠曰須朐一國二城兩名蓋遷都須昌朐是其本二十有六年夏公子遂如楚乞師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三十有三年夏公伐邾取訾婁

左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二十六年夏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三十三年夏公伐邾取訾婁二十二年秋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以報升陘之役

文公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左傳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六年晉襄公卒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

公羊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

穀梁傳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

宣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九年秋取根牟十年秋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左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九年秋取根牟言易也十年秋師伐邾取繹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公羊傳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取向之辭也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穀梁傳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也

襄公

十有三年夏取邿

左傳十三年夏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

昭公

元年三月取鄆秋叔弓帥師疆鄆田四年九月取鄫二十有五年十有二月齊侯取鄆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虢之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趙孟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秋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四年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丘公去疾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二十五年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冬圍春取庚辰至庚申凡二十一日經書取不書圍者昭之也

公羊傳運者何運即鄆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與莒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畏莒也齊侯取運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穀梁傳齊侯取鄆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哀公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郲東田及沂西田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九年春王二月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左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齊悼公之來也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卽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八年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九年春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子姚罕達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郲張與鄭羅歸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定十五年鄭人爲之城嵒戈錫十二年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爲虛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齊人取讙及闡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子益來也在是年秋其言取之何取鄭師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其言取之何取宋師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

穀梁傳取鄭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水田沂西未盡也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宋病矣

國曰滅邑曰取亦有邑而言滅者邑也而國之故重言滅亦有國而言取者國也而邑之故輕言取僖二年夏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虢邑當書虞師晉師伐虢取下陽春秋不言伐亦不言取而直書滅者言下陽滅而虢亦隨之而滅矣故傳五年滅上陽不書獨書滅下陽者國之也曷爲國之虢公在焉爾此公羊之說趙匡駁之曰君在外邑閒兵至而歸國亦事之常何得稱滅若君在下陽受兵則何得不見擒乎此趙匡之臆說也案竹書紀年惠王十九年僖二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衛則公羊之說信矣趙匡更有何據而駁之哉且傳五年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亦未聞見擒於晉也趙匡之說謬甚妄甚公羊與紀年皆戰國時人去春秋最近其說必有據後之學者詳焉僖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文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須句微國也而臣于魯鄰于邾邾滅之而魯取之春秋不書滅而書取微之也故言取傳稱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如傳言當依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之例而書公伐邾納須句子于須句曷爲不言納而直言取頓子非楚臣亦不在楚之疆內須句子臣於魯且在魯邦域之中則須句實魯之邑邾與魯爭須句猶爭鄫也故皆書取魯既取須句矣以升陘之敗而墜失之故文七年公復伐邾取須句傳一言禮一言非禮曷爲春秋不異其非禮與非禮同書取且同書取又何以別禮與非禮哉以義取曰取以不義取亦曰取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則禮與非禮奚爲不可同書取乎且一日一不日不日者爲禮則日者非禮明矣經書取須句遂城郚城郚所以衞須句也恐邾復伐須句故城郚以防邾傳稱寘文公子焉非禮也僖二十六年公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則文七年寘文公子于須句者亦將以爲魯援歟按僖十七年齊桓卒五公子爭立其後終立孝公則公子雍嘗與孝公爭立者至二十六年孝公一侵我一伐我故寘公子雍于穀以敵齊且爲魯援邾文公卒于文十三年七年取須句邾文猶在也其子曷爲父在而叛來魯且子而所其生父魯復寘其叛父之子于須句以敵其父有是理乎傳文不詳疑事無質杜預臆說必不可從後之學者闕疑可也春秋之例難曰入易曰取重故難輕故易隱五年冬宋人伐鄭圍長葛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公穀二傳皆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杜預泥於書取言易之例公穀二傳亦云取者易辭乃云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其無備而取之言易也凡傳所不言杜預皆以意度之還就而爲之說何所據而知其不克而還且乘其無備乎說春秋者既欲校其難易必先權其重輕滅重於入入重於取君與國孰重必曰均重國與邑孰重必曰國重故君死國亡皆曰滅無故入人之國春秋惡之故入者難辭取者易辭輕之故言易宋人圍長葛一年而後取師勞力竭不可謂非難而仍輕於滅與入者春秋之權衡也豈全不用力

徒乎取之之爲易哉隱十年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公穀謂取戴左傳亦謂鄭伯圍戴克之幷取三師三師者三國伐戴之師取三師者杳定九年宋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鄭取宋師于嵒則經當書鄭伯取三師于戴不當書伐取之伐取之者三國伐戴鄭獨取之因人之力是爲易辭戴微國也故言取經不稱師故知其非取三師也公穀得之矣若夫宋取鄭師鄭取宋師師而言取者猶竭澤而漁焚林而獵盡之之辭僖三十三年晉敗秦師于殽公穀皆謂匹馬隻輪無反者左傳亦云獲三師三帥晉因全師不反可謂盡矣曷爲不言取意者殽之戰或角之或掎之晉人與姜戎共踣之力而拘諸原未可謂之易故不言取歟非然也此以難易言不以輕重言如以難易言雖下宋人取長葛矣春秋仍易之而言取蓋以長葛非下陽國之存亡不係焉秦師虎狼也非若宋鄭之師且三師皆非微者春秋惡而戎狄之故不言取而言敗也

隱公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左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公羊傳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何注言來者[illegible]通外言如外來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illegible]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大廟與聘同義 其兼言之何微國也

穀梁傳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犆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

桓公

二年春滕子來朝秋七月紀侯來朝公穀二傳皆作紀侯左傳獨作杞侯六年冬紀侯來朝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十有五年夏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云或[illegible]穀鄧未通上國至是來朝旋即亡滅故書名以辭之其後不復再見故二傳謂失地之君

左傳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討不敬也六年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九年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illegible]

公羊傳紀侯來朝[illegible]公羊無傳何氏曰紀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故封之百里盛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疏云自今以後紀皆稱侯六年十二年十三年公三會紀侯故云封之百里 穀鄧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歟在曹歟在齊者世子光 邾婁牟葛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

穀梁傳二年秋七月紀侯來朝[illegible]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己記注云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穀鄧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以其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莊公

五年秋郳黎來來朝[illegible]二十有三年夏蕭叔朝公[illegible]

二十有七年冬杞伯來朝

左傳五年秋郳犁來來朝名未王命也

公羊傳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illegible]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illegible]

穀梁傳郳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蕭叔微國之君未爵命者朝於廟非正也於外非正也

僖公

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十七年夏小邾子來朝十有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二十年夏郜子來朝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左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公羊傳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illegible]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故使其來朝其子以後直來之恥所以辟役成之不明也[illegible]小邾婁子來朝公羊無傳何氏曰至是進稱爵者時附從霸者朝天子旁爲郳子者何能行進齊桓自天子進之正朝不書旁朝乃書 郳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杞子來朝公羊傳杞何氏云貶稱子者以其無禮故我入之按桓二年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八月入杞皆討不敬也一直書入杞一稱公子遂師師一書日不日

文公

十有一年秋曹伯來朝十有二年春杞伯來朝秋滕子來朝十有五年夏曹伯來朝九年八月曹伯襄卒至十一年秋已滿二十五月除喪即吉而來朝禮也

左傳十一年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十二年春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劉氏炫曰魯公新立邦國及時來朝侯新立來及時者則曰即位而來見晚則曰始朝魯公新立位魯公往朝則曰朝嗣君魯公新立往朝大國則曰始見[illegible]而來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十五年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孔疏云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illegible]之邦交世相朝也鄭元年邾子來朝傳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是此新立而彼來朝九年曹伯襄卒十一年曹伯來朝傳曰即位而來見是彼新立而亦來朝春秋有世朝之法台於周禮而周禮無五年再朝之文鄭康成以爲殷朝天子之法六年一遊諸侯其不朝者朝天子[illegible]

宣公

元年秋邾子來朝

成公

四年春杞伯來朝六年夏六月邾子來朝七年夏五月曹伯來朝十有八年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

左傳四年春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illegible]七年夏曹宣公來朝十八年秋杞桓公來朝勞公[illegible]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illegible]

襄公

元年秋邾子來朝六年秋滕子來朝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小邾子來朝二十有一年冬曹伯來朝二十有八年夏邾子來朝

左傳元年九月邾子來朝禮也邾隱公六年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二十一年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曹伯三年始來見公二十八年夏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昭公

二年秋小邾子來朝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秋郯子來朝

左傳三年秋七月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孔疏云黃帝之子元囂是爲青陽降居江水世本言青陽即少皞代黃帝而有天下號金天氏與黃帝同德爲姬姓黃帝之子十二姓有己世本己姬出自少皞非青陽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云云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定公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十四年秋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左傳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哀七年秋公伐邾以邾子益來

哀公

二年夏滕子來朝

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五年一朝禮器諸侯相朝灌用鬱鬯文十五年左傳亦云古之制諸侯五年再相朝案文十一年至十五年曹伯再來朝故曰五年再相朝以五年言之則一朝以前五年後五年言之則再朝鄭王制所云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之禮其朝天子而罷歸也然後諸侯自相朝謂之朝罷朝亦曰旁朝旁朝者鄭論所謂邦君爲兩君之好也其兩君相朝之禮備見於周禮之司儀凡諸公相爲賓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如諸公之儀然則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君皆五年朝天子罷歸而後相朝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而周禮大行人之職又有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之法世相朝者謂五等之君父死子立或來朝或往朝一來一往是爲世相朝自是後五年一再行之皆朝天子罷歸而後行焉至春秋而其禮不行久矣大行人鄭注所謂凡君卽位大國朝而小國聘者乃春秋之禮非周禮也齊晉魯衞陳蔡皆侯爵齊晉爲大國餘皆小國小朝大大聘小未聞諸侯互爲賓且不朝王惟朝盟主及大國而已朝王之禮闕而不行之非若朝盟主及大國之爲數也魯在春秋非大國尤小於魯者曹滕二邾實不忘好故以時來朝其餘杞紀薛蕭或微國或附庸穀鄧牟葛郳或稱子或稱名或稱人其來朝者或戎之或夷之與魯爵同者宋鄭衞陳蔡皆不來朝亦不往朝然則諸侯相爲賓之儀豈非至春秋而廢絕不行哉此東周之禮所以異於西周學者欲合而一之焉可得乎隱十一年滕薛來朝公羊謂兼言滕薛穀梁謂累數皆是也或以爲諸侯旅見天子滕薛同朝是皆行旅見之禮豈其然旅衆也三爲衆兩爲耦滕薛兩侯未可謂之旅且同來而一先朝一後朝故爭先而爲長長滕侯者時先而薛後云爾凡相朝賓執玉主受玉兩賓一主焉可同行必有先後定非同日兼言累數遂以旅見當之學者好爲異說若此桓二年秋杞侯來朝公穀皆作紀左傳獨作杞左氏據魯史作傳當從之說者謂杞侯七月來朝我九月入杞杞雖不敬猶能行禮於我安得遽謀伐之且入其國乎當從公穀作紀爲允則又不然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九月入杞與桓二年秋入杞正同皆討不共也討不共者古之制故凡伯弗賓杞侯弗敬一書伐兩書入皆所以懲不共春秋書之以爲戒滕杞皆前稱侯後稱子奚獨於杞侯而疑之後之學者辭費桓七年夏穀鄧來朝稱名者公穀皆謂失國之君諸侯失國名其說近是然案左傳莊十六年楚滅鄧是時鄧未亡也非失國而稱名者穀鄧在南地屬衡岳密邇於荊皆荊之與國莊二十三年書荊人來聘荊稱人穀鄧稱名皆以其南蠻也而賤之桓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公羊曰邾婁牟葛皆稱人夷狄之也然則蠻夷之大者稱名其微者稱人故曰人不若名則邾婁牟葛更卑於穀鄧矣杜預謂三人皆附庸之世子此求其說而不得逞以意造也預之妄皆若此僖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左傳謂賓之以上卿蓋曹世子未誓於天子以皮帛繼子男者歟父使子正也僖十四年季姬使鄫子來朝婦使夫則失正矣穀梁謂朝不言使言使非正者其季姬使鄫子之謂乎季姬來寧公以鄫子不朝之故止季姬不使歸鄫及鄫子來朝之後踰年而後歸鄫公之失正也公失正鄫子失正季姬失正甚矣譏之僖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不言使知其子之幼也其子幼不能朝故伯姬與之來朝非禮也伯姬稱杞季姬曷爲不稱鄫季姬與鄫子並稱則夫婦之辭明矣故不復稱鄫伯姬不稱杞則其子爲何君之子哉春秋一字不可增減有如此者

桓公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莊公

二十有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何氏注曰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幣用玄纁束帛儷皮玄纁順天地儷皮[illegible]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

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說者謂前年親納幣今復託名觀社而往結之以娶齊女也[illegible]

左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illegible]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

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爲尸女也[illegible]

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女

公羊傳何以書親迎禮也

穀梁傳親迎恆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

二十有五年冬公子友如陳二十有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亦報聘及葬原仲又往會焉〕

左傳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公羊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

穀梁傳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

三十有二年冬十月公子慶父如齊

穀梁傳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

僖公

三年冬公子季友如齊莅盟五年夏公孫茲如牟七年秋公子友如齊〔時盟於陽穀罷盟而聘〕

左傳三年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不言公公不與會〕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五年夏公孫茲如牟娶焉〔因聘而娶〕

公羊傳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

穀梁傳涖者位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十有三年冬公子友如齊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二十有八年五月公朝于王所冬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三十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三十有一年春公子遂如晉三十有三年冬十月公如齊〔公子遂聘於周遂聘於晉兩事而一人兼之非禮也春秋之無王久矣齊桓諸侯皆初聘晉故兼聘於周孰謂尊周禮哉〕

左傳是會也〔會于溫〕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三十年冬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是時王使周公閱來聘故遂[illegible]〕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三十三年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是年夏狄侵齊〕

公羊傳公朝于王所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其日何錄乎內也〔[illegible]〕

〔[illegible]〕

穀梁傳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內目惡以外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illegible]〕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爲晉文公之行事爲已傎矣〔[illegible]〕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文公

元年夏叔孫得臣如京師冬公孫敖如齊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三年冬公如晉五年夏公孫敖如晉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七年冬公孫敖如莒涖盟八年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十有一年秋公子遂如宋十有三年冬公如晉十有四年冬單伯如齊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十有七年冬公子遂如齊十有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元年夏四月丁巳葬僖公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毛衛伯名天子公卿不名故經書毛伯而不名〕叔孫得臣如周拜冬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illegible]〕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二年春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illegible]〕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冬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三年冬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六年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於陳且娶焉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七年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八年冬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illegible]〕九年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十一年秋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illegible]〕因賀楚師之不害也〔[illegible]〕十三年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illegible]〕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十四年夏五月齊昭公卒子叔姬妃昭公生舍卽位秋七月乙卯夜公子商人弒舍九月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於晉十七年冬襄仲如齊拜穀之盟〔[illegible]〕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十八年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公羊傳〔[illegible]〕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于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于己以爲有人心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袖海山房校印

穀梁傳公孫敖如京師不言所至未如也不至而復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丙戌奔莒唯奔莒之爲信故謹而日之也

宣公

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夏季孫行父如齊公子遂如齊四年秋公如齊五年春公如齊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夏仲孫蔑如京師十年春公如齊夏四月公如齊六月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秋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十有八年秋七月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前目後凡□□史官之逆何以決之以此說春秋而□左傳去之甚矣季姬與鄫子並稱夫婦詩也公子與夫人並稱可乎尊君命尊夫人春秋之義也經皆有辭焉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經書公會齊侯于平州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四年秋公如齊公至自齊無傳公爲齊所立故□□以飲至故曰書過八年夏有事于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夏齊惠公卒公如齊奔喪秋季文子初聘於齊新君即位十有八年秋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公羊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之者文此說亦是然不可據以駮左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一事再見而卒名當晉遂不當書仲也何以不稱公子貶襄仲稱仲遂曷爲貶爲弒子赤貶然則曷爲不於其弒焉貶仲其字也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歸父還自晉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

穀梁傳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遂之挈由上致之也至黃乃復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仲遂卒于垂爲若反命而後卒也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歸父還自晉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至檉遂奔齊遂繼事也

成公

三年夏公如晉四年夏公如晉五年春仲孫蔑如宋六年夏公孫嬰齊如晉冬季孫行父如晉八年春公孫嬰齊如莒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十年秋七月公如晉十有一年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十有三年春三月公如京師十有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十有八年春公如晉

左傳三年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二年秋取汶陽田四年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五年春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四年春華元來聘六年夏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是年夏四月晉遷于新田八年春聲伯如莒逆也九年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十年秋公如晉晉侯卒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是年春晉使糴茷如楚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夏季文子如晉報聘是年春晉使郤犨來聘且涖盟也秋宣伯聘於齊以修前好十三年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十四年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十八年春公如晉朝嗣君也悼公即位

公羊傳十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師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

穀梁傳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逆女致女皆不書使從聘文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十有三年三月公如京師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挈由上致之也

襄公

二年秋叔孫豹如宋三年春公如晉四年夏叔孫豹如晉冬公如晉五年夏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六年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七年秋季叔宿如衛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九年夏季孫宿如晉十有二年冬公如晉十有六年冬叔孫豹如晉十有九年春季孫宿如晉二十年秋叔老如齊冬季孫宿如宋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冬叔孫豹如京師二十有八年秋仲孫羯如晉冬十有一月公如楚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冬仲孫羯如晉三十年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左傳二年秋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三年春公如晉始朝也夏盟于長樗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

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四年夏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元年冬荀罃來聘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五月夏穆叔覿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太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六年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四年冬邾敗我於狐駘不書於兼公在外也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是年秋莒人滅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七年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元年冬公孫剽來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九年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八年冬士匄來聘十二年冬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是年夏士魴來聘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齊再伐魯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晉吉禘三年乃行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為十八年冬諸侯同圍齊張本十九年春季武子如晉拜師十八年圍齊之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二十年秋齊子叔老初聘于齊禮也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十五年向戌來聘褚師段逆之段字子石共公子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季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二十一年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十九年晉人執邾子以其伐我故遂取邾田自漷水歸于我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經不書未聞其義范宣子逆之魯以卿聘晉以卿逆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竹書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宣王四十三年王殺大夫杜伯其子隰叔出奔晉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魯人以臧武仲為聖人孔子雖稱其智遂以為聖妄矣立言不朽臧文仲非其人也故刪去之冬齊人城郟經不書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二十八年冬為宋之盟故二十七年秋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宋公反公遂行二十九年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襚巫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是年夏士鞅來聘三十年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公羊傳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襄公與巫俱莒外孫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殆疑也疑殺于晉莒將滅之則曷為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柰何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時莒女嫁為鄫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於莒有外孫欲立之存此以博異聞

昭公

二年夏叔弓如晉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三年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五年春公如晉六年夏季孫宿如晉冬叔弓如楚七年春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八年夏叔弓如晉九年秋仲孫貜如齊十年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十有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十有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十有五年冬公如晉十有六年九月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二十有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有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冬公如齊二十有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有九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二年夏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是年春韓起來聘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臣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秋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少姜秋卒而公冬往故經書冬三年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謂是時正遇椒之叔父之忌日故曰私忌非仇讎也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五年春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懿伯也郎叔之叔父故不曰忌日而曰仇讎好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周禮掌客云得卿也饔餼五牢卿大夫也饔餼三牢獻觀饗饋之數至春秋惟大國之卿五獻鄭享趙孟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是也次國之卿皆三獻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典命云公侯伯之卿皆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是年秋吳敗楚師于房鍾獲宮廄尹棄疾七年春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啟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啟彊來召公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之故孟懿子何忌與南宮敬叔名說師事仲尼八年夏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時晉築虒祁之宮初成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

我賀將天下實賀九年秋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襄二十年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矣）十年秋七月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衞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郠之役（十年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十三年冬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是年秋平丘之會晉人執意如以歸）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字文伯之子）辭公于河十五年冬公如晉平丘之會也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公在楚秋書公在楚非不書公在晉諱也傳復失之）夏公至自晉子服昭伯（惠伯之子服回）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以是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秋八月晉昭公卒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二十一年冬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二十二年六月丁巳葬景王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叔之亂也二十三年春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人（三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事在往年）（因今年春婼如晉而追言之）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冬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十二月齊侯取鄆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前年十二月庚辰圍鄆今年春王正月庚申取鄆）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謂主人使司正請安于賓如燕禮杜預注非）子仲（公子慭）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卽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祗辱焉公如乾侯

公羊傳（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何休謂晉欲執之不信左傳亦不考國史以意說春秋）何言乎公有疾乃復（二十三年冬）殺恥也（左傳經文有疾乃復無公字）穀梁傳（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恥如晉故著有疾也（穀梁之意凡言復者皆有疾非不考國史而以意說）季孫宿如晉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與公羊同）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定公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無傳賈逵云剌緩朝見辭失所不諱皋已罷謂公以六月即位此年未朝未爲失也晉人何以辭之若以辭必當遣責何以明年召陵之會復得依常班序乎無傳不可懸知）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十年冬叔孫州仇如齊十有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左傳六年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是年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兼報夫人之聘晉君與夫人不別使一使）晉人兼享之十年冬武叔聘於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是年侯犯以郈叛侯犯奔齊齊人致郈）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十一年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哀公

五年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春秋朝聘自外來者則曰來朝來聘自內往者則皆書如其朝聘於天子也則皆曰如京師其朝聘於大國也則曰如晉如齊如楚其餘次國及小國則往聘而不往朝其非朝聘或納幣或逆女或致女或涖盟或會葬或觀社則明書其事而禮與非禮自見焉或拜田或拜命或拜盟或拜師或拜辱或聽政或聽朝聘之數或弔喪或弔敗或納賂或質還或賀城或賀虒祁之宮則不明書其事而直書如如者自我往彼之辭所以別內外也其外相朝亦言如僖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冬州公如曹辭窮則同其天子之使爲我而往者亦言如文十四年冬單伯如齊親之故從內辭公穀二傳不考文惟言義以其從內辭也遂以單伯爲魯大夫失之矣成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則書公如京師僖二十八年亦公及諸侯朝王曷爲不言如而直言朝王所書公朝于王所如者自此往彼在國之稱是時公在京師矣故不言如而變文言朝曷爲公在京師是時公會諸侯盟于踐土再會諸侯于溫溫與踐土非京師而何溫與踐土皆京師爲杜注一曰鄭地一曰晉地此杜預之妄也杜預泥於晉侯召王之說故云書踐土以別於京師其意若曰必如此則與召王之說合故遷就而爲之辭傳明言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矣苟非京師之地安得稱王庭也且踐土之宮晉文作之王親勞晉文於踐土故作宮以會諸侯而有召王之說若夫溫實京師文元年晉襄朝王亦於此豈晉襄亦自嫌彊大不敢朝周而朝王於溫哉杜預又爲之辭曰時王在溫與王在洛猶王在鎬與王在豐而謂別於京師妄矣且文襄再世召王而爲諸侯盟主有是理乎蓋溫舊有王宮非始於晉文之稱也傳稱王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遂以其女隗氏爲后王母弟甘昭公大叔通于隗氏王廢之而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大叔以隗氏居于溫奉大叔者奉之爲王也大叔儼然爲王而居於溫之王宮矣溫去王城密邇而在王城皆京師也然則曷爲不直書公朝于王而書公朝于王所春秋之王所猶易象之王居易曰王居无咎正位也正位謂之所後世巡幸所至猶有行在所之名其名非起於春秋也禮射儀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覲禮曰伯父順命于王所蓋王所卽王居其名古矣或曰朝必於廟古所者非其所也則又不然春夏受摯于朝受享於廟且王有三朝（內朝外朝正朝）不皆在廟也或有事而會則有壇朝爲壇於國外而朝諸侯焉公朝于王所者壇朝也何以知其爲壇朝春秋言王所故知其爲壇朝豈必在廟哉周禮諸侯之邦交則有殷相聘世相朝之法古者吉凶不相干居喪而行朝禮春秋之前聞世相朝者嗣子三年喪畢而出朝也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小雅瞻彼洛矣乃爵命諸侯而作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韎韐所以代韠士之服諸侯世子三年除喪服士服而來朝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然則諸侯見天子亦必三年喪畢而後見其未及三年而見者則有類見之禮類見者既葬見天子執皮帛而象諸侯故曰類惟天

子巡狩至其竟是禮乃行如未葬則雖天子巡狩亦不敢見其嗣子天子也亦然古時遣大夫行則曰聘居喪或請謚或拜命而遣大夫行不敢直曰聘而名曰類謂之類聘與類見同文元年葬僖公天子遣使來錫公命此不待喪畢而先錫之之禮亦必踰年即位而後錫之是年夏叔孫得臣如周拜命乃古之類禮也曷嫌於聘問惟天子得行焉是年冬公孫敖如齊亦以類聘天子之禮而猶聘諸侯則非禮矣何休駁之宜哉其非禮之尤者莫如文二年春公如晉亦以類見天子之禮而類見晉侯可乎故春秋諱而不書然則曷為諱言如晉而不諱言納幣三年之內不圖婚公羊之正論也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春秋因直書之而不諱國惡矣文二年冬僖之喪已滿二十五月故左傳以為禮且待來年不尤善乎當並存以待後之學者文未畢喪晉人以公不朝來討晉之無禮也魯當以禮拒之不敢以禮拒而如晉晉又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公及大夫盟數矣何恥之有故春秋詳書盟之月日而不言公非諱與大夫盟諱以喪盟也出不書反不致皆諱以喪朝也三傳皆失之春秋大夫會葬本無見新君之禮昭十年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鄭子皮亦往會將以幣行幣者見新君之幣也古者吉禮可備凶凶禮不兼吉故聘有遭喪無用幣子皮固請以行及平公既葬諸侯之大夫請見新君而晉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深悔之而籍以不知禮自責然則諸侯之喪既葬其嗣子仍斬焉衰絰以終喪明矣杜預持既葬除喪之說以媚時君又以之注左傳至此辭窮復作遁辭曰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傳言喪禮未畢明三年喪禮乃畢也豈卒哭而喪禮遂畢歟卒哭而喪禮畢遂除喪服而易嘉服以見諸侯之大夫歟諸侯葬後七虞當十二日虞祭終而後卒哭葬與卒哭相去雖兩月（五月葬七月卒哭）不過中間一月耳諸侯之大夫何不少待而汲汲以請也卒哭者卒此無時之哭仍有朝夕二哭如預說則除衰即吉全無哀痛之心預之不仁甚矣哉傳稱晉悼公卒平公即位踰月而葬改服修官烝於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遂行宴禮於溫即晉襄朝王之所傳備書之以明非禮周景王穆后與太子之喪晉荀躒籍談如周葬穆后既葬而宴晉叔向譏之以為與喪賓宴非禮也則悼公既葬平公與諸侯宴于溫其為非禮不更明乎杜預又以既葬未卒哭解之然則預乃左氏之罪人其注左傳徒亂之而今無發明宋儒不喜左傳斥之為左杜杜預信有辠矣於左氏乎何尤宣公以篡立賓賴齊惠公故宣公如齊尤數桓一莊三僖兩相僖朝而莊非朝（一納幣一觀社一逆女）獨宣十年之內五如齊卒為齊所辱高固使齊侯止公而請叔姬齊之侮公也實公自取之故左氏曰書過也過書言如齊之數也莊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穀梁謂尸女尸女者主為女而往以社為名公羊謂公一陳佗也陳佗淫乎蔡莊公淫乎齊讀春秋者疑之而未得其說及觀墨子而後知其說焉墨子曰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蓋燕祖齊社國之男女皆聚族而往觀與楚之雲夢桑林同為一時之盛猶鄭之三月上巳士與女合會於溱洧之類觀社者志不在社也志在女而已公羊以為公一陳佗殆其然乎穀梁以為尸女信哉故曹劌謂之不法以此（墨子去春秋最近列國之史皆見[illegible]據宋儒程子以意度之未[illegible]）又六年秋季孫行父如晉傳稱季文子之將聘于晉也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杜預[illegible]疾聽說也聘禮遭喪獨主國之喪故其禮有五一主國君喪二主國夫人世子之喪三聘君之喪四私喪謂使者父母之喪五賓介之喪其禮皆詳於聘禮故曰擇備不虞古之善教也人君出竟必以擇從人臣出聘亦豫備遭喪之禮古皆有之後世以為擇凶事而去之則周禮不行於春秋久矣行父亦以為其禮久不行故又曰遇求何害宣逆料晉襄之死而先為之備乎且聘使不弔喪古人且衣喪服聘不受弔先為之備又焉用之後之學者詳[illegible]九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其事同其禮同曷為異其文一言氏一不言氏穀梁謂宣公喪未畢故略之公羊謂內無貶公之道夫人與公一體故貶夫人宜以喪娶貶而不諱非貶而何春秋天子之事也安得謂內無貶公之道哉諱國惡禮也曷為直書而不諱逆女者娶元妃以奉祭祀國之大禮安得諱而不書文以喪朝則諱之諱為宜以喪娶則不諱凡事之可已而不已者則諱之文以喪朝者此可已而不已者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娶元妃則事之不可已禮之不可廢者安得以其為國惡也遂諱而不書乎且宣之惡甚於文弒其君出其母（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皆事之不可明言者而直書於策及元年即位首書逆女以明其喪娶則聖人之情見乎辭矣不言氏非闕文也蓋變其文以示貶焉爾

皇清經解卷八之四十四終　廩膳生員張嘉興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四十五　學海堂

春秋類

吳縣惠士奇著

僖公

二十有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傳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二十年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請滑鄭伯怨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禮也[illegible]

穀梁傳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

襄公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傳二十八年十一月爲宋之盟故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等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公如楚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昭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按經十五年冬公如晉平丘之盟故也十三年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以邾莒之愬故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故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年夏公至自晉不書正月公在晉可見爲在楚書而在晉不書夏四月葬楚康王公送葬五月公至自楚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則正月公在晉可知爲晉不書傳稱晉人止公使送葬晉人辱之故不書葬晉景公諱之也然則諱之恭故不書正月公在晉爲諱之而不書傳又稱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故杜預注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公之如晉也秋往春還則正月在晉明矣又爲諱之

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據成十一年正月公在晉不書正月以存君也正歲終復始臣子之於君父欲賢存之故言在晉不書在楚書者以公久在夷狄故危錄之

穀梁傳公在楚閔公也公至自楚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

昭公

二十有二年夏六月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二十有三年秋七月天王居于狄泉二十有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秋公至自會居于鄆二十有七年春公自至齊居于鄆冬十月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子朝傳賓起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獻公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王猛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丁巳葬景王王子朝作亂王戍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王猛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在單子之宮子還取之故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劉子如劉乙丑單子奔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八人皆王子子朝奔京八人王子還爲首而還已死故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乙亥甘平公敗績于京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悼王之母弟王子匄館于子旅氏二十三年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劉蚠曰君其勉之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王城西而狄泉東故稱東王敬王立是爲東西王

公羊傳其稱王猛何當國也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天子居于狄泉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

左傳二十五年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穀梁傳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從在國之辭臣無外公之道公在乾侯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中國謂諸侯言諸侯猶有納公者不獨擯公中之臣也

春秋王室之大亂三前有子頹後有子朝中有子帶子頹寵於莊子帶寵於惠子朝寵於景僖二十四年襄王以子帶之亂出居于鄭昭二十二年二十三年悼王敬王以子朝之亂居于皇居于狄泉皆志于春秋矣獨莊二十年惠王以子頹之亂出居于鄭之櫟爲不志於春秋或謂文告不及魯故春秋不志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文告不及遂不志則春秋乃魯史紀魯事而已惡在其爲天子之事哉春秋之天下二霸主之天厭周德久矣二霸未興王室不絕若帶維持之者實二霸之力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之事皆天子之事也齊霸始於莊十五年終於僖十七年前後三十七年晉霸始於僖之二十五年文公出定襄王而民知義故城濮一戰而霸業遂成其後子孫相繼終於定之十一年則晉霸前後一百四十七年人皆知晉霸正晉霸譎莫知晉文之霸業更大於齊桓實自出定襄王始然則莊二十年子頹之亂天子蒙塵而春秋不志君子謂齊亦不能無辜焉齊之霸始於莊十五年鄄之會及同盟于幽公實與焉而經不言公穀梁謂內疑之盍得其實十六年冬十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滕子同盟于幽諸侯在焉傳殆微者往會有是理乎杜預謂必不可從之內之者疑辭桓徒糾合諸侯而不謀王室也何以知其不謀王室莊僖兩王崩葬皆闕莊王崩于莊十二年僖王崩于莊十七年惠王崩而不赴諸侯哉蓋齊不奔喪會葬故諸侯莫有奔而會者則其無志於尊周信矣及莊十九年周立子頹衛燕助之爲逆而齊方使魯王室之亂罔若罔聞至二十年惠王出居于鄭王室蠢蠢然不靖而齊方伐戎絕不憂宗周之顛則春秋之所以略齊桓者不益章明較著矣乎吾故曰晉文霸業更大於齊桓實自出定襄王始昭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則謹而志之僖二十五年王入于王城晉文納之也曷爲不志敬王之初立也自劉而居于狄泉復自狄泉而居于劉居無定所者凡四年矣至是始入成周而遣使告于諸侯故志其入不志其出襄王立於僖八年至二十五年在位十七年矣其出也告傳稱王使來告難又書天王出居于鄭而入不告其所以入不告者王居正位就敵于之而又何告焉故志其出不志其入路史以爲春秋不志入者襄王實未嘗入王城至二十八年盟諸侯于踐土王猶在鄭此不達春秋之義者也失之甚矣曷爲晉文霸業更大于齊桓周之衰也鄭交惡宋公不王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祝聃射王則諸侯已無王矣及晉文勤王力扶周室因以風諭諸侯于是天王會諸侯於河陽而諸侯莫敢不至則東周尚有可爲而天下未嘗無王也故君子書之曰天王狩于河陽當是時周室有再興之勢惜乎晉文不正故周不再興雖正君臣明王法特假此爲名非其志也由是學者疑其盛強而有晉侯召王之說故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且自是以後諸侯朝王皆在溫文元年晉侯朝王于溫則諸侯朝王亦皆在溫可知觀闕廷遂成東都大典前此未之有也以臣召君晉文譎或不至此又何以垂訓後人哉天子適諸侯諸侯莫敢爲主焉故言居者居其地也諸侯失國而寓於諸侯則書在在者非其地也

鄆本魯地昭公居之故亦言居乾侯晉地昭公托之故變文言在成十年昭十五年公如晉成十一年昭十六年正月皆在晉不書襄二十八年公如楚二十九年正月曷爲特書公在楚春秋之例非常則書在晉常而在楚非常也曷爲在晉常而在楚非常司儀諸公相爲賓謂兩公相朝諸侯相爲賓謂兩侯相朝魯侯如晉兩侯相朝也故曰在晉爲常蠻夷之國雖大曰子中國與蠻夷相爲賓其禮非之所故曰在楚非常先是晉霸猶盛成二年諸侯之大夫與楚盟於蜀於是畏晉而竊與楚盟謂之匱盟言盟而無情實也至是晉霸已衰諸侯不畏晉而反畏楚非徒與之盟又往而朝焉故[illegible]十於歲之首月之正而書曰公在楚或以爲存之或以爲閔之或又以公久在蠻夷而危之或又以公不朝正於廟而釋之存之者謂歲終復始人臣執贄以存君則在晉在楚皆當存也曷爲在楚則然在晉則否釋之者謂公不在國不得朝正於是守國之臣告於廟則在晉在楚皆當告也曷爲在楚則告在晉不告且告廟之辭惟曰公在晉雖晉非公又何不可告哉若云厥尊毀列恥及先君莫甚於公之朝楚矣在楚則不恥在晉則恥之不亦傎乎其以爲閔之危之者得其情未得其義然則其義奈何曰在晉常而在楚非常公在乾侯亦非常也故事異而辭同情異而義同然則公在乾侯其情奈何公之去國爲旅人矣其情見乎旅卦之上九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公之居於鄆猶鳥之處乎巢鄆潰者巢焚之象先笑後號咷者言將死於乾侯也中國之諸侯莫有納公國中之臣子莫有存公則天下無邦交而君臣之道絕矣故春秋每於正月必言公在以存之此聖人之情也不知聖人之情焉識春秋之義（竹書紀年曰惠王二年王子頹亂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玉化爲蜮射人左傳亦有入成周取寶器之說而玉化爲蜮未之聞也○魯莊元年莊王四年有王子克之亂左傳在桓之十八年宣十六年定王十四年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不列於三大亂之數故王子朝告諸侯之文亦追及焉定六年周儋翩之亂子朝之黨也故亦不數）

莊公

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左傳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

公羊傳孫者何孫猶孫也（音遜）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弒公也其與弒公奈何夫人譖公于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搚幹而殺之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

穀梁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

閔公

二年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左傳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昭公

二十有五年九月乙亥公孫于齊

左傳公謀去季氏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公之平子弟）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眾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眾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救季氏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殺郈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昭子自闞歸從公于齊將安眾而納公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公羊傳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繫馬曰維繫牛曰婁）委已者也（委食己者）而柔焉季氏得民眾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走之齊

莊公即位文姜三會齊侯于禚于防于穀一享齊侯于祝丘一如齊師而不言其地皆在齊襄未弒之前一如齊兩如莒皆在齊襄既弒之後獨元年如齊非會非享亦非師曷爲削去姜氏且變文言孫而不言如絕之也孫有三義一曰讓二曰避三曰遁文姜辠大不容于魯而遁于齊故曰絕之子無絕母之道曷爲絕之穀梁謂人絕之人絕之婦人殺夫天與人皆絕之矣文姜與齊同殺桓公魯之臣絕之魯之民亦絕之所不忍絕者獨其子莊公耳子雖無絕母之道獨無防閑之道乎魯夫人淫亂者三人曰文姜曰哀姜曰穆姜文姜之辠大於哀姜穆姜之辠小於哀姜穆姜者成公之母通於僑如欲去季孟而公弗聽將廢公而立公子偃公子鉏公歸自會逐幽穆姜于東宮而殺公子偃春秋直書刺而無譏文甚刺得其辠矣說者謂晉人以僑如之訴而執季孫行父季孫行父遂以私憾而囚其君母且穆姜欲立二公子惟曰是皆君也特以此恐愒公使去季孟徙室言而無實跡急若哀姜通於共仲而殺其二子哉故說者以行父爲不臣成公爲不仁文姜之辠通於大夫無所可以逃其死齊桓殺哀姜春秋善之而況辠大於哀姜者乎假令當時之臣亦如行父之幽穆姜者而幽文姜於東宮君子以爲得防閑之道焉或曰子而幽其母可乎穆姜之幽而死也春秋仍書薨書葬薨稱夫人葬稱小君子道與臣道兼盡春秋弗譏則是行父未爲不臣成公未爲不仁何不可之有且敝笱之刺文姜也齊人惡魯莊公微弱如敝笱之不能制鰥鰥之魚猶非醜其母衛侍其出入有徒多其侍從之人則其從如雲其從如雨侍從非不多也適足以佐齊子敖遊而已唯載驅其國衛謀其出入跡雖近於幽實得防閑之道春秋尚不以此辠成公又安得以此病莊公哉今不責其防閑徒忘讎亂爲一國與叔齊詩數刺之春秋數譏之遂播醜聲於千古君子謂非公忘父從母爲不孝魯之臣弗能匡正爲不臣吾故曰必如成公之斷穆姜者而幽

文姜於東宮乃得昉閑之道焉古者公侯失禮則幽又何有於君夫人乎禮有夫出婦未聞臣出君者數矣外曰奔內曰孫孫之爲言遜也管蔡流言於國周公曰我之弗辟（音避）無以告我先王由是周公避居東都周大夫作狼跋之詩以美之曰公孫碩膚言周公孫于東都其德碩大而膚美也昭公以三家之難而避於齊故亦稱孫公之伐季氏也平子登臺而請請囚請亡皆不許殆將殺之矣當是時莫敢有倡言救之者而叔孫昭子之臣司馬鬷戾獨敢先倡言救季氏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孟孫氏見叔孫氏之旌也亦往救之遂殺郈昭伯（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執[illegible]殺之）而伐公徒公徒敗而公遂出然則逐昭公者非季氏乃叔孫氏也叔孫婼素有賢名先是如闞蓋婼預知公謀故先如闞以避之及歸自闞而從公于齊人皆謂婼有納公之志如其誠然則逐昭公者叔孫氏之臣鬷戾實爲之首叔孫氏將爲不義鬷戾以請辠於公哉彼方任之爲爪牙焉肯加之以斧鉞則其救季氏而敗公徒也實婼陰指使之而陽爲納公之計以避惡名及平子有異志則又諉其辠於季氏若曰臣欲安衆而納公不可者意如也故其疾病將死又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以欺天下後世之人不可謂非大姦慝杜預又從而附會之以爲因祈而自殺叔孫婼尚不能殺鬷戾又焉能自殺以明其志乎預之妄皆若此愚故表而出之以待後之學者（詩序魯桓公微弱說也文姜宣淫皆在桓公之後當作魯莊公說者謂子不可防閑其母豈通論哉）

莊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隱二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元年冬齊師遷紀郱鄑郚二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夏紀侯大去其國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公羊傳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何注云叔者紀季也婦人謂夫之弟爲叔按三年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何注云酅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起有五廟存也）

穀梁傳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

僖公

十有五年秋九月季姬歸于鄫（十有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十有六年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左傳（十四年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公穀傳文不明注者又以私意汨之至或趙而尤甚矣所謂使來請己者亦以公怒止之之故使來朝明年季姬歸于鄫不慈苟非夫婦安得同謀穀梁爲同遇者何謀也哉之說尤鄙倍故不復辨）

女子嫁曰歸出亦曰歸一歸夫家一歸父母家故皆謂之歸乃有非嫁亦非出如紀叔姬鄫季姬曷爲亦書歸非嫁非出亦書歸者謂歸其國也酅非國曷爲國之而稱歸紀已亡矣而酅之五廟存焉則猶之國也說者謂從初嫁之文信乎曰否不然叔姬者伯姬之娣也娣隨嫡不稱歸娣而稱歸者春秋惟紀叔姬而已且紀叔姬鄫季姬皆非初嫁如從初嫁之文是再嫁也妄之甚陋之甚叔姬稱紀曷爲季姬不稱鄫叔姬歸于酅故稱紀不稱紀則無以知其爲紀侯之婦也季姬歸于鄫不待稱鄫而共知其爲鄫夫人矣故不復稱鄫紀伯姬紀叔姬一嫡一娣同繫之紀嫡貴而娣賤二者若是班乎白虎通曰伯姬卒伯姬之娣叔姬升爲嫡春秋不譏一說嫡死不更立禮無二嫡防簒奪也祭宗廟攝而已且媵不聘不聘爲妾明不升兩說並通後說爲尤確有攝女君伯姬死叔姬攝行女君之事故曰攝女君謂之貴妾禮同於嫡餘妾莫得並焉娣不稱歸又焉得書卒葬叔姬守節而賢故與伯姬同書卒葬紀侯去國莫審存亡伯叔二姬獨許于義春秋所以貴婦人之節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曷爲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夫婦辭也季姬及鄫子猶齊高固及子叔姬皆夫婦之稱曷爲婦及夫而不夫及婦內辭也季姬爲志乎遇其夫猶伯姬爲志乎朝其子故從內辭及者內爲志焉爾季姬之來也不書公以鄫子之不朝也怒而止之不許歸國及遇于防而使來朝朝之後乃許季姬歸國則是前之遇于防正爲後之歸于鄫張本其文甚明後世俗儒造爲異說以亂之學者又泥于婦人謂嫁曰歸之說遂謂歸于鄫者季姬嫁于鄫然則歸于酅者亦叔姬嫁于酅乎兩者合而觀之則其妄不辨而自明矣

莊公

元年冬齊師遷紀郱鄑郚（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左傳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公羊傳遷之者何取之也（以傳郚知取）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也爲襄公諱也外邑不書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

穀梁傳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郱鄑郚

十年三月宋人遷宿

公羊傳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遷猶也宋本欲邑宿君取其國尤甚而其地使不得通四方）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之也

穀梁傳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閔公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孔疏云世本無陽國[illegible]遷之漢高六年封將軍丁復爲陽侯國）

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入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杜之者鄭康成謂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周官謂之杜春秋謂之遷遷紀遷宿遷陽皆是也公羊讀遷爲還（音旋）謂以地還之使不通何氏訓還爲繞謂還繞其地使不得通四方非杜而何杜謂之杜故謂之遷蓋收其土地之宜絕其往來之路如成二年晉敗齊師于鞌郤克以其私憾欲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公穀二傳皆曰使耕者東畝是杜齊也杜齊者謂改其土地之宜絕其往來之路乃古杜之之法也杜有作土韓詩徹彼桑杜自杜沮漆桑杜桑根方言東齊謂根曰杜又地名漢有杜陽縣見續書志毛詩皆省作土故公穀二傳亦皆作土齊注云以齊爲土地失之矣郱鄑郚者紀之邑莊元年齊師遷其三邑而留其酅以觀紀侯之能下與否下則臣之不下則滅之莊十年宋人遷宿宿不復見者蓋下之而臣於宋矣紀侯終不能下齊至三年乃以酅與其地紀季使臣於齊及四年紀侯遂飄然去國並未滅而先去也夫此蓋翦紀始則杜而遷既則分而判終則去而亡春秋書之詳且備閔之乎抑善之乎紀侯雖未知其賢亦未聞其辠齊襄無道乃以犯令陵政之辠杜之而使去春秋所以書之詳者非閔紀乃惡齊也惡彼則善此可知國君死社稷義也紀侯不能死何善爾天下之事有常有變君子之道有經有權死者義而去者獨非義乎齊人所欲者土地也而託爲復讎之名必欲滅之而後已齊强紀弱故先避而去之然則紀侯之

去杞與鄫公之去國雖廢興存亡不同然皆不忍以養人者害人其心則一也君子以其去之善識其心之仁不然邇宿遷陽存秋止一書而已焉為杞侯去國書之若是之詳且備哉諸侯失國名大者杞侯名也公穀詳[illegible]似不能看秋善杞侯之去爲備名夫國受之天王及其去也必告於王故名

桓公

五年秋螽（左氏無傳阮元年八月 傳曰有螽不為災不書）

公羊傳螺何以書記災也（孔疏云釋蟲云蟿螽蝑蜙疏云幽人謂之春箕鄭箋云春箕 螽蝗類也）

穀梁傳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莊公

六年秋螟

十有七年冬多麋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氏云麋之為言猶迷也）

十有八年秋有蜮

左傳秋有蜮為災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氏云蜮之猶言惑也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

二十有九年秋有蜚

左傳秋有蜚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僖公

十有五年八月螽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左傳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公羊傳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氏云是月邊也魯人語正月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賈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

穀梁傳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

文公

三年秋雨螽于宋

左傳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

公羊傳雨螽者何死而墜也

穀梁傳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宣公

六年秋八月螽

十有三年秋螽

十有五年秋螽冬蝝生

左傳冬蝝生饑幸之也

公羊傳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幸之也變古易常而有天災則宜於此焉變矣

穀梁傳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

襄公

七年秋八月螽

昭公

二十有五年夏有鸜鵒來巢（孔疏云今大河以北皆有鸜鵒不得云非中國之禽宜穴而巢信然）

左傳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童謠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跦音株）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何氏云鸜鵒猶權欲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昭公果為季氏所逐）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鸜鵒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增之者所謂鳥以增為巢而增巢其上也）

哀公

十有一年冬十有二月螽

左傳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心星火伏在夏十月）今火猶西流司厤過也（月令季夏之月昏火中詩七月流火謂昏見西南漸下流也周官司爟季秋內火是九月昏火始入十月昏則伏火猶西流者言其未盡沒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十有三年秋九月螽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祝斷也）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穀梁傳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恆於中國也

周禮天官冢宰有獸人獸醫之官獸人掌備獻狼獻麋鹿人掌取互物貍物獸醫掌主療病療瘍夏官司馬有服不氏射鳥氏之官服不氏掌教擾猛獸射鳥氏掌敺除烏鳶秋官司寇則有冥氏庶氏穴氏翨氏硩蔟氏翦氏赤犮氏蟈氏（鄭司農讀蟈為[illegible]）壺涿氏庭氏之官冥氏掌以靈鼓敺猛獸庶氏掌以嘉草攻毒蠱穴氏掌攻蟄獸翨氏掌攻猛鳥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翦氏掌除蠹物赤犮氏掌除貍蟲蟈氏壺涿氏皆掌去水蟲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由是後世羣儒遂疑周官之偽以為周官六典乃一王大法曷為瑣屑至此且下而及於水蟲之微細蟈氏壺涿氏亦備其官宋儒朱子嘗竊笑之學者亦未敢盡信惟程子篤信之而亦未嘗言其義為人皆疑周禮而不敢疑春秋者蓋以孟子不見周禮而獨見春秋又以春秋非魯春秋乃天子之事其文其事其義言之最詳讀春秋者考其史之文知其為之事然後徐求其義則得之矣而孟子所言周之班爵王制亦同獨與周禮不同以故學者僅疑之春秋記災記異螽螟及蝝蜚傷我稼穡賈害桑盛災之大者也不可不記其變六鷁退而[illegible]

空鶴鴝巢而國君出仁獸獲而哲人亡異之大者也不可不記其異若夫蜮潛於水鼸處於澤蜚生於盆𦯬（或引山海經以證其異詳見禮說）後世多有之非災亦非異爲多麋有蜮有蜚亦齊於蘖哉周禮與春秋皆先王經世大典蜮蜚書於策猶蟈氏列於官其細已甚學者不疑春秋而獨疑周禮則又惑之甚者也先王盡人性以盡物性實能贊天地之化育而功與天地參蓋其所以盡人性者教以三物糾以八刑會以禮屬以法其官既備矣而其所以盡物性之官設獲而阜蕃毆攻而禬𢍰苟有一官之未備必有一物之爲災惟人性與物性皆盡飛征庶虞各得其所然後黎民於變而鳥獸魚鼈之類亦咸若焉學者以孟子言性善遂謂成性者人物本成之性何待於至誠之盡性而後成不知人物之性受之天成之人故堯舜命契爲司徒所以盡人性命益爲朕虞所以盡物性惟人物之性有未成故聖人又爲之一一設官以成之此周公作六典仲尼修春秋皆所以盡人物之性撥亂世而反諸正也君子讀春秋見書冬多麋則知周禮獸人之官廢矣見書秋螽冬螽八月螽則知周禮庶氏翦氏之官廢矣見書有蜚有蜮則知周禮蟈氏壺涿氏之官廢矣見書鸛鵒來巢則知周禮硩蔟氏庭氏之官廢矣見書西狩獲麟則知周禮山虞澤虞迹人之官廢矣虞主獸屬禽迹人主迹知禽獸之處山澤有麟而迹人不知故曰其官廢矣蓋官失於朝故變生於野其官載於周禮其變著於春秋後之學者詳焉（高陽之伯益帝第二子實掌草木鳥獸後世號百蟲將軍有碑有頌周禮以蟲名官又曷怪乎）

隱公

二年九月紀裂繻來逆女（裂繻公穀作履綸其音同裂古音厲與履音相近）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左傳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

公羊傳紀履綸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不親迎也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在塗之稱其非在塗而稱婦有姑之辭）入國稱夫人

穀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其不言使何也（履綸不言使）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何氏休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去國紀季以酅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錄之）

穀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成公

八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冬十月衛人來媵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十年五月齊人來媵（伯姬歸宋在九年二月衛人來媵在八年十月明衛女與嫡同行也而晉人來媵在九年之夏齊人來媵在十年五月皆在伯姬歸宋之後其媵也仍稱來蓋必先至魯而後自魯往宋亦明矣媵不聘故不稱歸）

左傳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孔疏云士昏禮首云昏禮下達然後納采注云達通也將欲合昏姻必先使媒氏通言乃後使人納采擇之禮此華元來聘即昏禮之下達上禮使媒諸侯自使臣行亦媒之義也）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昏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此納幣即納徵有玄纁束帛儷皮故一名納幣）冬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何氏膏肓以爲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故齊人來媵無譏刺之文鄭箴云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不云百姓是不備異氣也齊大國來媵我以爲榮故無貶刺）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文子如宋致女（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傳曰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此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蓋三月廟見之後婦禮既成使大夫聘問謂之致女在魯而有聘則然自他國來則但言聘）晉人來媵禮也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者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

穀梁傳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隱二年冬伯姬歸于紀七年春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媵不稱歸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之子謂嫡嫡歸而以媵俱行今嫡不以媵備數故曰不我以以者以之備數而已雖待年於父母之國其後歸也亦當略之而不錄又安得特稱歸且媵不聘不聘爲妾聲伯之母叔肸之妾也叔肸乃宣公之弟兄弟之妻相謂爲姒傳稱聲伯之母不聘宣公夫人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然則叔姬者紀侯之妾焉可與其嫡同稱歸哉君子修春秋叔姬與伯姬同稱歸者以其賢而進之也且前之歸于紀特爲後之歸于酅而書春秋諸侯失國獨紀書之備齊人遷紀而酅入于齊紀侯去國叔姬不改其節終歸于叔以守五廟婦道克全則是前之歸于紀正爲後之歸于酅張本春秋言重辭複其中必有大美惡存焉者此之謂也內女嫁于諸侯者惟紀叔姬宋共紀書之爲最詳故媵不當歸而叔姬之媵特稱歸也以其節歸不書媵而共姬之歸三國來媵也以其賢公穀二傳皆以爲詳其事而重錄之實得春秋之義而後世俗儒自謂通經而全無家法好爲異說以亂經遂謂三國來媵非爲賢共姬而書也以非禮書如其然則內女嫁於諸侯豈皆無媵其來媵也豈盡合禮曷爲皆不書惟此賢女共姬之歸也而備書之以誠其非禮哉且共姬之歸也其禮可謂盛矣書來聘書納幣書致女內女之嫁也皆不書此獨屢書於策其未歸也衛人來媵其既歸也齊晉大國亦皆來媵未聞內女之嫁有若是之盛者也公羊所謂婦人以衆多爲侈者不其然乎左氏謂媵皆同姓而無異姓公羊亦以爲諸侯一娶九女三國來媵則盜其數爲非禮獨穀梁不言其非以爲賢共姬而盡其事焉亦必有說矣天子諸侯之昏禮亡今存者惟士昏禮士昏禮不獨有媵又有御（音迓）女從爲媵媵送也有從爲御御迎也婦至媵布席于奧及朝席媵沃壻盥于南御沃婦盥于北故曰媵御沃盥交及徹于房也御衽婦席媵衽良席（良謂夫）及其餕也媵餕壻餘御餕婦餘及質明婦盥饋而徹也媵御餕媵先御後雖無娣猶先媵無娣者士禮姪娣不必備先媵者媵事夫而御事婦媵貴而御賤也諸侯之昏亦有御鵲巢諸侯之夫人其詩曰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百兩將之御迎而將送言百兩侈其送迎之多則御非一人而媵備姪娣詩曰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女三爲粲謂一嫡二媵三國來媵一國姪娣二人三國六人合之正符九女之數故春秋備書之以爲後法孰謂三國來媵之爲非禮哉白虎通曰媵必姪娣者爲其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不娶兩娣者博異氣也娶三國女者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然則娶不兩娣亦必無兩姪則一國來媵姪娣二人明矣博異氣者非謂必異姓何休之說失之齊人來媵豈非禮而

經無譏文所以詳錄共姬之歸明一時之盛蓋以自古破家亡國皆由婦人春秋貴婦人之節紀叔姬宋共姬皆內女之尤賢者故春秋貴之學者妄爲異說以亂經可也（何氏謂適夫人之下有姪娣左右媵之下皆有姪娣凡女歸謂姪娣皆媵也媵分左右必不在末婦之前宋媵皆一國二女而已當考或云諸侯娶于二國各有二女非也諸侯惟娶元妃而已宋娶于魯而衛晉及齊來媵媵不聘安得言娶哉諸侯娶於一國而三國來媵經有明文不信經而獨信何休之說則吾豈敢）

桓公

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傳五年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公穀皆不觀國史惟據傳聞齊鄭如紀穀梁無傳公羊謂離不言會是不知其事也）

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冬紀侯來朝

左傳六年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八年冬十月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桓王十六年

左傳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

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祭者采也天子三公氏采稱爵）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傳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公羊傳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之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穀梁傳爲之中者歸之也（八年冬遂逆王后傳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傳宋多責賂於鄭（立突賂）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穀梁傳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公羊謂不地者近也惡乎近近乎圍[illegible]）

（遂以龍門之戰當之未可信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于黃（莊王二年也魯莊元年齊師遷紀莊王四年）

左傳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前年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春秋諸侯失國或言滅或言亡或言執或言奔者有言去者特言去其國唯紀侯一人而已大夫士有去國之禮而諸侯無聞故曰國君死社稷國滅君死之正也去之非正也且齊紀同姓之國齊滅同姓而變文言去故公羊創爲復讎之說春秋爲賢者諱故不言滅而言去齊襄無道而稱其賢學者皆知其非矣晉滅虞齊滅紀皆同姓也虞公變爲言執可謂之辜虞紀侯變文言去不可謂之辜紀故我以爲紀侯之去紀猶幽公之去幽春秋諸侯失國未有若紀侯去之之善者也紀侯非輕於去國蓋嘗百計以圖存矣始則求婚於魯繼而納女於周以爲魯乃周之宗國足以爲援而天王之命或能行於甥舅之齊故桓六年會于成而諮謀齊難及來朝欲請王命而求於齊成公告不能者非公無寵於王而不爲之請蓋以衰周之命不能行於強大之齊也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乃桓王之十六年紀季姜爲桓王后魯實爲之媒明魯請於王故祭公來謀於我遂逆王后于紀焉桓王在位二十三年魯桓之十五年桓王崩其子莊王立紀季姜爲莊王母魯莊元年當莊王四年齊師遷紀雖以天王之尊不能存其母氏之國坐視齊師遷紀而莫敢救之則紀之納女于周僅可延數年之國脈而已衰周之命焉能行於強大之齊哉齊之欲滅紀也始於僖終於襄必欲滅之而後已魯桓五年齊僖與鄭襲之十三年又合宋衛燕三國伐之其襲之也紀知之而先爲之備故不克其伐之也是時宋多責賂於鄭而鄭不從故鄭與魯紀合而敗齊宋之師於紀紀亦因此得全而魯桓前會于成後會于黃皆謀平齊紀而終不絕齊之處心積慮欲滅紀者蓋非一朝一夕矣自桓五年至莊四年綿歷十七年而後紀侯卒違齊難而去國非不能下之也與其下之而臣於齊不若去之而爲寓公於他國非不能死之也與其死之而爭鬭其民不若去之以安民故以成敗論則幽公去幽而興紀侯去紀而滅似擬之非其倫然以其心言雖一滅一與其心一也君子憫其亡悲其去故書之特詳憫於紀侯去國既論列於前復次第其始終本末以待後之學者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四十五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四十六 學海堂

春秋說 吳惠學士士奇著

莊公

三年冬公次于滑（滑公穀作郎）

左傳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illegible]）

公羊傳其言次於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

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illegible]）

公羊傳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託不得已也（本欲圍成[illegible]）

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左傳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宋師不整公子偃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公羊傳其言次于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

三十年夏師次于成（左傳作次于城）

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秋七月齊人降鄣[illegible]）

公恥不能以歸也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穀梁傳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左傳亦稱諸侯杜預以爲大夫妄甚矣）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

十有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左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文公

十年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

襄公

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鄫公羊作合）

左傳元年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

二十有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左傳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自衛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乃還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公羊傳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

穀梁傳言救後次非救也

定公（昭公二十有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二十有八年二十有九年公再如晉次于乾侯皆非用師也故不例於會）

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傳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此哀十五年傳與此合然冠氏未詳）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葭公羊作瑕）

左傳十三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傳言齊侯畏晉曲盡形容故穀梁曰次止也有畏也杜預乃云齊侯輕敵不成功謬甚矣）

十有五年夏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蒢（公羊作遽篨）

左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遽挐謀救宋也

易師之六四曰師左次无咎行師之法欲左背高故城濮之戰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背酅者右背山陵而師在其左故曰左次次猶舍也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雖非行師亦然昭公次于陽州次于乾侯是也一宿再宿不書過信乃書穀梁曰次止也宿非止而何趙匡謂春秋書次皆譏與師訓次爲與失之矣一宿再宿不書者師無不宿之理故不書易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常不書失常則書趙匡謂經無信舍之文是不識春秋之義者也信舍乃行師之常又安得書於策哉穀梁曰次有畏也此以情言非以爲例定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將伐晉也其畏晉也實甚矣文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將伐宋也何畏之有故曰春秋無達例僖元年三國救邢之師皆諸侯也左傳有明文矣春秋之例君將不稱帥師未聞君在不稱師且三傳皆言諸侯在焉杜預泥於將卑師衆稱師之說而救邢之師又曰諸侯無所適從遂創爲異說乃云實大夫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辭以大夫而總衆國可也遂以大夫爲諸侯可乎趙匡信杜預而駁公羊曰按齊宋曹三國君實不在但使師救邢我不知所案者何書而知三國君實不在哉又不知所云以師救者何人而名氏無聞也此之謂抑卑之謂救邢義師也諸侯不往而顧使卑者往是時桓德未甚爲宴安若此且城邢與救邢皆師也傳皆曰諸侯諸侯皆使卑者豈在其能分災救患乎易曰師貞丈人吉丈人尊嚴之稱而以卑者當之其不然也必矣且次于匡經序諸侯次于聶北傳亦稱諸侯同一桓師前後不應頓異我是以知三國之師皆君也趙匡全無根據九攻三傳以伸其異說不亦妄乎莊三年公次於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先是桓十一年宋以賂而立鄭厲公因是多責賂于鄭而鄭不堪命遂與魯合故十二年將再會宋公以平宋鄭而宋卒辭平魯鄭遂戰下宋十三年齊與宋衛燕襲紀欲滅之魯鄭遂救紀而敗齊宋衛燕之師於紀紀之所以苟延數年而不滅者魯鄭之力也傳初與鄭盟于武父（桓十二年）又會于曹以修前好鄭伯又使弟語來盟（桓十四年）則魯鄭之邦交可謂密矣十五年夏鄭厲公以雍糾之難出奔蔡昭公復歸于鄭是年秋厲公因櫟人殺檀伯而入居于櫟故傳但於是年冬明年春夏三會諸侯而再伐鄭欲納厲公而弗克則魯之惓惓於厲公者不可謂不至也及十八年昭公弑鄭子立而春秋不書則魯之厚於厲公薄於昭公並無恩於鄭子可知矣及莊元年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莊公次于鄭之滑將會鄭厲公而謀救紀然以桓十三年紀之戰公後其期故經不書戰地而卒敗齊宋衛燕之師者厲公之力居多故莊公次于滑欲與之謀救紀時厲公在櫟而辭以難言已方在難何暇救人則傳所稱鄭伯者乃厲公必非鄭子也鄭子不見於經惟莊四年一書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所謂鄭伯者指厲公亦非鄭子何以知之子儀之守鄭猶夷叔之守衛故經傳皆稱子而不稱侯伯（桓十八年莊十四年傳稱鄭子僖二十八年經稱衛子）至莊十四年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春秋亦不書者子儀十四年在位而立於祭仲殺於傅瑕雖十四年攝行政事而未嘗一日爲君故不稱君而死無謚且其立及其死也不告於王故不書其所以不告於王者昭公以嫡立厲公雖以篡立而數與諸侯會盟征伐則知其立也必告於王及同盟之國而得列於諸侯故雖失國而經書鄭伯且不惟一書而已

出奔書人於櫟書遇於申書子儀之立鄭無君攝也又不與於會盟征伐諸侯亦莫以爲君以此知其立也不告於王及同盟之國則莊四年經書鄭伯必非鄭子益明矣後世讀春秋者亦知之而不能明言其始終本末及其所以然故學者疑而未定愚特詳發之以待後之學者考而正焉

桓公

十有一年九月鄭忽出奔衛

左傳十一年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公羊傳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春秋合伯子男爲一皆從子諸侯在喪公侯降稱子則伯子男降稱名非貶也）

穀梁傳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

十有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公羊傳突何以名奪正也（穀梁亦謂奪正也）

十有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今京相璠曰今平陽縣北一十里有故莘亭道阨險自衛適齊之道也縣東有二子廟謂之孝祠）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於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越在也屬託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

穀梁傳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

莊公

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公羊傳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十有二年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

二十有四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公羊傳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

閔公

二年九月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穀梁傳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

僖公

五年秋八月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傳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illegible]陽[illegible]有道亭西平有柏亭安陽有江亭弋陽有黃城皆漢之汝南郡）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十年春王正月狄滅溫溫子奔衛

左傳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二十有八年夏四月衛侯出奔楚六月衛元咺出奔晉

左傳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公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文公

六年冬十月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左傳六年春晉蒐於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賈季（狐射姑）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九月使續鞫居殺陽處父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

七年夏四月晉先蔑奔秦

左傳六年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八年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左傳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七年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八[illegible]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昭公之黨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illegible]）

左傳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illegible]）

公羊傳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袖海山房校印

十四年九月宋子哀來奔

左傳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公羊傳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穀梁亦云其曰子哀失之也

宣公

十年夏四月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辠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十有八年秋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二傳作檉

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三日五踊之禮第三日朝踊暮不踊去事之殺也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不待報故曰奔

成公

七年冬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左傳十一年夏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

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孔疏鄭康成答孫皓曰凡自周無出者周無放臣之法辠大刑之宥之無出法案書流宥五刑則宥者流之非不出也若以周禮無放流之文即云周無放臣之法禮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周臣雖三諫不從終是不蒙王放執文害意爲蔽何甚

公羊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左傳周公自出謂自私土而出也王者無外故曰自周無出

穀梁傳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下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

十有五年秋宋華元出奔晉宋魚石出奔楚魚石出奔傳言冬經不書冬

左傳夏六月宋共公卒秋八月葬宋共公蕩澤司馬弱公室殺公子肥右師華元出奔晉左師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決睢澨閉門登陴左師二司寇向爲人鱗朱二宰向帶魚府遂出奔楚

十有六年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左傳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鄢陵之戰公將往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犨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而事晉時蔑守公宮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十有七年秋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鮑無咎牽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

襄公

六年夏宋華弱來奔

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

十有四年夏四月己未衛侯衎出奔齊依公羊經文

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辠定姜曰告亡而已無告無辠

十有七年九月宋華臣出奔陳

左傳冬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辠賊曰皋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必逐之左師曰不如蓋之乃舍之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二十年秋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黃二傳作光

左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書曰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辠也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其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傳二十一年春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十四年黶逐鞅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閭丘不言及大小敵也

二十有三年夏邾畀我來奔畀公羊作鼻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左傳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八月己卯孟孫卒孟莊子仲孫速臧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

孫聞之戚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公羊傳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穀梁傳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二十有七年夏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公羊傳甯喜欲納公獻公曰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於河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昧音蔑割也）

穀梁傳專喜之徒也專之爲喜之徒何也己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二十有八年夏衛石惡出奔晉冬齊慶封來奔

左傳二十七年夏衛殺甯喜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二十八年夏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反諸亡人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冬十月慶封田于萊十一月乙亥嘗於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既而齊人來讓奔吳

二十有九年秋九月齊高止出奔北燕

左傳二十九年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辠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

三十年夏王子瑕奔晉秋鄭良霄出奔許

左傳靈王崩儋括（儋季子）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夏四月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二十九年冬伯有使公孫黑如楚黑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歸而飲酒秋七月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

昭公

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秋莒展輿出奔吳冬十有一月楚公子比出奔晉

左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辠秦伯也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公子比）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公子黑肱）出奔鄭

公羊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爲仕諸晉有千乘之國（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三年冬北燕伯款出奔齊

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辠之也

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傳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不可乃歸公

公羊傳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累次也相次而累之累）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

六年夏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

八年夏陳公子留出奔鄭

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經書辛丑）哀公縊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於楚楚人執而殺之（殺干徵師）公子留奔鄭

十年夏齊欒施來奔

左傳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

夫禹爾閭之五月庚辰戰于稷（齊有稷下）欒高敗又敗諸莊（逵名孟子有莊嶽）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

十有二年冬十月公子憖（公羊作整）出奔齊

左傳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子憖遂如晉叔仲小南蒯公子憖謀季氏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初南蒯謂憖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憖許之）子仲字憖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十有五年夏蔡朝吳出奔鄭

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公羊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爲不言其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爲主於國或爲主於師（古者諸侯出師世子守國次宜爲君者持棨從以備不虞）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

穀梁傳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

左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爲質公亦於其賁遂將攻華氏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

二十有一年冬蔡侯朱（穀作東）出奔楚

左傳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送葬者歸見昭子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十一月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二十有二年春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二十一年入於宋南里以叛）

左傳楚薳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二十有六年冬十月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傳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二十有七年邾快來奔

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二公子奔楚楚子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三十有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左傳經文本作邾黑肱後人以公穀經文無邾字因從其說而去之）

左傳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

公羊傳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於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案列女傳孝公時者懿公之子則邾女爲魯夫人者乃懿公非武公也懿公之兄子伯御作亂則是所謂賊者乃魯公子非邾公子也）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爲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弒之（懿公之兄子伯御作亂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將殺之義保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之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於魯（自周反於魯）顏夫人者國色也叔術以爲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盱者叔術子夏父者顏之子皆顏夫人生）（自盱以上謂之[illegible]）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誅顏之天子死當是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illegible]）

穀梁傳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

定公

四年冬十有一月楚囊瓦出奔鄭

左傳楚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

十年秋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左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子明（祁之子溷）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明年秋樂大心出奔曹傳先序於此）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十年秋）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夏衛北宮結來奔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左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皐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戌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秋齊宋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

哀公

四年春王二月蔡公孫辰出奔吳

左傳蔡昭侯將如吳公孫翩射而殺之文之鍇殺翩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傳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景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十有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冬衛世叔齊出奔宋（傳作大叔疾）

左傳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左傳經文本作大叔疾蓋後人改從公穀經文）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

宣公

元年夏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傳文十二年冬秦伯伐晉晉人禦之于河曲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上軍佐臾駢曰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宣元年夏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

公羊傳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何氏云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三歲不得凶自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

穀梁傳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

昭公

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哀公

三年秋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春秋亡國皆書滅諸侯去國皆書奔獨虞公亡國不言滅而變文言執賤之也紀侯去國不言奔而變文言去貴之也蓋諸侯以道去其國者不言奔而言去大夫以道去其國者為不言去而皆言奔宜春秋大夫之出奔者皆非以道去其國者歟大夫以道去其國者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其去也可謂從容矣奔者急遽從容而去安得言奔言奔者非以道去其國者也且三諫不從待放於郊臣曰某質性頑鈍言愚不任用請退避賢君曰子熟思夫子言未得其道今子不且留聖王之制無塞賢者路夫子欲何之則遣大夫送至於郊必三諫者所以盡君臣之義待放者臣子辭忠厚之至臣為君諱不敢自言無罪謂臣有罪君當放流之也故無罪不稱放從容不言奔而春秋大夫之出奔也或以難而奔或以罪而奔或以懼而奔或以逐而奔或以逼而奔或以怨而奔或以伐而奔或以佚而奔或以讒而奔或以叛而奔或以放而奔皆非從容去國者故不言去而直言奔獨文十四年宋子哀來奔傳稱貴之貴之矣曷為仍言奔且所謂不義宋公而出者非宋昭公乃宋文公也文公鮑美而豔祖母襄夫人欲通之不可鮑竭粟以貸襄夫人助之施將殺昭公杵臼而立文公鮑故宋子哀不義之而出是時殺機已成而子哀先去易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也子哀義不食文公之祿也故春秋貴之而仍言奔者國有難而行亦非從容去國故宋司城宋子哀雖皆貴之而仍言奔者以此襄二十九年齊高止出奔北燕傳其奔儀稱後且曰書曰奔高止也然則書奔者皆罪之書放者獨無罪歟如其然則書

據傳有黑肱以濫來奔不用命陳招殺世子偃師大夫於商止之專執謂放者皆無罪而放者所之之遠方非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者也殊鼠放流處之四辠而說者猶與得放者同科失之甚矣或曰天下一家天子之臣不得言放豈其然乎春秋辠未定者稱奔辠已定者稱放有辠已定未放而先奔故經書奔傳言放也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楚傳言王者無外故自周無出周公自出者言自其私土而出其說近是而猶未盡焉國滅不言出無所出也然而奔者仍言出曹會自鄸宋華向自南里皆自出也遜遜曰行汲汲曰奔遜遜而行者內有送外有迎汲汲而奔者內躡無望外必有受故皆曰出王子朝奔楚是曷爲不言出于楚以襄立不容於內其臣逐之無援於外諸侯莫之遠而寧楚以爲莫有受之者也故不言出襄二十六年傳衛孫林父以戚如晉子鮮亦云逐我者出則孫林父以戚出奔晉明矣曷爲不言奔而直言叛春秋之例惟聞以地來未聞以地往以地來者來向我故不言叛而言奔以地往者往背我故不言奔而言叛孫林父以戚如晉是以地往也與以地來者不同故直書叛以正其辠焉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猶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皆叛也公羊以爲叛得之穀梁謂自夢者專乎夢也君實有之臣敢專之寧非叛乎稱公孫誠貴矣以貴取之逆以貴專之安見其不以叛也公羊謂爲賢者之後諱故不言叛則又不然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斯言也蓋僞自仲尼之徒歟於是附會者遂謂賢者子孫君子爲之諱則桀紂亦禹湯子孫曷不爲之諱哉文十二年郕伯來奔傳稱郕伯卒太子朱儒以夫鍾與郕邽來奔是以地來也當書郕朱儒以夫鍾郕邽來奔曷爲不書地而直稱郕伯左氏謂得以諸侯逆之爲非禮故直書郕伯以示譏旣書伯又安得書地未聞春秋有諸侯而以地出奔者也公羊謂失地之君諸侯失國雖兄弟亦名不稱名似非失地之君又莊八年齊魯圍郕郕降于齊師降者下之似非滅豈公羊據此而遂以爲失地之君歟左氏所據者晉乘楚檮杌魯春秋孟子所謂其事與其文也公穀二家不徵事不考文惟言義義在事與文中舍事與文而獨言義往往失之昭三十一年傳稱邾黑肱以濫來奔則知經文無邾非史闕文也經不言邾二傳皆有說後人以其說而改經之杜預以爲史闕文左氏所據者史之文也何闕之有且左氏傳中有經傳皆與經合獨此傳與經殊我故知後人以二傳之說而改從之也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曹無史故曹羈曹會左氏皆無傳後人讀春秋者遂以曹羈鄭忽並提而論則不然公侯在喪稱子伯子男在喪稱名鄭伯寤生卒於五月而忽（卒於五月而忽十一年冬出奔）世子在位未踰年故稱名曹伯射姑卒（卒於二十三年冬曹羈於二十四年冬出奔）世子在位已踰年矣當書曹伯羈出奔陳不稱伯則曹羈非君也安可與鄭忽同例哉公羊以爲三諫不從而去之者大夫士去國見於禮及先秦諸子春秋不書去而書奔則曹羈與宋子哀同例公羊之說未必無徵一來奔一出奔皆貴之也兩存以待後之學者襄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似列國之史皆書孫甯出其君孔子修春秋削而更之蓋以臣出君猶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杜預謬說以爲諸侯自取奔亡之禍不書逐君之賊者所以責其君此說之尤悖者不可以不辨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如預言則後世亂臣賊子益無所忌憚而皆將逞志於君矣何懼之有哉又云不書名從告列國來告亂安得稱其君之名禮所謂諸侯失國名者謂出亡必告於廟故名傳稱衛侯奔齊及竟公使祝宗告亡告亡者告於廟也告於廟必告於上夫國受之先君先君受之先王故出亡必告豈獨告於同盟之國乎

皇清經解卷八之四十六終　[illegible]生員張嘉淇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四十七　　學海堂

春秋說　　吳惠學士士奇著

莊公

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僖公

三十年秋晉人秦人圍鄭

左傳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辠辠我之由夏書曰辠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僖三十年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使燭之武見秦君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莊八年齊魯圍郕而魯爲主與僖三十年秦晉圍鄭而晉爲主其事同郕降于齊齊背魯而獨納郕與鄭服于秦秦背晉而獨戍鄭其事又同魯慶父請伐齊與晉子犯請擊秦二君皆曰不可其事亦同一書及一不書及書及者避不辭（若云魯會齊師則不辭故知及）一稱人一稱師皆君也雖若不同而實同降猶下也郕旣下齊微闕以退不戰而還故經書師還則秦晉圍鄭鄭旣下秦函陵汜南之師亦皆去之而經不書者內詳而外略也君子以是善魯莊公亦必以是善晉文公可知矣善之則曷爲稱人人秦伯不得不人晉侯也（傳明言晉侯秦伯杜預乃云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源之妄若此）春秋之例微者稱人曷爲人秦伯貶秦晉同圍鄭曷爲獨貶秦伯秦晉舅甥之國晉文之窮秦實有功焉自此秦戍于晉私與鄭盟而又戍之君子謂秦棄師于殽實由於戍鄭遂變婚姻爲寇讎故稱人以貶之晉文不從子犯之請而深念夫人之力且以爲因人之力而敝之爲不仁則所以報秦德者不可謂不厚矣故我以爲春秋善晉文公猶善魯莊公者以此郕同姓也而魯與齊氏之何善乎魯莊鄭與晉郕與魯皆兄弟也微闕以退一去一還不亦善乎說者謂郕降於齊者郕爲附庸於齊也郕無史說者何所據而知郕爲附庸於齊哉蓋以文十二年郕伯來奔公羊

謂失地之君春秋亡國不復再見郲降之後七十三年而郲再見於經則郲國猶存未嘗失地亦不知滅在何年後人徒據公羊之說遂謂郲爲附庸于齊故經仍書郲伯爲此說者益見莊三十年齊人降鄣公穀二傳皆謂鄣乃紀之遺邑杜預以爲附庸則是遂謂降者降之爲附庸也春秋或書遷或書降或遷之或自遷或降之或自降而書法不同齊人降鄣猶宋人遷宿郲降于齊師猶邢遷于夷儀一遷之一自遷明邢存而宿滅一降之一自降明鄣滅而郲存學者合而觀之則惟左傳紀事爲可信凡史無文左氏皆無傳蓋無徵不信故不敢以異說亂經故以爲左氏紀事誕妄不足信始自趙匡南北宋諸儒從而和之於是學者胸臆斷異說並興左傳雖存而實廢矣吾恐左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獨抱遺經力排異說非吾徒之責而誰責歟

僖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

公羊傳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

穀梁傳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

文公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左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成公

九年冬十有一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左傳八年秋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兩唯字說有一二前唯字當作雖

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人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穀梁傳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爲事也叛君從楚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昭公

二十有九年冬十月鄆潰左氏無傳孔疏云公自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常居鄆是時公如晉而鄆潰民使之然

公羊傳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郛之也曷爲郛之君存焉爾

穀梁傳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莊公

十有七年秋鄭詹自齊逃來左氏無傳文三年孔疏云僖五年首止之盟鄭伯逃歸襄七年鄬之會陳侯逃歸皆書於策十年柤之會麇子逃歸十六年溴梁之會高厚逃歸見於傳不書於策蓋例之潰逃在衆爲潰在君爲逃高厚不書者猶鄭詹見執於齊自齊逃來此爲是因乃民逃非君逃也高厚雖有師衆止同逸囚之限不由以人逃例鄭詹獨書逃來故書而賈氏復以此亦不安也麇子亦告故不書

公羊傳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左傳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未聞其佞何氏乃云詹受之言其計策蓋皆臆說或得之緯書

穀梁傳鄭詹鄭之佞人也逃義曰逃

僖公

五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五年夏會於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公羊傳其言逃歸不盟者何鄭作會而不盟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魯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公羊謂實不逃而言逃臆說也

穀梁傳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襄公

七年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陳侯逃歸

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陳人患之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衆散曰潰背衆曰逃潰者介衆也逃者一夫而已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春秋諸侯與大夫同書逃者言雖有師旅無異一夫賤之也襄十六年溴梁之會高厚逃歸曷爲不書說者謂鄭詹以自齊逃來是爲逃因高厚雖非被執實懼晉執之而先逃歸人逃因之例鄭詹逃來故書高厚逃歸故不書以爲不足書也且溴梁諸侯會而大夫盟政在大夫乃晉失諸侯之本始於溴梁甚於見梁春秋譏而書之者豈非以其有關於天下之故哉高厚一大夫之賤何足爲重輕而亦書於策乎或謂大夫奔逃執放並書何爲獨高厚不書春秋大夫之逃非徒高厚也宣二年大棘之戰華元逃歸十七年斷道之會高固逃歸春秋皆不書則高厚不書又何疑焉志由是人人盟而日同討不庭正爲十八年諸侯同圍齊張本趙匡自斥其妄以爲左傳不足憑異哉鄭伯陳侯皆逃歸也曷爲鄭伯獨書不盟鄭伯獨書不盟者以後之乞盟而書前之不盟者何心後之乞盟者又何心易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既會而不盟不盟而復乞鄭伯之志亂矣故春秋薄責陳侯而厚責鄭伯曷爲薄責陳侯陳鄭於楚楚之屬國久已背楚而向楚且陳之叛楚由子辛楚殺子辛而立子囊遂改行而疾討陳陳有朝夕之急能無往乎則鄭伯之逃陳侯其何辭焉春秋事同而文異者必有微旨在其中學者不可以不察國曰潰邑曰叛春秋書國潰者三僖四年蔡以侵而潰文三年成九年沈與莒皆以伐而潰獨昭二十九年鄆潰非伐非侵且非國也曷爲亦曰潰左氏無傳莫知其潰之由或以爲季氏使之然或以爲昭公使之然以爲季氏使之然者齊侯取鄆以居公實齊侯圍而取之則其潰而散也亦必季氏使而潰之以爲昭公使之然者穀梁之說亦所以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則公潰而散也

實昭公有以自取之非獨意如之辠獨公羊以爲君存故言潰僖二年下陽言滅虢公在焉昭二十九年鄆言潰昭公在焉故曰君存是時公如晉曷爲亦曰君存公之居于鄆也蓋四年矣其如晉也必有從其去鄆也必有守則亦猶之君存焉爾公雖無道惡不及民民之潰也必有潰之者非意如而誰魯春秋無文故左氏無傳明魯之史官爲意如諱也君子特書鄆潰發春秋之微辭歟或曰春秋一書梁亡一書鄆潰梁亡者梁自亡也鄆潰者鄆自潰也昭公惡得無辠哉然梁亡而秦遂取梁鄆潰而季氏取鄆則仍意如之辠也季氏取鄆曷爲不言鄆叛叛者下叛上也其辠在下潰者民逃其民何辠乎然則所以辠季氏而病昭公也夫何以知季氏取鄆 秦遂取梁見於傳季氏取鄆傳無文 春秋五書公居于鄆鄆潰之後不復言鄆皆書公在乾侯以是知季氏取鄆也不言叛而言潰我故曰春秋之微辭

隱公

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

左傳十二月眾父 眾音終益師字 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孔疏云襄五年冬十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傳曰大夫入斂公在位是公與小斂則書日也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時公有疾昭二十五年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時公在外成十七年冬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卒於外而亦書日者實公不得與斂非不欲臨喪故亦書日文十四年秋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敖出奔於外而亦書日者以其子惠叔毀請於朝家公族之親崇仁孝之教惡實過厚故書日也其辠柔弱等皆卿死不卒者豈皆不以卿禮終者歟

公羊傳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何注云所見者謂昭定哀大夫卒有辠無辠皆日錄之丙申季孫意如卒是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大夫卒無辠者日有辠者不日叔孫得臣卒是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大夫卒皆不日公子益師無駭卒是也

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楊疏云何休謂益師惡而不日則公子牙及季孫意如何以書日乎鄭君釋之曰公子牙莊公弟不書弟則惡明也故不假去日季孫意如則定公所不惡故亦書日

五年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左傳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孔疏云喪記曰君於大夫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賜則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禮弓曰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弔喪問疾人道之常舜皆不書

穀梁傳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

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左傳冬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 孔疏案世本帝舜姚姓哀元年傳稱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也昭八年傳曰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至胡公始姓媯 胙之土而命之氏 周語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與賜姓曰媯命氏曰諫同也姓者生也百世不改族者屬也各自立氏傳稱子魯氏華臣氏皆請家爲氏氏族一也禮記謂之庶姓者始泗爲正姓高祖爲宗姓亦氏族之別名蓋爲卿乃賜族魯諸鄭宛及魯之臺秦爾皆未賜族故單稱名若夫士會之帑留秦者爲劉氏伍員之子在齊者爲王孫氏知果自別其族爲輔氏皆身自爲之非君賜也 諸侯以字爲謚 謚讀鄭杜預誤讀當依康成 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 公子展之孫遂以展爲謚因以爲族否則請謚與族爲焉但賜族而不賜氏也

公羊傳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

穀梁傳無侅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

九年三月俠卒 左傳作挾

公羊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穀梁傳俠者所俠也 蘧有所忠蓋俠之後慶信謂所非氏失之 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爲君也

莊公

三十有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傳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公羊傳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 庸猶傭傭無節目 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歟曰然季氏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僖公

十有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茲公羊作慈

公羊傳其稱季友何賢也 公孫茲者公子牙之子叔孫戴伯也

穀梁傳大夫曰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

文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十有四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十有五年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傳穆伯之從己氏也 文八年傳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魯人立文伯 傳所謂穀也食子 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 孟獻子 請立難也 傳所謂難也收子 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於齊告喪請葬弗許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

穀梁傳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

宣公

五年秋九月叔孫得臣卒 公子牙之孫莊叔

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左傳有事於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公羊傳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 此則貶也 曷爲貶爲弒子赤貶然則曷爲不於其弒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

穀梁傳爲若反命而後卒也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

十有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左傳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成公

四年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十有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illegible]）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於是遣歸父之家歸父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反命乎介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illegible]）

穀梁傳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十有七年十有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嬰齊叔老之父 [illegible]）

左傳十七年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聲伯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卒

公羊傳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illegible]）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illegible]）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illegible]）

公許之反爲大夫（[illegible]）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然後卒之

穀梁傳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illegible]）其地未踰竟也

襄公

五年十有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illegible]）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十有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二十有二年秋七月辛酉叔老卒（[illegible]）

二十有三年八月己卯仲孫速卒

左傳孟莊子疾豐點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illegible]）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illegible]）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

三十有一年秋九月己亥仲孫羯卒

左傳秋九月己亥孟孝伯卒

昭公

四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傳初穆伯去叔孫氏（[illegible]）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及宣伯奔齊（[illegible]）召之不告而歸（[illegible]）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叔孫歸未逆國姜公孫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殺孟丙而逐仲壬（[illegible]）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

七年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左傳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秋八月衛襄公卒冬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同始異終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十有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公羊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illegible]）

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二十有一年八月乙亥叔輒卒（[illegible]）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癸丑叔鞅卒（[illegible]）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illegible]）

二十有五年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illegible]）

二十有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illegible]）

穀梁傳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

也非我學也（諸二傳作說）

定公

五年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叔孫婼之子）

左傳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於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玉藻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注云尊者尚徐接武蹈半迹繼武迹相及也中武迹間容迹是君臣步不同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是君臣玉不同）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旣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公山不狃）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大夫卒先君之子稱公子時君之弟稱公弟公子公弟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則稱氏如臧孫季孫叔孫仲孫皆其氏臧孫出自孝三孫出自桓其餘稱叔仲不稱孫以別於三桓之後也又有同名而異氏者公弟叔肸之子公孫嬰齊公子仲遂之子仲嬰齊肸出自文遂出自莊兩嬰齊皆公孫也故異其文以別之說者遂謂仲嬰齊爲其兄歸父後歸父奔齊無後於魯故以仲嬰齊後之以弟後兄亂人倫之序且父字仲其子遂以仲爲氏不必其孫始以王父字爲氏也故衞有南文子者子南之子猶魯有仲嬰齊者仲遂之子此非皆子以父字爲氏者歟君賜之族則稱氏公子遂生而賜族故卒稱仲遂公子友生而賜族故卒稱季友說者謂稱季友者賢之稱仲遂者疏之季氏而友名何賢之有襄仲之卒也旣稱公子於前復稱仲遂於後合之則爲公子仲遂猶公子季友也乃謂一賢之一疏之不亦異乎仲遂不卒者也曷爲書卒遂乃貴戚之卿且宣之於遂也其恩厚矣何疏之有古者大夫聘問必以遭喪之禮行故聘使旣入竟而卒則有以尸將命之禮仲遂如齊有疾而復非禮也故書復以示貶禮卿卒不繹有事於太廟仲遂卒而繹亦非禮也故書繹以示譏一譏一貶特假仲遂之卒以垂訓後人焉又安得不書其卒乎然則曷爲獨卒公子遂而不卒公子翬翬於隱之篇兩書翬帥師而不稱公子春秋貶之者疾其專以其先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乃於桓之篇獨稱公子以譏桓則弑君之辠歸焉矣惡乎歸歸諸桓或謂翬未弑君而先貶爲太早以駁公羊之（啖助）說此不達春秋之義者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春秋辨之早故先貶之於未弑之初且遂之殺惡及視也其事顯故季孫行父叔孫得臣皆得與聞而爲之黨翬之弑君也其事隱故惟桓知之餘人莫得聞春秋獨於其事之隱者而先辨之此履霜之戒也孰謂貶之太早哉仲遂之卒以事而書此春秋之所不卒者以事而卒之也如其無事則亦與翬同不卒而已春秋之例夫豈一端此不卒者而以事卒之乃與不卒者等則卒遂不卒翬又何疑大夫喪當祭必告古禮也或謂祭尚誠一君當祭大夫喪不以聞祭畢而後聞爲此說者蓋不知古之人重死并不知古君臣股肱心膂一體之恩情而視其臣如草芥者也當祭聞大夫喪去樂卒事不獨叔弓涖事爲然凡大夫之喪皆然故傳言涖事而經不書惟書叔弓卒以此春秋大夫出奔不卒弑君不卒出奔不卒其位絕也弑君不卒其辠大也雖然例之中猶有義焉出奔不卒而卒公孫敖以其有後也有後故歸喪歸喪故書卒弑君不卒而卒公子遂以其有事也有事故如齊如齊故書卒翬惟一見於桓之篇莫知其死在何年蓋安居無事而死於其鄉之位恩雖厚禮雖隆君子仍刪之而不卒可知矣然則公子慶父有後者也曷爲不卒吾所謂有後者謂其有賢子足以蓋前人之愆且敖之辠不及不祀特以其子之毀而請故追書其卒以加恩魯秉周禮此非禮之存於策者哉其仲之辠光於公子牙故春秋卒牙而不卒慶父是時季友秉國皆爲之立後非禮也

隱公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大衍厤二月己亥大三月己巳小日食杜預造長厤推此己巳乃二月朔）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日食必在朔在前在後日官失之公羊之說甚明穀傳自作晦之說也）

穀梁傳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日官不能定朔故有食在晦）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壤皆當作壤徐邈亦作傳寫者云齊魯之閒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孔疏云日食者月掩之也有雖交會而不食或有頻交而食自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惟三十七食而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案漢書本紀高祖即位三年十月十一月晦日頻食則自有頻食之法也）

桓公

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大衍厤七月癸亥小八月壬辰大朔日食）

公羊傳既者何盡也（穀梁云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

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長厤推是年十月庚午朔日食大衍厤十月庚子大十一月庚午小朔日食）

左傳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莊公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長厤推是年三月癸未朔不入食限大衍厤三月癸丑大四月癸未小五月壬子大日食沈存中曰春秋日食三十六後世厤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六本朝衞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也）

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

二十有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大衍厤閏六月辛未大日食）

左傳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杜預以長厤推是年實七月辛未朔一行以大衍厤推辛未乃閏六月朔）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文十五年傳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然則鼓于社者天子之禮而魯用之失等威之道矣）

公羊傳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

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二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大衍厤十月庚午大日食長厤是年閏八月）

僖公

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大衍麻三月辛未小五月庚午小日食長麻推是年閏二月

十有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長麻五月壬子朔不入食限大衍麻四月癸丑大日食五月癸未小

文公

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大衍麻二月甲午小三月癸亥大日食長麻閏三月傳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孔疏漢書律麻志文元年距僖五年辛亥二十九年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月後今三月即置閏太在前杜預據僖三十年閏九月文二年閏正月則閏當在僖末年而於今年置閏太在後大衍麻是年閏十二月

十有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宣公

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長麻七月乙未朔甲子乃三日皆不入食限大衍麻閏五月丁酉小七月甲子朔日食程公說曰長麻自僖十二年至文元年五十一閏者二四年一閏者三失三閏焉又自文十六年至宣十年四年一閏者三又失一閏焉

十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長麻四月丙辰朔是年又閏五月大衍麻四月丙辰大日食

十有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長麻六月癸卯朔大衍麻五月乙亥朔日食六月甲辰大

成公

十有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有七年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經十一月壬申聲伯卒范氏曰据十二月丁巳朔十一月無壬申長歷壬申在十月五日是年閏十二月傳閏月乙卯晦大衍麻閏六月庚寅非也一年安得兩閏乎又云丁巳朔在十二月

襄公

十有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十有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長麻七月丁巳朔日食大衍麻同

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大衍麻閏二月甲申小九月庚戌朔日食十月庚辰朔日在黃道角四度弱非食限長麻是年閏八月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大衍麻七月甲子朔日食八月癸巳朔日在黃道星二度非食限長麻是年閏三月孔疏謂凡交前十五度交後十五度並是食竟去交遠則日食漸少去交近則日食漸多正當交則日食既而無頻月食法案漢文帝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日頻食與高祖三年十月十一月晦日頻食同則是漢初三十年中已頻食者再後此未聞當考

二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長麻十一月乙亥朔日食大衍麻同

左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麻過也再失閏矣

昭公

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左氏有傳

十有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大衍麻五月丁巳大朔日食長麻是年閏九月

十有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大衍麻五月丙午朔大日食黃道婁四度閏月丙子小六月乙巳大非食限甲戌九月朔

左傳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周禮大僕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食亦如之康成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是日食王親伐鼓也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書云乃季秋月朔此云正月朔與書違者一夏禮一周禮也然周禮日月並救傳亦云非日月之眚不鼓而無獨正月救日之文此月朔之謂也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二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大衍麻七月丙子小閏十月甲戌大十二月癸酉大朔日食黃道箕四度半彊

左傳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劉炫云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先儒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秋分之月也而云甚可醜惡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月也而云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安在乎二分之食不為災然則此乃寓言非實事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

二十有二年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長麻十一月小甲戌朔傳十一月乙酉是月之十二日己丑十六日十二月大癸卯朔卯誤為酉古文卯酉作丣丣最易誤不獨此也傳十二月庚戌是月之八日閏月癸酉朔傳辛丑乃閏月之二十九日明交大衍麻閏十月甲戌大非也一年安得兩閏哉

二十有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傳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弗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秋八月大雩旱也

三十有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臝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張逈問云占夢法引左傳趙簡子占夢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不知何術占之答曰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未有尾星建戌厭寅寅與申對辰與戌對申近庚庚與戌對故知庚辰下為主人故知為主人金使火故不勝月有適氣將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亥在甲辰篇也申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成一月從庚午以下四月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并之十二日過向四十二日知是庚午之日當在八月十九日故言時得九月節也言雖不勝卻後者以其庚金午火位相連吳君臣爭宮秦救復至不能克楚是不勝即復也問日何知此有厭對之義乎答曰案運與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為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亥十月有巳為陰陽交會言未破癸者即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曾惟有四月十月若有變異之時十二月皆有建厭對厭之義案堪輿大會有八小會亦有八也服氏注云是年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大梁大梁水宋十一月日在星紀星紀吳分楚之先顓頊之子老童子楚象行歲爭楚走楚衰則吳得志楚走去其國故吳入郢吳屬水水數六十月後故日六年及此月也有適而食故郢吳終不克一日日月在辰尾尾為亡臣是哉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愚謂厭對者對為衝厭為破也

定公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有二年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大衍麻閏七月戊戌小九月丁酉小十月丙寅大日食長麻是年閏十一月

十有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周禮大司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大僕掌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蓋日月食王親鼓太僕佐擊其餘面左傳亦云非日月之眚不鼓然則日月食則去樂以自貶獨擊鼓以救之而庭氏又有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非徒鼓也弓矢射之矣說者謂救日擊雷鼓救月擊靈鼓故日射枉矢救月射桓矢日食者掩於月月食者蔽於闇虛皆羣陰迷亂之象故以鼓及弓矢攻之者攻羣陰也說者謂月食陽勝陰失之闇虛者地影也月在上日在下地在其中謂之三圜同行入地影中則食眡祲十煇五曰闇闇者陽明陰闇侵陰蒙蔽故日月無光孰謂陽勝陰哉康成謂日食則射太陰月食則射太陽賊盜疑之也蔽者作陽氣而云射太陽悖矣射者所以救羣陰亦非射太陰也後之學者辨焉周禮日月並救春秋獨書日食而月食不書何也春秋志非常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月食常事不書日食非常乃書且大祝六祈有攻有說攻者鳴鼓說者責之以辭董仲舒救日祝曰炤炤大明瀸滅無

光以卑侵尊以陰侵陽此之謂說攻說皆用幣不用牲若月食則從有攻而無說葢以其常故無說此春秋所以不志月食也日食必在朔猶月食必在望故春秋日食必書朔其有不書朔與日者由日官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失之前或失之後非史闕文君子削之曷爲削之日月交會謂之朔既非交會日焉得食故削之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在兩交曰中交曰正交謂黃白二道相交之度亦曰交行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矣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唐宋以上厤法皆疎或不能定朔故日食恆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者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故日月有平朔有實朔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新法推月食頗簡易而推日食尤委曲煩難其略則以食限求實食既得實食亦可以已矣曷爲又求視食日月在天而人在地假令日出於地之東而人在西則東爲日之朝而西猶夜也（此以東西之極而言）故日食在東則日下之人皆見其食而在西猶夜何由見之且見其食者皆日下之人苟非正在其下者從旁視之則見日之光猶夫故也安得見其食哉地有南北東西人不皆在地中而皆在地面假令日行適當地中而食人或在南北或在東西則各因其遠近而食分之淺深食時之早晚亦各隨之而異故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交會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之行度也古厤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最高者恆星最卑者月故有恆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新法謂之太陽天太陰天）古厤以恆星最高遂以恆星爲天體而新法於恆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宗動者言七政之所同宗而運動是爲九天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厤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焉能揜日哉日高而月下七政皆然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日有食之曷爲謂之既既者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金錢食者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揜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錢故曰既非盡也其求之或用表（二百恆年表）或用算皆有法詳見交食舉隅犅舉其略有如此者孔氏穎達曰日月食可推而得則是數自當然而以爲變異者所以鑒戒人君也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而好言災異者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與相遭故聖人假爲勸戒使智達之士識神道設教之深情中下之主亦信妖祥以自懼焉爾其說近是然以爲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疑若信則非也魯論鄉黨紀仲尼之行而曰迅雷風烈必變夫以雷風之恆猶以迅烈爲之變況日月之食而不爲之恪恭震動哉且春秋紀日食非志災也厤家置閏易定朔難春秋天子不班朔諸侯不視朔魯厤往往失閏乃於其易者失之安有於其難者而顧得之厤法亂矣君子修春秋特書日食以正之若夫梓愼之對史墨之占存而不論可也

皇清經解卷八之四十七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四十八　　學海堂

春秋說

吳惠學士（士奇）著

隱公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吳志王朗遺孫策書曰常念渝平更成復踐宿好）

左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公羊傳輸平者何（渝二傳作輸俱訓爲墮）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也吾與鄭人則曷爲未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狐壤之戰據左傳在春秋前時公爲公子公羊謂卽在是年傳聞之誤也）

穀梁傳輸者墮也平之爲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

宣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左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公羊傳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

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

十有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十四年夏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及宋宋人殺之秋九月楚子圍宋十五年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

公羊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何注據上楚鄭平不書非也宋殺楚使而楚圍之兩釋其憾故曰平鄭之於楚時服而已安得言平）大其平乎已也（猶曰平乎下）何大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注堙距堙上城具悉案堙謂羅闉也晉語注云張羅之闉去壘五十步而陳闍軍之前後左右彀弩注矢以誰何謂之羅闉）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則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之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司馬子反曰君請處於此臣請歸莊王曰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董仲舒曰司馬子反爲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而春秋大之何哉爲其有惻怛之恩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適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其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本乎仁仁文質而成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爨救之忘其讓君子之道有貴乎讓者也說春秋者無以常而疑變則其義可知矣）

穀梁傳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時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

昭公

六年冬齊侯伐北燕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賈逵何休以爲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爲燕與齊平服虔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是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大國無爲求與魯平又七年傳稱齊燕平之月知此燕與齊平也）

左傳六年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士文伯匄一作王正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辠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辠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

穀梁傳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

定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十有一年冬及鄭平

左傳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斷獄曰成和難曰平成者四方有亂聽獄在中平者兩國交爭各懲其忿故斷獄之成訝士掌之和難之平則調人之職也春秋一書成六書平成者成其亂平者平其憾二者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三傳皆訓平爲成以此成亂之義既聞之矣曷爲謂之渝平易豫之上六曰成有渝无咎成猶平也則渝平猶渝成矣上應三三有悔上有咎兩國交爭之象也三悔不遲上咎不長變而更成兩無譽悔故春秋善之左傳以爲更成是也二傳渝作輸訓爲墮謂之敗成誤也成訓輸爲納尤不辭既稱來安得敗其成哉益嘗合春秋之始終而論之鄭來渝平爲春秋之始我及鄭平爲春秋之終春秋終於哀十四年而魯及鄭平在定十一年曷爲謂之終我所謂終者晉霸之終也春秋以桓文二霸爲始終而鄭在滎陽成皋間爲中原之要領天下之所必爭故鄭從楚則楚興鄭從晉則晉霸齊晉與楚爭鄭百有八十餘年至是吳強而楚弱晉失其霸鄭先叛晉而魯亦從之二國平而天下諸侯皆散矣故我以魯鄭前後兩平爲春秋之始終焉蓋當桓文二霸之盛春秋不書平二霸盛而諸侯皆合又焉用平春秋之書平也志諸侯之散也是故晉霸始衰而宋及楚平晉霸益衰而燕暨齊平晉失其霸而魯及齊平皆有關於天下之故者故特書平獨宣四年平莒及郯區區小國本無關於天下之故曷爲而亦書平哉是時楚氛雖熾晉霸未衰故以齊之强大不能平莒郯兩小國則諸侯從晉而不肯從齊也亦明矣春秋特書公及齊侯者見晉主夏盟而齊實無能爲也其後楚人圍宋而晉不敢救故晉霸始衰於宋楚平之年齊請伐燕而晉侯許之故晉霸益衰於燕齊平之歲及魯與齊平於前復與鄭平於後三國合爲一黨遂同叛晉而晉霸於是乎終矣平莒及郯者公及齊侯也伐莒取向曷爲獨歸過於公公之篡立也齊侯之力其平莒及郯也亦假齊侯之力以脅之脅之而不服遂伐之又取向焉皆因人之力而獨歸過於公者是時公事齊甚謹朝齊尤數所以譏公也

桓公

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左傳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

公羊傳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名本主地從主人地主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即爾器由人造必從本名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鼎屬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孝祭諸侯有世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賜之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地本天成不繫本主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不爲其有曷名爲取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也

穀梁傳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爲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爲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

莊公

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寶三傳皆作寶惟左氏經作俘

左傳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公羊傳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

穀梁傳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役矣

僖公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左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濮水東逕桃城南蓋自洮以南即此今甄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公羊傳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

宣公

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傳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弒子赤之賂也

穀梁傳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也

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公羊傳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於我也曷爲未絕於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

穀梁傳公娶齊齊由以爲兄弟反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

成公

二年八月取汶陽田

左傳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公羊傳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

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簡毛詩作諫簡古通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公羊傳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爲使歸之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二年齊大敗於鞌二年齊侯朝晉自是齊服於晉

穀梁傳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穀梁說以之爲緩辭子爲急辭前後異說

襄公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取邾田自漷水

左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同圍齊之諸侯盟于督揚杜說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

公羊傳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爲竟漷移也魯與邾以漷爲竟漷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上地有度數不得隨水遷水有之當坐取邑

穀梁傳軋辭也言委曲之辭取之多其不日惡盟也言盟而執而取

定公

十年夏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鄆讙龜陰汶陽之邑杜預之說是也然謂陽虎九年以之奔齊則非矣案傳八年冬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九年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而出奔齊未聞以地虎之叛也又於讙陽關已鄆與龜陰安得以之而出奔哉孔疏云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此季氏采地汶水之北皆曰汶陽其地甚廣則鄆讙龜陰乃季氏采地之外別有此汶陽三邑之田亦曰汶陽田成二年魯以鞌之戰取汶陽田八年仍歸之於齊者即此鄆讙龜陰田也

左傳十年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此茲無還揖對而言孔子使之豈其然

公羊傳齊人曷爲來歸運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魯不應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衛寶同夫子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逞之黔

哀公

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冬十有一月齊人歸讙及闡

左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七年秋伐邾以邾子益來至是歸之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闡公羊作僤字林作僤

穀梁傳惡內也

春秋行賂曷爲或言取或言歸言取者或內取或外取言歸者或外來歸或歸於外內取者郜鼎取之宋惡內也外歸者衛寶歸自齊其惡內外均郜鼎誠取之宋矣曷爲衛寶歸自齊諸侯逆王命而納朔齊爲主兵而魯從之故納朔之惡齊爲首而納朔之賂亦歸自齊齊稱人蓋微者歟非也是齊侯也何以知其是齊侯衛歸寶於齊齊非讓於我實文姜請之文姜請之何以知其來歸者是齊侯文姜淫於齊侯先是一會一享一如齊師恐其子之防閑也特假齊侯强暴之威以脅制其子又恐魯人之不悅也復假衛寶以取悅魯人故齊侯來而以歸寶爲名非徒書賂也直書姦而已是故齊桓來獻戎捷則書曾貴之也齊襄來歸衛寶則書人賤之也或貴或賤而春秋之義著焉趙匡謂齊桓未嘗至魯以爲經文之誤如其說則齊人來獻戎捷與齊人來歸衛寶何以別乎且獻捷歸寶皆非齊侯則當從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之例而稱使今稱人不稱使則齊人即齊侯又何疑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曹田也晉以曹田與宋則稱畀經書畀宋人傳稱以曹衛之田畀宋人曷爲以曹田分魯則稱取畀者晉與之取者魯求之也當晉侯入曹而楚人圍宋是時子玉猶未去宋宋方告急何暇求田故稱畀言非宋求之晉班曹田於魯而書取濟西田則魯求之明矣不然曷爲使臧文仲往且速行而猶恐不及哉說者謂大夫告糴乞師致女皆書文仲求田獨不書左傳未可信此昧於春秋之義者也春秋書外歸者皆來歸書內取者皆往取故經書取[illegible]故文仲不書去年冬公子遂初聘于晉初聘者前此未通玉帛之使至是而聘禮始行焉說者又謂求田者非臧文仲乃去年公子遂耳晉霸諸侯魯初聘晉必非求田之使也且是年魯有兩使如晉文仲求田實仲拜田獨書拜田之使而不書求田明春秋諱之何諱爾禮有拜而無求求非禮故諱之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乃魯人往賂之非齊人來求之曷爲亦書取宣之篡立實賴齊人爲齊黨惡故書取君子謂齊之辠甚於求矣成二年取汶陽田取之齊也汶陽乃魯國之舊用師於齊使歸諸魯曷爲不書歸而書取書取者爲後之仍歸於齊也七年之中一與一奪晉人之所與晉人能奪之故曰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季文子立武宮於前季武子作林鍾於後魯君臣不能奮發有爲而徒借人之力以昭魯功曷足貴乎是以武宮方立而韓穿已來汶陽之田昔取之齊者今仍歸之於齊矣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哀二年取漷東田濟與漷皆水名言取濟西未盡也取漷東未盡也獨襄十九年晉執邾子魯取邾田而軋其辭曰取邾田自漷水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流入邾盡隨漷水所經之地而盡取之志貪也定十年魯及齊平會於夾谷孔子相齊人遂歸鄆讙龜陰田說者謂齊得辠於魯君故歸田以謝過豈其然乎魯用聖人非齊之利故陽以田謝之實陰以田沮之此沮之之田也何氏謂齊人歸田孔子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蓋得其情矣說者謂定十年孔子爲魯大司寇至十四年由大司寇攝行相事孔子爲政於魯蓋五年非也孔子行乎季孫不過三月不行而後去亦未嘗終三年淹安得五年爲政於魯哉然則孔子之去魯也其在歸田之後歟哀八年夏齊取讙及闡冬復歸讙及闡左傳謂取之歸之皆以季姬故公羊謂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七年秋魯伐邾以邾子益來恐齊來討故以此賂齊左傳亦云齊將伐我乃歸邾子遂及齊平則二傳之言合矣左傳獨云以季姬故者猶僖四年齊桓侵蔡以蔡姬故也是時桓德未衰豈爲一女子而合七國諸侯之師以侵蔡哉蓋齊桓之侵蔡也適當蔡姬歸蔡蔡人嫁之之時故傳詳言其事而齊悼之取讙及闡也在季姬未歸之前而歸讙及闡也在季姬旣歸之

後故傳許言其情然則齊桓使祭必非以祭姬嫁故而齊悼歸讙及闡與井全以季姬嫁故傳又兩存其實焉凡外取邑皆我略之故皆說內取辭

隱公

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左氏以爲桓公之母仲子說見元年傳）

公羊傳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

穀梁傳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左傳三年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言君之 尹氏）

莊公

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魯爲之主比之內女檀弓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

公羊傳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爲錄焉爾（据王后崩猶不錄）我主之也（魯主之有父母道故卒錄之明當有恩禮）

穀梁傳爲之主者卒之也（此檀弓之說也何邵公謂主王姬者主其嫁則有兄弟之恩則服之）則有父母之道

四年三月紀伯姬卒（何邵公云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緦天子唯女之適二王後者諸侯唯女之適諸侯夫人者恩得申故卒之）

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姑姊妹女子子嫁於他國者尊與己同則爲之服大功九月適大夫者不書卒）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時紀侯去國故葬稱齊侯）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此復讎也曷爲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爲雖遷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

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

二十有一年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穀梁傳婦人弗目也（薨不言地）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癸丑葬我小君文姜（賈逵以文姜爲有大罪須大赦而後得葬杜預謂赦不爲文姜趙匡亦云赦自赦葬自葬也孔穎達謂文姜以去年七月薨至十一月當葬已至今年正月經七月始葬如此遲緩明當時有事須赦解之莫知其故）

公羊傳肆者何跌也（跌過度）大眚者何（眚公羊作省）災省也（子卯日爲省日先王常以此日省吉事不忌卒又聞災自省大自省救故曰災省）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時有文姜喪忌省日不哭省日不忌事不忌則事故禮哭不避子卯日不與念母而譏忌省者既不能絕文姜又不能盡子道故失之）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

穀梁傳肆失也（肆失猶跌也）眚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災謂皇□治理不□）爲嫌天子之葬也（當治理失之者以文姜故不葬者不□除□□而書）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公配（葬嫌天子許之故先赦而後得葬）可以言小君也

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

穀梁傳不日卒而曰葬閔紀之亡也

僖公

元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二年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左傳其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元年冬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公羊傳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爲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十三年書公行□不□□□國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公也然則曷爲不與弑焉貶（据公□□□姜氏□□）妻不去姓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

穀梁傳夫人薨不地地故也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其以歸薨之也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

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穀梁傳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十有六年夏四月丙申繒季姬卒

文公

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十有二年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傳紀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杞桓公以僖二十三年即位襄六年卒在位七十一年文世經書叔姬二人一人出一人卒皆杞桓公夫人）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文子叔姬□傳則經者後人因公羊傳經文而改從之也）

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不稱母妹而繫先君者言子者遠別也）

穀梁傳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

十有六年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左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公）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

十有七年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公羊作聖姜□公之母僖公之夫人）

左傳十七年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宣公

八年夏六月（中有公子遂事及辛巳壬午兩日）戊子夫人嬴氏薨（熊氏而傳作）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左傳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公羊傳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而日中見日乃□）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

成公

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五年來歸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傳八年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

公羊傳杞伯曷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

穀梁傳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

襄公

二年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秋七月中有仲孫蔑會晉荀罃等於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左傳二年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爲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襄公生母定姒適母齊姜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越疆送葬非禮也

公羊傳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歟成夫人歟公穀二家惟信師傳不信國史故其謬若此何休不信左傳而以先薨爲姑後薨爲婦不滿一笑

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公羊作弋氏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左傳四年秋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櫬不虞櫬者親身棺郭櫬也君即位而爲椑夫人尊與君同亦當生已有櫬定姒乃妾也故生無櫬而子既爲君則小君也故始薨之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公羊傳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定弋莒女也襄公者成公之妾子鄫世子巫亦莒之外孫與襄公同爲舅出故知弋氏爲莒女

九年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左傳九年夏穆姜薨於東宮穆姜淫僑如黃幽於東宮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艮之隨五爻皆變惟第二爻不變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句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謂幽於東宮固猶幽也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左氏經作宋伯姬卒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左傳或叫於宋大廟曰譆譆出出一作譆譆劉昌宗亦音出鳥鳴於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

昭公

十有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左傳十一年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胡女敬歸之娣齊歸襄公之妾昭公之母也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定公

十有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穀梁作弋氏九月辛巳丁巳戊午皆在九月則九月不得有辛巳當在十月有日無月史闕文葬定姒穀梁作定弋

左傳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公羊傳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穀梁傳妾辭也哀公之母也

哀公

十有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傳十二年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公羊傳孟子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穀梁傳同范氏謂不書葬者隱公夫人從夫之諡昭公夫人諱同姓二者不書葬餘皆書葬

春秋外諸侯書卒兼書葬外夫人之卒葬曷爲惟內女書餘皆不書或云不弔喪故不卒不會葬故不葬非也天王賵仲子秦人襚成風內夫人之喪天王及秦人皆來弔矣而我大夫獨不弔外夫人之喪有是理乎天王使叔服會葬僖公又使召伯會葬成風一如會葬僖公之禮晉人亦會葬齊歸不書於策則凡內夫人之葬諸侯之大夫來會者皆不書也宋共夫人之葬我大夫叔弓固往會之矣特以內女而書苟非內女則雖遣使會葬亦不書遂謂我大夫不會外夫人之葬其不然必也然則外諸侯之卒葬我大夫往則書不然則否俗儒之說亦豈可執以爲例哉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陰德不脩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也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書天王之崩葬而王后則闕焉故外諸侯之卒葬皆書而闕外夫人此貴陽而賤陰之義見於易象與春秋者也外夫人不卒曷爲獨卒齊王姬或曰其嫁也我主之故比之內女信乎抑否乎曰否王姬者平王之孫雖有賢德詩人歌之列於召南曰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序言王姬下嫁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故其卒也特書於春秋以其賢也然則賢之曷爲不葬禮有崇卑恩有隆殺外夫人不卒內女以恩而卒內女

之賢而有節者加隆焉而葬夫以王姬之貴而比之內女則已卑故主王姬者必爲之別築館而不列於羣公子之舍雖以其貴而卒之然其恩已殺仍不葬以別於內女且示禮有崇卑恩有隆殺云爾書曰肆大眚春秋特書肆大眚謂國有大災則爲之肆赦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豈無肆赦曷爲獨見於莊之二十二年之正月又適當文姜之葬且以葬之月書於赦前而以葬之日書於赦後舉連書之而不分爲兩事哉舉連書之不分爲兩事者如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以卒之日加於災上者見以災之日而卒猶以葬之日次於赦後者見以赦之後而葬故遲至七月而後葬此魯人之志也文姜之辠大於哀姜等於唐之韋后韋后殺中宗其死不旋踵而文姜獨安然爲國母二十餘年又肆意遨敖全無顧忌神人之所共憤天地之所不容其死也春秋之所不葬特以莊公之母赴同渺姑不得不書其葬然不異其文則春秋命德討辠之義不明故先大赦而後葬趙匡謂赦自赦葬自葬不相關也然則宋災宋伯姬卒亦災自災卒自卒乎如伯姬不以災而卒則文姜亦不以赦而葬矣杜預趙匡焉識春秋之義哉襄九年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穆姜者宣公之夫人成公之母也穆姜通於宣伯宣伯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及晉楚戰於鄢陵成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及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儆備設守而後行及公會諸侯伐鄭姜又命公如初公仍申守而行歸自伐鄭遂刺公子偃而幽穆姜於東宮至襄九年薨在東宮十二年矣幽於成之十六年終以幽而死哀姜薨於夷春秋以實書穆姜薨於東宮春秋曷爲不以實書穀梁謂婦人弗目弗目則讀春秋者莫知其以幽而死也豈穆姜雖失禮而幽成及襄所以事之者仍未失子道歟且穆姜亦自知其過乃曰我婦人而與於亂棄位而姣作而害身必死於此弗得出矣蓋婦人之知禮而失德者也雖以幽死絕無怨言由此觀之則子之防閑其母亦必有道矣第莊公不敢以此行之於文姜者而成公獨敢毅然行之於穆姜故後之人或以成公爲不仁而皆以莊公爲不子我以爲兩失之苟反其道則兩得之或曰成公未爲失也如成公失子道春秋安得無貶辭哉春秋有兩定姒一襄公之母成公之妾一哀公之母定公之妾也皆謚爲定如誠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則適母繫夫妾母繫子不應以定爲謚或以爲定公夫人故繫夫之謚又曷爲而不稱夫人乎襄公之母以子貴而妾母稱夫人哀公之母以子立未踰年故妾母去夫人之號其說近之然以妾而繫夫之謚則終不能無疑焉

莊公

二十有八年冬臧孫辰告糴于齊是冬大無麥禾魯語稱國有饑饉焉出告糴古之制也臧文仲請於嚴公而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

左傳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公羊傳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魯語臧文仲請告糴於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然則君不命而文仲請之故公羊有私行之說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穀梁傳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我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爲內諱也

隱六年左傳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僖十三年左傳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定公

五年夏歸粟于蔡

左傳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昭二十五年傳夏會於黃父趙簡子合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

公羊傳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穀梁傳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邇也

逸周書糴匡篇曰成年年穀足賓祭以盛餘子務藝宮室城郭脩爲備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緜有黍稷樂唯鍾鼓服不美三牧五庫補攝餘子務穡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薄禮樂無鍾鼓車不雕攻以救窮之匡困綏無大荒有禱無祭君親巡方卿參告糴餘子倅運民不藏糧春秋特書大無麥禾者大荒也年之上下豐盛爲成中盛爲儉薄祭爲饑不祭爲大荒春秋既書築郿復書告糴皆在於冬築邑乃成年之事而行之於大荒之歲故公穀二傳以爲譏乃幷其告糴而譏之過矣歲有三始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秫之始也九月斂禾麥之始也大無麥禾三始喪矣故曰大荒河埃諸侯畝鍾之國也故敎衆多而不戒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菓謂之豫戒魯本山諸侯之國也不思豫戒故困於大荒築郿之役方興而告糴之使旋出矣是時齊霸諸侯尤親於魯齊西水潦而民饑齊東豐庸而糴賤乃以東之賤被西之貴則東西相被而遠近之準平齊既以其法行之於國又何難以此行之於魯而以齊之賤被魯之貴乎且救災恤鄰亦齊桓之所以霸諸侯也隱六年冬京師來告饑曷爲告糴書而告饑不書春秋凡來告皆不書惟書其事而已書其事則來告可知故不書隱四年衛州吁弒桓公衛人來告亂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於鄭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辠於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此天王之命也列國來告亂天王來告難皆不書則京師來告饑又焉得書杜預乃云告饑不以王命故不書妄矣傳言京師非王命而何此不達春秋內外異辭之義而妄爲之說也蓋自內言之則曰告糴于齊自外言之則曰歸粟于蔡定五年之歸粟也蔡人來告糴可知春秋惟書歸而不書告猶莊二十八年之告糴也齊人來歸粟可知春秋惟書告而不書歸推此類而合觀之則春秋內外異辭之義燎如矣歸粟於蔡我歸之歟抑諸侯歸之歟諸侯歸之也諸侯歸之曷爲不書周官大司徒之職大荒則令邦國通財東米謂之財而掌交之職掌邦國之通事通事者非徒朝聘會盟之事而邦國之通財亦寓焉通事猶聯事大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曰喪荒之聯事聯事者謂通財之事凡邦國皆有聯歸粟者通事也亦聯事也言非一國徧邦國之辭故春秋直書歸粟而不言其人如以我歸之則當書某大夫歸粟於蔡則諸侯歸之益信昭二十五年黃父之會諸侯之大夫輸粟於周春秋畧歸粟於蔡曷爲不書輸粟於京師春秋之義志其大不志其細周官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春秋九貢不行久矣凡邦國之

其小國貢輕大國貢重[illegible]貢其餘經用者禮祭祀賓客之用若漢度支經用其餘者入天子若漢司農穀也春秋諸侯各食其土不貢其餘以救京師告饑諸侯輸粟名爲伺恤王室實有名而無請焉是書於策哉然則歸粟於蔡何以書小行人之職國有凶荒則賙委之國有師役則犒禬之與特通蔡有凶荒師役而諸侯賙委而犒禬之以周急而矜無資義也故特書歸粟於蔡而不書輸粟於京師所謂志其大不志其細者以此

皇清經解卷八之四十八終　　嘉應生員葉輇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四十九　　學海堂

春秋說　　吳惠學士士奇著

隱公

案經九年春無王月左傳補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及庚辰則南季來聘亦在三月經無王者闕文而以三月列於來聘之下者後人亂之也闕此存疑以待後學

元年春王正月　三年春王二月　四年春王二月　七年春王三月　十年春王二月二年五年六年八年九年十一年皆有春無月獨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皆下有二月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左傳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孔疏隱莊閔僖皆有故而不行即位之禮非行其禮而不書也何氏膏肓謂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爲政無攝代之義昔周公攝政非成其位故死不記崩隱公生稱公見攝何得爲攝攝者攝其政事而已非攝其位也

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于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穀梁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隱不正而成之何也以惡桓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年春王正月　十年春王正月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餘皆有月無王獨九年有春無月

公羊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

穀梁傳桓無王此論發自穀梁未可盡信左氏公羊皆不言左氏詳于事而略于義公羊好言義曷爲亦不許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楊疏宣公亦篡位而立不去王者桓弒賢兄虛國之主書成立之君宣篡未踰年之子又無爲臣之義故不去王非也文公薨而子赤立則君臣之分定矣而云宣不爲臣不亦悖乎且宣以庶篡適以臣弒君而云篡未踰年之子則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亦未踰年之子也春秋曷爲直書弒其君哉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于先君也二年春王正月十年春王正月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一正與夷之卒一正終生之卒也宋與夷以弒曹終生以疾陳侯鮑以侯其卒也皆有正月宋與曹皆稱王書薨其卒也而陳鮑之卒獨無王或云鮑以二日卒甲戌己丑皆非正月如其然則經曷爲而書正月乎既書正月又曷爲不稱王以正陳侯之卒也或云十年者數之終故稱王則二年非數之始曷爲亦稱王哉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二年春王二月　三年春王正月　四年春王二月　五年春王正月　六年春王二月　八年春王正月　十年春王正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二十年春王二月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　三十年春王正月餘皆有春無月莊薨于三十二年是年春經不書王桓薨于十八年獨書王則無王之說益不可信

左傳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此說似非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

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二年春王正月

左傳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

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經書子般卒莊公未葬故名言閔之繼般雖非父而親之爲父雖未踰年而尊之爲君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二年春王正月　三年春王正月　四年春王正月案五年春經不書王亦無正月左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觀傳書月書日書王又言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此闕之大與故傳詳焉然則經不書王亦無正月其爲闕文必也秦火之餘豈無殘闕學者當存疑勿爲之穿鑿可矣六年春王正月　八年春王正月　九年春王三月　十年春王正月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案十七年春伐英氏王亦無正月十八年春王正月伐齊同一伐也或時或月或稱王或不稱王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　二十有四

年春王正月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三十年春王正月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餘皆有春無月

左傳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

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年春王二月　三年春王正月　五年春王正月　八年春王正月　十年春王三月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案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經不書王而十六年之夏特書公四不視朔則亦不朝于廟也豈獨桓無王哉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餘皆有春無王月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年春王二月　三年春王正月　四年春王正月　九年春王正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宣在位十八年書王月者八年不書王月者十年

公羊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

穀梁傳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成公成十七年經書春不書王月左傳獨書十七年春王正月傳必據經而後書經不書者闕文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三年春王正月　五年春王正月　六年春王正月　七年春王正月　九年春王正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成在位十八年書王月者十一年不書王月者七年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年春王正月　四年春王三月　六年春王三月　八年春王正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二十年春王正月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三十年春王正月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襄在位三十一年書王月者十九年不書王月者十二年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三年春王正月　四年春王正月　五年春王正月　六年春王正月　七年春王正月　十年春王正月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案經書十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左傳先書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然後書三月曹平公卒此魯春秋舊文而左氏因之者也然則春三月書王亦魯春秋之舊非孔子加之明矣　二十年春王正月左傳書二月己丑日南至[illegible]　二十有一年春王二月案二十二年春齊侯伐莒經不書王月左傳獨書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敗之于壽餘此明在十二月經不書者闕文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　三十年春王正月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昭書王月者十九年不書王月者十二年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二年春王正月　三年春王正月　四年春王二月　五年春王三月　六年春王正月　七年春王正月　八年春王正月　九年春王正月　十年春王三月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定在位十五年書王月者十一年不書王月者四年

左傳元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公羊傳定何以無正月元年必書正月雖不書即位亦然其餘或書二月或三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于兩楹之閒然後即位何注正棺者象既小斂夷于堂禮小斂於戶內夷于兩楹之閒大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而紼殯而成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

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于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年春王二月　四年春王二月　八年春王正月　九年春王二月　十年春王二月案十二年[illegible]不書王月左傳獨稱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illegible]無王月者闕文非不書也○哀自元年[illegible]

後漢陳寵曰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統者統一年之事十者三正遞用循環無窮三禮義宗曰三微者三正也十一月陽氣微而未著其色赤周尚赤夜半為朔十二月萬物始牙其色白殷尚白雞鳴為朔十三月萬物始達其色黑夏尚黑平旦以為朔故曰三微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體王者奉而成之是以春秋春三月皆書王謂王者奉三微之月以通三統故曰三正春正月者周之正春二月者殷之正春三月者夏之正然則三正昉于夏殷周之三代乎曰否前此矣夏書甘誓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如三正昉于夏殷周之三代則夏時焉得有三正哉三正者以人道言之曰正道以歲言之曰正綱是為三才之正三王之春古帝王奉順三微敬承天意怠棄者言不能奉順而敬承之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或有春無月或有月無王而有月無王之歲適皆見于桓之篇于是穀梁獨發桓無王之論其論以為桓弟弒兄臣弒君天王不能討故曰桓無王然則春秋貶桓貶天王歟如以為貶王則春秋予弒父臣弒君天王

皆不能討曷爲獨貶于桓之篇如以爲貶桓則于天王何與而顧例去春王之號哉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無王一百有八穀梁雖有月無月不同其無王則一也或云餘公無王者爲無月不得稱王則桓九年亦有春無月不得稱王又與餘公等矣我不知所謂貶者以無王爲貶乎抑以有月爲貶乎十一公皆無王獨桓有月遂曰桓無王我不知其說也然則桓何以獨無王而有月歟曰不知也或史闕文或史誤文或後人亂之皆不可知無所據而徒以意說則我豈敢史有誤文曷爲桓十三年皆誤春秋十二公其文皆有闕誤豈獨桓十三年六經皆秦火之餘又古變篆篆變隸安保其必無闕誤且無亂之者哉穀梁正論我皆從之獨此不能無疑後之學者詳焉（趙匡謂桓之有王是謬增加我不知何人謬增何所據而爲此說）

莊公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左傳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經傳不同必有一誤）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公羊傳新延廄者何脩舊也（何注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脩

穀梁傳延廄者法廄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爲書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築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力役財貢食之曰勤）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僖公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水經注沂水北對稷門圉人犖投蓋處僖公更爲而高大之故曰高門亦曰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曾點所欲風舞處今門基猶在高八丈餘）

左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服注云闔扇所以開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脩闔扇孟冬脩鍵閉從時從此時也杜預更爲別說謂新作南門乃脩飾使高大耳非急務也故譏之）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

穀梁傳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

成公

元年三月作丘甲

左傳爲齊難故作丘甲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

穀梁傳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

襄公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孔疏詩魯頌閟宮稱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云公徒三萬箋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則僖公復古制亦三軍矣）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役謂力役征若唐之丁庸之租調邑謂賦稅若）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

公羊傳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何注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是乃益司馬作中卿官）

穀梁傳作爲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范注魯有二軍今作三軍增置中軍）

昭公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于殯（四年冬十二月乙卯叔孫豹卒）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

公羊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然則曷爲不言三卿五亦有中三亦有中

穀梁傳貴復正也

定公

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是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公羊傳其言新作之何脩大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風俗通門魯昭公設兩觀于門是謂之闕廣雅曰闕謂之象魏爾雅曰觀謂之闕說文曰闕門觀也）

穀梁傳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于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于美猶可也（穀梁謂雉門尊故云爾）

周官校人掌王馬之政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天子十二閑邦國六閑家四閑鄭康成云自乘至廄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策至校言成者明六廄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而王馬小備也每廄爲一閑閑名爲廄天子十二廄諸侯六廄六廄成校校惟天子有左右諸侯六閑而已延廄者六閑之廄也莊二十九年新延廄何以書以不時書然則脩廄當在何時凡馬日中而出謂春分之後馬在野詩所謂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者也日中而入謂秋分之後馬在廄詩所謂乘馬在廄摧之秣之者也周官趣馬辨四時之居謂春仲居牧夏居廡秋仲居廄故牧師孟春焚牧馬將出而先焚之所以除陳而生新草圉師則于仲春始牧之時除蓐釁廄釁者馬茲出而後除之旣除而脩脩成而釁釁之者新之也且禰之也然則延廄之新當在夏之仲春周正月二月三月皆非其時故書以譏之蓋得其時則言新春秋書新不書釁以此喚助謂馬雖出亦有時廄何妨脩之于農隙此不知馬有四時之居故脩廄不于農隙而于馬出之時周之春馬猶在廄可以焚牧未可以除蓐也乃數而新之又在大荒之後豈非失其時哉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農隙之時也曷爲與新延廄並書新延廄者非其時以非馬出之時也新作南門而更高大之故服作雉當農隙亦書以譏焉或曰廄有出入門有啓塞一也啓塞猶闢閉卯（俗作卯）爲春門闢酉（俗作酉）爲秋門閉門之脩也當在夏之春秋二仲啟廄與門其新皆不于農隙者以其自有出入啓塞之時也左氏皆據周與俗儒好攻之適見其妄而已矣司馬法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爲匹馬丘牛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是爲乘馬杜預

謂成元年作丘甲者何有甲士一人使丘出何其信乎抑否乎曰否不然司馬法以田賦出兵其法本于春秋行于戰國非周禮也丘甲始作于齊桓之管仲魯公以此行之于齊故成公亦以此行之于魯管子乘馬篇曰（[illegible]）一乘之地方六里（[illegible]）一乘者四馬也（[illegible]）一馬（[illegible]）其甲七其蔽五一乘（[illegible]）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為一（[illegible]）器制也然則丘出一馬七甲何四之出四馬二十八甲古制丘有馬無甲今使一丘作七甲而已安得有長轂一乘戎馬四匹且甲士步卒安備皆具而僅云丘出何賦乎杜預以司馬法注春秋往往不合多類此穀梁子曰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國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攷諸周禮而知其說本于古矣周禮大司馬有司甲之官其職雖闕考工記仍有函人之職甚詳司兵掌五兵五盾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其受兵輸亦如之注云兵輸謂師還有司還兵然則戈盾弓矢師出頒之師入還之明甲亦然此非國之事歟丘甸出甲實始于齊桓非古制明矣周官槀人槀人皆有工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且下上其食而誅賞詳考函人鮑人之職則為甲者皆世其官必非民間所造也然則穀梁之說非本于古哉夏官司馬凡制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傳為宗國故有三卿各將一軍是為三軍則是魯有三軍自伯禽以來未聞改作曷為襄十一年特書作三軍昭五年復書舍中軍方其作之也三家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三家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則是四分其室亦四分其軍名為舍中軍其實魯有四軍矣曷為不書作四軍而書舍中軍三有中而四無中言舍中軍則魯有四軍可知三軍禮也四軍非禮也故不書作四軍而書舍中軍此聖人之特筆春秋之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亦未知已之有辠焉公穀二傳謂舍中軍者貴復古豈其然乎且此一作一舍乃軍賦非軍制也春秋有軍賦有田賦田賦者謂分田而以賦出軍軍賦者謂立軍而以軍定賦魯有三鄉三郊三遂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家出一人為軍故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由三鄉至三郊由三郊至三遂凡民之力役賦稅皆出乎此有鄉則有田有田則有賦有軍則有丁有丁則有役舍三家之各征其軍也三分于前四分于後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由是魯之民皆三家之民魯之賦皆三家之賦而魯自襄昭以後其君皆為托食之君矣姤之九四曰包无魚起凶無為民象而九四無民故凶其魯昭公之謂歟公羊子家駒曰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天子之禮也何注云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其說雖不見于經而以兩觀為天子之禮亦必有據矣不然僖舊不書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曷為亦書于策哉

隱公

七年夏城中丘

左傳七年夏城中丘書不時也

公羊傳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

穀梁傳城為保民為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

九年夏城郎

左傳九年夏城郎書不時也

桓公

五年夏城祝丘（左氏無傳酈道元曰東海郡即丘縣故祝丘也即祝魯之音蓋字承讀變矣故城祝丘齊欲襲紀）

莊公

九年冬浚洙

公羊傳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也曷為畏齊也辭殺子糾也

穀梁傳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

二十有八年冬築郿（郿二傳作微）

左傳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穀梁傳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二十有九年冬城諸及防

左傳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穀梁傳可城也以大及小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何注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于民者雖樂不為也）于薛遠也于秦臨國也

穀梁傳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左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

僖公

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傳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皐禮也

公羊傳此一事也（是年春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為一事也（[illegible]）

穀梁傳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公羊傳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傳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illegible]）

唐儒趙匡以爲不書其人者乃春秋前目後凡之筅安矣如其說則元年夏城邢之師卽是年春救邢之三師曷爲不從前目後凡之例乎

公羊傳孰城之城杞也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見公羊獨而亡

穀梁傳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

文公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水經注濰水北逕諸縣故城西即行父所城後世分諸縣之東爲海曲縣故俗謂此爲東諸城王莽更名諸并矣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四十里有員亭故魯鄆邑非也郡國志東莞有鄆亭今在莒城東北四十里魏文帝立東莞郡東燕錄謂之團城魏南青州治今城北鄆亭是也

左傳城諸及鄆書時也

穀梁傳稱帥師言有難也

宣公

八年冬城平陽泰山郡東平陽縣河東有平陽故加東晉武帝元年改爲新泰縣

左傳城平陽書時也

成公

四年冬城鄆魯有東西二鄆此蓋西鄆

九年冬城中城

十有八年秋築鹿囿

左傳城中城書時也築鹿囿書不時也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爲也

穀梁傳城中城者非外民也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襄公

二年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是年秋及冬兩會于戚後會多齊崔杼滕薛小邾餘皆前會之人也不觀左傳焉知其故

左傳秋七月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事在元年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十年冬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于鄭及言平

公羊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公羊不知其事而爲之說故剏之

穀梁傳若言中國焉內鄭也穀梁亦不知其事猶未服焉得內之

七年夏城費

左傳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十有三年冬城防

左傳冬城防書時事也于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十有五年夏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是時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左傳夏齊侯圍成貳于晉故也于是乎城成郛

十有九年冬城西郛　城武城

左傳城西郛懼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有九年夏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世叔儀當作大叔儀

[illegible]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世叔儀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卽異是爲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穀梁傳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昭公

九年冬築郎囿

左傳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三十有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大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敬王徙都成周

左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竝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于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魏獻子使伯音韓不信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于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南面以命之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illegible]及原壽過而田于大陸焚焉還卒于寧范獻子去其柏槨以其未復命而田也[illegible]

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定公

六年冬城中城

穀梁傳城中城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

十有二年夏築蛇淵囿[illegible]故

十有四年秋城莒父及霄[illegible]

十有五年冬城漆漆案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酈道元謂漆鄉在平陽縣東北而漆鄉東北

十里見有鄆丘鄉則二鄉相去甚近焉知非鄆丘非一邑乎 [illegible]

冬傳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傳文定有譌義當存疑

哀公

三年夏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公羊作開陽

四年夏城西郛

五年春城毗

六年春城邾瑕 公羊作邾婁葭

邑曰築都曰城言邑小而都大也自其小而推之則築館築臺皆曰築自其大而推之則城國都城成周皆曰城且小者非徒館與臺而已爾亦曰築道亦曰築郿爲道亦曰築書稱說築傅巖之野證傳氏之緩通道所經常使胥靡刑人築而護之秦爲馳道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蓋築成而道使民不得行故曰亭阜千里靡不被築築之者禁之也有之者虞之也虞之者守之也凡所被築悉爲禁地有官守之故穀梁以爲非正春秋築微築囿爭書皆然故特書以示譏啖助謂獨築囿則然濫列于築微之下或又以爲築微者作邑也殊失築之義矣古聖王之時地可築皆豊郊也悉弛之以聽民肆虛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隳牆壞灌使山澤之民身至焉穀梁所謂山林藪澤之利與民共之者也安可築而守之使爲禁地哉凡春秋書築自築館之外皆譏也惟城則否或有難而城或有備而城城所以設險而守其國安得不先爲之備乎是故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閒而楚克其三都無備故也穀梁謂凡城之志皆譏似失之然惟有難而先爲之備則雖非時而春秋不譏否則必于農隙先王之制諸侯無故非時而城是爲虐城必攻其所虐虐猶造也諸侯無故造城是叛也故必攻之僖六年諸侯伐鄭圍新城新城本名新密不曰新密而曰新城者首止之盟鄭伯逃歸畏齊之討乃非時而城新密齊桓即以此聲其罪而伐之故傳曰鄭所以不時城也蓋築不侵農地城不奪農時此非先王之舊典歟成九年定六年兩城中城杜預謂中城魯邑在東海廩丘縣西南穀梁謂中城者中外之中故有外民之說信乎外有郭中有城城爲中城則郭爲外城矣然郭不名外城而名郭者城郭皆所以居民民不可外也郊若築說則中城乃魯之都非魯之邑故言中城以別之然以爲外民則我未敢信姑兩存以待後之學者僖十四年城緣陵以遷杞襄二十九年城杞事同而書法不同前之城緣陵曰諸侯城緣陵以爲散辭左氏以爲有闕後之城杞則詳書十二國之大夫且以爲弃諸姬而夏肆是屏焉未聞以此譏齊桓而顧以此譏晉平豈前之城緣陵獨非夏肆是屏哉蓋杞夏餘也而魯車步卿伊于合諸侯之大夫以城之諸侯之大夫譁然不服而有異論我以爲緣陵之城諸侯實有闕而晉平城杞未見其闕也乃前有散辭後有異論豈非桓德衰而晉霸亦衰歟同一城杞也而爲緣陵獨有闕焉九年夏城邢之三師即是年春救邢之三師如從古文之例則書曰師城邢可矣而仍詳列三師者言三師實備城之所謂辭繁而不殺也鹹之會在前年之夏諸侯之散久矣至今年春而復城緣陵諸侯或至或不至或後至故殺其辭曰諸侯而弗目以此推匡僖何足以知之 趙匡說不傳不敢目後凡諸侯之例而以爲有闕猶目後凡後仲庸史皆則之而左氏獨不相若之甚矣 然則僖二年城楚丘曷爲亦弗目此內辭也非散辭也魯後其期故從內辭亦非弗目故一稱諸侯一不稱諸侯稱諸侯而不言其人故曰弗目不稱諸侯並弗目哉合而觀之則其義見焉矣僖二十九年翟泉之盟晉霸之始昭三十二年狄泉之會晉霸之終 狄翟 通前盟諸伐鄭後會城成周皆諸侯之大夫會盟于京師均不可以訓曷爲一書一不書翟泉之盟王子虎涖之魯僖公會之猶可言也狄泉之會晉魏舒涖之孟懿子會之不可言也故一書一不書或問曰公羊謂築猶造也穀梁謂築乃虞之後人皆從公羊莫有從穀梁者今獨取穀梁而舍公羊請終其說城可謂之築築亦可謂之城春秋志城不志築 築館不入例 不志築者惡之也曷爲惡之以其築而守之故惡之晏子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齊既然魯獨不然乎齊景公聞晏子之言乃爲之去禁明築者禁而守之矣竹書周顯王四年梁惠成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地理志開封縣逢池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臣瓚曰今浚儀有逢陂忌澤昔梁惠王發其藪以賜民焉發而賜之者言舊禁而守之此非山林藪澤皆有禁哉禁不可書故書築書築則禁可知穀梁之說受之師故從之

皇清經解卷八之四十九終　南海生員譚瑩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五十　學海堂

春秋說　吳惠學士士奇著

莊公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孔疏云貴王人所以責諸侯也

二十有八年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公羊經作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

左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

穀梁傳善救鄭也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 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

左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 曹伯二傳作曹師 次于聶北救邢

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

還之師無私焉

公羊傳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衛亡而不言狄滅之以衛之非滅之）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臣先言救君先言次）君則其稱師何諸侯之義不得專封（稱師以救）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傳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

六年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是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諸侯遂救許者即伐鄭之諸侯也救許解圍）

左傳夏諸侯伐鄭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諸侯還鄭楚未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穀梁傳善救許也

十有五年三月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是時楚人伐徐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左傳十五年春楚子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於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秋伐厲以救徐也）冬楚敗徐於婁林徐恃救也

穀梁傳善救徐也（案左傳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則是齊所伐厲三救徐皆書其一）而已

十有八年夏師救齊（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納孝公也狄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穀梁傳皆曰善救齊也

二十有八年春楚人救衛（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案傳以公子買在楚人救衛前以楚救衛不克而殺之也）

左傳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文公

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年秋楚人圍江後漢志安陽故江國嬴姓義陽郡治也本漢之安陽縣屬汝南郡晉分南陽置義陽而以安陽為義陽郡治有江亭世謂白茅城闕西下方故江國也與秦同姓楚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蓋以同姓故敬）

左傳秋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書下）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公羊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諱也其為諱奈何伐楚為救江也

穀梁傳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九年三月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楚人伐鄭）

左傳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鄭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宣公

元年秋晉趙盾帥師救陳（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左傳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穀梁傳善救陳也

九年冬晉郤缺帥師救鄭（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十一年傳厲之役鄭伯逃歸楚人伐鄭取成而還當之事未言其役在何年杜預以六年傳之文定有脫誤必欲指以實其事妄矣）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十有二年冬衛人救陳（宋伐陳）

左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十三年傳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穀梁傳曰衛人救陳不言善者衛宋同盟而楚今反救陳不是為晉救不義）

成公

六年冬晉欒書帥師救鄭（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五年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士燮韓厥）諫曰不可乃遂還

七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傳七年春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襄公

五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左傳秋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經不書城棣蓋去陳尚遠故不書非公不及會也○案七年冬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傳會于鄬以救之經書會不書救非救也）

穀梁傳善救陳也

十年冬楚公子貞帥師救鄭（是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戍鄭虎牢）

左傳秋七月諸侯伐鄭己酉師於牛首冬十月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欒黶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

莊鄭鄭何卑不如致怨焉而還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
鄙而歸楚人亦還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邰季孫宿帥師救邰
遂入鄆

左傳季武子救邰遂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

十有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左傳齊侯圍成貳於晉也

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穀梁范注至遇齊師已退

二十有三年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齊侯伐晉

左傳秋齊侯伐衛自衛遂伐晉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
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
之獲晏氂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雍榆晉地後屬衛東北[illegible]入白溝

公羊傳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

穀梁傳言救後次非救也

哀公

七年冬鄭駟弘帥師救曹是年秋宋人圍曹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
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
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
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
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
丘揖丘大城鍾邘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
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
司城彊以歸殺之

十年冬吳救陳是年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左傳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
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
安民乃還

王者之師有誅無戰惟其義而已呂氏春秋曰先王攻伐
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伐不義者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
大焉後世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者也守無道而
救不義則禍莫大焉故伐不可非救不可取惟義兵爲可兵苟
義伐可也救可也兵苟不義則伐不可救亦不可故亂天下者
在於不論其義惟善其救援厥所由由於有道者之廢而無道
者之恣行夫無道之恣行亦幸矣善救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
也學者說春秋以爲言救未有不善者其不然乎假令文王伐
崇而同惡者救之何善之有哉春秋無義伐亦無義救而求其
彼善於此者則莫如齊人救鄭齊人救邢猶不失爲義兵故春
秋善之善之則曷爲稱人莊二十八年公會齊人宋人救鄭閔元年齊人救邢春秋稱人
之義有三一曰討賊二曰伐戎三曰救患討賊稱人者言人人
之所同誅也伐戎稱人者言人人之所同病也救患稱人者言
人人之所同患也莊二十八年救鄭稱人是齊侯貶曰齊侯也
何以知其是齊侯經書公會傳言諸侯則齊侯宋公明矣三十
年齊人伐山戎說者謂稱人以貶之此不識春秋之義者也且
云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貶之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
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爲此說者不知春秋異於秦漢戎狄偏
於中原近在門庭患生肘腋亡邢滅衛皆北狄東齊侯北伐山
戎亦非遠略管敬仲明言戎翟豺狼不可厭也孔子亦云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乃謂勤兵遠伐故特貶稱人不亦淺乎然
則僖十年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曷爲不稱人或云狄之患大於
戎齊桓舍狄而伐戎戎狄之患一也安得以意而分大小哉一
稱人一稱爵者以其稱許男不可不稱齊侯也稱人非貶稱爵
非褒如以北伐山戎爲遠略故稱人以貶之則齊侯伐北戎獨
非遠略乎而顧稱爵以褒之也其不然必矣[illegible]
僖元年三師次于聶北救邢穀梁謂言次
非救也信乎曰否莊三年公次于滑欲救紀而不能三十年師
次于成欲救鄣而不能皆書次而不書救則其不能救信矣聶
北三師先書次後書救則能救可知或云救患如救焚當如救
漏屋然豈不可須臾少緩然不曰必有忍乃克有濟乎救者
貴期有濟而已如其有濟雖緩何傷也邢之不亡非實賴齊桓
救之之力哉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
榆先言救後言次豈畏齊而不敢進歟非也齊侯鬭晉之亂而
伐之築熒庭戍郫邵封少水當與臧孫紇謀而自多伐晉之功臧
孫笑之且以爲君以鼠夜行盜伏之晉實無豹雖權必不畏此
夜行之鼠矣蓋至九月而齊師已退也書救紀而魯救齊晉霸
衰而魯猶救晉皆有關於天下之故者故特書於策而左氏以爲
禮者蓋聶北與雍榆皆次也而一先一後見君臣之體焉僖十
八年宋襄公伐齊納孝公狄救齊傳稱桓公與管仲屬孝公
於宋襄公及桓公卒而雍巫易牙立無虧孝公奔宋宋襄公納
孝公而伐齊齊桓之元妃王姬無子長衛姬生無虧閔二年齊
侯使公子無虧帥師戍曹明齊桓之子無以易民望長而齊
立之且桓公許之矣特以立之者皆小人而桓公又屬孝公
於宋如孝公當立則經曷爲書伐而不書納子糾書伐而
不言納不與其納也非伐喪而何故魯救之於前狄救之於後
經兩書救狄與魯同辭蓋進之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且宋襄
會盟伐齊春秋皆無善辭後之人乃列於五霸異哉僖二十八
年晉侯伐衛楚人救衛襄十年晉侯伐鄭楚公子貞救鄭伐者
義乎救者義乎曰皆非義也如以强弱論則晉文强晉悼弱故
晉文能與楚戰而晉悼避之乃晉文之伐衛也衛侯欲與楚
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豈非晉文强楚人不克救衛歟
不克救曷爲書救蓋楚救衛[illegible]也必先言晉
故書救[illegible]晉而設成者以不卒成者之成不卒者非以其救
不克哉晉悼合諸侯以伐鄭與楚夾潁而軍鄭涉潁與楚人盟
[illegible]之不救與楚戰也由是晉師退而楚人乃還則楚救
[illegible]則晉弱而楚强如以義言則兩國交爭伐與救皆非義也晉
一[illegible]
[illegible]伐之其不[illegible]楚雖能救鄭仍不能得鄭也故春
秋無義戰[illegible]二十三年冬楚子伐吳
言圍[illegible]救未有救而敗者以救並行者惟文三年冬晉陽處父伐楚
以救江[illegible]江遠而楚近勢不能越楚以救江故陽
言伐楚以救江[illegible]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晉伐而不
江黃皆與晉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伐而不
能救[illegible]諸侯又不能救[illegible]
[illegible]公不能救[illegible]
能救江[illegible]楚人[illegible]
日同盟[illegible]不[illegible]不[illegible]平江與[illegible]

謂之同盟者以其嘗與諸夏之盟也同盟滅盟主不能救則盟主恥之雖非盟主亦以喪禮自處哀而矜之我所謂救非義者以爲不能救而徒有救之名若陽處父者不如勿救而已矣宋衞同盟於淸丘而外楚且曰恤病討貳陳貳於楚而宋伐之衞孔達背盟而救之此不當救而救之者也不能救而救之者不猶愈於不當救而救之者乎然明知其義而背之與不能爲義而竊取其名均非義也盟主之宗諸侯者太上以德綏其次以力服德不能綏力不能服一伐之一救之如兩虎之鬭爭而可謂之義哉善乎延州來季子之救陳也哀十年楚子期伐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辠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不亦可乎

隱公

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是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經不書王此左傳經文

左傳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 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 此訓大雨雪非以平地尺雪爲異也趙匡駮之妄甚且旣震而大雪傳固明言時失矣

公羊傳大雨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何注周之三月夏之正月雨當水雪雜下雷當聞於地中其雉雊電未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 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 俶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也師說謂平地七尺雪盛陰之氣也蓋盛陰之氣大怒

穀梁傳震雷也電霆也志疏數也八日之閒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雨月志正也

桓公

元年秋大水

左傳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孔疏原地之高者不宜有水言出者謂水出於平原之上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八年冬十月雨雪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十有三年夏大水

十有四年春正月無冰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莊公

七年夏四月辛卯夜 穀梁經夜作昔 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秋大水無麥苗

左傳夏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古而如通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公羊傳恆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 星復見 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以書記異也 注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星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主持衡平也不見者法度廢絕之象夜中星反者房心見於虛危斗

穀梁傳恆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是夜中歟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爾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

十有一年秋宋大水

左傳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穀梁傳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

二十年夏齊大災

公羊傳大災者何大瘠也 瘠一作瘠一作漬 大瘠者何痢也 痢一作癘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穀梁傳其志以甚也

二十有四年秋大水

二十有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傳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公羊傳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

穀梁傳旣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

僖公

十年冬大雨雪 雪公羊作雹

十有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左傳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公羊傳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 襲者陷入地中 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穀梁傳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

十有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夷伯魯大夫旣卒之稱凡伯單伯皆天子之大夫也魯大夫未有生而稱伯者公穀二傳以單伯爲魯大夫失之甚矣

左傳震夷伯之廟辠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公羊傳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也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左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公羊傳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 是月魯人語 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

穀梁傳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於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也決不日而月也六鷁退飛先數聚辭也目治也

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傳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 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 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諡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爲閔宮也 孔疏云禰宗廟在左不得稱西

二十有九年秋大雨雹

左傳[illegible]大雨雹爲災也

三十有三年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illegible]）

穀梁傳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可殺而不殺舉輕也

文公

九年九月癸酉地震

公羊傳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

十有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左傳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illegible]）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illegible]）

穀梁傳孛之爲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

宣公

十年秋大水

十有六年夏成周宣榭火（火公穀二傳作災）

左傳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宣榭者何宣宮之榭也（宣王中興故廟）何言乎成周宣榭災樂器藏焉爾（[illegible]）

成公

元年二月無冰

穀梁傳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時也

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廟也宣公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illegible]）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切不敢稱諡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矣

五年夏梁山崩　秋大水

左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illegible]）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傳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雨而木冰也（[illegible]）志異也傳曰根枝折

襄公

九年春宋災（災公羊作火）

左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illegible]）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illegible]）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公羊傳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

十有六年五月甲子地震

二十有四年秋大水（是年冬大饑）

左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左傳二十八年無冰梓愼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illegible]）以有時菑陰不堪陽（[illegible]）蛇乘龍（[illegible]）龍宋鄭之星也（[illegible]）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

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

昭公

三年冬大雨雹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左傳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illegible]）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illegible]）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illegible]）

九年夏四月陳火

左傳夏四月陳災（[illegible]）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

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悕矣（[illegible]）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

陳存循矣

穀梁傳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十有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大火爲龍宿心以候四時故曰辰大火也心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

左傳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天漢在箕斗閒是時天漢斜列於天大辰見在天漢西孛星又出於大辰西尾東皆光芒歷辰星東及天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

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伐爲參伐也伐在參傍與參連體而六星）北辰亦爲大辰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

十有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傳夏五月火始昏見（心星）丙子風梓愼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易曰巽入出風屬木始於東北故東北融風爲火之始）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前年梓愼所將者一一皆中而我獨剛之者子產所謂多言或信也）梓愼登大庭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前年冬）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是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弗與亦不復火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

十有九年夏五月己卯地震

二十有三年八月乙未地震

左傳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定公

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爲以異書異大乎災也

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趙匡曰百草未[illegible]而豆[illegible]非[illegible]也如其然則霜殺菽乃常事耳安得以爲災而特書於策哉）

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哀公

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先儒服氏曰季氏出桓公又立僖公故不毀其廟）

穀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

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羊作蒲）

公羊傳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

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日方出宿不見故言旦）

魯論稱子不語怪說者遂謂聖人不言災異而春秋災異皆書于策漢儒董膠西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災異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中壘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膠西錯互不合及其子歆治左氏春秋言五行傳又頗不同宋儒盡斥之爲妄由是學者絕口不言災異愚以爲文王演周易孔子述春秋天人之道粲然明備而春秋災異洪範咎徵確然可信者焉可盡斥之爲妄乎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八日之閒再有大變公羊以爲失時又以爲俶甚俶甚者盛陰之氣大怒臣將弑君之象也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兩日之閒一雷一雪晉安帝義熙六年正月甲寅雷又雪并在一日之中俶甚矣皆與隱九年三月同占皆曰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雷後雪者陰乘閒隙起而害陽弑逆之禍成焉隱尋見弒亮亦被廢安恭二帝皆強臣劉裕殺之盛陰大怒不益信乎晉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己巳會稽大雨震電庚午大雪亦與隱同占是時西京孤危九州幅裂愍尋出降青衣行酒旋死於胡胡非盛陰之象哉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公羊謂恒星不見夜中星反復見何邵公以爲恒星者參伐狼注法度之星星反者房心復見於虛危斗虛危齊地言王者法度廢絕齊將興漢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元延元年四月丁酉日餔時有流星大如缶長十餘丈或如盂或如雞子燿燿如雨下至昏止郡國皆言星隕燿燿有光繹繹不絕星隕之狀一在夜一在日餔時未昏而星隕有光其災尤重是歲趙昭儀害後宮皇子皆與莊七年夏四月同占其後王莽遂顛國柄王氏之興萌於成帝谷永對曰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臣聞三代喪亡者皆由婦人書云乃用婦人之言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是時成帝趙后亂內王氏擅朝其後莊公亦內變哀姜外惑二叔哀姜亦後莊之二子恒星隕之變先見於七年雖天下之異亦魯國之災也若非齊桓攘而存之則魯不國矣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劉中壘謂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劉歆謂東方即大辰不言大辰者旦而見與日爭光星入而彗猶見故不言大辰漢末建安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其後魏受禪晉隆安四年二月己丑有星孛入北斗魁至三台三月遂經大微帝座端門占曰彗星入北斗經三台易主之象其後宋受禪初惠帝永興二年十月丁丑有星孛于北斗占曰璿璣更授天子出走又曰強國發兵諸侯爭權又曰星孛于斗（斗北亦同）王者疾病天下易政皆與文十四年秋七月同占故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此天下易主之象也由是楚莊興而觀兵周疆遂敗晉師于邲非所謂強國發兵諸侯爭權歟晉太安二年三月彗星見東方此與哀十三年十一月同占占曰孛主兵喪咸寧二年五月星孛于東方明年吳亡猶哀十三年十一月星孛于東方後七年而吳亦亡此其應也春秋星孛于北則齊晉宋陳鄭莒之國並弒其君星孛于東則楚滅陳越滅吳三家田氏篡齊晉故漢文之末星孛西方後吳楚七國亦滅皆兵喪之應矣獨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申須謂諸侯皆有火災者大火謂之大辰辰爲火房火災曰喪然則孛主兵兼主喪歟孛氣似彗彗有五脊赤黃白黑其占各異以狀言之曰彗以義言之曰孛孛者惡氣故主兵喪即彗也晏子春秋以

爲宰之災更大於雪其占爲是乎庶徵之恆寒春秋大雨雪大雨雹隕霜殺菽雨木冰皆恆寒之罰也木冰一曰木介亦曰樹稼唐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雨木冰凝寒凍冽數日不解與成十六年正月同占寧王見而歎曰諺言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是月寧王薨蓋盛寒之渡冰雪封條久之乃解樹枝如故歲成皆然何足爲異哉殺菽子曰木冰者根枝折也獨冀州九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晉太康五年九月南安暴雪樹木皆折此所謂木冰其節因雪而傷人曰因雪而知草木曰折不曰木折而曰木冰者水陰木陽陰能勝陽故冰能折木否折則小不見冰明其可知此乃草妖非無故也其人魏黃初六年正月晉太興三年二月永和八年正月太元十四年十二月皆言雨木冰與唐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等此乃封條雪而指爲雨木冰豈其然乎殺菽之說參之爲其占則未有聞或曰小人亂邪之象是時宮有僞姤之亂蓋其應歟其係雨嘉禾二年九月朔隕霜殺菽說者以爲誅劉不由君出政在臣下是時校尉呂壹專作威福與漢元帝時石顯用事永光元年九月二日隕霜殺稼同應春秋定元年冬十月乃隕之八月而隕霜殺菽漢與其皆在九月明非殺之時而定元年較漢與其更早一月故乃殺之尤劾者而能殺之則稼與穀又不足言矣蓋石顯呂壹後皆伏誅而尊自襄昭以後三家四分公室定公受國於季氏爲寄食之君昭哀二公皆客死於外故當定卽位之後夏之八月而有隕霜殺菽之災蓋陰寒殘勁草君弱臣強之象也其嘉禾四年七月雨雹與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同占說者謂德專任公子遂猶孫吳專任呂壹寵異亞於公子遂抑或然乎劉中壘以爲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則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則爲霰霰者陽薄陰雹者陰脅陽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則不然春秋不志霰而志雹者霰不爲災而雹能爲災也說者謂人君惡聞其過抑賢用邪則雹與雨偕信讒殺無辜則雹下毀瓦破車殺牛馬其爲狀也或如雞子或如鴨卵或如彈丸或如拳或如杯或如斧或如馬頭舉步皆稼傷人其災若是故季武子患之問于申豐而有雹可禦乎之說申豐謂雹之爲災誰能禦之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其所以然者蓋先王有藏冰之道也今藏川池之冰棄而弗用則風能發之爲雹而成災然則陰脅盛陽而爲冰風發寒冰而爲雹非陰則冰不成無風則雹不發劉向之說必合于申豐之說而始明左氏所據者皆先典諸儒羣起而攻之則豈皆敗庶徵之恆燠春秋無冰隕霜不殺草李梅實皆恆燠之罰也桓十四年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劉中壘謂無冰爲天下異也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小燠不書無冰然後書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燠其燠雨雲四至而溫臣安祿逸樂茲謂亂燠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燠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吳孫亮建興元年九月桃李華是時諸葛恪輔政息校官原逋責除關梁崇寬厚此舒緩之應魏文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李華是時文帝深樹恩德事崇優緩與建興同占晉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是時簡文輔政事多弛略其占亦同春秋不志華而志實者舉其重焉獨十月爲陽桃李華不足異也僖三十三年十二月乃夏之十月而李梅實與晉永和九年同占一則十二月而華一則十月而實說者以爲臣下強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相室謂貴臣當易而更之不可使久輔政魯三桓始盛於僖而襄亦崇尚寬政委任三桓及仲遂故於其末年而有陰假陽威之應雖盛而不能殺草臣之得爲根生之物復榮而實此不當實而實者也誠能抑而損之其不可者易之則政不在大夫矣春秋志日食兼志地震後世推日食之法至元郭守敬而始精至本朝而益精則日食可推而得也獨漢張平子造候風地動儀制作侔造化天下如有地動尊其方面卽知震之所在合契若神則似地震亦可推而得矣其術千古不傳莫知其故春秋志地震志災歟抑志異歟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傳稱八月丁酉南宮極震三日之間傳地震西周地亦震是時始分東西周王子朝爲西敬王爲東南宮極者周王之大臣也以震而死猶夷伯之廟者魯大夫展氏之廟也僖十五年以震而災則是魯地震而夷伯之廟災則矣爲爲不書災而書震且不書地震而獨書震夷伯之廟大夫之廟災春秋不志僖二十年西宮災成三年新宮災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君之宮也故謹而書災而夷伯之廟亦稱災則君臣無別矣君子惡其無別也故特書曰震夷伯之廟而地震亦見焉其實廟以震而災與以火而災等災耳不書災而書震者君臣之辨也且曰震又有恪恭震動警戒之辭是時季友立僖實秉國政遂世其卿故於季友之將死也震夷伯之廟以警戒之昔曰有隱慝者人所不知天必誅之云爾夷伯之廟震於十五年九月季友卒於十六年二月春秋志火災其救之政弔之禮備詳於傳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莊十一年宋大水二十年齊大災襄九年宋災昭十八年宋衞陳鄭災外災不志以我往弔特謹而志之故澶淵之會明言其故曰宋災故則救災之政弔災之禮非事之大者歟或以宋災爲小明言其故以譏之殊失春秋之義矣就見前條皆略而不說但說確然可信者數條仍存疑以待後之學者

春秋說　吳惠學士士奇著

桓公

三年冬有年趙匡曰凡豐年告廟勤民而敬先故書之非也桓宣非有道之君安得勤民而敬先春秋十二公勤民敬先豈獨桓宣二公哉

公羊傳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

穀梁傳五穀皆熟爲有年

五年秋大雩

左傳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孔疏夏小正曰正月啓蟄言始發蟄也漢初以啓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大初以後更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迄今不改則啓蟄當正月雨水龍見當四月小滿始殺當八月秋分閉蟄當十月小雪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此謂十月始蟄也至十一月則遂閉之猶二月驚蟄正月既啓之後二月驚而走出十月始蟄之後十一月則遂閉之也啓蟄正月中閉蟄十月中閉蟄以後冬至以前皆得烝祭以建卯之月猶可郊則知建子之月猶可烝也龍見而雩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山川魯得雩上帝月令云大雩帝用盛樂是雩帝稱大雩也東方之星蒼龍之宿昏見東方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鄭康成云雩之正當在四月

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何注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自責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

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

莊公

七年秋大水無麥苗

左傳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公羊傳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麥苗同時也

二十有八年冬大無麥禾服氏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也得齊之糴救民之急故不至於饑

穀梁傳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穀梁以無麥苗爲同時故以大無麥禾爲異時

三十有一年冬不雨

僖公

二年冬十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

左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

穀梁傳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十有一年秋八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龍見而雩常事不書

十有三年秋九月大雩

二十有一年夏大旱

左傳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穀梁傳旱時正也

文公

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

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十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十有三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宣公

七年秋大旱

十年冬饑是年秋大水

公羊傳何以書以重書也

十有五年冬饑是年秋螽

左傳冬蝝生饑幸之也

十有六年冬大有年

穀梁傳五穀大熟爲大有年

成公

二年秋大雩

七年冬大雩

穀梁傳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

襄公

五年秋大雩

左傳秋大雩旱也有過雩有旱雩故譏之

八年秋九月大雩

左傳秋九月大雩旱也

十有六年秋大雩

十有七年九月大雩

二十有四年冬大饑是年秋大水

穀梁傳五穀不升爲大飢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二十有八年秋八月大雩是年春無冰宋鄭饑

左傳秋八月大雩旱也

昭公

三年八月大雩

左傳八月大雩旱也

六年秋九月大雩

左傳秋九月大雩旱也

八年秋大雩

十有六年九月大雩

左傳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藝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皋大矣奪之官邑

二十有四年秋八月大雩是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左傳秋八月大雩旱也

二十有五年秋七月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秋書再雩旱甚也

公羊傳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

穀梁傳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

定公

元年九月大雩左氏無傳杜預謂過雩非也襄八年九月大雩昭六年九月大雩左氏皆以為旱則此亦旱可知

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穀梁之意以為雩月正雩時非正經書秋雩乃周之七月夏之五月故曰毛澤未盡人力未竭雩月雩之正也月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經書八月雩乃夏之六月書九月雩乃夏之七月故曰其時窮人力盡然則經書秋雩乃周之七月夏之五月益信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七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四時備曰年五穀熟亦曰年春秋紀年之書也一書有年一書大有年皆告廟而以喜書二百四十二年僅兩見而已一見於桓三年一見於宣十六年蓋必人君有道而後三時不害民和年豐乃足以為喜而書於策桓宣二君皆非有道而有年且大有年曷足以為喜而志之哉公羊曰恃有年也國無道而恃有年喜之歟抑幸之歟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之大饑莊七年秋無麥苗不書饑者五月無苗猶可復種不害嘉穀秋而無麥一穀不升可謂之嗛未可謂之饑也故不書饑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八月無禾追書無麥五穀不升獨出告糴是為大荒說見前大荒者大饑也曷為不言饑饑而不害故亦不言饑齊桓之德也人皆謂臧孫告糴急病讓夷我獨謂齊桓恤鄰分災救患則桓德之及人遠也僖十九年諸侯盟于齊是時小白之卒已三年矣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則桓德之及人不亦遠乎禮有雩祭祭水旱也周官大祝六祈有禜無雩蓋言禜則兼雩言雩不兼禜故春秋不書禜而書雩禮有六禜山川日月星辰禜祭山川者水旱癘疫之禜禜祭日月星辰者雪霜風雨之不時雩則惟為旱禱祭法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祭四方分為七其實寒暑即時故禜禮惟六王肅以為六宗失之俗儒謂康成破宗為禜非也說文引祭法亦作禜不作宗豈康成破字哉禜為營域祭皆有壇故有雩壇魯之南門一名雩門水經注雩門南隔水有壇曾點所謂風乎舞雩即其處也然則禜即壇名猶泰昭王宮夜明皆坎壇之號雩者為旱求雨故兼言水旱董膠西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兼哭泣以成發氣故發氣吁嗟其名為雩周官司巫國有大旱帥巫而舞雩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女巫旱暵則舞雩求之陰故舞用羽巫用女稻人旱暵共其雩斂稻者水穀尤急水故旱而雩稻人共發斂之事而黨正春秋祭禜注云雩禜祭水旱之神為壇位如祭社稷然則雩亦可名為禜矣正雩在夏之四月龍見而雩龍星謂角亢立夏後昏見東方五禮精義曰自周以來恒星差度今之龍見或在五月以祈甘雨於時已晚於是議者請孟夏大雩必在立夏之後乃得龍見之節而春秋以為常祀故夏之正雩不書冬則農事成無為求雨故春夏及冬三時皆不雩穀梁謂冬雩秋雩皆過也冬雩誠過矣曷為秋雩亦謂之過哉穀梁謂雩月正雩時非正雩在周之八月九月者春秋皆書月雩在周之七月者春秋皆書時書時者言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書月則時窮力盡矣請而得雨則書雩請而不得雨則書旱及大旱甚則書饑及大饑古之人重請雩者請雨故必時窮力盡而後請焉鄭康成謂周之秋三月中而旱皆得修雩祀不必時窮力盡也抑或然乎春秋有冬雩而無春雩明春無雩理而黨正春秋祭禜非皆雩禜也故我謂言禜則兼雩言雩不兼禜者以此雩祀山川百源及百辟卿士春秋不徒書雩必書大雩說者謂即月令大雩帝用盛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則僅天子得行之雲漢之詩曰旱既大甚蘊隆蟲蟲傳云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皆旱暵之象四章羣公先正五章滌滌山川則先雨而後山川也獨二章云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傳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箋云宮謂廟從郊至廟然則大雩兼祭天地宗廟偏及羣神司徒荒政十有一曰索鬼神謂修廢祀所謂靡神不宗而後世之議禮者以為雩惟祀上帝悉罷從祀羣神之位失之甚矣此惟天子則然乃謂魯之雩祀亦然則不能無疑焉穀梁謂時非大旱則不雩大旱乃雩故月大雩且雩者乃請於上公非上帝也愚謂魯得郊天雩壇在南後世改在東非是君親帥羣臣而請蓋請於上公以達上帝云爾雩索鬼神靡神不舉故以大名豈必雩帝然後謂之大哉大水用攻大旱用說春秋繁露曰大水者陰滅陽卑勝尊也故鳴鼓攻之朱絲縈之大旱者陽滅陰尊壓卑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公羊謂救水以鼓眾非攻也而考異郵分旱為四部一雩禮一禱禮一旱不為災一旱氣所由備見月令孔疏故不贅

莊公

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何注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其言桓公何追命也

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僖公

十一年傳春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十年傳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乃惠公夷吾也于立之故使賜命受玉惰執玉卑拜不稽首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何以長世

二十八年傳五月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助以束帛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文公

元年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左傳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

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成公

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左傳秋召桓公來賜公命

公羊傳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

穀梁傳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

襄公

十四年傳秋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十二年靈王求后于齊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故十四年先賜之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靈公名）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舅敬之哉無廢朕命

昭公

七年傳秋八月衞襄公卒衞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衞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竹書殷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盤庚十九年命邠侯亞圉）

右錫命七見於經者三見於傳者四

古諸侯受命於王皆於王所是爲寧侯謂有功德之侯不屬于王所者是爲不寧侯謂無功德而有辠之侯然則不屬于王所而偃然在國受命于王者皆無功德而有辠之侯也覲禮天子賜舍之辭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受舍於朝乃廟門外之朝侯氏入覲出遂行三享三享畢告聽事禮成降出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迎於舍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四馬亥車而東重賜無數在車南使者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北面再拜稽首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此天子錫命諸侯受命有如此者其見於詩則小雅瞻彼洛矣大雅采菽韓奕皆錫命諸侯之詩也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來見天子猶未爵命而服士服故瞻彼洛矣之首章曰韎韐有奭韎韐者士之祭服之韠而采菽諸侯來朝曰赤芾在股此諸侯既受爵命得服赤韍然則未爵命而君其國者皆服元士之服歟路車乘馬玄衮及黼即覲禮所以賜侯氏者又曰彼交匪紓天子所予言以時來見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是以賜予之而韓奕乃韓侯入覲其詩首章曰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其卒章曰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則知未入覲之先已策命爲侯伯矣且云王親命之則凡王命諸侯皆親命也王錫韓侯侈陳其盛即覲禮所謂重賜無數在車南者古之賜命諸侯見於詩者又如此若夫諸侯薨天子追命則無聞焉惟周官大史大喪讀誄小喪賜謚小喪謂諸侯喪其卿大夫之喪則小史賜謚讀誄蓋賜謚必有誄辭皆大史賜之小史讀之春秋傳昭七年衞襄公卒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衞弔且追命之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此誄辭也然則諸侯薨天子追命蓋賜謚讀誄歟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公羊謂命者加我服穀梁亦云生服之死行之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愚謂死而加服乃禭耳非命也錫命者錫之誄辭王之誄辭亦曰命所以尊之故小史讀之曰誄天子賜之曰命桓公生不朝死乃命故特書以示譏文元年成八年天子皆來賜命未聞文成二公入覲于王惟成十三年一如京師而已故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言天子命諸侯有往受而無來錫其論甚正或引漢時郡縣之吏加爵賜金皆來錫而未嘗往受以駁穀梁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周官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鄭康成曰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食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祭統所謂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是也古者襃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敢專說者謂王命諸侯不必在祭日特設祭以命之故洛誥王命周公後文武各一牛此特祭以命之之禮未有諸侯不順命于王所而王遙使以命之者穀梁正論蓋傳自仲尼之徒矣古者天子立則輯瑞諸侯薨則歸圭故虞帝受終文祖輯而復班諸侯諒闇三年更加爵命春秋天子不輯瑞諸侯不歸圭傳稱僖十一年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受玉惰我不知所受何玉也典瑞治德結好則以琬圭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晉惠及文成二公未聞有德王來錫命亦執琬圭以致之皆非禮也唐風無衣武公始并晉國爲之請命乎天子天子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說者謂武公厚賂周僖王僖王乃賜之命故詩人刺之然則春秋三錫命豈可謂之禮哉

隱公

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於艾）

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

桓公

三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春秋致女士昏禮所無是以補其闕俗儒趙匡斥爲穿鑿妄甚）

十有四年夏五（闕文）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左傳夏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好（案傳夏五乃衍文非闕文鄭有子人氏以字爲氏也是年春公會鄭伯于曹）

宣公

十有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左傳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孔疏云公之母弟見經者鄭段魯公子友衞叔武皆母弟而不稱弟陳公子招昭元年稱公子八年稱弟更親於眾公子也母弟見于經者二十而傳之所發六條而已若夫稱弟不聞反謀鄭段去弟身爲謀首推此而說則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衞侯之弟鱄出奔皆所以辠其兄陳招宋辰亦稱弟者所以辠其弟也）

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成公

十年春衞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傳衞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襄公

二十年秋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左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書曰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辠也

穀梁傳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二十有三年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左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

人殺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

二十有七年夏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孫林父）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此所謂鱄實使之也子鮮與獻公皆敬姒之子故左氏謂之同母弟而宋人力攻之異哉）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公羊傳獻公歸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何注云獻公雖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未為大惡而鱄深以自絕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也）

穀梁傳專鱄喜之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鄭康成曰專與甯喜約納獻公公由喜得入已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獻公背之而殺忠於己者是惡而難親也專懼禍將及見幾而作合于春秋不亦宜乎）

三十年五月天王殺其弟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

左傳初王儋季卒（靈王弟）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辠在王也

穀梁傳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昭公

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五月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辠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

公羊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傳見前

穀梁傳鄉曰陳公子招（元年）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

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公羊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

定公

十年冬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有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左傳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地與辰皆宋景公弟而辰獨稱弟者其母弟也）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公之母弟）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穀梁傳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以尊及卑也（地乃辰兄仲佗石彄亦非卑者此穀梁不知其事而以意說）

十有四年秋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孝弟仁之本解子曰仁道大矣孝不足以言之謂仁道所包者廣孝乃仁之端未可謂之本非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其為語辭宋儒求其說而不得遂訓為仁猶行仁則孝弟非仁之本乃行仁之本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仁道固大孝弟之道豈小哉大孝謂之大仁不孝不弟謂之不仁以孝弟為行仁之本則孝弟與仁岐而為二矣且孩提之子烏識所謂行仁而無不知愛其親也然則孝弟也者根於性出於天不學而能不言而喻此天之所與我者受中以生得之最先者歟仁之未發者曰本發者曰端親親之仁其端先見於孝弟君子觀其端則知其本故曰孝弟仁之本商之夷齊二子兄弟俱逃衛之伋壽二子兄弟爭死皆所謂求仁而得仁者也伋壽之死衛朔搆而成之故孔子作春秋深惡衛侯朔兩斥其名而錄二子乘舟之詩千古讀其詩而悲之以為天倫不滅一在首陽山一在莘亭道所謂親親之仁其端先見於孝弟者以此由是推之為仁民為之為愛物舉斯心而加諸彼所以擴充其親親之仁而仁遂覆被乎四海自古治天下國家者惟尊賢親親二者而已春秋尊賢故譏世卿親親故重母弟兄弟皆親也曷為獨重母弟哉曰非此之謂也先王制禮本乎人情故父謂之至尊母謂之至親兄弟皆親尤親於母弟豈謂母弟獨親乎天下惟有仁與不仁兩塗仁之中有至仁焉不仁之中有至不仁焉仁之中有至仁者匍匐而救凡民之喪不仁之中有至不仁者或忍而殺同母之弟以為人情所最不忍者而獨忍之則將無所不忍矣是故春秋於隱元年夏五月特書鄭伯克段于鄢段者鄭莊之母弟也非徒叔段不弟其實寤生不友故一則曰姜氏欲之再則曰夫人欲之欲何不有於母又何有於母弟故既克母弟于鄢遂幽母氏于城潁而且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則親親之仁絕矣我故曰人情所最不忍者而獨忍之則將無所不忍此人倫一大變也故春秋諱而書之骨肉相殘曰克公穀二傳以為殺之左氏以為難之（叔段出奔傳無實據）皆得克之之義俗儒趙匡以為克者君克臣之名雖天子伐諸侯勝之亦曰克以此說春秋不亦妄乎（又駁左氏責姜氏大城潁以為誣道臣之妄若此）春秋凡書弟者皆母弟左氏公羊皆云然獨穀梁之於經其說段捷趙匡駁之以為不可以訓此非駁傳乃駁經也以兩國言之則秦后子鍼楚子干比皆秦景楚靈之弟也春秋獨書秦伯之弟鍼豈非鍼為母弟乎苟非母弟則皆稱公子亦春秋之通例然以一國言之則宋公子地公子辰皆景公之弟也春秋獨書宋公之弟辰則地非母弟可知傳言及叔肸同出敬嬴衛獻與子鮮同出敬姒故

矜之季鱄之奔皆稱弟此母弟之尤章明較著者故曰非駁傳乃駁經也爲此說者不知春秋之義本乎聖人之情曷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學者觀其辭則知其情亦得其義矣春秋聖人之情見乎辭者或盡其親或沒其親陳哀公爲不友故陳招特稱弟所以盡其親鄭莊很戾不仁故叔段特去弟所以沒其親說者謂招殺兄子未嘗推刃於兄非也叔段何嘗推刃於兄哉陳哀縊死實招縊之非推刃於兄乎故盡其親所以惡招沒其親所以惡莊云爾說者又謂侵夫譏弟不聞反謀鄭段去弟身爲謀首然則宋辰據地以叛獨非謀首乎曷爲三稱弟也宋景無道以寵向魋故而其弟出奔仍入據蕭大爲宋患而春秋三稱弟者以鄭莊志欲殺弟宋景本無害弟之心而宋辰以懟而奔仍入而叛故稱弟以辠辰則去弟以辠莊蓋信衞鱄出奔亦稱弟者罪鱄歟抑惡獻歟然之歸國鱄之力也而以懟殺甯喜而出奔故何氏以爲守小信而忘大義然織絇邯鄲終身不仕衞於宋辰遠矣則春秋惡獻又何疑趙匡之論宋儒從之且爲之說曰先儒所謂母弟者蓋嫡子同母之弟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經書衞侯之兄縶傳稱嬖人婤姶生孟縶又生元縶足不良故孔成子舍縶立元是爲靈公則是縶與元同母公羊以爲母兄有明徵矣皆嬖人之子非嫡也然則同母弟豈皆嫡子之弟哉宋儒好言義而不考其事與其文往往失之又云若以同母爲加親是不知人理近于禽道也天下豈有禽獸而知母弟者乎若鄭莊者誠可謂近于禽道矣愚故表而出之後之學者詳焉宋儒謂孝弟非性性中曷嘗有孝弟來愚所未達

桓公

九年冬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

左傳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

公羊傳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歟在曹歟

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

十有五年五月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公羊傳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爲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

僖公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傳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

公羊傳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何注春秋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

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首左傳作止

左傳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秋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逃歸

穀梁傳及以會尊之也公羊亦云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猶世世子也

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

左傳秋盟于甯毋謀鄭故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衞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公羊穀梁又有鄭世子華

左傳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文公

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illegible]作頵左傳

成公

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衞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襄公

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五年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繒人于戚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秋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

十有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左傳稱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二十有六年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左傳初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公元惡而婉太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墻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佐母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

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左傳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弒景侯

昭公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左傳夏諸侯如楚魯衞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衞侯辭以疾

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illegible]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

穀梁傳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

十有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左傳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
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公羊傳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弒譏
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
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
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
加弒焉爾
穀梁傳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
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
子卽止自責而責之也公羊謂書弒以聽止書葬以赦止穀梁謂公亦書葬以舍止般哉止出奔
皆此責[illegible]也然[illegible]得之師友傳聞并識其說

定公

十有四年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傳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大子
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
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
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
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
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來奔

哀公

二年夏傳作六月乙酉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右王太子及諸侯太子來朝會盟征伐或父在出奔或
復歸反正或父殺子或子弒父或殺兄之子或執未踰
年之君皆稱世子

古有國君世子生之禮告于君接以大牢三日卜士負之保受
之大夫之妾士妻食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凡接
子擇日冢子則大牢非冢子則降一等
及三月名子則君與夫人沐浴朝服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
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此
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所以書于策也傳稱子同生以太子
生之禮舉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命之曰同宗婦卽所謂世婦
[illegible]
廟而追書其子生之月日傳固明言以太子之禮舉之矣曷爲
不稱世子而稱子孔疏以爲待其長大特加禮命如後世策拜
臨軒初生之時未得卽稱世子豈其然乎春秋書子同生者謹
其始書子般卒者愼其終一始一終皆稱子繫諸君父也推而
上之雖王世子生及卒亦稱子書顧命曰乙丑王崩逆子釗於
南門之外明王崩世子稱子天子然諸侯亦然其異者諸侯之
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
子男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傳稱賓之以上卿上卿
者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眂小國之君繼子男之後僖八年洮之
盟陳世子款繼許男曹伯成十五年戚之盟宋世子成亦繼曹
伯而在齊國佐前與上卿同列蓋世子之未誓于天子者歟獨
齊世子光入列於會盟征伐其在會皆繼子男之後則亦未誓
于天子也其二伐則與子男同列一在滕薛上莒邾下二在衛
曹下莒邾上蓋因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春秋莒邾滕薛皆小
國之君而滕薛尤微私屬于宋幾不成國光初先於滕薛後遂
長於莒邾故公羊以爲驕蹇左氏謂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
光先至于師故先滕薛然則襄十年伐鄭齊崔杼亦從焉蓋世
子在師雖國之上卿亦不序光先滕薛且長於莒邾者非驕蹇
也實崔杼請于盟主盟主請于天王而暫之爲世子矣光之立
也崔杼之力能立之亦能弒之春秋政在大夫其禍烈矣哉昭
八年楚靈既誘殺蔡侯般遂圍蔡夏殺其君冬滅其國而執蔡
世子友父死子立猶未踰年依春秋之例當稱蔡子友曷爲仍
稱世子公羊謂不成其子故不稱子蔡侯般弒父而自立楚子
誅之則世子友乃蔡君之子不當立故不成其子然則春秋書
子某卒者成其子亦所以成其君也書稱子釗春秋亦當書子
猛而變其文爲王子猛者以猛非適子云爾何以知猛非適子
則昭十五年王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傳無明文蓋自太子壽卒
至是八年矣猶未建儲故經書天王崩王室亂是國本未立人
心動搖王室之亂實萌於此春秋兩書劉單以王猛以者能左
右之則王猛實劉單立之矣王子朝告諸侯之文曰王后無適
則王猛亦非適子之弟也如王猛實適子之弟而王子朝以庶
孽適晉士伯又何必立于乾祭問于介衆而後不納子朝之使
哉況昔謂子朝雖長其母[illegible]王猛雖少其母[illegible]貴賤則無
間焉留此存疑以待後學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
其君買傳稱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而卒[illegible]
藥誤不如法者死於君父不可以言誤也然其義見於[illegible]
易說既言之矣易无妄之九五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許悼公
病瘧所謂无妄之疾也又焉用藥且藥豈可試哉故孔子發明
其義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藥能殺人試之而死藥殺之歟[illegible]
人殺之歟必曰人殺之況君父有疾尤宜詳愼亦以藥試之而
死故君子被以弒君之名以戒後世之爲人子爲人臣者定十
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傳稱蒯聵欲殺夫人南子而不果懼
而出奔靈公盡逐其黨及靈公死夫人欲立公子郢郢曰亡人
之子輒在遂立之明蒯聵出亡東宮虛位傳稱靈公遊於郊郢
爲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則是靈公欲立郢仍未立而死衛之
世子非蒯聵而誰故春秋一奔一納兩稱世子正其名所以惡
輒之立也夷齊兄弟讓國孔子許其仁蒯聵父子爭國不仁甚
矣孝弟根於性故不孝不弟謂之不仁宋儒謂孝弟非性性中
無孝弟其不然乎其不然乎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傳公 [illegible]
左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
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illegible]
穀梁傳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 [illegible]
在喪上無所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 [illegible]

二十有五年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右衛文公既葬成公出會諸侯稱子
二十有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
莒子盟于踐土
右衛成公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稱子[illegible]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
右陳穆公卒[illegible]不書葬共公出會諸侯稱子亦序在鄭伯下

成公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景曹宣

左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右宋文公衛穆公卒未葬宋共公衛定公會伐鄭不稱子案成四年鄭襄公卒既葬未踰年鄭悼公伐許不入例者蓋以公侯在喪稱子伯子男在喪稱名春秋未有諸侯會盟征伐而稱名者辭窮則同故不入例

十年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厲齊靈宋共衛定曹宣

左傳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

右晉景公有疾立其子以爲君稱侯以伐鄭

定公

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或云諸侯在喪出會諸侯稱子以師行稱爵如其然陳懷公在喪而出侵楚是以師行也曷爲亦稱陳子哉

右陳惠公卒未葬懷公會侵楚稱子序于衛下鄭上案僖三十三年晉文公卒未葬晉襄公敗秦師于殽稱人不稱子亦不入例

王崩諸侯薨世子稱子某成王崩世子稱子釗莊公薨世子稱子般者繫諸父也父前子名屈于尸柩故未葬稱名既葬稱子文公既葬世子惡卒仍稱子而不名無所屈故不名猶在喪故稱子諸侯薨世子在喪而出會盟征伐或既葬或未葬皆稱子而不名宋桓公未葬襄公會諸侯稱宋子衛文公既葬成公會諸侯稱衛子者降其等也曷爲降其等春秋公侯爲一等齊侯先宋公宋公先衛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鄭伯先許男許男先曹伯滕子先薛伯爲一等公侯在喪不敢當君位則降一等稱子伯子男在喪窮無所降直降稱名鄭伯寤生卒世子在喪而出奔不稱鄭子而稱鄭忽者以此若夫會盟征伐未有諸侯而生名者公侯伯子男在喪皆稱子辭窮則同故也春秋正名之義不明久矣杜預又以邪說汨亂之不可以不辨衛成公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曷爲不稱衛侯之弟武而直稱衛子衛侯不友故不稱弟而直稱衛子晉文及叔武亦不能無辠焉傳稱晉文公爲踐土之盟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衛武者叔武也次于魯僖長于蔡莊蓋晉文請於天王而命之爲諸侯矣王命諸侯故稱名及登策書仍稱爵而衛子次于鄭伯長于莒子非諸侯而何禮有子攝父未有弟攝兄衛侯使叔武受盟不聞使之攝其君之位乃進則與齊蔡同班退則與鄭莒並列叔武亦儼然受之而不辭雖無篡之志而有篡之嫌或訴元咺立叔武者非誣也說者以爲叔武無辠衛侯殺之如其然則春秋曷爲不書衛侯殺其弟武且叔武之死元咺訟于晉坐獄于王庭其事藏于周府徧告同盟布在諸侯之策君子修春秋而削之獨於踐土之盟直稱衛子非徒衛成不友抑亦叔武不臣聖人之情見乎辭矣公羊雖盛稱叔武之賢而以逐衛侯而立叔武乃晉文之辠衛之禍晉文爲之也不亦信乎三年之喪金革變禮僖三十三年晉襄公在喪而敗秦成三年宋共公衛定公在喪而伐鄭皆所謂金革變禮也古之行軍以喪禮處之見老子說者謂諸侯在喪出師變喪容之偹盛軍容之飾則我未之前聞晉人猶服墨衰宋衛居然稱爵此何禮也是時伐鄭晉景主兵君子謂晉景奪人之親宋衛二子亦自奪其親不恕不仁甚矣成十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傳晉侯有疾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然則經書晉侯者大子州蒲也後之人疑之以爲左氏誕妄不足信父老而傳之子古之人有行之者矣故禮稱宗子之父蓋身爲宗子而其父猶存也且父在而傳位於其子在春秋以爲變在後世以爲常春秋有譏父老而子代從政者故晉侯在而立子以爲君直書之以示戒又何疑焉孟子善說春秋其說春秋也則曰其事其文其義其義在經其事其文在傳後世俗儒蔑傳而尊經則其事其文盡亡而其義亦亡矣名爲尊經而實蔑之何尊之有哉

桓公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孔疏大司馬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爾雅冬獵曰狩周之春正月即夏之仲冬也國內狩地是其常不書必于郎于禚蒐于紅及比蒲昌間非常地乃書

左傳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公羊傳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注夏不田者春秋制也以爲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害幼稺故於苑囿中取之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曰乾豆第一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䯚中心死疾鮮潔故乾而豆之薦於宗廟豆狀如登[illegible]腢偶魚俱丑苟二反說文云肩前也字林云肩前兩乳骨也二曰賓客第二殺也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脾遠心死難故以爲賓客脾方爾步啓二反股外也三曰充君之庖第三殺也自左膘射之達于右髃中腸胃汚泡死遲故以充君之庖已有三牲必田狩者以爲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狩例時此月者譏不時也周正月夏之十一月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芽非所以養微[illegible]羊紹子小二反一作[illegible]音賢

穀梁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周禮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

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孔疏大蒐大閱公身在例不書公國之常禮故也昭十八年鄭人簡兵大蒐在城內此非田獵亦在城內可知

左傳秋大閱簡車馬也

公羊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何注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

穀梁傳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諭國道也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爲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左氏無傳或云火田

公羊傳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

莊公

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二傳作郜

公羊傳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八年春王正月甲午治兵

左傳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孔疏釋天云出爲治兵尙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云出則壯者在前故曰尙威武入則老者在前故曰反尊卑此治兵于廟軍旅之衆廟不能容蓋告于廟習于巷也

公羊傳祠兵者何治公羊作祠出曰祠兵殺牲饗士卒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入嫌於廢故復振訊

穀梁傳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

昭公

八年秋蒐于紅

左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穀梁傳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葛一作褐質椹也槷門中臬流旁握四寸爲握車兩轊頭爲旁御轚者不得入轚古帝反挂也又挂也挂戶卦反又音封轚也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穀梁以秋蒐得正欲見以正刺不正

十有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

左傳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范甯注穀梁謂時有小君之喪不譏喪蒐者重爲國之衛安不忘危

二十有二年春大蒐于昌間

穀梁傳秋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

定公

十有三年夏大蒐于比蒲

十有四年秋大蒐于比蒲

哀公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傳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則微者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

穀梁傳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也

右大閱一治兵一焚一狩三蒐五凡教民習戰國之常事不書非常乃書天王狩于河陽不入例

周禮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春振旅辨鼓鐸鐲鐃之用其田以火弊夏茇舍辨縣鄙州邑之名其田以車弊秋治兵辨旂旜旐旟之號其田以羅弊冬大閱戒眾庶修戰法其防尤廣其禮尤嚴蓋三時爲大故以大名其田以徒弊此四時之田皆所以教民習戰且致禽獻禽春祭社夏享礿秋祀方冬享烝皆國之常事也故四時之祭禴祀烝嘗四時之田蒐苗獮狩春秋皆不書必有故然後書桓四年春公狩于郎周之孟春夏之中冬也狩得其時曷爲書予策哉左氏謂書時公羊謂譏遠何氏謂諸侯田狩不過郊其意以爲狩雖得時而郎在郊外故譏之古者田皆在野有險易虞人芟除以爲防爾雅郊外謂之野何氏乃云狩不過郊豈其然乎昭九年冬築郎囿左氏亦以爲書時不譏其遠爲公羊之學者皆以爲夏不田取之苑囿則似郎囿非遠地桓十年來戰于郎公羊又謂郎近乎國戰則言近狩則言遠學者惑焉愚謂桓狩于郎莊狩于禚禚遠而郎近郎正而禚不正春秋欲以正刺不正故書于策非譏其遠也孔疏謂大野乃魯之狩地猶鄭之原圃秦之具囿哀十四年西狩于大野得其地故不地又何所據而以大野爲狩之地乎且郎在高平方與縣東南大野亦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孰遠孰近必有能辨之者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莊八年春王正月甲午治兵即周禮中冬教大閱中秋教治兵歟非也左氏謂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何氏謂三年大閱五年大蒐然則二者皆三年一行國之常事而特書之者大閱防齊難治兵欲圍郕也曷爲防齊難齊與紀皆魯甥舅之國齊欲滅紀紀來諸謀公爲之請婚於王故八年遂逆王后于紀至十年三國來戰齊獨主兵非以魯曲爲紀謀背於齊而黨於紀歟不然齊偏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雖怒齊人焉肯以燕師助之哉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左氏無傳公羊二家謂之火攻且以咸丘爲邾邑則不然咸丘魯地在大野之南周二月夏之十二月昆蟲既蟄而以火田未爲時失曷爲書而譏之禮云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皆教民習變之事周官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從之鄭司農謂三月本昏時心星見于辰則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則內火本者星之本位見與伏皆據月半後而言鄭康成謂祭社是中春蒐田之禮中春以火田至季春火出民乃出火然則出火在季春火田在中春十二月非其時故譏之說者謂出火乃陶冶之火若田獵則自冬至春皆得火田故爾雅曰火田爲狩愚謂羅氏蜡作羅襦謂罔羅禽鳥鄭注以漢法證之云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則似冬田亦得用火眾說雖殊當以周官爲正春蒐火弊國之法也且國失火野焚萊皆有刑罰除陳生新牧師焚牧亦在孟春苟非其時失火有罰放火有刑十二月焚咸丘是爲野焚萊非時放火已違火令而廣原大澤盡燎爲灰不仁甚矣故譏而志之云爾說者謂春秋書蒐五皆在昭定之世自蒐紅之後大蒐于比蒲一昌間一又連歲于比蒲者再獨異于它公乃見二公在位君不得有其國而奪於大夫大夫不得專其政而制於陪臣各恃兵威以爲強假大蒐之名陰擇其材力之可任者以植私黨使國人莫敢睥睨終於不可制蓋傷公室削弱疾臣下恣橫也愚案成二年戰于鞌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卿並將則魯舊有四軍至襄十二年作三軍三家三分公室各將一軍及昭五年舍中軍三家四分公室季氏兼將二軍孟孫叔孫各將一軍仍舊四軍盡屬三家而公無一旅一卒之衛矣故冉求謂魯之羣室眾於齊之兵車一室之車亦足以敵齊之眾也春秋五書蒐皆在昭定之世獨異於餘公者以此然謂蒐不言公者政在三桓則失之大蒐猶大閱桓六年大閱亦不言公豈政在三桓哉春秋惟狩言公餘則否避不辭也若云公大閱云大蒐則不辭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棠校刊

皇清經解卷八百五十一終

南海生員譚瑩校

學春秋隨筆　鄞萬處士斯大著

隱公元年

孔子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開卷元年二字便見王室之卑諸侯之僭何以言之君曰元首臣曰股肱天子以天下共主五等諸侯出作藩屏入爲卿士依然臣也一統天下咸奉正朔同軌同文安有諸侯改元之理卽曰國自爲史亦必大書天子之年而分繫其事何休曰必天子然後改元此說是也孔穎達引鄭僖簡二公之有元此衰世之事不足以難之熊氏過曰史記眞公濞已上爲周王世表無諸侯年表眞公當夷王諸侯僭端始見改元矣此爲有據魯史書之夫子因而不削以著春秋之始亦以見其僭云

春王正月（不書卽位）

周正建子改月改時就春秋經傳考之原自瞭然（見之經者如書春月無冰冬十月雨雪冬十月隕霜殺菽之類見之傳者如正月朔日南至六月日食日過分而未至及火出于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之類）證之周書（汲冢尚書備言三王）禮記（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孟子（孟子云七八月之間旱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亦無不合漢唐以來說春秋者都無異詞至程叔子乃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似不修春秋本曰冬正月夫子修之改作春正月也劉質夫謂春字乃夫子所加似不修春秋元年下但書正月而無春字也胡文定以爲夏時冠周月又似不修春秋固曰元年冬十一月夫子改曰春正月也自是學者多疑之朱子不信文定說然亦謂有正月有正歲周原改作春正月此論當矣乃又曰孟子之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其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周固已改月但天時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正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此又重違程子而兩歧其說于是春秋家往往堅主夏時以改時改月爲非愚以爲正建有厤數可憑有日食可推善厤者皆能考驗非懸空說理者比諸儒以夫子改書春正爲寓行夏時之意此尤無解蓋由不精厤學泥于子丑月之不可爲春且以夏時首春終冬四時順序而周時首冬夫子改冬爲春俾之順序卽爲行夏之時也審果改子月爲春尙得謂之夏時乎宜矣氏之譏之也（劉氏伸之曰若從胡傳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爲冬夫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爲春矣）或謂如子言周固改月改時矣商則何如曰傳不云乎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是商以丑月爲正月矣又律麻志據三統麻云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卽伊訓篇太甲元祀之十二月也又言後九十五年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春秋麻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夫冬至子月之中也而在十二月則正月之爲丑月不益明乎然則商之改月改時固先乎周矣○朱子據周書秋大熟未穫以證周之不改時非也按書云秋大熟未穫纔之曰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夫謂之禾是猶未實也下文又云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惟未實故能復起若已實而偃則苗心曲折斷無能復起者末乃云歲則大熟此則究其終而書之然則始所云大熟未穫乃從其後而爲言非此時卽大熟也觀此則其秋斷是周時午未申月之秋而不必泥爲夏時申酉戌月之秋矣○薛士龍謂魯麻改冬爲春陳君舉後傳因之謂魯史以夏時冠周月是因律麻志載有魯麻遂謬爲此說趙子常曰謂魯有麻實劉歆之誤按律麻志言劉向所總有黃帝顓頊夏殷周麻及魯麻爲六麻自周昭王以下無世次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爲紀自煬公至閔公冬至殷麻每後一日則由麻家假魯君世次逆推周正交朔之合否因號魯麻非魯人所自爲明矣此論甚善足證二家之謬○諸家主周正者有民俗用夏時之說多本汲冢書所言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烝享猶自夏焉及周禮有正月正歲與周詩時月皆夏時爲說愚謂既改正朔則普天率土民俗咸遵無周民用夏時之理惟是典禮所垂有三代相因如禴祠嘗烝蒐苗獮狩夏行于四仲者殷則行于四季周則時易而行於四孟時有定而如無定記禮者必主夏時立說（[illegible]）（左傳春蒐夏苗秋獮[illegible]）卽通其解於殷周汲冢所言亦猶是也周禮多僞不足爲憑周詩時月皆周正以爲夏時者後儒之論也（[illegible]）踰年卽位此衰世之事非先王之禮按周書乙丑成王崩癸酉康王麻冕黼裳受同瑁見諸侯此卽于定君位明繼體以示天下之有主也（[illegible]）公羊所謂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既定位卽反喪服宅憂諒闇不稱王而稱子公羊所謂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也明年正月乃改元正始公羊所謂不可曠年無君也三年之內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既免喪乃卽位稱子以親政事公羊所謂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以此推之諸侯嗣世約畧相同而無踰年改元之事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天子受爵命乃卽位稱公以臨臣民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白虎通曰天子諸侯三年卽位終始之義乃備此不易之論也東遷之後諸侯放恣王覲受命之禮不修三年之喪亦廢（滕人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類皆踰年卽位稱公預會盟征伐之事史官因其卽位而書之夫子存而不削隱著其無父無君之罪也（不終喪爲無父不受命爲無君）公羊云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此就春秋言之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此則合於禮矣（[illegible]）（三年之內不得預封外事惟金革之事無辟亦當稱子）○諸侯嗣世必卽位稱公乃可以臨臣民親政是故十二公無不行卽位禮者史無不書卽位者春秋于隱莊閔僖不書卽位何也踰年卽位固皆非禮然就中分別有不當立者有雖當立而有所不忍者惠公立桓爲太子（左傳惠公之薨也太子少是已立桓爲太子）則桓當立隱不當立爲隱公者立桓而攝政可也攝位而奉桓不可也故削其卽位以明其不當立也禮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君之讎眡父又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桓見戕于齊莊不復讎般弑閔繼閔弑僖立不能正名討賊心何忍乎故皆削其卽位見其宜有所不忍也書者其常不書者其變此事以變而義自見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曲禮曰諸侯相見于隙地曰會涖牲曰盟是會有會禮盟有盟禮春秋書會特盟先行會禮後行盟禮者則曰某會某盟于某不行會禮徑行盟禮者則曰某及某盟于某及者與也公羊曰及者我欲之穀梁曰及者內爲志二年公會戎于潛穀梁曰會者外爲主統觀春秋我欲而書會者有之彼欲而書及者有之非通論也劉原父云會潛之會內爲志將曰公及戎于潛乎○公羊云盟詛不及三王故雖見于曲禮載在周官要皆衰世之事但春秋諸侯業已行之則當就盟之前後觀其所盟者何事與其信之繼否以知其善惡此盟雖修好息民不數年而卽有伐邾之師盟豈足恃乎故知書此亦惡之也○先儒以邾爲魯

附庸非也既曰附庸即爲私屬哀二十七年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以爲人之私則非魯附庸明矣且使既爲附庸當好惡與共憂患相恤考春秋魯之于邾伐之者十有四敗其師圍其國入其都執其君者各一取田邑者六于他國交惡未若是甚也即邾之于魯來伐者三升陘之戰且獲公胄懸魚門矣平邱之盟且愬晉執季孫矣爲魯附庸敢出此乎又庶其以漆閭邱來奔黑肱以濫來奔而文公復遷于繹及其後衰賦于吳者猶六百乘則其地頗廣大抵與魯切近偪彊不相能者也故盟未久而伐之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段於莊公兄弟也而有君臣之義恃寵而驕以至于亂綱以國法不得不討莊公之失始在順母志而授之以京終在段入鄢而復窮之以伐夫段爲姜氏愛子莊欲順母志夫豈別無富之貴之之道邪夫豈不知段之多才好勇而反予以爲亂之資邪在莊于此無奈母之數請而姑以予之亦謂可以快其求盈其願而不意其後之至于此也先儒謂莊故予之以養成其惡然則予之之日莊預計曰吾予以京彼必作亂彼作亂吾必克之精令段作亂而公不聞或代之而京不叛反助段以取勝則鄭將爲段有此雖至愚者不爲而鄭莊肯爲之乎蓋母不請莊必不予母請而莊予是狥母之私而不能裁之以制也如謂莊素有殺段之心則當請制時何不因以斃之而反以嚴邑離之也迨乎亂作而致討亦出于不得已然段久于京而京叛之窮而入鄢復何能爲斯時諭之以禮懷之以恩段非歸死必且自亡而莊忠德之以兵是兄弟之情君臣之誼段固忘之而莊亦與俱絕之矣春秋不書段奔而書鄭伯克段其以此夫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曲禮天子臨諸侯畛于鬼神曰天王某甫而春秋稱王曰天王蓋侯國之史即天子之臨諸侯者而稱之以别于王朝之史亦以不之也王使來賵者以改葬惠公故也在十月據傳初葬惠公有司知其不赴于周今聞改葬故來賵時復傳聞仲子有故因并及之而不察其爲訛也仲子惠公之妾而得並書者惠公違禮再娶當時必請于王故王知有仲子遂以夫人禮致賵若不以爲夫人卽不賵矣則辭並舉故並書之穀梁傳以天王此賵乃專賵仲子而繫之惠公文九年秦人之襚乃專襚成風而繫之僖公先儒盡從其說此不察事情之過也仲子生雖正位夫人然實違禮再娶成風雖薨葬備夫人禮然實莊公之妾當日天王若不賵惠公未必特賵仲子秦人若不襚僖公未必特襚成風來賵來襚實主于惠公僖公而仲子成風其兼及也春秋不言及仲子及成風者豈言及則殊尊卑非所施于君母乎然則何以知仲子之猶存也曰以二年夫人子氏薨訖至五年考仲子之宮適當除喪之後遲速以時知其必爲仲子也○惠公再娶失禮仲子雖適實庶無論生不當賵卽死亦不當賵賵惠公常事不書此以並及仲子故書也得失存乎其事先儒多以宰咺書名爲貶不亦贅乎又仲子不稱夫人先儒以爲正名亦非也按之書法有所不得施也如曰歸惠公夫人仲子之賵此見其賵仲子而不見惠公之賵矣彼成風之薨葬稱夫人而歸襚亦不稱夫人如曰僖公夫人成風襚疑其爲妻而不見其爲母矣果以正名不書卽當終絕之二年書夫人子氏薨又何爲乎

二年　無駭帥師入極

禮樂征伐皆御世之大權其足以取威制勝使人懾服而聽從尤莫如征伐故欲知春秋大勢者當于諸國之侵伐觀之據公羊傳例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以是按之經傳終春秋唯魯君將稱公諱之或稱師稱及大夫將稱氏名微者不言將列國之師自隱至文君將但稱爵或稱師稱人大夫將悉稱師稱人無有書氏名者大夫將書氏名自文三年晉陽處父伐楚救江始竊疑公羊例未合[illegible]曰處父書氏名者政在諸侯則大夫皆稱人政在大夫故稱氏名以罪之也處父盟魯侯改蒐于董易軍班今[illegible]伐楚專之甚者也故始之也陳君舉亦曰大夫帥師于是始大夫始强也趙子常因二說而通之曰公羊之例當時史法也夫子修春秋征伐自諸侯出則君將稱君大夫將稱人治在諸侯也征伐自大夫出則大夫將書大夫治在大夫也唯內大夫悉從其例所以見實也於乎可謂盡發不傳之秘矣蓋史官有一定之法夫子有筆削之權史法以徵事實筆削以御世變執是以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天下大勢瞭然于心目間矣內大夫何以悉稱氏名春秋魯史也○春秋無義戰敵國不相征凡書侵伐皆罪也滅入遷取罪之尤者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春秋書紀裂繻來逆女先儒謂譏不親迎非也考士昏禮自納采至親迎六禮備而成昏此父爲昏主爲子取婦者也其常也士昏禮記曰宗子父沒母命之親皆沒己躬命之卽稱之曰不親迎則三月壻見女父母下載見女父母之禮此宗子父母沒自主昏取妻者也其變也士之宗子不親迎且如此又何論乎大夫更何論乎諸侯天子也哉其所以不親迎者何也蓋親迎必有所受命[illegible]宗子上承宗廟之重諸父昆尊不得加之命無所受故已命人迎而不親往所以重宗廟順先典也先儒知有父母主昏之常禮而不知有宗子自主昏之變禮因并謂諸侯天子必當親迎豈有當與然則文王與韓侯皆親迎何也記云文王九十七而崩書云文王享國五十年是文王嗣位時四十八歲也又傳記言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則親迎時固周君[illegible]世子也韓侯嗣位之初入覲受命未全乎尊[illegible][illegible]且蹶父周卿士韓侯入周因覲而逆未爲不可且又安知非使人往逆而已不親乎然則哀公問之孔子而對親迎何謂也曰此指世子言之也今日之世子固卽他日之君也曰先儒謂昏事介禮不書裂繻逆女何以書乎曰杜氏于劉夏之逆后謂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推此則諸侯之逆必上卿乃可裂繻不氏則未命也未命大夫而逆夫人失之輕矣故書也明乎此而莊公之親迎與文公之[illegible]皆可得其書之之故矣若夫裂繻之繫紀以紀事也穀梁子不氏但名者慰謝之詭氏國豈可氏乎且不解[illegible]何謂之人乎

冬紀子伯莒子盟于密[illegible]

此[illegible]則以大夫先諸侯已爲無等[illegible]其字而諱其名無謂益甚[illegible]似矣然紀侯稱子[illegible]時方要伯姬我知其必無是理作秋者遇如此類無論先儒未有易從卽三傳亦當姑置胡氏之言當矣[illegible]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此桓母仲子也據左傳惠公立桓爲太子則仲子已蚤爲夫人非至隱乃成之也（杜註非）惠公既以爲夫人主隱公卽爲繼母禮不云繼母如母乎以夫人禮喪其終乃事之宜非爲桓而成之也諸侯不再娶于禮無二適此可以責惠不當以罪隱黃貲中曰先君之失禮臣之未如之何者也斯則天理人情之至也既以夫人喪之安得不以夫人書之其不書葬者或以爲桓未君或以爲不反哭非也既以夫人禮喪之而不以夫人禮葬之乎春秋不書夫子削之也再娶失禮不可爲訓故筆其薨以紀實削其葬以示義使人求其故而知之五年考宮但書仲子而不曰夫人亦此意也○或曰子何以知仲子之蚤爲夫人曰仲子宋武公女也宋公之女肯爲魯侯晚年之妾乎仲子非蚤爲夫人惠公亦必不舍隱之長立桓之幼矣曰桓之立爲太子安知非隱公立後事曰隱桓兄弟也非父子也稱爲太子則非隱立之明矣且使惠公不以仲子爲夫人不立桓公爲太子則當隱之時仲子實父妾桓公實庶弟果何所顧忌於此二人而必尊而奉之居攝讓之虛名而取殺身之實禍乎其不然也必矣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月會乃爲朔日食必在朔春秋書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凡二十六（桓三莊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僖五文十五成十六十七襄十四二十二十一凡二二十三二十四凡二十七昭七十五十七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三十一定五十二十五）公羊謂之食正朔是也書日不書朔者七（隱三僖十二文元宣八十十七襄十五）乃食前之月當大而小一日未朔而以爲朔（一日初一日也）故食在二日（初二日）公羊謂失之前者朔在前何休謂二日食是也日朔並不書者二（莊十八僖十五）乃食前之月當小而大一日踰朔而以爲朔故食在晦日（前月之晦）公羊謂失之後者朔在後何休謂晦日食是也二日食則二日爲朔晦日食則晦日爲朔而厤不以爲朔（厤書以日爲朔一）故史不得書朔也二日食尚是此月之日故史得書日晦日食并非此月之日故史不得書日也凡此皆司厤之過故左氏曰官失之獨桓十七年十月朔日食食在朔而不書日非司厤之過蓋傳史闕遺莫得而考也趙子常不從穀梁而獨取其夜食之說（穀梁以日朔皆不書者爲夜食趙亦不從）以證此經謂食時日未出故不書日豈知食必在朔亦既夜食足知夜已合朔周人以夜半爲朔合朔卽屬是日矣豈得以日未出歧之至襄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四年而再頻食厤法所必無此出一史官之記載由其怠慢食時失紀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所謂疑以傳疑也傳詳未言其闕失（闕謂不書日失謂再頻食）而杜氏于隱三年之不朔據己長厤所推而指爲史失則明與左氏官失相違矣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天子爲天下共主諸侯雖君國子民天子視之則臣也故生則六年一朝以行其敬沒則弔喪會葬以致其哀所謂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於崩時尤重稽之于禮告喪曰天王登假此王朝赴告之稱也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三年此諸侯爲天子之服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此諸侯會葬之文也既行弔贈因見新君所謂送往事居臣道不當如是乎先儒說諸侯親往多援顧命爲據考成王崩于乙丑癸酉康王定位相距僅九日五服羣辟豈能聞赴並集意是歲適當入覲故諸侯多在召畢二公得率之以見如曰聞赴而來則封域有遠邇訃至有先後道有險易行有疾徐斷乎能羣集于九日之前也王崩雖同而事體各異奔喪自有定制奚必援此爲據哉雜記列國之喪弔含襚賵臨皆備諸侯相爲且然況天子乎隱公于平王之崩若爲弗聞至使王臣責賻（求賻之求責也）比事以觀無王之罪不勝誅矣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聲子也君之母氏故曰君氏公穀改尹氏以爲譏世卿夫世卿專政妨賢病國固所當譏然周至東遷政在諸侯天子唯存祭號禮樂征伐若無所預故王臣之世不足譏春秋所譏者列國之世卿而已雖然亦未嘗顯言之也祇惟因其事著其人令學者原始而要終屬辭而比事世卿之譏隱然自得於言外所謂以不譏譏之也卽如我魯公子友書矣而季孫之行父也宿也意如也斯也屢書不一書公子慶父書矣公子牙書矣而仲孫之敖也蔑也速也蹻也貜也何忌也叔孫之茲也得臣也豹也婼也不敢也州仇也亦屢書而不一書此非世卿而何卽是以推而齊之國高陳鮑晉之六卿宋之華向衛之孫甯皆可得而知之矣所謂以不譏譏之也故無論此經實君氏非尹氏卽以爲尹氏亦不過從赴而書與王子虎劉卷等耳豈有譏世卿意哉穀梁又以爲天子崩爲魯主果爾是魯盡禮于周矣求賻胡爲乎來哉聞無異事而猶不之知惡在其明經也故吾確從左氏爲君氏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諸侯卒書名左氏謂同盟赴以名陸文通非之以爲臣子當創巨痛深之日安忍稱君名禮載赴詞云寡君不祿而已其言是也但謂會同盟知其名故死時書之則春秋書外諸侯之卒凡百二十有四未同盟者五十二而不書名者僅九彼四十三人之不同盟而書名者又何以稱焉愚以爲國君卒而赴諸侯固告舊君之終兼亦稱嗣君之始隱七年左氏云告終稱嗣是也既云稱嗣則嗣君之名卽告于此時列國遂已識之故於其卒也得書名于策固非由死時赴名亦非藉盟會乃知名也於何徵之昭元年楚圍弒君赴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觀此則知告終之後列國必詢其嗣使者卽稱名以對必然無疑也然則九人何以不名考春秋前後不名者滕三杞薛宿各一皆小國也秦三遠國也以小以遠舊史畧之春秋不得而增也或曰告終時失稱魯不知也

四年　衛州吁弒其君完

春秋弒君有稱名稱人稱國之異左氏定例以爲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甚矣其說之煩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所謂暴行卽弒父弒君是也所謂邪說卽亂臣賊子與其儕類將不利于君必飾君之惡張己之功造作語言誑惑衆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暴遂若其君眞可弒而己可告無罪然者相習既久政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公室且鄭封執政相倚爲姦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鮮有罪及其臣者如魯衛出君（魯昭衛獻）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左氏之例亦猶是耳噫於弒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討亂賊而反爲之先導矣邪說之惑人一至是乎然則何以稱人稱國曰稱人者以微者告也稱國者不告其人也此足以見元惡之專恣制國人以威使不敢以實告也雖然春秋從赴而書將令學者討求其實則書人之宋鮑莒庚輿書國之晉書偃莒僕吳光其罪且浮于稱名氏者矣唯齊商人弒君自立其當討無疑然猶曰弒其君者恨其國之不早

戕以爲君而後弒之也辭比事無間當國春秋書弒君誅亂
賊也然而趙盾崔杼之事時史亦直載其名安見亂賊之懼獨
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則
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因不修春秋曰
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莊七年公羊傳）諸侯之策
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襄二十年左傳）春秋書之曰衛侯衎出奔此以
變爲義者也晉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春秋亦曰趙盾弒其君齊
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春秋亦曰崔杼弒其君此以因爲義者也
因與變相參斯有美必著無惡不顯三綱以明人道斯立春秋
之義遂與天地同功彼董狐南史傳春秋而獲存（指左傳）晉乘楚
檮杌論春秋而幸及（指孟子）當時則書久則亡焉懼在春秋而不
在諸史有由然也雖然以盾杼之姦惡齊晉得以名赴春秋得
以名書賴史官之直筆也使晉宋吳莒之弒逆得董狐南史其
人則書必以名赴必以實鮑與庚輿必不書人書偃僕光必不
稱國亘史又曷可少哉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於是年先切所謂比事者經書二
月衛州吁弒其君完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九月衛人殺州吁有以見亂賊肆逆
惡黨眾盛衛人討賊之難謀老算深雖久而終殺之也書九月
衛人殺州吁十二月衛人立晉又以見衛之立君遲回慎重晉
無覬覦之嫌衛人無黨曬之私尸其事者石碏同其欲者眾人
故兩書衛人以昭公義此比事而見之也所謂屬辭者有二春
秋書立者再見於晉曰衛人立晉足知一國之公也于朝曰尹
氏立王子朝（昭二十三年）足知一族之私也（此屬辭之一）春秋書弒二十四
繼立者非弒君自君即奉自亂賊（楚穆齊懿宋文蔡靈楚比吳光弒君自君者也宋莊晉成）
（悼齊衛悼鄭襄陳成奉自亂賊者也）非兄弟爭國即藉手外援觀變待立（宋桓齊桓）
（兄弟爭者也晉惠莒展藉外援者也齊桓莒展邱公觀變者也薛莒衛）衛晉有一于此乎
（此屬辭之二）聖人究觀終始不禁慨然歎興以爲此二百四十二年
絕無而僅有爰大書特書曰衛人立晉以見繼弒者非討賊不
可爲君非得眾不可爲君此屬辭而見之也先儒不察責以不
承國先君不稟命天子噫討賊如衛得眾如晉而苛求尚爾彼
篡奪者何以言之抑不思先君已弒國安承賊討四月乃立君
安知不已請命耶石碏純臣籌之審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以叔姬爲伯姬之媵左傳無文蕭註家見二年伯姬歸紀今叔
姬又歸而伯姬尚存遂以爲待年之媵愚以爲非也媵未有不
與適偕行者宋伯姬之歸（成九年二月）衛來媵于前（八年冬）晉齊來媵
于後（晉在九年夏齊在十年）春秋書之人知爲譏過制（過九女）不知兼譏後
期也叔姬之歸後伯姬六年其非媵可知且媵者妾也或取之
鄰士或取之鄰國（士女亦鄰國女）國君女適國君若大夫（莒慶齊高固）斷不爲
媵觀衛宣姜二女（昭伯所生）一爲宋桓夫人一爲許穆夫人詩美莊
姜而曰邢侯之姨譚公維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夫）可見矣魯侯之女豈
作紀侯之妾乎然則叔姬安歸也紀季也何以知之于後歸酅
知之（莊十二年）既歸季季入齊盍即從（莊三年）曰五廟未定存亡未卜
故反魯以待酅定而後歸從一而終也春秋于其卒葬再書紀
叔姬雖魯之弔贈有加亦幸紀之猶存也若爲伯姬媵則姬與
季嫂叔也嫂叔不通問推而遠之又何可歸乎穀梁於此謂逆
之道微故不言逆陸淳辯之曰不言逆者大夫自逆常事不書
也啖助亦云但言歸不言逆知自來逆也是亦不以爲媵矣曰
是則然矣詩江有汜非指待年之媵乎曰序固云嫡不以媵備
數媵勤而無怨嫡亦自悔也以爲媵待年後儒之論也吾從序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曲禮云諸侯使大夫問于諸侯曰聘周官大行人亦云諸侯之
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此相於之禮無往不來有施必報不以國
之大小強弱論也儀禮著諸侯聘禮甚詳大要欲諸侯相厲以
輕財重禮俾民作讓而聯甥舅之情篤兄弟之好大字小小事
大之意即寓其中也春秋時眾暴彊陵就魯而言大國有聘無
朝（聘魯者晉齊宋衛陳鄭楚諸大國）小國有朝無聘（朝魯者亦多小國曹滕杞薛紀邾
郳邾之類）而其來往者皆緣一時私情喜懼無報施之道即當時列
國大夫所述或云三歲而聘（昭三年鄭子大叔云）或云歲聘以志業（昭十三年
晉叔向云）或云諸侯即位小國朝而大國聘（襄元年傳）皆各以其意爲辭
非復邦交舊典矣列國聘魯書來聘魯聘列國但書如內外之
辭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先儒據之以爲天子聘諸侯之
禮今考大宗伯及行人此文皆上連朝宗覲遇會同（就六者言）諸
侯下承殷頫（聘頫就王見諸侯之使言）實指王見諸侯與見諸侯使爲文則
時聘謂諸侯聘天子非天子聘諸侯也穀梁傳云聘諸侯非正
其言是是然而天子使諸侯亦有之矣大行人又云間問以諭
諸侯之志是也不曰聘而曰問尊卑之別也儀禮所載聘禮邦
交之聘也王使下問其儀無考然觀襄王賜齊桓胙辭有後命
猶下拜（拜于堂下）登受（升堂受胙）推此于王問當畧如之何休云北面稱
臣受之于大廟所以尊王命是也東遷王室既卑害禮傷尊聘
問下同列國春秋因事書之以著其衰凡伯周卿尊視諸侯古
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故戎起大眾伐其師而執之與鄭伯伐
取宋蔡衛三師于戴相似（在九年）彼主取師故書伐取此主執凡
伯故書伐以歸不言執言以歸殊王臣也諸家多言一人而曰
伐若凡伯止一人踽踽獨行然何夢夢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朝禮有二有相見之朝則天子諸侯日視朝（路門外之治朝也玉藻謂之內朝對
庫門之外朝言也文王世子以路寢庭朝爲內朝路門外治朝爲外朝）與羣臣相見是也在周禮
則司士掌之有朝覲之朝則諸侯六年一朝天子是也（周書六年五服
一朝）在儀禮則覲禮詳之朝覲之朝王當依南面立（廟中戶牖之間）諸侯
北面再拜稽首義主于敬也相見之朝王當宁南面立（門屏之間）諸
臣東西北面（司士云公北面孤東向卿大夫西面）相揖而退（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
士旁三揖）義主于交也（易曰上下交）故覲禮唯行于王而朝禮通于上下
君臣相見曰朝賓主相見亦得言朝大行人言邦交所以有殷
相聘世相朝之制也聘使卿行朝則君親行聘受之于廟主君
接以賓禮朝禮雖無攷然其受之于廟而主賓交好（論語邦君爲兩君之
好）益無疑也東遷諸侯彊大兼并小弱困敝故小國朝大國大
國朝盟主而伯國又設彊令以煩諸侯故有謂三歲而聘五歲
而朝者文襄之伯令也有謂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者叔向
之示威也而左氏亦謂五年再相朝爲古制諸侯即位小國朝
之爲禮邦交之舊豈其然乎究竟諸國來朝與魯君外如其疏
數唯力是視初無一定之準也要而觀之春秋之始政在諸侯
故往來之朝皆成禮春秋之季政在大夫至有朝而不納者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者是）此又世變之日下聖人之所深慨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不書葬）

實弒書薨孔氏以爲魯史舊文而夫子因之胡氏以爲魯史皆書弒而夫子削之愚取晉史書趙盾弒君齊史書崔杼弒君參考知胡氏之言爲皆何則人之惡惡一也史之直筆同也安有齊晉史然而魯史獨不然乎但當日翬使賊公子寫氏桓立而討之史官不審安知不直書寫氏慶父使卜齮賊閔史官不察安知不直書卜齮夫子修春秋至此不禁掩卷歔欷慨焉長歎痛心先君之不考其終更切齒亂賊之不得其實欲仍書弒而有所不忍欲正亂則而舊史無之遂特筆書曰公薨公薨必地而隱閔不地公薨必葬而隱閔不葬令讀者駭其獨異深求其故以知其實且也慶父之賊易定也翬構二君而桓利隱禍權首從以求書法不得誅眞而縱桓此又筆削之際所當迴翔重愼者不若諱之爲安也唯桓立之日聲討翬逆如叔王之戮豎牛其罪庶可末減而不能也此所以爲千古之罪人與

君弒不書葬公穀以爲不討賊左氏以爲不成喪愚按之經傳彼謂不討賊者蓋見衞桓之葬以州吁既殺齊襄之葬以無知既殺陳靈之葬以夏徵舒既殺是固然矣獨何以處魯桓蔡景許悼之賊未討而書葬者乎公穀于魯桓之葬則以爲讎在外也不責踰國而討也於蔡景之葬則以爲君子辭也不使父失民于子也於許悼之葬則以爲君子之赦止也嗚呼君父遇弒臣子討賊以異地而可免以父子而可恕（蔡許二君皆世子所弒）是春秋寬亂賊之塗而禮經所謂君之讎眂父與所謂寢苫枕干弗與共戴天之文皆爲虛設矣是豈聖人之意乎故書葬者果皆賊既討則不書者可言不討賊書葬者不皆賊既討則不書者斷非不討賊然則奈何曰左氏不成喪是也就魯言之隱生爲攝主其弒也不以君禮成喪也可知閔生八年而立立甫二年遇弒國亂誰復成功君之喪者就他國言之春秋書外弒君二十四其書葬者五衞桓葬于宣齊襄葬于莊陳靈葬于成皆成禮而諸侯會之也（春秋外諸侯葬魯會則書）蔡景即葬于般（子弒）許悼葬于斯亦成禮而諸侯會之也其無論成喪與否皆不書葬者六吳夷昧僚楚頵虔以僭王也莒庶其密州（春秋莒無書葬者）以卽夷（傳云卽東夷）其不書葬傳明著其不成喪者五齊懿則稱諸竹中也鄭靈則改葬諡于七年之後也（宣四年見弒至十年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晉厲則葬于翼東門外以車一乘也齊莊則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不以兵甲也齊蔡則殺諸野幕之下葬諸及冒滑也餘八君考其嗣世始宋殤之于殤晉惠之于卓齊商人之于舍宋鮑之于昭衞衎之于剽曾寇讎不啻其肯成其喪者乎推此即宋御說之于閔晉黑臀之于靈棄疾之於比其不成喪亦可知矣蓋成喪則諸侯會葬不成喪則諸侯不會葬會葬則書不會葬則不書理固昭然無可疑者若夫討賊之義即見于見弒之前君既弒矣繼弒有書如殺州吁殺無知殺夏徵舒即知賊既討無之即知賊未討又何必寓此意于不書葬之中哉

皇清經解卷八之五十二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五十三　學海堂

學春秋隨筆　鄞萬處士斯大著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閔公弒而僖公不書即位見其有不忍而削之也隱公弒而桓公書即位見其無不忍而筆之也子般弒而閔公不書即位子惡弒而宣公書即位其義亦如之削之即知弒由于賊筆之即知賊由於公謹嚴之法是即鈇鉞之誅也然則桓宣之書即位何以異於文成襄昭哀五公之書即位曰僖宣成襄定得正其終（書薨書葬）則文成襄昭哀之書即位爲正其始矣隱公子惡不正其終則桓宣之書即位不正其始交比事自明奚煩多辨（文成襄昭定哀即位亦非禮說見隱元年此云正始就非禮中猶爲得正耳）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

自宋殤即位馮出居鄭穆意于除害之言（隱四年衞州吁使告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與鄭爲仇七年之中（自隱四年至十年）伐鄭者三入鄭者一圍取邑者一志在除馮也鄭亦伐宋者再取邑者二（取郜取防）取師者一志在爲馮也至是殤弒而馮立矣是督也賊雖由督其謀實鄭莊與馮陰成之督督以相宋傳之假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以爲辭督特以小故遂肆其毒而無忌於何知之于下稷之會知之（說見下）

滕子來朝

春秋諸侯始稱伯而後稱子者滕也始稱侯而後稱伯者許也始稱侯而後稱子者杞也先儒說此經不一以爲時王之黜之者杜元凱也以爲滕子在喪者趙伯循也（朱子曰前見滕侯卒）不以爲後屬楚而夷之者程叔子也胡文定則謂首朝弒逆故降稱子以狄之孫明復程可久則謂國小貢薄自貶其爵以成禮（朱子如諸）（胡說止貶其身可矣子孫何罪盡貶之乎故獨取孫程說）愚就加樂衡杜說爲近夫天子之命討一也周室雖衰稽之經傳錫命猶行于列國（莊元年追命桓公十六年命曲沃伯爲晉侯僖二十八年冊命晉文爲侯伯文元年錫公命成八年錫公命襄十二年賜齊侯命昭七年追命衞襄）如二邾（邾小邾）初皆稱字（隱元年盟莊五年郳犂來來朝十七年皆與邾儀父）後乃稱子（莊十六年書邾子克卒僖七年書小邾子來朝）皆以王命進之既王能命之而使進獨不能貶之而使降乎縱不能行之魯晉諸大國獨不能行之滕薛一二小邦乎家則堂謂王爾已頹陵者有之未聞其能黜亦已過矣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是會也鄭莊以宋馮既立慮有中變乃糾齊魯陳三君駐師于稷以防之（君行師從）爲位既定督相已成乃受賂而退在諸君爲定宋在春秋爲成亂誅黨惡也杜注釋成爲平謂是會本欲平宋弒君之亂以受賂不果夫謂之平亂必將復督逐馮置君而後去乃可曰平彼鄭莊仇未欲禍殤病馮已非一日今方得逞其願其必不討逆也可勿論魯桓弒君自立得宋馮而不孤願之無瑕者可以戮人未聞賊能討賊也齊僖與鄭石門之盟（隱三年）相得甚歡既與宋盟于瓦屋（隱八年）旋即背之而會魯鄭伐宋（隱十年）繼後與鄭入郕與魯鄭入許要結如此將唯鄭莊是聽況陳桓鎭鎭因人成事者乎且諸君非知君臣大義者苟知君臣大義魯桓不[illegible]之矣齊陳鄭三君之討當先至魯矣故即爲會之本意初非平亂也而爲位以是定督相以是成從此亂賊橫行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不謂之成亂而何然則郜鼎之賂何爲也曰以謝定位非求免討也

三年春正月

春月必一書王獨桓公之代不書王者凡十四（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先儒多謂桓無王義則是而詞未盡考桓十八年中所行惡無王之事而魯大夫不誅蓋弒隱之謀翬倡之而桓遂之然通國之人咸知隱攝桓適無有起而議桓者然而翬不可不討也討翬寔可以謝咎因可以自解春秋于其元年二年書其易

由[illegible]成亂[illegible]傷害其無王而猶繫王于月者以其居位日淺或一旦悔悟加罪以顯戮去非而從善也至三年使翬逆女寵任已專與弒之跡彌著又其即位以來三受王聘四年宰渠伯糾[illegible]八年家父[illegible]十受外朝[illegible]曾不聞一介至于王廷至使王使求車而王崩不赴[illegible]行於國者大雩[illegible]大閱[illegible]大雩[illegible]之閏[illegible]狩[illegible]焚咸丘[illegible]之非制行於外者輔鄭突以篡適而盟會戰伐無虛日[illegible]凡皆無王之顯然者春秋于此欲明著之而均吾先君有所不可欲不著之而大義斯晦亦所未安爰寓意于書月繫王而猶自無所逃其實傳所謂微而顯者此也然而十年書王亦十爲數之終王不可以終無也王不可以終無春秋爲天下而書王不謂桓有王也十八年書王者車中之拉脅甚矣爲魯氏之殭尸舉削至此甚有所不忍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翬逆女常事書之何也病桓之德翬事已忘其爲賊事任使而勿疑也嘻使與弒之人逆夫而所逆之女即設身之人其氣類若默有感召然者孰謂非天道乎考魯之夫人爲公而娶于齊孝惠娶于商[illegible]桓娶于齊蓋桓弒君而立自反不縮求大援莫如齊齊始得魯爲婚親送女以臨之桓遂親會以承之夫人于此已有驕蹇難制之勢故其書至也與夫人歸寧而逆者無以異[illegible]十八年濼水之行男女相瀆申繻雖諫而不能止也禍機已伏于此矣

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illegible]

桓公篇闕文凡五四年七年之闕秋冬也五年正月甲戌下闕所繫事也[illegible]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人燕人戰闕戰地也十四年夏五闕月也蓋自桓至宣已二百餘年錯簡所遺入而觸脫夫子修春秋不敢以己意增之蓋其慎也其既莊二十二年之夏五月[illegible]二十四年之郭公[illegible]亦如之即近而襄二十八年楚子昭卒之不書閏[illegible]昭十年之不書冬二十一年[illegible]黑肱之不書邾[illegible]更近而定六年之仲孫忌[illegible]十四年之無冬亦無不如之胡文定於此四年七年無秋冬謂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桓弒君當討而天王反聘是無刑也故去其秋冬夫不當賞而賞[illegible]與當刑而不刑同失天王不討當去秋冬天王濫聘亦宜并去春夏矣有是理乎且其朝聘適來於夏耳使來於春或來於秋冬將謂夫子亦去二時乎嘻胡氏之言乃文人之巧思非明經之正義也

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是役也鄭莊之罪不容于死所不待言在桓王亦失之輕遽故王者舉事必權緩急謀萬全乃可以懾諸侯威天下非是則王靈褻矣桓王之立於茲十三年他諸侯不具論就魯而言隱於平王喪不赴不葬且終身不朝不聘罪宜討也而反再聘之[illegible]就桓而言立五年未聞一朝一聘罪宜誅也而亦再聘之[illegible]就鄭而言莊初與王交惡[illegible]然踰二年而即朝王[illegible]又二年復以齊人朝[illegible]是猶修臣節也繼入爲王左卿士[illegible]則常在王所也至是以奪政不朝援以六年之期[illegible]一不朝耳一不朝則恐其罪奈何其遽與師興而不於舊適之將執來[illegible]于一不朝之鄭鄭莊陰鷙于君子兄弟尚多餘慝[illegible]安然受之乎且天子討而不伐謂命之方伯而已不待也今乃親御師以行從之者唯三弱國勢孤而力不支以與校者不濟之鄭莊爲敵矣待繻葛而鼓始知王卒之必敗噫自是而王靈益不振矣自是而諸侯益張伯者興矣皆由桓王舉事不能權緩急謀萬全以至此也春秋書法雖曰尊王而筆削之際蓋不勝感慨云

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書子同生雖因舉以太子之禮其實以著[illegible]之年見其嗣位之初以童稚受[illegible]有父之仇[illegible]亦不能以禮防閑也故書子同生於前所以甚文姜於後也

十一年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突歸而忽出忽之出由乎突也突出而忽復歸[illegible]突之出非由乎忽也忽歸而莊公卒何以不稱子連後復歸文見之也復歸稱世子不得謂出奔時非世子也嗣位矣何以不稱鄭伯而稱世子稱鄭伯則不見其序適長而突之篡隱稱世子則見突爲庶孽而篡奪愈明[illegible]雖生死皆稱鄭伯是[illegible]之歸而已矣歸復歸入復入善惡難以例拘宜就事觀之

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乙亥後壬申三日則災時當致齊矣然不出廩君以爲災餘則色臭已變豈可薦諸鬼神人縱愚必不至此但嘗爲秋祭八月乃夏之六月[illegible]不當嘗不災固宜緩有災益宜緩宜緩不緩則非矣書八月壬申御廩災記災也書乙亥嘗記不時也分觀合觀義乃並見

十有五年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即鄭莊城之以實子元者也[illegible]鄭京櫟實殺曼伯[illegible]一則突入據之後復并得京京櫟並大邑突據之勢益張鄭遂日削矣又突[illegible]不曾茂[illegible]唯祭仲[illegible]人而已邦交不及赴告[illegible]故忽不見其終喜[illegible]不書其始突則[illegible]入而即有諸侯之助[illegible]是年會[illegible]與齊陳遇[illegible]終與齊桓會盟[illegible]有襲言之臣多外援之力於以入國[illegible]而不書人國者以突[illegible]爲篡於[illegible]

十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按齊詩南山序[illegible]公[illegible]之行淫乎其妹史記亦曰齊襄夫人襄公女弟也夫人歸魯在桓三年[illegible]十七年後乃娶王姬[illegible]無當其身女[illegible]而女之兄[illegible]之婚之理[illegible]元年[illegible]行[illegible]之敗[illegible]則[illegible]

學春秋隨筆　鄞萬處士 斯大 著

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內諱奔曰孫此如也非奔也何以書孫特筆以甚文姜也諸兒爲獸行而戕魯桓魯請討彭生以桓喪歸夫人亦隨喪而至既而恐魯人多口因思與諸兒爲曬魯之謀使魯人相忘于齊而已得安意肆志而無忌故諸兒之乞昏王室彊魯爲主且請追命魯桓以慰魯臣民之意皆夫人此行爲之畫也人情怨仇難于初合自王姬一歸與齊曬就而後此之會狩（四年狩 會師 三年溺會伐衛）（五年公會伐衛 八年及齊圍郕）魯君臣果與相忘夫人遂得託國計以遂其姦而會而享而如師或閒歲一行或一歲再出莊公始則幼懦無知不能遏制迨積久勢成欲中斷而無從矣嗚呼可不哀哉聖人修春秋至此以爲君父大慝使魯人始終不明復讎之義者皆夫人以術愚之又夫人頻出實頻淫奔奔不可書亦不勝書故誅其始行特書爲孫與負罪竄逐者同稱而後夫人與弒之情縱姦之惡昭然于屬辭比事間矣不稱姜氏者絕其族屬書非人類也先儒謂魯人責之果誰責之邪姜實醜顏忍恥豈憚魯人之責邪且果責而奔何以未久即還邪（二年出會故知即還）

二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侯大（大紀侯名）庸闇無能不能强於爲善自郱鄑郚既遷（莊元年）國勢日蹙季知不可爲遂不由君命以酅入齊求爲附庸春秋不書爲叛者以其事雖自專而先祀不失可以存紀之一綫非以地奉敵者比也然而書以齊入詞氣之間隱著其自專之意雖非甚絕豈有顯褒明年去國傳云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蓋紀侯至此無可如何季雖在齊不能止齊之不入乃以讓國與季爲名而已則潔身以去其實去國之後齊即據之而季之所有者僅一酅也然則紀侯始焉不能制季後遂因以爲名先儒乃謂分國與季使之入齊此不察當時事情亦不善求書法者也

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魯莊以桓六年生至嗣位年十四童稚無知未能獨斷上倚乎母母雖姦惡其智術足以籠其子又宣淫一事其初年亦或未知車中拉幹亦謂竟出彭生而非諸兒之害也且莊公技勇絕長而天性未摯知彭生既討直謂無可更仇故嘗與齊侯共事而不顧聖人於此蓋甚閔其始之無知而馴至後來之不振且甚疾諸兒之淫兇既殺其父而又愚弄其子也故于此諱齊稱人而五年伐衛同之八年圍郕則內外並諱稱師若公與諸兒終始不相見然者嗚呼於忘讎之中示復讎之義斯誠游夏所不能贊者與

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子糾小白古今不決之疑有二其一或以爲僖公子或以爲襄公子也按齊襄取王姬在莊元年冬不數月乃卒即媵妾有子距今八年亦未成人而小白入國已知任管仲圖伯功踰二年亦取王姬其爲僖公子無疑也或以糾爲兄小白爲弟或以糾爲弟小白爲兄也按經文書糾爲子子以嗣君之稱矣予以桓君之稱則糾爲兄矣或乃以公穀經文納糾無子字爲疑不思殺糾之經公穀不已稱子乎由後推前不得爲納時之非子也故公羊於糾曰貴宜爲君於小白曰篡穀梁于小白曰不讓曰惡之以傳證經知納糾不稱子之爲闕文而左經爲可據矣吾獨怪諸儒之于公穀經則從之而傳則背之何其蔽也荀卿有言桓公內行則殺兄而爭國荀與公穀並周人其言必可信故史記序襄公之弟先糾後白亦以子糾爲兄而三家註疏亦初無異說獨薄昭與淮南書有齊桓殺弟之言（朱子謂未可據）趙子常云時漢文於淮南爲兄昭故避兄而言弟說者不察乃據之以訟經盡翻前人傳註此吾之所不解也或曰如子言糾兄桓弟則管仲不死糾難夫子何以不責之而反予之曰仲佐桓立功被當時及後世夫子節取焉於其死生之節姑置弗論至糾桓之爲兄爲弟更未暇及也抑管仲生平知功名不知節義故甘心囚虜心術已虧縱一時建豎可觀揆之王道適識器小以是知不死子糾非聖人所許必通前後論仲語參觀糾兄桓弟正合斯旨○納糾一事他國可魯必不可魯他公可莊公必不可糾讎子也諸兒弒讎釋矣何以不可曰九世復讎讎不可信然而孝子見似目瞿聞名心瞿父弒于齊何如隱惻有曰見齊人耳聞齊事而此中不驟然負痛如不欲生者乎讎方死而遽忘之何其忍也爲莊公者較之諸兒尚在其寢苫枕干之忿或可渡平要當絕弗與通以致其終天之恨奈何因其喪亂欲爲之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寧也在莊公于諸兒在日固已相忘此舉固無足怪春秋之義以爲公可伐齊不可以納糾而伐齊納糾雖可納不可忘讎而納故書伐齊納糾以病公糾書子以明宜糾正則小白之入爲篡明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公以夏伐齊至八月而戰歷月踰時老師費財殃民辱國而所納之子非惟不克納且畏其威而殺之噫春秋戰多不義今與讎國戰而非爲復讎益爲不義之尤者雖勝不足多而況至大崩乎公無以自立于人世矣糾畏難而來反至見殺文承敗績一若齊人就我師中取之以去而非使我殺之者雖以著齊人之惡亦爲魯諱恥且存國體也然而與戰異月又未嘗不昭然矣

十有一年冬王姬歸于齊

諸兒既死說者謂莊公于齊桓可以忘讎非春秋之旨也何以知之于書王姬歸齊知之蓋王姬下嫁不獨莊公時有之魯主王姬婚亦不獨莊公時有之而獨莊公之經兩書王姬歸于齊者惡主讎婚也夫讎人雖有存沒怨懟雖有淺深孝子痛父之懷不以久近而中變吾父見弒于齊可及吾身而再主其婚乎雖然向一王姬之館而前此單伯送女築館于外書之不厭其詳此僅一書歸者豈因前可以見後抑亦讎有淺深故書之有詳略與

十有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北杏之會[illegible]諸侯多從齊魯更滅遂[illegible]公與齊[illegible]心爲公之忘讎而與齊同盟數矣於此盟何尤豈以仁人孝子之哀當存惻然難安者先儒[illegible]敵[illegible]怨不在後[illegible]之言謂齊魯可平嗜怨之與讎可同日語乎恐[illegible]一時之嫌細者況身之痛公之于齊讎也非[illegible]也[illegible]而可通[illegible]而可通是天下有無父之人矣然而春秋不譏者何以公素已忘讎桓非與擬會盟已非不必復讎僨也或曰亦[illegible]伯公不從且病國奈何曰念及父讎身可捐國可滅齊不可通也且我能自强諸侯將我服齊雖大無[illegible]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夏齊人殲于遂　秋鄭詹

自齊逃來

鄭厲以十四年入國鄭之二會十四年冬十五年春宋鄭皆與乃齊宋一伐鄭而鄭遽使宋者必鄭背宋而卽鄭也自是而齊宋伐之荆亦伐之南北交攻然鄭不敢不卽齊也故同盟于幽十六年冬乃冬方同盟明年春鄭執其臣詹鄭介居大國之閒從于彊令湯服齊而陰附楚乎方齊桓自入國以來屢以兵威脅制諸侯故魯宋鄭皆見伐而譚遂皆見滅其北杏二鄄及幽之盟年皆十六以前未嘗不以兵車也迨至遂成遺殲始怵然于諸侯之未可力制故滑之盟鄭詹不復來責十餘年閒兵雖少試亦稍戢矣論語稱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蓋自二十七年幽之會始而檉年九而貫年二而陽穀年三而首止年五而甯毋年七而洮年八而葵邱年九而鹹年十三凡九會不以兵車伯業遂成非由遂人洩憤一殲默有以警告之乎噫以兵車而諸侯未必從不以兵車而諸侯未必不從故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流存中云春秋日食三十六後世麻家推驗精者不過得二十六一行得二十七本朝衞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某以問吾師梨洲先生先生答曰按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壬子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豈前史誤哉某按先生云此年二月有閏是以厤法精求得之通考春秋時置閏多在歲終文元年傳曰閏三月非禮也諸麻法古疎今密按以密率是年當閏二月在當時之歷恐在去年歲終也說詳文六年

十有九年　夫人姜氏如莒

文姜自諸兒既殺年八踰七年乃一如齊年十五其爲與非爲不可知然兄弟爲歸甯之禮而書而失已見自此不更如齊亦見桓公能制以禮不令如前肆志矣今而頻年如莒豈不得志于齊者更欲得志于莒乎按姜以桓三年歸魯至此已三十五年年五十餘矣淫穢之性老而不衰天之所以報魯桓者至矣可不畏哉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畏我也說者謂討受鄭詹逃在十七年已踰二年豈至是始討乎蓋公自柯盟後至此七年未嘗與齊桓同事幽之盟則使微者行鄄之盟則結媵遂事當時諸侯從齊者眾魯爲望國公之不往桓之病也故以宋陳來伐西鄙亦不深入聊爲儆告之師自是公遂求昏與齊合矣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眚可也肆大眚不可也此必文姜遺命蓋其生前淫惡彰聞將死言善因縱赦罪人冀人感其德而忘其醜也豈知非常之赦宥及大憝而善人更罹其毒究竟何解于身後之名哉意爰雖有命亦亂命也公遽從之過矣

冬公如齊納幣

莊公生於桓六年至是已二十五歲猶須婚于齊說者謂文姜制之令必娶齊女而齊女待年故遲遲耳此不近人情之論也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父母之心人皆有之文姜雖淫惡愛歸抱孫豈遂無情斷無子年踰壯禁無他娶而必娶齊女之理然則公何以至是圖婚曰前此有孟任爲夫人也孟任與公割臂而盟許爲夫人已生子般公不得背之而更娶齊是必孟任已卒內主無人故更圖婚于齊也孟任既爲夫人春秋何以不書卒葬曰孟任之合幾與奔同雖夫人而非夫人者書之而夫子削之以明夫婦之倫人道之始不可以苟合也若夫饑女之不當婚居喪之不當納幣納幣之不當親行觀文卽見其非不必多爲之說也

二十有八年冬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無麥禾則饑饑而告糴宜也葵邱之會壹明天子之禁有曰毋遏糴是饑而告糴禮之常也公羨皆譏國無蓄聚一年不熟告糴爲不正不稱公使爲私行夫國無蓄聚此其平時之過就事而論歲已饑矣不外糴何以救民故臧孫此行謂之急病可也若以爲不正則不當告糴不告糴則必坐視斯民轉溝壑而莫之恤也君子之爲國固宜爾乎又遍攷春秋諸臣出使者嘗如無有書公使者乃獨於辰之告糴以爲書公使譏其私行不知其何說也然則譏魯無蓄聚當于書無麥禾見之不當以病臧孫也

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之卒卒于酅也而春秋志其卒葬見紀祀之猶存明紀季之非叛也然則何以不繫酅而繫紀紀封國也酅紀邑也紀亡酅存而猶繫之紀酅存則紀存也叔姬卒葬書而紀季之卒葬不書叔姬吾女也紀季紀侯弟非王命所封例固不得而書也

三十年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內女爲諸侯夫人生稱字卒稱字葬則稱謚如宋共姬是也宋共姬卒葬在襄三十年紀伯姬叔姬之葬何以不謚伯姬葬于齊侯年莊四紀侯去國之後無人爲謚叔姬卒于酅紀季尙存以微邑僅存其祀而已不敢如成國謚其夫人故並依生卒時書字亦所以憫之也

皇清經解卷八之五十四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五十九　學海堂

學春秋隨筆　鄞萬處士斯大著

閔公元年季子來歸

說者以季子來歸爲國人喜之夫國人之喜之者爲其能靖內難輔幼君也然究竟不能沮哀姜慶父之逆謀而閔公踰年卒見弒則亦安賴有季子乎此無他季子得成風之事心[illegible]於閔公之弒雖非其所願而亦不力爲之捍者二心故也迨僖公既立敗莒于酈而受汶陽田及費自是魯政世由于季勢成而不可返故朱子謂友爲魯國之賊而季子來歸一書乃聖人著季氏專國爲亂之基淘千古隻眼也觀其酖叔牙而前爲立後來共仲于莒而不加顯戮放且兩卿而爲仲孫大抵其中懷有隱衷于二氏者故稍爲寬假而不直聲其罪以正市朝之法乎然則何以書季子而不名也曰魯史因國人始望之喜而然之聖人亦因而不變然比事以觀而見其無以慰魯人之望也則察之而不名者乃所以深責之與

冬齊仲孫來

弒慶父弒君齊桓爲伯王救書討罪其責也乃魔又如齊在上任其往反一不之問謂非容奸得乎仲孫之來魯人必望之而喜以爲除賊臣靖禍亂將在此矣豈意其來爲觀國一無所事自是而淫毋賊臣益恣無忌哀姜旋亦未幾而閔公弒矣然則仲孫此來非徒無益人之望抑又滋魯國之危噫伯主之所爲如此其何以服天下春秋氏而不名者亦因魯人始望之甚

而其卽是以爲諱者亦比事以觀而自見也

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凡祭皆吉禮不獨禘也此獨言吉禘者喪未禫未可以吉也按王制祭統並云天子四時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王制兼諸侯言蓋從周末僭禮爲文其實非也王制漢文時博士刺六經中語爲之三代典禮于此可見一二及僭禮者亦偶未擇耳先儒言禘多本緯書三年五年之說謂王制所言爲夏殷之禮或以爲不足信皆妄也）四祭中唯禘特大（礿嘗烝止祭有廟之祖禘所上追始祖所自出下及毀廟未毀廟之祖爲特大）故又曰大事（文二年經書大事于大廟是也）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凡羣廟合祭曰祫非禘嘗烝之外又別有祫也）三祫中唯禘特大故又曰大祫（文二年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是也）謂禘止上追祖所自出而不及羣廟與夫三年一禘五年一祫之說皆不本於經不足據也（愚于學禮質疑中詳辨之矣）諸侯則春礿秋嘗冬烝名與天子同夏祭則名禘與天子異故禮曰不王不禘（天保詩有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此詩作于武王時故云禴及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始定以禴禘嘗烝爲天子四時之祭禴祫烝嘗爲諸侯四時之祭）東遷諸侯僭踰魯晉皆行禘及其甃也用其禮於羣廟則益非矣○先儒謂三年喪畢必禘于大廟致新死者之主而審諦昭穆其言是也蓋新死之主初升必備見諸祖唯禘則諸祖畢集烝嘗唯有廟之祖而已故致主必于禘既禘乃歲行時祭先儒又謂致主禘後三年一禘以爲常因舉僖八年禘于太廟宣八年有事于太廟定八年從祀先公以爲第三禘之證且推此知諸侯卽位之二年必第一禘（卽致主也）五年必第二禘以合于三年一禘之說噫是惡知僖八年之禘以致夫人書宣八年之有事以仲遂卒猶繹書定八年從祀以陪臣執國命書非謂唯凡八年乃禘六年七年與九年十年皆不禘也其三事皆值八年亦偶然耳設使此三事或有在六年若七年或在九年若十年春秋亦無不書也乃據此而必謂三年一禘抑何謬與○致主用禘天子之禮諸侯致主當于祠烝嘗三祫行之毀廟之合否禮無明文不敢質言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慶父弒閔公傳言成季以僖公適邾果爾則哀姜慶父誰復迫之使奔意季友必以適邾爲名而潛使告難于齊且令人以齊師卽至恐哀姜如楚棄疾之恐比更誑言慶父已討成風復從中持之哀姜倉卒中懼禍遠及且亦信慶父已死而不相謀跟蹌出走而慶父之內援中失知事無成亦遂出奔季友遂以僖公立之也推尋事蹟應必其然

冬齊高子來盟

時哀姜已孫慶父已奔僖公既立季友當國國勢漸寧矣高子卽不來魯亦必不亡然而齊桓伯主也魯當國事初定內憂宜恤外患亦宜防彼莒邾微國尚與偃鄎之師（莊在明年）使伯主不我相親侮我者獨邾莒乎哉故高子此來亦魯人之望也既盟而齊魯合亂益弭國就安是可嘉也子而不名其以此夫其不書使者書使則當書名書名則與鄭詹（桓十四年）衛孫良夫（宣七年）之來盟無別而其美不著欲著此盟之美故不書使以信高子信高子乃所以美齊桓也

皇清經解卷八之五十五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五十六

學春秋隨筆　鄞萬處士斯大著　學海堂

僖公元年春王正月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傳云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君救與遷是一時事據經則救在正月遷在六月相距幾半載且城邢之師卽救邢之師書之重詞之複用見齊桓終始急邢而狄之去來倏忽故久次聶北以爲援既知師還狄必斃邢遂相與遷其國而助之城然後邢可安而師可罷是則存邢之功在救與遷而所以得觀其變善其謀使邢得安于無事者非久次不爲功也先儒謂救不言次果春秋之定例乎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哀姜通慶父殺二子罪固應誅使不出奔縱未能必得僖公之厚奉或得如穆姜之從處東宮（穆姜通成孫僑如欲去季孟慶成公齊桓亦置之）不問矣乃懼禍外孫心畏齊桓意公與成季在邾依之庶得自全豈知至邾而穢行彌昭益甚齊桓之怒彼大義滅親者父不憐其子何有于淫亂之哀姜經書夫人姜氏薨于夷雖爲內諱使若疾終下書齊人以歸使讀者疑之曰魯夫人也胡爲乎齊人以歸也則其非死于疾而死于殺非死于魯人而死于齊人無不曉然言下矣不亦微而顯乎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氏不稱姜者薨時已見省文從可知亦以別于生稱也凡夫人生時出入皆稱夫人某氏死後則稱諡如聲姜穆姜之類今哀姜喪歸欲稱其諡而未葬無之（古禮葬後議諡）欲直稱夫人姜氏又疑與生時無異故去姜字以別之諸譏齊桓（胡傳）責魯僖（劉傳）之說皆非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邱

齊桓公存三亡國謂邢也衛也杞也然邢逼于狄遷夷儀而助之城夷儀固邢地也衛爲狄所入懿公走死文公處漕乃城楚邱而遷之楚邱固衛地也杞病于淮夷諸侯爲之城緣陵緣陵固杞邑也皆實未亡傳謂之存亡國者以其敵國外患瀕於危亡賴桓公復安之也先儒多以專封病桓夫謂之封者必因其功德錫之爵土列于諸侯若周初之封建者也三國何未絕地尚存伯主以救患分災之義城之而議其專封爲晉嘗懼矣盍亦考當年事實乎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春秋諸侯莫尚乎五伯五伯莫盛乎齊桓齊桓盟會莫善乎葵邱征討莫高乎伐楚然而孟子所謂摟諸侯以伐諸侯爲三王之罪人者亦卽在是學者平心順理觀文考義不以功掩罪亦不以罪沒功斯可以定桓文矣是役也功在責包茅服禮楚罪在不討僭王不誅猾夏所以然者不由于命以力假仁自知不足以服人未敢問及乎此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濤塗雖誤師不忠于齊未始不忠于其國爲齊桓者察其情而恕之可也卽以爲有罪執而治之亦已矣何至秋以三國伐之冬又以七國侵之因一臣而禍其一國桓于此不大忍乎江黃近楚而來會竟驕之以伐陳將誘遠國之兵威不顧小邦之後患用江黃者適所以滅江黃也噫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讀春秋有無俟詳考傳文卽得當年情事者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何則諸侯之于世子有君之尊有父之親夫獨無情而忍于殺之乎是必嬖寵潛謀奪嫡造端媒孽微使失愛

以至於此也愚於申生事有疑焉傳云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然則申生之出大不正也大不正而可以爲世子乎又傳云惠公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因知穆姬申生既生賈君卽撫爲己子申生因是得立而不知其不可也不可以爲世子而以爲世子獻公溺愛之過也以爲世子而又殺世子獻公聽讒之過也然則申生無過乎申生之爲申生也生我者君父立我者君父殺我者君父我知爲子而已矣過焉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定王世子也或曰是會也不稟王命在世子則無父在諸侯則無君春秋非之或曰是會也雖無王命沮天子廢立之私杜周室將來之亂春秋是之愚以爲皆未得當時情事者也以愛易儲天王雖有其意尚未布之文告見諸施爲世子縱窺知君指亦未敢斥言以告諸侯諸侯卽微得君情亦未敢明言以會世子且世子朝夕視膳諸侯未入天朝藉非請王命以行世子必不敢擅會諸侯諸侯亦何能私匿世子據左傳云會王世子鄭謀寧周也蓋齊桓去年伐楚責包茅問南征皆尊周之事天王亦應聞之今年此會名曰寧周以世子下臨爲諸侯欲定世子也天王喜于寧周遂許世子之出世子出而諸侯以殊禮尊之儼然正儲君之位於是天下萬國臣民咸曉然曰此天王之世子也而世子之位定矣春秋以齊桓有尊王之美得善全之道故書及會以與之鄭伯雖順王私而獲戾於公義也故書逃以罪之

八年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致哀姜主於大廟也曷爲不于喪畢致疑其禮也（哀姜淫見殺）疑其禮則不當致不當致而致故但稱夫人而不曰哀姜若似乎致他夫人而非哀姜然疑其禮故著其疑也先儒有謂禘非合祭但追始祖所自出而祀以始祖然則禘不可以致主矣禘不可以致主此何以致夫人乎故當從合祭之言爲是

九年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

世子申生旣殺則奚齊爲世子矣何以不稱世子春秋之法不得有二世子也嗣君未踰年稱子何以不稱子君在曰世子君薨曰子子卽世子也春秋之法不得有二世子卽不得稱子也不得稱世子不得稱子亦不得稱君故仍繫之先君而曰君之子君之子異于君乎上書晉侯卒此書殺其君之子雖未君而實君也以爲君之子有異于君則是殺其君之子異于弒君也殺君之子異于弒君是奚齊與卓異也春秋一視奚齊卓則殺其君之子與弒君同也

十有四年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十有五年　九月　季姬歸于鄫

此鄫季姬也前此何以不書歸蓋歸于鄫子爲世子時公不自主其昏也今來寧何以不書旣詳其遇防使朝之事則來寧自見不必書也季姬何以不繫鄫下云及鄫子知爲鄫子夫人也先儒多從二傳謂姬自擇配使來請己此傷風敗類之尤閭閻尙不屑爲堂堂魯君之女肯出此乎趙子常云使來請己者謂公怒其不朝而止姬姬使鄫子因朝而請己如此則三傳可通爲一庶于事理無礙或疑明年季姬歸鄫爲嫁之文獨不見紀叔姬之歸酅非始嫁亦書乎若以叔姬繫紀季姬不繫鄫爲疑則季姬今年已見明年歸鄫自從省文叔姬則歸酅不歸紀不繫紀則別一叔姬矣

十有七年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納孝公）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齊人殺無虧）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鄫子會盟于邾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秋宋人圍曹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有一年春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有二年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二十有三年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傷于泓故）

齊桓卒于內寵子無適立舍無虧之長而屬孝公于宋襄名雖世子實未厭諸子之心故身沒而爭宋襄興師納昭（孝公名）使齊人殺長立少于桓無負于義實妨故諸侯鮮樂從者同役惟曹衛與邾此宋襄之始事也義聲不立雖欲因之繼伯而諸侯多貳次年曹南之盟僅有曹邾知衛人之不服矣至秋而又圍曹知曹人又不服矣又況執滕君用鄫子好行凶德諸侯益離楚人乘之而起以無忘桓德爲名實收諸侯以自附齊之盟修好雖出陳侯實亦楚人授意盂陳蔡與鄭素服于楚非楚授意陳豈能强楚從之自有此盟而齊魯亦從楚矣宋襄不悟盟鹿上以求諸侯楚雖陽許而竟執于盂盂會之諸侯無一非楚之從也猶不悛明年復以衛許滕伐鄭猶不悛復與楚人戰于泓至于傷股而旋卒悲夫失伯禮之重傷中國之威由其傲狠悖德爲謀不臧馴致孤立無援喪師辱國以至于死也儒者乃至以文王儗之不亦過乎

二十有四年　夏狄伐鄭　冬天王出居于鄭

按左傳事實王始不聽富辰諫而以狄伐鄭既德狄人而后其女及子帶與通而替之頽叔遂以狄伐周而王出其間事當歲月非一時能頓及乃左傳繫狄伐鄭于夏而王出在八月之前日月過蹙且與經不合及考外傳則狄伐鄭在今年（襄王十七年）特后王出在明年益與經不合要當以經爲斷經書夏狄伐鄭冬天王出居于鄭夏冬相距可得八九月諸事庶有漸次矣用狄避狄皆不書不忍書也且爲天王諱過也

二十有八年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晉文之伯諸侯始此王子虎不書杜謂臨盟不同歃是也衛侯出奔使叔武受盟則武乃奉使以行至會聽命可也今經書衛子而定四年祝鮀述踐土載書衛武列晉申蔡甲午間是晉文直以武爲君武亦儼然自君矣衛侯雖奔位猶未絕而更有君是兩其君也矣侯成人之訴始動衛侯之惡乎前驅卽不射殺未有以自全也故春秋之法諸侯殺母弟必斥君而叔武之殺直不書以爲武有自取之道不得專罪衛侯也噫叔武者當傳歃之時胡不思吾當君位吾君反國吾留此身于何地乎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元咺出奔晉

傳云晉人復之也夫晉旣有復衛侯之意[illegible]叔武

叔武雖無覬覦之私其如令尹似吾(借楚圖事)雖辭多口當時元咺奉武以行不能匡武辭列致啟羣疑及武受禍又不痛自悔恨自武無他顧乃外奔以訴君悖逆不道一至于此然則衛侯無過乎曰叔武罪可無死然非正誼明道友恭素篤者未能心諒其無他衛成中主也彼其罹禍奔亡孽非自作悉出晉文私怨(出亡時衛文公不禮)致此身狼狽東西戀戀無告不幸叔武適有此嫌訛言繁興益生疑畏以故殺咺子先期入歂犬之矢一若成公道之使然雖非有心不可竟謂之無意也吾之此言特謂武亦有以自取不得專罪衛侯豈謂衛侯無過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

溫即河陽也春秋書諸侯之會于溫天王之狩于河陽兩地不相蒙使若會自會而狩自狩蓋所以泯召王之迹而全天子之尊也其狩也左氏公羊皆以爲時田冬禮而後儒多目爲巡狩夫河陽去王畿百餘里天子巡狩當于四岳豈僅至此而已乎然二百四十二年中天王豈無常狩而此獨書者上書會下書朝見王非會朝不狩然會在溫狩在河陽識者知爲一地必且疑諸侯盟會已多王何獨因茲而狩晉侯之召又復隱然言外矣持筆一書尊王抑伯於斯盡見此豈游夏之所能贊者與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衛侯執而元咺歸則其執由于元咺明矣當時晉文受咺之訴必謂踐土盟次進退唯吾叔武蔑我也遂執之而窮其獄獨不思臣無訟君之理反縱咺歸而立瑕嘻咺之心直置其君于死地而絕望其生還矣前奉武而不忠今立瑕以縱逆武既受其愚矣瑕奈何復蹈之哉

三十有一年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郊者子月日至天子祭天之名也寅月祈穀於上帝不名郊魯諸侯不得行郊東遷後諸侯僭踰僖公乃始行郊禮(其言成王賜伯禽受皆假托之辭予學禮質疑詳之)于後遂以爲常故孔子歎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先儒說魯郊不一杜預本左傳謂唯行祈穀之郊鄭玄謂魯行日至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鄭以周天子于子月日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曰禘寅月祈穀于南郊曰郊魯則子月祭天曰郊然不專主是月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吉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不吉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不吉則止)王肅謂魯日至祭天寅月又郊以祈穀爲昭謂魯郊月或用子或用寅愚觀春秋詳考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是正月牛死即不郊而望也使是年牛不死即正月郊可知正月而郊日至之郊也則鄭玄之言爲是其云轉卜三正則因魯郊多慢往往後時見春秋唯書四月五月之郊以示譏無書二月三月者又公穀皆有三卜禮四卜非禮之言故爲此說耳左傳謂啟蟄而郊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則直以祈穀爲郊不知郊自郊祈穀自祈穀名不相混而郊禮重于祈穀魯君臣不欲有僭郊名雖郊而託言祈穀春秋則據實書郊以明其僭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明堂位曰魯君孟春祀帝于郊(孟春子月)配以后稷此非魯日至郊之明證歟左傳曰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此指天子而言天子歲郊不須卜其從否但卜牲日而行之禮云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於禰宮是也其卜牲也擇其毛而卜之(見祭義)必在滌三月帝牛不吉以爲稷牛也(見郊特牲)其卜日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吉卜中辛不吉徑用下辛不更卜也此王禮也魯雖僭郊不敢必祭先卜郊之從否而後卜牲日從則郊不從則止公羊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何休曰天子不卜郊魯以非禮故卜爾此說是也左氏曰牛卜日曰牲是則卜郊既從乃卜牛得牛乃卜日得日則改牛爲牲此經云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則是先卜牲日而後卜郊故左氏譏之曰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劉侍讀謂卜日即是卜郊無更卜郊之事然則左氏公羊之說皆不可信乎三望據舜典望于山川則公羊謂岱河海者近是或疑河海非魯境內不當祭夫使魯祭所當祭春秋不以爲僭而書之矣

補遺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按左傳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據此則惠王實崩于七年經書八年從赴也先儒多據經文謂王朝無秘不發喪之事且云諸侯盟洮已知王崩二月三月襄王已定位不應緩而告諸侯又叔帶爲惠王愛子無父死經年不知之理疑惠王時大病襄王恐一旦有變故盟于洮以謀之至冬而王崩也若是則傳言舉不足信考外傳晉語云襄王三年而立晉侯(惠公也)乃僖之十年也八年而殞于韓(秦獲晉侯)僖之十五年也周語云襄王十三年鄭人入滑僖之二十年也十七年王降狄師以伐鄭僖之二十四年也皆與春秋經合從語所見之年逆溯襄王之元年當在僖之八年嗣君必踰年改元然則惠王崩實在七年傳不誤

三十有三年　十有二月　乙巳公薨于小寢

杜氏注云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此年傳末有云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此明年葬僖公傳錯簡在此)杜氏謂緩以上爲句劉侍讀以緩作主爲句因譏杜氏遷僖公薨月以就葬緩之說爲非(明年葬僖公下有辨)愚按經傳所書月日杜氏每以長厤推校或言經誤或言傳誤甚不然之獨是經言誤不可謂非文元年書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此二日也(食在二日不書朔說見前)從癸亥逆推正月朔非壬辰則癸巳(大月)乙巳距壬辰癸巳四十八九日則在十一月明矣所謂以經證經也

傳又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是主因祔廟作也杜氏乃云新死之神祔之于祖新主既立特祀于寢宗廟四時常祀自如其舊然則祔不用主主之作非因祔也鄉嘗疑先儒說禮謂祔祭後主反于寢非喪禮每加以遠之意杜氏此注抑又甚焉近梨洲先生答吾弟季野曰謂祔後反主于寢總緣誤解左傳此條夫言特祀于主似乎主不在廟因有祔已復寢之言不知既已復寢則烝嘗禘于廟者爲新主乎爲祖廟乎爲新主新主在寢不當言于廟爲祖廟則四時常祀不當繫之于此蓋祔者虞後作主祔于皇祖廟中各主不動如故時此時之祭只皇祖新主所謂兩告之也更不及別祖自此以後小祥大祥禫祭之類皆于祖廟特祭新死者并皇祖亦不及也烝嘗禘于廟者烝嘗四時吉祭行于廟中亦不及新死者左氏言此者嫌新主在廟有礙于吉祭也先生此答不惟傳無疑義於禮解亦瞭然矣

皇清經解卷八之五十六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五十七　學海堂

學春秋隨筆　鄞萬處士斯大著

文公元年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僖公薨于去年十一月今年傳有閏三月實七月而葬也故杜注以爲緩而前年葬僖公緩作主之傳讀緩字屬上句以此也不知七月葬之緩明者自見不必明言而既葬即虞既虞即作主而祔此必不可緩者乃僖公之主作于明年二月則緩甚而非禮矣傳因葬僖公而言緩作主見作主當于葬後不當在明年也合從劉氏讀緩作主爲句若從杜氏葬僖公緩固非禮矣作主不言緩又何以見非禮而并言于此乎

二年春王二月　丁丑作僖公主

據公羊有虞主有練主此作練主也左氏不言有二主一主有事一主之義不應改作左氏說是而下葬僖公下即言緩作主之非當即是祔主祔主至是乃作者疑其禮而未祔也按諸侯之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孫死則祔祖從其昭穆也魯至隱桓及閔僖皆兄終弟及昭穆難明先儒有謂同昭穆者有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同昭穆者就同昭穆者言之閔公之世高廟孝公爲一穆何廟惠公爲一昭祖廟隱桓爲二穆禰廟莊公爲二昭閔公既薨祔于桓廟喪畢祧孝遷桓正閔廟于穆次僖公主祭於閔爲兄則閔廟當爲何稱又四廟之中遂無高祖及僖公之薨若祔于桓則反駕莊公之上桓在一穆莊在二昭其遷廟也桓則先惠而祧閔則迨僖而入將穆廟虛其一矣若遂祔于閔昭穆雖同又非以孫從祖之制就不同昭穆者言之閔公之世高廟惠公居一昭曾廟隱公居一穆祖廟桓公居二昭禰廟莊公居二穆閔公既薨祔于桓廟喪畢祧惠遷桓正閔廟于昭次僖公主祭禰閔而遡莊及僖公之薨祔于莊廟既則祧隱遷莊正僖廟于穆次也然則二說宜何從曰從其同則遠而高祖不祀近而閔廟無稱可疑也從其不同則以弟後兄素從來一定之班傳云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是昭穆一定之班尤可疑也吾爲反復推求大約兄終弟及者多有不忍言之故於其兄未必有恩故但祔之于祖而祖廟未遷遷新廟未遑立迨後君薨而祔祖乃與先祔者同升而祖廟因之遷毀故僖公之世閔公尚祔隱桓也今僖薨亦祔隱桓魯人不明先君後臣之義而以兄不下弟爲嫌故久疑而未決也曰子何以知兄之但祔而不遷也曰于隱閔之不成喪不書葬知之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杜氏曰大事禘也天子四時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四祭中唯禘特大故嘗烝曰有事禘曰大事公羊云大事者何大祫也卽指禘也凡合祭曰祫天子四時之祭特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禘及有廟之祖而已禘之祫上追始祖之所自出下及毀廟未毀廟之主其祫特大故嘗烝曰祫禘曰大祫但公羊止言毀廟未毀廟而不及始祖所自出者魯禘異于天子也據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而已不及祖所自出也并見學禮質疑又公羊云五年而再殷祭亦就魯禮爲言天子則歲禘魯諸侯不敢歲禘或間歲一行或二歲一行故王制亦言諸侯礿則不禘也殄哉〇凡三年喪畢因禘而致主于大廟以審諦昭穆此禘禮何其致僖公也所謂躋者位次閔公之上也僖嘗臣于閔閔雖弟不得加之三傳取祖禰昭穆爲喻以明躋之之失非眞謂閔昭僖穆閔祖僖禰也先儒援爲人後者爲之子謂僖繼閔君必當禰閔嗚呼亦知儀禮此言爲支子之子爲後于宗子者言非謂天子諸侯之兄終弟及者而直謂弟爲子也卽如先儒之說或以弟後兄猶可兄而後弟豈先有子而後有父乎且閔公八歲而立十歲而終年在下殤未冠未昏豈有爲人父之道而可以兄爲其後乎故兄終弟及者必同昭穆斷斷無疑第因其爲弟而遂以長君躋之是以兄弟先乎君臣也其不可也必矣〇兄弟既同昭穆矣將同廟乎異廟乎曰同堂而異室可也然則隱桓一廟也閔僖一廟也哀三年桓僖宮災何以不言隱閔乎曰桓去哀九世僖去哀七世其宮尚存必親盡毀廟之日祧隱閔之主而桓僖以一本存故災之日言桓宮僖宮而不及隱閔也

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左氏以爲合禮蓋以僖公之薨在是年十一月今納幣書冬必十二月喪既畢可圖昏也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獨不思昏禮有六納幣之先已有納采問名納吉三禮乎從納幣在十二月其未祥而納采問名二禮一使兼行未禫而納吉斷可知矣安得謂非喪娶乎董子以爲重志深得春秋之旨矣

四年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莊公適夫人哀姜淫弒不終僖公爲之祔葬致廟說者多以爲過情不知其過情于適母者蓋爲推崇生母地也故成風之爲夫人不自今日始春秋于其薨也稱夫人于其葬也稱小君雖以著其非古而先君委曲無已之情亦下斯著焉蓋厚于所生雖失之過而聖人亦諒其無他也母以子貴余甚有味乎此言

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三月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春秋書王與天王一也特有詳畧耳非以爲褒貶也何則魯史書王事第書王耳夫子修春秋於其事之宜詳者則繫之以天於其事之宜畧者則不繫之以天莫宜畧于命桓公與賵葬成風矣然則諸書天者無識乎東遷之後上替下陵天子之下交于列國者多矣而少可往而不來施而無報夫子蓋心傷焉而非所以爲譏也然而必爲諱之者不詐不足以見諸侯之薄也至于錫桓命厚成風在魯爲榮於周已褻夫子尤傷之畧焉而弗詳可也

六年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厤法以每歲氣盈朔虛之餘日積而爲閏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閏月有節氣無中氣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此其大事也仲秋時厤法尙疎不問中氣有無皆於歲終置閏見於經者此年及哀五年也見于傳者僖之八年成之十有七年襄之九年昭之二十

有二年哀之二十有四年也又襄二十有八年經書十二月甲寅天王崩隨書乙未楚子卒甲寅距乙未四十二日知是歲終有閏也僖五年傳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知四年歲終有閏也昭元年傳十二月已記晉烝事下更有甲辰朔知是歲終之閏朔也獨文元年傳云於是閏三月非禮也閏在三月卽爲非禮則閏在歲終爲禮可知故惟曰閏月不曰閏某月又昭二十年傳七月後有閏以是年二月己丑日南至至不當八二月至日中氣也推步只在子月內前不入亥月後不入丑月知正月乃十九年歲終之閏二月乃正月也厤官知失因遂妄置傳不言非禮者文元年譏已明也左氏云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歸餘于終者卽歸餘日于歲終而成閏月之謂也孰後世厤算以推春秋月日者法雖工如不合何

七年　夏四月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晉襄卒于去年八月至是已九閱月矣此九月之中晉國無君唯趙盾是聽盾初念爲國欲立長君旣而威已立勢已成則又利于輔幼以恣行其意故靈公之立雖以穆嬴之故實亦趙盾之私願也令狐之師秦直晉曲以詐勝之兵威遂震於是內攝旣固卽外結諸侯至八月遂主扈盟矣嘻盾亦横矣哉

八年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是年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十五年書宋司馬華孫來盟屬辭以觀卽知公子卬旣殺華孫卽代爲司馬華孫來盟踰年而宋弑昭公則知卬乃忠于昭公者而孫則公子鮑之黨也孫之來盟乃爲鮑樹援非由君命故不書宋公使左傳乃謂孔叔鍾離卬皆昭公之黨噫君臣也而可以黨言乎蓋惑於逆鮑之徒誣飾君惡以成其弑反斥忠君者爲黨豈知聖人于春秋前後再書司馬一忠一賊義自公明邪說豈得而亂之哉

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晉襄公蒐夷以謀軍帥在六年春因先克之言而先狐趙見八年傳又因陽處父之言而先趙盾在襄公用人亦若處公無我不幸隨喪在六年八月而盾以小才薄德立幼自專人不信服處父以是見殺矣狐射姑以是奔矣至是先克先都士穀箕鄭又以是皆見殺矣於是三軍卿帥唯盾所置而會盟征伐唯盾生殺予奪唯盾幼君在其掌握無輔導匡救之功年未成人晉靈以文七年立時方在抱宣二年見弑年未二十稍違己意左傳載晉靈公不君等事皆趙氏子孫諱飾之詞遂密謀而弑之矣盾主謀穿下手經先後書處父諸臣之殺與奔所以著趙盾之專横積成弑君之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左氏謂郕大子來奔公以諸侯禮逆之故經書郕伯以理揆之斷無來以大子而逆以諸侯者來以大子逆以大子可矣逆以諸侯知其來以諸侯也蓋郕人廢長立少朱儒雖不自安猶自以爲當立於其出奔直以君稱外赴魯人不察遂以爲果郕君也而逆以諸侯之禮史遂因而錄之也不然杞侯來朝魯尚以其不共而卑之且入其國僖二十七年肯于出奔之大子而反待以諸侯乎或曰郕兄弟也或曰利其土也二說者余未信之

十有四年　冬單伯如齊

說者多從公穀以單伯爲魯大夫余謂莊元年十四年凡三書單伯此年復有單伯相距八十餘年必父祖子孫相繼爲卿者也魯之世卿無不書卒者單伯果爲魯卿何以終春秋無一卒之耶或曰單伯若非魯卿明年何以書至曰王子虎劉卷王臣也何以書卒同內大夫乎以是觀之春秋內魯尤內周故凡王臣有事列國書同內大夫單伯以魯事如齊還而告魯故書其至無可疑也

十有五年　夏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慶父弑君奔莒族宜滅也而敖復爲卿敖棄命奔莒世宜絕也而穀難繼立魯之爵賞不以待賢人而以福淫人其失政已甚至是敖卒于齊又以其子之故而歸其喪君之弔賵且如禮若非君有弔賵史亦不書吾于是歎世卿之日張而魯事之益不可爲也不言喪至而言齊人歸者若齊人自歸之本魯人之所絕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晉靈立于文七年時方在抱趙盾以是盟諸侯于扈春秋惡其專廢置君故諸侯不序而趙盾不名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十四年新城之盟亦趙盾盟諸侯也諸侯序而趙盾名以從楚之諸侯服諸侯望晉以伯也此年扈之盟晉靈親會將伐齊討亂商人弑君然稺年未諳國事實亦趙盾主謀受賂而退與無會同故復畧諸侯不序所以罪盾之不能輔君以義使不得爲盟主也十七年會扈亦然討宋弑君識者謂盾志已無君故置弑君不問致魯莒效尤而起皆在十八年未幾而盾自蹈之在宣二年又未幾而鄭歸生蹈之宣四年弑君之禍未有甚于此時者皆盾爲之也

十有六年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不告朔故不視朔書四不視者二月至五月耳六月以後復如初矣公羊云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果爾則經不應有四字經有四字必非遂不視朔也然則告朔之廢始自何時蓋自昭公孫齊季孫專魯然不敢擅行告朔及昭公卒定公立亦遂因而不行雖不行而羊尚存使自文公竟廢告朔豈自此至定哀歷五六君百數十年而羊尚存乎唯其廢之未久故有司供羊如故子貢目擊前此之告而今之不告也遂憤然欲去之耳

皇清經解卷八之五十七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五十八　學海堂

學春秋隨筆　鄞萬處士斯大著

宣公元年　夏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亦曰蔡謂竄之遠地竄使無去考之禹貢蔡在要服外二百里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周之五服大畧相同尚書周官篇云六年五服一朝周語祭公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禹貢作綏服餘並同也周禮職方大行人並言九服不可從是則流放罪人固有一定之地非以意爲遠近也放有一定之地則諸侯令非所及故大夫有罪必請于天子而放之東西朔南惟天子命非如奔者之得以任其所之也今晉放胥甲父于衛是視衛同要服矣私放一失也蔑鄭二失也同罪異罰三失也晉秦河曲之戰胥甲趙穿呼軍門以沮軍謀事詳左傳文公十二年趙盾之專横一至於是

公羊以爲近正而取三年待放爲言夫三年待放謂三諫不從而去者待君命以爲去留（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去）以罪放者則有去無留義例殊也且待放而去亦任其所之豈如罪放者之有定所哉

二年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

晉靈即位十四年矣未離幼志傳所云彫牆彈人不過少年兒戲卽寧夫之殺亦出一時之忿趙盾爲正卿引君當道使志于仁乃其職也一旦君臣相惡避謀弑逆何其忍乎大抵靈公爲人殘妄未嫻師保之訓長而漸黠不堪趙盾之專因欲殺之盾知身在必不相容而大權久握不容中失遂萌逆節已僞亡而穿行事陽收其實而陰避其名豈知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早爲董狐兩語斷定左氏惑于邪說乃托仲尼之言以賢趙盾噫乎弑君者爲賢將何者而後爲不賢乎蓋左氏生春秋後目覩七國將興每于其先世之兆於春秋者必預著其祥曲爲之說如陳氏則謂五世其昌八世莫京魏氏則謂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而趙盾弑君更爲多方解免不顧聖經之書法先儒謂其好以成敗論人而是非謬于聖人良不誣也

四年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前年大棘之戰歸生敗宋而獲華元其威權已震至是靈公立方九月君臣之際必多不相能歸生已陰懷異志適子公有嘗黿之隙遂假手焉不然豈其身執國柄不能除一亂臣反懼譖而從之乎異日歸生死鄭討幽公之亂（幽公後改謚靈）斲其棺而逐其族足以知弑逆之由乎歸生而非專起于子公鄭人早有公評矣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公羊傳云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其意以爲盾非實弑故可復見愚通考春秋大夫必因有事與有事而法應書者乃得見于經弑君之賊復見者內有公子翬公子遂外有晉趙盾衛甯喜諸不復見者非不見也無事可書則不見有事而法不應書則不見法應書而或稱人或稱師則亦不見此趙盾之復見以侵陳應書也非以其非親弑君而故見之也使盾之復見以非親弑彼翬也遂也喜也亦謂非親弑者乎夫惟其復見也乃益見亂賊之專恣而國人之不能討賊爲可恨也

齊桓公　八年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復不書有疾者下書卒于垂足知有疾省文也書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是卒與祭同日也然卒有早晏垂乃齊地未必卽日赴至疑辛巳乃祭之日而仲遂之卒已前此矣當祭而聞赴因繫之祭日以起明日猶繹之非既書祭日則不得更提辛日或曰卒在辛巳壬午赴至而繹事已具不可中止故惟萬入去籥以示變然洲按經文猶繹二字確是當祭聞赴聞赴則不當繹而猶繹故書以著其非禮檀弓亦曰卿卒不繹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雨不克葬左氏以爲禮穀梁以爲譏然玩經文不言不葬而言不克葬必雨甚難于襄事也禮云葬而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弗之有悔焉耳矣雨甚不能襄事而必曰有進無退率畧奏功倘誠信稍虧貽後日無窮之悔其可乎况古人卜日未若後人之拘忌而諸侯葬禮四綍二碑執綍五百人遣車七乘人衆事繁雨甚泥濘其何能濟故寧緩毋遽寧愼毋躁王制云葬不爲雨止唯庶人縣封者爲然原非謂大夫以上也

九年　陳殺其大夫洩冶

古今持論最不平者莫如陳靈淫亂洩冶諫殺而先儒反罪洩冶以爲不當正言于淫亂以陷于死甚且謂從君於昏嗚呼此第就冶一身論未就陳君國論也夫君臣宣淫戲衷衵服冶知其必至于喪亡也故不避斧鑕苦口直陳從則君可安國可保不意其竟至于殺身也未幾而君弑矣又未幾而國滅矣禍有大於此者乎冶身死而其言驗然則冶無罪也殺之者之罪也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繼書陳夏徵舒弑其君繼書楚子入陳以著爲君不道而殺諫臣必至于身殺國亡爲後鑒也○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與書晉殺其大夫里克衛殺其大夫甯喜齊殺其大夫高厚之類初無分別微傳文何由知其以諫死故諸儒皆以書名爲有罪余謂以書名爲有罪傳者之例也春秋未嘗有是也孔子固曰其文則史未嘗謂我爲春秋而列國之史可盡廢也春秋之義諸侯無專殺大夫故殺大夫必書者罪其專殺也有罪名無罪亦名著其所殺之人也得失存乎其事其事則詳于國史閒有不名者則史之闕文孔子不得而增也豈以其無罪而不名乎惟名乃見其有罪亦惟名乃見其無罪然則以洩冶書名而罪冶者傳例誤之也

十年　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以崔氏爲崔杼先儒推齊莊見弑之年以辨其非（崔杼弑莊公在襄二十五年去此五十二年）豐氏因謂氏夭篆文相近蓋崔夭也傳寫誤耳按僖公二十八年晉楚城濮之戰左傳有齊崔夭至是凡三十四年其人宜尚存書此以備參考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徵舒弑君罪不容誅此就陳人言之也就徵舒言之身爲國卿而君與大夫聚麀其母且面施謔戲徵舒而忠孝人也則痛母而逃已矣潔身而去已矣徵舒而殘忍人也當是時恥之甘讐之甚於君何有哉書夏徵舒弑其君國以罪徵舒亦以見平國之內淫致弑由於自取而洩冶之忠諫爲可思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弑君者多不書葬非不葬也葬不成禮也諸侯不會故不書也（靈已見十一年）陳靈既弑成公午嗣立矣凡君弑不成喪者必賊臣當國而嗣位者非其子也成公親靈公子討賊葬親乃其急務今從未能討賊苟克成禮以葬徵舒尚仇我先君而或撓之耶乃遲之兩年之後楚殺徵舒而後襄事噫使楚不討徵舒將靈公終不葬矣午獨非人子乎何忘親之至是也用見徵舒之惡而成公之無能爲也

十有五年　初稅畝

孟子言三代田制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三者之中莫善于助因請滕于野行之故復爲言助法之形體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非謂周之徹法如此也漢書食貨志直本此以言周制後儒多相因不變若是則周人乃百畝而助矣何名爲徹哉唯趙岐孟子註曰周人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斯言得之矣按司馬法云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小司徒亦云九夫爲井據此二文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每夫百畝中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入而不收餘畝之稅今宣公于公田之外更稅餘畝之十一故曰稅畝也書者譏重困農民且著十二之始也（十七按田多寡及肥瘠爲助徹大通力合作計畝均收諸說揆諸原旨殊非中）

十有六年　冬大有年

穆三年書有年賈逵之說曰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先儒因謂桓宣弒逆水旱蝗蝝饑饉繼作史不絕書宜也有年大有年所以爲異乎噫是何不仁之甚也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因一人之私逆而欲盡一國之民轉溝壑而爲快也是何不仁之甚也孔氏辨賈說之非以爲失天佑下民之意其言良是此年書大有年者聖人見宣公即位以來策書所載六年螽七年大旱十年大水饑十三年螽十五年螽蝝生發民已困乏今又國用告匱稅畝初行當此民力重困之時忽見年登大有一若天憫斯民之窮而厚賜然者不覺喜之甚幸之甚特筆書之曰大有年於乎民惟邦本食爲民天聖筆大有年一書而仁愛下民之意藹然溢于言外矣何諸儒之不察也

十有七年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肸雖不義其兄而宜則友于其弟故特書公弟名而加字者生而賜氏俾世爲卿與季友仲遂同也胡氏因肸不仕不見于經而力辨其非然考肸之後公孫嬰齊已爲卿而見于經嬰齊生老老生弓弓生輒及鞅輒生詣皆見于經則其世爲卿可知矣肸不仕自不仕子孫世卿自世卿兩不相妨惟然乃見宣之友于其弟先儒以書弟爲惡宣非也

十有八年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胥有歸父與三桓猶二五之與十也歸父之謀去三桓欲專魯也如晉之後其謀漸洩不幸宣公隨薨行父亢其未至而遣之其遣之也不以其身之罪而以其父之罪不以其他罪而以其殺適立庶之罪嘻行父亦狡矣哉彼固謂以此爲名仲氏無辭已得謝與謀之罪豈知春秋于文公薨後書子卒書夫人歸齊隨書行父如齊者何爲耶宣公即位後書會平州書齊取濟西田先書行父如齊者何爲耶謂不與襄仲同謀其誰信之行父是言殆欲蓋而彌彰矣蓋行父是舉已有三利翦其所忌一也已得專魯二也歸惡于遂三也歸父亂賊之子奔之不足惜獨怪行父君肉未寒直斥其所諱以快己之私爲過忍也

皇清經解卷八之五十八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五十九　學海堂

學春秋隨筆

成公元年　三月作邱甲

作邱甲者增甲士也周法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凡五百七十六家井九夫爲井起數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杜氏謂昔使甸出之今使邱出之是頓加四倍理必不然胡氏謂昔也四邱出三甲今也一邱出一甲是增三之一步卒並增理似可通愚通考春秋竊謂此但增甲士而步卒如故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一居中以御車書甘誓秦傳引左傳宣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三人各述所聞爲說如此間有四人共乘者則謂之駟乘如文十一年敗狄于鹹侯叔夏御莊叔叔孫得臣也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是也魯畏齊彊車增一甲皆爲駟乘因使一邱出一甲故曰作邱甲其步卒之增則在襄十一年作三軍時也邱甲暫增非爲常制

二年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四卿竝出先儒因謂魯有四軍非也襄公時始作三軍此時止二軍可知二軍而四卿則非各主一軍也軍各一將佐耳將行父軍許佐之僑如將下軍嬰齊佐之史書之法將稱元帥而此乃四卿竝書者魯雖二軍嘗不盡用今蒐乘增甲悉師以行聖人惡其逞忿兵而忘內顧故備書之且以著諸子之專兵自恣而不由乎君命也齊頃狃于取龍及新築之勝一驕而敗幾於喪身亡國可不戒哉

取汶陽田

此鞌戰勝齊之後行父請于郤克彊迫齊人使之反魯行父遂用師以取之也何以知爲行父取之也僖元年季友敗莒師獲拏公賜友以汶陽之田及費則此實季氏之私也故知季孫取之也何以知其用師取之也觀明年叔孫僑如圍棘棘汶陽之不服邑也棘以不服而用師故知此必用師也唯用師故書取不書歸唯季氏取之故八年晉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行父獨私于韓穿也

三年　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宣公之薨已二十九月喪已除廟已遷矣何以不曰宣宮而曰新宮迫近不忍稱也迫近謂喪未久僖公作主更迫矣何以不曰新宮而曰僖公主作主常也廟災非常也常者可書非常者不可書可書不可書指書言亦猶新襲言不可書而又不可不書故變其恒稱稱新以見宮之類如祖宮不曰宣宮而曰新宮以致魯君臣大不忍之情也左氏亦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新宮災亦立日哭鄭康成曰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愚更足之曰哭者哀精神之無止宿

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氏以武宮爲武軍公羊則曰武公之宮也據昭十五年經書有事于武宮鄭此武宮則公羊之說爲是蓋鞌戰時禱于武公而得勝故立其宮也魯人不知其非禮且從之于魯公之廟而稱爲世室筆堂位縷亦遂侈言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噫爲亦顧名而思義乎夫所謂世室者如周文武魯伯禽子孫親未盡其廟在六廟此謂二昭二穆四廟當指高曾祖禰之中親既盡其廟在六廟四廟之上蓋自其崩薨之後其廟世世不毀未嘗一日中斷故曰世室也武公之廟在懿孝爲禰在惠公爲祖在隱桓爲曾在莊公爲高至閔公則親盡而從毀矣閔公至今幾八十年中斷者三世一旦忽然更立違禮背制而猶稱之曰世室於世字之義何居甚矣魯人之隨而記禮者之昧昧也

八年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盾異母弟曰同曰括曰嬰齊子姻嬰晉成公之姊莊姬生武朔死嬰通于莊姬同括放諸齊莊姬譖於晉侯曰同括將爲

亂臣步同括武從莊姬奔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此事實也夫姬譖同括晉行其譖討止同括可矣曷爲禍幾及武而并收其田明乎考史記屠岸賈滅趙氏其事未可全信獨所云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者合之左傳所載確爲可據蓋當時因姬譖討同括遂并治弒靈一獄追論趙盾欲滅其實爲方術稱從母匿公宮幸免不然亦見殺矣由是觀之趙盾弒君公論素昭予孫猶改史狐一筆豈曰深文若夫立武反田自是武既成人事韓厥當稱指賊爲忠左傳載韓厥之言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illegible]也此亦他年之傳聞非其[illegible]之其時彊家相比相傾罔知大義如欒郤之亡趙莊姬而殺同括欒郤爲韓韓厥之存趙皆以其私而非爲國計者也吁此晉之所以不競歟

冬　衞人來媵　九年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　晉人來媵　十年　夏　齊人來媵

媵必與嫡偕行故他國來媵者必先期而至乃嫡媵相習情意始孚誼效于歸兩無扞格伯姬明年歸宋而衞媵以今年冬至此爲得禮得禮而書者以見晉齊後期之失也左氏云同姓媵之異姓則否[illegible]乃[illegible]　劉云諸侯三歸歸各一娣自同姓非[illegible]大國之媵必[illegible]來媵異姓必不當然大國也魯敢違禮從諸侯雖以女來乎古者諸侯一娶九女而伯姬之歸乃盈十二意宋以王後猶得備天子之制亦未可知不然衞晉之媵已足魯何事越禮再請于齊齊又肯彊以其女與人爲媵乎故知三書來媵唯著先期後期以明得禮失禮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

左傳晉以鄭人立君謀伐之晉侯景公有疾乃立太子州蒲爲君以會諸侯伐鄭然則春秋所書之晉侯乃州蒲也父在而子爲君可乎愚以爲果爾此大亂之道也春秋雖叔世亦斷無此事蓋當時徵會諸侯晉侯無疾將行而疾作乃立州蒲爲太子前此州蒲未爲太子也左傳當立太子州蒲六字爲一句使代己出會諸侯左傳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爲一句爲字去聲讀太子會諸侯書法當如陳世子款之盟甯母盟洮莊七年八年宋世子成之盟戚成十五年齊世子光之盟雞澤會戚襄三年五年序于諸侯之下矣然諸皆與會非主會也州蒲以世子主會苟序諸侯之下則失列序諸侯之上則伉尊失列伉尊皆不可以示訓聖人疑焉乃就景公始謀徵會之稱大書晉侯于諸侯之上沒州蒲之名而不書使天下曉然知名位者不容稍有踰越雖伯國世子代君主會不得假以君稱也而萬世君臣父子之倫正矣而萬世君臣父子之名正矣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公親弔晉喪畏晉也左傳云晉人止公使送葬明年公至傳云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乃知晉之止公非專欲公送葬也故十月景公既葬復遲之半載乃歸公既見止則送葬自不能已經書五月丙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十有一年三月公至自晉諸侯五月而葬公在晉凡九月則雖不書葬而葬可知雖不書公之送葬而送葬可知然其所以不書者公既在晉晉不復以葬期告魯魯史遂無由得書非故諱辱而不書也然而諱辱之意亦隱然在其中矣

十有四年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諸侯不親逆故逆女必使卿使卿逆常事不書而春秋書之者三公子翬爲桓逆公子遂爲宣逆僑如爲成逆其竊任亂臣翬弒隱公遂弒[illegible][illegible]迎娶夫人共奉宗廟主內治人倫之始風化之原也欲[illegible]成持重端嚴正直之人必不可使逆僑如何人哉在國則通于穆姜奔齊則通于聲孟齊靈公母誣僑淫亂行同禽獸魯廷之上豈無他人乃昧昧焉獨僑如是使於敬大婚重宗廟之義何居故亦書之以誌後逆不得其人也

十有五年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春秋有同時二人皆公孫皆名嬰齊者一爲仲遂子一爲叔肸子一卒於成十五年一卒於成十七年法當皆書公孫嬰齊卒然則不知何者爲仲氏嬰齊何者爲叔氏嬰齊於是取仲氏嬰齊冠之以氏而曰仲嬰齊叔氏嬰齊從其恆稱而曰公孫嬰齊然後兩公孫嬰齊不爭於無別或曰仲遂叔肸皆生而賜氏者也此曰仲嬰齊彼何不曰叔嬰齊曰無叔嬰齊則仲嬰齊亦書公孫矣書仲嬰齊則叔嬰齊不必書叔矣義取相別不謂稱仲氏者之非公孫也不謂稱公孫者之非叔氏也子叔嬰齊當時亦既稱之矣曰公羊謂嬰齊爲兄後其說何如曰弟爲兄後則子爲父孫子可爲父孫將孫亦可爲祖子弟不謂子兄子正名之義何居也指衞輒事

十有七年　九月辛丑用郊

用郊者用郊禮以報饗也周制子月郊天于圜丘戌月大饗于明堂郊配以后稷大饗配以文王魯前此僭郊未及大饗也至此復僭大饗而用郊禮以行之豈知所謂大饗者以物成而大報也故必行于夏正之九月今于周正之九月則農物猶未成也大饗與郊殊體而用郊用非所用也物未成而報報非所報也用非所用報非所報上帝弗饗也徒取僭竊之譏而已君以此用郊爲正月祭天之禮魯人雖僭豈至此月而行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經書中行偃弒君而書國弒者書偃既弒其君復成制國人使不敢以名赴也赴不以名春秋安得而書之或者曰春秋書弒法嚴首惡書偃曰讓執弒大逆不道厥罪惟均書書則遺偃書偃則遺書而書偃故書又無其法故書國不赴以名[illegible]春秋亦不得書也吁書趙盾而趙穿不稱猶書歸生而子宋無所逃果晉弒[illegible]名有書欒書弒其君中行偃[illegible]

皇淸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六十　　學海堂

學春秋隨筆　　鄭萬處士斯大著

襄公元年春王正月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衞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春秋之世彊大兼併疆埸之地彼此無常使楚取彭城而不以居魚石則彭城直爲楚有諸侯豈遽圍之卽圍之亦未必仍繫宋乃取之以居魚石則彭城端末屬楚春秋于魚石之入也書曰宋魚石則于彭城之圍也自當書宋彭城何則魚石故宋臣則彭城固宋地也以宋臣據宋地而不繫以宋將疑魚石得專其地矣然則以彭城非宋地爲嫌者非也晉合諸國之師同力助宋則春秋書法自當就諸國爲文華元雖從豈得專之故彭城繫宋就諸國言之也然則以宋華元與圍爲嫌者亦非也

二年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衞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本鄭邑齊桓之伯說鄭申侯而賜之申侯以美城得罪迄今八十有餘年矣諸侯謀服鄭而遂城之知虎牢已爲諸侯所取不書取者鄭雖失之諸侯未嘗私之也諸侯雖未嘗私之而鄭已失之故亦不繫鄭其所以城之者虎牢爲鄭楚抗中國之衝城之則勢爲我操可以逼鄭可以制楚故明年鄭卽受盟後以晉不禮而卽楚（在九年）諸侯自是屢伐鄭且取虎牢而成之成之之意卽城之之意（戍在十年）然戍繫鄭而城不繫鄭者從後一見之也夫以鄭之虎牢而城惟諸侯戍惟諸侯鄭若無與焉者見其罷于晉楚之交攻而不暇爲謀也吁城之戍之諸侯之計得矣獨怪楚欲挾鄭以衡中國坐以要害與人而莫之圖也

三年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晉文踐土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至（在僖二十八年）不再盟也今雞澤之會亦諸侯既盟而陳袁僑至不再盟可也奈何使大夫與盟乎穀梁傳曰大夫張也諸侯始失政也噫桓文已往霸統中微大夫之張不始乎此諸侯之失政亦不始乎此然而大夫之專盟實兆于此矣是故雞澤之會諸侯在而使大夫盟也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自盟也宋之會則諸侯不在而大夫專盟也積漸相因勢所必至春秋書此世變之憂益深矣

五年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凡諸侯往會吳則殊會而稱國（成十五年鍾離襄十年柤十四年于向是也）吳來會諸侯則不殊會而稱人（此年會戚是也）此春秋立文應爾非以爲褒貶也大抵吳以夷俗晚通春秋畧之卽或偶然書爵（如柏舉之戰黃池之會皆稱吳子）亦因與中國諸侯竝列連類而稱非特進之也公羊曰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似矣而未盡也吳鄫人云則不辭使無鄫人將齊世子光吳云豈遂辭乎

七年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鄭僖之弑三傳皆同而春秋書卒故說者疑之愚謂亂賊肆逆不一其塗有顯行其弑者亦有隱行其弑者顯行其弑者逆跡彰聞無從自諱縱或外赴不以其實（如欒書之類）要未有不名其弑者隱行其弑者陰施鴆毒扼吭之姦陽爲卒病暴亡之狀一時爲其所欺而外赴止云不祿史官從而書卒春秋烏得而更之傳得詳其事者蓋其同謀數侶久而漸露其奸本國之史乃稍得存之記載如子駟之弑僖公楚圍之弑郟敖是也春秋之學有必待傳而明者此其是與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晉之有三軍也將中軍者稱元帥主一國之政而諸卿聽焉季宿醉心久矣魯卿唯公室二軍有事則命卿分將故季氏雖彊政權猶未盡屬今宿忽彊作三軍名則三家分將實則專領中軍使政權盡歸于己時公年十四未諳國務大約愚之以壯國威而公不察也軍制既改卒乘必增其多寡未必與周官司馬法相符不可臆說

十有四年　夏四月　己未衞侯出奔齊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衞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孫甯逐君立剽晉不之討反命大夫爲會以定之此與稷會成宋亂何異不書成衞亂者稷之會宋君臣不與不書成宋亂將疑于討亂此則孫林父在列不必書成亂而成亂自明也荀偃弒君立君以其故智贊成其計乃晉悼年方壯盛三駕之餘而昏怠遽至于此噫彊家之相庇皆其善自爲謀也胡悼公弗察與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

向戌來聘而公與之盟與荀庚孫良夫來聘而與盟同（在成三年）就國都盟可也何獨至劉而盟之杜釋劉地闕鄭漁仲獨云魯地蓋鄭以公盟之處意其必爲魯地非有實據也于劉二字確是衍文因下文有劉夏字而誤耳

二十有一年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四年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頻食者再先儒咸謂日無頻食法獨衞朴推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唯莊十八年一食不入食限某以爲如朴言是二頻食亦入限矣舉以問梨洲先生先生答曰按襄二十一年二十四年竝兩書日食厤家如姜岌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亦言二十一年己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冬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岌一行之說爲是西厤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〇宮〇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〇宮〇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衞朴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先生此答根據授時西厤磐磐可信與先儒泛言無頻食者不同也敬錄于此以公同好

二十有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此晉會諸侯伐齊以報朝歌之役也愚謂齊莊存則朝歌之役當報齊莊弑則朝歌之報當轉爲討賊之師所謂事變則情遷亦伯者輕重之權衡也乃反惑弑莊之說受賂而退其爲滅天理昧人倫孰有甚于此者乎故是會本以伐齊出而經不書爵

書伐齊明莊子能討賊也此聖人之微意也

衛侯入于夷儀

據左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使衛與之夷儀是衛侯之入因晉之力也夫晉既失之于始而成剽之篡剽之君衛歷年十二與諸侯盟會者七久矣其爲正君矣一旦復以夷儀處衎是使衛有二君也嗚國無二主聖人之訓也幾見一國三公而不亂者乎吾甚怪晉既定剽于始而不更慮其終既恤衎于終曷不預定于始也意欲使之兩全勢必歸于弒逆是亂衛者晉也非衛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剽雖篡立位定已久國人羣奉以爲君則其見弒不問爲誰無不書弒其君者非以甯喜特書也爲甯喜者外內二君欲納衎則必弒剽欲奉剽則衎終廢事無兩可權斯二者唯當終始於剽而不貳于衎何則衎與剽之廢立其父所共也喜嗣殖而臣事者剽也非衎也父將死而屬意于衎亂命也衎傲戾不仁既入夷儀勢必求入喜能盡力于剽而使衎以夷儀終上也盡力于剽而終不能止衎之入剽或死或亡而已以身殉次也縱不能殉君死亡而隨行蓬隊反面衎廷雖大節有虧猶不至躬犯弒君之惡奈何皆不出此既惑于父之亂命復動于政由甯氏之言悍然爲弒君納君之事究竟于父愆無改而弒逆之罪獨身受之及專政而即見殺嗚是名實兩喪也喜誠愚矣哉

二十有七年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秋七月辛卯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是會也大夫專盟無君臣之義晉楚同歃失夷夏之防此世道之一大變也傳記楚先晉歃而經先書晉以爲晉有信非也蓋會有會禮盟有盟禮諸侯大夫夏已會而秋乃盟會時晉固先楚故經先書晉至盟而楚先晉經則以前日後凡之例書之使先楚之跡泯然不露噫大夫專盟而特書曰諸侯之大夫存君臣之義也楚先晉歃而止書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立夷夏之防也春秋之立文精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左傳云十一月乙亥朔與經差一月愚攷上會宋傳五月有丙午六月有戊申戊申止後丙午二日必是六月之朔也七月有戊寅必是七月之朔也七月去十一月凡四月以月大小間數之七月朔戊寅則九月朔非丙子必丁丑矣十一月朔非丙子必乙亥矣傳言是也又云辰在申再失閏則未敢信何則周十一月夏之九月也若再失閏則爲今七月然則二十八年之春乃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何遽以無冰爲災而即書乎杜氏無冰註曰前年知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爲災而書此不察傳文之失從而爲之辭也善乎劉公是之言曰麻家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今司麻能正交朔反不能正閏乎此足以折其非矣

皇清經解卷八之六十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六十一　學海堂

學春秋隨筆　鄞萬處士斯大著

昭公元年春王正月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此亦先會後盟也經書會不書盟杜以爲讀舊書不歃血故似未得聖人之意齊桓葵邱之盟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春秋不以不歃而不書盟也何獨於此不書乎蓋聖人自書宋盟以來日反復痛恨於大夫之專盟夷夏之同歃而未能釋于懷也乃方距六年而忽復覩此噫一之甚矣其可再乎於是存其會而削其盟存其會者不沒其事也削其盟者非惟存君臣之義文與夏之防并與其大夫專盟晉楚同歃之迹而泯之此則聖人之意也

三月取鄆（莒邑）

莒展輿以去年十一月弒君至此位猶未定季宿若能聲罪致討豈不甚善乃乘亂而取其邑此與盜賊何異乎蓋宿自三分公室以來（作三軍是襄十一年）取卞于前（在襄二十八年）而取鄆于後皆爲自封植之計故經不書伐莒蓋書伐莒則疑于能討賊也至莒人方負弒君大惡虢之會尚不敢預其敢以取鄆訴乎左氏所言恐非其實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書去疾入而展輿奔即知展輿爲篡弒之賊而去疾能討賊也然書去疾入于前而書展輿奔于後又以知去疾不急於討賊而終併賊也春秋于公子之入國而爲君者皆不稱公子（齊小白莒去疾皆生）稱公子則與大夫之去國而還者無辨（若楚公子比）且入爲其名則與後卒時書名相應不必著其公子也展輿既未能君而出奔則與宋萬（衛侯朔）之奔陳無別故書法同

四年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往時晉主諸侯楚猶有所忌今晉甘自退不與楚爭楚遂得大合諸侯專力于撓己之吳以爲漸窺中國計然歷數在會之諸侯陳蔡許徐頓胡沈固素服于楚者也淮夷夷也鄭固往來于晉楚者也宋則合晉楚之成者也滕邾皆宋屬（定元年傳宋仲幾曰滕薛郳吾役也）與宋俱往也然則泗上冠帶之國如齊如魯如衛曹如邾杞皆未之或預是雖合者十二國止牽率其同類何足以爲榮及徐子既執而諸侯解體伐吳之役宋鄭滕邾君世子爲已去之恐後矣彼陳蔡胡頓諸邦名雖諸侯實同烏合安足以敵方熾之吳雖一克無備之朱方一滅無罪之賴不足以立武不足以示威反播聲于慶封之口未幾而棘櫟麻之入（在是年冬）見報于吳人春秋書此以著楚虔之驕橫無能且病會之衷而閔在會之諸侯也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鄉也作三軍今何以舍中軍季宿弱二子更弱公室也宿既將中軍專魯政復私計已與二子歸公雖異分國維均（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不歸公也叔孫氏臣其子弟半歸公半歸己也孟氏取其半三分歸公一分歸己也）且中軍與上下軍名位差次無多未稱殊絕非抉心之舉因乘叔豹之死欺仲貜之懦遂舍去中軍已專一軍而以一軍屬二子往者三軍則國三分今二軍則國二分擇一自予而使二子分其一傳言四分公室者對二子而爲言也如是則已不居中軍之名而實則益前之半傳云皆盡征之而貢于公要知宿之所貢不過就所益者稍分其一二若二子已減四一所貢豈能從厚乎二子有分民而無專將公室有貢而無民故曰舍中軍者季宿弱二子更弱公室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以爲燕與齊平者杜氏本許惠卿之說也以爲魯與齊平者孔氏宗賈逵何休之說也杜說順傳而本文自背（如左傳既云齊求之也下又云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又似燕求齊矣）孔說據經而前後可通（如書暨齊平與定十年及齊平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蒞盟同此年暨齊平之後叔孫婼如齊）故諸儒多從孔說劉公是更截左傳齊求之也句爲齊魯之事於齊侯次虢下爲齊燕之事辯更明確愚稍益之曰外平而書必有關天下之故如宋人及楚人平是也燕僻在北陲不與中國盟會齊景雖興師納君卒受賂而不克經但書伐（在六年冬）與陵暴之師無異此又何關天下事而書其受賂之平乎陳君舉謂齊景行惡唯此納君合義而受賂不終不書其平將疑于能行義也夫十二年經不書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乎觀後之書納則此之行義不終已見矣奚煩曲說哉蓋燕與齊未嘗不平特春秋不書所書者齊魯之平耳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哀公既以偃師爲世子而更屬留于招是明示以廢立之意矣招而純臣義不受屬受屬矣則廢立之事乘閒伺隙何日而忘一旦值彌留之際不殺奚待哉然則偃師之殺是哀公致之也偃師殺而哀公縊亦由其自取故不書招以弑君而唯正其殺世子之罪使當時哀公不即死必立留爲嗣則殺世子之咎當無異于晉獻宋平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徵師之赴楚當時必有匿情因公子勝之愬而楚怒其誣故遂殺之書曰行人專使也凡書使乃稱行人非謂無罪也（有罪無罪在本事）徵師既殺留知楚虔之勢必肆毒于我遂絜身先去春秋以其無負位之實有遠害之明故許以公子如未爲君而不同於莒展輿之稱國稱名也

秋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陳哀之死留之奔皆在夏至冬尚未有君招主國事意欲何爲時孫吳在楚果卑禮遜詞以請雖未能竟免于討亦或未至滅陳乃偃然無事坐待其來僅殺一過將以誘罪此所以甚楚之怒也因而滅陳肆暴也放招殺奐淫刑也葬陳哀公假仁也凡皆招之所致也傳載袁克葬君詳其事勢陳滅矣克何能爲蓋因楚葬哀公克念故主乃殺馬毀玉以遂其私楚人不可乃寘之耳故于其既也又請私特傳文有未備諸儒遂疑其誣非也

十年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自舍中軍之後止二軍矣何以三卿竝將乎考八年蒐紅傳曰革車千乘以司馬法卒乘計之當得七萬五千人（每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周官六軍之數也名止二軍而實備六軍之數然則軍制作舍皆三家專兵自恣爲盜國之謀於古制原無與也孟子有言今魯方百里者五此必自春秋末已然以五百里之魯季氏專其半二子分其半其地廣其民眾卒乘之出較昔自增其于侵伐也季之一軍已爲將而叔爲佐（叔弓叔氏也）偏師而出則迭將之（後凡書叔某帥師或季孫某帥師皆季氏之偏師也）悉師以行則同帥之（此行季孫意如叔弓同帥師）是二子之一軍不分將佐而各主其偏或專行或竝出不相隸也專恣如此于公何有哉春秋自此于諸卿竝將悉書深著其僭亂無君之罪也叔氏雖公臣實爲季氏之貳不與三家之數（十三年帥師圍費可見）

十有一年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　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蔡侯之于楚子一會于申（在四年）再從伐吳（四年五年）可謂同惡相求矣（二君皆弑君賊）弑君之討當聲於會申之日就令能爾君子猶惡其非無瑕而僇人也乃歡好踰八年之久忽動于惡誘致于申而殺之名雖討罪（殺時必斥弑君）實則因滅陳之易更欲大肆其毒滅蔡自雄且以威示國豈知盈而必斃天道固然懷惡而多行不義死亡之道也春秋生名有以也夫蔡有拒圍八月至死不屈春秋書以君在者稱見其志在存城復讐不以居位爲心也君子曰景公無後靈侯有子天道安在然而靈之見殺景且含笑九京矣

十有二年冬公子慭出奔齊

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弔少姜）季孫宿遂如晉而書（宿致禭）是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子慭遂如晉而不書慭非卿也然則公子慭出奔何以書慭與南蒯謀去季氏而公與其謀謀洩而蒯叛慭奔季於是陰忌公思有以逐之乾侯之孫實萌于此是則一公子之奔繫我君存亡之故不可不書也

十有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冬葬許悼公

左氏公羊以爲藥殺穀梁以爲不嘗藥然揆之事理以求書法唯左氏可憑夫君藥臣嘗親藥子嘗雖載禮經然未聞偶不嘗而死即加之以弑名也況君之于世子有君之尊有父之親書世子弑其君是亂臣賊子之極惡兩備焉而僅以其不嘗藥之故毋乃已甚穀梁之說固知其必不然也公羊云葬是已然拘于賊不討不書葬之例見悼公書葬遂謂春秋不以止爲賊而赦之也是以止爲過殺矣過與故不同而書法同乎又知其必不然也唯左氏之言曰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卒世子奔晉茲數言者足以定止之獄矣夫瘧非必死之疾治瘧無立斃之劑今藥出自止飲之即卒是有心毒殺之也殺父以藥與及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然則止之弑君無疑矣藉曰過也非故也止又何所畏而遠奔乎止奔斯之以禮葬君魯往會之故書弑于前而書葬于後皆實錄也赦止之說胡爲乎來哉

二十有二年　王室亂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春秋是非有當通前後參觀而後見者執一字以求之則泥矣如景王崩適寵爭立而王室亂王猛敬王竝弱不自振賴劉子單子成復辟功先儒泥于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劉子單子

以王猛入于王城二文罪二子之以王猛比之姦雄挾天子以令諸侯㕥是亦過矣不觀明年書天王居于狄泉二十六年書天王入于成周獨非二子以之乎疑所以於王猛之居入書二子以於敬王之居入不書二子以者王猛未踰年尊未成於法得施敬王已踰年尊既成于法不得施也且所謂以者謂輔王而扶危定傾非挾王以行私柄國使於王猛之居入不書以則二子復辟之功終不著若之於王猛則敬王之居入不待言以而自知爲二子之功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辭亦美惡不嫌同文宰也桀以書以而許之將使二子觀望不前兩王終于不立而後可也豈春秋意哉

二十有五年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鄭祭仲出昭公則立突衛洩職出惠公則立黔牟孫甯出獻公則立剽彼于故君則義絕於新君猶稟命其實擅自廢置桀驁不臣而其名猶或藉口於大過易位之權也今意如出昭公不敢立君自行君事曾無君者八載說者曰魯秉周禮理義在人懼公議之見討而未敢無忌憚也吁是惑於季孫事君如在國之語而不察其爲黨惡之誣詞也自扈之會二十七年士鞅爲此言而意如每歲買馬歸從者之衣屨于乾侯以實之無識之徒遂以爲果能事君如在國也噫果事君如在國何以圍成而成拒居鄆而鄆潰故意如使之果事君如在國何以貨子猶而鄆陵徒盟賂士鞅而會扈無成會皆文昭無成事果事君如在國何以如齊而齊不見禮如晉而晉不使人是不特窮之於封內又極之於所往卒使控訴誰因容身無地栖栖中路客死乾侯而意如儼然改步改玉入廟主鬯上無一人之奉而內欺臣庶外固黨援無君之名而有君之實噫是尚得謂之秉周禮者乎是尚不謂之無忌憚者乎故吾謂自春秋以來權臣世濟其兇專恣橫逆未有如季孫者尤未有如意如者若以其不改事君而寬其責是狥于流俗而不察當時之情實也奚可哉或謂使意如改立君夫子將何以書之曰以春秋君衎亦君剽之例推之則故君君也新君亦君也各書其實而已矣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二十有六年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齊既取鄆以居公則公之居鄆猶鄭厲之入櫟衛獻之入夷儀也而鄭厲衛獻因以復國昭公終於客死何哉以不改立君之故也蓋改立君則事權不一事權不一則豐孽從生裏言有人外援多助或推或挽能無入乎今季氏自行君事政事悉由于己陽爲奉君而陰阻其入其計秘其慮周臣民附之齊晉右之外內一心無瑕可擊而昭公又以昏庸之質既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且從者肆虐民如重負二十九年鄆潰穀梁傳曰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僅一鄆而不能撫非惟不能復國并與其一鄆而失之此固意如之姦而實昭公之不德也客死乾侯其以此夫○或曰如子言則君出者必改立君爲正乎曰自古無無君之國而孟子言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是易君者古亦有之但古之易君必爲國爲民君非大過不廢也繼非賢者不立也至公無私之心質先君而無愧對臣庶而無慚故雖易君而不得以爲罪春秋時世臣橫逆罔上行私君固未必能賢而臣之逐之者皆其一己之私也其繼立者又惟其所好更不擇賢究之奔者不甘于出而百計求還繼者不能自安而終于見弒其所以易君者非其道故也魯昭出孫季不立君雖無弒逆之禍而昭終不復益知意如之姦也雖然以昭公之爲君而見出以意如之爲臣而易君鄭突衛衎恐未能以例論也

三十有二年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王都曰京師此城京師也而曰城成周何也平王東遷以王城爲都則王城乃京師也敬王避子朝餘黨欲遷都成周未城時都猶未定不得言京師既城而天王都焉夫乃得謂之京師也故定元年書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京師卽成周也若于此卽曰城京師則疑于城王城矣此諸侯勤王之事大夫往故書大夫先儒多譏政在大夫吁政在大夫久矣何獨于此譏之耶

皇清經解卷八之六十一終

春秋正辭敘目

存與讀趙先生汸春秋屬辭而善之輒不自揆爲檃括其條正列其義更名曰正辭備遺忘也以尊聖尚賢信古而不亂或庶幾焉敘曰

大哉受命釗我至聖弗庸踐於位皇惟懿德乃配天地正奉天辭第一

王者承天以撫萬邦爲生民其主嗟嗟周德光於文武亦越既東元命不固不固在下諸侯以僭大夫陪隸用貴治賤擧諸王者正天子辭第二

於乎厚哉周公光大成文武德勞謙不伐爲民以服元子在東有典有册欲觀周道舍魯奚適聖人無我以父母國正內辭第三

三王之道仁義爲大假之以爲功乃教罔不服一匡天下實惟桓公晉文繼之亦惟在王功曰正曰譎一奇一予楚莊晉悼猶何足戴正二伯辭第四

自天地生民以來神聖有作御辯於是乎在聖所貴貴其民循厥理惟庶邦君以綏臣擴大命孳孳其無怙乃心毋庶非止諸夏辭第五

蕩蕩獲哉聖則無私疇不卽工聖其念之明明時夏懿德所經須臨蠻昧乃狄之行於乎愼哉正外辭第六

若之何弗弔天不享右罔愛於居閔多罪罔克究於永觀戒虐我黎服瀆瀆離所止聖乃欽底罰於有衛以遂厥罪作禁

於天嗣天民越指邇土明哉明哉天伐章哉正禁暴辭弟七

噫嘻皇女民以生其女曷克生生女怙於日實乃惟怙於天德於乎德卒喪多罪顯聞於上過之絶之乃殄滅之殄靡有遺民乃其蘇時乃敬明於聖之志匪憮用恕尚隱哉其懼正誅亂辭弟八

聖秉道垂文辭惟義之訓慭事之遺匪從惟從匪述惟述折厥衷見天則正傳疑辭弟九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六十二　　學海堂

春秋正辭　　武進莊侍郎存與著

奉天辭弟一

初一曰建五始元正天端自貴者始同日並建相須成體天人大本萬物所繫春秋上之欽若不指次二曰宗文王文王受命武王述之文武既沒文不在兹稽古堯舜道法所祖聞而知之萬世以為土次三曰大一統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郊社宗廟尊無二上治非王則革學非聖則黜次四曰通三統三代建正受之於天文質再復制作備焉師法在昔恭讓則聖納乃有監匪獨一姓次五曰備四時謹於尊天愼於養人聖人以順動則日月光明庶物露生陰佐不可右刑謚不可任五辰之正羣生在命次六曰正月日幾乎幾乎其惟日乎仁與不仁同此日乎孰能愼微占無不吉載而始之端在朔月民主愛日不遑暇食夜曰日餘天光在臑閏曰歲餘門以聽候次七曰審天命廢興支與壞與飫歌戒與民不聽罪聖人覺與次八曰察五行祥異天乎與人甚可畏也欲止其亂心仁愛也上下之間匪虛而實元氣瀸瀸殺撰相易神乎難知勿謂不然所貶所譏惟聖同天次九曰張三世據哀錄隱隆薄以恩屈信之志詳畧之文智不危身義不訕上有罪未知其辭可訪撥亂啟治漸於升平十二有象太平以成次十曰俟後聖舊典禮經左邱多聞淵乎公羊溫故知新穀梁繩愆子夏所傳指遺補闕歷世多賢春秋應天受命作制孟子與有言天子之事以託王法魯無愒焉以治萬世漢曷覬焉

建五始

元年春王正月

何休曰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紀反推之以明其自然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建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董仲舒曰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義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示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元年正月辭不自春秋始曾子曰帝信弗主春秋得主之者道在故也猶書著而弗備也魯史繫而弗敢有也其餘則僭而亂故也不使春秋主之者亂之大者也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

宗文王

春王

公羊子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聞之曰受命之王曰大祖嗣王曰繼體繼體也者繼大祖也不敢曰受之天曰受之祖也自古以然文王受命之祖也成康以降繼文王之體者也武王有明德受命必歸文王是謂天道武王且不敢專于孫其敢或干焉命曰文王之命位曰文王之位法曰文王之法所以尊祖所以尊天也大雅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聖人之志也君牙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天子之事守也

大一統

王正月

公羊子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陽曰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董仲舒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此用春秋事也治春秋之義莫大焉

通三統

春王正月　春王二月　春王三月

何休曰夏以斗建寅之月為正平旦為朔法物見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為正雞鳴為朔法物芽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為正夜半為朔法物萌色尚赤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于是可得而觀之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仍誥曰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劉向曰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按日月星辰之行始於日至陰陽

風雨之氣徵於丑仲王政民事之序授於寅正三正並行而不悖尙矣夏書曰怠棄三正子正丑非春其諸後儒之惑與

備四時

春王正月(桓公五年)　夏四月(桓公九年)　秋七月(隱公六年)　冬十月(桓公元年)

公羊子曰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何休曰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尙書曰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是也魏相曰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明王謹於尊天愼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書曰撫於五辰庶績其凝

正日月

十二月　閏月(文公六年)　十日　上辛　季辛　朔　晦　日中　日下昃　夜　夜中

書曰協時月正日左氏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又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於是乎在記曰天子玄冕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大廟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魯語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卽安庭燎之詩曰夜如何其夜未央齊詩曰不能辰夜不宿則莫

審天命發興

二年春　三年春王二月　四年春王二月　五年春　六年春　七年春王三月　八年春　九年春　十年春王二月(此隱公之經也止)　十一年春(隱公)

穀梁子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正隱不[illegible])

八年春(隱公)

有三月曷不繫諸時決不月也遇在內不月也況在外乎不月則不言春王春天時也月王月也此有三月矣曷不繫之于王王繫之春然後以月繫之王歲之始莫先於臨天下之一人而後有萬不同之事物無不繫之於王月以月承春王不可闕也不以月承春王不可以不闕也據亂而作尙非桓公之策書則不忍輒以爲無王矣愼言哉

元年春王正月(桓公)

穀梁子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所以治桓也

二年春王正月

其曰王何也程子曰正督之罪也

十年春王正月

其曰王何也盈數也十年必棄書王紀常也(本胡氏)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其曰王何也曰謹其終也易曰物不可以終否

三年春正月(月特會不也何決不王也其月)　四年春正月(特不月決不王也此月)　五年春正月(與夷卒不正終生也決非王也以)　六年春正月(決不王也來不恆月)　七年春二月　八年春正月　九年春(則曷不月則無嫌于不王不可不王尊王后也不月)　十有一年春正月　十有二年春正月　十有三年春正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　十有五年春二月(曷爲月則來求車矣)　十有六年春正月　十有七年春正月

穀梁子曰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也)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則宜去[illegible])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聞之曰去名以存實也

王

不稱天何也貶天子可貶乎曰以天道臨之可也君臣之義嫡妾之辨人莫大焉天莫大焉

四年春　夏　七年春　夏(桓公)

程子曰人理滅矣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成矣故不具四時闕之書曰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其不具于是年何也其諸以朝聘之者與

夏五月(莊公二十二年)

五月不首時其首時何著異也忘父葬母謀取仇女異之大者也以天時爲于此焉變矣著變以存其常焉(本何休)

元年春王三月(定公)

穀梁子曰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

十有四年春　夏　秋(定公)

去冬何也不終也(本何休)　是年也齊歸女樂季孫受之而孔子行故曰不終易曰无喪无得其唯聖人與孔子亦未絕於魯其瓶因夫季桓子與([illegible])

察五行祥異

洪範曰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八庶徵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修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旤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illegible])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illegible])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illegible])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illegible])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illegible])

則悉矣禍謂天下有道其不善者受之天下無道則殆及善者詩曰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乂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介蟲之孽金也明貌有毛蟲之孽矣云龜孽者金木雜也以此見金之有虎孽也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豫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臝蟲之孽師古曰臝蟲之類無鱗甲毛羽按羽蟲者火也臝蟲者土也不言羽蟲者火病則兼其下也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說曰燠則冬溫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則以色五色物之大分在于眚蔽故聖人以爲草妖失秉之明也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木勝土強則木不能合土弱則木傷之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不言五行沴天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爲若下不敢沴天尊尊之義也六沴作見若是其禦五福乃降若不共禦六極其下

曰經所不言何故傳之不殆於誣乎曰烏是何言與天有五行地有五行陳天之五合地之五明天道也重皇極也昧者見以爲六也故疑之明者知其爲合也故信之且夫皇極所以立命故曰建五事所以事天故曰敬事一不修敬有闕爾皇之不極非不克建而已乃蕩然大壞逆天道甚也是故五事有變傷其質五沴是也質其于地皇極不建沴其象日月星辰是也象見于天獨不見夫易乎貌言視聽如六子然思如坤皇極如乾傳五行不傳皇極是知坤藏不知乾君也並五事在皇極是知成象不知效法也知地而不知天則悖矣知一而不知二則謬矣不此之誣而以傳爲誣是何言也獨不見夫易乎曰然則經不言何也曰有之歲也月也日也天道也歲月日時無易皇極之建應此矣日月歲時既易皇極不建應此矣其曰厥咎眊何也家甚也天奪其鑒已在易明夷之貢曰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殆此謂矣霿亂五官地也眊亂五性天也厥罰恒陰何也風甚也或昧其物已詩曰終風且曀下則爲雲物下窮命上則爲蒙象蒙則已凡十五物皆繫於日其在周禮春官職之厥咎類象厥罰類風不別著象何也一以管四者心也一以行四者風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各以五配而不能爲六也雨暘燠寒非天乎曰其本在地地道无成故歸諸天然則恒陰亦地也曰天氣擾地不應易曰密雲不雨已上也射妖何也曰其在晝乎男子事也用是見脂夜之妖蓋女子象也龍蛇之孽何也曰極陰感陽其將戰乎在易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馬禍何也馬健行地其象配乾故屬皇極五事盡失六極不盡應獨歸之弱何也曰其知天道乎是謂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自有生民以來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者胥在此人見其弱也而悲之而閔之不知天之棄之也咸莫甚于此矣凡以蕩然大壞逆天道甚故爾豈曰一事偶失哉曰日月有常行何謂亂星之逆行亦常也何謂沴曰苟以爲常生必有死興必有廢治必有亂存必有亡莫非常也則將不復危懼憂憂如故奚不祥甚哉曰此天之命不可知也故曰異若天之行則可知也何異之有曰昧者皆不知神者盡知之蔽者一知一不知畸常畸異奚足以定是非余寧知禍之速人也天不有期焉聖不先覺焉女尚焉知日月之眚聖弗克知女短長之命信乎否也曰聖知之不以告人亦以爲非常云爾曰固非常也聖人曷嘗以日月之行之故告人乎春秋書曰有食之不著其食之者老聃云安知其不見星也古之人不以日月之眚諄諄然示人亦明矣敬天故也若夫禍福之故聖人則旣告女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重之以蓍龜臨之以明誓申之以誓誥勸之以歌誦皆是物也夫乃以爲非常也固聖人之所以爲大常也曰日月星辰之沴固非常矣是亦亟矣乃必使人懼于咎乎曰非日月星辰之變使懼咎也極之不建實自取譎焉苟有壞國喪家亡人其小大亦良應之甚可畏也曰家人亦應之乎曰奚在其不應也傳曰謂母之子也可謂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經曰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固古今貴賤之達理也苟有庶人傲很明德以亂天常雖當天地之災不異焉奚在其不應也中庸記曰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初不在大也孟子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亦不在小也

高宗肜日曰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旣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此事應也事天如事親父母怒之必誠求其所以然多方擬議之旣得而後已此之謂修省苟而不知懼顧也懼而不知救慢也救而不察類外也不當而不聞其人傲也顧則絕之慢則疏之外則譎之傲則厭之天地之大者在五行各一其性不得相干徵召若影響其失也不知救則已如欲救之不敢不察其故所謂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也五行之失如疾然氣雖亂各有所主不存其意不貫其理以此事天何異許止之不嘗藥也五行之變非盡變也非不遊復也謂和則俱和失則俱失是乃誣天地也不然夫祖己之言亦曰正厥事可矣又曰典祀無豐于昵非所救之事當用此與人臣之義陳善必列其宜匡失必舉其敗不敢爲無端崖之辭以淈其上而藏其爲敬之至也今因恐懼修省云爾將俾盡革其政與抑擇所振救與抑空言無施而百官萬事皆自若與此固姦以事君者所欲得以飾其惡也欺君不祥誣天地不祥一言而不祥者三不說事應之謂也

春王正月雨木冰成公十有六年

公羊子曰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劉向以爲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

木不曲直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桓公十有四年

公羊子曰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者未瘳怨咨未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以爲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

廟桓不難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公于齊侯齊侯殺桓公

夏齊大災莊公二十年

穀梁子曰其志以甚也劉向以爲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爲妻適庶數更故致大災桓公不寤及死適庶分爭九月不得葬公羊子曰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董仲舒以爲魯夫人淫於齊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則末夭故天災所予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僖公二十年

公羊子曰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不志事應何也疑誤則闕之

夏成周宣榭火宣公十六年

公羊子曰宣榭者何宣宮之榭也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子曰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左氏曰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董仲舒劉向以爲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爲而藏之按成周者天子之下都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成公三年二月

公羊子曰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以爲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大道黄明於此矣

春宋災襄公九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

五月甲子宋災襄公三十年

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應火不炎上之罰也

夏四月陳災昭公九年

左氏曰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雖古非經義也志雜古何也明周周廣不舉一而廢百也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昭公十八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穀梁子曰其日以同日也或仲舒以爲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衛陳鄭之君皆荒淫于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以同日災也劉向以爲宋陳王者之後衛鄭周同姓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朝子朝楚之出也及宋衛陳鄭亦皆外附于楚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罪也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定公二年

公羊子曰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時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董仲舒劉向以爲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於外定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于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哀公三年

公羊子曰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董仲舒劉向以爲此二宮逆禮者也哀公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僖之宮乎以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按此毀廟也言災何宜毀不毀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哀公四年

穀梁子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公羊子曰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董仲舒劉向以爲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于哀定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也

火不炎上

無麥苗莊公七年秋

公羊子曰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何休以爲先是莊公伐衛納朔用兵踰年夫人數出淫泆民怨之所生

大無麥禾莊公二十八年

穀梁子曰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劉向以爲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是時夫人淫於二叔外內無別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遂不改寤四年而死禍流二世奢淫之患也董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于五穀最重麥與禾也

饑宣公十年冬

公羊子曰何以書以重書也不志事應與大水同

饑宣公十有五年冬不志事應與螽生同

大饑襄公二十有四年冬

有死傷曰饑死傷見曰大饑此皆凶年也曷爲或書其本或書其末書其本無備也上急也書其末不恤也急乎急者也民力單矣王澤竭矣

稼穡不成

秋大水桓公元年

左氏曰凡平原出水爲大水穀梁子曰高下有水曰大水高比下爲也高之在田也其祭高下則然何以書記災也董仲舒劉向以爲桓弑兄隱民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弑其君桓會諸侯受宋賂而歸又仍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愈怨故十三年夏復大水劉歆則謂桓易許田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illegible]按災曷爲或專舉水旱或並言二穀舉水旱察也言二穀重也災之爾明輕無則重麥苗俱則重兼他穀則輕不重弗識弗別不察春秋之辭也

夏大水桓公十有三年

漢志又以爲夫人驕淫將弑君桓不寤卒弑死[illegible]之也

秋大水莊公七年[illegible]

秋宋大水莊公十一年

穀梁子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公羊子曰及我也[illegible]董仲舒以爲時魯宋比年爲乘丘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以爲時宋湣公驕慢睹災不改明年宋萬弑公

大水莊公二十有四年秋

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劉向以爲哀姜初入夫夫宗婦見用幣又淫于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明年仍大水則謂先是飾宗廟以夸夫人腐宗廟之禮也

諭不當故引讀

秋大水莊公二十有五年

大水宣公十年秋

董仲舒以爲時比伐邾取邑亦見報復兵讎連結百姓愁怨劉向以爲宣公殺子赤而立以濟西田賂齊又比與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禍皆賤公行非其正也竊謂先是遂不伏辜仍寵其子三桓專政自此始陰盛極矣

秋大水成公五年

董仲舒劉向以爲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蔑與僑如顓會晉宋陰勝陽

大水襄公二十有四年秋

董仲舒以爲國小兵弱數敵彊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劉向以爲慢鄰國鄰國亟伐百姓騷動穀大不成其災甚也竊按自是無水災與曰未可知也雖有其不書也其不書何也以志災則莫恤民矣以志戒則莫畏天矣其志者地震云乎雨雹云乎凡怪異云乎惟火災之爲亟以是爲人之所震而動也書曰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水不潤下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隱公九年

左氏曰癸酉大雨霖以震與經異文者釋大雨乃霖雨也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

穀梁子曰震雷也電霆也志疏數也八日之閒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劉向以爲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荄保藏蟄蟲辟盛陰之害出地則長養華實發陽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謂諸侯是時隱居位久暈有逆心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賊弟佞臣將作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閒隙而勝陽篡弒之禍將成也公不寤後二年而弒

恆雨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僖公十有五年九月

公羊子曰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也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子曰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左氏說展氏之廟也在朔言朔在晦言晦劉向以爲夷伯世大夫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明年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

雷

冬不雨莊公三十有一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休以爲先是比築三臺慶父專政之應竊謂一時不雨則以異書何志戒也用是見魯有君子謂其臣猶克慎微而先戒故因而著之也詩曰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冬十月不雨僖公二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僖公三年

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左氏曰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漢志先是敗邾莒獲莒挐沆陽之應

六月雨僖公三年

穀梁子曰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何休曰大平一月不雨即書春秋亂世一時乃書此月者僖公能退辟正殿飭過求己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故詳錄之明天人相與之際不可不察其意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公二年

穀梁子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何休曰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政在公子遂之所致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公十年

何休曰公子遂之所致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公十有三年

何休曰遂之所致按文無志乎民則曷爲亟書之仁之也何用仁之也天未厭之也自是無書者矣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

夏大旱僖公二十有一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災也董仲舒劉向以爲外倚彊楚炕陽失衆又作南門勞民興役之應竊謂自後比歲伐邾取于升陘有起兵動衆之憂也

大旱宣公七年秋

上連兵伐萊下公見執辱外憂也上言不從之罰

秋大雩襄公五年

左氏曰旱也按旱則其曰雩何所救非所救也其曰雩何也無以旱書者矣書雩始此乎前此矣前此書旱其曰雩微過也志僭也自此不書旱其曰雩志旱也惡僭也僭所以旱也以僭救旱非所救矣

秋九月大雩襄公八年大雩襄公十有六年秋九月大雩襄公十有七年秋八月大雩襄公二十有八年八月大雩昭公三年秋九月大雩昭公六年大雩昭公八年秋九月大雩昭公十有六年秋八月大雩昭公二十有四年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昭公二十有五年

左氏曰書再雩旱甚也穀梁子曰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竊謂僭甚矣褻至矣然而不書旱不槩乎災也自是而公孫矣擧日不擧辰尊祀事也按取郊取防曰季不曰下尊之也

九月大雩定公元年

大雩定公七年秋九月大雩

再雩旱也曷不言又其日疏矣何以書志僭也或日或不月詳略之文也陪臣執國命僭甚矣內憂也言不從之罰

恆暘

無冰桓公十有四年春

穀梁子曰無冰時燠也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左氏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

子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劉向以爲先是遂兵鄰國三戰而再敗內失百姓外失諸侯鄭伯突篡兄而立公與相親長養同類不明善惡之罰也董仲舒以爲夫人不正陰失節也

無冰成公元年春

董仲舒以爲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心而作邱甲陽失節劉向以爲時公幼弱政舒緩也

春無冰襄公二十有八年

何以書記異也臣專兵不志君梁宮不志志無冰而已矣明天道也詩曰哀今之人胡潛莫懲公失政豫而無立志臣下不稟命而專行役于彊大身往朝楚季氏因取卞忍而不能治歸作楚宮卒薨于此不明甚矣

漢志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桓公內弒君兄外成宋亂與鄭易邑背畔周室成公時楚橫行中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討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善惡不明誅伐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亡寒歲秦滅亡燠年

恆燠

冬十月雨雪桓公八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何休曰此陰氣大盛兵象也是後有郎師龍門之戰流血尤深劉向以爲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

冬大雨雪僖公十年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陰盛甚也左氏曰平地尺爲大雪

秋大雨雹僖公二十有九年

左氏曰爲災也劉向以爲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于寒泉則爲冰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霰猶月食也僖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于弒君故陰脅陽之象先見

冬大雨雹昭公三年

漢志是時季氏專權脅君之象見昭公不寤卒逐昭公

春王正月大雨雹昭公四年事應同三年

冬十月隕霜殺菽定公元年

穀梁子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爲以異書異大乎災也劉向以爲十月于卦爲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公死于外定初得立故天見異以示之也

恆寒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僖公十有六年

左氏曰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穀梁子曰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決不日而月也[illegible]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鷁微有知故月之日月有數乎曰著略之文也于以正外內于以定尊卑于以審輕重于以紀遠近于以致息于以別同異之何其可廢也然則無知何以日有知何以月曰無知物以事天也無知而變變出于天有知而變變出于地或日或不日學者之辭也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公羊子曰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劉向曰鷁陽也六陰數也象陽而陰行必衰退何休曰宋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鷁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按內史叔興之言何謂也曰是乃可懼矣固非吉凶所生也而吉凶所應也人實自敗非由妖敗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女忘諸乎女聞吉凶由人而謂陰陽不由人也其可乎夫人神之主也天地之心也主而曠之心而遠之其存者與有幾襄公能遂覺寤安有危身喪師之禍此內史告人意也非預之所知也太甲曰天作孽由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天下不相遁也多士曰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天人不相遠也其知之矣

恆風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僖公三十有三年冬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劉向以爲今十月周十二月于易五爲天位爲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于天位其卦爲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遂顓權三桓始世官天戒若曰自此之後將皆爲亂矣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也陰成陽事象臣顓君作威福董仲舒以爲李梅實臣下彊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

草妖華孽

冬多麋莊公十有七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多也劉向以爲莊公將取齊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莊公不寤竟亡社稷

毛蟲之孽

螟隱公五年秋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子曰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按食苗心曰螟董仲舒劉向以爲時公觀魚于棠貪利之應

螟隱公八年秋

漢志以爲鄭以邴易許田隱有貪利心

螟莊公六年秋

董仲舒劉向以爲衛人歸衛寶魯受之貪利應也

螽桓公五年秋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子曰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按螽蝗也漢志以爲桓公取鼎易邑興役起城何休曰煩擾之所生

八月螽 僖公十有五年
劉向以爲兵比三年在外
雨螽于宋 文公三年秋
公羊子曰雨螽者何死而墜也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何休曰羣臣爭彊相殘賊之象是後大臣比爭鬬相殺司城逃子哀奔國家廓然朝廷空無人
螽 文公八年冬
何休曰先是公如晉公孫敖公子遂比出不可使勢奪於大夫煩擾之應
秋八月螽 宣公六年
劉向以爲先是伐莒後再如齊謀伐萊
秋螽 宣公十有二年
漢志以爲公孫歸父又會伐莒
秋螽 宣公十有五年
漢志以爲宣亡熟歲數有軍旅
冬蝝生 宣公十有五年
公羊子曰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董仲舒曰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又曰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告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謂幸國聖主賢君尙樂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
八月螽 襄公七年
是夏也用衆城費費季氏邑也易常擾民之應
冬十有二月螽 哀公十有二年
災礦不志矣其書螽何以用田賦不可不書螽也蝝生猶[illegible]之而況螽乎此災也言十有二月何志失閏也非記異也董仲舒曰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九月螽 哀公十有二年 十有二月螽
再書螽何甚之也宣書蝝生繼歲書大有年以存民也哀比年而三書螽國幾亡矣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其月何志失閏也
秋有蜮 莊公十有八年
蠹蟲之孽
穀梁子曰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劉向以爲蜮猶惑也南越亂氣所生蓋謂莊公之時亂既極矣惑亦甚矣天之示異昭昭著明可不懼哉
秋有蜚 莊公二十有九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蓋謂淫亂之所生爲戒明矣
有鸛鵒來巢 昭公二十有五年
青氣所生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劉向以爲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
祥氣所致
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 宣公三年
穀梁子曰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劉向以爲近牛禍也宣公殺子赤而立又以喪取天甚惡之禍雖不及其身生則不饗其祀死則災燔其廟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 成公七年
劉向以爲成公時三家始顓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禍故於郊祭而見戒鼠小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鼷鼠食郊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不寤三家之權成公室逆卑
鼷鼠食郊牛牛死 定公十有五年
公羊子曰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劉向以爲定公知季氏辠惡如彼孔子聖德如此卒用季桓而退孔子無道甚矣竊謂所食漫謂浸深也五月定公薨
鼷鼠食郊牛角 哀公元年
比歲見食天重戒之哀公不寤卒奔於越定之終無始哀之始無終仲舒曰不時不見信哉
牛禍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於鹹 文公十有一年
公羊子曰狄者何長狄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劉向以爲不行禮義大爲夷狄之行將必敗亡其後魯及齊晉皆有篡弒之禍近下人伐上之痾也
下人伐上之痾
世室屋壞 文公十有三年
劉向以爲文公褻瀆數矣內爲貌不恭而狂外爲言不從而躋逆祀之歲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若是者三而大室屋壞矣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而陵夷也
金沴木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僖公十有四年
公羊子曰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何休以爲河者陰之精象齊桓將卒霸道毀夷狄動宋襄爲楚所執之應穀梁子曰林屬于山爲麓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劉向以爲麓在山下平地臣象陰位也崩者臣下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後齊桓死天下散而從楚王札子殺二大夫晉敗天子之師莫能征討從是陵遲左氏說沙麓晉地沙山名地震而麓崩不書震舉重者也
九月癸酉地震 文公九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子曰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何休以之一動者象陰爲陽行是時魯文公制于公子遂齊晉失道四方叛德劉向以爲先是齊桓晉文魯釐二伯賢君新沒周襄王失道楚商臣弒父諸侯皆不肯權傾于下天戒若曰臣下彊盛者將動爲害後宋魯晉莒陳齊皆弒君

梁山崩（成公五年夏）

公羊子曰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沵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何休以爲此象諸侯失勢王道絶大夫擅恣爲海內害六十年之中弑君十四亡國三十二溴梁之盟徧刺天下之大夫劉向以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下亂百姓將失其所矣後晉暴殺三卿厲公以弑其後孫甯出衛獻三家逐魯昭尹亂王室

五月甲子地震（襄公十有六年）

何休以爲是時溴梁之盟政在臣下其後叛臣二弑君五楚滅舒鳩齊侯襲莒大夫乖離出奔兵事最甚劉向以爲自後崔氏專齊欒盈亂晉良霄傾鄭閽殺吳子燕遂其君楚滅陳蔡

己卯地震（昭公十有九年夏五月）

何休以爲季氏稍僭宋南里以叛王室大亂諸侯莫救晉人圍郊吳勝雞父尹氏立王子朝之應劉向以爲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宋三臣曹會皆以地叛莒逐其君吳敗中國殺二君

八月乙未地震（昭公二十有三年）

何休以爲猛朝更起與王爭入晉陵周竟吳敗六國季氏逐昭公吳光弑僚滅徐故地爲再動劉向以爲是時劉單立王子猛尹氏立子朝其後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宋五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

夏四月甲午地震（哀公三年）

何休以爲象季氏專政蒯聵犯父命是後蔡大夫專相放盜殺蔡侯申辟伯晉而京師楚黃池之會吳大爲主劉向以爲是時諸侯皆信邪臣莫能用孔子盜殺蔡侯齊陳乞弑君

金木水火沴土

皇清經解卷八之六十二終

靈川秦垿舊校　香山黃蕊文　番禺陳起棠新校

春秋正辭

武進莊侍郎存與著

天子辭第二

正王伐曰思古明王賞善罰惡所父不聽兒爰其作正王守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顧瞻有河未改天命正王出曰疾恆不死未亡其中思而不懼在周之東襄不監惠禍迺有再以親屏周憂其所恃正王居曰遠有力臣邇有親臣剛德不疚師聖友賢渙五正位克定厥家王無一焉曷云其居安不言居危不言出匪風之傷以存周室正王入曰亂其定乎汔可小愒無轄無民僅亦守位正王崩葬曰君子知微並建聖哲懼於不終日愼一日武王遘疾周公憂悴離明兩作突如可畏同召六卿道揚末命成康之隆萬世其訓方喪三年同軌畢至宅憂不言容衣可事正王世子曰元良之位尊如社宗名號蚤繫盛傅不生嘗賊執政咸有臣志固將君我而入學以齒愼惟深哉是訓无妄在右正矣習與智長匪正有眚不宜有往正王子曰鳲鳩均養七子上下如一奚爲制禮接子以及冠昏每事殊異於適有義有方陪以秉德何嫌何疑愛不自克愛不自尅能有定階而引之俾壽其正是曰不愛能愛惟順正王后曰天地之基爲宗廟主敬愼重正洛親洛禮三代興廢莫不由此仁貪異生各以其母毋養乳虎將傷天下素成之道爲後世戒正王姬曰二女釐降欽哉帝典天乙歸妹陰禮則闕肅雍之責不在車服同姓主之成正無缺正王母弟曰人道親親念我二人天子亦無多所厚所厚惟世子母弟推而放之準乎四海富而貴之常常見之同其好惡爲問是非一人果有所私則萬姓咸喜別有師保養以聖度如何不思亦莫不顧正王臣內難曰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周德之衰雖子先戒曰于其毋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乖離不相殊禍所起宮人以世實違天紀正王臣外難曰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困天子之吏殆辱於戎裔詩人所哀逢此百罹正王使曰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行人有常數矣古者有分土無分民王靈所及良勍以爲紀賂節不寧集飛安止苟以爲榮盡忠其愧潰之謂何徵求自茲始刺在大夫況乃王之宰正王臣會諸侯曰曷敢不信要於至尊齊桓知節晉文已傎尹單將閒以同盟云借曰外楚冠裳等夷召陵既會散令僉卑正王臣會陪臣曰侯大夫入天子國曰士祁不會公侯矧王官伯乎重而不正翟泉爲甚嗟乎羝羊僨亦觸藩牧羊者力能決之正王臣卒葬曰始於踐土終於召陵皆獎王室晉主夏盟虎也要言將賓不廢親臣處內同外諸侯之爵姑曰顯趾癢乎折其足正王臣私交曰有至尊者不貳之祭吾同祖不得受其私天子大夫親不與諸侯通則順則宜忿生之嗣我又何求諱其要君比以爲尤正王師曰宣榭志災乃志王師以自敗爲文賁晉與戎敗之晉罪可勝誅乎晉曰勤王曾不言從王其人已微其禮已亢王室蠢蠢侯伯也胥不替猶婦憂宗周之隕正王都邑土田曰以爲民極服於土中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相宅則夜則辟于周日夜勞來我西土一豐一鎬相述作豐水之事豈不詒子孫謀哉厲頻幽墜平徙於洛魚以況民亦匪克樂長叔之謀乃城成周欲復文武不知用厄甫御行以走沒身不得於道正畿內侯國邑曰虞公虢公天子之三公也河內河外河東天子之股肱也傳忘其舊誰與發蒙滑外列會鄭割甸服於乎有哀戎乃在洛父兄甥舅半爲孝臣終南作歌憤兮其詞諸侯君正王命伐國曰倍上則誅犯命則絶宗盟謂何若茲不睦惠以請齊寔乃出狄曰伐以著之曹是以爲義乎取櫟之役犯中國云爾赫赫明明王命焉在矣正朝王曰朝言恭也獨我乎爲之者胥重也晉重論之王但從之也臣節未盡不可以言恭也在盟之既不恭大也自我言之固無罪也日不繫月昭乎辨也正錫命曰三志錫命稱名則殊自我其天益思出言定名之自上瞻乎王實承天爲天之子隆之殺之以爵稱之稱天下若繆忽自尊若上帝臨女何正大夫見天子曰殷見者守臣也殷頫者陪臣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則恩相逮也偶以晉卑於齊也升命弗親天災弗救也見不如弟見宰王吏之不余治也失常且以爲常哀哉承學之士思而不能違也

王伐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桓公五年）

蔡衛陳皆何以稱人使不行使大夫從也其與蔑何會狄不志王室事天子伐國不可見以從王伐國者見之揚觸見之非所以伐也鄭伯當誅宜王躬不可以不齒不可以不重愼

用其民王室危輕用其身天下危從命拒命不竟錄也鄭罪既盈於誅春秋之義務全至尊而立人紀焉月不繫王傷三王之道壞也諸侯不知有天子此可忍言孰不可忍言以天下言之曰天王王承天也繫王於天一人匪自號曰天王也自侯氏言之從王焉朝於王焉至尊者王也不上援於天若王后王世子王子王姬繫於王則止皆不得以不稱天爲疑問矣

王崩葬

三月庚戌天王崩平王 隱公三年

魯史義不志王室事是故天子不志即位以諸侯爲天子服喪三年志天王崩則我君爲平王喪三年矣春秋禮不備雖有事焉而不書書曰三月庚戌天王崩以無大不備焉而敬書之苟小不備而遂削不書非所以奉至尊而立中國之人紀也曷以知其小不備於來求賻見之也言求之不言歸之求而後歸則如弗歸言求以見不歸之惡雖然放飯流歠逞問齒決乎曷以知其無大不備以書來求賻見之也譏不歸賻則奔喪無闕矣吁平王五十一載天子也雖曰王室既卑魯猶是姬姓必將復先王之職焉慭置天崩地坼之變於若罔聞知乎必不然也然則春秋何以作乎法文王也樂道堯舜之道也豈曰天子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共職而遂以王迹爲不熄乎夫王迹在朝覲享獻賀喜弔災云爾乎在乎一世而甄陶之醇醇如也平王祚東周二十餘世而後亡禮樂典章夫子問萇叔時具存無恙豈後世京邑亂亡四方莫或饋餉百官采梠拾薪以自給者比也而謂懿親如魯東遷之始已不奔天王喪乎孟子言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且曰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夫不以平王爲孝子桓王以下爲慈孫乎三代之祚無過二三十世而孟子必曰百世古之聖人其文辭孫順固如此傳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周公欲天下諸侯師文王也服事可師受命益可師周之子孫得如虞夏商之子孫不亦可乎少康中興虞思之力也孰謂三代之王天下天下不爲公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 桓公十有五年

恒辭也不以禮不備不書至尊也

王后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桓公八年

辭不異於祭伯來則若非王命然也逆王后非王命則不可雖曰不稱主人王命也可以遂事乎公羊傳之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聖人之辭恭而有禮曰王后其辭成矣以立諸夏之人紀也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桓公九年

自父母言之尊爲王后必曰吾季姜不以君臣之義奪人父子之親雖然王后無出道非若諸侯以下婦人有歸宗之義也成之曰王后王者無外則王后無出也曰季姜本之於父母以見其貴故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矣天子所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曰京師辭不失舊晉士知之矣將有其名而已乎夫子告哀公曰彊奠未虧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細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此所謂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也雖然生死之服物采章輕重布之者其數尚如初也賈誼有言五伯征而諸侯從春秋之世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戰國之世也謂之五序得其道夏有羿澆實甚於周之東焉京師侯夏之父母也若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原人民之有謀主季子聞王風而歎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必以眾大之辭言之而其實不誣矣

王臣外難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隱公七年

重王命以重王使伐國之罪猶且降等焉故大之也春秋有不可書則辟之此何以書執驕此戎者我與有責焉耳矣子楚丘罪其地之主人以歸罪凡伯辱天王之命也王室之從政者固若此乎不與夷狄之執中國豈與執天子之使哉非愈乎執也執亦不言執也王風是以諷于役閔矣東方之侯有一人起而問此戎者乎

冬晉人執虞公 僖公五年

此滅虞也曷爲書執而已忌也虞畿內之國滅而不忌是無天子也虞曰公王官也晉曰人晉侯也目人以執王官罪既盈於誅矣舉可誅而人之以不失罪不書滅以隱之而不傷義故曰史事也春秋者道也

王使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隱公七年

此天子之使其言聘何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存頫省問皆聘也北面稱臣受之於太廟則何以書榮之也喜之也諸侯有功德於其民則天子使問之云爾魯使可以自省矣有則榮之無則愧之孰往公如京師也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常事也我之往者不書見公之往也凡伯者何天子之上大夫也凡采伯字也天子之上大夫繫字於采公羊家傳之矣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隱公九年

八年於茲公不一如京師又不使大夫聘天王則再使上大夫來聘周德雖衰不如是甚也公如京師矣以爲常事而不書也宋公不王而謀伐之在此歲矣齊人朝王在往年矣書曰天王使南季來聘見公之朝於天子也公一朝王比使聘則以爲非常數而志之矣得其常數不志於春秋春秋非記事之史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公四年

爲天下君曾可以亂獄有所歸遂不探其情不加誅於弒君之賊乎積月而歲四年於茲力不能討驗可問也聖人不責也崇獎亂人豈天意哉王使來聘文王作罰於是蕩然三綱絕矣是歲有事樂不足錄也以天時爲於此焉變矣辭非有所嫌則天王不改也宰官也渠名也伯糾字也以官氏名且字下大夫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桓公五年

比年而聘何爲乎譏而志之不可得而略也何言乎仍叔之子公羊子曰譏父老子代從政也賢者之路絕矣孝子之行薄矣

天王使家父來聘 桓公八年

聘者三至不可以已乎不勝譏既譏其始不復譏也且不可得削家氏也父字也不以伯仲別中大夫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僖公三十年

何言乎天王使宰周公來聘非常事也其爲非常事奈何齊桓長諸侯王使不下聘晉文繼之再致天子使晉士盟天子

之大夫時則以天子之聘爲非常事焉而志之時則絕不志晉之聘使不得與齊衞爲倫比辟天子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隱公三年）

來求賻何以書譏不歸賻也天王之喪一小不備謹而志之尊尊之義篤焉有司正其過足矣使人求之閔宗周也君子爲祿仕陽陽然無所用心必至此云爾何言乎武氏子公羊子曰父卒子未命則微矣何以氏之以大夫之禮行以大夫之禮待之故氏之稱之曰子其私喪未畢必以子道正之也不稱使左邱氏曰王未葬公羊子曰當喪未君非王命不行於天下則其不稱使何天子之宰通於四海總己以聽惟此時爲得通雖然王命在節使必持節則王命在所使者矣故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桓公十有五年）

王者懷諸侯之典厚往薄來必無辭讓亦無徵求求車非也則未知爲乘車與兵車與田車與器貢也有常數矣車何必不貢貢之則可求之則不可

王臣會諸侯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成公十有三年）

此與秦戰曷爲不言戰義不繫乎戰也諸侯不王因伐秦而後王晉有秦怨連東諸侯之師踰數千里越河山而伐秦伐則已著矣義不繫乎戰也且不使秦得以敵乎諸侯也王官不書以爲非天下之事也

王臣會陪臣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僖公二十有九年）

翟泉天子之側也孰會之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盟天子之大夫也王人者孰謂王子虎也何以稱人微之也曷爲微之與陪臣盟也諱公王子虎不書使若微者然故曰不正是晉狐偃宋公孫固也其皆稱人何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士固人也大夫始會不得以名見也大夫入天子之國不見天子乎曰是殷頫也內無大夫焉則不可以見外大夫之見然則公不見天子乎朝也朝則曷爲不言公如京師諱侯以大夫頫而公朝焉恭也以爲常事焉而不書也公如京師不書公適諸侯書之公如京師曷爲皆不書禮曰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不事天子誅絕之罪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春秋朝諸侯有天下以三王爲法諸侯不王不可勝誅內有大惡臣子當爲君父諱一書公如京師則其百不如京師不可諱矣使皆若常事不書者然辟不事天子也然則何以見公之如京師與不如京師與不志大夫如京師公猶如京師也志大夫如京師公不復如京師也奔喪會葬皆若是公適諸侯曷爲書之禮曰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各于其州有道之國以習之宗廟社稷民人之守重矣是故君非民事不舉天子微諸侯相爲朋黨小役大弱役強春秋養諸侯兵不用以三王爲法諸侯相如不可勝譏內有小惡君子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于人適大則舉必書皆以非常事書也于變之中又有言焉安危榮辱之義備矣公如京師皆不書然而有所書之存天下之大防也公適諸侯皆書之然而有所不書存天下之大防也水行者表深治民者表亂春秋以禮表天下之亂凡所書者皆所表也表之而不循幾何而不陷乎哉

王臣卒葬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隱公三年）

天子之大夫不書卒此何少書公羊子曰天王崩諸侯之主也禮相接斯恩相及矣則恩錄之乎以公奔喪錄之也春秋以諸侯奔天王之喪爲常事而不書諱他年之不奔喪也以吾君主尹氏而錄其卒則奔喪見矣要必書大夫如京師而後不奔喪之實乃亦益見故曰微而顯志而晦也書王子虎劉卷皆有譏焉尹氏無譏焉何以氏之而不名且終氏其末孫之奔楚者亦終不名公羊子曰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其聖人之志乎制春秋以俟後聖後世之變害家凶國不皆以世卿故聖人明於憂患與故豈不知之則何以必譏世卿告爲民上者知天人之本篤君臣之義也告哀公曰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述湯武之書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是故非賢不可以爲卿君不尊賢則失其所以爲君彼世卿者失賢之路蔽賢之蠹也不然好賢如緇衣豈曰世卿而譏之乎伊陟巫賢非保乂有殷之臣乎世卿非禮譏不尊賢養賢不必其害家凶國則凡國家之大患靡不禁於未然之前矣其善志哉世祿文王之典也世卿非文王之典也無故無新惟仁之親尊賢養賢之家法也保其宗廟守其祭祀卿大夫士之孝也聖人誨之矣如曰仕者不可世祿國可以無世臣則非譏世卿之指矣

王臣私交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隱公元年）

此來朝也王命曰聘非王命則如曰朝而奪之曰來穀梁子曰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春秋內其國則曷以爲外交天子辭也祭采也伯字也天子之上大夫辭曷爲與介葛盧同不嫌也何以知祭伯來之爲朝諸侯相爲賓謂之相朝天子之上大夫六命出封加一等則侯伯相若也故曰諸侯相爲賓寰內諸侯行外諸侯之禮故曰不正聘弓鏃矢不出竟易正也束修之問不行竟中無乃已甚乎天子上大夫不與諸侯親通古之訓也非以主人在喪而奪賓之禮與曰有主書以立教也約其文辭而指博主書於公之盟則不肅主書於祭伯之來執一者不知亂之所以爲失也

王師

晉人圍郊（昭公二十有三年）

此二師圍郊專曰晉人何外晉於王也諸侯勤王則師皆王師義不書晉晉自以爲晉矣不書從王師仇也不書王師不使仇也晉曰人是固人也例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者上大夫也茲故微而人之不書潰非潰也民逃其上曰潰王師在是而何潰之有

王都邑土田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衞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昭公三十有二年）

成周者何下都也王在是曷爲不言京師城而後爲京師也城而後爲京師者不忘舊也郊社在焉宗廟在焉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庚寅我入邴（隱公八年）

言歸則不言取如言取則不言歸苟非叛人則不以地名其

人言某人歸某邑某田云爾其相授受不以天子命尙猶責之略焉茲何以言鄭伯使宛來歸祊謝鄭伯之辭也不啻與莒牟夷邾黑肱等必見曰庚寅我入祊受叛人惡已見于王章惡難見不諱而目言之以是爲罪之不敢赦者也湯沐之邑四井之邑也爲田幾何何若是乎其重之方岳之下王者所以供給神祇昭上帝之有赫也自帝典以來封域有數至尊至重天子且不敢以私與人而諸侯乃以爲吾之賜邑彼帝其地此盜其土乎侵上帝所居畝壞百王所事守其可赦乎不可赦乎是以目言之也誦詩讀書美矣富矣存于今日者漢文帝使諸生刺六經中所作之王制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桓公元年

自鄭伯以璧以者不以者也假許田假非所宜假也許田我朝宿之邑畿內之土田也言鄭假之不言桓予之緣先君之志以爲之辭此桓罪之薄者賊重黨賊者重私天子之田在鄭伯則罪均在桓公則輕重殊科是以不言桓之予之且見畿內重於諸侯之分地猶不若祊之爲邑自古及周皆以此爲祀上帝之田也

王畿內侯國邑

虞師晉師滅下陽僖公二年

邑何以滅重畿內之邑也下陽滅而虢不書滅舉可書而誅之君子以爲雖滅國罪不加於邑矣目虞師外虞師於王也外虞於王者虞自外也諸侯不得專地則不得專滅墍於四海矣何獨重於畿內曰知畿內之重天下重治矣詩曰肇域彼四海語其盛也易曰自邑告命謂其衰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僖公十年

畿內國不言滅此其言滅何敗於列侯不言敗敗於戎言敗列侯滅國不言滅取邑言滅狄滅言滅如知此者由文矣哉

鄭人入滑僖公二十年

滑畿內之國鄭入之無異文何曰善如問也是鄭滑也言內則皆內也言外則皆外也不內滑而外鄭也虞視晉晉則外矣滑視秦秦則外矣不內滑而外鄭不私滑也皆外之罪鄭也皆外之之爲罪鄭何鄭親而滑疏也曰孰親而自外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僖公三十有二年

鄭人入滑曰入秦人滅滑曰入不使滅也自是無滑矣秦雖弗有滑固滅矣則曰入何畿內之國也狄滅溫目言之方狄秦而弗目秦何狄伐周而不忌秦則有勤王之功焉方將狄之非故狄也

大夫見天子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僖公三十年

大夫如京師昉於此乎曰前此矣前此有公如京師焉則不書公往不書書大夫往乎自此公不復如京師焉則書之不書大夫往則孰往者乎書之矣猶以爲常事焉而不悉書也此何以書以京師遂乎晉也其言遂何生事也聘必以圭幣受命而行遂不生事也其以生事之辭言之何辟不敬之罪于君也辟不敬之罪于君者尊京師也遂與圖事受命而行則歸惡焉爾聘常不專行無行則重賄反幣春秋志聘舍是則悉以專行之辭言之何書所重者也以京師遂乎晉重晉若京師也重晉若京師則惡矣舍是無所兼重乎曰自我言之皆爲適者苟皆爲適者專之可也偶之可也可則不志重晉若京師則志周公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二之以晉則不可其不可于是始君子謹而志之欲天下之一乎周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以君子之爲春秋有所憤乎此也亦有所樂乎此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文公元年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以非常事書也天王錫命而大夫拜焉其失常也大矣曷不辟之曰吾君在喪未可以見天子也錫之者亦有過焉則有辭於禮矣非所如而如之而後諱諱不事天子也

夏仲孫蔑如京師宣公九年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以非常事書也公如齊而仲孫蔑如京師其失常也大矣曷不辟之曰宜罪當誅辟之何爲

叔孫豹如京師襄公二十有四年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以非常事書也此其爲非常事奈何以歲之不易何急于如京師乎豹之如京師也以齊人之城郟也齊人城郟而晉人不知其失常也大矣然則曷爲不言齊人之城郟晉人者不知而諸侯莫往者我亦與有罪焉爾不言城郟辟不事天子之罪而全之也全之則其言如京師何惡晉侯之不臣也齊侯睦于王室則圖之齊人勤於王事則伐之不事天子晉首惡焉夷儀言會而不言伐不與晉侯之伐齊也楚子伐鄭不奪其諸侯之辭予楚子之救齊也伐不書救不書不可得而見書叔孫豹如京師則見矣

皇清經解卷八之六十三終　香山黃熊文番禺陳起榮新校　靈川秦培瑞覆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六十四　學海堂

春秋正辭　武進莊侍郎存與著

內辭第三上

君父憂勤臣子安樂其永言哉諸侯子孫苦於所不知者五焉上有明王其賞不僭雖曰象賢曷嘗不遷蒙業以安之則寖微寖滅之道也始也未嘗繼不頻見苟無他故王命忍弗錄乎公繼世一穀梁子曰諱莫如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公羊子曰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左邱氏曰春秋之辭微而顯志而晦非聖人誰能修之公穢故二衞武公年九十有五使人日誦於側曰靡哲不愚不愚者其以齊終乎非其地不哲也細行受細名大行受大名幼不誅長賤不誅貴正天大也

葬以外者之所實生者之事也不正奚以名合禮奚以葬爲君薨葬三禮以不地見故君父之尊成也親吾君也而不地臣子之痛深也故則不葬然而地且葬豈無故哉有所見矣君薨故葬故四諸侯出則絕我可以賤八年無君子春秋之辭恆有君安於無君意如之心也若猶有君意如之迹也聖人誅其心因其迹未嘗絕昭公於魯爲君孫五毀不滅性此聖人之致然不非也亦不擧生死非人所能也加一辭焉則惑矣子卒六慶父誅宣公亨慶父略宣公詳伏其罪者惡易盡也亨其利者惡難盡也宣公非不若慶父死也子卒故七大昏爲大常事必錄之夫人君之配也不錄禮不備也襄公爲君之適也桓公旣順女禍再宮莊公之季爲人所不刺宣成事異若無異辭以一字爲褒貶古人不余欺也夫人入夫人子氏隱之妻也穀梁所傳不可非也聲姜齊賤女也公羊有所受之而不得其問之所起也終始其終始正齊姜也始不正著終不正不著穆姜也卑無察尊之義也噫嘻齊姜穆姜之喪始不備禮然且書之聖人不忍略爲君之配也且君之妣也然而有所略有所不錄不有指乎夫人薨葬九三綱絕則春秋絕之且差其等焉伏其罪惡已盡亨其利惡難盡豈不信乎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薨且葬焉莊公在先君也公羊子則微言矣乎夫人絕十齊桓明天子之禁曰無以妾爲妻人道所以異於禽獸此其幾希胡康侯曰以妾媵爲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慮卑其身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慮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春秋之指正矣妾母十一適長子生則元子也明終爲君者乎含是魯無適長子乎不終爲君春秋不書非記事之史也天之生我我長安在以是子爲不慈矣子生十二諸侯之子嫁於諸侯尊同則錄之無主後者親之戚之來歸雖不終河廣之詩可以爲法若宋共姬守死善道之君子不是過也錄之詳且明婦人外成苟無受我而厚之者則同氣之恩重不以爲常事而略之厚之至也事變具矣內女十三父母在夫人寧禮也禮則致女子及日平闓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奔喪則犯禮犯禮則輕重皆不致非奔喪也夫人寧十四婦人旣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是謂與亂同事雖不敗國實小惡也夫人踰竟十五史盡其惡聖人不削盡而不汙也絕夫人踰竟十六

公繼世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

五始大教也隱公春秋之始也公即位可闕乎踐其位行其禮削不書乎抑未嘗踐其位行其禮無可書乎曰公踐其位行其禮然後稱元年君之始年非他人隱公也則何以不書成公之讓與繼故者同辭非所以尊先君也桓弒君兄大惡矣奚侯成隱之讓以甚之且書仲子有聞書仲子有宮譏亦見之即位大始也闕焉可乎無惑乎斥隱公即位與衞人立晉同實矣不爲讓且爲纂矣大惑不解盍觀夫子之賢伯夷叔齊乎伯夷尊父命人知之伯夷逃父喪人不知之愍自處于不孝所以尊父之命而全之也叔齊重天倫人知之叔齊尊父命人不知之立己非正命也亦且逃之甯犯二不孝亦所以尊父之命而全之也以是求仁而各得焉善乎穀梁子之言隱公成父之惡以爲讓所由與伯夷叔齊異矣嘗得而推言春秋之志天倫重矣父命尊矣讓國誠則循天理承父命不誠矣雖行即位之事若無事焉是以不書即位也君位國之本也南面者無君國之心北面者有二君之志位又焉在矣十年無正隱不自正國以無正也元年有正正隱之宜爲正而不自爲正不可一日而不之正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文公

即位者何正位也惡乎行之朝正於廟則行之受之祖以爲國紀事畢而反喪服喪畢而請命乎天子於先君之薨也受命爲喪主庶莫敢干焉文公即位何以書先君以正終嗣君以正始雖不受命于即位無譏焉爾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成公

誅君之子不立公何以言即位曰天也天不僭大命不至而文嗣之乎曰周公之嗣無絕正也烏乎僭矣哉天祚周公曷禍其子孫而剝亂之曰禹有桀湯有紂文武有幽厲人也獨非天乎曰人動而天應之吾闡之云爾

公繼故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

公羊子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然則與繼世者同辭何以辨諸文公繼世也必志天王之錫命則異之矣美惡不嫌以同辭起問者然則桓公之言即位主人習其讀未知己之有罪焉問其傳而後知之斯著矣問其傳而亦不知則微辭也宣公繼故成公繼世其言即位同則以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異之舍是不言錫命矣襄公以下同於成公不煩言也追錫桓公命則嫌於文公王不稱天以大異之然則桓公之告終稱嗣也君之何諸侯與國爲體祀隱公以考廟歸獄於爲氏以爲旣討賊矣以誣道蔽諸侯夫子作春秋以閔僖之不稱即位見之而同世相接之大小侯不得委於不知賊矣上天神明先王先公之靈其可欺哉以元年春王正月臨之於祖廟而公之即位無異致刑於甸人矣

元年春王正月 莊公

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先君不以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元年春王正月 閔公

閔不可以無受貴受命也先君之命在子般矣尊子般所以尊先君之命也尊命以尊祖然則般何以無年不干先君之統不奪今君之尊以禮臣民也如倫之喪而不斬從虞祔食而不廟不使臣民有二尊也子般如之何曰子爲之斬而不廟

元年春王正月 僖公

公羊子曰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喪之三年祭之五廟

君薨故葬故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隱公十一年

穀梁子曰公薨不地故也不忍言也公羊子曰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焉在在乎其國者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桓公十八年

桓會皆月始於垂終于濼隱在此矣言公不言夫人姜氏不盡其辭也

公夫人姜氏遂如齊

言公言夫人姜氏不言公及夫人外之也遂繼事也夫人則旣會齊侯矣曰遂如齊乎無一人伏死而爭而[illegible]之乎[illegible]

臣也三卿非其人則謂之無臣矣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子外則不可以不地要必有以明辨之禮以禪從死于飾有禮焉于齊曠如也地如不地故也終不忍言何也吾先君也莊公之考也婉而成章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曷不言我之逆喪者子不行則不言臣之行可乎曰禪也社稷宗廟誠重矣有故則可無故則不可齊人父之讐也不敢以要我孤何得以自行焉

秋七月

雖有事不書也歲記一事也且見喪不武事也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讐在外也不可以不志葬葬則具其尊親之辭舉諡謂諸天子者也不忍以爲無臣不敢以爲無子子同生矣不復讐而後痛之

夫人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桓公三年）

昏禮不稱主人則可親求諸不言所爲以此爲兩君相見云爾則曷爲危其出實非相見云爾也不敢致則如受之者然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何以稱公子桓公之大夫也成昏則親之逆女則不親之僞矣大夫爲君逆在其國稱女恒辭也聖人錄其始詩曰旣告止女之初非不善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歸於京師則字之內女則字之來歸于我曰姜氏已焉讙我之邑也何言乎齊侯送姜氏于讙譏何譏爾愛不以德也自古之道男有分女有歸雖及庶人必擇良人而耦之況諸侯乎日月之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衛莊姜傷己豈遽忘於齊侯之耳乎送姜氏于讙何異委此子于疾蔾矣魯侯之惡非衛莊公比齊侯乃以自送女爲愛之乎家之失致所從來矣齊之衰也上無明君下無察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東方之日在僖襄之世而作是詩也一國之本非齊侯誰責哉淫亂之禍易於鄭國春秋略外錄內目齊侯送姜氏而齊之爲國怖矣

公會齊侯于讙

會齊侯爾非親受諸舅姑之禮在野不在廟也則無譏焉

夫人姜氏至自齊

詩曰說於農郊稅而不舍也又曰翟茀以朝見於公宮之正內有同牢之禮焉厥明見於君姑受朝於內宮三月廟見然後請命於天子夫人之禮成矣禮成則備其辭襄公以降闕不備則不識於春秋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非常事也詳錄之志其初無不正也

夫人薨葬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隱公二年）

成隱爲君則成君之妻爲夫人不書葬我君則不書葬我小君孰謂惠不立隱者穀梁子正之矣書夫人薨以是爲正不然則文以見之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哀公十有二年）

外女卒不書孟子卒何以書昭公夫人也何以不稱夫人娶同姓也曷爲卒之夫人之而禮不成也何言乎孟子辭從主人也曷爲不言氏氏繫姓者也見子之非氏也何以不書葬葬者舉諡諡配姓者也諱之終不可姓見之終不可以子姓焉爾然則何言爾譏失禮也曷爲不于其取焉譏盈乎諱也

夫人絕

三月夫人孫于齊（莊公元年）

左邱氏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公之喪至矣而夫人不至逮期矣而不至非孫也其曰孫不得復反之辭也絕矣絕則曷爲書孫內諱奔謂之孫以稱夫人不可不言孫也曷不去夫人而去姜氏主人不能也于齊歸獄于齊也婦人有死罪無刑罪言絕則誅矣得罪於父非子之所能爲也

妾母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隱公元年）

何以書尊王命也紀國喪也尊王命以紀國喪而天王之命在隱公矣宰夫掌弔事共幣器財用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其來者以官氏中士也王使之乎家宰使之乎持邦節者非王命不行於天下官實宰氏必以王命將之爲臣子者必尊天王之命以尊其先君惠公旣葬之稱也春秋斷隱公之元年以爲始傳史所不敢史不可不錄其本吾君以衰經敬逆王命則父子相繼之義明夫不旣須王使而受諸筵凡之下乎當喪爲主矣伯夷叔齊之不肯立在不敢當喪爲主時也古之入重喪主旣當主孰得而干之君臣之義在斯須之閒而爲不可改毋弟以下莫敢與其屬通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成公之爲喪主也成公之讓而不成公之爲喪主則不成隱之爲君將不得成桓之爲弒於是乎春秋之失亂聖人尊王命以紀國喪而天王之命在隱公矣赴於諸侯且必告終稱嗣赴於天王乃告終而不請嗣茲又使來歸賵焉其誰曰可之書惠公以成隱之爲君並書仲子以成隱之爲讓桓未立且不得主仲子之喪旣立且不敢祔仲子於廟受之者子也然則於何受之公宮則筵几在焉內宮則已褻矣無閒焉以考仲子之宮求之其諸其下宮與

九月考仲子之宮（隱公五年）

何以書成公之讓也考仲子之宮非禮也曷爲或言考焉或言立焉尊之則曰立卑之則曰考仲子微也雖爲之築宮不得書爲之考宮則不可不書曷不可不書公莅事焉爾公莅事焉國人皆知吾君之讓桓矣然則得爲禰乎曰不得也禰公之命在隱公不在桓公也南面而臨其臣民必尊君父之命以立乎其位是故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公爲惠公之後義不得主聲子之喪臨群子之祭況仲子乎儻以桓爲惠公後且不得主仲子之喪臨仲子之祭況隱公乎公子爲其母欲終喪而不可得禮不在五服所不得也先王有明禁矣況承君父命爲宗廟社稷主庶子所不得爲而爲之乎廢君父之命不可以定身盤庚之誥曰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國有二君民之身人則倚之心則人迂之穢將不知其何時起古之人繼世以立諸侯妻妾之名適庶之辨嚴如君臣君父所命則禮如適明於憂患與故子子孫孫長世有道守之而弗敢犯也隱公之讓國誠矣如奉父命之不誠何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於是乎羽父之弒械成春秋之義明不得考仲子之宮不得受仲子之賵不得告仲子

之喪國之譏賊何自生哉

初獻六羽

何以書譏何譏爾用諸侯之盛樂也曰考仲子之宮且獻六羽乎惠宮將以何獻矣周公之廟將公之室又將何以獻矣獻六羽可言也以妾僭君不可言也不可言而言之且目之曰初以將之用樂爲所有大不可言者矣僭天子也諱之而不書矣因事以書郊禘則不曰初自僖公始也其實亦見矣有所諱有所見諱用八佾則曰初獻六羽見郊禘之非祖自僖公始則曰禘于大廟用致夫人郊亦如之若禮率初者然婉而不紋聖人之文也

子生

九月丁卯子同生（桓公六年）

何以書適長子也舉之有禮名之有義得殊異于適之法焉終克享其國傳嗣子孫此不易得之於天者雖聖人弗能爲伯邑考是也聖人敬而喜之以書於策不以父母之惡累其子書曰爾乃邁迹自身蔡仲所以爲忠臣孝子也方將觀其後必先正其始焉嗚呼噫嘻人之初生何莫不正況貴爲諸侯乎天下無生而貴者皆其父母之子也文王武王之生何遠異於當世之君乎彼丈夫也我丈夫也五十里之滕可以爲善國則必自孝子始矣盡善願其若文王也不盡善願其若舜禹也我辰安在莊公之生在九月丁卯矣謹而志之

內女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隱公二年）

何以書譏不親迎也春秋錄內女之出入謹夫婦也厚人倫也睦異姓也茲則且哀亡國也則曷見其以不親迎書書伯姬歸于紀四者見矣先書曰紀履綸來逆女詳之也詳之者譏不親迎也禮曰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逆也九月逆焉十月歸焉豈禮也哉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隱公七年）

叔姬者何伯姬之娣也歸于紀何以書以書其卒不可不書其歸也叔姬卒何以書無主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無主雖卑得服其親服

杞伯姬來朝其子（僖公五年）

其子云爾何言乎朝則未知其成人與未成人與以其言朝知其成人也則未知其爲長子與世子與以其言朝知其爲長也長則何以不稱世子以父臨之稱世子以母繫之稱其子母親至而尊不至也世子射姑名此何以不名微之也成人而長子也曷爲微之貶之也以是子爲失幾諫之道矣噫嘻伯姬之來也且朝其子也亦將必有杞伯之命焉曷不言杞伯之使其子朝不成其命之也命于朝則成之命于室不可得而成之母於我有姑姊妹之義因是以錄其子然而曰朝何也見之於廟也命之於室杞伯失爲人君父之道矣見之於廟公失所以教人爲臣子之道矣允哉春秋之文之多於道乎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僖公十有六年）

賢則錄之哀則錄之若鄫季姬者亦不足錄矣曷爲卒之天之示人戒也莫著于是矣歸妹之敝也說以動焉不當位且柔乘剛也故曰女承筐无實不祥莫大焉若季姬若鄫子殆必敝者也往歲九月歸今茲四月卒敝又若是速而鄫之禍未止可以戒乎否乎曷爲卒之爲天道卒之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夫獨無不幸者乎王者有盛德則下民不偏喪氣衰則生物不遂於是乎有鰥寡孤疾之民王者之所哀矜而疾敬厥德以拯之其人無以取之謂之天之窮民其人有以取之雖貴且富謂之天之戮民而人道之所棄也曷爲卒之爲人道卒之也

齊人執子叔姬（文公十有四年）

執之爲言治之也自我言則辱也貴不治乎賤親不辱乎疏子叔姬內女也而齊人之君之母也其言執何以子叔姬之不答於昭公爲已甚矣商人之禍昭公爲之也緣先君之意以執其君夫人而若有辭焉不言執則無以知緣昭公之意也立妃設如大廟立子設如宗社敬之至也重之至也子叔姬當絕乎昭公宜自絕之不當絕乎宜敬而親之昭公于其妃若絕若不絕因于其子若置若不置臣民從是而生心商人所以戒乎弑也子之不可以其母廢立廢立也聖王實禍之矣母出與廟絕則子不得以私恩事尊厭之義也已絕其母並廢其子則有危宗廟之罪焉不可不察也別其若不絕者乎子可廢乎而若置若不置以受其端于大惡者之口傷嗣害世則昭公之爲之也奚齊愛而不正舍正而不愛成舍之爲君而不言其君之子見昭公無恩于其子而義則齊人所宜君也子叔姬以君之母見執于其臣而曰言之見昭公不義于其妻而子叔姬未免乎有罪也其言齊人何自我言子叔姬則齊人云爾

齊人來歸子叔姬（文公十有五年）

來歸者何來歸之者何來歸者得禮之辭也來歸之者不得禮之辭也子叔姬不得以夫人之禮行矣不得以禮則不書其言齊人來歸子叔姬何實夫人也先君欲絕之而未之絕則固君夫人也齊人烏得而歸之魯人烏得而受之弑其君執其君之母遠國猶且討之況鄰國乎他人猶且讐之況親者乎請受而罪之以說齊人以魯爲失辭矣然則何言爾譏不討賊也魯忘先王啓監治民之旨則無以敬寡而屬婦矣

絕夫人踰境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莊公二年）

春秋文約而旨明不可勝譏則一譏而已姜氏絕而志踰竟爲譏乎則不可勝譏曷不一譏而已曰盡之也言之辱也言之長也曷爲盡之刺莊公之不怨也孰刺之魯之人刺之衛之人惡宣姜乃刺惠公焉齊之人惡文姜且刺莊公焉魯獨無人乎非無人也魯無風也魯無風則國人無以見其志君習于上之惡而安之者然則何以異于戎狄之俗矣魯秉周禮教眞純焉而比于戎狄其不可以莫之辨也後明乎得失之迹者有國史矣又從而刺之乎有不書書則盡之行道之人猶將盡焉傷心恨其行之若此而莊公何然處乎有不書書則盡之良史志也即一國之人之志也以爲譏則義在諱矣以爲刺則義在盡矣雖然不汙也此聖人之志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莊公十有五年）

齊惡盡矣則何言乎夫人姜氏如魯以齊之有大災不可不志其故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節則亂生此術所以誠也或乃以爲不害伯誰爲此言者人道熄矣君子錄桓公之功而傷其無本謂二氣缺焉亂男女之別春秋所不忍書也而不忍不書者曰大之無良我以爲君桓公始伯其遺忘[illegible]公

之禍而又以姑姊妹淫之乎可謂與亂同事矣葢天與應是而予之也春秋之志行天下並與於貞信男有分女有歸民人無偏喪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桓公不謹于禮而四境之內大病焉者之何既不昔德又不識罪而以是爲數之適孫也

夫人姜氏如莒 莊公十九年 二十年

於莒乎又何譏則曷爲再言乎夫人姜氏如莒志女禍之易於後嗣子孫也姜氏生莊公慶父孟也牙叔也友季也友也賢慶及牙也惡慶爲國賊莒實受之故也莒甥卒亦奔莒仲之繫援乎莒也孰爲之姜氏爲之也疾之蟲者惟討殺其身不已也又將殺其子孫內主兵而外要援于邇國慶父之禍魯也重志乎春秋姜氏再適莒仲之父子亦再奔莒禍所從來矣

皇清經解卷八之六十四終 香山黃燕文番禺陳起榮覆校 □川秦靖瑤舊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六十五 學海堂

春秋正辭 武進莊侍郎存與著

內辭第三中

詩有指爲周公皇祖亦其福女毋忘周公之禮其福女哉禘于大廟以禘爲非吉禘于莊公以吉爲非言大事言有事終以爲不可言而不言也宗廟一魯之郊禘自僖公始也成王建魯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詩言止矣既而言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乃遂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繼之曰周公皇祖若曰吾君周公之孫也可謂善頌可謂善規者乎春秋隱桓莊閔之策書無言郊者入曰僖公魯之盛君也聖人曰周公其衰矣郊二雩以大爲僭過則書昉於桓成於僖有以瀆書有以旱書雩三失禮於社止此乎舉其可道者亦僭矣門侯之門也國家宮室有節焉以門爲始用雉四革制度曰畔君討而不諱畔者在下也病民之政不可終日至哀公極焉十餘世而後亡禮教信義未盡也不言數何若深沒其文慮後世或且仿而行之也知什一爲天下之中正而已矣問焉必告之以其制問改制則必告之以不知聖人有敬心焉改制五衛民居愛民力輕百姓飾城郭大禁也功重錄之不時甚焉土功六狩有常所有常度大閱有恒歲昭定之世玩無震矣病其國之以虛聲立也天事武不以誠惡得不曠蒐狩七虛內事外聖所悲保五散壞伯之非講信修睦謂人利背公植私曰不義禮讓爲國兵爭去小有違言吉無事公會諸侯八君不可輕內則失臣外則失親公遇諸侯九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古人尚簡繁則必有所不躬親者矣臣與境外之事則外內朝之事胥竊之春秋謹微外臣與會十以功利動必輕身以先之可已而不已也命圭有命若之何替之公會外臣十一公適諸侯皆書之以非常事書也齊晉云爾如楚謂何然而有所不書存天下之大防也如則致有所不致齊桓也非齊桓而不致爲親者諱疾也公適諸侯十二不軌不物謂之亂政臧僖伯之諫不幸而中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可教百世曹子之言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申繻道其常而已矣其可曰禮爲小人設哉公以非事舉十三監一國曰守臣長一州曰力臣自將以承大子咸命車公車也徒公徒也十二公無異辭正名而已矣公將十四未變常與衍在中興必剛健者也如恥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公次十五重民故重師君不在則師重君在而師不改重明嫌也殺恥也師十六師不功曰戕師有功曰敗某師詐則詳之已甚則詳之內不言戰言戰言敗大戕存焉戰十七內大惡諱取小邑也取大國也言伐取則邑著不言伐取則國猶不著不著猶若諱之然然而書之王者作終不可以爲有也鄆邑也取不言伐以疆鄆田見之故曰日月不可設也雖有皆者如天文何取國邑十八義在大倫土田未逆義在土器守之大也命必自天子疆侯而制之取固直取歸言歸之言之云爾制之云乎界曰汶陽田詳曰鄆讙龜陰田取者累之來歸者詳之土田十九我苟非賂則既歸者不言衞之取十二公之策內固未嘗喪一邑豈無喪邑喪之不書書之有指取邑歸邑二十入國重入邑輕公將而書重重則不目公卿將乃書輕輕且目專行入國邑二十一無駭可追書展也展固氏君人也伯姬適蕩氏時則蕩名而非氏氏蕩也不氏展也疾始滅也且見人之非入而爲滅也君罪正於九伐之瀆則君子爲之諱矣諱之必有以見之滅國二十二特相會則讓事古人行之亂人同事得無危乎定之會諸侯散矣君子身親之者齊也不敢以爲安況會晉師乎歆至史文也春秋致地致其愛君之正也公行致地二十三桓會不致不續終則致諸夏之會善惟蕭魚且不及齊桓之最其他焉望縱有譏譏亦同致之功罪在彼安危在此公行致會二十四得意不得意以等功狀而定其援諸侯以伐諸侯之罪序續惟僖伐楚也莊伐戎而會濟之戎不復見奚斯有碩言矣且不曰得意得固僅矣致其危也危其僅也或危其久或危其亟或危其遠或危其勞或危其非或危其孤諸侯未合而伐鄭非之甚諸侯既散而侵鄭孤之極侵齊頻侵齊致亦頻夾谷不會魯曷以甯哉公行致侵伐二十五稱言同時累數借王名之人之不奪朝之辭皆小國也大國無來接我者乎相爲賓班爵同言來不可言朝不可獻捷之外無紀焉世子朝乎既誓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以皮帛繼子男則何嫌乎其言朝也來朝二十六辨等於齊絕倫於晉於陳喜諸夏之厚於鄭傷諸夏之薄及乎士鞅侵欲甚矣聘而盟焉大夫其當君乎專國者邾亂國者邾盍以是觀之來聘二十七齊大鄭小齊邇鄭遠邇隱之禍成桓之惡淵乎實啟之曾莫之知暨齊平而後克棄圍齊相尋無已之怨釋可謂宿矣鄭怨未久而我欲之聖人仕焉平二十八分棄前患乃爲平中國前好則爲盟莫善美於高子矣華孫不與鄭之謀昭公實寄坐之君挺諸宋人不以閭君使察臣杞雖夾夏后氏之後不志治田志來盟命歸杞田賢於言歸汶陽之田不使晉侯行於我志杞子之柔於我間者而取之杞者亦未其欲矣來盟二十九有來盟有莅盟常也高子來盟非常也公子友莅盟衛常也以君命行公位定國家甯矣平則莅盟平徐莒之怨而我莅之魯州伯也若公孫敖何莅盟三十啟監爲民致寇害人孰言曰伐可以禮遣淺事曰侵可以信守未成乎

戰氏已可哀楚諱其侵吳遂云伐聖人去魯戚之而不言四鄙南夷之醜甚於荆楚俗之不臧秦伯不享焉同姓云乎哉師加我三十一外內同書辭下民之事通乎帝命矣晉德於我因遂徵師焉且徵言召非乞師也抑之曰乞師如是者終成之篇特人可以保民乎爾實威我稱曰來獻聖人教天下張虛號立國果乎見莊公之撥本崇末爲已甚矣魯爲亡國天下知之心顯其威反以自欺罪公之篇多亡徵焉宋魯皆菑深諱所捷導敵入室作不典式鄉徵晉文諸夏遂熄襄公傷夷豈異兵死於周爲客忍而如楚晉侯亦念莫不牽從莫敢不諾之領入耳而不煩否乎皆亡徵也乞師獻捷三十二告糴一國之變事也歸粟天下之變事也三十年之通無一年之畜民事不勤禍適及焉由臧孫爲急病由魯侯應削紬矣粟四百里之賦也無五百里之論也今茲吳入楚蔡惟蔡是歸乎獨我乎諸侯歸之且實譏之不可言罰辟之諸侯畏楚移而畏吳尚忍言之乎歸粟于蔡[illegible]之難言也[illegible]徵訓乎告糴歸粟三十三

宗廟

春正月己卯烝　夏五月丁丑烝 桓公八年

宗廟之事[illegible]烝矣何可以不言王正月周公魯公之神豈不廟食於桓公之子明白雖然孝子慈孫豈知神之所饗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祭祀不豐楚茨有哀焉春秋之文不可得而見因祭之瀆而後見也欲見其瀆必錄其本春正月以己卯烝矣時享也夏五月矣爲以丁丑烝乎將毋闕然於心而數以媚乎抑加賞數以要譽於無知之小人乎盡其敬乎肆其誣乎周公不饗聖人明見之洛誥曰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既不享矣且以見桓公不成享之周公魯公二昭二穆祫于大廟若爲烝祫則隱公在焉何以烝祭焉而又瀆之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桓公十四年

公羊子曰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常事不書乙亥嘗何以書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穀梁子曰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周公既不饗矣桓公不成享久矣天災加焉曾莫爲之變魯史其文其過曰書文害也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傳之者猶自謂能學乎聖人書之義必致其極嚴天威也致孝享也戒內官也豈曰恐懼焉爾乎必先正厥事矣

夏四月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納于大廟 桓公二年

取者賂也賂則其曰取何斷罪於取之者于宋取諸宋必繫以國曰郜鼎公羊子曰器從名王者將必弊其主人何以書其弑君之獄辭將必考其獄貨所以極天罰也何言乎戊申納于大廟穀梁子曰以周公爲弗受也苟有孝子慈孫其諸則宜不終日而改諸矣

雩

大雩 桓公五年秋

雩記災也大志備也

土功

夏城中丘 隱公七年

左邱氏曰書不時也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春耕夏耘秋收皆九日而畢先時戒之後時則有辟非誠士誠商誠工皆傳於工三日在此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工穀不可勝食由此道也一日不作終歲無獲者之何齊之公羊子曰以重書也無舊無新營之曰城累歲隳之剋曰立之殫斃民力比於平地清風戒寒何歲不然熟視無覩曾不舉手力役之暴亟於師旅下不厚事舉其中者用爲大作利在來耜既知其節又知其時聖人憂民固如此乎

夏城郎 隱公九年

書不時城再矣易再言之以郎之爲邑近且大也

城祝邱 桓公五年夏

書不時者三矣秋末大雩繼之以饑此歲之旱可知歲旱而興役不時不恤甚矣

城諸及防 莊公二十九年冬

時城再書以用人多也及大及小也

春城小穀 莊公三十二年

書不時也三徵之月猶不可干矣

遂城郚 文公七年春

以師親役于城郚不恤民力甚矣

城平陽 宣公八年冬

不時也城不月則以知其不時不時多矣以天有災國有大喪而後志其不時也

冬城鄆 成公四年

時城也何以知其時不月則無以知其不時繫之於冬其時見矣則何以書邑在封疆之間而大城之也

城費 襄公七年

書隨成不書城郈何以書城費由季孫宿踰制而作之二家從而效之以踰制歸之費而宿之罪著矣

冬城防 襄公十三年

時城而書以齊圍防書也

城西郛　城武城 襄公十九年冬

備齊也近城西郛遠城武成其所以爲國者卑矣

城莒父及霄 定公十四年

以大及小也時成而書之功重役多也

冬城漆 定公十五年

頻歲以時城而書之以國有大喪而役民也

春城毗 哀公五年

三歲之月也不時已見矣何以書前歲無一事城西郛云衛今茲城毗六國舉無事乎哉

春城邾瑕 哀公六年

何以書以不事國事而惟外患之防也孰防備邾也以哀公之於邾爲已甚矣

蒐狩

春正月公狩于郎 桓公四年

隱觀魚以五恆狩以四以位爲樂日引月長意廣心逸見於此矣以仲冬狩非不時也則何以書狩不以地也諸侯之狩有常所矣郎近郊邑也三郊之田爲民恆產下地猶當以收實倉廩治武備以爲民也爲田獵獸日田反致獸於田俄且以禾稿之地爲禽獸之地築臺焉築囿焉志爲佚游取近於國而朝夕往焉郎不遠也做於桓之狩滨於莊之築[illegible]於昭之囿而魯之國恤孰經營之乎春秋之義行則庶土文正焉之明慮也非聖人誰能脩之

春二月己亥焚咸邱 桓公七年

焚林而田暴天物也誠痛之而志之且志其日焉惡成矣昆蟲草木無不欲得其所乃不仁如此哉定火災者軒轅氏其人也春田主火焚也火弊而田止不移晷立已何乃乘栗烈之氣虐而焚諸上帝之大禁也難以免身時不具矣二百四十二年不再見也其可忽諸

秋八月壬午大閱（桓公六年）

八月實季夏不時也農事方盛黷武乎哉曰以重之天殃加焉妨神農之事夫既自作孽矣不可以不之重也曷爲或言閱或言蒐備具而數之國尚強也闕壞而補之國寖弱矣舉國之衆而爲之曰大非僭也大蒐地大閱不地非一地也國之門營軍軍壘焉各就其軍壘閱之同日畢事焉

公會諸侯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隱公元年）

不書卽位必稱公爲子受之父告喪於大君則公之名正矣雖然踰年稱公孝子弗忍當也盟約信之重者邾附庸也忠信不行於至近夫而後賴盟以足之先君几筵在寢已於封內稱子之地壇坫之上兩君相見以嘉服乎凶服乎相者其何稱猶有神明其弗臨也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撥亂世反諸侯亦敎之孝弟而已矣公之爲是盟未嘗無保社稷和民人之心而忘其身之本於父母非有所不得已於斯而以身先之其不能終也夫邦國之有約王命也伯職也民事也以公及邾必貴而字之春秋有指焉凡書盟皆惡之曷爲首事以書盟則多矣夫五帝三王未有不致喪三年而能奉無私以勞天下者告哀公曰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不信於友上不獲乎天下不可治其民往而輒窮與舜文王之道左君位危矣辨不善之習以明善之實推見至隱春秋之敎也凡書盟者惡之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小信月大信者時微者盟例時有可采取月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隱公六年）

公與諸侯盟自齊始會猶最也同欲焉爾我與齊盟誓舊矣公卽位六年而後爲是盟齊使遂至齊侯其有慕於公乎公何不汲汲也我得其爲我不爲齊弱也終隱之身無不信則其日何僖亦有和輯東方諸侯之心先睦於我卒於與宋爲難則鄭實間之日以謹之不逆詐不億不信以待其所歸謂好事鄰國者毋徒要結外援也則豈不以齊侯不討隱之賊而譏其不信乎主書於送姜氏矣

九月辛卯及莒人盟於浮來（隱公八年）

莒人乎莒大夫乎非大夫也略其君之辭也曷爲略其君不使若邾儀父之漸進也莒人曾有善事乎以其君錄之則將與邾宿滕薛比必略不見其君則與戎比而僅稱人爾聖人謹於名倫等物無一辭不盡其心焉日以志之言非大夫也君也詳略進退以見之莒子不書卒不若宿男著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桓公元年）

桓會皆月危之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桓公元年）

三月會四月盟兩君相見必先會而後盟抑既會而乃繼之以盟情狀覩矣已致柔服於人人待其柔服而後許且必犯非禮以相與然後交堅黨合不可破矣夏后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君子之作春秋猶是也春秋歲記一事不以他事亂之以其餘爲無足道焉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桓公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

於鄭若無不信則何以日鄭離宋而即于我也曷爲離宋不堪其求也不若同舟之遇風者歟曰不信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郎之戰也既夷既懌如相醻矣武父之盟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桓公十有七年）

盟不信則日曷比于蔑之盟而貴之趡之盟非恒辭也其恒辭則以內及外國史也以侯及附庸周班也不日及而曰會進其客卑其主則必曰儀父若曰邾人卑已甚矣曷爲卑其主不信儀父也曷爲進其客不信桓公也不信儀父桓公之不可也不信桓公儀父之可也故曰弑逆大惡無所容於天地矣

冬公會齊侯于防（隱公九年）

嘉好之事曰會好會與抑謀動干戈於鄰國也聖人觀其後先以好會錄之書時以存其常觀於中邱而後知錄防之會以其亟也以惡賓心而亟於爭奪相殺會是以爲好乎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隱公十有一年）

會之恒辭不月而時公以不祥爲祥習而安之矣哀哉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桓公元年）

桓會皆月危之也三月既葬之月非卒哭之月也不成喪矣未嘗不以典喪爲辭州吁脩先君之怨桓也修先君之好誰適與謀者故曰無臣子也會鄭伯謀定於鄭伯也鄭伯來會罪鄭伯也

六月公會紀侯于郕（桓公三年）

紀爲吾弱公不忌而親之矣曷危其出郕與會也郕與紀或有一人焉未可知也無人焉又何致矣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桓公六年）

一歲而再會紀侯親矣言曰昏姻之故桓亦何獨無恩於兄弟乎利使然爾也桓會則月備因紀侯而有動於其心乎將必無所容於天地恤鄰何本乎

公會宋公于夫鍾（桓公十有一年九月）

蒙上月也不信我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再會矣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桓公十有二年）

三會矣

公會宋公于虛（八月）

四會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五會矣未有亟於是者兩歲五會毋亦天奪其魄乎國君如此難以免身宋無譏乎衞侯弗遇宋公辭平一也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桓公十有四年）

比周而爲此會則危其出何小人之交則安有不危者是不甯國不靖凡以鄭伯也

公會齊侯于艾（桓公十有五年夏五月）

桓會皆月則蒙上月也禍在會于濼矣盟于黃戰于奚反覆不可見乎襄公凶人也以僖公之爲甥舅郎之戰因國之敗曾幾何時而亟亟於爲是會不能定身焉能定許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衞侯于曹（桓公十有六年）

疑之未伐也蔡至而陳不至陳固毋怨于忽也蔡先衞周班

也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桓公十年）

桃丘地期也于桃丘公至期矣衛侯卒不至使人辭焉故曰弗遇何以書病公與弗信衛侯與挺衛侯而出之以爲非桓之黨也其戰不義其不義親齊侯鄭伯則差愈宋魯有亂獄衛侯不與焉其志誠不與相得挺而出之

公遇諸侯

夏公及宋公遇於清（隱公四年）

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穀梁子曰遇者志相得也禮蓋省矣未嘗不有禮焉不至用枇棟而棄禮也諸侯非民事不舉詩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此侯伯勞來萬民還定而安集之詩也是以不及期相見而如是其急分與救患如此討罪亦必如此公及宋公有討亂之心乎遇於清不聞有一事焉相得者何志矣文譏之

公適諸侯

春王正月公如齊（僖公十年）

公適諸侯皆書之以爲非常事也桓之如齊也大故也莊之如齊也非事也公曷爲而如齊朝于齊也諸侯相朝禮乎曰非禮也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謂之禮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桓文之令諸侯則三王之罪人也以齊桓之志爲已滿矣始干王章以令于天下故謹而月之公不致猶信之也報我不書猶有禮也

春王正月公如齊（僖公十有五年）

公曷爲如齊朝於齊也五歲而再朝非禮也公適諸侯皆書之以爲非常事也齊始干王章以令於天下故謹而月之公不致猶信之也報我不書猶有禮也

冬十月公如齊（僖公三十有三年）

公適諸侯皆書之以爲非常事也此何以月危之也非有王事舍宗廟社稷之守而朝於齊還反而沒危之也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公往則危之乎曰苟有天子之命有百姓之事則將死不以爲危而牖下非所安也正於義而已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公適諸侯舍齊桓則皆致危之也此何以月危之中又有變焉與叢同月也叢同月則不見以致月如齊月以盈之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文公二年）

孰盟之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何以不地于晉也于晉則曷爲不言公如晉諱不如京師而如晉也未三年而不見天子未三年而見于晉侯貧父之義絕於此矣不可以莫之辟也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以爲殺恥云爾未其放心而後知之

公以非事舉

春公觀魚于棠（隱公五年）

以非事書也十有二公之策書其爲非事則屢君子所書乎曰春秋非記事之史也不勝誠擇其重者而譏焉公觀魚于棠何以重之春秋之始人固知此爲亂政矣則謹而志之迹熄矣王澤未竭爲王前驅過時不反伯兮刺焉思行役下踰時之常典而作是詩也君子作春秋起義於微眇矣待流連荒亡爲諸侯憂而後議其重乎故曰禮義之大宗所爲禁者難知矣

冬公及齊人狩於禚（莊公四年）

何以知其是齊侯也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以伉也可言公及人盟不可言公及人狩以瀆也不可言而言之實侯也非人也人之貶之也曷不目齊侯而諱公以爲魯人則莫可與齊侯狩也

秋公伐邾（隱公七年）　按此上應有公將二字一行稿本誤

何以書公將自此始也諸侯在國曰守臣在師曰軍將詩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言師賦輿以承天子威命諸侯職也公將正也伐邾王命乎告命乎不可得而見伐邾則告命也可邾在邦域之中矣稱伐有辭也邾無犯於我嘗致怨於宋矣公將以書時爲常君子正其本其末卒於大不正則月日以詳之略輕詳重小不正歸諸君大不正責諸臣雖然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小不正焉雖有受其大不正者君道虧矣邾聽乎否乎不足書則皆省之邾雖不聽不書也戰于升陘而後書之主功以不時書用師不以不時書乎傷害之大無過于用師不時奚足盡民之痛世有揖讓而救焚溺者乎用師有大時矣詩曰遵養時晦非四時之時也

戰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桓公十年）

公羊子曰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孰志乎爲是戰齊志乎鄭志乎春秋無義戰其不義必先者主之齊志也攝我於鄭者齊也衛與齊同志見之於齊命矣齊侯親賬也鄭實定桓之位卒於怨讐小人哉使吾甥用腦塗地而不恤不仁甚矣以爵穡之言不可一日任民上也補臣當於民而後人之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桓公十二年）

公將也諱之而不書曷爲爲桓公諱殃民之井大矣義不可不並而列之民者上者所甚重也春秋重民不以桓公而不諱其敗則不以桓公而不諱其惡矣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於奚（桓公十有七年）

孰及之內之微者也實名大夫以爲無臣焉則害之何以署之名之嫌於眾氏之嫌於專無臣焉以恤衛者之不暇責彼貴軍之將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僖公元年）

桓會書邾人然不恆書也此何以書以公敗邾師者之也匪月爾不信已速矣曷不隱之而著之我敗邾師有說焉先君不以道終邾莒皆爲不義於我國恥也敗人以塡其恥未矣不忘先君猶有說焉

取國邑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宣公四年）

伐國取邑未有言其故者此其言故何成莒人意也平莒事也莒不從善則其成之何曰公暴立齊懼惡二國並力慮無不行於東諸侯者而莒人不肯天也于是見之矣平莒事也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而何善之有　此傳在下一段後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隱公十年）

詐戰也內但曰敗某師詐戰則日以異之曰公不詐然責成乎是人詐孰矣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取諸宋也鄭歸于我曷不言自鄭歸之土乎受者以爲言曷

主乎受者以爲言有王者起必使受者還其主人主人不義歸諸甸田掌于天子之縣師大夫守之受者終不可以爲其有也取以日何淡旬而克二邑甚之也

入國邑

九月入杞（桓公二年）

大夫戰內且不言其人入杞暴小寡也月錄之暴亦甚矣惡已大矣然不諱也

滅國

無駭帥師入極（隱公二年）

入國大惡也暴內陵外則憎之正於九伐之法焉內大惡諱無駭帥師入極何以書非人也滅也辟所大不可而後不辟所常不可也諱之必有所見之於卒乎例之然後知滅人國者王誅之重者也

公行致地

冬公至自唐（見外辭）

公行政伐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桓公十有六年）

久之也民病矣不忍以桓公之故而不痛此役也擊鼓怨州吁桓則甚焉

來朝

春滕侯薛侯來朝（隱公十有一年）

此滕子薛伯也曷謂之滕侯薛侯王者改元立號出爵命諸侯須所謂我應受之也隱公之策以改元之號始之以實命諸侯終之皆非常事也夫子曰其辭則某有罪焉茍非至聖可以作春秋自命乎古人有言猶吳楚之君僭號稱王甚誅絕之罪也

滕子來朝（桓公二年）

朝正月也不知滅否賤之不能其使不若薛伯稱其爵姑在邾人牟人葛人之右微國也略責之

秋七月紀侯來朝

紀子也稱侯何追書也天王之后將歸於京師而天子爵之也魯史不志王室事則不可得見追書於此以見之隱斯何人耶伯姬所天伯姬實隱公之女子子也紀侯將以何面目朝於桓矣隱之諸子一不見於策書覩其女子子可知矣信乎其無臣子也奚有子女子子所適之侯乎月以大異之大已多於道矣

冬紀侯來朝（桓公六年）

於是再朝矣天王之后歸實我爲之媒也無義焉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桓公七年）

失地之君也天子之三公不名穀伯鄧侯則名亦等也名之見失地也不見取其國之人遠者也能朝乎雖不能亦必曰朝諸夏之君也其曰朝何我有以禮之矣公羊子曰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穀梁子曰猶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州公何以不言朝天子之三公也言來則可言來賓則不可以爲化我公羊氏失其傳也夫孰知州公化我乃所以賢於穀伯鄧侯矣乎試思之何遠之有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桓公十有四年）

鄭曰邾儀父今曰邾人不貴邾而賤牟與葛也牟葛宜不若邾人矣皆稱人則均焉賤之也則何以曰朝附庸同曰朝矣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見諸夏辭）

來聘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見諸夏辭）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莊公二十有五年）

終春秋而一志聘者中國諸侯憔陳爾舍陳則無簡者乎曰鄭亦簡矣舍鄭則無簡者乎曰有皆狄之矣陳侯使女叔來聘何以書錄齊桓之功也桓公糾合諸侯謀其不協玉帛之使盛于中國不可勝書書必於其簡者陳三恪之封也自我言之邇與戚不若宋衛自陳言之齊桓沒而日役乎楚矣齊桓主中國則陳不知有楚患國家安甯而志一以奉王事嘉好之使接于我焉志陳之聘我則中國諸侯見矣終春秋而一志聘者陳與鄭衛何言乎陳侯使女叔來聘志齊桓之力安中國而義睦諸侯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文公四年）

于傳有之得衛之相睦也異於他國春秋始乎隱傳世五君迄於文百年矣來聘昉于此乎曰否前此矣以爲常事焉而不書也衛侯使甯俞來聘何以書喜之也何喜爾衛亡於狄復存於齊桓及晉文伯而衛之禍亟焉狄又乘之衛無甯蔵使行衛庶無患矣衛兄弟之睦者也志甯俞之來聘喜衛之無患而志之也

冬十有一月晉使荀庚來聘（成公三年）

晉兄弟之國也我事之敬矣敬不答乎何逮乎成之篇而後言來聘何以爲常事焉而不書也晉侯使荀庚來聘何以書抑之也何抑爾禮之始失也偶晉於京師其甚也以其京師者共晉徵見乎僖王成而甚焉晉侯盆驕非魯所望也志晉之聘見晉之爲晉我之適者而已矣曷爲于此焉始曰王使不志矣而後志晉使春秋之大敎也不可不察隱桓之春秋志王使聘五焉成襄之春秋志晉使聘九焉魯人之所以榮且喜者移於晉矣以其京師者共晉聖人之所甚懼也舍隱桓則志王使也罕自成而下王使亦絕不見章疑別微以爲民坊春秋之大敎也春秋終不使魯人以待王使者待晉使絕之若不相見者然以尊王而抑晉微故尊之僭故抑之王聘屢于隱桓晉聘屢于成襄皆以爲非常焉爾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成公四年）

傳有之諸侯宋魯於是觀禮自我言之壤地接而婚姻之國也春秋始乎隱傳世七君至于成百四十餘年來聘昉於此乎曰否前此矣以爲常事焉而不書也宋公使華元來聘何以書曰喜之也何喜爾往歲晉衛今茲宋玉帛之使交至則喜之也曷爲以喜書喜乎此則魯之爲國也僅矣

晉侯使士燮來聘（成公八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聘以要伐也君子以爲不成享矣

晉侯使郤犫來聘已丑及郤犫盟季孫行父如晉（成公十有一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聘以要盟也公親往而大夫答焉我又報之君子以爲足恭矣實盟也則其言聘何聘而後盟者辟要盟也則其言盟何以大夫之答公爲不可受故以盟言之君晉之施於我者然足恭恥也爲尊者諱恥

晉侯使士匄來聘（成公十有八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以大夫答公也則其言之何以大夫之答爲猶愈於已所惡於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

春秋責人先自厚也

晉侯使荀罃來聘襄公元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晉修禮於諸侯則曰非常事何天王崩而嘉事不廢其失常也大矣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襄公五年

終春秋而一志聘者中國諸侯惟鄭爾舍鄭則無簡者乎曰陳亦簡矣舍陳則無簡者乎曰有晉狄之矣鄭伯使公子發來聘何以書曰戚之也何戚爾鄭兄弟之國也人伐其喪我與爲爾爲聘必稱先君以相接志鄭之來聘則我之不廢喪紀見矣人伐其喪我與爲爾爲成公不書葬戚之也晉之有魯喪亦鄭之變也魯之有鄭喪亦晉之變也而伐之而適之我與爲爾爲不得已也三年之喪畢玉帛之使通以爲有兄弟於我則于是爲戚之矣終春秋而一志聘者陳與鄭爾于陳齊諸侯之睦則齊侯之爲之也于鄭傷諸侯之薄則晉人之爲之也審其伯審其伯報陳則志言睦也報鄭不志言薄也以晉不忘乎恩公爾

晉侯使士匄來聘襄公八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以大夫答公也則其言之何以我之報之也君館之施于我者然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成公十八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以君答大夫也曷爲不諱恥可已而不已曰忘恭不得已而不已曰順命也以公之如晉爲不得已焉殆乎召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襄公二十六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召公焉召諸侯以獎叛人其失常也大矣曷爲不諱恥不得已也曷爲不諱忘不得已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襄公二十九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春秋善改過晉復正晉以并城杞來聘我以大夫報之晉改過而我復正則何以書以改過書也以復正書也

晉侯使韓起來聘昭公二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此其爲非常事奈何大夫爲政而來見也即位而來見者小國之君也起也比乎小國之君其失常也大矣爲人臣者必使臣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昭公二十一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此其爲非常事奈何僭甚矣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于是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自是無書聘者矣志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以謹其始志晉侯使士鞅來聘以謹其終玉帛之事君子盡心焉而已

平

春鄭人來輸平隱公六年

曷不曰及鄭平非我欲之曷不曰暨鄭平非不得已曰鄭人來言平自鄭人而我許之也則曷言乎輸平我不得平於鄭而後乃今始平也春秋斷隱公之元年以爲始前之不平不可得而見雖言平猶之不見也齊之不平遠自厲笄之役始鄭之不平近自侵鄭始此既見其不平而言平也鄭之不平不可見必言乎輸平而後見前此有怨矣棄前怨者今自鄭人而我許之也前怨謂何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矣然則何以書講信脩睦而平之乎抑比周鄙爭而平之乎於平無譏焉其終不遠矣介如石焉甯用終日聖人知其幾矣鄭人微也謹而志之

來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見諸夏篇

宋司馬華孫來盟文公十五年

來盟稱官何非鮑之黨也何惡乎非鮑之黨見鮑之黨之甚且衆也其稱華孫何嘉之曷爲嘉之華耦卒而後昭公弒則耦乃戴桓之所憚也何以不稱使宋殆乎無君矣閔不能乎君魯則齊仲孫不言使昭不能乎君宋則司馬華孫不言使言將自是弒君也

乞師

公子遂如楚乞師僖公二十六年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亡何而不懲以闓之董生論其指曰直乞師楚爾可謂殆矣且國之恥也則曷不以爲公子遂之私行公自將楚師以伐齊則不可復諱矣公子不得已於此錄晉文之功也將言公以楚師則先言如楚乞師以承君命而往者大不忠于國矣回遹其謀以辱社稷侵毀王略雖曰君命焉用彼相朝無人焉則公子遂責也以爲公子遂之私行則罪在三卿君子傷國之空虛也任一公子遂云爾已矣

皇清經解卷八之六十五終　香山黃槐文　番禺陳起榮　靈川秦培璠　覆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六十六　學海堂

春秋正辭　武進莊侍郎存與著

內辭第三下

卿設如大門小卿如四體文王立政養久邦家君必知其三卿入天子國曰某士明王不遺小國之臣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大夫有出疆之事必君命也必王事也一州之內兄弟甥舅之邦諏謀度詢不辱君命以奉天子有交政于中國者乎大夫出疆一聘大夫之禮會則焉得有大夫之禮論語不云乎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盟必以其君之身及其國家爲之質大夫請其書可乎信在大夫可乎及宋人盟于宿亂之大者據亂而作有指哉大夫盟會二小過不及其君君行一臣行二將帥於廟中必戒之曰臣不可過會有擅功何獨不然雖然兩君相見會之禮惟君也一君一臣不得曰相見奉君命以往則不可以私見吾知公孫敖不亢也隕越焉已矣聘禮受命不受辭結以聘行乎國利乎大夫而與諸侯之盟始于此惡其以遂事將君命而壞天下之大防不貶絕不待貶絕也仲遂國賊同類相求行父中立幸其包羞伯子男可會也終不可盟也大夫會諸侯三盤庚之誥曰命汝一一君也二君一民公室卑矣大都小都田役有戒必出於治朝況軍旅哉其將不自近古也慶父也遂也初主兵卒爲亂叔彭生無譏焉仲孫叔孫其謹適從公室四分季取其二叔氏之介季孫舊矣孟孫之稱季孫國矣弱獨如有公室焉斯何忌州仇三臣不能居公室四方莫不聞端拱自丞

命哉大夫將四國亂無衆良臣不居如陳以君命行其事乃私行也告糴以邦事行於齊則若不出於君命也其善志哉大夫私行五大夫榮辱國之榮辱也喜而致之內祿出災不以此乎猶袁燾禰行父也羊質虎皮意如也惟叔孫舍不失辭不失色不失足取貴於春秋公羊知之大夫執六古人之厚終也建國數百千歲彊諸侯欲行天子之禮於小國之臣不果內自是以下公卿與儒發蒙振落矣如遇犬馬犬馬自爲如遇官徒官徒自爲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親賢大臣何如哉有莊之篇不卒大夫傷己大夫卒七骨肉之親無絕不受祿亦不去國叔肸遭變而不失弟之道以取貴於春秋桑之公以公尚知愧乎公母弟八君子不施其親三刺之法其所論於八議之辟也季子正矣公子買何罪而誅以謂楚人者蔽之枉僥不當孰甚焉僑如出公子偃死行父疏公之戚而私戚其戚曰詳之隱之也剌大夫九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公孫敖實然魯人不忍傷其子之心厚之道也公孫歸父善矣遂之罪也惡惡止其身聖人之指深遠哉僑如幸紇非不幸公子慭非卿以重視大夫昭公所親意如所忌忌可重矣大夫奔十先王之制邑無百雉之城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叛者在前抗者在目臣有情僞無以感之伐邑厲矣非聖人意也叛邑十一士之八成九刑不忘聖人之辭嚴於鈇鉞口授弟子不著竹帛邦賊十二陪臣執國命不見於異邦惟此一人而夫子究之窮諸盜矣其命之專於國所不能削者有一焉從祀先公也爲國者慎毋棄先王之經俾爲盜者藉手口哉邦盜十三

大夫盟會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隱公元年

諸侯之大夫稱人春秋之始也內大夫出疆恒不氏茲何以不名貶絕則名名不如不名名何以不如不名大夫微也微則以爲大夫之宜宋大國也宿微國也宿爲主人其君在焉何見見之於男卒也吾與宋甥舅公在喪也使大夫𢘅於身親之盟不自大夫出必以其君與國爲之辭則焉𢘅於身親之君臣自父子立也子子然後臣臣矣終不若不盟之爲愈出命者不可承命而行者可以無貶無貶不名以當宋人向已矣當宋人而已者公侯之臣相爲國客之禮也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文公十六年

承命以盟不獲以盟反命行父恥乎國恥也則何言乎弗及盟幸行父也是齊侯也是公子商人也我不能討讎我以爲榮覩我以爲辱何幸乎其弗及盟見不善如探湯行父則不能故會齊侯也趨而蹈焉行父庶幾免矣誠幸之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及我欲之公子遂志乎爲是盟也商人弗及行父盟遂則及商人盟遂其商人之徒與有君命焉則遂何罪遂主兵久矣不能討賊受賊之侮賂賊以請盟其不知恥也其不知畏也畏非所畏則不畏可畏君獲其意遂擅其功文公無遠慮而在小人不旋踵而遂乃行商人之事矣內大夫特盟諸侯未有書日者汲汲與弒君之賊盟故謹而日之

大夫將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襄公二十三年

內不能救則書次不書救何言乎救晉次于雍榆善救晉也諸侯勤王不救則罪也州伯恤小國不救則恥也齊不足以敝晉魯不足以敵齊救已厚矣不能非魯恥也書次未能乎救也未能乎救兩言救善之也不爲譏乎外救以言次爲譏內救以不言救爲諱何以善救晉陰平之役齊爲我故伐晉以報陰平也報施之義則得矣

大夫執

意如至自晉 昭公十有四年

致大夫不去族意如何以去族賊也輩也終隱之篇貶此曷爲一貶而已因其可貶而貶之此其爲可貶奈何尊晉罪已夫意如知之

叔孫舍至自晉 昭公二十有四年

意如去族舍不去族舊史去也君子脩之不去也不去舍以去意如也

大夫卒

公子益師卒 隱公元年

公子與公子而爲大夫者與大夫也春秋錄大夫卒以大夫錄公子公子不爲大夫則不卒必有故然後錄之曷爲錄大夫卒閔體也命於天子者也曷爲以大夫錄公子魯無異姓大矣也且見成襄而下公子無復爲大夫者也知其國體擯之不可不慎任之不可不重禮之不可不厚知其命於天子則不可以置私人不可以不請命不可以專廢置生殺天子有司士官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諸侯之三大夫也況生殺之柄乎見魯無異姓大夫則親親之道缺矣見成襄而下公子無復爲大夫則賢賢之義缺矣家凶國爲王法所必禁矣富哉春秋之辭之指乎言盡于此而已乎又有焉公子不爲大夫家之事也有故然後錄之哀先君之遺體也傷其散而之于四方也曰是公子也則未知其孝公之子與惠公之子與曰孝公之子也終公爲諸父諸侯絕旁期實維一體之親也則不可不與小斂公不與不可不志不曰談不篤於禮也春秋之義不可凡其旨博矣戚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公可不自篤乎一節闕焉謹而志之厚之至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隱公五年

大夫日卒正也隱公之篇四卒大夫惟公子彄以正書之彄者何孝公之子隱公之諸父不當爲伯乃叔父爾也隱於大夫恩不薄疏戚亦不相踰小有闕益師也成禮彄也古之人君於其大臣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錫衰麻絰親者以其親服三臨其喪未殯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春秋於仲遂叔弓謹而志之則文王之法其不盡熄於當年矣故曰魯一變至於道志益師之闕成彄之禮無駭近俠則遠或貶而不繫氏或以未命不繫氏凡所書者有所表也終桓之篇不卒大夫誠恩薄也翬不卒則國賊也臧孫達不卒莊公之薄也公子牙稱卒以爲當誅而諱殺大夫也以莊之不卒大夫見身之卒非卒也殺也公羊家有所受之彼徒據左邱經將以何明之經斷不亂傳且失之誣矣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隱公八年

春秋有追書賜族矣不追書貶之也疾始滅國也滅國先王所必誅而不赦豈徒曰我旨爲戮而已乎

俠卒 隱公九年

公羊子曰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穀梁子曰俠者所俠也公子

益師公子彄親則諸父也無駭方卿之孫也俠爲同姓與異姓與未可知也故氏所矣則疏於賜氏者未命未命於天子爲得謂隱不爵大夫而不命之乎大國三卿可不命於天子乎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諸侯之大夫故不氏也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文公十年

卒何以日辰魯之柬也得無貶乎義之得無貶而辭無貶也曰周文公召康公既沒周之賢臣無若樊仲山甫者詩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尹吉甫之降心也若此歎宣王之政未純也芮良夫之詩曰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長中國之大無或陳力以念天事者人曠天之命可痛矣盾聖武公盛德予善民不能忘宜若天所屬意而道不克續文王五百餘歲至於孔子先孔子未生獨有一人曰柳下惠得公族而伊尹大公之倫也蓋其盛哉用天之降命復文武之統於魯國何不可得反者而孔子困之則世世猶三代也魯世卿臧孫辰閭人也以其言爲魯大夫師自知弗若季則讓其故以蔽之俾不通然後已以王者之法正之蒙顯戮者反其首也辭焉得無貶乎曰義在指矣曷不學乎春秋莊公季年迄於茲辰也日在卿位告糴之外無見焉魯人皆崇之矣聖人皆側之矣季友卒僖政衰仲遂惡宣愿伏魯無人焉孰知辰之主是始卒也享卿祿者又五十年矣不爲不久矣噫後之君子欽念之哉以臧孫辰之爲良大夫當世謂之不朽而聞僖文之春秋削之無一事可錄者則知蔽賢之罪大而小善不足以自贖也其絕之也義在指矣曷不讀乎春秋

邦賊

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 隱公四年

此再役也宋志也禍自衞人始宋不救患而生患不討賊而助賊則必以宋公主之重其先輕其後斥衞州吁以當國之辭衞人則州吁之人矣與賊爲徒曰衞人也及其討賊亦曰衞人也名之必可言固若是無辨乎春秋以衞人卒能討賊而原衞人之心恕其初從州吁之罪一以人言之平人也擊鼓之怨衞人不以州吁爲君也公孫文仲將兵無罪矣況師旅乎然則宋公陳侯蔡人皆可不以黨亂臣而予王誅乎應之曰宋陳蔡皆有罪得免罪者惟陳侯爲戴嬀大歸陳侯不知賊由州吁耶又可曰不得不以兵從州吁耶我與宋爲會衞人告亂則遇于清矣皆知州吁爲賊矣殤公又聽其甘言悅耳乎宋公首惡陳侯次之皆稱其爵蔡以未減稱之曰人貴者惡重微者惡輕王誅也則陳侯何以免書法何以見之賊當國且在外則稱地以惡其誅于微言得賊也得賊陳之力也則罪與衞人偕免矣不可赦者宋也曰邦賊也不終者宋殤公也又且首惡也我以將尊師重之辭言之無罪乎翬而公之不能終斷可知矣此再役也不先目而後凡十伐鄭如恆辭然痛宋鄭構兵其軍旅相殺無已時迨同盟于幽而後息焉夫子曰管仲之力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隱公十年

公子翬也終隱公子而名之見當則遂之賊也誅之矣與誅曰及翬何以言會吾大夫不可以及諸侯也齊人鄭人實齊侯鄭伯也何以稱人貶宋鄭構兵禍未有酷於是歲之相反復者尚自謂諸夏之君乎略不言其君猶有愛其君之心焉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於適歷 昭公三十一年

此非君命曷爲以會言之知恆辭然意如無君也不以恆辭言之則無用見意如之志也成其志著其惡然後曰其卒故曰定哀多微辭

丙申季孫意如卒 定公五年

意如卒不去族果定公也能殺意如則無累乎曰是義制之辨殺不殺不與焉

皇清經解卷八之六十六終 [illegible]

春秋正辭　武進莊侍郎存與著

二伯辭第四

桓公業霸據時之先司馬九法軌跡易遵聖教貞一[illegible]澤尚存管仲相之君臣同志內治五年立功立事北杏[illegible]可陽穀禁令甯母首止[illegible]尊義[illegible]來徐徐不以兵車[illegible]明束牲載書葵邱盛矣鎮其輩矣雖卒易渙人心靈矣木瓜永好追思不忘雖曰薄德賴此一匡齊桓盟會一使[illegible]無戰召陵大陳節制之師中外悉順[illegible]諷[illegible]賦鄭危邦[illegible]有人忠揆正小雅既廢征伐[illegible]南[illegible]荒[illegible]傷財害民[illegible]也困於金車正不諱也齊桓侵伐二經書二十餘歲中國諸侯[illegible]議[illegible]意未決也存三亡國而天下歸心乎桓公之志[illegible]邑節修禮諸侯官受方物會人[illegible]今以爲美談猶望高子[illegible]修春秋之時也邢遷如歸衞國忘亡非以文武成康之道近周禮無恙哉邪雖曰未[illegible]文獻焉則不算矣齊桓[illegible]存亡國三大國[illegible]朝藏之間定霸已承[illegible]易知反乎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太子在焉敢勿奔走[illegible]會三強國[illegible]心一力[illegible]臣自[illegible]公子魯衞曹鄭[illegible]惟楚是聽盟于召陵中原益病[illegible]其退楚還[illegible]謀必焉全元帥尚[illegible]亂在[illegible]予行三軍必將與[illegible]累世以[illegible]

不繫月彼壯在輕貞下乃吉儀容辭令恭讓知節王官莅盟書載八國越在外服各復舊職借也孔艱徵會于温疑衛弟昆搆衛君臣陽正厥罪陰偪其疆圖田北境東割戚匡坐使陪臣盟于翟泉乾衣坤裳惟其倒顛諸侯力正晉文始焉大夫擅命伊誰之愆貶而稱人告于萬年晉文盟會五

齊桓盟會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莊公十有六年）

未有言同盟者其言同盟于幽何齊桓自是爲諸侯正也諸侯之載辭自齊命之矣齊主命則其言同盟何奪其爲正之辭也君曰辛無異辭者爾曷爲奪之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主諸侯命也屬有長連有帥倅有正州有伯輻輳並進歸命天子王者之政也連數州之伯正長帥端拱揖讓而聽命於一侯則三王之罪人也主命於是始故奪之則何以不書公聖人以同於此盟者皆大惡也蓋自是禮樂征伐終自諸侯出天下且見爲當然而相率以安之矣雖然舍二幽之盟盡齊桓晉文之事卒無有更言同盟者二公以奉天王之心而爲之辭尚猶有順之實焉晉趙盾爲新城之盟春秋于是三言同盟而政始自大夫出矣舉公曰諸侯終以趙盾誅趙盾之爲諸侯正也曰于下以謹之使若不主於晉者然趙盾非首惡哉前此有事後此有事未有書滑伯者書滑伯罪其爲天子大夫而同外諸侯也王畿于是乎日削矣滕子不常見于桓之會小國視滕者不書而書滕子哀其爲庶方小侯既共命于州之大國而又奔命于他州之强國也小國之民于是乎不堪命矣則皆主乎爲是盟者之罪而受王命承王官上不能尊主下不能庇民皆不得以無罪春秋大降爾四國民命而告之萬世也其誰郊之蓋亦弗思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莊公二十七年）

同盟大惡也及是再書而公不諱何惡惡者疾始其餘以實事錄視此者爲同盟乎自參以上莫非主命之辭也則莫非同盟也曷爲志桓之同盟至於再則已難乎其同之也主諸侯之命有正諸侯之心未有長諸侯之功則不足以同之也名生于不足稱乎伯事不言同矣近乎王事不言盟矣降郭滅遂比也功未足以掩其罪也存三亡國而陽穀之會不言盟矣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僖公十有六年）

曷言乎邢侯淮徐州川也邢冀州國也以桓之用諸侯爲無節矣傷財害民國以危亡隨其後南仲之法廢吉甫方叔不可得見耗矣惠難徧也施難報也宰周公知之

齊桓侵伐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僖公十年）

伐山戎言齊人此曷言乎齊侯危之也北戎其殘敵矣其言許男何豫州之國也而伐乎北戎閔許男也

齊師曹師伐厲（僖公十有五年）

厲微國也以齊伐之則何以書遠也勤遠略者至是窮矣何言乎曹師閔曹也北師在邢南師在厲小國不堪任命矣雖有他國不錄錄曹師甚閔之之辭也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僖公十有七年）

何言乎齊人徐人伐英氏遠國也玩無震矣徐不與楚同稱人曷爲與齊同稱人齊將卑師少而人之進徐以偶之因乎徐人也君子終以齊桓爲節制之師伐山戎不言燕人齊侯親之也齊侯在是則不言因燕人矣愛齊侯乎山戎是以人之

晉文盟會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見天子辭）

皇清經解卷八之六十七經

香山黃熊文　番禺陳澧　覆校

春秋正辭　武進莊侍郎存與著

諸夏辭第五

建牧立監國域州殊上繫天子爲下綴旒國之東遷壞散保伍十二諸侯於是焉數春秋本魯以推諸夏東方庶侯齊近且大於衛爲睦宋鄭陳蔡録晉自信聖心不怡尹我一州微國柔之在邦域中實維附庸近說遠來原始要終齊伯主會犀挈曹許大夫交政小侯逝敘桓公陽穀未言之爵莊僖小伯豈鮮賓從案經所書此則特盟離不言會善惡徵矣謹而錄之其有指矣皐鼬識散杵臼自雄能令受命悲乎撫膺兩兩比耦落落瞻望

特盟會一及期曰會不及期曰如會先期曰遇苟不期焉地無常所焉得告命而志諸策書乎志不相得不請先相見先請者似要之者必期以地否則諸侯而爲匹夫行也安得曰禮禮不備有事焉而不書貴諸夏也不然杞何貶乎僖公以訖春秋不復志遇聚言會散言次則已文日敝政日繁大夫專諸侯慌遏二書遇以戒書次以愼因其懼之告以愼之因其亟之告以戒之愛諸夏之爲人君者也一國之安危在此一人此天子不忍而諸侯自爲正之法也次三其惡未成其志可誅在楚克息非人類也紀人知之事已行矣已行未得此實大惡會諸夏而至此極乎不再見也如四交鄰有道保其國保其國者保其民天子設州伯凡州之國國之民皆其職也亳城北之載辭曰無蘊年無壅利無保姦無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illegible]矣不然冠帶之倫安有甯宇哉此非一州之伯能專之兩州之伯實同之者也不相命得乎齊侯衛侯皆州伯也近正亦罕矣胥命五特曰讓事參曰成事三則善惡大矣諸夏外也吾君或在焉不敘而主之不必主也外內之辨也善惡皆主會者爲之參盟會六晉爲天下強國久矣包周室偪鄭衛聖人不至其國成公之篇則狄之惡其犯命陵正甚杜之也宜公之篇合諸侯尠莫頻於成襄之篇君在而重已在大夫亂天下之大防者與也諸侯以亨爲正實以力爲正自時厥後苟有力其從之何知仁義以享其利者爲有德其機在此此謂大惡錄之以諸夏輔京師之道責之合諸侯七諸侯之大夫不攝君聽命於會可列於會不可有三而已專也甚者亂竊諸賊誰實使之主會者責

也其君隱在大夫與會八諸侯多在晉大夫一人會斯人也稱斯師爲盾猶知爲人臣乎大夫乃人苟偃主兵鄭伯親之卒之乎從之乎伯子男與人臣夷乎諸侯會大夫師九啟必稱名君乎臣乎雞澤疑矣溴梁膽矣盟者不義逃者義矣諸侯在大夫盟十清邱貶其人同盟重人雖甚輕必重貶之新城一大夫也清邱四大夫也谷是大夫雖眾不言同盟矣趙盾重矣愼毋忽此清邱之大夫也自是而大夫之會接跡於成襄昭之篇而晉大夫以辭告矣大夫會十一版升王官之守也示權中國侯伯不得專爲虎牢不繫鄭知其所以乎大夫無遂事乃城虎牢乎城楚邱不與諸侯專封城淸于與大夫專封乎不以楚邱緣陵先邑之不以遷夷儀原木之曰杞也先王封國也城之云爾豈曰封之嗜淸矣城成周亦大夫爲之而諸侯替矣大夫會城十二館侯執則名名則絕執之者絕執之不名則執之者不絕歸而後名以絕之歸之不名竟無罪也執之者不人本有罪也曹伯以有罪爲無罪公子喜時使之於公孫會見之執不言歸執亦不名人其執之者以爲暴小寡也亦自絕矣歸于京師善歸之于京師不善天王在是執諸天子之側而歸之于京師歟人乎歟天乎界宋人宋人不免焉以歸晉人絕矣執諸侯十三膽之執不書以逃來書逃義曰逃執者義也義則不書執以逃書乎以逃來書乎逃賤乎賤矣來且不書也傷國幾亡以此賤乎賤之人然後以逃來書也逃來之言言之痛矣執大夫非我人皆不言其歸伯執而不可曰討古之人討不然也彼執行人力正也桓惡亦大乎內齊桓也大惡諱小惡書大夫專執大夫且執諸天子之側唐叔之後不爲家人矣乎執大夫十四玉帛使終始一辭兵革使始微之漸著之將卑非卑春秋之初大夫卑也將尊何尊春秋之中大夫張也師少稱人師眾稱師惡其君也稱某師師危其師惡其臣也稱將不稱帥師歸惡於將也不稱君使之將不中御也師喪於外邦亂於內不擇故也君將不言師師重君輕師乎惡則惡重功亦功重吾見其惡矣未見其功也免師之罪辭也受王嘉師兵死痛矣乃以不義死乎猶忍罪其不死者乎而其君不容於堯舜之世矣侵伐十五多其力者多其惡師未加於敵民已殘矣出不正反不忍爲也勸人乎哉獨人乎哉附和人乎哉不得已而隨人乎哉孟子曰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君與國政懲自處於人役而役人者於是乎多其力矣孰知其惡積而不可掩乎不患其心之不仁也患其眾之不足從之不多也會侵伐十六救必善之借眾善也獨往善也君行君善大夫行善在君晉悼三善闔彭城謂之義救陳蕭魚謂之仁不善則惡無中立也成救十七卒葬之指煩煩如繁諸乎公羊奧且明矣不可不學穀梁左邱眊乎瞽哉舍禮服則失本舍春秋則拂經諸侯卒葬十八古人以背殯爲大惡短喪次焉未葬未踰年君十九世子攝其君禮也未嘗繼子男不改也先儀長於滕烏乎可矣世子二十諸侯臣其昆弟母弟母兄恩篤矣妾母必不可夫人也子必不可不親其母而事之也天性也至誠經綸人倫察焉母弟母兄二十一世子奔而君迎之鄭伯以地入父在牀而君會之州蒲以師出初命之首誅也在會一衛侯出入一衛侯不嫌則兩見之出奔必不在會會夷儀必不入夷儀也公子五爭鄭多君矣忽未嘗稱爵也突出入未嘗不名也鄭伯非他人必厲公也春秋明若日信若時疑君二十二郳鄅進牟葛微國不錄其爵皆是者眾肅以附庸竟邑於宋痛其滅而以日詳之建極者惟在無虐煢獨畏高明哉附庸成子二十三紀子以侯天王爵之杞公而伯天王絀之伯云夏也子云夷也因其禮也聖無私也褒封絀爵二十四

特盟會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隱公三年

盟于石門何以書大惡也東方諸侯莫肯用力於王室自此始矣周室東遷閔無召公之臣日蹙國百里以至終南爲藝風揚之水戊申許周公所職東北二方諸侯師職志未變也邾鄒之湊齊在東晉在北西則秦南則楚詩曰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又曰四方有羨我獨居憂不謂齊晉秦楚有羨而王室獨乎夫子作春秋所懲者荊楚也晉有文侯之命秦有襄公之詩春秋以序終十二諸侯鄶秦而遠之抑晉而後之齊在東方庶幾彼善于此幽平之際惜齊無功可記於詩書夫子言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帥東諸侯服事天子如文王也則齊在所先致意矣鄧與魯實相表裏焉經世之法又必自近及遠乎書曰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傷其非王命而私爲此盟也平王命晉文侯與鄭夾輔周室無廢王命周公大公成王賜之盟藏在盟府大師職之諸侯焉得私自爲盟乎噫嘻齊侯州伯也鄭伯王卿士也各率厥職與爲於石門而盟諸祭伯不正其私交則齊侯鄭伯不正其私盟矣於是乎伐許於是乎如紀皆天王之異姓而倡於齊鄭者於是乎王伐鄭則鄭首惡也於是乎王人子突救衛則齊首惡也兆於石門彰於瓦屋齊歌甫田刺無德而求諸侯非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乎東方諸侯之變自石門之盟始而天下之事不得不以齊桓晉文補苴王迹爲美談矣不有聖人誰與立天地之大義乎或以天王喪未期歲諸侯以賓禮相見亦大惡也曰春秋有主書以立教然後多連而搏貫之主書不以此易不以此奪春秋正其本嗣王若宿宗乃可以教諸侯否則不濟待其子而厚貴其臣矣

蔡侯鄭伯會于鄧 桓公二年

何以書志天下之故也蔡鄭不相得曷爲而會于鄧在邸氏曰始懼楚也諸夏之所同患也而近者先受之鄧微國也於我則遠國也因事以錄之漢陽諸侯微見于此申息之亡不識於春秋春秋約文而旨博不以人事多寡爲繁省識天下之故而已矣

遇

宋公衛侯遇于垂 隱公八年

習內則何以錄外瓦屋之盟踰歲而寒矣宋衛志相得終不會于稷垂之相見信於瓦屋之涖牲焉然則善之與戒之也非旨宋公齊侯之善志亦無齊侯陳侯鄭伯之惡心猶有可救之道則先時戒之以愛諸夏之爲人君者

如

夏齊侯鄭伯如紀 桓公五年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非如紀也襲紀也飾好覬覦寇心庶人猶謂之賊況諸侯乎則何以無貶庶人行則人之此非人所爲不可以備人矣于以侯伯之名庶幾其以愧憤死乎往不得所欲事已行矣行而不得下得者一等也

胥命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桓公三年

兩州之伯有其職不可以主命胥命也則可其辭則侯伯之盟猶有在者葵邱五命明天子之禁也晉有載書亦云凡我同盟無蘊年無壅利無保姦無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其善者辭也非一州之長獨成之必兩州之伯相與共守之是以曰胥命也不涖牲也故曰近正春秋善衞侯善其不會于稷也則以垂之遇錄之矣

參盟會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衞侯盟于瓦屋隱公八年

我不在會何以書志參盟也齊主爲此盟曷爲先宋周班也齊先衞非周之宗盟也鄭伯不書不在會乎在會乎在會而削之也則何以見其削之參盟所甚惡也況合諸侯乎合諸侯不得已而以北杏爲始事如志鄭伯而宋非諸侯主也不志鄭伯則參盟爲無適主之辭也然則何以獨不志鄭而削之齊以鄭不平於宋而平之鄭乃以齊大不平於宋而伐之鄭伯之不信甚矣削之者賤之也以無所長之辭先宋公以大不信之實削鄭伯然後知禮樂征伐有天子存聖人必不願其自諸侯出矣志其日詳重也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隱公十年

此則謀動干戈之惡成矣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兄弟昏姻之國卒于相怨一方詩所謂如蠻如髦者乎月以詳之于中丘主人首其惡矣

春正月齊人衞人鄭人盟于惡曹桓公十有一年

彼戰克而盟之以爲好衞及是乃與鄭平瓦屋之所求始得矣人之貶之也春秋惡兵所尤痛者糜爛其民而戰之也曰以志之痛此蒼生同日而就死也我之救死扶傷不給彼三國者獨不身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乎以戰勝爲榮彼所以放其良心者猶斧斤之於木矣稱之曰人問其好惡尚有與人相近者乎而爲此盟也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桓公十有二年

同州之小侯也所以爲紀盟者州伯之義如斯而已焉曰以志之不信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

三會矣日以志之不信也何言乎燕人將言與之戰懟矣言與之盟此之謂小人之盟三會一夫鍾一闕一穀邱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桓公十有七年

盟不信則日公自謂能平齊紀矣齊紀不並立行路皆知之齊侯凶人也信公之不能得而得之于斯人乎譏公而公不知也

合諸侯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襄公二十有一年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襄公二十有二年

春秋記諸侯之會不言所爲不言所爲而所爲無不見或見于前事或見于後事或以褒見事或以貶見事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約其文辭而旨博未有不見事而贅言會者昔歲商任今茲沙隨前此者無事焉後此者無事焉間此者無事焉察其文覈其指不褒以揚焉不貶以抑焉見主會者晉爾非有關于天下之故非有關于天下之故則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主天下之會不以天下之事而最天下之侯也周官有之曰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故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伯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噫斯侯也僕僕爾期月而再動天下屬諸侯乃無一事焉可書於策者則何以宗諸侯矣然則諸侯何以序有事而不事事之而不將其事則凡而不序非事而事之事之而亟其事則目之見其以一臣之私而動諸侯之君也會之者無譏乎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大國執政之心庸得已乎庸得已乎惜其不師文王而日役于大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定公四年

舉諸侯盟以公從諸侯也聚辭也舉公及諸侯以諸侯從公也散辭也

大夫與會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桓公十有一年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大夫微則曷爲以名見蔡叔在會也無貶乎大夫會公侯始于此名以著之貶之也蔡叔舉其親者字之則貴之乎以蔡人能討陳之賊而錄之矣四國爲會公弗親之而使大夫與焉始謀不臧五會何益矣不日其盟宋陳蔡無不信也惟不信我也五會一夫鍾一闕一穀邱一虛一逸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襄公二十有六年

此晉趙武宋向戌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薦叛人也鄭良霄何以名決嫌也嫌以伉公貶也鄭先宋何也先良霄人向戌也不諱公決嫌也嫌不使伉也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襄公十有四年

此宿專魯之極致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衞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與孫氏相倚故季孫自出會不叔出而季處也

大夫會

晉人宋人衞人同盟于淸丘宣公十有二年

此晉先穀宋華椒衞孔達也皆何以稱人微之也大夫以名氏會惡權之在也先穀無權焉不能主晉國之信故微而人之人則其曰同盟何盟主之命在斯人也見斯人之爲大夫也何用見斯人之爲大夫見所殺之大夫之爲斯人也

執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僖公十有九年

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專執諸侯專執諸侯于是始故貶而人之虞公亡國不名滕子嬰齊何以名諸侯執則絕于其歸也名則于其執也不名嬰齊之歸也不書則于其執也名絕之也嬰齊絕則宋人絕矣曷加貶焉以見其惡其惡尚待貶也滅圻內邑執三公晉人貶絕矣虞公亡國不名不待貶而絕也三公失地固不名也

衞侯鄭歸于衞僖公二十八年

衞侯鄭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執而歸者皆絕之曷爲皆絕之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尊爲公侯而身不免於罪則不可以南面而臨其臣民所以正諸侯刑不用而大夫士庶人莫敢不一于正也王之道不僭賞天之道無畏高明不諱於禮則在勢者去古今通誼也執而歸者書

歸其論重不書歸其論輕書復歸則惡其出書歸則并不惡其入何也絕故不復惡也絕之而又見入焉衛侯朔爾鄭伯突爾皆不容於誅鄭也釋乎執託于諸侯終其身焉可也

侵伐

鄭人伐衛 隱公二年

諸侯相侵伐惡也輕用民死謂之殃民專命不請謂之侵主權作寇虐於中原謂之敗王畧外大惡書內何以不諱而亦書將毋鄭人伐衛爲惡小乎春秋萬事之權衡也彼有甚於侵伐者差其輕重而論之莫重乎滅人國降次遷次入次圍次襲次取邑圍邑與伐國等則常不兼言之莫甚乎取師詐戰次戰次獲次伐國而與之盟庶幾無惡與之會庶幾善者自意善功惡焉有功善意惡焉有功意俱善焉有功意俱惡焉重論先輕論後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聖人明足以見之義足以執之仁足以覆之伐衛意之惡者也將卑師少惡之輕者也苟不言其等而一切論之非聖人之志也春秋惡兵之端君子以端歸諸鄭鄭人伐衛其造兵端者乎審而後斷斷而後書萌牙於毋弟延蔓於宋盟卒於宋鄭搆兵十一戰數十年而未已焉與鄭同惡者或不獲沒其身鄭則公子五爭兩君見殺何可畏哉殃民專命寇虐之君不可以殤焉鑑盡焉傷矣乎彼公孫滑之亂非鄭伯誰爲其惡矣造兵端者果鄭矣

衛人伐晉 文公元年

以衛毀王而伐之則不書何言乎衛人伐晉不得晉之辭也其人衛何曰足以伐矣晉侯猶在戒而師加於晉則淺事也其言伐何以衛人爲有辭焉其有辭奈何踐土之盟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其命諸侯曰各復舊職康叔長諸侯于衛唐叔長諸侯于唐職在王室久矣衛承王官不朝於晉未失職也晉伐衛而取其地是相害也齊孝公興師而伐魯柳下季爲之辭曰棄命廢職若先君何而齊人無辭也則衛人之伐晉有辭矣以力則晉強而衛弱以辭則晉絀而衛優晉稱侯而後伐重衛也衛稱人而言伐抑晉也曰將卑矣師少矣勝晉則不足伐晉則足矣然後知執言守禮之爲直而怙勢陵正之不可以爲政於諸侯也諸侯無伯亦春秋之所惡也則其不主晉何曰諸侯之無伯也晉襄公始爲之也不主晉於是始而王道行矣桓文作而春秋有伯辭實與而文不與也桓文沒而春秋無伯辭以爲是諸侯之力正者爾未之狄也則以諸夏之辭錄之有與人爲善之志焉夫位在藩臣見人之不朝事己而輒伐之非所以安臣節而奉帥天子也于是乎以人從欲而專行乎中國者累世焉卒以卑周室而啟吳楚之心晉襄公始爲之也不主晉于是始而王道行矣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文公十有七年

列國大夫未有書名以侵伐者伯國大夫從其例而不書不能討賊下方責諸侯則大夫固可末減矣

晉趙穿帥師侵崇 宣公元年

崇者何微國也自我言之遠國也若此者於春秋皆不書晉趙穿帥師侵崇何以書曰趙氏之弒械成矣盾也執國政而穿也主兵則弒械成矣將尊矣師眾矣崇小國也其言侵何見其威不加於敵而禍實中於國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宣公十有二年

宋稱師非清丘之人也衛稱人是清丘之人也清丘之人則其稱救何救爲善也非其盟非其伐而善其救去小人之約存先君之信以孔達爲無罪矣衛人救陳何以書以衛殺其大夫孔達書也斷道書同盟後書伐齊蟲牢書同盟後書伐宋于蒲于戲于亳城北書同盟後書伐鄭其不同以侵伐見不復以其事見今宋衛之不同見其事何也師不加于衛也衛不信其盟何以不受師大夫孔達受其誅也以一人之身塞一國之難好信不好學以自賊焉不足于賢而不與不肖者同與書救陳見其紓國難也

會侵伐

邾人鄭人伐宋 隱公五年

春秋痛宋鄭搆兵之禍而惡兵之端造端自鄭更端自宋惡甚矣寇所先著莫加導爲導者不在大邾附庸也主兵則邾勝導兵實僕爲之先者重將毋後者輕乎非輕論鄭鄭造兵端已見於前事矣邾爲兵導於此乃見之提邾人之惡於鄭人也鄭人焉得末減耶鄭無鄭人邾人能伐宋耶稱人師少矣言伐兵深矣師不眾而用之深導者爲力多矣夫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隱公十年

公子翬也終削公子而名之見譏則隱之賊也誅之矣與謀曰及翬何以言會吾大夫不可以及諸侯也齊人鄭人實齊侯鄭伯也何以稱人貶宋鄭搆兵禍未有酷於是歲之相反復者尚自謂諸夏之君乎畧不言其君猶有愛其君之心焉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桓公十有四年

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使人以其死非正也宋不爲諸侯長其用他國之師則曰以二伯用諸侯之師不曰以也彼以爲王事而自之出其實援諸侯以伐諸侯也伐鄭宋人意也非有執言鄭伯固其所樹其甘以壞王於再戰而不止造意與寇賊何異稱人貶也四國大夫不復刑其尊卑之辭行其寇賊之意焉已矣何以見四國之爲大夫諸侯不以諸侯也何以見宋人之爲宋公大夫不以諸侯之大夫也蔡侯以吳子何中國之君以夷狄之君可然則鄭無譏乎鄭伯之爲狂童也含小弱見伐者君子不爲抱辭內之見伐則由二伯而後自之告之自反而已故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桓公十有五年

先會後伐莫適主此役之辭也往歲宋以四國伐鄭矣突在國也二國與焉俄則伐忽以納突乎私突者公也公不能主此役三國之君未知所成則且爲明年之會然乃會四國以伐鄭然而不言納鄭伯何哉宋衛陳蔡因其兄弟之爭披鄭地而分之以窮其國也豈爲鄭伯突哉而公之德鄭伯則甚矣爲是三役周三時而後反焉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桓公十有六年

伐鄭而分爲二君也宋衛在北一心也陳蔡在南一心也相耦以攻鄭兩利而俱存之不以周班爲次以功意之善惡而輕重之宋衛重而陳蔡輕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莊公十有七年

及內之微者也不曰會曰及謀自我也宋人有怨衛人有怨我無怨焉伐之則朝矣且專之以盟而主乎爲此伐雖曰微者將不必卑師不必少譏無臣焉十八年之間書見一國賊也見一來命大夫爾矣猶有一人如衆季者春秋必有以見

之莊閔僖之危賢季子故曰桓公無臣也

春晉人衞人陳人鄭人伐宋文公十七年

列國大夫未有書名以侵伐者伯國大夫從其例而不書不能討賊下方責諸侯則大夫固可末減也

諸侯卒葬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隱公三年

諸夏親暱生相賓死相哀厚之道也春秋以內辭錄公侯伯子男之喪小大有等近遠有別往來有報薄厚有分當禮焉失禮焉過禮焉在我者躬自厚在其主人者薄責之生死之際謂之大事安危存亡治亂機在此善者表之不善者謹之明者著微者辨懷利弗與也求名弗與也君臣父子厚莫重焉不能反躬則無以事宗廟保子孫皆以其終事觀之萬事之變舉往明來靡不有以豫之矣庚辰宋公和卒正也其正奈何反國乎與夷也話言可載宅心可允復國之經篤家之訓可謂正矣春秋之辭於我君曰公薨於人之君爵之而皆曰卒尊己卑人本臣子之恩自致於君親而不貳其敬義之大者也豈曰託王於魯哉

癸未葬宋繆公十有二月

公羊子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哀不足禮有餘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禮不足哀且不足也過時而日隱之也或內有亂或外有寇焉不及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臣子之恩已薄矣當時而不日正也苟無大失大危大亂大寇不忍以爲非正則謂之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生死授受不守先王之經則無以爲法于天下後世君子危之不忍不以爲危也公羊奭且明矣煩煩如繫諸百世之變盡在春秋矣葬宋穆公正其終而危其葬何指乎致國乎與夷正也致國與夷而宋卒亂危也聖人無容心焉然則正固所以召危天下將安適哉正穆公之終以賢穆公危穆公之葬以罪殤公葬生者之事也不克負荷廢二先君之功則殤公之罪矣雖然舉大惡之人而加之其君之上殤公既蒙首惡之名矣何又危穆公之葬以見之乎危宣公授國之不正也穆公雖克反正亂卒在再傳之後矣宣公可謂知人知與夷不克負荷盡明告天王而致國乎穆公矣知穆公不負君兄盡立與夷而俾穆公相之矣穆公不爲君宋人不二心於莊公也宋之臣民咸欲奉戴莊公與夷安能立乎其位穆公知孔父之對以忌克爲心而使公子馮出居于鄭且曰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棄德不讓穆公不忍爲也受國於其父除害於其子殤公忍而爲之苟宣公傳諸子而子自順之宣公無憾也好讓國之名啟爭國之禍子曰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此之謂矣

夏四月葬衞桓公隱公五年

以衞有臣而書桓公之葬不以宣公之篡而謂之無子聖人之裕也何以不曰葬固不日也書過時而已矣不謂之不能葬如以衞爲不能葬則將痛齊諸兒乎公羊子之凡不謂夫諸侯卒之有故者

滕侯卒隱公七年

滕微國也所聞之世始書卒所見之世乃書葬曷爲於所傳聞之世稱侯而書卒以其子來朝恩錄其父王者所不辭也曷爲不卒其子以朝於弒君者之朝而奪其恩其稱子固子也無貶也滕固子則春秋何以侯之其不倍矣乎應之曰聖人若曰惟王者改元立號庶邦丕享則爵命諸侯天子之事也云爾已矣苟非其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不免於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如其人如其人堯舜揖讓湯武征誅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矣曷爲貴賤不嫌貴者無常貴賤者無常賤昭明德廢幽昏決然而不可疑也疑則萬不可以少嘗之矣滕侯薛侯春秋當新王也滕子薛伯親周也公羊家識之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隱公八年

日卒正也諸夏之國自所傳聞之世逮於哀十四年以告終而識於策者不可勝書春秋錄大畧小錄近畧遠其書之各有指矣以考其行以稽其失以痛其禍以治其亂恆於大國詳之常所書者則宋王者之後也蔡文王之昭也陳三恪也鄭諸姬之近者衞康叔之後也齊王舅也畢具於隱桓之策矣晉武之穆也錄之自詭諸始且不書葬有推而遠之之志焉惡兼其宗國也小國如曹所傳聞之世已書卒矣如滕如邾如莒則書自所聞之世如薛如許則書以所見之世至所見之世舍莒皆書葬矣哀公之策小國皆卒日葬月矣皆近乎我者也遠國之大者惟秦也不錄穆公以穆公而錄康公亦不志葬至所見之世乃書葬楚之卒自子旅焉始吳之卒自子乘焉始終不書葬杞王者之後春秋降而爲夷其實於莒實多志卒於僖之篇志葬於襄之篇以迄於哀皆以諸夏之辭錄之終不忍以爲外也自曹以下雖諸夏不得以當時不日爲正之指言之其義類甚博而且有要不可不察送死大事也聖人所甚重士大夫之喪且必多見而識之大小二戴實存焉諸侯之事父子君臣之大倫要在於春秋故曰禮義之大宗也

辛亥宿男卒

宿近國也微矣五等之侯如宿不志卒於春秋宿男卒何以書與吾大夫盟且先他國焉厚之也君子作春秋秉文王親諸侯之道不盜方來後夫則告之凶周公誥曰庶邦享作兄弟方來春秋始於隱公宿與吾大夫盟邾與公盟皆於我有作兄弟之誼矣不哀其喪豈可謂師文王者與滕侯卒不日宿男卒何以日嫌與蔡侯考父同日而別異之同盟而不名微國也

八月葬蔡宣公

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哀不足且禮有闕矣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桓公五年

曷以二日卒之疑以傳疑見鮑之不能正其終也爲人君者修身以俟死正其家人正其國人無有一邪人作於其間陳侯何如哉國亂矣亦嘗執州吁奚爲于稷而會之

葬陳桓公

葬不月則譏不獨在臣子桓公失君父之道矣賤之使與微國同實云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桓公十年

小國書卒在所傳聞之世卒月葬時其常也則以射姑爲始終生卒日葬月敬老也曹伯老矣曷爲見之以其使世子來朝不可以不之見亂之階也曹雖不亂道則有以致之不謂之了也謂之敬老公羊子有所受之當時不日而不謂之正何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雖亂不咎其人謂之天作孽致之而幸不至非命也雖不亂必正其失謂之行險以徼幸噫彼壞國喪家亡人不過先去其禮也亦奚其喪失全而復全亡

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後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桓公十有一年）

寤生之罪不可不誅淳於衞朔矣則何以書葬曰朔之罪已見寤生之罪未見以不可書辟之也曰春秋誅亂賊義有所辟必有辭以誅之未有但已者矣也定天子功不見書葬以見之寤生抗天子且傷焉罪不可見不書葬以見之奚不可而且書葬將毋春秋有所緩有所急與曰春秋之于寤生則既誅之矣桓之元年于垂于越皆誅辭也假田爲孫辭實蔽罪于鄭伯之文也誅之矣然則何以不去葬曰寤生之辟有議焉五廟之孫於諸姬爲近桓公死難武公佐平王以東遷鄭以緇衣立國平天下其功有誅而無絕則寤生之誅禮爲之變且隱者也誅之必積其子孫奚爲不志其葬春秋之侯誅而葬者衆矣以寤生留不誅疑聖人之志其葬若已誅矣苟非桀蹠侯則王者不忍暴朽骨又何疑焉秋七月葬鄭莊公不以慢葬志也志王者之法有罪不敢赦緣恩必哭之如其倫之喪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桓公十有二年）

陳厲公也篡不明則不書葬以見之

丙戌衞侯晉卒（十有一月）

決日例也是月決不日例也何不言是日日重見也可月重見則不可嫌乎閏也干支則不嫌曷爲決日不日重日也不決月不月例之而已月輕也以重輕爲詳畧教人以易知傳之萬世而無所疑不然古人往矣古事遠矣焉用知其事之在何日而筆之

三月葬衞宣公（桓公十有三年）

卒日葬月謂之正乎非正也篡不書葬晉之篡前定也不可以爲正矣宋子陳子背殯出會皆以在喪之稱稱之必諱桓公穆公之葬則齊桓晉文有罪焉彼猶有人子之心終身痛焉必并去襄公共公之葬因其自責而責之背殯不可固如此衞侯朔何如乎如恆人矣則葬宣公如恆辭矣獨無父兄師保乎童昏也不可教訓不知話言以至此極也其終不遠矣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桓公十有五年）

危不得葬也

癸巳葬蔡桓侯（桓公十有七年）

渴葬也哀不足禮能有餘乎蔡桓侯非齊孝公比也以獻舞薄於爲人後之誼矣稱之曰桓侯奪其臣子之辭雖有賢季於蔡奚補桓侯不知忠臣之分授不肖以位薄其身危其國矣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僖公三十有二年）

春秋所予二伯而已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莊公二十有一年）

絕之而又見入焉鄭伯突也衞侯朔也皆不容於誅朔不葬突何以葬功以除突之罪也突之功奈何定王室也惠王辟子頹之難居於溫鄭伯誅子頹而王室定罪固可得而除矣然則何以不言王出入以鄭伯虢叔克左右王室不廢先王之命若畿內之官君子雖無競乎尚猶有親臣也故爲尊者諱也　此條應在前

世子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桓公九年）

誓於天子曰世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禮也父老子代從政天子之大夫仍叔之子也在曹則射姑諸侯世子也會同則可攝朝則不可以攝射姑非攝曹伯使之非禮也曹無大夫乎次國三卿當大國之下卿小聘可也何亟亟於使其世子來朝乎好於我也好於我者何人可無譏乎君使之非也子不幾諫亦非也曹伯老矣不重其子世子親矣不念其君危國亂家之道二百四十二年惟一曹世子則其成之曰來朝何命之者於朝受之者於廟矣

母弟母兄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隱公七年）

齊終春秋志聘五盡於此乎曰否他以爲常事焉而不書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何以書曰志聘也志諸侯之聘於此焉始志諸侯之聘曷爲於此焉始以志天子之聘於此焉始也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諸侯之大夫來曰聘天子之大夫來亦曰聘若是班乎故辨之云爾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諸侯之大夫來咸覩此天王使凡伯來聘天子之大夫來咸覩此云爾春秋愼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辨等於齊而絕倫於晉不可不察天下之大教也孰往大夫如齊也曷爲不言大夫如齊不言公如京師則不言大夫如齊以爲常事焉爾公羊子曰母弟偁弟母兄稱兄傳曰母親至而尊不至教親親也庶子爲侯必尊君母而親其母不以親親害尊尊亦不以尊尊害親親是用內和而家理一人有予三人緩帶人情之至也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桓公十有四年）

穀梁子曰來盟前定也則曷不盟于曹矣不欲曹人與乎此盟也爲私焉鄭伯使其弟親者也莊公之子多矣惟母弟之爲戚私之中又有私焉明神其聽乎甚於要盟之不獨矣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桓公十有七年）

何以字賢也何賢乎蔡季其出以義其歸以仁不求爲後義也終兄弟之恩仁也以取貴乎春秋

香山黃貞文　番禺沈起鵬　初校　遂川袁信　覆校

外辭第六　　武進莊侍郎存與著

楚有四稱自本逮末無適曰子犯中國甚與中國並以至下者本之惡其僭名也人之在僖之篇齊桓同好內王貢也子之自戕之身晉景不正楚討陳也襄昭往焉外之奈何夫子適焉謂諸夏何言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楚子軫知大道矣楚一徐州之戎晉侯有膺王命曰征騁之則鄦伯逆是職惟在卒服別生分類有虞盛德彼貿近我職思其外莊僖以後棄翦流沫追戎濟西錄功在大戎亡狄逼并冀侵茲兗豫白狄在雍宣業初著別之以赤患其交互赤狄滅矣白狄來矣交剛大原并之侯矣鮮虞所踞恒山之旁武衛不奪失其紀綱經世之志卒彼陶唐狄三召平淮夷宣王征徐我之所職狼戾如茲國之人之徐固桀也及其子之徐竟滅也楚之稱子豈非劣也徐四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吳越邛我實曰上邦伐剡之寇行父懼亡莒變致伐底甯東方倏而會吳謀之不臧究於黃池居圍卒荒吳五越能通名於越不能楚虔主盟摯而稱人覥然人面蠡也去之句踐不良聖人距之越六秦以伯見初非狄也繼聘之交俄一斥也任好不卒乃卒罃也善及子孫三良殉也儕諸白狄桓無信也卒而不名匿嫡名也秦七振驚為客卿於東夷貶之者三志在扶微夏禮本矣禹德遠矣杞八子之稱爵已速父之從楚已棄從楚人之伐許國之小人無羽翼猶不行鄭九陰敗王師生居父爵晉之為狄久矣因其甚而後加之傷之也辭人之君受人之臣委陳蔡而不恤容莒茂而不過平公沒而晉益無君焉則不得有大夫諸侯之也有無君無大夫之辭也書曰楚子伐徐晉伐鮮虞哀哉晉乎猶在潁死之囚人下乎晉十不逆詐不億不信來則名侵則人志其初之來以本之可以覺末州伯何事矣東夷十一三人可責皆不善也有指矣小國十二舒為荊楚邑別則散眾散為弱淮之衛中國者楚實制之矣聖人遠屈父母之國以邾莒之在曲阜也羣舒十三淮夷以楚虔書楚子長諸侯賤乃如斯見其賊而誅之淮夷十四周疆有戎區以別之或則邑焉或則姓焉寔逼處此晉之咎也遂以媚晉又何求也曼氏子爵嘉赤名若是乎詳之以當楚子晉人而晉楚伏其罪不以外而忽之重人之死哀族之亡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矣而非馳騖乎兼容并包也山戎北戎讓遠略也諸戎十五敗不言獲不語怪力書狄畧之書曰詳之為天下記異也長狄十六

楚

楚人伐鄭(僖公元年)楚人侵鄭(僖公二年)楚人伐鄭(僖公三年)

楚何以稱人入何之篇始人之也其稱人曷為始於此論齊桓之功也四夷病中國莫楚若近也不自以為天子臣桓公為召陵之盟復職貢於周室焉來盟以定約束舉其臣之名且氏之列為諸侯以承天子故於僖之篇始人之也君子以桓之與楚不踰節矣自時厥後雖犯中國不敢叛天子于是乎楚恆稱人然不言楚子也春秋于病中國甚者辨其等也嚴而王制正無缺矣

冬楚人伐黃(僖公十一年)夏楚人滅黃(僖公十二年)

滅不書伐以無救書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僖公十五年)

夷狄相敗何以書中國救之則亦中國也曷為國徐而人楚楚入僖之篇始稱人也君子美桓公之功而嗛其服楚為已僅皆于稱楚人乎見之徐始見則稱人今也國舉之辭若中國貶夷狄者然貶之也曷為貶人敗而役于楚也貶之使不若楚則役于楚見矣徐不役楚楚不能亡徐徐不戰楚楚且不能敗徐而敗焉而役焉徐之罪也則何以書徐近我者也魯實州之伯其叛服也我有慶讓焉不能率徐夫舊職矣徐今茲役于楚則且為楚而伐莒則楚且侵我而責莒莒邇近我者也安危關我盛衰不能衛莒彌失職矣自僖而徐為楚役及昭而徐且為吳役吳與楚爭徐而吳卒滅徐于是乎我事楚且降而事吳事吳而吳且伐我楚侵我諱吳伐我則不諱據哀以錄乎僖諸侯次匡大夫救徐桓公之烈到於今受其賜不虛也然則為州伯者宜奈何力能衛徐使不為楚役則文王之法也雖伐徐以正之也可

冬楚人伐隨(僖公二十年)

隨者何微國也廹于楚不列於中國之會盟若此者于春秋皆不書何言乎楚人伐隨錄隨也隨去楚而從中國以見伐故錄之云爾其言伐何隨不量力也則其錄之何隨小國也小國恥受命于大國則盡師文王矣聖人所以愍七十二君之廷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僖公二十一年)

楚稱子何其故爵也褒之與進之與曰非也杞貶而後子楚伉而後子烏乎褒向州舉之今有爵則曰非進之何變滅而子楚強而亦子烏乎進然則州舉之而復稱爵何曰州舉之者著其本聖人之所貶也子云者著其分也不得過是之辭也不得過是之辭者以其僭王與曰雖侯伯不得而假焉

秋楚人圍江(文公三年)秋楚人滅江(文公四年)

滅不言圍此其言圍何追矣以僅救書也

楚子使椒來聘(文公九年)

春秋憂後世後世習其讀而詢其繇此楚子也向楚世子商臣也何若是乎其有君有大夫秦伯使術來聘賢穆公也吳子使札來聘賢季子也楚子使椒來聘若是乎其同辭也其同辭也美惡不嫌也春秋之為美惡者不嫌至是止矣嫌則教之信異辭而後信不嫌則教之疑同辭而後疑楚子使椒來聘君子憂其不疑也魯之人不疑斯受之後之人不疑曰胡不受之則是秦穆楚君而季子楚使也帝且知其不可夫受之之不可至如此非同辭莫能使疑莫能使疑則莫能使覺憂其己乎辭受取予義之大閑也賢士羣其身賢君羣其國善人乎則榮之不肖人則恥之賢主之[illegible]非所以接商臣也無父無君周公所膺況儼然來與王帛而朝受之牢禮委積膳獻饔食賓賜皆以中國之禮籍禮之而臣之不討非魯罪商臣之聘而不辭魯之君臣烏得以無罪楚雖強其主負不義于天下名其為賊則無辭以用其眾也自城濮以來楚未能得志于中國權固不足以休戚我矣且邾莒之人以通楚使執小國且猶不受而況大國乎蜀之役襄昭之往朌于受椒之聘而後至于是也然則魯君臣宜奈何閉關而絕楚使焉可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文公十年)

楚無大夫志殺其大夫不氏以犯中國志也楚有大夫志殺

其大夫以兵以刑志也怨不議楚之專殺大夫者外楚也宜申不犯中國惡何以書以宜申之殺爲不可不志也宜申楚之爲也商臣弑父與君而君子楚以商臣爲君則宜無大夫者也宜申何以得大夫于春秋以是爲楚之大夫而葬商臣之大夫也宜申躬受兩生之德于其故君志于讐商臣而謀討之其義固可以大夫于春秋矣然而商臣覺而殺之不克討賊而爲賊頭誅不志則疑于成商臣之誅志之而後見其成宜申之討曰北面事之于茲十年矣復可以討乎曰可齊商人書其君罪齊人也楚虔書其君罪楚人也弑君者終爲賊而不可以爲君矣翔若商臣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躬爲大逆乎其道以刑餘罪人爲皆得而殺之彼北面而事之十年亦刑餘罪人之北面劉爲其不可以討臣宜申而令尹司馬也則討不可以待終日宜申非令尹司馬也則謀可以俟之十年十年謀之不得以齊人楚人論又不得以爲故君賊弑君北面商臣之子則不可以殺商臣爾故君者在廟在廟則可以行于廟中之子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諸侯絕則名楚子商臣何以不名商臣之絕于茲十年矣得一絕焉爾絕者不復屬其稱楚子何以絕而代之者皆稱爵不稱爵則無以知其代之也何事知其代之也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後世日毀聖人而疑天道然則何事知其代之也曰所以明天道而達王事也王者天之繼也王不討罪天誅加焉而人不知猶之乎不誅爾天誅不若王誅之爲明也天下不可以一日無王者此之謂天道善人無祿不善人無誅而善以日勸不善以日戒終不遂其辭易其志天者人之性也人不可以不知天此之謂王事夫不使人知其代之以不利沮天下之惡也抑利果不足以沮天下之惡雖以死懼之而民不畏然則亂臣必誅賊子必誅治之末也非春秋之所貴春秋郎天下之人之心而明示以不義郎天下之人之心而眾誓之以義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以不義賂之天下而途之人莫之從也爲人子者冠以著代昏授之室必將敬且哀焉莫敢以爲利苟以爲利則弑之端也春秋使人知其代之者使天下後世之人知大惡之端恒于斯而絕之早也蔡侯何以無貶以爵楚子則不入蔡侯也削諸侯而獨著蔡侯不待貶絕而惡見矣諸侯何以不書春秋之外楚也會孟則先宋而爵圍宋則主諸侯而人未嘗爵楚而又先之也厥貉爵楚且先楚則不可不奪其諸侯之辭也然則何以見其有諸侯春秋外次不書必有關于天下之故而後書楚外之外也雖有關于天下之故不書楚之次不書而書次非次也會也會之而言次微之也然則何以削諸侯而獨著蔡侯蔡驟辟中國而堅于親楚新城之盟不至甲午之卒不赴以蔡爲楚之徒也其爲楚之徒奈何春秋有世子弑君楚商臣蔡般相望于八十四年之策書若接跡然實斯侯之孫且曾孫也乃其曾祖王父與商臣比肩而立矣夫楚之爲楚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蔡實親而習焉久而不知與之化矣禍卒見于固與般之世而蔡人安之若不知亦與之化矣則商臣之孽中於蔡深也弟子習春秋之讀而約其修辭之法般之書弑既書蔡侯者三先之者惟楚子商臣之書弑既書楚子者三偶之者惟蔡侯已詩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爲人之祖若父莫不欲其子孫之仁且孝欲其子孫之仁且孝必以中國之法爲其家法蔡惟楚是視則惟楚是師于是乎其家果與楚同禍而親楚猶若楚親之猶若俄而殺之國滅矣削諸侯而獨著蔡侯以爲天下諸侯之國未嘗有如蔡者也

春楚子伐麇 文公十一年

麇者何近楚之微國也自我言之遠國也自楚言之其屬國也若此者于春秋皆不書楚子伐麇何以書麇子逃厥貉之會者也逃厥貉之會者可以合之於中國矣以此爲夷狄伐中國志之云爾楚何以稱子見麇子之以楚子逃也大矣哉麇猶知以楚子逃乎

戎

春公會戎于潛 隱公二年

潛東實禹貢徐州之域徐戎之云魯公所征茲戎無所繫在徐不疑焉伐凡伯矣侵曹矣此皆戎也周公魯公之世吾與戎未有會也役之而已公會戎於潛何以書譏侯度也抑之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剔蠻方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建牧立監天子之守臣也善者率服之其欠戒之剔之公之惇德何若允元何若邦有任人難之何若車馬之政弓矢戎兵之器百官總己以聽冢卿諭期年矣撥亂之志有可觀乎否乎否而爲會恃外危可而爲會動悔亦危危之云者欲公修魯公之法而謹諸侯之度也實過處此度外置之治內治外之謂何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於唐

傳之編盟乃有楚宋之編盟卒不及史會戎矣郎復書盟戎何病之也病其不終歲而再與接也易曰見惡人无咎見之而亟於邾與宋焉得无咎則何以不諱其與之盟居有近遠交有新故患有小大差以別之制御之道在其中矣修政如文王則事昆夷爲仁人之保天下盟又何病君不聞戎殷之小雅而復行之六月采芑不爲無病矣況與之盟乎凡伯之伐在隱之篇人邦維屏之謂何日以謹之病之也及內及外也不使戎爲志乎此盟也則皆不以其來接於我而許之乎郯乎宿乎將滕薛乎而許其接於我乎

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隱公七年

重王命以重王使伐國之罪猶且降等焉故大之也春秋有不可書則辟之此何以書執驕此戎者我與有責焉耳矣于楚邱罪其地之主人以歸罪凡伯辱天王之命也王室之從政者胡若此乎不與夷狄之執中國豈與執天子之使哉其愈乎執也執亦不言執也王風是以諷于役閔矣東方之侯有一人起而潤此戎者乎

公及戎盟于唐 桓公二年

譏彼戎人猶以是爲修先君之好乎既成宋亂無所避忌詩曰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況戎之邇我者乎唐也而不易其地得毋有動其心者

冬公至自唐

公至自此始越之盟覆之會不致也獨致唐之盟豈其以飲至致者危之也相會皆月既危不危之矣適唐而後致宋其危之則如愛之者然非愛也公所欲爲無不從志者所以深動必于宗廟明神弗饗伊可懷也十有八年好會他無致者兵

行淮致伐鄭危其出不危其復出則不可容於天下復與不可容於魯國可畏哉先君之祥瀆時也

狄

狄滅溫溫子奔衛 見天子辭

徐

楚人敗徐于婁林 見前

秦

晉人秦人圍鄭 僖公三十年

此晉侯秦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晉怨也鄭無禮于晉前與之同於王庭矣今而圍之是匿怨也且是師也以始以亂怒其與幾何君子以爲是晉人秦人圍鄭而已

秦人入鄀 文公五年

鄀者何微國也自我言之遠國也若此者于春秋皆不書何言乎秦人入鄀以秦人之好兵爲見乎此故謹而志之春秋之法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民者春秋之所甚愛也兵者春秋之所甚痛也苟用兵則君無所令臣無所職民無所習春秋之所甚惡也于秦楚吳越見之矣春秋詳楚要吳越而微見秦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志秦也罕矣自入滑以來六歲而志兵者七焉何其詳也可謂亟矣然而秦之爲志于好兵未見也則以爲晉實使然今茲入鄀胡爲乎亦晉人之以乎向也入滑胡爲乎亦晉人之以乎秦人好用兵而先其端于天下于入鄀然後見之也君子刪詩以知天下之風而察其自諸侯之民其近兵而習之未有如秦者也于穆公康公之交而無衣之篇作則其志入鄀之時也春秋表微夫滑也鄀也非秦所以通道于東諸侯者乎苟有桓文之君則知所以示權于中國矣而況王者兼國二十開地千里皆于是乎見之而猶未止也遠矣哉

小國

郳人牟人葛人來朝 桓公十有五年

鄉曰郳儀父今曰郳人不貴郳而賤牟與葛也牟葛宜不若郳人矣皆稱人則均爲賤之也則何以曰朝附庸固曰朝矣

皇清經解卷八之六十九終　番禺黃熊文覆校　番禺吳[illegible]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七十　學海堂

春秋正辭　武進莊侍郎存與著

禁暴辭第七

亡國之墟有數可爲悼懼厲王大壞雍國不泯宣王中興勞來還定檜之將亡傷天下之無王春秋制義以繼王迹覆宗絕祀曷勝曾滅先內自克治齊爲桀桓公之初不滅其鄰荊楚殘虐大半不銖據近以書猶譏策牘吳復踵焉幾及上國嗚呼有哀國步斯頻宗盟相食痛絕衛文姜異苹庶者釋曹商曲沃桑翼狠戾無親焦霍韓楊又奚足云衆謹偪陽聖心不臧憑弱犯寡曷謂安疆狄戎哀之矧在冠裳變甫識之況近我邦定哀之間小國卒亡滅爲善辭惟賤伯陽亂姓曰滅悲子鄫人敗在吳邾賤其敗倫滅國一紀侯大去小人不卹君子州公不復不能郕死衆實焦爛土功一端孰非自取不仁甚焉國亡二一不知其所以失國其來而善之曷謂之朝待之以初失地三遷取于封侍畔當誅殺滅國邪不可不察稱師暴也稱人賤也遷國邑四自非二伯則曰盜兵日入惡重曰君若臣鄭尚有撿某不比人先伐起之責主怨客宗其閉修邊人以獲齊賊不誅獨表入郭楚討則予貪乃畧諸封陳退師誰當控扶入國邑五圍必特衆甚且久師圍邑邑殘圍國國廢圍小暴矣圍大勢矣伐國圍邑忿且驕矣圍國邑六王者受命歸侵邑是曰經畧封疆以軲牟婁疾始長葛伏法伐國取邑七力屈曰降威加曰降之造謀如紀終盡降鄣四十餘年齊惡已詳奚待季世乃識姜亡七病三笑不畜不得自以爲彊此可心惻降國邑八爭逆德也兵爭之末戢兵之末一跌不振更事知之其事好還識古覺焉聖人之心不審惟是仁而已矣仁爲讓本以仁去利讓爲禮本以讓去爭禮爲國本以禮去兵苟不務仁不能去利去兵無益亡之道也范甯言去兵始教以不戰療不仁之是爲不仁之瘳春秋志戰錄內從外曰盡婦無首惡必以日識之曰一日惡成沒世不讀北棄秦晉南絕吳楚冠帶之倫廢文任武率乎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春秋樂道堯舜之道糜爛其民而戰之不可同世並錄之將何說論語不云乎放於利而行多怨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告以不善變而之善之道乎不仁不讓爭利害則必戰爭是非則亦必戰爲惡不同同歸於亂及其大迷並有爭心天之與人謚曰交勝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斯嗜殺人者之說矣戰九敵者言戰偏曰敗也不曰戰也不敵也彼相敵也常不書而要吳與越也敗十詐戰則晉愈於戎者有幾然猶不言取彼戰也書言敗不日著詐戰則日詳重畧輕義之別也詐戰十一覆師甚於詐戰彼以禽獸獲人而取之實以自陷於禽獸則不忍目其日也聖人之辭信如此哉然而不削以人道哀之也覆師十二齊有還詩可以知微諸夏之君輕死爲勇未有如齊侯者也前則商人後則莊公掊剝斷殺誰皆然矣襄十二春秋有不忍書亂男女之別其殃如鄫逆父子之倫其殃如蔡則不忍不書也用之者有常無赦無所容於天下用八十四般非侯國虐以侯般必名幷虔以名因其殺人而殺逆之罪著居罪不若虔之甚戎曼子不名實之於般則殺實奪也不死社稷哀哉洗于以歸者公孫姓殺之者蔡之君其曷以經焉專殺諸侯十五邢亡國也諱之曰遷齊桓也衛新國也偪而又遷惡晉文也許頻四遷靡不備書因楚以國楚之善也蔡惟一遷身弒國亡吳之惡也以吳子戰使蔡首惡也國遷十六存亡繼絕古今通義許叔紀季字以善之蔡侯陳侯歸以成之取須句未盡善也歸邾子益以過也善未盡書復取以見前之可善能改過自爲之以而告之以其過復國存祀十七

滅國

夏齊人殲于遂（莊公十七年）

王法殺人者死志乎殺則重以智計殺人則彌重遂人饗齊戍醉而殺之殺之重者也而以齊人自殲爲文義遂之人而以爲無罪也齊之告不得討死者子孫不得讎謂人有刑法焉王者遂遂人而定其居雖然上無天子遂之餘民厲子遺身皆爲遂之社稷宗廟死也以齊人自殲爲文彊遂人之義而立之也何謂彊遂人之義而立之國之存亡猶人之死生也齊人滅遂以遂人爲齊人盡齊人也則遂之名亡矣聖人正以王者之法諸侯擅滅國則誅子齊桓公以功覆過爲之諱滅項其本有功滅譚遂仍誅文不諱雖曰齊之滅之終不可以爲齊之有之地從主人一邑且然公羊子曰若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也夫必有齊人之實乃命以齊人之名苟有遂人之實則不可被以齊人之名必命以遂人之名矣春秋別之曰齊人自遂人言之也其死者實齊人其致之死者實遂人遂人以謀殺齊人至于盡齊之君臣固以爲遂人殺之且以爲既柔服於齊之齊人而謀殺人以盡之正其獄之名告於諸侯君子作春秋以自殲爲文豈曰死者自取乎罪齊侯自殺其民也夫齊人王師也齊桓前有擅滅國之罪後有殲氏之罪齊臣之主其役者有陷君于大惡之罪約其文曰齊人殲于遂而遂人之名立矣名立則義立義立而遂人皆殺人而義者也死者之子孫不得讎也王者誅滅遂之齊人以謝遂人誅殲氏之君若臣以謝齊人不學春秋蒙首惡之名不可解陷死罪之名不可掩故曰禮義之大宗也所以禁於未然之前也義德容德一以貫之矣

夏滅項（僖公十七年）

桓公之事以滅項經乎爲桓公諱滅項則滅項惡矣滅譚遂不諱而諱滅項則桓公善矣凡諱必皆誅絕之罪也以功覆過七者有八議焉凡議也貶也春秋樂道堯舜之道察其所議是緣之道存焉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聖人之志也

殺陳孔奐（昭公八年）

何以不言大夫大夫國體也君死國亡則何大夫之有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正也殺陳孔奐則死之也何以目小人使殺君子不予死也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以孔奐爲有愧乎斯言矣然則何言乎殺陳孔奐滅者亡國之善辭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以孔奐爲辭國忘死者較則愧以孔奐爲忘君事讎者戒則僅見陳之國亡而存者尚有人也先王之善建侯貞于不拔焉已矣

國亡

冬州公如曹（桓公五年）

州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諸侯入爲三公以國繫者內曰宋外曰國一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未如曹也去其國之辭也言如曹以本其意曷爲本其意其意蓋先有所滅者焉

春正月寔來（桓公六年）

適我爲寄公不復其國也寔不如曹而適我故曰寔來魯望國也曹小國也託身焉爾何暇論主人之賤否乎哀之不責也是三公也夫安得名之

失地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桓公七年）

失地之君也天子之三公不名穀伯鄧侯則名辨等也名之見失地也不見取其國之人遠國也能朝乎雖不能亦必曰朝諸夏之君也其曰朝何我有以禮之矣公羊子曰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穀梁子曰牴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州公何以不言朝天子之三公也言來則可言朝則不可以爲化我公羊氏失其傳也夫孰知州公化我乃所以賢於穀伯鄧侯乎試思之何遠之有

入國邑

夏五月莒人入向（隱公二年）

入國大惡也莒伐東偏之國也向我南偏之微國也東州伯之教爲天子奮武衛莒人入向我不克爭遠能適見矣莒行夷俗曷不以國目之春秋之道宏矣夫不以近於我乎向亦卒亡而不書也書取之莒以見之

秋衛師入郕（隱公五年）

入爲寇之重者也稱師重之也書時畧輕月詳之日則彌詳之傷害之淺深具矣受兵者無譏乎郕小國也衛大國也暴小寡之罪大則致寇之罪薄矣郕之爲國宗盟也且我之同州也衛既暴蔑之我必撟繑之是以志諸春秋鴻雁所爲作也小雅非其人必有以易之春秋何獨不然

秋宋人衛人入鄭（隱公十年）

戕敗人者適以自戕而自敗逝時已反乎爾矣不日且不月略未甚也人之賤之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稱人賤之也日入虐甚矣郕微國也六年之中一殘於衛再虐於齊鄭聖人猶幸茂之不與焉鄭無欲於郕以是爲齊志也夫鄭伐戴則先宋伐宋入郕則先齊釋怨嫌民之話焉在目鄭師餘則皆畧而人之必斥鄭伯內且不爲公諱討戰蕩師斯獲罪於天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隱公十一年）

鄭與許偪處於不並立曷言乎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償取郜防之德於鄭者公之志也兵莫慘於志謀其力亨其實者次之其入許之社稷始不血食矣

秦人入鄀（文公五年）

伐滅取邑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隱公四年）

春秋之始曷爲先治取邑聖人爲政內修七教外行三至期月已可三年有成周凡一百一十國以爲州悉明於天子之禁焉魯州伯也莒州屬也有鄰案心入向不忌伐杞取牟婁不忌我可以自治而彊於政治否乎於茲四年鄰國不知有方伯有爲以正天子之封疆而鄰亂暴哉疾始取邑彼介救而不鄰懼且以爲固然從而效之王迹熄矣嘉客數矣其尚知疾哉春秋不志內之取邑於杞諱之也

冬宋人取長葛（隱公六年）

公羊子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何言乎取邑之久宋虐用其民陵暴人之邑踰年而卒遂其欲宋之將是師者服于刑而其君爲大不仁矣鄭不恤守死之臣若民莫之扞而棄之亦不得以無罪且長葛之效死於邑法所宜錄其不得已而服於宋者法所不當罪是以言乎取邑之久也王制備矣

圍國邑

宋人伐鄭圍長葛（隱公五年）

伐國不言圍邑惡均者從一斷之圍長葛則何以書將言取邑先言圍邑也曷爲先言圍邑而後言取邑一役而期歲也曾莫之救恤乎主人安在矣

晉人秦人圍鄭見外辭

戰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桓公十有三年）

孰爲是戰紀先鄭齊先宋先者爲之也不地孰主我也非紀乎兵加于紀而我救之則義也義何以不地以其不地知其伐我也我爲主則紀何以爲是戰齊紀深讎也宋鄭之怨微不挾紀齊不怒我有紀然後成乎戰然則四國何以伐我我蓋鄭而隙宋是役也以宋鄭召兵以齊紀成戰輕用民死爲人而已曰會奪內之爲主而從外也衛何以侯以衛朔爲不子矣大夫惡之國人賤之芄蘭所爲作也其詩曰能不我知是之不知而何知乎以衛朔爲不子矣古之爲師也必誓致民志也上輕用其民而民亦弗能死敗績云者自敗也則誅其民乎唯王者實能誅之而無所用誅王道廢則不可勝誅而誅廢誅而不解變乃起矣戰稱侯稱公稱人敗則皆稱師重師也傷其長國家而輕害所重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成公二年）

何用見其佚獲與以臣敵君又驕臣而抑君乎曰絕齊侯所以誅郤克也郤克逞志于諸侯而不誅則晉其狄矣若猶未之狄也則不可以不奉王法是故與晉爲善者不可以不誅郤克則何以絕齊侯著郤克之罪而後誅之且使齊侯奉王法也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身可辱也君與國爲體不可辱也是故奔而歸者皆絕之執而歸者皆絕之獲而歸者皆絕之不能其家人不能其國人王法之所廢也不廢則謂之僭重不免於罪輕亦無解下不肖不肖不可以治賢上法之所黜也不黜則謂之闇不能治其國而至於戰不能治其軍而致於敗在國曰侯在軍曰將天子命之而守臣之節也不死其節辱王命廢且有罪不廢則謂之縱僭也闇也縱也非所以式序諸侯也春秋謹王法千乘之國不重于王法天子改立齊君而頃公終身不入齊國諸侯之國安而三軍之心壹矣

覆師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隱公十年秋）

是遷怒也實速禍矣戴微國也蔡人胡爲乎於斯爭尋常以盡其民爲人牧者類如是乎人之賤之也曷言乎伐取之覆而盡之也稱鄭伯服上刑者匪他人鄭伯也

用人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僖公十有九年）

邾何以稱人貶用人猶待貶乎不必誅乎必誅也必誅者固人之（據晉人執虞公）鄫子何以不名國亡則名（據蔡世子有）國不亡則不名何以不名告喪者辭也順其辭以詔復讎之義其子若臣不可使鄫一日姑存於天下宋人主是盟則宋人實使之而藏罪於邾宋人因邾人實造殺人之意而後使之且邾非鄫邑豈曰受宋令而殺之哉然則鄫子無惡乎兵敗國亡身奔走咸不得謂之無惡也信乎無惡則隱之而不書曰春秋有不忍書用人所不忍也而書之則將有所大不忍者乎著有夷狄行者必及其身而人道必始于別男女也所不忍者一人所大不忍者天下萬世之人

國遷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僖公三十有一年）

齊桓之救衛衛文之治國所以錄之詩也曹之卒章傷天下之無伯故重耳已不足錄矣況其下乎

復國存祀

許叔入于許（桓公十有五年）

入者何篡辭也其曰許叔非篡辭也復國也復國則何以書入難也何難乎爾無王命與曰可復而復復而後請命以列于諸侯存亡國繼絕世此順之實也陳蔡復歸不待王命春秋無奪辭天下歸仁焉又何奪乎許叔然則何難乎爾曰許不爲許於茲十有五年矣入而後爲許也陳蔡入而後爲許者五廟僅存而社稷已不血食也陳蔡言滅則書歸以爲非楚所能滅也入許不言滅矣則書曰許叔入於許莫宜於許叔是以褒之誅鄭伯之專取于封而告許之臣若子致役于社稷夙興夜處以求復之十五年毋可一日忘之而今日終其志也故難之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昭公十有三年）

侯之則不名名者失地之君也蔡侯陳侯未嘗以侯侯於諸侯於是始侯也則謂之失地之君何曰先王之所侯也其侯無絕非楚之所能滅也雖滅之適以自納于誅其國未嘗不存其子孫未嘗不侯非楚之所能滅則非楚之所能侯也汝以楚爲制陳蔡存亡之命乎君子脩春秋曰楚曷嘗復陳蔡哉陳蔡之人自復也以棄疾言則虔爲君以陳蔡言則虔君父之讎也陳人蔡人不可一日爲楚人此一役也凡楚人無能解于弒君之罪而凡陳人蔡人皆殺人而義者也楚焉得人陳蔡之人而不國其國不君其君哉國未嘗不存子孫未嘗不侯先王之命而實陳蔡之人之義也獲其義矣豈曰爲名（左傳陳蔡欲爲名）二君在楚不謂之失地之君而何國未嘗不存子孫未嘗不侯則歸而後告焉可也歸者順辭也噫棄疾之無信也鄭不反其孽而陳蔡復國君子以自復之辭斷之不信者不得盡其辭矣

皇清經解卷八之七十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七十一　香山黃□□文□□番禺□□校

春秋正辭　學海堂

武進莊侍郎存與著

誅亂辭弟八

毀則爲賊辭必閱實被之空言曷謂天罰晉有良史書法不隱宋不告賊斷獄彌謹卿乃黨賊賊乃據國稱國甚惡何問小大世子非人何殊內外蠛窮諸盜闇醜其刑敢以疾赴諸侯瞑驅騑執政趙盾比也楚虔蔡般名同棄也復見起問書鑿哀世察獄所歸享其利也未相君臣通一例也以亂治亂禁不許也力能討之功必錄也討而縱賊罪有所由邑而奉之并罪諸侯奔而受焉謂之掩賊非賊之徒則不言出及其大夫惟取一節匪以爲賢其死可卹自外曰戕舉國與之並列於會庶人尤之

臣不奔賊其罪殺之聖人作經以治有司秖一國不可以無受
無受朝謂之篡父命尊矣臣子一例君命其臣皆謂之子繼子
知繼君君命在是子自外如在國君以國為體繼體則皆為之
後是故無父命曰篡無君命曰篡不為之後曰篡兄弟爭國曰
篡因賊臣曰篡殺君之子曰篡雖討賊亦曰篡討賊正而大夫
專立之曰篡出奔而復入曰篡皆大故也苟無故焉不類見天
子乃後見之四事則見之宋桓衛僖僅得免焉篡二天子廢之
奔不即罪誅絕三出而歸者絕之於其國而不誅也盜國然後
誅諸侯出入四罪不請命順者不納納者不順善其弗克曰衛
世子蒯而不絕不順之實亦無隱焉納子云論教可不蚤乎不
推恩之禍如此乎鍼如二君未若段甚秦伯有母不犯王禁遂
世子母弟六父者子之天順命孰若此子乎君父也非有誅絕
也不可解之惡成處心積慮倉卒之變同一實也待其終而後
異之殺世子七屢殺君世子是謂國無主墓門作詠初亡以此
殺君世子八大夫國體內曰專殺外曰淫刑辭同事異以事見
之殺大夫九放與近古稱國其亂小稱人其亂大放大夫十鄭
賦清人則不言奔有賢不安曹宋無君齊曰崔氏世卿亂本意
諸侯官死位自泯出不再入亂在出也出而更歸歸有指也逃
軍不出責軍乃出輕重白矣曾不少須出入已速恃晉之力遂
不醉謀奔固可怒何不自悸衛國不適戎首接跡大夫奔十一
不志出者嘉其歸矣曹無赤者則大夫也既出既歸必有自焉
苟非大國莫或致焉國所不容納甚戾焉大夫歸十二初僅在
邑繼乃在國逆以日計久且歲計眾莫如辰易莫如鞅志在求
食書名乃卑會則為諱善由子臧通濫之義術宜有地叛人十
三攻難之士賤之曰盜厚養死士此幾先兆陳遂以亡是謂諸
侯之尊莫之傳者微言罔不識也盜十四

弒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隱公四年春二月

曷為不稱公子絕也程子曰古者公族死刑則無服況弒
君乎故絕之也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見則其絕之何正大法
也春秋撥亂而作弒君之獄始于此斥州吁書賊辭也以國
氏當國也目其君完名之曰首惡以正其本是謂王者治諸
侯之法於異邦則其辭顯于邦賊則其辭隱不忍以首惡歸
之君更謂臣子之義亂臣賊子不待貶絕而罪惡見春秋不
貶絕以見罪惡也苟罪惡不見必有辭以誅之自宋人弒其
君杵臼始矣

宋公陳侯蔡侯衛人伐鄭 四年夏

首惡在衛則其先宋何誅賊黨也誅之則其稱爵何正其名
以惡之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不稱公子因其可誅而誅之翬國賊也而黨賊故曰可誅師
眾稱師此其稱帥師何志專兵也再舉四國再伐也宋乞師
不書蔽罪于翬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公羊子曰稱人者何討賊之辭也當國者賊在外則地於濮
非譏衛人之失賊予陳人之得賊也予之討則不曰執之不
以石碏主之人得討之之辭也必告諸天子乎周有常刑命
之久矣其月何詳之也詳之何也正乎討也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桓公二年

不當國督曷為以國氏春秋之始大夫微也微則奚自以弒
君與夷失君道矣君臣位相絕則不言及春秋以君及大夫
者三尚其從君死也公羊子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正色
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子是先攻孔父之
家孔父前死君不忍稱其名故字之王者之成法封其子以
附庸繫月於王而不關以見之春秋責賢者備孔父仇牧荀
息克以一節應先王之法春秋不責之以備也治政安君他
日論也春秋曷為尚此三人亂不自斯人出斯人一心於所
事前定者終不變孔父荀息也猝然不鶩不顧其身仇牧也
若左氏所傳則孔父危其身以及其君而春秋誣矣獲罪聖
人者傳左邱氏者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大罪則絕其曰公侯伯何義不為公諱而公為志焉則無為
貶諸侯也其不曰及著同惡也春秋誅亂賊明白未有如此
辭者也自州吁伏罪以迄於茲內則桓也外則督也不誅而
享之矣君子於內必志而晦於外則懲惡而已矣督之亂獄
不可同于眾罪之辭著其始以律其後書曰公會齊侯陳侯
鄭伯于稷以成宋亂顯其誅也他皆比類以從事謂之士之
八成在九刑不忘

夏四月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納于大廟 見內辭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莊公八年

諸兒戕魯侯抗王命鳥獸之行惡加于萬民罪乃應誅絕焉
其目無知以弒何無知居臣子之節可以義去不可以利處
況敢以利奪乎是賊而已矣不稱公孫絕也

春齊人殺無知 莊公九年

孰殺之雍廩殺之雍廩以報其虐其以討賊之辭予之何不
逆詐廢正法也不地在內也不月略之也略之何也以為未
足乎討也未足乎討而亟予之人得討之之義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此書弒矣義不為隱曰葬惡內也賊討可以葬國讎則我不
可以會葬其日謹之也此書弒矣而何隱之有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莊公十有二年

不稱族絕也及仇牧何以書公羊子曰仇牧可謂不畏彊禦
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賊不復見萬何以書出奔惡受賊也宋卒討之不書蔽罪于
陳也然則何以不書楚以不書討故不書楚略輕以明重也
以宋之臣子功不足乎揚而亦不逮乎絕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僖公九年

不月不正也公羊子曰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弒未踰年
之君也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世
子申生而立之也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僖公十年

國人不子則國人亦不君也其稱君何里克之君也里克中
立以成其謀及荀息何以書公羊子曰荀息可謂不食其言
矣不日不正也息輔不正信非所信則其稱及何荀息可謂
不食其言矣克始不去族大夫強也弒君而眾安之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夏

公羊子曰里克弒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
大夫也殺之矣其曰惠公之大夫何奚齊卓子之獄也夷吾

有利心焉安受其實而詭其名是與于亂賊之甚者也目其
大夫歸獄于夷吾也奚齊卓子以孽代宗夷吾以王命立乎
其位則歸獄焉何也已忘其君父以千乘爲利因賊臣而立
乎[illegible]王命是亦篡也篡有所見則不書入以全王命也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僖公十有一年

丕鄭父名也里克之黨也稱其大夫何惠公之大夫也賊討何
以不書葬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故不書葬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文公元年

楚無大夫言世子何盡其親也不言其父言其君盡其尊也
盡其尊親之辭以誅亂賊也楚卒未志其志頵何世子弑君
不可以楚不志也其日何盡其辭也 本何休及陳氏後傳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文公十有四年秋九月

穀梁子曰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
之弑也其以重言之何也弑而代之也稱公子公子彊也不
日未成君也未成君而曷其君故不日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文公十有五年

諸侯何以不序貶曷爲貶欲討齊而不能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文公十有六年

稱人以弑舉眾之辭則罪曷在曰在嗣君在正卿罪有在則
曷不書其主不以賊告也不以賊告非稱人則不知其罪之
在也曷爲不書及蕩意諸徒死也其以爲徒死何也受賊言
矣荀息何以書及弑一君復立一君權盡力竭而後斃非束
手者也是以及荀息也夫亦非賢之也大國何以不日君知
禍而不克避也

諸侯會于扈 文公十有七年

諸侯何以不序貶曷爲貶不能討賊也黨賊則序不能討則
不序序以爲誅不序以爲貶伐宋者大夫也則曷爲貶諸侯
不以權與大夫也貶諸侯而罪具矣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文公十有八年

賊不復見稱其君商人何罪齊人而惡諸侯也弑不稱盜罪
商人也其日商人之罪則見矣不嫌也

莒弑其君庶其 文公十有八年

稱國以弑何微國也此世子弑君也曷不稱世子非世子也
曷不盡其尊親之辭庶子不得體君也不書賊則罪曷在曰
此大變也不得盡其尊親之辭則不盡其辭微之也狄之也
目莒僕而不稱其父則是國人僕也稱國以弑則可國人僕
則不可故微之也狄之也必求其罪之在有司之法也春秋
禮義之大宗也治有司者也法可窮春秋之道則不窮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宣公二年

傳曰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
討賊也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其君盾曰不然史狐曰子爲正
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君子
修春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故書曰晉趙盾弑其
君夷皋不討賊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見孝子
之至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宣公四年

謀弑君者公子宋也以歸生爲首惡何也宋有無君之心於
歸生乎謀先將而誅焉歸生之賊也不誅而聽焉則賊由歸
生而已矣 本胡氏陳氏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宣公六年

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免盾之罪辭與曰非也不復見辭與
親弑者同討賊之義隱矣非晉大夫侵伐未有書名者書衛
孫免何見晉趙盾則不得人衛孫免也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宣公十年五月

徵舒不彊也曷爲不去族著其族也或曰是亦其君有罪焉
曰何必陳靈公凡弑君皆然許世子止不嘗藥累及許君舉
大惡之人而加之其君之上惡之也曰春秋誅亂賊亦非其
君父乎曰康誥曰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
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國司寇所詰也春秋天子之
事也罪其君父所以正本也故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
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
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徵舒絕矣靈公不得爲無罪也著其
族著靈公所由弑也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宣公十有一年

外會不書晉侯會狄何以書病晉也其病晉何也病不討賊
也病晉則曷稱晉侯何稱晉侯以會狄所以病晉侯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中國有亂獄天子不能誅
諸侯不能正而楚人能之故予之也此入而殺也則先書殺
陳夏徵舒何不以入陳累討賊也其月何以是爲討之正也

春葬陳靈公 宣公十有二年

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此不月何僅可以葬也討此賊者
非臣子也則不能之甚也公羊子曰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
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成公十有八年正月

稱國以弑則罪曷在曰在正卿罪有在則曷不書其主不以
賊赴也曷不稱人而稱國不舉眾也以異于杵臼也其日何
詳之也周不書入義不繫乎入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襄公七年冬十有二月

鄵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
隱爾弑也孰弑之公子騑弑之曷爲不言弑以疾赴也以疾
赴則曷爲遂言之爲中國諱也舉大惡之人而加之其君之
上惡之也宋公佐卒于曲棘不著其事此未見諸侯其曰如
會何致其志也隱之也取卒之名而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
會卒也以如會卒則曷爲爲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
之君也以疾赴何從史也非諱也其曰諱何也辭繁而不殺
非徒從者也著其事而後卒之故曰爲中國諱也諱則如賊
不可知何曰不諱則如所不能知何始之書賊也去其族安
其族而後有不去其族不去其族而後有稱人有稱人而後
有稱國稱國而後有書卒因其赴而爲之諱也而後有不
承其赴而爲之諱者稱世子盡其尊親之辭也書閽書盜賤
乎賤者也有司之法不失賊而已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治有
司者也然則有司安所詰與安受其實則在嗣君志不討賊
則在正卿主其名受其賊則在主者史不書賊則并在史官
如是而已矣史有司也春秋治有司者也以史法議春秋是
以臣之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而禁其辟也

夏葬鄭僖公 襄公八年

其不月不能乎葬也公羊子曰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
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于夷儀襄公二十五年

此諸侯伐齊也不書不予伐也曷爲不予伐齊崔杼弑君諸侯伐齊是討賊也修怨而伐君弑而舍書伐則疑于討賊故不予伐也諸侯盟于蠆不序不能乎討也此何以序非不討而已則何以無貶大夫惟爾人則貶諸侯大夫貶而後稱人則不可以人諸侯也正名而已矣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與盟曷爲不見齊不使齊得同乎此盟也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襄公二十有六年

公子瑕不成君此成剽之君何重甯喜之弑也剽不正其日何也剽以辛卯弑衎以甲午復其日見以弑復也衎復正則其以重言之何剽爲宗廟社稷主殖也喜也北面而臣事之臣剽而又所奉衎以弑剽之爲君書曰弑其君言罪之在喜也

晉人執衛甯喜

執大夫有罪則不書其執執者不宜執也此有罪何以不宜執不宜其罪執之也不以罪甯喜晉人乃不免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襄公二十有七年夏

此復正也曷爲以弑君之獄歸焉喜爲衎而弑也衎剽之君也剽非衎之君則歸獄焉何也以王法絕之也衎由林父出出十二年而衛民莫之思諸侯莫之納由不仁也卒以入者弑君也君子以是爲匹夫尚不以弑君之罪罪喜者歸獄于衎也然則剽無惡與曰舉人惡之人而加之其君之上惡之也叛林父人趙武向戌而剽之獄具矣

冬齊慶封來奔襄公二十有八年

此受賊也目言之何微內惡也受人之賊則以微言之何處封之爲齊大夫也久矣可以言來聘則可以言來奔景公之大夫也而不以其罪逐之也

閽弑吳子餘祭襄公二十有九年夏五月

不日略之也公羊子曰閽門者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于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殺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襄公三十年

不日何也不盡其辭也既盡其尊親之辭矣不日何也夷狄則盡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以同而異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公羊子曰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胡氏以爲偏刺天下之諸侯也天下諸侯至是而無以討賊措其心者矣不書葬無臣子也無臣子而書葬天下諸侯皆無臣子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會未有言其所爲者其言宋災故何言故非其故也宋共姬葬蔡景公亦葬宋災則爲之變世子弑君則無變至是而天下諸侯無以討賊措其心者言故非其故也惡之也大夫不名貶曷爲貶大夫權在大夫也以天下諸侯爲皆無臣子也內大夫不書大惡諱也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襄公三十有一年

此庶子弑其君也則舉衆言之何不得盡其尊親之辭則展輿如國人也君子以爲不可其曰人可見展輿之有徒衆也

秋莒展輿出奔吳昭公元年

此踰年矣不稱莒子賊也何用見其賊也不奔去疾而奔展輿薇罪于吳也知其賊則何以不書賊庶子也不得盡其尊親之辭甯不盡其辭也莒僕不言來奔未成乎受賊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此楚人弑其君也何以書卒爲中國諱也楚圍弑君則曷爲爲中國諱圍反中國會則弑其君立乎位則舉中國往會之我又朝焉弑君之賊未有如虔者也會天下大故公行國之大事不可以莫之志也虔主中國會不可以莫之諱也諱麇之弑存中國也然則何用見其弑也慶封也般也虔也春秋辭一也見虔之爲賊也辭從主人則麇不成子也卒何以書成麇之子書麇之卒見以故卒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君弑雖不書弑非與乎故則不書其奔此何以書已不棄君之存亡有間位之心焉无所容而出罪之也辭不殆于賊乎賊不以爲類君子曰類也

執齊慶封殺之昭公四年

殺有罪則不言執此言執殺之何不予討也諸侯在是而辭主乎楚子何也雖諸侯不予討也役乎賊也殺齊慶封何以書慶封之賊而書不與楚虔而賊齊慶封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昭公十有一年

般名虔何以名般之賊已著虔之賊未著一施之然後著非以其誘中國與曰非也雖不以誘不利其國虔固不得討也般之名棄之也虔亦名棄之也杞用夷禮則夷之旨般也而中國之與春秋之討賊也正名而已矣我無加損焉名寄於不可正加一辭焉而弑君之賊無所容於天下萬世故曰法可窮春秋之義則不窮故曰何謹之也其地何謹之也以別於討賊之辭也

秋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公羊子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不立則其曰世子何般可絕蔡不可絕嫌絕蔡故不去世子世子者與祖爲體然則得有蔡乎曰卒有蔡者其子也存蔡故曰世子般絕則子不得而有蔡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昭公十有三年

穀梁子曰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弑不言歸言歸比不弑也此見以比之歸弑也此因入亂而爲之主故加弑焉乎乾谿令行於乾谿矣虔立則比出比反則虔弑比未始以位爭虔也其以君比何比有利心焉出則不闘王虔之罪也反則有間乎虔之位也因亂臣以自立是亦虔之亂臣也不日略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不稱人以殺不予討也比何以稱公子不成爲君也不去公子罪棄疾也曷不并削之著以公子爭也非免比之罪與曰比立乎位矣非虛加之也又何以免焉

冬十月葬蔡靈公

般也生死無所容于天地則何以書葬曰葬生者事也般也蔡廬不可以有蔡也有蔡則孫不可以不葬其祖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不吝于廬不詢于衆廬于是有蔡子是葬靈公絕靈公者不得不絕廬猶棄公之葬哂廬之不得有蔡也然

則成之爲蔡侯而曰歸何也中國不能存蔡蔡復存舍廬則莫主蔡是蔡絕也蔡不可絕故過而予之也春秋有過辭乎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春秋之過虞帝之過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昭公十有九年

其日何盡其辭也中國不盡其辭則何以日止不弒也以異於蔡般也止出奔不書不使同於親弒者也

冬葬許悼公

公羊子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爲不成于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弒焉譏子道之不盡也然則爲止宜奈何左氏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然則何以書葬免止之罪辭與曰非也不書葬辭與直弒者同嘗藥之義隱矣止不嘗藥果及許君非虛加之也則何以免矣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昭公二十有七年

其日吳尖也不日以異於晉也

薛弒其君比 定公十有三年冬

其曰薛微國也薛無大夫也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哀公四年

何以稱盜非大夫也刑非有徒衆也卒起而蔡侯弒焉不終日而討之公孫也則盜而已矣以至賤而加之蔡侯蔡侯不戒也討之不書賤盜也其日何異蔡于吳異君于臣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君弒非與乎故則不書其奔辰書奔與乎故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此討賊也何以稱大夫不予討也曷爲不予不均也辰也出而姓也霍也死故曰不均不言及不以姓及霍也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何以書葬刑雖不均罪有所歸矣不使蔡爲無臣子也

齊陳乞弒其君荼 哀公六年

此陽生殺之曷爲加弒于陳乞荼陳乞之君也陽生正荼不正陳乞以景之亂命而君之卒召陽生荼其不死乎殺荼者乞也陽生受其位而獄不歸焉何也曰陳乞欲亂齊而有之陽生寄也藏罪于陳乞而亂臣之情得矣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哀公十年

此齊人弒君也何以書卒爲內諱惡也曷不諱伐而諱弒齊因伐而弒也以蠻夷伐鄰國鄰之君以弒聞師不變賊不獲徐卒事乃反是戕之也諱弒內大惡諱也喪終事之大也隱衞侯速善晉士匄伐人之喪惡之大也內大惡諱不諱而又著之諱有大于伐人之喪者也見陽生之以伐弒也然則如齊人何曰罪有所歸固無諱也罪無所歸治魯人乃所以治齊人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書侵何以伐喪徵之也此非恆喪也曷爲如恆辭然鞅叛人也不足乎責也則侵齊已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何以書卒伐事也譏師之不變也徵外曰侵甚內曰伐而陽生之弒見矣

葬齊悼公

不日慢葬也何以書著人之在殯而侵伐不變也著者著則諱者白矣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宣公十有八年

自外曰戕不稱君自外也不稱盜大夫也何以書罪邾人也于鄫以鄫爲無臣子也鄫未有書卒者人戕其君不可以鄫不志也

篡

冬十有二月衞人立晉 隱公四年

納入立皆篡也公羊子之義允哉允哉討賊莫善於衞人晉之爲篡也有二義焉桓公有子不當廢且不請於天子而人自立之也董子曰春秋於其嫌得者見不得莫疑於晉之立矣晉且不得春秋諸侯其能解免於篡者希矣雖然安甯無事亦畧之而已故曰不勝譏則譏其重者未明者著之已明者去之人事雖博所不存也

蔡人殺陳佗 桓公六年秋八月

陳佗者何陳君也何以知其爲陳君也春秋兩下相殺不書雖異國猶不書也以其書之知其爲陳君也然則曷爲不言戕陳侯賊也其賊奈何殺世子免而代之也蔡人於是殺佗以立躍其稱蔡人何討賊之辭也佗之賊何以不見于殺乎見之也曷爲于殺乎見之免之殺不書也何以不書公子之重視大夫世子之重視君免之爲世子則未知其誓于天子與未誓于天子與以其不書知其未誓也然則佗何以見賊于春秋免宜爲君者也未誓則何以宜爲君適庶長幼命于天也君臣上下命於王也陳侯鮑不早成其子國本危王命慢天倫廢國亂而再赴以二日卒之見鮑之不能正其終也佗賊也鮑失君父之道矣于免無譏焉不書隱之也躍爲志乎得國篡何以不書佗重而躍減也于不葬見之矣佗賊而躍忽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 桓公十有一年

納立入皆篡也曷不言突之入于其出奔也名之見其篡矣何以不書入挈乎祭仲也罪祭仲也則何以不言祭仲立之非仲所欲立也罪宋人也則何以不言納突不求立仲不聽宋宋人焉能納之哉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斷三罪之鈞也字其臣名其君乎祭仲天子之命大夫也突不繫鄭不成爲君之辭也突歸而後仲君之突弱而仲強見矣宋稱人執大夫之恆辭也不待貶絕而惡見矣

鄭忽出奔衞

春秋撥亂君出皆不曰出君必大惡而後以其人加之天子治諸侯之義也鄭忽當國也不稱爵既葬稱子也而不稱子左邱氏曰公侯曰子公羊子曰春秋伯子男一也忽以出奔而後絕非既絕而後奔故曰辭無所貶天子治諸侯械奔走不得保其社[illegible]而不降之在畎畝乎不待貶矣

誅絕

十有一月衞侯朔出奔齊 桓公十有六年

天子黜朔立黔牟此諸侯同姓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之正也告諸天子天子易之孟子論燕可伐矣曾謂大夫而可以專廢置其君乎何言乎出奔齊罪齊人也

君出入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桓公十有五年

稱鄭伯君也稱名篡也曰出奔蔡不書其出之者大夫惡得

而出其君乎諸侯之策非名也春秋以天子黜諸侯之法書之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何言乎鄭世子忽不成爲君之辭也本之曰世子宜爲君者也忽在王所接諸侯舊矣其如不能乎爲君何哉復歸之爲言絕也侯亦當絕又況世子諸侯奔走不保社稷王者違天道而建諸則不克以多方簡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再稱名絕也曰復歸其論輕曰入其論重櫟邑也曷爲與入國同辭國人之從鄭伯突者與忽分左右焉東方諸侯惟知鄭有突不知鄭有忽忽不成乎爲君突成乎爲篡不待入于鄭而後加之矣則可以斷突之罪當誅矣已明者去之

納子

夏公伐齊納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莊公九年

先名之見納之爲篡辭也後繫以子見糾之宜立也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伐齊僖公十有八年

此納子昭于齊曷爲不言納言納者不成乎立也成乎立矣則不言納不言納則不爲篡與曰篡也桓不書其子而以私屬之宋之君宋不請于王而以方正之齊之眾眾立之國篡也眾弗立而假他國之君以立獨非篡乎篡則曷爲不言昭之入譬昭而責宋也宋自謂己可以成昭之爲君矣齊主乎爲是戰而使宋主之四國伐而宋以偏戰見宋襄之恃其力而力固不足以爲人之正也有敵之者矣曰昭之爲篡不以無虧長且有君命焉爾乎曰爲人子利其父之死以有位則不可以爲子矣矧乃死父不收而稱兵以爭國者乎無虧非子也何長之有且君之有命必與國政圖之告之宗廟社稷使一國之人曰知之然後成之爲君命未聞奄尹庖隸之人介宮闈階闥之側而可以稱君之命者雖君實親命之臣民之義不敢受以爲君命非其地故也非其人故也則無虧之命焉在矣無虧矯君父之命委其死于牖戶而忍若不知則惡逆矣曷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曰賤之而不書其殺也刑餘之人無所比數親爲君之子與之比而求立焉則賤乎賤者也無虧當誅則子昭宜立故畧不見昭之篡也嗚呼宋襄公以力正諸侯不奉天子命而陷入於篡則齊之人義可以不受教之者不可以不書雖狄猶且書之見王命之義尊也

逐世子母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定公十有四年秋

春秋幾終而後一志者世子出奔也子無去父之義凡民愚不肖盡知之聖人皆削之矣衛世子蒯聵出奔宋何以書父子之變極矣又加之以輒不可以莫之志也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忍不即罪而去之以司寇之辟辟之誅不孝則已矣蒯聵誠已誅焉用志其出不惟不誅國人且立其子焉可以不志其出志其出聖人之誅蒯聵也且正輒之不宜立也輒不宜立而衛竟立輒則蒯聵之不誅竟不可誅輒誠安其臣民以事宗廟社稷而得君祖母之心則蒯聵焉無罪矣立輒之惡在大夫全父之孝在輒天下稱順焉子臧豎讓千乘之國而釋負芻當主之罪輒也有千乘之國而自蒯聵出奔之無罪賢於公子喜時矣而輒非人也立不爲父獨以爲己其心以爲父自得罪己自得國也子無拒父之事凡民愚不肖盡知之文而不懟曰以王父命辭父命也賢智尙猶惑之苟非聖人不能諭其子以道則輒之當誅亟焉輒誠已誅又焉用志圖蒯不惟不誅且曰不以親親害尊尊焉可以不志志圖蒯聖人之誅輒也且正蒯聵之不釋罪也王法盡矣然而曰非聖人不能諭其子以道將謂聖人則能喻其子以道乎書曰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而又可諭乎母問其不喻也喻又可赦乎曰衛之君毋存赦蒯聵則赦矣且既立輒則既赦蒯聵矣易曰有子考无咎子之善可以從考之不善輒能子矣蒯聵何俟乎赦不幸受惑者眾以利害爲輒邪說又作卒于終不可諭而吾夫子始去衛矣反轍作春秋具其獄以告萬世不得已也嗚呼自古大惡之成莫不稱有可不成之幾而禮義必先刑辟必後于此乎決之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隱公元年

克乎殺乎殺也殺世子母弟目君稱鄭伯見克之爲殺之也非奔乎奔亦卒歸于死殺之不在手刃之在其君之意而已矣然則何以不曰殺而曰克段非束手者也戰矣戰故曰克克故不曰戰段卒死何以不曰殺之于鄢不死于鄢不死于鄢則曷曰殺之于鄢以傷而死也以傷死則曷不殊其輕重君殺大夫之辭也殺世子母弟則何以必目君傷其天性也何異自殺其身矣一體之戚何至不可並生于天地豈必在忍人一端失所以教否不復通逝不復還斷不復續是故遭人倫之變者必以舜爲法于天下後世而周公且曰有過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稱鄭伯以君道責之其家不可教則民不法之王者復何賴于有諸侯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鄭俗流失自鄭伯始矣

殺君世子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莊公二十有二年春

公子不爲大夫則不書公子御寇何以書世子也何以不言世子不誓于天子也不誓于天子則公子而已矣殺世子母弟目君此其稱人以殺何非其君殺之以大夫專殺之也君殺之則必曰世子大夫殺之則曰公子何言乎兩下相殺言其殺君世子而安之也殺君世子者陳爲亟故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昭公八年

招何以稱弟招不爲陳侯之弟則不能以殺偃師陳侯以母弟私之授廢立之意焉招藉君弟之寵然後殺君嗣之重愛弟而親之是也而私之而賊之陳侯失君兄之道矣溺之卒如恆辭正乎其弱植而爲寄生之君不可如何矣世子身之試也人微得殺之其因是以卒乎其不因是以卒乎國人孰爲正明目而辨之哉告其終之君正乃其終之莫知爲不正云爾溺且不免首惡之名然而如恆辭然罪不獨在其君父也是獄也兩下相殺乎曰非也正體而傳宗廟社稷之重世子也體曰母弟官子咸有臣志世子之義卑伏于一人盡一國之人莫不致卑伏焉招不得以兄事陳侯則不得以兄之子待偃師謂之兩下相殺焉乎可繫世子于陳則尊君父不稱殺辟成身之辭也稱世子而加之辭曰殺以偃師不能乎爲世子矣爲世子十今幾年而竟以見殺乎目陳侯罪陳侯之危其子以危宗廟社稷而亦恨偃師之危其身以危君父也君子以此正爲人君父爲人臣子者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何言乎大夫相殺陳無君也何言乎殺其大夫不予討也曷爲不予討招爲罪于過而殺之也然則何言爾言其自是而國滅也

殺大夫

鄭殺其大夫申侯僖公七年

申侯者何鄭之大夫也申者何國也侯者何氏也曷爲以申氏繫之申也曷爲繫之申考行者本諸鄉里鄭曷爲以爲鄉齊桓以邑命之也伯可以命諸侯之大夫與曰請之天子則可不請之天子則不可申侯以名氏見以齊桓爲請之矣齊請而後命之鄭不請而專殺之以說于齊殺人以說于人以申侯爲無罪矣是以文公不書葬

陳殺其大夫洩冶宣公九年

此大夫相殺也曷爲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行其君之意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身爲不義不足錄也以其君之意行不義爲君造其意以行不義不可不錄也以大夫之意歸之君見以大夫殺之不若以其君之殺之爲重矣曷爲重之爲洩冶重之也然則孰殺之公孫甯儀行父殺之于春秋何見見之於其納也納者內弗受也以陳之人爲不可受也與乎弑則言奔以見賊不與乎弑則不言奔以說無罪公孫甯儀行父不言奔則無罪其言納何奔之云者不可容于天下納之云者不可容于陳之四封之內也雖然周官之法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不欲使人知之嗚呼不謹于禮若陳靈公之君臣其罪狀固不可見于策矣且如以此罪罪則不比人數賤乎賤者也亦不足錄矣然則以何罪罪公孫甯儀行父以殺洩冶之罪罪之也其殺洩冶則衆著于市朝之地而非不可知非不可言春秋之防亂以微不以顯春秋之討罪以見不以隱且殺人不忌爲賊固皐陶所以必誅而不赦也弑君之獄斷殺大夫之獄不可以莫之斷全楚之討以正弑平國之誅不許楚之納以正殺洩冶之辟公孫甯儀行父之罪萬世卒不可得而除者以殺洩冶故也非聖人莫能脩之矣

衛殺其大夫孔達宣公十四年

此晉人殺衛大夫也曷爲稱國以殺如恆辭然不予殺也盟主不可以命諸侯之大夫則不可以殺諸侯之大夫有天子存也然則何以見其非衛人殺之君殺大夫不言其所爲譏在專殺爾專殺者不出于其君則不可以不言其所爲言衛人救陳爾此矣見孔達所爲殺也言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前此矣見孔達之爲晉人殺也殺無罪以說于人罪在衛使人殺無罪以說于人則罪在晉人而曰衛殺其大夫者以爲非晉之所得殺也救陳稱人而不名以孔達之不專于救陳也有君命矣達受其罪爾知其非衛人殺之也是以穆公不去葬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昭公二年

公孫黑鄭之亂人也誅之則亂止子產于是乎能定鄭矣曷爲以累上之辭言之能以定其國爲悅不能以弛其親爲己悲也弛其親君子所大不忍也雖措刑于天下終身以爲己之過不曰已不與古聖人同其時也子產之辭毋乃已忍乎幸能誅之以正國之刑書不復存吾親親之恩也雖然司寇將至而不致之司寇何謂無親親之恩法必自司寇出致刑于甸人誠有赦之之心焉隱之也尸之加木焉則是以兄弟爲國人也不議自司寇則無法身質其辭則傷恩惜其有救世之才而愧於王者之道也公孫黑非大夫成之爲其大夫何君與國政知之而不禁且不更其書則大夫之矣以殺大夫累其上則不以大夫之累其上子晳之惡成矣非以矯君位而後成也終將誅之姑弗禁之欲已亂于國者察之哉

宋人殺其大夫文公七年

大夫相殺稱人何言乎大夫相殺言將自是弑君也何以不名衆也且非其罪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文公八年

大夫相殺稱人何言乎大夫相殺言將自是弑君也殺大夫未有稱其官者此其稱司馬何司馬主兵君之威也而人得殺之則劫弑之形成矣國刑不可以擅予貴臣國兵不可以聽于不肖言殺其大夫司馬言將自是弑其君也然則何以不名非其罪也其以官稱非鮑之黨也因著宋之得稱官也宋王者之後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文公九年

大夫相殺稱人何言乎大夫相殺言將自是弑君也殺大夫曷爲或言及或不言及君殺大夫不言及不殊其尊卑之辭也大夫相殺然後言及殊其尊卑之辭也盜殺不殊大夫尊矣君殺不殊大夫卑矣同位然後差而次之見其兩下相殺云爾此皆繫時不繫月曷爲再稱晉人以殺見其以次殺之也以次殺之者非亂也法也以法殺之則其曰大夫相殺何諸侯不得專殺請于天子大夫不得專殺聽于諸侯非弑逆大惡雖執政無敢自致辟焉非所辟而辟之故曰大夫相殺也君者以刑德制其臣者也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于其臣矣是晉人也何言乎晉人何再言乎晉人言將自是弑其君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僖公三十年

衛侯之命未得行乎國也則稱國以殺其大夫何正元咺爲成公之大夫也天子可以絕鄭于衛元咺不可以絕成不爲君言其大夫正之爲其大夫也則曷不以討罪之辭言之正當誅非成公所得誅乎其所以誅者非所以誅也見殺之而後歸云爾及公子瑕卑者也殺之而後歸非卑者也當國矣不以當國之辭言之何鄭絕則瑕宜爲君者也宗廟社稷君其守也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天子絕鄭而不命衛有君矣天子失正矣而衛人安之不請命衛無臣矣位不可以無命立君不可以無衆固瑕見己之宜立而卽之而不以當國之辭言之者見瑕之宜立也宜立而假一大夫以立則以爲未當立也未當立則卑且無罪而不諱其死何春秋爲賢者諱賢非無罪之謂也瑕非賢而諱之瑕宜爲君以元咺及之何成其分而著其故也咺不臣於鄭宜不臣于瑕成公殺叔武而元咺殺瑕是以君子微其分而著其故人徒知千乘之爲利則宜爲君者危國無君而宜爲君者益危讓且不危況其卽之乎子臧宜爲君而能讓季札不宜爲君而能讓其讓皆無迹焉自隱約以成讓不近名以成讓是以身安而人敬尊之至德之亥也叔武宜爲君能讓而殺公子瑕宜爲君不能讓而亦殺夫見人之宜爲君而勸其卽之見人之宜爲君而譏其不卽之吾以爲未嘗學春秋矣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襄公二十有三年

稱國以殺君殺大夫之辭也君殺大夫不言及殺大夫言及非君殺大夫之辭也然則孰殺之國人殺之曷爲不言國人殺之君命也此其爲君命奈何陳侯在楚慶虎慶寅以陳叛距君之歸國人殺二子而歸君春秋之義用貴治賤君命行于臣臣承命而致之民曰君命也君命不行于其臣行于其民民承命而行誅于其臣曰君命也君命不行於其臣其民不聽其臣而誅之以承其君亦曰君命也見君命之無不通也不言叛言叛則其民與有罪焉爾不稱人以殺稱人以殺則國無君之辭云爾不以逆命之臣污無罪之民則德昭以順命之民治有罪之臣則威震王道之大者也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君實有臣而命不行焉則非獨其臣之罪也亦其君所以全其爲君焉爾

楚殺其大夫得臣 僖公二十有八年

楚無大夫何言乎殺其大夫得臣得臣志乎爲戰也中國與夷狄不言戰苟言戰皆中國主之則志乎戰者不見矣晉侯退舍楚子命無從晉師果于爲城濮之戰者得臣也戰稱人殺稱名見楚入之爲得臣也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則其曰殺何不予死也楚之人猾夏之人也抗中國而戰則殺之爲果中國戰而克則俘之以爲功所以昭戎經也惟弃者不誅其俘者盡致王罰焉而得臣者其戎首也聽其死者楚爾予王法則當殺王法行于中國不行于楚春秋稱中國大夫以禁專殺稱楚殺大夫以説王誅辯同而事異則以事見之春秋之法也何不以氏楚無大夫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成公十有六年

何言乎楚殺其大夫殺無罪也公子側之爲無罪奈何君實不信而棄其好君實不武而敗其師君人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立于無過之地不聞其有過而委之於臣也良臣不諉過于下而況君乎大夫非無罪也罪不及死而殺之則以爲無罪也然而公子側死之其曰殺何公子嬰齊爲之也君執狐疑之心臣覆讒賊之口則以爲其君殺之也楚殺其大夫曷爲皆以殺無罪書王者以三典刑邦國侯甸男邦采衛獄無敢專殺行人達之以聽于司寇期而斷大獄則歸于京師蠻夷鎭番叙諭者聽之不欲弗强然而殺兄不辜幼孤爲奴係累而殺逆衆者傳命有淫刑之禁焉犯禁則有以治之所以奉天也楚蠻夷也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天子微中國不式命北則狄南則吳西則秦皆以狄道治其臣民其爲淫刑也多矣春秋未有言其殺大夫者而專言乎楚正楚之殺大夫則皆正矣以夷狄之刑治中國則中國亂矣以中國之刑治夷狄則夷狄畔矣春秋不譏楚專殺者不以中國責楚也不志專殺而志淫刑以夷狄治楚也側何以氏公子楚有大夫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襄公二年

何言乎楚殺其大夫殺無罪也公子申非無罪也罪不及死而殺之則以爲無罪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襄公五年

何言乎楚殺其大夫殺無罪也壬夫非無罪也罪不及死而殺之則以爲無罪也七年之中殺三大夫以求諸侯者惟楚子審爾貴賊若此疏且賤者無所容而民無所措手足矣噫此楚之所以敗于吳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襄公二十有二年

何言乎楚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殺一大夫亦志之乎追舒之罪薄矣不及死而殺之彼以爲故而已矣志之以詔人君之自作故者

楚殺其大夫屈申 昭公五年

此楚子虔殺其大夫也則何言乎其殺無罪屈申無罪也以其疑殺之爾

楚殺其大夫成熊 昭公十有二年

此楚子虔殺其大夫何言乎殺無罪成熊無罪也以其疑殺之也刑人者與衆棄之不以一人之信殺之也况以一人之疑殺之乎一人疑則殺之王者之大禁也不可以嗜殺如楚虔而莫之志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昭公二十有七年

此楚子軫殺其大夫也則何言乎其殺無罪見楚子居之殺無罪也爲不言殺乎居之世而言乎軫之世郤宛之殺居殺之也然則曷爲不言殺乎居之世重郤宛也其殺郤宛奈何郤宛楚之良大夫也費無極楚之讒人也楚子居好讒如親受無極言無不行是君生而存楚國衆指無極爲居即世軫即位已奮其詐謀殺郤宛如反手楚國莫不盡爲郤宛之殺無極殺之也假居之餘寵而能以殺則以爲居之殺之也曰噫讒臣既迨易世矣其若探湯時也猶足以賊良臣而失人心焉若此當其世將如何矣然而居也存弃世子焉不志殺世子傅焉不志居也沒而殺郤宛焉則志重郤宛也郤宛之爲大夫也直而和國人悅之郤宛死國人謗誅無極以謝焉而不快楚人之重郤宛也賢于君世子而讒人殺之志讒人之善擇所重而後殺之也然則于楚子軫無譏乎曰譏何譏爾譏有讒而不誅也此未三年也先君甚愛之已殺之可乎曰不終日而去之孝子猶恐不及焉矣其待天彘人之誅夫法也有司之職也不得委乎在喪之子又奚其待不終日而去之孝子猶恐不及焉此楚子軫也讒巧敗其國焉而不誅醜厲危其身焉而又不誅未能乎爲君而又何言乎其殺無罪言爲人君父者不通于春秋之義貽後嗣以讒賊而詔臣子使知遭變之權也

大夫奔

鄭棄其師 閔公二年

春秋不治士庶人雖然戰而北守而降成而潰數民也師潰而歸獨無罪乎曰致其師有罪則蔽罪于棄之者也蔽罪於棄之者則免師之罪辭也是謂王者之法曰汝受王命師惡一大夫而陷數千百人于犯師禁之罪汝罪當之何矣故曰鄭棄其師大惡也然則何以治其師曰鄭之君若臣必委罪于一二人而釋其衆矣春秋撥亂世必原人情赦小過錄鄭詩曰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以爲其潰則衆人所不言而同然也若之何而委罪于一二人乎苟求其罪之首則棄其師者是已春秋之法行天下無寃民而長衆者不敢布其逆令如是則能以衆正胡爲不能治其師

宋司城來奔 文公八年

奔以官稱非貶之禁也

大夫歸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見外傳

叛人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襄公二十六年）

孰叛叛衛侯衎也衎未復則其以叛言之何正君臣之辭也衎爲社稷宗廟主林父北面而臣事之出衎而立剽立剽而辭衎之爲君臣父志也書曰入于戚以叛正君臣之辭也罪林父也

靈川舉人秦培璠尌字

皇清經解卷八之七十一終（靈川秦培璠舊校　番禺陳起榮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七十二　學海堂

春秋正辭　武進莊侍郎存與　著

傳疑辭第九

[illegible]聖[illegible]化必傳疑然乃信傳訓不敢專從辭之謹耳闕不竟削乃日月之明也其闕皆義不義者不明則非闕文傳諸萬世傳疑辭一春秋列十二公之篇皆[illegible]人據已所見識訓之所逮聞魯史從起告聖人從史文不從削之不從則改之損之益之聖人[illegible]不可易也從舊作述有司不敢士義推聖人主之左丘明故曰非聖人誰能脩之從史文二

闕文

杞子伯莒子盟于密（隱公二年）

紀莒國也子爵也伯不知其國必存其爵闕文明矣密在莒魯之間要結好援紀因我而獲盟于莒我有扶危國之志焉故志之速桓莊而紀卒亡聖人之所哀矜也慮內事外雖剸矣益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皇清經解卷八之七十二終（番禺黃熊文舊校　靈川秦培璠舊校　番禺陳起榮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七十三　學海堂

春秋舉例　武進莊侍郎存與　著

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公羊隱七年滕侯卒傳）

何休曰貴賤不嫌者通用號稱也若齊亦稱侯滕亦稱侯微者亦稱人貶亦稱人皆有起文竊謂若王子虎卒王子猛卒亦貴賤不嫌也何休曰若繼體君稱即位繼弒君亦稱即位皆有起文竊謂若秦伯使術來聘吳子使札來聘美也楚子使椒來聘惡也人皆知之故使同辭以起問者又若子般弒亦稱卒子野毀亦稱卒則以閔公不言即位異之宣公亦言即位昭公亦言即位則子卒不日以異之春秋之文信如四時又若莊公二年王姬歸于齊齊襄也十一年王姬歸于齊齊桓也一無惡一有惡則以單伯逆王姬築王姬之館于外見之又以後之從言歸也而見逆與築館之爲起文詳略互相明以使不嫌也又若諸侯篡國亦書入天王入于成周亦書入傳曰不嫌亦其義也又若不能乎朝亦言來不與其朝亦言來則其人不嫌也又若我無君不稱使齊高子來盟是也宋司馬華孫來盟亦不稱使則其主不嫌也又若諸侯卒正書葬篡不明去葬嫌也篡明者書葬不嫌也篡已明而不書葬重于篡也篡不明而書葬因其事也齊景公之篡也以書齊慶封來奔見之宋文公之篡也以書諸侯會于扈見之齊惠公鄭襄公晉悼公皆不見篡徒以不書弒君之葬見知其不討賊矣篡亦見之矣衛宣公受國于討賊之後嫌于非篡則書立以明之晉成公以賊後見亦嫌于應受國則去葬以明之齊惠鄭襄晉悼齊景皆晉成公比也然與不篡者同辭而書葬以起問者明義法也又若殺大夫稱國稱名同辭矣乃如晉殺先縠衛殺孔達其事不同則孔達有起文以異之陳殺洩冶晉殺三郤其事不同則洩冶有起文以異之鄭殺申侯齊殺國佐鄭殺公子黑其事亦不同皆無起文則去葬以明殺無罪書葬以明殺有罪亦異之又若晉殺三郤亦稱國晉殺胥童亦稱國則與君弒同月而先書以大異之又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痤則不書葬以明晉侯之志乎殺以異之

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公羊僖二十二年戰泓傳）

竊謂若救邢城邢再言齊師宋師又若侵曹伐衛再言晉侯又若首止無中事而復舉諸侯

一事而再見者先目而後凡也（公羊僖五年盟首戴傳）

竊謂若葵丘先會後盟新城之役先伐後救溫之會先會後圍許

春秋見者不復見也（公羊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傳）

何休曰作楚宮不書是也竊謂書墮郈不書城郈亦是也立武宮書者嫌于不毀也城費書者季首惡也

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

竊謂凡書外弒君殺君世子叛人之類是也

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公羊[illegible]）

竊謂內弒君殺子諱不見則貶絕以見其與乎故也及凡言貶公皆是

譏其重者而譏焉（公羊莊四年[illegible]傳）

竊謂若諸侯不享覲不可勝譏則書公如齊於上書大夫如京師于下而月如齊以異之又若諸侯不奔喪會葬不可勝譏則書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日以異之書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不以日先後爲叙以大異之

貶必于其重者（公羊僖元年夫人喪歸傳）

竊謂若仲遂卒于垂不言公子叔孫得臣卒而去其日皆終事也無該終其身不氏翬終隱之篇不稱公子以其見于經罕矣意如致而致而後去族其重者不可得貶絕則因事而見之

譏始　疾始（公羊隱二年[illegible]）

竊謂皆[illegible]不勝譏則自[illegible]始（[illegible]）爲夫人不勝譏則自成風始一以宗廟臨之而後貶亦所謂其重者一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也再不稱夫人以大異之

書之重辭之複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

竊謂美者因其行事而加王心焉之謂也若僖公之篇書一時不雨者三又若文公之篇歷時而不雨若是者三昭公之篇公如晉而復者五又若伯姬歸于宋書納幣書來媵書致女異于他女之歸者又若書許遂者四又若莊公之篇三書

皇清經解卷八百七十三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青山黃熊文番禺陳廻榮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七十四　學海堂

春秋要指　武進莊侍郎存與著

春秋以辭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後世以聖心之極觀其辭必以聖人之心存之史不能究游夏不能主是故善說春秋者止諸至聖之法而已矣公羊子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無或執一辭以爲見聖無或放一辭而不至於聖推見至隱慎之爲難達之斯已難得其起問又得其應問則幾無難應而不本其所起見爲附也起而不達其所以應見爲惑也詩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春秋之辭其起人之問有如此也執一者不知問無權者不能應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亦可以求所應問而得之矣

春秋之辭文有不再襲事有不再見明之至也事若可類以類索其別文若可貫以貫異其條聖法已畢則人事雖博所不存也

春秋詳內畧外詳尊畧卑詳重畧輕詳近畧遠詳大畧小詳變畧常詳正畧否

春秋之義不可書則辟之不忍書則隱之不足書則去之不勝書則省之辭有據正則不當書者皆書其可書以見其所不可書辭有詭正而書者皆隱其所大不忍辟其所大不可而後目其所常不忍常不可也辭若可去可省而書者常人之所輕聖人之所重春秋非記事之史不書多於書以所不書知所書以所書知所不書

春秋治亂必表其微所謂禮禁未然之前也凡所書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無空文

春秋書天人外內之事有主書以立教也然後多連而博貫之則王道備矣

春秋博列國之載因魯史以約文於所不審則義不可斷皆削之而不書書則斷之者斷則審之者故曰春秋之信史也存闕文而不益實其所不削也不審其事則去之不審其文則存之傳之萬世而不可亂也

春秋之辭禮不備則雖有事焉而不書

春秋辭異則指異事異而辭同則以事見之事不見則文以起之嫌者使異不嫌使同

春秋歷數十年之事以一辭約之有歲記一事則不以他事雜之有歷歲記一事則不以小事亂之

春秋錄本錄末有兼存之義有半見之文

春秋記事以義爲從則不以日先後敘

春秋之辭斷十二公之策而列之則十二公之行狀莫不著也辭有屬於一公之策書者有屬於一年之策書者有曠而不志者有曠而一志者不可不察也春秋志天事必以尊嚴之辭承之志災異皆以前後事求之異不在大於事有明徵乃志之徵之不明則不存也人莫之省則不見也患其褻之也志分土近者詳遠者畧見經世之志然九州之域四裔之防具矣梁山沙麓皆河之記也河宗岱宗以三望著之星表北斗次表大辰其他則凡之矣

春秋志天子之大夫上下列其等威疏卑其分父子之恩長幼之序靡不畢見以三公兼官惟志冢宰爾諸侯之臣雖內大夫不稱其官官之志惟宋爾

春秋志會盟有重章以見義有一書以斷義志會在列者不悉書志兵同役者不悉書以常所書知所偶書以偶所書知常所不書志聘有褒有譏有喜有戚有惡有抑有係乎其君有係乎其臣皆以前後事起之小國未有志聘者小國大夫常不書故也大國未有志朝者雖然嘗書晉侯來獻戎捷矣衛侯會葬鄭伯拜盟齊侯來逆其姬皆見於魯魯有禘樂賓祭用之二百四十二年大侯之來接於我者蓋有之矣春秋不書也齊晉楚書公如舍齊晉楚未有書公如者非無往也往不書也內大夫無如秦者如吳者非不往也往不書也舍牟郳大夫無如小國者大夫常不如小國也舍滕大夫無會葬小國之君者大夫嘗不會小國之君葬也以不書推所書故曰凡所書者有所表也舍宿男微國未有書卒者若須句若顓臾若任若牟皆宿之倫而無一書者可以知所書之必有指矣須句子來奔見於傳而春秋不書豈不見公哉然則郳子益來奔其有義乎其無義乎

春秋志卒葬聖人以送死爲大事爲人君父言之則所以戒君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爲臣子言之親喪固所自盡也而必盡之於禮然後爲忠孝之至矣

春秋志城邑時不時悉書之矣然而有所不書者焉則非一義一法可以槩凡城之志也凡城之志皆譏也而所譏不同凡盟皆惡之而所惡不同凡兵皆不義而輕重各有主凡奔皆重其禍而邪正各有偶苟一義一法足以斷其凡則無可凡皆削而不書春秋非記事之史也所以約文而示義也是故有單辭有而辭有複辭有衆辭衆辭可凡而不可凡也複辭可要而不可要也兩辭備矣可益而不可益也單辭明矣可殊異而不可殊也故曰游夏不能贊一辭

春秋志亂獄必有辭以誅之未有或但已者也如有一人不正其罪則說不師古而失其傳也

春秋之辭於所尊則致其嚴於所親則致其愛於所哀則致其戚於所痛則致其重於所善則致其喜於所賢則致其美於所危則致其憂於所賤則致其辨於所惡則致其凡於所誅則致其法於所矜則致其疑莫不見乎辭微乎微乎不見其迹索而得之有憤焉有樂焉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其春秋之志乎

陳氏後傳曰稱人者討賊之辭苟能討雖微者予之異邦人書夷狄書皆予之也苟不能討則雖四國之大夫伐宋不書其人苟不討而疑于討則雖十二國之君伐齊不書伐猶謂苟與乎故則晉惠公之殺里克丕鄭父衛獻公之殺甯喜皆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大夫苟身爲人逆則楚子虔之殺齊慶封齊人殺衛侯般殺齊慶封書誘書執因其討賊而文一施之苟不於其國者殺之如齊高長萬公子慶父不書殺因不書殺不足予乎其討賊也苟於其

在位而殺之以自爲如楚公子棄疾則比不去公子而棄疾以當上之辭言之苟成之爲君而又殺焉則且以弒書若齊人殺商人稱弒其君也苟釋首惡而殺其黨如公孫姓公孫霍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大夫惟純乎大義如衛人者得討賊之正矣于濮非譏衛人之失賊也予陳人之得賊也雖于義不純雍廪報其虐而不以爲出于私楚子入陳而不以爲肆其詐節以蔡人之欲立其出甯正躍之爲篡而不奪蔡人之能討也嗚呼若衛人誠討賊之善者也然而立晉則且陷其君以篡焉立之爲言篡辭也所謂于其嫌得者見不得也雖不予討若宋人亦庶乎其善者也書宋萬出奔陳罪陳人之受賊不罪宋人之失賊公子慶父亦然書奔莒罪莒人也不書殺因不書葬疑若加以不討賊之辭而宋桓魯僖皆無篡辭焉此不可不察亦惟二君不篡亦惟二君尙能由己爲先君討賊春秋不以宋魯爲無臣子也子之而辭有詳畧州吁月無知不月州吁地陳佗不地蔡人不若陳人之公齊人不若衛人之正不予而辭有善惡宋公魯侯能繼先君宋則以不書殺子游見其善我則以褒高子盟而著立僖公之美皆善辭也夫立僖公與立晉何異實與者齊桓存亡國之功實不與者大夫專廢置君之罪也若其文則皆不與矣無王命焉爾宋先代之後立而後請之無傷也其與賊同志者皆著其與賊同惡也甯第不予哉虔也棄疾也賊也誅之而後已夷吾也公子元也篡也當廢術也再入亦盜國也當廢蔡之執政有失賊之罪辰之奔不徒罪吳也姓霍之殺稱大夫見蔡人不能正辰之罪而聽之出也陳公子招賊也歸罪于過而殺之而不以當上之辭言之以衆殺大夫之辭言之者招之罪已明過之罪未明稱人以殺之然後明稱國以殺之猶不明也如以當上之辭言之則過疑于召伯毛伯無以知其爲招之徒矣然不去其大夫者不予陳人也且見其爲招之殺之也若公子比之罪已明矣而公子棄疾以當上之辭言之則不僅見其爲比之徒且見其實爲謀主而虔之賊矣非聖人誰能脩之

國不可以無受貴受命也無受則篡公羊子之義納入立皆篡也何休氏傳之矣允哉允哉君位爰之伺也是故春秋於生死授受之際盡其防焉衛人立晉首正之矣夫討賊莫善乎衛人然而晉之爲篡也有三義焉桓公有子不當廢也且不請于天子而人自立之也此義著春秋之諸侯其能解免于篡者希矣然而安甯無事亦畧之而已所謂不勝譏則譏其重者莫不善于不討賊而有其國則篡之重者也與聞乎故而卽乎其位則弒君之賊而已矣殺其君之子而卽之亦弒也先君以道終已不宜立而立乎其位雖無納入立之文皆篡也先君以道終已在外而入其國卽其位不宜立固篡也宜立而不請于天子亦篡也有輕重焉爾雖大其弗克納而納者之不義必著焉不討賊而有其國若晉侯黑臀是也無納入立之文則不書葬以見之雖逆之于周宜若有天子之命然無辭以言其非篡不討賊故也討賊之義大矣不討賊之罪重矣齊侯元不討商人之賊鄭伯堅不討夷之賊晉侯周不討州蒲之賊鄭伯嘉不討髡頑之賊齊侯杵臼不討光之賊皆視此矣與聞乎故而卽于其位宋公鮑是也杵臼之賊非他人實鮑也殺其君之子而卽之齊侯潘是也文不見乎春秋則不書葬以見之子叔姬爲昭公夫人魯不會其葬哉知聖人削之也先君以道終已不宜立而卽乎其位雖無納入立之文篡也曹伯負芻是也書執以見其篡書歸自京師以見子臧宜立而能讓國則以曹伯爲宜歸也歸莫善于歸自京師矣先君以道終已不當立而入其國卽其位雖無納入立之文亦篡也晉侯重耳是也不書人爲文公諱本惡也宜立而不請于天子齊侯昭是也不書納不書入見其宜立也以宋主戰而書救齊見宋襄公之陷人于篡也納而弗克納者捷菑是也著晉人之非義而後大其能改之然而不書晉趙盾不可書也諸侯不可以專廢置諸侯大夫其可以專廢置諸侯乎大夫而專廢置諸侯而又可以大其弗克納乎故避之也先君不以道終國無君己不宜立而入其國卽其位則書入齊小白是也宜立而不請于天子則書納公伐齊納糾是也于其殺之則稱子見糾之宜立也然其爲篡則均焉以爲是兄弟爭國而已矣能爲先君討賊己不宜立而卽之陳侯躍是也篡也則不書葬以見之春秋不以躍利在得國而奪蔡人討賊之義亦不以蔡人既克討賊而原陳侯躍之爲篡道如日月並行而不相悖不能爲先君討賊己雖宜立而入其國卽其位而逃其賊則志乎得國而已莒去疾是也書入書自以莒去疾爲無惡于先君徒兄弟爭國而已篡也自齊齊有罪焉爾以爲曾不若蔡人之殺陳佗也然而去疾不書奔不與聞乎故也非弒也篡也逐君之子而立爲君矣歸于鄭是也不書入于其出奔也則名之見其爲篡也何以不書入挈乎祭仲也罪祭仲也何以不書立非仲所欲立也罪宋人也何以不書納突不求立仲不聽宋宋人烏能納之哉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見三罪之均也鄭忽不稱爵見其爲子也孔不稱子春秋伯子男一也忽以出奔而後絕非既絕而後奔也故曰辭無所貶非無所貶也左氏曰公侯曰子且將言世子則不可得先言子曷先不言世子君在稱世子既葬則稱子曷終言世子言忽爲君之微也宜爲君而自喪之逐一君立一君成乎爲君者蔡侯東國是也篡也不書葬以見之一君出一君立未成乎爲君然而宜立且有天子之命焉讓而不卽乎其位衛叔武是也書曰衛子以天子之命立之也其不曰侯而曰子成其爲讓而賢之也不書其殺爲賢者諱也先君以道終己在外國有君以己之宜立因賊臣而入其國卽其位弒其君齊陽生是也書入不書弒見其宜立而不以不宜立者君之也然而以篡言者違父命也然而不書陽生弒者斷其罪于陳乞也陳乞亂齊景公以乞爲能立其所愛而不知乞能殺其所愛是故以荼爲乞之君也陽生以乞爲能援我以國而不知其實盜我之國己實未嘗有國也陽生烏能篡乞使之篡也其又可以乞之弒爲陽生之獄乎哉彼志乎記事者且曰陳乞不弒也陽生實殺安孺子先君以道終己在外國宜有私因國人送己而求入爲卒亦不克納則雖不宜立而罪不在公子也逆之者罪也納之者罪也不受者無罪斷以罪之罪于先蔑而不昭趙盾始雖主乎逆之後實主乎不受之盾以反正自名焉然而盾之爲臣康公之爲君誅國不臧輕用民死以晉人爲上乎是戰敗秦而不言秦之敗見趙盾之狹晉民而已而專廢置君之罪見矣晉實以詐敗秦師而不言取見秦康公之殃其民而已而納不宜納之罪亦見矣于公子雍無誅焉故不見秦之納也于先蔑有誅焉故見蔑之奔也晉人且不義先蔑而況於子之于趙盾乎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淸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七十五　　學海堂

春秋簡書刊誤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十二篇先儒目之爲簡書卽聖經也其分十二篇者以春秋十二公每公得一篇則十二篇也第其書不知亡于何時唯三傳傳經則各有經文載于其中漢初行四家之學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而鄒夾無傳祗公穀二學早立于學官而諸生傳之顧兩家杜撰目不見策書徒以意解經故經多誤字而公羊且復以里音市語謬譌其間其所存聖經已非舊矣及左傳行世則始知有簡書正文冠策書首故當時左公穀三傳俱書竹帛而左之爲傳先于公穀漢人亦稱左氏爲古學公穀爲今學而其如左氏晚出公穀立學反先于左氏是以治古學者雖有張蒼賈誼張敞賈逵服虔輩不下于董仲舒公孫弘輩之治今學而諸生膠固錮立門戶卽加以前漢劉歆後漢韓歆兩歆之爭必不能救左氏膏肓之目而策書簡書總無聞焉夫左氏之傳卽是策書左氏之經卽是簡書故夫子筆削祗就魯國之簡書以爲之本卽絕筆以後猶有舊簡書一十七條見于左傳則哀十四年獲麟以前其爲眞簡書而以之作夫子之聖經公羊穀梁俱無與也乃宋胡安國自爲作傳其所載傳中者原非簡書祗以穀梁本爲據而穀之與公如狼狽相屭彼此呼吸與左氏之所載者全不相合而於是聖經亡卽簡書亦亡矣予著春秋傳念不及此亦仍以胡氏所載爲聖經原本而反標三傳諸字同異于其下東陽李生紫翔若著春秋紀傳早已行世及之官嶺表疑予傳聖經之有未覈屬王生虎文開及之子乃命猶子文輝取三傳聖經之各異者以簡書爲主而各註所誤而明標之名曰刊誤嗟乎前人之誤其所厚賴于後人之刊之者豈止是與

隱公一十四條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元年

邾公羊作邾婁後同蔑公羊穀梁俱作眛

邾本附庸國武王克商封顓頊之後名俠者于邾地當時稱邾俠則邾祗一字明矣公羊多一字曰邾婁據舊解邾人語聲啾末必有婁字猶吳人發聲有勾字越人發聲有於字曰勾吳於越類然經文亦有之如檀弓邾婁考公之喪哀十三年於越入吳類特此必不然者穀梁亦先左氏出而經文始終祗一邾字此非左氏改本又明矣或曰五等爵國無兩字惟附庸有之如須句顓臾類則邾在桓年已與齊桓相盟會曾受王命進子爵自莊十六年後凡經文俱書邾子則亦皆改附庸兩字之例而公羊後經必加婁字于子字之上又何以稱焉

蔑亦名姑蔑卽魯國卞縣南姑城也眛與蔑聲轉之誤

無駭帥師入極二年

駭穀梁作侅後同

莊子侅溺于馬氣謂咽食也無駭展氏名無考

紀裂繻來逆女二年

裂公穀俱作履履裂聲轉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二年

帛公穀作伯

據左傳杜註裂繻紀大夫子帛者裂繻字也公羊以帛字作伯字而不能傳曰無聞焉穀梁有二說一以伯字連下讀曰紀子紀君也伯者長也伯莒子者謂其盟時長莒君而使爲伯也一以伯字連上讀曰紀君長于莒君而爲盟則從來書盟並不列長次于文中蔡衞滕薛儼然爭長次而書並不及況以無據之長次可上可下而聽解經文豈可爲訓乃胡氏不知何據謂經文有闕一如甲戌己丑之兩及而後儒解者謂子伯皆爵名一人而兩爵自必有誤夫子因闕疑而慎言其餘則公穀所誤緣不見策書其擬議固不足怪胡氏豈不讀左傳而其說如此此必謂左氏不足據耳夫不讀左傳當讀他書許氏說文明曰繻帛俱是緒而徐註以繻爲傳符之帛謂關門傳符當用帛裂以爲信則繻名帛字在杜註原自可據況經字有必不可易者不讀漢書乎終軍出關關吏予軍繻而軍棄之舊制凡關吏譏察出入必書帛爲符裂而分之曰裂繻則此一裂字在左氏受簡書時必不謀知有終軍之事而改此文而終軍在漢武朝亦並不知春秋之吏有左氏而故造此事以求陰合于簡書之字此則履之必爲裂帛之必不可爲伯有斷然者

況胡氏無學僅拾人之餘而又自生以大義夫欲解聖經當亦取聖經而全讀之毋讀此經則紀子者子爲爵或爲子或爲伯當慎言焉爾乃桓之六年明曰公會紀侯于郕又曰紀侯來朝十有三年又曰公會紀侯鄭伯戰齊師十七年又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至莊四年直曰紀侯大去其國而紀亡矣則是子雖闕疑雖慎言亦不應荒心喪志前後繆亂乎于如此如此而猶欲傳經何可矣

尹氏卒三年

尹左傳作君氏說見傳

葬宋穆公三年

穆公穀作繆後同

穆繆通字禮記大傳序以昭繆

衞州吁弒其君完四年

州穀作祝

此則有意變異矣州吁見諸經誦作祝者此不過字聲之轉而齊魯間人語音有然如雜記齊人有祝雞翁呼雞爲州州亦呼作祝祝類今漫入經字亂矣祝有讀咒者亦作訓卽詶訓也然是晝聲州吁豈得稱晝呼乎

公矢魚於棠五年

矢公穀作觀

杜註矢陳也設張也謂張設捕魚之備而觀其所獲與莊子濠上觀魚祗觀其游泳不同故此經有策書載諫僖伯諫詞一百六十餘字皆公穀所未見者若止觀魚則僖伯此諫爲多事矣且既有諫詞則其語自有若落諫明以蒐苗獮狩與山林川澤之實爲捕魚發論則自非觀看之謂杜東觀打魚歌不得謂觀魚歌也又且簡書與策書照應策書明曰遂往陳魚而觀之卽又述簡書一語書曰公矢魚于棠書者簡書卽此經也然則經本如是矣

鄭人來渝平六年

渝公穀作輸

此不過字形之誤雖異讀而義實可通渝者變也輸者納也按隱公爲太子時嘗與鄭戰于狐壤而隱公見獲未經通好至是鄭始來求成是變怨爲好所謂更成亦所謂輸成也但更而後輸更可包輸輸不可包更則渝猶勝矣若公穀

改輪而仍解作渝曰輸墮也且又以墮成爲不果成則不特
字義乖即事實亦變總由不見策書而憑臆卜度故至此

鄭伯使宛來歸祊八年
祊公穀作邴後同
祊本鄭邑周宣封鄭時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曰祊若邴則
說文曰宋下邑在泰山竝非一地揣其意不過以同在泰山
之邑可借此作異而不知張州李縣有難通者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八年
浮來公穀作包來
不可解

挾卒九年
挾公穀作俠

公會齊侯于防九年
防公作邴
防又作邴不可解祊是鄭邑防是魯邑邴是宋邑竝未相通
據舊誌魯防邑在瑯琊華縣東南臧武仲據防豈得據他國
之邑此皆無足道者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十一年
夏字下公穀俱有五月二字時來公作祁黎
時祁同音來黎聲轉總是繆誤即來原可讀作黎如商國萊
侯即黎侯吳人伐州來即楚州犂之朱類然公之讀犂則仍
是里音如如棠矢魚傳以得利爲登來云齊人口語如是其
非史文瞭然耳

桓公一十六條

杞侯來朝二年
杞公穀俱作紀

公會杞侯于郕三年
杞公作紀郕公作盛
此與前文俱是杞不是紀公穀誤說見毛氏傳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五年
仍穀作任

螽五年
不可考

螽公作蝝後同

公會紀侯于郕六年
郕公作成後同
此郕是魯邑與前郕國不同故左氏傳文亦作成

齊人衞人鄭人盟于惡曹十一年
左傳有齊衞鄭宋四國反疑經闕宋人非也說見毛氏傳

公會宋公于夫鍾十一年
鍾公作童

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十二年
杞公穀作紀曲池公作毆蛇
此亦是杞不是紀公穀誤夫童毆蛇不可考

公會宋公于虛十二年
虛公作鄭
虛爲宋地鄭則魯地矣總由不見策書不得眞事實但知魯
宋相會則其地可宋亦可魯因別改一魯地而不知狡獪伎
倆其拙而可笑止如此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十四年
語穀作禦
語禦通字如越絕語兒鄉即禦兒鄉類

宋人以齊人蔡人衞人陳人伐鄭十四年
公以蔡人列衞人下
此非蔡衞爭長之時不必有次第可據但作異耳

公會齊侯于艾十五年
艾公作鄗穀作蒿

公會宋公衞侯陳侯于袲伐鄭十五年
公于宋公上加齊侯二字袲公作侈
公穀作異總不出人名地名字形字聲之間至最狡獪者則
列國盟會次第稍一顚倒亦原無可考至此經乃忽增齊侯
二字于諸國會伐之首以爲此必無證據可掉臂耳不知此
一會伐是爲宋主謀合諸國以納鄭突伐鄭忽者齊世德鄭
忽黨忽而讐突其在前忽突出入無不齊助忽而魯助突忽
突不兩立齊魯不竝祖豈有魯謀納突于以伐忽而齊肯與
于其間者公穀與胡氏絲毫不識經竝不識經之前後而左

塗右袜瘢兒溢沸餳思掩不篤乃不虞動輒滅手至于如此
嗟乎可廢然矣

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十七年
會公穀作及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十七年
公無夏奚穀作郎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十八年
公無與字

莊公五十二條

單伯送王姬元年
送公穀作逆
送之爲逆此公穀之以意爲改者周制王姬下嫁諸侯必以
同姓諸侯爲之主婚時莊王王姬下嫁齊襄使我公主之故
單伯送之至魯以送必上卿單伯者止王國上卿爵也公穀
誤送作逆實反經無理乃妄爲說曰迎王姬來我魯事此一
單伯必魯卿之受命于天子者夫大國三卿雖當命于天子
然竝不曾有公伯諸爵稱于簡冊且單本畿內采地而世以
采爲氏者春秋稱單伯單子單穆公單成悳無非王官竝無
一魯卿得參預其間其謬誤固不待言特揣其臆意必因文
十四年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幷執子叔姬以爲單伯必魯
卿魯使故得與我姬竝執是必逆王姬之單伯與叔姬同執
之單伯前後一人皆此魯卿而不知策書明云魯襄仲使告
于王請以王命求叔姬故王遣單伯如齊而齊商人以弑逆
之賊幷抗王命而執之是前後單伯總策郵然公穀自不見
簡策而胡氏以宦工事騁師總皆不見宜乎兩傳兩遵之也
且此單伯必非文十四年之單伯莊元至文十四約八十餘
年其斷非一人又可知也

公次于滑三年
滑公穀作郎
齊師還紀公將會鄭伯與謀救紀而鄭伯以國難辭之故次
于滑則公已出國與鄭通說非郎明矣特傳註滑是鄭地則
不然當是同姓一小國而與鄭隣者觀後鄭伐滑則非鄭地
蔡人入滑而晉曰伐我同姓則同姓國矣其後齊桓會幽有

滑伯在許男下或卽此耳
公及齊侯狩于禚四年
禚公穀作郜
前二年會禚惟公郜而穀不然今公穀同不可解
郳黎來來朝五年
黎左作犂字別出
齊人來歸衛俘六年
俘公穀與今傳文俱作寶
簡書是俘而左氏策書文原是寶字杜氏謂公穀與策書俱
然此必經文有誤者且云俘囚也俘必以人而衛所歸是寶
物因以爲疑而孔氏正義則直云寶與保古字通用此以俘
保字形近致誤則笑話矣按爾雅俘取也其註云如書言俘
厥寶玉則囚人曰俘取寶玉亦曰俘此正俘寶玉也其云書
言者以書序湯既勝夏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誼仲作典
寶則猷俘作書而反以典寶名篇簡書專言俘與策書專言
寶俱可通矣杜孔偶不見及耳
甲午治兵八年
治公作祠
古治兵振旅皆以敎戰然必于出師之際告廟行事故亦稱
祠兵今師次于郎徒以俟期之故選日敎戰自有告亦載王
耳公穀稱祠兵左以爲治兵于廟皆非策書文也且我師以
正月次郎甲午者卽正月中日耳古干支皆記日無記年與
月者以此月出師卽以此月習戰而公羊曰从胡氏曰役久
何以解之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九年
蔇公穀作暨
夏公伐齊納子糾九年
子糾公穀作糾
子糾去子字無理孔氏正義云案今定本經文糾字上有子
字則在唐時尚有經文定本今亡之矣乃胡氏直曰糾不書
子者明糾不當立也則請讀後經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此
公穀與左氏文總無異也豈夏不當立九月當立耶
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十年

舞穀作武
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十三年
齊侯穀作齊人
說見毛氏傳
宋人齊人邾人伐郳十五年
郳公作兒
郳卽前郳黎來之郳也公前作郳此作兒不可解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于幽十六年
會上公有公字許男下公穀有曹伯二字
不可考
齊人執鄭詹十七年
詹公作瞻後同
齊人殲于遂十七年
殲公作瀸
齊人不死于水而死于陸且此時無海戍又無吳人水犀軍
卽晉陽之灌亦屬後起誰爲瀸之乃何休解曰投藥于水中
使飲食而死則瀸者沒也藥死而曰沒死非信史矣
齊人伐戎二十年
戎穀作我
無傳不可考
春王正月肆大眚二十二年
眚公作省
大省原不可解何休解曰謂子卯日也夏商以子卯日亡此
日當省但居喪不避子卯日桓有母喪而避子卯而不哭則
過度矣肆者過度也則尤不可解按檀弓子卯不樂士喪禮
旣殯之後朝夕哭不避子卯則子卯二日吉事避而喪事不
避禮固有之然未聞名爲省也且桓雖不念母然子卯不哭
出自何書此經與此傳不聞簡策從未有子卯二字稍見行
列不知東漢何劭公何由知之如此而欲作公羊墨守不亦
憊哉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二十二年
御公穀作禦
御禦通字列御寇亦作禦寇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二十四年
郭公二十四年
左以此兩經分四節公穀以戎侵曹曹羈出奔陳作一節
赤歸于曹郭公連作一節
此經失策書故左氏無傳但左氏分四節者以一節爲一事
不相干也公穀皆以侵曹奔陳爲一節一事赤歸郭公又一
節一事其以侵曹奔陳爲一節者謂戎來侵曹曹君欲親戚
而曹大夫名羈者三諫不聽去而奔陳此一事也赤歸郭公
又一節者謂曹君爲戎所殺適有失國之君名赤者從外歸
于曹而曹無名赤之人問之卽郭公也此又一事也于是何
休解曰郭公有地之君失國來曹當書出奔今書歸者一似
此人之來有類乎所殺之曹君遂之爲郭公而還歸于曹者
而其實則但書赤歸不書曹君歸不書奔者從微者例也
則此一郭公既是郭君又且假之爲曹君之謚或爲赤郭公
或爲曹郭公無論謚法無郭名卽曹君則如前年曹卒其子
爲公兹卒見殺猶書曰卒了無根據乃范甯註穀梁較勝于
休且其時有徐乾蔡氏輩兩相論辨而終不能變其說大約
皆齊諸矦唯杜氏註左傳直云曹羈蓋曹世子也先君既葬
而不稱爵者以微弱出奔故曹人不能赴也赤卽曹僖公也
蓋爲戎所納故曰歸也則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一如桓十
一年鄭忽出奔衛突歸于鄭兩書前後書法恰合此眞以經
解經之最善者然猶有據史記世家與年表謂曹僖名夷
名亦以爲質難總謂不如闕疑耳若正義載賈逵說謂羈是
曹君亦是曹公子之爲戎女出者故戎侵曹逐羈而納赤此
說與杜氏同而較詳于杜且頗有理焉知非東漢初原有師
承而爲杜氏所讀者若此者又何必過難焉
春公伐戎二十六年
公無春字
桓無秋冬定無正月傳云有意削之今另并無春耶
公會齊侯宋人救鄭二十八年
公有邾婁人三字在宋人下
冬築郿二十八年
郿公穀作微穀梁註引左傳作麋今左亦作郿

春新延廄二十九年
廄公穀作廏
師次于成三十年
左無師字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三十二年
此我師之救鄭者也左氏無策書并失師字
己公穀作乙
無考

皇清經解卷八之七十五經 南海陳韶番禺黎永椿新校 漢軍樊封舊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七十六 學海堂
春秋簡書刊誤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閔公一條
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元年
落公穀作洛

僖公二十一條
邢遷于夷儀元年
夷公作陳後同
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元年
檉公作朾
公敗邾師于偃元年
偃公作纓
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元年
酈公作犁穀作麗
虞師晉師滅下陽二年
下公穀作夏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二年
貫公作貫澤
按貫宋地梁國蒙縣有貰城即貫城也然並無澤
公子友如齊涖盟二年
公子下穀多季字涖公穀作莅後同
齊人執陳轅濤塗四年
轅公穀作袁後陳轅頗亦同
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四年
茲公作慈後同

會王世子于首止四年
止公穀作戴後同
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七年
甯穀作寧
甯母即高平泥毋亭寧泥甯總是音轉之誤
曹伯班卒七年
班公作般
班原通般經顏班魯班皆作般即班亦然內則馬黑脊而般臂漢郊祀歌般般之獸
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八年
陳世子款下公有鄭世子華
此因前年甯母之會有陳世子款鄭世子華兩人故此亦擬入之不知甯母之會以鄭世子爲齊所惡故鄭使世子請盟于齊則世子與會實鄭伯使之也今盟洮以謀王室因鄭伯新服未得徵及故乞盟向使世子得與會則鄭伯既使其子不必又身乞盟矣此皆與本經前後不相顧者
春王正月宋公御說卒九年
正月公穀作三月御穀作禦
正三字形之誤或謂是年夏齊桓葵丘之會宋公子襄公新立而經稱宋子以宋公未葬故有是稱則必會期與葬期相近似須三月不知諸侯五月始葬雖春正至夏未晚也周制天子諸侯未葬皆可以改服行事晉平之改服會溴梁亦循此也觀此則蘇軾之據晉平必不改服因以責康王冕服非周公之禮眞無狀矣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年
甲子公作甲戌詭左舊本作佹
總不可考此非長厤所能推者
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九年
殺公作弑
左傳以先君未葬故稱殺與後弑其君卓正有別
冬大雨雪十年
雪公作雹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十二年
三月穀作正月
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十四年

鄫公穀作繒後同
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十九年
會上公有公字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二十一年
盂公作霍穀作雩又穀別本作宇
盂雩宇聲誤而霍又雩形之誤總宋地而已
齊侯伐宋圍緡二十三年
緡穀作閔後同
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速公作遬後衛侯速仲孫速鄭游速皆同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勿及二十六年
酅公穀作巂勿左作不
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公作隗
隗本狄族赤狄之以國爲氏者晉叔隗季隗是也若夔本與楚同姓皆祝融之後故此策書以不祀祝融滅之而又改作隗謬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二十八年
穀無齊侯二字
天王狩于河陽二十八年
狩穀作守
巡狩可通守而通守即是字誤
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二十九年
會上公有公字翟公作狄
衛遷于帝丘三十一年
于穀作於
鄭伯捷卒三十二年
捷公作接
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三十三年
左穀秦下有師字
公伐邾取訾婁三十三年
訾婁公作叢穀作訾樓

文公二十一條
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元年
頵公穀作髡
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二年
隴公穀作斂聲轉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三年 公穀無以字
王使召伯來會葬 五年 召伯穀作毛伯
晉侯驩卒 六年 驩公作讙
晉狐射姑出奔狄 六年 射穀作夜
取須句 七年
句公作朐
須句邾東郡須昌與齊郡臨朐不同
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七年
蔑公作眛奔上有以師二字
據策書晉襄公卒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將立之已而立靈
公恐背先蔑而拒秦于令狐其曰戰者以秦晉有隙且是時
秦多以徒衛送雍因之趙盾譏以帥禦之若先蔑則並無師
也左氏策書自識有先蔑將下軍語以使秦之人而忽作拒
秦之師已不可解公竟以師字攙入經文益貿貿矣
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八年
雒公作伊雒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八年
公無而字
楚子使椒來聘 九年
椒穀作萩
爾雅椒本作茶此又以茶誤萩者但楚詞申椒楚大夫椒舉
類皆作椒無別出字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十年 厥公作屈
楚子伐麇 十一年
麇公作圈
麇本當國之有名者策書稱麇子其國在下雋巴陵諸地與
卷讀國之在河南郡者大別
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十一年
公穀無仲字筐公穀作匡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十二年
鄆公作運後同
世室屋壞 十三年
世室左穀皆作大室

太室是周公廟室世室則伯禽廟也左氏但作大室不指何
公廟穀梁以為伯禽有太室又謬矣
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十三年
公會下無公字
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十三年
穀還上無公字棐公作斐後同
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十六年 郪公作犀
宋人弒其君杵臼 十六年
杵公作處後齊侯杵臼卒亦同
古人名杵臼多矣此豈可以音同出別字乎
葬我小君聲姜 十七年 聲公作聖
宣公 凡十五
晉趙穿帥師侵崇 元年
崇公作柳
崇秦之與國即文王伐崇地也公改柳而曰天子之邑則與
策書晉將求成于秦而先侵崇以要其成為不合矣且晉固
無道然伐天子邑亦安據乎況後經有秦師伐晉報侵崇之
役則經且不識而故為作異多見其陋劣耳
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二年 皐公作獆
楚子伐陸渾之戎 三年
公穀俱無之字陸渾公作賁渾後同
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五年 左無子字
夫人嬴氏薨 八年 嬴公穀作熊
楚人滅舒蓼 八年 蓼公作鄝
葬我小君敬嬴 八年
敬嬴公穀作頃熊
嬴熊氏固不可考若敬則謚也敬嬴係文妾為宣之生母使
宣公不以為母魯國不以為夫人則已矣既已為母為夫人
而立謚則亦何惡于嬴而致有此作者好異徒欲于人名地
名別出一音近形近之字而不知此一字是謚有不可者按
謚法甄心動懼曰頃婦人無此謚
陳殺其大夫洩冶 九年 洩公穀作泄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十年 繹公作蘱

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十一年
辰陵穀作夷陵
辰陵陳地穀改夷陵而范甯註作齊地則與楚鄭陳三國盟
會何涉矣穀梁以為辰必楚地如長陽之辰故以南郡之夷
陵別出之范註又誤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十一年 寧公作甯
齊師伐莒 十三年
公作伐衛
伐莒有前事伐衛則不知何事不可考
晉殺其大夫先穀 十三年 穀穀作縠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十五年
無婁公作牟婁
甯母亦作甯無以齊人讀無為牟母總里音也
成周宣榭火 十六年 榭公穀作謝火公穀作災
成公 凡十五
王師敗績于茅戎 元年 茅公穀作貿
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 二年
首公穀作手公別本又作午
及國佐盟于袁婁 二年 袁穀作爰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三年
廧公作將穀作牆
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五年 首公作秀
晉欒書帥師救鄭 六年
救公作侵
此晉楚爭鄭故兩詳書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而後繼即書
晉欒書帥師救之如此而又改救作侵則不特策書大義淆
可廢即聖經前後文義[illegible]然則斷斷之說二傳有之宋人不
足怪也
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八年
錫別本作賜
此錫書原是錫字惟胡傳本聖經誤作賜字又將[illegible]本不[illegible]
改作賜而以錫為別出字謬矣按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
公命文元年天子使毛伯來錫公命皆是錫字[illegible]

僖天子頒以命圭使朝時合瑞謂之錫命此八年始錫故杜
氏謂之爲綫然其禮則昭然者穀梁胡氏不知禮并不知春
秋一日不正再日不王總是妄說見文元年傳

冬十月十年

公無此三字

晉侯使郤犨來聘十一年 犨公作州後同

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十二年 瑣澤公作沙澤

曹伯廬卒于師十三年 廬左作盧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十五年 公歸下有之字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十六年 苕公作招

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十七年 脤公作軫穀作蜃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八年 魴公作防後同

襄公三十七條

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元年

厥公作屈鄫公作合

夫人姒氏薨四年 姒公作弋後姒氏卒葬定姒皆同

會吳于善道五年 道公穀作稻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五年

曹伯下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此楚伐陳而晉會諸侯以救之也方秋會戚時原有莒邾滕
薛四國然已經歸國而遣戍陳矣及冬楚再伐陳而又有是
會則其不必與前會相同可知也不然前會有吳人鄫人而
此亦無之何耶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七年

頑公穀作原鄵公穀作操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八年

燮公作濕後同

宋災九年

災公作火後陳災亦同

據公傳文自言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則明是災不是火豈經
本又別出耶

遂滅偪陽十年

偪穀作傅

偪陽地在彭城傳陽縣則傳亦地名之別出者

盜殺鄭公子騑十年 騑公穀作斐

同盟于亳城北

亳公穀作京

京亳皆鄭地不過各出一地耳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十一年 良霄穀作良宵

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十二年 台穀作邰

夏取邿十三年 邿公作詩音同

鄭公孫蠆會吳人于向十四年

蠆公作囆後鄭伯蠆卒亦同

衛侯出奔齊十四年

衛侯下公有衎字

諸侯出奔例皆名此齊書闕文公羊補之是也

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十六年 成左作郕下同

邾子牼卒十七年 牼公穀作瞷

齊侯伐我北鄙圍桃十七年 桃公作洮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十七年

左氏無齊字

齊師伐我北鄙十八年 齊師穀作齊侯

諸侯盟于祝柯十九年 柯公作阿

齊侯環卒十九年 環公作瑗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十九年 嘉公作喜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二十年 黃公穀作光後同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沙隨二十一年

邾子下公穀有滕子

邾畀我來奔二十一年 畀我公作鼻我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二十三年

榆公穀作渝

公孫夏帥師伐陳二十五年 夏公作囆

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二十五年 遏公穀作謁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
許人曹人于宋二十七年

奐公作瑗後同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二十七年

鱄穀作專

猶吳專諸之爲鱄諸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二十九年

儀公作齊莒人下公穀有邾人

楚子使薳罷來聘三十年 罷公作頗

宋災宋伯姬卒三十年 伯姬上公穀俱無宋字

天王殺其弟佞夫三十年 佞公作年夫

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三十年 共姬上穀無宋字

昭公四十條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
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元年

弱公作酌齊惡公作石惡罕公作軒虢公作漷穀作郭

衛石惡即石碏之後以上卿屢與盟會前五年衛人討甯氏
之黨因出奔晉經于襄二十八年書夏衛石惡出奔晉是也
公羊但知改地名人名以見異而石惡又屢見盟會遂改作
石惡但不知于數年前之經何以漠然不一觀也吾故曰公
穀胡氏皆全然不知春秋爲何物者非妄語也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元年

大鹵公穀俱作大原

大鹵即太原故左氏策書亦曰敗狄于太原但簡書是大鹵
何必又爾

楚子麇卒元年 麇公穀作卷

滕子原卒三年 原公作泉

遂滅賴四年

賴公穀作厲

厲賴聲轉通字如漢書無賴作無厲可見

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五年 蚡公作濆穀作賁

叔孫婼如齊涖盟七年

婼公作舍聖經時本皆因此致誤今改正

叔孫婼即叔孫昭子叔孫豹之子也春秋策書或稱婼或稱

昭子或稱叔孫氏並不名舍其得名舍者或叔孫武叔之子
叔孫舒舒舍轉音可以別出然其人不見于春秋惟哀廿六
年左傳附錄有之此時未能與國事也公羊好作異誤取武
叔之子作昭子而胡氏聖經則又誤襲公羊本而自元迄今
遂至箭絲二書絕不相對者凡七經亦慘極矣今逐一改正
眞一快事後不再贅

齊欒施來奔十年
齊公作晉
此齊之欒氏也欒施即公子欒之孫字子旗者與高鮑皆彊
族稱欒高氏今爲子良同族所逐因而來奔公羊目不見策
書祇知晉有欒氏齊未必有遂改齊作晉此眞罔誕可笑之
甚者說見毛氏傳

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十年
意如公作隱如後同

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年
婼公作舍聖經時本亦作舍今改正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十年
成公作戌後杞伯成卒於會許男成卒皆同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十一年
二月公作正月
二月韓倚速況正月耶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十一年
祲祥公作侵羊

季孫意如會韓起至于厥憖十一年
厥憖公作屈銀

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十一年
有穀作友

楚殺其大夫成熊十二年
熊公作能穀作虎

公子憖出奔衛十二年
憖公作整
憖之爲銀以聲今爲整又以形亦何必然

楚公子比至弒其君于乾谿十三年
谿穀作溪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十三年
殺穀作弒
公子比弒君賊且名未列于諸侯烏得稱弒特棄疾非討賊
耳正義謂此殺字如蔡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
公子瑕之類

公子夷末卒十四年末公作昧

蔡朝吳出奔鄭十五年朝公作昭無出字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十六年蠻公作曼後同

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十七年公穀無之字

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二十年鄸穀作夢

盜殺衛侯之兄縶二十年縶公穀作輒

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二十年寧公作甯

叔輒卒二十一年輒公作痤

蔡侯朱出奔楚二十一年朱穀作東

大蒐于昌間二十二年間公作姦

叔孫婼如晉二十三年
婼公作舍聖經時本亦作舍今改正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二十三年
婼公作舍聖經時本亦作舍今改正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二十三年
父公作甫逞公作楹穀作盈

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二十三年公至河下有公字

婼至自晉二十四年
婼公作舍上有叔孫字聖經時本亦然今改正
策書述簡書曰二月婼至自晉則無叔孫字可知也此與十
四年春意如至自晉無季孫字書法正同但不意一傳竟不
見策書且全不讀聖經如此

杞伯郁釐卒二十四年郁公作鬱

叔孫婼如宋二十五年
婼公作舍聖經時本亦作舍今改正

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于黃父二十五年
詣公作倪後同大心公穀作世心後同

有鸜鵒來巢二十五年鸜公作鸛

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二十五年
己亥穀作乙亥陽公作楊

叔孫婼卒二十五年
婼公作舍聖經時本亦作舍今改正

鄭伯寧卒二十八年寧公作甯後滕子寧卒亦同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三十一年躒公穀作櫟後同

黑肱以濫來奔三十一年肱公作弓

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
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于成周三十二年
世叔穀作大叔莒人下公有邾婁人穀有邾人

定公二十二條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三年二月公穀作三月

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三年拔公作枝

蔡公孫姓帥師滅沈四年姓公作歸姓後同

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四年皐鼬公作浩油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四年
柏舉公作伯莒穀作伯舉

吳入郢四年郢公穀作楚

春王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五年二月公作正月

齊侯衛侯盟于沙七年沙公作沙澤

晉士鞅帥師侵鄭八年士鞅公作趙鞅

公會齊侯于夾谷十年夾谷公穀作頰谷後同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十年穀田上有之字

宋公子地出奔陳十年地公作池後同

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十年安甫公作鞌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十年
暨字下公穀俱有宋字

公會齊侯盟于黃十年
齊侯公作晉侯
魯定與齊景同謀叛晉故爲此盟乃又改齊作晉豈不知
矣

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十三年荀寅下公有及字

衛趙陽出奔宋十四年
衛公穀俱作晉
趙陽衛大夫趙氏名陽者以其黨于公叔文子之子公叔戍
故衛侯並逐之什氏謂趙陽即趙黶之孫而片長據世本謂
誌子兼即趙黶生昭子舉舉生趙陽見雜有斷據而公穀輒

陋祇知晉有趙氏他國未必有遂奮筆改此此與前齊欒施
來奔改晉欒施同一笑話祇前穀不改而此卽同改鶂鷁有
異翼與
二月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十四年二月
公作三月公孫作公子牂作牄
於越敗吳于檇李十四年檇公作醉
檇原有醉音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十四年牽公作堅又作掔
鄭罕達帥師伐宋十五年罕公作軒
此鄭公子罕後爲鄭穆七族之一焉得有別出字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十五年渠蒢公作蘧蒢
哀公十一條
鼷鼠食郊牛元年穀郊牛下有角字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三年啟公作開
此漢儒避景帝諱而未改復者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四年
二月公作三月殺公穀作弒
亳社災四年亳公作蒲
此勝國之社以舊都商亳故名焉得有別出字
春城毗五年毗公作比又作芘
城邾瑕六年瑕公作葭
齊陳乞弒其君荼六年荼公作舍
齊人取讙及闡八年闡公作僤後同
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十二年鄖公作運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十三年曼下公無多字
盜殺陳夏區夫十三年區公作彄

皇清經解卷八之七十六終

南海陳郜　番禺[illegible]　漢軍[illegible]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七十七　學海堂

春秋屬辭比事記目

卷一　改元　卽位　立君　朝聘

卷二　盟會

卷三　盟會　侵伐

卷四　侵伐　已後闕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七十七　學海堂

春秋屬辭比事記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夫辭何以屬謂夫史文之散濾者宜合屬也事何以比謂夫史官所載之事畔亂參錯而當爲之比以類也此本夫子以前之春秋而夫子解之如此是以夫子之春秋亦仍以四字爲之解漢儒以屬合辭令比次戰伐則于作者之意全無統繫而好事者自造爲書例謂辭有襃譏事有功罪皆予奪法乎例之書人書爵書名書日並有義例而較之全經而一往不合則于是重疑春秋而春秋不傳昔者孟子解春秋曰其事則事當比也曰其文則其辭當屬合也而在夫子以前晉韓起聘魯見魯史春秋卽嘆曰周禮盡在魯矣則魯史記事全以周禮爲表志而策書相傳謂之禮經凡其事其文一準乎禮而從而比之屬之雖前後所書偶有同異而義無不同竝無書人書爵書名書日之瀆亂乎其間而遍校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春秋而無往不合則眞春秋矣向非屬辭亦安知其文之聯屬如是也書人亦例不書人亦例也書名書爵書日無一非例卽不書名書爵書日亦無一非例也而于以比事則事之相似者而襃譏與功罪見焉卽不相似者而襃譏功罪亦無往不見焉以禮爲志而其事其文以次比屬而其義卽行乎禮與事與文之中謂之四例亦謂之二十二志而總名之曰春秋屬辭比事記夫如是而夫子之春秋庶可見乎予傳春秋成已刻發四例而人或不信因復重闡之而分禮門部比屬其辭事之繫禮者而著之于篇

改元

周禮天子諸侯分國各紀其年以行于國中每遇國君新立則必改年以始之謂之改元

隱公元年

此魯隱公元年卽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隱爲惠公子魯史不載惠公死月但以禮推之則商禮踰月改元周禮踰年始改元此必惠公死于周平之四十八年而隱于是改之者若史世家云惠公四十六年卒則此爲惠公四十六年之明年然不敢據者傳稱惠公娶宋仲子爲魯夫人而世家謂惠奪隱公之妻而自娶之生桓公則于隱年爲過長桓年爲過幼其于年月必有與春秋大不合者故寧略之耳

桓公元年

莊公元年

閔公元年

僖公元年

文公元年

傳以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則距此裁一月然終是踰年與商禮踰月不同

宣公元年

成公元年

襄公元年

昭公元年

定公元年

定公以是年六月卽位是六月以前宜書昭三十三年經于春王三月卽書元年者商禮前君共一年周禮不然以一年不可有二君也

哀公元年

卽位

卽位有二商禮遭先君之喪卽于次月改元次月卽位而其禮已畢周禮不然凡遭喪時必先受命于殯行奠殯之禮故天子十日而殯卽十日卽位書康王之誥乙丑王崩越七日而入卽位凡十日是也諸侯五日而殯卽五日卽位魯史昭

公癸亥喪歸至戊辰而入即位凡五日是也此遭喪即位禮也至明年改元則于朝正後仍鄭重而行即位之禮而于是史書即位于改元之後此改元即位禮也春秋十二公即位皆從改元後書之其有不書者必于弑逆之後但遭喪即位而于改元時不忍又行即位禮則不書如莊閔僖三君皆無即位文者以先君皆被弑故也此周禮也

隱元年春王正月

此不書即位者以攝位也周禮天子諸侯有始娶再娶之禮始娶名元妃名始適夫人再娶名又娶夫人若繼室則媵妾之當室者日益始娶無子則再娶衞莊公始娶于齊曰莊姜無子則又娶于陳曰厲嬀及厲嬀生孝伯早死則又以厲嬀之娣戴嬀所生子完立爲桓公雖前此媵妾之子實長于完如州吁者而皆不得立何則以再娶者夫人也若始娶者或卑微或不成禮則亦可再娶魯莊公始娶孟任已爲夫人矣後以其卑微且以築臺于黨氏而私娶之不必成禮故又娶于齊曰哀姜及哀姜無子則仍以孟任之子般立爲適子雖哀姜有娣叔姜已生閔公即前此媵妾之子成風又早生僖公而皆不得立何則以始娶者夫人也此周禮也今隱公爲繼室聲子所生子而惠公再娶仲子實爲夫人則其立桓公爲適而隱公居攝於禮實然或曰此春秋之禮何以必知爲周禮曰若非周禮則莊姜知禮者豈甘以身在而令其再娶且是時州吁已長不患無公子也又況子般之立成季主之甚至酖叔牙縊仲慶父手殺二兒而歷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而未嘗以爲過何則禮在故也故曰此周禮非春秋禮也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隱被弑桓不宜行即位禮然而桓諱弑逆名則故行之行則史官必有書此史例也讀者當因書而驗其惡此義也

莊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以先君被弑不忍行即位禮也

閔元年春王正月

上同

僖元年春王正月

上同

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文遭喪即位在冬十二月至改元未一月而又即位禮在故也且周禮諸侯五月而葬此時僖尚未葬也僖未葬而即稱公以踰年改元當稱公耳諸傳謂未葬稱子既葬稱公此造爲周禮者春秋不然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東門襄仲殺適子惡與視而立宣公則亦承弑者而仍書即位宣不以殺惡爲弑故也此與桓行即位禮同

成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襄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昭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定承昭喪逾六月非遭喪即位者然六月即位又非踰年改元即位者此以昭喪歸魯之日作遭喪之日故自癸亥喪歸至戊辰即位與顧命禮同但祇行遭喪禮而改元即位全不及行非好反商禮也時爲之也

哀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生子

禮太子生必書然必初生時有接子之禮內則云國君世子接以太牢謂以太牢接夫人行饗后之禮然後書策此周禮也

桓六年九月子同生

春秋生子禮惟此一書者以十二公皆非夫人所出獨文公哀姜以夫人生惡而是時未得行接子之禮即不書故此傳云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因名同杜預所謂以其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于策是也

立君

周有立儲禮傳每言之如立適以長立子以貴年鈞以義義鈞以卜類而經統不及然禮固有是也

隱四年冬十有二月衞人立晉

此經之紀立君者時衞州吁弑桓公石碏同國人殺州吁且迎桓公之弟公子晉于邢而立之故有此文與常時立君禮不同

朝聘

朝聘會盟在三禮疏無明文惟傳有歲聘間朝與再朝而會再會而盟語大率每年一聘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與尚書周官六年會朝十二年又會朝年數頗合若諸侯相朝禮則全無可考傳謂諸侯五年再相朝則似過密季氏周官經謂諸侯世相朝則又過疏若晉自定制謂三年一聘五年一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則朝聘較疏而盟會反密皆與周禮不必合且晉雖改制强齊魯共遵而當時朝聘會盟其期與年數竝不相準則春秋禮也惟歲聘諸語是周禮他總非是也

朝

朝周

僖二十八年夏公朝于王所

此朝襄王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僅見僖公此朝然又赴晉文踐土之會而王來踐土故即于行在朝之曰朝于王所然則仍未朝京師矣

冬壬申公朝于王所

此又朝于河陽者然總在是年一時一事非再赴朝也

成十三年春三月公如京師

此成公朝簡王也成以赴晉厲之召過周因而朝之此何朝乎如之而已

朝晉

成十有八年春公如晉

諸侯相朝禮大抵小國朝大國耳故大國君新立則小國朝新君小國君新立則新君朝大國時晉悼新立成公以朝新君如晉其不書朝而書如者史例也夫以齊桓之伯非僖無如會而未嘗一朝以齊晉魯衛本敵國也至此則齊魯皆屬國矣故曰春秋自文宣以後多志晉愆非虛語也

襄三年春公如晉

此襄公以新立朝晉悼公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聽晉頒屬國朝聘貢賦之數也

昭五年春公如晉

此昭以新立朝晉平公也前二年往朝以兼弔晉少姜而晉辭之故再往焉
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以晉昭公新立往朝而晉受莒愬怒而辭之
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以莒愬故執季孫意如公往朝請之仍不得入
十五年冬公如晉（朝晉昭新立後謝釋季孫也）
二十一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又辭之
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晉以邾愬故執我行人叔孫舍公往朝兼請而仍不得入因託疾以歸經書有疾者諱辱也
襄二十八年冬十有一月公如楚
楚與晉爭伯而宋公爲向之盟以平之至是諸國各朝晉楚以成其事經不書朝晉而獨書朝楚者以朝楚而楚康王卒公留楚送葬踰年不歸遂不能諱辱故也
（來朝）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桓二年春王正月滕子來朝（前稱侯此稱子爲時王所降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穀以杞爲紀而宋程氏胡氏皆遵之謂齊欲滅紀而紀侯來會爲之主故來朝則齊之謀紀始于五年齊侯鄭伯如紀之經而後至六年而公會紀侯紀侯來朝經屢書之此時並無齊謀也公穀胡氏之誤全不顧經予傳中已屢及之茲傳所略者而偶檢其誤因復書此
六年冬紀侯來朝
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鄧皆近楚小國名綏與吾離則兩君名也諸侯來朝無書名者此以附庸例名之胡氏謂貶其朝桓則莊之郳黎來來朝蕭叔來朝爲不可通矣
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十五年夏四月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經例諸侯之卿稱名大夫稱人附庸之君與諸侯卿等可稱名則附庸之卿當稱人此必遣卿來朝耳

莊五年秋郳黎來來朝（郳國黎來名）
二十三年夏蕭叔朝公（蕭國叔字小國例可字可名）
不書來朝而書朝公以公在齊而叔就朝之故也
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
僖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師其子來朝也）
七年夏小邾子來朝（即郳黎來也郳[illegible]小邾子故修新君來朝禮）
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使其夫來朝也）
二十年夏郜子來朝
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前稱伯此稱子爲時王所降也）
文十一年秋曹伯來朝
十二年春杞伯來朝（又爲時王所進也）
秋滕子來朝
十五年夏曹伯來朝
宣元年秋邾子來朝
成四年三月杞伯來朝
六年夏六月邾子來朝
七年夏五月曹伯來朝
十八年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襄元年秋邾子來朝
六年秋滕子來朝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小邾子來朝
二十二年冬曹伯來朝
二十八年夏邾子來朝
昭三年秋小邾子來朝
十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秋郯子來朝
定十五年春邾子來朝
哀二年夏四月滕子來朝
（聘）
（聘周）僖三十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時襄王來聘而我報之）
文元年夏叔孫得臣如京師（襄王錫文公命故報之）

宣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定王來召聘始應之）
襄二十四年冬叔孫豹如京師（靈王新城王城魯往聘且賀城焉）
（聘齊）僖七年秋公子友如齊（聘齊桓公）
十二年冬公子友如齊（聘齊桓公）
二十八年秋公子遂如齊（齊昭公新立）
文元年冬公孫敖如齊
十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齊惠公新立）
時我文公薨而齊惠以新立來會葬故兩卿並行一聘新君一謝會葬也
宣十年秋季孫行父如齊（齊頃公新立）
成十一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齊靈公新立）
襄二十年秋叔老如齊（齊莊公新立）
叔老宣公母弟叔肸之孫叔氏而老名者周禮使聘用上卿此以宣弟大宗之後世爲宗卿而行使者猶桓弟季友爲季氏僖弟仲遂爲仲氏此以宣弟叔肸爲叔氏也
昭九年秋仲孫貜如齊（殷聘也）
（聘晉）僖三十六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聘晉文公）
文五年夏公孫敖如晉（聘晉襄公）
六年秋季孫行父如晉
宣十八年秋公孫歸父如晉（聘晉景公并謀去三桓也）
成六年夏公孫嬰齊如晉
冬季孫行父如晉
十一年夏季孫行父如晉（報聘）
襄二十四年春叔孫豹如晉（報聘）
二十九年冬仲孫羯如晉（報聘）
昭二年夏叔弓如晉（報聘）
叔弓叔老之子
八年夏叔弓如晉
定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二卿並行一獻鄭俘一報聘也）
（聘列）莊二十五年冬公孫友如陳（報聘）
僖五年夏公孫茲如牟
公孫茲者即叔孫戴伯叔牙之子也因自娶牟國女故假聘以往焉

文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
十一年秋公子遂如宋
成五年春仲孫蔑如宋
成八年春公孫嬰齊如莒
襄二年秋叔孫豹如宋
六年冬叔孫豹如邾
七年季孫宿如衞
二十年冬季孫宿如宋
昭六年冬叔弓如楚
二十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聘（周來）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周禮天子有下聘諸國之禮此與上凡伯來聘皆桓王聘我
者其凡伯稱爵南季稱字且或稱名以王國卿以上出使稱
爵大夫稱字士稱名不同
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其官渠其氏伯糾其名書例之不拘如此
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天子大夫稱字故仍氏叔字之子者子代父行也
八年春天王使家父來聘（家氏父字）
莊二十三年春祭叔來聘
祭邑叔字天子內臣也其不言天子使者史略文有此如王
人子突救衞類
僖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此宰太宰木食邑于周而爲三公者故稱爵不名
宣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王之季子即劉康公也
聘（齊來）隱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此齊僖公使聘也年者僖之母弟爲僖父齊莊公之大宗此
亦宗卿使聘者而不書氏以初立莊族此時未有氏也且史
例有單書其名者不惟不稱氏并不稱公子書法如此
僖三十三年春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報聘也國氏歸父名）
宣十年冬齊侯使國佐來聘

襄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齊景公新立）
聘（晉來）成三年冬十二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晉景公恐魯貳楚故來聘且尋盟焉見盟部
八年冬晉侯使士燮來聘（謀伐郯也）
十一年春晉侯使郤犫來聘
十八年夏晉侯使士匄來聘（晉悼公新立荊魯朝也）
襄元年冬晉侯使荀罃來聘
禮國君新立小國朝之大國聘焉
八年冬晉侯使士匄來聘（報朝也）
十二年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二十六年夏晉侯使荀吳來聘（晉平公召襄公也）
二十九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昭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魯昭公新立）
二十一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晉頃公新立）
聘（列國來）莊二十三年荊人來聘
人者大夫也
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氏叔字）
卿可字可名
文四年秋衞侯使甯俞來聘
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子越椒不稱氏書例有此
十二年秋秦伯使術來聘
術即西乞術亦不書氏
成三年冬十有二月衞侯使孫良夫來聘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宋共公新立）
襄元年冬衞侯使公孫剽來聘
五年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鄭僖公新立）
七年冬十月衞侯使孫林父來聘
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報聘）
二十九年夏吳子使札來聘
吳季札也不書氏
三十年春楚子使薳罷來聘（楚郟敖新立）
昭十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宋元公新立）

歸脤
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石氏尚名）
周禮大宗伯以脤膰親兄弟之國即歸脤也
錫命
周禮諸侯死王有錫命即追命也新位立王有錫命即錫瑞
之命也此周莊王錫桓公命是追命襄王錫文公命簡王錫
成公命俱是瑞命不同
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榮氏叔字）
天王失天字史闕文也
文元年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毛國伯爵）
成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召國伯爵）
天王稱天子史殊文也

皇清經解卷八之七十七終 [illegible]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七十八　學海堂
春秋屬辭比事記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會盟
會盟禮見朝聘門第分合不同已設多部以析之舊例有殊
會兼會殊盟特盟參盟諸名以皆非經文所有故不立部接
經文所有前未盟蒞盟同盟不盟類可依立部名其兼會一
部雖經文所有如會盟會成會侵會伐會救會戍會戰會城
會葬類然各有本部其所事在本部之侵伐戰救而不在此
一會則仍歸本部爲至當矣若遇與胥命與平與成則皆盟
會之別名雖儀有增減而體無同異故平成多在戰伐之後
而仍隸盟會門與會盟會伐諸兼會體不同

【會】

隱二年春公會戎於潛（戎徐戎也）

古夷狄雜處中國如西南之猺獠然自秦始盡驅之塞外而築長城以截之夫然後中國夷狄永有分別其在秦郡縣之外凡漢武所開之土未經驅逐者則諸夷尚存今之西南猺獠所稱土官土民皆是也春秋開卷即與戎盟此亦不得已而以與國禮相待故然胡氏誤以楚爲夷狄而攘之夫蠻夷猾夏所在都有徒攘荆楚無爲也況荆楚本先王所封國實五等諸侯非夷狄也魯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戎狄指淮夷徐戎非荆舒也

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二會俱奉桓王命討宋殤公也

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謀伐許也）

桓元年春三月公會鄭伯于垂（謀易許田也）

二年秋蔡侯鄭伯會于鄧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齊僖公）

春王失王字闕文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謀齊難也）

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齊鄭邀衛師伐魯魯求成于衛而衛絕之

十一年秋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二年秋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已上四會宋策書未詳說見毛氏傳中

十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春王失王字闕文後倣此

十五年夏公會齊侯于艾（齊襄公）

十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謀伐鄭也）

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齊侯姦公夫人文姜也）

莊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此齊桓始會平宋亂也桓親至會而列國以大夫至故齊稱侯而列國稱人

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單伯周大夫）

齊桓假王命伐宋宋服故有此會後同

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鄭伯會于鄄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杞成公夫人莊公之女以事見公而未及歸寧之期故不入國而會公于境禮也

冬公會齊侯于城濮

周惠王新立遇王子頹之亂衛師與燕師助之伐王而齊桓不能正討至王請伐衛然後會城濮以謀之伯主之無道如此

僖元年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齊桓謀伐楚也）

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此王世子即襄王也惠王將廢王世子而立王子帶故會之以定其位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定王位也）

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此僖公夫人會齊桓也策書未詳其事

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以淮夷病杞故也）

十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謀鄫且東略也）

十七年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齊桓以僖公滅項之故乘其會淮而執之不令歸僖夫人本桓女會而請之然後公得至自會推此則前此陽穀之會亦必有他故而史亡之矣

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此晉文興伯討不服也秦人者秦大夫也

文元年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十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晉與謀諸侯之從楚者）

十三年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也）

十有二月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請平于晉也）

十七年六月諸侯會于扈（晉平宋亂無功）

宣元年公會齊侯于平州

東門襄仲請于齊以立宣公故會齊固其位也

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九年秋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晉景求成于狄而狄服之因就狄與會焉

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楚子圍宋而我往會之）

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成二年冬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五年夏叔孫僑如會荀首于穀

荀首如齊逆女而僑如往會申鍧禮也

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

十六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晉召師于魯以伐鄭因公遲至遂怒而絕之例大夫稱人若邾鄫小國則皆卿而降一等比大國之大夫故亦稱人他倣此

襄元年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爲晉謀伐鄭也）

五年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晉使往會也）

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此晉與吳會也時吳以大夫至故稱人

七年冬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八年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此晉定朝聘之數將以序也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謀伐偪陽也

十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九年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二十一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爲晉錮欒氏也

二十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復錮欒氏也

二十四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謀伐齊也

二十五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復謀伐齊也

晉悼行伯動輒召十三國諸侯大夫日夕奔命而晉平效之諸國荼毒已極矣此會盟將變之候也

二十六年夏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此宋向戌合諸國大夫調和晉楚以息兵爭之會也

昭元年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尋宋之會也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靈王篡弒後思固位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十一年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謀救蔡不得也

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成虒祁宮諸侯朝而歸者多二心乃用叔向謀召諸侯而假兵力以脅之

二十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二十七年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令戍周且謀納昭公也

三十一年春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謀納昭公也

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 齊伐我而晉來救故迎會之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十四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謀救范中行氏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同上

邾子來會公

因蒐比蒲而會于蒐所故稱會以不行朝禮也

哀六年夏叔還會吳于柤 吳召會也

七年夏公會吳于鄫

十二年夏公會吳于橐皋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或稱吳或稱吳子史例如此如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類

盟

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凡會盟侵伐不必魯爲政皆首魯公以此爲魯史也即或但書及而不書公亦公及也若邾子書名則以附庸君與天子上士可名可字例同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稱人宋大夫

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月日有書有不書史例如此

冬紀子伯莒子盟于向 子伯紀大夫字

三年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此欲謀紀而預會者然策書不詳其事

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平鄭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桓元年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易許田也

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伐我後重爲此盟

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此迎公子糾者

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齊宋謀伐魯公子結以使媵聞而專盟故特書之

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齊桓修好于魯也

閔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僖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五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此齊桓以王世子會諸侯而重爲此盟者然不及王世子者以諸侯不敢與世子盟也按周禮天子十二年巡狩與諸侯盟于方岳之下則天子有盟何況世子但周禮今時已亡漢儒皆依文立說並無考據如此必王世子原不與盟故不書及非謂王世子不可盟也

九年秋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宋襄公思起伯也

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謀衛難也

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三十二年秋衛人及狄盟

文二年三月己巳及晉處父盟

晉襄初立以魯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處父不書字史例如此

三年冬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改盟也

十年秋及蘇子盟于女栗 蘇子周卿士頃王新立故也

十三年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十五年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此晉宋會八國謀伐齊者其不書諸國名者以公不與會不

能通也
十六年夏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十七年夏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齊侯親伐我也）
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成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謀齊難也）
二年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時鞌之戰魯大夫帥師會晉衛曹三國大夫與齊侯戰齊敗
而行成故與盟焉
十有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
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時楚侵魯故盟蜀以平之）
三年冬十一月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此晉衛二卿來聘而與之盟者恐二楚也
十一年三月己丑及郤犫盟（此亦來聘與盟者）
十六年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襄三年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七年冬十月壬戌及孫林父盟（此亦來聘與盟者）
十五年春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此亦宋來聘而與盟者然他皆不地而此書地以他盟于國
而此獨盟于城外邑也
十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此我與晉同圍齊之諸侯也
二十七年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此平晉楚爭也）
定元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晉定借王人及諸國之師會召陵侵楚而重爲是盟與僖五
年諸侯會首止九年諸侯會葵丘例同
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侯衛侯盟于沙
晉伯衰諸侯自相盟如此
八年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哀二年春王二月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同盟
同盟者眾共爲之雖一國爲政而爲眾國所共成則曰同穀
梁謂同者眾所同欲而爲釋例者遵之則同盟辭澤顯有齊
侯不欲盟而盟于彤水之外即晉欲媚吳遣荀會迎吳子于
淮上而吳子仍不來至平丘同盟則諸侯皆貳晉晉用叔向
謀大出兵力脅王官并十三國諸侯而強使之盟然且有我
公之不與盟者何同欲也若左氏曰同尊周室則凡同盟者
皆晉挾諸國以與楚爭諸小國並未嘗尊周也三傳皆不知
比事而以臆釋經誤矣
宣十二年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晉要宋服也）
成七年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晉與楚爭鄭也）
十七年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晉伐鄭也）
襄十一年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晉伐鄭也）
已上無諸國諸侯字者承前文也
二十五年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晉伐齊也）
亦承前文後做此
昭十三年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晉脅諸侯服己也）

皇清經解卷八之七十八終　漢軍樊封舊校　南海陳韶番禺黎永椿新校

皇清經解　經　卷八之七十九　學海堂

春秋屬辭比事記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會盟（會而後盟也）
隱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桓十二年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冬十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十七年春正月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齊將謀紀而魯成之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盟齊桓也）
二十三年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僖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
盟于洮
齊桓定襄王位也
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伐楚救徐而謀之）
十九年夏四月鄫子會盟于邾
宋襄思起伯召曹伯邾子會于曹南而曹伯邾子皆不至但
使大夫赴會經書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是也是時急召
鄫子鄫子追宋襄及邾而不及會矣宋襄乃使邾子殺鄫子
作犧牲祭祀而然後伐曹故此變書會盟言來赴會與盟而
不知盟而後會抑會而後盟也此志宋惡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此僖公與諸國召楚子以謀伐宋也鄫子魯壻故魯先之然
亦宋襄無道故諸國合謀如此
二十一年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時楚以諸侯之師伐宋執宋襄而後爲會以釋之
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衛成爲我平莒也）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尋洮盟也）
二十七年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楚會諸侯伐宋而公往會之
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
盟于踐土
此晉文奉襄王以會諸侯也
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
翟泉
此尋踐土盟且謀伐鄭也
文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晉襄以魯衛不朝新君來討公已如晉未還
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
翟泉
此尋踐土盟且謀伐鄭也其所會皆卿大夫而我但書會字

亦公會也史例如此
文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晉襄欲伐衛而諸國求成于晉故晉士縠受成焉
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此晉靈初立諸國共盟而晉趙盾受盟者其不書諸國名而
統言諸侯以公後至未通名也
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以雒戎將伐魯也
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魯請盟而齊不許也
三年六月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
袁僑盟
此晉為雞澤之會陳請入會而與之盟者
十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晉平新立與楚爭伯脅諸侯為盟獨齊侯不至晉令諸國大
夫與齊使盟而齊使又逃歸于是大夫自為盟故變文如此
二十一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齊晉平也
昭十五年夏五月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謀納昭公也
定十二年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結叛晉也

會同盟

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
滕子同盟于幽齊楚爭服鄭也
文十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
酉同盟于新城晉謀服諸國也
宣十七年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晉景服諸國也
成五年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
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晉服鄭也
九年春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晉與楚爭鄭也
十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
邾人同盟于戚
十八年十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
虛朾晉悼與楚爭宋也
襄三年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
未同盟于雞澤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此晉悼攘代之盟也

來盟

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公子例通名語者鄭弟名也此與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同
閔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齊桓定魯難也高傒稱子與前年稱季子來歸同
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此齊桓伐楚而楚來盟故云于師召陵師所退地
文十五年春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宣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襄二十九年夏杞子來盟

涖盟往盟也

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尋齊桓陽穀之會也
文七年冬公孫敖如莒涖盟
昭七年春叔孫舍如齊涖盟
定十一年冬叔還如鄭涖盟魯鄭俱叛晉也

乞盟

僖八年春鄭伯乞盟齊桓會洮服鄭也

逃盟

僖五年秋鄭伯逃歸不盟齊桓盟首止而鄭叛歸也

不盟

昭十三年八月公不與盟晉平丘之盟受莒愬而斥公也

遇草次相會之名

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莊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二十三年夏公及齊侯遇于穀齊桓修好也
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桓謀伐戎也
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僖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公惡鄫子不朝留季姬歸寧而將絕之故姬遇鄫子而使之
來朝蓋鄫子魯婿也

胥命

相命也有約言而不歃血謂之相命
桓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齊衛于隱八年曾為瓦屋之盟以平鄭此不知何事故書未
詳

平

平即成也傳多稱成而經多稱平要其義則一耳
隱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宣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定十年春王正月及齊平
十一年冬及鄭平

成

桓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成華督弒君之亂

侵伐

軍禮為五禮之一而侵與伐又祇得軍禮之二然而大槩可
見者以潛師掠境與聲罪致討一陰一陽行軍之大致不過
如此觀傳春秋皆征伐之書即孟子亦曰征者上伐下也敵
國不相征也則春秋竟無一征字凡侵六十伐二百有七其
中圍襲入戰取救諸部原與侵伐別見者各就其標目而分
著于篇

侵

莊十年春二月公侵宋
十五年秋鄭人侵宋
二十四年冬戎侵曹

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

此策書不詳其事然鄭以許爲與國而思以并之竟與春秋相始終者此其一也

僖二年冬楚人侵鄭 楚與齊爭鄭也

三年春狄侵衛

十四年秋狄侵鄭

二十一年春狄侵衛

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

三十年夏狄侵齊秋介人侵蕭

三十二年夏衛人侵狄

三十三年夏狄侵齊

文四年夏狄侵齊

七年夏狄侵我西鄙

春秋書侵三十四而狄居十四然且侵宋伐鄭滅衛滅邢卽以齊桓之攘夷而僖三十年齊伯衰而遂侵之今忽來侵我書所稱蠻夷猾夏詩所稱戎狄是膺者正指此等胡氏妄以楚當之而不知其誤也秦楚吳越皆春秋五等之爵竝非夷狄惟此戎狄橫肆春秋屢書之此卽寓攘之意若胡氏謂內中國外夷狄則以秦後之夷狄論春秋不通極矣春秋遏中國皆夷狄焉能外耶

九年夏狄侵齊

十年冬狄侵宋

十一年秋狄侵齊

十三年冬狄侵衛

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

冬十有二月齊人侵我西鄙

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二年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三年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

四年夏赤狄侵齊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成二年楚師鄭師侵衛

十八年冬楚人鄭人侵宋

襄二年夏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十四年夏莒人侵我東鄙

定六年春公侵鄭 奉晉命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二月公侵齊 皆報伐也

〔會侵〕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一晉假王命伐楚而不敢伐卽書侵而仍不侵隔之也

〔追侵〕僖二十六年春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執侵〕定七年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括以侵衛

此齊衛欲叛晉而衛大夫不從衛侯陰通齊侯使陽執其使以侵之蓋思脅其諸大夫也

〔獲侵〕襄八年夏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師侵〕宣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侵無不帥師者特書例偶不同耳或曰帥師重侵事非也先仲氏謂成襄後史多書帥師而此皆不然此爲得之

成六年春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衛與我皆受晉命以討宋竝非重其事而書帥師者若二鄭竝書則凡我出師有然亦是史例蓋重出師不是重此一師也

八年春晉欒書帥師侵蔡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奉晉命也

十六年夏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十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晉命也

襄元年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十一年夏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十二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二十四年春仲孫羯帥師侵齊 晉命也

定八年秋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九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晉命也

哀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十年夏晉趙鞅帥師侵齊

十三年秋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帥師會侵〕僖四年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帥師侵遂〕襄十九年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會侵侵次〕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此齊桓以諸侯之師伐楚也

同一帥侵而晉楚多爭強鄭宋多釋患魯衛在僖文之間皆受命于齊宣成以後則皆受命于晉而文無異同者正所謂義以事起以禮斷而不在于書法句字間也

伐

隱二年十二月鄭人伐衛

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五年秋邾人鄭人伐宋

七年秋公伐邾 策書不合

桓八年秋伐邾

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十七年秋及宋人衛人伐邾

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十五年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十六年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秋荆伐鄭 楚爭鄭之始

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年冬齊人伐戎

二十六年春公伐戎

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僖元年楚人伐鄭

三年楚人伐鄭 鄭與齊爭也

四年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七年春齊人伐鄭

八年夏狄伐晉

十年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十五年楚人伐徐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冬宋人伐曹
十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楚與國）
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宋襄納齊孝公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
十九年衛人伐邢
二十年楚人伐隨
二十一年冬公伐邾
二十二年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二十三年楚人伐陳
二十四年夏狄伐鄭
二十六年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二十八年春晉侯伐衛（晉文報怨也）
三十三年秋伐齊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文元年晉侯伐衛　衛人伐晉（此晉伐衛而衛報之）
二年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三年秦人伐晉
四年晉侯伐秦
七年春公伐邾　冬徐伐莒
十年夏秦伐晉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
十四年春邾人伐我南鄙
十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齊侯伐我西鄙
宣元年晉人宋人伐鄭　秦師伐晉
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
四年冬楚子伐鄭
五年冬楚子伐鄭
八年晉師白狄伐秦　楚師伐陳
九年齊侯伐萊
十年六月宋師伐滕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楚子伐鄭
十二年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十四年晉侯伐鄭

十五年秦人伐晉
十八年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
成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赤狄也）　冬鄭伐許
四年鄭伯伐許
七年吳伐郯
九年秦人白狄伐晉
十五年楚子伐鄭
襄二年鄭師伐宋
八年莒人伐我東鄙
九年楚子伐鄭
十年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十一年楚子鄭伯伐宋　冬秦人伐晉
十五年邾人伐我南鄙
十六年齊侯伐我北鄙
十七年宋人伐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八年秋齊師伐我北鄙
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
二十四年夏楚子伐吳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二十六年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五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此合諸國師而不書會者以楚效晉作攘伐而不曉會禮故
略之此亦文例也
六年齊侯伐北燕
十二年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十六年春齊侯伐徐
十九年春宋公伐邾
二十二年春齊侯伐莒
三十二年夏吳伐越
定二年秋楚人伐吳
哀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
五年夏齊侯伐宋

六年吳伐陳
八年吳伐我
九年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十年宋人伐鄭

皇清經解卷八之七十九終　南海陳韶　番禺梁承楷覆校　漢軍[illegible]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八十

春秋屬辭比事記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從王伐

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此桓王惡鄭莊以諸侯之師伐之而大國無至者即小國以大夫行而君不親軍故經以從王發例甚深痛春秋之無王也是役王師敗績而不書諱之也文也

帥師伐

莊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丘（[illegible]書）
僖三十三年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文十四年叔彭生帥師伐邾
宣九年九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成三年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六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七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九年晉欒書帥師伐鄭
十四年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襄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五年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八年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十年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十四年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十七年衛石買帥師伐曹
十八年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九年衞孫林父帥師伐齊
二十年仲孫速帥師伐邾
二十四年齊崔杼帥師伐莒
二十五年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昭六年楚薳罷帥師伐吳
十年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十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定四年晉士鞅衞孔圉帥師伐鮮虞
七年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八年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十二年衞公孟彄帥師伐曹
十三年衞公孟彄帥師伐曹
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
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三年宋樂髡帥師伐曹
五年晉趙鞅帥師伐衞
六年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
帥師伐曹
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
十二年宋向巢帥師伐鄭
十三年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會伐　桓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于袲伐鄭
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蔡侯伐鄭
莊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衞
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衞
十四年夏單伯會伐宋（齊桓假王命也）
二十六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宣元年宋公陳侯衞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
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成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
八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十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
十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
邾人滕人伐秦
十六年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晉假王命也）
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邾人伐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襄九年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年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
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春秋會伐即孟子摟伐也摟伐之習雖起齊桓然不過數國
且偶再耳晉自襄靈後無歲不然且動輒一十二國君必親
至試問從王之師有是否也
十四年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衞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非命卿有名即稱人十二國伐秦是伐之也甚矣
十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衞甯殖宋人伐許
哀十年公會吳伐齊
十一年公會吳伐齊
伐取　隱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十年秋宋人蔡人衞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敗其師而取其眾也）
僖二十三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三十三年公伐邾取訾婁
宣四年春公伐莒取向
伐戰　桓十二年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伐圍　隱五年冬宋人伐鄭圍長葛
僖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二十六年冬楚人伐宋圍緡

襄十二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伐入　文十五年齊侯伐曹入其郛
成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伐納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糾齊公子也）
伐歸　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此非搆伐徒剽略耳特書伐重王人也
伐救　僖三十三年宣十二年宋師伐陳衞人救陳
伐卒　襄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帥師會伐　隱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
十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此魯齊鄭奉王命討宋而君不親單但遣大夫帥師故不書
王命亦文例也
帥師伐取　宣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哀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
東田及沂西田
帥師伐圍　襄十七年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帥師伐入　文十五年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帥師伐救　文三年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宣九年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哀十年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帥師伐潰入　成九年楚公子嬰齊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帥師伐會次　襄元年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
杞人次于鄫
會伐圍　僖九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會伐潰　文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
伐沈沈潰
會伐執　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
盂執宋公以伐宋
伐會救　莊二十八年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文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衞人許人救鄭
伐會救　襄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伐戰敗績　莊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衞衞人及齊人戰衞

人敗績

齊桓奉王命討衛而經不書不親軍也

（會伐侵入）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克

隱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克者勝也勝之已臣子之也此春秋尊例也

入　入而取其地與入而不取其地統名曰入

隱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　無駭帥師入極

五年衛師入郕（名國）

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十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此後俱闕

按屬辭比事記十卷在同門編輯時已亡其半今無可問矣諸門倣成式尚可補綴然不敢頓闕闕之已耳若屬比切例一門則在本傳下細覩自具如惠公娶宋仲子與衛莊娶陳厲嬀比例惠公立桓公爲嫡子與魯莊立子般爲嫡子比例類並鮮闕軼且每傳下又有明註如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與莊三年溺帥師伐鄭例同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與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例同類較之二十二門部一槩比屬者迥別此在本傳已自瞭然何敢再贅觀者諒之遠宗謹識

皇清經解卷八之八十　漢軍奕封舊校　南海陳韶番禺黎永濂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八十一　學海堂

春秋異文箋

仁和趙徵君坦著

隱公元年

左氏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杜注邾今魯國鄒縣也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

釋文蔑亡結反

公羊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唐石經作眛注疏本作昧）

釋文婁力俱反邾人語聲後曰婁故曰邾婁禮記同左氏穀梁無婁字眛亡結反穀梁同左氏作蔑

穀梁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唐石經作眛）

釋文眛音蔑左氏作蔑

謹案列國方言有語聲在前者句吳於越是也有語聲在後者邾婁是也卽人名亦然吳子壽夢寺人惠牆伊戾是也公羊多齊言故邾作邾婁蔑眛音同義通啇釋例世族譜邾今魯國鄒縣是也　六書故邾鄒同聲實一字也春秋時邾莒用夷故邾謂之邾婁婁亦兩音力俱切者合邾婁之音爲邾力溝切者合邾婁之音爲鄒也輿地廣記曰今淄州鄒平縣古鄒國也兗州鄒縣邾文公所遷本繹邑也有孟子家　唐韻正十八尤鄒古音則俱反公羊傳邾婁卽鄒字以一字爲二字孟子題辭邾國至孟子時魯穆公改曰鄒　釋例土地名魯地蔑姑蔑二名魯國卞縣南有姑蔑城　竹書紀年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　說文苜部蔑勞目無精也从苜人勞則蔑然从戍目部眛目不明也从目末聲眛目不明也从目未聲　五經文字眛音蔑見春秋傳案此（从目未从目末）

二年

左氏　無駭帥師入極

釋文駭戶楷反

公羊　同左氏

穀梁　無侅帥師入極

釋文侅音該又戶楷反左氏作駭

謹案駭侅音義近古或通用　說文侅奇侅非常也从人亥聲駭驚也从馬亥聲　莊子外物篇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

釋文絯音駭又音該（據此駭與絯通）

左氏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公羊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

釋文綸音須左氏作裂繻（案此陸氏所據本繻作綸）

穀梁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釋文緰音須左氏作裂繻

謹案裂繻字子帛則左氏作裂繻爲正公穀裂作履聲之轉繻作緰古今字說文玉篇無緰字　說文繻繒采色从糸需聲讀若易繻有衣臣鉉等曰漢書傳符帛也　玉篇繻汝俱切細密之羅也繻也又思俱切帛邊也古者過關以符書帛裂而分之若今券也　廣韻繻傳符帛緰彩綸帛也皆相俞切　唐韻正十七薛裂上聲則音履春秋隱二年紀裂繻來逆女公羊穀梁傳並作履緰

左氏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傳魯故也　注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稱字以嘉之也

公羊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釋文紀子伯左氏作子帛

穀梁　同公羊

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　釋文子伯如字長也左氏作子帛

謹案子伯之義公羊闕疑穀梁用兩或曰蓋傳亦傳疑之辭杜氏以子帛爲裂繻字與鄭氏禮注合鄭氏釋裂繻名義較玉篇爲得而義實相輔帛伯古通叚　周禮考工記弓人筋䋴不迆注元謂䋴讀爲裂繻之裂疏讀從隱二年左氏傳紀裂繻來逆女彼裂繻字子帛則爲裂破衣義　禮記內則男鞶革女鞶絲注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正義云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者言男女鞶囊之外更有繒帛之物飾而緣之則是春秋桓二年所稱鞶裂者與疑而未定故稱與案傳作鞶厲鄭此注云鞶裂厲裂義同也祇謂鞶囊裂帛爲之飾又引詩云垂帶如厲者證厲是鞶囊裂帛之飾也案彼注云而如也而厲如鞶厲也又引紀子帛名裂繻者雖引毛詩以厲爲裂其義未顯故引紀子帛名裂繻者以證之言帛必分裂也云字雖今異意實同也者言古時厲裂通爲一字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周帛女鬲銘帛女作齊鬲帛女卽伯女　經籍纂詁史記伍子胥傳伯嚭論衡作帛喜文選注作帛否　墨子備城門篇一帛尉注帛同伯

三年

左氏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傳夏君氏卒聲子也又云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　注不書姓辟正夫人也　正義君氏者隱公之母聲子也謂之君氏者言是君之母

公羊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釋文尹氏左氏作君氏

穀梁 同公羊

傳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 集解不書官名疑其譏世卿 釋文尹如字周大夫也左氏作君氏

謹案公穀作尹亦聲之譌否則篆文殘脫當从左氏爲正 左氏昭二十年傳棠君尚釋文君或作尹 荀子大略篇堯學於君疇注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新序堯學于尹壽 日知錄君氏卒以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例之從左氏爲是不言子氏者子氏非一故繫之君以爲別猶仲子之繫惠公也若天子之卿則當舉其名不但言氏也或疑君氏之名別無所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蓋當時有此稱然則去其夫人卽爲君氏矣戰國齊有君王后

左氏 癸未葬宋穆公

公羊 癸未葬宋繆公

釋文宋繆公音穆左氏作穆凡此後放此

穀梁 同公羊

釋文繆音穆本亦作穆

謹案繆與穆通聲之轉耳 公羊隱元年傳注据賢繆公釋文繆音穆又十二年傳賢繆公也釋文繆音木襄二年傳曾姜與繆姜釋文繆音穆 穀梁莊二十七年傳注繆公召縣子而問焉釋文繆音穆 孟子公孫丑下昔者魯繆公音義繆音穆萬章上以要秦繆公音義繆音穆 唐韻正一屋繆莫六切去聲則音茂禮記檀弓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繆音木大傳序以昭繆注繆讀爲穆聲之誤也坊記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繆音穆春秋隱三年葬宋穆公公羊穀梁傳竝作繆僖四年葬許穆公宣三年葬鄭穆公成三年葬衞穆公襄九年葬我小君穆姜同史記魯世家大公召公乃繆卜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儒林傳繆生索隱曰繆音亾救反一音穆晉書惠帝紀繆允繆音謬通鑑晉武帝紀繆蔚注繆靡幼反又莫六反于愼行筆塵曰繆字與穆字通亦與謬字通秦穆魯穆之諡皆以繆爲穆何曾賈充之諡又以繆爲謬漢書異姓諸侯王表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古今人表秦繆公秦繆夫人鄭繆公蘭陳繆公晉繆侯燕繆侯蔡繆公衞繆公晉繆公楚繆王凡穆字皆作繆息夫躬傳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師古曰繆讀曰穆鄒陽傳繆公委之以政韓安國傳昔秦繆公都雍師古曰繆讀與穆同 荀子王制篇分未定也不有昭繆注繆讀爲穆 困學紀聞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云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荀子云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蓋古字通用 列子目錄與鄭繆公同時釋文繆音穆

四年

左氏 戊申衞州吁弑其君完

公羊 同左氏

穀梁 戊申衞祝吁弑其君完

釋文祝吁左氏公羊及詩作州吁

謹案州祝亦聲轉 書金縢傳告謂祝辭釋文祝如字或之又反洛誥逸祝册釋文祝之又反一音之六反無逸否則厥口詛祝釋文祝之又反 詩大雅蕩侯作侯祝釋文祝周救反本或作咒非魯頌閟宮箋謂爲之祝慶也釋文祝之又反 周禮天官女祝釋文祝之六反鄭徐之又反春官詛祝注詛祝之釋文祝之又反大祝掌六祝之辭釋文祝之秀反後除大祝宗祝諸官皆同以意求之夏官大馭馭下祝登受轡釋文祝之又反 儀禮士冠禮乃祝釋文祝之又反一音之六反大射儀注天子祝侯曰釋文祝之又反聘禮僕爲祝注曰釋文上之六反下之又反士虞禮祝祝卒釋文劉下之又反特牲饋食禮注祝曰釋文祝州又反少牢饋食禮祝祝曰釋文下之又反 禮記曲禮下注皆祝辭也釋文祝之又反又之六反曾子問大祝釋文祝之六反祝聲三釋文祝之六反徐之又反祝曰釋文祝皇之六反舊之又反禮運作其祝號釋文祝之六反徐之又反郊特牲注此蜡祭祝辭也釋文祝之六反又之又反詔祝於室釋文祝之六反又之又反雜記下祝稱卜葬虞釋文祝之六反徐之又反 左氏成十七年傳愛我者惟祝我釋文祝之又反襄十七年傳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釋文祝之又反昭二十年傳祝有益也釋文祝之又反哀二十五年傳武伯爲祝釋文祝之六反又之又反 公羊襄二十九年傳飲食必祝釋文祝之六反又之六反 說文吅部喌呼雞重言之从吅州聲讀若祝繫傳[illegible]臣鍇曰重言之故从二口列僊傳有祝雞翁後人或作咒[illegible]逐反 音論平上去三聲固多通貫惟入聲似覺差殊然而祝之爲州見於穀梁蒲之爲亳見於公羊若此之類不可悉數 唐韻正一屋祝之六切平聲則音州春秋隱四年衞州吁弑其君完穀梁傳作祝吁去聲則音呪史記齊世家使祝可祝而來正義曰祝音章受反漢書外戚傳飲酒酹地皆祝延之祝音之受反後魏穆子容太公呂望碑脩言歸故鄉降神巫咒徒居淇水棠宅峰岫庭栽異木井依餘棠巫祝作巫咒當時人以咒字爲祝字之變說從人分爲兩字失唐歐陽詢書皇甫誕碑祝綱泣孰作咒綱 莊子天地篇請祝聖人釋文祝之又反又州六反 春秋桓五年城祝邱漢書文[illegible]引洪範五行傳與州邱之役

左氏 九月衞人殺州吁于濮

公羊 同左氏

穀梁 九月衞人殺祝吁于濮

說見上

五年

左氏 春公矢魚于棠

傳陳魚而觀之 注書陳魚以示非禮也書棠譏遠地也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

公羊 春公觀魚于棠

釋文觀魚左氏作矢魚

穀梁 同公羊

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釋文觀魚如字左氏作矢魚

謹案左氏傳以陳釋矢與觀魚義適古方言支眞部有[illegible]者眞諄臻文欣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同爲一部則說之通矢亦無足異朱子王伯厚釋矢魚爲射魚其說似新存以俟考 爾雅釋詁矢陳也 史記魯世家隱公五年觀漁於棠集解賈逵曰棠魯地陳魚而觀之 困學紀聞朱文公曰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也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

（左氏）秋衛師入郕
釋文郕音成國名
（公羊）秋衛師入盛
釋文盛音成左氏作郕
（穀梁）同左氏
釋文郕音成
謹案成郕音故公羊作盛　易繫上成象之謂乾　釋文
成象蜀才作盛象　說卦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　又盛
鄭音成云裝也　考工記匠人白盛注盛之言成也　左氏
音　二年傳盛服將朝釋文盛音成本或作成　釋名　言語
成盛也　史記封禪書成山斗入海　漢書武帝紀幸琅邪
禮日成山師古曰成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郊祀志作盛
山其音同郊祀志七曰日主祠盛山盛山斗入海師古曰盛
音成　荀子王霸篇以觀其盛者也　注盛讀爲成

六年
（左氏）春鄭人來渝平
傳更成也　注渝變也正義曰變平者變更前惡而復爲和
好又曰服虔云公爲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爲約束以
結之故曰渝平
（公羊）春鄭人來輸平
傳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曰吾成
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也　釋文輸式朱反墮也左氏作渝
平
（穀梁）同公羊
傳輸者墮也平之爲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　釋
文輸失朱反墮也左氏作渝平
謹案隱公自元年以來並未與鄭人平則此書渝平不得爲
墮其成渝輸音近義同从左氏以更成釋渝平爲允　廣雅
釋詁輸更也疏證輸讀爲渝左氏春秋隱六年鄭人來渝平
傳云更成也公羊穀梁傳並作輸輸渝古通用爾雅渝變也
變亦更也　困學紀聞詛楚文變輸盟刺卽渝字朱文公引
以證公穀鄭人來輸平卽左氏渝平也　老子道德經考異
唐傅奕定本質直若輸河上公王弼作渝古字通鄭春秋渝
平爲輸平是

八年
（左氏）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釋文祊必彭反
（公羊）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
釋文邴彼命反又音丙左氏作祊
（穀梁）同公羊
釋文邴彼病反一音丙左氏作祊
謹案方丙古音通祊作邴亦猶旁音　周禮春官內史掌王之
八枋之灋釋文枋本又作柄兵病反　儀禮士冠禮賓受醴
于戶東加柶面枋注今文枋爲柄士昏禮將加勺皆南枋
注今文枋作柄少牢饋食禮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柄注古
文柄皆爲枋　禮記禮運以四時爲柄釋文柄本又作枋兵
命反　穀梁古義穆天子傳云戊戌天子北入于邴郭璞曰
邴鄭邑左傳作祊古方丙同字　毛詩古音攷說文仿相佀
也从人方聲又作俩云古文仿从丙是方丙古通音也周禮
八枋亦音柄非其證乎　唐韻正二十八梗邴古音補往反
春秋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祊字公羊穀梁傳並作邴九
年公會齊侯于防公羊傳作邴急就篇邴勝箱注邴一作祊
當柄又音丙案古字从丙从方多通用晉陸雲贈鄭曼季詩
發憤潛帷俩佛有思卽彷彿字玉篇彷方往切一作俩籀文
柄古音必漾反戰國策公仲柄得秦師史記甘茂傳作方
鶡冠子王鈇篇成鳩之所枋以超等武靈王篇手據兵刃之
枋而脩戰注枋柄也
（左氏）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注浮來紀邑東莞（釋例土地名作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
號曰邳來閒
（公羊）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
釋文包來左氏作浮來
（穀梁）同公羊
釋文包音苞一音浮左氏作浮來
謹案蕭尙有豪尤幽部古多通轉禮檀弓鄭注秦人猶揺[illegible]
相近然則浮之通包亦方音之轉耳　書武成篇血流漂杵
論衡語增篇作血流浮杵　詩大雅韓奕炰鼈鮮魚釋文炰
步交反　禮記投壺篇若是者浮注浮或作匏　說文火
部炰炙也从火包聲詩曰炰之烰烰繫傳通釋臣鍇曰烝气
上出皃呂氏春秋有侁氏得嬰兒命烰人養之烰人庖人也附
柔反手部捊引取也从手孚聲抱捊或从包　說文木部枹
擊鼓杖也从木包聲　五經文字枹音浮鼓槌也　漢書酷
吏傳枹鼓不絕顏注枹音義引字林曰枹擊鼓柄音浮　國語
齊語亦枹鼓立於軍門注枹音浮　唐韻正十八尤部鹽
鐵論毀學斯與苞丘子同事荀卿苞丘子卽浮丘子也漢書楚
元王傳云浮丘伯者孫卿門人　水經注濁漳水篇漳水出
鹿谷山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淮南子謂之發苞山　呂覽本
味篇令烰人養之注烰猶庖也　儀禮少牢饋食禮二手執
挑匕枋以挹湆注挑謂之歃讀如或舂或抗之抗字或作挑
者秦人語也又云今文挑作抗
（左氏）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公羊）同左氏
（穀梁）冬十有二月無侅卒
說見二年

九年
（左氏）挾卒
（公羊）俠卒
釋文俠卒音協
（穀梁）同公羊
謹案挾俠音義通　詩大雅大明篇使不挾四方　韓詩外
傳第五卷使不俠四方　方言第二卷挾斯敗也　廣雅釋
詁俠斯敗也疏證挾與俠通　玉篇挾戶頰切懷也持也俠
胡頰切漢書云季布爲任俠有名注云俠之言挾也以權力
俠輔人也　漢書禮樂志郊祀歌俠嘉夜茝蘭芳師古曰俠
與挾同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陛師古曰俠與挾同　法言
淵騫篇遊俠曰俠仲宋咸注俠與挾同持也
（左氏）冬公會齊侯于防
（公羊）冬公會齊侯于邴
釋文邴左氏作防

穀梁 同左氏

集解防魯地

謹案防㕍古字通　隸釋金鄉長侯成碑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也其先出自豳岐周文之後封于鄭鄭共仲賜氏曰侯厥口宜多臣功佐國要盟齊魯嘉會自加因以爲家焉

餘說詳八年歸祊下

十年

左氏 宋人蔡人衞人伐戴 唐石經初刻作載後刓改作戴

注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　釋文戴音再字林作𢧵云故國在陳留　正義地理志云梁國甾縣故戴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古者甾戴聲相近故鄭元詩箋讀倣戴爲甾是其音大同故漢于戴國立甾縣于晉屬陳留宋今大毛詩作

假截

公羊 宋人蔡人衞人伐載

穀梁 同公羊

釋文載如字本或作戴

謹案說文𢦏作𢧵別有載戴二字錢宮詹明微云地邑名从邑多由經師增益然則古文或作𢧵載𢧵皆義通古通用　毛詩古義陳留戴國本亦作載故隋時置載州說者以爲𢧵而駁益未知字之相通也　漢書五行志下之下滅戴既古曰戴國今外黃縣東南戴城是也讀者多誤爲載故隋經置載州爲地理志下梁國甾故戴國　續漢書郡國志三陳留郡考城故甾注陳留志曰古戴國地名　詩周頌絲衣篇載弁俅俅箋載猶戴也釋文載如字又音戴同　爾雅釋言篇注戴弁俅俅　玉篇頁部戴弁俅俅　禮記曲禮篇前有水則載青旌釋文載音戴本亦作戴月令篇載青旂釋文載音戴儒行篇戴仁而行釋文載音戴本亦作戴　後魏刁遵墓誌銘戴仁抱義　爾雅釋邱途出其前戴邱釋山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砠　釋名釋山石戴土曰岨岨臚然也土戴石曰崔嵬因形名之也疏證戴卽載古通用釋邱道出其前曰戴邱釋姿容戴戴也載在其上也又云戴載也載之於頭也　說文邑部𨜒故國在陳留从邑𢦏聲異部戴分物得增益曰戴从異𢦏聲車部載乘也从車𢦏聲　山海經大荒東經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　荀子解蔽篇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注載讀爲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傳王者見孟子　列子黃帝篇晨者章戴有請于子釋文章載一本作章戴　莊子庚桑楚篇昭景也著戴也釋文戴本亦作載

左氏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公羊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

釋文入盛左氏作郕

穀梁 同左氏

說見五年

十一年

左氏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illegible]五月二字

傳夏公會鄭伯于郲　注時來郲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　釋文郲音來釐音來又力之反

公羊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祁黎

釋文祁音巨之反又上之反黎音力兮反又力私反左氏作時來

穀梁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

謹案來古音釐公羊作祁黎亦假音左氏傳作郲又時來之合音耳　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南逕釐城東春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釐也傳作郲京相璠曰今滎陽縣東四十里有故釐城也　爾雅釋詁篇釐十一年會時來公羊作祁黎左文作郲注滎陽東有釐城鄭地也釐音來此不知來字古音黎又豈知釐音來之故　左氏襄二十三年傳獲晏氂釋文氂力之反徐音來昭九年傳魏駘芮岐畢注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釋文駘他來反又音來一音力之反本或作釐二十四年經杞伯郁釐卒釋文釐本又作釐力之反又音來　公羊隱五年傳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禮記大學一人貪戾注引作登戾之　爾雅釋邱正義淮南有州黎邱者州黎卽州來古者來黎音同　說文艸部萊蔓華也从艸來聲繫傳通釋臣鍇案爾雅釐蔓華注未詳釐與萊音同　毛詩古音攷來音釐儀禮來女孝孫注云來讀曰釐劉向傳貽我來牟作飴我釐麰來音釐陸璣草木疏萊藜也說文萊蔓華爾雅作釐　史記封禪書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集解徐廣曰貍一名不來　莊子逍遙遊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釋文斄郭呂之反徐李音來又音離應帝王篇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釋文斄音來李音貍崔云旄牛也

皇清經解卷八之八十一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八十二　學海堂　鹽川秦培璠督校　順德馮佐勛仝校

春秋異文箋　仁和趙徵君坦著

桓公二年

左氏 秋七月杞侯來朝

傳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公羊 秋七月紀侯來朝

穀梁 同公羊

釋文紀侯左氏作杞侯

謹案左氏作杞侯與下文入杞相聯貫公羊作紀侯注以爲天子將娶于紀疏引八年冬遂逆王后于紀爲證然天子娶于諸侯何待閱七年之久其說非是穀梁亦作紀集解亦以爲紀國杞紀音相近字亦相類公穀誤爲紀　詩商頌長發箋顧昆吾皆己姓也釋文己音紀又音杞　左氏文七年傳穆伯娶于莒曰戴己釋文己音紀一音杞　說文木部杞从木己聲糸部紀从糸己聲

三年

左氏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傳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注二年入杞故今來求成

公羊 六月公會紀侯于盛

釋文盛音成

穀梁 同左氏

集解郕魯地

杞紀互異說見二年杞侯來朝下郕盛互異說見隱五年入郕下

五年

左氏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公羊 同左氏

穀梁 天王使任叔之子來聘

釋文任叔音壬左氏作仍叔

謹案仍任音相近故假借　晉書地理志新補正第一卷仍下注云沅案毛萇詩序雲漢仍叔美宣王也仍氏世爲周大夫古仍任通用仍叔穀梁作任叔昭二十二年王師軍于氾于解次于任人當即仍叔之仍也

左氏 螽

釋文螽音終

公羊 𧒒

釋文𧒒音終本亦作螽說文𧒒或螽字

穀梁 同左氏

謹案螽𧒒字同𧒒爲諧聲兼會意字　左氏僖十五年經八月螽釋文螽音終本亦作𧒒　公羊文三年傳注螽猶眾也趙㢝疾何休曰螽猶眾也　說文䖵部螽蝗也从䖵宊聲宊古文終字𧒒螽或从虫眾聲

六年

左氏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注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

公羊 同左氏

穀梁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釋文紀侯左氏作杞侯今本左氏經傳亦作紀

謹案成郕字同說見莊八年圍郕下杞紀互異說見桓二年杞侯來朝下

十一年

左氏 公會宋公于夫鍾

釋文夫音扶

公羊 公會宋公于夫童

釋文夫　音扶下音鍾又如字左氏作夫鍾

穀梁 同左氏

釋文夫音扶麋氏本鍾作童音鍾

謹案鍾童同音假借字　水經注淇水篇無棣溝枝瀆又東南逕千童縣故城東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故重也一作千鍾鍾案今本史記作千鍾徐廣曰一作重

十二年

左氏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注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

公羊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毆蛇

釋文毆蛇邱于反又音曲依反蛇音移又音池左氏作曲池

穀梁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

謹案曲池公羊作毆蛇假音字杞紀說見前　唐韻正三燭曲平聲則音區春秋桓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公羊傳作毆蛇[illegible]書作區蛇上聲則邱羽反去聲則邱具反五臣注文選陸機漢高祖功臣頌云曲音區句反　漢書高帝紀上文戰曲遇東鄙林曰曲音齲師古曰齲音邱羽反曹參傳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師古曰曲音邱羽反周勃傳攻曲遇師古曰曲音邱禹反樊噲傳從攻破楊熊於曲遇師古曰曲音邱羽反　周禮職方氏其川虖池釋文池徒多反

禮記禮器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釋文池大河反　左氏襄二十二年傳而何敢差池釋文池徐本作沱直知反一音徒何反　公羊成十七年傳注必先有事於惡池釋文池如字又大河反　毛詩古音攷池音沱詩白華滮池北流說文作滮沱漸漸之石傳滂沱矣史記作滂池　唐韻正五支池古音駝易離六五出涕沱若徵本作池春秋桓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公羊作毆蛇蛇亦音沱史記秦紀樂池相秦正義曰池作他又徒何反又作沱揚子法言汙池作汙沱說文沱从水它聲段注曰沱沼之沱通用此字今別作池非是　漢書中宗紀龍安定呼池苑師古曰池音大河反地理志上川曰虖池嚃夷師古曰池音徒何反　後漢書光武帝紀下無爲山陵陂池注陂音普何反池音徒何反　山海經北山經南注于虖池注呼佗二音墨子兼愛中篇嘑池之竇注即虖沱河出今山西繁畤縣古無池字即沱異文故此亦以池爲沱也　風俗通云池者陂池從水也聲左氏傳隱三年正義引　通雅地輿篇詛楚文曰告明于不顯亞駝大神即滹沱之神　說文殳部毆捶毄物也从殳區聲它部它虫也从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凡它之屬皆从它　蛇它或从虫

左氏 公會宋公于虛

注虛宋地

公羊 公會宋公于郯

釋文郯音談二傳作虛

穀梁 同左氏

謹案虛古多訓空以其有空音也郯與空音之通轉猶垂流之作垂斂　說文邑部郯从邑炎聲　廣雅釋詁三虛空也　人表攻秦不虛惟見尸子虛又作空　管子弟子職志毋虛邪孫同元注攷工記鄉人鄭司農注引志毋空邪

十四年

左氏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公羊 同左氏

穀梁 鄭伯使其弟禦來盟

釋文禦魚呂反本亦作禦左氏作語

謹案語禦音同假借字　班馬字類禦字史記建元年表禦兒正義曰禦兒在越與今語兒鄉　史記東越列傳禦兒軍率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爲禦兒侯正義禦字今作語語兒鄉在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也　漢書閩粵傳禦兒軍率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爲語兒侯師古曰語字或作禦或作籞其音同　國語吳語吾用禦兒臨之補　虞或作語越語上北至於禦兒注今嘉興語兒鄉是也　越絕書案作李到語兒就李吳侵以爲戰地　水經注漸江水上浙江又東逕禦兒鄉萬善歷曰吳黃武六年正月獲彭綺是歲由拳西鄉有產兒墮地便能語因是語爲語兒鄉非也虞兒之名遠矣

左氏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公羊 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左氏定四年傳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杜注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霸主以國大小之序也子魚所言盟載之次此經左氏穀梁蔡在衛上似亦以大小爲次公羊或傳寫之譌

十五年

左氏 公會齊侯于艾

公羊 公會齊侯于鄗

釋文鄗戶老反又火各反左氏作艾穀梁作蒿

穀梁 公會齊侯于蒿

釋文蒿左氏作艾公羊作鄗

謹案篆文艾字與燮字相類穀梁因譌爲蒿公羊又轉爲鄗皆文字殘蝕而譌也　釋例土地名齊地隱六年艾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　說文艸部蒿从艸高聲邑部鄗从邑高聲

攈古遺文𦱶艾　左氏宣十二年傳晉師在敖鄗之間釋文鄗苦交反哀四年傳取邢任欒鄗釋文鄗呼洛反韋昭呼告反闞駰云讀䮵确同　唐韻正十九鐸鄗呼鶴切去聲則音臭　史記秦本紀取王官及鄗集解徐廣曰在常山今曰高邑　郊燕世家栗腹將而攻鄗集解徐廣曰在常山今曰高邑　後漢書光武帝紀上行至鄗注縣名今趙州高邑縣也鄗音火各反　國語周語上杜伯射王於鄗舊音鄗音皓

左氏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注袲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　釋文袲昌氏反

公羊 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侈伐鄭

釋文侈昌示反二傳作袲

穀梁 同左氏

謹案袲侈義近音同古通用公羊多齊侯二字古本左氏經亦當有齊侯字觀說文所引可證　釋例土地名宋地沛國相縣西南有侈亭　說文人部侈掩脅也从人多聲一曰奢也衣部袲衣張也从衣多聲春秋傳曰公會齊侯于袲

十七年

左氏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注趡魯地　釋文趡翠軌反

公羊 二月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趡

穀梁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 公及古閩注疏本脫公字據唐石經增

謹案會與及三傳各有義例此經左氏作會公穀作及或由聲誤　左氏隱元年經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疏史書魯事以公爲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據魯爲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云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此盟不會者直言及此爲不行會禮故言及也　公羊隱元年傳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注最聚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　穀梁隱元年傳及者何內爲志焉爾二年傳會者外爲主焉爾

左氏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注奚魯地

公羊 同左氏

穀梁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郎

注夏者陽也月者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illegible]于公也

釋文郎左氏作奚

謹案韻補以七之韻頤字入陽韻以其有養音也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咍古音同爲一部七之韻字既得轉入陽韻則齊韻之通唐亦其類也穀梁作郎亦方音之轉左氏公羊無夏字穀梁有爲是　韻補十陽韻頤釋名頤養也動於下應於上上下咀物以養人者也又曰百年曰期頤頤者養也宦釋名東北隅曰宦宦養也東北陽氣始出布養物也

石經考文提要春秋左傳桓公十有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監本五月上有夏字案正義云桓十七年無夏以此起例足徵本無今从唐石經春秋集解春秋集注　春秋序正義曰四時必具乃得成年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二者皆有月而無時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當是仲尼之後寫者脫漏

十八年

左氏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羊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夫人姜氏遂如齊

傳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公羊脫與字傳者据以爲解

皇清經解卷八之八十二終

皇清經解卷八之八十三　學海堂

春秋異文箋　仁和趙坦著

莊公元年

左氏 夏單伯送王姬

注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也王將嫁女於齊既命魯爲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

公羊 夏單伯逆王姬

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　釋文逆王姬左氏作送

穀梁 同公羊

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

釋文逆王姬左氏作送王姬

謹案左氏傳正義曰單氏世仕王朝此及文公之世皆云單伯成公以下常稱單子此時猶伯後降爲子耳據此則單伯爲王卿固不待言故左氏經作送王姬送逆字相近公穀誤作逆遂以單伯爲魯大夫似未可信當以左氏爲正　釋例世族譜單氏單伯食采於單襄公單伯之子頃公襄公之子靖公頃公之子獻公靖公之子成公獻公之弟也穆公[illegible]公子愆單伯之子武公穆公之子

二年

左氏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汪穌齊地　釋文穌諸若反

公羊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部

穀梁 釋文部古報反二傳作穌四年亦爾　公羊莊四年經左氏作穌穀梁亦作部

穀梁 同左氏

釋文穌章略反

謹案說文示部無穌字禾部有之穌从羔得聲與部音相近故公羊假部爲穌　說文邑部部从邑告聲禾部穌从禾羔聲　玉篇穌之若切齊地名部故到切濟陰成武縣東南城名　唐韻正十八藥穌之若切去聲則音告春秋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穌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穌　公羊穀梁傳竝作部　莫灘山先生云案穌字廣韻藥部注曰齊地名又廣韻沃部部字音古沃切又有穌字亦古沃切注云禾皮又地名玉篇禾部穌注云之弱枯督二切禾皮也又齊地名左穀作穌似因穌字誤作穌說文無穌字也穌與部有同音之互用

三年

左氏 冬公次于滑

注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

公羊 冬公次于郎

穀梁 同公羊

謹案滑爲皆部入聲字滑之轉郎與奚之轉郎同　釋例土地名鄭地滑陳留襄邑縣西北有滑亭

說文邑部郎从邑良聲水部滑从水骨聲　玉篇水部滑戶八切又古忽切　廣韻十一沒滑古忽切

四年

左氏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唐石經亦作享

公羊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

穀梁 同公羊

釋文饗本又作享

謹案享饗音義同　書無逸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又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又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又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史記魯周公世家皆作饗　儀禮聘禮小聘曰問不享釋文享本又作饗　禮記曲禮上食饗不爲槩釋文饗本又作享聘義主君弗親饗食也釋文享本又作饗　左氏莊十七年傳饗齊戍釋文饗本又作享　孝經爲之宗廟以鬼享之釋文享又作饗　說文食部饗鄉人飲酒也从食从鄉鄉亦聲亯部亯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孝經曰祭則鬼亯之　國語皆亯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周禮鍾師杜子春注引作享　荀子禮論饗尚元酒而用酒醴注饗與享同

四年

左氏 冬公及齊人狩于穌

公羊 冬公及齊人狩于部

穀梁 同公羊

釋文部古報反左氏作穌

說見二年

五年

左氏 秋郳犂來來朝

注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犂來名　釋文郳五兮反國名後爲小邾犂力兮反　正義郳之上世出于邾國世本云邾顏居邾肥徙郳宋仲子註云邾顏別封小子肥于郳爲小邾子則顏是邾君肥始封郳譜云小邾邾俠之後也夷父顏有功于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郳曾孫犂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以尊周室命爲小邾子穆公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楚滅之世本言肥杜譜言友當是一人僖七年經書小邾子來朝知齊桓請王命命之

公羊 秋倪黎來來朝

釋文倪五兮反二傳皆作郳

穀梁 秋郳黎來來朝

釋文郳五兮反黎來郎兮反

謹案郳倪二字古祇作兒从人从邑皆後起字犂黎通假字

班馬字類兒史記萬石傳兒寬音倪漢書兒音五奚反

漢隸字原楊統碑論兒銀字伯王郎西漢倪寬爲兒　六書正譌兒別作倪非　漢書古今人表王兒師古曰兒音五奚反人表攷王倪始見莊子齊物論應帝王天地篇　後漢書銚期傳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注兒音五奚反梟丹傳從擊王郎將兒宏等於南戀注兒音五奚反馬嚴傳揚州刺史倪說注倪音五奚反趙孝傳又齊國兒萌子明注兒音五兮反南蠻傳九眞太守兒式戰歿注兒五兮反　隸釋楊統碑陰兒銀字伯王洪景伯云前史已嘗書倪寬爲兒此有兒銀乃知兩京之所通用楊震碑陰沛國兒伯玉　列女傳母儀傳所與遊處者皆黃耄倪齒也　鹽鐵論刺復篇自千乘兒寬以治尚書位冠九卿文學曰兒大夫閉口不言

漢隸字原靈臺碑犂元賴榮三公山碑犂百姓義皆作黎樊毅脩華嶽碑犂民時雖辛通達造倫撫育犂元張表碑劉寬碑陰黎陽皆作犂　隸釋成陽靈臺碑犂元賴榮樊毅脩華嶽碑犂民時雖張公神碑監犂陽謁者李君又劉熊爲陰及犂陽三公山碑舉犂百姓冀州從事張表碑侍守犂陽陳球碑陰故吏犂陽劉日尚郡屬國亭通達李仲曾造倫碑撫育犂九族州大守無名碑犂兆安土　中常侍劉寬碑陰門生魏郡犂陽張乾　南江札記左氏傳成十五年伯州犂奔楚潛夫論作伯州黎

六年

左氏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公羊 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

穀梁 同公羊

謹案三傳無明文未詳孰是

左氏 冬齊人來歸衛俘

傳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注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作俘也　正義釋例曰齊人來歸衛寶公羊穀梁經傳及左氏傳皆同唯左氏經獨言衛俘考三家經傳有六而其五皆言寶此必左氏經之獨誤也案說文保从人𤔔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杜旣以爲誤而又解俘爲囚是其不敢正決故且從之

公羊 冬齊人來歸衛寶

釋文衛寶左氏經作衛俘

穀梁 同公羊

謹案左氏經作俘乃保字之譌保古與寶通　易繫辭下聖人之大寶曰位釋文寶孟作保　周易古義繫辭下聖人之大寶曰位而喜本作大保保古寶字漢尚方鑑云壽比金石之固保　書金縢篇無墜天之降寶命史記魯世家作無墜天之降葆命　鐘鼎欵識許子鐘永保鼓之楚邛仲南和鐘子孫永保用之齊侯鎛鐘子孫羕保用高齊侯鐘子孫永保用高工子吳鼎永保用之齊侯匜永保用員公匜子孫永保用之孟姜匜永保用之齊侯槃永保用邛仲盦永保用之　史記周本紀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集解徐廣曰保一作寶留侯世家取而葆祠之集解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　隸續李氏鏡銘明如日月世之保洪云以保爲寶

七年

左氏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公羊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霣如雨

釋文辛卯夜一本無夜字穀梁作昔

穀梁　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釋文昔如字本或作㫺同

謹案夜昔古音同故古書昔多訓夜从本韻訓也隕作霣亦通假字　左氏哀四年傳爲一昔之期注夜結期　穀梁古義七年經辛卯㫺傳日入至于星出謂之㫺王逸云㫺夜也詩云樂酒今㫺今詩作夕崔譔莊子注曰㫺夕也天官㫺人注云㫺之言夕也管子小匡云旦㫺從事旦㫺猶旦夕也㫺亦訓夜者列子曰尹氏有老役夫㫺㫺夢爲國君張湛云㫺㫺夜夜也　毛詩古音攷夜音裕㫺音豁考工記弓人老牛之角紾而㫺鄭司農云㫺讀爲交錯之錯　唐韻正四十禡夜羊謝切古音羊茹切二十二㫺㫺思積切古音鵲說文措醋鑽厝錯碏諎皆以㫺得聲　後漢書張衡傳發昔夢於木禾兮注㫺夜也　新書匈奴篇昔時乃爲戎樂春秋篇是昔也惠王之後而蛭出盧紹弓云昔夜也　莊子齊物論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釋文崔云昔夕也天運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釋文昔夜也　說文雨部霣雨也齊人謂靁爲霣从雨員聲一曰雲轉起也阜部隕從高下也从阜員聲易曰有隕自天　玉篇雨部霣爲閔切雷起出雨也阜部隕爲愍切落也隮隮也　班馬字類霣史記宋世家霣星如雨漢書司馬相如傳霣隊卽隕字春秋左氏傳有必無霣　隸續防東尉司馬季德碑不霣其功嚴訢碑顚霣俎落忝彰長田君斷碑家霣紘覆　晏子春秋內篇問上下善政之所失于下霣墜下民者衆矣音義霣卽隕假音

八年

左氏　甲午治兵

傳治兵于廟禮也

公羊　甲午祠兵

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于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

釋文祠兵音辭祭也左氏作治兵

穀梁　同左氏

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

謹案公羊作祠兵蓋之誤　五經異義公羊說甲午祠兵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劒楯弓矢及祠蚩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爲授兵于廟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駁曰祠兵者公羊字之誤以治爲祠因而作說如此周禮司馬職曰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脩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于廟又無祠五兵之禮　詩小雅采芑箋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正義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文也公羊爲祠兵此言出曰治兵者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爲誤故經改其文而引之

左氏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公羊　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

傳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注因魯有成邑同聲相似故云爾　釋文成如字二傳作郕

穀梁　同左氏

謹案成爲郕本字成又與盛通　左氏隱五年傳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注郕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文十一年傳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釋文郕音成襄十六年經齊侯伐我北鄙圍郕釋文郕音成　釋例土地名郕地東平剛父縣西南有成鄉土地名盟會圖疏郕在濮州雷澤武王封季載於郕　春秋繁露玉英篇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　公羊古義傳云成者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案成本盛國成與盛通故釋名云成盛也穆天子傳云盛姬盛伯之子郭璞云盛國名文十二年盛伯來奔是盛國伯爵二傳皆作郕僖二十四年左氏傳云管蔡郕霍文之昭也是盛爲姬姓故穆天子傳云天子賜盛伯爲上姬之長郕後爲魯邑昭七年左氏傳云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說文云郕魯孟氏邑是郕與成一也故此傳云諱滅同姓郡國志云濟北成縣本成國晉屬泰山郡地理志泰山有式縣式當爲成　史記項羽本紀別攻城陽正義地理志云城陽屬濟陰郡古郕伯國姬姓之國史記周武王封季弟載于郕其後遷于城之陽故曰城陽　續漢書郡國志三濟北國成本國注左傳衛師入郕　通典唐制雷澤縣屬濮州古郕伯國也　南江札記左氏傳僖二十四年郕潛夫論作成　列子天瑞篇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釋文郕音成魯之邑名

九年

左氏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注蔇魯地琅邪繒縣北有蔇亭

公羊　公及齊大夫盟于暨

釋文暨其器反左氏作蔇

穀梁　同公羊

釋文暨其器反左氏作蔇

謹案蔇暨通假字　左氏哀二十六年傳猶權不蔇注蔇至也　玉篇旦部暨其器切與也至也

左氏　夏公伐齊納子糾

正義公羊傳曰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何休曰嫌當爲齊君在魯君前不爲臣禮故去公子見臣于魯也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公羊之說不可通于左氏次正不稱公子其事又無所出案今定本經文糾之上且有子字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惟有楚公子比稱公子蓋告辭有詳略故爲文不同

公羊　夏公伐齊納糾

釋文納糾左氏經亦作納子糾

集解不言子糾而直云糾者盟蔡在于魯故挈之也　釋文

穀梁　同公羊

納糾左氏作子糾

謹案左氏古本作糾與公穀同　經義雜記十五春秋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左氏公穀經並同今左氏經作納子糾子衍文沿唐定本之誤也正義於此引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又於後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下引賈逵云稱子者愍之可證賈景伯本於此無子字正義本作納糾（原注今正義標起至有子字此近人所加）故引公羊傳云糾者何公子糾也及何休賈逵說又云公羊之說不可通於左氏次正不稱公子其事又無所出案今定本經文糾之上有子字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唯有楚公子比稱公子蓋告辭有詳略故爲文不同則正義雖不從公羊及賈氏說亦以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闕有稱公子者以告辭有詳略故耳則此無子字甚明至引定本有子爲證以難舊義則孔氏之疏也又取子糾不言公羊傳云其稱子糾何貴也及何休賈逵說又云案定本上納子糾已稱子則此言子非愍之也沈云齊人稱子糾故魯史從其所稱而經書子糾知者傳云子糾親也請君討之豈復是愍之乎劉與賈同沈文何駁賈劉炫從賈其意雖異然即此可推至是始稱子前但稱糾而已公羊釋文云納糾左氏經亦作納子糾既云亦作納子糾便知本作納糾矣據賈沈劉孔與公羊釋文知自漢至六朝以及隋唐皆作納糾公羊疏云無子字者與左氏經異穀梁釋文云伐齊納糾左氏作子糾此皆爲定本所誤也

十年

左氏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公羊　同左氏

穀梁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武歸

釋文獻武本亦依左氏作舞

謹案舞武音義通　詩序維清奏象舞也　獨斷上維清奏象武之所歌也　論語射不主皮集解馬融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體和也二曰和容有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也　釋名釋言語武舞也征伐動行如物鼓舞也　隸釋武梁祠堂畫象秦武陽洪云碑以秦武陽爲秦舞陽

十二年

左氏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公羊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

釋文接左氏作捷　疏正本皆作接字故賈氏云公羊穀梁曰接是也

穀梁　同左氏（唐石經脫及其大夫仇牧六字汲古閣本亦脫）

謹案捷接音同義通　周易晉卦晝日三接釋文接如字鄭音捷勝也　左氏桓六年傳接以大牢釋文接如字鄭注禮記作捷讀此者亦或捷音　禮記古義接以大牢注云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棟案接與捷通故訓爲捷鄭氏周易晉卦云晝日三接注云接勝也（鄭音捷讀爲捷）春秋經云宋萬弒其君捷賈逵云公羊穀梁曰接大戴禮官人云九用八曰取接給而窺中者接給猶捷給也（盧案大戴禮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亦捷給也）　禮記曾子問接祭而已矣注不迎尸也　爾雅釋詁接捷也注捷謂相接續也正義荀子大略篇先事慮事謂之接楊倞注接讀爲捷速也　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女即捷末藝文類聚引此捷作接　新書保傅篇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　晏子春秋內篇諫下公孫接爲護藝文類聚後漢書注作捷　通雅釋詁魏武紀注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接與捷通鄭伯捷公羊作接可證　列子黃帝篇猶慮是繫注接借之速　莊子人間世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釋文捷崔作接其捷引給也

十三年

左氏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公羊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

穀梁　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

謹案北杏之會爲齊桓九合之一不當貶稱人穀梁爲作人遂從而爲之辭

十五年

左氏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公羊　秋宋人齊人邾婁人伐兒

釋文兒音郳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兒郳古今字說互見莊五年郳犂來來朝下　公羊莊八年經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釋文兒如字一音五兮反　穀梁釋文同上　論語皇侃義疏簡公者是齊僖公之適子名諸兒作倪字呼　漢書古今人表王兒師古曰兒音五奚反律歷志上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師古曰兒音五奚反蓺文志兒良一篇師古曰兒音五奚反陳勝項籍傳贊兒良師古曰兒音五奚反游俠傳臨淮兒長卿師古曰兒音五奚反　元和姓纂兒郳犂來之後亦爲兒氏

十六年

左氏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注書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言同盟服異也

公羊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穀梁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謹案左氏無公字杜氏以爲使微者會夫以齊桓之盛而魯敢使微者與之會于理未可信當是脫文左氏無曹伯二字亦脫漏　古經解鉤沈十六引折衷云左氏穀梁無公字闕文也

十七年

左氏　春齊人執鄭詹

公羊　春齊人執鄭瞻

釋文鄭瞻二傳作詹

穀梁　同左氏

謹案詹瞻古今字　詩攷魯頌閟宮魯邦所詹說苑辨物引作瞻篇魯侯是瞻韓詩外傳二風俗通山澤篇初學記五古文古本

作魯邦所瞻御覽三十九作魯邦是瞻　左氏僖二十二年傳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史記宋世家叔瞻曰成王無禮其不沒乎　說文八部詹多言也从言从八从产聲傳通釋匝鐕曰詹亦眉也故爲多言八分別也产音牛毁反仰也故爲屑此會意　六書故瞻職廉切仰視也古單作詹詹職廉切瞻　史記周本紀顧詹有河粤詹雒伊　逸周書度邑解顧瞻過于河宛瞻于伊雒　莊子讓王篇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釋文瞻淮南作詹

左氏 夏齊人殲于遂

注殲盡也　正義殲盡也釋詁文舍人曰殲眾之盡也　釋文殲子廉反

公羊 夏齊人瀸于遂

傳瀸者何瀸積也眾殺戍者也　注瀸者死文瀸之爲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瀸積　疏曲禮下篇云四足曰漬鄭注云異于人也漬謂相瀸污而死是也　釋文瀸子廉反二傳作殲積本又作漬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公羊作瀸音同義通　說文歺部殲微盡也从歺韱聲春秋傳曰齊人殲于遂水部瀸漬也从水韱聲爾雅曰泉一見一否爲瀸

左氏 秋鄭詹自齊逃來

公羊 秋鄭瞻自齊逃來

穀梁 同左氏

說見上

二十年

左氏 冬齊人伐戎

公羊 同左氏

穀梁 冬齊人伐我

謹案戎我字相類穀梁作伐我或因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譌　據古遺文戎𢦦𢦦

二十二年

左氏 春王正月肆大眚

注赦有罪也　釋文眚所景反　正義肆大眚者肆緩也眚過也緩縱大過是赦有罪也

公羊 春王正月肆大省

傳肆者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也　注跌過度　釋文大省所景反二傳作眚　疏省讀如減省之省也

穀梁 同左氏

傳肆失也眚災也　疏肆大眚者謂放失大罪惡

謹案公羊作省假音字　書說命中惟干戈省厥躬釋文省息井反一本作眚洪範王省惟歲史記宋世家王眚維歲集解馬融曰言王者所眚職如歲兼四時也康誥人有小罪非眚釋文眚所領反本亦作省潛夫論述赦篇引康誥人有小罪非省又乃惟省裁　爾雅釋邱水出其前消邱釋文消本或作消字所景反　逸周書謚法解治而清省曰平不眚兆民曰思史記正義治而無眚平大省兆民思　龍城札記一古眚省通用周禮大司徒眚禮卽省禮

左氏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釋文御音禦本亦作禦

公羊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穀梁 同公羊

釋文禦魚呂反又作御

謹案御禦音義通　書牧誓弗迓克奔釋文迓五嫁反馬作禦禁也正義曰王肅讀御爲禦冏命其侍御僕從釋文御如字一音禦　詩谷風亦以御冬釋文御魚據反禦也徐魚舉反一本下句卽作禦字緜予曰有禦侮釋文御魚呂反本又作禦音同　周禮馬質注鄭司農云亢御也釋文御魚呂反本亦作禦　左氏襄四年傳季孫不御注御止也正義止寇謂之禦御猶禦也故訓爲止　左氏莊十一年傳公子御說之辭也釋文御魚呂反本或作禦二十四年傳御孫諫釋文御魚呂反本亦作禦二十八年傳鬬御彊釋文御魚呂反本亦作禦僖二十二年傳不設備而禦之釋文禦魚呂反本亦作御音作禦文七年傳華御事爲司寇釋文禦魚呂反本亦作禦同十一年傳司徒皇父帥師禦之釋文御魚呂反本亦作禦昭元年傳上不能禦釋文御魚呂反本亦作禦哀十一年傳二子從公禦諸竟釋文御魚呂反本亦作禦十四年傳侍人禦之釋文御魚呂反本亦作禦　穀梁哀十四年經鄭伯使其弟禦來盟釋文禦魚呂反本亦作禦　爾雅釋言禦圉強也釋文禦本作御　說文示部禦祀也从示御聲彳部御使馬也从彳从卸　繫傳通釋臣鍇曰卸解車馬也彳行也或行或卸皆御者之職也會意馭古文御从又馬　六書故御牛據切給侍左右前後也又魚據切與禦通　漢書五行志下之上其御厥罰師古曰御讀曰禦又下之下同谷永傳若不其御師古曰御讀曰禦　荀子榮辱篇於是又節用御欲注御或作禦　莊子在宥篇注鷵非生而禦奸之器不其者未之有也釋文禦魚呂反本作御音同

二十六年

左氏 春公伐戎

公羊 公伐戎

穀梁 同左氏

謹案春爲歲之始不應於此年獨去春字唐公羊石經首數字泐以每行十字計之似亦無春字陸淳春秋集例亦云無春字然疏引經文作春公伐戎則此春字爲傳寫者脫去耳當从左穀爲正

二十八年

左氏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公羊 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公羊有邾婁人三字或衍文

左氏 冬築郿

注郿魯下邑　釋文郿亡悲反

公羊 冬築微

釋文微左氏作麋

穀梁 同公羊

釋文微左氏作麋

謹案公穀郿作微或假音字水經注則以微爲是公穀釋文云左氏作麋麋眉古字通　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經書冬築郿京相璠曰公羊傳謂

之徵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　釋例土地名小國地僖六年微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鄉微子冢（案此杜氏以麋微爲二地）　儀禮士冠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作麋少牢饋食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爲微　詩巧言居河之麋釋文麋本又作湄音眉　左氏僖二十八年傳余賜女孟諸之麋注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正義曰釋水云水草交爲湄李巡曰水中有草木交會曰湄古字皆得通用故此作麋耳

三十年

（左氏）夏次于成

注將卑師少故直言次齊將降郕故設備

（公羊）夏師次于成

（穀梁）同公羊

謹案左氏莊三年傳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則次爲師再宿以後之辭此年經左氏無師字或脫字

三十二年

（左氏）春城小穀（唐石經同）

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爲管仲也　注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

（公羊）春城小穀

疏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

（穀梁）同公羊

謹案經書小穀別于桓七年穀伯綏來朝之穀今本左氏經亦作城小穀公羊疏以爲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或所据本不同

（左氏）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公羊）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穀梁）同公羊

謹案釋例春秋長厤莊公三十二年十月戊午朔大又云十月己未二日則十月不得有乙未乙未爲十一月八日公穀作乙未字之譌

皇清經解卷八之八十三終

嘉川秦培璣督校　番禺金錫齡覆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八十四　學海堂

春秋異文箋　仁和趙徵君坦著

閔公元年

（左氏）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注落姑齊地

（公羊）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

（穀梁）同公羊

釋文洛姑一本作路姑

謹案公穀作洛姑或省文路洛聲之轉故穀梁釋文云一本作路姑　唐韻正十九鐸落盧各切去聲則音路漢書揚雄傳羽獵賦虎路三嵏晉灼曰路音落　漢書揚雄傳虎路蕭該音義該按晁錯傳中周虎落韋昭曰於城中爲藩落如落虎矣謂之虎路　荀子議兵篇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注新序作落單

皇清經解卷八之八十四終

嘉川秦培璣督校　番禺金陽齡覆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八十五　學海堂

春秋異文箋　仁和趙徵君坦著

僖公元年

（左氏）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注夷儀邢地

（公羊）夏六月邢遷于陳儀

釋文陳儀左氏作夷儀

（穀梁）同左氏

注夷儀邢地

謹案廣韵夷字在六脂陳字在十七眞古音脂眞不同部古方音脂眞二韵多通轉故哀十年經薛伯夷卒公羊作薛伯寅卒寅爲眞部字而公羊假寅爲夷是眞韵固通脂韵矣以此知夷陳互異公羊固讀陳爲夷也　孝經開宗明義章釋文尸古夷字也　班馬字類尸史記高祖紀司馬尸將兵北定楚地古夷字漢紀同　經典文字辨證書說文以尸爲古文仁字漢書有司馬尸音夷　漢書地理志上越巂郡蘇示尸江在西北師古曰尸古夷字（案此陳夷聲轉之證）　詩[illegible]類無將大車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案疧字从氏廣韵以爲胝之重文與白華疧从氏音巨支反者不同開成石經誤同書之宋儒遂有妄意是疧字避唐太宗諱而改从氏者不思釋文出于石經之前卽作疧字音丁禮反陸德明乃貞觀間人何至不知諱改之由而譌民爲氏乎且字書初無疧字若謂卽多我覯痻之痻則唐人避諱止當作痻必無特去日而與疧相混之理也今考張平子賦思百憂以自疹正用此經益脂爲眞之陰聲故从今之字可變而从氏廣韵十六軫有𤕤字訓告也類篇以爲卽曲禮畛于鬼神之畛或引作胗亦作眡若然眡可以通胗讀之忍反則疧亦可以通疹讀之鄰反又何疑焉王氏尚書後案曰般庚[illegible]調厥曷震動萬民以遷榮邑石經謂作患震作祇震與振同而祇與振又每通用皋陶謨曰嚴祇敬六德無逸治民祇懼史記皆作振禮內則祇見孺子鄭注祇或作振　鍾山札記詩小雅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宋劉彝以爲疧當作痻病也唐人避太宗諱民字凡字从民者皆省而爲氏張參五經文字愍字下云緣廟諱偏旁準式省從氏凡泯昬之類皆从氏又𡰥字下云莫巾反禮記作瑉是其例也顧亭林李安溪皆以其說爲然謂後人又於氏字下添一畫誤疧爲氏誤之甚矣文弨考說文有疧字云病也从疒氏聲並無痻字又昬字云日冥也从日氏省氏者下也一曰民聲二徐本皆同徐鍇於昬字云會意元黃公紹韵會於疧字但云一作疷並不言本作痻今以爲氏字古亦必與民有相近處今眞文韵中之字多有與支微齊通讀者如寅亦可讀移[illegible]亦可讀緇（[illegible]）橫亦可讀邪詩古曰其邪孔有[illegible]云邪當作儺史記正義後漢書法治典不殺曰邢邢獨斷邢一作[illegible]（[illegible]）作[illegible]又作[illegible]賢亦可讀[illegible]片亦可通[illegible]

鄒此類甚多故知疷亦本與民聲相近非本作痻而避諱改疷也

左氏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注檉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　釋文檉勑呈反　正義經書會于檉傳言盟于犖　卽檉也

公羊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婁人于朾

釋文朾勑貞反又他丁反左氏作檉　疏朾字左氏作檉亦有作朾字

穀梁 同左氏

釋文檉勑貞反一本作朾音同

謹案公羊作朾假音字　釋例土地名宋地檉犖二名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　穀梁莊二十七年傳注僖元年會朾釋文朾他貞反又勑丁反本亦作檉

左氏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注偃邾地汲古閣本脫据考文增

公羊 九月公敗邾婁師于纓

釋文纓左氏作偃

穀梁 同左氏

集解偃邾地　釋文偃于晚反一本作堰音同

謹案纓字廣韻在十四清偃字在二十阮古音清阮不同部古方音則通公羊假纓爲偃亦由方音致譌　公羊昭五年注据秦伯罃稻名疏文十八年春秦伯罃卒宣四年春秦伯稻卒是也然則文十八年經作罃字今此嬰字者誤也能知非彼誤者正以文十八年秦伯罃卒之下賈氏云穀梁傳云秦伯偃不道公羊曰嬰知公羊與左氏同皆作罃字矣　漢書古今人表徐隱王師古曰卽偃王也　列女傳攷證曰女英古今人表作女罃史記索隱曰系本作女瑩大戴禮記作女匽　人表攷案錢宮詹大昕史記考異謂瑩匽皆音之轉是也

左氏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注酈魯地　釋文酈力知反挐女居反又女加反

公羊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犂獲莒挐

釋文犂力知反又力兮反左氏作酈

穀梁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

集解麗魯地　釋文麗力池反

謹案古酈字省作麗故穀梁作麗酈犂音同公羊作犂亦假音字　國語周語下執厲公而殺之於匠麗氏舊音麗音離補音列泄反今案左傳無音字書有酈姓而加邑音離或出此晉語四與麗土之猩舊音麗音歷唐賈與韋同孔晁爲酈　漢書張騫傳犂靬師古曰犂靬卽大秦國也張掖驪靬縣蓋取此國爲名耳驪犂聲相近西域傳上西與犂靬條支接師古曰犂讀與驪同　關中金石記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玫大秦郎犂靬說文作麗靬　山左金石志十北齊鄭述祖天柱山銘麗其驍猕之地酈食其作麗其爲省文　五經文字挐挐上女居反下女加反

二年

左氏 虞師晉師滅下陽

注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

公羊 虞師晉師滅夏陽

釋文夏陽左氏作下陽

穀梁 同公羊

釋文夏陽戶雅反左氏作下陽

謹案公穀作夏陽假音字　左氏傳僖五年正義引馬融曰虢仲封下陽虢叔封上陽　竹書紀年惠王十九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隸續斥彰長田君斷碑假印綬守廣平夏曲陽令斥彰長洪云鉅鹿之四邑曰任曰廣平曰下曲陽曰斥章碑以夏爲下以彰爲章

左氏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公羊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

釋文貫澤古亂反二傳無澤字

穀梁 同左氏

集解貫宋地

謹案公羊經本無澤字故公羊疏於僖九年傳貫澤之會下解云卽上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而此言于貫澤者蓋地有二名疏說如此陸德明所据本有澤字故云二傳無澤字然則在唐時公羊已有二本不同有澤字者或衍文　釋例土地名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貰城字與貫字相似或曰齊有貫澤公羊曰貫澤之會　水經注汳水篇汳水又東逕貰城南俗謂之薄城非也闞駰十三州志以爲貫城也在蒙縣西北春秋僖公二年齊侯宋公江黃盟于貫杜預以爲貰也云貰貫字相似貫在齊謂貫澤也是矣案貰澤字譌當作貫澤

三年

左氏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釋文涖音利又音類

公羊 冬公子友如齊莅盟

釋文莅音利又音類

穀梁 冬公子季友如齊莅盟

謹案僖十六年左氏經公子季友卒杜注稱字者貴之正義曰季是其字友是其名猶如仲遂叔肸之類皆名字雙舉劉炫以季爲氏而規杜過非也据此則穀梁作公子季友似從書字之例或衍一季字爾涖莅字同說文作竦　玉篇艸部莅力至切臨也與涖同　關中金石記唐三墳記跋說文無莅字只作竦故鄭康成注儀禮每讀位爲莅此竟有莅字蓋後人隸寫之譌而以之作篆則尤謬也

四年

左氏 齊人執陳轅濤塗

釋文袁陳大夫氏也本多作轅

公羊 齊人執陳袁濤塗

穀梁 同公羊

謹案轅袁古通假　左氏僖十五年傳晉於是乎作爰田國語晉語作轅田　元和姓纂袁嬀姓舜後陳胡公滿之後胡公生申公申公生靖伯庚庚生季子愔愔生仲牛甫甫七代孫荏伯生諸字伯爰孫宣仲濤塗以王父字爲氏代爲上卿字或作袁轅其實一也轅頗十一代孫袁生　隸釋袁良碑厥先舜苗世爲封君周之興虞閼父典陶正嗣滿爲陳侯至元孫濤塗初氏父字立姓曰袁魯僖公四年爲大夫袁十一年頗作司徒洪云班史以袁生爲轅生左傳載濤塗頗皆作轅古字通用也

(左氏)葬許穆公
(公羊)葬許繆公
(穀梁)同左氏
說見隱公三年
(左氏)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衞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注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
(公羊)冬十有二月公孫慈帥師會齊人宋人衞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釋文慈左氏作茲
(穀梁)同左氏
謹案慈古或省作茲 公羊不省故作慈 左氏襄十年傳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秦商魯人字不慈 漢書地理志下上郡龜茲應劭曰音邱慈傳介子傳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服虔曰龜茲音邱慈西域傳上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師古曰龜音邱茲音慈 後漢書張奐傳因據龜茲注龜茲音邱慈西域傳焉耆龜茲注龜茲讀曰邱慈

五年
(左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注首止衞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公羊)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
釋文首戴左氏作首止
(穀梁)同公羊
集解首戴衞地 釋文首戴左氏作首止
謹案戴止古音相近公穀作首戴謚假音說見隱公十年伐戴下

七年
(左氏)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注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 釋文母如字又音無
(公羊)同左氏
注同泥乃麗反又音甯王奴兮反
(穀梁)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寗母
釋文寗母上音如字又音甯下音無又茂后反左氏作甯
謹案甯寗音義通 禮記禮運注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數如夏氏釋文甯本又作寗案左傳作寗公羊作甯各依字讀
說文用部甯所願也从用寗省聲繫傳通釋臣鍇曰甯猶寗也今俗人言寗如此爲甯可如此年徑反丂部寗願詞也从丂寗聲 史記秦始皇本紀於是六國之士有寗越集解徐廣曰越一作經或自別有此人不必甯越也衞世家孔氏之老欒甯問之（左氏哀十五年作欒寗）酷吏傳寗成者集解徐廣曰寗一作甯 漢書郊祀歌周流常羊思所并穰穰復正直往甯師古曰言獲福既多歸於正道克當往日所願甯合韵音寗
後漢書烏桓傳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注甯城縣名前書甯縣作寗史記甯城亦作寗寗甯兩字通也 續漢書郡國志一河內朝歌南有寗鄉注史記無忌說魏安僖王曰通韓上黨於共甯徐廣曰有寗鄉 水經注灅水篇延河又東逕大甯縣故城南地理志云廣寗也 通雅疑始篇漢郊祀歌穰穰復正直往甯王莽傳永以甯甯與寗通
(左氏)曹伯班卒
(公羊)曹伯般卒
(穀梁)同左氏
釋文班必顏反
謹案班般通假字 周易屯六二乘馬班如釋文班如字子夏傳云相牽不進皃鄭本作般正義馬季長云班班旋不進也 尚書周書分器序班宗彝釋文班本又作般音同 周禮古義內饔馬黑脊而般臂螻注云般臂臂毛有文北山經曰諸毗之水其中多水馬其狀如馬文臂牛尾郭璞云周禮曰馬黑脊而班臂膢 禮記檀弓下般請以機封釋文般音班內則馬黑脊而般臂漏注般臂前脛般般然也釋文般音班 左氏襄十八年傳有班馬之聲爾雅釋言注引作般 左氏莊三十二年經子般卒釋文般音班僖二十八年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 釋文般音班宣四年傳鬬般爲令尹釋文般音班成十三年傳鄭公子般釋文般音班字林作班襄三十年經蔡世子般釋文般音班昭十一年經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釋文般音班二十六年傳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釋文般音班哀二年傳鄭子姚子般送之釋文般音班十七年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釋文般音班
公羊桓二年傳注子般卒曰釋文般音班六年傳注据般蔡侯般不言蔡般釋文般音班莊三十二年傳般也存釋文般音班襄三十年經蔡世子般釋文般音班 穀梁莊三十二年經冬十月乙未子般卒釋文般音班襄三十年經蔡世子般釋文般音班或作班 史記貨殖傳般紛紛其離此尤兮集解蘇林曰般音盤孟康曰般音班 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先旨雨般裔裔師古曰般讀與班同班布也鄒陽傳使儀人殺子般師古曰般字與班同東方朔傳魯般爲將作師古曰般與班同趙充國傳般師罷兵鄧展曰般音班班還也揚雄傳般倕棄其剞劂兮師古曰般讀與班同叙傳般首帶修蛇如淳曰般音班 人表攷公輸般始見檀弓下戰國策宋策般又作班（原注列子湯問篇准南脩務注并作般並注作班）本經注作魯班 亦曰魯般（原注孟子淮南齊俗及呂覽愛類篇注作般）亦曰班輸（原注列子湯問本書敘傳文選曹植七啟）亦曰輸班（原注林放之）殷亦曰公班（原注潛夫論讚學） 國語晉語注慶父殺太子般舊音般音班晉語四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舊音班左傳作般音班楚語下魯閣人殺子般於次舊音般音班 墨子尚賢中篇般爵以貴之 列子說符篇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釋文般音班

八年
(左氏)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衞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公羊)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衞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洮
(穀梁)同左氏
謹案此經下即次鄭伯乞盟則鄭世子華不會盟可知公羊衍此四字

九年
(左氏)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公羊)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
(穀梁)同公羊

文也反禮呂反本亦作御說音悅

謹案禦御字通說詳莊公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下

史記宋世家公子禦說弒舍毫　漢書古今人表宋桓公禦說

左氏 甲子齊侯佗諸卒

注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

公羊 甲戌晉侯詭諸卒

釋文詭九委反

穀梁 甲子晉侯詭諸卒

釋文詭九委反左氏作佹

謹案經書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甲子晉侯佹諸卒杜氏云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然左氏傳云秋齊侯盟諸侯于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旣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九月晉獻公卒据此則獻公之卒實在盟後公羊作甲戌爲九月二十一日似得其實左穀經作甲子或譌一字佹詭音義同　穀梁文六年傳造辟而言詭辭而出集解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　六書故佹古委切晉獻公名佹諸荀子曰天下不治請陳佹詩謂詭辭以風也　史記晉世家武公伐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卽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　國語晉語晉獻公卜伐驪戎注獻公詭諸也　竹書紀年釐王五年晉武公卒子詭諸立　隸釋鄭固碑造膝佹辭洪云碑以佹爲詭

左氏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注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奚齊受命繼位無罪故里克稱名　釋文殺如字又音弒傳同公羊音試

公羊 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

傳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弒未踰年君之號也　釋文殺其音試下及注放此

穀梁 同左氏

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謹案殺弒音之轉故公羊作弒

十年

左氏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公羊 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

釋文左氏經無子字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左氏莊二十八年傳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則卓子本二名左穀經作卓或脫子字

左氏 冬大雨雪

注平地尺爲大雪

公羊 冬大雨雹

傳何以書記異也　疏左氏作雪　釋文雹步角反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公羊作大雨雹或因雹與雪字相類而譌

十一年

左氏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注以私怨謀亂國書名罪之書春從告

公羊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疏左氏經無父字

穀梁 同公羊

謹案傳十年左氏傳云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傳無父字則經無父字可知故公羊疏云左氏經無父字今本左氏經有父字或後人從公穀經增公穀有父字亦衍文

十二年

左氏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公羊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處臼卒

釋文處臼左氏作杵臼

穀梁 同左氏

釋文杵昌呂反

謹案公羊杵作處假音字　史記陳世家莊公七年卒少弟杵臼立　說文杵舂杵也从木午聲

十四年

左氏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注鄫國今琅邪鄫縣　釋文鄫似陵反本或作繒

公羊 同左氏

穀梁 夏六月季姬及繒子遇于防使繒子來朝

釋文繒在陵反

謹案鄫古書多作繒左氏作鄫當是國邑制字　釋例土地名年杞公會吳于鄫釋文繒才陵反本又作鄫　左氏哀七魯地哀七年鄫鄫衍二名琅琊繒縣　說文鄫姒姓國在東海从邑曾聲　史記周本紀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正義曰括地志云繒縣在沂州承縣古侯國孔子世家吳與魯會繒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鄫城在沂州承縣地理志云鄫縣屬東海縣也　漢書地理志上東海郡繒故國禹後鄫曰繒治　後漢書方術公沙穆傳遷繒相注繒縣屬琅邪郡　續漢書郡國志三琅邪國繒侯國故屬東海　晉書地理志徐州琅邪國繒縣　國語周語中杞繒由大姒周語下杞鄫猶在補音鄫或作繒通晉語一申人繒人補音繒本或作鄫通　中州金石紀滎陽丹廟石闕銘杞繒曰音　荀子堯問篇繒邱之封人注繒與鄫同

五年

左氏 公孫茲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公羊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帥舉古字通

十六年

左氏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注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

正義月令鄭注是月皆是前事之月知此是隕石之月也

石隕鷁退見宋事本相類而同時告故重言是月嫌同日

也鷁水鳥若杞傳爲然存秋者異鄭云鷁者七月之蟲生陰

而屬于陽洪範五行傳曰鷁者陽鳥鷁字或作鶃　釋文鷁

五歷反本或作鶂音同

公羊 春王正月戊申朔霣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傳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　注是日遇也魯人語也在正月

之後齊故曰劣及是月也　釋文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

六鶂五歷反水鳥

穀梁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鶂退飛過宋都經作鷁

釋文鶂五歷反

謹案陸音字通說見莊七年是月公羊古本作提月是提音相近鶂鷁古今字　尚書大傳洪範傳鷁者陽鳥注鷁或作鶂經義雜記六穀梁疏引賈逵云鶂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鬩也賈景伯以鬩爲是取同聲字爲詁尤可見六鶂字本从兒也賈原注此條作鶂史記宋微子世家六鶂退蜚集解引賈注作鶂引公羊傳作鷁索隱引左傳六鶂退飛漢書五行志下六鶂退蜚過宋都師古曰鶂音五歷反玉篇鶂午的切又五兮切鷁鶂同上猶根據許書以从兒爲正从益者說文不收故列末歟韵二十三錫鶂五歷切鷁上同說文又作鶃鷊反以鶂爲正首尾倒置矣　說文鶃鳥也从鳥兒聲春秋傳曰六鶃退飛鶂鶃或从鬲鷊司馬相如說鶃从赤六書正譌鶂倪歷切別作鷁非　唐韵正四紙部是承紙切春秋僖十六年是月六鶂退飛過宋都公羊傳作提月提音匙　鍾山札記公羊經僖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霣石于宋五提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傳云提月者何僅逮是日也何休注提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在陸德明時所見本固有以提月改作是月故釋文於云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陸氏不詳審傳文及劭公之注明是爲提字作訓詁若作是月何勞如此費辭乎初學記晦日條引此正作提月陸佃注鶡冠子云鍼篇家里用提云提零日也亦引公羊爲證

十八年

左氏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傳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公羊 春王正月宋公會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公羊衍會字

左氏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

公羊 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婁

傳其言會盟何後會也注不會大夫刺後會者起實君也地以邾婁者起爲邾婁要也不言君者爲襄公諱也舊本許嫁之兼於邾婁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己而許之二匿交於襄公爲此盟欲和解之既在會間反爲邾婁所獻執用鄫子恥辱加於宋無異故沒襄公使若微者也

穀梁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繒子會盟于邾

謹案公羊作宋人或字之譌何劭公欲同于微者稱人例遂設季姬尋實之以爲爲襄公諱似未足信當以左穀爲正

左氏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傳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公羊 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穀梁 同左氏

集解會無主名內卑者也四國稱人外卑者也

謹案陳蔡楚鄭俱稱人則不當書公會公羊衍公字

二十一年

左氏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注盂宋地　釋文盂音于

公羊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

疏左氏作盂穀梁作雩盂誤或所見異　釋文霍左氏作盂

穀梁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雩

集解雩宋地雩或爲宇

謹案霍有護音與盂音相近故公羊假霍爲盂雩與盂本同部字故穀梁假雩爲盂范氏集解云雩宋地或爲宇宇與盂音亦相近也公羊疏云左氏作盂穀梁作雩盂誤或所見異殆未之深考爾　書梓材惟其塗丹雘釋文雘枉略反徐烏郭反說文云善丹與護同也　古經解鉤沈十一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南嶽謂之霍霍者護也言陽氣用事盛夏之時護養萬物故以爲稱　唐韵正十九鐸霍虛郭切古音則虛故反讀爲郭切去聲則爲攻郭謨山海經注雘亦屬音瓠白虎通巡狩篇南方爲霍山者何霍之爲言護也言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　顏氏家訓音辭篇北人呼[illegible]爲[illegible]字

二十二年

左氏 春公伐邾取須句

注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一注見二十一年傳文下　釋文須句其俱反

公羊 春公伐邾婁取須朐

釋文朐其俱反左氏作句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左氏作句古省文　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取須朐師古曰須朐邾邑朐音鉅俱反地理志上東海郡朐師古曰朐音劬辭官傳爲宛句令師古曰句音劬

二十三年

左氏 春齊侯伐宋圍緡

注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　釋文緡亡巾反

公羊 同左氏

穀梁 春齊侯伐宋圍閔

釋文閔左氏作緡二十五年楚圍亦同

謹案緡閔音相近穀梁作閔亦假音字　漢書地理志上山陽郡東緡師古曰春秋僖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即謂此音文

左氏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公羊 夏五月庚寅宋公慈父卒

釋文慈父左氏作茲父

穀梁 同左氏

說詳四年　史記宋世家作茲甫

二十六年

左氏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公羊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遬盟于向

釋文遬音速

穀梁 同左氏

謹案遬速字同　左氏哀十九年傳石遬國語周語上作石速襄十六年傳孟孺子速徼之釋文速本亦作遬音同定十四年傳謂蔽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史記衛世家作遬　大

戴禮官人篇執之以物而遬斷決之以卒而度料　說文辵部速疾也从辵束聲遬籀文从敕　班馬字類遬史記禮書輕利剽遬漢書宣紀匈奴呼遬累單于古速字　漢書宣帝紀匈奴呼遬累單于帥衆來降師古曰遬古速字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猗氏敬侯陳遬師古曰遬古速字曹參傳東攻魏將遬遬東張師古曰遬古速字周勃傳得雲中守遬師古曰遬古速字也息夫躬傳僕遬不足數師古曰遬古速字霍去病傳討遬濮師古曰遬古速字也匈奴傳上甯侯魏遬師古曰遬古速字匈奴傳下呼遬累烏厲溫敦師古曰遬古速字也　晏子春秋內篇問下公曰廉政而遬亡其行何也內篇雜上君之來遬外篇知不若車之遬　荀子議兵篇輕利僄遬注遬與速同　管子小稱篇造父有以感轡筴故遬獸可及遠道可致侈靡篇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遬竭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遬已四時篇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遬至内業篇老不長慮困乃遬竭　墨子明鬼下若此之憯遬也　呂覽貴卒篇得之同則遬爲上貴直論士之遬弊一若此乎辨士篇莖生有行故遬長弱不相害故遬大　淮南子兵略訓欲疾以遬

左氏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注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　釋文巂本又作酅戶圭反一音以轉反

公羊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

釋文巂戶圭反又似兗反

穀梁　同公羊

釋文巂音攜又似兗反

謹案公穀作巂蓋省文　說文酅東海之邑从邑巂聲

左氏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注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　釋文夔求龜反

公羊　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

釋文隗五罪反二傳作夔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夔隗音相近故公羊作隗夔與歸古音亦相類故水經注作歸鄉地理志作歸子國竝假音字　水經江水篇江水又東逕秭歸縣之南注云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協聲律宋忠曰歸卽夔歸鄉蓋夔鄉矣古楚之嫡嗣有熊摯者以廢疾不立而居于夔爲楚附庸後王命爲夔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　南江札記史記索隱引譙周古史考作滅歸

二十八年

左氏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公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婁子秦人于溫

穀梁　冬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謹案穀梁無齊侯二字或脫文

左氏　天王狩于河陽

釋文狩本又作守音同

公羊　同左氏

穀梁　天王守于河陽

釋文守音狩

謹案穀梁作守古省文　周易明夷九三明夷于南狩釋文狩手又反本亦作守同　尚書舜典歲二月東巡守釋文守詩救反本或作狩周官傳周制十二年一巡守釋文守音狩本亦作狩　毛詩大雅崧高箋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釋文守音狩本亦作狩周頌時邁序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釋文守手又反本或作狩注同般序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釋文守手又反　周禮大宰注謂王巡守在外時釋文守音狩本亦作狩後巡守皆放此　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釋文守手又反本或作狩後巡守皆同曾子問天子巡守釋文守手又反本亦作狩祭義天子巡守釋文守手又反本或作狩　左氏莊二十一年傳王巡虢守釋文守音狩本或作狩襄十三年傳先王卜征五年注征謂巡守征行釋文守手又反本或作狩昭十二年傳楚子狩于州來釋文守本亦作狩同手又反　公羊隱八年傳注有事者巡守祭天告至之禮也釋文守手又反本又作狩　穀梁隱十一年傳注謂巡守崩薨兵革之事釋文守音狩本亦作狩　孝經孝治章鄭注天子亦五年一巡守釋文守手又反本又作狩　莊子胠篋篇以守其盜賊之身乎釋文守如字舊音狩

二十九年

左氏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傳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注晉侯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

公羊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

注文公圍許不能服自知威信不行故復上假王人以會諸侯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

穀梁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謹案左氏傳云公會又曰卿不書罪之也並不言不書公諱公與盟則左氏經當有公字無者脫漏耳杜注或塗翟狄字通

三十二年

左氏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釋文捷在接反

公羊　夏四月己丑鄭伯接卒

釋文接二傳作捷

穀梁　同左氏

謹案捷接字通說詳莊公十二年　漢書古今人表鄭文公接

三十三年

左氏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公羊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傳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　注據敗者稱師未得師稱人

穀梁　同左氏　唐石經初刻似無師字

謹案公羊或脫師字傳從而爲之辭

左氏　公伐邾取訾婁

公羊　公伐邾婁取叢

疏云有作鄹字者又文七年疏云叢字多作鄹字　釋文取
最才工反左傳作取訾婁（案抱經堂釋文作叢汲古閣注疏本作叢又案今本左氏亦作訾婁）

穀梁　公伐邾取訾樓

謹案叢字从取得聲古音近徂合訾婁二音即爲叢公羊疏謂有作鄹字者亦假音字婁樓古音皆近闕故穀梁作樓　左氏僖十八年傳眾不可而後師于訾婁注訾婁衛邑釋文訾子斯反婁郎荀反又郎鉤反襄二十六年傳及雩婁釋文婁如字徐力俱反如瀆音樓　說文叢从丵取聲　唐韵正十九侯樓古音閭　史記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叢集解徐廣曰一作取

左氏　隕霜不殺草

公羊　賁霜不殺草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公羊隕作賁通假字說詳莊七年

皇清經解卷八之八十五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八十六　　學海堂　　靈川秦培璠舊校　番禺金佑麟新校

春秋異文箋　　仁和趙徵君坦著

文公元年

左氏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注癸亥月一日不書朔官失之

公羊　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左穀無朔字或闕文

左氏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釋文頵憂倫反又邱倫反

公羊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

釋文髡苦門反左氏作頵

穀梁　同公羊

謹案公穀作髡聲之譌　說文頵頭頵頵大也从頁君聲髡鬄髮也从髟兀聲髡或从元　漢書古今人表楚成王惲師古曰左傳作頵音於倫反

二年

左氏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注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　釋文穀戶木反本又作穀同隴力勇反

公羊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斂

釋文穀戶木反垂斂左氏作垂隴

穀梁　同公羊（唐石經）

集解垂斂鄭地　釋文穀戶木反本又作穀九年同斂如字左氏作垂隴

謹案斂字在廣韵儉部隴字在廣韵腫部古音儉腫不相通古方音則通公穀以斂爲隴亦方音之轉穀穀假音字　釋例土地名鄭地滎陽縣東有垂隴城　易繫辭下不封不樹虞翻注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　周禮地官肆長斂其總布杜子春云總當爲儳遂人及窆陳役鄭司農云窆謂下棺時遂人主陳役也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堋皆葬下棺也聲相似夏官大僕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堋禮記謂之封皆葬下棺也音相似窆讀如慶封氾祭之氾　儀禮既夕禮乃窆注今文窆爲封　禮記檀弓上縣棺而封注封當爲窆窆下棺也　喪大記凡封用綍去碑負引注封周禮作窆窆下棺也此封或皆作斂檀弓曰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謂此斂也然則棺之入坎爲斂與斂尸相似記時同之耳　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釋文渢扶弓反徐敷劍反中庸之聲也韋昭音凡　唐韵正二十一侵部或就侵韵在古可入東者詩七月八章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則讀陰爲雍矣雲漢二章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則讀臨爲隆矣蕩首章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則讀諶爲戎矣楚辭天問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則讀沈爲蟲矣九辨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游志乎雲中乘精氣之摶摶兮騖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則讀湛爲蟲矣素問調經論血并於陰氣并於陽故爲驚狂血并於陽氣并於陰乃爲炅中大元經進次四日飛懸陰萬物融融則亦讀陰爲雍矣東觀漢記載順帝作梁商誄辭云忠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茲元陰幽居冥冥靡所宜窮則音陰爲雍矣太元經減測善減不減常自沖也心減形身困諸中也減其儀欲自禁也減於又箴以益眾也則讀禁爲雍矣元瑩夫一一所以摹始而測深也三三所以盡終而極崇也二二所以參事而要終也則亦讀深爲春矣劉向九歎吸精粹而吐氣濁兮橫邪世而不取容行叩誠而不阿兮遂見排而逢讒則讀讒爲叢矣魏文帝黎陽詩朝發鄴城夕宿韓林霖雨戒塗輿人困窮後漢避殤帝諱改隆慮曰林慮荀子書亦作臨慮則讀林爲隆矣又如司馬相如長門賦以宮中崇窮與心音臨風淫陰穢吟南同用而又雜一闊字又若易傳九四朋盍簪荀爽本作宗書洛誥伻若火始燄燄漢書梅福傳引作庸庸詩我躬不閱表記引作我今不閱與爾臨衝韓詩作隆衝春秋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公羊穀梁作垂斂左傳謚公尊閟職之妻史記齊世家作庸職而周禮記左傳窆堋封三字通用禮記明堂位魯有崇鼎呂氏春秋以爲岑鼎（左氏昭三年傳讒鼎之銘正義引服虔云讒鼎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風俗通空侯者孝武時樂人侯調所作本名坎侯此蓋出於土俗之殊要不得以爲正音耳　墨子節葬下滿埳無封注云後漢書注引作窆封窆聲相近　戚鶴泉先生曰竷竷鼓我之竷說文變作坎其字从夅聲可證隴斂音變　左氏僖二十七年傳郤縠可釋文縠本又作穀同胡木反宣十二年傳先穀佐之釋文穀戶木反本又作穀音同　國語晉語四郤縠可補音穀本或作穀

三年

左氏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公羊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

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爲諼也其爲諼奈何伐楚爲救江

也　注讓詐

穀梁同公羊

傳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謹案公穀脫以字

五年

左氏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注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也

公羊同左氏

穀梁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毛伯來會葬

疏左氏公羊及徐邈本竝云召伯此本作毛伯疑誤也

謹案穀梁作毛伯聲之誤　經義雜記五據疏知徐仙民所注穀梁亦同二傳作召伯今本誤也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范注毛采邑伯字也天子上大夫於此無注則范注本作毛伯又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疏引此亦作毛伯

六年

左氏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釋文驩喚官反

公羊八月乙亥晉侯讙卒

釋文讙好官反

穀梁同左氏

釋文驩好官反

謹案公羊作讙假音字　國語晉語四吾欲使陽處父傳讙也　讙音讙呼官反案內傳作驩字通　禮記檀弓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注讙喜說也釋文讙音歡坊記言乃讙注讙當為歡聲之誤也釋文讙依注音歡　左氏昭四年傳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五年傳君若驩焉好逆使臣六年傳寡君以為驩也　孟子驩虞如也音義丁云義當作歡蓋古字通用耳　說文言部讙譁也从言雚聲馬部驩馬名从馬雚聲　六書故驩呼官切說文曰馬名借為驩虞之驩與歡通　史記殷本紀天下咸驩魯世家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讙　漢書高后紀上有驩心以使百姓　逸周書邑人解忠愛以事親驩以盡力而不回太子晉解遠人來驩周視舜驩哉民乎　晏子春秋內篇雜上君以驩子之地　戰國策韓策二以交足下之驩　列女傳節義傳既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　隸釋梁相孔耽神祠碑驩樂壽考廣漢屬國侯李翊碑為殊俗驩心武梁祠堂畫象嬰兒之態令親有驩隸續漢安長陳君閣道碑驩悅歌詠　荀子非相篇欣驩芬薌以送之大略篇交不驩欣又事生飾驩也又夫婦不得不驩　新書屬遠篇士民皆有驩樂其上退讓篇故梁楚之驩由宋就始官人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又能合兩君之驩道德說篇合則驩然大樂矣　管子小匡篇驩欣足以相死又小國諸侯驩如父母君臣下篇禮私愛驩形勢解篇親戚相驩又故萬民驩盡其力又初雖相驩版法解篇萬民驩盡其力　墨子天志中篇驩若愛其子明鬼下篇此猶可以合驩聚衆大取篇天下之利驩　呂覽順說篇莫不驩然　列子黃帝篇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　釋文驩音歡　莊子天下篇以聏合驩

尚書堯典驩兜　孟子放驩兜于崇山　史記五帝本紀讙兜夏本紀何憂乎驩兜　人表攷讙兜始見莊子在宥本作驩兜虞書原注又作驩頭荒原注山海經大荒北經　荀子議兵篇是以堯伐驩兜　新書連語篇縣讙兜欲引而為惡則誅

左氏晉狐射姑出奔狄

釋文射音亦一音夜

公羊同左氏

釋文射姑音亦又音夜穀梁作夜

穀梁晉狐夜姑出奔狄

釋文夜姑左氏作射姑

謹案射與夜古竝音豫穀梁作夜亦假音字　左氏昭二十五年傳申夜姑釋文夜本或作射音夜又音亦定二年傳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釋文射音亦一音夜　說文夕部夜舍也天下休舍也从夕亦省聲　唐韻正四十禡射字古有樹豫石亦四音音樹者詩大叔于田禮記射義是也音石者易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是也本一音而分去入其義亦同故左傳昭十三年司鐸射音食亦反又食夜反是也音豫者春秋文六年狐射姑穀梁傳作狐夜姑漢書注僕射音夜夜古音豫是也與前一義而異音音亦者詩車牽抑是也為厭斁之意中庸引振鷺在此無斁作射又律呂無射夜亦二音亦本一音而分去入也案此顧氏通五四聲區別其實古四聲通轉之例為得　後漢書陳寵傳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注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夜干生　列子黃帝篇列姑射山釋文射音夜　莊子逍遙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釋文射徐音夜又食亦反李實夜反

七年

左氏三月甲戌取須句

公羊三月甲戌取須朐

穀梁同左氏

說見僖公二十二年

左氏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釋文王臣如字往方反本或作壬臣

公羊同左氏

穀梁夏四月宋公壬臣卒

釋文壬臣本或作王臣

謹案穀梁作壬臣或字之譌　左氏定四年傳宋王臣釋文王如字本或作壬如林反　史記宋世家作王臣　山左金石志七武梁石室畫象秦壬王郎王字　漢魯峻碑陰王端子行王輔子助作壬皆

左氏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公羊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眛以師奔秦唐石經作眛

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此晉先眛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外也其外奈何以師外也　疏左氏穀梁作先蔑

釋文眛音蔑左氏作蔑

穀梁同左氏

謹案眛蔑音義同詳見隱公元年盟于蔑下公羊有以師二字或衍文

八年

左氏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傳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

釋文會雒戎音洛本或作伊雒之戎此後人妄取傳文加爾

公羊乙酉公子遂會伊雒戎盟于暴

(穀梁)同左氏

釋文本或作伊雒之戎誤

謹案左氏傳云遂會伊雒之戎是伊雒二字可竝言經文作雒戎從省文公羊作伊雒戎當是不省伊字

(左氏)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公羊)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

(穀梁)同左氏

謹案公羊或脫而字

九年

(左氏)冬楚子使椒來聘

(公羊)同左氏

釋文椒子遙反一本作萩子小反

(穀梁)冬楚子使萩來聘

釋文萩子遙反又子小反或作菽左氏作椒

謹案穀梁作萩聲之轉耳　玉篇萩且留切蒿也左氏傳云伐雍門之萩又七肖切　漢書古今人表楚椒舉師古曰即椒舉

十年

(左氏)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公羊)楚子蔡侯次于屈貉

釋文屈貉居勿反又音厥二傳作厥貉

(穀梁)同左氏

謹案厥屈音相近公羊作屈貉亦聲誤說互見昭公十一年會于厥慭下　漢書古今人表厥黨童子師古曰即闕黨童子也

十一年

(左氏)春楚子伐麇

釋文麇九倫反

(公羊)春楚子伐圈

釋文圈求阮反一音卷說文作圈字林曰萬反二傳作麇

(穀梁)同左氏

謹案禮記王制篇制三公一命卷鄭注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袞圈說文从口季聲則音當近稛與九倫切之麇字音近故公羊作圈廣韵以圈氏本氏其國是古有圈國杜范氏于麇字下無注何氏于圈下亦無注廣韵所稱之圈國豈即楚子所伐之麇與　古經解鉤沈十八引穎容例麇音羈也　詩豳風九罭袞衣繡裳傳袞衣卷龍也釋文袞古本反字或作卷音同小雅采菽元袞及黼傳元袞卷龍也釋文袞古本反卷眷勉反本又作袞　周禮春官司服享先王則袞冕鄭司農云袞卷龍衣　禮記郊特牲王被袞以象天釋文卷音本又作袞同古本反玉藻龍卷以祭注字或作袞釋文卷音袞明堂位注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釋文卷本又作袞同音古本反雜記上公襲卷衣一釋文卷音袞喪大記君以卷釋文卷本又作袞同古本反祭義天子卷冕北面釋文卷古本反祭統君卷冕立于阼釋文卷古本反　左氏桓二年正義袞之言卷也謂龍首卷然　釋名釋首飾篇袞卷也畫卷龍於衣也　說文口部圈从口卷聲鹿部麇麞也从鹿困省聲籀文不省　廣韵二十阮部圈獸闌又姓後漢末圈稱字幼舉撰陳留風俗傳圈氏本氏於其國求晚切又具卷切

十二年

(左氏)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公羊)春王正月盛伯來奔

(穀梁)同左氏

說見莊公八年圍郕下

(左氏)秦伯使術來聘

(公羊)秦伯使遂來聘

釋文使遂二傳作術

(穀梁)同左氏

釋文術音遂

謹案公羊作遂聲之轉耳　漢書五行志中之上秦伯使遂來聘師古曰即左氏所謂西乞術　禮記月令篇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釋文術依注音遂學記篇術有序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遂　春秋繁露求雨篇曰祈於術　說文行部術邑中道也从行朮聲　九經字樣術音遂邑中道也　廣韵正六術術食聿切去聲則音遂水經注引學記術有序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漢書五行志竝作遂管子度地篇故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術音遂胡三省注通鑑以術與衖字公路當讀如月令審端徑術之術然古人衖遂二音通用後漢馮衍顯志賦樹六枳而爲籬兮築蕙若而爲室播蘭芷於中庭兮列杜衡於外術賈公思魏都賦於後則椒鶴文石永巷闈術梓木蘭次舍甲乙西南其戶成之匪日丹青炳煥特有溫室呂延濟注闈術謂宮門道也　續漢書律麻志下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術　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欲反忘術注廣雅曰術道也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　鄭志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

(左氏)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注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　釋文鄆音運員音云一音運本又作鄆音同

(公羊)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運

釋文運二傳作鄆後皆同

(穀梁)同左氏

謹案鄆運音同公羊作運假音字員運音相近故杜注云員即鄆也　廣韵二十三問鄆邑名又州名魯太昊之後風姓禹貢兗州之域即魯之附庸須句國也秦爲薛郡地漢爲東平國武帝爲大河郡隋爲鄆州　水經注瓠子河篇瓠河又東逕鄆城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公自沙隨還待於鄆京相璠曰公羊作運字今東郡廩邱縣東八十里有故運城即此城也沂水篇沂水又東南逕東莞縣故城西與小沂水合孟康曰縣故鄆邑左氏傳曰莒魯爭鄆爲日久矣今城北鄆亭是也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世變其字非也郡國志東莞有鄆亭今在團城東北四十里齊乘鄆邑在沂水縣本春秋莒魯所爭之鄆邑十三州記曰魯昭公取居爲西鄆在東平昔魯所爭爲東鄆在此　山海經西山經廣員百里畢氏曰國語云廣運百里韋昭曰東西爲廣南北爲運運員音相近　墨子非命上置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非命中儀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非命下

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　莊子天運釋文天運司馬作天員

十三年

左氏 邾子蘧蒢卒

釋文蘧其居反蒢丈居反

公羊 邾婁子遬篨卒

釋文遬篨其居反下直居反

穀梁 邾子蘧篨卒

謹案說文分言籧字篨字訓爲二物幷言籧篨二字作一物解是經文籧篨字皆當从竹矣左氏从艸亦猶笵金之笵作范符郞之符作苻筆小誤爾　說文艸部蘧蘧麥也从艸遽聲蒢黃蒢職也从艸除聲竹部籧籧篨粗竹席也从竹遽聲篨籧篨也从竹除聲　五經文字竹部籧作籧訛

左氏 大室屋壞

傳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注大廟之室　正義大廟之制其簷四阿而下室當其中又拔出爲重屋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復廟重檐天子之廟飾鄭云復廟重屋也是天子之廟上爲重屋此是大廟當中之室其上之屋壞非大廟全壞也又曰左氏先師賈服等皆以爲大廟之室也　釋文大音泰

公羊 世室屋壞

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　釋文世室二傳作大室

穀梁 同左氏

傳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

謹案大與世古字通用公穀以爲魯公廟皆音近而誤　古經解鉤沉十八引服注太室太廟之止屋也　公羊古義世室屋壞二傳作大室賈逵服虔等皆以爲大廟之上屋禮說曰淸廟之制如明堂明堂五室故淸廟五寢中央曰大室亦曰大寢大室屋壞者室上重屋明堂位所謂復廟重檐天子之廟室洛誥王入大室祼是也孔穎達曰左傳不辨此是何公之廟而經謂之大室則此室之最大者故知是周公之廟非魯公也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世室非一君不宜專屬伯禽棟案公羊皆以世爲大如衞大叔儀爲世叔齊宋樂大心爲樂世心又推而廣之如鄭大夫子大叔論語作世叔天子之子稱大子春秋傳云會世子于首止諸侯之子稱世子而晉有大子申生鄭有大子華春秋經齊世子光左傳云大子光明古世與大同義是世室猶大室也原注熹穀復葉下民碧國日算碑云魯不修大室春秋作譏又與穀修索嶽碑云世室不修春秋作譏二碑同時所立而作世知字本通也　左氏桓九年經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正義曰諸經稱世子及衞世叔申經作世字傳皆爲大然則古者世之與大字義通也宣十八年經晉侯衞世子臧伐齊傳晉侯衞大子臧伐齊　漢書五行志中上左氏說曰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又穀梁公羊經曰世室案今本穀梁經同左氏　禮記曲禮下不敢與世子同名注世或爲大　唐韵正五員部春秋哀十一年衞世叔齊出奔宋左傳作大叔疾

左氏 冬公如晉衞侯會公于沓

公羊 冬公如晉衞侯會于沓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公羊脫公字

左氏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注棐鄭地　釋文棐方尾反又非尾反

公羊 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斐

釋文斐本又作棐芳尾反

穀梁 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釋文棐芳匪反

謹案棐斐音同公羊作斐假音字公穀少公字或闕文　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印段廷勞于棐林釋文棐芳尾反本又作斐

十四年

左氏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公羊 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

釋文接菑在妾反又如字下側其反二傳作捷菑

穀梁 同左氏

說詳莊公十二年

十六年

左氏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注郪丘齊地　釋文郪音西又七西反

公羊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犀丘

疏正本作菑丘故賈氏公羊曰菑丘穀梁曰師丘是也今左氏經作郪字　釋文犀丘音西左氏作郪丘穀梁作師丘

穀梁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師丘

集解師丘齊地　釋文師丘左氏作郪丘公羊作犀丘

謹案郪犀師古音皆相近公羊作犀穀梁作師竝假音字水經注潁水篇細水又東南逕宋縣故城北縣即所謂郪丘者也秦伐魏取郪丘謂是邑矣　史記匈奴列傳黃金胥紕一集解徐廣曰或作犀毗索隱案漢書作犀毗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貝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鉤也則此帶鉤亦名師比則胥犀與師竝相近而說各異耳班固與竇固牋云賜犀比金頭帶是也　漢書匈奴傳上黃金犀毗一師古曰犀毗胡帶之鉤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

左氏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公羊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處臼

釋文處臼二傳作杵臼

穀梁 同左氏

說見僖公十二年　史記宋世家作杵臼

十七年

左氏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公羊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聖姜

釋文聖姜二傳作聲姜

穀梁 同左氏

謹案聲聖音相近公羊作聖假音字

靈川秦培福舊板 番禺金錫齡新校

春秋異文箋　仁和趙徵君坦著

宣公元年

左氏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注棐林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　釋文棐芳尾反

公羊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

釋文斐芳尾反

穀梁 同左氏

說見文十三年

左氏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注崇秦之與國　釋文宗本亦作崇

公羊 晉趙穿帥師侵柳

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尙書大傳云秋祀柳穀華山鄭注祭柳穀之氣于華山柳聚也齊人語廣雅釋詁云崇聚也此必齊人讀崇爲柳故其訓同公羊崇作柳正齊人方音之轉　尙書君奭其終出于不祥釋文終馬本作崇　隸釋漢石經其道出于不詳古祥字標準道徒寄切　玉篇鮦直壟切鱧魚也又直久切　廣韻鮦徒紅切又直冢直柳二切　漢書地理志汝南郡鮦陽孟康曰鮦音紂司馬相如傳上蛭蜩玃猱師古曰猱音迺高反又音柔即今所謂戎皮爲褥者也戎音柔聲之轉耳　匡謬正俗六或問曰今之戎獸皮可爲褥者古號何獸何以謂之戎荅曰案許氏說文解字曰夒貪獸也李登聲類音人周反字或作猱詩云無教猱升木毛傳云猨屬也此字既有柔音俗謂變爲謂之戎耳猶今之香茅謂之香戎

二年

左氏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

釋文皐古刀反

公羊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獋

釋文夷獋戶刀反又古刀反二傳作夷皐

穀梁 同左氏

謹案皐獋音義通　周禮大祝來瞽令皐舞注皐讀爲卒嗥呼之嗥來嗥者皆謂呼之入　周禮古義樂師詔來瞽皐舞注云鄭司農云皐當爲告元謂皐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　說文曰禮祝曰皐登謌曰奏故皐奏皆从夲周禮曰招來鼓皐舞皐告之也先鄭讀皐爲告者戰國策曰商君告歸延篤以爲告歸今之歸寧也東觀漢記田邑傳云邑年三十歷卿大夫號歸罷厭事少所嗜欲號歸即告歸也皐讀爲告告讀爲號皐告同音故大祝注云皐讀爲卒嗥呼之嗥漢書紀云高祖嘗告歸之田服虔云告音如嗥呼之嗥是告又讀爲嗥然則皐告嗥三字同物同音故二鄭所讀亦無兩義　儀禮士喪禮招以衣曰皐某復三注皐長聲也　禮記禮運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正義皐引聲之言喪大記北面三號注號若云皐某復也　說文口部嘷咆也从口皐聲獋譚長說嘷从犬繫傳通釋臣鍇案春秋左傳曰豺狼所嘷豺狼犬屬嘷其聲高大也夲部皋气皐白之進也从夲从白禮祝曰皐登謌曰奏故皐奏皆从夲周禮曰詔來鼓皐舞皐告之也　玉篇犬部獋胡刀切大呼也鳴也咆也或作嘷　廣韻六豪嘷熊虎聲獋上同胡刀切　越絕書馬嘷者吳伐越道逢大風車敗馬失騎士墮死疋馬嘷皐事見吳矣泰北亦以皐爲嘷　山海經北山經丹熏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鼠而兔首麋身其音如獋大學云初學記引此獋作嘷

三年

左氏 楚子伐陸渾之戎

公羊 楚子伐賁渾戎

釋文賁渾舊音六或音奔二傳作陸渾

穀梁 楚子伐陸渾戎

謹案公羊作賁渾字之譌　潛研堂文集荅問四問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公羊作賁渾賁何以有陸音曰此轉寫之譌本當爲坴與古文陸字从先先讀爲六故陸亦有陸音

左氏 葬鄭穆公

公羊 葬鄭繆公

釋文繆音穆

穀梁 同左氏

說詳隱三年葬宋穆公下　史記鄭世家作繆公

五年

左氏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傳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

公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穀梁 同公羊

謹案左氏脫子字　張洽春秋集傳云據高固及子叔姬來當從公穀有子字在叔姬上

八年

左氏 戊子夫人嬴氏薨

公羊 戊子夫人熊氏薨

穀梁 同公羊

釋文左氏作嬴氏

說詳下文葬我小君敬嬴下

左氏 楚人滅舒蓼

注舒蓼二國名　正義曰舒蓼二國名者蓋轉寫誤當云一國名又曰與文五年滅蓼同蓋蓼滅後更復故楚今更滅之

公羊 同左氏

穀梁 楚人滅舒鄝

釋文鄝音了本又作蓼國名

謹案蓼鄝古字通　詩小雅漸漸之石序荊舒不至鄭云舒鶮舒鄝舒庸之屬釋文鄝音了本又作蓼　左氏桓十一年傳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注蓼國今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釋文蓼音了本或作鄝同文五年傳楚子燮滅蓼注蓼國今安豐蓼縣釋文蓼音了字或作鄝音同哀十七年傳是以克州蓼釋文蓼本又作鄝音了　說文邑部鄝地名从邑翏聲　史記高祖功臣年表蓼侯索隱曰縣名屬六安　晉太康三年地記蓼國先在南陽故縣今豫州郾縣界故胡城是　潛研堂文集荅問八說文鄝即舒蓼之蓼

左氏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注敬諡嬴姓也

公羊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

穀梁 同公羊

疏案文十八年注云宣母敬嬴此云頃熊者一人有兩號故

也 釋文頃熊音傾左氏作敬嬴

謹案公穀作頃熊聲之譌 唐韻正一東熊古音羽陵反書秋宣八年葬我小君敬嬴公羊穀梁傳並作頃熊頃音近敬能音近嬴正義不得其解乃云一人有兩號非矣左傳昭七年正義曰張叔皮論云賓爵下革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鯀化爲熊久血爲燐積灰生蠅傳元潛通賦云聲伯忌瓊瑰而弗古兮晝言諸而暮終嬴政沈璧以祈福兮鬼告凶而命窮黃母化而爲黿兮鯀殛變而成能二者所韻不同或疑張叔爲熊字著作郎王劭曰古人讀雄與熊皆于陵反張叔用舊音傳元用新音張叔亦作熊也案詩無羊正月及襄十年衞卜禦寇繇皆以雄韻陵劭言是也

十年

左氏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注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 正義曰文十三年傳稱邾遷于繹則繹爲邾之都矣更別有繹邑今魯仍取之非取邾之都也亦因繹山爲名蓋近在邾都之旁耳 釋文繹音亦

公羊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婁取蘱

釋文蘱音類又力對欺類二反

穀梁 同左氏

謹案繹字在廣韻二十二昔昔爲魚虞模部入聲字蘱字在廣韻十八隊隊爲支脂等部去聲字古音不同部公羊作蘱方音之轉耳十三年齊師伐莒公羊作伐衞義與此同

十一年

左氏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注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公羊 同左氏

穀梁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夷陵

集解夷陵齊地 釋文左氏作辰陵

謹案穀梁作夷陵方音之轉說詳見僖公元年邢遷于夷儀下 水經注洧水篇洧水又東南逕辰亭東俗謂之田城非也蓋田辰聲相近城亭音韻聯故也糸書魯宣公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也京相璠曰潁川長平有故辰亭

左氏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公羊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釋文甯乃定反又音盜

穀梁 同左氏

說見僖公七年盟于甯毋下

十三年

左氏 春齊師伐莒

傳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公羊 春齊師伐衞

穀梁 同左氏

謹案莒字在廣韻八語語爲魚部上聲字衞字在廣韻十三祭祭爲齊部去聲字古音魚模等部不與支之尊部通公羊作衞方音之轉 韻補八語韻起釋名云起舉也一舉恤也案此亦支之等部與魚模等部方音通轉之證

左氏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公羊 同左氏

穀梁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唐石經改穀作㱿

釋文穀戶木反一本作穀

說見文二年

十五年

左氏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注無婁杞邑

公羊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牟婁

穀梁 同左氏

謹案無牟古方音通轉 儀禮士冠禮記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釋文毋音牟公食大夫禮注鵞無母釋文無音牟 禮記郊特牲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釋文毋音牟 方言一憮牟愛也韓鄭曰憮宋魯之閒曰牟 通雅疑始篇案盧仝詩左道官辭樂剛腸得健無功名生地獄禮教亦天囚自注無武侯切蓋讀無如牟也 列子黃帝篇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釋文无人莫侯切 莊子德充符篇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釋文無人雜篇作昏人列禦寇篇過伯昏瞀人釋文瞀音茂又音務

十六年

左氏 夏成周宣榭火

傳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注傳例曰人火之也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 正義曰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

釋文謝本又作榭音同

公羊 夏成周宣謝災唐石經初刻春秋穀例公羊作謝

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 注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謝

釋文宣謝災左氏作宣榭火

穀梁 夏成周宣榭災

傳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釋文榭音謝本或作謝災左氏作火

謹案榭古作射或假用謝後世始从木作榭公羊作謝亦假借字左氏及穀梁作榭皆後起字故左穀釋文云本或作謝蓋左穀舊本亦假用謝字與公羊同也火公穀作災或字形相似而譌 左傳杜解補正曰呂大臨考古圖郝敦銘曰王格于宣謝宣榭者蓋宣王之廟也榭射堂之制也其文作印古射字執弓矢以射之象因名其堂曰射原注後从木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原注爾雅云 宣王之廟制如榭故謂之宣榭春秋記成周宣榭火以宗廟之重而書之如桓僖公之比二傳云藏禮樂之器非也 公羊古義椒案左氏古文榭本作射郝敦銘曰王格于宣射是也劉逵引國語云射不過講軍實今本作榭說文無榭字經傳通作謝荀卿子曰臺榭甚高秦誓云惟宮室臺榭釋文云本又作謝是射亦作謝慈是射與謝通原注犖虞二字出征射謝名服不祥改之爲射成本姓名服天子以爲見虞鄭此由音不祥古文曲爲之說 左氏襄公三十一年傳宮室卑庳無觀臺榭釋文榭音謝本亦作謝 禮記王藻卜人定龜注謂靈射之屬釋文射音亦同作榭爾雅作謝 荀子王霸篇臺榭甚高注謝與榭同 潛研堂文集答問七說文無榭字則臺榭之榭亦當爲射蓋因習射以得名也

十八年

左氏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釋文鄫才陵反

公羊 同左氏

穀梁 秋七月邾人戕繒子于繒

釋文繒本或作鄫在陵反

說見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下

左氏 甲戌楚子旅卒

公羊 同左氏

穀梁 甲戌楚子呂卒

釋文楚子呂左氏作旅

謹案旅呂音同義通　說文呂脊骨也象形昔太嶽為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凡呂之屬皆从呂膂篆文呂从肉从旅　六書故呂力舉切說文曰脊骨也象脊骨聯節形亦通作旅詩云旅力方剛　國語周語下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注呂之為言膂也補音膂通作呂　呂覽季冬紀律中大呂注萬物萌生動於黃泉未能達見呂旅也所以旅陰卽陽助其成功故曰大呂也　白虎通五行篇呂之為言拒者旅抑拒難之也

左氏 師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釋文至笙音生徐又勑貞反云本作檉亦作打案徐後音是依二傳文

公羊 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

穀梁 同公羊

釋文檉丑貞反左氏作笙

謹案公穀作檉假音字

皇清經解卷八之八十七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順德馮佐勛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八十八　學海堂

春秋異文箋　仁和趙徵君坦著

成公元年

左氏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釋文茅戎亡交反史記及二傳皆作貿戎

公羊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釋文貿戎音茂一音茅左氏作茅戎

穀梁 同公羊

釋文貿音茂左氏作茅戎

謹案茅字古音近牟茅貿音相近故公羊作貿　儀禮士冠禮注士深以茅蒐釋文茅亡交反一音妹　毛詩古音攷茅音侔　唐韻正五十候春秋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公羊穀梁傳漢書劉向傳竝作貿　漢書五行志中之下晉敗天子之師于貿戎師古曰貿音莫候反

二年

左氏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公羊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釋文公子手一本作午左氏作首

穀梁 同公羊

釋文公子手左氏作首

謹案公穀作公子手假音字　左氏宣二年傳趙盾士季見其手釋文手一本作首　左氏宣十七年正義沈氏引穀梁傳云曹公子首偃　儀禮大射儀相者皆左何瑟後首注古文後首為後手　士喪禮魚左首注古文首為手　說文攴部敤從攴果聲舜女弟名敤首繫傳通釋臣鍇案漢書古今人表云敤手　列女傳攷證段君曰漢書古今人表敤手舜妹說文作敤首廣圻案史記正義又作顆手字通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卯敦銘拜手𩒨手卽稽首春秋曹公子首二傳或作手聲同假借也

左氏 秋七月晉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傳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

公羊 同左氏

穀梁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爰婁

謹案袁爰字通說見僖四年

左氏 庚寅衛侯速卒

公羊 庚寅衛侯遬卒

釋文遬音速

穀梁 同左氏

說詳見僖公二十六年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下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衛穆公遬

三年

左氏 辛亥葬衛穆公

公羊 辛亥葬衛繆公

釋文繆音穆

穀梁 同左氏

說見隱三年葬宋穆公下

左氏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釋文廧在良反咎古刀反

公羊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將咎如

疏左氏將作廧字　釋文左氏作廧咎如

穀梁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牆咎如

謹案廧牆字同廧將音相近故公羊作將　尚書大傳洛誥傳負廧而歌多士傳天子賁庸鄭注廧謂之庸略說執廧而外閒之　詩小雅常棣兄弟鬩于牆釋文牆本或作廧　大戴禮曾子制言上相會于廧陰　左氏僖二十二年傳狄人伐廧咎如釋文廧在良反咎古刀反襄二十六年傳寺人惠牆伊戾釋文廧音牆或作牆昭三年傳以備嬪嬙釋文廧本又作嬙在良反哀元年傳宿有妃嬙嬪御焉釋文嬙本又作廧或作嬙在羊反　孝經五刑章鄭注壞人垣牆釋文牆本或作廧同　說文嗇部牆垣蔽也从嗇爿聲　玉篇嗇部牆从將切牆垣也廧上同　班馬字類廧史記趙世家晉伐廧咎如春秋左氏傳同漢書鄒陽傳牽帷廧之制讀作牆　逸周書作雒解隄廧山廧　隸釋史晨饗孔廟後碑補完里中道之周左廧垣壞決武班碑陟見𢧁廧　漢晉全碑戢治廧

袖海山房校印

屋　戰國策趙策一廧之有楛其高至丈餘　管子侈靡篇不動則望有廧地員篇行廧落　墨子經說上廧外之利害未可知也

四年

左氏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公羊 同左氏

疏左氏作堅字穀梁作賢字今定本亦作堅字　釋文伯臤苦刃反本或作堅

穀梁 同左氏　古本或作賢字

謹案陸德明所據公羊本作臤公羊疏以爲穀梁作賢此皆古本也臤賢竝與堅通　公羊古義棟案公羊作臤穀梁作賢本一字也說文云臤古文以爲賢字漢潘乾校官碑云親臤寶智國三老袁良碑云優臤之寵今文大誓云優賢揚歷（原注見三國志注）是優臤即優賢也玉篇又引作緊與堅同臤亦爲古堅字堅又與賢通東觀漢記云（原注後漢紀注）陰城公主名賢得續漢書天文志作堅得疑古堅字賢字皆省作臤公羊從古文作臤穀梁以爲賢左氏以爲堅師讀各異故也　說文臤堅也从又臣聲凡臤之屬皆从臤讀若鏗鏘之鏗古文以爲賢字　玉篇糸部緊古千古兩二切成公四年鄭伯緊卒　釋名釋采帛篇緊緊也其絲緊厚而疎也疏證云今本緊皆作緊譌段云緊古堅字當从糸臣聲玉篇引成公四年鄭伯緊卒今春秋作鄭伯堅緊亦緊之譌　漢隸字原校官碑親臤寶智說者謂與劉熊碑寉鳴一震皆冡下文故賢鶴从省文如袁良碑優臤之寵則又非蒙下文也漢碑亦多單用

東觀漢記列傳十一班始尚陰城公主名賢得續漢書五行志作堅得　隸釋潘乾校官碑親臤寶智又師臤化朋袁良碑優臤之寵

五年

左氏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公羊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秀于穀

釋文荀秀左氏作荀首

穀梁 同左氏

謹案首秀聲相近公羊作荀秀聲之誤

六年

左氏 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云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又云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

公羊 晉欒書率師侵鄭

穀梁 同左氏

謹案五年盟于蟲牢左氏傳云鄭服也故六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鄭有楚師故晉欒書帥師救鄭本末如此則非欒書侵鄭可知公羊經作侵鄭既不發傳無從見義當是傳寫之誤率帥字通　儀禮聘禮帥大夫以入注古文帥爲率覲禮伯父帥乃初事注今文帥作率

八年

左氏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公羊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穀梁 同公羊

謹案賜錫音相近然古器物款識多作錫則公穀作錫亦得

周易訟上九或錫之鞶帶釋文錫星歷反又星自反賜也師九二王三錫命釋文錫星歷反徐音賜鄭本作賜　尚書禹貢九江納錫大龜史記夏本紀作九江入賜大龜錫土姓作賜土姓文侯之命序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釋文錫星歷反馬本作賜　儀禮覲禮天子賜舍注今文賜皆作錫公羊古義莊元年傳云錫者何賜也棟案古文賜作錫　玉篇金部錫思的切錫又與也貝部賜思漬切惠也施也

十年

左氏 冬十月

公羊 無冬十月三字（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云無此三字今本亦無　唐石經有）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公羊脫冬十月三字　讀書脞錄續編公羊成十年經公如晉何休注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遂怨懟無事天之意當絕之案公如晉與秋七月連文蓋公以秋七月如晉也左傳秋公如晉可證左穀經文於此年末本有冬十月三字公羊經文偶脫爾而何氏乃妄造爲去冬之說以如晉爲冬時惡成公而不書冬一孽辰極矣且謂成公以卜郊不從遂怨懟而如晉亦非理也

十一年

左氏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正義案世本郤豹生冀芮芮生缺缺生克也又云豹生義義生步揚揚生州郎犨也　釋文犨尺由反

公羊 晉侯使郤州來聘己丑及郤州盟

釋文郤州本亦作犨尺由反

穀梁 同左氏

釋文郤犨　公羊作郤州

謹案犨州音相近公羊作州亦假音字　左氏閔元年傳畢萬爲右注畢萬魏犨祖父正義曰世本畢萬生芒季季生武仲州州即犨也　史記魏世家索隱云州與犨聲相近字異耳

十二年

左氏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注瑣澤地闕　釋文瑣素果反依字宜作瑣

公羊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沙澤

釋文沙澤素禾反又如字二傳作瑣澤定七年同

穀梁 同左氏

釋文瑣澤素果反

謹案沙古音莎與瑣音相近故公羊作沙澤　左氏定七年經齊侯衛侯盟于沙注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釋文沙如字又星和反傳乃盟于瑣注瑣即沙也釋文瑣素果反

十三年

左氏 曹伯盧卒于師（唐石經同）

釋文盧力吳反本亦作廬

公羊 曹伯廬卒于師（唐石經同）

釋文廬力吳反本亦作盧

穀梁 同公羊

釋文廬力吳反又力魚反

謹案盧廬音相近體亦相似古多假用　左氏桓十二年傳羅與盧戎兩軍之釋文盧如字本或作廬音同文十四年

盧嘅黎及叔孫誘之釋文盧力於反又音廬十六年傳自廬以往釋文盧力於反又音廬宣十七年傳使欒京廬待命于齊釋文廬音盧又力於反昭十三年經蔡侯廬歸于蔡釋文廬音盧又力居反二十年經蔡侯廬卒釋文盧力烏反本又作廬力於反　廣韻廬說文曰飯器也亦姓又漢複姓八氏孟子有屋廬子著書　史記吳太伯世家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　吳越春秋吳太伯傳吾子何廬　史記荀卿列傳楚有尸子長廬阿之吁子焉　漢書藝文志長盧子著書九篇　劉向孫卿書錄楚有尸子長盧子芋子皆著書　荀子富國篇君廬屋妾訂廬當爲廬　列子天瑞篇釋文長廬子莊子讓王篇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釋文盧音閭司馬本作廬水

十五年

【左氏】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公羊】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戍齊國佐邾婁人同盟于戚

釋文世子戍音恤本或作成

【穀梁】同左氏

說見昭十年

【左氏】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公羊】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

【穀梁】同左氏

謹案公羊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傳云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歸于此雖成十五年晉侯歸于京師伯討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據彼及注則此成十五年經不得有之字有者衍文

十六年

【左氏】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釋文苕音條

【公羊】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

釋文招上章遙反又上饒反二傳作苕丘

【穀梁】同左氏

釋文苕音條

謹案苕招竝有韶音故公羊作招　詩小雅苕之華釋文苕音條徐音韶　左氏襄二十九年傳見舞韶濩者釋文韶上昭反本或作招音同昭元年經陳公子招釋文招常遙反八年經陳侯之弟招釋文招常遙反十二年傳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釋文招常遙反又音昭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樂宜親招武　孟子蓋徵招角招是也音義張音韶　五經文字苕時昭反又徒彫反　羣經音辨招陳公子也上遙切　史記蔡世家陳司徒招索隱曰招或作苕又作昭竝音時遙反陳世家乃殺陳使者索隱曰卽陳司徒招又一名苕杜　漢書禮樂志舜作招師古曰招讀曰韶又郊祀歌體招搖師古曰招音韶五行志中之上陳公子招曰不㤅何戚二子樂矣師古曰招音韶下之下後陳公子招殺世子師古曰招音韶揚雄傳何有九招與九歌師古曰招讀曰韶　國語周語亡樂及偏舞注舜曰大招舊音招音韶補音今案招卽韶字假借非止爲音　獨斷上五帝三代樂之名舜曰大韶一曰大招　列子周穆王篇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釋文招本作韶市昭切

十七年

【左氏】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釋文括古活反

【公羊】春衛北宮結帥師侵鄭

【穀梁】同左氏

謹案公羊作結亦聲之譌

【左氏】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釋文貍力之反脤市軫反

【公羊】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軫

疏正本作貍辰字　釋文貍力之反軫之忍反左氏作脤穀梁作蜃

【穀梁】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蜃

集解貍蜃魯地也　釋文貍蜃上力之反下時軫反

謹案脤軫蜃音竝相近公羊作貍軫穀梁作貍蜃皆假音字

十八年

【左氏】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釋文魴音房

【公羊】晉侯使士彭來乞師

釋文士彭二傳作士魴襄十二年同　襄十二年疏考諸正本皆作士魴字者作士彭者誤矣

【穀梁】同左氏

謹案彭古音旁彭魴音相近故公羊作彭　易大有九四匪其彭釋文彭步郎反子夏作旁姚云彭旁徐音同　唐韻正十二庚韻彭古音旁易大有九四匪其彭子夏傳本作旁王弼註亦作匪其旁云旁謂三也　釋名釋兵旁彭排彭旁也在旁排敵禦攻也

皇清經解卷八之八十八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八十九

春秋異文箋　　仁和趙坦　寬夫

學海堂

定州李培聯　德州盧宗賢　校

襄公元年

【左氏】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公羊】夏晉韓屈帥師伐鄭

疏左傳穀梁屈作厥字也

【穀梁】同左氏

說見文公十年文十厥貉下

【左氏】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注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　釋鄫才陵反

【公羊】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婁人杞人次于合

疏云亥于合者左氏合作郃字也　釋文于合二傳作郃

穀梁　同左氏

集解郃鄭地郃或爲合　釋文郃似陵反

謹案郃古或省作曾曾合篆文相近遂譌作合　據古遺文曾曾合

四年

左氏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注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

公羊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

疏左氏經作姒氏字聲勢與此同　釋文弋氏以職反莒女也左氏作姒氏

穀梁　同左氏

集解姒杞姓　疏公羊以爲弋氏何休云莒女此與左氏並爲姒氏范及杜預皆云杞女是與公羊異也

謹案姒弋聲之轉何劭公以爲莒女恐非　唐韻正二十四職弋與職切上聲則音以春秋襄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公羊傳作弋氏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公羊傳作定弋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穀梁傳作弋氏辛巳葬定姒穀梁傳作定弋禮記月令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注今月令翳爲弋

左氏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公羊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

傳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注定弋莒女也疏正以鄫世子巫者莒之外孫下五年傳意以爲與襄公爲舅出故知弋氏爲莒女也

穀梁　同左氏

說見上

五年

左氏　仲孫蔑衞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注善道地闕

公羊　仲孫蔑衞孫林父會吳于善稻

釋文善稻左氏作善道

穀梁　同公羊

傳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集解善稻吳地

釋文善稻吳謂之伊緩左氏作善道

謹案公穀道作稻假音字　九經字樣郎郝郡名郎良也郝道也以地居鄒魯人有善道故爲郡名案善道之得名或取此義

左氏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公羊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

穀梁　同公羊　邾婁子作邾子

謹案左氏脫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八字

七年

左氏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注鄵鄭地　釋文鄵七報反又禾南反字林千消反

公羊　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

疏正本作頑字亦有一本作原字非也疏又云其鄵字者非正本也　釋文髡原苦門反左氏作髡頑操七報反一音七南反左氏作鄵

穀梁　同公羊

集解操鄭地　釋文髡苦門反本或作郡或作頵頵音於倫反左氏作髡頑

謹案頑與原音相近公穀作髡原蓋假音說文無鄵字古秪借用操字後世始去手从邑公穀作操猶是古文

八年

左氏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注燮蔡莊公子　釋文燮悉協反

公羊　同左氏

疏獲蔡公子燮者穀梁作公子濕

穀梁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濕

釋文公子溼本又作隰同音濕又音燮二十年同左氏作燮

謹案燮濕音相近穀梁作公子溼聲之誤　羣經音辨濕音隰春秋傳蔡公子濕又音燮

九年

左氏　春宋災

注天火曰災

公羊　春宋火

傳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　疏左傳穀梁作宋災　釋文宋火二傳作災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公羊傳明云記災則經文不當作火災作火雖在陸氏作釋文已然究屬傳寫之誤

左氏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公羊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

穀梁　同左氏

說見隱公三年葬宋穆公下

十年

左氏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注偪陽妘姓國今彭城傅陽縣也　釋文偪徐甫目反又彼力反本或作逼

公羊　同左氏

疏左氏經作偪字音夫目反一音逼迫之逼而南州人云逼仍有偪陽之類知逼近之逼矣　釋文偪音福又彼力反

穀梁　夏五月甲午遂滅傅陽

釋文傅陽左氏作偪陽

謹案偪之爲傅亦方音之轉與釋之爲繹宣十莒之爲密同三年公羊古義棣案古今人表作福陽知偪音福从彼力反者非也　玉篇人部偪鄙力切迫也與逼同　唐韻正二十四職偪古音方墨反　漢書古今人表福陽子注妘姓師古曰即偪陽也地理志下楚國傅陽故偪陽國莽曰輔陽師古曰偪音福左氏傳所云偪陽妘姓者也　後漢書陶謙傳曹操擊謙破彭城傅陽注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偪陽也楚宣王滅宋改曰傅陽　續漢書郡國志彭城國傅陽有柤水注左傳襄十年滅偪陽杜預曰即此縣也　晉書地理志徐州彭城國傅陽　水經注沭水篇引作偪陽又作傅陽　左氏成十八年傳有靳章之辭注正義曰鄭以爲當爲偪謂其

章名布帛之幅相縫屬

左氏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公羊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

釋文斐芳尾反左氏作騑

穀梁 同公羊

釋文斐芳尾反左氏作騑

謹案古人字必與名協襄九年傳公子騑杜注子駟說文以騑爲驂旁馬故騑字子駟也然則公穀作公子斐聲之誤

詩秦風小戎騏駵是中騧驪是驂箋中中服也驂兩騑也正義曰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故云中中服驂兩騑也春秋時鄭有公子騑字子駟是有騑乃成駟也　禮記檀弓上使子貢說驂而賻之注騑馬曰驂正義曰說文云騑旁馬又曰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馬諸侯四大夫三士二古毛詩云天子至大夫皆駕四　左氏桓三年傳驂絓而止注驂騑馬正義曰說文云騑驂旁馬是騑驂爲一也初駕馬者以二馬夾轅而已又駕一馬與兩服爲參故謂之驂又駕一馬乃謂之駟故說文云驂駕三馬也駟一乘也兩服爲主以漸參之兩旁二馬逐名爲驂故總舉一乘則謂之駟指其騑馬則謂之驂又曰名騑者以騑馬有騑騑之行故少儀云騑騑翼翼是也

十一年

左氏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注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

公羊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

疏穀梁與此同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之也　釋文京城北左氏作亳城北

穀梁 同公羊

釋文左氏京作亳

謹案亳是宋地去鄭迂遠經文上書伐鄭下書同盟則同盟之地當爲鄭邑公穀及服氏皆作京城北于義爲得作亳者字之譌　公羊古義據案京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大叔是也亳城無考此傳爲之譌當从公穀是正

十二年

左氏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注瑯邪費縣南有台亭　釋文台敕才反又音臺一音翼之反

公羊 同左氏

穀梁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邰

釋文邰本又作台他來反又音臺

謹案古人于國名地名不必盡加邑旁後人泥于偏旁遂多从邑左氏及公羊作台正是古文穀梁作邰或後儒增益

詩生民即有邰家室　詩攷引白虎通作即有部家室　史記周本紀封棄于部　吳越春秋吳太伯傳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

左氏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公羊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

穀梁 季孫宿帥師救邰遂入鄆

說見文公十二年

左氏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公羊 夏晉侯使士彭來聘

穀梁 同公羊

說見成十八年

十三年

左氏 夏取邿

傳夏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　注邿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邿亭　釋文邿音詩

公羊 夏取詩

傳詩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疏正本皆作邿字有作詩字者誤　釋文取詩二傳作邿

穀梁 同左氏

疏公羊以邿爲邾婁之邑此傳既無說益從左氏爲國也

釋文邿音詩

謹案公羊作詩或古文　說文邑部邿附庸國在東平亢父邿亭从邑寺聲　水經注濟水篇亢父縣有詩亭春秋之詩國也

十四年

左氏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公羊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囆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吳于向

釋文囆勑邁反二傳作蠆

穀梁 同左氏

釋文蠆丑邁反

謹案公孫蠆字子蟜說文訓蟜爲蟲即字以思名子蟜當名不名囆矣公羊作公孫囆蓋假音字說文噧从口蠆省聲公羊不省　襄九年左氏傳公孫蠆注子蟜　說文口部噧高气多言也从口蠆省聲春秋傳曰噧言（潛研堂文集答問今左氏無[illegible]十四年傳[illegible]）　虫部蟜蟲也从虫喬聲一曰毒蟲也象形蠆或从蚰　六書故蟜居夭切夭矯卷尾强曲也鄭公孫蠆字子蟜蠆尾蟜曲也

左氏 己未衛侯出奔齊

注不書名從告

公羊 己未衛侯衎出奔齊

注不書衎者遂君者坐君絕爲重　疏云舉君絕爲重者謂書衎之名見其當絕不合爲諸侯

穀梁 同左氏

謹案禮記曲禮諸侯失地名左氏傳云定姜曰告亡而已[illegible]無罪則諸侯之策當書衛侯名爲得公穀或脫衎字

十七年

左氏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釋文牼苦耕反徐戶耕反

公羊 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瞯卒

釋文瞯音閑或下姦反左氏作牼

穀梁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瞯卒

釋文瞯音閑左氏作牼

謹案公穀作瞯亦方言之轉　公羊古義案攷工梓人云數目顧脰注云故書顧或作牼鄭司農云牼讀爲鬝頭無髮之鬝是牼有鬝音故或作瞯劉昌宗周禮音云牼音苦顏反今左傳音苦耕反非也　說文牛部牼牛厀下骨也从牛巠聲

袖海山房校印

目部矊戴目也从目開聲江淮之閒謂眡曰矊

左氏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注弁縣東南有桃虛
公羊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洮
釋文洮他刀反左氏作桃
穀梁同左氏
謹案桃洮音相近公羊作洮亦假音　穀梁莊二十七年經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集解洮魯地釋文洮他刀反本或作桃
水經注瓠子河篇瓠子故瀆又東逕桃城南春秋傳曰分
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今鄄城西南五十里有
姚城或謂之洮也泗水篇泗水出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
左氏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公羊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穀梁同公羊
謹案此經接齊侯伐我北鄙圍桃下則高厚爲齊侯分遣之
師故不須復繫齊公穀作齊高厚或衍齊字
十八年
左氏秋齊師伐我北鄙
傳秋齊侯伐我北鄙　注不書齊侯齊侯不入竟
公羊同左氏
穀梁秋齊侯伐我北鄙
謹案左氏傳明云齊侯伐我北鄙則經宜書齊侯左氏及公
羊經作齊師或字之譌
十九年
左氏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注祝柯縣今屬濟南郡　釋文柯古多反
公羊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阿
釋文祝阿二傳作祝柯
穀梁同左氏
釋文祝柯古何反
謹案柯阿音相近古多通假　釋例土地名齊地祝柯濟南
祝阿縣也　左氏莊十三年經公會齊侯盟于柯注此柯今
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爲祝阿　史記高祖功臣年
表祝阿侯索隱曰縣名屬平原　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右歷
柯澤春秋左傳襄公十四年衞孫文子敗公徒於阿澤者也
又東北逕東阿縣故城西而東北出濟水篇玉水又西北逕
祝阿縣故城東春秋襄公十九年諸侯盟于祝柯左傳所謂
督揚者也漢興改之曰阿矣　通典唐改濟北郡爲濟州東
阿仍屬濟州春秋時齊之柯邑　晏子春秋內篇襍上景公
使晏子爲東阿宰音義左傳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
預注齊之阿邑齊威王烹阿大夫即此元和郡縣志東阿縣
漢舊縣也春秋時齊之柯地案此已名東阿則漢縣承古名
又本草經已有阿膠阿柯通也
左氏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公羊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
釋文瑗于眷反一音環二傳作環　疏左氏穀梁作環字也
穀梁同左氏
謹案環瑗音相近公羊作瑗聲之譌　史記齊世家作環
說文玉部瑗大孔璧人君上除陛以相引从玉爰聲爾雅曰
好倍肉謂之瑗肉倍好謂之璧環璧也肉好若一謂之環从
玉睘聲
左氏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公羊鄭殺其大夫公子喜
釋文喜二傳作嘉　疏左氏穀梁作公子嘉也
穀梁同左氏
謹案公羊作喜或字之譌
二十年
左氏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公羊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遬會莒人盟于向
釋文遬音速
穀梁同左氏
說見僖公二十六年公會莒子衞甯速盟于向下
左氏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公羊同左氏
穀梁蔡殺其大夫公子溼
說見襄公八年

左氏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公羊陳侯之弟光出奔楚
釋文弟光左氏傳作弟黃
穀梁同公羊
釋文弟光左氏作黃
謹案黃與光字形似音義亦相近公穀作光亦假用字　公
羊古義案說文莢古文光𦙶古文黃字相似原注白虎通云黃中和之色也風俗通云黃光也
尚書大傳唐傳黃者光也　漢書天文志中道
者黃道一曰光道
二十一年
左氏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沙隨
公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沙隨
穀梁同公羊　邾下無婁字
謹案左氏經邾子下無滕子或闕文
二十三年
左氏夏邾畀我來奔唐石經作畀似誤
釋文畀必利反
公羊夏邾婁鼻我來奔
釋文鼻我二傳作畀我
穀梁同左氏
釋文畀必二反
謹案公羊作鼻假音字　公羊古義古鼻畀同音　穀梁昭
二十七年傳注邾畀我釋文畀必二反本或作鼻　孟子封
之有庳音義庳音鼻史記作鼻　史記五帝本紀封弟象爲
諸侯集解孟子曰封之有庳音鼻　漢書宣帝紀益聞象有
罪舜封之應劭曰封之於有鼻之國鄒陽傳封之於有卑服
虔曰音昇予之昇也師古曰音鼻今鼻亭是也武五子傳舜
封象於有鼻師古曰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　後漢書東
平王蒼傳昔象封有鼻注有鼻國名其地在今永州營道縣
北袁紹傳象敖終受有鼻之封注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諸有
鼻今國在永州營道縣北今猶謂之鼻亭　水經注湘水篇

應水又東南流逕有鼻墟南王隱曰應陽縣本泉陵之北部也東五里有鼻墟言象所封也　楚辭天問章句舜爲天子封象於有鼻

左氏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注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案春秋地名作雍榆城

公羊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渝

釋文渝羊朱反左氏作榆

穀梁 同公羊

釋文渝陽朱反左氏渝作榆

謹案公穀作雍渝亦假音字　水經注淇水篇淇水又東北流謂之白溝逕雍榆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者也　國語周語中定王襃之注定王揄也昔音揄音榆本或爲渝揄音今按史記周定王名瑜古今人表作榆从木

二十四年

左氏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公羊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

穀梁 同左氏

疏于陳儀左氏與穀梁作夷儀

說見僖公元年邢遷于夷儀下

二十五年

左氏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傳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公羊 冬鄭公孫囆帥師伐陳

穀梁 同左氏

釋文夏戶雅反

謹案公孫夏字子西則夏取中夏義而以西爲中夏之一隅故字子西公羊作囆義不相協或方音之譌

左氏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注遏諸樊也　釋文遏於葛反徐音謁

公羊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

疏吳子謁者亦有一本作遏字者　釋文謁左氏作遏

穀梁 同公羊

釋文謁左氏作遏

謹案遏謁音相近公穀作謁假音字　周易大有象傳君子以遏惡揚善釋文遏於葛反徐又音謁　尚書舜典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釋文遏安葛反或音謁湯誓夏王率遏衆力釋文遏於葛反徐音謁　詩大雅文王篇無遏爾躬釋文遏於葛反或作謁音同　左氏成十八年傳鋅遏寇爲上軍尉釋文遏於葛反徐音謁　說文辵部遏从辵曷聲讀若桑蟲之蝎言部謁从言曷聲　史記吳大伯世家索隱曰春秋經書吳子遏左傳稱諸樊蓋遏是其名諸樊是其號公羊傳遏作謁

二十六年

左氏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釋文世子痤才禾反

公羊 同左氏

釋文痤在禾反

穀梁 秋宋公殺其世子座

釋文座在禾反

謹案穀梁作座亦假音字　漢書古今人表任座師古曰座音才戈反又范座師古曰座音才戈反馮野王傳子座師古曰座音才戈反　呂覽長見篇魏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畢氏云座舊作痤與魏策同據御覽四百四十四又六百三十二兩引皆作座與史記商君傳合今從之

二十七年

左氏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衞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釋文奐呼亂反

公羊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衞石惡陳孔瑗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釋文孔瑗二傳作孔奐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奐瑗音相近公羊作瑗聲之誤

左氏 衞侯之弟鱄出奔晉

釋文鱄市轉反又音專

公羊 同左氏

穀梁 衞侯之弟專出奔晉

釋文專左氏作鱄

謹案衞侯之弟鱄字子鮮則左氏作鱄于義爲協穀梁作專或省文左氏鱄設諸史記等書竝作專諸亦省文爾　說文魚部鱄魚也从魚專聲　左氏昭二十年傳乃見鱄設諸焉　公羊襄二十九年傳於是使專諸刺僚　史記吳大伯世家乃求勇士專諸伍子胥傳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刺客傳專諸者吳堂邑人也　漢書古今人表專諸　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乃得勇士專諸　隸釋武梁祠堂畫象專諸炙魚　新書淮難篇闔閭富故然使專諸刺吳王僚　鹽鐵論論勇篇使專諸空拳不免於爲禽又曰專諸手劒

二十九年

左氏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衞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公羊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衞世叔齊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城杞

疏世叔齊左氏經作大叔儀

穀梁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衞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謹案公羊經作世叔齊疏謂左氏經作大叔儀今本左氏經大亦作世蓋所据本異大與世古通假字說詳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下儀與齊古音不相通且陸氏釋文無明文恐是後人傳寫之譌左氏經莒人下脫邾人二字

三十年

左氏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釋文罷音皮

公羊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頗來聘

釋文頗普皮又音彼一音普何反一本作跛者音同二傳作薳罷

穀梁 同左氏

袖海山房校印

謹案罷贑古音音婆公羊作遷頗假音字　唐韻正五支部罷古音婆易中孚六三或鼓或罷或泣或歌王肅音皮徐邈音扶波反披罷音皮皮音婆凡經傳中罷倦之罷罷休之罷皆讀婆今人因皮而誤又添一蒲蟹反至土音則又轉而爲蒲怕矣儀禮鄉飲酒禮飲酒罷劉音皮禮記少儀師役曰罷注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疲此可見罷倦之罷罷休之罷同爲一音矣春秋襄三十年楚子使遠罷來聘昭六年楚遠罷帥師伐吳公羊傳竝作遷頗頗音皮左傳襄十五年公子罷戎爲右尹罷音皮又音皮買反二十三年𡨥成御襄罷師罷音皮一音皮買反三十年皆自朝布路而罷罷皮買反又扶波反

左氏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傳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公羊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

穀梁　同公羊

案左氏傳亦云宋伯姬且下經叔弓如宋葬宋共姬有宋字則此云宋災宋伯姬卒所以繫伯姬于宋著君女之嫁于宋者也有宋字爲是

左氏　天王殺其弟佞夫

釋文佞乃定反

公羊　天王殺其弟年夫

釋文年夫音佞又如字二傳作佞夫

穀梁　同左氏

謹案佞古音近辰國語晉語輿人誦佞之見佞果喪其田田古音陳是佞字可入眞部年古音近旬詩鳴鳩等篇可証佞年音相近故公羊作年　大戴禮公冠篇成王冠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　說苑脩文篇使王近於民遠於佞

左氏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公羊　同左氏

穀梁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

謹案穀梁脫宋字

皇清經解卷八之八十九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九十　學海堂

春秋異文箋　仁和趙徵君坦著

昭公元年

左氏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注虢鄭地

公羊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有人于漷

疏二國酌亦有作國弱者　釋文國酌二傳作弱軒虎之言依字許言反舊音罕二傳作罕虎漷音郭又音虢左氏作虢穀梁作郭

穀梁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郭

釋文郭左氏作虢

謹案酌弱音相近公羊作國酌聲之誤罕虎子展之子子罕之孫以王父字爲氏故稱罕罕軒音相近故公羊作軒虎號杜注鄭邑當是號叔故國公羊作漷亦假音字穀梁作郭郭古與號通衛齊惡左傳稱齊子杜注齊子齊惡公羊經作石惡案左公穀襄二十八年經衛石惡出奔晉左氏傳云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是衛不復有石惡矣且公羊音義不著其異當爲後世傳寫之譌否或方音通轉爾　左氏昭四年傳渾罕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作渾軒　說文車部軒曲輈藩車从車干聲　公羊僖二年傳虞郭見與釋文郭音號　逸周書王會解郭叔掌爲天子菉幣焉注郭叔號叔文王弟　戰國策秦策一臣恐王之如郭君注古文言號也　蔡中郎集郭有道林宗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號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　曲禮注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正義曰案魯襄公二十八年衛石惡出奔晉二十九年衛侯衎卒衛侯惡乃卽位與石惡不相干熊氏云石字誤當云大夫有名惡知者昭七年衛侯惡卒穀梁傳云昭元年有衛齊惡今衛侯惡何謂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親所名也是衛齊惡不得爲石惡也據此則公羊作石惡亦屬傳譌

左氏　三月取鄆

釋文鄆音運

公羊　三月取運

穀梁　同左氏

集解鄆魯邑　釋文鄆音運

說詳文公十二年城諸及鄆下

左氏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注大鹵大原晉陽縣　釋文大鹵大如字徐音泰鹵音魯

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　注郞大鹵也

公羊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

傳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

疏案左氏作大鹵字穀梁與此同

穀梁　同公羊

傳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謹案左氏經作大鹵從古史文左氏傳及公穀經傳俱作大原從中國稱義既不同故字互異　初學記八引春秋地名晉太鹵太原太夏太墟晉陽太康六名其實一也

左氏　莒展輿出奔吳

傳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

公羊　莒展出奔吳

穀梁　同公羊

謹案公穀脫輿字

左氏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釋文麇九倫反

公羊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

疏左氏作麇字二小傳本亦有作麇字者　釋文卷音權左氏作麇

穀梁　同公羊

謹案卷古音衮與九倫反之麇字音正相近故公羊作卷釋文卷音權聲略緩爾說互見文公十一年楚子伐麇下　左氏哀二年傳羅無勇麇之注麇束縛也釋文麇邱隕反八年傳麇之以入注麇亦束縛釋文麇邱隕反錢詹事研此謂音相近

掌文集著開七卷變聲相近

三年

左氏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公羊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

疏左氏穀梁作原字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原與泉義同音近故公羊作泉　說文泉部泉水原也灥部灥水泉本也从灥出厂下原篆文从泉臣鉉等曰今別作源非是　吳澥山先生曰古原字从厂从泉公羊作泉乃誤脫厂字也

四年

左氏 春王正月大雨雹

釋文雹蒲學反

公羊 春王正月大雨雪

疏案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字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此昔有作雪字誤也　釋文左氏作大雨雹

穀梁 春王正月大雨雪

集解雪或爲雹　疏左氏爲雹故范疑之云或爲雹也　釋文雨雪左氏作雨雹

謹案公羊正本亦作大雨雹與左氏同惟穀梁作大雨雪當是字譌　吳澥山先生云大雨雹記災異也若十一月雨雪又何足異

左氏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公羊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厲

疏有作賴字者　釋文滅厲如字又音賴左氏作賴

穀梁 同公羊

謹案賴古音厲厲賴同音故籟瀨糲攋等字或从賴或从厲廣韻皆收入泰部賴字下並當讀若厲以此知公穀作厲亦假音字　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子使賴人追之注賴國在義陽隨縣僖十五年經齊師曹師伐厲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　公羊僖十五年經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釋文厲如字舊音賴　漢書地理志上南陽郡隨故國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曰賴　水經注漻水篇漻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賜水入焉亦云賴鄉故賴國也　詩大雅思齊烈假不瑕釋文烈鄭作厲力世反又音賴病也大雅召旻彼疏斯粺箋疏糲也謂糲米也釋文糲蘭末反沈音賴又音厲　論語未信則以爲厲己也釋文厲鄭讀爲賴恃賴也　說文貝部賴从貝剌聲厂部厲从厂蠆省聲厲或不省　班馬字類厲史記老子傳厲鄉音賴苦縣城東有厲鄉祠老子所生地又范睢傳漆身爲厲　方言二賴讎也南楚之外曰賴郭注賴亦惡名疏證案注內言賴亦惡名蓋讀賴爲厲厲賴古多通用　史記刺客傳又漆身爲厲集解音賴南越傳爲戈船下厲將軍集解徐廣曰厲一作瀨　漢書武帝紀西臨祖厲河而還李斐曰音嗟賴地理志下安定郡祖厲師古曰厲音賴　戰國策秦策三漆身而爲厲　尸子君治篇箕子胥餘漆體爲厲　鹽鐵論殊學篇舜受堯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公苟非其人簞食豆羹猶爲賴民也　通雅疑始篇石瀨亦作厲漢南越傳下厲將軍與東越傳下瀨將軍同　莊子逍遙遊使物不疵癘釋文癘音厲李音賴惡病也本或作厲齊物論厲與西施釋文厲如字惡也李音賴司馬云病癩人閒世篇於是並生心厲釋文厲如字李音賴天地篇厲之人釋文厲音賴又如字天運篇其知憯於蠣蠆之尾釋文蠣敕邁反又音例本又作厲郭音賴

五年

左氏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注蚡泉魯地　釋文蚡泉扶粉反

公羊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

傳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　釋文濆泉扶粉反濆泉涌泉也左氏作蚡泉穀梁作賁泉

穀梁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賁泉

集解賁泉魯地　釋文賁泉扶粉反左氏作蚡泉

謹案蚡與濆賁音皆相近公羊作濆泉穀梁作賁泉或竝假音字　玉篇蚡扶粉切亦作鼢伯勞所化

昭公六年

左氏 楚遠罷帥師伐吳

釋文罷音皮

公羊 楚遠頗帥師伐吳

疏左氏穀梁作遠罷字

穀梁 同左氏

說見襄公三十年楚子使遠罷來聘下

七年

左氏 叔孫婼如齊涖盟

釋文婼敕略反徐又音釋

公羊 叔孫舍如齊莅盟

釋文叔孫舍二傳作婼

穀梁 叔孫婼如齊莅盟

釋文婼丑略反莅音利又音類

謹案婼轉上聲則音舍故公羊作舍莅涖竝俗當作竦　說文女部婼不順也从女若聲春秋傳曰叔孫婼　唐韻王十八藥婼丑略切上聲則音舍春秋昭二十三年叔孫喏公羊作舍　漢書西域傳上婼羌孟康曰婼音兒師古曰音而遮反　說文立部竦臨也从立隶聲繫傳通釋臣鍇曰春秋左傳如齊竦盟今俗作涖俗也柳啨反　老子德經以道涖天下其鬼不神釋文莅力至反古無此字說文作竦

八年

左氏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釋文奐呼亂反

公羊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

疏左傳穀梁作奐

穀梁 同左氏

說見襄公二十七年

九年

左氏 夏四月陳災

注天火曰災陳既已滅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害繫于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爲名　正義天火曰災宣十六年傳例也公羊穀梁經皆作陳火公羊傳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穀梁傳曰國曰災邑曰火

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賈服取彼爲說言愍陳不與楚故存陳而書之言陳尚爲國也杜以左氏無此義故註而異之

（公羊）夏四月陳火

疏左氏作災字穀梁與此同　釋文陳火左氏作災

（穀梁）同公羊

釋文火左氏作災

謹案災字篆文或有殘脫故公穀譌作火存陳之謁是矣必檢國曰災邑曰火之例以釋之則其說似曲當从左氏經作災而義則節取公穀庶乎近焉

十年

（左氏）夏齊欒施來奔

（公羊）夏晉欒施來奔

釋文晉欒左氏作齊欒施

（穀梁）同左氏

謹案齊欒施事具見左氏傳其不屬晉國不待言公羊作晉欒施殆由方音眞齊二部通轉而譌　周易本義辨詰晉孟喜作齊子西反義同晁氏曰說文作簪案齊古文又說文晉今文愚謂簪改爲晉始于蔡邕石經（原注據五經文字）古晉字讀爲齊音子斯切又即移切見春秋傳及公羊釋文陽堂案古鐘有簪姜鼎晉姬姓安得稱姜必齊姜也古文多借用故簪字或借爲齊晁以適以齊爲古文是春秋齊晉無別矣恐未然

左氏莊元年經齊師遷紀郱鄑郚注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釋文鄑子斯反訾子斯反莊十一年經公敗宋師于鄑釋文鄑子斯反　公羊桓七年傳注据郱鄑郚繫紀釋文鄑子斯爲一音晉莊元年經齊師遷紀郱鄑郚釋文鄑子斯反又音晉十一年經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釋文鄑子斯反哀十三年傳注時吳彊而無道敗齊臨菑疏菑字有作晉字

穀梁莊元年經齊師遷紀郱鄑郚釋文鄑子移反十一年經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釋文鄑子移反　說文邑部鄑宋魯閒地从邑晉聲　玉篇鄑子斯切

（左氏）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公羊）秋七月季孫隱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釋文隱如左氏作意如

（穀梁）同左氏

謹案禮記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鄭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與是殷有衣音殷與隱同音齊人既言殷如衣亦可言隱若意公羊本齊人假隱爲意亦由聲誤　周易豫象殷薦之上帝釋文殷京作隱　尚書大傳殷傳以孝子之隱乎注隱痛字或爲殷　詩召南殷其靁釋文殷音隱邶風柏舟如有隱憂文選注十六引韓詩作如有殷憂北門憂心殷殷楚辭章句十六作憂心隱隱　班馬字類殷史記封禪書其聲殷云野雞夜雊音隱　漢書禮樂志殷殷鐘石羽籥鳴師古曰殷音隱又靈殷殷師古曰殷音隱郊祀志其聲殷殷云師古曰殷音隱司馬相如傳上殷天動地師古曰殷音隱揚雄傳上殷殷軫軫師古曰殷讀曰隱　隸釋漢酸棗令劉熊碑勤恤民殷（以殷爲隱）　呂覽愼大覽親郼如夏注郼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言桀民親殷如夏氏也　白虎通衣裳篇衣者隱也　禮記少儀隱情以虞注隱意也思也

（左氏）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釋文成音城何休音恤

（公羊）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

釋文宋戌讀左傳者音成何云向戌與君同名（見昭公元年注）則宜音恤

（穀梁）同左氏

釋文成音城

謹案公羊作戌釋文云宜者地宋平公鐘銘亦作戌則公羊爲得左穀作成或字之譌　左氏文二年傳宋公子成釋文成音城本或作戌音恤　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宋平公鐘銘宋公成之謌鐘吳東發跋云左昭十年傳宋公成公羊作戌史記亦作成今混是銘當以公羊爲正是平公器也與壺銘甲戌盟壺吳丙戌文皆作成與此同又宋左明二十年傳公子城杜注平公子成與城同若子公名成其子不得名城也

十一年

（左氏）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公羊）春王正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穀梁）同左氏

謹案左氏隱元年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平公以十年十二月甲子卒至十一年二月葬僅逾三月而葬已爲速況踰月乎公羊作正月或字之譌

（左氏）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釋文祲子鴆反徐又七林反

（公羊）仲孫貜會邾婁子盟于侵羊

疏穀梁傳作祲祥字服氏注引者直作祥無侵字皆是所見異也　釋文侵羊二傳作祲祥

（穀梁）同左氏

謹案公羊祲作侵假音字祥作羊古省文　公羊古義棟案古祥字皆作詳易履上九視履考祥釋文云本又作詳尚書呂刑告爾祥刑後漢劉愷傳引作詳刑鄭氏周禮注亦云度作詳刑以詰四方皆古祥字故左傳祲祥服虔引公羊作詳今公羊作侵羊者春秋繁露云羊之爲言猶祥與鄭衆百官六禮辭亦云羊者祥也疑古祥字詳字皆省作羊（原注詳善也鄭衆亦云羊善也）（詳亦訓善見說文）　周易大壯象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釋文詳鄭王肅作祥善也　周易集解困六三象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周易本義辨證顧氏履考祥晉訓晁氏曰祥鄭荀皆作詳　公羊宣十二年傳告從不赦不詳注詳善用心曰詳　春秋繁露王道篇告從不赦不祥　說文示部祥福也从示羊聲繫傳通釋臣鍇按禮說羊祥也从羊亦有取焉祥之言詳也天欲降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悟之也羊部羊祥也繫傳通釋臣鍇曰說禮者云羊吉祥也　釋文釋車羊祥也　史記自序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衆以其忌曰一作詳　逸周書皇門解以昏求臣作威不詳注詳善也　隸續沛相范皮胴旁題曰柯子萬留羊洪云漢代器物銘多以羊爲祥元嘉刀銘宜侯王大吉羊洪云以羊爲祥　金石契吉羊洗亦以羊爲祥　山左金石志戚鏡銘曰龍白虎辟不詳　墨子明鬼下篇不能敬莙以取羊畢氏云[illegible]洪金

石名以羊爲祥返酏祠篇不脩義詳畢氏云祥同　荀子脩身篇則可謂不詳少者矣注詳當爲祥成相篇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注詳或爲祥

左氏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衞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釋文慭魚靳反徐五巾反一音牛轄反

公羊　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齊國酌宋華亥衞北宮佗鄭軒虎曹人杞人于屈銀

疏齊國酌者賈氏作酌字與此同服氏及穀梁皆作齊國弱字也　釋文屈銀並如字二傳作厥慭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公羊作屈銀以首字國酌軒虎說見元年　公羊古義案左傳厥慭徐仙民音五巾反說文㹞讀若銀又云慭从心㹞聲公羊本口授故以厥爲屈原注公羊厥字皆作屈慭爲銀字異而音同　說文犬部㹞犬張斷怒也从犬來聲讀又若銀心部慭問也謹敬也从心㹞聲一曰說也一曰甘也

左氏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公羊　同左氏

穀梁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

謹案穀梁作世子友或古文　史記蔡世家注引世本作太子友

十二年

左氏　楚殺其大夫成熊

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于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正義曰經書熊傳言虎者此人名熊字虎傳言其字經書其名名字相覆猶伯魚名鯉

公羊　楚殺其大夫成然

釋文成然左氏作成熊穀梁作成虎字

穀梁　楚殺其大夫成虎

謹案左氏傳明云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則經文作虎字可知故穀梁經直作虎字今左氏經文作成熊或篆文殘脫致誤正義謂名熊字虎則古人亦有以一物爲名又以一物爲字者即以伯魚爲證伯魚名鯉固未嘗以別一魚名爲字也其說不得通矣至公羊作成然又因熊然形勢相似致譌　汗簡卷上之二虒熊說文見卷中之二𦋐熊　摭古遺文𤢗虎

左氏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釋文慭魚覲反一讀爲整正領反

公羊　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

釋文整之領反或作慭魚覲反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公羊作整聲之譌　說文攴部整齊也从攴从束从正正亦聲

十三年

左氏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公羊　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

傳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則曷爲加弒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弒何言將自是爲君也

穀梁　同左氏

謹案經稱公子是未成君之稱故左氏經作殺公羊作弒釋之謂傳據弒文爲解未可從

十五年

左氏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公羊　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　唐石經作昧注疏本作昧

釋文夷昧音末本亦作末

穀梁　同左氏

釋文末亡葛反

謹案說文日部有昧字無眛字玉篇眛昧並見廣韻十八隊中有昧字十三末中有眛字漢書高帝紀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師古曰眛莫葛反其字從本末之末李廣利傳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眛蔡爲宛王師古曰眛音本末之末此皆後人過于區別其實古人祇作昧或讀去聲或讀入聲隨其方也左氏作夷末公羊作夷昧聲之轉耳　史記吳太伯世家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正義曰昧莫葛反刺客傳次曰夷昧　公羊襄二十七年謂昧雖彼視釋文昧舊音刎亡粉反一音末又音蔑割也　釋名釋親屬篇妹昧也疏證曰莊子釋文引作末也　說文日部昧爽旦明也从日未聲一曰闇也　唐韻正十三末昧莫撥切去聲則莫佩反春秋昭十五年吳子夷末卒公羊傳作夷昧　史記天官書楚唐昧正義曰昧莫葛反楚世家以韓公子昧爲齊相也正義曰昧莫葛反樂毅傳南敗楚相唐昧於重邱索隱曰昧莫葛反大宛傳宛貴人昧蔡索隱曰昧音末

左氏　夏蔡朝吳出奔鄭

公羊　夏蔡昭吳奔鄭

疏左氏穀梁皆言朝吳出奔鄭今此作昭吳字又不言出者所見之文異　釋文昭吳左氏作朝吳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公羊脫出字朝吳作昭吳假音字　廣韻三蕭朝早也亦姓左傳有蔡大夫朝吳陟遙切

十六年

左氏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注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　正義曰杜言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則是內地之戎在楚北也戎是種號蠻是國名子爵也

公羊　楚子誘戎曼子殺之

釋文　曼音蠻又音萬二傳作戎蠻哀四年同

穀梁　同左氏

謹案蠻曼音相近公羊作戎曼予假音字　說文又部曼从又冒聲　虫部蠻从虫䜌聲　續漢書郡國志一河南新城有鄤聚古鄤氏今名蠻中注左傳昭十六年楚殺鄤子　水經注伊水篇伊水又北逕新城東與吳溜水會水出縣之西山東流南屈逕其縣故城西又東轉逕其縣南故蠻子國也縣有鄤聚今名蠻中是也漢惠帝四年置縣汝水篇汝水東歷麻解城北故鄤鄉城也謂之蠻中左傳所謂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者也杜預曰城在河南新城縣之東南　東觀漢記光武皇帝紀后父郭昌爲陽安侯子況緜曼侯　後漢書郭后紀作緜蠻

十有七年

左氏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公羊八月晉荀吳帥師滅賁渾戎
穀梁八月晉荀吳帥師滅賁渾戎
說見宣公三年

二十年

左氏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注鄸曹邑　釋文鄸莫公反一音亡增反字林音夢案鄸字
字林亡忠反
公羊同左氏
釋文鄸音蒙又亡忠反又亡貢反一音亡增反
穀梁夏曹公孫會自夢出奔宋
釋文夢無工反又亡忠反又亡弄反本或作䒦左氏作鄸
謹案鄸字古祇作夢說文邑部無鄸字玉篇始加邑作鄸廣
韻因之以此知左氏公羊作鄸皆後人增邑穀梁作夢當是
古文　玉篇邑部鄸莫中切曹邑也　廣韻一東部鄸邑名
在魯郡莫中切
左氏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釋文縶張立反
公羊秋盜殺衛侯之兄輒
釋文輒左氏作縶
穀梁同公羊
傳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
輒　釋文輒如字或云音近縶左氏作縶綦音其又其冀反
劉兆云綦連併也踂女輒反劉兆云聚合不解也輒本亦作
縶劉兆云如見縶紉也
謹案公穀作輒假借字　經義雜記二十一案說文馬部馽
絆馬也从馬口其足讀若輒馽或从糸執聲則輒當作馽
蓋兩足不能相過如馬之縶絆其足不能馳走左氏作縶者
馽之或體公羊穀梁作輒者馽之同聲假借字也　說文車
部輒車兩輢也从車耴聲
左氏公羊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
釋文向甯二傳作向寗
穀梁同左氏
說見僖公七年盟于甯毋下

二十一年

左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公羊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
穀梁同左氏
謹案叛畔音義通甯甯亦通假字說詳僖公七年盟于甯毋
下　說文半部叛半也从半反聲田部畔田界也从田半聲
左氏八月乙亥叔輒卒
注叔弓之子伯張
公羊八月乙亥叔痤卒
疏左氏穀梁作叔輒　釋文叔痤在禾反左氏作叔輒
穀梁同左氏
謹案公羊作痤方音支歌二部通轉之譌　老子道經考異
唐傅奕定本或培或墮培河上公作載王弼作挫
左氏冬蔡侯朱出奔楚
傳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
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
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　注東國隱大子之子平侯廬之弟
朱叔父也
公羊同左氏
疏左氏與此同穀梁作蔡侯東
穀梁冬蔡侯東出奔楚
傳東者東國也　釋文蔡侯東左氏及公羊作蔡侯朱
謹案朱與東形勢相似或篆文殘脫致譌為東穀梁遂以東
國解之史記蔡世家云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固不從穀梁
說也當以左氏為正

二十二年

左氏大蒐于昌閒
釋文閒如字
公羊大蒐于昌姦
釋文大廋所求反本亦作蒐昌姦二傳作昌閒
穀梁同左氏
釋文閒如字一音簡
謹案閒姦音相近公羊作昌姦假音字蒐廋公羊石經亦作
蒐釋文作大廋石經不盡從釋文也

二十三年

左氏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
陳夏齧
注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　釋文父音甫逞勑井反
公羊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
陳夏齧
釋文雞父音甫楹音盈左氏作逞穀梁作盈
穀梁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甫胡子髡沈子盈滅獲
陳夏齧
釋文雞甫左氏作雞父盈本亦作逞
謹案父甫古字通逞楹音相近故公羊作楹穀梁作盈亦假
音字　詩大雅緜古公亶父釋文父音甫本亦作甫崧高序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釋文甫本又作父音同後人名放此
韓奕顯父餞之釋文父音甫本亦作甫商頌那序有正考甫
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大師以那為首釋文父音甫本亦
作甫　詩小雅祈父　隸釋高楊令楊著碑頌甫　大雅緜
古公亶父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古公亶甫　隸釋巴郡太
守樊敏碑亶甫　莊子讓王篇大王亶父　儀禮士冠禮伯
某甫注甫是丈夫之美稱孔子為尼甫周大夫有嘉甫宋大
夫有孔甫是其類甫字或作父記章甫殷道也注甫或為父
士相見禮若父則遊目注今文父為甫　禮記禮器注爾乎
梁甫釋文父字亦作甫　左氏桓十二年經公會鄭伯盟于
武父釋文父音甫地名有父字者皆同甫音　公羊隱元年
經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眜釋文父音甫本亦作甫人名字放
此　經義雜記十五說文父作ㄆ从又舉杖甫作甪从用父
父亦聲是父甫本同聲故經傳多借父為甫　釋名釋親父
甫也始生己也　史記高祖本紀單父人呂公集解漢書音
義曰父音甫又沛公還軍亢父集解鄭德曰父音甫　漢書
武帝紀至於梁父師古曰父讀曰甫古今人表相夷亮父師
古曰父讀曰甫律歷志下寬父為父師古曰父讀曰甫五行

志中之上朱父吕騶師古曰父讀曰甫甫者男子之通號中之下公孫歸父會齊伐莒師古曰父讀曰甫地理志下至周有遂父師古曰父讀曰甫孰文志吕望爲周師尚父師古曰父讀曰甫也嚴延傳韋父鷹履師古曰父讀曰甫鄒陽傳魯公子慶父師古曰父讀曰甫霍方進傳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吕叛師古曰父讀曰甫谷永傳吕遠皇父之類師古曰父讀曰甫王莽傳上封父之繁弱師古曰父讀曰甫 又表放大王亶父又作甫原注書大傳說苑韓詩外傳十論衡定賢大戴禮記吳越春秋一 宋弗父何宋湣公生弗甫何始見商頌序疏引世本孔父又作甫中山父亦曰山甫原注後漢書楊賜傳郭茂倩樂府魏武帝善哉行文選盧諶贈劉琨詩 宋正考父始見詩商頌序原注序作甫 嘉父儀禮士冠禮注作嘉甫王子成父始見左文十一又作成甫原注晏子春秋問上新序四 越石父父又作甫原注新序節士 公父文伯原注韓詩外傳一又作甫案國策趙策三亦作甫 國語周語上祭公謀父舊音父音甫補音案諸經史唯父母字外其餘凡涉地名或人之名字皆音甫古多借父字爲之伯陽父尼父之類是也說文甫字從父用男子之美稱經史以二字通用但音別爾 顏氏家訓音辭篇甫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爲父字北人遂無一人呼爲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號須依字讀耳 左氏襄二十一年經晉欒盈出奔楚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晉平公彪七年欒逞奔齊齊世家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集解徐廣曰史記多作逞晉世家平公六年晉欒逞有罪奔齊

左氏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傳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公羊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

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 注猥公者重疾也子之所慎齊戰疾

穀梁 同公羊

傳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謹案公穀衍下公字何劭公遂曲爲之解從左氏爲得

二十四年

左氏 婼至自晉

公羊 叔孫舍至自晉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左氏無叔孫二字含族尊盟主之義也使若有罪得釋然公羊有叔孫二字或衍文

左氏 丁酉杞伯郁釐卒

釋文郁於六反釐本又作釐力之反又音來

公羊 丁酉杞伯鬱釐卒

疏左氏穀梁作郁釐字今正本亦有郁字者 釋文鬱釐音來又力之反本亦作釐二傳作郁釐

穀梁 同左氏

謹案鬱郁音相近故公羊作鬱釐 汗簡有部郁注云郁見古論語 史記杞世家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索隱曰一作郁釐譙周云名鬱來蓋鬱郁聲相近遂不同也

左氏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釋文詣五計反

公羊 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世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黃父

謹案穀梁與此同左氏經賈註者作叔詣字 釋文倪音詣又五兮反左氏作詣樂世心世如字又以制反左氏作大心

穀梁 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釋文倪五計反又五兮反左氏作詣說見二十九年經叔倪卒下

詣穀倪皆音相近公穀作叔倪音之譌大與世古字通說見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下

左氏 有鸜鵒來巢

傳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 注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巢非常故書 釋文鸜其俱反嵇康音權本又作鸛音劬公羊傳作鸛音權鵒音欲

公羊 有鸛鵒來巢

注鸛鵒猶權欲宜穴 釋文鸛音權左氏作鸜音劬鵒音欲

穀梁 同左氏

釋文鸜其俱反本又作鸛音權左氏作鸜公羊作鸛

謹案公羊作鸛鵒方音之轉 周禮考工記鸛鵒不踰濟注鸛鵒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鸛鵒來巢疏左氏傳作鸜鵒公羊傳作鸛鵒此經注皆作鸛字與左氏同釋文鸛徐劉音權公羊傳同本又作鸜左傳同其俱反 說文鳥部鴝鵒也从鳥句聲鵒鴝鵒也从鳥谷聲古者鴝鵒不踰泲 玉篇鴝具愚切鴝鵒也鸜同上鵒音浴鴝鵒鸛巨員切鸛鵒亦鴝鵒也 一切經音義十九鴝鵒又作鸜同具俱反下以屬反似反舌頭有兩毛角音山海經公羊傳竝作鸛音權 山海經中山經又原之山其鳥多鸛鵒注鴝鵒也傳曰鸛鵒來巢音臞

左氏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注陽州齊魯竟上邑

公羊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揚州

釋文揚州左氏作陽州

穀梁 九月乙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謹案公羊作揚州假音字己亥穀梁作乙亥以釋例長歷推之九月不得有乙亥或字之譌 釋例長麻九月戊子朔己亥十二日 春秋集傳纂例左氏公羊作己亥 禮記玉藻盛氣顛實揚休注揚讀爲陽聲之誤也

二十六年

左氏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注召伯當言召氏經誤也尹召族奔非一人故言氏

傳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公羊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疏穀梁與此同左氏召伯作召氏

穀梁 同公羊

謹案杜注左氏本亦作召伯公羊疏以爲左氏召伯作召氏或所見本異

二十八年

左氏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公羊 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

釋文伯甯乃定反下同左氏幷下滕子名並作寧

梁同左氏

說見僖公七年盟于甯母下

左氏秋七月癸巳滕子盜卒

公羊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

穀梁同左氏

同上

三十年

左氏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唐石經作羽

公羊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唐石經作禹

穀梁同左氏唐石經初刻本作羽注

謹案公羊作章禹假音字

三十一年

左氏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釋文躒力狄反適丁歷反

公羊季孫隱如會晉荀櫟于適歷

釋文荀櫟本又作躒又作濼亦音樂也皆同力狄反一音與灼反

穀梁季孫意如會晉荀櫟于適歷

釋文櫟音歷舊作躒

謹案公穀作櫟通假字　左氏昭五年傳輔躒釋文櫟力狄反又力各反本又作躒同昭九年傳使荀躒佐下軍釋文櫟本又作櫟力狄反徐音洛十五年傳晉荀躒如周葬穆后釋文櫟力狄反本又作躒　國語晉語九知宣子將以瑤爲政注知宣子晉卿荀櫟之子甲也舊音櫟音歷左傳作躒補音本亦作躒字通

左氏冬黑肱以濫來奔

公羊冬黑弓以濫來奔

釋文黑弓二傳作黑肱

穀梁同左氏

謹案左氏傳有周公黑肩公子黑臀此邾黑肱義亦相類肱弓音相近故公羊爲黑弓　韻補十七眞弓姑宏切弧也公羊傳書黑弓左氏穀梁傳作黑肱儀禮侯道五十弓注今文改弓爲肱　唐韻正一東弓居戎切古音肱案弓字古無讀居戎反者當改入蒸韻元戴侗六書故曰弓古音姑宏切而躳字从吕詩躳與宮宗協見於雲漢弓與繩膺協見於小戎采綠鞁然不紊弓非躳之聲也　漢書儒林傳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案此亦借弓爲肱

三十二年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注世叔申世叔儀孫也

公羊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婁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城成周

穀梁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大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謹案穀梁世作大古字通說詳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下左氏莒人下脫邾人二字

皇清經解卷八之九十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九十一　學海堂

靈川秦培 憲馮左勳新 校

春秋異文箋　仁和趙坦著

定公三年

左氏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公羊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唐石經磨改作二月

疏三月辛卯云云公羊穀梁皆作三月左氏作二月未知孰正

穀梁同公羊唐石經作三月

謹案杜氏長厤以辛卯在二月則左氏爲是　春秋釋例長厤定公三年甲午二月癸亥朔辛卯二十九日

左氏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釋文拔皮八反

公羊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枝

釋文枝二傳作拔

穀梁同左氏

謹案拔與枝字形相似音亦相近公羊作枝或由此誤　漢書地理志上北海郡樂都侯國師古曰或作樂望一作枝也　荀子彊國篇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注拔或作枝　困學紀聞六左氏衛公叔發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集注云公孫枝蓋傳寫之誤閻若璩云按鄭氏注檀弓亦云名拔或作發

四年

左氏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釋文公孫生本又作姓音生

公羊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釋文公孫歸姓二傳無歸字姓音生又音性

穀梁同左氏

謹案昭元年經會于虢左公穀皆作蔡公孫歸生此經左穀無歸字或闕文生姓古通假字　說文女部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从女从生生亦聲春秋傳曰天子因生以賜姓

左氏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注繁昌縣東南有城皐亭　釋文鼬由又反

公羊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

釋文浩油戶老反又古老反下音由一音羊又反二傳作皐鼬

穀梁同左氏

謹案公羊作浩油亦假音字又案鹽鐵論引春秋多從公羊說和親篇引此又作誥鼬原注[illegible]　公羊古義古讀皐爲浩鼬爲油

左氏杞伯成卒于會

釋文成音城

公羊杞伯戊卒于會

釋文戊音茂又音恤二傳作成

穀梁同左氏

謹案公羊作杞伯戊戌傳寫之譌　史記杞世家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

左氏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釋文圉魚呂反

公羊 晉士鞅衛孔圄帥師伐鮮虞

釋文圄魚呂反左氏作圉虞本或作吳音虞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圉圄音同義通古或通用　說文口部圄守之也从口吾聲㚔部圉囹圄所以拘罪人从㚔从口一曰圉垂也一曰圉人掌馬者　班馬字類引漢書藝文志列子名圄寇音禦　因漢書陳咸傳贊可謂不畏彊圉讀作禦　漢書地理志下天水郡冀禹貢朱圉山在縣南師古曰圉讀與圄同　隸釋堯廟碑韶䃅祝圉謹案詩作圄大饗碑下及陪臺隸圉

左氏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注柏舉楚地

公羊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

釋文伯莒左氏作柏舉

穀梁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敗績

謹案柏與伯古字通假舉公羊作莒亦假音字　書序作西伯戡黎釋文伯亦作柏　漢書古今人表柏皇氏柏夷亮父柏招柏翳柏虎柏譽柏益柏陽逢公柏陵柏因柏樂柏邦叔邊柏　人表攷柏夷亮父伯柏古通表中伯仲之伯多作柏　戰國策楚策一昔者吳與楚戰于柏舉燕策二果與伯舉之戰　水經注江水篇江水又東逕上責北山名也仲雍謂之大小竹磧北岸烽火洲即舉洲也北對舉口仲雍作莒字得其音而忘其字非也又云舉水南流注于江謂之舉口南對舉洲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楚陳于柏舉京相璠曰漢東地矣江夏有洰水或作舉疑即此也　中州金石記開母廟石闕銘柏鮌稱遂義作伯　山左金石志七武梁石室畫象柏榆傷親年老蓋以柏榆爲伯俞也　穆天子傳河宗之子孫鄘柏絮注柏爵絮名古伯字多從木　晏子春秋內篇問下柏常騫去周之齊音義家語作伯　呂覽重言成公賈之讔也賢於太宰嚭之說也注嚭晉柏州犂之子

左氏 庚辰吳入郢

公羊 庚辰吳入楚

穀梁 同公羊

謹案公穀作楚或傳譌　困學紀聞六書吳入郢楚昭出奔猶有君也申包胥求救猶有臣也故不言楚書於越入吳國無人焉如升虛邑故言吳

五年

左氏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公羊 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公羊作正月字之譌　釋例長麻三月辛亥朔日食

六年

左氏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公羊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遬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穀梁 同左氏

說見僖公二十六年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下

七年

左氏 齊侯衛侯盟于沙

傳云盟于瑣　注瑣即沙也　釋文沙如字又星和反

公羊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左穀作盟于沙當是省澤字僖公二年盟于貫公羊經作盟于貫澤是左穀亦省澤字公羊不省或衍文　釋例土地名衛地沙瑣二名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

八年

左氏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傳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公羊 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公羊作趙鞅亦傳譌　釋例世族譜趙鞅趙成子　程公說春秋分記杜伯生隰叔隰叔生蔿蔿生穀穀生會以隨爲氏亦曰范氏生二子曰燮曰魴燮生匄魴生彘裘匄生鞅鞅生二子曰吉射曰皐夷

九年

左氏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釋文蠆勑邁反

公羊 夏四月戊申鄭伯囆卒

釋文囆勑邁反左氏作蠆

穀梁 同左氏

說見襄公十四年會吳于向下

十年

左氏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釋文夾古洽反又古協反二傳作頰

公羊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

釋文頰古協反左氏作夾谷

穀梁 同公羊

謹案夾頰音同義通古或通用　左氏僖二十八年傳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釋文夾古洽反又音頰　釋名頰夾也面旁稱也亦取挾斂食物也　匡謬正俗一爾雅曰山夾水曰澗此引爾雅正文言兩山夾水名之爲澗居然可曉而劉周之徒又音夾爲頰　水經注沮水篇游水又北逕祝其縣故城西春秋經書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左傳定公十年公

平會于祝其實夾谷也服虔曰地二名王莽更之曰猶

東有夾口浦

左氏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釋文鄆音運讙火官反

公羊 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

穀梁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謹案公羊鄆作運假音字說詳文十二年城諸及鄆下穀梁衍之字

左氏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傳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

公羊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

疏左傳穀梁此費字皆爲郈但公羊正本作費字與二家異賈氏不云公羊曰費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左氏傳明云秋復圍郈穀梁亦作郈自當以郈字爲正且郈邑屬叔孫氏故圍郈叔孫爲主費邑屬季氏若有事于費帥師者當爲季氏不當獨任叔孫也以是知公羊作費或傳受之譌

左氏 宋樂大心出奔曹

公羊 宋樂世心出奔曹

疏宋樂世心者世字亦作泄字者故賈氏言焉左氏穀梁作大字

穀梁 同左氏

已見昭公二十五年會于黃父經文說詳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下

左氏 宋公子地出奔陳

公羊 宋公子池出奔陳

釋文池左氏作地

穀梁 同左氏

謹案池與地古皆讀若駝故公羊作池　唐韻正五支池古音駝六至地古音沱韻補地唐過切陳第曰案詩稱天凡一百一十有四其稱天子尙多皆鐵因反獨稱地甚少在斯干者韻裼與今音同又考說文地从土也聲也古通它故池馳虵施皆讀沱疑地亦此音及讀屈原橘頌以過韻地過讀平聲正叶沱字揚雄羽獵賦亦同此例吳才老收地人簡韻讀爲情則過可如字讀沱情亦平去聞耳案斯干九章以地瓦儀議罹爲韻而子裼二字可不入韻不當以此證其爲今音也　莊子大宗師篇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釋文池本亦作地崔同

左氏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公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

注復出宋者惡仲佗悉欲帥國人去故舉國言之公子池樂世心石彄從之皆是也

穀梁 同公羊

謹案公穀衍宋字何劭公亦曲爲之說

左氏 冬齊侯衞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公羊 冬齊侯衞侯鄭游遬會于鞌

疏會于鞌者左氏穀梁作安甫賈氏不云公羊曰鞌者亦是文不備穀梁經甫亦有作蒲字者　釋文于鞌左氏作安甫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安鞌音同公羊祗作鞌或脫甫字

十二年

左氏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公羊 冬十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黃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公羊作晉侯方音之譌說見昭公十年齊欒施來奔下

十三年

左氏 春齊侯衞侯次于垂葭

釋文葭音加

公羊 春齊侯衞侯次于垂瑕

釋文垂瑕如字又音加二傳作垂葭

穀梁 春齊侯次于垂葭

謹案公羊作垂瑕亦假音字穀梁脫衞侯二字

左氏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公羊 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公羊衍及字

十四年

左氏 春衞公叔戍來奔衞趙陽出奔宋

傳衞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　注陽趙黶孫　正義曰案世本懿子兼生昭子舉舉生趙陽兼即黶也

公羊 春衞公叔戍來奔晉趙陽出奔宋从唐石經

疏穀梁與此同左氏作衞趙陽字也　釋文晉趙鞅左氏作衞趙陽

穀梁 同公羊

釋文晉趙陽左氏作衞趙陽

謹案衞趙陽左氏傳既有明文又有世本足據當以左氏經文爲正公羊穀梁作晉趙陽似因十三年經有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之文遂誤以衞爲晉衞與晉方音亦通轉公羊釋文作鞅陽鞅音亦相近

左氏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唐石經初刻作三月磨改作二月

釋文牂子郎反

公羊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牄歸 唐石經作三月汲古閣注疏本亦作三月並譌

疏左氏穀梁皆作頓子牂字賈氏不註文不備　釋文公子佗人大河反二傳作公孫佗人牄七良反二傳作牂

穀梁 同左氏

釋文牂作郎反

謹案牂牄音相近故公羊作牄公孫佗人公羊作公子佗人或偏旁脫去致譌　說文芊部牂牡羊也从芊爿聲倉部牄鳥獸來食聲也从倉爿聲虞書曰鳥獸牄牄

左氏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注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釋文檇音醉依說文從木

公羊 五月敗吳于醉李

釋文醉李本又作檇音同

穀梁 同左氏

謹案檇醉音同公羊作醉假音字越絕書作就李方音之轉　說文木部檇以木有所擣也从木雋聲春秋傳曰越敗吳于檇李　史記吳太伯世家越王句踐迎擊之檇李集解檇音醉賈逵曰檇李越地　漢書地理志下敗之雋李師古曰雋音醉字本作檇其旁從木　越絕書柴辟亭到語兒就李吳侵以爲戰地又云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遂伐破檇里

左氏 公會齊侯衞侯于牽

注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

公羊 冬會齊侯衞侯于堅

釋文堅如字本又作擊音牽左氏作牽

穀梁 同左氏

釋文牽去賢反

謹案牽堅音相近故公羊作堅

十五年

左氏 鄭罕達帥師伐宋
公羊 鄭軒達帥師伐宋
釋文軒達左氏作罕達
穀梁 同左氏
說見昭公元年會于虢下
左氏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傳齊侯衛侯次于蘧挐　釋文蘧音渠挐女居反又女加反
公羊 齊侯衛侯次于蘧篨
穀梁 同左氏
謹案渠蘧蒢篨音皆同故公羊作蘧篨左氏傳又作蘧挐亦
假音字　左氏成八年傳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注渠丘邑名
莒縣有蘧里　困學紀聞三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
渠渠文選靈光殿賦注引七依作蘧蘧
左氏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公羊 同左氏
注姒氏杞女　疏穀梁作弋氏字
穀梁 秋七月壬申弋氏卒
釋文弋氏羊職反哀公之母左氏作姒氏
說見襄公四年夫人姒氏薨下
左氏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釋文昃音側
公羊 同左氏
注昃日西也易曰日中則昃是也下昃蓋晡時
穀梁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稷乃克葬
釋文稷如字昃也左氏作昃
謹案昃稷音相近穀梁作稷亦假音字　周易豐彖曰日中則
昃釋文昃孟作稷　尚書中候握河紀至于日稷運衡篇退
俟至于下稷考河命篇至于下稷鄭注稷讀曰側下側日西
之時　說文日部厢日在西方時側也从日仄聲易曰日厢
之離臣鉉等曰今俗別作昃非是漢隸字原靈臺碑日稷不
夏郙閣頌𦰣勞日稷令維惠勤費鳳別碑乾乾日稷案穀梁
戊午日下稷乃克葬集韻音昃說文日在西方時側也太元
君子應以太稷釋者云日將暮也音與昃同　白虎通諡篇
春秋曰丁巳葬戊午日下側乃克葬
左氏 辛巳葬定姒
公羊 同左氏
穀梁 辛巳葬定弋
釋文定弋左氏作定姒
說見襄公四年

皇清經解卷八之九十一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九十二

學海堂　川秦培播舊板　番禺高學瀛新校

春秋異文箋　仁和趙坦著

哀公元年
左氏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公羊 同左氏
穀梁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
傳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
謹案穀梁有角字或衍文

二年
左氏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注鐵在戚城南　釋文鐵天結反
公羊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軒達帥師戰于栗鄭師敗績
疏諸家之經軒達之下皆有帥師唯服引經者無與諸家異
於鐵者三家同有作栗字者誤也今定本作栗字　釋文栗
一本作秩二傳作鐵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公羊鐵作栗或由聲誤罕作軒說見昭公元年會于虢
下　水經注河水篇河水東逕鐵丘南春秋左氏傳哀公二
年鄭罕達帥師救衛郵無卹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
見鄭師衛太子自投車下即此處也京相璠曰鐵丘名也杜
預曰在戚南河之北岸有古城戚邑也

三年
左氏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注啟陽今琅琊開陽縣
公羊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開陽
釋文開陽左氏作啟陽開者爲漢景帝諱也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公羊作開陽此漢儒避景帝諱更易字非公羊子原文
也公羊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
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
乃共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著于竹帛與董仲舒皆見于圖讖
是公羊經傳正當景帝時出故傳寫者遂改啟爲開又案啟
開古音同部公羊作開亦或假音　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
南逕開陽縣故城東縣故鄅國也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邾
人襲鄅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孥于邾是也後更名
開陽矣春秋哀公三年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者是矣縣故琅琊郡治也　儀禮既夕禮請啟期注今文啟
爲開記啟之昕注古文啟爲開士虞禮命佐食啟會注今文
啟爲開記啟戶注今文啟爲開少牢饋食禮乃啟二尊之蓋
冪注今文啟爲開　左氏閔元年正義引世家閔公名開杜
世族譜云名啟方漢景帝諱啟開因是而亂杜譜云啟方
從世本文　穀梁閔元年疏引世家閔公名開世本作啟方
避漢景帝諱故爲開也　金石文字記開母廟石闕銘今在
嵩山啟母廟南漢避景帝諱改啟之字曰開　荀子議兵篇
微子開封於宋注紂之庶兄名啟歸周後封於宋此云開者
蓋漢景帝諱劉向改之也

四年
左氏 春王二月庚戌盜弑蔡侯申
公羊 春王三月庚戌盜弑蔡侯申
穀梁 同公羊
謹案釋例春秋長麻二月庚戌二十一日三月不得有庚戌
公穀作三月傳寫之譌
左氏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公羊 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
穀梁 同左氏

說見昭公十六年

左氏 六月辛丑亳社災

注天火也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 釋文亳步洛反

公羊 六月辛丑蒲社災

傳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 注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 疏曰公羊解以爲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取其社以戒諸侯使事上又曰賈氏云公羊曰蒲社也者蓋所見異 釋文蒲社左氏作亳社

穀梁 同左氏

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上達也 集解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爲亡國之戒 疏書序云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孔註云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故曰從先王居及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是都亳之事

謹案公羊作蒲社卽亳社也何劭公不得斯恉謂先世之亡國在魯竟試思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厥後封建諸侯皆亡國之故土何以獨立一蒲社于魯以爲戒耶其說不得通矣亳社音同本作薄薄與蒲音亦相近故古又假蒲爲薄 經義雜記一何氏墨守公羊未考左氏穀梁之經不知蒲爲亳字之聲借 尚書大傳殷傳湯誓篇盡歸于薄注薄湯之都也 詩商頌元鳥正義引漢書音義曰臣瓚案湯居亳今濟陰薄縣是也 禮記郊特牲篇薄社北牖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釋文薄本又作亳 唐韻正十九鐸亳傍各切平聲則音蒲春秋哀四年亳社災公羊作蒲社 史記貨殖傳湯止于亳集解徐廣曰今梁國薄縣 漢書郊祀志于杜亳有五杜主之祠韋昭曰亳音薄湯所都也臣瓚曰濟陰薄縣是也師古曰社卽京兆杜縣也此亳非湯都也不在濟陰徐廣云京兆杜縣有薄亭斯近之矣郊祀志又曰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如高曰亳亦薄也下所謂薄忌也音灼曰濟陰薄縣人也 續漢書郡國志二梁國薄故屬山陽所都注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左傳宋公子御說奔亳 水經注汳水篇汳水又東逕大蒙城北自古不聞有二蒙疑卽蒙亳也所謂景亳爲北亳矣椒舉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者也又云崔駰曰湯冢在濟陰薄縣北皇覽曰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泗水篇引崔駰曰帝命沃丁之時伊尹卒葬于薄 逸周書殷祝解以薄之居注薄湯所居也 荀子議兵篇古者湯以薄注薄與亳同 管子地數篇湯有七十里之薄輕重甲篇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又云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 墨子非攻下篇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于薄畢氏注云此作薄是也非命上篇古者湯封于亳畢氏注云當爲薄說文云亳京兆杜陵亭也从高省乇聲 史記集解云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索隱云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社皇甫謐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此亳在陝西長安縣南若殷湯所封是河南偃師之薄書傳及本書亦多作薄惟孟子作亳蓋借音字後人依改亂之顧炎武不考史記反以此譏許君地里之謬是以不狂爲狂也 呂覽具備篇湯嘗約於郼薄矣注薄或作亳 山海經中山經薄山之首畢氏云水經注引此作蒲山者蒲薄音之緩急通也 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釋文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序又云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詩大雅烝民城彼東方傳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 左氏昭九年傳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注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疏蒲姑齊也釋文蒲如字又音薄 史記周本紀遷其君薄姑正義引括地志亦作薄姑 漢書地理志上琅邪郡姑幕都尉治或曰薄姑莽曰季睦應劭曰左氏傳曰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 續漢書郡國志四樂安國博昌有薄姑城 晉書地理志青州博昌有薄姑祠又云姑幕古薄姑氏國 水經注濟水篇作薄姑濰水篇亦作薄姑 竹書紀年成王三年滅蒲姑

五年

左氏 春城郕

釋文郕類夷反

公羊 春城比

釋文比本又作芘亦作庇同音毗左氏作郕

穀梁 同左氏

謹案比密毗輔字古祇作比故公羊作比後世假用毗字又譌作毗釋文云比本又作芘玉篇以爲古文又云亦作庇蓋假音字 周易比象比輔也 說文比部比密也二人爲从反从爲比 玉篇比部比必以切類也方也校也竝也又脾至切近也親也吉也阿黨也備也代也又步之毗吉必至三切芘古文 廣韻六脂毗說文曰人臍也今作毗通爲毗輔之毗房脂切

左氏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公羊 秋九月癸酉齊侯處臼卒

穀梁 同左氏

說見僖公十二年陳侯杵臼卒下 史記齊世家作杵臼徐廣曰史記多作箸臼

六年

左氏 春城邾瑕

釋文瑕音遐

公羊 春城邾婁葭

釋文邾婁葭音加又音遐左氏作邾瑕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定公十三年左氏經次于垂葭公羊作垂瑕此年左氏經作城邾瑕公羊作城邾婁葭瑕葭音相近故公羊假音互用 釋例土地名魯地任城亢父縣北有邾瑕城

左氏 齊陳乞弑其君荼

釋文荼音舒又音徒又丈加反說見五年傳下

公羊 齊陳乞弑其君舍

釋文舍二傳作荼音舒

穀梁 同左氏

釋文荼音舒又音徒一音丈加反

謹案荼舍古並讀若舒公羊作舍亦假音字 韻補九魚舍商居切息也說文舒舍聲又曰余語之舒也舍省聲 唐韻正三十五馬舍古音暑詩何人斯五章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元熊朋來曰舍非

但與申盱協音作舒便合讀作舒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公羊作舍字音舒此經中明證宋魏了翁曰六經凡舍皆音書平讀則音舒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

八年

左氏　夏齊人取讙及闡

釋文闡尺善反

公羊　夏齊人取讙及僤

疏左氏穀梁作讙闡字　釋文僤昌善反一音昌然反字林作闡左氏作闡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公羊作僤假音字僤釋例土地名魯地闕東平剛平縣北闡鄉城　水經注汶水篇引土地名剛縣西四十里有闡亭　公羊宣十年傳注据歸讙及僤釋文僤本又作闡昌善反　玉篇阜部闡尺善切魯邑名　廣韻獮部闡魯邑名昌善切　漢書地理志上泰山郡剛故闡應劭曰春秋經取讙及闡今闡亭是也

十年

左氏　薛伯夷卒

公羊　薛伯寅卒

釋文薛伯寅二傳作伯夷同音以尼反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夷字廣韻在脂部寅字在真部古方音脂真通轉故寅有夷音廣韻既收寅入真部復收寅入脂部亦因方音而兩收然則公羊作寅殆讀寅為夷爾詳見僖公元年邢遷于夷儀下　尚書堯典寅賓出日釋文寅徐以真反又音夷舜典夙夜惟寅釋文寅如字徐音夷　廣韻六脂寅敬也亦辰名爾雅云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以脂切又弋人切十七真寅辰名說文作寅翼真切又以之切　猗覺寮雜記上十二時寅音怡禮部韻訓時也若真字韻寅則訓恭然唐人亦作寅字押令朝暘云玉律催佳節青陽應北辰下云寒餘月建寅是也

十一年

左氏　夏陳轅頗出奔鄭

公羊　夏陳袁頗出奔鄭

穀梁　同左氏

說見僖公四年齊人執陳轅濤塗下

十二年

左氏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傳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　注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南有發繇亭

公羊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運

釋文運左氏作鄖

穀梁　同左氏

釋文鄖音云

謹案此鄖字與文十二年釋文云員本又作鄖之鄖不同彼在魯境此在吳境彼年經公羊作運此經亦作運皆假音字

十三年

左氏　夏許男成卒

釋文成音城本或作戌繇戌當戌

公羊　夏許男戌卒

釋文戌本或作戌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公羊作戌或字形相似而譌　莊子大宗師篇成然寐釋文成本或作戌

左氏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公羊　晉魏多帥師侵衛

傳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据上七年言曼多　釋文魏多左氏作魏曼多

穀梁　同左氏

謹案左氏穀梁皆作魏曼多公羊經作魏多當是譌脫曼字

左氏　盜殺陳夏區夫

釋文區烏侯反

公羊　盜殺陳夏彄夫

釋文夏戶雅反一本作廉彄夫苦侯反又古侯反一本作嫗音同二傳作區夫

穀梁　同左氏

釋文區夫烏侯反

謹案區彄音相近公羊作彄假音字　說文弓部彄弓弩耑弦所居也从弓區聲　唐韻恪侯切十九矦區烏侯反古音區彄恪侯反古音恪俞反

皇清經解卷八之九十二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九十二　　學海堂

春秋異文箋附錄　　仁和趙坦著

唐陸氏淳春秋集傳纂例中有三傳經文差繆略一篇有不與經典釋文及唐石經合者皆陸氏所見本異然其原文略為箋釋別成附錄一卷不以竄入正編者慎其淆也

仁和趙坦識

隱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克公羊作剋

謹案唐石經公羊作剋剋克音義同　爾雅釋詁剋勝也廣韻二十五德克能也勝也剋殺也急也並若得切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潛公羊作岑

謹案唐石經公羊作潛潛岑聲相近故別本作岑　爾雅釋器椮謂之涔釋文涔郭岑潛二音詩作潛字潛涔　山海經西山經大時之山涔水出焉郭音潛

夏無駭帥師入極　帥公羊作將

謹案唐石經公羊作帥　率帥古字通

四月春戊申衛州吁殺其君完　殺公羊作弒君

謹案唐石經左公穀並作弒殺弒聲之譌　左氏釋文弒本又作殺同音試　穀梁釋文弒音試舊作殺

桓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成穀梁作郕

謹案唐石經穀梁作郕郕為郕字之譌

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　十月公羊作十有一月

謹案唐石經公羊淛注疏本作十月

十八年秋有蜮（蜮作蜮三傳皆然）

謹案唐石經左公穀竝作蜮

二十四年冬曹羈出奔陳（羈公羊作羈）

謹案唐石經公羊作羈說文無羈字玉篇始有之　說文网部羈馬絡頭也从网从馽馽馬絆也羈羈或从革　玉篇网部羈居猗切羈旅也寄止也又馬絡頭羈說文同上羈居宜切寄也

二十六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左氏無公字）

謹案唐石經左氏有公字

二十八年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公羊作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

謹案唐石經左穀皆有公字公羊多邾婁人三字或衍文

三十年秋七月齊人降鄣（鄣左氏作障）

謹案唐石經左氏作鄣

臧孫辰告糴于齊（辰穀梁作臣）

謹案唐石經穀梁作辰辰臣聲相近故別本譌作臣

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丑公羊作酉）

謹案唐石經公羊作丑　春秋釋例長厤八月丁丑朔辛丑二十五日

僖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夷儀公穀皆作陳儀）

謹案唐石經公羊作陳儀穀梁同左氏作夷儀

四年春許男新臣卒（新公羊作辛）

謹案唐石經公羊作新新辛音同故別本作辛

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盟于甯母（左氏陳世子款下又有鄭世子華誤衍之也甯左氏作甯）

謹案陸氏殆因左氏傳有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及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之語而云然然唐石經左公穀梁竝有鄭世子華四字

十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丕公羊作邳）

謹案唐石經公羊作丕丕本字丕隸之變體邳經師增益字　唐韻正十八尤案說文丕大也从一不聲漢石經尚書及山陽太守祝睦碑涼州刺史魏元丕碑梁相費汎碑趙相劉衡碑丕字皆作丕蓋一在不字之中間也

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鹿公羊作麓）

謹案此條兩鹿字譌當云沙麓崩麓公羊作鹿然唐石經左公穀竝作鹿

十五年春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左氏陳侯下又有衞侯而在陳侯之上公羊亦有）

謹案唐石經左公穀竝作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十七年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公羊左氏作弁）

謹案唐石經左氏公羊竝作卞弁覍之或體字卞六朝別體字說文皃部覍冕也周曰覍殷曰吁夏曰收从皃象形弁籒文覍或覍字

二十年夏郜子來朝（郜穀梁作邾）

謹案唐石經穀梁作郜字別本或因郜邾形似而譌

二十六年公追齊師至巂弗及（巂公羊左氏或作酅）

謹案唐石經左氏作酅公羊穀梁作巂

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左氏晉侯下有齊侯）

謹案唐石經公羊亦有齊侯石經穀梁無

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公羊作公會）

謹案唐石經穀梁亦作公會

宣十五年饑（公羊無此經）

謹案唐石經公羊有饑字

成二年冬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齊人許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左氏無許人公羊無齊人）

謹案唐石經左氏無許人石經公羊亦無許人有齊人石經穀梁泐今本穀梁與左氏同

七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左氏晉侯下有齊侯）

謹案唐石經公羊泐數字以字數計之有齊侯石經穀梁有齊侯

吳入州來（公穀作州萊）

謹案唐石經公穀竝作州來

十七年晉侯使荀罃來乞師（罃公羊作嬰）

謹案唐石經公羊泐今本作罃

襄元年夏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杞人邾人次于鄫（鄫公穀皆作合）

謹案唐石經公羊作合石經穀梁同左氏作鄫三傳石經杞人俱在邾人下

六年夏宋華弱來奔（弱公羊作溺）

謹案唐石經公羊作弱

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邰（邰左氏皆作台）

謹案唐石經公羊亦作台

十四年夏衞侯衎出奔齊（衎左氏無衎字）

謹案唐石經穀梁亦無衎字

十五年夏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成公羊作郕）

謹案唐石經公羊泐下圍成作成則此亦當作成

十六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成公羊作郕）

說見上

二十三年秋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渝（渝左氏作榆穀梁作渝）

謹案唐石經公羊作渝石經穀梁同公羊

昭四年大雨雹（雹穀梁作雪）

謹案唐石經公穀竝作雪

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虔穀梁作乾）

謹案唐石經穀梁作虔

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北燕伯左氏作北燕伯款）

謹案唐石經左氏無款字

十三年秋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甲戌穀梁作庚戌）

謹案唐石經穀梁泐注疏本作甲戌

十六年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亥公羊作丑）

謹案唐石經公羊作己亥亥字似磨改　釋例長厤八月己卯朔己亥二十一日

冬十月葬晉昭公（十月公羊作十一月）

謹案唐石經公羊作十月

二十一年秋叔輒卒（輒公羊作痤）

謹案唐石經公羊作痤

二十六年夏公圍成（成公羊作郕）

謹案唐石經公羊作成

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叔 叔公羊作菽

謹案唐石經左氏初刻作叔磨改作菽石經穀梁作菽

十年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公羊作鞌父

謹案唐石經公羊作鞌無父字

十四年春衛趙陽出奔宋 趙公羊作晉

謹案唐石經公穀並作晉趙陽

十五年夏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渠左氏作蘧

謹案唐石經左氏穀梁並作渠蒢石經公羊作蘧篨

三傳經文異誤補闕

莊三十年夏次于成 公羊穀梁作師次于郕

謹案唐石經公穀並作師次于成

成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賜公羊作錫

謹案唐石經公羊作錫石經穀梁瀏注疏本作錫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八之九十三終

靈川秦培琳舊校
番禺高學瀛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

春秋

春秋地理考實序

讀詩者以鳥獸草木爲緒餘讀春秋者亦備以列國地名爲緒餘春秋暨左氏傳二百五十餘年地名千數百有奇或同名而異地或一地而殊名古今稱謂不同隸屬沿革不一有文字語音之譌有傳聞解說之誤欲一一核實無差雖博洽通儒猶難之杜當陽癖於左氏武庫集解外有釋例土地名別爲部地志之學號專長然闕略不審者已多所指紕繆者亦間有後出地理諸家隨代加詳視當陽孤守漢晉紀載宜有增擴春秋傳說彙纂

國朝儒臣所修俱經

睿鑒欽定地理考訂彌精詳杜所不知援古證今能確指其所在杜有乖違隨事辯正併杜注錄出可則成一書然而專殖無涯搜討難徧更考前賢地志之書及近代二三名家之說核其虛實精者益精詳者益詳從來著述家踵事增華或亦有功令所不禁也家貧不能儲書聊據所見聞者輯成春秋地理考實四卷竊取多識緒餘之意或可爲麟經之一助云爾年力衰頹思勉爲之稿屢刊削乃成定本中間或遺或誤知不免摘瑕指疵則俟淹通博雅之君子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仲夏月婺源江永慎修氏書時年七十有八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九十四　學海堂

春秋地理考實　婺源江慎修永著

隱公

元年魯 孔穎達疏杜預采太史公書世本旁引傳記以爲世族譜略記國之興滅譜云魯姬姓文王子周公旦之後也周公股肱周室成王封其子伯禽于曲阜爲魯侯今魯國是也自哀以下九世二百一十七年而楚滅魯春秋傳說彙纂括地志兗州兗州曲阜縣外城即伯禽所築古魯城也曲阜縣今屬山東兗州府今按曲阜本奄國都成王滅奄乃封魯又按明堂位言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魯頌言奄有龜蒙遂荒大東保有鳧繹遂荒徐宅則魯之封域蓋廣矣約略計之北與齊分泰山西與曹分濟水南近邾滕而西南至金鄉魚臺單縣都於宋東野蒙陰抵諸城濱海東南與莒爲鄰則七百里有過之無不及也雖其間不無後世增擴然亦止能侵小豈能并大其附庸之國則任宿須句顓臾根牟鄟鄅邾所古地國多然謂魯之實封儉於百里則魯豈止曲阜一縣乎孟子蓋爲當時諸侯土地過制者狹小言之非實錄也齊百里壹亦同

宋 [illegible]

邾 [illegible]

[illegible]

二年 戊

潛

三年 石門

濟

成

周

盧

溫

向

唐

極

衛

黃

紀

四年 杞

五年 棠

長葛

曲沃

邢

尹

牧

郕

六年 艾

七年 滕

中邱

凡

楚邱

八年 垂

防

大邱

瓦屋

許田

浮來

九年 郎

齊鄭來戰于郎公羊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　**防**經公會齊侯于防杜注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今兗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有華城即華縣也今按費縣今屬沂州府　**戎**經公及戎盟于唐杜注戎居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今考其地何在以戎在濟西當在河北者得之大戎小戎今考其地在成武縣西北戎城元年之戎當在此等戎耳

十年**菅**經宋師于菅杜注宋地今按宋敗于菅未取郜辛巳取防杜注防鄫地今兗州府城武縣東南有郜城見桓二年今在兗州府城武縣之西南　**郜**上經所取郜杜注濟陰成武縣東南有郜城今按兗州府城武縣東南有郜城此南部也北部見桓二年　**防**杜注高平昌邑縣西有西防城今在兗州府金鄉縣西　**戴**經宋人蔡人衛人伐戴杜注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今考城縣東南有戴城故城其地古名穀戴國之地漢置甾縣在東今考城縣東

十一年**薛**經滕侯薛侯來朝杜注薛魯國薛縣今兗州府滕縣東南四十里有薛城薛侯奚仲之後

時來經公會鄭伯于時來杜注時來郲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今開封府鄭州東四十里有釐城

許經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杜注許國今潁川許昌縣今許州東三十里有許昌城許國姜姓與齊同祖堯四岳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許後為鄭所滅

大逵傳及大逵杜注逵道方九軌也今按爾雅九達謂之逵九交之道也

新鄭　**邑**　**鄔**　**劉**　**蒍**　**邗**　**原**　**絺**　**樊**　**隰城**　**溫**

元年**越**　桓公　**祊**

二年**稷**經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杜注稷宋地今按宋無稷地當在歸德府商丘縣境　**郜**經取郜大鼎于宋杜注郜國也濟陰成武縣東南有北郜城今在兗州府城武縣東南

鄧　**蔡**　**雒邑**　**楚**

橫　**茅**　**向**　**盟**　**陘**　**州**　**隤**　**懷**　**息**　**蒐**　**裘**　**狐壤**

三年**嬴**經公會齊侯于嬴杜注嬴齊邑今泰山嬴縣今泰安府萊蕪縣西北有嬴城　**陘庭**　**讙**　**汾隰**　**蒲**

四年**郎**　**秦**　**魏**　**荀**

五年**祝丘**　**州**　**淳于**

六年**成**　**鄭**　**曹**　**隨**

[illegible]

七年　咸丘　[illegible]

八年　沈鹿　[illegible]

鄖　[illegible]

九年　巴　鄧　[illegible]

淮　[illegible]

黃　[illegible]

十年　桃丘　[illegible]

十一年　惡曹　[illegible]

折　[illegible]

夫鍾　[illegible]

闞　[illegible]

郟　[illegible]

十二年　曲池　[illegible]

穀丘　[illegible]

虛　[illegible]

龜　[illegible]

武父　[illegible]

句瀆之丘　[illegible]

十三年　[illegible]

十四年　[illegible]

十五年　[illegible]

十六年　向　[illegible]

十七年　黃　[illegible]

十八年　[illegible]

莊公

元年　[illegible]

二年　於餘丘　[illegible]

三年　[illegible]

四年　[illegible]

漢西今[illegible]水入江之遂今[illegible]

五年郳 經郳犂來來朝杜注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今按郳犂來之上世出於邾世本云小邾邾挾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為附庸居郳曾孫犂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尊周室王命為小邾子今昌慮城在兖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郳城在縣東六里今按又詳僖七年小邾

七年穀 經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杜注齊地今濟北穀城縣今兖州府東阿縣治故穀城是也今按此穀即齊桓公封管仲邑東漢分東阿置穀城縣今為泰安府東阿縣治姑氏書謂穀為姬姓國齊滅之

八年葵邱 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杜注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邱彙纂據後漢志西安有蘧邱里渠邱即古葵邱也今青州府臨淄縣西三十里有西安故城亦名邱在其處今按水經注系水所逕者則是二地京相璠曰葵邱在臨淄西五十里若渠邱在西安者齊公孫無知邑昭十一年杜注別有渠邱今合葵邱為一非也

姑棼 傳齊侯游于姑棼杜注齊地彙纂今青州府博興縣東北十五里有薄姑城今按姑棼即薄姑也又見昭九年

貝邱 傳遂田于貝邱杜注齊地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邱彙纂今青州府博興縣南有貝中聚有地

九年蔇 經公及齊大夫盟于蔇杜注魯地琅邪繒縣北有蔇亭彙纂今在兖州府嶧縣東八十里故繒縣北

乾時 經及齊師戰于乾時杜注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彙纂今時水在青州府樂安縣博興縣界今按又見襄三年

洙 經浚洙杜注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深之為齊備今按洙水出泰安府新泰縣東北西南流逕魯城北又西南入泗水經注云泗水又西南洙水注之今兖州府曲阜縣北有洙水 ……

生竇 傳生竇杜注魯地 ……

堂阜 傳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税之杜注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為名彙纂今堂阜在青州府蒙陰縣西北今按水經注 ……

十年長勺 經公敗齊師于長勺杜注魯地今按魯地有長勺氏尾勺氏此商民所居王以成王分魯公有長勺氏尾勺氏史記周公世家……

宿 經宋人遷宿杜注宋人取宿而遷其民宿東平無鹽縣今按宿國本在東平州今屬泰安府宋遷之宿遷邑故漢書謂宋遷宿于陽地又郎之國宋遷州又遷宿遷縣今徐州府宿遷縣是也又與傳郎之宿非一地

乘邱 傳公敗宋師于乘邱杜注乘邱魯地今按乘邱在今兖州府滋陽縣西北有古乘邱括地志乘邱故城在瑕邱縣西北三十五里今泰山郡乘邱縣故城在今兖州府滋陽縣西北

郎 傳齊師宋師次于郎杜注魯地今按此郎在今兖州府魚臺縣東北九十里郎亭邑又詳隱元年

鄑 經公敗宋師于鄑杜注魯地未知其處今按此鄑與齊之鄑邑不同當在魯境

十一年鄑 經公敗宋師于鄑杜注魯地

十二年蒙澤 傳宋萬弑閔公于蒙澤杜注宋地梁國有蒙縣今按蒙澤在今歸德府商邱縣北有蒙城縣屬梁國今歸德府商邱縣東北有蒙城

亳 傳公子御說奔亳杜注宋邑蒙縣西北有亳城今按亳即北亳大蒙城在商邱縣北四十里有蒙城 ……

十三年北杏 經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杜注齊地彙纂北杏當在今兖州府東阿縣境

遂 經齊人滅遂杜注遂國在濟北蛇邱縣東北今按水經注云蛇邱縣北三十里有遂城今遂城在兖州府寧陽縣西北彙纂遂鄉與濟南府肥城縣接界陳氏深曰遂國舜之後

柯 經公會齊侯盟于柯杜注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阿彙纂今兖州府陽穀縣東北五十里有阿城今按……

十四年郳 經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杜注衛地今東郡鄄城彙纂今兖州府曹州府鄄城是也

二十里濮州舊城在今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有大陵城今按傳二十五年……

大陵 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杜注鄭地彙纂今開封府臨潁縣東北有大陵城今按臨潁今屬許州水經注潁水逕臨潁縣……

鄭南門 傳內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今按……

十六年滑 經滑伯杜注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今按滑國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有緱氏城……

幽 經同盟于幽杜注宋地今按……

十八年濟西 經公追戎于濟西杜注戎來伐魯濟水之西今按……

權 傳楚武王克權杜注權國在南郡當陽縣東南彙纂今荊州府當陽縣東南有權城今按……

那處 傳遷權於那處杜注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彙纂今荊州府當陽縣東南有那口城……

涌 傳閻敖游涌而逸杜注涌水在南郡華容縣今按涌水在荊州府監利縣東南……

十九年津 傳大敗于津杜注津楚地或曰江陵縣有津鄉今按……

黃 傳遂伐黃杜注黃嬴姓國今弋陽縣彙纂今光州府光州定城縣西十二里有黃國故城……

踖陵 傳敗黃師于踖陵杜注黃地今按……

湫 傳還及湫杜注南郡鄀縣東南有湫城……

溫 傳王出奔溫杜注……溫大夫蘇子……

二十年燕 傳燕仲父杜注燕仲父南燕伯……

二十一年弭 傳胥命于弭杜注鄭地彙纂當在今河南府密縣境今按……

圉門 傳鄭伯將王自圉門入……

虎牢 傳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杜注……

酒泉 傳王與之酒泉……

二十三年扈 經公會齊侯盟于扈……

二十五年聚 傳城聚而處之……

二十六年徐 經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絳 傳士蔿城絳以深其宮……

二十七年洮 經公會杞伯姬于洮杜注魯地……

二十八年鄑 經……

大戎 傳晉獻公娶于戎……

小戎 ……

驪戎 傳晉伐驪戎……

蒲 傳……

屈 傳……

桔柣之門 傳……

逵市 傳……

純門 傳……

二十九年諸 經城諸及防杜注諸防皆魯邑……

三十年鄣 經齊人降鄣杜注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

山戎 經齊人伐山戎……

三十一年郎 經築臺于郎……

薛 經築臺于薛……

秦 經築臺于秦……

三十二年小穀經城小穀傳爲管仲也杜注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穀梁傳范甯注小穀魯邑彙纂程氏迥曰齊地別有穀在濟北有管仲井非小穀也今按齊之穀今爲東阿縣見莊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又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僖二十八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成五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哀二十七年傳齊師遷穀七里告齊公穀若此年小穀自是魯地曲阜西北有故小穀城項羽爲魯公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是也昭十一年楚申無宇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趙氏鵬飛曰此年偶有城小穀之事左氏遂取無宇之言合之杜氏閔以小穀爲穀城其說是

梁邱經宋公齊侯遇于梁邱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彙纂今兗州府城武縣東北三十里有梁邱山山南三十里有梁邱城今按齊有大夫梁邱據此以邑爲氏城武今屬曹州府

莘傳有神降于莘杜注虢地今按一統志河南府盧氏縣虢之莘地盧氏今屬陝州

稷門傳能投蓋于稷門杜注魯南城門

逵泉傳歸及逵泉而卒杜注魯地彙纂今兗州府曲阜縣南五里逵泉是也

閔公

元年落姑經公及齊侯盟于落姑杜注齊地彙纂在今兗州府東平州平陰界今按平陰縣今屬泰安府

耿傳以滅耿滅霍滅魏杜注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三國皆姬姓彙纂今山西平陽府河津縣東南有古耿城一名耿鄉城今按殷祖乙圮於耿即此河津縣今屬絳州

霍傳見上杜注永安縣東北有霍大山彙纂今平陽府霍州西十六里有霍城古霍國也今按霍國文王子叔處所封

二年陽經齊人遷陽杜注國名蓋世本無陽國不知何姓杜世族譜土地名陽不知所在彙纂今青州府沂水縣有陽都城即陽國也今按沂水縣今屬沂州府沂水經注沂水南逕陽都縣故城東縣故陽國城今在沂水縣西南按姓氏書謂召康公之後爲陽伯齊滅之

犬戎傳虢公敗犬戎于渭汭杜注犬戎西戎中國者今按穆天子傳天子至于雷首犬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雷首山在今山西蒲州府其射河爲陝西華陰渭之入河之處是犬戎在渭汭

渭汭傳見上杜注渭水出隴西東入河水之隈曲曰汭[illegible]道縣鳥鼠同穴山東南經南安天水略陽扶風始平京兆至宏農華陰縣入河今按渭水出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鳥鼠山東至[illegible]

密傳[illegible]密杜注[illegible]琅邪費縣北有密如亭今按[illegible]沂州府費縣北[illegible]

夷傳齊人取而殺之于夷杜注魯地

滎澤傳及狄人戰于滎澤杜注此滎澤當在河北[illegible]

共滕傳[illegible]共滕之民[illegible]

曹傳[illegible]立戴公以廬于曹杜注衛下邑[illegible]

清傳[illegible]清人[illegible]鄭邑[illegible]

皋落氏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杜注赤狄別種皋落其氏族[illegible]今山西平陽府垣曲縣東有皋落鎮[illegible]按東山皋落氏[illegible]

有按東一封府此地[illegible]

地狄**夷儀**元年見僖**楚邱**二年見僖

皇清經解卷八之九十四終　　嘉應生員溫心源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九十五　　學海堂

春秋地理考實　　婺源江永著

僖公

元年聶北經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杜注聶北邢地彙纂今東昌府聊城縣東北有聶城[illegible]按聶城[illegible]見昭二十年[illegible]

夷儀經邢遷于夷儀杜注邢地彙纂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西有夷儀城[illegible]

檉經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檉杜注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illegible]

酈經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杜注魯地[illegible]

汶陽田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杜注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illegible]

費傳見上杜注[illegible]今沂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有費城[illegible]

二年楚邱經城楚邱杜注楚邱衛邑[illegible]今按衛之楚邱在今滑縣[illegible]

下陽經虞師晉師滅下陽杜注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illegible]今山西平陸縣[illegible]

顛軨傳[illegible]冀爲不道入自顛軨杜注[illegible]

屈產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illegible]

垂棘傳垂棘之璧杜注垂棘晉地[illegible]

貫經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杜注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illegible]

三年陽穀經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杜注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illegible]

江[illegible]

舒經徐人取舒杜注舒國今廬江舒縣[illegible]

徐[illegible]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illegible]

四年陘經遂伐楚次于陘杜注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illegible]

召陵[illegible]

海傳[illegible]

河傳[illegible]

穆陵傳南至于穆陵[illegible]

無棣傳北至于無棣[illegible]

方城傳楚國方城以爲城[illegible]

漢水傳漢水以爲池[illegible]

新城[illegible]

五年首止經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杜注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戴亭[illegible]

弦經楚人滅弦杜注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illegible]

柏[illegible]

上陽傳[illegible]

六年新城經[illegible]新城杜注新城鄭新密[illegible]

許[illegible]

武城[illegible]

七年小邾[illegible]

甯母經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杜注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illegible]

八年洮經[illegible]盟于洮杜注曹地[illegible]

采桑[illegible]

九年葵邱經[illegible]葵邱杜注陳留外黃縣東有葵邱[illegible]

高梁[illegible]

袖海山房校印

平陽縣西南今按此高梁即二十四年晉懷公死處杜此年注乎陽下脫一楊字也水經汾水南逕高梁故城西至楊縣之南楊縣城在今洪洞縣東南十八里則高梁在洪洞之南

十年下國 傳狐突適下國 杜注下國曲沃新城 此曲沃晉之舊都故謂之下國 曲沃桓叔所封 至武公始并晉國 晉居翼而曲沃爲下國 云正國即新城 括地志同州韓城縣南十八里古韓國 名韓原 今按韓城縣今屬陝西西安府 地晴始折置韓城縣 以古韓國爲名 然十五年秦晉戰于韓 獲晉侯 非此地也 秦敗晉於韓原 其地當在河東 故傳云涉河侯車敗 注謂秦伯之車敗 又晉侯曰寇深矣 則韓原不在河西 彙纂韓原在今平陽府河津萬泉之間 韓之平原 王時晉書韓萬爲戎御 復采邑於韓原 後韓氏世失國 宣王中興復封 韓萬 韓之采邑 在山西平陽府河津萬泉之間 韓原者 都河南而故宋邑亦失其處 杜以晉邑釋之 不言韓原在夏陽 也彙纂引括地志誤且韓城地此時仍屬秦文十年晉伐秦取少梁始入於晉又詩之韓奕韓侯 非國於韓城 辯見二十四年

十一年揚拒泉皐伊洛之戎 傳揚拒泉皐伊洛之戎同伐京師 杜注揚拒泉皐皆戎邑及諸雜戎居伊水洛水之間者 今伊闕北有泉亭 釋例諸雜戎居伊水洛水之間者河南洛陽縣西南有戎城 伊水出上洛盧氏縣熊耳山東北經陸渾縣入雒 洛水出上雒縣冢領山東北經河南鞏縣入河 彙纂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南有 泉亭也今按昭二十二年劉子奔揚 杜注揚即揚拒 去偃師不遠 泉又詳昭二十二年前城

十三年鹹 經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杜注衞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 彙纂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 雍傳自雍及絳相繼 杜注雍秦國都 彙纂今鳳翔府鳳翔縣南七里有古雍城 秦德公所居 大鄭宮城也

十四年緣陵 經諸侯城緣陵 杜注杞邑辟淮夷遷都于緣陵 彙纂後漢志北海郡有營陵 陵是也其故城在昌樂縣東南七十里 今屬青州府 郚今按姬子遇于防 杜注鄫國 東有鄫城 今屬琅邪郡鄫縣 彙纂今兗州府嶧縣 **沙鹿** 經沙鹿崩 杜注沙鹿山名 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 在元城建公崩 漢書元后傳稱后祖翁孺自東平陵徙魏郡 故有沙鹿 日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 故有沙鹿崩 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 今王翁孺徙 值其地日月當之 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 即沙鹿 山在大名府元城縣東四十五里 其西有五鹿地 彙纂今按此時沙鹿崩 晉之東境 未能至 元城 當是衞地

十五年牡丘 經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杜注牡丘地名闕 彙纂今東昌府聊城縣東北七十里有牡丘 春秋會盟處 或云在在長垣縣 今屬直隸大名府 今按近匡 其地當在陳留長垣 **匡** 經遂次于匡 杜注衞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彙纂長垣縣今屬直隸 大名府 亦必徐國地 時後漢志長垣有匡城 今按 師救徐而遠楚 未必有事於北 當在徐州 其地有匡城 今按 **厲** 經齊師曹師伐厲 杜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 **婁林** 經楚人敗徐于婁林 杜注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林 彙纂今屬鳳陽府泗州 徐州西北有古僮城 今按屬安徽 鳳陽府 **河外** 傳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 杜注河外河南也 今按河外謂河之外 自河東視之 爲河南 自及解梁城 杜注河外列城五 東盡虢略 南及華山 内及解梁 在晉之南 河北 傳云五城 其餘不可知 可數也 今按胡三省注通鑑謂自華 陰而東 至於陝縣 河之南爲晉所得 焦瑕在河之外 國語 五城之後以爲河北五城 非也 今注謂 西至華山 東盡虢略 南及華山 河外之地 爲晉 此河外 上杜注從河南而 東 皆在河外 今按河外皆晉地 秦地也 其蒲非在河外 晉侯 華 焦瑕是晉列城 也 是焦瑕 三十年 焦瑕 之地 **華山** 傳 見上 杜注在弘農華陰縣 西南 彙纂今屬陝西西安府 今按華陰 縣西南 志陸渾西有鄤 皆在河外 非也 鄤西皆在河南府嵩縣境是也

州今屬解州府

韓原 傳戰于韓原 杜注晉地 彙纂韓原 今平陽府 **同州** 今屬陝西 蒲州府 郡今按韓原 之地 故 在今 臨晉 縣 二十五里 **靈臺** 傳乃舍諸靈臺 杜注在京兆鄠縣 周之故臺 彙纂今西安府鄠縣東五里有靈臺 今按 **高梁之墟** 傳 鄠縣東三十 里 其 晉 近 杜注 王城 杜注 今 臨 晉 縣 東 有 王 城 秦 地 **陰** 傳 呂甥 食 采 於 陰 故 曰 陰 飴 甥 彙纂 今 平 陽 府 洪 洞 縣 及 霍 州 有 呂 鄉 **王城** 傳 見 上 杜 注 馮 翊 臨 晉 縣 東 有 王 城 今 名 武 鄉 今 屬 陝 西 西 安 府 朝 邑 縣 東 今 按 朝 邑 縣 今 屬 同 州 府

十六年淮 經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杜注臨淮郡左右 今按 晉臨淮郡治盱眙今屬泗州 **狐廚** 傳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 杜注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 汾水出太原南入河 在汾陽縣 狐廚在今平陽府 汾水北 昆都 在 汾 南 彙纂 今 在 平 陽 府 臨 汾 縣 界 是 狐 廚 受 鐸 皆 在 汾 北 昆 都 在 汾 南 **受鐸** 見上 **昆都** 傳見上 杜注晉邑 彙纂今平陽府臨汾縣南有昆都聚

十七年英氏 經齊人徐人伐英氏 杜注楚與國 安豐六安縣西有英氏城 彙纂英氏城在今 廬州府 六安州 今 按 英 山 縣 境 **項** 經滅項 杜注項國 今汝陰項縣 彙纂今屬陳州府項城縣 今按項城縣屬河南開封府 **木** 經 見 下 杜 注 魯 國 卞 縣 東 南 有 卞 城 彙纂 今 在 兗 州 府 泗 水 縣 東 五 十 里

十八年甗 經宋師及齊師戰于甗 杜注齊地 彙纂今在濟南府歷城縣界 **訾婁** 傳齊師伐訾婁 杜注衞地 彙纂今屬直隸大名府滑縣西南六十里有訾婁城 與長垣縣接界 今按滑縣 **菟圃** 傳邢人狄人伐衞圍菟圃 杜注衞邑 彙纂今屬 直隸 大名 府 滑 縣 在舊長垣縣西北六十里 當爲衞地 今屬河南衞輝府一統志訾婁城在滑縣

十九年次睢 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 杜注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 此水次有妖神 殺人 以祭 今按 睢水 自 滎 陽 受 河 東 經 陳 留 梁 國 譙 郡 沛 國 至 彭 城 縣 入 泗 臨 沂 有 叢 亭 博 物 記 曰 即 次 睢 之 社 今在兗州府沂州境 今按沂州今爲府

二十年南門 經新作南門 杜注魯城南門也 本名稷門 僖公更高大之 今猶不與諸門同 改名高門也 今按水經注云其遺基猶在 地入亦日雩門

二十一年鹿上 經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杜注宋地 汝陰有原鹿縣 彙纂今鳳陽府穎州府太和縣西有原鹿城 今按太和縣今屬江南穎州府 按水經注敘淮水逕原鹿縣故城北 又引後漢郡國志汝陰有鹿上二說並存以傳考之宋人爲鹿上之盟 以求諸侯於楚 當在宋之西南 於楚爲近 而齊人亦會 杜既言宋地 其近楚之地 豈至乘氏 以就齊乎 當以原鹿爲是 必 **盂** 經宋公楚 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杜注宋地 彙纂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有盂亭 **任** 傳任宿須句顓臾 杜注任 今任城縣也 今按今濟寧州屬兗州府 **須句** 傳見上 杜注在東平須昌縣西北 杜注宿 東平無鹽縣 今按須昌 故城在今東平州 今屬兗州府 又按 宿 故 城 今 東 平 州 今屬 泰 安 府 須 句 見 文 七 年 **顓臾** 傳見上 杜注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 彙纂今兗州府費縣西北八十里有顓臾城 又曰 一國二名 須句 後 遷 都 昌 邑 今 按 須 昌 縣 城 今 益 城 今按 **薄** 經公會諸侯盟于薄 杜注宋地 蒙縣西北有亳城 彙纂今歸德府商邱縣西北有薄城 後漢改屬梁國 今河南歸德府治 西北屬山東曹州府 沂州郎 今屬 城 也

二十二年伊川 傳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杜注周地 伊水也 古伊闕地 伊川今河南府嵩縣 今按 陸渾之 戎 允姓之戎居陸渾 在秦晉西北 二國誘而徙之 伊川 允姓之戎 號 陸渾戎 今爲陸渾縣 今按陸渾戎 今河南府嵩縣 伊陽縣也 又見昭九年陸渾戎

升陘 經及邾人戰于升陘 杜注魯地 彙纂今在兗州府 **魚門** 傳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杜注邾城門 今按後漢郡國志 此年事 爲證 以邾爲宋 大誤 **泓** 經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杜注水名 彙纂在歸德府柘城縣北三十里 **柯澤** 傳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 杜注鄭地

二十三年緡 經齊侯伐宋圍緡 杜注宋邑 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 彙纂今在兗州府金鄉縣東北二十里 **焦** 傳遂取焦夷 杜注今譙縣也 焦即譙 周封神農之後于焦 此周末改爲譙漢置譙郡 後周爲亳州 屬鳳陽府 今按亳 州今屬穎州府 **夷** 傳見上 杜注一名城父 今譙郡城父縣 彙纂今在亳州東南 今按又見昭九年城 父 **頓** 傳遂城頓而還 杜注頓國 今汝陰南頓縣 彙纂頓故城在陳州府項城縣 今屬陳州府開封 **唐** 傳狄人伐廧咎如 釋文咎古刀反 杜注赤狄別種也 隗姓 **五鹿** 傳出于五鹿 杜注衞地 彙纂今直隸大名府五鹿城 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 今屬開州者 此衞地五鹿是也 彙纂 衞 地 名 五 鹿 今 二屬元城者即沙鹿城

二十四年令狐 傳圍令狐 杜注在河東 解縣西 彙纂今平陽府猗氏縣西十五里有令狐城 今按猗氏今屬蒲州府 **桑泉** 傳入桑泉 杜注在河東解縣西 彙纂今平陽府臨晉縣東十三里有桑泉城 今按臨晉縣今屬蒲州府 **白衰** 傳取白衰 杜注在河東解縣西南 有白城 彙纂今平陽府 **廬柳** 傳晉師軍于廬柳 杜注 解州西北 今按解州今直隸山西 廬柳今猗氏縣西北有廬柳城 **郇** 傳軍于郇 杜注解縣西北有郇城 彙纂今在臨晉縣東北十五里 今按水經注涑水逕猗氏故城北 又西逕郇城 郇城解故城 **高梁** 傳使殺懷公于高梁 杜注在平陽楊縣西南 彙纂 伯國也 服虔云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 故城在猗氏西北俗名郇城 **東北** 二十四里有故城 在猗氏故城西北 俗名郇城 **稷** 杜注 懷公于高梁 杜注在平陽楊縣西南 今按 年十五年及此年杜注三注稍異 其實一地也 **九屏** 傳 **箕** 傳同生 **穀** **綿上** 傳晉侯求之不獲 以綿上爲之田 杜注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綿上 今按介之推隱而死 晉侯求之不獲 以綿上爲之田 杜注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綿上 彙纂今山西汾州府沁源縣 今屬沁州 介休縣 沁源縣北八十里有綿上 介休 縣上 城 今按 傳言 蒐于綿上以治兵 當近國都 必不遠至介休 然襄十三年晉侯蒐於綿上 治兵 於國之當 近綿上 當近晉國 杜注以今 翼城 說是 當或有此城 上 遂 六 年 所 宋 晉 侯 蒐 于 綿 上 以 治 兵 亦 在 翼 城 縣 之 西 傳 定 六 年 ... 介之推 在 此 山 有 緜 上 聚 兵 迎 樂 祁 者 在 翼 城 者 以 爲 介 推 田 者 在 介 休 昭 十 三 年 管 介 推 死 於 介 山 後 因 以 名 其 縣 由 來 久 矣 介 山 之 間 管 縣 之 地 **管** 傳 管 蔡 郕 霍 魯 衞 毛 聃 郜 雍 曹 滕 畢 原 酆 郇 文 之 昭 也 杜注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 彙纂今河南開封府鄭州管城是也 **毛** 傳 見 上 彙 纂 管 城 縣 今 開 封 府 鄭 州 治 **聃** 見上 **郜** 見上 **雍** 傳見上 杜注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 彙纂今懷慶府修武縣西有雍城 **鄠** 傳見上 杜注畢國在長安縣西北 彙纂今西安府咸陽縣北五里有畢原 **原** 傳 見 上 **豐** 傳見上 杜注鄠郇 在 始 平 鄠 縣 東 **郇** 傳見上 **應** 傳 晉 武 之 穆 也 杜 注 應 國 在 襄 陽 城 父 縣 西 南 今按 地理志 父城 有 應 鄉 **韓** 傳見上 杜注韓國在河東郡界 彙纂 韓 城 縣 南 十 八 里 有 古 韓 城 今 陝 西 今 按 晉 武 之 穆 韓 在 今 河 東 韓 國 宣 王 時 有 韓 侯 其 國 近 燕 故 詩 云 溥 彼 韓 城 燕 師 所 完 又 魏 書 地 形 志 云 范 陽 方 城 縣 有 韓 城 今 府 西 南 二 十 里 括 地 志 云 韓 國 在 此 王 肅 則 謂 今 涿 郡 方 城 縣 有 韓 侯 城 詩 云 溥 彼 韓 城 燕 師 所 完 又 水 經 注 云 聖 水 逕 方 城 縣 故 城 北 又 東 南 逕 韓 城 東 詩 王 錫 韓 侯 其 追 其 貊 北 國 也 燕 師 所 完 韓 之 築 城 又 何 能 受 追 貊 北 國 子 孫 或 以 韓 國 在 南 陽 據 燕 而 爲 之 築 城 似 有 又 以 韓 國 之 水 首 受 漢 水 於 寶 陵 堰 灌 水 東 通 州 其 南 有 梁 山 王 圖 其 地 近 韓 城 有 禹 治 梁 山 名 既 從 則 燕 地 之 山 自 當 古 奠 定 者 近 韓 城 有 梁 山 名 偶 同 耳 蔣

傳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杜注蔣在弋陽期思縣彙纂今開封府尉氏縣西六十里有蔣城今按期思故城在今光州固始縣西北七十里一統志云古蔣國春秋時爲楚子邑又文十年期思杜注亦云古蔣國之期思去尉氏甚遠而尉氏亦有蔣城據傳蔣見上杜注在陳留[illegible]有茅鄉彙纂今開有茅鄉與金鄉縣內北四十里昌邑城其西有茅鄉古茅作傳見上杜注東郡燕縣西南有胙亭彙纂今河南衛輝府胙城縣是也縣東有東燕故城今按胙城今省大衛輝府延津縣 祭 傳見上今按祭一在鄭州說見隱元年一在長垣 召 傳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illegible]府[illegible]縣東南有召亭彙纂之召則東遷後所受采地也 甘 傳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杜注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於甘河南縣西南有甘水今按甘城在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南二十五里有故甘城彙纂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南甘水出焉俱在縣西南今按水經注甘水東二十許里洛城南有故甘城北對河南故城爲王子帶之故邑 坎 欽傳王遂出及坎欽杜注周地在河南鞏縣東今按後漢志鞏縣有坎欿服虔亦以爲鞏東邑名 汜 傳王適鄭處于汜杜注汜鄭南汜也在襄城縣南彙纂今屬開封府今按襄城今屬許州府因襄王居此故名

二十五年 洮 經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杜注魯地疏八年盟于洮杜云曹地三十一年魯始得曹田此時不得爲此洮非也傳云衛人平莒於我且及莒平則盟地當在魯衛之間今按疏說非也傳云衛人平莒於我且及莒平則盟地在魯衛之內地東近莒即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者 阪泉 傳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杜注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今按括地志云涿鹿城東一里有阪泉阪泉之野則牛野之地也唐嬀州懷戎縣東五里又晉地志云涿鹿今名黃帝泉在嬀州懷戎縣東五里又晉地志云涿鹿今屬直隸宣化府保安州皆屬直隸宣化府 陽樊 傳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今爲陽樊 傳 按陽樊即樊也注見隱十一年 南陽 傳晉於是始啓南陽杜注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文元年傳晉伐衛及南陽杜注云今河內地今按水經注修武文亦曰南陽 馬融云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爲東陽朝歌以南至軹爲南陽應劭曰河內殷國也周名之爲南陽 鄀 晉傳秦晉伐鄀杜注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郡鄀縣彙纂言本在商密後移南郡彙纂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西有丹水故城古鄀國也今按南郡鄀縣今湖廣襄陽府宜城縣此時鄀爲鄀所都之邑名商密後徙去故云本在商密者從其舊也又爲之商密故城在縣東南楚昭王改宜城 商密 傳楚鬭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杜注鄀別邑今南鄉丹水縣今按水經注云丹水又逕丹水縣故城南縣有密陽鄉古商密之地楚申息之師所戍也春秋之三戶矣 三戶 析 傳秦人過析隈杜注楚邑一名白羽今南鄉析縣隈隱蔽之處彙纂在今內鄉縣見哀四年

二十六年 向 經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杜注莒地今按又見昭十八年哀四年 今鄧州內鄉縣西北其地也屬河南南陽府析隈山在鄧州南七十里今按又見昭十八年哀四年

二十六年 向 記曰莒州南七十里有向城今屬山東青州府今按隱二年莒人入向即此地也說見隱二年 酅 經公追齊師至酅杜注齊地名酅下彙纂今山東東阿縣西南有酅下聚今按東阿今屬泰安府 夔 經楚人滅夔杜注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彙纂今湖廣荆州府歸州志云州西南三里有夔子城地名夔沱今屬湖廣宜昌府

二十七年 睽 傳使子文治兵於睽杜注楚邑 蔿 傳子玉復治兵於蔿杜注楚邑 被廬 傳蒐于被廬杜注晉地

二十八年 南河 傳還自南河濟杜注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今按水經注云河水逕東燕縣故城北有棘津之名即此也棘津在汲縣南七里 斂盂 傳晉侯齊侯盟于斂盂杜注衛地彙纂今大名府開州東南有斂盂聚即其地 襄牛 傳衛侯出居于襄牛杜注衛地彙纂秦置襄邑縣明初省併入睢州今屬河南歸德府今按衛人出君當不出其國境以襄邑爲襄牛應劭之說也顏師古引闞駰之曰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稱謂然則襄父說以爲襄牛也今考水經注濮水逕濮陽縣之東城有襄邱此衛之東鄙今曹州府濮州之地襄牛其在此與

城濮 經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杜注衛地今按說見昭四年又曰今開封府陳留縣東五里有莘城即古有莘之虛 有莘之虛 傳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杜注古國名彙纂今括地志陳留縣東五里有莘城即古莘國今開封府陳留縣其地接二國縣界也今按城濮未嘗在陳留但陳留去曹縣頗遠不得接界于華件集當是一城地 鄭 傳楚師背酅而舍衛雍杜注邱陵險阻名衛雍傳至于衛雍杜注鄭地今開封府原武縣西北五里有衛雍城即衡雍古衡雍按原武今屬懷慶府 踐土 經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杜注鄭地在滎陽有王宮彙纂今開封府滎澤縣西北十五里有王宮城今屬開封府 河陽 經天王狩于河陽杜注晉地今河陽縣彙纂今懷慶府孟縣西三十里 孟諸之麋 傳余賜女孟諸之麋杜注宋藪澤也今按孟諸在今商邱縣東北有孟諸澤今屬歸德府 古云孟諸在商丘虞城兩縣界中 黃河既決今無存 禹貢作孟豬周禮作望諸史記作明都爾雅作孟諸 以孟諸之麋得名也 連穀 傳及連穀而死杜注楚地 宛濮 傳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杜注陳留長垣縣西北有宛亭近濮水今按長垣今屬大名府故城在今縣西南三十五里

二十九年 介 經介葛盧來朝杜注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彙纂今山東萊州府膠州西南七十里有古介亭 昌衍 傳舍于昌衍之上杜注魯縣東南有昌平城彙纂今兗州府曲阜縣東南八十里 翟泉 經盟于翟泉杜注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今按[illegible]

三十年 函陵 傳晉軍函陵杜注鄭地在滎陽中牟縣南[illegible] 氾南 傳秦軍氾南杜注亦鄭地在滎陽中牟縣南[illegible] 傳僖二十四年氾下云此東氾也在襄城縣南氾[illegible] 襄城縣南今河南許州府襄城縣南[illegible] 傳使燭之武見秦君今按燭邑名[illegible] 城西郎鄭大夫之武邑也 焦瑕 傳許君焦瑕杜注晉河外五城之二邑 焦城今在陝州南二里[illegible] 桃林相近之地今按焦又見哀二年[illegible] 見襄二十九年又按杜以焦瑕爲河外五城之二[illegible] 秦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illegible] 在河外者焦因其一然內及解梁城則亦有河北之邑不盡在河外也 河東解縣西南五里有故瑕城[illegible] 之解州北河外也此文於河外邑[illegible] 郇瑕之地[illegible] 可守桃林之塞又成六年[illegible] 氏之地韋昭[illegible] 饒[illegible] 以瑕呂飴甥[illegible] 郤[illegible]

三十一年 濟西田 傳取濟西田杜注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illegible] 今按濟在今[illegible] 縣又東至乘氏縣西引此年分曹地[illegible] 重館 傳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杜注高平方與縣有重鄉城今按方與今兗州府魚臺縣有重鄉故城 原 彙纂今在平陽府[illegible] 二十里今按稷山縣今屬絳州 帝邱 傳衛遷于帝邱杜注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也 有顓頊冢今大名府開州有顓頊城是也

三十二年 陽 [illegible]

三十三年 周北門 傳秦師過周北門今按[illegible] 原圃 傳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杜注原圃在滎陽中牟縣西今按水經注[illegible] 姜戎 經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illegible] 殽 傳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illegible] 箕 經晉人敗狄于箕杜注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illegible] 白狄 傳郤缺獲白狄子[illegible] 冀 傳[illegible]

文公

元年 戚 經晉侯伐衛[illegible] 匡 傳[illegible]

二年 彭衙 經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杜注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illegible] 垂隴 傳[illegible] 汪 [illegible]

三年 沈 經[illegible] 王官 傳[illegible]

正義引括地志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六十里非也是壽秦師已渡河則王官不得在河西澄城之王官名同而非其地

郊（傳見上杜注晉地彙纂史記取王官及郊正義曰郊音郊當爲鄗晉平陽聞小邑）茅津（傳遂自茅津濟杜注在河東大陽縣西彙纂今平陽府平陸縣有大陽渡即春秋茅津也有古茅城南對陝州今按古虞國地漢爲大陽縣今屬解州水經注陝城北對茅城故茅亭茅戎邑也津亦取名焉）

四年　邧（傳晉侯伐秦圍邧新城杜注秦邑彙纂當在今澄城縣境今按澄城今屬同州府）新城（傳見上杜注秦邑彙纂今西安府澄城縣東北二十里有古新城地名故曰即梁國之新里也）

五年　六（經楚人滅六杜注六國今廬江六縣彙纂今在江南廬州府六安州北今按六安州今爲直隸州）蓼（傳楚子燮滅蓼杜注蓼國今安豐蓼縣彙纂今河南汝寧府固始縣東北有蓼城岡其地即古蓼國漢蓼縣今按固始今屬河南光州）甯（傳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杜注晉邑汲郡修武縣彙纂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西北有修武故城古甯邑秦置縣今按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勤兵于甯改甯曰修武今懷慶府修武縣與衛輝府之獲嘉縣接境亦修武地漢武帝置獲嘉縣東魏又置西修武皆甯地周既改甯爲修武矣而猶稱甯蓋後又復舊名也衛有甯氏爲世卿似食邑於此獲嘉近衛則甯當屬衛又見定元年）

六年　夷（傳晉蒐于夷杜注晉地今按見莊十六年）董（傳改蒐于董杜注河東汾陰縣有董亭彙纂汾陰今絳州屬平陽府有董澤在聞喜縣東北四十里接絳州界見宣十二年）郫（傳趙孟使殺諸郫杜注晉地彙纂博物記垣縣有郫邵之阨今懷慶府濟源縣西一百里有郫亭唐置邵原縣於此與山西垣曲縣接界今按又見襄二十三年郫邵）

七年　郚（經遂城郚杜注魯邑卞縣南有郚城彙纂今在兗州府泗水縣南）堇陰（傳及堇陰杜注晉地）刳首（傳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杜注令狐在河東當與刳首相接彙纂令狐今平陽府猗氏縣地水經注刳首在西三十里當在今滎河臨晉間也今按皆屬蒲州府）扈（經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杜注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今按詳見莊二十三年）

八年　南（傳自申至于虎牢之竟杜注鄭地彙纂當在鄭州汜水縣界）武城（傳秦人伐晉取武城今按漢馮翊郡有武城縣顏師古云即秦伐晉取武城者也當在今陝西同州府境）暴（經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杜注鄭地彙纂路史曰暴辛公采地一曰暴隧今按又見成十五年暴隧）

九年　狼淵（傳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杜注潁川潁陰縣有狼陂彙纂寰宇記謂之狼陂潁陰即今開封府許州今按許州今爲府附郭設石梁縣）壺邱（傳楚侵陳克壺邱杜注陳邑彙纂當在今開封府陳州南境今按水經注壺邱城在新蔡縣故城東南今屬汝寧府爲陳之南鄙而地不在陳州）

十年　少梁（傳晉人伐秦取少梁杜注馮翊夏陽縣彙纂今西安府韓城縣南二十里有少梁城今按韓城今屬同州府）北徵（傳秦伯伐晉取北徵彙纂路史北徵古徵國漢置徵縣今西安府澄城縣西南二十里有北徵古城今按釋文徵如字又引三蒼云音懲一統志後誤徵爲澄澄城今屬同州府）范（傳楚范巫矞似杜注范楚邑彙纂范邑之巫今按楚有大夫范山後范當爲其食邑）商（傳使爲商公杜注楚邑上雒商縣彙纂隋改商州今直隸陝西今屬西安府今按商契始封之地商州西疑楚成王時楚地未能至商州其使子西爲商公或是商密之地見僖二十五年）渚宮（傳王在渚宮杜注小洲曰渚宮當郢都之南）女栗（經及蘇子盟于女栗杜注地名闕）厥貉（經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杜注地名闕彙纂當在陳州項城縣今按項城今屬陳州府）孟諸（傳遂道以田孟諸杜注宋大藪也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彙纂今歸德府商邱縣東北有孟諸澤虞城縣北有孟諸臺今按又詳僖二十八年孟諸之麋）期思（傳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杜注今弋陽期思縣彙纂期思古蔣國楚滅之漢置縣屬汝南郡今在固始縣西北七十里府屬光州兵亂後廢今按）麇（傳厥貉之會麇子逃歸今按麇國杜無注今湖廣鄖陽府治鄖縣古麇國也又見明年錫穴）

十一年　防渚（傳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杜注麇地彙纂闕疑曰防即防陵也今爲房縣屬湖廣鄖陽府）錫穴（傳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釋文錫音羊或作錫穴杜注麇地彙纂漢錫縣屬漢中郡師古曰即春秋錫穴也隋唐宋皆屬均州明成化中始爲鄖陽府治鄖縣也今按鄖陽府治鄖縣今因之）承筐（經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杜注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彙纂今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有故筐城）鹹（經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杜注魯地）鄋瞞（傳鄋瞞伐齊杜注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子駒之門（傳埋其首于子駒之門杜注魯郭門）長邱（傳以敗狄于長邱杜注宋地彙纂今開封府封邱縣東有長邱亭今按水經注濟水逕封邱縣南燕縣之延鄉於春秋爲長邱）周首（傳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門杜注齊邑濟北穀城縣東北有周首亭彙纂杜注謂之盧子城今在東阿縣東北近長清縣界今按東阿今屬泰安府長清）耏門（傳宋公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今按宋城門名）夫鍾（傳宋大子朱儒自安于夫鍾杜注郕邑今按已見桓十一年）

十二年　郕邽（傳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杜注郕邽亦郕邑今按郕國在兗州府寧陽縣二邑當近其地）巢（經楚人圍巢杜注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彙纂今廬州府巢縣巢湖寰宇記云古居巢國）群舒（傳群舒叛楚杜注群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世本群舒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彙纂今廬州府廬江二縣之地境皆群舒地）宗（傳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杜注宗巢二國群舒之屬）河曲（經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杜注在河東蒲坂縣南彙纂今平陽府蒲州今按蒲州今爲府附郭設永濟縣河東南有蒲坂故城河曲當在其間竹書紀年秦穆公涉自河曲是也）羈馬（傳秦伯伐晉取羈馬杜注晉邑彙纂今蒲州府有羈馬城今按一統志羈馬在永濟縣南三十六里有羈馬城一名羈馬不得在河西是以澄城十三年傳云秦取晉之羈馬今羈馬在河西）郇（傳有郇瑕之地杜注）鄆（傳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杜注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彙纂今青州府莒州乃在東平州今按成四年城鄆爲西鄆此爲東鄆今屬沂州府諸見莊二十九年）

十三年　瑕（傳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今按十二年秦復侵晉入瑕及此年之瑕說見僖三十年焦瑕）桃林（傳見上杜注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彙纂地理通釋云自潼關至函谷關歷陝華二州之地俱謂之桃林塞今陝西華陰縣以東河南靈寶縣以西皆是也今按桃林即武王放牛之處水經注引晉地道記桃林在閿鄉南谷中閿鄉縣今屬河南陝州）諸浮（傳晉六卿相見于諸浮杜注晉地疏當是城外近地）繹（傳邾文公卜遷于繹杜注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疏邾本都在鄒縣徙都於彼山旁舊邑郲既遷都於此竟內別有繹邑宣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彼之別邑也彙纂今在兗州府鄒縣東南有繹山今按嶧山在鄒縣南二十二里）沓（經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杜注沓地闕）棐（經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杜注鄭地彙纂即棐林林鄉宛陵故城今屬開封府路史棐在新鄭縣東二十五里林鄉城是其地也今按又見宣元年棐林）

十四年　新城（經同盟于新城杜注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彙纂今歸德府商邱縣西南）舒蓼（傳子孔潘崇將襲群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杜注群舒今按見十二年又見宣八年）廬（傳誘之廬杜注廬戢黎及叔麇今襄陽府中廬縣今按一統志云中廬城在襄陽府城南漢爲縣隋改曰次廬宋省入南漳今城在南漳縣東五十里）

十五年　堂阜（傳飾棺寘諸堂阜杜注齊魯竟上地今按見莊九年）句鼆（傳一人門于句鼆杜注魯邑）戾邱（傳一人門于戾邱杜注魯邑）

十六年　郪邱（經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邱杜注齊地彙纂當在東昌府東阿縣境今按東阿今屬泰安府舊屬兗州府東平州非東昌府也是年公使公子遂納賂於齊侯因及齊侯盟于郪邱其地當近國都豈遠至東阿而與之盟乎公羊作犀邱穀梁作師邱公羊疏作犀邱未知孰是）泉臺（經毀泉臺杜注泉臺臺名彙纂公羊云泉臺者郎臺也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今按傳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因毀泉臺蓋泉臺在國外也公羊云郎臺者郎臺於莊三十一年築臺於郎是否未知）阜山（傳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彙纂今湖廣鄖陽府房縣南五十里有阜山）大林（傳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邱以侵訾枝杜注大林陽邱訾枝皆楚邑彙纂湖廣荊門州西北有長林城今按荊門州屬安陸府舊有長林縣以長林爲大林）陽邱（見上）訾枝（傳注見上彙纂莊子云意者訾枝即訾枝也）庸（傳庸人帥群蠻以叛楚杜注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今按庸國今鄖陽府竹山縣及竹谿縣也秦置上庸縣）百濮（傳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杜注百濮夷也疏釋例建寧郡南有濮夷無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今按牧誓彭濮人孔傳濮在江漢之間是也晉寧故城在今湖廣荊州府石首縣當時麇入所率百濮在其南又張平子蜀都賦云於東則左綿巴中百濮所充注云今巴中七姓有濮此又別一濮）選（傳見上杜注楚地彙纂當在荊州府枝江縣南境）阪高（傳楚人謀徙于阪高杜注楚險地彙纂當在襄陽府西境）句澨（傳次于句澨杜注楚西界彙纂當在襄陽府均州西境）方城（傳及庸方城杜注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彙纂今鄖陽府竹山縣東四十五里有方城是也今按此與僖四年方城異地一統志云方城在竹山縣東三十里又名隉陽山上平坦四面險固實如城）陘隰（傳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杜注地名疏釋例陘隰與僖四年次于陘爲一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楚自武王始居江漢之間蚡冒之時未至中土不應已能服陘亭越申息服潁川之邑疑非也彙纂荊州府東多溪山之險故名）裨儵魚（傳唯裨儵魚人實逐之杜注庸三邑魚魚復縣今巴東永安縣彙纂今四川夔州府奉節縣即古魚復縣以縣東魚復浦得名蜀漢曰永安）臨品（傳會師于臨品杜注地名彙纂當在襄陽府均州界）石溪（傳子貝自石溪伐庸杜注石溪仞入庸道）仞（傳子貝自仞以伐庸杜注見上彙纂當在均州界）

十七年　儵（傳將悉敝賦以待于儵杜注晉鄭之竟）郔垂（傳周甘歜敗戎于郔垂文郔於審反杜注周地河南新城縣北有垂亭彙纂服虔曰郔垂在高都南今河南府嵩縣地今按水經注引杜預釋地河南新城縣有郔垂亭此脫一郔字）

十八年　申池（傳齊懿公游于申池杜注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則是彙纂齊乘郡國志謂之申池今青州府臨淄縣西）四裔（傳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杜注裔遠也疏不言三苗者以舜典云竄三苗于三危故不言三苗也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孔安國云幽州北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羽山東裔在海中今按括地志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此地今在順天府密雲縣東北塞外崇山在湖廣澧州慈利縣西一百八十里明設永定衛今改置永定縣屬澧州崇山在其縣三危詳昭九年羽山詳昭七年）

宣公

元年　平州（經公會齊侯于平州杜注齊地在泰山牟縣西彙纂今濟南府萊蕪縣西有平州城今按萊蕪今屬泰安府）濟西（經齊人取濟西田杜注濟西地魯今按見僖三十一年）棐林（經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杜注鄭地滎陽苑陵縣東南有林鄉今按苑陵故城在新鄭縣東二十五里屬開封府）北林（傳遇于北林）

二年 大棘

焦

陰地

首山

桃園

三年 雒

四年

六年 邢丘

向陰

七年 葉

黑壤

黃父

八年 黃

舒蓼

滑汭

九年 根牟

平陽

十年

穎北

十一年 辰陵

夏州

櫟門

十二年 皇門

熒澤

十三年 清

十四年 曼

十五年 潞氏

黎氏

輔氏

曲梁

稷

十六年 甲氏 留吁

鐸辰

十七年 斷道

野王

十八年

成公

元年赤棘（經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杜注晉地）茅戎（經王師敗績于茅戎注茅戎戎別種水經注大陽縣有茅亭故茅戎邑也括地志茅戎在河北縣西二十里當在今平陸縣界今按公穀作貿戎貿茅古音相近也文王三年晉滅茅津亦在此平陸今屬解州本漢河東郡大陽縣地東漢置河北縣唐徵平陸）徐吾氏（傳敗績于徐吾氏杜注茅戎之別也疏是茅戎之內聚落之名）

二年龍（傳齊侯伐我北鄙圍龍杜注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今按水經注汶水南逕博縣故城東又西南逕龍鄉故城南傳所謂齊侯圍龍也今泰安府泰安縣）新築（經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杜注衛地彙纂史記趙成侯及魏惠王遇于葛孽或云即新築也今大名府魏縣南二十里有新築城）巢丘（傳遂南侵及巢丘無注當近龍在泰安縣界今按杜注衛地）鞫居（傳次于鞫居杜注衛地彙纂後漢志封邱縣有鞫居今按封邱縣屬開封府）鞌（經及齊侯戰于鞌杜注齊地彙纂鞌即歷下今濟南府歷城縣按通典云鞌在平陰縣東以左傳考之自始合以至齊敗其師至于華不注在濟南城北去平陰二百三十里何以一日之事華不注在濟南城北去平陰一百五十里似與穀梁合爲近志云鞌即古之歷下似爲得之）華不注（傳逐之三周華不注杜注山名在濟南府歷城縣東北十五里）靡笄（傳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杜注山名今按晉平公元年伐齊戰于靡下史記晉世家齊師從齊師于莘傳所謂靡笄之山也今名千佛山在濟南府南十里今按歷志曰歷山即左傳所謂靡笄之山也彙纂史記晉平公元年伐齊戰于靡下杜注當作歷下乃靡笄之下癸酉師陳于鞌則靡笄與鞌非一地史記云長清有靡笄當作歷下然齊以靡笄爲歷山恐非金史云長清縣有靡笄山在長清縣西南七十里山在長清縣當以金史爲是）不注（傳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泉（傳華泉杜注華不注山下泉水也今在濟南府城北今按華泉取飲華泉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徐關（傳入自徐關杜注齊地彙纂今淄川縣有古徐關入自徐關）石窌（傳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杜注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窌今長清縣東南三十里）丘輿（傳齊師敗逐之入自丘輿杜注齊邑馬陘（傳擊馬陘杜注齊邑今按又詳見襄二十九年）今在益都縣界）袁婁（經及國佐盟于袁婁彙纂袁婁張氏洽曰臨淄縣西有袁婁或曰在淄川境五十年上）陽橋（傳侵及陽橋杜注魯地彙纂陽橋在泰安府泰安縣西北今按今在泰安縣境蓋齊魯境上之邑也）蜀（傳公會晉師于上鄍杜注泰安縣地在汶陽）

三年伯牛（傳諸侯伐鄭次于伯牛杜注鄭地）東鄙（傳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杜注鄭地今按水經注鄤成皋縣之東鄤水東陽縣南有鄤鄉）丘輿（傳敗諸丘輿杜注鄭地）棘（經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杜注汶陽之邑在濟北蛇丘縣今按彙纂日晉劉昭曰蛇丘有棘亭汶陽之邑今肥城縣南有棘亭彙纂）蘧（傳晉卻克衛孫良夫伐蘧咎如杜注）赤狄別種南有故蘧

四年鄭伐許（經鄭伯伐許杜注）宋公（傳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展陂（傳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杜注許地今按許人敗諸展陂在許州境）鉏任泠敦（傳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彙纂今按許州境）汜（傳鄭伯伐許晉欒書救鄭與楚子重戰于汜杜注成皋縣東有汜水案此汜即襄九年晉禦楚之汜也今開封府汜水縣即成皋也今汜水自縣東南至祭亭入河）祭（傳鄭伯之祭仲取汜祭杜注祭鄭地在陳留長垣縣東北與汜皆鄭西北界）

五年穀（經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杜注齊地今按見莊七年）梁山（經梁山崩杜注在馮翊夏陽縣北彙纂詩梁山在今同州府韓城縣是也今按梁山非一此梁山在韓城縣西北九里）蟲牢（經同盟于蟲牢杜注鄭地今按蟲牢在開封府封邱縣北三里有桐牢亭）

六年鄟（經取鄟杜注附庸國疏鄟國之故城在河南新城縣西南今按郟城縣東南有鄟亭杜注汶水出泰山郡汶陽西）新田（傳晉人謀去故絳欲居郇瑕氏之地韓獻子曰不如新田）郇瑕（傳郇瑕氏杜注古國名在解州臨晉縣東北今按郇瑕氏之地在解州猗氏縣）故絳（傳晉遷于新田杜注今絳縣在平陽絳邑縣是也今絳州城東南十五里）鹽（傳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不如新田土厚水深杜注鹽池在河東猗氏縣）新田（傳命新田爲絳杜注今平陽絳邑縣是今絳州曲沃縣）澮（傳在汾澮之間杜注澮水出絳縣東南澮山西入汾）

七年馬陵（經同盟于馬陵杜注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今按大名府元城縣東南有馬陵）州來（經吳入州來杜注楚邑淮南下蔡縣也今按州來在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申呂（傳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申呂以爲賞田杜注申呂在南陽宛縣西北）

八年渠丘（傳晉人鄭公孫申帥師）渠丘（傳渠丘公立于池上）莒（傳莒渠丘杜注渠丘莒邑今按莒州有渠丘故城）

九年蒲（經同盟于蒲杜注衛地在長垣縣西南今按蒲在大名府長垣縣）鄆（經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杜注莒別邑也）中城（經城中城杜注魯邑城在東海廩邱縣西南今按中城在兗州府滕縣）

十年脩澤（傳鄭子然盟于脩澤杜注滎陽卷縣東有脩武亭今按脩澤在開封府原武縣北今屬懷慶府）

十一年鄆（傳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鄆田杜注周邑郤至與周爭鄇田（傳）晉郤至與周爭鄇田杜注鄇溫別邑今河內懷縣西南有鄇人亭今懷慶府武陟縣）檀（傳檀伯達封于河杜注鄇邑今在懷慶府河陽）

十二年瑣澤（經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杜注地闕今按公羊作沙澤定七年盟于沙傳作瑣沙澤與瑣同則瑣澤即沙也杜注闕沙）交剛（經晉人敗狄于交剛杜注交剛地闕當在河東之地）

十三年費滑（傳殄滅我費滑杜注滑國都於費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有故城）涑川（傳伐我涑川杜注涑水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縣入河今按涑水出絳州聞喜縣東北今蒲州府附郭永濟縣）王官（傳俘我王官）箕部（傳入我河縣焚我箕部今按箕部杜注蒲州府臨晉縣）麻隧（傳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新楚（傳及侯麗而還杜注秦地）

十四年（傳）

十五年暴隧（傳楚子侵鄭及暴隧杜注鄭地）首止（傳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杜注楚邑）新石（傳鄭取新石杜注楚邑今南陽府裕州葉縣境）鍾離（經會吳于鍾離杜注楚邑淮南縣今鳳陽府臨淮縣）

十六年武城（傳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汝陰（傳以汝陰之田杜注汝水之南近鄭地）夫渠（傳夫渠杜注宋地）汋陂（傳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杜注宋地）鳴雁（傳衛侯伐鄭至于鳴雁杜注在陳留雍丘縣西北今按）鄢陵（經戰于鄢陵杜注鄭地今屬潁川郡）沙隨（經公會晉侯于沙隨杜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壞隤（傳公至自會壞隤杜注魯邑）督揚（傳晉師于督揚）制田（傳諸侯遷于制田）鳴鹿（傳侵陳至于鳴鹿杜注陳地）潁上（傳諸侯遷于潁上）苕丘（傳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杜注晉地）鄆（傳公還待于鄆）

濮陽縣[illegible]有瑕城縣今屬[illegible]州府[illegible]今按水經注[illegible]東郡廩丘縣東八十里有故郭城即此城也廩丘[illegible]陽[illegible]州之[illegible]州[illegible]

十七年 蔿滑 [illegible]杜注晉二邑滑[illegible]後屬周 高氏 傳衞北宮括侵鄭[illegible]杜注在陽翟縣西南[illegible]今屬許州府有高氏亭即 翟 戲 童 諸侯盟于戲即[illegible]九年[illegible] 曲洧 見傳[illegible]北也水名[illegible]口[illegible]水出[illegible]之山[illegible]縣屬開封府[illegible] 柯陵 經同盟于柯陵[illegible]

[illegible]地 汝上 傳楚公子申[illegible]出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illegible] 清 傳[illegible]國[illegible]今東昌府堂邑縣東南有清城今按前漢東郡清縣是也[illegible] 舒庸 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杜注東夷國[illegible]今按此亦羣舒也蓋在今廬州府 巢 駕 [illegible] 釐虺 [illegible]境 [illegible]

十八年 曹門 傳鄭伯侵宋及曹門外杜注宋城門 朝郟 傳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illegible] 幽丘 傳取幽丘杜注宋邑[illegible]當在蕭縣境 彭城 傳同[illegible]杜注宋邑今彭城縣[illegible]江南省今按徐州[illegible] 台谷 傳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杜注地闕 靡角 傳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杜注宋地 虛朾 經同盟于虛朾杜注宋地或云即宋之虛也

皇清經解卷八之九十五終　嘉應生員溫心源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九十六　學海堂

春秋地理考實　婺源江愼脩永著

襄公

元年 瓠丘 [illegible]杜注晉地河東東垣縣東南有壺丘[illegible]亦曰陽壺[illegible] 鄫 [illegible]杜注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今按[illegible] 洧上 [illegible]杜注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illegible]今西華縣屬[illegible] 呂留 傳楚子辛侵宋呂留杜注二縣[illegible]彭城呂縣[illegible]故宋之地 [illegible]留縣[illegible]東南[illegible]徐州北[illegible]有呂[illegible]城[illegible] 犬丘 [illegible]杜注[illegible]國鄭縣[illegible]犬丘[illegible]在徐州[illegible]今屬[illegible]府永城[illegible]

二年 東陽 傳晉[illegible]東陽以偪之杜注齊境上邑 [illegible] 鳩茲 傳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杜注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皋夷也[illegible] 衡山 傳見上杜注在吳興烏程縣南[illegible]

三年 鳩茲 [illegible] 長樗 [illegible] 雞澤 傳同盟于雞澤[illegible]杜注[illegible]廣平曲梁縣西南有雞澤[illegible]今按[illegible]

四年 繁陽 傳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杜注楚地在汝南鮦陽縣東南[illegible] 無終 傳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illegible]杜注無終山戎國名[illegible]今[illegible]順天府玉田縣[illegible] 蒲圃 傳[illegible]杜注[illegible]

[illegible] 窮石 [illegible] 鉏 [illegible] 有窮 [illegible] 寒 傳[illegible] 過 [illegible] 戈 [illegible] 斟灌 傳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杜注二國夏同姓諸侯[illegible] 斟尋 傳[illegible]

五年 善道 經[illegible]會吳于善道[illegible] 狐駘 [illegible]傳臧紇侵邾敗于狐駘杜注[illegible]狐駘邾地魯國蕃縣東南有目台亭[illegible] 城棣 [illegible]

六年 棠 傳棠人[illegible]杜注萊邑北海即墨縣有棠鄉[illegible]

七年 鄬 經鄭伯髡頑如會[illegible]杜注鄬鄭地 [illegible] 鄵 杜注鄭地

八年 邢丘 [illegible]杜注[illegible]

九年 商丘 [illegible] 陰口 [illegible] 陰阪 傳[illegible] 汜 傳[illegible]杜注鄭地[illegible] 戲 [illegible] 中分 [illegible]

十年 柤 經會吳于柤杜注楚地[illegible] 偪陽 傳[illegible] 桑林 [illegible] 霍人 傳[illegible] 著雍 [illegible] 郎 [illegible] 向 [illegible]

十一年 [illegible]

[illegible] 亳城 [illegible] 蕭魚 [illegible] 台 [illegible]

[illegible] 楊梁 傳 [illegible] 名楊梁 [illegible]

十三年 邿 經夏取邿 杜注邿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邿亭 [illegible] 今 [illegible]

縣上 [illegible]

庸浦 傳 [illegible] 庸浦 [illegible]

十四年 向 經會吳于向 [illegible]

瓜州 傳 [illegible]

涇 傳 [illegible]

棫林 傳 [illegible]

丘宮 傳盟于丘宮 [illegible]

鄄 [illegible]

阿澤 [illegible]

棠 傳 [illegible]

皐舟 傳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 [illegible]

十五年 劉 [illegible]

十六年 溴梁 [illegible]

棫林 杜注許地

函氏 傳 [illegible]

湛阪 傳 [illegible]

十七年 曹隧 [illegible]

重丘 傳 [illegible]

桃 傳 [illegible]

陽關 傳 [illegible]

旅松 傳 [illegible]

合 傳 [illegible]

澤門 傳 [illegible]

十八年 長子 純留 傳 [illegible]

梗陽 [illegible]

平陰 防門 傳 [illegible]

巫山 傳 [illegible]

京茲 [illegible]

揚門 [illegible]

雍門 [illegible]

東閭 [illegible]

郵棠 [illegible]

濰 [illegible]

沂 [illegible]

汾 [illegible]

魚陵 傳 [illegible]

上棘 [illegible]

旃然 [illegible]

胥靡 獻于 雍梁 傳 [illegible]

梅山 傳 [illegible]

魚齒 傳 [illegible]

十九年 祝柯 經 [illegible]

督揚 [illegible]

鄟水 [illegible]

蒲圃 傳 [illegible]

句瀆之丘 傳 [illegible]

高唐 傳 [illegible]

大隧 [illegible]

柯 [illegible]

武城 [illegible]

二十年 澶淵 經 [illegible]

二十一年 漆閭丘 [illegible]

著 [illegible]

任 [illegible]

二十二年 御叔 [illegible]

二十三年 朝歌 傳 [illegible] 孟門 大行 [illegible]

郫邵 [illegible]

少水 [illegible]

東陽 [illegible]

雍榆 [illegible]

麤門 [illegible]

且于 傳 [illegible]

蒲侯氏 [illegible]

二十四年 陶唐 [illegible]

[illegible]

兗[illegible]　鳩[illegible]　荒浦傳[illegible]杜注舒鳩地　郲城傳郲[illegible]　舒[illegible]

注王城地於洛陽王城宮[illegible]云洛水在王城南穀水在王城北東入於瀍至靈王時二水相格將毀王城[illegible]

二十五年棠[illegible]　弇中傳行及弇中杜注弇中狹道[illegible]

二年[illegible]　重邱傳同盟于重邱杜注齊地彙纂今[illegible]濟南府德州亦有重邱城或云會盟處考證[illegible]今順德府地去東昌為近自夷儀涉齊境則其地當在聊城

離城傳及離城杜注舒鳩城彙纂今舒城縣境

二十六年茅氏傳晉戍茅氏杜注戚東鄙今按戚見文元年　圍傳遂伐衛師敗之杜注衛地彙纂今大[illegible]

名有東郡開州今屬大名府[illegible]　雩婁傳及雩婁杜注吳邑今按雩婁見[illegible]秦人侵吳及雩婁鄭皇頡戍之[illegible]　城麇傳遂至于城麇杜注城麇鄭邑今按城麇　鄢氏傳[illegible]大夫守之[illegible]

以杜注成城在[illegible]北七十里有[illegible]　邢丘傳[illegible]　苗賁皇之邑[illegible]

七十年東陳傳[illegible]杜注[illegible]　苗[illegible]

今苗亭[illegible]西有苗亭今按[illegible]

也南里傳入南里杜注鄭邑[illegible]　鄭[illegible]

在新鄭縣境[illegible]　樂氏[illegible]

里水杜注[illegible]　羊角傳取羊角杜注今廩邱縣所治羊角城是彙纂今范縣東南有羊角城[illegible]

安村今按[illegible]城非以是得名其云義城者後人附會之耳　高魚傳遂襲高魚杜注高魚城在廩邱縣東北彙纂今兗州府鄆城縣西[illegible]

注高魚也今[illegible]　[illegible]

州府

二十七年木門傳託于木門杜注晉邑彙纂[illegible]屬直隸[illegible]則木門當在鄚鄭之境今按[illegible]

屬于晉州西北一統志謂公子鱄所託木門在河間府[illegible]地為齊晉之境太遠疑非是　蒙門傳[illegible]杜注宋城門[illegible]

二十八年崔傳[illegible]　北燕傳召公之後[illegible]　胡[illegible]

京[illegible]　魚里傳[illegible]　朱方[illegible]

黃崖[illegible]

二十九年揚傳[illegible]改爲洪洞縣[illegible]

置又見昭二十八年[illegible]　鄶[illegible]　康[illegible]

邶鄘衛[illegible]

安[illegible]　鄶[illegible]

三十年平時傳[illegible]　墓門傳[illegible]

羊肆傳伯有死於羊肆[illegible]

斗城傳[illegible]

注市[illegible]　酸棗[illegible]　任[illegible]

三十一年陽州[illegible]

銅鞮宮傳[illegible]　延州來傳季札[illegible]

文子[illegible]

昭公

元年號[illegible]　三苗傳[illegible]

經云三苗[illegible]江州今江西九江府鄂州今湖廣武昌府岳州今岳州府[illegible]

四年西[illegible]

[illegible]江南之夢[illegible]

三年州田[illegible]

二年中都[illegible]

大鹵傳[illegible]　沇[illegible]　大原[illegible]

無終[illegible]　商邱[illegible]　大夏[illegible]

闔門[illegible]　隧[illegible]

徐[illegible]　奄[illegible]

觀扈[illegible]

[illegible]

三塗 [illegible]

陽城 [illegible]

大室 [illegible]

荊山 [illegible]

中南 [illegible]

冀之北土 [illegible]

景亳 [illegible]

鈞臺 [illegible]

津 [illegible]

岐陽 [illegible]

酆宮 [illegible]

塗山 [illegible]

武城 [illegible]

仍 [illegible]

緡 [illegible]

黎 [illegible]

著邱 [illegible]

麻 [illegible]

夏汭 [illegible]

庚宗 [illegible]

五年 大庫之庭 [illegible]

寧風 [illegible]

氾 [illegible]

索氏 [illegible]

圉 [illegible]

防茲 [illegible]

瑣 [illegible]

蚡泉 [illegible]

繁揚 [illegible]

鵲岸 [illegible]

羅汭 [illegible]

汝清 [illegible]

萊山 [illegible]

坻箕之山 [illegible]

南 [illegible]

六年 柤 [illegible]

豫章 [illegible]

乾谿 [illegible]

房鍾 [illegible]

七年 虢 [illegible]

濡上 [illegible]

章華臺 [illegible]

章華之宮 [illegible]

成 [illegible]

桃 [illegible]

萊柞 [illegible]

羽山 [illegible]

羽淵 [illegible]

八年 魏榆 [illegible]

虒祁宮 [illegible]

紅 [illegible]

大蒐 [illegible]

商衛 [illegible]

根牟 [illegible]

九年 夷城父 [illegible]

州來淮北之田 [illegible]

東濮西田 [illegible]

閻田 [illegible]

陰戎 [illegible]

魏駘芮岐畢 [illegible]

蒲姑商奄 [illegible]

巴濮楚鄧 [illegible]

肅慎燕亳 [illegible]

瓜州 [illegible]

戲陽 [illegible]

郎囿 [illegible]

十年 稷 有傳按于國杜在今青州府臨淄縣古臨淄城西 齊莊敗諸又
匪杜注六軌之道今按此莊為臨朐縣古臨淄城西齊 鹿門 傳又敗諸鹿門
杜注齊城門 莒 傳老于莒而請
杜注齊邑今按傳而及秘魯杜注子山故邑在今臨淄縣西北有郱
杜注齊邑今在臨淄縣西安縣東有
按莒邑杜注五里今齊國西安縣東北
夫于 傳師杜注夫于之地在長山縣南二十里屬濟南府
甲 杜注莒邑在今沂州府 傳 於陵城在長山縣南
郠 杜注莒邑 按今屬沂州府沂水縣界
十一年 比蒲 經大蒐于比蒲 注杜無注
祲祥 經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杜注地闕 按當在兗州府滋陽縣
泉邱 傳泉邱人有女 杜注泉邱魯邑 按今在兗州府寧陽縣
厥慭 杜注魯地 闕 按當在
清邱之社 傳盟于清邱之社 杜無注
闞 山 傳用大隱于
十二年 陽 經燕伯款出奔齊 杜注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
肥 傳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
鼓 傳杜注鼓白狄之別在鉅鹿下曲陽縣
十三年 蔡 傳楚子城陳蔡不羹
州來 杜注州來楚邑
夏 鄧 傳楚子次于乾谿
許 按今許州府
濟 傳城父人 杜注在襄城縣東南
魚陂 傳王沿夏將欲入鄢 杜注魚陂竟陵縣城西北甘魚陂
十三年 中犨 傳王卒遷杜注中犨在南陽
固城 息舟 傳至于息舟城
訾梁 傳王沿夏將欲入鄢
鄧 傳蔡公召子干子晳盟于鄧
城父人 杜注城父縣今屬潁州府

十四年 宗邱 傳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邱 杜注宗邱楚地
十五年 鼓 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
十六年 戎蠻 傳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甲父 傳以甲父之鼎
十七年 三塗 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
陸渾 甘鹿 傳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
長岸 傳吳伐楚戰于長岸
中人 傳晉荀吳伐鮮虞及中人
良 傳邾人城良
房 傳楚子封陳蔡不羹
瞯 按
窌 須 傳吳公子光請於其眾
關 傳晉荀躒如周葬穆后
鍾離 傳遷陰于下陰 楚令尹子瑕城郟
十八年 大庭氏之庫 傳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杜注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
白羽 傳楚遷許于白羽 杜注今南陽析縣
十九年 陰 傳楚子為舟師以伐濮
郹陽 傳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
濮 城父 傳大城城父而寘大子建焉
紀鄣 傳莒有婦人
時門 傳鄭駟偃卒 杜注鄭城門
洧淵 傳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
二十年 郭 經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平壽 鳥 傳
彭水 益獲之門 傳齊侯田于沛
聊 攝 姑 尤 傳聊攝以東姑尤以西
鬼閻 傳
遄臺 傳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
澤 傳
二十一年 橫 傳宋華費遂
盧門 舊鄘 桑林之門 南里 傳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
廚 傳宋師敗吳師于鴻口

皇清經解卷二百五十四

口杜注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 揚門傳公自揚門見名之杜
蒙今在歸德府商邱縣東二十里 傳注陽之東門見宋揚
門 新里傳遂取新里杜注華氏所取邑今在歸德府商邱縣界 赭邱傳與華氏戰于赭邱杜注宋地 今按華氏以南里叛 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鵝 故以赭邱為近南里 下云大敗華氏圍諸南里
有赭邱城在宋城內應在今商邱縣境 長杜注宋地今按華氏以南里叛
里在宋之南諸師戰于赭邱陳師去宋不遠也
敗華氏在商邱縣南 南里之地蓋近宋城
水經注所謂赭丘者 云大南
二十二年壽餘傳與華氏以南里叛 下云大敗華氏圍諸南里 杜注昌間宋地今按稷門見昭五年傳
昌間 稷門 餘傳大子登杜注昌間今鄉 門城山名
十年注 見 北山 傳王子朝入于王城 杜注闕塞山也 今按杜注云洛 下注
門稷注見 北山傳王田北山 杜注洛陽北芒也
濟水與北山連 山經北芒山亦曰平陰 按太平寰宇記 引周書
陽東北因成周城 山亦北邙也 今河南府洛陽縣北
大邑北洛水東連 七十里
公作郟洛陽東 榮錡氏 傳 西有崩 三川 今按洛陽志 洛陽縣 一則作舞解
郟山北于師 東西 有 故 山中 見 後漢書 在 名
略晉地名自朝歌 鄭 之 山 有 崩 今 南 陽 以 郟 北 張 之
...

鄩令之甲杜注周地 杜注周地及卷 劉杜注劉子邑今河南府偃師縣西南有劉亭 郟要
三邑周之要地 領傳及領 杜注劉子邑 杜注周邑在河南緱氏縣西北
今在偃師 揚傳劉子奔揚 杜注周邑 東郊 亭
師西劉山 揚 劉子奔于平時 杜注平時周地
如今平陽 人敗陸渾于社
年注揚 王之師以與鄭距揚城 非山以揚 京杜注周地
亦鄢以于 周地 京 朝 杜注 前城 東南
不日 王師敗績于前城

以于社晉大夫 杜注前城 在洛陽東南
也 圜車 傳晉師在圜車 杜注圜車邑名 今按圜在 皇 傳王子朝奔于京 杜注洛陽西南有前亭
後漢志之郎也 泉傳王師敗于泉 今按泉在前城之間 水經注洛水又東逕圜鄉

傳泉之郎以泉 軍 杜注 伊水 闕 東圉 傳晉師在前城杜注洛陽東南有圉鄉 皇 杜注 洛陽西南
日今洛陽南 今在洛陽 今按圉在伊闕南
地在圉 鄉 九州之戎 杜注 陸渾之戎 陸渾戎十七年晉滅陸渾 九州之戎屬晉
州 王城 郊鄭 王猛入于王城 志曰王城故城在河南府洛陽縣西北
五州戎為之屬 鄭 公所築 王居王城 杜注 河南縣 下括地志
城本洛郟 周 又居 王城 以下 南二 王
成傳前城 今河南府 洛陽
郟傳以王 五 杜注 陸渾 大敗
社 以 杜注 又入
東 谿泉傳 陰 又 侯氏 傳 杜 注
營 師即 谿泉 以 陰 傳 陰 杜注 今
 縣 此 泉 水傳 泉師 王 陰 五 泉 并在 侯 氏 今 按
之 谿 泉 也 平 陰 之 水
古 五 道 谿 泉 之 以 陰 今 洛 陽
師 明 泉 之 北 有 大 小 河 南 府 偃 師 縣 西 南 有 祊 之 東
陽 大 于 解 城 在 洛 陽 西 南 有 解 城 任人 傳 任人 大 于 解 ...
按 邑 亦 京 楚 所 傳 在 王 今 師 軍 當 于 京 是 近 郊 地
周 邑 京楚 杜注 京楚 周 邑 在 河 南 郟
二十三年郊 杜注晉師軍于郊 鄩 地 名 郊鄩 中 郭 鄩
縣西南五十八里水經注 平陰 傳晉師在平陰 古 陰 水 今 城 在
晉 周 大 夫 邑 也 云 縣 故 城 在
蒼 平 陰 魏 改 日 河 陰 在 今 河 南 府 孟 津 縣 東 一 里 有 平 陰 澤 邑 在 傳 王 師
川 謂 之 河 陰 川 今 故 城 在 河 南

二十四年郳 傳郳 杜注周地 南有 劉 傳 王子朝 入于 郳 杜注 鄩 氏 西 乾祭 傳 乾祭 杜注 王 城 北 門 伯 立 于
里 今 故 府 城 東 是 也 今 蔡 府 郟 城 是 也 今 西 山 後 子 襄 將 死 遂 言 謂 子 庚 必 城 郢 及 平 王 時 藩 瓦 遂 城 之
是 郢 也 今 按 楚 文 王 自 丹 陽 遷 郢 於 郢 今 荊 州 府 城 北 十 里 為 紀 南 城 令 尹 城
今 在 于 今 在 潛 緣 在 今 陸 遷 本 作 遠 以 上 有 司 馬 遠 越 誤 爲 遠 郢 楚 傳 爲 令 尹 城 郢 傳 楚 囊 瓦 為 令 尹 城 郢 杜 注 楚 用 子 囊 遺 言 已 築 郢 城 矣 今 畏 吳 復 增 修 以 自 固
大 子 建 之 母 在 郹 杜 注 郹 陽 昭 十 九 年 蔡 邑 蓬 澨 杜 注 乃 縊 于 薳 澨
偃 中 年 王 城 居 于 狄 泉 傳 杜 注 洛 陽 城 內 大 倉 西 南 池 水 是 也 狄 泉 天 經
王 城 成 周 三 年 二 十 九 年 按 三 川 傳 三 川 皆 震 杜 注 涇 渭 洛 也 鄭 傳 郊 城 成 周 定 元
周 社 注 居 杜 注 郟 鄏 道 傳 杜 注 河 南 縣 西 南 有 蒯 亭 今 在 洛 陽 縣 西 南 地 西 闉 傳 西 闉 杜 注 周 城 西 門
注 次 于 近 東 城 杜 記 攻 後 漢 志 河 南 縣 有 蒯 鄉 在 是 洛 陽 西 南 地
名 在 宜 然 陽 別 尹 邑 唐 傳 尹 辛 敗 劉 師 于 唐 杜 注 周 地 今 按 在 洛 陽 東 南 左 巷 傳 入 于 王 子 朝 城
出 南 有 從 是 自 西 二 經 尹 氏 尹 子 鄩 地 尹 道 伐 尹 從 洛 陽 縣 西 南
南 洛 尹 鄩 傳 尹 道 伐 尹
有 從 作 尹 辟 也 傳 尹 尹 疑 其 尹 尹 邑 尹 谷 共 谷 尹 谷 得 水 尹 谷 今 宜 陽 縣 西 有 共 谷
從 是 年 其 處 尹 氏 作 尹 杜 注 尹 邑 世 本 尹 吉 甫 之 後 至 今 河 南 府 宜 陽 縣 西 北 有 尹 谷 得 水
自 西 年 十 牆 人 直 人 傳 子 朝 之 師 路 牆 人 直 人 杜 注 皆 子 朝 邑 今 河 南 府 新 安 縣 東 北 有 牆 人 聚
二 十 年 牆 人 直 人
河 南 郟 縣 西 南 營 杜 注 營 亦 周 地 在 洛 陽 西 南 有 營 地
楚 地 六 十 里 有 安 豐 縣 故 城 見 營 傳 單 子 取 營 杜 注 營 今 按 營 在 鞏 東 此 西 後
之 南 故 城 在 今 河 南 府 嵩 縣 東 南 雞 父 傳 雞 父 吳 敗 頓 胡 沈 蔡 陳 許 之 師 于 雞 父 杜 注 楚 地 今 按 雞 父 在 汝 寧 府
故 曰 武 城 楚 之 邑 也 乃 館 之 離 姑 傳 還 將 自 離 姑 杜 注 邾 邑 蒙 墓 今 在 費 縣
蒙 澤 郎 也 翼 傳 邾 人 城 翼 杜 注 邾 邑 今 見 隱 元 年 注

二十五年闞 傳季平子伐鄆 闞 昭 杜 注 今 按
魯 人 為 臺 杜 注 臺 在 費 縣 南 有 臺 亭 又 見 定 十 二 年 武 子 臺 今 按
長 府 傳 公 居 于 長 府 杜 注 官 府 名 今 按 長 府 論 語 注
大 近 水 出 蒙 山 南 至 下 邳 入 泗 沂 上 傳 公 請 待 于 沂 上 以 察 罪
西 南 入 泗 水 今 按 沂 水 出 魯 國 南 自 城 南 沂 水
城 又 東 至 南 城 邑 流 經 魯 城 南 杜 注 沂 水 出 魯 縣 東 南 ...
南 東 至 北 有 陽 州 傳 公 孫 于 齊 次 于 陽 州 杜 注 齊 魯 竟 上 邑 今 兗 州 府 東 平 州 杜 注
州 東 定 八 年 公 侵 齊 門 于 陽 州 杜 注 齊 邑 本 屬 魯 為 齊 所 有 也
魯 地 東 平 州 公 徐 之 于 野 井 傳 齊 侯 唁 公 于 野 井 杜 注 濟 南 祝 阿 縣 東 有 野 井 亭 今 東 昌 府 阿 縣 東
今 按 地 安 平 晉 于 濟 南 府 齊 河 縣 東 南 有 野 井 亭
令 南 府 屬 有 棘 傳 宋 公 卒 于 曲 棘 杜 注 陳 留 外 黃 縣 城 中 有 曲 棘 里 今 按 曲 棘 有 水 經 注
齊 黃 南 河 屬 縣 蒙 墓 有 曲 棘 之 曲 棘 里 故 城 在 今 祀 縣 東 南
濟 河 蒙 州 鄆 傳 城 郕 都 齊 侯 取 鄆 杜 注 汶 水 北 今 開 封 府 杞 縣 境 又 在 睢 州 二 年 晉
外 黃 鄉 傳 奔 鄆 今 兗 州 府 東 平 州 東 無 鹽 縣 東 南 有 郈 鄉 亭
大 郈 傳 郈 鄉 今 兗 州 府 東 平 州 東 四 十 里 有 郈 城 今 按 東 平 州 今 屬
也 郈 傳 奔 郈 鄆 城 諸 汶 陽 杜 注 州 屈 傳 楚 子 使 薳 射 城 州 屈 茄 傳 茄 焉 按 杜 注 無 復 茄 人 屬 郢
秦 安 桐 汝 傳 諸 桐 汝 之 卷 傳 城 南 陽 卷 杜 注 葉 縣 南 有 卷 城 故 城 即 其 地
府 注 邱 皇 傳 邱 皇 杜 注 無 傳 遷 人 焉 按 杜 注 無
葉 縣 之 告 城 也 今 南 陽 府 葉 縣 西 南 有 建 城 東 建 當 作 卷 即 葉 後 漢 志 在

二十六年曲棘 傳 齊 侯 取 鄆 ... 言 于 齊 侯 曰 君 若 待 于 曲 棘 宋
地 十 二 地 名 齊 地 無 曲 棘 十 年 傳 祖 子 名 子 山 而 反 棘 焉 此 即 彼
棘 也 本 無 曲 字 涉 上 卒 于 曲 棘 而 誤 加 曲 耳 今 按 此 謂 得 之 齊 地
之 棘 為 棘 里 亭 在 淄 傳 師 及 齊 師 戰 于 炊 鼻 杜 注 魯 地
臨 淄 見 昭 十 年 傳 齊 師 之 飲 馬 于 淄 者 杜 注 淄 水 出 泰
梁 父 縣 西 北 入 汶 今 按 淄 水 經 淄 水 出 泰
在 今 泗 水 縣 故 城 南 又 西 南 逕 柴 縣 故 城 北 世 謂 之 柴 汶 漢 梁 父
注 淄 水 逕 柴 縣 故 城 北 至 臨 淄 之 淄 水
北 春 秋 成 人 伐 齊 敗 於 炊 鼻 之 後 云 又 逕 成 邑
地 今 按 戰 於 成 地 下 云 炊 鼻 于 炊 鼻 杜 注 有 尸 在
富 在 今 寧 陽 所 部 今 開 封 南 府 屬 尸 氏 傳 劉 人 敗 王 城 之 師 于 尸 氏 杜 注 尸
時 之 口 氏 殷 西 宅 也 故 亦 名 亳 城 今 按 蒙 墓 漢 志 偃 師 有 尸 鄉
作 京 城 疑 非 見 地 郟 陵 杜 注 地 闕 今 按 郟 陵 即 郟 鄏
頃 見 襄 十 一 年 鄩 郟 陵 杜 注 地 闕 今 按 成 十 六 年 魯 所
取 之 東 之 郟 地 近 郟 施 谷 傳 王 城 人 劉 人 戰 于 施 谷 杜 注 地
之 東 部 地 近 郟 施 谷 今 按 在 今 河 南 府 洛 陽 縣 南
虒 午 于 渠 杜 注 周 地 蒙 墓 師 于 渠 傳 劉 子 以 王 出 己 巳
縣 劉 澄 之 永 初 記 云 城 西 有 陽 渠 也 亦 謂 之 九 曲
頃 褚 氏 傳 王 宿 于 褚 氏 杜 注 洛 陽 縣 南 有 褚 氏 聚 今 在 洛 陽 縣 東 萑 谷 傳 次 于 萑 谷 杜 注 周 地 蒙 墓 後 漢 志 洛 陽 縣 有 萑 谷 其
萑 谷 杜 注 周 地 東 觀 後 漢 記 云 延 陽 縣 大 谷 距 洛 陽 九 十 里
谷 連 左 丘 穎 陽 縣 谷 連 穎 陽 之 萑 谷 也 周 之 萑 谷 尤 其
支 徑 胥 靡 傳 王 入 于 胥 靡 杜 注 河 南 偃 師 縣 東 南 有 胥 靡 城 蒙 墓 今 滑 傳 王 次 于 滑 杜
且 今 偃 師 縣 南 四 十 里 有 胥 靡 城
注 周 地 本 鄭 邑 今 按 莊 十 六 年 及 成 十 三 年 東 北 至 前 亭 西 又 北 過 伊 闕 中 昔 禹 疏
山 是 今 按 水 經 注 伊 水 東 北 至 前 亭 西 又 北 過 伊 闕 中 昔 禹 疏
以 通 水 兩 山 相 對 望 之 若 闕 伊 水 歷 其 間 北 流 故 謂 之 伊 闕 春 秋 闕 塞 是 也
胡 謂 云 闕 塞 在 河 南 龍 門 山 一 名 闕 口 萬 傳 傳 闕 塞 杜 注 洛 陽 西 南
山 又 名 鍾 山 在 洛 陽 縣 西 南 三 十 里 萬 杜 注 周 邑
軍 圉 澤 杜 注 周 地 蒙 墓 郭 東 陘 上 傳 次 于 陘 上 杜 注 周 地 成 周 經 天 王 入
圉 之 澤 也 今 在 洛 陽 縣 東 境 即 漢 河 南 縣 郊 鄏 武 王 遷 九 鼎 周 公 營 洛 邑
注 今 洛 陽 今 洛 陽 縣 周 公 營 下 都 以 遷 殷 頑 民 是 為 成 周 洛 誥 所 謂 卜
公 營 以 為 都 是 為 王 城 洛 誥 所 謂 卜 澗 水 東 瀍 水 西 惟 洛 食 者 周 杜
也 漢 洛 陽 縣 周 公 營 下 都 以 遷 殷 頑 民 是 為 成 周 洛 誥 所 謂
瀍 水 東 亦 惟 洛 食 者 也 平 王 東 遷 定 都 于 王 城 子 朝 之 亂 其 餘 黨
常 多 在 王 城 敬 王 畏 之 徙 都 成 周 杜 謂 日 王 城 即 郟 邑 僕 為 河
南 縣 其 故 城 在 今 洛 陽 縣 西 北 下 都 即 成 周 漢 為 洛 陽 縣 南 河
郟 治 其 故 城 在 今 洛 陽 縣 東 北 二 十 里 二 城 東 西 相 去 四 十 里
而 今 洛 陽 縣 居 其 中 隋 大 業 初 營 新 都 始 移 二 縣 於 都 城 內 金 里
又 省 河 南 縣 居 其 中 今 按 城 今 在
入 洛 陽 也 鄉 山 傳 居 于 上 下 今 按 亳 城 今 在
二 十 七 年 潛 傳 吳 子 使 公 子 掩 餘 公 子 燭 庸 帥 師 圍 潛 杜 注 楚 邑 在 廬 江 六 縣 西 南 蒙 墓 今
山 今 為 六 安 州 霍 山 縣 東 北 三 十 里 有 潛 城 今 按 霍
六 安 州 按 說 文 潛 延 州 來 傳 季 子 聘 于 上 國 杜 注 季 子 本 封 延
一 年 作 十 二 年 補 注 日 釋 例 土 地 名 延 州 來 闕 今 按 說 見 襄 三 十
別 有 州 來 按 十 九 年 楚 人 城 州 來 則 州 來 本 楚 地
為 吳 有 可 知 二 十 三 年 吳 滅 州 來 季 子 所 封 不 必 別 有 其 地
敗 二 君 滅 楚 師 十 六 年 吳 滅 巢 及 鍾 離 則 州 來 自 來 未 為 楚
師 還 趙 氏 不 能 收 卒 為 吳 有 矣 按 杜 注 云 州 來 楚 邑 今 為 鳳 陽 府 壽 州
還 趙 氏 所 者 為 是 至 吳 年 遂 為 吳 所 有 蔡 都 矣 其
按 傳 與 吳 師 遇 于 窮 杜 注 窮 楚 地 今 按 窮 在 今 鳳 陽 府 霍 邱 縣 西 今 水 出
窮 安 豐 縣 窮 谷 今 尚 有 窮 水 在 英 山 縣 境 西 有 沙 汭 傳 及 沙 汭 杜 注
霍 邱 令 屬 壽 州 兩 南 有 安 豐 故 城 縣 西 有 沙 汭 而 還 杜 注
窮 水 而 蒙 墓 于 襄 四 年 注 云 窮 水 在 英 山 縣 境 西 有 沙 汭
沙 水 名 蒙 墓 水 經 注 沙 水 分 汴 東 注 沙 南 流 至 義 城
縣 西 南 入 淮 沙 汭 之 此 也 義 城 故 城 在 今 遠 遠 縣 東
北 鍾 吾 傳 公 子 掩 餘 奔 徐 公 子 燭 庸 奔 鍾 吾 杜 注 小 國 蒙 墓 漢 志 東 海 郡 有 司 吾
吾 城 今 按 鍾 吾 縣 日 左 傳 故 鍾 吾 子 今 江 南 邳 州 宿 遷 縣 西 北 有 司
遷 今 皆 屬 徐 州 府 宿 且 知 傳 敗 于 且 知 杜 注 近 邾 地
三 十 八 年 乾 侯 經 公 如 晉 次 于 乾 侯 杜 注 在 魏 郡 斥 邱 縣 晉 境
內 邑 蒙 墓 案 昭 公 至 乾 侯 多 斥 鹵 故 日 斥 邱 今 直 隸

[illegible] 馬首 [illegible] 塗水 [illegible] 平陵 [illegible] 梗陽 [illegible] 盂 [illegible] 銅鞮 [illegible] 平陽 [illegible] 楊氏 [illegible]

二十九年 [illegible]

三十年 汝濱 [illegible] 窮桑 [illegible] 魯縣 [illegible]

三十一年 適歷 [illegible] 夷 [illegible] 潛 [illegible] 六 [illegible] 胡 [illegible] 田 [illegible] 濫 [illegible]

定公

元年 大陸 [illegible] 壞隤 [illegible] 闞 [illegible]

二年 桐 [illegible]

三年 中 [illegible] 拔 [illegible]

四年 中山 [illegible] 鄭 [illegible] 皋鼬 [illegible] 少皞之虛 [illegible] 商奄 [illegible] 閻之土 [illegible] 相土之東都 [illegible] 殷虛 [illegible] 夏虛 [illegible] 有閻之土 [illegible] 武父 [illegible] 圃田 [illegible] 容城 [illegible] 柏舉 [illegible] 豫章 [illegible] 大隧 [illegible] 直轅 [illegible] 冥阨 [illegible] 小別 [illegible] 大別 [illegible] 武城 [illegible] 清發 [illegible] 雍澨 [illegible] 睢 [illegible] 雲中 [illegible] 息 [illegible]

五年 東野 [illegible] 稷 [illegible] 麇 [illegible] 防 [illegible] 軍祥 [illegible] 沂 [illegible] 公壻之谿 [illegible] 房 [illegible] 堂谿 [illegible]

六年 匡 [illegible] 脾洩 [illegible] 成白 [illegible] 胡 [illegible] 蒲 [illegible] 豚澤 [illegible] 負黍 [illegible] 狐人 [illegible] 闕外 [illegible]

七年 儀栗 [illegible] 上 [illegible] 姑蔑 [illegible] 沙 [illegible] 瑣 [illegible]

八年 穀城 [illegible]

西歸穀水故名今按穀水二源至新安而合流過澗之澗東遷後謂之穀經穀城縣西 **簡城** 傳單子伐簡城 纂周有簡師父簡城蓋其采地也 **盂** 傳劉子伐盂以 纂盂周邑今懷慶府河內縣西北有邘臺鎮古邘國也水經注京相璠曰野王西北三十里有故邘城邘臺是也今按即隱十一年王所取于鄭之邘 **大行** 傳荀寅卒于大行 杜注晉東南山今按見襄二十三年

二年 **州** 傳乃止諸州杜注晉地今按見隱十一年及昭三年 **瓦** 經公會晉師于瓦 杜注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 永經注酸瀆水自燕城東逕滑臺城又東南逕瓦亭南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東南有瓦亭古瓦亭也今按滑縣今屬河南衛輝府 **鄟澤** 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 杜注衛地 **曲濮** 經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杜注衛地 纂蓋濮水曲折之處猶言河曲汾曲也在今山東曹州府濮州境今按濮州今屬曹州府 **蒲圃** 傳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 今按蒲圃在魯東門外地見襄十九年 **上東門** 傳陽虎入自上東門 杜注魯東城之北門 **棘下** 傳又戰于棘下 杜注魯城內地名 四年十九年

九年 **萊門** 傳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 杜注陽關邑門 **中牟** 傳晉車千乘在中牟 杜注今滎陽有中牟縣迂遠疑非也 纂此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也正義曰此中牟當在其山之側今河南彰德府湯陰縣西有牟山山下當衛走邯鄲之道是其地也今按晉爲趙氏之邑佛肸以中牟叛即此中牟水經注以滎陽中牟爲是誤 **五氏** 經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杜注晉地 纂五氏城亦曰寒氏午之私邑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西有五氏城亦曰寒氏 **禚媚杏** 傳齊侯致禚媚杏于衛 杜注三邑皆齊西界 纂禚當在濟南禹城縣杏當在東昌博平縣今按禚見莊二年

十年 **夾谷** 經公會齊侯于夾谷 傳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 杜注夾谷即祝其也 按服虔云東海祝其縣 纂地理志濟南淄川縣西南三十里有甲山亦名夾山一名祝其山上有夾谷臺若此則是齊魯之境近此地之今按夾谷萊兵劫魯之會齊使萊人以兵劫魯侯近去齊若遠之今按夾谷有三一在今淄川縣西南二十五里夾谷山名祝其一在今江南海州贛榆縣即古祝其縣又有夾谷山在縣西南五十里則淄川之夾谷近魯是也萊人非萊地亦可其地遠在萊也又一說太山之夾谷 有此其地又在淄川淵流播民顧炎武云此萊人召之之處非萊國之萊也 纂萊蕪縣故城在今萊蕪縣 萊蕪之名以萊人召萊兵劫魯侯是其之以有此地而名故萊蕪谷在今萊蕪縣太山之東 有齊之萊蕪谷 水經注淄水出萊蕪縣 會于萊蕪谷 而名蓋以萊人遠來此地 按近萊蕪 **鄆讙龜陰田** 經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杜注三邑皆汶陽田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 纂龜山在今新泰縣西南四十里今按新泰今屬泰安府鄆見成四年讙見桓三年泰安州今泰安府 **郈** 傳叔孫州仇圍郈 纂郈今兗州府東平州東南有郈鄉 **宿** 傳郈宿 纂宿見隱元年 **寒氏** 傳及寒氏 杜注即五氏 纂寒氏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今按見上 **郈** 纂郈在今兗州府東平州 **宿** 傳駟赤先如宿 杜注宿國東平無鹽縣故宿國 **安甫** 傳齊侯衛侯會于安甫 杜注地闕 **蕭** 傳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杜注宋邑 纂蕭見莊十二年 大心者宋蕭大夫 平宋亂立以

十一年 **蕭** 經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纂蕭附庸宋邑今按見莊十二年 年桓公以蕭叔大心平宋亂立以爲附庸蕭宋邑 爲宋邑封蕭叔大心者

十二年 **郈** 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 在今兗州府東平州 **費** 傳 纂費見隱元年 **武子臺** 傳 纂在今曹州府東平州 **姑蔑** 傳 纂即隱元年盟于蔑 **曹** 邑今屬曹州 武子之宅今按武子臺在今曲阜縣東 宅有武子臺今山東泗水縣東南 **黃** 經公會齊侯盟于黃 杜注齊地 十五里今兗州府泗水縣東 纂姑蔑故城在泗水縣東 即桓十七年盟于黃之黃 今按黃在今齊地 齊全黃乃復之黃也 見桓十七年

十三年 **垂葭** 傳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郹氏 杜注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郹亭 纂今垂葭在今曹州府鉅野縣 **郹氏** 纂郹氏改名郹亭

屬兗州府濮州今屬曹州府 **河內** 傳晉師伐河內 纂漢置河內郡晉分置汲郡治汲縣今河內汲縣 今按鉏野州今屬曹州府 **蚍蜉** 纂 **蚍淵圃** 傳蚍淵圃 纂京相璠曰濟北有蚍淵圃也 水經注蚍淵在今衛輝府汲縣西蛇丘城 故蛇淵囿也 今城今按汲縣故蛇丘城 **晉陽** 傳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纂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治今陽曲縣西南四十五里 纂晉陽縣爲太原郡治 杜注晉陽趙鞅邑 今太原府太原縣 因之宋移太原郡縣在府治西南 其屬代縣明之改爲太原縣

十四年 **於越** 傳於越敗吳于檇李 杜注於越越國也 今按越吳于檇李 **檇李** 經 纂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杜注 今浙江嘉興府嘉興縣南四十五里 **陘** 傳師于陘 **牽** 經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杜注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 纂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 今按濬縣之北二十里有牽城 **脾上梁間** 傳晉人圍衛于脾上梁之間 今屬直隸大名府 今按脾屬衛 杜注衛地 **洮** 經齊侯宋公會于洮 杜注 **盂** 傳太子蒯聵獻盂于齊 杜注衛邑 今按盂見上 **莒父** 經城莒父及霄 今見僖八年 **霄** 纂今兗州府莒州境 **潞** 傳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 杜注 纂潞見宣十五年 **百泉** 傳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纂百泉在今衛輝府輝縣西北蘇門山下衛源也 一日百門陂亦曰百門泉

十五年 **老丘** 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杜注宋地 纂今河南陳留縣北四十五里有老丘城 **渠蒢** 經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杜注 纂 今按渠蒢宋地 當爲宋地

哀公

元年 **夫椒** 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杜注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大湖中椒山 纂夫椒山在今蘇州府吳縣西南 一名包山 今按夫椒山即洞庭西山也 **會稽** 傳保于會稽 纂會稽山在會稽縣東南十二里 水經注會稽之山古防山也亦謂之茅山 今會稽山在今紹興府會稽縣東南 周禮所謂揚州之鎮也 **有仍** 傳逃奔有仍 今按見昭四年 **虞** 傳逃奔有虞 杜注梁國有虞縣 纂虞城今屬歸德府 今按虞城縣東南三十里有古虞城 **綸** 傳 纂綸城在今虞城縣東南三十里 今按 綸邑 是也 **棘蒲** 傳晉荀寅取棘蒲 纂今直隸正定府趙州城中有棘蒲社 今按棘蒲 故址在今趙州 晉地 南百二十里

二年 **絞** 傳伐邾將伐絞 纂絞邾邑 當在兗州府滕縣境 **句繹** 經及邾子盟于句繹 杜注邾地 纂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今按句繹邾地 地理志 蓋邾國竟 相近 **戚** 傳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 今按見文元年 **鐵** 傳 纂元城縣界有鐵丘 今按 鐵 一是南百里 杜注 今在河南大名府開州北五十里 **邢** 纂太子禱辭 **鐵上** 傳 經 **陽** 縣經 **鄆** 傳 故城在今濮陽縣西南 又 趙鞅師次 及鄭罕達戰 師過元城 開州城北 戚城 在州城外 今按鐵 於河南 名若邘 本鐵城 非里 在開州 時河故道 本不至此

三年 **啟陽** 經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杜注今琅邪開陽縣 纂啟陽在今沂州府沂州北十五里有開陽故城 本鄅國 琅邪邪國後開陽 今按見昭十八年 鄅國

四年 **負函** 傳楚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 杜注負函楚地 纂當在今信陽州 今按信陽州 故城外方城之外 **方城** 傳 **繒關** 傳致方城之外于繒關 杜注繒關楚地 纂在河南裕州 見僖四年 **梁** 纂今河南汝州西南四十五里有梁城 **霍** 纂今汝州之間 一昔之期 襲梁及霍 杜注 梁南 霍陽山 在今汝州西南 **蠻氏** 傳 **陰地** 傳 纂蠻氏故城在汝州東南 今按見成六年 蠻氏 陰地見宣二年 河南山 **下** 十里 霍陽故城在今汝州東南 水經注 有霍陽聚 **蠻子赤** 傳蠻子赤奔晉陰地 杜注陰地晉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至陸渾皆爲陰地 陰地之命大夫士蔑 晉大夫守陰地者 今按見宣二年

豐析 傳司馬起豐析與狄戎 杜注豐析楚邑 纂析見僖二十五年 今按析今河南南陽府內鄉縣 豐在今淅川縣 纂今南陽府內鄉縣西北境 以臨上雒 杜注析 **菟和** 傳左師軍于菟和 纂今西安府商州東有菟和山 在上洛東 今按見昭十八年 楚邑 皆楚也 菟和山在今商州東 **倉野** 傳右師軍于倉野 纂今商州東有倉野聚 杜注在上洛東 今按 **少習** 傳將通于少習以聽命 杜注商縣武關也 今按少習在今商州東百四十里 有少習山 武關在 水經注丹水自商縣東 武關 在商州東少習出武關 又東南逕商縣南 **九州之戎** 傳 杜注九州 在晉陰地 陸渾之戎 **三戶** 傳楚師于三戶 杜注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 纂 有三戶城 南陽府浙川縣西南 又東南逕三戶城 **臨** 傳 **邢** 傳 **任** 傳 **欒** 傳

五年 **柏人** 傳 **壺口** 傳 **鄗** 傳 **逆時** 傳 **陰人** 傳 **盂** 傳 **中牟** 傳 **萊** 傳 **殽** 傳 **鄭** 傳 **臨邑** 傳 **閼與** 傳 **任** 傳 **欒** 傳 **鄗** 傳

今丹水縣故城西南有三戶城 又云東南逕三戶城 臨 傳趙稷奔臨 杜注晉邑 纂臨在今直隸正定府臨城縣東 故臨城 今按臨城在今正定府 **邢** 傳晉取邢 今按見隱八年 **任** 傳 見上 纂今邢臺 **欒** 傳 見上 杜注在趙國平棘縣西北 纂欒邑屬今趙州 今按見桓三年 **鄗** 傳 見上 杜注鄗即高邑也 今按見上 **逆時** 傳 見上 纂逆時在今直隸保定府完縣東南二十里 **陰人** 傳 見上 按地無考 **盂** 傳 見上 今按當爲太原盂縣 **壺口** 傳 見上 杜注潞縣東有壺口關 **柏人** 傳 見上 杜注柏人縣 纂今趙州柏人故城在 今按柏人今唐山縣 **中牟** 傳趙鞅伐衛圍中牟 杜注中牟當在衛西境 纂中牟 今按見定九年

五年 **戲陽** 經城毗 杜注 纂今按地無考 **中牟** 傳 見定九年 **萊** 傳齊之萊 杜注 纂萊今登州府黃縣東南有萊子城是也

六年 **邾瑕** 經城邾瑕 杜注邾瑕 纂在今濟寧州南十里 **莊** 傳 纂 **冥** 傳 在陳州項城縣境 **萊門** 傳 **句竇之丘** 傳 **賴** 傳 **駘** 傳 **及冒** 傳 **海** 傳

七年 **鄫** 經公會吳于鄫 杜注 今按見僖十四年 **范門** 傳 **茅** 傳 **負瑕** 傳 **繹** 傳 **鄫衍** 傳 **東田** 傳 **揖丘** 傳 **邾** 傳 **大城** 傳 **鍾** 傳 **鄭** 傳

縣界

八年東陽傳吳師克東陽而進杜注魯邑彙纂名氏[illegible]孔關陽鎮[illegible]東陽即此也在兗州府費縣西南七里今名[illegible]五梧傳舍于五梧杜注魯邑彙纂今[illegible]縣西有五梧城今按費縣二十[illegible]里有[illegible]杜注魯邑彙纂或曰今屬費縣東[illegible]公甲叔子與戰于夷杜注魯邑今按在費縣不屬魯[illegible]此地當在費縣西也庚宗[illegible]泗上傳遂次于泗上[illegible]闕在東平[illegible]人取讙及闕杜注[illegible]水經注[illegible]東平上承[illegible]水故闕城在[illegible]縣[illegible]以[illegible]之郊外杜注[illegible]

九年雍邘邗溝傳吳城邗溝通江淮杜注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今按宋日韓一作邘末口今名中瀆水[illegible]江北至射陽入湖是也又淮亦曰渠水漢志江都縣有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是也又淮亦曰中瀆水水經注[illegible]中瀆水首受江於江都縣城臨江昔吳將伐齊自廣陵東南出山陽白馬湖邗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illegible]山陽城西又東謂之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illegible]也山陽本漢射陽縣故城在縣東南八十里[illegible]西有山陽浦即古邗溝其縣北五里之北神堰即古末口也[illegible]自宋九年通江淮之後十年伐齊十一年又伐齊十二年會吳于橐皋十三年會晉于黃池國語云夫差告勞於周日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于商魯之間其所[illegible]者非邗江[illegible]之道也[illegible]揚州之貢道[illegible]邗溝之開闢[illegible]通糧[illegible]則道其水未必能深廣[illegible]禹貢中山陽讀[illegible]戰艦[illegible]入[illegible]不可由此溝明矣[illegible]十年公會吳伐齊[illegible]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illegible]左傳云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illegible]年夏[illegible]越人吳國語云越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illegible]江淮[illegible]則徐承何獨[illegible]舟師泝淮[illegible]而以[illegible]江而不泝淮[illegible]吳故知吳[illegible]仍用禹貢之貢道也

十年郳[illegible]師伐齊南鄙師于犂[illegible]今濟南府臨邑縣西有犂丘[illegible]故城北[illegible]犂亭是也今按犂[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氏之[illegible]今濟南府臨邑縣西有漯陰[illegible]漯水經注[illegible]漯陰縣故城北[illegible]漯水[illegible]濟縣[illegible]

[illegible]說文[illegible]漯陰[illegible]阿縣西有[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氏不[illegible]之說則[illegible]而附會[illegible]也

轅[illegible]傳[illegible]見上杜注[illegible]

[illegible]縣[illegible]今[illegible]一郡水經注瑗[illegible]也今[illegible]郭[illegible]城[illegible]西南又按傳下文云[illegible]禹[illegible]城[illegible]

西北有[illegible]城今按[illegible]城一云在[illegible]西南又按傳下文云禹城[illegible]

[illegible]之郭今禹城西四十里[illegible]郭[illegible]之高唐州而還[illegible]

里有[illegible]城是[illegible]也[illegible]接地近東昌府之高唐州也

十一年清[illegible]書[illegible]無[illegible]師伐我及清杜注[illegible]濟北盧縣東有清亭[illegible]縣[illegible]長清縣也今按長清屬濟南

[illegible]水為名因[illegible]界

黨氏溝傳[illegible]三十一年[illegible]氏之[illegible]杜注[illegible]黨氏臨[illegible]朝中則地名今[illegible]

內[illegible]

有[illegible]郊傳師及齊師戰于郊今按此戰近魯城故經書師[illegible]公宮按[illegible]

氏[illegible]郊[illegible]伐我師不言四鄙[illegible]郊以此知近郊[illegible]有郎邑[illegible]

曲[illegible]傳[illegible]齊師[illegible]自稷曲[illegible]泗[illegible]泗傳[illegible]城北涉泗今[illegible]按此[illegible]艾陵[illegible]師經及[illegible]書[illegible]于[illegible]稷

艾陵[illegible]杜注[illegible]地[illegible]今按史記[illegible]申[illegible]傳[illegible]正義曰艾陵[illegible]也[illegible]博[illegible]子[illegible]傳[illegible]公[illegible]吳[illegible]齊[illegible]

在兗州[illegible]南[illegible]十里博[illegible]今泰安府泰安縣[illegible]漢[illegible]置[illegible]為[illegible]陽[illegible]

[illegible]嬴[illegible]杜注[illegible]齊邑在今濟南府[illegible]泰山[illegible]今[illegible]郡[illegible]泰[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秦[illegible]嬴[illegible]故[illegible]城[illegible]

府[illegible]見[illegible]年[illegible]黎[illegible]傳[illegible]于[illegible]杜注黎侯國[illegible]恭[illegible]今按漢志[illegible]東郡[illegible]有黎[illegible]

時[illegible]之邑也[illegible]通[illegible]城縣[illegible]康[illegible]于[illegible]南[illegible]侯國[illegible]黎侯[illegible]失[illegible]國[illegible]寓[illegible]於[illegible]衛[illegible]黎[illegible]

[illegible]今東[illegible]府[illegible]外州[illegible]傳[illegible]或[illegible]于[illegible]外[illegible]城

[illegible]二十[illegible]巢[illegible]杜注[illegible]外州衛邑[illegible]

五年二十巢[illegible]縣南二十里今[illegible]歸德府睢州[illegible]巢亭是也

鉏[illegible]注[illegible]宋邑[illegible]今[illegible]按鉏[illegible]見杜

鄖[illegible]傳[illegible]

十二年橐皋傳[illegible]杜注[illegible]在淮南逡遒縣東南今按[illegible]橐皋城在廬州府巢縣西北[illegible]十里有[illegible]橐皋[illegible]巢縣東南[illegible]之橐

[illegible]少[illegible]傳[illegible]杜注[illegible]少[illegible]

鄖[illegible]今[illegible]

秋[illegible]吳[illegible]邑[illegible]

立[illegible]發[illegible]名[illegible]古[illegible]部[illegible]陽[illegible]

也[illegible]亦[illegible]

傳[illegible]見[illegible]嵒戈錫[illegible]

彌作[illegible]頃丘[illegible]玉暢[illegible]傳[illegible]見[illegible]

[illegible]宋鄭之間[illegible]地[illegible]邑[illegible]頃丘[illegible]

[illegible]玉暢[illegible]或云[illegible]

成[illegible]之[illegible]

是[illegible]也[illegible]嵒[illegible]

邑[illegible]為[illegible]戈[illegible]

[illegible]錫[illegible]

盧[illegible]

史[illegible]商[illegible]宋[illegible]

鄭[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

十三年黃池[illegible]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illegible]杜注[illegible]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illegible]今按黃池在開封府封丘縣西南[illegible]

溝[illegible]于商魯之間[illegible]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于黃池[illegible]

出[illegible]自[illegible]菏[illegible]水[illegible]

淮[illegible]遂[illegible]師[illegible]

不[illegible]通[illegible]沿[illegible]

姑蔑[illegible]傳[illegible]杜注[illegible]越地今東陽大末縣[illegible]太末縣[illegible]今[illegible]衢州府龍遊縣[illegible]

地在開封[illegible]

封[illegible]邱[illegible]縣東[illegible]

[illegible]戶牖[illegible]傳[illegible]在[illegible]陳留外黃縣東[illegible]北[illegible]

[illegible]縣[illegible]

江[illegible]

皆[illegible]北[illegible]

按[illegible]東[illegible]

明[illegible]

十四年大野[illegible]傳[illegible]西狩于大野杜注[illegible]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野澤是也[illegible]

[illegible]句繹[illegible]傳[illegible]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杜注[illegible]地名今[illegible]

[illegible]舒州[illegible]傳[illegible]

[illegible]檀臺[illegible]

[illegible]郭關[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舒[illegible]州[illegible]

亡[illegible]

[illegible]逢澤[illegible]

[illegible]

郕[illegible]與[illegible]傳[illegible]

十五年輸[illegible]傳武伯[illegible]成不克遂城輸[illegible]

桐汭傳[illegible]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杜注[illegible]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今按廣德[illegible]

西南[illegible]

德州也[illegible]

江寧府高淳縣[illegible]

[illegible]注丹陽湖[illegible]

良[illegible]傳[illegible]

冠氏[illegible]傳[illegible]

十六年平陽[illegible]

[illegible]城父[illegible]

[illegible]慎[illegible]

[illegible]黃[illegible]

十七年笠澤[illegible]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illegible]

[illegible]昆吾之觀[illegible]

[illegible]戎州[illegible]

[illegible]

十八年鄾[illegible]

十九年[illegible]東夷[illegible]

[illegible]三夷[illegible]

二十年艾[illegible]

二十一年顧[illegible]

二十二年舟道[illegible]

二十二年甬東[illegible]

二十三年英丘[illegible]

[illegible]犁丘[illegible]

二十五年[illegible]

[illegible]城鉏[illegible]

[illegible]鄖[illegible]

[illegible]冶[illegible]

（[illegible]邪陵是也今陵潁縣今屬衛輝府）

二十六年空澤（傳公游于空澤杜注[illegible]）是連中（傳[illegible]）空桐（[illegible]）盧門（[illegible]桐門味加于宋門是加于桐門杜注盧門宋東門桐門北門）唐盂（[illegible]地名）

二十七年駘上（傳[illegible]）平陽（[illegible]杜注西平陽[illegible]）留舒（[illegible]）陵阪（傳公游于陵阪今按[illegible]地）

皇清經解卷八之九十六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九十七　嘉應生員溫心源校字

春秋地理考實　婺源江永慎修著　學海堂

王朝列國興廢說（見傳說彙纂今考訂加注）

王朝興廢說

周

姬姓黃帝之苗裔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邰今武功縣也（今屬乾州左傳作駘昭九年史記作斄明一統志云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有斄城）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夏之衰帝太康時也）括地志曰不窋故城在慶州宏化縣今慶陽府安化縣也（安化慶陽府治不窋城在府東三里有不窋墓）不窋之孫公劉從居邠今邠州東北有豳亭三水縣西有古豳城皆是也（邠州在西安府西北三百五十里古西戎地公劉居之漢之栒邑縣也舊屬西安府今為直隸州三水縣之本作[illegible]）（[illegible]）公劉傳九世至太王（[illegible]）去邠邑於岐山之陽今岐山縣也（岐山縣屬鳳翔府一統志云武功縣[illegible]）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今西安府鄠縣南有酆城武王克商而有天下定都於鎬鎬在豐水之東豐在豐水之西相去二十五里平王遷都王城今洛陽縣西河南故城是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縣東洛陽故城是也（洛陽屬河南府二故城東西相去四十里）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立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也後九王二百二十年而赧王為秦所滅

附考周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是為周桓公傳之威公惠公武公文君秦滅之遷于憚狐是為西周惠公別封少子班於鞏以奉王于成周是為東周顯父諡為惠公傳之其子傑秦復滅之遷于陽人聚是為東周周王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京為西周對洛邑為東周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以洛邑二城內以王城為西周對成周為東周也

魯

姬姓侯爵周文王第四子周文公旦所封也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位冢宰留相天子乃封其長子伯禽為魯侯都於曲阜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是也伯禽十三世傳至隱公息姑元年春秋託始於此又二百四十有二年為哀公蔣之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以終後九君至頃公讎為楚所滅

蔡

姬姓侯爵武王同母弟叔度所封也武王克商封叔度於蔡今汝寧府上蔡縣是也（上蔡縣在府治汝陽縣之北西十五里古蔡國城在汝陽上蔡二縣之界漢置上蔡縣）平侯徙新蔡今新蔡縣是也（於楚靈王滅蔡平侯廬復封徙新蔡在汝寧府東五十里）昭侯又徙州來謂之下蔡（是時州來屬吳蔡侯請於吳而遷之以逼楚也）今壽州北三十里有蔡國城即下蔡也（壽州屬鳳陽府）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立成侯十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後為楚所滅

曹

姬姓伯爵武王同母弟叔振鐸所封也武王克商封叔振鐸於曹今兗州府定陶縣是也（定陶在曹州東南五十里今升曹州為府定陶屬之）叔振鐸生太伯脾脾後九世桓公終生即位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元年也魯哀公八年曹伯陽為宋所滅（孟子時有曹交趙岐謂曹君之弟[illegible]鄒君族人）[illegible]也

衛

姬姓侯爵武王同母少弟康叔封之後也武王封康叔於衛（先封於康而後改）今衛輝府淇縣東北朝歌城是也文公遷楚邱其故城在今滑縣東（舊屬直隸大名府今改屬河南衛輝府）成公又遷帝邱今開州有顓頊城是也（開州屬大名府）今桓公十三年魯隱公即位出公十二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其後貶號曰君止有濮陽之地秦二世廢其君角為庶人

滕

姬姓侯爵周文王子叔繡所封今滕縣是也（在兗州府東南）魯隱公七年始見滕侯卒其後書子蓋時王所黜也漢地理志滕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孔氏穎達及諸家多因之戰國策則謂滕滅於宋通鑑通考皆云宋滅滕未知孰是姑並存之

晉

姬姓侯爵周武王少子唐叔虞之後也成王封叔虞於唐始都於翼今平陽府翼城縣是也（按晉之始封說者皆謂太原晉陽縣今太原府太原縣也其縣治為唐城其地有晉水唐叔虞之子燮父因改曰晉若翼城者在平陽府南後世所徙而此以為始都於翼未知何據考一統志翼城縣東二十五里有唐城堯之裔所封此唐亦在翼城杜氏傳云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唐城非翼城也杜氏譜云燮父孫成侯徙曲沃後是自成侯已後始由太原南遷平陽絳邑後更曰翼漢為絳縣地然則翼為晉所都也一統志云晉穆侯始居唐城春秋時絳邑稱翼[illegible]）唐叔子燮父為晉侯（燮父因太原有晉水故改曰晉若燮父已居翼則無由改國名矣）傳十世至昭侯昭侯封其叔父文侯之弟成師於曲沃是為桓叔曲沃者今之聞喜縣也（今屬絳州又今之曲沃縣後魏所置一統志謂成師所封者非也）昭侯傳至哀侯為桓叔之孫武公所滅武公徙居絳在今絳州之北（今為直隸州）景公又自絳徙新田今在曲沃縣南（縣屬平陽府）鄂侯二年魯隱公立定公三十一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又六世韓魏趙三分晉地遷其君靖公俱酒為家人

鄭

姬姓伯爵周厲王少子友之後也宣王二十二年封友於鄭在西都畿內棫林之地（棫或作咸林者誤）漢屬京兆曰鄭縣今華州是也（華州舊屬西安府今升同州為府以華州屬之）幽王之難友寄帑於虢鄶之間（虢今汜水及滎陽縣鄶今新鄭及密縣）因取二國之地武公在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四水間謂之新鄭今開封府新鄭縣是也（今升許州[illegible]）

府鄭縣之莊公二十二年魯隱公即位聲公二十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後爲韓所滅鄭滅鄶從都之今屬開封府鄭州

吳

姬姓子爵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是吳本伯爵因其僭王故曰吳子非子爵也周太王長子太伯奔荊蠻以避季歷居於梅里今無錫縣也屬常州府一統志按吳伯城在無錫縣東南四十里梅里平墟自太伯以至王僚二十三君皆都於此太伯卒仲雍嗣位後十七世至壽夢始稱王其後闔閭築太城而都之即今蘇州府治也魯成公六年壽夢見經夫差十五年獲麟之歲也魯哀公二十二年爲越句踐所滅

燕

姬姓伯爵周同姓召公奭之後也武王封召公於薊號爲北燕所以別南燕今順天府大興縣是也穆侯七年魯隱公即位獻公十二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後六世易王立僭王號者六世至燕王喜爲秦所滅

齊

姜姓侯爵太公望之後也其先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虞夏間封於呂商末太公起漁釣爲文武師封營邱曰齊侯漢地志云臨淄師尚父所封臣瓚謂臨淄即營邱也按今青州府昌樂縣漢爲營陵縣地隋置營邱縣一統志謂昌樂縣東南五十里營邱社即太公受封之地又於臨淄縣注云本齊營邱地漢志營陵縣爲北海郡治蓋二縣相近皆營邱案齊曾徙蒲姑後復都臨淄詩所云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即其事也今臨淄縣屬青州府薄姑即博興縣也僖公九年魯隱公立簡公四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後三君一百有二年康公貸卒田氏遂并齊

秦

嬴姓伯爵出自顓頊裔孫女修子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是爲伯翳即伯益也柏翳十九世非子爲周孝王主馬汧渭間馬大蕃息孝王封爲附庸而邑之秦今秦州清水縣故秦城是也屬鞏昌府又鳳翔府隴州南三十里亦有秦城一統志云非子所封按此地本漢之汧縣非子之曾孫曰秦仲死於西戎其孫襄公討西戎有功平王東遷賜以岐豐之地列爲諸侯寧公徙平陽今郿縣西有平陽故城屬鳳翔府德公徙雍今鳳翔縣也府治獻公徙櫟陽今臨潼縣也屬西安府臨潼北五十里有櫟陽城一云在西安府咸寧縣渭水之北孝公徙咸陽今咸陽縣也西安府屬文公四十四年魯隱公立悼公十一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後九世孝公用商鞅以耕戰霸秦其子惠文君自號爲王傳武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至始皇并天下自立爲皇帝二世而亡

楚

芈姓子爵出自顓頊孫重黎爲高辛氏火正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其弟吳回嗣爲祝融生陸終陸終生六子最少者季連季連之苗裔鬻熊爲周文武師成王時封鬻熊曾孫熊繹於荊蠻胙以子男之田其地居丹陽徐廣宋忠皆曰在南郡枝江縣今屬荊州府一統志云丹陽在荊州府歸州東七里熊繹始封於此後又移枝江亦曰丹陽歸州今屬宜昌府其後都郢是文王時今江陵縣是也十里紀南城荊州府治北昭王徙鄀水經注謂之鄀郢今在宜城縣西南楚鄀郢漢改宜城縣今屬襄陽府秦拔鄢郢楚保陳城即故陳國也今陳州府其最後徙壽春即今壽州是也屬鳳陽府武王十九年魯隱公立惠王八年魯哀公十四年也惠王而下有簡聲悼肅宣威懷頃襄考烈幽哀負芻十二王而秦滅之

宋

子姓公爵出自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啟食采於微謂之微子周武王誅紂立其子武庚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乃更封微子爲宋公以奉湯祀禮樂車服悉如商制作賓王家漢地志云梁國睢陽縣故宋國微子所封今歸德府商邱縣是也穆公和七年魯隱公立景公三十六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後至王偃稱王圖伯而齊魏楚共滅其國

杞

姒姓伯爵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杞以奉禹祀杜氏預曰杞國本都陳留雍邱縣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杞始封在雍邱春秋之前已遷於青州而迫乎宋或由武王改封之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又遷淳于今開封府杞縣即雍邱也淳于廢城在安邱縣東北屬青州府緣陵故城在樂昌縣東南屬青州府東樓公十四傳至武公武公二十九年魯隱公立閔公六年獲麟之歲也後爲楚所滅

陳

嬀姓侯爵出自帝舜之後封於有虞虞舜裔孫閼父爲周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賴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今陳州是也舊屬開封府今爲陳州府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立閔公二十一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後三年楚惠王使公孫朝滅陳

薛

任姓侯爵黃帝之後奚仲封於薛今滕縣南四十里有薛城屬兗州府隱十一年滕薛來朝始見經莊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蓋時王所黜也孔氏穎達陸氏淳皆曰小國無紀世不可知亦不知爲誰所滅薛當是齊所滅滕文公云齊人將築薛是已取其地也齊湣王田嬰封田文之食邑

郳

曹姓子爵出自陸終第五子晏安之後武王克商封其苗裔曹挾於邾爲附庸今魯國鄒縣是也今屬兗州府自挾至儀父十二世始見春秋魯隱公元年儀父會盟于蔑北杏之會附從齊桓進爵爲子莊十六年經書邾子克卒即儀父也哀公十年邾子益來奔後爲楚所并

莒

嬴姓世本嬴姓或作己姓文八年傳及杜預從己氏則世本爲是子爵出自少昊之後武王封茲輿期於莒今莒州是也州屬沂州府莒君無謚而有號文獻通考以地名號自茲輿期十一世至茲平公始見於春秋莒君皆以地名見共公非也共公庚輿而下微不復見後四世而楚滅之

小邾

曹姓子爵出自邾挾之後夷父顏有功於周周封其子友於郳爲附庸莊公五年友之曾孫犂來始朝魯杜注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今昌慮故城在滕縣東南屬兗州府齊小白霸郳附從進爵爲子始列諸侯謂之小邾子孔氏穎達陸氏淳皆曰穆公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楚滅之

許

姜姓男爵與齊同祖武王封四岳之苗裔文叔於許今許州是也今爲直隸州春秋時國小而近鄭爲鄭所逼成十五年遷葉今南陽葉縣是也昭九年遷夷實城父今亳州東南七十里有城父故城屬潁州府十八年遷析實白羽今南陽府鄧州內鄉縣是也定四年遷容城應劭曰容城即華容城今監利縣也屬荊州府或曰容城在葉縣西未知孰是孔氏穎達曰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秋元公子結元年獲麟之歲也戰國初楚滅之

皇清經解卷八百九十七終　[illegible]校

經義叢鈔　學海堂

春秋大事表　無錫顧棟高著　錢塘嚴杰補編

春秋時令表敘

春秋開卷書春王正月議者紛然蔡氏尚書傳既主不改時改月之說而文定傳春秋又謂夫子處加春字於月之上謂周本是冬十一月夫子特借以明行夏時之意是皆攷古未核惑於冬不可為春之疑遂至輾轉相誤也後漢書陳寵傳有曰天開於子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地闢於丑地以為正殷以為春人生於寅人以為正夏以為春是子丑寅三陽之月皆可以言正皆可以為春商家而謂周有天下更姓改物於履端初始稱冬十一月以號令天下一年之內首尾皆冬非所以一天下之視聽也周既不改時月矣而謂夫子為周之臣子改冬為春改十一月為正月反王朝之正朔改本國之史書尤不可以訓也今試以經文最顯然者證之隱九年三月大雨震電若是夏正則震電不為災矣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若是夏正則無冰不足異矣蓋自王朝之發號施令列國之聘享會盟與史官之編年紀月較若畫一其餘田狩烝享猶用夏時如蒐苗獮狩禴祀烝嘗則以夏時起事而易其時與月之名若桓四年春公狩于郎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是也此皆其歷歷可見者而傳文內間有一二從夏正者蓋亦有故隱六年冬宋人取長葛而傳書秋劉氏敞謂左明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故致與經錯異可見當時諸侯亦不盡用周正孔氏穎達云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故杞宋各行其祖正朔先儒謂宋行商厤晉行顓頊厤即是建寅故傳書晉國之事多有從夏正者若卜偃與絳縣老人之言可覆也要之其國通行已久習俗使然三代原所不禁而其告於王朝則一稟周之正朔左氏特採錄列國之私史其史官之紀載未經改正故致偶見此一二耳無容以為不改時月之驗也其經文則與尚書符合斷然周正無疑善乎宋子之言曰夫子未筆削以前魯史原名春秋可見以春首時片言破的諸儒無所置喙矣

案春秋周正夏正紛如聚訟宋儒既有冬不可為春之疑而主周正者又於經典一二偶不合之處必欲強以同之是自尋破綻是以後人益增惶惑靡所適從愚謂改正朔即是改時月周斷無僞冬十一月為歲首之理王者之發號施令與史臣之編年紀事自宜畫一斷無不用周正而反從夏正之理惟民俗話言習于夏正已久偶有雜出者在三代原所不禁如毛詩用周正而春日遲遲與秋日淒淒冬日烈烈則不可以周正言以夏時道景于夏時為切也論語行夏之時明言周家改時而莫春曰春服既成孟子通篇用周正而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俱不可以周正言以飲食日用于夏時為宜也惟不必一一強求其同而正無害其為同因得張翠屏先生定本附列于時令表之後其未備者增入之其強合者駁正之而後學者于諸經通達無礙無齟齬不合亦無勉強求合之病而春秋王正月之為周正益瞭然無疑矣其于經學未必無小補云僖十五年韓之戰及昭三十二年城成周與經所書前後俱差兩月經用周正傳因晉俗而用夏正此便瞭然杜預載汲冢書記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為魯隱之元年正月其紀年篇皆用夏正先儒謂晉封太原沿唐堯之故俗理或有之然看來成周盛時原所不禁不特周也亦通三代之所不禁看豳風稱一之日二之日公劉當夏之時便已自以子月起數周有天下遂定為正朔但不曰正而曰一以避時王之尊號至武王伐商之年商命未改猶曰稱一月壬辰不敢遽用正字詩書所稱同一揆也文王於殷時系易於臨卦曰至于八月有凶亦用子月起數八月為夏之六月夏殷時不禁豳周之用子正周時獨禁晉之用寅正乎若三代果有此禁則啟之罪狀有扈氏只當云怠棄夏正不當云怠棄三正矣孔子大聖人為周之臣子不當教顏淵以行夏之時矣當日答顏淵只是現在侯國有用顏子為政者便當行此數事非必謂代周而有天下更姓改物然後行夏之時也孔子時不比孟子時以扶起衰周為念若謂百年之後代周而王者當如此則孔子教顏淵乃是懸空說話不是現在可行之事豈聖賢商畧治道之實乎可見當時原是通用在聖人亦看得平常又何疑于晉之用夏正也（古夫之言以為孔子答顏淵行夏之時謂顏子得志行道改朱天命當如是商湯使顏子未能改其天命則亦將從時也之制不得擅用夏時其說大荒謬顏子當日是布衣當行改革大命之理蓋未知夏殷周三正原通行故自）其

謂秦以寅月書正節以十月為歲首亦未然彼第見呂不韋作月令用夏正故云然不知秦亦改時改月亥月竟稱春正月至寅月已稱夏四月矣沿至漢高惠文景之世猶然至武帝太初定厤改用夏正史官因追改前年月獨漢元年冬十月失於追改猶仍秦舊故有五星聚東井致高允之疑其實秦之冬十月乃夏正之七月七月初未交中氣猶未離六月躔度日在鶉火與東井秦分鶉首猶是隔宮相望金水二星附日而行故俱得會於此漢初司星者原不錯因後來史官失於追改後人疑為夏正之十月則日躔析木之次與鶉首秦分隔離七宮金水無會聚之理秦之改時改月無所見此一條其大彰明較著者也詳見唐顏師古漢書高帝紀注及宋劉攽貢父說中顏劉俱在史前而史援引張說未及辨正可見攷核精細之難也

又案秦時置閏俱稱後九月蓋是時厤法不講不知隨時置閏之法都堆積在歲終春秋末年已有此病此亦秦改時改月之一證也秦史只稱為閏十二月漢太初以後追改為後九月耳

春秋朔閏表敘

余讀春秋每書日食譏閏不得其解據先儒舊說春秋不應置閏而置閏者凡二（見昭二十五年六月有食之及文元年閏三月）應置閏而失不置者凡三（見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乙亥朔日有食之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至日食之非朔七多穀梁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及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諸儒皆以為日無頻食法日月無頻交之理不交無從有食歷千年間有指摘又經傳中日月多有互異孔穎達曰凡異者多是傳實而經虛以余攷之亦有經不誤而傳誤者有經傳俱不誤而杜以駁正經傳反致誤者孔氏雖能發明杜氏之義而無能救正杜氏之失至宋儒益務以義理為穿鑿不攷本末激空臆斷至使千年經義沈霾蝕于附會之儒生鹵莽之老宿甚可歎也歲癸亥華生綱從余遊年二十三歲性敏而有沈思余教以推求春秋朔閏之法以方幅之紙一年橫書十二月每月繫朔晦于首尾細求經傳中之干支日數不合則為置閏始猶礙其紙幅十年以後廻刃而解其合者凡十九不合者前後

年不過差一兩日因經傳之日數以求晦朔因晦朔之前後以定閏餘與杜氏長厤不若要其差異者則爲著論駁正之乃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迹指掌可數紛者列前而後儒之憑空鑿造都成瓦解試約舉三四事言之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再赴也杜謂甲戌前年十二月廿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今考桓四年冬當有閏十二月甲戌實是正月廿一日而己丑則二月七日也是經書正月甲戌不誤第甲戌之下當有闕文己丑之上脫二月兩字耳傳不知而誤以爲再赴杜猶不知而誤以今年之日爲之前年亦失不置閏故也昭元年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甲辰朔烝于溫杜以甲辰爲十二月朔謂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誤不知是年當閏十月不可依長厤作閏十二月經傳皆有十一月己酉己酉先甲辰五十五日則甲辰非十二月朔可知服虔云甲辰夏十一月朔也蓋夏之十一月於周爲正月晉烝以孟冬而趙氏以仲冬烝于家廟傳以烝本冬祭不可繫之來年而甲辰實正月朔故特變其文先言十二月晉烝而後言甲辰朔此明係兩月事趙氏之烝自在明年正月傳紀晉事自用晉之夏正耳杜不知傳文書法之變誤以來歲之日屬之今年由置閏失所故也更有經傳俱不誤而杜孔誤者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日食鼓用牲于社左傳曰非常也左氏之意蓋謂正陽之月日食爲非常之變異爾是解所以鼓用牲之故而杜釋爲非常鼓之日由置閏失所誤使七月爲六月夫不應伐鼓而伐鼓不過失于謹愼未足重煩聖筆而正陽之月受陰氣虧損乃災異之大者杜不舉其大而舉其細何爲乎今推算辛未確是六月朔日自莊元年閏十月至二十四年閏七月凡九置閏正合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之數而孔氏曲從杜說反謂二十四年八月以前誤置一閏所以使七月爲六月此經傳俱不誤而杜孔自誤也又有杜孔俱不誤而後儒以意推求而誤者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去凡四十二日杜孔俱云日誤而胡文定指爲閏月經不書謂是喪服不數閏之證呂氏本中至反駁杜孔爲非殊不知置閏須通計兩年上下若此年十二月置閏則來年二月安得有癸卯五月安得有庚午乎今推算閏當在來年之八月此宋儒不致經傳前後橫空臆度並不信杜孔而失之者也此卷獨多約有一百八十餘頁就一卷中論後四卷學者執是求之以上下數千年諸儒議論如堂上人判堂下人曲直又如執規矩以量物毫髮不容少錯余于此用心良苦而位置閏月排列朔晦與華生經始華了師道改正之力爲多嗚呼艱難哉余往懷此志六七年而苦無端緒爲恭興勝峯陳先生有書六卷屢郵書求其合刻而不獲而臨川師有春秋年譜一書亦未見示亡兒炳從旁贊曰是不難從經傳日數求之足矣此事兒請任之余呵之曰爾何知炳不敢言而退今幸是編成書二華之能成吾志而又恨亡兒之不得與成其事也爲涔然者久之

附自隱元年至哀十六年孔子卒止通計二百四十四年論常厤法當有九十閏今據經傳月日推校得八十七閏杜註于襄二十七年頓置兩閏十一月以應天正合來凡八十九閏通計少一閏

又左傳襄九年十一月下有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杜註謂此年不得有閏月當是門五日之誤將此不算外通計表內閏月見經者二見傳者七

凡長厤失不置閏今增置者三桓四年閏十二月莊二十年閏十二月成十二年閏五月長厤錯置閏今例去者一莊二十九年閏二月其置閏稍有後先今改正者五僖八年閏十一月今改九年閏七月文八年閏七月今移至九年昭元年閏十二月今改閏十月八年閏八月今改十年閏五月哀五年閏十月今作閏十二月皆據經傳上下月日參校不敢曲爲遷就餘悉同長厤

案公穀二傳說晦朔多難信公羊于僖十六年春正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云何以不日晦也是非晦而謂之晦又云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因于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成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楚戰于鄢陵俱云晦冥也是實晦而謂之非晦何休又云非卑侮之事無取乎言晦朔若進盟奚戰是也謂桓十七年二月丙午及邾婁儀父盟于趡春秋說以丙午爲二月晦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春秋說以丙午爲五月朔今案二月無丙午丙午是三月初四日五月丙午是月之初五日公羊何氏言晦朔者俱謬穀梁于僖十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亦云晦冥同公羊于成十六年甲午晦鄢陵之戰又云遇晦曰晦同左氏俱無憑準故朔閏表不錄一傳

趙氏匡曰公穀于僖十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並云晦冥也據十六年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歲十六年甲午晦晉楚戰于鄢陵並書晦朔則知此言晦者亦晦朔之晦爾古史之記應合書日而遇晦朔必書之以爲厤數之證穀梁于成十六年傳云事遇晦曰晦何得于此獨名晦冥乎

春秋長厤拾遺表序

余既錯春秋朔閏表懼後人不之信因命施生龍淵就註疏中探出杜氏長厤凡百餘條都爲一卷嗚呼長厤一書意當唐初孔氏穎達世猶存今已不可得見獨其吉光片羽流傳於斷楮殘墨之間學者得因是以或見當時之日月誠不可不寶愛而珍惜之也余嘗觀其前後歎杜氏用心精細千年來未有及者顧余嘗疑之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甲子晉侯佹諸卒杜云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如此則九月當爲甲寅朔經有七月乙酉伯姬卒乙酉先甲寅二十九日其年有閏七月無疑杜長厤于八年十一月置閏則是年七月安得有乙酉乎據傳七年冬閏月惠王崩既七年有閏足知八年無閏此杜置閏之一失也昭元年十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杜云己酉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誤是年傳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甲辰朔烝于溫杜云甲辰十二月朔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誤不知是年當閏十月而長厤誤作閏十二月故反疑經傳爲誤己酉實十一月五日而甲辰爲來年正月朔由晉用夏正本十一月事故傳繫之今年耳此杜置閏之再失也昭九年四月陳災傳曰火出而火陳杜長厤以爲八年不應有閏而候置閏八月故四月得火見于致上下傳文八年實無閏如八年有閏則九年二月安得有庚申十年五月安得有庚辰是閏在十年五月以後明矣周之四月夏正二月昏弧中旦建星中則夜半時大火得見東南不必前有閏月此杜置閏之三失也僖十五年十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傳在九月明是晉用夏正故經傳互異而杜以爲從赴以傳之壬戌爲九月十三日以經之壬戌爲十一月十四日傳紀晉事往往與

經先後兩月凡經書春者傳皆在前年之冬豈得盡以爲從赴此由不知經從周正傳從夏正誤混爲一致令時日違錯此又杜之四失也夫日月之差爲其小小者耳而聖人之書法其宏綱大指未必不係于是是可不爲鄭重而推究之歟以杜氏之精細猶不免差謬若此恨不能起先生于九原而爲之指正其闕失也雖然杜氏迄今二千年其長厤之存于今者千百之十一耳然卽此十一求之以攷見當時之日月先生有知應引爲繼起之有人則余小子曷敢多讓謹就此百餘條內其標明日月者推明是月爲某朔以余所推合之其不同者既具論如右其同者識明一同字與朔閏表相表裏俾學者知今日之推求非無根據而先生之長厤幾如碎鼎之復完晉唐以來不獲睹之書至此復燦然大明于世好古之士有不歎爲千年法物一旦復出矣乎

春秋列國疆域表敘

昔武王大封列侯各有分地至春秋時猶存百二十四國稅安禮爲作春秋指掌圖以明之余謂是不可圖也若從其始封則與春秋時之疆境不合若從春秋當日則二百四十年中強兼弱削月異而歲不同當以何年爲準而圖之卽以周與晉楚論晉之始封太原百里之地耳其後獻公滅耿滅霍滅魏拓地漸廣而最得便利者莫如伐虢之役自澠池迄靈寶以東崤函四百餘里盡虢畧之地晉之得以西向制秦秦人抑首而不敢出者以先得虢扼其咽喉也至文公啟南陽奄有覃懷後經營中原追逐戎狄凡衞河以北殷墟之境之役于狄及邢之滅于衞滑之滅于秦者晉盡取之于是東及朝歌北盡邯鄲自河南之彰德衞輝至直隸之大名廣平順德悉爲晉有而謂晉猶昔日之晉乎楚封丹陽蓋在今歸州東南七里至文王滅鄧縣申息封畛于汝此時已涉河南南汝之境以後蠶食諸夏鄧及唐葉皆南陽府地也江黃道柏蓼胡沈皆汝寧府地也最後城州來居巢鍾離則更侵入鳳陽廬壽之境而謂楚猶昔日之楚乎至周之東都鄭氏詩譜云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畿內方六百里逮後南陽入于晉祭地入于鄭伊川入于陸渾日朘月削故襄王以前猶能興師伐鄭伐翼襄王以後如病痿躄不能起王畿已非復東遷之舊況在小國乎夫弱小之日就微滅與大國之漸肆吞併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故曰是不可圖也夫不原其始封則不明先王星羅棊置犬牙相錯之至意而不極吞併所至則又無以識春秋當日之大勢故自王畿以下凡晉楚諸大國先區明其本境以漸及其拓地之疆域終春秋之世而止而小國亦還其始封末云後入某國爲某邑庶前後之疆索瞭如而廢興之故亦從可概睹矣

周東遷後王畿疆域尙有今河南懷慶二府之地兼得汝州跨河南北有虢國桃林之隘以呼吸西京有申呂南陽之地以控扼南服又名山大澤不以封虎牢崤函俱在王畧襟山帶河晉鄭夾輔光武創業之規模不是過也平桓莊惠相繼百年號令不行諸侯擅竊王不能張皇六師更復披析其地以爲賞功酒泉賜虢虎牢賜鄭至允姓之戎入居伊川異類逼處莫可誰何晉滅虢而鎬京之消息中斷楚滅申而南國之窺伺方張至溫原蘇忿生之田與鄭復以賜晉則舉大河以北委而棄之由是懷慶所屬七縣原武屬鄭濟源修武孟縣溫縣屬晉王所有者河內武陟二縣及河南府之洛陽偃師鞏縣嵩登封新安宜陽孟津入澠汝州之伊陽魯山許州府之臨潁縣與鄭接壤而已

周疆域論

論曰嘗讀詩至召旻之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喟然歎曰此其故春秋盡之矣周自平王東遷尙有太華外方之閒方六百里之地其時西有虢据桃林之險通西京之道南有申呂扼天下之膂屛東南之固而南陽肩背澤潞富甲天下轘轅伊闕披山帶河地方雖小亦足王也故桓王之世猶能興師以號召諸侯虎牢屬鄭仍復收之至惠王始與鄭以武公之畧張弛自如皇綱未盡絕于天下也而孱弱不振日朘月削楚滅申而東南之蔽失晉滅虢而西歸之道斷至襄王以溫原畀晉而東都之事去矣然論者謂襄王之失計此又非也在桓王時已嘗以十二邑易鄔邢之田于鄭鄭不能有而復歸諸周周復不能有而强以與晉如豪奴悍僕主人微弱不能制而擇巨室之能者使治之至襄王時已視爲棄地固不甚愛惜也晉得之而日以强周日以削至祭入于鄭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楚伐陸渾而遂觀兵周疆矣然則詩人所歎息痛恨于日蹙國百里者其此之謂歟謹志其疆域而歷敘其朘削之所由使後之論周事者有考焉

魯國在春秋實兼有九國之地極項鄣邿根牟魯所取也向須句郚鄅則邾莒滅之而魯從而有之者也其疆域全有兗州府之曲阜寧陽泗水金鄉魚臺汶上濟寧州嘉祥八州縣之地後兼涉滕縣鄒縣嶧縣與邾接境又泰安府之泰安縣與齊接境兼有新泰縣萊蕪縣沂州府治及費縣沂水縣曹州府之鄆城縣爲魯西鄙鉅野縣爲獲麟處城父縣單縣爲高魚邑涉范縣界又兼涉青州府之安邱諸城二縣與莒接境又河南陳州府項城縣爲魯所滅項國地又涉江南之海州跨三省共二十六州縣

魯疆域論

論曰余讀春秋至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歐陽子曰西狩言遠也嗚呼魯之東西境盡之矣余嘗往來京師親至兗州魚臺縣訪隱公觀魚處詢之土人云距曲阜不二百里又北至汶上爲齊魯接界俱計日可到其地平衍無高山大川爲之限隔無魚鹽之利爲之饒沃故終春秋之世常畏齊而附晉又其西南則宋鄭衞及邾莒杞鄫諸國地犬牙相錯時吞滅弱小以自附益祊易之鄭防取之宋須句取之邾向鄫取之莒而邾則空其國都致邾衆退保嶧山與莒爭鄆無寧日逮晉文分曹地則其東昌府濮州西南而越既滅吳與魯泗東方百里地界稍稍擴矣然終不能抗衡齊晉豈特其君臣之孱弱亦其地當走集以守則不足以固以攻則不足以取勝也徒以周公之後世爲望國爲晉楚所重故楚靈爲章華之臺而蘧啟彊特致魯侯以落之好以大屈至戰國時猶存于諸姬最爲後亡豈非周公之明德遠哉

齊國在春秋兼併十國之地紀郕譚遂鄣陽萊七國之滅見於經如莒之故封介根及牟介二國俱不詳其滅之何年其疆域全有青州濟南武定登州萊州五府之地獨青州府之安邱諸城二縣閒入莒地後入魯又東昌府之聊城爲聊聶堂邑縣爲棠邑茌平縣爲重邱泰安府治與魯接境又兼有東阿肥城平陰及東平州斗入兗州府之陽穀一縣沂州府之蒙陰一縣與魯衞錯壤又曹州府之范縣爲齊廩邱及顧地則齊與宋魯衞五國交錯處也直隸天津府之慶雲縣爲齊無棣地

齊疆域論

論曰齊於春秋號爲大國然以山東全省計之袞州強半屬魯泰安與魯參半東昌與衛錯處他如青州濟南登地犬牙其間齊所全有者武定登萊三府及曹沂所屬數縣而已其形勢要害不如晉幅員廣遠不如吳楚徒以東至海饒魚鹽之利西至河濟稱帶之固南至穆陵有大峴之險北至無棣收廣莫之地用管子之計官山府海遂成富强爲五伯首豈惟地利抑亦人謀之善也然管子以圖伯者陳氏亦用以竊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以國爲餌卒成篡奪器一也而操之者則異豈非得其人則用以興失其人則遂以亡者歟

晉國所滅十八國又衛滅之邢秦滅之滑皆歸于晉景公時則滅眾狄盡收其前日蹂躪中國之地又東得衛之殷墟鄴之虎牢自西及東延袤二千餘里有山西全省又有直隸大名府之元城縣爲沙鹿山晉所取之五鹿地廣平府之邯鄲成安清河永年四縣順德府治與邢臺任唐山三縣俱與衛接境眞定府之晉州趙州冀州及藁城欒城柏鄉臨城內邱縣山東東昌府之恩縣冠縣曹州府之范縣與齊魯二國接境又河南懷慶府之濟源脩武孟溫四縣衛輝府之汲縣淇縣輝縣滑縣新鄉縣南自解州平陸縣渡河有河南府之陝州閿鄉靈寶桃林之塞在爲永寧澠池偃師三縣後又得嵩縣陸渾地與周接境其西自蒲州永濟縣渡河有陝西同州府之朝邑韓城澄城白水四縣及華州華陰縣又延安府爲晉河西上郡西安府之臨潼縣爲所滅驪戎地商州爲晉上雒及莵和倉野之地俱與秦接境後既戎地入秦爲侯麗地跨五省共二十二府五州

晉疆域論

論曰晉當春秋之初翼侯中衰曲沃內亂不與東諸侯之會盟疑于荒遠之地然其地實近王畿是時周新東遷列侯未甚兼併沈姒蓐黃處在太原虞虢焦滑霍楊韓魏列于四境晉于其中特彈丸黑子之地勢微甚而桓莊之時猶能命諸侯以討有罪曲沃之叛也王命虢公伐曲沃至翼侯滅矣而虢仲芮伯荀侯賈伯同日興師庶幾方伯連帥之義安在江漢常武不可再睹哉而釐王貪其寶賂列爲諸侯肆其狂猘吞滅小國自武獻之世兼國多矣以不赴告故經不書不復可攷見蓋天下之無王自晉始及勢旣強大乃復勤王以求諸侯周室之不亡復于晉重有賴焉自滅虢據崤函之固啟南陽扼孟門太行之險南據虎牢北據邯鄲擅河內之殷墟連肥鼓之勁地西入秦城東軼齊境天下扼塞鞏固之區無不爲晉有然後以守則固以攻則勝擁衞天子鞭笞列國周室藉以綿延者二百年是猶倒持太阿之柄以與人而復假之以自衞也然使晉不兼併諸國周亦無能聯絡形勢以自強何則周行封建其勢散而晉併列國爲郡邑其勢聚封建之不如郡縣自春秋之世不已較然哉

楚國在春秋吞并諸國凡四十有二其西北至武關在今陝西商州東少習山下文十年傳子西爲商公即商州之雒南縣也與秦分界其東南至昭關在今江南和州含山縣北二十里昭十七年吳楚戰于長岸即和州南七十里之東梁山與太平府夾江相對是也與吳分界其北與河南之汝寧府南陽府汝州與周分界其南不越洞庭湖至有今湖北十府八州六十縣之地惟隨州爲隨國僅存又全有河南之汝寧南陽二府光州一州又闕入汝州之郟縣魯山縣河南府之嵩縣開封府之尉氏縣許州府之郾城縣及禹州與鄭接境四川夔州府之奉節縣與巴接境江西之南昌南康九江饒州與吳越錯壤又全有江南之廬州鳳陽潁州三府及壽州和州之地江寧府之六合太平府之蕪湖徐州府之碭山則與吳日交兵處也後廬壽之地多入于吳

楚疆域論

論曰余讀春秋至莊六年楚文王滅申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天下之勢盡在楚矣申爲南陽天下之脊光武所發迹處是時齊桓未興楚橫行南服由丹陽遷郢取荊州以立根基武王旋取羅鄀爲鄢郢之地定襄陽以爲門戶至滅申遂北向以抗衡中夏然其始要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平王東遷即切切焉戍申與甫許豈獨內德申侯爲之遣戍亦防維固圉之計有不獲已逮桓王莊王六七十年之久楚之侵援日甚卒爲所滅自後滅呂滅息滅鄧南陽汝寧之地悉爲楚有如河決魚爛不可底止遂平步以窺周疆矣故楚出師則申息爲之先驅守禦則申呂爲之藩蔽城濮之敗而子玉羞見申息之老楚莊初立而申息之北門不啟子重欲取申呂以爲賞田而巫臣謂晉鄭必至于漢申之係于楚豈細故哉故論當日楚之形勢東拒齊則召陵之陘爲咽喉之塞西拒晉則少習武關通往來之道南面扞吳則鍾離居巢州來舵爲重鎭迫州來失而入郢之禍始兆楚之植基固而形勢便使周厲猶綿延四百年不遂併于楚者桓文之力也

案王風揚之水先儒謂譏平王忘父仇內德申侯爲之遣戍者非也蓋申侯可仇申之地自不可棄戍申自不容已但不當使畿內之民戍耳平王若能發憤興師命方伯連帥南向討楚侵援之罪申自不煩戍即云戍亦當使方伯連帥當其役何至使畿內之民反爲侯國遠戍是足顧居上首顧居下詩所以致怨于平王之微弱也言激揚之水至不能流一束薪喻以天子之威令不能役使羣侯也彼其之子指方伯應戍申者而言不與我戍申言當時方伯不能爲王家効命而使我獨當此苦所以懷思而欲歸也如此纔與興意浹洽有味朱傳以之子指其室家則與束薪意一毫無涉上下文不聯貫矣至謂內德申侯亦非詩明言三國戍申戍甫戍許甫即呂也後申呂俱爲楚滅而許役屬于楚此時楚之侵援三國已被其禍戍自時勢不得不然平王豈有德于呂許二國者哉且詩併彼其之子俱係睽惡之辭外之之辭如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猶言乃如之人朱氏已云耳若詩人謂其室家豈宜作此等語余因春秋而備論揚水之義如此

宋國在春秋兼有六國之地併偪陽曹三國其見于經者也杞戴及彭城則經傳俱不詳其入宋之年而地實兼併于宋其封域今有河南歸德府一州八縣之地開封府之杞縣封邱縣有宋之長邱蘭陽縣有宋之戶牖衞輝府之滑縣有宋之城鉏陳州府治之睢寧縣有宋樫地西華縣有宋鬼閻地又江南徐州府之銅山縣沛縣蕭縣潁州府之太和縣山東兗州府之金鄉縣等縣泰安府之東平州後滅曹又得曹州府之曹州菏澤縣定陶縣其跨三省九府二州二十三縣之地

宋疆域論

論曰余嘗過汴梁取道鳳陽由歸德以西歷春秋吳楚戰爭地及杞宋衞之郊慨然思曰周家基布列侯各有分地豈無意哉蓋自三監作亂武庚反叛周公誅武庚而封微子于宋當非偶

則嘗曰武庚國于紂都有孟門太行之險其民易煽其地易震而商邱爲四望平坦之地又近東都日後雖子孫自作不靖無能據險爲患哉故殷之遺民屬之懿親康叔而杞宋接壤俱在開歸雖特制馭亦善全先代之後宜爾也入春秋時宋乃有彭城彭城俗勁悍又當南北之衝故終春秋之世宋最喜事齊興則首附齊晉興則首附晉悼公之再伯也用吳以犄楚先用宋以通吳賓于彭城取道楚之拔彭城以封魚石也非以助亂實欲塞夷庚使吳晉隔不得通也晉之滅偪陽以畀宋也非以德宋欲宋爲地主通吳晉往來之道也蓋彭城爲宋有而相爲楚地偪陽爲楚與國皆在今沛縣境如喉咽中之有物宋有偪陽而吳晉相援如左右手矣故當日楚最仇宋嘗合鄭以犄宋亦最力迨悼公已服鄭不復恃吳吳闔閭之世力足以制楚不復專賴晉而宋于是晏然無事是彭城之係于南北之故者非小而宋常爲天下輕重者以其有彭城也自後吳日強橫齊魯俱被其毒害而宋始終不受兵亦以前日爲東道主之故而黃池之役吳歸道自商魯王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蓋杞宋舊封其非險阨之地久矣

衛國衛之始封兼三監之地封域本大後再遷至帝邱其舊封多入于晉稍迫狄矣春秋之初霸令未興諸侯多務兼併以自益而衛以介在齊晉宋魯四面皆大國無所侵削又屢經狄難崎嶇遷徙其地有今之直隸大名府開州及府治元城縣魏縣長垣縣廣平府之邯鄲縣爲邯鄲邑旋入晉河南衛輝府之淇縣爲始封之朝歌汲縣爲河內輝縣爲百泉後俱入晉僅有滑縣之楚邱及漕地耳又兼涉懷慶府修武縣界有彰德府之安陽縣內黃縣林縣歸德府之睢州爲襄牛地又錯入開封府之封邱縣山東曹州府之濮州爲城濮地曹縣爲楚邱地又錯入兗州府之陽穀縣泰安府之東阿縣其地多奇零與諸國交錯其跨三省十府三州十二縣之地其入晉之地不在內

衛疆域論

論曰衛地西鄰晉東接齊北走燕南扼鄭宋楚之與晉爭伯也爭鄭宋而衛不受兵以鄭宋南面爲之蔽也晉文城濮之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蓋欲爲遠交近攻之計結衛以折晉之左臂使晉不得東向爭鄭也故晉文當日汲汲焉首事曹衛豈惟報怨之私亦事勢有不得不爾晉欲救宋則不得不先伐衛晉欲服鄭則不得不先服衛衛服而鄭魯諸國從風而靡矣蓋衛踞大河南北當齊晉鄭楚之孔道晉不欲東則已晉欲東則衛首當其衝曹衛以北方諸侯而爲楚之役天下幾不復知有中夏此晉之用兵所以不獲已也自是以後衛幾同晉之鄙邑其曹濮之地與齊犬牙錯互宣成之世衛屢受齊師每有齊師則乞援于晉至春秋之季年晉鄭之大夫擅權孫林父以戚如晉晉取衛懿氏六十與孫氏戚近帝邱衛都肘腋之地世爲孫氏邑自是衛非復衛有并不爲晉有而爲晉鄭大夫所營狡兎之三窟也失其地利首受強鄰之見侵繼受叛臣之桀驁衛之爲衛亦可哀矣哉

鄭國桓公武公當幽平之世以詐取虢檜之地其地當中國要害四面皆強國故雖以鄭莊之奸雄無能爲狡焉啟疆之計終春秋二百四十年僅再滅許肆其吞噬而已而虎牢入晉犨櫟郟入楚鄭之封疆亦蝕于晉楚焉其地有開封府之祥符蘭陽中牟陽武鄢陵洧川尉氏鄭州河陰汜水滎陽滎澤凡一州十一縣亦兼涉杞縣與楚接界陳留與陳接界封邱與衛接界許州府爲所奪許國之地禹州爲櫟都汝州之魯山郟縣本楚以餌鄭旋復爲楚奪又闌入衛輝府之延津縣河南府之登封縣鞏縣偃師縣陳州府之扶溝縣懷慶府之武涉縣歸德府之睢州其地俱在今河南一省其闌入直隸大名府之長垣縣者爲祭仲邑東明縣有武父地僅彈丸黑子而已

鄭疆域論

論曰鄭當幽王之世王室未遷遽興寄帑之謀懷取虢檜之國而有其地首亂天朝之疆索鄭誠周室之罪人矣入春秋後莊公以狙詐之資倔強東諸侯閒是時楚僻處南服而晉乃內亂莊公與齊魯共執牛耳其子昭公厲公俱梟雄絕人使其兄弟輯睦三世相繼鄭之圖伯未可知也乃三公子爭立卒歸厲公與虢弭定王室庶幾桓文勤王之義然自是而楚患興矣齊晉迭伯與楚爭鄭者二百餘年是時鄭西有虎牢之險北有延津之固南據汝潁之地恃其險阻左支右吾蓋滎陽城皋自古戰爭地南北有事鄭先被兵地勢然也至子產之世而虎牢已先屬晉犨櫟郟已先屬楚鄭之地險盡失徒善其區區之辭命以夫義折服晉楚雖以楚靈王之暴橫莫敢淩侮蓋亦人謀之臧匪關地勢矣然自後三家分晉而韓得成皋卒以滅鄭則鄭之虎牢豈非得之以興失之以亡者哉

秦國以西陲小國乘周之亂逐戎有岐山之地是時兵力未盛西周故物未敢覬覦也值平桓懦弱延及寧公武公德公以次蠶食盡收虢鄭遺地之在西畿者垂及百年至穆公遂滅芮梁壘爲王城以塞西來之路而晉亦滅虢東西京隔絕由是據豐鎬故都判然爲敵國與中夏抗衡矣然滅滑而滑爲晉有不能越崤函以東一步滅鄀而鄀爲楚有不能越武關以南一步其地有鳳翔府延安府平涼府秦州西安府商州同州府乾州不越陝西一省其同州府與商州之地猶與晉楚錯壤

秦疆域論

論曰秦與晉以河爲界河以東爲晉河以西爲秦然秦當春秋時疆域褊小非特隔于函關之外爲晉所限閡而不得出也攷史記繆公立五年而晉獻滅虞虢是時新立初起岐雍基業未固而晉武獻已絕盛滅虢而桃林已舉秦之門戶在晉肘腋中矣後晉文公初伯攘白翟開西河魏得之爲西河上郡白翟之地爲今陝西延安府東去山西黃河界四百五十里至戰國惠王六年魏始納陰晉八年納河西地十年納上郡十五縣陰晉今華陰縣河西孔氏曰同丹二州丹州今延安府宜川縣上郡爲延安以北又惠公之世韓之戰曰寇深矣若之何可見晉之幅員廣遠斗入陝西內地不始于文公時此亦可爲秦晉疆域之一證也故終穆公之世未嘗一日忘東向其援立惠公也實貪河外列城之賂蓋欲圖虢之故地以爲東出之謀既而韓之戰秦始征晉河東未幾復屬于晉秦之不得志于晉可知也迨初立文公秦欲納王而晉辭秦師獨下文公梟雄賴秦之力而實陰忌之必不使勤王之舉得分其功晉之抑秦又可知也至其季年日暮途遠背約與鄭盟已復襲鄭懸師深入年老智昏而穆公之始終不忘東向其情蓋汲汲矣其後絕晉日尋干戈少梁北徵彭衙刳首迭有勝負然終不能越河以東一步蓋有桃林以塞秦之門戶而河西之地復犬牙于秦之境內秦之群息晉無不知二百年來秦人屏息而不敢出氣者以此故也至孝公發憤東地渡洛魏人納地恐後而河西始悉爲秦有吳起

去西河而在蒲無故哉

吳國武王定天下此時泰伯子孫已自立于勾吳武王因而封之時大江以南尙爲蠻夷之地分茅胙土之所不及非若中原齊晉星羅碁置也故其地最廣遠春秋初尙服屬于楚自後寖強遂爲勍敵而其所并吞之國亦歷歷可紀焉大抵北出則攙廬壽東出則向番陽其地略有江南全省而徐州屬宋廬鳳屬楚安慶屬舒最後廬鳳亦入于吳而入郢之禍自此始太平府則與楚之和州[illegible]對岸江寧府則與楚之六合爲棠接境其自浙之嘉興以及湖州杭州則與越日相角逐之區也其自浙之嚴州以及江南之徽州江西之饒州則與楚日相窺伺之地也方輿家以江西全省亦俱爲吳地然于經傳無所見第存其說如此云

吳疆域論

論曰余攷春秋吳疆域而竊有感于明祖之事也當明祖與張陳相持而劉誠意謂陳氏勢居上游宜先定陳當日之分界與春秋時吳楚略相似而明祖之地較吳尤迫狹日汲汲于池州太平徽寧廬鳳之地逮得南昌而守之一戰遂覆陳氏嗚呼此春秋闔閭入郢之勢也夫長江之險吳楚所共而楚居上游故長岸之戰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游何故不吉卒得其乘舟餘皇故吳楚交兵數百戰從水則楚常勝而從陸則吳常勝楚以水師臨吳而吳常從東北以出楚之不意當其始報楚也卽伐巢伐徐伐州來爭鬬于廬州鳳陽之閒蓋欲自上而瞰下子重之克鳩茲也爲今太平之蕪湖此用水也而吳報之伐楚取駕則在廬之無爲矣楚靈之克朱方也爲今鎭江之丹徒此用水也而吳報之取棘櫟麻則出碭山與汝寧矣至昭二十三年州來入吳州來爲今之壽春以淮爲固撤楚之藩籬而據其要害而入郢之禍兆矣當日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淮汭卽州來豫章今南昌舍舟爲沈船破釜之舉陸路出南昌爲出奇擣險之謀欲避所短而用所長懸師深入千里襲人蓋亦逆知楚其不仁而後敢出此使當日但歛兵持重勿與交鋒絕其餉道吳人輕銳師老欲歸正不必爲毀舟與塞城口之計正欲徐行驅之吳人遇險則必爭舟以濟爭則必亂半渡擊之可使隻輪不返故當日楚之失計在速戰而吳亦第僥倖而一得也使第固守鍾離居巢州來三城屹然不動而多方以撓吳緊其亟肄之策吳既不得志于東北必不能由水道以窺楚而吳且坐困矣故明方事廬鳳而旋得南昌則爲折其左臂吳先有豫章而兼得州來則爲扼其喉吭申公子胥之謀略與明祖君臣前後一揆矣夫地勢何常人能用之則勝厥後越兼吳之地而卒覆于楚豈非楚常得地勢之便哉

案此論猶仍舊說以豫章卽南昌其實豫章非南昌也另有論見後

越國越自少康初封歷商至周初千餘歲武王因其舊而不改延及春秋之季又五六百年至允常始與吳相戰伐見于經傳然封域極隘國語與越絕書所載不同其北向所至曰禦兒曰平原皆在今嘉興一府之地其西南至于姑蔑越絕書作姑末則在今衢州府龍游縣然昔人稱餘汗爲越地淮南王安謂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汗界中通典亦謂爲越之餘則自江西廣信至饒州皆越之西界國語所云姑蔑蓋未盡矣余嘗歷淮揚至餘杭盡吳之境又親至左蠡而知越大夫胥犴勢王于豫章之汭實在今鄱陽湖蓋鄱陽爲楚餘干爲越分時湖之兩岸楚越相錯諸王乘舟應在于此若北出則千餘里皆吳地越方仇吳豈能以孤軍徑行其地而與楚會耶其地全有浙之紹興寧波金華衢溫台處七府之地其嘉杭湖三府則與吳分界由衢歷江西廣信府至饒之餘干縣與楚分界

越疆域論

論曰越自允常始見春秋再世至勾踐遂成伯業天子致胙五傳而至無疆而卒爲楚所滅竊怪勾踐以廣運百里之地而能覆二千里之吳其後世地兼吳越而楚滅之如反掌之易其故何也曰其故仍勾踐自貽之也當其滅吳而不能正江淮以北使楚東侵廣地至泗上是爲畫江自守之計棄其地利以與人其得延至五世幸矣昔人有言守江不如守淮守淮必宿重兵于廬鳳徐泗而後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當吳之與楚角也爭鍾離州來居巢三邑七十餘年而後取之迨既得州來而入郢之勢已兆故孫氏之保江東也守濡須與魏爭合肥東晉之有江左也覆苻堅之兵八十萬于淝水蕭梁之都建業也敗拓跋之衆二十萬于鍾離至汴宋稍稍不振矣而劉揚諸將猶力爭于壽春補壖問而後劉豫不敢南渡夫非昔日吳楚之已事乎越既有吳不能守吳故徽北拋州來西阻豫章而戀戀于三江五湖之利志意驕滿號稱伯王此猶項氏之棄關中而都彭城同一沐猴之見耳楚人既得上游而復兼有廣陵徐泗之地長江帶水策馬可渡勾踐當日豈爲子孫計長久者哉曰勾踐本爲報怨僅吳之荒怠而幸勝之以范蠡之謀畧而不爲一言何也曰吳當日之爭州來也是申公敎之也闔閭之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也是子胥敎之也皆當創業之始志意明銳故其言易入至謀夫若與越行成子胥且以屬鏤死耳使少伯復進說于志得意滿之餘夫安知不從文種之誅乎宜其吞舌高蹈以去也曰項氏棄關中及身而亡而越延至五世何也曰項氏實有雄據天下之志故漢高併力而取之而楚既得廣陵徐泗知越無爭雄之心視爲掌中物而不之忌而越兵力尙強故且相與遷延待其自斃兵端而後取之也噫古來披堅執銳如項氏臥薪嘗膽如勾踐而皆坐失天下之大計人皆知爲項氏惜而不知爲勾踐惜也其猶有目睫之見也夫

皇清經解卷八之九十八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九十九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番禺金錫齡覆校

春秋大事表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春秋列國疆域表後敘

或曰周室封建在德不在險信乎曰此爲後王守成者言之也武王既勝殷有天下大封功臣宗室凡山川糾紛形勢禁格之地悉周懿親及親子弟以鎭撫不靖翼戴王室自三監監殷而外封東號于滎陽據虎牢之險西號于弘農陝縣阻崤函之固太公于齊召公于燕成王又封叔虞于晉四面環峙而王畿則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方千里無事則都洛陽宅土中以號令天下有事則居關內阻四塞以守曷嘗不據形勝以臨制天

下哉良奴媢虐禍由內作播遷東周而西虢實爲東西都出入往來之地周有西歸之志不得不問途于虢故平之末年即欲以虢公爲卿士迨乎惠王鄭虢卒定王室蓋晉之圖虢也王曷不赫然震怒命方伯以討罪于晉晉必不敢動乃談笑置之虢入晉而晉日強周日削矣洎惠公之入賂秦以虢略秦若得之則可東向以抗衡于晉雖有文公不能以圖伯而晉之諸臣固不與也雖戰韓見獲秦于此時幾可分晉之半而卒征繕以輔孺子閉關謝秦秦知空名爲質之無用卒歸惠公呂郤諸人可謂智勇絕人者矣秦立文公以後知文公梟雄決不能覬覦桃林以東一步乃借晉師滅鄀鄀近武關穆公之意以爲不得于東猶可經營商雒圖武關以爲南出之門戶而亦終不能有由是二百餘年秦屏伏西陲不敢出以秦地形四塞而函關武關之門戶俱爲他人有也至三晉瓜分秦得其地置關函關入秦而三晉之亡自此始矣嗚呼晉自獻公滅虢以後因守桃林之塞主伯天下者二百年迨三晉之分而後失之而周室東遷不三世而虢已爲晉有捐國之利器以與人而不悟豈非恃德不恃險之說有以誤之也哉

春秋時晉中牟論

河南今日之中牟縣即鄭之圃田春秋定哀時屬晉三卿分晉時屬魏前漢地理志謂趙獻侯自耿徙此非也志既言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地既係魏地趙安得而都之自相矛盾矣至春秋定九年齊侯伐晉車千乘在中牟則與今日之中牟絕不相涉據本註云救夷儀也夷儀前本邢地傳云邢遷于夷儀在今順德府邢臺縣西去河南之中牟六百餘里道里遼不相及一也衞侯如晉過中牟衞本在河北適晉安用更過河南之中牟非途次所經二也孔子適趙聞趙簡子殺竇鳴犢舜華臨河而返此時趙界明在大河以北中牟不得更在河南境三也國語晉侯謂趙武曰中牟邯鄲之肩髀吾欲其令良誰可武曰邢伯可是中牟與邯鄲接近曰後獻侯自耿徙中牟敬侯又自中牟徙邯鄲相去本不甚遠今河南中牟距邯鄲里數與所云肩髀者不合四也趙鞅與范中行相攻哀四年九月圍邯鄲荀寅奔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五年春克柏人遂圍中牟史記亦云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是中牟爲范中行氏邑與柏人俱當在直隸順德府界去大河之南絕遠五也蓋河南之中牟在春秋止稱圃田無中牟之名至漢初始置中牟縣屬河南郡而左傳史記所載之中牟在杜元凱時已不復知其處第云當在河北後人但當存疑不必強爲之說臣瓚謂此中牟當在溫水之上張守節史記正義又以相州湯陰縣西有牟山謂中牟當在其側俱係臆說無明據且春秋傳衞師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褚師圃曰衞未可勝齊師克城而驕不如從齊遂伐齊師敗之克城謂克夷儀則中牟與夷儀當朝發夕至疑當在邢臺邯鄲之閒溫水湯陰二處離此尚遠亦非也

雍正八年春余應河東田制臺聘修河南省志作爲此論力辨今日之中牟非論語左傳史記所載之中牟而舊志竟於縣內載入佛肸墓可發一笑然攷杜氏通典已先誤千慮一失往往有此後閱宛溪氏方輿紀要謂在彰德府湯陰縣牟山之側此亦承張守節史記正義之偽非確然也因思春秋時晉之中牟楚之豫章雖使杜元凱復生亦不能確知其處況更在元凱千五百年後乎

春秋時楚豫章論

先王建國其小者不能五十里若邾滕郳薛近在一縣之地故其時爲邑絕小論語稱十室之邑周官司馬法九夫爲井四井爲邑至十室乃大矣若荊舒吳越地處荒遠井牧之所不及如後世新復之苗疆動輒千百里不可以方域計故今日而欲求春秋之地亦不可概以一州一府當之也嘗讀春秋至吳楚越之傳其稱豫章者凡六見昭六年楚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昭十三年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案徐在泗州北八十里乾谿在今潁州府之亳州房鍾在今潁州府蒙城縣昭三十一年吳人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弦爲今河南光州之光山縣又定二年桐叛楚吳使舒鳩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敗楚師于豫章遂圍巢克之桐爲今安慶府之桐城縣巢爲今廬州府之巢縣舒鳩在廬州府之舒城定四年柏舉之役吳人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淮汭即今壽州案穀梁傳皆爲吳楚鬬爭杜註于前則曰江北淮水南於柏舉之傳則曰漢東兩岐其說又云自江北從子江南不知何所據又昭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歸王乘舟且帥師從王此爲楚越交接豫章當又在楚越之境諸儒求其說而不得或以爲兩地或以爲三地迄無一定然愚嘗考之豫章係寬大之語自江西之九江饒州二府隔江爲江南之安慶府境北接潁亳廬壽西接光黃皆爲楚之豫章地蓋鳳陽以西壽霍光固之境皆近淮壖爲吳楚日交兵處柏舉在湖廣黃州府之麻城縣從壽州循淮而西歷河南光山縣信陽州三關之塞至麻城六百里至漢口九百里杜氏所云豫章在江北淮水南者正當即指淮汭而言蓋是地之總名舍舟于此遵陸亦即在此耳至豫章之汭則爲今日之鄱陽湖無疑何則饒之餘干縣爲越之西境鄱陽縣爲楚之東境俱濱鄱陽湖楚以舟師略吳疆而越歸王乘舟俱在水際舍此更無別處交接總之吳楚越接境之豫章非一地而實非有二名如秦之合稱九江兩郡統謂俱一二千里豈可以一州一縣當之哉漢分秦九江郡置豫章郡蓋亦以春秋之豫章得名然實非當日之豫章地至以南昌爲豫章尤非左傳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壽州至漢口中歷光州信陽州黃州至武昌漢陽夾峙之漢口循淮至漢路徑甚明南昌在其南千餘里無迂道至南昌之事且南昌始終爲楚地于吳無與也史記闔閭十一年吳伐楚取番番今鄱陽縣爲饒州府治而闔閭十一年係定公六年在柏舉之後則當柏舉戰時吳尚未有饒州之地又安得越南康九江二府而遠至南昌也哉愚嘗推廣其說凡列國之邊境地俱極廣遠不止一豫章也楚北境之方城自裕州東北至葉縣唐縣連接數百里齊之無棣今直隸天津府之慶雲山東武定府之海豐皆是晉合溫原攢茅之地俱謂之南陽幾盡懷慶一府之境其所謂東陽者則爲太行山東地非有城邑至楚漢之閒始置東陽郡而秦之河西在今同華二州總謂大河以西則楚西境之豫章由淮水之南盡大江南北連屬彭蠡與吳越俱接境乃其常理非日後始遷于江南也至漢東無豫章地高氏辨之甚明近志乃謂春秋之豫章去江陵甚近引宋武帝討劉毅遣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去江陵城

二十里爲證尤謬後世地名沿譌襲舛甚多卽同時亦有相襲者如戰國時韓之南陽豈可以晉之南陽當之也哉

余作此論實當乾隆之四年時假館九江大孤山堂旅中之書未能傳稽亂錯第反覆就左氏傳臆斷頗矜獨得然亦未敢自信踰年歸里索宛溪氏方輿紀要讀之于南昌府豫章城云鄭道元謂昭六年楚令尹子蕩伐吳師于豫章卽此地非也夫江淮沮洳春秋時舟楫便利未逮今日吳楚所爭實在淮漢之閒鄭氏之言應非篤論因歷舉余所引左氏傳六處幷杜氏前後兩詳謂自昔由江漢之閒以達于淮豫章實爲要害而其地今不可考又稱乾谿在今江南亳州徐在泗州汝在光州則豫章當在近淮之地光州壽州之閒與漢所置之豫章全不相蒙也與余論脗合先得我心不覺大快因知讀書到者實處自然所見略同但未及豫章之㶏爲鄱陽湖第存疑云在江漢之北則越地固不能踰大江而北也餘干爲越鄱陽爲楚後爲吳亦俱今饒州府屬則鄱陽正爲三國結轇之地且此時吳越旣已興兵而楚吳又方搆鬭楚與越通吳人必忌越必不敢出境一步公然與楚交接以犯吳之深怒也若槪云江漢之北越且離境千里顯張從楚以犄吳之械獨不畏吳人壓境問罪近在肘腋耶固知歸王乘舟乃二國于其接境處陰相聯絡又在水際則舍鄱陽左右更誰屬哉余所謂豫章之名廣遠雖不能確知爲何地而可約舉數處以概之但于今日之南昌決無涉耳因閱宛溪氏之說借爲余證而又廣其所未及如此

晉公子重耳適諸國論

左氏敘事其藏鍼不露處要使人統前後㩀而得之向嘗疑重耳避歷遍天下而其返國也卒由秦則當其處狄十二年而行也何不徑之秦以求入而必過衞適齊及其之鄭也又何不入秦而必迂道之楚楚爲蠻夷之國重耳豈不知其不可倚仗而當日之所以爲此者蓋其事勢實有所萬不得已也夫重耳有賢名且多得士夷吾以弟越次而代立其君臣之欲甘心于重耳非一日矣此時爲重耳者藏形匿影側足無所幸有齊狄秦楚諸大國其力足與晉相抗得庇護公子餘如鄭衞諸小邦畏晉令朝下而夕且縶公子而獻于晉耳故其如齊也時當秦歸惠公之明年秦晉新協和未有釁而齊桓方下士故且之齊以求庇逮桓公卒而孝公內亂兄弟相爭諸侯之兵數至不得不更適他國其歷曹歷宋歷鄭特爲過客耳宋方新敗而曹與鄭皆小國由鄭入秦路必由周而道晉殽函之境晉如寺人披者以百騎邀之有餘耳趙衰狐偃𥨊慮之密矣是時楚成方强慨廓大度力足以容公子啟曰卽云公子若返晉國則何以報不穀若送重耳入國之事楚子已身任之會子玉有言而秦穆公來迎公子乃送公子之秦秦楚別有閒道而楚又設兵防衞以備不測則重耳之返國雖藉秦力而楚子實成之故日後猶曰楚君之惠未之敢忘又曰微楚之惠不及此此豈爲當日一饗與不殺之恩而已哉左氏平平敘次入國若公子無故遍遊天下而不知當日之事勢實如此左氏特未嘗明言其故耳逮觀寺人披爲惠公求殺重耳與懷公以狐毛狐偃故而殺狐突而當日之故始瞭然矣謹備列之以告世之善讀左氏者

春秋時楚地不到湖南論

考春秋之世楚之經營中國先北向而後東圖其始封在丹陽在今歸州東南七里爲最南境武文遷都于郢爲荊州府治江陵縣昭王徙郢于鄀爲襄陽府宜城縣頃襄王二十八年秦白起拔郢楚東北保郢陳今河南陳州府治明年又遷壽春爲江南壽州歷世自南而北其所吞滅諸國未嘗越洞庭湖以南一步蓋其時湖南與閩廣均爲荒遠之地如今交趾日南相似計惟羣蠻百濮居之無係于中國之利害故楚亦有所不爭也𥨊嘗徧考詩書及春秋三傳與職方爾雅之文無有及洞庭兩字者至屈原放廢江濆彷徨山澤作爲九歌抒其憤懣乃始曰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蓋楚俗好歌舞淫祠原爲作迎享送神之曲爲湘君湘夫人以寓之逸之使歸于正以寄其忠君愛國之意至始皇侈心浮江至湘山問湘君何神博士所對蓋卽祖屈原之辭而漢儒爲戴記遂有舜崩于蒼梧之說其因襲傳會蓋有自來其實唐虞三代之世湘山洞庭何嘗入職方況舜旣禪禹而必親歷荒遠之地舜崩而二妃以天子之后離其宮闕遠歷萬里裹葬絕域之野此皆必無之事儒者可以理斷者也用是而知尚書蔡傳謂九江卽洞庭之誤而臨川師謂九江卽彭蠡之源而以彭蠡爲九江漢爲北江彝匯江爲中江合爲三江者其說爲斷斷不可易也蔡傳之說祖朱子而實出于晁氏說之蓋以經文過九江至于東陵曾氏以爲湖廣岳州府之巴陵縣在洞庭湖之東不知程氏大昌已駁之謂其絕無根據而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則爲今德安之敷揚山而朱子以廬阜當之廬阜在今江西九江府之德化縣與彭蠡尤近況水經注又云利水出廬江郡之東林鄉西南注江水尚書過九江至于東陵者是也東陵在廬江則九江爲尋陽之九江益可信不誣且劉歆班固應劭皆謂江至尋陽分爲九派晉郭璞江賦亦曰源二分于崌崍流九派乎尋陽隋取之以名郡至張僧監尋陽地記復列其名爲九唐孔穎達引之以釋禹貢賈公逵以釋周禮職方宋樂史寰宇記李宗諤九江圖並宗其說今舍漢晉隋唐宋數千年博雅之說不用而獨取一晁氏說之其立論可謂偏枯矣愚更嘗尋繹經文曰九江孔殷殷者歸往趨向之辭周禮諸侯見于天子曰殷見與朝宗二字畧同是川之取象者洞庭爲大澤不宜立此名義禹貢于大野彭蠡滎波雷夏俱云旣豬旣澤可證也明是九江爲彭蠡之上源彭蠡爲九江之下委殷者歸往之得其正瀦者容蓄之得所歸荊揚二州正是首尾相應則荊州之川爲江漢爲九江其澤爲雲夢揚州之川爲三江其澤爲彭蠡震澤不旣直截了當矣乎況江漢九江合之恰爲揚州之三江尤自一綫不爽也或謂江至揚州更何從分而爲三曰五湖只一太湖也三江只一大江也九河分爲九至入海之處合爲一矣而仍曰九河旣道三江其源歧爲三至入海之處合爲一而仍曰三江旣入有何不可乎往嘗取歸氏有光之論以三江爲揚子江錢塘江吳淞江而取證于國語三江環之自以爲得之矣今乃知其猶未也越在錢塘江之外三江只可云環吳不可云環越孰若大江橫截南區吳越俱在襟帶之內如兩鼠鬭于穴中所云民無所移者益信況吳淞與錢塘爲貢並無其水尤不可取以爲據若如向者蔡傳之說則洞庭至春秋之世當益灼然顯著矣乃嘗反覆左傳而知楚之疆域斷斷然此何也楚靈王淫侈周行無所不至嘗召諸侯以田于江南之夢矣不聞其田洞庭也證一也入鄢之役吳兵東北自光黃來楚宜南走洞庭之野反更西北涉睢以奔隨固證二也昭王論命祀而曰江漢睢漳楚之望不聞其及洞庭湘水之類

詳三也意其時非特不隸版圖且洞庭亦尚微渺如屈原所云洞庭波兮木葉下亦見微波淺瀨可供愛玩無今日浩渺之觀蓋當時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故文人學士多侈言之至雲夢涸而水悉歸入洞庭湖乃始包山絡澤而洞庭山淩其內因以山得名古今來盈虛之數如淸水絕而爲大淸河鉅野涸而爲南旺湖之類川澤之改易多矣豈特疆域之變遷無常所哉

史記越句踐世家與吳越春秋越絕書竹書紀年所書越事各不同論

史記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以北故楚得東侵廣地至泗上與魯泗東之地方百里張守節正義曰泗上謂廣陵徐泗等州則今揚淮以及徐州泗州之地皆棄與楚余嘗著論謂越棄地利不守得延至五世爲楚所滅幸矣後閱吳越春秋有云越旣平吳北渡淮會齊晉諸侯徙都于琅琊竹書紀年云晉出公七年越徙都琅琊水經注亦云琅琊越句踐之故都也越絕書句踐平吳霸關東從琅琊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諸書所載較若畫一案春秋時琅琊爲今山東沂州府其所屬曰照縣向係海曲爲沿海要地疑所謂觀臺望東海卽于此又吳越春秋句踐聽范蠡謀築會稽小城城成而怪山自生本琅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後因徙都琅琊余考越徙都琅琊事不見于左傳國語亦無之吳越春秋與越絕所書皆怪誕不足信然史記云越滅吳兼江淮以北徵之左傳他事多不合據傳文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二十七年越使后庸來正邾魯之界公與之盟于平陽後哀公嘗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公又嘗如越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見于孟子武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季氏之私邑亦在費與琅琊之說相合夫越旣滅吳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徐州本薛地今爲兗州府滕縣非江南之徐州也天子致胙方欲正邾魯山東諸侯之侵界豈其棄江淮不事且旣棄之以予楚矣如后庸使命之往來及出兵侵魯豈反假道于楚耶又范蠡旣雪會稽之恥變姓名寓于陶陶爲今曹州府曹縣益先時吳屢伐魯魯沂曹之邊地吳蓋略而有之哀八年吳嘗伐魯入武城武城人或有田于吳竟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觀此則沂州之地久已爲吳之錯壤越滅吳因有其地則其遷都琅琊蓋盡吳之境與北方諸侯爭衡豈有反棄江淮之地以資勍敵之楚耶且卽如史記所云越自句踐以後五世至無彊中間嘗欲伐齊齊晉與吳接境與越之故土遠隔江淮若句踐棄江淮以北則其後世必不能復拓有吳境與齊遠不相及無緣有伐齊之事則史記之自相矛盾更較然矣蘇子由謂史遷淺陋而不學疏畧而輕信而于地里尤疏舛余旣据其說作越封疆論復附識他書所見于此以俟後之博學者攷焉

春秋列國爵姓及存滅表敘

余旣輯春秋疆域自成周以迄齊楚秦晉凡十一國而當日之形勢如鱗次櫛比犬牙相錯凡行軍用師出入往來之迂直遠近及築城戍守之輕重疎密莫不瞭然具見繼爲原其封爵之所由及其姓氏與小國之入于某國爲某邑而春秋之列侯始而星羅棋布繼而彊兼弱削究其源流指掌可數作而歎曰封建之裂爲郡縣蓋不自秦始也自莊公之世而楚文王已縣申息封畛于汝逮後而晉有四十縣哀二年趙鞅爲鐵之師誓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終春秋之世而國之滅爲縣邑者强半天下而老國卒以強盛則當日之勢較之周初已稍稍異矣雖聖王復起不得不變其制也且入春秋以來周室得以綿延數百年者賴齊與晉耳而齊晉之兼國爲不少也假令齊晉謹守侯度循然踞淄太原百里之封而周天子能統虞虢譚遂諸國以禦荊制狂披攘戎狄乎不能也其不能者何也其勢散且有上之諸侯未必皆賢卽使因其不賢而易置之而其政令不能盡出于王朝其民之視聽不能盡屬于天子故常散而不能聚弱而不能强其易而縣邑也則不然度才而使之程能而任之朝不道則夕斥之矣夕不道則朝罷之矣晉文雜守原之大夫而得趙衰鄭子皮欲使尹何爲邑而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其操縱由一己其呼吸若一氣其簡練教訓如親父兄之于子弟也故能抗方張之敵而成翼戴之勢嗚呼世變之所趨如天地之化陰陽積而成寒暑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雖聖人復起無如之何也西漢之興侯國與郡縣半半未幾而反者四起其存者皆淫侈不軌逮國除爲郡而黎民乂安垂數百年漢之國除爲郡而地入于天子春秋之國滅爲邑而地歸于強侯漢以淫侈不軌而除春秋以弱小不能自立而滅其事不同而其變之所趨則一也天下之勢合則治而分則亂自三代以來莫之有易矣

春秋列國地形犬牙相錯表敘

先王建國各有分地紛若列碁界如分畛其後列侯爭相侵奪務據勢勝而春秋列國之疆域紛然亂矣如山東濮州范縣爲晉士會邑楚之子西爲商公今陝西商州之雒南縣學者多所不曉以此讀傳譬若矮人觀場余竊病之今詳考與圖各據今之州府而列春秋當日之地形犬牙錯互處以左氏經傳附註其下其在大國者無論卽如鄭衛魯宋以一國而錯列幾府郲滕郳薛以四國而並處一縣今兗州府滕縣他如吳晃徐越界在饒州末收版籍今日而欲知其交兵苦戰者在何地使命通接者任何方晉之通吳以制楚也滅偪陽以與吳通吳晉往來之道而今之沛縣實當南北之衝偪陽在今沛縣楚之通越以制吳也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歸王乘舟且帥師從王而今之饒州實居楚越之界[illegible]以至山東不當有晉地觀隨武子之稱范在宣十五年滅潞之後而知其皆赤狄遺壤故另有晉之封域獨大于景公之世陝西不當有楚地觀子西之爲商公在文十年商臣之世而知少習武關早爲楚有[illegible]楚之門戶淺故于踐土之前楚之順大江而直下也吳不能勝楚而越兵以徵東北多在廬壽穎亳之間晉之據桃林以西拒也秦不敢抗晉而竊出以窺東南多出上雒析城之界觀笠澤爲吳越接戰之區則知苕霅爲兩國奠居之地觀黃池爲吳晉會盟之地則知運河早已合江淮沂濟之流[illegible]汜范千載歷歷可見如審星以識度撫掌而指螺而凡行師道里之迂直遠近盟會侵調之疎數繁簡靡不曉然確知其故斯亦學春秋者之所必講也

河南河南府

今府城西偏故河南縣爲周王城卽周公所營洛邑平王東遷居此府城東二十里洛陽故城爲成周卽周公所營下都敬王遷都于此狄泉本在下都城北定元年城成周繞

狄泉于城內

鞏縣西南七十里有轘轅山又洛水于鞏縣入河亦名什谷隋于此置洛口倉春秋謂之洛汭襄二十一年使候出諸轘轅昭元年趙孟館于雒汭蓋周晉往來必由之道昭二十五年尹文公涉于鞏杜註鞏縣涉洛水也

府城南三十里有闕塞山昭二十六年晉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卽此

偃師縣南二十里有緱氏城爲滑國僖公三十三年爲秦所滅後屬晉成十七年鄭子駟侵晉虛滑後又屬周定六年鄭伐周馮滑胥靡皆此滑國也周人又謂之侯氏昭二十二年子朝之亂晉師軍于侯氏卽此

又偃師縣西二十里尸鄉亭爲西亳春秋時係鄭地襄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卽此

澠池縣界有蚌爲虢邑莊二十一年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蚌卽此

永寧縣北六十里有崤山春秋時謂之二殽東北入澠池縣界本虢地後屬晉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秦師于殽卽此詳見險要

嵩縣本周之伊川地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此昭十七年陸渾滅于晉

陝州

州南二里有焦城卽焦國後并于晉爲邑

州西南三十二里有曲沃城爲晉之瑕邑文十三年晉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卽此

州硤石鎭西十五里有莘原爲虢之莘地莊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卽此

閿鄉縣東三十里有稠桑驛爲虢桑田地僖二年虢公敗戎于桑田後入晉成十年傳晉景公召桑田巫卽此

靈寶縣爲晉之桃林塞晉守之以拒秦處後爲秦函谷關詳見險要

盧氏縣有陰地城爲晉之陰地宣二年趙盾自陰地率諸侯之師以侵鄭哀四年蠻子赤奔晉陰地杜俱註晉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至陸渾上洛今陝西商州雒南縣陸渾今河南府嵩縣其地南阻終南北臨大河所謂河南山北也而盧氏縣乃命大夫屯戍之所猶南陽爲河南之總名而別有南陽城則在脩武也

開封府

今儀封封邱二縣爲衞地祥符蘭陽中牟陽武鄢陵洧川尉氏鄭州河陰汜水滎陽滎澤一州十一縣皆鄭地陳留爲陳地杞縣爲宋雍邱地又鄭之圉地在杞縣南五十里與楚接界脩干戈以虞患故曰圉昭五年韓起自楚至鄭鄭伯勞諸圉蓋以此地爲楚鄭接壤也又杞縣北四十里有鳴鴈亭爲鄭鳴鴈地成十六年晉侯伐鄭至于鳴鴈卽此

又蘭陽縣東北二十里爲宋戶牖地哀十三年會于黃池吳人囚子服景伯而還及戶牖歸之卽此城東四十里有鄭時來地隱十一年公會鄭伯于時來卽此

又尉氏縣西南四十里有向城爲鄭向地襄十一年諸侯師于向杜註鄭地卽此又縣西北四十里有蒍氏城係鄭地昭五年鄭伯勞屈生于蒍氏卽此又爲鄭大夫州氏邑縣因以得名

封邱縣爲晉衛宋鄭四國錯壤在衛者曰平邱在晉者曰黃池在宋者曰長邱在鄭者曰[illegible]本昭十三年會于平邱係衛地在封邱縣東四十里哀十三年會于黃池係晉地在封邱縣西南（黃池爲魯地從通匡說胡文定謂爲衛地者非）文十一年傳鄋瞞伐宋宋敗之于長邱係宋地在封邱縣南八里卽白溝也孟康曰長邱今翟溝是白音轉爲翟又縣北三里有偪牢一名蟲牢係鄭地成五年同盟于蟲牢襄八年楚侵鄭至于蟲牢卽此

滎陽縣東二十里有隴城春秋時謂之垂隴係鄭地文二年盟于垂隴襄二十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卽此

滎澤縣西北十五里有王宮城城內東北隅有踐土臺係鄭地僖二十八年盟于踐土卽此去衡雍三十許里括地志云原武縣西北七里有卷縣故城卽衡雍城也

虎牢在汜水縣南二里莊二十一年惠王與鄭以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後入晉襄十年諸侯戍鄭虎牢卽此

敖山在河陰縣西二十里宣十二年晉師在敖鄗之間卽此敖山也秦于其地沿河置倉名曰敖倉北臨汴水酈生說漢高據敖倉之粟卽此

宣十二年晉楚戰于邲邲城在鄭州東六里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鄢陵城在今鄢陵縣西南四十里皆鄭地亦曰鄢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卽此蓋鄢本古國武公滅之初仍故名後乃改爲鄢陵

洧川縣南有鄭曲洧地成十七年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杜註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在今縣南又縣西有鄭陰口地襄九年諸侯濟于陰阪次于陰口而還杜註陰阪洧津陰口鄭地名

陽武縣北十里有鄭城棣地襄五年諸侯會于城棣以救陳杜註鄭地寰宇記有南棣城北棣城在縣北十里二棣城之間有博浪沙亭卽子房擊始皇處

陳留縣東北四十里有老邱城爲宋老邱地定十五年鄭敗宋師于老邱卽此

陳州府

今府治淮寧縣爲陳宛邱地

商水縣舊名南頓縣爲古頓國定十四年爲楚所滅光武父欽爲南頓令

項城縣爲古項國僖十七年魯滅項後亦并于楚項氏世爲楚將封于項卽此

又府治西北有犖城爲宋地僖元年會于檉左傳一作犖卽此

西華縣西南有鬬倉城爲宋鬼閻地昭二十年八公子之徒與華氏戰于鬼閻杜註潁川長平縣西北有閻亭是也

沈邱縣東有長城爲楚養邑昭三十年吳公子掩餘燭庸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居養是也

扶溝縣爲鄭桐邱地莊二十八年鄭人將奔桐邱今縣西二十里有桐邱亭

許州府

故許城在府治東三十里今爲新設石梁縣故許國也成十五年許靈公畏偪遷于葉鄭有其地仍謂之舊許襄十一年諸侯伐鄭東侵舊許卽此地臨潁襄城長葛三縣皆鄭

地臨潁卽鄭莊公置母姜氏處長葛卽繻葛隱五年宋人
伐鄭圍長葛桓五年戰于繻葛皆其地也襄城爲鄭南氾
以周襄王出居于此故名
又府治西北爲鄭陽陵地當鄭國之南襄十年諸侯伐鄭至
于陽陵卽此
郾城縣東四十五里爲楚召陵地僖四年齊伐楚盟召陵昭
十四年楚屈罷簡東國之兵于召陵卽此
禹州爲鄭櫟地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杜註櫟爲鄭別都
今禹州治後入楚昭元年楚靈王爲令尹始城之至平王
初立使子躬致鄭犨櫟之田事畢弗致禹州終爲楚地
密縣新鄭皆鄭地密縣爲鄭新密亦曰新城僖六年齊桓公
伐鄭圍新城卽此新鄭爲鄭滅檜國地以別于初封之鄭
故號曰新鄭縣北十三里有函陵僖三十年晉秦圍鄭晉
軍函陵卽此又縣東北有制城成十六年伐鄭諸侯遷于
制田是也

歸德府

宋全有商邱寧陵鹿邑夏邑永城虞城睢州考城柘城一州
八縣之地
今鹿邑縣西十三里爲陳鳴鹿地成十六年諸侯之師侵陳
至于鳴鹿卽此
睢州接寧陵縣境爲衛首止地僖五年會王世子于首止卽
此
又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有大棘城爲春秋時宋鄭戰處後爲
楚莊所幷今大棘城有楚太子建墳及伍員釣臺
睢州境內有衛襄牛地僖二十八年衛侯出居于襄牛杜註
云衛地卽此又州東南有鄎鄙地襄元年諸侯之師次于
鄎杜註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
考城縣東有葵邱係宋地僖九年會于葵邱卽此縣西三十
六里有黃溝爲宋黃地隱元年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
黃卽此
僖二十二年宋楚戰于泓泓水名在今柘城縣北三十里
夏邑縣西南有曹黍邱地哀七年宋人伐曹築五邑于其郊
曰黍邱揖邱大城鍾邘杜註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邱亭
黍下邑漢縣金改曰夏邑今仍之

汝州

楚文王封畛于汝楚地止于汝水之南成十六年楚以汝陰
之田求成于鄭高氏曰汝水出汝州魯山縣至潁州入淮
其在汝州郟縣及裕州葉縣間者汝陰田也郟自是入鄭
後復入楚昭元年楚靈王爲令尹城郟十九年令尹子瑕
復城之郟復爲楚地
魯山縣有鄭繞角地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
卽此杜佑通典汝州魯山縣東南有繞角城
伊陽縣爲周郲垂地文十七年甘歜敗戎于郲垂蓋卽伊洛
之戎與伊陽接境昭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
杜註卽晉所取陸渾地陸渾在河南府嵩縣地相接
又州東南五十里有鄭魚齒山襄十八年楚師伐鄭涉于魚
齒之下杜註魚齒山下有滍水故言涉又州西南有南蠻城
爲春秋時戎蠻子國昭十六年楚誘戎蠻子嘉殺之哀四
年晉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自是地滅于楚矣

懷慶府

鄭氏詩譜曰周東都畿內方六百里北得河陽河陽在河之
北卽懷慶府也隱十一年桓王與鄭蘇忿生之田十二邑
鄭不能有復歸周桓七年王遷盟向之民于郟僖二十五
年襄王賜晉文公以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始啟南陽由
是懷慶所屬七縣原武屬鄭濟源脩武孟縣溫縣屬晉王
所有者河內武陟二縣而已
僖二十五年殺大叔于隰城卽陽樊在懷慶府河內縣成十
一年郤至與周爭鄇田卽鄇人亭在懷慶府武陟縣
案僖二十八年晉敗楚師于城濮城濮爲衛地在今山東曹
州府濮州南七十里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踐土
在今開封府滎澤縣西北十五里衡雍在原武縣西北七
里皆鄭地天王狩于河陽河陽城在孟縣西南三十里會
于溫溫城在今溫縣西南三十里皆晉地蓋文公伐衛致
楚因而勝之遂師由衛歷鄭及周渡河而北返于河陽道
里歷歷可見

衛輝府

今淇縣爲衛朝歌康叔始封都此汲縣爲衛河內輝縣爲衛
百泉後俱屬晉
延津縣爲鄭廩延邑亦曰酸棗隱元年傳大叔收貳以爲己
邑至于廩延襄三十年游吉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廩延
酸棗同一地
滑縣爲衛漕邑戴公廬曹卽此縣東六十里有衛楚邱故城爲
衛遷楚邱文公遷都于此
濬縣爲晉雍榆及牽地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
定十四年會于牽皆在濬縣境
新鄉縣爲晉厥慭昭十一年晉會諸侯于厥慭謀救蔡卽此

彰德府

今安陽縣有衛商任地襄二十一年會于商任以錮欒氏卽
此
內黃縣北有衛戲陽城昭九年晉荀寅如齊逆女還卒于戲
陽卽此
林縣西北林慮山洹水所出經臨漳安陽內黃而入衛水亦
曰安陽河成十七年聲伯夢涉洹卽此水也

汝寧府

江國在汝寧府眞陽縣東道國在確山縣北二十里有道城
柏國在西平縣西有柏亭房國在今遂平縣西北百里楚
後以封吳夫槩王謂之吳房沈國在今汝寧府治東南皆
滅于楚蔡始封上蔡縣昭十三年平侯徙新蔡至哀二年
冬吳更遷蔡于州來由是汝寧一府全境皆楚地
信陽州爲楚大隧直轅冥阸三關之地吳兵陸行入楚之路
道冥阸一名平靖關在州東南九十里大隧一名黃峴關
在州東南一百五十里直轅一名武勝關在州南九十里
俱與湖廣德安府應山縣接界所謂義陽三關之塞也詳
見險要

光州

今光州西十二里有黃城息縣西南七里有息城猶在息縣
東北商城縣南有蓼城固始縣西北七十里有期思城爲
蔣國又蓼國在今固始縣東北蓼城岡卽文五年楚所滅
之蓼國也五國皆滅于楚全境皆楚地

息縣東有白城楚白公封邑哀十六年傳子西召大子建之子勝于吳使處吳境爲白公杜注白楚邑今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是也在今息縣東北七十里

南陽府

故申城在府治南陽縣故呂城在府城西三十里蓼國在唐縣南八十里此蓼爲楚武王克州蓼之蓼桓十一年傳所謂隨絞州蓼伐楚師者也與文五年所滅之蓼不同三國皆滅于楚南陽唯犨邑屬鄭後仍屬楚昭元年楚靈王爲令尹城犨即此由是南陽一府皆爲楚地矣

又南陽縣北爲楚武城地僖六年許僖公見楚子于武城襄九年秦人侵晉楚子師于武城爲秦援楚有事于中國恆出兵于此

又淅川縣境有豐鄉城地與鄖陽之上津接爲楚豐邑哀四年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杜註析縣屬南鄉郡析南有豐鄉皆楚邑

又內鄉縣西南有三戶亭哀四年晉執蠻子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杜註今丹水縣北三戶亭是也

裕州爲楚方城築連城以拒中國處齊晉伐楚必及此地方城山在今裕州東北四十里北連葉縣楚人因山爲固起葉縣至唐縣築城連接數百里國語齊桓公伐楚濟汝踰方城左傳文三年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襄十六年荀偃伐楚侵方城之外爲楚之重鎮受兵處

山東兗州府

曾有茅阜滋陽寧陽泗水金鄉魚臺汶上及濟寧州嘉祥縣凡一州八縣之地後兼涉滕鄒嶧三縣境

嘉祥縣西二十五里有獲麟堆哀十四年傳西狩于大野獲麟杜註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案今嘉祥縣即鉅野縣之所分金皇統中析置

金鄉縣東北二十里爲宋緡邑僖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二十六年楚人伐宋圍緡即此爲宋邊境數被齊楚侵伐

鄒縣東南二十六里爲邾國地文十三年邾文公遷于繹繹即鄒山後改國號曰鄒以此

滕縣爲滕薛郳三國滕城在縣西南十四里薛城在縣南四十里郳城在縣東六里又縣北爲邾絞邑哀二年伐邾將伐絞即此

陽穀縣爲齊地僖三年齊宋江黃會于陽穀即此

又縣東有阿澤爲衛地與東阿縣接界爲今運道所經有七級上下二閘即襄十四年孫氏敗公徒于阿澤處

嶧縣東八十里爲鄫地

濟寧州治爲任國

又州東南有邿亭爲邿國襄十三年并于魯

又滕縣南十五里有漷河爲邾田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漷水哀二年季孫斯伐邾取漷東田由是魯地兼涉滕縣之境

濟南府

今府治歷城縣南十里爲齊之鞌地成二年齊晉戰處高氏曰穀梁傳鞌去齊五百里括地志及通典並以鞌在平陰縣今平陰至臨淄果得五百餘里以傳會穀梁之說似可信乃以本傳考之壬申晉師至于靡笄之下癸酉師陳于鞌自始合以至齊敗三周華不注止爲一日事甚明案華不注山在濟南城北見于水經無可疑者若云鞌在平陰則去濟南二百三十里何由一奔遂至此近志云鞌即古之歷下殆不易之論也史記云戰于靡下徐廣云靡當作歷蓋因靡笄之下省文爲靡下靡字又譌而爲歷耳案高氏之說極精鞌當在歷城無疑

又今歷城縣西南有小清河春秋時謂之濼水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即此其源即趵突泉濟水伏流重發處志云濟之南源也又東北合大清河即濟瀆水經注濼水出歷城縣故城西南泉源上湧若輪春秋桓公會齊侯于濼是也其水北爲大明湖引瀆入西郭北流逕歷城東引水爲流杯池州僚賓燕多萃其上又北注濼水今濼水並城北流大明湖在城內自城北水門合濼水又東北經華不注山合華泉又東北合大清河

齊河縣境有大清河自泰安府平陰縣流入長清縣又東北入齊河縣境春秋時謂之濟水隱三年齊鄭盟于石門鄭伯之車僨于濟即此石門在長清縣西南濟水之門也舊有石門在岸側去水三百步今圯于水

又齊河縣北有晏城爲晏平仲采邑縣東有野井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即此

又長清縣西南二十五里有盧城爲齊公子高傒采邑成十七年齊高弱以盧叛襄十八年晉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即此

又歷城縣東三十里有鮑城舊云爲鮑叔牙采邑因此名

又長清縣豐齊鎮北二里有故祝柯城襄十九年諸侯盟于祝柯即此左傳謂之督揚唐乾元二年史思明使濟南守將李銑于長清邊家口決大河東至縣縣遂淪陷移治下遷善鎮即今禹城縣治

又禹城縣北四十里有故高唐城襄十九年夙沙衛入于高唐以叛即此二十五年祝佗父祭于高唐杜註高唐有齊別廟爲齊之宗邑猶宋之亳晉之曲沃齊景公[illegible]爲陳氏請高唐陳氏始大

又禹城縣西北有轅城爲齊轅邑哀十年晉趙鞅伐齊取犂及轅即此

章邱縣西北三十里有賴亭爲齊賴邑哀六年胡姬以安孺子居賴即此西北六十里有崔氏城爲崔杼采邑襄二十七年崔成請老于崔即此

長山縣西南二十里有於陵城爲齊於陵邑左傳謂之夫于昭十年陳桓子召子周與之夫于即此戰國時陳仲子所居

臨邑縣西十里爲齊犂邑即哀十年晉趙鞅伐齊所取者

武定府

今海豐縣爲齊之無棣邑水經注清河入南皮縣界分爲無棣溝流逕高城入海今河間府滄州之慶雲縣及武定府之海豐縣皆有無棣溝舊合鬲津河入海通魚鹽之利今淤

泰安府

今府治泰安縣城北五里有泰山史記貨殖傳其陽則魯其陰則齊

萊蕪縣東二十里爲牟國地通典牟國在登州蓬萊縣似誤此漢之東牟縣也

新泰縣爲魯平陽宣八年城平陽即此

東阿縣爲齊阿邑亦曰柯莊十三年齊桓爲柯之盟即此

又縣東北有清亭為衛清邑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即此
縣西二十五里有桃邱為衛桃邱邑桓十年公會衛侯于
桃邱即此
肥城縣為平陰地襄十八年諸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今
故城在縣東北三十五里
又平陰縣東南為齊京茲邑縣西為齊郝邑荀偃士匄以中
軍克京茲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郝即其地
東平州東二十里為宿國莊十年宋人遷宿更為宋地
又州東六十里為鄣國紀附庸也莊三十年降齊為齊地

沂州府

今府治北十五里有開陽城故鄅國後入魯為啟陽邑哀三
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城啟陽即此
費縣為魯費邑僖公賜季友為采邑
沂水縣東南有牟縣為東牟根牟國宣九年取根牟更為魯
地昭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商即宋衛即
衛在魯西蓋由魯極東以至極西舉全境而言也
又沂水縣治西北四十里有古鄆城為魯之東鄆莒魯所爭
者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此時鄆蓋屬魯後
入于莒成九年楚子重圍莒莒潰楚遂入鄆即此鄆也至
昭元年季孫宿伐莒取鄆自是鄆常為魯有矣
莒州為莒國戰國時入齊為邑齊湣王走莒即此
郯城縣為郯國與江南邳州接界宣四年公會齊侯平莒及
郯蓋二國本隣近也
蒙陰縣西北堂阜溪上有夷吾亭為管仲稅囚處係齊地

曹州府

定陶縣為曹都詩譜云在雷夏菏澤之野夾于魯衛之間今
府治菏澤縣是其地也又濮州西南五十里有洮城為曹
地僖三十一年晉文公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齊桓
公嘗盟諸侯于此
曹縣南八十里為曹南山僖十九年宋人曹人邾人盟于曹
南范氏曰曹南曹之南鄙是也詳見曹山川
又曹縣境內有鄭武父地桓十二年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杜
註武父鄭地即此

又曹縣西十里為宋貫地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
貫杜註宋地又縣北三十里為宋穀邱地桓十二年公會
宋公燕人盟于穀邱即此
曹縣東南四十里為衛楚邱邑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以
歸襄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邱即此其地蓋在曹宋之間
是為衛之南楚邱與滑縣之楚邱有別
又曹縣東北八十里為曹重邱邑襄十七年衛孫蒯田于曹
隧飲馬于重邱重邱人詬之遂伐曹取重邱杜註重邱曹
地高氏云案六韜周志古亡國三十其中有重邱國以美
女遺晉陽路史曰在曹州寰宇記重邱在乘氏縣東北三
十一里漢乘氏縣隋以後俱屬曹州今故城在曹縣東北
五十里或云在東昌府東南與茌平縣界乃襄二十五年
諸侯同盟之重邱此係齊地杜氏明註兩國不可混方輿
紀要混而一之似誤又縣北有大鄉城為曹鄸邑昭二十
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杜註鄸曹邑即此
又曹縣東北為宋鹿上地僖二十一年宋人齊人楚人盟于
鹿上杜註宋地
又縣東北三十里為魯生竇地為齊魯交界莊九年殺子糾
于生竇即此
濮州南七十里有臨濮城為衛城濮地僖二十七年晉敗楚
師于城濮即此所謂伐衛以致楚是也
觀城縣為衛五鹿地與直隸大名府開州接界晉文公還自
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即此詳見開州
鄆城縣為魯西鄆成四年城鄆杜註公欲叛晉故城之以為
備蓋與晉接界昭二十六年齊取之以居公者
城武縣東北三十二里有梁邱城為魯地莊三十二年齊侯
宋公遇于梁邱即此又縣東南有北郜城為郜國有南郜
城為宋邑隱十年歸于魯
單縣即魯單父縣宓子賤鳴琴而治者
范縣為晉士會邑今縣東三里有士會墓後范入齊為邑孟
子自范之齊即此蓋春秋之末范氏叛晉齊衛助之而范
因以入齊耳據此則范在齊衛之間益信季氏私考疑濮
州衛地晉不應以封其大夫士氏本居隨疑范為隨之別
名者非也
又范縣東南七十里有廩邱故城為齊之廩邱邑又有羊角
城為衛之羊角邑鄆城東北與范縣接界為魯之高魚邑
襄二十六年齊烏餘以廩邱奔晉又襲衛羊角襲魯高魚
又取地于宋明年晉悉以其地還諸侯則范縣鄆城之境
為齊晉宋魯衛五國之交界地最分錯
又范縣南二里有秦亭為魯地莊三十一年築臺于秦杜註
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是也
又范縣東南五十里有顧城為齊地哀二十一年公及齊侯
盟于顧杜註顧齊地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即此顧也

東昌府

今府治聊城縣為齊聊攝晏子所謂聊攝以東也堂邑縣為
齊棠邑棠公為棠邑大夫孟子勸齊王發棠即此後屬為
茌平縣為齊重邱襄二十五年同盟于重邱即此又大
隧在今高唐州境襄十九年齊及晉平盟于大隧即此皆
齊地又縣西南十二里有夷儀聚為邢國地僖二年邢遷
于夷儀即此衛滅邢地入于衛後又入晉定九年齊伐晉
夷儀蓋齊晉衛三國接壤地
冠縣為晉冠氏邑哀十五年齊伐晉取冠氏即此邱縣為晉
乾侯邑昭公出居于乾侯即此係晉地
桓十六年傳衛使公子伋如齊使盜待諸莘杜註衛地成二
年戰于莘傳晉師從齊師于莘杜註齊地今案東昌府莘
縣西去府治七十里從東昌府治至濟南府治歷城縣中
經茌平長清齊河三縣共二百四十里至歷城縣從莘
至鞌約計三百一十里高氏疑其太遠遂疑莘非今日之
莘縣然歷觀傳文考之上云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云
云下遂云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則
知莘與鞌中間原隔幾日程其特志月日可見捷當日鞌
地必有齊之偏師侵略衛疆而未返者晉師適遇遂與交
戰緣是偏師零卒望風披靡故不言勝負至六月壬申遂
長驅至靡笄之下則傳所云從齊師者乃是志前月事耳
若今日之地理細案傳文之時日可以瞭然無疑莘應當
為衛地杜兩注者猶屬騎牆之見也

恩縣爲晉東陽地襄二十三年齊伐晉趙勝帥東陽之師追之獲晏氂又昭二十二年晉荀吳略東陽以滅鼓杜兩註俱云東陽晉之山東廣平以北王氏曰自漢以前東陽大抵爲晉太行山東地非有城邑楚漢之閒始置東陽郡漢屬東陽縣屬清河郡今恩縣西北六十里東陽故城是也据此則東陽之地極廣今直隸之冀州及廣平府之清河縣皆晉東陽之境

青州府

今臨淄縣爲太公始封之營邱博興縣爲齊薄姑左氏作蒲姑本殷末薄姑氏國成王時薄姑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益太公之封後胡公徙都于此一名姑棼莊八年齊襄公遊于姑棼卽其地

臨淄縣西五十里爲齊葵邱莊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杜註臨淄縣西有地名葵邱是也蓋二人以久戍而怨非以遠戍而怨若僖九年會于葵邱此係宋地在河南考城縣東

又博興縣南五里有貝中聚爲齊貝邱京相璠曰博昌縣南有地名貝邱卽齊襄公田處

府治益都縣西南爲齊馬陘史記作馬陵成二年齊晉戰于鞌晉師追齊師入自邱輿擊馬陘卽此齊乘淄水出益都岳陽山北經萊蕪谷又北經長峪道亦曰馬陵卽郤克追齊侯處邱輿亦在益都界

博山縣東有萊蕪故城爲魯夾谷邑定十年齊魯會于夾谷卽此

臨朐縣東南一百五里大峴山上有齊穆陵關山高七十丈周圍二十里道徑危惡僅容一軌爲齊南天險劉裕伐南燕慕容超兵過大峴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卽此詳見險要僖四年管仲對楚使曰齊地南至于穆陵蓋齊之南境止此過此爲莒魯二國境

又杜氏通典臨朐縣東有東陽城爲齊東陽邑襄二年晏弱城東陽以逼萊子卽此案此係齊地與晉之東陽有別

安邱縣東北三十里有廢淳于城爲故淳于國春秋桓五年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後入杞爲杞都

昌樂縣東南五十里有廢營陵城春秋謂之緣陵僖十四年淮夷病杞齊桓遷杞緣陵卽此後杞復遷淳于

又安邱縣西南有防亭爲莒防邑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遂爲魯邑案此防本屬莒地與魯之東防西防有別

諸城縣東北有婁鄉城爲杞牟婁邑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自是遂屬莒杜註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是也昭五年莒牟夷又以奔魯亦與安邱接境蓋二縣本連壤

又諸城縣西有茲亭爲莒茲邑昭五年莒牟夷以防茲來奔卽此茲也

又諸城縣治西南三十里有古諸城爲魯諸邑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杜註諸今城陽諸縣是也又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城諸及鄆

又安邱縣東北十里有渠邱亭爲莒渠邱邑成九年楚子重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眾潰奔莒楚師圍莒莒城亦惡莒潰楚遂入鄆浹辰之閒楚克其三城蓋地相近也莒爲莒州鄆爲今沂水縣向俱屬青州府今改屬沂州府

登州府

今黃縣東二十里有萊子城卽萊國襄六年齊滅之爲邑二十八年慶封田于萊卽此通典萊州治掖縣春秋萊子國亦爲東萊郡以在齊國之東故曰東萊蓋萊之幅員廣遠由萊跨登以至于海也

萊州府

今高密縣西有黔陬城爲介國地膠州南七十里又有介亭蓋高密與膠州連境也

卽墨縣有棠鄉爲萊之棠邑左傳齊入萊萊共公奔棠晏弱圍棠滅之據史記營邱邊萊萊地甚廣且登萊二府之境自是齊地東盡于海矣

又高密縣爲晏子封邑蓋亦以晏弱滅萊棠之故

又高密縣東四十里有計斤城春秋時謂之介根莒茲輿期始封邑也春秋初徙于莒此爲莒別邑襄二十四年齊侯伐莒取介根杜註莒邑今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漢置計斤縣

皇清經解卷八九十九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一百

學海堂

[illegible]川秦培[illegible][illegible]校 番禺金錫齡覆校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春秋大事表 無錫顧祭酒棟高著

直隸順天府

今大興縣爲古薊邱燕所都史記曰武王封帝堯之後于薊張守節正義曰召公始封蓋在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爲名後并強盛乃并薊徙居之至王喜二十九年秦攻拔薊燕始亡

永平府

今玉田縣治西有古無終城爲春秋時無終子國

盧龍縣有肥如縣城應劭曰肥子奔燕燕封之于此

保定府

今唐縣北八里有唐山爲燕唐邑亦曰陽昭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左傳作唐一地二名

又唐縣東北十三里有中人城爲鮮虞中人邑昭十三年晉荀吳帥師侵鮮虞及中人卽此

完縣東南三十里爲晉逆畤邑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逆畤酈道元以爲卽曲逆也張晏曰濡水于城北曲而西流故名漢封陳平爲曲逆侯卽此

易州

今易州爲燕之下都記曰易者燕桓侯之別都又曰燕文公遷易二君皆在春秋時是燕之有易猶夫晉之曲沃翼之

高唐以先君所常居而謂之下都
又燕昭王築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子丹踵其迹荊軻
歌風蕭蕭兮易水寒是其地也
又寰宇記燕召公始封卽今淶水縣後徙于薊

河閒府

任邱縣爲燕濡上地昭七年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盟于濡
上杜註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閒鄚縣入易水鄚縣在
今任邱縣境則濡上當在今安州任邱閒
皇輿表以景州爲晉條邑左傳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寨穆
侯時晉地不應到此疑未敢信

天津府

今滄州境有燕虢地昭七年齊侯次于虢杜註虢燕竟卽此
慶雲縣爲春秋時齊之無棣案杜氏通典鹽山春秋時之無
棣邑也元分其地置而無棣縣一屬河閒路之滄州一屬
濟南路之棣州明改河閒之無棣爲慶雲改濟南之無棣
爲海豐蓋二縣皆與鹽山接壤也今慶雲屬天津府海豐
屬山東武定府

眞定府

今府治西北四十里有鮮虞亭爲春秋時鮮虞國左傳亦曰
中山
晉州治爲鼓國又州東南爲春秋時昔陽昭二十二年晉荀
吳略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
滅之昔陽卽鼓子都
藁城縣西南七里爲肥國昭十二年晉滅肥卽此
欒城縣爲晉欒邑欒武子所封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欒卽
此
平山縣爲晉蒲邑在眞定府西九十里

趙州

今州城中有棘蒲社爲晉棘蒲地哀元年師及齊師衛孔圉
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卽此
柏鄉縣北十二里有古鄗城爲晉鄗邑哀四年齊國夏伐晉
取鄗讀若郭光武卽位于鄗南更名曰高邑北齊天保六
年移治于房子縣東北去舊城三十里卽今高邑縣

臨城縣治東有古臨城爲晉之臨邑哀四年趙鞅圍邯鄲邯
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卽此

冀州

今州治爲晉之東陽地荀吳略東陽以滅鼓卽此

順德府

今邢臺縣西南爲邢國後入晉爲邢邑晉以申公巫臣爲邢
大夫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邢卽此
任縣東南爲晉任邑襄三十年鄭羽頡奔晉爲任大夫哀四
年齊國夏伐晉取任卽此
唐山縣西十二里有柏人故城爲晉之柏人邑皇甫謐曰柏
人城堯所都也哀四年齊弦施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卽
漢高帝過柏人心動處

廣平府

今邯鄲縣爲晉之邯鄲邑向屬衛後屬晉定十三年趙鞅殺
邯鄲午午子趙稷以邯鄲叛卽此
又縣西爲晉五氏邑亦曰寒氏爲邯鄲午之食邑
襄二十七年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託于木門杜註木門晉邑
高氏按穀梁傳曰織絢邯鄲終身不言衛木門當在邯鄲
之境
成安縣東南十三里爲晉乾侯邑昭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
乾侯卽此漢爲斥邱縣闞駰曰地多斥鹵因名或又以乾
侯爲山東東昌府之邱縣意當與成安接壤或以斥邱而
誤脫一斥字也
清河縣治東杜佑曰齊地亦爲晉東陽之境孔穎達曰東陽
是寬大之語總謂晉之太行山東地
永年縣東北爲晉曲梁邑本赤狄之地宣十五年晉荀林父
敗赤狄于曲梁遂滅潞又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卽
此
又襄三年諸侯同盟于雞澤杜註在廣平曲梁縣西南當亦
在永年縣境若今之雞澤縣乃隋析廣平縣所置非春秋
時雞澤也

大名府

今開州治西南三十里有濮陽城爲衛帝邱僖三十一年衛
成公遷都于此又州西北爲衛澶淵與河南彰德府內黃
縣接界襄二十年晉及諸侯會于澶淵卽此又州北五里
爲衛鐵邱哀二年晉趙鞅鄭罕達戰于鐵卽此又二里爲
衛孫氏之戚邑文元年晉侯疆戚田卽此又州東南爲衛
斂孟僖二十八年晉侯齊侯盟于斂孟卽此東南三十里
爲衛清邱宣十二年同盟于清邱卽此東南六十里爲衛
鹹地僖十三年會于鹹卽此又州東有衛圃城襄二十六
年孫蒯敗衛師于圃卽此又東二十五里爲昆吾觀哀十
七年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卽此又戚東鄙爲
衛茅氏襄二十六年晉戍茅氏卽此俱在開州境爲會盟
要地孫氏之難晉助孫氏衛之受師亦多于此蓋開州瀕
河東與東昌觀城縣接界北與內黃縣接界據中國要樞
不獨衛之重地抑亦晉鄭吳楚之孔道也
府東四十五里有晉沙鹿山僖十四年沙鹿崩杜註陽平元
城縣東有沙鹿土山是也又府東有沙亭爲衛沙地定七
年齊侯衛侯盟于沙杜註陽平元城縣東有沙亭
又府東四十五里爲衛五鹿邑杜註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
鹿晉文公過衛乞食野人處也僖二十八年晉伐衛取之
後仍入衛最後復入于晉哀元年齊衛救邯鄲午之子稷
于邯鄲圍五鹿四年齊衛救范氏圍五鹿卽此
案晉之沙鹿與衛之五鹿及沙三地杜註俱云在元城縣
東且名亦相近穀梁云沙山名林屬于山爲鹿杜註云沙
鹿土山也豈五鹿亦沙鹿之旁地而沙亦以山得名歟且
五鹿迭屬晉衛蓋爲兩國之接壤而齊衛伐晉首先交兵
之地定七年傳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乃使北宮結如
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卽
沙也齊侯結叛晉 公然于晉之近地無所忌憚猶晉悼公
會十二國諸侯于楚之相地盡欲張其聲勢以覘其應敵
何如耳是時晉伯極衰政在大夫恬然置不爲意而哀元
年及四年齊衛遂屢次連兵以伐五鹿矣覘此則沙與五
鹿之爲近地益信
又府治東南爲衛馬陵地成七年公會諸侯同盟于馬陵卽
此戰國時孫臏射殺龐涓處

魏縣南二十里爲衛新築地成二年齊衛戰于新築即此

長垣縣治爲衛甯氏之補邑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即此

又縣東北有祭城爲祭仲邑又縣西北六十里與河南衛輝府滑縣接界爲衛訾婁地僖十八年邢狄伐衛衛侯師于訾婁即此

又縣西南十五里爲衛之匡邑僖十五年諸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文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論語子畏于匡即此

陝西西安府

今咸陽縣北五里有畢原係畢公高所封竹書穆王十四年狄人侵畢後不知何以亡春秋時裔孫畢萬仕晉

臨潼縣東二十里爲春秋時驪戎國國語云晉滅驪戎史記年表稱在獻公之五年實魯莊公之二十二年也其地亦曰櫟陽史記秦獻公二年徙都櫟陽櫟陽城在臨潼縣北三十里據此則驪戎地當入于秦又縣竟爲秦侯麗地路史云麗與驪通即驪戎國成十三年晉及諸侯之師伐秦濟涇及侯麗而還則此時驪戎之地已爲秦有矣晉滅驪戎之歲凡九十五年其由晉入秦之年則不可考矣舊以爲晉之櫟邑非也襄十一年秦晉戰于櫟左傳庶長武濟自輔氏櫟陽與鮑伐交晉師則櫟當爲河以東之地去河絕遠不得牽混

鄠縣爲西周豐邑今縣東五里有酆宮又二十五里有靈囿囿中有靈臺高二丈周一百二十步僖十五年秦獲晉侯舍諸靈臺即此

鄠縣東有酆國左傳所謂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即文王所宅之酆邑本崇侯虎國文王克崇而居之故詩云既伐于崇作邑于酆武王既遷鎬京封其弟于此竹書成王十九年巡狩侯甸正百官黜酆侯蓋絕封久矣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崇杜註秦與國蓋復居酆而襲崇之舊號者

渭南縣北五十里有下邽城秦武公所置

又涇水自乾州永壽縣來南歷西安府醴泉縣之谷口又東南過涇陽至高陵縣西南十里合于渭水涇陽有雕城渡即諸侯濟涇秦人毒涇上流處又縣西南有麻隧地晉秦戰于麻隧即此

商州

今州治爲晉之上雒邑及菟和倉野之地哀四年蠻子赤奔晉陰地楚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水經注丹水自倉野東歷菟和山又東至商縣上洛春秋時晉地即今商州治也今州南百四十里有倉野聚

雒南縣爲楚之商邑文十年傳楚子西爲商公杜註商楚邑今上雒商縣上雒故城在今商州東九十里古商邑本契所封春秋時屬楚蓋近河南南陽府界盛弘之荊州記武關西北百二十里有商城

又哀四年楚使謂陰地之命大夫曰將通于少習以聽命杜註商縣武關也春秋時武關屬楚在商州東少習山下故亦名少習

同州府

今朝邑縣西二里有故臨晉城爲秦之王城僖十五年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二十四年晉文公潛會秦伯于王城是也本芮國地竹書秦穆公二年滅芮築壘以臨晉地故曰臨晉亦曰大荔城史記厲共公十六年塹河旁以兵二萬攻大荔取其王城蓋厲共公在春秋之末地失于戎而秦復取之也今新設府治大荔縣亦以此得名

又縣西北十三里有輔氏城爲晉之輔氏地宣十五年秦伐晉次于輔氏襄十一年庶長武濟自輔氏爲晉濱河以西要地

韓城縣舊爲韓梁二國地韓在春秋前爲晉文侯所滅後爲桓叔子韓萬食邑僖十五年晉惠公獲于韓即此梁于僖十九年秦穆公滅之爲少梁邑後亦入于晉文十年晉人取少梁韓在縣東南二十里少梁城在縣南二十里

澄城縣南二十二里爲晉北徵邑後入于秦文十年秦伐晉取北徵即此又縣有泉出償谷中造酒極美名曰酒泉莊二十一年王與虢公酒泉杜註周邑由是虢地跨河東西晉滅虢因有其地

又縣東北二十里爲秦之新城邑即梁國之新里秦取之謂之新城文四年晉侯伐秦圍刓新城即此

白水縣東北六十里與郃陽接界有彭衙古城爲秦之彭衙邑本戎地史記秦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于華山正義云彭戲即彭衙也後入于晉文二年晉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汪亦在白水縣界

郃陽縣東南有刳首坑爲秦刳首地與山西蒲州府猗氏縣接界文七年晉敗秦于令狐至于刳首杜註從刳首去也闞駰曰令狐即猗氏其處猶名狐村今猗氏縣西十五里有令狐城係晉地在河之東與秦之刳首隔河相接

華州爲秦棫林襄十四年晉師伐秦至棫林即此亦爲宣王弟友采邑爲畿內咸林地後鄭東徙秦因有之亦曰舊鄭史記秦武公十一年初縣杜鄭是也時當魯莊公之七年後嘗屬晉蓋晉獻公取之至僖十五年晉惠公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南至華山即舊鄭之地自是棫林長爲秦有矣

又州城東北十三里爲晉之武城邑文公八年秦伐晉取武城即此一名武平城

華陰縣爲晉之陰晉邑華山在縣南十里高氏曰晉賂秦東盡虢略南至華山蓋陰晉亦在五城之中矣

案春秋時晉有桃林爲函關而陰晉更在函關西百里楚有少習爲武關而商邑更在武關西北百二十里俱在今同州府及華州之境是時秦地甚狹廹于晉楚南出之路而鄀終爲楚有東出襲鄭滅滑而殽適爲晉有扼秦之吭幾二百年逮孝公據殽函之地惠王兼武關而有之秦遂虎視以雄列國矣

乾州

今武功縣南有秦終南山左傳作中南昭四年司馬侯曰荊山中南九州之險杜註在始平武功縣南又涇水自平涼府涇州來經州及長武邠州淳化永壽之境俱詳見秦山川

鳳翔府

今府治鳳翔縣城南有故雍城爲秦雍都史記年表秦德公

元年卜居雍後子孫飲馬于河時當春秋莊公之十七年
後世世都之僖十三年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杜註
雍秦國都是也至戰國初獻公始徙都櫟楊然雍仍爲故
都昭襄王五十四年郊見上帝于雍始皇九年上宿雍秦
泉蘄年棫陽諸宮俱在故雍都
岐山縣爲周西岐之地幽王末陷于犬戎秦襄公逐戎卽有
其地
寶雞縣東五十里爲古小虢案西虢君隨平王東遷王別封
之于河南陝縣其支庶之留于雍者謂之小虢亦曰桃虢
城秦武公十一年滅之時當春秋莊公之七年
又縣東二十里有故陳倉城爲秦文公所築其孫武公增構
徙都之又有陳倉山卽文公獲陳寶處其地在汧水之南
渭水之北所云汧渭之閒
郿縣西四十六里爲秦平陽史記年表秦甯公二年遷平陽
春秋隱公之九年也

興安州

皇輿表以興安州爲庸國地文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卽
此自是地屬楚蓋接湖廣鄖陽府竹山縣之境

延安府

高氏曰晉文公初伯攘白翟開西河魏得之爲河西上郡至
戰國惠王六年魏始納陰晉八年納河西地十年納上郡
十五縣陰晉今華陰縣河西孔氏曰同丹二州丹州今延
安府宜川縣上郡爲延安以北案晉地至此疑其太遠然
惠公于韓之戰已曰寇深矣若之何韓爲今韓城縣濱河
爲秦晉接界無寇深之理而延安府治東去山西黃河界
四百五十里晉之幅員廣遠在惠公時早以至此合之寇
深之言理當有之

鞏昌府

今伏羌縣爲古冀戎地史記秦武公初縣冀戎卽此時春秋
莊公之六年也

秦州

今州西六十里有上邽城爲古邽戎邑秦武公初縣邽戎卽
此時春秋莊公之六年又州西百二十里有西縣城爲秦
之先大駱地後莊公復都焉
清水縣西有故秦城爲非子始封

江南江寧府

寰宇記六合縣爲古之棠邑襄十四年楚子囊師于棠以伐
吳卽此後伍奢長子棠公尙爲棠邑大夫

太平府

襄三年子重克鳩茲至于衡山鳩茲城在今太平府蕪湖縣
東三十里衡山當塗縣東北六十里有橫山與衡通今
自長江東下先蕪湖當塗而後至六合六合爲楚棠邑觀
襄十四年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則二縣之終爲楚地可知
矣
又府隔江相對爲和州係楚地昭十七年長岸之戰獲吳乘
舟餘皇其地在今太平府西南三十里和州南七十里號
曰天門山則楚地已軼入太平府界

常州府

今無錫縣東南三十里有泰伯城地曰梅李鄉乃泰伯始逃
荆蠻所居處闔廬以上皆都之詳都邑
府治武進縣爲春秋時延陵邑吳季札所封詳都邑

蘇州府

今府城爲闔閭所都因城西三十里姑蘇山爲名城西十里
有虎邱卽闔閭墓府西南八十五里有西洞庭山一名包
山春秋時所云夫椒也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處
通典蘇州理吳長洲二縣春秋吳國之都其南百四十里與
越分境吳伐越越禦之于檇李則今嘉興縣之地

鎭江府

今府治丹徒縣爲吳朱方邑襄二十八年齊慶封奔吳吳句
餘與之朱方卽此詳都邑

揚州府淮安府

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卽今之漕河起于揚州府城東南
二里歷邵伯湖高郵湖寶應湖北至黃浦接淮
其合淮處爲末口在淮安府城北五里今爲新城之北水
關自江達淮南北長三百餘里
又哀十三年晉侯及吳子會于黃池杜註封邱縣南有黃亭
近濟水國語云吳王夫差起師北征闕爲深溝于商魯之
閒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沂水入泗濟
水在封邱縣南蓋旣溝通江淮遂率舟師自淮入泗自泗
入沂復穿魯宋之境連屬水道有不通者鑿而通之以達
于封邱之濟卽杜氏所云近濟水也其道極回遠由今考
城過杞縣北境歷蘭陽而至于封邱
案吳城邗溝至揚州至淮安三百里闕深溝于宋魯接界
自河南歸德府考城至開封府之封邱又四百里今日之
漕河夫差時已及其半連屬江淮沂濟卽今日治漕借山
東汶沂諸水之法

通州

哀十二年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左傳衛侯會吳于鄖公及
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杜注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
東南有發繇口高氏曰發陽无可考今通州如皐縣亦晉
海陵地縣南十里有會盟原相傳爲吳楚會盟處考春秋
吳楚始終無會盟事恐必指此

海州

皇輿表以海州爲魯地
左傳成九年城中城杜註在東海廩邱縣西南廩邱是厚邱
之譌後漢志東海郡厚邱縣註引此傳文爲證云縣西南
有中鄉城今海州之沭陽縣也魯之南境至是止又一說
中城爲魯之內城諸儒多從其說
又莒杞鄫城在海州贛榆縣北七十五里昭十九年齊高發
伐莒莒子奔紀鄣杜註莒邑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是
也後漢志贛榆縣引此傳文爲證今山東沂州府莒州與
贛榆縣接界

徐州府

今新設府治銅山縣爲宋彭城邑成十八年楚子伐宋宋魚
石復入于彭城西鉏吾曰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
塞夷庚杜註夷庚晉吳往來之要道蓋吳晉往來必由彭
城故杜云然
沛縣爲春秋時偪陽國與山東兗州府嶧縣南接界襄十年
晉悼公滅之以與宋通吳晉往來之道又楚祖地亦在沛

縣境是年會吳于柤遂滅偪陽是也

蕭縣爲宋附庸國宋以封蕭叔大心宣十二年楚莊滅之後仍爲宋邑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是也又成十八年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邱杜註皆宋地在今徐州府蕭縣界

碭山縣爲楚之麻邑昭四年吳伐楚取棘櫟麻魏收志碭郡安陽縣治麻城寰宇記曰碭山縣有安陽城即故麻城也以楚之東鄙言之近是

邳州北六十里有良城爲吳良地昭十三年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正義云吳地水行故以水路不通辭此時吳未溝通江淮故也

宿遷縣西南有司吾城應劭曰古鍾吾國也昭二十七年公子燭庸奔鍾吾三十年爲吳闔閭所滅縣志以爲隱元年宋人遷宿于此因謂之宿遷非也宿遷本名宿豫晉元帝舊運軍儲于此立郡因名安帝遂立宿豫縣唐寶應初避代宗諱改爲宿遷與宿國無與

安慶府

今桐城縣爲春秋時桐國楚附庸也定二年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敗楚人漢朱邑爲桐鄉令謂子孫死必葬我桐鄉即此

案安慶亦春秋時羣舒地潛山縣爲古舒州宋封王安石爲舒王今潛山有安石讀書臺舊賢諸桐城劉畊南畊南云詩云荊舒是懲荊以東即爲舒地蓋舒之種類甚多今皖城連接廬州府之廬江舒城二縣皆是居吳楚之界迭爲向背是時吳強楚弱故桐叛楚春秋傳所謂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也

又大江東流自湖廣黃州府之廣濟縣黃梅縣流入江南安慶府之宿松縣界南岸爲江西九江府之德化縣楚地止此則安慶一府自宿松以東皆爲吳地矣故江南之安慶江西之南康九江皆謂之吳頭楚尾

廬州府及六安州

羣舒及宗國俱在今廬江舒城二縣境文十二年羣舒叛楚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蓋宗巢二國皆羣舒之屬也英氏在六安州西六在六安州北諸國皆皋陶之後界在蠻夷成七年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蓋指廬州及安慶二府之境統前後而言之也襄十三年庸浦之戰在今廬州府無爲州昭五年鵲岸之戰在今廬州舒城縣西北杜註廬江舒縣有鵲尾渚是也昭二十七年吳師圍潛潛在今六安州霍山縣東北三十里案春秋傳楚滅舒蓼舒庸舒鳩及宗四國杜皆不能明其處但云廬江南有舒城及龍舒城約略四國所居在此兩城之閒舒城即今舒城縣龍舒城在今廬江縣

巢縣東北五里有故巢城爲春秋時楚之巢邑按巢本古國楚滅之爲邊邑昭四年楚城巢五年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至二十四年平王爲舟師以略吳疆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

巢縣西北六十里有柘皋鎮俗名會吳城爲吳橐皋地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杜註在淮南逡遒縣東南逡遒故城在今府治合肥縣東與巢縣相接

又無爲州境有楚駕釐二邑廬江縣境有楚虺邑成十七年吳人圍巢伐駕取釐虺杜註巢駕釐虺楚四邑

鳳陽府

壽州爲楚之州來案州來本小國後屬于楚自成七年吳始爭州來至昭二十三年雞父之戰楚師大奔州來遂爲吳地以封季札號延州來季子哀二年遷蔡于此更謂之下蔡戰國時爲楚地考烈王遷都壽春在淮之南下蔡城在淮之北相距三十里二城對據翼蔽淮濆宋時謂之南北壽春定四年吳入郢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淮汭即州來蓋吳既得州來即屯爲重兵爲歸計故留舟船于此楚司馬戌曰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亦知吳爲必死之計欲用大眾以爭之以絕吳師之後也雞父在壽州西南

府治鳳陽縣爲楚之鍾離按鍾離本小國屬于楚昭四年楚始患吳使箴尹宜咎城鍾離薳啟疆城巢然丹城州來皆沿淮要害處蓋楚師從大江東下吳人仰攻不能敵楚故其侵擾楚疆多從淮右北道鳳陽以西壽霍光固之閒皆近淮壖築此三城以斷其北來之路而吳亦置楚南道之師于不問克鳩茲克朱方逼近吳都吳之報楚則取駕取棘櫟麻日爭關于廬之無爲及碭山汝盧之境蓋舍水從陸以避楚長江直下之險至昭二十三年吳滅州來二十四年滅鍾離及巢淮之藩籬盡撤而吳遂長驅以入郢矣

懷遠縣東北四十五里有向城爲春秋時向國隱二年莒人入向即此又宣四年公伐莒取向此在今山東兗州府嶧縣境係兩地

虹縣北有蒲姑陂爲徐蒲隧地昭十六年齊師伐徐至于蒲隧即此又縣東北有婁亭爲徐婁林地僖十五年楚人敗徐于婁林即此徐國在徐僮閒僮縣故城在今虹縣境

泗州

今州北八十里有古城與鳳陽府虹縣接境相傳爲徐偃王築括地志徐城縣西四十里大徐城即古徐國也隋時屬泗州昭三十年冬吳闔閭伐徐防山而水之遂滅徐蓋決泗水也

盱眙縣爲吳善道地襄五年晉悼公欲通吳先使魯衞會吳于此告以會期南兗州記盱眙本吳善道地秦置盱眙縣許慎曰張目爲盱舉目爲眙城居山上可以瞩遠因名

又襄三年晉會諸侯于雞澤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淮上亦在臨淮泗州之境

潁州府

今蒙城縣界有吳房鍾地昭六年楚令尹子蕩伐吳吳敗之于房鍾即此縣北有楚瑕地成十六年鄢陵之戰楚師還及瑕即此

潁水入淮處謂之潁尾爲楚地昭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在今潁州府潁上縣與壽州接界

亳州東南有乾谿爲楚地昭十二年楚遣兵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明年執殺即此

又州東南七十里有城父城本陳夷地後爲楚邑僖二十三年楚伐陳取焦夷杜註夷一名城父昭九年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即此

霍山縣西南八里有窮水昭二十七年楚左司馬沈尹戌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水經注淮水

又東窮水入焉安豐縣窮谷春秋吳救潛沈尹戌與吳
師遇于窮谷是也沙亦水名其合淮之處謂之沙汭在今
霍邱縣境詳見山川

又縣東有楚瑣地昭五年楚伐吳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
子于瑣即此

又縣西南八十里有雩婁城爲楚雩婁地淮南子孫叔敖決
期思之陂灌雩婁之野期思陂即芍陂在河南光州固始
縣境與霍邱縣接境襄二十六年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
昭五年楚使薳啟疆待命于雩婁即此

又設府治阜陽縣爲春秋時胡國昭四年楚靈王合十三國
于申伐吳胡國與焉及吳入郢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
定十五年楚滅胡蓋穎于此時已盡屬楚地胡僅存至是
亦滅

又穎上縣西北有愼城爲楚愼邑哀十六年吳人伐愼白公
敗之杜註汝陰愼縣是也漢置愼縣至劉宋初改置愼縣
于合肥縣境此城遂廢

又太和縣西有原鹿城爲宋鹿上地僖二十一年宋襄公爲鹿
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杜註鹿上宋地汝南有原鹿縣是
也

和州

昭十七年吳伐楚楚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
不吉戰于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杜註長岸楚地
今太平府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和州南七十里之東
梁山夾江相對如門之關郡國志云楚獲乘舟餘皇處

廣德州

今州西北二十五里有桐水匯于丹陽湖入大江哀十五年
楚伐吳及桐汭杜註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是也詳見
山川

甯國府

今府境有吳頯黃地哀十六年楚白公之亂王孫燕奔頯黃
氏杜註吳地即此

池州府

今銅陵縣北十里有鵲頭山高峙臨江太平府繁昌縣西南
大江中有鵲尾洲春秋時所云鵲岸也昭五年楚伐吳聞
吳師出薳啟疆帥師從之吳人敗諸鵲岸杜註廬江舒縣
有鵲尾渚高氏曰杜註所云蓋謂今廬州府舒城縣西北
之鵲亭然薳射自夏汭出薳啟疆別從江道不應在內地
杜佑曰南陵大江中有鵲尾洲即古鵲岸也此說可通今
池州府銅陵縣即南陵縣地所分與太平府繁昌縣相連
自古常爲戰爭之地

徽州府

皇輿表以爲吳地然于經傳無所見據史記年表吳闔閭十一
年伐楚取番實當魯定公之六年番爲江西饒州府治之
鄱陽縣由吳取番路須經浙江之嘉興府杭州府嚴州府
江南之徽州府而後至江西之饒則嚴徽二府之爲吳地
信矣

通典歙州理歙縣春秋時屬吳

浙江杭州府

通典春秋越國之西境越西北至語兒今嘉興府石門縣與
吳分界然以浙江之嚴州江南之徽州謂均屬吳地由嘉
興趨嚴徽路必由杭越豈能孤處孑立于吳地中耶竊意
杭在春秋時尙荒僻爲兩國莫居之地所以越之侵吳則
徑入笠澤吳之敗越窮追至會稽杭在其中曾無藩籬之
限謂杭竟爲越地者亦非也或當增封越地後則杭嚴俱
當屬越耳

近者嘉興府志云禾郡地名其見于春秋國語越絕諸書者
曰檇李曰禦兒曰平原三者而已皆在嘉興一府之地蓋
自吳越兵爭三江播蕩地荒而不治民徙而失業數百里
之間蕭然榛莽可見春秋當日嘉興實爲吳越分界所以
戰爭多在夫椒笠澤唐人詩所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
多謂杭州尙屬吳地者非也蓋不獨兩國兵爭蕩爲墟莽
其實杭湖二府春秋時尙未開闢自越之會稽至吳之檇
李三四百里曠無人居不在版圖之內杭近海自唐以前
尙不宜稼穡李鄴侯爲刺史開西湖爲六井以溉田民始
樂業況春秋當日乎余向著論謂杭州爲吳越兩國之甌
脫因得嘉興府志而復附識于此

大凡割據兵爭之世兩國俱各遠斥堠以自保所以中間元
棄地不止春秋時吳越也魏曹操與吳分境欲徙淮南民
而江淮間十餘萬眾皆驚走入吳其地遂空今淮安府之
淮陰射陽鹽瀆三縣及揚州府所屬諸縣凡四五百里之
地三國時俱廢不立至晉平吳混一太康元二兩年復置
郡縣曹孫分境時且然足知春秋時之吳越矣

富陽縣本爲富春春秋時爲越西境

海甯縣春秋時地介吳越間彼此分屬

餘杭縣春秋時屬吳越二國

嘉興府

今府治嘉興縣南四十五里爲吳檇李地定十四年於越敗
吳于檇李杜註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是也案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增越封西至于檇李然則與闔閭戰時越境猶
未能至此檇李當爲吳地矣

嘉禾百詠注有東顧城西新城南子城北主城四城並吳越
爭戰時所築後俱廢今嘉興縣西二十七里有市曰新城
稅務亦曰新城土人呼曰新市當往來大道即西新城之
遺蹟矣

石門縣東二十里有石門鎭爲越之禦兒地國語越地北至
于禦兒是也吳人壘石爲門以距越即其處蓋吳越分界
矣

嘉禾志有管城何城晏城貿城吳王築西城以禦越管城
屬鹽官今爲海甯縣其三城在今石門縣境

高氏曰句踐初歸越吳封以百里之地東至炭瀆西至周
宗南造于山北薄于海蓋不得有浙西之地也後又增其
封東至于句甬西至于檇李南至于姑末北至于平原越
絕書作武原即今海鹽縣時海鹽與海甯尙未析縣也從
橫八百餘里據此則嘉興全境吳皆棄之以予越而浙西
二府其爲越地可知矣厥後吳越戰爭常在太湖近吳國
都之側豈非以杭湖已屬越無藩籬之限耶

海鹽縣治爲春秋時馬嘷城亦曰吳禦越城越絕書吳伐越
道逢大風四馬嘷因名宋武原志晉咸康七年移縣治
于此唐并省開元五年復于舊海鹽縣吳禦越城西北置

縣今不改

湖州府
通典春秋時屬吳領長城縣有卞山名後吳王闔閭使弟夫
概居此築城狹而長故名吳越時避梁諱改爲長興
縣

寧波府
通典勾踐平吳欲遷夫差于甬東即句章在鄮縣西今府治鄮
縣國語越地東至于鄞即此
定海縣故海中洲爲越甬東地一名勾章哀二十二年越使
吳王居甬東杜註勾章縣東海中洲是也勾章故城在今
慈谿縣西南三十五里海中洲即舟山綿亘八十有三五
穀魚鹽之饒可供數萬人
本朝康熙二十六年設定海縣其地在故定海縣之東北故定
海縣乃錢氏所置
本朝改爲鎮海縣亦秦勾章縣地

紹興府
今府治山陰縣南十二里有越王城爲無餘故城史記少康
封庶子無餘于會稽以守禹祀號于越杜註越國今會稽
郡治山陰縣也越世世都此

諸暨縣
皇輿表以爲越王允常所都

台州府
通典春秋時屬越理臨海縣

金華府
通典婺州春秋時屬越理金華縣

衢州府
今龍游縣殺漢之南有姑蔑故城爲越姑蔑地國語越地西
至于姑蔑即此哀十三年越伐吳王孫彌庸見姑蔑之旗
杜註姑蔑東陽大末縣錢氏改爲龍游

嚴州府
通典睦州春秋時屬吳理建德縣

溫州府
通典春秋時屬越理永嘉縣

處州府
通典春秋時屬越理括蒼縣

皇輿表以南昌爲吳之豫章地非也春秋時豫章未嘗屬吳且
南昌亦並非豫章地按定四年吳入郢傳吳舍舟淮汭自
豫章與楚夾漢以爲吳地據此今考闔閭之十一年爲定
公之六年在入郢之後吳始伐楚取番番爲今饒州府治
鄱陽縣在鄱陽湖之東南昌在鄱陽湖之西相去三四百
里入郢時吳尚未得鄱陽豈能越饒南九三府而先取南
昌之地耶左傳豫章凡六見其地極廣均非今日之南昌
蓋秦得楚地置九江郡漢武帝分九江郡之西置豫章郡
漫取春秋舊地以名之而不知其道里差池貿易如此如
春秋時楚國本在湖廣歸州夔即歸而今四川之夔州府
乃遂取夔國爲名南昌之爲豫章亦猶此通典所爲楚地
較是
今甯州西一百里龍平岡有古艾城哀二十年吳公子慶忌
出居于艾杜註吳邑豫章有艾縣一名濆水水經注濆水
出豫章艾縣桓山西南吳公子慶忌諫夫差不納居于艾
是也案杜註及水經注所云豫章俱據漢豫章郡

饒州府
今府治鄱陽縣爲楚之東境昭王時吳伐楚取番爲吳地漢
置鄱陽縣屬豫章郡
餘干縣爲越之西境漢置餘汗縣寰宇記餘干縣西南有干
越渡漢淮南王安獄議曰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汗界中
蓋今餘干縣以東皆越地矣通志云餘水在餘干縣南會
縣之西南諸溪餘水一名三餘水或曰吳楚越之餘水也

廣信府
通志秦爲番縣地漢爲餘汗地又弋陽貴溪二縣即餘干縣
之所分
哀十九年越人侵楚以誤吳夏楚公子慶公子寬追越師至
冥不及而還冥地自杜註至春秋地名考俱不詳何所意
當在饒州至廣信之境蓋是時吳方强盛含此無楚越相
接之地

南康府
今府治星子縣及都昌縣俱濱大湖鄱陽湖實吳楚所共方
輿勝覽南康軍春秋時吳楚之地

九江府
通典江州理尋陽縣春秋時屬楚即今九江府治之德化縣
也

四川重慶府
今府治巴縣爲古江州巴子所都巴蓋古國從周武王伐殷
善歌前歌後舞而入因封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桓九年
巴人使韓服告于楚杜註在巴郡江州縣江水遷其城南
三折如巴字因名封境極遠東至魚復西至僰道北至漢
中南至黔涪地當秦楚之交文十六年從楚人秦人滅庸
始見經戰國時稱王爲秦所滅

夔州府
今府治奉節縣爲庸國魚邑文十六年楚侵庸與庸遇伴修
人逐之杜註魚庸邑漢置魚復縣屬巴郡公孫述號曰白
帝城先主改爲永安唐改夔州其地在湖廣歸州之西歸
州爲春秋時夔子國既滅其地爲歸鄉宋志因歸即夔
今爲夔州府蓋遂取夔國爲名

已上凡八省皆列春秋各國地形相錯處自魯衛鄭宋至
時零小國以及皆地之闌入直隸陝西河南山東楚地之
闌入江南江西河南陝西及四川者紛如亂絲錯如列宿
靡不詳考縷載若乃山西全爲晉地湖北全爲楚地而以
前併吞諸國學者亦多不詳其處又二國都屢遷而名仍
相襲如晉再遷而皆名曰絳楚三遷而皆名曰郢又晉有
二瑕楚丹陽在歸州尤易蒙混今仍以今之州府列之詳
其道里別其異同庶若網在綱秩然易見云

皇清經解卷八之二百終

番禺金錫齡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百零一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春秋大事表無錫顧棟高著

山西太原府

今太原縣爲古唐國本堯之後裔周成王滅唐以封叔虞分徙舊唐之子孫于許郢之間春秋唐惠侯是其後在今湖廣隨州西北八十五里叔虞受封因仍其國號曰唐至叔虞子燮侯始改唐號曰晉

祁縣東南八里有古祁城志以爲晉祁奚邑縣以近祁藪而得名卽爾雅所謂昭餘祁也

府治陽曲縣東北八十里有大盂城爲祁氏之盂邑昭二十八年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孟丙爲盂大夫

榆次縣有涂水鄉爲晉祁氏之塗水邑魏獻子以知徐吾爲塗水大夫又縣西北爲晉魏榆邑昭八年石言于晉魏榆卽此

清源縣爲祁氏之梗陽邑魏獻子以魏戊爲梗陽大夫

文水縣東北二十里有大陵城爲祁氏之平陵邑魏獻子以司馬烏爲平陵大夫

大谷縣東南十五里有漢陽邑縣爲晉陽處父邑又縣東二十五里有箕城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卽此

平定州

今孟陽縣東南十五里有馬首村爲祁氏之馬首邑魏獻子以韓固爲馬首大夫

平陽府

今翼城縣治東南十五里有古翼城爲晉穆侯所徙之絳莊二十六年獻公城絳以深其宮卽此一名翼詩譜云穆侯遷都于絳孝侯改絳爲翼獻公又北廣其城方二里命之曰絳則翼與絳爲一地成六年景公遷新田仍謂之絳因更名翼爲故絳

曲沃縣治西南二里爲晉新田成六年景公遷都于此亦謂之絳自此以後傳文所書絳皆新田之絳矣又縣西三十五里有汾水縣南五里有澮水所謂有汾澮以流其惡澮水一名少水

又縣西三十里有汾水爲晉汾隰地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逐翼侯于汾隰獲之卽此

府治臨汾縣東北三十七里有高梁城爲晉高梁地僖二十四年晉公子重耳入國使殺懷公于高梁卽此

又府城西北有狐谷亭孔氏以爲卽晉之狐厨邑僖十六年狄侵晉取狐厨受鐸涉汾及昆吾蓋府城西二里卽逼汾水是時狄自西來薄平陽境狐厨受鐸在汾之西而昆吾則在汾東故涉汾而後及昆吾也

又府治東爲晉平陽邑故堯都春秋時係羊舌氏邑昭二十八年魏獻子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謂平陽楊氏及銅鞮也趙朝爲平陽大夫卽此

洪洞縣東南十八里有古楊城舊爲楊侯國應劭曰伯僑自晉歸周封于楊晉滅楊以賜羊舌肸爲楊氏邑襄二十九年傳女叔齊謂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而晉滅之是也魏獻子分其地以僚安爲楊氏大夫

霍州西十六里有古霍城舊爲霍叔處封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後爲先且居封邑一名霍人襄十年晉悼公滅偪陽使周内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霍名霍人猶直伯柄之後爲鹿人也

又州西三里有呂鄉州西南十里有呂城蓋皆以呂飴甥所居得名後以賜魏錡故復有呂錡呂相之稱

蒲州府

今猗晉縣東北十五里有郇城舊爲郇國文王子所封左傳所謂畢原酆郇詩所謂郇伯勞之者也亦曰荀桓九年荀侯賈伯伐曲沃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是爲荀叔成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卽此

案郇城亦曰瑕城本一地故左氏連屬言之此所謂河北之瑕也僖三十年燭之武曰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則在河之南杜註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今河南陝州南二里有焦城陝州西南三十二里有曲沃城曲沃卽瑕也文十三年晉人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崔浩以爲詹嘉處此備秦以曲沃之官守之故謂瑕爲曲沃桃林爲今潼關然則瑕非河北之瑕曲沃亦非桓叔所封之曲沃也戰國策每以焦曲沃並稱如左氏之言焦瑕蓋曲沃卽瑕之明證文十二年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高江村以爲秦已渡河而西必不能復深入東渡其爲河外甚明駁辨可謂精且審矣

又縣東南十八里有解城爲晉解梁邑惠公賂秦以河外列城五內及解梁城卽此

又縣東南有臼衰城東南十八里有桑泉城僖二十四年晉公子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卽此

猗氏縣西十五里有令狐城西北有廬柳城僖二十四年晉師軍于廬柳退軍于郇郇在臨晉蓋與猗氏接壤也文七年晉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通典陝西同州郃陽縣有刳首水在河之西士會于此奔秦猗氏縣爲秦晉通衢與秦以河爲界

又縣南二里有王官故城爲晉王官邑文三年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郊亦平陽臨晉間小邑裴駰注史記以王官在陝西澄城縣非也本傳上云濟河焚舟下云自茅津濟所取之地自在河之東無疑高氏辨之審矣

又縣南二十里有監池左傳謂之盬成六年晉謀去故絳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杜註盬鹽也猗氏縣盬池是也年志引池所化者周官所謂盬鹽煮海煮井煮鹻而成者周官所謂散鹽

府治永濟縣東南五里有蒲坂城爲晉河曲文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杜註在河東蒲阪縣南是也僖二十四年子犯從重耳反國及河以璧授公子請亡卽其處又是年渡河圍令狐文二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文十三年晉魏壽餘詐以魏叛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請而還皆其地也蓋此爲秦晉東西往來渡河通道故氏諸皆不言其地名他如自茅津濟自南河濟則另行從道故特舉以見之左傳文法如此其地在今華陰縣潼關以東河水自此折而東故謂之河曲爲秦晉交界之地

又府治南三十六里有羈馬城爲晉羈馬邑文十二年秦伐晉取羈馬卽此在河之東杜佑以爲在陝西郃陽縣非是

又府治東南有首山即首陽山[illegible]也

又府治東北二十八里有涑水源[illegible]伐之涑川

解州

今平陸縣東北六十里有古虞城即春秋時虞國武王封周章弟虞仲于此又縣東北五十里爲虞顛軨阪東北二十五里爲虞新邑東五十里有砥柱山山有三門僖二年晉假道于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即此

又縣東五十里有大陽城大陽東北三十里爲虢下陽城其地有虞阪之險晉欲伐虢當虞人要而擊之攻虞則虢又救之蓋虞虢之門戶虢城下陽而兩國皆失其險

又縣西爲晉茅津亦曰大陽津以在大河之北也河之南爲陝州乃黃河津濟處

芮城縣北五里爲春秋時魏國閔元年晉滅之以賜畢萬爲魏氏文十三年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既濟魏人譟而還蓋魏地逼河與秦以河爲界詩譜云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是也

又解州鹽池東有苦成故城爲晉郤犫邑謂之苦成叔

安邑縣東南有中條山又縣北三十里有鳴條岡爲晉條邑桓二年傳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當係此地孟子曰舜卒于鳴條即此舊以爲在直隸河間府景州漢周亞夫所封者在春秋前其地不宜至此當滅

絳州

今聞喜縣東二十里爲桓叔所封之曲沃歷莊伯武公國之三世凡六十七歲滅晉後仍爲別都一名下國有武公之廟在焉凡外來公子入立及君薨而殯皆于曲沃武公之廟也耳及成公悼公即位皆朝于武宮文公卒殯于曲沃是也曲沃距翼城縣之故絳凡二百里正義曰國君五日而殯文公以己卯卒明日庚辰柩即出絳蓋以曲沃路遠詳見郇邑

又縣東北一十五里有董氏陂産楊柳可爲箭即所謂董澤之蒲也

河津縣東有冀亭舊爲冀國地杜註冀國并于虞虞亡歸晉晉惠公以與郤芮爲食邑芮被誅邑復入晉後其子郤缺復曰狄子有功復與之冀

又縣南十二里有古耿城爲春秋時耿國地閔元年晉滅之以賜趙夙爲邑

絳州界有賈鄉爲春秋時賈國地桓九年荀侯賈伯伐曲沃後不知何年滅之以賜狐偃子狐射姑爲邑

垣曲縣西北六十里有皐落鎭爲東山皐落氏國閔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杜註赤狄別種又縣東南有陽壺城南臨大河爲晉瓠邱地襄元年晉悼公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寘諸瓠邱杜註在河東垣縣東南又縣東有邵亭爲晉之郫邵邑一名郫文六年趙孟使公子樂于郫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戍郫邵杜註取晉邑而戍之蓋三名爲通稱矣

稷山縣西北二十里爲晉清原地一名清僖三十一年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宣十三年赤狄伐晉及清成十八年悼公入國大夫逆于清原皆此地

吉州

今州治東北二十一里有北屈廢縣爲晉北屈邑莊二十八年晉獻公使夷吾居屈又晉有屈産之乘案傳二五言于公曰狄之廣莫于晉爲都知蒲屈向日皆狄地矣

又州西有晉采桑津僖八年晉里克敗狄于采桑即此

隰州

今州治北四十五里有蒲陽故城在蒲水之北即重耳所居之蒲邑又隰境有晉交剛地成十二年晉人敗狄于交剛即此

永和縣南十里有樓山城爲晉趙嬰齊食邑左傳謂之樓嬰

潞安府

今潞城縣東北四十里有古潞城爲赤狄潞氏國都按潞氏國爲最大封境極廣國都在潞安據晉之腹心而其屬邑則在今直隸廣平府之曲梁延袤二百里十五年傳稱林父敗赤狄于曲梁遂滅潞蓋既反出其東而略攻之所以絕其奔逸滅潞之歲秦師東來晉侯別遣魏顆以備師禦之而身留治兵于稷以略狄土其用力亦勤矣明年又遣士會滅甲氏留吁鐸辰以盡其餘嘗留吁鐸辰俱在今潞安府境甲氏在今廣平府之雞澤縣自此以後晉勢益强而六卿亦寖跋扈

黎城縣東北十八里有黎侯城爲春秋時黎國後入晉杜註上黨壺關縣有黎亭今壺關縣亦接壤

屯留縣爲留吁地晉滅之爲純留邑亦曰余吾襄十八年晉執孫蒯于純留即此今縣東南十里有純留城

長子縣爲晉長子邑襄十八年晉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即此

府治長治縣爲晉壺口邑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壺口杜註潞縣有壺口關府志關在府城東南十三里延袤百餘里山形險狹形如壺口因名

汾州府

今平遙縣西二十里西南接介休縣界有中都古城爲晉中都邑昭二年晉人執陳無宇于中都即此

介休縣東南二十五里有介山以介之推得名一名綿山僖二十四年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即此又縣東有隨城隱五年翼侯奔隨又士會食邑于隨即此

又縣東北二十七里爲晉祁氏之鄔邑昭二十八年魏獻子分其地以司馬彌牟爲鄔大夫

石樓縣南有龍泉山接隰州界多産名駒左傳所謂屈産之乘也

澤州府

今沁水縣西北四十里有平陽府翼城縣接界有烏嶺山宣七年會于黑壤即此左傳謂之黃父文十七年晉侯蒐于黃父杜註即黑壤二名爲一地後周宇文泰小字黑獺諱之改爲烏嶺沁水所出

沁州

今州南十里有銅鞮故城爲羊舌氏之食邑昭二十八年分其地以樂霄爲銅鞮大夫又爲晉離宮子產曰銅鞮之宮數里今古邑在宮側二十里成九年鄭伯如晉執諸銅鞮即此

州東又有[illegible]城[illegible]即春秋晉之斷道地宣十七年同盟于斷道左傳謂之卷楚杜註卷楚即斷道

湖廣武昌府

今府治江夏縣爲古夏口今名漢口與漢陽府治漢陽縣對岸春秋時謂之夏汭昭四年吳伐楚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爲漢水入江之處漢受夏水亦通稱夏江夏之名取此

武昌縣爲楚之鄂都漢屬江夏郡孫權改置武昌縣

漢陽府

府城東南百步有大別山江水逕其南漢水自西北來會之亦謂之魯山乃漢水入江處與武昌府治江夏縣對岸蓋江自漢陽府城東武昌府城西而會于漢水今日之漢口是也

漢川縣南十里有小別山亦名甑山在府治漢陽縣之西北百七十里定四年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乃吳由西漸東且戰且却求間道爲歸計孔穎達謂小別當在大別之東者誤

安陸府

今當陽縣東南有古權城爲春秋時權國莊十八年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水經沔水逕當陽縣章山東又東有會權口權水在章山東南流逕權城北古之權國也

荊門州東南有那口城爲楚鄀處地楚武王遷權于那處卽此舊爲文王子鄀季載所封鄀史記作冉或作那皆讀爲然不知何年入楚荊門州志亦謂之權鄀城蓋權鄀二國本相近也

府治鍾祥縣東六十里有鹿湖池深不可測爲楚之沈鹿地桓八年楚子合諸侯于沈鹿卽此今譌爲上鹿

又縣東三十里有臼水入漢定四年楚昭王奔隨將涉于成臼卽此

又府治爲春秋時鄖國地桓十一年鄖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鄖鄖國爲今德安府治在安陸府之東安陸下臨漢水地形險固四國相去甚遠不能一時遝集而安陸爲居中扼要之地故使屈瑕據之也

又府治東一里有樠木山莊四年楚武王侵隨卒于樠木之下卽此　見山川

京山縣西南八十里有澨水流通漢江爲春秋時之雍澨定四年吳從楚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卽此又縣境有遠澨漳澨汊澨卽禹貢之三澨昭二十三年薳越縊于薳澨宣四年鬬椒師于漳澨卽此

當陽縣北一里有沮水一作睢定四年楚子涉睢孔穎達曰睢水在郢都之西楚王避吳西走處水經注曰沮水東南逕當陽縣北又南逕楚昭王冢又南與漳水合過枝江縣而入于江謂之沮口又襄陽府南漳縣東有漳水流入當陽縣東南五十里合于沮楚昭王謂江漢沮漳楚之望卽此詳見山川

荊門州西北有長林城接當陽縣東南境爲楚之大林文十六年戎伐楚之西南師于大林卽此自當陽之北接長林之境樹木修竹隱天蔽日卽曹操追先主處所謂當陽長坂也胡氏曰長坂在當陽縣東南百二十里

襄陽府

今宜城縣西南九十里有鄀城與安陸府之荊門州接界爲春秋時鄀國地杜註鄀本在商密在秦楚界上爲南鄉丹水縣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西有丹水故城此舊都也僖二十五年秦晉伐鄀文五年秦人入鄀楚人戍以爭之而不克因遂徙之南郡鄀縣爲附庸卽今襄陽府宜城縣後仍入楚定六年楚避吳北去徙都鄀仍名郢謂之鄢郢左傳所謂遷郢于鄀是也因名江陵舊都爲紀郢

又縣東南有湫城爲楚湫邑[illegible]于紀爲湫舉莊十九年楚子伐黃還及湫有疾卽此

又縣西南九里有古鄢國入楚爲鄢縣昭十三年楚靈王沿夏將欲入鄢杜註鄢水入鄢也是時鄢爲楚別都與郢相近故通謂之鄢郢

又縣西二十里有古羅川城爲春秋時羅國南漳縣東五十里有中廬鎭爲廬戎國一作盧孔疏曰廬與盧通皆近鄢水桓十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是也鄢水至宜城縣南四十里入于漢

府治襄陽縣東北二十里有鄧城鎭爲春秋時鄧國莊十六年爲楚文王所滅

又縣東北十二里有鄾城爲鄧國南鄙之南鄙桓九年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不知何年滅于楚哀十八年巴人伐楚圍鄾鄾益爲楚邑久矣後漢志鄧縣有鄾聚光武曰從最強鄾次之是也

穀城縣西十里有穀城山爲春秋時穀國水經注曰國在穀城山上不知何年滅于楚

光化縣西漢水東岸有古陰縣城爲楚下陰地昭十九年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卽此陰卽陰地之戎也

南漳縣西有荊山昭十三年傳楚靈許胡沈道房申于荊杜註荊山也能容六小國之衆是荊山之爲地廣矣山海經曰荊山之首曰景山卽卞和抱璞處自宜城南漳以至房縣邐迤而西與歸州相接亦曰西山

白襄陽府城以南至安陸府城西凡七百里通謂之漢汭自安陸府城至沔陽州北漢川縣南凡七百里又至漢陽府城東北入江通謂之夏汭孔穎達曰漢水之尾變爲夏水是也莊四年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于漢汭而還此漢汭乃襄陽以南至安陸之漢水隨國爲今隨州西至襄陽府一百五十里漢水之東爲隨西爲楚地故濟漢而後發喪也蓋楚之初未能越漢而有之其後奄有江漢包絡南陽汝寧至吳伐楚從淮右入與楚夾漢而軍入楚之腹心內地而楚岌岌矣

鄖陽府

今府治鄖縣爲春秋時麇國地文十一年楚子伐麇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鍚穴鍚音陽卽麇之國都防渚在今房縣唐時謂之房州武后遷中宗于此

又府西北爲絞國地桓十二年楚伐絞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又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彭水在今房縣境西南流入襄陽府之穀城縣與房縣連界也

又房縣南五十里有阜山文十六年戎伐楚之西南至于阜山卽此

竹山縣東四十里有上庸故城爲春秋時庸國地文十六年楚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又與之遇七遇皆北惟裨儵魚人逐之庸人遂不設備楚及巴人秦人滅庸今縣東四

十五里有方城山四面險固山南有城周十餘里所謂楚方城也蠡當四川陝西之交界庸之魚邑爲今四川夔州府治奉節縣

德安府

今府治安陸縣城東南有古雲夢城今雲夢縣在其南四十六里又南六十步爲雲夢澤宣四年䢵子之女生子文䢵夫人使棄諸夢中又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蓋雲夢跨江南北包絡五府今安陸府之桐門沔陽二州及京山縣漢陽府治漢陽縣荊州府之監利枝江二縣黃州府之蘄州及黃岡麻城二縣及德安府治蓋東抵蘄州西抵枝江在在有雲夢之名而德安之雲夢爲尤著

今府治爲春秋時鄖國桓十一年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鄖䢵溳三字通用若敖娶于䢵卽此楚滅之以封鬬辛爲鄖公蒲騷鄖邑在今應城縣北三十里

應山縣境爲貳國應城縣西爲軫國俱出通志

又府治安陸縣西北有淸水春秋時謂之淸發定四年吳從楚師及淸發卽此

隨州南有古隨城爲春秋時隨國桓六年楚武王侵隨僖二十年鬬穀於菟伐隨取成而還自後爲楚私屬不與諸侯會盟至定四年吳入郢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楚以此德隨哀元年使復列于諸侯侵蔡終春秋世不滅

又州東南三十里有光化城志云本楚子城左傳所謂軍于漢淮之間者蓋築城于此以逼隨也今隨州之光化縣爲鎭淮源出河南南陽府桐柏縣逕隨州之北故曰漢淮之間

又隨州西北八十五里有唐城鎭爲春秋時唐國本堯後舊封翼陽周成王以其地封叔虞而分徙其後于許郢之間春秋時服屬于楚宣十二年唐惠侯從楚莊王敗晉于邲定四年唐成公與蔡侯及吳子伐楚入郢五年楚復國爲楚所滅

又州西南有楚軍祥地定五年遣射子從子西敗吳師子軍祥卽此

應山縣東北一百三十里河南汝寧府信陽州東南一百五十里有武陽關卽左傳之大隧應山縣北九十里信陽州南亦九十里有黃峴關卽左傳之直轅應山縣北六十五里信陽州西南（宛溪江郵云東南疑誤今從元和志及皇輿圖）九十里有平靖關卽左傳之冥阨一曰黽塞三關勢如首尾爲漢東之隘道吳師從淮北陸路來道必由此所謂義陽三關之險也其總名曰城口定四年楚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史皇曰若司馬毀舟于淮塞城口而還是獨克吳也卽謂此三關之險互見險要

黃州府

今蘄水縣東三十里有軑縣故城爲春秋時弦國僖五年楚人滅弦杜注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又河南光州西南有弦城舊接界也皆魏晉時弋陽郡境

麻城縣東六十里有龜峯山山勢嵯峨上有白黑二龍井爲舉水之源又縣東三十里有柏子山定四年吳楚戰于柏舉柏舉之名蓋合柏山舉水而得

荊州府

今府治江陵縣北十里爲楚之故郢都一名紀南城定六年遷于鄀爲襄陽府之宜城縣謂之鄢郢因名此爲紀郢

江陵縣治爲春秋時楚之渚宮在郢都之南十里文十年子西爲商公沿漢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水經注渚宮爲今江陵城楚之船官地也代爲重鎭晉桓溫及弟沖皆保據渚宮梁元帝都此爲西魏所陷後梁居之爲蕭國隋并梁置荊州後爲蕭銑所據唐平銑復爲荊州五代時高季興據此稱高平

枝江縣西有楚丹陽城蓋從歸州而移于此亦曰丹陽詳見宜昌府楚又徙羅人居于此故後漢志云枝江本羅國水經注云江汜枝分縣治洲上故名枝江

又縣西三里有津鄉莊十九年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于津杜註江陵縣有津鄉蓋本應劭之說以地相近而稍訛酈道元譏之謂枝江縣西有津鄉蓋異名當矣後漢建武十一年岑彭自津鄉攻田戎于荊門克之卽此

監利縣東三十里有州陵城爲春秋時州國桓十一年鄖人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卽此又縣東北二十里有楚章華之臺

又縣東南有涌水乃夏水支流莊十八年巴人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逸水經注江水當華容縣東南涌水出焉涌水自夏水南通于江謂之涌口閻敖游涌而逸于二水之間也

宜昌府

歸州東南七里北枕大江有丹陽故城爲楚始封之丹陽史記楚世家周封熊繹于楚蠻居丹陽徐廣宋忠以爲在南郡之枝江縣而郭璞注山海經則曰丹陽在秭歸爲說不同杜佑通典曰楚初都丹陽今秭歸東南故城是後徙枝江亦曰丹陽也春秋時諸侯徙都常襲前都之名如晉遷新田仍名絳之類至後世猶仍丹陽之名晉王濬伐吳破丹陽遂克西陵此秭歸之丹陽西魏伐江陵曰爲蕭氏計命猶渡江直指丹陽此枝江之丹陽也

歸州治東二十里有夔子城爲楚所分之夔國僖二十六年楚人滅夔杜註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左傳夔子對楚人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illegible]歸其地卽楚之丹陽蓋當時熊摯自竄不過避居國都之側楚人因而封之及其後楚遷于枝江乃獨爲一國也

長沙府

自府以南爲楚蠻地後漢書南蠻傳[illegible]之[illegible]曰[illegible]大今長沙武陵[illegible]是也居處日廣服屬于[illegible]命方叔南征所謂蠻荊來威者也平王東遷後[illegible]上國至春秋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莊王初立民飢兵弱復爲所寇楚師既振然後乃服自是遂屬于楚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據此則長沙府[illegible]屬蒼梧之地春秋時但非楚有楚地不到湖南[illegible]楚始封在歸州之丹陽其後屢遷而益北未嘗南[illegible]洞庭[illegible]其時尚未入版圖[illegible]蔡傳謂九江卽洞庭可知其[illegible]九江爲潯陽之九江唐[illegible]潯陽地記列其名爲九九江[illegible]之釋禹貢實本彥之釋[illegible]力皆宗之今[illegible]江西之九

江府不宜取晁氏說之之說以爲即洞庭也

湘陰縣東六十里有羅城岳州府平江縣南三十里亦有羅城乃接境處後漢志敉江侯國本羅國後乃徙于長沙亦謂之羅川隋末蕭銑爲羅川令即此地有汨羅江即屈原自沉處也

附列國地名考異

列國地名都邑表已備列今府州縣之某地而左傳更有兩地三地四地同一名者更有二名同一地者後學恐致混誤且杜註與後人之說或合或分今彙聚而剖析之并略附鄙見庶一覽瞭如指掌

魯有東鄆西鄆

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此東鄆也莒魯所爭之邑今爲山東沂州府沂水縣之鄆城

成四年城鄆此西鄆也今爲濟寧州鄆城縣之舊城

魯有三防

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此東防也本魯地在今沂州府之費縣世爲臧氏食邑襄二十三年臧紇自邾如防即此

隱十年敗宋師于菅辛巳取防此西防也爲魯取宋地在今兗州府之金鄉縣欲别于臧氏之防故謂之西防

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此魯國之防山也在曲阜縣東二十里孔子父母合葬于防即此

魯有兩平陽

宣八年城平陽本魯邑今濟南府新泰縣西北四里有平陽故城

哀二十七年公及越后庸盟于平陽爲魯取邾地在今兗州府鄒縣西南方輿紀要及高氏地名考俱併入宣八年之平陽誤矣

又晉衛二國俱有平陽

昭二十八年魏獻子以趙朝爲平陽大夫即堯所都今故城在山西平陽府臨汾縣西南

哀十六年衛侯飲孔悝酒于平陽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東南有韋城韋城南有平陽城

晉魯俱有重邱

襄二十五年同盟于重邱今東昌府城東南路茌平縣界有古重邱杜註云齊地方輿紀要謂曹北竟之邊邑案曹都定陶去此尙三四百里小國之邊疆安能及此

襄十七年衛孫蒯伐曹取重邱杜註曹地在今曹州府曹縣東北杜明註兩國不可混

魯晉晉俱有東陽

哀八年吳伐我克東陽而進東陽爲魯邑在今費縣西南七十里

襄二年晏弱城東陽以逼萊子此東陽爲齊竟上邑今青州府臨朐縣東有東陽城

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爲晉地今臨清州恩縣西北六十里有東陽城

魯齊楚萊俱有棠邑

隱五年公觀魚于棠魯濟上之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北十二里

襄二十五年傳齊棠公杜註齊棠邑大夫今爲東昌府之堂邑縣

襄十四年傳楚子囊師于棠以伐吳今爲江南江寧府之六合縣

襄六年齊滅萊萊共公奔棠杜註棠萊邑今膠州即墨縣南八十里有甘棠社襄十八年齊靈公將走郵棠即此

齊宋俱有黃地

桓十七年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路史登州府之黃縣東南有古黃城本紀邑後入齊

隱元年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寰宇記睢州考城縣西三十六里有黃溝西距外黃城四里即魯惠公敗宋師處又有黃國汝寧府光州有黃城

鄭衛楚俱有瑣地

襄十一年諸侯伐鄭次于瑣一云瑣澤其地在新鄭縣北

定七年傳齊鄭盟于瑣經文作沙晉地地道記元城縣有瑣陽城

昭五年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杜註楚地在今壽州霍邱縣東

晉齊楚宋俱有稷地

宣十五年傳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杜註晉地在今山西平陽府稷山縣南五十里

昭十年齊陳鮑與欒高戰于稷杜註祀后稷之處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西

定五年秦子蒲使楚人先與吳戰而自稷會之杜註楚地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境

桓二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杜註宋地當在今歸德府境

衛齊晉俱有淸地

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淸杜註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淸亭今東阿縣屬兗州府

哀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淸杜註齊地濟北盧縣有淸亭盧縣今爲濟南府之長淸縣程啟生曰衛齊各有淸杜氏以東阿盧縣别之景范氏以爲一地今仍從杜說

成十七年齊侯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淸杜註齊地陽平樂平縣今東昌府堂邑縣東南有淸城

宣十三年赤狄伐晉及淸杜註一名淸原今山西平陽府稷山縣西北二十里有淸原城

衛蔡虢俱有莘地

桓十六年使盜待諸莘杜註衛地今東昌府莘縣北有莘亭故城成二年師從齊師于莘即此杜更以爲齊地者非是

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杜註蔡地在今河南汝寧府汝陽縣境

莊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杜註虢地高氏地名考以爲今陝州硤石鎭西十五里莘原是也

宋晉周衛俱有盂地

僖二十一年宋公會諸侯于盂杜註宋地襄邑西北有盂亭襄邑爲今河南之睢州哀二十六年宋大尹盟六子于唐盂即此

昭二十八年魏獻子以孟丙爲盂大夫杜註晉地太原盂縣今山西太原府陽曲縣東北八十里有大盂城高氏地名考以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盂即此案晉爲大國齊不應

隰人至此亭林先生以為當在順德廣平之間
定八年劉子伐孟杜註周邑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西北有
邘臺鎮
定十四年衛太子蒯聵獻盂于齊盂即斂盂杜註衛地今直
隸大名府開州東南有斂盂聚僖二十八年衛晉盟于斂
盂即此
周魯燕俱有唐地
隱二年公及戎盟于唐杜註魯地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十
二里
昭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經文作陽杜註燕別邑
今直隸保定府唐縣北八里有唐山
昭二十三年尹辛敗劉師于唐杜註周地後漢志洛陽有唐
聚在今河南府洛陽縣東
魯有南武城
襄十九年城武城懼齊也杜註太山南武城縣故城在今沂
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程啟生以為在濟寧州嘉祥縣界
昭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哀八年吳
伐我道險從武城程啟生以為此武城乃費縣之武城也
費縣乃魯與邾吳相接界非所當備齊之處襄十九年之
武城宜在嘉祥杜註併而為一似誤　案高氏地名考從
杜註以昭二十三年哀八年之武城併子之武城曾子居
武城俱即此地然余嘗往來　京師至嘉祥縣有絃歌臺
此地與齊界相接去費縣尚遠啟生以為費縣非所當備
齊之處此說是也
又晉楚俱有武城
文八年秦人伐晉取武城在今陝西同州府華州東北十三
里一名武平城
僖六年蔡穆侯將許僖公見楚子于武城杜註楚地在南陽
宛縣北今在河南南陽府城北
周晉楚隨俱有瑕地
昭二十四年王子朝之師攻瑕杜註敬王邑不詳何地
僖三十年許君焦瑕杜註晉邑高氏地名考以為此晉河外
之瑕也即曲沃文十二年秦復侵晉及瑕十三年使詹嘉
處瑕以曲沃之官守之今河南陝州西南三十二里有曲
沃城即此瑕也又成六年傳有郇瑕為古郇伯之國在今
山西蒲州府臨晉縣東北十五里此晉河東之瑕與此有
別
成十六年楚師還及瑕杜第云楚師都邑表據水經注謂山
桑縣有瑕城即此瑕在今江南潁州府蒙城縣北案楚敗
于鄢陵狼狽遁歸決無反遠道東南之理或曰瑕即襄城
縣之汾邱城襄城縣今屬許州府在鄢陵之西為楚歸路
此說近是
桓六年楚武王侵隨軍于瑕以待之杜註隨地
魯齊楚俱有棘地
成三年叔孫僑如圍棘杜註魯邑在濟北蛇邱縣在今兗州
府寧陽縣西北
昭十年陳桓子召子山而反棘焉杜註齊國西安縣東有戟
里亭在今青州府臨淄縣西北
昭四年吳伐楚取棘杜註楚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在今河
南歸德府永城縣西南
鄭晉楚俱有櫟地
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杜註鄭別都今為河南開封府之
禹州
襄十一年秦伐晉戰于櫟杜註櫟在河北在山西境非陝西
臨潼縣北之櫟陽也
昭四年吳伐楚取櫟杜註汝陰新蔡縣北有櫟亭在今汝寧
府新蔡縣北二十五里
向為國名又莒周鄭俱有向地
隱二年莒人入向杜註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在今江南
鳳陽府懷遠縣西四十里
隱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向杜註軹縣西有地名向
上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南有向城詩皇父作都于向即此
僖二十六年公會莒子盟于向杜註莒邑今莒州南七十里
有向城
襄十一年諸侯伐鄭師于向杜註鄭地今開封府尉氏縣西
南四十里有向城
晉鄭宋秦俱有新城
僖四年太子奔新城杜註即曲沃今在山西絳州聞喜縣東
二十里
僖六年諸侯伐鄭圍新城杜註鄭新密滎陽密縣今河南許
州府密縣東南三十里有故密城
文十四年同盟于新城杜註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今在歸
德府商邱縣西南
文四年晉侯伐秦圍刓新城杜註新城秦邑今陝西同州府
澄城縣東北二十里有古新城秦謂之新里為秦取梁地
齊宋俱有葵邱
莊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杜註齊地在今山東青
州府臨淄縣西三十里
僖九年會于葵邱杜註宋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邱在今河
南開封府考城縣東三十里
鄭莒俱有鄢陵
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杜註鄭地屬潁川郡今河南開封
府鄢陵縣
文七年公孫敖為襄仲逆己氏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
之杜註莒邑在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界
唐即棠
隱二年公及戎盟于唐杜註高平方與縣有武唐亭在今魚
臺縣西十二里
隱五年公觀魚于棠杜註與唐同方輿紀要于魚臺縣武唐
亭下亦並列二年五年傳合為一地
厲國賴
桓十三年楚屈瑕伐羅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杜註賴國在
義陽隨縣
僖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杜註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則厲
與賴通矣另有論見後
蓼 蓼音了與蓼了有別
桓十一年鄖人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杜註蓼國今義陽棘陽縣
東南湖陽城[illegible]師[illegible]力校反楚得其地謂之湖陽光武
封姊為湖陽公主[illegible]曰之故城在河南南陽府唐縣南九

十里

文五年傳楚公子燮滅蓼杜註今安豐蓼縣今河南汝寧府固始縣蓼城岡即其地

費郞與費〔音祕〕有別

隱元年費伯帥師城郎高氏曰今魯大夫費序父之食邑讀如字與季氏費邑音曰祕者有別今兗州府魚臺縣西南有費亭

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此季氏之私邑也今沂州府費縣西南七十里有費城高氏地名考既以魚臺之費亭爲費序父食邑非季氏之費而于費縣注云初爲懿公子費伯食邑及僖元年賜季友遂爲季氏邑前後自相違反

春秋時厲賴爲一國論

春秋時有賴國左氏桓十三年楚屈瑕伐羅傳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杜註賴國在義陽隨縣蓋賴人仕于楚者僖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杜註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傳書賴經書厲古通用實則一國也宣九年楚子爲厲之役伐鄭十一年傳爲厲之役鄭伯逃歸則傳並書厲昭四年楚子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傳云賴子面縛銜璧造于中軍則經傳並書賴前漢地理志南陽郡隨縣厲鄉故厲國也師古云厲讀曰賴厲與賴之通用徵之左傳漢書歷有明據矣公羊僖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何休云厲于葵邱之會叛天子之命厲如字舊音賴昭四年楚子滅厲註云左氏作賴穀梁于僖昭兩傳俱書厲史記豫讓范雎傳漆身爲厲厲並音賴古人之通用如此杜佑通典乃以厲賴並列兩國杜精于考古而乃有此失歟

余在汴梁脩志著此論獨見杜氏通典分列兩國以爲不深考之過及作春秋大事表遍閱方輿諸書杜氏以下如馬氏通考王氏地理通釋高氏地名考略及宛溪方輿紀要俱主分列竊疑余說之不然夫余所據者杜預氏何休氏顏師古氏之說也且即三傳本文同一年事而左作賴公穀作厲其爲一國顯然更無待杜何之註釋也諸儒特以通典從分列更不復深考而馬氏又以賴在光州商城縣南以杜預在義陽隨縣者爲不知何據賴在光州以昭四年楚子合諸侯于申遂滅賴之文合之申在今南陽于光州洵屬相近而更于厲從杜氏之說謂厲在隨縣賴在光州商城則因杜氏而更爲添設尤非矣謹書之以俟後之知者

齊穆陵辨

僖四年傳管仲對楚使曰南至於穆陵杜註以爲齊封境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東南一百五里有穆陵關在大峴山上歷千百年無異辭華子師茂獨據史記索隱之說以闢之曰此楚地也以爲齊地者殊謬此不過言太公征伐所至與上五侯九伯女實征之相應楚使言汝何故至吾地管仲言先王有命征伐南可以至穆陵如此纔與楚使鍼鋒相對若只鋪張齊境仍與楚地風馬牛不相及烏能折楚使之口考元和志穆陵關在淮南道黃州麻城縣西北八十八里穆陵山上一名木陵關南北朝爲戍守重鎮梁陳間夏侯夔周炅屢出兵苦戰唐元和中鄂岳帥李道古出木陵關討吳元濟其地在召陵與陘之南與當日語意尤脗合況當日齊之疆界實不止此莊九年傳管仲及堂阜而稅之杜註齊地在東莞蒙陰縣西北閔二年齊人遷陽今沂水縣南有陽都城蒙陰沂水二縣今俱屬沂州府在臨朐之穆陵西南百數十里是時齊疆已擴而管仲反稱舊封之界何耶索隱明言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爲太公受封之境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耳可見穆陵無棣在唐時猶有可考者特以小司馬晚出未爲人所尊信不能勝服杜兩家之言後人習以相傳遂至譌謬千載不可復辨齊之受封不過夏墟楚之受封不過丹陽而齊始封在營邱後各拓地數千里決無始封之地終春秋世爲疆界是杜解尙失而後人所傳併失杜解之意循而按之瞭然大白矣杜於地理最精審其春秋地名皆核以晉之郡縣其未確知者則但云某地以闕疑杜於穆陵無棣第云皆齊地未嘗指實今某郡某縣以是知杜註左之時尙未有穆陵關無棣溝之名乃後人設關浚溝之時因注左之誤而命名耳劉裕伐南燕更在杜後百餘年燕臣或謂宜守大峴或謂宜出峴逆戰裕部下亦慮燕人塞大峴之險裕過大峴喜形於色可見此時尙無穆陵之稱亦並未設關而後人乃指爲齊之南界引杜註爲援據不亦誤乎近世禹貢錐指引元和志謂穆陵關在麻城縣穆陵山上齊之四履南至穆陵即此定四年戰于柏舉亦在麻城縣界爲楚腹心要地管仲借以懾楚使意當在此

師茂初作此論示余凡千餘言余初不以爲然尋繹久之實是有見此從傳文上下語氣推究非故立異翻新者況木陵關爲楚地在今湖廣麻城縣一見於史記索隱再見於元和志三見於林堯叟註四見於禹貢錐指諸人皆精熟地理遞相祖述非師茂一人創見因爲刪其繁蕪并略參鄙見存此論以俟後之君子

皇清經解卷八之百零一終　靈川秦培璐校　南海桂文燦覆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百零二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春秋大事表　無錫顧棟高著

春秋列國都邑表敘

世嘗謂三代行封建至秦漢乃爲郡縣而宋儒瓌語更謂後世不復封建井田肉刑三者而言治皆苟道嗚呼此皆讀書泥古未嘗深觀其故而明其所以然也夫三代之都邑即後世郡縣之制而三代之封建其國之大者僅劣如今之縣而春秋之中葉強兼弱削列國已半爲郡縣初不始于秦也何則三代之世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都故孔子言邑自十室以至千室其大小可知而齊晉之初封不過百里今之下州小縣尙可當古之大國蓋古之疆域不及今五分之一而執玉帛者有萬非僅于制其勢不得不爾也故其勢亦弱其力亦分無能抗衡爲患方伯連帥得以臂指相使又其時風俗淳古無有兼併之志吞噬之患故夏商之世有王者無霸雄三代之諸侯皆以次相授其更姓改物另爲建置者不過百餘國耳杞鄫薛越傳國幾及二千年其故可知也嗚呼封建之不可論者謂有國之子孫不能皆賢余謂不待其子孫也即其祖宗已斷斷不可何則三代之取天下也以德湯曰聿求元聖武曰既得仁人其時伊萊周召皆有聖人之德輔佐天子治定功成剖符析土創法垂制踰數百年至戰國之世而有七雄矣世益降則羣雄割據益橫非得蕭信韓彭因城聚欒之徒則不得芟除羣醜削平叛亂其

人皆出于賓樂屠狗庸奴俍隸間有如斛律金王君廓之流不識一字者卽使之爲郡縣長無異豺狼之牧斯人何況世有爵土與國長久哉此亦世變爲之也故漢之七國晉之八王皆自其及身自焚燬論者又謂此非封建之害患不行教學齒胄之制耳嗚呼此又迂也卽今之郡縣而設立師儒教授之官尚不能施行教化漸于禮義而謂行封建之後能馴習膏粱紈綺之徒使明于君國子民之道此又如寸莛之撞巨鍾龍肉欲以療饑耳余觀春秋中葉如楚之申息晉之荀賈秦之少梁吳之州來其初皆小國諸侯而夷爲郡邑嗚呼得其道則爲湯之兼弱攻昧文王之伐密伐崇失其道則爲秦晉吳楚之據竊幷吞貪婪荐食無他仁與不仁而已矣後之有天下者首擇守令用久任超遷之制則能熟知其民之利病而施教化愼簡督撫授以專制一方之柄則能習知其吏之賢否而加黜陟用後世郡縣之制而兼有三代封建之利而去其害雖使聖人復生計無易于此必謂郡縣出于李斯之議不如湯武之封建此儒者之迂論也

春秋時之滑非今滑縣論

高江邨駁正地理處多體會傳文而知其道里之遠近說多當理獨于僖二十年鄭人入滑謂非緱氏之滑而反有取于熊過之說以爲大名之滑縣此大謬所謂過求而失之也滑縣在春秋時止稱漕邑無滑之名漢魏爲白馬縣至隋開皇十六年始改曰滑州間有前代之地名而後世因之者矣未聞有後世之地名而前代可假用之者也此其不可者一也漕本爲衞下邑所謂白馬與北岸黎陽止隔一河衞舊都在黎陽之廢衞縣爲狄人所逐渡河野處去其國都不遠若先有滑國在焉戴公安得廬之而齊桓又安得驅滑之眾厥而更以封衞乎若謂既爲滑又以封衞則衞爲鵲巢鳩居而滑爲鳥鼠同穴必無之事也又江村云戴公野處漕邑與齊桓城楚邱封衞皆在滑境滑爲衞都邑所在故鄭人極力爭之而終不得自古無與人爭國都之理以戰國秦之強圍趙邯鄲已爲異事在春秋時尚無此等且使滑爲衞都邑則滑已滅于衞矣安得更謂之滑屬于列國而上煩周天子之命乎原江村所以疑滑非緱氏之滑者以傳云滑人聽命師還又卽衞謂滑必鄭衞交境之地而緱氏遠在河南非衞所及似又不必如此拘泥齊晉與國幾半天下卽如魯之邾莒亦不必十分遠近攷秦人滅滑傳秦師過周北門次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滑與鄭鄰近自不必言而衞之儀封亦在河南與滑非絕遠不必以此爲疑也　又按莊三年公次于滑杜註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此本後漢志之說今睢州西北之滑亭是也與緱氏之滑自別蓋彼是滑國此是滑地謂滑有二則可高江村謂滑有三而以滑縣之滑當其一則非也

春秋兩楚邱辨

春秋時有兩楚邱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在山東曹縣東南四十里本戎州己氏之邑凡伯過其地因劫略之杜註所謂濟陰成武縣西南者是也地界曹宋間襄十年宋享晉侯于楚邱卽此其一爲僖四年衞遷于楚邱在滑縣東六十里于漢爲白馬縣杜註春秋無明文而毛詩傳鄭箋孔疏及水經注言之甚晰毛定之方中傳云虛漕虛也楚邱有堂邑鄭箋云自河以東夾于濟水文公登漕之虛以望楚邱孔疏則云楚邱西有河東有濟故曰夾于濟水水經注曰白馬濟有白馬城衞文公東從渡河都之其不得混于成武彰彰明矣又隋開皇十六年同時置兩楚邱縣一在漢己氏縣以戎伐凡伯之楚邱爲名屬南楚邱一在漢白馬縣卽桓公封衞者爲北楚邱後以曹縣有楚邱因改名衞南縣杜佑通典白馬春秋衞國漕邑衞南衞國楚邱也元和郡縣志及舊唐書所載並同而宋子詩集注亦云漕楚邱皆在滑州尤顯然較著乃班固地理志于成武下則云齊桓公所城遷衞文公于此既混滑縣之楚邱于成武而文定說春秋于凡伯傳又云罪衞不救王臣之難又混成武之楚邱于滑縣蓋兩失之至熊過謂楚邱爲魯地言城楚邱猶夫城向城郿耳因力辨桓公無封衞之事引僞子貢詩傳謂楚邱爲魯風不惟與公羊之本文相悖并舉詩所稱楚宮楚室而一概抹殺之豈非尤荒經蔑古之甚乎高江村辨楚邱甚明斷獨以宋享晉侯于楚邱謂卽衞地此又不然宋都在歸德府睢州與滑縣之楚邱中間尚隔一開封府相去五六百里雖宋之邊不宜至是且宋享晉侯亦無于衞國都之理又臆度之云衞北邊帝邱隔遠南鄙由是地歸于宋亦無明文不可強爲之說不如景范所說戎州己氏地界曹宋間宋之楚邱與戎伐凡伯之楚邱爲一差爲近是也

春秋時衞莘地爲今東昌府莘縣論

宣十六年傳衞宣公使公子伋如齊使盜待諸莘杜註衞地陽平縣西北有莘亭水經注京相璠曰莘爲自衞適齊之道縣東有二子廟猶謂之孝嗣今山東東昌府莘縣北莘亭故城是也成二年戰于鞌傳師從齊師于莘杜又註云莘齊地高江村曰莘原跨兩境齊衞皆有之蓋晉師自衞來至齊疆故也但莘去鞌四百餘里齊侯旣覘過晉師境上卽當遽勿使進何爲不戰引退縱敵入境四百里而後戰乎由是推之莘亦當爲近鞌之地蓋調停兩屬之說而又疑莘縣爲未必然然愚嘗詢諸東昌士大夫習往來于是者云莘縣在東昌府治西南七十里從府治聊城縣東歷茌平長清齊河三縣而後至濟南府治歷城其二百四十里華不注山在城北則從莘至鞌約計三百一十里亦無四百餘里之遠而細考傳文莘與鞌原隔兩日事高氏之疑非也杜兩註齊衞亦屬騎墻之見左傳明言莘是衞地特人習讀之而不察耳傳云晉師救魯衞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衞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云云下遂云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觀其特志月日則知從于莘自是前月事尚在衞地至六月壬申歷東昌至齊南深入齊境三百餘里齊侯始親自迎敵道里與時日一一不爽蓋自四月丙戌孫良夫敗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而晉師旅以五月于是時莘地必有齊之偏師侵略衞疆而未返者晉師適遇與交戰然兒偏師寄騎望風披靡故不言勝負直至六月壬申師壓至靡笄之下齊侯始請戰期其前言齊師後言齊侯歷歷分明可證若如高氏之說豈有國君逃徼境上躬自迎敵之理乎蓋高氏所以疑者緣左傳插入韓獻子將斬人一段隔斷上下文而又忽著過六月壬申四字疑莘與靡笄之下爲同日至故有莘當爲近鞌之疑是齊地而非衞地之說是泥于杜註而不細察傳文之故也今以及衞地與下文師從齊師于莘一連看六月壬申略一停頓則莘止是衞地爲今東昌府莘縣而衞地理俱瞭然矣

秦自穆公始東境至河宜從史記不宜從鄭詩譜論

鄭康成詩譜秦襄公當平王初興兵討西戎救周平王東遷以

岐豐之地賜之遂橫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史記秦本紀云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與誓曰戎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卒至襄公之子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岐為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是秦至文公未嘗越岐以西一步豐鎬故迹依然尚在也是時周之號令猶行西土虢鄭諸親雖從王東遷而其故封無恙呼吸可通魯莊之二十一年惠王與虢酒泉酒泉在今同州府澄城縣計東遷至此已歷平桓莊釐四世九十四年矣而金甌尚無缺也迺至魯僖之二年而秦穆公滅芮郿其地築王城以臨晉蔽河而守晉亦于僖五年滅虢守桃林之塞秦晉遂以河為界豐鎬故都淪入于秦而不可反矣計至此距初遷已及百有二十年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藉令如鄭氏之說則西都久已在秦封內天朝宮殿當已修葺王使至秦當有設館迎候之禮何至發黍離之痛滿目悲涼破瓦頹垣依然故物哉孔氏穎達曲護鄭說引終南之詩為證謂宣公時已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案終南山凡八百里亘鳳翔岐山郿三縣及西安一府之境是岐西亦有終南不得援以為據況此詩原係興體言山之高大必有美材以稱其宮寢人君尊崇必有令德以稱其顯服未嘗指終南為當日之實境也惟朱傳謂至止為至終南之下似指為本國之境而鄭箋則謂受命服于天子而來為下句作起耳于當日之封域無與也孔氏又謂如本紀說文公獻岐東于周而春秋時秦境東至河詩襄公以後更有何功德之君得之遽此又不思之甚也據史記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而汲冢周書穆公二年滅芮春秋傳所載僖十九年秦取新里遂滅梁是其累世蠶食非一日之故而謂東遷之初一舉手而儘有西都八百里之地此理勢所必無者余故據左傳史記及詩序風而斷謂詩譜之不足信如此後之論者尚其有擇乎余言

春秋列國山川表敘

或問春秋之山川與今日有異乎曰有絕于春秋時而漯水之源于趵突泉為大小清河之入海者濟水之故瀆也濟不復行師屯氏南北幾瀆不可問至近世而蔡潁淝汴泗咸淯流北復當日之故迹矣然則山川為異日亦由天運亦由人事以

商之時世運漸古民氣安靜故其時有王者無霸雄無霸雄故亦不言地利殷之革夏也止有一湯不聞有先湯而舉事者周之勝殷也止有一武不聞有偕武而並與者八百諸侯胥歸有德未嘗角力而始臣之問所謂華山而軍阻河為固者無有也至周之衰適有七國秦攻伐二百年而始混一天下故六國者霸雄之祖而春秋實戰國之先聲也其時乃有以天地之山川為攻守之備富強之計齊塹防門廣里起于平陰楚營方城為城亘于宛葉而山之形勢漸失矣吳掘邗溝以通運而江淮始通齊桓遏八流以自廣而九河始塞水之故道漸移矣春秋以後戰功滋與至有塹山堙谷壅川塞河以求一切戰勝攻取之計者知伯決晉王賁灌大梁蒙恬築長城壍地脈馴至西漢與河患相終始易天地之性違川陸之宜譬之人身日事壅閼則血脈營衛非復故常衝決盩逆隨間輒發山川之不能不易者亦自然之勢也春秋一書當衰周之中伯功之始言地利者權輿于是乎在故讀禹貢而識山川奠定所由基讀春秋而知山川改易所自始亦猶導河者必于積石導江者必于岷山也

春秋時秦晉周鄭衛齊諸國東西南北渡河考

古大河由北而南折而東復折而東北入海故有西河南河東河之稱春秋時其津要之見于左傳者凡有數處一曰蒲津即晉河曲一曰茅津一曰孟津即晉河陽一曰延津即鄭廩延一曰棘津即衛南河其往來之徑道俱可考而知焉文十二年晉秦戰于河曲河曲為今山西蒲州府通典云有蒲津關西岸為陝西同州府朝邑縣秦之王城在焉十三年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是蒲州與朝邑東西相望也秦晉平日往來多于此晉公子返國濟河子犯投璧秦伯誘殺呂郤于河上及孟明伐晉濟河焚舟俱在此處成十一年秦晉為成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則在朝邑西岸河曲之戰臾駢曰薄諸河必敗之則在蒲州東岸昭元年秦后子造舟于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則從朝邑至蒲州東西造舟以渡以其常所津濟故不言處所遂自茅津濟遂自南河濟涉自棘津則以非平日經行處故特著其名茅津在今山西解州平陸縣南岸為河南陝州州治距河七里是由北至南秦以晉人不出故不復從蒲津西返特由茅津南渡至陝西永寧澠池之間封殽尸更西北從陸路歸也南河一

名棘津在衛輝府汲縣南七里曹在衛東晉從汲縣南渡出衛南而東陸渾今河南府嵩縣在晉南是時晉欲假用牲于雒以襲陸渾故不由孟津而東南涉棘津以掩其不備皆非平日往來之常徑故特稱某處某處以著兵機之倏忽棘津西二十里為延津即鄭廩延之津為今衛輝府延津縣水經云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故衛亦有延津之名孔悝爲蒯聵所逐載伯姬于平陽行于延津是也衛之楚邱爲滑縣有白馬津亦曰延津北岸為濬縣係衛舊都與淇縣接界衛文公渡河野處漕邑是從黎陽南渡白馬津也衛後遷帝邱為今北直之開州黃河在開州北十五里則鄭衛皆在河之南故俱有河上之稱衛宣公作新臺于河上此時尚都朝歌則在河之北鄭文公使高克將兵于河上則在河之南皆在濟河之境邲之戰晉師濟河是從孟津濟大抵春秋時晉西渡河至秦則由蒲津南渡河至周鄭則由孟津東渡河伐齊則由衛之開州長壽津三者皆不言處所蒲津孟津皆在晉本境而孟津為今河南府孟縣即晉河陽晉與周鄭往來尤數凡使聘朝遷出軍振旅路必由此城濮之勝晉召王狩于河陽是從南渡河而北邲之戰先縠以中軍佐濟是從北渡河而南至敗而爭濟舟中之指可掬楚祀河告成則在原武縣西北大河是時晉卒失次不復能整部伍從故道歸也周與晉南北以河為界周都洛陽有北邙山山之北臨大河河北岸即望見孟津子朝用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之河上蓋在孟津之南也衛遷帝邱後與鄭皆在河南兩國適晉則鄭由延津衛由白馬津白馬津亦曰延津其地名偶一見之襄三十年游吉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此為廩延之延津哀十六年孔悝載伯姬于平陽行于延津此為滑縣之白馬津也鄭太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已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是延津在鄭之北游吉欲從此渡河北奔晉故駟帶追之及酸棗用兩珪質于河也齊地西至于河成二年鞌之戰襄十八年伯僂沉玉而濟是時河已南徙渡處當在今濬滑之間由開州長壽津昭定之間六次至河乃復大抵假道于此蓋是時晉地已有鄭之虎牢衛之朝歌井錯入山東范縣界與齊魯接壤大抵由河曲以北為秦晉分界則謂之西河從河曲之南折而東經周鄭之界則謂之南河更從南河折而東北穿入衛齊界則謂之東

河至氏于諸國行軍朝聘之往來皆以一河爲經緯較明晰有特今備其可見者約皆其地理如此使後之讀左氏者有考焉

書渡河考後

大河從古遷徙不常在春秋時已當周分兩瀆有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與禹河故道南北相去幾四百里案定王五年己未爲魯宣公七年春秋隱公元年己未至此恰一百二十一歲適當春秋之半盛衰氣運使然學者不可不詳攷也宿胥口在今衛輝府濬縣之西南滑縣之西北禹河則繞濬縣之西而北流經廣平肥鄉合于漳水（肥鄉屬廣平府漳水至肥鄉入大河）由周鉅鹿（鉅鹿屬順德府禹貢所謂至于大陸也）至天津入海河行漯川後則繞濬縣之南大伾山之足折而東流經長壽津復與漯別大河經內黃之東北流過元城縣西漯河則經開州清豐觀城范縣之界復迤邐折而東北流至濱州利津入海秦晉周俱在濬滑之西境與河徙無涉齊地大從邇南遂其改移者獨衛而見于傳文可考者莫著于鄘州襄十四年孫蒯入使衛獻公歌巧言之卒章其詩曰居河之麋職爲亂階蓋指孫文子戚戚在開州北七里故以刺之使在宣七年以前河不經由開州無爲歌此詩矣哀二年晉納蒯聵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杜註云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使河未徙不經由元城無右河而南之理又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自衛適晉將宿于戚史記孔子自衛將適晉臨河而反曰美哉水洋洋邱之不濟此命也夫大抵河徙以後諸國欲適晉者必由衛而衛適晉者必由開州長壽津蓋取道徑便孫林父擁兵居戚踞大河之險當南北孔道又結交晉之權要故諸侯畏之若敵國綜而計之禹導河從宿胥起至東過洛汭迄今河道如故距禹導千百年亦應無變更然自滎縣以西至秦晉交界東乎華山太行北垣重山疊嶂之間河勢不得橫溢至濬縣出險就夷春秋中葉河始徙而繞大伾山之西直北流者轉經大伾山之南擁出于濟漯之間而東行漢之末季曹袁相拒官渡黎陽白馬爲兵爭要地至宋南渡之世猶然元代河合淮流大河經開封城北距滑縣又徙而二百里而禹貢所謂至于大伾者亦無之矣滄桑之故夫豈偶然要之禹河故道自春秋宣七年始余是以謹志之

春秋不書河徙論

周定王五年河徙當魯宣公之七年爲千古河流變遷之始此係大事而聖人不書何也曰此可見春秋之書因魯史魯史之書因赴告列國不赴則魯史不書聖人亦無從書也曰然則列國之不赴何也曰是時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在今濬縣之境諸國獨涉于衛周及秦晉皆無與倘衛而流殺人民漂沒屋廬則自不免赴告殊聯而是時河漯合行際亦自能容河即使小有決溢而三代之時民居稀少去水各二十五里凡山澤隙地皆不耕種水至得有所遊盪故雖經行濬縣及開州滑即衛楚邱之地開州即衛帝邱之地逼近國都而無甚患害本國不赴告鄰邦不弔災故魯史莫得而書也曰子何以知其然也曰據春秋宋大水則書齊大災則書宋衛陳鄭災及成周宣榭火則書凡王畿及四鄰之國水火災祲無不書者豈有河流失常壞人都邑而不重書之乎斷乎以是知不告故不書無大患故不來告也曰襄公二十三年爲周靈王之二十二年穀洛鬬毀王宮至春秋襄二十四年而齊人城郟此時自當告于魯豈有告齊而不告魯之理而春秋不書何也曰此魯人恥之故諱之也凡春秋書列國之災無不行弔邮之禮者故宋大水而公使弔焉宋災而諸侯會于澶淵歸宋財是時天子微弱晉亦失政魯惟晉伯之令是聽晉魯皆王室懿親不徵諸侯爲王城郟而齊叛晉乃行之故魯晉皆以爲恥而諱而不書亦非聖人削之也遍考春秋全經如僖十四年沙鹿崩成五年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公羊云皆爲天下記異若循此例則茲之河徙與穀洛鬬其變故更大而不一見于春秋者此可考見當日之情事與世變而非聖人之有遺漏及有所筆削于其間適乎此而可以知春秋書不書之故矣

春秋時藪澤論

余攷古之藪澤其見于爾雅周官職方及禹貢惟彭蠡震澤至今長存其餘若菏澤今爲曹州府菏澤縣矣孟豬今爲歸德府孟諸臺矣滎波今爲鄭州滎澤縣大野今爲兗州府鉅野縣雲夢今爲安陸府雲夢縣至澤之古無而今有者尤不可勝紀洪澤湖近古州來（今壽州）巢湖爲古居巢吳楚戰爭時未有也錢塘江爲吳越分界吳越戰爭時未有也至洞庭爲稱天巨浸南旺湖爲南北分水之脊春秋時不聞其名蓋水勢有變遷此盈則彼涸雲夢竭而後水入洞庭湖大野枯而後水歸南旺澤滄桑之理使然至彭蠡震澤之所以亘古長存者益亦有故余生長東南熟知太湖利害又乾隆歲己未余自武陵浮錢塘徑建德入徽歙以達浮梁又自浮梁絕彭蠡以至九江假館大孤山遊與彭蠡相吞吐者一載有餘歸由湖口縣入大江浮舟東下細察水勢蓋彭蠡自南而入于江朱子謂地勢北高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郤而自豬以是瀰漫成數十百里之大澤而夏氏允彝亦云震澤四面之水既高者建瓴而入海之處又亢若仰盂水亦反流而趨內其中受水之處藉而不洩內溢而外壑則激盪靡寧因恍然曰二澤之所以長流至今者豈非以此之故哉蓋澤以受水必使四面高而中央下而後水得有所容注若西北諸澤則地形高仰又雲夢在安陸諸府地亦偏于西其日久而漸淺漸徹且或遷徙他處其理固然無足怪者余觀春秋時藪澤合諸禹貢已有不盡符者至今日則汪洋之地變成官府城市之區淪爲魚鼈難可究詰而二水自禹貢至今莫之有改考其地勢豈不較然著明也哉

春秋時海道論

杜少陵詩云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說者謂此即唐時海運也至元世祖時用宋末海盜朱清張瑄爲萬戶府歲運東海粟四百萬至燕京行之百年至明洪武永樂朝猶海陸兼運至會通河成而止儒者謂元虐用其民狎遇颶風顛覆至以生靈爲魚鼈之腹而不知浮于江海達于淮泗禹貢已有之海道出師已作俑于春秋時併不自唐起也左傳哀十年吳之伐齊也徐承帥舟師自海入齊此即今登萊之海道也國語哀十三年越之入吳也范蠡舌庸帥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此即今安東雲梯關之海道也春秋之季惟三國邊于海而其用兵相戰伐率用舟師蹈不測之險攻人不備入人要害前此三代未嘗有也是以聖人止守內地不務遠略僖四年管仲對楚使曰齊地東至于海此特誇言耳其時齊東尚有萊介諸國[illegible]襄六年滅萊齊境始逼海而通于吳之北楚使曰寡人處南海此亦誇言耳終春秋世楚地不到湖南至秦始皇始兼有桂林象郡而漢武遂遣樓船橫海將軍浮海擊東越遂入閩粵之域盡

春秋毛氏傳（文公元年至六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文公（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夫人出姜謚慈惠愛民曰文）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周制遭喪卽位踰年改元其改元時自當在旣葬之後然或冬盡遭喪遠當歲首則雖未及葬而已卽有改元卽位之事此文之卽位所以在葬僖之前也胡氏不識典例謂新君卽位必當告廟旣當告廟則必易服而離次未有初喪服始成而卽可易服可離次者故太甲告廟伊尹攝行康王卽位尚未成服其言甚辨殊不知改元卽位商周不同商制踰月改元（尚書孔傳謂成湯十一月死太甲十二月改元）周則踰年改元商祗一卽位周有兩卽位（遭喪一卽位踰年一卽位說見前）毋論此時卽位是踰年卽位與遭喪不同而卽以遭喪言從來喪中卽位並不告廟商書祇見厥祖周書三祔三祭皆是倉皇之頃急就殯宮而奠之謂之奠殯並無入廟祭告之禮胡氏誤讀尚書遠據堯舜禪受上格文祖而不識周制周凡國君將薨則先禱于廟及甫薨又復于廟（以衣呼復）至旣薨之後則宗祝斂羣廟之主藏于太室以示弗祭（天子七月而後祭諸侯五月大夫士三月）當是時寢室枵然主尚無有亦安得有廟之可告若謂太甲奠殯伊尹攝行則尚書明言嗣王見祖太甲儼在未有身親臨奠而可云攝者且商周異制高宗三年不言與康王八日作誥迥然不同故論語于百官總己曰古之人皆然以爲此古制也孟子于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曰魯宗國莫之行滕先君亦莫之行（歎語始明不然豈有三年喪並未行者）以爲後來周制無此事　至謂康王卽位在成服前則尚書本文顯有時日成王以乙丑日崩卽于當日迎康王入殯宅憂恤宗則已儼居喪次矣乃越三日丁卯而作冊又越七日癸酉而後卽位誥羣臣考之通禮天子七日而殯殯而成服而周制則大夫以上皆以死之明日起數則自乙丑至壬申已七日成服至癸酉則八日矣是成服之後又越一日大然後卽位作誥成服者不必不易服居次者不必不離次也至于釋冕反服則正以易服之故至事畢而然後釋去麻冕反服喪服而胡氏又誤以反服爲成服夫反者還也禮所謂旣除喪已反服其服是也曾成服而反服也乎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杜氏曰日食不書朔官失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氏服字王朝大夫據傳是內史官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雜記諸侯五月而葬今僖公以去年十一月薨至此已逾一月矣故傳以爲緩若杜氏謂是年三月閏幷閏數之是七月始葬則葬與喪服無數閏者杜說非也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此襄王也錫公命錫文公命也毛伯毛國伯爵以入爲卿士遂世爲王臣而食采于毛者凡諸侯新立王有錫命則錫瑞之命也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謂之命圭以命而後錫也諸侯旣薨王亦有錫命則策誄之命也周制王遣卿士下弔錫以哀詞謂之追命以追敘其德也前此錫桓公命是錫追命與昭七年王使臣簡公如衞弔且追命襄公例同此錫文公命是錫命圭與僖十一年天王使內史過錫晉侯命侯受玉（卽圭）不敬例同公羊以錫命爲賜服此據諸侯七命冕服七章而誤者若胡氏據穀梁歷引詩序以爲王無來錫之禮是烏知春秋本文自有典例不煩詩序乎

晉侯伐衞

衞成公屢爲晉執讐晉不朝且侵鄭焉（以鄭服晉也）晉襄在祥練之間使告諸侯以伐衞至南陽用先且居謀朝王于溫而轉使胥臣伐之圍戚（衞邑）取其地獲孫昭子而還（戚守者）其轉遣大夫而仍書晉侯從初帥師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何休謂喪聘譏）得臣者叔牙之孫

衞人伐晉

前晉人伐衞衞使告于陳陳共公不平謂晉衞敵也不朝而伐之圍其邑俘獲其守臣何其甚也盍報伐之乎衞以爲然遣孔達帥師伐晉報圍戚也左氏曰君子以爲古以爲庶見古道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此與宣十九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昭十一年仲孫貜會邾子于祲祥例同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公穀作髡）

傳楚子將立商臣爲太子令尹子上沮之不可旣又欲立庶子職而黜商臣商臣乃與其師潘崇謀以宮甲圍楚子楚子請食熊蹯而死弗聽遂自縊商臣立以其室賜潘崇使爲太師且掌環列之尹

公孫敖如齊

禮凡君卽位卿出並聘傳曰穆伯如齊聘禮也

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前此殽之役晉人旣歸秦帥或以罪孟明秦伯曰是孤之罪也仍使爲政至是秦謀報復重遣孟明伐晉戰于彭衙更爲晉所敗晉人謂之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謂之）但彭衙不知何地公穀註秦地而杜氏亦云馮翊郃陽有彭衙城如此則仍是晉伐秦非秦伐晉矣此必註有誤者若晉侯本禦秦而反稱晉侯及秦者以晉襄有意伺敵身親帥師雖名爲客應而實則主之故書法如此胡氏必以此爲晉侯罪則不然此與僖二十二年楚人來伐宋而反書宋公及楚人例同

丁丑作僖公主

據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言因祔作主非祔後始作主也）而考諸禮文則卒哭在虞祭之後祔又在卒哭之後大抵諸侯之禮五月而葬（天子七月諸侯五月）葬日卽虞而諸侯有七虞（天子九虞諸侯七虞）七虞之明日然後卒哭（雜記天子九月而卒哭諸侯七月而卒哭此戰國言禮與周制不合）卒哭之明日然後以主祔廟（士虞禮則以其班祔）是作主在五月之後祔廟之前卒以卒哭爲度（卒哭日當主成）今僖薨在三十三年十一月而文元年四月始葬則逾一月至二年二月始作主則又逾十月故傳曰緩曰不時此實錄也何休公羊詁不檢經文謂逾十九月旣已誤矣又公羊謂喪有二主一是虞主一是練主（謂練時別作一主）則遍考諸禮文並無其事且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國語晉文設桑主在獻公久喪之後並非虞時卽論語

閒主以松以栗則栗閒行之然未聞期練將可易主也若穀梁依附公羊分喪主吉主且曰吉主于練壞廟易檐亦于練謂新主將入廟而先壞舊廟而易其檐皆當在練祭之候則又全不知周制者周制君薨卽斂羣廟之主而藏于太室以五月不舉祭也至祔之前一日則以新主將祔廟而先迎羣廟之主以還舊廟使新主可祔然祔主之禮第迎新主于祖主之旁而祖孫並祭之禮所云孫從祖祭畢卽迎主還寢而羣廟羣主則仍安舊廟以便行祭左氏所謂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者至禫後喪畢大然後遷主入祧而禘新主于廟焉是練祭之時羣主正在廟並非虛廟豈有先君之父儼居此中而可易其檐毀其屋者公羊道聽不曉祔廟之非吉禘故吉禘莊公下解何祭而此又疑卒哭而祔不無太急因創爲期練之祔惟附詩遺祔主故以爲卒哭行祭先用喪主而期練卽吉則始作吉主入祔而不知練祭非吉祭祔廟非禘廟期年非遷廟之時祥練無致主之禮古禮與周制無一而可吾故曰公穀言禮皆戰國儒說往與春秋多不合非虛語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據傳晉人以公不朝晉襄初立魯衞俱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是公親至晉而晉侯不出會但使大夫與公盟則辱甚矣故不書如晉并不書會于何地一似不知有晉并不知是盟之在晉地者此文例也此所謂春秋諱辱之書法也若大夫與國君盟則禮例有之並無貶義其書及與成三年及孫頁夫盟同書處父無氏與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同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公穀作垂斂

晉以魯衞俱不朝伐衞討魯故公如晉倘未還而晉復討衞以衞方抗晉未能平也前此晉侯圍衞田時公孫敖曾往會晉侯于戚而衞之伐晉則陳共公勸成之故衞遣孔達帥師以圖報復而不虞衞之非晉敵也至是陳共公不安乃邀敖并諸侯求成于晉而晉使之穀受成因有是盟是時陳侯并執衞孔達以求說于晉以爲前此報伐實孔達爲之經不書者爲諸國諱也但公尚在晉敖不受公命而出似乎過專舊註謂命卿守國例得專行故經無貶文且于同惡相恤之義有并切焉若謂士穀能在事貴而見書則天下有君使之受成而可告不能者乎士穀士蔿之子垂隴鄭地名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杜云周七月今五月也不雨足爲災而不書旱者以未爲禾稼害耳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大事者吉禘也見閔二年傳竹書吉禘于先王許愼謂三年喪畢則致新死之主于太廟而合羣主而祭之本謂之祫公羊稱大祫其又名禘者以諦視昭穆故也但禘須禫後一月士虞禮稱禫月吉祭猶未配妣故必當踰此禫月始可行吉禘之祭而禮記又謂吉事先近日謂禫祭以前其卜日皆先遠日從下旬起卜而此是吉祭可先卜上旬是明明于禫祭之後改月下日上旬必須月初在二十七月之後今計僖薨至此祇二十二月其于再期之祥尙闕三月而遽行大事則非禮矣至躋僖公則又一失禮事而連記者據傳僖公是兄閔公是弟而閔先兄立其于四親廟中已在禰廟今僖將入祔而宗伯夏父弗忌欲依兄弟爲先後因易其昭穆令閔仍在穆而升僖公于昭廟謂之躋僖然而逆矣孔子譏臧文仲縱逆祀嘗考廟次與世次不同世次以倫敘言而入廟之次則一以傳位之先後準之國語云工史書世世卽世次如曹爲文昭晉爲武穆是也又云宗祝書昭穆昭穆卽廟次如懿王姪而孝王叔則孝之嗣懿姪昭叔穆以姪先入廟而叔繼之也平王祖而桓王孫則桓之嗣平祖昭孫穆平不得有子在穆則桓亦不得有父在昭也蓋昭穆者父子之別名凡昭卽是父穆卽是子而祖禰者則又祖廟父廟之定位凡先入禰廟卽于新君爲之父而繼入祖廟則又于新君爲之祖是以就世次言閔僖本兄弟而就廟次言則在閔僖爲君臣爲父子而在文公則僖爲禰而閔爲祖故宗有司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言僖未入廟時閔踞父之廟而先僖而食者且三十三年皆在位之年皆祭禰之年不可爲不久也舊以父子喻君臣謂君卽父臣卽子非是而公羊又曰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以爲祀有何逆如文公之先父禰而後閔祖卽謂之逆舊謂禰是親祖是祖非是然則僖不得躋閔廟次之不得同世次有斷斷者君何休又云兄弟同次不分昭穆魯惠南向則隱桓皆北向莊公南向則閔僖皆北向其所云升亦但同向分上下耳則不然毋論宗祝所爭明爭昭穆與所言不合而卽曰同次同宮耶抑異宮同向耶同宮則一廟無二主必欲通變或中一以祔如閔僖一祖一禰已踞二廟而僖復有弟則祔之閔傍謂之間一祔祖又謂之孫從祖一正一傍不得同向而苟其異宮則諸侯五廟二昭二穆二矣閔可在穆一耶夫南向北向就太室合食言之而合食之次卽東西分宮之次無二次也休但以合食妄論而不知于宮廟之位有大戾者周禮盡在魯何可使言禮舛錯如此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晉復連諸國大夫伐秦報彭衙之役取汪及彭衙而還此大夫帥師而不以名告卽不書並無貶例

公子遂如齊納幣

此不知月日然傳稱有禮則必在十二月再期後矣納幣說見前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伐沈沈潰

據傳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潰者衆散也沈小國名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者卽王叔文公也前此僖二十九年經書會王人盟于翟泉傳以王人爲王子虎則虎本王子而謚文者凡有謚必有爵只但稱王子杜氏以爲必天王命卿故特書其親不書其爵禮或有然若公穀謂虎是叔服則文元年來會葬者以新使乎我故來赴則叔服爲周內史傳稱內史叔服能相人曾爲公孫敖相二子者此別是一人非子虎也

秦人伐晉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皆晉地晉人不出乃自茅津濟河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是時帥師當不出孟明而並不指名故書人凡人皆國之通稱原不以將之尊卑師之多寡爲言不然晉人不出豈卑者不出乎抑不出之師有多寡乎說見前

秋楚人圍江江小國名見僖二年

遂言出奔以求國君若孫林父之奔晉宋魚石之奔楚皆援大國爲國生患兵連禍結易世不解上不得以威其下下反得以要其上矣究其禍亂安有底止惟明天子握與于上諸侯佐天子以大明黜陟天下正則一國莫敢不出于正大夫佐諸侯以成飭紀綱一國正則家臣陪僕無有敢踰越犯分者嗚呼此孔子春秋之所爲作也

皇清經解卷八百零二終　　曾孫桂文[illegible]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百零一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春秋大事表　無錫顧棟高著

春秋田賦軍旅表敘

周制授田以井井九百畝中爲公田八家耕之歲貢其入于上餘私田得以自食所謂助而不稅其賦兵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大率以五百七十六夫而出七十五人以次更調此周制田賦軍旅之大略也自宣十五年初稅畝而田制始壞私田始有征矣成元年作邱甲而兵制始壞每邱出一甲士一甸之中凡出四甲士矣其始不過欲加賦以足用益兵以備敵至襄十一年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昭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獻于公自是公室徒擁虛器于上向之增賦爲三家增之爾公室不得而有也向之益兵爲三家益之爾公室不得而役也嗚呼自古奸臣竊國必使怨歸于上而恩出于己而後民歸之如流水晉僖公之世頃賦輿歛而曲沃得以支子奪宗矣齊景公之世踊貴屨賤而陳氏得以厚施竊國矣魯自稅畝邱甲之興民困征斂戰爭不已三子日爲君虐用其民至四分公室以後必更示寬大以苛虐之執歸于上以縱舍之實出于己民當其時如脫桎梏而就父母誰肯爲公家盡力死鬬與季氏爲難哉乾侯之役子家子曰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范獻子曰季氏甚得其民其明證也迨至公徒釋甲執冰而踞向之邱甲以益兵者增一兵適增一敵稅畝以加賦者增一賦適爲季氏蓄一資禮傳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嗚呼誰知聚斂即盜臣之藉手哉

邱甲田賦論

春秋成元年作邱甲哀十二年用田賦杜氏兩註馬牛之數前後自相違戾具見李氏廉辨論中李氏特取文定之說曰作邱甲者每邱出一甲士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杜氏以爲邱出甸賦加四倍者非是用田賦者往時出于邱乘而賦則取于商賈之里廛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于田上征之益收區域之征以備馬牛車乘若漢家收田賦泉以補車馬亦其遺意杜氏以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者非是因誤司馬法所云甸出一乘者其實止出一乘之人一切馬牛車乘決非邱甸所出卓哉斯論可破千古之惑而後儒往往不之信者則以周禮小司徒及鄉師遂師俱有六畜車輦旗鼓兵器師而至之文疑此言與周禮相悖余謂周禮出于王莽時好爲繁重碎密之制特傅會司馬法以惑當世之愚民非周制之本然也夫信周禮不若信左傳信左傳尤不若信詩書詩書非出于一人之手學者可因文思義以想見當時之制度非若周禮勒成一書有所增飾故至今猶可考而知也嘗攷左氏傳鄭莊之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晉惠公禦秦師乘小駟鄭入也則車馬皆出自上可知矣衛懿公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鄭子產授兵登陴楚武王授師孑焉以伐隨則甲仗兵器皆出自上可知矣夫以六十四井之地需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二十頭則必廬井溝洫之外別有牧地主伯亞旅而外別有圉人染場納稼之餘別煩芻茭且或秣飼不以時或致臨事僨覆不大敗乃公事乎不特此也果其馬牛車輦皆出民間公家可以不煩畜馬而衛風有騋牝三千魯頌有駉駉牧馬豈反不以備戰陣而止以供遊觀乎不特此也馬牛車輦皆民自具則必怨行役者兼述其供馬賦車之苦勞歸士者并慰其車殆馬殆之勤而東山止言制彼裳衣勿士行枚何草不黃之詩止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但曰民勞耳未嘗一言及車馬也且其制當自周初已定武王勝商克紂當云歸馬于民間還牛于卒伍可矣何云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此尤大彰明較著者也且即周禮一書亦自相矛盾既云馬牛供于邱甸矣而大司馬校人之職復云掌王之六馬十二閑又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大司徒牛人又云軍旅供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與左傳授甲授兵正相類可見周禮一書有真有僞所貴好學深思之士旁通經傳參互而別擇之勿徒泥于先儒之成說庶乎考諸三王而不謬也謹因文定與李氏之說爲衍定之曰初稅畝加賦也作邱甲益兵也用田賦備車馬也春秋當日之情事瞭然若睹而諸儒之說亦有所折衷矣

春秋吉禮表敘

昔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其目有三曰郊曰禘曰大雩而望亦郊之屬因郊遂以有望凡郊禘及宗廟之樂用八佾之舞然亦有差別魯無日至之郊殺于天子四望闕其一雩惟建巳之月大雩帝用盛樂其餘因旱而雩則禱于國內之山川而已八佾惟用于文王周公之廟自魯公且不得與況其下之羣公乎至春秋之世其僭益甚或僭用日至之郊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春正月是也雩凡二十有一皆書大凡旱暵之祭皆僭用雩上帝之盛樂矣閔公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僖公用禘禮以合先祖敘昭穆用致夫人于廟而禘始夷于常祀之禮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明八佾前此之皆用羣公之廟之無不用也嗚呼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是謂上僭上僭自魯公以後世世行之孔子身爲魯臣子而不忍言也以諸侯用天子之禮而旋爲大夫所竊是爲下陵下陵自宣成之世始之孔子心憂其漸而不能以救也不得已從其甚者書之郊以踰遲書牛告書非時大不敬書大雩以旱書禘以別立廟與致小君書易曰履霜堅冰至是故書郊自僖三十一年始三桓之禍由僖基之也雩一見于桓再見于僖成五見于襄而七見于昭桓公爲三桓所自出至僖公而兆其毒成襄而益甚至昭公則潰矣孔子立定哀之世目擊禍敗追原本始書之重辭之複繁而不殺君有短垣而自踰之何有于大夫曰猶繹曰猶三望曰猶朝于廟一爲幸之一爲惜之低徊之辭深于痛哭焉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又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嗚呼此孔子當日作春秋之發凡起

例也

禘

按杜氏以審諦昭穆謂之禘合食羣廟謂之祫祫即禘禘即祫一祭而有二名也故閔二年僖八年之書禘禘也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穀皆以爲祫祫即禘也故杜氏亦目大事爲禘宣八年有事于太廟亦禘也故孔氏正義亦謂之禘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傳明稱禘于武公定八年從祀先公傳明稱禘于僖公又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傳文灼灼可據故無論經書大事有事皆祫即皆禘也自朱子取趙伯循之說謂禘專祭始祖與始祖之所自出不兼羣廟而以毀廟與未毀廟之主合食太廟謂之大祫單就七廟合食謂之時祫夫后稷之所自出何人謂嚳也跡不知帝嚳原非稷契之父歷考詩書及孔孟之文無一言及帝嚳者大雅之生民商頌之長發魯頌之閟宮止及姜嫄元鳥無一言及稷契之父爲何人者乃史公因世本之妄說謂稷契與帝堯爲親兄弟果爾則堯在位七十載何不聞舉其親兄而必待舜舉之乎孔子又何說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乎世本創其說于前而國語史記與戴記從而附會于後千年鉅典看破竟屬子虛故謂禘爲祭始祖之所自出者趙伯循不知何所本歷考三傳及三傳之註疏杜孔鄭賈服諸儒未之有也世特因朱子大儒既從其說不敢違異遂成鐵案後儒遂以經書大事爲祫祭有事爲時祭于禘無與不知其實皆禘也故今斷從左傳及杜氏之說

附先師高紫超先生復舅氏書

春秋十二公不書即位者四君說者謂皆聖人削之然其說可通于此者即不可通于彼于是各爲委曲相就之說而春秋之旨晦矣隱不書即位文定主內無所承上不請命其論固極正大然嘗竊惑之春秋之法是非善惡固云大公而不私然尊君父不敢斥言者亦春秋之定理也春秋惡天下之無王則亦惡乎一國之無君惡一國之無君則已更不當先萌無君之心而遑無君之筆夫春秋諸侯其不請命而無承者遍天下而文定乃因春秋首黜隱公以明大法則是聖人欲正天下無王之罪而已先遑無君之筆矣夫君父一也今有羣爲盜者于此而其父亦與焉籍令身爲士師而曰首誅吾父之爲盜者其可乎隱公即有可黜之罪而聖人非黜隱公之人若謂聖人作經直以天自處而于此乎何恤焉則亦悖理逆倫之甚矣今謂削隱公爲不稟于君父之例即文定首黜隱公之意也此其說之可商者一也謂文成襄昭哀五君皆不稟于君而稟于父可從末減義亦未安夫諸侯之位受之王也非受之父也既不稟于王則雖受之于父而亦爲擅立又可從而末減乎既可受之父而從末減則天下諸侯其干王法者少矣既削隱公爲不稟于君父之例又末減于文成諸君而書即位以書即位者爲是則疑削即位者爲非以削即位者爲非則不宜以書即位者爲是是非可以互易予奪可以倏更隱何獨不幸以春秋之首君而當大罰此其說之可商者二也又謂桓宣定三君皆繼弒而與聞乎故故亦如其常而書即位夫桓宣繼弒君信矣若昭非弒也昭非弒而強使之同乎弒例亦模糊遷就之說也桓宣之惡極矣俱志有乎殺兄定非志乎殺也但不能討意如爲罪耳因定不承于父難從受父末減之例而直使與桓宣之弒君者同科則用法可謂不平矣此其說之可商者三也然則十二公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其義果云何曰一從其實而書耳聖人非有意于其間也隱之攝而不即位也變例也莊閔僖之繼弒君而不即位也定例也桓宣故踰其例者則以欲自掩其篡弒之實耳若從其例則是自明其篡也慶父立閔公誠無不忍子般之意然慶父醜聲昭著廷臣亦惡之季友之徒或有與之爭而抗者故亦不行即位之禮也然則桓文宣成襄昭定哀八君實嘗即位矣則經亦不容沒其實而不書即位隱莊閔僖四君實未嘗即位也則經亦不得強而誣之爲即位皆從其實而書耳然春秋雖皆從實以書而于文成襄昭哀五君書即位者自有以明傳世繼統之重于莊閔僖三君不書即位者自有以昭萬世嗣君處變之法于桓宣之不應即位而書即位者自有以發其狠賊無兄之隱于定之六月戊辰而始書即位者自有以見意如強逼專制其君之實此如太陽一照而萬物無遁形聖人之意未嘗不深切而著明也或曰王法所最重莫過于繼世而立君王法所必誅莫過于不稟君父而自立今謂隱公不書即位止于從實而書之則所云丘竊取者謂何曰子不稟于父臣不稟于君爲王法必誅之定律聖人于衞人立晉之文發之矣不必更牽合于此也然則隱即位不書止于從實而無他義乎曰位者人君之大寶命德討罪皆藉位以行之天子正其位然後可以有爲于天下諸侯正其位然後可以有爲于一國不書即位則是失其人君之大寶而不足以有爲于一國也嗚呼此其所以終蒙菟裘之變也歟

案十二公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皆據實而書此本三傳及杜氏何氏范氏孔氏楊氏諸儒之註疏極明白坦易故朱子亦力主其說不知宋之儒者何故自生枝節謂不書即位是仲尼削之至其不可通處則又分爲兩例以削隱公爲不稟于君父之例而文成襄昭哀五君附之以從末減故不削以削莊閔僖爲繼弒不當行即位之禮之例而以桓宣定附之以與聞乎弒及爲弒君者所立故不削五公之不削恕之桓宣定之不削罪之如此則聖人之立法令人得上下其手矣其意欲張大聖人之書法謂非此無以警亂賊之心而不知先自蹈于僭妄之失且即據實而書而春秋之自未嘗不嚴于斧鉞也夫史以傳信若魯君實行即位之禮而仲尼沒其實而不書則春秋非傳信之書矣何以爲聖人之作乎愚故節錄三傳及諸儒之旨而以高先生之說爲定

春秋三傳禘祫說

今世之稱祫禘者謂祫合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而禘則惟祭始祖與始祖之所自出不兼羣廟之主周以稷配嚳則以周公配文王此朱子取趙伯循之說而後世儒者多遵信之然愚嘗徧考三傳禮記孝經論語中庸之義疏與商周魯頌之樂章從無周祀帝嚳及魯祀文王爲所自出之文不知伯循據何典籍而云然也夫信漢儒不若信三傳信三傳尤不若信聖人之經所謂漢儒之說者則戴記之大傳喪服小記明堂位及祭法是也所謂聖人之經則詩所傳之三頌與孔子所書春秋之經文是也且世謂周祭及于嚳者因祭法有禘嚳而郊稷之文耳然此禘鄭氏謂祭天于圜丘非謂宗廟之祭而以稷配之也又因小記及大傳有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之文耳然此禘謂祭感生之帝于南郊乃漢儒妄之

說亦非謂稷之生于帝嚳而因以祭之也況質諸三傳其禘之說又甚明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公穀謂之祫左氏謂之禘然其義並同公羊云五年再殷祭何休云祫合也禘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祫所以異于禘者功臣皆得祭禘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杜預云三年喪畢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惟諸儒稱五年一行而杜謂三年一行者其義小殊而其說禘並謂兼羣廟之主絕無說之有周公所自出而謂祭及于文王也鄭康成又謂禘之異于祫者謂毀廟之主而羣廟之主則各就其廟祭儀之春秋寶事尤可信不誣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傳謂之禘昭二十五年傳禘于襄公此各就其廟之明證也然猶可曰此左氏之言耳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禘于太廟明明于各廟稱禘豈孔子所書之經猶不足信乎然猶可曰此春秋僭亂之禮耳至周頌之雝爲文王禘太祖之樂歌商頌之長發爲武丁大禘之樂歌豈商周盛世之樂章經傳說周公之手定而猶不足信乎雝之言皇考則文王烈考則武王未嘗及于嚳也長發之言元王則契相土則契之孫以及湯與阿衡亦未嘗一語及嚳也其列相土與阿衡尤可爲陳毀廟及祭功臣之明證其謂禘用天子之禮樂者益如舞佾歌雍之屬錫魯以於隆盛耳豈謂其祭文王于周公之廟以諸侯祖天子以干大典乎況魯頌閟宮之詩明言之矣其詩曰白牡騂剛公羊于文十三年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未嘗言及文王之牲何得言祭文王以周公配也載觀尚書言后稷建邦啟土孝經言郊祀后稷以配天中庸言上祀先公皆至后稷而止又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顏師古註漢書亦云禘者諦也謂一一祭之徧觀載籍從未有言祭及始祖之父者余惟夫不知何人混小記及大傳之文而又厭感生帝之誣妄遂以帝嚳當之則至漢祖堯晉魏祖舜率合附會爲千古笑唐趙伯循復由成其說至謂魯祭文王漫無依據斷滋甚後經朱子邁用之而後世遂無異辭此皆不深考于經之過也夫信朱子尤莫若信聖經可也

書亦禘祫說後

禮家禘祫之說千古聚訟然愚謂古今世異而王者報本反始宜從其實如殷周之興肇基稷契則當以稷契爲始祖始祖正東向之位始祖以上不必及也後世帝王以匹夫有天下則當以受命有功德者爲太祖太祖正東向之位太祖以上不必及也何以明之契始封商閱六百年之基稷封有邰肇八百年之祚則商周之王自當本稷契至稷契之興不緣帝嚳無由追祀且稷契當日自是舜之臣子耳其初皆起于側微謂稷契皆帝嚳之子與堯爲昆弟此史家附會之說徵之事實萬萬無是理何則生民與閟宮之詩皆陳姜嫄商頌之長發頌有娀如果爲高辛氏之子則商周不宜頌母而不頌父（譙周云其父微故不著）且如史家之說姜嫄爲元妃有娀爲次妃則稷契俱爲帝堯之兄而堯自即位至殂落凡百有二十四歲計稷契當帝舜時年俱近百三十歲當已衰老不任事而堯在位七十載有親兄爲大聖人終其身不舉待帝舜而後見舉之恐親睦九族之聖人不應如是然則稷契何出于帝嚳且屬無稽而謂商周推爲所自出禘祀之於太廟不尤誣妄之甚乎商周禘嚳之文出于祭法與國語國語非左氏所作其文多與傳牴牾而祭法出于漢儒之傅會其爲不足信尤明也自是以後李唐有天下其先皇祖虎始受命爲唐公追謚爲太祖景皇帝則東向自宜屬景皇而獻懿二祖無與焉趙宋之太祖削平僭亂垂統百世其先未有功烈顯著爲王業所基者則東向自宜屬太祖而僖宣無與焉何也有安天下之功自宜享子孫百世之報王者祖有功宗有德蓋謂此也唐貞元中詔百僚集議與禮昌黎韓子謂當禘祫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退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同時獻議五十七封惟顏魯公眞卿與公意合朝廷卒從王紹等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祔獻懿主于興聖廟中後世不以王紹等爲非而以昌黎爲是者從其實也宋治平四年英宗升祔用司馬溫公議遷僖祖于夾室熙寧中介甫用事復還僖祖太廟而太祖退居昭穆時伊川程子獨是其說逮南渡後孝宗升祔諸儒樓鑰陳傅良等建議遷毀相汝愚主之而太祖始正東向之位時有宋建國已二百餘年朱子晦菴祖安石議爭之尤力謂僖祖上比稷契不宜遷毀然後世不以介甫及程朱之議爲是而以溫公等之言爲非者亦從其實也夫博學多聞明于學莫至昌黎介甫止矣精研義理至伊川晦菴止矣然而不以彼易此者蓋欲愜乎人心之同然初不必以其人爲輕重也曰如此則子孫得以功德加其祖考孟子不有云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乎曰受命之主追崇所生者此善則歸親之義百代後守成之主以受命之祖爲不祧者此祖有功宗有德之義善則歸親者一人之私祖有功宗有德者天下之公王者不以一人之私廢天下之公故必明于周魯之禘祫而百世禘祫之議乃定

魯無文王廟論

往嘗疑趙伯循說魯禘文王謂祀文王于周公之廟以周公配之不知其說何所據及覽襄十一年傳有臨于周廟之文杜註謂此爲文王廟魯惟文王周公廟用八佾伯循因而傅會之不知此係左氏之誣妄且其說亦與伯循不甚符合請得而詳辨之禮諸侯以始封之君爲太祖魯以伯禽爲始封而周公留相成王肇基功業魯人尊崇其制以周公廟爲太廟魯公廟爲世室並世世不毀若復有文王之廟則魯不毀之廟三世比天子而更加一矣周有后稷之廟未聞更有帝嚳廟也此其說之誣一也論語稱子入太廟註云孔子始仕時助祭于周公之廟若更有周廟論語何以不之及其說之誣二也且既有周廟決無虛而不祭之理而魯享祀之典莫備于閟宮之篇其詩曰白牡騂剛但陳周公與魯公之牲不及文王也其說之誣三也春秋僖八年傳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則禘于周廟之文禘爲祭祀大禮而行於太廟未知魯設文王之廟將以何用其誣四也且伯循之說以文王爲所出之帝以周公配若有文王之廟則當迎周公主合食于文王今不以子就父而反以父就子欲以重周公而不顧其與文王其說之不可通五也魯禘爲昭穆合食無有明文若如伯循之說則文王虛其廟不祭而以文王下臨周公之廟周公推退處臣職之位以申周公適以卑周公甚矣說之不可通六也孔氏正義[illegible]文王謂魯[illegible]俱得[illegible]又不待[illegible]禘不同周禮魯禘不追所自出蓋亦據明堂位及閟宮之文其於說春秋則近之矣不知周禘原無祭其所自出之禮何以[illegible]魯且帝嚳原非稷契之父何得謂禘嚳僅祭其所自出大傳及小記言祭其所自出者謂祭感生帝于南郊也非帝嚳也以感生帝

為諦乎而以帝嚳當之以周以帝嚳而魯以文王擬之復以左氏魯有周廟之說遂傳傅會其原皆始于趙伯循之一人則朱子信之之過也曰然則論語或問禘之說而夫子曰不知何也曰禘為王者大祭蓋謂其禮樂特盛原不必謂祭其所自出也如周頌雝之禘太祖商頌長發之禘元王何嘗及于始祖之父而亦豈諸侯所得僭乎惟非諸侯所得僭而魯僭之孔子所以不欲觀言也必謂其追遠尊先及于無窮此後人故為幽遠之論考之實事不然也

辨四明萬氏兄弟論禘之失

余既博稽經傳定議以為禘兼羣廟之主不追所自出已復遍考諸儒之說以參其同異而四明萬充宗氏著學禮質疑有禘說四篇其弟季埜復著論九首俱精詣博辨凡古今名臣學士禘祫之議靡不搜剔遁隱考正疑互以求一是厥功甚大然愚嘗取而覈之季埜取孔氏穎達之說謂禘即祫祫即禘更無差別者其說與余同其謂禘兼羣廟之主徵諸長發之詩詳列元王相土成湯以為羣廟合祭之證其說亦與余同至駁杜預稱禘為三年喪畢之吉祭謂此乃魯末流之失宜聖特書以示譏不可為典要議尤精當不可易獨其兄弟並謂禘兼羣廟之主復上追始祖所自出其說蓋亦本于程子及陳用之胡明仲黃楚望諸儒之說而不知其理之不可通也夫當大祭合食之時始祖正東向之位羣昭羣穆以次列侍若復追所自出不知始祖此時位置何處若並居東向則父子無並坐之禮若退居昭穆之列則褻始祖已甚進退無據無一而可故趙伯循謂祀于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而不兼羣廟之主配如孔廟之配享自當旁坐以明有父之尊而復不與羣昭羣穆齒其說較為有理故朱子遡用之蓋羣廟與所自出一祭必不可得兼萬氏謂禘兼羣廟之主與伯循異則是也謂復追所自出則非也且萬氏堅守禘嚳之說為報本追遠之至意者豈不以大傳小記祭法國語及儀禮喪服傳之為經傳炳據昭昭可信乎哉然此數書之可信孰若武王周公孔子孟子之言為可信也武王既有天下大告羣后敘列祖之功德起自后稷而未嘗及于嚳周公陳王業之艱難若豳風之七月大雅之生民與周頌思文之什遡后稷遡姜嫄無一言及嚳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其論選王上祀止及先王先公孟子言稷契之事詳矣未嘗言帝嚳堯之兄弟其謂稷契同出於嚳者乃史遷據世本無稽之說戴記從其後而附會之耳國語非左氏所作其言多與傳牴牾且左氏已不可信何有國語儀禮喪服世稱子夏為之傳要亦漢儒之筆耳如果係報本追遠大典何以詩書不一陳之而孔子孟子絶口不道也哉至充宗氏盡闢三年五年之說謂禘每歲一舉行以午月此誤以四時之禘為大禘而取徵于雜記孟獻子之言復以七月日至之禘與正月日至之郊對舉謂郊歲行則禘亦歲行可知嗚呼雜記之言已出漢儒更復憑此臆斷吾見其不知量耳儒者從千百年後求先王廢墜之典上之信經其次信傳又其次則鄭王賈孔諸儒之成說猶不失為近古然儒者猶當別白以求其至當若逞其聰明創為異說自欲求勝前人而不知適增後人之一喙耳萬氏兄弟最精于禮而猶有此失則甚矣經學之難言也

辨萬氏季埜論禘之失

季埜氏復著論曰自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創于緯書東漢初張純舉以告世兩漢遂據以定禮合已毀未毀之主[illegible]廟蓋自東周之亡二百餘年而禘禮復舉誠為盛事然其為制以高帝為始祖而不追始祖所自出自時厥後禘名雖存而實亡嗚呼況于祭法禘黃帝禘嚳之說是將使漢祖堯曹魏祖舜至唐宋更無可假托延至明皇祖老子[illegible]有事南郊以為如是而後得稱大禮合于先王報本追遠之意不失諸傳會即失諸矯誣是非俗儒泥古附之[illegible]後世宗廟皆無始祖又安有自出之祖雖不禘亦可[illegible]之言曰禘者本以審禘祖之所自出秦漢以來[illegible]其所本則禘禮固可廢遂[illegible]帝之上嗚呼季埜此言又何[illegible]之禮而牽而合之謂後世不能[illegible]者俱失著乎孔氏穎達之言曰[illegible]禘以與合祀羣廟謂之[illegible]帝嚳者為太祖大合食羣廟[illegible]何為必舉而廢之哉[illegible]去之其故由于祭法偽大先王之禮謂虞夏商周俱有所自出之帝則圣好奇之主攀附古聖而衒名其實者又[illegible]此俗儒說禮者之過非後世人主之過也季埜以鄭氏釋經凡言禘者俱指為祀天以為妄誕不經不知鄭氏之失特指感生帝如靈威仰之類雜於讖緯為非耳祭天之說起于韋元成王者受命未有不于天者詩言稷契降生而及中冠受命之主乎明祖初定祭禮以始祖無可稽考特設一主曰皇初祖帝其有取于鄭氏之旨也夫

禘祭感生帝說

禮記大傳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康成註所自出謂感生帝也此極為有見其見于商頌之長發大雅生民之篇彰彰可考但不當襍讖緯之說用靈威仰汁光紀不當之名耳以稷契為帝嚳之子與帝堯為兄弟者此史遷踵帝世本之誤而[illegible]出于漢儒以禘郊祖宗之祭謂虞夏商周皆有之遠追至黃帝帝嚳[illegible]三代之祖皆[illegible]夫周公治定制禮而[illegible]

生守也以其無形無影故不可立尸又不可立主但憑依於始祖之神位以爲所自出之帝故當大禘之時始祖得正東向之位羣昭羣穆以次咸列長發之詩自元王以及相土成湯幷及阿衡雖之歌兼及文王武王此其明證也若以帝嚳爲所自出稷契將與嚳並居東面而饗乎抑退居昭穆之列乎趙伯循又以爲禘祭不兼昭穆尤與經文不合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以其理幽渺所謂聖人有所不知者是也以其爲天地生人之始萬物皆爲同體故知其說者治天下不難也朱子惑于趙伯循之說謂后稷更追上一世以爲報本之中又報本追遠之中又追遠以宇內神奇渺忽之理出以腐儒拘文牽義之見遂令後世漢祖堯曹魏祖舜影響傅會未必非斯言啟之也則經學不明之過也

書陳止齋春秋郊禘說

事有千百年之定案載在經典傳于學士大夫一旦以爲不然初似創論反覆思之而知其理之不可易此蓋好學深思之士讀書有聞默會遺經于千載之上卒以大白乎聖人之心非尋行數墨之士所可到也魯之有郊禘說者以爲成王所賜伯禽所受蓋出于明堂位之文獨止齋陳氏以爲此東遷以後之僭禮也非成王所賜其說一徵之史記曰秦襄公始列于諸侯作西畤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以前未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據邵氏經世書惠公請于秦襄公祠白帝之年）其後齊桓公欲封禪而晉亦郊鯀皆僭禮也再徵之春秋與魯頌其言曰春秋之郊何以始見于僖公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未率爲常至僖公始作頌以郊爲夸。是四卜不從猶三望故特書之以其不勝譏譏其甚焉者爾三徵諸左傳祝鮀之言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昭周公之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成王命魯不過如此而已若果如明堂位之言祝鮀不應不及四徵之隱公及僖公諸傳隱公考仲子之宮問羽數于衆仲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以爲備物辭不敢受甯武子來聘宴之賦湛露及彤弓不答果若魯得行天子之禮則自始封迄春秋之初已四百年羽數何以始問于隱公昌歜形鹽以之饗天子之元老安用固辭湛露彤弓甯武子何以不答可見魯僭未久上自天子之宰下至列國名卿之有識者無不微文示譏而魯人並無一語及于成王之賜以自解則郊禘之說當從劉恕爲得也止齋此論樓氏鑰亟稱之以爲千古未發余謂此亦心理同然特世儒爲成見所封不之察爾明堂位出于漢儒特傅會魯頌白牡騂剛犧尊之文以爲此天子所賜而公羊子又附益之曰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夫以周公大聖魯公大賢豈宜過受天子之恩以自夸大啟後世人臣加九錫之漸魯頌鋪陳郊禘盛典而其言成王之命叔父未嘗一言及天子之賜第曰大啟爾宇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已此尤可與祝鮀之言相發足徵郊禘非成王所賜而出于東遷以後之僭禮無疑也止齋爲浙東巨儒其論郊禘之事深有合于余心爲表明而論著之如此

春秋凶禮表叙

世儒多以例釋春秋吾不知所爲例者將聖人自言之乎抑出于後儒之揣測也是不以凡例釋春秋而直以春秋釋凡例而經旨益晦余觀凶禮一編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書法其微意所在往往前後不相蒙始終不相襲而知例之斷斷不可以釋經也儀禮喪服傳曰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子爲父妻爲夫諸侯爲天子及臣爲君此三者人道之大綱也春秋之世有諸侯不奔天子之喪不會天王之葬而擅自盟會及郊祀又大國受小國之奔喪會葬而未嘗以禮報者而君臣之道闕有居喪而納幣衰絰而從戎祔廟而逆祀而父子之倫喪有以妾匹嫡天王歸賵列國會葬下及僖宣襄昭四妾母薨稱夫人葬稱小君而夫婦之道苦聖人于百五十年間一書之再書之垂戒深切著明矣然以魯不報答小國爲非禮至昭定之世滕薛及曹魯俱遣使會葬似足正邦交之失而聖人未嘗與也以躋僖逆祀爲非禮至定之八年從祀先公以足躋廟祀之謬而聖人未嘗與也以妾配適爲非禮至定哀之世定姒不書薨不書夫人不書小君似足正嫡妾之分而聖人未嘗與也其不與者何也前之失由魯之恃強凌弱倨傲無禮後之失由季氏之樹援結黨弁髦其君前之失由權臣之逢迎主上紊亂典禮後之失由陽虎之謀爲不軌假正濟私前之失由諸公之私尊所生混淆名分後之失由季氏之目無君上非薄禮儀聖人前後各據實書之以著其顛倒益甚罪狀益深世道益不可問而世儒顧以例求之夫一年之內有寒暑一日之內有朝夕寒暑異而裘葛不異朝夕異而饔飧不異可乎哉昔人序少陵詩有云太平黷武則志在銷兵神京陸沈則義嚴討賊嗚呼少陵之詩且然何況春秋出自孔子哉故欲執少陵開元天寶之詩而例諸肅代諸作則泥矣執孔子隱桓莊閔之春秋而例昭定哀之春秋則鑿矣學者無以傳求經並勿執經以求經推覈覽二百四十二年之情事而綜考聖人前後之書法與聖人默會于千載之上庶乎可以得之若執一字以求之如宰咺書名王不稱天之類不爲酷吏之舞法深文則爲兔園之咬文嚼字而春秋之義隱矣

皇清經解卷八之百零三終　番川梁增瑨覆校　南海桂文燦覆勘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百零四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春秋大事表（無錫顧棟高著）

春秋文十二年子叔姬卒論

案左氏以叔姬爲已嫁于杞被出而見絕以經文不繫杞而言絕也又因上有杞伯來朝與子叔姬卒相連憑空生出請絕叔姬而無絕昏（以言立其娣以爲夫人）遂以此叔姬爲杞所絕之女而以成五年杞叔姬來歸八年杞叔姬卒爲杞之所請繼續爲昏者揆之情事可謂大謬據今士庶之家無絕一女而更請一女之理杞何敢然魯亦安肯許既如其意以次女續昏矣二十餘年又復見絕杞何不道乃爾五年來歸八年卒于母家九年請于杞而

後來逆喪姊娣二人前後俱爲所棄杞何强昬魯何屑再至此此皆情理之必無者且既請絕叔姬則叔姬非復夫人可不爲之服矣經又何以書其卒乎當以公穀許嫁之說爲是其許嫁不知何國與僖九年伯姬一例李氏廉更爲之說曰已許嫁于杞杞伯來朝請絕而復求其次夫叔姬方在母家杞又何從摘其短而預先請絕乎此皆以上下兩事牽合之病也杞伯自來朝魯叔姬自卒兩事本自風馬牛看作兩事自無此病若啖氏助劉氏敞呂氏大圭謂此傳當在成公八年而誤置于此亦覺費手春秋一經杞伯來朝多矣豈必有所爲左傳謬說極多豈能必求其可通與其信傳而欲易置經文何如刪傳而使經文仍舊之爲得乎

春秋文十六年毁泉臺論

穀公羊傳云泉臺者郎臺也未成曰郎臺既成曰泉臺卽莊三十一年所僃築臺于郎者諸儒俱從之以是爲彰先祖之過故譏愚㮣經文前後觀之而知其說非也據左氏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毁泉臺杜註以爲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毁之正義云臺在宮內人見蛇從宮而出毁臺并毁其宮也劉氏敞謂迷民以怪葢取是說意泉宮當爲聲姜所居如東宮西宮之屬近在宮閫之內蛇出而夫人薨以是爲不祥故欲毁若云郎臺則郎地在今魚臺縣去魯都二百里僻遠郊之地世無遠郊有妖眚而以爲應在夫人之理卽云毁泉臺與夫人薨各爲一事不相連屬而經于夫人薨下閒無異事不另志日月則當于是日毁矣若非爲宮內不祥急欲毁去世豈有當哀麻哭泣之時而從故革先朝故事毁二百里以外之臺之理孫氏覺曰毁者全除之與墮毁先君爲之是而毁之是毁先君之美也先君爲之非而毁之是暴先君之惡也夫事之是非且勿論而毁于聲姜薨日于情事總悠迂緩不切故知迷民以怪之說爲是也十八年二月公薨于臺下黃氏正憲謂卽其地則蛇之妖不係于聲姜而係于文公天意若曰公宜從此宮出從先君于地下理未可知夫春秋之教屬辭比事然亦有不當聯兩事爲一事者如文十二年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此自是兩事而左氏必欲强合之遂以爲杞伯之朝請絕叔姬而無絕昬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此與情理不合子叔姬自是魯女未嫁何與杞伯來朝事耶如此年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毁泉臺此因夫人薨而毁本自一事而公羊必欲强牙之遂以泉臺爲莊所築之郎臺何休注云譏臨民之漱浣與泉字義合更極牽强夫人于是日薨泉臺于是日毁經文所書不顯然耶傳之當從與不當從一以經而已矣

春秋昭八年葬陳哀公論

春秋之法內賊不討不書葬然亦有書葬者如蔡景公許悼公是也國滅不書葬然亦有書葬者昔昭八年楚人滅陳春秋書葬陳哀公是也蔡景許悼之葬諸儒求其說而不得往往曲爲遷就迄無一定先師高紫超先生論之曰禮成而葬者書葬委屍而藁葬者不書葬更有逆子推刃其父欲掩其弒逆之迹告于諸侯隆禮以葬則亦書葬春秋一皆據實書之耳善哉言乎可謂得春秋之旨矣昭八年陳哀公之葬諸儒多異詞左氏謂葬人袁克葬賈服以爲葬哀公之文在孔奐之下指爲楚葬孔氏又申杜預之說謂若果楚葬宜云楚人葬陳哀公如齊侯葬紀伯姬之例不得直言葬由是註疏據左氏以爲定案矣而後人又從而營之趙氏謂袁克非大臣何能辦葬旣君又何能告諸侯使會葬黎氏謂陳爲楚據魯豈敢于其葬而使臣往會之彙纂因折衷其說謂葬宜從傳文而魯往會葬則不可解楚方滅陳諸侯震恐故下文九年春魯使叔弓會楚子于陳以致其敬豈有先使人如陳會葬陳君之理葢必魯會葬而後書常例也獨此役魯未往會葬而變例得書是聖人存陳之意果若是則魯實未有其事魯史未有其文而夫子書之是誣也矯也欲存筆削之義而先著矯誣之筆不足以垂法後世竊謂此亦聖人據實書之耳葢楚棄疾奉孫吳圍陳托名討罪于哀公固無仇也滅陳之後大葬哀公使其故臣告于諸侯遠近畢會以示恩禮一以悅陳國之遺民一以掩四方之耳目而已因得取國而無慙魯之往會亦承楚意而爲之與九年叔弓會楚子正自並行不悖是則魯實會葬矣春秋安得不書葬楚實以禮葬哀公而使魯往會矣魯之會葬固無嫌若如左氏之說則爲袁克之私葬必不能告于諸侯也魯必不敢逆楚之怒而往會葬也春秋何由得書故此事當撥棄左氏而信經文比事觀之輙然矣其他滅國而不書葬者或仇怨相伐俘其國君或死于其位臣民私竊葬葬如是則魯實無由會葬也春秋安得書葬故知夫子據事直書之說而春秋之旨四達不悖諸儒紛紛之論不辨自明矣

春秋定十五年姒氏卒論 附哀十二年孟子卒

姒氏者哀公之母定公之妾也前此僖宣襄昭四妾母皆薨稱夫人葬稱小君君子譏之曰僭則姒氏之書卒而不書夫人書葬而不稱小君爲春秋許其復正乎曰不許也四妾母之稱夫人稱小君也是君之欲私厚于其母也此姒氏之不書夫人不書小君也是强臣專制陵蔑其君使君不得加厚于其母也君欲加厚其母而臣下曲意以成之其事雖非而猶出于尊君愛上之意使君不得加厚其母而舉國知有權臣不知有君上其事雖正而實爲無父無君之尤嗚呼亂臣賊子欲肆無禮于君父其事未有不出于正者也必擇舉世所共憤賢人君子所歎息痛恨者一旦行之使舉國翕然而後可惟吾所爲而不吾忌陽虎欲作亂而先順祀先公王莽之追奪丁傅董卓之賜誅宦官皆爲移鼎之漸而春秋安得許之哉夫姒氏猶妾母至孟子爲昭之嫡夫人而亦書卒併不書葬則季之專制可見矣或謂舊史因稱夫人孟子薨夫子特削而書卒以示天下後世娶同姓之戒曰此尤悖理之甚也且娶吳爲同姓罪在昭公耳于孟子乎何尤昭公畏吳而與爲昏生以夫人之禮與之則死自宜以夫人之禮葬之仲遂弒君之賊而宣公旣以爲大臣則當降始終恩遇之禮故春秋書仲遂卒于垂猶釋去篇此尤筆法之顯然可見者豈孟子之同姓反不得比于仲遂之逆賊乎哉季氏于昭公逐其身廢其嗣又弱其配使不得成禮以葬此凡有血氣之所同憤者聖人據實書之以示凡爲臣子者皆當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而顧謂季氏實以禮葬夫人夫子因其同姓而削其葬並削其號於痛心泣血之日而爲索瘢摘垢之舉且以前日昭公之罪而移罪于孟子于事爲失實于情爲非宜聖人固萬萬不出此用是知聖人之于經皆是據實書而非有意錄削其間也而此四妾母實以夫人之禮葬之實以小君之禮葬之則春秋安得不書夫人不書小君此姒氏與孟子書卒不書以夫人之禮葬小君之禮葬則春秋安得而書夫人書小君然則其書者可以見以妾配嫡名分僭擬之嫌于其不書者自以著

强臣專制陵逼其君之實則固並行而不相悖也而十二公之或書卽位或不書卽位猶可見矣

春秋桓莊二公不書大夫卒論

春秋隱爲公子翬所弒賊在內故不書葬桓薨于齊仇在外故書葬而于桓莊之大夫俱不書卒以著其反面事仇偷生隱忍以是爲舉朝無臣子也考桓莊二公歷五十年大夫之卒多矣惟于莊三十一年書公子牙卒然此當在有罪剌殺之例春秋諱之而書卒非恩禮所加故知皆仲尼削之也然宣亦繼弒而叔孫得臣之書卒何也曰春秋自僖公以前以治世之禮治之自僖公以後以亂世之禮治之以治世之禮治之者著賞罰之大公周道未衰而僖公猶可與有爲也以亂世之禮治之者著賞罰之失柄周道大壞而春秋將夷于戰國也夫子列僖公之詩于魯頌因哀公之獲麟而作春秋其治亂之分乎僖公之作泮宮復閟宮不書于春秋而特列于頌以爲是三王之事周道具猶可爲也故于僖公以前春秋一皆以王道治之至僖公以後三桓盛矣魯之衰由三桓聖人于此詳書三桓之事以著世卿擅政之漸壞法亂紀之由至昭公則魯非復周公之魯而爲三桓之魯矣故聖人不復以王道治之以爲誅之將不可勝誅而反掩其背上無君之實覬于桓之世公子翬不書卒而定五年書季孫意如卒後躬負大逆者且然又何論于舉朝之士大夫乎此則聖人之微意讀者當分別觀之可也

春秋左傳喪畢吉禘說

士虞禮記卒哭明日以其班祔檀弓亦言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蓋亦以周祔太早急于神其親也陸象山先生居母喪欲卒哭而祔除几筵其兄子壽疑之皆以書來問朱子朱子告以鄭氏儀禮註祔已主反于寢象山謂非經之本文不足據信朱子痛闢之以爲無論古禮但今卒哭之後便除靈席孝子之心豈能自安後儒多疑朱子謂喪禮每加以遠見于坊記喪事有進而無退見于檀弓皆主不反寢之證也鄭氏㮣爲此說朱子乃棄經而信傳可乎且廟者鬼神所依寢者生人所居既祔廟而仍反于生人雜遝之所于理亦覺未安余嘗考之朱子三年而祔之說蓋本程子張子之說程張之說實本左氏喪畢吉禘之說也程張俱云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在寢哭于何處必俟三年喪畢祫祭祧主藏于夾室新主乃自殯宮入于廟此特據左氏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以主與廟對稱謂主應不在廟而在寢爾未嘗據儀禮以立說也卽如春秋所稱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則以練爲斷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爲斷其說亦不同朱子謂穀梁但言壞舊廟而不言遷新主安知其非于練而遷舊主于三年而納新主耶朱子之意蓋謂三年遷新主于廟然後全以神事之其卒哭而祔則仍反主于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爾其于孝子之心則安矣而于喪事卽遠之旨相悖且既不于廟以神其稱矣不知卒哭之明日又胡爲先多此一祔也至賈疏又云惟祔祭與練祭在廟祭訖反主于寢其大祥與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是使死者于廟乍入乍出漫無一定既求合儀禮卒哭而祔之文又合穀梁練而壞廟之文又欲合左氏喪畢吉禘之文拘牽遷就吾恐先王制禮不如是之委曲也朱子謂祔與遷是兩事祔者祔于所當入之祖廟并祭其祖是祖孫同廟而享至喪畢祖遷于高祖廟高祖藏于夾室然之奉新死者之主入廟穀梁謂壞廟易檐改塗正是祔以後遷以前之事此在周制則可行爾後世自漢明帝以來天子之廟且同堂異室在士大夫則同室異龕爾四代並在一處安得祔時祭于其祖之龕躡其父而配享乎竊謂今日孫祔于祖斷不容泥而卒哭明日之祔既有孔子善殷之言則亦不必以儀禮之本文爲拘也書儀家禮及前明會典俱祔後復主于寢從鄭氏之說而家禮則告祔于卒哭而祔廟于大祥蓋兩從焉近儒謂卒哭至大祥相去幾二年而絡繹成兩祔非人情且已告祖考以將祔死者之主矣而仍不入廟祝文亦虛不若信程張之說以大祥之明日祔廟改主遷祔同日行之爲近情而不可易也開元政和二禮卒哭之後不祔廟至三年禫後祔其亦有見于此歟

天子諸侯喪禮已廢絕于春秋時論

世傳儀禮爲周公所定然其中聘覲燕食多係王朝邦國之禮而喪禮惟載喪服及士喪禮三篇天子諸侯之喪禮闕焉不載孟子時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羣然怪駭孟子亦第陳其大概而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嗚呼孟子去孔子之世未百年而當日之習尙如此則其泯焉廢墜豈一朝夕之故哉余嘗詳考左氏傳而知天子諸侯喪紀已廢絕于春秋時無疑也蓋自周道陵遲皇綱解紐有以諸侯不奔天子之喪不會天王之葬而甘僕僕于晉楚者矣有以天子貧之不備喪具至七年乃葬于魯求賻求金甚至景王三月而葬以天子而用大夫之禮者矣逮子朝作亂王室如沸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而天子之禮遂亡列國不守侯度其侈者如宋文公之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僭然用王禮而苟簡不備者如晉欒書以車一乘葬厲公于東門之外齊崔杼葬莊公四翣不蹕鄭封不與知公卿不備位魯號秉禮而葬昭公于墓道之南檀弓載孟敬子之言明知食粥爲天下之達禮而居然食其餘列國尤放肆不軌由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而諸侯之禮亦亡孔子以大聖人而不得位退與門弟子講習于杏壇之上故孺悲曾學士喪禮于孔子而天子諸侯之禮無由釐正三傳之所記僅存什一于千百至孟子時有土之君靦焉人面以三年之喪之達禮而怪駭爲不經杞宋之無徵豈獨爲夏殷之禮歎哉曰然則聘覲燕食之禮之獨存何也曰此正可覘春秋之世變也春秋時覲享之禮雖廢然晉文嘗朝王于河陽厲公以諸侯伐秦如京師其禮猶相沿王朝與列國交聘晉楚諸大國受諸侯之聘使儼然同天子之儀至燕饗及勞賜臣下列國尤多而春秋之世尙文相與致講于俯仰揖讓衣裳裼襲之閒故歷久而著明喪禮則根乎至性而人心澆漓有土之君尤甚景王有三年之喪二而燕樂已早衛大子衎之哭而不哀魯昭三易衰衽如故衰其弁髦棄之久矣故聘覲燕食之禮不廢春秋時習行之也士喪禮之不廢則孔子與游夏諸弟子講明而力守之也至天子諸侯之喪禮則廢墜已久典籍缺如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余年二十一執先府君喪讀喪禮嘗恨儀禮獨詳于士不獲覩天子諸侯之全竊意儀禮詳載其節次而周官散見于各職嘗欲彙萃三禮大小戴春秋三傳及鄭賈諸儒儀禮註疏推類及天子諸侯者悤輯成書以補儀禮之闕因循未逮迄今老矣究觀左氏乃知其廢實始于春秋時不由秦火今諸儒之所傳者亦未必皆周公之舊也

春秋賓禮表敘

昔者先王爲賓禮以親邦國制爲朝覲聘問會同盟誓之禮所

以協邦交明上下崇體統息紛爭也六年五服一朝又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諸侯則世相朝終其君之世一見而已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是則朝聘會盟由來舊矣當其時諸侯率天下而尊奉乎一尊天子錫隆施以推恩乎萬國疏數有常期貢賦有常數賚予有常典體統相承尊卑不紊豈非天下爲同大一統之世哉東遷而後王政不綱諸侯放恣于是列邦不修朝覲之禮而天王且下聘矣歸賵矣錫命矣然春秋之世魯之朝王者二如京師者一而如齊至十有一如晉盟二十甚者旅見而朝于楚焉天王來聘者七而魯大夫之聘周者僅四其聘齊至十有六聘晉至二十四而其受列國之朝則從未嘗報聘焉由魯以知天下而王室之微諸侯之不臣概可見矣隱桓之世盟會繁興諸侯互結黨以相軋自莊十三年齊桓爲北杏之會而天下之諸侯始統于一無敢擅相盟會歷一百五十六年晉伯衰郪陵始復爲參盟而諸侯之權復散七國之分擾參雄之并吞實兆于此蓋嘗綜一經之始終而論之由王而伯由伯而爲戰國世運遷流殆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夫子作春秋以尊王而其于魯論則深予管仲之伯蓋悲王道之不行而以爲惟伯猶足以維之也至伯統絕而春秋不得不夷而爲戰國矣觀于朝聘會盟而天下之勢由天子而諸侯而大夫屢降益下懸懸可見故備列之

春秋軍禮表敘

晉書禮志曰五禮之別其四曰軍所以和外寧內保大定功者也但兵者凶事故因蒐狩而習之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所以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晉文大蒐以示之禮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則蒐狩之于禮大矣哉周衰禮制廢壞軍禮尤甚以魯一國言之其始也縱弛忘備强鄰交侵臨時講武淹留異地其繼也權臣僭竊國柄倒持黷武輿師征役不息夫子于此蓋不勝世變之感焉故蒐狩之合禮者皆不書于桓莊之狩必書公志非時與非地也則其平日之忘備而國威之不振可知矣昭定之蒐不言公則軍非其軍國非其國君若贅旒然其得失無與于公也而魯事益不可爲矣爰綜蒐狩之見于經者并大閱治兵與夫乞師獻捷歸俘都爲一編以志魯之遞衰非一日之故云

春秋嘉禮表敘

先王厚男女之別重繼嗣之原爰定昏禮爲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所以別嫌明微先德後色垂萬世統至深遠也東遷而後禮教不修倫紀廢壞陳靈以君臣宣淫晉文以懷嬴薦寵衛宣有新臺之刺齊襄有南山之行人道同于禽獸典禮棄若弁髦大亂極矣聖人憫焉是故詳其制于禮而嚴其律于春秋自古天子尊無與敵不行親迎之禮娶后則使卿逆上公監之而祭公以專行見譏劉夏以官師致譏春秋志之謹名分定亂源也十二公之違禮莫甚于莊宣莊公當親喪而主王姬娶仇女而躬納幣宣公倚齊得國結好圖昏即位未幾遽行喪娶有人心者蹈宜于此焉變矣內女爲夫人者七其三不克終不書歸餘皆有故而書鄫季姬之歸不書歸逮歸寧而反書歸譏在魯也紀叔姬以媵書宋共姬致三國之媵而亦書賢之也叔姬以孑身而全宗祀共姬待傅姆而蹈烈火秉禮守義皭然不滓庶幾周公之教猶有存焉故大書特書不一書以爲勸也嗚呼昏禮有六而春秋書納幣逆女與夫人至從其重者書之也而或失之略或失之過失之略者輕妃偶而成不終失之過者諂强鄰而羞宗廟聖人之爲天下後世慮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春秋譏不親迎論

春秋隱二年紀履繻來逆女公羊曰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始不親迎也史公于外戚世家云春秋譏不親迎索隱引此傳文以爲證後儒承其說因于莊之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穀梁曰不正其親逆于齊也謂親迎合禮不書以親迎讐人之女故書而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皆主不親迎之說是則公穀及史遷皆以爲諸侯當親迎千百年來無有異議矣程子獨辨之曰親迎者迎于其所館豈有委宗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逆婦者非唯諸侯卿大夫亦然文王親迎于渭周國自在渭旁未嘗出疆也况其時乃爲公子未爲國君其說精當足正千古之謬文定主不親迎之說而又謂或迎于其國或迎于境上[illegible]譏其未有定見既曰迎于境上矣則未入境之先安得不以大夫逆之則三公子之如齊逆女禮也既以合禮春秋何以書[illegible]譏文定之無定見而究未發明所以書公子逆女之故則此案終未結余懷此疑凡數年後乃因而斷之曰程子之說是也公羊謂譏不親迎非春秋之旨史公所云蓋習見漢世尊崇后家而援公羊以爲說後儒遂以爲定例過矣翬與遂之書逆女也惡其寵逆當國結援也僑如之書逆女也惡其通國母擅國權也統觀前後經文而聖人之旨自見與不親迎何涉乎何則翬以隱十一年弑君而桓三年即爲命卿而逆女遂以文十八年殺子赤而踰年即得國與而逆女此爲結援彊大以求逭前日滔天之惡僑如以成十四年逆女而十六年即與姜氏謀逐季孟而出奔此爲專擅國柄以預爲後日竊國之漸比事觀之而書法之故曉然矣至紀履繻之逆伯姬以吾女遭人倫之變而特詳之于秋非以其不親迎也夫逆女使命卿其常耳必以爲譏不親迎假令婚于秦楚而爲國君者將舍國事之重越千里踰時月以求婦乎傳十二公之夫人若子氏若姒氏若歸氏均非若齊魯之近也當日必以大夫迎之而春秋不悉書者此正所謂常事不書也昭公娶于吳而魯之諸公未嘗涉吳境此當使誰迎之乎夫春秋之書來逆者若莒慶若齊高固此則親迎矣而春秋書之者惡其以大夫伉諸侯而莊宣二公以國君而自屈故特書之其意各有在亦初不關乎親迎與不親迎也自公羊爲此說而史遷祖之後世遂成鐵案之不可易雖知程子之說之爲是而終莫能澈多爲依稀兩可之論拔本塞源當自公羊始而後是非之說乃定

春秋王迹拾遺表敘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東遷以後政教號令不行于天下然當春秋初年聲靈猶未盡泯也鄭伯虢公爲王左右卿士鄭據虎牢之險虢有桃林之塞左提右挈儼然二輔雖封其時賦車萬乘諸侯猶得假王號令以征伐與國故鄭以王師伐郕秦偕王師伐魏二邦本附庸也進爵而爲子滕薛杞本列侯也降爵而爲子伯列國之卿猶請命于天子諸侯之妾猶不敢儕同于夫人虎牢已兼并于鄭乃奪之還王朝曲沃以支子篡宗赫然興師而致討衛朔逆命子突救衛書王人樊皮叛王虢公奉命誅不服庶幾得命德討罪興滅繼絕之義然鄭以懿親而且交質矣曲沃之伐不惟無功日復荀賈且爲

晉所滅甚至射王中肩列國無爲王敵愾者而僖王之世命曲沃爲晉侯貪寵賂獎篡弑三綱盡矣嗣後王室益微迨至晉滅虢而襄王復以溫原賜晉舉崤函之險固河內之殷實悉舉而畀諸他人自是王朝不復能出一旅與初年聲勢大異矣嗚呼以文武成康維持鞏固之天下而淩夷衰微至此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惠襄以後世有兄弟之難子穨子帶子朝迭亂王室數數勤諸侯之師益齊家之道有關政本不僅皇綱陵遲君子閔焉獨能憑藉先靈稱述祖制折伏强暴若襄王拒請隧定王詰鞏伯而王孫滿以片言却强楚於近郊之外譬之以太阿授人而欲以朽索控跅跑之馬嗚呼其難哉爰自春秋始年訖於獲麟列王朝之事之散見經傳者都爲一編于魯春秋之內得二百四十二年之周史亦吾夫子之志也

春秋魯政下逮表敘

從來國家之欲去權臣也必俟其有可指之罪一朝卒然而去之無使一擊不勝至於再擊則彼之聲勢益張蟠附益固而吾之國威亦頓挫又必所與謀者皆正直無私國人素所傾服之臣是故必如舜而後可殛四凶必如周公而後可誅管蔡愚觀昭公乾侯之事而知三家之所以蔓延不可制者非獨三家之罪亦魯之羣公有以自取之也何則國家之患莫大乎世卿然相沿已久不可驟革季子有大功而執政爲卿宜也叔牙以就鴆巫之酖而業許爲立後至如慶父胡爲者通國母弑二君罪滔天之惡此斷斷宜絕其屬籍矣而亦爲立後逮其子敖棄君命從己氏罪尤必誅不赦而其二子儼然爲貴卿從此三家遂如鼎足不可去一父子再負重罪而罷棄不衰此時魯之威柄已倒地此根本之失首宜歎息痛恨者也至當日魯之欲去三桓非一世矣患在發之太早謀之太疏一發于歸父宣十八年再發于僑如成十六年三發于南蒯昭十二年至平子登臺之請而凡四矣每一發不勝則三家之聲望益隆國人之屬望益切此非欲去之直爲三家立赤幟助之翌而飛也請得而言之季友有定國之功而其子無佚早死孫行父于文之六年纔受室爲卿此時年少位卑惟仲遂之言是聽未有可指之罪也若追論弑子赤之事則宜先誅仲遂而後及行父今歸父以逆賊之子而欲圖行父忠賢之後且當時行父與蔑俱有賢聲國人豈能服乎國人不服必不能去不去而君臣之關必不相安此魯之失計一也嗣後行父稍稍肆志矣鞌之戰一怒而興舉國之師從滿朝之將功成志得立廟銘鐘然終成公之世與仲孫蔑共政小心畏愼俱爲賢卿聲望猶出僑如遠甚一旦僑如通於穆姜欲藉晉力以去季孟并欲廢公此時公視季孟如唐之五王而視僑如與其母乃韋后與三思爾非特國人與之并公亦且委心聽任如同舟之遇風此魯之失計二也嗣後行父悟威權之不可去手幽君母制公子偃然皆藉君意以行之至其子宿乃遂揚袂國政適值襄公幼弱父喪未期卽首城賜邑視叔孟二卿蔑如也行父卒後次當及仲孫蔑蔑之後當及叔孫豹此二子皆賢大夫也魯之舊例執政以次更代俟其人已卒然後遞掌國政而宿之凶欲二子皆畏之慮其軋己故宿請作中軍而豹卽有政將及子之言不欲與爭既得國政兵柄在手入鄆以自益城成邑而偃然居叔孫之上凡意如逐君之事皆宿倡導之至宿死而其子紇早卒執政次及叔孫舍舍爲政凡十八年無能革意如之惡且事事欲傾陷叔孫致之死此時之罪狀人人欲傳刃其腹中矣然南蒯特不得志于季氏之徒非能爲國除患一旦造謀智短慮淺謀未及成先懼弗克叛而奔齊身冒不韙而欲除百年之積蠹有是理哉此魯之失計三也當此國威三挫之後魯人視公室直如死灰之不復然而諸苟富貴之徒咸奔走季氏昭公踵此而欲與季爲難此如命遼卽以攻曹藹其不爲刃出于背者幸爾追維終始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逮季桓子遭陽虎之難急用孔子孔子爲政三年三都隳其二公私俱安魯國大治此所以惟禮可以已之者也陽虎謂孔子好從事而亟失時蓋欲招孔子以其圖季氏貨蓋如董卓曹操之流欲以蔡邕荀彧擬孔子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繫易豈不深切著明矣哉

案自僖公元年至哀公二十七年左氏春秋經傳之末閱年一百九十三魯之執政其十一人季氏凡六人叔孫氏二人孟孫氏一人東門氏一人中國陽虎執政在定之六七八僅三年爾旋出奔政柄復歸季氏當定之九年季孫斯乘意如兇惡之後遭陽虎幾死僅而得免創鉅痛深乃始用孔子以銷弭禍患孔子建墮三都之議叔季二家墮費墮郈譬之虎穴虎出而羣狼據之虎亦不得歸墮其穴非特公室安并私門亦安此聖人轉亂反正之大機括也至十二年冬十二月孟氏不肯墮成季叔亦漸漸生悔志慮一變旋不用孔子患難既志之安樂則棄之亦時勢使然至哀之十五年孟氏之成宰公孫叔亦叛入于齊踵南蒯及侯犯之後聖人之言始驗明年孔子亦卒使孔子久于其位當能感悟孟氏使漸就約束而卒以女樂去此天也至哀公之世孔子已告老陪臣之禍已銷而三家復熾哀公復孫于越蹈乾侯之轍凡大不掉之禍至于如此雖聖人其奈之何哉

春秋子野卒論

春秋子野卒左傳曰毀也穀梁曰日卒正也歷漢以迄宋明無有以子野爲弑者獨近日望溪方氏斥之爲弑與子般子赤一例初見似創適余反覆觀之而知其說之不可易也胡茅堂氏謂子般子赤被弑而書卒子野過毀而亦書卒不觀傳文何以知其非弑余謂正惟觀傳文而益知其弑無疑特世儒爲成見所封不之察耳蓋嘗學斷斯獄隱之遇弑也傳稱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於寪氏子般之遇弑也傳稱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凡亂臣賊子謀行不軌類不于宮庭慮君之徒御多而耳目廣也必伺其間於寬閒隱僻之所而後得以肆虐且爲後日諉罪飾奸之地況此傳更明云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入大臣之家而不得反則弑逆之罪季氏將誰逃乎左氏乃云毀此正季之欲蓋而彌彰也且所云毀者以爲哭泣哀傷而毀乎則當在大斂小斂擗天呼地之際以爲歠粥疏食不勝羸瘠而毀乎則當遲之期月經年之久今襄公之薨以六月辛巳子野之卒以九月癸巳相去七十五日距襲斂之時則已遠矣胡乃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豈平日倚廬堊室之毀獨無恙次于季氏遂至一毀而卒乎且季氏爲正卿攝國政職當調護嗣君嗣君入其室凡防衛之不周進藥之不謹當惟季是問縱使季無逆謀亦當爲法受惡許世子不嘗藥而春秋書之曰弑今季豈止不嘗藥而已故孔子書之與子般子赤一例季孫謀逆之罪當與羽父襄仲同科或者謂賊無主名烏得斥之爲弑曰季孫之惡毒于梁冀而季孫之謀同于霍顯漢質帝于朝會中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遂進酖

祇帝霍顯之藥殺許后也乘其產子意予野平日憤襄公之見欺與季有違言而季亦憚其英武計不若昭之童騃易制遂萌邪謀而適當倚廬居喪之日霍顯之謀曰婦人大故十死一生可用投藥去季之謀曰子之喪親禮當哀毀可以毀卒飾加垂美之名于君父以惑羣聽立其親娣之子以悉羣疑舉朝莫得知通國莫敢議而學士大夫亦遂相蒙以至于今是其謀更巧而心更毒而烏得逭于弑逆之誅乎哉或又謂子赤之弒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而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可以知其弒而此經上下文無所見曰此世儒之拘于近而忽于遠也經于襄二十九年正月書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歸季孫取卞而不敢入於昭元年書取鄆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而季孫宿如晉敝梁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之也是季之結援大國動見掣肘擅用甲兵陵逼君父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者于野特未興甲以攻季氏不至顯然蒙弒耳謹因方氏之論爲二語判其獄曰據經文無殊于子般子赤之卒據傳又顯同于爲氏黨氏之事後之折是獄者以是讞焉可也

春秋晉中軍表敘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晉本大國自曲沃武公以支子奪宗莊公十六年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從小國之制至閔公元年晉獻公始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時尚未有中軍也僖公二十七年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中軍于是始二十八年復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避天子六軍之名故名三行三行無佐三十一年秋蒐于清原更作五軍以禦狄罷去三行更爲上下新軍文公六年春晉襄公蒐于夷舍二軍罷五軍復三軍之制以趙盾爲中軍將成公三年十二月晉景公賞鞌之功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擬于天子矣六年晉遷新田韓厥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是時欒書爲中軍將曰新中軍創出也十三年晉厲公伐秦韓厥將下軍趙旃代韓厥將新軍是新中軍在下軍佐之下矣十六年鄢陵之戰郤犨代趙旃將新軍新上下軍復罷是爲四軍襄公三年晉悼公使魏絳佐新軍新軍皆有將佐二卿鄭子展謂晉四軍無闕八卿和睦知罃謂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是也至十三年蒐于緜上使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將佐皆遜于是新軍無帥悼公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十四年歸自伐秦遂舍新軍復還三軍之舊自是終春秋之世晉軍制不復變更中軍本司徒之職晉以僖侯諱廢司徒爲中軍自翼侯以前未入春秋故其時中軍不著文公圖伯以後世有賢佐國以日強諸侯咸服雖經靈厲無道而小國不敢叛自韓起雖賢而弱末年漸不能制其同列范鞅更爲黷貨趙氏欒之與范中行相仇怨晉以失伯而三分之勢遂成嗚呼考其次第亦治亂得失之鑒也

春秋楚令尹表敘

楚自桓公六年武王侵隨始見左傳其時鬬伯比當國主謀議不著官稱十一年莫敖屈瑕盟貳軫敗鄖師於蒲騷時則莫敖爲尊官亦未有令尹之號至莊四年武王伐隨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令尹與莫敖並稱亦不知其尊卑何別也嗣後莫敖之官或設或不設閒與司馬並列令尹之下而令尹以次相授至戰國猶仍其名其官大都以公子或嗣君爲之他人莫得與也其軍制則分爲二廣中軍不必皆令尹將邲之戰沈尹將中軍（時爲沈尹者莊王之子公子貞也）而孫叔敖下與鄢陵之役司馬子反將中軍令尹子重將左蓋楚以令尹當國而司馬則專主兵事將相職分與晉制略異矣子辛多欲而陳叛楚即晉囊瓦貪而信讒而唐蔡道吳入郢迹其利害班班可考焉自令尹鬬祁而下歷二十三年而子元欲蠱文夫人中更文王堵敖兩世不著其令尹姓氏獨哀十七年子穀對葉公之言可以參考而互見聊復補之以俟篤于左者之考定云

春秋楚令尹論

國家之勢不外重則內重外重之弊權奪于異姓內重之弊勢落于宗藩故漢懲七國之反而削奪諸侯王卒成王莽之禍晉懲魏孤立之弊而大封諸子旋釀八王之亂二者皆循環而相因我觀春秋之世晉分於韓趙魏齊篡於陳氏此外重之弊也魯之政逮於三桓衛之政由於孫甯宋之亂鍾於華向此內重之弊也蓋世卿爲春秋列國之通弊而皆以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故文公諸子孫雍仕秦樂仕陳黑臀仕周無在本國者惟悼公之弟揚干與其子公子慭二人見傳終不聞其當國秉政爲卿故通經無譏晉公子來聘之事而權奪於韓趙魏矣齊之公族高國崔慶欒雖暴戾自取滅亡卒爲陳氏所覆此亦天運使然楚以蠻夷之國而自春秋迄戰國四五百年其勢常強于諸侯卒無上陵下替之漸者其得立國之制之最善者乎楚以令尹當國執政而自子文以後若鬬氏成氏蔿氏薳氏陽氏皆公族子孫世相授受絕不聞自異姓爲之可以矯齊晉之弊然一有罪戾隨即誅死子玉子反以喪師誅子上以避敵誅子辛以貪欲誅子南以多寵人誅絕不赦宥可以矯魯衛宋之弊以肺腑而膺國重寄則根本盛強以重臣而縣行顯戮則百僚震懼且政權畫一則無牽制爭競之病責任重大則無諉罪偷安之弊楚之國法行而綱紀立於是乎在或者以秦之用孟明晉之不殺荀林父以是爲楚咎曰此自朝廷宥過之典可偶一用之然晉亦未爲得也若魯之慶父弒二君而卒立其後爲孟孫氏公孫敖從己氏而卒歸公孫敖之喪此則魯之法紀倒地其終至乾侯之孫宜矣

楚子囊城郢論

左傳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後四十年而子囊之孫囊瓦秉政首成其志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諸侯守在四境後世以沈尹戌爲名言而以子囊爲詬厲宋仁宗朝契丹有警時范文正公爲諫官請大脩京城呂公夷簡笑曰此子囊城郢計也命脩重兵於北京大名府卒以無事當時以呂公爲持重而以范公爲少不更事嗚呼世儒徒以成敗論人徒見囊瓦城郢而昭王卒至於出奔呂公絀范公之計而宋室卒保於無事遂以此爲定論其實子囊之城郢未必非卽孟子鑿斯池築斯城之計也呂公之絀范公未必是後世成靖康之禍者未必不自呂公啟之也蓋嘗綜其大勢而論之當吳兵之長驅而向楚也孤軍深入轉戰千里昭王正宜固守國都厲兵登陴堅壁清野不出十日救援必至爲吳者頓兵堅城之下師老則匱楚之屬邑截其歸路四面夾攻此時如虎入陷阱困鬬之勢可坐而縛則子囊之城郢正是社稷之至計失在囊瓦信讒不仁人心離叛而昭王輕棄國本狼狽出走自取滅亡此孟子所謂高城深池

否而去之者奈何併其城郛而重營之哉世傳宋祖之營京城也命趙韓王以圖上怒擲諸地徐取幅紙以筆塗之曰依此營造城衙街巷如蚯蚓屈曲乘輿出多阻礙子孫莫敢違其制後蔡京務侈大改其式從方廣正直粘罕來攻命植砲四隅一砲所擊與手摧壞始識太祖之遠慮夫當仁宗之朝未經蔡京之改制使常用范文正公之策高城浚隍嚴設守備則當靖康之世亦可堅守以待四方之援不至有青城之辱矣徒以子囊城郢爲嗤笑而不知城郢未始非社稷之至計此又可與楚昭之事連類而並觀之也後宋百年而金復都汴求虎高琪築京城糜費累巨萬元速不臺以百萬之師盡銳來攻不克卒講和而退唐德宗幸奉天朱泚圍困京城踰年卒能殲厥巨魁光復舊物此尤深根固本之關於長算可爲明效大驗者也然則沈尹之言非歟曰此又不可偏廢也當疆埸告警而遽爲嬰城自守之計勢必人心驚惶訛言四起外爲敵人所窺而內解將士之志此爲不戰而自敗爲國家者平日懍勇夫重閉之戒而臨事持從容鎮定之度故子囊言之于四十年之前則爲老成之忠謀而囊瓦爲之於四十年之後則爲怯懦以誤國論者當綜前後之時勢而觀之未可泛然爲執一之論也

皇淸經解卷八之百零四終

皇淸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百零五

靈川秦培璠舊校
漢軍陳良玉新校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唐嚴杰補編

春秋大事表　無錫顧祭酒棟高著

春秋宋執政表敘

中州爲天下之樞而宋鄭爲大國地居要害國又差强故伯之未興也宋與鄭常相鬬爭迨伯之興宋鄭常供車賦潔玉帛犧牲以待于境上亦地勢然也顧春秋時宋最喜事春秋之局變多自宋起當齊桓之伯宋首先諸侯以求盟桓死而襄繼之求諸侯于楚卒至執于盂傷于泓楚遂橫行不可制而春秋之局于是乎一變繼恃其有禮于晉公子遠公子反國首先輔晉成伯業鄭衞陳蔡翕然從服而春秋之局于是乎再變最後華元欲合晉楚向戌以弭兵爲名合晉楚之從交相見卒至宋虢之盟楚先晉黃池之役吳先晉舉中原之勢淩夷而折入于吳楚悉向戌爲之禍首而春秋之局于是乎三變厥後南里之叛晉已失伯而吳楚師兵以助叛人夫非宋自階之厲歟敘其次第于南北勝復之故有深感焉亦春秋升降之一大機也其執政一拘一官孔父以大司馬華督以太宰華元以右師向戌以左師樂喜以司城與晉楚又異

春秋鄭執政表敘

世嘗謂鄭莊公鍊事而黠宋襄公喜事而狂然此二者兩國遂成爲風俗宋之狂非始于襄公也殤公受其兄之讓而旋仇其子至十年十一戰卒召華督之弒此非狂乎下及莊公馮以下諸君以及華元不忍鄙我之憾而旋致析骸易子之慘向戌貪弭兵之功而使天下諸侯僕僕楚廷馴至晉伯熄而楚氛熾其狂之禍遂中于天下至鄭則不然明事勢識利害常首鼠晉楚兩大國之間視其強弱以爲向背貪利若鶩棄信如土故當天下無伯則先叛天下有伯則後服其先叛也懼楚也齊桓公以僖十七年冬十二月卒而鄭文明年春正月卽朝楚泓之戰鄭首先叛晉堅事楚者十二年中間以與許訟不勝改而後晉至成九年貪楚之重賂復從楚未三年復從晉至成十六年貪汝陰之田復從楚投骨于地就而食之搖尾乞憐者鄭之謂也其後服也欲以諸侯之力斃楚使楚不敢與爭也莊十六年與齊桓同盟于幽明年卽不朝歷十三年復同盟于幽至僖五年首止之盟復逃而從楚晉文之興踐土甫盟而明年翟泉復不至燭之武復間晉事秦旋召杞子之謀不得不從晉未及五六年復與陳蔡偕楚爲厥貉之次矣每開伯主之有事則侵伐小國以自益晝伏夜行竊食盜盜常懼人覺者鄭之謂也然亦因此得保其國常倔強于諸侯間以中國四戰之地迭受晉楚之侵伐而能國威不挫民力不疲雖當晉楚之伯已衰猶能與宋相鬬爭者蓋亦地勢使然其君臣積習之久而遂成爲風俗歟鄭之君且勿論其大臣執政如子良子駟子展之徒遞掌國政五十餘年其謀議具見于左傳子良之言曰晉楚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子駟之言曰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子展之言曰吾伐宋晉師必至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晉共揣摩兩國之情形狡矣黠矣故其術常出于頑鈍無恥卑洿忍垢民鮮罹戰鬪之苦而有征賦之擾其時國勢亦賴以少安子產繼之能折衷于大道適遇向戌弭兵兩事晉楚能事楚而不受楚害事晉而不爲晉屈本之以禮而善其辭令故仲尼稱之有君子之道蓋委蛇以從時權宜以濟變又非黠之謂矣竊嘗以春秋列國之情形譬之秦楚如虎狼鄭如黠鼠宋如猘犬鼠之囓物也以漸鄭莊以隱十一年入許旋使許叔居許東偏卒還其國後屢侵伐之直至定六年遊速因楚敗而始滅許首尾歷二百餘年犬之噬人也以暴宋襄甫嗣齊伯而卽執滕子嬰齊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宋景當晉楚之衰天下無伯伐郲侵鄭遂執曹伯以歸殺之狂猘四出不可嚮邇蓋終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宋鄭立國之大較也此由封建之貽害積漸至此後世易爲郡縣朝不道則夕黜之夕不道則朝黜之豈特虎狼遠屏凡鼠竊狗偷俱不容于大一統之世矣鄭自中葉以後執政之上更有當國蓋自襄二年鄭成公卒介于晉楚國家多難成公命子罕當國攝君事非常法自後子駟子孔子展世有當國之號其執政常不依卿之位次子皮父子世爲上卿位居子產之上與魯宋又異

春秋齊楚爭盟表敘

五霸之中仲尼獨許齊桓然論者謂自桓伯而天下遂不復知有王吾謂春秋之世之趨于伯非自桓始也桓八年楚已合諸侯于沈鹿矣十一年屈瑕盟貳軫矣脫無齊桓而天下之勢將遂折而入于楚故當日之望齊桓如槁旱之望甘雨也然而齊桓攘楚之功十分不及晉文之一何也城濮一戰而天下翕然宗晉齊桓盟召陵未踰年而楚人滅弦又踰年而楚人圍許滅黃伐徐楚之桀驁曾不能稍減其分毫故穀梁子謂桓之得志爲僅此非桓之劣于晉文也管仲與子文並世而生管仲有節制之師而子文亦有持重之計召陵之役按兵不出還屈完如師方城漢水數言隱然有堅壁淸野以逸待勞之計故桓不得已成盟而退于楚未大創故天下從違之勢未分也使如得臣之輕脫囊瓦之不仁一戰而勝全師壓楚責其僭王與侵奪諸侯之罪還楚舊號悉返侵地終齊桓之世不動豈非赫然王者之師哉然齊桓之志志在服鄭而已當日北方多故桓公之爲

備者多狄病邢衛山戎病燕淮夷病杞伊雒之戎爲患王室方左支右吾之不暇明知天下之大患在楚而未暇以楚爲事以爲王畿之鄭能不向楚則事畢矣故終其身竭力以圖之至如楚之江黃晉之虞虢桓公以爲鞭長不及無如何也且管仲佐桓公圖伯以來以大義服人未嘗交兵與諸侯一戰其意以愛養民力勤恤諸侯爲事故仲尼許其仁爲其不勞民力以戰攻也而孟子嗤其功烈之卑爲其不能服楚制晉大王者之烈也此則桓公之世爲之也

春秋宋楚爭盟表敘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有大國說者謂宋襄之執于孟傷于泓由其國小力綿使然其說得之矣而不盡然也以宋襄之國而術以齊桓之道用之則亦可以不至于敗以齊桓之大而術以宋襄之術馭之則傷威損重其去楚靈也不遠蘇子有言人有十夫之力苟終日狂呼跳浪則三尺童子亦可制其後我觀齊桓之伯蓋終其身未嘗用戰爭之力也存三亡國而未嘗加兵于狄合八國之師整兵召陵成盟而退其于淮夷山戎止以先聲驅之務在保安弱小使各安宇下而已而又能克己以下小國遇魯則身至魯地遇宋則序先宋人其與師嘗更迭用之合各就近爲侵伐而不役之于遠故東征西討而民力不疲數動與國而諸侯不怨而宋則反是方齊桓之卒也汲汲乎欲代其任而首先與齊戰幸而一勝則翹然自喜以爲天下莫與敵于是一會虐二國之君五年之中無歲不興師伐曹伐鄭馴至排不測之强楚軍敗國蹙旋以身斃嗚呼其輕用民力若是雖使齊晉之大其能有濟哉夫以晉文之兵力猶兢兢示禮示信示義遂合齊秦兩大國而後敢與楚戰宋襄以孤軍單進又不乘險擇利雖以晉文處此亦必敗而況小國乎後來惟楚靈以咆哮之質適當晉之不振威脅小國北方之諸侯俯首帖耳恐後然未幾而外怨內叛棄疾一呼反者四起適趣其中亥氏之變此所謂有十夫之力而終日狂呼跳浪以至于斃者也如宋襄者則以尫弱之夫而舉鼎絕臏而死豈不可哀也哉

春秋於齊晉外尤加意於宋論

公羊屢發傳爲王者之後記異先儒深闢之以爲杞亦王者之後何以不記不知公羊之說未可厚非也杞棄其故都而自卽於東夷無關於天下之故而宋居天下要樞晉楚之所視以爲强弱故春秋倚重之亦初不因其爲王者之後也考春秋一書書雨螽于宋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以及宋大水宋災他國之災異未有如此其詳悉者也又如會未有書其所爲者而會于稷則云成宋亂會澶淵則曰宋災故是聖人特筆志貶盟亦未有書其所爲者盟于薄則曰釋宋公是聖人特筆志褒晉楚爭宋鄭而鄭及楚平春秋不志至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大書特書蓋宋爲中國門戶常倔强不肯卽楚以爲東諸侯之衞至宋卽楚而天下之事去矣故晉文晉悼之興首有事于救宋先軫曰取威定伯於此乎在韓獻子曰成伯安疆自此始宋之關於天下利害非細故也楚頵之猾夏也於僖二十六年圍宋楚莊之爭伯也於宣十四年又圍宋至向戌爲弭兵之策合天下諸侯盟于宋而伯統絕而蠻夷橫矣謂春秋全無意于宋者豈識春秋之旨哉

春秋晉楚爭盟表敘

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朱子專以伐楚一事言之其說蓋原于杜氏愚竊意其非然也論其譎與正之大者如齊桓不納鄭子華之請而晉文因元咺執衞侯齊桓定王世子而拜天子之胙晉文則至請隧其規模之正大事事不如齊桓至論城濮之戰則勝召陵遠甚何則召陵雖盟而楚滅弦圍許毫無顧忌蔡鄭亦未敢卽從齊至如城濮一勝而天下之諸侯如決大川而東之其功之大小寧可以數計哉論者曰晉不宜伐衞以致楚尤不當矜兵力以求必勝其說皆非也論當日從楚之罪則曹衞爲罪首何則楚之最近者許蔡其次則陳又其次則鄭諸國之從楚實迫于不得已若衞爲北方大國而曹介在齊魯之間與楚風馬牛不相及又均爲文昭之後其相率而從楚何爲者原楚之意不過欲結衞以掎晉結曹以牽齊魯使天下諸侯俱南面朝楚而止耳此門庭之寇匪直爲報怨之私而已也且論者之意果以爲晉不伐衞而遂可以勝楚晉不勝楚而晉遂可以伯乎尤非也不勝楚則楚之虐燄未息而不伐曹衞勢必加兵于陳蔡鄭許目前救宋之急未易解也且使晉而勤兵于四國勞兵頓師而楚檄曹衞議其後令楚反得仗義之名而晉有孤軍轉戰腹背受敵之皆勝負未可知孰若廢方張之寇于大河四戰之地一舉勝之爲中原立赤幟聖人宜錄其不世之功不宜以爲譎而訾之也且當日之時勢何如者魯從楚矣宋亦嘗及楚平矣魯又乞師伐楚取穀楚兵戍所未及者周與晉耳斯時楚頵之橫埒于安史而晉文之功侔于李郭假令以安史之衆篤唐室能仗義執言以服之乎李郭百計殄之收復京師而論功之際乃謂其兵出詭道非王者之師戀戀焉議其後恐朱子之綱目其書法不應如是或又謂子所論者後世之事耳春秋未逮三代不可以戰爭論曰果如是則宋襄有明驗矣不重傷不禽二毛而遂至敗于泓合晉文而守拘方之見城濮一挫周室將不可問其利害孰爲大小而又可執儒者之見以議之乎劉氏敞乃謂宋襄能守信義雖師敗國削非其恥又謂周末諸侯交爭蔑守信而好奇功故穀梁子亦以宋公爲非嗚呼是皆杜氏譎而不正之說誤之其弊馴至陳餘儒者不用詐謀奇計卒爲泜水之擒而後已豈不謬哉

宋晉自平邱以後已不復能宗諸侯自此至召陵凡二十有四年僅有此三四會盟然皆虛循故事而無勤王恤患之實黃父之會坐待明年居之會范鞅取貨城成周而魏子南面會召陵而卒辭蔡侯蓋是時六卿强而公室弱置中夏于不問徒伐鮮虞滅肥鼓以自封殖又貪於貨賄以破楚入郢之大功讓之强吳致吳晉爭長黃池而晉自此如死灰之不復然矣此世運之又一大變也詳吳晉爭盟表

春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論

據左氏傳滅庸者楚也而經文列書秦人巴人畧無異辭文定因謂庸有取滅之道而爲賈善謀國春秋以是滅楚之罪嗟乎春秋豈爲楚計得失哉就使謀國果善亦祇益其狡焉啓疆悉陵中夏之計乃春秋之所深惡聖人曷爲予之其所以詳書不殺者實著楚之交深黨固橫行無忌將有問鼎之漸關于天下之故而書之也考楚武文之世已有窺病楚楚方經營近境之不暇未敢以全力與中國爭而城濮之役秦助晉撓楚楚威稍挫中國得安枕者十五年今以晉霸衰弱楚莊鄰興乃連結巴秦滅庸庸與麇俱爲今鄖陽府境（[illegible]）地界連秦隴楚得其地則勢益西壯通近周晉且滅庸而楚之內難安然連巴秦而楚之外援固矣滅庸以塞晉之前新秦以

撓晉之後斯不待隨渾與師而早知其有窺覦周鼎之志矣且矣庸非小弱也周武時曾佐伐紂立國已數百年晉欒武子嘗稱楚自克庸以來無日不討國人而申儆之蓋亦重大其事其所屬魚邑實爲今夔州府奉節縣地跨兩省居秦楚巴三國之界故不結巴秦則不得滅庸庸滅而秦楚合勢中國之藩籬撤矣夫讀春秋者貴合數十年之事以徐考其時勢不當就一句內執文法以求襃貶宜合天下而統觀大勢不當就一國內拘傳事以斷其是非春秋爲天下之無王作非爲一國作也矧吳楚蠻夷其謀國之善否可關于聖人之慮又況其爲封豕長蛇洊食上國者哉前此翟泉于溫之盟秦人皆與志秦晉之合晉伯之所以盛今此楚秦滅庸志秦楚之合晉伯之所以衰晉伯之盛衰周室之安危係焉不可以弗志也胡傳固非而張氏洽亦第謂楚宜制服之而已不當遽夷人宗社以是爲楚傳猶屬管窺之見夫春秋豈沾沾焉責楚之滅庸而已哉

春秋時楚始終以蔡爲門戶論

楚在春秋北向以爭中夏首滅呂滅申滅息其未滅而服屬於楚者曰蔡蔡爲今汝寧府上蔡縣汝寧諸小國盡屬于楚獨蔡存故蔡自中葉以後於楚無役不從如虎之有倀而中國欲攘楚必先有事於蔡僖四年齊桓爲召陵之師經云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蓋齊不伐蔡則不能長驅而至于陘也定四年吳闔閭之入郢也經云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庚辰吳入郢蓋吳不得蔡爲嚮導則不能深入要害因以直造郢都也蓋蔡居淮汝之間在楚之北爲楚屏蔽孰知楚里道其俗自古稱强悍故春秋時服楚最早從楚最堅受楚之禍最深而其爲楚之禍亦最烈始以楚爲可恃故甘心服從逮不堪命而反噬則楚亦幾亡故讀春秋者必屬疏地理而後可知春秋之兵法而後可知聖人之書法乃後儒之以一字爲褒貶者則曰侵蔡爲蔡姬故書曰遂是聖人貶之也蔡用吳破楚能報數世之怨書曰以是聖人褒之也皆不考實事懸空臆斷殊不知齊桓以天下之故而伐楚積謀二十餘年豈爲一姬其曰蔡姬者或反借此爲兵端若不討蔡之從楚使楚不忌而預爲之備因得輕行掩襲疾驅至陘而吳自舍舟淮汭今壽州過蔡境蔡來會之道吳自江南壽州陸行經義陽三關之險至湖廣漢川縣小別山深入敵地一千一百里此非唐侯所能與蔡雖與唐偕而獨書蔡侯此皆當日之實事聖人豈有襃貶于其間哉夫春秋之作因魯史魯史之書因赴告故熟玩經文而列國之地形與當日之兵勢瞭然可見矣自哀三年吳遷蔡于州來汝寧之地全爲楚有中國始無事于蔡而蔡亦旋爲楚滅自定公以上蔡爲中國與楚之利害豈不歷歷可驗也哉

晉悼公論

悼公乘再伯之餘再合諸侯天下翕然宗晉論者謂較文公之創始稍易然文公一戰而伯而晉悼肅魚服鄭則八年九合而後定之何遲速之相懸若此曰此其故未可以一概論也當文公之時天下之勢已盡屬楚曹衛魯宋並及北方之諸侯此如陰之進而至于剝剝極當復故文公一出而如日再中是循環之理則然至悼公時所未服者鄭耳鄭舊屬楚其勢本可以旦夕服而當日楚之執政如子囊者又堅忍持重非如得臣之輕脫以僨事故其勢常迭進而迭退非要之以持久而老之以不戰則徒暴骨以逞而無當于服楚之大計故當日之謀臣知長慮却顧爲國本計者無如魏絳制勝廟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無如知罃此兩人均非如狐偃先軫爲摧鋒出奇慓銳果敢之計者魏絳之最得者在定和戎之策以專事中夏建息民之謀使國力不竭則既得於國本矣然後知罃復用孟獻子之言城虎牢以扼地勢却荀偃速戰之策三分四軍以道敝楚人而其要尤莫如戍虎牢何則鄭爲南北之中其距晉楚道里俱各半若徒道敝楚人恐楚敝而諸侯之力亦敝故留宿勁兵于虎牢則我爲主而楚爲客諸侯散則各歸其國聚則兵衆不勞而舉其反客爲主靜以待動以逸制勞此固不待交鋒而楚已望風而却避矣或者謂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未聞道敝諸侯以來之也曰戍虎牢者所以保鄭非以爭鄭也鄭未嘗不願服于晉特慮爲楚所擾故欲兩事以苟免其心蓋不得已戍之則鄭在晉之宇下楚不敢北向以爭鄭以鄭屏楚而東諸侯始得晏然攘楚以安中夏其計無出于此吾怪夫世之好爲議論者以服鄭爲勞民而以范匄之棄陳爲失策此皆一偏之見而不審時勢之論夫陳蔡與許服楚已久其國去楚又近必欲致三國之服從此如齊桓之伐楚合江黃而適以速楚之滅也當春秋襄昭之世中國至服鄭而止以鄭爲南北之界使曹衛[illegible]宋常服晉而陳蔡與許常服楚各其犧牲玉帛以事其大國豈至使晉楚之從交相見師天下之諸侯僕僕哉愚嘗反覆究悼公之事善其君臣能識大勢持重以服鄭即趙充國屯田以制羌之計棄陳而不事即賈捐之棄珠厓之計蓋其集效視文公爲遲而其規模較可經久使晉之君臣世世守之伯業常存可也

春秋吳晉爭盟表敘

晉用申公之計用吳以犄楚其後吳卒破楚入郢馴至爲患于方夏病齊及魯與晉爭長于黃池論者因以咎晉之失計自啓門庭之寇其寇非也晉欲御楚則不得不用吳吳之所以橫不可制者咎在晉君失政六卿各擅强權不復以諸侯爲事失不在用吳也何以言之楚之强天下莫能抗曰者齊桓嘗欲攘楚矣不得已而用江黃一會于貫再會于陽穀徐而與召陵之師春秋詳書其事以美之然江黃國小而近楚楚滅江黃而桓公不能救也是無益于制楚之事而徒以速江黃之滅若吳則不然在楚之肘腋而力足與楚相抗自成七年入州來楚內有吳警奔命不暇遂不復加兵于宋鄭中國藉以息肩者數十年自後晉復用向戌弭兵之說委天下諸侯南向而朝楚晉亦偃然弛備無復有經營諸侯之心楚得肆其驕橫爭長壇坫至靈王遂大會諸侯于申楚熄而吳熾因遂踵其故轍是則吳之所以爭長黃池者由于當日之玩楚而使楚得志非用吳之過也向使晉常脩悼公之業雖明知弭兵之說之不可御而嚴兵以待之楚人爭先則正辭以折之楚必俯首帖耳而不敢動楚不敢動而吳亦無緣萌其覬覦烏有召吳而反爲吳病者哉且晉自昭十三年平邱之盟而後晉已失伯齊景欲嗣興而不能宋魯鄭衛皇皇焉無所依故吳得乘虛而爭伯中國就使天下不折而入于吳亦必折而入于楚吳楚于中國固無分也況是時晉政已移于三家天下久已無晉君子之責晉者謂急宜發憤自立速收三家之權必使先有晉而後可以制吳不必以前日之用吳爲晉詬病嗚呼自古資鄰國之兵以集事鮮有不被其患者而能自强則無之唐與回紇資突厥矣其後太宗卒擒頡利中興賞資回紇矣而卒恭順爲國外藩彼所用者第一時之力而能自固于根本之地故能有利而無害城濮之役文公嘗用齊

秦日後秦雖搆怨而不能爲晉病也且以桓公之盛未有能獨力制楚者以悼公之用吳較之齊桓之用江黃其利害豈不較然甚明也哉余因撮其先後諸事都爲一編使後之論吳晉者有考焉

春秋齊晉爭盟表敘

襄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投壺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是時景公窺晉之衰已有互相爭長之志屬當平邱之會晉已不復能宗諸侯楚新斃于吳無復北方之志而吳亦未遑爭衡于中國齊得于此時收召列辟得鄭得衛得魯復得宋夫以齊之强承桓公之餘烈又當晉楚俱衰之後因利乘便使能正名意如之罪反昭公而君之伸大義于天下此如順風而呼何遽不能代晉主盟哉乃鄟陵之盟信子猶之讒卒侯天討且于晉則助臣以叛君于衛則助子以拒父三綱既絕猶欲飢晉而求諸侯是卻行而求前也卒之內不能正其家消意變讒耽樂忘禍廢長立少輕棄國本權臣乘閒得行其弒數年之閒遂移陳氏與晉爭彊卒與晉同斃嗚呼亦可悲矣孔子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起膏肓而拯廢痼者豈不深切著明也哉故自鄟陵之會訖于景公之歿爭伯凡二十八年撮略其傳著于篇

春秋秦晉交兵表敘

賈生有言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嗚呼此周秦興廢之一大機也考春秋之世秦晉七十年之戰伐以爭崤函而秦之所以終不得逞者以不得崤函惠公之入也賂秦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蓋自華陰以及河南府之嵩縣澠至鄭州凡六百里皆古虢略地桃林之險在焉賂秦則晉之地險盡失矣以空言市秦而實不與也遂戰韓獲晉侯秦始征晉河東不二年復歸之晉春秋當日雖天子所賜尙其民不服則亦不得而有隱十一年王以盟向易蘇邢之田於鄭未幾盟向叛鄭歸王王遷盟向之民于郟襄王錫晉以南陽而温原之民不服晉況此時晉兵力尙强秦蓋知其力不能有故索質于晉因而歸之以爲名耳逮穆公暮年年老智昏越千里而襲鄭黜乘文公之沒斬滅鄭而自之其地反出周晉之東使襄絳之師不由秦將包陝洛亘崤函其爲患且十倍于楚幸而崤師一敗遂逃竄伏其後迭相攻擊歷三四世終不能越大河以東一步成十一年秦晉爲成秦史顆盟晉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于河西截然兩界如天塹之不可越使三晉不分以其全力制秦秦終不敢東出周室何自有窺闚之漸哉余嘗持論謂晉獻公滅虢而周室無復有西歸之計然使晉不滅虢虢必入秦而秦于周爲切膚之災于鄭成密邇之勢夫楚爭鄭而晉得以救之者以楚去鄭稍遠而晉得陝虢庇鄭于宇下能聯絡東諸侯以爲之援也秦若滅虢則晉與鄭隔絕而鄭在秦掌握中秦伐鄭而晉不能救也秦得鄭則周室如累卵三川之亡且不待赧王之世故周之得以支持四百年者以晉得虢略之地能爲周西向以拒秦也周秦廢興之故豈不重係乎此哉

春秋晉楚交兵表敘

春秋時晉楚之大戰三曰城濮曰邲曰鄢陵其餘偏師凡十餘遇非晉避楚則楚避晉未嘗連兵若戰如秦晉吳楚之相報復無已也其用兵嘗以爭陳鄭與國未嘗攻城入邑如晉取少梁秦取北徵之必略其地以相當也何則晉楚勢處遼遠地非犬牙相錯其興師必連大衆乞師于諸侯動必數月而後集事故其戰嘗不數戰則動關天下之向背城濮勝而天下諸侯翕然從晉邲勝而天下諸侯翕然從楚惟鄢陵之勝鄭猶倔强至悼公而後服之故文公之伯務一戰以勝楚悼公之伯務不戰以罷楚逮向戌爲弭兵之說而天下之大事去矣然此非獨向戌之罪也當晉楚盟宋時天下尙多與晉而不與楚晉强而楚弱使當時晉嚴兵以待楚楚必不敢萌先歃之志郎楚人請之而晉正辭以折其銳不可則整軍而退帥諸侯以申罪致討于楚楚必不敢動乃趙武守匹夫之信以藩爲軍惴惴懼楚之衷甲謙變以請先歃則聽以請晉楚之從交相見則聽叔向空爲大言以自慰俾楚得執前言爲要質魯宋諸國僕僕于楚之庭甚至楚虔驕橫執殺陳蔡之君晉猶恐瀆齊盟而卑辭請楚曾不敢發一矢相加遺趙武叔向豈非當日之罪人也哉自弭兵之後晉之君臣偃然弛備不復以諸侯爲事歷楚之郟敖靈平三世晉不能復出兵東向者四十餘年如病痿不能起至暨兵不仁從楚之國悉起從晉晉合十八國之師自桓文以來所未嘗有而徒滑掠楚境以大功歸諸僻陋之吳而晉之伯業于是乎終矣嗣及六卿相軋日尋干戈至哀之四年晉人且執戎蠻子以歸楚儼然以京師之禮事之晉之爲晉亦可哀矣哉

春秋吳楚交兵表敘

闔之敵在千里者患生于有象敵在肘腋者患發於不虞楚以方城爲城漢水爲池天下莫之與抗而吳卒入郢吳破楚勝齊敵晉威行於中夏而越以入吳此如猛獸之畏鼷鼠巨木之畏蝎虫獨是吳自分封以來數百年入春秋常服屬于楚至壽夢而遂不可制說者謂此是申公巫臣教之似矣而猶未詳其利害之實也余嘗究觀左氏而知吳地水行其性不能以陸故其會晉也于蒲則不能至于鍾離而後至于雞澤則不能至于戚而後至晉侯微平邱之會吳以水道不可辭哀九年傚師伐齊則先溝通江淮矣十三年會晉黃池則闕爲深溝于商魯之閒矣是知吳不能一日而廢舟楫之用也然以此與楚角則萬萬不能勝何則舟楫之用在江湖而長江之險吳楚所共楚實居上流故其用兵常棄舟楫之用而爭車乘之利最其前後數百戰鳩茲之役則楚勝而吳之報之也伐楚取駕朱方之役則楚勝而吳之報之也則取楚棘櫟麻蓋舍其習用之技而常從陸路瞰其東北以避楚長江直下之險當其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也蘇糧越險深入內地蓋用蔡人爲鄉道而又得子胥伯嚭報仇死戰之士孤軍卑進轉戰千里自非熟練車乘不能爲用然後知巫臣之教吳其患在楚數十年之後非止一時之疲于奔命而已也向非巫臣教吳以乘車射御則楚軸轤之師從漢口順流而下譬如屋上建瓴水而注之地而吳以舟師仰攻勢必不勝向之甘于役屬者職是故耳夫吳之爭州來也凡七十年三用大師而後奄有其地蓋亦欲去江路而開淮爲固扼楚咽喉爲進戰退守之資故日後以季子賢人撫[illegible]之復逸蔡以實之其舍舟淮汭直走漢濱蓋逆料楚兵不仁勢必撤散亦必先于此用重兵屯守據險設伏爲歸路計故楚司馬戌請悉方城之外以毀其舟還塞城口當日其計不行就令得[illegible]吳必有與敵以不可勝者不然吳之全軍且如潰釜無噍類矣闔閭君臣豈肯出此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哉嗚呼古之善戰者常因地以制宜隨時以通變吳舍舟用車而卒霸晉毀車用卒而能勝狄至戰國而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後世遂用爲長技

而車戰且成古法不可用唐房琯一用之而敗明孫傳庭再用之而亦敗矣古今之世變豈可一律論哉

春秋吳楚柏舉之戰論

春秋吳楚柏舉之戰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孔穎達曰小別而在大別之東蓋子常自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明其自東而漸西也高江村駁之曰以地形考之大別在漢陽小別在漢川栢舉在麻城漢川在漢陽之西北百七十里麻城在漢陽之東北與孔說正相反蓋孔誤也余按高氏之言信矣獨是吳在東楚在西楚子常三戰不能勝吳吳無緣有退歸而東之理故孔氏有此臆斷然余嘗反覆考之而知其所由然也蓋吳當淮汭即舍舟自豫章與楚夾漢漢即今之漢口淮汭即今之壽州自壽州至漢口九百餘里懸師深入餉道不繼此亦如齊莊公之伐晉入孟門登太行第欲蹂踐其內地以矜威武耳此時非果有破都滅國之謀也故其戰常且鬬且却欲退歸淮汭以收師而返傳云自小別至于大別庚午陳於柏舉從小別至柏舉東移凡三百里則其志可知矣且司馬戌議毀舟而還塞城口世以為善計然余謂闔閭君臣不應獨愚至此古之善為兵者過險必合搜山沿途常為設伏一以防敵之邀截一以為己之應援故晉夫之入滎陽也先使搜人於清濕之間得之陽明之攻宸濠也先搜城外伏兵而吳兵平行至城口覩其地形阨險料楚人必有塞斷以阻其歸路者必多置銳卒據險設伏以為歸師接應之計故夫槩請戰不許而日夜引楚兵近東意欲誘入伏中還師合擊以取勝此闔閭本謀也至柏舉之戰夫槩不請命而以其私卒先死大破楚軍逐北千里幾至滅國此則楚之失算亦屬有天幸而闔閭君臣蓋慮計不及此也然則小別大別之戰其自西而趨于東也復何疑乎當日為楚之計者第當嚴兵固壘勿輕與戰淹至旬日吳必倦怠欲歸正不必為毀舟與塞城口之計但以重兵徐行躡之縱令邊險待其爭舟而濟然後縱兵追擊可以大勝故當日楚之失計在速戰尤在楚昭輕棄國本逃竄挫損人心驚惶遂至宗社失守使子常雖敗而昭王固守郢都屹然不動徐令楚之城邑堅壁清野四面合攻吳兵困於堅城進退無所得食楚之制勝亦可以百全當日子西子期公輩不知出此遂令吳得僥倖成功而當其決戰時固不料其能及此也但令整軍而退不至敗衂斯已矣嗚呼世之論者多據成敗已然之局故常爲古人所愚故世常根司馬之計不行為楚之失算而不知郤行其計楚亦未必能勝吳又謂子常三戰不勝吳無緣退而東去而不知吳當日之戰事勢常患不能勝楚其卒能勝者天也其不行司馬之計亦司馬幸而得成其名耳就令其計得行而吳于淮汭必病東兵城口必伏死士徒令偏師先敗以搖軍心耳不然子胥多謀豈肯以君臣陷入死地隻輪不返重為天下戮笑哉愚故因高氏之辨而竊料當日之成敗如此若孔氏所云特膚末之見未可與語戰鬬之事也

春秋蔡侯以吳師入郢論

聖人經文皆是據實書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庚辰吳入郢據左傳是蔡但從吳伐楚而經獨書蔡先儒謂蔡受楚毒最深善其能報仇雪恥故特書曰以乃余深考當日地里知吳之入郢全憑蔡爲之鄉導唐不得與聖人亦第據實書而非有意于褒之也案吳楚俱澤國皆善水戰而楚地居上流吳常不勝故入春秋百年以來吳屈服于楚爲屬國者職是故也逮申公巫臣自晉使吳教以乘車射御吳始用陸道與楚角逐而楚始駸駸患吳矣楚既失長江上流之險迺更于淮有北道築州來鍾離巢三城以禦吳吳于楚之水師克鳩茲克朱方悉置不問而第日擾于壽春淮頴之間逮克鍾離巢而楚患始棘然猶未敢懸軍深入也至滅州來今江南壽州與蔡密邇蔡更道吳舍舟從蔡從淮汭即壽州歷光黃達義陽三關之險至漢江北岸與楚夾漢而陳當是時吳歷楚境一千一百餘里深入死地亦未敢必能入郢故其戰嘗且勝且却收軍至栢舉今湖廣麻城縣去小別漢川縣三百餘里適會楚瓦不仁人無固志而夫槩身先死戰遂長驅入郢固屬有天幸而蔡之計謀亦毒矣是時蔡以小國而聲震天下諸侯俱歸粟于蔡五年楚復國即滅唐報怨而不敢動蔡者夫亦以蔡近吳有吳以爲之援故也則當日吳楚之起告日必以蔡爲兵首舊史從而書之聖人亦從而書之而豈有意于襃之也哉夫讀春秋者不知春秋之地里則不得當日之事勢不得當日之事勢則無以見聖人之書法余因蔡侯以吳師一事而發明經文之據實書者如此夫蔡以弱小用吳罷楚而晉爲盟主辭蔡不救而有事于鮮虞則又比事親之而罪自見矣

春秋吳越交兵表敘

世嘗恨吳王不聽子胥滅越至越卒滅吳余以爲不然吳之亡以驕淫黷武躭樂忘禍輕用民力馳騁於數千里之外雖微越吳亦將亡若使守其國境用其人民任賢使能而增脩其政越雖切齒思報亦且閉服而不敢動動即滅國矣雖百越能爲吳患哉且吳之伐越也闔閭傷于越而卒踣也大子戰死國之不亡者如髮而越未嘗不與吳乘此時若能效句踐會稽之志則吳之封疆大于越國而吳之受創未至如會稽棲見越能復吳而吳亦能復越聲越之罪數句踐背德之罪而致之天下其孰敢議乃因循至十年之久再受越師卒迷不悟虞忌諫而至見殺則非越之能滅吳吳自滅耳嗚呼古今存亡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嘗破楚入郢乃不踰年而楚卒返國越一入吳而秦伯之後遂以不祀此又非特夫差之過也楚能信任宗族其執政皆公子昭王命隨而子西爲王輿服于脾洩以靖國人子期至身爲王以與吳其大臣多捐軀盡忠之士雖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矣向使夫差雖亡而夫槩倘在以其精于用兵得吳旁郡起而守之安見死灰不可復然而吳自闔閭以來世疏忌骨肉王僚之誅掩餘燭庸逃竄無所夫槩有破楚大功而卒奔楚爲堂谿氏盡斬其枝葉而欲以孤幹特立于二千里之地故以吳之強而越推之如拉朽豈不哀哉爲吾其始終得失之故附錄焉

春秋齊魯交兵表敘

夫子有言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嗚呼夫子稱到于今則知此言非特子管仲并于齊文楚而并于齊魯之故而數千秋之天下不可一日無管仲伯息而晉魯俱受其敝矣何則霸之局非管仲與齊桓不能創而非晉則不能維持以至于百年齊桓之世天下之所者唯齊與楚明之者不能之所患亦唯齊齊桓之子孫于春秋之末凡八九世獨惠公稍安靜而景公有志爭伯稍稍而動故二公之世齊魯爭鬬差少其餘若孝公懿公頃公靈公莊公頃皆如猘犬之狂噬而悼公之世國已制于陳氏好以其詐謀于諸

侯故其時魯一有齊難則乞師于晉晉師出而魯得安枕者數十年迨晉悼有間或新君初立未遑諸侯之事則齊患復起故齊之於魯如切膚之錮疾不時間作所藉以爲扁鵲者唯晉晉伯息則魯無所控愬故晉文之未興也僖公卒以楚伐齊晉伯之既去也哀公至以吳先伐齊天下蔑無復有中夏此夫子所以有被髮左衽之懼也世徒見夫子有譎正之言謂聖人或仲齊而抑晉畧晉文之功而不錄豈識春秋之旨哉夫桓公一匡天下而其子孫首壞其法狼貪鼠竊晝伏夜行賴晉承齊桓之業整飭者數世至晉伯衰而齊弱魯亦能乞師以弱齊齊魯交相攻而吳楚得横行于天下夫子立定哀之世親見昭公娶于吳矣哀公會吳伐齊至齊弒君以說矣至吳晉爭長黃池而齊桓一匡之緒奚且分其半夫子蓋心傷之而要非齊桓則不能創其局以貽晉夫子所以獨歸功於管仲者以此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夫惟桓文並稱此夫子之所爲到於今也

皇清經解卷八之百零五終

靈川秦培瑨舊校
漢軍陳夏玉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百零六　學海堂

一　經義叢鈔　後學嚴杰補編

春秋大事表　無錫顧棟高著

春秋魯邾莒交兵表敘

嗚呼余觀春秋之世而知封建之爲禍烈也魯與邾莒僻處一隅非有觀于天下之故然魯虐邾莒莒滅向滅鄫邾滅須句滅鄅而世從晉爲魯所吞併最後以邾子益來奔亡邾矣賴吳越而得復中間仗桓文之霸扶持綿延二百餘年迭相攻伐涸斯民之塗炭亦甚矣蓋嘗綜其始終而論之魯邾莒之事終春秋之世凡三變何則魯立國于兗州之曲阜其南則邾其東則莒地小而偪其勢不得不爭然邾列在附庸而莒介于蠻夷故春秋之初魯嘗凌邾而與莒隱桓皆再盟邾而再伐邾邾不敢報而莒則隱與其微者盟于浮來矣莊以叔姬女其大夫矣隱桓莊三世魯莒未嘗交兵至僖公首年一敗莒師旋即再盟洮向以弭其隙而邾則僖公之世戰伐無已則以邾近而莒差遠邾弱而莒差强故也至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城鄆而爭鄆之禍起襄四年魯請屬鄫而莒卽滅鄫而爭鄫之禍又起當其時晉悼興霸羣侯方屏息聽命魯以禮義之國兢兢焉執於法度罔敢凌虐弱小而邾莒反恃齊靈而肆横十年之閒莒四伐我而邾再伐我魯凡十六年不伐邾反爲脩平以講好蓋邾莒倚齊以軌魯魯之所恃者晉晉遠不若齊之近又是時晉方以楚鄭爲事無暇理邾莒蓋倚人立國强弱隨時理固然也至昭之元年而莒有亂季孫以大盗竊國取鄆不已旋而取鄅取郠不已旋而取郯而邾則連歲四納其叛人昭公以後莒不復見哀之世無歲不與邾爲難竟俘其君以歸獻於亳社陵蔑弱小之旐至此極矣嗚呼以邾莒之密邇于魯而得終春秋之世不亡者以大國林立環視而莫敢先動然其民之死于戰爭已不可殫數故欲復周初方伯連帥興師討伐之制不若易後世郡縣爲內守令迭更之制雖有殘暴不軌爲生民害者略一見符則虐燄頓息孰與夫興師討罪有抗拒之禍甲兵之慘觀春秋列國之事可前鑒矣

春秋宋鄭交兵表敘

春秋之初宋鄭號中原大國宋紹微子之封而鄭取號鄶之地地既偪近力又相埒故其勢常至于鬭爭乃吾統觀春秋宋鄭之故而知天下不可以一日而無伯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宋鄭凡四十九交戰然其局凡三變蓋當初年晉楚未興齊亦僻處東服斯時犬牙相錯者惟宋魯鄭衛而鄭莊以善用兵常結援于齊而藉其力繼又結魯宋合衛陳蔡以掎之而不能當也至宋馮之世始立突繼又責賂而讐突後復助突以求入交戰尤數當是時魯桓衛惠鄭厲宋莊俱負篡弑大惡號稱四凶相與逐利棄信結黨崇奸競用干戈朝盟夕改生民之塗炭極矣此春秋之一大變也至齊桓興而兵爭息桓歿而宋襄以爭伯一戰而軍敗身傷晉文襄繼而兵爭又息當是時宋鄭之君俱共玉帛以從容于壇坫之上閒一用兵不過偏師臨以從大國之後無兩君對壘朝勝夕負報復無已者亦足見霸功之有益于人國矣迨晉悼制伯其事乃與桓文少異習合天下之力以爭鄭鄭患楚之數來遂盟處叛故惡於宋以激諸侯之兵使楚疲于奔命而不敢與晉爭而後乃固與晉將交戰尤數十年凡十三戰此宋鄭之事之又一變也而以後悼公及平公之初海內嬉恬至向戌弭兵宋鄭更僕僕于晉楚之廷民不苦于戰鬭而苦于供億兩國息於兵戎　六十八年而陳蔡至坐受楚滅其事得失又相半至春秋之末晉楚俱衰吳欲闚伯而不終宋景乃卒其祖之故智伐邾滅曹與鄭以隙地啓釁興兵革卒至彼此交取師全軍覆沒得不償失此又宋鄭之事之一大變春秋將盡而爲戰國矣統計伯功之始終始於齊桓之北杏訖于晉昭之平丘首尾凡百四十有八年每當伯功之息則宋鄭首發難春秋于列國戰爭不盡書獨于兩國自隱桓至定哀凡取邑取師無不備載蓋以其地界中原固于天下之故伯功視兩國之向背爲盛衰而兩國又視伯功之興廢爲休戚學人思王不得已而思伯其亦有見于此乎余故撮略其事

春秋城築表敘

國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豳風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召詩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言先王之世役民而民不知相與超華赴功如此也夫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所謂說者非家喻而戶曉之也民知其事之不得已而非爲其私出雖揩胼趨功而民不怨況區區力役乎周公東征三年破斧缺斨而詩人作詩致美至平王之世揚水之役擁其民而民相與怨思此以見作于其事而不係乎期之久近與役之勞逸也春秋十二公其用民力多矣僖公脩泮宮復閟宮不志于經惟子謂復古興廢乃禮之大者至城濬溝池以爲固非立國之本務春秋自莊以後或疆武啓釁而防報復或畏附大國而虞見討又況末季權臣擅役其小國以自封殖甚矣故凡城之志無論時不時皆譏書闕之策耽細娛而忘國事其失更不待言若公忘父讎不報而一年三築臺昭定當權臣竊國而築臺囿胅瀦囿此與下愚不移無足與論得失之數矣

春秋四裔表敘

昔先王疆理天下建置侯甸而蠻夷戎狄猶錯處內地春秋之世其見于經傳者名號錯雜然綜其大概亦約略可數焉戎之別有七其在今陝西之臨潼者曰驪戎即女晉獻公以驪姬者秦置驪邑邑有驪山俱以戎得名其在鳳翔者曰犬戎蓋西戎之別在中國其先嘗攻殺幽王秦驅逐之至春秋時種類猶存閔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是也其在邠州者曰允姓之戎遠莫知其所居秦晉遷于中國則曰陸渾之戎今爲河南府嵩縣又曰陰戎又曰九州戎又曰小戎晉惠公母家傳謂小戎子生夷吾逮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處之陸渾世役于晉亦曰姜戎從晉敗秦師于殽自後無役不從亦數與會盟以其處晉陰地謂之陰戎昭十七年陸渾貳于楚晉荀吳滅之其餘服屬于晉者謂之九州戎自晉滅陸渾城汝濱地而有之楚亦滅蠻氏係汝州之地而汝水南北遂爲晉楚分界其先陸渾而居伊洛之間者又有揚拒泉皋伊洛之戎揚拒泉皋皆戎邑于子帶會召之以伐京師焚王城東門爲禍最烈自秦晉遷陸渾而此種浸微後泉戎地入于周爲前城而文八年公子遂因趙盾盟伊洛之戎于暴成六年與陸渾蠻氏同受命于晉侵宋則伊洛陸渾並爲晉之內臣矣蠻氏亦戎別種在汝州西南亦名茅戎以處茅津得名在今解州之平陸地頗遼遠成之元年王師嘗爲所敗後屬晉乃哀公之世晉執戎蠻子以畀楚而楚之強益不可制其在直隸之永平者曰北戎亦曰山戎春秋初嘗侵鄭伐齊已而又病燕齊桓公因北伐山戎襄四年無終子嘉父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者其別種也又有在山東之曹縣與蘭陽接壤者經直曰戎無名號春秋初嘗與隱公會盟隱九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所謂戎州己氏之戎是也胡氏以徐戎當之夫戎在魯西境徐戎在魯東郊凡伯聘魯還過楚邱而戎伐之豈所云東郊者乎凡此皆諸戎之大略也狄之別有三曰赤狄曰白狄曰長狄長狄兄弟三人無種類而赤狄之種有六曰東山皋落氏曰廧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鐸辰潞爲上黨之潞縣處晉腹心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明年並滅甲氏留吁鐸辰留吁甲氏俱在今之廣平鐸辰在潞安境白狄之種有三其先與秦同州在陝之延安所謂西河之地其別種在今之真定藁城晉州者曰鮮虞曰肥曰鼓鮮虞最強與晉數鬬爭而肥鼓俱爲晉所滅蓋春秋時戎狄之爲中國患甚矣而狄爲最諸狄之中赤狄爲最赤狄諸種族潞氏爲最晉之滅潞也其君臣用全力以勝之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遂滅潞而晉侯身自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稷在河東之聞喜而曲梁在廣平之雞澤綿地七百餘里旋復得留吁之屬晉之疆土益遠狄所攘奪衛之故地如朝歌邯鄲百泉其後悉爲晉邑班氏所謂河內殷墟更屬于晉者蓋自滅狄之役始也然狄之強莫熾于閔僖之世殘滅邢衛侵犯齊魯其時止稱狄未冠以赤白之號其後乃稍稍見于經傳意其種豪自相攜貳更立名目如漢之匈奴分爲南北單于而其後遂以削弱易制傳云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求成于晉此其徵也東方之夷曰萊曰介曰根牟後萊介并于齊根牟滅于魯不復見經惟淮夷當齊桓之世嘗病鄫病杞後復與楚靈王連兵伐吳然皆竄伏海濱于中國無甚利害南方之種類不一羣蠻在辰永之境百濮爲夷盧戎爲戎舉盛當楚莊王時從楚滅庸自後服屬于楚鄢陵之役從楚學習而盧戎與羅兩軍屈瑕後卒爲楚所滅率微甚無足道者余觀夫齊桓創霸以來存三亡國而終不敢加兵于狄戎伐周而管仲爲平戎于王晉若倚于敵國而范文子謂狄爲三強自宣迄昭六七十年晉滅陸渾兼肥鼓剗潞氏留吁鐸辰戎狄之在河朔間者稍稍盡矣獨無終以請和得存而鮮虞亦曰中山至戰國時爲列國僭號稱王後滅于趙

赤狄白狄論

春秋之世有赤狄白狄又有長狄長狄兄弟三人無種類而赤狄白狄種類最繁案經傳所見赤狄之種有六曰東山皋落氏曰廧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鐸辰白狄之種有三曰鮮虞曰肥曰鼓然以予考之閔僖之世狄尤橫其時止稱狄未有赤白之號蓋當時之單以狄舉者皆赤狄也赤狄最強能以威力役其種類白狄故居河西其別種在中國者赤狄能役屬之而長狄尤其酋豪中之魁異者合諸部爲一力大勢盛故能以兵威伐邢入衛滅溫伐周人能仗義執言救齊伐衛以齊晉之強莫之能抗也其疆域自晉蒲屈以東東與齊魯衛爲界益自平陽潞安以及山東之境雜居山谷綿地千里故當日邢衛宋魯齊晉鄭諸國胥被其患逮魯僖公之三十二年而狄始亂明年伐晉而白狄子見獲蓋其種類自相攜貳各分部曲如匈奴之分五單于勢分力弱自是而赤狄白狄紛然見經而狄於以不競矣論者謂長狄白狄之各爲一國非也蓋其初皆屬于赤狄後稍稍離異始以名見于春秋文宣之世威令不行四出侵伐屢見挫衂經書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皆狄之將佐後僑如之弟焚如與潞俱滅則狄之亦國雖者春秋賤之故不書使不得與潞子嬰兒等則其種之貴賤可知矣綜而計之莊公三十二年而狄伐邢猖橫中國更三十有四年而狄有亂赤狄白狄始分又三十有五年而赤狄潞氏滅于晉又六十有五年而晉滅肥又十年而晉滅鼓白狄止存鮮虞首尾百四十有四年之間盛衰強弱之故豈不較然也哉晉里克之逐狄也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則當狄之合狄之所以盛也卻成子之求成于狄也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求成于晉則當狄之分狄之所以衰也春秋始書狄而後書赤狄白狄者蓋因列國之赴告與狄之自通于中國者而書之皆當時之實錄學者可由此思其故矣杜氏于呂相絕秦以白狄爲晉昏姻謂赤狄之女白狄伐之以納于文公其意似以廧咎如爲赤狄而重耳所奔爲白狄此出于臆見無可考據廧咎如之女爲叔隗季隗而狄女亦稱隗后則本爲一姓當時之止稱狄者皆係赤狄無疑也太史公稱諸戎狄自有君長莫能相一益據春秋之末至戰國而言耳非所論于僖閔之世也

戎狄書子論

昔先王建國胙土命爵分爲公侯伯子男春秋時班班猶存然亦有出于時王之所賜如王命曲沃武公以一軍爲晉侯郳黎來進爵爲小邾子是也而于戎狄則無聞乃吾觀宣昭之間赤狄之別有潞子嬰兒白狄之別有肥子綿皋鼓子鳶鞮者聖人皆書之於經而左氏不著其封爵之所自杜預亦弗深考余竊疑之其爵非先王之所賜亦非時王別命以土直以戎狄各居一方殊俗雜制大國請于王而命之如唐世外藩有叛者就加節度使之類耳而其先之不見于經何也閔僖之世狄最強盛聖人止書狄其時實未賜爵也僖之末年而狄有亂赤狄白狄始分宣三年而赤狄始見經八年白狄始見經自後凡書赤狄者七書白狄者三其時賜爵與否未可知而聖人略之不書者

春秋于外夷多從其故號如楚之武文故爲楚已久而終莊公之世止書荆人是也迨晉滅諸國則其君臣自詡武功獻俘于王必詳列其國號與其君之爵與名如後世之露布自京師昭示遠近春秋安得而不書其爵乎至如甲氏留吁鐸辰則實未有國號未賜爵命聖人亦第從其實書之也經于潞氏及甲氏留吁明書赤狄而曰肥曰鼓不著狄號而杜氏知爲白狄之種者此或別有考據至其國名則各從其地潞氏以潞縣得名鼓以鼓聚肥以肥累城得名此各因廬帳所在從而立稱知出于春秋之季之濫加名器而不得比于徐楚吳越之列明矣推而討之如所稱戎子駒支無終子嘉父戎蠻子嘉及陸渾子者例皆書子無終乃山戎之別種陸渾係秦晉之所遷其非文武之舊封尤最易明者他如楚之別爲夔宋之別爲蕭聖人皆書之於經而未詳其封于何年正義云宋桓公之立蕭叔大心有功宋人封之爲附庸孔晁註鄭語謂熊摯有疾而自棄于夔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此皆隱桓以後之別封者余悲夫春秋之國日就微滅而亦有別爲建置如鮮虞亦曰中山至戰國時僭號稱王與燕趙爲列國均非周初之舊封余因得而備論之庶春秋當日之興廢較然可睹焉

范爲士會封邑考

山東濮州范縣爲晉范武子封邑世多疑之以晉當春秋中葉不應拓土至此季氏私考遂以爲隨之別名此甚非也余嘗考之武子之封范蓋自宣十五年晉人滅潞之後始也案宣十二年邲之戰稱隨武子十五年荀林父滅潞十六年士會滅甲氏留吁晉侯請于王命爲太傅王享之其時止稱武子而不稱隨十七年請老遂稱范武子以後世世稱范意范爲赤狄潞氏地晉滅其族而因以爲武子賞功之邑耳何則滅潞之役士會荀林父二人同功荀林父賞狄臣千室士伯諫不殺荀林父猶予以瓜衍之縣士會滅甲氏留吁豈獨無賞傳但載其將中軍爲太傅而偶遺其封邑耳其范之爲狄地何也春秋時狄之疆域甚遠伐邢而邢遷夷儀攘邢之故地入衛而衛遷楚邱處殷之故墟其後屢侵齊侵曹濮之境狄地實相犬牙而晉獻之世以蒲屈爲邊案蒲屈爲今平陽府隰吉二州之境自此以東皆狄地故曰狄之廣莫狄之東衛衛之東爲齊故其時晉之與齊甚遼遠齊桓會盟無由至文襄之世猶隔絕文公伐曹必假道于衛是則未滅潞氏以前晉決無由得范地既滅潞氏二年而武子遂封范中間不聞別侵齊魯故知范爲狄之故地無疑當是時楚方強横服鄭伐宋晉概置不問而郤缺士會專致力于狄其意以爲爭無益之虛名不如爲拓土之實計故求成以攜其黨滅留吁甲氏以盡其族自是以後衛之故封如河內朝歌邯鄲白泉之地悉爲晉邑幾有中原大半與齊魯衛三國爲鄰境鞌之戰遂卷甲而長驅入齊矣後東昌之冠縣爲晉冠氏邑邱縣爲晉乾侯邑而齊烏餘以廩邱人晉廩邱亦范境此皆宣公以後之晉非宣公以前之晉也余輯疆域而有見于范武子之事故備誌之俾後有考焉

隨在今山西介休縣縣東有隨城隱五年翼侯奔隨卽此隨也士會既受范隨仍歸于晉案吳季札封延陵稱延陵季子後更封州來稱延州來季子以兩邑並食故得兼稱今范氏惟稱范故知更不食隨也

春秋天文表敘

余讀春秋至日食與失閏輒歎周之厤法不傳其故殆莫可考而知也考今厤法三歲一閏五歲再閏而左傳于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云非常也杜預註非常鼓之月由置閏失所故致月錯是不應置閏而置閏譏使七月爲六月襄二十七年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云辰在申司厤過也再失閏矣哀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云火猶西流司厤過也是應置閏而失不置于襄少再閏于哀少一閏雖書十二月實十一月卽夏之九月也何閏法之錯繆至于如此日月行度據後世厤家推算大率以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一交交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然亦有不正相值或食于夜則日食不見但無頻月食法而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諸儒皆所不解以日月無頻交之理不交無從有食惟漢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俱于十月十一月晦頻食與春秋相同衛士無從考知元郭守敬之言曰三代厤無定法周秦之閒閏餘乖次至漢造三統厤而是非始定綿一千一百八十二年厤凡七十改創法者十三家足徵天之運行無常雖聖人創爲厤法經數百年輒廢不可用竊意易稱治厤明時當湯武革命之初應天順人故定正朔其損益厤法必更大備而自堯命羲和舜齊七政而後六經之文無可考見識者惜之然則守敬所云厤無定法者特其法不傳于後非果三代聖人不爲史造也自武王革殷至春秋時又已數百年周衰失政世無明天子莫能修正厤法莊襄定哀之閒閏餘失次日月交會其行度往往與後世錯固其理也漢初太史令司馬遷等言厤紀壞宜改正朔始造太初厤自後日益精密自此以前至春秋戰國之衰亂秦漢皆以力征日不遑給莫能以欽若昊天爲事則高帝文帝時之連遭頻食秦置閏多在歲後莫能隨月置閏恆書後九月與春秋之季略相彷其亦以此歟故論著之以俟後之精通厤法者攷焉

書萬充宗黃棃洲春秋日食問答後

問云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頻食者二先儒皆謂日無頻食法王伯厚云衛朴推驗春秋合者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豈二頻食亦入限乎抑史官怠慢當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乎

答曰沈存中云衛朴精于厤術春秋日食三十六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惟莊公十八年一食今古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王伯厚之言本此愚案襄公二十一二十四兩年俱頻食厤家如姜岌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厤亦言其已過交限西厤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則斷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　宮　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至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　宮　三度一九三五入限至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朴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其言莊十八年一食自來不入食法按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四十九日一十三時有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朴于其不入食限者自詡得之于其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知何說也

案此問答推究春秋日食最精細但棃洲云西厤以越大月卽能再食者卽高氏問所稱厤家推步之法一百七十三日

日月始一交交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是也高係宋時人是時西法未入中國則爲此說者亦不自西麻始矣頻食既斷無此法而春秋之所以書者何也是時周麻算法已不准推步常遲一月頒麻云某月朔應日食到前一月之朔而日大食甚至襄二十四年七月朔食之既人所共見魯史既據實書之矣至後一月不見有食則以周保章氏所頒未敢輕刪魯史非精歷算者不能考正是月之不入食限也則疑食之微或食于夜而人不見因並存之孔子因而不革看後來漢書本紀所載高祖即位三年及文帝前三年俱于十月十一月晦頻食亦是漢初襲用秦正麻法未講致有此誤至武帝太初定麻以後則斷無此矣連月頻書者此非魯史官怠慢之過乃太犄守之過也若謂天道至遠不可得而知容或有此則自太初迄今二千年中更南北朝五代之濁亂絕無連月再食之事而獨于春秋時再見且于漢祖開創孝文恭儉之朝而再見無是理也

望溪方氏曰頻月而食何也後月之食衆所共見也前月之食曳所誤推也設前月陰晦據所推以書于策而食在後月則莫肯追正其失而並書于策矣

案望溪之說大旨略同但以爲前月虛而後月實余前亦持此論後於棃洲集中見答萬充宗語遂改從今說棃洲精于天文意必有實據姑識此以俟後之君子

春秋五行表敘

班氏云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漢董仲舒治公羊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言五行又與向異歐陽子曰聖人沒而異端起秦漢以來學者惑于災異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故其作五代史書天而不書人二者之說果孰從乎曰二者雖殊其義一也諸子即天以命人歐陽子以人而合天均無失乎易春秋之旨而已不言天則天道廢故譴見于天則王者避正殿不舉樂戒百工省闕失此春秋書災異之意易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專言天則人事惑故太戊脩德而祥桑枯死宋景公有君人之言而熒惑退舍此春秋書災異而不言所以然之意易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後天者曰天意見矣可不懼乎先天者曰吾脩吾人事而已在天者吾何知焉嗚呼其要歸于責人事以回天變故詳書災異而不列其事應以示吉凶無常人君側身脩省無日敢即怠荒之意垂教可謂至矣余觀春秋所載地震山崩水旱螟螽蜚蜮鸜鵒之類多見于莊宣昭定哀之世天意豈不顯然哉左氏于昭四年大雨雹載申豐言魯不藏冰之咎哀十二年十有二月螽仲尼歸之失閏此當日黨于季氏抹撥災異使人主漫不知省而復托于大聖人之言以欺後世嗚呼此張禹谷永諸儒所以接跡于天下也

春秋三傳異同表敘

孔子作春秋爲傳說者五家今惟存公穀左氏者前漢書儒林傳公羊學最先立自大儒董仲舒丞相公孫弘皆爲公羊學故武帝尊用之至宣帝以衛太子好穀梁迺詔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諸儒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而公羊浸微左氏最晚出特以劉歆好之至平帝時王莽顓政乃得立是時爲左氏之學者微甚于二家靡得而同也然今世之學春秋者微左氏則無以見其事之本末蓋邱明爲魯太史親見魯之載籍如鄭書晉志夫子未嘗筆削之春秋莫不畢覽故其事首尾通貫學者得因是以攷其是非若公穀則生稍後又未仕列于朝無從見國史其事出于閭巷所傳說故多脫漏甚或鄙倍失真如穀梁以莒人滅鄫爲立異姓公羊謂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爲脅于齊媵女之先至不知其何所考據考其事之前後又別無因由學者無以見其事之必然也然待好爲異論其說多新奇可喜故漢世遵用之漢時凡國家有大事詔諸儒各以經誼對武帝伐匈奴而謂齊襄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雋不疑叱縛僞太子而以蒯聵得罪靈公輒宜拒而不納皆悖義傷教之大者至子以母貴之說遂爲古今妾母爲夫人者之藉口經術之誤流于政事所繫豈渺小哉左氏言多近理惟以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爲君氏以不若公羊譏世卿之爲得其正學者取以折衷焉可也左氏註舊有服杜公羊註有何嚴註穀梁者且十家今行于世者惟杜氏何氏范氏杜最精密何休往往因公羊之亂而增加其辭惟范甯討穀梁多所規正今撰三傳之各異及註之發明者並表而出之其有三傳俱不可通而後儒以意臆斷者亦附列其間啖趙陸氏之辨疑劉氏敞之權衡季氏廉之會通及　聖朝彙纂用以平三傳同異國家之說猶有未愜則間附鄙見極知僭踰然學者得藉是以求聖人之意不至汗漫而無所適從于是經亦不爲無補

春秋絕筆獲麟論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終於獲麟說者謂夫子感麟而作又以爲春秋文成致麟何休之說尤誕妄杜氏既紕之文定乃承其意謂春秋經成道備嘉瑞應焉而以天道終之比諸簫韶九奏鳳儀於庭魯史成經麟出于野無論不經而聖人毋乃涉于自誇大至宋鄭氏樵則以爲終于獲麟聖人初無意歐陽氏謂義在春秋不在起止如此則春秋宜終于哀之十四年或十三年冬不宜以首春一事遽爾絕筆則又似非無意朱子謂某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概出非其時被人殺若是不祥而謂感其不祥而遂絕筆則亦非無所爲而然愚嘗反爲必終而知諸儒之說非矣朱子亦未爲得蓋春秋之經因是年請討陳恆之不行而絕筆也夫春秋爲天下之無王作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生人之道絕矣故不得已而作春秋汲汲乎別嫌明微正名定分其用於魯也則墮三都以張公室逮其歸老季氏伐顓臾則沮旅泰山則沮口誅筆伐猶望人心懼于大義而不敢肆至十四年之四月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六月行弒孔子是時年七十一沐浴請討而魯之君臣哆然不應則是人心死而天理絕天下無復知篡弒之爲非者于是喟然太息曰已矣無爲復望矣遂慨焉廢業而是春適有西狩獲麟一事春秋遂以是終焉是則春秋之絕筆者爲大義之不復伸也豈區區爲一物之微而漫托于不可知之氣數哉夫春秋責人事而不言災祥就使麟獲果不祥猶當勤人事爲補救若以麟出非其時則已當退隱則是春秋撥亂世反之正之書而以一己之遇合終私而不公尤非聖人之志曰春秋之弒君多矣何獨于陳恆爲兢兢曰諸國皆遠于魯而孔子是時猶望大行其道于天下起而正之即哀十年弒齊侯陽生而以卒赴猶懼人之見討至此顯然行弒魯與齊爲昏姻且甥舅之邦聖人于此將目擊三桓之爲陳氏也故其答季子然問仲由冉求曰弒父與君亦不從至請討不行顯然勢合而交成其絕筆也目不忍見口不忍言故斷其簡于春秋而著其事于魯論曰後世有能

仲尼賊之義者是卽合春秋之志也此則聖人未竟之心史也

夫

余作此論當乾隆之辛丙在鄒年夫悔廬學使署中時校士

溫台山行篋中無書越明年掌教淮陰書院從李明府假得

春秋經解獲觀宋家則堂先生春秋詳說內一條云春秋以

誅亂賊而始亦以誅亂賊而終陳恆弒君孔子沐浴請討公

不能用是歲春秋以獲麟絕筆蓋魯大亂君以弒死者四世

春秋所以始齊大亂君以弒死亦三世春秋所以終閱至此

不覺大快知人心之同然雖相距五百載如面質一堂自此

紛紛以獲麟起義者可息矣因附識于此以明余之非臆說

春秋入國滅國論

案公羊曰入者得而不居此徵之秦人入滑楚入陳吳入郢魯人邾之事則信爲得之矣然春秋之例合於此者則不可通于彼愚嘗合前後反覆觀之而知其非然也隱二年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此爲書入之始考極地在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西近魯之棠地而終春秋世極不見于經則極爲魯滅明矣莒人入向而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則向已爲莒邑而隱二年向爲莒滅明矣且卽公羊創此例而于無駭不氏則又曰疾始滅穀梁又云以滅同姓貶則卽一傳之中而前後自相矛盾如此而謂入非滅乎且秦人入滑而秦不能有後入于晉衞侯燬滅邢而衞亦不能有後亦入于晉同一得而不居也而于秦則曰入于衞則曰滅而謂滅與入有異乎無異乎楚莊縣陳聽申叔時之言而反之鄉取一人焉曰夏州以是爲得而不居信矣楚靈王滅陳蔡而平王復封之亦未嘗遂有陳蔡之國而書曰滅陳滅蔡者何故然猶曰楚靈志在滅國終其世陳蔡爲楚屬邑聖人第據楚靈之事書之爾至如哀八年宋景公滅曹執曹伯陽以歸殺之曹入于宋爲邑後嗣魋入于曹以叛此其爲滅斷斷無疑而反書曰入曹則入與滅之無分輕重顯然易明矣乃公羊創此例於隱二年春秋之始而復回護其說于哀八年春秋之終于宋入曹則曰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蓋謂魯力能救而不之救以致見滅爲魯諱然此時魯方自救不暇春秋豈宜厚責其救同姓之滅且欲爲魯諱而反縱釋宋公滅國之大惡于法尤創謬蘇子由氏又謂曹伯陽無道自取滅亡與胥人執哀公不言滅同例則春秋何責曹太刻待宋太寬或又謂曹亡于春秋之終夫子嘗以興滅國繼絕世爲言故于此不忍書滅尤爲穿鑿總之皆誤于公羊之一言欲牽合其說輾轉入于支離而不自知也然則春秋之或書滅或書入或書遷者謂何曰此各就其實事書之爾無他義也國守力屈而就斃則書滅空虛無備而輒入則書入空其地易其民毀其宗廟則書遷均爲殄絕之甚辭而要非輕重之所存知此而于春秋之全旨無不合矣

書萬季埜黃棃洲春秋祔廟問答後

問云鄭註謂旣祔主復返于寢後人多因之而朱子主之尤力惟陳用之吳幼淸謂無復返寢之理今將從之先生以爲何如

答云諸儒總緣錯解左傳之文而誤也左言特祀于主似乎主不在廟故有祔已復寢之文不知旣已復寢則烝嘗禘于廟者爲新主乎爲祖廟乎爲新主新主在寢不當言于廟若爲祖廟則四時常祀不當繫之于此蓋祔者旣成之後埋重于祖廟門外卽作新主以昭穆之班祔于皇祖廟中名主不動如故此時之祭只皇祖與新主兩位所謂兩告之也更不及別廟自此以後小祥大祥禫祭之類皆于祖廟特祭新死者升皇祖亦不及烝嘗禘于廟者烝嘗四時吉祭行于廟中亦不及新死者左氏言此者嫌新主在廟有礙于吉祭也三年喪畢親過高祖者當祧于是改檐易塗藁主合食于廟以次而遷而新主遷居禰廟矣

案棃洲此條亦爲有見其言卒哭而祔三年喪畢而遷正合朱子所謂祔與遷自是兩事之說且無礙于喪事卽遠之義可謂圓通矣但其解特祀于主爲特祀于祖廟中以翊鄭氏返主于寢之案究不能無疑何則古禮吉凶不相干故凶服不入廟門小祥大祥禫祭俱未卽吉而可于廟中行受服釋服之禮乎疑一也特祀新死者于皇祖之廟并不及皇祖于皇祖無不漠然疑二也四時吉祭皇祖之廟亦與新死者之主在廟中而祭不及又不無漠然疑三也總之練與卒哭是殷周之祔之異制見於檀弓可考三年喪畢而遷當是殷周之禮所同至祔以後遷以前返主與不返主則姑存鄭氏之說爲疑案不必更曲爲之說矣

春秋闕文表敘

儒者釋經爲後王典制所自起國家善敗恒必由之可不慎哉春秋文多闕誤三傳類多附會而公穀尤甚迹其流弊桐毒滋深其大者如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本闕文也而昔公穀者遂謂紀本子爵後因天子將娶于紀進爵爲侯加封百里以廣孝敬漢世因之凡立后先封其父爲侯進大司馬大將軍封爵之濫自此始而漢祚以移由不知闕文故也若皆推而論之日食闕書日朔者凡十本史失之而穀梁則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言朔不言日食旣朔也案自襄十五年以後無不書日朔者豈自此至獲麟近百年總無食于前食于後而獨參差不定于襄以前乎則穀梁之說非也外諸侯卒闕書名者凡十亦史失之而左氏則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案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而八年宿男卒不名成十三年滕會諸侯同伐秦而十六年滕子卒不名杞與魯結昏而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不名則左氏之說非也夫人不書姜氏及去姜存氏去氏存姜者凡四而左傳則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貶之又云哀姜殺子罪故貶去姜公穀又以出姜之宜成禮于齊穆姜不宜從夫喪娶故俱貶去氏夫去姜存氏去氏存姜不成文理況文姜哀姜之罪豈待去其姓氏而明至夫人方爲處女事由父母而必責其明合禮與否無乃蹈於拘攣穆白之譏于亦拘閡不通甚矣王不稱天者凡六其三史脫之其三從省文而胡氏于錫桓公命歸成風之賵及會葬則云聖人去天以示貶大歸仲子之賵王已稱天矣豈于前獨罪宰咺而于天王無貶于此數事又獨責天王而于榮召無譏乎桓五年三國從王伐鄭此自省文猶與公朝于王所同義而胡氏以爲桓王失天討豈朝于王所不責諸侯而反責王乎必以桓十四年不書王爲貶桓無王則宣亦篡弒何以書王必以桓四年七年不書秋冬爲貶王失刑則昭十年不書冬定十四年不書冬又何以說秦伐晉鄭伐許晉伐鮮虞皆是偶闕人字而公穀以爲狄之夫秦且無論晉之罪莫大于助亂臣立君襄十四年會孫林父于戚以逐衞侯曾不聞狄晉鄭伯射王中肩未嘗有微詞不貶而仍獨責其伐許伐鮮虞亦可謂舍其大而圖其細矣凡此皆公穀倡之而後來諸儒如孔氏穎達啖氏助趙氏匡陸氏淳孫氏復劉氏敞亦旣辨之矣而復

大熾于宋之中葉者蓋亦有故焉自諸侯攻擊三傳王介甫遂目春秋爲斷爛朝報不列學官文定反之矯枉過正遂舉聖經之斷闕不全者皆以爲精義所存復理公穀之故說而呂氏東萊葉氏少蘊張氏元德諸儒俱從之由是春秋稍明于唐以後者復晦昧于宋之南渡豈非勢之相激使然哉夫蔑棄聖人之經與過崇聖人之經其用心不同而其未得乎聖人垂世立教之旨則一也愚故不揆檮昧瀏覽諸家之說於南渡以後兼取黃氏仲炎呂氏大圭程氏端學俞氏皐齊氏履謙五家列闕文凡百有餘條俾學者于此不復強求其可通則于諸儒支離穿鑿之論亦掃除過半矣

春秋俱係孔子修成以後闕誤論

案孔氏穎達曰春秋闕文有二有史本闕聖人因而不改者有係脩成後始闕者愚謂史闕而聖人因之無是理也孔子修春秋垂訓百世必擇其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書之若前史有闕宜并削而不錄此何關于勸懲而重書之以惑誤來世故知皆修成以後闕也然易詩書三經與春秋並傳于世其闕文百不一二見而春秋之闕文獨多何也曰是亦有故焉古者用竹簡汗青爲書易于剝蝕須掌于官中每歲修輯易掌于太卜書藏于柱下詩隸于樂官自天子至士庶所習用國家有大事則詔卜筮書則太史陳之以詔王善敗詩則燕饗祭祀比諸樂歌故偶有闕誤隨卽較正而春秋自修成以後則爲孔氏之私書又定哀以後多有所刺譏隱諱故當時游夏不能贊一辭而曾子子思亦無一語及春秋至孟子始標出知我罪我及其義則丘竊取之言而是時去孔子已百年矣書藏于私家其補綴修輯必不能如官中之勤闕誤是理之所有無可疑者左氏約生在孟子前後故已有以紀子伯爲履緰之字以甲戌己丑爲再赴而公穀則生于漢時據所傳聞謬誤尤甚幸左氏爲史官得見列國之史與曾未筆削之春秋此二書皆掌于官中其義雖不存而文之闕誤則無有故左氏得據爲傳其日月與經互異生在傳是而經誤此尤其顯然可見者孔子嘗自言曰辭達而已矣若春秋之去姜存氏去氏存姜及曹宋之大夫不書名不達已甚顯係闕斷宋儒不察皆目爲意義所存雖經杜孔成趙之駁正而不悟也豈不謬哉夫左氏親見國史最有功于春秋而當其時孔聖之經已多闕左氏不知而反爲之說如澶淵之會傳據國史本有叔孫豹會四字幽之盟公羊氏經現有公字而左氏所傳授之本偶無之遂以爲諱不書公諱不書大夫不知春秋時會盟之非義者多矣僖二十八年公會諸侯盟于宋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絕不一諱何獨于此焉諱是則聖經之闕誤因左氏而明左氏且不知而妄生穿鑿何況後來餘子哉曰文定之爲傳近世亦有知其非者而列于學官歷代不廢何也曰在　朝廷之公令自不得不用胡傳以其字字發揮便于經筵之進講故陳大義士子之命題橫發議論耳要非經義之本然也夫明知其非是而不得不遵用之此所以說經而經愈晦也

春秋僖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論

余嘗謂春秋闕誤多自經成以後左氏不知而強爲之說更有左氏作傳時未嘗誤因漢晉以來傳寫之譌爲杜氏之傳會曲成者則如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是也左傳惠公之卒以二十三年九月而經在明年之冬杜氏謂晉文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經文從赴程氏端學謂惠公之卒此時非有內亂外伐安得不告喪必待文公之至而後告借使文公入而告必曰先君某以某年某月某日卒魯史因而書之必不書其赴到之日也余則謂四字當是三字之誤晉之九月爲周之冬十一月傳因赴告從晉夏正而經自用周正耳然則謂左氏之未嘗誤何也曰文公告惠公之喪此出于杜氏之說左傳無之也左傳于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納重耳曰經不書不告入也二月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此時魯一意事楚目中無重耳謂此亦當如夷吾之儔不久爲秦俘縶耳故自入國至創伯凡五年中間無書一晉事者晉殺呂郤不書勤王及圍原皆不書豈有獨書一夷吾卒之理晉文豈有不告己之入而反告惠公之喪之理且懷公以踰年之君晉文來告豈容沒去若欲諱其弒君之實而以惠公死期遲至經年掩耳盜鈴貽笑鄰國晉文君臣必不爲也竊意邱明作傳時晉侯夷吾卒猶在冬十有一月杞子卒之下自是懷公來赴此後晉使絕不通往來故懷公以踰年而見殺重耳以公子而反國魯皆無從書非爲文公諱而不書也自邱明作傳以後諸儒傳寫誤置在二十四年冬杜氏曲爲遷就謂文公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殊不思告者何人豈有不預先書其入國之理乎左傳謂不書不告入也萬無可疑公羊則以爲爲文公諱家氏鉉翁高氏閌則以爲桓公書入以其篡兄文公于長幼次當立果爾聖人宜別有書法胡乃沒而不書謂之褒乎貶乎高氏更謂魯未與晉通而此書惠公卒者以見文公之入文公不書入者以申生既死文公以次當立故隱其文公之入若告自當書胡爲書惠公之卒以見文公之入文公于次果當立則其入又胡爲不書聖人用心不宜委曲如此故余謂左氏作傳時經文未誤若此時已作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則文公告惠公之喪自左傳發之無俟杜氏之補註也

春秋齊紀鄭許宋曹吞滅表敘

春秋時齊與宋鄭爲大國而紀鄰於齊許鄰於鄭曹鄰於宋三國有狡焉啟疆之計則必首及焉顧曹許之滅俱在春秋之末季而紀之亡轉盼在十餘年之內其故何也曹許猶差遠於宋鄭而紀之與齊近在臥榻之側（齊都今青州府臨淄縣紀都今青州府壽光縣）齊不得紀則不能展舒一步故雖以桓莊竭力援之爲之結昏於天王求介於莒鄭而僅勉強延旦夕之命也此則其勢爲之也然曹許所以得延至二百年之久者蓋亦藉桓文之力焉自突出忽入而許叔始得入於許至厲公再得國而齊桓已霸諸侯束手聽命宋鄭曹許俱從容受職於壇坫之上雖有桀黠無所復施至桓之耄年宋襄與曹同受牡邱之盟而旋伐曹此時已有吞曹之志顧方以圖伯爲事未敢逞肆兼併迨泓敗身傷而曹許俱折而入於楚矣晉文執曹伯畀宋人合諸侯以圍許宋鄭於此非無耽耽虎視之意然迫於公義欲私攘尺寸之地而諸侯環視莫敢先動至成之三年晉景中衰鄭兩伐許且明言疆許田其意以爲許余伻邑也公孫獲所處兩偏之地是鄭當有成十五年遷於葉而許之全境盡屬鄭此亦足快其并兼之志矣乃許至四遷托楚求庇流離顛越靡有止所而鄭如[illegible]之逐兔楚師一敗旋卽俘其君以歸使楚有保小字弱之仁而鄭爲封豕長蛇之暴豈不重可歎哉至曹之事大國尤甚謹尤非許之甘心從楚比也方齊桓之世存三亡國曹與宋比肩同事晉累世執霸權與師徵召曹未嘗不在諸侯之列止以地近于宋而畏宋宋襄始伯而伐曹宋景再伯而旋滅之桓文以定

人國爲事而宋至殄文昭之裔斯又足悲也夫春秋之世滅國多矣而三國之亡尤爲可憫聖人于此屢書不一書而於他國無之余爲撮其始末可以識聖人微意之所在嗚呼曹許之亡當伯事之已息而紀之亡當伯事之未興天下之不可一日無伯此非其明效大驗也哉

皇清經解卷八之百零六終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之百零七　學海堂

靈川秦培璊蒔校　番禺陳良玉覆校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春秋大事表　無錫顧棟高著

春秋亂賊表敘

春秋弑君二十有五稱人者三稱國者四三家雖然發傳左氏曰君無道也文十六年公羊曰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文十八年穀梁曰君惡甚矣成十八年其大旨略同啖氏于莒弑其君庶其傳辨之曰春秋弑君例惡甚者不書賊臣之名慫暴君也可施乎君臣猶恐害教傷化但恐暴君無所忌憚不得已而立此義豈有父爲不道子可致逆嗚呼三傳謬矣啖亦未爲得也夫君父一而已矣聞有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豈有暴虐之君夫人得而弑之者乎使欲懲暴君而先寬弑逆之罪使忍爲大惡者俱得有所藉以藉口是春秋教人爲篡弑也烏覩所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乎然則其義云何發棄之言曰春秋因魯史魯史之文因赴告有可損而不能益也夫弑君之賊大抵當國者居多其情必不肯以實赴今使後世有殺人者不得其名姓則有司曰之勘驗有司之鞫審大吏之駁詰而後眞犯始出春秋無是也天王不問列國不問苟本國之臣子與爲比黨而以委罪于、者赴如羽父弑隱公而討寪氏之類則魯史無從而得其是非之實只得從其赴而書之孔子生百年後而欲遍考七十二國之所聞以定其眞則與異國史異而又恐所聞者之未必果眞此疑獄也故削其所疑之人而懸其獄以俟後日之自定此聖人闕疑之旨也

然則弑君而書其名氏者其人果皆以弑逆自居乎曰是各有故焉弑君而其賊見討者則書名氏如衛州吁齊無知宋萬陳夏徵舒鄭公子歸生蔡世子般是也有弑君而其人當國亦得書名氏者其國之史臣出死力以爭之晉董狐書趙盾齊太史書崔杼是也有弑君而代爲君且又當國其名氏亦可得而指者楚商臣弑其君頵齊商人弑其君舍陳乞弑其君荼商臣雖夷之背若禽獸然不知弑父之爲罪商人蔑視舍無威不以爲君而陳氏方倜然欲代有齊國無所顧忌已不知諱舉國無代爲之諱其事昭彰耳目齊魯又近魯現使單伯請叔姬而見執雖不赴而魯史得其實事者也又如里克弑奚齊斯時里克當國及弑卓子而惠公殺里克故後以弑赴而前以殺其君之子赴也棄疾假手于比而已卽殺之故比以弑其君虔赴而已以討賊赴也宋華督衛甯喜雖亦當國有權而晉方以立馮爲己功賂四國以求立華氏亦行賂則不以弑赴而可知其爲弑喜以弑剽復衎爲復正彼以復正赴而列國可知其爲弑也許世子止爲法受惡故亦不諱其姓氏之可指者俱各有的然所以然之故聖人亦從而書之其不以實赴者聖人第削其歸獄之人如寪氏及閽人舉卜爵之類以俟後人徐求元惡大憝之所任此萬世之權衡也若必欲得其人則孔子不當天子方伯之任不能命司寇以鞫定其獄而第就所傳聞以訂國史之誤安知所聞之果實乎左氏載齊懿公之弑也由邴歜閻職又安知非公子元使此二人賊殺之而特歸獄此二人乎則其赴于魯而魯史書之者必在二人矣而聖人不與也其不與者何也聖人之嚴也鄭髡頑楚麇齊陽生實弑而以卒赴聖人亦卒之卒之何也事介隱微無從昭晰聖人亦無如何也若謂聖人明知亂賊之人而特未減之以著暴君之罪又謂楚圍方大合諸侯于申聖人憫中國之不能討而先略圍之篡弑以扶中國是謂掩耳盜鈴卞之愈深曲而于聖人之意愈背馳是諸儒之過也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論

或曰子謂春秋之文因魯史魯史之文因赴告如是則弑逆之事得以自爲隱諱何以稱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乎余應之曰子謂亂臣賊子懼者第書其弑逆之名于策而懼乎吾恐元凶劭及安慶緒史朝義之徒雖日揭其[illegible]以示于[illegible]而[illegible]知懼也且此亦夫人能書之何待聖人況人已成爲篡弑而舜之亦復何益聖人之作春秋蓋有防微杜漸之道爲人君父者言之則書所云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是也爲人臣子者言之則禮所云齒路馬有誅是也聖人嘗自發其作春秋之旨于坤卦之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是故兵權不可竊翬帥師公子慶父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必書謹其漸也盟會不可專公子遂盟晉盟雒戎必書晉趙盾盟于衡雍楚公子圍會于虢必書亦謹其漸也人君知其漸而豫爲之防則無太阿旁落之患臣子懍其漸而力爲之避則無功高震主之疑此則游夏不能贊一辭聖人獨斷之于心而書之于策以詔天下萬世者也且人而忍推刃于其君父是人而禽獸也禽獸焉知懼雖當夫威權已逼聲勢漸成覬覦初萌形迹未露是人禽之界聖人爲其隱微而大書特書以傷之俾天下後世之讀是編者人人恥爲大惡而不敢一毫踰臣子之常分有以寢邪謀而戢異志此聖人之作春秋所爲撥亂世而反諸正也孟子稱孔子作春秋以存幾希之統直接堯舜湯文者端在于此若謂聖人第從其實而書之且或未得其實而欲訪求傳聞而得之則聖人豈能從百年後竊司寇之大權而妄欲與魯史爭眞僞哉

春秋逐君以自奔爲文論

春秋亂賊最甚弑君其次逐君弑君或書國或書人或書名氏余既爲論著之矣至出君則概以君自奔爲文不見逐君者之名氏此蓋聖人之特筆不由赴告不因魯史欲以警惕當國乎人君使知謹其操柄而得制馭臣子之道也何以明之考襄二十年傳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此則當日赴告與列國史官書法之明證而經於十四年第書衛侯衎出奔齊若爲孫林父甯殖掩其惡何哉曰此聖人端本清源之義欲垂戒萬世[illegible]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夫君出令者也臣權于是乎寖盛臣民于是乎受馭故君而見弑則討賊之義嚴諸臣子君身尚在則制馭之道責諸君身君而深處不道或闇元[illegible]不君而徒以一身寄諸[illegible]之上如一葉之戰秋風[illegible]憐也或曰出奔者皆已不能守其位此[illegible]

歡之所以痛恨厲王之流于彘板蕩時人之所以告哀者也人君知鑒乎此而發憤自強如宣王之能中興則有方叔召虎爲之臣如晉悼之能復伯則有荀罃魏絳爲之佐功業爛然天祿永固何至覆亡相繼也哉

許世子止弒其君論

案三傳皆謂止非弒彙纂亦從之而斥歐陽子之說爲非是愚案左氏之言與公穀別如左所云則許世子不得辭乎弒諸儒所稱不嘗藥與左氏之言絕遠若據之以爲非弒是非特不信經文并錯看左傳矣夫所謂不嘗藥者庸醫不識病症妄投藥劑人子失于不知遂致大故若此後世多有謂之非弒可也而左傳則云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又云舍藥物可也杜註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譏止身爲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如此則無論誤與故皆不得辭乎弒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君父有疾其慎重宜何如者以晉國之大猶求醫和醫緩于秦許止身爲儲嗣年尚幼小國事所當與知非素習方書精通藥劑者而不延醫診視率意自爲是以君父爲嘗試也雖果嘗藥何益于事固有平人服之無恙而投劑失宜遂致立斃者亦不得以其嘗藥遂可求解于弒君之罪是則左氏所云已顯然爲弒君立案而謂止非弒君其可乎彙纂又解之曰止之非弒有可屬辭比事而知之者楚商臣蔡般皆立乎其位而正則弗立乎其位左傳明言太子奔晉夫國人以弒赴于諸侯必其爲國人不容而逃竄求免未幾病死不得以弗立乎其位而明其非弒也又謂許與陳蔡皆密邇於楚楚虔能假討賊之名以滅陳蔡何獨釋許不問夫楚之滅陳蔡不過欲利其土地耳豈眞爲討賊哉而許素屬楚其地亦無足貪故遂置而不問不得以蠻夷之舉動定人之罪狀虛實至冬而葬止已出奔罪人已得國人以禮葬舊君魯遣使往會其弒逆之跡已昭然暴白于天下更不宜以書葬爲赦止之罪歐陽子謂既以大逆加人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之用法不若是也至穀梁之說尤爲誕妄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則是止爲孝子也在有司折獄固當矜疑而聖人作經遽加以大逆之罪與操刃而殺其父者同科此殘刻之吏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爲而謂聖人爲之乎若鑿後世有假托者而倩一止以立教則是聖人加誅于無罪之人也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誅一無罪以垂教萬世聖人用心不如是之迂且曲也趙氏不敢謂歐陽子固嘗攻之吾願鳴鼓而先登然歐陽止謂宜信經棄傳愚謂卽據左傳而其罪狀已顯然謹標出之以告後世之善讀左氏者

孔子請討陳恒論

案左氏續經傳哀十四年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子齊三日而請伐齊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嗟乎此誠知己知彼乘機赴會是誠大聖人經濟不外尋常理勢之中而子程子譏紬之謂如是是以力不以義孔子之所以勝齊者特其餘事耳豈計魯人之眾寡嗚呼先生此言殆失之矣夫興師討罪兵凶戰危必計出萬全而後可舉事若不計其力之不能則如王元謨之伐魏韓侂胄之伐金何嘗不名正言順而卒喪師辱國蹙地千里若謂名正其爲賊無疑不服則如漢翟義之討莽唐徐敬業之討武氏海內翕然稱義舉終于家族誅夷身首異處又其甚者董承伏完之于曹氏毒流帝后漢祚旋移是皆無益于事而禍敗隨之是以君子必審計利害而不忍輕以民命爲嘗試也且其言曰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此尤迂緩不識時務之論夫陳氏之愚其民久矣獨當驟弒簡公人心惶駭齊之義士尚有挾公憤而思食其肉者餘衆之人尚有念故君而欲報其仇者故兵貴可急取不可緩圖宜獨斷不宜牽制必若告于天王方伯無論周天子守府而當日之方伯則晉也且聽命于韓趙魏與陳氏皆齒耳告之萬萬無益而周晉去魯俱二千餘里往返動需時日徒令陳氏得以其間收合人心誅鋤異己雖復討之勢必不克且程子之謂告之者豈謂其眞能命將興討罪之師乎抑明知其不可而姑告之以爲名乎不知其不可是愚也明知其不可而姑告之是僞也自謂大聖人而出此然則孔子之志宜奈何曰魯之兵權在三子而三子之兵權在家臣觀陽貨弗擾且能以其眾畔而冉求季路獨不可出其兵以伐義討賊乎孔子能使由求墮費墮郈而三子靡然聽從豈得哀公一言聽許委夫子以兵權空魯國之甲使家臣將之此時子路雖仕衞而冉有自在也加以樊遲有若皆勇銳之士移檄遠近聲罪致討告知四鄰諸侯必有聞風響應而齊之甲士且倒戈來迎縱不能梟陳恒之首亦當誅當日之推刃于齊君者而更定齊嗣如此則國威可振周道可興夫豈空言而不可見諸實事者哉宋之儒者以力爲諱而但執正誼不謀利之說謂事弟當揆于義不論其力之能不能如此則書所謂同力度德孔子好謀而成非歟孔明之成敗利鈍非所逆睹蓋謂其謀出萬全至事之萬有一失則聽之天耳夫豈僥倖以嘗試者哉余向惡夫世之誣聖宋儒者至先生此論心竊疑其有未然故備論之

附先師高紫超先生公羊賊不討不書葬論

公羊內賊不討不書葬外仇不復言葬義之精者也然考經所書則不盡然經固有內賊未討而亦書葬者若蔡景許悼之書葬則于所謂內賊未討不書葬者其說未信矣然則或葬或不葬者謂何曰禮成而葬者書葬委屍而棄葬者不書葬蓋凡所謂葬者非徒掩之于土已也將必有子孫之嗣從爲公卿之備位焉鄰國之賵奠焉凡賊既討者必重更棺斂告于鄰封成禮而葬蓋元凶既去而忠臣孝子得以自盡其心也如是而安得不書葬若賊未討者往往弒逆之賊猶柄國柄魁其君父棄葬路隅若欒書以車一乘葬厲公于東門之外鄰封不與知公卿不備位則是不成乎葬也如是而安得書葬更有逆子推刃其父欲自掩其弒逆之迹而反告于鄰封隆禮以葬四鄰諸侯亦皆遣使以供其事則是實行葬禮矣如是而又安得不書葬然則凡討賊者必成禮而葬則經亦書葬非以討賊之故而始書葬也凡賊未討者多委棺棄屍不成乎葬則經亦不書葬非以不討賊之故而不書葬也更有鬼蜮譸張假飾以葬則經亦書葬又不以不討賊之故而不書葬也是則或葬或不葬聖人一皆據實書之耳然而葬則書葬足以安既死之魄而慰枕戈待旦之心棄葬不書葬足以彰暴骸之慘而激同仇泣血之志僞爲葬者亦書葬又以明其巧飾之惡而一時之會葬者皆當擊其首而碎之也而聖人之立義固精矣

春秋左傳兵謀表敘

史稱關壯繆好左氏諷誦略皆上口而岳忠武尤好左氏春秋

書曰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二公係涉宋中興而生平韜略靡不由於左傳甚哉經術之足以戡亂也余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列國交兵其行軍用師屢矣春秋以前爲湯武之仁義春秋中葉爲桓文之節制逮其季年吳越用兵則以蠻夷輕生狎死之習運後世出奇無方之智而鄭宋交取師爲戰國長平之阬所自始世運遷流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傳文所載初年仍古法用車最後毀車崇卒吳楚攻則用舟師其用兵之制曰偏兩曰卒伍曰乘廣曰游闕其陣法則爲鶴爲鵝爲魚麗之陳爲支離之卒其兩軍交鋒則曰挑戰曰致師曰夾攻曰掎角曰衷曰萃曰覆曰要其假物立威曰蒙皮曰燧象大抵世愈降則戰愈力而謀亦愈奇綜其大要爲類十有二牘而列之俾知儒者胸中當具有武事匪徒修文飾章句之業而已

春秋左傳引據詩書易三經表敘

昔孔子假年學易於子夏子貢許其可與言詩明他弟子不能與也大史公謂孟子長于詩書而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又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孔孟之訓人讀書如此蓋聖賢以經垂教凡學者脩己治人之術皆于此焉在大皆摘孝文義膠泥詁訓固哉叟之見哉自漢儒各守師說專門名家于是有同一經而黨枯護朽此是彼非斷斷然而經愈晦余觀左氏所載賦詩凡二十五引書據義二十二占易十有七善哉乎鄭夾漈之言之也曰吾于敬仲之繇得互體之說焉于畢萬之筮得變卦之說焉於穆姜之筮得動以靜爲主之說焉于南蒯之筮得不占險之說焉于秦伯之繇得繇辭之異于今文者之說焉豈惟易哉凡詩與書靡不然也洪範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而傳謂之商書明箕子有不臣周之義乃言之卒章怨孫文子識河流變遷之始于褰裳蔓草有女同車與擇兮賦答韓宣子知毛鄭之說之有所自而朱子概斥爲淫奔有未安嗚呼當時經學昌明君卿大夫澤躬爾雅謹守舊獲一舉動必有占一酬答必有賦故賦言日而具周備賦匏有苦葉而具舟而歌相鼠而不知誦蓼蕭而弗答即知其有敗亡之禍微特士大夫也穆姜以一淫婦人而占易而知忝史之非賦詩而拜大夫之辱豈非先王詩書象數之教浸漬于人心者久故通行于天下而無間哉後世遭秦滅學漢儒掇拾于煨燼之餘或經口授或有南北之說經各異于是詩有齊魯韓毛書有古今文易有連山歸藏周易而春秋之經學亡矣

左氏引經不及周官儀禮論

余年十八歲執經高先生郎令讀周禮二十一先府君見背從授喪服及士喪禮三篇已而漸及通經當時深信篤好見有人斥周禮爲僞者心輒恚之五十以後解春秋大事表凡十四年而卒業乃始恍然有疑非特周禮爲漢儒傅會即儀禮亦未敢信爲周公之本文也何則周禮六官所掌凡朝覲宗遇會同聘享燕食其期會之疏數幣賦之輕重牢醴之薄厚各準五等之爵爲之殺而適子誓于天子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而儀禮有燕禮以享四方之賓客聘禮以親邦國之諸侯公食大夫禮以食小聘之大夫而覲爲諸侯秋見天子之禮其米禾薪芻有定數牢鼎几筵籩豆脯醢自常等靡不森然具載是宜天下諸侯卿大夫師以從事若今會典之罔敢踰尺寸而春秋二百四十年若子產之爭承子服景伯之郤百牢未聞據周禮大行人之職以折服強敵也甯俞之不拜彤弓及湛露叔孫穆子之不拜四牡及文王未聞述儀禮燕食之禮以固辭好惡也郤至聘楚而金奏作于下宋享侯以桑林之舞皆踰越制度鮮悉懼失禮而不聞據周公之典以折之他如郕成公如宋宋公問禮于皇武子楚子享晉客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而逆盛大會諸侯問禮于左師與子產之館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皆不言其所考據各以當時大小強弱爲之等是皆春秋博學多聞之士而於周公所制會盟聘享之禮若昌未之見耳未之聞是獨何與若周公東之高閣未嘗班行列國則當日無爲制此禮若既行之列國矣而周公之子孫先未有稱述之者豈果并髦王制不遵法守斁不應舉世盡惜然若此且孔子嘗言吾學周禮矣而孔子一生所稱引無及今周官一字者孟子言班爵祿之制與周官互異家語言孺悲曾學士喪禮於孔子而其詳不可得聞夫書爲孔孟所未嘗道詩書三傳所未稱見而忽然出于漢武帝之世其爲漢之儒者掇拾綴緝無疑雖其宏綱鉅典未嘗不猶存一二而必過信之爲周公所作則過矣余從事經學五十年始而信中而疑後乃確見其非真傳有之疑事無質直而勿有請以質當世好古之君子後日論定者亦將有取于余言也

春秋左傳杜註正謬表敘

昔杜元凱作春秋釋例世人未之重隋劉炫嘗之曰左邱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氏當亦孤行至今百世遂爲定論然愚嘗受其書而反覆之杜氏之意精且博者莫如作長麻以正春秋之失閏作土地名以攷列國之地理其學誠絕出古今至其解釋經傳不無齟齬而其最大者尤在昭十五年周景王穆后傳註曰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復于隱元年宰咺歸賵昭十二年子產辭享二傳疏通而證明之杜氏釋經既成遂以此斷據朝廷大典一代定制後世謂杜氏短喪其詳具見晉志考晉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既葬博士張靖議皇太子宜從權制除喪即吉陳逵議以爲宜終服三年有詔更詳議時預爲尚書建議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皇太子宜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制慮欲魏舒問預證據所依預云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曰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制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喪服諒闇之證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耶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因送具議奏奏上詔從其議皇太子卒哭除衰麻時預議初出內外多怪之或謂其違禮以合時預乃使博士段暢博採典籍爲之[illegible]垂示將來嗚呼元凱解事乃讀書至深親見當世行三年喪者多飲酒食肉宴樂嫁娶不循執則況以天子之喪勒令天下士庶皆從重服勢必小人皆違法犯禁君子皆徇名失實以爲制不稱情讀春秋而見當日諸侯之例皆既葬成君列于會盟不知此自當時之失禮非先王本制也欲執此爲定制令上下可通行爲知喪者亦識論者謂其得罪名教豈過論哉嗚呼元凱釋春秋而乃假爲短喪歐陽永叔援儀禮而至假爲兩本二父皆術之說害于政事千古同病不可不辨也爰條列其說

左數條與其當日所建白列諸簡端令後世考古者知別擇焉

春秋無書字之法論

蘇老泉春秋論曰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胡文定因爲之說曰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春秋書法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則褒貶係焉嗚呼大夫爲諸侯之臣附庸之君下公侯伯子男一等今君稱名而臣稱字公侯伯子男稱名而附庸之君稱字於崇卑之分不幾倒置乎爲此說者不過欲以名字見褒貶爾于是有以殺大夫之書名爲貶至以洩冶之直諫而與里克甯喜之弒逆同科以大夫出奔之書名爲貶至以公子慭之爲國除惡與良霄欒盈之叛臣同罪而春秋之旨愈晦善乎方氏望溪之言曰春秋從無書字之法舊以王人子突爲字非也以子某名者如陳子亢介子推之類是也以郳儀父爲字非也古有以某父名者如齊侯祿父儀行父箕鄭父是也而支離穿鑿之弊掃除過半矣且左傳以儀父爲克之字計其年分尤遼遠盟于隱之元年而卒于莊之十六年相距四十六載而儀父又未必以即位之初年而盟也意克爲儀父之子儀父之卒不書至克而後書方氏之言得之矣且邾儀父與介葛盧郳黎來均爲附庸則不宜有差別今以儀父爲字而以葛盧與黎來爲名可乎夫大夫之殺與出奔列國無不以名赴而以字赴之理列國不以字赴魯史何從而得其字魯史既不書其字孔子于百年後更何從追書其字耶杜子凡書名者皆曰惡之必當日俱有字書于簡冊聖人特以惡之而斥其名殊不知大夫既已正典刑與逃竄其本國方深惡痛絕之不暇豈更有褒嘉之辭而以其字赴于諸侯耶且春秋之法果以稱字爲褒稱名爲貶子貢之徒當必習聞之哀十六年經何不書曰仲尼卒而書孔丘卒耶

春秋人物表敘

昔班孟堅纂漢書列表十其終曰古今人表余讀之歎其不倫自開古羲皇以至孔子下逮桀紂幽厲如己褒姒妲之徒列爲九等猥雜已甚且世代遼遠可悉數以余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人物號爲極盛無論孔子大聖垂法萬世即如柳下惠之和聖季札蘧伯玉之大賢亦古今罕儷而饞佞亂賊之徒後世之殊形詭狀者亦莫不畢見于春秋之世無他國異政則賢否絕殊世變益則奸邪輩出也謹就其中區其類爲十有三曰賢聖曰純臣曰忠臣曰功臣曰獨行曰文學曰辭令曰佞臣曰隱臣曰戚臣曰亂臣曰俠勇而以方伎終焉凡孔門弟子之見于左傳者雖不具載所謂附驥尾而名益顯其餘寧慎無濫而向戌欒書之列於讒臣衛子鮮之不得列于獨行亦春秋推見至隱原情定罪之意云

鄭莊公論

春秋初年列侯僭侈多封樹子弟以僭擬王室而卒自受其斃同時衛有州吁晉有成師鄭有叔段皆擁強兵謀奪宗其後桓公立十六年而州吁弒其君成師傳莊伯至武公凡五弒君固六十七年而卒滅晉獨莊公克平大慼宗祧無恙論者謂莊公養成段惡志在欲殺其弟至千百年無有能平反是獄者此信傳而不信經之過也愚獨謂莊公之爲人狙詐猜忍無一事不干天討獨其處段未爲過當夫段之作亂路人皆知形勢已成使莊公而稍孱弱不爲衛桓之弒者就夷即爲晉之三世有亂其機間不容髮且以莊公之雄才其欲殺段宜無難者而莊公未嘗窮追極討如齊桓之殺子糾楚平之殺子干子皙仍使之餬口于四方則所謂緩追逸賊于親親之道正合穀梁訓克爲殺既于實事不符而左傳謂稱鄭伯譏失教嗚呼莊公豈能教段使不爲亂哉段恃母之寵要常謂莊公之攘奪其位其心每憤恨不平使莊公而稍禁戢之適足予以兵端而反噬故母氏請京則聽收貳至廩延亦不發露隱忍至二十二年之久蓋猶有長名義念母與鞠弟之心非可謂養成其惡也且石碏純臣豈有養成子惡之理而石厚從州吁弒君石碏熟視十六年不能禁直至問定君之計始詭計請陳而使殺之此實出于無奈而謂石碏之處心積慮成于殺子乎嗚呼于石碏之殺其子則謂之大義滅親于莊公之殺叛弟則謂之處心積慮成于殺此見世俗之情私于父子而薄于兄弟遂以此立論而莊公亦實爲衆所惡無有肯爲之平反者遂至明建文之世燕師軼境猶謂無使朕有殺叔父名甚矣微論鄭莊之事而牽譬金川門之禍讀書無識子之昧目可一歎也莊公之罪在誓母黃泉爲得罪名教耳使爲莊公者誠敬以感悟母氏涕泣以訓誨其子俾之遷德改行而復任爲大夫則與周公之誅管蔡而宥蔡仲合矣若其處段固未甚害義也後世于明建文之遜國則譏其不克負荷于宣宗之誅高煦則美其克守先業獨至論莊公則反是春秋之世篡弒相尋往往寬假臣子而苛責君父于稱人以弒則曰君無道也又曰君惡甚矣于莊公之誅亂臣則曰養成弟惡而殺之使君父于凡桀驁悖逆之臣子真有進退維谷之勢如此則春秋乃助亂之書豈可訓乎春秋初年晉未與中國通故成師三世之事不見于經而鄭衛二國則書法顯然著明隱四年書衛州吁弒其君完而桓公前有讒而弗見從有賊而弗知之罪亦難辭矣隱元年書鄭伯克段于鄢稱鄭伯舉爵爲無譏段不言弟爲削其屬籍書曰克大鄭伯之能戡亂斷以經之書法而春秋君臣之義乃定

鄭莊公後論

嗚呼余讀春秋鄭伯克段傳而竊歎明建文之世其所以處置燕王者事事與鄭莊相反宜其失守天下而卒不祀也方莊公初立武姜爲段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以極制防之心而出以慈愛雖係奸謀實關至計而燕王雄踞北平不能移駐他處其失制馭一也鄭莊之時群臣爭欲除段而莊公持重不發益欲蓄全力以待其斃而建文失于輕遽今日下罪書明日削藩衛周齊湘岷同受縲紲俾之合志併力而服以謀我其失人心二也段之雄武可拘燕王而又多一姜氏爲之內主而莊公一舉勝之絕不置齒此必有先爲不可勝之計其二十二年之中未嘗一日忘備而建文君臣方粉飾太平制禮作樂做周官行井田之制泄泄然不復以藩兵爲慮其疏忽備三也嗚呼儒者謀國其居平議論動謂莊公召叔段叔段何負于莊公意以藩臣弄兵如狂獗儒子不入自爲謀知有雄大深慮如燕王者頓移天祚此時雖十族以殉何補于國此尤可致息痛恨者也夫子刪詩于鄭風錄叔于田大叔于田二篇于唐風錄揚水椒聊二詩當日民心之歸向叔段與成師者情勢大略相似而晉祚卒移于曲沃莊公乎平大難宗社晏如夫子大其功而曰克正與錄詩之意相對照此尤大彰明較著者也春秋于凡叛臣之入國者一則曰鄭人殺良霄再則曰晉人殺欒盈稱人謂夫人之所得殺絕無憐惜伯有與欒盈之意獨至叔段則曰段

罪非莊公養成其惡而殺之從來書法以稱人爲貶稱爵爲無罪而于亂臣賊子則反是尤不可解嗚呼春秋初年篡逆搆亂之事列國多有而其始靡不由于助亂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桓爲之伐鄭未幾而即見殺于州吁州吁弒君魯隱爲之伐鄭以定其位未幾而即見弒于羽父鄭莊親受其叔之亂而卒助魯桓助宋莊遂其子馮公始而篡忽繼殺子儀且反公又定叔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亂臣賊子同惡相濟雖其親父子且弗顧而後之儒者又可助段而揚其瀾乎余熟覽春秋列國時事及有明建文之世而歎左穀釋經與經意悖足爲後世召亂謹書此以貽後之君子

鄭莊公第三論

余於莊公叔段事既再爲論以明之而穀梁之論尤謬穀梁曰緩追逸賊親親之道致明建文帝於燕師執境之日猶勅諸將毋使朕有殺叔父名使叛逆之臣聞之輕騎深入冒險突圍諸將莫敢加兵卒犯金川門之禍是亡惠帝之天下者穀梁一言致之也夫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明其爲賊敵乃可服親則非賊賊則非親二者不容並立見無禮於其君者逐之如鷹鸇之逐鳥雀況親執干戈破城殺將之賊而可縱釋不誅以遺後患乎且其言曰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獨不曰段之處心積慮成於篡乎釋其臣而責其君爲亂賊立一護符爲君父設一辭制致周襄王於叔帶之難倉皇出奔曰寧使諸侯誅之無傷母氏意而後世儒者謂同於舜之處象飾退讓之小名忽宗社之大計是徐偃之仁宋襄之義滅亡之道也且以段之興兵聚眾跋扈肆橫而曰猶取諸其母之懷中而殺之夫殺豈懷中之赤子乎果爾則周公先不宜致辟管叔于商矣若謂周公爲國家除難而鄭莊止利一身殊不知莊公既立則社稷爲重而身爲輕段所圖利者鄭之社稷非止莊公一身也若以此引難則當於嗣位之初先宜退讓而弗居不當既立而輕以其國爲兒戲公穀俱謂殺母弟直稱君甚之比於天王之殺佞夫夫儋括欲弒王而立佞夫佞夫不知此出於無罪而見殺爲可於段比例故佞夫書弟而段不言弟書法顯然具見余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而三傳不明大義解經而適以亂經孔子明書趙盾弒其君夷皋三傳則曰非弒也不討賊也如此則司馬昭亦可云非弒孔子明書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傳則云非弒也進藥而藥殺也如此則鴆毒亦可云非弒孔子明書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三傳則曰非叛也欲清君側之惡人如此則朱全忠李茂貞之徒皆得以橫行無忌孔子明書子野卒與子般卒子卒同例三傳則曰毀也如此則凡斃其君於宮庭隱處者皆得以售其奸夫趙鞅晉陽之甲夫人而知其非趙盾許止之獄歐陽公有定論即子野之蒙弒前明諸儒及近世方望溪氏猶有能白發其奸者獨鄭莊叔段之事晦昧終古使後世篡逆臣子成事則爲成師之世享晉國燕王之奄有天下不成而猶得爲叔段蒙文人學士之哀憐與孔子作春秋之意相反昌黎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豈無故哉

衛石碏論

嗚呼吾觀于春秋衛石子之事而知古來之除奸必出于慎密持重而輕發則未有不敗者也當石碏之極諫于莊公時此特禍之始萌耳迨莊公薨而桓公立此時莊姜爲主于內石碏老臣柄政于外豈不可奪其兵柄斥居外國亂何從生而顧告老以去此必度知桓公之爲人柔懦不足與圖事又州吁權勢能德其眾觀石碏之子厚爲之出死力則其人可知先發恐至僨事故隱忍不發至十六年亂果成列國不惟不能討而反爲之援此時石碏決計圖之然猶未敢聲言討賊父子之間未嘗傳露至石厚問定君之計乃使入陳請覲告于陳而使執之此特一匹夫之力耳可見兵權在握君無如其臣何父無如其子何矣此計何不發之于十六年之前使桓公不至于弒而國君親去州吁罪惡未著則爲桓公內不能容其弟莊姜下不能容其子而石碏以殘害骨肉導其君罪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嗚呼始之能慎後之能斷指麾談笑變故立定石碏可謂千古一人矣後世具此大力以小人而除小人則有若元載之于魚朝恩史彌遠之于韓侂胄而大臣謀國誅鋤巨憝則若王曾之除丁謂楊一清用張永以除劉瑾徐階之計除嚴嵩俱外不設異同之迹機會可乘不崇朝而制其死命譬之搏虎一擊不勝則將爲所噬吾獨悲夫明季諸君子絕無長慮却顧之術虛張聲勢恣意抨擊俱入奸閹之手卒之身填牢戶而國運亦隨以斃後之君子其亦觀于石碏之事而審所措置哉

晉狐偃趙衰胥臣論

從古一國之興莫不有股肱宣力之臣後利而先義推賢而讓能蓋自唐虞之世禹皐稷契交讓一堂下逮春秋伯者之佐亦莫不稟此意以周旋無後世草昧初起飲酒爭功拔劍擊柱之態于此益知先王禮義之教去人未遠也余觀晉狐偃趙衰胥臣三人出萬死不顧一生從公子于外十九年幸得返國即使其才庸下亦當居首功況三人皆天下才而當作中軍謀元帥之時趙衰薦郤縠又讓欒枝先軫狐偃讓于狐毛而已佐之猶曰此其同列兄弟也迨狐毛歿先軫子且居爲上軍將而狐偃佐之先軫歿子且居嗣爲中軍將而趙衰佐之胥臣亦卑御缺而終三人之世未嘗將中軍夫狐趙于先且居爲丈人行而先軫未嘗有從亡之功乃父子並將中軍上軍兩世而狐趙爲之佐先氏儼然列其上而不疑狐趙恭然處其下而不忌相與出奇効策戮力同心此豈文公之德有以致之殆亦氣運使然天生此三人以昌晉之伯也至再世以後狐偃子射姑以易班殺陽處父矣趙盾逐賈季放胥甲父矣胥童以胥克之廢怨郤氏矣樹黨植權營私報怨即其父子祖孫已有絕不相似者殆亦有莫之爲而爲者耶余觀人臣功名之會莫不敗于爭而成于讓與舜閔以蓋世英雄而淮陰侯謂生乃與噲等爲伍卒殞宗以宗藩宿將而尉遲敬德至拳毆道宗目幾眇趙韓王以儒臣佐命亦不免有盧多遜之讒甚矣讒慝之難如此元李忠與紫竿同起兵建業爭功于擁膺絕天下望而憾倫不爲之下至治兵相攻若三人者豈特天分過人蓋亦沐于先王禮義之教淺深而不自知觀趙衰之薦郤縠曰說禮樂而敦詩書胥臣之舉郤缺曰敬德之聚而子犯詔公子不以得國爲利至踣九死而不悔非有得于聖賢之教而能然乎夫三子雖不爲聖人所論列而曾氏傳大學戒言利而遽舉舅犯仁親之訓其言以爲過齊管仲遠矣夫鮑叔牙薦管仲而管仲治齊專興魚鹽之利不聞爲國樹人三子所舉人才晉國賴其利者再世而管仲歿五公子爭立齊國大亂不聞有管仲推轂之臣爲國柱石主持國是則較三子者之優劣豈不大相遠哉

鄭燭之武論

世多鄭燭之武退秦師謂與展喜犒齊同能不戰而屈人之兵

袖海山房校印

以余考之豈不然獨武特戰國策士之先辯偷取一時之利其實兆鄭二百年晉楚之禍者獨武爲之也何則鄭之大患在楚而唯秦與晉合則力足以抗楚庇鄭而無患往者齊桓營勤鄭矣卒之楚患未已甚者江黃則爲楚所滅獨至城濮之役晉合秦奉攘楚楚力屈遁逃而鄭乃得安意事晉令一旦秦晉以小嫌伐鄭其實主兵者晉也爲鄭之計宜屈體以求成于晉晉退而秦亦退秦晉之懽不失則晉之足以庇鄭者如故也乃開秦撓晉用三帥戍之未幾秦旋圖鄭使晉襄不禦之于殽而鄭蚤爲秦滅矣一自殽之師起而秦晉之仇不解楚且乘間以合于秦使晉力疲于西不得復致力于東楚得日蠶東諸侯而無忌鄭且駸駸日逼矣夫秦晉楚匹也燭武第知當日說秦可以紓二患不知啟秦窺覦之心而又多一秦患幸而殽師扼之而秦患不至而晉勢孤力分不能抗楚而楚禍方深厥後秦晉之仇二百年不解而鄭國晉楚之禍亦二百年不息犧牲玉帛待于二竟猶不得免是誰之咎哉晉悼之興結吳撓楚楚之有吳患猶晉之有秦患也楚勢稍屈而鄭亦得以稍安然吳卒肆橫齊魯且惴惴焉向使秦晉合力足以制楚而有餘無用召吳中國不特無楚患并無吳患矣余反覆晉楚二百年事追原禍始未嘗不歎息于燭武之一言爲之階也後之當事變者長慮却顧審擇所從毋偷一時之利而釀百年之害致蹈燭武之故智哉

衛蘧伯玉論

余觀伯玉世稱大賢夫子亟稱之及觀左氏傳于襄十四年孫甯逐其君衎逮二十五年衎復入伯玉俱不對從近關出曰嗟乎左氏所稱殆不可信如果有之是春秋之罵道也倘安得爲伯玉乎哉且夫子之作春秋將以嚴君臣之分立臣子之防使爲人臣者盡忠不貳以事其君今以伯玉此舉爲合道是使後世之偷祿取容全生苟免者有以藉口與春秋之志遠矣夫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傳曰謀人之家國危則亡之當孫林父之以謀告伯玉也伯玉能正色直辭以折之使不敢動上也不然乞師大國討孫甯之罪而復其君次也不然則逃之深山終身不復出又其次也乃衎出而臣剽剽弒而復臣衎有事則束身出境無事則歸食其祿視其君如奕棋漠然不關其慮是五代之季畔亂反覆者之所爲而謂伯玉出此乎哉或謂伯玉身非正卿故委蛇以合道又非也夫位之崇卑不同而其爲人臣子則一也今有人欲劫質其父謀之其子更十年而復歸之其子乃恝然不顧其父之出也聽之其父之歸也復受之是尚安得爲人子乎或又謂衛侯之出其君虐甚晏子所謂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者非歟曰晏子之論後世猶有非之者況獻公之出特以不禮于權臣而孫甯謀先非有淫昏不可道之行尤不可與齊莊之弒同日語也朱子乃引爲卷而懷之之證余疑其事而急辨之如此曰然則左氏非實錄歟曰左史一也史于武公之德而謂其弒其伯而自立豈弒立之事亦有可信者歟

列國諡法考

鄭夾漈著諡法略謂諡有美而無惡臣子當大故之際而加譏貶于君父非先王之法楚穎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此蠻夷之習也嗚呼鄭氏好爲異論而不自知其顯同于始皇之見且鄭氏獨未聞孟子乎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孟子係周時人幽厲豈非惡諡其疎謬不待辨而可知矣適余徧考春秋之世通君臣皆有諡者惟魯衛晉齊四國爲然然皆卿有諡而大夫無諡公族世卿有諡而庶姓無諡其餘遠國如秦楚中夏如宋鄭則君有諡而臣無諡至吳越徐莒則君臣皆無諡秦之蹇叔百里奚楚之令尹子文孫叔敖子重子反皆位爲正卿著有功業不聞以諡稱也宋華元向戌無諡鄭之子皮子產子太叔皆赫然著見于春秋之世而後世不聞以諡稱二百四十二年莊公世惟一公父定叔僖公世惟一皇武子襄公世惟一馮簡子哀七年有駟弘別爲桓子思九年有罕達爲武子朕然杜註惟于公父定叔及駟弘明之曰諡其餘則無註又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韋注云成子子產之諡此第見于國語而左傳則無之至魯衛齊晉得諡者最多篡弒之賊如魯共仲季平子衛之孫文子甯惠子齊之崔杼晉之趙盾無不有諡而衛之史魚蘧伯玉無諡孔子大聖人亦無諡則以異姓非世爲卿晉以祁奚叔向之賢而無諡則以雖公族而非爲正卿晉有非公族而得諡者惟欒王鮒一人則或以晉君之嬖而爲范氏私人之故夫易名之典起于周公當時以直道行之而其後世惟論爵秩之崇卑且爲世室大家所竊據而虛稱美號雖于篡逆之賊如慶父之爲共意如之爲平謬盭尤甚周公之後爲且然況其外飾子平子貢與孔子尚論諸賢如孔文子公叔文子二人斤斤有循名責實之思而仲尼之卒哀公作誄子貢不聞請諡惡其時已成習尚雖孔子大聖不得援公族之例以請歟此外如陳之轅宣仲公孫貞子蔡之聲子邾之茅成子他國行諡亦間有之然傳文闕略莫可深考吳越之君如闔閭勾踐皆無諡故以延陵季子之賢而亦不得諡成十四年莒子朱卒楊氏士勛曰渠邱公也莒須稱諡莒無諡故不書葬徐子章羽亦無諡是則蠻夷之俗不知有諡而鄭氏之言顛反之此尤不思之甚也夫諸國之無諡用夷禮宋之無諡因殷禮獨鄭爲王室懿親冠蓋交于中國而其諡見于傳者寥寥止三四人然其行事皆不槩見于春秋其顯然著名者則無諡此不可解者余爲列其端緒以俟後之君子博考而得其故焉

春秋列女表敘

周家世有婦德自周姜以迄任姒世嗣徽音文王后妃化行江漢其易浮亂以貞信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逮春秋之世四百餘年禮教陵夷衛興新臺之刺齊有南山之行魯以秉禮之國再世女禍文武之家法盡矣吾夫子作春秋內大惡諱而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于穀如齊師享祝邱累稱不殺豈非著其淫泆不道爲世鑒哉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是以春秋卿大夫家咸淫姣失行外于禮法通室易內恬不知恥春秋大書紀叔姬宋共姬之卒蓋欲撥亂世反之正而或謂叔姬不當歸酅共姬女而不婦聖人書之以示譏一何刺謬乎余倣孟堅遺意將春秋列女區爲三等最上節行其次明哲下則縱恣不度因而亡國喪家戕夫殺子者有之嗚呼鑒茲行事變亦備矣

衛夷姜晉齊姜辨

左傳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晉獻公烝於齊姜生太子申生說者因謂芝草無根醴泉無源愚嘗反覆核其年而知左氏之誣也據閔二年傳惠公之卽位也少杜註謂蓋年十五六宣公之在位止十九年而朔尚有其兄壽則奪伋妻之事計當在卽位之元二兩年伋年可娶亦必當十五六而宣公之兄桓公凡十六年而爲州吁所弒則烝夷姜當在桓公卽位之初年矣凡先君之妾媵嗣君當嚴閉深宮無有他公子得溷亂宮掖者而宣公爲公子時又出居邢邍寄他國無由得近借令有之亦當

閱不令宜何乃顯然爲諸右公子猖狂無忌如此且夷姜何人嘗卽莊姜之娃娣也而右公子卽宣公之兄弟莊姜嚴正惡州吁之好兵豈及不惡宣公之淫亂而石碏老臣諫衞手定州吁之難創深痛鉅豈有迎儀迹彰聞之公子而奉以爲君此萬萬必無之理至獻公之于齊姜事尤不類左傳莊二十八年晉使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係晉獻公之十一年若申生是䄂武公之妾所生想當在卽位後年不過十歲重耳夷吾必當更幼以三稚子守宗邑輿適足啟戎心而使民慢何謂威民而懼戎又僖二十八年杜註謂重耳年十七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合其三十六年至此年四十據此則重耳守蒲時止六齡耳尤不可當重任觀楚子曰天假之年而除其害時楚子年已五十而謂人四十者爲天假之年可乎案史記重耳奔狄時年四十三歸國時年六十二則城濮之戰年已六十六與左氏假年之說相符合計守蒲時年三十二矣而申生居長則其生當在獻公爲曲沃世子時是時武公暴起方圖幷晉志意精明豈有縱其子淫昏之事卽使有子豈宜復立爲太子唐之高宗不聞于太宗之世而先通武后也竊意夷姜齊姜皆二君未卽位時所娶之適夫人後因寵衰見廢横加之罪左氏因而甚之耳史記俱不及烝淫事于衞則曰宣公愛夫人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于晉則曰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史公亦喜談女德者而于此二君則毋曰夫人子曰太子絕無曖昧不可道之事此尤信而可徵者也夫宣公奪子婦獻公惑驪姬以致大亂幾亡國俱無足深道獨惜伋子之兄弟爭死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爲千古之純孝而其母蒙不韙之名不得不爲之辨爲考其年之先後而詳著之如此

皇清經解卷八之百零七終

武進周洪番禺黎永椿新校 雲川秦培譜譜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百零八

春秋羣解彙編目錄

隱公

以余考之良不然燭武特戰國策士之先聲偷取一時之利其實兆鄭二百年晉楚之禍者燭武爲之也何則鄭之大患在楚而唯秦與晉合則力足以抗楚庇鄭而無患往者齊桓嘗勤鄭矣卒之楚患未已甚者江黃則爲楚所滅衞至城濮之役晉合齊秦擁楚楚力屈遠遁而鄭乃得安意事晉今一旦秦晉以小嫌伐鄭其實主兵者晉也爲鄭之計宜屈體以求成于晉晉退而秦亦退秦晉之懽不失則晉之足以庇鄭者如故也乃間秦撓晉用三帥戍之未幾秦旋圖鄭使晉襄不棄之于殽而鄭蚤爲秦滅矣一自殽之師起而秦晉之仇不解楚且乘間以合于秦使晉力疲于西不得復致力于東楚得日蹙東諸侯而無忌鄭且駸駸日逼矣夫秦晉楚匹也燭武弟知當日說秦可以紓二患不知啟秦窺覦之心而又多一秦患幸而殽師扼之而秦患不至而晉勢孤力分不能抗楚而楚禍方深厥後秦晉之仇二百年不解而鄭國晉楚之禍亦二百年不息犧牲玉帛待于二竟猶不得免是誰之咎哉晉悼之興結吳撓楚楚之有吳患猶晉之有秦患也楚勢稍屈而鄭亦得以稍安然吳卒肆橫齊魯且惴惴焉向使秦晉合力足以制楚而有餘無用召吳中國不特無楚患并無吳患矣余反覆晉楚二百年事追原禍始未嘗不歎息于燭武之一言爲之階也後之當事變者長慮却顧審擇所從毋偷一時之利而釀百年之害致蹈燭武之故智哉

衞蘧伯玉論

余觀伯玉世稱大賢夫子亟稱之及觀左氏傳于襄十四年孫甯逐其君衎逮二十五年衎復入伯玉俱不對從近關出曰噫乎左氏所稱殆不可信如果有之是春秋之馮道也尚安得爲伯玉乎哉且夫子之作春秋將以嚴君臣之分立臣子之防使爲人臣者盡忠不貳以事其君今以伯玉此舉爲合道是使後世之偷祿取容全生苟免者有以藉口與春秋之志違矣夫食人之祿者從人之事傳曰謀人之家國危則亡之當孫林父之以謀告伯玉也伯玉能正色直辭以折之使不敢動上也不然乞師大國討孫甯之罪而復其君次也不然則逃之深山終身不復出又其次也乃衎出而臣剽剽弒而復臣衎有事則束身出境無事則歸食其祿視其君如奕棋漠然不關其慮是五代之季畔亂反覆者之所爲而謂伯玉出此乎哉或謂伯玉身非正卿故委蛇以合道又非也夫位之崇卑不同而其爲人臣子則一也今有人欲劫質其父謀之其子更十年而復歸之其子乃恝然不顧其父之出也聽之其父之歸也復受之是尚安得爲人子乎或又謂衞侯之出其君實甚晏子所謂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者非歟曰晏子之論後世猶有非之者況獻公之出特以不禮于權臣而孫甯謀先非有淫昏不可道之行尤不可與齊莊之弒同日語也子朱子乃引爲卷而懷之之證余疑其事而急辨之如此曰然則左氏非實錄歟曰左史一也史于武公之德而謂其弒其伯而自立豈弒立之事亦有可信者歟

列國諡法考

鄭夾漈著諡法略謂諡有美而無譏臣子當大故之際而加譏貶于君父非先王之法楚穎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此蠻夷之習也嗚呼鄭氏好爲異論而不自知其顯同于始皇之見且鄭氏獨未聞孟子乎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孟子係周時人幽厲豈非惡諡其疎謬不待辨而可知矣迺余遍考春秋之世通君臣皆有諡者惟魯衞晉齊四國爲然然皆卿有諡而大夫無諡公族世卿有諡而庶姓無諡其餘遠國如秦楚中夏如宋鄭則君有諡而臣無諡至吳越徐莒則君臣皆無諡秦之蹇叔百里奚楚之令尹子文孫叔敖子重子反皆位爲正卿著有功業不聞以諡稱也宋華元向戌無諡鄭之子皮子產子太叔皆赫然著見于春秋之世而後世不聞以諡稱二百四十二年莊公世惟一公父定叔僖公世惟一皇武子襄公世惟一馮簡子哀七年有駟弘別爲桓子思九年有罕達爲武子瞭然杜註惟于公父定叔及駟弘明之曰諡其餘則無註又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韋注云成子子產之諡此第見于國語而左傳則無之至魯衞齊晉得諡者最多篡弒之賊如魯共仲季平子衞之孫文子甯惠子齊之崔杼晉之趙盾無不有諡而衞之史魚蘧伯玉無諡孔子大聖人亦無諡則以異姓非世爲卿晉以祁奚叔向之賢而無諡則以雖公族而非爲正卿晉有非公族而得諡者惟欒王鮒一人則或以晉君之嬖而爲范氏私人之故夫易名之典起于周公當時以直道行之而其後世惟論爵秩之崇卑且爲世室大家所竊據而虛稱美號加于篡逆之賊如慶父之爲共意如之爲平謬盭尤甚周公之後裔且然況其外餘子乎子貢與孔子同論諸賢如孔文子公叔文子二人斤斤有循名責實之思而仲尼之卒哀公作誄子貢不聞請諡意其時已成習俗雖孔子大聖不得援公族之例以請歟此外如陳之轅宣仲公孫貞子蔡之聲子鄭之茅成子他國行諡亦間有之然傳文闕略莫可深考吳越之君如闔閭句踐皆無諡故以延陵季子之賢而亦不得諡成十四年莒子朱卒楊氏士勛曰渠邱公也蓋須稱諡莒無諡故不書葬徐子章禹亦無諡是則蠻夷之俗不知有諡而鄭氏之言顧反之此尤不思之甚也夫諸國之無諡用夷禮宋之無諡因殷禮舊鄭爲王室懿親冠蓋交于中國而其諡見于傳者寥寥止三四人然其行事皆不概見于春秋其顯然著名者則無諡此不可解者余爲列其端緒以俟後之君子博考而得其故焉

春秋列女表敘

周家世有婦德自周姜以迄任姒世嗣徽音文王后妃化行江漢其易汙亂以貞信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迄春秋之世四百餘年禮教陵夷衞與新臺之刺齊有南山之行魯以秉禮之國再世女禍文武之家法盡矣吾夫子作春秋內大惡諱而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于穀如齊師享祝邱繁稱不殺豈非著其淫泆不道爲世鑒哉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是以春秋列大夫家咸淫姣失行外于禮法通室易內恬不知恥春秋大書紀叔姬宋共姬之卒蓋欲撥亂世反之正而或謂叔姬不當歸酅共姬女而不婦聖人書之以示譏一何刺謬乎余倣孟堅遺意將春秋列女區爲三等最上節行其次明哲下則縱恣不度因而比國喪家戕夫殺子者有之嗚呼鑒茲行事變亦備矣

衞夷姜晉齊姜辨

左傳衞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晉獻公烝於齊姜生太子申生說者因謂芝草無根醴泉無源愚嘗反覆核其年而知左氏之誣也據閔二年傳惠公之即位也少杜註謂蓋年十五六宣公之在位止十九年而朔尚有其兄壽則奪伋妻之事計當在即位之元二兩年伋年可娶亦必當十五六而宣公之兄桓公凡十六年而爲州吁所弒則烝夷姜當在桓公即位之初年矣凡先君之妾媵嗣君當屏閉深宮無有他公子得淆亂宮掖者而宣公爲公子時又出居邢遠寄他國無由得近借令有之亦當

閔不令宣何乃獨然爲諸右公子猶狂無忌如此且夷姜何人當卽莊姜之姪娣也而右公子卽宣公之兄弟莊姜嚴正惡州吁之好兵豈反不惡宣公之淫亂而石碏老臣謀國手定州吁之難則深痛惡豈有醜穢迹彰明之公子而奉以爲君此萬萬必無之理至獻公之子齊姜生九不須左傳莊二十八年晉使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係晉獻公之十一年若申生是烝武公之妾所生想當在卽位後年不過十歲重耳夷吾必當更幼以三稚子守宗邑與從驪適足啟戎心而使民慢何謂威民而懼戎又僖二十八年杜註謂重耳年十七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合共三十六年至此年四十據此則重耳守蒲時止六齡耳尤不可當重任觀楚子曰天假之年而除其害時楚子年已五十而謂人四十者爲天假之年可乎案史記重耳奔狄時年四十三歸國時年六十二則城濮之戰年已六十六與左氏假年之說相符合計子觿時年三十二矣而申生居長則其生當在獻公爲曲沃世子時是時武公暴起方圖并晉志意猶明豈有從其子淫烝之事卽使有子豈宜復立爲太子唐之高宗不聞于太宗之世而先通武后也竊意夷姜齊姜皆二君未卽位時所娶之適夫人後因寵衰見廢橫加之罪左氏因而甚之耳史記僅不及烝通事于衛則曰宣公愛夫人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于晉則曰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史公亦嘉祓女德者而于此二君則母曰夫人子曰太子絕無暖昧不可道之事此尤信而可徵者也夫宣公奪子婦獻公惑驪姬以致大亂幾亡國俱無足深道獨惜伋子之兄弟爭死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爲千古之純孝而其母蒙不韙之名不得不爲之辨爲考其年之先後而論著之如此

皇清經解卷八之百零七終

靈川秦培澄舊校
武進周洪番禺黎永椿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百零八

春秋羣解彙編目錄

滕 九四地考壹
中邱 同上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五二隨筆貳叁
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一四春秋說肆柒
冬天王使凡伯至楚邱以歸 五二隨筆貳叁 本卷見卷五之陸左傳注證拾壹
凡伯 九四地考壹
宋公衛侯遇于垂 本卷見卷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肆
楚邱 九四地考壹
垂 同上

八年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七五刊誤陸 八一異文箋貳 本卷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陸肆
祊 九四地考壹
瓦屋 同上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八一異文箋貳
公及莒人 浮來 七五刊誤陸
浮來 九四地考壹
螟 本卷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陸肆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八一異文箋貳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本卷見卷九之六左傳注證拾壹上
大雨震電 本卷一
挾卒 七五刊誤陸 本卷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肆 八一異文箋貳
郎 九四地考壹
冬公會齊侯於防 七五刊誤陸 八一異文箋貳 本卷見卷九之六左傳注證拾壹
防 九四地考貳

十年

菅 同上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本卷見卷九之六左傳注證拾貳
郜 九四地考貳
防 同上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 八一異文箋
伐戴 九四地考貳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八一異文箋

十一年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五三隨筆貳叁 本卷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陸肆 見卷九之四左氏考證捌
薛 九四地考貳
夏公會鄭于時來 七五刊誤陸 八一異文箋
時來 九四地考貳
許 同上
冬十有一月壬申公薨 五二隨筆叁

桓公

元年

元年春王 本卷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肆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五三隨筆叁 本卷一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本卷一 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陸肆
越 九四地考貳

二年

二年春王至與夷 五三隨筆叁
宋督弒至孔父 本卷三 見卷九之六左傳注證拾貳頁 見卷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肆
孔父 本卷一
滕子來朝 五三隨筆一 本卷一
三月公會至于宋 五三隨筆叁
稷 九四地考貳
取郜 同上
取郜大鼎于宋 本卷二 見卷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肆
杞侯來朝 七五刊誤陸 八二異文箋 本卷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陸肆 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肆
蔡伯鄭伯會于鄧 本卷一
鄧 九四地考貳

三年

三年春王正月 五三隨筆叁
嬴 九四地考貳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本卷見卷九之六左傳注證拾貳 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肆
蒲 九四地考貳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七五刊誤陸 八二異文箋 九三異文叁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本卷見皇清經解各種經典六十九卷陸十叁頁
公子翬至自齊 五三隨筆
郎 九四地考貳
夏天王 來聘 五三隨筆叁

四年

渠伯糾 本卷一

五年

天王使 來聘 七五刊誤陸 八二異文箋 見卷九之六左傳注證拾貳
城祝邱 本卷二
祝邱 九四地考貳
秋蔡人 伐鄭 五三隨筆五 本卷三 見卷九之一左傳杜解壹頁 見卷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伍頁
大雩 本卷見卷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伍
螽 七五刊誤陸 八二異文箋
州 九四地考貳
曹 同上

六年

六年春正月寔來 本卷一
夏四月公會杞侯于郕 七七刊誤陸 八二異文箋
郕 九四地考貳
蔡人殺陳佗 本卷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肆 見卷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伍
九月丁卯子同生 五三隨筆叁
子同生 本卷一
咸邱 九四地考貳

七年

夏穀伯綏來朝 本卷一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本卷見卷九之六左傳注證拾貳
穀 九四地考貳
鄧 同上

八年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本卷見卷十之二十六穀梁注證捌肆
祭公來 本卷一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本卷一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本卷見卷九之六左傳注證拾貳

九年

桃邱 九四地考貳

十年

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七五刊誤陸

十一年

惡曹 九四地考貳
葬鄭莊公 見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伍 又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肆
宋人執鄭祭仲 本卷四 一見左傳注證拾貳 一見公羊注證陸伍 一見穀梁注證捌伍
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五三隨筆叁 又見卷九之一春秋杜解壹
于折 九四地考貳
公會宋公于夫鍾 七五刊誤陸 八二異文箋
夫鍾 九四地考貳

十二年 閽 同上
夏六月壬寅至曲池 八二異文柒叁
公會杞侯 曲池 七五刊誤陸叁
曲池 九四地考貳
穀邱 九四地考貳
公會宋公于虛 七五刊誤陸叁 八二異文柒叁
虛 九四地考貳
武父 同上
十三年 春二月至燕人戰 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陸伍
公會紀侯 敗績 四一春秋說柒伍
公會紀侯鄭伯 本卷二一見穀梁注疏補伍
十四年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七五刊誤陸叁 八二異文柒叁
秋八月至乙亥嘗 五三隨筆叁叁
御廩災 本卷一
乙亥嘗 見穀梁注疏捌伍
宋人以齊人 伐鄭 七五刊誤陸叁 八二異文柒叁 見卷五之五十士冠禮伯某甫注
十五年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鄭伯突出奔蔡 本卷一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見卷九之一春秋杜解一頁
許叔入于許 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陸伍
公會齊侯于艾 七五刊誤陸叁 八二異文柒肆
牟 九四地考貳
葛 同上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五二隨筆叁叁
櫟 九四地考貳
公會宋公至伐鄭 七五刊誤陸叁 八二異文柒肆
袲 九四地考貳
向 同上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本卷一
十七年 黃 九四地考貳
公會邾 盟于 七五刊誤陸叁 九二異文柒肆
趡 九四地考貳
夏五月 戰于奚 七五刊誤陸叁 八二異文柒肆 見卷九之四左傳注

笑 九四地考貳
十八年 公會齊侯至如遂 八二異文柒肆
公會齊侯于濼 本卷一
濼 九四地考貳
公與夫人 如齊 七五刊誤陸叁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五三隨筆叁叁

莊公

元年 春王三月夫人孫于齊 五四隨筆叁肆
夫人孫于齊 本卷一
夏單伯逆王姬 七五刊誤陸叁 八三異文柒肆 本卷二一見公羊
單 五四地考貳
築王姬之館于外 本卷一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見穀梁注疏捌伍各種經典六十九卷伍玖頁 又見羣經
齊師遷紀郱鄑郚 本卷二一見左傳注疏拾貳
郱鄑郚 九四地考貳
二年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餘丘 見公羊注證陸伍
於餘丘 九四地考貳
冬十有二月至于禚 八三異文柒肆 見卷九之一左傳杜解壹頁
溺會齊侯伐衛 見卷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伍
三年 葬桓王 見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伍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五四隨筆叁肆 本卷二一六 見卷九之左傳注疏拾貳
酅 九四地考貳
冬公次于滑 七五刊誤陸叁 八三異文柒肆 本卷一
滑 九四地考貳
夫人姜氏 祝邱 八三異文柒肆
享齊侯于祝邱 本卷一
紀侯大去其國 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伍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五四隨筆叁肆 七五刊誤陸叁 八三異文柒肆
五年 秋郳黎來來朝 七五刊誤陸叁 八三異文柒肆
郳 九四地考叁

六年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八三異文柒肆
冬齊人來歸衛俘 七五刊誤陸叁 八三異文柒肆 本卷一
七年 夏四月辛卯至如雨 八三異文柒伍 一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陸伍
恆星不見 本卷一
穀 九四地考叁
八年 甲午治兵 公羊注證陸伍 七五刊誤陸叁 八三異文柒伍 本卷二一見卷十之二十六
夏師及至降于齊師 八三異文柒伍
九年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七五刊誤陸叁 八三異文柒伍
蔇 九四地考叁
夏公伐齊納糾 七五刊誤陸叁 八三異文柒伍 一見卷十之三穀梁注證捌伍
夏公伐齊至入于齊 五四隨筆叁肆
齊小白入于齊 本卷一
八月庚申至敗子糾殺之 五四隨筆叁肆
齊人取子糾殺之 本卷一見卷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伍 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伍
乾時 九四地考叁
冬浚洙 本卷一
洙 九四地考叁
十年 長勺 同上
公侵宋 見卷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伍
郎 九四地考叁
公敗宋師于乘邱 本卷二
乘邱 九四地考叁
秋九月至獻舞歸 七五刊誤陸叁 八三異文柒伍
莘 九四地考叁
冬十月齊師滅譚 九三異文玖叁 又見卷九之六左傳注證拾貳
譚 九四地考叁
十一年 鄑 九四地考叁
宋大水 見卷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伍
冬王姬歸于齊 五四隨筆叁肆
十二年 秋八月至仇牧 八三異文柒伍
宋萬弒其君至仇牧 八三異文柒伍 本卷二一六 見卷九之左傳注疏拾貳

宋萬弑其君捷　本卷二
十三年　十有三年春至北杏　三八異文箋柒　又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伍
齊侯宋人至于北杏　五七刊誤叁陸
北杏　四九地考叁
齊人滅遂　本卷一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四五隨筆肆叁　本卷一
柯　四九地考叁
十四年　單伯會伐宋　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伍
十五年　秋宋人至伐郳　五七刊誤叁陸　三八異文箋伍
郳　四九地考叁
十六年　冬十有二月至同盟于幽　五七刊誤叁陸　三八異文箋伍　又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陸伍
滑　四九地考叁
幽　同上
十七年　齊人執鄭詹至自齊逃來　四五隨筆肆叁
齊人執鄭詹　五七刊誤叁陸　三八異文箋伍
夏齊人殲于遂　五七刊誤叁陸卅　三八異文箋陸柒
秋鄭詹自齊逃來　三八異文箋陸柒
冬多麋　本卷一
十八年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四五隨筆肆叁　本卷一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本卷一
濟西　四九地考叁
秋有蜮　本卷三　三九異文箋貳玖
十九年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　本卷一
二十年　夫人姜氏如莒　四五隨筆肆叁
冬齊人至西鄙　同上
二十年　齊人伐戎　五七刊誤二十　三八異文箋陸柒
二十二年　二十有二年至大眚　四五隨筆肆叁　五七刊誤叁陸
春王正月肆大眚　五七刊誤叁陸　三八異文箋陸柒　本卷一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五七刊誤叁陸　三八異文箋陸柒
夏五月　見卷九之一左傳杜解壹
公如齊納幣　四五隨筆肆叁
二十三年　蕭叔朝公　見卷九之六左傳注證拾貳

邑　四九地考叁
冬戎侵曹至奔陳　三九異文箋貳玖
冬戎侵曹至歸于曹　五七刊誤叁陸　本卷二　一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伍　一見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總
二十四年　赤歸于曹郭公　本卷二
郭公　五七刊誤叁陸
二十六年　春公伐戎　五七刊誤叁陸卅　三八異文箋陸柒　又見卷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伍
曹殺其大夫　本卷一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三九異文箋貳玖　一見卷九之六左傳注證拾貳
徐　四九地考叁
二十七年　洮　四九地考叁
夏六月至同盟于幽　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伍
城濮　四九地考叁
二十八年　秋荊伐鄭至救鄭　三九異文箋貳玖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五七刊誤叁陸　三八異文箋陸柒
冬築郿　五七刊誤叁陸卅　三八異文箋陸柒　本卷二
郿　四九地考叁
大無麥禾　本卷一
大無麥禾至于齊　四五隨筆肆叁
二十九年　春新延廄　五七刊誤肆陸　三九異文箋貳玖
秋有蜚　本卷一
冬十二月紀叔姬卒　四五隨筆肆叁
城諸及防　四九地考十二　本卷二　一見卷九之六左傳注證拾貳　一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陸伍
諸　四九地考叁
三十年　夏師次于成　五七刊誤肆陸　三八異文箋陸柒　三九異文箋貳玖
秋七月齊人降鄣　三九異文箋貳玖
鄣　四九地考叁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四五隨筆肆叁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本卷一
魯濟　四九地考叁
齊人伐山戎　同上　又見卷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伍
三十一年　郎　四九地考叁

薛　同上
齊侯來獻戎捷　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陸伍　本卷二　一見上七年齊人來歸衛俘總
秦　四九地考二十一
三十二年　春城小穀　三八異文箋陸柒　又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伍
小穀　四九地考叁　本卷一
梁丘　四九地考叁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五七刊誤肆陸　三八異文箋陸柒

閔公

元年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六七刊誤肆陸　四八異文箋陸柒　又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陸伍
落姑　四九地考叁
季子來歸　五五隨筆肆叁
冬齊仲孫來　同上　本卷四　一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伍　一見卷九之六左傳注證拾貳　一見卷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伍
二年　齊人遷陽　四九地考叁　本卷四　一見卷九之六左傳注證拾貳　一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陸伍
陽　四九地考叁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五五隨筆伍叁
吉禘于莊公　本卷一
秋八月辛丑公薨　三九異文箋貳玖
九月夫人至出奔莒　五五隨筆伍叁
公子慶父出奔莒　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陸伍
秋齊高子來盟　五五隨筆伍叁

僖公

元年　元年春至宋師曹師城邢　六五隨筆伍叁
次于聶北　本卷一
聶北　五九地考叁
六月邢遷師于夷儀　六七刊誤肆陸　五八異文箋柒　三九異文箋貳玖
夷儀　五九地考叁　本卷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見卷九之六左傳注證拾貳
秋七月戊申至以歸　六五隨筆伍叁

楚人伐鄭　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陸伍
八月公會齊侯至于檉　七六刊誤肆陸　八五異文柒柒
檉　九五地考叁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七六刊誤肆陸　八五異文柒柒
偃　九五地考叁
冬十月至獲莒挐　八五異文柒柒
公子帥師至獲莒挐　七六刊誤肆陸　八五異文柒柒
酈　九五地考叁
十有二月丁巳至自齊　五六隨筆伍叁

二年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邱　五六隨筆伍叁
楚丘　九五地考叁
虞師晉師滅下陽　七六刊誤肆陸　八五異文柒柒
下陽　九五地考叁
秋九月齊侯至盟于貫　九三異文貳玖　一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陸伍
一見卷十之三穀梁注證捌伍
齊侯宋公至盟于貫　七六刊誤肆陸　又見卷九之六左傳注證拾貳
江　九五地考叁
盟于貫　本卷一
貫　九五地考叁

三年

夏四月不雨　本卷一
徐　九五地考叁
舒　同上
陽穀　九五地考叁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七六刊誤肆陸　八五異文柒柒　又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陸伍

四年

四年春王至盟于召陵　五六隨筆伍叁
陘　九五地考叁
夏許男新臣卒　九三異文貳玖
召陵　九五地考叁　本卷一
齊人執陳轅濤塗　七六刊誤肆陸　八五異文柒柒　本卷二
齊人執陳至侵陳　五六隨筆伍叁
公至自伐楚　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伍
葬許穆公　八五異文柒柒
冬十有二月至侵陳　八五異文柒柒
公孫茲帥師至曹人侵陳　七五刊誤肆陸

五年

五年春晉殺其世子申生　五六隨筆伍叁
公及齊侯至逃歸不盟　同上
公及齊侯至首止　八五異文柒柒
會王世子于首止　七六刊誤肆陸
首止　九五地考叁
楚人滅弦　本卷一
弦　九五地考叁
晉人執虞公　本卷一

六年

新城　九五地考叁
楚人圍許　見卷九之二十六左傳注證拾貳

七年

小邾　九五地考叁
鄭殺其大夫申侯　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伍
秋七月公會至盟于甯母　七五刊誤肆陸　八五異文柒柒　九三異文貳玖
甯母　九五地考叁
曹伯班卒　七六刊誤三

八年

八年春王正月至盟于洮　八五異文柒柒
八年春王正月至天王崩　五六隨筆陸叁
公會王人至鄭伯乞盟　七六刊誤肆陸
盟于洮　本卷一
洮　九五地考叁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五六隨筆伍叁　本卷三　一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陸伍
禘于太廟　二句　本卷一　又見卷十之三穀梁注證捌伍

九年

九年春王至御說卒　七六刊誤肆陸　八五異文柒柒
葵邱　九五地考叁
于葵邱　本卷一
甲子晉侯詭諸卒　七六刊誤肆陸　八五異文柒柒　本卷一
秋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五六隨筆伍叁　七六刊誤肆陸

十年

八五異文二十　本卷一
晉里克殺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八五異文柒柒　本卷一
晉里克殺其君卓　五六隨筆伍叁
及其大夫荀息　本卷一
冬大雨雪　七六刊誤三　八五異文捌柒　本卷一

十一年

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八五異文捌柒　三九異文貳玖

十二年

十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伍　七六刊誤肆陸　本卷一
楚人滅黃
冬十有二月丁丑齊侯杵臼卒　八五異文捌柒
鹹　九五地考肆

十四年

諸侯城緣陵　本卷四　一見卷九之六左傳注證拾貳
緣陵　九四地考肆　本卷一
夏六月至鄫子來朝　八五異文捌柒
夏六月至歸于鄫　五六隨筆伍叁
季姬及鄫至鄫子來朝　七六刊誤肆陸　八五異文捌柒　本卷一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三九異文貳玖　又見穀梁纂解彙編僖公十四年沙鹿崩
沙鹿　九五地考肆

十五年

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陸伍
公會齊侯至牡丘　三九異文貳玖
盟于牡丘　九五地考肆
匡　九五地考肆
公孫敖至大夫救徐　八五異文捌柒
夏五月日有食之　本卷一
齊師曹師伐厲　本卷一
厲　九五地考肆
震夷伯之廟　本卷一
楚人敗徐于婁林　本卷一
婁林　九五地考肆
晉侯及秦伯至獲晉侯　本卷二　一見卷九之六左傳注證拾貳

十六年

春王正月至過宋都　八五異文捌柒
隕石于宋五　本卷一
是月　本卷一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本卷一
六鷁退飛　本卷三
公子季友卒　見左傳纂解彙編僖公十六年

十七年
淮 九五地考肆
英氏 同上
滅項 見卷九之六左傳注證拾貳頁
項 九五地考肆，又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陸伍
秋夫人至于卞 九三異文貳玖
卞 九五地考肆
十七年齊侯至二十三宋公茲父卒 五六隨筆陸叁

十八年
春王正月至邾人伐齊 八五異文捌柒
宋師及齊師至敗績 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陸伍頁
甗 九五地考肆
邢人狄人伐衛 本卷三

十九年
夏六月宋公至盟于邾 八五異文捌柒
鄫子會盟于邾 本卷一
會陳人至盟于齊 七六刊誤肆陸以八五異文捌柒
梁亡 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陸伍

二十年
南門 九五地考肆
西宮災 本卷一
夏郜子來朝 九三異文貳玖，又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陸伍

二十一年
盟于鹿上 本卷一
鹿上 九五地考肆
宋公楚子至會于盂 七六刊誤肆陸，八五異文捌柒
盂 九五地考肆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見上莊公七年齊人來歸衛俘總

二十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八五異文捌柒
升陘 九五地考肆
宋公及楚人至敗績 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伍
泓 九五地考肆

二十三年
齊侯伐宋圍緡 七六刊誤肆陸 八五異文捌柒 本卷一
緡 五五地考肆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八五異文捌柒
杞子卒 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陸伍

二十四年
夏狄伐鄭至出居于鄭 五六隨筆陸叁
天王出居于鄭 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陸伍

二十五年
宋殺其大夫 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陸陸
納頓子于頓 本卷一
冬十有二月至盟于洮 見卷九之壹左傳杜解貳
洮 九五地考肆

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至盟于向 八五異文捌柒
公會莒子至盟于向 七五刊誤肆陸
向 九五地考肆
齊人侵我至至酅弗及 七六刊誤肆陸 八五異文玖柒
公追齊師至酅 本卷一
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九三異文貳玖
酅 九五地考肆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七六刊誤肆陸 八五異文玖柒
秋楚人滅夔 本卷一
夔 九五異考肆

二十七年
晉侯入曹 宋人 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陸陸

二十八年
五月癸丑至盟于踐土 五六隨筆伍叁
踐土 九五地考肆
六月衛侯至出奔晉 五六隨筆伍叁
冬公會晉侯至秦人于温 七六刊誤肆陸 八五異文玖柒 三九異文貳玖
冬公會晉侯至公朝于王所 五六隨筆陸叁
天王狩于河陽 七六刊誤肆陸 八五異文玖柒 又見卷九之六左傳注證拾叁
河陽 九五地考肆
晉人執衛侯至復歸于衛 五六隨筆陸叁

二十九年
介 九五地考肆
夏六月會王人至盟于翟泉 七六刊誤肆陸 八五異文玖柒 三九異文貳玖 又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陸陸
盟于翟泉 九五地考肆
大雨雹 本卷一

三十一年
濟西田 九五地考肆
四月四卜郊至三望 五六隨筆陸叁
四卜郊 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伍
猶三望 本卷二
衛遷于帝邱 七六刊誤肆陸 一見卷九之六左傳注證拾叁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八五異文玖柒
鄭伯捷卒 七六刊誤肆陸

三十三年
夏四月辛巳至敗秦于殽 八五異文玖柒
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七六刊誤肆陸 一見卷九之一左傳杜解貳
姜戎 九五地考肆 四一春秋說伍柒
公伐邾取訾婁 七六刊誤肆陸 八五異文玖柒
訾婁 九五地考肆
箕 九五地考肆
十有二月公自至齊至薨于小寢 五六隨筆陸叁
隕霜不殺草梅李實 見卷九之一左傳杜解貳
隕霜不殺草 本卷一、八五異文玖柒
李梅實 本卷一

文公

元年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本卷一 八六異文玖柒
夏四月丁巳葬我僖公 五七隨筆陸叁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本卷一
毛伯 本卷一
叔孫得臣 本卷一
戚 九五地考肆
冬十月丁未至弒其君頵 七六刊誤肆陸 八六異文玖柒

二年
戰于彭衙 九五地考肆
丁丑作僖公主 五七隨筆陸叁 本卷一
夏六月公孫敖至垂隴 七六刊誤肆陸 八六異文玖柒
垂隴 九五地考肆
八月丁卯至躋僖公 五七隨筆陸叁 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陸陸
大事于太廟
躋僖公 本卷四 一見卷十之二十五公羊禮說陸貳 一見卷十六之六十四羣籍各種伍拾頁 一見卷九之四左氏考證玖頁
公子遂如齊納幣 五七隨筆三 一見上二年吉禘于莊公總

三年
沈 九五地考肆
王子虎卒 本卷一
雨螽于宋 本卷一 一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陸

四年 晉陽處父至報江 七六刊誤肆陸 八六異文玖柒
衞侯使甯兪來聘 本卷一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七隨筆陸叁
五年 王使召伯來會葬 七六刊誤肆陸
五年春王正月至會葬 五七隨筆陸叁
三月辛亥至來會葬 八六異文拾捌 本卷一
六 九五地考伍
許男業卒 本卷一
六年 季孫行父如陳 本卷一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七六刊誤肆陸 八六異文拾捌
晉狐射姑出奔狄 七六刊誤肆陸 八六異文拾捌
閏月不告朔 二句 五七隨筆陸叁 九三異文拾捌 本卷四
一見卷九之六左傳注證拾叁 一見十六之六七羣經類典伍拾 一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陸
七年 三月甲戌取須句 七六刊誤肆陸 八六異文拾捌
郚 九五地考伍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八六異文拾捌
夏四月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五七隨筆柒叁
戊子晉人至先蔑奔秦 七六刊誤肆陸 八六異文拾捌 一見卷十
八年 乙酉 九五地考伍 注證十六 二十六公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七六刊誤肆陸 八六異文拾捌
暴 九四地考伍
公孫敖如京師至奔莒 七六刊誤肆陸 八六異文拾捌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五七隨筆柒叁 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陸陸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晉人殺其大夫至及箕鄭父 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陸 五七隨筆柒叁
楚子使椒來聘 七六刊誤肆陸 八六異文拾捌 一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
注證陸陸
十年 女栗 九五地考伍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七六刊誤肆陸 八六異文拾捌
厥貉 九五地考伍
十一年 春楚子伐麇 七六刊誤肆陸 八六異文拾捌
叔仲彭生至于承筐 七六刊誤肆陸
承筐 九五地考十四 本卷一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一見卷九之六左傳注證拾貳頁 一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肆
鹹 九五地考伍
十二年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五七隨筆柒叁 八六異文拾捌
巢 九四地考伍
秦伯使術來聘 八五異文拾捌 一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拾柒
河曲 九五地考伍
季孫行父至及鄆 七六刊誤肆陸 八六異文拾捌 一見卷九之六左傳注證拾叁
及鄆 九五地考伍
十三年 邾子蘧蒢卒 八六異文壹捌
世室屋壞 七六刊誤肆陸 八六異文壹捌 一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陸陸
大室屋壞 本卷一
公如晉衞侯會公于沓 七六刊誤肆捌 九五地考伍 八六異文壹捌
公及晉侯至會公于棐 七六刊誤肆陸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八六異文壹捌
棐 九五地考伍
十四年 新城 九五地考伍
星孛 本卷一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八六異文壹捌
冬單伯如齊 五七隨筆柒叁
十五年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五七隨筆柒叁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五七隨筆柒叁
十六年 公四不視朔 五七隨筆柒叁
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邱 七六刊誤肆陸 八六異文壹捌
盟于郪邱 本卷一
郪邱 九五地考伍
泉臺 九五地考伍
冬十有一月宋人殺其君杵臼 七六刊誤肆陸 八六異文壹捌
十七年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七六刊誤肆陸 八六異文壹捌
葬我小君聲姜 七六刊誤肆陸
十八年 葬我君文公至冬十月子卒 本卷一
子卒 見卷九之六左傳注證拾叁頁
秦伯罃卒 見卷十之二十六公羊注證陸陸頁

皇清經解分類彙纂卷八之百零九

春秋羣解彙編目錄

宣公 十四年閏
元年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衞 五八隨筆柒叁
平州 九五地考伍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陸頁
濟西 九五地考伍
宋公陳侯至伐鄭 八七異文壹捌
棐林 九五地考伍
晉趙穿帥師侵崇 七六刊誤肆陸 八七異文壹捌
崇 九五地考伍
二年 冬晉趙穿帥師侵柳 見卷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陸頁
戰于大棘 本卷一
大棘 九五地考伍
秋九月乙丑至弒皋 五八隨筆柒叁 七六刊誤肆陸 八七異文
二 本卷一
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見卷九之六左傳注證拾叁頁
三年 郊牛之口傷至乃不郊 見卷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陸
楚子伐陸渾之戎 七六刊誤肆陸 八七異文壹捌 本卷一
四年 葬鄭穆公 八七異文壹捌
郯 九五地考伍
公伐莒取向 見卷九之六左傳注證拾叁頁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本卷二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五九隨筆卷三十 本卷一 郯見上宋公使公孫壽
秋七月天王使召伯來錫公命 七六刊誤肆陸 八八異文叁捌
又見卷九之六左傳注證拾叁頁
衛人晉人齊人來媵 五九隨筆卷三十
九年 蒲 九五地考陸
伯姬歸于宋 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陸頁
楚人入鄆 本卷一
中城 九五地考陸
十年 五月公會晉侯至伐鄭 五九隨筆卷三十 一見卷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陸頁
丙子晉侯獳卒至公至自晉 五九隨筆卷三十
冬十月 七六刊誤伍陸 八八異文叁捌 本卷一
十一年 晉侯使郤犨至郤犨盟 八八異文叁捌
己丑及郤犨盟 本卷一
十二年 周公出奔晉 見卷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陸頁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七六刊誤伍陸 八八異文叁捌
瑣澤 九五地考陸
交剛 同上
十三年 三月公如京師 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陸頁
曹伯廬卒于師 七六刊誤伍陸 八八異文叁捌
十四年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五九隨筆卷三十
十五年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五九隨筆卷三十 一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陸頁
仲嬰齊卒 本卷一
癸丑公會晉侯至盟于戚 八八異文叁捌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七六刊誤伍陸 又 八八異文叁捌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本卷一
鍾離 九五地考陸
十六年 雨不冰 見卷九之六左傳注證拾肆頁
甲午晦 見卷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陸
甲午晦晉侯至鄭伯敗績 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陸頁
鄢陵 九五地考陸
公會晉侯至沙隨 見卷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陸
沙隨 九五地考陸

九月晉人至苕丘 七六刊誤伍陸 八八異文叁捌
苕丘 九五地考陸
十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八八異文叁捌
柯陵 九五地考陸
九月辛丑用郊 五九隨筆卷三十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九三異文貳玖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七六刊誤伍陸 又 八八異文叁捌
本卷二 一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陸頁
貍脤 九五地考陸
十八年 晉殺其君州蒲 五九隨筆卷三十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七六刊誤伍陸 八八異文叁捌
虛朾 九五地考陸
襄公 〇二年〇五年〇七年〇十八年闕
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至圍宋彭城 十六隨筆卷三十
韓厥帥師伐鄭至次于鄫 七六刊誤伍陸
夏韓厥帥師伐鄭 八九異文一 九三異文貳玖 一見卷九之六
左傳注證拾肆
仲孫蔑至次于鄫 八九異文叁捌
鄫 九六地考陸
楚公子任夫 本卷一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見卷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陸
冬仲孫蔑至戚虎牢 十六隨筆卷三十
三年 長樗 九六地考陸
六月公會單子至袁僑盟 十六隨筆卷三十
公孫豹至袁僑盟 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陸頁
雞澤 九六地考陸
四年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七六刊誤伍陸 八九異文肆捌 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陸頁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八九異文肆捌
五年 仲孫蔑至會吳于善道 八九異文肆捌
善道 九六地考陸
公會晉侯至于鄬 十六隨筆卷三十
楚公子貞至救陳 八九異文肆捌
公會晉侯宋公至救陳 七六刊誤伍陸

六年 夏宋華弱來奔 九三異文貳玖
莒人滅鄫 本卷二
七年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至卒于鄵 十六隨筆卷三十
鄵 九六地考陸
鄭伯髡頑如會至卒于鄵 七六刊誤伍陸 八九異文肆捌
鄬 九六地考陸
八年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七六刊誤伍陸 八九異文肆捌
邢丘 九六地考陸
九年 春宋災 七六刊誤伍陸 八九異文肆捌 本卷一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八九異文肆捌
戲 九六地考陸
十年 會吳于柤 本卷四 一見卷九之七左傳注證拾肆
柤 九六地考陸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八九異文肆捌
偪陽 七六地考陸
冬盜殺鄭公子至公孫輒 八九異文肆捌
盜殺鄭公子騑 七六刊誤伍陸
十一年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十六隨筆卷三十
作三軍 本卷三 一見卷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陸頁 一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陸頁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七六刊誤伍陸 八九異文肆捌
亳城 九六地考陸
蕭魚 同上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七六刊誤伍陸
十二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八九異文肆捌
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七六刊誤伍陸 九三異文貳玖
台 九六地考陸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八九異文肆捌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八九異文肆捌
秋九月吳子乘卒 本卷一
十三年 乘 卽見上秋九月吳子乘卒條
夏取邿 七六刊誤伍陸 又 八九異文肆捌
邿 九六地考叁
十四年 春王正月至會吳于向 八九異文肆捌

防玆 九六地考柒
戊辰叔弓 于蚡泉 七六刊誤伍陸 十九異文陸捌
蚡泉 九六地考捌
蔡伯卒、 見卷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柒頁
六年 六年秋九月大雩 本卷一
楚薳罷帥師伐吳 十九異文陸捌
晉侯伐北燕至暨齊平 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陸
七年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六一隨筆肆拾
暨齊平 本卷一
叔孫舍如齊涖盟 七六刊誤伍陸 十九異文陸捌
日有食之 本卷一
八年春陳侯之弟至陳侯溺卒 六一隨筆肆拾
楚人執陳行人至出奔鄭 六一隨筆肆拾
秋蒐于紅 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陸
紅 九六地考捌 本卷一
陳人殺其大夫 葬陳哀公 六一隨筆肆拾
楚師滅陳至殺陳孔奐 十九異文陸捌
葬陳哀公 一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陸 本卷一
九年 夏四月陳災 十九異文陸捌 本卷一
陳火 本卷一
陳災 見卷九之四左傳考證玖頁
郿囿 九六地考捌
十年 齊欒施來奔 七六刊誤伍陸 十九異文柒捌
秋七月季孫 伐莒 六一隨筆肆拾 七六刊誤伍陸 十九異文柒捌
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七六刊誤伍陸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七六刊誤伍陸 十九異文柒捌
又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陸
宋平公卒 本卷一
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 宋平公 七六刊誤伍陸 十九異文柒捌 一見卷十一之十
三穀梁注證捌陸
夏四月丁巳至殺之于申 十九異文貳玖
夏四月丁巳至有以歸用之 六一隨筆肆拾
楚子虔 殺之于申 見卷九之三左傳杜注證

比蒲 九六地考捌
仲孫貜 祲祥 七六刊誤伍陸 十九異文柒捌
侵祥 九六地考捌
秋季孫意如至厥慭 七六刊誤伍陸 十九異文柒捌
厥慭 九六地考捌
葬我小君齊歸 見卷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柒
冬十有一月至有以歸用之 七六刊誤伍陸 十九異文柒捌
本卷一
十二年 春齊高偃 于陽 九三異文貳玖
偃 九六地考捌
楚殺其大夫成熊 七六刊誤伍陸 十九異文柒捌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六一隨筆肆拾 七六刊誤伍陸 十九異文玖拾
文柒捌
十三年 楚公子比 于乾谿 七六刊誤伍陸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七六刊誤伍陸 十九異文柒捌
蔡侯廬 歸于蔡 本卷二 一見卷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柒
平丘之會 本卷二
甲戌同盟于平丘 九六地考捌 九三異文貳玖 本卷一
十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七六刊誤伍陸 十九異文柒捌
十六年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七六刊誤伍陸 十九異文柒捌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三異文貳玖
十七年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本卷二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七六刊誤伍陸 十九異文捌捌
有星孛于大辰 見卷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柒
長岸 九六地考捌
十八年 鄅 九六地考捌
許遷於白羽 本卷一
十九年 許世子止弒其君 本卷一
夏五月戊辰至葬許悼公 六一隨筆肆拾
夏晉 會自鄸出奔宋 七六刊誤伍陸 十九異文捌捌
二十年 鄸 九六地考捌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七六刊誤伍陸 十九異文捌捌
冬十月宋華亥 出奔陳 七六刊誤伍陸 十九異文捌捌 本卷一

二十一年 南里 九六地考捌
宋華亥至南里以叛 十九異文捌捌
八月乙亥叔輒卒 十九異文捌捌
叔輒卒 七六刊誤伍陸 九三異文貳玖
冬蔡侯朱出奔楚 七六刊誤伍陸 十九異文捌捌 一見卷十一之三穀
梁注證捌陸
大蒐于昌間 七六刊誤伍陸 十九異文捌捌
昌間 九六地考玖
二十二年 王室亂至入于王城 六一隨筆肆拾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本卷三 一見卷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柒
皇 九六地考玖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本卷二 一見卷九之七公羊左傳
注證念伍○又見卷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柒
王城 九六地考玖
二十三年 叔孫舍如晉 七六刊誤伍陸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七六刊誤伍陸
晉人圍郊 見卷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柒
郊 九六地考玖
戊辰吳敗至雞父獲 七六刊誤伍陸 十九異文捌捌
雞父 九六地考玖
狄泉 同上 本卷一
冬公如晉 乃復 七六刊誤伍陸 十九異文捌捌
二十四年 舍至自晉 七六刊誤伍陸 十九異文捌捌
日有食之 本卷一
二十五年 丁酉杞伯郁釐卒 七六刊誤伍陸 十九異文捌捌
叔孫舍如宋 七六刊誤伍陸
夏叔詣 黃父 七六刊誤伍陸 十九異文捌捌
有鸜鵒來巢 七六刊誤伍陸 十九異文捌捌 本卷一
鸜鵒 見卷十六之六九春秋各經異同陸頁
九月己亥 公孫于陽州 六一隨筆肆拾 七六刊誤伍陸 九三異
文貳玖
陽州 九六地考玖
野井 九六地考玖

葬我公定公至克葬　九一異文拾玖

雨不克葬　見十六之六九暨辯各種經典陸叁頁

辛巳葬定姒　九一異文拾玖

冬城漆　本卷一

哀公〇二年〇六年〇十七年至廿七年均闕

元年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九二異文拾玖

鼷鼠食郊牛　七六刊誤陸陸

句繹　九六地考拾

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柒頁

秋八月甲戌至鄭師敗績　九二異文拾玖

戚上　九六地考拾

三年

蔡遷于州來　見卷九之七左傳注證拾陸頁

齊國夏至圍戚　見卷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柒頁

季孫斯至城啟陽　七六刊誤陸陸　九二異文拾玖

啟陽　九六地考拾

四年

春王二月　蔡侯申　七六刊誤陸陸　九二異文拾玖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九二異文拾玖

六月辛丑亳社災　九二異文壹玖　七六刊誤陸陸　本卷一

五年

毗　九六地考拾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九二異文壹玖

城邾瑕　七六刊誤陸陸　九二異文壹玖　本卷一

邾瑕　九六地考拾

七年

齊陳乞弒其君荼　七六刊誤陸陸　九二異文壹玖

公伐邾婁至以邾婁子益來　見卷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柒頁

鄫　九六地考拾

八年

春王正月至曹伯陽歸　本卷三　一見卷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柒　一見卷九之七左傳注證拾陸

齊人取讙及闡　七六刊誤陸陸　九二異文壹玖

九年

雍丘　九六地考拾

十年

薛伯夷卒　九一異文叁玖

十一年

夏陳轅頗出奔鄭　同上

艾陵　九六地考拾

十二年

公會吳于橐皋　見卷九之七左傳注證拾陸頁

橐皋　九六地考拾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七六刊誤陸陸　九二異文壹玖

鄖　九六地考拾

冬十有二月螽　九二異文壹玖　本卷三

十三年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本卷三　一見卷十之廿六公羊注證陸柒　杜解柒頁見卷九之三左傳　又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柒頁

黃池　九六地考拾

晉魏曼多侵衛　七六刊誤陸陸　九二異文壹玖

盜殺陳夏區夫　七六刊誤陸陸　九二異文壹玖

十四年

西狩獲麟　本卷三　一見卷九之七左傳注證拾肆頁　一見卷十一之三穀梁注證捌柒頁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見卷九之七左傳注證廿三頁

句繹　九六地考拾　本卷一

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　本卷二　一見卷九之四左傳玖頁

舒州　九六地考拾

莒子狂卒　本卷一

有星孛　見卷九之四左傳考證玖頁

十五年

成叛　同上

十六年

十有六年衛蒯聵至孔某卒　同上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百零十

春秋雜錄目錄

春秋經傳源流考

春秋古經十二篇

孔子特筆之文攷

春秋非起自伯禽

魯之春秋　本卷二　一見卷十五之四七下離婁下魯之春秋條　一見前隱公第一條春秋節見卷十五之四七下離婁下晉之乘

晉楚史皆名春秋

春秋異文解

春秋上律表序

春秋序至創通大義　見卷九之六左傳注證拾壹

春秋序疏賈逵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云至末　同上

服注本鄭康成有時與鄭違

正義刋本妄改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詳春秋各說　見卷九之五左傳考證拾

漢書藝文志詳春秋諸傳篇數並論諸傳異同　同上

漢書列傳詳春秋諸傳源　九條　同上

陳編修答高雨農書論春秋經傳

春秋言天之學

五始

春秋時月並書

春秋日食合者十八

春秋經傳閏朔表

春秋置閏多在歲終

春秋閏月在歲終解

論春秋至朔通考凡例

春秋歲星不可以今法推

春秋時列國自為推步經傳日月常有參差

春秋列國惟晉用夏正

春秋十二公紀年

春秋改元即位考

未踰年書爵

諸侯在喪稱子

兄弟相繼皆稱子

三公外而同歸指周公郭公虞公

蔡侯名申者有二

紀侯紀字誤爲杞

春秋論崩薨卒葬

亡國書葬

失地稱名

滅國非同姓亦稱名

弒君而書及大夫者三

殺弒二字辨別考

君毋殺君當書弒論

春秋羣解彙編

隱公

春秋

韓宣子適魯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此未筆削之春秋也春秋當始伯禽何爲始隱疑當時魯春秋惠公以上魯史不存夫子因其存者修之未必有所取義也使伯禽以後之春秋皆存則周初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子何不存其盛世之事以爲法顧獨存其衰世之事以爲戒耶夏殷之禮杞宋不足徵夫子惜之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後又亡其七夫子因而存之使魯春秋具存夫子有所取義而託始於隱是因筆削春秋反使惠公以前二百餘年之事皆無徵豈聖人之心哉迹熄詩亡孟子就當時之春秋推說耳 江巖頁春秋補義

元年　春王正月

書王正月乃列國史官記事之常法否則嫌於不稟正朔矣周時月並改而此不云王春者春天時不可繫於王也然王在春下正上則時月亦兼統之古書法有如此者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先儒辨春秋春王正月四字繁冗費辭其實不必辨也左氏開卷便明著之曰元年春王周正月解家豈未覩此朱竹垞非胡氏夏時冠周正之說有詩云魯史王正月羣疑積至今上明一周字直可抵千金 梁孝廉瞥記

春王正月

此周建子之月也故加一王字以別於夏時案夏小正正月上有春字四月上有夏字七月上有秋字十月上有冬字此之謂夏時傳小正書者以傅崧卿本爲最在前傳本有春夏秋冬字而後來諸本皆脫去孔子云吾之杞得夏時焉若但有月而無時則何以謂之得夏時然則夏時之春正月若彼今則時王之正月不與夏同左氏又增一周字而義益顯後人因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謬說長言攻辯其實只一王字而周之不同於夏已判然莫能易矣無爲費辭矣 盧學士龍城札記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蔑本姑蔑定十二年傳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是也隱公名息姑而當時史官爲之諱猶定公名宋哀廿四年傳宗人釁夏曰孝惠取于商不云宋也古人舍故諱新故哀得定諱定不爲隱諱汲郡古文云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魏史不爲魯諱則此經爲隱諱明矣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鄭伯克段於鄢

段固強大儁傑而以出奔共未見殺故傳以如二君解之杜謂即得儁例誤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左氏公羊皆以仲子爲惠公之妾桓公之母所謂爲魯夫人者然未薨而歸賵揆諸情理竊恐未然穀梁以爲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以僖公成風例之於義爲長 宗人釁夏曰周公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則孝公夫人當爲宋之子仲子即其娣姪亦可知矣 ○崔茂才吾亦廬稿

仲子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曰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仲子也文公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曰僖公成風者僖公之母成風也 猶晉簡文帝母會稽王太妃鄭氏之稱簡文宣太后國孝明敦藏書所謂繫子爲稱兼明貴之所由者也 穀梁傳曰母以子氏 以子爲氏法妾不得體君故繫子 妾不得體君儀禮傳文 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此說得之左氏以爲桓公之母桓未立而以夫人之禮尊其母又未薨而賵皆遠於人情不可信 公羊亦以爲桓公之母惠公之妾繫妾于君被之繫母于子義則短矣 所以然者以魯有兩仲子孝公之妾一仲子惠公之妾又一仲子 左氏哀公二十四年傳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 而隱之夫人又是子氏二傳所聞不同故有紛紜之說

此亦魯史原文蓋魯有兩仲子不得不稱之曰惠公仲子也者仲子之宮不言惠公者承上文而畧其辭也

釋例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如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是也妾不得體君不得已而繫之子仲子繫惠公而不得繫於孝公成風繫僖公而不得繫於莊公抑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者矣

春秋十二公夫人之見於經者桓夫人文姜莊夫人哀姜僖夫人聲姜宣夫人穆姜成夫人齊姜皆書薨書葬 聲姜不書逆不書至文公成公不書生 文夫人出姜不書薨葬隱夫人子氏書薨不書葬昭夫人孟子變薨言卒不書葬不稱夫人其妾母之見於經者僖母成風宣母敬嬴襄母定姒昭母齊歸皆書薨書葬稱夫人小君惟

爽母定姒變聲言卒不稱夫人小君其他名號畢舉之 但毋仲子閒毋叔姜皆不見於經定姒則經傳皆闕而所補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也 顧處士日知錄

二年 公會戎于潛 潛魯地

循按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仲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二地名常爲詩居常與許之常潛即此潛也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注

紀子帛

案水經淮水注濟水又東北逕紀鄣故城南莒紀子帛之國是鄣元以帛爲紀子名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隋志曰推合己巳朔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春王三月

按考古圖載晉姜鼎銘曰維王九月博古圖載周仲偁父鼎銘曰維王五月散敦銘曰維王十月是每月皆書王也此惟春三月書王係月可以例推必兼書王二月王三月者明商正改爲二月夏正改爲三月也此春秋文外之意蓋周公舊典則然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隱三年日食

五行志下之下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公羊傳曰食二日董仲舒劉向以爲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 師古曰公羊傳隱六年狐壤之戰隱公獲焉 滅戴 師古曰十年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國今外黃縣東南戴城是也 衛魯宋咸殺君左氏劉歆以爲正 正當作二 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共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故經書災而不記其故蓋吉凶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周衰天子不班朔魯厤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史記曰食或言朔而實非朔或不言朔而實朔或脫不書朔與日皆官失之也案漢志引公羊傳食二日此西漢儒說公羊之言傳無此文傳曰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何注謂二日食己巳日有食之是也又云是後衛州吁弒其君完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諂謀與董劉義皆合劉子駿言左氏以爲二日與公羊說同惟杜云今釋例以長麻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與古義不合以待能算者定之 臧茂才經義雜記

君氏卒

君氏卒以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例之從左氏爲是不言子氏者子氏非一故繫之君以爲別猶仲子之繫惠公也若天子之卿則當舉其名不但言氏也 公羊穀梁二傳作尹氏 顧處士日知錄

楊綸問春秋書尹氏卒左氏作君氏謂聲子也胡氏本公羊說以尹氏爲周卿士其說不同果何從與且夫人子氏甕句集解謂子氏仲子也隱讓桓以爲太子故成其母喪稱夫人以赴於諸侯穀梁謂夫人子氏者隱之妻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乎君者也又孰從

答曰尹氏譏世卿胡氏之說與節南山詩合顧炎武曰以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例之從左氏爲是不言子氏者子氏非一故繫之君以爲別猶仲子之繫惠公也若天子之卿則當舉其名不但言氏也至左傳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偉業以爲尹氏即此尹氏亦曲解○子氏三傳不同左以爲桓母公羊以爲隱母穀梁獨以爲隱妻者桓未立母不得稱夫人隱母非嫡亦不得稱夫人隱爲君則其妻得稱夫人故程氏胡氏皆從之 杭編修質疑

隱三年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日葬不稱夫人故不言葬然則隱公宜何服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左氏春秋隱三年君氏卒以爲隱公母聲子公穀作尹氏以爲天子之大夫文殊解異余嘗疑二說皆未確毛檢討奇齡春秋毛傳及春秋條貫篇謂即鄭大夫尹氏公與偕歸者此一尹氏生則係公之患難死則係公之存亡故書之西河說經多肉恭斯論頗惬然此解見吳祭酒偉業文集中毛檢討蓋用其說 梁孝廉瞥記

君氏說 趙春沂

春秋隱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公羊穀梁皆作尹氏既曰尹氏不得不曲爲之說遂以爲天子之大夫而又無解于外大夫不卒之例于是生出爲魯主一義何休注公羊又從而附會之以爲魯隱往奔天子之喪與尹氏交接故加禮錄之誠恐魯公出境恆例必書若往周奔喪經何以不書也且惟魯不奔喪故後此有武氏子來求賻杜氏云魯不共王喪致令有求爲隱公罪則隱公實未往周確有可據況天子之喪所謂同軌畢至者乃在七月而葬之時故昭三十年游吉之語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則天子之喪諸侯當送葬而無奔喪之禮何休所說非確論也但公羊又有譏世卿之說諸儒信之甚確然周之世卿不止一尹氏若云後此尹氏立王子朝爲周亂階然則劉子單子以敬王反正者獨非世卿乎且斷無以誌其卒爲譏也明季氏本更謂是魯之大夫即隱公因于鄭之尹氏與之歸而立其主者西河毛氏主其說但內大夫書卒皆世族而爲卿者故三桓之外惟臧氏叔氏仲氏數人而已他無聞焉尹氏歸魯未與國政亦不應本國之大夫而史佚其名稱爲某氏者其非尹氏可知已顧何以左氏書君氏而公穀書尹氏也曰此脫簡也左氏先而公穀後也古者記事剖竹爲簡以漆書之藏度既久偶有剝蝕故有全字脫者如郭公夏五之類是也亦有半字脫者如三豕渡河之類是也君氏之譌爲尹氏亦此類耳然則春秋之書君氏何案左傳爲公故曰君氏公者隱公也君氏隱公之母聲子也以君母而稱君氏自是創例亦變例耳其何以創爲君氏也蓋隱公自居于攝不以夫人之禮喪其所生之母而史臣則終以公故必謹而書之不稱夫人不書薨者成公志也于是變其例而書卒即後此姒氏卒之例也其不曰子氏者嫌與仲子同也其不曰聲子者卒則未有諡也蓋君者何小君也君氏者即夫人氏之謂也或曰稱之以小君不嫌與仲子同乎曰仲子既成矣喪則自有夫人子氏薨之正例也不嫌與君夫人同乎曰君夫人卒公在則恆例不書也又有難之者曰春秋惟嫡夫人有諡否則必子之爲君者聲子有諡奚安見隱公不以夫人之禮喪其母乎曰此非春秋之例也仲子桓公之母也而無諡敬嬴宣公之妾也而有諡他如列國則有姜夷姜厲歸成嬴非嫡也而皆有諡則知有諡無諡不繫乎此也然則何以言變例乎大抵春秋之旨約而晦婉而成章仲嬰齊之卒也將以別子子叔聲伯也非以其族也昭夫人之卒也諱也不可以云姬氏則不可以恆例書也故曰此創例亦變例也 經義叢鈔

四年 衛人殺州吁于濮注濮陳地水名

循按史記衛世家集解引服虔曰濮陳地索隱亦引賈逵曰濮陳地杜本賈服也而係以水名乃說文濮水出濮陽南入鉅野鉅野為魯地水經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東至濟陰句陽縣為新溝又東北過廩邱縣為濮水然則陳無濮水矣哀二十七年齊陳成子救鄭及濮自齊至鄭須涉濮水亦非陳地釋例土地名闕疑為是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五年 春公矢魚于棠

釋例曰舊說棠魯地又土地名棠本宋地案水經注武棠亭下菏水所經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隱五年秋螟

五行志云董仲舒劉向以為時公觀漁于棠貪利之應也劉歆以為又逆臧釐伯之諫貪利區霿以生羸蟲之孽也案何注公羊云災皆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又春公觀魚于棠傳何以書譏遠也公曷為遠而觀魚百金之魚公張之注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與董義合杜注左氏但言蟲食苗心為災故書當以劉說補之臧茂才經義雜記

六年 鄭人來渝平注渝變也

案渝讀為輸二傳作輸廣雅曰輸更也與懌悛改同釋詛楚文變輸盟刺謂變更盟刺耳渝更也平成也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杜注自明而獨訓渝為變必俗儒傳寫之譌服虔曰公為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為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是服亦訓渝為更桓元年渝盟乃訓為變古文渝輸通此經輸作渝乃古文之僅存者○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左氏無傳何休杜預范甯俱指為伯姬之媵萬民學春秋隨筆以為國君女適國君若大夫所不為媵叔姬之歸自歸紀季非媵伯姬甚本陸淳之旨崔茂才吾亦廬稿

八年 遇于垂

京相璠曰今濟陰句陽縣小城陽東五里有故垂亭酈元曰小陽城在句陽城東半里許杜注未詳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九年 隱九年震電

春秋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左傳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杜注此解經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正義曰傳發凡以解經若經無霖字則傳無由發故知經誤然則經當如傳言大雨霖以震不當云大雨震電是經脫霖以二字而妄加電也案公穀經並作大雨震電何注云震雷電者陽氣也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大雨震電陽氣大失其節穀梁傳震雷也電霆也又五行志上劉歆曰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劉向曰雷電未可以發也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歷考兩漢儒春秋傳義知經本作震電非誤左氏傳當讀大雨霖句以震書始也句劉歆云始震電之時也本此傳以霖解經大雨以凡雨三日以往為霖自解霖字傳文每有此例杜氏誤讀作大雨霖以震句書始也句遂謂癸酉始雨日傳解經書霖經無霖字為誤矣臧茂才經義雜記

桓公

元年 公即位

鄭衆曰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云古位立同字也棟案古鼎銘位皆作立見朱氏彝尊吉金貞石志○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注稱督以弒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正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釋例經書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仲尼邱明唯以先後見義無善孔父之文孔父為國政則取怨於民治其家則無閨闈之教身先見殺禍遂及君既無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無忠事晉之荀息期欲復言本無大節先儒皆隨加善例又為不安經書臣蒙君弒者三直是弒死相及即實為文仲尼以督為有無君之心改書一事而已無他例也

循按公羊傳於孔父仇牧荀息三人互相比例以稱其賢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穀梁傳云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閑謂扞禦兩傳深得春秋書死難之義乃左氏則謂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啖子曰古者大夫猶皆乘車其妻安得在路使人見其貌故以舊言孔父義形於色而作傳者以為女色之色遂妄為此說耳因而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又謂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此杜預所據以定孔父之罪案也乃司馬則然左氏明指為華督之言督誣孔父之言而可據乎三國魏志齊王芳紀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官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爽與謀不軌又尚書丁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丁未以太傅司馬宣王為丞相固讓乃止三年四月丙午聞太尉王淩謀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淩五月甲寅淩自殺六年春二月庚戌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為大將軍事覺諸所連及者皆伏誅三月廢皇后張氏秋九月大將軍將謀廢帝以聞皇太后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謔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叙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於宗廟遣芳歸藩於齊以避皇位夫司馬懿司馬師華督宋萬也曹爽何晏王淩李豐張緝等孔父仇牧也稱之為謀不軌謀廢易大臣假太后令稱齊王芳耽內寵云云即華督所云司馬則然左氏所云民不堪命也潛研堂文集何晏論云史載平叔為尚書奏言云云予嘗讀其疏以為有大儒之風若勸曹爽絀司馬懿此平叔之忠於公室也十七史商榷云魏氏之亡始於曹爽之誅而終於齊王之廢及高貴鄉公之弒夫上論議其收有由然爽不死司馬之篡不成若夏侯元李豐之獄則師昭相繼逆節彰著諸公身沈族滅皆魏室之忠臣也故於元傳末以許允王經綴之以見其皆亡身殉國者魏末傳至稱何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妹裴松之顯辨其非以為底下之言則孔父不能正其閨門非是之類乎曹爽傳張當陳爽晏等陰謀反逆並先習兵須三月中欲發又云宣王密為之備則所云謀反者蓋將謀誅懿故懿知之而稱疾篤示李勝以羸也觀懿稱疾避爽松之注稱丁謐畢軌言宣王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以推誠委之由是爽恆猜防焉宣王力不能爭且懼其禍則爽晏等一日不除司馬氏一日不能得志所謂閑也王淩傳稱淩自知勢窮面縛水次魏略載淩與太傅書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幾於搖尾乞憐而下實晉紀則云淩到項

見晉遂祠在水側凌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唯爾有神知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夢凌逵爲厲甚惡之遂死何其然忙緣狀生死不遂則志略之言即左氏之言也晉紀之言則公羊穀梁之言也猶於孔父屏公穀而取左則猶魏志魏略之志也至李豐等之事詳於夏侯元傳言元以爽抑絀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爲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元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元輔政陰令弟翼求入朝欲使將兵入幷力起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陛兵誅大將軍以元代之大將軍微聞其謀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即殺之事下有司收元緝等送廷尉魏氏春秋云大將軍責豐豐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大將軍怒使勇士以刀環築要殺之魏略此言生氣勃勃可云不畏彊禦矣而鍾毓奏其迫脅至尊大逆無道豈可信乎彼杜預者貶孔父也即所以貶王淩也與仇牧也即所以貶李豐也則仍鍾毓之志也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閏月己亥破欽於樂嘉欽遁走遂奔吳甲辰安風津都尉斬儉傳首京都甘露二年五月乙亥諸葛誕不就徵發兵反殺揚州刺史樂綝丁丑詔曰諸葛誕造爲凶亂云云己卯詔曰諸葛誕造搆逆亂迫脅忠義云云三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斬諸葛誕五年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皇太后令曰昔援立東海王子髦以爲明帝嗣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數呵責遂更忿恚造作醜逆不道之言以誣謗吾云云吾語大將軍不可不廢之此兒具聞自知罪重便圖爲弑逆賂遺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藥密行酖毒事已覺露直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殺吾出取大將軍呼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出懷中黃素詔示之言今日便當施行沈業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而此兒便將左右出云何雷戰鼓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衞出入兵陣間爲前鋒所害此兒既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禍云云夫司馬昭華晉宋萬也毋丘儉諸葛誕王經孔父仇牧也稱誕造搆逆亂假太后詔稱髦悖逆不道云云即華督所云司馬則然左氏所謂民不堪命也毋丘儉傳云儉與夏侯元李豐等厚善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之邑人也儉以計厚待欽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移居郡國舉兵反顧罪狀司馬師而稱之爲反已言不順松之補注詳載其討師表文列師十一罪如云故中書令李豐等以師無人臣節欲議退之師知而請豐其夕拉殺載尸埋棺豐等爲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無罪名師有無君之心故光祿大夫張緝無罪而誅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彊催督遣臨時哀愕莫不傷痛而師稱慶反以歡喜誇數說齊王自堪人主君子之義定奉事以來十有五載始欲歸政按行武庫詔問禁兵不得妄出師自知姦慝人神所不祐矯廢君王加之以罪孚師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羣臣皆怒而師懷忍不顧大義云云辭嚴義正豐緝之忠於此明而儉之忠亦於此著松之引習鑿齒曰毋丘儉感明帝之顧命故爲此役君子謂毋丘儉事雖不成可謂忠臣矣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毋丘儉可謂能不愧也而志乃以反書之以謬贊之吾於孔父取公羊穀梁而不取左氏吾於毋丘儉取習鑿齒而不取陳壽預之不善孔父猶壽之謬毋丘儉之志也而預尤悖矣魏末傳云賈充與誕相見談說時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爲云何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國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觀此答充之言可謂忠矣及其敗也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非其忠義之氣足以感人何以如此而傅子譏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舉族誅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爲明鑒是何異左氏之譏孔父而瑣及閨門乎傅元者佐晉武禪代之臣也其譏諸葛誕以掩其忠猶杜預譏孔父嘉以掩其忠也傅譏當代之臣以掩其忠預且譏前古之臣以掩其忠而預悖矣漢晉春秋曰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死不顧順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衞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乎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文王文王爲之備帝遂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文王弟屯騎校尉伷入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帝刃出於背文王聞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晉諸公贊云沈業將出呼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而世語謂尚書王經以其直不出因沈業申意王業不申經意竟以受誅因沈業申意者以經雖不出而托王沈王業申意於司馬昭也經之忠附見夏侯元傳云淸河王經與許允俱稱冀州名士甘露中爲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始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依世語則幸經亦誅於司馬氏依魏志則經不知止足遂母禍乃松之引漢晉春秋云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則其能遵母教忠孝兩全於是可知矣晉武帝太始元年詔曰故尚書王經雖身陷法辟然守志可嘉門戶湮沒意常愍之經之守志晉武且嘉之與晉諸公贊及漢晉春秋合世語之說不足信也杜預之以孔父爲不善所以掩王淩何晏李豐張緝毋丘儉諸葛誕王經之忠也諸君之忠掩則預之不孝不忠不著余故詳述王淩何晏李豐張緝毋丘儉諸葛誕之忠以明孔父之忠不致令預得假左氏之誣辭以亂我聖經也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孔父

注孔父嘉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　棟案孔父孔子之先也傳以孔父嘉爲司馬是嘉名孔父字古人稱名字皆先字而後名蔡仲足是也鄭有子孔名嘉說文曰孔从乙从子乙請子之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說文此訓蓋指宋鄭兩大夫故先儒皆謂嘉孔父而書字杜輒爲異說不可從也惠氏棟春秋左傳補注

滕子來朝

杜注滕侯爵今稱子蓋時王所黜孔疏于時周王[illegible]也東周[illegible]

衞猶爲天下宗主尙得命邾爲諸侯明能黜滕爲子爵楊士勛穀梁疏亦同其說孫明復程可久謂國小貢薄自貶其爵以成禮則稱子出于滕自貶降如子產列尊貢重之爭然在春秋之初霸國未興恐未有此胡安國謂首朝弑逆故降稱子以狄之蓋本公羊貶其朝桓之說夫貶止其身可矣何以終春秋之世滕俱稱子乎故知趙伯循謂滕子在喪稱子謂後屬楚而夷之均屬曲說無理依杜氏爲得（滕降稱伯杞杜說得之王所黜是也惟杞僖二十七年來朝稱子以用夷禮故文十二年來朝舍夷禮復稱伯　崔應榴吾亦廬稿）

取郜大鼎于宋

闞駰十三州志曰今成武縣東南有郜城俗謂之北郜者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四年　渠伯糾注渠氏

案渠周邑昭二十六年傳劉子以王出次于渠注云居地然則伯糾蓋氏于邑者（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五年　城祝邱

司馬彪郡國志曰琅邪郎邱春秋時曰祝邱闞駰十三州記曰郎祝魯之音益字承讀變（同上）

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

服虔曰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同上）

五年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穀梁曰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疏曰冀州者天下之中州自唐虞及夏殷皆都焉則冀州是天子之常居以鄭近王畿故舉冀州以爲說後王雖不都冀州亦得以冀州言之日知錄曰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後人因之遂以冀州爲中國之號楚詞九歌覽冀州兮有餘淮南子女媧殺黑龍以濟冀州路史云中國總謂之冀州（天官書氏曰冀州只當王畿二字耳）秋大雩左傳書不時也公羊以爲旱祭范氏穀梁傳注云旱祭請雨之名案周之秋當夏之夏而旱請雨正當其時左氏泥于建巳之月行常雩禮故以爲不時然觀後此秋雩傳亦以爲旱也（崔應榴吾亦廬稿）

六年　寔來

桓六年春正月寔來注寔實也案玉篇寔時弋切是也寔時質切不空也兩字音義俱別詩大雅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正義云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左氏作實來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今本左氏亦作寔與詩正義所引異蓋孔氏所據乃服虔本非杜本也覲禮伯父實來注今文實作寔是實卽寔之古文春秋公穀爲今文左氏爲古文故二傳作寔來左氏作實來杜元凱改從二傳失古文之舊矣（詩寔命不同韓詩作實〇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子同生

子惠子曰穀梁子曰疑故志之案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始與齊侯亂中間文姜未有如齊之事而于六年始書子同生明同爲桓公子此聖人筆削之微意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齊有猗嗟之詩爲莊公狩而作也其詩云展我甥兮亦嫌文姜之亂而詩其爲齊之甥夫子刪詩存之與書子同生一例公羊傳曰何非吾子齊侯之子也名教大閑聖人于此安得而不愼乎知此則知聖人刪定六經之意矣二傳惟穀梁得聖人之旨其眞子夏之門人歟（[illegible]）（趙日江先省朱竹垞亦有論辨與此說同〇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七年　穀伯綏來朝注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

術按漢書地理志南陽筑陽故穀伯國後漢書郡國志南陽郡筑陽侯國劉昭注杜預曰穀國在縣北晉書地理志筑陽屬順陽郡史記索隱蕭相國世家引太康地理志云魏武帝建安中分南陽立南鄉郡晉武帝又曰順陽郡宋書州郡志順陽太守魏分南陽立曰南鄉晉武帝更名晉地理志云後漢獻帝建安十三年魏武盡得荊州之地分南陽西界立南鄉郡武帝平吳改南鄉爲順陽郡此注云南鄉筑陽依乎吳以前未改名也（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八年　祭公來

韋昭國語注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爲王卿士廣韻以祭爲周大夫邑名周公第五子祭伯其後以爲氏以魯爲宗國故來朝（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從逆者而言謂之王后從歸者而言謂之季姜此自然之文也猶詩之言爲韓姞相攸也猶左氏之言息嬀將歸過蔡也皆未嫁而冠以夫國之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也而公羊以爲王者無外其辭成矣又以爲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其說經雖巧而非聖人之意矣今曾日逆季姜于紀則初學之士亦知其不通又將曰王后歸於京師則王后者誰之女辭窮矣公羊子蓋拘於在國稱女之例（隱公二年傳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而不知文固有倒之而順者也（顧處士日知錄）

十一年　宋人執鄭祭仲

注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之也　劉光伯以祭仲是字鄭人嘉之又云祭仲本非行人檢案五年傳云祭仲是爲左拒此年傳云祭封人仲足世本藏姓氏皆先字後名此與孔父嘉一例則仲字足名確然無疑杜于五年傳注云祭足卽祭仲之字是專欲遷就舊法以就其曲說劉氏規之是也（左氏明許之文仲爲宋所迫脅雖死無益于忠故公子猶爲行權其扶偶以冀其君過矣〇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十二年　紀當爲己

桓十二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衞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衞師燕師敗績故傳云左氏以爲鄭與宋戰公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獨取穀梁之說蓋魯紀者世婚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謂左氏據穀梁傳而不知穀梁之說不如是也今考穀梁傳云其不地於紀也范甯注云春秋戰無不地郎於紀戰無爲不地也鄭君曰紀當爲己謂在魯也字之誤耳傳在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楊士勛疏云傳其不地於紀也者春秋考異郵云時戰在魯之龍門故何休難云在紀無爲不地鄭成云紀當爲己者龍門城下故不地何休注公羊亦云戰龍門兵攻城池恥之故不地是皆以紀爲己非紀國也不知字誤而錯解穀梁趙匡已然胡氏又蹈其失亦[illegible]矣此戰內以公主之外以齊宋主之魯與鄭爲一黨紀則求庇於魯者齊與宋爲一黨衞燕則從其役者宋之所怨者鄭而前年曾棄宋與鄭十二月及鄭人伐宋則宋怨魯齊之所欲取者紀而魯常庇紀鄭又怨魯故四國合兵魯侯紀侯以兵至而始與之戰故曰時久兵遂深入也紀先於鄭者侯爵也齊雖侯爵而齊先於宋者國大兵强也（李先生[illegible]）

十四年　御廩災

春秋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注[illegible]

嘗書御廩災不應廢故書以示公在傳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正義引服虔云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為恐非省災其災救之則息不及救故曰書不害公羊傳御廩者何粢盛委積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何注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躬行孝道以先天下火自出燒之曰災先是龍門之戰死傷者衆桓無惻痛於民之心不重宗廟之尊逆天危先祖鬼神不饗故天應以災御廩又乙亥嘗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注譏新有御廩災而嘗之辭曰四時之祭不可廢則無猶嘗乎當廢一時祭自責以奉天災也知不以不時為書者不當嘗也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范解鄭嗣曰用火焚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又漢書五行志上春秋御廩災董仲舒以為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illegible]百姓傷者未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以為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公於齊侯齊侯殺桓公劉歆以為御廩公所親耕藉田以奉粢盛者也棄法度亡禮之應也案左氏當從服解杜預謂書以示法蓋謂夫遇災而懼所以敬天也夙夜小心潔其祭祀所以敬祖也御廩災而嘗是書以示法是聖人之勸災也一不論嘗穀之害與不害而御廩必不可災公羊曰御廩災不如勿嘗言其不當災也穀梁曰未易災之餘而嘗志不敬也言災之不可復嘗也可也者不可也嘗之不能於未災之前謹守御廩復不能於既災之後敬是曰是嘗不以災為恐也依服解而三傳並通歆謂棄法度亡禮之應亦得之董生推所以致災之由可謂遠識矣何氏本之謂當廢一時祭以奉天災則遂未得公羊之旨穀梁注言何粟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而子[illegible]後推其本以為夫人文姜不可以奉宗廟祭祀[illegible]明矣[illegible]

十五年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注突既篡立權不足以自固又不能倚任祭仲反與小臣造賊盜之計故以自奔為文罪之也例在昭三年釋例諸侯奔亡皆迫逐其前免非自出也傳稱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為文責其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傳不發於蔡朱衛衎而發於燕款者[illegible]三欵罪無於衛衎而重於蔡朱故舉中示例以兼通上下也朱雖無罪據其失位而出奔亦其咎也齊侯問於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illegible]答以極言見君若不能為故臣亦不能保罪不純在臣也循案晉士蔿本明帝之義子則其不當立固[illegible]明祭仲之比也[illegible]實使糾謀仲之比也君若擇臣之道與小義之士謀之亦可慨矣而預以為造賊盜之計是何言也[illegible]所以罪芳也不知聖人大書鄭伯突明其為君也其冬入櫟仍書鄭伯突未嘗不以為君也惠半農春秋說云襄十四年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假列國之史皆書孫甯出其君孔子修春秋削而更之蓋以臣出君猶以臣名君不可以訓也杜預邪說以為諸侯自取奔亡之禍不書逐君之賊者所以責其君此說之尤悖者不可以不辨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如預言則後世亂臣賊子益無所忌憚皆將逞志於君矣何懼之有哉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十六年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注惠公也朔讒構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

循按左氏稱衛宣公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烝宣姜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宣姜與朔構急子壽皆殺於盜二公子故怨朔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此杜預所據以為說也考朔以桓十三年立至此為君已四年已君之而逐之猶已君之而弒之[illegible]商人皆與以為君而書齊人弒其君商人[illegible]君雖由篡弒而得身即事之則因而逐之弒之即是弒其君弒其君即是亂臣賊子此孔子作春秋所以息邪說使亂臣賊子懼也曹氏[illegible]賊者也乃司馬氏既為之臣世受其爵祿即不得藉口而不以為君而稱司馬氏者固日此曹操為漢之賊也吾逐漢之賊[illegible]賊而已矣明人[illegible]云魏景元四年劉禪降而漢滅明年咸熙元年司馬昭[illegible]為王二年[illegible]義子[illegible]魏之[illegible]此言是也[illegible]一見其[illegible]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十八年　公會齊侯于濼

說文濼齊魯間水焦進士春秋左傳補疏

[illegible]　夫人孫于齊

注公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之也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復稱姜氏見魯人復以小君待之忘父而與讎通也[illegible]而春秋不書[illegible]也此失之甚矣[illegible]

單伯送王姬

杜注天子[illegible]伯爵十四年會伐宋魯[illegible]文十四年如齊十五年至自齊前後相距八十餘年不必定為一人而其為周之世卿無疑成十七年[illegible]單子會[illegible]伐鄭[illegible]單伯稱子[illegible]文一字之異而其說亦異[illegible]春秋[illegible]據文十五年單伯[illegible]大夫[illegible]

以書至曰萩氏學春秋隨筆言之矣王子虎劉卷之卒書同內大夫春秋內魯尤內周故王臣有事列國書與內大夫同單伯以魯事如齊還告魯故書至無可疑也十年荊敗蔡師于莘公羊曰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天台齊氏曰楚此時號荊卽書荊後改號楚卽書楚耳斷無以州名書之理卽徐國在徐州經書徐舉其國非舉其州也吳僭王亦春秋所甚惡於初見經何不舉州而書曰揚乎愚案疏引運斗樞曰抑楚言荊不使夷狄主中國此卽穀梁狄之之說又引戴氏云荊楚一物義能相發吳揚異訓故不得州名似欲曲爲是傳解然要是支說 崔茂才吾亦廬稿

築王姬之館于外

後漢荀爽傳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齊師遷紀郱鄑郚

案郡國志朱虛屬北海非屬東莞正義據釋例土地名朱虛亦屬東莞晉郡縣改屬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三年 紀季以酅入于齊

續述征記云女水至安平城南伏流一十五里然後更流注北楊水城故酅亭也按此是酅亭在齊國東安平縣南十餘里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四年 享齊侯于祝丘

司馬彪郡國志曰琅邪卽丘春秋時曰祝丘酈元曰沭水又南逕東海郡卽丘縣故春秋之祝丘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六年 冬齊人來歸衞俘

遠宗問春秋傳諸侯不相獻俘此是周禮而經書歸俘者一獻捷者二然並不以是置貶例此何說與毛奇齡

曰春秋微詞未嘗于字句間見不與之義如此三獻俘一是莊七年齊人來歸衞俘一是莊三十一年齊人來獻戎捷一是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齊人與楚人一例獻俘與獻捷一例有何字義見其譏貶但以禮所無有而是時行之春秋直書之則其不與意已可見矣且其中有各不同者第就事測義而其不與之意復有等殺如此三獻俘則齊桓伐戎來獻戎捷不過欲誇示霸伐之意無甚大咎楚成獻宋襄之捷則春秋所惡無過宋襄楚雖遂功亦且親我較之齊桓亦無大劣至齊襄歸衞俘則齊魯俱惡極矣抗王人以納無道公然獻俘置王國救師于何地此則各就其事審之而義自出者故孟子讀春秋祇有三例曰其事其文其義以爲義卽在事中也

然則俘與捷或有不同且一曰衞俘一曰戎捷一則捷上無宋字豈有義乎

曰不然俘者軍獲捷亦軍獲也雖字注又有係人曰俘截耳曰馘之分然書有俘厥寶玉傳有馘以數軍實之解則凡軍所得統稱俘捷若其無宋字則杜預明云不言宋者秋伐宋冬獻捷史省文也自無學之徒取坊刻五傳平文一書抄其每經下左作某公穀作某人名地名蠶然成篇然實不得知致以衞俘爲人名有云若其人名之兩與者左與穀以叔孫舍爲叔孫婼是也人名之共異者左公穀皆以衞俘爲衞寶是也則衞俘是姓衞名俘之一人矣夫惟俘卽是捷故俘可稱寶左傳曰齊人來歸衞寶公羊曰此衞寶也今乃以爲人名而作書以傳之無學之人又代爲梓之行之豈俘寶異名或于其人有微詞與又尹氏卽君氏而分作兩人曰一尹氏也左曰君氏惠公之夫人公穀曰尹氏天子之大夫一君氏也公穀曰天子之大夫左氏曰聲子孔寧儀行父兩人也而合作一人曰寧儀公羊作甯儀 毛檢討經問

七年 恆星不見

五行志下之下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董仲舒劉向以爲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衆星萬民之類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隕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亡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劉向以爲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象其叛也言當中道叛其上也天垂象以視下將欲人君防惡遠非愼卑省微以自全安也如人君有賢明之材畏天威命若高宗謀祖己成王泣金縢改過修正立信布德存亡繼絕修廢舉逸下學而上達裁什一之稅復三日之役節用儉服以惠百姓則諸侯懷德士民歸仁災消而福興矣遂莫肯改寤法則古人而各行其私意終於君臣乖離上下交怨自是之後齊宋之君弒譚遂邢衞之國滅宿遷於宋蔡獲於楚晉相弒殺五世乃定此其效也左氏傳曰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劉歆以爲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國微也星隕如雨如而也星隕而且雨故曰與雨偕也明雨與星隕兩變相成也洪範曰庶民惟星易曰雷雨作解是歲歲在元枵齊分壄也夜中而星隕象庶民中離上也雨以解過施復從上下象齊桓行伯復興周室也周四月夏二月也日在降婁魯分壄也先是衞侯朔奔齊衞公子黔牟立齊帥諸侯伐之天子使使救衞魯公子溺專政會齊以犯王命嚴弗能止卒從而伐衞逐天王所立不義至甚而自以爲功名去其上政繇下作尤著故星隕於魯天事常象也案董劉以常星爲二十八宿人君之象穀梁集解引鄭康成云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與董劉合何氏以列星爲常以時列見范氏以經星爲常列宿皆隨文立解並不知常星卽二十八宿也左氏夜明之文當從劉子駿以爲象中國微杜云並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非也子政說此經言詳理精可爲人君炯鑒後之君子采此以爲規諫未必無補云 臧茂才經義雜記

八年 甲午治兵

春秋莊八年甲午治兵杜注治兵於廟習號令將以圍郕正義曰沈云周禮中秋治兵月令孟春令云是月也不可以稱兵所以甲午治兵者以爲圍郕故非時治兵猶如備難而城郿非時不譏案周禮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注凡師出曰治兵釋曰左氏說治兵於廟禮也注云三年而治兵與秋同名兵革將出故曰治兵賈疏所引左氏注與杜不同蓋出於賈服舊說其說勝於元凱傳云八年春治兵於廟禮也又云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則治兵與圍郕不同時明是兩事故傳以治兵爲禮而杜氏牽合之云治兵將以圍郕誤也舊注云三年而治兵者隱五年傳文此僖伯述先王正禮不因於圍人之國也杜於彼注云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是也云與秋同名者大司馬職中秋教治兵彼每歲至秋而治兵與此三年而春一治兵名同也云兵革將出故曰治兵者此年公羊穀梁傳及爾雅釋天皆言出曰治兵故也 同上

九年 齊小白入于齊

問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經不書公子左氏未著其說何也曰

後漢書鄭興說更始入關云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偁侯未朝廟故也此背左氏春秋此必左氏先師之說而杜氏失於不用閔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左氏無傳公穀以曹羈爲曹大夫赤爲郭公名然系郭公於歸曹之下於義未安杜氏以羈爲曹世子赤爲曹僖公爲戎所納故曰歸以春秋書鄭忽突之例證之杜義當矣曰此左氏先師之說其杜臆造賈逵謂赤是戎之外孫故使曹逐羈而立赤漢儒去古未遠必有所受孔疏以爲無據誤矣 錢宮詹潛研堂集

冬浚洙

鄭元曰泗水又西南流逕魯縣分爲二流水側有一城爲二水之分會也北爲洙瀆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十年 公敗宋師于乘邱注魯地

案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濟陰乘氏縣故宋乘邱邑也張華博物志亦云古乘邱杜以齊宋次于郎故指爲泰山之乘邱縣但轉戰所及乘勝逐北豈必盡屬魯地杜氏望文爲義非遂實有所據如十一年傳宋侵我公敗之鄑說文以爲宋魯閒地杜則直云魯地矣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公敗宋師于乘邱

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濟陰乘氏縣故宋乘邱邑漢志泰山郡乘氏縣顏師古注公敗宋師即此地 案魯師自雩門竊出以敗宋師雩門魯城門則敗宋師必在魯之近郊括地志云乘邱在瑕邱縣西北水經泗水注泗水西南逕魯縣北又西過瑕邱縣東瑕邱與齊縣接界則乘邱爲魯近郊地故元凱直斷爲魯地濟陰乘氏應劭張華酈元雖皆言爲春秋之乘邱非魯近郊故未有言魯敗宋師於此小顏注不足據惠棟反據此以駁元凱魯地之非亦誤禮記正義亦云乘邱魯地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十二年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注萬及仇牧皆宋卿仇牧稱名不警而遇賊無善事可褒

謹按公羊傳云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左氏言宋督弒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雖不及公羊傳之詳亦未嘗有貶辭而杜預則以稱名之故而謂其無善事可褒又譏其不警而遇賊正義云公羊善其不畏彊禦故言此以異之劉原父稱仇牧之智則未仇牧之忠則盡矣劉後村因謂仇牧荀息殺身而不能執賊皆圖於預之詖辭觀其趨而至手劍而叱千古之下英氣猶存其不勝而死即李豐恨力劣不能禽滅也將以不能執賊遂避匿觀望不出乎牧之撥而死亦豐之築於刀環也家氏鉉翁曰大夫死君之難乃曰無善可褒可乎君前臣名自是書法應爾杜氏每以名字爲褒貶曲爲之說其病甚大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穀梁經捷作接 宋萬弒其君捷

春秋莊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今左氏穀梁皆作捷公羊作接解云正本皆作接字故賈氏云公羊穀梁曰接也據此知賈景伯所見穀梁本與公羊同作接今作捷者蓋後人誤從左氏改耳當從賈注校正徐云正本皆作接字是俗本亦有作捷者公羊音義云接左氏作捷穀梁音義無文蓋亦誤同今本矣 公羊春秋僖卅二年鄭伯接卒左氏穀梁作鄭伯捷又文十四年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左氏穀梁作捷菑接捷二字古多互用 ○臧茂才經義雜記

賈逵曰公羊穀梁曰接與捷與接古字通易晉卦曰晝日三接鄭注云接勝也禮內則接以太牢注云接讀爲捷捷勝也音義皆同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十三年 齊人滅遂

酈元曰汶水西南逕遂城東京相璠曰遂在蛇邱東北十里杜預亦以爲然然縣東北無城以擬之今城在蛇邱西北蓋杜預傳疑之非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十七年 冬多麋

春秋莊十七年冬多麋杜注無傳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漢志云劉歆以爲毛蟲之孽爲災劉向以爲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爲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是時嚴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幾亡社稷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火不明國多麋又曰震遂泥厥咎國多麋案何注公羊云麋之爲言猶迷也本劉子政義志云董仲舒指略同則公羊亦以麋爲淫女天之示戒於莊公也乃何氏云象魯爲鄭瞻所迷惑則據春秋說以取齊女爲聽鄭瞻計觀較先儒迂遠矣京君明說易當以震遂泥爲溺愛淫女故迷惑不明而國多麋李奇注具二說後說得京意 李奇曰從二至五有坎象坎爲水四爲泥在水中故曰震遂泥泥者溺於水不能自拔道未光也或曰爲溺於淫女故其妖多麋麋迷也 范解穀梁引易傳首二句義不了當以劉子政說補之 臧茂才經義雜記

十八年 莊十八年三月日食說 范景福

步春秋日食黃氏南雷用西法閻氏百詩用中法中法自太初三統以後代有改憲惟授時集諸術之大成西法自利瑪竇諸儒入中國各有發明惟

御製厤象考成推闡精備以之攷春秋日食二法小異而大同前儒或專用中法專用西法未嘗參較宣城梅氏論中西同異亦言其理而不覈其數沈存中筆談載衛樸精於算術春秋日食樸得三十五惟莊十八年三月日食古今算皆不入食限當南雷以西法推之在夏二月於周爲四月謂是年二月有閏蓋樸算不合今以西法覈之 算數附後 當在夏三月於周爲五月黃氏蓋偶誤其月而算數不訛以授時較之入限亦在夏三月於經文後二月即置一閏尚後一月難以通矣竊疑襄公時再失閏當莊公之世似已失一閏故月數不符迨襄二十七年頓置兩閏以應天正其後始符乎厤數是以昭二十四年五月日食閻百詩以授時推之適合其數可指不然豈授時不合於莊公之時而獨合於昭公之時乎且古今異時術宜脩改上推有先天後天之失亦不過數日數時如莊十八年日食穀梁傳云夜食此是爲晦食加時宜在卯西法推之在壬子戌初中法推之在壬子酉初於經文後七時此僅求平朔交泛定望差積古今之殊也若尚後一月中西術同非失閏之說無以通之至黃氏南雷推得癸丑未初蓋密求定朔實交周倚有實非時加減分故於平朔差十餘小時而干支爲癸丑與杜氏長厤四月朔合蓋長厤閏在上年歲終故也此足見西法上推當於積算有後天之失實又與前編不同亦似更有消長之法徐文定公所謂西人之巧算入大統之型模惟本

朝時憲之精益足以當之矣

推莊十八年三月日食

距康熙甲子積年二千五十九年中積分[illegible]

通積分[illegible]

日二積日六十六萬一千通朔二日三八五二六六十六萬一千六百三十積朔二萬九千七首朔十八日二七積朔交周七百九十八萬一九千秒十〇五七九五九八宮度分秒收之得九宮首朔交周五八宮三二十十四分五十一六分〇一秒三十四微十六度十五二月交周宮十二秒四十八五十三正月交周分〇七秒四十一一二十七度三十長六十五分二十一三月交周五十一分三十五秒四十三三十微較不入食限二月平朔九十一九日三三四爲癸未周尚有加均數是月入食限三月平朔十八日八三五〇八四長初若日食在二月宜三月平朔戊初黃氏求爲癸未朔而非癸丑實三月故用平朔交泛而不必求定朔得癸丑未得差十六小時若當求實朔當與之合中西二法日食同在三月

距至元辛巳積年一千九百五十六年中積分七十一億四千四百六十四萬一千九百八十五百通積分六十二萬九八六四四三百冬至五十七萬一三六閏餘四六萬二五六經朔五十九萬一四七經朔入交泛日四四萬二四一十二周交泛五六六萬二九四一正月交泛一八萬八一一萬一九九三限三月交泛八五三五四二月交泛七十二三不入限三月交泛〇十二萬五一八七一五一七六余爲二十二八食限三月經朔壬子酉初求定朔當有盈縮遲疾

疾限成差

推照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食

距至元辛巳積年一千七百九十八年中積分六十五億六千七百九萬〇七一六通積分五八十十五萬六千一百四萬八五四十五閏餘四十六五〇萬五三天正經朔三十三萬三十一四萬一六三天正冬至九四十八五四六天正入交泛日八十七萬一〇二三月入交三十六萬三八一九三二六三書釋地同夏之三月於周爲五月天正縮厤一一〇百七十一六三月盈厤六一百五日六二月盈末限五七十六一日一二九盈末積度八二度三一六一九五三天正疾厤二二十七百〇三三月疾厤八一日一二七三月疾末限二六十七五五限一分六六一六疾末積度五度二三五六四一三益分五二七五月行遲度二度一四〇六九四限推故月疾積疾較七二度九〇二二六減差四十三二千二百定朔十三一日度十二刻命爲乙未〇一正數四書釋地名五刻 經義叢鈔 詁經精舍文集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隋志曰推合壬子朔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莊十八年秋有蜮

五行志下之上嚴公十八年秋有蜮劉向以爲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爲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處有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近射妖死亡之象也時嚴將取齊之淫女故蜮至天戒若曰勿取齊女將生惑亂之禍嚴不寤遂取之入後淫於二叔二叔以死兩子見弑夫人亦誅劉歆以爲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試厥咎國生蜮案穀梁傳云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故劉以爲在水旁能射人又以齊女淫惑爲說取義嚴切范解祇引京房易傳說亦不了又君不試師古曰試用也范注作君不識字誤何氏云蜮之猶言惑也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象魯爲鄭瞻所惑言有者以有爲異也左傳秋有蜮爲災也正義曰洪範五行傳曰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與漢志載劉說同又引陸璣毛詩義疏云蜮短弧也一名射景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故曰射景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創如疥服虔云徧身濩濩或故爲災與劉子政射人甚者至死何劭公毒害傷人形體義合劉子駿以爲盛暑所生未詳所本 臧庸才經義雜記

有蜮

服杜皆以爲短狐王伯厚曰沙隨春秋例自云有蜮或考隸古春秋作蟘蟘音特棟案蟘亦作螣說文云吏冥冥犯法即生螟吏乞貣則生蟘即詩之螟螣也唐公防碑又作蟘蟘與蜮字相似呂覽任地曰大草不生又無螟蜮高誘曰蜮或作螣食心曰螟食葉曰螣兗州人謂蜮爲螣音相近也螟蜮皆害苗者故書于春秋若是短狐不須記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廿八年經有蜚 呂覽螟蜮高誘注兗州謂蜮爲螣音相近也淮南子汎論訓之螣高誘注螣讀近殆緩氣釋文云螣本又作蟘玉篇蟘蜮皆徒得切是螣字本作蟘因方言讀爲蜮耳後漢書孝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去其螟蜮章懷注蜮一名短狐徐楚金說文繫傳虫部蜮亦解爲短狐皆因元凱注而誤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十九年 送媵結盟

莊公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此條說者有三失誤貶公子結一失也誤解陳人之婦二失也誤解於鄄三失也杜氏預因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胡傳曰譏其輕以失人也孫氏復曰結矯命專盟故書遂以惡之又云秋盟而冬加兵非所以利國家是譏誤貶結也案諸儒矯制之說雖正而結之志安國家非羣弱專命之比彭之伐魯宜因魯納鄭詹非因鄄之盟也宋與陳奉齊之命亦非因結失媵陳之好也鄄之盟即無濟於事豈反因此招戎乎聖人據事直書結稱公子固非嘉之盟稱遂及亦非惡之也劉氏以陳人爲陳大夫胡傳以陳人爲微者皆誤解陳人也案媵雖淺事而非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魯不必往媵況遣卿致之乎其不言陳侯夫人者穀梁所謂略之者是也因媵而盟書之意在盟不在媵也程子謂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吳氏徵謂媵乃結之私事皆誤會於鄄也案孔疏云爲人媵者皆送至嫁女之國使之從嫡而行鄄爲衛地陳取衛女結送媵向衛至鄄停女會盟蓋自魯至衛都鄄乃必由之路適至於鄄聞齊宋之謀而遂及之也此節句讀當以公子結媵陳人之婦爲句於鄄另作一句不當混作一句讀 李進士羣經識小

廿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賈逵說是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廿四年 赤歸于曹郭公

僖案釋文云此連爲句郭音號亦如字左傳正義公羊穀梁並以赤歸于曹郭公連文爲句言郭公名赤失國而歸于曹是爲說不了故不采用如左氏義則赤歸于曹爲句郭公另爲句與公羊援讀異此當就經爲讀不可強同 武進士經讀考異

莊公二十四年經赤歸於曹郭公左氏以赤歸於曹爲句註云無傳赤曹僖公也蓋爲戎所納故曰歸郭公註云無傳蓋經闕誤也公羊穀梁皆以赤歸於曹郭公爲句以赤爲郭公名公羊釋文云郭音號亦如字穀梁釋文云郭公左氏如字公羊音號似號郭通案公羊僖二年晉滅號傳號皆作郭凡九見是公羊從郭不從號秦策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又曰因而伐郭高誘注古文言號也是郭又號之古文案唐書宰相世系表平王求虢叔裔孫序封於陽曲號曰郭公號謂之郭聲之轉也然則西周但名號東周始兼名郭逸周書等稱郭叔者後人據已改之名稱之猶商遷於殷後人遂以殷名商至於經文之義左氏闕文爲長 陵曙譯案後漢地志載有三號大陽下有下陽城號見之三號此北號也以縣本號仲國云首則古所謂雍州之西號而秦本紀所謂小號者也此舊書言平王東遷叔之孫則志所謂叔國有焦焉二國云者東號也今據號曰郭公名其東號之後乎傳無文之郭氏宣善善不能從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也是國名正字郭虎所謂畫明文也但穀傳二傳號公羊作郭以號者號之郭則人當作盛言處此氏所處是也今以號爲郭以郭當前而字

之一字既殽鄭衛義亦混 注言[illegible]氏昭元年會於虢[illegible]鄭[illegible]師古註[illegible]周王季子也受封於虢[illegible]今陝州陝縣是也後[illegible]所滅虢公醜奔周遂姓郭氏[illegible]號聲之轉也號[illegible]作郭[illegible]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中子[illegible]文王卿士食采於虢武王錫封後世謂之郭[illegible]中郎集郭有道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illegible]文王[illegible]建國命氏或謂之郭[illegible]元和姓纂郭[illegible]文王[illegible]郭公因以爲氏通志氏族略春秋有郭公[illegible]以爲氏或云號爲晉所滅公子醜奔周遂以郭氏今號氏[illegible]郭氏姓氏[illegible]郭自註郭氏周王季子虢叔之後[illegible]爲郭其後爲郭氏又一春秋有郭公亦國也[illegible]郭公即虢公或[illegible]齊桓公問郭何以亡一事遂[illegible]郭公爲郭已[illegible]於春秋之前西虢亡於僖公之五年此時安有[illegible]之事[illegible]其事不可得知必去其事以[illegible]之則[illegible]

廿六年 曹殺其大夫

閔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穀梁傳曰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然范甯謂氏義則此所殺之大夫即二十四年奔陳之曹羈未識與傳意合否曰公穀說此經皆主賢曹羈而意稍別公羊謂衆故不名穀梁謂非大夫故不名公羊謂諸大夫不死君難誅之得其罪經爲曹羈諱故不言曹伯滅并不言戰殺梁之意當亦如此其云爲曹羈崇者謂因賢曹羈故曹無命大夫而書大夫非謂大夫即羈也孟子云晏子以其君顯又云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子天下吳猶夷之國其朝聘例不書惟吳子使札來聘以賢季子故書曹小國於傳聞之世不當有大夫因羈之賢而書并及殺大夫事是因臣而顯其君范氏所言未得穀梁之旨 錢宮詹潛研堂集

廿八年 冬築郿

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在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棟案公羊釋文云築微左氏作麋麋古文眉眉與微古今字特牲饋食禮眉壽萬年鄭注云古文眉爲微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水經注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春秋經書冬築郿公羊傳謂之微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大無麥禾

三傳同文而漢五行志上引經作大水亡麥禾董仲舒以爲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劉向以爲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疑公羊經一本有水字何氏秋水之說從董數衍耳 梁孝廉瞥記

廿九年 莊廿九年有蜚

左傳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杜無注漢志云劉歆以爲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可取以補注左傳漢志又云劉向以爲蜚色青近青眚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爲蟲臭惡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天戒若曰今誅絕之尚及不將生臭惡聞於四方嚴不寤其後夫人與兩叔作亂二嗣以殺卒皆被辜董仲舒指略同案公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注蜚者臭惡之蟲也象夫人有臭惡之行言有者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范注引穀梁說曰蜚者南方臭惡之氣所生也象君臣淫泆有臭惡之行皆本西漢儒舊義 劉茂才經義雜記

三十年 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案水經濟水注濟水又北逕微鄉東又北逕清亭東又北過穀城縣西又北逕周首亭西魯濟蓋在微鄉清亭之間微鄉即莊廿八年冬所築郿也公羊傳作微清即公及宋公遇於清是也此皆魯地濟水所經故謂之魯濟若過穀城則謂之齊濟穀即小穀與周首亭王子成父敗榮如處皆齊濟所經又案郡國志濟北國齊地爲多是魯濟又在濟水以南焉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卅一年 戎捷 齊侯來獻戎捷

莊公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傳曰戎菽也似據管子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蔥及戎菽布之天下而爲之說桓公以戎捷示諸侯豈徒一戎菽哉且生民之詩曰蓺之荏菽荏菽旆旆傳曰荏菽戎菽也爾雅戎菽謂之荏菽 亦作茂菽列子北宮子篇騶進其茂菽有稻粱之味 自后稷之生而已蓺之不待桓公而始布矣 顧處士日知錄

卅二年 城小穀

左莊三十二年傳城小穀爲管仲也顧亭林日知錄據范甯穀梁解以小穀爲魯邑而疑左氏之誤志祖考春秋之言穀者除亭林所引外尚有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襄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至穀又成十七年傳齊國佐殺慶克以穀叛則齊地之名穀而不名小穀灼然矣小穀應屬魯邑左氏不應誤若此後讀公羊疏云二傳作小穀與左氏異始悟左氏經本作城穀此與申無宇所言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語正合故杜注以爲齊邑又引濟北穀城縣中有管仲井以實之今經傳及注俱作小穀者乃後人據二傳之文而誤加之左氏也惜杜須于定本已亡無從是正 孫侍御讀書脞錄續編

閔公

元年 齊仲孫來

左傳曰嘉之也公羊曰公子慶父也繫之齊外之也劉原父曰孫以王父字爲氏故曰某孫慶父字仲而身自孫乎又何以繫之齊天台齊氏曰此傳支離極矣果系慶父可謂之齊仲孫乎無論慶父不可繫齊慶父先不可以仲孫書也公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始以王父字爲氏是故書仲孫氏至我難而始稱之也此論尤爲明晳 [illegible]

二年 齊人遷陽

正義曰杜氏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在○案地理志東海郡陽縣注應劭曰春秋齊人遷陽是又城陽國陽都縣注應劭曰齊人遷陽故陽國是一國兩屬未詳孰是 臧君春秋左傳[illegible]

漢志東海郡都陽縣應劭注云齊人遷陽是城陽國陽都縣應劭注云齊人遷陽故陽國是惠棟云一國兩屬未詳孰是案城陽陽都縣應劭已明言此故陽國是爲陽之本邑都其後齊人遷之是自城陽陽都遷於東海都陽故應注都爲齊人所遷邑元水經注亦以陽都爲陽故國齊人州其地而遷之與應說同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吉禘于莊公

傳云譏始不三年也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云譏喪娶也蓋周衰禮廢三年之喪久已不行論語宰我問三年喪一章乃現身說法疏引繆協謂宰我思啟憤於夫子以戒將來義在屈己明道此解極確與齊宣王欲短喪不同僖三十三年宰上之木家何以謂宰昔書天文志虛二星家宰之官也主死喪哭泣未免附會示兒編謂家宰字相近而譌殺虛事云升論也二字聲相近故可轉訓 梁孝廉瞥記

僖公

元年 次于聶北

說文引作嵒北云讀與聶同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邢遷于夷儀 注夷儀邢地

司馬彪郡國志曰東郡聊城有夷儀聚劉昭曰今聊城西有攸夫寨園百餘畝 同上

二年　盟於貫

酈元曰汳水又東逕貫城南俗謂之薄城非也闞駰十三州志以爲貫城在蒙縣西北春秋僖公二年齊侯宋公江黃盟於貫杜預以爲貰也云貰貫字相似貫在齊謂貫澤也是矣非此也今於此地更無他城在蒙西北唯是邑耳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三年　夏四月不雨

何休公羊傳注僖公得立欣喜不恤庶民比至三年退避正殿飭過省宮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無冤而得澍雨案後漢書黃瓊傳引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於九月公閔雨山川以六過自讓絀女謁放讒佞郭都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天乃雨休注當本此 [illegible]

四年　召陵

召陵故城在今開封郾城縣東四十五里括地志並同齊桓公自郢人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目望江漢小顏小司馬並云熊耳山在順陽縣北[illegible]陽縣東山有兩峰狀若熊耳因名順陽唐武德二年置旋省入臨湍臨湍故城在南陽鄧州西北六十里今謂既非繞路自熊耳在盧氏縣者亦非積甲與熊耳山齊在宜陽西者又非達晉所葬之熊耳在陝州者甚別一熊耳山距召陵約六百餘里江漢楚之望也故望之召陵於楚齊之不大得志也以子文爲令尹城濮於楚晉之得大得志也以子玉爲令尹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齊人執陳轅濤塗

釋文作袁穀梁傳同云本多作轅案國三老袁良碑云周之興滿爲陳侯至元孫濤塗立姓曰袁法言曰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內執袁濤塗皆不从車旁今本及唐石經皆作轅王伯厚曰轅與袁同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世系表云袁氏出自嬀姓陳胡公滿生申公犀侯十世至爰孫宣仲濤塗賜邑陽夏以王父字爲氏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五年　楚人滅弦

酈元曰江水又東逕西陽郡南郎西陽縣也晉書地道記以爲弦子國通典光州光山縣漢西陽縣也春秋弦國之地仙居縣本漢軑縣今縣東有弦亭據水經注通典漢之西陽軑縣皆弦子地元凱弟釋弦國在軑縣東南是乃元和郡縣圖志所云弦國之都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晉人執虞公

五年經書晉人執虞公與書執衛侯執曹伯書法一例則虞之本公爵可知虢公晉侯朝王王之享侑賜玉馬皆同傳曰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明明說諸侯亦非以虢爵爲王卿士也則虞虢之公確是五等之爵不得以公羊天子三公稱公之說爲解然虞虢爵列爲公之故前儒皆不得其說周之同姓邦姬周公亦但封侯何以虞虢獨公賈公彥周禮疏謂虞虢毀時稱公羊周不進不退仍守公封說甚無據厚齋王氏駁之是矣愚竊以爲虞之封以太伯伯以天下讓至德無稱封以公所以崇伯之德虢之封以虢叔迪教五臣虢叔稱首封虢以公所以報叔之功此虞虢所以獨膺公爵而非文昭武穆之班所可比也 崔茂才吾亦廬稿

八年　盟于洮

酈元曰今鄄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謂之洮 [illegible]

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

僖公僭禘禮未必始行於八年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因叙夫人而書之猶之三十一年因四卜郊不從而書郊也史有諱國惡之法故始僭郊禘不可書因事乃書之用致夫人致妾母風氏助祭也不言風氏君母不可指斥也若致夫人哀姜則哀姜有謚號何得止言夫人且以主祔廟亦不可謂之用致左氏說非也夫人果當助祭則不必書書用致則知有不當致者史氏之從諱成亦孔子之書法也 江慎修羣經補義

八年禘於太廟致夫人左傳曰禘而致哀姜是行祔廟之禮哀姜淫而與弒死不成喪不宜祔廟故傳斷爲非禮穀梁以爲立妾爲夫人劉向曰夫人成風也本董仲舒之說是僖公尊其母爲夫人因禘而行告廟之禮然成風尚存何以云致亦言之不順也至公羊謂脅于齊女之先至者何休注因謂僖公初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用爲嫡此真鑿空無稽之說矣 江慎修羣經補義云用致夫人致妾母[illegible]助祭也不言風氏君母不可指斥也若致夫人哀姜則哀姜有謚號何以止言夫人且以主祔廟不可謂之用致左氏說非也夫[illegible]氏之說亦謬祭必夫婦親之內則姑老冢婦主祭祀事禮無母氏助祭者禰氏學春秋隨筆曰致哀姜主于大廟也爲不于喪畢致禘其禮也哀姜不當致而致故但稱夫人告他夫人然後其[illegible]聽故著其[illegible]也 崔茂才吾亦廬稿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夫人者哀姜也哀姜之喪七年矣魯人有疑焉故不[illegible]因禘而致之不稱姜[illegible]夫人姜氏既于夫之文也哀姜以弒二君而猶以之配莊公是亂於禮矣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致夫人也譏僖公也言僭禘之衰而夫子所以傷之者也 顧處士日知錄

九年　于葵邱

酈元引春秋古地云葵邱地名今鄴西三十里是也鄴本齊桓公所置蓋子糾五鹿中牟蓋以衛地則葵邱是矣宜在鄴與宋孔勁遠晉之言相合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晉侯詭諸卒

案唐石經及釋文皆作詭唯[illegible]仍作佹案鄭固碑云[illegible] [illegible]

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

左氏穀梁氏皆作殺惟公羊作弒孰是乎曰公羊是也[illegible]爲公羊是曰春秋以是爲弒未踰年之君發凡也緣孝子之心不敢稱君故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謂則君也公羊子曰弒其君之子何其君之子者未踰年君之號也不書弒是棄之君可弗君之也故春秋書弒以立萬世臣道之防也然則何不言弒其君也不沒其實也不以臣道滅子道也古者必踰年而後即位有未踰年而遽即位者則書弒其君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是也書弒以正商人之罪書君以見舍之子道未盡也然則據宋子之例何不言晉里克弒晉子奚齊也曰宋子者以世子在喪者也其君之子者非世子而其君殺世子立之者也又以見父道之不正也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云及其君卓者隱括之辭以一弒領二事則所據經之兩書弒明矣傳曰齊慶封之弒於諸侯也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慶封其御史法哉 坊記唐石經初刻弒是也改刻作殺則及其君卓四字不屬其君卓不得云殺也釋文作殺而音試是也作殺非也凡舉其事自殺正其罪曰弒後代經典諸儒莫可究詰古人分別嚴明無有作殺而音試者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傳之經作殺皆非依公羊謂可知學經作弒也左傳晉世公曰

子殺二君與一大夫舉其重也故作殺今本作弒則大夫不可云弒明矣 段大令經韻樓集

十年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注獻公既葬卓以免喪故稱君也荀息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

循按僖十年傳稱荀息之謀息非無遠謀者也左氏稱公命息傅奚齊息言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三怨雖作不食前言引白圭之詩以美之無譏辭也杜以為從君於昏合千古忠臣義士扼腕不申矣正義云息稱名者不知奚齊卓子之不可立又不能誅里克以寧君是其雖欲復言本無遠謀也夫經書卓為其君則不以其不可立而不以為君也既正其名為君則弒之者賊而死之者為忠矣荀息之不能殺里克猶毋邱儉之不能殺司馬師也習鑿齒引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兩語以美毋邱儉蓋儉之受顧命亦息之受君命也習氏引荀息以美儉則預識荀息以例儉可知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及其大夫荀息

晉獻公之立奚齊以王法言之易樹子也以臣子言之則君父之命存焉 古人重父命伯夷以父命之故不立而逃叔齊是也 是故荀息之忠同于孔父仇牧 顧處士日知錄

冬大雨雪

開漢史五行志兼采董仲舒二劉之說劉知幾舉其錯誤多矣昨接高論謂劉氏所譏亦有未盡然者願聞其審曰姑即一條言之隱寒篇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次引公羊經曰大雨雹此劉所譏為首尾紛拏章句錯糅者也今考班史敘恆寒以雪為首而霜次之雹又次之釐公十年冬大雨雪此左氏穀梁經文也故引劉向說次引公羊經作大雨雹兼采董生說蓋以經有異文特附出之其餘書大雨雹者別見於後班史義例之嚴如此知幾偶見誤本不尋其上下文義輒生駁難不知其見笑於大方甚矣今南北監本皆作雪與左氏穀梁經文正合乃歎今本固有勝於古本者而古人讀書麤率轉或不如後人之精審也 錢宮詹潛研堂集

僖十年大雨雪

漢志中下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雪 左氏穀梁同 劉向以為先是釐公立妾為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經曰大雨雹董仲舒以為公脅於齊桓公立妾為夫人不敢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雹皆為有所漸脅也 孟康曰謂陰陽漸脅 行專壹之政云案左氏穀梁無說何注公羊云夫人專愛之所生也與先儒義同 臧茂才經義雜記

十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隋志曰推合庚午朔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十四年 諸侯城緣陵而遷杞

杜不注緣陵漢地理志北海郡有營陵臣瓚云即春秋緣陵淯于公所都之邑 江叔澐羣經補義

諸侯城緣陵

薛瓚曰北海營陵縣春秋之謂緣陵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而遷杞杜不注緣陵漢地理志北海郡有營陵臣瓚曰即春秋緣陵淯于公所都之邑 臧茂才經義雜記

夏六月至鄫子來朝

開傳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左氏公羊說各殊范甯駁公羊說謂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事之不然者而以左氏歸甯之說為近合人情其理甚正而顧家申何義以為末世無禮容或有之如姜氏如齊之類皆為無禮之國何蕩檢若是其甚乎曰吾友褚刑部搢升嘗論之謂春秋之例女既嫁則繫其夫國如紀伯姬杞伯姬是也未嫁則不繫以國如伯姬卒是也此經書季姬及鄫子遇至十六年乃書季姬歸于鄫不繫以鄫則為未嫁之女可知烏得言歸甯乎穀梁曰先書遇而後書及已嫁之詞也季姬先書遇而後書歸未嫁之詞也已嫁則從夫婦之序故曰高固及子叔姬未嫁則從內外之詞故曰季姬及鄫子 錢宮詹潛研堂集

十五年 夏五月日有食之

隋志曰推合癸未朔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齊師曹師伐厲 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

案桓十三年傳云楚子使賴人追之杜注與此略同昭四年經云楚伐吳遂滅賴公羊傳于此年賴作厲釋文云厲如字又音賴公羊傳十五年釋文去厲舊音賴則知厲與賴本一國古音通故或作厲或作賴也 論語未信則以為厲己康成注云厲讀為賴 司馬彪曰汝南褒信縣有賴亭故賴國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震夷伯之廟

漢書五行志下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劉向以為晦暝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晝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暝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至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皆暝陰為陽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氏殺公子偃季氏萌於釐公大於成公此其應也董仲舒以為夷伯季氏之孚也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暝雷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向又以為此皆所謂夜妖者也劉歆以為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加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譴告之也案劉子政云晦暝也震雷也本穀梁傳董仲舒云夷伯季氏之孚本公羊傳又云明當絕去僭差之類則僭差之事不止一夷伯廟凡似夷伯廟之僭差者皆當去之何劭公云僭公藏於季氏季氏藏於陪臣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大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頗得經傳意左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劉歆以為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故天加誅其祖廟以譴告之立義精也正義曰杜以長厤推己卯晦九月三十日春秋值朔書朔值晦書晦無義例也此即本劉子駿說 臧茂才經義雜記

楚人敗徐于婁林

郡國志下邳僮縣有樓亭或曰古婁林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晉侯及秦伯 獲晉侯

或問傳記九月壬戌戰韓原經書十一月壬戌戰于韓杜氏以九月壬戌為月之十三日十一月壬戌為月之十四日事係前而書于後者從赴也經之從赴而書者眾矣何獨此而疑其為夏正邪余曰篇從前後之文而依其序亦止當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曰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杜注季秋之月草木黃落草木黃落然後入山林則所謂落實取材正夏之季秋也若周之季秋則夏秋中已而果九月獲晉侯于韓則山者之言驗矣晉獻公嫁伯姬于秦史蘇占之曰不吉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夫曰六年逋明年死則是逃歸之明年而死乃圉以二十二年秋逃歸二十四年二月始殺于高梁則其占候不驗不知晉用夏正則

于二十二年秋者實歸于晉惠十三年之夏也懷殺于二十四年二月者實殺于晉惠十四年之十二月也其事之相去正隔一歲則占者之言又合矣此俱傳文用夏正之明驗也大抵春秋之經爲聖人所筆削純用周正傳則旁采諸國之史而爲之故其間有雜以夏正而不能盡革者讀者猶可以其意得之也或曰子以傳之九月爲卽經之十一月則傳之十一月爲卽經之明年正月可知矣其甲子可得而合乎余曰何不合之有自九月十四日壬戌數至明年正月朔爲戊申隕石于宋五此卽晉侯歸之月也自戊申朔數至正月晦爲丁丑六鷁退飛過宋都此卽殺慶鄭而後入之日也或曰晉侯之歸既應在明春而經不見其事何與余曰經從告告則書晉侯之歸不告事猶晉重耳之入不告經固不得而書也或曰經既不書而傳記之亦應列其事于明春而傳繫之于去年之末者何與余曰此傳之例也傳固有或先經以始事者或後經以終義者如此傳本記韓原之戰而必追敘晉侯之入是先經以始事也此傳本記晉侯之獲並敘及晉侯之歸是後經以終義也只此一傳而春秋之例亦可類推矣 閻徵君潛邱劄記

十六年　隕石於宋五

公穀二傳相傳受之子夏其宏綱大指得聖人之深意者凡數十條然而齊魯之間人自爲師窮鄉多異曲學多辯其穿鑿以誤後人者亦不少矣且如隕石於宋五六鷁左氏公羊作鶂退飛過宋都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史云五石而夫子改之石五史云鶂六而夫子改之六鶂也穀梁子曰隕石於宋五後數散辭也六鶂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其散辭乎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聚辭乎初九潛龍後九也九二見龍先九也世未有爲之說者也 顧處士日知錄

提月

公羊經僖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霣石于宋五提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傳云提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休注提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休注德明時所見本固有以提月改作是月故釋文先云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陸氏不詳審傳文及邵公之注明是爲提字作詁訓若作是月何勞如此費辭乎初學記晦日條引此正作提月陸佃注鶡冠子王鈇篇家里用提云提零日也亦引公羊爲證 盧學士鍾山札記

是月也六鷁退飛過宋都

釋文曰鷁本或作鶂案說文引春秋傳亦作鶂或从二傳之文左氏當不爾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六鶂

說文鳥部鶂鳥也从鳥兒聲春秋傳曰六鶂退飛鷊鶂或从鬲鵑司馬相如說鶂从赤案春秋僖十六年六鷁退飛正義曰鷁字或作鶂釋文六鷁五歷反本或作鶂音同又公羊穀梁釋文皆云六鶂五歷反可證三傳本皆作鶂與說文同今公羊注疏皆作鷁惟何注六鶂無常此一字未改穀梁注疏皆作鶂惟經文六鷁送飛此一字从益葢因唐時左傳已有作鷁者故後人據以易二傳也 五經文字鷁鶂二同見春秋傳 穀梁疏引賈逵云鶂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鬩也賈景伯以鬩解鶂是取同聲字爲詁尤可見六鶂字本从兒也 此疏亦誤作鷁引賈 史記宋微子世家六鶂退蜚集解引賈注作鶂引公羊傳作鷁索隱引左傳六鶂退飛漢書五行志下六鶂退蜚過宋都師古曰鶂音五狄反玉篇鶂午的切又五兮切鷊鵜鷁並同上猶根據許書以从兒爲正从益者說文不收故列末廣韻二十三錫鷁五歷切鶂上同說文人作鵜鷊反以鷁爲正首尾倒置矣 郭忠恕汗簡上之二鶂作[illegible]出李商隱集案說文載司馬相如說鶂从赤李書所載卽赤字 ○臧茂才經義雜記

六鷁退飛

春秋僖十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左傳云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叔興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杜注言石隕鷁退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正義曰劉炫云石隕鷁飛事由陰陽錯逆陰陽錯逆乃是人行所致襄公不問己行何失致有此異乃謂既有此異將來始有吉凶故荅云是乃陰陽之事非將來吉凶所生襄公不知陰陽錯逆爲既往之咎乃謂將來吉凶出石鷁之間是不知陰陽而空問人事故云君失問也服虔云鷁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己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爲石隕鷁退吉凶所從而生故云君失問是劉炫用服義爲說也案此傳當從服注義甚精密劉光伯用之是也杜預棄人事而空言陰陽不可爲訓漢書五行志下之上劉歆以爲風發於它所至宋而高鷁高蜚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爲文故記退蜚傳以實應著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霿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鶂之數云案史記宋世家云六鶂退飛風疾也集解引賈逵曰風起於宋至宋都高而疾故鶂逢風卻退穀梁疏引賈逵云鷁退不成之象後六年霸業退也鷁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鬩也又引鄭元云六鷁俱飛得諸侯之象也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敗也得諸侯是陽行也被執敗是陰行也又何邵公注公羊傳云石者陰德之專者鷁者鳥中之耿介者皆有似宋襄公之行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鷁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與劉子駿說多有合者誰謂非人所生乎 同上

十六年經六鷁退飛　說文鷁作鶂或从鬲司馬相如說鶂从赤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十八年　邢人狄人伐衛

春秋之文有從同者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並舉二國而狄亦稱人臨文之不得不然也 莊公二十年荊人來聘趙氏鵬飛曰稱人非進之也若但書荊則若舉國皆來于文不順故書人字以成文耳不然二十八年荊伐鄭何以不書人乎 若惟狄而已則不稱人十八年狄救齊二十一年狄侵衛是也穀梁傳謂狄稱人進之也何以不進之於救齊而進之於伐衛乎則又爲之說曰善累而後進之夫伐衛何善之有昭公五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不稱於越而稱越人亦同此例 陸氏引例曰凡書狄與諸侯列序皆稱人以便文但君臣同辭 顧處士日知錄

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何休曰狄稱人者善能救齊故進之愚案以伐衛爲救齊似本上經狄救齊爲言然以稱人爲進之則何不於前此救齊進之也蓋狄既與邢同伐不可書曰邢人狄猶戚之會不可書曰吳鄫人故皆以人足之趙氏鵬飛所謂便文者是也 穀梁曰狄稱人善累而後進之亦是曲說 崔茂才吾亦廬稿

十九年　鄫子會盟于邾

問僖十九年鄫子會盟于邾婁何氏注云鄫本許嫁季姬于邾婁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已而許之季姬許嫁邾婁何氏何以知之曰白虎通嫁娶篇云春秋伯姬卒時娣季姬更嫁鄫春秋譏之此必公羊家說僖九年伯姬卒十四年經書季姬遇鄫子十五年季姬歸于鄫蓋季姬本伯姬之娣不欲爲媵於邾而使鄫子請已爲嫡故季姬歸鄫而二國之交惡始於此 錢宮詹潛研堂集

二十年　西宮災

春秋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杜注西宮公別宮也公羊傳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何注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宮也故云爾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適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也言西宮不繫小寢者小寢夫人所統妾之所繫也天意若曰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經亦云爾穀梁傳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爲閔宮也范解言閔公非僖公之父故不言禰宮也又漢書五行志上西宮災穀梁以爲愍公宮也以謚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劉向以爲釐立妾母爲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董仲舒以爲釐娶於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以爲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爲居此宮誅去之意也以天災之故大之曰西宮也左氏以爲西宮者公宮也言西知有東東宮太子所居言宮舉區皆災也案杜注左氏謂無傳則班志所引當是解左氏者之言如劉歆輩說知西宮災不特一西宮也公宮爲國君所居既不可斥言東宮太子宮太子國之本也又不可言災故舉西宮以概之據董生說知西宮即夫人所居僖公爲齊所脅以妾爲夫人而居此宮故天災誅去之乃何氏既用董義而又采禮緯爲夫人居中右媵居西左媵居東之說以西宮爲楚女所居然楚女無罪何反焚其所居又言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言西宮而不繫小寢亦曲說也范解穀梁未能發明當以劉子政說補之三傳之學惟穀梁最微今所宜急治者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廿一年　盟于鹿上注宋地

案司馬彪郡國志曰濟陰乘氏縣有鹿城鄉酈元曰春秋之鹿上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廿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

闞駰十三州記曰山陽有東緡縣鄒衍曰余登緡城以望宋都者也酈元曰濟水又東逕東緡縣故城北故宋地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廿五年　納頓子于頓

酈元曰濦水於獲嘉縣入潁水至於頓故頓子國 同上

二十六年　公追齊師至酅注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

循按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注云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紀在齊東酅爲紀邑則亦在齊之東魯在齊南魯追齊至酅則酅必近魯一屬安平一屬穀城杜注是也春秋大事表於此酅引趙氏云酅齊之附庸紀季之邑非是二十八年楚師背酅而舍又一地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楚人滅夔

古史考云滅歸太康地理志曰歸鄉故夔子國 尚書中候曰伯禹[illegible]子邑歸鄉康成注云[illegible]賢者[illegible]曰夔 [illegible]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廿九年　僖二十九年大雨雹

漢志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爲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爲冰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寤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左氏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說曰凡物不爲災不書書大言爲災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案范注穀梁抄襲劉義語多破碎當以此完善者補正之中壘蓋通乎陰陽之原矣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十一年　猶三望

鄭康成曰望者祭山川之名諸侯之望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且魯境不及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即魯地三望謂淮海岱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不郊猶三望

杜注分野之星國中山川公羊云泰山河海鄭康成云淮海岱魯境不及淮鄭說非是 崔茂才吾亦廬稿

三十三年　隕霜不殺草

漢志中下云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歆以爲草妖也劉向以爲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爲天位爲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位其卦爲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遂顓權三桓始世官天戒若曰自此之後將皆爲亂矣文公不寤其後遂殺子赤三家逐昭公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臣有緩茲謂不順厥異霜不殺也何注公羊云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易中孚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早霣霜而不殺萬物至當霣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陰威列索故陽自霣霜而反不能殺也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也范解穀梁引京房易傳曰君假與臣權隕霜不殺草何范義與董劉合劉何皆云周十二月今十月杜注左氏以長歷校經十一月爲誤云十一月今九月與先儒異 臧茂才經義雜記

李梅實

春秋僖卅三年十二月李梅實左氏無傳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穀梁傳實之爲言猶實也五行志中下云劉向以爲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顓君作威福一曰冬當殺反生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華者象臣邪謀有端而不成至於實則成矣是時僖公死公子遂顓權文公不寤後有子赤之變一曰君舒緩甚奧氣不臧則華實復生董仲舒以爲李梅實臣下彊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 [illegible]庶徵皆以爲[illegible]也李梅實屬草妖此說[illegible]三傳注之闕 臧茂才經義雜記

文公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元年

古厤皆用平朔謂日月皆平行故朔日或失之先或失之後日食有不在朔者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差及大衍授時皆推是三月癸亥朔入食限經書二月癸亥不言朔蓋誤以癸亥爲二月晦而以甲子爲三月朔也三月甲子朔則四月宜有丁巳故經書四月丁巳葬僖公是年本無閏三月左氏以爲日食必在朔二月爲癸亥朔則四月無丁巳意其間必有閏月故憑空發傳云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又云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所謂履端於始者歲必始於日南至也舉正於中者三代各有正朔以正朔爲正月也歸餘於終者置閏或三年或二年常置於歲終也今置於三月故云非禮不知是年本無閏三月其閏在僖之三十三年卽經書乙巳公薨于小寢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之月也此四月有辛巳八月有戊申故閏十二月有乙巳其不言閏月者略之猶襄二十八年經書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甲寅至乙未四十二日亦是不言閏月也閏月在歲終則閏必是閏十二月凡經傳言閏月者上文無十二月若已言十二月則不復言閏月似是史體省文之常僖公薨於三十三年閏十二月乙巳至文公元年夏四月丁巳葬正是五月而葬非緩也至文二年二月始作主故經書之而傳云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謂其緩於作主爲非禮而杜注乃讀緩字爲句謂七月而葬爲緩誤矣公薨乙巳實閏十二月也而杜云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不知經省閏月兩字耳非十二月誤也閏十二月是夏正亥子之間而霜猶不能殺草且李梅實焉是時燠反常也而杜云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又誤矣皆由左氏憑空發傳之誤而杜注遂由誤生誤者數端古今未有正其失者則厤法何可不知乎　江歲貢羣經補義

天王使毛伯來錫桓公命

杜謂諸侯卽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爲信非也諸侯封國之初賜以命圭傳世守之所謂錫爾介圭以作爾寶者繼世之君則不復有賜圭之事矣其有策命而使臣執圭以爲瑞節猶聘禮執圭復命還之若一諸侯卽位卽賜以命圭王朝玉府恐不能給矣此不達事理之言也　江歲貢羣經補義

毛伯

通鑑外紀引王肅尚書注毛伯文王庶子是畿內之國元凱解爲諸侯爲文王卿士者非是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叔孫得臣

世本曰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茲茲生莊叔得臣得臣生穆叔豹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二年　丁丑作僖公主

春秋文二年丁丑作僖公主杜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正義曰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先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社爲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劉炫就所以規杜過未爲得也又公羊傳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何注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解云出論語而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耳案孔徐兩疏知古文論語作問社於宰我孔安國鄭康成皆以爲社主魯論語作問主於宰我張禹包咸周氏皆以爲廟主何休杜預依魯論爲廟主劉光伯規杜氏以爲非考禮記祭法正義引五經異義云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則一爲社主一爲廟主義各不同何杜言廟主而用社主之說誤矣卽以爲本於先儒然張包周等乃先儒之誤者孔許鄭等乃先儒之不誤者何注捨其不誤者而從其誤者劉氏規之甚當孔仲達回護杜氏故反以劉爲未得也穀梁傳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范解云其主用栗亦從周禮說而不用何杜之義范氏此注爲最是　臧茂才經義雜記

躋僖公

周禮守祧正義曰惠公當昭隱公當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當昭僖公爲穆今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爲昭閔公爲穆故云逆祀知不以兄弟同昭位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爲逆祀者定八年經云從祀先公傳曰順祀先公若本同倫以僖公升於閔公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以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明本以僖閔昭穆別故以後皆亂也案禮器正義引服氏順祀先公而祈爲注云自躋僖公以來昭穆皆逆是賈公彥守祧正義躋僖公爲昭穆皆亂之解原本服虔左傳注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三年　王子虎卒

文公四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左氏以爲王叔文公者是也而穀梁以爲叔服按此後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成公元年劉康公伐戎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明叔服別是一人非王子虎胡仍穀梁之誤　顧處士日知錄

雨螽于宋

漢志中下云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劉向以爲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董仲舒以爲宋三世內取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劉歆以爲螽爲穀災卒遇賊陰墜而死也案穀梁傳云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此卽所謂上下皆合言甚也曰雨螽著於上也曰于宋見於下也上下合言見螽之多故爲災甚楊疏引鄭元云墜地而死與董劉義合公羊傳雨螽者何死而墜也何注以先言雨也螽猶衆也衆死而墜者羣臣將爭彊相殘賊之象是後大臣比爭鬬相殺蓋由三世內娶貴近妃族禍自上下故異之云爾本董仲舒說杜云宋人以其死爲得天祐而來告故書與劉子駿卒遇賊陰而死之說合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四年　公羊經甯速　衛侯使甯俞來聘

春秋文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左氏公穀並同案公羊解云正本作速字舊誤字故賈氏云公羊曰甯速是也據此知賈氏所見公羊作甯速來聘卽徐所謂正本是也後人依左穀改之釋文云甯俞下音餘已同今本矣　臧茂才經義雜記

五年　穀梁經召伯　王使召伯來會葬

春秋文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左氏公羊同杜注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也釋文召伯上照反穀梁經作毛伯釋曰左氏公羊及徐邈本並云召伯此本作毛伯疑誤也據此知徐仙民所注穀梁亦同二傳作召伯今本誤也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范注毛采邑伯字也天子上大夫於此無注則范注本作毛伯又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疏

引此亦作毛伯 臧茂才經義雜記

許男業

春秋文五年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左氏公穀經並同公羊解云許男業卒正本作𦍩字案𦍩字誤當作丵說文丵叢生艸也象丵嶽相並出也凡丵之屬皆从丵讀若浞業大版也从丵从巾巾象版詩曰巨業維樅蓋許男本名丵因此字經傳少見學者罕識故或誤爲業或誤爲𦍩也 同上

六年　季孫行父如陳

注行父季孫友子○案世本云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 穀梁疏云世本云季友生仲無佚佚生行父范甯云行父季友孫 行父生夙案文當云季友孫乙孫友行子字傳寫誤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公穀皆以閏不合告朔惟左傳以爲當告朔天台齊氏曰猶者幸其僅存此朝廟之禮是餼羊之意也經意所譏在不告朔耳 齊茂才召南亦屬稿

十一年　承匡

注在陳留襄邑縣西　圈稱云襄邑本襄陵承匡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縣西三十里有承匡城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十二年　大室屋壞

春秋文十三年大室屋壞杜注大廟之室正義曰左氏先師及賈服等皆以爲大廟之室也公羊經作世室傳曰久不修也何注簡忽久不以時修治至令壞敗故譏之言屋者重宗廟詳錄之穀梁傳譏不修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又五行志中上先是冬釐公薨十六月迺作主後六月又吉禘於大廟而致釐公春秋譏之經曰大事於大廟躋釐公左氏說曰大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於大廟故言大事也躋登也登釐公於愍公上逆祀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爲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爲貌不恭而狂外爲言不從而僭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大室屋壞矣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將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穀梁公羊經曰世室魯公伯禽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大事者祫祭也躋釐公者先禰後祖也案漢志所載左氏說乃西漢儒解左傳之文足以補正杜注彼云惡其亂國之大事於大廟故言大事則書大事者因以見譏今杜云大事禘也似爲禘之常稱矣志云穀梁公羊經曰世室案穀梁同左氏作太室傳曰太室猶世室也足以明之或劉子政所據穀梁經作世室與范本不同又謂先禰後祖者左氏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杜注臣繼君猶子繼父是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十四年　星孛

春秋書星孛有言其所起者有言其所入者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不言所起重在北斗也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不言及漢重不在漢也 顧處士日知錄

十六年　盟于郪邱

釋文云郪音西賈逵云公羊曰犀邱穀梁曰師邱今公羊作犀邱郪本有西音釋文是毛詩衡門云可以棲遲前碑作西遲此其證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公羊經菑邱 郪邱

公羊文十六年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犀邱解云盟于犀邱正本作菑邱故賈氏云 案云字今補 公羊曰菑邱穀梁曰師邱是也據此知公羊經本作菑邱當從賈氏所見本陸氏釋文作犀邱音西穀梁音義亦云公羊作犀邱則唐以來本多不作菑字矣公羊疏唐以前人爲之所據皆宋古書故猶見正本與賈景伯合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十八年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

注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弒以未成君書之子在喪之稱家君曰杜預既葬稱君之說至此而辭窮矣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皇清經解卷八之百零八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百零九　學海堂

春秋羣解彙編

宣公

二年　戰于大棘

酈元曰渦水又東逕大棘城南故鄭之大棘鄉後其地爲楚莊所幷故圈稱曰大棘楚地渦水又東逕安平縣故城北陳留風俗傳曰大棘鄉故安平縣也郡國志陳留已吾有大棘鄉姚鼐竭先生曰魏志文紀黃初四年三月甲午行幸襄邑已吾與襄邑接境已吾爲魏武起兵之地但言襄邑而不言已吾豈是時已併省乎據案胡身之通鑑注已吾魏晉時省元和郡縣志已吾故城在寧陵縣西南四十里是已吾之地魏晉既已省入別縣而大棘則省入襄邑杜注甚精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注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弒者以示良史之法深責執政之臣○傳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雖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

衎按萬氏充宗學春秋隨筆云晉靈即位十四年矣未離幼志傳所云彫牆彈人不過少年兒戲即宰夫之殺亦出一時之暴趙盾爲正卿引君當道使志於仁乃其職也一日君臣相惡遂謀弒逆何其忍乎大抵靈公爲人暴妄未嫺保之訓長而漸怙不㤉趙盾之專因欲殺之盾知身在必不相容而人權久握不容中失遂萌逆節已僞亡而穿行事陽收其實而陰避其名豈有亡不越竟反不討賊早爲董狐兩語斷定左氏惑於邪說乃託仲尼之言以賢趙盾嗟乎弒君者爲賢將何者而後爲不賢乎蓋左氏生春秋後目覩七國將興每於其先世之見於春秋者必預著其詳曲爲之說如陳氏則謂五世其昌八世莫京魏氏則謂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而趙盾弒君更爲多方解免不顧聖經之書法先儒謂其好以成敗論人而是非謬於聖人良不誣也毛氏大可春秋傳云晉史爲此策書時孔子尚未生安所得孔子之言而記之此實左氏當時懾強趙之行跡盾功德因妄爲此言鉏麑之死靈輒之報提彌明之忠盾得人矣據此盾實弒君之賊有意爲之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春秋亂賊率屬宥禮以要譽假行惠以結人心第書所載比比而是今晉君

袖海山房校印

左右皆盾人矣推是編也陳完之移國操莽之移天下皆在於是萬氏毛氏之論左氏是矣而杜預則云越竟可以不討賊然則不越竟則必當討賊不討賊而越竟則可免不越竟而討賊則亦可免司馬昭使成濟弑其君而殺成濟異乎趙盾使趙穿弑其君而不殺趙穿昭之殺成濟固自以為可以愚天下後世此預所以為之說也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三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

問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公羊作賁渾賁何以有陸音曰此轉寫之譌本當為睦即古文睦字从光光讀為六故睦亦有陸音 錢宮詹潛研堂集

四年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傳權不足也注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弑君故書以首惡

循按萬氏學春秋隨筆云前年大棘之戰歸生敗宋而獲華元其威權已震至是靈公立方九月君臣之際必多不相能歸生已陰懷異志適子公有嘗黿之隙遂假手焉不然豈其身執國柄不能除一亂臣反懼譖而從之乎異日歸生死鄭討幽公之亂斲其棺而逐其族足以知弑逆之由乎歸生而非專起於子公鄭人早有公評矣毛氏春秋傳云傳自楚人獻黿起至子家懼而從之止是策書原文左氏因而潤色之若夏弑靈公至權不足也是左氏愚意而大謬者文十七年諸侯會扈時歸生親作書使執訊之官告趙宣子敘十二年歸生佐寡君之嫡夷請陳於楚而朝晉自此書出而晉使行成且使趙穿晉侯女壻池皆質於鄭則其人之强幹有為原不在趙盾下者況宣二年大棘之戰歸生實帥師與宋右師華元相持竟獲華元樂呂并狂狡焉此其當國用事萬萬超子公之上為何如而曰權不足是曰校策書而茫然不知其就裏者宜乎啖助趙匡之徒得共起而議其後也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九年　陳殺其大夫洩冶

注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禍故不為春秋所貴然則龍逢比干亦有罪乎此誣經之甚者也 姜編修湛園札記

十一年　辰陵

注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鄒元曰今此城在長平城西北長平城在東南或杜氏不誤傳寫之誤耳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十二年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問經書陳靈公之葬說者以為前此竟未嘗葬而楚葬之則楚亦可稱矣 蔣學鏞

答成公已即位靈公安有不葬之理是葢楚假討賊之名為之改葬而遍告於諸侯者既告則書之亦非褒也 全庶常經史問答

戰於邲

說文云邲晉邑春秋傳曰晉楚戰於邲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十六年　宣謝火

春秋宣十六年夏成周宣謝火杜注宣謝講武屋正義引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傳夏成周宣謝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穀梁經作宣謝災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何注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樂器宣王中興所作樂器新周故分别有災不與宋同也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為王者後記災也穀梁傳周災不志也其曰宣謝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范解宣謝宣王之謝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故貴其器釋曰徐邈所據本云周災至注云重王室也今遍檢范本並有不字則不得解與徐同又漢書五行志上宣榭災 舊本作火今據顏注校正 榭者所以臧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為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為而藏之左氏經曰成周宣榭火榭者講武之坐屋案左氏以宣謝為講武之屋服杜注皆本漢書服謂宣揚威武更得命名之意火為人火見守戒之無人而武功之廢弛也公穀以宣謝為藏樂器之所董劉義同故漢志云謝者所以臧樂器宜其名也葢樂以宣節陰陽故名宣謝 說文宀部宣天子宣室也从宀亘聲徐鍇曰風俗通所以宣陰陽也漢書賈誼傳坐宣室 何氏不得其解而以為宣王并以樂器為宣王中興所作既違公羊本文復乖左穀之義矣又公羊言新周核之董劉說則以天意以樂器空存無補實政故災之而望周之重新聖人書之所以承天意也乃何氏謂孔子以春秋當新王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此言更為誣矣穀梁周災不志也當從徐本作周災至志也謂以災來告遂志之徐注云重王室也得之范本作不字非是 臧茂才經義雜記

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火杜注宣榭講武屋榭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正義云歇前者無壁也如今之廳公穀皆以為樂器之所藏榭公羊經本作謝 釋文東萊集解皆云榭公羊作謝襄公九年宋火引此作宣謝 今本皆作榭 崔茂才吾亦盧稿

十七年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此史誤也姜岌大衍授時皆云此年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不應食按食當在五月而朔又非癸卯此等誤處後世史家多有之試檢晉書天文志與帝紀及宋書五行志言魏晉兩朝日食其月日參差者非可數計矣 江處士羣經補義

成公

元年　作邱甲

周制甸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是四邱共出三甲也魯作邱甲胡氏謂邱出一甲者是葢三甸而并出十二甲益舊數三之一也穀梁傳云邱作甲則倒經之文而其義遂別恐不可從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成公元年作邱甲杜謂使邱出甸賦此必不然補正邵氏曰邱出十八人不及一甲今作邱甲令邱出二十五人是增三之一也誠似可通何休公羊傳注以為使邱民作鎧非矣穀梁傳作為也邱為甲也甲非人人所能為也則亦以甲為鎧而使一邱之民盡為造鎧甲之函人矣有是理乎 崔茂才吾亦盧稿

二年　帥師會晉郤克至戰于鞌

按秀水徐善敬可為人撰左傳地名說問余成二年鞌之戰杜註止云齊地穀梁傳則云鞌去國五百里恐非以下文有華不注山山下有華泉證之鞌似去此不遠當屬今歷城縣地余曰通典濟州平陰縣註云左傳齊晉戰鞌故城在縣東 杜佑地志寰宇記同 蓋唐世鞌故城尚存故杜以為據余意鞌在今平陰東北四五十里其去華不注山亦一百三四十里朝而戰於鞌勝而逐之一百二四十里之山下且三周焉晉人之餘勇真可賈哉齊奚足云蓋古驅駕一車車僅三人御復得其法故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今人不明乎此徒以平陰屬兗州歷城屬濟南中隔長清縣境如是其遠豈能一日通作戰場茲所以見通典亦未知

信與　關殺君衛邸衛記

盟於袁婁

張華博物記曰臨淄縣西有袁婁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三年　新宮災

春秋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左氏無傳杜注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公羊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公則曷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注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成公幼少臣威大重結怨彊齊將不得久承宗廟之應穀梁傳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矣又漢書五行志上云新宮災穀梁以爲宣公不言謚恭也劉向以爲時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故天災宣宮明不用父命之象也一曰三家親而亡禮猶宣公殺子赤而立亡禮而親天災宣廟欲示去三家也董仲舒以爲成居喪亡哀戚心數興兵戰伐故天災其父廟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曰宣殺君而立不當列於羣祖也案公羊當從董說天意以成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不如災之欲成公之追念其父寢兵息民也若謂以宣篡立故災之則天何不誅之於未亡之先而必欲災之於入廟之後乎何注謂臣威大重結怨彊齊則與宣廟無涉穀梁當從劉說謂成不能用父命以誅三家夫能用父命方可謂之孝天意若曰爾不能聽父生前之命安用死後之廟哉不如災之庶成能感悟追用父命乃不能而徒爲三日之哭哭而哀禮也不敢稱謚恭也夫能用父命方可謂之孝有禮而恭非孝子之能事也檀弓說申生自卒而以爲恭世子鄭康成云言行如此可以爲恭於孝則未之有余謂公羊穀梁云禮也者皆微辭以婉刺也何休杜預云善得禮失經傳之旨亦非董劉之意也至謂天欲去三家故災宣廟以示之雖天意昭昭每因此以示彼然較之不用父命之說似疏矣臧氏才經義雜記

帥師圍棘

郡國志濟北蛇邱劉昭案杜注云汶水北地有棘鄉與今本杜注異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四年　冬成鄆

釋例以此爲西鄆非是此爲莒魯所爭之東鄆郡國志瑯邪東莞有鄆亭璉案鄆近費故爲季氏邑漢五行志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師古注鄆季氏邑是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七年　鼷鼠食郊牛角

春秋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左氏公羊無傳徐疏引異義公羊說云鼷鼠初食牛角咎在有司又食咎在人君取已有災而不云改更者穀梁傳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五行志中上劉向以爲不敬而僭霸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顓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禍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更執于晉至于襄公晉爲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執君政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于外幾絕周公之祀董仲舒以爲鼷鼠食郊牛皆養牲不謹也案何注公羊云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鼷鼠食郊牛角又食者重錄魯不覺寤卽本董義又云角生上指逆之象則於義無取劉子政以角兵象在上君威也食角爲傷君威得之據徐疏引異義公羊說知公羊無傳說者本穀梁言之劉子政之義尤爲深切著明臧氏才經義雜記

同盟於馬陵

郡國志河東平陽劉昭案杜注云馬陵衛地平陽東南地名馬陵又說在魏郡元城今本杜注不言平陽衛地不至河東也劉昭一地兩注無所適從遠遜元凱之精當矣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吳入州來

爾疋釋邱淮南有州黎邱郭注今在壽春縣古來黎同音州黎卽州來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八年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

聘禮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注引此傳爲證又云無庭實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王錫又問成八年宋使公孫壽來納幣杜氏註壽爲蕩意諸之父按文八年經書宋司城來奔左氏謂司城者蕩意諸也則是意諸在文八年已爲卿矣焉有其子先爲卿自文八年至成八年歷三十六年而其父始爲卿者此得非杜氏誤與

春秋諸公族世系原不可考但宋鄭公族于左氏策書極爲詳備故有本傳所未明而于他傳見之者如此事其載在文十六年傳中本自明白傳稱宋公子鮑好施于國而宋襄夫人以祖母而陰助之以圖篡爾時爲司城者公孫壽也壽以公子蕩之子而身爲司城惟恐以篡弒之故將喪其族乃使其子意諸代爲之其言曰吾若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者身之貳也子雖亡族猶不亡因使子代已而子死于難則是意諸之先爲卿者實壽使爲之也其後宋文公以母弟須代意諸爲司城而壽遂不見經傳是必壽以文爲不義原不願仕而宋文亦必重疑壽而不予以官故終文之世並不見壽至宋共易世而後以納幣見于此經則壽亦賢矣向非策書則事之茫然無可稽者豈止是耶毛檢討經問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服虔曰不稱主人母命不通故稱使婦人無外事同上

又問成八年經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傳曰爲趙莊姬譖也莊姬本趙盾子朔之妻而盾弟趙嬰通之前五年嬰兄趙同趙括惡嬰之通莊姬也而放嬰于齊莊姬憾焉至是莊姬譖于晉景公謂同括將爲亂欒郤爲証因討同括而殺之其子朔之子武從莊姬畜于公宮將以其田與祁奚用韓厥言乃立武而反其田此左氏文也若史記晉世家又謂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靈公之賊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者成公姊也匿公宮生遺腹子武將并殺之有公孫杵臼者匿孤兒山中至十五年晉景公疾夢大厲被髮爲祟則趙氏雖也以問韓厥厥乃請立武

爲趙氏後其不同如此此則從左傳與孫亦從史記與

王錫

左氏所記晉策書也史記小說家文也策書以經爲主不大乖舛而小說家文則春秋戰國閒人多造爲街談巷語稗官經爲以逃時事因之有屠岸賈公孫杵臼諸說此在司馬談作史記時並未之入而遷始入之蓋以遷承父官至太初元年始受史記至天漢三年而館有李陵之禍倉卒成書故凡史記中其說多有矛盾處則皆談創而遷改之非實錄也如此事則決當從古傳不當從史記且決當從史記之諸侯年表不當從史記之趙世家予初亦極喜趙世家文且極喜屠岸賈[illegible]靈公之敗族滅趙氏此可謂國法之最快者無如其記事乖謬並不可信如云景三年攻下宮則春秋夫子所記在成八年是年爲晉景公之一十七年非三年也一謬也云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則前二年鞌之戰欒書代朔將下軍以朔死故也至是已六年而朔猶得與同括並殺二謬也又云趙朔妻爲成公姊夫成公者文公之子也趙衰適妻爲文公之女豈有祖孫爲僚婿者況文公之卒已四十六年豈有以幼孫而妻六十餘歲之從祖母者三謬也又云公孫杵臼匿孤兒一十五年晉景公夢大厲爲祟然後立武爲朔後而復還武田則尤不然考夫子書晉侯獳卒即晉景公也是于成十年之經其距八年經文殺同括時甫二年耳安得十五年後尚有晉景其人者此四謬也然而史記世家其謬如此而其爲諸侯年表即不然其書景十七年殺同括與左傳同是年即立武而後趙氏田與左傳同又二年而晉景卒與左傳同此舊史也則誤爲之也若此世家之誤則新史也遷爲之也故曰史記矛盾實談創而遷改之非妄語也若夫遷之爲此者則戰國文也戰國見趙興而誦趙功德因而與譽朔并書武非信史也毛檢討經問

九年　楚人入鄆

郡國志瑯邪東莞有鄆亭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十年　春秋經成公十年無冬十月考

今本左氏春秋經成公十年有冬十月自唐石經已然公羊唐石經亦有之穀梁唐石經已泐不可知今案凡有者皆謬也禮記中庸注曰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正義云春秋四時皆具桓四年及七年不書秋七月冬十月成十年不書冬十月桓十七年直云五月不云夏昭十年直云十二月不云冬如此不具者賈服之義若登臺而不視朔則書時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臺則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朔登臺則空書時月若杜元凱之意凡時月不具者皆史闕文其公羊穀梁之義各爲曲說今畧而不取也據正義則成十年左氏經無冬十月孔沖遠所見如此唐石經乃妄增三字不可從今一切宋元以下本皆誤其公羊唐石經亦誤增三字而宋槧官本義門何氏仲友所據者及明時注疏刊本皆無古本之流傳未泯者也考是年經云秋七月公如晉何休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當絕之何氏以下文無冬十月故知公如晉在冬而經去冬以惡之秋七月爲無事首時遇則書之例假令下有冬十月則何豈得云爾其不云去冬十月但云去冬者頗公如晉在冬而不定冬何月也若穀梁經今本皆有冬十月亦必後人所增倘穀梁有而左公羊無之陸氏釋文必注之曰左公羊二傳無於其無此注知穀梁亦決無此三字也陸氏作釋文時三經皆無此三字故此三字之有無不能證之於音義桓四年七年皆無秋七月冬十月成十年無冬十月桓十年五月無夏字昭十年十二月上無冬字皆見中庸正義又中庸正義失引者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之上無冬字凡此皆三經所同何獨爲乾絕范則云未詳杜之意則皆謂闕文若賈服之說則又與三家乖但中庸正義所引賈服說似未全當有雖無事既不視朔又不登臺猶承書時月十六字乃爲桓成不書秋七月冬十月發例段大令經韵樓集

十一年　及郤犨盟

世本云郤豹生郤芮芮生缺缺生克又云豹生義義生步揚步揚生州州即犨也犨與克俱豹之曾孫當爲從祖昆弟服注甚詳杜本之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十五年　仲嬰齊卒

魯有二嬰齊皆公孫也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其爲仲遂後者也杜氏注曰襄仲子公孫歸父弟成公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於貍脤則子叔聲伯也春秋仲遂皆生而賜氏故其子即以父字爲氏[illegible]死後賜族乃是正法春秋之世有非禮生賜者是也季友仲遂亦同此例[illegible]之意亦此意也生而賜氏非禮也以父字爲氏亦非禮也春秋從其本稱而不沒其賜氏其生也書公子遂其死也書仲遂卒於垂於其子也其生也書公孫歸父其死也書仲嬰齊卒公子牙叔牙卒亦同此義惟季友之子不見于經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此言仲嬰齊亦是公孫嬰齊非謂子叔聲伯故注云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今爲大夫死見經爲仲嬰齊此漢人解經之善若子叔聲伯則戰鞌成公二年如晉如莒八年已屢見於經矣

爲人後者爲之子此語必有所受然嬰齊之爲後後仲遂非後歸父也如猶之叔孫僑如奔齊而立豹以爲兄後則非也傳拘於孫以王父字爲氏之說而以嬰齊爲後歸父則以弟後兄亂昭穆之倫矣非也且三桓亦何愛於歸父而爲之立後哉顧處士日知錄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傳止華元于河上則華元未至晉時在晉境耳而云自晉者魚石以華元有平晉楚之功懼以晉討爲復之故書法亦曰自晉著其所自復耳[illegible]云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十七年　卒於貍脤

鄭元曰貍脤魯地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襄公

元年　楚公子壬夫

匡謬正俗曰楚公子壬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壬夫爲壬夫按楚有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幹午是十二支法有相配辛壬同是十幹與庚午不類當依本字讀爲壬夫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五年　會吳於善道

御覽引南兗州記盱眙本春秋時善道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六年　莒人滅鄫

公羊襄六年春秋書莒人滅鄫鄫以外孫莒公子異姓爲後何休云莒人當坐滅也陸淳云鄫以莒公子爲後罪在鄫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劉敞權衡深取淳說文弨案莒人苟無因以爲利之意何不以大義辭之令其自擇宗姓以爲後於王者興滅繼絕之道豈不有合乎而乃貪其土地甘棄其子於異姓罪安可赦失與爲人後與負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一例爲聖門所擯則何氏謂莒人當坐滅此語

正得書法本指陸劉之說有所不取[illegible]
六年莒人滅鄫穀梁傳曰滅也非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
也何休云莒公子鄫外孫言滅者以異姓爲後莒人當坐滅鄫謂
鄫以莒人爲後罪自在鄫不在莒人則經文當以梁亡之例
書鄫亡不得書滅經書滅則是用兵滅之罪在莒也劉原父深
取其說[illegible]

九年 襄九年宋災

春秋襄九年春宋災公羊經作宋火傳曰大者曰災小者曰火
又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何注大者謂正
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是時周樂已毀先聖法度浸
疏遠不用之應穀梁傳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范甯[illegible]故
猶先也孔子之先宋人疏引徐邈云春秋王魯以周公爲王後
以宋爲故也又漢書五行志上宋災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
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左氏傳曰宋災樂喜爲司城先使火所
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illegible]具綆缶備水器[illegible]
[illegible]
塗積守備表火道儲[illegible]正徒郊保之民使奔火所又
飭眾官各慎其職晉侯聞之問士弱曰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
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入[illegible]火
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
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
於火是以日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亡象不可知
也說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
東方而咮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illegible]
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
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也相土商[illegible]
孫氏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illegible]故先知火災賢君見
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亡象不通告故不可必也案漢志所
引說曰蓋秦漢相傳左氏舊義可以補正後儒之謬學者寶之
穀以宋爲王者後故志之穀梁傳故宋也謂以宋故志之也
即莊十一年秋宋大水傳曰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之例以其
爲聖人之後先世嘗有天下故特詳之不與他國同而范氏謂
孔子之先宋人故志之是春秋之書孔子爲一己作矣徐仙民
謂春秋王魯故以宋爲故此用何邵公說皆非本傳旨也[illegible]

十年 會吳于柤注柤楚地

京相璠曰柤宋地今彭城偪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偪陽八十
里司馬彪郡國志曰彭城偪陽有柤水[illegible]

會吳于柤注柤楚地

通後釋例地名楚地有柤穀梁傳注亦云柤楚地續漢郡國志
彭城國傅陽有柤水水經注泗水篇云泗水故道自下邳東南
逕司吾城東又東南歷柤口城中柤水出於楚之柤地春秋襄
公十年經書公與晉及諸侯會吳於柤京相璠曰宋地今彭城
偪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偪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偪陽縣故城
東北[illegible]於泗南注於泗謂之柤口酈氏雖引京相璠宋地
之說而仍明柤水出楚之柤地則是地在沂泗兩水之間[illegible]
杜但云楚地而不指所在者此傳云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
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夏四月戊午會于柤鍾離成十五年諸
侯之大夫會吳之地杜云鍾離楚邑淮南縣何以知其爲楚邑
也昭四年吳伐楚入棘櫟麻楚箴尹宜咎城鍾離二十四年吳
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鍾離在淮南爲今[illegible]
陽府地先會于此次會于柤遂滅偪陽然則柤近鍾離亦必在
沛驛之間故釋例云或曰彭城傅陽縣西北有柤水溝與國語
時匯南有柤亭譙國[illegible]縣治戲鄉皆去鍾離五百餘里非諸侯
六日截會所至也或曰汝南安城縣西南有鍾離亭西平縣北
有柤亭去偪陽近千里又非自會九日之所能滅國皆非也此
說甚精可知杜不言柤所在之意而必以爲楚地者此[illegible]
于柤會吳子壽夢也可見五年會于戚非會吳子但會吳大夫
壽越耳吳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雞澤之會在襄三
年迎吳子於淮上不至蓋雞澤爲晉地吳不欲遠就於晉故不
至此時壽越之來未必不微示此意故晉使魯衞之大夫孟獻
子孫文子往會吳于善道善道在今盱眙爲吳地而壽越亦從
同盟于戚戚稱吳人謂壽越也鍾離善道柤稱吳謂吳子也仲
離善道皆大夫與會柤則諸侯與會故傳特標之云會吳子壽
夢也在吳子不欲來會于雞澤在晉侯亦不可往會于善道故
仍用鍾離故事會于楚地是時諸侯必先至鍾離以俟吳子至
柤而往會鍾離與會越六日而會柤又越九日而滅偪陽則柤當在
鍾離偪陽之間近于善道而吳不必渡淮故書曰會吳既就吳
以親吳而實在楚地使楚知其事此一會地也謀略存焉惠徵
士據京相璠宋地之說謂晉楚分爭而與諸侯會于其地必無
是理傾成十五年十一月會吳于鍾離明年即有鄢陵之戰獨
非相爭之時乎況悼公之復霸也[illegible]
[illegible]

會吳于柤

釋例柤地缺或曰彭城傅陽縣西北有柤水溝與國語雖縣西南
有柤亭譙國[illegible]縣治戲鄉皆去鍾離五百餘里非諸侯六日截
會所至也或曰汝南安城縣西南有鍾離亭西平縣北有柤亭
去偪陽近千里又非自會九日之所能滅國皆非也酈元曰泗
水又東南逕柤口城中柤水出於楚之柤地東南流逕傅陽縣
故城東北地理志曰故偪陽國也案釋例或曰即京相璠土地
名說也[illegible]

十一年 作三軍

注魯本無中軍惟上下二軍皆屬于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
伐季氏欲專其民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范甯穀梁傳注謂有
軍今[illegible]置中軍[illegible]皆謂魯本三軍非也[illegible]
軍[illegible]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則魯實三軍此時之作乃廢公家
之一軍以成三家之私耳[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二年 吳子乘卒

襄十二年吳子乘卒即壽夢也服虔以壽夢爲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
也[illegible]乘傳[illegible]欲使學者知之也予謂乘壽皆齒音壽
讀如[illegible]與乘[illegible]雙聲壽[illegible]音與從切與乘音韻相兩字爲一言
孫炎反切蓋萌芽於此[illegible]

十四年 衞侯出奔齊

不循春秋日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仲尼循之曰衞侯衎出奔齊
從其君不可以訓猶召君也杜注謂諸侯失國名公穀皆有衎
字左傳脫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十五年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曆志曰推合丁巳朔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十八年　同圍齊

問襄十八年同圍齊此當指齊都城而言杜預據傳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遂謂所圍者平陰城耳則經當書圍齊平陰如圍宋彭城之例矣何以書圍齊曰杜氏之失劉炫規過已言之矣疏家曲爲杜解於義終有未安經先書圍而後書伐以其不成圍也諸侯之師已門其三門故先書圍未合而即略地故後書伐若平陰不過齊之一城即使塹門固守猶不足書況又不能守而遁乎且杜解防門廣里全是臆說攷續漢書郡國志濟北國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有景茲山光里即此傳之廣里也景茲即此傳之京茲也水經注濟水篇引京相璠云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即此也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即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防門廣里皆地名與平陰相近杜以爲門外作塹廣一里其不然乎 錢宮詹潛研堂集

廿一年　九月至甘有食之

麻無比食之理襄二十一年二十四年皆有兩月比食者史誤也漢高帝文帝時亦有之皆史之誤 江歲貢羣經補義

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

酈元曰洙水又西南逕南平陽縣之顯閭亭西史記正義云南平陽縣城今兗州鄒縣在兗州東南六十二里案郡國志山陽南平陽有閭邱亭酈元與元凱皆誤以顯閭亭爲閭邱亭可以續漢志證之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漆閭邱注南平陽縣西北有顯閭亭

闞駰十三州記曰山陽南平陽縣有閭邱鄉伍氏從征記曰杜氏謂顯閭邱今案漆鄉在縣東北漆鄉東北十里有邱鄉顯閭非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廿四年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孔氏正義據劉歆三統麻以爲前月日食既而後月又食於推步之術必無是理蓋古書譌滅致有錯誤其說當矣而二事孰誤則未之決案極西湯若望古今交食考云魯春秋用周正七月乃夏正建寅之五月也今以法考之是月甲子日未正二刻定朔申初初刻零八分食甚實交周〇宮〇三度二十二分二十秒實距度一十七分三十二秒因在黃道北減氣差一十六分一十二秒得視距一分二十秒應見全食且本月徑大於日徑掩太陽邊周有奇經稱食既政與法密合由是觀之其誤在八月朔之食也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廿五年　諸侯同盟于重邱

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安德縣北五十里有重邱鄉故縣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廿七年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以豹爲違命故不書族此左氏之曲說也賈服皆稱豹執義尊國自是正論豹不氏蒙上文會于宋而略其詞再舉豹以中隔甯喜事也公羊以爲再舉豹殆諸侯也爲衛石惡在是也穀梁以爲豹云者恭也皆妄 崔茂才吾亦廬稿

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襄二十七年經書十二月乙亥朔日食傳作十一月乙亥朔傳文是經文傳寫訛耳此年七月經有辛巳則乙亥朔必是十一月矣姜岌云十一月乙亥朔交分入食限大衍同授時云是歲十一月乙亥朔加時在晝入食限三家所推皆同 則是辰在戌非在申 而左傳云辰在申司麻過再失閏矣此左氏之妄也春秋時麻術不精失一閏者固有之如昭二十年日南至在二月是也然亦隨時追改豈有再失閏而不覺者乎如再失閏則近此數十年間日食皆不能合何以去之千百年麻家猶能推算與經符合乎大抵左氏長於史不長於麻杜氏曲徇傳文前去兩閏此致冬頓置兩閏皆非事實十一月辰在戌則明年春辰在子丑實大寒時無冰故書非因驟增兩閏始得春無冰也麻家能推遠年之食訂春秋之訛者自姜岌始杜氏雖作長麻非知麻者也 江歲貢羣經補義

廿九年　春秋名季子辨 吳子使札來聘

嘗讀宋儒胡安國春秋傳至襄廿九年吳子使札來聘未嘗不歎胡氏之說經爲謬也案杜注左氏云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正義引釋例曰吳晚通上國故其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也又公羊傳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何注云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字季子則遠其君夷狄常例離君父辭故不足以隆父子之親厚君臣之義穀梁傳其名成尊於上也范注云札名者成吳之尊稱直稱吳則不得有大夫是三傳皆無稱名爲貶之說唐獨孤及曰以季子之閎達博物慕義無窮而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啟周道以霸荊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閭安得謀諸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乃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吳之覆亡君實階禍獨孤氏之言本非知季子者然尚未傳會聖人之經胡氏之論豈因此加刻歟惟明王氏世貞有言曰彼見乎吳之俗很戾而好戰日尋楚之干戈而僚以貪愎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詬之資左右焉其人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鬬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恤而何有於國故熟計而舍之非得已也札聽樂而辨六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嘿無一救乎彼不欲以其身殉鴟夷也可謂燭照當日之情勢矣嗟乎季子何人者即以其聘於列國觀之見叔孫穆子而慮其不得死說晏平仲而告之以免難之法與子產交而憂鄭之將敗聞孫文子之鍾爲之懼禍而不敢止說叔向而恐其好直以離難是其於萍踪適合之人尙爲之深思遠慮惓惓不忘如是而況於宗社乎是故吳之興亡季子必籌之熟慮之深矣特時勢流轉有非人力所能挽者與其以身徇之躬受篡弒之禍而不能有所濟孰若見幾而去全身潔己之爲愈哉闔閭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季子之志至是而始白然當其初讓之時已見之明決矣非固讓以全小節而罔念國家之大禍也唐蕭定云易曰知幾其神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嗚呼其知季子者哉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十年　宋伯姬論

春秋宋伯姬卒左氏傳云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趙坦曰左氏之說非也婦人之有姆所以防非禮相舉動一旦失之則進退或無所措其能免於非議乎事起倉卒皇然出走此里巷所不爲而謂魯公之女宋室之婦竟輕遽而爲之乎且所謂義者審其輕重之謂也伯姬之心固以禮爲重而以避去爲輕禮之所在即義之所在

也而謂合禮而可取義乎或曰婦人非傅姆不下堂者經也火迫矣不待姆而逃避者權也左氏所謂婦義事者舍經而行權也然自古所謂權者舍小節以全大節非謂舍大以全小也婦人之大節其在守禮乎抑在避害乎況伯姬嫠婦也則亦安於禮而已矣何權之足貴楚王之將嫁季芊也季芊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伯姬之見固有出於季芊之上者而謂不待傅姆而行乎楚昭王嘗與貞姜約曰召則以符其後水大至王使召失持符貞姜曰符未至不可去卒獨非婦人乎何以非符不行卒沒漸臺能識貞姜之所守者斯可與言伯姬矣或又謂左氏好惡與聖人同此或得聖人之意而未可漫非也坦曰聖人固未嘗議伯姬也故於春秋特書曰宋災宋伯姬卒又曰叔弓如宋葬共姬書卒書葬踰之也公穀得之矣 趙徵君賁賁齋文集

卅一年 密州說

襄三十一年經莒人弒其君密州左氏傳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杜曰買朱鉏密州字案此語必誤買密雙聲朱州疊韵州為朱鉏猶邾為邾婁也斷非一名一字未有弒君書君字者亦未有聖經書其名傳易之以字而冠以書曰者昭元年左大鹵公穀作大原公羊曰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穀梁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益買朱鉏者從主人密州者從中國歟昭元年左經曰大鹵左傳以大原釋之此左經曰密州左傳以買朱鉏釋之豈非通夷夏之語互訓之歟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吳謂善伊謂稻緩中國曰善稻 見襄五年 狄人謂賁泉矢胎 襄五年穀梁疏所引作失胎今本昭五年傳作失台譌字也 中國曰賁泉 見昭五年 皆一夷語一華語也叔孫豹敗莒師於賁泉莒語曰矢胎此可以見買朱鉏之為莒語也號從中國然則昭元年左經當從公穀作大原歟桓二年取郜大鼎於宋郜鼎者宋語如此大鼎者中國語加此是兼名從主人物從中國二者書之 段大令經韵樓集

昭公

二年 叔弓

注叔老子 世本曰叔肸生聲伯嬰齊齊生叔老老生叔弓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三年 北燕伯款出奔齊

昭公二年至七年

此與衛侯衎出奔齊一例杜注謬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四年 公羊大雨雹

公羊春秋昭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釋文大雨雪左氏作大雨雹徐疏本作大雨雹解云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字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此若有作雪字說也據此知公羊本同左氏作雹穀梁作雪有賈景伯之言可證范注穀梁云雪或為雹則穀梁亦有作雹者或范據左氏公羊言之若今公羊亦作雪釋文同則誤也漢志云劉向以為昭取於吳而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行於上臣非於下又三家已彊皆賤公行慢偈之心生董仲舒以為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案何注云為季氏專本此 臧茂才經義雜記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盛唐問春秋昭五年舍中軍傳毀中軍于施氏成于臧氏非直有施臧二氏也謂舍中軍而善故以毀為施以善為臧此行文之寓隱語者其說果否

曰非也此孔仲達誤解杜氏註耳春秋昭五年舍中軍其傳云毀中軍于施氏成于臧氏而杜氏解云季孫不欲親其議敕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此言季孫狡詐但使施臧二家會議或毀或置而身不與聞以取其令名其云敕二家者正敕施臧二氏也孔氏正義引劉炫說而誤會其意謂二家者仲孫叔孫非施氏臧氏也施氏臧氏本借以立名非真有二氏也施以云舍即舍中軍也臧以云善即取令名也則以春秋傳文而竟雜之以吳聲曲詞之隱語大無理矣人取其令名此杜氏窺季之意為言何曾有以臧字隱善名之說魯公族原有施臧二氏施為公子施父之族臧為公子彄之族毀于施氏者謂發毀中軍之議者施氏成于臧氏者謂成毀中軍之議者臧氏也予傳春秋重經不重傳如此等概置不問今偶論及之亦足以發所未備然則經傳之汨于解說者不特此矣 毛檢討經問

六年 昭六年大雩

漢書五行志中上劉歆說以為先是莒牟夷以二邑來奔莒怒伐魯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外和大國內獲二邑取勝鄰國有炕陽動眾之應師古曰時昭公適欲朝晉而遇莒人來討將不果行叔弓既敗莒師公乃得去故傳云成禮大國邑為援好也案經五年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則叔弓敗莒師在公至自晉後劉以為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師古云叔弓既敗莒師公乃得去者誤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七年 暨齊平

昭公七年暨齊平杜注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聞無異事故不重言燕穀梁傳以外及內曰暨何休公羊注魯方結婚于吳外慕強楚不汲汲于齊萬氏學春秋隨筆曰以為燕與齊平者杜氏本許惠卿之說也以為魯與齊平者孔氏宗賈逵何休之說也杜說順傳而本文自當孔說據經而前後可通諸儒多從孔疏劉公是更截左傳齊求之也句為齊魯之事齊侯次于虢下為燕平之事尤為明確愚案魯與齊平下文經書叔孫婼如齊涖盟是也燕與齊平下傳記鄭伯有事齊燕平之月是也春秋書平必有關天下大故燕齊平不必書則所書當是齊魯之平耳 崔茂才吾亦廬稿

昭七年日食

五行志下之下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楚靈王弒君而立會諸侯執徐子滅賴後陳公子招殺世子楚因而滅之又滅蔡後靈王亦弒死劉歆以為二月魯衛分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其衛君乎魯將上卿是歲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魯季孫宿卒晉侯謂士文伯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宴宴 [illegible] 居息或盡瘁事國 [illegible] 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公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 [illegible] 公曰詩所謂此日而食 [illegible] 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適于日月之災 [illegible] 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

以三流民二曰從時以上錯崔集解以此下並劉歆等說此推日食之占循變復之要也易曰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是故聖人重之載于三經服虔春秋詩易於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昧折其右肱亡咎日日中而昏也歸咎日食遇此災則當退去右肱之所乃免咎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同於右肱之所折協於三務之所擇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八年　秋蒐於紅

劉昭郡國志補注於泰山奉高云紅亭在縣西北杜預曰接宋衛也於沛國紅縣引地記云左傳昭八年大蒐於紅是劉昭於奉高紅縣兩地皆以爲昭公蒐地奉高屬泰山郡本魯地沛國在是沛國去魯太遠杜預亦疑其非劉昭因晉書地道記而誤何妃瞻亦疑其非不足據也吳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葬陳哀公

楚滅陳自是楚葬哀公袁克但欲厚葬耳非袁克葬之也賈服說是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九年　昭九年陳災

春秋昭九年夏四月陳災杜注陳既已滅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正義曰公羊穀梁經皆作陳火公羊傳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穀梁傳曰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賈服取彼爲說言愍陳不與楚故存陳而書之言陳尚爲國也杜注左氏無此義故辨而異之案公羊何注云陳已滅復火者死灰復燃之象也楚爲無道託討賊行義陳臣子辟門虛心待之而滅其國若是則天存之者悲之也穀梁范注云陳已滅矣猶書火者不與楚滅也又漢書五行志上陳火董仲舒以爲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爲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至因滅陳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劉向以爲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楚使公子棄疾帥師[illegible]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左氏經曰陳災傳曰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illegible]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說曰顓頊以水王陳其族也今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爲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爲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蓋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哀公十七年七月己卯楚滅陳案所引左氏說乃秦漢以來[illegible]當與伏生書大傳毛公詩傳等觀不第足以補正杜注而已蓋劉說公穀推所以致災之由一自遠者言之一自近者言之考宣公十一年陳亂陳臣子痛國之亂而望楚之救也故開門延楚乃乘其亂而滅之陳之臣下痛益深矣幸聽叔時之言復封陳庶爲善補過者而又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則與滅陳國而廣其民人無異陳之臣子懷羞愧憤懣之心欲快意於楚者非一日矣今復爲之滅是以陰毒之氣蓄之久而發之烈也此董生遠推意也劉子政說穀梁以招殺太子偃師事在昭八年故天降之災楚已滅陳而復書陳者不與蠻夷滅中國也案宣十一年楚子入陳傳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義本此故賈服解左傳范注穀梁無不盡同獨杜氏好爲異例輕改舊說非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陳災禆竈曰火水妃也杜注火畏水故爲之妃服虔云離爲中女坎爲中男故火爲水妃補正邵氏曰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陽奇爲牡陰耦爲妃又昭十七年傳水火之牡也杜注牡雄也陰陽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水故以丁爲壬妃是水爲火之雄也崔茂才吾亦廬稿

十年　宋平公卒

疏引謚法內外賓服曰平逸書謚法解平謚有三而內外賓服乃止也孔氏誤梁孝廉瞥記

十一年　厥憖

釋文云憖魚靳反徐五巾反[illegible]案公羊作屈銀是憖讀爲銀徐音是也說文云憖从心猌聲又犬部云猌从犬來聲讀又若銀是古音皆以憖爲銀惠徵君古春秋左傳補注

冬十有一月[illegible]有以歸用之

問[illegible]秋有討賊之義蔡般弒父自立楚人誘而殺之雖曰不義與殺無罪者亦宜有別春秋何以無異文曰楚虔亦弒君之賊與蔡般同自當從兩下相殺之例然蔡般之罪終所當絕此當合前後參觀之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殺之公羊傳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也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夫有爲般之世子雖嗣立而不得書爵者不成其爲君也春秋之法諸侯有罪絕之罪者其子雖無罪亦當廢則討賊之義亦嚴矣楚虔亦犯誅絕之罪而子孫享國且數十世則有弒君人復見之例以絕之亦未嘗漏網也[illegible]

十三年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公羊疏曰楚子初無封陳蔡之意但畏諸侯之誅遂許封陳蔡之子孫陳蔡爲之請於諸侯諸侯許之[illegible]伐楚楚乃封陳蔡是案楚平藉陳蔡之力以復國故封陳蔡左傳甚明何邵公以平邱之諸侯而畏其誅誣妄說也臧茂才吾亦廬稿

平邱之會

晉自爲諸侯之貳左傳甚明何休公羊注以爲起晉欲討楚疾則經之前後並無晉及楚事穀梁以爲善晉之復陳蔡則陳蔡之復自出楚意況此時陳蔡不與會盟安見爲晉復之也總之公穀二家皆不知事實而何休尤憑臆妄說故[illegible]

昭十三年平邱之會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illegible]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孔疏引此[illegible]以爲[illegible]年一[illegible]此[illegible]不[illegible]叔向此語臨時權出以[illegible]周禮皆不合如其言是六年而再朝先王皆有此[illegible]諸侯之制哉疏謂若無此禮叔向安說晉人當以辭拒之[illegible]從命此亦不然[illegible]乘全是以威脅諸侯主此謀者叔向[illegible]上其畏不[illegible]有子產敢爭承[illegible]辨其若欲從王制上搜根則皆爲諸侯[illegible]不一[illegible]年一會於京師[illegible]以此責諸侯乎叔向亦明知衆人不敢辨故隨口[illegible]

十二年鄉[illegible]師　水經注水又東逕平鄉縣南闞元曰縣故徙陽諸侯盟於平鄉是也[illegible]

十七　昭十七年日食

五行志昭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弑死後莫敢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日比再食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左氏傳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慝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月爲純乾亡陰爻而陰侵陽爲災重故伐鼓用幣責陰之禮降物素服也不舉去樂也避移時避正堂須時移災復也嗇夫掌幣吏庶人其徒役也劉歆以爲六月二日魯趙分案所引說曰云云是西漢儒者舊說杜預注多本之而猶有疏漏未盡者茂臧[illegible]

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食姜岌云六月乙巳朔交分不叶不應食大衍曆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姜氏云是歲九月甲戌朔加時在晝入食限按二家所考則得日食之月日矣然傳有[illegible]史[illegible]昭子不從之事太史云日過分而未至又云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則又確是六月非九月然則左氏謬言乎非也蓋昭十五年有夏六月丁巳朔日食之事祝史之請太史之言平子之不從皆彼年之事左氏不審誤繫之於此年而此年實以九月甲戌朔日食時史誤書夏六月甲戌朔也[illegible]經補義

十八　許遷於白羽

郡國志析故屬南陽楚之白羽邑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十九　許世子止弑其君

邵廷采明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據策書是許悼公瘧世子止不由醫者自爲藥物以進許君飲之而死舊謂許世子不嘗藥因已不成春秋矣若歐陽修謂操刀而殺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二者殊科此皆沾沾拘經之言詩經書弑君而第書又云太子奔晉是必世子欲速得其位而假藥行弑故許人惡之而止乃出奔此則于夫子書弑之意覺有相合不審是乎

曰也子爲藥物以進自是誤害特君父無誤害者誤害則必以大惡加之所以謹人心而防弑逆之漸也若世子出奔則是悔過並非避責何以知之穀梁傳云不弑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則其進藥物明屬過誤並非有心可知也後儒之深文皆可省也

先生傳春秋以策文爲據公穀二家皆道聽塗說無足語者此何以知非穀梁之誤也且後此許君無名虺者則其誤且顯然也

曰善哉問也夫不以公穀解春秋吾之言也豈自言而自悖之然凡解經者當以經解經此又吾之言也吾仍以經解經耳策書缺不全矣穀梁雖道聽不見策書然亦必有道路相傳十得一二者如此讓虺雖是誤然此經自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及葬許悼公後至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則繼許悼公而立者許君斯也並無許君名止者則無論其所讓者是弟是虺而總之已不立而讓之他人此其情亦苦矣許君見春秋者凡七公穆公新臣僖公業昭公錫我靈公寧悼公買許男斯元公成並無世子止一人　毛檢討經問

廿年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春秋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公穀作輒且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illegible]謂之輒夫縶爲靈公兄輒爲靈公孫不應同名而又因公孟之足不良遂附會爲說[illegible]以輒名者如衛出公輒鄭公孫輒豈皆弱足乎說文耳部耴字注云耳垂也春秋傳秦公子耴者其耳下垂故以爲名此又一說縶傳本作秦公子耴耴者其耳下垂蓋引鄭公孫輒字子耳而誤者[illegible]

廿二年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閏月常在歲終而昭二十年傳閏月戊辰殺宣姜乃是閏八月似春秋之季麻家漸改法閏不必在歲終如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經在六月而傳在七月以後皆差一月似曾麻閏六月也[illegible]

酈元曰洛水又東[illegible]之即古黃水京相璠曰皆城北三里有黃亭即此亭也[illegible]

廿三年　狄泉注時在城外

京相璠曰今大倉西南池水名狄泉[illegible]弘城成周乃繞之[illegible]

廿四年　昭廿四年日食

五行志昭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胃魯象也後昭公爲季氏所逐劉向以爲自十五年至此歲十年間天戒七見人君猶不寤後楚殺戎蠻子晉滅陸渾戎盜殺衛侯兄蔡莒之君出奔吳滅巢公子光殺王僚宋三臣以邑叛其君它如仲舒劉歆以爲二日魯趙分是月斗建辰左氏傳梓慎曰將大水[illegible]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illegible]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是歲秋大雩旱也[illegible]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冬夏至長短極故相過相過同道而食輕不爲大災水旱而已[illegible]

廿五年　問春秋有鸜鵒來巢舊皆以爲夷狄之禽來巢中國故記異也今按之即是鴝鵒則何異矣豈皆無鴝鵒耶[illegible]

曰鸜鵒即鴝鵒一名[illegible]在齊亦有之所異者來巢耳名南維鵲有巢[illegible]之[illegible]非巢居之鳥可知今公然來巢[illegible]故[illegible]兒童[illegible]辨名物家云夷狄之禽不入中國[illegible]宜穴而又巢[illegible]公羊[illegible]春秋者皆[illegible]羽翁之[illegible]五行志亦云夷狄穴藏之禽[illegible]公出奔之兆[illegible]不穴處[illegible]考工記云鸜鵒不踰濟此非戰國人之書其時傳聞春秋有是文而不考其實必謂鸜鵒之爲鳥而魯地有濟即以爲不踰濟者[illegible]不知其所以不踰濟者是北來踰濟南來踰濟以爲北來耶則南方蕨時[illegible]五月[illegible]非北鳥也以爲南來耶則[illegible]南維[illegible]之[illegible]書屬之南也況齊界齊魯但分東西而不分南北春秋[illegible]濟東

濟西是也魯地在濟東西俱有田邑妄能踰之（毛檢討經問）

宋公佐卒于曲棘

國稱陳留志曰外黃於春秋爲宋之曲棘里故宋之別都矣（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廿六年　以王子朝奔楚

漢五行志曰子鼂楚之出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卅一年　冬黑肱以濫來奔

章懷後漢書注曰濫故城在徐州滕縣東南古邾國之濫邑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定公

元年　隕霜殺菽

春秋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穀梁傳云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漢志云劉向以爲周十月今八月也消卦爲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視公也釐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爲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爲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殺穀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也義與傳合志又云董仲舒以爲菽草之彊者天戒若曰加誅於彊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案何注公羊云菽者少類爲稼強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恥反爲淫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與董合（臧茂才經義雜記）

二年　雉門及兩觀災

春秋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左氏無傳何注公羊云此本子家駒諫昭公所當先去以自正者昭公不從其言卒爲季氏所逐定公繼其後宜去其所以失之者故災亦云兩立雉門兩觀不書者僭天子不可言雉在春秋中猶不書穀梁傳先言雉門親親也范氏但論書法先後不能發明其義楊疏引劉向云雉門天子之門而今過魯制故致天災也漢書五行志上董仲舒劉向以爲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一曰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辠亡以出號令矣案劉子政何邵公皆以魯雉門爲僭天子與漢志所載董劉說正合是公穀義同也范武子集解最爲空疏宜據舊義補正之（臧茂才經義雜記）

四年　皐鼬

酈元曰潁水東南逕澤城北即古成皐春秋之皐鼬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許遷于容城

地理志南郡華容縣應劭曰春秋許遷于容城是（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戰于柏舉

高誘呂覽注云柏舉楚邑京相璠曰柏舉漢東地矣有洰水或作舉疑即此也　柏二傳皆作伯郭璞穆天子傳注云古伯字多从木（同上）

六年　仲孫忌

賈逵曰公羊曰仲孫何忌公羊疏云賈經無何字案下經云仲孫忌當無何字（同上）

八年　公會晉師於瓦

酈元曰酸瀆水又東南逕瓦亭南（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盜竊寶玉大弓

尚書正義召誥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鄭注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馬進士春秋補注）

十年　鄆讙龜陰田

服虔曰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十四年　齊侯宋公會於洮

酈元曰今甄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案洮城宋滅曹爲宋地（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邾子來會公

定公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春秋未有書來會公者來會非朝也會于大蒐之地也嘉事不以野成故明年正月復來朝（顧處士日知錄）

十五年　鼷鼠食郊牛

春秋定十五年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左氏無傳杜注不言所食處舉死重也改卜禮也公羊傳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何注漫者徧食其身穀梁傳不敬莫大焉范解定公不敬最大故天災最甚五行志中上劉向以爲定公知季氏逐昭公辠惡如彼親用孔子爲夾谷之會齊人徠歸鄆讙龜陰之田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爲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京房易傳曰子不子鼠食其郊牛案禮記牛曰一元大武說文牛大牲也故牛死爲定公薨之象以示不能誅賊臣而用聖人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定十五年經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　李文貞云春秋閏月紀事有矣不書衆上月也失禮則書不告月及葬齊景公是也葬景公何以爲失禮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諸侯五月而葬齊侯卒以九月葬以閏是數閏也故以失禮書葬定姒閏九月也而不書則妾母之喪得以閏數矣（見春秋隨筆）　彤案儀禮喪服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註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疏云今庶子承重故緦是嗣君及公子於妾母之喪皆不以年斷故得數閏月也但以定姒爲妾乃從公羊傳耳據左氏則實是夫人爲哀公適母喪不得數閏經宜書閏月而辛巳上有脫文矣（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冬城漆

郡國志山陽南平陽有漆亭潁容釋例曰漆有邾之舊邑凡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漆有邾先君之廟是亦邾之大都故魯得漆而遂都之正義以爲魯不應尊邾之廢廟非是（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哀公

四年　亳社災

春秋哀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左氏無傳公羊經作蒲社傳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何注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也災者象諸侯背天子是後宋事彊吳齊晉前驅滕薛俠轂魯衛驂乘故天去戒社若曰王教滅絕云爾穀梁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范解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爲亡國之戒劉向曰災亳社戒人君縱恣不能警戒之象范又云立亳之社於廟之外以爲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漢書五行志上董仲舒劉向以爲亡國之社所以爲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於定哀之閒不

用聖人而縱驕臣將曰亡國不明甚也一曰天生孔子非爲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案公穀及董劉義皆以亳社爲殷社傳何同注故云亡國之社先王立之使諸侯以亡爲戒今天災之因人君不能爲戒而國將亡也乃何氏見公羊作蒲而以爲先世之亡國疏又云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考禮記郊特牲薄社北牖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釋文薄本又作亳書序將遷其君於蒲姑釋文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史記周本紀作遷其君薄姑是薄蒲亳三字古通釋文蒲如字非是當從徐仙民扶各反何氏誤守公羊未考左氏穀梁之經不知蒲爲亳字之聲借其誤一也又云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此與立社爲使民戰栗之說無異而反失警戒危亡之意其誤二也又歷指宋齊晉滕薛鄫之聽命於吳天以爲王教滅絕故災之案經傳及先儒皆無此義其誤三也范注穀梁此條最得經傳意 臧茂才經義雜記

六年　城邾瑕

水經泗水又西過瑕邱東屈從縣東南流漷水從東來注之鄭元曰魯邑春秋之負瑕矣漷水西南流入邾案郡國志負瑕闕山陽與邾之漆與閭邱近哀七年囚邾子負瑕杜注在南平陽縣西北哀二年伐邾取漷東田水經負瑕漷水從東來注之鄭元亦云漷水在瑕邱西南是哀二年所取漷東田即負瑕也本邾地故曰邾瑕哀七年傳負瑕故有繹亦瑕邱本爲邾地之證杜注非是 馬進士台秋左傳補注

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林堯叟曰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夫子之刪詩也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坦案此說甚精天下無伯王者之迹熄矣太史陳詩以觀民風之典不復舉矣國風遂於是乎止故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哀公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杜注曹人背晉奸宋是以致討宋公既還不忍褚師之言怒而反兵一舉滅曹滅非本志故以入告案宋實滅曹左傳文可證經但書入理不可解杜氏之釋亦似迂說公羊以爲爲內諱滅同姓不救尤屬無理蘇氏謂曹伯好田弋悅公孫彊背晉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宋人曹而不言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此說天台齊氏取之 崔茂才吾亦廬稿

十二年　冬十二月螽

漢志云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是時哀用田賦劉向曰爲春用田賦冬而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於民之效也劉歆曰爲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官不得曰螽是歲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厤過也案穀梁三螽范皆無說用田賦傳云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故子政據以爲說歆以爲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曰螽是陰以父說爲非也杜注左氏云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厤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本劉子駿義與傳合 臧茂才經義雜記

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傳言季孫問諸仲尼夫子謂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厤過也十二年又書十二月螽杜云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厤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又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厤失閏明年十二月復螽實十一月按傳與注皆非也唐書厤志載一行厤議引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之事推是年夏正九月己亥朔先寒露三日定氣日在亢五度則此月當周正之十一月至十二月己巳朔先立冬三日日躔心火伏已久矣而火猶西流說者皆依傳謂魯厤失閏余以經傳月日考之十二年五月有甲辰依一行推周正十一月己亥朔則五月宜有甲辰又逆推之十一年經傳五月有壬申甲戌七月有辛酉皆正與厤合是未嘗失閏也十年三月有戊戌則魯厤置閏當在十年末與一行推置閏當在十一年春者未甚遠而一行謂十二年冬失閏已久是未以前後經傳之月日覈也十二年十一月當夏正之九月宜有寒露節而一行推九月己亥朔先寒露三日則杜言置閏當在十二年者誤矣然則何以言火猶西流司厤過也蓋十二年冬十二月火已伏經書螽者時燠也至明年置閏稍遲十二月當夏正之九月於是火猶西流而復書螽季孫之問夫子之言乃十三年十二月螽之事傳誤繫之十二年耳與昭十七年六月日食之傳當繫之十五年而誤繫之十七年也 江徵君群經補義

十四年　西狩獲死麟

論衡指瑞云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爲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爲聖王來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麟之德怪其來而不知所爲故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知其不爲治平而至爲己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爲來哉知麟爲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子聞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所爲來實者麟至無所爲來常有之物也行邁魯澤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麟之獲獲而又死則自比於麟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爲小人所徒獲也故孔子見麟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爲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爲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爲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爲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爲聖王來也爲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妄也案此引春秋公羊家說也傳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見麟而泣當從論衡所引儒者說爲己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服在左傳亦云麟爲仲尼乎 春秋 何氏以麟出爲知將有六國爭彊縱橫相滅之敗秦項驅除積骨流血之虐然後劉氏乃帝故豫泣民之罹害妖妄之甚至仲任述在何邵公之前所引蓋西漢公羊說也又據論衡則春秋作西狩獲死麟今三傳本無死字而公羊傳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注云天生顏淵子路爲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證則此傳本作西狩獲死麟與上顏淵死子路死一例吾道窮矣與上天喪予天祝予一例孔仲達引家語云獵麟折其前左足載而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孔子云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孔子視之曰然日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一書雖晚出晉人亂作然以爲麟死而棄之則與公羊合

疑公羊經本有死字也王充謂麟爲常有之物無所爲來則非 說文麟大牝鹿也麐牝麒也五經文字云麐經典皆作麟唯爾雅作麐字釋獸釋文云麐本又作麟郭今本爾雅作麟說文麐後人所改也論衡作騏說文所無釋畜青驪驎釋文驎本又作驎知驎在說文从部穀梁傳序麟感化而來應釋文麟本又作驎知驎又爲俗○臧茂才經義雜記麟字

句繹

句繹有二一爲邾子地名見哀公二年春王二月經一爲小邾子地名見哀公十四年獲麟以後傳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

史記齊世家云田常執簡公于徐州司馬貞曰徐字从人說文作𨙵音舒續漢志云薛本國六國時曰徐州戰國策齊一篇曰楚成王戰勝于徐州高誘曰徐州或作舒州是時屬齊棟案徐舒古字通易困之九四曰來徐徐子夏傳作荼荼先鄭考工注云荼讀爲舒舒徐也荼本古舒字是徐與舒同說文𨙵讀若塗易釋文云荼音圖然則舒亦有塗音歟非也司馬貞得之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莒子狂卒

哀十四年莒子狂卒唐石經旁从王釋文狂其廷反蓋讀狂爲上聲相臺岳氏本亦作狂而圈上聲與釋文合今注疏本誤作狂并釋文亦改爲其廷反改古字書無狂字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皇清經解卷八之百零九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百零十　學海堂

春秋雜錄

春秋經傳源流考

史記三代世表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愼也

十二諸侯年表孔子明王道於七十二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索隱曰宋有公孫固無所述蓋齊人韓固傳詩者案太史公以公孫固與荀孟韓非同列便可知爲六國時人矣乃以漢之韓固當之妄甚漢志有公孫固一篇與齊閔王同時

孔子世家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 十三字何本公羊傳無 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 何本公羊有子路死子曰天祝予 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 案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黜夏親周故宋史公正本董生之言公羊宣十六年傳新周惠定宇謂當作親周是也殷宋也張守節以殷字屬下訓爲中失其義矣 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某者以春秋而罪某者亦以春秋

儒林列傳仲尼於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 徐廣曰錄一作綠案作綠是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衞 案此孔子未卒時事總敘弟子散游故及之 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氂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旣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　今上卽位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而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公孫宏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閒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宏亦頗受焉　瑕邱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宏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 徐廣曰殷一作段又作瑕案漢書作段仲 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爲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平津侯主父列傳丞相公孫宏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建元元年天子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宏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

太史公自序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

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

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 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 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 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 鄒氏傳十一卷 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 左氏微二篇 鐸氏微三篇(楚太傅鐸椒) 張氏微十篇 虞氏微傳二篇(趙相虞卿) 公羊外傳五十篇 穀梁外傳二十篇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穀梁章句三十三篇 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公羊顏氏記十一篇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附儒家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 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 公孫固一篇(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固因爲陳古今成敗也) 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法家韓子五十五篇(名非) 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 案上七家太史公書皆所據故附錄之 案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案戒舊作式據春秋正義所引改也)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案先師六藝論本此與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不同) 周室既衰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厤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案春秋繁露俞序篇云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資也故衞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又故子夏言春秋重人又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刻桷晉厲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然則七十子言春秋蓋人人殊矣閔子即子騫其言不概見公肩子弟子傳名定字子中古今人表亦稱公肩子子石公孫龍字也索隱云楚人子池疑當作子游史記家語弟子無字子池者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此篇兩言子夏而無子游) 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案王吉傳云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

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服虔曰白生魯國奄里人浮丘伯秦時博士) 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案儒林傳云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

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閒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

儒林傳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爲江都相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孟爲符節令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授琅邪王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 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眭孟姊子也授淮陽泠豐次君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眭孟至廣字孟卿廣授琅邪筦路禹授潁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孫寶寶授馬宮琅邪左咸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案影宋抄本皓作浩廣韻三十二晧浩星引作浩星公) 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疾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師古曰姓丁名姓字子孫) 皆從廣受宣帝即位聞衞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上善穀梁說以千秋爲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迺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illegible]) 爲博士至長沙太傅徒衆尤盛尹更始爲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內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爲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漢書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授清河張禹長子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爲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論語公冶長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集解孔安國曰左丘明魯太史

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illegible]) 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春秋序正義)

釋文序錄孔子應聘不遇自衞而歸西狩獲麟傷其虛應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褒善黜惡勒成十二公之經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爲之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案[illegible]見漢志) 又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衞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趙人

貫公貢公傳其少子長卿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及侍御史張
禹禹數爲御史大夫蕭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薦禹徵待詔
未及問會病死禹傳尹更始始傳其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
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案此蓋本劉氏別錄
說文解字序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
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　古文孔子壁中書也魯
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
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
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
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
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春秋序正義案觀周孔子家語第十一篇名也本云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孔子將適周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而無與左丘明如周觀書於周史事蓋漢志本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謂非今所有家語嚴氏春秋所稱必與劉琯所見同今本係王肅僞作故無其文此條必眞出孔氏家言爲王肅所改以前之原本亟爲標著之
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杜預經傳集解序
桓譚新論曰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亡多所
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左氏經之
與傳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
不能知也御覽六百十徵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作春秋殘略多有遺文又案釋文序錄引云左氏傳遭戰國寖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失本事
廣韻十八尤丘亦姓風俗通曰魯左丘明之後案廣韻丘字注十四而左丘不與焉可知傳春秋者姓丘而非複姓左丘矣蓋漢複姓凡四丘名明故多稱丘明左其官也古有左史右史或言姓左及左丘皆非
楊士勛曰穀梁子名淑字元始一名赤漢志顏名字桓譚云名赤受經於子
夏爲經作傳傳孫卿孫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穀梁序疏案楊氏言受授源流亦必有本
鄭康成釋廢疾曰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
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
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
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
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禮記正義十二下制而案先師說以穀梁在公羊之前與桓譚
說同

廣韻十一模梁複姓魯有穀梁赤治春秋
釋文序錄穀梁名赤魯人糜信云與秦孝公同時七錄云名俶
案俶字舊作淑孝經序正字元始風俗通云子夏門人
義引七錄作俶蕭據改
閔因敍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
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
具有其文公羊疏
說題辭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公羊序疏
戴宏敍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
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
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公羊序疏
隱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何休注
云言無聞者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
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
於竹帛故有所失也
何邵公公羊經傳解詁序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疏
云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猶自别作條例故何氏
取之
鄭康成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
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漢書作嚴彭祖及顏安樂安
樂弟子陰豐儒林傳作泠豐劉向儒林傳無文王傳云宣帝詔向受穀梁春秋王彥案王當作王儒林傳作王公羊序疏
釋文公羊名高齊人子夏弟子受經于子夏
廣韻一東公複姓子夏門人齊人公羊高作春秋傳
六藝論云春秋者右史所記之制動作之事也右史記事左史
記言禮記正義二十九御覽六百八公羊疏一　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爲
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春秋正義一
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公羊疏一
右輯漢以前言春秋者作春秋經傳源流考考春秋者
或有取於斯當不以抄撮陳言見哂也記臧明經拜經日
春秋古經十二篇
問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二卷經十二卷之下注
云公羊穀梁二家而古經十二篇注無明文所謂古經者何經
也曰按劉歆移太常博士書稱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
書許愼說文序云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近
式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卽前代之
古文然則志所稱古經者卽左氏經也鄭司農周禮注云古文
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先鄭傳左氏學其所稱古文經者亦
必左氏之經也漢書劉歆傳謂左氏傳多古字古言今左氏經
傳絕少古字蓋魏晉以後經師所改失其眞矣錢賓四潛研堂集
孔子特筆異於赴告之文攷汪家禧
左氏言赴告公穀言褒貶漢儒各是其所習惟鄭君不主一家
守而主于兼綜惜春秋論說未備今據其雜何休駁許愼者以
定孔子特筆之異于赴告略有數端僖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
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四年春諸侯城緣陵鄭君本穀
梁謂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蓋以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
聘書聘則會已歸非九年葵邱之會先書會後書盟其盟不敘
諸侯爲諸侯之未有歸比也則書諸侯爲孔子特筆赴告必原
敘其人也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鄭君據
穀梁謂時晉文爲賢伯譏諸侯不從而信夷狄故稱人以貶楚
非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時無賢伯不當貶比也則
稱人爲孔子特筆赴告必稱楚子也昭十二年晉伐鮮虞鄭君
據穀梁謂晉爲厥慭之會實謀救蔡以八國之師而不救楚滅
滅蔡今又伐徐晉不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故狄稱
之焉是專稱晉爲孔子特筆赴告必稱晉侯也哀二年晉趙鞅
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鄭君據公羊說謂君薨有反國之道
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今稱世子如君存是不與蒯聵得反立是
稱世子爲孔子特筆赴告必稱衛子也大義貶具于公穀然亦
有求之過甚者故學春秋者必合三傳而參之而後聖人之意
見知此者惟鄭君惜論說之未備也稽瑞樓文鈔
春秋非起自伯禽
學人謂春秋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迫于中世當周之盛朝覲
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按杜
元凱春秋經傳集解序使知春秋一書其發凡以言例皆周公
之垂法仲尼從而修之何必言起自伯禽與成之古良史哉又
左傳隱七年謂之禮經杜註曰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
宰老謂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按桓十七年五月有夏臨齋君潛

春秋異文解　趙坦

三傳釋經爲例不同其說自異至經文同出孔子而亦多互異者公穀率多假借字間或襍以方音由是參錯愈出今即其紛糾者一一疏通證明之如隱八年盟于浮來公穀作包來案鹽鐵論毀學篇昔李斯與包邱子俱事荀卿漢書楚元王傳浮邱伯者孫卿門人包邱即浮邱一聲之轉爾禮記投壺若是者浮鄭注浮或作匏說文枹从木包聲漢書酷吏傳枹鼓不絕蕭該音義引字林音浮此浮包通轉之明證十一年公會鄭伯于時來傳三公會鄭伯于郲杜注時來郲也熒陽縣東有釐城案來古音釐時來之合言爲郲故傳作郲至釐城之釐又郲之假音儀禮少牢饋食禮來女孝孫鄭注來讀爲釐漢書劉向傳引詩貽我來牟作飴我釐麰陸璣草木疏云萊藜也此本韻訓也說文來麥並爾雅作釐公羊隱五年傳登來之禮記大學注引作登戾之是知公羊作會鄭伯于祁黎蓋假音字僖二十一年經會于盂公羊作會于霍穀梁作會于雩案白虎通巡狩篇南方爲霍山者何霍之爲言護也言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崔靈恩三禮義宗云南嶽謂之霍霍者護也是霍與盂雩音相近也故公羊作霍若顏氏家訓書證篇吳人呼鑊字爲霍字亦足借證也文二年盟于垂隴公穀並作垂斂案易繫辭云不封不樹虞翻注穿土稱封古窆字也禮檀弓云縣棺而封鄭注封當爲窆窆大詔凡封用綍去碑負引鄭注封周禮作窆窆之下棺也此封或皆作斂此方音隴斂相通之明證文十一年經楚子伐麇釋文麇九倫切公羊作伐圈案禮記王制篇制三公一命卷鄭注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袞釋名釋首飾篇袞卷也畫卷龍於衣也說文圈从口从卷聲是圈字與九倫切之麇字音正相近宣十五年經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公羊作牟婁案列子黃帝篇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釋文無莫侯反禮記郊特牲篇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釋文毋音牟是方音無有牟音故公羊作牟婁宣十八年經楚子旅卒穀梁旅作呂案國語周語云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韋昭注呂之爲言膂也是呂膂音同義通也哀十年薛伯夷卒公羊夷作寅書堯典寅賓出日釋文寅徐邈以眞反又音夷舜典夙夜惟寅釋文寅如字徐音夷案夷與寅古音不通轉古方音則通廣韻既收寅入眞韻復收寅入脂韻亦因方音而兩收然則公羊作寅殆讀寅爲夷爾若宣十一年經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穀梁作夷陵是又讀辰爲夷矣凡若此類或古字假借或古音通轉或間以方音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殆謂是歟

經義叢鈔

春秋上律表序

推春秋長朔自漢書律麻志所載殷麻始洎劉歆造三統麻說左氏春秋詳矣而杜預攻之甚力然預之長麻發緟傳失閏考日長晦朔亦未能盡甄發也春秋時麻術疏闊東漢後又不用太歲超辰之法故祗述者往往抵牾以余所疑數事如魯哀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仲尼曰火猶西流司麻過也火猶西流是爲八月建酉而三統麻謂史以建申流火之月爲建亥何也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攷左氏傳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則太歲在子逆溯襄二十一年歲在鶉火則太歲在巳三統麻用之是年歲在乙巳何休註公羊傳是年乃云時歲在乙卯或說乙卯當爲乙巳徐彥疏寫作巳非案續漢志黃帝麻至漢四分麻起元各不同疏謂何氏自有長麻是也杜氏以襄二十一年爲己酉古字卯丣相似疑何注己卯亦己酉之譌此又與傳違異者也襄二十八年十有二月有甲寅乙未何氏謂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是年有閏十二月則二十七年不得置閏左氏所謂再失閏非一時也而杜氏輒于二十年十一月後頓置兩閏還就以求合此守傳而失于闕疑者也唐僧一行麻議譏預甚謬未曉治麻故治春秋者惟麻術最難仁和范子介茲邃于經尤精天算乃依時憲及長麻相參嚴推平朔求平氣步交食改置閏從杜氏之長而不阿其所短且準襄二十七年日食事九月不入食限十一月正入食限無失閏法其言曰經傳字形有時而誤而食限必無誤置閏前後可得而移而食限必不能移其卓識可以釋痾而規過矣書既成吾師儀徵阮侍郎名之曰春秋上律表取鄭司農注禮記中庸語也介茲又爲侍郎所知比受義恉分纂經郛其採五經算術也以書諭予云甄鸞所用周天分日行度諸數皆與周髀算經脗合此正周公所定之麻元凱所見宋仲子集七麻以攷春秋中有周麻殆謂是也甄氏據之其術或軼而不備因補推昭公十九年正月乙丑朔閏十二月己未朔二十年正月己丑朔法於戲苟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惡能鉤鉏離析若是當耶余既喜湖子之闡幽繹義遂略擴舊聞以相質若此范子宜更有以啟我也

陳編修左海文集

服注本鄭康成有時與鄭違

世說新語云鄭康成注春秋未成嘗與服子愼遇宿客舍矣兩人先未相識服在外車與人說己注傳意鄭聽爲因就車與之語謂吾久欲注尚未了今聽君言多與己同遂盡以所注與之愚案服注雖本鄭氏然時與鄭違如鄭注尚書微子篇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氏以爲紂之庶兄（書微子正義引）鄭注禮記內則篇以左氏傳鞶厲爲鞶裂鞶謂鞶裂白爲之飾服氏以鞶爲大帶厲是大帶之垂者（禮記內則正義引）鄭注明堂位篇云周公曰太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宮服注左傳太室屋壞云太廟之室（明堂位正義引）鄭注雜記引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爲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己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注又云惟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鄭意蓋以麤衰即疏衰平仲謙卑不盡大夫禮未服斬衰之麻耳服注左傳亦與鄭違（雜記正義引）是服氏不盡本鄭氏也世說所記或未可深信又左氏僖四年傳云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服注云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太公爲王官之伯掌司馬職以九伐之法征討邦國故得征之鄭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爲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詩譜周南正義引又見周禮大宗伯疏）左氏昭四年傳西陸朝覿而出之服虔以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蟲出矣鄭答孫皓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詩豳風七月疏）詩小雅譜大雅生民下及魯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詩也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吳季札歌小雅服注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是服氏以小雅無成王之詩傳又云爲之歌大雅服注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

是爲正大雅是服氏以生民行葦旣醉鳧鷖爲武王詩皆與鄭異（迻錄君曹拜庵札記）

正義刊本妄改

春秋正義隱公以平王四十九年卽位是歲歲在豕韋桓公以桓王九年卽位是歲歲在元枵莊公以莊王四年卽位是歲歲在鶉火閔公以惠王十六年卽位是歲歲在大梁僖公以惠王十八年卽位是歲歲在鶉首文公以襄王二十六年卽位是歲歲在降婁宣公以匡王五年卽位是歲歲在壽星成公以定王十七年卽位是歲歲在降婁（今刊本無此六字當是傳刻脫去）襄公以簡王十四年卽位是歲歲在壽星昭公以景王四年卽位是歲歲在大梁定公以敬王十一年卽位脫是歲歲在某次句哀公則不載正義本文他于白文疏字下出同上兩字謂與陸氏釋文相同不復重出也（以昭三十二年歲在星紀推之則定元年歲在元枵哀元年歲在大梁也）釋文與正義各自一書宋初本皆單行不相殽亂南宋後乃有合正義於經注之本又有合釋文與正義于經注之本欲省學者兩讀但旣以注疏之名標于卷首則當以正義爲主卽或偶爾相同亦當並存豈有刪正義而就釋文之理況以前十一公攷之皆正義詳于釋文正義之例每公皆引魯世家皆有以某王某年卽位之語而釋文無之獨哀公釋文多敬王二十八年卽位一句此必校書者以意竄入謬妄相承蔑有悟其非者可三歎也（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答高雨農舍人書（論春秋經傳）

雨農先生閣下辱惠書推獎逾量而過自貶損誠君子約己如不足予人如不及之懷而施之黯淺衰茶之夫則非其人也私衷且懟且懼蒙寄示尊著春秋聖證壽祺受而卒業大抵舍傳求經不設條例經則因史存義不設褒貶廓闢支讕抉露微旨縝密嚴峻要於唐啖叔佐趙伯循宋葉石林劉公是諸家爲最近紬繹再三幾莫測其涯涘然竊念少日受經以來汎覽諸家亦頗有所疑滯敢以質諸左右壽祺竊觀孟子言孔子作春秋存之云者雖據舊史之文必有增損改易之迹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孔子書之曰衞侯衎出奔齊文公召王而朝之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魯春秋去昭夫人之姓曰吳其卒曰孟子卒孔子書孟子卒而不書夫人吳此其增損改易之驗見於經典者也華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晉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齊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魯春秋記晉喪曰弒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孔子於春秋皆無異辭此循舊而不改之驗也太子獨記子同生而不及子赤子野襄公則知此爲春秋特筆以起不能防閑文姜之失姜母獨錄惠公仲子僖公成風而略於敬嬴定姒齊歸則知此亦春秋特筆以著公妾立廟稱夫人之始有年大有年惟見桓三年及宣十六年蓋承屢祲之後書以志幸王臣書氏惟見隱三年及昭二十三年二十六年（宣十年崔氏書有誤故不數）蓋兆世卿之亂王室書以示譏則其它之刪削者夥矣外大夫奔書字惟見文十四年宋子哀蓋褒其不失職外大夫見殺書字惟見桓二年孔父蓋美其死節公子季友公弟叔肹稱字季子（閔二）高子（閔元）稱子所以嘉其賢齊豹曰盜三叛人名所以斥其惡公薨以不地見弒夫人以尸歸見殺師以戰見敗公夫人奔曰孫內殺大夫曰刺天王不言出凡伯不言執與王人盟不言公皆春秋特筆也是知聖人修改之跡不可勝數善善惡惡義踰衮鉞然後是非由此明功辠由此定勸懲由此生治亂由此正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苟徒因仍舊史不立褒貶則諸侯之策嘗時未始亾也孔子何爲作春秋且使孔子直寫魯史之文則孟子何以謂之作則知我罪我安所徵亂臣賊子安所懼夫春秋之書微而顯志而晦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況邱明高赤之倫哉傳雖言邱明造鄒受經然經成之後下距夢奠之年僅踰兩載耳卽不必有口授子貢未著竹帛之疑而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精心或未盡傳於弟子洎九流分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儒者各論所聞稍失其舊此三傳所以不能無與經相違之過也左氏之失者以鬻拳爲愛君以華耦爲敏以荀息爲言玷以萇宏爲違天以文公納幣爲用禮數端而已穀梁之失者以衞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趙鞅歸晉爲正國數端而已公羊之失者以祭仲廢君爲行權以公子結盟齊宋爲利國以齊襄滅紀爲復九世之讎數端而已其它名義間亦失誣公穀比附日月曲生條例義密於左氏繁碎亦甚於左氏然而左氏之博於史公穀之聚於經則言春秋者之津梁也豈得執其一二以廢百哉聽遠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皃而不察其形左氏公穀去聖人之世猶近遺聞緒論宜有所受設無三傳則春秋孤行數千載以至於今雖聖哲復生奚據以稽其文與事而斷其義學者惡能道此經隻字哉夫始恃三傳而得其本末繼統終乃盡棄三傳以爲經不待傳而詳何異蟲生於苗自食其根而臆出無師之智遂探數千載之前而謂獲千載不傳之祕吾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惡覩其愈於入室而操戈者哉漢以後言春秋者舍傳求經始於啖趙然猶謂左氏博採眾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推論大義得其本源又曰穀梁意深公羊辭辨又曰三傳分流其源則一擇善而從亦何常師故二子集傳舍短取長殊爲精覈石林公是亦猶是也若必如孫復程端學等掃三傳而東高閣蔑古鑿空橫流至極豈不傎歟夫易書三禮源委昭明闢卷易瞭惟詩廢序則無以考先民美刺之故春秋廢三傳則無以明國史得失之端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窮經之弊不可不愼防其漸也壽祺之願質其疑於左右者此也非閣下好學深思孰從而察之若夫古人傳注之體莫不臚舉前言以爲左證公穀之稱尸子司馬子女魯子子沈子卽其權輿也子夏傳禮兼復引記毛公詁詩亦引高子孟仲子仲梁子高密鄭君注周禮必先舉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馬季長諸儒之說然後乃下己意自杜預注左氏傳排棄先儒奮筆私掇其善者多出賈服而淹沒本來其謬者每出師心而恒乖經意覽其全篇曾無援據經典徵信六藝惟作上甲一條引周禮四上爲甸之文乃以甸賦說當上甲而所說長轂一乘旣非周禮本文亦不與漢志司馬法相符出何經典誠所未喻謭陋之病不獨謬解諒闇悖禮害道也今尊著中間有頗採三傳及原本前人而一槩略其所自但以通經爲意全居獨覩之名雖非攘善終異乎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之義又王肅素與鄭讎而好作僞其人殊不足取今尊著命題聖證襲用肅所撰論之名鄙意亦當更酌恃先生海懷下問詳懃敢忘其狂惑不冒之罪而進其瞽言惟閣下鑒而恕之（篇中諸譏若干條幸卒教之）壽祺頓首死罪（陳恭甫左海文集）

春秋言天之學

天文五行之學愈疎則多中愈密則愈多不中春秋時言天道

不過本之分星合之五行驗之日食星孛之類而已五緯之中但言歲星而餘四星占不之及何其簡也張子日五星之說自甘公石公始而其所論者往往在於君卿大夫言語動作威儀之間及人事之治亂敗亡故其說也易知而其驗也不爽楊子法言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顧處士日知錄

五始

元年春王正月曰元年者人君即位之始年也正月者一歲之首月也曰王正月者春秋魯史而所用之正朔稟於天子故曰王正月也次王字於春字下者春為四時之首百王所同而正月則時王之所定也元年春王正月六字固魯史之舊文左傳更加一周字者所以別於夏殷之正也自緯書有五始之說漢儒董仲舒何休因之杜氏亦襲其說宋胡氏亦因之遂以此為開卷第一義不知元曰元祀月正曰正月其來已久古器物亦多稱十正月非夫子所創之新義也義本易明而諸儒强為推衍似失之鑿[illegible]進士羣經識小

春秋時月並書

春秋時月並書於古未之見攷之尚書如泰誓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金縢秋大熟未穫言時則不言月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二月惟丙午朏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言月則不言時宋文公答林擇之亦有古史例不書時之說其他鐘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獨並舉時月者以其為編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不容於闕一也或疑夫子特筆是不然舊史既以春秋為名自當書時且如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不容二年書春乃不書春是知謂以時冠月出于夫子者非也顧處士日知錄

春秋日食合者十八

莊二十六年僖五年文十五年宣十年成十六年襄十四年襄二十年襄二十一年九月襄二十三年襄二十四年七月昭七年昭二十一年昭二十二年昭二十四年昭三十一年定五年定十五年哀十四年是也閻徵君潛邱劄記

春秋經傳閏朔表歸安姚文僖公文田

麻法以分至為主必使常居四正之月然後歲序不愆故氣有盈朔有虛則置閏月以齊之堯典專舉四仲其定法也春秋時日官失職麻法久壞前後參錯時有不同春王正月一語先儒聚訟紛紜然如隱公七年二月十七日長至則正月乃建亥矣尚得云周正月乎自宣公初連失兩閏後此屢補屢失以至襄公之末凡五十餘年魯多通儒豈無有一二人能釐正之者乃聽其紊亂如是之久魯史繫之以王蓋是當日周麻如此故夫子亦仍而不改至於列國各隨民俗故有雜用夏商正者其赴告之文或知改從周制若其施諸國中則命月必有歧出左氏采輯作傳往往專舉四時而不言月閒有稱月而改定者亦有遺漏未改者後人讀之難曉杜氏作長麻自謂用乾度推古今十麻以相考驗無論諸麻皆漢以後人作且多歧公羊揶又何所適從顧氏朔閏表力糾杜孔之失乃祇是遷就月日閏月連大隨意變易又未詳致悞之由用力勤而失彌甚矣愚謂夏正承顓頊後實為麻法之宗殷周雖改正朔其大法必不能變春秋麻法蓋有二端一則先大月後小月凡日月每二十九日半有奇而一會每月常不足三十日漢志先藉古借字半日名曰陽麻不藉名曰陰麻先大後小所謂藉半日也然小月之朔常在大月之晦名義俱不符未知周初果如此否漢鄧平實踵其法見漢志至每月皆有餘分積滿半日則下月更不須藉故有重大之月大約常在第十七月先大後小則十七月已是大月故不得不移前一月而十七月反為小月通經傳二百五十五年中僅失三重大多一重大其後旋即補正蓋一有增脫則小大全倒陽麻轉為陰麻也一則置閏歲終凡經傳閏月皆在是年之末又不言閏某月惟文元年閏三月當時即譏其非禮知所謂歸餘者斷在歲終秦人稱後九月有自來矣然於古法實不合故哀公十二月螽一傳又引夫子之言以正其失也由其定法全失遂至疏數無常故有一年再閏者文元年有一年三閏者襄二十八年有二年連閏者僖二年四年有三年連閏者僖二十二年二十四年皆由錯失在前隨時改正尋其脈絡可得而言其夏商正閏法必有不同昭二十年衛有閏月殺宣姜事文在八月之下似當是閏八月或言下文賜謚予墓皆經而言之此亦可與之一例然在某月終不能定下文杜注皆未見而賜謚及墓田傳亦無宋本無此字終言意始明惟哀十五年傳閏月良夫與太子入經書此事于十六年正月是衛之閏為魯之正乃為衛用商正之實證杜氏誤合為一遂并孔子之卒而亦其日斯為過之甚大者予既深知杜預兩家之失幸賴傳五年昭二十年兩日南至傳有明文即據此以為本推算前後長至布為定率復取經傳分年條繫之其傳寫有譌舛者然後二千三百餘年以前之麻法粲然復明亦古今一大快事矣既為表如後復撮其要書于卷端經義叢鈔

春秋時置閏多在歲終

成十七年傳十二月盧降下云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襄九年傳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下云閏月戊寅濟於陰阪侵鄭此皆明見傳文文元年傳所謂歸餘于終者此也故杜氏作春秋長麻多於歲終置閏趙徵君賓覺齋札記

春秋閏月在歲終解范景福

置閏之法古今有二一在歲終一以無中氣之月為閏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蓋自歲前天正冬至至歲終天正冬至麻分至啓閉匝二十四氣者謂之歲自歲前天正經朔至歲終天正經朔麻晦朔弦望匝十二月者謂之年中數恆盈朔數恆虛而閏餘生矣唐帝命羲和以閏月定時成歲不言在歲終也至春秋時見於經者文六年書閏月不告月在冬十月之後哀五年書閏月在冬故還如齊之後見於傳者僖七年閏月在冬鄭伯請盟之後成十七年閏月乙卯晦在十二月使國勝告難之後昭二十二年閏月晉箕遺師在十二月庚戌之後驗之經傳當時閏月在歲終矣然文元年閏三月傳發歸餘於終之義杜注云有餘日歸之於終積而成閏孔疏云月朔與節每月剩一日有餘歸之於終積成一月置閏皆不言歸於何時推[illegible]宗明以歸餘日於歲終故杜氏作麻推勘經傳上下月日中[illegible]置閏以通之但文元年[illegible]閏三年正月閏距十月而再閏[illegible]乃數乎十二年十一月閏十六年五月閏距四十二月而再閏[illegible]乃疏乎惟江愼修云[illegible]時不同正朔列國自為推步故經傳日月常有參差如昭二十二年經書十二月癸酉日食而傳歲終有閏明年正月[illegible]實朔初之十二月即傳之閏月是周術魯術不同也[illegible]傳有十五年歲終閏月而經書十六年正月是魯術衛術不同也是經從赴告月日或有闕文傳閏似在歲終[illegible]而所屬國史術失傳無從稽數耳若[illegible]氏云[illegible]以歲終置閏為合定時

以無中氣置閏爲安故以授時消長上推春秋以來冬至其得恒多也近世歐羅巴術只有閏日而無閏月時憲錄西算入中法仍以無中氣月置閏律書淵源前編歲實小餘一八七五後編歲實小餘三三四四二〇一四一五似有消長倘得其較數上推春秋交食置閏當更密合矣 經義叢鈔

與張繁露論春秋至朔通考凡例書

讀足下所著春秋至朔通考凡例精於推步在何承天祖沖之之間貫穿精義卓識亦在劉歆杜預之右唯以魯自僖公四年以前用丑建僖公五年以後始改用子建據左氏僖公五年傳云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此乃史官特筆而經不書者韓非王命而擅改子建也又據春秋緯命厤序以爲傳本書曰壬子朔日南至特劉歆僞改爲辛亥耳以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十三年十二月又螽孔子云火伏而後蟄今火猶西流司厤過也其語爲季氏假託誣聖欺天之二者皆未協事理何也魯之禘郊與雩僭禮始於春秋之前經皆書之初稅畝作邱甲非禮始於春秋時者經亦書之未嘗諱也使魯果自僖四年以前用丑建自僖五年以後用子建則改正乃國家一大事經何故刪之且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魯史既特筆書之經焉得諱而刪之經即刪之而傳著之焉有不言經所以諱而不書之故乎足下引春秋緯命厤序本於隋唐兩厤志隋志云太史令劉暉國子助教王頍司厤劉宜等以爲若依命厤序推勘春秋三十七日食合處至多若依左氏傳合者至少是以知傳爲錯足下祖述其說又自推測而信其不謬壽祺案漢書厤志曰釐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殷厤以爲壬子昭公二十年春王正月距辛亥百三十三歲是辛亥後八章首也正月己丑朔旦冬至失閏故傳曰二月己丑日南至然則劉歆三統厤本用殷厤參校而得之其他每引殷厤春秋厤驗其同異豈不知殷厤有壬子庚寅之朔而聽改左氏以從己者哉唐志僧一行中氣議曰春秋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以周厤推之入壬子蔀第四章以辛亥一分合朔殷厤則壬子蔀首也昭公二十年己丑朔日南至以周厤得己丑二分殷厤得庚寅一分殷厤南至常在十月晦則中氣後天也周厤蝕朔差經或二日則合朔統天也傳所據者周厤也緯所據者殷厤也氣合於傳朔合於緯斯得之矣又曰命厤序以爲孔子修春秋用殷厤使其數可傳於後者其蝕朔不與殷厤合及開元十五年朔差五日矣氣差八日矣上不合於經下不足以傳於後蓋哀平閒治甲寅元厤者託之非古也壽祺案此則春秋緯之不足據昔人已明言之左氏傳所據者周厤其文非歆所改亦明矣足下又謂漢壽王所得殷厤乃是壬子朔日南至春秋命厤序亦然壽祺案漢志太史令張壽王治黃帝調厤課皆疏闊又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桮育治終始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不與壽王合壽王又移帝王錄舜禹年歲不合人年壽王言化益爲天子代禹驪山女亦爲天子在殷周閒皆不合經術壽王厤乃太史官殷厤也漢志所列壽王說甚詳然不言壽王據殷厤改壬子朔冬至事漢志所引殷厤僖公五年朔一條乃劉歆三統厤之文非壽王之言也唐志合朔議又曰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殷厤魯厤先一日者十三後一日者三周厤先一日者二十二先二日者九其僞可知矣莊公三十年庚午朔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當以盈縮遲速爲定殷厤雖合適然耳非正也壽祺案此則殷厤之不足據又明矣足下又以隋張賓唐傅仁均李淳風皆從殷厤作僖公五年正月壬子冬至壽祺案張賓下當增劉孝孫張胄元隋志劉孝孫與劉焯並摘張賓之失所駁六條其一云賓等不解宿度之差改而冬至之日守常度而孝孫厤法第三勘氣影長驗引春秋緯命厤序魯僖五年正月壬子朔冬至今以甲子元厤術推算得合壽祺案甲子元厤者祖沖之所造也劉暉王頍等引命厤序僖五年天正壬子朔旦日冬至張賓厤張胄元厤皆合命厤序是二張皆信緯而棄傳者也然張賓依命厤序壬子朔冬至張胄元謂三日甲寅冬至不從傳亦不從緯固不能盡合矣足下又以郭守敬與僧一行竝朔從壬子至從辛亥壽祺案唐開元大衍術固以氣合於傳朔合於緯元史厤志授時厤議曰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授時統天皆得辛亥與天合下至昭公二十年己卯歲正月己丑朔旦冬至授時統天皆得戊子竝先一日授時者元郭守敬所造厤統天者宋慶元初楊忠輔所造厤也然一行守敬未嘗以僖公五年至朔同日而足下謂傳本書曰正月壬子朔日南至則是至朔同日與一行守敬乖其說亦自不可通矣案江徵君愼修嘗言元史有六術冬至載魯獻公戊寅至至元庚辰四十九事勿菴梅氏因之作春秋以來冬至考刪去獻公一事各以其術本法詳衍然未有折衷徵君因作冬至權度就梅氏所考定者實測而推其不合斷爲史誤與術誤左氏所記兩日至僖公丙寅朔在壬子二日癸丑冬至昭公己卯冬至當在辛卯傳皆先天二三日術家惟紀元宋崇寧厤與重修大明金厤僅得僖公五年壬子冬至餘皆步算有差違者固非合者亦未盡是徵君之術精矣然雖摘左氏之誤要以爲至朔不同日耳一行守敬不能無失也足下之書未審於梅江二家何如而步算未合立說輒多抵牾得毋猶有所蔽與唐志日度議曰哀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開元厤推是歲九月己亥朔先寒露三日於定氣日在亢五度去心近一次火星明大尙未當伏至霜降五日始潛日下乃日令蟄蟲咸俯則火辰未伏當在霜降前雖節氣極晚不得十月昏見故仲尼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厤過也方夏后氏之初八月辰伏九月內火及霜降之後火已朝覿東方距春秋之季千五百餘年乃云火伏而後蟄者畢向使冬至常居其所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是九月之初也然則丘明之記欲令後之作者參求微象以探仲尼之旨據此則左氏所述仲尼之言固非季氏所得假託矣足下以左氏爲不曉厤又以仲尼之語爲誣是經傳皆不足信恐厤法雖通而於解經之道未善也解經之道莫患於改經傳而從我而無所據依則穿鑿之弊將至於鹵莽滅裂而不可止此儒者之所愼也否則自漢以後通經與明天算者不乏人豈盡不知經傳有不可通之處而卒無有言魯僖以前用丑建者其亦思之熟矣若夫獲麟爲漢興之祥乃何邵公語不可以厚誣公羊謂爲漢初人春秋三傳互異自緣師承不同觀漢書儒林傳及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陸德明經典釋文敘述三傳授受瞭然分明不可以其文字異同專歸傳寫之誤請足下更詳察之幸甚 陳編修左海文集

春秋歲星不可以今法推

春秋之歲星不可以今法推見唐一行歲星議此天道之大可疑者且存而不論 江徵君羣經補義

春秋時列國自爲推步經傳日月當有參差

周既東遷王室微弱天子未必頒厤列國自爲推步故經傳月日常有參差如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經書六月而傳在秋七月戊寅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經書秋而傳在冬十月丁巳王子猛卒經書冬十月而傳在十一月乙酉經書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而傳此年未有閏明年辛丑正月爲壬寅朔則經之十二月癸酉朔日食卽傳之閏月是周厤魯厤當閏有不同矣哀十五年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傳在此年末之閏月而經書十六年正月己卯是衛厤魯厤不同矣魯厤正月有己卯推之是二十九日故夏四月己丑孔子卒推之是四月十日衛厤閏在十五年之末則十六年四月無己丑矣蓋月朔有不同也置閏或在歲終或不在歲終有不同也雖其閒未必無史誤而杜注或以爲傳誤或以爲經誤皆不足信也倘猶自王朝頒厤何至有參差哉 江歲貢羣經補義

春秋列國惟晉用夏正

僖五年經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傳在四年十二月戊申九年經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傳在九月十年經春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傳在九年十一月十一年經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傳在十年冬十五年經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在九月壬戌又僖五年傳晉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下云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襄三十年傳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杜注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定四年傳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此晉之所以用夏正歟 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春秋十二公紀年

春秋正義於十二公之首必云是歲歲在某次因此可知太歲所在此必先儒相承之傳文非孔沖遠所能及也

隱公元年歲在豕韋太歲當在甲寅今曰己未

桓公元年歲在元枵太歲當在乙丑今曰庚午

莊公元年歲在鶉火太歲當在癸未今曰戊子

案莊公卽位卅二年以常率計之其末年太歲當在甲寅歲星應在豕韋而正義云閔公元年歲在大梁者依三統術推廿二年入歲星歲數正在超辰之限太歲超乙巳入丙午歲星亦超實沈入鶉首矣依此算到莊公末年星已至降婁則閔公初年正在大梁也此非精于算術者不能知孔氏於三統元起丙子之故全然未曉轉信虞恭諸人說以庚戌爲上元詩疏所引三統術率與本術不合安能精思及此

閔公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丙辰今曰庚申

僖公元年歲在鶉首太歲當在戊午今曰壬戌

文公元年歲在降婁太歲當在辛卯今曰乙未

宣公元年歲在壽星太歲在己酉今曰癸丑

成公元年歲在降婁太歲在丁卯今曰辛未

襄公元年歲在壽星太歲在乙酉今曰己丑

昭公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丙辰今曰庚申

昭十五年距莊廿三年滿百四十四歲又值超辰之限歲星超鶉首入鶉火太歲超庚午入辛未服子慎所謂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是也自此年歲在鶉火算至卅二年正在星紀故有越得歲而吳伐之之占歲星超辰在左氏固有明文矣

定公元年歲在元枵太歲當在己丑今曰壬辰

哀公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甲辰今曰丁未

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太歲干支與今人所推不同前後亦分三段自莊廿三年以前相差五辰如隱元年本甲寅而今人以爲己未是也昭十五年以前相差四辰如襄廿一年本乙巳而今人以爲己酉是也昭十五年以後相差三辰如哀十六年本己未而今人以爲壬戌是也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春秋改元卽位考上

卽位之禮先朝廟明繼祖也出適治朝正君臣也事畢反喪服喪未終也踰年而後改元卽位春秋於內稱公於外書爵未踰年於內稱子於外書某子世變相尋未踰年既葬卒哭而卽位爲踰年乃改元諸侯之失禮也因其既嗣爵則書爵彼未嗣爵者而我以爵書可乎彼既嗣爵者而我不以爵書可乎立子以正君薨爲喪主春秋卽正其爲君義素定也世子雖在喪未改元卽位不可謂君臣之分未定也以篡返國者絕之不以國氏以有正也公子爭國分非君臣不絕之無正也則以國氏立子不以正未卽位不正其爲君 不素定也雖有先君之命私也卽君位於朝然後成之爲君繼正卽君位春秋書春王正月公卽位不於正月闕無事則不書正月非朔則書曰 定公繼正之變 文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卽位以表微 隱公繼故卽君位經國之體不可以已也踐其位者宜有疢痛之情春秋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卽位以見其情 莊公閔公僖公繼故之變文則書卽位繼故而書卽位以不書卽位者比事類情是爲忍於先君也

春秋改元卽位考中

先君雖未葬既踰年則書爵桓十三年書衛侯成三年書宋公衛侯是也書爵與國內稱公同文公成公皆先君未葬春秋曰公卽位踰年也 既葬踰年不必論矣 雖既葬猶曰子文十八年書子卒僖二十五年書衛子未踰年也 未葬未踰年不必論矣 是故諸侯卽位以踰年爲斷不繫於葬未葬有既葬未踰年而書爵者乎宣十年書齊侯 秋季孫行父如齊聘新君初卽位 成四年書鄭伯既卽位嗣爵矣春秋不得而書子也其變禮也不知所始始變禮者不恤人言必有所託 如傳言晉子是始之類 春秋獨齊鄭各一見之爲左氏學者不察此之失禮而議夫未葬踰年書爵者是文公成公書公卽位得可議也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先君未葬未卽位而書君義素定者也書君不與書爵同不可以爵書者可以正其爲君臣之分也僖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義不素定而未卽君位也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踰年卽君位而後得爲君此義明而嗣立之際嚴桓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卒忽在外五年未卽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天下聞鄭世子忽不聞鄭伯忽也書世子亦以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卽位稱王而於前曰王猛何也不可曰周故曰王言周是天下外周也言王是天下一於王也猶東都之詩謂之王風不可謂之周諸侯自王畿之詞非天子之識 [illegible] 凡書王同 [illegible] 人與列國君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爲以國氏者 [illegible] 號曰王後不得又曰王子矣桓十年 [illegible] 歸于鄭不以國氏 [illegible] 也既不以國氏故不曰入曰歸何也明其鄭之公子也 [illegible]

齊小白入于齊以國氏者其爭國爲篡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君廢正立不正返而爭國亦使之同於篡子糾小白皆齊侯之弟不以立子之法論者也是以突不書鄭而小白則繫之齊

春秋改元即位考下

隱何以不書即位終隱之身自以爲攝不忘先君之命故春秋表微而不書莊閔僖何以不書即位穀梁氏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杜氏曰雖不即君位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余以謂非也君臣之位不可不正正君臣之位不可不有始即位者正君位之始云爾夫位命之天子承之始封之君非先君一人之位雖先君不有其終新君不可不有其始不即君位於改元之初及其親朝將不正朝位乎苟親朝然後即君位豈得無深痛不忍之情然則改元之初而即君位於深痛不忍之情何傷彼所謂不即君位者迫至親朝終不得避君位也則初親朝乃其即君位之始何進退失據乎不廢改元朝廟與民更始而廢正百官非義也用是言之春秋十二公皆即行位之禮魯史記皆書即位也蓋繼弒君大變也典禮所無繼弒君不書即位史法所無君子修之以爲深痛之情異於繼正是以不書不書而仍不沒其即君位之事於春王正月之文見之桓宣書即位何也穀梁氏曰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余以桓之事考之左氏言討寪氏有死者是欲掩隱之見弒而不可方詐爲自掩之計治斯獄矣使繼故不忍即君位處大變者無敢或異一行其禮則爲忍於先君何所快於行即位之禮而顯示國人以與聞乎弒哉桓將不行即位之禮必矣春秋始乎隱其事之值於變者三焉諸侯無再娶之文惠公失禮再娶於是桓爲大子然又非隱所得而追議於先君也上卿爲攝主禮也(見曾子問)居上卿之位攝行君之政生不稱公死不稱薨隱嗣改元非攝主比也繼世之君盡臣諸父兄弟隱既立而猶奉桓爲太子異於君臣之體者也魯之禍惠公啟之也明乎嗣立即位之義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其盡矣乎(戴吉士東原集)

未踰年書爵

即位之禮必于踰年之正月即位然後國人稱之曰君春秋之時有先君已葬不待踰年而先即位者矣宣公十年齊侯(頃公)使國佐來聘成公四年鄭伯(悼公)伐許稱爵者從其國之告亦以著蔑無父之罪(顧處士日知錄)

諸侯在喪稱子

凡繼立之君踰年正月乃書即位然後成之爲君未踰年則稱子未踰年又未葬則稱名先君初沒人子之心不忍亡其父也父前子名故稱名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已葬則子道畢而君臣始矣子而不名文公十八年子卒僖公二十五年衛子(成公)二十八年陳子(共公)定公三年邾子(隱公)是也(雜記曰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鄭氏注曰謂未踰年也)踰年則改元國不可以曠年無君(白虎通曰踰年稱公者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有不待葬而即位則已成之爲君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定公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即位桓公十三年衛侯(惠公)宣公十一年陳侯(成公)成公三年宋公(共公)衛侯(定公)是也所以敬守而重社稷也(杜氏左傳注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蓋不達此義)此皆周公之制魯史之文而夫子遵之者也公羊傳曰君存稱世子(世子下仍當繫名若陳世子款鄭世子華之類)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得之矣

未葬而名亦有不名者僖公九年宋子(襄公)定公四年陳子(懷公)是也所以從同也(盟會之文從同而書不得獨異昭公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劉蚠亦在喪)已葬而不名亦有名之者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是也所以示別也(嫌于敬王王子朝)鄭伯突出奔蔡者已即位之君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者已葬未踰年之子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聖人之抑忽而進突也(忽突皆名別嫌也杜氏注駁之者非)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者未葬居喪之子也里克弒其君卓者踰年已即位之君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穀梁傳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非也(顧處士日知錄)

兄弟相繼皆稱子(與汪辰六)

承面問鈍翁以長子筠卒以幼子穀詒爲之後名之曰權是說也於禮安乎否乎弟以鈍翁長於禮學而又身爲士夫不應當哀悼荒惑之餘任情顯禮若世俗人所爲者其亦必有所恃乎爲恃爾殆恃宋文鑑劉原父爲兄後一議乎及歸取其藁讀之果有與從弟論立後書載劉原文之議曰春秋之議有常有變取後者不得取兄弟常也既已取兄弟矣則正其禮使從子例變也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於變也春秋唯公羊家多異說姑勿可即以其僖公元年傳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蓋僖公於閔雖庶兄實北面爲臣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其服皆斬故傳稱臣子一例今鈍翁非諸侯也然猶可諉者曰有嬰齊大夫之例在然今之大夫非古之大夫也古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喪服傳君至尊也爲之斬故大夫尊得以降其親兄弟之服止大功後世此禮不行而劉炫駁牛弘降服之議曰古之仕者唯宗子一人由是先上重適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旨哉其由此推言之縱鈍翁無子猶不得以弟爲之後而況鈍翁之子筠不過一士庶人耳而敢援古大夫之例乎或又爲之解曰鈍翁固云權爾權爾竊以天下何事不可權而唯倫關父子事涉宗祧天經地義之所在有必不可以權爲辭者且公羊不嘗以權許祭仲之廢君乎君子深非之漢儒不疑亦嘗以衞輒拒父春秋是之斷衞太子之獄雖一時君臣相顧嘉歎以爲經術之效而後世則罪其說之非善乎鈍翁嘗引蘇氏之言曰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然則斯議也其一聖人之一端也已矣(閻徵君潛邱劄記)

三公舛而同歸

春秋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穀梁注江熙曰春秋有州公郭公虞公州公舍其國故先書州公郭公盜而歸曹故先名而後稱郭公夏陽亡則虞爲滅國故宜稱虞公三人殊而一致三公舛而同歸釋文舛而昌兖反釋曰三人殊而一致者謂立文雖殊其理致是一也三公舛而同歸者謂失國雖舛同歸一稱也三公舛而同歸或有作舛者舛謂差舛理亦通但定本作殊者多案釋文作三公舛而同歸今注疏本同楊疏則從定本作殊而同歸今亦爲舛因釋文而改也然作舛是易字法與殊字對文定本仍作殊恐非(臧茂才經義雜記)

蔡侯名申者有二

王錫問任戊謂宣十七年蔡侯申卒襄四年盜殺蔡侯申豈有祖孫前後可同名者此有說乎

曰前蔡侯申者蔡文侯也後蔡侯申者蔡昭侯也孔氏正義謂

昭侯是文侯孫不宜與高祖同名周人以諱事神兩必有誤是既經前人辨過而無從正明此則不足辨者但史記世家文侯申子爲景侯固孫爲靈侯般而蔡爲楚所滅至楚平王復立蔡侯廬卜蔡則靈侯弟也乃靈侯之孫東國攻平侯之子而代立是爲悼侯悼侯卒弟昭侯申立則以世次計之爲高祖而以廟次計之則已六傳矣六傳在周制諸侯五廟之外正義以爲事神當諱此固不識廟制者然且高祖廟諱亦有偶犯如晉惠公名夷吾一傳懷公圉再傳文公重耳三傳襄公驩四傳靈公夷皋則正在高玄五廟之內而夷吾夷皋前後相犯其于事神何解焉又魯祖伯禽爲始封之君而武公名敖亦魯世不祧宗也明堂位所云伯禽之廟爲文世室武公之廟爲武世室此固世世饗祀歷傳不毀者然而柳下惠名展禽展禽之子名公孫敖若全不知有廟諱而一一犯之若武王發爲周人共祖一代開國而衛有公叔發鄭有公子發假欲據此所謂周制不諱則又武斷之言然但據事神以諱一語而遽以此繩諸經則不必也所謂小人之腹必不可以度聖經此其一也

又問然沈已又謂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申爲地名則此所爲殺蔡侯申者亦是殺之于申而經文偶脫于字遂致兩誤此則既非杜撰而反于聖經前後得通其說何如曰此總不識聖經而必求其誤反欲改聖經以實己說則更誤矣夫史記世家並不襲左傳者即襲左傳亦並不襲春秋經者世家原有兩蔡侯申則非經誤可知也乃又欲增一于字于申字之上以爲申本地名而非人名似乎近理而實大謬考春秋凡弑君與君卒無不書名者即殺與盜殺亦然如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盜殺衛侯之兄縶類也在大夫猶書名若君則雖左右賊殺皆以例書如閽殺吳子餘祭類豈有公然以弑殺來告而無君名者況申是楚地即申公巫臣之邑也蔡靈侯爲楚靈王所殺故在楚地今蔡昭侯畏楚而已遷蔡于州來則在哀二年已遷在吳地矣至是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懼其又遷也而盜殺之則其所殺地在吳之州來明見經文而妄疑殺于申乎 七稔討經問

紀僞爲杞

桓二年杞侯來朝三年公會杞侯於郕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於曲池穀梁經文惟桓三年與左傳經同二年及十二年作紀侯公羊經則三處皆作紀侯謹案紀侯爵杞則春秋初年已稱伯後更稱子此三年杞侯皆紀侯之誤當以公羊經爲正程子曰自紀滅後經不復稱杞侯矣諒哉 李邊士尊經識小

春秋論

春秋褒善貶惡之書也其褒貶柰何直書其事使人之善惡無所隱而已矣曰崩曰薨曰卒曰死以其位爲之等春秋之例書崩書薨書卒而不書死死者庶人之稱庶人不得見於史故未嘗書死者此古今史家之通例非褒貶之所在聖人不能以意改之也魯之桓公宣公皆與聞乎弑者也其生也書公其死也書薨無異詞文姜淫而與聞乎弑者也其生也書夫人其死也亦書薨書小君無異辭書薨者內諸侯與小君之例也非褒之也春秋不奪之也然猶可曰此爲君諱爾公子遂之弑其君之子季孫意如之逐君皆大惡也其死也亦書卒無異辭書卒者內大夫之例也非褒之也春秋不奪之也然猶可曰此爲宗國諱爾吳楚僭王之君也鄭伯寤生射王中肩者也衛公輒與聞乎弑者也其生也書爵其死也書卒皆無異辭書卒者外諸侯之例也非褒之也春秋亦不奪之也弑逆之罪大矣以庶人之例斥之曰死可乎曰不可是諸人者論其罪當降諸而謂僕虔諸庶人不足以蔽其辜論其位則彼固諸侯也大夫也夫人也未嘗一日降爲庶人而我以庶人書之非其實矣紀其實於春秋俾其惡不沒於後世是之謂褒貶之正也後之學春秋者乃有書死之例其說本於檀弓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史家未有書君子之死曰終者而獨書小人之死吾不知其何義也古書未有以死爲貶詞者以舜之聖而尚書曰陟方乃死死果不美之名乎孔子曰予死於道路乎又曰予殆將死也孔子固以小人自居乎死而不朽謂之令終尚書謂之考終命尚書說死而已檀弓之言與曾子啓手足之意相近非爲紀事者言之也顏子大賢也而論語書之曰死且屢書不一書莊子老氏之徒也而其書有曰老聃死皆非貶詞也褒善貶惡之義莫備於春秋謂春秋之法有所未備而以意補之豈後儒之識能加孔子之上乎哉

春秋論

魯昭公之出也魯未嘗立君魯之臣民猶君之也若齊若晉猶以諸侯之禮待之也昭雖失國而未失位故生稱公葬稱我君自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皆昭在位之年也非春秋强加之也昭之喪至自乾侯而嗣君始即位於柩前明乎魯人猶公之也公之號未替故春秋據實而書之非己降而虛尊之也昭公之在外者七年而歲首書公在者三其始書於鄆鄆本魯地則猶在國也故不曰公在鄆也乾侯非魯地則謹而書之猶莊公二十七年書公在楚也此亦方策之例非春秋之特筆也 錢宮詹潛研堂集

亡國書葬

紀已亡而書葬紀叔姬存紀也陳已亡而書葬陳哀公存陳也此聖人之情而見諸行事者也 顧處士日知錄

失地稱名

曲禮云諸侯不生名失地名滅同姓名然春秋時滅同姓者甚多皆不書名惟衛侯燬書名朱子謂因有衛侯燬卒而誤衍書是也惟失國之君書名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程子謂大爲紀侯名較大去之說甚爲平正至桓公七年書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則公穀失地之說是也是時鄧尚未滅豈爲國所迫而出歟不可考矣要之左氏之說非也 李邊士尊經識小

滅國非同姓亦稱名

問曲禮諸侯滅同姓名春秋衛侯燬滅邢邢衛同姓矣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蔡非同姓何以亦書名曰曲禮云滅同姓者滅天子之同姓也陳蔡皆楚所滅不於滅陳名虔而於滅蔡名之以其滅周同姓尤罪之也春秋之君滅同姓者多矣獨於二文見義蔡姬姓之大國非漢陽諸姬可比誘而殺之其惡尤甚衛秉禮之國文公又賢君且邢衛同爲狄所滅國相恤義得復社稷乃興邢之弱而取之於義尤不順故亦絕之 錢宮詹潛研堂集

及其大夫

弑君而書及其大夫者春秋有三孔父仇牧荀息是也孔父負正色立朝之節仇牧有不畏强禦之忠荀息雖無大匡之能而不負所言忠於所事皆春秋所深嘉故特書之公羊以三人爲賢是也左氏亦無貶辭杜氏拘於稱例謂三人書名皆罪辭同

孔父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仇牧不警而遇賊無善事可褒荀息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其說可謂舛矣經書弑君凡二十四其餘諸臣皆賢於此三人而得不貶乎抑將正此三人之罪爲弑君者分罪乎聖人作經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初不以名與字爲褒貶書名書字史家自有其文夫子特因其舊耳劉氏敞曰名其君於上不得字其臣於下此亦不然國君不生名薨則以名赴史家因而書之大夫無生卒之別沒則稱字此自各不相蒙不以名與字爲尊卑之所在也（李進士羣雜識小）

春秋經殺弑二字辯別攷

凡春秋傳於弑君或云殺者述其事也春秋經必云弑者正其名也弑者臣殺君也弑之言試也（見白虎通）殺於六書从殳杀聲弑於六書从殺省式聲杀聲於音在脂部式聲於音在之部脂之者古音之大判彼此不相假借者也凡六書假借必其音同部是故殺與弑音殊義殊漢公羊經傳假試爲弑斷無有假殺爲弑者也凡三經三傳之用殺爲弑者皆譌字也凡經傳弑既譌殺作音家從而爲辭曰音弑曰申志反者皆不合乎正誤之法殺之不得音弑猶弑之不得音殺也漢人之注經正其誤字曰當爲弑果譌殺則當正之曰殺當爲弑不當曰申志反而已凡傳中記事記言曰殺某君者時時有之非必譌字也惟其述經爲訓則必依經曰弑無有作殺者如左氏傳書曰弑其君書曰弑其君之子是也經文于殺諸侯必曰弑二百四十二年凡書弑二十有六春秋正名之書也周公之典曰放弑其君則殘之正其名曰弑定其罪曰殘殘者掌戮所謂膊焚辜肆也惟其名正而後其罪定書弑者聖人所以殘之也自漢以後經籍譌舛殺而譌弑者且有之（公羊經云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公羊傳云昭公欲弑季氏）弑而譌殺者尤多矣陸德明爲釋文絕無裁斷之識但於隱四年衛弑其君完發凡曰弑本又作殺同音試凡弑君之例皆放此可以意求不重音烏呼此何等大事而謂聖人垂世立教之書本無一定之字可以蒙混書之待讀者之定其字乎其中有二事最易惑人敗天下後世之亂者一曰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陸氏誤爲殺夫其君之子云者猶言晉子也（左傳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公羊傳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不言晉里克弑其子奚齊者言其子不辭故必曰其君之子不曰晉子者亦以見本非世子也而曰弑者子不敢自君民臣不敢不君之書弑所以範天下後世之凜其喪君與成君無異也左氏傳曰書曰弑其君之子未葬也謂未葬故書其君之子不書其君非謂未葬故書殺不書弑經譌殺是與王札子殺召伯毛伯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書法不別也（僖九年左氏釋文經殺其君之子如字又音弑傳同申音試案此條極謬云如字是在喪之君可稱殺也云如字又音弑則歧惑不定也云傳同不知左傳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兩言殺記事之文也一言弑述經之文也本不亂而後人亂之其云公羊音試則公羊本不作殺公羊經云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傳云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齊何弑未踰年君之號也注云欲言弑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弑其君又嫌與弑成君同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弑未踰年君之號定可坐之事見矣此公羊經之作弑了然其穀梁經本亦作弑其君之子無疑今石經故本皆作殺非也若禮記坊記曰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聚括聖經以一弑領二君今亦譌爲殺字則亦陸氏之憒憒且今人左傳穀梁讀本及胡安國本奚齊作殺卓子作弑學者乃疑未成君可以不云弑）一曰閽弑吳子餘祭一曰盜弑蔡侯申陸氏皆譌爲殺吳子也蔡侯也不曰其君者閽者刑人也盜者賤人也刑人賤人非君所近不使得君其君比於凡弑君者也其爲弑則同者雖刑人賤人未有無君者也經譌殺是與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盜殺衛侯之兄縶盜殺陳夏區夫書法不別也（襄二十九年左釋文經閽殺吳子餘祭左氏唐石經作殺公羊石經及板本則作弑穀梁音義亦作弑參差不合陸氏之謬也哀四年左釋文經盜殺蔡侯申公羊唐石弑傳云此其稱盜以弑何穀梁經唐石亦作弑傳云此稱盜以弑君何則公穀二經之作弑了然也今左氏經板本作盜殺胡安國本經同是大謬也）是不亦便於亂臣賊子刑人賤人之賊其君且藉口於春秋不書弑哉豈聖人正名之意哉是故春秋書弑二十六不可以不考劉向上封事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弑君三十六三當作二字之誤也弑君之見於春秋經者隱公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一也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二也莊公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三也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捷四也僖公九年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五也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六也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君頵七也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八也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九也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十也莒弑其君庶其十一也宣公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十二也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十三也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十四也成公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十五也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十六也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十七也二十九年閽弑吳子餘祭十八也三十年蔡太子般弑其君固十九也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二十也昭公十三年公子比弑其君虔於乾谿二十一也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二十二也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二十三也定公十三年薛弑其君比二十四也哀公四年盜弑蔡侯申二十五也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二十六也凡此皆大書特書確有弑字無可疑者乃若漢書相傳譌作三十六顏師古乃求諸左傳以足之曰羽父使賊弑公於寪氏曰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曰共仲使卜齮賊公於武闈曰魯襄仲殺子惡皆經所爲諱也曰鄭子駟使賊夜弑僖公經書鄭伯卒於鄵者也曰楚公子圍入問王疾縊而弑之經書楚子麇卒者也曰齊人弑悼公經書齊侯陽生卒者也曰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曰鄭傅瑕弑其君鄭子曰鄭高渠彌弑昭公曰晉弑懷公於高梁四者經無其事者也而經所大書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乃漏而不數以數之則爲三十七不合於三十六之數也不知子般子惡經所諱者既數之曾是經所書之奚齊顧可不數乎劉向所治者穀梁不治左氏此二十六弑三經所同然則師古所注漢書之譌字審矣二十六弑者漢經師舊說也漢書之譌字正而聖人大經之譌字愈以正

弑君三十六亦見太史公自序亦是譌字（段大令經韻樓集）

君母殺君當書弑論

或問於余曰三代以下史書所載母后弑君者有矣求之春秋之例其將以弑書之乎抑否乎應之曰是當書弑其君也春秋文公十有六年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此宋人謂宋襄夫人王姬及諸大夫也王姬者杵臼之君祖母也以君祖母之尊而春秋書弑其君於以知君之尊非母及祖母所能廢之殺之也春秋書此以立萬古之防閑其不主書王姬者眾詞也不以王姬冀諸大夫也春秋之母弑者有二一曰宋王姬曰魯哀姜王姬者主弑者也故直書其罪哀姜者與於弑者也內大惡諱故書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其姜書曰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去其姜氏雖深沒其文復顯示其意不忍斥其姓氏也凡爲母后者可以鑒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或曰魯文姜之罪若何曰以趙盾可書弑例之春秋據實書之當曰夫人弑公於齊左氏曰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何休說公羊

曰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莊公絕文姜乃爲孝烏呼唐中宗知此可以處武后矣 同上

春秋論魯君夫人事

春秋經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氏曰禮也杜預謂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公羊曰譏喪娶也何休謂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二家之說不同張束之以爲經書十二月乙巳公薨杜預以長厤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非十二月故注曰僖公喪終此年至十二月而滿二十五月故邱明傳曰禮也然則左氏之言得其實矣雖然國君喪終不圖婚則已圖婚則無不可謂之禮者是左氏之義尙淺也公羊明三年之內不圖婚其義較長于左氏而事不得其實則亦無當於聖人書之之意聖人之書此也自有其故且其類有五胥可放其終始而知之也繇於桓公書三年秋七月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於莊公書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於文公書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四年夏逆婦姜於齊於宣公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於成公書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桓夫人文姜也莊夫人哀姜也文夫人出姜也宣夫人穆姜也成夫人齊姜也五者皆齊女也夫聖人豈有所懲于齊而書之顧其事皆有可懲故書之以識禍本焉爾是故桓之文姜以公薨于齊書曷爲以公薨于齊書彭生之乘公也由于文姜兄妹之亂兄妹之亂見于齊侯之送姜氏矣送姜氏而至于讙此齊志也公猶與之會何太無忌乎聖人之別嫌疑不于其疏于其親慮禍患不于其顯于其微使桓公知此必不爲濼之會矣何至禮成而不反乎莊之哀姜以子般閔公之弒書曷爲以子般閔公之弒書黨氏之賊武闈之賊其仲也卽哀姜也姜之淫公道之其恣公驕之公之納幣非納幣也猶觀社之尸女也其逆女非逆女也是先配而後祖也公先至而姜後入其後入也以要公其要公也以孟任公劫于姜而觀幣之禮益肆矣公薨姜何所不爲哉文之出姜以殺嫡立庶書曷爲以殺嫡立庶書出姜齊大夫之女也非齊侯之女也納幣以夫人禮聘逆婦而卿不行是謂貴聘而賤逆貴聘賤逆者必視其妻不若妾聘之者襄仲逆之者非襄仲仲固熟知公之輕姜也是故殺其子而立嬖妾之子出姜之不允于魯也君子早知之矣宣之穆姜以不靖國家書穆姜卽哀姜也其不至有共仲之禍者申宮儆備故也幽于東宮故也然而晉信宣伯之譖晉侯不見公矣執我季孫行父矣非聲伯有言魯能一日寧處哉方姜之怒公也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此尙能測姜之所爲乎徒聞其語而已足危矣是四女者皆非良婦人也故聖人痛其禍而書之齊姜不聞失德何以與四者同書曰以季氏專魯書也曷爲以季氏專魯書成之娶也晚定姒者成公之妾殆齊姜之媵也襄公爲定姒所生襄之立也甫四歲季氏擅魯始于文而成于武文卒于襄之五年武之相襄幾三十年至襄之壯而季已不可動搖矣是故武以襄之七年城費十一年作三軍皆襄少時事也則皆成晚娶之故也國君十五而生子晉悼之言殆有鑒而發與君娶不書而五者獨書破其末而皆遺禍于魯故曰書之以識禍本也五者之中書納幣者二一譏莊公自行一見始之猶貴聘云耳書貴聘所以見後之賤逆也豈爲其禮與喪娶也哉然則文之納幣二傳所言何以不同若是曰以所見經文各異故也左氏所見者僖公薨于十一月之經公羊則已訛爲十二月矣今左氏之經亦爲十二月殆非其本然也要之二傳所釋均足爲後世法則雖不合於聖人之旨而猶不失爲儒者之言矣 錢進士澂亭述古錄

成風敬嬴

成風敬嬴定姒 襄公四年 齊歸之書夫人書小君何也邦人稱之舊史書之夫子焉得而貶之在後世則秦芊氏漢薄氏之稱太后也直書而失自見矣定姒 定公十五年○書有兩定姒 書葬而不書夫人小君哀未君也 劉原父曰姒氏爲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哀未成君故亦未敢謂其母夫人耳 孟子則并不書葬不成喪也 顧處士日知錄

三國來媵

十二公之世魯女嫁於諸侯多矣獨宋伯姬書三國來媵蓋宣公元妃所生 宣公元年夫人至自齊卽穆姜 庶出之子不書生故于同王特書庶出之女不書致不書媵故伯姬歸于宋特書衞碩人之詩曰東宮之妹正義曰東宮太子所居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是知古人嫡庶之分不獨子也女亦然矣 同上

卿不書族

春秋之文不書族者有二義無駭卒挾卒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溺會齊師伐衞未賜氏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意如至自晉婼至自晉一事再見因上文而略其辭也 公羊宣公元年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注卒竟也竟但舉名省文如後人作史一傳之中再見者不復書姓 左氏不得其解于溺會齊師伐衞則曰疾之于晉則曰善之豈有疾之而去族善之而亦去族者乎

春秋隱桓之時卿大夫賜氏者尙少故無駭卒而羽父爲之請族卽挾如柔如溺皆未有氏族者也 穀梁傳不爵大夫之說近之而未得其實 莊閔以下則不復見于經其時無不賜氏者矣 同上

人君稱大夫字

古者人君於其國之卿大夫皆曰伯父 鄭厲公謂原繁 叔父 魯隱公謂臧僖伯 曰子大夫曰二三子不獨諸侯然也曲禮言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然而天子接之猶稱其字宣公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曰季氏而弗聞乎成公二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曰鞏伯實來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韓穆吾籍談爲介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鎭撫王室 伯氏[illegible] 又曰叔氏而忘諸乎 注叔籍談字 周德雖衰辭不失舊此其稱字必先王之制也 春秋凡單書字者皆本于此 周書周公作立政之書若諸國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並列於王官之後蓋古之人君恭以接下而不敢遺小國之臣故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而成上下之交矣 同上

大夫稱子

周制公侯伯子男爲五等之爵而大夫雖貴不敢稱子春秋自僖公以前大夫並以伯仲叔季爲稱 詩云伯兮叔兮此大夫之稱也 春秋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杜氏謂夷諡伯字大夫既卒書字 三桓之先曰共仲曰僖叔曰成季孫氏之稱子也自蔑也 文公十五年 叔孫氏之稱子也自豹也 魯公七年 季孫氏之稱子也自行父也 文公十二年 閔公元年書季子二年書高子皆春秋之特筆之 諸卿在文公以前無稱子者魏氏之稱子也自舒也 僖公二十三年[illegible]

氏之稱子也自枝也(僖公二十八年)趙氏之稱子也自衰也(文公二年)中行氏之稱子也自林父也(文公十三年)荀氏之稱子也自鈇也(文公十三年)知氏之稱子也自首也(宣公十二年)范氏之稱子也自會也(宣公十二年)韓氏之稱子也自厥也(宣公十二年)晉齊魯衛之執政稱子他國唯鄭間一有之餘則否不敢與大國並也魯之三家稱子他如臧氏子服氏叔仲氏皆以伯叔稱焉不敢與三家並也(僖四年有子叔子襄公十又孟子論語有卞莊子)其生也或以伯仲稱之如趙孟知伯死則諡之而後子之猶國君之死而諡稱公也於此可以見世之升降焉讀春秋者其可忽諸

春秋時大夫雖僭稱子而不敢稱於其君之前猶之諸侯僭稱公而不敢稱於天子之前也何以知之以衛孔悝之鼎銘知之曰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曰乃考文叔興舊耆欲成叔孔成子烝鉏也文叔孔文子圉也叔而不子是君前不敢子也(韓厥左傳言于晉侯亦云季宣子孟)猶有先王之制存焉(陸淳曰侯伯子男之位皆得稱其君曰公其子孫亦曰公子而諡不得云公者諡是王所賜也大夫之臣得稱其主曰子而不得稱子者諡是君所賜也)至戰國則子又不足言而封之爲君矣洛誥予旦以多子越御事多子猶春秋傳之言羣子也(宣公十二年)唐孔氏以爲大夫皆稱子非也

春秋自僖文以後而執政之卿始稱子其後則匹夫而爲學者所宗亦得稱子老子孔子是也(孔子弟子惟有子曾子二人稱子閔子冉子僅一見)又其後則門人亦得稱之樂正子公都子之流也(孟子樂正子通稱)故論語之稱子者皆弟子之於師(如云非不說子之道衛君待子而爲政之類)孟子之稱子者皆師之於弟子(如云子誠齊人也子未見我乎之類)亦世變之所從來矣

論語稱孔子爲子蓋夫子而省其文門人之辭也亦有稱夫子者夫子矣之夫子喟然歎曰夫子不答夫子莞爾而笑夫子憮然曰不直曰子而加以夫避不成辭也(卽此可悟春秋書法凡對君問皆稱孔子又季氏一篇皆稱孔子乃記者之異)(同上)

外大夫無諡稱子

寧老云外大夫若宋若鄭若陳若蔡若楚若秦無諡也而後字之按外大夫無諡者而後書字請問齊隰朋諡成子見國語(注)是隰朋固有諡矣何左傳止稱爲隰朋猶可解曰注也(世本注本)再請問鄭子產諡成子見國語是子產亦有諡矣何左傳止稱爲子產公孫僑與子美猶可解曰此外傳也再請問鄭子產之子參字子思諡桓子見亦有諡矣何左傳不稱爲國桓子而必連其字曰桓子思問至此當無辭矣(閻氏若璩潛邱劄記)

春秋大夫並以長幼之字爲稱又稱子稱伯稱叔

春秋自僖公以前大夫並以長幼之字爲稱按春秋自莊十二年行大夫已稱子石祁子是也大夫稱子莫先于此或曰何以見祁爲諡案鄭祁侯杜註祁諡也是也次則甯莊子見閔二年論語有卞莊子爲魯卞邑大夫又云孟孫氏之稱子也自蔑也(文十五年)按國語有孟文子卽左傳文伯也又先蔑之稱子亦當附見又云叔孫氏之稱子也自豹也(襄七年)按國語定王八年有叔孫宣子卽左傳叔孫宣伯又先於豹稱子亦當附及又按叔孫豹於襄二年稱穆叔於襄七年稱穆子亦稱穆叔至此後則或稱穆叔或稱穆子不一又於襄七年稱昭伯於昭四年稱昭子一人之身倏字而倏子豈一人之身倏貴而倏賤乎竊以爲通稱又云季孫氏之稱子也自行父也(文十三年及閔元年書季子二年書高子皆春秋之特筆)按季孫氏之稱子也自行父也見文六年不待十三年又云欒氏之稱子也自枝也(僖二十八年)按左傳桓三年有欒共叔然國語稱爲欒共子又先於欒氏之有貞子亦當附見又云范氏之稱子也自會也(宣十二年)按范氏之稱子也亦自渥濁也並見十二年又云魯之三家稱子他如臧氏子服氏叔仲氏皆以伯叔字爲不敢與三家並也按子叔氏有齊子卽叔老有敬子卽叔弓一見襄十四年一見昭三年誰謂不敢與三家並乎又昭四年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杜註昭子叔仲帶也昭十二年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杜註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第二則又云君前不敢子也按文六年亦稱趙衰爲成季非對君言也何解(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于趙氏)君前臣名禮也孟子稱莊暴於齊宣王前曰莊子誠所未解又云論語之稱子者皆弟子之於師(如云非不說子之道衛君待子而爲政之類)按陳子禽謂子貢曰凡兩稱子猶曰亢子貢弟子也若夫子之於季子然一稱子於季康子四稱子陳亢問於伯魚亦稱子桀溺問於子路亦稱子子路問於丈人亦稱子豈皆弟子之於師乎其說不可通矣或曰然則皆何如曰改皆字爲多字庶乎其可耳又云孟子之稱子者皆師之於弟子然孟子於平陸大夫蚳鼃沈同爲行之客樂毅陳相景春戴不勝淳于髡告子慎子白圭宋句踐滕之或人但稱之爲子豈皆弟子乎至曹交書集註明語不容其受業亦稱之爲子其說尤不可得而通矣(同上)

春秋賜氏以字賜氏以諡

王錫(字百朋仁和人)問姓氏之分從來謂姓分爲族族分爲氏此見之孔氏正義者獨先生謂姓分爲氏氏分爲族何與

姓分爲氏者如魯與鄭皆姬姓此姓也而魯分桓公之子爲三桓一爲仲孫一爲叔孫一爲季孫鄭分穆公之子爲七穆或爲罕氏或爲駟氏或爲國氏此姓之分爲氏也乃魯又分三桓之後爲子服氏南宮氏叔仲氏公彌氏鄭又分七穆之後爲游氏馬師氏子南氏少正氏此氏之分爲族也則自姓而氏自氏而族歷歷分明不可倒置其又云姓分爲族者彼徒以子服南宮之總皆桓族馬師子南之總皆穆族因遂以族歸桓穆而不知桓穆者族之總稱非分稱之族也傳稱高陽氏有一十六族夫高陽一氏而十六族分焉非氏之分爲族乎

然古氏族亦不甚分春秋無駭賜展氏以其爲公子展之孫也此賜氏也而左傳稱羽父爲無駭請賜族豈氏卽族與又王符作潛夫論有曰賜氏以字孟孫叔孫是也賜氏以諡戴武宣穆是也而論氏法者以諡爲字字之譌古惟以王父之字爲氏未聞以諡也其說何如

氏與族原無分別東門襄仲以仲爲氏以東門爲族而春秋呼襄仲之子爲東門氏則族亦稱氏晉叔向曰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夫叔向以叔爲族以羊舌爲氏今幷羊舌而族之則氏亦稱族故古稱以王父之字爲氏亦有稱王父之字爲族者且王符論氏法有賜氏以居賜氏以官之例而不知賜族亦然柳下惠本氏展而以居柳下爲柳下族則族亦以居也桓魋本氏向而以官司馬爲司馬族則族亦以官也故賜氏以諡不止如王符所云戴武宣穆孔氏正義所云衛齊惡宋戴惡之類人但知以字爲氏而不知原有以諡爲氏者且但知以王父之字爲氏而不知更有以己之字爲氏以父之字爲氏者如公羊高註春秋亦但知王父字爲氏一語以致劇州大誤使生倫父子兄弟間流毒千餘年至今日而猶剌未已予向已存其說于春秋而惜其言之未盡白也試言之春秋公子遂所稱東門襄仲者魯莊公之子也遂其名仲其字襄其諡東門者其居也(襄

仲遂殺子赤以立宣公而宣公德之于仲之死使其子歸父嗣爵
而宣事如故及宣公死而季文子欲逐歸父治之以殺嫡之罪
乃之齊[illegible]歸父使介[illegible]拒勿使也歸父奔齊然嬰不能絕
其後也于是使歸父之弟嬰齊仍嗣襄仲後而得守其祀是嬰
齊之嗣[illegible]仲[illegible]父也猶之臧[illegible]仲之去齊使其兄臧爲
爲臧氏後然[illegible]以其[illegible]臧武仲也乃嬰齊之死夫子特書
曰仲嬰齊卒而公子遂之夫仲襄仲也公子遂之字也幾見襄
仲之子可氏仲者將古賜謚法所云以王父之字爲氏者謂何
是必嬰齊之嗣歸父即以歸父爲其父所謂爲人後者爲之子
而襄仲之嗣嬰齊以續歸父即以嬰齊爲之孫益其爲兄後者
必不當更爲父後而于是夫子氏仲之故與以王父之子爲氏
之說與幾兩全然而以父爲祖以兄爲父是說一出而歷兩漢
魏晉唐宋元明以迄于今竟無一人焉起而正之嘗讀春秋至
宣八年經曰仲遂卒于垂大驚曰襄仲已早氏爲仲乎夫襄仲
已氏仲則不特嬰齊當氏仲即歸父亦當氏仲也此舊氏也此
非王父之字之所可例也又既而讀宣十八年傳曰遂逐東門
氏歸父奔齊又驚曰歸父已氏東門乎夫歸父已氏東門則不
得嬰齊氏父氏歸父已氏父氏也此傳氏也此更非王父之字
之所可例也于是取全經而通觀之始恍然曰禮固有以己之
字爲氏者而世不知也僖十八年經不書公子季友卒乎夫公
子友之冠以季猶之公子遂之冠以仲也此己氏也宣十八年
不又曰公弟叔肸卒乎肸字叔而氏叔猶之友字季而氏季遂
字仲而氏仲也此又己氏也禮又有以父之字爲氏者而世又
不知也僖四年叔孫戴伯帥師侵陳夫戴伯者叔牙之子也叔
牙之子焉得以叔牙之字爲氏而稱叔孫乃竟稱叔孫則父氏
也哀二十五年衛出公輒奪南氏之邑夫南氏邑者公孫彌牟
之邑也其稱南氏則以彌牟之父公子郢之字子南也然而子
南父字也子何得氏南乃氏南則又父氏也是以鄭子展之氏
罕也曰罕氏掌國政則以子展者子罕子也父氏也子晳[illegible]駟
氏曰以駟氏之甲攻良霄則以子晳爲子駟子也父氏也子產
稱國氏曰公孫僑即國僑則以子國爲子產父也父氏也則是
襄仲氏仲本以己之字爲氏者嬰齊之氏仲則因襄仲之氏仲
而仍舊氏者即不然亦以其父字爲氏如前所云者向使公羊
討經苟一觀經文仲遂之卒則必不疑嬰齊之氏仲苟能通觀
諸經之以身賜氏以父字賜氏則亦必不泥守王父之字爲氏
一言也

然則公孫歸父有子乎何以不使其子後而後嬰齊何
也

奇哉問也夫嬰齊未嘗後歸父也當共仲在宣公朝季氏失國
政而政在仲氏歸父嬰齊自當同時爲大夫仲氏死而歸父自
爲卿即嬰齊之卿或在歸父見逐之後然必非以後歸父爲名
者故左氏傳第書並無其文而公羊獨有之殊不知歸父自爲
卿亦自有子夫歸父之子即子家羈也子家羈以大夫從昭公
出亡周旋于亡君八年之間及其反也季氏欲卿之而羈乃逋
去此固春秋之賢大夫故傳稱子家懿伯子家子則嗣歸父之
後者子家子也非嬰齊也且其氏子家者何也正父氏也歸父
嘗字子家矣歸父以東門襄仲之子稱東門氏子家傳以公孫
子家之子稱子家氏正兩代皆氏父者是以季孫行父逐歸父
曰逐東門氏季孫意如欲使子家羈爲卿曰子家氏未有後是
歸父氏東門子家氏歸父而謂嬰齊不當氏襄仲不可也況季
孫明曰子家氏未有後則嬰齊並不曾爲歸父後而必待子家
羈爲卿而然後後之策書甚明是歸父自有子子家自有後嬰
齊並不曾以歸父爲父歸父並不曾以嬰齊爲後已有明文乃
儼然兄弟而欲造一故事使千載以來忽有一兄弟爲父子之
一節此非聖經之禍人倫之禍也

然則僖兄之嗣閔弟當時宗有司曰子雖齊聖不先父
食久矣直稱弟爲父稱兄爲子此則如何

此則天子諸侯之禮非大夫禮也天子諸侯凡諸父兄弟皆爲
之臣稱我爲臣者我即爲之子大夫不臣兄弟也大夫兄之繼
大夫弟有之矣臧爲之繼臧武仲是也爲不父武仲武仲未嘗
子爲也兄弟也大夫弟之繼大夫兄有之矣孟惠叔之繼孟文
伯是也惠叔代文伯爲大夫未嘗嗣文伯爲後也兄弟也天下
之大倫三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 毛檢討經問

有謚則不稱字

春秋傳凡大夫之有謚者則不書字外大夫若宋若鄭若陳若
蔡若楚若秦無謚也而後字之內大夫若羽父若眾仲若子家
無謚也而後字之公子亦然王子[illegible]君所書[illegible]楚其王之五
子其成君者皆謚康王靈王平王是也其不成君無謚而後字
之子干子晳是也他國亦然陳之五父鄭之子亹子儀是也衛
州吁齊無知賊也則名之作傳者於稱名之法可謂嚴且密矣
顧處士日知錄

生而賜謚

困學紀聞云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是
人臣生而謚也何義門云頃得宋槧本不全左傳恰有昭二十
年衛侯賜北宮喜事杜注云皆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較
近刻少未字而字意尤明義尤協似勝于氏所據之本志此案
注皆未死句絕言二人皆未死也即從今本有未字亦非如厚
齋生而賜謚之說玩傳經而言之句語意自明宋槧不全本左
傳四卷今藏揚州阮氏隨文選樓 桂臺岳本有未字 孫侍御讀書脞錄

列國官名

春秋時列國官名若晉之中行宋之門尹鄭之馬師秦之不更
庶長皆他國所無而楚尤多有莫敖令尹司馬太宰少宰御士
左史右領左尹右尹連尹鍼尹 [illegible] 工尹卜尹芋尹 [illegible] 藍尹沈尹清尹莠尹囂尹陵尹郊尹
樂尹宮廄尹監馬尹揚豚尹武城尹其官名大抵異於他國 [illegible] 顧處士日知錄

杜注春秋防地前後不同

春秋隱公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杜註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
南十年六月辛巳取防杜註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宋邑鄭
取以歸于我莊公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杜註防魯地二
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杜註諸防皆魯邑請今城陽縣
僖公十有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杜註鄫
國今琅邪鄫縣 [illegible]

所見異辭

孔子生於昭定哀之世文宣成襄則所聞也隱桓莊閔僖則所
傳聞也國史所載策書之文或有不備孔子得據其所見以補
之至於所聞則遠矣所傳聞則又遠矣雖得之於聞必將參互
以求其信信則書之疑則闕之此其所以爲異辭也公子益師
之卒魯史不書其日遠而無所考矣 [illegible] 以此釋經

豈不甚易而實是乎何休見桓公二年會稷之傳以恩之淺深有諱與目言之異而以書日不書日詳畧之分爲同此例則甚雜而實非矣竊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三語必有所本而齊魯諸儒述之然其義有三闕文一也諱惡二也言孫三也（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從前之一說則畧於遠而詳於近從後之二說則晦於近而章於遠讀春秋者可以得之矣漢書言孔子作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及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學（鄒氏夾氏無傳）夫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曾子且聞而未達非子游舉其事以實之亦烏得而明哉故曰春秋之失亂（顧處士日知錄）

春秋闕疑之書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史之闕文聖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以聖人之明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豈難攷歷布算以補其闕而夫子不敢也況於史文之誤而無從取正者乎況於列國之事得之傳聞不登於史策者乎左氏之書成之者非一人錄之者非一世可謂富矣而夫子當時未必見也史之所不書則雖聖人有所不知焉者且春秋魯國之史也即使歷聘之餘必聞其政遂可以百二十國之寶書增入本國之記注乎（成公十三年公會諸侯伐秦下正義曰經文依史官策書策書所無故經文遂闕也傳文采於簡牘簡牘先有故傳文獨存也）若乃改葬惠公之類不書者舊史之所無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馬司城之不名者闕也（齊崔氏出奔衞去名而書族宋殺其大夫出去族而書字疑皆舊史之闕）鄭伯髡頑楚子麇齊侯陽生之實弒而書卒者傳聞不勝簡書是以從舊史之文也（鄭氏曰赴以卒則卒赴以弒則弒而赴以卒其弒也傳聞云爾也傳聞不勝簡書是以書卒以待察也此之疑獄）左氏出於獲麟之後網羅浩博實夫子之所未見乃後之儒者似謂已有此書夫子據而筆削之即左氏之解經於所不合者亦多曲爲之說而經生之論遂以聖人所不知爲諱是以新說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學春秋之言皆郢書燕說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子不云乎多聞闕疑愼言其餘豈特告子張乎修春秋之法亦不過此春秋因魯史而修者也左氏傳采列國之史而作者也故所書晉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於中國則以列國之史參之而一從周正自惠公以前則間用夏正其不出於一人明矣其謂賵仲子爲子氏未薨平王崩爲赴以庚戌（先王戍十二日）陳侯鮑卒爲再赴似皆揣摩而爲之說（同上）

闕文

桓公四年七年闕秋冬二時定公十四年闕冬一時（公羊成公十年闕冬）十昭公十年十二月無冬僖公二十八年冬無月而有壬申丁丑桓公十四年有夏五而無月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有朔而無甲子桓公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無王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有日而無事皆春秋之闕文後人之脫漏也（莊公二十二年夏五月無事而不書首月杜氏釋例以爲闕謬）穀梁有桓無王之說竊以爲夫子於繼隱之後而書公即位則桓之志見矣奚待去其王以爲貶邪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不書天闕文也（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同）若曰以其錫桓而貶之則桓之立春秋固已公之矣商臣而書楚子（文公九年）商人而書齊侯（文公十五年）五等之爵無所可貶孰有貶及于天王邪僖公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言姜宣公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不言氏此與文公十四年叔彭生不言仲定公六年仲孫忌不言何同皆闕文也聖人之經平易正大（同上）

春秋之傳解 張枘

傳有二義有訓詁之傳有載記之傳訓詁之傳主於釋經載記之傳主於紀事昔之傳春秋者五家鄒氏無師夾氏無書今所傳惟左公穀公穀依經立傳經所不書更不發義故康成謂穀梁善於經王接亦曰公羊於文爲儉通經爲長此而例之訓詁之傳猶或可也若左氏之書據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則曰左氏春秋而不言傳據嚴彭祖引觀周篇之文則言爲傳與春秋相表裏而不言是釋經據盧氏（植）王氏（接）則謂囊括古今成一家之言不主爲經發據高氏（誘）賀氏（循）則并目之爲史是漢晉諸儒言左氏者莫不以爲紀事之書所謂載記之傳是也故漢世左傳與春秋分行至杜元凱作集解始割傳附經妄生義例謂傳或先經以紀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一似左氏此書專爲解駁經義者獨不思經止哀十六年而傳則終於二十七年如依杜說此十有一年之傳爲先後何經依錯何經邪甚矣其惑也後儒不察乃反依據杜本妄議左氏之書唐權德輿謂左氏有無經之傳失其根本宋王晳謂左氏貪惑異說於聖人微旨疎略明何異孫謂左氏疎於義理理不勝文凡此狂言皆杜氏以傳附經謂左氏專爲釋經而作有以啓之也昔人謂三傳作而春秋微余亦謂杜注行而左傳隱（經義叢鈔）

胡氏曰一段

嵩氏某春秋正旨或問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其義然否曰自孟子之有斯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明自後人之不得乎其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晦何以故曰洪範有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故賤不得以自專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此孔門明訓也乃自託南面之權以行賞罰是作福作威躬蹈無君之罪亂賊且自我始而又何以懼天下之亂賊乎曰周室陵夷諸侯僭亂孔子不得已而假權以行事正以明君臣之分也曰所謂諸侯之僭也者得非謂吳楚等之僭王者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假天子之柄匹夫假天子之柄而乃以誅人之僭王也天下其孰信之所謂諸侯之亂也者得非謂其變禮樂專征伐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匹夫行天子之事而乃以誅人之變禮樂專征伐也天下其孰信之固知其必不然也且春秋孔氏之書歟抑魯國之書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是魯史也曰謂魯史也者則國之公書也謂公書也者必其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者也周天子在而乃改其正朔議禮制度以定一王之法而修之以爲魯史是可謂國之公書歟是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歟固知其必不然也曰然則何爲天子之事曰孟子不云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西周盛時文武之典制天下所共守也天子之號令行於天下罔敢有弗遵也故其朝會宴饗之樂與夫受釐陳戒之辭皆有以發先德盡下情于政粲然具在是之謂雅及其變也雖事或不同而王政得失猶自可見亦尚有雅焉至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室遂弱然其初典制猶有存號令猶有行者

迫其末年衰微益甚天下不復尊周天子虛器而已朝會禮廢公卿大夫亦靡所獻納黍離遂降爲風與列國無異而雅亡矣益至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又其降政在於大夫矣又其降陪臣執國命矣篡弒交作臣弒君子弒父者接迹於天下矣孔子爲是懼以爲今日之域中誰家之天下周德雖衰天命固未改也文武之典制雖不共守然有可攷知也天子之號令雖不行於天下然天子固在也於是據文武之典制以明天子之號令而春秋作焉春秋始諸魯隱公隱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是王迹熄而詩亡之時也詩至是而亡故春秋自是而作王迹至是而熄故春秋自是而始乃以繼二雅表王迹續接成周之命脈耳蓋當是時天下皆曰周雖有王猶無王也而孔子則曰周固有王也其典制其號令固在有可取而行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蓋謂周天子事猶今人稱我太祖舊制云爾非謂孔氏之爲天子也是故取桓文者爲其能尊周也書王正者存周之正朔也尊王人以抑諸侯者明周之等衰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正謂此也若曰春秋行天子之事則是平王以前政教號令天子自行之也平王以後政教號令孔子另行之也而文武安在哉而時王安在哉曰桓文豈誠得周者乎胡乃取之曰固也不曰彼善於此則有之乎五霸桓文爲盛孔子之取桓文也即其服管仲者也彼天下不知有王久矣而桓文者乃猶能率約諸侯攘夷狄以尊周室雖其假之不猶愈於不知有王者乎故有取爾也夫以但能尊周即有取焉而不暇計其誠與假則聖人不得已之苦心亦自可見又烏有倍時王之制而自爲天子以行事反出于桓文之所不然者哉曰然則春王正月固周正歟曰何爲其非周正也曰胡氏謂以夏時冠周月而引顏淵問爲邦孔子答以行夏之時爲證似亦有據也然非歟曰孔子之答顏淵也以議道以立法故斟酌四代禮樂無不可者蓋孔子之私言也春秋魯國紀事之書也紀事而用夏正則其所紀者夏事歟周事歟用前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文改當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史聖莫盛於孔子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事莫大乎正朔而乃任意爲之以爲國史將爲私言乎將爲公言乎且左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使用夏正則正月安得日南至也經書一月無冰使用夏正則二月雨水將解凍通矣何以書無冰也秋大水無麥苗使用夏正則秋安得有麥也十月隕霜殺菽使用夏正則十月安得有菽隕霜猶謂遲也冬大雨雪使用夏正則冬正雨雪之候而何以爲災也諸若此者昔人曾辨之世儒亦多稱述之者其理自明斷非夏正無疑也（胡氏仍謂是周月只當引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僖十年冬大雨雪之書時者以辨不必及涓高氏析猶未精）曰孔子不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乎曰然有是言也獨不觀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乎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子思曰仲尼憲章文武而孔子之告哀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自言則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曰夢見周公是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亦止是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非欲於文武之政之外別立一代之制如行夏之時云者而後爲見諸行事也曰然則何以曰吾志在春秋曰孔子之修春秋也是魯哀公十四年也是時孔子年已七十一矣以爲吾欲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乃竟不可得而今則衰已甚矣無復可爲之時矣志靡所託故託之乎春秋使今王能行文武之政即可據而行也使後王能行文武之政則亦於此取之而已矣而無俟乎他求也而吾志亦可畢故曰志在春秋也

或問春秋固天子之事而筆則筆削則削豈亦天子歟曰然孔子以文武之道與法筆削之也可指言歟曰魯史之舊文無存故筆削之新義莫攷然亦有可知者焉如據事直書即所謂筆也如楚子吳子皆稱王其赴報之書皆王也魯史舊文固皆若是書也孔子於楚王吳王則皆削而爲子曰是吾天子之命子也即所謂削也而其他以不合王度削者固可例知也已曰滕侯爵經書滕子來朝亦所謂削歟曰非也此傳者之謬也彼其謂魯桓篡弒乃天下大惡而滕侯首朝之是黨惡也春秋惡黨惡故降而爲子則安有此理夫孔子安得降人之侯又安得與人以子若謂惡其黨惡直惡之而已乃遂降而爲子豈以黨惡者不可爲侯止可爲子歟夫大惡莫桓也於大惡者曾去其所稱之公否乎而顧於朝之者去其本稱之侯於大惡者曾有所降之爵否乎而顧於朝之者降而爲子抑何舛也且滕子來朝二百年前事也彼二百年來其子孫世承侯爵乃緣其曾高以上之祖曾行朝魯桓之事遂於二百年間皆稱爲子彼固侯爵吾固子焉豈不可笑之甚歟曰然則孰降之曰是周天子之降之也周天子雖弱然亦豈曾無一事之行於微小之國者乎傳曰杞侯爵魯莊公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其後又稱子蓋爲時王所黜薛侯爵莊公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蓋爲時王所黜滕侯爵隱公七年見滕侯卒其後稱子蓋爲時王所黜固有記之者矣此何不足據而必以爲孔子降之乎且孔子降滕侯爲子也其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亦皆孔子降之乎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果時王所黜也則滕侯之子獨非時王黜之乎孔子作春秋只可明是非以定褒貶斷不得自行予奪降人之侯而又與之以子也曰若是則知我罪我謂何曰知我者謂我爲尊周也罪我者天子之法明則僭亂之罪著諸侯惡其害己也且有王者起在所賞乎在所罰乎在所命乎在所討乎如此乎而後亂臣賊子懼也曰若然則春秋之事孔子固無與歟曰修則孔子修之事非孔子之事也曰經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而傳則云聖人以天自處不嫌於自敘其績不然歟曰不然也聖人之心蕩蕩平平而其立言也大公至正既不嫌於自敘亦不以天自處有此事只直書此事其事如何只直書如何行所無事而已非有意也有意非聖人也且宣公時書公如齊後即書曰齊人歸我濟西田是歸濟西田者由公之如齊也使公不如齊固不歸也哀公時書歸邾子益于邾後即書曰齊人歸讙及闡是歸讙及闡者由歸益于邾也使不歸益于邾固不歸也茲書曰及齊平公會齊侯于夾谷後即書曰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是歸鄆讙龜陰田者由公之及齊平也使不及齊平固不歸也三者義一而已若以歸鄆讙龜陰田爲孔子之績則歸濟西田者誰之績歟歸讙及闡者又誰之績歟且歸田小事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如之何其可及也而乃以區區歸田稱聖人之神化又妄爲以天自處之說而謂其不嫌自敘則亦非所以語聖人矣且孟子只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已而後人則遂謂其以天子自處也以天子自處之未足又謂其以天自處也惟其謂爲以天自處是故於天子亦可行賞罰焉噫亦甚矣欲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乃

爲論至此使夫子可作其亦謂之何矣

或問春秋之說何紛紛也曰天子之事一說未明也天子之事之說明而諸說可不辨而定矣曰子何爲獨違衆論而力斷之也曰理有在也吾懼夫聖人之志晦而君臣之道乖也君臣之道乖則亂臣賊子作以借口仍復接迹於天下故必君臣之道正而後聖人之志明聖人之志明而後春秋之法可行於萬世俾亂臣賊子無復可借口者而尤有懼焉斯予明之之意也蓋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紀也其理固然是也聖人後起不易吾言者也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又問春秋桓無王以桓爲亂賊之首特去王以見書法此亦有見而先生必不從何也 盛唐

魯史于桓年獨多闕文不知舊史故闕而夫子仍之又不知夫子本完書而其後又從而闕之皆不可考矣特其是闕文不是書法者桓在位十八年其弑君無王在即位時若果嚴亂賊之首亦當于稱亂之首年嚴之乃自三年無王至九年止又自十一年無王至十七年止豈一二年與十年十八年倘有王耶抑年有是非有當貶有不當貶耶若四年七年皆無秋冬則時定無可貶者況十四年書夏五則欲削一月以寓書法未之聞也又況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則日食朔日必書干支干支有何罪而削而貶之然且五年甲戌己丑陳佗卒世無一人之卒兼兩日者今乃書陳君之卒而忽及兩日褒之耶抑貶耶吾曰桓年多闕文並無書法實定論非虛語也 毛檢討經問

胡紹安 平湖人康熙庚辰科進士 問春秋記孔子生日與他書不同明儒宋景濂作辨云公羊傳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其年與日同于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其月與公羊實差一月

春秋魯史但記孔子卒未嘗記孔子生也孔子之生僅見于春秋襄二十一年公羊傳文然與史世家列傳及家語諸書凡所記孔子出處皆不合故宋王伯厚直謂此無可考者今第就公羊所言校之則實與春秋經文大相剌謬經云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而公羊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夫經以十月朔爲庚辰則自庚辰至庚寅十日庚寅至庚子又十日其二庚相距祇二十日耳經以庚辰爲十月朔日而傳乃以庚子爲十一月是一月祇二十日大不通矣公羊善悖經予作春秋傳歷歷闢之而後儒亦不善讀春秋自漢宋至今並無能實指其非甚至洪興祖馮去疾輩心推算長厤以驗其得失一何愚也

且其云穀梁謂冬十月孔子生亦不讀春秋者穀梁何嘗云冬十月孔子生乎經于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後又云曹伯來朝又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然後穀梁云庚子孔子生並無冬十月三字但附其文于會商任後與公羊同而宋儒不識春秋妄以前經有月日而後經不書月日則多承上經爲言此經有冬十月而穀梁不加十有一月四字則必承上文爲言者殊不知春秋書例凡承上文者則傳不另書時日如隱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即承云無駭帥師入極而傳不另書夏字以間之此承五月也若冬十月伯姬歸于紀即承之云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則不承十月何也以傳云冬紀子帛與莒子盟密另起冬字以間之則不承十月也今經云曹伯來朝而傳即間之云冬曹武公來朝則是曹伯來朝時已非冬十月矣穀梁苟能識公羊之誤而改承十月何難別記孔子生三字于冬十月日食之後而必越來朝會商任二事而然後記之則其同于公羊之十一月而並非十月斷可知也宋氏言非也

其辨又云史孔子世家云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穀梁又差一歲其日雖與公羊同而月復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遷說以證左氏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貞主公穀說以証史記謂二十一年生遷誤爲二十二年者蓋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

史記位二十二年亦不知所據或者二字即一字之訛亦不可考但史記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並無庚子二字而云其日與公羊同又並無十一月三字而云其月復與穀梁異眞不可解豈宋氏家藏史記文有別本耶杜預據史記以証左傳此見之左傳孔子卒註若司馬貞說則即史記索隱註也索隱未嘗以史記爲誤景濂引書皆不確但索隱又大誤者其云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則從來三正推法祇以後月屬前月並無以前月屬後月者周正十一月第能爲夏正九月未聞又能倒而爲夏正之正月者此在孩豎猶知之而索隱不知何怪宋氏之夢夢也

辨又云宋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即夏之八月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嘗建丑矣書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秦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爲萬世法何嘗改月否則春入于夏夏入于秋錯亂而不成歲矣

此則又不讀春秋矣春秋經傳皆改時改月予作春秋傳已一一辨之今復舉一二如隱九年書三月震電以周正三月爲夏正寅月未啟蟄也桓八年冬十月雨雪以周正十月爲夏正八月不宜有雪也若行夏之時則三月啟蟄十月小雪俗所云驚蟄見蟄小雪見雪爲祥不爲災矣推之而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其所記無不然者故僖五年傳春王正月日南至以正月而遇冬至莊三十二年夏公如齊觀社以夏月而觀春社不惟改月兼且改時故叔孫昭子曰周之六月當夏之四月而梓愼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其在春秋時人每自言夏殷周三正皆改時改月明白如此

況商書以建丑爲十有二月秦史以建亥爲冬十月此貞胡氏之言不足據也商正建丑改夏十一月爲十二月其云元祀十有二月者以周正踰年改元商制踰月即改元是時先君仲壬以商正十一月卒即夏之十月也而太甲于十二月即爲改元即夏之十一月也則此一年者自十一月以前凡十一個月爲仲壬四年祇此十二月一個月爲太甲元年其在夏正十二月一個月又爲太甲二年故此元祀十有二月者非夏十二月亦非商正月正商十二月而爲夏正之十一月在冬至祀天之候故漢律厤志引商書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作伊尹代太甲越茀祭天之文祀方明以配上帝則其爲冬至十一月而改稱十二月非建丑十二月公然可知何則十二月不當有冬至也若秦史本紀爲漢史作太初厤後依漢正所改而舊本不然故秦始二十九年始皇東游其勒石之罘文有云時在中春陽和方起以秦二月中春爲夏十一月冬至一陽初升之候謂之方起而三十一年改十二月爲嘉平因是年九月聞神仙茅君之謠有如欲效之臘嘉平語遂改是月則分明改九月爲十二月矣

乃後儒調和者云史記襄二十二年卽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公羊以周靈之二十一年誤作魯襄之二十一年遂註此于魯襄二十一年之內而不知爲二十二也是以作通鑑綱目前編者直云周靈王庚戌二十有一年冬十一月孔子生則公穀與史記俱可通矣何如曰又非也公羊傳春秋但以春秋年月爲據安知有所謂周靈年月可相參考者故周王崩葬赴告時日其有不同者策書備記之而公穀若然此固不足怪也況十一月生則仍與經悖而作通鑑前編者仍然不知則總非信史也曰然則孔子何時生曰爲紐孔子之名已耳左傳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此策書也卽所云舊史者也史記卒不記生不特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但記崩薨葬卒而略其所生卽黃帝以來堯舜禹湯文武亦並無有記生年者公羊陋識直起宋元後慶生之節非古禮意也若此者闕之可也 毛檢討經問

又問春秋定八年從祀先公胡氏謂昭公去於乾侯亂此閏大以先生辨之是矣但左氏謂是季寤公山不狃輩所爲而先生謂此必假定公之命此何據乎 盛書

釋春秋簡書非得事不書此尤召事之最大者豈有么小私爲之而天子自[illegible]書之[illegible]此其有君命據在經不必看他據也且八此無疑也[illegible]後漢紀載周[illegible]廟制有云經書大事于太廟躋僖公[illegible]也至定公正而下之孔子是之曰從祀先公爲萬代法也[illegible]定公所爲矣特[illegible]傳不必備述 [illegible]

問宋之盟楚先歃而經仍先晉左氏以爲晉有信也孔子脩春秋其文則史豈得自取諸侯之次第而竟改之者是誤說也然則楚未嘗先歃與楚先歃而經何以先晉與 蔣學鏞

答 晉楚爭盟也若以何信遂先之則前者滿邱之盟唯宋有信何不加宋於晉上也蓋當時在會之先次本晉爲先而楚次之經文所書會之序也及盟而楚人爭先則楚駕於晉矣而經文不復出但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則楚之先無從見矣試觀既盟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而趙孟爲客則晉仍先楚以堂堂首獻之子木且是不能爭也則諸侯本先晉之明驗也若謂孔子所欲先卽先之則安有斯理是關宋儒迂誕之說者左氏也

問 然則使楚竟駕晉於會春秋將遂先楚乎 蔣學鏞

答 是又未必然也春秋固不敢擅改載書之次第然畢竟須重王爵晉自文公以來天子命之爲霸非楚人所敢望也是以黃池之會吳竟駕晉矣然春秋書曰公會晉定公及吳夫差于黃池則內外進退之旨了然可見使宋之會亦若此則書法亦若此矣聖人經文之妙如此然後知春秋雖不予晉而如郝氏毛氏妄謂春秋最惡晉而許楚者妄也 全祖望經史問答

問 春秋之時皆世卿故以庶姓而起者甚少管子之後不見於齊孫叔僅得寢邱之封孔子則不終於位蓋世卿之勢重也然世卿亦未嘗無益於國何道而持其平 蔣學鏞

答 春秋之時兵防皆在世卿故高子之鼓國子之鼓與君分將而管仲亦終不得操也鄢之戰孫叔亦不得主兵事斯庶姓所以終不能抗也陽處父爲太傅其力足以易置中軍而賈季殺之甚易亦以無兵也孔子隳都亦終是三家主兵則世卿之勢自難動然而世卿終是有益於國故卒不能廢要之果有賢主則世卿自無從竊柄而庶姓亦無難於參用苟無賢主則皆不足恃特以其極言之晉亡於三家齊亡於田氏而魯衞之任用宋室不過爲其所專擅未嘗有他則世卿差勝矣 全祖望經史問答

馮戒章問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卽位而隱莊閔僖諸君闕焉胡氏謂仲尼削之也譏上不稟命於天子內不親承於先君諸大夫援己以立而遂立焉削之所以誅亂臣正倫紀也其不書卽位宜也顧桓之殺兄而自立比之不稟命乎君與臣者其罪又當何如而且故縱文姜以數至於齊則幾於無恥矣春秋書公之喪至自齊一則罪齊二則罪姜三則罪桓失君道也則不宜更書卽位矣而胡氏以爲美惡不嫌同詞書之正所以罪之深也夫春秋書例大義不容假借謂可互異其說而變之與胡氏之說不知有當於聖人否也

答曰古用漆書於簡歲久則蝕剝不全隱莊閔僖年代稍遠其冊不全則闕不書孔子魯臣也以臣而不書君卽位是無君矣子爲萬世法而肯自蹈於不義乎胡氏之說誠爲深刻丈上不稟命天子自僖以後孰爲稟命於天子者乎宜衞陳宋之君又孰爲稟命於天子者乎內不親承於先君春秋立世子不書於冊彌留受遺列國從不見於三傳親承不親承胡氏又焉從而知之以此例合之於桓公之書卽位遂相牴牾以美惡不嫌同詞解之曲說也 杭編修質疑

春秋有一人而二字者

問春秋有一人而二字者叔向之爲叔譽亦其類歟曰說文肸響布也古人名字相配故名肸字叔譽響與向通故或爲向其作譽者當爲響之譌字形相涉轉寫易淆非有兩字也 錢官詹潛研堂集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

左傳

皇清左傳解

德清俞樾書

上洋寇濤山房石印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一　　學海堂

左傳杜解補正　　崑山顧處士炎武著

北史言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今杜氏單行而賈服之書不傳矣吳之先達邵氏寶有左觿百五十餘條又陸氏粲有左傳附注傅氏遜本之爲辨誤一書今多取之參以鄙見名曰補正凡三卷若經文大義左氏不能盡得而公穀得之公穀不能盡得而啖趙及宋儒得之者則別記之於書而此不具也

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　解寐寤而莊公已生恐無此事應劭風俗通曰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爲寤生

不如早爲之所　解使得其所宜改云言及今制之

未嘗君之羹　解食而不啜羹非也改云爾雅肉謂之羹

弔生不及哀　杜氏主短喪之說每於解中見之謂既葬除喪諒闇三年非也改云不當既封反哭之時

二年莒人入向　解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非也於欽齊乘言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鎮桓十六年城向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襄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於向杜氏於宣四年解曰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按春秋向之名四見於經而杜氏解爲二地然其實一向也先爲國後并於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以攝乎大國之間耳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尤遠惟沂州之向城近之

三年蘋蘩薀藻之菜　玉篇薀於粉切菜也毛晃曰薀亦水草

四年老夫耄矣　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自稱曰老夫

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　解邢國在廣平襄國縣按此解宜移在上年衞人逆公子晉於邢之下

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　無解子元疑即厲公之字昭十一年申無宇之言曰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以爲別是一人厲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櫟非也蓋莊公在時即以櫟爲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吾之屈故厲公於出奔之後取之特易曼伯則爲昭公守櫟者也九年公子突請爲三覆以敗戎桓五年子元請爲二拒以敗王師固即厲公一人而或稱名或稱字耳合三事觀之可以知厲公之才略而又資之以巖邑能無篡國乎

諸侯用六　解曰六六三十六人東城志林引宋書樂志文帝元嘉十五年給彭城王義康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爲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爲三十六人非是舞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若如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左傳與隆同襄十一年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隆言是也

未及國　解忿公知而問責窮辭按此非人情改云使者未知公之聞入郛諱之不以實告

叔父有憾於寡人　按僖伯孝公之子惠公之弟故曰叔父杜解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此乃通稱之辭當移在莊十三年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之下

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此非僖二年所城之楚丘解曰衞地非也其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則是也春秋時爲曹地

八年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　陸氏按鄭康成駮許叔重五經異義引此傳文云諸侯以字爲氏今作諡者傳寫誤也朱子曰以字爲氏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

十一年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　佯爲不知而使軍士詛之

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　解欲以弒君之罪加寪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改云言非有名位之人蓋微者爾如司馬昭族成濟之類

桓公二年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　補云達哀伯名莊十一年臧孫達是也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　解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非也穆侯時晉境不得至界休按史記趙世家周宣王伐戎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

五年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　解王師敗不書不以告非也改云王師敗不書不可書也爲尊者諱

六年親其九族　孔氏書傳曰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

遂辭諸鄭伯　邵氏曰娶妻必告父母故告諸鄭伯而辭之杜氏以爲假父之命非

接以太牢　解以禮接夫人傅氏曰以太牢之禮接見太子

不以國　解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爲名焉有君之子而自名其國者乎改云若定公名宋哀公名蔣

以國則廢名　解國不可易故廢名非也謂若秦莊襄王名楚改楚爲荊

與吾同物　史記魯世家與桓公同日

八年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　君謂隨侯王謂楚王兩軍相對隨之左當楚之右言楚師左堅右瑕君當在左以攻楚之右師　李雲霑曰桓公五年繻葛之戰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衞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是以左當其右右當其左之證也（来按此說雖巧然玩傳文語勢君字仍指楚君爲當）

十一年鄭忽出奔衞　解鄭人賤之以名赴非也蓋未成君之辭

十三年及齊侯宋公衞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衞師燕師敗績　解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改云燕獨稱人其君不在師　解又云衞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案春秋諸侯踰年即位則得稱君如宣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是時靈公被弒賊未討君未葬已稱陳侯是踰年稱君古之常例也

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於鄭　解云逆以太子之禮非也忽未踰年而出奔奔四年而復國未即位不得成之爲君曰世子者當立之辭也

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補云次年有會禚之文則不久而復還於魯其不書還蓋夫子削之

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解文姜未還據下夫人孫于齊則固在魯矣改云繼弒君不書即位臣子之情所不忍也左氏未得其旨而見下有夫人孫于齊之文所謂緣此不忍書耳

絕不爲親禮也　劉原父曰謂魯人絕文姜不以爲親乃中禮爾然則母可絕乎宋襄之母獲罪於君歸其父母之國及襄公即位欲一見之而義不可得作河廣之詩以自悲然宋襄亦不迎而致也爲嘗獲罪於先君不可以私廢命一孔子論其詩而著之以爲宋姬不爲不慈襄公不爲不孝今文姜之

罪大絕不爲親何傷於義哉

二年大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　解夫人行不以禮故還皆不書非也夫人之體降於君故書行不書還史之舊文

六年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　不謀猶言失計不知昭公之不足與立是不謀也知其爲君之孤立而無助則不能自强而有其國矣　按此注云不必强立之也

八年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　今書大禹謨

十二年蕭叔大心　解叔蕭大夫名按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亦非蕭大夫也二十三年蕭叔朝公解曰蕭附庸國叔名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生子衎字樂父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以爲附庸今徐州蕭縣是也其後楚滅蕭

手足皆見　補云言篤力能決耳

十四年傳瑕弒　解有二心於己傳氏曰如此則漢祖之斬丁公也在厲公當不然矣改云雖納我仍有二心

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　解見哀十六年

莊公之子猶有八人　解莊公子傳唯見四人子忽子亹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按猶有八人者謂除此四人外尚有八人見在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稱其字曰子人亦其一也

二十一年鄭伯享王於闕西辟　補云辟偏也

二十二年夏五月　補云書五月史闕誤

翹翹車乘　解曰翹翹遠貌傳氏曰高貌按詩翹翹錯薪錢氏曰翹翹高竦貌此於車乘亦當訓高

山嶽則配天　解得太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改云詩曰崧高維嶽駿極于天言天之高大惟山嶽足以配之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　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月之朔也然則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哉不鼓於朝而鼓於社不用幣而用牲此所以謂之非常禮也杜氏不得其說而曰以長厤推之是年失閏辛未實七月朔非六月也此則咎在司厤不當責其伐鼓矣又按唯正月之朔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今載於此或恐有誤

二十八年小戎子生夷吾　解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陸氏曰據傳云允姓之姦居於瓜州自惠公始誘以來則此非允姓別一戎而子則其姓爾

狄之廣莫於晉爲都　解謂進二公子出都之非也都者大邑之名隱元年傳曰大都不過參國之一是也傳氏曰以狄地之曠絕而在晉則爲都邑其處遠樹宜闢土之處

晉人謂之二五耦　言相比偶好也古人其耕曰耦共射亦曰耦僖九年傳曰耦俱無猜此解云恐傳晉室大巧

三十二年狄伐邢　邢解已見隱五年此重出

城小穀爲管仲也　小穀不繫齊疑左氏誤范甯解穀梁傳曰小穀魯邑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穀城按史記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當即此地杜解以此小穀爲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劉昭郡國志酈道元水經注皆同按春秋有言穀不言小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於穀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於穀成五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於穀四書穀而一書小穀別於穀也又昭十一年傳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則知春秋四書之穀及管仲所封在齊之穀城而此之小穀自爲魯邑爾況其時齊桓始霸管仲之功尚未見於天下豈遽勤諸侯以城其私邑哉

而以夫人言許之　以夫人言爲句公語以立之爲夫人也許之孟任許公也

能投蓋于稷門　當從劉炫之說以蓋爲車蓋正義謂車蓋輕而帆風非可投之物不知投重物易高投輕物而使之高則其人爲有力矣漢書上官桀傳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事亦類此

子般卽位次于黨氏　補云黨適毋家也

閔元年安而能殺　補云國語曰車有震武也震有威武之象故曰殺

二年立戴公以廬於曹　補云曹詩作漕鄭志答張逸曰漕邑在河南今大名府滑縣南二十里有白馬故城是也

君失其官　解太子統師是失其官也改云失官人之道

用其衷則佩之度　劉奉世曰佩之合法度也記云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

尨涼冬殺金寒玦離　林氏曰衣之尨褋則含涼薄之意命以窮冬則有肅殺之意金屬秋方其性剛而寒玦如環而缺離不相連屬

金玦不復　補云人臣賜玦則去故曰不復

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　解嬖姬爲內寵二五爲外寵奚齊爲嬖子曲沃爲大都按曲沃卽申生所居豈可謂其[illegible]亂乎陸氏曰古人引言但取大意不必事事符同祗取內寵嬖子二事今從之改曰驪姬寵奚齊嬖亂之本也

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補云國語申生敗狄于稷桑而反讒言益起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解云蓋用諸侯諒闇之服非也陸氏曰言其儉樸

僖元年公敗邾師於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魯與邾之尋師多矣詐而敗其戍兵不必爲哀姜故也解鑿

二年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　服虔謂鄍晉邑也冀伐晉虞助晉人伐冀師故言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將假道故稱前恩以誘之其說爲長　按此兩言自指冀之侵虞鄍下文稱侵敝邑南鄙語氣自別杜說亦可非況鄍與顛軨皆爲虞地可考乎

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　邵氏曰逆旅近晉南鄙之客舍也出則侵退則保

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　解晉猶主兵不信虞按諸先伐虢者爲之導也晉以師會之未見晉不信虞之意解可刪

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解不知其故而問之非也改云齊侯以爲楚罪而問之

共其資糧屝屨　解屝草屨按劉熙釋名齊人謂韋屨曰屝

五年憂必讎焉　讎應也如詩言無言不讎之讎漢書律厤志注鄭德云相應爲讎

孔叔止之　孔叔解已見三年此重出

輔車相依脣亡齒寒　此二句一意乃是諺語呂氏春秋窮之奇諫曰虞之有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下二之勢是也注車牙也輔頰也與杜氏同牙車字出文闕

太伯不從　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大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

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亾去是以不嗣以亾去爲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爲解而後儒遂傅會魯頌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此與秦檜之言莫須有者何以異哉

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今書蔡仲之命

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今書君陳

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　今書旅獒

均服振振　漢書五行志作袀服師古曰袀服黑衣吳都賦六軍袀服

六年後出同走罪也　史記述冀芮之言曰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左氏文簡非此數語不明杜解非

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實密而經云新城故傳釋之以爲鄭懼齊而新築城因謂之新城也解云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夫罪孰大於逃盟者而更責其非時興土功不亦細乎且上文固曰以其逃首止之盟則不煩添此一節矣

七年申侯申出也　補云蓋楚女嫁于申所生

作而不記　傳云無國不記解乃云齊史隱諱非也故曰不記言不可記

八年不殯於廟　邵氏曰殯於廟謂啟殯而朝祖也凡柩行而止皆謂之殯

九年以是藐諸孤　藐小也

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補云言欲踐其言自不得愛其身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　郤芮解宜在六年伐屈條下

十年帝許我罰有罪矣　傅氏曰有罪謂烝于賈君

十二年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　按此數語與書微子之命相類從書作曰篤不忘較明古字通用或傳訛未可知也

管氏之世祀也宜哉　史記索隱曰世本云莊仲山生敬仲夷吾夷吾生武子鳴鳴生桓子啟方啟方生成子孺孺生莊子盧盧生悼子其夷其夷生襄子武武生景子耐涉耐涉生微

十五年卜徒父筮之　解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非也卜徒父秦之卜人兼掌筮者周禮大卜掌三兆三易三夢之法是古之筮皆兼掌於卜人也

涉河侯車敗　解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非也秦師及韓晉尚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當是秦伯之車敗故穆公以爲不祥而詰之耳涉河侯車敗五字乃事實非卜人之言也如石門之盟鄭伯之車僨于濟春秋時固常有是事今特泥下文不敗何待之語謂是晉車敗不知古人用字自不相蒙況下文又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豈亦是車敗乎　三敗及韓當依疏引劉炫之說是秦伯之車三敗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邵氏曰千乘侯國之車數也去猶算法所謂除也一除則三百三十三二除則六百六十六三除則九百九十九三除之餘所剩惟一非君而何　按此語成十六年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竝是夏商之占如連山歸藏之類故不言易

一夫不可狃況國乎　廣韻狃相狎也言一夫猶不可狎況以吾晉國之衆乎

入而未定列　解列位也陸氏曰謂師之伍列

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　傅氏曰履薪示欲自焚

瑕呂飴甥　呂氏也瑕其邑名如成元年瑕嘉之瑕蓋兼食瑕陰二邑非姓也

敗于宗丘　劉熙釋名曰宗丘邑中所宗也

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解以數爲象數之數恐非言先君之敗德及今言之其可悉數乎雖有史蘇之占而獻公心志昏亂不從其言亦何益也是則敗亾之禍人實爲之矣　或曰獻公從史蘇之言其可免乎曰此韓簡就惠公所問而言其意以敗德爲主不在穆姬一事也抑考國語獻公勝國得妃史蘇告以不吉然則史蘇之爲人固能以卜筮諫者與　傅氏曰先君以敗德致咎史蘇之占從不從皆無益也古文語急故略其字錫亦通

十六年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　傅氏曰言陰陽順逆爲吉凶之兆而非吉凶之所由生吉凶由於人之善惡所感必先有以感之而後見於兆譏宋公不修人事而徒問物變

十八年狄師還　解云邢留距衛非也狄強而邢弱邢從於狄而伐者也言狄師還則邢可知矣　下年衛人伐邢蓋懼狄之強不敢伐而獨用師於邢也解云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亦非

十九年齊桓公存三亾國以屬諸侯　解三亾國魯衛邢疑魯是大國且特內亂未嘗亾也傅氏曰三亾國邢衛杞

義士猶曰薄德　言其德不若古聖王

得死爲幸　得死猶云考終

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　大司馬即司馬子魚也固諫堅辭以諫也隱三年言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桓二年言孔父嘉爲司馬知大司馬即司馬也文八年上言殺大司馬公子卬下言司馬握節以死知大司馬即司馬也定十年公若藐固諫知固諫之爲堅辭以諫也杜以固爲名謂莊公之孫公孫固者非朱鶴齡曰按史記宋世家則前後俱子魚之言

弗可赦也已　猶書言不可逭傅氏曰言違天天必不宥注以赦爲赦楚非

三軍以利用也　利用猶云弧矢之利注云爲利興非

金鼓以聲氣也　聲如金聲而玉振之之聲劉用熙曰聲宣也宣倡士卒之勇氣

戎事不邇女器　傅氏曰戎事尚嚴不近女子所御之物況使婦人至軍中又示以俘馘乎

二十三年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邵氏曰此倒語也若曰其有幾人能靖者與陸氏釋文與字絕句

策名委質　解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疏云質形體也謂拜而屈膝委身體於地也傅氏曰質古贄字管子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晉語臣委質於翟之鼓韋昭注質贄也士贄以雉是凡言委質皆委贄也愚按孟子出疆必載質庶人不傳質爲臣皆是贄字

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　疑此三句俱謂未同盟者蓋恐不審其實而有誤故不書名史氏之體也

聞其騈脅　程大昌曰騈者脅骨之生兩兩相並也

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　當讀至夫子爲句夫子即公子按此壁氏

說也孫文[illegible]　從杜以連句作
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　疑此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傳曰
九月晉惠公卒當之九月周之冬也
使殺懷公于高梁　高梁解見九年此重出
寘紀綱之僕　傅氏曰言其可任
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　之推既隱求之不得未幾而
死乃以田祿其子爾楚辭九章云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
而哭之明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記則云聞其入綿上山中
於是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然則受此
田者何人乎於義有所不通矣　杜解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
綿上今按綿上又見襄十三年定六年疑是近絳之地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　按魏陳思王表曰昔周公弔管蔡之
不咸是則二叔謂管叔蔡叔也但下有封建之云首列管蔡
故杜氏以爲夏殷之叔世昭六年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古人
以末世謂之叔季國語史蘇以桀紂及幽王爲三季之王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　常棣之
詩序以爲周公之作而此文則以爲召穆公蓋各有所傳不
必同也
棄嬖寵而用三良　解引殺子華未當古人只是大槩言耳又
以用三良爲尊賢亦未合正義曰此見鄭伯之賢王當尊之
夏書曰地平天成　今書大禹謨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　解省官司具
器用傅氏曰官官司具器具較明
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衞子莒慶盟于洮　衞文公
已葬成公稱子者未踰年也春秋之例踰年即位然後稱公
又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稱爵稱子
繫乎踰年未踰年而不在乎葬與未葬也解誤
王章也　言天子之典章
二十六年室如懸罄　罄國語作磬韋昭解府藏空虛但有榱
梁如懸磬也傅氏曰禮記磬于甸人注引此傳文正作磬
太師職之　太師周之太師主司盟之官解云太公爲太師非
二十八年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邵氏曰躍踊者皆絕地而起
所謂跳也距躍直跳也曲踊橫跳也橫跳必先直而旋故不
曰橫而曰曲百音陌猶阡陌之陌也三百蓋踴躍之度大約
有此
楚子伏己而盬其腦　范守已曰盬音苦盬之名詩云王事靡
盬勉之使無以爲苦也晉侯夢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當是以
盬鹽採入腦中故子犯曰我且柔之矣杜氏訓盬爲啑非也
出入三覲　邵氏曰始至而見一覲也享醴受策二覲也去而
辭三覲也
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　古人多以見爲知呂氏春秋文侯
不說知於顏色注知猶見也
殺士榮刖鍼莊子　晉人殺之刖之也邵氏曰猶商君刑太子
師傅之意
甯子職納橐饘焉　蓋以饘寘橐中正義云橐以盛衣亦可盛
食宣二年傳爲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是也
且使王狩　邵氏曰凡天子之出皆曰狩古之狩猶今之幸也
非田獵之狩也
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　補云於齊則爲異姓
二十九年介葛盧聞牛鳴　補云列子言東方介氏之國其人
多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
三十年行李之往來　古者謂行人爲行李亦曰行理此與襄
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並作李昭十三年行理之
命無日不至作理國語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
告行理以節逆之賈逵曰理吏也小行人也漢李翕析里橋
郙閣頌行理咨嗟
若不闕秦將焉取之　補云闕損也
稷有昌歜白黑形鹽　歜字誤玉篇作歜徂敢切昌蒲菹也
三十二年勤而無所必有悖心　言師勞力竭而無所用則所
經之國必有背畔之心解云將害良善未當　按經謂不知所作何則作何事也與上師知所爲相反必有悖心言軍事將怨悖也
中壽　李善文選注引養生經黃帝曰上壽百二十中壽百歲
下壽八十與正義同淮南子則云凡人中壽七十歲
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　解云不同陳故言及非
也及者殊夷狄之辭
晉人敗狄于箕　解云太原陽邑縣有箕城陽邑在今之太谷
縣徙襄公時未爲晉境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九月十月之交草木黃落之日而隕霜
不殺草李梅實此洪範所謂恒燠者也解曰霜當微而重重
而不能殺草非
其爲死君乎　死君謂忘其先君猶范鞅之言死吾父也
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　滑國者晉之同姓
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喪事有進無退已墨則不復反
衰故遂墨以葬文公也後遂以墨爲常則失禮甚矣蓋以誇
克敵之功猶楚之乘廣自邲之師而先左也
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　劉原父曰當以緩作主爲一句此傳
經書文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之義卒哭而祔祔而作主
今僖公以文元年四月葬二年二月始作主過祔之期

皇清經解卷九之一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二　學海堂

左傳杜解補正　崑山顧處士炎武著

文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　古人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
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于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
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
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閏
月亦竝在歲末是以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卽歲
之終可知也今魯改厤法置閏在三月故爲非禮漢書律厤
志曰魯厤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是也又按漢書高帝
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厤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此意
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

未改秦厤之前廢書後九月是知厤法故然

更伐之我辭之　補云辭之者爲之請平於晉

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　補云言君之春秋富而內

嬖多將來必有易樹之事則亂從之矣

二年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　朱鶴齡曰一語出汲冢周書大

匡解

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　解厭猶損也未是傳氏曰厭臨

也以尊臨卑如漢人所云厭勝之耳

陳侯爲衞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此卽上所謂我辭之者也

解不合宜刪

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

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

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補云言僖公於文有父之親而閔公於

僖有君之尊禮不敢以其所親加之於尊故引二詩爲證

廢六關　家語作置六關注謂文仲置關以稅行者故爲不仁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卽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

盛孝也　卽以僖公之薨爲十一月亦甫及大祥耳未畢二十

五月之數何得云諒闇已終解謬　按此傳通言娶夫人之

禮則可若在文公喪制未終而使卿納幣違禮拂經甚矣

三年雨螽於宋　解宋人以其死爲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然

則隕石退鷁豈亦喜而來告乎

四年夏曹伯如晉會正　會正卽朝正也周之三月晉之正月

襄二十二年隨於執事以會歲終杜氏解曰朝正是也此解

以正爲政似因傳文夏字而曲爲之說

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

之謂矣　解意太迂愚謂引詩蓋取上帝監觀四方求民之莫

之義言恐懼可以致福

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湛露之詩只是宴

樂之意取此爲與耳天子當陽言嚮明而治也解太巧

五年皐陶庭堅　十八年季孫行父所稱八凱有庭堅杜氏以

爲皐陶字羅泌以爲六皐陶之後蓼庭堅之後陸氏據焦氏

易林尨降庭堅爲陶叔後謂二國皆皐陶後而庭堅則或以

支子別封自爲其國之祖故文仲並舉之也未詳孰是

德之不建民之無援　德之不建言二國不能自强於爲善民

之無援言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寡解非

沈漸剛克　補云漸書作潛

六年樹之風聲　陸氏曰樹立其風化聲敎

爲之律度　鍾律度量皆有一定之法以遺後嗣書所謂關石

和鈞王府則有者也

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　解立少君恐有難非也謂連年有秦

狄之師楚伐與國

先君愛之　補云先君謂文公

難必抒矣　抒服虔作紓

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　補云君謂襄公

七年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　畏穆嬴之偪也以君

夫人之尊故解非

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　水經注引闞駰曰令狐卽猗氏刳

首在西三十里後漢衞敬侯碑陰文城惟解梁地卽郇首山

對靈足谷當猗口刳字作郇玉篇郇口孤切秦地在河南當

是河東之誤

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補云公

既不及於會則不知班位之次序故不書諸國以辟不敏

夏書曰戒之用休　今大禹謨

八年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境　傳氏曰自申至於

虎牢皆鄭地也不得致之於衞竊以上文言匡戚歸衞田也

此言自申至虎牢歸鄭田也故杜於上年解云爲晉歸鄭衞

田張本而此則專言歸衞此杜氏之闕漏爾按自申至于虎

牢鄭地晉取之以封公壻池今乃歸之傳文不言鄭言申虎

牢則鄭可知矣

九年獲公子茷　按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囚楚公子茷距此四

十四年疑别是一人

十年沿漢泝江將入郢　補云欲入郢爲亂

十一年皇父之二子死焉　傳本云皇父之二子解乃云穀甥

牛父誤　三大夫亦應有賞傳特以彤門之名追錄其受賞

之由餘不及載耳

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　按此年世太遠陸氏曰史記魯世

家引此傳文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世家曰惠公二年長翟

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十二諸侯年表亦於齊惠公二年書王

子城父敗長翟三文皆同按惠之二年卽魯宣公之二年也

在晉滅潞之前僅十三年爾此傳以惡公爲襄公蓋傳寫之

誤也　因此知解云長三丈者亦未可信考工記曰戈柲六

尺有六寸假如長三丈之人富父終甥何由得以戈椿其喉

邪　云長狄之種絕者亦非傳云亾者特其國亾耳杜以後

世不聞有長人故云種絕然張蒼長八尺餘父不滿五尺其

子復長至其孫長止六尺餘豈可以此論邪

十二年郕伯來奔　劉原父曰此郕太子也魯以諸侯逆之卽

謂之郕伯而春秋又沒其專土叛君之罪反謂之諸侯而尊

之豈其然乎意者郕伯以去年卒太子今卽位而不能自安

遂出奔夫踰年卽位則眞郕伯矣以其日淺或謂之太子而

左氏則誤以爲太子出奔也

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　啖叔佐曰左氏事迹倒錯者

甚多此文當在成四年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之下誤書於

此

十三年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上年晉人秦人戰

於河曲注云在河東蒲坂縣南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則瑕

必在河外僖十三年注曰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水經河

水又東逕湖縣故城北注云晉書地道記太康記竝言胡縣

漢武帝改作湖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古瑕胡二字通用禮

記引詩心乎愛矣瑕不謂矣鄭注云瑕之言胡也瑕胡音同

故記因其字瑕轉爲胡又改爲湖今爲閿鄉縣治故邑卽桃

林之塞而道元以爲郇瑕之地誤矣

不如隨會能　邵氏曰能字句絕能言才也如孟子能者在職

之䏻正義屬下文以爲能處賤非按能字乃當屬下句能賤猶仍舊貫當可使復賤也

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補云傳氏曰蓋繞朝曾言於

秦伯請留之

女子賦四月　解云不欲還晉以傳考之但云成二國不言公

復還晉四月之詩當取亂離瘼矣維以告哀之意爾

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解既見而後入北斗非也

改云有者非常之辭孛妖星之有光芒者也如彗者則謂之

星劉向以爲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下則上濁三光之精五
星贏縮變色逆行甚則爲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象篡弑
之表也于大辰于東方皆不言入此其言入何穀梁子曰斗
有環域也

子叔姬妃齊昭公　按僖二十七年經齊侯昭卒今此昭公卽
孝公之弟不當以先君之名爲謚而經不書葬無可考正疑
左氏之誤然僖公十七年傳曰葛嬴生昭公前後交同史記同
先儒無致疑者

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劉歆曰斗天之三辰紀綱
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故當之也斗七星故曰不
出七年

終不曰公曰夫己氏　夫己氏猶言彼已之子
十五年魯人以爲敏　傳以華孫辭宴爲合於禮解失之
十七年鹿死不擇音　言其鳴急切莊子獸死不擇音郭象注
曰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是也當從服虔之
說

趙穿公壻池爲質焉　趙穿與池皆晉侯女壻故以爲質
十八年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　殺視及叔仲惠伯不書亦諱
之耳解非

檮敎窮奇檮杌饕餮　此與孟子四罪不同解云驩兜共工縣
恐未必然至縉雲氏有不才子則杜亦不能以三苗釋之矣
四凶事當以虞書孟子爲正　縣婞直以亾身其爲人傲
而自用則有之不至如所云檮杌也帝之殛之亦祗遏在羽
山而已

宣二年倒戟而出之獲狂狡　邵氏曰倒戟猶倒戈也坐此遲
緩反爲鄭人所獲
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邵氏曰聽猶聽政之聽解謂常存
於耳似迂
文馬百駟　邵光庭曰文馬馬之毛色有文采者
觸槐而死　麑退而觸槐則非趙盾庭樹明矣解可刪
六年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　劉炫曰以繩穿物謂之
貫禮云商罪貫盈言紂之爲惡如物之滿於貫也殪殺也解
非

八年楚爲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解舒蓼二國名羅泌曰僖
三年徐取舒文五年楚滅蓼今云舒蓼者當自是一國名傳
氏曰此蓋羣舒之一如舒庸舒鳩之屬
九年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以上
辟爲僻下辟爲法當時有此解昭二十八年晉司馬叔游引
此詩亦同漢張衡思玄賦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
正用此也　家語孔子曰洩冶之于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
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婬昏
死而無益可謂捐矣
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注已見文十三年此重出
按文十三年傳曰邾文公遷于繹然則此之取繹豈取其國
都乎蓋文公雖遷後復還其故都耳
十一年使封人慮事　慮籌度也解非
其從之也　補云言往而會狄
十二年使改事君夷於九縣　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
鄧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
年滅六滅蓼十六年滅庸又有武王滅權文王滅申凡十一
國傳氏曰時楚適有九縣故鄭願得比之言服事恭謹如其
縣邑耳非必追記其所且之國也
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　傳氏曰言楚分其三
軍爲五部而使之各專其職
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
以凶也　傳氏曰將師之貴於法律者能使其下如已之志故
謂之律所謂順成而臧也否臧則律且竭而敗矣夭屈也言
其法律如水之壅而盈則必竭屈而不伸散而不整故爲凶
其君之戎分爲二廣　其君之戎謂戎車傳氏曰廣楚乘車名
以其親兵分左右二部故名二廣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邵氏曰楚人易古偏法而爲廣廣之所
有百人故曰一卒亦古偏法也一卒之外又有承副之卒焉
其數如偏之兩兩二十五人也廣之所有一卒一卒百人也
一卒之外又有餘卒爲承副者二十五人爲兩故曰卒偏之
兩車法在古爲偏在今爲廣蓋舉古今錯言之不直曰若干
人而必曰卒曰偏曰兩者今法不離於古也

內官序當其夜　邵氏曰若今宿直遞持更也
御下兩馬掉鞅而還　邵氏曰兩車掉鞅掉兩馬之鞅也蓋驂
馬車旋則其鞅須掉之而示閒暇之意亦在其中矣
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
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　傳臣士季語竟言之
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　傳氏曰兵法車十五乘爲偏
今楚用舊法而易其名
屈蕩戶之　戶止也古人以守戶之人謂之戶者取其能止人
也漢書樊噲傳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闌
免唐書李紳傳擊大毬戶官道車馬不敢前
楚人惎之　定四年管蔡啟商惎間王室解惎毒也傳氏曰言
楚人將毒害之而晉人乃脫扃拔旆投衡而出解未詳按杜
爲說於義爲長蓋晉人因厄而楚人顧教之脫險亂而復
有譏言故傳書之以紀異者如傳氏說則軍中常事何必
書且亦未盡
尤無謂矣
宵濟亦終夜有聲　言其軍囂無復部伍解非
遂圖讙譟潰　下有明日讙譟之文此處疑衍若此云讙潰下
便不得言遂傳于讙也
十三年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邵氏曰清丘晉與
宋衞盟既而衞背盟而救陳晉背盟而不救宋故曰唯宋可
免責晉衞也
十四年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　鄙我猶言輕我
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
胥之市　邵氏曰寢門之外遠於窒皇蒲胥之市遠於寢門之
外屨人進屨追而及於窒皇前此未及屨也劍人進劍追而
及於寢門之外前此未及劍也車人駕車追而及於蒲胥之
市前此未及車也益興師之速如此
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　劉炫曰實百品于庭以爲獻物
十五年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　傳氏曰華元登牀乘
其不虞劫之與盟也
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　邵氏曰子反何爲而懼懼華元之斷
也盟豈得已哉觀懼之一言則華元之情狀可見矣論者謂
其釋見情實殆非知華元者
吾從其治也　治謂病閒之時日人病未昏酒未醉皆曰治猶

子鄭析譜子產曰子奚不時其治也謂何其醒時
爾用先人之治命　石經作爾用而先人之治命
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呂大臨考古圖郝敦銘曰王格于宣榭宣榭者蓋宣王之廟也榭射堂之制也其文作邸古射字執弓矢以射之象因名其堂曰射後从木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爾雅云宣王之廟制如榭故謂之宣榭春秋記成周宣榭火以宗廟之重而書之如桓僖宮之比二傳云藏禮樂之器非也
十七年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　傅氏曰言三子見執齊人必悔有遣使之心今又久之必將背晉
成元年作丘甲　周制四丘爲甸旁加一里爲成其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丘得十八人不及一甲今作丘甲令丘出二十五人一甸之中共出百人矣解云丘出甸賦驟增三倍恐未必然山堂考索載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亦二十五人爲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具一乘則今作丘甲者卽丘出一甲向之十有八人者今增而爲二十五人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軍矣所謂可知者其三甸而增一乘乎抑每乘而增一甲乎魯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要之其實爲益兵向之四丘共出三甲者今使每丘出一甲爾非若杜氏之所謂丘出一甸之賦
二年與先大夫之肅　先大夫謂原軫狐偃欒枝之輩
三周華不注　補云華不注在今山東濟南歷城縣東北下有華泉
傷而匿之　在軍中不敢言病故匿其傷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陸氏曰如昭三十二年傳物土方之物謂相土之所宜
畏君之震　震威也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言卽幸而勝亦從晉命況於不幸
遂常以葬　補云以喪禮有進無退

三年叔孫僑如圍棘　僑如解宜在二年戰于鞌下
四年楚雖大非吾族也　言蠻夷
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　爲僕大夫則君之親臣故獨令之從公而入寢庭也
其惡易覯　陸氏曰言垢穢易見
且民從教　言馴習於上之教令
七年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　王應麟曰國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漢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解不言呂國所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傅氏曰古人一車謂之一兩詩百兩御之孟子革車三百兩非二十五人爲兩之兩也蓋楚廣之制本用一卒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舍偏兩之一者車之半邊爲偏偏五十人今留二十五人也
八年唯或思或縱也　陸氏曰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弛而不設備者故多兼并以成大國
十年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陸氏曰非其人謂叔申本非賢者雖欲效忠不見信於君適以自害爾按叔申既忠於鄭何以見其非賢者杜解不得其人教勝
十二年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　傅氏曰世治尚文德武夫雖使之在外扞難故曰干城世亂尚武力公侯用武夫侵暴鄰國以爲搏噬之用故委任之無所不至
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干城而制其腹心　傅氏曰言能制御武夫之腹心者使不爲害
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赤棘解見元年此重出
十三年能者養之以福　陸氏曰漢書律厤志引此語作能者養以之福顏師古注之往也往就福也孔穎達左傳正義亦云往適於福也蓋古本如此姚寬西溪叢語曰玩注亦當是養以之福傳本誤也今本作養之以福謂養之以致福爾於義亦通但杜顏注此云養威儀以致福則恐非是竊謂養是養所受之中盡敬慎於動作威儀之間乃所以養此中爾

楊用修引漢酸棗令劉熊碑辭猶與明哲秉道之德養以之福惟德之隅
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　一篇之中稱寡君者三我君者一寡人者五當是屬文之時未曾參訂然古人之文亦往往不拘如文十七年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前稱寡君後云夷與孤之二三臣亦其類也
十六年德刑詳義禮信　正義曰詳祥也古字同李巡曰祥福之善也
致死以補其闕　陸氏曰軍國之事有所闕乏解非
鄢之師荀伯不復從　謂不復從事於楚解非
南國蹙　易以外卦爲南明夷之九三曰明夷於南狩是也復一陽浸長而至於乾有南國蹙之象
敗者壹大我不如子　敗者壹大恐君之不免也我不如子子之才能以君免也解謂軍大崩爲壹大及御與車右不同者非
不亦識乎　邵氏曰識記也謂其能記往日好整以暇之言
君之何憂猶未弭　謂君甕太子殺
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今五子之歌
十七年施氏卜宰　施氏之家臣也如論語仲弓爲季氏宰之宰解家宰非
孟姬之讒吾能違兵　傅氏引晉語注曰違其兵難卒存趙氏
十八年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　林氏曰吾憎謂吾所憎之人
襄二年官命未解　陸氏曰官命猶言公命
三年克鳩茲至於衡山　疑卽丹陽縣之衡山今名橫山去鳩茲不遠
四年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櫬不虞　啖叔佐曰此傳誤宜在定十五年姒氏卒下按如啖說則季文子當作桓子
靡奔有鬲氏　林氏曰靡夏遺臣事羿者仁山金氏遂以爲左氏之誤今按此文亦未見靡之事羿益夏后相之將亡而靡乃出奔爾古人之文或以二事連屬言之然寒浞先殺羿而後滅相則亦未爲誤也
有窮由是遂亡　解云浞因羿室不改有窮之號非也哀元年

稱有過流矣此特承上死於窮門而言以結所引夏訓之文
衍
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　補云國語曰與之貨而獲其
土
五年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其王不謀於眾背晉
之盟以以師於鄭違失諸侯不知自反八年之中戮殺三卿
是失刑也
夏書曰成允成功　今大禹謨
六年子罕請之如初　傅氏曰子蕩已出子罕不復追其射門
之怨若趙盾之於賈季也
七年匈而委蛇必折　傅氏曰委蛇自得之貌順道則可以自
得橫不順道而妄焉自得必毀折矣
八年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　詩箋云不行而坐圖遠近
故不得於道路也此解曰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
於道眾無適從按詩上文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
誰敢執其咎則此解爲長古人有以匪字作彼字用者二十
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
九年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　漢書五行志
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
方而咮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心星伏在日下則
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
德死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故云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也相
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
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無象天不譴告故
不可必也
遇艮之八　陸氏曰劉禹錫稱董生之說曰揲蓍者九與六爲
老七與八爲少少爲定位國語晉公子筮得貞屯
悔豫皆八八皆變爻故不曰有所之穆姜筮遇艮之八史曰
是謂艮之隨夫艮之隨唯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皆九六
變反焉蓋法以少爲卦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卽宜曰之某
卦觀之否師之臨之類是也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艮
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我心不快史以遇此爲不利故
從變爻而占曰是謂艮之隨苟以悅於姜爾而杜元凱以爲
襍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非也傅氏曰艮五爻皆變唯二得
八不變之隨筮法五爻皆變則占之卦定爻得隨之六二係
小子失丈夫是明示穆姜以通於僑如之穢姜亦自知之而
以彖辭爲說也
肆眚圍鄭　正義曰赦諸侯之軍犯法者
以先君之祧處之　鶴山魏氏曰祧者取廟外之兆域爲義祧
卽廟也昭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豐氏僅大夫兩世未有遠
祖也
輸積聚以貸　傅氏曰輸者以車輦運其物四出以就民所居
而貸之也
十年請以桑林　宋洪氏容齋四筆引呂氏春秋云武王勝殷
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高誘注曰桑山之林湯所禱也
故使奉之淮南子云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許叔重注曰
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陸氏曰莊子有桑林之舞則
桑林君樂名也
楚令也　猶云從楚之盟故也解云亦兼受楚之敕命者非
諸侯之師還鄭而南　還與環同
猶將退也　邵氏曰猶言同一將退也
牲用備具　傅氏曰牲犧牲用器用
十一年政將及子子必不能　解謂魯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
賦必重故憂不堪非也謂魯國之政將歸於季孫以一軍之
征而供霸國之政令將有所不給則必改作其後四分公室
而季氏擇二蓋亦不得已之計叔孫固已豫見之矣
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　若猶或也邵氏曰於三分得一之
中使半爲臣臣其子則父歸公臣其弟則兄歸公所謂半也
十二年吳子壽夢卒　夢古音莫騰反一言爲乘二言爲壽夢
非號也解可刪
夫婦所生若而人　若而人猶言某某
十三年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　窀穸是
穴也古者既葬而謚故以爲言
楚人歸之　補云良霄果亂鄭
十四年昔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　邵氏曰役爲患時故
日相繼於時
子叔齊子　齊子叔老謚也解作字益傅會之誤
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　二國大夫後濟
解云惰慢未盟
暴妾使余　邵氏曰視嫡母如妾而使之加虐
余不說初矣　邵氏曰初從之出不得已爾今悔焉故逃是不
說初也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　補云所謂貴戚之卿
商旅於市百工獻藝　邵氏曰此二句承庶人謗而言旅於市
陳其所尚之物而言從之是亦爲諫也屨賤踊貴之類是已
獻藝工執藝以諫也
十六年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　傅氏曰不使鄭伯夷於大夫
也解非
十七年唯卿爲大夫　邵氏曰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　又曰
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今日
禮卿大夫士異何居斯禮也周其衰矣衞韓布齊[illegible]
之所謂禮也非三代之遺禮也晏子之老所謂大夫之禮者
亦然其曰唯卿爲大夫姑就其言以答之也
十八年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解云故經書圍非也圍者圍齊
也非圍防門也
楚師伐鄭次于魚陵　解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犨縣北鄭地
范守己曰案上文言子庚治兵於汾注云襄城縣東北有汾
丘城玆乃謂魚陵爲魚齒山在南陽豈子庚治兵于襄城反
欲伐鄭乃南還走南陽邪然則魚陵之不爲魚齒山明甚況
下文又言魚齒山何故於此言魚陵邪且于梅山者在鄭密
東北則是新鄭西北矣左氏何以云右回梅山侵鄭東北也
十九年夫銘天子令德　令猶令聞之令言以德而於銘也
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　解云顏鬷皆姬母
姓非也當云母氏
諸子仲子戎子　房玄齡注管子曰諸子內官之號杜氏蓋本
之考故以爲諸妾姓子者至哀五年諸子鬻姒之子荼嬖則
又以爲庶公子皆非
二十一年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邵氏曰姑姊一人也其殆
魯之宗女於成爲妹者乎故曰以姬氏妻之[illegible]之也

夏書曰念茲在茲　今大禹謨

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譏其不能保身

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　今胤征

得罪於王之守臣　守臣謂晉侯王謂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是也解非

莊公爲勇爵　陸氏曰爵酒器也設之以觴勇士

二十二年見於嘗酎　傅氏曰嘗秋祭酎三重醇酒嘗而以酎薦祖考曰嘗酎漢書景帝紀高廟酎張晏　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武帝紀酎金服虔曰因八月獻酎祭宗廟時使諸侯各獻金來助祭今觀此傳則知古有嘗酎助祭之禮而漢因之也

無昭惡也　無昭子明之惡

二十三年禮爲鄰國闕　杞孝公晉平公之舅尊同不降當服緦麻三月言鄰國之喪且猶徹樂而況於母之兄弟乎

納諸曲沃　傅氏曰曲沃晉祖廟所在蓋諸卿分掌公邑而此邑屬欒氏注以爲欒爲邑按晉世家至幽公時微極矣獨有絳曲沃則平公之世未嘗以宗邑與人也

我實不天子無咎焉　言雖事不集而死乃我自不爲天所祐非子之咎也解非

陳文子見崔武子　解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按史記世家乃完之曾孫

張武軍於熒庭　今襄城縣東南七十五里有熒庭城水經注紫谷水西逕熒庭城南

成郫邵　今濟源縣西一百二十里有邵原關唐武德二年置邵原縣　按郫邵當是二地計其相去亦不甚遠文公六年賈季使召公子樂於陳趙孟使殺諸郫

封少水　水經注引京相璠曰少水今沁水也

二十四年在周爲唐杜氏　竹書紀年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

踞轉而鼓琴　傅氏曰轉當爲軫詩小戎傳收注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踞之可以鼓琴

二十五年風隕妻不可娶也　陸氏曰當以風隕妻爲句言夫既從風風能隕妻

將庸何歸　東山趙氏曰朗翟說上文君死安歸之意

及處守者皆有賂　解云皆以男女爲賂非

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　辰陵之盟

鳩藪澤　陸氏曰若周官澤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入之於王

表淳鹵　陸氏曰淳鹵地宜鹹者按上下皆以二字成文未解淳爲何等之地

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　谷風小弁皆有此文說詩作閱皇詩作遑

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今蔡仲之命

二十六年吾子獨不在寡人　在如乃心罔不在王室之在解非

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　如宋之盟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是也

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今大禹謨

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陸氏曰令其祿秩比叔向解非

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補云討罪而取其女且同姓故

二十七年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傅氏曰諸侯絕期無兄弟之服今獻公獨爲此服者痛子鮮之甚也陸氏曰稅如字禮曰月已過聞喪而追服謂之稅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沈氏曰舉謂記錄之也

單斃其死　言未有不亡

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　邵氏曰入于宋則因宋以守也病謂楚攻而病也夫猶言人人也言人人能致死與人同力故可以倍楚守守何絕按夫猶彼也謂宋也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周頌

二十八年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　邵氏曰亡人謂莊公之黨崔氏名之爲賊者也得賊以告猶今律所謂能自捕得者也不然何從而知之何從而反之

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愼守也已　邵氏曰此三言者陳氏父子爲隱語以相諭也知禍將作而以何得問其子既得得木之對則知其知所從違矣故以愼守堅之守謂守志非守其木愚謂木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國中之要路言將代之執齊國之權

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言其尸眞

二十九年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　鄭氏周禮注茢苕帚

先君者有知也不佝取之　服虔曰不佝佝也言先君當取以侯於地下治之

猶未也　言王化局於一方猶未大行也

是其衛風乎　言三國同是衛風

國未可量也　服氏曰言其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定也

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服虔以爲此謂變小雅也華陽范氏曰二雅篇數多當時樂工或闕徵其一二季子因就所聞而評之也

盛德之所同也　商周同此盛德非必及魯

見舞象箾南籥者　補云孔氏曰維清奏象舞也即此象箾之舞程大昌曰南籥者二南之籥鼓鐘之詩所謂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者也

勤而不德　不矜不伐是勤而不德也

美哉猶有憾　猶未洽於天下

是以免於欒高之難　解難在昭八年當作十年

三十年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季猶畸也按季猶末也指最後甲子而言

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　邵氏曰二首亥字上二畫也六身亥字中三畫也三畫而謂之六者其形如算之六也下二如身謂下二畫亦如算之六故曰如身蓋古字體如此絳老既爲隱語師曠史趙因之師曠以故事史趙以字畫皆隱語也按下二如身當從杜解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邵解六身亦未當蓋古文亥字一出皆如亥身之六計爲二者一爲六者三故成二萬六千六百六旬也

譆譆出出　傅氏曰譆痛也

唯君用鮮衆給而已　陸氏曰殺新爲鮮傅氏曰衆給者不必求鮮惟物之足而已

取我衣冠而褚之　陸氏曰褚衣之藏也莊子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按傳成三年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是也

三十一年我問師故　問齊人用師之故解魯以師往非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今泰誓有此文

豈不遽止　遽亟也

終

左傳杜解補正　崑山顧處士炎武著

昭元年商有姺邳　竹書紀年外壬元年邳人姺人叛河亶甲三年彭伯克邳五年邳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姺人來賓

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　大明之首章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　趙子常曰厖以喻楚諸侯惡楚公子圍故欲趙孟安徐馴擾之

歸取酬幣終事八反　傅氏曰此蓋度其道里以次第舍車各預置酬幣於車中復計其遠近使之先日續發約享日仍以每享次第而至

國於天地有與立焉　其先世必有大功德於民

罕不五稔　言少有不至五年者

諸肯卒自我始　蓋古未有此法

遷實沈于大夏　解大夏今晉陽縣定四年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解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也按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今平陽府翼城縣也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所謂成王滅唐而封太叔者也北距晉陽七百餘里卽後世遷國亦遠不相及況自霍山以北皆戎狄之地自悼公以後始開縣邑而前此不見於傳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東而晉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竊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緡之滅並在於翼史記屢言禹鑿龍門通大夏正義引括地志云大夏今并州晉陽及汾絳等州是然則杜氏專指晉陽者非也呂氏春秋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則所謂大夏者正今晉絳吉隰之間也封禪書齊桓公西伐大夏考之於傳則曰至高梁而還高梁在今臨汾縣

四姬有省猶可　省減也解非

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　傅氏曰樂有五聲宮商角徵羽其相生大小之次皆有節焉先王所以成樂而用之以節百事其遲速本末皆有倫序以及於中五聲固本以黃鍾爲宮然還相爲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爲宮宮必爲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爲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爲五降五降得其節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而可彈若自五降而後則非復正聲如鄭衞之樂君子弗聽故不容彈周禮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光武使桓譚鼓琴而好其煩聲宋弘所惡者是也

女陽物而晦時　女陰也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爲陽

使后子與子干齒　傅氏曰齒猶齒列也

庚戌卒　終穆叔劉定公秦后子之言

二年敢辱大館　解敢不敢當移在敢辱郊使之下

國則不共而執其使　言齊國不共非使人之罪解非

三年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　數列也音色主反

此其極也能無退乎　張趯之言止此傳於下文因言晉衰將失諸侯故二大夫退而太叔稱之

諸侯求煩不獲　言所求日煩而諸侯不能應也解非按求煩不獲言欲煩而不可得也

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言庶幾可以爲君子也蓋人臣雖有諫國之禮然或憂其將亂而私語之於友不害爲忠此叔向晏子之言所以不譏於君子也按言在君子之後是寓貶於褒也

豆區釜鍾　毛晃曰豆當音斗後人誤作俎豆之豆用之考工記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豆古斗字

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　王若虛曰燠溫煦安息之意

以樂慆憂　傅氏曰慆慢也以淫樂而慢其憂禍

過讒伯之忌敬子不入　讒伯惠伯之叔父而敬子之五從祖也陳可大曰忌忌日適及滕郊而遇此日故敬子欲至次日乃入

其或寢處我矣　本上襄二十八年盧蒲嫳言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之語

四年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　享古亨字

晉君少安不在諸侯　少安猶言少惰二十六年晏子對景公曰後世若少惰

將焉用之　言將用何爲辭按杜解云焉用宋盟似得語氣

火出而畢賦　補云周禮夏頒冰

秋無苦雨　傅氏曰雨過白露時物得之則傷宋玉九辯所謂皇天淫溢而秋霖者也

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　陸氏曰規正會禮之失

蜀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　傅氏曰楚武城必有先君之廟故田獵以祭祭用幣帛墮之故云墮幣也恨其後至託此爲辭

慶封唯逆命　謂弒君

不見旣自見矣　邵氏曰言叔孫不見仲於公而仲已自見公矣

求之而至又何去焉　傅氏曰牛寵任日久浸卒不度其殺之至此未喻其意而云求食可得無須去之

五年舍中軍　邵氏曰舍中軍毀三而爲四也此季孫之志也故不曰作四軍而曰舍中軍中軍季孫之所有也中軍旣舍則其勢不得不二不得不二則不得不四此季孫之志也

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　傅氏曰大從猶云亂太甚益不忍斥言殺其父耳

民食于他　民生於三而君食之今昭公不能養民而民食於三家不知有君按昭二十五年家子曰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也

朝聘有珪享頫有璋　傅氏曰朝聘皆以珪爲信周禮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朝覲於王諸侯相見同之聘用圭璧其飾與君同其長各降君一等是圭璧兼用而獨言珪者據公侯伯言之也享頫朝聘之禮使執玉以授主國之君乃行享禮獻國之所有享獻也頫見也諸侯行八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玄云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餘以次降此言璋者猶上享后言之也

重之以睦　陸氏曰睦於姻

六年亂獄滋豐　豐者繁多之意易曰豐多故

七年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　鄭氏曰立以存絕不以厲所立在此所說在彼政有正也反之非正矣故或反之以媚於民

人生始化曰魄　解魄形也傅氏曰左氏所謂魄不專指形而

言如下文所云魂魄能憑依於人及前所云彊伯有魄皆非形也說文曰魄陰神也韻書云魂神也陽也氣也魄精也質也形也則形亦可以言魄而魄則不可以訓形矣昭十五年宋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主卦皆云　初卜得屯其彖曰利建侯次卜得屯初九其爻辭亦曰利建侯

知足者居　屯初九爻辭曰磐桓利居貞昔人以居字爲句魏明帝之徵管寧曰磐桓利居

八年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　與嬖嬖大夫也掌君之乘車如晉七輿大夫之類馬陳侯所乘玉陳侯所佩殺馬毀玉不欲使楚人得之解非

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　鶴山魏氏曰由蘖如書盤庚若顛木之有由蘖木生條也

九年魏駒爲岐畢　騶詩作部

蒲姑商奄　王氏曰說文鄣國在魯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

肅慎燕亳　王氏曰史記秦本紀寧公與亳戰亳王奔戎皇甫謐云西戎之國也

后稷封殖天下　封殖封畜蕃殖也

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言伯父猶然則戎狄亦無所憚矣

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漢書五行志說曰顓頊以水王陳其族也今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爲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五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爲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蓋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　邵氏曰天一生水至地六乃成越五數矣故曰妃以五成

膳宰屠蒯　記作杜蕢

學人舍業　補云舍業謂不習樂

又飲外嬖嬖叔　外嬖嬖大夫職司察外事

十年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　解客星居玄枵之維首傅氏曰非也言婺女居於玄枵之維首而有妖星見焉

戊子逐公以登　補云逢公亦姜姓見國語

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　彼謂欒高言雖不實有此疑聞我授甲必不能容我

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戴氏疑以爲旗不敢斷三尺而用李雲霑曰此如芊尹無宇之斷王旌斷其斿也

戰于稷　稷地名七國時齊有稷下館

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　傅氏曰用車百乘則徒千人人衆則費廣將不能行必盡用以給之

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　言非知之難而行之難夫子知之以告我而我不能行此我之不足也

難不慎也　補云言不可不慎

棄德曠宗　使其宗廟曠而不祀

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　補云楚子圍改名曰虔

然壅也　壅如以土壅水積之多而後決之驟也

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邵氏曰出溺爲拯凡溺皆難爲力而沒者爲甚不可沒振由無拯之意而極言之

物以無親　物人也

十二年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　子產能守喪制晉人不奪皆爲得禮

壺何爲焉其以中儁也　邵氏曰言壺何爲焉而以其中爲儁異

今猶古也齊將何事　言晉彊不異於昔齊將何所爲乎解非

逐入昔陽　漢書地理志鉅鹿下曲陽應劭曰晉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此鼓之都而非肥都其曰在樂平沾縣尤誤正義載劉炫之辨甚明

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　惠伯釋其義所爲無以當之人臣國强以禦外溫順以事主斯謂何以見堅貞之節而和以率之斯謂之信此所以爲黃裳元吉也　邵氏曰坎卦爲內之坤爲外六五陰變爲陽外彊也然本人也故曰內溫

三德爲善　傅氏曰三德忠信共也

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劉炫據楚語陳蔡與不羹爲三國複有一不羹古四字積畫以成蓋三之誤未知是否水經注汝水又東南流逕西不羹城南是有二不羹　李雲霑曰按賈誼新書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正合四國之數或是傳文脫葉字

王是以獲沒於祗宮　正義馬融云圻內游觀之宮按竹書紀年穆王元年作祗宮於南鄭

式如玉式如金　猶言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言令德也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蘇子瞻曰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食適於飢飽之度而已若必至於醉飽則民不堪命易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節飲食又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同一道也

十三年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　竊意固城息舟城乃二城之名　按傳書克邑未有書克某邑之城者固城息舟皆二字地名城而居之別爲一句言築城而守之也

依陳蔡人以國　陸氏曰依陳蔡之衆以立國

弃禮違命　弃事神之禮

同惡相求　傅氏曰同惡謂同謀造亂之人如遠居薳成然之屬

無與同好　傅氏曰言子干無黨於內

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傅氏曰皆出亡因亂而入

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　陸氏曰此夏之六月晉人以幕蒙季孫當不堪其熱故飲之以冰不當以爲蒭蒿也

十四年司徒老祁慮癸　當從服氏說以二人爲季氏家臣其請於南蒯亦稱臣者古人之謙辭爾史記高祖紀注張晏曰古人相與言多自稱臣猶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

十五年將禘於武公　按此乃時禘記所謂春禘秋嘗之禘而非五年大祭追遠之禘也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定八年禘於僖公並同惟是閔二年吉禘於莊公解云三年喪畢致

遠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祧

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　禮爲長子斬衰三年喪妻雖期年而傳曰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之志也是亦有三年之義在王雖無再娶之禮而其餘哀則同也

一動而失二禮　朱申曰謂求器宴樂

十六年幾爲之笑而不陵我　言寧有幾次爲之笑而不陵我者乎與十年傳幾千人而國不亡二十四年傳幾如是而不亡郢義同

刑之頗類　類當作纇二十八年解纇戾也

立而無令名之患　立立乎其位

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　傳氏曰人情相與玩習恒不省其終惟有是警戒當能終於好

十七年晨不集于房　今脩征

太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日者人君之表不救日食是有無君之心解非

故使擾子帥師獻俘於文宮　傳氏曰以告成事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八月辰星在西方孛從其西過星東及漢

其與不然乎　邵氏曰其與語辭猶曰其諸

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　邵氏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言不學之俗自下始也患失恐違衆而失位也陸氏曰大人懼違衆而失位心志惑亂故徇流俗之說而亦曰可以無學解非

振除火災　振如振衣之振猶火之著於衣振之則去也

過期三日　陸氏曰大叔廟寢之間其庭小不便於蒐宜除大叔不忍毀廟故過期三日須子產見之而有後命也解作此傳與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爲葬除不毀游氏之廟乃是一事而傳誤重出又或以爲葬或以爲蒐

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　邵氏曰當是時許遷於葉矣然以舊國故不專心事楚以不專心事楚之許而不施於方有令政之鄭鄭得晉助而伐之不難矣此所以欲遷許也

許曰余舊國也　先許遷而鄭得其地成十五年許靈公畏偪于鄭遷于葉鄭人因有舊許之地襄十年東侵及許是也纖以爲許先鄭封非

十九年紡焉以度而去之　釋文引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謂藏爲去亦作弆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屮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陳遵傳皆藏去以爲榮師古曰去亦藏也魏志華佗傳去藥以待不祥臣松之案古語以藏爲去

寢之則彼其室也　言淵固龍之室也豈能藏而去之

二十年相從爲愈　愈於相從俱死

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　傳氏曰肉袒示必死

阿下執事　傳氏曰阿下親附而卑下之

齊侯疥遂店　正義曰疥當作痎

四物七音　傳氏曰四物律度量衡也七音以宮商角徵羽而加變宮變徵也

二十一年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　亡字句

二十二年無亢不衷以獎亂人　舉而高之曰亢不衷猶言不端

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　邵氏曰自犧者實用人以下皆指人而言人犧則用在人故曰實難喻劉單之立王猛己犧則用舍在己故曰何害喻王自立子朝蓋是時太子既卒廢立之謀生矣

五月庚辰見王　不待葬而見王子猛於廟

毀其西南　唐石經此下有子朝奔郊四字

二十三年乃皆執之　傳氏曰疊不直

又將叛齊　補云上年與齊盟

先君之力可濟也　先君謂周之先王書言昔我先君文王武王是也

吳太子諸樊入郹　吳子諸樊乃王僚之伯父不應太子與之同名且僚子尙幼此必諸樊之太子光正義亦以爲傳寫之誤

二十五年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　陸氏曰言其親疏倫序比象於天文之行列也

季氏介其雞　呂氏春秋注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

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解蓋襄公別立廟陸氏曰周衰廢諸侯典祀蓋有獨豐於昵者如閔二年禘於莊公趙匡曰不及於祖也今此禘於襄公亦然杜謂別立廟謬矣武宮煬宮之立經皆書之卽別立二公廟無緣不書

事若不克君受其名　言徒以虛名受禍

使有司待於平陰爲近故也　近謂近魯平陰近魯野井近齊邵氏曰齊侯言爲魯之故使有司先待於平陰將自往迎之而魯侯已至於野井此寡人之罪也

失魯而以千社爲臣　傳氏曰言臣千社之人

二十六年萬民弗忍居王于彘　劉炫曰不忍王之虐也解非

諸侯釋位以閒王政　陸氏曰史記言厲王奔彘周公召公行政號曰共和非也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名汲冢紀年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二十六年王陟於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又莊子稱共伯得乎共首司馬彪曰共伯名和諸侯知其賢讓以爲天子卽王位十有四年大旱屋焚卜曰厲王爲祟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逍遙得意於共山之首呂氏春秋曰共伯和其行好賢仁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據此諸書所說皆同則釋位以閒王政者共伯其人也

攜王奸命　解云幽王少子伯服朱鶴齡曰幽王在位十一年討伯服之生不過數歲而褒姒爲犬戎所虜必無復立其子之理正義引汲冢紀年幽王既弒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太子宜臼於申號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侯所殺是攜王者余臣也　按此則攜王之攜乃是地名猶厲王流彘詩人謂之汾王或以諡法怠政交外曰攜非也梁元帝用尙書左丞劉穀議謚其兄邵陵王綸爲攜王取此名而義不同

帥羣不弔之人　傳氏曰好行禍亂不相弔恤之人

二十七年延州來季子　解宜在襄三十一年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之下

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　史記曰王僚可弒也母老子幼而兩公子將兵伐楚楚絕其路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柰我何 [illegible]

文交於胥遂弒王　鑄交於胥而鑄設諸不虞之動所以能弒王也然鑄設諸亦死矣闔廬既立以其子爲卿史竟言之

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　邵氏曰國人取營秆投之而弗爇火令尹乃舉火然之

事君如在國　當時諸侯出奔其國卿別立君惟魯不敢故昭公雖在外而意如猶以君禮事之

使宰獻而請安　燕禮司正命卿大夫以安皆卒臣下之禮卑公也

二十八年孟丙爲孟大夫　今本作孟丙者非漢書地理志云盂晉大夫孟丙邑以其爲孟大夫而謂之盂丙猶魏大夫之爲魏壽餘閻大夫之爲閻嘉邯鄲大夫之爲邯鄲午也

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　言非素識

二十九年人實不知非龍實知　言人自無擾龍之術故不生得爾非龍之知也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　賈鄭皆云烈山炎帝之號

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　王肅家語注曰三十斤爲鈞鈞四爲石石四爲鼓鼓蓋用四百八十斤鐵

三十年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　備御不虞謂三軍之事

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　言不得備數

將自同於先王　言欲自比於先周盛王

若爲三師以肄焉　肄習也

三十一年我受其無咎　受猶任

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傅氏讀至夫字爲句言人以有名爲貴又有所謂有名不如無名者　按有所猶言有處也

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　王應麟曰欲求名而不得如向戌欲以弭兵爲名而宋之盟其名不列焉或欲蓋而名章如趙盾偃出奔崔杼殺太史將以蓋弒君之惡而其惡益著焉推此類言之可見謹嚴之法求名非謂齊豹名章亦不止三叛也

日月在辰尾　傅氏曰辰尾居東吳在楚東故知必吳入郢也

三十二年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吳越雖同星紀之分而所入宿度不同故歲獨在越

屬役賦丈　屬役屬所役人數

定元年魏子涖政　此卽上年南面之事而傳再書之者兩收而失刪其一也蓋周之正月爲晉之十一月而庚寅卽己丑之明日士彌牟旣已分役並行遲之兩月而狄我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不過三旬而畢矣

二年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　邵氏曰以師臨我我伐桐二我我舒鳩也爲我使之無忌吳自我也蓋吳將誘楚欲使之不忌吳於是桐適叛楚故使舒鳩人謂楚以師伐我我則伐桐如此者爲我使之無忌也不然楚方忌吳安肯出師於近吳之地哉此致人之術所謂多方以誤之也　按傳下文言楚囊瓦伐吳不言伐舒鳩則杜解爲得又襄公二十五年楚已滅舒鳩矣

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傅氏曰柏舉楚地在今河南西平縣本柏子國

嘖有煩言　嘖爭言也管子有嘖室之議荀子嘖焉而不類

命以伯禽　孫寶侗曰於書當有伯禽之命而今逸之

相土之東都　相土商之先君鄭氏詩箋曰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曰東都不可知爲何地也

密須之鼓　密須解已見昭十五年此重出

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　服云畀我季芈之字下文但言季芈知非二人

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　傅氏曰雲中雲夢澤中蓋江北之夢在今湖廣德安府孝感漢二水皆入江楚子旣涉睢而西復還入睢由睢而入江繞吳兵之南而北濟以入鄖自鄖而奔隨也解以爲江南之夢非

不敢以約爲利　陸氏曰不敢乘君父困約之時以爲利

五年卒於房　房疑卽防字古阝字作邑脫其下而爲防字漢仙人唐公房碑可證也漢書汝南郡吳房孟康曰本房子國而史記項羽紀封楊武爲吳防侯字亦作防漢書武帝紀濟川王明廢遷防陵常山王敖廢徙房陵一卷之中字體不同亦防房二字相通之一證

大德滅小怨　傅氏曰大德謂其弟懷初謀弒王故子西欲舍之王傳其念又以其兄有大功故幷赦

六年定之鞶鑑　鞶鑑解已見莊二十一年此重出

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　恐晉陰厚之故爲此言邵氏曰孟孫何爲而遽發誓見虎有不容之勢雖有不可言之惡焉而已有不得已之情焉欲晉君臣於言外得之而豫圖所以待之也凡誓辭曰有如日有如河有如先君云者君謂苟不如此將如日何如河何如先君何若謂其神臨之必降之禍也此所謂彊爲之請以取入焉者也

八年主人出師奔　賈云主人出魯人奔郤

衞人請執牛耳　盟禮卑者執牛耳尊者涖之衞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尊故請晉執之

涉佗捘衞侯之手及捥　捘捉持之也捥腕同掌後交曲處捘之上及於捥

寡人從焉　言事之

九年子明謂桐門右師出　劉用熙曰子明蓋與右師同居逐之使出各居也

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　邵氏曰登登城也下旣登而入城也左右非謂辭絕而後下乃謂辭也

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　邵氏曰上言犂彌從之則書先登矣旣登又讓下讓而左右不以先後彌爲先下地也登絕後下此言亦然讓登爭先也讓下亦爭先也曩與犂彌旣不得先難也今猛又言登之先是又難也如驂之靳則書先而猛居後焉所謂先先於衆非先於書也何難之有故笑而言之

皆幘而衣貍製　傅氏曰皆白幘以巾髮卑賤所服貍製狐皮之衣

十年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　在今萊蕪縣按杜解及史記服虔注皆云在東海祝其縣今淮安府之贛榆遠非也水經注萊蕪縣曰城在萊蕪谷當路阻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舊說云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宣尼稱夷

不亂華是也是則命於此地故得有萊人非召之東萊千里
之外也不可泥視其之名而遠求之海上矣
十三年衞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衞之道也　邵氏曰寘
諸邯鄲衞之意也置諸晉陽非衞之意也故曰絕衞之道
十四年使死士再禽焉不動　傳氏曰禽如鷙鳥之發急持以
衞其陳吳陳堅不可動
哀元年死知不曠　曠空也言不爲徒死知上必有以恤之
二年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　傳氏曰設旆於軍前盛
爲軍容與罕駟兵車在前者相對彼自後望之不知虛實故
懼
龜焦以故兆詢可也　故兆始謀伐二子卜得吉兆
趙孟喜曰可矣　以范中行氏失援擅端必將亡
四年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於
倉野　發二邑之兵與戎狄之眾以臨上雒而分軍爲二以脅
晉人
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　晉大夫守陰地者
五年諸子鬻姒之子荼嬖　諸子見襄十九年
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　邵氏曰二不與皆指
羣公子
六年再敗楚師不如死　劉炫曰前敗于柏舉若此戰更敗是
再敗
潛師閉塗　史記司馬貞注曰閉塗卽禮記所謂蔽塗者謂匿
其喪也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　古文尚書五子之歌也今書
無帥彼天常一句
出萊門而告之故　解魯郭門也按定九年解萊門陽關邑門
君舉不信羣臣乎　悼公忌荼恐諸大夫復立荼而廢己欲使
除之故僞子以爲疑己
七年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　陸氏曰如冕如旂俱十
二旒玉路繁纓十二就之類
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
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眾加
之可乎不樂而出　傳氏曰大夫對以夏時諸侯以萬計惟大
小相攻伐故晉以亡今背盟伐邾既不字小又不事大不相
趨於亡乎何不言但言而不聽者凡以兵加人德足以勝之
而後可今德不過邾而伐之其可乎蓋諸大夫皆以伐邾有
吳患不能同季孫之意故不樂杜解皆誤
八年所託也則隱　若已託於他國而反事之雖不奔命猶當
之隱諱
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　言魯平時雖無黨急則必有共其患
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　傳氏曰吳既克
武城則其人以二子之故將固與吳吳得據之以爲魯患故
懼
吳人行成　此魯求成爾而言吳人行成者內外之辭
十一年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　清解已見隱四年此誤
出
有子曰就用命焉　劉原父曰有子當爲子有
州仇奉甲從君而拜　邵氏曰州仇奉甲從君者對王之拜者
受之之禮
使於齊　子胥爲吳王使於齊也古者與父使在其間史記曰
吳子使子胥於齊
爲王孫氏　傳終言之亦猶夫槩王奔楚爲堂谿氏也解謂改
姓辟吳禍非
十二年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傳氏曰孔子
與弔弔於公也適季氏十胃而過季氏也見季孫之不絻則
亦去其絰禮之稱也拜者賓主之拜也古者弔無拜禮
從之固矣　固如與人而不固之固
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　解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
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承而書之非也四夷
雖大皆曰子
越子伐吳爲二隧　解隧道也按隧卽古隊字
十四年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傳氏曰四乘四人同乘也如文
十一年富父終甥駟乘解云兄弟八人不必皆在
十五年廢日共積　陸氏曰共積謂共給委積甚言倍日而行
以二日之用爲一日之用
利不可得而喪宗國　傳氏曰喪失也成魯宗室背魯出奔是
喪宗國
十六年使貳車反祏于西圃　解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
函按傳曰莊十四年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注宗廟
中藏主石室也昭十八年鄭災使祝史遷主祏于周廟注廟
主石函也此注同按說文云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宮石室
一曰大夫以石爲主今許公爲得祏于槖中非石室亦非石
函矣
十七年太子又使椓之　陸氏曰椓字古與涿通呂氏春秋椓
蒼子之子使之爭
爲大國滅之將亡　當以爲大國爲句言其邊於大國縣
見滅而亡
十八年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　今大禹謨
二十一年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　傳氏曰二國齊魯
二十三年以肥之得備彌甥也　傳氏曰彌猶也
其可以稱旌繁乎　傳氏曰稱副也馬以駕車車有旌旂仍以
繁纓飾馬皆國君之服諸言可以稱此否
二十六年申開守陴　申如易申命之申
二十七年三子皆從康子病之　解恥從蠻夷盟恐後黃氏曰
非也蓋康子恐其君借勢於越以去已與越將妻公康子病
賂太宰嚭而止向恐昔以盟蠻夷爲恥故
公弔爲降禮　傳氏曰適已貶屈
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　傳氏曰衷中也察其中見違之由
故韓魏反而喪之　傳氏終咎成子之言　自是晉益微至靖
公二十年韓魏趙三分其地靖公遷爲家人
處士淳於經世之學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凡圖經
史籍以及公移邸報之類有關國計民生者莫不畢
載又兼城市壽論山川險要手稿今存亡和許刪去
上政家鑑藏小楷一筆不苟閒之令人起敬附
識
[illegible]

左氏春秋考證　武進劉禮部逢祿著

左氏春秋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也直稱春秋太史公所据舊名也冒曰春秋左氏傳則東漢以後之以訛傳訛者矣此亦可證僞書序為東晉人偽作

惠公元妃孟子　證曰此篇非左氏舊文比坿公羊家言桓為右媵子隱為桓立之文而作也不知惠公並非再取經云惠公仲子云考仲子之宮皆惠公之母穀梁說是也魯世家云惠公適夫人無子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取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年表桓公母宋武公女生手文為魯夫人亦不云仲子蓋太史公所見左氏舊文如此劉歆等改左氏為傳春秋之書而未及兼改史記往往可以發蒙譙周司馬貞反因偽左氏疑史記失之甚矣　又云劉歆顛倒五經使學士迷惑因公羊博士在西漢最為昌明故不敢顯改經文而特以秘府古文書經為十二篇曰春秋古經不知公穀鄒夾皆十一篇為夫子之舊何邵公氏於莊公篇詳之矣欲迷惑公羊義例則多緣飾左氏春秋以售其偽如此篇似與公羊相合然公羊乃設質家立子法改作紀實則大室礙矣　又云余年十二讀左氏春秋疑其書法是非多失大義繼讀公羊及董子書乃恍然於春秋非記事之書不必待左氏而明左氏為戰國時人故其書終三家分晉而續經乃劉歆妄作也嘗以語宋翔鳳宋云子信公羊而以左氏穀梁氏為失經意豈二氏之書開口便錯余為言穀梁隱元年傳之失見申廢篇　而檢魯世家果與今左氏不合宋乃大服曰子不惟善治公羊可以為左氏功臣自何邵公許叔重且未發其疑也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證曰此類皆襲公羊而昧其義例增周字亦不辭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證曰此類釋經皆增飾之游詞不可枚舉未王命云者欲亂以春秋當新王之義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　證曰此類皆故作體例以文飾不書之事意謂惜左氏真親見不修春秋非公羊所及耳不知春秋城築悉書重民力也若果無君命而擅興工作又當變文以誅之且費伯為費庈父亦緣古文鍾鼎有庈父鼎而記之城郎非彊運田之義何為帥師乎

書曰鄭伯克段于鄢　證曰凡書曰之文皆歆所增益或歆以前已有之則亦徒亂左氏文采義非傳春秋也嘗與宋翔鳳檢朱彝尊書謂此文稱鄭伯之義穀梁後追逸賊最淺公羊勿與之地按公羊與讀如預非與之地也稍進左氏譏失教斯得之宋以為難余曰非也春秋有殺世子母弟目君之例謂視專殺大夫為重耳若譏失教則晉侯殺申生亦失教乎斯不然矣曰謂之鄭志謂之宋志若云親見百二十國書耳

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　證曰考叔子莊公君臣也不可云施及亦不可云爾類不辭甚矣凡引君子之云多出後人坿益朱子亦嘗辨之

緩且子氏未薨故名　證曰惠公仲子穀梁得之此言緩者襲公羊不及事之說豫凶事之謬誣天王實甚誣左氏實甚

有蜚不為災亦不書　證曰說同費伯條且蜚為記異非為災之物

眾父卒　證曰欲迷張三世及誅得臣之義實則襲其義似是而非者也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證曰古文伯或作白或作帛鐘鼎石鼓可證者多矣以子帛為裂繻之字則杜預臆說也果臣先於君其亢莫甚而稍字以褒之乎且經稱字或曰父曰伯仲叔季紀子伯及宋子哀皆闕疑詞安可坿會乎　又曰如此年左氏本文盡闕所書皆坿益也

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證曰此類皆無稽之言

君氏卒　證曰尹與君古文多借以天子之大夫為隱公之母而襲公羊毋不終為夫人之說以文之亦誣左氏甚矣且作偽之意欲迷譏世卿之義也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遁辭知其所窮矣

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證曰呂祖謙辨之正矣或非左氏之舊也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證曰此襲當喪未君不稱使之意而不釋求賻之非禮豈既葬而求金幣免於譏乎

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　證曰鄙倍之辭且子遴穀安能饗國以此為義豈大居正之君子所言此故與公羊為難以般禮有兄終弟及之道實非義命也欲破危不得葬之例耳宋世家亦引此文而論贊仍引公羊義正之朱子亦以公羊為君子大義而斥此論之妄卓哉

冬齊鄭盟于石門　證曰杜氏長厤以庚戌為日誤蓋歆之徒急於坿益而失考耳

書曰公矢魚于棠　證曰困學紀聞引朱子曰据傳云則公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按淮南時則訓季冬之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則左氏陳魚之說非矣今按釋詁矢有陳訓左氏首尾皆言觀魚或舊文無陳魚而觀之五字坿益者見左氏有射意故釋作矢魚又改左氏訓矢為陳而增入書法故國師公顛倒五經之罪公羊與左氏均受其病矣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　證曰庚申者緣經辛酉而附會也既移五月於庚申則盟艾當仍辛酉而次下乃令獨仍舊字於盟艾而去其月日顛倒若此心勞日拙紊亂之易也必非向書文隨手又述尚書心術如見周任之言或出他傳記或即出歆等臆撰朱子以左氏所述君子曰皆鄙陋而此節尤與本事無涉其先得我心乎

初戎朝于周　證曰迷戎衛及責不死位義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　證曰鄭安得祀太山亦安得祀周公此欲迷猶取王田之罪耳

八月丙戌　證曰丙戌日誤說同三年庚戌

無駭卒　證曰欲迷疾始滅之義故言卒而後有氏族以極時本無氏也不知經有追書之法且公羊所謂氏乃公子非展氏也

六月戊申　證曰戊申之誤說同三年庚戌　又曰十年左氏文闕

滕侯薛侯來朝　證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以踐土之載書坿會其說然經書會次序皆本主會者為之踐土以齊宋序蔡鄭衛上浩油仍以蔡序衛上祝鮀之言亦出坿會

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有禮　證曰滅人之國逐人之君專封其臣下是而知禮孰不知禮

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　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　君
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　證曰君子之文疊見亦拙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　證曰凡例皆坿益之辭
公之為公子也　證曰此隱六年輸平事非為公子時也
不書葬不成喪也　證曰羽父方欲粉飾討賊豈肯不成喪禮
以自表其弒君之迹此欲迷春秋賊不討不書葬之例耳
隱公篇
元年　證曰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
杞討不敬也三年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八年冬紀侯來
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十二年盟于曲池平杞莒
也按紀子進侯來朝加月杞公與子之異何氏師承不可易
矣劉歆等見經下有入杞之文遂改紀為杞以比合之不知
杞於周本爵稱公可也周書王會雖出漢人所撰然所謂殷
公夏公者即杞宋也稱侯不可也入年之文亦出竄會而仍
經紀侯之文亦緣經紀季姜之文明於日星不能改為杞季
姒矣是年左氏文闕
二年春　證曰孔父夫子六世祖欲迷正色立朝之節而為此
謬說偽左氏舊文如此必非親見聖人者矣
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證曰華先君之罪人故去公子今君
之力臣故加公子乃曰修先君之好如歆之仕莽眞漢之公
族哉
父在故名　證曰老臣稱字正也父在之說無稽矣　又曰是
年左氏文闕秋冬之事欲迷經去二時之義
再赴也于是陳亂　證曰今左氏以佗為五父史記陳杞世家
以佗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父是為厲公班固亦以厲公
為桓公弟與史記同觀系今左氏以桓公子躍為厲公經于
躍去葬謚不可攷蓋史記據世本及左氏舊文固與歆所坿
益本不同也
秋王以諸侯伐鄭　秋大雩書不時也　證曰兩言秋者是作
偽者失檢之明證
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證曰來朝何故賤之曲禮諸侯失
地名眞春秋家言也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證曰即有此事亦不必在此年

欲迷經去二時之義是年左氏文闕
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證曰晉入春秋以前晉
乘蓋略晉世家所據蓋世本及左氏春秋舊本今本左氏不
合者多出歆等坿益
冬曹太子來朝　證曰是年左氏文闕巳子篇年月無考說見
莊二十有六年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　證曰是年左氏文亦闕虞叔
篇年月無攷亦出坿會
十一年　證曰楚屈瑕篇年月無考固知左氏體例與國語相
似不必比坿春秋年月也
十二年　證曰是年左氏文闕楚伐絞篇當與屈瑕篇相接年
月亦無考
十三年　證曰是年亦闕伐羅篇亦與上相接不必繫此年也
書不害也　證曰以天災為不害的是歆之謬說是年文亦闕
十六年　證曰是年亦闕衛宣公篇蓋毛詩家言辨見顧棟高
說衛世家以夷姜為宣公夫人非烝於庶母也又曰伋母死
則亦非縊也
夏及齊師戰于奚　證曰戰者內敗文如升陘可徵也歆欲顚
倒其義而於經文妄增夏字尤謬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　證曰遺弒而云知所惡君子人與
是年文蓋闕諸國始末敘次草草或采他書坿益
桓公篇
元年　證曰此以下七年文闕楚荊尸篇伐申篇年月亦無攷
或舊文與前伐羅篇相次
十三年　證曰文闕
十五年　證曰文闕
十七年　證曰文闕
鬻拳可謂愛君矣　證曰愛君以兵是非君子之言
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杜注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
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
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巳　正義曹殺大夫宋齊伐徐或須說
其所以此去邱明巳遠或是簡牘散落不復能知故耳上二
十年亦傳不解經彼經皆是直文故就此一說言下以明上

證曰左氏後於聖人未能盡見列國寶書又未聞口授微言
大義惟取所見載籍如晉乘楚檮杌等相錯編年為之本不
必比坿夫子之經故往往比年闕事劉歆強以為傳春秋或
緣經飾說或緣左氏本文前後事或兼采他書以實其年如
此年之文或即用左氏文而增春夏秋冬之時遂不暇比坿
經文更綴數語要之皆出點竄文采便陋不足亂眞也然歆
雖略改經文顚倒左氏二書猶不相合漢志所列春秋古經
十二篇經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是也自賈逵以後分經坿
傳又非劉歆之舊而坿益改竄之跡益明矣
二十七年　證曰比年左氏文闕每於年終分析晉事坿益之
跡甚明蓋左氏舊文之體如春秋前則云惠之二十四年獲
麟以後則云悼之四年本不必拘拘比坿春秋年月自歆改
竄而舊文遂亂經文如日月增一古文本轉可相校而左氏
之眞不可復見則其罪尤不可逭也
二十九年　證曰文闕
三十年　證曰樊皮之事未知在是年否楚元事宜續二十八
年是年蓋闕
三十一年　證曰文闕
莊公篇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　證曰閔公時年八
歲安能為此何邵公言得其實矣
齊仲孫湫來省難　證曰公羊經傳明于日月作偽者既失檢
慶父如齊之經妄造此說後復兩言湫以彌縫之亦劣且拙
矣
閔公篇歆所造春秋古經有此篇非古也
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　證曰欲迷伯討之義也
是年文闕晉邢封衛事已見前賜穀之事以意為之
初晉侯使士蔿　證曰來告一語所增也使士蔿事宜續前屈
下
許男面縛銜璧　證曰文本昭公四年坿會者往往取前後舊
文而演成之誣及武王微子則妄甚矣
禘而致哀姜焉　證曰祔廟不得言致沿合妾母以妾配嫡
之事說詳公羊箋篇

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證曰君存稱世子葬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爵自天子達於子男一也作僞者見書沖人非在喪之稱因變之曰小童不混於夫人自稱乎又見經有宋子陳子衞子而鄭忽出奔鄭伯伐許不稱子則僅曰公侯曰子不知忽不稱子以正合伯子男之義伐許不子無子道絕之於予行也春秋之體異於禮經若禮世子喪畢當受國天子而後成君豈無王而自立者哉凡例之謬不勝舉也

鄫季姬來寧　證曰季姬之越禮僖公之失教鄫人之殘忍經文甚明知此謬者多矣莫知其非左故耳

乃舍諸靈臺　釋文自曰上天降灾此凡四十七字檢古本皆無每杜注亦不得有有自後人加也盧學士文弨攷證四十七連乃舍諸靈臺數在內靈臺杜有注郭縣釋文有音則本不連在內故定爲四十二字　證曰此文見列女傳文小有異同服杜以後尚有改竄而世人習爲故常者則歆以前之汨亂尚堪辨邪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證曰經在十五年僞傳已演之此故作重文乎抑失檢乎

師滅項　證曰經爲齊桓諱而不疑於魯者以內不言滅也歆不知耶抑故汨亂之邪

宋公使邾文公　證曰果爲宋襄所使經宜以宋襄首惡此事自以何卻公爲得實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　證曰須句邾邑也果以國滅來奔反國經宜悉書此伐邾者自以邾用鄫子故也鄫子僖之壻也

不書不告八也　不書亦不告也　證曰以赴告之文覩春秋宜乎經可續也

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　證曰顛頡有從亡功而殺以徇所謂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

介葛盧聞牛鳴　證曰周官夷隸之屬當非周公驅猛獸之意歆蓋欲緣此互相發明昆陽之敗虎豹股慄亦何益哉

僖公篇

于是閏三月非禮也　證曰此類蓋古術法非左氏之文履端于始謂氣朔同日古法以爲術元舉正于中謂中必在其月歸餘于終謂中氣在晦則大餘小餘滿一月下乃置閏也注疏似未得劉歆意困學紀聞引通鑑外紀目錄曰杜預長術旣違五年再閏又非歸餘于終但據春秋經傳考日辰晦朔前後甲子不合則置一閏非術也春秋分記云長術於隱元年正月朔則辛巳二年則乙亥諸術之正皆建子而預之正獨建丑爲日有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強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劉羲叟起漢元以來爲長術通鑑目錄用之

踏僖公　證曰三誣君子妄甚鄭祖厲王蓋緣左氏記鄭災有徙主祏於周廟之語以后稷況僖以后帝況閔又以姑況閔以姊況僖說詩之君子固如是擬不於倫邪證以國語之文眞僞立判矣

使無失其土宜衆隸賴之　證曰是見商君開阡陌而寓言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　證曰經不云不視朔而云不告月則公羊之義優矣古月令以中氣爲定故明堂陰陽經皆無閏月之政曲臺記止云闔門左扉不著聽朔之文以閏無中氣應行之政統於前月布之也歆覩餘分閏位爲正統宜其爲國師嘉新公矣此條因汪孟慈之問而發之

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證曰公羊家以爲內取之妃黨左氏則公族也然攷泓之戰有大司馬固又有司馬子魚又云魚氏世爲左師豈大司馬所謂公之孤而左師兼司馬邪固卽此文公孫固也六卿之外又有大夫公孫鄭未知何官攷宋世家諫泓戰者卽子魚非固也年表云公孫固殺成公世家云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年表又以杵臼爲襄公之子與今左氏絕不相合是則殺人者旣無主名所殺者又無主名以意逆之宋存殷道祖免而外昏姻可通或更有異姓在國昭公將去羣公子者欲徧置其妃黨也弗勝而反爲所殺耳若大司馬固權重六卿俱爲公族同官日久忽比於新主喪之昭公而自戕其黨類且爲亂兵所殺一似絕不握兵而與公族素不相知者左氏善於事必非其舊且此文末云昭公卽位而葬尙有闕文將去羣公子則旣卽位矣欲去羣公子而與樂豫謀豫諫又不聽俱非情事衆也者襲公羊曹殺大夫傳而失之晉三郤鄭二穆不衆於國與鄭乎言非其罪而不名則孔父荀息仇牧洩冶皆當其罪而曹之不死君難者反非罪乎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　證曰旣殺公孫固卬卽爲大司馬矣樂豫舍司馬以讓卬何爲乎大司馬公子卬旣握兵節且樂豫亦戴族又有蕩卬之美乃因王姬而殺卬非情事也王姬不見禮而主謀以殺公黨亦非情事也此篇宋世家及年表俱不載當非舊文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　證曰子叔姬之罪公羊信矣齊世家舍之母無寵于昭公國人莫畏此史公所據舊本也歆改竄左氏而曰子叔姬妃齊昭公於文爲不辭於事爲失實徒欲以汩公羊經義故縱姪人亦可醜也

秦人巴人從楚師　證曰羣蠻從楚子盟楚子在臨品而庸已奪氣子越子貝之隊如破竹耳此所謂左氏善於事也緣經增設一語便失敘事之意

文公篇

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　證曰自此言出而仗馬寒蟬者得志矣非論語仁比干春秋撥亂世之義也

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　證曰尹氏立王子朝以朝奔楚亦非罪乎

書有禮也　證曰以入國納亂爲禮何紕繆若此

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證曰人火亦天也春秋別大小書之耳內不言火有小災如大災自治責嚴也外不言災治人以恕也四國同日俱災如亡天下君子懼焉宋書災存王者之後也周災不志者天絕周命而災中興之禮樂聖人因存爲二代之後變京師爲成周見其義焉火公穀作災當從之非與陳火爲例也

宣公篇

楚人以重賂求鄭　證曰凡例以稱人而執爲執有罪固不可通矣鄭自受盟于蒲經未著其背中國故執之非伯討也作僞者以其例不可通遂誣爲受賂而與楚會又飾子重救鄭不知楚自盟蜀之後恃其強暴再駕伐鄭後復潰莒入運豈以重賂求鄭者哉

莒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證曰鄆固莒與齊魯相接之地然經於四年書冬城運於此書楚人入運不蒙莒潰言遂明內之鄆邑也且潰國都至於入旁邑果莒邑不書也書潰之義亦非僅責無備滅者上下同力效死勿去之辭潰者下叛上之辭凡例亦以民逃其上曰潰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結之證曰縱完城郭亦同於梁亡而已

晉人止公使送葬　證曰同姓諸侯相會葬是爲得禮不爲辱必不諱也偽去葬自因殺趙同趙括偽傳不知妄云諸侯莫在無稽甚矣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　證曰晉楚同盟經文不見有無未可知要與會于瑣澤無涉

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　證曰負芻之罪處不必立之地不待子臧奔宋反國而自成君耳果殺太子經當書之

成公篇

公請爲鄫　證曰莒人滅鄫之事經文及公羊傳注皎如日星矣此篇及世子巫如晉會子戚滅鄫取鄫之傳皆偽

而以瘧疾赴于諸侯　證曰經自爲中國諱故迂迴其文子駟之罪於討徵舒崔杼等例之矣若僅据赴告爲文彼權臣弒君未有不以疾赴者左氏尚不肯据以爲文而謂春秋主於討亂賊者專爲亂賊所愚乎以此釋經宜其旨也

士鞅奔秦　證曰秦伯之問不可闌隔橫妄書法增入之蹟宛然左氏必不爲此

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　證曰經書衛侯衎出奔齊則非襲赴告之文矣

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證曰若僅言諸侯之大夫而不言豹及則嫌於豹與會而不與盟經自有一事再見卒名之例見其奉君命以始終也自劉歆等妄坿書法而鄭賈服杜紛紛聚訟本不足辨去族非滅國如無駭大遂如翬猶不著此例即以此文而論豹正得聘禮出竟專行之義況公命爲季孫所誣苟圖私便不恤國體豹所深知者乎自偽書法出而縱秦檜之奸掣武穆之柄禍有不可勝言者矣　又曰乃盟晉楚爭先與黃池之會莘丘盟吳晉爭先文法正同今於乃盟之下屬八書法一似乃盟尊國叔孫豹必非左氏舊文也

書先晉晉有信也　證曰晉中國之伯屈建卽不以詐而得主盟夫子何忍與之固知左氏不必此坿處乃眞舊文也

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證曰姚姬傳以明主爲三晉以後之稱此時魏亡已久適見其誣耳今按史記明主作盟主要爲魏人所託自是確論季札時安得有十五國風雅頌得所之詩孔沖遠反以古詩三千餘篇爲史公謬說識亦舛矣

襄公篇

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　證曰經書楚子麇卒無變文則圍之弒疑也昭四年慶封言弒其君兄之子麇蓋亦傳聞之語圍所篡者幕而素有無君之心人多疑其弒麇穀梁亦有弒其君弱其孤之語弱其孤者謂廢幕而奪之位耳亦未必殺之也

暨齊平齊求之也　證曰此襲公羊會及暨例而坿之杜預誤合齊侯伐北燕爲一事不知燕及齊平所謂外平不書也卽燕齊平亦當書北燕伯及齊侯盟如僖三十年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矣彼不隔年猶復出衛人書盟以別內及外平之文則此之內暨齊平甚明也杜氏不惟不察作偽者之狡獪又不達作偽者之文理

陳災　證曰詳裨竈之言左氏亦作陳火作偽者欲比坿其天火曰災之例而改之

宋衛皆如是　證曰左氏此篇蓋得之鄭書宋衛以下緣經坿飾之

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　證曰此非敬天命之言

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　證曰晉人從王取郊經不必書書者擅取天子邑也

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　證曰以食我爲助亂則受賂枉法者得志矣

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　證曰齊豹非大夫故竊諸盜偽傳又謂求名不得亦非齊豹之倫彼大夫相殺臣子弒逆豈盡如桓溫之說遺臭萬年爲大丈夫者邪此等議論似有理而大亂眞其不講於何氏之例王札子矣

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　證曰此篇重定元年偽者比坿經文而失檢耳

昭公篇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證曰不稱夫人者春秋以哀爲未踰年假以見妾母不得稱夫人之例本不必赴於異邦也爲之築宮使公子主其喪祭止也

雨不克襄事禮也　證曰卽欲以禮也二字釋經亦宜全錄經文作偽者至襄公以後亦甚草草矣

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證曰不稱夫人卽不稱小君矣曰不成喪誣哀甚焉自春秋諸侯皆以尊妾母爲孝而不顧卑其先君是傳所謂野人曰父母何算焉者也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證曰農功既畢而以君命葺城何爲不時亦何煩赴告蓋經書城築有數義重民力也畏大國也好土功也久不葺俟其圮而更爲之也時與不時當文自見無煩數解也

定公篇

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證曰季姬之事左氏本文或有之以此釋經則出坿會蓋經例外取內邑非內有大惡不書滅邾而取讙復邾而歸讙假外警內之明文也

孔子與弔適季氏　證曰昭公雖取同姓於哀猶之適祖母也卽不成喪夫子固必不弔於季氏豈季氏得爲喪主乎

哀公篇

證續經之謬

夏四月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　六月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　證曰經書舒州蒲先幽後弒移十二月之庚申于正月下謹嚴詳密如此杜以彼處有閏十二月庚申實在正月知不然者何邵公亦明術算其所言可信也且弒君之罪重矣何暇詳其先幽後弒哉欽爲中國討罪之辭豈可以臣下施之君上既曰陳恆又曰齊人孔穎達引偽例以齊君無道以繼釋陳恆之罪大違夫子請討之義

庚戌叔還卒　證曰左氏不載作偽者見左氏例有不詳經事之體而著之

有星孛　證曰經無此則疑法

成叛　證曰經無此書法

晉侯伐鄭　證曰据左氏及晉鄭世家是時晉臣[illegible]以

旃安得自將伐鄭於事實不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夏四月己丑孔某卒　證曰言納于戚則入衛不書如鄭突入櫟不復書入鄭也卽書之亦不當言自戚如衛衎歸衛不言自陳儀也書輒來奔則責以拒父亦大失經意子還成卽瞞成亦無此名字例孔子生卒譏書於傳記宜也而坿於經則經爲夫子家槧矣夫子作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不識後有劉歆之徒狂悖如此而賈逵杜預誣及弟子是深惑於左氏親見聖人之說也

坿證

悼之四年　證曰魯世家言悼公在位三十七年獲麟後五十年矣

皇清經解卷九之四終

皇清經解公經彙纂卷九之五　學海堂

左氏春秋考證　武進劉禮部逢祿著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　證曰此言夫子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今所傳者惟公羊氏而已

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證曰夫子之經書於竹帛微言大義不可以書見則游夏之徒傳之邱明蓋生魯悼之後徒見夫子之經及史記晉乘之類而未聞口受微指當時口說多異因具論其事實不具者闕之曰魯君子則非弟子也曰左氏春秋與鐸氏虞氏呂氏並例則非傳春秋也故曰左氏春秋舊名也曰春秋左氏傳則劉歆所改也

漢相張倉厤譜五德（索隱按張蒼著終始五德傳也）　證曰厤譜五德或据摭及左氏春秋不曰傳左氏春秋也

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證曰上以類記春秋之書此方云推春秋義則以夫子所云其義則某竊取之者在漢獨有董生知其說也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　證曰此謂夫子春秋之義惟胡毋生董生於公羊師傳之不務綜其終始以經自有始元終麟非記事之史也

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　證曰此謂左氏春秋之類惟務事實或始於隱元年而終於悼四年事實不具雖有經文累年缺載亦不敢蹈不知而作之咎也

厤人取其年月　證曰謂惟取經之年月考諸家術如劉歆三統術亦是也至左氏言占驗乃其舊文言術則歆取他書坿之

數家隆于神運　證曰如鄒衍之儔推終始五德之運張蒼厤譜五德亦是也左氏春秋國語五帝序少昊與易春秋禮家言俱不合蓋夫子所不序至因晉范氏祁姓爲陶唐氏之後而云其遠者爲劉氏亦歆之徒坿益也

譜牒獨記世謚　證曰蓋史公所据春秋厤譜牒自古治春秋者皆有此學劉杳所謂周譜藝文志有古帝王譜至所云世本出於左氏則謬也

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證曰此春秋國語史公所据古文舊本非藝文志所云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者也以年表所載事實與今左氏多違知今本非史公所見之舊也

漢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　證曰十一篇者夫子手定公羊傳所云隱之篇僖之篇是也何邵公猶傳之云繫閔公篇於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蓋西漢胡毋生顏安樂以來舊本也古經十二篇蓋劉歆以祕府古文書之而小變博士所習（如紀子帛杞侯夏五月丙午宣榭火陳災之屬）或析閔公自爲一篇或坿續經爲一篇俱不可知總之非古本也

左氏傳三十卷　證曰太史公時名左氏春秋蓋與晏子鐸氏虞氏呂氏之書同名非傳之體也左氏傳之名蓋始於劉歆七畧

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公羊顏氏記十一篇　證曰十一卷皆依經分篇而不坿于經者也蔡邕石經公羊可見隋志有吳士燮春秋注晉王愆期公羊傳注尚係十一卷

左氏微二篇　證曰此書蓋非左氏之舊或歆所造書法凡例之類也

張氏微十篇　證曰原注不言張蒼而僞別錄以爲荀卿授張蒼則此及刪錄皆歆所託也

虞氏微傳二篇（趙相虞卿）　證曰志於儒家有虞氏春秋十五篇與史公所見本也別出此目僞也故知別錄所云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者必非出於向必歆僞託故眾其篇卷名目以惑後世者也

公羊外傳五十篇穀梁外傳二十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證曰此書或因二傳詳於義例畧於事實後人采摭他書如春秋說左氏禮戴記等爲之其書雖亡可補撰也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先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邱明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證曰左氏記事在獲麟後五十年邱明果與夫子同時共觀魯史史公何不列於弟子論本事而作傳何史公不名爲傳而曰春秋且如鄫季姬魯單伯子叔姬等事何失實也經所不及者獨詳誌之又何說也經本不待事而著夫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何左氏所述君子之論多乖異也

劉歆傳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　證曰班氏此篇敘次最明可爲左氏功臣矣按方進傳年十三失父隨母之長安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眾日廣諸儒稱之又云本治穀梁而好左氏爲國師劉歆師是方進所見左氏尚非祕府古文歆以其名位俱重假以爲助耳左氏所載事實本非從聖門出猶周官未經夫子論定則游夏之徒不傳也歆引左氏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始具則今本左氏書法及比年依經飾左緣左增左非歆所坿益之明證乎如別錄經師傳授詳明如此歆亦不待典校祕書而後見也

歆以爲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畧不同　證曰論語之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其親見夫子或在夫子前俱不可知若爲左氏春秋者則當時夫子弟子傳說已異且魯悼已稱謚必非論語之左邱其好惡亦大異聖人知爲失明之邱明猶光武諱秀歆亦可更名秀嘉新公爲劉歆祁烈伯亦爲劉歆也

又曰左氏僅見夫子之書及列國之史公羊聞夫子之義見夫子之書者盈天下矣聞而知之者孟子而下其惟董生乎

及歆親近欲建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乃移書讓之　證曰不肯置對者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也古文尚書逸十六篇絕無師說鄭氏載其目有舜典則非百篇之舊蓋夫子所刪之餘又有棄稷周人諱始祖故堯典曰讓于稷契惟帝曰棄則不諱則棄稷篇亦僞託也其餘如史記三統術王莽傳所引多戰國諸子所託或有歆等改竄者故博士抱殘守缺恐失其眞若左氏春秋非出孔壁民閒亦有但非引文解經轉相發明如歆所託之章句義理淺陋名爲春秋左氏傳者耳故以爲不傳春秋洵確論也毛詩逸禮諸儒不辨則固欲存之矣

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以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　證曰但以春秋論則博士所見左氏春秋即太史公所見古文春秋國語東萊張霸亦見之是眞本也歆欲立其坿益之本乃託之祕府舊文反以爲學殘文闕稍離其眞耳經自公羊胡毋生董生相傳絕無脫簡曰脫簡者蓋如尚書梓材經劉向校補歆乃欲增續春秋也傳或閒編者亦比坿春秋年月改竄左氏之故

傳問民閒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　證曰儒林傳膠東庸生爲孔安國再傳弟子庸生授清河胡常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則非祕府古文伏而未發者也言與此同者援之以自重耳或又傳左氏之語亦出劉歆

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守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證曰聖人文約而旨博歆畏其難於精究欲以傳記事實易口說則百家小說賢於夫子春秋矣辟雍封禪巡守之儀左氏亦不具或逸禮及他傳記有之要非聖人治天下之本務貴其意不尚其儀玉帛鐘鼓非禮樂之精也若歆之評蔑先聖緣飾經術以崇奸回豈不哀哉

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　證曰獨舉左氏不復言詩禮書者歆所竄改尤爲快意也

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眾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　證曰改亂舊章誅意之論哀帝不知耳龔勝節士義不仕莽師丹嘗詩大儒建議深合春秋經法自不肯詭隨坿和以左氏爲傳春秋也

王莽傳公孫祿議曰國師嘉新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宜誅以慰天下　證曰改亂舊章之禍凶于而國害于而家公孫之議天使之也而數千載不悟何哉

儒林傳穀梁議郎尹更始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瑯邪房鳳　證曰歆傳以章句出於歆是也尹更始先爲章句之說當是歆所援而託之

房鳳傳時光祿勳王龔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惟鳳龔許　證曰王龔印成太后之親非經師也房鳳王根所薦亦王氏之徒也孔光雖依阿尙能保位望哉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授清河張禹長子（如淳曰非成帝師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爲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證曰張蒼傳曰好書律術曰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術曰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曉而尤邃律術曰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術事而已不聞其修左氏傳也蓋歆以漢初博極羣書者惟張丞相而律術及譜五德可坿左氏故首援之賈生傳曰能誦詩書屬文曰頗通諸家之書而已亦未聞其修左氏傳也蓋賈生之學疏通知遠得之詩書修明制度本之於禮非章句訓故之學也其所著述存者五十八篇大都篇一事春秋篇九事先醒篇三事耳痺篇一事諭誠篇一事退讓篇二事皆與左氏不合惟禮容篇一事似采左氏二事似采國語耳蓋歆見其偶有引用即誣以爲左氏訓故授趙人貫公又曰當孝文時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貫公當即毛公弟子貫長卿歆所云貫公遂學與祕府古文同者也曰賈生弟子則誣矣張敞傳曰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其所陳說以春秋譏世卿戒甚君母下堂則從傳切

皆公羊義非丹氏爲聲子崔杼非其罪宋共姬女而不婦之謬說也蕭望之傳曰治齊詩曰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其爲望對以季氏專權卒逐昭公伐匈奴對以大士匄不伐喪亦皆公羊義石渠議論精於禮服未聞引左氏也善左氏爲張禹亦歆附會要之此數公者於春秋國語未嘗不肄業及之特不以爲孔子春秋傳耳歆不託之名臣大儒則其書不尊不信也

後漢書鄭興傳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曆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與子衆作春秋雜記條例　證曰今左氏書法凡例之屬興亦有所附益矣

范升傳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朝公卿大夫博士見于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遂與韓歆許淑等互相辨難日中而罷升乃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　證曰春秋非史文言左氏者以史文視春秋宜其失義也范辨卿之論甚正非陳元賈逵之流曲學阿世所能彤也

賈逵傳九世祖誼文帝時爲梁王太傅曾祖父光爲常山太守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　證曰誼之家世好學誼果作左氏訓故不應至徽始從歆受也蓋歆因徽而誣誼耳

肅宗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于二傳者逵于是具條奏之帝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　證曰賈逵阿世以讖論學本不足辨今於公羊答難及春秋比事詳之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爲諸儒宗亦徒有以焉耳賄此附讖文陋之也章懷太子注誤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　證曰穀梁興而公羊義湣左氏立而穀梁亦廢蔚宗爲武子之孫寄慨深矣

李育傳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後拜博士詔與諸儒論五經于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　證曰何邵公與其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今膏肓廢疾尚存十一白虎通德論亦多公羊家言則李元春之書雖不傳意未盡亡也特未見其直指劉歆轉相發明之認耳

班彪傳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一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章　證曰左氏生哀公之後其書惟名春秋班氏以史論左氏知左氏者也

說文解字敘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　證曰六經及左氏春秋古文本當叔重時蓋亡矣或劉歆以祕府古文書經及左氏附益本賈逵之徒奉詔又以紙易竹帛舊本古字古言亦變矣歆以博覽讖緯之才顚倒五經後漢從而尚之儒書日汨可勝歎哉然如左氏發冢舟敍褒空紹之類自杜預出而又變賈許之舊矣

孔穎達春秋疏賈逵太史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魯君子左丘明作傳　證曰年表序不云作傳此或賈逵之說誣史公矣

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　證曰向治公羊後奉詔治穀梁其書本公羊者十之九本穀梁者十之一未嘗言左氏也說苑魏武侯問元年于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謹始也謹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按謹始之說本公羊穀梁緒言明智之說兵家要旨俱非左氏說也十二諸侯年表云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此春秋當係檮杌猶晉語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云教之春秋者也必非左氏之書史記言四十章藝文志云三篇此又云抄撮八卷名不雅馴歆所託也虞卿傳云上采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年表同蓋虞氏之書雖亡其體例畧同呂覽非傳左氏者也史記言八篇藝文志於儒家云十五篇於春秋家云虞氏微傳二篇此又云抄撮九卷亦歆假託也荀卿之書多本穀梁亦非傳左氏者

漢武帝時河間獻左氏及周官　證曰河間獻王傳言獻雅樂不言獻左氏周官也蓋武帝時祕府固有周官左氏特武帝所不信而太史公所見左氏又非若今本耳且因獻王好古而以爲私立毛詩左氏春秋博士顯與朝廷異學當亦劉歆所誣而班氏誤采之

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于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抵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匹　證曰王應麟考和帝元興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衆終於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二誤也章帝之子爲和帝先後失序三誤也釋文序錄亦云元興十一年皆非也今按此疏前序光武於成帝前此又混歆於和帝時紕繆如此安能別古書之眞僞

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　證曰嚴彭祖公羊經師妄語何也或章帝令賈逵自選嚴顏高才生二十人教以左氏祿利之途使然必非彭祖之言也漢志雖本有家語然王肅僞撰者乃有觀周篇言南宮敬叔從夫子觀書于周此言左丘明與夫子乘緣劉歆親見夫子之語附會之蓋又出肅後嚴西成以此爲眞嚴氏眞家語不辨家法失考甚矣

經典釋文云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況況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貫公傳其少子長卿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及侍御史張禹　證曰此兼采僞別錄及漢儒林傳而爲之然左氏傳授不見太史公書班固別傳亦無徵當東漢初范升廷爭以爲師徒相傳又無其人若果出於別錄劉歆之徒及鄭興父子賈逵陳元鄭元諸人欲申左氏者多矣何無一言及之曾申郎曾西曾子

之子者稱管仲必非爲左氏之學者吳起曾事子夏或左氏多采其文姚姬傳以左氏書魏氏事造飾尤甚蓋吳起爲之以媚魏君者尤多要非左氏再傳弟子也張蒼非荀卿弟子賈生亦非張蒼弟子貫公毛詩之學亦非賈嘉弟子嘉果以左氏爲傳春秋授受詳明如此何不言諸朝爲立博士此又從賈誼傳增設之辭與史公普當武帝時貫公爲獻王時必非爲弟子史記漢書具在而歆之徒博采名儒牽合佚書妄造此文元朗沖遠以江左以後文人獨尚左氏不加深察敍錄如此不可爲典要矣

皇清經解卷九之五終

皇清經解卷九之六　學海堂

春秋左傳注疏考證　天台齊侍郎召南著

序

疏賈逵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云云至末○按所言時代先後錯雜疏文從來有如此舛誤者但宋儒王應麟困學紀聞已言和帝元興十一年數句之譌則刊本舛誤其來久矣今既無善本可正摘記其訛於後賈逵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句似引賈逵所作春秋序中引太史公十二年表及劉向別錄也賈逵之下說一日字便不可解○皆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一段推尋文義當云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藏於秘府伏而未發遂於書十六篇之下即接天漢云云遂不可解○漢武帝時河間獻左氏及古文周官一段上文天漢即是武帝年號此又另起不可解○光武之世議立左氏學公羊之徒上書訟公羊詆左氏左氏之學不立一段上既言武帝時末施行當直接下文所云成帝時劉歆校秘書至歆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奚文反以光武不立左氏序於成帝哀帝之前時代例責其議無疑○成帝時句爭歆因移書於太常博士責讓之一段全用漢書歆傳及儒林傳之文但不應敘於光武之後○丞稱史乃成句廢史字尹咸爲丞相史尹咸爲丞相也今加史字○和帝元興十一各鄭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上段因學紀聞曰考和帝元興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眾終於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二誤也章帝之子爲和帝先後失序三誤也釋文序錄亦云元興十一年皆非也臣按王應麟所言二誤甚精但王應麟時刊本祇云鄭興父子奏上始得立學耳今各本俱作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始得立學則誤中又有誤焉[illegible]通大義之歆崇上文之劉歆乎押指光武時之韓歆乎劉于於創遂大義杜預序中講也自應指劉歆歆武恭世已沒何得至東京與賈父子同奏本傳云天國中與從劉歆讀正大義歆使拔條例章句訓詁是賈於莽世從學於敖不得云俱至元興中奏上也左氏初立於平帝時劉歆之力然未久即罷至光武時復立於學則韓歆實奏之後漢書范升傳云建初三年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立博士詔下其

議四年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升排左氏遂與韓歆及許淑等辨難升奏左氏之失此與疏前文所謂光武之世議立左氏學公羊之徒上書訟公羊詆左氏左氏之學不立者也又陳元傳云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時議立左傳博士范升謂不當立元乃上疏言當立帝爲立左氏學此光武立左氏學之事也劉歆韓歆混而爲一其誤甚矣○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後漢書賈逵傳建初元年詔逵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疏作四十條亦然是二十條之訛也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疏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按疏引晉語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以春秋以見乘與檮杌其本名亦曰春秋一證極確至引坊記經解中語亦云在孔子之前似屬錯誤

大體轉相祖述疏若觀服虔賈逵之注皆沒而不說者眾矣○賈逵各本俱作賈誼按賈誼雖嘗從北平侯張蒼受左傳但誼所作解詁晉時未必尚有其書杜預注於服虔賈逵之說時多駁正此當作賈逵無疑今改正

劉子駿創通大義疏授業于歆○按後漢書賈逵傳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作條例二十一篇據此當云受業於歆非歆受業於徽也受各本俱作授今仍其舊而辨其譌如左

卷一

傳繼室以聲子疏宋之同姓國依世本子姓殷時來宋空同黎比髦目夷蕭○按世本今不可見史記殷本紀贊則曰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

祭伯來○按杜注不注祭國所在羅泌路史云周圻內管城東北有古祭城

傳春王周正月注言周以別夏殷○按後儒每有王正月之辨轇轕不明其實春秋所書皆周正也以傳證之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而正月之上亦冠以春又昭十七年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可爲改時改月之明證且以經所書參考如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十四年春正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皆備書於冊以見失常若從夏正則東風解凍豈以無冰爲奇亥月立冬豈以雨雪爲異十月菽已畢刈豈有經霜見殺之苗十二月草已盡枯豈有隕霜不殺之理故知先儒紛紛之論皆曲說也

傳紀人伐夷注夷國在城陽壯武縣○按城陽郡有壯武縣無莊武縣漢封宋昌晉封張華皆以壯武名本俱作莊武東萊集解亦然皆誤也今從晉志改正

紀裂繻來逆女○按呂祖謙東萊集解此條下引注有紀國在東莞劇縣七字推按前後注文於某國某地下皆有之則此七字當在裂繻紀大夫句之上不知何時刊本始脫今亦未敢遽增

傳司空無駭入極注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按諸侯三卿用王朝之半亦曰三官昭四年傳杜洩言三官書之時季氏爲司徒叔孫氏爲司馬孟孫氏爲司空是其證也

卷二

莒人伐杞疏以雍邱淳于縣郡別而境連也○按雍邱漢晉俱屬陳留今開封府之杞縣也淳于漢屬北海晉屬東莞今青州府安邱縣之淳于故城也二地相去千有餘里不知孔疏何以謂郡別而境連

傳翼侯奔隨注隨晉地○按杜注某國某地必有所爲如此文恐涉於逆楚之隨國也後士會食邑於隨亦曰隨會

傳諸侯用六疏○困學紀聞曰服杜之說不同宋太常博士傅隆以杜注爲非謂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爲列降殺以兩減其二列耳杜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劉原父謂士無舞特牲少牢皆士禮無用樂舞之儀按服杜之是非誠難懸斷至眾仲明言士二劉氏必執儀禮駁之非通論也

卷三

傳九宗注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按定四年傳注曰懷姓唐之餘民

傳納諸鄂○按鄂地杜注闕所在史記集解引世本曰唐叔居鄂宋忠曰鄂地在今大夏

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注楚邱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按城武依漢志晉志應作成武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疏木則俯觀雪則仰觀○按此論鑿矣傳謂平地尺爲大雪不俯觀乎

公會齊侯于防注防魯地在瑯邪華縣東南○按晉時有瑯邪國無瑯邪縣東萊集解引此注作在瑯邪華縣東南是也刊本脫華字耳華縣故城在今山東費縣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注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按城武應作成武此防與前年會齊侯於防者名同地異彼是東防近齊此是宋地在魯西南故杜氏另解

傳向注軹縣西有地名向上○按此向與莒人入向不同故杜注另解

卷四

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注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按孔父忠臣自與仇牧一例春秋書之正以褒忠臣杜氏橫以爲貶而稱名不亦謬乎且孔父名嘉見於世本杜於上年傳中已注曰孔父嘉孔子六世祖矣至此又謂稱名毋乃以父爲名以嘉爲字乎此論關係倫常當爲駁正孔疏亦阿杜說何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按隱十年與齊鄭盟鄧注曰魯地此則蔡鄭之間地也與鄧國俱不同

傳其弟以千畝之戰生疏按周本紀宣王三十九年王與姜戎戰于千畝取此戰事以爲子名也○按史記晉世家及年表穆侯七年伐條生太子仇周宣王之二十三年也穆侯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宣王之二十六年也與王師敗績于千畝事本不同依周本紀宣王三十九年戰千千畝距晉穆侯戰千畝時又隔十三年且晉戰而捷故以成師名子若王師敗績晉安得言有功乎疏文不據晉世家而據周本紀誤牽王室後事爲晉國前事謬矣

卷五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按傳曰不盟也公羊曰近正穀梁曰近古皆以胥命爲許之之詞荀子曰春秋善胥命荀子嘗從虞卿受左氏春秋可見古人學春秋者皆以胥命爲善宋儒疑胥命爲自相推爲侯伯恐未當也

傳芮伯跡芮朋不利請滅之○按史記秦本紀德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成公元年又來朝至繆公二十年秦滅梁芮是秦并其地也

城祝邱○按杜不注祝邱所在漢地理志東海郡即邱注孟康曰古祝邱

傳楚武王侵隨○按史記年表桓公六年楚武王之三十五年也楚世家三十五年伐隨隨人爲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則此時尚未稱王傳稱武王者追敘之文也

卷六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注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按筑陽漢屬南陽後漢建安十三年曹操分南陽西界立南鄉郡晉武帝平吳改南鄉郡爲順陽郡是以晉志序筑陽於順陽郡之下也或疑南鄉當作南陽者非

傳楚子伐隨疏釋例曰漢一名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經漢中魏興至南陽○魏興訛魏典各本皆然按魏文帝分漢中立魏興郡晉因之今依晉志改正

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注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按此以十年曹桓公卒故注謂曹伯有疾也曹伯使世子朝自是非禮故經依實書之若果曹伯有疾則世子聞樂而歎乃人之至情施父何得言非歎所乎

傳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按荀賈二國杜注不言所在按水經注古水西南逕荀城在絳州西十五里後漢郡國志注引博物記河東臨汾縣有賈鄉賈伯邑

傳虢公出奔虞注虞國在河東大陽縣○按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泰伯後於此是爲虞公爲晉所滅大陽監本訛作太陽今改正

宋人執鄭祭仲注聽迫脅以逐君罪之也○按後漢書賈逵傳逵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皆君臣之大義父子之紀綱如祭仲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謂此

傳鄖人軍于蒲騷注鄖國在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按各本俱作雲社非也漢晉志俱作雲杜故城在今湖廣安陸府今改正

卷七

齊師遷紀郱鄑郚注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按此解鄑邑也後漢郡國志北海都昌注引齊遷紀之鄑城地道記曰鄑城在縣西是也鄑音同訾故釋文同音子斯反

傳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按文姜親與弒桓之謀莊公當以父之義絕其爲母此左氏意與二傳不異者也杜注支離迂遠

紀季以酅入于齊注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按東安平前漢屬菑川國後漢屬北海國前志注引孟康曰今鄉亭是也後志注引此傳東萊集解引此注無東字誤也

傳星隕如雨與雨偕也○按如雨公羊穀梁皆謂眾星散落如雨之多惟左氏作而兩解

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注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按此與桓公會諸侯之地不同故杜別解

傳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按此直接上公傳乘而歸本一傳也各本俱用一圈者誤未詳其義

齊師滅譚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按漢志作東平陵

卷八

傳蔑而敗之曰取某師疏哀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按經文書取某師惟皇瑗及哀十三年鄭罕達取宋師于嵒二文而已實則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亦取某師之類也

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注萬及仇牧皆宋卿仇牧稱名不警而遇賊無美事可褒○按公羊謂仇牧不畏彊禦穀梁謂仇牧爲閑是也即以左傳考之華督爲太宰位在牧上亦爲萬所殺而經不書以督嘗爲弒君之逆賊故削之牧爲忠臣故筆之也杜氏之說貶孔父貶仇牧悖理傷教孔疏亦附會之信如所云然則孔子春秋成而忠臣義士懼耶不可不辨

傳遂伐黃注黃嬴姓國今弋陽縣○按杜注於地名必具郡縣此惟言縣以弋陽漢屬汝南魏分汝南置弋陽郡晉因之弋陽縣屬陽弋郡故不言郡也

卷九

蕭叔朝公注蕭附庸國叔名○按十二年傳蕭叔大心似此人字叔名大心也杜以附庸之君例稱名故以叔爲名耳

公會齊人宋人伐徐注齊序宋上主兵○東萊集解引此注主兵句下有徐國在下邳郯縣七字按此文既在僖三年之前則徐國自應有注但郯縣應作僮縣耳

傳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按齊桓霸業始於十三年會北杏至此二十七年實受王命爲侯伯

城諸及防注諸今城陽諸縣○按諸縣兩漢屬琅邪晉屬城陽

別本脫諸字

傳適于倉潛注燕國今薊縣○按薊縣漢屬廣陽國晉屬燕國杜注薊縣之上不言燕國從省文也

卷十

元年季孫仲孫來注以事出疆因來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也○按杜注非是既來省難即是齊侯使之二年高子來盟亦不書齊侯使也杜於此曰非齊侯命故不稱使於彼又曰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前後矛盾

傳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注詩小雅美文王爲西伯勞來諸侯之詩○按詩出車勞還曰西伯以天子之命出車征伐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也故不懷歸二句毛傳曰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是杜注所本

齊人遷陽注陽國名蓋土地名闕不知所在○按漢書地理志東海郡都陽及城陽國陽都注並引應劭曰春秋齊人遷陽是

傳閒于兩社爲公室輔注兩社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按史記集解引賈逵注如此蓋杜氏全用賈說

傳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注申生以太子將上軍○按前年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是趙夙畢萬爲上軍御戎車右也此年太子代將上軍御戎車右皆易自此以後晉更軍制較他國爲最詳

傳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按傳有追敘有預敘此類則預敘也

卷十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注一事而再列三國於文不可言諸侯師城○按傳言諸侯救邢則於文未嘗不可云諸侯城邢也再敘三國自係衰筆[illegible]故詳列之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東萊集解引杜注江國在汝南安陽縣之下有黃國今弋陽縣六字按莊十九年傳遂伐黃杜注黃嬴姓國今弋陽縣已有注在前不重出也

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注穆陵無棣皆齊竟也○按大峴山上有古穆陵關今臨朐縣東南沂水縣東北按晉地記無棣在渤海高城縣今直隸鹽山縣南有古無棣溝

傳昭王南征而不復疏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書○按趙汸補注曰帝王世紀昭王德衰南征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中流膠液解王及祭公皆沒於水中也

傳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注爲二年假晉道滅下陽○按爲字訛當云謂二年假晉道滅下陽

傳鶉之賁賁注天策傳說星疏史記天官書之文○按天官書無此文當是誤記北宮之王良策馬車騎滿野耳但今天官書訛脫不可讀處頗多豈唐時有之而今已亡之耶

卷十二

楚人圍許注楚子不親圍以圍者告○按傳明曰楚子圍許以救鄭下又明曰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不得云楚子不親圍也

傳夏狄伐晉○按此傳與上晉里克帥師本同一篇各本俱用一圈斷之似誤

傳及七輿大夫注服虔云上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按韋昭注晉語曰七輿申生下軍之衆大夫也說同服義但申生初將下軍自東山之役乃將上軍孔疏於杜注無不曲護惟此條以劉炫從服義爲是

諸侯城緣陵注緣陵杞邑○按漢書地理志北海郡營陵注臣瓚曰營陵春秋謂之緣陵

卷十三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顧炎武日知錄曰及韓在涉河之後此韓在河東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非也杜氏但云韓晉地却有斟酌按此韓與古韓國在韓城以梁山爲望者不同後漢郡國志曰河東郡河北縣詩魏國有韓亭當是

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注瑕呂飴甥即呂甥也蓋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按以文義推之呂是其氏瑕是其食采之邑晉國自有瑕城恐不可以瑕呂爲氏也

傳此一役也注復可當一事之功疏服虔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役○按杜注不如服義直截孔疏猶以劉炫規過爲非何哉

滅項注項國今汝陰項縣○按項縣漢屬汝南郡晉武分汝南爲汝陰郡晉志項屬梁國杜作注時尚屬汝陰也

傳鄭伯始朝于楚注中國無霸故○按楚陵諸國已久至是齊桓沒鄭遂朝楚局又一變後晉楚爭鄭俱自此始

卷十四

傳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注至今爲陸渾縣也○按漢書地理志曰宏農郡陸渾春秋遷陸渾戎於此晉陸渾縣屬河南郡志云古戎子國是也

傳庭實旅百疏茆菹麇臡○按麇音京倫反與上麋臡不同使昌本以麋臡而茆菹亦以麇臡則先儒必有論說周禮本雖亦有兩作麋臡者今定從麇

傳及齊齊桓公妻之○按史記齊世家桓公四十二年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三年桓公卒則重耳游齊在僖之十六年冬也晉世家曰重耳留齊凡五歲

傳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按史記晉世家言重耳留齊凡五歲而年表敘過曹過宋過鄭俱在二十三年蓋以此傳爲據考其實去齊過曹當在僖二十一年也

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注桑泉在河東解縣西○按後漢郡國志注引杜預曰在縣西二十里

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注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韓國在河東郡界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按後漢郡國志野王有邘城潁川郡城父有應鄉引杜預曰在縣西南至韓國以詩梁山爲據則在馮翊夏陽縣注乃言在河東郡界豈其以河東河北縣之韓亭爲古韓國乎

傳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注不韡韡言韡韡○按詩鄭箋曰不當作跗跗音方于反言華下有鄂鄂下有跗與毛傳解不同杜注蓋從傳不從箋也

卷十五

傳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注故能爲王所宴饗○按周易作公用亨于天子王弼注讀如字以通解之曰公用斯位乃得通乎天子之道也先儒多依其說惟朱子本義據此傳作享因謂朝獻也蓋古字亨通之亨享獻之享烹飪之烹皆作亨也

傳右師圍溫左師逆王○按晉武公初滅翼王命以一軍爲晉侯至獻公始作上下二軍惠公因之與秦戰韓時公與韓簡分將其一至文公初猶是兩軍此左師右師是也至二十七年蒐

被廬始作三軍

傳晉于是始啟南陽○按周之東也晉鄭是依其弱也亦以晉鄭而晉爲尤甚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桓王嘗以畀鄭至此又以賞晉畿內所餘曾復幾何覩於盟向之求成陽樊之不服知周民猶戴王室而强侯之跋扈辱於攘奪也

天王狩于河陽○按河陽即溫也變文言河陽此聖筆也

傳而乘軒者三百人也○按史記晉世家曰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妄加用美女三字此史遷之謬又按詩曹風候人刺曹共公近小人也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疏引此傳乘軒者三百人爲證甚確

傳晉侯在外十九年矣注至此四十矣○按杜此注所以駁正史記之謬也晉世家謂重耳年十七有賢士五人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奔狄時年四十三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杜故顯言以別之

傳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注衡雍鄭地今滎陽卷縣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爲作宮○按史記集解引服虔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侯晉侯聞而爲之作宮此杜注用服義也

傳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按史記晉世家用此傳又忽誤以尚書文侯之命爲襄王命文公其疏如此

傳晉侯作三行注以辟天子六軍之名○按史記集解引服虔曰辟天子六軍故謂之三行是杜用服義

卷十六

傳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注秦小子慭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疏公孫固序在齊上者蓋爲大司馬尊於歸父歸父雖執齊政不廢身非上卿如管仲之類○按高氏國氏乃齊之命大夫世爲上卿傳十二年管仲之言可證不得云非上卿也此會宋序齊上或是王子虎以國之列爵爲序故齊次宋耳

傳衛遷于帝邱注今東郡濮陽縣○按漢書地理志曰東郡濮陽衛成公自楚邱徙此故帝邱顓頊虛又後漢郡國志注引皇覽曰顓頊冢在城門外廣陽里中

傳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注相夏后啟之孫居帝邱○按夏后相居帝邱惟據此傳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斟灌亦衛地后相居帝邱依之耳汲郡古文則直謂相居斟灌

傳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按史記夏本紀夏帝孔甲子爲帝皋通鑑前編后皋在位十一歲子發踐位十九歲子癸踐位是爲桀

卷十七

傳先王之正時也一節○按律麻志曰經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紀啟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啟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中必在正數之月按此解舉正於中甚精又按王應麟困學紀聞曰素問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注謂立首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閏於相望之後可以發明左氏正時之義

傳狐鞫居爲右注鞫居續簡伯○按杜所以知鞫居即續簡伯者以六年傳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鞫居即狐氏之族也

傳先大夫後小注又以僖公爲聖賢○按魯人甚重僖公魯頌之文鋪張揚厲贊不容口宜乎夏父弗忌之以爲聖賢也

卷十八

傳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疏箕子商人所說故傳謂之商書○按洪範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稱祀而不稱年以申箕子之志謂之商書可也

傳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注猶者可止之辭○按公穀意重譏朝廟之非左氏意重譏不告月之失以論語告朔章推之左氏爲長

傳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疏而有三軍六卿復有孤一人者○按當作復有孤卿二人謂太師太傅也

傳六卿和公室○按春秋時列國官制最備者莫如晉宋晉以霸宋以先代之後爵爲上公故官制略如王室據此傳則所謂六卿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也以前後傳考之又有太宰小宰而司寇司馬皆有大小較諸周制惟少宗伯一官耳

傳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注先蔑士會逆公子雍前還晉○按趙汸補注曰上言先蔑如秦又言背先蔑以禦秦師則將下軍非先蔑傳誤明矣按三軍並出以迎新君及堇陰始變計禦秦蔑始奔也傳本不誤但倒背先蔑一句於及堇陰之下即情事俱見

傳秦伯伐晉取北徵音義徵如字三蒼云縣屬馮翊○按地理志云左馮翊徵顏師古注曰即今之澄城縣是也左傳所謂取北徵正此地耳而杜元凱未詳其處也

卷十九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注鹹魯○按杜顯言魯地以異於僖十三年齊桓會諸侯之鹹也

傳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按地理志漢中郡錫縣注應劭曰音陽師古曰即春秋所謂錫穴

傳齊襄公之二年注魯桓之十六年○按史記魯世家曰齊惠公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北門裴駰集解曰按年表齊惠公二年魯宣公之二年也史記於此事全用左傳首尾而以爲惠公二年事則異矣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注鄆莒魯所爭者○按魯地名鄆者有二此年季孫所城東鄆也與莒分界今沂水縣北之鄆城是成四年城鄆以備晉及昭公所居此西鄆也今鄆城縣東有故城

傳其處者爲劉氏○按孔氏疑此文爲漢儒所加不易之論也

卷二十

傳有蛇自泉宮出音義魯公伯禽云云○按此據史記魯世家也世家魯公伯禽子考公酋弟煬公熙子幽公宰弟魏公濞子厲公擢弟獻公具子眞公濞弟武公敖子懿公戲監本及別本多訛字如魏公濞作費厲公擢作躍弟獻公具作子鄭公具懿公戲作獻今依史記改正又疏引世家內字亦多訛如考公作書公幽公宰作圉魏公作微公眞公作順公今並依史記正之

傳子卒注以未成君書之○按不書名而單書子此正成其爲君也書卒固是諱辭書子則大義自正

傳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注殺視不書賤之○按杜說無理經既諱惡之弒自然并諱其殺視也太子母弟可云賤乎

傳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疏是之謂五教又謂之五典○按尚書孔傳解慎徽五典即引此傳八元布五教納于百揆即引此傳八凱揆百事

卷二十一

傳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則夫人也○按逆女既書公子遂此文蒙上自應單稱其名公羊謂一事而再見是也

曾伸盾弑其君夷皐疏以示良史之意○按三傳俱言弑君者趙穿其實盾爲主使故亡不越竟復其事也反不討賊德其私也盾自爲司馬昭而以穿爲成濟此董狐所以直書而孔子因之以爲爲世賊臣之戒如曰盾實無罪以良史之深文遂成鐵案有是理哉靈公不君或趙氏粉飾以欺後人未可定也況君卽不君臣可因以不臣乎哉

傳晉于是有公族餘子公行○按順文以觀晉於是始收公族實則多設數官凡卿之嫡子庶子無不用爲大夫世卿之強遂至根深蒂固而公族日替矣

公伐莒取向注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按承縣當作承音如承

卷二十二

齊高固來逆叔姬○按公穀經文叔姬上有子字又按穀梁傳曰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杜注不書女歸降於諸侯蓋用其說

傳楚人伐鄭注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厲之役蓋在此○按九年傳曰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杜注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十一年傳曰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杜注蓋在六年傳所稱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也此傳既曰取成而還鄭伯又何至於逃歸乎杜注前後皆言蓋蓋者疑辭也

傳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注舒蓼二國名疏土地名有舒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爲五名○按文十二年傳羣舒叛楚正義引世本云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則是有六舒矣此云五舒當是不數舒龔也此疏舒羣舒羣字誤應作舒龍舒鮑各本俱誤耳

傳孔子曰詩云一段○按謂洩冶不見幾早去猶可謂直諫爲非忠必不可

傳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注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按復封陳者楚莊之有禮執二子者楚莊之失刑但以能復陳國則大善當更未服及細過耳二子陷君於惡致國幾亡行同禽獸有何功足以補過乎杜注迂矣

卷二十三

傳下臨于大宮注大宮鄭祖廟○按大宮卽太廟鄭自桓公始封則桓公廟也襄二十五年傳齊盟國人于大宮注太宮廟亦始封之君也又按傳云鄭祖厲王則當時僭禮諸侯亦祖天子所謂周廟者厲王廟也昭十八年子產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注曰厲王廟是也

傳徼福于厲宣桓武注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按鄭桓公厲王之子宣王始封於鄭以宣爲鄭所自出注稍未檢當云厲王鄭之所自出宣王鄭之所自封也

傳晉師在敖鄗之間注敖鄗二山在滎陽縣西北○按後漢書郡國志河南尹滎陽有敖亭注周宣王狩于敖左傳晉師在敖鄗之間秦立爲敖倉

傳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按周禮環人注引春秋傳作摘馬

傳晉師右移上軍未動○按上軍未動卽上文所謂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也

傳晉原穀疏先軫或稱原軫此蓋先軫之後也○按史記晉世家穀先軫子也以傳考之軫子先且居且居子先克文九年爲賈鄭等所殺則此先穀當是軫之孫或曾孫史記未可信也疏云蓋先軫之後可謂慎審矣

卷二十四

傳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按左氏載曹劌無劫盟之事而公羊言手劍而從左氏載華元類刺客之爲而公羊言乘堙出見其不同如此

傳故文反正爲乏○按許愼說文亦祇漢時篆體不與古文符合故支字二首六身復無似處惟此傳反正爲乏及止戈爲武二文相沿未變也

傳及雒注雒晉地○按杜注於地理考校極精此雒非河南伊雒之雒亦非河西涇雒之雒故直注曰晉地

成周宣榭火注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按公羊謂是宣王之廟而左氏不言宣王若以詩證之則宣王嘗於東都講武車攻吉日是也意者講軍實於是榭故謂之宣榭歟

卷二十五

傳士燮佐上軍○按以傳及疏證之則士燮佐上軍也監本別本作將上軍者非今改正

傳毋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按華泉華不注山泉水也

傳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按汶陽之田曾僖所以賞季友是季氏私田也故是役行父力主之

傳公衡爲質注公衡成公子○按公衡恐是宣公子成公弟以成公之年計之不應以稚子爲質也

卷二十六

傳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按自宣公十七年士會請老郤克爲政荀首卽已佐中軍是以成二年傳巫臣對楚下臣知罃之父新佐中軍不始於此年也傳追敘於此年耳

傳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三○按晉三軍將佐皆卿也時荀庚將上軍故云位在三以下文大國卿行上中下言之正應是中卿耳杜注言是下卿孔疏言第三猶爲下卿則其餘皆下卿然則晉六卿惟中軍將爲上卿其中軍佐卽中卿乎

傳齊侯朝于晉將授玉疏稱司馬遷之意所以有此說者當讀此傳將授玉以爲將授予遂飾成爲此謬辭耳○按司馬遷必因上傳有晉作六軍之文又誤讀此授玉爲授王也

傳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按左傳亦不謂立武宮杜氏傳會宣十二年傳有潘黨勸楚子立武軍之文遂據爲說且服虔曰鞌之戰齊武公以來勝故立其宮解傳極當孔氏必爲杜注而駁服義何邪傳下文言不可以立武及立武由己皆言論擢戰功之非非謂立武宮也

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注八年乃來緩也○按成公卽位已八年未嘗一至京師朝天子杜氏乃以天子賜命爲緩乎孔疏謂不宜譏天子賜緩是也

傳對曰泠人也疏呂氏春秋稱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按呂氏春秋本文作阮隃之陰漢書乃作崑崙之陰

卷二十七

傳晉侯使郤至勿敢爭注傳言郤至貪所以亡○按注但得其一耳郤至以列國大夫敢與王室爭地王勿能斷使卿訟於晉見晉强也晉侯知郤至之非不能罪之但使勿爭則又以其

臣也自是正室愈卑晉之公室亦替而政在大夫矣

傳孟獻子從疏是賞不善也○按周語本文是不賞善也又按王孫悅與之語說讓說即悅字言好讓也

傳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按漢書五行志引此作是以有禮儀動作威儀之則

傳能者養之以福○按左傳本文作能者養以之福漢下句不能者敗以取禍相耦故孔疏曰養其威儀禮法以往適於福往適即之字義也漢書五行志引此文亦作能者養以之福顏師古曰之往也是唐以前本俱不誤今各本俱倒之以二字非也然西溪叢語已論及則自宋時已誤矣

傳左師二司寇二字遂出奔楚○按魚氏自子魚之後世爲左師至是始出經書其要者耳

卷二十八

傳木冰注記寒過節○按漢書五行志曰劉歆以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　之冰雰氣寒木不曲直也

傳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注於是郤犨代趙旃將新軍新上下軍罷矣○按十三年晉及秦戰於麻隧將佐八人欒書荀庚士燮郤錡韓厥荀罃爲三軍將佐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似上下二軍已罷不始於是年鄢陵之戰也

傳逐不臣者七人注夷羊五之屬也○按此時不臣孰有過於欒書中行偃者乎悼公不此之戮而逐夷羊五等所謂行事適機宜耳又按程滑當必在七人之數

傳右行辛爲司空注辛將右行因以爲氏○按注文似有殘缺當云辛之先將右行因以爲氏

卷二十九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注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按後漢郡國志引此注作縣東南有鄫城

傳克鳩茲至于衡山注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按後漢郡國志吳郡烏程引此注又曰或曰丹陽縣之橫山去鳩茲不遠子重所至也按此說較杜爲長

傳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注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繁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按周禮本文韶夏作昭夏鄭注引杜子春曰牲出入奏昭夏又按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鄭注周禮引之亦作繁又音義八曰陔夏○按周禮本文作祴夏注引杜子春曰祴讀爲陔鼓之陔

傳歌鹿鳴之三疏夏大也言遂於天位也○按周禮注引呂叔玉本文作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大字是

傳無終子嘉父○按杜注不言無終國所在漢書地理志右北平郡無終故無終子國是也

傳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疏晉語稱文王訪于辛尹○按晉語此胥臣之言也各本俱脫語字今補又按史記周本紀文王待士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

卷三十

傳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注耕謂春分○按注云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疏引釋例曰正月節立春啓蟄爲中氣二月節驚蟄春分爲中氣此古時節氣也禮記鄭注云夏小正正月啓蟄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疏曰漢時立春爲正月節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春分爲二月中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麻改驚蟄爲二月節然則不以啓蟄名節自漢初已然矣

傳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按漢書五行志載春秋說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咮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也據此則閼伯主辰是食於心者其食於咮即祝融也鶉火爲南方正位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柳星張爲周分野是祝融食於咮之明證孔疏謂火官配食其人甚多不知誰食於心誰食於咮豈祝融閼伯二人外別有火祖耶

皇清經解卷九之六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七　學海堂

春秋左傳注疏考證　天台齊侍郎召南著

卷三十一

會吳于柤注柤楚地○按此時楚地恐尚不及淮北若果係楚地晉宋諸國安得會吳於此乎杜云楚地由後遡前之稱也後漢郡國志彭城國傅陽有柤水即此柤也前志楚國傅陽故偪陽國是柤即近偪陽之地既會于柤即滅偪陽耳傅陽故縣今在嶧縣南柤即嶧縣泇口也

傳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疏禘是禮之大者羣公不得與同而於賓得同禘者禘者敬鄰國之賓故得用大祭之樂也○按禘者二字應是衍文

傳生秦丕茲○按丕茲即秦商也史記孔子弟子傳秦商字子丕鄭康成曰子丕楚人家語七十二弟子解曰秦商魯人字不慈家語是也丕不字通茲字訛慈耳鄭以爲楚人非也

傳臨於周廟禮也疏魯衞有大功德王命立之是其正也○按諸侯不得祖天子自是正禮魯之有周廟乃後人僭立託言王命所賜耳不得謂之正也劉敞曰魯君僭而立周廟三家僭而立公廟左氏不知遂眞謂禮豈不誤哉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祖廟同宗於禰廟於義足矣此論甚確

卷三十二

傳晉國以平數世賴之○按傳侈言讓善之效耳自偃爲援讓而霸業以興自處父改蒐而禍連數世此復自相讓之善故可稱耳不然明年伐秦即已將佐不睦遷延無功況數世賴之乎

傳姜戎氏注四嶽之後皆姓姜又別爲允姓○按戎種不一姜戎是四嶽姜姓之裔故曰姜戎陰戎是允姓之後以其同惡故並從之瓜州晉惠公並誘以來耳非姜戎又別爲允姓也杜注似非又瓜州地在今燉煌按漢書地理志敦煌杜林以爲古瓜州地生美瓜顏師古注曰即左傳所云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者也其地今猶出大瓜

傳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注朔知罃之長子盈朔弟也○按史記索隱引系本云莊子首生武子罃罃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躒躒生宣子申申生知伯瑤據此則朔爲罃子盈爲朔子朔早卒未及爲卿於傳文爲甚順但其祖首既謚莊朔又謚

祇則謂百不知杜注何必指爲朔弟也
傳晉爲詩疏皆陳曲○按曲字今本國語作典非也以是疏皆陳曲證之則曲字是但古人言詩歌不言曲言曲蓋始於此詩譜亦作曲
傳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注遒人行人之官也○按杜不見古文欸遒人徇路類於輶車之采風故注爲行人之官也
傳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疏上文不言桓公不得爲賴桓公也○按上旣有世胙大師之文則此句正言桓公匡正之功耳疏未確
卷三十三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澶淵成夏大夫盟○按杜注以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雜渾會重序諸侯今此間無異事卽上諸侯大夫可知杜說也公羊穀梁並謂政在大夫
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注弁縣東南有桃虛○按弁縣卽卞縣也卞弁古通用後漢郡國志魯國卞縣注卽引此注
傳晉人執衞行人注長子純留二縣今皆屬上黨郡○按漢書地理志上黨郡長子師古注曰讀如長短之長屯留師古注曰屯音純留志亦作屯留唯此作純
傳右囘梅山○按注在滎陽密縣東北後漢郡國志河南尹密縣有梅山注引此注作在縣西北未知孰是又魚陵魚齒山注在南陽犨縣北而郡國志潁川郡襄城有汾邱有魚齒山注引此注蓋犨縣與襄城連界也
卷三十四
公至自伐齊○按賈逵謂圍齊而致伐以策伐勳也於義爲得孔疏辨之未當魯於是役倚晉成功至作林鐘以銘勳其以伐告廟又何疑焉劉敞曰圍而以伐致者以伐告也義甚明確
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注顏懿皆二姬母姓○按姬卽姒顏懿當是其氏族耳注謂皆二姬母姓不知何所本也又仲子戎子注云皆宋女按晉獻公小戎子生夷吾則戎有姓子者不必宋女稱子也
傳得罪於王之守臣注范宣子爲王所命故曰守臣○按杜所以言范宣子者以晉仲語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明見於傳文也宣子之祖士會王以黻冕命將中軍義同國高
卷三十五
傳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注少正鄭卿官也○按鄭有六卿其司徒司馬司空皆見於傳有太宰官而非卿石㚟是也少正爲卿官尋傳上下惟見此文是時子產之位在四其上爲子展子西伯有見二十六年傳
傳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注石盂石㚟○按石㚟與良霄以十一年如楚爲楚所執傳在會蕭魚之前至十二年冬楚人始歸良霄于鄭石㚟之討也此傳言歸而討之似蕭魚會後鄭卽朝晉十二年春歸國卽討子侯石盂石盂似又是一人非石㚟也必以石㚟實石盂則所謂子侯者又何人乎
傳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注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按史記索隱引系本云林父生庚庚生偃偃生吳又曰首生罃罃生朔朔生盈盈是四代則知盈與中行吳是再從兄弟也
傳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疏服虔以東陽爲魯邑繆之甚矣東陽之師謂下文叔孫豹所師者也○按孔疏既知服虔以魯東陽解晉東陽之非又云東陽之師謂下文叔孫豹所帥是仍以魯師解晉師矣傳下文明曰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與趙勝所帥東陽之師並無干涉疏文自相矛盾又何以斜服虔之失也尋按文勢必係從來刊本之誤疑疏元文當云服虔以東陽爲魯邑東陽之師謂下文叔孫豹所帥者誤之甚矣
傳臧賈臧爲出在鑄○按十七年傳高厚圍臧紇於防臧孫乾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是賈於紇爲卿之後亦嘗遂魯矣紇奔邾時賈又在鑄耳
傳自虞以上爲陶唐氏○按唐書宰相世系表劉氏出自祁姓劉累事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封爲杜伯至宣王滅其國其子隰叔奔晉爲士師生士蔿蔿生成伯缺缺生士會
卷三十六
傳侍人賈舉注賈舉侍人者別下賈舉○按下賈舉與州綽等同及於難齊勇士也故此加侍人以別之凡史文於姓名相同之人必用辨別史記韓信及韓王信是也
卷三十七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按監本晉人訛晉侯則本亦然按傳明曰趙武不書尊公也不書者貶之衞人使與宋向戌及晉人一例也孔疏甚明今改正
傳吾所奔御也○按此御字音義云魚呂反則卽禦字故杜注訓爲止
傳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注並請之於王○按趙汸曰晉命士當傳言請於王此不言請於王則鄭伯自賜之可知杜說非也按杜所以言請於王者以此傳先路次路與王賜叔孫豹大路賜鄭子蟜大路以葬二文同耳豈知路車冕服本隨命數春秋諸侯僭妄固有不請命而賜其臣者乎魯賞晉諸帥以三命再命之服襄公賞公冶以冕服皆悼賞魏絳以金石之樂衞賞新築人以曲縣繁纓豈皆一一請之於王趙氏糾杜之違是也
傳因曰頵遇王子弱焉○按楚既僭號稱王則其子亦必僭稱王子惟與列國會盟王子仍稱公子經傳所書楚公子某是也其在本國臣民自皆稱爲王子此傳是以前言公子圍後言王子圍
卷三十八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按豹不書族自是承上文會盟祇同一地也左氏以爲違命公羊穀梁以爲褒貶不同要皆過當
傳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按豹以違命去族此左氏之曲說也賈逵服虔稱豹執義尊國自是正論孔疏謂杜爲解左氏可也卽謂賈服背左氏亦可也若謂賈服違孔子之經豈其然乎按劉敞曰蔡沈失位左氏貶之今魯欲自同人之私失位甚矣大夫出境有可以重社稷者猶曰專之今令出季氏而謂不可違非也此論甚明
傳崔宗邑也○按唐書宰相表曰崔氏出自姜姓齊丁公伋嫡子季子讓國叔乙食采於崔遂爲崔氏可爲宗邑之證
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注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按文十一年爲乙巳歲此襄二十七年乙卯歲也文十一年傳稱正月甲午而注改作三月者一從夏正一據周厤也
傳公膳日雙雞○按公膳二字連讀卿大夫在朝之公膳猶六朝客食廚代室餼也昭四年傳注曰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

職事就官食者疏曰在官治事官皆給食大夫以上食乃有肉又引此傳以證之是也

卷二十九

存王正月公在楚○按事勢有嫌書襄公在楚卽昭公在乾侯之漸也昭公之辱始於襄公而意如之惡又甚于宿

傳遂使印段如周○按魯君至親礙楚喪而於王室不遣卿大夫名義尙可問乎傳記印段如周見鄭之卑尊周於晉楚也又見魯之但知有晉楚幷不知有周也

傳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注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按文義當云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吳世家引此注作故未大是也各本俱衍一衰字

傳見舞象箾南籥者○按下文韶箾箾音簫疑此箾亦應同之注雖無明文但云舞所執則簫亦可執也陸氏於此音朔與下不同必有所據今不可考又吳世家注引賈逵曰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箾舞曲也南籥以籥舞也○又疏詩云維淸奏象舞○按詩云應作詩序此引序不引詩也

傳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按吳世家注引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稱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之故曰雖有他樂吾不敢請杜注蓋用其說也

卷四十

傳高其閈閎音義爾雅云衖門謂之閎○按郭璞注爾雅引此傳曰閎長杙卽門橜也與杜注異

傳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疏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按升延陵爲大夫文義不順疑當作居延陵爲大夫○又疏但不知何以呼爲延陵耳○按吳世家曰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其說曉然又按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毗陵季札所居顏師古注曰舊延陵漢改之又沛郡下蔡故州來國爲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蔡昭侯於此然則夫差以前爲季札食邑矣

卷四十一

傳夏有觀扈○按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鄠有扈谷亭扈夏啓所伐又東郡畔觀注應劭曰夏有觀扈後漢郡國志衞本觀故國姚姓

傳商有姺邳○按竹書紀年商外壬元年姺人邳人叛當卽此

傳周有徐奄○按地理志臨淮郡徐故國盈姓後漢郡國志魯國古奄國

傳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按濮在楚西南今爲雲南之地春秋時曰百濮蓋蠻人非一種也國語曰叔熊逃難於濮則楚之先世早有竄入其地者

傳宣汾洮○按洮水釋例闕不知所在水經曰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葭谷酈注曰涑水出華谷至周陽與洮水合洮水出淸野山西流合涑水子產曰臺駘汾洮之神也司馬彪曰洮水出聞喜縣故王莽以縣爲洮亭也然則涑水殆亦兼洮水之稱乎按後漢郡國志曰聞喜有涑水有洮水亦其證也據水經注則洮水卽涑水矣杜於前傳涑川注曰涑水出聞喜至蒲坂入河必是疑洮水與涑水不同故闕之

卷四十二

叔弓如晉注叔弓叔老子○按各本俱有此注但杜注例前文已見者後不重出叔弓於襄三十年如宋葬共姬注已曰叔老子矣是以上年帥師疆鄆田不重注也此注五字疑是後人校刻時添益耳

傳執諸中都注在西河界休縣東南○按漢時中都縣屬太原郡後漢郡國志引此傳及注曰界休縣南中都城是也

傳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注八姓晉舊臣之族也○按欒郤等皆氏族非姓也杜注謂八姓稍未檢原氏郎先氏也續與狐同宗而各爲氏

傳四嶽疏是解衡霍二名之由也○按三代以上衡山亦稱霍山是一山二名如泰之名岱耳漢武以後卽祀南岳於灊霍後人遂稱灊霍爲南岳焉是二山而一名矣江北湘南相去千有餘里謂灊霍卽三代時之衡霍可乎

傳陽城注在陽城縣東北大室注在河南陽城縣西北○按杜注之例郡縣名不重見此陽城縣河南郡所統也於陽城下應曰在河南陽城縣東北於大室下應曰在陽城縣西北各本相沿誤也

傳中南○按書禹貢詩秦風史記漢書皆作終南

傳康有酆宮之朝○按楚世家作豐宮注引服虔曰酆宮成王廟所在也

傳徒三宮司之○按周制天子六卿諸侯大國三卿當王朝之半漢世承之遂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官矣

卷四十三

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按牟婁杜氏不注以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已注也

傳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按杜解十時十位卽用七年傳芋尹無宇所云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公大夫士皁輿隸僚僕臺者也彼傳云天有十日故以甲至癸解之此傳云日有十時就一日言下云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故以雞鳴夜半等配之

傳自郊勞至于贈賄疏按大行人上公三勞云云○按所引大行人惟上公三勞一句耳主國使下大夫勞于畿卿勞于遠郊主君自勞于近郊並非彼注而文義亦略大約三勞之目當及境一也及遠郊二也及近郊三也惟近郊君自出勞其餘使卿大夫

傳火如象之不火何爲○按漢書五行志引此作火而象之益古人如而二字通用也志又引劉歆說曰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以三月作火鑄鼎刻刑辟書以與民約是爲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爲災其象然也不書於經不告魯也

卷四十四

傳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按此楚刑書也其後莊王用令尹爲敖擇楚國之令典當又從而損益之至戰國時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楚人之於刑也亦可謂愼重者哉

傳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按四月日食於降婁之初是夏時二月可爲周人改月改時之證若不改時當云春四月矣

傳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疏家語本姓篇○按宋愍公熙愍應作湣周生世子勝唐書宰相世系表作世父勝金父生皐夷父今本家語作睪夷父又按湣公熙史記宋世家湣公名共其弟煬公名熙

傳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衞注根牟魯東界○按魯東與齊莒二國接連其西境則鄭宋衞當正西近北宋當其西南也北爲齊南爲邾滕薛諸國此[illegible]舉之大數卽土地廣輪之大槩已[illegible]

卷四十五

傳猶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注）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按后稷封邰故詩曰即有邰家室其地即漢右扶風之斄縣斄即邰字故師古注曰讀與邰同音台也各本作釐城誤顏氏音義知自唐時已然矣又按杜注謂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為西土之長此語微覺未檢周於夏世安得境土東至河東之魏乎傳舉后稷以至文王與夏初以至商末故言五國皆封內耳

傳巴濮楚鄧吾南土也（疏）唯濮為遠夷耳○按武王伐商微盧彭濮與庸蜀羌髳並會則周初聲教遠及西南漢人[illegible]矣

傳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按此傳之注及疏皆原本劉歆春秋說按五行志曰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為火二牡木以天三為土十牡土以天五為水六牡火以天七為金四牡金以天九為木八牡陽奇為牡陰耦為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為水為中男離為火為中女蓋取諸此也又按下文故五及鶉火杜亦全用歆說

傳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按杜解五大引古五官與傳上文所引子元管仲不類（疏）中引賈逵鄭眾之說與傳相合勝於杜注

傳遂入昔陽（疏）昔陽今屬廣州○按唐志廣州武德元年置貞觀元年省[illegible]鎮州或疑廣州字誤非也

傳對曰與君王哉○按此子革語也楚世家作析父對曰誤左傳而誤者也

卷四十六

傳吾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侯○按楚世家作入于大縣

傳平王封陳蔡（疏）成十五年許遷于葉九年傳云遷城父人于陳一段○按各本皆同但推尋文勢脫許遷城父一節則下所云遷邑復還者無根矣或疑九年之下脫去許遷於夷四字傳云之下脫去實城父三字

傳行理之命（注）行理使人通聘問者○按古字理李通用行理之命即行李之命也

傳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注）一段○按五年傳曰遺守四千是言以十縣之千乘攻戰也今甲車四千乘則晉人遺守者尚一千乘

傳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按平邱之會不敘三軍以將佐無所改而知吳之佐下軍又見於前傳也此傳荀吳以上軍則佐上軍之魏舒亦在矣

卷四十七

傳叔弓涖事○按公羊穀梁皆以為方祭而聞叔弓之卒遂去樂卒事是叔弓卒於家也左傳所載梓慎之言又明言涖事[illegible]入而卒則卒於祭所矣君之去樂卒事不亦宜乎凡敘事以左氏為實

傳唐叔受之以處參虛○按傳凡言虛必係古人言之如顓頊之虛少昊之虛是也惟此一文以天星之分野而亦言虛又十七年傳宋大辰之虛也與此正同

傳故曰籍氏（疏）伯生司徒公公生曲沃正少襄○按晉僖侯名司徒後遂諱之然則籍氏之司徒公必在僖侯之前

傳子蓋臣野有蔓草（注）子皮之子嬰齊也○按子皮卒後其子復為上卿在子產之上前傳所謂罕氏為上卿者也子產位在次卿而執國政故下文曰使五卿皆拜

傳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按晉六卿彊而公室弱誠如子服昭伯所言但意如與晉六卿同惡相濟其跋扈傲上正喜公室之卑可以恣肆耳謂昭伯幼惡識國蓋出君之心已萌於此日哉

卷四十八

傳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按魯是少皞之墟郯又少昊之裔故問之

傳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按南正北正及勾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之官分掌天地木火土金水皆始於高陽氏所謂命以民事也

傳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按俗讀有星孛於大辰為句西及漢為句非也當以有星孛於大辰西為句注疏甚明又按漢書五行志引此傳劉歆說曰大辰房心尾也八月心星在西方孛從其西過心東及漢也

傳其星為大水○按（疏）心為大火營室為大水見於此文而已

卷四十九

傳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注）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按漢書律麻志昭公二十年春王正月距辛亥百三十三歲是辛亥後八章首也正月己丑朔旦冬至失閏故傳曰二月己丑日南至是杜注所本也又按是年歲為己卯

傳聊攝以東（注）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按聊城縣兩漢屬東郡後漢志聊城有聶城引左傳聊攝是也又於樂安國蓼城注引杜預曰縣東北有攝城不亦誤乎聊城之西即衞地所謂齊西界也

傳七音（疏）其年歲星在鶉火之次也其日月合宿於房五度按其日月合宿於房五度一句理不可解其日即二十八日戊午日也合宿者合朔也此日之月既與日會何以為二十八日乎且既合於房五度矣又何以後三日辛酉朔復會於箕十度也觀下言辛酉朔日月會於箕十度則知此句言戊午之夕月實在房耳日並不在房也豈惟不在房亦並不在心而在尾也戊午之日日在箕七度其夕月在房五度月行一日夜過十三度則二十九日己未之夕在尾九度晦日庚申之夕在箕四度故至辛酉朔日與月會於箕之十度為南斗之前一度故曰辰在斗柄也推尋疏意似作其日之夕月宿房五度

傳[illegible]（注）季萴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疏）此相傳說也○按漢書地理志曰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萴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為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此即杜注所本非相傳說也

卷五十

傳天王將鑄無射○按漢書五行志引此作將鑄無射鍾鍾字蓋漢志所自加也

傳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按成周去王城四十里漢之河南縣周公所城雒邑也後漢郡國志河南春秋時謂之王城注引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望雒水北至郟山又引地道記曰去雒城四十里是也漢之雒陽縣周所謂

成周也

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按左氏敘次俱以官爵爲先後十五年荀躒如周籍談爲介王稱躒爲伯氏談爲叔氏是籍談爲大夫也此傳及後十二月皆敘籍談於荀躒之上豈談此時已爲卿乎晉之六卿皆在又不見有爲卿之文何也

傳愼其四竟猶不城郢疏如楚世家云武王以上未都於郢○按楚世家文王熊貲始都郢又按漢書地理志云文王自丹陽徙此

卷五十一

傳婼至自晉尊晉也○按婼以前年見執此經蒙前文故不書族非尊晉也

傳梓愼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按梓竈之占不如子產梓愼之占不如昭子則知術士推以術不如士大夫推以理也

傳晉鬬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按各本俱作文武之世非也史記魯世家及漢書五行志俱引此作文成之世史記集解引賈逵曰文成魯文公成公尤其明證賈即注左傳之一家也今改正

傳公使郈孫逆孟懿子○按公不使人迎叔孫昭子以昭子如闞未歸也使昭子在則司馬鬷戾必不敢助季氏而孟氏亦必從公矣

卷五十二

傳處於鄆言魯地也○按諸侯於其境內皆可言居書處於鄆所以別於三十年以後之書在乾侯也

傳王次于滑疏襄十八年楚人伐鄭傳稱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按公子格之上似應有蒍子馮三字疏不應徧舉一人

傳擕王奸命疏擕王爲晉文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擕王○按此晉文公乃文侯非重耳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注故書名罪宛○按傳言郤宛之冤則宛無罪

傳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疏則上國之言不包晉矣○按吳謂中原諸國爲上國晉亦其一也

傳非是莫喪羊舌氏矣○按祁氏羊舌氏之滅晉之公族盡矣史記晉世家曰六卿欲弱公氏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可謂直筆矣滅祁禍始於知躒知氏子孫卒見滅於趙魏韓誠謂無天道哉

傳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按十縣中而知趙韓魏之餘子居其四則四卿之專晉國始於此矣

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疏及六國以來遂以將軍爲官名蓋其元始於此○按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將軍秦官是未深考耳

卷五十三

傳及有夏孔甲擾於有帝疏杼子帝芬芬子帝芒芒子帝世世子帝不降不降弟帝扃扃子帝廑廑子帝孔甲也○按此疏據帝王世紀也若夏本紀少康子帝宁即世紀之帝杼杼子槐不作帝芬芒子帝泄不作帝世不降弟帝扃不作帝局扃子帝廑不作帝厪即金履祥前編亦依史記也

傳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注合爲四○按夏本紀言天降龍二有雌雄當是用此傳而忘其爲各二耳

傳以更豕韋之後○按夏本紀作受豕韋之後集解引賈逵曰劉累之後至商不絕以代豕韋之後祝融之後封於豕韋殷武丁滅之

傳世不失職遂濟窮桑疏杜以少皡之世以鳥名官不得有木正火正○按如杜說則木正等官皆在顓頊之世與郯子所言顓頊以下命以民事者合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按此聖人特筆注但作釋不朝正於廟非也

傳非公且徵過也○按左氏不知君臣大義宜爲公羊家所排夫昭公無道失國何待經書所在而後見乎不言經嚴名義以醫亂臣但言非公徵過謬矣杜注孔疏抑又甚焉

傳入郢必以庚辰注庚午有變日在辰尾○按監本作庚辰有變誤也杜言史墨所以能知入郢必是庚辰日者以今年日變始於庚午則後之入郢必以庚日干也今年日變在辰尾則後之入郢必以辰日支也

傳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注所以崇文王之德○按東都之作專爲會朝則崇文德乃對武功言不必曰崇文王之德也

卷五十四

元年春王○按定無正月則此春王連下文三月爲句也注家解所以無正月之故截此二字疏亦從之其實當連下讀

傳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按釋例土地名謂豫章爲淮南江北地甚確且與巢當亦不遠也

傳晉荀寅求貨於蔡侯○按晉自平公以後其卿大夫皆貪求賄賂致失諸侯與楚囊瓦何異哉范鞅荀寅穢跡尤著宜乎先四族而亡也

傳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注毛叔聃也○按傳既曰聃季爲司空矣謂之無官可乎不數曹叔振鐸而數毛叔聃此不可解孔氏稱杜氏之意謂叔鐸非周公同母故不數之亦未可信

傳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按申包胥戰國策謂之棼冒勃蘇莫敖子華曰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棼冒勃蘇嬴糧潛行上峥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秦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大敗之即此事也

卷五十五

傳奔徙爲棠谿氏○按後漢郡國志汝南郡吳房有棠谿亭

傳於是乎遷郢於鄀○按鄀即漢時南郡之江陵鄀即若縣後漢以爲鄀縣者也漢志若楚昭王畏吳自郢徙此後復還郢顏師古注曰春秋傳作鄀其音同是也

傳晉於是始尚羔○按晉范鞅將中軍是上卿趙鞅荀寅蓋上下卿將下卿也唯上卿執羔餘俱執雁以晉例魯則唯季孫可執羔叔孫孟孫皆宜執雁耳

卷五十六

傳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按祝其縣漢屬東海郡後漢郡國志曰祝其春秋時曰夾谷

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按自絳至河內不必三月邴意茲不過言絳都整頓車馬必淹滯多時而後得出三月言其久也

傳趙鞅入於絳盟於公宮○按自此范氏中行氏出惟存知趙韓魏四家而分晉之勢成矣梁嬰父范皋夷之代荀范傳不言

擭麝卿而不久也

傳越子勾踐禦之○按史記越世家曰允常卒子勾踐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則定十四年即勾踐之元年也

卷五十七

傳邑諸綸○按後漢郡國志梁國虞有綸城少康邑

傳而越大於少康○按伍員所以引夏少康之事者以越爲少康之後也會稽之軍猶三千夫於一成一旅多矣

傳取輔蒲○按杜氏不注輔蒲所在漢功臣陳武封棘蒲侯注家亦不知所在也

傳遷于州來○按州來即漢之下蔡縣也地理志云沛郡下蔡故州來國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昭侯於此後四世侯齊爲楚所滅

傳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注子曰百縣縣有四郡縣有四郡則郡方五十里○按古者縣大郡小以縣統郡此文是也至戰國以後乃更以郡統縣杜佑通典曰春秋時縣大郡小至戰國則郡大而縣小故甘茂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

傳下卿之罰也○按此役簡子將兵必已爲上卿故其自誓以下卿之罰

傳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按漢書五行志曰董仲舒劉向以爲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桓季氏之所出僖使季氏世卿者也是服虔所本以爲說也

傳遂殺士皐夷惡范氏也○按皐夷即范皐夷所欲以代范氏者也使知躒猶在執必不敢殺皐夷傳於定哀間記事甚略是以知躒之卒知瑤之代皆無明文

傳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注命大夫別縣監尹○按注不過言晉以命大夫監治陰地耳非從楚之官名爲尹也尚書立政曰三亳阪尹此監尹之說也孔疏是官稱尹故以尹言之謬矣晉大夫肯從楚官名乎

卷五十八

傳出萊門而告之故注魯郭門也○顧炎武日知錄曰定九年杜注曰萊門陽關邑門按陽生此時爲出奔故其謀杜云魯郭門是也不得以彼注難此又按八年傳言桑伯負載造於萊門即此萊門也安得曰陽關邑門乎

傳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按晉書地理志曰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國迄獲麟之末見於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百三十九知其所居三十一國盡亡其處按此總論經傳中所載國名耳至哀公時國之存者原不過數十也

傳晉人取讙及闡注闡在東平剛縣北○按各本同誤東平無剛縣當是剛縣之訛剛縣前漢屬泰山郡地理志曰剛故闡注應劭曰春秋取讙及闡今闡亭是也後漢改屬濟東國故郡國志於剛縣下引此傳及杜注可證

傳盟水名也子水位也疏○按趙世家本文頗趙世之先與秦共祖二句耳其伯翳以下皆孔疏約世家本文自爲序次較本文更明晰但各本俱作其伯翳後世爲盟泄此則刊刻之誤奉趙二國其先並無名盟泄者也今從趙世家訂正改曰伯翳後世爲蜚廉

傳哀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郎○按此郎子即太子革上年爲吳人所立者也

傳冉求帥左師○按季氏孟氏分將左右二軍孟懿子不親將而使其子季康子不親將而使家臣則知魯人之任左師已捷齊師已遁冉有請從而季孫弗許傳言魯之不振

傳魯人以幣召之乃歸疏季康子使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按史記孔子世家作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蓋三人皆小人康子用冉求之言故逐三人而聘孔子也孔疏作使字則是康子使三人以幣聘矣

卷五十九

傳公會吳子橐皐注橐皐在淮南逡遒縣東南○按漢書地理志後漢郡國志皆作浚遒晉志作逡遒蓋前漢浚遒及當塗二縣並屬九江郡後漢皆屬九江晉又改爲逡遒屬淮南郡耳

傳西狩獲麟注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疏中軒轅大角之獸○按蒼龍白虎元武於天文各占七宿而麟則應中央軒轅大角二星也然觀公羊疏緯書言麟錯雜不一

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按自此以下皆傳補經也各本俱與經平寫唯舊本此經文低一字甚是今從之又按杜注以下皆稱

史記之文恐不如賈逵說是弟子所記

傳闞止有寵焉注闞止子我也○按齊世家全用此傳文而於田敬仲完世家則曰子我者闞止之宗人也雖闞止子我爲一人誤矣

傳逢澤有介麋焉注地理志言逢澤在榮陽開封縣東北○按榮陽二字似衍漢志本文開封逢池在東北耳漢時開封屬河南郡晉始屬榮陽郡似不得以晉時郡名混入漢志也

傳公孫宿以其甲兵入于嬴注嬴齊邑○按漢志泰山郡有嬴縣即此地也齊之南界邑

卷六十

傳國子實執齊柄○按此時陳氏專齊久矣如此文所云則國氏尚爲上卿但政權一歸陳氏耳高無丕於十五年奔北燕於二十三年又帥師禦晉師則高氏亦仍爲上卿矣

傳見人登昆吾之觀注今濮陽城中○按後漢郡國志曰東郡濮陽古昆吾國

傳盟子平陽疏高平有南平陽縣○按監本作高平南有平陽縣非也晉時無高平郡疏蓋言晉時地也南平陽三字縣名至北齊始省今改正

傳知伯曰注簡子舍適子而立襄子疏趙世家云姑布子卿見簡子○按史記本文作姑布子卿集解引司馬彪曰姑布姓子卿字則疏應作姑布也

皇清經解卷九之七終

經義述聞　　高郵王尚書引之著　　學海堂

春秋名字解詁上

鄭游吉字子大叔（襄二十八年左傳）

取大吉之義也大當如字讀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傳釋文並音泰非也大叔論語憲問篇作世叔世大聲相近大正字也世借字也桓九年傳正義曰諸經稱世子及衛世叔申經作世字傳皆作大然則古者世之與大字義通也案公羊經文十三年世室屋壞左氏穀梁並作大室左氏經昭二十五年樂大心公羊作樂世心曲禮不敢與世子同名鄭注曰世或爲大則大世古通用也爾雅父之晜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釋名父之兄曰世父言爲嫡統繼世也案世亦大也叔小雙聲世大疊韻世父叔父相對成文則叔爲小世爲大也若但以繼世爲解則何以解於父之仲兄不爲後者乎

晉梁養字餘子（閔二年左傳案餘子猶言子餘也冉求字有而哀十一年傳謂之有子有子猶言子有也晉有梁五梁由靡梁丙梁益耳俱以梁爲姓梁餘子亦是也文十一年左傳正義曰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案傳中有姓名與字並稱者若百里孟明視苑羊牧之梁餘子養之類皆先字而後名廣韻及元和姓纂以梁餘爲複姓非也）

大戴禮記夏小正時有養日傳曰養長也字或作羕爾雅曰羕長也餘亦長也廣雅餘長久也老子曰脩之於家其德乃餘脩之於鄉其德乃長長餘皆久也養與餘皆有長久之意故名養字餘子

吳伯嚭字子餘（哀八年左傳）

嚭之言丕也說文嚭大也物小則不足大則有餘故名嚭字子餘或曰嚭與餘皆謂衆多也嚭伾古同聲廣雅曰伾伾衆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辯士篇曰餘猶多也孔晁注周書羅匡篇曰餘衆也

楚秦商字子丕（史記仲尼弟子傳）

商與章古字通（費誓我商賚女釋文曰商徐音章呂氏春秋勿躬篇臣不如弦章韓子外儲說作弦商）商之言章也章盛也大也呂氏春秋審時篇得時之稼其氣章高誘注曰章盛也孝經內事圖帝座章而光宋均注曰章大也（孫穀古微書引）商有盛大之義故字子丕爾雅曰丕大也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漢書儒林傳許商字伯長漢繁陽令碑陰張商字伯瑋（與偉同）夏也長也瑋也皆大也

衛卜商字子夏（仲尼弟子傳）

樂記曰夏大也秦商字子丕則商亦大也商章古字通（見上）漢書遊俠傳萬章字子夏與此同意或曰取章夏爲義也春官鍾師九夏有章夏杜子春云臣有功奏章夏或曰商殷商也夏夏后氏也

齊東郭賈字子方（哀十四年左傳）

賈夏古字通（史記趙世家北登夏屋漢書地理志作賈屋）夏大也韋昭晉語注曰方大也方之言旁廣雅曰旁廣也又曰旁大也方旁古字通（堯典共工方鳩僝功史記五帝紀作旁鳩呂刑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作旁）是夏與方皆大也

附　周王子虞字子于（史記晉世家案虞周初人）

虞吳古字通（周頌絲衣篇不吳不敖褚少孫補史記孝武紀引作不虞不驁）方言曰吳大也又曰于大也檀弓易則易于則于正義曰于音近迂是廣大之義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曰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尚書大傳義伯之樂名曰朱于鄭注曰于大也（見儀禮經傳通解續因事之祭）或曰虞古娛字（衆經音義三引張揖古今字詁云古文虞今作娛）白虎通云虞者樂也虞之言娛也于讀爲盱盱亦樂也豫六三盱豫釋文向云睢盱小人喜悅之貌鄭風溱洧篇洵訏且樂釋文洵韓詩作恂訏韓詩作盱云恂盱樂貌也

蔡公孫霍字盱（哀四年左傳）

霍大貌爾雅大山宮小山霍風俗通義曰萬物盛長霍然而大盱之言于也于大也爾雅訏大也方言中齊西楚之閒曰訏訏與盱聲義亦同

晉女寬字叔褒（晉語）

說文褒衣博裾也淮南氾論篇曰褒衣博帶主術篇曰一人被之而不褒萬人蒙之而不褊高誘注曰褒大也褊小也漢書王莽傳後世褒主李奇注曰褒主大主也字通作裦禮器不樂裦大鄭注曰裦之言褒也是褒者寬大也漢韓勑碑陰王褒字文博孔宙碑陰陳褒字聖博與此同意

鄭渾罕字子寬（昭十八年左傳正義）

罕讀爲衎（鄭公子喜字子罕宋樂喜字子罕皆罕爲衎）漸六二飲食衎衎馬融注曰饒衍（釋文）王肅注曰衎衎寬饒之貌（李善魏都賦注）

鄭公子呂字子封（隱元年左傳）

呂之言甫也（書呂刑禮記孝經並引作甫刑）爾雅曰甫大也（[illegible]）

仲呂名中充大也南呂者任包大也方言呂長也宋魯曰呂長亦大也商頌殷武篇封建厥福毛傳曰封大也

鄭公孫僑字子產（襄二十二年左傳）一字子美（二十五年傳）

僑與產皆長大之意說文僑高也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其橋大人也盧辯注曰橋高也高大之人也爾雅喬高也又曰大管謂之簥大篪謂之產是僑與產皆長大也漢書馮奉世傳馮逡（讀若駿爾雅駿大也）字子產後漢書宦者傳鄭眾字季產其意皆爲大也一字子美者說文美從大則美亦大也隱五年公羊傳曰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

宋公孫顧繹字碩父（檀弓正義引世本古甫顧繹文十八年左傳正義引作碩父澤）

說雅碩大也說文碩大頭也又曰顧大頭也顧之言元也小雅六月篇毛傳曰元大也方言繹既廣又大也繹之言奕也爾雅奕大也

宋公子充石字皇父（文十一年左傳）

充石美大之意也皇亦美大之意說文充長也高也長與高皆大也呂氏春秋必己篇禍充天地淮南說山篇近之則鍾音充高注並曰充大也孟子盡心篇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是充者美也大也爾雅碩大也漢書律麻志石大也石碩古字通（世本碩父又作石甫顧繹見上）幽風狼跋篇公孫碩膚毛傳曰碩大膚美也陳風澤陂篇有美一人碩大且卷是碩者美也大也爾雅皇皇美也尸子廣釋篇曰皇大也（爾雅釋詁疏）大雅皇矣篇皇矣上帝毛傳曰皇大也周頌執競篇上文是皇傳曰皇美也是皇者美也大也

宋南宮萬字長（莊十一年左傳作南宮長萬十二年經作宋萬傳亦作宋萬又作南宮萬梁氏處素曰疑長是其字宋春秋時名字並稱者皆先字而後名故曰南宮長萬）

萬讀曰曼魯頌閟宮篇孔曼且碩毛傳曰曼長也曼與萬古字通荀子正論篇曼而饋楊注曰曼當爲萬列萬舞而進食是其例也

附 魯公子鞏字后（檀弓后木鄭注曰后木孝公子惠伯鞏之後正義曰世本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厚氏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蓋革乃鞏之脫文古人以王父字爲氏惠伯名鞏字厚故其後爲厚氏呂氏春秋高注曰后氏魯孝公子惠伯之後也以字爲氏呂氏因曰后氏是也風俗通誤謂食采於郈邑因氏焉辯見左傳述聞）

后讀爲厚鞏堅厚也爾雅鞏固也（堅與固同）篤鞏厚也鞏爲堅同義爲鞏訓爲厚鞏亦得訓爲厚也凡物薄則脆厚則堅故堅固之義與厚相因也

宋公孫嘉字孔父（桓二年左傳孔父嘉先字而後名也杜注以嘉爲字非）楚成嘉字子孔（文十二年傳）鄭公子嘉字子孔（襄九年傳）

說文孔通也從乙子乙請子之候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棻孔好一聲之轉空謂之孔亦謂之好（鄭眾注考工記玉人曰好璧孔也孫炎注爾雅釋器同）嘉美者謂之好亦謂之孔義相因也漢書禮樂志合闓在舊孔容翼翼孔容嘉美之容也孔容翼翼猶言令儀令色小心翼翼也漢劉熊碑陰凮孔宇子瑋瑋禕古字通爾雅禕美也則孔亦美也嘉與孔字有美意亦俱有大意爾雅假大也假嘉古字通（大雅假樂篇假樂君子中庸引作嘉樂君子）其義同老子道篇孔德之容惟道是從河上公注曰孔大也大元羨次五孔道夷如范望注曰大道平易

楚公子善字子元（楚語注）

乾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堯典曰惇德允元

曹公子欣時字子臧（成十三年左傳又成十六年公羊傳作喜時漢書古今人表作欣時）

小雅頍弁篇爾殽既時毛傳曰時善也士冠禮嘉薦亶時言嘉薦亶善也周書小開篇何敬非時何擇非德言何敬非善也欣時喜善也時善聲之轉欣喜亦聲之轉故公羊傳作喜時字子臧者爾雅臧善也

魯公貌字若（定十年左傳）

爾雅藐藐美也說文䫉美也䫉與藐同若亦美也爾雅若善也呂氏春秋古樂篇高注曰善美也

宋向宜字子祿（昭二十一年左傳注）

小雅鴛鴦篇福祿宜之是其義或曰宜與儀通爾雅曰儀善也廣雅曰祿善也

鄭公子去疾字子良（宣四年左傳）

疾惡也良善也去疾故良也昭九年左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杜注曰疾惡也疾爲惡亦爲弱良爲善亦爲強周語秦壯之良而用幼弱（之猶與也謂棄壯與良也之爲與見釋詞）良與弱相對成文則其義爲強矣人有疾則弱故謂之不良昭七年傳孟縶之足不良史朝曰弱足者居是也

齊高彊字子良（昭八年左傳）

良亦強也良與梁古字通墨子公孟篇身體強良即彊梁也吳語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良國彊國也（韋注曰良善也失之）良又爲勉彊之彊楚語蔡聲子謂湫舉曰子尚良食言子尚其彊食彊食者努力加餐之謂也（韋注曰尚彊也良善也失也）考工記梓人曰強飲強食是其義

魯孔紇字叔梁（史記孔子世家叔梁紇襄十年左傳正義曰名紇字叔梁古人名字並言者皆先字而後名案元和姓纂郗字注原德本但作正義皆作良）

紇讀爲佗聲近假借也彊壯謂之佗亦謂之梁說文佗勇壯也引秦誓曰佗佗勇夫宣六年公羊傳佗然從乎趙盾而入何注曰佗然壯勇貌老子德篇強梁者不得其死墨子魯問篇其子強梁不材莊子大宗師篇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李頤注曰據梁強梁也釋名說宮室曰梁彊梁也古人以王父字爲氏潛夫論氏姓篇鄭共叔之後爲彊梁氏元和姓纂引世本衞將軍文子生慎子會生彊梁因氏焉是古人名字多取彊梁之義也梁或作良（見上）良亦彊也故齊高彊字子良

曹鄖字子循（仲尼弟子傳）

鄖讀爲率古字鄖與率通（鄖即䢵之別體多七國不明德祀史記魯周公世家作率）率循也故名率字子循

鄭罕達字子姚（哀二年左氏經傳）一字賸（哀九年傳）

姚讀爲佻說文達行不相遇也引詩佻兮達兮（鄭風子衿篇）今詩佻作挑毛傳曰挑達往來相見貌佻挑古字通達之爲姚猶健之爲逃皆有所往也方言健逃也尚書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鄭注曰朓條也條達行疾貌（太平御覽天部四）義並相近達與佻一聲之轉也說文賸送也送亦往也成象傳賸口說也釋文曰賸達也虞作媵鄭云送也賸與媵通而義同媵之言騰也廣雅曰騰犇也（衆經音義卷十八）又曰疾也正與條達行疾貌之義相近賸之爲騰猶賸之爲騰也大射儀鄭注曰古文賸作騰

齊闞止字子我（哀十四年左傳）

我讀爲儀（小雅角弓篇如食宜饇釋文曰宜本作儀韓詩云儀我也古讀儀如俄與我相近故通作我）儀威儀也止容止也鄘風相鼠篇人而無止鄭箋曰止容止也引孝經曰容止可觀爾雅曰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是止與儀同意故相鼠曰人而無儀又曰人而無止又曰人而無禮

儀也止也皆禮也小雅小閔篇箋曰止禮也是也大雅抑篇亦曰淑愼爾止不愆于儀

齊高止字子容（襄二十九年左傳）

義見上

衛公子瑕字子適（僖三十年左氏經傳）

管子小問篇說玉曰瑕適皆見精也尹知章注曰瑕適玉病也（楊倞荀子法行篇注以適爲玉之美澤調適之處非是）呂氏春秋舉難篇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適玉有瑕謂之瑕適猶言有疵謂之瑕讁也老子道篇善言無瑕讁河上公注曰無瑕疵讁過於天下也（讁與適通）

宋公子說字好父（桓元年左傳正義引世本）

方言說好也郭注曰謂姝媛也媛說古字通好謂之說好爲亦謂之說周語厲王說榮夷公韋注曰說好也小雅彤弓篇中心好之毛傳曰好說也說亦作悅廣雅曰悅喜也呂氏春秋達鬱篇高注曰好喜也

鄭公子喜字子罕（成十四年左氏經傳）宋樂喜字子罕（檀弓下篇鄭注又正義引世本）

說文曰衎行喜皃衎罕古字通

宋公子衎字樂甫（檀弓下篇鄭注及正義引世本竝作樂甫衎文七年十八年正義引世本同唐書宰相世系表及通志氏族略衎作術非也衎與罕同子罕爲樂甫五世孫不應與其祖同名）

衎與遂古字通（文十二年左氏經秦伯使術來聘公羊術作遂月令審端徑術鄭注曰術周禮作遂）小雅雨無正篇飢成不遂毛傳曰遂安也淮南氾論篇高注曰安樂也遂有安樂之義故名遂字樂甫

秦孫陽字伯樂（楚辭七諫注又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張揖注）

王風君子陽陽篇君子陽陽毛傳曰陽陽無所用心也陶陶和樂貌鄭箋曰陶陶猶陽陽也正義曰史記晏嬰傳稱晏子御擁大蓋策四馬意氣陽陽甚自得（今本史記陽作揚）則陽陽是得志之貌賢者在賤職而亦意氣陽陽是其無所用心故不憂下傳云陶陶和樂亦是無所用心故和樂也案陽之言暢也其心舒暢也字或作揚荀子儒效篇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楊注曰揚揚得意之貌陽爲得意之貌故字伯樂矣

晉郵無恤字伯樂（晉語又漢書古今人表）一字子良（哀二年左傳無恤晉語作無正蓋恤通作卹卹字篆文作𠨙與正相似而譌呂氏春秋似順篇注及淮南覽冥篇注又譌作無政古今人表中中有郵無正而無郵恤）正則正爲譌字可知

爾雅恒憂也無憂則樂矣故無恒字伯樂良或作梁（孟子滕文公篇王良郎郵良也荀子正論篇作王梁）淮南要略篇康梁沈湎高注曰康梁耽樂也

鄭國參字子思（哀五年左傳）

參讀爲慘爾雅曰慘憂也憂思也又曰惄思也周南汝墳篇惄如調飢韓詩惄作愵云憂也（見釋文）是憂亦謂之思小雅正月篇癙憂以痒雨無正篇鼠思泣血鼠思卽癙憂也樂記曰亡國之音哀以思猶云哀以憂也又曰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與下文之康樂剛毅肅敬慈愛淫亂皆二字平列思亦憂也古人自有複語耳

燕級字思（仲尼弟子傳單行索隱本）魯孔伋字子思（孔子世家）

級與伋皆急字之假借也（桓十六年左傳急子邶風新臺序作伋子）急者憂恐迫切之意莊子天地篇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汲與急通淮南繆稱篇伋於不知已者不自知也高注曰伋急也是急爲憂恐也思亦憂也（說見上）故名急字子思

魯原憲字子思（仲尼弟子傳）

說文憲敏也僖三十三年左傳杜預注曰敏審當於事也憲有審當於事之義故字子思或曰憲與獻通思與偲通皆謂多才能也周書謚法篇曰博聞多能曰獻史記正義獻作憲齊風盧令篇其人美且偲毛傳曰偲才也鄭箋曰才多才也

楚郤宛字子惡（昭二十七年左傳）

宛當讀爲怨宛怨古同聲故借宛爲怨字又作惋秦策曰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史記楚世家惋作怨是也怨惡義相近故名怨字子惡大雅假樂曰無怨無惡夏官合方氏曰除其怨惡

顏高字子驕（仲尼弟子傳）

史記孔子世家漢書古今人表皆作顏刻案高乃亭之譌（亭[illegible]作克）亭刻同聲古字通用（說文亭象屋下刻木之形大雅雲漢箋曰克當作刻）論語憲問篇克伐怨欲馬注曰克好勝人也意與驕相近故字子驕

魯公山不狃字子洩（定五年左傳不狃論語陽貨篇作弗擾擾假借字也古音狃與擾同）

不語詞不狃狃也洩與忕通爾雅狃復也孫注曰狃忕前事復爲也（鄭風大叔于田篇正義）說文狃犬性忕也桓十三年左傳莫敖狃于蒲騷之役杜注曰狃忕也正義曰說文云狃狎也（說文狃字次狎字下蓋有一曰忕習也今本說文狎也句而今脫去忕改作愧）郭璞云貫忕也今俗語皆然（爾雅貫習也注）則狃忕皆貫習之義（以上正義）鄭風大叔于田篇將叔無狃毛傳曰狃習也是狃與忕同訓忕張揖雜字音曳（爾雅釋文）正與洩同聲字林曰愧習也（衆經音義卷十三）愧卽忕之或體也或謂不狃字子洩取爾雅釋獸闕洩多狃之義案郭注闕洩多狃曰說者云腳饒指蓋讀狃爲其跡厹之厹（釋文厹字林作𨀤或作狃）郭注其跡厹曰厹指頭處多一指則多一跡故以饒指釋多狃也據此則闕洩之獸其狃多於他獸故曰闕洩多狃若果取此義則當多闕洩字多狃其義乃明今不云多狃而但云狃則與他獸之跡無異何以見其爲闕洩乎獸以闕洩爲名又何得單稱洩乎或說非也

申黨字周（仲尼弟子傳單行索隱本申黨作申棠漢郎中王政碑作申棠論語公冶長篇作申棖）

黨與周皆朋輩相親密之義（廣雅黨比也雜記鄭注黨猶親也文十八年左傳杜注離騷王注周合也）文十八年左傳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比周猶比黨也儒行曰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是也齊策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荀子臣道篇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

晉狐突字伯行（晉語注）

突之言駾也說文駾馬行疾來皃大雅緜篇混夷駾矣毛傳曰駾突也鄭箋曰驚走奔突張載注魯靈光殿賦引詩作昆夷突矣班固西都賦曰窮虎奔突狂兕觸蹶突亦奔也突爲奔走故字伯行

魯左人郢字行（仲尼弟子傳）

說文逞徑行也又曰楚謂疾行爲逞逞郢古字通（左傳衛公子郢）

齊陳逆字子行（哀十一年左傳）（漢書古今人表作公子逆）

行當名謂行人也管子小匡篇隰朋爲行尹注曰行謂行人也周語敵國賓至行理以節逆之賈注曰理吏也小行人也（僖三十年左傳正義）秋官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

楚屈到字子夕（楚語）

到至也到字子夕蓋取朝發夕至之義楚辭離騷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附 楚莊企足字蹻 呂氏春秋用民篇

說文曰企舉踵也又曰蹻舉足小高也 今本小作行[illegible]音義 故

齊慶舍字子之 襄二十八年左傳

夏官司戈盾鄭注桓十六年公羊傳何注並曰舍止也之當爲止二字篆書相似而誤 作陳風東門篇歌以訊之釋文訊本又作誶列女傳作止釋文曰本亦作卹之

魯秦非字子之 仲尼弟子傳

非與飛通 史記秦本紀大駱生非子漢隸[illegible]孔彪碑書以飛爲非 詩字亦作蜚 漢書[illegible]古字注曰蜚古飛字 之當爲止字之誤也 上見 小雅四牡篇曰翩翩者騅載飛載止

公祖句茲字子之 仲尼弟子傳

句與拘通說文曰拘止也茲如詩昭茲來許之茲語詞也 大雅下武文王有聲篇 注引韓詩作昭哉來御是茲爲語詞 之亦當爲止句訓爲止故字子止也

宋樂溷字子明 昭九年左傳

溷當讀爲焜溷與焜同聲 集韻焜溷並音戶袞切 故借溷爲焜 昭三年左傳焜燿寡人之望服虔注曰焜明也 正義見 故名焜字明

附 韓公孫赫字顯 戰國策 戰國時人秦策曰秦惠王[illegible]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謂公孫衍曰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三人者皆張儀之讎也[illegible]王秋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illegible]曰甘茂爲秦約魏以攻韓宜陽[illegible]合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illegible]是以九鼎拘甘茂也[illegible]公孫郝[illegible]茂其事[illegible]與下王不信[illegible]燕王[illegible]公孫郝黨於韓[illegible]人故[illegible]說文[illegible]雅赫[illegible]舍入赫本作奭[illegible]是赫與奭通[illegible]公孫奭盎亦以奭爲名顯其字也

大雅生民篇以赫厥靈毛傳曰赫顯也小雅節南山篇赫赫師尹傳曰赫赫顯盛貌赫或作奭 上見 說文奭盛也

附 楚莫敖章字子華 楚策

廣雅章采也玉篇章采也引書曰五服五章哉華亦采色楚辭九歌華采衣兮若英

鄭子顏字夷父 世族譜引 五年左傳正義

顏高不平也夷平也顏岸古字通 史記晉世家居岸賈漢書古今人表作屠顏賈

雖曰重崖岸又曰望崖洒而高岸高則險峻故字夷父以相反爲義也漢書儒林傳戴崇字子平與此同意

宋樂傾字夷父 禮記正義引世本作夷甫傾 又十八年左

說文傾仄也從人從頃頃頭不正也廣雅傾衺也正則平衺則不平矣繫辭傳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傾與平正相反也故名傾字夷父夷平也

宋公孫碼字子高 哀二十六年左傳注

周讀爲轒輗低也士喪禮記軒輗中鄭注曰輗蟄也 蟄俗本考工記輈人大車之轅摯鄭注曰摯輖也 摯與輖通 說文蟄抵也抵古低字 史記天官書其南抵者 漢書天文志抵作低 廣雅曰輖蟄低也輖訓爲低故字子高

齊公子祈字子高 先字後名也 吕氏春秋僖公子高[illegible]

祈讀爲圻 天下之高者也[illegible]圻[illegible]斬圻也[illegible] 說文曰圻地圻咢一曰岸也 [illegible]岸也[illegible]又[illegible] 垠或從艮 今本說以垠爲正文 爾雅曰望厓洒而高岸圻訓爲岸故字子高也

楚鬭勃字子上 僖二十八年左傳

勃奮起而上也勃浡古字通爾雅浡作也郭璞注曰浡然興作貌莊十一年左傳其興也浡焉勃爲興起故字子上子寶注需象傳雲上于天曰上升也 文見 後漢書儒林傳張興字君上漢繁陽令碑陰樊興字子上與此同意

鄭駟帶字子上 襄三十年左傳

帶讀爲蔕說文蔕特計切 高也 廣雅釋言釋文曰蔕高貌也蔕與蔕通 高亦上也

說文上高也

公西輿如字子上 史記仲尼弟子傳

臧氏西成曰今本史記作輿如者譌字也唐六典載孔子弟子本之史記作輿如通典 禮一 及宋本家語弟子篇亦作輿如 家語禮樂志亦作輿如字 說文异共舉也從臼從廾與黨輿也從异從与是輿字本有舉上之義引之謂輿字古通作輿地官師氏王舉則從鄭注曰故書舉爲與禮運篇選賢與能鄭子外儲說篇舉燭者尚明也是舉與尚同意故舉如字子上大戴禮王言篇之選賢舉能也上與尚同廣雅曰尚舉也韓

漢孔宙碑陰張上字仲舉亦此意也如語詞也長狄僑如焚如榮如倚如魯季孫意如越皋如皆以如爲語詞

晉伯宗字尊 襄五年左傳伯宗穀梁傳作伯尊

大雅鳧鷖傳曰宗尊也大宗伯疏引古尚書說曰六宗天地神之尊者

附 魏田無擇字子方 莊子田子方篇 呂覽當染篇 作田子方 戰國時人

擇與斁通 大雅思齊篇古之人無斁鄭箋作無擇 爾雅射厭也釋文射字又作斁周南葛覃篇服之無斁毛傳曰斁厭也說文曰斁厭也一曰終也字或作繹廣雅曰繹窮也然則無斁者無有厭棄無有終窮也無斁則有常矣故字子方方常也檀弓左右就養無方論語里仁篇遊必有方鄭注曰方猶常也

附 魏之常字子恆 史記仲尼弟子傳

宋公孫考父字正 昭七年左傳正考父先字而後名也考父佐戴武宣右春秋前

周書謚法篇曰考成也隱五年春秋考仲子之宮穀梁傳曰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正亦成也祭法黃帝正名百物魯語作成命百物正名即成命也正與定通 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史記五帝紀作正四時齊語正卒伍 漢書刑法志作定卒伍 繫辭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虞注曰定謂成列也吕氏春秋仲冬紀以待陰陽之所定高注曰定猶成也淮南天文篇秋分蔈定高注曰定者成也

晉惑不齊字子賤 史記仲尼弟子傳

不語詞不齊齊也賤與翦通爾雅曰翦齊也說文作前曰齊斷也字亦作踐幽風伐柯篇籩豆有踐毛傳曰踐行列貌蓋行列整齊之貌也翦訓也之翦通作賤猶召南甘棠篇之勿翦勿伐韓詩翦作剗 文見 釋士喪禮下篇之緇翦今文翦作淺玉藻篇之弗身踐也踐當爲翦矣 並見鄭注

楚任不齊字選 仲尼弟子傳

不語詞不齊齊也齊風猗嗟篇舞則選兮毛傳曰選齊也史記平準書吏道益雜不選謂雜出不齊也字亦作撰賈子解齊篇曰撰然齊等

魯邦巽字子斂 仲尼弟子傳索隱引文翁圖邦巽作邦選

說文曰巽具也又曰僎具也字亦作選齊語曰牛馬選具也 斂亦具也 備也 荀子非十二子篇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法起焉楊倞注曰斂然聚集之貌佛讀爲勃

勃然興起貌襃然與起則斂然與斂斂之言僉也斂也方言曰僉皆也廣雅曰檢同也是具備之義也巽與斂皆有具備之義故名巽字子斂或曰巽之言選選擇取也斂收取也義相因也

楚史老字子亹 楚語

亹讀爲眉方言曰眉老也東齊曰眉爾雅曰老壽也眉訓爲老老訓爲壽則眉與壽同意故古之頌禱者皆曰眉壽凡經言以介眉壽 豳風七月 遐不眉壽 小雅南山有臺 綏我眉壽 周頌雝 有害眉壽保 魯頌閟宮 眉壽萬年 士冠禮 眉亦壽也眉壽猶言耆壽之文 文侯之命 老壽 昭二十年左傳 壽耇 詩召旻 耆也老也耇也皆壽也而詩傳與箋皆以眉壽爲秀眉 方言注同 案眉必秀而後爲壽徵若但言眉則少壯者皆有之無以見其爲壽矣爾雅曰黃髮兒齒鮐背壽也豈得徑省其文而曰髮壽齒壽背壽乎說眉壽者當據方言爲義不得如毛鄭所云也眉字作亹者古音微與文通亹有門音故轉爲眉其字即亹字也亹從𥃲省從酉分聲亹從𥃲省從酉文聲字當爲亹作亹者隸之變也亹亹同字故亦同聲大雅鳧鷖篇鳧鷖在亹爾雅 亹從艸亹聲 赤苗皆有門音俗以爲黽勉之勉大雅棫樸篇勉勉我王荀子富國篇引作亹亹是也又俗以爲眉壽之眉史老字子亹是也古鐘鼎文眉壽字亦多作亹伯碩父鼎之亹史頭鼎之亹公緘鼎之𩰛叔液鼎之𩰛晉姜鼎之𩰛皆俗亹字爲眉字其楚史鼎作𩰛中從又字乃古文文字 晉姜鼎文字亦作又 益從𥃲省文聲也其與亹字會意諧聲俱合是亹𥃲爲一字而與眉通用也唐宋以來言六書者不達古音故諧聲之例不能通曉間有一二古字說文缺載者則茫乎不知所從但指爲俗字而已說文偶缺亹字而張參遂謂不合六書徐鉉又以娓字當之拘牽無識通人所不取也

魯冉孺字子魯 仲尼弟子傳

孺與濡通孟子公孫丑篇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趙岐注曰濡滯猶稽也既去晝三日怪其猶久濡之言需也需彖傳曰需須也 爾雅須待也 須與須同 雜卦傳曰需不進也是濡爲遲鈍也魯亦遲鈍也說文魯鈍詞也論語先進篇參也魯孔注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孺又愚也方言儒輸愚也儒與孺通魯鈍亦愚也大顏注漢書周勃傳曰俗謂愚爲鈍椎 見史記周勃世家索隱

陳公良孺字子正 仲尼弟子傳

孺讀爲需正當爲止字之誤也雜卦傳曰需不進也說文曰需須也遇雨不進止須也是需有止義

晉胥童 成十七年經 字之昧 晉語

童蒙暗昧其義相近童蒙之言童矇也說文矇童矇也一曰不明也蒙彖辭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釋文引廣雅曰童癡也鄭風褰裳篇狂童之狂也且毛傳曰狂行童昏所化也晉語僮昏不可使謀僮童古字通賈子道術篇反慧爲童皆昧之義也說文昧闇也

晉閻沒字明 晉語

沒與昧古字通 史記趙世家昧明以賜趙策作沒 襄二十四年左傳何沒沒也沒沒猶昧昧 釋文沒如字一音昧杜注以爲沈滅之言失之 正與昧同 爾雅曰昧昧暗也昧訓爲暗故字明取相反之義

鄭駹蔑字明 昭二十八年左傳 楚唐蔑 荀子議兵篇作唐蔑史記楚世家作唐昧 字明 趙策

說文蔑勞目無精也檀弓鄭注曰明目精也名蔑故字明也蔑莫聲同而義近 玉篇莫莫結切 說文莫火不明也字通作眛說文目不明也從目未聲玉篇音莫蓋切 說文目部前有眛字目不明也字以午未之未爲聲玉篇音莫蓋切後有眛字目不正也字亦本末之未爲聲玉篇音莫達切故廣韻去聲第十四部眛眛目不明也莫貝切第十八部眛目暗也莫佩切入聲第十三部眛目不正也莫結切正與玉篇同蓋眛之言眛也說文眛闇也玉篇眛莫潰切正與目暗之眛同音也眛之言苜也說文苜目不正也玉篇音莫達切正與目不正之眛同音也而今本目不明之眛右畔誤寫本末之末而音莫撥切目不正之眛右畔誤寫午未之未而音莫佩切正字又誤作明所當互易者也玉篇目不正之正雖與今本說文同誤作明而莫達切之音尙不誤莫達與莫撥同可據廣韻眛目不正也莫撥切以正之矣段氏說文注不能釐正而以莫佩切之眛爲說文所無非也

秦百里視字孟明 僖三十三年左傳

洪範曰視曰明

晉解揚字子虎 史記鄭世家說苑奉使篇

虎讀爲盱古音虎與盱同昭三十一年公羊傳人未足而盱有餘說文引作虍有餘 見繫傳案公羊釋文盱許乎反又許孤反許孤反正與虍同音玉篇虍火乎切與許孤同 是其例也方言盱揚矆也 矆瞳子 今本子上衍字當據說文刪之 燕代朝鮮洌水之間曰盱或謂之揚郭注曰盱舉眼也揚詩曰美目揚兮是也

齊高齕字齮 昭二十六年左傳之高齮史記魯世家之高齕 秦王齕字齮 史記秦本紀之王齕始皇本紀之王齮

說文齕齧也齮 魚綺切 側齧也 側字據衆經音義卷十三引許慎說增 史記田儋傳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齮齕用事者墳墓矣集解引如淳曰 漢書注 齮齕猶齚齧索隱曰齮側齒齕也

魯顏噲字子聲 仲尼弟子傳

說文噲咽也一曰嚵噲也嚵小啐也啐小歙也則噲者歙食下咽有聲也或曰噲當讀爲𦟍廣韻𦟍烏快切喘息聲

樂欬字子聲 仲尼弟子傳

氣逆之聲曰欬說文欬屰气 同逆 氣 也

晉韓不信字伯音 昭三十二年左傳

音當爲言字之誤也困彖辭曰有言不信墨子經篇曰信言合於意也

魯季寤字子言 定八年左傳

釋元應衆經音義卷二引倉頡篇曰覺而有言曰寤邶風終風篇曰寤言不寐或曰寤讀爲晤語語亦言也

鄭公子語字子人 桓十四年左氏經傳

大雅公劉篇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毛傳曰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正義曰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對雜記言而不語對而不問鄭注曰言言己事也爲人說爲語孟子梁惠王篇曰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

魯宰予字子我

曹叔孫申字子我 元和姓纂曹叔孫成子生申爲子我氏

申讀爲身爾雅身我也郭注曰今人亦自呼爲身

魯公子務人字爲 昭二十九年左傳

務亦爲也繫辭傳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虞翻注曰務事也 見李鼎祚周易集解 韓子喩老篇曰事爲也務人猶言爲人春秋時宋有向爲人 見成十五年左傳 是也務人檀弓作禺人正義曰禺務聲相近聲轉字異也或曰說文禺母猴屬爲母猴也故禺人字爲案禺若爲母猴屬則與人字意義不倫豈有上言獸而下言人者乎或說非是文十八年左傳有公冉務人與此同名則務字不誤

齊公子舉字季勞 管子小匡篇季勞處魯又曰公子舉游於魯舉即季勞也

曾子四將篇曰求有功發勞力者兩舉之

衛世叔齊字疾 哀十一年左傳

爾雅齊疾也荀子君道篇齊給便捷而不惑史記五帝紀幼而徇齊集解曰徇疾齊速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索隱曰尚書大傳曰多聞而齊給鄭注曰齊疾也

齊樊須字子遲 仲尼弟子傳

須頓古字通爾雅須待也歸妹九四遲歸有時虞續注曰遲待也 見釋文

晉荀盈字伯夙 襄二十七年左傳

盈讀為贏 宣四年左傳伯贏呂氏春秋知分篇注作伯盈家語賈字伯贏有所引之贏是贏與盈通 夙讀為肅 大戴禮保傅篇夙興端冕白虎通引作肅與夙通 也肅嚴急也月令孟秋天地始肅不可以贏鄭注云肅嚴急之言也贏猶解也 贏解古與孋切 爾雅肅疾也速也大雅雲漢篇昭假無贏箋訓贏為緩是贏與肅正相反故名贏字肅猶狐偃字犯晉改字明以相反為義也

齊燮閼字子惠 襄二十八年傳

閼與息皆謂子也閼鬷也 爾雅 故子繼父者謂之閼特牲饋食禮嗣舉奠鄭注曰嗣主人將為後者是也息生也 漢書高紀顏注 故所生之子謂之息趙策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是也管子輕重丁篇願以為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利名子息亦取滋生之意今俗貸錢謂其本為母謂其利為子又謂之利息

宋華家字世子 成十五年左傳正義引世本世子家 案世子當作子世子世也家名也

魯公攝僞正義曰家者承世之序

楚仲歸字子家 文五年左傳 鄭公子歸生字子家 宣四年經傳 魯公孫歸父字子家 宣十四年傳 齊析歸父字子家 襄二十八年傳 蔡公孫歸生字子家羈 元年傳

魯孔末字子家 史記孔子世家 漢書孔光傳

玉篇家宗也與求同說文冢入家搜也

魯單字子家 仲尼弟子傳

單讀為尾 古書單與尾近 說文尾一家之尻也

齊氏封字子家 襄二十八年左傳

封讀為邦 康誥正義曰古字邦封同商頌元鳥箋邦畿千里李善西京賦注引作封畿千里論語季氏篇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本作封於邦內釋文邦本作封而謀邦與家相對為文

鄭國字子徒 仲尼弟子傳

徒讀為都 徒都古字通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以韓中都下韓國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作以韓中都 徒也信音大論志正日氏姓篇都或信都者司徒 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周官小司徒四縣為都司馬法曰王國五百里為都 鄭注載師

衛孫襄字伯國 襄二十六年左傳

襄讀為壤聲近假借也 說文壤從土襄聲 檀弓有原壤亦以壤為名壤土地也故字伯國昭元年左傳曰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孟子滕文公篇夫滕壤地褊小

楚公孫寧字子國 哀十八年左傳

良十一年左傳曰沈諸梁兼二事國寧

鄭公子發字子國 襄八年左傳

發讀為伐 發伐聲近而通周禮考工記匠人鄭注曰伐之言發也成十六年左傳楚公子茷晉語作王子發鉤茷音伐與發通 漢書董仲舒傳柳下惠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

楚屈禦寇字子邊 僖二十五年左傳

邊境也哀十一年左傳曰齊國高無丕帥師伐我冉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是其義也

秦壤駟赤字子徒 仲尼弟子傳 字從仲尼弟子傳索隱以壤駟為複姓

徒讀為赭說文曰赭赤土也古聲赭徒相近爾雅杜赤棠杜與徒聲亦相近故赤謂之徒又謂之杜

晉羊舌赤字伯華 襄三年左傳 魯公西赤字子華 仲尼弟子傳

玉藻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鄭注曰華黃色也馬有華騮之名 華騮穆天子傳作華騮郭注曰色如華而赤 正作驊 驪為赤色 說文騮赤馬黑毛尾也 則華其黃色與華騮蓋即黃騮也月令曰中央土天子駕黃騮

周白丹字圭 孟子告子篇注曰丹名圭字也 周人

圭讀為鮭聲近假借也說文鮭 胡卦切 鮮明黃色也從黃圭聲蘒黃華從艸鮭聲讀若墮壞 是黃謂之鮭也名丹字鮭與名赤字華同義華亦黃也

楚公子黑肱字子晳 襄二十七年左傳 鄭公孫黑字子晳 昭二年左傳 狄黑字晳 仲尼弟子傳 衛公子黑背字子析 杜注析朱組公孫

析案其孫以王父字為氏 析與晳通

說文晳人色白也晳與黑相對為文

曾箴字晳 案容箴字子晳 仲尼弟子傳曾箴今本作曾蒧說文玉篇廣韻俱無蒧字惟集韻有此字音多忝切蓋據誤本史記也案說文玉篇點與箴同音則當作箴曰古人多以點字晳

箴讀為點 多忝切又音 說文點雖晳而黑也古人名點字晳何箴之箴論語先進篇作點說文點小黑也點與點古同聲而通用

衛虞字子析 仲尼弟子傳

虔當為黔聲相似而誤也史記衛康叔世家出公季父黔索隱曰系本名虔誤與此同析晳古字通襄二十七年左傳皋門之晳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墨子貴義篇黔者黑也或曰虔析皆敬也商頌殷武傳曰虔敬也說文悊 陟列切 敬也 二徐本悊誤作悊而訓為知不得又見心部而訓為敬也段氏懋堂亦改正 玉篇 悊與析通

晉蔡黯字墨 哀二十年左傳

墨黑也黯亦黑也黯暗也墨亦暗也史記孔子世家黯然而黑是黯亦黑也管子四稱篇墨墨若夜是墨亦暗也

魯孔白字子上 史記孔子世家

蕭山王氏南陔曰上尚古字通禮記檀弓殷人尚白引之案孔氏殷之胄也故名白字上

晉士匄字伯瑕 襄三十一年左傳 楚陽匄字子瑕 昭十七年左傳

瑕假古字通 莊十四年左傳瑕叔盈檀弓公肩假漢書古今人表作瑕 史記鄭世家作瑕 乞人之物曰匄借人之物曰假內則曰不通乞假是乞與假事類相近故名乞者字假名匄者亦字假襄三十一年左傳士文伯曰寡君使匄請命釋文云今傳本皆作匄字或作正字案士文伯字伯瑕春秋時人名字皆相配楚有陽匄字子瑕與士文伯名字正同又鄭有駟乞字子瑕匄與乞義同則作匄者是

鄭駟乞字子瑕 昭十九年左傳

說見上

魯冉求字子有 仲尼弟子傳

邶風谷風篇何有何亡黽勉求之箋曰有求多亡求有

衛端木賜字子貢 仲尼弟子傳

爾雅貢賜也字亦作贛說文贛賜也淮南精神篇今贛人敖

曾子入河水要略篇一朝用三千鍾贛高注竝曰贛賜也

孟舍字施孟子公孫丑篇孟施舍趙注曰孟姓舍名也施發音也案施其字也先言施後言舍者襄十年左傳正義曰古人名字竝言者皆先字而後名故郰人紇字叔梁史記孔子世家稱爲叔梁紇舍之爲言予也舍古音署與予聲相近施之爲言賜也賜亦予也故名舍字施襄九年左傳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舍與施同義杜注云舍勞役非也晉語施舍分寡韋注云舍舍禁非也皆謂以德惠賜予之也說詳經義述聞左傳旅有施舍下或曰施者弛之借字弛舍謂免征役也地官小司徒凡征役之施舍鄭注曰施讀爲弛鄉師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注曰施舍謂應復免不給繇役

齊茲施字多哀四年左傳取厚施之義也或曰施當讀爲貤說文貤重次弟物也玉篇貤余豉切多重也從重夕重多爲多重日爲曡貤也多也皆重也廣雅貤益也益亦多也高誘注齊策曰益多也

楚蔿賈字伯嬴僖二十七年宣四年左傳嬴當讀爲贏說文贏賈有餘利也昭元年左傳賈而欲贏而惡囂乎

魯公子益師字衆父隱元年左傳易師彖傳師衆也益之則彌衆矣桓十七年左傳楚屈瑕曰盍請濟師於王鬬廉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杜注曰濟益也益師者欲師之衆也

鄭公子班字子如成十三年左傳廣雅如均也孟子公孫丑篇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趙注曰班齊等之貌是班亦均也

魯公輸般字若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歛般請以機封鄭注曰般若之族劉氏端臨曰若疑般之字今從劉說公輸般卽孟子離婁篇注所謂魯班也漢書揚雄傳般倕弃其剞劂兮顏注曰般讀與班同公輸班字若與公子班字子如同義若猶如也

鄭公孫舍之字子展襄八年左傳舍與舒古字通小雅何人斯五章舍車盱爲韵聘禮記發氣怡焉鄭注曰發氣舍息也舍息卽舒息史記律書舍者舒氣也方言舒展也

魯漆雕哆字子斂仲尼弟子傳說文哆張口也小雅巷伯篇哆兮侈兮毛傳曰哆大皃哆之言侈也斂之言儉也賈子道術篇廣較當作較自斂謂之儉反儉爲侈

魯漆雕啟字子開漢書藝文志漆彫子十二篇孔子弟子漆彫啟後王應麟攷證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漆彫開字子開蓋名啟字子開史記避景帝諱也案古今人表正作漆彫啟家語不知漆彫開之爲漆彫啟乃謬云漆彫開字子若說文启開也從戶從口字通作啟士昏禮贊啟會既夕禮請啟期鄭注竝云今文啟爲開

宋公子肸字向父成十五年左傳正義引世本晉羊舌肸字叔向襄十一年十六年左傳注一字叔譽檀弓逸周書大子晉向讀爲蠁肸蠁布寫之皃也說文肸肸蠁布也蠁知聲蟲也蚼司馬相如蠁從向漢書司馬相如傳衆香發越肸蠁布寫顏注曰肸蠁盛作也揚雄傳薌呹肸以掍根兮注曰言風之動樹聲響振起又注禮樂志曰肸振也揚雄傳又曰肸蠁豐融左思蜀都賦景福肸蠁而興作則凡動而四布者皆謂之肸蠁矣肸之言肹也肹也說文曰肹動作切切又曰肹許訖切振也肸從肹聲故有振起之義也羊舌肸又字叔譽者譽之言旟小雅都人士傳曰旟揚也亦振起之義也錢氏曉徵以譽爲響之譌失之

楚鬬般字子揚宣四年左傳漢書敘傳曰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師古曰子文之子鬬班亦爲楚令尹胡三省曰左傳莊三十年申公鬬班殺令尹子元而鬬穀於菟爲令尹恐班非子文之子案子文之子爲令尹者鬬般也與班雖同音而般字子揚則非謂虎也孟堅之說殆不可信般與播古字通古音元與戈相出入故史記賈生傳大鈞槃物漢書槃作播般卽播之假借也春官大師皆播之以八音鄭注曰播猶揚也昭四年左傳播於諸侯杜注亦曰播揚也三十年傳將爲用自播揚焉注曰播揚猶勞動也呂氏春秋必已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高注曰揚動也播散也案播亦揚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揚謂之播因而揚米去康謂之簸說文簸揚米去康也小雅大東篇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

楚薳罷字子蕩襄二十七年三十年左傳罷讀爲播罷播古音相近罷古音婆說見唐韵正故借罷爲播也公羊罷作頗頗之爲播猶波之爲播也波與播通見左傳波及晉國下襄二十五年左傳成公播蕩杜注云播蕩流移失所昭二十六年傳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亦謂流移也盪與蕩同播或作波莊子外物篇鮒魚對莊周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司馬彪云謂波蕩之臣波蕩卽播蕩也東海之播臣猶齊策云大魚蕩而失水耳流移謂之播蕩搖動亦謂之播蕩家大人曰司馬相如上林賦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蕩波與震動對文張衡西京賦河渭爲之波盪吳嶽爲之陁堵波盪與陁堵對文蕩波卽波蕩波蕩猶播蕩耳謹案李善注西京賦曰波盪搖動也後漢書公孫述傳方今四海波蕩亦謂四海搖動也論語微子篇孔注云播搖也僖三年左傳杜注云蕩搖也

周呂尚字牙周人見史記齊太公世家索隱尙之言當也樘也尙與當樘古聲相近牙之言梧也伍也牙與梧伍古聲相近釋名釋邱曰當途曰梧邱梧忤也與人相當忤也釋宮室曰梧在梁上兩頭相觸梧也長門賦離樓梧而相撐薛瓚注漢書項籍傳曰小柱爲枝邪柱爲梧今屋梧邪柱是也說文樘邪柱也樘與撐同魯靈光殿賦枝撐杈枒而斜據枝撐卽屋梧邪柱也撐亦與樘同枝撐猶言枝梧也邪柱謂之枝撐又謂之梧義取相當忤也韋昭辯釋名曰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伯中以驅除也宋書百官志下伍之爲當猶牙之爲尙也或尙向讀爲堂牙讀爲房通俗文曰客堂曰房太平御覽居處部九

宋公孫督字華父桓元年左傳督中正也華裦出也爾雅督正也莊子養生主篇緣督以爲經郭象注曰順中以爲常也考工記匠人堂涂十有二分鄭注曰分其督旁之脩正義曰名中央爲督督者所以督率兩旁晉語衣之偏裻之衣韋注曰督在中左右異色故曰偏裻裻與督通夏官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鄭注曰華讀爲低哨之低正之使不低邪離絕

齊慶㚟字繩襄二十八年左傳㚟衺曲也繩直也說文㚟頭衺骫㚟態也又曰骫骨耑骫㚟也案倉頡篇曰骫曲也文選賦注引玉篇廣韵竝曰骫骨曲也骫㚟疉韵字皆曲貌也廣雅繩直也說卦傳曰巽爲繩直深衣曰負繩及踝以應直淮南天文篇子午卯酉爲二繩高注曰繩直也說林篇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注曰繩亦直也

楚公子側字子反宣十二年左傳魯孟之側字反襄十一年傳杜注論語雍也篇孔注

洪範曰無反無側

衛華還字周(昭二十三年左傳)

還與環通(文十七年書禮作還古)昭十七年左傳環而塹之及泉越語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范蠡地杜韋注並云環周也字或作圜漢書高五王傳遍劉臨菑東圜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顏注云圜謂周繞之或作旋說文旋周旋旌旗之指麾也

魯公伯繚字周(單行本史記索隱仲尼弟子傳)

繚曲也爾雅小枝上繚爲喬郭注云翹繚上句是也周亦曲也唐風有杕之杜篇生于道周毛傳云周曲也是也繚繞也楚詞九歎腸紛紜以繚轉兮王逸注云繚繞也是也周亦繞也吳語周軍飭壘韋注云周繞也是也故周垣謂之繚繚之言紛繞也說文繚力沼切周垣也班固西都賦曰繚以周牆

齊公子堅字欒(呂氏春秋慎行篇注公子欒堅先字而後名也)

堅與牽通(定十四年公羊傳公會齊衛侯于堅左氏堅作牽)字或作掔(夬九四牽羊釋文曰)牽(子夏)或作摼(漢書揚雄傳摼象犀師古曰摼古牽字)鮑莊子名牽(成十七年傳)亟與此同說文曰牽引前也廣雅曰牽引也又曰牽連也欒與攣通攣亦引也連也說文攣係也(係與繫同)小畜九五有孚攣如馬融注曰攣連也(見釋文)玉篇攣綴也引易曰有孚攣如孔氏正義曰攣如者相牽繫不絕之名也易林震之師曰一莖九縺更用牽攣字或作縺說文曰縺不絕也

楚公子結(定十四年春秋)字子綦(莊子讓王篇賈子淮難篇史記楚世家皆作綦本字也定四年左傳及楚世家作期呂氏春秋高誘注作旗俗字也)

綦結雙聲其義相近夏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鄭注云鄭司農曰璂讀如綦車轂之綦元謂璂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士喪禮綦結于跗又組綦繫于踵鄭注云綦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綦讀如馬絆綦之綦然則弁與屨之綦皆結也云綦車轂者方言車下鉄大者謂之綦郭璞音忌疏證云此言維車之索玉篇鉄(持栗切)索也古作鉄案今江淮之閒以帶束腰而作結以固之謂之綦以繩束物亦然其音正與忌同維車之索必約束而作結以固之故謂之綦綦車轂之綦亦此義也云薄借綦者薄借屨名急就章所謂不借釋名所謂搏腊也薄借屨有係以結于跗故謂之薄借綦也說文作不借綥祠云馬絆綦者昭二十年穀梁傳云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釋云劉兆云綦連併也踂聚合不解也輒本亦作縶劉兆云如見縶絆也連併縶絆同爲聚合不解皆固結之意也

晉公子彄字子臧(隱五年左傳正義引世本)

臧古藏字彄讀曰區說文區踦區藏匿也昭七年左傳晉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服虔注云僕隱也區匿也(見釋文)荀子大略篇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閒楊倞注云區藏物處蓋所以覆物者是區爲藏也哀十三年公羊春秋盜殺陳夏彄夫左氏穀梁並作夏區夫則二字古通用

越人蒙字子臧(史記鄒陽傳索隱)

臧亦藏字蒙包藏也鄘風君子偕老毛傳云蒙覆也昭十三年左傳杜注云蒙裹也皆包藏之義也

晉南宮括字子容(仲尼弟子傳)一名韜(論語公冶長篇王肅釋文作韜云本又作縚)

括者包容之稱也史記秦始皇本紀贊秦孝公有囊括四海之意張晏云括括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集解引)後漢書蔡邕傳包括無外皆容受之義也韜亦容受之稱廣雅韜容寬也玉篇韜藏也寬也劍衣謂之韜(說文)弓藏謂之韜(廣雅)皆取包容之義

晉郤芮字子公(周語)

芮讀爲納公讀爲容取容納之義也芮納皆從內聲故納通作內(經典不可枚舉)又通作芮公與容古同聲而通用故容貌之容本作頌從頁公聲容受之容古作㝐從宀公聲家大人曰楚詞七諫正法弧而不公謂方正不容也(王逸以爲私公之公皆失之)淮南齊俗篇望君而笑是公也亦以公爲容

邾公子茁字捷(元和姓纂引風俗通曰邾公子茁之後以王父字爲氏)

捷讀爲插(士冠禮鄭注捷猶插也釋文捷本亦作插)說文插刺內也(插扱也捷與插同)入字或作接漢書蒯通傳將令接刃於公之腹謂插刃於其腹中也茁之言傳也插也李奇注蒯通傳曰東方人以物插地中爲傳顏師古曰傳音側吏反周官考工記又作菑音皆同耳(考工記輪人察其菑蚤不齵鄭司農云菑讀如雜廁之廁謂建輻也釋文菑側吏反)溝洫志隤林竹兮揵石菑顏注曰石菑者謂插石立之菑亦插耳音側吏反(俗本吏誤作其)義與傳同又注張安世傳引續漢書輕車菑予轅幢麾而釋之曰菑插也

邾子克字儀父(隱元年左傳)周王子克字子儀(桓十八年傳)楚鬭克字子儀(僖二十五年傳)宋桓司馬之臣克字子儀(哀十七年傳子儀克先字而後名也)

克與刻通說文克象屋下刻木之形故以克爲刻也儀讀如娑儀之言疏刻也字或作犧或作獻魯頌閟宮篇犧尊將將釋文犧素河反淮南俶真篇百圍之木斲而爲犧尊鏤之以剞劂雜之以青黃高誘注曰犧尊疏鏤之尊明堂位周獻豆鄭注曰獻疏刻之正義曰獻音娑娑是希疏之義故爲疏刻之犧獻皆爲疏刻而與儀通此猶周語犧人薦醴賈逵本作儀人(見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二)大誥民獻有十夫尚書大傳作民儀也(見困學紀聞卷二)儀爲疏刻故名刻字子儀

楚遠呂臣字叔伯(僖二十八年左傳注)

呂與旅伯與百古字並通(宣十八年左氏經楚子旅卒公羊穀梁傳旅作呂)莊二十二年左傳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杜注曰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旅陳也百言物備僖二十二年傳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注曰庭中所陳品數百也是其義

罕父黑字子索(仲尼弟子傳)

黑讀爲纆說文纆索也從糸黑聲字或作纆坎上六係用徽纆劉表注曰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皆索名(釋文)

齊工騶字子赦

騶讀爲讙赦讀爲囂說文讙譁也荀子彊國篇百姓讙敖楊注曰讙喧譁也敖喧噪也地官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鬭囂者鄭注曰囂讙也墨子號令篇讙囂駴衆其罪殺

晉狐偃字子犯(僖二十三年左傳注)

偃當讀爲隱古字偃與隱通(齊語隱五刃管子小匡篇作偃)檀弓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師無犯無隱鄭注曰隱無不稱揚其過失也犯犯顏而諫名隱字犯以相反爲義也

陳顓孫師字子張(仲尼弟子傳)

張讀爲長(說文)皋陶謨州十有二師鄭注曰師長也(見釋文)

名師字長作張者假借字耳墨子所染篇長柳朔呂氏春秋當染篇作張柳朔莊子山木篇攬其蔓枝而王長其閒釋文長本又作張是長與張通

巫皆哀字季次(仲尼弟子傳)

王氏南陔曰哀當爲衰左氏桓二年傳皆有等衰杜預注衰殺也襄二十五年傳旨是以衰注衰差降昭三十二年傳遲速衰序注衰差也序次也管子地員篇凡彼草物有十二衰淮南子說山篇上有三衰下有九殺皆謂等差也有等差即有次弟故古人名衰字季次矣淮南氾論篇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高注季襄魯人孔子弟子季襄即季次襄與次名字不相應襄亦衰之譌(家語作公晳克克亦衰之譌衰誤爲哀又誤爲克)

晉趙衰字子餘(僖二十四年左傳)

說文衰減也痕與衰通物減少則但存其餘矣玉篇廣韵並云餘殘也是減少之義也或曰餘者饒也(秦策及淮南精神篇高注)多也(呂氏春秋辯土篇注)名衰字餘以多少相反爲義.

魯闕損字子騫(仲尼弟子傳)

小雅天保篇不騫不崩毛傳云騫虧也虧亦損也(高注淮南精神篇云虧損也)漢書匡衡傳內無邪僻之行外無驕汚之名顏師古注云騫損也

曾叔仲會字子期(仲尼弟子傳)

說文期會也桓十年公羊傳曰會者何期辭也成十六年傳曰會不當期魏策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

魯顏何字冉(仲尼弟子傳)

占冉字或省作冉秦冉字開是也(說見下卷)冉與儋通史記老冉傳或曰儋即老子是也說文何儋也儋何也故名何字儋

鄭公子魚臣字僕叔(宣十二年左傳)

魚讀爲御古聲魚與御通(天官序官釋文獻音魚本又作魚又音御史記宋世家此言乃公子子魚敖暑公謂公子御說也)說文御使馬也小雅出車傳曰僕夫御夫也魯武公子有伯御(周語)魯大夫有御孫(莊二十四年左傳)皆以御爲名

燕周豎字子家(仲尼弟子傳)

豎內豎也內豎給事於內故字子家家猶內也爾雅牖戶之閒謂之扆其內謂之家文王世子問內豎之御者鄭注云內豎小臣之屬僖二十八年左傳注豎掌通內外者

楚屈巫字子靈(襄二十六年左傳)

楚語云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故巫字子靈也說文靈或從巫楚辭九歌靈連蜷兮既留王注云靈巫也楚人名巫爲靈子易林小畜之漸學靈三年仁聖且神明見善祥吉喜福慶亦謂學巫也

齊公子鑄字子工(昭八年左傳注十子工作子公)

說文鑄銷金也字子工者謂攻金之工也或曰鑄當讀爲祝古字祝與鑄通(樂記封帝堯之後於祝鄭注曰祝或爲鑄淮南俶眞篇高注曰鑄讀如唾祝之祝)小雅楚茨篇工祝致告毛傳曰善其事曰工少牢饋食禮曰皇尸命工祝鄭注曰工官也

鄭騶歂字子然(定九年左傳)

歂(視兗二切)讀爲煓(他丸切)方言煓赫也郭注曰火熾盛之貌說文然燒也或曰歂讀爲顓(莊十一年左傳歂孫生古今人表歂作顓)然讀爲僎(人善如善二切)皆敬慎之義也說文顓頭顓顓謹皃顓之言惴惴也小雅小宛篇惴惴小心溫溫戰戰爲韻莊子齊物論篇小恐惴惴與縵縵爲韻則惴字古讀爲顓故其義同也玉篇引說文曰僎意膬也一曰意急而懼也一曰慙也(今本說文脫下二句)案一曰意急而懼者訓僎爲不慙不媿之慙也爾雅慙(女版切與僎聲相近)懼也是也一曰慙者訓僎爲敬也說文慙敬也此云僎慙也其義一也爾雅僎敬也僎與慙同(僎丙善切)小雅楚茨曰我恐僎矣是也僎之言慙也

楚王子鉤字發(成十六年左傳同年公羊傳作公子茷正義曰首詩謂之王子發鉤益一名一字也索茷發古同聲又郞)(發之假借字也鉤名也古人名字並稱者皆先字而後名故謂之王子發鉤)

鉤讀爲彀(爾雅釋詁釋文彀古豆反一音古侯反古侯反則音鉤矣顏師古注漢書馮唐傳曰彀音構與鉤同音)說文彀張弩也發矢發也如淳注漢書馮唐傳曰彀騎張弓之騎也(見史記馮唐傳索隱)小雅吉日曰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

附 趙公孫龍字子秉(列子仲尼篇釋文)

龍讀爲龓(力公切)廣雅龓稽也說文稽穫刈也秉禾束也小雅大田篇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毛傳曰秉把也

楚蔿艾獵字叔敖(宣十一年左傳)

艾讀爲弋艾獵即弋獵也古聲艾與弋通爾雅大歲在壬曰玄黓(黓音弋)史記麻書作橫艾是其例也弋獵者游田之事故字曰敖說文曰敖出游也

魯公子尾字施父(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鄭樵氏族略)

施讀爲拖(呂氏春秋悔過篇鄭賈人奚施淮南人間篇作蹇他是施字古讀如他正與拖同音)說文拖(俗作拕)曳也莊子秋水篇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取曳尾之義故名尾字拖

秦西術字乞(僖三十三年左傳)

術讀爲遂文十二年公羊經正作遂乞讀爲訖遂終也竟也逸周書大子晉篇孔注云遂終也廣雅云遂竟也訖亦終也竟也爾雅云訖止也止亦終也漢書西域傳顏注曰訖竟也

皇淸經解卷九百八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九

春秋名字解詁目錄

春秋內外傳人名凡注以某爲某而今未知其審者列於左

左傳人名有似異而實同者列於左

王肅家語所列名字異於他書者皆不可信不敢羼入列於左

左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九

經義述聞　高郵王尚書引　學海堂

春秋名字解詁下

鄭游販字子明　襄二十二年左傳

說文販多白眼也春秋傳曰鄭游販字子明[illegible]目精也

鄭公孫輒字子耳　襄九年左傳

耴耳古字通說文耴耳垂也從耳下垂象形春秋傳曰秦公子耴耴者其耳下垂也故以爲名案春秋經無秦公子耴蓋鄭公孫輒之誤也耳垂謂之耴故車耳亦謂之輒說文輒車兩輢也輢車旁也較車輢上曲鉤也䡊乘輿金爲耳也毛本又於金下增字[illegible]耳反出也大元積次四君子積善至于車耳測曰君子積善至于蕃也范望注云蕃車耳也[illegible]漢書景帝紀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應劭注云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屏翳塵泥也[illegible]崔豹古今注重耳古重較也[illegible]文官赤耳武官青耳[illegible]則輒輢較皆車耳也鄭大夫有姚句耳句耳此輪上曲鉤之號也晉文公名重耳晉大夫有梁益耳此重較爲重耳之號也

魯子叔輒字伯張　昭二十一年　叔孫輒字子張　哀八年左傳　左氏經[illegible]年　耳垂左右皆如其象侈輒張之反出以向外亦如之說文䁍張耳有所聞也大荒東經曰有一大人張其兩耳

秦冉字開　仲尼弟子傳

冉讀爲聃冉聃古字通定四年左傳聃季史記管蔡世家衞康叔世家並作冉季說文聃耳曼也名聃字開與名輒字張同義

李耳字聃

史記老子傳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索隱云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

鄭公孫黑肱字子張　襄十九年左傳

大戴禮王言篇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舒肘謂張兩肱也八尺曰尋鄭注考工記梓人云張臂八尺

楚賦曾字子弓　仲尼弟子傳

弓讀爲肱古字弓與肱通鄉射禮侯道五十弓鄭注云今文弓爲肱昭三十一年春秋邾黑肱以濫來奔公羊作黑弓

齊后處字子里　仲尼弟子傳

鄭風將仲子篇無踰我里毛傳云里居也論語里仁篇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鄭注云里者民之所居也

齊陳盈字子芒　元和姓纂有子芒[illegible]陳氏

盈讀爲楹芒讀爲杗楹柱也杗棟也說文杗棟也從木亡聲爾雅曰杗廇謂之梁蓋杗者棟之一名杗廇者梁之一名謂之杗廇者言梁上承棟棟之所畱止也釋名棟或謂之望言高可望也或謂之棟棟中也居屋之中也杗望與芒古同聲杗即望也然則棟謂之杗梁謂之杗廇故說文曰杗棟也又曰杗廇謂之梁辨其名物之不同也或欲刪說文棟也二字非是

晉杞殖字梁　襄二十三年左傳

殖讀爲植立者謂之植橫者謂之梁爾雅植謂之傳傳謂之突郭注曰戶持鎖植也[illegible]墨子非儒篇季孫與邑人爭門關決植淮南本經篇縣聯房植高注曰植戶植也夏官大司馬大役與慮事屬其植鄭注曰植築城楨也是立者謂之植也爾雅杗廇謂之梁[illegible]梁是橫者謂之梁也[illegible]

楚公子啓字子閭　哀六年左傳

說文闔里門也名啓字閭取啓門之義王氏甫蔭曰啓與閭皆行陳之名左氏襄二十三年傳言齊侯伐衞其軍有啓有胠孔疏以左翼曰啓爲賈逵說逸周書武順篇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孔晁注開猶啓皆陳名

卞仲由字子路魯顏無繇字路（竝仲尼弟子傳）
繇與由同取由路之義也

楚屈建字子木（襄二十五年左傳）大子建字子木（哀十六年傳）
建讀爲楗說文楗距門也（南都賦注所引如是今本作限門也誤）從木建聲蓋楗者關牡所以距門使不可開也顏氏家訓曰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烹伏雌吹扊扅（廣韻云扊扅戶扃）今日富貴忘我爲吹當爲炊宋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幷以門牡木作薪炊耳（以上家訓）門牡以木爲之故字子木老子曰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淮南繆稱篇曰匠人斵戶無一尺之楗不可以閉藏

陳諸字伯爰（唐書宰相世系表）
諸讀爲堵爰讀爲垣小雅鴻雁篇之子于垣百堵皆作傳云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箋云徵民起屋舍牆壁百堵同時而起射義蓋觀者如堵牆牆亦垣也

齊公孫寵字子雅（昭三年左傳子雅韓子外儲說篇作子夏）
雅讀爲𢈪𢈪雅古同聲（見唐韻正）、說雅古音伍故𢈪通作雅玉篇引倉頡篇曰楚人呼寵曰𢈪

齊公子固字子城（昭八年左傳注八年傳作子成假借字也十年傳正作子成）
夏官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襄十年左傳城小而固是其義也或曰固城楚邑名昭十三年傳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是也（固城息舟城皆楚邑也杜注謂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非是）

魯公孫宿字成（哀十五年左傳注）
成與城通隱元年春秋及宋人盟于宿杜注曰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僖二十一年左傳所謂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國必有城故字城

宋大宰盈字蕩（莊子天運篇商大宰蕩曰蕩聞之云云稱文蕩闔之一本蕩作盈淮本同或云盈大宰字宋大宰自稱盈則盈其名也蕩字也）
盈讀爲楹（他經丁戶二切）方言楹前几江沔之間曰桯郭注曰今江東呼爲承桯說文桯牀前几也（廣韻桯牀前長几一曰）桱（古零切）桯也東方謂之蕩段注曰謂之桯者言其平也（桯之言呈也狀呈平也）案蕩亦平也齊風南山傳云蕩平易也凡平則謂之桯又謂之蕩矣古音盈與呈通昭二十三年穀梁春秋胡子髡沈子盈滅穀文盈本亦作逞襄二十二年左傳欒盈自楚適齊史記晉世家作欒逞說文經從系盈聲讀若聽或從呈作綎是其例也

宋公子何字弗父（昭七年左傳）
何讀爲枷（音加）弗讀爲拂（音拂）說文拂擊禾連枷也枷拂也釋名枷加也加杖於柄頭以撾穗而出其穀也方言僉自關而西謂之拂齊楚江淮之間謂之柫（音勃）案拂之言拂也擊物之名也說文拂過擊也擊禾者謂之拂拂柫聲相近故又謂之柫耳古音何與枷通故枷通作何陳風澤陂篇有蒲與荷樊光爾雅注引作有蒲與茄（見釋文正義茄音加）是其例也（爲何猶加之爲柯也爾雅陵苕大陵於加陵郤至春秋成十七年之柯陵）齊語耒耜枷芟漢書王莽傳予之北巡必躬載拂韋顏注與說文同

晉瑕呂飴甥字子金（僖十五年左傳）
飴讀爲枱說文枱（與耜同）耒耑也從木台聲鈶或從金徐鍇曰即耜刃也音弋之反弋之反正與飴同音故俗鈶爲枱鄭注考工記匠人曰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今之耜歧頭兩金象古之耦也又注月令曰耜者耒之金也三倉曰耜耒頭鐵也（見莊子天下篇釋文）枱爲耒頭金故其字或從金作鈶故瑕呂枱甥字子金

魯季公彌字鉏（襄二十三年左傳）齊季彌字且（單行本史記齊世家索隱）
且即鉏之假借也彌讀爲鎣玉篇鎣（公支切）青州人呼鎌也說文鎣斫也鎣鉏皆所以芟夷者故名鎣字鉏

魯商瞿字子木（仲尼弟子傳）
瞿讀爲欋釋名云齊魯謂四齒杷爲欋（其俱切）說文云杷收麥器也蓋以木爲之故字從木欋之言俱也齒兩兩俱列也說文䀠左右視也讀若拘又讀若良士瞿瞿（舉朱切）𣐩臿也𣐩（互瓜切）兩刃臿也曰兩視謂之䀠兩刃臿謂之𣐩四齒杷謂之欋聲義皆相近也淮南說林篇木大者根欋山高者基扶言其根基之四布也爾雅四達謂之衢義亦相近

陳金父字仲爾（唐書宰相世系表）
爾讀爲柅遯初六繫于金柅釋文柅說文作檷云絡絲趺也讀若昵子夏作鑈蓋絡絲之檷古或以金爲之故易曰繫于金檷而其字或從金作鑈玉篇鈮古文檷（亦作）字亦從金

（附）虢公鼓字石父（周幽王時人在春秋前呂氏春秋當染篇注案）
鼓量名也所容重一石周語關石龢鈞韋注曰石今之斛也（史記滑稽傳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一石斛也後漢書百官志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廣雅曰斛謂之鼓是鼓與石同也或以十二斛爲鼓所容重十二石曲禮獻米者操量鼓正義引何氏隱義曰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爲鼓釋文引作十二石案容十二石則其器甚大獻米者執之不便當以廣雅斛謂之鼓爲是其器但容一石故小而易操也家大人曰管子樞言篇云釜鼓滿則人概之荀子富國篇云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墉左傳考工記釜受六斗四升盆受一斛二斗八升皆與一斛之鼓不甚相遠故或竝言釜鼓或竝言盆鼓也

晉楊食我字伯石（昭二十八年左傳）
王氏甫蔭曰廣雅石柘也說文柘百二十斤也稻一柘爲粟二十斗禾黍一柘爲粟十六斗大半斗漢書食貨志云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引之案管子國蓄篇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

楚囊瓦字子常（昭二十三年左傳）
常讀爲甞（丁浪切）常甞皆以尚爲聲故借常爲甞說文甞大盆也從瓦尚聲廣雅甞甌也（甞胡監切說文作鑑云大盆也）急就篇曰甑甞甌瓨甖盧或曰以瓶汲井也漢書游俠傳觀瓶之居居井之眉一旦叀礙爲甞所轠顏注曰甞井以瓶爲甞者也大盆謂之甞井甃亦謂之甞皆瓦器也

齊步叔乘字子車（仲尼弟子傳）
齊公孫捷字子車（昭八年左傳注子淵捷字子車二十二年傳）
取疾驅之義說文疌疾也疌與捷同

齊北郭佐字子車（襄二十八年左傳）
少儀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鄭注曰戎獵之副曰佐案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此戎車之副也夏官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

掌佐車之政此獵車之副也

齊田廣字子駢[駢并了天下篇釋文引孟子曰田駢名廣]

駢讀為苹春官車僕掌廣車之萃苹車之萃[釋文苹蒲經反又蒲田反]鄭注云皆兵車也廣車橫陳之車也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春秋傳曰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孫子八陳有苹車之陳故書苹作平杜子春云平車當為軿車[釋文軿蒲經反]案廣與苹皆兵車之名故名廣字苹

齊梁邱據字子猶[昭二十年左傳]

據讀為遽猶讀為輶遽也輶也皆車之輕且速者也爾雅遽傳也僖三十三年左傳且使遽告於鄭吳語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杜韋注竝云遽傳車也昭二年左傳子產懼弗及乘遽而至則遽為車之最速者遽者疾也車輕行疾故謂之遽也爾雅輶輕也說文輶輕車也秦風駟鐵篇輶車鸞鑣毛傳與爾雅同

魯曾參字子輿[仲尼弟子傳]

參讀為驂秦風小戎篇箋云驂兩騑也桓三年左傳正義云初駕馬者以二馬夾轅而已又駕一馬與兩服為參故謂之驂又駕一馬乃謂之駟故說文云驂駕三馬也駟一乘也總舉一乘則謂之駟指其騑馬則謂之驂詩稱兩驂如舞二馬皆稱驂禮記稱說驂而賻之一馬亦稱驂是本其初參遂以為名也名驂字子輿者駕馬所以引車也

秦公子鍼字伯車[晉語]

鍼讀為鉆[玉篇其淹切又敕淹切]鍼鉆古字通夏官射鳥氏注并夾鍼箝其釋文鍼其炎反李其嚴反沈云或作鉆是也說文鉆膏車鐵鉆

魯孔穿字子高[史記孔子世家]

穿車轂口金也高讀為膏車行則膏轂之穿以利轉故穿字子膏也先鄭考工記注云賢大穿也軹小穿也後鄭云大小穿皆謂金也說文釭車轂口鐵也史記田敬仲世家豨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言必以膏之滑運穿之圓也孟軻荀卿傳炙轂過髡集解云劉向別錄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索隱云過為潤轂之物今人車旁縣小油瓶而潰毛帚於其中時出其油以潤轂口大穿小穿皆潤之謂之膏車是矣

秦公子縶字子顯

說文縶或馽字云絆馬也檀弓子顯以致命於穆公鄭注云使者公子縶也引盧植注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韅[呼見切]案韅說文作䪿云著腋鞥也[左傳釋文引作著掖皮也]釋名韅經也橫經其腹下也義與說文相近僖二十八年左傳韅靷鞅靽杜預注云在背曰韅與說文釋名異義史記禮書鮫韅徐廣用說文小司馬用釋名而玉篇廣韻則皆用杜注不復存古義矣

晉宗樓字子陽[哀十一年左傳]

樓讀為鏤陽讀為鍚大雅韓奕篇鉤膺鏤鍚傳曰鏤鍚有金鏤其鍚也箋曰眉上曰鍚刻金飾之今當盧也春官巾車玉路鍚鄭注曰鍚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鍚也

宋樂轡字子蕩[襄六年左傳]

蕩讀為鐊廣韻鐊[與章切]馬額上靻[則古切]勒名[說文勒馬頭絡銜也]案鐊勒之在額上者也疑即詩鉤膺鏤鍚之鍚字或從革耳廣韻鍚[與章切]馬額飾聲義正同鐊與勒相近故名轡字鐊與蕩聲相近故通作蕩鐊之為蕩猶暘谷之為湯谷也[史記五帝紀索隱]

鄭然丹字子革[昭十三年左傳]

古者用革多以丹染之若齊風載驅之朱鞹[毛傳云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小雅瞻彼洛矣之韎韐[士冠禮注云韎韐縕韍也合韋為之染以茅蒐因以名焉]成十六年左傳之韎韋[杜注云韎赤色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引春秋傳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鄉射禮記之韋當[鄭注云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為之]大射儀之朱極[注云以朱韋為之]明堂位之朱干[注云朱干赤大盾也]吳語之丹甲[宣二年左傳從其有皮丹漆若何韋注云丹漆甲也]皆是也其他不可枚舉

宋孔金父字子木[桓元年左傳正義引世本作木金父潛夫論志氏姓篇作子木金父子木蓋其字也]

晉解張字張侯[成二年左傳正義曰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傳稱張侯者文十一年傳]

說文侯从人从厂象張布夏官射人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

宋張字子弓[論語微子篇釋文引王弼注]

說文張施弓弦也

鄭豐卷字子張[襄三十年左傳]

卷讀為弮漢書司馬遷傳張空弮[音邱權切又音眷]言白刃李奇注曰弮弩弓也字或作𢐀文選閒居賦注引張晏曰連弩三十𢐀共一臂[𢐀音眷]或曰卷讀為弮[巨員切]說文弮弓曲也

楚令尹舍字子發[荀子彊國篇]

發讀為拔古字發與拔通[鄭注檀弓曰公叔文子名拔或作發]秦風駟鐵篇舍拔則獲傳云拔矢末也箋云拔括也緇衣引太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釋亦舍也或曰發發矢也與舍同義

楚公子比字子干[昭十三年左傳]

牧誓比爾干傳云干楯也正義曰竝以扞敵故言比

齊弦章字子旗[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弦章韓非子外儲說篇作弦商商章古字通新序雜事篇作弦甯甯字之誤也管子小匡篇作弦子旗蓋章之字]

謂旌旗之采章也月令曰命婦官染采以為旗章小雅六月篇曰織文鳥章大雅韓奕篇曰淑旂綏章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爾雅曰因章曰旃皆謂旌旗章所以立表以示眾人因而凡物之表皆謂之章亦謂之旗閔二年左傳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杜注云旗表也所以表明其中心昭元年傳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

鄭公子偃字子游[成六年左傳注]駟偃字子游[昭十六年傳]晉籍偃字伯游[襄十三年傳]籍偃字游[晉語注]吳言偃字子游[仲尼弟子傳]顏成偃字子游[莊子齊物論篇]

偃讀為㫃說文㫃旌旗之游㫃蹇之皃讀若偃古人名㫃字子游案㫃本字也偃借字也古人名字多假借必讀本字而其義始明

晉欒施字子旗[昭十年左傳]鄭豐施字子旗[昭十六年傳注]巫馬施字子旗[仲尼弟子傳論語述而篇通作期]

說文施旗皃齊欒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旃旗施施也

楚鬬成然字子旗[昭十三年左傳]

成然旃也疾言之為旃徐言之為成然成然之合為旃猶終葵之合為椎也[說文椎擊也齊謂之終葵]成與旃終與椎今韻不同位而呼旃為成然呼椎為終葵者古音寬緩依類相從非若後世之拘牽破碎也左傳宋元公太子欒史記宋世家作頭曼董逌廣川書跋云孫炎以欒為頭曼合聲史記從而傳寫之子計

然徐廣注云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研亦計然之合聲計與研頭與槃俱不同位也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通帛爲旜與旃同爾雅曰因章曰旃說文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衆

榮旂字子旗 仲尼弟子傳

旂讀爲旗唐書禮樂志正作榮子旗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交龍爲旂爾雅曰有鈴曰旂

楚文之無畏字子舟 文十年左傳

無畏讀曰根舟上柱也釋名曰船又曰舟言周流也其前立柱曰根 俗作桅說文無桅字 根巍也巍巍高貌也

周王札子字捷 宣十五年左氏經傳杜注曰王札子王子札也蓋倒文札字

捷讀曰楫船櫂也釋名曰船杜旁撥水曰櫂又謂之札形似札也又謂之楫楫捷也撥水使舟捷疾也是楫與捷聲相近 玉篇楫才立子葉二切捷疾葉切 故楫通作捷

楚成得臣字子玉 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左傳

春秋定九年夏得寶玉大弓左傳曰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案器用之美者莫如玉故名得字玉或曰得讀爲德古字德與得通 易升象傳君子以順德釋文姚本德作得論語微子篇何德之衰漢石經德作得 玉藻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聘義曰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管子水地篇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

晉陳瓘字子玉 哀十五年左傳

昭十七年左傳瓘 工玩切 斝玉瓚杜注云瓘珪也斝玉爵也案珪乃玉瓚之柄 見考工記玉人注 既言玉瓚則柄在其中不得更言作柄之珪矣且珪與瓚一物也斝又一物也瓘玉瓚之閒何得雜之以斝乎遍考書傳亦無謂珪爲瓘者杜說非也今案瓘斝與玉瓚對文則瓘乃玉石之名說文瓘玉也引春秋傳曰瓘斝然則瓘斝者以瓘爲斝猶玉瓚以玉爲瓚也竊疑瓘爲琨之或體說文琨石之美者從玉昆聲或從貫作瓘禹貢瑤琨馬融本 見釋文 及漢書地理志皆作瑤瓘禹貢釋文引韋昭音貫 漢書音義 正與瓘同音瓘即瓘也瓘斝猶言瑤爵耳王肅注禹貢曰瑤琨美石次玉者也故陳瓘字子玉矣說文誤分瓘琨爲二字耳

衞遂瑗字伯玉 襄二十六年左傳

爾雅好倍肉謂之瑗說文瑗大孔璧人君上除陛以相引

楚鬬從字子玉 昭十三年左傳

從讀爲琮 才宗切 聲相近而假借也說文琮瑞玉大八寸似車釭

附 魏翟觸字璜 說苑臣術篇

大戴禮記保傅篇下車以佩玉爲度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閒玉藻佩玉有衝牙鄭注云居中央以前後觸也正義曰凡佩玉必上繫於衡下垂三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縣於璜中央下端縣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爲聲

后作蜀字子明 仲尼弟子傳案廣韻以石作爲複姓

蜀讀爲燭韓子外儲說篇曰舉燭者尚明也

齊陳書字子占 昭十九年左傳

說文占視兆問也金縢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鄭注云三龜占書亦合於吉 正義引 正義云周禮大卜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則彼頌是也呂刑明啟刑書胥占亦謂明開刑書相與視之也

鄭石制字子服 宣十二年左傳

制讀爲製說文製裁衣也定九年左傳晳幘而衣貍製服虔注云貍製裘也 見衞風七月正義 哀二十七年傳陳成子衣製杖戈杜預注云製雨衣也說苑復恩篇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衞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史記叔孫通傳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則製乃衣服之通稱也

晉仲孫它字子服 晉語

它讀爲袉說文袉裾也裾衣袌也

紀裂繻字子帛 隱二年左氏經傳

內則男鞶革女鞶絲鄭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 此讀裂如桓二年左傳鞶厲游纓之厲 詩云垂帶如厲 小雅都人士箋云厲當作裂 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案鞶囊有飾謂之裂書傳無文詩毛傳及左傳服注竝云厲帶之垂者無煩讀厲爲裂而以爲鞶囊之飾也裂繻蓋謂裂帛邊以爲符信漢書終軍傳關吏予軍繻張晏注云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注云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煩因裂繻頭合以爲符信也[illegible]仍裂繻則裂繻爲符春秋時已有之不始於漢世矣

陳公子佗字五父 莊二十二年左傳

佗讀爲紽召南羔羊篇素絲五紽素絲五緎素絲五總毛傳曰紽數也緎縫也 案[illegible] 總數也案紽緎總皆數也五絲爲紽四紽爲緎四緎爲總五紽二十五絲五緎一百絲五總四百絲故詩先言五紽次言五緎次言五總也西京雜記載鄒長倩遺公孫宏書曰五絲爲䋈倍䋈爲升倍升爲緎 緎今本譌作緎雜引此正作緎 倍緎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襚緵與總通 鄘風九罭釋文曰緵字又作總 然則緎者二十絲總者八十絲也 孟康注漢書王莽傳曰緵八十縷也說文作稯云布之八十縷爲稯正與倍紀爲稯之數相合 紽之數今失其傳案釋文曰紽本又作佗春秋時陳公子佗字五父則知五絲爲紽即西京雜記之䋈矣

附 周王子叔繡字錯 漢書地理志注引世本云錯叔繡文王子案繡名也錯字也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故稱錯叔繡名與伯仲叔季連稱者猶夏后禹之爲伯禹周公旦之爲叔旦也

王氏南陔曰說文繡五采備也 考工記五采備謂之繡 錯金涂也詩大雅韓奕篇簟茀錯衡毛傳云錯衡文衡也孔子云所以不顯人之文繡也是錯與繡有文章交錯之義左思蜀都賦云綺理俗錯引之案秦策云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是繡固文章相錯也故地形之相錯者取喻於繡焉

鄭公子睔字子印 春秋世族譜

睔讀爲綸 漢書古今人表鄭成公綸顏注曰綸音工頑反左傳作睔音工頑反 綸印之組也說文綸糾青絲綬也印執政所持信也法言孝至篇五兩之綸半通之銅李軌注云綸如青絲繩也五兩之綸半通之銅皆有秩嗇夫之印綬後漢書仲長統傳無半通青綸之命李賢注引十三州志曰有秩嗇夫得假半章印綬案墨子號令篇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守邑大小封之守還授其印又云候三發三信許之二百石之吏守珮授之印史記蔡澤傳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蓋官吏之有印綬由來已久鄭公子綸字子印則春秋時已有佩印綬者不始於漢矣

衞公子于字且 哀六年左傳衞郭且于杜注且于衞公子郭也且與組通其字也正義曰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故稱且于 文十一年傳

下讀爲芋且讀爲菹（鋤之且于餘反）說文菹酢菜也士喪禮𩱧豆兩其實葵菹芋（讀與若音相近）蠃醢鄭注云齊人或名全菹爲芋公子齊人故取以爲名字與

顏祖字襄（仲尼弟子傳）

祖讀爲菹（菹祖皆從且得聲）襄讀爲釀（釀從襄得聲）聲近假借也廣雅（史記作讓）釀菹也醶與菹同說文醶菜也廣韵云醶菜爲菹菹亦與菹同釀之言醶也鄭注內則說菹云釀菜而柔之以醯殺腥肉及其氣釋名云菹阻也生釀之遂使阻於寒溫之閒不得爛也或曰祖讀爲坥襄讀爲壤方言坻坥（郭音坥）場也（郭音場音傷）梁宋之閒蚍蜉犂鼠之場謂之坻螾場謂之坥郭注云螾蚓蟮也其糞名坥隱三年穀梁傳疏壤徐邈音傷麋信云齊魯之閒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壤即場也

鄭公子平字子豐（春秋世族譜）

平疑當作年隸書年字或作𠦃（見孔宙相景君銘孔龢碑）與平相似而誤名年字豐取豐年之義也齊僖公之母弟夷仲年亦以年爲名

秦白丙字乙（僖三十二年左傳作白乙三十三年傳作白乙丙蓋白姓也乙字也丙名也稱白乙丙者文十一年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

丙火也剛日也乙木也柔日也名丙字乙者取火生於木又剛柔相濟也

鄭石癸字甲父（春秋世族譜以石甲父石癸爲一人元和姓纂曰鄭石癸字甲父）

癸水也柔日也甲木也剛日也名癸字甲者取木生於水又剛柔相濟也

楚公子壬夫字子辛（襄五年左傳）

壬水也剛日也辛金也柔日也名壬字辛者取水生於金又剛柔相濟也匡謬正俗曰襄五年楚公子王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王夫爲壬夫同是日辰名字相配也按楚有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幹午是十二支法有相配或者此人以庚午日生故名庚字子午耳辛壬同是十幹若以辛生則不得名壬若以壬生則不得字辛此與庚午不相類固當依本字讀爲王夫不宜穿鑿改易爲壬也（以上匡謬正俗）顏說非也公子午字子庚自以幹支相配公子壬夫字子辛自以十幹相配二者意義各殊不得以彼例此也若謂同是十幹不宜相配則何以秦之白丙字乙鄭之石癸字甲父衞之夏戊字丁乎十幹相配義取五行相生非謂其以此日生也又何嫌於名壬字辛乎古人名字相應若如顏說作王則與辛不相應豈古人名字之例乎

衞夏戊字丁（哀十一年二十五年左傳）

戊土也剛日也丁火也柔日也名戊字丁者取土生於火又剛柔相濟也

楚公子午字子庚（襄十八年左傳）

小雅吉日篇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傳云外事以剛日

鄭印癸字子柳（昭十六年左傳注）

柳讀爲酉說文柳從木丣聲丣古文酉是酉柳聲相近假借柳爲酉也酉之爲柳猶酉之爲留也漢書律厤志曰留孰於酉訓酉爲留也留亦以丣爲聲海甯錢氏廣伯曰吳志虞翻傳注翻說堯典柳谷曰古大篆丣字讀當爲柳古柳丣同字案堯典以丣爲柳此以柳爲丣

魯顏辛字子柳（仲尼弟子傳）

錢氏廣伯曰辛乃辛之譌柳亦當讀爲丣引之案明金蟠本家語正作顏辛淇邁隸續釋魯峻石壁殘畫象顏子柳云考孔子家語史記七十子傳顏子柳名辛則所見弟子傳辛字尚不誤

附魯泄柳字子庚（孟子告子篇子柳子思爲臣趙注曰子柳泄柳也說苑雜言篇子柳作子庚）

錢氏廣伯曰柳亦當讀爲丣引之案丣古文酉淮南時則篇云仲秋之月招搖指酉其日庚辛故名酉字庚

楚鬬宜申字子西（僖二十六年左傳）公子申字子西（哀六年傳）魯曾申字子西（經典釋文敘錄）

淮南時則篇孟秋之月招搖指申其位西方文十八年左傳齊懿公游于申池杜注云齊南城西門名申門水經淄水注云系水出齊城西南東北流直申門西京相璠杜預竝言申門即齊城南（城當作南城）面西第一門矣爲申池然則西謂之申古之恆言也名宜申者謂宜直申方也宜申猶言利西南耳

楚公子辰字子商（成十年左傳）

昭元年左傳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杜注曰商丘宋地主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因閼伯故國祀辰星

鄭公子宋字子公（宣四年左傳）

宋國公爵

晉女齊字叔侯（襄二十九年左傳）

齊國侯爵

陳公子楚字子宋（元和姓纂出世本）

鄭游楚字子南（昭元年左傳）魯林楚字南（定八年左傳林楚公羊作臨南臨與林通南其字也）子叔文楚字仲南（元和姓纂引世本案文楚之字之誤者依端之武侯之孤文之無畏之不比皆以之爲語詞）

商頌殷武篇維女荊楚居國南鄉

衞公子楚字南一名荊（春秋世族譜以公子荊南楚爲一人案楚見昭二十年左傳名楚也南字也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故稱南楚又名荊耳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適衞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孫朝公子鄭人皆名）

秦秦祖字子南（仲尼弟子傳）

祖讀爲楚聲近假借也荊楚之楚通作阻猶詩衣裳楚楚之楚說文引作𪓐也（祖楚皆以且爲聲）秦祖字子南曾游如字子南也或曰祖讀爲沮漢書地理志漢中郡房陵縣東山沮水所出東至郢入江字或作雎定四年左傳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哀六年傳江漢雎漳楚之望也杜注云四水在楚界故字子南

衞公子郢字子南（哀二年左傳）

說文郢故楚都在南郡江陵北十里

陳夏徵舒字子南（成二年左傳元和姓纂夏公子追舒字子南襄二十二年左氏傳）

徵古懲字魯頌閟宮篇荊舒是懲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作荊舒是徵懲舒追舒蓋以時事名之也（定二年左傳舒鳩之屬）之名之日陽州之役獲文十二年左傳羣舒叛楚杜注云羣舒偃姓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

陳公子少西字子夏（宣十一年左傳杜注公子夏也）鄭公孫夏字子西（襄十九年）

西夏國名也逸周書史記篇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

不用西夏以亾或曰大夏山名也呂氏春秋古樂篇昔者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高注云大夏西方之山本味篇和之美者大夏之鹽注云大夏澤名或曰山名在西北

魯苫越字夷 定七年左傳

鄭靈公夷字子蠻 成二年左傳 一字子貉 昭二十八年傳

齊東郭牙 呂氏春秋重言篇 字垂 說苑權謀篇 爾雅圉垂也孫炎云圉國之四垂也 大雅桑柔正義 牙讀爲圉 牙古讀如吾與圉聲近而通

晉師曠字子野 昭八年左傳

小雅何草不黃篇匪兕匪虎率彼曠野毛傳云曠空也曠或作擴孟子離婁篇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擴也趙注云獸樂擴野

附 楚屈平字原 史記屈原傳 楚辭離騷注

爾雅廣平曰原 昭元年公羊傳 上平曰原

附 趙李綴字牧 秦策

綴當爲棷棷古藪字禮運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鄭注云棷聚草也釋文棷素口反徐采會反澤也本或作藪案徐音棷會反則所見本棷誤作棷可知然則秦策亦本作棷傳寫者又譌爲綴耳名藪字牧者天官大宰九職四曰藪牧養蕃鳥獸鄭注云澤無水曰藪牧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

楚沈諸梁字子高 哀十六年左傳

廣韻楚文王庶子有食邑諸梁者諸都古字通 禹貢孟豬夏官職方氏作望諸史記夏本紀作明都 諸梁猶都梁也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都梁侯長沙定王子漢書地理志零陵郡都梁侯國水經資水出零陵都梁縣路山酈道元注云都梁縣漢武帝元朔五年以封長沙定王子敬侯遂之邑也縣西有小山山上有渟水其中悉生蘭草俗謂蘭爲都梁山因以號縣受名焉案梁者橋互之稱故山多以梁爲名 若書治梁及岐詩奕奕梁山爾雅梁山晉望梁山之屬象云主去邪穢梁山出香草梁分山海經皆梁山高梁山水經注爲梁由之類可於都梁 都梁山亦是也蘭草本因所生之山而得名非山因所生之草而得名也亭名都梁者或取水渟山上之義說文豬水所停也檀弓鄭注云南方謂都爲豬都梁者豬梁也都梁山名故字子高

魯公孫有陘字山

爾雅山絕陘郭注云連山中斷絕說文陘山絕坎也陘之言隔也 廣雅陘古定切 隔也隔絕不相連之稱也凡兩山中斷以成險道者皆謂之陘故述征記云太行山自河內北至幽州凡有八陘 見元和郡縣志 或曰山阪謂之陘廣雅陘阪也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閒介然趙注云山徑山之領徑與陘通領亦阪也 廣雅領阪也 法言吾子篇作山陘之蹊

宋公子段字子石 襄二十年左傳 鄭公孫段字子石印段字子石 並襄二十七年傳

段讀爲碫字或作鍛大雅公劉篇取厲取鍛傳云鍛石也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也取鍛厲斧斤之石可以利器用說文碫厲石也引春秋傳曰鄭公孫碫字子石唐元度九經字樣碫音霞見春秋案陸德明毛詩音義鍛本又作碫丁亂反引說文云碫厲石又引字林大喚反廣雅碫礪也曹憲音都玩反則碫之音段相承自古唐以前未聞有作碫而音霞者也碫從石段聲故鄭公孫碫左傳但作段則所謂見春秋者亦必作碫而不作碬音段而不音霞矣玉篇碫都亂切礪石也碬下加切磍碬高下也碬從叚字體各異音義俱別又安可讀碫爲磍碬之碬乎徐鍇徐鉉音說文碫字爲乎加切蓋沿唐元度之誤而不知耳 廣韻下平聲九麻碬胡加切礪石也引春秋傳曰鄭公孫碬字子石亦沿誤本說文之誤

楚公孫龍字子石 仲尼弟子傳

龍讀爲礱礱亦磨石也說文礱礦也從石龍聲晉語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礱之賈逵注云礱磨也 見文選枚乘上書諫吳王注 荀子性惡篇鈍金必待礱厲然後利楊注云礱厲皆磨

魯公子堅字石 子稱公子公行公孫爲之 凡相如魯僖公生公叔堅堅生公石案公石者公子石也猶公孫 呂氏春秋誠廉篇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

齊公孫青字子石 昭二十年左傳

齊風著篇充耳以青乎而毛傳云青青玉也正義云考工記玉人云天子用全則公侯以下皆玉石雜言青玉亦謂玉石雜也青爲玉石雜故字子石或曰青空青也石之類也秋官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鄭注云青空青也管子小稱篇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揆度篇秦明山之曾青神農本草玉石部有空青曾青白青扁青膚青

魯公斂陽字處父 定八年左傳

僖二十八年穀梁傳山南爲陽大雅皇矣篇居岐之陽是其義也或曰陽溫也 豳風七月箋 管子宙合篇夏處陰冬處陽謂夏就寒冬就溫也

宋蕩澤字子山 成十五年左傳

齊公子湫字子淵 廣韻下平聲一先及古今姓氏書辯證引世本

說文湫隘下也 子了切又即由切 安定朝那有湫淵漢書郊祀志湫淵祠朝那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水不流冬夏不增不減不生草木顏師古曰此水今在涇州界清澈可愛不容穢濁或諠污輒興雲雨案湫者水清之貌淮南原道篇湫漻寂寞高注云湫漻清靜也淵水清徹故謂之湫矣

魯顏回字子淵 仲尼弟子傳

說文淵回水也回淵水也 又部旻字注 列子黃帝篇鯢桓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雝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殷敬順釋文云潘本作蟠蟠洄流也 洄與回同 荀子致士篇水深則回釋名說弓云簫弣之間曰淵淵宛也言宛曲也回水爲淵亦水之宛曲盤回也

鄭公孫閼字子都 隱十一年左傳

攤水謂之閼聚水謂之都說文閼遮攤也閼與遏通廣雅都聚也水經文水注曰水澤所聚謂之都亦曰豬漢書召信臣傳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顏師古注云閼所以壅水提閼即隄堰也 爾雅閼謂之梁鄭仲師注天官敝人云梁水偃也偃與堰同 又謂之堨 文選沈休文三月三日率爾成篇詩注云堰以壅水也一作堨音謁劉峻與治共攻及坊陂七門艮塘諸堨以溉稻田 堨之言遏也遏之則聚而成都矣禹貢熒播既豬 豬與猪同 傳云熒澤播水已成遏豬正義云言壅遏而爲豬史記夏本紀作熒播既都 檀弓洿其宮而豬焉鄭注云豬都也南方謂都爲豬 地官稻人以豬畜水鄭注引春秋傳規偃豬 襄二十五年左傳 云偃豬者畜流水之陂也案偃豬即遏豬偃遏一聲之轉耳

滅字子蒲 檀弓

王氏南陔曰滅卽蔑之借字說文蔑字說引周書曰布重蔑

席織蒻席也讀與蔑同蒻蒲子可以爲平席今周書作敷重
蔑席馬鄭乃蔑纖蒻[illegible]于顧云纖蒻苹席[illegible]是蔑時通
用古文蔑作蒲蒲見纖蒻蒻爲蒲子故名蒲字蒲

秦公孫枝字子桑[illegible]

楚鬭椒字伯棼 宣四年傳 一字子越 文九年 宣四年傳 周劉狄 昭二十六年傳
字伯盆 [illegible]年傳

棼芬古字通說文芬艸初生其香分布也或从艸作芬又曰
椒香木也荀子禮論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故名椒字伯芬
越謂香之發越也韋昭晉語注曰越發聞也宋玉高唐賦曰
越香掩掩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衆香發越是也故又字子越
狄當爲秋字形相似而誤也[illegible]秋者椒之假借古音椒同故椒
或作萩[illegible]或作湫[illegible]又作秋也劉
秋字伯盆與椒字伯棼同棼盆皆芬之假借也鬭伯棼之
子爲盆與[illegible]盆卽芬也以其父字爲氏

鄭公孫蠆字子蟜 襄九年左傳注

說文蠆毒蟲也[illegible]蟜[illegible]毒蟲也[illegible]
蠆字子蟜齊公孫蠆字子尾其義一也禹貢厥草惟夭厥木
惟喬說文云夭屈也喬高而曲也爾雅釋木句如羽喬上句
曰喬小枝上繚爲喬釋獸人曰撟郭璞注句如羽喬曰樹枝
曲卷似鳥毛羽注小枝上繚爲喬曰謂細枝皆翹繚上向注
人曰撟引頻伸夭撟大人賦低昂夭蟜以偃衍兮詘折隆窮
蠼以連卷喬撟蟜聲近而義同小雅都人士篇卷髮如蠆箋
云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是其義矣

齊公孫竈字子尾 昭三年左傳

魯公子奚斯字子魚 閔二年左傳

奚讀爲[illegible]假借也[illegible]
斯讀[illegible]北山經[illegible]之水其中多赤鮭郭注云今名鯸鮐爲
鮭魚論衡言毒篇毒螫渥者在魚則爲鮭與鯸鮧故人食鮭
肝而死今人所謂河豚也或曰奚斯馬名魏白馬賦注引劉
邵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兔奚斯常驪紫燕或作雞斯藝文類
聚獸部上引太公六韜曰太公與散宜生得犬戎氏文馬毫
毛朱鬣目如黃金名雞斯之乘是也字子魚者魚讀爲圉鄭
衆注夏官校人曰養馬爲圉

衛史鰌字子魚 襄二十九年左傳注 論語衛靈公篇孔注

爾雅鰌鰼郭注云今泥鰌釋文引字林云似鱣[illegible]短小

晉羊舌鮒字叔魚 昭十三年左傳

廣雅鰿鮒也井九二井谷射鮒鄭注云所生無大魚但多鮒
魚耳言微小也 見劉逵吳都賦注 今人謂之鯽魚

楚公子魴字子魚 昭十七年傳

爾雅魴魾郭注云江東呼魴魚爲鯿案今人猶謂之鯿魚

衛祝鮀字子魚 [illegible]

廣雅鯊鮀也郭注云今吹沙小魚體圓而有點文小雅魚麗篇
魚麗于罶鱨鯊釋文引舍人爾雅注云鯊石鮀也陸機疏云
鯊魚吹沙也似鯽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 見初學記[illegible]

吳籍字叔魚 [illegible]

衛風碩人篇鱣鮪發發陸機疏云鱣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
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石磧上鉤取之大
者千餘斤郭璞爾雅注云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
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

魯孔鯉字伯魚 [illegible]

衛公子鱄字子鮮 [illegible]

士喪禮魚鱄鮒九[illegible]呂氏春秋本味篇魚之美者
洞庭之鱄高注曰鱄魚名鮮說文作鱻云新魚精也[illegible]
大雅韓奕篇炰鼈鮮魚

衛庾公差字子魚 [illegible]

[illegible]讀爲[illegible]說文[illegible]藏魚也南方謂之魿北方謂之鮺
一曰大魚爲鮺小魚爲魿字或作鮓天官庖人其祭祀之好
羞鄭注云若荊州之鮺魚青州之蟹胥

宋公子圍龜字子靈 成五年左傳

圍讀爲違同聲假借也[illegible]
[illegible]
大誥曰王害不違卜是也靈猶神也頤初九曰舍爾靈龜春
官龜人天龜曰靈屬爾雅曰龜俯者靈

魯展喜字乙 僖二十六年左傳[illegible]

乙當爲乙說文乙玄鳥也齊魯謂之乙或從鳥又曰
孔通也從乙從子乙請子之候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
古人名嘉字子孔案嘉者喜也[illegible]
楚辭天問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詒女何嘉王注云簡
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是
也古者乙至而喜故名喜字乙

越文種字禽 呂氏春秋當染篇注

種讀爲雉玉篇雉[illegible]雀也廣韻雉小鳥飛也故字禽

晉韓籍字叔禽 [illegible]

籍讀爲鵲古音籍與鵲相近[illegible]故鵲通作鵲春秋時晉
有蒲城鵲居[illegible]戰國時秦有扁鵲[illegible]
[illegible]是古人多以鵲爲名者也名鵲故字禽

附楚項籍字羽 史記項羽本紀

籍亦鵲之假借鵲鳥名也故字羽

原籍字九 [illegible]

籍亦鵲之假借九者爾雅曰九鳥鶬

陳九字子鴝 [illegible]

與鴝鵒字九同義

魯公子翬字羽父 隱四年左傳 鄭公孫揮字子羽 襄二十年傳

翬本字也揮借字也爾雅鷹隼醜其飛也翬舍人注云翬翬
其飛疾羽聲也 小雅斯干篇正義 或曰翬雉名公子翬字羽猶項鵲
字羽也爾雅說雉曰伊雒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郭
注云言其毛色光鮮

晉知罃字子羽 [illegible]

罃讀爲鶯小雅桑扈篇有鶯其羽毛傳云鶯然有文章廣韻
鶯鳥羽文也

晉郤豹字叔虎 [illegible]

楚成熊字虎 左昭十二年傳

四牡騑騑小雅所詠不得兩驂獨謂之騑矣

魯子家羈字駒荀子大略篇作

說文羈馬絡頭也馬二歲曰駒案絡頭今謂之籠頭馬一歲則箸籠頭

楚正輿子字子馬荀子堯問篇注案正輿氏也

駕馬所以引輿

宋司馬耕字子牛仲尼弟子傳一名犂論語顏淵篇魯冉耕字伯牛仲尼弟子傳

古者耕以人耦不用牛力作耕非本義也耕當讀爲牼說文牼口莖切牛厀下骨也引春秋傳曰宋司馬牼字牛卽司馬耕也昭二十年傳有華牼孟子告子篇有宋牼是古人多以牼爲名司馬牼亦是也冉耕亦當爲冉牼古字假借耳司馬牛一名犂者論語雍也篇犂牛之子騂且角何注云犂雜文也淮南說山篇㹀屯犂牛旣科以橢橢今本誤作犧辨見淮南雜志高注云犂牛不純色

晉苑牧之字羊昭二十二年左傳宋昭二十年傳有苑何忌則苑乃姓也古姓名與字並稱者必先字而後名案自孟明視苑下牧之是矣

宋羊斟字叔牂宣二年左傳案羊斟名也

羊斟史記宋微子世家作羊羹案羊斟卽羊羹也肉汁謂之羹亦謂之斟燕策廚人進斟羹史記張儀傳作廚人進斟趙世家使廚人操銅枓行斟索隱云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方言斟汁也北燕朝鮮洌水之間曰斟關西曰汁羊斟字叔牂者爾雅云羊牝牂錢氏曉徵養新錄云淮南繆稱云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則斟爲斟酌之義左傳其御羊斟不與當以羊爲其御之名斟不與三字爲句細玩下文其御字叔牂正與羊名相應傳文後兩斟字或後人所加引之案呂氏春秋察微篇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饗士羊斟不與焉則華元之御自以羊斟二字爲名傳云其御羊斟不與又云君子謂羊斟非人也又云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皆以羊斟連讀不得以斟不與三字爲句亦不得謂下文兩言羊斟斟字皆後人所加也淮南所云當由誤讀左傳而然殊不足據漢書古今人表亦有羊斟斟字之屬上讀明甚

成熊公羊作成然字之誤也隸書熊字作熊漢劉熊碑或作熊白石神君碑然字作肰劉熊碑或作然郙閣頌字形相似故誤白虎通義號篇黃帝有天下號曰有熊本皆誤爲自然正與此同

晉羊舌虎字叔羆唐書宰相世系表

楚鬬穀於菟字子文

宣四年左傳若敖娶于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見下謂虎於音烏菟音徒故命之曰鬬穀於菟穀字說見經義述聞左傳案於菟虎文貌說文𧇖黃牛虎文讀若塗𧇖𧇖聲義並同虎有文謂之於菟故牛有虎文謂之𧇖於菟者言其文之於菟然也說文虍虎文也於菟與虎聲近而義同單言之謂之虍重言之謂之於菟

䣜子虎字子皮襄三十年左傳

宋華貙字子皮昭二十年左傳

爾雅貙丑于切似貍郭注云今貙虎也大如狗文如貍

魯展獲字禽魯語

說文獲獵所獲也曲禮正義曰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通而爲說獸亦可曰禽故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也又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以此而言則禽未必皆鳥也禽名通獸者以其小獸可擒故得通名禽也以上正義名獲字禽者義取田獵得獸也或曰戰伐得囚俘曰獲亦曰禽禽古擒字也周易集解井卦虞注襄二十四年左傳收禽挾囚杜注云禽獲也僖二十二年傳不禽二毛郎梡弓之不獲二毛也

鄭公子騑字子駟襄八年左傳

說文騑驂旁馬駟一乘也墨子七患篇云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驂騑謂但駕兩服不駕兩驂也秦風小戎正義云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春秋時鄭公子騑字子駟是有騑乃成駟也桓三年左傳正義云騑馬名騑者以騑馬有騑騑之容故少儀云騑騑翼翼案騑之言分也左右分列也騑之言妃也左右相配也騑之言腓也與兩服相比倚也騑之言棐也與兩服爲輔弼也若取騑騑翼翼之義則

衛高柴字子羔仲尼弟子傳

柴讀爲㭬㭬羔同聲假借也說文㭬玉篇七移切羊名蹏皮可以割[illegible]召南羔羊傳云小曰羔大曰羊

名字相應故訓所存而古義不可得知姑闕所疑以俟達者列如左

晉寺人勃鞮字伯楚晉語一名披僖五年左傳案勃鞮之合聲爲披

宋公子目夷字子魚僖八年左傳

魯公子買字子叢僖二十八年左傳

楚公子嬰齊字子重宣十一年左傳注

楚公子貞字子囊襄十五年左傳注

鄭良霄字伯有襄十一年左氏經注

鄭罕嬰齊字子齹昭十六年左傳注

楚伍員字子胥昭二十年左傳注

魯季公亥字若昭二十五年左傳

宋樂祁字子梁定八年左傳

衛公孫彌牟字子之哀十二年左傳注

齊顏涿聚字庚哀二十七年左傳注

宋樂茷字子潞哀二十六年左傳

晉士蔿字子輿晉語注

晉祁奚字黃羊呂氏春秋去私篇注

齊騶人巫字易牙史記齊世家索隱引賈逵左傳注

魯孔箕字子京史記孔子世家

魯冉雍字仲弓以下並見史記仲尼弟子傳

武城澹臺滅明字子羽

江東矯疵字子庸

沛千光羽字子乘

魯公夏首字乘

魯縣成字子祺上與榮旂字子祺相連疑此誤衍字子祺二字

衛康絜字庸

魯公西蒧字子上上與公西輿如字子上相連疑因此誤衍字子上三字

伯仲叔季兄弟之序也或與字俱稱或卽以爲字雖以爲字與命名之義不相比屬例如左

魯費庈父字伯隱二年左傳注

鄭祭足字仲 桓五年左傳稱祭足十一年傳稱祭仲足名也仲字也杜注以爲名仲字仲足失之

魯公子慶父字仲 莊二年左氏經稱公子慶父八年傳稱仲慶父名也仲字也古人以王父字爲氏故其後爲仲孫氏

魯公子牙字叔 莊三十二年左氏經稱公子牙傳稱叔牙牙名也叔字也古人以王父字爲氏故其後爲叔孫氏

魯公子友字季 莊二十七年左傳稱公子友三十二年傳稱季友閔二年傳稱成季友名也季字也古人以王父字爲氏故其後爲季孫氏

楚成大心字孫伯 僖二十八年左傳注

晉荀林父字伯 宣十五年左傳注

衛蔡剽字子叔 襄二十六年左傳

晉公子慭字子仲 昭十二年左傳

宋皇野字子仲 哀十四年左傳

齊公肩定字子中 中與仲同

魯顏之僕字叔 並史記仲尼弟子傳

春秋內外傳人名凡注以某爲某而今未知其審者列如左

楚鬬廉鬬射師 莊三十年左傳注以爲一人

宋樂鉏將鉏 成十六年左傳正義云杜譜於樂氏之下樂鉏將鉏爲一人傳無樂鉏之文不知其故何也

宋皇鄖大司馬椒 襄九年左傳正義引服虔注以爲一人

鄭石㚟石盂 襄二十二年左傳注

鄭子般騶宏子思 哀二年左傳注以子般爲騶宏二十七年傳注以子思爲國參世族譜則以子般騶宏子思爲一人

魯公子括伯御 周語注以括爲伯御史記魯世家則以伯御爲括之子

魯匠師慶御孫 魯語匠師慶宗人夏父展莊二十四年左傳皆作御孫未知二人中孰爲御孫也韋注則以慶爲御孫之名

晉董褐司馬寅 吳語注以爲一人哀十三年左傳作司馬寅

晉竇犨字鳴犢 史記孔子世家聞竇鳴犢舜華之死索隱云竇犨字鳴犢案史記原文當作聞鳴犢竇犨之死而無舜華二字下文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亦當作鳴犢竇犨晉國之賢大夫也蓋鳴犢一人也竇犨又一人也漢書古今人表以鳴犢竇犨二人並列孔叢子記問篇夫子反河聞鳴犢與竇犨之見殺也迴輿而旋皆本於史記而不及舜華或作鐸鳴犢犨鳴志說廣傳注引新序以趙犢犨晉鐸鳴魯孔某爲三人或作澤鳴犢犨說苑權謀篇以晉澤鳴犢犨晉孔某爲三人而亦不及舜華惟家語困誓篇襲史記之文而妄改之曰趙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且以爲二人則是以竇犨鳴犢爲一人舜華爲一人也後人又據之以改史記蓋易鳴犢竇犨之文爲竇鳴犢舜華而原本不可復識矣然考集解云或作鳴鐸竇犨又作竇鳴犢舜華也蓋裴駰所據本作鳴犢竇犨其別本或作鳴鐸竇犨又或以家語改史記作竇鳴犢舜華耳後人惑於家語乃以改竇之本爲正文遂作竇鳴犢舜華遂與別本重複不知正文作鳴犢竇犨故集解記別本云又作竇鳴犢舜華若正文已作竇鳴犢舜華則集解不須記此本矣據別本以校正文其作鳴犢竇犨明甚小司馬不能辨正乃據改竄之本解之云竇犨鳴犢疏矣唐書宰相世系表古今姓氏書辨證通志氏族略皆沿其誤

附

晉文侯仇字義和 文侯之命父義和傳云義和字也正義引鄭注云義讀爲儀儀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案古天子於諸侯無稱字者康誥酒誥梓材三篇王若曰小子封王曰封定四年左傳引蔡仲命書云王曰胡踐土之盟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皆稱其名其他則稱伯父伯舅叔父叔舅而已未有稱字者也或以義爲字或以義和爲字並當闕疑

附

鄒孟軻字子輿 文選辨命論注引傅子云鄒之君子孟子輿[illegible]云姓孟名軻字子輿[illegible]孟子題辭云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illegible]

左傳人名有似異而實同者列如左

晉司馬督 昭二十年左傳 司馬烏 二十八年傳烏乃篤之譌篤與督古字通漢書古今人表正作司馬篤

晉魏曼多 定十三年左傳 魏侈 史記晉世家魏世家作魏侈侈多古同聲而通用

魯孟孺子洩 哀十一年左傳 武伯彘 哀十四年左傳洩彘聲相近故通作

王肅家語所列名字異於他書者皆不可信不敢羼入列如左

有若字子有 七十二弟子篇案史記仲尼弟子傳不云字子有

漆雕開字子若 同上案史記漆雕啓字子開

秦商字不慈 同上案史記作字子不

琴牢字子開一字張 同上案昭二十年左傳及孟子盡心篇皆作琴張[illegible]見於左傳孟子

冉孺字子魚 同上案史記作字子魯

伯虔字楷 同上案史記作字子析[illegible]

陳亢字子亢一字子禽 [illegible]

奚箴字子楷 同上案史記作奚容蒧字子皙

廉潔字子曹 同上案史記作字庸

公西減字子尚 同上案史記作公西蒧字子上

穰駟赤字子從 同上案史記作壤駟赤字子徒

冉季字子產 [illegible]後人以家語改之

薛邦字子從 同上案史記作鄭國字子徒

縣亶字子象 同上案史記作鄡單字子象

狄黑字哲之 同上案史記作字皙

商澤字子秀 同上案史記集解引家語作字子秀[illegible]

原抗字子籍 同上案史記作原亢籍

漆雕從字子文 同上案史記作漆雕徒父[illegible]

公夏守字子乘 同上案史記作首[illegible]

申繚字子周 同上案史記作申黨字周[illegible]

孔忠字子蔑 同上案史記無字子蔑三字

縣成字子橫 同上案史記作字子祺

顏相字子襄 同上案史記作顏祖

宋父周 [illegible]

世子勝 [illegible]

羿夷 [illegible]

子家名傲 [illegible]

子直名鱎 [illegible]

武字子順名微後名斌 [illegible]

子魚名鮒後名甲 [illegible]

叙曰名字者自昔相承之詁言也白虎通曰聞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蓋名之與字義相比附故叔重說文屢引古人名字發明古訓莫著於此爲類而引申之學者之事也大氐詁訓之要在聲音不在文字聲之相同相近者義每不甚相遠故名字相沿不必皆其本字其所假借今韻復多異音畫字體以爲說執今音以測義斯於古訓多所未達不明其要故也今之所說多取古音相近之字以爲解釋令以其訓猶將覺而喻依類託義爰考義類定以五體一曰同訓予字子我常字子恆之屬是也二曰對文沒字子明偃字子犯之屬是也三曰連類括字子容側字子反之屬是也四曰指實丹字子革啓字子閭之屬是也五曰辨物鍼字子車鱣字子魚之屬是也因斯以測以六例一曰通作[illegible]之屬是也二曰辨譌[illegible]之屬是也三曰合聲[illegible]之屬是也四曰轉語結字子綦達字子姚之屬是也五曰發聲不狃爲狃無畏爲畏之屬是也六曰並稱乙喜字乙[illegible]

之屬是也訓詁列在上編名物分爲下卷衆著者不爲贅設之詞難曉者悉從闕疑之例上稽典文旁及諺俗亦欲以究聲音之統貫察訓詁之會通云爾至於解釋不明援引鮮當大雅宏達其有以教之矣

皇淸經解卷九之九終

皇淸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一

皇清經分經彙纂卷九之十一

左傳羣解彙編目錄

桓公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十二

左傳羣解彙編目錄

蕭叔大心　一杜解壹　本卷一
惡于宋　何補　本卷一
亦請南宮萬于陳　二句　本卷一
手足皆見　一杜解壹
十三年　四考證捌
滅遂　見春秋彙編莊公
大陵　本卷一
其氣燄以取之　本卷二
妖由人興也　本卷一
傳瑕貳　一杜解壹
伯父無裏言　本卷一
寡人憾焉　本卷一
先君桓公　三句　一杜解壹
典司宗祏　本卷一
莊公之子　二句　一杜解壹
繩息嬀以語楚子　本卷一
十五年　四考證捌
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　本卷一
十七年　四考證捌
命之宥　本卷一
馬三匹　本卷一
隨武王克權　本卷一
遷權于那處　本卷一
閻敖游涌而逸　本卷一
大敗于津　本卷一
鬻拳　本卷一
逆伐黃　六注證拾貳
鬻拳葬諸夕室亦葬於絰皇　本卷一
而葬於絰皇　本卷一
鬻拳可謂愛君矣　四考證八　本卷一
取爲闉之闉以爲闉　本卷一
樂禍也夫　本卷一
鄭伯享王于闕西辟　本卷一　一杜解壹

弛于負擔　本卷一
趨趨車乘　一杜解壹　本卷一
五世其昌　二句　本卷一
遇觀之否　本卷二
風爲天于土上　本卷一
庭實旅百　二句　本卷一
山嶽則配天　一杜解壹
故會以訓上下之則　四句　本卷一
正班爵之義　本卷一
諸侯有王　見上隱公九年宋公不王發
士蔿曰　本卷二
御孫　本卷一
女贄不過榛栗棗脩　本卷一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一杜解壹
伐鼓于朝王非常也　本卷一
用幣于社　二句　本卷一
秋虢人侵晉　又侵晉　四考證八
二十七年　四考證八
夫禮王可用也　本卷一
王使召伯　二句　六注證拾貳
齊桓公綏于伐衞　本卷一
豎子買　本卷一
小戎子生夷吾　一杜解壹
東關嬖五　本卷一
蒲與二屈　二句　本卷一
狄之廣莫　二句　一杜解壹
晉人謂之二五耦　一杜解壹
縣門不發　本卷一
鄭人將奔桐丘　本卷二
諜告　本卷一
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本卷二
二十九年　四考證捌
水昏正而栽　本卷一

三十年　四考證捌
遇于魯濟　六注證拾貳
三十一年　四考證捌
城小穀爲管仲也　一杜解壹
城小穀　見春秋彙編莊公三十二年　又本卷一
臨黨氏　本卷一
而以夫人言許之　一杜解　本卷一
圉人犖　本卷一
能投蓋于稷門　一杜解壹　本卷三
問後于叔牙　二句　本卷一
子般卽位　二句　一杜解壹　本卷一
成季奔陳　本卷一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十三

左傳羣解彙編目錄

閔公

詩云豈不懷歸　二句　六注證拾貳
秋八月公及齊侯　季友也　四考證捌
齊仲孫湫來省難　同上
親有禮因重固　本卷一
因重固　本卷一
趙夙　本卷一
畢萬　本卷一
先爲之極　本卷一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十四

左傳彙解彙編目錄

僖公 三年○九年○十二年○十三年○十五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二十七年○三十二年俱闕

[illegible]縣焉　一杜解壹
蔑城其賜邑　本卷一
孔叔止之　一杜解壹
一之謂甚　六注證[illegible]
諺所謂輔車相依　三句　一杜解壹
輔車相依　二句　本卷一
脣亡齒寒　本卷一
大伯不從　一杜解壹
神必據我　本卷一
周書曰皇天無親　二句　一杜解貳
又曰黍稷非馨　二句　同上
又曰民不易物　二句　同上
虞不臘矣　本卷二
丙之辰　本卷一
丙之晨　本卷一
均服振振　本卷二　一杜解貳
鶉之賁賁　六注證貳拾
天策焞焞　本卷一
及其大夫井伯　本卷一
而修虞祀　本卷一
後出同走罪也　一杜解貳
閒新宮鄙所以不勝城也　同上
許男面縛銜璧　本卷二　四考證伍
申侯申出也　一杜解貳
諸侯官受方物　本卷二
君若綏之以德　三句　本卷一
若總其罪人以臨之　本卷一
會而列姦　本卷一
[illegible]　本卷一
作而不記　一杜解貳
子華由是得罪于鄭　本卷一
且狄伐晉　六注證貳拾
禘而致哀姜　四考證[illegible]

不殯于廟　本卷二　一杜解貳
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本卷一　四考證玖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本卷一
其在亂乎　本卷一
以是藐諸孤　本卷三　一杜解貳
公家之利　本卷一
不可以貳　本卷一
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一杜解貳
晉郤芮　以求入　同上
賂秦以求入　本卷一
入而能民　本卷一
隰朋　本卷一
能[illegible]不過　本卷一
臣聞之惟則定國　本卷一
狐突適下國　本卷一
余得請于帝矣　本卷一
帝許我罰有罪矣　一杜解貳
七輿大夫　六注證貳拾、本卷一
賜晉侯命　二句　本卷一
賜晉侯命　本卷一
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　本卷一
若節春秋　本卷一
王曰舅氏至無逆朕命　一杜解貳
應乃懿德　本卷二
受下卿之禮　本卷一
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　本卷一　杜解貳
鄫季姬來寧　四考證玖
虢射　本卷一
展氏有隱慝焉　本卷一
秦穆姬屬賈君焉　本卷一
晉侯許賂中大夫　本卷一
賂秦伯至既而不與　本卷一
東盡虢略　本卷二

卜徒父筮之　一杜解貳
涉河侯車敗　同上　本卷一
千乘三去　本卷一
千乘三去　三句　一杜解貳
夫狐蠱必其君也　本卷一
三敗及韓　本卷一
寇深矣　本卷一
步揚御戎　本卷一
亂氣狡憤　本卷一
一夫不可狃況國乎　杜解貳
入而未定列　同上
賂秦伯　本卷三
九月壬戌戰于韓原　本卷[illegible]
秦獲晉侯以歸至舍諸靈臺　本卷[illegible]
以太子罃弘　而履薪焉　一杜解貳
曰上天降災　主推君裁之　本卷一
乃舍諸靈臺　本卷一　四考證玖
且晉人慼憂以重我　本卷一
公子縶　本卷一
史佚有言曰　本卷一
無始禍　本卷一
晉侯使郤乞　二句　六注證貳拾
瑕呂飴生　一杜解貳
其卜貳圉也　本卷二
晉於是乎作爰田　本卷二
敗于宗丘　一杜解貳　本卷一
宗邱　本卷一
姪其從姑　本卷二
先君之敗　勿從何益　一杜解貳
陰飴生　本卷一
盟于王城　本卷一
此一役也　六注證[illegible]
蛾析　本卷一

惟西商 天卒 本卷一
以亢其讎 本卷一
我曲楚直 二句 本卷一
楚師背酅而舍 本卷一
原田每每 是謀 本卷二
楚子伏己 二句 一杜解貳 本卷一
楚子伏 本卷一
吾且柔之矣 本卷一
請與君之士戲 本卷二
韅靷鞅靽 本卷二
韅 本卷一
晉侯登有莘之虛 本卷一
少長有禮 二句 本卷一
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 本卷一
至于衡雍 二句 六注證拾叄
作王宮于踐土 本卷一
鄉役之三月 本卷一
使子人九 本卷一
鄭伯傅王 本卷一
王享醴 二句 本卷一
命晉侯宥 見上莊公十八年命之宥總
糾逖王慝 本卷一
受策以出 二句 六注證拾叄
出入三覲 一杜解貳
瓊弁玉纓 本卷二
孟諸 見周禮學鄭彙編夏官望諸條
晉侯聞之 可知也 一杜解貳
盟于宛濮 本卷一
行者無保其力 本卷一
以相及也 本卷一
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 四考證玖
殺士榮刖鍼莊子 一杜解貳
寘諸深室 本卷一

請隧 本卷二
王章也 一杜解貳
未有代德 二句 本卷一
晉於是始啓南陽 六注證拾叄
商密 本卷一
趙衰爲原大夫 至 故使處原 本卷一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 本卷二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 二句 本卷一
二十六年 齊孝公伐我北鄙 本卷一
公使展喜犒師 本卷一
室如懸罄 一杜解貳 本卷二
太師職之 一杜解貳 本卷一
我先王熊摯有疾 三句 本卷一
賓三人耳 本卷一
先軫曰 本卷一
夏書曰 本卷一
欒枝 本卷一
荀林父 本卷一
民易資者 二句 本卷一
二十八年 還自南河濟 本卷一
殺子叢以說焉 本卷一
晉人圍曹門焉 本卷一
曰稱舍于墓 本卷一
曹人兇懼 本卷一
而乘軒者 二句 六注證拾叄
乘軒 本卷一
且曰獻狀 本卷一
爇僖負羈氏 本卷一
不有寧也 本卷一
距躍三百 二句 一杜解貳
三百 本卷二
使門君般 本卷一
晉侯在外 二句 六注證拾叄

寗子職納橐饘焉 一杜解貳
且使王狩 杜解貳
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 同上
晉侯作三行以禦敵 本卷一 六注證拾
二十九年 夏公會王子虎 至 盟翟泉 六注證拾
介葛盧聞牛鳴 四考證玖 一杜解貳
三十年 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 本卷一
焉用亡鄭以倍鄰 本卷二
行李之往來 一杜解貳
行李 本卷一
許君焦瑕 本卷二 一見卷八之九十五春秋地理考實
若不闕秦 二句 一杜解貳 本卷二
請無與圍鄭許之 本卷一
饗有昌歜白黑鹽形 一杜解貳
昌歜 本卷一
三十一年 必親其共 本卷一
自洮以南 本卷二
東傅于濟 本卷一
禮不卜常祀 本卷一
衞成公夢康叔曰 二句 六注證拾叄
不可以間 之命祀 本卷一
將殯于曲沃 本卷一
勤而無所 二句 一杜解貳 本卷一
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 本卷一
孟子 本卷一
中壽 一杜解貳 本卷一
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 六注證拾叄
文王之所辟風雨也 本卷一
必死是間 本卷一
三十三年 超乘 本卷一
鄭商人弦高 本卷一
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 本卷一
厲馬秣兵 本卷一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十五

左傳羣解彙編目錄

文公　九年　十七年俱闕

寘子與者大夫 且畏偪 二杜解叁 本卷一
先殿將下軍 二句 六註證拾叁
秣馬蓐食 本卷一
敗秦師于令狐 二句 二杜解叁 本卷一
能亡人于國 二句 本卷一
凡會諸侯子辟不敏也 二杜解叁
叔仲惠伯 本卷一
惠伯成之 本卷一
夏書曰戒之用休 二杜解叁
八年
正德利用厚生 本卷一
致公壻池之封 虎牢之竟 二杜解叁
且復致公壻池之封 本卷一
宋襄夫人 二句 四考證玖
鄰益耳 本卷一
克壺郎 本卷一
獲公子茷 二杜解叁
秦人來歸 禮也 本卷一
十年
秦伯伐晉取北徵 六註證拾叁
取北徵 本卷一
沿漢泝江將入郢 二杜解叁
王在渚宮 本卷一
王使為工尹 本卷一
宋公為右盂至左司馬 本卷一
期思公 本卷一
命夙駕載燧 本卷一
麇子 本卷一
十一年
潘崇復伐麇 二句 六註證拾叁
至於錫穴 本卷二
摏其喉 本卷一
子駒之門 本卷一
以敗狄于長邱 本卷一
皇父之二子死焉 二杜解叁
以門賞耏班 本卷一

齊襄公之二年 六註證拾叁
鄋瞞伐齊 二杜解叁
齊王子成父 本卷一
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門 本卷一
郕人立君 本卷一
十二年
郕珪 本卷二
來奔 本卷 說見上第二條
郕伯來奔 二杜解叁
且請絕叔姬 公許之 同上
不有君子 二句 本卷一
不在軍事 本卷一
若使輕者肆焉 本卷一
裹糧坐甲 本卷一
兩軍之士 二句 本卷一
入瑕 本卷一
晉侯使詹嘉 二句 二杜解叁
十三年
使詹嘉處瑕 本卷一
以守桃林之塞 本卷一
不如隨會至秦而不犯 本卷一
不如隨會能 二杜解叁
繞朝贈之以策 本卷三
子無謂秦無人 二句 二杜解叁
吾謀適不用也 本卷一
其處者為劉氏 本卷一 六註證拾叁
邾文公卜遷于繹 本卷一
文子賦四月 二杜解叁
十四年
子叔姬妃齊昭公至舍無寵 四考證玖
子叔姬妃齊昭公 二杜解叁
昭公卒 本卷一
將免我乎爾為之 本卷一
有星孛于北斗 二杜解叁
不出七年 死亂 二杜解叁
王叛王孫蘇 本卷一

宋高哀為蕭封人 本卷一
叔不曰公曰夫已氏 二杜解叁 本卷一
曰夫已氏 本卷一
十五年
魯人以為敏 二杜解叁 本卷一
齊人或為孟氏謀 本卷一
惠叔猶毀以為請 本卷一
襄仲欲勿哭 本卷一
一人門于句鼆 本卷 見上僖公廿八年晉人踰晉門焉
訓民事君 本卷一
無能為故也 本卷一
十六年
有蛇自泉宮出至先君之數 本卷一
有蛇自泉宮出 本卷一 六註證拾叁
師于大林 本卷一
庸人帥百濮聚于選 本卷一
百濮 本卷一
魚人 本卷一
秦人巴人從楚師 四考證玖
蕩意諸先父為卿 本卷 見春秋辨疑補成公八年未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條
使帥甸攻而殺之 本卷一
書曰宋人 君無道也 本卷一
克減侯宣多 本卷一
雖敝邑之事何以不免 本卷一
畏首畏尾 二句 本卷一
鹿死不擇音 二杜解叁 本卷二
趙穿公壻池為質焉 二杜解叁
敢我于鄍垂 本卷一
十八年
公游于申池 本卷一
申池 本卷一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 二杜解叁 六註證拾叁
既而復叔仲氏 本卷一
不封莒太子僕 本卷一
在九刑不忘 本卷一
此十六族也至以至于堯 本卷一

皇淸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十六

左傳羣彙編目錄

宣公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十七

左傳彙解彙編目錄

成公

十年

太子州蒲　本卷一

子然盟於脩澤　本卷一

晉侯夢大厲　本卷一

懼傷我焉逃之　本卷一

忠爲令德　三句　三杜解肆　本卷一

晉人止公使送　四考證玖

十一年

晉郤至與周爭鄇田　本卷一　六註證拾叁

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十二年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　四考證玖

道路無壅　本卷一

及其亂也至股肱爪牙　二杜解肆

天下有道　三句　同上

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同上

十三年

孟獻子從　六註證拾叁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二句　本卷一

是以有動作　命也　六註證

能者養之以福　二杜解肆　六註證肆拾　本卷一

昔逮我獻公　同心　本卷一

勠力同心　本卷二

蔑死我君　本卷一

迭我殽地　本卷一

伐我保城　本卷一

費滑　本卷一

散離　本卷一

虔劉我邊陲　本卷一

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本卷一

應且憎　本卷一

斯是用痛心疾首　二句　二杜解肆

不更女父　本卷一

成肅公卒于瑕　本卷一

鄭公子班自訾　本卷一

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　四考證玖

十四年

宗卿之嗣也　本卷一

衛侯饗苦成叔　本卷一

彼交匪敖　本卷一

僑如以夫人　尊夫人也　本卷一

盡而不汙　本卷一

十五年

二華戴族也　皆桓族也　本卷一

出舍于睢上　本卷一

左師二司寇　奔楚　六註證拾肆

盜憎主人　二句　本卷一

十六年

敗諸汋陂　本卷一

至于鳴雁　本卷一

韓厥將下軍　三句　六註證拾肆

德刑詳義禮信　二杜解肆

德刑　戰之器也　本卷一

致死以補其闕　二杜解

瀆齊盟　本卷一

我若羣臣　多矣　本卷一

邲之師荀伯不復從　二杜解肆　本卷一　見上隱公六年鄭自及也條

疏行首　本卷一

陳於中軍　二句　本卷一

楚子登巢車　二句　本卷一

皆曰國士在　本卷一

王族　本卷一

三軍萃於王卒　本卷一

其卦遇復至王中厥目　本卷一

南國蹙　三句　本卷一

南國蹙　二杜解肆

有淖于前　本卷一

養由基　本卷一

蹲甲而射之　二句　本卷一

免胄而趨風　本卷一

楚子使　以弓　本卷一

有韎韋之跗注　本卷三　一見冕弁各種服飾

識見不穀而趨　本卷一

閒蒙甲冑　本卷一

敢告不寧　二句　本卷一

敢告不寧　本卷一

爲事之故　本卷一

三肅使者而退　本卷二

諜輅之　本卷一

子在君側　二句　本卷

敗者壹大　二杜解肆

欒鍼見子重之旌　本卷一

好以暇　本卷一

不亦識乎　二杜解肆　本卷一

展車馬　本卷一

穀陽豎　本卷一

楚師還及瑕　本卷一

大夫命側　本卷一

會于沙隨　本卷一

若之何憂猶未弭　二杜解肆

子聲叔伯　于晉師　本卷一

公還待于鄆　本卷一

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　本卷

夏書曰怨豈在明　二杜解肆

十七年

晉范文子　祈死　本卷一

士燮卒　本卷一

施氏卜宰　二杜解肆

匡句須吉　本卷一

葵猶能衛其足　本卷一

聲伯夢涉洹　本卷二

泣而爲瓊瑰盈其懷　本卷一

盈其懷　本卷一

余恐死故不敢占也　本卷一

皆尸諸朝　本卷一

一朝而尸三卿　本卷一

公遊于匠麗氏　本卷一

孟姬之罪 二句 二杜解肆
民不與郤氏至大夫 本卷一
十八年 辛巳朝于武宮 本卷一 六註證拾肆
逐不臣者七人
周子有兄而無慧 本卷一
施舍已責 本卷見上宣公十二年旅有施舍
右行辛爲司空 六註證拾肆
使脩士蔿之法 本卷一
立軍尉以攝之 本卷一
羊舌職 本卷一
張老爲候奄 本卷一
籍偃 本卷一
程鄭爲乘馬御 本卷一
官不易方 本卷一
爵不踰德 本卷一
師不陵正 二句 本卷一
所以復霸也 本卷一
不然而收 其政 二杜解肆
以塞夷庚 本卷一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十八上

左傳彙解彙編目錄

襄公上

元年 寘諸瓠丘 本卷一
侵宋呂留 本卷一
二年 正輿子 本卷一
請息肩于晉 本卷一
楚君以鄭 于其目 本卷一
非異人任寡人也 本卷一
非異人王 本卷一
若皆之是棄力 二句 本卷一

官命未改 二杜解肆
故晏弱圍東陽以偪之 本卷一
三年 克鳩茲至于衡山 六注證拾肆 二杜解肆
至于衡山 本卷一
組甲三百 二句 本卷三
乃盟于耏外 本卷一
稱解狐 本卷一
赤也可 本卷一
能舉善也夫 本卷一
其將來辭 本卷一
魏絳至授僕人書 本卷一
伏劍 本卷一
軍事有死 二句 本卷一
反役與之禮食 本卷二
士富爲候奄 本卷一
四年 文王 本卷一
晉侯享之 不拜 六注證拾肆
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本卷一
歌鹿鳴之三 六注證拾肆
臣不敢及 本卷一
秋定姒薨 不虞 二杜解肆
不殯于廟 本卷一
季孫曰略 本卷二
略 本卷一
公請屬鄫 四考證五十
無終子嘉父 六注證拾肆
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 本卷一
靡奔有鬲氏 二杜解肆 本卷一
生澆及豷 本卷一
有窮由是遂亡 二句 二杜解肆 本卷一
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 六注證肆 本卷一
各有攸處 本卷一
於是晉侯好田 及之 本卷一

七年 夫郊祀后稷至郊而后耕 本卷一
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六注證拾肆
今既耕而卜郊 本卷一
公登亦登 本卷一
衡而委蛇必折 二杜解肆
而以瘧疾赴於諸侯 四考證玖
國有大命 本卷一
臧竊作羅 本卷一
八年 親我無成 三句 本卷一
如匪行邁謀 二句 二杜解肆
焚我郊保 本卷見上成公十三年伐我保城[illegible]
戎狄薦居至可賈焉 二杜解肆
遠至邇安 本卷一
臧孫救鄫 本卷一
敗於狐駘 本卷一
國人逆喪者皆髽 本卷一
敗我於狐駘 本卷一
五年 已則無信 不亦難乎 二杜解肆
夏書曰成允成功 同上
六年 子罕善之如初 同上
甲寅堙之 本卷一
環城傅于堞 本卷一
憑陵我城郭 本卷一
一介行李 本卷一
使伯氏司里 本卷一
九年 陳畚挶 本卷一
今隧正納郊保 本卷見上成公十三年伐我保城[illegible]
使西鉏吾庀府守 本卷一
祝宗用馬於四墉 本卷一
古之火正 以出內火 二杜解肆 六注證拾肆
以出內火 本卷一
相土因之 二句 本卷一
是以自知其有天道也 本卷一

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本卷一
史曰是謂艮之隨至無咎　本卷一
遇艮之八　二杜解肆　本卷一
是謂八　本卷一
艮之隨　本卷一
隨其出也　本卷一
固在下位　二句　本卷一
棄位而狡　本卷一
其士競于教　本卷一
范匄少　而上之　本卷一
欒黶士魴上之　本卷一
門于鄟門　本卷一
斬行栗　本卷一
肆眚圍鄭　二杜解肆
夫婦辛苦至底告　本卷一
大子除口而還　本卷二
國君十五而生子　二句　本卷二
君冠以必祼享之禮行之　本卷一
以先君之祧處之　二杜解肆
冠于成公之廟　本卷一
輸積聚以貸　二杜解肆
魏絳請施舍　本卷見上宣公十二年旅有施舍總
祈以幣更　本卷一

十年

士莊子　本卷一
偪陽　本卷一
鄟人紇抉之以出門者　本卷一
鄟人紇　本卷一
門者　本卷一
建大車之輪　以爲櫓　本卷一
右拔戟以成一隊　本卷一
晨無武守　二句　本卷一
余羸老也　本卷一
親受矢石　本卷二

請以桑林　二杜解肆　本卷一
桑林　本卷一
魯有禘樂　二句　七註證肆　本卷一
偪陽妘姓也　本卷一
納諸霍人　本卷一
生秦丕茲　七註證肆
楚令也　二杜解肆
獻兆於定姜　本卷一
師於牛首　本卷一
𨍭車非禮也　本卷一
尉止　本卷一
以位序聽政辟　本卷一
諸侯之師還鄭而南　二杜解肆　本卷一
猶將退也　二杜解肆
篳門圭竇　本卷一
閨竇　本卷一
牲用備具　二杜解肆
而賜之騂旄之盟　本卷一
官之師旅　本卷見上成公十八年師不陵正二句總

十一年

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本卷一
政將及子子必不能　二杜解肆
作三軍　有其一　本卷一
孟氏使半　若弟　二杜解肆
東侵舊許　本卷一
西濟於濟隧　本卷一
司門于亳　本卷一
諸侯道敝而無成　本卷一
毋蘊年　本卷一
司慎司盟　本卷一
名山名川　本卷一
則武震以攝威之　本卷一
使叔肹告於諸侯　本卷一
淳十五乘　本卷一

歌鐘二肆　本卷一
女樂二八　本卷一
以樂之半賜魏絳　本卷一
便蕃左右　本卷一
書曰安居思危　本卷一
魏絳于是始有金石之樂　本卷一
秦庶長鮑庶長武　本卷一

十二年

吳子壽夢卒　二杜解肆
臨於周廟禮也　七註證拾肆
同姓於宗廟　本卷一
秦庶長無地　本卷一
楊梁　本卷一
夫婦所生若而人　二杜解肆
王使陰里結之　本卷一
伯游長　本卷一

十三年

荀偃將中軍　本卷一
什吏　本卷一
晉國以平數世賴之　七註證拾肆
晉國以平　二句　本卷一
小人農力以事其上　本卷一
農力　本卷一
未及習師保　受多福　本卷一
惟是春秋窀穸　二杜解肆
窀穸　本卷一
吳乘我喪　二句　本卷一
先王卜征五年　本卷一
先王卜征五年　而行　本卷一
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　本卷一
今楚實不競　二句　本卷一
楚人歸之　二杜解肆
執莒公子務婁　本卷一

十四年

姜戎氏　七注證拾肆
我先君惠公　二句　本卷一

袖海山房校印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十八下

左傳彙解彙編

襄公下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十九上

左傳彙解彙編目錄

昭公

係告化　本卷一
是國無政　本卷一
抑子南夫也　本卷一
及衝以戈　本卷二
將行子南　本卷一
周公殺管叔　二句　本卷一
蔡蔡叔　本卷一
造舟於河　本卷二
歸取酬　八反　三杜解伍
國於天地　二句　本卷一
鮮不五稔　本卷二　三杜解伍
趙孟視蔭曰　本卷一
主民翫歲　一句　本卷二
以什其車至又克　本卷一
請皆卒自我始　三杜解伍
兩于前至前拒　本卷二
實沈　爲祟　本卷一
居于曠林　本卷一
遷閼伯于商丘　本卷一
主辰　本卷一
辰爲商星　二句　本卷二
遷實沈于大夏　三杜解伍
唐人是因　本卷一
其季世　一句　本卷一
方震太叔　見書經彙纂編竟與光被四表述學條
有文在手　見上隱公元年仲子有文在手
及成王　太叔焉　本卷一
宣汾洮　七注證拾伍　本卷二
障大澤　本卷一
山川之神至禜之　本卷一
於是乎禜之　本卷一
勿使有所至其體　本卷三
四姬有省猶可　三杜解伍

是謂近女　如蠱　本卷一
中聲以降　本卷一　中聲以降至勿聽也　三杜解伍
於是有煩手至心耳　本卷一
徵爲五聲　本卷一
六氣曰陰　三句　本卷一
醫言　晦明　本卷一
風淫末疾　本卷一
晦淫惑疾　本卷一
女陽物而晦時　三杜解伍
穀之飛亦爲蠱　本卷一
入問王疾至平夏　四考證弍
皆百人之餼　本卷一
使后子與子干齒　三上解伍
非羈何忌　本卷一
將會孟子餘　本卷一
甲辰朔烝於溫　本卷一
庚戌卒　三杜解伍

二年

觀書至在魯矣　本卷一
見易象至可以王也　本卷一
吾今乃知至王矣　本卷一
季氏有嘉樹宣子譽之　本卷一
執諸中都　七注證拾伍
畏大國至亂作　本卷一
敢辱大館　三杜解伍
國則不共　二句　同上

三年

張趯　本卷一
夫人士弔　二句　本卷一
足以昭禮　而已　本卷一
今嬖寵　守適　三杜解伍
此其極也　二句　同上
諸侯求煩不獲　同上
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同上
若而人　本卷一

董振擇之　本卷一
寡君舉羣臣　本卷一
豆區釜鍾　三杜解伍　本卷一
四升爲豆　本卷二
陳氏三量至大矣　本卷一
三老凍餒　本卷二
民人痛疾　二句　三杜解伍
而或燠休之　本卷一
其相胡公　本卷二
雖吾公室　本卷一
公乘無人　本卷一
道殣相望　本卷一
女富溢尤　本卷一
欒郤胥原至阜隸　七注證拾伍
欒郤至慶伯　本卷一
君日不悛　二句　本卷一
以樂慆憂　三杜解伍
讒鼎之銘　本卷一
踊貴屨賤　本卷一
則使宅人反之　本卷一
且諺曰　本卷一
豐氏故主韓氏　本卷一
爲其復取之故　本卷一
遇懿伯至不入　三杜解伍　本卷一
公事至無私忌　本卷一
小人糞至敝廬　本卷一
實不忘我好　本卷一
余髮如此種種　本卷一
其或寢處我矣　三杜解伍
王以田江南之夢　本卷一
二惠競爽　本卷一
又弱一个　本卷一

四年

四方之虞　本卷一

使長鬣者相　本卷二
好以大屈　本卷一
並元罪望　一見上文公元年鄭出兹聘德　本卷一
夢黃熊　本卷二
夢黃熊入於寢門　本卷二
賜子產至二方鼎　本卷一
公孫洩至以撫之　本卷一
鬼有所歸　二句　本卷一
爲身無義至以取媚也　三杜解伍
人生始化曰魄　同上
追命襄公至上帝　本卷一
叔父陟恪　本卷三　一見上條
余敢望高圉亞圉　本卷一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　本卷三
聖人之後　二句　七注證拾伍
聖人有明德者　二句　本卷一　見上聖人之後條
官職不則　本卷一
或燋悴事國　本卷一
何謂六物至是謂也　本卷一
日月之會是謂辰　本卷一
聖人之後　本卷一
嬖人婤姶生孟縶　本卷一
孟縶之足　二句　本卷三
二卦皆云　三杜解五
弱足者居　本卷一　三杜解陸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十九中

左傳彙解彙編目錄

昭公

八年

石言於晉　本卷一
或馮焉　本卷一
怨讟並作　本卷一　見上文公元年鄭出兹聘總
怨讟並作　二句　本卷一
莫保其性　本卷二
於是晉侯至之宮　本卷一
若何弔也　本卷一
秋大蒐至革車千乘　七注證拾伍
自根牟至于乘　本卷一
商衛　本卷一
頊靈禰子　本卷一
輿嬖袁克　本卷一
輿嬖袁克至以葬　三杜解陸
今在析木之津　二句　同上
自幕至無違命　本卷二
寘德於遂　本卷六

九年

以夷濮西田益之　本卷一
周甘人至閻田　本卷一
魏駘至西土也　七注證拾伍　三杜解陸
蒲姑商奄　三杜解六
巴濮至南土也　七注證拾伍
肅愼燕亳　三杜解陸
后稷封殖天下　同上
雖戎狄　二句　同上
暴滅宗周　本卷一
陳水屬也至二年　三杜解陸　一見補遺
火水妃也　本卷二
妃以五成故曰五年　七注證拾伍
飲酒樂　本卷一
膳宰屠蒯　三杜解陸　本卷一

辰在子卯　二句　本卷三
學人舍業　三杜解陸
又飲外嬖嬖叔　同上
孟僖子如齊殷聘　本卷一
居其維首　二句　三杜解陸
邑姜晉之妣也　本卷一

十年

戊子逢公以登　三杜解七
齊惠欒高氏　本卷一
强於陳鮑氏　本卷一
夏有告陳桓子曰　本卷一
彼雖不信至遂我　三杜解陸
公卜使至而用之　三杜解陸　本卷一
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本卷二
五月庚辰戰于後　本卷一
戰于稷　三杜解陸
又敗諸鹿門　本卷一
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　本卷一
用幣至將不行　三杜解陸
用幣至必千人　本卷一
孤斬焉在衰絰之中　本卷二
斬焉　本卷一
夫子知之至不足　三杜解陸
懷夫人之力　本卷一
難不慎也　同上
棄德曠宗　三杜解陸
宋平公卒　本卷一　見補遺

十一年

比蒲又有龍　本卷一
然壅也　三杜解七
唯蔡於感　本卷一
是以無拯　二句　三杜解陸
遂奔至從之　本卷一
遂奔僖子　本卷一
僖子使助薳氏之簉　本卷一

十五年 將禘于武公 二杜解陸

吾見赤 喪氛也 本卷一

叔弓涖事 十注證伍拾

而在下位 二句 本卷一

臣豈不欲吳 見上成公二年欲于鄭伯總

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 本卷一

闔鼓 本卷一

荀吳滅鼓 本卷一

拜戎不暇 本卷一

叔氏 本卷一

闕鞏之甲 本卷一

唐叔受之 二句 七注證伍拾

撫之以彝器 本卷一

故曰籍氏 七注證伍拾 本卷一

辛有之二子 二句 本卷一

及辛有 之晉 本卷一

王一歲 二喪 三杜解陸 本卷二

三年之喪 遂服 本卷一

一動而失二禮 三杜解陸

十六年 幾爲之笑 二句 本卷一 三杜解陸

刑之頗類 三杜解陸 本卷一

爲嗣大夫 三句 本卷一

受脤歸脤 本卷一

宣子有環 二句 本卷一

交闘 本卷一

鬼神而助之 二句 本卷一

立而無令名之患 三杜解陸

非無賄之難立小之難 本卷二

不亦鋭乎 本卷二

執政弗義 本卷一

昔我先君 出自周 本卷一

庸次比耦 本卷二

子齹賦 蔓草 七注證伍拾

善哉子之言至其能終乎 三杜解陸

習實爲常 本卷一

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七注證伍拾

唯正月至庶人走 本卷一

十七年 辰不集於房 三杜解陸

夫子將有異志 君矣 同上

昭子問焉至何故也 七注證拾伍

少皡氏 何故也 本卷一

九扈爲九農正 本卷一

九扈 本卷一

自顓頊 紀遠 七注證伍拾

天子失官 猶信 本卷一

請有事 與三塗 本卷一

萇宏 本卷一

故使穆子 于文宮 三杜解陸

冬有星孛 及漢 同上 七注證伍拾

天事恒象 本卷一

其與不然乎 三杜解陸

必火入而伏 本卷一

夏數得天 本卷一

若火作 當之 本卷一

其星爲大水 七注證伍拾

水火之牡至合也 本卷一

魴也 死之 本卷一

使長鬣者三人 本卷三係 一見上七年使長鬣者相係一

十八年 毛得以濟侈於王都 本卷一

是謂融風 始也 本卷一

七日其火作乎 本卷一

梓慎登至陳鄭也 本卷一

子產使輿三十人 本卷一

使司寇至出於宮 本卷一

屏攝 本卷一

祈於四鄘 本卷二 一見上襄公九年祝宗用馬於四墉

宋衛皆如是 四考證玖

鄅人藉稻 本卷一

邾人羊羅 首焉 本卷一

大人患失 無學 三杜解陸

大人患失而惑 本卷一

拔除火災 三杜解陸

子太叔之廟 在道北 見上十二年鄭簡公至游氏之廟總

過期三日 三杜解陸

今執事至登陴 本卷一

許不專 有令政 三杜解陸

十九年 許曰余舊國也 同上

遷陰于下陰 本卷一

令尹子瑕 本卷一

許悼公瘧 本卷一

書曰弒其君 本卷二

大城城父 本卷一

紡焉以度而去之 三杜解陸

其父兄立子瑕 本卷一

駟氏聳 本卷一

札瘥夭昏 本卷一

私族而謀 本卷一

諺曰無過亂門 本卷一

沈尹戌 本卷一

施舍不倦 見上宣公十二年旅有施舍總

龍鬬 洧淵 本卷二

禳之則彼其室也 三杜解陸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十九下

左傳彙解彙編目錄

昭公

二十年 春王正月　南至　七注證拾伍

自以爲猶宋鄭也　本卷一

其事集矣　本卷一

不能苟貳　見上僖公九年不可以二緫

棠君尙　本卷三

親戚　本卷一

袒從爲愈　三杜解陸

鄙　本卷一

爲驂乘馬　本卷一

以周事子　本卷一

使華寅乘二車　本卷一

使華寅　具閟　三杜解陸

阿下執事　本卷一　三杜解陸

臣不敢貳　見上僖公九年不可以貳緫

賓將掫　本卷三　一見上襄公二十五年陪臣干掫節二條

親執鐸　本卷一

終夕與于燎　本卷一

衞侯賜　曰貞子　本卷一

在東諸曰　二句　本卷一

琴張聞宗魯死　本卷一

不善不義　本卷一

齊侯疥遂痁　陸杜解陸　本卷四

藪之薪蒸　本卷一

偪介之關　本卷二

聊攝以東　七注證拾伍

齊侯田于沛　本卷一

晏子侍于遄臺　本卷一

四物　三杜解陸

七音　同上　七注證拾伍

出入周疏　本卷一

若琴瑟之專一　本卷二

季萴因之　七注證伍拾

蒲姑氏　本卷三　一見詩經彙解彙編破斧條

疾數月而卒　本卷一

取人于萑苻之澤　本卷三

盡殺之盜少止　本卷一

古之遺愛也　本卷二

二十一年 天王將鑄無射　七注證伍拾

夫樂音之輿也　二句　本卷一

天子省風以樂　本卷一

小者不窕　二句　本卷一

小者不窕　本卷一

大者不槬　本卷一

窕則不咸　本卷一

王心弗堪　本卷一

張匄尤之　本卷一

槃諸橫　本卷一

二至二分　不爲災　四考證玖

是何物也　本卷一

敗吳師于鴻口　本卷一

吾小人　送亡　三杜解陸　本卷一

揚徽者公徒也　本卷一

鄭翩願爲鸛　本卷一

十犨御　偪右　本卷一

不死伍乘　本卷一

軍之大刑也　本卷一

廷　本卷一

食於睢上　本卷一

二十二年 盟于翟門之外　本卷一

無亢不衷　孤之望也　本卷一

無亢不衷　二句　三杜解陸

饑者是用人　何害　同上

人饑賓雞　見上隱公六年宋衞實難總

五月庚辰見王　三杜解陸

樊頃子　本卷一

劉子如劉　本卷一

郗肸伐皇　本卷一

郗　同上

焚諸王城之市　本卷一

敗績于前城　本卷一

晉籍談　之戎　七注證拾陸

帥師軍于陰　本卷一

于谿泉　本卷一

毀其西南　三杜解陸　本卷一

二十三年 二師圍郊　四考證玖

乃皆執之　三杜解陸

乃館諸箕　本卷一

尹辛敗劉師于唐　本卷一

又將叛齊　三杜解陸

去備薄威　本卷一

先君之力可濟也　三杜解陸　本卷一

吳太子諸樊入郹　三杜解陸

遠逆　本卷一

明其五候　本卷一

愼其四境　二句　七注證陸拾

二十四年 婼至自晉尊晉也　七注證陸拾

逆問周政　本卷一

士伯立于乾祭　本卷一

問於介衆　本卷一

梓愼曰旱也　一注證陸拾

日過分　不克　本卷一

陽不克　聚也　本卷一

莫　本卷一

今王室實蠢蠢焉　本卷一

王子朝　子河　本卷四

王定而獻之　本卷一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二十

左傳彙解彙編

定公　十一年闕

子家子亟言　居志　本卷一

二年

蔡昭公於莖通南　本卷一

以師跡我　至　鮮忌　三杜解糸

楚薳瓦　子常章　見上昭六年棄疾章條

吳人見舟　至　于巢　七注證拾遺

闞乞肉焉　本卷一

奪之杖以敲之　見上闞乞肉條

三年

門臺　本卷一

閽以瓶水沃廷　本卷一

有兩肅爽馬　本卷一

四年

隧君身　本卷一

昔楷頁求賄于蔡侯　七注證拾遺

祗取勤焉　見上昭十三年子戢勤

嘖有煩言　三杜解糸

社稷不動　本卷一

君以軍行　二句　本卷一

夏后氏之璜　本卷二

封父之繁弱　本卷二

封父　本卷一

備物典策　本卷二

因商奄之民　本卷一

命以伯禽　三杜解糸　本卷二

少帛　本卷一

綪茷　本卷一

殷民七族　見孟子擊解棄選公孫丑上徵仲第二条

錡氏　本卷一

取于相土　至　東蒐　本卷一

相土之東都　三杜解糸

聃季授土　本卷一

命以康誥　二句　本卷一

密須之鼓　三杜解糸　本卷一

懷姓九宗　二句　本卷一

命以唐誥　二句　本卷一

其間王室　本卷一

五叔無官　二句　七注證拾遺　本卷一

五叔無官　本卷一

其載書云　至　晉期　本卷一

無始亂　本卷一

子涉漢　本卷一

吳軍楚師于豫章　見上昭公六年豫章條

還塞大　冥阨　本卷一

自小別至于大別　本卷二

安求其事　一句　本卷一

柏舉　本卷一

闔廬之弟夫概王　本卷一

及清發　本卷一

楚子取其妹　至　以出　三杜解糸

季芈畀我　本卷一

楚子涉睢　雲中　三杜解糸

不敢以約為利　本卷一　三杜解糸

申包胥　本卷一

封豕長蛇　本卷二

虐始于楚　本卷一

九頓首　乃出　七注證拾遺

五年

辛子房　三杜解糸

陽虎將以璵璠斂　本卷二

改步改玉　本卷一

公山不狃　本卷一

焚楚為堂谿氏　七注證拾遺　本卷一

吳師居麇　本卷一

又戰于公壻之谿　本卷一

葉公諸梁之　於吳　本卷一

藍尹亹涉其帑　本卷一

大德滅小怨　三杜解糸　本卷一

以為樂尹　本卷一

路國　本卷一

子西問高厚焉　本卷一

不能如辭　本卷一

城不知高厚小大何如　本卷一

六年

定之鞶鑑　三杜解糸

陽虎若不至先君　同上

孟孫知其　至　入焉　本卷一

小惟子　本卷一

子期又以陵師　繁陽　本卷一

於是乎遷郢于鄀　七注證拾遺

負黍狐人　本卷一

趙簡子　逆上　本卷一

陽虎又盟公　至　亳社　本卷一

七年

乃盟于瑣　本卷一

八年

瑣　本卷一

公侵齊盟　至　頓墮　本卷一

士皆坐列　本卷一

吾志其目也　本卷一

攻廩丘之郛　本卷一

主人焚衝　本卷二

或濡馬褐以救之　本卷一

主人出師奔　三杜解糸

魯于是始尚羔　七注證拾遺　本卷一

衛人請執牛耳　三杜解糸

涉佗　反捘　同上　本卷一

寡人從焉　三杜解糸

圍蟲年　本卷一

戒都車　本卷一

咋　本卷一

桓子咋　至　緇之　本卷一

林楚怒馬　本卷一

又戰于棘下　本卷

子言辨舍爵　本卷一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二十一

左傳彙解彙編目錄

哀公　十九年闕

利不可得而喪宗國　三杜解叅
寡君是以寒心　本卷一
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　七注證拾陸　本卷一
二人蒙衣而乘　本卷一
孔子之老欒甯問之　本卷一
遂入適伯姬　本卷一
孔伯姬杖戈而先　本卷一
迷𨚗以登臺　本卷一
使告季子　本卷一
召獲駕乘車　三句　本卷一
弗及不踐其難　本卷一
曰無入爲也　本卷一
必或繼之　本卷一
十六年
余嘉乃成　三句　本卷一
旻天不弔不　遺一老　本卷一
旻天不弔　三句　本卷一
煢煢余在疚　本卷一
嗚呼哀哉尼父　本卷二
衛侯飲孔悝酒于平陽　本卷一
使貳車反祏于西圃　三杜解叅　本卷二
爭明　本卷一
使處吳境　本卷一
爲白公　本卷一
勝如卵至非勝而誰　本卷一
勝謂石乞　本卷一
市南有熊宜僚者　本卷一
請以戰備獻　本卷一
齊管修　本卷二
以王如高府　本卷一
高府　本卷一
圉公陽　本卷一
其徒微之　本卷二
衛侯占夢嬖人　本卷一

十七年
晉侯爲虎幄於藉圃　本卷一
良夫乘衷甸兩牡　本卷一
大子又使椓之　三杜解叅
國子實執齊柄　七注證拾陸
見人登昆吾之觀　同上
衛侯貞卜至乃自後踰　本卷一
如魚竀尾　本卷一
衡流而方羊　本卷一
衡流至將亡　同上
裔焉至將亡　三杜解叅
戎州　本卷一
鄭般　本卷一
十八年
宋殺皇瑗　本卷一
弗殺皇瑗至爲右師　本卷一
圍鄖　本卷一
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　三杜解叅
二十年
吳公子慶忌　本卷一
史黯　本卷一
廿一年
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　本卷一
使我高蹈　本卷一
惟其儒書以爲二國憂　三杜解叅
廿二年
甬東　本卷一
廿三年
以肥之得備彌甥也　三杜解叅
其可以稱旌繁乎　本卷二　三杜解叅
親食顏庚　本卷一
廿四年
又爲能進是從言也　本卷一
周公及武公娶于薛　本卷一
太宰嚭　本卷一
廿五年
褚師聲子韈而登席　本卷四
韈不從衣　本卷一
君將殼之　本卷一
君何所不逞欲　本卷
廿六年
后庸　本卷一

掘褚師定子之墓　本卷一
申開守陴　三杜解叅
公游于空澤　本卷一
今君無疾而死　本卷一
寘于虞門之外　本卷一
使祝爲載書　本卷一
四方其順之　本卷一
廿七年
盟于平陽　七注證拾陸
三子皆從　二句　三杜解叅
公弔焉降禮　同上
設乘馬兩馬　本卷一
及留舒　本卷一
故寡君使𤓰察陳袁焉　三杜解叅
吾乃今知所以亡　本卷一
知伯曰　七注證拾陸
故韓魏反而喪之　三杜解叅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二十二

左傳雜錄目錄

三傳

凡例

左傳與春秋經共爲表裏　五考證拾壹
春秋左氏傳序
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　五考證拾壹　又同上
辨左邱明至出自史公　五考證拾又　同上拾壹
春秋經傳別行　一見春秋雜條
春秋之傳解　記之傳統　一見解與雜案識證之
左氏傳古注輯存序

左傳補疏序
左傳補注序
左傳補註序
漢武帝時河間獻左氏 五考證拾壹
漢代左氏立學宮 又見同上
左氏傳授之統 五考證拾壹
左氏採列國至多方言
左氏敘事極有條理
左氏春秋釋疑
左氏春秋考證一卷 後證一卷 箴膏肓評一卷并敘
宋雖左氏釋文
晉宋槧左傳不全本後
梁處素左傳通殘訂異同
左傳服杜之學
服杜解左之誤
春秋鄒氏夾氏傳
虞卿作抄撮九卷 五考證壹拾 又同上拾
正義汲冢瑣語
左傳錯簡
左傳衍文卅二
左傳字誤
左傳逸文 見隱公七年天子經暑梁孝廉曾說条
左傳春秋日食分野
左傳紀闕者六
左傳多用夏正
左傳伯父伯叔至時之冥
左傳老者
春秋漸入戎國毀車爲行
晉入春秋前後四至五十里內
高梁一地杜解有三處
杜注誤父之城
春秋諸戎由至一允姓戎
十二公紀年 見春秋繁露

稱宋謂商 見孟子章解彙編公孫丑上微仲第二条
三桓七穆
左傳敘閻閭至後不同
古人名字相應有見于春秋傳者
左傳一國之人前 相同
人名取戌字
儀父子儀名克
桑公子甄
孫叔敖實蔿氏
左以魏絳受女樂爲禮
昭七年正義引張叔皮
左傳無不韻之辭
左氏不必盡信
周初官制冢宰總百官 原廟不始漢惠帝
祝史卜筮皆世其官
周公子八人
荀息傳吳晉左氏惜之
葚宏合諸侯以城成周
楚莊入陳諸家與之東發先生貶之
夏氏弒君太子奔晉楚人迎立不見左傳
趙穿乃免之說春秋人託之先儒多非之
叔孫莊叔敗狄于鹹
屠岸賈著之誣
秦晉渠作於敗散後封尸後否
晉文公入國受王命設桑主
宮辰言密須之亡
申生之死諡爲共君
晉文公入國十一族掌近官
晉賈它狐偃子
陸渾之戎是否姜戎陰戎九州之戎
萊邱有三
太宰六卿
鄭三卿

許田之許是否魯近地
汾州鵜 大武之梁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十
左傳
左傳杜解補正 顧處士炎武著
左氏春秋考證 劉禮部逢祿著
左傳注疏考證 齊侍郎召南著
春秋名字解詁 王尚書引之著
春秋羣解彙編
春秋雜錄
附國語
國語 任拔貢中著
國語雜錄

左傳總目
卷九之一至九之三
左傳杜解補正
卷九之四 九之五
左氏春秋考證
卷九之六 九之七
左傳注疏考證
卷九之八 九之九
春秋名字解詁
卷九之十至九之二十一
羣解彙編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十　學海堂

左傳彙解彙編

隱公

元年

魯惠公夫人子氏考

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左氏以子氏爲桓公母公羊以爲隱公母穀梁以爲隱公妻按左傳惠公元妃孟子早卒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殁是以隱攝立而奉桓爲太子（從鄭仲師義）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又少故葬有闕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隱弗敢爲喪主故不書則桓爲太子子氏爲夫人傳有明文矣故經元年不書公卽位明隱之不得爲君也魯君臣以仲子爲夫人生有夫人之瑞嫁娶以夫人之禮卒以夫人薨赴告於諸侯經之書夫人子氏不沒其實也杜元凱云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夫聲子爲孟子之姪娣妾也隱公妾之子桓公夫人之子是當嗣世者桓也非隱也杜又云桓未爲君仲子不應稱夫人不知仲子於惠公之世本稱夫人不係子之爲君與否也經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子氏未薨預凶事非禮也可證子氏之爲惠公夫人仲子故天王豫賵之不書葬不祔姑也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是別爲仲子立廟矣禮無二嫡仍夫人之名以明當日之踰禮因不祔於姑不書葬以示仲子不當稱夫人此經之微而顯也公羊以爲隱母不知隱母妾也非夫人隱攝立不書卽位不爲君母薨不稱夫人左氏經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傳曰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則隱母之卒在三年也公羊又以不書葬爲成公之意言子將不終爲君母亦不終爲夫人然已見爲君而豫屈其母不得爲夫人無益於讓有損於孝始爲夫人終不爲夫人嫡妾之辨名分之等竟可隨意進退反以聖人爲賢而成其意不乖之甚乎穀梁以爲隱妻夫人隱攝位將讓之桓母不稱夫人妻稱夫人乎以不書葬爲夫人義從君（范甯注隱被弑賊不討故不書葬）然子氏之薨遠在隱公被弑之前不當逆知不書亦不當既書追削之也公穀兩家頗失事實核之三傳左氏爲長今從之（臧明經拜經文集）

惠公元妃孟子至聲子

國君無二嫡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杜注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宗廟亦無兩配之禮故仲子雖爲魯夫人而及其薨也爲之別立廟孔疏引釋例曰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是夫人之姪娣及二媵皆可以繼也雖攝治內事不得稱夫人又異于餘妾故謂之繼室（儀禮妾之事女君適妻也劉熙釋名妾謂夫之嫡妻曰女君夫爲男君故名其妻曰女君也君者尊之之詞所以豫遠並后之嫌者嚴矣○崔茂才吾亦廬稿）

手文

隱元年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昭元年傳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頫疑虞字魯字筆畫太繁正義曰石經古文虞字作㸚魯字作㶣如此則與手文相似矣今說文猶有㶣字爲字古文亦作𠂢皆與手文合也（李進士羣經識小）

元年

孔氏左傳隱元年疏云隱公讓國賢君所以不入頌者魯僖公之時周王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季孫行父請于周太史克爲之作頌隱公無人爲請故不入頌此說甚可怪笑當僖公時天子何嘗東巡守果爾巡守天王守于河陽且大書矣豈有在魯境而反不書者孔號博通何憑臆杜撰如此（崔茂才吾亦廬稿）

不書卽位攝也

何休膏肓曰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爲政無攝代之意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今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爲攝者鄭君箴之曰周公歸政就臣位乃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於君位不稱薨云何見公羊傳來穆公曰吾立乎此攝也以此言之何得非左氏（春秋隱元年疏禮記明堂位疏）詩曰周公誕保文武受命非居攝也何鄭俱生漢季沿劉歆王莽之邪說耳隱公之讓春秋探其意而成之著立子法名之曰攝而不行卽位之禮非典要也宋穆公之事春秋大居正已歸禍于宋宣亦未以穆公之攝爲典要也（劉禮部箴膏肓評）

夏四月費伯率師城郎

（隱公元年）傳費伯帥師城郎注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循按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有方與（晉灼音房豫）有橐（莽曰高平）後漢書郡國志山陽郡高平侯國故橐章帝更名劉昭注云前漢志王莽改曰高平章帝復莽此號左傳隱九年費伯城郎杜預曰縣東南有郁郎亭晉書地理志高平國故屬梁國晉初分山陽置有方與有高平侯國此高平侯國卽郡國志之高平侯國章帝更橐而名之者其分山陽郡所置之東平國則統七縣而方與及東平侯國皆屬之杜氏用其時郡邑以明春秋傳所云高平方與縣乃指高平國所領之方與縣則郁郎亭自在方與不在高平侯國郡國志高平侯國之外別有方與方與在漢屬山陽在晉屬高與東平侯國改自橐縣者自異劉昭引杜預指高平侯國非也郡國志方與有魯侯觀魚臺蓋今之魚臺縣（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莊公寤生

左傳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杜注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正義曰謂武姜寐時生莊公至寤始覺其生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一引風俗通義云不舉寤生俗說兒墮地便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舉寤生子妨父母謹案春秋左氏傳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因名寤生武公老終天年姜氏亦然安有妨其父母乎余以應杜兩說皆非是若寐寤時子已生兒墮地便能開目武姜何至驚而惡之案史記鄭世家云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然則寤生者難生之謂也史公之解甚精爾雅釋言遻寤也郭注相干寤釋文云孫本遻字作午又說文午牾也五月陰气午逆昌地而出牾逆也从午吾

蓋說文與爾雅義同通字當從孫叔然作午寤卽悟之通借字寤生者謂悟逆難生蓋交午於産門久而不得下往往有母子交斃者故武姜驚也依杜注宜云寐生不當曰寤生近人有訓寤爲蘇者謂莊公絕而復蘇寤醫之甚余友閻百詩云周書寤儆王曰今朕寤有商驚予孔注言夢爲紂所伐故驚又史記王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驚予參以說文寤覺見而夜夢也則莊公寤生者乃夢中所生琳亦以爲非 臧琳經義雜記

隱元年傳莊公寤生

衆經音義引倉頡篇云覺而有言曰寤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爲之請制

郡國志河南苑陵有制澤酈元水經注苑陵作宛陵苑宛古字通鄭元曰縣有二城二城以東悉多陂澤卽古制澤 同上

百雉

隱元年注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疏引諸說或云二百尺或云長四丈而皆不釋雉字之義案陸佃埤雅雉飛不越分域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以雉計文也當以杜注爲正 梁孝廉[illegible]記

傳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管子曰國小而都大者弒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都城不過百雉

李變班問都城不過百雉注長三丈高一丈爲雉天子之城千雉然則果高千丈與

答曰此橫數之非直數也言天子之城橫數之不過千雉不求廣大也 杭編修質疑

李若珠問凡變班問都城不過百雉蒙諭此橫數之非直數也 答曰[illegible]數是豎數 但杜註明云每雉高一丈 答曰又長是高是直 若謂一經一緯則其城爲不方否則高字果何著落

答曰杜解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公羊傳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何休以爲堵四十尺雉二百尺疏云五經異議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諸說不同必以雉長三丈爲正者以鄭是伯爵城方五里大都三國之一其城不過百雉則百雉是大都定制因而三之則侯伯之城當三百雉計五里積千五百步步長六尺是九千尺也以九百丈爲三百雉則雉長三丈 杭編修質疑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周書作雒云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不舉中者從可知此周公相成王作雒所定之制故云先王之制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不如早爲之所

爲之所謂居以可制之邑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無使滋蔓

滋蔓喻居京 同上

不義不暱

說文引作不義不黏黏與昵通爾雅曰黏膠也邵先生晉涵曰釋詁云膠固也言不義者不能堅固故下文云厚將崩今本作不暱杜訓暱爲親則與厚將崩之辭不相屬矣璉案南史梁帝紀論亦作不義不昵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駁明康侯鄭伯克段于鄢傳

春秋一書克而叔段稱兵襲國無君無兄罪狀顯然且鄭伯率師伐罪力可執戮段以擽絕其命乃第克其地而已緩追逸賊以全親親之愛猶使段得奔其久處故鄭人稱爲共叔段後又奔莒以餬其口於四方鄭伯未嘗正告友邦危殺之以正無將之誅可謂仁厚矣故孔子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止此特筆一書克者予鄭伯而罪段也胡氏不達斯義乃反專罪鄭伯失教養成其惡爲利其斃益謨以鄭莊公自言無庸將自及厚將崩諸語遂據爲罪案不知此第泛言其理當然耳如果處心積慮欲殺段何乃率師伐罪而反縱之遠姑一克其地遂反兵哉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曰亂賊之君父懼乎今乃於亂賊而專罪其君父開卷定律予亂漏網君父受害則王法淪天理滅矣雖使胡亥看書楊廣執筒猶不敢顯然顛倒錯亂至於此極而謂聖人門是非垂法戒之八經顧刺謬乃爾哉然則孔子書克全然予鄭伯邪則又非也孔子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其事也其文也而義自在其中孔子之意若曰世安有隱母射王之逆人而獨能善全兄弟一倫猶若此乎於春秋特筆一書克不再書者唯此而已彼隱母射王二事鄭既不赴於魯史無從書故特於此開一例其書法寬而嚴寬者仁之至嚴者義之盡傳譏失教特言外餘文耳孔子成春秋立萬世子臣之大防而康侯設淫辭而助之攻以利天下之亂賊其愚君愚父反俯首而就深文其義安在讀春秋者愼毋爲胡氏之說所惑亂也夫 馬明經[illegible]解春集

如二君故曰克

非得雋而曰克故傳別解之趙子常以此爲春秋特筆是也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謂之鄭志

鄭伯志於克不志於救君請制而卽使居之則志於殺矣舛據穀梁傳說 同上

食舍肉

傳公賜之食食舍肉杜預注食而不啜羹正義禮公食大夫及曲禮所記大夫士與客燕食皆有胾醢殺胾非徒設羹而已顧甯人案爾雅釋器肉謂之羹儀禮鄉飲酒禮羹定鄭注肉謂之羹故下文云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羹卽肉也 經義叢鈔洪頤煊

若闕地及泉

杜謂闕與掘同廣雅釋詁掘捐皆穿也吳語闕爲石郭韋昭注闕穿也管子山權數北郭有掘地而得龜者房注穿地至泉曰闕 朱武曹經傳攷證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

徐齊民北征記曰苑陵縣東南有大隧澗鄭莊公所闕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其樂也融融

融古文作彤張衡思玄賦展洩洩而彤彤舊注云洩洩彤彤皆和貌李善云左傳鄭莊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彤彤融與彤古字通 案臧氏經義雜記同亦以彤爲融

注不皆與今說詩者同

余仁仲左傳字辨曰今皆與今說詩者同不皆非是唐石經本作皆不誤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疏引服虔云䞉猶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何休公羊注亦云按此則賵當音冒 武按貢經義知新記

士踰月

何休膏肓曰士禮三月而葬今左氏云踰月於義左氏爲短鄭箴膏肓之曰禮人君之喪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以上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葬皆數往月往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其實不同士之三月大夫之踰月也 禮記王制元年疏雜記疏 評曰踰月之文蓋非左氏之舊此短喪之萌芽其禍發於王莽不爲功顯君服矣且士之姻皆存國中安得有外姻乎 劉逢祿箴膏肓評

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

注諸侯已上既葬則衰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 樸庵子惠子曰荀卿云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賻弔及事禮之大也荀卿所稱乃時王之禮故左氏依以爲說杜元凱遂借以文其短喪之說誕之甚妄之甚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弔生不及哀

自始死及殯自啟及反哭皆主人所至哀故哭踊無算否亦代哭不絕聲此句主弔葬言則所謂哀者指自啟至反哭時也弔葬之禮凡有五節一啟殯而弔既夕云請啟期告於賓正義云使知而來赴弔下經遂云主人拜賓檀弓亦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是也一祖而弔既夕云有司請祖期注云當以告賓下經遂云賓出主人送檀弓亦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朝是也彌所云弔於廟亦行於祖後一柩車將行而弔既夕云賓入者拜之正義云弔葬之賓下經遂云乃行是也一哀次而弔檀弓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哀次是也一反哭而弔既夕云乃反哭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檀弓亦云周反哭而弔是也所以有此五節者或恩義有厚薄道路有遠近事勢有順逆故早晚正變不必齊同然其在葬時則一也今宰咺之來弔踰葬期以月數矣故曰不及哀 顧氏杜解補正云不及哀謂不當既封反哭之時形按檀弓疏論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朝哀次之義云君弔正禮當於殯宮或於朝祖廟無門外君弔之禮君來弔或晚有邂逅於哀次弔焉此明弔之正必於門內也又雜記云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夫弔賓於哀次已有隨分而退者是哀次之弔已緩況既封與反哭耶又既封反哭之弔當即相見朋友之未退者爲之非必至是方來之賓也顧說未盡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傳有蜚不爲災 注蜚負蠜也

循按負蠜之名說文有二虫部云蠜𨾴蠜也此爾雅之草螽負蠜也蟲部云蠤臭蟲負蠜也此爾雅之蜚蠦蜚即此蜚也郭璞注蠦蜚作負盤臭蟲盤與蠜音同可通用此注作蠜正與說文同非誤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衛侯來會葬注諸侯會葬非禮也

諸侯五月同盟至先王之禮也杜以卅年傳文爲據明同盟惟大夫有是理乎棟聞諸家君云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二年 傳脩惠公之好

兩國有前好而會盟者謂之脩好亦謂之尋高誘戰國策注曰温故曰脩温亦訓尋禮記中庸温故而知新鄭注云温讀如燖温之温燖亦作尋哀十二年傳云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陸曰尋温也是尋與脩其義一爾 同上

三年 傳王曰無之

無之約無怨與貳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周鄭交質

問宋儒議左氏書周鄭交質以周鄭爲二國不知上下之分其儒然乎曰春秋譏交質故穀梁云交質子不及二伯左氏亦有信不由中之戒傳載交質非一事獨於此引君子之論以見例凡交質之失二國共之君子非專爲周鄭言之也古者封建之世王畿千里爲天子之國自畿以外爲列國天子不自治之故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國治而後天下平又曰天下之本在國王國與侯國皆國也天子有道而天下諸侯朝之謂之有天下否則位號僅存所有者唯王國而已殷之有天下舊矣而孟子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戰國之世周鼎未改而孟子書言三代之失天下又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可證平王東遷以後周僅有其國不得云有天下此王之所以爲風而左氏以周鄭爲二國亦紀其實耳對鄭而言故不言王而言周漢初賈誼上疏亦以漢與吳楚淮南諸國對言當時未聞非之後儒去古日遠不攷封建之制強立議論要於經義無當也 錢宮詹潛研堂集

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此傳用夏正之證賈公彥周禮正義云周雖建子爲正及其行事皆用夏之正歲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命以義夫

謂宣公立穆公之命出於義也正義誤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引商頌美宣公與穆公也不及殤公且殤公亦非所謂百祿是荷者解非 同上

憾而能眕者鮮矣

說文云眕目有所恨而止也蓋偁六書故謂眕有忍意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三年傳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杜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正義釋言云眕重也顧炫案注據爾雅以釋眕字必增加自安二字方與自重相連其說甚迂說文眕目有所恨而止也義勝於杜 經義叢鈔洪頤煊

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

子惠子曰此所據古亦云然而柳子厚有駁六逆之說蓋唐以來始有不信古者棟案管子五輔篇曰聖王飭八禮以道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爲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爲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爲人父者慈惠以教爲人子者孝弟以肅爲人兄者寬裕以誨爲人弟者比順以敬爲人夫者敦懞與厖同以固爲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音弑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周語富辰亦云夫禮新不間舊則八禮之說古矣石碏止舉六者禮諫有五風諫爲上碏爲君陳古義借秋之事非所宜言又公方暱嬖人夫婦之際所宜深諱是純臣之義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石碏諫曰

王符潛夫論曰石氏衛公族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四年 敝邑以賦

服虔曰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賦正謂以兵從也朱子注論語用其說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猶治絲而棼之也

按周禮巾車素車棼蔽注棼讀爲薠薠麻以爲蔽此棼亦當讀爲薠言治絲而雜以麻則絲益亂傳均謂棼亂亦有棼音說文煩字下一曰棼省聲是也

棼與淨私稅雜記

五年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特文鳥獸之肉一本作其肉引之謹案一本是也此以鳥獸二字絕句其字下屬爲義言鳥獸田畋獵時所射若其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此鳥獸也文義甚明王尚書經義述聞

則公不射

此指祭祀射牲夏官射人云祭祀則贊射牲司弓矢共射牲之弓矢外傳左史倚相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是也朱子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魚如漢觀射蛟江中之類恐未然惠棟春秋左傳補註

鄭人侵衞牧

詩郝文云自牧歸荑王質以爲郎春秋之牧邑同上

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

案荀子議兵篇曰王者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潛軍之法公羊所謂詐戰非偏戰也同上

郕人侵衞

注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　羅苹曰郡有剛縣晉爲東平國之剛平無剛父棟案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東郡廩邱縣南三十里有故郕都同上

六年　納諸鄂

注鄂晉別邑　案世本居篇云唐叔虞居鄂宋忠曰鄂地今在大夏孫炎云晉大鹵大原大夏參虛也名後君然則大夏即晉地故杜以爲晉別邑春秋左傳補註郡國志河南絳邑有翼城詩譜言晉穆侯遷都於絳暨孫孝侯改絳爲翼翼爲晉之舊都酈元注水注詳言之惟鄂地未詳世本云唐叔虞居鄂宋忠曰鄂今在大夏案大夏在晉陽縣唐叔始封之地史記晉世家晉哀侯九年曲沃武公伐晉侯于汾旁虜哀侯是鄂地在汾旁之證計其地去晉故絳都亦不甚遠故鄂侯之子仍號爲翼侯亦鄂近翼城之證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

宋衞實難　求而無之實難　人犧實難

六年傳宋衞實難鄭何能爲文六年傳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昭二十二年傳人犧實難己犧何害周語同晉語夫戮出於身實難自他及之何害引之謹案實是也爾雅寔是也寔與實通難患也韋注齊語曰患難也廣韻難奴案切患也宋衞實難者言唯宋衞是患也求而無之實難者言唯求而無之是患也人犧實難者言唯他人爲犧是患也人謂子猛犧猶見寵夫戮出於身實難者言唯戮出於身是患也昭元年傳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言吾唯不能是患也文義正與此同杜注宋衞實難云可畏難也尚與憂患之義相近其注求而無之實難云難卒得傳已云求而無之矣何須更言難卒得乎注人犧實難云不宜假人以招禍難實起言子猛見寵是喜所患豈招禍難之謂乎韋注周語云人犧謂難也爲人作犧實難謂將見殺也亦未達實起語意韋注晉語夫戮出於身實難云難居也晉語但言難不言難居何得增字以解之乎此皆不知難之訓患故隨爲之說而卒無一當也古人多謂患爲難詳見非無駢之難下王尚書經義述聞

從自及也　荀伯不復從

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杜注曰從隨也引之謹案隨自及也殊爲不詞從疑當作徒言長惡不悛無害於人徒自害而已隸書從字作從形與徒相似故徒譌作從晉風載驅篇齊子遊遨徒爲淫亂之行釋文徒一本作從列子天瑞篇食於道徒釋文徒一本作從莊子至樂篇食於道從釋文從本或作徒呂氏春秋某塞篇承從多羣從一本作徒史記仲尼弟子傳壤駟赤字子徒鄭國字子徒家語七十二弟子篇徒並作從又成十六年傳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郤之師荀伯不復從杜注曰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釋文從徐子容反音或如字家大人曰杜言不復故道故徐讀從爲蹤跡之蹤不復蹤之語道爲不詞若從讀如字則不復從下須加故道二字而其義始明且林父兵敗而歸未必不由故道也從蓋亦徒字之誤郤之敗舟中之指可掬則徒衆之不反者多矣故云不復徒不振旅不反命不復徒三者相對爲文晉語作郤之役三軍不振旅亦指徒衆而言同上

惡之易也

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杜解惡之易曰言惡易長家大人曰杜讀易爲難易之易而以長字增成其義殆失之迂矣案易者延也謂惡之蔓延也大雅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延也爾雅弛易也郭注曰相延易盤庚曰無俾易種于茲新邑謂延種于新邑也秦策曰決利於前而易患於後謂延患於後也晉語曰譬之如疾余恐易焉韋注疾謂禍也延疾屬也謂禍之相延亦如疾癘之相延也上文曰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惡之延易禍及於身而不可救正如火之燎原而不可撲滅故引商書以明之惡之延易亦如草之滋蔓而不可除故又引周任之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亦是除惡務盡毋使滋蔓之意也東觀漢記載杜林疏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正以延易之義同上

周任有言

馬融論語注周任古之良史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芟夷

芟夷蘊崇之杜注芟刈也夷殺也顏師古注夷通作薙字禮記月令燒薙行水鄭注薙謂迫地芟草也周禮薙氏鄭注薙讀如鬀小兒頭之鬀書或作夷此皆翦草也字從類耳[illegible]

猶懼不蔇　注蔇至也

循按莊公九年盟于蔇公羊穀梁作暨韋昭國語注暨至也杜以蔇通暨故訓至爾雅逮及暨與也暨訓至不若訓及者以勸來者猶恐不及於義爲達訓至於上下兩字字且複矣焦循春秋左傳補疏

七年　發幣于公卿

我朝于周發幣于公卿正義曰發陳財幣於公卿之府引之謹案發幣猶致幣也呂氏春秋報更篇因鞁酒於宣孟高誘注曰發猶致也周語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於大夫晉語賓發幣於大夫義並同王尚書經義述聞

歃而

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杜注志不在於歃血也正義曰當歃血之時似如遺忘故孫服虔云如而也釋文引此三字臨歃而忘下蓋敓之辭言不精也案說文欠部歃下引春秋傳曰歃而忘亡之而字多假借作如擬說文引爲而如而如當爲而也故服子愼轉如爲而杜氏意作如字讀恐非臧庸拜經日記

歃如忘

說文引云歃而忘服虔曰如而也臨歃而忘其盟載之辭古如而皆通用莊七年經夜中星隕如雨昭六年傳火如象之皆讀爲而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八年 傳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詩閟宮篇居常與許毛傳以許爲魯西鄙之邑鄭箋以許爲許田桓元年傳以許田與鄭矣無緣復爲魯有也魯頌多侈言之耳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因生以賜姓

王充曰因其所生賜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則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子氏周履大人跡同姓姬氏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以字爲謚

諸侯以字爲謚明陸貞山粲左傳附注云鄭氏駁許慎五經異義見史記集解引此傳云諸侯以字爲氏今此以氏作謚者傳寫譌也沈攷之不詳乃妄斷其句而强解之志祖案杜讀誠誤然謂謚爲氏字傳寫之譌則未必然禮記檀弓魯哀公誄孔子鄭注云誄其行以爲謚也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明用左傳此語又儀禮少牢饋食禮注云大夫或因字爲謚春秋傳曰魯無駭卒請謚與族公命之以字爲展氏是也據此二文康成讀左傳以謚字絕句而本文之作謚不作氏有明證矣駁五經異義書已久佚其引此傳文作氏者恐轉爲傳寫之誤夫以字爲氏則傳文因以爲族四字該之矣若云以字爲氏因以爲族不嫌詞費乎 穀梁傳孔氏父字謚也范甯注以字爲謚 ○孫侍御讀書脞錄

以字爲氏

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駁五經異義引作諸侯以字爲氏頤煊案正義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服虔本當作以字爲氏 經義叢鈔洪頤煊

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

僖案諸侯以字舊讀絕句爲謚下屬爲句據檀弓嗚呼哀哉尼父注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是以字爲謚亦可爲句因以爲族又另爲句哀十六年孔氏疏云鄭元錯讀左傳云以字爲謚愚有辨詳在三禮補正內 武進士經讀考異

公命以字爲展氏

禮記正義云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展氏臧氏是也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爲氏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此爲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爲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璉案仲達分晰氏族甚有條理適夫人之子伯仲爲氏惟魯然耳列國如鄭伯弟語秦伯弟鍼皆不以叔仲爲氏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九年 大雨霖

春王正月癸酉大雨霖以震庚辰大雨雪亦如之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杜注此解經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正義經當如傳言大雨霖以震不當云大雨震電是經脫霖以二字而妄加電也頤煊案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是釋大雨非釋經書霖後人於傳大雨下妄加霖字漢書五行志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劉歆以爲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亦無霖字 經義叢鈔洪頤煊

隱九年大雨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左傳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又漢書五行志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歆曰爲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雷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雷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向曰爲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已發也既曰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於易雷曰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曰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與利人君之象也是時隱曰弟桓幼代而攝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隱既不許翬懼而易其辭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閒隙而勝陽篡殺之禍將成也公不寤後二年而殺象穀梁傳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范解引劉向云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旣以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氣縱逸而將爲害也 與五行志所載互有詳略 何邵公注公羊云周之三月夏之正月雨當沐雪雜下雷當聞於地中其雉雊電未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公久居位不反於桓失其宜也八日之間先示隱公以不宜久居位而纏以盛陰之氣也此桓將怒而弑隱公之象皆與劉子政義合蓋公穀說同也沐雪雜下漢志云水雪雜雨雨下也沐字譌鄭康成注禮記李巡郭璞注爾雅俱言水雪雜下矣劉子政嫺易義頗精 臧茂才經義雜記

宋公不王 諸侯有王

九年傳宋公不王杜以爲不共王職莊二十三年傳曹劌曰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杜以諸侯有王爲從王事家大人曰諸侯見於天子曰王王之言往也往見於天子也宋公不王猶言宋公不朝 周語曰有不享則修文有不王則修德 諸侯有王王有巡守猶言諸侯有朝王有巡守上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謂諸侯相朝也此言諸侯有王謂諸侯朝於天子也故魯語載曹劌之言曰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商頌殷武篇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鄭箋曰世見曰王曹風下泉篇四國有王箋曰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周官大行人凡諸侯之王事鄭注曰王事以王之事來也引詩莫敢不來王小行人凡諸侯入王鄭衆注曰入王朝于王也引左傳宋公不王及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周語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 王尙書經義述聞

乃可以逞注逞解也

循案逞訓解本方言也杜於他處逞字皆訓快此訓解者成二年臧宣叔言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但能備難無所爲快故亦以解訓之以爲可以解免晉楚之伺我也此北戎侵鄭鄭伯患之則公子突以爲可逞亦以爲可以解免北戎之患也乃傳二十三反年傳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釋文呈本亦作逞廣雅逞解也杜以殺人不宜訓解故訓快成二年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

若逞吾願諸侯皆扱皆可以逞注云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扱獲其懼而思德此兩逞字當以上逞字訓快下逞字訓解皆可以逞謂可以解憂下文云若惟鄭乎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憂可立俟則不可解矣快喜也解說也其義亦相通有所懼而紓之謂之快樂可也謂之解緩亦可也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衷戎師

祝聃逐之衷戎師杜注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正義衷戎師者謂戎師在三伏之中頤煊案昭十六年傳發命之不衷杜注衷當也桓七年傳不當王非敵也謂祝聃逐之以當戎師前後夾擊之故盡殪杜注非是 經義叢鈔洪頤煊

十年 傳以王命討不庭

介疋釋詁庭直也謂諸侯之不直者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不庭

杜注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頤煊案爾雅釋詁庭直也國語周語以待不庭不虞之患韋昭注庭直也不庭謂不直之人成十二年傳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杜注討背叛不來在王庭者非是 經義叢鈔洪頤煊

十有一年 傳爭長

服虔曰爭長先登受玉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寡在寡人

君與滕君辱在寡人杜注不解在字引之謹案爾雅曰在存也存問之也周官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大戴禮朝事篇存作在聘禮記曰子以君命在寡君鄭注曰在存也十二十六年傳曰吾子獨不在寡人杜注曰在存問之也又成四年傳曰君若辱在寡君襄三十一年傳曰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昭二十八年傳曰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吳語曰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並同此義 王尚書經義述聞

工則度之

介疋釋器木謂之度亦作剫廣雅云剫分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及大逵

爾疋九達謂之逵劉光伯云九逵交出也杜注鑿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不能共億

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杜注曰共給億安也家大人曰杜訓共爲給億爲安給與安各爲一意則文不相屬今案共字當讀去聲共億猶今人言相安也一二父兄不能共安猶下文言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也言寡人尚不能安同姓之臣而況敢以許爲己有乎 王尚書經義述聞

而況能禋祀許乎

言子孫不能禋祀許所以決許公之將復奉社稷也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不惟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

許國之爲結吾子奉許叔聊以固吾圉結無滋他族偪處 同上

日失其序

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家大人曰序與敘同爾雅曰敘緒也周頌閔予小子篇繼序思不忘毛傳曰序緒也魯頌閟宮傳曰緒業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隰郕

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杜注隰郕曰在懷縣西南釋文郕尚征反續漢書郡國志河內郡懷有隰城注曰左傳曰王取鄭隰城取者爲與杜預曰在縣西南僖二十五年傳曰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引之謹案古城字多作成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西城圉侯蟲達漢表城作成漢書地理志勃海郡阜城司隸校尉魯峻碑城作成又高成穡漢書郡國志成作城是也蓋古本作隰成後人因與上文溫原絺樊連讀而誤以隰成爲二邑名遂於成旁加土不知成爲城之借字隰成猶言京城亳城成非邑名也爲誤之中可以想見古體若使原文徑作城字則義已顯著不得誤爲郕矣 同上

不書于策

正義云蔡邕獨斷云策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鄭注中庸亦云策簡也蓋簡策同物而異名單就一札謂之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聘禮記曰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名字也字少則書簡字多則書策璉案疏言甚晰若都國來告有篡弒兵荒之事則書於策衞簡所謂名藏在諸侯之策如國內有亂但執一片之簡而可書者則先書於簡南史氏執簡以往服虔注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是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而禱於其主鍾巫 注主尹氏所主祭

循按史記集解引賈逵曰鍾巫祭名也下文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然則鍾巫在鄭爲尹氏所主祭公立於魯則公以之爲祭主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携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又云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蓋巫能降神神物憑之即巫以爲神故即名其神鍾巫尹氏主之者所謂家爲巫史也隱公歸而得歸遂亦信而立爲祭主薛氏韓詩章句云鄭俗三月上巳之辰溱洧水上招魂續魄秉蘭祓除不祥春官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祓除用女巫招魂用男巫鄭人家主巫祭國風俗使然男巫女巫皆無數鄭氏云巫能制神之處位次主者鍾巫爲尹氏之祭主此之謂矣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寫

館于寫氏史記魯世家作爲氏爲蓋古通用孟僖子有遠氏之遠其即寫氏之族乎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皇清經解卷九之十終

補遺

節八音而行八風

問古以八音應八風說文鼓春分之音鐘秋分之音而冬夏至四立則未聞請引而伸之曰白虎通禮樂篇引樂記云壎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弦離音也鐘兌音也柷敔乾音也[illegible]音故主春分鐘兌音故主秋分與說文合而尚闕巽坤二音依白虎通所制十二音次之簫當爲巽音磬當爲坤音然則壎冬至之音鼓夏至之音也即弦管立春之音簫立夏之音磬立秋之音柷敔立冬之音說文所未及可以意補也 [illegible]柷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笙在南方壎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北方亦見白虎通而說東南一方又重出北方今校正當以鼓

在東南方磬在西北方亥才鐘二方與前說同其餘皆異說文以管爲十二月之音笙爲正月之音與前說近之（錢宮詹潛研堂集）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十一　學海堂

左傳彙解彙編

桓公

元年　目逆而送之

服虔曰目者極視精不轉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二年　立華氏也

立立證周法也立華氏爲證乃佐成孔父之罪下文所云是也言桓公受賕枉法（同上）

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

彬謂違與回同書堯典靜言庸違王充論衡作靖言庸回十八年傳靖譖庸回非違命之謂下文滅德立違君違不忘義並同（朱武曹經傳考證）

大路越席注越席結草

循按史記禮書集解引服虔曰越席結括草以爲席也禮運與其越席注云越席翦蒲也釋文越音活字書作趏趏蓋即适适通於括括結也（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粢食不鑿

詩召旻鄭箋云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正義引九章算術云粟一石爲糲米六斗舂糲一斗爲粺九升又去爲鑿則八升又舂爲侍御則七升生民篇正義云米之細者乃窮於御經傳說祭祀之饌無言御米者不鑿是不用御米（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鞞鞛

詩瑾琫毛傳云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正義云鞞者刀削之名琫者刀上飾下不言其飾指鞞之體故曰下曰鞞左傳義由從杜解云飾有上下先鞞後鞛故知鞞爲上飾鞛爲下飾顯與詩毛傳正義相背劉光伯以毛傳規杜甚當（同上）

鞶厲游纓

游李善引作斿顏籀同以爲當从偃聲案說文無斿字有游字注旗之流也从㫃汓聲汓與泅同上形下聲不當音偃顏說非也蔡邕石經論語子游之游亦作斿斿當从㫃从汓省聲游與旌旗字皆在㫃部㫃本音偃故子游名偃（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錫鸞和鈴

禮記鄭注引韓詩內傳云鸞在衡和在軾前周禮疏引韓詩傳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讀詩記引韓詩曰在軾曰和在軛曰鸞後漢書志補注引干寶周禮注云和鸞皆以金爲鈴（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登降有數

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杜注曰登降謂上下尊卑引之謹案登降以數言之非以位言之也登讀增其數降謂減其數也昭三年傳陳氏三量皆登一焉杜注曰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廣雅降減也降與降同襄二十六年傳自上以下降殺以兩是增謂之登減謂之降也夏官司士掌羣臣之版歲登下其損益之數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歲登下其死生鄭注曰登上也下猶去也每歲更箸生去死登下猶言登降皆謂增減之也登降有數者若藻有五采三采二采旒有十二旒九旒七旒五旒纓有十二就九就七就五就尊者增其數卑者減其數也杜注未得傳意（王侍郎經義述聞）

滅德立違

今滅德立違杜注曰謂立華督違命之臣家大人曰違邪也與回邪之回聲近而義同（小雅鼓鍾篇其德不回毛傳回邪也大雅大明篇厥德不回毛傳回違也堯典靜言庸違文十八年左傳作靖譖庸回杜注回邪也昭二十六年左傳君無違德論衡變虛篇作回德）立違謂立姦回之臣上文曰昭德塞違（正義曰昭德謂昭明善德使德益章聞也塞違謂閉塞違邪使違命止息也案孔以違爲違邪是也而又云使違命止息則以杜言違命而遂就其說耳）下文曰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又曰君違不忘諫之以德是違爲邪也故下文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六年傳曰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謂無邪心也襄二十六年傳曰正其違而治其煩謂正其邪也昭二十年傳曰動無違事謂無邪事也二十六年傳曰君無違德謂無邪德也周語曰動匱百姓以逞其違晉語曰若有違質教將不入韋注並曰違邪也滅德立違與昭德塞違正相反則違非違命之謂也華督之事豈止於違命而已乎（同上）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彬謂哀伯不敢顯言公過故但指官之失德所以諷諫也（朱武曹經傳考證）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

按顧氏肇域記左傳桓二年其弟以千畝之戰生杜注以爲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非也穆侯時晉境不得至介休當以趙世家註引括地志岳陽縣北九十里有千畝原爲是余謂當日千畝之戰或在岳陽或在介休誠不敢定但謂晉境不得至介休則有辨晉世家叔虞封於唐方百里其子燮改曰晉國孫成侯徙曲沃八世孫穆侯徙絳不言何代徙都翼昭侯元年封叔父成師於曲沃曲沃邑大於所都翼則徙翼當在昭侯前穆侯徙絳之後中間可知入春秋六年晉逆翼侯納諸鄂謂之鄂侯鄂索隱曰今在大夏大夏者晉鄉太原縣也又後十二年曲沃滅翼王立哀侯之弟緡于晉晉亦太原縣太原至翼城六百五十里中道必由介休當日盡屬晉方得兩侯分立肇域記非是余於是獨歎晉啟封百里逮成侯時何啻五倍王綱不振大國侵小不待入春秋而已然矣可不懼哉

又按周語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王弗聽此千畝乃周之籍田離鎬京應不甚遠末云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左傳繫此事絕有深意蓋自元年至今將四十載大子既不躬耕百姓又不敢耕竟久成斥鹵不毛之地惟堪作戰場故王及戎戰于此因悟趙世家周宣王時伐戎及千畝戰奄父脫王正此地括地志以晉州岳陽縣北千畝原當之不應去鎬京如是其遠殆非也噫安得盡舉經傳子史註地理誤者一一釐正之哉（閻徵君潛邱劄記）

顧亭林曰千畝當依趙世家周宣王伐戎及千畝括地志所謂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是也閻百詩辨之曰千畝乃周之籍

伝雖偏京應不甚遠括地志所言太遠璉案郡國志太原介休有千畝聚劉昭言晉爲千畝之戰在縣南括地志謂晉千畝在岳陽甚當是役乃晉勝敵非若周宣之戰乃敗勝閻百詩誤以爲周宣千畝之戰詣其宜在籍田非是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怨耦曰仇

三倉云讎對也眾經音義引李巡爾疋注曰仇讎怨之對也同上

惠之二十四年唐石經廿四年下惠之三十年唐石經卅年

棟案石經凡經傳中二十字皆作廿三十字皆作卅此古文春秋左氏傳本文也說文廿二十幷也古文省說文所以謂古文乃孔壁中文也蔡邕石經論語云卅而立又云年卅而見惡焉又云凡廿六章者二論人云論人爲蓋部長二尺程長伯之四尺者二十分六之一謂之校鄭注云故書十與上二合爲二十字鐘鼎文如秦權微鑑鼎二十字作廿石鼓文周陽侯鐘二十字作卅此又金石文之可爲左證者今九經二十三十字皆當從石經改正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傳芮伯

書序芮伯作旅巢命詩桑柔正義引鄭注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何休膏肓曰左氏以宰渠伯糾爲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爲父在稱子伯糾父在何以不稱子鄭君箴之曰仍叔之子者譏其幼弱故略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能堪聘事又不失子道故名且字也桓四年疏

許曰此條亦僞劉歆不解天子下大夫名且字之例妄生異說劉氏申受左氏春秋考證

五年

周公黑肩

荀子云周公黜周揚倞注云畿內之國亦名周周公黑肩其後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傳蔡衛不枝

讖詔策曰魏不能支高誘云支猶抑也支與枝同項羽傳莫敢枝晉灼注曰猶枝梧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曼伯爲右拒釋文曼音萬隱元年無使滋蔓亦音萬古有重脣無輕脣故曼萬同音今吳中方音千萬之萬如曼此古音也六朝人讀萬爲輕脣音邶夫子習於所聞幷讀曼爲輕脣則失之遠矣春秋戎蠻子公羊作戎曼子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爲魚麗之陳

左傳桓五年鄭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宣十二年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成七年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此三條杜注皆失之魚麗之陳杜引司馬法戰車二十五乘爲偏楚廣之偏引司馬法十五乘爲大偏巫臣之偏又引司馬法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又昭元年荀吳五乘爲三伍疏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見孔疏百二十乘當作百二十五乘脫一五字據此則偏有三法一爲二十五乘一爲十五乘一爲九乘魚麗用二十五乘之法者也然云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此伍亦是車之伍故夏官司右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注云車亦有卒伍賈疏引左傳廣有一卒卒偏之兩以明車之有卒又引司馬法二十五乘爲偏百二十五家爲伍以明車之有伍然則此所謂伍者伍倍其偏之乘蓋以二十五乘居前以百二十五乘承其後而彌縫之若魚之相麗而進言車則人在其間可知而杜以五人爲伍釋之誤矣楚廣及巫臣之偏皆十五乘者也一偏十五乘兩偏三十乘故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言楚廣以三十乘爲卒卒居偏之兩故下文楚子爲乘廣三十乘正是兩偏一卒之乘又云分爲左右謂有左右二廣合之則六十乘也杜意分爲左右謂分三十乘之半爲十五乘於是卒兩之數不明而以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釋之又誤矣巫臣由晉適吳欲教吳人車戰素習楚國卒乘偏兩之法以兩之一卒適吳謂合兩偏成一卒之車即是三十乘也合偏兩之二謂留其卒之一偏此偏居卒兩之一即是十五乘也質言之以三十乘適吳留其半耳左氏欲明卒偏兩之法故辭繁不殺此皆言車未論其人下別云與其射御此則幷其上射御者留之十五乘則三十人也杜引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謂留其九乘及一兩二十五人則兩之一卒句如何可通豈可云二十五人之百人乎此又誤矣蓋車徒各有卒伍之法徒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車法兩偏爲卒五偏爲伍二十五乘之偏五十乘爲卒百二十五乘爲伍十五乘之偏三十乘爲卒七十五乘爲伍而杜皆誤以徒法釋車也又[illegible]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此卒恐亦是車卒六卒一百八十乘也

司馬法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杜牧注孫子又有將重車者二十五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合之一車凡百人此言車徒人數大法如此意惟大蒐講武如法具備若用之軍旅會同一車必無此數觀左傳諸言戰處雖云車馳卒奔而車上甲士被傷未聞車下七十二人爲之力救遇險猶待御者下而推車似車徒各自爲戰而徒亦不甚多魯頌極言車徒之盛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是一車徒三十人也齊管仲軍制五十人爲小戎其數少於司馬法多於魯頌然齊語云有革車八百乘又云有此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則八百乘亦止用三萬人耳其寓兵車之會如昭十三年會于平丘晉甲車四千乘倘如司馬法則重車百人之數則晉已有四十萬人其餘大小十二國一國又當有數百乘通計不下百萬人又有數千車小邾之地豈能容鄭注小司徒引司馬法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士千人徒二千人此言出車調發之實數益革車一乘戰士徒卒三十人千乘則士徒三萬人正合魯頌之數平邱之會雖有車萬乘亦止三十萬人耳又晉文公城濮之戰[illegible]

說者謂古者寓兵于農井田既廢兵農始分者其實不然春秋之時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高子各帥五鄉是齊之三軍悉出近國都之十五鄉而野鄙之農不與也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積而至於一鄉二千家旅二千人十鄉三萬人爲三軍是此十五鄉者家必有一人爲兵其中有賢能者五鄉大夫有升進之法故謂之士鄉所以別於農也其爲農者處之野鄙別爲五鄙之法三十家爲邑十邑爲卒十卒爲鄉三鄉爲縣十縣爲屬五屬各有大夫治之專令治田供稅更不使之爲兵故桓公問伍鄙之法管仲對以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征不旅舊則民不偷謂隨地之善惡而差其征稅則民安土著不移徙農恒爲農不以其舊爲農者忽隸於師旅則民無貳志不偷惰

[illegible]非已農已分乎十五鄉三萬家必有所受田而相地衰征之法惟施於伍鄙則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illegible]後世之軍出屯田此亦更無養兵之費也他國兵制亦大略可考而知如晉之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作五軍既舍二軍旋作六軍後以新軍無帥復從三軍意其爲兵者必有素定之兵籍素隸之軍帥軍之漸而增也國以地廣人多其師增而復損也當是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爲兵者盡出農民則農民固在何必隨時改易軍制哉隨武子云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是農不從軍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以父兄及子弟之半歸公而取其子弟之半叔孫氏盡取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兵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者民之爲兵者盡屬三家聽其貢獻於公也若民之爲農者出田[illegible]家雖專亦無食其[illegible]采邑家能使通國之農民[illegible]己歟[illegible]民也[illegible]爲兵之民耳以此觀之兵農固不相謀乎二家之采邑固各有兵而二軍之士卒車乘皆近國都故陽虎欲作亂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可知兵常近國都其野處之農固不從兵也齊[illegible]楚有六閑其一爲王卒以舊此正如後世禁兵有老弱不代補之弊又如楚君有二廣太子有宮甲若敖氏有六卒吳有賢良越有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皆是親隸籍之親兵徵虎私屬徒七百人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皆是臨時募合之兵與後世召募遣戍之兵略同故夫子[illegible]有定兵去兵之說使兵農全未分亦何能驟復之是卒不得已又何必議[illegible]

詩動而鼓

賈逵曰旝發石一曰飛石范蠡兵法曰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二百步說文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从㫃會

晉詩云其旝如林三國志太祖爲發石車擊袁紹注引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旝動而鼓說[illegible]旝發石也于是造發石車所云說者即賈侍中說也杜以旝爲旃蓋本馬融[illegible]○（惠徵君棟左傳補註）

李惇五年傳旝動而鼓釋文旝說文作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磓敵案說文旝字自在㫃部與从木之檜名柏葉松身者字義迥別且孔氏正義明云說文載之㫃部陸孔同時非所據說文有異本也攷說文旝字注引春秋傳旝動而鼓又詩曰其旝如林今本毛詩作會蓋左傳古本亦是會字釋文當云會說文作旝傳寫誤爾（李氏惇羣經識小）

桓五年傳旝動而鼓注旝旃也釋文云說文作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磓敵疏引賈逵據范蠡兵法又引說文以爲石而以旝說爲長按兵與鼓進者蓋車行旗動行軍之常襄十年傳[illegible]周禮職金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鄭元云用金石者作槍雷之屬陸德明釋文雷當爲礧兵法守城用礧石以擊攻者漢書[illegible]下礧石[illegible]礧或爲雷然則飛石[illegible]春秋時多用以[illegible]傳太祖乃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軍號曰霹靂車注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旝動而鼓說曰旝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illegible]古訓皆[illegible]旝動鼓進行軍之常何須命二拒[illegible]

王亦能軍

五年傳王亦能軍杜注曰雖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軍引之謹案王已傷矣何安能殿自古軍敗而殿皆羣臣爲之不聞王侯身自爲殿也竊意不字形相似而誤此言王之餘師不復能成軍耳宣十二年傳[illegible]之餘師不能軍正與此同試連上文讀曰祭足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不能軍皆甚言王師之敗也若云王亦能軍則與上文隔閡矣試連下文讀曰王不能軍祝聃請從之是言王既不能軍故欲乘其敝也哀十一年傳齊人不能師晉師曰齊人遁[illegible]請從之正與此同若云王亦能軍則又與下文隔閡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杜注曰足即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勞王問左右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

循按射王中肩鄭不臣甚矣勞王問左右好也而杜預以爲王討之非明爲高貴討司馬昭而發[illegible]聃射僅中肩而未至成濟之惡耳自救之說原是飾辭左氏述之非左氏以鄭志在苟免也預援殢生舊聃之言爲司馬昭作解已非而乃直斥王討爲非何謬戾至此（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注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

劉氏權衡曰此言不可以訓於世奈之何以其解釋且是使亂臣賊子嘉也何謂[illegible]乎（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始殺而嘗

杜注曰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正義曰賈服始殺唯據孟秋不通建酉之月引之謹案賈服二家之說是也月令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此言其盛非言其始也月令又曰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是陰氣始殺在建申之月也月令又曰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鄭注曰黍稷之屬於是始熟管子輕重已篇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大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是嘉穀始熟嘗於宗廟亦在建申之月故春秋繁露曰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何得以爲建酉之月乎且上文啟蟄而郊杜以爲建寅之月龍見而雩爲建巳之月下文閉蟄而烝爲建亥之月皆合夏與參之言月則此當爲孟秋建申之月明甚正義曰以上下準之始殺當爲實起於建申之月已得之矣而又云建酉者言其下限則亦循杜氏之失也正義又曰釋例引詩蒹葭蒼蒼白露爲霜以證始殺百草案白露爲霜則九月霜降時矣九月斗建戌不建酉故酉月始殺之證乎釋例之說殆不足據當從古注以爲孟秋（王尚書經義述聞）

六年 傳薳章

王符曰蚡冒生薳章者王子無鉤也令尹孫叔敖者薳章之[illegible]

也通與萬同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奉牲以告

周禮充人曰碩牲則贊是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

周禮封人歌舞牲先鄭注曰人主將舞其牲云博碩肥腯與歌謂君奉牲人時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是學者[illegible]言乃封人奉牲而歌舞之節 [illegible]

肥腯

左傳桓六年牲牷肥腯杜注腯亦肥也正義曰書言肥腯者古人自有複語耳服虔云牛羊曰肥豕曰腯禮記豚亦稱肥非獨牛羊也案說文肉部腯下云牛羊曰肥豕曰腯知相傳古義如此非服子愼創說也禮記曰豚曰腯 鄭本作豚 肥豚是豕類而稱腯肥是可爲豕曰腯之明證孔氏疏杜單舉肥字以非服氏而不知服本許義曰散言皆通對文則異定當從服解也鄭注禮記以春秋傳腯字訓充貌然則牛羊大牲當言多肉 說文肥多肉也 豚豕之類特言充滿而已 [illegible]

謂其不疾瘯蠡也

桓六年傳不疾瘯蠡釋文云蠡說文作𤸃云瘯𤸃皮肥也今說文無此語并無瘯字豈陸氏誤耶曰說文無瘯字安得更有从蠡之字惟疒部瘯字注云齊虛疾病也此瘯蠡之正字蠡瘯聲相近故假借爲蠡耳蠡亦借字當爲族族之言聚也瘯者相聚傳染之疾故六畜之疫曰族瘯或作族蠡蠡瘯亦聲相近也說文瘯小腫也一曰族累瘯谷書籍爲累或加疒旁而陸德明以爲說文作瘯𤸃陸氏引說文多譌如詩僧不容乃陸云說文作[illegible]無斯刊說說兮陸云說文作辨辨刪二字皆說文所未收又毖彼泉水陸云說文作[illegible]按說文[illegible]讀若詩泌彼泉水非詡詩文作[illegible]也 臧書[illegible]堂集

陸氏釋文舒引說文作瘯皮肥也按今說文無此語 宋武書經傳攷證

瘯蠡

說文冂瘯小腫也一曰族累病有復古編云族从㫃矢所以標衆从㫃系力執切別作瘯蠡非釋文云瘯本又作蔟蠡說文作[illegible]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嘉栗旨酒

劉光伯以栗爲穗貌詩云實穎實栗 同上

嘉栗

桓六年傳嘉栗旨酒杜注嘉善也栗謹敬也正義劉炫以栗爲穗貌而規杜過按考工記鮑人[illegible]栗不[illegible]鄭注栗讀爲裂繻之裂[illegible]與[illegible]同嘉栗[illegible]下文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杜劉注皆失之 [illegible]

謂其九族

[illegible]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illegible]當據之以解此文九族正義乃曲爲杜解何也 [illegible]

接以太牢

服虔曰接者子初生接見于父與杜異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周人以諱事神

左傳桓六年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杜注[illegible]君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illegible]不敢序言正義曰周人尊神之故爲之諱名以此諱[illegible]事明神釋文周人以諱事神名絕句眾家多以名字屬下句[illegible]當從眾家[illegible]曲禮之非也名終將諱之者卽曲禮所謂卒哭乃諱也鄭注云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衞侯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此謂生則名之死則名終矣故以木鐸徇告將諱之如以爲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而將等何所施乎正義又曰終將諱之謂死後乃諱之此雖非杜意然具義是也據釋文知漢儒賈服等皆讀周人以諱事神句名終將諱之句好乖先儒乃魏晉人之通病也豈獨一杜預哉 [illegible]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傳 案釋文云周人以諱事神名絕句眾家多以名字屬下句據杼大昌演繁露左氏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言周人當時固嘗避其君上之名不敢斥言矣至事神之際則雖他時當避者亦正諱無避蓋不敢申其尊于所尊也此之謂以諱事神名也及嗣君繼立則前君之名亦必諱之是謂終將諱之也此從陸氏前一讀 武進[illegible]經讀考異

先君獻武廢二山

杜注二山具敖也郡國志濟北盧縣有敖山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與吾同物

物謂[illegible]物歲時日月星辰是也與桓公同日故云同物 [illegible]

楚人上左 [illegible]

楚人尚左君必左然而乘車君常在左不必楚也[illegible]君之乘事不敢曠左左必式是也君所以不在左者[illegible]以右手[illegible]馬尊於左司馬固猶陳右正尊於左[illegible]乘左而[illegible]之職以左廣得勝自是始[illegible]楚人未嘗不尚右 [illegible]

無與王遇

遇敵也楚國策曰勝子復整其士卒與王遇高誘云遇敵也[illegible]猶[illegible]也故少師以爲不當王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

何休[illegible]曰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illegible]左氏[illegible]鄭君箴之曰必如所言[illegible]王事也[illegible]世子[illegible]可也[illegible]上卿[illegible]逆位致國天子天子以命世子行朝亦可也安得曰[illegible]伯在位世子行朝禮非一國二君無士無父而不知乎[illegible]此類亦非舊文 劉禮部[illegible]

十年 傳齊人餼諸侯

餼說文引作氣云饋客芻米也 [illegible]

十一年 日虞四邑之至 始吾有虞於子

十一年傳且曰虞四邑之至也杜注曰虞度也宋大人[illegible]方言曰虞望也 廣雅同 言曰望四邑之至也昭八年傳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杜注曰虞度也言準度子身以爲已使案虞亦望也言前也吾有望於子今則無望矣 [illegible]

傳君多內寵

服虔曰言庶子有寵者多 [illegible]

雍氏宗有寵於宋

服虔曰爲宋正卿故曰有寵 同上

十二年 傳盟於句瀆之丘

酈元曰濮水又東與句瀆合瀆首受濮水枝渠於句陽縣東南逕句陽縣故城南春秋之穀邱也左傳以爲句瀆之邱矣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楚人坐其北門 桓公十二年

注云坐猶守也惠定宇補注曰兵法有立陳坐陳見尉繚子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傳曰裹糧坐甲又云王使甲坐于道又云士皆坐列及此傳坐其北門皆坐陳也杜訓坐爲守蓋未通於古義廣森按惠氏說是經傳言坐陳者甚多周禮曰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荀子曰庶士介而坐道晏子曰介冑坐陳不廢而大武舞亂皆坐亦所以象軍列也孔檢討經學卮言

傳坐其北門注坐猶守也

案兵法有立陳坐陳見尉繚子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傳曰裹糧坐甲又云王使甲坐于道又云士皆坐列司馬法曰徒以坐固荀子曰庶士介而坐道及此傳坐其北門皆坐陳也杜訓坐爲守蓋未通乎古義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十三年 屈瑕伐羅

五行志中上左氏傳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馭今傳作御案說文云御使馬也从彳从卸馭古文御从又从馬據此知漢書所載左氏皆古文也曰莫囂師古曰囂或作敖案今傳作敖此當本古文下並同必敗舉止師古曰止足也案今傳作趾乃俗字說文云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以止爲足詩麟之趾釋文云趾本亦作止兩通是詩本作止毛詩多古文也故與左傳合陸德明不能兼采而以爲兩通非是高心不固矣遂案今傳作遂此是見楚子曰告楚子使賴人追之弗及莫囂行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人軍之大敗莫囂縊死臧茂才經義雜記

舉趾高

趾漢書引作止高誘曰止足也鄭注士昏禮曰古文止作趾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狃於蒲騷之役

爾疋狃復也詩疏引孫炎云狃快前事復爲也蒲騷之役在前故云狃復爲之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天之不假易

十三年傳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杜注曰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人家大人曰假易猶寬縱也天不假易謂天道之不相寬縱也僖三十三年傳曰敵不可縱史記春申君傳敵不可假秦策作敵不可易是假易皆寬縱之意也賈子道術篇曰包衆容易之謂裕是易與寬容同義廣雅曰假敭也敭與易古字通王尚書經義述聞

賴人

注賴人仕於楚者 案賴即厲也楚與國詳見後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羅與盧戎兩軍之

酈元曰夷水導源中盧縣界東南流歷宜城西山謂之夷谿又東南逕羅川城故羅國也中盧即盧戎國是羅與盧戎本鄰國故合謀以敗楚師章懷後漢書注中盧故城在今襄州襄縣南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盧戎

習鑿齒曰中盧縣古盧戎也釋文作盧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

盛宏之荊州記曰荒谷今竹林是也又云江陵縣東三里餘有三湖湖東有水名長谷又西北有小城名曰冶父酈元曰湖水東通荒谷荒谷東岸有冶父城同上

十四年 傳伐東郊取牛首

司馬彪郡國志魯國有牛首亭劉昭補注云宋伐鄭取牛首即此案鄭地不得至魯國此劉昭謬注酈元曰沙水又東南逕牛首鄉東南魯溝水出焉亦謂之宋溝又逕陳留縣故城南溝水上承沙河而西南流逕牛首亭南與百尺陂水合是牛首地在陳留縣界之證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爲盧門之椽

案呂覽楚莊王圍宋邾四十里而舍於盧門之闔是盧門乃宋外城門去宋都城四十里顏氏家訓載徐仙民左傳音切椽爲徒緣反釋文不載但音直專反徐音蓋古音也同上

十五年 與嚴厚民杰論左傳人盡夫也

祭仲之壻雍糾將殺祭仲雍姬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人即禽獸其心未有肯云人盡夫者此乃開成石經一誤而莫之正是以名儒不寤也唐律疏義音義兩引皆作天字故杜注云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是知傳文作人盡天也祭仲之妻之意謂人盡天之所覆也婦人未有不天父天夫者但父爲生我之天至親者一人而已夫則爲所適之天其親不比生我者也此蓋祭妻知雍糾有變故以父重於夫誘其女正以成已重夫之志以保全祭仲祭妻之智而知禮且又能言如此人盡天也如楚箴尹言君天也天可逃乎乃傳寫左氏者誤字天下後世以爲笑柄倘非杜注不且冤沈大海耶傳文人盡天也故杜以天父天夫釋之假令傳文非天字杜何必有此注耶喪服傳曰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貳尊也然則既嫁則夫重可知矣祭妻知之而不可以告其女也處事之宜有若此者雍姬處此本難兩全祭妻則爲善處然雍姬之處此宜如何曰告於父之後即以告於父者告其夫令速行可也如夫不免雖死之可也子南之子弃疾與其死于殺令尹之後毋寧以楚王之言告其父使速行而一死以報王乎王將殺其父而告其子得無有意乎由生死而與父以殺世子之名何若行乎是皆未爲盡善矣段大令經韻樓集

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注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

循按戮辱也雍糾爲祭仲壻猶杜預爲司馬懿壻糾不私其婦翁死於君事烈士也何辱之有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尸

十五年傳尸諸周氏之汪杜注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頤煊案爾雅釋詁尸陳也淮南俶眞訓高誘注注讀傳矢諸周氏之汪同矢亦陳也經義叢鈔洪頤煊

十六年 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注夷姜宣公之庶母也上淫曰烝

循按宣公此事洪邁容齋五筆極辨其誣謂宣公立僅十九年不應烝夷姜而生伋又納伋妻而生壽朔伋能娶必十五以上朔已能譖兄壽已能代兄死必在十歲以上此十九年之間何以消破鄒忠允駁之言莊卒而桓立十二年入春秋至魯隱四年則衛桓十六年宣以是冬立烝夷姜而生伋子當在其兄桓公之世蕭山毛大可又推之云莊公死後莊姜治宮政推禮是親戴嬀歸陳莊姜猶送之作燕燕之詩其宮中去就有禮如此豈見桓公宮中莊姜二嬀具在可容一嬖妾而不知覺者況使宣公早見斷行則不待衛人絕之計既如石碏亦孰肯就邪迎之乎乃以夷姜爲莊公妾者緣服虔上淫曰烝之訓正義引見詩杜依之耳然烝雅訓爲淫史記衛世家云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

子伋以爲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劉向列女傳云宣公夫人夷姜生伋以爲太子明以夷姜爲宣公夫人新序節士篇云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史記所謂夷夫人夷姜卽左傳所云烝於夷姜謂寵嬖之也宵以史記明左傳而引杜依服氏之非正義乃斥馬遷爲謬失之矣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使盜待諸莘

服虔曰莘衞東地京相璠曰今平陽陽平縣北一十里有故莘亭道阨限險要自衞適齊之道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壽子告之

齊華之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十七年 疆埸之事愼守其一

古文作畺易周禮有畺地易地呂君碑曰愼守畺易蓋用此文隸釋詩攷爲詳 說文曰畺介也从畕三其界畫也或从彊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復惡已甚矣

案韓非子亦載此事復惡作報惡鄭注大司寇云復猶報也杜訓爲重失之 同上

十八年 齊侯通焉

服虔曰旁淫曰通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兩政

十八年傳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杜注並后曰妾如后注匹嫡曰庶如嫡注兩政曰臣擅命注耦國曰都如國引之謹案杜釋兩政與上下文異義非也政非政事之政謂正卿也爾雅曰正長也正卿爲百官之長故謂之正襄二十五年傳齊人賂晉六正杜彼注曰三軍之六卿是也閔二年傳君與國政之所圖也賈逵注曰國政正卿也 見史記晉世家集解 哀十五年傳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杜彼注曰故政輒之臣史記衞世家作莊公欲盡誅大臣周語曾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韋注竝曰升爲正卿是正與政通也兩政者寵臣之權與正卿相敵也曰竝曰匹曰兩曰耦皆相敵之辭閔二年傳曰內寵竝后卽此所云竝后也曰嬖子配適卽此所云匹嫡也曰大都耦國卽此所云耦國也曰外寵二政卽此所云兩政

力不如猛獲之易制也是以以賂下邑陳人爲句 武進七經讀攷異

十四年 大陵

京相璠曰潁川臨潁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故巨陵亭古大陵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其氣燄以取之

余仁仲左傳字辨曰其氣燄以取之陸德明音義本云炎以音豔案王符潛夫論漢書五行志皆云其氣炎以取之釋文傳作炎注仍作燄尋孫詒讓燄字亦當作炎炎故杜氏引以爲證揚雄解嘲炎炎者滅尚書多俗字鄭學已亡無可是正 [illegible] 始庸庸此今文尚書 同上

十四年傳其氣燄以取之 石經燄作炎 注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妖由人興也

說文妖作祅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祅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此蠥異亦謂之祅是祅蠥可互稱許叔重說亦未確 同上

伯父無裏言

十四年傳鄭厲公使謂原繁曰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杜解無裏言曰無納我之言家大人曰無裏言謂不通內言於外非謂無納我之言也襄二十六年傳衞獻公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衞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寡人怨矣對曰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也不通外內之言卽所謂無裏言 王尚書經義述聞

寡人憾焉

服虔左傳注憾恨也字林云憾不安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典司宗祏

昭十九年傳孋隊宗主服虔注云祏主藏於宗廟又曰宗石說文云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案此宗祏是鄭宗廟之主亦以石爲之故字从石鄭之桓武世有大功得立厲王廟昭十八年傳鄭大火子產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周廟厲王廟也宗祏疑卽厲王主故言先君桓公使其先人主之桓公厲王之子立其父廟宜也大夫不得有主古春秋左氏說大夫以石爲主誤與說文同鄭氏引少牢饋食正之衞孔悝使貳車反祏於西圃與其喪何紫表同一僭禮不可引以爲證 同上

繩息嬀

呂覽四月紀曰周公旦作詩以繩文王之德孔鮒云繩之譽之也杜注本此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鄭注譽繩也釋文說文作譝今說文闕廣雅云譝譽也音繩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十六年 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

杉謂共叔有奪嫡之志潛謀襲鄭律以無將之義其罪大矣何不可無後之有毋乃莊公始焉寬縱以驕其心繼復陰謀以成其罪入之而子孫臣民咸知莊公而不直之矣孔氏正義謂鄭厲公以與慕適同惡相恤故黨於共叔似未得其情實 朱武曹經傳攷證

十八年 命之宥 命晉侯宥

莊十八年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注曰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正義曰命之宥者命之以幣物所以助歡也禮主人酌酒於賓曰獻賓答主人曰酢主人又酌以酬賓曰酬謂之酬幣蓋於酬酒之時賜之幣也引之謹案杜謂以幣物助歡者甚確公食大夫禮公受宰夫束帛以侑也侑與宥通 然聘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是侑幣用於食禮非饗禮所用也且如杜說命以幣物以助歡則傳當云命宥之不當云命之宥也尋文究理殆有未安今案爾雅曰酬酢侑報也則侑與酬酢同義命之侑者其命虢公晉侯與王相酬酢與或獻或酢有施報之義故謂之侑命之侑者所以親之也僖二十八年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晉侯宥其爲命晉侯與王相酬酢較然甚明若謂助以幣帛則傳但云王享醴命之可矣何須云命晉侯宥乎 [illegible] 帛以將厚意失之 又僖二十五年傳晉侯朝王王饗醴命公胙侑侑胙卽酢之借字蓋如賓酢主人之禮以勸侑於王故謂之酢侑與而韋注乃以胙爲賜祭肉時當饗禮安得有祭肉之賜乎 [illegible] 當以食禮之侑幣釋以享禮之賜胙失傳意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馬三匹

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引之謹案古無以三馬賜人者三當爲四三古四字脫去一畫耳文侯之命曰用賚爾馬四匹小雅采菽曰君子來

朝何錫予之維無予之路車乘馬乘馬四馬也覲禮曰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路下四是也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故侯之賜數不與公同昭六年傳曰楚公子棄疾見鄭伯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是其例也竹書紀年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玉十瑴馬八匹（今本八譌作十從太平御覽皇王部八作十）然則賜玉五瑴乘馬當四匹矣（同上）

楚武王克權

世系表云商武丁之裔孫封於權其地南郡當陽縣權城是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那亦音那（遷權於那處）

那說文本作那从邑冄聲今書經中多寫作那音諾何反莊十八年左氏傳遷權於那處釋文那又作那同乃多反今案史記索隱作冄字云那與冄音之那同音奴甘反與說文冄聲正合然世人之知者少也錢氏[illegible]云案歌二韻在古自通如那从冄難聲而音諾何切儺从難聲而音徒何切[illegible]云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音以韓爲何字隨音變遂爲何氏全謝山經史問答云鄲侯周緤本傳引蘇林注鄲音多寒反此讀如字爲是而史記絳本傳亦引蘇林注但云音多則鄲魋夫下二字而史漢二侯表亦然漢志引孟康之言亦然水經注所引亦然丁氏集韻於是竟添一條曰鄲音當何反則更無有疑之者矣案全氏之說非也鄲之音多與難之音儺正相同是遂何堅序云何於韓同姓爲近蓋因音相近故知其本同姓也（[illegible]讀城札記）

傳閻敖游涌而逸

盛宏之荊州記曰江津東十餘里有中夏洲洲之首江之汜故屈原云經夏首而西浮夏首東二十餘里有涌口所謂閻敖游涌而逸二水之間謂之夏州首尾七百里（沈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大敗於津（十九年）

鄭元曰羅縣西三里有津鄉應劭曰南郡江陵有津鄉東觀津鄉當荊揚之咽喉後漢書岑彭傳彭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鬻拳

鄭箴膏肓曰鬻拳楚同姓（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于絰皇

杜注絰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坦案史記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是亦葬冢前不必生守門也（趙徵君讀書札記）

而葬於絰皇

鬻拳爲大閽是楚王守門之官絰皇蓋楚寢門名以宣十四年傳屨及窒皇在寢門之內證之可見葬於絰皇蓋葬於楚王墓闕前象生時職守寢門之證杜解未晰（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鬻拳可謂愛君矣

何休膏肓曰人臣諫君非有死亡之急而以兵臨君開篡弒之路左氏以爲愛君於義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鬻拳楚同姓有不去之恩（詩柏舟正義）

辨曰以兵脅君較之同姓臣以道去君孰爲知權必有能辨之者（劉禮部箴膏肓評）

取蔿國之圃以爲囿

一切經音義引三倉云種樹曰園倉頡篇云種菜曰圃（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樂禍也夫（二十年）

案近讀以也字絕句夫字下屬句遂行戮爲句愚謂夫字宜上屬爲句（武億經讀考異）

鄭伯享王于闕西辟（廿一年）

服虔曰闕西辟西偏也毀敦銘云緇治我西偏東偏（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強於負擔（廿二年）

案漢碑負擔字皆作儋說文曰儋何也从人詹聲然則負儋猶負何也（同上）

翹翹車乘注翹翹遠貌

循案翹翹見於毛詩者豳風爲危也周南爲薪貌正義以爲高貌雖以爲眾此注本服虔以爲遠貌者爾雅釋草連異翹注一名連苕張仲景傷寒論作連軺釋名軺遙也遙遠也陸璣毛詩疏云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本草拾遺謂之翹搖搖遙遙軺通遙杜蓋讀翹翹爲遙遙遙遙也（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五世其昌並于正卿

服虔曰言完後五世與卿並列（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遇觀之否

此與哀九年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一例之亦適也洪氏容齋三筆訓爲變按繫詞云唯變所適是變而後有所之也之字自包訓變義而以變爲之字正訓則非（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案之字義訓變漢高祖諱邦荀悅曰之字國惠帝諱盈之字滿亦此類王充曰卜曰逢筮曰遇尚書金縢曰乃逢是吉今尚書作並（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風爲天於土上

杜注自二至四有艮象　觀六二闚觀利女貞虞翻解曰艮爲宮室坤爲闔戶小人而應五故闚觀李鼎祚曰六二離爻離爲目又爲中女外互體艮艮爲門闕女自近門闕觀之象是杜解自二至四有艮象者蓋互體之義（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

韋昭曰庭實庭中之陳百品成數也棟謂庭實東馬之屬玉帛束帛加璧呂覽曰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垂棘之璧是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廿三年）又云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注大習會朝之禮

案管子幼官篇曰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所謂大習者蓋習會朝之教命也（同上）

正班爵之義

二十三年傳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釋文義字無音家大人曰義讀爲儀正義曰朝以正班爵之等義帥等儀孔讀得之周官司士云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是也舊本北堂書鈔禮儀部二引此正作儀（陳禹謨改從今本改儀爲義）古書多以義爲儀說見禮記別之以禮義下（王尚書經義述聞）

士蔿曰

水經汾水注引漢上谷長史侯相碑云侯氏出自郤缺之後蹕般歷周各以氏分或著楚魏或顯齊秦晉卿士蔿斯其胄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廿四年　御孫

韋昭魯語注匠師慶掌匠大夫御孫之名也瑑案刻桷丹楹皆匠師之事故御孫諫之胥上

女贄不過榛栗棗脩

正義曰先儒以為棗取早起栗取戰栗也棗取其早起也脩取其自脩也說文苞當作榛無說　榛字許說文引作亲从木辛聲亦栗實如小栗呂忱字林榛木之字亦从辛木云當如小栗曲禮釋文曰榛古本又作亲然則亲與榛同義故先儒以字亲音榛巾反正義以為榛當近虔失之外傳魯語云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不及榛脩明亲不訓虔　字林曰榛木叢樹非果也

廿五年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

何休膏肓曰春秋感精符云立推度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于社朱絲縈社鳴鼓脅之左氏云用牲非常明左氏說非夫子春秋於義左氏為短鄭君箴之曰用牲者不宜用春秋之通例此變說正陽朱絲鳴鼓豈說用牲之義也讖用牲于社者取經宛何氏注誤　禮記祭法疏

評曰經不曰鼓于社用牲鄭引通例未足為公羊難也且左氏此條亦出坿會　劉禮部箴膏肓評

用幣于社二何　又見秋谷

前儒以禳禱一則奉詞未及詳語今敢不避狂瞽之罪而縷陳焉一尊札謂用牲於社常禮也用幣於社變禮也竊以為用牲于社亦未必盡為常禮何以言之周宣王當大旱之時作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又曰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又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毛傳曰社祭土神也是宣王因旱災而用牲于社矣豈得盡謂為常禮耶謂為常禮者可通於王制而不可通于毛詩也一尊札謂唯康侯從干戚之後斷為鼓社竊以為公羊傳及何休注公羊傳皆以鼓字屬社是連讀者不始於康侯也一尊札謂伐鼓也用牲也于社也于朝也一時並舉兩地並作有不可以先後分者竊以為以杜預為不足信則已如以杜預為足信杜預明云諸侯用幣於社請救于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所謂退而自責者正指諸侯親身而言若一時並舉諸侯將置其身於社乎抑置其身於朝乎豈能化一身而為二人乎若止置其身於社而朝廷之上擊鼓鼓淵

也政正卿也外寵之並於正嫡亦猶內寵之並后嬖子之配適大都之耦國故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韓子說疑篇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此尤其明證矣管子君臣篇內有擬妻之妾此宮亂也內有擬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擬相之臣此國亂也義與韓子同杜於並后匹嫡耦國皆依閔二年傳為訓而於兩政獨曰臣擅命則誤以政為政事故耳　春秋尚書經義述聞

皇清經解卷九之十一終

皇清經解分經　卷九之十二　學海堂

左傳纂解彙編

莊公

元年　不稱姜氏絕不為親

服虔曰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為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此說與杜異案莊廿二年肆大眚然後思葬我小君文姜則服氏之說為有據矣說苑曰絕文姜之屬而不為不愛其母正與此同屬謂不稱姜氏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禮也

何休膏肓據公羊傳於外非禮也以難左氏鄭君箴之曰宮廟朝廷各有定處無所館天子之女故宜築於宮外　莊元年疏

評曰舉公子之舍亦無定制築於前何不可之有齊既不能以父讎辭天子之命又以衰麻之服為王姬主婚此譏之大者天王既不為隱討桓又不為桓討齊而一則使榮叔追錫桓兄而遣祓之桓公一則以王姬之貴而下嫁禽獸行之齊襄又使無行之魯莊忘讎奪親而為之主婚故王不稱天以示同於吳楚此又天討黜陟之大者若僅論同姓主婚之禮既有父道則築於子舍之前以俟親迎之禮豈得謂之卑王姬乎　劉禮部箴膏肓評

二年　始判

傳紀於是乎始判杜注判分也言分為附庸始於此顧炳案判古通作叛字桓六年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魯又不能救此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始叛魯也　經義叢鈔洪顧煊

四年　傳除道梁溠

酈元曰溠水又東南逕隋縣故城西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注不能降屈事齊盡以國與季明季不叛

循按後漢書賈逵傳左氏義深君父公羊多任權變注云左傳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侯大去其國賈逵以為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歸仇書以譏之此言紀侯以與紀季則非兄弟不同心而季固未嘗背兄杜依傳文用違賈說固賈氏所不及也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六年　傳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

彬謂閔二年傳用其衷則佩之度杜注衷中也立中猶言建國立君禮記三年問故先王為之立中制節　朱武曹經傳考證

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注衷節適也

循按呂氏春秋適音篇云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黃鐘之宮音之本也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考工記弓人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帤注云節猶適也淮南子精神訓適情辭餘以己為度高誘注云適猶節也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齊人來歸衛寶

史記衛世家成王舉康叔為周司寇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

何休膏肓曰楚鄧強弱相懸若從三甥之言楚子雖死鄧猶曾不旋踵若剝腹去疾炊炭止沸左氏為短鄭君箴之曰楚之強盛從滅鄧以後於時楚未為彊何得云強弱相懸　莊六年疏

評曰據左氏楚武王時已合諸侯于沈鹿蔑黃伐隨圍鄾敗鄖覆絞盟貳軫矣安得云未彊乎楚稱王滅鄧已滅於楚而為齒公於魯固知左氏所據史文非夫子所據也　劉禮部箴膏肓評

八年　成郕師

京相璠曰齊西五十里有郕鄉杜氏無譏成之傳公九年齊桓會諸侯于葵丘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胡公　賈富汾陰有葵丘郕山陽西北葵城宜在此

京相璠曰齊西五十里有葵邱若是無庸戍之胡廣言汾陰有葵邱或山陽西北葵城案汾陰屬河東爲晉地山陽爲邾魯二國地齊境不至此齊桓會諸侯於葵邱杜注葵邱在陳留外黃郡國志亦云外黃有葵邱聚案此葵邱爲齊宋交界之境亦爲中原襟要之區故齊襄使二人戍之若如杜注在臨淄縣西雖期年公問不至何至於作亂京君疑之是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

服虔曰瓜時七月及瓜謂後年瓜時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請代弗許

尉繚子曰兵戍邊一歲遂亾不候代者法比亾軍故二人謀作亂

田於貝邱

京相璠曰博昌縣南近澠水有地名貝邱在齊西北四十里地近又有內應故易於作亂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人立而啼

八年傳豕人立而啼頤煊案管子大匡篇作豕人立而謕荀子禮論篇哭泣謕號淮南精神訓病疵瘕者捲𨈯而謕春秋繁露執贄篇羊殺之不謕啼皆作謕 經義叢鈔洪頤煊

徒人費

莊八年傳誅屨於徒人費引之謹案徒當爲侍字之誤也侍人卽寺人秦風車鄰篇寺人之令釋文寺本或作侍僖二十四年左傳寺人披釋文寺本又作侍昭十年傳寺人柳釋文寺又作侍二十五年傳侍人僚柤釋文侍本亦作寺襄二十九年穀梁傳寺人也釋文寺人本又作侍人又襄二十五年左傳侍人賈舉昭二十一年傳公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哀二十五年傳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孟子萬章篇侍人瘠環亦與寺人同顏師古匡謬正俗強爲分別非也下文鞭之見血與齊莊公鞭侍人賈舉相類又曰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明是侍人給事宮中者漢書古今人表作寺人費是其明證也下文石之紛如孟陽皆侍人也不言侍人者蒙侍人費之文而省也若作徒人則文字相承之理不見且徧考書傳豈有徒人之官乎杜於石之紛如孟陽竝注曰小臣而徒人費無注且僖二年齊寺人貂注曰寺人內奄官成十七年寺人孟張注曰寺人奄士而此獨無注蓋所見本已誤爲徒人故疑而闕之也釋文出徒人費三字顏師古注漢書寺人費曰卽徒人費也廣韻人字注曰亦複姓齊有徒人費元和姓纂同皆據誤本左傳也管子大匡篇作徒人費亦後人據左傳改之 王尙書經義述聞

公孫無知虐于雍廩

史記齊世家注賈逵曰雍廩葵邱大夫昭十年傳齊渠邱實殺無知正義引鄭衆說以渠邱爲無知之邑據鄭衆說及左傳文是史記引賈注葵邱正渠邱之譌渠邱本無知邑雍廩爲渠邱大夫時無知虐之故雍廩懷憾而殺無知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九年 左氏經納糾

春秋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左氏公穀經並同今左氏經作納子糾子衍文昭唐定本之誤也正義於此引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又於後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下引賈逵云稱子者愍之可證賈景伯本於此無子字正義本作納糾今正義標起至有子字此近人所加故引公羊傳云糾者何公子糾也及何休賈逵說又云公羊之說不可通於左氏次正不稱公子其事又無所出案今定本經文糾之上且有子字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唯有楚公子比稱公子蓋告辭有詳略故爲文不同則正義雖不從公羊及賈氏說亦以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間有稱公子者以告辭有詳略故耳則此無子字甚明至引定本有子字爲證以難舊義則孔氏之疏也又取子糾下引公羊傳云其稱子糾何貴也及何休賈逵說又云案定本上納子糾已稱子則此言子非愍之也沈云齊人稱子糾故魯史從其所稱而經書子糾知者傳云子糾親也請君討之豈復是愍之乎劉與賈同沈文何駁賈劉炫從賈其意雖異然卽此可推至是始稱子前但稱糾而已公羊釋文云納糾左氏經亦作納子糾旣云亦作納子糾便知本作納糾矣據賈沈劉孔與公羊釋文知自漢至六朝以及隋唐皆作納糾公羊疏云無子字者與左氏經異穀梁釋文云伐齊納糾左氏作子糾此皆爲定本所誤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高傒

宰相世系表曰齊太公六世孫文公赤生公子高孫傒爲上卿與管仲合諸侯有功桓公命傒以王父字爲氏食邑於盧諡曰敬仲世爲上卿敬仲生莊子虎虎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固固生厚厚生子麗子麗生止奔燕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十年 又何間焉

十年傳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杜注間猶與也頤煊案爾雅釋言間俔也說文俔一曰間見是俔與見同也禮記曲記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昭四年傳寡君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間卽請見之辭 經義叢鈔洪頤煊

傳自雩門竊出

案酈元泗水注雩門南隔水有雩壇故名曰雩門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蒙皋比服注

左傳莊十年公子偃請擊宋師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杜注皋比虎皮正義曰僖二十八年傳稱胥臣蒙馬以虎皮此云蒙皋比而先犯之事與彼同知皋比是虎皮也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而其字或作建皋故服虔引以解此案鄭本名之曰建櫜在將帥之士使爲諸侯下史記樂書孔子家語辨樂並同則服氏不得引彼文以皋比爲虎皮之證元陳澔禮記集說云今詳文理名之曰建櫜一句當在虎皮之下將帥之上恐服氏所見禮記本如是故孔氏連引之蓋就服注原文也鄭讀建爲鍵然史記作建王肅亦如字讀皆與服合櫜皋同聲既云包以虎皮名曰建皋是虎皮名皋矣更參以僖廿八年傳則服杜皆以皋比爲虎皮不爲無據建皋猶覆皋也集韻建紀偃切覆也謂以虎皮包覆干戈也此云蒙皋比蒙亦訓覆故服引樂記文 臧茂才經義雜記

十一年 宋大水

春秋莊十一年秋宋大水左傳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杜注公使弔之故書公羊傳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何注時魯亦有水災書者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詭例書外以見內也先是二國比與兵相敗百姓同怨而俱災故明天人相與起應之際甚可畏之穀梁傳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五行志上董仲舒曰爲時魯宋比年爲乘邱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曰爲時宋愍公驕慢睹災不改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矜而罵萬萬殺公之應案三傳義不同左氏以宋來告災公使弔之故書公羊傳以有及我之文故董生謂兩國俱水何氏本之言爲比與兵而百姓怨之應亦同穀梁言宋爲王者之後故書故劉子政言宋愍驕慢之應義不同而各得本傳意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若之何不弔

爾雅弔淑皆善也彬謂不弔即不淑同聲同訓詩不弔不祥禮記雜記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於此傳尤切 朱武曹經傳攷證

禹湯罪己

于忠子曰禹哭罪人湯禱桑林皆罪己之事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言懼而名禮其庶乎

傅案釋文云言懼而名禮絕句或以名絕句者非 武進士經讀攷異

臧孫達

世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此傳先載文仲之言不應後錄哀伯之語達當爲辰字之誤也桓二年傳先稱臧哀伯後云臧孫達與此一例 陸淳纂例以臧孫辰爲哀伯子蓋未考世本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公以金僕姑

呂忱字林作鏃鍭鏑矢名 馬進士春秋傳補注

宋萬弒閔公於蒙澤

酈元曰濉水又東逕長樂固北已氏縣南東南流逕於蒙澤十三州志曰蒙澤在縣東郡國志曰梁國蒙縣有蒙澤 同上

傳批而殺之

玉篇引作搥云手擊也與杜注同張有曰搥反手擊也从手㲋別作批非匹齊切 玉篇別有批字云擊也不云見左傳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

注殺督不書宋不以告 家君曰督乃弒君之賊豈可與仇牧同書杜氏之謬也 同上

蕭叔大心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子術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於蕭以爲附庸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

彬謂周官大司徒使之相保鄭注保猶任也楊雄方言保庸謂之甬郭璞注保言可保信也二說並通王懷祖先生曰說文宲藏也宲與保通襄十一年傳毋保姦毋留慝義尤切 朱武曹經傳攷證

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

傅案正義曰斷以賂絕句言用賂請于陳也釋文同愚謂初請于陳繼之以賂故云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云云南宮萬多

淵乃虛無諸侯之跡焉吾不知所謂自責者何等也此三則者實所不安于心若其他屬辭之精比事之切晚雖欲辨之亦烏從而辨之且唯有嘆服唯有仰慕而已日來讀尚書至今文古文之別頗覺棠陽草廬諸大儒所疑的不可易安得階前一尺地跪而進其所得乎 閻徵君潛邱劄記

廿七年 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注上之使民以義讓哀樂爲本言不可力強

循按讓事樂和申言禮樂愛親哀喪申言慈愛注於讓上增義字司馬法仁本篇云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天子之義篇云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廿八年 齊桓公緩於伐衛

五伯齊桓爲盛然竊怪莊十九年王室有子頹之亂天子蒙塵惟鄭虢是賴凡三年而後定不知霸主安在迨廿七年因天子之請始伐衛以討立頹之罪何其緩也 梁孝廉瞥記

娶于賈

張華博物記曰河東臨汾有賈鄉賈伯邑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東關嬖五

二十八年傳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杜注曰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爲獻公所嬖倖視聽外事引之謹案外嬖對內嬖而言僖七年傳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驪姬內嬖也二五外嬖也外嬖二字統二五言之東關下不當復有嬖字梁五既稱其姓曰梁東關五不應獨略其姓廣韻東字注曰漢複姓左傳晉有東關嬖五則東關爲姓矣既以東關爲姓則東關下愈不當有嬖字如梁五以梁爲姓而謂之梁嬖五可乎漢書古今人表正作東關五韋昭注晉語亦曰二五獻公嬖大夫梁五與東關五也是古文無嬖字之明證杜注皆失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猶與二屈君之疆也

韋昭曰疆竟也二屈屈有南北河東有北屈則是時復有南屈酈元案汲郡古文曰魏襄王十一年翟章救鄭次于南屈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縣門不發

墨子備城門篇曰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爲縣門機長二丈廣八尺爲之兩相如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鄭人將奔桐丘

注許昌縣東北有桐丘城 京相璠曰今國無而城見存西南去許昌城可二十五里俗名之曰堤其城南郎長堤因洧水之北防也西面桐丘其城邪長而不方蓋憑丘之稱即城之名矣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鄭人將奔桐丘 水經洧水注洧水又東南逕桐丘城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諜告曰注諜閒也

案周禮環人云搏諜賊注云諜賊反間國賊郭璞曰諜今之細作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臧孫辰告糴於齊禮也

案周禮大司徒職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小行人職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不聞有告糴之禮也外傳僖爲古制其始於西周之衰乎 [illegible]周之制 [illegible]春秋左傳小疏

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予惠子曰周書糴匡篇年儉穀不足君親巡方卿參告糴故外傳臧文仲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凡稱禮皆周制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廿九年 水昏正而栽

蔡邕月令章句引傳曰水昏正而栽築創營室也昏正昏見中也栽築者栽木而始築也 同上

三十二年 城小穀

酈元曰濟水側岸有尹卯壘南去魚山四十餘里是穀城縣界故春秋之小穀城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黨氏

釋文云黨音掌郭忠恕曰黨氏之黨音之兩反與鄉黨字別襄廿九年傳黨叔完七年公族黨氏哀十一年黨氏之溝同音掌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而以夫人言許之

案杜注許以爲夫人此以夫人言許之連文爲句顧亭林杜解補正云以夫人言爲句公語以立之爲夫人也許之孟任許公也武進士經說考異

圉人犖

家君曰圉猶圄也公羊作圄文異義同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能投蓋于稷門

服虔曰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杜氏曰蓋覆也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劉炫規過曰公言犖有力焉如杜此說勁捷耳非有力也當謂投車蓋過於稷門棟謂杜說鑿劉說淺服說近之同上

注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桷反覆門上

循按水經注泗水篇云沂水北對稷門昔圉人之犖有力能投蓋於此門服虔曰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也杜預謂走接屋之桷反覆門上也依水經注杜注桷字爲桷推杜云走而自投接屋之桷是以投爲躍上以手接攀屋上之桷因而身覆於上蓋屋爲門上之屋反覆門上解蓋於稷門是不以蓋爲物也孔氏六帖游俠篇云韓晉公在浙西時一年少請弄閣乃投蓋而上猿掛鳥跂捷若鬼神此投蓋正用杜氏義猿掛鳥跂所謂反覆門上也與服義殊如杜說投而蓋於稷門於辭不明且自投接桷可爲捷不可爲力服氏以蓋爲千鈞之重必非指車蓋過門之上亦非情理所有竊謂投如博人以投之投蓋即闔謂門扇也城門之闔非一人所能勝犖能持而投之所以多力闔即稷門之闔故曰投蓋於稷門非投於門上也說文蓋苫也周禮圉師茨牆則翦闔注云闔苫也闔本門扇之名而可借爲蓋苫之蓋則蓋苫之蓋亦可借爲門扇之闔荀子宥坐篇復瞻彼九蓋皆繼注云蓋戶扇也此門扇之闔正作蓋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劉光伯規過云謂投車蓋過於稷門水經泗水注引服虔注云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與劉意略同皆勝杜注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

漢五行志劉向以爲夫人淫於二叔顏注二叔謂慶父及叔牙是慶父亦叔牙同黨故欲援立之非但爲母弟也同上

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次舍次也所謂五月居廬者也黨氏魯大夫氏也古者外朝有鄉大夫治事之舍及後世世卿遂世其處故魯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對曰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後代官署之名實肇於此襄十一年傳曰季孫使從于朝俟于黨氏之溝則黨氏在外朝甚明蓋居廬于觀門之外因大夫之舍以爲次若子野次于季氏襄三十一年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昭廿二年其事並同顧命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亦入就喪次也翼者室在左右之稱其諸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之室歟詩適子之館兮箋云卿士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曹也孔檢討經學卮言

成季奔陳

服虔曰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難出奔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十二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十三　學海堂

左傳羣解彙編

閔公

親有禮因重固元年

說文引云種有禮因重固因就也从口大能大者眾圍就之服虔曰重不可動因其不可動而堅固之杜氏从許君說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因重固

杜注能重能固則當就成之正義服虔云重不可動因其不可動而堅固之顧塤案此與上親有禮句對言之謂因國之重臣不可動者而安固之襄十四年傳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此即杜注所本經義叢鈔洪頤煊

趙夙注趙衰兄

案世本公明生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史記以衰爲夙之孫晉語以爲夙之弟無終繆辰至此且夙與衰世次相懸不應爲弟兄必傳寫之誤史記所見異辭當以世本爲正焦氏楊林云似衰孫夙猶則非兄弟明矣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畢萬注畢萬魏犨祖父

世本曰萬生芒季季生武仲州史記正義引世本云萬生芒季芒生季恐非州生莊子降降生獻子荼荼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多生桓子駒駒生文侯斯禮記正義州即犨也降即絳也荼即舒也多即曼多也宰相世系曰犨生悼子悼子生昭子絳史記索隱曰系本云武仲生莊子絳無悼子又系本居篇曰魏悼子徙霍則是有悼子系本卿大夫代自脫耳昭子徐廣曰世本曰莊子索隱曰世本鮨也居篇又曰昭子徙安邑與此文同愚案左傳亦作莊子同上

先爲之極

服虔曰言其祿位極盡於此同上

爲吳大伯

于惠子曰穆天子傳云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吳大伯于東吳詔以金刃之刑賄用周室之璧上文分之都城而位以卿是以大伯之地處之但當決有近地故欲使逃之以順父志也同上

猶有令名與其及也注言雖去猶有令名勝於留而及禍

循按此倒裝文法與其及也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猶有令名倒裝使首曰吻左氏屬文之法也史記晉世家芟去下四字集解引王肅曰雖去猶可有令名何與其坐而及禍也加何字未達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服虔曰以魏賞畢萬是爲天開其福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

天子曰兆民若尚書呂刑所稱兆民賴之是也諸侯曰萬民若魯頌閟宮之美僖公曰萬民是若是也但孟康云泠萬民乃不生生則天子亦有稱萬民者周禮疏云兆民據天下而言萬民

據誠內而言也（沈欽韓春秋左傳小疏）

辛廖注晉大夫

劉炫曰若在晉國而筮何得云筮仕於晉又辛甲辛有皆是周人因族辛廖獨爲晉大夫服氏以爲畢萬筮在周筮仕於晉是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震爲土車從馬

杜注震爲車坤爲馬國語晉語云震車也韋注易坤爲大車震爲動爲雷今云車者車亦動聲象雷其爲小車乎又云坎勞也水也眾也韋注易以坤爲眾坎爲水水亦眾之類故云坎眾此皆逸象之屬虞氏易多逸象其原蓋出於此（臧徵君拜經齋札記）

二　虢公敗犬戎于渭汭

服虔本作渭隊注云隊謂汭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及密

鄭元曰時密水出時密山莒地莒人歸共仲於魯及密而死是也杜注密魯地非（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

汪氏容甫曰鶴無爵乎乘軒謂以卿之祿秩處之故曰鶴實有祿位彼謂汪說是也記曰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君子與庶人對亦以位言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詩毛傳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僖二十八年傳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哀十五年傳衛侯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杜注軒大夫車（朱武曹經傳攷證）

衛懿公

衛懿公有哀公之號見論衡儒增以其爲狄所殺故也亦猶魯哀公孫于越漢書人表謂之出公皆可補經傳所未及（梁孝廉瞥記）

鶴有乘軒者

服虔曰車有藩曰軒（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公與石祁子玦

禮記檀弓石祁子爲石駘仲之庶子鄭注駘仲衛大夫石碏之族（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戰於熒澤

御書熒波既豬詩疏引鄭注云沈水溢出河爲澤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熒澤（同上）

遂滅衛

詩載馳序云衛懿公爲狄人所滅鄭箋云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閻百詩曰下文狄入衛方是入其國都孔疏傳言滅而經書入引釋例爲從齊桓告諸侯之文殊不然（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衛侯不去其旗

胡渭生曰去藏也古人以藏爲去棟案鄢陵之戰乃納旌于弢中胡說是（同上）

立戴公以廬于曹

案公劉詩曰于時廬旅毛傳云廬寄也小宗正同管子中匡篇曰狄人攻衛衛人出旅于曹外傳作廬訓爲寄故詩序亦言東從渡河野處漕邑詩序漕字从水旁曹傳作曹古文（同上）

與門材

周禮掌舍爲壇壝宮棘門杜子春云棘門或爲材門正義云衛文公居楚邱國家新立齊桓與其門材先令豎立門戶以材木爲門也（同上）

重錦卅兩

覲禮重賜無數鄭注重猶善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東山皋落氏

劉昭案上黨記曰東山在壺關城東南晉申生所伐今名平皋服虔曰赤狄之都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有守則從

服虔曰有代太子守則從君（同上）

從曰撫軍

服虔曰助君撫循軍士（同上）

君其舍之

服虔曰舍之置申生勿使將兵也（同上）

不對而退

服虔曰里克不對（同上）

公衣之偏衣

服虔曰偏衣偏裻之衣偏異色駁不純裻在中左右各異故曰偏衣此說詳於杜裻背督也莊子緣督以爲經（同上）

偏衣

二年傳公衣之偏衣杜注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陳壽祺案禮記玉藻衣正色裳間色偏衣謂間色不正之衣故下文服其身則衣之純純謂正色衣之尨服尨雜即間色也後漢書光武紀服婦人衣諸于繡擁諸于漢書霍諝傳作偏諸或即此制（陳恭甫[illegible]）

用其衷則佩之度

白虎通曰所以必有佩者表德見所能也循道無窮則佩環能本道德則佩琨能決嫌疑則佩玦申生太子當佩環佩琨方謂之度命之佩玦是使之決於嫌疑之際而速之去也故下衷曰金玦不復（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衣以尨服

五行志中上左氏傳愍（閔傳作）公二年狐突歎曰今命以（今傳作以）[illegible]時卒閟其事也（應劭曰卒盡也閟閉也謂十二月盡時也案杜注本此）衣以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後四年申生以讒自殺近服妖也案命以時卒二句皆用以字即上文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二之字相對今本作衣之尨服蓋誤（臧茂才經義雜記）

尨涼

惠定宇云說文引作尨椋云尨白黑雜毛牛椋牛也古文省少或借涼爲椋此案廣韻云椋牛駁色舊說文脫一字尨椋謂尨服色駁也爲則冬與金玦皆有義而雜衛無乎上文偏衣即尨服蓋分織尨牛白黑毛爲之下所謂奇無常也（沈欽韓春秋左傳小疏）

說文引作尨椋云椋牛也牛之雜色者不中爲犧牲衣之不純者不得爲太子若以尨爲涼義無所取古文省少或借涼爲椋（惠徵君引說文作椋[illegible]）

家大人曰閔二年傳尨涼冬殺金寒玦離上字與下字義亦相因尨既爲雜則涼亦爲雜也說文牻白黑雜毛牛也椋牛也春秋傳曰牻椋以曰牻椋雜也牻與尨同義椋與涼同義是尨涼皆雜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金玦不復

應劭曰復反也金玦猶決去不反意也荀卿子曰絕人以玦（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狂夫阻之注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

循按廣雅猶𨈈疑也張揖生杜前此訓不始杜矣服虔訓𨈈爲止𨈈之於疑猶止之於礙說文礙止也从疑聲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雖知其寒惡不可取

北謂呂氏春秋愼人篇爲寒暑風雨之序矣高誘注寒暑猶苦樂高說得之 朱武曹經傳攷證

雖知其寒注寒薄也

循按白虎通云涼寒也說文涼薄也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昔辛伯諗周桓公注諗告也

案說文曰諗深諫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匹嫡二政

棟案二讀爲王貳子號之貳韓非子引此正作貳 同上

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服虔曰速召也疾也言太子不去自必危疾召罪狐突知其亂本既成而太子拘於一節不達至孝之義與皋落雖戰勝而歸猶不能免於難而使父有悖惑殺子之罪故傳備眾賢之言以迹太子所以死也經在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同上

齊桓公遷邢於夷儀

漢志河內郡平皋縣應劭曰刑侯自襄國從此當齊桓公時衞人伐邢邢遷於夷儀其地屬晉號曰邢邱以其在河之皋處勢平夷故曰平皋瓚注云春秋狄人伐邢邢遷夷儀不至此今襄國西有夷儀城去襄國一百餘里平皋是邢邱非國也璜案郡國志河內平皋有邢邱故邢國周公子所封是平皋之邢邱本邢國也此非齊桓所遷之刑郡國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聚計邢國所都亦只在聊城百里之內臣瓚謂其襄國西是也若平皋邢邱乃衞所滅復入於晉師古曰晉侯送女於邢邱卽此薛瓚駁應說甚精酈元不知春秋有兩邢國其河水注亦混兩國而統釋之其失始於應劭矣史記正義云邢邱在懷州武德縣東南廿里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大帛之冠

鄭康成引作白云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　注蓋用諸侯諒闇之服　家君云此杜預自造之語俗語杜撰本此棟案服虔曰戴公卒在於此年故杜彌縫其說耳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則是詩之作必在正月二月閒其去狄入衞之時不甚遠故但聞戴公之立不聞戴公之卒自屬事理所有不可卽據是以爲戴公無恙之證齊之去衞與許之去衞更遠矣聞戴公之在漕邑命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更非旦夕可辦之事亦必在魯僖之元年然亦不可據是以爲戴公尚在也左傳云文公爲衞之多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杜注謂逆諸河者迎衞敗眾此則杜氏之誤也夫逆之爲言不可施於卑賤之徒眾蓋此所逆者卽文公也夫許穆夫人以一女子尙知閔宗國之顚覆欲馳驅以歸唁曾謂文公賢者反安坐於齊不亟奔赴於新君之所以共紓國難乎卽以左氏文義求之上云爲衞之多難下云及敗語意正相承接若夫石甯二

衞戴公文公卽位年月

以詩左傳幷毛鄭服杜注及孔氏正義合考之知衞戴公實以魯閔公二年十二月立立而旋卒文公卽繼立踰年改元是年爲魯僖公之元年皆較然無可疑者證以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衞懿公之九年卽戴公之元年明年爲文公元年凡在位二十五年適相合也當狄之入衞也衞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其卒其立卽告亦必不能如期許穆夫人之賦載馳蓋但聞戴公之立而不聞其卒也其謂是詩作於魯僖之元年是也謂必作於元年之六月以我行其野芃芃其麥二語爲之證以爲戴公是時尙在則非也夫麥以秋種在周之十二月已有苗矣芃芃之盛苗亦可以當之不必定指其秀其實詩不云芃芃黍苗乎然守之出也狄人衞遂從之又敗諸河此時衞之敗眾能渡河者已早自渡河矣否亦奔迸四方矣焉有徘徊河上不畏狄人之襲而忍死以待宋桓之逆乎然則文公旣隨戴公在漕戴公旋沒而國人卽推文公繼之故左氏遂敘文公之事於魯閔二年之末服虔云戴公卒在於此年杜預云衞文公以此年冬立服杜之注明白如此不可目爲無稽之說也今人之所以致疑者以戴公之無元年而稱元年耳夫戴公亦欲踰年改元者然而其身已不及待矣其臣子閔其經營再造於艱難危苦之會而不忍使從未成君之例於是卽以懿公之九年爲戴公之元年此朱子綱目之例而不謂古之人已有行之者政可見人情之不甚相遠也至於戴之爲謚雖見於周書之謚法在當日亦必以爲國人冀戴之故而遂稱之卽以懿公之爲懿也名亦浮其實矣要皆無暇集眾定議告於廟而後宣播者也且衞之後世如輒之出奔也且有孝公之諡矣甯能盡拘常典也乎故夫十數日之君之有謚也以前君之年爲其年也皆變禮也舉不足致疑孔氏詩正義云以衞旣滅而立不繫於先君此論成然然使戴公得以踰年亦必不奪懿公之一年爲其年唯其旋立旋卒而臣下又不忍沒之故不得已而與懿公共此一年耳戴公固未嘗當年改元也若文公之立之亦在漕也且斷然爲魯閔二年之十二月也於詩尤有明證夫定之方中美衞文公作也其次章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皆文公卽位後之事也毛傳云虛漕虛也明文公初立亦在漕也其自齊而至漕也左氏有明文矣出其立於魯閔二年之冬故凡相地卜吉告於齊齊爲之合諸侯俱於魯僖元年中得以次第爲之春秋於僖二年之正月卽書城楚邱傳以魯後往故云不書所會後也然則諸侯之會而城也更在二年正月之前矣夫城必計徒庸慮財用非一二日而可集若以文公立在僖元年之冬其能神速如此乎鄭箋云定星昏而正謂小雪時然則楚宮楚室之作與城必同時而俱舉有宮室始可遷二年遷於楚邱則所謂定之方中者必在於元年之冬明甚敬王時城成周以八月告晉十一月晉合諸侯元年正月始賦功始末計歷二時楚邱之城約略亦正相似故毛氏鄭氏服氏杜氏孔氏皆當世大儒其於詩左氏傳未有不反覆參證而始決者後之人亦不必復置異論於其閒矣 臧學士鏞山札記

左傳彙解第編

僖公

諸侯救邢

元年 注實大夫也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辭　家君曰實大夫也何得稱爲諸侯此西之妄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虛邱之戍

僖元年公敗邾師於偃左傳云虛邱之戍將歸者也如傳文則是公敗邾之戍兵而不詳其所以敗之之由杜解云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邱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謹案齊自爲魯誅亂魯復請而葬之書止義所謂外欲固齊以居厚內存母子不絕之義爲國家之大計者是也殺哀姜者齊人邾不必以是而欲侵魯齊魯本無怨惡亦不因送喪而始懼也何休云公怨邾以夫人與齊故敗之亦不合事情僖公之於哀姜非有母子之情也竊謂以經文觀之當是邾來伐魯而公敗之也傳例曰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莊十一年公敗齊師於長勺夏公敗宋師於乘邱十一年公敗宋師於鄑書法正同下云公子友帥師敗莒師於酈亦相類想邾人既送哀姜爲魯除害或亦如莒人索賂之事耳然則左氏不足據乎案左氏文簡服虔注本以虛邱爲魯地或是邾人乘魯之亂取虛邱而戍之至是知其不可守舍之歸國故過魯而爲魯所敗耳去古久遠難以已意逆斷要之何氏杜氏之說則灼見其非也 李進士羣經識小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

鄭元曰蛇水出剛縣東北太山西南流逕汶陽之田齊所侵也自汶之北平暢極目僖公以賜季友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入自顛軨

鄭元曰傳虞東北十餘里即顛軨坂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伐鄍三門

說文鄍晉邑郡國志沛國有鄍聚劉昭補注引服虔曰鄍晉別都正義載服注云冀爲不道伐鄍三門謂冀伐晉冀之既病亦惟君故請虞助晉按劉昭妄引服注以釋沛國鄍聚爲晉邑殊謬然服注鄍爲晉都與說文鄍爲晉邑此爲有據杜以顛軨坂在大陽爲虞國地郡國志河東大陽縣有下陽城有顛軨坂無鄍邑不可因其地近虞城遂臆折爲虞邑也安知冀不逆非惟伐虞晉兩國地墨子兼愛篇灑爲底柱水經注[illegible]之所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括地志云底柱山俗名三門山下石云東北五十里黃河之中鄍之三門疑即砥柱也 同上

傳冀爲不道

水經注引土地名河東皮氏縣冀亭古之冀所都是冀爲古國之證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

蓋稱虞之能報讐雪恥以引起已之請罪於虢使假道古[illegible]其人解云稱其強誤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保於逆旅

案逆旅亦作御旅見荀子 御與逆通周官有掌訝先鄭云訝讀爲跛者之訝案公羊訝作逆詩書逆字皆爲御 御迎也與逆通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四年 北海

北海冬夏常冰去中國甚遠中國不見北海左傳君處北海蓋子伯夷居北海之濱挾太山以超北海皆謂今天津永平之間東海之水決入汪洋似海地勢近北非眞北海也 江徵君羣經補義

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費誓馬牛其風左傳風馬牛不相及皆以牝牡相誘爲風楚人意謂邊境相近則馬牛牝牡相誘可相及或有牝隨牡牡隨牝而之彼之此者若齊與楚絕遠雖風馬牛亦不能相及詩意甚明杜注竟上微末之事非是 觀淮南子塞翁失馬之事可見○同上

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賈逵曰 春秋正義作服虔 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案呂覽曰乃合纍牛騰馬游牝於牧高誘曰纍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羣游從牝於牧之野風合之其說與賈侍中蓋同漢儒相傳有是語也 偽書云馬牛其風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illegible]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

循按費誓馬牛其風鄭注訓風爲走逸釋名風放也氣放散也詩北山出入風議箋亦云風猶放也是風爲放逸之名馬牛各有羈縶不越疆界惟放縱走逸則可越界而行上云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並不連疆接境雖放馬牛使之走逸斷不相及言楚之馬牛雖逸不能入齊地齊之馬牛雖逸不能入楚地言其遠也故下云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至因牝牡相誘而逆此風之由耳呂氏春秋乃合纍牛騰馬游牝于牧高誘注云皆將羣游從牝於牧之野風合之是風合當亦謂放之使合杜以馬牛風逸爲末界微事未得傳意二十八年中軍風于澤亦是馬走逸於澤杜言因風而走亦未是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風馬牛

僖四年傳云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杜解云馬牛[illegible]逸乃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謹案牝牡相誘曰風書馬牛其風是也尚書正義亦引此爲證賈逵云風放也風馬牛不相及言其相去之遠也杜氏舍常解立說於文義終不分明 李進士羣經識小

五侯九伯女實征之

詩齊召相土烈烈正義云說春秋者亦以太公爲司馬故得征五侯九伯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左傳五侯九伯杜注五等諸侯九州之伯語殊欠明案天下九州州設一牧以侯爲之九州九牧亦可稱九侯一牧之下設二伯以伯爲之九州得十八伯太公在周爲二伯之職 此分天下爲左右曰二伯 得征天下之半富言四侯十九伯舉成數言五侯也 [illegible] 益楚以涉地爲問故管子以先君太公征伐所得及對之穆陵無棣當依史記索隱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之說爲正 [illegible] 乃修舊職足以塞楚使之口也杜注以穆陵無棣爲皆齊竟說本服虔究未是 [illegible]

五侯九伯

引之謹案僖四年傳五侯九伯其說有三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曰周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大公於齊兼五侯地漢書諸侯王表作大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蓋謂齊國兼有五侯九伯之地此一說也正義曰鄭元以爲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爲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伯大公爲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其伯則侯各自九耳此一說也[illegible]正義引服虔注曰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杜預與服同此又一說也案下文女實征之非謂滅其國而有之也馬班之說殊非傳意鄭君之說則於義以爲校數煩碎非復人情服杜以五侯爲公侯伯子男九伯爲九

州之長案王制曰八州八伯鄭志張逸問曰九州而八伯者何答曰畿內之州不置伯見王制正義然則方伯唯八州有之不得言九伯也今案侯伯謂諸侯之七命者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曰侯伯者對中而言天下之侯不止於五伯亦不止於九而曰五侯九伯者謂分居五服之侯散列九州之伯若堯典五刑有服謂之五服五流有宅謂之五宅禹貢九州之山川謂之九山九川也侯言五伯言九互文耳五服即九州也又案子長孟堅言齊有五侯九伯之地者謂侯爵之國五伯爵之國九而齊兼有其地也其說五九則非其說侯伯則是蓋當時說左傳者皆不以侯爲諸侯伯爲方伯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

服虔曰是皆太公始受封疆所在司馬貞史記索隱曰舊說穆陵在會稽非也按今淮南有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服虔以爲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彬謂索隱說得之青州越海實齊東境西至於河則與魯分界南北俗言之以爲得以專征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北至於無棣

鄭元曰清河又東北無棣溝出焉京相璠曰舊說無棣在遼西孤竹縣二說參差未知所定然管仲以責楚無棣在此方之爲近案鄭注是無棣近南皮縣界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爾貢苞茅不入

子惠子曰韓非子外儲說曰是時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無以莤酒

左傳僖四年管仲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杜注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正義曰郊特牲云縮酌用茅鄭元云泲之以茅縮去滓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興周禮注亦作鄭大夫賈疏據王作鄭司農誤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滲周禮注作浚釋文滲所蔭反劉思鴆反與此異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用彼鄭興之說也案說文酉部莤禮祭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爲莤象神歆之也从酉从艸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莤酒又詩伐木有酒湑我傳湑莤之也箋云王有酒則泲莤之釋文莤所六反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字從草則莤酒字本从艸从酉據說文知左傳作無以莤酒據甸師注知周禮作祭祀共莤茅蓋毛詩周禮左傳皆古文故與六書之旨合今左傳作縮酒司尊彝作數酌司尊彝注故書縮爲數杜子春云數當爲縮皆莤之聲近假借字甸師云莤茅者以茅爲莤酒之用當如字讀鄭少贛既從左傳莤酒義而復讀爲縮者恐人不識莤字故以今文讀之作蕭亦爲聲近字論語集解截鄭注云蕭之言肅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蕭肅也可證古蕭莤聲相似故莤或作蕭杜子春讀爲香蒿之蕭鄭康成從之未足以改鄭少贛義也周禮司尊彝禮記郊特牲及毛詩傳所言莤酒皆去滓法與說文甸師左傳所說灌酒茅上象神歆之義微不同〇臧茂才經義雜說

無以縮酒

案說文引作莤酒云禮祭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爲莤象神歆之也鄭少贛說同一曰莤榼上塞也鄭大夫讀莤爲縮詩伐木云有酒湑我毛傳曰湑莤之也是先鄭以來皆作莤讀爲縮也周伯琦六書正譌云莤从艸酉會意左傳無以莤酒俗用縮非汗簡云古文尚書莤作茆案茆爲古文酉是茆卽酉也說文酉部有莤字而艸部又有茆字以爲鳧葵此必茆字之誤周禮醢人有茆菹詩薄采其茆皆从卯徐邈音柳是混茆卯而爲一非也〇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縮酒

僖四年傳無以縮酒杜解云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謹案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曰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杜解蓋本於此然案後正云茅以共祭之道亦以縮酒苴以藉祭縮酒泲酒也醴齊縮酌如後鄭說則茅有兩用縮酒亦必兼二義乃備一取其歆一取其潔郊特牲曰縮酌用茅則泲酒之用尤大杜專用鄭大夫說遺却泲酒一層於義未備李進士羣經識小

左氏僖四年傳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注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坦案禮郊特牲云縮酌用茅明酌也鄭注謂泲醴齊以明酌也周禮曰醴齊縮酌五齊醴尤濁和之以明酌泲之以茅縮去滓也明酌者事酒之上也名曰明者事酒今之醳酒皆新成也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此爲縮酒確訓杜注非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昭王南征而不復

唐石經云昭王南征而不復蜀石經殘字復下有也字古本從之高誘呂覽注引此傳與石經同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君其問諸水濱注昭王時漢非楚竟

循按漢書地理志丹陽郡丹陽縣注云楚之先熊繹所封然則楚世家成王封熊繹於楚國居丹陽在丹陽郡之丹陽縣此正義引宋仲子以丹陽在南郡枝江縣與班氏異杜佑通典又謂在巴東郡秭歸皆非也楚世家封熊繹于楚蠻居丹陽周夷王時熊渠甚得江漢閒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鄂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班志於丹陽縣注熊繹所封又敘楚地云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于荊蠻爲楚子居丹陽而南郡枝江則注云故羅國秭歸則注云歸鄉故歸國又江陵注云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考羅國在桓十三年尙能謂楚師而敗若敖若爲楚初封之國何以地沒於羅歸卽夔僖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史記集解引服虔云夔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秭歸鄉鄭語孔晁注云熊繹六世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熊摯自棄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熊摯竄于夔則夔必遠於楚是時楚都正在丹陽若秭歸卽是楚都摯何竄於此且國於此邪吳太伯世家言太伯奔荊蠻自號句吳太伯所邑之吳漢會稽之吳縣今之蘇州也其地稱荊蠻則楚之初封正不遠此其時荊蠻之地多荒僻楚以漸經營之雖封其子於鄂而都仍在丹陽楚地如鵲岸在今池州長岸在今當塗棠在今六合鶩陽庸浦在今無爲州吳志張紘謂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曰金陵然則自池州太平江寧以達於江北和滁之閒均爲楚屬丹陽今寧國也由丹陽而拓之誠初封根本之地也地處不流不足以窺中國故必經營於江漢之閒滅權之後使鬭緡尹之莊十八年已有遷郢之志然是時隨在其北羅在其西鄖絞州蓼諸國合而謀之故未敢遽遷耳桓六年侵隨軍於瑕以待之瑕者成十六年鄢陵之戰楚師還所及者也鄢陵今開封府之鄢陵縣自是還師必由召陵在郾城縣南入城口在應山縣道過隨東瑕當在此侵隨所及之瑕卽師還所及之瑕武王從丹陽來侵故駐於此屈瑕伐羅武王用鄧曼言使賴人追之不及賴人者昭四年楚靈王伐吳朱方而遷

滅之者也蓋必近吳之國武王居丹陽頓在其西羅又在秭西故使鄀人追之爲便若秭歸去羅甚近且在羅西何至使鄀人追之而且不及也武王既克州蓼而服隨唐見哀十七年藩籬益固文王熊貲元年遂遷於郢郢既遷而丹陽轉爲東鄙之地矣水經注引宜都記云秭歸蓋楚熊繹之志國地理志以爲吳之丹陽論者云尋吳楚悠隔藍縷荊山無容遠在吳境是爲非也通典以丹陽爲秭歸本此而又謂自秭歸遷於枝江則合宋仲子鄀遷元之說而一之而正不必然也然則子革對楚王曰先王熊繹辟在荊山何以言荊山也試爲思之固亦有說以初封言宜曰辟在荊蠻對君之體不可謂國爲蠻故文其說也班氏以前未有以丹陽在南郡者執於子革之言乃移屬枝江移屬秭歸矣學者[illegible]昭之言謂小白爲子糾之兄與此何異邪 焦孝春秋左傳補疏

次於陘

史記楚世家兵侵楚至陘山戰國策曰楚地有汾陘之塞尔疋山絕陘郭注連山中斷絕是凡山之中斷絕者皆可謂之陘徐廣曰陘者山絕之名括地志曰陘山在鄭州西南一百十里 馬璉春秋左傳補注

方城

盛宏之荊州記曰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瀙水達比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酈元曰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欲爭彊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爲萬城或作方字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宏境萬里故號曰萬城是方城即楚長城之證高誘淮南注以葉縣方城爲證是猶舉其一隅也 同上

漢以爲池

左傳僖四年楚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釋文作漢以爲池云本或作漢水以爲池水衍字案杜注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則方城者山名漢者水名傳文漢下不云水猶方城不言山也 臧琳經義雜記

漢水以爲池

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經義雜記曰釋文作漢以爲池云本或作漢水以爲池水衍字案杜注云方成山在南陽葉縣南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則方城者山名漢者水名傳文漢不言水猶方城不言山也家大人曰臧說是也他書所引多作漢水以爲池蓋後人依已衍之傳文加之也商頌殷武正義引服注云方城山也漢水名若傳文本作漢水則服注爲贅語矣自唐石經依或本加水字而各本皆沿其誤 王尚書經義述聞

雖眾

雖眾無所用之家大人曰雖眾本作雖君之眾此對上文以此眾戰以此攻城而言故曰雖君之眾無所用之唐石經脫去君之二字則文義不明而各本皆沿其誤商頌殷武正義周官大司馬疏文選西征賦注白帖五十三五十八太平御覽州郡部十四引此並作雖君之眾 同上

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

賈逵曰死王事謂朝天子以命用師衮斂上公九命服衮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且其繇曰

服虔曰繇抽也抽出吉凶也 同上

攘公之羭注羭美也

循按史記淮陰侯列傳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索隱云褕鄒氏音踰美也聘義瑕不掩瑜瑜不掩瑕注云瑜其中央美者說文瑜美玉也然則從俞之字自有美義不必因羊也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君老矣吾又不樂

彬謂不樂謂不樂爲嗣也蓋太子自知讒譖已深禍亂將及必不能久於儲位不欲歸過於君父故矣詞以就死杜注乃謂姬死君必不樂不樂爲由吾也義轉迂曲 朱武曹經傳攷證

五年

遂登觀臺

五經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曰天子靈臺在大廟雍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皆以望嘉祥也服虔曰人君入大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 [illegible]春秋左[illegible]

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服虔曰分謂春秋分至謂冬夏至啓立春夏也陽氣用事爲啓閉立秋冬也陰氣用事爲閉雲五雲也物風氣日月星辰也分至啓閉天地之大節陰陽之分也故登觀臺望氣以審妖祥變亂之氣先見于八節審其雲物之形言其所致務爲之備也 同上

必書雲物

史記天官書歲正月旦旦至食爲麥食至日昳爲稷昳至餔爲黍餔至下餔爲菽下餔至日入爲麻各以其時雲物占種所宜鄭司農云以二至二分觀雲物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晉侯使以殺申生之故來告

閻百詩曰春秋之經爲聖人筆削純用周正傳則旁采諸國之史而爲之故其間有雜以夏正而不能盡革者讀者猶可以意得之邇案申生死在四年冬此傳用夏正之證經書在五年春此經用周正之證 同上

無喪而感憂必讎焉

彬謂讎售也詩賈用不售史記高祖本紀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曰讎亦售封禪書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索隱曰鄭德云相應爲讎謂其言語不相應無驗也歷書未能詹也徐廣曰詹一作售索隱曰漢書作讎讎即售也杜注讎猶對也非傳之本旨 朱武曹經傳攷證

美城其賜邑

周禮正義云三等采地皆有城郭是大夫之私邑皆有城郭故南遺城費申侯亦城其賜邑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輔車相依

五年傳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服注曰輔上頷車也與牙相依 [illegible] 杜注曰輔頰輔車牙車家大人曰釋名曰輔車其骨強所以輔持口也或曰牙車牙所載也或曰頷車頷含也口含物之車也或曰頰車亦所以載物也或曰鼸車鼸鼠之食積於頰人食似之故取名也凡繫於車皆取在下載上物也然則牙車或謂之頷車或謂之輔車輔車是一物不得分以爲二也杜以輔爲頰車爲牙車殆不可通服訓頰車與牙相依亦與傳不合傳云輔車相依不云輔車與牙相依也此皆因下句言脣齒遂致以輔車爲頰車耳余謂自此以下家取譬以爲喻也輔車相依則取諸車以爲喻也小雅正月篇其車既載乃棄爾輔正義曰爲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則車之有

輔甚明呂氏春秋權勳篇宮之奇諫虞公曰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云若車之有輔則輔爲載物之車而非人頰車矣說文車部輔字則於轒輔二字之間云春秋傳曰輔車相依[illegible]從車甫聲人頰車也[illegible]許引春秋傳輔車相依以爲從車之正義而人頰車也下則不引春秋傳則春秋傳之取喻於車不取喻於頰車較然無疑服杜二家皆不考於呂覽之文而誤以爲頰車乎[illegible]之車見集解[illegible]又案高誘注呂覽云車牙也[illegible]輔頰也左與杜氏注同蓋後人以杜注改之也彼文旣言若車之有輔云云下乃云先人有言曰脣竭而齒寒則取喻之不同類可知高氏不應不察而以車之有輔爲齒類之屬也[illegible]

脣亡齒寒

僖二年脣亡齒寒之語戰國齊趙策墨子非攻篇俱引之而莊子胠篋呂氏春秋權勳淮南說林並作脣竭韓策作脣揭齒寒注揭猶反也揭字較勝[illegible]

神必據我

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杜注曰據猶安也引之謹案據依也邶風柏舟篇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毛傳曰據依也周語曰民無據依晉語曰民各有心無所據依皆其證也虞公謂神必依我故宮之奇對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又曰神所馮依將在德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虞不臘矣

朱子曰秦時始有臘祭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案御覽引舊注云臘祭名也日月會于龍尾百物備合因十月報祭羣神也正義云月令孟冬臘門閭及先祖五祀臘之見於傳記者唯月令與此二文而已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更改臘曰嘉平應劭風俗通曰案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此之虞不臘者明當時有臘祭周時臘與大蜡各爲一祭言漢改曰臘不蜡而爲臘耳又案蔡邕月令章句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據蔡邕之說則三代本有清祀嘉平蜡臘之祭歷代因革故秦惠十二年改蜡爲臘始皇三十一年更改臘曰嘉平是臘與嘉平皆三代舊名朱子以秦始有臘者之不審耳〔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虞不臘矣　應劭風俗通曰周曰大蜡秦改曰臘蔡邕月令章句曰周曰蜡秦曰臘是秦漢改蜡曰臘之證呂覽作於秦時其孟冬月令云臘祖五祀戴記月令始云臘先祖五祀戴記經漢儒更易故以秦漢閒語人之左傳自邱明授曾申至荀卿授張蒼荀卿張蒼秦漢閒人也故言虞不臘矣左傳非盡出邱明手見其語朱子言秦時如有臘祭證諸秦漢諸書而益信其有據惠君疑之謬遵於蜡實推說注引五經要義云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此惠君說所本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丙之晨

子惠子曰師法用辰不用日丙日也子辰也言丙不言子者日在尾故舉日不舉辰辰爲客時爲主人故言丙之晨〔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丙之晨五行志

左氏傳晉獻公時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景祐本丙下有子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丙子之晨正與丙子旦之文相應且此謠皆以四字爲句也若但云丙之晨何以知其必爲丙子乎此志所論左傳事文皆本於劉歆蓋歆所見傳文丙下有子字故所引如是自顏注以下諸本皆脫子字故釋文正義不言也今本有子字而晉語亦作丙之晨韋注丙丙子也則晉語亦脫子字矣若今本漢書無子字則後人依左傳刪之耳律麻志引傳作丙子之晨正與此志同足徵景祐本之不謬律麻志亦本於劉歆也〔王觀察讀漢書雜志〕

均服振振

文選吳都賦六軍袀服劉淵林注左氏傳曰袀服振振袀同也閒居賦服振振以齊元李善注左氏傳曰袀服振振服虔曰袀服黑服也說文曰袀元服也音均又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左氏傳袀服振振師古曰袀服黑衣振振袀服之貌也然則左傳本作袀服其義爲黑衣均同也蓋賈景伯說而杜氏之用服注當云均讀爲袀袀服黑服也今說文衣部云袗元服从衣㐱聲袗或从辰而無袀字據閒居賦注所引之唐初說文本有袀字蓋今本脫落或因袗字之誤[illegible]服志云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淮南子曰尸祝袀袨高誘云袀純服袨黑齊衣也袀袨猶袗玄[illegible]上下皆玄故謂之黑服謂均服爲黑服也之袀古文皆作均杜氏謂戎事上下同服是也管子大匡篇云四年脩兵同甲十萬同甲者均服之謂也[illegible]

均服振振　服虔曰均服黑服也古戎服尙黑戰國策左師觸龍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衞王宮此戎事服黑之證師古以袀服爲黑衣當本之應劭服虔等舊義顏氏每遇舊注輒已合者即沒其姓氏竊爲已有故能於杜注孔疏外別立一解也[illegible]與服子愼顏師古義同玉篇袀戎服也廣韻十八諄袀戎衣也左傳曰袀服振振字書從衣左傳釋文亦云均字書作袀說文袀字矣國策趙策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衞王宮注云黑衣戎服漢書作袀劉逵注吳都賦引此傳亦作袀儀禮士冠禮云兄弟畢袗玄鄭注曰袗同也古文袗爲均司馬彪與[illegible]

天策焞焞　注天策傅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循按晉語載此童謠韋昭注云天策尾上一星名曰天策一名傅說焞焞近日月之貌也杜本此此時日月會於尾尾星伏不見則尾上之星亦伏不見故天策星以近日之故不見星而但見日光之明說文焞明也九歌東君篇暾將出兮東方王逸注云謂日始出東方其容暾暾而盛也焞焞即暾暾謂日光出於天策星之間而盛非謂天策星近日而微焞焞屬日不屬星杜以爲無光耀非是星無光耀而日出則焞焞天策焞焞言天策所在之處日光焞焞也〔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及其大夫井伯

史記張守節正義引南雍州記曰宋井伯宛人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而脩虞祀

子惠子曰猶宮之奇之言〔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六年　許男面縛

子惠子曰漢書項羽傳馬童面之張晏曰背之也師古曰面之

謂待之不面向也面縛之亦謂反偝而縛之杜元凱以爲但見其面非也同上

許男面縛銜璧

僖六年傳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案銜璧當即斂用含璧意示不生也襄十一年傳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即此義杜注縛手於後惟見其面以璧爲贄手縛故銜之恐非是臧徵君經義雜記

七年　官受方物

如楚貢包茅之類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諸侯官受方物

彬謂劉炫於諸侯官受方物當是齊侯使官司受齒矣所貢之方物以獻于天子不當重諸侯二字疑因上文而衍朱武曹經傳攷證

七年傳　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之

案傳讀以辭字絕句李生渡云當以訓字絕辭下屬而帥諸侯以討之爲句愚按昭元年傳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同武進士經籍舉異

若總石經作愬此俗字當作總孫愐曰其罪人以臨之

戰國策曰楚請道以臨韓魏高誘曰臨猶伐也定二年傳以師臨我同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會而列姦注列姦用子華

當云用子華爲内臣昭四年傳云姬在列者言姬姓爲君者也子華欲以鄭屬齊爲附庸之君猶若許之是列姦也故下云記姦之位位謂君位杜下注云會位失之如杜說何以經仍書鄭世子華乎必不然矣同上

君盟替矣

三體經石作普說文云普廢一偏下也从竝白聲或从日或从兟从曰同上

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服虔曰鄭伯罪之也同上

年　不殯于廟

服虔曰廟謂殯宮鬼神所謂之廟服知周法不殯在于廟故以爲殯宮同上

按周禮無殯廟之事殯廟者魯禮也魯禮何以殯廟殷禮也檀弓曰殷朝而殯于祖謂既大斂以柩朝于祖而就殯焉魯有王禮如純與天子同故周尚騂牲魯尚白牡周春禘而夏禴魯春禘而夏禘周祀天以日至魯以上辛周乘玉路魯乘木車若此之類皆從殷也魯多從殷王故春秋内魯因記變文從殷之義定元年經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公羊傳曰正棺于兩楹之閒然後即位計癸亥至戊辰六日諸侯五日而殯蓋殯之明日而即位也正棺者殯也顧命成王乙丑崩癸酉翌日鄭注云殯之明日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殷人殯于兩楹之閒魯殯楹閒其用殷法可知何休以爲殯自外來象小斂侯于室故正棺楹閒小斂三日事也何休以爲戊辰平且既又禮遷于祖亦正棺兩楹之閒則殷殯楹閒者正以其在廟中故耳柩殯于廟神主在室○孔撰討經學卮言

九年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服虔曰胙膰肉周禮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不以賜異姓敬齊侯比之賓客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其在亂乎

杜注在存也敬戒獻公言晉將有亂彬謂杜注非也晉亂未形不當預戒獻公且上言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無暇西征齊將有亂其後果有五公子爭立之事朱武曹經傳攷證

以是藐諸孤

注言其幼賤與諸子懸藐　案呂讓字林曰藐小兒笑也注文選顧君訓藐爲小亦未當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杜訓藐爲幼賤顧亭林訓藐爲小惠定宇本呂忱字林訓藐爲小兒笑貌皆非是爾疋釋詁藐美也說文作䫉美也大雅瞻卬篇藐藐昊天鄭箋云藐藐美也方言藐廣也詩毛傳云藐藐大貌是藐爲美大之稱言以是美大諸孤託在大夫可不善爲保護乎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藐諸孤

九年傳以是藐諸孤杜注曰言其幼稚今本作幼賤乃後人所改時奚齊已立爲太子不得言賤正義曰言年既幼稚縣藐於諸子之孤則是本作幼稚明矣文選寡婦賦注引注亦作幼稚今改正與諸子縣藐顧氏甯人杜解補正曰藐小也惠氏定宇補注曰案呂忱字林曰藐小兒笑也文選注顧君訓藐爲小亦未當引之謹案杜以藐爲縣藐諸爲諸子以是縣藐諸子孤歸爲不詞矣文選寡婦賦孤女藐焉始孩李善注廣雅曰藐小也字林曰孩小兒笑也是小兒笑乃釋孩字出說文非釋藐字俗本文選注脫孩字而惠遂以藐爲小兒笑其失甚矣顧訓藐爲小是也說文之皆杪也眇小也方言杪眇小也說文眇小目也但未解諸字今案諸即者字也者與諸古字通郊特牲曰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或諸即或者或者遠人乎士虞禮注作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而觀諸體者亦諸也爾雅釋魚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果後弇諸獵諸亦者也藐者孤猶言藐者陽耳也周語此羸者陽也韋注羸弱也又詩言彼茁者葭彼姝者子彼蒼者天有頍者弁有菀者柳有芃者狐有卷者阿文義竝與此相似王引之經義述聞

公家之利

高誘呂覽注云公家公之朝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不可以貳　不能荀貳　臣不敢貳　好學而不貳

不貳其命

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引之謹案貳當爲貳貳者忒之借字詩見同士貳其行下大雅瞻卬傳曰忒變也言不濟則以叛變之言已與先君言矣不可變改也襄二十六年傳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貳亦當爲貳言受納君之命於先人不可以變改也昭二十年傳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荀貳奉初以還貳亦當爲貳言奉初命以周旋不能變改也又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貳亦當爲貳言奉寡君之命不敢變改也又昭十三年傳好學而不貳貳亦當爲貳言好學始終不變也射義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是也二十六年傳天道不忒不貳其命貳亦當爲貳廣雅貳差也不貳其命者言其命不差也說苑權謀篇引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貳是也古貳字多譌爲貳互見詩士貳其行禮記宿離不貳下王尚書經義述聞

重賂秦以求入

呂覽重賂秦以地而求入高誘注地河外之城五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入而能民土於何有

彬謂十五年傳賂秦以河外列城五即卻芮所謂重賂也因傳之戰有追數背賂之事故此處略而不言朱武曹經傳攷證

齊隰朋

王符曰隰氏姜姓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能固不過

棟案此即外傳所謂怒不及色也韋昭曰無色過同上

臣聞之唯則定國

子惠子曰呂覽愼大覽引以爲詩詞蓋逸詩也同上

十年 狐突適下國

服虔曰晉所滅以爲下邑一曰曲沃有宗廟故謂之國在絳下故曰下國同上

余得請於帝

服虔曰帝天帝請罰有罪同上

七輿大夫注侯伯七命副車七乘

服虔曰下大夫輿師七人屬申生者　棟案服杜二說皆非也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專乘謂一輿見韓非子文公作三行景公時改爲三軍大夫一司馬三行爲六輿司馬專乘合七輿之數後遂以爲官名故襄廿三年傳云七輿大夫與欒氏蓋自文公以後始有七輿獻公時止有二行一尉不得爲七輿七當爲五古五字如七見王肅詩傳遂譌爲七之叔堅以下舉里丕之黨不必皆在七輿之數杜以七人爲七輿則左右行又何說集同上

十一年 賜晉侯命受玉惰

命謂策命周禮內史職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典命云侯伯七命玉謂命圭古禮諸侯薨還圭見白虎通崩薨篇策命新君仍賜之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賜晉侯命注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爲瑞

案君曰命圭世世守之未聞新君再賜古禮新天子輯瑞諸侯薨還圭若國易一君亦易一瑞則古無是禮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十二年 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

王制曰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正義云次國侯伯也齊侯爵故二卿命於天子命於天子者皆謂上卿命於其君者謂之下卿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若節春秋

杜从賈逵訓節爲時案王肅曰春秋聘享之節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應乃懿德

應詩曰膺言膺受女美德也古文皆以應爲膺尚書康誥曰應保殷民亦古文居字故徐邈音於甑反後人以爲應對之應失之廣雅釋言云應受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十二年傳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正義曰應當也言我當女美德引之謹案訓應爲當於義無取廣雅曰應受也言我受女美德而不忘也古訓應爲受說見尚書應保殷民下王尚書經義述聞

受下卿之禮

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家大人曰受上當有卒字上文管仲辭上卿之禮是欲受下卿之禮也王雖不許而管仲終不敢以上卿自居故曰卒受下卿之禮而還若無卒字則與上文不相應矣自唐石經始脫卒字而各本皆沿其誤杜注卒受本位之禮卒受一字即本於正文白帖五十九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四引此竝作卒受下卿之禮史記周本紀同同上

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

杜氏曰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傳亦舉其無驗昨舉示友人閻子百詩爲予檢史記傳註引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云云共十世皆有謚惟末世景子步耐生微無謚耳此几案間書而杜孔諸君皆不及知亦可怪也姜宸英湛園札記

十四年 號射

號射見僖十四年傳杜解云號射惠公舅也案莊二十八年傳云小戎子生夷吾則號射非惠公舅也杜氏蓋本國語公曰舅所病也之語然彼處韋注云諸侯謂異姓大夫曰舅則固不以惠公爲號射之甥矣韋說似勝杜解李進士羣經識小

十五年 展氏有隱慝焉

孟子主若隱其無罪趙岐注隱痛也論語修慝孔安國注慝惡也漢五行志劉歆以爲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加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譴告之也杜注本劉歆說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秦穆姬屬賈君注晉獻公次妃

案獻公取于賈則是正妃爲惠公之適母何須穆姬之屬唐尚書曰賈君申生妃故僖十年傳云夷吾無禮此爲近之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晉侯許賂中大夫

外傳云夷吾謂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葵之田七十萬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晉侯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

僖公三十年燭之武見秦伯曰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河東解縣西南有故瑕城晉之瑕邑在此所謂內及解梁城瑕正是解梁閒一邑也焦在河外燭之武於河外舉焦內舉瑕以二邑該其餘亦臨文省便之法顧亭林謂晉有二瑕一爲郇瑕氏之瑕而焦瑕爲河外五城之二是忘其內及解梁城一句矣求河外之瑕不可得謂瑕有平音強以後漢弘農郡之湖縣當之謬矣江處士羣經補義

東盡虢略

司馬郡國志云宏農陸渾西有虢略地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東盡虢略　酈元曰滑水有二源俱導而東注虢略在陸渾縣西九十里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涉河侯車敗

此五字正卜人之言乃明所以吉之義也當從杜解顧說非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千乘三去

韓戰遇蠱曰千乘三去云云杜以爲卜筮書雜辭鄢陵戰遇復曰南國蹙云云亦當是卜筮書雜辭而杜以爲卜者之辭疑不然蓋去餘狐三字與蠱字平上去爲韻而蹙目亦與復字爲韻正一類似古筮書皆連卦名爲韻因卜戰而得此其辭既與事合故即以此爲占不復更古周易也疑是連山歸藏易江處士羣經補義

夫狐蠱必其君也

狐無喻君之理齊詩有雄狐謂襄公也齊襄通于文姜晉惠通于賈君故以狐爲君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三敗及韓

正義謂晉之車乘三度與秦戰而敗壞是也顧依劉光伯說非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寇深矣

戰國策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高誘
曰深猶盛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步揚御戎注郤犨父

世本曰郤豹生義義生步揚步揚生州州即犨也孫愐曰食采於步後因氏
焉同上

亂氣狡憤

鄭康成曰憤怒氣充實也同上

輅秦伯注輅迎也

循按釋文輅五嫁反史記晉世家集解引服虔曰輅迎也晉語
梁由靡韓簡輅秦公韋昭注云輅迎也舊音云輅音迓焦孝廉
春秋左傳補疏

輅秦伯 呂覽載楚人救秦伯事甚詳左傳失載故敘輅秦伯
未甚明晰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
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

以上四十二字釋文云四十七字案文當作四十二字 孔氏正義从定本刪宋以
來又从唐石經采入北宋本五經正義不載經註南宋以後始增入也○惠徵君春秋
左傳補註

舍諸靈臺

詩緯含神霧曰作邑於豐起靈臺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感憂以重我

十五年傳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引之謹案重字義不可通重疑
當作動謂晉大夫反首拔舍以感動我也杜注不釋重字釋文
重字無音至下句重其怒也始云重直用反則此句作動不
作重可知動字易曉故杜不加訓釋若是重字則文義難解不
得無注矣動惟徒孔切一音人所共知故不須作音若是重字
則有直龍直隴直用三切之異不得無音矣左傳動字釋文皆
不作音如桓五年旅動而鼓文十二年使者目動而言肆宣十一年謂陳人無動釋文皆無音其他亦然以是
知其爲動也唐石經始誤爲重王尚書經義述聞

公子縶

韋昭據禮記云縶字子顯虞植曰古者名字相配顯當爲韅惠
君春秋左傳補註

史佚

大戴禮保傅篇引明堂禮云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
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淮南子作尹佚
高誘曰尹佚史佚也後漢書翟酺傳云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
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禮記疏闕文史佚曰初良史武
王周公成王時臣也鄭注史佚成王時賢史也疏闕文又云史
佚文王武王時臣故國語稱訪於辛尹尚書稱逸祝冊是也逸
案洛誥逸祝冊詩烈文疏引鄭注使史佚讀所冊祝之書是史
佚至成王時猶存故鄭注爲成王時賢史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無始禍

高誘曰始首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其卜貳圉也注貳代也

棟謂貳副也坊記曰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
有君不謀仕惟卜之日稱貳君鄭氏曰卜之日謂君有故而大君之卜也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
貳謀爾又引此傳以證之周禮有卜立君之文外傳云其改置以代圉故杜訓貳爲代兩傳異文似不必牽合○惠徵
君春秋左傳補註

其卜貳圉也

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杜注曰貳代也引之謹案古無
訓貳爲代者貳當爲貳貳與代古同聲廣韻貳他得切古音聲則他代切古經文
字貸他代反相承或借爲貳字說文貳从人弋聲拘也即今貸字貸从代聲貳从弋聲晉語曰其改置
以代圉也此傳曰其卜貳圉也貳即代之借字也貳貳字相似
學者多見貳少見貳故貳譌爲貳矣鄭注坊記引此作貳而解
爲君之貳坊記所卜之日稱二君鄭注二當爲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晉惠公獲於秦命其大夫歸擬立
君曰其卜貳圉也彼正義曰卜副貳之子圉令爲君則卜貳圉下必增
爲君二字而其意始明其失也迂矣且晉語之文正謂代立非
謂副貳也盖鄭所見本已譌作貳故說之未確惠氏左傳補注以鄭說爲是
失之史記晉世家晉侯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
社稷卜曰立子圉則史公所見傳文已譌作貳故直以貳圉爲
立子圉而改其文云卜曰立子圉不知傳文本作其卜貳圉故
晉語作其改置以代圉韋昭注曰欲令更立他公子以代子圉
言父子避位以感群下其說是也段氏說文樂字注云以代圉謂用世本當立之圉人嘗
定八年傳衛靈公謂大夫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
語意正與此同是此傳之意亦謂卜他公子以代子圉非謂卜
立子圉也史公之改誤矣杜以晉語之代釋此傳之貳亦未知
貳爲貳之譌貳爲代之借也書傳貳字多有譌作貳者詳見詩
其儀不忒禮記宿離不貸下王尚書經義述聞

晉於是乎作爰田注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
賞之眾

○服虔曰爰易也賞眾以田易其疆畔棟謂爰田者猶哀公之
用田賦也下文作州兵者猶成公之作邱甲也外傳爰作轅賈
逵曰轅車也以田出車賦說文曰爰籀文以爲車轅字春秋左
傳多古字古言故以爰爲轅服訓爰爲易易田之法本是周制
何云作也漢書地理志曰秦孝公用商君制轅田豈亦賞眾以
田邪外傳所云賞眾是一時之事爰田州兵是當日田制兵制
改易之始故特書之其後文公作執秩而官制又變晉之所以
強者未必不由乎此然其後六卿分晉而晉先亡君子于是知
舊章之不可易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晉於是乎作爰田

漢書食貨志云民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百
畮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
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璉案周制三年易田自是
美惡相均無貧富不均之患晉自武公得國以後按田之制不
均或有得不易上田者不復以中下之田相易今晉惠欲加惠
於國人或於平昔易田之外別加厚焉服虔云爰易也賞眾以
田易其疆畔所謂易其疆畔者正是分別其一易再易之田界
以施恩於國人也若如賈逵以田出車賦之解晉惠當去國之
時民心未定豈復更張田法以驚擾愚民邪且與下文亦之至
也不貫以予慎之說爲優矣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敗于宗邱

案曲禮注邱與區同音故與上娵旗爲協顏師古曰今江淮田
野之人猶謂區爲邱亦古之遺音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宗邱

敗于宗邱杜注曰邱猶邑也敗不出國近在宗邑引之謹案昭
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邱與此同名杜彼注曰
宗邱楚地則此宗邱亦晉地猶郇瑕原之別名猶夾谷一名祝
其虎牢一名制也杜氏春秋土地名曰郇瑕原宗邱三名故中
國此說得之釋名釋邱曰宗邱邑中所宗也則宗邱乃邱名非

太原之地有郇曰宗郇故韓又名宗郇也王尙書經義述聞

姪其從姑

姪其從姑䷵離爲震妹於火爲姑　火當作兌沈欽韓春秋左傳小疏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杜注曰兌下震上歸妹兌下離上睽歸妹上六變而之睽史蘇占之曰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杜注曰震爲木離爲火火從木生離爲震妹於火爲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圉質秦引之謹案火卽離也不得已爲姑而又爲姪杜說非也今案震以陽爻爲主而陽爻在下離以陰爻爲主而陰爻在中離之陰爻高於震之陽爻一位故震以男而爲姪離以女而爲姑是伯姬與子圉爲姑姪之象也此以爻之高下爲其行輩與說卦傳所謂震爲長子離爲中女者殊義何得以震見離妹說之乎凡卦變而之他則曰從閔元年傳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杜注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而爲比辛廖占之曰震爲土車從馬杜注曰震變爲坤震爲車坤爲馬襄二十五年傳崔武子筮娶棠姜遇困之大過杜注曰坎下兌上困巽下兌上大過困六三變而爲大過陳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杜注曰坎爲中男故曰夫變而爲巽故曰從風是變而之他則曰從也然則姪其從姑亦取震變爲離之義所從之卦當爲離從之之卦當爲震離爲姑而震爲姪明矣王尙書經義述聞

陰飴甥

陰地乃晉之重鎭左傳楚子使爲陰地之命大夫士蔑飴甥晉惠心腹臣也故使爲陰地之命大夫瑕近桃林之塞在解與猗氏二縣之間晉近秦之重鎭或亦使飴甥處之張華博物志曰永安有呂鄉呂甥邑是瑕呂皆飴甥所處之邑故又名瑕呂飴甥杜解瑕呂爲姓謬甚酈元水經注又作瑕父呂飴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盟于王城

酈元曰涑水又西逕王官城北在南原上世人猶謂其城曰王城杜注馮翊臨晉疑遠同上

蛾析

釋文曰本或作蟻葉壽曰古蛾與蟻通漢書白蛾羣飛扶服蛾伏陳球後碑蜂聚蛾動仲秋下旬碑蛾附皆與蟻同析釋文作晳與石經異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十六年　吉凶由人

漢書由作繇是也由訓爲生古文粤字吉凶生乎人故云由人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公子季友卒注稱字者貴之

杜以爲季字友名劉炫以季爲氏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同上

十七年　蔡姬

史記管蔡世家蔡繆侯以其女弟爲齊桓公夫人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齊侯好內

服虔曰內婦言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因內寵以殺羣吏

服虔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羣吏諸大夫也同上

十八年　無以鑄兵

揀案楚金利鄭刀良故云無以鑄兵禹貢荊揚二州貢金三品鄭康成曰銅三色考工記云鄭之刀遷乎其地弗能爲良是也高誘曰鑄讀件祝鑄祝屬注古皆同音辨見詩古義史記秦本紀云始皇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應劭曰古者以銅爲兵杜氏之注本此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十九年　次睢之社

張華博物志曰琅邪臨沂縣東界次睢有大叢社民謂之食人社卽次睢之社同上

脩教而復之注復往攻之

今唐石經及宋本皆云復伐之陸氏以伐爲衍字同上

梁伯好土功

博物志曰今梁多有城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二十年　二注互異公子士洩堵寇入滑

僖二十年傳公子士洩堵寇入滑杜解洩堵寇鄭大夫二十四年傳公子士洩堵俞彌伐滑杜解云堵俞彌鄭大夫案杜意以前伐滑爲公子士及洩堵寇二人後伐滑爲公子士洩及堵俞彌二人各不相蒙也鄭有洩氏隱五年洩駕七年洩伯僖三十二年洩駕又有堵氏僖七年堵叔襄十年堵女父襄十五年堵狗故杜分洩堵寇及堵俞彌爲二族然案前後二役似皆此二人洩堵寇卽洩堵俞彌蓋一人而二名或洩堵其氏而俞寇及不其名若字也鄭公子多不可考杜於前則以洩字屬下於後則以洩字屬上似非再案宣三年傳文公子有公子士則洩字屬無疑李進士羣經識小

廿一年　夏大旱公欲焚巫尫

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案檀弓以魯穆公欲焚巫尫恐傳聞之譌趙徵君讀書札記

須朐

酈元曰杜預曰須朐在須昌縣西北非也地理志曰壽張縣西北有朐城是也京相璠曰須朐一國二城兩名蓋遷都須昌朐是其本秦以爲縣揀案劉昭郡國志補注引杜預注云須句古國在西昌西北是須昌西北卽須朐也後乃遷都須昌耳京是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廿二年　蠭蠆有毒

季翊夫人碑作蠭蠆蠭古文逢蠆說文作蠆云或从䖵又云蠆蚌屬从虫萬聲非毒蟲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廿二年傳蠭蠆有毒　字林曰蠭螫人者關西謂蠍曰蠆服虔通俗文曰長尾爲蠆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

此大司馬卽子魚固諫者强諫也杜註莊公之孫公孫固誤史記宋世家作子魚諫是也

大司馬固諫曰

顧炎武曰大司馬卽司馬子魚也固諫堅辭以諫也杜以固爲名謂莊公之孫公孫固者非朱鶴林案史記宋世家則前後俱子魚之言揀案晉語云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韋昭曰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公子過宋適當襄公之時韋杜皆據世本而言稱大司馬所以別下司馬也顧氏不見世本而斷爲之說失之史記疏畧不足取證大司馬與大宰不在六卿之列文七年穆襄之族殺公孫固時樂豫爲司馬泓之戰子魚爲司馬明大司馬是宋之孤卿也文七年正義云宋上公禮得有孤月春秋變周不必如禮晉有太傅九傳僖爲之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大司馬固

顧氏炎武以大司馬卽司馬子魚固爲堅辭以諫今觀其諫辭亦甚寬緩不迫何堅辭之有惠氏揀案晉語云晉公子重耳過

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韋昭曰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公子過宋適當襄公之時杜預注左傳亦同韋說皆據世本而言稱大司馬所以別下司馬也文弨案在傳大司馬之官在宋亦不多見惠氏謂固即公孫固是也謂下司馬乃子魚非也司馬即大司馬固文承上省一大字耳考韓非外儲說左上說此事云右司馬購強趨而諫購強似即固之字其義正相合云右司馬似當行師之際所別置者耳其非子魚更明甚子魚乃公子目夷未嘗名固史記宋世家以前後皆子魚之言史公紀事多疏畧未足取以爲左證也 盧學士鍾山札記

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注言君與天所棄必不可不如救楚勿與戰

循按爾雅赦舍也據注弗可句赦也句勿與戰三字解已字雜焦氏春秋左傳補疏

明恥教戰求殺敵也

注明設刑戮以恥不果 案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厲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明恥以教戰者所以厲其勇周書曰明恥示教當時之語如此杜解迂回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則如勿傷

何休曰如即不如齊人語也下同 同上

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何休膏肓據公羊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以難左氏鄭君箴之曰刺襄公不度德不量力考異郵曰襄公大辱師敗于泓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也此是譏師敗也公不議違考異郵矣 詩大明疏

證曰緯亦出於劉歆固宜其坿左氏而違經意也何君之於緯擇善而從之鄭則固矣 劉禮部箴膏肓評

示之俘馘

說文作俘聝云軍戰斷耳也从耳或聲或从首案呂諶字林截耳則作耳旁馘首則作首旁杜云馘所截耳明當从耳旁聝或[illegible]作聝見漢碑或作馘見周禮 [illegible]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illegible]

、焦譙古通用小黃門譙敏碑以焦贛爲譙贛是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億案杜解補正引邵氏曰此倒語也若曰其有幾人能靖者與是連傳文八字爲句釋文其人能靖者與絕句則有幾另爲句今讀從陸氏 武進士經讀考異

懷公命無從亡人

二十三年傳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家大人曰懷公下脫立字則與上句不相承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凡諸侯即位必書某公立此不書也亦與全書之例不符大平御覽人事部五十九治道部二兩引此文皆作懷公立命無從亡人則宋初本尚有未脫立字者史記晉世家云九月惠公卒大子圉立是爲懷公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其文皆出於左傳史記之大子圉立即左傳之懷公立也則傳文原有立字明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語云策名委質

杜注左傳云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韋昭注國語云質贄也士贄以雉委贄而退韋說是而杜說非也 江處貢羣經補義

策名委質 服虔曰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也棟案服讀質爲贄晉語曰臣委質於翟之鼓韋昭曰質贄也士贄以雉委贄而退尙書稱二生一死贄故云委死之質服說顧勝於杜當从之 既注此而考顧氏補正亦與余同但不引服注故仍存之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杞成公

譙周古史考云惠公生成公及桓公 同上

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

杜注保猶恃也彬謂此亦當從大司徒鄭注保猶任也 詳見上 朱武曹經傳攷證

而享其生祿

楚語觀射父云能知四時之生韋昭云生嘉穀非卵之屬漢書郊祀志云神降之嘉生應邵云嘉穀也此生字當亦謂穀不如正義所云也尙書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亦以生與祿對言 沈氏書春秋左傳小疏

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

億案釋文聞其駢脅絕句欲觀如字絕句一讀至裸字絕句孔晁云聞公子脅幹是一骨故欲觀之此以聞其駢脅連欲觀爲句之証然攷外傳晉語重耳過曹聞其駢脅淮南人間訓曹君欲見其駢脅呂氏春秋上德篇曹共公視其駢脅並以駢脅絕句從陸氏前一讀爲正 武進士經讀考異

曹共公

高誘曰共公名襄昭公之子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聞其駢脅

說文作骿脅云并脅也从骨并聲論衡作仳脇 同上

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

億案杜氏註若遂以爲傳相是以相字絕句陸氏說當讀至夫子爲句夫子即公子杜解補正云玩文勢仍當從杜以相句絕朱少白云若以相國語作以相一人必得晉國據此當以若以相夫子爲句一人即夫子也蓋內傳實取外傳之文而損益之其字句皆相因故以不從舊讀爲正少白與陸氏斷句同較爲氏更有據 武進士經讀考異

波及晉國

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波字杜無注家大人曰波讀爲播鄭注禹貢云播散也言散及晉國者也波與播古字通禹貢滎波既豬馬鄭王本並作滎播周官職方氏其浸波溠鄭注云波讀爲播管子君臣篇夫水句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上言水蕩播而上盡其動搖而復下也莊子人間世篇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風波與實喪對文言風波則易以動實喪則易以危也外物篇鮒魚對莊周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司馬彪云謂波蕩之臣波蕩即播蕩也司馬相如上林賦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蕩波與震動對文張衡西京賦河渭爲之波盪吳嶽爲之陁堵波盪與陁堵對文蕩波即波盪波盪猶播蕩耳此皆古人借波爲播之證學者失其讀久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左執鞭弭

御覽引毛詩拾遺云左傳左執鞭弭弭者弓之別名 馮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秦伯納女五人

韓非外儲說秦伯嫁女於晉公子文衣之媵七十人同上

奉匜沃盥

儀禮士昏禮夫入於室卽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鄭注媵送也謂女從者也御當爲訝訝迎也謂壻從者也媵沃壻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秦以文嬴妻文公以懷嬴爲媵令於晉文入室時使沃壻盥於南洗也說文云匜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同上

旣而揮之

振去匜中之水故曰揮何承天曰揮振去爲揮杜氏訓揮爲湔正義謂以溼手揮之使水湔汚其衣疑非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公子賦河水

杜以爲逸詩外傳亦作河水韋昭云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已反國當朝事秦此說是也余謂歷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亦欲以此感動秦伯望其念亂而送已歸也江愼修羣經補義

廿四年

臣負羈紲

說文羈馬絡頭也服虔云犬繮曰紲正義云係馬亦稱紲未確當从許愼服虔說以羈爲馬繮紲爲犬繮猶言服犬馬之勞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臣之罪甚多矣　行者甚眾　懼者甚眾矣

家大人曰僖二十四年傳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甚當作其臣之罪其多矣請意已足不必言甚多也晉語作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怨其多矣是其證又行者甚眾豈唯刑臣甚亦當作其言君若念舊惡則行者其眾矣其者將然之詞此時尚未有行者不得言甚眾也釋文曰一本甚作其是其證又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眾矣甚亦當作其釋文曰懼者其眾矣本或作甚眾矣晉語作懼者眾矣則作其眾者是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軍于郇注解縣西北有郇城

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虛也酈元案竹書紀年云晉惠公十有五年秦穆率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皆降焉晉師狐毛與先軫禦秦至于廬柳秦穆公使公子縶來師言退舍次于郇盟于軍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桑泉臼衰竝在解東南不言解明不至解可知春秋之文與竹書不殊今解故城東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之爲郇考服虔之說又與俗符賢於杜氏單文孤證矣說文云郇讀若泓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丁未朝于武宮

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引之謹案丁未下當有入于絳三字而今脫去武宮在絳不在曲沃必先入于絳而後朝于武宮若但言入于曲沃而不言入于絳則似以武宮爲曲沃之廟矣且卽位必於國中豈有言入于曲沃而不及入于絳者乎晉語載此事正作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卽位于武宮是其明證武宮在絳者曲沃自武公始爲晉侯而從絳漢書地理志河東郡絳縣晉武公自曲沃徙此故於絳立武宮也宣二年傳趙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立之者卽位於絳也成十八年傳晉欒書使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庚午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盟而入者入于絳也則其朝于武宮非絳宗廟而何韋昭不悟僖傳之朝于武宮在入于絳之後乃謂武宮在曲沃疏矣辨見晉語○王尚書經義述聞

寺人披

章懷後漢書注寺人披一名勃鞮字伯楚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韓非子曰穆公以疇騎二千輔公子重耳入之于晉禮記曰漢律民年二十傳之疇官各从其父學習騎射故謂之疇騎卽所謂紀綱之僕也高誘曰衛猶護助也服虔文七年注云衛從兵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實紀綱之僕

呂覽用民篇云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正義引說文疏證紀綱爲首領之帥詩棫樸篇綱紀四方鄭箋云以網罟喻爲政張之爲綱理之爲紀書盤庚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孔傳云下之順上當如網有綱各有條理而不亂此紀綱之僕亦有條不紊之意訓爲首領之帥甚確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其出也竊藏以逃

韓詩外傳云晉文公亡過曹里鳧須因盜重耳資而亡同上

以志吾過

鄭康成曰志古文識識記也昭四年傳且曰志之十三年傳歲聘以志業皆古文識字論語曰賢者志其大者今作識○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伯服

史記作伯犕犕與服古字通詳易考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弔二叔之不咸

管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屛周杜注曰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致滅亡故廣封其兄弟正義曰昭六年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彼叔世爲三代之末知此二叔亦二代之末世也二代之末疏其親戚以至滅亡周公創其如此故制禮設法親其所親廣封兄弟以自蕃衛也鄭眾賈逵皆以二叔爲管叔蔡叔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封建親戚鄭元詩箋亦然案其封建之中方有管蔡豈傷其作亂始封建之馬融以爲夏殷叔世故杜同之引之謹案叔世二字相連爲義不得去世而稱叔昭六年傳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如去世字而云皆叔也則所謂叔者何所指乎周語曰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晉語曰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又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如去代字而云若二季矣去王字而云雖當三季三季之亡則文義不明以是推之二代之叔世不得但稱爲二叔明矣而云二叔二代之末世其不可通一也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則當云弔二叔世之親戚不咸其義乃著今不明言親戚而但曰不咸則所不咸者何人何事乎二十二年傳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如去兄弟二字而但云吾之不協其可曉乎其不可通二也馬杜二家之說未爲允當當以鄭賈之義爲長詩序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箋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正義曰咸和也咸與諴同說文諴和也言周公閔傷管蔡二叔之不和睦流言作亂用兵誅之致令兄弟之恩疏曹植求通親親表亦云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屛王室是也二叔卽管蔡而下文封建又有管蔡者二叔雖誅而其國不除仍封建其後嗣[illegible]謂管蔡是也王封以武王克殷周公爲[illegible]蔡叔之周公非也定四年傳

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是也管叔之後復封雖無明文而管蔡並在周公封建之列則不除其國可知史記管蔡世家曰管叔誅死無後非也管蔡始封在武王時至作亂被誅仍封其後親親之道也上云二叔下云管蔡意變本不相嫌何須訓爲二代之叔世乎 王尚書經義述聞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荀子儒效篇曰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

史記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次周公次蔡叔次曹叔次成叔次霍叔次康叔次冄季 成郕聃冄今以傳文校之蔡郕霍並周公之兄且十人當數毛叔無曹叔定四年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下文別云曹爲伯甸則曹不在五叔之列杜彼注以五叔爲管蔡郕霍毛是也曹滕皆叔唯聃稱季而越次居上明前八國因是嫡子故先列之 孔檢討經學卮言

凡蔣邢茅胙祭

此六國皆畿內諸侯周有凡伯毛伯祭伯杜注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郡國志河內共縣汎亭劉昭注引凡伯邑水經淮水又東過期思縣北酈元曰縣故蔣國周公之後郡國志云河內州平皋有邢邱故邢國周公子所封說文云邢周公子所封地也近河內懷酈元曰浦陽有茅城水經濮水又東逕胙亭東酈元曰故胙國富辰所謂邢茅胙祭周公之後也祭韋昭國語注以爲周公之後廣韻云周公第五子所封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凡蔣

汴蔣在弋陽期思縣不言始封何人唐書宰相世系表周公第三子伯齡封於蔣其地光州仙居縣 文淇案晉書地理志豫州有弋陽郡期思縣唐書地理志淮南道光州弋陽郡有仙居縣本樂安武德三年析置樂安縣以宋安置谷州貞觀元年州廢省宋安天寶元年更名郡名世姓氏書辨證云周公第三子伯齡封蔣子孫氏一蔣國在汝南期思縣宋改爲樂安今光州仙居縣也期思仙居一地劉血韓秋槎札記

召穆公

許正義曰依世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 許見服虔注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傳補註

故糾宗族合於成周而作詩曰

作下當有樂字其字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甘昭公

京相璠曰故甘城在河南城西廿五里酈元曰甘水東一十里許洛城南有故甘城北對河南故城世謂之鑒洛城鑒甘聲相近即故甘城爲王子帶之故邑是以昭叔有甘公之稱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以狄師攻王

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引之謹案下文始以狄師伐周則此攻王者非狄師也狄師二字蓋因下文而衍當作遂奉大叔以攻王蓋頹叔桃子先奉大叔以攻王欲以大叔伐王也因國人衛王而弗克故是年之秋又以狄師伐周立大叔耳 遂奉大叔以攻王猶莊九年傳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及坎欿

酈元曰服虔以爲豎東邑名晉太康地記晉書地道記並言在鞏西非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處于氾

酈元曰氾晉襄城郡治京相璠曰周襄王居之故曰襄城周上

子臧聚鷸冠

左傳僖廿四年鄭子臧好聚鷸冠鄭伯使盜誘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五行志中上劉向以爲近服妖者也一曰非獨爲子臧之身亦文公之戒也初文公不禮晉文又犯天子命而伐滑不尊尊敬上其後晉文伐鄭幾亡國案災異之見應之人臣者小應之人君者大文公不尊尊敬上犯天子命故有子臧之臣好爲異服亦不敬其君乃不能感悟而使盜誘殺之是發用人君刑殺之柄矣故至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鄭幾亡也後一說是 臧茂才經義雜記

好聚鷸冠

子惠子曰鷸一作遹逸周書曰知天文者冠遹顏師古以爲子華好與術士遊然案下文服之不衷則不必如顏說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後漢輿服志云建華冠記曰知天者冠述春秋左氏傳曰鄭子臧好聚鷸冠前圖以爲此則是也說文云鷸知天將雨鳥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子臧之服

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文服作及云一本作服家大人曰作及者是也及謂及於難 桓十八年傳周公弗從故及杜注及於難也凡傳言及者皆放此 言子臧之所以及於難者由服之不稱也 不稱也夫是維厚其所以獲之故昭元年傳曰服之不立衷人也夫詩衷身此相似 但言不稱而不言服者蒙上文不稱其服而省也子臧之及承上身之災也而言下文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又承子臧之及而言若作子臧之服則非其指矣服字右半與及相似又涉上文兩服字而誤 王尚書經義述聞

享宋公有加禮也

案釋文享宋公有加絕句又云一本無也字讀則總爲一句今杜氏注云禮物事事加厚此以加禮連文爲讀 武進士臧孜異

石甲父

廣韻引作中石父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伐宜多

世系表云侯宜多姬姓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自視官具于氾

戰國策曰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退聽朝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廿五年 衞侯燬原名辟疆

衞侯辟疆朝於周更其名曰燬見韓非子又見賈誼新書漢書文帝紀二年中所引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殺之於隰城

酈元曰沙溝又東逕隰城北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請隧

杜依賈逵以爲王之葬禮韋昭曰隧六隧之地東見周禮此可備一說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注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今按國語襄王拒其請隧之地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先王豈有賴焉亦止以建國制爲吉與埤禮不願韋昭注隧六隧也其義爲是蓋天子六鄉六遂各一軍以爲六太遂亦遂各一軍以起徒役大國三軍自鄉而無遂文公欲僭

軍賦故私請之其後晉作三行又作五軍則雖避遂之名有遂之實矣隧與遂通襄七年傳叔仲昭伯爲隧正九年傳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並以隧爲鄉遂字 宋魯皆有土禮○孔檢討經學卮言

未有代德而有二王

周書芮良父曰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商密

二十五年傳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杜注曰商密今南鄉丹水縣引之謹案續漢書郡國志南陽郡丹水有章密鄉即商密也古字商與章通柴誓我商賚女釋文曰商徐音章呂氏春秋勿躬篇弦章韓子外儲說作弦商是也志言有章密鄉正以其爲春秋地名也而劉昭無注蓋不知商與章之通借是以失引左傳耳 王尚書經義述聞

錯簡二十八字 趙衰爲原大夫至故使處原

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温大夫衞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衞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引之謹案晉侯以下二十八字當在衞人平莒于我之前其曰故使處原正義趙衰爲原大夫之由也錯簡在下耳 同上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注徑猶行也

循按淮南本經訓云接徑歷遠高誘注云徑行也杜本此徑與經古字通廣雅經徑也孟子經德不回趙岐注云經行也文選魏都賦劉逵注云直行曰經是經亦訓行劉炫改徑爲經義得通也竊謂說文徑步道也史記高帝紀夜徑澤中注云徑小道也蓋衰本以壺飧從重耳有時重耳行大道衰由小道亦餒而不食謂不以相違而自私也從字絕句徑一字句餒而弗食四字句或屬上讀從徑或屬下讀經餒皆不辭徑依曲禮注訓爲邪行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杜讀至徑字句絕云徑猶行也釋文徑古定反一讀以壺飧從絕句讀徑爲經連下句乖於杜意正義曰杜以傳文爲徑故釋爲行上讀爲義劉炫改徑爲經謂經歷飢餓下屬爲句氣改其字以規杜氏非也武進臧氏用中拜經日記曰案顧氏隷辨徐氏紀產碑隧直徑皆徑皆即經管也史記高祖本紀夜徑澤中索隱曰徑音經楚詞招魂經堂入奧經一作徑蓋古通用當從劉光伯讀作經下屬爲句宗大人曰臧說是也史記甘茂傳今之燕必經趙秦策經作徑大宛傳經匈奴索隱本經作徑是古字多以徑爲經也韓子外儲說左傳以此爲箕鄭挈壺飧而鄭事云箕從亦以從字絕句下云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則言迷而失道繼言飢而道泣終言寢餓而不敢食則爲時已久矣故傳約言之曰經餒而弗食 王尚書經義述聞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僖 案此凡兩讀杜氏注徑猶行也是以徑字絕句正義曰杜以徑猶行者以傳文爲徑故釋爲行上屬爲義劉炫改徑爲經謂經歷饑餒下屬爲句輒改其字以規杜氏非也又釋文云一讀以壺餐從絕句讀徑爲經連下句乖於杜意是劉氏以從字絕句而孔陸皆糾其非今從杜氏讀 武進上經讀考異

廿六年 齊孝公伐我北鄙

盧辨大戴禮保傅篇注齊伐魯北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公使展喜犒師

外傳云以膏沐犒師賈逵曰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高誘淮南子注曰酒肉曰餉牛羊曰犒勞其指犒也謹案禮說言犒非古字古文作稾或作槁張揖撰廣雅始从牛旁高誘氏隸續載漢碑有勞酷之語謂與犒同公羊注云牛酒曰犒故其字一从牛一从酉漢隸皆然非古文也

說文無犒字周禮小行人云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注云故書槁爲稾鄭司農曰稾當爲槁謂犒師也先鄭不言字誤明古犒字本作稾或作槁與服子愼枯槁之說合張有復古編云犒餉也从金高別作犒非五經文字注勞師借槁字爲之案說文鎬溫器也以鎬爲犒勞字無據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室如縣罄

左傳僖廿六年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杜注如而也夏時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所以當恐正義曰服虔云言室屋皆發撤榱椽在[illegible]縣罄孔晁曰縣罄但有梠無覆蓋杜以下云野無青草言在野無青草可食明此在室無資糧可噉故改如爲而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劉炫云如磬在縣下無粟帛炫乃以服義規[illegible]非也案說文缶部罄器中空也从缶殸聲詩云缾之罄矣石部磬樂石也从石殸象縣虡之形依杜說縣字費解蓋磬罄字別而聲相近故云誤如禮記樂記石聲磬注云磬當爲罄字之誤也此磬又爲罄之譌孔晁注國語亦從服義杜氏改如爲而又以磬爲罄此好異於先儒耳劉光伯規之當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劉光伯曰如磬在縣下無粟帛說文磬器中空也殸古文磬字磬器中空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左傳字誤 太師職之

左僖二十六年傳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注太公爲太師兼主司盟之官武虛谷羣經義證云師當作史涉之誤也周官太史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法約劑要盟之載書八灋書也蓋周之定制以太史主藏載書又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則太史與它官分職以擬相勘當者周書嘗麥解太史乃藏之于盟府以爲歲典荀子春秋[illegible]盟之盟太史書名皆可據證今傳本皆作太師蓋如禮記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尙書大傳作太師相沿致譌而杜氏依文曲說昧其實也 孫侍御讀書脞錄

我[illegible]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

正義案鄭語孔晁注云熊繹玄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熊摯自弃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 韋昭同索隱據譙周古史考荒渠卒[illegible]熊翔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二十七年 貫三人耳

循按程大昌演繁露云軍法以矢貫耳爲馘聝之音耻列徒安二馘也說文引司馬法曰小罪聅中罪刖大罪剄故子玉治兵鞭七人貫三人耳者用此法也漢原涉犯罪茂陵守令尹公捕之急諸豪說尹欲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罪則用箭貫耳以示懲恐畏非以意爲之耳正義以耳爲助句失之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先軫曰

劉光伯規杜云下彘紗彼應先彰始佐下軍此時未爲下軍之佐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夏書曰注尚書虞夏書也

正義曰此古文虞書益稷之篇漢魏諸儒不見古文因伏生之謬從堯典至胤征凡二十篇總名曰虞夏書案尚書二典皆夏史官所作故總謂之夏書此孔子刪書之本也故墨子明鬼篇曰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伏生增爲虞夏書梅賾又改爲虞書皆非孔氏之舊孔穎達又以曲說扶之雖所以取傳引典皆稱夏書惟文十八年太史克以虞書數舜之功此必有誤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欒枝

韋昭曰欒共子之子杜注本賈逵 同上

荀林父

世本曰晉大夫逝遨生桓伯林父案傳廿八年林父始將中行故改中行氏 同上

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彬謂易賢讀如遹功易事之易 朱武曹經傳攷證

廿八年

南河

傳二十八年傳還自南河濟杜注從汲郡南渡出衞南而東頤煊案史記衞康叔世家成公三年晉欲假道於衞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南河渡濟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水經河水注云河水於是有棘津之名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晉將伐曹曹在衞東假道衞衞人不許還自南河卽此濟也彷宋刊注疏本作還自河南濟非是 頤煊讀書叢錄 洪

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不卒戌也

高誘淮南子注云說解也一本謂楚人不有曰字衍文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晉人圍曹門焉

門焉有二義皆入圍曹門焉與門於桔秩攻門也文十五年門於勾鼆守門也義 孫侍御讀書記

日稱舍於墓

二十八年傳聽輿人之誦曰稱舍於墓正義曰此謀字或作誦涉下文而誤耳謂涉下文輿人之誦曰而誤也宋大人曰字亦涉下文而衍鄭注射義曰稱猶言也輿人之謀言舍於墓也稱上不當復有曰字唐石經已誤衍通典兵十五太平御覽兵部四十五引此皆無曰字 王尚書經義述聞

曹人兇懼

說文云兇擾恐也从人在凶下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乘軒

毛公詩傳云大夫以上赤芾乘軒 同上

且曰獻狀

案獻狀謂觀狀也先責其用人之過然後誅觀狀之辜以示非惡報也顏籀以爲先責不用負羈而乘軒者衆因曰今我之來獻騁督容狀耳斯蓋弄之言猶言若云謂奏拜賜之師也其說亦通 同上

爇僖負羈氏

韓非子十過篇云文公令人告僖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爲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是爇釐負羈氏非獨負羈一家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不有寧也

劉炫規過以傷爲寧不有寧謂不有損傷牛震先生曰古人多反語如甘爲苦治爲亂皆是以傷爲寧亦有理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三百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釋文百音陌引之謹案百陌古字通陌者橫越而前也釋名曰鹿兔之道曰亢行不由正亢陌山谷草野而過也綃頭或謂之陌頭言其從後橫陌而前也廣韻超莫白切超越也郭璞江賦曰鼓帆迅越趙漲截洞與陌字聲義正同杜訓百爲勵正義謂每跳皆勉力並失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杜注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勵也頤煊案距躍直越向前也曲踊回身踴跳也百與拍同說文拍拊也謂合手拍拊如鼓譟之狀距躍曲踊者其足勢三拍者其手勢也韓非子入說篇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其義正同 讀書叢錄洪頤煊

使門尹班

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鄭注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逸周書皇門解曰會羣門又曰大門宗子蓋言衆族姓也惠大牧曰宋襄戰於泓門官殲焉門官者軍之師也向戌稱盧門合左師華元亦居盧門二族皆卿而爲軍帥謂之門官案會說甚善故春秋時鄭卿之子謂之門子班蓋宋卿掌門尹之任如桐門右師之類周禮所謂帥以門名者是也楚以急故使重臣如晉乞師詩緇衣正義引尚書閎四門鄭注云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師朝在國門魯在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案鄭注是卿之私朝在其所居之地卽以所居之國門名之春秋列國皆然非獨鄭卿之子稱門子也夏官師以門名鄭注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

此疑是楚之軍政名杜臆解東宮爲太子之卒若敖六卒爲六百人皆謬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以亢其讎

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杜注曰亢猶當也讎謂楚也宋大人曰杜訓亢爲當故以讎爲楚其實非也周官馬質鄭司農門讀爲以亢其讎之亢亢御也禁也則自先鄭已誤解此言亢皆扞蔽之意亢其讎謂亢楚之讎也楚之讎謂宋也亢楚之讎者楚攻宋而晉爲之扞蔽也晉語曰未報楚惠而抗宋是其明證矣韋注抗救也說文抗扞也抗與亢通列子黃帝篇釋文引抗亦作亢凡扞禦人謂之亢爲人扞禦亦謂之亢義相因也昭元年傳曰吉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又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杜注亢蔽也二十二年傳曰無亢不衷以獎亂人皆是扞蔽之義 王尚書經義述聞

我曲楚直其衆素飽

周書武稱曰直勝曲飽勝飢武之勝也子犯言背楚之惠則我曲楚直且楚強其衆又素飽不可爲老也杜訓素爲空意直急盈飽恐非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楚師背酅而舍

郡國志東郡穀城有酅下聚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說文云每艸盛上出也从屮母聲高卬之田艸盛上出故從舍其舊而新是謀周禮三十一曰原兆兆之營塋有似原田故鄭

氏注云原原田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原田每每

周禮春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三曰原兆鄭注原原田也杜子春曰原兆有周之兆蓋晉之輿人爲卜以決晉楚之勝負卜得原田之兆春秋時周弱楚強今卜得有周之兆是晉文可以定霸匡王而輔佐周室以興王業矣舊謂楚新謂周是舍舊强之楚而謀新起之周也晉侯疑焉周爲楚弱久矣恐輿人之謀卜未足取信而猶懼敗於楚耳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注盬唼也

循按杜蓋讀盬爲蠱昭元年傳於文皿蟲爲蠱注云器受蟲害者爲蠱唼即嗾字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蟲食曰嗾謂楚子嗾己之腦如蟲嚙然盬蠱可通用詳見孔穎達毛詩鴇羽正義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楚子伏

余仁仲曰楚子伏已而盬其腦此本伏字絕句岳本伏已讀摲此則已當音以據岳本則已當音紀陸德明音義不云音紀則知當以楚子伏爲絕句而已作以音不音紀淳祐九經本亦用伏已絕句更詳之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吾且柔之矣注腦所以柔物

循按素問五藏別論腦髓骨脈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于陰而象于地解精微論腦者陰也陰柔故子犯言吾且柔之彼來盬我用齒齒剛也我以腦承之是有以柔其剛故云柔之寓柔遠人之義也杜云腦所以柔物未知何謂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請與君之士戲

朱國禎曰戲者兵也三軍之號所云戲下是也若云以兵見云耳林堯叟謂得臣輕用民命便解作戲弄之戲夫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杜征南獨不下一字已得其解矣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惠氏補注曰朱國禎曰戲者兵也三軍之號所云戲下是也若云以兵見耳林堯叟謂得臣輕用民命便解作戲弄之戲夫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引之謹案林固失之而朱亦未爲得也說文戲兵也從戈䖒聲則戲乃兵器之名請與君之士兵豈復成文義乎若以爲戲下之戲則愈不可通漢書高帝紀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顏師古注古戲謂君之旌麾也音許宜反亦讀曰麾漢書通以戲爲麾字是戲乃旌旗之名請與君之士旗文義尚可通乎今案戲角力也晉語少室周爲趙簡子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韋注曰戲角力也戰有勝負角力亦有勝負故比戰於戲晉語又曰夷吾之少也戲不過所復僖九年左傳作夷吾弱不好弄能鬭不過是戲即鬭鬭即角力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韅靷鞅靽

說文引作韅从革顯聲棟案㬎古文以爲顯故傳作韅从古文省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韅靷鞅靽杜注曰在胸曰靷釋文靷以刃反說文云引軸也正義曰此注與說文不同蓋以時驗爲解也家大人曰靷當爲靳說文靳當膺也與杜氏在胸之訓正合墨子魯問篇曰鼓鞭於馬靳是也靳靷草書相似易以譌溷故靳誤作靷詩小戎傳游環靳環也釋文靳本又作靷沈重曰舊本皆作靳靳者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左傳云如驂之有靳無取於靷也是亦靳誤爲靷者王尚書經義述聞

韅

杜預在背曰韅禮記檀弓篇子顯以致命於穆公鄭注云使者公子縶也引盧植注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韅韅說文作韅馬腹帶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晉侯登有莘之虛

墨子尚賢中篇云伊摯有莘氏之私臣呂覽有莘作有侁高誘注云侁讀曰莘在今河南陳留縣陳留風俗傳曰有莘陳留外黃有莘昌亭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同上

少長有禮其可用也

子惠子曰應前欲用其民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

淮南兵略訓曰曳梢肆柴揚塵起堨所以營其目者以善爲詐佯者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作王宮于踐土

荀子楊倞注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有十二尋深四尺加方明其上晉文蓋從天子巡狩之制故作宮於踐土如巡狩方岳之下同上

鄉役之三月

說文引作曏云不久也陸氏云本又作曏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使子人九

正義據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稱子人氏來盟是子人氏爲語之後杜譜以九爲雜人謬矣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鄭伯傅王

儀禮覲禮四傳擯鄭注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使門而俱東上亦有位也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古文傳作傅案此注正是侯伯相王朝見諸侯之制尚書堯典賓於四門鄭注賓擯謂舜爲上擯以迎諸侯馬注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群臣朝者舜賓迎之此舜爲牧伯率諸侯朝王之事哀十三年傳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左傳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書序王賜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是命晉侯爲牧伯之證鄭與晉輔平王東遷或亦命爲牧伯故鄭伯傅王以朝見諸侯仍用平禮同上

王享醴命晉侯宥

杜注既享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彬謂此說非也既享之後又加爵以勸之故曰宥詩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又與宥同是享賓當有侑矣如杜說是既享之又命晉侯將以幣帛非其情實朱武曹經傳攷證

糾逖王慝

衞彈碑云糾剔王慝案魯頌狄彼東南鄭箋云狄當爲剔剔治也逖與狄同古文作逿又與剔通故或訓爲遠或訓爲治此傳當从古文作逿訓爲治淮南子云霸見狄身宮淄處十木而剔之狄身即易身見狄與易通白虎通云狄者易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瓊弁玉纓

說文引云璿弁玉纓張衡集同薛綜曰弁馬冠也又髦以璿玉飾之纓馬鞅也以玉飾之同上

服虔以爲馬飾與薛綜注西京賦同惠定宇未引服注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盟於宛濮

酈元濟水注云酸水又東南水於濮世謂之百尺溝濮渠之側有濮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六年邯鄲伐衛取漆富邱城之者也或亦謂之宛濮亭春秋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杜預曰長垣西南近濮水也京相璠曰衛地也似非關究而不知其所爲矣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行者毋保其力

案謂保當從杜訓恃 朱武曹經傳攷證

以相及也

有瀆此盟以相及也杜注曰以惡相及引之謹案及字之義不明故杜增成其義曰以惡相及然傳文但言相及不言以惡也今案及當爲反字之誤也 古今本反字並誤作及史記蔡澤傳吾恐必有反於心淮南詮言篇莫能反乘至盛而不反適聖秦策反譌作及呂氏春秋先己篇反其天年高義篇反譌作及 相反謂相違韋注周語曰反違也上文曰使皆降心以相從也從與違義正相對上文曰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相從則協相反則不協矣僖五年傳曰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宣十五年傳楚子使謂解揚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襄二十七年傳曰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晉語曰成而反之不信趙策曰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反之淮南詮言篇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高注曰反背叛也義並與此同 王尚書經義述聞

寘諸深室

荀卿子曰公侯失禮則幽故寘諸深室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

鄭康成曰行謂軍列周禮有行司馬取名于此案獻公時已有左右行至此復立中行後改爲三軍大夫 同上

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

唐石經云雖然鄭亡云云案得是書丹後改定必有所據 同上

焉用亡鄭以倍鄰

唐石經及宋本皆作陪釋文仍作倍案注當作倍 同上

陪

僖三十年焉用亡鄭以倍鄰唐宋石經及呂氏本誤作陪據杜注倍益也則从貝爲正釋文陪蒲回反是陸亦作陪也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李古理字 行李

左傳僖三十年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杜注行李使人正義曰襄八年傳云一介行李杜云行李行人也昭十三年傳云行理之命杜云行理使人李理字異爲注則同都不解理字周語行理以節逆之賈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孔晁注國語其本亦作李字注云行李行人之官也然則兩字通用本多作理順之爲吏故爲行人使人也又漢書胡建傳黃帝李法曰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總主征代刑戮之事也故稱其書曰李法又管子法法篇舜之有天下也禹爲司空契爲司徒皋陶爲李房元齡注古治獄之官李同理大匡篇國子爲李注李獄官也李理同 臧氏才經義雜記

許君焦瑕

郡國志宏農陝縣有焦城劉昭補注云故焦國瑕郡國志河東解縣有瑕城晉書地道記曰河東猗氏縣東北瑕城是也案焦近華山瑕近解梁城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若不闕秦將焉取之

新序引云不闕秦將焉取之唐石經初刻云不闕秦焉取之正義案沈文何云不闕秦家更何處取之案此則若字將字皆衍文俗儒從石經補刻增入當刪宋本亦由不闕秦焉取之亦誤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不闕秦焉取之

若不闕秦將焉取之唐石經本無若將二字出於後人旁添宋高宗御書左傳亦無之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請無與圍鄭許之

服虔曰晉善鄭不忘本國故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昌歜

三十年傳饗有昌歜杜注曰昌歜昌蒲菹釋文歜在感反正義同杜解補正曰顧氏玉篇有歜字徂敢切 案今本玉篇歜字收於欠部但有尺玉切一音 歜字收於上聲四十八感徂感切 唐人已誤爲歜廣韻亦誤 段氏說文注曰歜尺玉切昌蒲菹也然則傳之昌歜正合此字而 蒲氣辛香以爲菹其氣觸鼻故名昌歜歜之讀在感反者蓋之轉也歜與歜皆可讀屋從本韻之音非必定當在感反也引之謹案廣韻入聲一屋歜說文本才六切歜歜也才六之音轉爲在感乃幽侵二部之通 幽部之字古音或轉入侵部

而音在感切猶鼓從壴聲而音徐盈切竈從黽聲而音則到切以夬爲聲也皆從蜀聲之字徧考諸書無讀入侵部者以是知其當從竈不當從蜀也特以歜字或省作歜 說文竈從穴黽省聲或作竈 可省而爲黽 黽字隸書作黽與蜀相似故傳寫者誤作歜史記倉公傳肝氣濁而靜心氣濁躁而經脈氣有時肺屬心脈濁四濁字徐廣並云一作黽可知黽與蜀字常相亂也歜爲歜之誤歜爲歜之省依字正當作歜爲左傳音者有服虔嵇康高貴鄉公諸家玉篇作歜音徂感反蓋師承有自矣虞翻論語讀作歜而亦音徂感切孔氏正義亦云此昌歜之音相傳爲在感反段氏乃欲改爲尺玉切而云香氣觸鼻故名昌歜我未之前聞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必親其共

三十一年傳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家大人曰必親其共共字義不可曉當是先字之誤 先字隸書作先形與共字相似 言諸侯之使來分曹地晉必親其先至者而多與之地若後至則無及於事故下文曰不速行將無及也魯語載重館人之言曰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固班亦必親先者是其明證矣先字不煩音釋故杜無注陸亦無音若是共字則不得無音釋也唐石經始誤作共 同上

自洮以南

酈元曰今甄城西南五十里有洮城或謂之洮案甄城濮陽城陰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鄭元曰邾子故瀆又東逕桃城南春秋傳曰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於濟盡曹地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東傅于濟

水經濟水東逕重鄉城南左傳所謂臧文仲宿於重館者也濟水又東逕武棠亭北公羊以爲濟上邑也城有臺高二丈許其下臨水昔魯侯觀魚於棠謂此也在方與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荷水也是曹與魯境相接在荷濟二水之間今分曹地傳

於濟蓋過重鄉以南矣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禮不卜常祀

謂常祀必以時祀不更卜祀之吉凶經下疏以爲不卜日誤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

成王封衞周公代作誥故後世述其始封之命猶王與公並言之尚書後案以此證康誥朕其弟爲周公語引經斷經聚訟可息孔檢討經學巵言

將殯于曲沃卅二年

鄭衆周禮注曰將葬朝于祖考之廟而後行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又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周禮喪祝及朝御匶乃奠先鄭注朝謂將葬朝于祖考之廟而後行晉文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勤而無所必有悖心

無所無以自處謂徒勞無功悖背上命謂舍鄭他圖定宇云襲鄭不能而生滅滑之心是也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勤而無所必有悖心

彬謂所黨也言無助秦者宋武曹經傳攷證

孟兮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

左傳僖卅二年秦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釋文孟子本或作孟兮案杜注孟明百里孟明視正義曰世族譜以百里孟明視爲百里奚之子則姓百里名視字孟明也然則孟明已爲百里視之字蹇叔老臣何爲稱百里之子孟子乎呼曰孟兮蓋痛傷之詞與上蹇叔哭之文正合陸孔俱定從子字唐石經今作孟子細驗其剜改之跡原是兮字臧茂才經義雜記

孟子

唐石經初刻作孟兮後改子釋文作孟子云本或作孟兮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中壽

三體石經作齊同上

文王之所以辟風雨也注云兩山相嶔

循按文選上林賦嶔巖倚傾郭璞注嶔巖欹貌也後漢書周燮傳注云嶔崟曲嶺也嶔崟古通相嶔謂兩山巔其曲相倚上合下空故可辟風雨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必死是間

三十二年傳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杜解必死是間云以其深險故引之謹案杜意謂蹇叔以二殽深險故料其子必死是間此非傳意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者言汝必在此間戰死不可在他處死有定所乃可收爾骨也二十三年公羊傳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卽死必於殽之嶔巖吾將尸爾焉穀梁傳同呂氏春秋悔過篇蹇叔謂其子曰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爲吾尸女之易皆其證矣宣十二年傳逢大夫指木謂其二子曰尸女於是事亦與此相類王尚書經義述聞

超乘卅三年

高誘曰超乘巨踊車上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鄭商人弦高

淮南子人間訓篇云鄭之賈人弦高蹇他高誘注云蹇他弦高之黨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

彬謂以乘韋先牛猶記言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胄馬則執靮牛則執紖之類道途猝遇不能備禮故以乘韋先之宋武曹經傳攷證

厲兵秣馬

高誘曰厲利其兵釋文曰秣音末穀馬也說文作餘云食馬穀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

高誘曰原圃在今河南中牟具囿其馮翊池陽一名陽紆同上

鄭之有原圃

水經注濟水又東逕原武縣故城南春秋之原圃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原圃具圃

左氏僖卅三年傳皇武子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宋時本是具圃今本作具囿案初學記河南道所引是具圃水經瀆水下所引本是具圃新校本乃改作具囿今以杜預注及之云原圃具圃皆圃名若是具囿杜必不如是下注鄭君亦當出云原圃亦圃名可矣以此知作具圃爲是注疏注只有秋只所引皆作具圃也盧學士鍾山札記

具囿

三十三年傳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七經孟子考文曰宋板囿作圃盧氏抱經鍾山札記曰案初學記河南道所引是具圃水經瀆水下所引是具圃新校本乃改作具囿今以杜注攷之云原圃具圃皆圃名若是具囿杜必不如是下注鄭注亦止云原圃亦圃名可矣以此知作具圃爲是校勘記曰考文所謂宋板卽此本也謂宋慶元本此本初刊似作圃後改從囿案唐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及諸刻本皆作囿家大人曰作具囿者是也作具圃者涉注文圃名而誤耳注本云原圃具囿皆圃名正義釋注本云原圃地名以其地爲圃知與具囿皆圃名也下文圃者所以養禽獸云云是釋注中囿字非釋經文今本正文既誤作具圃後人遂幷注疏之具囿而改之矣據校勘記云此本初刊似作圃後改從囿則初本初刊正與考文所引宋板合後又依唐石經及諸本改圃爲囿耳案淮南地形篇鄭之圃田高注引傳曰鄭有原圃猶秦之具圃也道藏本如是朱本劉本改具圃爲具囿而各本從之又上文秦之陽紆注曰陽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此具圃字尚未改此亦有具圃之名證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四引作原圃具圃則兩圃字皆誤作圃其資產部四所引正作原圃具圃亦與水經注初學記合後人習於俗本左傳之具囿故見有引作具圃者輒依俗本改之而其改之未盡者猶可考見原文若鍾山札記及予所引者是也又案囿字之見於經文者若成十八年之築鹿囿昭九年之築郎囿定十三年之築蛇淵囿釋文並音又其見於傳文者若莊十九年取蒍國之圃以爲囿僖三年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襄十四年射鴻於囿釋文亦音又此文若本作具囿則釋文亦必有音乃釋文但云圃布古反而不云囿音又則傳文之有圃無囿明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其爲死君乎

猶言不爲死君乎君作爲故稱死君顧氏補正以死其君爲解案成十三年絕秦書曰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我死君則頗之

說未盡然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其爲死君乎

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杜注曰言以君死故忘秦施
補氏杜解補正曰死君謂背其先君猶范鞅之言死吾父也此
[illegible]惠氏補注曰其爲死君乎僖言不爲死君乎君
在殯故稱死君顧以死其君爲解襄成十三年絕秦書曰穆爲
不弔蔑我死君則顧之說未盡然也家大人曰顧說是惠說非
也晉語荀息曰死吾君而殺其孤猶可式春秋悔過篇先軫曰不
弔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並與此死字同義若
成十三年蔑我死君則與此死字異義不得以彼釋此也傳明
言其爲死君乎何得以其爲殯不爲若云君在殯故稱死君則
下文何謂死君乎又作何解乎思之甚矣士尚書經義述聞

子墨衰絰

顧炎武曰墨變凶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遂墨以葬文公

服虔曰非禮也同上

婦人暫而免諸國

說文云突犬從穴中暫出也是暫有倉卒疾奔之義詩大雅綿
篇毛傳云駾突也鄭箋云驚走奔突顏師古言婦人倉卒而令其
突出以免難也元凱訓暫爲卒意未明晰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家大人
曰不替孟明下有曰字而今本脫之不替孟明四字及曰字皆
左氏記事之詞自孤之過也以下方是穆公語上文穆公鄉師
而哭既罪己而不罪人矣於是不廢孟明而復用之且謂之曰
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云云大夫二字專指孟明而言與上文統
言二三子者不同若如今本作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則不替孟
明亦是穆公語穆公既以不替孟明爲己過則孟明不可復用
矣下文何以言大夫何罪又言不以一眚掩大德乎然則不替
孟明曰五字乃記者之詞而大夫何罪云云則穆公自言其所
以不替孟明之故也自唐石經始脫曰字而各本遂沿其誤秦
誓正義引此無曰字亦後人依誤本左傳刪之文選西征賦注
云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曰孤之罪也此引傳文改替爲廢改過爲罪改曰爲[illegible]

罪也[illegible]白帖五十九出一眚二字而釋之云孟明敗秦
師秦伯不替曰吾不以一眚掩大德二書所引文雖小異而皆
有曰字足正今本之誤

或曰文元年傳云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
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孤
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彼文復使爲政是記者之
詞若此文不替孟明亦是記者之詞則複矣曰左傳之文固有
前後相複者桓六年傳云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
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
魯爲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十年傳齊衛
鄭來戰于郎下又云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
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
以衛師助之僖五年傳云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
不校踰垣而走遂出奔狄二十三年傳又云晉公子重耳之及
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
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
狄文十八年傳云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
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
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宣三年傳又云宋文公卽位二年
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
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若斯之類不可枚舉王尚書經義述聞

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

昭廿年傳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孔氏謂非康誥之全
文引其意而言之楝謂此康誥之闕文也法言曰酒誥之篇俄
空焉伏生引酒誥曰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酒誥無此文故漢
蓺文云酒誥脫簡一梓材今王惟曰以下文義不屬蓋康誥三
篇皆有脫誤孔以爲引其意而言之非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外僕髡屯禽之以獻

崔憬易注曰禽古擒字擒猶獲也同上

陽子宣言曰

高誘戰國策注曰宣徧也案高注本尒疋同上

特祀於主烝嘗禘于廟

注云新主既立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
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似並非傳意主謂新作之主卽祔也廟
太廟也烝嘗禘俱時祭之名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
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此特祀卽彼犆礿也言春礿
惟特事于禰主夏禘秋嘗冬烝乃祫祀于祖廟也諸侯之禘或
特或祫但其特不專於禰廟傳就據有祫時通略言之耳[illegible]
[illegible]
傳有禘于襄公禘于武宮皆特禘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
祫禘也[illegible]
[illegible]

特祀於主烝嘗禘于廟 有喪者三年不祭今新主旣耐於先
祖之廟則三年之內練祥四時之祭皆祭新主而不必祭舊廟
之主矣故曰特祀於主待三年喪畢則新主可以立廟祭而不
祔於祖則凡烝嘗禘諸祭皆祭於新主所立之廟矣故曰烝嘗
禘於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皇清經解卷九百十四終

續補遺

屈產之乘

左傳屈產之乘杜注屈地生良馬以產爲牛用服虔說也當有
二屈[illegible]則以屈
產爲地名矣[illegible]

日南至

春秋時麻術甚疏梓愼裨竈史墨之徒但言災祥而不長於推
步日南至常先天二三日僖五年春王正月日南至當在癸丑
其定朔王子則於丑是二日而傳曰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則氣
先天三日朔先天一日矣昭二十年之日南至當在正月三日
辛卯而傳曰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則亦先天二日而且誤以
正月爲二月矣己丑不合朔則以戊子爲朔亦先天一日矣後
世麻家無識謂僖之南至必是實測故傳云遂登觀臺以望而
書不知望而書者雲物非謂日景也欲強據歲周以求合辛亥
[illegible]丑之南至矣[illegible]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

左傳

左傳彙解彙編

文公

閏月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

左氏傳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厤過也再失閏矣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厤過也並於魯厤春秋時各國之厤亦自有不同者經特據魯厤書之耳史記秦宣公十二年初志閏月此各國厤法不同之一證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上年閏月上有十二月哀公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衞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衞衞侯輒來奔傳在上年閏月皆魯失閏之證杜以爲移告非也

史記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則以魯厤爲周厤非也平王東遷以後周朔之不頒久矣故漢書律厤志六厤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厤其於左氏之言失閏皆用魯厤蓋本劉歆之說得五行志周衰天子不班朔魯厤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illegible]

履端於始三句

文元年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　周書周月篇云敬授人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夫閏以正時時以作事則此所謂時乃夏時也始中終卽每時而言履端於始謂測算斗建以紀啟閉在四孟月也淮南天文訓稱斗杓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以厤家實測追朔之周與漢固同建也舉正於中謂厤象日景中星以紀分至在四仲月也按隋厤志堯時冬至日躔危唐厤志云躔虛宋天文志西周以前冬至日躔女元厤志以堯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皆在正北之位冬至在正北則夏至在正南春秋分在正東正西可知故指其所在之位而稱爲正也杜解舉中氣以正月則以正爲月以中爲氣文義不可通矣歸餘於終謂積氣朔餘日以置閏在四季月也周禮太史職閏月詔王居門終月疏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門十二月聽朔於十二堂閏月各於時之門是周本於四季月置閏也經傳所書閏月皆不得其月惟昭二十年閏八月於夏時適爲閏六月此偶合耳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凡作事必順時序閏每時季月則畢所未及作者不至過時故曰不悖若閏在歲末則過時而悖者有矣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來錫公命

唐石經及宋本錫作賜釋文同云本或作錫覲禮云天子賜舍注云今文賜作錫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及匡

鄭元曰陂水東逕匡城北城在新汲縣之東北卽扶溝之匡亭亭在匡城鄉今陳留長垣縣有匡城卽平邱之匡亭襄邑又有承匡城然匡居陳衞之閒亦往往有異邑矣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衞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

彬謂檀弓杜橋之母宮中無相以爲沽也鄭注沽略也古與沽通孔達恃楚而不事晉故曰越國而謀是麤略之甚杜預劉炫並謂其合古之道失今之宜孔達不能受命盟主橫挑彊大何合古道之有　朱武曹經傳攷證

呼

文元年傳呼役夫杜注曰呼發聲也釋文呼好賀反引之謹案呼卽吁字說文吁驚也堯典帝曰吁傳曰吁疑怪之辭莊子在宥篇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釋文吁亦作呼檀弓曾子聞之瞿然曰呼釋文呼作吁月令大雩帝鄭注曰雩吁嗟求雨之祭也周官女巫疏引鄭荅林碩難曰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是呼吁古字通也呼乃驚怪之聲檀弓注以爲虛憊之聲亦非　王尚書經義述聞

役夫

管子曰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

案韓非子作廢女上云黜商臣合作廢　同上

殺女而立職

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陳氏芳林攷正曰韓非子作廢女內儲說上云黜商臣似作廢字爲允然江芊怒故甚其辭讀者正不必泥也又曰唐劉知幾史通言語篇引作廢女引之謹案韓子及史通並作廢是也上言黜商臣下言能事諸乎則此文本作廢女而立職明矣若商臣被殺又誰事王子職乎列女傳節義傳載此事曰大子知王之欲廢之也遂興師圍王宮亦其一證也殺字不須訓釋故杜氏無注若是殺字則與上下文不合杜必當有注矣自唐石經始從誤本作殺而史記楚世家亦作殺則後人依左傳改之耳若謂江芊怒而甚其詞則曲爲之說也古字多以發爲廢傳文蓋本作發與殺形相近因誤而爲殺矣　說苑說叢篇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發今本亦誤作殺　王尚書經義述聞

能行大事乎

服杜皆以爲弒君案高誘戰國策注云大事兵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下云以宮甲圍成王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

何休膏肓曰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左氏合古禮何以難之　文元年疏

評曰周官左氏同出劉歆然所謂世相朝者亦侯三年喪畢朝於天子之後豈宗廟之事尙未行而行朝聘者乎然左氏此條亦出附益而杜氏短喪之說遂以誣經蔑禮矣　劉禮部箴膏肓評

卿出並聘　並建聖哲　民並用之　並有爭心　並有亂心　並走羣望　並走其望　乃並徵會　並建母弟　怨讟並作

引之謹案並之言普也徧也文元年傳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言徧聘也六年傳並建聖哲言徧建聖哲也襄二十七年傳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徧用之也昭六年傳民並有爭心言徧有爭心也三十二年傳俾我兄弟並有亂心義亦同也七年傳寡君寢疾並走羣望言徧走羣望也　晉語作上下神祇無不徧諭　二十六年傳並走其望以祈王身義亦同也八年傳怨讟並作言徧作也十四年傳乃並徵會言徧徵會也二十六年傳並建母弟以蕃屏周言徧建母弟也並普徧一聲之轉井九三曰王明並受其福立政曰以並受此丕丕基小雅賓之初筵曰既醉而出並受其福　以上三條詳見本條　惟月令曰藜莠蓬蒿並興皆普徧之義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二年

祖廟明堂異處

左傳文二年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杜注明堂祖廟也正義曰鄭元以爲明堂在國之陽與祖廟別處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故杜同之案以祖廟明堂爲一乃先儒之誤者當從鄭說爲二杜從左氏舊說非是　袁準

正論曾辨之見詩雲漢正義 臧茂才經義雜記

秦伯猶用孟明

鄭注儀禮云猶者守國之辭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

古文左氏說曰大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於大廟故言大事也躋登也登僖公於愍公上逆祀也 同上

夏父弗忌

禮器云夏父弗綦鄭詩大叔于田云叔善射忌又良御忌鄭箋云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案曹詩候人彼已之已作其其可讀爲記則忌亦可讀爲其古綦字期字皆省作其與綦同音是弗忌讀爲綦如厥愁爲厥銀居吾語汝爲姬魚語女字隨讀變從而辨之可識古音 表記引候人云彼記之子不稱其服釋文記本又作已然則鄭引曹風詩从已家改 同上

子雖齊聖注齊肅也

循按詩小宛人之齊聖與此齊聖同毛傳云齊正箋云中正通知之人詩采芑箋齊肅也齊肅莊正之貌文十八年傳齊聖廣淵注云齊中也與此注互明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廢六關

家語云置六關王肅曰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云不仁俠案廢與置古字通公羊傳曰志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鄭志答張逸曰廢置也 何休曰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 以廢爲置猶以亂爲治徂爲存故爲今曩爲曏苦爲快臭爲香藏爲去郭璞所謂詁訓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也杜氏云六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周禮建國有門關關安可廢況後傳塞關爲關皆有明文豈旋廢之而旋復之與杜氏此說昧于義矣小余疋亦以廢爲置杜集解頗用孔鮒之說獨不及此何也 上文云下展禽下猶去也 見周禮司民注又論語下惠爲士師三黜 廢六關廢猶置也讀與下文相對也 周詩富辰曰小怨置大德韋昭曰置猶廢也彼此互訓○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

何休膏肓曰喪服未畢而行昏禮於義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位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 檀弓疏

予曰此鄭違心之論莊公母主取仇女亦權宜之禮乎 劉典籍箴膏肓評

二年 取王官及郊

括地志云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九十里又云南郊故城在縣北十七里又有北郊故城又有西郊故城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遂自茅津濟

史記秦本紀云繆公元年自將伐茅津劉伯莊云戎號也司馬彪郡國志云河東大陽有茅津劉昭引杜注云在縣西南有茅亭即茅城括地志云茅亭及茅城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水經注云茅亭茅戎號 同上

封殽尸而還

賈逵曰封識之案易繫曰不封不樹虞翻注云穿土稱封封下窆字但殽尸多不能用葬禮故杜云埋藏之 同上

秦穆公

三年傳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校勘記曰石經無公字足利本亦無案下文云秦穆有焉四年傳其秦穆之謂矣六年傳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皆無公字諸刻本有者疑衍文家大人曰此說是也秦穆之稱亦猶齊桓晉文後人不知古人省文之例故輒加公字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三治道部十一引此皆無公字 王尙書經義述聞

四年 圍刓新城

服虔曰秦邑新所作城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諸侯敵王所愾注愾恨怒也

案說文引作鎎从金氣聲云怒戰也許氏所據多古文必得其實 同上

以覺報宴

杜注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正義覺者悟知之意故爲明也使諸侯明已心也頤煊案覺者大也孝經有覺德行鄭注覺大也詩斯干有覺其楹毛傳有覺言高大也以覺報宴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大報宴以酬其功故下文云其敵王所愾以自取戾 讀書叢錄

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何休膏肓曰禮尊不含卑又不兼二禮左氏以爲禮於義爲短鄭君箴之曰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襚次之賵次之賻次之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襚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何休云尊不含卑是違禮非經意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爲譏 文五年疏

評曰諸侯含士則可天子含諸侯妾母則不可士聘妾不聘貴賤各殊也 劉禮部箴膏肓評

五年 皋陶庭堅不祀

史記楚世家穆王四年滅六蓼皋陶之後禮記坊記陽侯殺繆侯淮南子繆侯作蓼侯高誘曰蓼侯偃姓庭堅之後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六年 改蒐于董易中軍

彬謂水經注引作蒐于董澤宣十二年傳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作董澤是 朱武曹經傳考證

改蒐于董

司馬彪郡國志河東聞喜有董池陂古董澤劉昭引左傳改蒐於董董澤之蒲以注之是劉從司馬彪說以董與董澤同在聞喜也建案酈元涑水注涑水西逕董澤陂南即古池東西四里南北三里蒐於董即斯澤也是酈元與司馬彪劉昭意同皆以董澤與蒐於董爲一地也元凱注改蒐於董在汾陰劉昭復於郡國志汾陰補注引之是又與聞喜縣注不同一地兩從甚淆元凱之誤不若酈元注之簡明易曉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

服虔曰殺人以葬璇環其左右曰殉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表儀

六年傳陳之藝極引之表儀家大人曰立木以示人謂之表又謂之儀呂氏春秋慎小篇注曰表柱也說文曰儀榦也從木義聲經傳通作儀故爾雅曰儀榦也表儀與榦柱義相近皆所以喻法度也緇衣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鄭注言民之從君如景逐表荀子君道篇曰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是儀即表也管子形勢解篇曰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韓詩外傳曰智如泉源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或言表儀或言儀表其義一也杜注曰表儀猶威儀立義曰表

章儀飾故猶威儀皆失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道之以禮則

案唐石經無以字俗儒所加後人遂以則字屬下句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遭喪之禮

文六年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是禮也聘禮所載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主人畢歸禮賓惟饔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贈又曰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孔穎達疏詳博亦未及此吾特爲補之云爾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難必抒矣注抒除也

按楚辭九章惜誦云發憤以抒情王逸注云抒渫也易井渫不食荀爽曰渫去穢濁清潔之義意也史記集解引向秀曰渫者浚治去泥濁也渫與除相近矣莊三十年傳鬭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注云紓緩也成二年傳我亦得地而紓於難注云齊服則難緩此正義引服虔則紓緩也紓抒古通借耳抒之爲除亦猶舒之爲徐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難必抒矣

六年傳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杜注抒除也正義服虔作紓紓緩也頤煊案服虔本作紓是也成二年傳我亦得地而紓於難三年傳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十六年傳我僞逃楚可以紓憂襄八年傳姑從楚以紓吾民字皆作紓 經義叢鈔洪頤煊

士會注隨季也

世本曰范氏晉大夫隰叔之子士蔿之後蔿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燮生宣叔匄匄生獻子鞅鞅生吉射棟案范氏本陶唐氏之後襄廿四年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夏爲御龍氏注云謂劉累也又云在周爲唐杜氏汲郡古文曰成王八年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杜伯之子隰叔違難奔於晉生子輿即士蔿也士蔿生士穀士缺缺生會食邑於范是爲范武子故宣子曰晉主夏盟爲范氏焦弱侯曰士穀士會士皆當作土傳譌耳讀爲杜土姓杜伯之後土即古杜字棟案古土字皆作士見敍史記曰有邦有土今呂刑作士周頌曰保有厥土義作士呂覽注地曰后稷曰子能吾士請而𨊠浴士乎高誘曰士當作土周牧敎亦以士爲土焦氏以爲傳譌非也土本古杜字鄭康成周禮注校人云世本曰相士作乘馬竹書亦作土荀卿子曰杜作乘馬楊倞案世本相土作乘馬今左傳亦作土从古文毛詩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又云徹彼桑土韓詩作桑杜毛詩左氏傳皆出孔壁中故多古文范氏在夏爲劉氏周以前爲唐氏昭元年傳云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是也周以後爲杜氏春秋時爲范氏是會之祭晉秦者又爲劉氏自虞以來世次秩然故宣子以爲死而不朽焦氏讀士爲土訓爲杜其言亦卓余故存而論之晉語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爲理韋昭曰理士官也班固亦言晉主夏盟爲范氏范氏爲晉士師是范氏先以官爲氏以士爲杜恐未然也存考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殺諸鄍

博物志云殺之鄍邵云河東垣縣有鄍邵之阨襄廿三年云戍鄍邵此其地也 同上

郡國志河東垣縣有邵亭襄廿三年傳戍郫邵是時齊侯伐晉入孟門登太行是郫邵乃晉河內適河東之隘道公子樂來自陳故使人殺之於此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續鞫居

按傅山先生少耽左傳著左錦一書秘不示人余初訪之松莊年將六十矣問余古人命名應有義但如文六年續鞫居乃抵射姑之族鞫居二字何義余曰案成二年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杜氏止註鞫居衞地惟劉昭引陳留志於兖州封丘縣下注云有鞫亭古鞫居則知此蓋以地命名者因難何以晉人遠取衞地而名其子邪余曰則有風俗通義在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荅曰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 劉徵君治邱劄記

七年 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注葛之能藟蔓繁滋者以本枝蔭庥之多

循案後漢書崔駰傳達旨云條垂藟蔓廣雅藟藤也杜藟蔓二字本此詩樛木葛藟纍之箋云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釋文藟本亦作虆力軌反似葛類草木疏云一名巨荒似燕薁亦連蔓葉似艾白色其子赤可食纍力追反纏繞也本又作虆王風緜緜葛藟箋云葛也藟也生於河之厓小雅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傳云纍蔓也然則葛與藟異物而纍訓蔓此以葛藟爲葛蔓則以藟爲纍班固幽通賦攬葛藟而授余兮曹大家注云見子貢葛來授我也以葛一字解葛藟則屬藟於葛不以爲異物矣其師古漢書注此賦云葛藟蔓也一說藟似屬葛之類藟皆有蔓焉兼存二說蓋詩既言藟又言纍故分別上藟字爲葛類下纍字爲蔓傳言葛藟庇本根則藟可爲葛之蔓耳劉向九歎憂苦云葛藟虆于桂樹兮王逸章句云藟葛荒也虆緣也詩曰葛藟虆之此言藟又言虆藟不得爲虆故以爲葛荒葛荒即巨苽齊民要術引陸璣疏作巨荒說文藟草也一曰秬鬯也秬鬯亦即巨荒巨苽葛荒秬鬯一也此釋文葛藟本或作虆力軌反能虆類龜反分別注之藟與傳文之藟爲兩音陸出能虆則陸所見本作葛之能虆矣然注傳言葛之能藟蔓不兼言葛藟之能藟蔓則注之藟蔓正解傳文葛藟之藟陸作兩音恐未然也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將爲眞此

服虔曰眞置也此太子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頓首于宣子

少儀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注云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孔正義曰言肅拜婦人之常左傳穆嬴頓首於宣子之門有求于宣子非禮之正也愚謂穆嬴有襄公之喪以非喪次故用吉拜而頓首也 同上

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

服虔曰如子爲善教誨此子使之有賢才知人君之道也則吾受子之賜猶惠 同上

不才吾惟子之怨

服虔曰才而受賜美其教也不才怨子惡其教不至也 同上

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服虔曰君沒未久而言聲語氣尚在耳 同上

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

服虔曰患穆嬴以君顧命之言責己也畏他公子相逼迫也 同上

秣馬蓐食

七年傳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杜注曰蓐食早食於寢蓐也漢書韓信傳亭長妻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引之謹案訓卒利兵秣馬非寢之時矣亭長妻晨炊則固已起矣而云

食於廄尋云未起而林蓐中食義無取也方言曰蓐厚也食之豐厚於常因謂之蓐食訓辛利兵秣馬蓐食者商子兵守篇曰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尋其類也兩軍相攻或竟日未已故必厚食乃不飢亭長之妻欲主食時不具食以絕韓信故亦必厚食乃不飢也成十六年傳蓐食申禱與二十六年傳秣馬蓐食並與此同 王尚書經義述聞

敗秦軍於令狐至於刳首

闞駰十三州志曰令狐即猗氏也刳首在西十三里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句

彬謂能與也言與人亡於晉不與之見於秦 朱武曹經傳考證

叔仲惠伯

世本曰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爲叔仲氏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惠伯成之

周禮調人職曰凡有鬭怒者成之鄭眾曰成之謂和之也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怒 同上

正德利用厚生

賈逵曰正德人德利用地德厚生天德 同上

八年 且復致公壻池之封

服虔以爲致之於鄭上寅子說之杜注言爲明年歸鄭衛田張本明以匡戚爲衛地申虎牢爲鄭地何以此言幷還衛正義言晉令鄭歸衛田更謬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梁益耳

東觀漢記曰其先與秦同祖出於伯益別封于梁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克壺邱

酈元曰汝水又東南逕壺邱城北故陳也案水經注壺邱當在新蔡慎陽二縣之間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九年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注追贈僖公幷及成風

注非也成風者僖公之母莊公之妾母以子貴故上經書夫人風氏母以子氏故此經書僖公成風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

何休膏肓曰禮主於敬一使兼兩襚又於禮既緩而左氏以之爲禮非也鄭君箴之曰若以爲緩按禮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而越人來弔子游何得善之 文九疏

評曰襚施於死者弔施於生者鄭不足爲難也 劉禮部箴膏肓評

取北徵

漢地理志左馮翊有徵縣顏師古注云徵音懲即今之澄城縣左傳所謂取北徵即此地釋文引三蒼亦云縣屬馮翊徵懲古字通詩魯頌荊舒是懲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作荊舒是徵顏籀漢書音甚確蓋本自三蒼顏家訓載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段玉裁曰廣韻乘食陵切音同繩承署陵切音同丞徵音亦近繩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王在渚宮

水經江水又東逕江陵縣故城南酈元曰今城楚船宮地也春秋之渚宮矣 同上

王使爲工尹

工尹蓋工匠之師如工尹路請剝圭以爲鏚柲可見 同上

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注盂田獵陳名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

循按宋書禮志云先獵一日遣屯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一人督左甄晉書周訪傳使將軍李恆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又陶侃傳帝使侃擊杜弢令周訪趙誘受侃節度侃令二將爲前鋒兄子輿爲左甄又朱伺傳陶侃時鎮江夏以伺能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爲左甄兩甄乃晉軍中之稱杜氏舉當時事以證古耳世說新語規箴篇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甄所指不避陵壑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期思公

酈元曰期思縣故蔣國周公之後楚滅之以爲縣是期思公乃楚縣公章懷後漢書注期思故城在今光州固始縣西北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命夙駕載燧

蒞將焚林而田 同上

麇子

麇亦作麕注不釋其地所在案盛弘之荊州記云當陽本楚之舊左氏傳云楚潘崇伐麕至于錫穴顏容釋例云麕在當陽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十一年 至于錫穴

水經漢水東逕魏興郡之錫縣故城北酈元曰爲白石灘縣故春秋之錫穴地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錫穴

司馬彪郡國志曰漢中錫縣春秋時曰錫穴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搖其喉

鄭康成引作舂 同上

子駒之門

王符潛夫論曰魯之公族有子駒氏 以人氏其門者猶哀十一年蠶氏之編 同上

敗狄于長邱

張華博物志曰陳留封邱有狄溝春秋之長邱也 同上

以敗狄于長邱

水經濟水東逕酸棗縣之烏巢澤北酈元曰濟瀆東逕封邱縣南燕縣之延鄉也其在春秋爲長邱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以門賞耏班

十一年傳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杜注曰門關門征稅也正義曰禮惟關門有征知門是關門也城門亦有征必知關門者以關門征稅其數既多故昭二十年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是關禁之重異於城門此云食其征稅故知關稅也引之謹案城門與關皆有稅此所食者城門之稅非關稅也地官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鄭注曰正讀爲征征稅也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是門與關異司關又云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謂關之征門之征也 疏曰此司關兼掌門故言關門 杜無但是關門說不言故於關中言門也 傳言以門賞耏班而不及關下文又言謂之耏門則爲城門之征明甚杜乃以門爲關門是直不知門與關之有辨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齊王子成父

說苑晏子曰昔先君桓公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爲邑[illegible]

書分職篇管子曰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成父請置以爲大司馬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

水經濟水經周首亭西酈元曰周首亭今世謂之盧子城濟北郡治也京相璠曰今濟北所治盧子城故齊周首邑 同上

十二年 郕人立君

服虔曰立君改立君不問天子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郕邽

子惠子曰服虔以郕邽爲郕邦之家寶圭太子以其國寶與地夫鍾來奔也然則邽不从邑 同上

十二年傳郕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杜注曰郕邽亦邑杜春秋地名說成地曰郕 成與郕同 文十二年成圭或曰邑或曰玉闕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引服虔注曰郕圭邑名也一曰郕邦之寶圭大子以其國寶與地夫鍾來奔也引之謹案寶圭之說是也郕大子以郕圭來奔猶莒大子僕以其寶玉來奔耳 見十八年 郕爲伯爵當執躬圭圭爲郕國之寶故謂之曰郕圭猶王子朝所用之圭稱成周之寶圭也 見昭二十四年 若以圭爲郕之邑名則夫鍾亦是郕邑何獨於圭而曰郕乎且郕大子所挾之邑則爲郕邑可知又何須加郕字以明之乎襄之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之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不聞稱爲邾漆邾濫莒牟婁也以是言之郕圭必非邑名說文邽隴西上邽也而不云郕邑是左傳古本無作郕邽者左傳舊解亦無訓爲邑名者自杜氏誤從邑名之解而後世傳寫者遂加邑作邽 釋文邽音圭則所見本已誤 於是郕圭之爲寶玉莫有能知之者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呂覽云國不虛存必有賢者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不在軍事注又未嘗涉知軍事

循按在察也故云涉知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若使輕者肆焉

服虔曰肆突言使輕銳之兵往驅突晉軍案詩云是伐是肆鄭箋曰肆犯突也杜謂肆爲暫往而退此釋輕非釋肆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裹糧坐甲

昭廿七年傳云吳王使甲坐于道荀卿子云庶士介而坐道故云坐甲 同上

兩君之士皆未憖也

詩召旻篇不憖遺一老鄭箋云憖者心不欲自彊之辭孔疏說文云憖肯從心也言稱時心所不欲後始勉彊而肯從故云心不欲自彊之辭爾疋云願也彊也且也釋文引韓詩云憖閒也說文引作三軍之士皆未息案此憖亦宜訓爲願言交綏之戰兩軍之士皆未快與說文未息意相近杜本字林訓爲缺與下文懼我也不甚融貫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入瑕

京相璠曰今河東解縣西南有故瑕城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十三年 使詹嘉處瑕

郡國志河東猗氏縣劉昭案地道記云左傳文十三年詹嘉處瑕在縣東北杜注同劉昭解縣瑕城補注引之京相璠云瑕城在解縣酈元曰涑水又西南逕解縣故城南春秋晉惠公因秦返國許秦以河外五城內及解梁即斯城也涑水又西南逕瑕城晉大夫詹嘉之故邑也是酈元解瑕地在解縣與京說同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以守桃林之塞

晉太康地記曰桃林在閿鄉南谷中三秦記曰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 同上

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

億案疏引服虔云謂能處賤且又知恥言不可汙辱是以能字屬下讀邵氏曰能字句絕能言才也如孟子能者在職之能正義屬下文以爲能處賤非是又以能字屬上讀杜解補正案能字仍當屬下句能賤猶云爲貴當可使復賤也愚謂更以傳上文證之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疏亦云能知外竟之事兩能字並相比從正義讀爲是 武進士經讀攷異

繞朝贈之以策

服虔曰繞朝以策書贈士會劉勰曰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蓋用服說 杜氏以策爲馬檛 韓非子曰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是繞朝因贈策之言而戮也左氏不載似韓非據秦史而言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繞朝贈士會策正義引服注以策爲策書文心雕龍亦以爲策書於義爲長 汪孝廉經義知新記

文十三年繞朝贈士會以策服虔以爲策書杜預以爲馬檛前人多依杜注如李善文賦注繞朝贈士會馬策李太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黃山谷詩折柳當馬策願卷書囊當贈鞭惟文心雕龍書記篇云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用服虔說僅見此條 梁孝廉瞥記

吾謀適不用也

白氏六帖引注云以有策而不用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其處者爲劉氏

宰相世系曰會適秦歸晉有子留於秦自爲劉氏生明明生遠遠生陽十世孫戰國時獲於魏遂爲魏大夫秦滅魏徙大梁生清徙居沛生仁號豐公名煓字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漢高祖也家君曰處者爲留謂留於秦者遂以爲氏漢人改爲劉以合卯金刀之說 同上

邾文公卜遷於繹

胡三省通鑑辨誤曰漢地理志魯國鄒縣繹山在北括地志云鄒繹山在兗州鄒縣南廿二里鄒縣有遷徙故漢時繹山則在縣北唐時則在縣南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十四年 齊昭公

文公十四年齊侯潘卒傳以爲昭公按僖公二十七年經書齊侯昭卒 孝公 今此昭公卽孝公之弟不當以先君之名爲謚疑左氏之誤書[illegible]然僖公十七年傳曰葛嬴生昭公前後文同 史記同 先儒無致疑者 顧寧人日知錄

將免我乎爾爲之

億案近讀以乎字絕句劉炫云爾將免我爲君之事乎此亦用倒句當讀從一句 武進士經讀攷異

王叛王孫蘇

劉向九歌云始結言於廟堂兮信中塗而叛之王逸章句曰叛

傳也僖與背同杜預讀王僖為後僖背之文七年傳云乃背先蔑此其類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宋高哀為蕭封人

蕭封人蕭邑大夫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終不曰公曰夫已氏 杜猶言某甲

循按僖書石經傳云齊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三國志注引魏略許攸與太祖戲至呼小字曰某甲是則作史者諱之不便述彼所呼而諱言為某甲商人既立公子元不能直斥其名又不肯稱之為公故以夫已氏稱之耳齊桓之子六人並見僖七年爲武孟卽公子無虧爲公子元卽惠公爲公子昭卽孝公爲公子潘卽昭公爲商人卽懿公爲公子雍以元稱商人爲夫已氏已於甲乙之次爲第六蓋商人行六故以已稱之商人弒舍以元爲兄而讓之蓋是時諸兄惟元在然則傳敘公子雍於商人後何也傳之序不必以長幼先武孟以其先立也次惠公以長衛姬少衛姬連類而及也次孝公昭公懿公則以立之先後爲次也雍不立故後於五人雍別無所見當是已歿立孝公時方畏四公子之徒四公子潘商人元及雍也僖二十七年孝公卒卽立昭公度必孝無子而昭之年次之也昭卒而昭之子舍立商人殺舍而讓元知元之年次於昭而長於商人而昭公之長於元亦可見雍不爭可知是時無雍矣商人幼於雍而居六卽以稱夫已氏知之余始爲此說自疑私臆及閱曲阜孔巽軒太史經學卮言說夫已氏與余同錄於左以證余說卮言云齊桓之六子商人第六以甲乙次之而稱爲已僖十七年傳敘懿公於公子雍之上者以無虧與惠孝昭懿皆嘗爲君而公子雍未得立又五公子母皆諸侯公子獨雍母爲宋大夫華氏女雖云如夫人者六人傳家敘之自有貴賤故雍倒在末耳非長幼之次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曰夫已氏

蓋桓之六子商人弟六以甲乙次之而稱爲已杜曰猶言某甲甚得其解僖十七年傳敘懿公於公子雍之上者以無虧與惠孝昭懿皆嘗爲君而公子雍未得立又五公子之母皆諸侯女獨雍母爲宋大夫華氏女雖云如夫人者六人傳家敘之自有貴賤故雍獨在末耳非長幼之次 孔檢討經學卮言

十五年 魯人以爲敏注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敬魯人以爲敏明君子尸其也

循按檀弓云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容居為徐國大夫而自稱魯人故注云徐魯鈍也又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注亦云言雖魯鈍其於禮勝學此正義以魯人爲魯鈍之人本檀弓注也乃檀弓言魯人不止此如云魯人欲勿殤童汪踦魯人曰非禮也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皆指魯國之人此傳在魯言魯故曰魯國之人以爲敏華耦之來魯人固以其爲罪人子孫若自侈大將有以譏之耦先自言華督得罪於殤公請承命於亞旅此口給故魯國之人以爲敏也服虔云魯人不知其非反尊貴之亦謂魯國之人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齊人或爲孟氏謀

魯三家慶父叔牙季友慶父之後當云慶氏稱孟氏者鄭康成論語注云慶父輈死時人爲之諱故云孟氏杜云慶父爲長庶故或稱孟氏案公羊傳慶父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疏云鄭氏云慶父輈死者正取此文又案禮緯含文嘉曰文家稱叔質家稱仲嫡長稱伯庶長稱孟杜依此爲說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惠叔猶毀以爲請

戴記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穆伯踰年而不得葬故惠叔猶服斬衰之服而毀以爲請注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襄仲欲勿哭

襄仲於穆伯從父兄弟也當服小功五月今穆伯踰年未葬則襄仲已以麻終小功五月之數而除喪久矣故以爲無服則勿哭然本爲兄弟之親且未葬者雖時已除喪及其葬也反服其服而可以勿哭乎 同上

訓民事君

彬謂訓猶順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無能爲故也

十五年傳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衞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家大人曰故字涉下文主故也而衍云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也者不書晉侯宋公云云而總之曰諸侯言其無能爲也十七年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文義正與此同則無能爲下不當有故字自唐石經始衍故字而各本皆從之僖十四年文七年正義兩引此文皆無故字 王侍書經義述聞

十六年 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

杜注伯禽至僖公十七君杜不數伯御也其實當數伯御作十八君文公在位十八年時公有疾先示兆而公將薨遂以爲姜薨之象劉向亦仍其說見漢書五行志夫蛇衆八八之數當出何必如先君之數乎如先君數者告公十八年而終也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有蛇自泉宮出

左傳文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杜注魯公以爲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壞之正義引釋例曰衆妖自泉臺出如先君之數人於國聲姜之薨適與妖會而國以爲災遂毀泉臺書毀而不變文以示義舊人之心一國之俗須此爲安故不譏也案公羊傳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何注但當勿居令自毀壞不當故毀暴揚先祖之惡也穀梁傳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爲多失道矣自古爲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范注喪事主哀而復毀泉臺是以喪爲緩君以夫人居之而薨者但當莫處又五行志云劉向以爲近蛇孽也泉宮在囿中公母姜氏嘗居之蛇從之出象宮將不居也詩曰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又蛇入國國將有女憂也如先君之數者公母將薨象也秋公母薨公惡之乃毀泉臺夫妖孽應行而自見非見而爲害也文不改行循正其御厥罰而作非禮以重其過後二年薨公子遂殺文之二子惡視而立宣公文公夫人大歸于齊是公羊穀梁皆以書毀爲譏劉子政何邵公范武子義同獨釋例改古義以爲不譏恐非是劉氏言妖孽應行而自見非見而爲害二語尤破的惑於災異者可爽然自失矣 沈茂才十經齋筆記

師于大林

伍瑞休江陵記曰城西北六十里有林城春秋楚子于阜山師于大林卽此城也 御覽○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麇人率百濮聚于選

義容釋例云麋在當陽案盛宏之荆州記云江陵縣東有綠林山襄陽大路經由其西所謂當陽之綠林也是當陽在江陵縣東瑕盍楚東地故麇自當陽聚師於此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百濮

劉伯莊史記地名曰濮在楚西南周書王會曰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曰百濮尒疋云南至于濮鉛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魚人

水經江水又東逕魚復縣故城南酈元曰故魚國也是魚乃羣蠻之一非庸地劉昭注巴郡魚復云古庸國是猶沿元凱之誤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使師伺攻而殺之解師伺郊甸之師

郊當作邦周禮天官三曰邦甸之賦本亦誤邦爲郊正義謂杜舉類言之乃爲之辭也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注始例發於臣之罪今稱國人故重明君罪

循按左氏極稱公子鮑之善而直云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襄夫人王姬使公田於孟諸使師伺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考昭公初立以欲去羣公子而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而殺公孫固公孫鄭七年昭公不禮襄夫人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八年楚將伐宋田於孟諸宋公爲右孟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文之無畏抉其僕以徇九年十四年會晉趙盾等於新城會楚以從晉矣其冬蕭封人高哀來奔左氏以爲不義宋公不詳所以不義何在也春秋說謂此宋公指斷觀宋昭違楚載燧之令轉而從晉則其人固負氣不能柔屈者耳襄夫人以公子鮑美而豔欲通之則夫人平日不安其室可知此公所以不禮也鮑以昭公欲去羣公子故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以昭不禮於襄夫人遂因夫人以謀之禮於國人饑竭粟老饋詒數於六卿之門收羅國之材人其不臣之心舊矣是時昭之黨已盡而六卿皆鮑之黨昭孤立故知其將弑而盡以室行其不適諸侯明曰既爲人君又爲人臣不如死其性之不屈可見未見其無道也而鮑乃因襄夫人以弑之君曰以君祖母殺之已可以脫惡名此司馬師逐齊王芳司馬昭弑高貴鄉公髦所以必假皇太后令也皇太后令極指斥芳與髦之不道則昭公之無道當亦襄夫人言之皇太后之令出自師昭則襄夫人之命亦出自公子鮑當時赴告或稱襄夫人以其無道廢之則師昭假皇太后令所本也或稱甸人因其田獵而弑之則昭歸罪於太子舍人成濟所本也孔子作春秋特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不許其假命於襄夫人也不許其諉罪於甸人也直公子鮑弑之而已左氏稱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則其赴告也爲不云程滑弑之也而孔子不許也書曰晉弑其君州蒲直欒書弑之而已據春秋之義以例師昭則師之逐芳昭之弑髦其不得假於皇太后之令也凜然可見乃左氏則以書宋人轉歸其獄於君之無道而師昭之徒得而有所托矣杜預之爲師昭飾也非無辭矣松之於齊王之廢也載魏略於其下云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云云則郭后之於芳且不得以襄夫人例而預能爲之解乎司馬昭既殺諸葛誕習鑿齒目自是天下畏威懷德矣種惠與人結異類之情寵鴦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衆使楊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此卽公子鮑禮國人之術也大凡奸雄必結恩於民收心於士此司馬氏所以勝爽淩儉誕而取位於曹欒書所以勝三郤而得志於州蒲齊商人弑舍亦必驕施於國而多聚士不獨一公子鮑之於杵臼已也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十七年 克減侯宣多 咸黜不端

十七年傳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杜注曰減損也難未盡而行言汲汲于朝晉引之謹案上文云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若難猶未盡亦不能朝于晉矣減謂減絕也管子宙合篇曰減盡也說文曰剸減也從刀尊聲史記趙世家曰當道者謂簡子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帝令主君滅二卿是滅爲滅絕也甫減侯宣多而卽朝于晉言不故緩也滅與咸古字通周書君奭篇咸劉厥敵與此同義傳訓咸爲皆非是說見前咸劉厥敵下 昭二十六年傳則有晉鄭咸黜不端咸黜亦滅絕之意謂晉文殺叔帶鄭厲殺子頹也正義曰咸諸本或作減或作滅月令水泉咸竭呂氏春秋仲冬紀咸作減滅與竭皆消滅也因而滅人亦謂之滅 王肅注訓咸爲皆亦非是 王尚書經義述聞

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

彬謂雖與惟同 朱武曹經傳攷證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高誘曰畏始畏終中身不畏凡有幾何言常畏也較杜注尤明晰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鹿死不擇音注音所茠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

循按說文陰闇也闇與暗通皆從音聲文選高唐賦隨波闇藹李善注闇藹者言木蔭水波闇藹然也音之爲蔭猶闇之爲陰古人聲音假借魏晉間尚能知之故杜用以解傳是也隋唐以來此義漸泯劉光伯所以從服說以規杜正義依文演說亦未能詳其義也莊子人間世云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郭注云譬之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茀然暴怒此讀音如字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鹿死不擇音

十七年傳鹿死不擇音杜注音所茠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正義服虔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頤煊案後漢書皇甫規傳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莊子人間世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皆同服說 經義叢鈔洪頤煊

敗戎於郲垂

酈元曰服虔曰郲垂在高都南杜預釋地曰河南新城縣北有郲垂亭司馬彪郡國志曰新城有高都城今亭在城南七里遺基存焉京相璠曰舊說言郲垂在高都南今上黨有高都縣余謂京論疎遠未足以證無如虔說之指密矣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十八年 公遊於申池

此齊海濱之藪淮南子可證若襄十八年傳焚申池之竹木當如京杜注申池爲齊城門下言焚東郭北郭可證酈元亦知焚申池之竹木非在海隅故其淄水注云不言北掠於海惠定宇不知申池有二專以京注之說爲非未見明晰 同上

申池

杜氏依京相璠說言申池在齊城南非也申池在海隅齊之藪多竹木故云納諸竹中若近在城南不須言歸舍爵也詳見襄

十八年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既而後叔仲氏

世本云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為叔仲氏　同上

不封蔑太子濮

左傳以為季文子國語以為里革似當依國語以斷罟泗淵例知之也行父恐不辨此　梁孝廉瞥記

在九刑不忘

棟案九刑謂刑書九篇也周書嘗麥解曰維四年孟夏王命大正正刑書王升階在東序乃命太史尚太正即居于戶西南向九州□伯咸進在中西向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階作筴執筴從中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太祝以王命作筴筴告太宗王命□□秘作筴許諾乃北向繇書于內楹之門眾臣咸興受大正書乃降大史筴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乃左還自兩柱之門□箴大正曰欽之哉諸正敬功爾頌審三節無思民因順爾臨獄無頗正刑有掇夫循乃德式監不遠以有此人保寧爾國克戒爾服世世是其不殆維公咸若太史乃降大正坐舉書乃中降再拜稽首太史乃藏之于盟府以為歲典此周作九刑之事也案其文云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其後李悝著法經六篇始盜賊次網捕其亦師九刑之意乎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

又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

何休膏肓曰孔子云蕩蕩乎堯之為君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今據左氏堯在位數十年久抑元愷而不能舉養育凶人以為民害而不能去則孔子稱堯虛言也桀紂為惡一世則誅四凶歷數十年而無誅放易云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虛言也左氏為短　文十八年疏

評曰鄭箴膏肓據尚書注鄭以放四凶之文在封山濬川下以為在禹平水土後則非也左氏引夏書曰地平天成自是禹作司空之事今以屬八愷則未知孰為禹也布五教自是契作司徒之事今以屬八元則未知孰為契也顓頊即高陽今於高陽之子曰世濟其美於顓頊之子曰世濟其凶誣矣　劉禮部箴膏肓評

此十六族

劉光伯云各有大功皆賜氏族故稱族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世濟其美

詩生民篇正義云左傳之說八元云世濟其美者正以能承父業即稱為世不要歷數世也　同上

李若珠問左傳稱八元八愷世濟其美堯不能舉而舜舉之又四凶之惡漏網於堯而放流於舜於是先儒遂紛紛致疑竊聞胡文定公之言曰虞史以人主大臣為一體春秋以天王冢宰為一心以此見用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孟子有言為天下得人難是則堯之所難者獨一舜耳得一舜而敷治則舜之舉錯即堯之舉錯論語稱舜有臣五人孔子曰唐虞之際亦可謂之堯不能舉而舜獨有之乎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據前編所書則賓於四門二十八年前事也據竹書紀年在十七載堯固未老舜安得而專之所見如此未知是否程子曰四凶之才堯非不知之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至舜而顯故得因其跡而誅之也倘亦何所據而云然與

答曰古書堯典舜典合為一篇孟子云堯老而舜攝賓於四門之時堯年已七十矣曲禮曰七十曰老舜既相堯則凡舜所行之事皆堯事也迹堯典所載百官不過羲和疇咨不過四岳驩兜共工鯀然在位績弗成禹猶未舉稷當其時稼穡無所皋益猶伏而在下列女傳曰陶十五歲而佐禹明刑弼教諸臣一無施設至舜一一舉之而天下乃大治孟子所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者此也則謂舜之有非假借之詞蓋其實也史記云至堯時皆舉用未有分職〇程子謂四凶至舜而顯意謂帝疇咨若采驩兜方舉共工帝咨洪水四岳方舉鯀有苗弗率亦在受命神宗之後故云然　杭編修質疑

窮奇

渾敦檮杌饕餮正義據服虔皆以為獸名惟窮奇不言何獸案司馬相如上林賦窮奇象犀注張揖曰窮奇狀如牛而蝟毛其音如嗥狗食人者也是窮奇亦惡獸名　傳均謹案廣韻云窮奇獸名聞人鬭乃助不直者類林云獬豸見不直者觸之故君子冠獬豸窮奇見不直者助之故小人名窮奇迹司中張說以未盡至論書紀數略引虎曾云虎而有翼□窮奇則未知何所見而貴之〇劉典籍秋槎雜記

饕餮

饕說文引作饕貪也从食殄省聲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謂之饕餮

十八年傳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賈逵服虔杜注並曰貪財為饕貪食為餮家大人曰案傳曰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天下之民謂之饕餮是貪財貪食總謂之饕餮饕餮一聲之轉不得分貪財為饕貪食為餮也呂氏春秋先識篇曰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蓋饕餮本貪食之名故其字從食因謂貪得無厭者謂饕餮耳　王尚書經義述聞

謂之饕餮

尚書釋文竄三苗於三危馬融注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蓋饕餮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流四凶族

史記集解引尚書分北三苗鄭注云流四凶者卿為伯子大夫為男降其位耳猶為國君故以三苗為西裔諸侯猶為惡乃復分析流之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九之十五終

補遺

履端於始

履端於始謂步厤以冬至爲始故云序則不愆而杜云步厤之始以爲術之端首似推厤元非也推厤元者漢太初厤以後之法古未有是舉正於中謂正朔之月故云民則不惑而杜云舉中氣以正月亦非也古厤惟有八節後世乃有二十四氣以冬至爲始以閏餘爲終故舉正朔之月爲中雖周正建子若在履端於始之前而言先王之正時則通三代言之也 江永羣經補義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十六　學海堂

左傳羣解彙編

宣公

元年　會于棐林　王遇于北林

酈元曰華水又東逕棐城北即北林亭也服虔曰北林鄭南地京相璠曰今滎陽苑陵縣有故林鄉在新鄭北故曰北林余案林鄉故城在新鄭東如北七十許里苑陵故城在東南五十許里不得新鄭北也考京服之說並爲疎矣杜預曰滎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今是亭南去新鄭縣故城四十許里蓋以南有林鄉亭故杜預據是爲北林最爲密矣 馬進士春秋左傳注

二年　命于楚伐宋

左傳宣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杜注受楚命也釋文命于楚本或作受命于楚非也據此知傳本無受字故注云受楚命若傳本作受命于楚則文義已明杜可無庸注矣陸氏非之是也今注疏本載釋文又倒轉之 臧琳經義雜記

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

何休膏肓以爲合於古道鄭君箴之曰狂狡臨敵拘於小仁忘在軍之禮識之義合於讖 駁許鄭 評曰讖違經義安可從也此即考異郵刺宋襄之說然狂狡蓋欲生致鄭人亦非古道 劉逢祿箴膏肓評

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大戴禮論四代之政刑云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愛宗廟之事昭有義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甲冑之戒[illegible]昭果毅以聽然則戎爲句昭果毅以聽古語也下四句乃左氏益之耳杜注殊不的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羊斟不與

宣二年宋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據後文羊斟兩見是羊斟爲人姓名案淮南繆稱訓云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則斟爲斟酌之義當以羊爲御之名斟不與三字爲句細玩下文其御字叔牂正與羊名相應則淮南說亦可通傳文後兩斟字或後人所加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傳其御羊斟

史記宋微子世家淮南子作羊羹戰國策厨人進斟羹方言云斟汁也北燕朝鮮冽水之間曰斟關西曰汁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今日之事

高誘曰今日之事御事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文馬百駟

說文引作媽馬云畫馬也周書王會曰犬戎馼馬 [illegible] 畫赤鬣縞身之形非眞吉黃之乘也 [illegible] 同上

于思于思

注于思多須之貌

賈逵曰白頭貌案毛詩瓠葉云有兔斯首鄭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正義曰服虔以于思爲白頭貌字雖異聲亦以思聲近鮮故爲白頭也後漢書朱儁傳賊多髭者號于氏根注引杜注爲證案此則于爲須思爲白于思爲白須也 同上

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

高誘曰從高臺上引彈觀其走而避丸以爲樂也 同上

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

范氏解作殘暴似未允嚴九能云廣雅釋詁暴猝也暴彈乘其不備而猝然彈之也曲禮曰已孤暴貴 [illegible] 大戴禮保傅曰秦無道之暴 盧注暴卒疾也 荀子富國篇暴暴如丘山 楊注暴卒起之貌 呂覽察今篇澭水暴益 高注暴卒也 史記項羽紀贊何興之暴也並同斯義 嚴孝廉[illegible]

寘之畚

何休曰畚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也齊人謂之鍾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三進及溜

釋文曰溜屋霤也案熊氏經說云古有中霤禮蓋儀禮之逸而不傳者霤者屋有複穴開其上以取明雨則霤之因名中庭曰中霤鄉飲記有磬階霤郎中霤也大記有東霤注云危棟上也雜記有門內霤郎賓執膊賜鍾人之處 同上

民之主也

高誘曰大夫稱主因曰民之主案昭五年傳晏子謂子旗能用善人民之主也亦謂大夫曰主 同上

觸槐而死

高誘曰觸畜也杜氏云槐趙盾庭樹顧君以爲麑退而觸槐則非趙盾庭樹案呂覽曰觸庭槐而死外傳云觸廷之槐而死韋昭曰廷外朝之廷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公位焉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此說得之蓋當時麑退而觸靈公之廷槐者歸死于君也 同上

觸槐而死

韋昭晉語注槐爲晉外朝之樹案晉語范獻子執董叔紡於庭之槐是槐爲三公之位故晉卿執人於此足證槐爲外朝之樹矣惠定宇以三槐釋此甚確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左氏宣二年傳麑退歎而言曰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杜注槐趙盾庭槐坦案古者列

衡以表道此當是道旁之槐若云庭槐則上文不當云魋退柎注非顧徵君復寶齋札記

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

釋文扶服虔注作跣嗾服本作㖂正義曰服虔本扶作跣注云趙盾徒跣而下走又云嗾㖂也夫語辭獒犬名公乃㖂夫獒使之噬盾是服讀嗾爲㖂非作㖂此文宋本與今本有異故錄之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遂跣以下

左傳宣二年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釋文遂扶以下舊本皆作扶房孚反服虔注作跣先典反云徒跣也今杜注本往往有作跣者正義曰服虔本扶作跣注云趙盾徒跣而下走禮脫屨而升堂降階乃納屨堂上無屨跣則是常何須云遂跣而下杜本作扶言扶趙盾下階跣案遂跣以下者言雖降階猶不暇納屨故公羊傳宣六年云躇階而走又云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明盾雖已下階猶未納屨不能疾走故也遂跣以下正言匆遽之狀若如杜本爲提彌明扶盾下階一何從容不迫乎公羊傳云靈公召趙盾而彌明佐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何注嫌靈公復欲殺盾故入以爲意又言靈公欲觀趙盾之劍盾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據此則大夫侍宴君所御僕立於堂下左傳云趨登者言登階而呼耳不得竟上堂扶盾也顯案提彌明躍不得升堂故登階而呼盾已走階則亦以[illegible]云茂才經義雜記扶以下正義本是若作跣字亦可通

左傳宣二年傳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服虔本作遂跣以下跣字是也襄三年傳晉悼公懼魏絳之死亦跣而出皆是急迫不及納屨使然趙盾飲未至醉何假於扶扶字誤拙古者見君解韈故哀二十五年褚師聲子韈而登席衞侯怒余外祖馮山公先生以詩赤芾在股邪幅在下證知之可以去韈也邑學士錢山札記

遂扶以下

扶服注作跣文選東都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坐者謂之宴是盾侍宴跣而上堂知有變故跣而下釋文引服注云徒跣也今杜注本往往有跣者是陸氏亦以服注爲精遠矣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公嗾夫獒焉

左傳宣二年公嗾夫獒焉釋文公嗾素口反服本作㖂正義曰服虔云嗾㖂也公乃㖂夫獒使之噬盾也本懷宋案釋文則㖂即嗾字㖂讀若諏與嗾聲相近故文異依正義則服本亦作嗾但訓嗾爲㖂耳說文口部嗾使犬聲从口族聲春秋傳曰公嗾夫獒則左氏古文本作嗾服本不當用俗字正義是也㖂字說文玉篇皆無至集韻始收毛本注疏作取不从口與釋文更乖茂才經義雜記

宣六年傳周狗謂之獒注以北周解之似未確爾雅郭注引作善狗周有善義杭堇浦太史云周狗周地所出如韓盧宋鵲孫頤谷侍御云宋本爾雅注作害狗害字是博物志亦作害狗𢧐嚴顏異文梁孝廉瞥記

方言云秦晉之閒謂使犬曰㖂釋文引尚書傳曰獒大犬也爾疋云狗四尺曰獒玉先生念孫曰凡物之高大者皆謂之敖山高大者爲敖山犬高大者爲獒大說文獒犬知人心可使者凡犬皆知人心豈獨獒耶𤦺案爾疋郭注引尚書孔氏傳曰犬高四尺曰獒公羊傳何休注云犬四尺曰獒與爾疋同又案馬融尚書旅獒注獒作豪是獒有猛意杜注本馬尚書注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舍于翳桑　翳桑之餓人

宣二年傳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杜注曰翳桑桑之多蔭翳者注意蓋謂桑多蔭翳故宣子與靈輒休止其下引之謹案下文曰翳桑之餓人也則翳桑當是地名僖二十三年傳曰謀於桑下以此例之若是翳桑樹下則當曰舍于翳桑下翳桑下之餓人今是地名故不言下也春秋地名或取諸草木若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僖十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莊十三年晉師軍于廬柳僖二十四年戰于大棘宣二年諸侯之師至于棫林襄十四年師逆臧孫至于旅松襄二十七年游吉奔晉及酸棗襄三十年此類不可枚舉其以桑名者虢公敗戎于桑田僖二年入桑泉僖二十四年衆諸桑隧成六年晉敗狄于采桑僖八年及晉語敗狄于稷桑是也且傳凡言舍于者若出舍于睢上成十五年甯子出舍于郊襄二十六年成子出舍于庫哀十四年舍于昌衍之上僖二十九年還舍于夫渠成十六年舍于五父之衢定八年舍于鹽室舍于庚宗哀八年句末皆地名其曰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哀八年五梧地名亦取諸草木矣使謂舍于五梧爲在梧樹之下其可乎自公羊氏傳聞失實始云活我於暴桑下而呂氏春秋報更篇曰趙宣孟將上之絳見翳桑之下有餓人淮南人閒篇曰趙宣孟活飢人於委桑之下史記晉世家曰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又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並承其誤杜不能釐正而又臆爲之說非也余友馬進士器之亦云翳桑蓋地名王尚書經義述聞

舍於翳桑

疑首山近地杜注爲桑下意本史記王引之曰翳桑首陽近地此說是也杜注翳桑翳桑多蔭翳者公羊傳云子某時所食活我於暴桑下者也何注暴桑蒲蘇桑引案左氏公羊氏傳聞各異公羊氏云暴桑下謂桑樹下也故呂氏春秋報更篇晉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骫桑之下有餓人淮南人閒訓趙宣孟活飢人於委桑之下皆用公羊說也其左氏云舍于翳桑又云翳桑之餓人也皆但言翳桑不言翳桑下則翳桑似是地名知者僖二十二年左傳之謀於桑下以此例之倘是翳桑樹下則當云舍於翳桑下且當云翳桑下之餓人今此是地名故不言下也春秋時地名或取諸草木若宣二年經戰於大棘僖二十四年傳晉師軍於廬柳哀八年傳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又僖八年晉里克帥師以敗狄於采桑昭二十九年遂濟窮桑史記秦本紀張儀與齊楚大臣會齧桑皆地名也乃史記晉世家云初盾嘗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又云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用左氏文而改翳桑爲桑下則已誤以公羊之說爲左氏之說矣杜氏之誤亦與史記同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宦三年矣

鄭記曲禮宦學事師鄭注宦仕也正義引熊氏云宦謂學仕宦也顧上

遂自亡也

杜注曰輒亦去引之謹案此謂盾亡非輒亡也自宣子田于首山至不告而退明盾得免之由盾既免遂出奔出奔出於己意不待君之放逐故曰自亡有亡乃有復故下文言宣子未出山而復而大史謂之亡不越竟也若以此爲靈輒亡則傳尚未言盾亡下文何以遽云未出山而復乎史記晉世家誤以盾亡爲不

昧明云明者因亡去又云盾遂奔不知遂自亡也卽謂亡奔非謂輒亡去也杜氏蓋因史記而誤穀梁傳敘此事亦云趙盾出亡至於郊 王尙書經義述聞

攻靈公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釋文趙穿攻如字本或作弑引之謹案攻本作殺殺字隸或作煞上半與攻相似又因上文伏甲將攻之而誤爲攻耳趙穿殺靈公故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若但攻之而已則殺與否尙未可知太史何由而書弑乎杜注宣子未出山而復曰聞公殺而還 釋文聞公殺申志反蓋殺有如字及申志反二音故別之曰申志反左傳釋文殺音申志反者凡十三見此同今本注及釋文俱改殺爲弑非也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釋文云弑本又作殺音試凡弑君之類皆放此可以意求不重音不應於此又音申志反也 公殺正謂趙穿殺靈公則杜所據本作殺明甚釋文攻如字亦當作殺如字今本作政者後人以己誤之傳文改不誤之釋文也殺又音試故別之曰如字隱十一年傳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釋文弑作殺云音試一音如字莊三十二年傳不書殺諱之也釋文殺音試一音如字僖九年經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釋文殺如字又作弑 今本作誤爲 傳同公羊音試二十四年傳將焚公宮而弑晉侯釋文弑作殺云音試又如字三十三年傳注冀芮欲殺文公釋文殺音試或如字襄二十一年傳注戀有弑殺之禍釋文殺申志反又如字二十二年傳吾與殺吾父釋文殺如字一音試定四年傳將弑王釋文弑作殺云如字又申志反是其例矣不直曰殺如字而云趙穿殺如字者以別於上文注之國以殺下文注之闘公殺皆音申志反也若攻字無申志反之音直云攻本或作弑可矣何須別之曰如字乎且傳言攻者多矣釋文皆不作音何獨於此攻字而云如字乎其爲後人所改明矣鈔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一引此正作趙穿殺靈公於桃園殺卽殺字也 陳禹謨本改從今本左傳作攻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晉靈公十四年趙穿殺靈公晉世家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亦皆言殺本於左傳也唐后經始誤爲攻而諸本從之遂使文義不明當據舊鈔釋文以正之羣書治要載此傳作攻蓋後人以今本改之也魏徵與虞世南陸德明同時斷無虞陸作殺而魏獨誤攻之理亦當據舊鈔釋文以正之晉語趙穿攻公於桃園攻字亦後人所改 同上

未出山

宣子未出山而復杜注曰晉竟之山引之謹案晉語陽處父如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山而還韋注曰山河內溫山也傳曰及溫而還然則未出山亦謂未出溫山也注未詳考且是時晉竟南至河而山在其內僖二十五年傳晉於是始啟南陽杜彼注曰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據此則出山尙未越竟不得以爲晉竟之山也家語正論篇作未及山而還王肅注曰山晉之境誤與杜注同 同上

以視於朝

毛詩鹿鳴曰視民不恌鄭箋曰視古示字士昏禮曰視諸衿鞶注云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郭忠恕曰鄭君此說大與說文石經相乖郭氏不識古文其說非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我之懷矣自詒伊慼

王肅曰此邶風雄雉之詩案今詩慼作阻惟小明詩作慼而上句又異王子雍或見三家之詩據以爲衛詩 三家惟齊詩亡于魏代自餘杜氏猶及見之 同上

爲法受惡

服虔曰聞義則服案聞義則服弟子藏文也王肅曰爲書法受弑君之名李厚菴曰此眞非夫子之言也 同上

趙盾爲旄車之族

鄭氏詩箋旄作軞陸氏曰一本作軞服虔曰軞車戎車之倅 同上

三年 觀兵于周疆

服虔曰觀兵陳兵于周也 同上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服虔曰以郊勞禮迎之也 同上

鑄鼎象物

當讀呂覽先識篇曰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審分篇曰周鼎著象爲其理之通也審應篇曰周鼎著倕而齕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離俗篇曰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 注云未聞竊作竊 恃君篇曰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 何倔子午對衍 凡言鼎象者五識之以備傳聞 孔檢討經學卮言

呂覽先識覽篇云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嚥害及其身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不逢不若

張平子東京賦云禁禦不若以知神姦螭魅魍魎莫能逢旃尒疋釋詁云若善也郭景純注左傳曰禁禦不若今左傳作不逢不若案下傳云莫能逢之杜氏云逢遇也旣云不逢又云莫逢文旣重出且杜氏不應舍上句注下句此晉以後傳寫之譌當从張衡郭璞本作禁禦不若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成王定鼎於郟鄏

說文云鄏河南縣直城門宮陌道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余爲伯儵

說文作百鯈云黃帝之後姞姓 釋文作儵非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楚人獻之 子惠子曰楚滅江惡其所出爲害故獻之 同上

四年 食大夫黿 五指之名 子公之食指動

左傳宣四年子公之食指動杜注第二指也正義曰大射禮云右巨指鉤弦鄭元云右巨指右手大擘也又曰設決朱極三鄭元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然則手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也定十四年傳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注云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謂大指爲將指者將者言其將領諸指也足之用力大指爲多手之取物中指最長故足以大指爲將指手以中指爲將指其食指者食所偏用服虔云俗所謂啑鹽指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四年傳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家大人曰黿下當有羹字謂爲黿羹以食大夫也下文染指於鼎嘗之而出所嘗者羹也則上文原有羹字可知自唐石經脫羹字而各本遂沿其誤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一指篇飲食部十九羹篇鱗介部四黿篇引此皆無羹字案御覽載此事於羹篇則所引當有羹字今本無者後人依俗本左傳刪之因幷刪指篇黿篇兩羹字耳鈔本北堂書鈔酒食部三羹篇出黿羹二字注引左傳食大夫黿羹 陳禹謨本刪注文羹字而正文黿羹二字尙存 初學記服食部羹篇引同白帖十六羹篇出黿羹二字注所引亦同 今本注內無羹字亦後人所刪 高注呂氏春秋季夏篇及淮南時則篇並云黿可爲羹引左傳鄭靈公不與公子宋黿羹 呂氏春秋高注 則傳文原有羹字甚明史記鄭世家敘此

邢亦云及入見靈公進稱史又云靈公召之獨弗與羹韓子難四云食黿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易林家之華云黿羹芬香染指弗嘗黿羹之文皆本於左傳王伯書經義述聞

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注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故不能自通於仁道而陷弒君之罪

循按杜預援左氏之說而以歸生之弒君爲本無其心又以不討子公爲不武不能自通於仁道全是爲司馬昭解說也昭上言曰高貴鄉公率將從駕人兵拔刃鳴金鼓向臣所止懼兵刃相接即勑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橫入兵陣傷公遂至隕命輒收濟行軍法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産皆斬濟凶戾悖逆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勑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夫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此左氏所謂仁杜預指明之矣昭勑將士不得有所傷害是其例也歸生權不足不能禦亂討子公故仁而不武以陷弒君之罪設令歸生之權能禦亂能討子公則仁而且武不陷弒君之罪矣昭既先戒軍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成濟傷害高貴鄉公是濟違令也昭即援軍法科律討而族之是仁而且武矣子家不從討子公遂陷弒君之惡司馬昭能討成濟則弒君之惡歸成濟而昭不陷之矣預於歸生其用意如此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彰謂達猶通也行也歸生聞宋之言當以討賊爲義因循不果甘蹈弒君之罪故初雖止其惡而終不可行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注稱君謂惟書君名而稱國以弒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爲不義改殺稱弒辟其惡名取有漸也書弒之義釋例論之備矣釋例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羣物所以繫命也故戴之如天親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事之如神明其或受雪霜之嚴雷電之威則奉身歸命有死無貳故傳曰君天也天可逃乎此人臣所執之常也然本無父子自然之恩未有家人習翫之愛高下之隔懸殊壅塞之否萬端是以居上者降心以察下表誠以感之然後能相親也若亢高自肆羣下絕望情義圮隔是謂路人非君臣也人心苟離則位號雖存無以自固故傳例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稱君者惟書君名而稱國稱人以弒言衆之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主名以垂來世終爲不義而不可赦也然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宋昭之惡罪及國人晉荀林父討宋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深見貶削諸懷賊亂以爲心者固不容於誅也若鄭之歸生齊之陳乞楚之公子比雖本無其心春秋之義亦同大罪是以君子愼所以立也

循按明人陸氏粲作春秋左氏鐫序云太史遷言仲尼成春秋魯君子左邱明受之爲著傳余以爲非也左氏之文閎麗鉅衍爲百代取則然其指意所存乃往往卑賤不中於道蓋戰國之初有私淑於七十子之徒不得與仲尼並時又其書遭秦火隱及漢世晚立學官自劉歆始定其章句吾疑歆輩以意附益之者多也又郝氏敬作春秋非左謂其背理傷道摘其紕繆三百三十餘條曰左實非邱明也知左之非邱明然後可與言春秋余讀左氏書深歎陸郝二子之言爲不刊何也其言之悖謬莫過於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之傳以爲弒君稱君君無道之兩言也嗟乎四明萬氏之作學春秋隨筆也明辨之云春秋弒君有稱名稱人稱國之異左氏定例以爲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甚矣其說之頗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所謂暴行即弒父弒君是也所謂邪說即亂臣賊子與其儕類將不利於君必飾君之惡張已之功造作語言誣惡衆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暴遂若其君眞可弒而已可告無罪然者相習既久政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公室且鄰封執政相倚爲姦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鮮有罪及其臣者如晉衞出君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左氏之例亦猶是耳噫於弒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討亂賊而反爲之先導矣邪說之惑人一至此乎然則何以稱人稱國曰稱人者以微者告也稱國者不告其人也此足以見元惡之專恣制國人以威使不敢以實告也雖然春秋從赴而書將令學者討求其實則書人之宋鮑莒庚與書國之晉書假莒僕吳光其罪且浮於稱名氏者矣春秋書弒君誅亂賊也然而趙盾崔杼之事時史亦直載其名安見亂賊之懼獨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因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春秋書之曰衞侯衎出奔此以變爲義者也晉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春秋亦曰趙盾弒其君齊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春秋亦曰崔杼弒其君此以因爲義者也因與變相參斯必有美著無惡不顯三綱以明人道斯立春秋之義遂與天地同功彼董狐南史傳春秋而獲存晉乘楚檮杌論春秋而幸及當時則書久則亡焉懼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有由然也雖然以盾杼之姦惡齊晉得以名赴春秋得以名書賴史官之直筆也使晉宋吳莒之弒逆得董狐南史其人則書必以名赴必以實鮑與庚輿必不書人書假僕光必不稱國良史又曷可少哉萬氏頗左氏而論之詳矣確矣余因思之左氏果孔子之徒何至謬論若此左氏非左邱明無疑其爲是說者爲當時趙魏田齊等而言如所謂稱君君無道顯然謬乎孔子作春秋使亂臣賊子懼之義而杜預援此而演其說以爲非君臣爲路人其妄悖甚矣夫劉歆之於莽猶杜預之於昭也歆稱左氏好惡與聖人同而表之預遂以左氏爲素臣而尊之預之背恕而諂昭與歆之背向而諂莽情事實同其援左氏以爲亂臣賊子地其情事亦同儒者其恥言歆矣而甘於服預豈莽爲漢誅從莽者遂爲國賊司馬炎爲魏禪從司馬者遂爲佐命乎錫山顧氏作春秋大事表斥左氏稱君君無道之說爲大謬不通乃又作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論云吾恐元凶劭安慶緒史朝義之徒雖日揭其策以示於前而彼不知懼也況人已成爲梟獍而懼之亦復何益此說大非司馬昭即元凶劭安慶緒史朝義之流也觀其既弒高貴鄉公而大慟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而必假太后令以甚言其君之無道又諉於其故僕射陳泰歸罪於成濟而斬之夷濟三族既以無道爲君罪又以討賊爲已解無非援左氏之說以爲之蔽而預乃暢之詳之且即以左氏之義爲春秋之義凡此者皆懼心之所秉思假經以愚天下夫左氏之興始於王莽由莽國師劉歆將軍陳欽而歆欽傳其子元歆傳賈徽徽傳其子逵逵元並爲名儒其說遂行於東漢自杜預爲集解釋例而亂臣賊子接迹於六朝而懼心且漸泯是孔子之春秋爲邪說輕民而作而爲邪說者轉托於春秋

故必知左氏之說之邪知杜預宗左氏之說之奸而春秋之義明亂臣賊子乃無所倚托而懼心復萌矣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

杜注伯嬴蔿賈也坦案伯嬴之嬴當作嬴賈當讀若商賈之賈傳曰賈而欲嬴是其證也十一年傳將討於少西氏杜注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坦案夏當讀如春夏之夏屬去聲不當讀爲夏商之夏少當讀爲多少之少少小也西爲秋南爲夏少西故曰子夏 洪徵君實叢齋札記

圄伯嬴

子惠子曰月令省囹圄蔡邕章句云囹牢也圄止也所以止出入皆罪人所舍也然則囹圄亦周時之獄焦氏答崇精曰囹圄秦獄恐未然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汰輈

唐石經作汏說文曰泰滑也从廾从水大聲徐鉉云音他達切左傳作汰非昭廿六年傳云齊子淵射洩聲子中楯瓦繇朐汏輈七入者三寸杜云汏矢激明汏爲滑也 同上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

唐石經云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說文曰楚人謂虎爲烏䖘漢書又作於檡方言注云今江南夷呼虎爲䖘音狗竇鄭康成尚書注曰於者嗚聲則於爲古文烏穀廣雅作穀 奴口反○同上

謂虎於菟

王引之曰於菟虎文貌說文䖘黃牛虎文讀若塗菟䖘聲義竝同虎有文謂之於菟故牛有虎文謂之䖘於菟云者言其文之於菟然也說文虍虎文也於菟與虍聲近而義同單言之謂之虍重言之謂之於菟 馬進士春秋左傳普注

鬬穀於菟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引之謹案傳凡言命之曰某者皆名也未有連姓言之者鬬字蓋涉他篇鬬穀於菟而衍自朱梁補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漢人敘傳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檡 與菟同 故名穀於檡論語公冶長篇皇疏此兒爲虎所乳故名之曰穀於菟也 穀奴口反說文穀乳也从子殻聲作穀者俗字耳 皆無鬬字 王尚書經義述聞

傳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

循按穀於菟猶義從傳云乳虎爾雅熊虎類其子狗尸子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駒狗均從句月令句者畢出萌者畢達句萌皆初生之名史記游俠傳乘不過軥牛徐廣云音雛裴駰按漢書音義云小牛郭璞注爾雅其子犢云青州呼犢爲狗凡從句之字皆與穀聲近爾雅貔白狐其子豰說文穀小豚也枸杞之實如乳一稱羊乳故名枸枸猶狗穀於菟即小虎小虎名穀即虎子名狗也犬之子未成豪者名狗猶虎之子名狗豚子名穀即猶犬之子名狗以其爲乳之名即以爲幼小之稱猶生子爲免而兔之子即名嬔也漢書敘傳注如淳曰穀音構牛羊乳汁曰構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箴尹

高誘呂覽注曰楚有箴尹之官諫臣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

戰國策曰穰侯之治秦也高誘曰治猶相也 同上

改命曰生

子惠子曰劉向改名更生本此更生出莊子 同上

五年 冬來反馬也

何休膏肓曰禮無反馬而左氏以爲得禮禮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於家經書高固及子叔姬來故譏乘行匹至也於義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異也據士禮無反馬蓋失之矣士昏禮曰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有裧此婦車出於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家之車也何彼襛矣篇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則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可知也今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禮雖散亡以詩之義論之大夫以上至天子其嫁娶皆有留車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人三月祭行乃反馬 一作故 禮也 宣五年疏士昏禮疏

許曰春秋之義大夫不得外娶大夫尤不得從妻歸宗反馬之禮在國行之可也鄭不揣其本矣 劉禮部箴膏肓評

六年 以盈其貫注貫猶習也

劉光伯據梅頤泰誓商罪貫盈以爲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貫不得爲習其說是也而所據之書非也案韓非子曰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或曰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此說與劉合可以規杜過矣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以盈其貫

爾雅釋詁貫事也謂盈滿其疾民之事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使疾其民以盈其貫

疾害也若酒誥厥心疾很之疾疾其民謂重民賦役也貫劉光伯謂如物在繩索之貫也 虎貫之云劉說是韓非子亦有 蓋上數戰則賦役必重而害民之惡遂如物之滿如繩索矣杜云爲民所疾又云貫猶習也恐於文義隔閡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注

使疾其民以盈其貫注驗而數戰爲民所疾貫猶習也

循按習重也貫爲錢貝之貫如以繩貫錢一一重之至於盈滿杜以數字明盈貫之意多一次戰則多一次民疾是爲盈其貫正義謂盈滿其心非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王子伯廖 注伯廖楚大夫

子惠子曰王子疑非鄭大夫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十年 崔杼

正義曰何休膏肓以爲公羊譏世卿而難左氏賈氏釋云崔氏祖父名不見經傳則知非是鄭云云案宰相世系曰崔氏出自姜姓齊丁公伋嫡子季子讓國叔乙食采於崔遂爲崔氏濟南東朝陽西北有崔氏城是也季氏生穆伯穆伯生沃沃生野八世孫夭生杼爲齊正卿云云又案僖廿八年傳有齊崔夭蓋謂崔子祖父名不見經傳非也 世系所云蓋見世本○同上

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

何休箴膏肓據公羊譏世卿以難左氏 何氏膏肓曰崔氏祖父名不見經則知非世卿且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猶尚不譏世卿獨曰非禮太子何由獨責○宣十年疏

許曰鄭駁義與引詩書以難譏世卿之義不知春秋之禮謂卿之子當試之以士考績之後始顯陟之不宜驟登卿位也於詩書之義何不合之有春秋時世卿之禍亟矣擇其尤著書譏之周尹氏齊崔氏皆先著其世而後徵其禍何待祖父之名見乎

且詩刺尹氏太師入春秋來無其祖父接內之事安得見於經故於其卒也見不當世世乃有立王子朝之亂崔氏之復歸例不得常故於其奔也見不當世世乃有弑其君光之禍至敵國相征伐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也蘇氏豈不知邪劉禮部箴膏肓評

凡諸侯之大夫違

杜注違奔放也彬謂中庸忠恕違道不遠鄭注違猶去也杜因崔氏出奔據解生訓爾朱武曹經傳攷證

飲酒於夏氏

王符曰夏氏陳公族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衵服

左氏傳衵服衵字他無所見中諸衵與褻通歸左傳皆作昵釋名釋衵也沈拔貢經義知新記

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

案讀從公出爲句自其廄射而殺之爲句朱少白云史記正義引以出自其廄爲句蓋徵舒伏弩于廄中知公微行必由之處靈公果自廄出偏弩而自殺耳若以公出爲句自其廄射而殺之爲句則爲徵舒親執弓矢射殺靈公矣於義亦通但案之情事前說較密耳武進士經讀考異

取繹

此非鄭文公所遷之繹杜注非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十一年 令尹蔿艾獵城沂

服杜皆云蔿賈之子孫叔敖案世本艾獵爲叔敖之兄又孫叔敖碑云君名饒字叔敖以艾獵爲叔敖名此服杜據說世本是也襄十五年傳云蔿子馮爲大司馬杜云叔敖從子案世本馮是艾獵之子此則文可從者也若說又以爲世本之謬非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使封人慮事

註慮事無慮計功又註廣雅無慮都凡也師古漢書注無小思慮而大計也按趙與時賓退錄曰諺謂物多爲無慮數漢書或帝紀語也嶧山碑記云世無萬數無萬即左傳所謂無慮吾四明諺語至今猶多曰無萬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使封人慮事注慮謀慮計功

顧氏補正云慮以度也解非棟案大司馬職云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先鄭亦謂謀慮其事服虔曰封人司徒之屬官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無動

十一年傳謂陳人無動動字杜氏無注引之謹案動謂驚懼也昭十八年傳將有大祥民震動震動猶震驚也商頌長發篇不震不動鄭箋曰不可驚憚也爾雅曰震驚懼也震動也文十五年公羊傳其實我動焉爾何注曰動懼失操宋衷注春秋緯曰驚動也見文選羽獵賦注今俗語猶云驚動義並相通史記陳世家作謂陳曰無驚是其證矣孟子盡心篇王曰無畏文義與此相似王尚書經義述聞

因縣陳

廣韻縣郡縣也釋名曰縣懸也縣于郡也古作寰楚莊王滅陳爲縣縣名自此始也家君曰縣不見周官似非自楚莊王始然古文作寰亦非無本而說文無寰字似縣即寰也集韻云寰通作縣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諸侯縣公

高誘曰楚僭稱王守邑大夫皆稱公若周公之單襄公成肅公劉文公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縣公

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杜注曰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引之謹案縣公猶言縣尹也與公侯之公不同如謂楚僭稱王其臣僭稱公則楚官之貴者無如令尹司馬何以令尹司馬不稱公而稱公者反在縣大夫乎襄二十五年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杜注曰棠公齊棠邑大夫齊之縣大夫亦稱公則公爲縣大夫之通稱正義謂其家臣僕呼之曰公傳即因而言之非也僕者非其臣僕何爲與臣僕同稱之非僭擬於公侯也若以爲僭則公尊於侯齊君但稱侯豈有其臣反稱公者乎鄉飲酒禮諸公大夫鄭注曰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則孤卿得稱公亦非公侯之公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牽牛以蹊人之田

劉熙釋名云步所用道曰蹊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吾儕小人

說文曰儕等輩也鄭康成曰儕猶輩類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問左傳宣十一年楚封陳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徐廣曰楚莊王元年秦取夏州裴駰曰左傳不言夏州所在酈元于水經竟不究所則是仍在陳都非以歸楚者也其謬明矣厚齋引車允所撰桓溫集序曰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正義曰大江中洲也夏水口在荊州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厚齋之證似佳將學答未可信也夏內再見左傳即夏日也夏汭豈以夏水得名而夏州則以夏南得名各有緣起不可牽合者一也考烈時楚已弱由江陵而東遷矣江陵已入秦夏州猶待兵取必另是一地不可牽合者二也杜元凱宦荊州其所聞知必其所不可考者不可曲爲牽合三也故曰酈元自謬厚齋亦非全庶常經史問答

謂之夏州

子惠子曰服虔曰吉取討夏徵舒之州車武子撰桓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州名夏州盛宏之荊州記曰史記蘇秦說楚威王東有夏州今江陵夏口城有州名夏州註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十二年 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

賈逵曰臨哭也巷出車陳于巷術示雖困不降必欲戰也案下鄭復脩城則賈說是同上

守陴者皆哭

墨子備城門篇云三十步置坐候樓樓出於堞四尺又云俾倪廣三尺高二尺五寸說文云陴城上女牆俾倪也服經音義引三倉云俾倪城小垣也墨子又云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廿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十人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甲寅克之

時鄭有制爲內閒故楚得以克鄭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至于逵路注塗方九軌曰逵

詩正義曰爾雅九達謂之逵周禮經塗九軌不名曰逵杜意蓋以鄭之城內不應有九出之道故以爲並九軌於爾雅不合今杜注塗方九軌同上

至於逵路

劉熙釋名云九達曰逵齊魯謂道多爲逵注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不可敵也不爲是征

彬謂爲有也孟子將爲君子焉將爲小人焉趙注爲有也不可敵也不爲是征二句一貫言不可與敵即不有是征杜注言征代爲有罪不爲有禮非是朱武曹經傳攷證

軍行右轅至後勁

此楚之軍政名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旅有施舍　施舍已責　魏絳請施舍　施舍可愛

施舍寬民　施舍不倦　喜有施舍

引之謹案古人言施舍者有二義一爲免繇役地官小司徒凡征役之施舍鄭注曰施讀爲弛鄉師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注曰施舍謂應復免不給繇役是也一爲布德惠蓋古聲舍予相近（舍古音暑見唐韻正）施舍之言賜予也宣十二年左傳旅有施舍謂有所賜予使不乏困也（若地官遺人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委人以甸聚待羇旅是也）成十八年傳施舍已責襄九年傳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三十一年傳施舍可愛昭十三年傳施舍寬民又施舍不倦（又十九年傳王施舍不倦）二十五年傳喜有施舍周語縣無施舍（施舍若遺人之委積以待賓客及郊里之委積）又聖人之施舍也議之（食路室有委候館有積是也）（施舍謂賜予下文喜怒取與則謂之因人之功罪定之也）又布憲施舍於百姓晉語施舍分寡楚語明施舍以道之忠（忠謂惠愛也見注以爲忠恕失之）以（略）皆謂賜予之也杜注施舍不倦曰施舍猶云布恩德得傳意矣而其他則以施爲施惠舍爲不勞役强分施舍爲二非也韋注縣無施舍曰所以施舍賓客負任之處（此說非解注）聖人之施舍曰施予也舍不予也注布憲施舍曰施施惠舍舍罪也注施舍分寡曰施施德也舍舍禁也注明施舍以道之忠曰施已所欲原心舍過同一施舍而前後屢易其說蓋古訓之失傳久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賤有等威

如僕臣僕僕臣臺之類（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周書武稱曰日強攻弱而襲不正武之經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

（傳）案釋文云以務烈所絕句正義云以務武王烈業之所同釋文攷此宜以烈字絕句所可也所助語猶言所當許可與下文莊子曰不可語勢相對（武進士經讀考異）

不可之謂臨注水變爲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

循按易學至春秋時猶於術士之傳會孔子所以韋編三絕以贊之也然遺義尚有存而可繹者如知莊子舉師之臨是也師二宜進五成比而後同人四來之初成屯則順師二不出而之五而同人四來之初則成臨所以成臨者由於二不行故云不行之謂臨二行之五則師也而初順從之是從師也初不從二而先來成臨故云有師而不從臨孰甚焉因而推之上坤衆也二行於五則聚而爲强二不行故散爲弱也下坎川也二行於五則通而不壅二不行而初來成兌澤故壅爲澤也五本陽位二宜往者也故云有律其如己也如往也如己謂自歸本位也二不往則五空虛如隍之涸故云竭二先往而後初來成屯爲盈不成屯而成臨故云盈而以竭臨者大也無不行之義此云不行之謂臨以二不行成臨言專就初之不從二明之非釋臨之義也詳見雕菰樓易學（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沈尹

宣十二年邲之戰孫叔敖令尹也而將中軍者爲沈尹案沈尹前此未見後惟成七年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再見而已其他事迹無考注云沈或作寢寢縣也是說作縣尹矣正義云楚官多名曰尹是以爲連尹工尹之類如其說其官亦遠在司馬右尹下不當將中軍也今案韓詩外傳所載楚樊姬之事與淮南子劉向新序正同但淮南新序並曰虞邱子（史記說苑亦同）惟外傳則曰沈令尹乃知沈尹卽虞邱子本爲令尹故外傳曰沈令尹令尹者其官沈者其氏或食邑也既而以孫叔爲賢薦之於王使爲令尹而已讓之故是時但曰沈尹也因其本爲令尹王所親任故職掌在子重子反之上耳又案宣四年越椒既誅而孫叔至宣十一年始爲令尹前此八年爲令尹者其沈尹歟（李進士羣經識小）

墨子所染篇云楚莊染於孫叔沈尹淮南叔敖將死謂其子請寢邱之地高誘注云寢邱今汝南固始地元和郡縣志云沈邱本漢寢縣地沈尹作寢尹爲善（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孫叔敖名字攷

蔿敖字孫叔古人名與字配孫當讀爲遜與敖相輔也左傳宣十二年晉隨武子曰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下云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加字于名上猶稱孔父嘉之例下文參曰孫叔爲無謀矣下文又云孫叔曰進之可證孫叔爲敖之字孔穎達引世本艾獵爲叔敖之兄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孫叔敖楚大夫蔿賈之子是也蔿賈蓋有二子一蔿艾獵一蔿敖字孫叔敖既稱叔宜尚有兄矣孔穎達又引服虔云艾獵蔿賈之子孫叔敖也杜預亦云艾獵孫叔敖也服虔杜預以蔿敖爲艾獵爲一人與世本異者因宣十一年傳令尹蔿艾獵城沂孔穎達云此年令尹爲艾獵明年令尹孫叔敖明一人也此徒據傳文推之其實孫叔敖之爲令尹史記有三去相而三爲相之說何見二年必是一人且敖字孫叔既兩見傳文何得又名艾獵以此知世本之說最古可從矣漢碑以爲名饒饒與敖音相近當據古書有作孫叔饒者而言碑云字叔敖則誤（孫觀察問字堂）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方言引作襤褸又服作[illegible]說文曰裯謂之襤褸襤無緣也服虔曰言其縷藍藍然（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篳路藍縷

服虔云言其縷破藍藍然正義引方言衣敝謂作衣破服注褸破依方言宜改褸敝方言又云南楚凡人貧衣被醜敝或謂之襤褸以布而無緣敝而紩之謂之襤褸（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其君之戎　四句

十二年傳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杜云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此解是矣下云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言以卒外復有二十五人則於偏之兩之字難通按成七年傳言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此制相備彤嘗互爲之說曰卒偏之兩謂卒爲偏法之兩也兩之一卒謂充兩法之一卒也又卒偏之兩者分其一卒爲偏法之兩者四也偏兩之一則一偏四兩中之一也兩字皆指法不指數故此處文意當云廣各別有一卒一卒又四分之以爲偏法之兩如此而已非謂卒外有二十五人之兩也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與桓五年鄭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者數雖異而法同彼云先偏後伍則此先廣後兩也彼云伍承彌縫則此兩承彌縫也陳用之禮者云先偏後伍伍從其偏卒偏之兩兩從其偏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亦以爲一法也（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二廣

周禮夏官序官疏云宣十二年欒武子說楚之軍法云其君之戎分爲二廣服氏云左右廣各十五乘廣有一卒服氏云百人爲卒言廣有卒爲承也卒偏之兩服氏云五十人曰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卒爲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坦案杜注引司馬法頗近穀輈不若服注之精（趙徵君賓鷺齋札記）

左傳楚二廣杜注楚乘車名以其親兵分左右二部故曰二廣楚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補正邵氏曰楚人易古偏法爲廣廣有百人故曰一卒一卒之外又有二十五人爲承副其數如偏法之有兩也牛申曰百人爲卒以今廣法論之每車一乘有一百人周制車十五乘爲大偏二十五人爲兩楚以五十人爲兩以爲偏法論之卒百人之外又有此五十人之兩也楚一車兼周兩車人數周一車七十五人楚一車百五十人此說見唐太宗李靖問對崔成才吾亦廬

卒偏之兩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服注曰百人爲卒言廣有卒爲承也五十人曰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卒爲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illegible]杜注曰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乘副引之謹案偏兩非司馬法之偏兩亦非司馬法之兩也杜解偏字兩字皆失其指服解偏字是也而解兩字則非今案卒偏之兩者百人爲卒五十人爲偏兩偏則一卒故曰卒偏之兩言一卒之數乃偏之兩也偏五十人兩之則百人欲明卒是百人故曰卒偏之兩耳服誤以兩爲二十五人則與之字文義不合杜以偏爲車十五乘而云廣十五乘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則是於人數之卒兩雜以車數之偏文義之不倫甚矣又案成七年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杜注曰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正義曰以兩之一謂將二十五人也又言卒謂更將百人也舍偏謂舍一偏之車九乘也兩之一焉又舍二十五人也案兩之一爲二十五人卒爲百人兩之於卒四分之一也傳當先言卒後言兩之一何得先言兩之一後言卒乎其不可通一也一兩二十五人謂之兩之一則一卒百人一偏九乘何以不云卒之一偏之一乎其不可通二也車一乘當有甲士三人九乘則二十七人今云二十五人則不足以供九乘之用若謂二十五人爲步卒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見成元年左傳正義九乘則六百四十八人成出革車一乘徒二十人見地官小司徒注九乘則一百八十人亦不當云二十五人也其不可通三也今案以兩之一卒適吳兩之二字蓋因下句舍偏兩之一而衍當作以一卒適吳一卒百人也半其數則爲偏偏五十人也一卒有兩偏以一卒適吳者以兩偏適吳也以兩偏適吳而舍其一是於偏舍兩之一也故曰舍偏兩之一焉不曰舍卒之半而曰舍偏兩之一者軍制人數多少皆爲之名半卒五十人自以偏名則當舉偏言之不得但云卒之半也不曰舍一偏而曰舍偏兩之一者欲見一卒本有兩偏舍其一於吳仍歸其一於晉也兩者數之偶兩之一猶云參之一四之一耳宣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此傳曰以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則一卒之爲兩偏兩偏之舍其一較然著明學者尚何疑焉自解者誤以偏爲九乘兩爲二十五人又不察兩之一卒之衍兩之二字於是義雜而文亦難通宜乎孔沖遠之病其舛迴矣[illegible]又案昭元年傳荀吳晉人毀車以爲行曰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正義曰服虔引司馬法皆準車數多少以爲別名此傳去車用卒而有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爲別也然則偏爲前拒乃人數之名蓋亦以五十人爲偏也齊語曰五十人爲小戎與此異名而同實王伯申書經義述聞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服虔曰左右廣各十五乘百人爲卒言廣有一卒爲承也五十人爲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卒爲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棟謹案禮說言杜氏據司馬法以釋偏兩之法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其所論兵法與周制異且與左氏傳乖牾不合當从服虔之說惠棟春秋左傳補註

以至於昏

文選注引五經要義昏闇也且入後漏三刻爲昏惠棟春秋左傳補註

以致晉師

周禮環人掌致師鄭注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同上

傳靡旌摩壘而還注靡旌驅疾也

循按莊十年傳望其旗靡靡者衰倚也與此靡同彼奔疾而旗自靡此驅疾自以旌靡之焦循春秋左傳補疏

摩壘而還

鄭康成曰摩猶迫也軍壁曰壘惠棟春秋左傳補註

左射以菆

服虔曰凡兵車之法射者在左御者在中戈盾在右同上

御下兩馬

鄭康成引作掚徐仙民曰兩或作掚案此則兩本作掚字故服杜訓爲飾古文省故作兩郤寶以爲掉兩馬之鞅非也同上

兩馬掉鞅

宣十二年傳兩馬掉鞅兩讀杜注兩飾也掉正也正義兩飾掉正皆無明訓服虔亦云兒相傳爲然也顧憲案周禮環人注引作掚馬掚讀作抑一說也蜀先主傳縛督郵解綬繫其頸著馬柳說文抑馬柎掉搖也謂繫其馬於柎搖動其鞅而還[illegible]

傳既免注止不復述

循按樂伯以單車挑戰而晉之譬驂而入之首鮑癸率左右角以迎之樂伯等勢不可免乃樂伯左射左的之馬右射右角之人而矢已盡止餘一矢列不可禦逆者乃射麋使攝叔獻於鮑癸是時癸已當其後將獲之矣鮑癸因其獻麋以爲君子而免之既之言盡也承上盡字其白言之其左善射右善免之右有辭不宜免故盡免之也既免二字鮑癸止其衆之言焦循春秋左傳補疏

獻人無乃不給於鮮

說記月令天子乃鮮羔鄭注鮮當爲獻聲之誤也不給於鮮當爲不給於獻[illegible]

挑戰

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須眾也挑音茶了反薛瓚曰挑戰謂撓敵求戰古謂之致師惠棟春秋左傳補註

感則憾字

宣十二年二憾往矣成二年朝夕釋憾唐石經初刻皆作感後乃加心旁惟昭十一年唯蔡於感不加心旁蓋刊改偶未及耳說文無憾字感即憾也此初刻之勝於後改者錢大昕十駕齋

楚人棄我

賈逵國語注曰棄陵也陵亦侮也惠棟春秋左傳補註

師七覆於敖前

鄭元曰磝石溪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東北流歷敖山南春秋晉楚之戰設伏於敖前謂是也[illegible]

[illegible]

高誘戰國策注云養姓由基名楚之善射人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潘黨望其塵

孫子曰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同上）

薄之也

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家大人曰薄之也本作薄之可也上文引詩而釋之曰先人也此又引軍志先人有奪人之心以明先人之可以制勝然後終言之曰薄之可也此四字乃總結上文之詞今本作薄之也則是專釋軍志之文而餘文不與焉失其旨矣鈔本北堂書鈔車部一引此正作薄之可也（陳禹謨本刪去）通典兵十五同自唐石經始脫可字而各本皆沿其誤（王引之經義述聞）

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注游車補闕者

棟案游闕車也外傳曰戎車待游車之裂周禮車僕有闕車之倅（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駒伯注郤克

棟案郤錡字駒伯克之子也大夫門子得从父于軍鄢陵之戰范匄從文子於軍此其證也（同上）

待諸乎　吾無以待之

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引之謹案待諸者禦之也時上軍未動故郤克欲禦楚師士會以寡不敵眾故收軍而退也晉語鮑大饑以禦小國其語云待之楚語其獨何力以待之韋注並曰待禦也昭七年傳曰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管子大匡篇曰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制分篇曰敵人雖眾不能止待（止待猶言止禦尹知章注以不能止絕句待字下屬讀失之）孫子九變篇曰用兵之法無待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墨子七患篇曰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孟子梁惠王篇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是待為禦也禦敵謂之待故為宮室以禦風雨亦謂之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其義一也墨子辭過篇宮室足以待雪霜雨露節用篇待作圉圉即禦字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屈蕩戶之

錢諡益曰家藏淳熙九經及長平游御史本巾箱本俱作戶字

棟案淳熙正義亦作戶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傳屈蕩戶之（注）戶止也

循按釋名戶護也所以謹護閉塞也說文戶護也護救視也救止也論語女弗能救與馬云救猶止也環相轉注是戶有止義漢書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闌免師古曰戶止也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闌入故坐免也春秋左氏傳曰屈蕩戶之（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屈蕩戶之惠氏棟云淳熙九經及長平游御史本巾箱本俱作戶字顧炎武漢書王嘉傳師古注文選宦者傳論李善注引左傳皆作屈蕩戶之小爾雅廣詁戶止也戶通作扈昭十七年傳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杜注扈止也（經義叢鈔洪頤煊）

楚人惎之注惎教

說文引云楚人㬥之云舉也黃顥說廣車陷楚人為舉之案此則惎當作㬥傳遜謂楚人將毒害之而晉人乃脫扃拔旆投衡而出非也詳見定四年訓惎為教蓋本小尒疋（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脫扃

鄭康成考工記注云戈殳戟矛皆插車輢賈疏云車輢外設扃戈殳戟矛所建說文云輢車旁也賈疏以扃在輢外服注以為車前橫木是也薛綜西京賦注云扃所以止旗釋文扃車上兵闌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趙傁在後

傁與叟同見無極山碑說文作叜云叜或作傁（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傳皆重獲在木下（注）兄弟累尸而死

循按獲之言得也謂二子皆尋得在所表木下加一重字明其尸相累若曰皆得之而重在木下云皆重獲在木下古人屬文之奧也正義以獲為被殺之名未是（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知莊子

案世本晉大夫逝遨生桓伯林父及莊子首本姓荀自林父將中行（[illegible]）別為中行氏知邑名括地志云故智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古今地名云解縣有智城蓋謂此也博物志云河東解縣有智邑（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每射抽矢菆注菆好箭

案既夕禮云御以蒲菆鄭注云蒲菆牡蒲莖也古文菆作騶賈公彥云據左氏傳菆非直得簡為矢故漢書韓信傳云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如淳曰騶矢也小顏曰騶謂善矢也左氏傳作菆字其音同耳則知古菆字作騶（同上）

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

惠案讀從菆為句愚謂此宜每射抽矢為句菆連下納諸廚子之房為句義兩通（武進士經讀考異）

抽矢菆

既夕禮御以蒲菆釋文牡蒲莖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知季

陸氏釋文云荀首後為知氏按後漢郡國志注所引博物記河東解縣南知邑則氏於邑者也羅苹注路史言食邑於知故為知氏（紀高辛下）本此（惠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射連尹襄老

屈蕩為連尹服注云連尹射官言射相連屬也（同上）

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注云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愚謂未必非周樂之正次也樂記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illegible]）武詩六終當與舞者六節相應武始而北出也賚三成而南也桓其六成也般篇曰陟其高山允猶翕河疆南國之事也酌篇曰實維爾公允師美周召之[illegible]也六章蓋今頌存其五焉（[illegible]）之（[illegible]）祭統曰舞莫重於武宿夜鄭君注宿夜武曲名皇侃以為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其即武之三成象滅商時事者歟（孔檢討經學卮言）

屢豐年

案說文無屢字當从毛詩作婁漢書皆以婁為屢今毛詩亦有作屢者俗作之（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杜注曰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正義曰杜以文承武王克商作頌之後又連四篇詩義故以為著之篇章劉炫云能有七德故子孫不忘章明功業橫取下文京觀為無忘其章明武功

以規杜失非也家大人曰劉以章爲章明功業是也凡功之顯著者謂之章晉語曰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晉語曰以德紀民其章大矣韋注云章著也義與此章字同使子孫無忘其章明上文所云示子孫以無忘武功則章者正章明功業之謂非謂篇章也功業卽指上數以下七德而言故下文曰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若云使子孫無忘其篇章則末矣劉書佐讀附

取其鯨鯢

說文引作䲔鯢云海大魚也从京漢書薛宣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鱷鯢小顏曰鱷古鯨字汗簡云鯨古作鱷出馬日磾集古文古京字讀若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又可以爲京觀乎　不可以終

家大人曰古何字通作可襄十年傳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釋文何或作可誤也陳氏芳林考正曰古文可爲何字之省未應遂斥爲誤昭八年若何弔也釋文何本或作可齊策可往矣姚本如是也本作何宗廟亡矣燕策去爲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后鼓文其魚隹可惟字占內可字竝與何同史記陸賈傳何乃比於漢說苑奉使篇何作可皆其證也宣十二年傳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從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宋十行本明閒本監本毛本可皆作何唐石經宋淳熙本岳本皆作可或曰作何者誤余謂可卽何字也此言古之爲京觀所以懲有罪也今晉實無罪則將何以爲京觀乎既曰何以相救何以豐財何以示子孫又曰何以爲京觀四何以文同一例爾雅釋詁疏引此亦作何唐石經作可者何之俗字耳非有兩義也又襄三十一年傳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案不可以終本作可以終世可卽何字也上既言不能終矣此又言何以終世作問詞以申明之正與上文相應也傳十一年傳禍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文義正與此同下文言令聞長世又與終世相應也唐石經及各本皆作不可以終者傳寫脫去世字僅存可以終三字後人又誤讀可爲可否之可遂於可上加不字耳漢書五行志載此文正作何以終世宋景祐本如是今本作不可以終乃後人以左傳改之志文本於劉歆蓋歆所見傳文本作可以終世而可卽何之俗字故引傳直作何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祀於河

水經河水又東逕卷縣北鄭元曰楚莊祀河告成而還卽是處也宋衞雍在卷縣故鄭元云祀於河在卷縣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歸于怙亂者也夫

子惠子曰王荆公新經詩義本此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喜而後可知也

呂覽自知篇云文侯不說知於顏色高誘注知猶見也杜注本此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注麥麴鞠窮所以禦溼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

循按神農本草芎藭味辛溫主中風氣入腦頭痛寒痺筋攣緩急金瘡婦人血閉無子麥麴不見神農本經惟名醫別錄小麥下言作麴溫消穀止利證類本草新補麴一條詳列其療藏府中風氣調中下氣開胃消宿食主霍亂心膈氣痰逆除煩破癥結及補虛去冷氣除腸胃中塞不下食令人有顏色鞠窮麥麴二物皆不禦溼證類本草引春秋注云山芎藭能去濕風氣當此不知何人之注與卽指痛痺以痺由於溼故連云痺歷杜當本此而刪去痺字若麥麴則並不治溼於禦溼尤無謂矣梁簡文勸醫論云胡麻鹿藿纔救頭痛之痾麥麴芎藭反止河魚之疾胡麻鹿藿俱見神農本經胡麻雖補腦髓不云治頭痛鹿藿則絕不主頭面之治推簡文之意謂藥有不必依主治之性故下云惡不出位事局轅下欲求反死者於元都揚已名於緦帙豈可得乎欲醫者綱羅愈廣譬爲古者古今雅俗皆須寓目胡麻鹿藿未詳所本麥麴芎藭正指左氏所言出醫經藥性之外故云反止反之云者本不止此疾也然簡文所據卽由杜注而千百年來寘無以麥麴芎藭治溼者則叔展之隱語果如杜所測乎蓋叔展取於聲音假借非取義於藥性還無社號叔展欲其免已叔展曰有麥麴乎麥者蘊也麴者曲也欲其隱蔽而局曲也無社曰無者言無處藏也非不解也叔展曰有山鞠窮乎鞠窮言曲躬仍麥麴曲之義謂其宜藏匿曲處於山中也無社仍曰無者言山中無處可藏也亦非不解也叔展乃曰河魚腹疾奈何謂山中無處藏可曲處於水也無社於是目眢井而拯之麥麴鞠窮喻其屈身藏匿山河喻匿處而應其辭於藥疾之中本非言藥言疾而杜氏望文生意謂無禦溼之藥將病諸無社不解乃無社固解之而預則全未解也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令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但見遠志無有當歸假借藥名以寓其意正與麥麴山鞠窮同鄭風溱洧之詩贈之以勺藥箋云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正義云贈送之以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爲信約勺藥與約同聲故假借爲結約之意亦非取其藥性也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十三年　亢大國之討

十三年傳晉以衞之救陳也討焉孔達曰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家大人曰亢當也襄十四年左傳晉戎亢其上戎亢其下呂氏春秋離俗篇豈亢責也哉高注曰亢當也字通作伉呂氏春秋士節篇身伉其難高注曰伉當也謂晉討衞之救陳也言我實掌衞國之政而當晉之討不得委罪於他人也十二年宋伐陳衞孔達救陳曰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是其證也杜訓亢爲禦以亢大國之討爲禦宋討陳皆失之王尚書經義述聞

十四年　俾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

周禮司勳云事功曰勞室府也周書竹室之藏謂厥其子襲父位自一室至于室皆之藏也周禮謂之官明左傳以父之非是世本曰宣叔達生得閭叔穀穀生成叔烝鉏鉏生項叔羅羅生昭叔起起生文叔圉圉生悝其子謂得○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衞人以爲成勞

戴記丁範云左傳孔達縊相衞成公復國之事疑案孔達亦路云叔寗乃衞若叔之有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郎宮於宗周奔走無射鄭注射叔悝七世之祖衞大夫孔達也隨難者謂成公爲晉文所伐出奔楚命莊叔從而適宗周處反得國坐殺莊叔武爲人執而歸之於京師寘之深室也據此路是孔達嘗有佐成公復國之勞故謂人勞衞其當之業於諸侯而復使其子得聞叔悝莊叔爲卿杜注不圖之功未詳佐成之事夫亢大國之仇豈反以爲功乎馬進士春秋左傳補註

乃殺之

呂覽行論篇亦叔文無畏於揚梁之隄周上

投袂而起

呂氏特君覽曰莊王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先假道還反

斝元曰是以宋爲野鄙也鄙我義於鄙鄙之鄙乃殺文無異于揚桀之隱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劍及諸門車及之蒲疏之市然則投袂者投其所削之袂也削裁也此傳文未備杜遂以投爲振壹若拂袖之義誤矣孔檢討經學卮言

呂覽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投袂而起孔廣森曰削裁也投袂投其所削之袂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屨及於窒皇

高誘呂覽注引此傳作經皇與莊十九年經皇一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蒲胥之市

呂覽作蒲疏胥疏古字通同上

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

按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此一句自相偶庭實采章皆所謂加貨也言於彼此嘉好無事之時而爲此加貨者乃所以謀免於誅也既誅免而後賄之則無及也此二句又相儷劉規杜解以爲異然劉讀猶小疎孔檢討經學卮言

聘而獻物二句

孟獻子曰聘而獻物于是有庭實旅百杜注獻物玉帛皮幣主人亦設籩豆百品于庭以答賓劉炫以爲庭實加貨等皆就賓言觀下薦賄句劉說是也崔茂才吾亦廬稾

十年

高下在心

服虔曰高下猶曲申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國君含垢

淮南子云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爲社稷主同上

君其待之

時晉方圖赤狄故休其兵力而不救宋託言楚強以止之觀伯宗之謀伐潞可證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使解揚如宋

劉向曰解揚霍人字子虎後世言霍虎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登諸樓車

服虔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同上

下臣獲考死又何求

億案杜注考成也近讀依之以考字絕句攷此宜以下臣獲考死爲句如書洪範所云攷終命者又何求另讀義爲近之士武進讀攷異

使華元登子反之牀

注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　案此注皆見孫子用間篇曹公孫子注曰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情故舊而用之可使伺候守官官職在者謁告也上告事者也門者守門者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又先知爲親舊有急卽呼之則不何止亦因以之知敵情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酆舒有三儁才

尚書鄭注才德過十人爲俊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棄仲章而奪黎氏地注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

循按說文黎作𪏽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商書西伯戡𪏽然則周之黎卽殷之𪏽西伯所戡者在此地狄所奪者亦在此地旄邱詩序云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衞此傳謂奪黎氏地卽此也水經注瓠子河東逕黎縣故城南孟康曰今黎陽也薛瓚言按黎陽在魏郡非此黎陽也世謂黎侯城昔黎侯寓於衞詩所謂胡爲乎泥中毛云泥中邑名疑此城也元和郡縣志鄆州鄆城縣黎邱在縣西四十五里春秋時黎侯寓於衞因以爲名旄邱箋云黎國在衞西今所寓在衞東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壺關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此所謂黎國在衞西也地理志東郡黎縣孟康曰詩黎侯國今黎陽也臣瓚曰黎陽在魏郡非黎縣師古曰瓚說是此與瓠子河東逕之黎縣元和郡縣志鄆城之黎邱爲一地所謂寓在衞東也乃水經注又於河水逕黎陽云黎侯國也詩式微黎侯寓於衞元和郡縣志衞州黎陽縣云古黎侯國此黎陽漢屬魏郡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爲名卽臣瓚所謂黎陽在魏郡非黎縣是也蓋魏郡之黎陽以黎山得名在今衞輝府之濬縣唐之衞州宋之濬州也東郡之黎以黎侯寓得名在今曹州府鄆城壽張之間唐屬鄆州宋屬濟州也黎陽旣非本國亦非寓地孟康誤舉故臣瓚破之酈道元李吉甫之書兩係之殊惑人太平御覽衞州下引宋初山川古今記云黎陽國也詩黎侯寓於衞是也宋初山川古今記二十卷齊周官尚書劉澄之撰見隋書經籍志宋齊無衞州未知屬何郡縣御覽引附衞州乃趙宋人誤耳呂氏春秋愼大覽武王入殷未下輿命封黃帝之後於鑄封帝堯之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陳學者以寓衞之黎爲堯後以殷之黎在上黨周之黎在黎陽非也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卽呂覽所說史記周本紀言武王封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與樂記相反裴駰引地理志燕國有薊縣襄二十三年臧宣叔取於鑄杜云鑄國濟北蛇邱縣所治郡國志濟北國蛇邱有鑄鄉城注云周武王未及下車封堯後於鑄此封鑄同於呂覽而堯後則原於樂記鑄與祝一音之轉薊與黎兩聲相通封鑄卽封祝封黎卽封薊戡黎之黎史記作飢黎之爲飢猶薊之爲黎薊自在燕黎在上黨衞東之黎卽上黨之黎所寓黎寓衞而地入狄晉滅狄而黎爲晉地矣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虐我伯姬

上云酆舒爲政而殺之作虐[illegible]此云虐者案尚書呂刑惟作五虐之刑墨子引作五殺之刑論語不敎而殺謂之虐又十八年傳云凡自內虐其君曰弒皆以虐爲殺也[illegible]是虐爲殺又一證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問晉景公姊爲潞夫人酆舒爲政殺之而伯宗數酆舒之罪曰虐我伯姬不云殺云虐殆有所諱乎曰惠氏補注嘗及之據尚書呂刑惟作五虐之刑墨子引作五殺之刑論語不敎而殺謂之虐又宣十八年傳云凡自內虐其君曰弒則虐卽殺也潛夫論氏姓篇引此文云酆舒爲政而虐之錢宮詹潛研堂集

敗赤狄于曲梁

注云廣平曲梁縣迥遠非也劉昭案上黨記曰潞濁漳也縣城臨潞晉荀林父伐曲梁在城西十里今名石梁此傳潞字漢書作路劉寬碑陰作路　案三體石經仍作潞說文同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杜注曲梁在廣平益沿晉侯弟亂行於曲梁而誤彼曲梁在廣平有雞澤可證此曲梁近潞不得遠引廣平之曲梁爲據劉昭案上黨記謂曲梁在潞城西十里甚確又於魏郡曲梁復引左傳宣十五年敗赤狄於曲梁爲注是仍沿元凱之誤注無折衷

爲也惠定宇知援上黨記駁杜注之非而未詳杜注致誤之由因傳釋之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彼杜回

外傳晉語曰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鐘 同上

羊舌職

宰相世系表曰晉武公子伯僑生文文生突羊舌大夫也突生職職五子赤肸鮒虎季夙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此物

十五年傳羊舌職說是實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杜注曰物事也引之謹案物類也 桓六年傳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宣十二年傳百官象物而動昭元年傳言以知物九年傳事有其物哀元年知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章杜注並曰物類也 言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其謂此類也夫前六年傳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十二年傳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皆其證 王伯申書經義述聞

十六年 禹稱善人

玉篇引云禹偁善人云與稱同尒疋曰偁舉也與杜訓同當从人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十七年 欒京廬

十七年傳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杜注欒京廬郤克之界頤煊案國語齊語衞人出廬於曹韋昭注廬寄也釋名釋宮室寄止曰廬周禮野廬氏鄭注廬若今客行道所舍謂獻子先歸使欒京寄止客舍以待命于齊 經義叢鈔洪頤煊

苗賁皇

宰相世系表云河南軹縣南有苗亭案郡國志河內有野王溫軹三縣軹有原鄉賁皇爲苗邑大夫時自軹縣往野王見晏桓子歸乃言於晉侯是自河內歸河東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晉師還

哀君曰晉未嘗出師而云晉師還者豈嘗遣討貳之師歟似有闕文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自虐其君

唐石經云自內虐其君案正義同今本皆脫內字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壇帷 注除地爲壇而張帷

循按此壇字釋文音善曲禮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鄭注云壇位除地爲位也釋文亦音善周禮大司馬之職暴內陵外則壇之注云壇讀如同墠之墠鄭司農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書亦或爲墠釋文壇依注作墠音善此傳及曲禮壇音善者讀壇爲墠也金縢三壇同墠祭法一壇一墠是除地爲墠封土爲壇二字自別而壇墠音近得相通借故詩東門之墠一作東門之壇毛傳解爲除地町町則墠是而壇借與此傳借壇爲墠同猶鱣鮪之鱣與鱓本二字而鸛雀銜三鱓魚多假借爲鱣鮪之鱣見顏氏家訓書證篇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袒括髮

士喪禮曰主人髻髮袒鄭注云古文髻作括是括爲古文髻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補遺

卜臨於大宮

易人謀鬼謀儀禮疏引鄭注謂謀卜筮於廟門是古人卜筮必於祖廟鄭祖厲王此祖廟蓋厲王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皇清經解卷九之十六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十七　學海堂

左傳羣解彙編

成公

元年 瑕嘉

周禮典瑞注引作段嘉蓋古文止作段讀爲遐也今本亦作瑕唯陸氏周禮釋文猶存古字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二年 殺而膊諸城上注膊磔也

循按漢書孝景中元二年改磔曰棄市勿復磔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廣雅磔張也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隕子辱矣

說文引云抎子辱矣抎有所失也戰國策齊宣王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抎之墨子天志曰國家滅亡抎失社稷廣雅亦云抎失也案呂覽季夏紀云昭王抎于漢中高誘曰抎隊音曰隕隕之隕史記東越列傳曰不戰而耘此抎字之譌漢書作隕知抎與隕通抎古字也隕今字也徐廣曰耘義當取耘除失之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次於鞫居

劉昭郡國志補注云陳留志封邱有鞫亭古鞫居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先大夫之肅

成二年傳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家大人曰肅謂敏捷也爾雅曰肅速疾也肅速也晉語曰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是也 韋注肅敬也失之說見晉語 才具敏捷則可以勝敵故曰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則肅非肅敬之謂也下文曰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亦言克之才迥不及先大夫之敏捷非不敬之謂也 王伯申書經義述聞

與先大夫之肅

先大夫指晉郤縠縠悅禮樂而敦詩書故曰先大夫之肅亭林說猶未備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師至於靡笄之下

史記索隱曰靡笄山名在濟南 同上

朝夕釋憾

唐石經憾作感案古本左傳憾字皆作感从省文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桀石以投人注桀擔也

循按文選謝靈運雜擬詩其坐括揭鳴注毛詩曰雞棲于桀曰之夕矣牛羊下括毛萇曰雞棲于杙爲桀括至也桀與揭音義同廣雅檐揭皆訓舉擔卽擔字楚辭哀時命負擔荷以丈尺兮王逸注云背曰負荷曰擔檐揭皆舉義故杜讀桀爲揭而以擔訓桀石以投人卽舉石以投人也雞棲于杙爲桀者杙橛也棲於橛之上亦高舉之義才過萬人曰桀亦取其傑然而高舉矣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桀石以投人

桓五年傳旝動而鼓賈逵注旝發石一曰飛石說文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追敵後漢書袁紹傳每急輒先當矢石車懷注石謂發石以投人三國魏志大祖爲發石車擊袁紹此謂下言

禽之而乘其車是高固先發石投人而後乘人之發石車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桀石

成二年傳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杜注桀擔也頤煊案廣雅釋詁擔舉也史記王翦列傳方投石超距漢書甘延壽傳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二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高固亦手舉石以投人故以爲勇桀古通作揭字其音義並同 經義叢鈔洪頤煊

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

孫子引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之法也荀卿子云將死鼓御死轡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

傳案釋文以病絕句據書微子若之何其鄭注其語助也是此傳亦宜其字絕句以病連下讀於義可通 若之何其以病絕句見陸氏釋文今本作杜註○武進士經讀考異非

左并轡右援枹而鼓

循按援爲引謂牽持而引之此時郤克傷於矢而病不堪擊鼓張侯既勉以不可以病敗君事旨畢以轡并持於左手而以右手引枹以助郤克之擊枹本在克手張侯又以手持而牽引之使擊一手助鼓一手并轡故馬逸不能止援訓引亦訓助引之即所以助之蓋一枹克執之今張侯又加執之張侯助力牽引郤克之手並擊鼓也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旦

成二年韓厥夢子輿謂己曰旦辟左右唐石經旦作且凡夢必在夜故左氏紀夢每言旦庚宗之夢則云旦召其徒祏宮之夢則云旦而求之曹是也石刻字畫分別可證俗本之譌顧甯人轉以石刻爲誤傎到甚矣昭廿五年宋公夢太子欒即位于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今本亦誤爲且唯石經不誤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逢丑父與公易位

御覽引五經要義國君及元率戎車將在中央當鼓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執戈在後丑父易位蓋居中而使公爲御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註

將及華泉

京相璠曰華泉華不注山下泉水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韓厥執馽前

左傳成二年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杜注驂馬絓也縶馬絆也執之示修臣僕之職正義曰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曰陳侯免擁社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事與此同唯無璧耳蓋古者有此禮彼雖敗績猶是國君故戰勝之將示之以臣禮事之不忍即加屈辱所以申貴賤之義案說文馬部馽絆馬也从馬口其足春秋傳曰韓厥執馽前讀若輒縶馽或从糸執聲然則古文左氏本作韓厥執馽前馽即縶正字今本譌爲馬又別出縶字縶當爲衍文上言驂絓於木而止丑父爲蛇傷不能推車爲韓厥所及故厥執齊絆馬而前也說文糸部云絆馬縶也口其足者圍繞其足致馬不得行杜注以爲執之示修臣僕之職正義引襄廿五年傳非是 臧茂才經義雜記

韓厥執縶馬前

縶說文引作馽從馬口其足讀若輒或從糸執聲 穀梁傳云䠇者何也曰兩足不能過齊謂之綦○楚謂之䠇衛謂之縶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鄭周父御佐車

鄭康成禮記注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齊侯免三入三出

左傳成二年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杜注重其代己故三入晉軍求之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眾以帥厲退者遂逆入狄卒正義曰劉炫以齊侯三入齊軍又三出齊軍以求丑父每出之時齊之將帥敗而怖懼以師而退不待齊侯致使齊侯入于狄卒今知不然者以傳文三入在前三出在後若此說齊侯先在晉軍今入齊軍得以三入在前今齊侯既先在齊軍欲出求丑父應先出後入不應先入後出且初時二出容有二入在後之出遂入狄卒有出無入何得云三入又以傳文師帥兩字分明故杜以爲齊侯每出齊師以帥厲退者每出之文別自爲義不計上之三出劉君不達此旨妄規杜失非也案三入三出當從劉光伯說齊侯本在陳與晉戰因敗而下如華泉取飲以免此一入齊軍也既免後即出齊軍至晉求丑父此一出齊軍也丑父不可得而仍入於齊方入而又出求之此二入二出也丑父終不可得故三入齊軍然必欲求免之因三出齊軍而忽誤入於狄卒遂不得復入矣劉氏三入三出皆主齊軍言之既於傳文爲順而出入之數又合若杜以爲三入晉軍則第三次入晉軍即入于狄卒不得復出正有二出矣 或違下入于衛師免之爲三出非也三入三出之文在入于狄卒上明入于狄卒之前已有三入三出矣 若謂入于狄卒之前已有三出則當有四入矣孔氏不知杜注之失反誤解劉說爲二入三出因爲杜注作疏故也又據劉光伯說則下傳本作齊師以帥退言齊之師以眾兵退也杜改作齊師以帥退則權不在元帥而在士卒矣 臧茂才經義雜記

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注重其代己故三入晉軍求之

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注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眾以帥厲退者遂逆入狄卒

循案每出齊師絕句以帥退絕句前云三入入晉師也三出出晉師也此云出齊師所以明上之出爲出晉師傳文本自明白杜云齊侯輕出其眾其眾二字解齊師二字於出字上加一輕字釋文輕遣政反周禮春官車僕輕車之萃注云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釋文亦云輕遣政反然則此輕出之輕即用輕車之輕鄭氏引馳車千乘明輕車文選西京賦轙輻輕鶩薛綜注云取車欲馬疾以鈴轙於輻使有聲馬疾鮮輕鶩是輕者輕銳疾馳之意後漢書竇憲傳燕然山銘元戎輕武章懷注云輕武言疾也蓋是時齊師有退心故齊侯疾馳出於眾之先以率引鼓厲眾之欲退者既三出晉師仍不肯退而逆入狄卒又入衛師傳以帥退三字明齊侯之銳而注以輕字屬字明之可謂精矣劉光伯讀每出絕句齊師以帥退絕句謂齊師因其主帥退遂不顧齊侯致齊侯入狄卒此於傳文不達亦不合情事不及杜遠甚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入於狄卒

漢志千乘郡狄縣後漢安帝改曰臨濟史記正義曰故狄城在
淄州高苑縣西北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辟女子注使避君

棟謂下云乃奔則辟當讀爲避與五年伯宗辟重同周禮大司
寇云使其屬蹕康成曰故書蹕作避杜子春云避當爲辟𧺝謂
蹕止行也古蹕字有作辟注訓爲避非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必以蕭同叔子爲質

賈逵曰蕭附庸子姓當謂蕭宋之附庸與宋同姓蕭叔大心即
蕭之先附庸盩以叔爲稱蕭叔朝公是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蕭同叔子

于寶曰蕭同叔子惠公之妾頃公之母史記作桐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注播殖之物各從土宜

棟謂物讀如既夕禮冢人物土之物鄭氏云物猶相也大司徒
職云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周書大聚曰因其土宜
以爲民資 同上

物土之宜

鄭康成孝經注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
麥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五伯之霸也

注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正義曰鄭語云祝
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
商伯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云文之伯也豈能
改物是三代有五伯矣拔言五伯者此爲最冣 汪拔貢經義知新

畏君之震

畏君之震師徒橈敗杜注震動顚殞案震威也國語晉語車有
震武也韋昭注震威也十三年傳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
而受命於吏即其證 經義叢鈔洪頤煊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

劉炫規過以爲齊人請戰言敝邑脫或有幸亦云從也虛稱未
然之事彬謂劉說爲長 朱武曹經傳攷證

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

司馬司空軍司馬軍司空也輿衆也輿帥領其衆在軍之後者
候正軍候主候望者高誘說如此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輿帥

周禮敘官夏官司馬之屬輿司馬上士八人此輿帥疑即輿司
馬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用蜃炭

劉光伯云用蜃復用炭是乃天子之制故言死又益其侈考工
鄭司農注云蜃謂灰也 同上

何臣之爲

彬謂爲有也 朱武曹經傳考證

穀御叔

韋昭曰御叔陳公子夏之子靈公之從祖父嬀姓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

彬謂有訓爲傳曰下臣獲考死其又何求狼瞫曰吾未獲死所
娶夏姬而死是謂不獲死言非正命 朱武曹經傳攷證

王曰止

高誘曰止禁止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盟於蜀

釋例博縣西北有蜀亭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匱盟

成二年盟於蜀卿不書匱盟也晉語令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
其實也韋注言不副貌爲匱匱盟之義當用此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衞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

彬謂宴安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誰居註居辭也釋文云居音基

案檀弓云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
間語助也列子黃帝篇云關尹謂列子曰姬魚語女張湛云姬
音居魚當作吾是居姬互訓蓋古音同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侵敗王略注法度

案略封也昭七年傳曰天子經略天子謂之略諸侯謂之封 同上

欲於鞏伯　豈不欲吳

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引之謹案欲猶好也 好惡之好報反
言余雖愛好鞏伯不敢廢舊典而以獻捷之禮相待也古者
欲與好同義凡經言者欲皆謂音好也言欲惡皆謂好惡也秦
誓我尚不欲越語吾不欲匹夫之勇皆謂不好也論語言欲仁
欲善孟子言可欲之謂善亦皆與好同義故孟子所欲有甚於
生者中論夭壽篇作所好荀子不苟篇欲利而不爲所非韓詩
外傳作好利矣又昭十五年傳禁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
謂費無極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女何故去之對曰臣豈不欲
吳亦謂豈不好吳也杜解欲於鞏伯云欲受其獻解豈不欲吳
云非不欲善吳皆失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余雖欲於鞏伯

彬謂呂氏春秋不侵篇豫讓曰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
豫讓國士也猶以人之於己也爲念高誘注於猶厚也下文王
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
等即不厚於鞏伯之事 朱武曹經傳攷證

三年　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

案僖廿三年傳狄人伐廧咎如賈逵曰赤狄之別種隗姓杜注
亦同赤狄種類已盡惟廧咎猶在故復討其餘劉炫以爲廧
咎之國即是赤狄之餘杜以爲餘民散入其國豈其然乎○成
十三年注云季隗廧咎如赤狄之女也是杜自相矛盾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荀騅

案世本騅諡文子 同上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

史記晉世家云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
王劭案張衡曰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既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
朝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尊晉侯爲王太史
探其旨而言子惠子曰授玉古文左傳作授王司馬子長讀齊
欲尊晉爲王蓋晉作六軍擬於王矣故齊欲尊之猶戰國東帝
西帝之例也古文不可見存之以備異說棟案古玉字皆作王
左氏傳多古字古言故玉从王定五年傳云改步改玉晉語作
改玉改行荀卿王霸篇又云改王改行是古玉作王之證西漢
劉子駿治左氏始改玉爲玉周禮九嬪職云凡祭祀贊玉齍註
云故書玉爲王　子春讀爲玉是古文皆以王爲玉之證 上
文云晉作六軍擬于王矣故史記以授玉爲尊晉爲王 諸侯相朝授玉此僖廿八年傳云鄭伯如晉授玉于東楹之東是有授玉之事子之說未允○同上

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

彬按釋文褚中呂反不言其何物褚有二檀弓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注云以丹布幕爲褚葬覆棺喪大記飾棺素錦褚彼正義云素錦白錦也褚屋也於荒下又用白錦以爲屋也葬在路象宮室故雜記云素錦以爲屋而行即褚是也釋文褚張呂反此其一方言楚東海之間亭父謂之亭公卒謂之弩父或謂之褚注云言衣赤也褚音赭說文褚卒也又卒隸人給事者衣爲卒卒衣有題識者此又其一此傳云寘諸褚中或寘諸送喪者棺櫬中或使偽爲褚卒乃二者皆與鄭賈人不相合襄三十年傳取我衣冠而褚之注訓褚爲畜藏地官廛人注云廛謂市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畜藏貨物者也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說而願藏於其市矣謂貨物儲藏於市中而不租稅也釋文褚知呂反本或作貯又作褚推而通之當是寘諸賈人貨物之中貨物褚藏即以貨物爲褚也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漢書南粤趙佗傳上褚五十衣師古注云以綿裝衣曰褚 馬進士春秋左傳　注

寘諸褚中

三年傳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杜注孔疏皆不言褚爲何物引之謹案玉篇褚裝衣也字或作衿一切經音義卷十四引通俗文曰裝衣曰衿說文繫傳曰褚衣之橐也集韻曰褚囊也襄三十年傳取我衣冠而褚之杜注曰褚畜也呂氏春秋樂成篇作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褚可以裝衣亦可以裝眾物說文貯幡也所以盛米又曰幡載米貯也繫傳曰貯囊也莊子至樂篇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賈子春秋篇曰囊漏貯中褚衿貯貯並字異而義同褚可以裝物亦可以裝人故鄭賈人欲寘荀罃於褚中以出哀六年公羊傳陳乞以巨囊載公子陽生事與此相類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五年　降服乘縵

彬謂周禮巾車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此乘縵應是乘卿之夏縵孔氏正義乃下引墨車且以覲禮乘墨車朝爲證遂失傳旨非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六年　視流

六年傳視流而行速杜注視流不端諦顧炎案八年傳從善如流杜注如流喻速十五年傳視遠而言疾襄三十年傳視躁而足高視流與視速視躁同義 經義叢鈔洪頤煊

師於鍼

鍼疑作鹹郡國志東郡濮陽有鹹城或曰古鹹國以下言師在其郊則惟鹹地近濮陽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沃饒而近盬

服虔曰土平有溉曰沃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有汾澮以流其惡

周書曰地有五行不通曰惡 同上

讒慝貪惏

予惠子曰方言曰貪殺也楚謂之貪惏殘也又云殺人以取其財曰惏二子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故曰貪惏 同上

以兩之一卒適吳

成七年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兩統眾兩而汎言也兩之一卒謂充兩法之一卒也下句偏兩其法本附一卒分充故此句即主兩以稱卒也偏即車十五乘之大偏也別有四兩從之偏兩之一謂四兩中之一也蓋以百人適吳而留其二十五人耳必言偏兩者明兩是偏家之物也 此句劉杜以偏爲車九乘之小偏而云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亦誤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八年　祁奚

高誘呂覽注云祁奚高梁伯之子祁黃羊也又云黃羊祁奚字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賴前哲以免也

八年傳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潘安仁西征賦云平失道而東遷賢二國而是祐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懋訓勉勵之勉既改左傳本文於義未爲允愜引之謹案安仁所見左傳蓋作勉勉者免之借字也秦策免於國患 當作免高注免於患 大利也鮑彪曰免元作勉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又曰亦殆勉於罪矣晉語曰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 韋注以爲勸勉失之見國語 皆借勉爲免也古本左傳亦借勉爲免故安仁誤解爲懋耳義雖未瞭然左傳本文作勉於此可見不然則免之與勉意義絕殊傳如作免安仁何肯訓爲勉乎 王尚書經義述聞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何休膏肓曰媵不必同姓所以廣異氣今左傳異姓則否十年齊人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禮稱納女於天子云備百姓博異氣於國君云一作直云備酒漿不得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何得有異姓在其中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爲榮不得貶也 成八年疏

評曰齊人來媵無貶文者以宋王者之後託其姬之賢爲王后法也諸侯不得博異氣左氏之說然矣 此條亦本何鄭又以非禮爲榮則不得貶所謂說之不以其道說也豈春秋之禮乎 劉禮部箴膏肓評

九年　公享之

儀禮燕禮鄭注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禮也文子有如宋致女之勤勞故用燕禮享之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執諸銅鞮

劉昭注上黨記曰銅鞮晉別宮墟關猶存有北城去晉劉二十里羊舌所邑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南冠而縶者誰也

淮南主術訓曰楚文王好服獬冠是國效之高誘注獬廌之冠如今御史冠後漢輿服志法冠或謂之獬豸冠胡廣說曰春秋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操南音

劉逵曰南角徵羽各有引鍾儀楚人思在楚故操南音南音始于塗山之女見呂氏春秋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絲麻菅蒯

九年傳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蒯正義曰陸璣毛詩疏曰菅似茅滑澤無毛根肋宜爲索蒯與菅連亦菅之類喪服傳曰疏屨者藨蒯之菲也可以爲屨引之謹案絲麻菅蒯皆可爲屨喪服有菅屨疏屨檀弓曰絲屨組屨皆是也此以作屨譬之言菅蒯雖不如絲麻然其爲屨則一也故不可弃 王尚書經義述聞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

蒯玉篇引作蕉云與蒯同李登聲類曰蒯草中爲索苦怪切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雖有姬姜無棄蕉萃

淮南說林曰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蒯蕉萃猶憔悴也同上

十年 大子州蒲

應劭[illegible]引作州滿呂氏云本或作滿劉子玄曰州滿[illegible]本皆作州蒲也當爲州滿傳寫[illegible]氏當據[illegible] 同上

子然盟於修澤

鄭元曰修澤鄭地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晉侯夢大厲

李頤莊子解云死而無後曰厲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懼傷我焉逃之

傳 案釋文懼傷我絕句焉徐于虔反一讀如字屬上句逃之絕句 武進士經義考異

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陳奐曰非其人謂叔申本非賢者雖欲效忠不見信於君適以自害耳杜案陸氏此言是教人慎勿爲善非君子之言也呂覽曰賢主之所說不肖之所誅高誘引此傳以爲證杜氏之說未可非也 [illegible]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十一年 晉郤至與周爭鄇田

說文云鄇晉之溫地周賜晉文溫田後爲郤氏私邑王符曰郤至貪采於溫號曰溫季周溫地未盡賜晉故與郤至爭鄇田杜預以鄇爲溫之別邑不若叔重解字之精矣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十二年 道路無壅

唐石經作雍 案古壅字皆作雍 說文作雝 無从土者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十三年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以五行言則五六爲天地之中以爻位言則二五爲天地之中以四時言則春秋爲天地之中天地之中命也民受之以生即所謂性也性爲中情爲和中庸之中利即天地之中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易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在易又謂之利貞故曰利貞者情性也 同上

養以之福

左傳成十三年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杜注養威儀以致福案漢書五行志上引左傳作能者養以之福師古曰之往也能養生者則定禮義威儀自致於福不能者則喪之以取禍亂據此知左傳本作養以之福杜注亦猶未誤故與師古義同當據注及漢書乙正隸釋酸棗令劉熊碑養□之福此亦用左傳語所缺必是以字 臧茂才經義雜記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

傳 案此凡兩讀一讀以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爲句相好逆下戮力同心讀一讀以相好屬上穆公爲句戮力同心另爲句 武進士經義考異

戮力同心

唐石經及宋本皆作勠說文曰勠并力也从力翏聲戰國策曰勠力同憂高誘曰勠力勉力也其字从力詛楚文又作繆力蓋古字假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左傳呂相絕秦戮力同心戮即勠併力爲勠音劉字林音遼國語勠力一心賈逵曰併力也陸機文賦非余力之所勠注勠併力也 崔茂才吾亦廬稿

蔑死我君

唐石經初刻云蔑我先君後改从今本陸氏曰本或以我字在死上案僖卅三年傳欒枝曰其爲死君乎尋文義當云蔑我死君鄭康成易注云蔑輕慢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迭我殽地

迭疑與隱九年侵軼之軼同故陸氏釋文並云直結反又音逸也杜云軼突也玉篇云車相過也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焚我郊保 伐我保城 令隧正納郊保

焚我郊保爲陵我城郭杜注曰保守也家大人曰郊保與城郭相對爲文保謂小城也保與城同類故言焚成十三年傳曰伐我保城是也襄九年傳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亦謂納國外及縣邑小城之民使奔救火也 杜注郊保守之民亦非 檀弓遇負杖入保者息鄭注曰保縣邑小城月令四鄙入保晉語抑爲保障乎鄭韋注並曰小城曰保莊子盜跖篇曰大國守城小國入保 經義述聞

費滑

鄭元曰緱氏縣治故滑費春秋滑國所都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赦罪

十三年傳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引之謹案赦與釋同 魏策信陵君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釋解也故杜注曰晉欲求解於秦釋赦古同聲故說文赦從赤聲赦釋聲相近也又昭五年傳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赦亦與釋同謂分叔孫氏之邑以賂南遺將以自釋其罪也家語正論篇作以求舍罪舍亦與釋同 周官占夢乃舍萌于四方注舍讀爲釋古者釋菜釋奠多作舍字鄉飲酒禮主人釋服大射儀而后釋獲古文釋皆作舍 王尚書經義述聞

虔劉我邊陲

尚書呂刑奪攘矯虔鄭注云矯虔謂撓擾春秋傳虔劉我邊陲謂相奪人物以相撓擾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劉光伯以寡君爲使臣自稱己君之辭呂相雖奉君命兼有己語故稱寡君案自昔逮我先公至寡君不敢顧昏姻皆呂相使臣之辭自君有二心於狄至實圖利之乃呂相代晉厲公述秦之辭故稱寡人 同上

應且憎

君有二心於狄 又有與 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杜注曰言狄雖應答秦而心實憎秦無信家大人曰廣雅應受也言狄人受君之言且憎君之無信是以來告我也周語昔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韋注曰應猶受也言晉文雖當私賞猶非我一人也晉語若以君官從子之私懼之應且憎也注曰外應受我內憎其非是凡言應且憎者皆謂受且憎非謂應答也 [illegible]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不更女父

劉劭爵制曰秦依古制其在軍賜爵爲等級其帥人皆更卒也有功賜爵則在軍吏之例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又曰不更者爲車右不復與凡更卒同也 續漢書百官志劉昭補注

引文見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成譜公卒於瑕

瑕邱解縣瑕城 同上

鄭公子班自訾

訾棄郿郿縣東訾聚雖為周地近鄭 同上

宗卿之嗣注同姓之卿

補 國之宗臣故二卿書曰記宗功是也宗臣兼同異姓故漢之諸曹亦為宗臣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衛侯饗苦城叔

王符曰郤犨食采於苦號苦城叔又曰苦城城名也在河東鹽池東北 同上

匪傲匪敖 彼交匪敖

左傳成十四年引詩彼交匪傲杜注彼之交於事而不惰傲案漢書五行志上中引傳作匪儌匪傲應劭曰言在位者不儌訐不倨傲也師古曰儌謂儌倖也又左傳襄廿七年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傲福將焉往荀子勸學引詩匪交匪紓今采菽作彼交匪紓小旻如匪行邁謀杜注左傳云匪彼也是匪與彼音相近故轉匪為彼古書亦往往互異論語惡儌以為智者釋文云儌鄭本作絞是儌絞古通毛詩作交蓋絞之省借故漢書作儌毛公兩詩皆無傳鄭箋依字訓為交接恐非漢志所載左傳為古文今本出之杜氏未足深信夫同一左傳同引一詩何容相異況襄廿七年趙孟引詩亦作匪不作彼與漢書正同尤為明證乎今本蓋是杜從鄭箋所改漢志匪儌當從應仲援謂為不儌訐與鄭本論語義合師古改為儌倖非是荀子云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紓天子所予此之謂也審其文義交亦絞之省借未可與言而言近於絞矣故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近於紓矣故謂之隱楊注不審荀子本文止據今本毛詩便云匪交當為彼交失荀子引詩之旨矣 臧茂才經義雜記

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

何休膏肓曰叔孫僑如舍族為尊夫人按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復何所尊而亦舍族春秋之例一事再見者亦以省文耳鄭君箴之曰左氏以豹違命故貶之而去族今僑如無罪而亦去族故以為尊夫人也春秋有事異文同則此類也成十四年疏 許曰一事再見不加氏者見慈奉君命貶豹之辨已詳前文 劉禮部箴膏肓評

盡而不汙注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

循按汙曲則讀汙為紆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

十五年 有宗族之族有氏族之族宗族之族若所謂以親九族三族不虞之類是也氏族之族若魯孔子人為鄭三族僖七年趙韓魏為晉三族襄二十九年之類是也此所言戴族莊族桓族乃氏族之族也正義謂獨舉其人則云華氏向氏并指其宗則云戴族桓族見[illegible]為明析而顧氏以此為九族之族錄見日知所引誤矣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出舍於睢上

御覽引九州要記曰睢陽水在宋城西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盜憎主人民惡其上

子惠子曰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周廟金人銘也其詞曰古之慎言人也無多言多言多敗故云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敗諸汋陂

十六年 水經泄水出博安縣北過芍陂酈元曰芍陂在壽春縣南八十里御覽引壽春圖經曰芍陂在安豐縣豫州記曰陳縣地有芍陂湖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至於鳴鴈注鳴雁在陳留雍邱縣西北釋例陳留雍邱縣西南有鳴雁亭

循按續漢郡國志兖州陳留郡陳留有鳴雁亭注云左傳成十六年衞伐鄭鳴雁杜預曰在縣西北又雍邱本杞國杞遷於緣陵雍邱遂為宋地哀九年傳圍宋雍邱是也宋地既至雍邱則鳴雁為鄭地自在雍邱之西雍邱今之杞縣在陳留東南續漢志謂陳留有鳴雁亭蓋其地在雍邱之西北而實屬於陳留以續志與杜注相參正可考得其所在此注謂在雍邱西北是也釋例謂在雍邱西南此南字乃北字之誤若劉昭引杜預以鳴雁在陳留縣西北則誤杜順云雍邱西北不云陳留西北以陳留屬誤為陳留縣耳在陳留縣西北則去雍邱較遠杜不當言在雍邱矣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

彬謂周易祝氏考辨釋文本亦作詳大壯不詳也鄭王肅作祥善也是詳與祥同下文詳以事神則善事神之謂 攷證 [illegible]曹禮部經傳

瀆齊盟

崔憬易注云瀆古黷字傳皆以瀆為黷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范文子曰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

唐石經云我若退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又何求案碑退字又何求三字皆旁增當是晁公武所謂石經益之 同上

疏行首 問盟首

引之謹案成十六年傳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杜注曰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案下文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則塞井夷竈正所以疏行首非決開營壘之謂也首當讀為道疏道也謂通陳列隊伍之道也井竈已除則隊伍之道疏通無所窒礙矣又襄二十三年傳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注曰盟首載書之章首案盟詞簡約無篇章下文載如云是也不得云章首首亦當讀為道盟道盟惡臣之道也古字首與道通逸周書芮良夫篇予小臣良夫稽道羣書治要作稽首史記秦始皇紀道首高明索隱曰會稽刻石文首作道 王尚書經義述聞

陳於軍中而疏行首

司馬法曰凡陳行惟疏淮南子曰疏隊而擊之高誘曰疏分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楚子登巢車

左傳成十六年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注巢車車上為櫓釋文巢車說文作轈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字林同正義曰說文云轈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草樓也是巢與櫓俱是樓之別名案說文木部櫓大盾也从木魯聲櫓或从鹵樐澤中守艸樓从木巢聲車部轈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从車巢聲春秋傳曰楚子登轈車玉篇木部橾澤中守草樓也櫓城上守禦望樓說文曰大盾也楯彭排也亦同上車部轈兵車若巢以望敵也轈同上廣韻五肴轈兵車若巢以望敵也櫓說文曰澤中守艸樓十姥櫓城上守禦望樓釋名曰櫓露也露上無覆屋

也說文曰大盾也據說文知左傳本作轈轈爲兵車高可以望敵如鳥巢之在上故从車从巢今作巢省文也杜以爲車上爲櫓正義云巢與櫓但是櫓之別名則巢於櫓上加巢矣其引說文兵車高如巢誤作兵高車加巢今說文亦同當據釋文所引訂正玉篇廣韻皆云若巢可證加爲加字之譌也儀禮經傳通解續祭禮十與注疏本所載釋文皆作如字又據正義則譯中守亭樓是櫓字訓今說文爲櫓字訓櫓下止云大盾也玉篇廣韻引說文同案後漢書公孫瓚傳今五部營樓櫓千里積穀三百萬斛李注櫓即櫓字見說文釋名曰櫓露也上無覆室是櫓亦爲樓名正義引說文當不誤禮記禮運夏則居櫓巢釋文云櫓本亦作巢文選曹大家東征賦諒不登櫓而椓蠡兮李善注禮記曰夏則登巢櫓即巢之俗字說文巢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从木象形許書不當更有櫓字蓋即櫓字之譌疑李陽冰等竄改玉篇亦非顧野王之舊 臧茂才經義雜記

皆曰國士在

左傳成十六年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杜注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正義曰服虔以此皆曰之文在州犂賁皇之下解云賁皇州犂皆言曰晉楚之十皆在軍側且陳厚不可當以爲州犂言晉遷賁皇言楚彊故云皆曰也若如服言賁皇既言楚不可當何故復請分良以擊其左右故杜不用其說晉侯左右皆爲此言以憚伯州犂耳案此當從服注上文軍吏患之以下是分敘晉事楚子登巢車以下是分敘楚事伯州犂以下是總敘晉楚事下文苗賁皇言於晉侯以下又分敘晉事此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者即所謂伯州犂以公卒告苗賁皇亦以王卒告也苗賁皇正以楚之王族不可當故請先分良以擊其左右與下文正合乃杜氏忽以皆曰之文屬下以爲晉侯左右之言此臆改舊義而失之甚焉者也 同上

王族

左成十六年傳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攷證齊氏召南云前後文皆作王卒疑此文亦當作王卒但襄二十六年傳聲子述苗賁皇之言亦作王族尋文攷義王卒則應比他卒良不應王族竝能良也且古本若係王族杜必有注今無之恐本是王卒後人因一處誤作王族遂兩處均改而從譌也志祖案族字不誤杜注偶略介不但左傳兩處竝作王族楚語亦有此文韋昭解曰唐云國族親族同姓也昭謂族部屬也傳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時二子將中軍中軍非二子之親也其解族字最明確安得幷左傳國語之文盡以爲字誤乎 孫侍御讀書脞錄

三軍萃於王卒

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襄二十六年傳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正義曰楚語云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韋昭云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攻之韋昭見彼爲三字故說之使通耳蓋二文不同必有一誤引之謹案三軍萃於王卒三萃以攻其王族三皆當爲亖說文曰亖籀文四鄭注覲禮曰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晉有四軍合而攻楚之中軍故曰四軍萃於王卒又曰四萃於其王族不得言三也學者多見三少見亖故亖字誤書作三矣襄二十六年四萃之文足以證之耳 王尚書經義述聞

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

子惠子曰此與僖十五年傳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皆夏商之易也或據周易以解之皆不得其義蓋夏商占七八周易占九六其辭義各有異同不可强解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

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注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也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爲諸侯又爲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

循按正義以爲無繇依是也蓋此卽以旁通爲義每卦以三上爲戰伐之爻晉與楚戰故占此爻姤復旁通姤上之復三復成明夷下離是南國也南國而在明夷夷者傷也故云國蹙王傷姤成大過上兌爲西晉在西楚在南凡易言矢言射皆指三上而三爲公侯明夷上坤下離下離爲南國而三卽南國之王故射而中其離目也此正周易占筮之法旁通之義不明說者乃各以臆說耳其例詳見雕菰樓易學三書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有渰於前

呂忱字林曰濡甚曰渰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養由基

鄭元曰養水在郟縣南或謂之沙水下流入汝郡國志潁川襄有養陰里京相璠曰或謂之沙城以養水而名也由基蓋以地爲氏高誘以養爲姓疑非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蹲古文作踆蹲猶立也釋經音辨云蹲才允切鄭康成讀七札一甲之度也揚雄太玄曰比札爲甲賈公彥周禮疏云一葉爲一札呂覽愛士篇云韓原之戰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言六札者惟一札未陷耳知甲以七札爲數也徹七札者猶貫甲也 [illegible]春秋左傳補注

免冑而趨風注疾如風

循按風亦如馬牛其風之風謂走逸免冑而趨風卽免冑而趨走也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

穀梁傳云聘弓鍭矢與信曰古者以弓矢相聘問故左傳云楚子問郤至以弓 [illegible]春秋左傳補註

韎韋之不注

左傳成十六年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注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正義曰跗注兵戎之服自要以下而注於腳跗謂屬袴於下其跗相連鄭以跗當爲幅謂裁韋若布帛之幅相續屬鄭言以爲衣裳則衣裳不連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鄭元云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鄭以彼非戎事當爲素裳明衣裳不連跗杜言連者爲要腳連耳又詩六月載是常服正義曰鄭[illegible]志云韎韋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illegible]者以[illegible]亦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又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韎曰賈服等說跗謂足跗注屬也袴而屬於跗者[illegible]則以跗爲幅注亦爲屬以韎[illegible]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既與諸[illegible]不同又與此注裳亦用韎韋有同有異[illegible]鄭君兩解此注與賈服同彼亦用韎韋也至被雜問志[illegible]裳用韎者從白舄之義[illegible]雜問志如左氏古文本作韎韋之不注不假借字

也毛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箋云不當作柎柎鄂足也古聲不柎同釋文柎亦作跗故賈景伯服子慎皆讀不爲跗訓爲足與詩箋例同司服注跗字當本作不或鄭從賈服等說以義改之若左氏正文必作不字今作跗疑杜氏從賈服等義所改不知漢儒雖注中易字於本文俱仍其舊也鄭以不讀爲幅者蓋幅與副當字同聲跗柎與付字同聲讀爲跗讀爲幅字異而音同此可見本文作不故賈服讀爲跗鄭讀爲幅若原作跗注鄭可無庸改讀矣司服疏有同者異者同者二字當爲衍文〇臧茂才經義雜記

有韎韋之跗注

詩瞻彼洛矣云韎韐有奭毛傳云韎韐茅蒐染草也鄭箋云茅蒐韎韐聲也又駁五經異義云韎草 齊魯之閒言韎韐聲如茅蒐字當韎陳畱人謂之蒨韋昭國語注云昭謂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鄭康成雜問志曰韎韋之不注不讀如跗跗幅也注屬也幅有屬也以淺赤韋爲弁又裁韋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棟案不與跗古字通見詩箋以跗注爲不注者鄭所受春秋異讀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識見不穀而趨

棟案識當爲適外傳作屬訓爲適高誘曰不穀不祿也人君謙以自稱也同上

閒蒙甲冑

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冑杜注曰閒猶近也釋文近一本作與音預家大人曰訓閒爲近於義無取一本作與是也言以君之靈得與蒙甲冑也莊十年傳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昭二十六年傳諸侯釋位以閒王政杜注竝曰閒猶與也是其證韓子亡徵篇曰上閒謀計下與民事王尚書經義述聞

敢告不寧君命之辱

億案劉炫以爲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傷也荅云敢告不寧告其傷耳是以敢告不寧爲句孔沖遠按檢杜注敢告不寧君命之辱宜連讀之若敢告不寧別自爲句則君命之辱零行無所依附此從連讀爲義愚謂君命之辱猶他傳所云拜命之辱耳前文既以介者不拜故此單言君命之辱與上敢告不寧句正相比武進士經讀考異

敢告不寧

左傳成十六年郤至對楚王曰敢告不寧君命之辱杜注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正義曰劉炫以爲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傷也荅云敢告不寧告其身不傷耳魏犨云不有寧也以傷爲寧此與魏犨相似今知不然者按僖二十八年魏犨云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謂不有被傷以自寧也知不與彼同者以彼云不有寧謂不有損傷此直云不寧既無有字又先無被傷之狀與魏犨不同也按檢杜注敢告不寧君命之辱宜連讀之若敢告不寧別自爲句則君命之辱一句零行無所依附故知與彼不同劉君不尋杜意以爲與魏犨相似而規杜非也案此傳當從劉說若依杜注則傳止應云不寧君命之辱不當於不寧之上贅敢告之言今既敢告不寧連文則知與無乃傷乎相應矣此是杜改先儒舊義劉光伯據以規之故其言甚當正義曲爲同護非也又毛詩文王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云不顯顯也不時時也然則此不寧寧也依本解亦通不必定訓爲傷臧茂才經義雜記

爲事之故

爲事之故敢肅使者杜注曰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荅故肅使者家大人曰杜以事爲軍事非也事謂楚子使人來問之事晉語曰爲使者故敢三肅之是其明證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肅使者而退

子惠子曰爲十七年欒書譖郤至張本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周禮九操九曰肅拜鄭注肅拜但俯下手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賈疏云軍中有此肅拜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諜輅之 注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

循按廣雅諜與置郵同訓驛置郵疾速謂從閒道迎之取其輕疾故以輕兵解諜字細作出入於敵中亦以其輕疾故名諜也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子在君側敗者益大

彬謂大猶多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欒鍼見子重之旌

墨子旗幟篇曰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好以暇

唐石經初刻無以字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不亦識乎

高誘呂覽注記識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展車馬注展陳也

康成曰展整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穀陽豎

淮南作豎陽穀高誘注豎小使也陽穀其名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楚師還及瑕

酈元曰瑕陂水東南逕瑕城南楚師還及瑕卽此城也遠案酈注瑕地在下邳淮陵縣境同上

大夫命側

周禮考工記車人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鄭注故書反爲側反仄互通詩關雎輾轉反側正義云反側爲一是反卽仄也故子反名側同上

會於沙隨

成十六年沙隨之會晉侯不見公公羊以爲公幼妄也成公之母穆姜以宣元年來歸至成公卽位之初已十九年則公卽位時應年十六七又加十六年則此時成公年三十餘矣尚得謂之幼乎成之二年公之子公衡爲質於楚卽公衡之年當亦不幼而況成公哉梁孝廉瞥記

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

服虔以爲叔孫豹先在齊矣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執齊師使豹豹不忘宗國聞曰國佐爲魯請逆家君曰玩下召豹於齊及昭四年傳則服說爲長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公還待于鄆

京相璠曰公羊作運字今東郡廩丘縣東八十里有故運城卽此城也同上

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

唐石經曰遂奔衛今本皆脫遂字同上

十七年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

何休膏肓曰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昔周之隆天不出妖地不出孽陰陽和調災害不生武王有疾周公植璧秉圭願以身代武王疾愈周公不夭由此言之死不可請偶自天辭欲盡矣非果死今左

氏以爲果死因著其事以爲信然於義左氏爲短（成十七年疏）

許曰范文子不能正色立朝免君於難僅以祈死全名雖愈於叔孫舍之適禍而祈死要非君子所貴也（劉禮部箴膏肓評）

士燮卒（注）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

循按劉光伯以士燮及昭子之卒適與死會非自殺是也觀其云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則是因有疾而其家禱之而文子亦使禱者祈死耳若自殺則自殺而已何必使祈死（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匡句須吉

應劭風俗通曰匡魯邑句須爲之宰其後氏焉（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葵猶能衞其足注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

循按淮南子說林訓云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終始哉其鄉之誠也高誘注云鄉仰也葵之向日始見於此曹植求通親親表增其說云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回光終向之者誠也陸機作園葵詩乃云朝榮西北傾夕穎西南晞竟似隨日而指者然與衞足之說不相涉至杜此注則以衞足由於向日而向日由其傾葉矣今俗閒有一種名向日葵者又名金盤菊秋末作黃花如盤華心叢蔟葉周於規有似於菊心老成實小色采以供食一華可得實數許然葉不可爲蔬驗之其華重必垂側然不必向日亦不能蔽其根或傳會陸機詩謂其華朝向東夕向西實不然也神農本草有冬葵子陶隱居云以秋種葵覆養經冬至春作子謂之冬葵圖經稱葵有數種蜀葵卽雅所謂菺戎葵花有五色午日取花小者名錦葵黃葵子主淋澀又令婦人易產又有菸葵吳人呼爲繁露卽下品落葵俗呼胡胭脂又有菟葵亦名天葵葉主淋瀝熱結除菸葵天葵爲別種其蜀葵錦葵黃葵今俱有之齊民要術言有紫莖白莖二種種別復有大小之殊又有鴨腳葵蓋大者謂蜀葵小者謂錦葵鴨腳謂黃葵其種法春必畦種水澆三指更種一歲之中凡得三輩早種者必秋耕十月末地將凍散子勞之地釋卽生五月初更種之六月一日種白莖秋葵秋葵堪食仍留五月種者取子於此時附地剪却春葉令根上枿生者柔輭至好仍供常食美於秋菜掐秋菜必留五六葉凡掐必待露解此所言甚詳蓋冬葵蜀葵也秋葵黃蜀葵也秋葵夏種秋華至冬卽枯蜀葵八月後種經冬至春而華於四五月春夏亦可種古時以此爲蔬不令其老故掐之令生嫩枿其根存則明年仍生故古詩云採葵不傷根傷根葵不生觀要術稱三掐又云令根上枿生然則種葵者必護其根不肯使傷不似他蔬連根並劚所以然者以其根能生枿肥嫩供食尤美是葵能自衞其根孔子謂葵猶能衞其足此也然此葵無所爲向日曹植與藿並言藿卽菽今驗膝中豆華必當正午時盛開因推之秋葵之華日出則舒日沒則合其未舒苞直向上舒則傾側故一名側金盞曹云傾葉葉指華之瓣傾卽其舒而言也然則所謂向日者就華之榮萎言此專指秋葵言之也向日與衞足自是兩事杜合爲一失之（鮑昭園葵賦承朝陽之麗景得傾柯之所投又以柯易葉文人之辭不足據如此○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聲伯夢涉洹

酈元曰許愼說文呂忱字林竝云洹水出晉魯之閒御覽隋圖經曰洹水出隆慮縣西北俗謂安陽河卽聲伯夢涉之所源出林慮山東平地（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酈元曰洹水逕內黃縣北東流注於白溝世謂之洹口聲伯夢涉洹卽是水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泣而爲瓊瑰盈其懷

彬謂爲亦有也（朱武曹評傳質疑）

盈其懷

王逸楚辭章句曰在袖曰懷（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余恐死故不敢占也

服虔曰聲伯惡瓊瑰贈死之物故畏而不言也（同上）

皆尸諸朝

康成論語注曰大夫於朝士於市昭十四年尸雍子與叔魚於市正義曰晉殺三郤皆尸於朝此尸於市者以其賤故也棟案論語尸諸市朝孟子若撻之於市朝索隱謂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王制謂刑人於市則此尸諸朝疑卽市朝或云朝或云市隨文言之非有二所（同上）

一朝而尸三卿

韓非子載厲公語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周禮凌人曰大喪其夷槃冰鄭氏云夷之言尸也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爲說是夷尸古字通又古夷字作𡰥與尸相近故或从尸或从𡰥也

公遊於匠麗氏

賈逵曰匠麗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杜注未全本賈說與下葬翼東門外不貫（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注厲公以私欲殺三郤而三郤死不以無罪書胥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爲國戮

循按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弑君爲或稱名或稱國稱國謂專國者晉之專國者欒書也故稱國欒書弑厲公猶趙盾弑靈公皆直稱名書獨隱其名而稱國則晉之董史失其官矣人皆知郤至之伐莫知欒書之姦左氏雖處張郤至之伐仍不能揜其忠雖盛稱欒書之美仍不能揜其惡成公十有七年十有二月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穀梁子曰自禍於是起矣三郤不死厲公不弑欒書所畏而忌者惟郤至耳殺三郤者非胥童乃欒書也鄢陵之戰欒書請俟齊魯之師郤至獨以爲不可趣有五閒爲擊勿失於是敗楚師於鄢陵欒書是以畏而忌之旣戰獲楚公子發鉤欒書陰誘發鉤使譖郤至由是發鉤於其言以告厲公公問欒書書曰臣聞之且云郤至欲爲難使郤犨緩齊魯之師而己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公惑之乃使郤至聘於周而書又陰使人說孫周使見郤至郤至不知其謀而見孫周公使覘之以爲信遂使胥童殺三郤郤錡欲以其黨攻公郤至不可至死不敢爲難奉君命也可不謂忠乎欒書旣殺三郤遂弑厲公乃納孫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欲爲難而納孫周者書之志也顧以此誣郤至郤至死而其志得行處心積慮十餘年而後成其姦甚矣故春秋數稱晉欒書帥師一救鄭一侵蔡一伐鄭明專國也乃厲公死而書乃弑君之賊其名絕不復見矣晉人不知其姦反頌其德比之召公而書之惡遂不可掩故餘殃終及其孫事詳內外兩傳而我特斥其惡者所以誅姦諛於旣死也又云欒書之奸如後世司馬懿父子故愚表而出之欒書惡郤至且忌其才故先殺三郤則道君爲亂者非胥童誰故春秋兩書殺其大夫然後書弑其君則殺大夫及弑君者實欒書一人而已宋人殺其大夫宋人弑其君杵臼春秋三書人實殺其大

夫晉弑其君州蒲春秋三書晉明殺大夫者卽弑君之賊也後之學者詳焉惠氏表郤至之忠揭欒書之姦可謂精矣譬此司馬懿父子三郤則曹爽何晏之比也曹爽殺而司馬氏起矣三郤胥童殺而欒書不可制矣童以私怨殺三郤而因以劫書長魚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則書之惡童與矯固知之故書必假童矯以殺郤復因執厲公以殺童晉殺三郤殺胥童所以甚書之惡非以貶三郤胥童也錡奪夷羊五田犨與長魚矯爭田執梏其父母妻子誠爲侈矣若至不從欒書以敗楚師未見其爲不善也書謀殺三郤而謂春秋書之爲罪郤氏失民是懿謀殺曹爽何晏等而不罪懿之奸乃罪爽之驕盈晏之浮虛也左氏旣失春秋之義而預乃曰宜爲國戮何宜之有哉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十八年 ○辛巳朝于武宮

左傳成十八年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正義曰服虔本作辛未晉語亦作辛巳孔晁云以辛未盟入國辛巳朝祖廟取其新也按晉語稱庚午大夫逆于清原傳云庚午盟而入逆曰卽盟非辛未也傳與晉語皆云辛巳朝于武宮服本自誤耳孔晁強欲合之非也案庚午旣盟而入故明日辛未卽朝於始祖廟服本是也若作辛巳則與盟而入之日相去十有二日久入而不朝何也故知國語作巳字誤而杜氏反據之以改左傳何邪據孔注國語知孔氏所見左傳與服本同作辛未特孔氏不知國語巳字爲誤而強欲通之爲非耳正義謂逆日卽盟此說是也至以服本爲誤則偏袒之失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周子有兄而無慧

案大戴禮曰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故昌邑王淸狂不惠 惠與慧古字通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使修士蒍之法

晉語訾祏對韓宣子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爲理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爲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韋昭注子輿士蒍之字右行辛晉大夫賈辛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立軍尉以攝之

淮南兵畧訓云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高誘注軍尉所以尉鎮衆也 同上

羊舌職

子惡子曰說苑作羊殖殖爲舌職合聲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張老爲候奄

淮南兵畧訓云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高誘注軍候候望者也王符曰河東解縣有張城張老或以邑爲氏邪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籍偃

韋昭曰籍偃晉大夫籍季之子籍游也世本曰襄生司功大伯伯生侯季子子生籍游游生談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程鄭爲乘馬御

韋昭曰程鄭晉大夫荀驩之孫程季之子杜注乘車公車也乘馬御蓋卽爲公御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官不易方

十八年及襄九年傳竝曰官不易方杜前注曰官守其業無相踰易後注曰方猶宜也引之謹案方常也恒象傳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謂不易常也 檀弓左右就養無方內則博學無方論語里仁遊必有方鄭注竝曰方猶常也 周語官不易方韋注曰方道也道與常義相近晉語官方定物注曰方常也物事也立其常官以定百事 王尚書經義述聞

爵不踰德

荀卿子曰爵賞不踰德是以爲善者勸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師不陵正旅不偪師　官之師旅　百官之正長師旅

引之謹案經傳言師旅者有二義一爲士卒之名小司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是也一爲羣有司之名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是也襄十年左傳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十四年傳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晉語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焉皆謂掌官成官常者官之師旅猶言羣有司也周室之師旅卽官守也蓋樊仲之官守所守者嗣典也其官卽師旅也三句一貫故下文但曰其非官守也其大小之差則旅卑於師師又卑於正故八職師旅在正之下成十八年傳師不陵正旅不偪師言小不加大也襄二十五年傳百官之正長師旅先正長而後師旅也楚語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言公侯之統伯子男猶官正之統師旅也乃杜注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曰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注官之師旅曰師旅之長注百官之正長師旅曰師旅小將帥也韋注伯子男爲師旅曰帥師旅也皆不知師旅爲羣有司之名而誤以爲帥師旅者夫帥師旅者豈得遂謂之師旅乎至韋注周室之師旅曰周室之師衆則又誤以爲人衆之名矣又案宰夫之一曰正左傳之師不陵正百官之正長楚語之官正亦謂羣有司也詳見宰夫一曰正下 王尚書經義述聞

所以復霸也

鄭元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夏有昆吾商有豕韋大彭周有齊桓晉文此最強者也故書傳通謂彼五人謂五霸耳但霸是強國爲之天子旣衰諸侯無主若有強者卽營霸業其數無定限也而何休以霸不過五不許悼公爲霸以鄉曲之學足以忿人傳稱文襄之霸襄承文後紹繼其業以後漸弱至悼乃復故云復霸 成十八年疏

評曰左氏自論史事非春秋假桓文爲方伯之義故不數晉悼何氏未爲失也 劉禮部箴膏肓評

以塞夷庚注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

案梁欽辨惑曰吳人者以船檝爲輿馬以巨海爲夷庚臧榮緒晉書曰司徒王謐議曰東庚未入東輿旋能陸機辨亡論曰旋皇輿於夷庚然則夷庚者通謂車馬往來之大道以其在彭城故屬之吳晉也 小余正日○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左傳彙解彙編

襄公

元年　圍諸狐丘

傳圍諸狐丘注河東垣縣有壺丘亭　案壺與瓠通見毛公傳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侵宋呂留

水經泗水又東南過呂縣南酈元曰呂宋邑也縣對泗水鄒康成駮墨守云留在陳宋之東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二年　正輿子

正輿子曰苟子也棄不用子馬而齊并楊倞曰或曰正輿子字子馬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請息肩於晉

淮南汜論訓高誘注肩負擔之勤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

傳案此凡兩讀一讀至故字句絕一讀至鄭字句絕故字屬下讀武進士經讀考異

非異人任寡人也

傳案釋文非異人任絕句一讀至人字絕句愚謂注言楚子任此患不爲他人蓋在己是從任字爲讀疏言楚君被射目者非是爲異人也任此患者爲寡人也是從人字屬讀註與疏斷句雖則義俱可通同上

非異人任

左傳襄二年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釋文非異人任絕句一讀至人字絕句案正義曰楚君被射目者非是爲異人也任此患者爲寡人也是讀至人字絕句然考注云言楚子任此患不爲他人蓋在己則杜氏亦讀非異人任絕句又傳云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釋文棄力服本作棄功案當從服本作棄功言楚有功於鄭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

彬謂服本弃力作弃功是朱武曹經傳攷證

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

郡國志泰山南城有東陽城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三年　至於衡山

劉昭吳郡烏程補注云或云丹陽縣之橫山去鳩茲不遠子重所至也山謙之丹陽記曰丹陽縣東八十里有橫山連亘數十里或云楚子重至於橫山是也顧亭林疑衡山在丹陽誠是劉昭山謙之說可證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注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

馬融曰組甲以組爲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爲甲裏卑者所服賈逵曰組甲以組綴甲服虔同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爲固者以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棟謹案禮說稱賈氏義爲長少儀曰國家靡敝則甲不組縢逸周書曰年不登甲不纓縢孔晁曰纓縷甲不以組學記引見初蓋組甲之工靡于被練故凶歲不組縢所以節財也考工函人云察革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惌也空惌則堅竅滿則固帛粗故任力者半細故盡任力呂覽有始篇曰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高誘曰以帛綴甲即被練是也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甲凡甲之所以爲固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高誘曰組甲以組連甲賈氏之說蓋本於此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荀子議兵篇云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鞈如金石又云宛鉅鐵鉇慘如蠭蠆輕利僄遬卒如飄風然則組甲被練之類許慶宗曰管子四時篇房注組甲謂以組貫甲也韓非子過秦得韓之都而驅其鍊甲鍊甲即被練也孟子有布縷之征趙岐注縷紩鎧甲之縷也與枲貢疏縷用麻之物是凡甲皆以麻貫之此組以帛貫之尤爲精貴矣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襄公三年左傳楚子重伐吳杜注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賈逵曰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馬融曰以組爲甲裏公族所服以練爲甲裏卑者所服皆與杜異臧茂才吾亦廬稿

盟於彤外

京相璠曰今臨淄惟有澅水西北入沛郎地理志曰如水矣彤如聲相似然則澅水即彤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水經時水東至臨淄縣西屈南過太山華縣東酈元曰時即彤水也惠定宇據京相璠以澅水爲彤水𤨏案左傳故如志釋文引服注云如而也星隕而雨即星隕如雨也京相璠以彤水即地理志如水彤而聲相似是也孟子宿於晝史記注引劉熙注晝齊西南近邑京相璠謂臨淄唯有澅水西北入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稱解狐

韓非子外儲說篇解狐薦其讎於簡子以爲相又云解狐舉邢伯柳爲上黨守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亦也可

大戴禮將軍文子篇祁奚曰其爲人之淵泉也多聞而誕也太內辭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同上

能舉善也夫

傳案釋文夫絕句一讀以夫爲下句首武進士經讀考異

其將來辭

韋昭曰辭陳其辭狀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魏絳至授僕人書

杜注僕人晉侯御僕也案周禮夏官太僕掌諸侯之復逆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文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鄭注御僕御庶子直事鼓所者周禮又云御僕掌羣吏之逆鄭注羣吏府史以下此天子之制在諸侯則大僕爲僕大夫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是也御僕則爲僕人此傳是也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伏劍

襄三年傳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正義謂仰劍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顏炯案伏劍即負劍有手拔劍有似於負故曰負劍呂覽史記刺客列傳王負劍負劍遂拔墨子節葬下篇譬猶負劍而求其壽也書傳中言伏劍而死者皆謂拔劍以自刎經義叢鈔洪頤煊

軍法有死無犯爲敬

韋昭曰有死其事無犯其令是爲敬命案晉語韓獻子爲司馬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夫

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韋說頗勝於杜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反役與之禮食

韋昭曰反役自役反禮食公食大夫之禮 同上

與之禮食

韋昭曰禮食公食大夫之禮禮記正義云凡正饗食在廟晉悼以公食大夫禮而饗莊子於廟因以爵祿告諸先君而策命之使佐新軍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士富為候奄

晉語曰使范獻子為候奄韋昭曰獻子范文子之族昆弟士富也是范氏有兩獻子矣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四年

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

周書程典曰維三月旣以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孔晁曰三分天下有其二生服事殷也 同上

金奏肆夏之三

儀禮燕大射以樂納賓並奏肆夏而此言僭者蓋諸侯唯用肆夏一章天子享元侯乃得備昭夏納夏非謂僭肆夏謂僭肆夏之三耳正義以此為升歌肆夏與燕射納賓異强說也堂上之樂大瑟達越有拊磬而無鐘鼓旣言金奏非升歌明矣下文工歌文王之三乃升歌也本合奏肆夏今併奏繁遏渠本合升歌鹿鳴今加歌文王皆晉見魯有王樂欲以相傲穆子乃從而譏之使乎使乎 孔檢討經學卮言

臣不敢及

襄四年傳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家大人曰臣上亦當有使字三夏文王皆非享使臣之樂故曰使臣弗敢與聞又曰使臣不敢及若云臣不敢及則上下異文矣下文云君所以勞使臣又云君敎使臣使字皆不可省也鄉飲酒禮疏引此無使字亦後人依俗本左傳删之案正義云諸侯來朝乃歌文王遣臣來聘以不得同矣遣臣卽使臣則傳文本作使臣不敢及明矣魯語云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彼文總說六詩而曰皆非使臣之所敢聞則此亦當云使臣不敢及明矣自唐石經始脫使字而各本皆沿其誤小大雅譜正義及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十一引此竝作使臣不敢及 王尙書經義述聞

不殯於廟

注殯不過廟非也士喪禮殯宮皆謂之廟注以為尊神是也此直殯於下室不在正寢之阼階耳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季孫曰略注不以道取曰略

匠慶請用蒲圃之木故季孫曰略正義言令匠慶略他木失之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季孫曰略

孔安國論語集解曰簡略也是略乃簡略之謂故君子謂之多行無禮杜解太迂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略

四年傳匠慶請木季孫曰略杜注不以道取為略頤煊案略謂簡略其禮匠慶不聽而周其已樹蒲圃之六檟季孫不能止故君子曰多行無禮必自及也 經義叢鈔洪頤煊注

襄四年傳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 有之謂有如是之人絳舉后羿蓋以其忘國恤思廛牡喻晉侯思獲戎而不恤諸華之叛也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有窮后羿

玉篇引作竆說文曰竆夏后時諸侯夷羿國也从邑窮省聲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靡奔有鬲氏

汲郡古文曰帝相廿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弒帝伯靡出奔鬲杜氏以為夏遺臣事羿者案羿死于帝相八年言夏遺臣是也言事羿者非也 同上

生澆及豷

澆說文引作敖論語作奡尙書云無若丹朱傲劉向引作敖管子云若敖之在堯說文引書作奡云讀若傲論語奡盪舟 以上說文是敖與奡通今傳作澆者敖澆音相近師讀各異故也 同上

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公伐戎之云必虞公於田者啟之故絳述羿事歸重失人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

劉向別錄云辛甲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之周文王以為公卿封之長子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各有攸處解人神各有所歸

神當作獸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

絳言戎禽獸也則伐戎猶狸於原獸說羿事以及虞箴乃主勸和戎兼規好田故公遂言然則莫如和戎乎絳述言鑒於后羿與初言本一意非不相應會也傳此二句但解絳兼及意焉下田以時張本 同上

遠至邇安

遠謂諸華及戎狄邇謂家國 同上

臧紇救郎

臧氏世為司寇司寇秋官也在國則主兵賦如臧宣叔命修賦繕完及毁中軍成諸臧氏也出外亦為軍帥如郤克伐齊臧宣叔為道是也魯有大征伐則三卿竝將三卿不出則專命司寇出征此魯之官制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敗於狐駘

淮南墜形訓曰時泗沂出臺台術高誘注臺台術皆山名水經泗水出魯卞縣北山璉案酈元注邾姑蔑城在卞縣南是魯卞縣為邾魯接境之地臧孫與邾戰敗於狐駘為目台山卽魯卞縣北山也惠定宇援淮南淄出目飴證狐駘為淄水所出之山案水經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過臨淄縣東非邾魯接境惠說不如杜注之確 同上

國人逆喪者皆髽

杜云髽麻髮合結也孔云髽之形制禮無明文先儒各以意說鄭衆以為枲麻與髮相半結之馬融以為屈布為巾高四寸著於顙上鄭玄以為去纚而紒按檀弓記南宮縚之妻孔子之兄女也縚母喪孔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鄭玄云從從謂太高扈扈謂太廣若布高四寸則有定制何當慮其從從扈扈而誨之哉如鄭玄去纚而空露其紒則髮上本無服矣喪服女子在室為父髽衰三年空露紒髮安得與衰共文而謂之髽衰也魯人逆喪皆髽豈直露紒哉凶服以麻表髽字從彡是髮之服也杜以鄭衆為長故用其說言麻髮合結亦當麻髮半也形謂康成之說乃注檀弓記魯婦人之髽而弔句髽之

止訓也將斬衰者以麻將齊衰者以布成服而布總箭笄皆所加于髽之上者髽非無服髽之名則不以服而得故亦謂之露紒至國人迎喪倉卒之際或不能盡備布麻而空露其紒亦事勢之所有者若相弔本不宜髽也況以麻以布乎故但云去纚而紒爲此之失禮猶小耳夫豈不知髽之上本有服哉儀禮喪服注云髽露紒也用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爲此康成麻髽之制也若麻髮相半而合結蓋不先結髮爲紒乃幷麻於髮而後結爲紒其他則亦如幓頭之制耳屈布爲祟巾著於額上此制直始於漢古者有冠無巾本後漢輿服志甯有婦人之額而獨著巾者然則三說之得失皆可知矣婦人弔服詳見檀弓記注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敗於狐駘

禮記作臺駘淮南子墜形曰沂出臺駘術篆文臺壺字相似壺又與狐通故傳作狐駘杜氏以爲郎番縣之目台山案目台即淮南子目駘山淄水所出杜說非也目台山今杜解本作目台亭非是劉昭補註亦引作目台○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六年

甲寅堙之注堙土山也

孫子謀攻篇曰攻城之法脩櫓轒轀三月而後成距堙杜牧云距堙者踊土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同上

環城傅於堞

淮南子兵略曰設渠壍傅堞而守高誘曰傅守也同上

七年

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

何休膏肓據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不言祈穀以難左氏鄭君箴之曰孝經主說周公之孝以必配天之義本不爲郊祀之禮出是以其言不備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是即郊天也後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是郊而後耕二者之禮與獻子之言合又曰周天子郊天以夏正上旬之日魯之郊天以周正上旬之日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二月三月故有啟蟄而郊四月則不可又曰當卜祀日月不當卜可祀與否○詩噫嘻疏周官太宰疏曲禮疏

評曰魯僭郊而避夏正禮載獻子之言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康成說郊特牲魯之始郊日以至是也啟蟄爲夏正月中氣三王之郊皆以之夏時正月啟蟄初歲祭易益卦氣正月爻云王用享于帝是也左氏此篇及凡祀啟蟄而郊篇皆出塙益劉逢祿箴膏肓評

今既耕而卜郊

七年傳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杜注曰啟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引之謹案耕謂正月夏小正正月農耕及雪澤正月已耕矣二月乃卜郊故曰既耕而卜郊杜誤以春分爲耕時孔曲爲之說非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公登亦登注禮登階臣後君一等

聘禮曰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注云先賓升二等君行一臣行二韓非子載穆叔語曰今子不後寡君一等是其證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八年

子國曰國有大命

杜鄉引子詩云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故下云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同上

職競作羅

彬謂競爭也言謀夫孔多主于爭競而已十年傳師競已甚杜注競爭競也下文謀之多族釋兆云詢多民之多違釋職競事滋無成釋作羅朱武曹經傳攷證

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

八年傳楚子囊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家大人曰親我無成四句承上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而言言楚之親我有始無終而其心且欲以我爲鄙邑故楚不可從不如待晉也杜注以親我爲晉親鄭鄙我是欲爲鄭欲與楚成不可從爲子駟不可從皆失之王尚書經義述聞

馮陵我城郭

杜注曰馮迫也家大人曰馮亦陵也馮陵疊韻不得分爲二義十三年傳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杜彼注云加陵也馮亦陵也爾雅馮河徒涉也小雅不敢馮河毛傳云馮陵也正義曰陵波而渡故訓馮爲陵周官大司馬馮弱犯寡則眚之鄭注云馮猶乘陵也乘陵亦疊韻同上

一介行李

唐石經及釋文宋本皆作个徐鉉曰个字不合六書之體當作介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九年

使伯氏司里

解司里里宰正義云此言司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坊里也里必有長不知其官之名周禮有里宰故以宰言之非是郊外二十五家之長按宋當以百戶爲里里長當名里尹雜記里尹主之註云里尹閭胥里宰之屬王度記曰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正義云按周禮六鄉之內二十五家爲閭閭置一胥中士也六遂之內二十五家爲里里置一宰下士也別錄云王度記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又按撰考云古者七十二家爲里洛誥傳云古者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鄭云蓋虞夏時制也其百戶爲里未知何代或云殷制形謂百戶爲里如周侯國之遂之鄰里尹如鄰長鄰長爲下士詳余周官祿田考里尹之祿如庶人在官者即孟子王制所謂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也孟子王制多周所沿夏商之制則殷制之云當然故知宋以百戶爲里而里長名里尹也但城內郊外之同異則無從考耳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陳畚挶

唐石經作梮正義曰其字從手此臆說也漢書引此傳云陳畚蘽挶音菊與梮同音史記河渠書云山行則梮韋昭曰梮木器如今轝牀人轝以行也然則蘽與梮音義皆同故孔氏書正義以爲梮蘽本一字古篆變易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使西鉏吾庀府守

劉光伯以府守爲府庫守藏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祝宗用馬於四墉

左氏傳襄九年祝宗用馬於四墉昭十八年祈於四鄘此古人祀城隍之證又禮記八蜡坊與水庸中謂水即隍庸即城也庸墉鄘一字耳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以出內火

漢書引云以出入火案周毛伯鄭敦云毛伯內門立中庭內古爲入立鼎爲位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郎立出入火爲出內入皆古文也尚書云九江內錫大龜史記內作入是古人字皆借內徐邈音內爲納非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漢翻古文曰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於商邱鄭康成注周禮校人引世本亦云相土作乘馬古文士土相亂如盟鄭鎬以土爲士牧敎以土爲土之類詳見上土又與杜通故荀子乘杜作乘馬左傳从古文故以土爲杜同上

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日當爲曰其義乃通古人書日曰字相似唯曰上小缺以別之轉寫易誤故陸氏釋文每於二字下出音若詩日爲改歲音越一讀人實反呂刑由慰日勤人實反一音曰且有疑混兩存者矣孔檢討經學巵言

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注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服注爻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唯六二不變連山歸藏之占以不變者爲主疏云此筮遇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賈鄭先儒相傳以爲先代之易者此言遇艮之八下文穆姜云是於周易于遇八之下別言周易知此遇八非周易也

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

注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異則論象故姜亦以象爲占也史据周易故指言周易以折之疏云易筮皆以變者爲占傳之諸筮皆是也若一爻獨變則得指論此爻遇一爻變以上或二爻三爻皆變則每爻義異不知所從則當總論象辭故姜亦以象爲占榜案穆姜因史以周易占遂据周易隨彖答之明兩爻以上襍動者皆占之卦象周易占例如此同上

國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

注云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爲也胡渭云筮史云爻無爲司空季子亦占二象則是兩卦皆不變專言震者長子主器有侯象公子筮得國志在建侯故獨有取於震也得國大事公子用原筮故既遇屯又遇豫若孔成子筮元又筮縶也榜案屯豫二卦皆不變故曰皆八與董因得泰之八同義朱程通謂本卦爲貞之卦爲悔以貞屯悔豫爲三爻變則與周語遇乾之否同何以于此變言貞屯悔豫穆姜遇艮之八史易其詞曰是謂艮之隨明占變者與遇八異若貞屯悔豫爲屯變豫又與得八之義難通不遍者全經覩[illegible]異說此學者之大患也金修撰禮箋

遇艮之八

服虔曰爻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惟六二不變連山歸藏之占以不變者爲占棟案易乾鑿度曰陽動而進陰動而退故陽以七陰以八爲彖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彖變之數若之一也鄭康成注云彖爻之不變動者九六爻之變動者繫辭曰爻效天下之動也然則連山歸藏占彖本質性也周易占變者效其流動也彖者斷也如鄭此言連山歸藏占彖故下文雖引周易仍用二易以彖爲占顧氏補正其說支離不可从也晉語曰公子筮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蓋以不變爲占故司空季子曰是在周易皆利建侯又董因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是雖用周易而仍古彖夏殷之法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筮得八

國語言筮得八者又有董因事董因爲晉文公筮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韋昭註云遇泰無動爻筮爲侯泰三至五震爲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此說亦是假合泰卦無動爻當言筮得泰不得云泰之八泰之八者泰之坤內三陽爻變外三陰爻不變也三爻變者當占二卦象辭此所變者皆內卦故但以本卦彖占之且乾變坤亦得爲天地配也今以卦象推之泰變純坤得土有衆之象郎兼坤彖言之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亦似與文公事相合江處士羣經補義

艮之隨

襄九年穆姜筮得艮之隨五爻皆變唯六二一陰爻不變故曰艮之八杜注謂周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爲占又謂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異則論彖故姜以隨彖爲占疏謂一爻獨變則得指論此爻遇一爻變以上或二三爻皆變則當總論彖辭此說非是三爻變者當占本卦變卦彖辭晉文公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司空季子占之皆曰利建侯是也若四爻五爻變則當占變卦不動之爻艮之隨宜占隨六二其繇曰係小子失丈夫正與穆姜遇僑如廢東宮事相合史不敢以此占但依違其說曰隨其出也姜亦自知係小子之云爲已占也自惠氏若有難言者姑就史之說以隨彖占之其實正法當占隨六二同上

隨其出也

虞翻注易隨卦曰隨陰隨陽謂隨卦三陰皆隨陽故卦名隨陰隨陽猶母隨子故隨其出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固在下位而有不仁

彬謂有與又通朱武曹經傳攷證

弃位而姣

九年傳弃位而姣不可謂貞杜注姣淫之別名正義服虔讀姣爲放效之效言效小人爲淫頤煊案說文姣好也方言娥㜲好也或謂之姣言弃位而徒姣好其貌不可謂貞經義叢鈔洪頤煊

其士競於教　上讓下競

彬謂競彊也記愷以彊教之下競亦謂下自彊勉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

九年傳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杜注曰使匄佐中軍偃將上軍引之謹案上之二字上葢脫中行偃三字此言范匄年少於中行偃而偃以匄爲賢讓之使居已上也下文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士魴二字衍說見下使佐上軍是其例矣若但云上之而不言上之之人則文義不明杜注欒黶士魴上之云黶魴讓起而此不云偃讓匄則所見本已脫中行偃三字王徵書經義述聞

欒黶士魴上之

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杜注曰黶魴讓起起佐上軍黶將下軍魴佐之引之謹案士魴二字葢因下文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而衍杜所見本已然蓋下軍將次於上軍佐韓起若不佐上軍則欒黶佐上軍矣故欒黶與韓起相讓若士魴爲下軍佐與上軍佐位不相近無由讓上軍佐於韓起也且上文韓起少於欒黶不言少於士魴則不當有士魴二字同上

門于鄟門

張揖廣雅曰門守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斬行粟

毛詩國風東門之栗毛傳云栗行上栗也同上

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

彬爾爾雅釋言底致也書禹貢覃懷底績震澤底定三邦底貢
厥名底慎財賦史記夏本紀引底皆作致 朱武曹經傳考證

次於陰口而還

服虔曰參南曰陰口者水口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酈元曰湏水又東逕陰阪北水有梁焉俗謂是瀆爲參辰口服
虔曰水南曰陰口者水口也參陰聲相近蓋傳呼之謬耳又晉
居參之分實沈之土鄭居大辰之野閼伯之地軍師所次故濟
得其名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

賈服說皆以爲人君禮十二而冠案高誘淮南子注曰三十而
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
从子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
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自巳數左行得寅故人十月而生於
寅男[illegible]數於寅起女自巳數左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
數从申起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
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適國嗣也故不从制 說文曰元氣起於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爲夫婦褢妊於巳巳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案高注與說文同故宋人亦以爲高誘注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國君十五而生子

論衡率性篇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

劉光伯云冠是大禮當徧享廟 同上

冠于成公之廟

服虔曰成公衛曾祖故以祧爲曾祖廟時不冠于衛之始祖以
非巳廟故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祈以幣更

呂覽二月紀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高誘曰更代
也以圭璧代犧牲也管子四時篇曰除神位謹禱弊幣道梗周禮
女祝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注云鄭大夫讀梗爲亢謂招善而
亢惡去之杜子春讀梗爲更玄謂梗禦未至也案此則更讀爲
梗杜元凱謂以幣更牲未之考也詳見禮說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十年 士莊伯服云云其濟不免乎

服虔曰免脫也言將不脫罪禍不以壽終也傳舉此者爲十九
年齊殺其大夫高厚二十五年崔杼弒其君光起本也 惠徵君春秋左
傳補注

福陽

釋文云偪彼仙音甫目反棟案徐音是也古今人表作福陽知
古皆作福音也 同上

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

惠案此凡兩讀杜氏注言紇多力抉舉懸門出在內者是以以
出門者適讀爲句服氏謂以木撅抉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
門者下屬爲句 武進士經讀考異

郰人

唐石經宋本皆作郰鄹元引作鄹論語同案郰字古或省文作
取說文曰郰魯下邑孔子鄉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門者

十年傳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正義服虔云抉撅也謂
以木撅抉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門者下屬爲句頤煊案水
經洙水注引傳云縣門發鄹人紇抉之以出與服讀同 經義叢鈔

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

正義曰建立也立此大車之輪而覆之以甲以爲櫓也 子惠
子曰甲覆楯非覆輪當云立之大車之輪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右拔戟以成一隊注百人爲隊

高誘曰軍二百人爲隊 淮南司馬法云五人爲伍十伍爲隊 見李衛公兵法 是又以五十人爲隊國語曰百人爲徹行行頭皆官師賈逵
云百人爲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故杜據以爲說 同上

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

史記樂書合守拊鼓張守節正義守待也彬謂易怠也孟子曰
易其田疇言女既無武備以久待之而又欲以班師治余之罪
也 朱武曹經傳考證

余羸老也

高誘曰羸劣人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親受矢石

後漢書堅鐔傳曰飄先當矢石注石謂發石以投人也墨子曰
備城者積石百枚重十鈞以上者 同上
服注以鏑爲矢石呂覽貴直論高誘注矢箭石砮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
注

請以桑林

注以桑林爲殷天子之樂名按成湯遭七年之旱禱於桑林而
莊子言湯有桑林之舞蓋桑林者雩舞也周官舞師教皇舞帥
而舞旱暵之事鄭君曰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下文舞
師題以旌夏其皇是歟 孔檢討經學卮言

桑林

莊子湯有桑林之舞司馬彪曰桑林湯樂也崔撰曰宋舞樂名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問襄十年傳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杜云三年大祭則作
四代之樂而孔疏謂魯禘用四代則周禘當用六代是
魯禘周禘明有等殺何謂魯禘僭耶 盛唐

諸侯無祭所自出郎是僭但魯祭出王則有宗法予向已言之
屢矣若謂魯用四代樂周當用六代樂則不然魯禘出王非關
伯禽世室中當禘周公所出之公謂周公太廟周當禘文王
爲所出之帝也禘所出之帝有何隆殺後儒徒讀明堂位云季
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
積裼而舞大夏以爲大武大夏止是四代而不知周禘亦如是
也觀周禮大司樂職以大濩享先妣大武享先祖以九德之歌
九磬之舞祭宗廟而總不及雲門咸池則既于四代而不及六
代可知矣況三年之禘即古禘也古禘止于先公自周公伯禽
而下不及文王即四代之樂亦不當用何況六代故孔疏謂魯
禘四代周禘六代皆不足據耳 毛檢討經問

偪陽妘姓也

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 高誘淮南子注云天子
不滅姓古之政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納諸霍人

酈元曰汾水又南逕霍城東故霍國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獻兆於定姜

高誘曰兆契龜之兆世所以占吉凶者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師於牛首

案水經注牛首在陳留許桓十四年傳注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

爾車非禮也

唐石經曰爾車多非禮也案注當有多字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尉止

尉止尉翩以尉爲氏謂之尉氏圖稱陳留風俗傳曰尉氏鄭國之東鄙弊獄官名鄭大夫尉氏之邑故欒盈曰臣將歸死于尉氏是也 同上

以位序聽政辟

古立字同位周禮鄭注司農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以位序聽政辟蓋以立爲大夫之次敘而聽政令鄭國之制國有大事大夫諸司門子皆可共議如子皮爲政每事訪於子產是也子孔欲專政惡使諸大夫門子與聞之故違衆而有此專命爲服虔解位序謂先爲士大夫乃至卿與下文專欲難成意不相貫非是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諸侯之師還鄭而南

釋文曰還本亦作環棟案鄭氏士喪禮注云古文環作還哀三年傳道還公宮回公羊傳云以地還之也又云師還齊侯皆與環同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篳門閨竇

說文引云篳門圭窬康成禮記注云篳門荊竹織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爲之如圭矣玉篇亦引作窬窬與竇同物同音 同上

閨竇

戴記儒行竇作窬徐音豆與說文同釋文引三倉解詁曰門旁小窬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而賜之騂旄之盟

盟皆用牛周尚騂剛是用時王之所尚而爲盟以見尊崇之義 同上

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鄭周禮小宰注獄訟之要辭曰契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十一年 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何休膏肓曰作三軍左氏說云尊公室休以爲與舍中軍義同於義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左氏傳云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謂三家始專甲兵卑公室云左氏說者尊公室失左氏意遠矣 襄十一年疏

評曰何氏所見左氏說以舍三軍爲卑公室出於季氏一人之私杜洩以叔孫穆子之意折之則作三軍必以尊國制爲名也且左氏自記事實春秋假以明侯國軍制耳 劉禮部箴膏肓評

東侵舊許

隱八年易許田劉先伯規杜注別有許邑邑自名許非由近許國始名爲許則此舊許即許田楚靈王所謂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者即此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西濟于濟隧注濟隧水名

京相璠曰鄭地也又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合濟隧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河南逕卷縣故城東又南逕衡雍城西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同盟于亳

棟案釋文云亳城北二傳皆云京城北公羊疏云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與此傳同棟案亳城當依服氏作京京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請之京城是也亳無考非也 同上

敝 諸侯道敝而無成

襄廿七年子罕曰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正義云服虔曰蔽踣也一曰罷也則知服本作弊王肅董遇本皆作蔽謂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杜本作蔽當如王董爲蔽掩之也 陸氏釋文云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與正義不同恐陸氏誤也 案如王董說當以誣道二字連文如服說當以道弊連文襄十一年范宣子曰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與此傳同義謂諸侯兼事晉楚則罷於奔命也當從服說作弊爲是弊敝古通用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毋蘊年注蘊積年穀而不分災

循按說文年穀孰也呂氏春秋任地篇云有年瘞土無年瘞土高誘注云年穀也有穀祭土報其功也無穀祭土禳其神也年有穀訓是蘊年爲積穀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司慎司盟

服虔曰二司天神司盟司慎不敬者監司察盟者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名山名川

儀禮鄭注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攝威之

十一年傳則武震以攝威之釋文攝如字又之涉反家大人曰之涉之音是也攝與懾同懼也謂武震以長懼之也凡懼謂之懾使人懼亦謂之懾 呂氏春秋論威篇所以懾之 字通作攝史記刺客傳荊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蓋聶曰是宜去不敢留吾曩者目攝之目攝之謂怒目以懼之也 索隱正義解攝字皆誤說見讀書雜志 韓詩外傳曰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並與此攝字同義 王尚書經義述聞

使叔肸告於諸侯

大戴禮祁奚曰羊舌大夫其爲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盧辯注和容主賓客也璉案使叔向告諸侯正爲和容時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淳十五乘注淳耦也

循按史記平準書自天子不能具鈞駟索隱云漢書作醇駟醇與純同莊子繕性篇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釋文淳本作醇音純杜讀淳爲純故訓耦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歌鐘二肆

周禮小胥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鄭注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是編鍾十六枚編磬十六枚謂之肆若止編鍾十六但可謂之堵而非肆也歌鍾二肆乃六十四枚杜以十六爲肆是未考諸鄭注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女樂二八

王逸楚辭章句曰二八二列大夫有二列之樂章昭曰八人爲列備八音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以樂之半賜魏絳

周禮小胥鄭注云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賈疏云鄭略晉侯止有二肆當天子卿大夫判縣故取半賜魏絳是晉以判縣之半賜魏絳有金石之樂者金謂西縣鐘石謂東縣磬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便蕃左右注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

循按毛詩作平平韓詩作便便猶毛詩天天是椓魯詩作夭夭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書曰居安思危注逸書

案周書程典曰於安思危於始思終於邇思備於遠思近於老

惡行不備無進撤戒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覜縣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

周禮春官大胥大夫判縣曲禮下大夫無故不徹縣正義大夫有娛身之樂無祭祀之樂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秦庶長鮑庶長武

劉劭爵制曰秦爵十爵爲左庶長十一爵爲右庶長十八爵爲大庶長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皆卿大夫皆軍將也所將皆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爲名大庶長即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即左右偏裨將軍也鮑武蓋左右庶長雖非大將軍之比於秦之軍爵已爲尊貴矣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十一年　臨於周廟

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杜氏以爲文王廟也昭公十八年鄭子產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杜氏以爲厲王廟也傳曰鄭祖厲王 宣公十二年鄭伯逆楚子之辭曰徼福于厲宣桓武 而哀公二年蒯聵之禱亦云敢昭告於皇祖文王夫諸侯不得祖天子而有廟焉何曰此廟也非祖也始封之君謂之祖雖然伯禽爲文王之孫鄭桓爲厲王之子其就封而之國也將何祭哉天下有無祖考之人乎而况於有土者乎意者特立一廟以祀文王厲王而謂之周廟歟漢時有郡國廟其亦倣古而爲之歟 漢高帝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蓋亦以天下不可有無廟之諸侯王也猶昭與淮南厲王書曰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于大王之手明白 竹書紀年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魯大禘於周公廟按二十一年周文公薨於豐周公未薨何以有廟蓋周廟也衍公字是則始封之君有廟亦可因此而知禘之說 顧處士日知錄

同姓於宗廟

毛萇詩傳云同姓同祖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秦庶長無地

既疑是大庶長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楊梁

寰宇記曰楊梁宋地今睢陽東南三十里有故楊梁今曰楊亭邑俗名之曰緣城非西北去梁國八十里劉昭引杜注云有遶名楊亭與京相說同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王使陰里結之

先鄭有婚禮紼字結字本此傳 同上

十二年　伯游長

說文於旌旗之游於襃之皃讀若偃故荀於字伯游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荀偃將中軍

十三年傳使士匄將中軍辭曰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家大人曰荀偃上當有使字晉侯使士匄將中軍而士匄辭以荀偃故使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脫去使字則文義不明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下文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趙武上亦有使字也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五人事部六十四引此竝作使荀偃將中軍 王尚書經義述聞

什吏

周書大聚曰十夫爲什以年爲長即什吏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

傳案讀從夫字絕句攷此以刑善也作讀夫字屬下句者義亦兩通 武進士經讀考異

小人農力以事其上

陳少章云宋本農作展當從之 唐石經初刻作展後改農○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農力

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家大人曰農力以事其上與尚能而讓其下對文則農力非耕田之謂也廣雅農勉也言勉力以事其上也 農力猶努力語之轉耳 小人謂在下之人亦非謂庶民也下文云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然則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謂在下者皆勉事其上而無爭心也下文又云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則必不農力以事其上矣故知農力者勉力之謂非耕田之謂也呂刑云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言勉殖嘉穀也 說見呂刑 管子大匡篇云耕者農用力言勉用力也 說見讀書雜志 又云耕者用力不農言用力不勉也此皆古人謂勉爲農之證杜未釋農力二字故具論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

彬謂應讀爲膺 朱武曹釋傳攷證

寵嬖

孔宙碑作竈夕說文云竈葬之厚夕說文無窆字明不从穴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

彬謂易輕也 朱武曹釋傳攷證

先王卜征五年

此蓋楚先王之故事因鄭人伐鄭不利在不能修德故援此立說卜征謂卜伐國尊楚故以上伐下之名歸之注云巡狩似與本事無干 [illegible]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

國語引大誓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禮記云卜筮不相襲注云襲因也棟案襲與習通周禮大司徒屬有各掌其所治之政襲其不正者康成云故書襲爲習是習爲古文襲左氏从古文故以習爲襲也哀十五年傳云卜不襲吉注云襲重也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又鄭注士喪禮云古文襲爲習是襲與習通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

傳案此凡兩讀釋文云不習則增絕句一本無增字則連下爲句愚謂有增字亦宜連下爲句 武進士經讀考異

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

彬謂不競言楚不能自強非不能修德與習競之謂 朱武曹釋傳攷證

十四年　執邑公子務婁

徐邈云務莫侯反禮說云務與牟古音同莊子務光作牟光徐音是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

儀禮鄭注腆善也說文云設膳腆多也此不腆宜訓爲不多若不腆敝玉則宜訓爲不善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

循按魯語與邯鄲勝擊之左掎止晏萊焉韋昭注云從後曰掎後漢書崔寔傳[illegible]掎[illegible]章懷引賈逵注國語曰從後曰掎袁紹傳伐許宣檄云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章懷亦引賈注國語曰從後曰掎又引此傳韋昭本賈逵而[illegible]其後[illegible]掎[illegible]文選載袁紹檄豫州李善注亦引此[illegible]

猶如掎獸一八捉角一八戾足引說文曰掎戾足也馬融廣平頌掎元從章懷引說文曰掎偏引一足也今說文但云掎偏引也不同章懷李善所引足部云踦一足也章懷蓋合掎踦兩字之訓而混之耳音有偏義從手則爲偏引從足則爲一足掎有引義無足義也詩猗彼女桑毛傳云角而束之曰猗箋云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正義引此傳云掎角皆遮截束縛之名是毛讀猗爲掎而毛直以角解猗蓋本有枝格猶獸之有角攀獸之角謂之角攀木之枝格亦謂之角女桑少枝長條向上正如角然攀之令下垂因而束之使枝向下便於采葉是爲角而束之束其角而引之亦可名掎則掎不專爲戾足之名可知小雅伐木掎矣毛傳云伐木者掎其巔箋云掎其巔者不欲妄踣之掎其巔亦即角而束之女桑之枝柔牽其巔使下垂以便於采大木伐其枝恐墜地損其材或壓觸在地之物故亦牽其巔使枝斷不妄踣壓於地今之伐木者無不然也采此枝斯引此角伐此之斯引此巔正協說文偏引之義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諸戎掎之

掎與觭通易睽六三見輿曳其牛掣釋文鄭作挈云牛角皆踊曰挈說文作觢云角一俯一仰子夏作𢱧傳云一角仰也荀作觭璉案諸戎觭之與上文晉人角之正是角一俯一仰之義與牛角皆踊曰挈同義杜訓爲掎其足與角之義不貫非是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

彬謂時是也非如杜注不曠時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君義嗣也

王肅曰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周書曰王義嗣德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穆子賦匏有苦葉

當從魯語共濟之說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多遺秦禽　多取費焉　多殺國士

十四年傳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杜注曰軍師不和恐多爲人所禽獲家大人曰多讀爲祇亦祇以異之祇祇適也言我若不歸則適爲秦所禽獲而已多與祇古同聲而通用襄二十九年傳祇見疏也正義祇作多云多見疏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論語子張篇多見其不知量也何注曰適足自見其不知量引之謹案定十五年傳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多亦讀爲祇言服事楚國何益之有適自取費獻之費而已昭十三年傳曰祇取辱焉二十六年傳曰祇取誣焉定四年傳曰祇取勤焉哀十四年傳曰祇取死焉文義正相合也哀八年傳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多亦讀爲祇言不足以害吳而適傷魯之國士也哀十三年傳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文義正相合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遂誦之

周禮大司樂興道諷誦言語鄭注云以聲節之曰誦賈疏誦則非直背文又爲吟詠以聲節之韓非子難言篇云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蘧伯玉

高誘呂覽注曰伯玉衛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瑗謚曰成子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陳留風俗傳曰長樂縣有蘧伯鄉一曰新鄉有蘧亭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庸知愈乎

司馬彪莊子注曰庸猶何用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庾公差

左氏襄十四年傳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杜注子魚庾公差坦案差爲名子魚爲字則差當作𩺰此作差蓋省文說文𩺰𩺰魚也南方謂之𩽹北方謂之𩺰从魚差省聲玉篇𩺰仄下反𩺰魚也鮓同上孟子作庾公之斯之斯二字合言爲參差之差以𩺰字讀爲參差之差方音之轉耳 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射爲禮乎

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釋文射爲食亦反下皆同或一讀射而禮乎音食夜反引之謹案射爲禮乎釋文作射而禮乎是也上文射爲食亦反乃射爲背師句之音 射而禮乎者射而用禮射不用軍射也言射則爲背師不射則爲戮其惟射而禮乎杜注曰禮射不求中則本作射而禮乎明矣今本射而作射爲者涉上文射爲背師而誤唐石經爲字係改刻蓋初刻本是而字也太平御覽工藝部一引此正作射而禮乎 王尚書經義述聞

蔑之　㬥妾使余

正義曰言㬥虐使余如妾引之謹案㬥妾二字文義不相屬疑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余以巾櫛事先君而㬥妾使余㬥字本在上文蔑字上寫者錯亂在下耳㬥蔑猶輕慢也荀子八說篇曰人主輕下曰㬥蔑亦輕也見大戴禮曾子篇鄭箋文選典引蔡注襄二十年傳曰㬥蔑其君而去其親昭九年傳曰㬥蔑宗周以宣示其侈俗本蔑作滅今從唐石經及宋本皆謂輕慢也列女傳母儀傳載此已作㬥妾使余則傳寫之誤自漢已然矣 同上

而㬥妾使余

詩燕燕篇先君之思以勗寡人禮記鄭注引魯詩言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厚成叔

釋文曰厚本或作郈世本曰魯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厚氏陸湣曰郈成叔孝公八世孫外傳曰魯文公欲弛郈敬子之宅韋昭云郈敬子魯大夫郈惠伯之後元孫敬伯同也昭廿五年傳云季郈之雞鬭徐廣史記注曰一本作厚世本亦然棟案呂氏春秋有郈成子與右宰穀同時以傳考之即厚成叔也厚與郈通世本作厚內傳作郈禮記又作后左傳或作厚或作郈字異而實同說文曰厚古作垕从后土或从邑或省文高誘曰郈氏惠伯華之後世本作惠伯革禮記注革作華未詳孰是以字爲氏因爲郈氏郈成子郈敬子國之子字曰疑同字之誤郈青孫也皆據世本而言然則厚成叔乃敬伯之子也高氏曰以字爲氏則郈非采邑古今人表有厚昭伯古曰郈郈昭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惠棟案世本惠伯革鄭氏禮記注革作鞏未詳孰是案爾雅釋詁曰鞏篤擥固也篤擥厚也是鞏爲堅厚之義故惠伯鞏字厚其後遂以厚爲氏世本作革非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越在他竟

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杜注曰越遠也家大人曰越之言播越也昭二十六年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與此越在他竟同義桓十六年公羊傳越在岱陰齊義亦與此同又昭二十年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定四年寡君失守社稷越在

草莽昔湍播越也晉語延及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亦與越在草莽同義 王尚書經義述聞

以郲寄衛侯

禮記諸侯不臣寓公鄭注寓寄也齊以郲寄衛侯是以寓公之禮待獻公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或輓之或推之

史記劉敬傳脫輓輅索隱曰輓者牽也輅者鹿車前推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 同上

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

高誘呂覽注云成國成千乘之國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師曠

王逸楚辭章句曰師曠聖人字子野生無目而善聽 同上

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

主當作生之當作之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

杉論性之言生也牧養也此言設君以司牧俾民得遂其生下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方指教言 朱武曹經傳攷證

商旅于市

商旅于市杜注曰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正義曰商人見君政惡陳其不正之物以諫君也引之謹案旅讀鴻臚之臚司儀肯旅擯鄭司農曰旅讀為旅于泰山之旅謂九人傳辭後鄭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士冠禮旅占古文旅作臚史記六國表臚於郊祀索隱曰臚字訓陳也出爾雅文今爾雅作旅正義曰臚旅祭名又陳也漢書叔孫通傳大夫臚句鄭氏曰季氏旅於泰山是也顏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韋昭曰大行今之鴻臚也鄭注百官表曰鴻臚者鴻聲臚傳之也莊子外物篇大儒臚傳陳言也傳言也晉語風聽臚言於市韋昭注曰臚傳也采聽商旅所傳善惡之言是也周語曰庶人傳語此傳上文曰士傳言並與臚言同義韋注庶人傳語曰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達傳以語士也杜注士傳言曰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然則商人亦卑賤不能徑達故傳言于市以待上之風聽與漢書賈山傳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即上文史為書工誦箴諫同上文瞽誦詩諫即上文瞽為詩公卿比諫即上文大夫規誨士傳言諫過即上文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即上文庶人謗商旅議於市即此彼文皆取此傳為之而末云商旅議於市則是以旅為商始由誤讀傳文而然正義引易云商旅不行旅亦是商此文連于市者以旅為商道云商旅于市則文不成義然於市之上增一議字亦足證商人之以言諫而非以貨諫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遒人

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杜注遒人行人之官也徇于路求歌謠之言說文丌部辺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從辵從丌丌亦聲讀與記同引之謹案說文遒人當作辺人許君所據左傳作辺人故於辺下述之如此猶琯字注曰古者玉琯以玉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琯𤁴字注曰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𤁴皆舉古事以著其字之所出此言古之辺人亦猶是也若如今本說文作遒人則當述於辵部遒字下不當於丌下述之矣且左傳若無辺人之文則此從辵從丌之字何以知為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者乎玉篇引說文已作遒人則其誤久矣又按作辺者賈侍中左傳解詁本也其記詩言及識與記同則賈侍中說左傳語也 同上

官師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杜注曰官師大夫楚語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韋注曰師長也引之謹案左傳之官師與工並舉楚語之官師與旅賁並舉乃是官之小者襄十五年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杜彼注曰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正義曰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后尚是也是天子之官師非卿祭法官師一廟鄭注曰官師中士下士賈子階級篇曰古者聖王制為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以上三說皆不以官師為大夫 同上

纂乃祖考無忝乃舊

棟案舊謂祖考之舊法也管子牧民篇云恭祖舊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

齊羽旌或王朝所賜如衛精茷旃旌之類注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

謂子庚必城郢

劉昭云江陵縣北十餘里有紀南城楚王所都南有郢城子囊所城 同上

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康成緇衣注云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亾案西漢毛詩不列于學官故服氏謂之逸詩猶鄭氏尚書古文二十四篇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十五年　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閒注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

循按釋文重直用反閒間廁之閒直用反則讀輕重之重以兄之勞為重故不毀此友于兄也管子樞脩篇上好詐謀閒欺注云閒隔也有所隔礙而欺誑也閒欺則隱其實如閒諜用詐故不敢閒為不隱其實也正義云閒非也不敢非兄是友于兄也失杜義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公子追舒為箴尹

呂覽高誘注楚有箴尹之官諫臣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左氏說詩此古訓也詩云古訓是式漢時謂之故訓又謂之詁訓詁訓者雅言也魯論曰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周之古訓仲山式之子之雅言門人記之爾雅以觀于古故又謂之爾雅俗儒不信爾雅而仲山之古訓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後之學者省諸爾雅釋故釋訓乃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詩曰古訓是式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武子賓諸卞

郡國志魯國卞縣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十六年　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

大戴禮祁徯曰羊舌職為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至於其為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是羊舌肸兼軍尉和容二職軍尉掌繕張老而為中軍尉也至為太傅則以軍尉職與張老之子為之而和容之職盧辯注為主賓客之事所為太傅猶必兼之故襄廿六年秦鍼如晉猶召行人子員是為太傅兼和容之證此說聞自吾舅姚姬傳先生而暢言之 同上

祁奚

祁奚疑是祁午祁奚已於襄七年請老矣無復為公族大夫之事 同上

脩官

官疑是助祭之官 同上

晉師戰于湛阪

杜注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酈氏水經注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西北周禮荆州其浸潁湛鄭云未聞蓋偶有不照也十八年楚伐鄭次魚陵杜注魚陵魚齒山也山下有湛水故曰涉旃然水杜注出滎陽成皋縣東入汴水經注索水出京縣嵩渚山與關水同源分流卽古旃然水 崔茂才吾亦廬稿

戰于湛阪

京相璠曰昆陽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湛水者是酈元曰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爲湛浦今水北悉枕翼山阜於父城東南湛水之北山有長阪蓋卽湛水以名阪故有湛阪之名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方城之外

戰國策曰楚不守方城之外高誘曰方城楚塞也外北也 同上

孟孺子速遂之

襄十六年傳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杜注孟獻子之子莊子速也十八年傳孟莊子斬其橁以爲公琴杜注莊子孺子速也坦案論語卞莊子之勇卽指速言卞當爲孟氏邑速守之故曰卞莊子至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則卞邑始屬季氏 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以寡君之未禘祀

周禮鬯人廟用脩鄭注謂始禘時自饋食始賈疏云禘謂練祭後遷廟時以其宗廟之祭從自始死以來無祭今爲遷廟以新死者木主入廟特爲此祭故云始禘璉案此禘祭雖同於吉祭而其祭獻之禮則稍減故鄭注自饋食始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十七年 飲馬於重丘

爾疋釋丘再成爲陶丘郭注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成猶重也是陶丘爲再重之丘春秋時漢濟陰郡皆曹地此重丘疑卽陶丘以再成釋之甚確 同上

高厚圍臧紇於防

杜預會於防注華縣東南有防城 同上

使夙沙衛唁之

服虔左傳注弔生曰唁 同上

遂幽其妻

漢書幽作就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猘狗

左傳襄十七年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釋文瘈狗徐居世反一音制字林作狾九世反云狂犬也案說文疒部無瘈字犬部狾狂犬也从犬折聲春秋傳曰狾犬入華臣氏之門 論衡感類云瘈狗入華臣之門與說文同有之門字 狂狾犬也从犬㞷聲然則左氏古文本作狾瘈與狾聲相近俗字也字林卽本說文漢書五行志載左傳亦作狾狗蓋據西漢儒傳授之本故與許合 淮南子十三則四狾狗之驚以殺子陽高注云國人逐猘狗以亂擾 ○ 臧茂才經義雜記

瘈狗

說文引作狾从犬折聲云狂犬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澤門之晳

詩正義引云皐門之晳陸氏釋文云本或作皐者誤棣案古皐澤字相同孫叔敖碑云收九睪之利書壽以爲澤字但皐爲白下夲 土刀切 睪爲四下夲本一字漢碑从四下芊者誤 今馬援傳注亦誤芊 服虔漢書注云皐澤也詩鶴鳴于九皐王仲任薛夫子 薛漢父子韓詩章句 皆以爲九折之澤諸侯本有皐門何獨宋不然也 同上

邑中之黔

酈元曰華元居於㯝里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晏嬰麤衰斬

鄭康成曰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於粗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唯卿爲大夫

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故晏子言唯卿乃得稱大夫而行大夫之禮耳王肅云謂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 見雜記疏 周無是制也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唯卿爲大夫

鄭康成曰此平仲之謙辭也言己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王肅聖證論曰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云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且大國之卿與天子上士俱三命故曰一也晉士起大國上卿當天子之士也平仲之言唯卿爲大夫謂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非謙辭也春秋之時尊者倘輕簡喪服禮制遂壞羣卿專政晏子惡之故服麤衰枕艸於當時爲重是以平仲云唯卿爲大夫遜辭以避害也杜氏从王說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唯卿爲大夫

戴記雜記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案大夫適子卽卿也平仲疑非晏桓子適子故言唯卿爲大夫蓋大夫適子爲卿者始可服大夫之服平仲大夫庶子雖可服大夫之服而其位猶與未爲大夫者齒故降而服士服耳鄭康成說甚善王肅聖證論不足據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十八年 跪而戴之

李登聲類曰跪跽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晉平公禱河稱曾臣彪

禮記祭祀外事曰曾孫某侯某以曾孫爲曾臣殆如史扁鵲傳虢君不稱寡人而稱寡臣皆變文之僅見者注疏謂曾臣猶末臣謙辭非也穆天子傳曾祝佐之亦同斯義 梁孝廉瞥記

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京相璠曰平陰齊地也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 杜氏云在縣東北非也 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司馬彪郡國志曰濟北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京相璠曰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杜氏以爲平陰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作塹橫行廣一里皆臆說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元和郡縣志平陰故城在平陰縣東北三十里故長城首起縣北廿九里案長城卽齊侯所守之防門至齊湣王始築長城蘇代所謂齊有長城巨防足以爲塞卽此廣里卽光里白虎通瑞贄篇璜者橫也璜之爲言光也尙書光被四表後漢書作橫被四表班固西都賦作橫被六合可以廣光音相同之證京相璠曰齊人言廣音與光同續漢志濟北國有光里言由防門至光里皆平陰城之所徑繞也故京相璠曰防門去平陰三里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巫山

京相璠曰巫山在平陰東北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御覽齊地記巫山一名孝堂山在平陰縣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必旆而疏陳之

淮南子曰疏隊而擊之高誘曰疏分也司馬法曰凡陳行惟疏戰惟密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有班馬之聲

注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 棟案班還也郭璞引作般齊師夜遁馬鳴聲漸遠故云班馬之聲尚書班瑞于羣后史記班作遍古字通 同上

以中軍克京茲

郡國志濟北平陰有景茲山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以上軍圍盧

郡國志濟北盧縣 同上

戊戌及秦周

子惠子曰呂覽愼大篇曰齊達子帥其餘卒以軍于秦周高誘曰秦周齊城門名也案秦周當是齊地名杜氏以爲魯大夫失之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及秦周伐雍門之萩

杜以秦周爲魯大夫近儒惠氏謂秦周齊地名引呂覽愼大篇齊達子帥其餘卒以軍于秦周高誘注秦周齊城門名以證成其義未審孰是曰杜據魯有秦子秦堇父故以秦周爲人名然以下文東侵及濰南及沂之例推之惠說爲長當以及秦周爲句 錢宮詹潛研堂集

伐雍門之萩

戰國策孫子謂田忌曰使輕車銳騎衝雍門高誘曰雍門齊西門名也萩酈元引作荻案玉篇音且留切云蒿也當从萩又七肖反釋文云本又作秋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雍門之萩

十八年傳伐雍門之萩惠氏補注曰萩酈元引作荻 引之案水經淄水注引左傳作荻乃傳寫之誤非酈氏原文也凡書傳中荻字傳寫多誤作荻 案玉篇音且留切蒿也當從萩釋文云本又作秋引之謹案蒿艾之屬不中爲器晉人無爲伐之萩卽楸字也說文楸梓也徐鍇注曰春秋左傳伐雍門之楸作萩同漢書東方朔傳又有萩竹籍田貨殖傳山居千章之萩顏師古注並曰萩卽楸樹字也字亦作橚晏子春秋外篇曰景公登膂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橚者 中山經其狀如橚郭璞注卽楸字也 王尙書經述聞

斬其搊以爲公琴

棟案公琴猶頌琴也頌與公古字通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焚申池之竹木

淮南子墬形訓曰申池在海隅高誘曰海隅藪劉逵據以注齊都賦京相璠言申門卽齊城南面第一門外爲申池杜于文十八年傳依京氏爲說非也 同上

以枚數闔注枚爲檛也

案枚猶个也廿一年傳云識其枚數則枚不得爲馬檛 同上

以枚數闔注枚馬檛也闔門扇也數其枚示不恐

循按文選長笛賦辭曰裁已當適便易持注云麤者曰檛細者曰枚適馬策也說文枚幹也可爲杖文十三年傳繞朝贈之以策注云策馬檛釋文檛張瓜反馬杖也正義直以杖解檛然則可爲杖卽可爲檛此杜所以通枚爲檛歟二十一年傳州綽云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故杜云數其枚考工記鳧氏爲鍾鍾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枚鄭司農云枚鍾乳也元謂今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門闔之上以鐵釘布之有如鍾乳故亦名枚二十一年傳注以門板解枚字而釋文於傳文出其枚二字云本亦作板於是此注數其枚宋本枚亦作板正義云以馬枚數門扇之板彼時數得其數則二枚不同今人數物猶云一枚二枚孔氏所據傳文固作枚數不作板數門闔之板無可數者也試以州綽自言識其枚數之枚證以枚數闔之枚蓋皆指門闔上之乳以枚數闔猶云數闔之枚數闔者卽數其枚闔有何可數乎傳文前後自相發明杜氏不識左氏屬文句法以十八年之枚爲馬檛二十一年之枚爲門板而孔氏以枚數爲一枚二枚均失之矣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將走郵棠

郡國志北海卽墨有棠鄉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抑馬

呂諶字林曰抑牽馬史記注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右師城上棘遂涉潁

酈元曰潁水又逕上棘城西又屈逕其城南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次於旃然

酈元以索水爲旃然水王引之曰疾言爲旃徐言之爲成然成然之合爲旃猶終葵之合爲椎也 棟案楚人蓋成然鬬成然皆楚人方言此旃然亦鄭地近楚之方言也故以名水 同上

蔿子馮至費滑

問楚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杜不言費滑所在已見於成十三年注也滑國都於費卽漢緱氏縣地僖二十年鄭人入滑滑逆服屬於鄭三十三年秦伯謀襲鄭滅滑而還晉人敗之於殽自是滑屬於晉成十七年鄭子駟侵晉虛滑是也其後滑又屬鄭此傳所云侵費滑也昭定以後滑又屬周昭二十六年王次于滑定六年鄭伐周馮滑是也滑地介周鄭之閒疆場一彼一此固是常事此何以獨稱費滑曰鄭有二滑莊三年公次于滑杜云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北故於此傳稱費滑以別之 錢宮詹潛研堂集

甚雨及之

甚古文湛字見詛楚文莊子天下篇云沐甚雨櫛疾風崔譔本甚作湛音淫湛雨猶久雨也或云檀弓云雨甚至甚當讀如字亦通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役徒幾盡

公羊傳子重曰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何休注艾草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曰扈炊烹者曰養役徒蓋卽廝曰扈養之徒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不競多死聲

服虔曰北風夾鍾無射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南律氣不至故死聲多吹律而言歌風者出聲曰歌以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故言歌風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

周禮大師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鄭注兵書曰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案鄭司農引左傳此語爲證賈疏云南方火火主燥燥故將急數怒北方水水主柔弱又主幽闇故兵弱少威明師曠益吹羽徵二音而知南北之強弱矣服虔注北風夾鍾無射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引之者證吹律知吉凶之事也左傳正義引服注以爲卯酉以北律呂爲北風以南爲南風保章氏以十有二風察天地

之和鄭注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否其道亡矣馬驌春秋左傳補注

天道多在西北

解云歲在豕韋疏云豕韋一名娵訾按說文韋相背也从舛囗聲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韋背故借以爲皮韋彤謂室壁二宿合爲娵訾當屬豕之亥次而其形兩兩相背故亦名豕韋也沈欽韓春秋左傳小疏

十九年　自鄟水歸之於我

正義駁公羊傳非是說文云鄟水在魯言魯分鄟田以鄟水爲竟馬驌春秋左傳補注

先吳壽夢之鼎注以璧馬爲鼎之先

子惠子曰馬爲庭實未聞以馬爲先且馬不上堂安得先之先吳鼎亦不辭先吳猶言先秦先漢歟惠棟春秋左傳補註

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注癉疽惡創

循按素問奇病論有脾癉膽癉王冰皆以熱訓之瘧論云其但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名曰癉瘧王冰注云癉熱也極熱爲之也倉公診齊王太后病曰風癉客脬又云脈大而躁躁者中有熱而溺赤診齊章武里曹山跗病云沛消癉也是沛當爲之又云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此亦以癉爲熱風癉即風熱也肺消癉即肺消熱也金匱要畧有黃癉病證區分穀癉酒癉女勞癉亦以其手足中熱心中懊憹而熱漢書藝文志有五藏六府癉十二病方四十卷謂諸癉病癉本於熱痺本於溼故亦有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顏師古專以黃病注之非也此傳云癉疽生瘍於頭癉言其熱疽言其腫始而發熱既而頭腫遂生此瘍正義引說文癉勞病也又謂荀偃病此疽癰腫潰遂生創於頭未是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癉疽

玉篇引作疽多但切惠棟春秋左傳補註

也乎

家大人曰襄十九年傳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乎字後人所加也與邪同古書通以也爲邪說見釋詞後人不知古字之假借故又加乎字耳後漢書袁譚傳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七禮儀部二十八引此皆無乎字又昭七年傳子産曰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恤也乎也亦與邪同乎字亦後人所加太平御覽鬼神部三引此有乎字亦後人依俗本左傳加之其人事部三十八器物部一及王制正義後漢書儒林傳注引此皆無乎字晉語作其或者未舉夏郊邪說苑辨物篇作其或者未舉夏郊也則也即邪字明矣以上二條唐○王尚書經義述聞 [illegible]

作林鐘而銘魯功

呂諶字林曰銘題勒也惠棟春秋左傳補註

匹之道也

唐石經云匹之之道也同上

顏懿姬鬷聲姬

杜此注全用服氏服氏又云傳家從後言之故舉諡也同上

諸子注諸妾姓子者

杜亦用服注此當从傳遷說以諸子爲內官也同上

屬諸戎子

服虔曰戎子子牙養也棟案養謂養母也同上

廢常不祥

服虔曰立長爲祥立而廢之爲不祥也同上

閒諸侯難

服虔曰閒犯爲光已列於諸侯難成同上

是專黜諸侯

服虔曰專獨也光比於諸侯列於會盟不可黜也同上

而以難犯不祥也

服虔曰以難成之事犯不善同上

崔杼微逆光

服虔曰微隱匿也棟案哀十六年傳其徒微之是微爲隱匿也同上

崔杼微逆光

說文微隱行也服注爲隱匿疑非馬驌春秋左傳補注

疾病而立之

服虔曰立爲太子馬驌春秋左傳補注

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何休膏肓曰天子車稱大路諸侯車稱路車大夫稱車今鄭子蟜諸侯之大夫耳當與大子士同賜其車而名之曰大路非正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名不正則言不順於義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王制卿爲大夫襄十九年疏禮記疏案詩曰采菽之言天子之大夫車可稱路猶不得云乘大路由晉和服大路魯君乘大路且爲踰制況陪臣乎叔孫豹受路而生勿敢服斯得禮矣使以行安得爲禮劉逢祿箴膏肓評

子孔當罪

鄭康成曰當謂値其罪音丁浪反惠棟春秋左傳補註

問守備爲以無備告揖之乃登

服虔曰彭仲博以爲齊侯號衛衛怒而下云問守備焉問衛之守高唐者衛無恩信故令守者以無備告齊侯善其言故聞之乃命士卒登城此說近之棟案經典序錄曰汝南彭汪字仲博說先師奇說及舊注又昭廿七年傳云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彭仲博云當言是無我若何我母無我當如何我字當在若上正義所載惟此二說同上

傳食

十九年傳聞師將傳食杜注因其會食願壇案墨子號令篇鋪食皆於署不得外食傳食即鋪食義與餔同皆聲相近鈔洪頤煊讀書叢錄

廿年　陳慶虎慶寅

王符曰慶氏嬀姓惠棟春秋左傳補註

廿年　以卒

二十年傳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杜注曰七章以卒盡八章引之謹案杜解以卒二字未安竊謂以猶與也說見釋詞卒卒章也言賦常棣之七章與卒章也卒下無章字者蒙上而省王尚書經義述聞

廿一年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杜云記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愚謂此公姑姊即季氏女也季氏出自桓公至武子四世於左氏說爲公族祖父其女子子則公之族姑其女孫則公之族姊季氏之女而稱公姑姊以嫁者所以寵庶其耳尋下文臧武仲詰斥稱鮑氏可知非公女矣古人立言有體趙盾稱公之女則曰君姬氏見宣二年傳孔檢討經學卮言

公姑姊

子惠子曰成公同宗之女于公爲姑姊故云公姑姊注及正義皆失考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以公姑姊妻之

諸侯一娶九女媵以姪娣有左娣右娣詩所謂問我諸姬遂及伯姊蓋以諸姑備九女之數而以伯姊爲姪娣也魯以諸侯之禮待邾庶其故以公之姑爲正配而以公之姊爲姪娣也劉光伯以姑姊爲襄公父之姊止一人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子爲司寇

服注武仲蓋爲小司寇 同上

軌度其信可明徵也

謂上所行之軌迹自度有實可明驗諸人而無不慊也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念茲在茲

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也壹而後功可念也 同上

入茲字

入茲字隱注下功字釋則不念允出則未及名言皆預形帝念念功謂治人之功由己壹謂帝所以如是念之者由其人之能誠壹也末句咏歎以結之所以勸季孫之有功 同上

瘠則甚矣

二十一年傳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杜注瘠瘦也頤煊案上文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並不言瘦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瘠者何痢也何休注瘠病也齊人語杜注失之 經義叢鈔洪頤煊

欒懷子

晉人殺欒盈安得有謚傳言懷子好施士多歸之豈其家臣爲之謚而遂傳於史策耶 顧處士日知錄

董叔

案晉語董叔亦范宣子之壻故黨於欒氏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姑叔虎之母美而不使

唐石經云而不使視寢 二字旁增 論衡引此傳與石經同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王充曰妖氣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火有光耀亦有容貌龍蛇東方木含火精故美色貌麗膽附於肝故生勇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強故多力也 同上

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

唐石經云欒盈奔楚過於周又一本云欒盈出奔楚過於周周西鄙人掠之 同上

得罪于王之守臣

子惠子曰守臣指晉君書句同爲上卿書稱陪臣句稱守臣有是理乎范氏矯君命逐盈故盈以爲得罪于晉君 同上

將歸死於尉氏

鄭元因惡治獄官有尉氏遂解此爲將死於鄭之尉氏晉臣有罪何以歸死於鄭漢志應劭注云古獄官曰尉氏是自古獄官皆曰尉氏非獨鄭有之盈是時已過周之王城而至西鄙矣故言將歸死於周之獄吏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使候出諸轘轅

棟案候候人也周禮夏官候人職云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臣瓚漢書志轘轅險道名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鄭康成曰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皇清經解卷九之十八上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十八下

左傳羣解彙編　　學海堂

襄公

廿二年　焉用聖人

風俗通曰聖者聲也言聞聲知情故曰聖家語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何休膏肓曰說左氏傳者春秋之志非聖人孰能脩之言夫子聖人乃能脩之御叔謂臧武仲爲聖人是非獨孔子也箴之曰武仲者述聖人之道魯人稱之曰聖今使如晉適御叔御叔不說學見武仲而雨行故之云焉用聖人爲左氏傳載之者非御叔不說學不謂武仲聖與孔子同

合倍其賦

按周禮大司徒諸男之地王食者四之一康成注小司徒謂畿內采地其稅皆入四之一於王從子男例推也然則侯國采地之人稅當亦如之倍其賦者入其賦之半也疏謂當以三分之二入公誤以司勳之賞地爲采地矣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公孫僑對 以執事

襄廿二年公孫僑對晉人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攷春秋及史記鄭簡公元年當晉悼八年言九年者蓋以踰公末年爲悼公之元也而八月據傳是五月 梁孝廉瞥記

與執燔焉釋文云燔又作膰

襄廿四年傳及成十三年傳皆作膰說文曰膰宗廟火孰肉从炙番聲春秋傳曰天子有事膰焉以饋同姓諸侯此傳燔字當从膰轉寫誤爲燔耳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執事實重圖之

高誘曰重深

殷以少牢

案殷祭即謂練祥卒哭成事祔祭也盛禮曰殷練祥諸祭視喪大事故亦曰殷禮記雜記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子張鄭也則其卒哭成事練祥諸祭宜用太牢今從殺易以少牢正義第謂禘祫爲殷祭義猶未備 注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貴而能貧

能貧耐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

荀卿子曰大功已立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未益祿而有馬士庶同于卿

爲王御士

二十二年傳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杜注曰御王車者引之謹案御侍也御士猶侍從之臣若周官御僕御庶子之屬且非謂御車者也僖二十四年傳穨叔桃子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御之杜彼注曰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是其證 王尚書經義述聞

楚棄疾論

楚康王將殺令尹子南告其子棄疾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

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逐殺子南棄疾縊而死說者謂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君臣之義失矣余謂康王之失不待言若棄疾之忍棄其父則逆理之甚者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當康王之三泣而告之也夫豈不欲棄疾之諫其父乎夫豈不欲子南之聞諫而改悔乎爲棄疾者宜泣且言曰臣當諫臣父諫而不納臣死且無悔吾意康王必不拒而弗許假令棄疾旣告于君遂諫其父子南翻然改悔屏去觀起飭躬修行則棄疾之周旋於君父閒者忠與孝俱盡而無憾奈何計不及此而徒以洩命重刑爲說耶或曰觀起有寵於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子南之泰侈與諫不問可知矣棄疾或已諫其父而不納歟不然何忍出此曰否使棄疾曾諫而不聽亦當白於王曰臣數諫矣未之有改臣請以死諫因自殺而遺書以達其父子南之泰侈其少已乎此其事幾降行之史魚行之獨不可行之於棄疾者吾不信也且子南旣葬棄疾亦縊與其死於旣殺子南之後毋寧死於子南未殺之前死於前猶可冀子南之一悟死于後反獲一不孝之名而徒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又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其與守匹夫匹婦之愚而自殺者何以異是故君子之於死生之際危疑之地必思之至熟而後行然非平日析之精而持之審則又無以達乎經權而應倉卒之變若棄疾者其昧此乎 趙徵君寶甓齋文集

三日棄疾請尸

周禮掌戮曰凡殺人者肆之三日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廿三年 禮爲鄭國闕

服虔曰鄭國尙爲之闕樂況甥舅之國乎顧氏補正用其說而不稱服註 同上

及其士

嬖子姆勇士如督戎是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知不集也

齊侯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杜注曰集成也釋文知音智又如字家大人曰讀如字者是知不集者知事之必不成非自謂其智之不能成事也 王尙書經義述聞

及七輿大夫輿之

服注下軍輿帥大夫案輿帥卽夏官輿司馬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右撫劍

案古制舞劒于左宜禮從右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斐豹

廣韻引作裴甫微切 同上

左氏襄二十三年傳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埴案廣韻八微裴姓左傳晉有裴豹甫微切廣韻本於唐韻此當是唐人舊注所據左傳本尙作裴至開成石經遂作斐釋文斐音非又芳匪切釋文成於唐初亦作斐者或後人誤改元和姓纂入微韻裴左傳有裴豹漢有裴禹 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著於丹書

周禮秋官司約小約劑書於丹書鄭注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請焚丹書

周禮司隸鄭司農注恥爲奴欲焚其籍也賈疏引之者證隸爲奴 同上

或以戟鉤之

考工記戟廣寸有半寸胡四之鄭注戟今三鋒戟也戟胡橫貫之江先生愼修曰鉤欒樂斷肘而死蓋本欲生禽之故不用刺與援而用胡以鉤之鉤之而胡之下鋒貫肘曳之而肘遂斷也 同上

先驅至大殿

此齊莊所立軍政名服引司馬法可證 同上

啓牢成 疏爲右

軍制啟有二詩以先啟行左傳天子之老元戎十乘以先啟行皆謂先鋒襄二十三年左傳齊侯伐衛啟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右注左翼曰啟以對下胠故知左翼齊侯變古三軍制故然疏引詩及服虔引司馬法非齊之啟也 劉上舍龔秋槎雜記

戍郫邵

棟案郫邵晉二邑文六年傳云趙孟殺公子樂于郫說文曰郫晉邑司馬彪郡國志曰河東垣縣有邵亭張華博物志曰垣縣東九十里有郫邵之阨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

馬季長曰晉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爲東陽服虔以東陽爲魯邑不如杜注之確正義糾之甚當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晏氂

徐邈音來棟案外傳作萊古字通徐音是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新樽絜之

釋文云本亦作尊又昭十五年傳樽以魯壺釋文云樽本或作尊又作罇棟案曹憲文字指歸云檢字無此从缶从木者說文云字从酋寸酒官法度也今之尊卑從此得名故尊亦爲君父之稱 同上

以公鉏爲馬正

周禮夏官家司馬亦如之鄭注大夫家臣爲司馬者春秋傳曰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賈疏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使其家臣爲司馬主其地之軍賦杜解馬正家司馬是公鉏主季地之軍賦爲家臣中之尊貴者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慍而不出

鄭論語注慍怨也 同上

閔子騫

二十三年傳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頤煊案後漢書楊秉傳引禍福二句李賢注左傳閔子騫之辭影宋本北堂書鈔卷三十六文選檄吳將校部曲李善注引亦作閔子騫褚淵碑文注引閔子騫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白帖卷八十七引閔子騫曰未學殖也不學將落今本皆作閔子馬 經義叢鈔洪頤煊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

無門言同一門出入也荀卿子曰禍與福鄰莫知其門管子禁藏篇曰福不擇家禍不索人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

彤謂所居也處也地也杜注所位處非是 朱武曹經傳攷證

孺子秩

洛誥孺子其朋鄭注孺子幼少之稱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

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獨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杜注曰臧

氏因季氏之欲而爲定之猶爲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出之譔案公鉏之意欲季孫立羯以樹恩於孟氏非水勝於臧孫之立悼子也不得云有力於臧氏臧當爲孟因上下文臧氏而誤爲臧耳力功也 見管子 言秩本當立立之不足以爲功羯不當立而季氏立之則信有功於孟氏矣謂猶必感其恩也杜不能辭正而曲爲之說非是昭二十八年傳謂賈辛司馬烏有力於王室故舉之晉語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立者將授立之 周語鄭武莊有大勳力於平桓 謂有功於王室有功於先君也豈謂有功過於王室過於先君乎 王尚書經義述聞

藥石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引之譔案藥字古讀若曜 說見唐韻正 聲與療相近 方言愮療治也江湘郊會謂醫治之曰愮或曰療注愮音曜愮與藥古字通 故申鑒俗嫌篇云藥者療也藥石謂療疾之石專指一物言之非分藥與石爲二物故下文云美疢不如惡石又云石猶生我也三十一年傳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家語正論篇同王肅云藥療也大雅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藥作療 正義云不可救以藥讀藥爲藥餌之藥失之 莊子天地篇曰有虞氏之藥瘍也荀子富國篇曰不足以藥傷補敗藥字竝與療同義藥石猶療石耳注疏說此二字皆未了 同上

美疢不如惡石

服虔曰石砭石也戰國策曰扁鵲怒而投其石高誘曰石砭所以砭彈人臃腫也 砭石見山海經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娶于鑄注鑄國

樂記曰武王未及下車封堯帝之後于祝康成云祝或爲鑄高誘曰鑄讀作祝古音通故或作鑄或作祝 同上

娶于鑄

呂覽慎大覽云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轝命封黃帝之後於鑄高誘曰鑄國名淮南俶眞訓冶工之鑄器高誘注云鑄讀如唾祝之祝是鑄與祝同音汲郡古文云平王三年齊人滅祝是鑄國以爲齊邑矣宣叔娶於鑄是娶於齊之鑄邑非國也郡國志濟北蛇邱有鑄鄉城不言其爲鑄國也皇侃論語疏以鑄爲臧賈臧爲舅氏國誤與元凱注同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臧賈

襄十七年傳賈曾帥甲三百宵犯齊師是時臧紇已立爲大夫矣賈蓋紇出奔時適在鑄耳 同上

盍以其犯門斬關

周禮司盟曰盟萬民之犯命者故孟椒欲用之當其罪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季孫用之

疾疢之言驗矣 同上

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

億案舊讀從在字絕句正義引服虔以下從上讀言敝廬在下是以下字爲句 武進士經讀考異

下妾不得與郊弔

子惠子曰賤者野受弔謂之郊弔所謂君遇柩於路使人弔者庶人則然士喪君視斂則郊弔非士也注與正義皆失之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

億案釋文云齊侯絕句一讀以見字絕句齊侯向下讀據注齊侯自道伐晉之功是杜氏以齊侯向下讀 武進士經讀考異

多則多矣

周禮司勳云戰功曰多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不穴於寢廟

子惠子曰廟日祭月祀朝聘饗燕皆行之於廟故鼠不穴疏以爲廟幽靜失之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寢廟

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正義曰一解 案此二字上有脫文 鼠不敢穿寢廟牆以爲穴者卽畏人故也但寢則近人廟則幽靜鼠不穿廟豈是畏人故知寢廟鬧雜鼠不卽以爲穴必須穿壁始敢安處止爲畏人故也惠氏棟曰廟日祭月祀朝聘饗燕皆行之於廟故鼠不穴疏以爲廟幽靜失之引之譔案經言寢廟多指宗廟言之此寢廟則指人之寢室言之寢室爲人之所居故鼠不敢穴襄四年魏絳引虞人之箴曰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民居寢廟獸居茂草故曰各有攸處 杜注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非也箴言民獸各有攸處非謂人神不相雜糅 此寢廟亦謂人之所居非謂宗廟也凡宮室尊嚴謂之廟荀子禮論篇疏房檖貌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楊倞注曰貌古貌字貌廟也廟者宮室尊嚴之名呂氏春秋愼勢篇曰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此廟字亦指王者所居言之非謂宗廟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在商爲豕韋氏

詩章顧既伐鄭箋韋豕韋彭姓非劉累之後杜以商之豕韋乃劉累之後既滅而復封無書足證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在周爲唐杜氏

劉光伯曰昭元年杜注云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唐在大夏則唐之人非累之裔此注何云豕韋國於唐也又據何文知初封於唐後封於杜賈逵國語注云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非滅唐封杜案杜滅唐封杜之解本竹書紀年成王八年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而誤紀年但言遷唐之民於杜亦未言封唐之後於杜也當以賈逵國語注爲據光伯規之善矣 同上

旣歿其言立

高誘呂覽注曰立猶見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沒沒

二十四年傳何沒沒也將焉用賄杜注曰沒沒沈滅之言釋文沒沒如字一音妹家大人曰沒沒貪也故下句云將焉用賄晉語不沒爲後也韋注曰沒貪也又不沒於利也注曰不貪利國家也秦策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高注曰沒貪也史記貨殖傳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沒亦貪也重言之則曰沒沒矣釋文一音妹妹與昧同音昧亦貪也二十六年傳曰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杜注昧猶貪冒二十八年傳曰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漢書匈奴傳贊昧利不顧佞傳昧權利顏注並曰昧貪也重言之則曰昧昧矣昧與沒古同聲而通用故史記趙世家昧昧以聞趙策作沒沒 王尚書經義述聞

樂旨君子

注云言君子樂美其道 旨詩作只箋云只之言是也字與訓俱當從彼 惠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象有齒以焚其身

子產寓書范宣子象齒焚身杜注焚斃服虔云焚讀爲僨僨僵也孔疏象不燒死故杜訓斃 崔茂才書亦屢林

恕思以明德

周書程典曰愼德必躬恕恕以明德李登聲類曰恕人心度物也 文選注○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輔躒

說文引作趯釋文曰本又作轢 同上

宛射犬

酈元曰濮水又東南逕宛亭西鄭大夫宛射犬之故邑濮水又南逕射犬城東鄭公孫射犬城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大國之人不可與也

彬謂與猶如也廣雅釋言曰如均也故杜注言不可與等也與又訓當二十五年傳一與一誰能懼我下文出弇中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哀九年傳宋方吉不可與也皆其證 朱武曹經傳攷證

部婁無松柏

說文引作附婁云小土山也應劭風俗通曰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閒田中少高卬名之爲部矣周伯琦六書正譌𨺅从𠂤付聲俗用培塿非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皆居轉而鼓琴

傳遜曰轉當爲軫棟案文選注引許愼淮南子注曰軫轉也或是古軫字有作轉耳方言曰軫謂之枕郭璞曰車後橫木 同上

踞轉

二十四年傳皆踞轉而鼓琴杜注轉衣裝顧炤案昭二十年傳趙簡子夢童子贏而轉以歌淮南脩務訓故秦楚燕魏之謌也異轉而皆樂汜論訓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踞轉而鼓琴謂箕倨自歌以鼓琴也 經義叢鈔洪頤煊

兄弟也

儀禮喪服傳鄭注云兄弟猶言族親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有庸

夏官司勳民功曰庸賈疏云庸亦功也 同上

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然

明曰是將死矣

何休膏肓曰善言者君子所尚有小人道之輒爲死徵是善言不可出口於義左氏爲短 襄二十四年疏

許曰程鄭以嬖倖而棄君子之器其死亡宜也然明不以此立論而反以其謙言爲惑疾違害盈福謙之理所謂不幸言而中也 劉禮部箴膏肓評

敢問降階何由

君禮臣有降階之儀程鄭小人非所宜問故云惑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二十五年 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注坎爲中男故曰夫變而爲巽故曰從風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

循按夫即老婦得其士夫之夫大過二之頤五爲夫今夫未之頤五而三成巽故夫從風也賁上之困三爲姤上之復三之比例所謂有隕自天也隕而成大過下巽爲風故風隕也困二先之賁五賁上後隕困三則賁不成明夷而成既濟今困成大過則賁不成既濟而成明夷故云困于石往不擠也謂不成既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謂成明夷夷者傷也夫既從風則不見其妻不見其妻由大過二不之頤五故無所歸也此易之例猶可攷見者詳見雕菰樓易學三書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

往不濟謂九四爲石所恃傷謂九二爲蒺藜初至四互未濟故往不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不爲崔子其無冠乎

彬謂爲之言有也論語不有祝鮀之佞傳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文勢尤近似 朱武曹經傳攷證

公拊楹而歌

服虔曰公爲姜氏不知已在外故歌以命之也一曰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陪臣干掫

史記作爭趣棟案左傳掫字亦有作趣者昭廿年傳云賓將掫杜子春注周禮引此作趣史記本作干趣 徐廣云 後人改爲爭趣非也 掫趣二字古皆从取聲○同上

襄二十五年左氏傳陪臣干掫史記齊世家作陪臣爭趣昭二十年傳賓將掫周禮掌固注作賓將趣掫即鼜字說文手部有掫豆部有鼜即一字也掫夜戒有所擊也鼜夜戒守鼓也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注臣不徒求祿

循按頤象傳云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徒求祿則自養而不能社稷是養二十二年子產對晉人云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亦謂晉但自養不能養人謂受小國之士實宗器而不能安定之恤其罷病也彼注云但有其言正義引服虔以實爲誠讓非也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亾則亾之

服虔曰謂以公義爲社稷死亾也如是者臣亦隨之死亾案杜義未完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若爲己死而爲己亾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服虔曰言君自以己之私欲取死亾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也 同上

將庸何歸

二十五年傳且入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亾之將庸何歸杜注曰將用死亾之義何所歸趣引之謹案杜說非也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亾之承上吾死也吾亾也而言將庸何歸則承上君死安歸而言杜并兩意爲一意而以庸爲用歸爲歸趣失其旨矣將庸何歸者將何歸也庸亦何也 莊十四年傳庸非貳乎僖十五年傳晉其庸可冀乎襄十四年傳庸知愈乎若斯之類不可悉數 何歸之爲庸何歸猶何傷之爲庸何傷 文十八年傳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昭元年傳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魯語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 安知之爲庸安知 荀子宥坐篇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詎知之爲庸詎知 莊子齊物論篇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孰能之爲庸孰能也 大戴記曾子制言篇則雖女親庸孰能親女乎 解者多訓庸爲用故義不可通 王尚書經義述聞

枕尸股而哭注以公尸就己股

循按高貴鄉公被弒於車下司馬孚枕帝股而全效晏嬰所爲蓋當時左氏盛行故王經說高貴亦引魯昭公不忍季氏之事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南史氏

新序云南史氏是其族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執簡以往

服虔曰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案齊崔杼弒其君光則一簡之文也 同上

閭邱嬰以帷縛其妻而載

循按釋文縛直轉反與束縛從專者字異縛猶專老子專氣致

乘車氣郎任氣任氣郎負氣以帷縛其妻謂以帷負其妻以帷負妻猶以襁負子負而後載之於車也管子兵法篇鼓所以任也注云任猶載也謂今之俶裝也任爲俶裝故杜以踊轉而斂琴之轉爲衣裝轉縛專二字通孟子門人治任將歸任即衣裝以其所負擔故謂之任因名爲轉也轉之訓爲運負任而行亦運之謂矣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行及弇中

襄二十五年左氏傳齊閭邱嬰與申鮮虞行及弇中漢書藝文志禮古經出於魯淹中弇奄古今字爾 臧拔貢經義知新記

一與一誰能懼我　不利子商

閭邱嬰與申鮮虞乘而出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家大人曰與猶當也敵也方言曰懼病也言狹道之中一以當一雖崔慶之眾不能病我也故下文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眾不可當也當亦與也二十四年傳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與亦當也管子輕重戊篇曰即以戰鬬之道與之矣與之敵之也秦策曰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淮南人閒篇曰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史記燕世家曰龐煖易與耳白起傳曰廉頗易與淮陰侯傳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與皆謂敵也高祖紀曰上自東往擊陳豨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言吾知所以敵之也是相當相敵古皆謂之與也晉語楚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言必病楚師也下文王曰天之祚楚誰能懼之言誰能病之猶申鮮虞言誰能懼我也是懼爲病也成十六年左傳盍釋楚以爲外懼乎晉語懼作憂患與病義亦相近引之謹案哀九年傳利以伐姜不利子商杜注曰子商謂宋案傳文子字其不可解者有三下文曰伐齊則可敵宋不吉正釋此二句之義則傳意謂不利敵宋也若但云不利子商則是不利於宋與傳意相反矣其不可解者一也伐與敵不同義攻其國謂之伐兩軍相遇而戰謂之敵十七年傳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二十七年傳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此傳曰伐齊則可敵宋不吉是伐與敵不同也是時宋伐鄭而晉欲救之救則兩軍且相遇而戰故謂之敵不可謂之伐不得承上伐姜之文而省也乃上句言伐而下句不利子商緣上敵義其不可解者二也子固商姓然不得遂謂之子商姜爲齊姓豈得遂謂之姜齊乎徧攷書傳無稱宋爲子商者而言子商謂宋其不可解者三也今案傳自釋曰敵宋不吉不吉亦不利也宋亦商也則商上之字當與敵同義作子則非其義矣子疑當作予予即與字古人多謂敵爲與上已見下文曰宋方吉不可與也謂宋不可敵也此言不利與商即是不利敵宋故傳自釋之曰敵宋不吉也予字之形似子又因下文子水位也之文而誤耳東周策秦知趙之難予齊人戰予即與字今本譌作子漢書高祖紀楚予諸侯人之慕漢者數萬人予亦譌作子又案不可與也杜注曰不可與戰蓋誤釋爲與共之與而以戰字增成其義不知與訓爲敵戰義在其中矣越語說戰曰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老子曰善勝敵者不與皆謂兩軍相敵也解者皆誤以爲與共之與而增字以足之韋昭注越語則曰勿與戰王弼注老子則曰不與爭蓋古義之湮久矣漢書朝鮮傳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言恐不能敵也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敵也亦是誤以爲與共之與而增字以足之史記朝鮮傳恐不能與下有戰字則又後人不曉與字之義而妄增之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崔氏側　北郭

襄二十五年傳崔氏側莊公於北郭側與廁同 臧拔貢經義知新記

四翣

高誘呂覽注曰翣棺飾也書黼黻之狀如扇於僂邊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也又淮南子注曰翣狀如今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箱以爲飾多少之差各從其爵命之數也翣本作翣古文也周禮縫人云衣翣柳之材注云故書翣柳作接橮鄭司農云接讀爲歰橮讀爲柳皆棺飾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春秋傳曰四歰不蹕先鄭引檀弓作翣引左傳作歰明古文春秋傳本作歰杜氏改爲翣失之矣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甲 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

循按司馬昭弒高貴鄉公以王禮葬之漢晉春秋云丁卯葬高貴鄉公於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旐全襲左氏此傳所以明降帝禮爲王禮如降九乘爲七乘即隱以比高貴於齊光比司馬爲崔氏也杜預托左氏以掩司馬氏之惡習鑿齒托左氏以誅司馬氏之奸習氏固自托爲南史氏[illegible]裴松之譏其[illegible]之過言非知言者也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

德案正義云杜意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炫謂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非以爲賂也又傳下文處守者皆有賂正義云杜以上句男女以班與賂連文故云皆以男女爲賂劉炫以爲男女以班示降服于晉有賂者皆有貨財賂之非以男女爲賂據此則杜以賂字絕句劉以賂屬下讀故杜以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義無所屬又傳文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明爲賂晉侯以所重餘皆遍及故自賂晉侯以下至皆有賂語勢連貫而杜氏御處守者句猶謂皆以男女爲賂其曲爲穿鑿不可訓也從劉氏讀爲正又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傳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又云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案此男女別即與男女以班同賂以宗器亦與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同蓋古職敗而復求存禮當如是益徵賂字不與男女以班爲讀 武進士經讀攷異

男女至而纍

襄二十五年晉侯伐齊齊男女以班鄭人陳陳侯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哀元年傳蔡人男女以辨蓋古者降人男女不相雜今時治獄猶然班別辨語之轉皆示以將見俘也 臧拔貢經義知新記

五吏三十帥

齊人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杜注曰六正三軍之六卿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引之謹案晉之五吏具在傳中成二年傳公賜晉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蓋一司馬二司空三輿帥四候正五亞旅此晉五吏之舊制也自悼公立軍尉而五吏之名遂亢軍尉而省亞旅成十八年傳說悼公命官曰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晉語亦曰祁奚爲元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元司馬張老爲元候鐸遏寇爲輿尉籍偃爲輿司馬元尉即軍尉也元候候奄即候正也上軍尉輿尉即輿帥也故襄十九年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亦五吏也後有軍尉而無亞旅此

晉五吏之新制也此傳齊賂晉侯爲賂晉平公則所謂五吏者當爲悼公所定一軍尉二司馬三司空四輿尉五候奄矣曾武王伐紂誓師擧野曰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爲官凡五晉之五吏其遺法也淮南兵略篇曰夫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意此下當有此司馬之官也一句正行五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隧路亟行輜治賦丈均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五官即此五吏矣三十帥者師帥也統於六正者也夏官司馬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依小司徒五師爲軍一軍之中師帥凡五六軍則師帥三十小國三軍師帥凡十五也晉爲大國師帥當十五而有三十帥者古者天子一圻而有六軍今晉地數圻計井出賦自當有六軍之數非三十帥不足以統之晉自文公作三軍僖二十七年其後作五軍三十一年舍二軍文六年作六軍成三年至悼公舍新軍而復爲三軍襄十四年雖分合不常而車徒之數則一名爲三軍其實六軍故有三十帥也再以乘馬之法計之城濮之戰晉車七百乘在僖二十八年是時晉初作三軍凡五萬二千五百人當爲師帥二十有一每七師而一軍窐之戰八百乘在成二年晉舍二軍仍爲三軍自文六年凡六萬人爲師二十有四每八師而一軍平邱之會四千乘在昭十三年自襄十四年晉舍新軍仍爲三軍凡三十萬人爲師百有二十每四十師而一軍此傳伐齊不言車數以三十帥推之當爲千乘而統十卒七萬五千人每十帥而一軍也若下文百官之正長師旅師旅爲官屬而非將帥詳見前師不陵正旅不偪師下 王尚書經義述聞

當陳隧者

高誘曰隧道也司空治軍隧道王肅以爲墓道非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宵突陳城注突穿也

循按突宜爲衝突杜以穿解之者廣雅竈窓謂之突竈有窗以通煙氣則穿之象歟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公曰舍而毋辭曰不辭注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

循按舍讀去聲止息也 同上

昔虞閼父

陳球碑作遏高誘曰閼讀曰遏止之遏然則閼遏同音故或作遏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爲周陶正

王應麟曰有虞氏上陶舜陶河濱器不苦窳周陶正猶以虞閼父爲之 同上

以備三恪

說文引作愙从心客聲敬也義雲章亦以愙爲恪魏封孔羨碑又作愘焦弱侯以爲恪即古客字未詳 祖說正義熊氏云周之三恪越少昊高辛遠有黃帝者爲其制作之人故易繫辭云黃帝堯舜氏作 同上

三恪

杜注以陳與杞宋共爲三恪路史有虞氏紀注左氏傳以陳備三客徐鍇云今俗作恪古讀客如恪蓋三恪封夏商之後爲二代繼虞帝之後爲三客客敬也言禮之如賓客非別有三恪也案薊黃帝後祝帝堯後陳帝舜後是謂三恪杞夏之後宋殷之後是謂二王之後鄭康成曰三恪尊于諸侯卑于二王之後是也當依鄭說 臧茂才吾亦廬稿

不可億逞

今陳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杜注曰億度也逞盡也家大人曰杜訓億爲度逞爲盡不可度盡殊爲不辭今案億者滿也逞與盈古字通言其欲不可滿盈也文十八年傳曰侵欲崇侈不可盈厭意與此同說文曰意滿也方言曰臆滿也漢書賈誼傳曰好惡積意 說見前意讀爲臆 與億同是億爲滿也左氏春秋昭二十三年沈子逞穀梁作沈子盈左氏傳樂盈史記作樂逞又昭四年傳逞其心以厚其毒新序善謀篇逞作盈是逞即盈也廣雅曰盈臆滿也小雅楚茨篇曰我倉旣盈我庾維億 億亦盈也說見我庾維億下 易林乾之師曰倉盈庾億漢巴郡太守樊敏碑曰持滿億盈是億盈皆滿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

彬謂競亦彊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授手于我

手古首字士喪禮云載魚左首進鬐注云古文首爲手成二年經曹公子首公羊作手是字通之證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天子之地一圻

鄭康成引作畿高誘曰方千里爲畿方百里爲同周禮大司馬九畿之籍先鄭司農云近當言幾蓋古圻字或作近禮記明近于坎壇王肅讀近爲祈齊侯鎛鐘云用旂眉壽是本古文近字通爲祈前有祈父尚書酒誥作圻父鄭康成詩箋云祈圻畿同 同上

爲掩表淳鹵

注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正義賈逵云淳鹹也說文西方鹹地也从西省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呂氏春秋稱魏文侯時史起爲鄴令引漳水以灌田民歌之曰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粱是鹹薄之地名爲斥鹵禹貢云海濱廣斥是也淳鹵地薄收穫常少故表之輕其賦稅 臧茂才吾亦廬稿

度山林 至井衍沃

周禮賈疏云是楚之地美惡有九等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鳩藪澤

爲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杜注曰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引之謹案藪澤乃天地自然之利非人所能聚而成之也不得云聚成藪澤鳩當讀爲究爾雅度究謀也大雅皇矣篇曰爰究爰度究猶度也度山林究藪澤皆取相度之義鳩究二字皆以九爲聲小弁篇不能究之與蹄爲韻則究讀若鳩故與鳩通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究藪澤者度其出賦之多寡故下文遂云量入脩賦非以備田獵也賈逵云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見正義亦失經義 王尚書經義述聞

數疆潦

杜注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正義曰賈逵以疆爲彊墝埆之地鄭衆以爲疆界內有水潦者案周禮草人凡糞種彊㯺用蕡鄭元云彊㯺彊堅者則彊地謂堪種植非水潦之類故從鄭衆之說數其疆界有水潦者計數減其租稅也孫毓讀彊潦注云砂礫之田也引之謹案水潦所集不必在疆界且上文之山林藪澤京陵淳鹵下文之偃豬原防隰皋衍沃皆二字平列此疆潦不應獨異鄭衆之說非也孫毓讀爲疆潦蓋礦

之爲僻雅山多小石磝郭璞注云多礓磧釋文礓居羊反引字林云礫也說文礫小石也玉篇倞同礫力的切衆經音義卷八引通俗文云地多小石謂之礓礫是礓磧者有石之地逸周書文傳篇所謂礫石不可穀樹之爲木以爲絺綌以爲材用者也不可樹穀故計數減其租入孫說爲長 同上

規偃豬

周禮稻人以豬畜水以防止水鄭注豬畜流水之陂也防豬旁隄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賦車兵徒兵

杜云車兵甲士徒兵步卒孔云知非兵器者上云數甲兵下云甲楯之數故知此兵謂人也蓋以爲兵器則嫌於上下重疊矣按發首言使庀賦數甲兵則子木使蔿掩之事自書土田至甲楯之數則爲掩受命庀賦數甲兵之事固相須成文也至兵與楯則明鐵器又何嫌重疊乎劉炫云兵者戰器車上甲士與步卒所執兵各異也司兵掌五兵鄭衆云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又曰軍事建車之五兵鄭元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孔附載其說當定從之武據顧氏日知錄謂執兵者之稱兵自秦漢始三代以上無之凡仗之以士卒解兵者皆非也此又不然隱五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襄元年敗其徒兵於洧上本文明以敗爲言將亦謂之非士卒邪此等宜各据文意爲斷 沈欽君春秋左傳小疏

徒兵 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

襄廿五年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唐石經徒卒作徒兵顧氏金石文字記以爲石刻之誤梁孝廉履繩云杜於徒兵下注云步卒釋文卒子忽反若傳文爲徒卒則杜不須注陸氏何不舉傳文而標注字邪顧說非也光堯石經及岳氏本並作徒兵戈小蓮云隱四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襄元年諸侯之師伐鄭敗其徒兵于洧上昭二十年太叔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傳文言徒兵者屢矣徒兵與車兵對今本作徒卒非也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行無越思注思而後行○如農之有畔注言其次

傾按說文畔田界也杜以次明之者謂次第也田有界則必次第施耕上云思其始而成其終謂思行此一事必將此所思之事成其終而後再思行一事若未思行此事行之未終忽越而行所未思之事是爲越思趨其界限是無次第也 焦孝廉循左傳補疏

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注遺書

以始而敬終乃不困正義以蔡仲之命云云證之此晉時爲古文襄左傳而爲之者也 徐幹中論書云愼始敬終以不困○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廿六年 當御

朱也當御杜注御進也言次當行正義言當進侍君受君命也頤煊案御與迓同詩鵲巢百兩御之鼂用以御田王鄭箋皆云御迎也公羊成二年傳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穀梁傳迓作御何休注迓迎也 經義叢鈔洪頤煊

頷之而已

說文引作顉云低頭也玉篇引杜氏注亦作顉又音欽曲頤也列子云巧夫顉其頤而歌合律注云顉猶搖頭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頷之而已注頷搖其頭

循按釋文頷本又作顉五感反搖頭也說文顉低頭也从頁金聲春秋傳曰迎于門顉之而已廣雅顉動也列子湯問篇顉其頤則歌合律張湛注云五感反顉謂搖頭也盧含人本作頷後漢呂布傳操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注引杜此注則唐初左傳本作頷蓋杜預所見與許愼不同說文以顉爲面黃與顉別古顉通作頷耳操以劉之言是而頷之則搖頭正是低頭搖即動不必左右動爲搖此傳逆於竟者執其手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頷之者不執手與言不揖但以頭向之低昂俗所謂點頭是也杜云搖其頭即是點頭非如俗以左右動爲搖頭也應璩百一詩漢末桓帝時郎有馬子侯自謂識音律請客鳴笙竽爲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雛左右僞稱善亦復自搖頭此搖頭正用列子音合律則顉其頭而以搖頭代顉字也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

按王制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此享時賜三命之服蓋先得請于王而以享命之也又周禮太宗伯再命受服三命受位此三命賜服者兼之也 詳通典職官之秩品篇 又按典命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子產已立爲卿而再命者蓋其位在四踰數非法鄭伯不敢闕於王而仍以大夫之爵請也注疏皆未及八邑六邑其數少乃司勳所云賞地非采邑之加田疏亦誤 沈欽君春秋左傳小疏

先八邑

古者君賜臣邑皆一乘之邑劉光伯說其爲杜以四井爲邑爲解晉取衛西鄙懿氏邑六十以與孫氏服虔以爲六十邑即一乘之邑杜解爲六十井尤謬劉君規之是也熊安生禮記疏云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爲邑方二里案百乘之家即卿備百邑之證鄭賜子展以八邑杜何所據而知其非一乘之邑邪服虔先六邑注亦爲四井爲邑之邑杜注蓋本此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子產其將知政矣

呂覽仲冬紀曰申侯伯如鄭三年而知鄭國之政高誘曰知猶爲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及雩婁

晉書地道記曰雩婁在安豐縣之西南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乃立囚

子惠子曰立囚爲證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赤而毛

服虔曰其身色赤而生毛也 同上

平公入夕

服虔曰視夕也 同上

而視之尤

服虔曰尤過也意悅之視之過也 同上

姬納諸御

服虔曰納之平公之御 同上

寔生痤惡而婉太子痤美而很

服虔曰婉順也佐貌惡心順太子貌美而心很很戾不從教案後傳云元公無信多私不得如服注惡而婉謂內惡而外婉也美而很謂內美而外很也以伊戾之讒歷小人而不爲太子所寵而元公獨嬖寺人柳則二人之賢不肖顯然矣 同上

寺人惠牆伊戾

服虔曰寺人宋閹士惠牆皆從聲實爲伊戾以公寺人爲太子內師掌內宮 同上

過宋

服虔曰楚客過宋

夫不惡女乎

服虔曰夫謂太子伊戾無寵於太子故曰夫不惡女 同上

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

服虔曰言我內師也當共內使 同上

而書徵之

服虔曰以書爲之徵驗也書盟書 同上

欲速

服虔曰速疾也欲疾代公得位故與楚客謀弒其父也 同上

固聞之

服虔曰固久也久聞太子欲爲亂 同上

唯佐也能免我

佐內惡而外婉太子不知而謂其能免我實不然也 同上

左師聞之

服虔曰聞太子與佐期日中 同上

乃縊而死

服虔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平公用伊戾之譖信夫人左師之言世子無罪而死故稱宋公殺罪之也 同上

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

廣韻曰騎馬習馬孫偁案左傳步馬字不从馬 同上

君夫人氏也

正義曰夫人氏者氏猶家也棟案正義非也弃本芮司徒女與宋同姓據不云某氏始言君夫人氏後言君之妾弃也公羊傳曰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同上

伍舉實遣之

左傳襄廿六年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案下文聲子曰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又國語楚語上子牟有罪而亡康王以椒舉爲遣之又子牟得罪而亡執政弗是謂椒舉曰女實遣之則伍舉實送之送乃遣字之譌楚之君臣以子牟出奔爲伍舉遣之行將罪及於起謀者故伍舉亦懼禍出奔若但送子牟之行則伍舉罪輕當不至於出奔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多鼓鈞聲以夜軍之

淮南兵略訓曰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爲設施者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君與夫人不善是也

唐石經云君與大夫下云君大夫謂椒舉石經是也案林堯叟本仍作夫人知傳訛已久韋昭曰是理也誤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雍害其事

十二年傳道路無壅唐石經作雍是雍古文壅字此雍害其事卽壅害其事故釋文音於勇反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

唐固國語注云族親族同姓也韋昭曰族謂部屬棟案韋說是也成十六年傳云欒范以其族夾公行劉光伯曰族者屬也非謂公族之兵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欒范易行

左傳襄廿六年聲子說楚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杜注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己不復顧二穆之兵正義曰賈逵鄭衆皆讀易爲變易之易賈以行爲道也欒爲將范爲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欒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衆以其卒從而擊之鄭謂易行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計設謀之時軍既未動道未定分何以言改道將卒相附繫屬久矣無容臨戰而改易且言易行行非卒伍之名安得爲易卒伍也二者之說皆不可通以傳言誘之則謂羸師毀軍示弱以誘敵故讀易爲簡易之易謂簡易行陳少其兵備令楚貪己不復顧二穆之兵使中行二郤得克二穆也楚語說此事云雍子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韋昭云中下中軍之[illegible]下也歆猶貪也簡易欒范之行示之弱以誑楚也是韋昭已讀爲簡易之易故杜從之也又國語楚語上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若合而函吾中吾上下必敗其左右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欒書從之大敗楚師韋注云鄭司農以爲易行中軍與上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據國語則此傳當從鄭司農說苗賁皇言楚之三軍惟中軍王族最精不可驟勝其左右軍不足憂也若以晉中軍與下軍相移易彼見吾中軍衰弱必起貪戰之心則爲吾所誘合戰而入吾中軍吾卽以上下二軍與新軍相合以敵彼左右二軍去其中軍之羽翼然後以上下新三軍與中軍相合攻彼王族則彼中軍必敗矣故成十六年傳云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公從之若依杜氏簡易之說則分良以擊其左右句如何可通公從之者謂從苗賁皇之計分移中軍爲下軍也杜以爲從其言而戰非也又彼傳云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國語云若易中下謂中軍欒書范燮與下軍韓厥相易其上軍郤錡荀偃則仍舊故國語云吾上下必敗其左右此傳云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頭上軍郤錡荀偃不易也易行非但易卒伍軍將亦相易孔氏請將卒相附繫屬久矣無容臨戰而改易是不知遷軍將易也國語云三萃彼傳亦云三軍萃於王卒而此傳云四萃者三軍之外又有郤至新軍因與下軍相合故總言之則曰三軍三萃分言之則曰四萃也[illegible]言三集者中軍先人而上下乃新軍乃三集以攻之杜云四萃四面集攻之孔云韋昭見彼爲三字故說之使通耳其二文不同必有一誤案三說皆非也 傳謂中行二郤將上下軍今郤錡中行偃既將上軍則下軍必有郤至矣故知新軍與下軍合也然下軍之中兼及層合之新軍而本軍之將佐反無明文者以上云欒范易行以誘之則下軍之將佐已明若新軍之所屬不言則不知也又成十六年傳云欒范以其族夾公行謂欒范不得在中軍衛公以其宗族夾輔公行也故下言晉侯陷於淖欒書將載之欒鍼曰云云離局姦也以己在下軍而復至中軍載公故謂之離局賈逵以易行爲欒與范易道先後誘擊之然郤欲先後誘擊之亦無庸欒與范易韋昭以若易中下爲中軍之下此據國語晉語六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之文然欲簡易以示弱同一中軍之將何范燮之簡易欒書之不簡易乎改讀易字以闡杜氏之誤而國語之難通更過於左傳矣今爲晉三軍與中下相易表及楚三軍表於左傳學者放焉 王侍書經義述聞

樊光易行以防之

鄭衆曰易行中軍與上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賈逵又一說見正義皆勝於杜注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夫小人之性釁於勇

此釁讀如比興之興爾雅釋詁云釁曰興及左傳張脈僨興皆同 臧氏經義雜記

廿七年

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劉光伯云齊宋古本皆不數言諸侯則唯謂齊魯宋三國睦耳棟案不數言諸侯是也謂唯三國睦非也上文云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是時三國皆在故下云皆取其邑而歸爲經句重言諸侯者衍文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杜注稅即繐也喪服繐衰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爲此服無月終而獻公薨故言終身顧炫案喪譜去獻二十八年傳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稅即脫字獻公喪子鮮如脫服終身言其心戰慄常不忘也 經義叢鈔 洪頤煊

唯卿備百邑注此一乘之邑正義曰一乘之邑爲邑方千里

棟案熊安生禮記義疏云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爲邑方二里與百乘別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注云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正義謂杜以一乘名邑書傳無文愚仍以四方之邑言之百邑者四百井也井十爲通通十爲成四百井者四成也成出革車一乘四成者四乘之地也蓋侯國上卿采地如是易邑人三百戶鄭君注曰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論語伯氏駢邑三百今按大夫一成卿四成近於卿祿四大夫之文荀子曰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然則大國之卿地五成次國之卿地四成衞本次國小國之卿地三成與有地三成廟事二世與天子元士同降於成國之卿何氏公羊解詁云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等者是也 孔檢討經學卮言

欲弭諸侯之兵

弭亦作彌周禮小祝彌災兵杜子春讀彌如彌兵之彌康成云彌讀如敉敉安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服虔曰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此與公羊昭廿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皆仲尼之所取者也 上同

丁卯宋向戌如陳

唐石經無宋字案上文已書宋向戌此不當更舉宋名后經是也驗石刻亦先有此字後磨改去之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楚氛甚惡

王逸楚辭章句曰氛惡氣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食言者不病

不病言豈不病也莫之與故病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食言者不病注不病者單斃於死

循按不病病也謂食言者豈不病乎杜以上文單斃其死解之而改其爲於正義云不病者不唯病而已必至於死也核之傳文均爲不達上云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即殫漢書韓信傳糧食單竭單猶竭也斃即敝猶罷也由上一爲不信一者專也專一爲不信以欺人許人則單竭罷敝其將死矣所以不可也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又不及是

言亦不必許及於是是謂致死倍楚正義非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吾庸多矣

庸止訓用與成十八年吾庸多矣同言楚不信而吾信吾用此多於楚矣杜解庸爲功何功之有 同上

晉楚爭先

子惠子曰楚人衷甲爲爭先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公怨之　幸而後亡

二十七年傳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案大人曰怨刺也言伯有志誣其君於君享趙孟之時賦鶉之賁賁之詩公然譏刺之以爲賓榮也廣雅譏諫怨也詩通作刺論語陽貨篇詩可以怨鄭注曰怨謂刺上政 [illegible] 漢書禮樂志曰怨刺之詩起詩譜序曰刺怨相尋是怨與刺同義正義以公爲君怨爲怨怒云伯有反將公之所怨以爲賓之榮寵失之遠矣

杜解幸而後亡曰言必先亡家大人曰杜以下文云子展其後亡者也故以後亡連讀謂伯有必後亡者乃得後亡否則必先亡也不知此以而後二字連讀非以後亡二字連讀亡謂出奔也言伯有幸而後得亡不幸則爲戮故上文云伯有將爲戮也哀二十五年傳衞侯怒褚師聲子稱疾出日今日幸而後亡杜彼注云得亡以得亡爲幸是其明證矣僖二十二年傳宋公子目夷曰宋其亡乎幸而後敗亦謂幸而後止於敗不幸則亡也以上三條皆以而後二字連讀 王尚書經義述聞

以誣道蔽諸侯

陸氏曰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婢世反又必路反也正義曰服本作弊云弊踣也一曰[illegible]也棟案說文弊頓仆也昭十四年傳云叔魚蔽罪邢侯斷獄大司寇職云以邦成弊之鄭注曰弊之斷其獄訟也是蔽與弊通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削而投之

顏氏家訓云古者[illegible]削之[illegible]工[illegible]爲削[illegible]今[illegible]書刀 [illegible]

何以恤我　二句

襄二十七年[illegible]何以恤我我其收之[illegible]維天之命[illegible]假以溢我我其收之也[illegible]古音通[illegible]爲假溢亦恤字之誤杜謂恤爲誤也 [illegible]

顧氏[illegible]云假以溢我說文及[illegible]引詩云誐以謐我誐與何音相近伏生尚書云維刑之謐哉今文作恤恤謐也故毛傳亦訓[illegible]爲慎[illegible]今傳作恤則毛傳是作謐字通 [illegible] 爲[illegible]之杜氏訓恤爲憂又誤說文云誐嘉善也[illegible]假爲嘉譽亦同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左傳何以恤我非逸詩 [illegible]

襄二十七年傳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此周頌維[illegible]假以溢我之異文杜注逸詩殆誤 [illegible]

左氏襄廿七年傳君子曰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明周頌而杜注乃云逸詩何也案襄十四年傳引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服虔解以爲逸詩[illegible]出入皆備于三家詩家所未有者皆以爲逸詩廿七年傳之[illegible]杜氏乃

之木華㒺毛詩何作假𢘄作溢傳云攸嘉溢愼箋云溢盈溢之言也又云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然則當以毛詩爲正杜承爲木之誤而注曰恤憂也失之遠矣 經義叢鈔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

墨子辭過篇曰內無拘女外無寡夫又云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顧炎武案小尒疋云凡無夫無妻通謂之寡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棠無咎

唐石經無作无棣案无字見衞宏古文奇字今易无咎字皆从此釋文云本亦作无 同上

崔宗邑也

案宰相世系表崔氏之先齊丁公之嫡子季子讓國叔乙食采於崔遂爲崔氏故曰宗邑猶晉之曲沃也 同上

崔明來奔

宰相世系表曰子明奔魯生良十五世孫意如爲秦大夫封東萊侯 同上

以喪莊公

通典引王肅喪服要記注云老疾三諫去者爲舊君服齊衰鮮虞蓋爲莊公服齊衰之服合於舊君反服之制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廿八年 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注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

漢律曆志星紀在子玄枵在丑正以歲星右行于天星紀爲子而貞于丑故在丑其次玄枵貞于丑則在子如是則十二辰皆合合樂用焉漢法陽左行陰右行右行者每退一辰以次爲貞故星紀貞于丑時俗以星紀爲丑玄枵爲子失之 合辰合樂本[illegible]說○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龍宋鄭之星也

二十八年傳龍宋鄭之星也杜注曰歲星木 [illegible]據正義改 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爲宋角亢爲鄭故以龍爲宋鄭之星正義曰歲星屬木木位在東方東方之次皆是龍分天之分野而爲大火辰爲壽星大火房心爲宋了壽星角亢爲鄭分故龍爲宋鄭之星也然則寅爲析木之津析木燕之分野梓愼言不及燕當別有以知之非吾徒所能測也引之謹案龍爲歲星宋鄭以歲星爲候故曰龍宋鄭之星也史記天官書云宋鄭之疆候在歲星是其證也歲星本爲宋鄭之星非以東方之宿房心爲宋角亢爲鄭也杜不得其解而以東方之宿說之誤矣若果謂東方之宿豈有略燕之分星而不數者乎 王尚書經義述聞

君國事大國

左傳襄廿八年子產曰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正義曰君小 此小字亦後人竄入 國事大國晉宋古本及王肅注其文皆如此君國謂爲國君言其爲君之難也今定本作小國得文君小國事大國古本無小字案正義知孔本作君國事大國晉宋古本及王肅本並同蓋君國猶言君人正義云君國謂爲國君是也唐定本因君國字古因改君字爲小陸德明更參合古今本作君小國事大國則愈改而愈失其眞猶幸有古本無小字一言爲之正義爲合而陸氏參合之迹亦不求而自見矣注疏標起至君小國小字因釋文誤衍非孔氏之舊也 漢書五行志中之上載左傳亦作君小國事大國顏師古曰言身爲小國之君而事大國○臧茂才經義雜記

跋涉山川

尚誘曰不從蹊遂曰跋涉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盧蒲嫳

呂覽作盧滿嫳蒲滿古字通 同上

子雅子尾 注二子皆惠公孫

棟案高誘呂覽注云子雅惠公之孫公子欒堅之子竈也子尾惠公之孫公子高祁之子蠆也莊氏高氏皆據世本唐時世本已非全書故正義不詳所出 韓非子曰子夏子尾者景公之二弟也夏與雅古字通○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注六軌之道

下云反陳于嶽注云嶽里名案莊亦里名昭十年傳云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孟子曰莊嶽之閒趙岐曰莊嶽齊街里名 同上

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

爾疋釋宮六達謂之莊郭注引此傳初學記引孫炎注云莊盛也孟子引而置之莊嶽之閒數年趙岐注云莊嶽齊街里名也蓋因爾疋以爲城中街道之名釋名本爾疋六達爲莊解云莊裝也裝其上使高也杜以六達爲六軌遂解莊爲六軌之道正義附會之以九達並九軌故亦以莊爲六軌不知爾疋六達言其亦道六出並無六軌九軌之訓劉光伯規之甚當孔仲達[illegible]爲杜解非也李巡注爾疋亦取並軌之義其誤與杜同 [illegible]傳補注

欒高陳鮑之徒 注欒子雅高子尾

欒竈高蠆以字爲氏故曰欒高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慶封氾祭

鄭康成讀氾爲泛同補鄧反 同上

公食大夫禮云祭食之禮各有其處氾祭則於所祭之處[illegible]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吳句餘注句餘吳子夷末也

司馬貞曰計餘祭襄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末據祭服虔以句餘爲餘祭是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朱方

輿地志曰朱方秦改曰丹徒 同上

在外不得宰吾一邑

得罪出亡在外則不得宰一邑故下云恐失富也正義以宰爲益失之 同上

如布帛之有幅焉

儀禮鄭注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漢食貨志云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方言緇廣爲充說文云幅布帛廣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民生厚 以幅之

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 子惠子曰此夏書九歌中三事之義疏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武王有亂臣十人

唐石經無臣字石經論語亦然又昭廿四年傳引大誓亦無臣字後人皆據晉時所出古文大誓以益之非也辨見論語考 同上

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于市

形謂二十五年崔氏殯莊公於北郭葬諸士孫之里則殯葬不以禮明甚遷於大寢必外內易故以故棺尸崔杼于市蓋置杼尸于莊公之棺以示肆諸市朝之意也杜注謂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非也二十九年齊人葬莊公于北郭即崔杼葬公之處 宋武曹傳攷證

榮成伯

王伴乃榮氏皆公族韋昭曰成伯魯大夫聲伯之子名嬰齊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以徵過也

子思子曰徵諸庶民不而徵其然否之徵 同上

廿九年 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

璽說文作壐云王者印也所以主土从土爾聲又曰籀文作璽形聲皆从土以其主土璽从玉以其刻於玉各有取義然在古則皆尊卑共之故大夫而亦有璽也說文但云王者印只據秦漢言耳又大夫食采者亦主土則大夫之璽亦可作壐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璽書追而與之

高誘曰璽猶如封從之徵印也韋昭曰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璽古印封書也應劭漢官儀曰封太山以金泥銀繩印之以璽璽施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傳璽書追而與之是也秦漢以來尊者以為名乃使避衛宏漢舊儀曰秦已前民皆以金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所好漢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棟案璽惟周禮只合及此傳有明文餘無聞焉唐六典引周書曰湯放桀大會諸侯取天子之璽置天子之座云云據此則商以前已有璽名矣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祗見疏也

棟謂疏當為誠字之誤也呂覽先識篇云無由接而言見誠高誘曰誠讀為誣衺之誣下云欺其君何必使余明疏為誣欲之而言叛非誣乎杜氏好改古文故古文古義存者少矣 同上

二十九年傳祇見疏也正義多見疏猶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服虔本作祇晉宋杜本皆作多顏延案據此正義本作多今本作祇是後人從服本改昭十三年傳祇取辱焉二十六年傳祇取誣焉定四年傳祇取勤焉哀十四年傳祇取死焉字皆作祇與服本同 經義叢鈔洪頤煊

公與公冶冕服

周禮弁師鄭注云冕則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藻再就用玉八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公冶本一命大夫冕而無旒今賜以再命之服冕而有旒又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賈疏云古者績麻三十升布染之上以元下以朱以其上以元故統謂之元冕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固辭

鄭康成曰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辭者重辭也 注按壺 唐石經云辭固疑非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高子容

襄廿九年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今本高上有齊字非也傳於列國諸卿或書國或不書國皆有義例如此篇太叔文子不書衞高子容不書齊已見經文故也經不書游吉故子太叔稱鄭以別之華定書官不書族故稱宋以別于宅國左氏傳不可損益一字如此今從唐石經本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

儀禮鄉射禮鄭注云司射選弟子之中德行道藝之高者以為三耦魯國是時賢臣皆仕于三家故公臣不能具三耦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不尚取之

服虔曰不尚尚也尚當取女叔侯殺之 同上

武獻以下兼國多矣

呂覽曰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 同上

韓非子說難篇行人燭對趙簡子曰昔者吾先君獻公幷國十七服國卅八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毋寡夫人而用老臣

服虔曰毋寡寡也寡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劉炫是服說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請觀于周樂

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 同上

季札觀樂

使工歌之初不知其所歌者何國之詩也聞聲而後別之故皆為想象之辭曰此其為衞風乎其周之東乎其太公之東乎其周之舊乎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皆從想象而得之者也至于見舞則便知其何代之樂直據所見以贊之而已不復有所擬議也 姜撫修澂園札記

猶未也

賈逵曰言未有雅頌之成功也服同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

賈逵曰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武公罹幽王褒姒之憂故曰康叔武公之德如是 同上

為之歌王

服虔曰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子惠子曰王者采風識內故有王風周官六詩比興賦風雅頌安得謂王者無風後儒以詩亡為雅亡失之甚矣 同上

其細已甚民弗堪也

服虔曰其風細弱已甚攝乎大國之間以遠處待久之風故曰民不堪將先亡也 同上

泱泱乎大風也哉

服虔曰泱泱舒緩深遠有大和之意其詩風刺辭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 同上

國未可量也

服虔曰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 同上

此之謂夏聲

服虔曰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棟案後世言秦聲本此 同上

大而婉險而易行

賈逵曰其志大直而有曲體歸中和之德難成而易行 [illegible]

險作儉古文通[illegible] 同上

明明主也

史記作盟主案古盟字从明[illegible]

[illegible]其事於神明也 同上

自鄶以下

水經注引劉楨毛詩義問云鄶在豫州外方之北北鄰于虢[illegible]傳引王注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illegible] 上春秋左傳補註

怨而不言

王肅曰非不能言畏罪咎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其周德之衰乎

服虔曰此歎變小雅也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為正小雅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為正大雅 同上

左傳季札觀樂為之歌小雅曰周德之衰杜注衰小也周德衰小之時正義衰差也九章算術謂差分為衰言從大漸差小服讀衰為衰微之衰謂幽厲之時則所歌是變小雅先王當指文武杜以為殷先王則所歌為正小雅華陽范氏曰二雅篇數多樂工閒歌一二季子蓋就所聞而評之也 左箋于吾亦廬稿

遺民

二十九年傳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家大人曰遺民本作遺風此涉下文猶有先王之遺民而誤案杜注云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則傳文之作遺風甚明而今本正義云作歌之民與唐世民同與杜注不合此後人以已誤之傳文改之也唐風蟋蟀正義云有唐堯之遺風故名之曰唐故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彼疏所引正作遺風故知此疏為後人所改也漢書地理志作遺民亦後人依誤本改之史記吳世家正作遺風又蟋蟀序云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義即本于左傳遺風二字與史記杜注及詩正義所引皆合自唐石經始作遺民而各本皆沿其誤 王尚書經義述聞

熙熙乎

廣哉熙熙乎杜注曰熙熙和樂聲家大人曰訓熙熙為和樂聲則與廣字義不相屬矣謂熙熙即廣也周語云熙廣也 周頌昊天有成命傳 單子之則曰熙熙謂其廣熙熙然也廣哉熙熙猶言遠哉遙遙殆哉岌岌矣 同上

遷而不淫

服虔曰遷徙也文王徙酆武王居鄗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八風

引之謹案樂之有八音以應八方之風也隱五年傳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周語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賈服注並曰八風八卦之風是也 賈逵注見鄭學錄集解上 因而八音即謂之八風襄二十九年傳五聲和八風平謂八音克諧也五聲八風相對為文杜注曰八方之氣謂之八風非也昭二十年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二十五年傳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八風與七音九歌相次則是八音矣八音皆人所為故曰為九歌八風若八方之風則是天籟不得言為矣杜注昭二十年傳曰八方之風亦非大戴記小辨篇天子學樂辨風又曰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辨風即辨音 盧注別四方之風失之 管子宙合篇君失音則風律必流轉重已篇吹塤箎之風鑿動金石之音風猶音也成九年傳晉侯見鍾儀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土風謂南音此風訓為音之證樂記八風從律而不姦亦謂八音克諧也 說見樂記淮南原道篇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遺風即遺音故高注曰遺風猶餘音 王尚書經義述聞

又與秋谷 舞象箾南籥者

昨札去尚有放之未盡處今補上左傳見舞象箾南籥者疏曰樂之為樂有歌有舞歌則詠其辭而以聲播之舞則動其容而以曲隨之又曰周禮舞雲門以祀天神云云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鄭氏注播之言被也是以舞為主而被以音聲又曰禮法歌在堂而舞在庭其實舞時堂上歌其舞曲也則所云舞止有容當進一解矣又疏言象箾武舞南籥文舞皆文王之樂然則文王其獨兼文武乎此亦疏書未詳者當補之又豳田猶知回護于舞即孔疏亦然獨孔傳不知蓋傳與經同出一手也知則不復犯矣近考得徵仲乃啟之次子亦奇 閻徵君潛邱劄記

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通嗣君也

賈服皆以嗣君為夷末新即位使來通聘以上文餘祭被弒而夷末立證之可見杜謂餘祭使來通聘正義又曲為疏證非是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子速納邑與政

服虔曰入邑與政職于公不與國家之事子惠子曰古者有政便有邑邑者田邑也古祿以田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慎之以禮

服虔曰禮所以經國家利社稷也 同上

辨而不德必加於戮

服虔曰辨者鬬辨也夫以辨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 同上

終身不聽琴瑟

詩山樞何不日鼓瑟何休公羊解詁引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文子蓋終身不聽樂矣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君侈而多良

億 案疏謂多以惡人為良而善之是舊讀以良字絕句故此宜以多字屬讀周禮司勳戰功曰多注克敵出奇誼之成十七年傳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與此文君侈而多義正同良字屬下大夫皆富讀蓋季札所云良大夫即上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三族皆晉之良也故斷以良字屬下為正 案外傳晉語下邑之役董安于多亦以多字句 武進士臧讀

吾子好直

服虔曰直不能曲撓以從眾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裨諶

古今人表作卑湛師古曰卑音脾湛音諶風俗通曰卑氏鄭大夫卑諶之後漢有卑躬為北地太守杜改卑為裨俗又改湛為諶古文盡亡矣釋文猶作湛 同上

天又除之

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家大人曰天又除之之字即指子產而言小雅天保篇何福不除毛傳曰除開也此言子產位當知政而世皆稱其善天又開發子產而奪伯有之魄則政將焉避子產也天又除之猶言天又啟之啟亦開也三十一年傳趙文子問於屈狐庸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啟之語意與此相似杜以天又除之為驅除伯有則於語意不合 王尚書經義述聞

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注所謂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

孫按五經算術推絳縣老人生經四百四十五甲子法云襄公三十年歲在戊午二月癸未注二月一日丁卯朔癸未十七日也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於承筐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矣甄鸞按四百四十五甲子其季於今三之一者計四百四十五甲子有二萬六千七百日其季三之一者謂不滿四百四十五甲子於未滿一甲子六十日之中三分取一謂去四十日止酉二十日也是以注云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謂止有四百四十四甲子奇二十日合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以應史趙亥有二首六身之數也術曰置積日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以四乘之得十萬六千六百四十日爲實又置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四乘之丙子一得一千四百六十一爲一歲之日法以除實得七十二歲一千四百四十八少十三分不滿法計四分爲一日更少三日不終季年算法半法以上收成一爲七十三年據多而言也正義以四除七十三年即此用四乘之意自文十一年乙巳至襄三十年戊午爲七十四故正義以周正計之爲七十四年以夏正計之爲七十三年其實數止得七十二年三百六十二日以一年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計之尚少三日四分日之一不足七十三年故五經算術止得七十二年有餘也正義周正夏正之辨本杜氏釋例釋例言其間有二十七閏甄鸞不置閏而年數合者一歲二十四節氣合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本無閏餘日月合朔僅得三百五十四日有奇則每歲有閏日至三十二月則閏一月至十九年七閏此章歲之法所由立也歲之有閏正所以齊周天四分之數既用周天千四百六十一算之則閏在其中矣 焦里堂春秋左傳補疏

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顧朔來曰魯襄公三十年歲次戊午二月辛酉朔初四日甲子二十三日癸未曰其季于今三之一者言甲子數至癸未[illegible]得二十日是三分六十甲子之一也季者餘數也積四百四十四甲子零二十日算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除五十三日在本年正二月戊午正月大盡三十日二月二十三日止有二萬六千六百零七日逆推得絳縣老人是魯文公十一年乙丑歲三月生故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注謂夏正月若以周正則三月也本合云七十四年此時方是二月若夏正則十二月故除本年不算曰七十三年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絳縣人七十三年

絳縣人生於文公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當爲七十四年而傳稱七十三年者古人以周一歲爲一年絳縣人生正月甲子朔於周正爲三月至是年周正二月癸未尚未及夏正月朔故也仲尼生於襄廿一年至哀十六年卒亦是七十四年而賈逵注云七十三年正以未周歲故與絳縣人記年一例史記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蓋倉公生於冬末適亭休謂古人以歲盡之日而後增年亦無它據 錢宮詹養新錄

絳縣人生年月日

問絳縣人生於文公十一年正月甲子朔至襄公三十年二月癸未歷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其月數幾何曰以三統術推之每月二十九日又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以八十一分通二十九日併分子爲二千三百九十二是爲月法今以八十一乘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得二百一十五萬九千四百六十滿月法而一得九百有二即積月之數其餘一千八百七十六以日法收之得二十三叔又八十一分之十三然則九百有二月又二十三日也依三統術推得二十一年周正月乙丑朔小餘[illegible]夏正月甲子朔餘[illegible]杜元凱以正月爲夏正者得之又推得襄三十年周正月辛卯朔二月辛酉朔癸未二月廿三日俱與杜氏所推合 潛研堂集

亥有二首六身

絳縣老人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杜解下二如身謂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尚未明晝蓋二首者二萬也六身者六千也下首之二畫如其身之六則又得二六是爲六百六旬也 江愼修羣經補義

子惠子曰史趙以亥字推算其年者蓋以亥乃絳縣人之名即孟子之亥唐韓非子言晉平公於唐亥云云或孟子傳寫倒其名氏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

正曰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算之六宣城梅氏以此證古籌算縱橫記數之法按宋元人算草六七八九或爲丅丌[illegible]而或爲上[illegible]與[illegible]相[illegible]古射禮[illegible]橫縮相[illegible]篆文亥爲[illegible]其乚與上相似[illegible]丁相似是有三六形若移首上二畫下置身傍則成[illegible]如亥字橫列四位起二萬次六千次六百次六十也但古文亥本作[illegible]與豕同意晉人而稱亥字豈其閒識之傳抑亦浮夸潤色歟或有爲[illegible]

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

按周禮官祿自食邑者外無大小皆收公田之稅分給之故庶人在官者之稅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匪頒中皆居大半焉[illegible]春秋時若管子大臣篇桓公賦祿以粟昭元年秦后二公子同食百人之餼皆仍給以粟也此趙孟之於絳縣老人雖使爲小官而亦與之田矣晉語所謂士食田者蓋兼此二法國語之說或一官而半田半粟商子境內篇大爵五大夫有賜邑三百家賜稅三百家言田稅者微也皆不盡如周官本制[illegible]君春秋左傳補註

而廢其輿尉

夏官輿司馬鄭注輿眾也服虔以輿尉爲軍尉主發眾使民淮南兵略訓尉之官論除謹高誘注云論賢命吏謹慎也老人賢而不能舉故廢之正義以爲中軍尉蓋以其爲趙武之屬大夫武時將中軍故以爲中軍尉 惠徵士春秋左傳補註

過諸廷

二十年傳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杜解過諸廷曰愆期行過王廷宋人日過當爲遇字之誤也儋括入朝而愆期過之於廷故曰過諸廷猶論語言遇諸塗也若如杜注云行過王廷則當言過廷不當言過諸廷矣論語鯉趨而過廷若加一字曰鯉趨而過諸廷

其可乎 王尚書經義述聞

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

叫說文引作訆云大呼也唐石經作叫傳遂曰說文云譆痛也
案說文引傳云誒誒出出云誒然从言矣聲說文訓譆為痛與
此傳無涉傳氏非也鄭氏周禮引作譆譆出出○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譆譆出出注譆譆熱也出出戒伯姬

循按譆古與嘻通公羊傳慶父聞奚斯哭聲曰嘻此奚斯之聲
也史記張儀被笞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有此辱乎一因
將死而作此聲一因被笞而作此聲則此聲悲感慘痛可知董
子精華篇若謂奚齊曰嘻嘻為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
之位為欲居之以至此乎錄所痛之辭也左氏於譆譆之上明
指出一叫字叫猶號也譆譆出出乃號咷之聲出出鄭注周禮
引作訕訕訕訕即咄咄亦嗟歎之聲省文作出耳下文鳥鳴于
亳社如曰譆譆謂與叫于太廟之聲相似也杜注未是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婦義事也

君子謂宋其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杜注曰義從宜也
引之謹案義訓為宜不訓為從宜婦從宜事斯為不辭矣今案
義讀為儀儀度也言婦當度事而行不必待人也說文儀度也
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
物之則儀與義古字通說文義己之威儀也文侯之命父義和鄭注義讀為儀周官肆師治其禮儀注故書儀為義鄭司農云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誼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韓詩作義周官大行人大客之儀大戴禮朝事篇作義樂記制之禮義漢書禮樂志作儀周語示民軌儀大射儀注引作義晉語曰臣請薦
所能擇而君比義焉楚語曰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又
曰其智能上下比義皆謂比度之也說見後比義下字又通作議昭六
年傳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亦謂度事也說見後昭公六年議事以制下○王尚書經義述聞

公焉在

士喪禮曰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鄭注云公大國之孤四命
也賈疏典命云公之孤四命鄭為伯爵不命言孤但良宵鄭之
公族大夫貴重之極比于大國之孤故家臣尊其主亦號為公
耳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誰知所敝

國之禍難誰知所敝引之謹案敝猶終也言不知禍難所終也
歸妹象傳曰君子以永終知敝雜卦傳歸妹女之終也緇衣曰故言必慮
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是敝與終同義高注淮南原道篇曰
敝盡也盡亦終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印段

說文作瑕字子后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介于襄庫

案介甲也取襄庫之甲以入伐襄廿六年齊烏餘襲高魚介其
庫注云入高魚之庫而介其甲是也襄廿七年傳云介慶氏之
甲同上

伯有死於羊肆

羊肆蓋鄭城外里名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斗城

案水經注斗城在陳留沙水所經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酈元曰沙水又東南逕斗城西沙水又東南逕牛首亭東是斗
城與牛首近皆在陳留為鄭之東郊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與子上盟

游吉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於河使公孫
肸入盟大夫已復歸釋文出與子上用兩珪質于河九字云
一本作與子上盟絕句用兩珪質于河別為一句也引之謹案
用上盟字蓋衍文用兩珪質于河此誓也非盟也下文入盟大
夫乃言盟耳上文子產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子寅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晳氏亦是此之時于方此盟子上不及盟也曲禮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周官封人大盟則飾
其牛牲司盟凡盟詛以其地域之衆庶其其牲而致馬傳凡言
陳五父及鄭伯盟歃如忘隱七年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僖二
十五年新與楚盟口血未乾襄九年王賜之肆旌之盟襄十年歃用牲加
書曰大子既與楚客盟二十六年宋之盟楚人先歃二十七年坎用牲埋
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昭六年諸侯盟誰
執牛耳哀十七年衛太子與孺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同上又僖九年穀梁傳葵邱之盟陳牲
而不殺無不殺牲歃血者其倉卒無牲則以人血代之如云孟
任割臂盟公莊三十二年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定四年是也無
用珪者用珪則非盟也僖二十四年傳子犯以璧授公子請由
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亦是
約信而非盟也故晉語但言公子沈璧以質而不言盟韋注曰質信也沈璧以自
誓為信自史記晉世家載此事云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說
苑復恩篇亦云沈璧而盟始誤以誓為盟蓋西漢時已不知誓
與盟之有別矣翰子外傳說云咎犯再拜而辭文公止之解左
驂而盟于河翰子外傳與史記同不曰投璧而曰解左驂然則涖牲
者乃謂之盟投璧不可謂之盟也杜注投其璧于河曰質信于
河注此傳曰沈珪于河為信也但云質信云為信則非盟可知
杜所據本蓋無盟字王尚書經義述聞

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

傳案釋文一本作與子上盟絕句用兩珪質于河別為句武進士經讀考異

降婁中而旦

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杜注曰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
月降婁中而天明正義曰劉炫以為五月降婁未中而規杜失
引之謹案劉說是也月令仲夏旦危中季夏旦奎中月令季夏
為周之八月蓋子蟜之葬在十九年之八月是月降婁中而旦
也杜當云周八月今六月降婁中而天明則得之矣而云周七
月今五月此誤記月令故爾正義曲護杜氏而云月令是細計
之數杜據大略而言故與月令不同非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不信也夫

傳案釋文一讀以夫為下句首武進士經讀考異

上下有服

高誘曰服法服也君子小人各有制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田有封洫

周禮大司徒正其畿疆而封溝之鄭注封起土界也四邱為甸
賈疏云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為十里之成今不言十里成而
言八里甸者成間有洫洫間有溝旁加一里使治溝洫子產既
正其田之疆之封界而每甸八里必旁加一里為成使治溝洫
則豪強不敢肆兼併之謀農畝亦永無旱澇之患故與人終懷
其惠而歌誦之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取我衣冠而褚之

呂覽樂成篇褚作貯一切經音義引傳亦作貯周禮廛人鄭注
褚藏也釋文云本或作貯或作褚是褚貯通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褚

襄三十年取我衣冠而褚之杜注褚畜也大昕謂古讀畜積之畜敕六切褚畜聲相近也歸安嚴元照云古褚貯兩字聲近通用呂氏春秋先識覽云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一切經音義引左傳亦作貯盧抱經學士云周禮廛人注儲藏釋文云儲本或作貯又作褚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吾其與之

高誘曰與猶助也 惠徵士春秋左傳補註

我有田疇

韋昭國語注云穀地為田麻地為疇漢書注云美田為疇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曰疇耕地也趙岐孟子注疇一井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注疏

襄卅一年 諄諄

三十一年傳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 釋文諄諄徐之閏反或一音之純反 引之謹案諄諄眊亂也 漢書董仲舒傳天下眊亂 謂趙孟年未滿五十而眊亂如八九十人也昭元年傳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杜彼注云八十曰耄耄亂也義與此同 眊耄古字通呂刑耄荒漢書刑法志作眊荒 諄諄或作訰訰又作忳忳爾雅訰訰亂也 釋文訰訰之閏反或作諄音同 楚辭九章中悶瞀之忳忳字異而義同漢書五行志引此文顏注諄諄重頓之貌也失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民生幾何

左傳襄卅一年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五行志中上作民生幾何又無作毋安作焉皆古通釋文云民生幾何本或作民生無幾何案陸本與漢志正同當從之本或作無幾何無衍文也今注疏本釋文作人生幾何當是後人私改 臧茂才經義雜記

古之道也

何休膏肓曰若以其卜隱桓以禍皆由此作乃曰古制固亦謬矣鄭箴之曰立長以嫡不以賢固立長矣立子以貴不以長固以貴矣若長均貴均何以別之故須卜禮有詢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在戚而有嘉容

魯昭公在戚而有嘉容齊書蕭穎傳作喜容喜戚對文為優今作嘉形之訛 任拔貢經義知新記

是謂不度

顏篇曰不度不遵禮度也棟案孝經援神契云天子之孝曰就諸侯曰度在戚而有嘉容故謂之不度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猶有童心

服虔曰言其無成人之志案士冠禮曰弃尒幼志順尒成德幼志猶童心也諸侯十二而冠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故不終 荀子曰天子諸侯十九而冠弃尒幼志今有童心故不終也 〇同上

高其閈閎注閎門也

匡謬正俗曰下文云門不容車杜元凱云門庭之內迫迮又有牆垣之限尒足云所以止扉謂之閎郭景純云門辟旁長橛也左傳曰高其閈閎案若館門實高而直庭內迫迮者即當云庭不容車不應云門也又高為門戶非關止盜之方文伯所稱不應云以無憂客使若門得車入則子產止須引車入門何勞壞垣云不可踰越蓋是門既不大而止扉又高以牢固扞禦寇賊子產為其不容車入故壞垣耳尋文究理郭說得之 同上

高其閈閎

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襄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如晉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杜元凱注云閎門也徐仙閎音宏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對曰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杜元凱注曰門庭之內迫迮又有牆垣之限爾雅云所以止扉謂之閎郭景純注曰門辟旁長橛也左傳曰高其閈閎按若館門實高而直庭內迫迮者即當云庭不容車不應云門也又高為門戶非關止盜之方文伯不應云以無憂客使若門得車入則子產止須引車入門致室屋之下何勞壞垣云不可踰越蓋是門既不大而止扉又高以牢固扞禦寇賊子產為其不容車入故壞垣耳尋文究理郭說得之但閎與閣二字相佀流俗轉寫致有混謬杜君不加詳覈就而通之未為允當 以上匡謬正俗 引之謹案作閣者左傳原文也作閎者傳寫之誤也元凱從作閎之本而訓為門允矣當矣郭注爾雅引作閈閣則為東晉時誤本所惑師古不知正景純之誤反據其所引以規杜注非也今取師古之說而尋究之其不可通者有七凡門之高與牆相稱言門高則牆高可知門牆俱高則盜賊不能踰越故必高其閈閎而後無憂客使也而云高為門戶非關止盜之方其不可通一也傳云高其閈閎厚其牆垣閎與閈同義皆謂門也猶垣與牆同義垣亦牆也 邵氏爾雅正義曰閈既為門閎亦為門不當重見非也 今易閎以閣閣為門旁止扉之橛而閈則為門之大名二者竝稱名物固已不倫且何以張閣之屬皆置而不言而獨有取于止扉之閣其不可通二也高其閈閎謂館門高大也若止扉之閣卑之不足以為陋高之不足以為美何所取而必欲高之乎其不可通三也門不容車謂門小也若謂止扉太高車不能進則是擬子止扉而不入非門小不能容矣則傳當言門不通車何得言門不容車乎其不可通四也館門高大則可容車館門既容車矣而止扉太高有礙於車則子產但毀其止扉即可以納車馬何必舍閣而毀垣致于晉人之責讓乎若館門卑小實不能容則雖止扉不高車馬亦不能入車之容不容在乎門之大小不繫乎閣之高卑而謂門不容車由于止扉之高其不可通五也杜注門庭之內迫迮 不當兼言庭 釋門不容車也又有牆垣之限釋不可踰越也不可踰越謂牆垣限之非謂止扉太高車不能踰之而過也郭說止扉曰門辟旁長橛也辟與闢同開也謂兩扉既開其旁有長橛以止之也蓋止扉之橛在門內兩旁門開則插橛于地以止扉使不動若今城門既開插木橛于旁以止之是也車由門闑出入闕在門內兩旁不當車道雖高不礙車之出入而云止扉又高不容車入其不可通六也牢固門戶以禦盜賊自有關鍵之屬與止扉之閣無涉關以止既開之扉非以固既閣之扉也 段氏說文注謂閣閉門乃閣之非是 何扞禦寇賊之有而云門既不大止扉又高以牢固扞禦寇賊其不可通七也尋文究理實不當如師古所說乃于陸氏音義之言曰爾雅所以止扉謂之閣繚名因改乍傳皆作各音案下文云門不容車此云高其閈閎俱謂門耳於義自通無為穿鑿此足以糾小顏之失矣徐仙民與景純同時 仙民東晉人 古籍氏故 而所依左傳音但音宏不音各陸元朗亦但謂讀者 補徐仙 改左傳作各音而不言左傳舊本作閣然則閣服諸家之本皆

作閈閎無作閤者可知左思魏都賦營客館以周坊飾賓侶之所集瑋豐樓之閈閎起建安而首立張載注引春秋左傳曰高其閈閎又曰爾雅曰閎巷門也一曰閎門中所從出入也太沖孟陽所據左傳字竝作閎與元凱同則西晉以前舊本皆不誤至東晉時始有譌作閤者而郭氏誤用之以注爾雅耳學者實事求是自當據元凱以規景純之失何得襲謬承譌而以不誤者爲誤乎近世通儒若惠氏定宇段氏若膺皆舍元朗之正論而從師古之曲說竟欲以東晉時傳寫之誤字改西晉以前不誤之舊本此不可以不辨 王尚書經義述聞

士文伯曰高其閈閎杜注閎門也案爾雅閎有二衖門謂之閎郭注引左傳曰盟諸僖閎閎衖頭門所以止扉謂之閎郭注引左傳曰高其閈閎閎長杙卽門橛也元凱注未明晰 崔茂才晉亦癡稿

繕完葺牆

李浩刊誤曰案文當云繕宇葺牆書云峻宇彫牆足以爲比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左傳襄卅一年傳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未之見子產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有敝邑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語李浩刊誤謂繕完葺三字於文爲繁當是繕宇葺牆以書之峻宇雕牆爲比近金壇段若膺謂古文無閒字不應忽及于宇完當本是院字院周垣也牆垣蔽也因其所壞者垣故文伯之語亦不旁及說文院爲寏之重文左氏文古文作院字或因轉寫遺脫自旁或字從省卽以完爲院刊誤之說非是段名玉裁曾任貴州玉屏四川巫山兩縣知縣精小學著有說文解字注 盧學士鍾山札記

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唐李浩刊誤曰繕完葺牆文理不達所疑字誤遂有繁文予覿究其義是繕宇葺牆以待賓客此則本書字誤爲完書曰峻宇雕牆足以爲比段氏若膺曰古三字重疊者時有安可以後人文法繩之下文無觀臺榭豈非三字重壘邪況此篇因壞垣屬辭士文伯誚垣之好不應見毀添設宇字則無謂矣引之謹案段說是也若皆毀之四字專指牆而言則不得兼言宇矣杜注云葺覆也釋文云謂以草覆牆也然則繕完葺牆者旣繕完之又以草覆之耳李以繕完葺三字爲繁文案成元年傳臧宣叔令修賦繕完亦是旣言脩而又言繕完也其上三字平列而下一字總承之者內外傳中亦往往有之桓六年傳云嘉粟旨酒 正義曰所祭之酒粟善味美 文十六年傳云賦斂積實 注實財也 齊語云論比協材晉語云假貸居賄楚語云畜聚積實 注實財也 文義竝與此同而李以爲繁複自未曉古人屬文之例耳 王尚書經義述聞

問襄三十一年傳繕完葺牆繕完葺三字同義或疑完爲宇之譌何如曰完當爲院說文寏周垣也或作院院譌爲完篇簡爛脫耳 錢宮詹潛研堂集

圬人以時塓館宮室

劉逵引此傳塓作塓云塓也館宮室諸侯傳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天厲不戒

正義曰天厲注疏及臨川本作天地之天興國本及建本作夭閼之夭據注當作夭然經中有言厲疾夭札則夭厲亦不爲非姑俟達者 同上

夭厲

襄卅一年傳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唐石經夭作天攷宋毛居正六經正誤云注疏及臨川本作天地之天興國及建本作夭閼之夭案杜氏云癘猶灾也言水潦無時據此則當作天地之天然傳中有言疫癘夭札則夭字亦不爲非姑俟達者然則宋本已有互異毛氏疑而未決今以唐石經證之又與杜義相協可正向來刻本之誤 天夭二字易於相混昭元年趙孟曰天乎與上文亡乎相對謂國旣不亡則君當夭折也今本譌爲夭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以贏諸侯

三十一年傳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杜注贏受也正義賈服王杜皆讀爲盈盈是滿也故皆訓爲受頤煊案贏露也謂以隸人之垣露處諸侯卽上文所謂暴露也昭元年傳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杜注露羸也二訓本互通 經義叢鈔洪頤煊

齊出也

儀禮喪服傳鄭注姊妹之子爲出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宮人緘其君買朱鉏注買朱鉏密州之字

循按買爲密聲之轉朱鉏爲州之緩聲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屈狐 夷昧

問屈狐庸言天所啟在今嗣君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嗣君謂夷昧也據史記餘昧子僚代立爲諸樊子光所弒則狐庸之言不驗左氏何故取之曰公羊以僚爲長庶則非夷昧之子據世本夷昧生光服虔注亦云夷昧生光而廢之故光曰我嗣王蓋本世本爲說與狐庸之言相應自史公以光爲諸樊子而吳越春秋何休注公羊皆仍之杜氏生于晉初亦違左氏正文而從史記史遷雜采它書與左氏違戾者多矣豈足盡信 錢宮詹潛研堂集

延州來

陸廣微吳地記毗陵本名延陵吳子諸樊封季札漢改毗陵 御覽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太叔美秀而文

案說苑政理篇亦載此事蓋本左傳乃云子太叔善決而文善決訛爲美秀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

說苑政理篇作族姓變立愚案變立卽古文班位字也古讀變爲辨辨爲班古文位作立劉歆傳曰春秋傳多古字古言乃知向所據者皆古字也 同上

故委政焉

倉頡篇曰委任之也 文選○同上

令尹似君矣

正義曰服虔云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服言以君儀者明年傳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俗本作似君君云似君不須言矣今定本亦作似君恐非棟案古以字作㠯與似通故誤作似此條正義見宋槧本故備錄之 同上

衛詩曰

十九年傳歌邶鄘衛季札曰是其衛風乎知邶鄘衛皆爲衛詩詩序亦云 同上

威儀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于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案大人曰令尹圍之威儀本作令尹圍之儀其威字則涉下文威儀而衍儀謂容儀也故杜注曰言語瞻視行步不常言令尹之言語瞻視行步有似于人君非謂其有威儀也

下文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令尹有他志而聽視言動上儗于人君何可畏可象之有且下文明言令尹無威儀則不得言見令尹之威儀矣正義曰言令尹之儀今本作威儀顯與本疏下文不合乃後人因已誤之正文改之已是國君之容矣服虔曰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服本似君作以君今本正義爲作似君惠氏已辨之服言以君儀者明年傳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以上正義案服言以君儀孔言用君儀皆但言儀而不言威儀則正文之無威字明矣至下文引詩敬慎威儀云云乃言威儀耳自唐石經始衍威字而各本皆仍其誤羣書治要有威字亦後人以誤本左傳改之漢書五行志引此無威字 王尙書經義述聞

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

汲郡古文曰帝辛廿三年囚西伯于羑里廿九年釋西伯諸侯逆西伯歸于周周書程典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諸侯囗娛逆諸文王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皇清經解卷九之十八下終

補遺

有班馬之聲

襄十八年班馬之聲爾雅釋言注引作般馬甚師遁馬還而樂故鳴杜以班訓別似非 梁孝廉書記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十九上　學海堂

左傳羣解彙編

昭公

元年

伍舉爲介

孫叔敖碑作五舉案唐石經初刻亦作五後改从人非也伍尙伍員字同古今人表伍子胥亦不从人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是委君貺于草莽也

案正義曰言我若受野賜之禮則是委頓我君之命得貺于草莽之中是以委君一讀貺于草莽一讀故此宜君貺連文當上君辱貺寡大夫圍爲義 武進臧經讀攷異

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

懲謂詩小毖予其懲而毖後患釋文引韓詩懲苦也此言小國失其所恃則苦諸侯而傳之怨憾將相率而附大國之命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其敢愛豐氏之祧

注云祧遠祖廟按公孫段穆公之孫子豐之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其家唯有子豐廟耳焉得有遠祖廟祧者文祖廟之名豐氏以子豐爲始祖故稱祧焉始祖廟所以名祧者緣遷主必藏于始祖廟祧之言超也唯周人遷穆主于文王廟遷昭主于武王廟因以文武爲二祧若聘禮不腆先君之祧襄九年傳以先君之祧處之則皆謂始祖廟也 孔檢討經學卮言

正義云祭法遠祖廟爲祧公孫段是穆公之孫子豐之子其家惟有子豐之廟不得有祧廟案管子山至篇云大夫三世不得有廟與諸侯同祀所出之廟豐氏僅三世不得有廟與鄭伯同祀所出之祖耳是豐氏之祧爲穆公其不言先君之祧者周禮賈疏云諸侯與天子既不可同有二祧其遷主則總藏於太祖廟則謂太祖廟爲祧故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豐氏爲大夫不得上同諸侯故謙言豐氏之祧襄九年傳以先君之祧處之服注曾祖之廟曰祧是豐氏之祧乃穆公之祭文公之廟也大戴禮三本篇有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是豐氏之廟乃三世之祧廟服注曾祖之廟曰祧可爲確解祭法遠廟爲祧宋書引王注祧者五世六世之祖此釋遠廟爲祧之義證以要[illegible]

是穮是蔉注穮耘也壅苗爲蔉

循按詩周頌縣縣其麃毛傳云麃耘也穮爲麃之省文說文穮耕禾閒也春秋傳曰是穮是衮廣雅衮大也衮之爲大猶敦之爲大敦之大卽敦之厚厚卽培也壅苗所以培之故轉而爲衮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吾代二子愍矣 楚公子囗離衛

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設服離衛魯鄭蔡三國譏之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杜注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州犂亦尋爲圍所殺故言可愍正義曰服虔云愍憂也代伯州犂憂公子圍代子羽憂子晳劉炫從服言而規杜失今知不然者以圍不能自終伯州犂尋爲圍所殺是皆遇凶害故云吾代二子愍矣若以二子爲伯州犂子羽子羽則本無禍害又何可愍而代之乎劉以服意而規杜過非也漢書五行志中上顏注引應劭曰閔憂也二子伯州犂行人子羽也顏師古注用杜義以應說爲非案伯州犂以子晳之欲背誕爲子羽之憂子羽以假而不反爲伯州犂之憂而二子者各不自知故齊國子代二子憂之服應以二子爲伯州犂子羽與上文甚合若國子特言代二子憂之亦不論二子之被禍害與否乃杜氏必欲言王子圍以見國子之言一一有驗此殆人所以疑左傳爲誣矣取意迂遠又與上伯州犂子羽之言文氣隔閡[illegible]先儒[illegible]此杜氏之失也劉光伯據服言而規杜當矣孔仲達顏師古反從杜而違先儒唐人之識固如是 [illegible]十經齋雜記

設服離衛

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杜注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illegible]設執戈不言衣服則君服卽二戈是也漢書五行志中上設服離衛張晏注曰設服者設人君之服離衛者二人執戈在前也是以設服離衛爲二事案下文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illegible]

鄭氏說與下文合杜注美矣君哉云美服似君注二執戈者前矣云禮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則杜氏本作二事正義云君服即執戈非甚書也注蒲宮有前不亦可乎云既造王宮而居之雖君服無所怪似以君服爲即執戈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楚公子圍設服離衞

注云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衞離陳也惠謂離麗也麗猶兩也於易明兩作爲離冠禮儷皮古文作離皮兩鹿皮也曲禮曰離坐離立謂兩人坐兩人立漢律曰離載下帷謂兩人共載射以二人爲耦三朝記謂之麗蓋以二執戈者辭離衞其義如此孔檢討詩習學卮言

楚公子美矣君哉

詩文王孫蔽毛傳云孫君也釋文引蔡邕注云美也是古人稱君多以美譽之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蒲宮有前

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設服離衞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杜注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爲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服虔云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見正義案蔡子家曰蒲宮有前即對上文二執戈者前矣說前前戈也前戈爲在會時事故又追言蒲宮在國時事也傳首言圍之設服離衞以見其僭妄苟別造王宮以自殊異傳何以無文正義駁服氏云令尹居君離宮事無所出且諸侯大夫見其在會之儀不議在國所爲伯州犂云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言行而借戈以衞非在國借宮以居也蓋以圍之出會而設服離衞安知在國無假館公宮事且服氏漢人當有所本諸大夫譏其在會之儀故子家以爲注國亦有此等事無足怪爲解至伯州犂言假之寡君屬指將當說即服意亦不必指此爲借宮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服虔以爲楚之離宮周禮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爲壇壝宮棘門鄭注謂王行止宿平地築壇又委壝土起堳埒以爲宮既謂嘗盟即盟會之所爲壇壝宮以蒲爲門當棘門耳楚僭天子之禮故爲宮如王者之行止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絞而婉

皇侃論語疏云絞猶刺也好譏刺人之非以成己之直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三大夫兆憂

左傳昭元年子羽曰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漢書五行志中上引作三大夫兆憂矣能無至乎今本下憂字蓋衍之謂如漢志所引語氣文情更兩得之臧茂才經義雜記

季武子伐莒取鄆

元和郡縣圖志云沂州沂水縣即莒魯所爭之鄆費縣即魯季氏邑費亭至沂州九十里是費鄆接界僅百餘里季子爲費邑近鄆故伐莒取鄆以自廣其私邑之疆界漢五行志云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疆私家顏注鄆季氏邑是鄆爲莒魯常爭之地魯失而復取之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梁其踁

孫愐曰梁其踁魯伯禽子梁其之後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牆之隙壞

讎非子曰牆之壞也必通隙同上

處不辟汙注汙勞事

衞救詩周南薄汙我私毛傳云汙煩也煩與勞義同正義謂事之勞身若穢之汙物失之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不靖其能　請免之以靖能者

昭元年傳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汙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杜注不靖其能二句曰安靖賢能則衆附從引之謹案其能謂處不辟汙出不逃難也而云安靖其處不辟汙出不逃難則文不成義矣今案傳曰靖其能又曰賞其賢則靖與賞意當相近傳又曰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又曰請免之以靖能者則靖有表章激勸之義靖當讀爲旌旌表也言魯使本當戮以其能是二者而免之所以表章之也表其能即是賞其賢故下文又曰賞其賢矣旌表其能所以勸羣吏若不旌其能以示之執肯勸懲而爲能者乎故曰不旌其能其誰從之也僖二十四年傳以志吾過且旌善人襄十六年傳猶將旌君以徇於國並與此同義以六書之例求之靖從青聲青從生聲生字旁即旌亦從生聲故旌字得通作靖旌之通作靖猶旌之通作精也列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爰精目孟郁修堯廟碑工旌帽即精帽字○王尚書經義述聞

夏有觀扈　二句

問昭元年傳夏有觀扈商有姺邳杜注引書序啓與有扈戰於甘而不及觀事何也曰按楚語士亹云啓有五觀文王有管蔡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周書嘗麥篇其在殷之五子殷當作夏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竹書紀年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即五觀也離騷云啓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漢書古今人表啓子兄弟五人號五觀列下中地理志東郡有畔觀縣史記夏本紀太康失國兄弟五人須于洛汭索隱引皇甫謐云號五觀也蓋自古文尚書未出以前儒者皆知五子之爲五觀而杜於此經之觀獨闕其文杜好與漢儒立異此亦其一證也酈道元北方之學者其撰水經注云淇水又北逕頓邱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爲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名號曰五觀者也六朝時梅賾古文盛行於江左而河北猶守鄭義故酈道元稱古文尚書仍取五觀說錢宮詹潛研堂集

夏有觀扈

鄭元曰衞國有觀土國語曰啓有五觀謂之姦子五觀蓋其名也所處之邑其名曰觀汳水東逕衞國縣故城南古斟觀應劭曰夏有觀扈即此城也瓚案郡國志東郡衞公國本觀故國斟觀乃后相所居非啓子之五觀按書古文帝啓十五年五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是武觀雖叛而終服也扈尚書鄭注云有扈氏與夏同姓高誘曰啓之庶兄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周有徐奄

[illegible]左氏云成
[illegible]
所[illegible]失之[illegible]補註
[illegible]
案昭九年傳作拜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爾元曰夏
肥水上承沙水東南逕城父縣故城春秋所謂夷田在濮水西
者也是夷濮與楚之城父接壤正其遷邊邑地也然則去鄀
甚遠楚殆常與夷爭故使遷之[illegible]春秋左傳補注

勸孟欲一獻
鄭玄曰一獻士飲酒之禮[illegible]春秋左傳補註

其五獻之籩豆於幕下
注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　禮記正義曰卿大夫俱三獻故
昭六年傳云得貺不過三獻五獻者亂世之法非禮之正也
同上
周禮大行人子男五獻昭六年傳云得貺不過三獻正義云典
命公侯伯之卿皆三命知其當三獻是大國之卿舞五獻之禮
元凱杜撰大國之卿五獻正義援鄭聘禮注牽附會之尤謬
此蓋鄭以子男之禮待趙孟非大國卿禮也禮記正義云大國
之卿禮同子男是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大國省穡而用之
周書糴匡曰年儉省用不滋其度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弁冕端委注弁冕冠也
案釋文云弁端委無冕字石經及正義皆云弁冕端委說文云
覍古文弁覍也故杜訓爲冠冕弁冕之冕衍文也同上

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
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故道及殺雒關後河勢愈甚劉子以治
河事勉趙孟故有是言濟入城鄭晉未聞焉鄭大叔曰晉國不
恤宗周之門是也同上

遠績功
左傳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
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
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釋文云亦遠績
功本或作亦遠績禹功非此經本作亦遠績功禹爲衍文遠績
功與大庇民相對爾雅釋詁績功也又績成也此績字當訓成
正義云績亦功也重其言耳非是遠績功猶云成遠功也故下
趙孟辭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言不能成遠功也杜云勸
趙孟使纂禹功者因上文歎禹功此又云子盍亦遠績功正文
雖不云禹明是使纂禹功無纖者或援注以增禹字然正文初
有禹字杜可無庸注矣或據漢志有禹以證此亦嘗同不知漢
志云周使劉定公勞晉趙孟因曰子弁冕臨諸侯盍亦遠績
禹功而大庇民乎無上文美哉禹功云云而特言遠績功則文
意不明故以義增禹此仍當以本書爲主注疏本改釋文云亦遠績禹功本或作亦
遠績功○臧茂才經義雜記
識甚

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
大雅抑詩曰借曰未知亦聿既耄蓋當時之語云亦然同上

賈而欲贏
呂忱字林曰贏有餘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徐吾犯
廣韻曰鄭公子有食采於徐吾之鄉後以爲氏據此則子南子
晳爭同姓以爲室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是國無政
廣韻鄭公子有食采於徐吾之鄉後以爲氏子南子晳爭同姓
之女爲室是國無政教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抑子南夫也注言丈夫
循按下云夫夫婦婦所謂順也則此夫字乃夫婦之夫上云公
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然則子南聘在前故云子
南夫也言子南聘在前已有夫婦之分也杜以戎服左右射解
爲丈夫正義引曹大家女誡謂男欲剛女欲柔以解夫夫婦婦
之順於義不協蓋聘則有夫婦之道據此可證歸罪公孫妄斥未
嫁之賢女盡讀此言邪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及衝擊之以戈
說文引云及衝以戈擊之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擊之以戈
考工記戈倨則不入鄭注云戈句兵也主於胡也已倨謂胡微
直而邪多也以啄人則不入擊以戈正是以胡横擊之因以啄
子晳也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反衝
衝是釋宮曰四達謂之衢至九達謂之逵郭注皆云四道交出
此衝即爾雅衢也故杜注云交道杜注六軌爲莊九軌爲逵皆
不依爾雅此衝獨訓爲交道是亦不能自堅其解者也同上

將行子南
鄭康成詩箋云行亦放也下文子南行之同○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注蔡放也
釋文云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殺米从殺下米玉篇云⿱殺米桑葛
散也書作蔡字同正義漢書宣帝元康三年詔曰骨肉之親粲而
不殊嵇康琴賦云新衣翠粲李善云子虛賦翕呷翠粲張揖曰
翠粲衣聲也案子虛賦又作萃蔡愚謂漢書文選粲字皆蔡字
之誤粲本與蔡通故又作蔡禹貢曰二百里蔡鄭康成注云蔡
之言殺鄭注尚書大傳云蔡殺也義猶殺也減殺其賦減殺者猶未滅也叔非首
謀罪從未減之科故不殺而囚之如此則不必改字而義亦得
矣上文云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亦謂从未減小介定曰蔡法也同上

蔡蔡叔
昭元年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正義說文云⿱殺米散之也從米
殺聲隸書改作已失本體⿱殺米字不復可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
單爲一蔡字重點以讀之者讀煙案正義所見有兩本一本蔡
爲一蔡字重點以讀之者張參五經文字⿱殺米春秋多借蔡字爲
之今本是也一本寫者全類蔡字其本無考史記司馬相如傳
翕呷萃蔡索隱郭璞注萃蔡猶璀璨也索隱單行本蔡作⿱殺米
與⿱殺米相近唯後漢書樊儵傳李賢注引左傳曰周公殺管叔而
⿱殺米蔡叔杜注曰⿱殺米放也字尙不誤[illegible]

造舟于河
徐堅曰在蒲阪夏陽津今蒲津浮橋是其處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造舟于河正義曰詩云造舟爲梁是比舟以爲橋也釋水云天
子造舟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孫炎曰比舟爲梁郭璞曰比
船爲橋諸不解造義蓋造爲至義言船相至而並比也家大人
曰造之言曹也相比次之名也[illegible]
曰造舟以舟相比次爲橋也李巡孫炎皆言比舟正釋造字之
義沖遠不得其解而轉訓爲至爾雅釋文訓造爲作襄十一年

公羊傳疏引舊說訓造爲詣又轉訓爲成皆由不知造爲比次之義故望文生訓而卒無一當矣王伯申經義述聞

鮮不五稔

王充曰王者有過異見於國不改災見草木不改災見於五穀不改災至身若年歲和孰不至及身而亾故云鮮不五稔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論衡異虛篇云春秋傳曰國之將亡鮮不五稔災見於五穀五穀安得熟不熟將亡之徵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趙孟視蔭曰

釋文蔭或作陰文選陸士衡演連珠李善注引高誘呂覽注云陰晷影之候也同上

主民翫歲而愒日

彬謂主民爲民之主朱武曹經傳攷證

翫歲而愒日

說文曰翫習厭也又云貪也杜注本此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

其如字讀讀彼以什徒共當一車必克困此車於阨又必克皆承上而言以明欲去車爲卒之故解誤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

正義曰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其名與人數不可得知按服說有脫誤百二十下當有五字八十一當爲百字二十九當爲七十五蓋二十五乘爲偏二其偏爲兩然則三其偏爲參五其偏爲伍而四其偏爲專矣三其偏故七十五也四其偏故百也五其偏故百二十五也百乘名專者虔讀云專單也一言曰百兩言曰二百是百雖成數亦單數也故百乘爲專也其人數則一乘百人總三百七十五乘適三萬七千五百人是三軍之數也以每五乘三百七十五人爲三伍計之甲士當二百二十五伍卒當五千四百伍凡去二萬八千一百二十五人餘九千三百七十五人則將重車也同上

服虔引司馬法曰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阮遠謂皆吳用車法雖舍車而法在其中服氏之說未可非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實沈臺駘爲祟

說文曰祟神禍也同上

曠林

賈逵曰曠大也同上

遷閼伯於商邱

賈逵曰商邱在漳南同上

主辰

服虔曰主祀也同上

辰爲商星　二句

昭元年左氏傳鄭子產云辰爲商星參爲晉星後人以參辰爲參商者誤鄭司農說星土引春秋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故左氏本文而參商之誤稱實始於此矣義門讀書記

問春秋傳實沈主參參爲晉星閼伯主辰辰爲商星於天文參在西方商在東方故楊子雲云吾不睹參商之相比也說文訓參爲商星何昧於天象乃爾曰讀古人書先須尋其義例乃能辨其句讀非可妄議如此文本云參商星也參商二字連文以證參之从晶本爲星名非以商訓參承上篆文參故注不重出說文十四篇中似此者極多錢宮詹潛研堂集

唐人是因

杜旣云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矣是在大夏者又一唐人非劉累之後可知何得以唐人專屬諸劉累也賈逵以累封於大夏因實沈之國子孫以服事商又與昭廿九年傳懼而遷於魯縣之說相背服虔以唐人卽是劉累杜誤本之致生謬解古事荒遠難徵闕疑爲善服賈注雖勝杜預此注亦誤本左傳劉光伯所規寧止元凱一人邪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其季世曰唐叔虞

杜解勝服子愼同上

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

史記封作國索隱世家案尙書序云武王旣勝殷邦諸侯又康誥序云以殷餘民邦康叔孔氏云國康叔爲衞侯此傳依史記當云邦大叔古字邦封同見書正義漢諱邦改爲國故云國大叔也詩譜邦域之中今作封域是字易之證下文封諸汾川同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宣汾洮

正義曰洮水闕子惠子曰洮卽涑川鄭氏以爲涑水一名洮水水出河東聞喜縣黍葭谷俗謂之華谷至周陽與洮水合司馬彪曰洮水出聞喜縣故王莽以縣爲洮亭同上

惠定宇據水經注涑水一名洮水證洮水卽涑水案酈元明言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洮水源東出清野山世人以爲清襄山至周陽合於涑水始謂洮水爲涑水是洮涑二水源流各異未合涑水爲洮水旣合涑水乃統謂之涑水郡國志聞喜有洮水又有涑水最爲明晰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障大澤

大澤疑卽昭余祁爾疋燕有昭余祁郭注今太原鄔陵縣北九澤是也酈元曰汾水於大陵縣左迤爲鄔澤鄔澤卽昭余祁其陂東西九里南北十有餘里案水經注鄔水嬰侯甲水太谷水皆鍾是澤故必防鄣之而民始安居矣同上

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

鄭康成注周禮引此傳云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賈公彥曰鄭君所讀春秋先日月與賈服不同說文曰禜者設縣蕝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是許君所讀春秋亦與鄭同史記所據同於服賈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於是乎禜之

周禮黨正春秋祭禜亦如之鄭注禜謂雩禜水旱之神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注湫集也

循按董子秋之爲言湫湫也鄉飲酒義秋之爲言愁也注云愁讀爲揫揫斂也秋之爲湫卽秋之爲揫揫爲斂收斂卽集聚爾雅揫聚也杜讀湫爲揫故訓爲集正義謂以意爲訓非也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以露其體

方言曰露敗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露其體

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杜注曰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壹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家大人曰露猶

疲也傳也呂氏春秋盡數篇曰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爲腫爲風處耳則爲挶爲聾處目則爲𥊍爲盲處鼻則爲鼽爲窒處腹則爲張爲府處足則爲痿爲蹷然則氣鬱而不宣者皆之所以德也故曰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方言曰露敗也管子五輔篇曰振罷露（罷與疲同）資乏絕秦策曰諸侯見齊之罷露是露爲疲德之義露羸一聲之轉故廣雅曰疲羸備也（[illegible]）極也列子湯問篇氣甚猛形甚露張湛曰有膽氣而體羸虛是露即羸也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曰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路也（今本羸路作羸困之路此後人不曉路字之義而妄改之也案音義引丁云路與露同又引）呂氏春秋不屈篇士民罷潞奏（注文內組因之二字今據刪）第士民罷潞病於內者注並曰潞羸也路潞皆與露同故杜言體羸露也正義不曉露字之義乃云肌膚瘦則骸骨露又云羸露是露骨之名與義與保相近保露形也羸露骨也皆失之（王念孫讀經義述聞）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正義曰女在房室故以室言之家大人曰蠱疾以近女而生疾不言近女而言近女室於義轉迂易林服之復云女室作毒爲我心疾則漢人所見本已與今同案室當爲生字之誤也（蠱生疾爲[illegible]）是謂近女爲句生疾如蠱爲句（本）文女無節爲下文食志誘爲（諸傳凡言是謂者文多用韻鳳皇于飛和鳴鏘鏘之是後將育于姜是謂光揚可以與其之類是也）若以近女室爲句疾如蠱爲句則失其韻矣又案下文曰女不可近乎言近女不言近女室此近女下本無室字之證上文曰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又曰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下文曰淫生六疾又曰今君至於淫以生疾此生疾二字之證又曰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此生疾如蠱之證又案晉語亦曰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下文亦云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則臣不生此天命不祐）此尤是謂近女生疾如蠱之明證也段氏說文蠱字注讀是謂近女室疾爲句（以近女室非疾名不得以近女室疾連讀）如蠱爲句尤非

同上

中聲以降

荀爽子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楊倞曰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

彬謂慆淫也堙塞也慆以心言堙以耳言故下文言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徵爲五聲

注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此五聲所屬相承依月令爲說然於五行生尅之法都不得合鶡冠子則曰東方者萬物立止焉故調以徵南方者萬物華羽焉故調以羽西方者萬物成章焉故調以商北方者萬物鍾藏焉故調以角（角之言觸也[illegible]）讀中央者太一之位百神仰制焉故調以宮據彼文唯宮音土商音金與月令同耳角永音也徵木音也羽火音也若然宮商角徵羽正土金水木火相生之序而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乃相從而得其所尅二者次第並有意義長於月令矣昔揚子雲嘗恨不及呂不韋時車載其金貴有以也（孔檢討經學卮言）

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注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女陽物而晦時

疏注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

循按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寒暑燥溼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王冰注云太陽爲寒少陽爲暑陽明爲燥太陰爲溼厥陰爲風少陰爲火皆其元在天木初氣也火二氣也相火三氣也土四氣也金五氣也水終氣也鬼臾區又云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此即醫和所云六氣序爲五節也但素問六氣爲寒水相火君火溼土燥金風木以醫和之六氣配之寒水陰也相火陽也溼土雨也風木風也陽明燥金所謂明也少陰君火所謂晦也以其爲少陰故爲晦晦者幽隱之地少陰屬其地幽隱之至醫和既云晦淫惑疾又申之云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謂少陰少陰爲君火君火陽物也故女爲陽物其陽宜深藏故爲陽物而晦時不能深藏而淫則陽不得故生內熱素問言冬不藏精至春爲溫者亦其證也陰陽離合論云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太衝在北月盡之夕日月合於癸爲晦醫和以少陰爲晦又曲其辭曰女惟女留少陰故爲陽物女爲陽物猶云少陰爲君火杜不知此義言女常隨男故言陽物正義謂女是陽象之物皆非也（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晦明

醫和言六氣陰陽風雨晦明與素問六氣風寒暑溼燥火若不同其實一也今推之陰淫寒疾太陽寒水也陽淫熱疾少陽相火也風淫末疾厥陰風木也雨淫腹疾太陰溼土也晦淫惑疾少陰君火也明淫心疾陽明燥金也靈樞素問疑是周秦閒醫之聖者爲之託之黃帝岐伯（汪庶貢韓經補義）

風淫末疾

賈逵以末疾爲首疾謂風眩也逸周書曰元首曰末易卦初爲本上爲末故上爲首爲角杜據素問以四支爲四末故謂末疾爲四支然不及賈注之當（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晦淫惑疾注晦夜也爲宴寢過節則心惑亂

循按腎藏志腎氣充則智慮生腎氣不藏則志氣衰不能上通於心故迷惑善忘所謂腎氣不以時上則言變而志亂也（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穀之飛亦爲蠱

釋器云康謂之蠱郭璞曰米皮穀之揚之康秕在前故云穀之飛外傳云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皆百人之餼

說文曰餼饋客之芻米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或從食作餼（馬邍上春秋左傳補注）

非羈何忌

昭元年左氏傳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注忌敬也忌敬語之轉（莊枚貞經義知新記）

將會孟子餘

史記趙世家云趙夙生共孟孟生衰古今人表云趙孟夙子生衰世本云公明生共孟及衰索隱云共孟乃史記分共孟爲兩人傳寫之誤孟子餘猶共孟及衰（惠[illegible]春秋左傳補註）

甲辰朔烝于溫

服虔曰甲辰朔夏十一月朔也癸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同上）

二年 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易謂小易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見昭五年明魯有周易也象謂六官所布於邦國者皆治象教象之類縣布治布教則必并其象而布之桓僖廟災命藏象曰舊章不可忘見哀三年明魯有所布之象也魯春秋謂據舊典禮經所記之史五十凡謂之禮經蓋易著古人筮人所以擇吉凶象著六官所懸於象魏此皆周之禮也魯春秋遵五十凡爲之亦周禮所存故曰周禮盡在魯也此周禮非書名 沈欽韓春秋左傳小疏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古謂易爲象故曰易象九家說卦云乾爲衣坤爲裳繫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尚書皋陶謨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古人之象卽易也法乾坤而制衣裳觀象方知故欲觀古人之象古人當謂黃帝伏羲畫八卦神農重之黃帝通之杜子春以歸藏黃帝易有以也在天成象伏羲法之作八卦故謂之象商謂之坤乾周謂之易左氏稱易象猶不失古意觀書于太史氏上曰易象下至魯春秋中舉周禮而歸禮一書于宣子口中敘出此左氏行文之妙也周禮爲周公致治之書觀周禮故知周公之德易爲聖人贊化育之書故觀易象而知周之所以王謂文王也讀者不省周禮一語遂謂易象爻辭乃周公所作以實周公之德一語失之遠矣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易爻辭多周公作詳見余易爻辭辨六官之象魯春秋所據之禮經皆周公所定五十凡雖不皆周公之舊然變易者少故曰周公之德以三者頒諸邦國使玩辭占卦以趨吉避凶修治教等法以治其國守五十凡以記事昭勸戒是周公之所以臨天下者也 沈欽韓春秋左傳小疏

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注譽其好也

服虔曰譽游也宣子游其下夏諺曰一游一豫爲諸侯度今孟子作豫趙岐章句曰豫亦遊也春秋傳曰季氏有嘉樹宣子豫焉周易序卦曰豫必有隨鄭康成注引孟子吾君不豫以爲證則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趙互引爲證孫子兵法曰人效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外傳作暇豫李善曰譽與豫古字通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長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猶有所易先明晉意非正言改易禮制作如周禮司士作六軍之士之作使也亂作謂送女不使公族大夫而使上大夫先送後逆遂之制也明晉已踰禮晉不當嫌無宇非鄭解以爲執卑爲宇則少姜獄指示晉侯乎且亦非所以爲之諱矣延芳案少姜得諧辨而媵臣爲有辭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三年 張趯

宰相世系表曰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爲大夫張侯生老老生趯趯生骼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夫人士弔大夫送葬

禮記正義引鄭康成說云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鄰聘君因聘夫人因時會弔主於相哀愍略於相尊敬故可使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

禮必有事事恐有闕命事謂告所有事也謀闕謂討慮使無闕也三者皆總上朝聘會盟弔葬言解非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若而人

禮記曲禮始服衣若干尺矣正義云古者謂數爲若干儀禮鄉射以純數告鄭注若干純賈疏云若干者數不定之辭凡數法一以上得稱若干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董振擇之

三年傳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杜注曰董正也振整也正義曰董正擇詁文也振爲整理之義言正整選擇示精審也引之謹案擇女爲昏無所用其糾正亦無所用其整理杜注非也今案董當讀爲動動振之言振動也振動謂之動振猶恪恭謂之恭恪昭十六年傳無有不共恪是也周語曰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震與振通振動者戰栗變動也春官大祝辨九拜四曰振動鄭大夫曰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後鄭曰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是董與動通董振擇之者震動恪恭以擇之言敬之至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寡君舉羣臣

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正義曰舉亦皆之義言舉朝羣臣也家大人曰舉當讀爲與舉與古字通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禮運選賢與能大戴記王言篇選賢舉能也呂氏春秋決勝篇七諫與其民皆然王逸注曰與舉也史記徐廣曰舉一作與言不唯寡君與羣臣受賜而已先君之靈亦寵嘉之晉語曰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成四年傳寡君與其二三臣昭十九年傳寡君與其二三老是也正義失之 同上

豆區釜鍾

顧氏補正云毛晃曰豆當爲斗後人誤作俎豆之豆用之考工記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豆古斗字棟案考工梓人云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一獻三酬則十升不得爲四升之豆故鄭注云豆當爲斗陶人云庾實二觳先鄭云觳讀爲斛觳受三斗聘禮記有斛案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安得云觳受三斗故鄭據旊人云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明觳不得爲斛豆不得爲斗矣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豆區

韓非子外儲說篇晏子曰夫田成子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貸小斗斛區釜以收之分斗斛區釜爲四量正斗斛異於豆區之證鄭康成司市注量豆區斗斛之屬亦以豆區異於斗斛也考工記梓人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蓋言以一升之爵獻而酬以三升之觚則爲一豆矣正四升爲豆之證賈疏引馬季長說甚善韓詩說與考工同鄭注豆當爲斗言其聲之誤非謂十升爲斗也詳見戴震考工記圖惠定宇據鄭注豆當爲斗聲誤者謂梓人之豆非四升與左傳各自其四文相背則非矣

四升爲豆四豆爲區

今本左傳無四豆爲區句杜注有之據考工記㮚氏爲量賈疏所引補入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

注以五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釋文云本或作五豆爲區五區爲釜者謂加舊豆區爲五亦與杜注相會非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也愚謂如此直加豆一耳於三量皆登之義未協管子輕重丁曰齊西之粟釜百泉則

繼二十也齊東之輩釜十泉則鍾二泉也此節率釜大於區五倍豈非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乎曾子後人所綴述非出夷吾自撰故得有陳氏新量鍾見於篇然亦齊人之書自足證杜氏之誤也 孔檢討經學巵言

三老凍餒注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

補遺

服虔云三老者工老商老農老棟案杜說是也晉姜鼎銘云保其子孫三壽是利魯頌曰三壽作朋三代養老之法于國老中取三人焉謂之三老于庶老中取五人焉謂之五更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三老凍餒

三老國老庶老及死事者之老服虔以爲工老商老農老案齊俗本有工商農三鄉至管子始立士鄉是三老服注於管子未立四鄉之前則確至晏子時士農工商已有四老矣惠定宇引魯頌三壽作朋以證杜注鄭箋魯頌云三壽三卿也與杜解異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而或燠休之

熱謂或之言有也 朱武曹經傳考證

其相胡公

胡公爲周公始封陳之祖則相乃祖字之誤正義末云今定本相作祖是也其說與服說並誤箕伯與胡公六人傳只平數之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三年傳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正義服虔云相隨也今定本相作祖頤煊案杜注言陳氏雖爲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杜注本當作祖 經義叢鈔洪頤煊

雖吾公室

王符曰羊舌氏晉姬姓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公乘無人

公乘卽掌公御如程鄭爲乘馬御之類 同上

道殣相望

荀悅曰道殣謂之蘇亦作殣韋昭依毛傳曰道家爲殣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女富溢尤

周書酆保十敗所謂文貨遠觸也 同上

欒郤胥原狐續慶伯

王符曰郤氏欒氏狐氏皆晉姬姓以王說證之八族皆姬姓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君日不悛以樂慆憂注慆藏也

棟案慆過也言君不思悛改可發而樂與日俱慆 新慆爲過見毛詩傳 劉光伯云慆慢也好音樂而慢易憂禍義亦通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讒鼎之銘

韓非子說林曰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眞也是古鼎之名 已見困學紀聞 蓋當時鼎已在齊故晏子述之 上同

服虔以讒鼎爲明堂位崇鼎惠定宇據韓非子齊索魯讒鼎謂鼎已在齊故晏子引之璉案韓非子說林曰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眞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樂正子春戰國時人是晏子在晉時齊尚無索鼎之事安得云鼎已在齊惠說誤矣呂覽齊攻魯求岑鼎魯載他鼎以往齊侯不信請柳季一言爲信魯君乃以眞岑鼎往是岑鼎疑卽崇鼎惠若據呂覽是讒鼎至晏子時已久在齊矣不應援韓非說爲證孟子可使高於岑樓趙岐注岑樓山之銳嶺者爾雅正田小而高岑方言曰岑高也明堂位崇坫鄭注崇高也是岑崇皆高大之意故崇鼎亦謂之岑鼎服虔解崇鼎卽讒鼎正宜據呂覽解之惠定宇猶誤沿王伯厚之說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屨賤踊貴注踊刖足者屨

循按踊通作甬月令角斗甬注云今斛也考工記鳧氏爲鍾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注云此二名者鍾柄記又云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鍾上之柄長直不曲刖足者之屨似之故亦名甬而通作踊淮南本經訓云甬道相連高誘注云甬道飛閣複道也甬讀如踊躍之踊甬道亦以其直名之今人呼躄屨之直處爲甬猶古踊之遺稱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則使宅人反之

此下當脫鄰人辭室一句下文違卜不祥等語乃喻使勿辭也晏子語亦有脫文或且字爲曰字之誤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且諺曰

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家大人曰且諺曰本作曰諺曰晏子既使宅人反其故室矣因謂宅人曰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云云上曰字仍是記事之詞自諺曰以下方是晏子之語若作且諺曰則與上文不相承矣自唐石經上曰字誤作且而各本皆從之初學記居處部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此並作曰諺曰 今本晏子春秋雜篇有晏子使晉一篇文與左傳同且諺曰二字亦同此後人取纂本左傳竄入晏子顛覆原文其元本見原刻本及明沈啟南本與左傳事同而文異左傳之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彼文作先人有言曰毋卜其居而卜其鄰舍餘見羣書拾補 ○王伯申 經義述聞

豐氏故主韓氏

聘禮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鄭注館者必於廟不館於敵者之廟爲大尊也豐氏主韓氏是卑主於尊非復聘禮之常制矣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爲其復取之之故

傳者卽宣子爲伯石請州預釋七年復州取州之故非宣子熙度也爲當如字讀解與音並誤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

杜世族譜懿伯卽惠伯之父仲孫它也此注又云惠伯之叔父穆欲附會檀弓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之語遂不自覺其誤耳 它字子服見於國語子服氏得氏以此杜說以它爲懿伯又以爲子服椒之叔父豈惠伯竟以叔父字爲氏乎其謬可知 鄭注彼文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則叔父之稱乃生於叔弓無關於惠伯矣按懿伯爲孟獻子之子獻子爲桓公子慶父之曾孫自桓公至懿伯六世桓公生莊公莊公生僖公僖公娶齊女聖姜生文公又娶楚女頃熊生宣公及叔肸肸生嬰齊嬰齊生叔老老生弓是爲敬子自桓公至敬子七世故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疏家疑其誤者偏據左氏而未兼通公羊師說耳 叔父之文於左氏世次不合故說有之傳則叔氏乃彊爲牽合此治經無家法之蔽也 遇懿伯之忌自當以後儒忌日之解爲允因値叔父諱曰故叔弓體其意而爲之避若期親之忌可勝避耶邪懿伯自稱其父而乃云叔父之私者對叔弓爲辭正猶成王誥康叔不稱文王爲王考而言乃穆考也 吾鄉俗語伯與語猶然 至記注既不以叔父爲惠伯呼懿伯之諱則今本亦有叔字者必後人因傳注而妄改之 東原戴氏讀作惠伯之叔父則此者宜乙申爲有因識別以郎若亦曰孔 僭惠伯之叔父解者是敬叔於昭穆云公羊高無當說

而不成崩疑然謂之童梁蓋實堅則下垂不實則直立髮長則垂短則直立亦猶是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王以田江南之夢注楚之雲夢跨江南北

循按宣四年傳邧夫人棄子文于夢中注云夢澤名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有雲夢城定四年吳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注云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正義引土地名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雲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邱湖江南之夢也邧與鄖字通邧夫人棄子文于夢中楚子既奔雲中旋乃奔鄖奔隨則此雲中夢中必近於邧矣在安陸縣所謂枝江安陸有雲夢城者其澤之所在可迹而求之矣此傳以夢繫諸江南故杜謂跨江南北因傳文會而通詩書學危言

公事有公利無私忌

韓非子曰私怨不入公門一說忌日故云私忌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

聘禮卿館于大夫游吉卿也張趯大夫也吉送少姜葬館焉故今云糞除先人敝廬舍廟中故云先人同上

實不忘我好

案釋文實不忘我好絕句一讀以好字向下武進士經讀考異

余髮如此種種注種種短也

循案釋文徐本作董董種猶童也陸璣毛詩疏云禾粟秀爲穗之也郭璞注爾雅楚有雲夢直云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邱湖甚本叢書地理志南郡華容雲夢澤在南而未明班氏之指也風俗通云今漢有九州之藪揚州曰具區在吳縣之西荊州曰雲夢在華容縣南今有雲夢長掌之蓋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漢時江北之雲夢已涸而江南之雲夢漸盛其定九州之藪直以在江南之巴邱湖爲雲夢澤班氏著本朝一代國史遵圖冊所載以澤在華容縣南所以尊國制也注云荊州藪謂漢之荊州藪也而復於西陵及編繫以雲夢宮地非雲夢何以名宮且又於志末述楚地云江陵故郢都西通巴巫東有雲夢之饒謂雲夢在江陵之東則不在華容之南矣後漢書法雄傳遷南郡太守郡濱帶江沔又有雲夢澤藪此正漢之雲夢在華容南者與風俗通班志可以互證若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則不專在華容特以在華容者爲江南之夢耳同上

二惠競爽

說文曰競从二兄競意从丰聲若矜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又弱一个焉

儀禮特牲饋食禮俎釋三个鄭注个猶枚也今俗言物數有云若干个者此語然同上

四年

四方之虞

四年傳君若苟無四方之虞杜注曰虞度也家大人曰虞憂也范望注大元元瑩曰虞憂也繫辭傳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襄三十年傳曰以晉國之多虞哀五年傳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晉語曰衛文公有邢狄之虞韋注虞備也吳語曰越曾足以爲大虞乎韋注虞度也亦失之又曰今伯父有荊蠻之虞皆其證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盧毓冀州論曰冀州北接燕代初學記後世謂代爲馬郡故呂覽曰馬郡宜馬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

杜注亨通也彬謂亨與亯同易公用亨于天子釋文亨獻也姚云亨祀也王用亨于岐山馬鄭王肅許兩反馬云祭也鄭云獻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以亨神人注亨通也

亨古文享字杜訓爲通故古文獨存新序載此事作享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亨神人

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杜注曰亨通也陸粲附注曰劉向新序善謀篇按此文亨作享古字亨享通傅遜辨誤曰愚謂劉自誤非通也陳氏芳林考正曰亨爲古享字固然但此處則作通義解爲長引之謹案亨當從新序讀爲享杜不讀爲享者蓋以神可言享人不可言享耳不知古人之文多有從一而省者人固不可言享亦得因神而并稱之襄二年傳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正義曰司馬法邱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然則以享神人亦是從一而省文耳襄二十七年傳能歆神人杜注曰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彼言歆神人此言享神人皆是因神而并及於人也又案亨爲古享字以誤解爲通故古字得存若杜解爲享祀之享則後人必改爲亯矣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皆古享字王弼誤解爲通故古字得存故傳注誤解者亦可以考見古本云王尚書經義述聞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

何休膏肓曰春秋書雹以爲政之所致非由冰也若今朝廷藏冰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雹天下郡縣皆不藏冰何故黃不雹若言有之於古者必有驗於今此其不合於義失天人相與之義鄭君箴之曰雨雹政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冰之禮渡人掌之月令載之豳詩歌之此獨非政與故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畜不泄結滯而爲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而爲霰申豐見時失藏冰之禮而有雹推之陰陽知此伏陰所致亦聖人之寓言也詳載其言者以著藏冰之禮不可廢耳昭四年疏

評曰君子識其大者經意也其次識其小者左氏春秋說也鄭既知經自爲經左氏自爲左氏矣何辨焉且以申豐爲寓言則可以爲聖人則張禹孔光於災異迭見終不以王氏爲言亦寓言之作俑也豈聖人之所許劉禮部箴膏肓評

冬無愆陽

周書時訓曰草木不黃落是爲愆陽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秋無苦雨

服虔曰害物之雨民所苦同上

夏啟有鈞臺之享

汲郡古文曰夏啓元年帝即位于夏邑大饗諸侯于鈞臺歸藏啓筮曰昔夏后啓筮享神於大陵而上鈞臺枝占皐陶曰不吉連山易曰啓筮享神於大陵之上酈元曰即鈞臺也魏大饗碑云夏啓均臺之享均古鈞字享古享字同上

商湯有景亳之命

汲郡古文云帝癸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于景亳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同上

成有岐陽之蒐

汲郡古文曰成王六年大蒐於岐陽晉語云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同上

康有酆宮之朝

汲郡古文曰康王元年朝于豐宮服虔曰酆宮成王廟所在也同上

穆有塗山之會

汲郡古文曰穆王三十九年會諸侯于塗山同上

寡君將墮幣焉

服虔曰墮輸也子惠子曰墮幣謂祭也周禮肆師大祀用玉帛又守祧職墮大祝墮釁小祝贊墮將牲少牢又有墮祭然則禮幣之幣亦曰墮謂祭後乃相見故曰敢謝後見如服杜解則與上文宗祧之事不相連屬而文亦不順蓋楚之武城有先君之廟也服云將受宋之幣於宗廟謂薦陳之亦可備一說同上

寡君將墮幣焉

曾子問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楚子是時會畢將以幣玉告諸武城先王之宗廟而反命矣恨宋太子後至故以輸幣爲辭服虔以爲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疑非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

汲郡古文曰帝癸十一年會諸侯于仍有緡氏逃歸遂滅有緡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夏桀有仍之會有緡叛之

案哀元年傳后緡方娠賈逵注云緡有仍之姓是有緡即有仍也賈逵杜預皆以仍緡爲二國疑非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商紂爲黎之蒐

尚書西伯戡黎鄭注戡黎入紂圻內郡國志上黨壺關有黎亭故黎國同上

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

汲郡古文曰帝辛四年大蒐于黎韓非子曰紂爲黎邱之蒐而戎狄叛之服虔曰黎子姓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

汲郡古文曰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大室明年申人繒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同上

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

呂氏春秋載此事曰毋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亡其大夫弱其孤謂殺崔成崔彊亡其大夫謂崔杼彊而死哀六年傳云不必亡一大夫左氏傳世既久或先秦以來所據本異當以呂覽爲正同上

弱其孤

弱其公孤如子雅子尾之屬正義謂景公非是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以盟其大夫

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正義曰崔杼弑莊公立其弟景公孤謂景公也以其幼小輕弱之惠氏補注曰呂氏春秋載此事曰慎行篇毋或如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弱其孤謂殺崔成崔彊亡其大夫謂崔杼强而死左氏傳世既久或先秦以來所據本異當以呂覽爲正家大人曰惠說非也弱其孤謂弱景公孔說是也盟其大夫謂崔慶盟國人於大宮也自弑其君以下三句皆一時之事若崔杼父子之亂在弑莊公後三年與前事絕不相涉慶封之害崔杼非其罪之大者楚靈王無爲數之以告諸侯也呂氏春秋作亡其大夫者亡字古讀若芒盟字古亦讀若芒說見唐韻正盟亡同音故借亡爲盟耳盟明亡三字古並同音管子七法篇世主所貴者寶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亡君即明君也明之通作亡猶盟之通作亡矣高氏昧於假借之義故云亡其大夫謂崔杼强而死惠氏又以弱其孤爲殺崔成崔彊夫崔成崔彊慶封已殺之矣豈特弱之而已乎且以孤爲崔杼之子則弑其君弱其孤兩其字義不相屬矣若必改盟爲亡則下文之以盟諸侯又作何解何不察之甚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鄭子產作邱賦

服虔以爲一邱之田出一馬三牛復古法形謂既云作則非復古況又國人謗其爲蠆尾渾罕譏其作法於貪乎但杜解如魯之田賦則病民已甚子產安得自謂爲善而引禮義不愆之詩蓋其賦視古法稍加以濟國用若魯邱甲之類耳沈徵君春秋左傳補疏

服虔曰作邱賦者賦此一邱之田出一馬三牛復古法耳邱賦之法不行久矣今子產復脩古法民以爲貪故謗之子惠子曰春秋作邱賦當从服說作邱甲當从穀梁說下引詩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若依杜注加賦病民何不愆之有服注是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賦謂兵賦杜謂別賦其田固非服虔謂復古法與渾罕攻不率法之言相背亦非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

荀卿子載是詩云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愆當作諐从籀文見尒疋疏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作法于涼注涼薄也

說文曰尒疋⿺尢京薄也从尢京聲廣雅曰⿺尢京薄也曹憲曰良音世人作⿺尢京薄之⿺尢京水旁著京失之矣薄即薄字郭忠恕汗簡云古尒疋涼作⿺尢京同上

姬在列者注在列國

案列位也言姬姓之君僖十五年傳云入而未定列同上

入棘櫟麻

酈元曰汝水東逕櫟亭北春秋之棘櫟也今城在新蔡故城西北半汝水杜預以爲在東北未詳司馬貞曰解者以麻即襄城縣故麻城是也同上

曰唯

皇侃禮記義疏曰唯謂人應諾是也同上

殺大夫以落之

服虔曰釁以豭豕爲落同上

牛謂叔孫見仲而何

正義曰牛謂叔孫曰以仲見君何問何故以仲見君其說非是案韓非子載此事云豎牛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已佩之

笑玩傳襲與韓非合同上

求之而室

謂叔孫召而見之並召其徒使視之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夫子疾病不欲見人

秦越人難經五十一難曰病有欲見人者有不欲見人者欲見人者病在府也不欲見人者病在藏也府者陽也陽病者欲得寒之又欲見人藏者陰也陰病欲得溫又欲閉戶獨處惡聞人聲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使寘饋於个而退

北史李謐傳左个即寢之房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牛弗進則置虛命徹

張衡集舊注引傳云牛不進叔孫覆器空而還之示君已食葢緣益傳文而爲之或本左氏舊說意亦與杜注同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五年 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

棟案臧氏爲司寇古者兵獄同制故質成于臧氏同上

葬鮮者自西門

列子曰越東有輒木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張湛注引此爲證云鮮謂鮮少也同上

左傳昭五年葬鮮者自西門注不以道終曰鮮義無所據爾雅釋詁釋文鮮本或作[illegible]沈云古斯字說文云死澌也曲禮下庶人曰死葢庶人之死者自西門出葬此當時之制季孫欲以葬庶人者葬叔孫故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對庶人言何書大傳曰西方者鮮方也檀弓君子曰終小人曰死疾醫注少者曰死老者曰終鮮斯死西語之轉

列子湯問篇越東有輒木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張湛注引葬鮮者自西門爲證按鮮析也聲之轉汪拔貢經義知新記言葬禮鮮少不必從卿喪自朝之禮可自西門而出杜謂叔孫非壽終故不須以禮葬是時季孫方喜豎牛之謟豈肯顯其餓死叔孫之罪乎且言出自豎牛之黨尤非注馬進士春秋左傳補

卿喪自朝注從生存朝覲之正路

服虔云言卿葬三辭於朝從朝出正門卿佐國之楨幹君之股肱必過於朝重之也案杜臆說當从服氏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旣葬而行

注善杜洩能辟禍 唐宰相世系曰杜洩避季子之難奔於楚生大夫綽綽生段段生蔿蔿爲秦大將軍食采於南陽衍世稱爲杜衍同上

使亂大從注使從於亂

服虔曰使亂大和順之道棄從順也服注是同上

使亂大從 鄭勝亂從

五年傳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杜注使亂大從曰使從於亂釋文正義並引服虔注曰使亂大和順之道哀二年鄭勝亂從杜注曰釋君助臣爲從於亂引之謹案傳言亂從不言從亂杜注非也兩從字皆當訓順書傳從字多訓爲順不煩枚舉言立適大順也今殺適立庶則亂大順矣助君順也今釋君助臣則亂順矣亂從猶言犯順僖三十三年傳文不犯順是也家語正論篇使亂大從王肅注亦曰從順也是舊說皆如是杜棄而不用何邪惠氏補注說使亂大從亦以服注爲是王尙書經義述聞

故有十時亦當十位

古言時皆謂四時此十時謂分一日爲十時以當王至臺之十位杜注用十二時與傳不合十時據日十二時據辰○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注離爲日爲鳥離變爲謙日光不足故當鳥鳥飛行故曰于飛

循按小過有飛鳥之象謂四之初此云日之謙當鳥可推見當時占法明夷之謙非謂變爲謙也變在初爻則由履四之謙初而成即爲小過四之初之比例下云火焚山山敗可見先有山而後以火焚之見離不見艮乃爲山敗在明夷初動轉以謙成明夷爲義也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明而未融

服虔曰融高也謂日高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純離爲牛

荀九家序卦曰離爲牝牛同上

純離爲牛注易離上離下離畜牝牛吉故言純離爲牛

循按易以坤爲牛不以離爲牛也明夷上坤下離以坤配離故云純離純耦也謂與離相耦者坤也即牛也杜不明易故謬說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菟氏

鄭元曰野兔水上承兔氏亭北野兔陂鄭地也陂水東北入八里溝水南逕右倉城西又南逕兔氏亭東鄭伯勞屈生於兔氏即此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魯侯善於禮

昭五年傳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論語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似昭公在當時有知禮之名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子家羈注羈莊公玄孫懿伯也

司馬貞曰子家駒魯大夫仲孫氏之族字懿伯楊倞曰子家羈公子慶之孫歸父之後名羈字駒案仲孫氏出自桓且懿伯爲子家謚非字也司馬失之世本云遂產子家歸父遂與述古字通楊氏謂羈爲歸父之後則是桓公玄孫非莊公也世本已亡無可是正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勞諸索氏

鄭元曰索水又北屈東逕大索城南鄭子皮勞叔向於索水即此城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索氏

索音栅故水經或作栅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朝聘有珪

案說文珪古文圭同上

羊舌四族注四族銅鞮伯華叔魚叔虎兄弟四人

案世本叔向兄弟有季夙故服氏數伯華叔向叔魚季夙正義以季夙即叔虎非也叔季兄弟之次且叔虎已死不得與四族之數劉氏以爲別有季夙而規杜氏其言是也宰相世系曰羊舌職五子赤肸鮒虎季夙赤字伯華肸字叔向鮒字叔魚虎字叔羆號羊舌四族同上

揚肸

漢名臣奏載張衡說云晉大夫食采於揚爲揚氏食我有罪而揚氏滅揚字从手不从木宰相世系曰晉公族食邑於羊舌凡三縣一曰銅鞮二曰揚氏三曰平陽同上

以逞君心

說文楚謂疾行爲逞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君若嬴爲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

枅謂滋益也好逆使臣滋敝邑爲句休怠而忘其死爲句言楚君好逆使臣而滋益吳國君臣將解于位而亡其憂恤故亡無日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六年　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

李奇曰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後乃斷其罪不爲一成之刑著於鼎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議事以制

六年傳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杜注曰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引之謹案杜以議事爲臨事非也漢書刑法志引傳文李奇注曰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後乃斷其罪亦非傳意議讀爲儀儀度也制斷也謂度事之輕重以斷其罪不豫設爲定法也說文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繫辭傳擬之而後言儀之而後動議臣績姚信本竝作儀惠氏周易述曰儀度也將舉事必先度之鄭注尚書大傳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于此儀之發矢則必中于彼矣君將出政亦先于朝廷度之出則應于民心案惠說是也儀與擬皆度也作儀者假借字耳正義曰必議論之而後動失之少牢下篇其脀體儀也鄭注曰儀者儀度餘骨可用者而用之說見前其脀儀也下今文儀或爲議宣十一年左傳令尹蔿艾獵城沂程土物議遠邇昭三十一年傳士彌牟營成周議遠邇量事期皆言度其遠邇也齊語曰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言度其老幼也淮南俶眞篇曰不可隱儀揆度兵略篇曰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隱議即隱儀廣雅曰隱度也是儀度之儀古通作議也鄭語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漢書地理志議作儀學不可以儀也墨子非儒篇儀作議字又通作義襄三十年左傳女待人婦義事也義事亦謂度事也說見前婦人義事也下○王尚書經義述聞

聳之以行

漢書引此傳作愯晉灼曰古悚字裴光遠集綴亦以愯爲悚見汗簡案十九年傳云駟氏聳說文引作愯云懼也从心雙省聲說文耳部云生而聾曰聳从耳從省聲不因驗左氏古文爲後人竄易者多矣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聳之以行杜注曰聳懼也漢書刑法志聳作愯顏師古注曰愯謂獎也家大人曰顏說是也聳之以行謂舉善行以獎勸之故楚語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韋注曰聳獎也方言曰自關而西秦晉之間相勸曰聳或曰㢡㢡獎與中心不欲而由旁人之勸語亦曰聳又曰慫慂勸也南楚凡己不欲喜而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慫慂慫與聳義亦相近王尚書經義述聞

商有亂政而作湯刑

汲郡古文曰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外傳云元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亂之七世而隕祖甲賢君事見尚書止以改作湯刑故云亂之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大於不孝高誘曰商湯所制法也荀子正名篇云刑名從商康誥云殷罰有倫蓋自祖甲以後刑始頗矣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注周之衰亦謂之刑書謂之九刑案九刑者刑書有九篇成王時所造說見周書周衰重作之定爲成科亦若祖甲之作湯刑也同上

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漢書作而象之不火何爲

○古春秋左氏說曰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以三月作火鑄鼎刻刑辟書以爲民約是爲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爲災其象然也服氏解誼从其說棟案漢書五行志許叔重五經異義所載左氏說及古春秋左氏說皆前漢諸儒傳左氏者之言唐人正義以爲賈逵非也顧君補正亦采五行志數條而不言左氏說沒其義矣同上

寡君以爲驩也

左氏懽字皆作驩此古文之異者高誘戰國策注云懽猶合也同上

見於左師

子惠子曰向戌與寺人比而害太子痤亥與寺人比而逐右師戌亥黨寺人則同而戌之罪浮于亥也戌不思前事而責亥此目睫之論耳其後元公并逐華向有以哉同上

以其乘鄭氏作良馬八匹私面

鄭康成曰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又云私面私覿也同上

昭六年鄭災

漢書五行志上左氏傳昭公六年六月丙戌鄭災是春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傳作藏俗字爭辟焉火而傳作如古通象之不火何爲說曰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以三月作火鑄鼎刻刑辟書以爲民約是爲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刑之火爭明爲災其象然也案所引說曰乃西漢說左氏者之言春秋正義引服虔云鑄鼎藏爭辟故今出火與五行之火爭故爲災在器故稱藏也即本西漢書解杜注云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與兩漢義乖其說非是臧茂才經義雜記

主不恩賓

鄭康成曰恩猶辱也杜訓爲患从小不足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豫章

春秋昭六年傳楚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於豫章而次於乾谿注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注房鍾吳地十三年傳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注定二年楚人伐吳師於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於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三十一年傳秋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定二年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注舒鳩楚屬國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注偽將舟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四年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注此豫章漢東江北地名案春秋傳豫章凡五見杜解於昭十三年傳兼及定二年四年傳曰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定四年解曰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兩處遷就蓋杜求其地而不得因略據地望作此解也然其說以太汁漫凡傳中所載地名其漫無界限者如晉之南陽東陽此地皆以河山爲名也外此如楚之雲夢跨江南北以其爲數澤也若豫章則既不因山河得名又非藪澤且傳中紀戰事皆實指其地名未有統舉其地勢者若槩以江南淮北漢東言之則其間南北五六百里東西千餘里皆可名以豫章此似不可通矣今取諸傳案之竊意其地當在今湖北應山隨州之間可言漢東亦可言淮南而與江無涉也杜以與乾谿徐連文故云淮南以與巢連文故云江北不知此東達西相距甚遠在昭公時吳蠶食楚地自東而西雖有紀極但西不越漢耳而豫章在漢之東淮之南吳舟師必由淮出義陽之關則尤爲吳楚交兵要地

其昭六年傳師於豫章而次於乾谿者豫章爲大軍駐劄之地乾谿之次特偏師渡淮前進不必與豫章密近也十五年傳敗諸豫章蓋其五帥者豫章僑自徐還楚必由之路其去徐雖遠而吳之要楚則皆由淮水自東而西直至信陽南下豫章之地必有險阨吳伏兵於此出其不意而敗之蓋之也三十一年救弦之師南及豫章而吳人即還者用子胥之謀也至定二年之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豫章與淮邇近故得見舟若巢則與豫章相去東西凡七百餘里吳之多方誤楚其意全在取巢蓋巢爲吳楚間要地自成十七年圍巢未克襄二十五年諸樊攻巢爲巢牛臣所殺昭二十四年大師滅巢二十五年傳楚復使熊相禖郭巢吳之虎視耽耽志在必取定楚亦守之甚力故借桐叛之故見舟豫章誘楚於西而潛師於東遂取巢邑也知乾谿徐巢之不必與豫章接壤而淮南江北之說可不必矣桐當是漢東小國其地亦當在德安界內杜解在廬江舒縣似去漢太遠吳使誘楚云我伐桐伐之亦是取之吳兵西出取桐則楚不備巢所謂使之無忌也必欲使舒鳩誘楚者意楚東境遼遠吳焰甚張廬江一帶必宿重兵聞舒鳩吳人取桐之言遂撤兵而西至於豫章耳杜謂吳僞長楚而伐楚之叛國以取媚此自弱國欺强之術吳於此時猖獗已極畏楚媚楚之說誰其信之杜隨文解義案之事情胥失之矣

昭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水曲曰汭水北亦曰汭水入大之處亦曰汭此當在鄱陽界豫章二水至此入湖故曰豫章之汭漢豫章郡當因此得名與此豫章實屬風馬也大事表以豫章爲寬大之語遂併此亦合爲一殆揚其波而失之愈遠者與 李進士羣經識小

七年

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

禮緯云天子旌九刃曳地諸侯七刃齊軫大夫五刃齊較楚僭稱王則必用天子旌旗令尹亦必用諸侯旌旗靈王爲令尹僭用楚王曳地九刃之旗無宇斷之使七刃齊軫杜謂楚用諸侯之禮旌止齊軫恐非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芋尹

循案釋文芋于付反正義云芋是草名哀十五年陳有芋尹蓋皆以草名官不知其故毛本誤作十七年詩君子攸芋毛傳訓芋爲大不必取義於草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天子經略

劉逵曰天子經略土地定城國制諸侯略分界也一曰遠界爲經略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文選劉淵林吳都賦注引左傳曰天子經略土地定城國制諸侯略分界也疑是左傳逸文朱氏經義考逸經一門只載通典博士徐禪議一條 梁孝廉瞥記

略如封畛土略之略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僕臣臺

趙岐孟子注臺給使令者 同上

盜所隱器

當作隱所盜器觀杜解可見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成章華之臺

酈元曰離湖在華容縣東七十五里湖側有章華臺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願與諸侯落之

庾蔚之禮記略解曰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願與諸侯落之

七年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杜注曰宮室始成祭之爲落正義曰雜記云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鄭元云言路寢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禮檀弓云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然則不釁似無祭而杜言宮室始成祭之爲落者以其言落必是以酒澆落之雖不如廟以血塗其上當祭中霤之神以安之家大人曰注謂宮室始成祭之爲落正義謂祭中霤之神皆於禮無據雜記注明言不釁者不神之則不祭明矣正義又謂落是以酒澆落之尤與傳義不合庾蔚之解雜記注曰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則庾說已誤案爾雅曰落始也與諸侯落之者與諸侯始其事也楚語伍舉對靈王曰今君爲此臺願得諸侯與始升焉是其明證矣宮室既成於是享賓客以落之故雜記注曰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又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以爲證哀十七年傳曰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事亦相類昭七年傳又曰楚子享公于新臺即是與諸侯落之之事也然則落之之事享也非祭也四年傳叔孫爲孟鍾饗大夫以落之義與此同服虔注以落爲釁鐘正義謂以血澆落之並非是小雅斯干箋曰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則落與釁明是二事釋文訓落爲始是也正義謂以血澆落之亦非是或以爲祭或以爲釁或言以酒或言以血皆由不知落之爲始而誤以爲澆落之義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曰我先君共王

曰發語辭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日月以冀

案索隱冀亦作幾讀曰冀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寵靈

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正義曰言聞其恩寵賜以威靈以及楚國引之謹案寵靈之靈非威靈之謂也廣雅曰靈福也言寵楚國而賜之以福也凡傳稱以君之靈以大夫之靈者靈皆謂福也三十二年傳曰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哀二十四年傳曰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靈亦福也班固典引曰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寵靈二字亦承福字言之是靈與福同義此傳上文曰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即所謂寵靈也下文曰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又承寵靈言之是寵靈楚國即寵福楚國也若云寵威楚國則義不可通 王尚書經義述聞

行期

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杜注曰問魯見伐之期引之謹案下文曰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則行期當謂會盟之期襄二十四年傳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且請期杜彼注曰請會期是也會盟則兩君皆行故問魯君行期若伐魯之期由楚定之何須問魯乎 王尚書經義述聞

吾與子桃

說文曰墟大丘也列子湯問篇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名曰歸墟說文曰邱土之高也虛尤爲大邱尤土之高者不可謂桃虛爲無山也襄十六年經齊侯伐我北鄙圍郕襄十七年經齊侯伐

我北鄙圍桃是桃成皆魯北鄙邑故季孫不得仍圍桃以釋
其忌是桃與郕近之證案郡國志任城有桃聚討季孫與孟氏
向任任城非魯國卞縣桃墟也鄭元亦本杜注謂桃在卞非
是成縣後漢濟北桃地自近濟北無近在魯國之理 馬進士
春秋左傳補注

與之琅竹

闞駰十三州記曰太山梁父縣魯之菟裘邑案郡國志泰山梁
父有原山淄水注闞駰作應劭誤也 同上

使長鬣者相

左氏昭七年傳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杜注鬣鬚也欲
光大魯侯案昭十七年傳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杜注長鬣
多髭鬚與吳人異形狀詐為楚人坦案杜意謂楚人多髭鬚兩
處注義同昭七年傳正義則曰吳楚之人少鬚故選長鬣者相
禮也此孔疏之誤 [illegible]
注鬣須也 說文引作儠云長壯儠儠也孟子曰杜訓鬣為
須亦聰說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好以大屈

疏引服虔子作大曲之弓屈曲語之轉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並走羣望

左傳昭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
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杜注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
禱案並走羣望當作並趣羣望字之壞也詩棫樸濟濟辟王左
右趣之傳趣趨也俗作趨字箋云文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故左右
之諸臣皆促疾於事謂相助積薪望祀山川雖不積薪然諸臣
之促疾祀事則同也古趣字多有誤作走者如玉篇趣下引詩
來朝趣馬言早且疾也而今詩緜作來朝走馬是趣字譌走之
證昭十七年嗇夫馳庶人走疑亦作庶人趣走趣聲亦相近 臧
[illegible]經義雜記

黃熊

引之謹案晉平公夢黃熊入於寢門左傳昭七年 國語晉語皆載此
事其字並作熊羆之熊舊本無不如是正義曰諸本皆作熊字謂語言本也 自解
者以鯀為黃能入於羽淵輒疑獸非入水之物而讀為鼈三足
能之能 [illegible]
羽山化為黃熊[illegible]乃至唐初遂有改為能者釋文曰今本作能者勝也
[illegible]此說之一變也或眩於熊與鼈之二說而
不能定遂於作能之本而如字讀之不以為熊亦不以為鼈而
以為說文之能熊屬足似鹿 兒 釋 此說之又一變也今案黃熊
入夢乃鯀之神神狀似熊非真熊獸也獸非入水之物而神則
可以入水中山經曰騩山神蟲圍處之其狀如人面羊角虎爪
恆遊于睢漳之淵出入有光海外東經曰朝陽之谷神曰天吳
是為水伯在𧈫𧈫北兩水間其為獸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
青黃則神之獸形者未嘗不入於水也太平御覽獸部二十引
國語曰晉平公夢見赤熊闚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子產曰
昔共工之卿曰浮遊既敗於顓頊自沒沉淮之淵其色赤其言
善笑其行善顧其狀熊則亦熊固入淵矣此黃熊入夢與彼略
同何得以入淵之文而疑其非獸乎釋文載一說曰既為神何
妨是獸正義曰神之所化不可以常而言之此說是也若以為
能鼈之能則黃字義不可通御覽鱗介部引作三足能不云色黃 白帖卷
九十七能下引逸周書王會篇曰東胡黃熊 [illegible]
改 李善注南都賦引六韜曰散宜生得黃熊而獻之紂則熊固
有色黃者 [illegible] 傳言黃熊則其獸而
非鼈明甚正義引張升反論 [illegible] 化為熊與
騰蛇為韵傳元潛通賦鯀殛變而成熊熊與終窮為韵而新以王
劭云古人讀熊于陵反張升用舊音傳元用新音其辨明矣張
升後漢人傳元晉人而字皆作熊不作能蓋當時猶未有三足
鼈之謬說也今由正義所引而更以五證明之楚辭天問化為
黃熊巫何活焉王逸注曰言鯀死後化為黃熊入於羽淵豈巫
醫所能復生活也王注不以為三足鼈則其字作熊不作能可
知其證一也說苑辨物篇載國語之文曰鄭簡公使公孫成子
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
久矣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鬼邪意厲鬼也子產曰昔鯀
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字正作熊與宋明
道本國語相合 [illegible]
國語作能 其證二也論衡死偽篇載左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及鯀
殛鯀於羽山其神為黃熊之文而解之曰夢象也吉凶且至
神明示象熊羆之占自有所為 [illegible]
入[illegible]字正作[illegible] 則其字為熊羆之熊明矣其證三也正義引賈逵
[illegible]
曰能獸也如傳本作能則賈氏當以三足鼈釋之今賈云獸而
不云鼈則其字作熊可知檢經典釋文序錄注云傳者六家賈
前於賈逵解詁而字正作熊則熊為左氏原文也其證四也中
山經青要之山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郭璞注曰鯀化於羽淵
為黃熊今復云在此然則一已有變怪之性者亦無往而不化
也是景純所據左傳國語字正作熊其證五也是自左傳國語
古本作熊之明驗矣請再以杜本求之黃熊二字杜氏無注蓋
以熊之為獸人所共知故且若作能字則獸異狀之鼈不得無
注故傳之作熊不作能觀於杜之無注而知之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自陸德明誤從作能之本且如字讀之而以為熊屬足似
鹿其後國語舊音宋庠補音皆仍其誤夫訓為獸名則當作熊
訓為鼈名則當作能今作能字而以為獸名則既不合於傳本
之熊又不合於三足鼈之能是創前人未有之曲說所謂歧又
有歧也且能如字讀者獸名也如謂獸不可以入水則雖改而
為能仍非入水之物如謂神之所化自可入淵則當本作熊理
本無礙何須改而為能乎其失甚矣也陳氏芳林內外傳攷正
段氏若膺說文注皆為陸氏釋文所惑而以能字為是蓋字為
非故具論之 經義述聞

黃能

七年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正義諸本皆作能字案[illegible]云鯀之
所化是能鼈也若是能獸何以能入羽淵[illegible]
皆作能字[illegible]三足能說文能熊屬足似鹿能是本字
故或釋為鼈或釋為能熊諸本從改作熊字[illegible]

夢黃熊

左傳昭七年鄭子產聘于晉韓宣子曰寡君寢疾今夢黃熊入
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
入于羽淵釋文黃能如字一音奴來反亦作熊音雄三足鼈也
解者云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一曰既為神何妨是獸案說
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既熊屬又為鼈類今本

作能皆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能白及鼈爲膳斯豈鮌化爲二物乎正義曰諸本皆作能字賈逵云熊獸也說文云熊獸似豕山居冬蟄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孫炎曰書云如熊如羆則熊似羆似豕之獸郎今之所謂熊是也釋獸又云熊虎醜其子狗李巡曰熊虎之類其子名狗則熊獸似虎非能也又釋魚云鼈三足能樊光曰鼈皆四足今三足故記之彼是鼈之異狀張衡東京賦云能鼈三趾梁王云鮌之所化是能鼈也若是熊獸何以能入羽淵但以神之所化不可以常而言之若是能鼈何以得入寢門先儒既以爲獸今亦以爲熊獸是也汲冢書瑣語云言平公夢見赤熊闚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言闕屏牆也月獻也張叔反論云賓爵下革玉裁案當作革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鮌化爲熊久血爲燐積灰生蠅傳元潛通賦云聲伯忌瓊瑰而弗占兮晝言諸而暮終嬴正沈璧以祈福兮鬼告凶而命窮黃母化而爲鼈兮鮌殛變而成熊二者所韻不同或疑張叔爲能著作郎王劭云古人讀雄與熊音皆于陵反張叔用舊音傳元用新音張叔亦作熊也案詩無羊與正月及襄十年衞卜禦寇之繇皆以雄韻陵劭言是也琳案說文能熊屬足似鹿从肉㠯聲能獸堅中稱故賢能而彊壯稱能傑也凡能之屬皆从能熊獸似豕山居冬蟄从能炎省聲凡熊之屬皆从熊則能與熊異字異物正義既言諸本皆作熊又引賈逵注作熊釋文云亦作能則左氏古文本作能矣梁王劉聰說諸鮌化是能鼈若熊獸不能入羽淵遂妄改作能字孔氏駁正之是也王琳堂讀書記注云晉侯夢黃能入國寢文黃能乃登反本又作能音雄正義引昭七年左傳作能字文云案爾雅鼈三足能先師以爲黃熊義或然也春秋正義已定從熊字此反同釋文一作能末引先儒黃熊之說復疑而不能定五經正義作者非一人故時有異同於此可驗釋文兼述爲能爲熊兩說又引說文字林謂作能亦是獸名不定爲鼈廣韻十六咍云能爾雅謂三足鼈也又獸名禹父所化也亦以禹父所化之能爲獸不爲鼈此皆知梁王改熊爲能訓鼈之不可通而曲通之者也陸氏不能辨禹父所化果是熊是鼈故詭隨作能希其兩通尚何義於東海人之祭禹廟乎鄭注禮記月令云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是讀鴻鴈來賓爲句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賓雀者爵也棲宿堂宇之閒似賓客故曰賓雀是讀賓雀入大水爲蛤作句張叔從高誘讀也詩東山正義曰淮南子云久血爲燐許慎云謂兵死之血爲鬼火張意當然爾雅釋訓兢兢增增眾也釋文云兢兢顧舍人本作雄雄而廣韻兢能同在十七登知古兢雄能熊聲皆同王氏之言是也左傳襄十年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正義曰此繇辭皆韻古人讀雄與陵爲韻詩無羊正月皆以雄韻蒸韻陵是其事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左傳晉侯夢黃熊入寢門黃熊獸名亦作能三足鼈也獸非入水之物故當是鼈說文字林能熊屬足似鹿今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爲膳案黃熊杜無釋或爲獸或爲鼈孔疏兩存其說國語作黃能能奴來切韋昭注能似熊崔茂才應榴吾亦廬稿

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春官四命受器先鄭注謂上大夫之禮待子產故以莒之祭器與之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

何休膏肓曰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鬼神爲政必惑眾故不言也今左氏以此令後世信其然廢仁義而祈福於鬼神此大亂之道也子產雖立良止以託繼絕此以鬼賞罰要不免於惑眾豈當述之以示季末鄭君箴之曰伯有惡人也其死爲厲鬼厲者陰陽相乘不和之名尚書五行傳六厲是也人死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有尚德者附和氣而興利孟夏之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由此也爲厲者因害氣而施災故謂之厲鬼月令民多厲疾五行傳有禦六厲之禮禮天子立七祀有大厲諸侯立五祀有國厲欲以安鬼神弭其害也子產立良止使祀伯有以弭害乃禮與洪範之事也子所不語怪力亂神謂虛陳靈象於今無驗也伯有爲厲鬼著明若此而何不語乎子產固爲眾愚將惑故并立公孫洩云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產達於此也昭七年疏

評曰如良霄宜繼子產宜早立良止而黜駟帶公孫段以弭厲於未然如良霄宜誅則莫其游魂禮固有族厲之祀矣左氏好言怪力亂神之事非聖人之徒也劉禮部箴膏肓評

鬼有所歸乃不爲厲

爾疋釋文李巡云死而無後爲厲立後乃有歸不爲厲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追命襄公至上帝

昭七年王追命衞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正與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相似詐恪故也非是恪與降蓋字相似而誤江處貞羣經補義

叔父陟恪

昭七年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恪必降字之誤與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法正同江拔貢經義知新記

陟恪

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杜注曰陟登也恪敬也大雅文王集傳引或說曰陟恪當爲陟降引之謹案恪讀爲格爾雅曰格陟登陞也是格與陟同義陟格謂魂升於天也既言陟而又言格者古人自有複語耳莊子德充符篇彼且擇日而登假大宗師篇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假與格同格亦登也離騷陟陞皇之赫戲兮陟亦登也格與恪古字通論語爲政篇有恥且格漢山陽大守祝睦碑格作恪後漢書班固傳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文選恪作格逸周書小開武篇罔自恪言郎格言也不必改爲陟降王尚書經義述聞

余敢忘高圉亞圉

注二圉周之先也爲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正義曰二圉之受殷命無文也 子惠子曰二圉受命見竹書紀年棟案杜氏此注蓋本汲郡古文外傳云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故服虔注此傳以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馬融以周人所報而不立尸杜氏以爲傳無報亞圉之文故異說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孟僖子病不能禮

今本禮上有相字下云苟能禮者從之則相字衍蓋襲上文相儀之誤當从釋文同上

病不能禮

左傳昭七年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釋文云孟僖子病不能禮本或作病不能相禮相音息亮反據此知傳文本無相字故注云不能相儀答郊勞以此爲已病傳如本有相字文義已明杜可無不能相儀之注矣且下云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不能禮正與能禮相對唐時本已衍陸氏不從是也今注疏本又乙改釋文臧茂才經義雜記

不能相禮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釋文作病不能禮曰本或作病不能相禮

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傳文本無相字故注云不能相儀荅郊勞以此爲曰病傳如本有相字文義已明杜可無不能相儀之注矣且下云苟能禮者從之不能禮正與能禮相對唐時本已衍相字陸氏不從是也惠氏定宇補注曰相字蓋襲上文相儀而誤引之謹案臧惠二說是也古者謂習於禮曰能禮周語晉侯其能禮矣是其證上文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是不能者相儀與荅郊勞二事故總言之曰不能禮如曰不能相禮則專指相儀言之遺郊荅郊勞一事矣史記孔子世家索隱曰左傳云孟僖子病不能禮乃講學之病者不能禮爲病非疾困之謂也據此則司馬貞所見本亦無相字今索隱病不能下有相字乃後人據俗本左傳增之也觀索隱曰不能禮爲病足證所引傳文無相字矣王肅家語正論篇注曰僖子病不知禮文雖小異而亦無相字又案上文不能荅郊勞下注曰爲下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相字亦後人所增藝文類聚人部六引傳文正作病不能禮無相字（王尚書經義述聞）

聖人之後　聖人有明德者

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服虔注曰聖人謂商湯（見史記孔子世家集解）杜預注及王肅家語注並同下文曰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杜注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家語觀周篇改其文曰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德而達者焉王注曰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爲宋君史記孔子世家亦改其文曰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引之謹案聖人謂弗父何正考父也聖人之後謂孔子爲弗父考父之後故下文遂曰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此言其祖之有明德而爲聖人也故下文遂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此言弗父考父德爲聖人而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也曰聖人曰聖人有明德者皆指弗父考父言之故篇內無一語及商湯者解者誤以聖人爲商湯湯有天下不得謂之不當世於是改易其文曰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韋就其說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或曰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爲宋君不知聖人有明德者聖人卽謂弗父考父不必加之後二字也（聖人卽是有明德者古人自有複語耳襄二十四年傳僞閔君子長國家者君子卽是長國家者也）且下文方言其後何得亂其次序邪以弗父考父爲聖人者聖爲明德之通稱不專指大聖（逸周書謚法篇曰稱善賦簡曰聖敬賓厚禮曰聖鄉飲酒義曰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管子四時篇曰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賈子道術篇曰且明且賢此謂聖人秦誓曰人之彥聖緇衣引君陳曰旣見聖亦不克由聖小雅正月曰具曰予聖小閔曰或聖或否大雅板曰靡聖管管齊語曰卑聖侮士越語曰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明德之通稱也襄二十二年傳焉用聖人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鄭元云聖通而先識也尚書洪範云睿作聖者通識之名尚書又稱爲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詩稱人之齊聖又孔聖母氏聖善皆非大聖也）皇弗父之讓考父之共其有明德如是得不謂之聖人乎固不必商湯而後爲聖也敘孔子之先而但及弗父考父者舉其近者言之耳若欲舉其遠者則湯之先更有契爲聖人不得以湯爲始也韓詩外傳曰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曰孔某命爾爲司寇彼敘孔子之先亦但及弗父而止是其例也（同上）

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

王肅曰武仲謂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爲宋君（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官職不則

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何可常也杜解官職不則曰治官居職不一法引之謹案則猶等也均也說文則等畫物也是則與等同義管子七法篇曰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呂氏春秋功名篇曰取則行鈞（均鈞古字通）是則與均亦同義官職不則謂賢否不同也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也壹也類也則也皆謂同也不同不壹不類不則皆謂異也故曰同始異終也杜訓則爲法而又云不一法以牽合上三句之義其失也迂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或憔悴事國

漢書引此傳作盡顇與詩同如淳曰顇古悴字（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

服虔曰歲星之神左行于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爲六物（同上）

日月之會是謂辰

不曰日月所會而曰日月之會者日所主亥言曰之主會言也主會言故謂之辰正義曰辰時也言日月聚會有時也延芳按堯典麻象日月星辰洪範四曰星辰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馮相氏掌十有二辰之位其所謂辰者皆十二次也故孔鄭以日月所會訓之若亂征辰弗集於房房卽次也而辰又主次爲訓則文字重疊矣此斷宜易以文伯本語也僖五年龍尾伏辰杜解亦用文伯本語但其所以用之者有異耳（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嬖人婤始生孟縶

白虎通曰嫡長稱伯庶長稱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孟縶之足不良弱行

（補）案正義曰當斷不良爲句弱向下行讀之知者按二十年杜注云縶足不良故以官豹是也（武進士經讀考異）

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宋板）

彬謂良善也不良能行卽不能行之謂（李武曾春秋傳攷證）

孟縶之足不良

詩德音無良毛傳云良善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弱足者居

（補）案杜解補正屯初九爻詞曰盤桓利居貞昔人以居字爲句魏明帝之徵管寧曰盤桓利居是顧氏所証又以居字爲訓（武進士經讀考異）

皇清經解卷九之十九上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十九中　學海堂

左傳彙解彙編

昭公

石言于晉（八年）

漢書五行志上昔酒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眾及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左氏傳曰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晉平公問於師曠對曰石不能言神或馮焉作（傳無神字案杜注謂有馮神焉依石而言則作傳時本有神字今本脫耳）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興（[illegible]）石之言

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劉歆目爲金石同類是爲金不從革失其信也劉向目爲石白色爲屬白祥 臧茂才經義雜記

或馮焉

子惠子曰漢書引云神或馮焉案注當有神字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怨讟並作莫保其性

彬讀性之言生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莫保其性

宋淳化元年本保作信案漢書五行志引此傳亦作信顏籀曰信猶保也戰國策甘茂曰以曾子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高誘曰信猶保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八年傳怨讟並作莫保其性杜注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顧煊案孟子生之謂性白虎通情性篇性者生也周禮大司徒辨五土之物生鄭注杜子春讀生爲性莫保其性卽莫保其生十九年傳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亦謂民樂其生 經義叢鈔洪頤煊

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

漢五行志云虒祁離宮去絳都四十里杜注本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若可弔也

左傳昭八年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釋文若何弔也本或作若何弔也案作若何弔也語甚模糊疑作可字是其讀當若可弔也句 其非唯我句 賀讀 將天下實賀句 史趙言可弔故子大叔言若可弔則非特我弔若可賀則天下皆賀明已亦隨衆而已非有異於人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自根牟至於商衞革車千乘

周禮賈疏云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於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於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皆出於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遍境出軍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案此是諸侯遍境出車始有千乘自根牟至於商衞正是盡魯東西之境春秋公羊傳曰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宣十年取之是根牟乃魯東與邾接境之地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商衞

子惠子曰宋衞稱商衞蹋爲定公諱也昭公事當紀于定公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頊靈福子

頊靈惠公之子孫欒高氏皆惠公之孫於頊靈爲從父兄弟故曰頊靈福子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輿嬖袁克

杜訓輿爲衆本服注春秋時嬖倖之官多爲君御如程鄭爲乘馬御華多僚爲宋元公御可證克亦嬖寵中之爲哀公御者杜臆解爲衆嬖八之賤者非是顧亭林說猶未暢爲詳釋之十二年傳周原伯虐其輿臣使曹逃是輿爲嬖近之臣之證故言使其黨逃去也下言輿人逐絞是輿非衆人之謂服說未確 同上

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

賈逵曰幕舜後虞思也至于瞽瞍無聞違天命以廢絕鄭衆曰幕舜之先也裴駰从賈侍中說杜用先鄭說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自幕至于瞽瞍

幕在舜先鄭衆說是外傳展禽曰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下言杼爲禹後故云帥禹推之上甲微爲契後故云帥契高圉太王爲稷後故云帥稷如使幕爲舜後當云帥舜何以言上帥顓頊此幕在舜先之明證賈逵以幕爲舜後虞思於外傳展禽言相背杜用先鄭說最爲精當大戴禮帝繫篇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蟜牛蟜牛產瞽瞍未有幕在舜先亦不足據談同年表云觀外傳則幕爲舜之先無疑漢劉耽呂梁碑言顓頊生幕幕生窮蟬與外傳合不知何據金仁山謂舜出虞幕後非黃帝子孫非也然大戴史記皆無虞幕一代未詳厥故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寘德於遂

世本曰陳舜後宋忠曰虞思之後箕伯直柄中衰殷湯封遂於陳以祀舜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九年　以夷濮西田益之

京相璠曰以夷之濮西田益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

唐宰相世系表云晉成子懿食采於閻遂以爲氏嘉蓋子懿後廿八年傳魏戊謂閻沒女寬蓋閻嘉後裔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晨蔑宗周

唐石經及宋本皆如此俗本蔑作滅非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火水妃也 注火畏水故爲之妃

循按素問天元紀大論岐伯引大始天元册文云丹天之氣經于牛女戊分黅天之氣經于心尾己分蒼天之氣經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氣經于亢氐昴畢元天之氣經于張翼婁胃所謂戊己分者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引此以明五運甲己土乙庚金丙辛水丁壬木戊癸火二十八宿卽十二支所屬角亢辰也氐房心卯也尾箕寅也甲在心尾之間卽寅卯之間也乙在亢氐之間卽卯辰之間也井鬼未也柳星張午也翼軫巳也丙在張翼之間卽巳午之間也丁在柳鬼之間卽午未之間也奎婁戌也胃昴畢酉也觜參申也庚宜在觜畢之間云在昴畢者古以畢合觜參爲申也在昴畢之間在申酉之間也辛在婁胃之間卽酉戌之間也斗牛丑也女虛危子也室壁亥也壬在危室之間卽亥子之間也舉此十六宿卽爲八干所在而四維皆土之所王惟戊在奎壁之間卽戌亥之間也己在角軫之間卽辰巳之間也册文稱戊分已分岐伯以奎壁角軫明之其義甚析所謂丹天卽火黅天卽土蒼天卽木素天卽金元天卽水甲乙自在東丙丁自在南庚辛自在西壬癸自在北戊己自在乾巽此定位也乃運則錯綜其位運從土起甲土則乙金丙水丁木戊火己土庚金辛水壬木癸火十干周流復始故甲己之年爲土運乙庚之年爲金運丙辛之年爲水運丁壬之年爲木運戊癸之年爲火運一年自春起則以木火土金水爲序五運自上起則以土金水木火爲序蓋黃帝以土德王故當用定運而以土爲首後之陰陽家乃有甲以妹乙嫁庚金丙以妹丁嫁壬水之說正義所云陰陽之書有五行妃合之說謂此傳言火爲水配以火爲丁以水爲壬與服虔坎水離火義亦相近而不同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樂飲酒樂

九年傳晉侯飲酒樂釋文樂音洛引之謹案樂當如字讀謂平公飲酒而樂作也 古者饗作樂爲樂故 下文屠蒯酌以飲工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正指

此箴字而　檀弓載此事云平公飲酒鼓鍾杜蕢曰蔵鄭居子卯不樂是其明證矣此與元年鄭伯宴趙孟飲酒樂不同程文音各非也檀弓忌日不樂說者亦殼讀爲哀樂之樂辯見檀弓王尚書纘義逸聞

晉訓

禮記檀弓作杜蕢杜音同史記晉大夫有屠岸賈左傳晉有屠黍是屠乃晉大夫之氏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賈逵曰桀以乙卯亡紂以甲子喪惡以爲戒張晏曰云夏殷以亡不推湯武以興此說非也翼奉曰北方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竝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孟康曰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東方木木生於亥盛於卯李奇曰北方卯也卯又陰賊故爲二陰王者忌之不舉樂翼奉又言師法用辰不用日甲乙爲日子卯爲辰故云辰在子卯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惟說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按傳言乙卯昆吾稔之日也不言桀亡日呂氏春秋曰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郕遂禽移大犧 高誘注桀多力能推大犧因以爲號 則桀實以戊子亡又不關疾戊子日也翼奉以爲疾子卯者爲其相刑似亦有義五子五卯皆相刑獨疾甲乙者以居十幹之首且乙位寄卯日辰相配是爲重刑甲位在子於日辰無比惟避五子之先者而已詩曰吉日庚午王者忌甲子故喜其所畏庚制甲午破子者也穆天子傳有吉日辛酉亦乙卯之衝 古人名字多一定相配六甲之吉庚午爲○注是以名庚者字午 孔檢討經學卮言

論衡曰子卯日舉禍未必有禍重先王之亡日悽愴感動不忍以舉事也忌日之法蓋丙與子卯之類殆有所諱未必有凶禍也故寰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賈逵說非檀弓鄭注亦同賈說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註

孟僖子如齊殷聘

大行人職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鄭氏注云小問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先鄭引此傳以證之服虔云殷中也自襄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積二十年故中復脩盛聘之禮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十年

邑姜晉之妣也

李厚菴曰邗應韓皆無國矣武之穆惟晉存故曰邑姜晉之妣也然不自齊者以出于婺女故推本邑姜 同上

齊惠欒高氏

棟案惠公子欒堅高祈後皆爲氏故云欒高詳襄廿七年注 正義作子欒子高蠆欒○高字堅祈名也 同上

彊於陳鮑氏

尒疋曰彊當也言其族盛與陳鮑相當值 同上

夏有告陳桓子曰

彪謂有或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十年

傳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注

靈姑銔公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

循按考工記輿人疏引此傳注云斷三尺至于較大夫旗至較按禮諸侯旗齊軫大夫齊較軫至較五尺五寸斷三尺得至較者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服虔曰斷三尺使至於較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服注斷三尺使至於較案考工輿人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鄭注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禮緯諸侯旗齊軫大夫旗齊較軫至較五尺五寸斷三寸得至較者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故斷三尺至較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五月庚辰戰于稷

稷卽稷下酈元曰系水旁城北流逕陽門西水次有故封處所謂齊之稷下也劉向別錄以稷爲齊城門名杜預解爲祀后稷之處未確韓非子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是稷門爲齊城門之證 同上

又敗諸鹿門

減純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鹿門是魯境上關名與此鹿門卽魯關名故下言欒施高彊來奔 同上

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

旣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蘇氏據以疑康王之誥案舊唐書張柬之傳柬之論曰成湯旣沒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據此則三年十一月大祥太甲中篇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是十一月大祥訖十二月朔日加王冕服告而歸亳也顧命云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六日也翌日乙丑王崩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冊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是四月二十五日也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日康王方始見廟則知湯崩在十一月淹停至殯訖方始十二月祗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崩後見廟殷周之禮竝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案此則康王用殷禮 劉典簿校禮雜記

用幣必百兩必千人

注載幣用車百乘似幣雖多無庸百乘車載之此當與百兩一布之兩同義小爾雅曰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儀禮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百兩二十束也禮聘行以五百人從有幣須多徒衛故倍之而千人矣 孔檢討經學卮言

孤斬焉在衰絰之中

注旣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家君曰預旣葬除喪之說至此乃窮故復作遁辭下云喪禮未畢如預說則卒哭而喪禮遂畢乎葬與卒哭爲時無幾諸大夫何不少待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孤斬焉在衰絰之中

十年傳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杜注曰旣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引之謹案斬讀爲慙慙者哀痛憂傷之貌[illegible]其亡之不憚而羣臣是憂是也檀弓曰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語意與此相似慙之言憯也說文憯痛也小雅[illegible]日瘁鄭箋曰憯憯憂之[illegible]動歎息也[illegible]是其例矣杜不得其解而以爲[illegible] 王尚書經義述聞

斬焉

十年傳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杜注旣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illegible]焯案禮記雜記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illegible]

痛之惻怛有淺深也暫爲謂其痛之深也 經義叢鈔洪頤煊

喪夫人之力注夫人謂子尾

循按詩齊風雞鳴傳無見惡於夫人釋文夫音符或依字讀者非正義云夫人謂卿大夫僖三十年傳微夫人之力不及此注云夫人謂穆公昭三十一年傳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注云夫人謂季孫也檀弓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注云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人○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也

比葬又有寵

言元公寵愛匪人是以有華向之禍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十一年 唯蔡於感注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順

循按感爲憾之省故杜以恨字解之猶云唯於蔡憾到其文耳下文沒不可復振而云不可沒振亦到文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遂奔僖子僚從之注隣女爲僚友者隨而奔僖子

循按內則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注云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然則奔以不行聘言非淫奔也七年傳隸臣僚僚臣僕正義引服虔云僚勞也共勞事也蓋平日共勞事之人同來爲僖子妾 同上

遂奔僖子

曲禮聘則爲妻奔則爲妾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僖子使助薳氏之簉

周禮大祝二曰造鄭注云故書造作竈杜子春讀竈爲造次之造書亦或爲造造祭於祖也膳夫以樂徹於造鄭注云造作也疏云造食之處卽廚是也婦人主中饋之事簉與造通卽謂助薳氏作酒漿之事也 同上

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注字養也似雙生

循按似雙生謂似泉邱人生懿子其僚生敬叔兩人皆有所生也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單子其死乎

左傳昭十一年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五行志上中作單子其死虖 古乎字 無將字似益得乎字之神有之意反索然 臧茂才經義雜記

貌不道容

十一年傳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引之謹案貌不道容貌當爲視此涉上文容貌而誤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從之漢書五行志作貌亦後人依誤本左傳改之案上文云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單子視不登帶則不能道容貌矣故云視不道容言不過步則不能昭事序矣故云言不昭上下皆以言視對文今本視作貌則與上文不合且貌卽容也今云貌不道容則是容不道容矣此必當依上文改正 王尚書經義述聞

歸姓也

文選注引劉瓛萬物資生解云自無出有曰生生得性之始也說文性生也白虎通曰人稟天氣所以生者也昭公齊歸所自出故云歸姓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大城陳蔡不羹

左傳昭十二年楚靈王曰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杜注四國陳蔡二不羹正義曰劉炫以爲楚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晳問於范無宇曰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惕焉 今國語作惕惕焉因韋注而訛 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縱使不羹有二或當前後遷焉非是並有二也炫謂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以規杜過今知不然者以三之與四古雖積畫錯否難知但今諸儒所注春秋傳本並云四國無作三者國語是外傳之書何可執以爲眞而攻左氏劉雖有所規未可從也案昭十一年傳楚子滅陳蔡不羹杜注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卽此所謂二不羹也國語楚語上韋注云三國楚別都也魯昭八年楚滅陳使穿封戌爲陳公十一年滅蔡使公子棄疾爲蔡公今頴川定陳有東不羹城襄城有西不羹亭又漢書地理志頴川郡定陵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 陸德明謂漢書地理志作更字今本皆依左傳所改 又讀漢書郡國志二頴川郡襄城有西不羹劉注引杜預曰有不羹城定陵有東不羹劉注引杜預曰縣西北有不羹亭地道記曰高陵山汝水所出又水經注二十一汝水又東南逕襄城縣故城南又東南流逕西不羹城南春秋左傳楚靈王曰今我大城陳蔡不羹東觀漢記曰車騎馬防以前參藥勤勞省闔增封侯國襄城亭千二百五十戶卽此亭也然則杜氏以不羹爲有二本之春秋外傳兩漢書東觀記又與王隱晉書酈道元水經注皆合此條尚不得竟以杜氏爲誤劉光伯謂縱使不羹有二或當前後遷焉非是並時有二此說亦爲近理至據外傳言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則非也孔氏言諸儒所注本並云四國無作三者則鄭司農賈景伯服子慎等書皆作四國矣豈盡誤乎案賈誼新書大都云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藏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終爲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考賈生之言卽本外傳爲說則賈所見外傳本作靈王城陳蔡葉不羹與內傳四國之說合水經注又云汝水又東得醴口水 下皆云醴水 醴水又屈而東南流逕葉縣故城北春秋昭公十五年許遷于葉者也楚盛周衰控霸西土欲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爲萬城或作方 舊譌萬 字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宏境萬里故號曰萬城也春秋屈元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杜預曰方城山名也在葉南未詳孰是楚惠王以封諸梁子號曰葉公城卽子高之故邑也據此可知賈氏以陳蔡葉不羹爲四城之確正以葉與陳蔡不羹連合故謂多築列城於北以逼華夏號此城爲萬城又云宏境萬里號曰萬城與內傳大城之說合若特沈諸梁一邑之葉安得云萬城安得云萬里蓋靈王大城四國至惠王分一葉以封諸梁曰萬城者本合四國而言之一葉不得專有其名旣分之後猶號葉城爲萬城則相沿乎昔日之總名也韋本國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云今吾城三國云是三城也云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殺靈王蔡公來脫落葉字故內傳亦誤同之劉光伯謂楚語再言三城豈如賈書之四言陳蔡葉不羹一言四城爲可據乎 大斷案昭十二年陳蔡不羹許葉遂之四子革所云四國也葉本許都故有許葉之[illegible]不知十二年傳有脫文乃分不羹爲二以足其數失其義矣[illegible] 臧茂才經義雜記 爲確證賈君正傳左氏春秋者

問楚子革稱陳蔡不羹爲四國杜氏謂不羹有東西二城或謂古三四字皆積畫四當爲三之譌然否曰予嘗讀賈子書大都篇云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皆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是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

言臣賜大都疑國大臣破上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成賞若充之以貢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經本而重末也臣賜尾大不掉末大必折終爲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使陳蔡葉與不羹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奉公子棄疾內作難然則左氏傳云四國者與葉言之昭十三年傳稱陳蔡不羹許葉之師葉本許都靈王遷許於城父而取其地故有許葉之稱十一年十三年傳但稱陳蔡不羹而不及葉者傳寫之脫文杜不當而分不羹爲二以當之誤矣當時實有四城故四爲三亦非其實錢宮詹潛研堂集

左氏傳今戍大城陳蔡不羹子革曰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按後漢書郡國志潁川郡襄縣有西不羹定陵有東不羹與陳蔡爲西國云四當作三者非也江拔貢經義知新記

傳擇子莫若父擇臣莫若君

管子大匡云鮑叔曰先人有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

子元非曼伯正義駁劉光伯說甚善但以櫟邑並置子元曼伯二人亦無明證疑子元即是厲公之字當日實有自櫟侵鄭之事昭公出而厲公始入故曰使昭公不立注馬進士春秋左傳補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此當用賈逵鄭衆之注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五大不在邊

杜注上古金水木火土謂之五官元鳥丹鳥亦有五五鳩鳩民五雉爲五工正益立官之本也賈逵以爲太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鄭司農云如晉居申生曲沃鄭叔段居京棄疾在蔡無知食渠邱甯氏居蒲孫氏居戚之類以上下文語察之賈鄭之說是也崔茂才吾亦廬稿

鄭京櫟實殺曼伯注厲公得櫟又幷京

案楚語范無字曰叔段以京患莊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明京屬叔段櫟屬厲公左氏約舊史而爲傳取其文勢之便兼舉京櫟而單舉曼伯此傳之漏義得櫟幷京既無明文何必遷就而曲爲之說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齊渠邱實殺無知

鄭衆以渠邱爲無知之邑是無知特渠邱大邑以弒齊襄然爲雍廩所殺杜注渠邱齊大夫雍廩邑正義知其杜說復引鄭衆說曲爲附會非是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衞蒲戚實出獻公

蒲爲甯殖邑本韋昭國語注戚爲孫氏邑甯氏孫氏同出獻公故言二氏之邑同上

十二年　鄭簡公　游氏之廟

古者天子諸侯宮室之制前朝後寢右社稷左宗廟至卿大夫士之家廟亦當在居室之左昭十二年左氏傳云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似廟與居室遠故云廟不云室至十八年傳云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則顯然廟與室不一所若漢之武氏祠則建於郭外矣祠在山東嘉祥縣孟子云子貢反築室于塲獨居三年此廬墓之始但有漢瓦拓本文曰熊氏家舍此墓廬之別稱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司墓之室有當道者

家君云周官墓大夫帥其屬而巡墓居其中之室以守之故云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將何以在

彬謂在存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謂免喪而後聽命

此與下六月葬鄭簡公杜二注謬戾皆當刪之李厚菴曰未葬而朝晉有是理乎李以傳爲未可信棟謂非傳之誤乃杜以免喪之語而移其傳之失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有酒如淮二句

左傳昭十二年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釋文有酒如淮舊如字四瀆水也學者皆以淮坻之韻不切云淮當爲濰濰齊地水名下稱澠亦是齊國水也案澠是齊水齊侯稱之荀吳既非齊人不應遠舉濰水古韻緩作淮足得無勞改也如坻直疑反徐直夷反杜云山名也詩云宛在水中坻坻水中高地也正義曰杜以淮爲水名當謂四瀆之淮也劉炫以爲淮坻非韻淮當作濰又以坻爲水中之地以規杜氏今知不然者以古之爲韻不甚要切故詩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又云爲絺爲綌服之無斁儀河斁綌何得爲韻淮坻相韻何故不可此若齊侯之語容可舉齊地濰水此是穆子在晉何意舉齊地水乎又酒肉相對多少相似按爾雅小洲曰陼小陼曰沚小沚曰坻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故杜以坻爲山名劉炫又以山無名坻者按楚子觀兵於坻箕之山坻非山乎劉以此規杜失非也案說文淮从水隹聲濰从水維聲維从糸隹聲則淮濰同聲皆與坻韻劉氏以淮非韻而欲改濰誤也陸孔不從劉說是矣但陸以爲古韻緩孔以爲古韻不甚要切是皆未知古音孔又引周南葛覃鄘柏舟以證亦非綌从谷聲斁从睪聲何不要切宋洪适謂漢碑用詩蓼莪音莪或作蓼儀或作莪義則儀義字古聲皆讀若莪與河字正韻而孔氏亦未之知也有肉如坻當從劉說釋文亦用之下有肉如陵釋地大阜曰陵與此正相類郎有坻箕之山不必舉以配淮也正義曰酒肉相對多少相似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此說允矣如淮泗坻不過取其聲韻之同耳豈眞以酒肉多少配之乎拘泥之甚臧茂才經義雜記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釋文以淮坻韻不切云淮當爲濰據孔疏是劉炫說孔駁斥之以爲荀吳非齊人何意舉齊地濰水顧九能云淮當讀如圍釋名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也顏延年詩惜無當雜化何用充江淮去國還故里迷門樹蓬藜淮藜爲韻政合古音吳氏韻補山虛歇切非也與左傳同顧亭林謂淮字當从隹人之隹乃得聲今本說文誤衆字書無从隹之字豈可以說文爲誤乎梁孝廉瞥記

淮當作濰劉光伯說是坻當從正義引坻箕之山爲喻有酒如如濰水之多有肉如坻箕之高豈不可爲諸侯之師乎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有肉加陵

謝定釋地陵莫大於加陵邵先生晉涵曰加陵即柯陵也杜預成十七年同盟於柯陵注柯陵鄭西地言晉有肉如柯陵之高亦可以會諸侯而代晉爲盟主矣故伯瑕謂穆子失辭同上

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

彬謂競爭也勸勉也助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六月葬鄭簡公

杜注云經書五月誤此傳耳古文左傳當在齊侯衞侯鄭伯如

晉之前鄭伯欲如晉故速葬而往杜預欲附會短喪之說而移其文于後耳亂左氏者非預而誰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遂入昔陽

劉光伯規杜云既入昔陽而別言滅肥則肥與昔陽不爲一安得以昔陽爲肥國之都廿二年傳云晉荀吳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爲鼓都斷可知矣璉案光伯之言甚晰漢志鉅鹿郡下曲陽縣應劭曰晉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郡國志鉅鹿下曲陽有鼓聚故翟鼓子國有昔陽亭是昔陽爲鼓國地甚明非肥國都也杜預云下曲陽西南有肥累城疑此乃肥國都與鼓聚同在下曲陽界內故荀既入鼓國之昔陽壬午即以滅肥也劉光伯以昔陽爲鼓都亦小誤郡國志下曲陽明言有鼓聚有昔陽亭是昔陽亦非鼓國都之明證矣肥鼓皆鮮虞屬國此滅肥經言晉伐鮮虞後荀吳圍鼓亦云晉荀吳帥師伐鮮虞曰鼓二國皆以鮮虞貫之是其證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又與徐勝方 季悼子卒

近始從人假得註疏借書之難如此昭十二年傳季悼子之卒也疏謂悼子卒不書經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之孫纔祖武子卒後即平子立也昭二十五年傳政在季氏三世矣註謂文子武子平子又孔子世家年十七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皆足證鄭說之不誣誣不誣亦何足深計獨怪季孫行父身爲權姦流毒累葉而享有忠公室無私積之僞名甚至明著聖經歷二千年爲傳註者莫能指以實之嗚呼何以誅姦諛於既死哉 閻徵君潛邱劄記

攸乎注攸懸危之貌

循按正義引詩攸攸旆旌謂攸爲懸之貌乃詩作悠毛詩以不喧譁解之無所爲危也伏生洪範五行傳繇聽於怵攸注云怵讀爲獸不狘之狘攸讀爲風雨所漂飄之飄獸不狘見禮運彼正義云狘驚走也風雨所漂飄見詩豳風鴟作搖搖爲不安之意故爲懸危懸而危者搖也杜讀攸爲搖大傳注同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供養三德爲善

董遇注本爲其養解云盡其所以養成三德揀詒古供字作其董丕直本是也訓爲盡其恐未然三德謂黃裳元也注亦誤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且可飾乎

漢儒言易以黃裳元吉爲坤五降乾二乾二升坤五故曰且可飾乎 同上

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

惠定宇訓三德爲黃裳元甚精非此三者言非有黃裳元三德不足以當此卦杜解非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潘子

史記吳世家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索隱曰番音潘括地志今饒州鄱陽縣春秋時爲楚東境秦爲番縣楚稱王故爵有湯侯潘子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司馬督

唐石經作督釋文音篤云本亦作裻陳案督與裻通說文云裻背縫莊子養生云緣督以爲經亦謂背縫也方言云繞循謂之襪裺郭氏云衣督脊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次于乾谿

後漢邊讓傳讓作章華賦言靈王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故靈一宿於此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

僖案此凡兩讀杜氏以從字屬句劉光伯以爲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見于王爲下與革語張本以規杜則從字連下讀爲一句又孔氏疏云若僕析父其子革二人同時見王與之語則二人並在子革獨對傳應云子革對曰不得直云對故杜以爲右尹子革將夕故下即云對事理分明劉炫規杜非也愚謂下文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據此析父必同時在旁見其對王之詞聲應俱現故與王言如響始盡其狀則實從子革同見而子革獨屬對也劉氏讀似可依 武進士經讀考異

僕析父從

析父爲大僕故時在王左右楚語作僕夫虞箴曰獸臣司原敢告僕夫郎太僕也爲親近之臣故告之使達於王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王孫牟注衞康叔子康伯

世本云衞康伯名髡宋忠曰即王孫牟也事周康王爲大夫司馬貞曰牟髡聲相近故不同耳譙周古史考無康伯而云子牟伯立蓋以不宜父子俱謚康故因其名曰牟伯也棟案馬融王肅尚書傳皆云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叔更封爲衞侯其子始以康爲謚索隱之說未盡然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今鄭人貪賴其田

襄十一年伐鄭晉荀罃至於西郊東侵舊許蓋即許田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今我大城陳蔡不羹

劉光伯據楚語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晳問於范無宇曰今吾城三國證左傳四國乃三字之誤韋昭注竝引東西兩不羹惟酈元汝水注於定陵縣不言築不羹城但言襄城有西不羹城竝引晉書地道記曰楚靈王築襄城案西不羹在襄城北楚靈所築襄城即西不羹城是也是劉所謂三國乃陳蔡與西不羹酈元汝水注是其證 同上

是四國者

十二年傳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杜注曰四國陳蔡二不羹劉光伯規過曰楚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晳問於范無宇曰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惕焉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錢氏荅問曰賈子書大都篇云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終爲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奉公子棄疾內作難然則左氏傳云四國者兼葉言之昭十三年傳稱陳蔡不羹許葉之師葉本許都靈王遷許於城父而取其地故有許葉之稱十一年十二年傳但稱陳蔡不羹而不及葉者傳寫之脫文杜不審而分不羹爲二以當之誤矣當時實有四城改四爲三亦非其實引之謹案十一年傳楚子城陳蔡不羹與此相應則無脫文可知楚語曰靈

王城陳蔡不羹又曰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史記楚世家亦曰今當大城陳蔡不羹陳蔡下皆無東字豈得盡謂之脫文乎陳蔡不羹實三國故楚語既言三國又言三城而此言四國者涉上文兩四國字而誤上文曰四國皆有分又曰周與四國鄭注覲禮四享曰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正與此同周官內宰疏引鄭志荅趙商曰天子巡守禮制幣丈八尺純四兩四當爲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劉說是也特以納棄疾者亦有葉邑之師故後世傳聞之誤遂謂靈王所城者亦有葉賈子書所云者是也以十一年杜注考之不羹城在今襄城縣東南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雖有東西二不羹然杜注反上地名並云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縣西北有不羹亭定陵之不羹有亭而無城邑靈王所城者也傳所謂大城不羹其爲襄城縣之不羹城無疑水經汝水注亦云汝水又東南逕襄城縣故城南又東南逕中不羹城南引春秋傳大城陳蔡不羹爲證而西不羹則僅見於滍水注中不引春秋傳爲證陳蔡不羹相距或二三百里或三四百里而今之襄城南距葉縣六十里古葉邑即在葉縣南三十里與襄城東南之不羹城相距不及百里襄城之不羹已大城矣未百里而又城葉無是理也學者當據內外傳以正賈子之誤何反據賈子以疑左氏乎十三年傳言許葉之師者案傳曰棄疾君陳蔡城外屬焉楚世家作方城外屬焉十八年傳曰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則葉固方城外之邑屬於棄疾者葉人之從棄疾宜也奚必靈王所城者而後爲之用乎且傳不言陳蔡許葉不羹而言陳蔡不羹許葉明陳蔡不羹是靈王所城之大都而許葉則否故先言陳蔡不羹後言許葉而楚語則但言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不言許葉也若謂葉本許都故有許葉之稱則尤非事實十三年傳曰楚子遷許而質許圍故許圍作亂又曰師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杜注四族薳氏許圍蔡洧蔓成然是許國之師實許圍所召也九年遷許於夷遷方城外人於葉十一年又遷許於荊見十三年傳許與葉皆受蕩析離居之害遂叛靈王而從棄疾故曰師陳蔡不羹許葉之師許謂遷荊之許非謂葉也許已遷夷遷荊何得仍謂葉爲許乎葉本楚邑自許遷於葉遂謂葉爲許九年傳遷許于夷遷方城外人于許杜注曰成十五年許遷於葉因謂之許也然言許則不言葉矣自許遷夷遷荊而舊所居之葉仍歸於楚而謂之葉後凡言葉公及沈諸梁老子葉皆是也然言葉則不言許矣未聞因葉本許都而稱許葉也假令納之疾者但有葉邑之師而無遷荊之許則傳但言葉可矣何必謂之許葉乎許爲楚之附庸葉爲楚之邑不得合許葉爲一以強附於賈子書之葉也近世說此條者若顧氏亭林臧氏玉林陳氏芳林皆誤引賈子爲據而錢氏復謂左傳之許葉即賈子之葉故具論之王尚書經義述聞

君王命剝圭

鍼秘

爾疋玉謂之雕說文曰雕剝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高誘曰鍼音七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摩厲以須

說文曰摩研也从手麻聲同上

三墳　九邱

左史倚相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杜注皆古書名案孔安國尙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邱孔疏引之足以補杜所未備周禮鄭注墳典三皇五帝之書若賈逵謂三墳五帝之書八索八王之法九邱亡國之戒馬融謂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五典五行也說頗支離矣崔茂才吾亦廬稿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

韋昭周語注云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爲王卿士謀父字也祈招解當从馬融說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祇宮

子惠子曰祇宮在南鄭見竹書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祈招之愔愔

韓詩章句曰愔愔和悅皃李登聲類曰愔愔和靜皃同上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形謂形與刑同荀子臣道篇刑下如影楊倞注刑制也詩思齊刑于寡妻釋文刑法也韓詩刑正也此謂正民之力而無淫慝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形民之力

家語作刑案古刑字皆作刑王肅曰形以刑傷民力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杜注曰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云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引之謹案杜釋形字迂回難通今案形當讀爲刑後漢書陳蕃傳注引此正作刑民之力刑猶成也見大傳學記鄭注刑民者成民也桓六年傳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正義曰言養民成就然後致孝享是其義也之猶是也爾雅之子者是子也無逸維耽樂之從漢書鄭崇傳引作維耽是從力猶務也見坊記注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者言惟成民是務而無縱欲之心也大雅烝民篇威儀是力文義正與此同一曰廣雅曰刑治也刑民之力者治民是務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十三年　其父死焉

父死故怨王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

案讀從城字爲句杜解補正云竊意固城息舟乃二城之名按傳言克邑未有書克某邑之城者固城息舟皆二字地名城而居之別爲一句言築城而守之也是顧氏以舟字爲讀城字連下而居之爲讀武進士經讀考異

將欲入鄖

服虔曰鄖別都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吳人敗諸豫章注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于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

循案昭六年傳楚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此傳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徐國屬臨淮郡今泗州也乾谿在譙國城父縣今亳州也是豫章爲楚適徐之道當在泗亳之南定二年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巢即居巢今之巢縣桐即今桐城是豫章與桐巢相近在今廬州之地也昭三十一年吳師圍弦楚救弦及豫章弦在江夏軑縣在今蘄水縣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勞王于豫章之汭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遂滅巢及鍾離鍾離在今鳳陽府傳之言汭者多據水言如夏汭桐汭滑汭雒汭漢汭淮汭漢汭是也此言豫章之汭則豫章者水名非地名也定四年吳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

于大別三職子常知不可欲弁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不云自豫章至漢而云自豫章與楚夾漢分明豫章爲水與漢相通蓋亂豫章之水由漢而東達于廬壽之間故弦而及者近漢之豫章也楚子略吳疆而由豫章之汭自漢而達此水以及于廬壽之間橐皋在此地即吳境矣惟豫章爲水名故吳人見舟于此非水何以云見舟蓋此水通漢不通淮故舍舟于淮汭而夾豫章以及漢自豫章夾漢者夾豫章又夾漢也大別山在安豐漢水至大別南入江豫章通漢之處宜即近于安豐之大別安豐漢屬六安國即今廬州六安也豫章之汭當即豫章通漢水之處顧司業以豫章爲鄱陽湖謂北出皆吳地越方從吳豈能以孤軍深行其地而與楚會乃是時越公子倉及大夫壽夢帥師從楚則不特勞于豫章之汭且以兵相從于吳疆及圍陽而還越國無所辭矣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卜尹

服虔曰卜尹卜師大大官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子旗也 祇取勤焉

十三年傳平王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事畢弗致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家大人日勤猶辱也以其降服而對故曰子毋辱成十七年晉厲公使辭于欒書中行偃曰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語意與此相似正義曰言子毋以見使爲勤勞失之矣定四年晉謀伐楚荀寅言於范獻子曰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亦謂祇取辱也昭十三年楚靈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語意亦相似鄭注檀弓曰勤勞辱之事也成九年穆姜謂季文子曰大夫勤辱是勤與辱同義 王尚書經義述聞

康王跨之

服虔曰兩足各跨璧一邊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再拜皆厭紐

王充曰後其王死招爲康王昭傳作至子失之圍爲靈王圍當作及身而弑子干爲王十有餘日子晳不立又懼誅死皆絕無後棄疾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 同上

戍外屬焉

史記云方城外屬焉故杜注云城方城也 同上

苛慝不作 釋文云苛音何本或作荷

陳蒙古苛字本作荷檀弓曰泰山婦人曰無苛政釋文曰苛本亦作荷毛詩序云哀刑政之苛今本作苛漢書食貨傳云好苛禮師古曰苛與苛同漢張表碑亦以荷爲苛 同上

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服虔曰皆庶子而能奔 同上

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

韓非子外儲說篇云管仲曰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又叔向對平公曰賓須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說苑晏子曰昔者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焉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不從欲

彬謂從與縱同 朱武曹經傳考證

將何以立

論衡云子干爲王十有餘日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淫慝莫者

彬謂陸機演連珠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李善注淫侵也 朱武曹經傳考證

務異者異於他日

儀禮聘禮司馬執策立于其後鄭注云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執軍法者執策示罰此鄭引司馬不禁樵採之事故衞以爲請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壬申復旆之

舒旆曰旆猶置尊曰尊設席詩云胡不旆旆蓋言旆其旆也 孔檢討經學卮言

鄭伯男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云周爵五等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爲一爵故云伯男外傳作伯南古南男字通 公羊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衞傳云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鄭志云男謂子男留之舊俗遂爲侯伯皆食子男之地此言鄭本畿內諸侯雖爲公侯亦只食子男之地況爵本伯男焉能從畿外公侯之貢乎鄭發墨守曰鄭在宗周畿內是也杜注鄭國在甸服外此乃武公後遷之新鄭非初封之始制也正義曰子產不得遠言上世國小以距今之貢重下文明言爵不暇討何妨援王制以強抗乎正義非是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以幕蒙之

高誘曰幕覆也冒覆面也史記魯世家二人蒙衣而乘服虔曰以巾幕其頭而共乘說文云幕在上曰幕 同上

子服湫從 湫徐邈音椒

案湫本與椒同音說文湫从水秋聲荀卿子引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秋與鶖協韻明秋亦作椒音惠伯名椒獨此作湫者聲之誤也晉以來唯徐仙民識古諸儒皆不及也 文九年經楚子使椒來聘穀梁傳作萩五經文字云萩子遙反見穀梁及春秋左氏傳史記伍子胥列傳云夫差二年敗越于夫湫注云湫音椒今傳之椒古今人表有楚湫舉師古云即椒舉周語亦作湫湫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無爲善矣

無爲無助也言無人助我爲善矣正義非 沈君春秋左傳小疏

彬謂上爲字當訓知故下言唯夫人知我 朱武曹經傳考證

及中人 注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

杜此注本京相璠春秋土地名酈元謂望都城東有一城名堯始城本無中山之傳謂之以爲中人求詳張華博物志曰中人在唐縣西四十里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及中人

酈元曰滱水又東逕中人亭南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唐縣西四十里得中人亭今於此城取中人鄉則四十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胡

考工斬胡之笴鄭注胡子之國在楚旁 同上

十四年 司徒老祁慮癸

當引服虔注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禮記正義引崔氏說云大國惟立三卿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曰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又云下大夫五人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一小卿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馬之下置一小卿小司馬也魯至季孫專政三家之屬大夫如小宰小司徒皆家臣爲之檀弓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熊氏以司徒爲孟氏家臣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爲

叔孫氏家臣公鉏爲馬正卽季氏小司馬也故服子愼曰三家家臣皆有司徒司馬此司徒蓋卽小司徒季氏家臣爲之服注甚善惟以司徒爲老祁之姓稍誤於春秋之官制耳蓋老祁慮癸二人皆爲司徒也元凱以二人爲南蒯家臣夫南蒯尙爲季氏家臣誰以費叛豈卽遽設官職置有司徒乎以二人爲與南蒯同守費則善矣正義曲爲杜解何也 馮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然丹簡上國之兵

鄭康成曰簡謂比數之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收介特注介特單身民也

馬融廣成頌察淫侈之華譽顧介特之實功注介特謂孤介特立也杜氏以爲單身民非馬義也 同上

收介特

特猶秦風黃鳥篇百夫之特毛傳云特者傑出之稱方言云獸無耦曰介楚材傑出者不可多得故曰收介特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勳

鄖元曰巾水又西逕竟陵縣北西注揚水謂之巾口水西有古竟陵大城古鄖國也鄖公辛所治所謂鄖鄉矣 同上

爭鄐田

襄廿六年傳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說文鄐晉邢侯邑是雍子邢侯其有鄐田故二人爭其田界正義因左傳旣以鄐爲雍子之田又注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則鄐專爲雍子之田可知矣棄此傳明言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下文又言罪在雍子是邢侯兼有鄐田之證說文之辭甚確正義專據左傳反於此傳上下文義未能明晰 同上

蔽罪邢侯

元鄭引曰弊獄邢侯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斷也斷獄

周書酆保曰十敗六曰佞說鬻獄韋昭曰鬻賣也 同上

乃施邢侯

服虔曰施罪於邢侯施猶劾也邢侯亡故劾之韋昭曰施捕也周禮鄉士云鞫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氏云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晉語云秦人殺冀芮而施之韋昭注陳尸曰施愚謂施陳也謂殺而陳其罪哀廿七年傳云周人施公孫有山氏是羅泌曰施者殺而肆之也內則施芋亦如之施讀施鹿施於鸞皆如牛羊秦施冀芮晉施邢侯與叔魚於市山海經殺而施之晉語入從筴氏者大戮施莊子云萇弘施史施陳餘蓋同也開元五經文字作弛云廢亦非 同上

家語乃弛刑侯

左傳昭十四年乃施邢侯正義曰晉語說此事云乃施邢侯氏孔晁云廢其族也則國語讀爲弛訓之爲廢家語說此事亦爲弛王肅注云弛宜爲施施行也案今家語正論作乃施刑侯無王肅注惟上文施生戮死可也下有注云施宜爲與與猶行也行生者之罪也據春秋正義知今本出後人移改杜注左傳施生戮死云施行罪也王義旣與杜同則施行正作如字讀何反改施爲與乎此明是下文乃施邢侯之注殘誤爲施或又據正文以改注讀者疑其難通因移改於上也上文注正當有行生者之罪也六字下文及注宜如春秋正義所引王注家語注內傳作施訓行與杜氏合是也孔注外傳讀爲弛訓爲廢其族非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爾疋釋詁云矢施也矢陳也是施可訓爲矢卽可訓爲陳隱五年經公矢魚於棠左傳以爲陳魚而觀之是施邢侯卽陳尸於市之謂惠定宇訓施爲陳未引爾疋其辭遂矣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曰義也夫　猶義也夫

十四年傳三數叔魚之罪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又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引之謹案曰當爲由字之脫誤也猶讀爲由字之假借也莊十四年傳猶有妖乎正義曰由有妖蛇而厲公得入乎者由猶二字義得通用大戴禮保傅篇猶此觀之羊傳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孟子公孫丑篇文王猶方百里起猶尚與出見家語正論篇載此猶正作由則曰字亦當作由寫者脫一置畫耳由義行義也孟子盡心篇曰居仁由義言大義滅親叔向能行大義故不爲末減也再言由義也夫所以深歎美之雜記引孔子之言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正與由義也夫之文相類又仲尼燕居論愛曰古之人也總又曰古之人也又孔子贊禹曰禹吾無間然矣終又曰禹吾無間然矣美顏回曰賢哉回也終又曰賢哉回也重言嗟歎是其例也杜注曰義也夫云於義未安注猶義也夫云以直傷義故重疑之失之矣服虔讀滅爲威下屬爲句亦不數由義也夫乃孔子歎美之辭不得屬之眾人而云咸曰也王尙書家語用左傳文而亦誤作曰又沿服虔之解而以咸屬下讀從爲末下注曰末薄也義下注曰或左傳作咸也於或曰非也 王尙書經義述聞

咸曰義也

左傳昭十四年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注末薄也減輕也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注於義未安直則有之正義曰三度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輕言皆重厚極言之也服虔讀減爲咸下屬爲句不爲末咸不爲末殺隱蔽之也咸曰義也言人皆曰叔向是義也案家語正論載此事亦作三數叔魚之罪不爲末注云末薄曰義也夫作或曰義注云或左傳作咸則王肅家語本讀如服氏合其所見左傳作咸不作減亦與服本同杜氏改咸爲減而屬之上句失之遠見也傳云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注三罪皆云寬子閒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正義曰此此文言猶義也夫言不是義也以直傷義劉炫云是殺而猶杜氏案上文先云義也夫中言除三惡又云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則明是以直爲義隱四年石碏殺其子而傳云大義滅親也乃杜上注云於義未安此注云以直傷義故重疑之不免刻求古人失聖人表揚之旨矣劉光伯規之當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殺親益榮

[illegible]呂氏春秋謗大儒其名無不顯榮高誘注榮顯也此言叔向殺其弟而名益顯雖不義猶義也 朱進士春秋左傳質疑

十五年　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

漫說文引作祲云精氣感祥从示侵省聲[illegible]感氣貌韋昭注氛褒氣氣象也凶曰氛吉曰祥

而在下位辱必求之

案舊說以在下位辱爲句正義曰言在下位可恥辱也或云以辱從下讀訓之爲欲欲必求之吾助子請安也

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注言其多權謀

循按傳十字句多權謀明其爲人之異前知貴無極自謂也不俟其飛而先識其異故前知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圍鼓

御覽十道志鼓城縣春秋鼓子之邑漢下曲陽之地十三州志

得申胥有上國之意故居下耳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荀吳圍鼓

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二十一年荀吳畧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注按賁繼義知新記

拜戎不暇

循按鄭特牲拜服也此云拜戎不暇謂服戎不暇也正義言拜謂戎師非是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叔氏

顏籀曰叔父之使故謂之叔氏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闕鞏之甲

說文引作碧从石巩聲定四年傳封康叔以闕鞏○同上

撫之以彝器

尚書正義引宗彝鄭注謂宗廟之鬱鬯樽也周本紀封諸侯班賜宗彝書序云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說文曰彝宗廟常器也爾疋釋器彝卣罍器也郭注云皆盛酒尊彝其總名趙明誠金石錄云周以前禮器通謂之彝至周以後有六彝之名於是直以盛鬱鬯之尊爲彝其名與諸器始分矣是彝器古訓皆以爲尊罍之屬未有以弓鉞之屬爲彝器者杜注非是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故曰籍氏

王符曰籍氏姬姓晉公族同上

辛有之二子　二句

左氏昭十五年傳云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鄭注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晉爲大史籍黶與之共董督晉典因爲董氏董狐其後也案國語晉語云董因迎公於河韋注因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也傳曰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故晉有董史似韋氏所据本不同而義亦異趙徵君寶貴齋札記

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

晉語曰秦伯納公子董因迎於河韋昭曰因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也引此傳爲證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王一歲　二焉

叔向謂襄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註天子絕期惟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此太說渾正義云喪杖期章內有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親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以其子有三之戚爲之三年年不娶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按天子諸侯后夫人死卽以姊姪繼之安得有再娶之事晉靈公再求婚於齊此末世之亂法也不可以證先生之禮愚謂妻之喪期間月而禫共十五月亦得占三年故通謂之三年之喪若叔伯之喪則不待禫而除矣況天子諸侯絕旁期則后喪之得稱三年無疑也姜編修湛園札記

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

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子惠子曰喪三年春秋之末造也事見墨子棟案墨子公孟篇云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後子爲後之子猶太子也又非儒篇云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妻後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爲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墨子所據喪禮與傳合與喪服傳異喪服傳云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又云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必三年然後娶不得爲三年喪服也且天子絕期安得引以爲證公孟子卽公明儀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三年之喪雖貴遂服

注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旣葬而除故譏其不遂　雖貴遂服指后世子之喪若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安得爲此抑揚之語乎預邪說亂經孔氏扶非皆不足取同上

十六年　幾爲之笑而不陵我

當用服注同上

刑之頗類

服虔曰類讀爲纇纇偏也類不平也同上

爲嗣大夫周於諸侯

彬謂周偏也承命以使周於諸侯作一句讀朱武曹經傳攷證

受脤歸脤

周禮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賈疏云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宗廟社稷之器物謂之爲脤是脤非獨宜社之肉觀石尚來歸脤于朝是時亦無出師之事可知脤非獨祭社矣劉光伯云脤亦祭廟之肉可以規杜過矣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注玉環同工共杜自共爲雙

淮南子曰元玉同工高誘曰二玉爲一工故云同工昭公卅二年傳云賜子家雙琥食頓爲云雙玉爲玨是共朴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交鬭

若屬有讒人交鬭其間頤煊案國語晉語述之恐搆諸侯韋昭搆交搆也後漢書何進傳交搆已成交鬭猶交搆也其聲相近經義叢鈔洪頤煊

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

彬謂而如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

僑案舊讀以九字連文爲句正義引服虔斷字小之難以下爲義解云字養也言事大國易養小國難然則鄭人豈憂養小國乎尚未能離經辨句後何須詮述大典且字爲愛不爲養也武進士臧禮堂讀次

非無賄之難　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

十六年傳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正義曰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家貧無賄不爲難也立於職位而無善名是爲身之大患言韓子當患無令名不宜患家無賄也僑聞爲國家者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事大國愛小國不爲難也無禮以定其位是國之大患言鄭當患位不患不宜患事晉之難也引之謹案正義以難爲難易之難非也傳言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正義乃曰事大國愛小國不爲難則遺卻不能二字矣今案難亦患也之是也言君子非無賄是患而無令名是患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是患無禮以定其位是患也襄二十四年傳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彼言無賄之患此言無賄之難彼言無令名之難此言無令名之患是難卽患也昭元年傳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意亦與此同十年傳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難亦患也言高彊之所以及於罪者患在不慎也正義曰山人居其難可小心謹慎亦失之晉語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之徒二字衍說見國語言患三

公子皆得立也又曰君既許我殺大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言患里克不從也又曰愛糞土以毀三常失位而闕衆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言是之不患也襄十七年傳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孟子離婁篇於禽獸又何難焉言於禽獸又何患也故其下文云無一朝之患也古人多謂患爲難互見前宋衞實難下王尚書經義述聞

不亦銳乎

注銳細小也正義曰說文云銳芒也鋒芒尖故爲細小言得利小也服虔云銳析也銳是鋒芒不得爲拆　自說文云至銳拆也二十四字今本脫去宋本有之故備錄焉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服虔訓銳爲析案文選李善注引說文云芮小皃方言云莪小也凡艸木初達謂之莪郭璞音銳是芮莪聲音義皆同此銳義與芮莪同假借字也正義援說文銳芒也之義釋之未達古義矣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執政弗義

高誘戰國策注云弗義不以爲義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

彬謂前僖公三十三年有商人弦高以乘韋犒師之事則商人亦鄭之貴族非泛言商賈之人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庸次比耦

庸傭也廣雅次比代也言代爲傭代爲耕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方言曰庸恣比侹更佚代也戴震曰庸傭古通用恣當作佽說文佽遞也遞更易也鍵案佽與佽通庸次比耦是鄭人與商人更迭耦耕之證爾疋釋言云傭均也郭注云齊等也周禮里宰以歲時合耦於鋤杜子春曰謂相佐助也康成謂鋤者里宰治處也於今街彈之室於此合鋤使相佐助是比耦必有其鋤治之所於此合耦以相佐助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習實爲常

周書曰習實爲常口美惡一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十七年　唯正月朔至庶人走

古文左傳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慝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月爲純乾亡陰爻而陰侵陽爲災重故伐鼓用幣責陰之禮降物素服也不舉去樂也移時避正堂須時移災復也嗇夫掌幣使庶人其徒役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

子惠子曰周書嘗麥曰乃命少暤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昭子見周志有是言而未之詳也故問之棟案史記言黃帝二子其一曰元囂是爲青陽降居江水張衡集條上司馬遷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其一事曰帝系黃帝系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暤清清即青陽也今宜實定之故世本及春秋緯皆言青陽即是少暤黃帝之子代黃帝而有天下號曰金天氏史記言青陽降居江水不爲帝故張平子正之汲郡古文云或曰少暤名清不居帝位帥鳥師居四方以鳥紀官蓋本周書之說律麻志引考德曰少昊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考德者考五德之書也○同上

九扈爲九農正

正義曰舍人樊光注爾疋其言亦與賈同其意以扈爲官還令依此諸扈而動作也上古風俗質直官民不分故田畯常在畝畝九扈趣民種種與農民雜處不以爲嫌以九扈所見之時爲驗故服虔云自少暤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百官之號以其徵也正義又辨桑扈竊脂爲淺白之色李巡云桑扈一名竊脂陸璣疏曰好竊人脯肉及筩中膏故名竊脂與郭注同蓋九扈皆爲民事而制是官取其爲果駈鳥則爲棘扈爲鷃駈雀則爲桑扈或占其色或占其性不必拘於竊爲淺色遂以青雀而目爲淺白也老扈鴳鴳杜本樊光說文非誤讀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九扈

說文作雇或作鶚籀文作鳸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扈民無淫者也注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

循按說文九扈作九雇雇取於扈扈止見小爾雅與戶訓止同也雉取於夷以聲近夷鳩取於鳩說文勼聚也从勹九聲讀若鳩鳩取於勼因假鳩爲勼雇取於扈因假扈爲雇古之聲同相借如此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官學在四夷

左氏昭十七年傳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石經作天子失官官學在四夷家語王肅注亦云夫子稱官學在四夷蓋天子失官則官多廢故無有能舉先代之典者所謂官學猶今言通經者爲經學通史者爲史學專門而言若鄭公孫揮之能辯族姓班位暨裨竈之能言五　其斯謂之官學與廬學士鍾山札記

請有事於雒與三塗

高誘曰三塗之山陸渾之南故假道於周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萇弘

淮南子曰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麻之數無所不通同上

天事恆象

先鄭司農曰象謂災變雲物如衆赤鳥之屬有所象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同上

必火入而伏

左傳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梓愼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杜注隨火行也正義曰服虔注本火出而章必火火入而伏重火別句孫毓云賈氏舊文無重火字案當從服云愼本有重火字爲是梓愼以火書之隱顯占諸侯之有災下云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言彗星隨火已行二年矣諸侯之有火災必然而無疑也若此作必火入而伏爲火星入而彗伏則下文其與不然何所指乎賈景伯不重火字與漢志同疑當以必火句入而伏句審注義知杜氏五字一句讀恐非臧茂才經義雜記

夏數得天

周書周月曰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故曰　乾鑿度曰三王郊一用夏正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若火作其四國當之

唐石經此下又云六物之占御覽八百七十五卷所引有此四字蓋據賈服本如此案石經四字旁增當是晁公武據蜀石經增入晁會以蜀石經校唐石經碑中所增疑皆出晁氏之手學者詳之蜀時或服虔左氏猶存也○同上

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

子惠子曰水爲火火爲妻夫從妻所好故以合日爲災同上

魴也以其屬死之

大小注引作魴鮒魴聲之轉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使長鬣者三人注長鬣多髭須與吳人異形狀詐爲楚人

循按昭七年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注云鬣鬚也欲先誇魯侯楚語伍舉述此事云使太宰啟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韋昭注云長鬣美須髯也杜以鬣爲須蓋本諸韋昭乃說文鬣毛鬣也象髮在囟上及毛髮鬣鬣之形鬣髮鬣鬣也是鬣爲髮毛不可以爲須說文又云儠長壯儠儠也引春秋傳曰長儠者相之儠鬣蓋儠之假借楚子使長壯者相以爲威勢以示魯侯此吳人取餘皇亦是使長壯者三人潛伏於舟側耳若詐爲楚人不必潛伏矣吳楚相邇多髭須之人何遂爲楚人異於吳人之形狀豈生於楚者皆長鬣生於吳者皆少須也若七年正義謂吳楚之人少須故以長須之人爲夸美其意尤鄙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使長鬣者三人

昭七年傳使長鬣者相說文引作儠云長壯儠儠也此長鬣亦長壯之皃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十八年 毛得以濟侈於王都

薛綜曰濟謂度也度於奢侈謂僭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注東北曰融風

淮南子墬形曰東北曰炎風高誘曰艮氣所生也一曰融風張晏曰融風立春木風也火之母也火所始生也同上

七日其火作乎

張晏曰火以七爲紀同上

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

何休膏肓曰宋衛陳鄭去魯皆數千里謂登高以見其火豈實事哉昭十八年疏 評曰梓愼固望氣非見火矣然左氏既云數日皆來告火又云陳不救火陳去魯較遠豈急於救火而急於赴告乎劉禮部箴膏肓評

傳子產使輿卅人

夏官輿司馬鄭注云輿衆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

高誘曰有新客揆出之爲觀釁也禁舊客爲露情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屏攝

韋昭曰周氏云屏者并攝主人之位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要皆所以分別尊卑爲祭祀之位近漢亦然先鄭司農曰攝束茅以爲屏祭神之處草易然故巡行之案周氏者漢儒說春秋者周仲文也同上

祈于四鄘

案鄘水庸也同上

郕人藉稻

盧植月令躬耕帝藉注藉耕也春秋傳曰郕人藉稻故知藉爲耕也祭義天子爲藉千畝章懷後漢書注引五經要義云藉蹈也言親自蹈履於田而耕之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郕人羊羅攝其首焉注斬得閉門者頭

循按正義謂攝訓爲持是也與攝飲之攝同攝飲者手提其榼攝首者手提其頭攝之義同於提故柩衣謂之攝齊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大人患失

昭十八年大人患失而惑患失即論語言鄙夫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也患失之人胸無定見故易惑杜云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此說非是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今執事　登陴

問昭十八年傳執事撊然授兵登陴服虔云撊然猛貌杜以爲勁忿貌義亦相近撊字說文未收敢問何从曰撊當爲僩字之譌說文僩武貌荀子榮辱篇陋者俄且僩楊倞注僩與憪同猛也方言晉魏之閒謂猛今本方言亦从手旁錢宮詹潛研堂集

十九年 遷陰于下陰

酈元曰沔水又東南逕陰縣故城西故下陰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令尹子瑕城郟

酈元曰汝水又逕郟縣故城南楚令尹子瑕之所城也同上

許悼公瘧

服虔曰悼公靈公之子許男買瘧寒疾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書曰弒其君

服虔曰禮醫不三世不使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公疾未瘳而止進藥雖嘗而不由醫而卒故國史書弒告於諸侯同上

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

高誘曰城父楚北境之邑今屬沛國北方宋鄭魯衛也南方謂吳越也同上

大城城父

十九無傳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杜注曰城父今襄城父城縣謂即晉時襄城郡之父城縣各本父城二字誤倒今據水經汝水注改正惠氏補注曰高誘曰城父楚北境之邑今屬沛國見呂氏春秋慎行篇注引之謹案二十年傳費無極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以今輿地考之方城山在葉縣南四十里父城故城在寶豐縣西北自寶豐縣東南至葉縣六十八里又四十里而至方城山則父城故城當在方城西北百餘里正所謂方城之外也故無極謂其將以方城之外叛若沛國之城父其故城在今亳州東南去葉縣南之方城遠矣勢不能以方城之外叛無極安得而誣之乎自高誘誤以沛國之城父爲太子建所居而闞駰十三州志見史記正義史記楚世家正義竝同其誤惠氏不能釐正而反用其說以規杜非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其父兄立子瑕

世本子瑕子游之弟下文且以爲不順杜注舍子立叔是杜從世本以子瑕爲繇之叔此注云子瑕子游叔父乃杜之誤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駟氏聳

說文引作愯云懼也廣韻引作慫詳六年注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札瘥夭昏

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賈逵注曰短折曰夭未名曰昏家大人曰昏之言泯沒也皋陶謨下民昏墊鄭注曰昏沒也傳曰寡君之二三臣若未名而死不得謂之臣矣晉語曰晉侯將死矣君子失心鮮不夭昏晉侯亦非未名而死者也昭二十年傳所以夭昏孤疾者周語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義竝同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私族於謀

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杜注曰於私族之謀宜立親之長者引之謹案傳言私族於謀不言於私族之謀杜說非也私族於謀而立長親者私謀於族而立長親也倒言之則曰私族於謀矣十一年傳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言唯蔡

於孫也本年傳誡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言怒於室色於市也文義竝與此相似 同上

誶曰無過亂門

呂覽引詩云無過亂門所以遠之也　高誘曰逸詩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沈尹戌注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

王符潛夫論曰左司馬戌者莊王之曾孫也葉公諸梁者戌之第三弟也高誘呂覽注曰沈尹戌莊王之孫沈諸梁葉公子高之父也三說不同 同上

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

十八年傳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正義云鄭城西臨洧水其西無門案此時門之外有洧淵是時門為鄭西城門之證沖遠之說疏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皇清經解卷九之十九中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十九下　學海堂

左傳學解彙編

昭公

廿年 自以為猶宋鄭也

高誘呂覽注曰猶如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其事集矣

高誘曰集合也 同上

棠君尚

風俗通作堂云堂楚邑大夫伍尚為之其後氏焉 廣韻

棠堂與棠古字通見魯峻碑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二十年傳棠君尚謂其弟員曰釋文棠君尚君或作尹引之謹案作尹者是也杜注曰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為棠邑大夫廣韻棠作堂引風俗通曰堂楚邑大夫五尚為之其後氏焉尚為棠邑大失則是縣尹也其當作尹明甚棠尹猶言箴尹沈尹連尹耳杜注棠君亦當作棠尹為棠邑大夫故謂之棠尹也又案注曰棠尹奢之長子尚也則傳文本無尚字可知蓋以傳言棠尹謂其弟員曰我將歸死又言伍尚歸故知棠尹是尚若傳已稱其名曰棠尹尚則注當云棠尹尚奢之長子也必不更箸其名曰奢之長子尚矣尚字後人所增釋文出棠君尚三字則唐初本已然 王尚書經義述聞

惠定宇據風俗通棠當作堂遂案郡國志廣陵堂邑故屬臨淮春秋時曰堂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親戚

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家大人曰親戚謂其父也錢氏曉徵史記攷異曰五帝紀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正義云親戚謂父瞽叟後母弟象妹顆首等也案古人稱父母為親戚大戴紀曾子疾病篇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孟子盡心篇人莫大焉亾親戚君臣上下楚世家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猶言如喪考妣也孟嘗君列傳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亦謂其父母也正義兼弟妹言之非史公之旨家大人曰錢說是也余請為之加證管子揆度篇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輕重乙篇曰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晏子外篇曰今為人子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墨子兼愛篇曰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節葬篇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適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非命篇曰內不能善事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呂氏春秋遇合篇曰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無能與居者恃君篇曰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史記陸賈傳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皆謂父母為親戚也又案左傳親戚為戮史記楚世家作父戮管子九變篇親戚墳墓之所在小問篇作父母墳墓之所在墨子天志上篇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其相儆戒下篇作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荀子議兵篇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漢書刑法志作歡若親戚賈子保傅篇無恩於親戚大戴禮作無恩於父母此尤其明證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鄙

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家大人曰古謂野為鄙鄙以待之謂退處於野以待之也故下文又言耕於鄙信二十四年傳鄙在鄭地氾杜彼注訓鄙為野是也此注以為邊鄙失之呂氏春秋首時篇史記吳世家五子胥傳竝作耕於野 [illegible] 鄙鄭仲師大司徒注引作鄙 同上

為驂乘焉

月令鄭注云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宗魯為公孟驂乘亦是取其有勇力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以周事子

忠信為周言以忠信事子不洩言於公孟然非君子事人之道故孔子以為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 同上

使華寅乘貳車

魯語曰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此貳車即華寅備承使之車國有大故則乘之已有大難亦用之孔悝使貳車反祏於西圃是也 同上

阿下執事

二十年傳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杜注阿比也命己使比彼臣下頗煩案呂氏春秋高義篇阿有罪為誘注阿私也貴公篇不阿一人高誘注阿亦私也私下執事謂為君命臣私布於下執事是以不敢貳 洪氏春秋左傳詁

賓將掫

杜子春引作趣讀為造次之造謂擊鼓夜戒守也又云趣與造音相近 鄭注與造同趣與造音相近 故曰終夕與燎賈公彥曰賈服讀字與子春異稱案子春受學于劉歆歆傳左氏春秋以趣為掫必有據 史記亦以趣為掫 賈服後于劉杜唐人咸所尊尚故不从其說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昫師夙事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杜子春云一夜三擊備守鼜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趣者音聲相似是趣有鼜音樂記衞音趨數煩志鄭注云趨數讀為

促速釋文音趨爲促與鼙音近左傳覈依子春讀爲促左傳多古音子春漢儒之精左傳學者言必有據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親執鐸

禮檀弓旣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自寢門至於庫門通典引盧植注振木鐸從寢門至庫門寢門之內新君所處庫門之內廟所在也衞侯出亡或亦同於喪禮振木鐸以爲行夜之具故公孫靑亦執鐸比於宰夫也同上

終夕與於燎

於字衍當从釋文刪古本無於字杜子春注可據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衞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

白虎通曰死乃諡之何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從可知也是自古無生而賜諡之事北宮喜死賜諡曰貞析朱鉏死賜諡曰成而以齊氏之墓地與之正臨葬而諡之之證白虎通曰所以臨葬而諡之曰衆會欲顯揚之也表記先王諡以尊名藝文類聚引五經通義諡者死後之稱諡之言列其所行身雖死名常存故謂諡也衞侯以二子有大功於國故臨葬賜以墓地而加以美諡也左傳常有追敘前事及終言後事之文不可拘於一例而望文生義有未死賜諡之謬解也杜注非是閻百詩云何屺瞻得宋槧本左傳杜注云皆死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言之王伯厚困學紀聞所見左傳本已有未死賜諡之說是南宋左傳本已有此誤矣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鄭志趙商問族師之義鄰比相坐康誥之說門內尙寬書禮是錯未達旨趣鄭君答云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尙寬以安天下廣森謂傳稱康叔封於衞啟以商政故康誥一則言殷罰有倫再則言罰蔽殷彝蓋犯罪同坐商法無之文王治岐罪人不孥猶未變商舊也荀子曰刑名從商爵名從周康誥有劓刵人周五刑無刵所謂商之刑名歟穆王訓夏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見呂氏孝行覽謂死刑也周官殺罪五百三代之律由簡而繁由輕而重其大略可覩已漢律大辟四百九條○孔檢討經學卮言

琴張字子開名牢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杜注曰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正義曰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衞人字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卽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卽顓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引之謹案賈鄭二家之說固無明徵王肅家語亦不足信家語序曰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衞人也是琴張名牢乃王肅之臆說僞託於家語者杜氏不察而用之疏矣此及孟子盡心篇作琴張莊子大宗師篇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論語子罕篇牢曰鄭注以牢爲子牢蓋據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之文司馬彪注以子牢爲琴牢亦爲家語所誤然亦不以爲琴張牢與琴張不得合而爲一也漢書古今人表有琴牢亦當作琴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王肅家語未出以前不得有琴張名牢之說并見漢書○王尙書經義述聞

不蓋不義

彬謂廣雅釋言蓋黨也琴張欲弔宗魯是黨惡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齊侯疥遂痁

顏氏家訓書證云齊侯痎遂痁說文云痎二日一發之瘧痁有熱瘧也案齊侯之病本是閒日一發漸加重乎故爲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痎瘧音皆而世閒傳本多以痎爲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爲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痁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寧有患疥轉作瘧乎又左傳昭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正義曰後魏之世嘗使李繪聘梁梁人袁狎與繪言及春秋說此事云疥當爲痎痎是小瘧痁是大瘧疥此蓋痎字之譌或云俗疹字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狎之所言梁王之說也案說文疥搔也瘧熱寒幷作痁有熱瘧痎二日一發瘧今人瘧有二日一發亦有頻日發者俗人仍呼二日一發久不差者爲痎瘧則梁王之言信而有徵也是齊侯之瘧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痎疥舊譌遂痁以此久不差故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齊也若其不然疥搔小患與瘧不類何云疥遂痁乎徐仙民音作疥是先儒舊說皆爲疥遂痁初疥後瘧耳今定本亦作疥又釋文云齊侯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痎說文云痎二日一發之瘧也痎又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爲誤案傳例因事曰遂若痎已是瘧疾何爲復言遂痁乎案說文疒部痁下引春秋傳曰齊侯疥遂痁則左氏古文本作疥杜云痁瘧疾以疥搔俗所共知故不釋如作痎亦爲瘧杜氏安得專訓痁爲瘧疾乎顏云世閒傳本多爲疥徐仙民音介孔云徐仙民音作疥今定本亦作疥陸云舊音戒是漢晉以及唐初皆作疥矣陸云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痎顏云世閒傳本多以痎爲疥是梁人雖作痎音於傳文尙未擅改故陸孔及定本皆作疥亦不言有作痎者顏氏誤從梁王說私改爲痎誤矣正義雖知舊作疥而誤以痎爲是惟釋文則以痎爲非援傳例以證明之是也顏氏引俗儒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痁案今人病疥亦多寒熱交發俗呼爲瘡寒轉變成瘧勢所固有若作痎字說文爲二日一發瘧謂三日之中歇二日一發瘧有頻日發者爲輕閒日一發稍重二日一發難愈爲最重故孔云俗人仍呼二日一發久不差者爲痎瘧可見瘧疾輕重古今同名痁爲有熱瘧蓋是頻日發者若云痎而痁是重者轉輕矣顏引說文又云齊侯之病本閒日一發漸加重乎故是誤解說文二日一發爲二日之中一發矣袁狎云痎是小瘧痁是大瘧孔云齊侯之瘧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是皆未知瘧之輕重而倒置之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齊侯疥遂痁注痁瘧疾

循按釋文云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痎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瘧也痎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爲誤案傳例因事曰遂若痎已是瘧疾何爲復言遂痁乎陸氏此論極明杜不訓疥者不必訓也所云後學之徒指生杜後者顏之推家訓云世閒傳本多以痎爲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爲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瘧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豈有患疥轉作瘧乎正義引梁人袁狎云疥當爲痎痎是小瘧痁是大瘧疥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正義申說之云狎之所言梁王之說也說文疥搔也瘧熱寒並作痁有熱瘧痎二日一發瘧今人瘧有二日一發亦有頻日發者齊侯之瘧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疥遂痁疥搔小患與瘧不類何云疥遂痁乎之推本仕梁其說與袁狎同皆本之梁元帝耳此傳記學

子之官而原於諸侯之賓問疾者則但曰齊侯疾期而不瘳可矣乃必詳之曰疥曰遂痁者明其期而所以不瘳者特此疾而已蓋疥癬不已又患痁瘧二者皆小疾而久淹諸侯之賓欲誅祝史詳此二疾本齊侯之侈耳觀其田於沛樂於遄臺則其無大疾可知矣疥癬本不易遽痊因而又患瘧儒者謂病疥惡寒變瘧其說本迂孔穎達謂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其說尤謬瘧以二日一發爲重頻日發爲輕若果二日變爲頻日其疾已就愈何云以小致大乎傳於許止弒君云夏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明瘧小疾飲藥致死爲止弒君之定案也此傳云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明以小疾勞賓所以景公雖有復靷之志而不能也徒沾沾於疥癬之惡寒瘧疾之頻日豈史筆哉貢狎稱痁患疾久痁卽痁字說文作疢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齊侯疥遂痁

陸氏釋文曰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痎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瘧也痎又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爲誤案傳例因事曰遂若痎已是瘧疾何爲復遂痁乎家大人曰言陸說是也晏子春秋諫篇曰景公疥且瘧疥之與瘧不同病故加且字以別之若讀疥爲痎則痎卽是瘧豈有重複其義而言瘧且瘧者乎況疥字古音在祭部痎字古音在之部二部之字絕不相通若果是痎字無由誤爲疥也顏之推孔穎達以讀痎爲是顏說見顏氏家訓皆由昧於古音故爲曲說所惑耳王尚書經義述聞

釋文正義引梁元帝說音疥爲該當作痎顏氏家訓曰說文云痎二日一發之瘧痁有熱瘧也案齊侯之病本是間日一發漸加重乎故爲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痎瘧音皆而世間傳本多以痎爲疥杜征南亦無解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爲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痁此臆說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藪之薪蒸

淮南地形訓申池在海隅高誘曰海隅藪也爾疋亦以申池爲齊藪多竹木故曰藪之薪蒸同上

偪介之關

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杜注曰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爲近關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引之謹案偪介本作偪尒今俗作尒尒卽邇字也偪尒二字義本相近襄二十九年傳云邇而不偪是也注本作尒近也迫近國都之關迫近二字正釋偪尒二字則正文之本作偪尒明矣祇因尒與介字形相似故尒誤爲介而注文之尒近也亦誤爲介近也後人以尒無近義而有隔義故改近也爲隔也以牽合介字不知偪與介隔義不相近不得言偪介之關且注云迫近國都之關又云爲近關所征稅皆承上近也二字言之若改近也爲隔也則全注皆不可通矣陸孔所見已是誤本故陸云介音界孔又曲爲之說云迫近國都爲關以隔邊鄙之人則讀注不審而爲誤本所惑也晏子春秋外篇作偪介之關亦後人依左傳改之案晏子諫篇云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問篇云佞人求君逼邇而陰爲之與爾亦與邇同又云左右偪邇晏子書言偪邇者多矣唯此一處作偪介與本書不合故知爲後人所改也凡經傳中邇字作尒者多誤而爲介說見穀梁傳莊十五年王尚書經義述聞

聘禮鄭注古者境上爲關周禮司關注關界上之關孟子臣聞郊關之內趙岐注齊四境之郊皆有關可證此爲偪近疆界之關正義曲爲杜解非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齊侯田於沛

齊世家襄公田於沛丘此沛應卽沛丘同上

晏子侍於遄臺

鄭元曰溥姑城內有高臺昭公廿二年齊景公飲於臺上京相璠云貝丘在博昌縣南郡國志博昌縣有薄姑城陸澄地理書曰薄姑故城在臨淄縣西北五十里案沛丘在薄姑城南齊侯至自田是由沛丘至薄姑乃飲於臺上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出入周疏

左傳昭二十年淸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注周密也釋文周流傳本皆作流然此五句皆相對不應獨作周流古本有作疏者案注訓周爲密則與疏相對宜爲疏耳正義曰杜訓周爲密則疏爲希亦相反也俗本疏作流易繫辭云周流六虛仲尼燕居云周流無不徧也涉彼文而誤耳杜既以周爲密則流當爲疏今定本作流非也案陸孔說是也但陸既據古本作疏而釋文猶大書周流字注疏本釋文改作周疏不足信是其識究不能定此條孔勝於陸臧茂才經義雜記

若琴瑟之專壹

董遇本作摶司馬貞曰摶古專字管子內業篇史記秦書皆以摶爲專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摶與專同若琴瑟之專一

釋文云董遇本作摶音同案史記秦始皇本紀摶心揖志索隱云摶古專字引左傳如琴瑟之摶一以證之正用董遇本也易繫辭上傳其靜也專釋文云陸作摶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摶三國之兵徐廣音專專猶幷合制領之謂也山陽吳氏玉搢云管子內業篇一意摶心亦專心也又漢書蕭何傳上以此剸屬任何門中事師古曰剸讀與專同荀子榮辱篇信而不見敬者好剸行也剸亦同專又與傳高后時用事顓權師古曰顓與專同是專又可作剸顓嘉定錢詹事曉徵以說文嫥壹也作嫥爲正然摶字从專古人通用亦多矣錢名大昕其學識近今罕有及者盧學士鍾山札記

蒲姑氏

亦作蒲姑古文通鬬駰曰周成王時蒲姑與四國作亂周公滅之以封太公陸澄地理書曰呂尙封於齊郡薄姑故城在臨菑縣西北五十里近濟水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括地志薄姑故城在靑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疾數月而卒

呂覽曰相鄰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同上

取人于萑苻之澤

唐石經初刻作萑蒲後改萑苻案韓非子內儲說引此事作萑詩小弁曰萑葦淠淠韓詩作雚外傳古字通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取人於萑苻之澤

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杜注曰於澤中劫人引之謹案劫人而取其財不得謂之取人取讀爲聚聚古通作取萃彖傳聚以正也釋文聚荀作取漢書五行志內取茲謂禽師古曰取讀如禮記聚麀之聚人卽盜也謂羣盜皆聚於澤中非謂劫人於澤中也盜聚於澤中則四出劫掠又非徒於澤中劫人也下文云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則此澤爲盜之所聚明矣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藝文類聚治政部引白帖

九十一太平御覽治道部二引此竝作萑苻之澤蓋從服虔本也杜本作取者借字耳而云於澤中劫人則誤讀爲取與之取矣韓子內儲說篇鄭少年相率爲盜處於萑澤將遂以爲鄭禍處於萑澤卽所謂聚人於萑苻之澤也王尙書經義述聞

取人於萑苻之澤

鄭元曰役水又東北逕中牟澤卽鄭太叔攻萑蒲之盜於是澤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盡殺之盜少止

左傳昭二十年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釋文盡之本或作盡殺之殺衍字案正義曰旣言盡殺之復云盜少止者謂萑苻之內盜也少止謂鄭國餘處之盜由此少止知孔本亦作盡之無殺字與陸本同旣言盡殺之當作旣言盡之標起至盡殺之盜少止當作盡之盜少止此二殺字皆後人所增臧茂才經義雜記

古之遺愛

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杜注曰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案大人曰愛卽仁也謂子產之仁愛有古人之遺風非謂其見愛於人也以子產爲古之遺仁猶以叔向爲古之遺直矣史記鄭世家集解引賈逵注曰愛惠也惠亦仁也故廣雅曰惠愛仁也王尙書經義述聞

遺愛

賈逵曰愛惠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年廿一 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

謬謂輿飾輿體器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此文輿與器對則輿音以出故下文曰輿以行之宋武進讀經考證

天子省風以作樂

應劭曰風土地風俗也有中和之風以作樂然後可移惡風易惡俗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大者不槬

二十一年傳小者不窕大者不槬杜注槬橫大頭煊案字書無槬字漢書五行志引作瓠易繫辭刳木爲舟王弼注舟必用大木刳鑿其中釋文挎本又作刳挎卽槬字之省洪頤煊經義叢鈔

小者不窕

高誘呂覽注云窕不滿密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大者不槬

左傳昭廿一年小者不窕大者不槬杜注槬橫大不入正義曰槬音近橫故爲橫大釋文不槬戶化反五經文字木部槬戶化反見春秋傳案漢書五行志載左氏作大者不摦師古曰摦橫大也音胡化反說文手木兩部俱無此字玉篇手部摦寬也廣韻四十禡摦寬也大也又徐鉉新附云摦橫大也从手瓠聲與篇韻俱胡化切而皆不从木則作槬者非左傳下文王心弗堪臧茂才經義雜記

窕則不咸

漢志作弗𢦏孟康曰古堪字案𢦏乃𢦏之譌說文𢦏殺也从戈今聲商書曰西伯旣𢦏黎左氏本古文故多假借字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釋文云本或作感漢書同唐石經初刻作咸後作減愚案咸本古文感故下云心是以感从咸爲是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王心弗堪

漢書作𢦏孟康曰古堪字尙書西伯戡黎說文引作𢦏郭璞尒疋注又作𢦏黎釋文本又作戡古字𢦏堪通詳見尙書考同上

張匄尤之

小尒疋云尤怪也杜訓從之同上

禦諸橫

鄭元曰睢水又東逕橫城北杜預曰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今在睢陽縣西南世謂之光城光橫聲相近蓋誤名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是何物也

注物事也子惠子曰歲時日月星辰謂之六物是何物也謂六物之占當何屬也注未詳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敗吳師於鴻口

鴻口水經注謂之紅澤爲渠汜二水合流之地吳師其舟師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

凭案此凡兩讀正義引服虔以君上屬是讀至送亡君爲句釋文同此又言孫毓以君下屬是讀至亡字爲句杜解補正同此武進士經讀考異

揚徽者公徒也

劉子號令篇曰爲徽織說文曰徽識也以絳帛著於背从巾微省聲張衡東京賦戎士介而揚揮薛綜注云揮爲肩上絳幟如燕尾墨子旗幟篇曰城上吏卒置之肩左軍於左肩中軍置之胷此隅門城下之吏卒皆以絳幟置於肩禮案幟旗之斿亦謂之徽人傳殊徽號王注徽謂旌旗斿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鄭翩願爲鸛

陸佃引舊說江淮謂羣鸛旋飛爲鸛井則鸛善旋飛盤薄霄漢與鸛之成列止異故古之陳法或願爲鸛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呂封人豹

左傳昭廿一年于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杜注呂封人華豹華氏黨正義曰呂邑封人官名豹卽下文華豹是也本或豹上有華王肅董遇竝云呂封人華豹釋例謂一人再見名字不同皆兩載之宋雖人內有呂封人豹華豹爲一人知此本無華也今定本有華案正義知今本有華者從庚定本誤衍也傳文本云呂封人豹故杜云呂封人豹華氏黨明豹卽華豹也今注作呂封人華豹華亦衍文王肅董遇竝云呂封人華豹則王董本正文無華字可知臧茂才經義雜記

不死伍乘

衛詩曰死生契闊與子成說鄭箋云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尉繚子云凡伍臨陳若一人有不進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軍之大刑也

周禮條狼氏職曰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迋求杜反

二十一年傳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杜注曰迋恐也釋文迋求杜反恐也引之謹案求本作邸後人改之也迋之本訓爲往來之往盞誤迋字耳說文迋往也从辵王聲引春秋傳曰子無我迋字皆作迋迋恐也則注義不可通猶以爲怔懼之怔怔有邸往反之音邸往與懭同義懭不安也鄭注曰恇猶恐也釋文恇作恇音匡又邸往反是也迋訓爲恐則與恇同故亦音邸往反若音求杜反則當訓爲誑欺不得訓爲恐矣鄭風揚之水篇人實迋女釋文迋求杜反誑也定十年傳

是我迋吾兄也釋文迋求往反欺也與音邛往反而誑爲迋者不同蓋人有兄迋字有求往反之音輒改邛爲求而不知字雖同而音義則異也段氏說文注謂人實迋女之迋爲誑之假借是也而謂子無我迋之迋亦同則非也子無我迋乃迋之假借言子毋自是言欺我今日之事不幸而後無以辛猶不以也迋誑之假借乎

食於睢上

九州要記曰睢陽水在宋城西 御覽○馬進士左傳補注

廿二年 盟于稷門之外

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齊城門也齊地記曰齊城西門側系水出故曰稷門古側稷音近相同司馬貞云棟案稷齊地名昭廿年傳云戰于稷顧炎武日知錄曰時齊有稷下館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

正義亢高也桓謂廣雅釋詁亢遮也亦扞蔽之義視孔爲優 宋武曹經傳攷證

樊頃子

韋昭周語注云樊仲山甫食采於樊詩生仲山甫毛傳云仲山甫樊侯也正義云樊在東都之畿內頃子蓋樊侯之後爲周畿內侯伯水經濟水注瀆水出陽城南谿陽亦樊也一曰陽樊憲王使虢公伐樊執仲皮歸於京師即此城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劉子如劉

酈元曰合水北與劉水合水出半石東山西北流逕劉聚在緱氏西南周畿內劉子國 同上

[illegible]

郟周大夫 水經注 食采于郟因氏焉說文郟周邑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酈元曰郟水又東南於鄩城西北東入洛水又有鄩城周大夫鄩肸之舊邑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鄩羅

酈元曰蒲洛水南出蒲阪西北流合羅水謂之長羅川亦曰羅中肸子鄩羅之宿居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焚諸王城之市

如之刑周法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敗績于前城

服虔曰前讀爲翦翦地也京相璠曰今洛陽西南五十里有翦城前亭 同上

帥師軍于陰

劉昭郡國志魏氏春秋曰雒陽有委粟山在陰鄉軍於陰蓋即陰鄉陰不佞即陰鄉大夫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于谿泉

酈元曰明谿泉水出南原下一泉竝導故世謂之五道泉即古明谿泉 同上

毀其西南

顧炎武曰唐石經此下有子朝奔郊四字棟案傳四字非衍疑當是晁公武據蜀石經增入非杜本也案下傳云一師圍郊郊潰杜氏云二邑皆子朝所得是杜本無奔郊之文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廿三年 乃館諸箕

郡國志太原陽邑有箕城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傳尹辛敗劉師于唐

司馬彪郡國志云洛陽有唐聚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去備薄威

尉繚子曰兵有去備徹威而勝者以其有法故 同上

先君之力可濟也

服虔曰獻公亦欲立子猛不欲令子朝得國令南宮極震死爲天所弃先君之功事可成也 同上

薳澨注楚地

酈元曰服虔或謂之邑又謂之地京相璠亦云水際及邊地名也禹貢曰道漢水過三澨春秋傳有句澨雍澨及此而三 注水經作蘧澨○同上

明其伍候

注使民有部伍爲候望正義曰賈服王董皆作五候賈逵曰五候五方之候也敬授民時四方中央之候也王肅云五候山候林候澤候川候平地候也董遇云五候四方及國中之姦謀也杜作伍候棟案周書程典曰協其三族固其四援明其伍候習其武誡依其山川通其舟車利其守務古伍字皆作五傳本文也杜氏依周書爲說故从人旁 同上

廿四年 涖問周故

賈逵伯以爲太子壽卒景王不立適子猛與朝俱庶子子朝年長而有寵於景大臣召桓子輔之與敬王並立有東王西王之號晉人不能定其故涖問周故以正曲直此義勝而使察之說非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士伯立於乾祭

郡國志士伐北城門名乾祭酈元曰穀水東流逕乾祭門北王子朝之亂晉所涖也 同上

問于介眾

二十四年傳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于介眾杜注曰乾祭王城北門介大也釋文介音界引之謹案杜眾則周之國人胥在是矣無煩更言大也書傳亦無謂國人爲介眾者介當作亦乃古其字 [illegible] 問于其眾者問于周之眾也亦與介字形相似故誤爲介杜所見本已然 經義述聞

曰過分而陽猶不克

注曰謂在分後陰多陽少故不克陽勝則盛故言甚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德案釋文云陽不克莫絕句攷此宜以克字絕句傳上文曰過分而陽猶不克可以證下將字屬下讀亦可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莫

曰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杜注曰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釋文曰陽不克莫絕句引之謹案陽不克莫爲句不辭莫然不動之解亦爲皮傅今案陽不克絕句莫當作莫下屬爲句言陽氣不克莫將積聚而爲旱也莫莫字形相似故莫譌作莫 [illegible] 而讀書月令引傳文已作 [illegible] 積聚也則此字之譌其來久矣

今王室實蠢蠢焉

說文引作今王室實惷惷焉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漢書曰湛于河釋文云本或作沈于河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用寶珪于河

左昭二十四年傳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釋文本或作沈于河案漢書五行志中上載此事云王子鼂以成周之寶圭湛于河顏師古注湛讀曰沈尒疋祭川曰浮沈與釋文正合則古本有沈字也且襄三十年傳用兩珪質于河句例相同彼文有質字此亦當有沈字 孫侍御讀書脞錄續編

用寶珪沈于河

左傳昭廿四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釋文本或作沈于河沈直蔭反又如字案漢書五行志中上云王子鼂以成周之寶圭湛于河幾以獲神助師古注湛讀曰沈爾雅祭川曰浮沈與陸氏所見本正合依漢志古文沈作湛顏讀爲沈是也杜注云禱河求福與師古引爾雅義同然則沈字當有志又云甲戌津人得之 傳作諸 河上陰不佞取將賣之則爲石是時王子鼂篡天子位萬民不鄉號令不從故有玉變近白祥也癸酉入而甲戌出神不享之驗云玉化爲石貴將爲賤也後二年子鼂奔楚而死 臧茂才經義雜記

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唐石經此行凡九字比各行少一字周之寶珪四字係改刻釋文云于河本或作沈于河陳氏芳林攷正曰案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左傳云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沈於河漢書五行志作王子鼂以成周之寶圭湛于河 湛古沈字說文湛沒也 是石經刊去者乃沈字也家大人曰有沈字者是也用寶珪沈于河與用兩珪質于河文同一例 見襄三十年 用猶以也故漢志作以成周之寶圭成于河若無沈字則文不成義觀禮曰祭川沈襄十八年傳中行獻子禱於河沈玉而濟定三年傳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皆其證也釋文以無沈字者爲正本唐石經刊去沈字卽因釋文而誤水經河水注云子朝取周之寶玉沈河以祈福則善長所見本亦有沈字白帖六七兩卷竝引作沈于河與史記正義同皆不從釋文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王定而獻之注不佞獻王

循按傳謂王位既定而陰不佞以玉獻於王釋文本作王定之非是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輿之東訾注鞏縣西南訾城是也司馬彪曰縣有東訾聚今名訾城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在縣之東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輿之東訾

郡國志河南鞏縣有東訾聚今名訾城案訾地有二有訾城單子取訾杜注在鞏縣西南是也有東訾聚晉書地道記謂在鞏縣之東酈元言鄩水逕訾城西司馬彪所謂訾聚是也左傳明言取訾與之東訾是訾非東訾審矣司馬彪亦小誤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吳踵楚

依說文當作偅偅相迹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廿五年 宋公享昭子賦新宮

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鄭注新宮小雅逸篇按毛詩小序外尚有子貢傳以小雅斯干篇爲新宮似有據古人一詩或有兩名如雍亦名徹 見周禮 雝清亦名象 見毛序 小宛亦名鳩飛 見晉語 斯干言作室故亦名新宮昭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是時叔孫婼將爲季平子迎宋元公女而元公夫人又爲平子之外姊賦新宮者義取兄及弟矣式相好矣古人通以婚姻爲兄弟也昭子賦車轄以答之義取思孌季女逝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也 儀禮記後人所附故杜于後世詩亦得用之○江蔵貢羣經補義

賦新宮

昭二十五年宋人享昭子賦新宮此時夫子年已三十五矣新宮尚在安得刪詩之時便亡而亡亦不能記憶也明笙詩有聲無辭註逸詩恐未是 姜網修淇園相記

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

案古文孝經實作是是卽古寔字見尚書秦誓及詛楚文鄭康成詩箋云趙魏之東寔實同聲故此傳又作實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五牲三犧

二十五年傳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服注曰五牲麋鹿熊狼野豕三犧雁鶩雉也 見正義 杜注曰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麕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引之謹案麋鹿之屬可謂之獸不可謂之牲牲家物也獸野物也特牲饋食禮實獸于楅上東首牲在其西北首東足內則三牲用藙獸用梅是獸與牲異不得以獸爲牲也曰六曰五曰三皆以物類言之非以所用之事言之且月令季冬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則犧牲所用亦有社稷山川何必祭天也宗廟而後謂之犧乎地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凡祭祀共其犧牲鄭注曰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也則犧牲卽在六畜之內不得以雁鶩雉當之矣今案五牲牛羊豕犬雞也三犧牛羊豕也大戴禮曾子天圓篇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 牛下盧脫羊豕二字 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 羊下盧脫豕字 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 曰字因上下文衍說見大戴禮 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牲割列禳瘞是有五牲盧辯注曰五牲牛羊豕犬雞也諸志篇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至必時其節月令春食麥與羊夏食菽與雞中央土食稷與牛秋食麻與犬冬食黍與彘所謂五牲五穀也三犧卽三牲牲之爲大牢少牢者也桓八年公羊傳何注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羊豕凡二牲曰少牢是也養之則曰畜用之則曰牲色純則曰犧以牢禮言之則有三合雞犬計之則爲五合馬計之則爲六其實一也 傳十九年傳古者六畜不相爲用昭十一年傳五牲不相爲用則五牲卽在六畜之內矣 猶不文之五章五色合元計之則爲六采五聲合變宮變徵計之則爲七音耳服杜二家皆失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六采五章以奉五色

尚書正義引以五采彰施於五色鄭注性曰采施曰色又云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生好物也死惡物也

周書度訓曰凡民之所好惡生物是好死物是惡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

服虔曰鸜鵒不踰濟今踰宜穴而又巢故曰書所無也 同上

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

唐石經作文成謂魯文公成公時也史記漢書論衡皆作文成舊本左氏傳亦有作成者若云周之文武上上數百年豈能逆知童謠爲魯昭徵驗乎今本皆作文武俗誤行之久矣 同上

徵褰與襦

方言曰袴齊魯之間謂之䙭郭璞云傳云徵褰與襦音騫 同上

說文曰襦短衣也顏師古急就篇注短衣曰襦自鄒以上（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徵褰與襦

遠哉搖搖

左傳昭廿五年鸜鵒之巢遠哉遙遙五行志中上作遠哉搖搖師古曰搖搖不安之貌案遙爲俗字當從漢志作搖五經文字序云逍遙之類說文漏略者今得之於字林說文新附逍遙字臣鉉等案詩只用消搖此二字字林所加可證今詩黍離中心搖搖不作遙遙白駒作於焉逍遙非古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搖搖（五行志）

鸜鵒之巢遠哉搖搖師古曰搖搖不安之貌念孫案以搖搖爲不安貌則與遠字義不相屬師古說非也搖搖卽遠貌遠哉搖搖猶言佔哉浞浞耳漢書攷異曰春秋傳作遙遙說文無遙字當從漢志（王觀察讀漢書雜志）

遠哉遙遙

漢五行志作搖搖大戴禮云武王踐阼篇風將至必先搖搖盧辯注搖搖無所託

季氏介其雞

高誘呂覽注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淮南人閒訓高誘注云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杜注擣芥子播其羽蓋本淮南注亦小異（同上）

介其雞

昭廿五年介雞賈解芥子淮南人閒注同杜從鄭衆云甲也呂子察微注同（當是高詩兩注之異）孔疏從鄭嚴九能曰史記作芥雞羽服注與賈許合案應瑒鬬雞詩芥粉張金距庾信詩芥粉埯春場王襃詩猜羣芥粉生劉孝威雞鳴篇翅中含芥粉梁簡文帝詩芥羽忽猜儔褚玠詩芥羽褋塵生此數詩皆用賈服之義芥羽之法詳載周去非嶺外代答其說云養雞者割截冠綏使敵無所施其觜其芥肩也末芥子糝於雞之肩腋兩雞半鬬而倦盤旋伺便互刺頭腋翻身相啄以有芥子能眯敵雞之目故用之據此則賈服之義乃鬬雞之常法正義申鄭而抑賈服不然也介芥古通王氏學林謂司馬遷改介爲芥杜預循其誤妄已（梁孝廉瞥記）

首有之四佾而成八佾以此知萬者二人之當作二八明矣文弨案秦遺戎王女樂亦是二八齊遺魯女樂八十人太平御覽引家語作二八楚辭招魂云二八侍宿大招云二八接舞王逸云二八二列也皆可互證（盧學士鍾山札記）

萬者二人

呂覽察微篇引左傳亦同高誘注亦作二人誤與淮南同惟言六佾爲四十八人猶是魯國佾舞之制二人當作二八惠君定宇注爲最善矣（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其衆萬於季氏

此爲論語季氏用八佾之確證馬融云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皇侃論語疏曰獨云桓子者孔子與桓子政相値案左傳琴

介雞

二十五年季氏介其雞釋文介又作芥頤煊案呂氏春秋察微篇季氏介其雞高誘注介甲也字當作介杜注擣芥子播其羽也字當作芥藝文類聚卷九十一太平御覽卷九百十八引左傳皆作芥是杜氏本（洪頤煊經義叢鈔）

郈氏爲之金距

服虔曰金距以金鍇距高誘呂覽注云以利鐵作假距沓其距上沓郎鍇也又淮南子注云金距施芒子距（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少牢饋食禮長皆及俎拒鄭注拒讀介距之距案鄭意是以讙雞足爲介距呂覽察微篇引左傳此句下有季氏之雞不勝句應是左傳本文當補入（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季郈　郈氏　郈昭伯　郈孫

引之謹案昭二十五年傳言季郈者一言郈氏者二言郈昭伯者二言郈孫者四郈字皆當作后后者厚之借字也（說文厚古文作垕垕與后同）潛夫論志氏姓篇曰魯之公族有后氏檀弓后木鄭注曰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正義曰世本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厚氏世本云革此云鞏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呂氏春秋察微篇魯季氏與后氏鬬雞（今本后作郈後人依俗本左傳改之也據注以字爲氏則作后明矣）高注曰后氏魯孝公子惠伯革之後也以字爲氏因曰后氏蓋惠伯革字厚厚與后通惠伯革之孫以王父字爲氏故其後爲后氏又謂之后孫猶公子彄字子臧（見隱五年傳正義）而其後爲臧孫公子督字華父而其後爲華孫也（華孫見文十五年經）襄十四年傳公使厚成叔弔于衛厚孫歸復命厚孫卽后孫也厚成叔亦惠伯革之後（呂氏春秋觀表篇高注曰后成子魯大夫也后敬子國之子魯語韋注曰后敬子魯大夫后惠伯之元孫）故稱后孫厚成叔風俗通義過譽篇作后成叔文選幽憤詩注引左傳同后昭伯漢書古今人表作厚昭伯史記魯周公世家索隱曰系本昭伯名惡魯孝公之後稱厚氏五行志昭公二十五年劉歆以爲時后氏與季氏有隙或書其本字或書其借字皆是也若郈則叔孫氏之邑而非惠伯革之字不得爲昭伯所受之氏臧孫之臧華孫之華豈可以爲邑名乎后旁加邑蓋傳寫者之誤也（襄十四年厚成叔釋文厚本或作郈案郈亦當作后）而元和姓纂引風俗通曰魯大夫郈昭伯食采於郈因氏焉已誤以后孫之后爲郈邑之郈食采於郈者叔孫氏非后氏也水經汶水注曰無鹽縣之郈鄉魯叔孫昭伯之故邑也禍及鬬雞矣又誤以后昭伯爲叔孫昭伯蓋叔孫氏食邑於郈后昭伯之后誤本又作郈因相涉而生錯謬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郈昭伯

案世本昭伯名惡（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臧昭伯之從弟會

賈逵曰昭伯臧伯賜也案世本臧會臧頃伯也宣叔許之孫與昭伯爲從父昆弟也司馬貞曰爲譏于臧氏史記僞作僞（月令云毋或作爲淫巧注云今月令無于時時作爲爲詐僞左傳僞字亦有作爲者定十二年傳云子僞不知釋文作爲頭爲僞○同上）

拘臧氏老

服虔曰老臧氏家之大臣（同上）

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

吳仁傑曰淮南書亦云禘于襄廟舞者二八案傳氏言四人爲列尚不成樂況二人乎人當作八傳文誤也（同上）

二八萬者二人二句

左氏昭廿五年傳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呂覽淮南亦並作二人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曰舞必以人人成列故鄭賂晉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亦是以八爲列此二人乃二八之誤歐陽士秀孔子世家補曰魯隱公考仲子之宮初用六佾則魯羣公之廟庭由是亦皆六佾可知季氏大夫當用四佾而乃僭用八佾故於襄廟六佾之中取其四佾以

張[illegible]宗曾死服虔云孔子是時四十時爲昭公廿年孔子與季平子亦未嘗非時相値也皇侃疏疑非 同上

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先君謂襄公不能庸禮指萬者二八言替典祀之豐於昵舊矣萬者止二八而其眾萬於季氏則尤一時非常之失禮也故臧孫譏切之 沈欽韓春秋左傳小疏

叔孫昭子如闞

郡國志東平陸六國時曰平陸有闞亭劉昭案左傳桓十一年會於闞杜預注須昌縣東南有闞城博物記云即此亭是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公居於長府

鄭元論語注長府藏名藏財貨曰府 同上

平子登臺而請

鄭元曰曲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王肅曰季孫宿所築 同上

請以五乘亾

服虔曰言衆自省約以出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隱民多取食焉

爾疋云隱微也郭注微謂逃藏也眾經音義引舊注云謂逃竄也是隱民乃逃竄之民季氏養之故云多取食焉杜注非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日入慝作

周禮環人察軍慝康成曰慝陰姦也謂軍中有爲慝者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司馬鬷戾

鄭康成曰大夫家臣爲司馬者 同上

見叔孫氏之旌以告

墨子旗幟篇云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爲旗叔孫氏葢以形名爲旗故孟氏望而知之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公先至於野井

鄭元曰玉水又西北枕祝柯縣故城東野井亭西 同上

請致千社

鄭特牲唯爲社事單出里鄭注二十五家爲里孔子世家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此千社即書社千里也晏子昔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哀十五年傳齊與衛地書社五百是齊常以書社數百與人矣杜注廿五家爲社不如鄭禮記注較爲明晰 同上

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注恥爲平子所欺因祈而自殺

循按半農春秋說云昭公之伐季氏也平子登臺而請請囚請亡皆不許殆將殺之矣當是時莫敢有倡言救之者而叔孫昭子之臣司馬鬷戾獨敢先倡言救季氏師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孟孫氏見叔孫氏之旌也亦往救之遂殺郈昭伯而伐公徒公徒敗而公遂出然則逐昭公者非季氏乃叔孫氏也叔孫婼素有賢名先是如闞葢婼預知公謀故先如闞以避之及歸自闞而從公於齊人皆謂婼有納公之志如其誠然則逐昭公者叔孫氏之臣鬷戾實爲之首叔孫氏曷爲不戮鬷戾以請罪於公哉彼方任之爲爪牙焉肯加之以斧鉞則其救季氏而敗公徒也實婼陰指使之而陽爲納公之計以避惡名及平子有異志則又諉其罪於季氏若曰臣欲安眾而納公不可者意如也故其疾病將死又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以欺天下後世之人不可謂非大姦慝杜預又從而附會之以爲因祈而自殺叔孫氏尚不能殺鬷戾又焉能自殺以明其志乎預之妄皆若此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

杜注欲與公俱輕歸劉炫曰欲與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疏云古者服牛乘馬皆以駕車下單騎也經典無騎字曲禮前有車騎此漢世書耳公羊傳以鞍爲几亦漢人之言周禮夏官師帥執提鄭司農云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上者故謂之提正義先鄭葢據當時有單騎舉以況周耳程大昌雍錄古皆乘車大王走馬恐此時或已變乘爲騎然大昌之說亦非樂師教樂儀趨以采薺行以肆夏釋名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車可謂趨則馬亦可云走矣 崔茂才吾亦廬稿

大子欒

黃伯思曰祕閣古寶器有宋公欒餗鼎考汲冢師春書欒乃宋景公名與鼎銘合董逌曰竹書有宋景公欒而史爲頭曼孫炎以欒爲頭曼合聲以辨周秦之語則欒爲古文欒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楅柎所以藉幹者

說文引云楅部薦幹云楅部方木也幹脅也 同上

臧會竊其寶龜僂句

杜注僂句龜所出地名彬謂古書中未見地名僂句者凡物之中央隆高而旁屈者謂之僂荀子儒效篇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僂指猶屈指指屈則中必高莊子達生篇句僂丈人承蜩孔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龜背中高而兩旁下故謂之僂句句與傴同聲猶傴僂也揚雄方言車枸簍秦晉之閒自關而西謂之枸簍南楚之外謂之篷或謂之隆屈葢弓亦中高而旁下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曲脊謂之傴僂人之背反者謂之僂 今人呼跎背者爲駝背亦曰僂背 下文僂句不吾欺也猶云龜不吾欺若曰某地不吾欺則不辭甚矣 朱武曹經傳攷證

計於季氏

上計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縛一如瑱

二十六年傳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杜注瑱充耳縛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懷藏頤煊案瑱爲冕玉所以塞耳其小可知幣錦二匹急卷使如充耳此擬不相倫類聘禮賄用束紡鄭注紡紡絲爲之今之縳也周禮內司服鄭注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爲裏釋文縳聲類以爲今作絹字如當爲加字之譌此言以幣錦二兩縛一兩加瑱以貨之縛一不言兩者省文也 洪頤煊經義叢鈔

粟五千庾

考工記陶人庾實二觳鄭注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戴東原補注云二斗四升四庾十六斗曰藪庾與藪音聲相邇傳注往往譌溷案庾與藪往往爲溷者聘禮記云十六斗曰藪鄭注云今文藪或爲逾康成但言其音同庾非謂藪即庾也論語包咸注直云十六斗爲庾始混藪爲庾矣皇侃疏云庾二斗四升包氏注曰十六斗爲庾即是聘禮之藪也是疏亦知包注之非元凱注此傳混庾爲藪正義反援儀禮證之且以庾爲瓦器非量器尤爲臆說不及皇侃之善於糾正矣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百兩一布

先鄭云布泉也墨子曰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讎焉必擇良者（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君若待於曲棘

正義言從齊向魯必不過涉宋地曲棘涉上曲棘而誤甚善惟以棘爲子山封邑卽西安載里亭恐非魯與齊交界在汶上成三年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汶陽之田圍棘棘鄉在濟北蛇邱縣疑此爲齊侯所待之地下文齊師圍成成亦在泰山鉅平縣東南與濟北蛇邱相近劉昭謂後漢濟北國乃兼并泰山郡所置是棘鄉近成之證（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者

鄭元曰淄水又逕鄒縣北鄒人伐齊飲馬於斯水也（同上）

齊子淵捷

王符曰齊淵氏姜姓（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子淵捷

淮南說山訓曰陳成子恒之刼子淵捷也高誘注陳成子將殺齊簡公使勇士十六人脇其大夫子淵捷欲與分國捷不從故刼之討淵捷亦齊之勇士（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甚口

涵按甚口指武子之罵也今俗稱善詈者爲口正與此同正義解爲大口未達（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苑子之御曰視下顧

視下何絕顧者記御者言時既視苑子又視林雍之足也（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鑋而乘於它車

注鑋一足行正義云說文云鑋金聲也○棟案說文鑋讀若春秋傳曰鑋而乘它車則傳本作躄（五經文字亦誤作鑋）故杜氏訓爲一足行若从金輕聲與斷足無涉必傳寫之譌正義失考（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躄而乘於它車　玉篇云躄一足行兒（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劉人敗王城之師於尸氏

司馬彪郡國志偃師有尸鄉春秋時曰尸氏帝王世紀曰尸鄉在偃師縣西二十里（同上）

女寬

韋昭曰女齊之子叔褒（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是亂國而惡君王也

服虔曰廢而不立是謂亂國追惡君王也（同上）

國有外援不可瀆也

服虔曰外援謂太子任秦之外孫瀆易也秦爲任外援不可易（同上）

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周之典籍蓋在楚矣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左史倚相觀射父讀之而楚檮杌之書頗可覩國語采之流及屈宋而楚騷比于周雅書之益人如是乎（同上）

遂軍圉澤

郡國志河南雒陽有圉鄉（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王愆于厥身

汲郡古文云夷王八年王有疾諸侯祈于山川王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諸侯釋位以間王政

服虔曰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政寔間氣爲臣故云間（同上）

宣王有志

鄭康成周禮注云志古文識有志謂長而有知識也王伯厚以爲有撥亂之志恐非外傳曰宣王長而立之彘之亂宣王尚少至始有知識乃授之政猶周公復子明辟也（同上）

宣王有志　失志爲昏

二十六年傳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九經古義曰鄭康成周禮注云志古文識（保章氏）有志謂長而有知識也王伯厚以爲有撥亂之志恐非外傳曰宣王長而立之彘之亂宣王尚少至始有知識乃授之政也引之謹案惠說是也大戴禮保傅篇成王有知而選大公爲師周公爲傅彼言成王有知猶此言宣王有志也哀公問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鄭注曰志讀爲識識知也子之心所知也緇衣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注曰志猶知也墨子非命中篇不志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下篇志作識亦知也楚辭天問師望在肆昌何志王注曰言太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以志知之也（志知卽識知）是志與知同義志爲知識之知又爲血氣心知之知（智）哀十六年傳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志謂心知也言哀公之失禮由於自失其心知故曰失志爲昏也列子湯問篇女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張湛注曰志謂心智（王尚書經義述聞）

則有晉鄭咸黜不端

彬謂咸黜之咸讀如克減侯宣多之減（朱武曹經傳考證）

咸黜不端

左氏昭二十六年傳則有晉鄭咸黜不端注黜去也晉文殺叔帶鄭厲殺王子頹爲王室去不端直之人正義曰諸本咸或作滅王肅云咸皆也傳咸爲七經詩其傳詩有此句王羲之寫亦作咸杜本當然案杜意以咸爲皆故舉晉文鄭厲言之作滅者誤傳咸七經詩者易書詩周禮左傳論語孝經也初學記卷二十一文部載傳咸左傳詩曰事君之禮敬不違儀敬奉德義樹之風聲昭德塞違不殞其名死而利國以爲己榮（其一）盡心不爽忠而能力不爲利諂古之遺直咸黜不端勿使能植（其二）此引作咸黜者字誤當據傳疏校正（臧明經拜經日記）

壹行不若

孟子以若所爲趙岐注若順也賈逵注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今立敬王是謂不順長幼之序（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帥羣不弔之人

彬謂弔善也杜注訓至非（朱武曹經傳考證）

貫瀆鬼神

說文引作摜訓與杜同（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

何休膏肓曰春秋之義三代異建有適媵以別貴賤有姪娣以廣親疏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王后無嫡明尊之敬之義無所卜筮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今如左氏言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人君（一作君之所賢）下（一作）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豈復有卜隱桓之禍皆由自興乃曰古制不亦謬哉又大夫不世如并爲公卿適計（當作）嗣之禍於義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立適以長不以賢固立長矣（一作以）無適而立子以貴不以長固立貴矣若長鈞貴鈞何以

別之故須卜今言無適則擇立長謂貴鈞而立長也王不得立
愛之法年鈞則會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
衆之日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禮有詢立君卜立
君是有卜也示義在此距之言謬失春秋與禮之義矣公卿之
世立者有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周禮大卜疏引昭二十六年疏文王疏檀弓疏
許曰文家質家叔勝立子之法雖雙生猶別其先後鄭有長鈞
貴鈞之疑知未能升何氏之堂矣周官亦出劉歆何氏所不信
不足以難也若楚共王之卜寵子五人豈禮也哉公卿有大功
德則封建之如伯禽封魯而周公支子之在王朝者不世爵而
世祿安有絕世之疑也

何休曰說左氏傳者曰春秋之志非聖人孰能修之言夫子聖
人乃能修之御叔謂臧武仲為聖人是非獨孔子臧曰武仲者
逃聖人之道會人稱之曰聖今使如晉過御叔御叔不說學見
武仲而雨行傲之云焉用聖人為左氏傳載之者非御叔不說
學不謂武仲聖與孔子同周官大司徒疏

許曰左氏好記瑣事如御叔篇全不涉經左故也如黑弓篇妄
增郝字設為傳春秋者非左故也何君不攻其本而治其末未
為知左氏矣劉逢祿箴膏肓評

以閒先王

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杜注曰閒錯先王之制引之謹案閒
之言干也謂干犯先王之命也昭二十年傳曰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先王之命
即上文所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是也襄
十九年傳閒諸侯難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引服虔注曰閒犯
也是閒與干同義上文曰王室其有閒王位謂干王位也昭二十二
年傳曰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襄十一年傳曰或閒茲命謂干茲命也襄三十年傳曰使
命大定四年傳曰管蔡啟商惎閒王室謂謀干王室也說見後惎閒王
室下哀二十年傳曰吳犯閒上國多矣謂犯干上國也鄭語曰姜
嬴荊芈實與諸姬代相干也韋注曰言更相犯閒也閒與干聲
相近故相亦相通聘禮記皮馬相閒鄭注曰古文閒作干是也
王氏書經義述聞

天道不謟不貳其命

杜注謟疑也釋文謟本又作慆如刀反二十七年傳天命不慆
久矣杜注慆疑也坦案天道不謟之謟亦當作慆說文心部無
謟字心部有慆字云喜也玉篇慆喜也又慢也訓慢與訓疑相
近今本謟或譌謟趙坦寶甓齋札記

君無違德

論衡引作回德回邪也與下文回亂合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坐於路寢

淮南要略訓曰齊景公作為路寢之臺韓非子景公遊於少海
登柏寢之臺而望其國曰美哉堂堂乎後代孰有此是柏寢即
路寢地在少海馬宗璉春秋左傳補注

大夫不收公利

畜馬乘不察雞豚之類馬宗璉春秋左傳補注

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

杜注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坦案此注本服
注然古者支蔡韻多通轉州來之合言近陵故曰延州來猶壽
夢之合言為乘也注似疏失趙坦寶甓齋札記

工尹

左昭二十七年傳楚莠尹然工尹麋正義曰楚官多以尹為名
知二尹是官名介其莠王之義不可知也服虔云王尹主宮內
之政莠不可解王未必然定本王作工案下文有工尹壽則此
處不得為工字矣鐵唐梁處素經義二云服說非也官名豈可加
以王號工尹者玉尹也古人作玉不加點所謂三畫平均也新
序雜事第五篇載下和獻璞荊王使玉尹相之論衡對作篇引
作玉尹可證臧壽恭侍御讀書脞錄

與吳師遇於窮

京相璠曰今安豐有窮水北入淮水經曰淮水又東北窮水入
焉注云水出安豐縣窮谷窮音戎唐石經窮下有谷字酈元所
引同正義曰此爲定七年敗尹氏于窮谷涉彼而誤非也惠徵
君春秋左傳補注

汲沙汭而還

劉元曰義城縣故屬沛後屬九江沙水東流注於淮謂之沙汭
京相璠曰楚東地也馬宗璉春秋左傳補注

左尹郤宛

王符曰郤氏之先有州氏祁氏伯宗以直見殺其子州犂奔楚
郤宛直而和故爲子常所媢受誅其子郤宛奔吳爲太宰嚭禍
之行仍正直遇禍也乃為謟諛而以吳徐廣史記注云伯州犂
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犂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
姓伯又別氏郤司馬貞曰郤宛州犂子伯嚭郤宛子伯氏別族
案定四年傳云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注云郤宛黨又云
伯州犂之孫為吳大宰楚世家云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則嚭乃
宛之族也與左傳合王符徐廣司馬貞皆以為郤宛子非也韋
昭又以為伯州犂子尤誤趙長君又以郤宛即白州犂惠徵君
春秋左傳補注

此時也

服虔曰時言可殺王時也同上

不索何獲

服虔曰不索當何時得也同上

我王嗣也

注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正義曰吳世家云餘昧之子
僚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公羊云云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
光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
故光曰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為說也杜言光吳王諸樊子用史
記為說也　棟案司馬遷採世本為史記然亦有旁采諸國之
書不與世本左傳合者今以左傳證之服氏之說是也襄公卅
一年傳吳屈狐庸曰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有吳國者必此
君子之孫實終之注云嗣君謂夷昧則光夷昧之子審矣世本
左傳本出一人之手正義以世本多誤不足依馮豈其然乎同上

王僚季子庶兄

左傳昭廿七年吳公子光告鱄設諸曰我王嗣也杜注光吳王
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正義引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
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案史記吳太伯
世家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何注公羊襄廿九年傳皆以
光為諸樊子此杜所據也春秋正義及史記集解索隱並引世
本云夷昧生光此服所據也春秋正義又曰班固云司馬遷采
世本為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憑故
杜以史記為正言王嗣者言己是世適之長孫也考諸樊兄弟
四人最後王者夷昧則光云我王嗣似當為夷昧子然史記云
光父先立公羊傳云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不從先君之

命則我宜立則爲王嗣者又宜是諸樊之子史記以餘昧之子爲僚服氏以僚爲夷昧之庶兄或據史記故服氏亂父子兄弟之序然考公羊傳云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後云僚者長庶也即之然則謁等四人爲同嫡母所生僚年長於四人但庶妾所生耳與服義正合瑗案公羊所云長庶言僚爲夷昧長子以諸樊兄弟四人之子論之僚也了中之長焉於下也如兄之爲王嫡嗣也故何注云緣兄弟相繼而即位所以不書僚弑者緣季子之心惡以己之是揚兄之非故爲之諱是何氏亦以僚爲季子兄也又季子曰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則季子口中明言僚爲兄矣故何注云兄弟相殺者謂闔閭爲季子殺僚是也案以光而弑僚是子殺父矣今季子爲僚服喪而殺光是父又殺子也故云父子相殺服氏旣依世本又據公羊不得以爲非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皆老子弱是無若我何

正義曰彭仲博云當言是無我若何我毋無我當如何我字當衍君上　案彭注說唐時已亾此當采自服氏解誼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王使甲坐於道

荀卿子曰庶士介而坐道楊倞曰庶士軍士也介而坐道被甲坐於道側以禦非常同上

夾之以鈹

說文曰鈹劍而刀裝者左太冲吳都賦羽族以觜距爲刀鈹李善注云鈹兩刃小刀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鈹交於胷

唐石經初刻作匈古文胷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以待天命

服虔曰待其天命之終也同上

奔鍾吾

酈元曰横溝水西南流逕司吾山東又逕司吾縣故城西春秋左傳楚執鍾吾子以爲司吾縣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費無極譖郤宛

楚費無極譖郤宛事吳越春秋所載較左氏爲詳可補傳之略然以爲平王具酒似誤子常殺宛在魯昭廿七年平王已卒矣韓子內儲說下云飲令尹酒梁孝廉瞥記

不足以辱令尹

高誘呂覽注曰辱屈辱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吾無以酬之也

高誘曰酬報也同上

或取一秉秆焉

秆說文引作稈或从干同上

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注炮燔郤宛

循按上文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於是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此云國人投之言國人投棄菅秆不肯爇郤氏遂弗爇謂不遵令不畏與郤氏同罪前之弗爇尚在猶疑此之弗爇遂弗爇矣令尹炮之謂子惡自殺令尹使炮燔其尸此令尹之炮之非國人也正義引服虔謂令尹炮之一句是鄢將師合衆之辭恐未然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事君如在國

如每歲貢馬具從者衣屨之類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邇無極也

邇讀爲爾燕禮曰公南鄉爾卿爾大夫鄭注云爾近也移也揖而移之近之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使宰獻而請安注比公于大夫也

案管子幼官篇云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廷安齊君飲昭公酒故使宰獻而乃用廷安之禮非卑公也杜氏以爲比公于大夫失之同上

使宰獻而請安

管子中匡篇吾願一朝安仲父也房玄齡注云一朝樂飲而爲安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廿八年　慭

二十八年傳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杜注慭發語之音頤煊案慭願也願使 君聞之以爲快國語晉語鼓歸請下執政以慭御人韋昭注慭願也楚語云寘之於耳韋注慭願也洪頤煊經義叢鈔

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

注慭發語之音○棟案慭願也言釣此耳願使吾君先聞二人之死以爲快注言發語音非外傳云吾慭寘之於耳以慭御人又云慭庇州犁韋昭皆訓爲願大夫稱主今稱君者蓋其臣三世仕於祁氏矣詩云不慭遺一老箋云慭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釋文云慭不足願也彊也且也韓詩云慭闕也慭讀爲說與寧同音又讀爲寧古寧甯同字說文寧與甯皆訓爲願○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昭二十八年傳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杜注慭發語之音坦案慭與甯音相近今人云甯可如此或然之詞又說文慭肎也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其母欲取其黨

案論衡叔向之母姬姓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吾懲舅氏矣

列子曰北山愚公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注韓詩外傳云懲苦也同上

樂正后夔取之

伏生書大傳曰樂正定樂名入伯貢樂九奏具成則自虞夔已有樂正之名尚書不詳耳同上

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

大戴禮言桐提伯華是銅鞮爲伯華邑楊氏即郡國志河東楊縣劉昭補注引晉書地道記云梁城去縣二十里與鄔邑說文曰鄔晉大夫叔虎之邑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孟丙古今人表

愈孫案孟當爲盂昭二十八年左傳孟丙爲盂大夫杜解傳正故盂爲孟說云漢書地理志云孟晉大夫孟丙邑以其爲盂大夫而謂之孟丙猶魏大夫之爲魏壽餘閻大夫之爲閻嘉邯鄲大夫之爲邯鄲午也案顏說是也左傳釋文孟音于下文同孟音于者指盂丙而言下文同者指盂大夫而言是陸氏所見本丙孟字皆作盂也或謂下文同二字指注文孟作孟者然則當云注同不當云下文同矣唐韻盂字注云又姓左傳晉有盂丙顏本於此是杜預所見本亦作盂也自唐石經始誤爲孟丙而各本遂沿其誤甚世人多聞孟姓少聞盂姓故盂誤作孟下文之孫膑師古謂即通縣孟字亦誤作孟也地理志作盂丙而此表作孟丙明其後人以誤本左傳改之[illegible]也水經汾水注又逕陰水西逕盂縣故城南春秋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分祁氏七縣爲大夫之邑以孟丙爲盂大夫即本此地

理志今本作孟丙亦是後人所改或據此以駁顧非也續漢書郡國志亦云孟晉大夫孟丙邑閻注文盛本如是他本或作孟丙亦後人所改元和郡縣志陽曲縣故孟城漢孟縣也本春秋時晉大夫祁氏邑晉滅祁氏以孟丙為孟大夫太平寰宇記同此皆本於水經注而孟丙之孟無作盂者王觀察讀漢書雜志

僚安

鄔元消亦注作僚公去安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成鱄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

案荀子以為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與此異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晉成鱄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

杜無註疏謂僖二十四年傳數文之昭有十六國此言武王兄弟之國十五人者人異故說異此說誤矣文之昭十六國亦在姬姓四十國之中此別言兄弟之國者謂婚姻之國如齊姜陳嬀之類耳古人通以婚姻為兄弟江處士羣經補義

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

彬謂光廣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心能制義曰度

服虔曰心能制事使得其宜言善揆度事也棟案自此至經緯天地曰文皆見周書謚法惟闕曰莫曰君張守節所引謚法云賞慶刑威曰君孔晁注云能行四者德正應和曰莫注云正其德應其和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德正應和曰莫

服虔曰在已為德施行為正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言皆莫言無讙譁也同上

照臨四方曰明

服虔曰照見安危也同上

教誨不倦曰長

服虔曰教誨人以善不懈倦言善長以道德也同上

慈和徧服曰順

服虔曰上愛下曰慈和中和也為上而愛下行之以中和天下徧服從而順之同上

擇善而從之曰比

服虔曰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從之同上

經緯天地曰文

服虔曰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道故曰文同上

闇沒

韋昭曰闇沒闇明同上

闇沒〇退朝待於庭

春秋昭五年叔孫昭子卽位朝其家衆二十八年魏獻子之臣閻沒女寬退朝待於庭注魏子朝君退而待於魏子之庭非也臧拔貢經義雜記

不夕食

服虔曰昨顧酒醉故不夕食案二人謂昨不夕食故始饋而恐不足耳杜注不及服氏之分明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屬厭而已

韋昭曰屬適也厭飽也已止也適小飽足則自節止同上

主君

服虔曰大夫稱主同上

豢龍氏御龍氏

賈逵曰豢養也穀食曰豢同上

乃擾畜龍

應劭曰擾音柔擾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慾案玉篇擾當作獿獿而淑徐廣曰擾一作柔字林作獿音柔今人字與音皆失之廣雅曰馴擾也〇同上

其後有劉累

以更豕韋之後

後古文作后服虔曰后劉累之為諸侯者夏后賜之姓同上

史記更作受夏本紀周禮巾車云歲時更續杜子春云更當為受儀禮燕禮及大射儀注皆云古文更為受是更與受古今字也

魯縣

汲郡古文云孔甲元年廢豕韋氏使劉累豢龍〇同上

汲郡古文曰孔甲七年劉累遷於魯陽班固曰南陽魯陽縣有魯山古魯縣御龍氏所遷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二十九年傳夫物物有其官

彬謂疑衍一物字朱武曹經傳攷證

官宿其業　物乃坻伏

二十九年傳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杜注曰宿猶安也正義曰夜宿所以安身故云宿猶安也謂安心思其職業服虔云宿思也今日當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矣劉元卿以服義太迂曲引之謹案服訓宿為思杜訓為安皆於古無據且皆與下句不貫孔謂安心思其職業則尤為迂曲今案宿讀為佰佰古文夙字也說文夙早敬也从丮夕丮讀若𢾂持也今本說文脫夕字依段注補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隸變作夙說文又云佰古文夙又云肅持事振敬也佰夙肅古今字作宿者省字耳賈子保傅篇有司齊肅端冕大戴記作夙孟子公孫丑篇弟子齊宿而後敢言是佰夙肅古通作宿也言居官者能敬脩其業其所掌之物乃至也上文云物有其官官修其方又云董父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正謂此也

杜解物乃坻伏云坻止也釋文坻音旨又丁禮反正義曰若滅弃所掌之事則其物乃止息而潛伏家大人曰杜孔分坻伏為二義非也坻讀為眡眡隱也言滅弃其業而不脩則所掌之物乃隱伏而不出也廣雅眡隱也曹憲音丁禮反王褒四子講德論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潛底猶潛隱也馬融廣成頌疏越蘊慉駭洞底伏底伏猶隱伏也眡底並與眡通論衡龍虛篇引作傳坻作低低伏亦隱伏也故龍虛篇又云夏末政衰龍乃隱伏王尚書經義述聞

遂濟窮桑

服虔曰濟渡也言四叔子孫世不失職遂處少皞之世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顓頊氏有子曰犂

楚世家帝顓頊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劉氏亦曰顓頊之後曰重黎是常謂其後卽謂之子如少皞氏爲郯子遠祖亦曰吾祖猶重黎為高陽之孫亦謂曰子也許慶宗曰史記誤衍一代不如大戴禮然大戴與史及劉氏皆誤以重黎為一人不如此傳可據璉案大宗伯職鄭注顓頊氏之子曰黎亦本此傳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后土為社

鄭志荅趙商問曰左氏言后土爲社謂暂作后土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火土俱位南方又云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又荅田瓊云后土古之官名死爲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爲社句龍爲后土官後轉爲社同上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

杜注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計令一鼓而足因軍役而爲之故言遂坦案鼓量名小爾雅云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曲禮云獻米者操量鼓釋文云樂浪人呼容十二石者爲鼓正義引隱義云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爲鼓趙坦寶甓齋札記

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

服虔曰鼓量名也曲禮曰獻米者操量鼓取晉國一鼓鐵以鑄之禮記音義隱義曰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石者爲鼓以量米王肅曰三十斤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與隱義合顧氏云蓋用四百八十斤鐵惠棟春秋左傳補註

杜注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計令一鼓而足服注鼓量名引曲禮獻米者操量鼓正義云金鐵之物當稱之以權衡數之以鈞石寧用量米之器量之哉愚按鐵雖非以量計然鼓實稱衡量之名可通言之小爾雅曰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一鼓鐵者四百八十斤也五經異義以四十斤爲斛而禮記隱義謂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爲鼓亦得與四百八十斤相會孔廣森經學卮言

遂賦晉國一鼓鐵

魏策蘇厲曰趙亡晉國史記正義曰河北之地安邑河內謂絳曲沃也一鼓鐵依禮記音義隱義說止容十二石重四百八十斤未必通晉之四竟賦之蓋止賦絳曲沃之人令其出一鼓量器之鐵杜注釁正義曲爲附會非是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

中行氏擅作刑器有召亡之道又此姦法本出范宣子今而用之是併加范氏以世濟先惡之咎其亡也不難矣古文多倒語易之亡也猶言亡之易也音難易之易孔檢討經學卮言

又加范氏焉

謂范氏助荀寅鑄刑鼎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易之亡也

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杜注曰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興之是成其咎正義引劉炫曰范氏聚蒐之法以爲國制雖則爲非書已廢矣縱應有禍亡亦已歇今荀寅更述其事又加增范氏之惡爲范氏已欲免禍今復改易之而使亡家大人曰杜劉孔三君皆未曉易字之義而強爲之詞非傳意也孔氏巽軒經學卮言讀易爲難易之易亦非今案易之亡也四字作一句讀易者疾也速也言中行寅擅作刑器以召禍又加以范氏之舊惡是速之使亡也史記天官書填星其居久其國福厚句易句福薄徐廣曰易猶輕速也漢書天文志大白所居久其國利句易句其鄉凶蘇林曰易疾過也是古謂疾速爲易也引之謹案孟子梁惠王篇深耕易耨易耨亦謂疾耨也[illegible]易以豉切[illegible]管子度地篇曰大暑至利以疾耨殺草薉是其證齊語曰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義亦同也[illegible]後人不知易有疾速之義故或以爲改易或以爲簡易望文生訓而古義遂失其傳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使居養

郡國志潁川襄縣有養陰里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若爲三師以肄焉

三十年傳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杜注曰肄猶勞也釋文曰肄本又作隸家大人曰作隸者本字作肄者借字也[illegible]大雅皇矣箋曰隸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肄之案隱九年傳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即所謂隸也文十二年傳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杜注曰肆暫往而退也此傳曰若爲三師以肄焉彼出則歸彼歸則出義並相同王尚書經義述聞

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儀案舊讀從如是爲句杜解補正云傅氏讀至夫字絕句亦人以有名爲貴又有所謂有名不如無名者愚謂襄三年傳能舉善也夫三十年傳不信也夫三十一年傳謂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釋文并云讀者以夫爲下句首蓋兩讀皆通陸氏亦兩存之傅氏讀至夫字絕句亦有例證此也[illegible]

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三十一年傳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illegible]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不可滅已杜解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曰有所謂有地也引之謹案所時也言名者人之所欲得也然有時有名而不如無名若邾黑肱之以地叛而書名是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衞侯會公于沓何注曰黨所也所猶時也大戴禮本命篇曰婦人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歿從子無所敢自遂也言無時敢自遂也襄二十七年左傳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言晉楚時以兵威小國而後小國得以安靖也昭七年傳曰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言有時反其道以取順於民也三十年傳曰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鄭子產用偏曰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此皆古人謂時爲所之證王尚書經義述聞

不爲義疚

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illegible]杜解不爲義疚曰疚病也見義則爲之引之謹案不爲義疚當作不爲不義疚杜曲爲之說非也上文曰終爲不義下文曰德不義也又曰作而不義文皆相承此處脫一不字耳不然不義成言不爲不義而內省多疚也不義即回邪也昭二十年傳曰君子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語意略與此同後漢書文苑傳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中論考僞篇引傳文亦作不爲義疚則後漢時傳文已脫不字同上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服虔曰是歲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大梁大梁水[illegible]月日在星紀爲吳國分楚之先顓頊之子老童子楚象行故象楚先哭[illegible]日在星紀星紀之分[illegible]哭也[illegible]

世與楚怨楚走去其國故曰吳其入郢吳屬水水數六半月水位故曰六年及此月也有適而食故知吳終亦不克後六年定四年十一月閏餘十七閏在四月後其十一月晦庚辰吳入郢在立冬後復此月也十二月辛亥日會月於龍尾而食庚午日初有適故曰庚辰一日日月在辰尾尾爲亡臣是歲吳始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午火庚金也火當勝金而反有適故爲不克晉諸侯之霸與楚同盟趙簡子爲執政之卿遠夷將伐同盟曰應之食故夢發簡子　周禮占夢職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鄭注云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春秋昭三十一年史墨云云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其術則今八會其遺象也鄭志張逸問占夢注云云不知何術占之前問不了（前問載鄭志今無考）答曰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未有尾星建戌厭寅（建戌則辰在卯前一次故厭寅）寅與申對辰與戌對（相對衝也）申近庚（孝經援神契曰斗指申處暑指庚白露故知申近庚）辰與戌對故知庚辰辰下爲主人故知爲主人（翼奉曰辰爲客時爲主人）金侵火故不勝雖不勝卽復故云弗克日有適氣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古五子書每甲爲一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戌一月也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并之十二日適同四十二日知是庚午之日當在八月十九日故言時得九月節也言雖不勝卽復者以其庚金午火位相連故云雖不勝卽復也言雖不勝者吳君臣爭官秦救復至不能定楚是其不勝不能損吳是明卽復也問曰何知有此厭對之義乎答曰按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藝文志堪輿金匱十四卷）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巳亥爲對月建爲破）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爲陰陽交會十月丁巳爲陰陽交會言未破癸者卽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援神契曰斗指癸小寒指丑大寒故知丑近癸爲未所破）交會惟有四月十月也若有變異之時十二月皆有建厭對配之義也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　夏體正應在析木而云在星紀何答曰據此月中有十一月節（析木十月星紀十一月）故舉言之成長以爲誤也　賈公彥曰今八會其遺象者按堪輿大會有八小會亦有八賈不疏八會者賈蓋據鄭志唐時堪輿已亡故不詳也案越絕書言太歲八會淮南天文曰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雄爲厭厭在日前一辰謂之陰建）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卽八會法也蓋六十日之中大合八小合八（詳禮說○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日月在辰尾

日食時正夏之十月周十二月時也則其入郢之日在庚辰入郢之月必在龍尾爲周之十二月矣（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庚午之日日始有謫

注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爲占也

循按春官占夢注引此傳謫作適疏引鄭志云日有適氣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戌一月也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并之十二日適同四十二日如是庚午之日當在八月十九日故言時得九月節也是謫卽適氣史記天官書日月暈適徐廣曰適者災變咎徵也孟康曰適日之將食先有黑氣之變然則十二月辛亥朔日食前四十二日十月十九日庚午日旁先有黑氣史墨因日食推及日食前之有適氣故兼以庚午占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杜云十月十九日鄭云八月十九日三統秝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終於尾九度鄭云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末有尾星本三統秝也末有尾星卽謂終於尾九度也房心尾爲大辰傳云日月在辰尾則尙在大火若已析木則但起尾十度不可云辰尾此十二月朔杜言夏十月以朔策言也鄭言夏九月以節氣言蓋未交立冬則仍九月也若然上推前四十二日在壽星之次於夏爲八月於周爲十月庚午在八月十九日何以爲九月節蓋旣以十月朔爲九月則八月十九日必無九月節之理當云八月節也八月十九日在八月節九月十九日在九月節越十一日（長秝是月大）至十月辛亥朔尙在九月中故是日日月在辰尾仍爲夏之九月也抑又考之三統秝春秋昭公卽位三十二年及定公宋立定公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殷秝以爲庚午杜氏長秝所推定七年正月庚子朔二月庚午朔正月晦日己巳三統蓋以長秝二月爲正月自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數至定七年正月己巳朔當得二千五百九十八日每年恒氣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七乘之得二千五百五十六日四分日之三爲定七年冬至距昭公三十二年冬至以減前積餘四十一日四分日之一則冬至在昭三十二年正月十三日爲夏十一月十三日加三十日有奇爲小雪在昭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又加十五日有奇爲霜降約而計之是十二月辛亥朔正在寒露霜降之交知其爲夏之十月而實爲夏之九月節仍建戌厭寅乃知入郢之日爲庚辰鄭氏學三統秝以定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步之知此日月在辰尾爲建戌之月有精義也十月朔仍建戌則八月十九日爲八月節無疑占夢疏所引九月節決爲八月節之譌也杜氏以三統爲最疏其編長秝但以干支排次昭三十二年至定七年僅有定二年五月四年十月兩閏而七年之中僅得八十六月大衍於定七年閏正月正月晦日己巳冬至則閏在至後亦異於三統三統一歲之分二萬九千五百八十五零五以七年乘之得二十萬七千九十八零五爲七年周天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除之得八十六个月一千三百八十六分以八十一分收之得十七日九分自定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上溯八十六个月十七日九分是當昭三十二年正月十三日昭三十二年正月十三日冬至始建子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小雪始建亥其朔日仍建戌淮南子天文訓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十一月合子夏九月陽自子左行建戌陰自子右行厭寅故建戌厭寅鄭云辰與戌對申近庚寅與申對故知庚辰建戌與辰衝厭寅宜與申衝申亦地支須用天干故取申之相近者庚也鄭氏引興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言未破癸者卽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蓋二十四時之變十二支閒以八千四維以子左旋則子近癸寅近甲卯近乙巳近丙午近丁申近庚酉近辛亥近壬以子右旋則子近壬戌近辛酉近庚未近丁午近丙辰近乙卯近甲丑近癸申近庚者據左旋言也丑近癸者據右旋言也今羅經二十四山相兼原本於此（別有書詳之）不用三統不知日月會辰尾爲建戌則不知所以庚辰入郢之故正義謂史墨能知非是人情所測又云食在辛亥之日更以庚午爲占自是史墨所見其意不可知也何未詳鄭志

也其以鄭本三統殊乎長秝所排邪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服虔曰歲在星紀吳越之分野禁後之歲歲拄大會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適故使今年越得歲龍東方宿天德之貴神其所在之國兵必昌向之以兵則凶吳越同次吳先舉兵故凶也或歲星在越分中故云得歲史墨知不及四十年越有吳者以其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存亾之數不過三紀三者天地人之數故歲星三周星紀至玄枵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年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漢書天文志曰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吳越既可爲歲星所次則可以伐人服虔云吳越同次吳先舉兵故凶顧亭林謂其纏次度數不同璉案天文志云超舍而前爲贏退舍爲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又云歲星贏而東西孟康曰歲星晨見東方行疾則不見不見則變爲祅星越得歲則歲星次舍無贏縮之象亦無祅星之見於其舍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請城成周

郡國志河南雒陽周時號成周晉太康地道記曰城內南北九里東西六里 同上

蝥賊遠屏

謂子朝與其黨出奔楚 同上

蝥賊

三十二年傳蝥賊遠屏杜注蝥賊謂災害正義蝥賊食苗之蟲釋蟲云食根蝥食節賊故以蟊賊喻災害也顧烜案蟊賊喻人非喻災害詩瞻卬蟊賊蟊疾靡有夷屆召旻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成十三年傳師我蟊賊以來蕩搖我邊疆皆謂賊害之人 經義叢鈔洪頤煊

遲速衰序注衰差也

案襄廿九年正義云衰者差也九章算術謂差分爲衰分是衰與差通故訓衰爲差士冠禮記云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注云殺猶衰也亦以衰爲差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揣高卑

高誘曰揣商量高下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計徒庸

唐賦租庸調此庸賦所由起 同上

書以授帥

時魏獻子爲中軍帥 同上

賜子家子雙琥

說文云琥發兵瑞玉爲虎文 同上

魯君世從其失

三十二年傳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釋文從子用反失字無音家大人曰失讀爲佚 佚字又作逸 佚與勤正相反言魯君世縱其佚以失民季氏世脩其勤以得民也古多以失爲佚 見九經古義。王尚書經義述聞

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

注震在乾上故曰雷乘乾爲天子震爲諸侯而在上君臣易位猶臣大強壯若天上有雷

循按史墨此言假經以文其邪說非易義也睽成大壯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歸妹成大壯則柔乘剛雷乘於乾是爲征凶豈得爲天之道易義至春秋襄昭之閒不明已甚故孔子韋編三絕作十翼以贊之詳余易學三書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皇清經解卷九之十九下終

補遺

吳子使蹶由犒師

左氏傳吳子使蹶由犒師韓非子說林作蹷融蹶蹷由融皆聲之轉素問移精變氣篇故可移精祝由而已全元起曰祝由南方神然則即祝融也考元起梁武帝時人見梁書王僧孺傳南史同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火水妃也

陳災裨竈曰火水妃也杜注火畏水故爲之妃服虔云離爲中女坎爲中男故火爲水妃補正邵氏曰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陽奇爲牡陰耦爲妃又昭十七年傳水火之牡也杜注牡雄也陰陽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水故以丁爲壬妃是水爲火之雄也 崔茂才吾亦廬稿

宋平公卒

昭十年宋平公卒疏引謚法內外賓服曰平邈書謚法解平謚有三而內外賓服乃正也孔氏誤 梁孝廉瞥記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二十　學海堂

左傳羣解彙編

定公

元年　元年春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　庚寅栽　城三旬而畢

引之謹案昭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與此爲一事不應已見於前年冬十一月又見於是年正月也以經考之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衞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書於昭三十二年冬不書於定元年春則狄泉之會實在前年而不在是年明甚晉語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宏欲城成周爲之告晉敬王十年魯昭之三十二年也 [illegible]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下還云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死則狄泉之會實在昭三十二年 [illegible] 國語正與春秋經合然則昭三十二年傳載狄泉之會於冬十一月者爲得其實而定元年傳元年春正月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年時與月皆失其實矣元年傳又云庚寅栽杜氏長厤以爲元年正月乙亥朔辛巳爲正月七日庚寅爲十六日案辛巳庚寅皆當在昭三十二年十一月據長厤昭三十二年十一月丙子朔則辛巳在十一月六日庚寅在十五日昭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已

丑正在庚寅之前一日長曆云十四日盖十一月十四日令役十五日遂設板築也若以庚寅栽爲正月十六日事則豈有自十一月已丑令役歷兩月之久而始設板築者乎元年傳又云城三旬而畢計當始於昭三十二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庚寅畢於十二月十五日已未不畢於十二月十四日者長曆云十一月小非自定元年正月築城至二月始畢也杜氏不悟元年春正月合諸侯之大夫爲誤載前年十一月之事乃以辛巳庚寅並屬之元年正月疏矣王尙書精義述聞

田於大陸

酈元曰大陸卽吳澤魏土地記曰修武城西北二十里有吳澤水陂南北廿許里東西三十里淮南墜形訓曰九藪晉之大陸高誘注大陸魏獻子所游焚焉而死者是也趙之鉅鹿高誘注今鉅鹿廣阿澤是也是晉之大陸應在修武與趙之鉅鹿不同禹貢大陸乃鉅鹿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孟懿子會城成周

杜注曰不書公未卽位引之謹案孟懿子會城成周卽昭三十二年經所書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也傳當屬之前年十一月誤載於是年正月耳非是年正月實有孟懿子會城成周之事而經不書也且城三旬而畢則前年十二月築城已畢說見前尙何正月會城周之有王尙書經義述聞

爲夏車正

世本云奚仲始作車譙周古史考曰黃帝服志云奚仲爲夏車正建其斿旌尊卑上下各有等級劉昭補注以世本爲誤史考所說是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萇叔違天

淮南子曰萇宏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是萇叔知天數不與周欲城成周以逆天命故曰違天同上

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

彬謂中得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葬昭公於墓道南

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鄭注云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以正義所云閔傳爲昭穆推之昭公當爲昭其墓兆域宜處東而居左季氏雖亦葬昭公於左然於墓道爲南則與諸公爲昭穆居東西者微有不同故夫子溝而合諸墓以正其居東爲昭之正位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二年

閽乞肉焉

子惠子曰諸侯燕禮賓醉而出必取所薦脯重君賜也以所執脯賜鐘人于門內霤廣君惠也夷射姑私出無脯奪杖敲閽無禮甚矣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三年

門臺

郊特牲臺門鄭注此諸侯之禮正義臺門起土爲臺臺上架屋曰臺門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閽以缾水沃廷

韓非子云損水郞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有兩肅爽馬

子惠子曰當用賈陸注載見正義漢注多舊典遺言杜預盡去之而益以臆說正義所載者千百之十一而已同上

隱君身

爾疋釋詁隱微也眾經音義引郭注云微止也元凱不知古訓繆以隱爲憂約非是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四年

社稷不動

劉炫以社稷動爲軍行是也杜注非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君以軍行祓社釁鼓

案卽周禮大祝所謂設軍社也同上

夏后氏之璜

高誘曰半圭曰璜夏后氏之珍玉也同上

初學記引三禮圖云凡玉珮上有雙衡有雙璜璜徑三寸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封父之繁弱

鄭康成曰封父國名荀卿子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繁亦作蕃古字通上林賦云彎蕃弱文穎曰蕃弱夏后氏良弓之名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宰相世系云封氏出自姜姓至夏后氏之世封父列爲諸侯汴州封邱有封父亭卽封父所都高誘曰繁弱良弓所出地也因以爲弓名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封父

禮記明堂位崇鼎貫鼎封父龜左傳定四年封父之繁弱鄭康成杜元凱注並以封父爲古國名盜寶龜大弓二物皆得自封父故繫之以其國公羊傳所謂器從名也近姚姬傳左傳補注以封父爲龜名猶句僂之類其說太僻且以封父之繁弱謂封父及繁弱與夏后氏之璜之字句例不一亦未必然也後世氏族譜雖多依託然如封氏之本於封父以國爲氏確有依據豈眞爲杜所誤乎孫侍御讀書脞錄

備物典策

釋文云本又作冊或作笧說文云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古文作笧从竹今作策从俗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備物典策

定四年傳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正義曰服虔云備物國之儀物之備也當謂國君威儀之物若今繖扇之屬備賜魯也杜不解備物則與典策爲一也備物典策謂史官書策之典若傳之所云發凡之類賜之以法使依法書時事也引之謹案服解備物未確孔合備物與典策爲一尤屬未安竊謂備物卽服物也經傳多言服物祭義曰以具服物以脩宮室周語曰不唯是生死之服物采章又曰服物昭庸采飾顯明皆是也土田陪敦祝宗卜史服物典策皆四字平列服與備古字通趙策騎射之服史記趙世家作騎射之備漢書王莽傳所征殄滅盡備厥辜卽盡服厥辜皆其證凡從𠬝從葡之字古多通用後漢書皇甫嵩傳注曰備古服字繫辭傳服牛乘馬說文引作𤛆牛乘馬僖二十四年左傳伯服史記鄭世家作伯𤛆王尙書經義述聞

因商奄之民

昭九年傳蒲姑商奄尙書多方王來自奄鄭注奄國在淮南之旁書序成王旣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鄭注奄旣滅矣其君後人不可復故欲徙之於齊地據鄭注是蒲姑氏之地乃奄君所遷奄之民猶未徙也案郡國志魯國是曲阜本商奄之民所居淮夷近魯鄭云奄在淮夷之旁卽商奄存魯國之證奄本殷諸侯故曰商奄正義云奄是東方之國近魯之地猶未精當說文郁國在魯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卽奄國之地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命以伯禽

當用劉炫說伯禽唐誥自爲不載封伯禽事別見洛誥唐叔自歸禾故皆不載也孔疏申杜亦用杜說書不載之例（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劉炫謂伯禽爲封伯禽時篇名璉案詩列文正義引洛誥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鄭注云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史逸讀所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爲後謂封伯禽也此爲成王封伯禽之確證或即以伯禽名篇如康誥唐誥之類劉炫伯之說蓋本鄭尚書注史逸所讀冊祝之書疑即伯禽篇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少帛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賈逵注曰少帛雜帛也（見史記衛世家）

璉案杜預注同正義曰周禮司常云通帛爲旃雜帛爲物鄭元云通帛謂大赤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大赤是通帛知少帛是雜帛也引之謹案雜帛者謂其帛色赤白相雜也雜與少不同義不得以少帛爲雜帛且雜帛爲物物是旗名而雜帛則非旗名可謂之物不可謂之雜帛亦不可謂之少帛猶之通帛爲旃可謂之旃不可謂之通帛也今案少帛蓋即小白逸周書克殷篇縣諸小白孔晁注曰小白旗名齊桓公名小白蓋以旗爲名者齊大夫欒施字子旗孔子弟子榮旂字子旗之類也少與小帛與白古字並通（玉藻大帛不緌鄭注帛當爲白閔二年左傳大帛之冠雜記注引作大白小雅六月白旆央央孫炎爾雅注引作帛旆英英子思之子名白漢書孔光傳作帛是白與帛通少小之通書傳甚多不煩枚舉）（王尚書經義述聞）

綪茷

詩釋文綪旐曰茷爾雅云繼旐曰旆是旆即茷也周禮司常賈疏云周建子物而色赤今旂旗通體盡用絳之赤帛是用周之正色（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繁氏

釋文繁步何反史記有河東守番係索隱番音婆又音潘詩小雅云番維司徒番氏也廣林按番維司徒韓詩作繁則番氏即繁氏陸於此從婆音得矣於彼音方袁反則失繁與皮通儀禮皮樹或爲繁豎古今文之異故漢書人表作司徒皮師古曰即十月之交詩所謂番維司徒者也皮古亦步何反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傳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魯國番縣本音方袁反白裘云陳子游爲魯相番子也國人爲諱改曰皮也謂改音步何反後人遂讀入支韻誤甚（唐韻以古音通入之法大氏東江與侯虞相配冬與幽……）[illegible]

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

詩相土烈烈鄭箋云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此相土之東都蓋相土出長諸侯之地襄九年傳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竹書紀年相土遷商邱是東都即商邱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聃季授土

史記衛世家康叔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冉季最少白虎通引詩傳文王十子末云南記載司馬遷云冉季是冉南音同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即冉季之後世爲畿內卿士（上同）

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

詩疏引王肅尚書注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爲衛侯史記衛世家周公旦懼康叔齒少而申告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馬融尚書注亦言康國名在圻內是康叔先封於康滅管蔡後始封於衛鄭康成以康爲號諡非是（同上）

密須之鼓

呂覽用民篇云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高誘注詩云密人不共敢距大邦此之謂也是密須即密人也漢志應劭注云密人不恭密須氏姞姓之國在安定陰密（同上）

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隱六年傳翼九宗五正逆晉侯於隨正義以爲殷時五官居在唐地世爲貴族以賜唐叔使主領之九宗五正古訓不存闕疑爲善（同上）

管蔡啟商惎間王室注惎毒也

棟案惎當訓爲教（宣十二年注訓惎爲教）言管蔡開商判周之心而教之棄閒以圖王室張衡西京賦云天啟其心人惎之謀與傳意合左傳惎字凡四見宣十二年傳楚人惎之脫扃說文作畀哀元傳少康惎澆當訓爲毒（說文云惎毒也）廿七年傳趙襄子惎知伯（當訓）爲忌（小尒疋云惎忌也）此傳當訓爲教（小尒疋云惎教也）杜唯哀元年注得之餘皆非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惎間王室

管蔡啟商惎間王室杜注曰惎毒也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也正義曰惎毒開亂賈云然是相傳訓也引之謹案毒亂之語不辭惎之言基基謀也閒犯也（說見前以閒先王下）謂謀犯王室也爾雅曰惎謀也康誥惟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鄭注以基爲謀是也廣韻惎教也一曰謀也訓惎爲教本於宣十二年傳楚人惎之脫扃注訓惎爲謀疑即此傳舊注也玉篇諆謀也廣韻惎謀也諆惎基並字異而義同（王尚書經義述聞）

五叔無官豈尚年哉

彤謂史記管蔡世家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處於霍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下文周公旦承成王命封康叔爲衛君封季載於冉冉季康叔皆有馴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爲周司寇冉季爲周司空餘五叔皆就國無爲天子吏者索隱曰五叔管叔蔡叔成叔曹叔霍叔此言五叔無官正以其不在王朝也六官之長始謂之官上文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冉季爲司空是也曹爲伯甸杜注謂以伯爵居甸服則不爲王朝卿士可知昭十一年傳今單子爲王官伯則在王朝者謂之官[illegible]五叔自指管蔡成霍曹索隱所注甚明杜注并毛叔聃數之非是毛叔聃即冉季載孔氏正義乃謂杜以振鐸是周公同母不數之與史記違異尤屬無稽（朱武曹春秋傳發微）

五叔無官

定四年傳五叔無官杜云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蓋據僖二十四年文昭之名以爲此皆文姒子也然案書顧命有毛公固以太傅兼司空者非無官也故王肅謂畢毛皆文王庶子史記載毛叔鄭杜云聃亦誤或傳寫之譌史記管蔡世家有曹叔無毛叔以無官之說案之則史記爲長蓋無官者未爲王朝之官也杜謂曹與周公異母者以上言五叔無官下又獨提曹說也不知上言五叔乃有官無官之異下言伯甸乃封爵尊卑之異豈相妨乎（李進士學經識小）

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

棟案此載盟府之辭重耳而曰重叔武而曰武[illegible]

就銘述其文爲盟主爲本國諱一字耳此亦古人諱名之例趙將曰二名不偏諱亦得通於此 趙坦寶甓齋札記

無始亂

賈逵曰無爲亂始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子沿漢

尚書沿於江海鄭注沿順水行也 史記注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還塞大隧直轅冥阨

案冥阨九塞之一高誘曰在楚史記蘇秦傳云塞鄳阸徐廣曰鄳江夏鄳縣楳謂鄳阨即冥阨也墨子非攻篇曰吳闔閭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 隘即阨傳亦作隘 戰於柏舉中楚國而朝當子常不從司馬之計濟漢轉戰至於柏舉其時吳已出隘而西楚事不可爲矣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小別大別

定四年傳吳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杜解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正義云小別當在大別之東何則子常從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明自東而漸西也謹案小別當在大別西疏說誤也吳自豫章與楚夾漢杜云豫章漢東江北地蓋吳軍漢東楚軍漢西故司馬戌云子沿漢而與之上下也子常聽史皇之言濟漢而陳所謂自小別至大別者乃言其兵陳之遠非序戰事也下云三戰乃言與吳戰之事其戰地皆在大別以東非自小別退至大別也元和志云小別山在汉川縣東南五十里又云魯山一名大別山案汉川今在漢川縣魯山即水經注所云古翼際山也在漢陽縣東北孔所言東西正相反吳蓋自漢志誤以大別爲在安豐西南鄭氏從之杜氏雖知在江夏不在安豐而亦未能確指其處酈道元亦未指魯山爲大別至元和志始言之孔以意而言又錯會傳文所以失之也 李進士經識小錄

自小別至於大別

酈元曰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在安豐縣南杜預釋地曰二別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案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則與尚書杜說相符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安朿其事難而逃之

彬謂安猶緩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柏舉

定四年柏舉之戰左穀作擧公羊作莒蓋古以音同通借故水經江水注江夏有擧洲擧口庾仲雍江記作莒鄭氏非之以爲得其音而忘其字失考 梁孝廉瞥記

闔廬之弟夫概王

輿地紀勝吳王夫概城即長興縣郭案元和郡縣志吳王闔廬使其弟夫概王居此築城狹而長因以爲名長興縣志云在今縣南二里又縣志云吳夫概王宅在上[illegible] 材吳公子慶忌出居於艾杜注艾吳邑豫章有艾縣路史國名記艾今隆興分寧西北里有艾城春秋吳慶忌居之漢艾縣開皇廢入建昌十二眞人傳云今查田西江志云今南昌府武寧縣西一百里龍岡有艾城 崔茂才吾亦廬稿

及清發

案水經涓水注清水即涓水支流在江夏安陸縣界晉太安二年劉宏遣牙門皮初與張昌戰於清水即左傳清發水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季芊昇我

當用服虔注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以約爲利

鑪金初宦於子期氏 今本鑪譌作鑢據釋文唐石經改 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杜注曰此約謂要言也引之謹案杜以上文乘人之約爲乘人之窮困故別之曰此約謂要言也其實約與利相對爲文仍謂窮困耳昭二十八年傳居利思義在約思純約與利亦相對言因楚子窮困而得見則是以約爲利檀弓曰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文義與此相似陸粲左傳附注曰不敢乘君父困約之時以爲利是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申包胥

服虔曰楚大夫王孫包胥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封豕長蛇

高誘曰封大也豕蛇喻貪也 同上

吳爲封豕長蛇

說文豕作豨云豕走豨豨从豕希聲古有封豨修蛇之害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虐始於楚

高誘曰虐害也始先也言將以次至秦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五年

陽虎將以璵璠斂

高誘曰璵璠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佩璵璠故用之正義曰璵璠是一玉名案說文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明是兩玉正義非也 同上

將以璠璵斂

初學記引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玉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改步改玉

周語襄王謂晉文公曰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韋昭曰玉佩玉所以節行步也君臣尊卑遲速有節案荀子王霸篇云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改王改行也與周語同是玉從古文作王成二年齊侯朝於晉將授玉玉本作王故張平子誤以爲尊晉侯爲王乃知古文春秋玉字皆作王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公山不狃

王符曰公山氏魯公族姬姓 同上

奔楚爲堂谿氏

王符曰堂谿名在西平司馬彪郡國志云汝南吳房有堂谿亭廣韻引作棠古字通 同上

吳師居麇

潁容春秋釋例曰麇在當陽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又戰於公壻之谿

淮南修務訓[illegible]吳濁水之上高誘注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公壻之谿楚地是公壻之谿即江南地名 同上

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

沈尹戌曾爲闔廬臣故諸梁之母在吳是諸梁爲沈尹戌子審矣王符潛夫論以諸梁爲戌之第三弟高誘以沈諸梁爲葉公子高之父皆不若傳文足據元凱注爲精確矣 同上

藍尹亹涉其帑

廣韻引世本云楚大夫涉其帑則亹帑爲二人然外傳云亹其孥則孥非人名未知世本何據 惠徵君春秋左傳註

大德滅小怨道也

其兄有大功其弟小怨可滅矣非懷終從其兄免王於大難也觀辛巢以王奔隨則懷猶欲殺王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以爲樂尹

鍾儀世爲伶人鍾氏之族蓋世掌樂官故鍾建亦爲樂尹 同上

路國

定五年傳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杜注立脾洩以保安道路人顧炎案路字當屬下句謂路國于脾洩猶言露處於脾洩也管子四時篇國家乃路尹知章注路謂失其常居也周書皇門解自露厥家露與路通 經義叢鈔洪頤煊

問高厚焉

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正義本或有小大者涉下文而誤耳顧炎案下文正義引張奐古今人論云子西問城之高厚小大而弗知也子西怒曰不能則如辭能之而不知又何知乎高厚下有小大二字唐石經旁注有小大二字 同上

不能如辭

當時使人築城必授以辭如士文伯城成周屬役賦丈書以授帥是也不能如辭築城之高厚小大不能如所授之書辭也張奐說是非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

案正義曰王肅斷小大何知爲句註云如是小大何所知也張奐古今人論云子西問城之高厚小大而弗知也子西怒曰不能則如辭城之而不知又何知乎張奐引傳爲文小大上屬杜雖無註蓋與張同 武進士經讀考異

六年 孟孫　入焉

定六年孟孫知其[illegible]以爲必適晉故彊爲之請以取入焉十九字與左氏文不類似賈劉以後說經之辭而誤作正文杜因解之爾 杜拔貢經義知新記

小惟子

呂覽云小帷子陸氏釋文云本又作帷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陽

郡國志汝南宋公國有繁陽亭襄四年傳楚師繁陽杜注鮦陽南有繁陽亭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負黍狐人

馮敬通顯志賦曰求善卷之所在遇許由於負黍京相璠曰負黍世謂之黃城酈元曰潩水南出逕湖城東故潁陰縣之狐人亭也郡國志潁川潁陰有狐宗鄉或曰古狐人亭 同上

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

郡國志大原界休有綿上聚十道志曰綿上縣亦穀遠縣之地以縣西有綿上蓋晉介推之地 同上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

禮記正義云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 同上

七年 乃盟於瑣

杜注瑣郎沙也郡國志魏郡元城有沙亭晉地道記曰元城縣南有瑣陽城 同上

齊侯衛侯盟于沙

沙傳文作瑣公羊經文作沙澤成十二年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公羊經亦作沙澤然則瑣即瑣澤公羊曰沙左氏曰瑣齊魯聲讀之異今此左氏經亦作沙與傳不合寫誤也杜於此云地在陽平元城於瑣澤下注云地闕是未考沙瑣沙澤瑣澤同是一地耳 孔檢討經學卮言

八年 公侵齊門于陽州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

杜氏注曰顏高魯人子鉏齊人斃仆也疏之者曰前覆爲仆蓋高爲子鉏所擊遂與一人俱仆而偃幸有所奪弱弓在手因得仰射子鉏而殪之正以形容其勇而上文奪人弱弓句亦有歸宿也史記仲尼弟子傳顏高字子驕 [illegible] 王厚齋引左傳之文以爲疑即此人又引家語作顏刻孔子世家孔子過匡顏刻爲僕厚齋蓋以爲刻即高也謝山全氏疑高於定公八年已死於陽州安得於定公十四年孔子過匡而爲之僕以此疑厚齋之疏則又全氏不憶杜氏以斃爲僕之注而竟以死當之而反有疑於厚齋也 [illegible]

士皆坐列

案坐謂坐作列謂表正行列 司馬法云徒以坐閒又云行慎行列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吾志其目也

鄭康成云志意所擬度也商書曰若射之有志 同上

攻廩丘之郛

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廩丘者春秋之所謂齊邑矣實表東海者也酈元曰瓠河之北即廩丘縣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主人焚衝

高誘淮南子注曰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淮南曰隆衝以攻高誘注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墨子備梯篇曰薪火水湯以濟之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成濡馬褐以救之注馬褐馬衣

高誘淮南子注曰褐毛布如今之馬衣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或濡馬褐以救之

趙岐孟子許子衣褐注以毳織之若今馬衣也齊策蘇子說齊閔王曰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馬褐亦襜之類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主人出師奔

賈逵以爲主人出魯師奔走下陽虎言猛在此必敗正魯師奔之證正義以賈言爲非何也 同上

拔衛侯之手及捥

說文云捘推也捥唐石經初刻从定本後作腕腕俗字也[illegible]晉作掔郊祀志云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掔游俠傳曰搤掔而遊談師古曰掔古手腕字說文曰掔手掔也从手取聲今俗作捥字儀禮士喪禮云設決麗于掔 掔今作腕之類 鄭康成注云古文掔作捥史記荊軻傳偏袒搤捥索隱曰捥古腕字史記多古文今人知者鮮矣 [illegible]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圍蟲牢

郡國志陳留封丘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 杜注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成郇

案戒讀爲駭鄭康成云駭雷擊鼓曰駭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胙

定八年桓子咋謂林楚得石經本作咋後人加口於左旁案杜注咋暫也孟子今人乍見孺子趙注乍暫也[illegible]經注皆無口旁後人不知非杜氏之舊也[illegible]云咋字

經典罕見左傳具有此字張參五經文字何以不收當從初刻不害爲十駕齋養新錄

桓子咋至繼之

定八年左氏傳季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而以是繼之正義顧與注背按注是正義非也 注拔貢經義知新記

林楚怒馬

高誘曰怒讀如強弩之弩方言曰弩猶怒也匡謬正俗曰怒字古讀有二音今山東河北人讀弩但知怒有去聲不言本有二讀曾不尋究失其眞矣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又戰於棘下

莊廿三年傳能投蓋於稷門杜注稷門魯南城門此傳上言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卽戰於稷門之內也棘下卽稷門之下杜注棘下爲城內地名非也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子言辨舍爵

辨古文徧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讙應劭引作鄿云今泰山鉅平縣陽亭關是也 同上

九年

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淮南呂覽說苑皆以爲子產殺之淮南鴻烈訓云鄧析巧辯而亂法故鄭人以訟訟不俱同子產誅之案此傳是駟歂殺之非子產列子張湛注云子產卒後廿年而鄧析死漢藝文志名家者流有鄧析二篇班固以爲與子產同時計其人深於刑名之學故雖殺其身而猶用其竹刑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益陽虎所欲傾覆也

韓非子載其語曰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季孫貪其家也今君富於季而齊大於魯陽貨所以盡詐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鍥其軸

爾疋釋詁曰契絕也郭注今江東呼刻斷物爲契斷淮南齊俗訓曰越人契臂高誘注刻背釋名云契絕也璉案鍥其軸卽軸末轄也說文鐗車軸鐵也釋名鐗閒也閒釘軸之閒使不相摩也說文牽車軸端鍵也急就篇師古注轄貫軸頭制轂之鐵也是軸當轂釘之閒以金參之謂之鐗軸端之鍵以制轂者亦以金傅之謂之轄陽虎知車之能走在轄故契斷其軸端之鐵與當轂之鐗也史記田單令其宗人盡斷其軸末而傅鐵籠蓋恐軸末之鐵不足以脫燕人之難盡以鐵籠貫軸末則尤爲堅固自不至轄折車敗爲燕所虜矣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載葱靈

賈逵云葱靈衣車也尙書大傳云未命爲士不得有飛軨鄭康成注云如今窻車也軨與靈古字通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趙氏其世有亂乎

此語非實事春秋後事左氏不及知故云然案韓非子曰陽貨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貨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貨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同上

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已先

登

循按己先乎人不可爲遜讓讓與襄古通襄猶驤謂舉而上騰也故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謂子上騰而左我上騰而右也書堯典鄭注云推賢尙善曰讓廣雅尙舉也高也是讓有舉義與驤同曲禮主人與客讓登與此讓登不同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吾從子如驂之靳

毛詩小戎云游環脅驅傳云游環靳環也沈重曰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猛蓋言靳所以輔驂非相違也而相從也何伉難之有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定九年如驂之靳釋文曰或作如驂之有靳非而詩小戎釋文及說文繫傳引左氏云如驂之有靳 梁孝廉瞥記

九年傳吾從子如驂之靳釋文云本或作如驂之有靳非也家大人曰作有靳者是也陸本脫去有字反以有有字者爲非誤矣案杜注云靳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靳也正義云說文云靳當膺也則靳是當胸之皮也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胸胸上有靳故云我之從子如驂馬當服馬之靳以上正義如杜說則靳卽服馬也驂馬後於服馬故曰如驂之有靳如孔說則靳是當胸之皮也靳在服馬之胸正當驂馬之首故曰如驂之有靳若云如驂之靳則文不成義矣而疏首所列經文亦作如驂之靳則後人改孔以從陸也秦風小戎釋文引沈重音義云靳者言無常處游在服馬背上驂本服誤作依釋名改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引左傳云如驂之有靳如沈說則靳是服馬背上之游環也貫驂馬之外轡以止驂之出故曰如驂之有靳三說不同而靳上皆當有有字自唐石經依釋文刪去有字而各本遂沿其誤鄭風大叔于田正義引此亦作如驂之有靳則是孔本原有有字與沈重所引同不當改孔以從陸也 王尙書經義述聞

晉車千乘在中牟

論語佛肸以中牟畔孔安國注云佛肸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卽此中牟也漢志河南郡中牟顏注趙獻侯自耿徙此史記趙世家獻侯卽位治中牟臣瓚曰中牟在春秋之時是鄭之疆內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按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按中牟當漯水之北水經漯水注漯作濕索隱曰此趙中牟在河北正義曰蕩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璉案管子中匡篇云築五鹿中牟鄴以衛諸夏鄴五鹿在元城郡國志鄴與元城俱屬魏郡中牟與五鹿鄴相近故張守節以蕩陰牟山當之韓非外儲篇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是中牟在邯鄲左右之證酈元漳水注拘于趙以中牟易魏之說以爲趙之南界極於浮水非直屬漳於左傳地勢不合元凱尙就滎陽中牟迴遠疑元可謂尠識矣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龜焦

焦說文引作𪚺云𪚺龜不兆𪚺讀若焦 哀二年龜焦同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晳幘而衣貍製

字書幘音責晳釋以冠幘之義余按左傳定九年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先登者晳幘而衣貍製杜注幘齒上下相值此又一義字書失載 姜編修湛園札記

詩七月正義引服虔注云貍製貍裘也杜注本此少有脫漏惠定宇譏其望文生義未考服注也王引之曰鄭石制字子服制製古字通製乃衣服之通稱貍製爲貍裘而衣製卽爲雨衣[illegible]案正義引哀廿七年傳陳成子衣製杖戈云杖在秋上製亦裘也反不如杜注製雨衣爲善此傳言貍裘因製上云貍知之陳

成子兩衣製何亦斷爲裘也說苑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仲達將亦解爲裘乎於紵絺又何以說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皆幘

傳疏曰皆白皆幘以巾疑卑賤所服此說非也古者有冠無幘桑濂以來始有其制此傳幘字說文引作𪗨云齒相值也故杜訓從之古省咸以幘爲𪗨（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衣製注製裘也

子惠子曰說苑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左傳製製注云裘此云紵絺非裘　乃衣耳裘名爲製不見經傳疑杜注誤棟案傳曰製製故注云裘謂製裘也哀廿七年陳成子救鄭及濮雨威子衣製杖戈注云製雨衣也化皆望文爲義然以製爲裘似有脫文（同上）

定九年衣製製注裘也哀廿七成子衣製注雨衣也二注異解孔疏皆訓作裘蓋製是裁造之意元無定訓言製故以爲裘言雨故以爲雨衣若如孔疏則成子救鄭在八月前豈衣裘時乎與周禮司裘疏言夏至祀地服大裘同誤（[illegible]孝廉[illegible]記）

年　夏公會齊侯於祝其

鄭元曰游水又北逕祝其縣故城西（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傳步左右皆至

劉熙曰徐行曰步步捕也如有所伺捕務安詳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叔孫氏之甲有物注物識也

周禮閽人職云潛服賊器不入宮注云賊器盜賊之任器兵物皆有刻識棟案刻識之語出于漢時梁冀傳云刻其毛以爲識是也（同上）

十二年　登武子之臺

鄭元曰曲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王肅曰季孫宿所築（同上）

敗諸姑蔑

鄭元曰卞縣南有姑蔑城隱元年盟於蔑杜注卞縣南有姑城即此姑蔑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十三年　邯鄲午

趙有側室曰穿正義引服虔注穿別爲邯鄲氏邯鄲午是其後（同上）

歸告其父兄

服虔曰午之諸父兄及邯鄲中長老（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董安于聞之

韓非子十過篇董安于簡主之才臣儲說七術董閼于趙上地守（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戍也驕注戍文子之子

世本曰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傳作發）拔生朱爲公孫氏鄭康成云朱春秋作戍（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十四年　使死士

戰國策蘇秦曰厚養死士高誘曰死士勇戰之士也先鄭司農曰死士欲以死報恩者太公六韜曰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爲一卒名曰必死之士賈景伯以死士爲死罪人也（同上）

獲籍秦高彊

呂覽中行寅染於黃籍秦高彊（墨子無黃字）是二子乃黨中行氏杜注二子黨范氏不若墨子呂覽足據（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皇清經解卷九之二十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二十一　　學海堂

左傳羣解彙編

哀公

元年　如子西之素

棄功命日謂之素宣十一年令尹蔿艾獵城沂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是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一　蔡人男女以辨

辨讀曰班徐廣史記注同辨音班漢書王莽傳辨社諸侯義作班襄廿五年傳云男女以班賂晉侯劉炫曰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士虞禮曰明日以其班祔鄭康成云古文班或爲辨是辨爲古文班也（同上）

敗越於夫椒

賈逵曰夫椒越地杜氏云夫椒吳縣西南大湖中椒山司馬貞曰賈說得之杜以爲大湖椒山非戰所夫椒與椒不得一且夫差以報越爲志又伐越當在越地何乃不離吳境近在大湖中又案越語云敗五湖也（同上）

鄭元曰太湖有苞山春秋謂之夫椒山吳記曰苞山在國西百餘里惠定宇疑越地不至此璉案太湖與嘉興接境即越檇李安知夫椒非越地乎太湖又謂之五湖國語越伐吳戰於五湖是太湖爲吳越共有之地故賈逵釋夫椒爲越地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大夫種

高誘曰大夫種姓文字會楚郢人（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伍員引少康事

按越少康之後故引之（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

戰國策引書曰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今在大誓與此異（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

漢志北海郡平壽縣應劭曰古斟尋禹後壽光縣應劭曰古斟灌禹後臣瓚曰斟尋在河南不在平壽汲郡古文曰相居斟灌東郡灌是[illegible]慶宗曰羿自鉏遷窮石由窮入斟尋是時太康畋於洛表在河南羿在斟尋而距太康於河是斟尋在河北也竹書紀年澆與斟尋人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濰水正在北海郡界益信應說爲確又斟灌與觀不可合而爲一斟灌者夏之忠臣相所依以存亡者也武觀者夏之蘖子啟放之西河紀年亦云今頓邱衛縣史不得以武觀之地爲斟灌之地臣瓚說非是（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滅夏后相

汲郡古文曰帝相九年居於斟灌廿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廿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弑帝公羊傳云君死于位曰滅（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生少康焉

服虔曰后緡遺腹子（同上）

西邑諸綸
司馬彪郡國志曰梁國虞縣有綸城少康邑 同上
郡國志梁國虞縣有綸城少康邑按虞非國也郡國志河東大陽有虞城帝王世紀曰舜嬪於虞虞城是也是大陽虞城乃舜後虞國之地故劉昭補注於河東猗氏引博物記曰古之綸少康邑與尋斟灌皆在河北過澆滅之縉生少康於有仍猶得極求之乃在河東後有虞之綸邑以潛身也正義知引大陽虞城爲有虞國地後於杜解梁國虞縣解爲夏時虞國又云杜注言有以示不審是亦知大陽虞城爲確解惠定宇以梁國虞縣綸城爲據拘於司馬彪之說其誠遠遜仲達矣 馬進士宗璉春秋左傳補注

服虔曰因此基業稍收取夏遺民餘衆撫修夏之故官憲典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以收夏衆撫其官職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服虔曰以鯀配天也物職也 同上
彤謂配天謂受天命爲天子也故曰不失舊物 詳見上○朱武曹經傳攷證

注猶言天與不取
漢書蕭何曰書乃天與不取反受其咎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不可食已
哀元年傳後雖悔之不可食已杜注食消也已止也正義言悔恨之深結於心腹不可如食之消止頤煊案爾雅釋詁食僞也僞古字作爲申言後雖悔恨不可爲已已是絕決之辭 經義叢鈔洪頤煊

欲與楚者右
此與蔡侯右袒意同懷公意欲從吳故使與楚者右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彤鏤
哀元年傳器不彤鏤杜注曰彤丹也鏤刻也陸粲附注後錄曰彤當作彫文相近而誤也家語車不彫幾器不彫鏤 惠氏定宇曰彤古彫字陳氏芳林曰案家語一本仍作彤引之謹案作彤者是也車不彫幾器不彫鏤兩彫字重出則不詞矣 少儀曰車不雕幾食器不刻鏤公羊曰車不雕幾器不刻鏤字皆不重 陸說非也惠以彤爲古彫字蓋以周丹古字通彫從周聲則亦可從丹聲故彫字古作彤形與彤相似因誤爲彤耳案說文彤丹飾也从丹彡彡其畫也彡亦聲非從彡聲不得爲古彫字書傳中彫字亦無作彤者若直以彤爲古彫字則於理尤不可通惠說亦非也今案周語器無彤鏤韋注曰彤丹也鏤刻金飾也賈子禮容語篇作蟲鏤 建本潭本皆如是俗本作雕鏤乃後人以意改之 謂丹楹鏤謂刻角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作蟲鏤蟲者赩之借字說文赩從赤蟲省聲 管子地員篇赤蟲 赤色也 字通作蟲 又通作彤 形徒冬反 赩亦音徒冬反 故左傳國語作彤鏤賈子吳越春秋作蟲鏤陸以彤爲彫之譌惠又以彤爲古彫字皆未考蟲鏤之文也 王伯申經義述聞
器不彤鏤杜注彤丹也鏤刻也惠氏棟云彤古彫字頤煊案說文丹巴越之赤石也象采丹井 象丹形彤形亦古文丹彤形彤相近故經典彤形譌作彤杜注彤丹也國語周語器無彤鏤韋昭注彤丹也楚語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韋注彤謂丹楹彤即古文丹字 經義叢鈔洪頤煊

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案劉向說苑載此事云在軍良熟者半而後食故服虔注云以其半分軍士而後自食其餘若韋彪注流也公羊傳曰師喪分焉分亦謂半杜訓爲徧古訓之亾自杜始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傳案杜註云必須軍士皆分熟食是以分字上屬爲讀釋文云一讀以分字連下句 武進士經義考異

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
彤謂呂覽長見篇三年而知衛國之政高誘注知猶爲也詩率彼曠野毛傳曠空也此言民不罷勞自無怨讟故雖死而非徒死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妃嬙
哀元年宿有妃嬙嬪御焉唐石經嬙作牆陸氏釋文云嬙本又作廧兼作牆案說文無嬙字當依石經爲牆漢隸爿旁字或變从广廧牆實一字也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鄖不足以辱社稷
服虔曰鄖自謂已無德不足立以汚辱社稷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
服虔曰衰絰爲若從衛來迎太子也較杜注爲明 同上

讒協以故兆詢可也
惠案釋文讒協以故兆絕句惠謂上承諸言爰皆爰謂則讒協一讀以故兆詢又一讀義指衛太子九卜已得吉兆此直用故兆詢之衆人異亦可也於義爲順 武進士經義考異

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杜注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然則古者郡小於邑趙徵君讀書札記

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周書作雒曰國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高誘曰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故言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時縣大郡小秦始皇兼天下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耳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
惠案舊讀以遂字絕句蟲謂庶人工商遂人臣爲讀庶人工商皆無爵位克敵功多故遂列于人臣義爲得之若以人臣連隸圉免屬句隸圉免可也人臣何所逃而免此乖于訓矣 武進士經義考異

志父
注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杜意言趙鞅一名志父今俗本作名識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桐棺三寸不設屬辟
荀卿子曰罪人之葬棺椁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鄭元引此傳作屬椑 同上

樸馬
荀卿子云若馭樸馬楊倞曰未調習之馬 同上

羅無勇麇之
廣韻引作麇 文八年傳云及鄭麇之注云麇束縛也麇麋字通 ○ 同上

無折骨無面傷
鄭仲師引云無破骨無面夷案外傳晉惠公韓之誓曰將止爲面夷死此求勝之辭故云無面夷 同上

大命不敢請
晉語曰死不敢請韋昭曰言不敢請歸之 中之 同上

兩劑將絕吾能止之

呂覽審分覽曰王良之所以能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 馮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年 桓宮僖宮災

春秋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注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正義引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服虔又云俱在迭毀故不言及公羊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何注親過高祖疏適等災不宜立穀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漢書五行志上董仲舒劉向曰爲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僖之宮乎以爲桓季氏之所出僖使季氏世卿者也案公穀及董劉說以桓僖廟爲毀後復立者左傳無明文故服杜以爲廟未毀者也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言及此不言及者公穀以爲尊卑敵體故不言服氏則以並毀故不言也哀公時桓僖有廟者服解亦本董劉之義至於桓僖親盡不當有廟天故災之三傳說並同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命宰人出禮書

周禮太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 馮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鬱攸從之

介疋曰鬱氣也攸所也火氣出之所也襄九年傳云奔火所杜注欠分明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鬱攸從之注鬱攸火氣也

循按方言晉宋衞魯之間謂之鬱悠郭注云鬱悠猶鬱陶也夏侯湛大暑賦云何太陽之赫曦乃鬱陶以興熱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

服虔曰象闕也法令縣之朝謂其書爲象魏案象魏六官所縣之象如治教刑之類繪爲圖象唐虞所謂畫象是也此說本程大昌棟案風俗通云光武中興以來五曹詔書題鄉亭壁歲補正多有闕誤永建中兗州刺史過翔箋撰卷別改著版上一勞而久逸與之五曹猶周之六官又漢時教令皆奏可施行尚書縣之故謂之五曹詔書亦見應劭傳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命藏象魏

此象魏當作魏象謂魏之象也因上象魏而誤倒耳象可藏魏豈可藏乎下文舊章正專指象而言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拾瀋注瀋汁也

釋名曰宋魯人皆謂汁爲瀋高誘引作潘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四年 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注承音懲蓋楚言正義曰懲創往年之遷也　棟謂承讀爲懲經傳無文詩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毛傳曰承止也傳言承者謂諸大夫皆欲止之也 同上

襲梁及霍

酈元曰汝水之右有霍陽聚汝水逕其北東合霍陽山水霍陽山水又逕梁城西春秋周小邑於戰國爲南梁梁縣北有故郟鄉城謂之鐵中章懷後漢書注霍陽山在今汝州西南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陰地之命大夫士蔑

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河南平陰縣故晉陰地 同上

五年 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

墨子所染篇云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王胜卽王生也古張字省作長見楚相孫叔敖碑此古文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墨子曰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中行寅染于籍秦高疆然則生朔亦導范氏于惡者其舉與死皆未足多也長柳卽張柳古複姓漢藝文志有長柳占夢 孔檢討經學卮言

齊燕姬

服虔曰燕姬齊景公之嫡夫人昭七年燕人所歸 同上

諸子鬻姒之子

服虔曰諸子諸公子鬻姒景公妾淳于人所納案諸子內官傳氏遂據管子辯正杜沿服氏之謬耳淳于人所納未詳所出 同上

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

諸大夫恐其爲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服虔曰爲子爲太子也荼少故恐立之言君長未有太子一旦不諱當若之何欲齊侯早立長也案今本爲子作爲太子疑後人所增杜無注或杜所增也 同上

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

服虔曰言二三子當國家閑暇無憂虞恐疾疢在其間今無齒疾何爲不自謀樂何憂於無君乎 同上

寘羣公子於萊

服虔曰寘置萊齊東鄙邑欲使遠齊 同上

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服虔曰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三軍之謀故愍而歌師衆也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 同上

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五年傳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引之謹案三軍下之字何黨之下乎字皆衍文也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皆以七字爲句而闕在句末 [illegible] 第二句末衍乎字則長短參差而韻亦不顯矣史記齊世家載此文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是三軍下無之字之證 唐石經始衍之字 又曰師乎師乎胡黨之乎之下乎字則後人據誤本左傳增之也集解引服虔左傳注曰師衆也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服注言何所適而不言何所適乎則傳文本無乎字可知唐石經初刻但作何黨之而無乎字此莫本之尚存者或又注乎字於之字旁則爲俗本所惑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六年 潛師閉塗

六年傳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服虔注曰閉塗不通外使也 見史記楚世家集解杜預同 引之謹案閉塗二字文不成義當非門關之類不可得而閉也且是時方將迎惠王於國中而先絕其往來之塗則惠王無由至軍中矣塗當爲壁字相似而誤也 [illegible] 史記楚世家伏師閉塗徐廣曰塗一作壁列女傳楚昭越姬篇載此事亦作伏師閉壁是古本正作壁也蓋楚之諸臣恐昭王之欲爲鄰國所知故作爲伏師閉壘之狀使人莫測其意也服虔作注時傳文已誤作塗故不得其解史記作塗者乃後人以誤本左

傳改之其一本作壁與列女傳合則舊本也小司馬不能審擇乃從作塗之本而以攢塗說之案攢塗者殯也殯當於寢不當於軍中且惠王未至而殯無是理也其說九謬 同上

逆越女之子立之

哀六年楚昭王卒逆越女之子章立之杜云越女昭王妾章惠王十六年圉公陽穴宮負王如昭夫人之宮杜云昭夫人王母越女杜兩注皆本服虔 見史記楚世家集解 後注誤也昭夫人乃惠王適母越女是妾不得稱夫人又列女傳謂越姬句踐之女許從昭王死先自殺則安得爲惠王之母乎 梁孝廉瞀記

楚子使問諸周太史

服虔曰諸侯皆有太史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太史一曰是時往問周太史案楚靈王言齊衛晉魯皆有分而楚獨無有則楚不宜有周所賜典籍蓋自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是時當有掌典籍之太史從子朝奔楚楚子在外而使問周太史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爲望 同上

冀方

高誘淮南子注曰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穀梁傳曰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 顧氏日知錄

闞止

案呂覽以闞止爲宰予高誘曰宰予子我史記亦言宰我與田常作亂皆秦漢人相傳之語未必然也 同上

史記田世家作監止注闞一作闞是闞監通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以安孺子如賴

古今人表作晏孺子晏與安古文通今文尚書欽明文塞晏晏今尚書文思安安司馬彪曰濟南管縣有賴亭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

子惠子曰必欲殺孺子而先以政授陳子此齊之所以亾也一言喪邦朱毛之謂 同上

七年 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

戰國策顏斶曰大禹之時諸侯萬國及湯之時諸侯三千今乃二十四 同上

成子以茅叛

案郡國志高平有茅鄉亭劉昭引杜注云茅鄉在昌邑西南與今注異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

告請者無庭實此云乘韋者賈公彥曰求救非法故有乘韋爲庭實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社宮

鄭衆曰社宮中有室屋者 同上

乃背晉而好宋

八年 賈逵曰以小加大 同上

所託也則隱

所託也者謂所寄託之國則隱者隱本國之惡也杜注不明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

杜注輒魯宗族案王符潛夫論云公山氏魯公族姬姓故不狃亦謂魯爲宗國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魯無與立言弱也必有與斃言公賓庚之屬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吳師克東陽而進

郡國志泰山南城故屬東海有東陽城案城南卽武城史遷傳曾參南武城人章懷後漢書注南城曾子父所葬是南城卽武城之證吳師既克武城乃克東陽也 同上

拘鄫人之漚菅者

鄭康成注考工記引作渥菅釋文渥烏豆反與漚同是渥爲古文漚也 同上

何故使吾水滋

說文引作茲云黑也釋文云本又作茲 同上

釋名云緇滓也泥之黑者曰滓此色然也滋緇古字通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十年 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

服虔曰諸侯相臨之禮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景伯負載

鄭玄詩箋云載猶戴也謂負戴器物劉光伯說是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栫之以棘

說文曰以柴木壅也从木存聲本又作存釋文作荐音在薦反非也 同上

遂殺之

悼公弱安能殺鮑子必陳乞之謀也陳乞所畏者鮑高國耳乞既除高國所畏者鮑氏耳故希公意并除之而後行篡弒以并齊耳有馬千乘之言亦乞所構 同上

取犂

水經漯水又東北逕漯陰縣故城北酈元曰縣故犂邑也杜注漯作隰是隰漯古字通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侵及賴而還

司馬彪郡國志濟南管縣有賴亭 同上

十一年 黨氏之溝

黨氏魯大夫猶云子駒之門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須也弱

史記注引鄭尚書注愚懦不壯毅曰弱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注有子冉求也

正誤曰論語冉求稱冉子有若稱有子冉求字有亦稱冉有二者必有一誤春秋權衡曰案有子當爲子有子有者冉求字也仲尼門人字多云子某者不得云有子也傳寫誤之矣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見保者而泣

王肅曰保縣邑小城也案晉語尹鐸曰抑爲保障乎韋昭曰小城曰保禮記曰遇人保者 後世作堡 同上

胥門巢將上軍

周禮夏官師以門名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從司馬

昭五年傳杜洩曰夫子爲司馬杜注夫子叔孫也是叔孫世爲司馬杜注從吳司馬非是 同上

壤地同而有欲於我

呂覽載子胥語曰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壤交通屬習俗同言

謂遊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遊於我亦言故云有欲於我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

吳語伍子胥諫曰夫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得其民不得使故謂之石田也 同上

屬鏤

屬鏤之劍鏤字釋文音力俱力侯二反是二音皆可讀也荀子成相作獨鹿蓋聲之轉 梁孝廉瞥記

戌爲疾甥

哀十一年傳衛悼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慭之外孫也悼子即位故夏戌爲大夫注云夏戌悼子之甥以二十五年傳云彌子飲公酒納夏戌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夏戌子爲疾從孫甥則戌當爲疾甥也然上文止言懿子納公子慭之女下云故夏戌爲大夫意不相貫當是懿子之女又妻夏戌之父也以親屬言之夏戌當是公子慭曾孫杜氏未曾注明疏亦當爲補出 李進士[illegible]經識小

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

哀十一年仲尼對孔文子云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與對衛靈公語同而其時前後各異當是兩事 梁孝廉瞥記

鳥則擇木

服虔曰鳥喻己木以喻所之國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如是則以邱亦足矣

邱賦作於前故云以邱亦足矣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十二年 用田賦

彤引司馬法方里而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出長轂一乘馬一匹牛三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爲長轂一乘成元年作邱甲杜注謂使一邱之民出一甸之賦雖横征暴斂恐不至此竊疑一邱之中但出甲士三人耳其馬牛步卒長轂仍用甸賦故謂之邱甲用田賦則甸賦當是馬一匹牛三頭之出又明則賦於邱甸之外直增一倍然於古籍無徵未知是否

若可尋也

少牢饋食禮乃𤑔尸俎鄭注𤑔溫也古文𤑔皆作尋記或作燖春秋傳曰若可尋也禮記血腥爛祭鄭注爛或爲燖是燖爲溫煖之義左傳多古文故得作尋服虔解尋之言重也溫也杜本服注但解尋爲重不若儀禮鄭注之確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吳人藩衛侯之舍注藩籬

案杜注非也藩籬盾扶爲之屬名爲宿衛實困之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

鼓譟

觀此則春秋時已重異音矣不始于晉也 同上

十三年 爲二隧 注隧道也

隧法司空治軍隧道義見孫子 同上

彌庸見姑蔑之旗

墨子旗幟篇曰建旗其署令皆明之之曰某子旗 同上

吾父之旗也

彌庸父之旗如晉趙鞅逢旗之類有表識者故彌庸見而知之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先王

十三年傳吳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陳氏芳林攷正曰案正義曰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則先王似當作先公撫石經殘闕家語載此事亦作先王 辨物篇 家大人曰作先公者是也今本作先王者後人依家語改之耳桓五年正義引此正作先公 王尚書經義述聞

乞糧於公孫有山氏

王符曰有山氏魯公族姬姓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一盛

旨酒一盛兮杜注曰一盛一器也引之謹案喪大記食粥於盛鄭注云盛謂今時杯杅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十四年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解車子微者鉏商名

按孔子家語辯物篇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采薪於大野褻叛爲王肅注車士將車者 作將近刻誤 子姓鉏商名是傳於車下脫士字也周制將重車者二十五人二十四人爲卒一人則士故謂之車士猶將兵車者七十五人七十二人爲卒三人爲甲士也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案杜注車子微者讀從車子絕句服注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證之家語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今本無士字 史記索隱引家語曰車子則唐時本已無士字 是服氏所據讀從車字絕句史記索隱春秋傳及家語並云車子鉏商而服虔以子爲姓非也亦以車子絕句與杜同 武進士經讀考異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

十四年傳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杜注曰車子微者鉏商名 孔叢子記問篇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用杜注也 正義引服虔曰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又引家語曰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曰車士將車者也子姓鉏商名引之謹案服以車爲車士是也禮記胳肉及慶車鄭注曰慶人也車巾車也二人掌視車馬之官也晉語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韋注曰車車僕也則主車之人即謂之車哀六年傳有鮑子之臣差車鮑點杜彼注曰差車主車之官此傳曰叔孫氏之車蓋叔孫氏之差車也元和姓纂股湯子姓引風俗通義曰左傳有子鉏商蓋亦謂車爲車士故以子屬下讀是服說長於杜矣而未盡也春秋時婦人稱姓男子則稱氏族以子爲姓非也今案子鉏蓋其氏商其名也傳凡言子儀克子越椒之類上一字皆字也子服何子人九之類上二字皆以先世之字爲氏也成十六年及哀五年傳皆有公子鉏定八年傳有鉏邱子鉏是春秋時多以鉏爲名字今此子鉏鉏非字者古人名字相應鉏與商不相應故也廣韻鉏字注曰又姓左傳有鉏麑則春秋時有以鉏爲氏者漢書古今人表有子鉏商是子屬下讀之明證也易林認之同人子鉏執麟春秋作祥祭邑縣願蕉上子鉏獲諸西狩是子鉏連讀之明證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諸御鞅

由本日陳桓子應子豐臺齊子獻廩丘司馬貞曰鞅爲僕御之官故曰御鞅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望視 上僂

十四年傳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杜注目望陽頤墳案史記孔子世家四如望羊釋名望羊羊陽也言陽氣在上舉

蕢高似若𧨉之然也羊陽古字通用 經義叢鈔洪頤煊

子行舍於公宮

服虔曰止於公宮爲陳氏作內閒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杜氏云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司馬貞案世本曰陳僖子乞產成子常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丘子尚盤意與盤邀茲子芒盈惠子得凡七人杜預又取昭子莊以充八人之數案世本昭子將來是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強相証會言四乘有八人耳今按田完世家田常兄弟四人如公宮與此事同今此惟稱四乘不言人數如四乘謂兄弟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車也然其昆弟三人不見者蓋時或不在不同入公宮不可強以四乘爲八人添取父爲兄弟之數服杜殊失之 正義引世本云僖子生昭子莊云云豈亦因杜注而附會之歟 〇同上

侍人御之

服虔曰閹豎以兵御陳氏 同上

飲酒於檀臺

史記正義曰檀臺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一里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太史子餘

子餘陳氏黨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攻闈與大門

天門公宮之大門以闈爲宮中小門推之可見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何以見魯衞之士

服虔曰子方將欲奔魯衞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逢澤有介麇焉

水經睢水東過睢陽縣南酈元曰睢水於城之陽積而爲逢洪陂御覽陂作澤是逢澤即逢洪陂也闓封東北逢澤非宋逢澤其遠不待辯矣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公文氏攻之

王符曰衞之公族有公文氏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求夏后氏之璜

周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此有一無二之寶也乃哀十四年傳衞公文氏求向魋夏后氏之璜豈亦傳不止一璜耶 梁孝廉曾記

十五年 及良而卒

郡國志下邳良成故屬東海春秋時日良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寡君是以寒心

高誘戰國策注曰寒心懼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公孫宿以其兵甲入於嬴

郡國志泰山嬴縣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二人蒙衣而乘

服虔曰蒙衣爲婦人之服巾蒙其頭而共乘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孔氏之老欒寧問之

服虔曰家臣稱老問其姓名 同上

遂入適伯姬氏

服虔曰入孔氏家適伯姬所居 同上

孔伯姬杖戈而先

服虔曰先至孔悝所 同上

遂劫以登台

服虔曰於衞台上召衞羣臣 同上

使告季子

子路二十字也季子五十字 同上

召獲駕乘車

服虔曰駕乘車不駕兵車也言無距父之意也 同上

行爵食炙

王充曰車行酒騎行炙案古人皆以車騎行酒肉 嘯堂集古錄周叔邦父簠云叔邦父作簠用征用行用從君王又叔夜鼎云叔夜鑄其饋鼎以征以行用饋用羹知古人有行爵食炙之事 故西都賦云陳輕騎以行炰騰酒車而斟酌馬融廣成頌云清醪車湊燔炙騎將行爵食炙而行示無懼也正義以爲此句顛倒殊氣不允蓋未通於古 同上

奉衞侯輒來奔

服虔曰召獲奉衞侯 同上

弗及不踐其難

賈逵曰言家臣憂不及國不得踐履其難鄭衆曰是時輒已出不及事不當踐其難子羔言不及以爲季路欲死難也 同上

無入爲也

服虔曰言輒已出無爲復入 同上

必或繼之

王肅曰必有繼續其後攻太子 同上

十六年 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

傳 案釋文云余嘉乃成世絕句愚謂此宜以成字屬句世字連下讀猶言嘉其勳使世享祿位也 武進臧經堂考異

旻天　一老

十六年傳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顧愷案說文春秋傳曰旻天不慭爾雅釋文夏爲昊天孔子以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義當作旻天後漢書東平憲王傳李賢注文選陳太上碑文李善注引左傳皆作昊天范甯穀梁傳序昊天不弔疏哀十六年左氏文 經義叢鈔洪頤煊

旻天不淑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

應劭曰慭且詞也言旻天不善於魯不且遺一老以蕃蔽我一人也鄭玄所引與此同今不淑作不弔慭作憖王肅曰屛輔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煢煢余在疚

鄭康成許叔重引此傳皆作嬛嬛 同上

嗚呼哀哉尼父

鄭玄曰尼父因且字以爲之謚孔氏駁之案字謚見穀梁非康成臆說以字爲謚左傳有明文孔氏之駁未爲得也 同上

嗚呼哀哉尼父

儒者相承言周公制謚非周公始制之也特以德行優劣爲謚始自周公耳王子淵洞簫賦曰幸德謚爲洞簫可見古人訓謚字與號同義殷制生有名死則以其字爲號若湯名履沒號帝乙 謂易之帝乙 文王之父名歷沒號公季凡商之諸王以甲乙丙丁稱者皆其字也措之廟立之主而配帝言之即其謚 殷本紀必云某甲立是爲帝某甲一生號死號似復而非複也 周人始有大名細名之制然此亦彰癉之大柄唯天子得而司之若侯國之卿大夫既卑不得請謚於王其君又未敢自爲論定則仍殷之舊以字易名而已故魯八年傳衆仲曰諸侯以字爲謚謂諸侯賜其臣謚之禮然也春秋以來列國踰制大夫亦以行制謚其始猶配字爲號若魯成季共仲齊高敬仲國懿仲之類又降而率以謚冠子矣唯宋大夫

孔父嘉宋說字誤也而檀弓載哀公之誄先聖鄭康成亦云尼父因且字以爲之謚於此而見哀公之尊先聖至也一則以先聖吻不起禮不敢以末世非禮之謚謚之一則以先聖每自稱殷人故仍以宋謚孔父之法謚之嘗考列國之臣見於左傳者唯宋卿無謚表見而世本敘大夫世系皆云某子某生某子某獨宋則否於華氏曰好父說生華父督督生世子家家生秀老秀老生司徒鄭鄭生司徒喜於樂氏曰樂父術生碩父澤澤生夷父須須生大司寇呂以及魚氏蕩氏仲氏向氏等皆然凡言某父者悉以字謚者也足徵宋君雖請謚于周而於其國中自廢服禮殺從後鄭之言益可信矣他國大夫如衛石駘仲駘字不見謚法蓋亦東周之初猶存古禮以字爲謚者又按少牢饋食辭曰薦歲事于皇祖伯某若以字爲謚子于祭不稱謚乎鄭見少牢如此故於特牲某子伏知爲伯子仲子而非謚也聘禮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是其父者某甫即字謚也容未賜字謚則亦但如某子上稱伯子仲子矣非必祖稱甫考稱子互見以見例耳。孔檢討經學卮言

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

鄭元曰廣延南故故城卽衛之平陽亭今時人謂此津爲延壽津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使貳居反祏於西圃

魯語曰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許叔重五經異義曰或曰卿大夫有主不答曰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古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祏於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許謹案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有石主玄之聞也以下鄭氏駁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菆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唯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爲祭主孔悝祏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以上皆鄭氏說鄭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衛孔悝之反祏有主者何謂也答云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者諸侯不祀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 正義曰以爲孔氏姞姓仕於衛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知是僭爲之此說非也管子山至篇曰君人之主兄弟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三世則同祀所出之公故不立主十世爲祏所以別于宗也案世本莊叔達至孔悝凡七 上歷三世當在春秋之前至孔叔時合爲祏主春秋以來兼國多矣未必皆書于經何得以所出之公無考而遂謂之僭耶鄭氏之言不爲無本若以舊章放失追議先儒恐違闕疑之義昭十九年傳云藏陳宗主服虔云祏主藏主宗廟故曰宗主。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鄭君駁異義曰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耳愚按管子有言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爲十兄弟五人分國爲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所出公之祏謂此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乃有氏族故曰三世則昭穆同祖祧廟既毀乃別爲祏祀其所自出孔氏姞姓悝之鼎銘稱曰叔舅當是自他國來仕於衛者未知其先本出何公也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周官都宗人注王子弟立其祖王之廟而郊特牲言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者但謂不敢以爲太祖非謂不敢祭之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亦謂不得以爲祖廟禰廟諸侯必以始封爲祖大夫必以別子爲祖其所自出之君則別立廟不敢與私廟齒蓋都家之廟若漢時原廟雖國滅家廢而廟自不毀故仍謂之公廟至三家直以桓公爲祖而不復祖牙友之等乃所謂大夫祖諸侯者故曰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不然魯鄭之設周廟舊矣而得言始三桓乎哉 孔檢討經學卮言

爭明

十六年傳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杜讀與不仁人爭爲句明無不勝爲句注曰明無不勝言必勝家大人曰疑當讀與不仁人爭明爲句明猶彊也周語說穀雒鬬曰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亦謂爭彊也竟在曰明精氣也失之 管子四時篇風與日爭明 王尚書經義述聞

使處吳竟

使處吳竟爲白公家大人曰子西召勝歸楚則當使處楚竟不當使處吳竟且吳爲敵國子西安能使勝處吳竟乎唐石經此處殘缺不可考而各本皆有吳字太平寰宇記蔡州褒信縣下引此同予謂吳字乃涉上文在吳而衍請以七證明之杜注云白楚邑也白既爲楚邑則不當云使處吳竟爲白公一也上文子西曰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謂舍諸楚竟也若云使處吳竟則與上文不合二也下文云吳人伐愼白公敗之則勝之在楚不在吳甚明若云使處吳竟則又與下文不合三也楚語子西曰欲寘之竟韋注引此文云使處竟爲白公今本韋注竟上有吳字乃後人依誤本左傳加之與正文不合曰處竟曰寘之竟皆指楚竟而言四也楚語又云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是白在楚竟故楚子張亦號白公五也史記五子胥傳云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號爲白公文與左傳略同而云楚之邊邑不云吳之邊邑六也周官調人疏引此作使處竟爲白公無吳字七也 同上

爲白公

鄭元曰汝水東南逕白亭北又東逕吳城南史記楚惠王二年子西召太子建之子勝於吳勝入居之故曰吳城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勝如明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

案注予第下言用士之次第是以楚國第爲句故此第作但字訓宜讀余翼而長之楚國爲句第我死爲句令尹司馬非勝而誰爲句 武進士經讀考異

勝謂石乞

淮南道應訓石乞作石乙高誘注白公之黨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市南有熊宜僚

高誘曰熊宜僚勇士居楚市南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請以戰備獻

子惠子曰戰備猶家備備甲兵也 同上

齊管脩

風俗通曰管脩自齊適楚爲陰大夫 同上

後漢陰識傳其先出自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因而氏焉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以王如高府

淮南泰族訓曰闔廬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下言焚庫即謂高府之粟也惠引淮南未詳 同上

高府

淮南子曰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高誘注宮中府名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閨公陽

史記曰惠王從者屈固 同上

其從徵之

說文曰徵隱行也同上

其徒微之

眾經音義引郭璞爾疋舊注微謂逃竄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衛侯占夢嬖人

傳案注云以能占夢見愛是讀從占夢嬖人連文欲此非也衛侯占夢宜絕句嬖人下屬求酒于太叔僖子爲一句不得爲一句與卜人比而告公云云情事自見杜曲解不可從也武進士經請考異

十七年　衛侯爲虎幄於藉圃

藉爾圃名杜注鑿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良夫乘衷甸兩牡

正義兵車一轅而二馬夾之其外更有二驂是爲四馬今此乘兩牡而謂之衷乘者衷中也蓋以四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也璂案韓非子外儲篇苗子曰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比明等級也良夫蓋乘中甸四乘之車加於晉國上大夫二輿二乘之士如謂一車兼有兩牡是凡宋車皆有驂馬服馬何獨衷甸之車獨言兩牡乎兩馬中乘之說非是同上

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

傳案舊讀從衡流而方羊裔焉爲句困學紀聞衡流而方羊裔焉引與此同劉炫規過以爲卜繇之詞文句相韻是以裔焉二字宜向下讀之則又以方羊斷句杜解補正亦云當以裔焉大國爲句言其邊于大國旨見滅而亡此亦本劉光伯疏云劉炫以裔焉二字宜或下讀之知不然者詩之爲體文皆韻句其語助之辭皆在韻句之下即齊詩云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其王詩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其樂只且之類是也此之方羊與下句將亡自相爲韻裔焉二字爲助句之辭上繇辭之例未必皆然案此亦曲徇杜氏非定訓也武進士經讀考異

如魚竀尾

爾疋再染謂之赬郭注淺赤鄭康成考工記注引爾疋作再染謂之竀是竀與赬同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衡流而方羊

哀十七年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杜氏以裔焉連上爲句劉炫謂當以方羊爲句其說當矣而孔穎達曲護杜義辨之甚力然毛詩正義亦出穎達之手而汝墳疏引左傳如魚赬尾衡流而彷徉正與劉氏讀合且引鄭眾注爲證仍不取杜說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

彬謂此注劉炫規過以爲卜繇之辭文句相類裔焉二字宜向下讀是也廣雅釋詁裔表也裔焉大國猶言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孔氏正義不信劉說謂裔焉爲助句之詞且閉門塞竇乃自後踰不與將亡爲韻又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不與攘公之渝爲韻不知繇辭無不韻者竇與踰爲韻猶專之渝與攘公之羭爲韻但非通體用一韻耳朱武曹經傳考證

傳戎州

司馬貞曰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濟陽與衛相近故莊公登台望見戎州又隱七年云戎伐凡伯于楚邱是戎近衛惠徵君春左傳補註

鄸般

說文曰鄸宋地讀若讒疑般采邑同上

十八年　宋殺皇瑗

汲郡古文曰敬王四十三年宋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丹水壅不流同上

宋殺皇瑗使皇緩爲右師

世族譜瑗皇父充石八世孫緩充石十世孫是緩爲瑗從孫與注異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圍鄾

酈元曰清水又南經鄾塞東又經鄧城北古鄾子國在鄧之南鄧是鄾本鄧邑楚滅鄧故杜云楚邑同上

廿年　吳公子慶忌

高誘曰慶忌吳王僚之子又淮南子注云吳王僚之弟子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史黯

高誘曰史黯史墨也同上

廿一年　魯人之皋　使我高蹈

二十一年傳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杜注曰皋緩也言蹈猶遠行也言魯人皐緩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我高蹈今爲此會引之謹案訓皐爲緩於古無據云數年不知答齊稽首亦非也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蒙已不知答稽首矣何待數年乎皐當讀爲咎言魯人不答稽首之咎數年而猶不自覺故使我高蹈而來也古聲皐與咎同故字亦相通書皐陶古文作咎繇左傳僖二十三年狄人伐廧咎如書序咎單作明居咎字並與皐同音又書下敦之囂以咎爲皐者見考工記作皐鼓後漢書馬融傳作咎鼓文曰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正謂魯人拘守儒書故數年不知其咎也左傳多古字後人改其讀耳又案呂氏春秋知化篇子胥高蹶而出於廷高注曰蹶蹈也傳曰魯人之皐使我高蹈蹶怒貌此之謂也以上呂氏春秋注是高蹈猶蹶怒貌說文蹶蹠也蹈亦騰躍之名故高注訓蹶爲蹈淮南原道篇曰經紀山川蹈騰昆崙蹈騰連文而其義相近樂記發揚蹈厲之已蚤蹈厲謂騰上也廣雅曰厲上也楚辭遠遊曰徐弭節而高厲蹈厲連文而其義相近又曰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列子湯問篇曰師襄乃撫心高蹈皆謂騰躍而起也凡人喜甚則高躍怒甚亦高躍故曰高蹈踊怒貌也杜以高蹈爲遠行亦失之高蹈非遠行之謂且齊魯間「顧顧是齊地也得言遠行○王尚書經義述聞

呂覽曰子胥高蹶高誘曰蹶蹈也傳曰魯人之高使我高蹈蹶怒兒高與皐通見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廿二年　甬東

賈逵曰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同上

廿三年　其可以稱旌繁乎

繁說文引作緐云馬髦飾也同上

傳其可以稱旌繁乎

賈子新書審微篇曰繁纓者君之駕飾也薛綜西京賦注弁馬冠也又髦以璿玉飾之纓馬鞅也緐說文作緐云馬髦飾也是緐爲馬髦之飾或以璿玉爲之非纓也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親禽顏庚

呂覽篇云顏涿聚學於孔子後漢左原傳云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卒爲齊之忠臣韓非子十過篇云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是庚非齊之忠臣蓋田成子之黨故成子後復使涿聚之子仕爲大夫又加以五邑同上

廿四年　又焉能進是躗言也

問說文引春秋傳云噧言今左氏無此語曰哀二十四年傳是

讆言也役將班矣服云僞不信也杜云讆過也釋文讆戶快反
與嚶音同介切相近古文从口从言之字多相通說文兼收嚶
謍二字嚶訓高氣多言謍訓譀譀文訓誇誇譀義較過僞尤長
然則嚶言即謍言亦可作讆言也 錢宮詹潛研堂集

周公及武公取於薛

哀二十四年左氏傳魯宗人釁夏曰周公及武公取於薛然則
周公夫人任氏也 李拔貢經義知新記

太宰嚭

左傳哀二十四年季孫因太宰嚭而納賂于越杜注云嚭故吳
臣也奔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事見史記吳越世家五子胥傳又
見吳越春秋二說苑雜言篇越滅吳在哀公二十二年則此時
安得有太宰嚭乎陳句山先生云史公必不誤恐二十四年之
太宰嚭又是一人而杜注誤也志祖謂越初滅吳時未必誅嚭
越之誅嚭當在季孫納賂之後史公特因滅吳而牽連書之介
或曰是時陳亦有太宰嚭見禮記檀弓然季孫因嚭而納賂於
越則不得謂是陳之太宰也 孫侍御讀書脞錄

褚師聲子韈而登席 哀廿五年

又與傅青主二丈同在太原曰先生曾以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下問云古人
既脫屨復脫韈乎雖杜注古者見君解韈然書傳中僅此一見
無別證何也按陳祥道禮書謂漢魏以後朝祭皆跣韈又謂梁
天監間尚書參議案禮跣韈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
清廟崇嚴旣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韈蓋方是時有不跣
韈者故議者及之可見六朝時猶然而尤妙者在案禮跣韈事
由燕坐二語古祭不跣所以主敬朝不脫屨以非坐故唯登坐
於燕飲始有跣爲歡後則以跣示敬此亦古今各不同處因怪
杜註見君解韈見君字不確要須易爲古者燕飲解韈耳
又考得漢哀帝紀中山王賜食於前後飽起下韈係解此賜
食也非燕飲此故韈尚存 閻潛邱劄記

彭軏 山東東昌人乙丑進士 附左傳哀二十五年衛出公位之靈
臺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杜
預註曰古者見君必解韈軏嘗疑其說執以問人人無
有知者夫解韈褻事也豈有見君而解韈以爲禮者況
曰必解韈則直定典矣此何所據而云然

此事舊嘗問之經師經師亦不解後先仲氏略道其概大抵古
無椅制布席而坐 宋南渡後王觀增韻始有坐椅字前此字書與行文俱無有 而坐當親
地惟恐履來汚席故坐必脫屨如曲禮云戶外有二屨言聞則
入言不聞則不入此言入室之禮謂入室必脫屨戶外因入室
必坐坐必設席當戶兩也又云侍坐于長者屨不上于堂此言
升堂之禮謂升堂當坐則脫屨于堂下而登席否則仍着屨上
堂以坐則脫屨不坐即不脫屨也禮飲亦然凡禮飲則君臣賓
主無不脫屨不止臣見君而已故鄉飲酒禮賓主皆降脫屨而
後登席此皆脫屨之有明證者但脫屨非解韈也惟至燕飲則
君但脫屨而臣必解韈記曰燕則有跣跣者解韈也蓋禮飲不
過三爵油油而退卽坐而取屨而燕飲必盡歡盡歡則必解韈
其曰見君必解韈者非謂見君之禮皆然也以爲燕飲時則見
君而必有然也此承傳文之飲酒言也此卽記之所謂燕則跣
也跣解韈也

然則漢張釋之傳帝召王生居廷中王生以韈解命釋
之結韈得毋王生見帝先已解韈故命釋之重結之此
卽見君解韈之意與

曰是不然王生召見非燕飲何得解韈且韈解與解韈不同傳
稱文王無結韈之士而呂覽云文王韈繫解左右莫肯繫韈文王
出遊無故繫解左右賢士以爲繫韈本賤者之役故莫肯來繫
此與廷尉爲王生結韈事正相反然其曰韈解猶之繫解謂其
韈繫無故自解非有爲解之者也是以哀帝紀云帝賜中山王
食後飽而起下韈繫解亦謂中山食畢韈繫自解加一繫字尤
爲分明夫帝賜食而不賜燕則韈繫自解猶曰非禮況但召見
而可解韈乎

但據先生教言古坐必脫屨非爲行立言也入室始脫
屨則在堂上必不當脫屨也乃漢蕭何傳何賜履上殿
則凡履不得上殿矣殿廷非室上殿不必坐而凡履皆
不得上則與坐必脫屨入室始脫屨之說又復有異此
古制與抑亦漢法如是也

古制漢法俱無明文卽堂室席屨行立坐起種種亦有曾有儀
註影響可以稱說但云坐必脫屨此亦不過就曲禮退坐取屨
與夫跪而遷屨坐而納屨諸文細爲推討則自似脫屨之儀非
行立所宜有故少儀又云凡祭于室中堂上無跣士虞禮曰尸
坐不脫屨亦以升壇入廟趨蹌登降無事去屨故禮註曰朝祭
不跣以朝與祭時則並不當有坐理也乃考之漢後則大不然
不惟行立皆跣卽朝祭亦跣蕭何與操莽俱不脫劍履上殿而
其餘則否延至六朝凡郊與廟帝皆脫舄升壇脫舄上殿卽唐
時開寶通禮凡太廟祫禘帝必去舄而後入甚至朝士詣三公
至閣下脫履過閣又着履而尙書丞郎詣令與僕射尙書並然
則是漢魏六朝以至于唐並朝祭脫履 或謂坐席脫韈事于唐末然亦無明文 此
與古者朝祭不跣之制正相牴牾不止蕭何一賜履見漢制也
且脫履解韈古以明歡後非著敬諱之禮而後升移之朝祭劉
宋有冬月不解韈之令而梁太監中尙書參議謂跣韈之制起
于燕坐今朝祭並然則淸廟崇嚴亦宜跣韈是歡燕跣韈竟一
變而爲朝會崇嚴之節誠不知其制起于何時此並非出公籍
圖之飫所得援引爲故事也

若然則朝祭之跣起于後代制不足據但軏嘗謂推闡
昔人有論采菽之詩者謂采菽以諸侯而朝天子乃其
詩曰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大周制邪幅卽漢後之行縢
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則已無韈矣又左傳
臧哀伯云袞冕黻珽帶裳幅舄皆朝會之服而但言幅
舄並不及韈蓋後之行縢以纏足者皆有韈以蒙其上
者也然傳之所謂幅則皆無韈以蒙其上者也惟無韈
以蒙其上故謂見幅亦惟有幅以蔽其下故可去韈則
是古凡朝祭並無不却韈而見幅者得毋三古之制原
自如此故漢魏以後尙存遺意而遂今而併失之與

曰是又不然向使幅外原有韈而仍露幅以朝見則韈𨁂何用
朝見既露幅則並不當有着韈之時又安用去韈此皆理之無
可通者古者幅爲履韈各有其制或解或着各不相掩大抵韈
在股下而過于膝一名爲韈服是也故曰赤芾在股言在膝之
上股之間也幅卽邪幅在膝下而邪纏之以周于足履註幅
偪束其脛由足至膝是也故曰在下言在膝下也若夫韈則在
脛之下足之上護脛幅而禱足履者故一名曰韈釋名曰韈末
末也在足之末也一名曰絑絑足者也則是古之鳥韈韈以韈
足非如今之長韈可蓋膝者其制甚而尾一如履然

同故古樂府華山畿有吞蠶事蓋韈者袜也履曰舟韈曰袜其形同也是以跣義有三一脫屨則猶有韈也一解韈則猶有幅也一徒跣則并幅去之也跣例亦有二凡坐而脫屨則韈尙存也燕飲而解韈則幅尙存也至于喪者徒跣待罪者徒跣則幅亦并不存也然則幅存韈解幅不加韈幅韈並着幅亦不加晦不得謂邪幅之見由于無韈以此爲朝廟解韈之證也

然而又有疑者男韈與女韈一也今女韈長廣但蓋腨肚而並不蓋足則與筏異矣且何以知韈之同于履也則以履韈一類男女一製今之女韈並非古法且亦不知爲何名予謂履可同于韈者禮註單下曰履複下曰舄而宋儒作虜禮訂義有曰單着者爲履複着者爲舄則服履于舄之內非卽韈乎韈可同于履者曹植洛神賦曰羅韈生塵而解之者謂步沤而如踐韈一如履之親地而底有埃者則韈非履乎且如今之女韈而可以韈地乎是以男子着韈惟見有幅女子着幅惟見有韈內則于子事父母則曰偪屨着綦但言偪韈而不及韈于婦事舅姑則曰衿纓綦屨但言衿纓而不及偪遂致宋人作禮書者直曰婦人不用偪而迸之妄解者并據作男子却韈婦人去偪以爲尊前承歡之證則直是猺獠之俗徒跣奉堂大無禮矣古文叙事原有詳略或纓或偪不礙互舉况男無纂縫但見邪幅而女則紳纓綠繞而不之見偪則及不見偪則不及並無他義不然男婦一也男子有行縢而女反去緎而却纏可乎

然謂燕坐脫屨不並解韈是矣至謂燕飲解韈不并解偪幅則似不然當出公怒聲子時聲子之謝詞有曰臣有疾異于人若見之君將嘔之是以不敢此謂其足有創恐一解偪幅將必致見創而生穢惡故不敢也則似一解韈而幅已去矣若其幅尙存則創且不見何嘔之有

是又不然夫世無徒跣可行禮者予前謂居喪待罪始有徒跣此非宴語彼聲子之不解韈非無幅也以幅不至足也其幅不至足者以疾也非恒例也 毛檢討經問

注古者見君解韈 東昌彭氏軌以爲古無見君解韈之禮桉案燕禮云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鄭志云凡燕坐必說屨屨不在堂也蕭山毛氏特以爲脫屨非解韈也棟又案少儀云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鄭志云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爲歡也毛詩曰燕飲君但脫屨而臣必解韈記曰燕則有跣跣者解韈也 閻百詩曰陳氏禮書謂漢魏以後朝祭皆跣韈又謂梁天監間尙書奏議案禮跣韈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旣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韈蓋是時有不跣韈者故議者及之杜氏謂見君解韈見君字不確須易爲古者燕飲解韈耳 棟又案宣二年左傳云晉侯飲趙盾酒其右提彌明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而下服虔本作遂跣以下注云趙盾徒跣而下走此本書燕飲解韈之明文也左傳古本盡爲杜預所改故學者每有疑義莫能詳焉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褚師聲子韈而登席杜注古者臣見君必解韈此非謂凡見君之禮皆然燕飲時君脫屨臣必解韈記曰燕則有跣跣解韈也禮飲不過三爵油油而退卽坐而取屨燕飲必盡歡盡歡則必解韈也古幅舄履韈各有其制芾在股下而過于膝一名爲韍膝故曰赤芾在股言在膝之上股之間邪幅在膝下而邪纏之以至于足言在膝下也韈在脛之下足之上護脛幅而韜足履者故一名絲釋名曰韈者末也在足之末也一名絲絲足者也其制淺而窄一如履然止可穿足韈袜也履曰舟韈曰袜其形同也跣義有三脫屨則猶有韈也解韈則猶幅也徒跣則幅亦去之矣案此釋幅舄諸制最爲明晰 崔茂才吾亦廬稿

韈不从衣

哀二十五年傳褚師聲子韈而登席注云古者見君解韈案此亦隨文解之耳古人禮服未聞著韈皆用行縢詩所謂邪幅內則所謂偪桓五年傳所謂帶裳幅舄是也禮但著脫屨解履納屨之文而不聞解韈祇此一見蓋著韈非禮故衛侯怒之卽以足疾爲辭而猶不解也其曰君將設之蓋足疾或有臭味達於行臚外也設字从口設聲今監本或作嗀或作㱿皆非韈字从韋以皮爲之或从革从衣者非 李進士賡芸經籍小

君將設之

說文引作嗀云歐皃从口殸聲玉篇同案釋文作嗀與說文合與石經異釋文是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君何所不逞欲

說文引云何所不逞云楚人謂疾行爲逞 同上

廿六年 后庸

唐石經作舌庸廿七年傳同吳語亦作舌庸 同上

掘褚師定子之墓

掘玉篇引作搰云搰也釋文云本或作搰 戰國策滑屬古今人表作翕屈屋 同上

公遊于空澤

鄭元曰獲水東南逕空桐澤北澤在虞城東南左傳公遊于空澤卽此然則空澤者空桐之澤也 同上

今君無疾而死

汲冢古文瑣語曰初刑史子臣謂宋景公曰從今以往五祀日臣死後五年五月丁亥吳亾後五祀八月辛巳君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而死後吳亾景公懼思刑史子臣之言將死日乃逃於瓜圃遂死焉求得已蟲矣 同上

寘於虛門之外

酈元曰宋南門曰盧門春秋華氏居盧門里叛杜預曰盧門宋城南門此注盧門爲宋東門非是今本杜注華氏盧門宋東城南門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使祝爲載書

周禮詛祝作盟詛之載辭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四方其順之

哀二十六年四方其訓之唐石經訓作順岳氏本亦是順字正義云四方諸侯皆順從之是正文作順無可疑者今注疏本作訓蓋後人依詩文輒改之耳古書訓與順多通用洪範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史記宋世家皆作順 錢宮詹潛研堂集

廿七年 設乘車兩馬

服虔曰一曰兩飾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及留舒

鄭康成引作柳舒孔氏曰留柳不同蓋所據書異棟案裴松之三國志注云古劉留聊柳同用丣字以从聲故也 律曆志云留孰於卯 同上

吾乃今知所以亾

子惠子曰佷其語不審 同上

補遺

以鞌易薄

哀十四年宋桓魋請以鞌易薄薄即亳也故曰宗邑定二年奪之杖以敲之釋文敲若孝反又苦學反引字林云口交反又口卓反今俗讀如殼方音之轉非別有一字也汪中經義知新記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二十二　學海堂

左傳雜錄

三傳

三傳以左傳爲長與二傳相傳顧說迥殊魏鍾氏謂左氏爲太官而譏公羊爲賣餅家數洵不誣也兩漢儒者多信公羊甫是逢時逐臭穀梁之說半與公羊說同其餘亦多迂謬然棄瑕取瑜其中亦多可采公羊中如以王爲文王以祭仲爲行權以齊襄爲復仇以宋襄爲文王以趙盾爲行仁悖理傷道不過數大條穀梁中如去其例時例月例日支離破碎之談其中亦頗有勝於左氏者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諸子雜家之說尚多可取況二家傳授爲聖門之支流餘派乎 李進士惇羣經識小

凡例

春秋一書義驗文簡其義理事迹有讀經文而自明者有必攷其事而後通者左氏采各國之史廣記備言令學者原始要終以知其義其有功於聖經甚大若其創立體例以己意爲說時或不無錯謬此其所短也注釋之家於其是者曲而暢之於其疑者闕之可也杜氏以絕倫之才癖嗜左傳於天文曆數地理世族詳考博證燦然成一家之書自鄭康成外其餘注家莫之先也然其中有一大障蔽蓋其初意欲專信此書以正公穀之妄遂并其不可通者亦彌縫之說既久遂以爲必當如是觀釋例中反覆辨論直是實見其然並非爲護傳起見矣杜氏序曰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今案五十凡中如宣四年傳云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此豈周公之舊法乎抑孔子之新意乎五例中如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書齊豹盜爲求名而亡三叛人名爲欲蓋而章聖人之意果如此乎其言曰須今所以爲異專修邱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杜氏之自以爲度越諸家者其受病亦即在此矣 同上

春秋左氏傳序

杜氏經傳集解序釋文題爲春秋序正義作春秋左氏傳序今注疏本從釋文杜林合注本從正義而無氏字皆非也正義曰此序題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集解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釋例序 釋文云沈文何以爲釋例序 後人移之於此且有題曰春秋釋例序置之釋例之端今所不用晉太尉劉寔與杜同時人也宋大學博士賀道養去杜亦近俱爲此序作注題並不言釋例序明非釋例序也又晉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晉世定五經音訓爲此序作音且此序稱分年相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言爲集解作序也又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名曰釋例異同之說釋例詳之是其據集解而指釋例安得爲釋例序也案杜氏既集解經傳則題稱春秋或單稱左氏傳皆非矣若經傳集解則杜所自爲之書杜爲集解而序經傳非自序其集解也晉宋古本雖有誤書孔氏見之當矣穀梁疏云晉宋古本多云春秋穀梁傳序俗本亦有而云穀梁傳序者亦可爲證 臧琳經義雜記

春秋經傳別行

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此左氏之經也經十一卷注云公羊穀梁此公羊二傳之經也春秋經傳別行賈逵解左氏傳並釋服虔有傳無經南齊書陸澄傳時國學置杜服春秋注謂僕書令王儉曰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此亦服傳無經之證 [illegible]

左氏傳古注輯存序

世儒尊杜氏者謂其精於地理今攷鄭伯克段於鄢當據陳留之傿而杜以潁川之鄢陵當之鄢於宛城北古本作京城劉叔

毀所封而杜謂為亳防門廣里皆齊地名而杜以為塹廣一里迄遼于城陳蔡葉不羹故子革稱四國杜本脫葉字乃分不羹為二以當之竊意賈誼應劭京相璠司馬彪之詮釋皆出先民舊訓試推而廣之其足箴杜氏之膏肓者正自不少錢宮詹潛研堂集

春秋左傳補疏序

余幼年讀春秋好左氏傳久而疑焉既閱杜預集解竊所為釋例疑滋甚矣孔子因邪說暴行而懼因懼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者所以誅亂賊也而左氏則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者且揚其辭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春秋之義遂不明已而閱三國魏志杜畿傳注乃知預為司馬懿女壻晉書預本傳云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預以父得罪於懿廢棄不用蓋熱中久矣昭有篡弒之心收羅才士遂以妹妻預而使參府事預出意外於是忘父怨而竭忠於司馬氏既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為昭飾且有以為懿飾飾即用以為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夫懿師昭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聃祭足而趙盾之趙穿也王淩毋丘儉李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也昭弒高貴鄉公而歸罪於成濟已儼然托於大義而思免於反不討賊之譏師逐君昭弒君均假太后之詔以稱君罪則師曠所謂其君實甚史墨所謂君臣無常位者本有以啟之預假其說而暢衍之所以報司馬氏之恩而解懿師昭之惡夫又何疑願射正中肩即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為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顯謂高貴討昭之非而昭禦之為志在苟免孔父嘉之義形於色仇牧之不畏彊禦而預皆鍛鍊深文以為無善可褒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為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為貳居然相例矣師昭而後若裕若道成若衍若霸先若歡洋若泰若堅廣僭如石虎冉閔苻堅相習成風而左氏傳杜氏集解適為之便故其說大行於晉宋齊梁陳之世唐高祖之於隋亦踵懿晉餘習故用預說作正義而賈服諸家由是而廢吾於左氏之說信其為六國時人為田齊三晉等飾也左氏為田齊三晉等飾與杜預為司馬氏飾前後一轍而孔子作春秋之義乖矣四明萬氏充宗作學春秋隨筆斥左氏之頗吳中惠氏半農作春秋說正杜氏之失錫顧氏棟高作春秋大事表特糾杜注之誤而預撰集解之隱衷則未有摘其奸而發其伏者賈服舊注惜不能全見而近世儒者補左氏注亦徒詳核乎訓故名物而已余深怪夫預之忘父怨而事仇悖聖經以欺世摘其說之大紕繆者稱疏出之質諸深於春秋者俾天下後世共知預為司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蟊賊也嘉慶丁丑冬十二月除夕錄於半九書塾之蜜梅花館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序

春秋左傳補注

賈服之注左傳猶康成之注六藝精確不可移易矣其地名有京相璠為之注釋酈元水經注引之於三家說融洽貫通左傳學思過半矣元凱集解於漢晉諸儒解未能擇善而從其地理又未能揆度遠近妄為影附此劉光伯規過之書所由作也東吳惠先生棟遵四代之家學廣搜賈服京君之注旁引秦漢子書為證繼先儒之絕學為左氏之功臣余服膺廿載於惠君補注間有遺漏復妄參末議焉郭子慎之作解誼家法是守酈沖遠之為疏證曲說鮮通是亦惠君所仰望於後學者也[illegible]城馮進士宗鎮

春秋左傳補註

棟曾王父樸菴先生幼通左氏春秋至耄不衰常因杜氏之未備者作補註一卷傳序相授于今四世矣竊謂春秋三傳左氏先著竹帛名為古學故所載古文為多晉宋以來鄭賈之學漸微而服杜盛行及孔穎達奉勅為春秋正義又專為杜氏一家之學值五代之亂服氏遂亾嘗見鄭康成之周禮韋宏嗣之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末乃下以己意令讀者可以考得失而審異同自杜元凱為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持論閒與諸儒相違于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棟少習是書長聞庭訓每謂杜氏解經頗多違誤因刺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廣為補注六卷用以博異說袪俗議宗韋鄭之遺前修不揜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其中于古今文之同異者尤悉焉傳之子孫俾知四世之業勿替引之云爾戊戌冬日東吳惠棟定宇序吳惠徵君棟著

漢代左氏立學官

問左氏春秋漢平帝時嘗立學官光武初以尚書令韓歆之請立左氏學遂司隸從事李封為博士諸儒論譏譁譁會封病卒左氏復廢終東京之世春秋博士祗有公羊嚴顏二家無左氏也陸德明釋文乃元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乃立於學官春秋正義與釋文略同陸孔之說果何所據曰疚之漢史鄭眾以章帝建初八年卒興之卒史在眾前不及和帝之世且元興改元止於一年初無十一年則釋文之誤審矣靈帝熹平中盧植上書請立左氏於學置博士可見元興以後左氏未嘗立學也至春秋正義其文益錯亂如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然則劉歆至和帝時尚存也又云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然則章帝轉在和帝之後也此村夫子知其不然者曾謂穎達大儒而有是語乎愚故曰傳寫錯亂非正義之本文也夫左氏之勝公羊宜乎夫人而知而范升抗議於前何休排詆於後雖以天子之力不能勝之當時經師之專己黨同如此然則劉賈鄭服扶翊古學之功詎淺鮮哉錢宮詹潛研堂集

左氏採列國之多方言

左邱明采取列國史書為春秋作傳故其文多方言注疏或未盡釋則以方言說文等書補之如隱公十一年傳餬其口于四方方言餬庇寄也齊魯宋衛陳晉汝潁荊州江淮之間曰庇或曰寓寄食為餬桓二年傳藻率鞞鞛方言鞞削自關而西謂之鞞十八年傳公謫之方言謫怒也郭注相責怒也莊四年傳授師孑焉方言戟楚謂之釨杜注揚雄方言孑者戟也謙案今本方言無此文釨與孑同十四年傳生堵敖釋文杜云楚人謂未成君為敖二十二年傳莫之與京方言京奘將大也齊楚之郊或曰京二十四年傳刻其桷說文秦名為屋椽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釋文引字林云齊魯謂榱為桷僖四年傳供其資糧屝屨方言屝屨麤履也徐兗之郊謂之屝音扉自關而西謂之屨祭地地墳方言墳地大也青幽之閒凡土而高且大者謂之墳十五年傳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方言矜悼憐哀也秦晉之閒或曰矜或曰悼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方言鬱展難也若秦晉之言相憚矣二十四年傳狄固貪惏方言惏殘也陳楚曰惏正義曰方言云殺人取財曰惏謙案今本方言無此文說文河內之北謂貪曰惏三十三年傳不腆敝邑方言腆厚也文十二年傳兩君之士皆未慭也方言慭傷也楚潁之閒謂之慭宣二年傳胹熊蹯不熟方言胹熟也自

關而西秦晉之郊曰臘公嗾夫獒焉方言秦晉之西鄙自冀隴而西使犬曰哨玉篇引方言云秦晉冀隴謂使犬曰嗾四年傳伯棼射王汰輈方言轅楚衞之閒謂之輈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方言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方言虎江淮南楚之閒謂之李耳或謂之於䖘宣十二年傳篳路藍縷方言南楚凡人貧衣被醜弊謂之須捷或謂之褴褸故左傳曰篳路褴褸以啟山林趙傻在後方言傻長老也東齊魯衞之閒凡尊老謂之傻十四年傳庶有豸乎杜注豸解也正義曰方言豸解今本方言無此文成二年傳狄卒皆抽戈楯冒之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瞂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路以紀獻方言艦自關而東謂之艦收合餘燼方言孑藎餘也周鄭之閒曰藎或曰孑自關而西秦晉之閒炊薪不盡曰藎藎與燼同六年傳民愁則墊隘方言墊下也屋而下曰墊十三年傳虔劉我邊垂方言虔劉殺也秦晉宋衞之閒謂殺曰劉晉之北鄙亦曰劉秦晉之北鄙謂賊爲虔矜哀寡人方言見僖十五年傳喪其親下十七年傳公使覘之信方言貼視也自江而北謂之貼案覘貼音義通襄四年傳羿猶不悛方言悛懌改也自山而東或曰悛或曰懌九年傳具綆缶方言繘自關而東周洛韓魏之閒謂之綆十八年傳中肩兩矢夾脰公羊莊十二年傳絕其脰何注脰脛也齊人語二十四年傳部婁無松柏方言冢秦晉之閒謂之墳或謂之培自關而東小者謂之塿二十五年傳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方言圍棋謂之奕自關而東齊魯之閒皆謂之奕二十六年傳王夷師熸杜注吳楚之閒謂火滅爲熸不如使逞而歸方言逞快也自關而東或曰逞江淮陳楚之閒曰逞說文楚謂疾行爲逞二十九年傳夏肄是屏方言烈枿餘也陳鄭之閒曰枿晉衞之閒曰烈秦晉之閒曰肄三十年傳子產殖之方言殖立也昭元年傳請墠聽命公羊宣十八年傳墠帷何注墠地曰墠齊俗名之云爾五年傳震電馮怒方言馮怒也楚曰馮郭注馮恚盛皃楚詞曰康回馮怒七年傳僕臣臺方言儓駑夫之醜稱也南楚凡罵庸賤謂之田儓郭注僕臣儓亦至賤之號也十八年傳撊然授兵登陴方言撊猛也晉魏之閒曰撊十九年傳紡焉以度而去之釋文云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謂藏爲去案今關中猶有此音正義曰字書去作弆羌莒反謂掌物也今關西仍呼爲弆東人輕言爲去音莒二十一年傳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方言雁南楚之外謂之鵝二十五年傳徵褰與襦方言袴齊魯之閒謂之䙆郭注傳曰徵褰與襦二十六年傳苑子剌林雍斷其足正義曰江南謂刀擊爲剌定四年傳越在草莽方言莽草也南楚曰莽九年傳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方言軸謂之軔哀三年傳猶拾瀋也釋名云宋魯人皆謂汁爲瀋釋文云北土謂汁爲瀋四年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杜注蓋楚言五年傳何黨之乎杜注黨所也公羊文十三年傳往黨衞侯會公于沓何注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十一年傳人尋約方言尋長也海岱大野之閒曰尋十四年傳澤有介麋焉方言介特也獸無耦曰介此皆列國方言也 趙寬夫寶甓齋札記

左氏敘事極有條理

左氏敘事極有條理詞不虛設昭二十三年敘欒盈復入于晉唯魏獻子私之其餘趙氏韓氏范氏中行氏知氏皆不助欒盈則六卿已畢矣復云程鄭嬖於公此語非無謂疏不得其說云鄭雖非卿亦是强族言嬖於公見其不助欒氏非也二十年傳云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註云代欒盈則自欒盈出奔時程鄭已爲卿故傳必須及之傳雖追敘於二十四年實非二十四年始爲卿也然則晉是時有七卿乎非也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此因悼子荀盈爲荀罃之子亦是強家故及之是時荀盈年十六註云年十七識多一年實未爲卿二十五年程鄭卒盈年十八始代鄭佐下軍也 江慎修羣經補義

左氏春秋釋疑

左氏春秋典策之遺本乎周公筆削之意依乎孔子聖人之道莫備於周公孔子明周公孔子之道莫若左氏春秋學者其何疑焉然古者左史記事動則書之是爲春秋而左氏所書不專人事其別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曰災祥曰卜筮曰夢其失也巫斯之謂與吾就其書求之楚子庚侵鄭董叔言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以爲在其君之德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裨竈曰宋衞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不與明年鄭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以爲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天道未嘗廢人事也隨侯以牲牷肥腯粢盛豐備謂可信於神季梁以爲民神之主也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和而神降之福齊侯疾梁邱據請誅於祝固史嚚晏子以爲祝不勝詛由是言之左氏之言鬼神未嘗廢人事也鄭內蛇與外蛇鬭內蛇死申繻以爲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隕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內史叔興以爲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吉凶由人由是言之左氏之言災祥未嘗廢人事也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史蘇占之不吉及惠公爲秦所執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韓簡以爲先君之敗德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南蒯將叛筮之得坤之比子服惠伯以爲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易不可以占險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卜筮未嘗廢人事也衞成公遷於帝邱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以爲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衞之罪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晉趙嬰通於莊姬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士貞伯以爲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放於齊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夢未嘗廢人事也此十者後世儒者之所執以疑左氏春秋者也而當時識遠見之君子類能爲之矜德音嚴羣疑而左氏則已略記而備言之後人其何疑焉若夫瓊弁玉纓子玉弗致焉乎知道而卒之兵敗身死臧會僞僂句告吉而終後臧氏天網恢恢吉凶之應有時而爽策書舊文謹而志之所以明敬也問者曰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夢之備書於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職也其在周官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皆屬春官若馮相氏保章氏眡祲司天者也大祝喪祝甸祝詛祝司巫巫人司鬼神者也太卜卜師龜人菙氏簭人司卜筮者也占夢司夢者也與五史皆同官周之未造官失其守而列國又不備官則史皆得而治之其見於典籍者曰瞽史曰祝史曰史巫曰宗祝巫史曰祝宗卜史明乎其爲聯事也楚公子棄疾滅陳史趙以爲歲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史趙用師於越史墨以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祭則史與司天矣有神降於莘惠王問諸內史過過請以其物享焉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然則史固司鬼神矣隕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襄公問吉凶於周內史叔興有雲如眾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然則史固司災祥陳敬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

覽之韓起觀書於大史見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然則史固司卜筮矣昭公將適楚夢襄公祖梓愼以爲不果行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占諸史墨然則史固司夢矣司其事而不書則爲失官故曰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夢之備書於策者史之職也古者詩書禮樂大司樂掌之易象春秋大史掌之而儒則有道者有德者使教國之子弟焉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者也後世二官俱亡而六藝之學并於儒者於是即儒之所業以疑大史此偏知之所得未足語於大道也曰是皆然矣抑猶有可疑者左氏之紀人事所以獎善抑惡以詔後世也而有不信者焉有不平者焉其類有百請約言之鄭息有違言息伐鄭而敗左氏以其犯五不韙而伐人知其將亡鄭請成於陳陳桓公不許左氏謂其長惡不悛按鄭莊公之在位國鄰搆怨無歲無兵取周禾麥射王中肩寘母城穎誓不復見人道盡矣而爲周孟侯以沒元身陳息一眚而亟稱其惡其可疑者一也楚武王將齊而心蕩鄧曼知其祿盡莫敖舉趾高鬬伯比知其必敗按齊臣弒父與君高國十二年滅江六蓼服陳鄭宋身獲考終子有令德潘崇教人之子使爲大逆奄有大子之室爲大師掌環列之尹伐麇與舒屢主兵事有厖及蠻爲國世臣比於武王莫敖其咎蔑多其徵安在其可疑二也有神降於莘虢公享神神賜之土田內史過史嚚知其將亡虢公敗戎於渭汭桑田舟之僑卜偃知其將亡按虢爲卿士於周爲睦子穨之亂勤在王室不幸晉方薦食不祀忽諸而四子備舉其亡徵且周之東遷拜戎不暇渭汭桑田之役豈不亦敵王所愾以張中國之威而以爲召殃斯過矣晉獻上烝諸母盡滅桓莊之族以妾爲妻逐羣公子而殺其世子猶多涼德豈其若是而日闢百里晉是以大其可疑三也公孫歸父言魯樂晏桓子知其將亡按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其忠盛矣不幸宣公即世其事不成行父假於公義以藏私怨遂逐子家由是公室四分昭哀失國斯可謂國之不幸而遠以懷魯蔽其辠且意如內竊國政外結齊晉之臣同惡相濟戕殺不辜有君不事使之野处又廢其子其爲罪人不已多乎而及身無咎後嗣纂業其可疑四也凡若此者是有故焉天道福善而禍淫禍福之至必有其幾君子見微知著明徵其辭其後或遠或近其應也如嚮作史者比事而書之策侍於其君則誦之有問焉則以告之其善而適福足以勸焉淫而適禍足以戒焉此史之職也故國語史獻書又臨事有瞽史之道又楚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君使無忘先王之業禮運王前巫而後史保傅傳瞽史誦詩又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常立於後是史佚也其見於左氏春秋者曰君舉必書曰史爲書曰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及夫國中失之事咸問之史是其事也意主於戒勸不專於記述其所載之事時有異聞故史克數舜之功十六相四凶之名不同於尚書意有所偏重故昭公失國史墨謂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父不校之義非所及也所謂言豈一端各有所當者此也其有善而無福淫而無禍雖有先事之言不足以戒勸則遂削而不書其事不可沒則載之其故不可知則不復爲之辭故史之於禍福舉其已驗者也其在上知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其於戒勸無所用之則禍福雖無驗焉可也其在下愚不可教誨不知詁言其於戒勸亦無所用之則禍福雖無驗焉可也天下之上知下愚少而中人多故先王設之史使鑒於前世之善淫禍福以知戒勸者爲中人也苟爲中人則舉其已驗者可也此史之職也雖然史之戒勸猶有二焉蔡侯般弒其君歲在豕韋萇宏知其弗過此於是楚靈王誘之於申伏甲而殺之此明著其禍以爲戒者也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縊此直書其事以爲戒者也禍之有無史之所不得爲者也書法無隱史之所得爲者也君子亦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此史之職也百世之上睹異事殊故曰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所貴乎心之其意也明乎此則左氏春秋之疑於是乎釋 注拔貢述學

左氏春秋考證一卷 後證一卷 箴膏肓評一卷

敘曰隋經籍志有何氏春秋左氏膏肓十卷又有服虔膏肓釋痾十卷今鄭氏所箴尚存百分之一二而服氏之書亡無由盡見何邵公申李育之意甚可惜也然何君於左氏未能深著其原於劉歆等之坿會本在議而勿辨之科則以東漢之季古文盛行左氏雖未列學官而服賈高才生俱舍所學而從之久矣左氏以良史之材博聞多識本未嘗求坿於春秋之義後人增設條例推衍事蹟強以爲傳春秋冀以奪公羊博士之師法名爲尊之實則誣之左氏不任咎也覩其文辭詹逸史筆精嚴才如遷固有所不逮則以所據多春秋史乘及名卿大夫之文固非後人所能坿會故審其離合辨其眞僞其眞者事雖不合於經益可以見經之義例如宋之盟楚衷以衷甲先晉春秋不予楚是也其僞者文雖似比於經斷不足以亂經之義例如展無駭卒而賜氏單伯爲王朝卿子叔姬爲齊侯舍之母齊世子巫爲魯之甥是也事固有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者余欲以春秋還之春秋左氏還之左氏而刪其書法凡例及論斷之謬於大義孤章絕句之依坿經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眞幸國語太史公書時有以導余先路而淺惜范甯鄭李元春何邵公諸老先生之書多佚無能爲左氏功臣者今捜羣書所引何鄭之論三十餘篇評之更推其未及者爲之以質後之君子未知其有台焉否也嘉慶十七年十一月日武進劉逢祿箋 劉禮部箴膏肓評

宋雕左氏釋文

嘗見毛子晉所藏宋雕左氏釋文一卷較之葉林宗影寫舊更善如定十四年巂李巂作槜下同此漢魏以來俗作故陸云依說文从木言當作巂爲正也乃葉本及通志堂徐本俱大書槜字則陸語爲贅矣哀八年宋茲音玄本亦作滋子絲反因正作茲或作滋故陸氏隨字爲音說文玄部云茲黑也从二玄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茲德明定從之本與許君正同今注疏本作水滋與或本亦合乃宋板滋字水旁模糊葉抄遂並作茲字徐本覺其難通也返改正文水茲作水滋非特失漢唐相傳之舊且乖陸氏之音矣而此皆不誤每葉魚尾上有大若干字小若干字卷末有總計經若干字注若干字蓋亦唐宋校勘定式而此卷總數葉抄遺落徐本亦闕至魚尾之數葉皆未錄徐本則不分大小合計若干遂失其眞矣 臧庸拜經日記

書宋槧左傳不全本後

宋槧不全左傳三冊上冊題襄五第十八闕二十二二十三兩頁中冊題昭三第二十二闕三至八六頁又闕十三一頁及二十一二十二兩頁昭四第二十三闕一頁下冊題昭五第二十四闕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三頁每卷末有經若干字注若干字近出七經孟子考文載昭二十年注皆末从而碭諡及葚田傳終而言之足利本無末字而字與此適合襄二十七年傳棠

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毛本萬本皆爾此作无與唐闕成石經宋高宗御書石經合无咎本周易作无是也下文无咎字皆作无獨此作無爲錯出昭八年傳怨讟並作莫保其性此作莫信其性與二書五行志上所引左氏傳正同師古曰信猶保也王林光生云今本作保是以詁訓代經也一讀信爲申非是昭十二年注杞世所謂枸杞也此作拘杞按釋文枸本又作狗詩南山有杞釋文引草木疏云一名狗骨是作狗義通也昭十三年偃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齊注云言若能爲靈王死亡則可違蔡公之命以待成敗如何此作以待成敗所在與傳文所字正針對今本作如何或作何如爲未定之辭非也又傳盟以厎信注厎致也此厎作厎與唐石經及爾雅叢莒合昭十四年傳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注庚與莒共公此與皆作輿按釋文庚與音餘本亦作輿考唐石經此文闕下文我出君而納庚與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皆同此作輿輿知唐石經所闕者亦必作輿輿也昭十六年注取其淘美且都此淘作詢案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引詩作詢美且都昭十七年注大皞伏犧氏俗本犧字皆从牛旁此作伏羲昭十八年傳乃毀於而鄉此傳注皆作向按釋文而鄉本亦作向注同又昭八年傳哀公有廢疾昭十四年傳偶廢疾此皆作癈疾與唐石經合說文疒部癈固疾也與廢與字从广者不同俗書多混然無別當見宋槧板俱殊異也又襄二十八年及昭十九年注滎陽字从水此皆从火作熒與古合昭二十年傳析朱鉏宵從竇出此宵作宵岳氏經傳沿革例謂注宵從公故當作宵宵夜也與傳上文合今本於注作宵誤也亦不敢改是岳氏所據本傳作宵注作宵與此異嚴久能按張猛龍碑宵作宵蓋字形小誤宋板文體多本唐人碑刻故作宵而爲宵是也余旣以近本細校因舉宋板之善者著於篇此吾師盧學士所謂宋本之可貴者蓋不止一端已也梁孝廉[illegible]記

孝廉梁處素履繩著左傳通考訂異同極細致校補一過因錄其原文及余補正語惜未能與孝廉面訂是非也

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以璧加魯易許田魯世家集解引糜信曰鄭以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　案假加音相近故經傳互見魯論加我數年史記孔子世家作假我數年今三傳本並作假字據裴駰集解知糜氏所注穀梁作以璧加許田與年表正合今穀梁作假是後人依左傳所改相謹案史記年表以璧加許田此以公穀今文也孔子世家作假論作加史公從孔安國問故古文也魯論作加今文也

桓八年將失楚師釋文一本無師字　案舊本當作將失楚無師字蓋因下文望楚師而衍

桓十三年荒谷釋文荒谷本或作巟音同　案說文巟下引易包巟用馮河易泰卦釋文荒本亦作巟詩閟宮釋文遂荒韓詩作巟今本引韓詩亦作荒不可通盧氏鈔云當作巟是也

桓十七年日官居卿以厎日漢書律麻志日官居卿以底日　案注訓厎爲平則杜本作厎不誤然爾雅釋言厎致也致日義較長漢儒所傳左氏當本是厎字

莊四年以與紀季足利本及宋板以下有國字　案國字當有

莊二十二年又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周禮夏官馬質疏姜大嶽之後也山岳則配天呂氏春秋長見篇注傳曰齊大岳之胤莊二十二年傳文　案說文岳爲古文嶽詩崧高維嶽時邁及河喬嶽殷踰山喬嶽孔氏正義皆作岳崧高釋文云維嶽字亦作岳毛詩左氏爲古文嶽當皆作岳

莊二十七年季友鹽鐵論殊路篇魯莊知季有之賢古友有通

案釋文論語學而有明有或作友顏淵有相切磋本今作友

僖四年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文選六代論苞茅不貢後漢書公孫瓚傳注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文選籍田賦注同　案凡包茅字皆當作苞詩白茅包之釋文作苞又木瓜正義禮記曲禮正義及藝文類聚八十二白氏六帖百一太平御覽九百九十六引詩皆作苞自唐石經始不用艸頭

僖十七年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考正陳樹華著史記文同特無下內嬖二字五行志上師古注後漢書皇后紀論李賢注引內傳並作多寵案內寵之內似衍杜氏於下文內寵方有注　案左傳蓋作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史記增損原文作齊侯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後人以史記校左傳遂書內字於寵旁而寫者并兩爲一

僖二十四年所不與舅氏同心者考正檀弓正義引作所反國不與舅氏同心者　案凡誓詞多云所不如襄二十五年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論語夫子誓之曰予所不者據史記及鄭注論語可證檀弓正義所引明出後人妄加

僖二十五年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釋文一讀以壺飧從絕句讀徑爲經連下句乖於杜意正義劉炫改徑爲經謂經歷饑餓下屬爲句輒改其字以規杜氏非也案顧氏隸辨祭氏祀產碑雖直徑音徑管即經管也史記高祖本紀夜徑澤中索隱曰徑舊音經楚詞招魂徑堂入奧注徑一作經蓋古通用　案當從劉光伯作經下屬杜氏訓徑爲行而屬上非也

成六年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注墊隘羸困也沈溺溼疾重膇足腫　案說文土部云墊下也春秋傳曰墊隘从土執聲一切經音義四引爾雅下溼曰隰注曰隰溼墊也然則墊隘乃下溼卑狹之意故民有沈溺重膇之病杜以爲羸困非也襄二十五年傳久將墊隘注墊隘虐水雨此解近之愁爲湫隘之意當并言之

成十二年釋文干城戶旦反本亦作扞又如字　案此條不當在扞難下貪冒上傳云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是韶至解詩干城爲扞城故毛公傳詩曰干扞也本左傳爲訓杜注傳亦云干扞也此又本之毛傳據毛傳杜注知詩皆作干城斷無有作扞城者釋文此條必是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之音義依次當在能爲下以語上上云所以扞城其民此云能爲民扞城正相應合淺人謂干城字已見上當於其第一見作音義遂妄移於上不知公侯干城如字讀不音戶旦反爲民干城音戶旦反且本又作扞絕不同也

襄九年相土因之鄭注周禮校人引世本云相土作乘馬荀子解蔽篇杜作乘馬　案毛詩鳲鳩徵彼桑土釋文引韓詩作桑杜綠自土沮漆漢書地理志杜陽師古曰齊詩作自杜是三家詩今文杜字毛詩古文皆作土左氏亦古文故杜作土

襄二十四年寡君是以請罪焉注請得罪於陳也釋文是以請請罪焉請並七井反徐上請字音情　案今本脫一請字當從徐仙民音上請爲情讀以情實告晉也

襄二十八年舍不爲壇正義服虔本作墠解云除地爲墠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也者則讀爲墠也　案三家詩今文作

東門之墠華嚴經音義一引韓詩傳毛詩古文作東門之壇釋文正義左氏亦古文故假壇爲墠服子愼不改字必同王本作壇特其義爲墠故云除地爲墠依漢儒易字之法當有壇讀爲墠四字王肅本作墠而讀爲墠正用服氏誼也杜元凱不識古文輕好異於先儒同改服王之義作如字讀云封土爲壇謬矣

襄三十一年子大叔美秀而文惠定宇云說苑政理篇子大叔善決而文蓋本左傳善決譌爲美秀　案杜註美秀云其貌美其才秀陸孔二家亦不言賈服王董等有異文是左氏本作美秀不得據說苑輕議爲譌也傳上云馮簡子能斷大事故下云告馮簡子使斷之是善決之事屬馮簡子不屬子大叔上云子大叔美秀而文故下云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蓋聘問四鄰應對賓客必擇美秀而文者爲國之儀表不必用善決之才也

昭二年宣子譽之正義曰服虔云譽游也夏諺曰一游一譽惠定宇云孟子作一遊一豫趙岐曰豫亦遊也范宣子豫焉周易序卦豫必有隨鄭注引孟子吾君不豫則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趙互引爲證　案此說亦未免好異正義引孟子正作譽又將何解蓋左氏古文故假譽爲豫也

昭四年使寘饋于个而退文選運命論注使寘饋于介而退御覽五百三十三引周書明堂云左爲左介右爲右介　案尙書秦誓釋文云介音界馬本作介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字又作介音工佐反又禮記太學釋文云若有一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據此知禮記一个臣當從尙書讀作介公羊文十二年傳亦作一介乃尙書字又作个音工佐反此從俗本禮記讀大誤王肅注書亦作介傳言一介行李是偏副之義杜注此云个東西廂案東西廂乃偏室亦當爲介所謂左介右介是也

昭七年抑諺曰蕞爾國注蕞小貌論衡抑諺曰蕞爾小國文選魏都賦注陸機太子宴元圃詩注並作蕞爾小國小字後人所加　案小字蓋本有杜解蕞爲小貌於本句小字無害如負乎遠哉偃優大哉古人常有此句法

孟縶之足不良弱行文選謝宣遠張子房詩注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唐宋石經並缺履繩家藏宋刊小字本作能行　案不良能行四字爲句猶云不善能行故注云跛也作弱必因下文而誤下云弱足者居是足可言弱行不可言弱也

昭十二年供養三德爲善正義董遇注本爲共養解云盡共所以養成三德也漢書律厤志共養三德爲善師古曰其讀爲供　案古供字皆作共恭敬字亦借作共正義當云董遇注本爲恭解云盡恭所以養成三德也

昭十六年子齹釋文說文作鱃　案說文於鱃下引春秋傳又有𪘲云齒參差

昭二十六年穰之何損　案當從新序雜事第四及論衡作何益若作損於義爲曲傳又云若之何穰之又何穰焉何患於彗皆極言穰之無益

昭三十二年韓不信史記楚世家作韓不佞　案爾雅允佞也郭注云允信也佞人似信

定四年我必復楚國淮南脩務訓注我必覆楚國下子能覆之　案申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則復字當從高誘讀作覆亡之義杜注我必復楚國云復報也於本句尙可通施之下句未免稍隔蓋杜氏不知古覆字多作復也

未獲所伏新序未獲所休　案上云未獲所休下云下臣何敢即安則作休義勝據注云伏猶處也知杜本是伏字

哀元年暴骨如莽足利本作如草莽　案注云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草字蓋因注而衍

哀八年君子違不適讎國後漢袁紹傳曰且君子違難不適讎事注引左傳亦作違難　案難字當有

哀十六年旻天不弔　案周禮注鄭司農引作閔天不淑五經異義左傳曰旻天不弔非秋也然則漢本左氏皆作旻說文及從漢東平憲王傳注作旻天必傳寫之譌旻有閔傷義故公稱旻天毛詩傳最是　又案左傳宴享字多作饗如僖二十五年王享醴詩彤弓正義引作王饗醴二十八年傳亦引作饗　成十二年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釋文云享宴本亦作饗詩卷耳正義引作饗以訓恭儉又風俗通引用入其誰享之今僖十九年作用人其誰饗之又毛詩恭敬字皆不作共考之左氏亦然今據羣籍考之如莊二十四年儉德之共也宏明集引作儉者德之恭僖十七衛共姬釋文云衛姬本亦作恭僖二十七年杞不共也釋文云不共亦作恭僖二十三年弟不共後漢章帝紀弟不恭下李賢注引傳及周禮疏引鄭志皆作弟不恭文十二年書不共也詩魯頌譜正義引作書不恭也文十八年幷共詩商頌譜正義初學記九皆引作弟恭成十二年享以訓共儉詩卷耳正義引作饗以訓恭儉昭七年三命茲益共後漢馬援傳注引作三命茲益恭初學記十七說文茲字繫傳同又凡宴安字毛詩皆作燕今考左氏以覺報宴詩彤弓正義引作以覺報燕宣十六年宴有折俎詩伐木正義引作燕以折俎昭元年禮終乃宴彤弓正義引作禮終乃燕昭十五年於是乎以喪賓宴漢書五行志作於是乎以喪賓燕宴樂以早五行志作燕樂已早昭二十五年私降暱宴說文暱下引作私降暱燕知漢唐舊本宴皆作燕也臧明經拜經日記

左傳服杜之學

南史儒林崔靈恩傳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焉王文規傳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駮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條析無復疑滯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服杜解左之誤

左傳昭廿七年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賈逵注云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見正義及史記集解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杜注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案史記吳大伯世家云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據此則光爲諸樊子僚爲夷昧子杜本史記是也正義引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此用公羊說也案公羊傳襄廿九年云夷昧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以僚爲夷昧之庶兄者本公羊傳但不及史記之可據耳又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從先君命則國宜季子如不從則我宜立何者爲闔廬之長子光是公羊亦以光爲諸樊子與史記及杜氏合服云夷昧生光亦是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杜注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託光正義曰恐已死後不能存立欲以老弱托光也彭仲博云常言是無我若何我母無我當如何我字當在若上史記吳大伯世家

集解引服虔曰毋老子弱專諸託其母子於光也王肅曰專諸言王母老子弱也案刺客列傳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吳世家作兩公子）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然吳世家作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索隱曰母老子弱是專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援助故云無柰我何太史公採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以兩弟將兵困之辭而服虔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爲卿遂彊解是無如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謂專諸欲以老弱託光義非允愜案光曰我爾身也乃是聞專諸之辭而深喜求助之言謂光身卽子身光惟子是頼矣服杜用彭仲博說以爲專諸之母老子弱誤也惟王肅義與史記合此條從王肅（臧茂才經義雜記）

春秋鄒夾

漢書藝文志春秋家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師顧炤案王吉傳祖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後漢書范升傳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得置博士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騶夾之學其時尚有傳者（經義叢鈔洪頤煊）

正義汲冢書瑣語

案御覽備引汲冢瑣語乃共工事非鯀也（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左傳錯簡

左氏音義之四襄五第十八大書傳字云此傳本爲後年脩成當續前卷二十五年之傳後簡編爛脫後人傳寫因以在此耳案傳云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杜注傳爲後年修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左氏傳三十卷則邱明自分爲三十也邱明作傳使文勢相接爲後年之事而年前發端者多矣文十年傳云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十一年云楚子伐麇宣十一年傳云厲之役鄭伯逃歸十二年而云楚子圍鄭皆傳在前卷之末豫爲後卷之始此爲後年修成發其前成不結其事與彼相類不宜獨載卷首知其當繼前年之末也而特跳出在於此卷之首者是傳寫失之也學者以此語字多欲合與下相接故輒斷彼末寫於此首後人因循不敢改易故失之言失其本眞也說文云跳躍也謂足絕地而高舉也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故杜以跳言之又案儀禮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釋曰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則尚書與左氏竹簡字數多寡不同然亦止大概言之不必尚書定三十字左氏定八字故漢書藝文志論酒誥召誥脫簡云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益多不過三十字少不過八字耳此傳會于夷儀云云其三十五字以八九字一簡數之應有四簡蓋簡編爛脫當在卷十七之末者反落在卷十八之首杜氏注傳時本已如此故後人傳寫者亦因之而不敢改陸氏所言是也乃杜以爲傳寫失之語欠分曉正義又云學者欲與下相接故輒斷彼末寫於此首余訓自杜氏以前恐無此穿鑿私改之弊今釋文尚仍陸氏之舊在第十八依孔氏所言亦本在正義第卅七之首乃俗本注疏移於第卅六之末在廿五年傳後則非孔氏眞本矣單注本亦誤惟明刻杜林合解在第卅一襄廿六年之上頗足取云（鏞堂謹案歸安嚴久能元照貽我不全宋板左傳三冊上冊題襄五第十八此傳正在廿六年之首○臧茂才經義雜記）

左傳衍文卌二

左傳僖十五年秦獲晉侯以歸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宏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正義曰傳文於此或有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相見不以玉帛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左傳本無此言後人妄增之耳何以知其然二十二年傳曰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杜云婢子婦人之卑稱若此有婢子不當舍此而注彼也又此注云且告夫人將以恥辱自殺若有此辭不煩彼注服虔解誼其又甚煩傳本若有此文服虔必應多解何由四十餘字不解一言亦至二十二年始解婢子明是本無之也今定本亦無釋文云曰上天降災此凡四十七字檢古本皆無尋杜注亦不得有有是後人加也案正義說後人妄增者至唯君裁之止凡四十二字釋文云四十七字則連下乃舍諸靈臺五字方合數然此句杜氏有注釋文亦云鄠縣音戶則陸亦不數下五字與正義同七爲二字之譌耳正義引使我兩君相見不以玉帛今本同唐石經作匪以玉帛相見又引注且告差人將以恥辱自殺今本無夫人二字案有之是毛本注疏誤以釋文曰上天降災云云作注尋杜注又譌作晁杜注或疑新增之傳爲當有此未考之釋文正義也釋文所稱古本俱屬晉宋以來舊書唐定本及正義皆從之可謂有識（同上）

左氏春秋日食分野（五行志）

引之曰劉歆說左氏春秋日食分野凡三十七事後人傳寫訓誤者六事昭公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三月魯衞分魯當爲齊周之三月今正月是月之朔日躔去危而入營室危齊也營室衞也故曰齊衞分若作魯則爲奎之分野奎爲二月之朔日躔所在非正月之宿矣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趙分趙當爲越周之正月今十一月是月二日日躔去箕而入斗箕燕也斗越也故曰燕越分若作趙則爲胃之分野胃爲三月之朔日躔所在非十一月之宿矣此國名之誤也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六月二日魯趙分六月當爲五月周之五月今三月是月二日日躔去婁而入胃婁魯也胃趙也故曰魯趙分嚴公三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是其證也若作六月則爲今之四月四月之朔日躔去畢而入參當云趙晉不當云魯趙矣且凡歆以爲某月者皆與經不同經云六月則歆之所定必非六月也定公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十二月二日楚鄭分十二月當爲十月周之十月今八月八月二日日躔去軫而入角軫楚也角鄭也故曰楚鄭分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楚鄭分是其證也若作十二月則爲今之十月十月之朔日躔去心而入尾當云宋燕分不當云楚鄭分矣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三月齊衞分朔衍字也檢左氏公羊穀梁皆無朔字春秋日食言日不言朔者凡七公羊以爲二日穀梁以爲晦日故下文云穀梁晦七公羊二日七一隱公三年二月己巳二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三文公元年二月癸亥（公羊舊有字誤見經義述聞）四宣公八年七月甲子五宣公十年四月丙辰六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七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也此七者皆言日不言朔故或以爲晦日或以爲二日若有朔字則非晦亦非二日而穀梁之晦公羊之二日皆不得有七矣且下文曰春秋日食

三十六左氏以為朔十六今偏數上下文劉歆以為朔者已滿十六之數若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食又書朔而歆無異辭則以為朔者十七與下文不符矣三月當為二日凡春秋日食不書朔者劉歆皆實指其晦朔與二日若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食劉歆以為正月二日嚴公十八年三月日食劉歆以為晦僖公十五年五月日食劉歆以為二月朔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食劉歆以為正月朔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食劉歆以為三月晦䟫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日食劉歆以為五月二日是也今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食不書朔則歆亦當實指其晦朔與二日不當但言三月也下文曰左氏以為二日十八又曰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朒不任事故食二日仄慝者十八今偏數上下文劉歆以為二日者十六（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為三月二日齊衛分此獲麟後事不在日食三十六之內故不數也）尚缺其二蓋一為僖公十二年三月二日一為宣公十年四月二日也不然則凡言劉歆以為者月日皆與經文不同若經文言三月而歆無異辭則但言齊衛分可矣（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為楚鄭分是也）何須重複經文而言三月乎宣公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劉歆以為二月魯衛分二月當為二日蓋周之四月今二月是月二日日躔去東壁而入奎東壁衛也奎魯也故曰魯衛分若作二月則義不可通周之二月今十二月十二月二日日躔去須女而入虛當言越齊分不當言魯衛分矣自僖公十二年三月之二日譌為三月宣公十年四月之二日譌為二月而左氏以為二日之十八遂缺其二矣此月日之譌也 王觀察讀漢書雜志

丹井山房客問

日知錄云春秋左氏傳多用夏正杜預春秋後序曰晉太康中汲縣人發其界內舊冢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今考春秋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弒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父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為九月壬戌經傳之文或從夏正或從周正所以錯互如此䟽說以為傳據晉史經則周厤與史記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乃秋七月之誤正同其說之鑿鑿可指如此先生傳春秋力辨經文從周正不從夏正而並不及傳且亦力辨傳之記晉事多用晉策書不用魯策書而並不及傳之從夏正得無有遺義與

吾傳春秋皆以經証經不得已而及傳又不得已而後及諸子百氏以至漢後儒說之說經者豈有晉太康汲冢宋羅氏路史可解春秋妄矣春秋最重編年其記年月日經傳並同或間有不同者在本經本傳皆有明據惟宋劉原父輩每以為左氏雜用周正予嘗細檢之惟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經作夏而傳作春舊儒謂經從到日傳從來日則焉知一穀一鄧怡同日發來不無可疑此或策書有異本亦未可知若謂左氏于此一事獨從夏正則雖愚者猶不信也若晉則同姓諸侯之親且貴者忽然叛正朔而行夏時此是何解考晉入春秋始于僖年即僖年記晉事亦皆全用周正今顧氏所舉則僅屬僖年一二事爾吾姑就此一二事還質之據云（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則傳明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而于春之傳則曰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是十二月者殺世子之時春者來告之時也乃予其書而不能讀何也又云（十年里克弒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則經傳有前文僖九年經云九月甲子晉侯佹諸卒傳亦云九月晉獻公卒此里克弒君之前文也其月日同也且有前事其年經又云冬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傳亦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此前事也其月日又同也及里克又殺卓子經在僖十年春正月而傳在舊年之十一月則未有一人弒兩君而一君用周正一君用夏正君者且未有一時記兩事而一事遽用周正一事遽改夏正者此固不必辨也且不讀經乎夫奚齊卓子同一晉獻之子而一稱弒一稱殺一稱君一稱君之子者何也禮先君未葬則子不稱君不稱君則不書弒時晉獻以九月死而奚齊于十月見弒即已來告先君既未葬而子又未定為君則子之殺之是經之書子書殺以來告速也是月弒即是月來告也夫是以月日同也卓子則同在喪次而已定為君然未葬猶稱子也及次年之春而獻已葬矣且踰年當稱君因而君之弒之是經之書君書弒以來告緩也其在葬後告又在弒後也夫是以月日異也然則春秋之解註盡在經矣乃予以觀傳傳明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及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殺公子卓于朝則傳明明以未葬已葬釋經之稱并釋經月日之遲之故而讀經而不識經讀傳而不解傳且讀傳而不能合此事前後而連讀之讀書者如是乎乃又云（十一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父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此則經傳有成例者經十年夏晉殺其大夫里克傳亦云夏四月晉侯殺里克其月日同者以告速也猶之里克殺奚齊也及殺丕鄭則經書春而傳又在冬其月日異者以告緩也猶之里克弒卓子也是晉兩弒君兩殺大夫在經傳同異兩若合轍則亦可以悟矣且不讀傳乎傳明云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猶之前殺申生傳冬者殺大夫之時春者來告之時也何以又不能讀也乃又云（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為九月壬戌）此則仍當以經傳証之經書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杜氏云此據來赴而傳則追記前事八月秦伯興師九月晉侯逆戰于韓而見獲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魯史聞告之月即晉侯歸國之月此仍是春秋書例經從赴月傳從戰月無可疑者獨是赴月壬戌戰月亦壬戌則焉知經之所書非即戰月而以夏周二正相互異者而不知傳文甚明傳于戰之九月既書壬戌而于歸國之十一月特書丁丑以別之夫晉侯以壬戌日見獲以丁丑日歸國計壬戌至丁丑相距止十有六日而晉侯見獲則自九月至十一月凡有三月國語云在秦三月是也則此一丁丑必非見獲之壬戌可同月者是以經書十一月壬戌而傳即書十一月丁丑以明此十一月者實聞告之月萬萬非見獲之月壬戌可混十一月之壬戌必不可混何則以歸國在此月也故杜氏以長厤推之直註云九月壬戌是九月之十三日十一月壬戌是十一月之十四日丁丑是二十九日截然不同方晉侯被獲之日舉國倉皇奔救不暇何暇赴告是必既盟之後秦許還君而然後來赴然而仍未歸國也故雖同在一月而壬戌聞告丁丑歸國則經但書獲而必不書歸其謹嚴如此予傳春秋專舉大義而不及瑣屑非故略之亦謂經傳已細通讀甚明舉一隅不當又舉三

[illegible]春秋皆晉事猶用夏正則即以僖年晉事計之二年夏晉師滅下陽八年夏狄伐晉十四年秋晉沙鹿崩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伐衛夏四月晉侯戰城濮五月晉侯盟踐土冬晉侯會溫三十年秋晉人秦人圍鄭三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晉侯重耳卒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師敗秦于殽皆經傳並同並用周正自此後則無勿同者至成十八年晉殺胥童傳先一月不必用商正宣十五年秦人伐晉經先一月豈得謂用秦正也若謂史紀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乃秋七月之誤則以秦正建亥而漢初因之非誤也前固有辨之者也

乃曰知錄又舉傳文謂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醜奔京師而卜偃對獻公以爲九月十月之交襄三十年絳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長麻推之爲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又晉人用夏正之見于傳者也此則何如

又非也傳云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杜氏曰此周正也是時卜偃云鶉之賁賁天策焞焞虢公其奔在九月十月之交乎杜氏曰此夏正也夫猶是傳文猶之非夫子之經則其所引者必晉史矣晉記此事用周正而即于此事之記言忽用夏正則雖狂易眊亂必不至此儒者讀傳當思其所言是何言其所言之事是何事夫三正遞建諸事可通而獨此推測占驗之事多用夏正何則以氣候分至有難齊也今鶉火天策推驗昏旦此非用夏正不可春秋記楚子滅陳歲在鶉火而晉史趙謂顓頊崩年國語稱武王伐紂之年皆歲在鶉火此必非高陽用周正武王用商正可知是以尚書鄭註謂堯正建丑而麻則建寅呂不韋以周人秦相作月令一書而既不用秦正復不用周正此易曉也然則絳縣老人亦以千支算月日與古人算麻正等而必以周正律之其可通乎況長麻之推其在杜氏亦甚詳尚置喙乎

曰知錄又云僖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杜氏註文公定位而後告夫不告文公之入而告惠公之薨以上年之事爲今年之事新君入國之日反爲舊君即世之年非人情也疑此經乃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傳曰九月晉惠公卒晉之九月周之冬也

據此則經禍起矣春秋恒例但得書列國君卒而不書列國立君此在十二公全經盡然即或弑君討賊偶一書立如隱三年衛人立晉此是春秋開卷討弑君之賊特一及之他無有也若謂新君入國在所必書則惟莊九年小白之入齊師以納糾書之秦納重耳于晉何與而必告而書此非例也至于踰年之告則國亂多故並從緩赴而乃武斷曰錯簡吾即以僖年事質之僖八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夫天王之崩實在七年十二月傳書閏月惠王崩是也以周時置閏並在十二月故也乃踰一年而始來赴告故傳曰告緩此未嘗有錯簡也今以愚意測聖經既不解經又不識傳一有不合而即欲改經以從我焚經之禍從此其不可問矣言至此吾方惴惴之不暇何暇與辨駁乎讀春秋者盍亦于經文加之意哉毛檢討經問

紀閏者六

左傳紀閏者六僖七文元成十七襄九昭二十廿二皆在冬未獨文元年閏三月昭廿年閏八月皆違歸餘於終之例而傳獨譏閏三月爲非禮不可解或謂周之三月夏之正月正月不得有閏故譏之近麻家置閏惟正月十二月罕見以理推之不應此兩月不置也攷齊書武帝永明四年閏正月明帝建武三年閏十二月梁書武帝大同九年閏正月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十五年正月甲戌朔二月癸酉朔是此年閏正月金石錄載孟蕭撰左常侍薛苹碑題元和十五年閏正月湯大奎炙硯瑣談引元佑遠詩閏正月過二月來溧陽瀨頭花亂開則此兩月未嘗無閏矣其他尚有之不及徧檢錢竹汀詹事云古法用恒氣以無中氣之月爲閏一歲十二月皆可置閏不獨宋元已前即明亦有閏正月閏十二月也西法改用定氣每氣長短不齊冬至前後氣最短故百餘年來從無閏十一月十二月正月者梁孝廉曾記

左傳伯父叔父至時之真

閻百詩云覲禮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小邦則曰叔父晉非小國也而自唐叔以迄文公景公皆稱叔父何昭九年三十二年傳子平公定公改稱伯父當其伯父也并惠公亦伯父之或謂周自景王以下實然乃昭十五年爲景之十八年何又曰叔父疑左氏不書一處未必盡得當時之眞見尚書古文疏證卷四余亦有二疑焉春秋莊元年夫人孫於齊三傳皆以不稱姜氏爲貶絕但貶絕當不稱夫人不當去姜氏且元年以後凡書姜氏者九書小君文姜者一稱氏稱謚何以又不貶絕乎春秋於魯夫人皆書薨惟文夫人不書以其出也而昭夫人孟子及哀母定姒獨變薨言卒其義安在梁孝廉曾記

左傳老者

左傳老者家父桓八年來求車若即作誦之人則已爲百歲上人矣故註疑之僖三十一年鄭洩駕惡公子瑕注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長狄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僑如猶在益百三四十外人矣齊鮑國以延州來年皆近百歲尚見經傳姜編修湛園札記

春秋漸入戰國毀車爲行

又問春秋作三軍而左傳云三子各毀其乘此自毀其私家之乘以足公乘乎抑如吳晉法毀車爲行改車而爲徒行乎李塨曰軍與乘不同古以車戰曰陣以步戰曰行故周禮征軍之法則曰作衆庶起徒役皆以人言而春秋征車之法則曰賦車賦輿皆以乘言故左傳有崇車崇卒之分車兵崇車卒兵崇卒截然兩分今曰作三軍是崇卒而賦人者若毀乘而仍作乘則不毀乘矣不毀乘不崇卒矣是以春秋有甲兵有車兵有徒卒原是三等而此時漸入戰國正當毀車爲行之際故三家亦作三軍以賦人立軍法漢五行志所云魯作三軍季氏欲專其人者是也觀左傳記三子毀乘皆以臣其父老子弟使作徒役爲言此可驗耳詳見予毛氏傳中

然而分甲兵車兵徒卒三等須有確證春秋襄二十五年楚蔿掩數甲兵而分疏之爲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是車兵徒卒即數甲兵中事不得以甲兵與車兵分兩兵也蓋甲兵即車之甲兵用于車則爲車之甲士不用于車則專稱甲士不必有兩甲士也先生確

然以甲士與車兵截作兩等何也

周禮賦人賦車之法早已不明若春秋則并無其法焉知賦人爲車用不爲車用又焉知賦車即賦人抑賦車之外又復賦人此在鄉遂賦人與丘甸賦車諸侯兩相比合而必不得明白者是欲求一甲兵車兵徒卒三項明明分別之人文以爲確證又何可得然而賦人不賦車賦車不賦人則甲兵是人車兵是車

一確詁也賦車與謂之崇車毁車爲行謂之崇卒則崇卒是甲兵崇車是車兵此又一確証也故晉悼選中軍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下軍夫亦惟行兵爲卒車兵爲乘宜分兩等故曰卒乘若謂此卒字是車之步卒則從來無以車下步卒另稱卒者若謂此卒卽是車兵則車兵卽乘未可以車兵與乘又分兩等者若謂甲兵卽車之甲兵用于車則爲車兵不用于車則爲甲兵則此時已用于車並非不用于車而然後稱爲甲兵者是以晉胥童帥甲八百宋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吳夫差衣水犀之甲三千皆甲兵也齊桓帥車三百乘鄭子產伐陳帥車七百乘晉叔向會諸侯以甲車四千乘則皆車兵也蓋以車紀數則謂之車兵以甲紀數卽謂之甲兵猶是兵之被甲者而在車稱車兵在甲稱甲兵無有兩也然猶是一國之人而隨所賦用未嘗有明文曰皆屬車兵而分爲甲用則又不得專屬之車而限爲一也是以甲兵車兵徒卒雖三等而祇得二等車兵與徒卒爲一等此隨車而征有明文有確証者何則司馬法曰甸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隨車而並征者也此明文此確証也若車外甲士另稱甲兵則另是一等不隨車而征此雖無明文而有確証何則周禮鄉遂征軍不屬乘左傳崇卒與甲在賦車外皆未嘗隨車而並征也此確証也若蔿掩數甲兵吾亦謂是行兵而非車兵古文參錯不必如後世綱目照應之體上曰數甲兵而下所應者曰車曰馬曰徒卒曰甲楯並不必皆是甲兵故註疏以甲兵爲戰器車兵爲甲士截然分別此甚有據之言國語管仲作內政曰正卒伍修甲兵言修器械也故其時管仲有甲兵贖罪謂納甲冑鞼楯戈戟以贖罪而左傳鄭賂晉侯曰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皆言器械此時賂樂人外自無能并賂兵士者則以甲兵車兵總釋戰器此在鄭玄劉炫諸儒皆如是者獨杜預謂甲兵是器故數之車兵是人故賦之而予謂車兵兵字既作人解則古稱足兵不必皆器上曰甲兵而下又曰甲楯之數則器又複出故卽以爲掩甲兵作行兵解甲楯之數作戰器解此則解經之無一定者若謂甲兵卽車兵則舊說何嘗有之

又問一車甲士三人不定在車上周禮司馬職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而古法車上只三人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車則此三人者卽可以當卒長司馬與御車者而三乎抑在卒長司馬之外乎且左右二士所云持弓持矛者安居乎據李靖兵法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俱在車下則此三人者下與七十二人連作卒伍既得均五人之數而又與車上左右持弓持矛者兩不相礙此眞古法也況甲士三人在車上皆說禮者之言非禮文也 李惇

若據周禮不特卒長司馬當在車上卽旅帥師帥軍將命卿誰不當在車上者此別爲一車不必與甲士三人數寡多也若左主弓矢右主攻殺擊刺與中主御車此卽所謂甲士三人者又不必與車左車右與車中分任處也是以甲士三人在車上雖出自說禮者之言而禮實有然何則天下無車左車右車中之人而可云在車下者也若後世兵家言則皆以甲士三人在車下一爲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作三隊而各以甲士領之其于行兵未爲不善而以之律古法誤矣古主車戰今主行戰車戰則自一車以至萬車必三人在車上而徒卒佐之與行戰之但擁一軍將而一拒兩角衝突行間者迥乎不同是以車制本一而三人之居車上其法有三一是軍將之車則尚中凡命卿爲軍將如所稱元戎也者則縣鼓車中而軍將居御者之位專主擊鼓使御者居左勇力之士居右此一車也如成二年晉伐齊傳晉郤克爲軍將居中解張爲御居左鄭丘緩主攻殺居右郤克傷于矢鼓音不絕以鼓在中也解張矢貫于肘血染左輪以御在左也一是偏將之車如旅帥卒長司馬諸官則尚左統軍者居左尊弓矢而卑擊刺使御居本位此又一車也如宣十二年晉楚之戰楚樂伯以統軍致晉師時許伯爲御而攝叔爲右觀樂伯曰吾職在射敵居左也許伯曰吾職在靡旗而摩過以御居中也攝叔曰吾職在折馘而執俘以攻殺當在右也一是尋常兵車毋論千乘萬乘皆以一左一右一御三甲士爲居之是車制三等軍將命卿與旅帥卒長兩司馬及甲士三人皆明明各有一車其在車上車中車左車右歷可指數此春秋明文不得謂說禮之言之無可據也至謂甲士三人在車下便與七十二人聯作卒伍則大非古法吾仍以春秋証之晉荀吳毁車以爲行其毁余何曰伍乘爲三伍吾每車二人五車則十五一十五人今毁每車之三人而以五車一十五人分作三伍是車上三人明不與車下七十二人其爲分合故另爲分之不然則七十五人原聯作一十五伍毁乘已爾何必先毁五乘爲以車數計伍數而然後以七十二人別作分合如此其不憚煩也此則三人車上之明証也 毛檢討經問

晉人春秋前後四都至五十里內

按春秋正義曰堯治平陽舜治蒲阪禹治安邑 在今夏縣西十五里 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皆在冀州余亦謂晉人春秋前後四都相去亦只在平陽府百五十里之內晉孝侯號冀侯冀故城在冀城縣東南三十五里曲沃武公滅冀以一軍爲晉侯史記云始都晉國晉國卽其始封之曲沃他日號稱宗邑者在今聞喜縣東北去冀都約一百五十里子獻公九年城絳史記云獻公始都絳絳卽今太平縣南二十五里故晉城是余親歷其地遺址宛然方悟從前說錯東去冀都約一百里也遷七世至景公十五年遷於新田在曲沃縣南二里正有汾水澮水西北去故晉城僅五十里耳此四都者至今人民繁庶貴產富饒西北諸州邑莫有過焉豈非霸國之餘烈哉 閻徵君潛邱劄記

高梁

高梁一地而杜解三處互異僖九年傳齊伐晉及高梁而還注在平陽縣西南十五年傳明年其死於高梁之墟注在平陽楊氏縣西南二十四年傳使殺懷公於高梁注在平陽楊縣西南案平陽縣爲平陽郡治今臨汾縣也楊縣今洪洞縣也在臨汾東北五十里注皆云西南方向已屬不合至楊氏縣則漢志晉志皆無之此注氏字蓋羨文包案昭二十八年傳僚安爲楊氏大夫注亦曰平陽楊氏縣蓋因傳文有楊氏字後人遂誤衍氏字遂并十五年注亦衍氏字也若僖九年注則陽字下脫一楊字耳其實四處注皆當作平陽楊縣西南也 [illegible]

城父父城

僖二十三年傳遂取焦夷杜解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縣三十四年傳邢晉應韓杜解應國在襄陽城父縣昭十九年傳大城城父而寘太子杜解城父今襄城城父縣今按漢晉地志潁沛郡有城父縣晉分沛郡置譙國城父遂屬譙國杜云夫在譙郡城父縣者是也今彼二處城父並當作父城[illegible]

潁川郡晉分潁川置襄城郡父城遂屬焉襄城漢志父城縣注云應鄉故國周成王弟所封杜解蓋本於此其當爲襄城父城縣無疑曰襄陽者亦傳寫之譌也楚眞大子之處亦在此地杜解亦當云父城蓋此地春秋本名城父而漢晉志並作父城者蓋漢時因沛郡有城父縣而改作父城耳 李進士黌經識小

春秋諸戎由余一允姓戎

問春秋之世諸戎種類實繁其由瓜州徙居中國者蓋有二種一曰姜姓之戎一曰允姓之戎姜戎以殽之役見春秋戎子駒支其後也范宣子數駒支稱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汝剖分而食之而駒支亦云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四岳之裔胄也賜我南鄙之田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是姜戎自瓜州徙晉南鄙而附屬於晉者也允姓之戎居陸渾陸渾瓜州地名也故稱陸渾之戎僖公二十二年秦晉遷之伊川由是伊川亦有陸渾之名其後生聚繁衍或居晉陰地謂之陰戎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以御魑魅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伊川乃周畿內之地故云郊甸與姜戎之居晉南鄙者固有別矣杜元凱謂四嶽之後皆姓姜又別爲允姓蓋欲合二種而一之竊有未安曰春秋時戎狄散處中國其類實繁狄有姬姓隗姓之別戎有姜姓允姓子姓姬姓之別允姓之徙伊川在晉惠公時晉猶未啟南陽與伊川相去甚遠何緣分南鄙之田以食之且秦晉同欲遷之非秦入逆逐而晉特裂土而予之也楚子嘗伐陸渾之戎矣不聞其侵晉南鄙則陸渾之戎非姜戎也姜姓之別爲允無他文可據杜氏特以意度之然二戎族姓各殊分地亦別安得以其同出瓜州同徙於晉惠公時而遂混而一之乎莊二十八年傳小戎子生夷吾與大戎狐姬對文則子亦姓也子姓之戎未詳國邑所在杜元凱謂子爲女謂即允姓之戎允姓始入中國由晉惠公誘之若惠公之母即是允姓則伊川之徙不待惠公時矣杜之臆說應可姓乎史記晉世家謂夷吾母重耳母之女弟則又幷子與姬而爲一亦謬也 錢宮詹潛研堂集

三桓七穆

唐崔曰用工左氏學頗用自矜及與武平一論三桓七穆不能對乃自慚曰吾請北面今特錄出之以資稽考杜注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爲卿故惟言七穆見案穆公十三子靈襄嗣位餘十一子爲上大夫公子嘉子孔 子然士子孔之子以嘉故出亡餘七子各自爲氏號七穆公子喜字子罕生公孫舍之子展舍之之子爲罕氏罕虎是也公子騑字子駟生公孫夏子西夏之子爲駟氏駟帶是也公子發字子國生公孫僑子產僑之子爲國氏國參是也公子去疾字子良生公孫輒子耳輒之子爲良氏良霄是也公子偃字子游生公孫蠆子蟜蠆之子爲游氏游吉是也公子平字子豐生公孫段伯石段之子爲豐氏豐卷是也公子倫字子印生公孫黑肱子張黑肱之子爲印氏印段是也公子翬字子羽子羽之後爲羽氏羽頡是也以非卿位不在七穆之列若行人子羽非穆公後故釋例世族譜在雜人中 趙徵君翼觀齋札記

左傳敘闔閭至後不同

哀二十年左氏傳陳逢滑曰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楚子西曰闔閭食不二味云云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闔閭一人之事左氏敘述又同在一年而矛盾如此是可異也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古人名字相應有於春秋者

問古人名字必相應說文所載名㫃[illegible]字子游旃字子旗名嘉字子孔名徵字子石名黜字子皙是也春秋傳如歸生歸父之字子家側之字子反喜之字子罕黶之字子野由之字子路須之字子遲虎之字子皮狼之字子尾子[illegible]之字子靈騑之字子駟鯈之字子魚鱄之字子鮮鮒之字叔魚夷之字子皺子駱宋之字子公齊之字叔侯皆義相協申西方也故字子西大夏在西故亦字子西荊楚舒在南故字子南若黑之字子皙則又以相反爲義也王逸注楚辭云楚人謂巫曰靈子故申公巫臣字子靈說文發夢目少精也故釁夏字然明金如僑之字子產嬰齊之字子其義安在曰說文山高也山銳而高曰喬蓋子產名本是喬字後人加人旁（[illegible]）如陳亢字子禽本取鳥亢爲義而說文亦作伉也（志叔孫喬如出奔）齊威王嬰齊或作因齊重與因義相近或楚子熊亦名因齊乎春秋傳[illegible]以馭馬說文繫作[illegible]公孫黎字子顏蓋鬷之省也釋獸云闕泄多狃公山不狃字子洩殆取諸此春秋時又有假古人名以爲名字者殷有比干而楚公子比字子干晉有叔虞父而魯公歛陽字處父是也 錢宮詹潛研堂集

左傳一國之人前後名相同

左傳一國之人有後同其名者昭十二年周殺甘悼公之黨陰忌而廿六年又云陰忌奔莒以叛成十八晉有荀賓昭廿二又有賓辛宣十二楚出薳賈昭五又有薳[illegible]廿六年有薳罷襄四年又有薳洩僖五年鄭洩駕僖三十又有洩駕蓋皆兩人也至晉之梁弘一見僖三年一見僖卅三相距八十三年疑亦兩人而高氏人春秋傳姓氏考以爲一人未知何據 梁孝廉瞥記

戊戌

春秋傳人名字戌向戌甯封戌沈尹戌皆从戌从人一讀如恤唯公叔戍从人从戈乃戍守之戍兩字相似刻本往往互淆獨唐開成石經點畫分明石刻之可貴如此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儀父子儀名克

問古人名克字子儀何也曰古文儀與義同義从我我从丁手古代字故義主斷制易四德[illegible]爲訓故云利物足以和義春秋[illegible]曰子儀 錢宮詹潛研堂集

秦公子鍼

問鄭公孫輒字子耳何義曰輒當爲耴說文耴耳垂也引春秋傳秦公子耴其耳下垂故以爲名今傳作鍼秦公子鍼其人者必鄭公孫輒之譌 [illegible]

孫叔敖爲薳氏

毛檢討大可作經問及四書索解力辨叔敖非楚公族並非薳氏乃鬥國期思之處士歷引荀子呂覽史記說苑新序列女傳爲證余案左氏宣十一年楚令尹薳艾獵城沂注云孫叔敖也十二年邲之戰隨武子云薳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注[illegible]行[illegible]云云又云令尹孫叔敖弗欲嬖[illegible]反旆又云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軍事以東[illegible]則[illegible]非即叔敖乎此年之間豈不得有兩令尹且任軍國之重之臣此事理之必無者況敖之名又相同則其爲一人無疑

賓無可置疑者高誘注呂氏春秋情欲篇知分篇皆云叔敖遠賈之子蔫郎蔿也服虔注左傳云艾獵蔿賈之子孫叔敖也杜氏從之總之左氏爲敖一言可爲蔿氏之確證與其信諸子也不如信傳（盧學士鐘山札記）

左以魏絳受女樂爲禮

春秋說題辭樂無大夫士制箴膏肓從其義（曲禮疏○左以魏絳受女樂爲禮）評曰鄭從說題辭是已左氏以魏絳受女樂爲禮非也（劉禮部箴膏肓評）

正義引張叔皮論

問昭七年正義引張叔皮論云賓爵下革（毛本誤作華）田鼠上騰牛哀虎變蚼化爲熊久血爲燐積灰生蠅未審張叔皮何代人據下文兩稱張叔則張叔似人姓名又不知皮論是何書也曰予初讀注疏亦嘗疑久之後讀李善注文選卷六引張升反論噓枯則冬榮卷五十五引張升反論語噓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卷四十三引張升反論黃綺引身巖棲南岳卷四十引張叔及論青蓱砥礪于鋒鍔庖丁剖犧于用刀卷三十一引張叔及論煩冤俯仰淚如絲兮詳其詞意與春秋疏所引本是一篇之文而篇名或云反論或云反論語或云皮論或云及論其人名或云叔或云升攷後漢書文苑傳有張升字彥眞陳留尉氏人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梁七錄有外黃令張升集一卷反論殆升所撰之一篇如解嘲釋譏之類曰皮曰及皆字形相涉而譌叔與升亦字形相涉也（同上）

左傳無不韻之繇

問春秋占繇辭皆韻哀十七年傳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與下句不韻何故曰劉炫以方羊斷句裔焉屬下大國爲句其說本勝杜義疏家必護杜而攻劉要之是非不可淆也疏又據闔門塞竇乃自後踰不與將亾爲韻十年尚猶有臭不與攘公之羭爲韻以爲或韻或不韻理無定準不知古人讀踰如由踰與竇韻羭古讀如由正與猶臭爲韻左氏傳無不韻之繇也以此譏劉多見其妄（錢宮詹潛研堂集）

左氏不必盡信

昔人所言興亡禍福之故不必盡驗左氏但記其信而有徵者爾而亦不盡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至於孝公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其後始皇遂并天下季札聞齊風以爲國未可量乃不久而簒於陳氏聞鄭風以爲其先亡乎而鄭至三家分晉之後始滅於韓渾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滅於宋王偃在諸姬爲最後僖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於帝邱卜曰三百年而衛至秦二世元年始廢歷四百二十一年是左氏所記之言亦不盡信也（顧處士日知錄）

周初官制冢宰總百官○原廟不始漢惠帝

周初官制冢宰總百官後來改制總百官者謂之卿士而宰爲庶職故皇父卿士最尊在司徒與宰之上（詩本作家伯維宰今詩誤作冢宰）平王時鄭桓公武公雖爲司徒而實爲卿士後以虢公忌父爲之則宰桓宰渠伯糾宰周公宰孔皆非周初之冢宰也說春秋者猶以冢宰言之疏矣卿士秉政殷時已然故卿士惟月在師尹之上周之官制後改從殷制也原廟不始漢惠帝周時已有之成王作洛邑立五宮宗宮考宮（見周書作雒解）而烝祭歲分明是原廟魯亦有文王廟謂之周廟（見左傳襄十二年）鄭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則鄭有祖廟在祊而周分別廟在許田皆原廟也諸侯立五廟四世親盡當祧遷魯桓僖廟定哀時猶存至哀公三年五月辛卯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謂親盡廟小毁也此有故禮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此惟父子相繼爲君則其毁廟遷廟之次不越乎五若兄終弟及或以兄繼弟或兄弟多人爲君則祧遷不得如常制使兄弟繼立即等於父子易其昭穆之名既非所安（小史奠繫世辨昭穆宗祧書之）者（文王爲穆考武王爲昭考皆有定稱必無以兄弟爲昭穆魯語僖公於閔公爲有司曰非昭穆也假昭穆言之耳）且有高曾早祧遷而新君不得事及四世者禮於此宜有以通其窮或謂當如後世同堂異室之制引考工記夏世室周明堂皆有五室謂古人擬爲通變之用（四明萬斯大充宗之說）然明堂與宗廟異制且未聞有一廟而二公居之者然則何以通之乎曰昭穆之世諸侯不得過四親而昭穆之廟不必限以四也兄弟而相繼則別立廟高曾親未盡者廟不毁親既盡則兄弟同昭穆者兩廟竝祧也魯桓僖皆兄弟相繼桓以弟繼隱僖以兄繼閔豈可同於父子易其昭穆哉是宜別立廟以待他年之遷毁廟雖增而昭穆世次未嘗踰乎數也桓之廟莊公所以丹楹刻桷者也僖之廟其即魯頌之閟宮與史克爲僖公作頌篇首言閟宮有侐實實枚枚卒章詳言取徂來新甫之松柏以爲路寢及新廟且曰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蓋僖公以兄繼弟他日當別立廟故於生時因作路寢即命公子魚豫作之作之而萬民皆以爲順謂其禮當得爲故也後世漢文帝生而作顧成廟亦此類也僖公旣未有謚號則此廟且名之曰閟宮言異於他廟常閉而不啟也此兄弟別立廟之禮意周室亦有之孝王爲懿王之弟夷王爲懿王之子使拘於昭穆常制豈不使夷王以穆而居昭厲王以昭而居穆至平王而懿王親未盡即去祧爲遺哉意其當夷王之世孝王亦增一廟也桓僖立廟春秋不書蓋時史亦以爲當立耳然廟雖當立而祧遷仍當依世次之常計隱桓廟之當祧在成公時其時季孫行父爲政以桓爲三家所自出也則祧隱而不祧桓閔僖廟之當祧在昭公時其時季孫宿爲政以僖賜田邑有德於季者也則祧閔而不祧僖此桓僖廟所以猶存於定哀之閒其始因兄弟繼立增宜立廟豈意其末流至此哉曰春秋時列國亦有兄弟相繼而別立廟者乎曰有之魯襄公六年當齊靈公時傳曰齊侯滅萊獻萊宗器於襄宮齊襄至靈有八君若如五廟之數襄之當祧久矣考其實則襄與桓兄弟爲一世孝昭懿惠皆兄弟爲一世頃爲一世靈公禰頃祖惠而桓者其曾祖僖者其高祖襄與桓曾祖行誼宜乎襄廟之未毁使拘五廟之常制則太廟之外惟有昭懿惠頃而襄者無行被弒又非頃靈之所自出何以獨存其廟且獻伐國之宗器哉以此知兄弟繼世者別立廟而靈公時齊當有九廟也曰廟在庫門內之右其地有限太廟居中左昭右穆其位有定似非可別立者曰禮既非常自當爲權制或擴地爲之或撤他宮室爲之不必拘於左右之位觀魯人於非禮之廟仲子之宮武宮煬宮猶能別立則禮所得立者又何不可爲哉（朱子作周廟圖於王孝王祧遷如常此朱子偶失檢處馬貴與以兄弟繼立者難於處置遂謂不若後世同堂異室此苟且之論不知古人自有權制春秋時猶可考見也○毛鄭皆以閟宮爲姜嫄廟而毛以新廟奕奕爲閔公廟王肅謂僖公以庶兄後閔公而爲之立廟鄭以新廟即閟宮朱傳以閟宮爲廟不言姜嫄今說以閟宮○新廟爲僖公自立廟說甚新異或亦有此事俟後人論定之江處士羣經補義）

祝史卜筮皆世其官

古者祝史卜筮皆世其官亦即以官爲氏史有左右左邱明者

皆的明而世爲左史故以左爲氏惟其氏有史職是以能蒐羅列國之史以傳春秋若公羊穀梁二子者經生耳聞有敘述傳聞耳未嘗見國史也江氏羣經補義

周公子八人

問　漢書王莽傳謂周公之子七人而先生以爲八人未知所出[illegible]

答　左傳凡蔣邢茅胙祭支子凡六則合魯父而七因自有據不知何有世襲周公之爵者厲王時周定公以其和有大功而左傳亦累有周公爲太宰非八人乎蓋魯父以元子受魯公而次子世爲周公其餘如凡如祭如胙如茅皆封畿內邢蔣則封于外案水經注則凡亦外諸侯全庶常經史問答

荀息傅奚齊左氏惜之

問　荀息之傅奚齊也阿君命以成危事故左傳以白圭之玷惜之而春秋之書法居然與孔父仇牧同科顧亭林曰以王法言之易樹子也以荀息言之則君命也彼枯菀之歌出而里克以畏死改節矣則荀息不可謂非義也然則叔仲惠伯更非荀息之比而亭林反詆之何說蔣學鏞

答　惠伯豈是荀息之比蓋其所傅者應立之世子既主喪矣襄仲突出而弒之是死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今求聖人所以不書之故而不得乃妄詆之則亭林之謬也亭林之前亦有揚人馬驌曾爲此說皆不知大義者也荀息在晉其料代虞之事固知者然即其知而言之亦非能尊其君以正者不過狥其吞并之私而行其狙詐已耳及其老而耄以身殉亂聖人所以書之以爲猶愈于里克丕鄭之徒也非竟許之也若惠伯則眞忠也假如亭林之言必使魯之臣皆如季孫行父叔孫得臣俛首唯阿往來奔走以成襄仲之事而後謂之識時務與賢如行父尚且不免而惠伯能爲中流之一壺後人乃從而貶之則天地且將崩裂矣當付托之重亦有不死以成事者季友是也是必諒其時勢與其才力足以集之而後可也不然不如死之愈也亦有竟得成事而適以亂濟亂者里克是也又不如死之愈也然則惠伯何歉乎曰惠伯以宗臣居師保倘責其疏忽不能豫測襄仲之逆而弭奸除賊則或惠伯之所服也雖然季友先去叔牙竟不能去慶父則事固有難以求備者聖人論人不如此之苛也且夫惠伯之死其辭奔蔡已而復之豈非宣公亦憐其忠襄仲亦自漸其逆行父之徒終有愧於公論而卒全其祀乎然則當時之亂賊且許之而後世人妄詆之吾之所不解也曰然則聖人之不書何也曰其文則史是固舊所不書也聖人無從而增之而況魯諱國惡不書子赤之弒則惠伯無從而附見曾謂惠伯反不如荀息者直邪說也全庶常經史問答

萇宏合諸侯以城成周

問　萇宏合諸侯以城成周衛彪傒曰萇宏其不沒乎國語有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左氏此言蓋推周人殺萇宏之張本果爾則萇宏固周之忠臣也何以貶之蔣學鏞

答　左氏喜言前知故於萇宏之死求其先兆而不得則以此當之其說在外傳爲尤詳然可謂誣妄之至假如其言則是人臣當國事將去必袖手旁觀方有合於明哲保身之旨而知其不可而爲之者皆有天殃宇宙更無可支拄之理成敗論人之悖一至於此唐柳子厚呂化光牛思黯已非之矣雖然吾於萇宏之事亦有疑焉左氏言周之劉氏晉之范氏世爲婚姻故朝歌之難周人與范氏事定趙鞅以爲討周人乃殺萇宏以說夫范中行之構難不過欲并趙氏范中行之據朝歌趙氏之據晉陽其叛則同及范中行既不克而伐公宮攻都邑連齊衛結戎蠻以傾故國則其猖狂已甚萇宏周室之忠臣也將扶國命於既衰射貍首以詛諸侯之不廷者則欲使天子得有其諸侯即當使諸侯得有其大夫念不能助晉討賊而反從而城之是則萇宏之失也稽之往事孫林父之叛衛也而晉人戍之是晉霸中衰之時欒盈之叛晉也而齊人救之是齊靈極亂之時魚石之叛宋也而楚人救之是楚霸中衰之時是皆倒行逆施之事昇以穆叔雍榆之役春秋善之與國尚然況天下之共主乎況敬王之入晉也崎嶇伊洛之間其幸而得濟晉之力也而忽左袒於其叛臣是則萇宏之失也雖然細覈之則亦未必信然也夫當時之助范氏者齊也衛也鄭也而周無聞焉周之力亦非能以兵爲助者也不過劉范婚姻或有通問往來而已趙鞅悍矣然終不能得志於齊衛諸國而區區守府之周則敢從而討之是鞅之悖更不可問也故萇宏之死吾終疑其有屈蓋劉范以婚姻有連然而宏不過劉氏之屬也晉人之討乃在劉而劉竟以宏當之其罪未必在宏也宏之忠勤其在劉必爲同事者所忌而因借是以陷之故其血三年而化碧而左氏無識并其城成周而亦貶之則其碧千年不可滅矣韓非謂叔向讒萇宏出於不考是時叔向之死久矣而其以讒而死則事之所或有也全庶常經史問答

楚莊入陳諸家與之獨東發先生貶之

問　楚莊入陳諸家皆以討賊與之獨東發先生貶之其大要謂夏徵舒之弒在宣十一年辰陵之盟弒已及年何以不討向來讀春秋者未嘗計及于辰陵之役直至東發始及之楚莊既欲討陳何以先與之盟誠不可解也蔣學鏞

答　東發抉出辰陵之盟可謂善讀經者然於既盟而又伐之隱情尚未之得也夫是時楚方與晉爭陳爭鄭以爭宋總見求霸亦何討賊之有果討賊乎辰陵之盟陳成公正在會盟之而與其討夏氏可矣更進於此并責成公以不能除不共戴天之仇廢之而以兵入陳除夏氏置君焉則王者之師矣何以親執牛耳與之誓神成禮而退夫霸者之制嗣君雖有罪得列於會則不討雖非王制然亦春秋之例也是楚莊之無意伐陳可知也然則何以不久而伐之曰陳成公仍叛楚而即晉意當時當國者必夏氏則主從晉者亦夏氏故楚莊必取夏氏而甘心焉而納孔寧儀行父以撓其權不然二人者逢君之惡而陷靈公于死其罪大矣夏氏宜討而二人之奔楚久矣辰陵之盟何以不納至是而始遣之也然則以爲討賊眞矌瞶者矣曰既縣之而又封之何也曰是以別有故焉而左氏以爲申叔時之諫亦附會之談也家語并附會於孔子之稱之皆非也蓋是時陳成公尚在晉楚果縣之晉人未必竟束手也則爭端起矣故不若因而封之則陳自此必不敢更叛楚矣是則所以封之者終以晉之故也吾於是嘆聖經之嚴也大書辰陵之盟而其義見矣然而左氏則昧矣全庶常經史問答

夏氏弒君太子奔晉楚人迎立不見左傳

問　據史記則夏氏弒君自立成公以太子奔晉楚人迎而立之也而不見於左傳何也蔣學鏞

答　是史記之誣也夏氏未嘗自立成公已豫辰陵之盟何當以太子出奔乎使謂夏氏自立則辰陵之盟孔子豈肯書爲陳侯可不辨而明也全庶常經史問答

至此亦越境乃免之說春秋人託之先儒多非之

問越境乃免之說春秋人託之於孔子者先儒多已非之先生以爲陳文子之去他邦遂伯玉之出近關皆爲此說所惑後世人臣不可援以爲例夫宣孟之罪世所知也文子則亦在可疑之列者也獨伯玉似不可同年而語故近有閽人郭植再三爲之申雪願先生詳論之　蔣學鏞

答伯玉乃孔子所嚴事豈敢妄議之然近關再出終不無可疑也伯玉位在庶寮其力固不足以誅孫甯即其地亦非能通密勿有聞卽可入告者故凡責伯玉以不討賊不死節皆屬不知世務之言伯玉所處不能討賊亦不必定死節也唯是代國不問仁人則聞孫甯之謀而去固義所宜而旣去而卽返則義稍未安蓋父母之邦雖不忍棄而與亂臣賊子比肩旅進則君子寧棄父母之邦而不居矣卽令返亦何可以再仕吾傷伯玉之賢生遭亂世所遇大故不一而足視其君之出入生殺如弈棋而乃以近關之出爲定算禍作而去禍止而返彷浮沉於鵙鴟檮杌之羣以是爲潔身則似於義固有歉也故郭氏之言但知附會伯玉而不知爲後世人臣峻去就之防者也唯是伯玉之年齒則固有可疑者獻公之出當襄公之十四年又八年孔子始生而其時伯玉已與聞孫甯之事則必其人名德已重然後孫甯思引以其事蓋最少亦當三十矣乃又歷一十八年爲襄公之三十一年又歷昭公之三十二年定公之一十五年至哀公之元年孔子再至衛主於其家則上距孫甯逐君之歲已六十有六年伯玉當在九齡以外而史魚猶以尸諫而引之甯子尙聞其車聲而識之則猶未致仕也伯玉卽如此長年必不如此固位是大可疑也故吾竊意近關再出不知何人之事而誤屬之伯玉以是時伯玉必未從政也左氏書中以九十餘歲爲老人而見于策者吳季子一爲齊鮑文子皆可疑而伯玉尤甚　全庶常經史問答

叔孫莊叔敗狄於鹹

問叔孫莊叔敗狄獲長狄僑如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今考莊叔之子一僑如一豹而無虺何也　蔣學鏞

答永樂大典中尙載有春秋世系世譜諸書世間所無愚嘗考之蓋叔仲昭伯乃虺也據杜氏則昭伯名帶左傳帶之名見於策或者本名虺而後改爲帶歷攷左氏史記世本其有二名者亦多叔仲氏出惠伯惠伯卽莊叔之庶兄也死於子惡之難其帑奔蔡已而復之虺卽惠伯之子莊叔以其猶子而名之未可知也世系以虺爲惠伯之子也譜則以爲孫如左氏所云當是子也　全庶常經史問答

屠岸賈事之誣

問屠岸賈事之誣孔穎達於左傳疏已辨之容齋東萊深寧又辨之可以無庸置詞獨西河謂史記年表所書原盡與左氏合而世家則必求異聞是必年表成於談而世家成於遷故有互異今考之年表並無所謂合於左傳者豈西河曾見舊本而今所見多脫落乎　蔣學鏞

答年表之易有脫落固也愚考之晉世家景公三年下宮之禍徐廣曰按年表朔將下軍救鄭及誅滅皆在是年則舊本年表固有之而今本脫落但正與世家合不與左氏合西河好作僞每自揑造以欺人如此蓋不可勝數也　全庶常經史問答

秦誓果作於敗殽後封尸後否

問秦誓皆以爲敗殽歸後所作史記則以爲王官之役封尸歸後所作誰是　蔣學鏞

答似當以史記爲是蓋穆公敗殽悔過則不復興彭衙之役矣何至於三出及王官之役亦無大捷不過晉人以其憤兵不復與校而穆公藉此自文以爲稍挺及其封尸發喪不覺有媿於中而爲此誓然次年又伐戎則終未嘗踐此誓也　全庶常經史問答

晉文入國受王命設桑主

問晉文公初入國受王命設桑主韋昭曰禮旣葬而虞虞而作主虞主用桑天子於是錫命世子卽位受服文公不欲繼惠懷自以子繼父位故行踰年之禮是否　蔣學鏞

答是乃大非禮文公以惠公之欲殺之也又以懷公之督其從亡之臣也舅犯又以狐突之死恨之深故加明代革除之禮而趙衰司空季子賈它之徒亦非能眞識典禮者所以有此夫惠公之立非草竊蓋亦天子所嘗命之者而惠公亦頗有伐戎救周之勛雖其後敗韓聲望頓喪然王命不可滅也命惠公者亦襄王命文公者亦襄王革除惠公是卽革除王命也而可乎然則當如何曰文公自不肯繼惠公然正不必設桑主也是所謂欲行典禮而適以成不學無術之謬者內史興猶從而極譽之所謂以成敗論人者先儒嘗稱司空季子之論姓以爲知古予謂如季子者適以掌故成其佞蓋其論姓乃以勸納辰嬴也辰嬴無論曾配懷公卽其未配乃穆公之女便是文公之甥而可納乎又何皆乎楚成王也　全庶常經史問答

富辰言密須之亡

問富辰言密須之亡由伯姞韋昭疑文王滅密不由女愚以爲或別有一事是否　蔣學鏞

答是也蓋指恭王所滅之密其事卽見外傳恭王游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從之伯姞殆卽三女中之一也富辰所指鄢鄶聃息鄧盧皆周時所亡之國則非文王所伐之密　全庶常經史問答

申生諡爲共君

問申生之死諡爲共君韋昭曰諡法旣過能改曰恭公以此諡竊恐獻公未必肯加申生以諡故昭以中諡當之殯時孔疏則諡法敬順事上曰恭是佳諡矣誰加之　蔣學鏞

答當是惠公改葬時加之非獻公也獻公坐申生以不孝豈復加諡亦豈以其一死而謂之改過是韋之謬孔說是也　全庶常經史問答

晉文入國十一族掌近官

問晉文公之入國十一族掌近官胥卽司空季子也籍卽籍父之先也狐則咎犯兄弟箕卽箕鄭也欒郤先韓卽後之世卿也羊舌則職也董卽因也而栢無所考敢質之　蔣學鏞

答栢與伯通蓋伯宗之先也　全庶常經史問答

晉賈佗狐偃子

問韋昭注外傳晉賈佗狐偃之子太師賈季也公族姬姓食邑於賈字季按內傳則賈佗似又是一人　蔣學鏞

答韋氏誤也晉故有賈氏七輿大夫之中右行賈華是也蓋故是晉之公族賈佗在從亡諸臣之列公孫固曰晉公子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賈佗則與咎犯等夷非父子矣狐氏雖亦姬姓然戎種非公族也至咎犯之子始稱賈季而其氏仍以狐是猶之士會稱隨會也襄公之世趙盾將中軍賈季佐之而陽處父爲太傅賈佗爲太師二賈同列計其時佗爲老臣而季新出安得合而爲一也　全庶常經史問答

陸渾之戎是否姜戎陰戎九州之戎否

問 杜氏注左傳謂陸渾之戎卽姜戎姜戎卽陰戎又卽九州之戎不知是否 蔣學鏞

今以左傳詳考之姜戎卽陰戎陰戎卽九州之戎而似非陸渾之戎蓋以戎子駒支之言參之昭九年詹桓伯之言則姜戎卽陰戎無可疑矣而九州之戎左晉陰地見于哀四年則九州之戎卽陰戎無可疑矣杜氏曰陰地自上洛以東至陸渾則似乎卽陸渾之戎而實非也姜戎世爲晉役不他屬而陸渾則頗兼屬乎楚故昭十七年爲晉所滅至哀四年陸渾之滅已久而九州之戎仍見於傳則其非陸渾可知蓋陸渾左近之戎而非一種觀左氏所云楊拒泉皐伊洛之戎在渾陸未遷之先則其地本多戎蠻大抵姜戎最近晉陸渾之戎則近楚唯近晉故殽之役晉得於倉卒中徵師唯近楚故荀吳之滅之取道於周託言有事於洛與三塗惟近晉故蠻氏之亡蠻子奔晉唯近楚故陸渾之戎之亡陸渾子奔楚雖地本相接而各有所屬楊拒泉皐伊洛之戎最先次之則陸渾之戎秦晉所共遷姜戎則晉所獨遷晉覇之盛諸戎皆當受命成六年晉人侵宋有伊洛之戎有陸渾有蠻氏三部俱與於役其後陸渾始屬楚

春秋外傳宣王敗績於姜氏之戎卽姜戎也戰於千畝則是時之姜戎深入近鎬京矣而內傳昭九年言姜戎本居瓜州又言秦人逐之居瓜州大抵周之盛時姜戎本安置瓜州宣王之時則已內遷及秦人有岐西又逐之還其故土而晉惠公招致之使居晉之南境也

晉之南境爲姜戎晉之東境爲草中之戎與鄺戎晉之北境爲無終諸戎而姜戎自南境接於西境故得要秦師也以狄而言晉之北境爲白狄其東境爲赤狄而鄺戎亦稱鄺士之狄大要晉四面皆戎狄而亦用之以爲強故襄公用姜戎悼公用無終之戎成公與赤狄景公因白狄以伐秦平公用陰戎獻公與鄭土之狄而惟白狄最久至春秋之末爲鮮虞至七國爲中山 全祖望經史問答

問 蔡邱有三

蔡邱有三其一在齊卽管至父所戍也其一在陳留之外黃卽桓公所盟其一在晉見於水經注然宰孔謂桓公之盟以爲西略則似非陳留之外黃也 蔣學鏞

答 杜預以爲外黃亦有以爲汾陰之葵邱者而杜非之以爲若是汾陰則晉乃地主夏會秋盟豈有不豫之理杜言亦近是然愚則竊以爲宰孔明言西略而以爲陳留是仍東略也則宜在汾陰蓋當時之不服桓公者楚而晉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驗也故桓公特爲會于晉地以致之亦霸者之用心也至於晉侯已經赴會以宰孔之言而還而是歲獻公亦卒桓公爲之討亂置君則宰孔以爲不復西略者其言虛矣左氏成敗論人而不顧其言之無徵一至於此然則葵邱爲汾陰之葵邱方合

葵邱之會叛者九國是公羊之妄語是役也在會者尙無九國之多誰爲叛者故徐彥以厲等九國當之是妄語公羊之言蓋亦因晉侯之中道而返而附會之 全祖望經史問答

問 太宰六卿

春秋之世陳宋二王後故有太宰吳楚僭王故有太宰魯亦有太宰而鄭亦具六卿然竊有疑焉趙武以冢宰稱子皮是執政也而蕭魚之役石㚟以太宰從伯有之介則又卑矣是何也 蔣學鏞

答 是時侯國雖置大宰然執政終以司徒如宋之六卿其聽政者司城也鄭亦然故子孔以司徒當國況是時鄭之六卿皆七穆也石㚟非但不在七穆且疑是庶姓則其卑宜矣趙武以冢宰稱子皮者是亡與上卿之官以稱之不足泥也蓋司徒以下三卿是正官雖有太宰而終處其下故鄭楚之令尹司馬亦在太宰之上故春秋侯國之太宰非執政也 全祖望經史問答

問 鄭三卿

鄭之三卿亦可疑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則司徒在二卿之下矣是何也 蔣學鏞

答 非也是國子卽子國子耳同死而盧蓮序之非其官之序也試觀戲之盟則其序首子駟次子國次子孔而次子耳矣蓋子孔是公子子耳是公孫故也是又以其行輩序之及子駟死則子孔以司徒當國矣 全祖望經史問答

問 許田之許是否魯近地

許田之許厚齋引劉氏以爲魯境內地以居當與許部之當亦魯近地也是否 蔣學鏞

答 此則厚齋之誤之了然者當時鄭與魯易地各從其便泰山之祊近魯而許田近鄭故互易以相當若許田亦近魯則鄭何畏於魯而以之相媚乎魯頌之言特祝禱之詞不以遠近校也此求異於前人而失之者 全祖望經史問答

問 泠州鳩對大武之樂

泠州鳩對大武之樂其第四終曰嬴內卑昭黑注世本有嬴內是舜所居一作姚墟帝王世紀作嬀墟在岐公曰卽周語之嬴內音嬀墟也是否 蔣學鏞

答 此說可疑謂嬴內卽姚汭可也音相近形相通也謂姚墟卽嬀墟可也姚嬀本一姓也若謂姚卽音嬴于古無見且嬴內卽果是嬀內據尚書或以爲二水名或以爲一水名具未可定如何卽以爲大武樂中一終之名岐公非妄言者見王厚齋又述之必別有據惜其語焉而不詳今亦無從得博物者而正之以雍州無嬴水之名也 全祖望經史問答

皇清經解卷九之二十二終

皇清經解分經 卷九之二十三

國語目錄

沃也　吾豈知利之不善哉　皆管仲有言小妾聞之
惟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　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它
日董祁愬於范獻子　北有衛　翟鮮虞路洛泉徐蒲
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　不聞其以土木之崇
高彤鏤爲美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　吾今子老楚
國而欲自安也　是以古者先王日祭　皆白常白旅素
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　以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
在今日　是以帶甲萬人　以事君也　與其殺是人也
寡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　寡人禮先壹飯矣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二十三　學海堂

國語　江都汪拔貢中著

國語校譌

韋昭國語解敘

爲己憭矣　憭下鈌一字

周語上

懋正其德而厚其性注性情性也中按性與生通內傳曰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

昔我先世后稷　先下宋本衍王字

奕世載德注奕亦前人也　亦前宋作奕

事神保民莫不欣喜　莫不宋作弗

賓服者享注皆以所貢助祭於廟　皆以宋作必以

民之有口也　口也宋無也字

猶其有原隰衍沃也　宋作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

震雷出滯注雷乃發聲始電　宋作始震電

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注用謂田器也　用猶用是也注非

匱神乏祀注匱神之神不耕藉也　據注則乏仍當作之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注喪亡也敗於姜戎氏時所亡也南國江漢之間也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此喪南國之師事闕據內傳曰我諸戎四岳之胄裔又曰允姓之姦居於瓜州則姜氏之戎卽西戎也與江漢無涉注非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　三年宋作二

害於政而妨於後嗣注害政敗爲政之道也　據正文以賊爲是

川源必塞　下脫原塞國必亡五字

川源必塞注國依山川　上脫地動則泉原塞六字

今吾聞子積歌舞不息樂禍也夫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樂禍　據下是謂樂禍仍當以此本爲正

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　墨子非攻篇下天命融隆大於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東桀眾以克有屬諸侯於薄

帥傳氏及祝史注傳氏貍姓氏在周爲傳氏　傳氏其姓貍也

在周爲傳氏五字枝贅

先王知大事之必以眾濟也　眾濟宋作濟眾誤

爲摯幣瑞節以鎮之注伯執躬圭亦七寸　亦七寸宋作六寸

館諸宗廟注館舍也舍於宗廟尊王命也　中按聘禮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然則王之卿士其館於孤卿之廟歟晉侯以宗廟舍之故云尊王命

周語中

王使游孫伯請滑注游孫伯周大夫　周大夫下宋有伯爵也三字衍

鄭武莊有大勳力於平桓注唐尚書云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伐鄭鄭祝聃射王中肩豈得爲功桓當爲惠傳曰鄭有平惠之勳昭謂鄭世有功而桓王不賞又奪其政聃雖射王非莊公意又詩敘云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明桓王之非也下富辰又曰平桓莊惠皆受鄭勞明各異人不爲誤也　中按若如唐說桓作惠則莊當作厲厲乎子頹之亂莊不與惠相當然韋說是也

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輕重布之貴賤各有等也王何異之有言帝王皆然　王何異之有言王本無異於人恃此服物采章以爲等威耳注非

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注縮引也　引宋作弘

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注言將放辟於荒裔　辟下宋空一字於上有旅字並誤

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注謂諸夏之國爲蠻夷之行王於是致武以伐之　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內傳蠻夷戎狄不式王命王命伐之則有獻捷倉葛語意亦猶此注非

左右免胄而下注兵車參乘御在中央故左右下也胄兜鍪也免脫也脫胄而下敬天王也超乘者三百乘而上車也跳躍　左右免胄而下下宋有拜字注在超乘者三百乘下云左車左也右車右也言免胄則不解甲而拜矣超乘跳躍上車無威儀所以敗也

夫戎狄冒沒輕儳注冒抵觸也沒入也　中按冒沒卽冒昧語之轉

其時儆曰注時儆時所以儆告其民也　中按時儆夏令之篇名

膳宰致餐　餐宋作飧

東門之位不若叔孫注東門大夫叔孫卿也　前注叔孫宣子東門子家云二子魯大夫此注云東門大夫叔孫卿也自相違誤

周語下

其在有虞有宗山伯鯀注有虞舜也　當云有虞舜有天下之號

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注氏日有呂者以四岳能輔成禹功比於股肱心膂呂之爲言膂也　按說文呂卽今膂字象形

近在夏后之世　宋無近字

上下儀之　儀宋作議

器無彤鏤儉也　彤乃彫之誤賈誼書禮容語正作雕

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注廢輕而作重則本竭而末寡故民失其資也　中按廢輕而作重謂廢舊錢之輕更作新錢之重者而布之民眾所蓄積皆歸無用是以失其資而匱

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注此四者氣佚之所生也狂悖眩惑說子朝寵賓孟也轉易過慝嬖子配適將殺大臣也　中按此沉言不和之害耳不當舉後事以實之禮曰毋測未至

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　宋無今字

古之神瞽注神瞽古樂正知天道者也死而爲樂祖祭於瞽宗謂之神瞽　中按神瞽謂其生而知音律之原若伶倫是也注牽引瞽宗非

六間應鍾注百嘉具備　嘉宋作器

魯語上
乃出而爵之注爵爵爲大夫　凡有位於朝皆爵也不必其爲
大夫
幕能帥顓頊者也注幕舜之後虞思也　中按內傳自幕至于
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幕爲瞽瞍幾世祖不得云舜後鄭
語注誤同
里革曰君之過也主爲爲　里革之言爲君言之可也若臣其
何以訓晉語所載宋人殺昭公趙宣子之言可謂義形於色矣
內傳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原繁曰臣無二心天之制也
齊語注蒲坂之野　蒲坂當作蒲姑
晉語一
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注君武公也言君知成
然死其君爲從臣道也故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於曲沃
之爲貳也　且君知臣之從也二句君哀侯也言哀侯知其子
之從己而弗武公不知其事武公于曲沃時哀侯已死故也內
傳于家子對叔孫婼曰隸也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語正
同注非
吾豈知紂之善不哉　善不當乙之無疑
晉語四
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注敬仲夷吾字也　中按敬仲謚也
從篇曰季曰齊桓親舉管敬子注敬子管仲之謚是也大夫之
謚子與伯仲叔季一耳公孫敖之子文伯魯語作孟文子它倣
此者多
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巳姓　此青陽巳姓後青陽姬姓二子不
應同名必有一誤
晉語八
是以遷服而邇不遷　不遷下當有闕文
晉語九
它日董祁愬於范獻子注范姓祁名也　中按祁姓也婦人稱
姓帝堯祁姓范氏所出
鄭語
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注燕邵公之封皆姬姓也　中
按此燕謂南燕也黃帝之後姞姓

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注言能聽知和風因時順氣
以成育萬物使之樂生者也　中按成樂物生當依注作成物
樂生
楚語上
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形鏤爲美注形謂丹楹　形鏤疑彫鏤
之誤韋氏亦從爲之辭已見周語
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　按文當作諸夏不服
吾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注老老恃楚國也　中按老家臣
之長大夫通得稱之春秋傳曰其老豈敢棄其國禮曰諸侯使
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上大夫擯者曰寡君之老
楚語下
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注日祭於祖考　天子日祭於禮不詳竊
意祭不欲數必無日祭於祖考之禮玉藻曰天子元端而朝日
於東門之外此其禮與曾子問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
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此
又一日祭之禮與諸侯其之
吳語
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　常朱作裳
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注言欲戰以決之不勝
則服事君若勝則爲盟主　言好則盟惡則戰耳恐鶡之辭注
非
越語上
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注言較越罪是得帶甲萬人事君也
　本有五千人今將致死則勇氣自倍故曰萬人事君謂與君
戰措詞之道則然注非
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注言戰而殺是萬人
與寧而得越國二者孰爲利乎　與其寧其者兩事相衡擇利
而從之之辭注非
寡人禮先壹飯矣注言己年長於越王覺差壹飯之間欲以少
長求免也　禮先壹飯言昔嘗有恩於越謂會稽之事也言壹
飯者措詞之道則然注非

皇清經解卷九之二十三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二十四

國語目錄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二十四　學海堂

國語上經義述聞　高郵王引之著

玩則無震

周語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韋注曰震懼也
家大人曰震亦威也上言威下言無震互文耳下文倉葛曰君
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晉語曰車有震武也韋注並曰震威也
文六年左傳其子何震之有賈逵注亦曰震威也[illegible]
二年傳投君之震師徒橈敗義亦同也[illegible]

注曰性情性也家大人曰性之言生也樂記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鄭注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也昭八年左傳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謂莫保其生也十九年傳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謂樂其生也荀子禮論篇天地者生之本也大戴禮禮三本篇生作性秦策生命壽長史記范睢傳生作性文七年左傳曰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杜解厚生曰厚生民之命此云懋正其德即正德也云厚其性即厚生也云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即利用也成十六年傳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襄二十八年傳曰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文六年傳曰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皆其證也

至于武王

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家大人曰至于下當有文王二字周人敘述祖德未有稱武王而不及文王者此文自莫弗欣喜以上皆兼文武言之自商王帝辛以下乃專言武王耳史記周本紀載此文正作至于文王武王文選齊敬皇后哀策文注引此云至于文武事神保民莫不欣喜所引從略而亦兼文武則原有文王二字可知

犬戎樹

吾聞夫犬戎樹惇帥舊德而守終純固俗本帥上衍能字辯見陳氏芳林春秋外傳攷正韋以樹惇絕句注曰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惇樸舊音曰樹惇是犬戎主名引之謹案上文大畢伯士注以為犬戎君蓋犬戎之先君也其曰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辭意顯然此句蓋指犬戎今君而言則舊音之說是矣而未盡也樹者其主名惇字當屬下讀犬戎樹者先國而後名猶曰邾婁庶耳惇帥舊德者惇史記周本紀作敦爾雅曰敦勉也言勉循舊德也晉語曰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共給也是其證下文單襄公曰懋帥其德韋注言勉帥其德文義亦與此同

耆艾脩之

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韋注曰耆艾師傅也師傅脩理瞽史之教以聞於王也家大人曰師傅職當匡君非徒脩瞽史之教以聞而已也脩之謂儆飭之也之字指王而言非指瞽史之教而言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文伯曰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注彼注云脩儆也楚語白公子張引武丁之言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並與此脩字同義

險而不懟

召穆公曰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韋解險字曰在危險之中引之謹案險謂中心憂危之也此與下句怨而不怒皆以心言非以境言下文單襄公曰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荀子榮辱篇曰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是其證

弗震弗渝

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引之謹案渝讀為輸輸寫也謂輸寫其氣使達於外也廣雅輸寫也小雅蓼蕭篇我心寫兮毛傳曰輸寫其心也枚乘七發曰輸寫淟濁左氏春秋隱六年鄭人來渝平公羊穀梁並作輸平是渝輸古字通此言當土脈盛發之時不即震動之輸寫之則其氣鬱而不出必滿塞而為災也韋注訓渝為變於上下文義稍遠矣

監農不易

王其祗祓監農不易賈韋二家並曰不易不易物土之宜賈注見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二引之謹案二家讀易為變易之易而增物土之宜以足之非本義也易當讀慢易之易易者輕也樂記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鄭注曰易輕易也不易猶言勿易也秦策曰願王之勿易也不亦勿也說見釋詞史記禮書曰能慮勿易謂之能固高誘及張守節正義並訓易為輕是也監農不易者民之大事在農監臨之不敢輕慢也

省風土

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宋明道本無省字引之謹案明道本是也今本省字蓋因注而衍韋注曰風土以音律省土風風氣和則土氣養則正文無省字明矣晉語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文義與風土相似無煩加省字也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二引賈逵本正作瞽帥音官以風土無省字陳禹謨本增省字舊音於上文省功音小井反且云下省民省風同則唐時已有衍省字者矣

水土無所演

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所演宋明道本如是俗本脫所字民乏財用不亡何待家大人曰水土無所演衍水字演潤也土得水則潤潤則生物而民得用之若水竭則土無所演不能生物而民失其用矣故曰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韋注云水氣不潤土枯不養正云土無所演四字而正文內本無水字也今本作水土無所演則文義不明蓋涉上句水土演之而誤左傳昭二十三年正義引此正作土無所演無水字宋本行本如是明監本作水土無演增水字刪所字皆惑於俗本國語而誤史記周本紀漢書五行志說苑辨物篇並同

惠王三年

惠王三年邊伯石速蔿國出王而立子頹韋注曰三年魯莊公十九年也引之謹案下文始云三年則此非三年矣三當作二史記周本紀惠王二年邊伯等五人作亂立釐王弟頹為王十二諸侯年表惠王二年燕衛伐王立子頹是也注內三字亦當作二年表周惠王二年正當魯莊公十九年故注曰二年魯莊公十九年也若作三年則為莊公之二十年不得云十九年矣

不舉

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又晉語川涸山崩君為之降服出次乘縵不舉韋注並曰不舉不舉樂也此二事又見莊二十年成五年左傳杜注並曰不舉去盛饌引之謹案杜說是韋說非也成五年傳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襄二十六年傳古之治民者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既云不舉又云徹樂則不舉非徹樂矣天官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鄭注曰殺牲盛饌曰舉鄭司農引春秋傳曰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此不舉為去盛饌之明證且王日一舉之下始云以樂侑食則所謂舉者以盛饌言之非謂作樂明甚王制然後天子食日舉句以樂句食日舉即所謂王日一舉也以樂即所謂以樂侑食也故鄭注云天子乃日舉以樂侑食俗以日舉二字屬下讀非是而昭十七年傳三辰有災君不舉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曰不舉去樂也則西漢時已誤解矣又案禮記凡去樂者謂之不舉樂雜記父有服宮中子不舉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又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是也去盛饌者則但謂之不舉檀弓王藻之君不舉文王世子之公素服不舉是也二者絕不相同而檀弓正義既引庾蔚說以舉為舉饌又誤以為舉樂則辨之不明矣

見神

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家大人曰見當爲㝵㝵古得字形與見相近因譌爲見史記趙世家趙以進戚未得一城趙策得下有見字作見穀城由得此則見譌爲㝵又譌爲得也下文曰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即其證也莊三十二年左傳作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此尤其明證矣又案說文㝵古文得一切經音義卷一曰衛宏詔定古文官書㝵得二字同體尚書高宗夢㝵說是也以上一切經音義今㝵字不見於經傳尚書高宗夢㝵說字亦作得未必非後人所改此㝵字若不譌爲見則後人亦必改爲得矣

大夫士日恪位著　位宁有官師之典

家大人曰凡朝內君臣所立之處謂之位或謂之宁宁字亦作著周語曰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此謂臣之位著也位者曲禮下卿位是也著者昭十一年左傳朝有著定杜注曰著定朝內列位常處十二年傳曰君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十六年傳曰其祭在廟已有著位並與周語著字同義韋注周語曰中庭之左右曰位是也其曰門屏之間曰著則非也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孫炎注曰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楚語曰位宁有官師之典此謂君之位宁也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皆指衛武公而言位者君視朝之位也宁者曲禮天子當宁而立是也韋注楚語曰門屏之間謂之宁是也其曰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則非也爾雅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邪注羣臣之列位也

保任戒懼

楚語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韋注曰保守也任職也雖守職戒懼猶未足也家大人曰韋以保任爲守職非也任亦保也保任戒懼四字平列說文任保也襄二十一年左傳曰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是其證

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　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

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韋注曰襄王十六年魯僖之二十四年引之謹案正文及注十六年皆當爲十七年蓋襄王以魯僖八年正月定位即爲元年定位見僖八年左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以僖九年爲襄王元年非也惠王崩於僖七年閏月崩明年則僖之八年而襄王之元年矣不得遲至僖九年始稱襄王元年至魯僖十年爲襄王三年上文襄王三年而立晉侯注曰襄王三年魯僖之十年是也至魯僖十五年爲襄王八年上文八年而隕於韓注曰八年魯僖之十五年是也則魯僖二十四年皆爲襄王之十七年明甚今本作十六年者蓋後人依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改之年表襄王十六年魯僖二十四年不知年表誤以魯僖之九年爲襄王之元年說見前則自元年以後次序皆譌不足據也且上文之三年已爲魯僖十年八年已爲魯僖十五年則加九年而至魯僖二十四年正當襄王之十七年矣何得減其數爲十六年乎又賜晉文公命章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注同襄王十六年魯僖二十四年今本四誤作三今從宋本案十六年亦當爲十七年襄王自魯僖八年定位爲元年至魯僖二十四年爲十七年是年秦伯納晉文公見僖二十四年左傳故曰襄王十七年立晉文公而注云襄王十七年魯僖二十四年也若襄王十六年則在魯僖二十三年時晉文公尚未得國不得云立晉文公矣下文二十一年以諸侯朝王于衡雍注曰襄王二十一年魯僖二十八年上推至魯僖二十四年立晉文公之年亦當爲襄王十七年不當爲十六年也蓋後人誤改上文之十七年爲十六年遂並此而改之而不知與前後不合也

禮義

逆王命敬奉禮義成補音義字録音引之謹案義讀爲儀謂奉行禮儀而有成也韋注云謂三讓賓饗之屬皆如禮是讀義爲儀非仁義之義也忠信仁義別見下文與此義字不同古書多以義爲儀說見禮記別之以禮義下

十八年

十八年王黜狄后韋注曰十八年魯僖二十四年也引之謹案正文及注十八年皆當爲十七年上文十七年王降狄師以伐鄭韋氏發注於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曰襄王十三年魯僖之二十年也下事見二十四年下事謂下文王降狄師以伐鄭也襄王十七年以狄伐鄭正當魯僖之二十四年故曰下事見二十四年左傳僖二十四年夏狄伐鄭王德狄人以其女爲后甘昭公通於隗氏杜注曰隗氏狄后王所立狄后王替隗氏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是王黜狄后即在以狄伐鄭之年則亦當爲襄王十七年是年爲魯僖二十四年故注曰十七年魯僖二十四年也襄王自魯僖八年定位爲元年至魯僖二十四年則十七年矣說見前十六年下若襄王十八年則爲魯僖之二十五年注不得云魯僖二十四年矣以注校傳八字之誤無疑上文已云十七年王降狄師以伐鄭此又云十七年者黜狄后別爲一事與上降狄師以伐鄭各自爲章故更端而稱十七年也宋本譌作後人不知而改七爲八大誤襄王十八年焉有黜狄后之事乎

陽不承獲甸

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覲武臣是以韋注曰言陽人既不得承王室爲甸服又懼晉不惠郵其民適以震威權武而見殘破家大人曰據韋注則正文本作陽不獲承甸今本獲承二字誤倒則文不成義

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

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韋注曰庸功也服旗章所以昭有功五采之飾所以顯明德文章黼黻絺繡之文章也比象比文以象山龍華蟲之屬序次也各以次比順於禮也引之謹案昭庸顯明比象序順皆兩字平列庸與融通釋名曰融明也昭庸即昭融大雅既醉篇曰昭明有融昭五年左傳曰明而未融皆是也比象猶次序也比讀如比次之比鄭注周官世婦曰比次也象之言序也比象猶言比序周官注曰比敘其事是也鄭注詩傳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虞翻本作象是象與序同義比象言文章相次序也考工記曰畫繢之事雜五色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樂記所謂五色成文而不亂也桓二年左傳五色比象昭其物也義同此周杜注以爲比象天地四方非也周旋序順者序亦順也爾雅曰順敘也大戴禮保傅篇曰言語不序周語上篇曰奔走承序序皆謂順也庸顯明即下篇之顯融昭明比象序順皆順也文章之有次猶周旋之有序也韋注皆失之

墾田若蓺

韋注曰蓺猶蓺也言其稀小猶若蓺物引之謹案蓺當爲蓺說文云蓺蓺木生也生多見墾田若蓺者若乃也爾雅小言已見

蓺然矣草蓺由君奪農時使不得耕耨也下文曰今陳田在草間是其明證蓺與樹蓺之蓺相似學者多聞蓺少聞蓺字遂誤而爲蓺韋氏不察而訓蓺爲蒔誤矣稀少猶若蓺物雖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

夫長角見而雨畢

韋注曰辰角大辰倉龍之角角星名也引之謹案大辰房心尾也壽星角亢也角非大辰不得謂之辰角當以夫辰二字絕句辰者星也桓二年左傳三辰旂旗杜注曰三辰日月星也是星亦得謂之辰下文之角天根本駟火皆辰也夫辰統下之詞

天根見而水涸 本見而草木節解

韋注曰天根亢氐之閒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本氐也謂寒露之後十日引之謹案爾雅云天根氐也無以天根爲亢氐之閒者至於氐之爲本徧考書傳皆無之竊疑本當作亢亢見當在天根見之前隸書亢作亢楊君石門頌涙執又作氐韓勑碑兩見題名又作氐張遷碑吏民頌立石旁作氐忠恪右旁作亢並與本字相似而譌爲本又與天根上下互易耳依星之前後弟之當云亢見而水涸天根見而草木節解蓋寒露之後五日亢星朝見又五日天根見也

川無舟梁

韋注曰舟梁以舟爲梁也引之謹案韋注非也上文川不梁單言無梁此川無舟梁則兼言無舟無梁是二事非謂以舟爲梁也上文曰十月成梁則川自有梁不須以舟爲之且造舟爲梁天子之禮他人所不敢用不得以此責陳也

不賞善

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家大人曰不賞善左傳成十三年正義引作賞不善是也貪陵之人不善之人也而如其願以予之則是賞不善也今本賞不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

其語迂

郤犨見其語迂單子曰迂則誣人韋注曰迂迴加誣於人家大人曰迂讀爲訏禮容語篇作訏說文訏詭譌也詭譌之言以無爲有故曰迂則誣人說文諤妄言也法言問明篇曰譊言敗俗譊好敗則訏譊迂尊義並同荀子非十二子篇敢惑愚衆而字廆瑣爲與譎同字與訏同古字假借也漢書五行志載周語亦作迂顏師古注曰迂夸誕也義長於韋矣

無謫

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韋注曰謫譴也家大人曰謫有二義一爲譴責一爲過惩此云步言視聽無謫則謫字自謂過惩非謂譴責也老子曰善言無瑕謫義與無謫同若訓爲譴責則與上句義不相屬矣漢書五行志謫作譴顏注曰譴責也無譴謂得其義理無可咎責也以無譴爲無可譴亦非

好盡言以招人過

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韋注曰招舉也舊音曰招音翹引之謹案漢書陳勝傳贊招八州而朝同列鄧展曰招舉也蘇林曰招音翹此舊音所本也今案後漢書鍾皓傳云畓國武子好昭人過以致怨本魏志鍾繇傳注引先賢行狀同其字皆作昭然則昭者明著之詞言好盡己之言以明著人之過也賈子禮容語篇作好盡言以暴人過暴亦明著之詞則其字之本作昭甚明韋本作招者借字耳昭十二年左傳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張衡東京賦招有道於側隨賈逵薛綜注並云招明也漢校官碑宗懿招德郎昭德是昭字古通作招左傳楚康王子昭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劇魁侯昭漢表作招招人過卽昭人過不當訓爲舉亦不當讀爲翹也

簡王十一年 十二年

簡王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十二年晉殺三郤韋注云簡王十一年魯成十七年引之謹案正文及注之十一年皆當爲十二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簡王十二年正當魯成公十七年故韋云簡王十二年魯成十七年也下文十三年齊人殺國武子注曰在魯成十八年上文劉康公聘于魯章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注曰十一年魯成十六年也則魯成十七年爲簡王十二年明甚其晉殺三郤上十二年三字則後人所增益後人不知十一年卽十二年之誤故又增十二年三字於其下也春秋經及左傳諸侯同盟于柯陵及晉殺三郤同在魯成十七年則同在簡王十二年矣非前年會于柯陵是年殺三郤也

言敎必及辯 施辯能敎

韋注言敎必及辯曰辯別也能分別是非乃可以敎注施辯能敎曰施其道化而行能辯明之故能敎引之謹案辯當讀爲徧古字辯與徧通堯典徧于羣神史記五帝紀作辯於羣神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不得辯知也謂不得徧知也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鄭注曰辯徧也言敎必及徧者言敎必及於徧施也施徧能敎者施敎而徧是謂能敎也上文劉康公曰寬所以敎施也敎施當爲施敎惠所以和民也敎施而寬則徧惠以和民則阜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韋注曰寬徧也是其義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明令德矣 純明則終

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韋注曰言周子明於善德引之謹案明成也言守終純固道正事信則善德已成守終卽是成德之終也上文曰成德之非但明於善德而已也爾雅曰明成也隨九四有孚在道以明傳曰有孚在道明功也謂有孚在道以成其功也昔爾明字皆之史記李斯傳曰大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明與成就同義又下文說鍾律云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亦謂純成則終也故古謂樂一終爲一成

靈王二十二年

韋注曰二十二年魯襄之二十四年是歲齊人城郟引之謹案依注則二十二年當作二十三年春秋襄元年簡王崩二年爲靈王之元年至襄二十四年則靈王之二十三年矣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襄二十四年正當靈王二十三年

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

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韋注曰越遠也家大人曰越揚也散揚與沈滯正相反廣雅曰越揚也聘義其聲清越以長晉語必耦於外而越於民鄭注韋注並曰越揚也又祭義鄭注曰揚猶越也下文揚沈伏而黜散越韋注亦曰越揚也

夭昏札瘥之憂 鮮不夭昏

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韋注曰短折曰夭狂惑曰昏家大人曰昏之言泯沒也臯陶謨下民昏墊鄭注曰昏沒也字亦作殙廣雅曰殙歿也晉語曰君子失心鮮不夭昏謂晉侯將歿也韋注昏狂惑之疾非昭十九年左傳鄭駟偃卒子產對晉使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二十年傳曰夭昏孤疾義並同也後漢書周舉傳皇天不祐大命夭昏亦以昏爲歿

汨越九原

汨越九原韋注曰越揚也家大人曰汨越皆治也謂平治九州之土也說文曰汨治水也爾雅曰滑治也書序作汨作九共九篇㚇歎楚辭天問不任汨鴻某氏傳及王逸注竝曰汨治也魯頌泮水篇屈此羣醜鄭箋曰屈治也泯屈竝與汨通廣雅曰越治也說苑指武篇曰城郭不脩溝池不越是汨越皆治也汨與越聲相近故義相同猶曰與越之同訓爲于也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句首二字皆同意

命姓受祀

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韋注曰受祀謂封國受命祀社稷山川也祀或爲氏家大人曰作氏者是也上文曰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即此所云命姓受氏迄于天下又曰祚四嶽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下文曰亾其氏姓又曰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皆其明證也隱八年左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襄二十四年傳曰保姓受氏以守宗祊氏與祀聲相近又因上下文有祀字故氏誤作祀耳韋注謂受命而祀社稷山川則曲爲之說也

少光王室

其何德之脩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韋注曰光明也引之謹案光之言廣也謂廣大王室也上文曰王室其愈卑乎卑與光義正相對上卷王室其將卑乎韋注卑微也僖十二年左傳公卑鄀杜注卑小也僖十五年穀梁傳曰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亦以光與卑相對大雅皇矣傳曰光大也周頌敬之傳曰光廣也是光與廣大同義堯典光被四表漢成陽靈臺碑光作廣荀子禮論篇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禮三本篇廣作光大戴禮曾子疾病篇君子行其所聞則廣大矣漢書董仲舒傳廣作光是光與廣同聲而字亦相通又易內言光者多與廣同義說見前光字下

身聳

身聳除潔外內齊給敬也韋注曰聳懼也家大人曰聳敬貌故曰身聳除潔敬也賈子禮容語篇作身恭除潔恭亦敬也若訓聳爲懼則與身字義不相屬矣聳字本作竦說文竦敬也張衡思元賦曰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竦余身即此所謂身聳也楚語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韋注曰聳敬也

成事不貳　平民無貳

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illegible]從之不倦成事不貳韋注曰貳變也引之謹案古無訓貳爲變者貳當爲貣貣即忒之假借字也大雅瞻卬篇鞫人忮忒毛傳曰忒變也洪範衍忒史記宋微子世家作衍貣集解引鄭注曰卦象多變故言衍貣是貣正訓變故韋注曰貣變也貣音他得切與力爲韻若作貳則失其韻矣貳古音在脂部貣古音在之部[illegible]書傳貳字多譌作貣見詩其儀不忒禮記宿離不貣下

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韋注曰使民無疑貳也家大人曰貳當作貣貣音他得切卽忒字也無貣謂無過差也大射儀鄭注引此作平民無忒是其明證矣月令注引此作平民無貳蓋後人以韋本國語改之宋正義引國語舊注曰平民使不貣則鄭注本作貣可知貣與貸同大戴禮禮三本篇貣之則喪荀子禮論篇貣作貳貳亦貣之譌也大戴禮五帝德篇其言不貳家語五帝德篇作其言不忒管子勢篇動作不貳與極極德極力代爲韻則其字竝當爲貣凡此皆非貳字也韋注解爲疑貳則所見已是誤本

過慝之度

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韋注曰慝惡也家大人曰慝之爲惡常訓也此慝字當讀爲忒忒差也見廣韻引[illegible]狂與悖眩與惑轉與易過與忒義竝相近過忒卽過差也事差其度故曰過忒之度若以慝爲惡則爲一訓且與之度二字義不相屬矣洪範之民用僭忒說見洪範僭忒漢書王嘉傳引忒作慝董仲舒雨雹對曰以此推移無有差慝是差忒字古通作慝也

蕤賓

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韋注曰蕤委蕤柔貌也言陰氣爲主委蕤於下陽氣盛長於上有似於賓主故可用之宗廟賓客以安靜神人行酬酢也家大人曰安靖神人是釋蕤字獻酬交酢是釋賓字蕤與綏古同聲而通用[illegible]綏者安也故曰所以安靖神人淮南天文篇蕤賓者安而服也亦是以安釋蕤以服釋賓今一云[illegible]蕤委蕤柔貌也義本史記律書然不以安釋蕤而以柔釋蕤則安靖神人四字遂無著落矣似於傳意未合

揚沈伏而黜散越

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韋注曰沈滯也黜去也越揚也發揚滯伏之氣而去散越也引之謹案黜讀爲屈屈收也謂收斂散越之氣也爾雅曰斂屈收聚也魯頌泮水篇屈此羣醜毛傳曰屈收也[illegible]屈與黜聲相近故字相通說苑立節篇曰將軍子囊黜兵而退謂收兵而退也沈伏者發揚之散越者收斂之此陰律之所以閒陽律成其功也揚與沈伏義相反則黜與散越義亦相反韋注訓黜爲去失之矣

助宣物　贊陽秀

元間大呂助宣物也家大人曰助下有陽字而今本脫之據韋注云陰繫於陽以黃鍾爲主又云以陽爲首不名其初又云大呂助陽宣散物也[illegible]則正文本作助陽宣物明矣上文云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下文云南呂贊陽秀物也[illegible]贊陽與助陽文同一例漢書律厤志云呂以旅陽宣氣又云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高注淮南天文篇云大呂所以配黃鍾助陽宣物也義皆本於國語月令注引此正作大呂助陽宣物

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家大人曰秀下有物字而今本脫之則文不成義據韋注云南任也陰任陽事助成萬物也贊佐也[illegible]與上助陽宣物文同一例漢書律厤志云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說與韋注同月令注引此正作南呂贊陽秀物

文德

以大戚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韋解文德云文文王也家大人曰此說非也周之文德不專指文王下文宣三王之德卽其證也昭三十二年左傳皆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亦是泛言周之文德杜注云崇文王之德誤與此同劉炫已辨之

布憲施舍於百姓

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韋注曰憲法也施施惠舍舍罪也引之謹案布法與施舍意義不倫周禮秋官之布憲掌憲邦之禁管子立政篇之出令布憲皆不爲施舍而設且下文云優柔容民則非布法之謂也憲疑當爲悳悳古德字說文悳古文作惪郎中鄭固碑惪能簡乎聖心是也隸或省作惪執金吾丞武榮碑蓋觀德於始韓勑禮器碑偕道聃德其形皆古文惪字也形與憲相似而誤昭十三年左傳施舍不倦杜注曰施舍猶云布恩德則施舍正所以布德故曰布德施舍於百姓也月令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正與此同義且上文云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是無射本以布德爲義故以無射之上宮布德施舍於百姓耳韋所見本已誤作憲故不得已而曲爲之說其實非也又案施舍之言賜予也布德施舍於百姓所謂周有大賚也韋分施與舍爲二義失之說見左傳旅有施舍下

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死

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宏欲城成周爲之告晉云云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死韋注敬王十年曰十年魯昭三十二年注是歲曰是歲敬王十一年魯定之元年引之謹案是歲即謂敬王十年非謂十一年也豈有事在十一年猶承十年而稱是歲者乎韋云是歲敬王十一年魯定之元年者蓋以定元年左傳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故據以作注不知昭三十二年傳已云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矣以春秋經考之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書於昭三十二年冬而不書於定元年春則會城成周之事在昭三十二年而不在定元年明甚定元年傳以前年十一月之事復載於次年正月左氏之誤也說見左傳國語以狄泉之會屬之敬王十年正與昭三十二年春秋經合實足以糾定元年左傳之誤韋氏不能詳審反據定元年左傳以爲之注疏矣

殄病

魯語鎮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韋注曰殄絕也家大人曰注依爾雅訓殄爲絕民之絕病頗爲不辭案殄亦病也周官稻人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鄭注曰殄病也大雅瞻卬篇曰邦國殄瘁說見前殄瘁下殄之言瘨也疹也大雅雲漢篇胡寧瘨我以旱鄭箋曰瘨病也釋文瘨韓詩作疹越語曰疾疹貧病疹殄瘨聲近而義同

弛孟文子之宅

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韋注曰弛毀也宅有司所居案宅文子所居今云有司所居非也引之謹案弛之言移也易也集韻弛余支切改易也爾雅弛易也弛宅者以他所宮室易之也下文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文子對曰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爲寬利也又曰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則弛之爲易明甚蓋移其宅於他所而後取其舊宅耳下文又曰公欲弛郈敬子之宅亦如之對曰今命臣更次於外爲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更亦易也昭三年左傳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亦弛宅之類也古者謂易爲弛韓子內儲說篇應侯謂秦王者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王曰必弛易之矣呂氏春秋開春論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群臣諫於大子曰請弛期更日高注曰更改也案弛易也移也謂移易其期日也字或作施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施易也韓策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史記韓世家易作施正義以施爲張設非是說見史記雜志是也或作馳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一年及鄭馳地我取枳道與鄭鹿是也韋以地爲毀則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不合且下文曰易曰更豈毀之謂乎

既其葬也焚

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韋注曰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家大人曰既其葬也焚五字韋解未明既爲一句其葬也焚爲一句既猶既而也言既而夏父弗忌之葬也火焚其棺槨煙達於上也周語云既榮公爲卿士晉語云既驪姬不克又云既里丕死禍公隕於韓文元年左傳云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十六年傳云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成十一年傳云既衛人賞之以邑皆斯之類不可悉數

大寒降

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韋注曰降下也寒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蟄始震也引之謹案下文曰獸孕水蟲成注謂立夏是此孕彼成皆同時之事而大寒降土蟄發乃有季冬孟春之別於文爲不類矣今案大寒降亦謂孟春也降猶減也退也廣雅曰退屛殺壞減也屛與降通襄二十六年左傳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本降誤作隆今從唐石經是也季冬大寒之氣至孟春而減矣退矣故曰大寒降猶夏小正言正月寒日滌也日之言發也今本日月之日誤作凍涂說見大戴禮記韋氏誤解大寒降爲季冬之月寒氣初下遂並以下文嘗之廟爲季冬時事失其義矣周頌潛篇正義亦以大寒降爲季冬皆沿韋注之誤

講罛罶

水虞於是乎講罛罶說文罶字注引作溝罛韋注曰講習也家大人曰取魚之事無待於講習講讀爲構小雅四月箋曰構猶合集也謂合集罛罶以取魚也講字古讀若構說文講從冓聲史記項羽紀漢書高紀講並作構韓子內儲說曰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又曰因請爲魏王構之講與構同魏策今我講難於秦即構難也十五年左傳注構虛而不經釋文構作講皆其證也

嘗之寢廟

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韋注曰月令季冬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唐云孟春誤矣引之謹案上文大寒降說見上土蟄發皆孟春之事則唐說爲長夏小正正月魚陟負冰獺獻魚而王制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正義以爲十月非是說見禮記下是虞人取魚在正月國君因於是月嘗之於廟宜也周頌潛篇正義曰韋昭以爲薦魚唯在季冬國語云孟春者誤案月令孟春獺祭魚則魚肥而可薦但自禮文不具無其事耳卑鄭革稱古以言不當謬也以上正義據此則魯語嘗之廟正當孟春獺祭魚之時觀月令之季冬嘗魚先薦寢廟差後一月亦如夏小正二月祭鮪而月令薦鮪在季春夏小正四月執陟攻駒而月令繫騰駒在仲夏夏小正九月王始裘而月令天子始裘在孟冬夏小正九月樹麥而月令種麥在仲秋也或先或後義得兩通何必季冬之是而孟春之非乎且下文曰助宣氣也以孟春

陽氣宣洩故行此以助之若季冬則時方收斂不得謂之宣矣韋注行諸國曰昇時陽氣起魚陟負冰故令國人取之所以助宣氣也是韋固知行諸國爲孟春事矣而嘗之廟乃獨屬之季冬以上下相涉之二句強爲分別遂使助宣氣也之文單承行諸國句而文義之析亂甚矣陳氏芳林考正曰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廣成頌注引作嘗之於廟行諸國詩潛正義引作而嘗之寢廟韋注引月令曰當有寢字國下元明諸本有大字從宋本删與廣成頌注所引亦合也陳說以上今案韋引月令嘗魚先薦寢廟者以爲嘗之廟之證非以正文有寢字也今本正文寢字卽涉注內寢字而衍宋本已然嘗之廟行諸國皆以三字爲句增一寢字則長短參差當從廣成頌注及詩正義刪寢字

禁罝羅

水虞於是乎禁罝羅韋注曰罝當作罜罜麗小網也舊音作禁罜麗云罜麗上音獨下音鹿小網也補音曰今按韋注云罝當作罜則作音者先合爲罝字然後引注音獨乃允耳舊音直改罝作罜則注爲虛設今改作罝引之謹案舊音罜麗二字乃國語原文非改罝作罜也注內罝當作三字乃後人所增耳蓋正文本作禁罜麗注文本作罜麗小網也故舊音出正文罜麗二字云上音獨下音鹿傳寫者因上文禁罝羅而誤爲禁罝麗後人又於注中罜上增罝當作三字以遷就已誤之正文耳公序不能釐正反據此以難舊音非也西京賦注引此正作禁罜麗（今本禁上衍罝字胡氏果泉曰罝字不當有此蓋有依國語記罝字於罜旁者而誤在禁上也）又引韋昭曰罜麗小網也則正文當改罝爲罜注文當去罝當作三字而以罜麗連讀乃復國語韋注之舊否則正文注文皆作罝作舊音者不應不見而改罝爲罜也荀子成相篇注引作禁罝罜麗與宋明道本同蓋宋本又誤作禁罝罜麗校書者據此以改楊注耳篇內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禁罝羅矠魚鼈禁罜麗設穽鄂皆以三字爲句不得雜入四字句而云禁罝罜麗也明道本注罝當作罜作罝當作罛亦後人所改上云講罛罶此云禁罜麗互文也言講罛罶則罜麗亦在所講可知言禁罜麗則罛罶亦在所禁可知不得複舉罛字遺卻罶字而云禁罛罜麗也舊音不云罝依注音孤則所見國語正文無罝字注文亦無罝當作罛之語明甚

謝季文子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韋注曰謝季文子者魯叔孫僑如譖季文子於晉晉人執之故魯成公使聲伯如晉謝且請之家大人曰韋以謝與請爲二事不知謝卽請也謝季文子者請釋季文子也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不得謝謂不得請也（說見禮記不得謝下）成十六年左傳曰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是其明證矣

民旁有慝

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家大人曰旁之言溥也偏也（說見周易旁行而不流下）言民偏有姦慝而君不能察也昭六年左傳民竝有爭心三十二年傳俾我兄弟竝有亂心亦謂偏有爭心偏有亂心也竝字古音蒲朗反與旁音相近（說文髮從髟竝聲玉篇髮補蕩切列子黃帝篇使弟子竝流而承之釋文竝音傍史記秦始皇紀竝河以東集解引服虔曰竝傍也漢書武紀遂北至琅邪竝海顏注曰竝讀曰傍是竝與旁音相近也）故竝亦有偏義說見周易竝受其福左傳鄉出竝聽下

及鮑有若葉矣

穆子曰豹之業及鮑有苦葉矣家大人曰及鮑有苦葉矣左傳襄十四年正義引此及作在是也（詩正義引作及與左傳正義不合明是後人依誤本國語改之）案韋注云業事也穆子之事在濟涇故曰豹之業在鮑有苦葉矣今本在作及則文義不明蓋涉上文兩及涇而誤也（太平御覽兵部三十六引此已誤）定十年左傳駟赤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文義正與此同

聞畏而往

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引之謹案上聞字蓋衍上文曰子之來也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所謂畏而往也又曰聞康王卒欲還所謂聞喪而還也畏上不當有聞字此涉下句而衍也畏出於己非出於人何聞之有說苑正諫篇作聞畏而往蓋後人據誤本國語加之也

淫也

沃土之民不材淫也家大人曰淫也當爲逸也此涉上文兩淫字而誤案上文云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是沃土之民之所以不材者正以其逸也下文云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勞也與逸也文正相對今本逸也作淫也則與上下文不合矣列女傳母儀傳作淫也亦後人以誤本國語改之又文選西京賦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李善注引此文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又下注云庶人因沃瘠而勞逸殊正文注文皆作逸而今本注文之逸也獨作淫也既與下注不符又與正文不協其爲後人所改無疑左傳成六年正義引此云沃土之民不材逸也襄二十五年正義及白帖八十並引此云沃土之民逸今據以訂正

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　牧協職

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韋注曰三君云師尹大夫官也維陳也旅衆士也牧州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引之謹案政事之政讀曰正爾雅曰正長也說文曰事職也百官之政事謂百官府之爲長官及任事職者猶酒誥言有正有事立政言立政立事也（說見尚書立政下）周官宰夫職曰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一曰正卽此所謂百官之政事也二曰師卽此所謂師尹也四曰旅卽此所謂旅也襄二十五年左傳百官之正長師旅成十八年傳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所謂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也上文三公九卿官之大者也此政事師尹旅牧相則大夫士也官之小者也（[illegible]亦官名說見下）故皆曰與下文又言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是所與者非大臣卽羣臣也若謂百官所行之政事則日中考政所考者卽百官所行之政事何又言與百官之政事乎列女傳載此文師尹上有使字則後人不解古訓而妄增之也（[illegible]）案上文之三公九卿下文之大史司載與此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皆都內之公卿大夫士不得以爲州牧國相也齊語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韋注曰牧五屬大夫也是大夫有稱牧者周語牧協職（[illegible]）亦謂牧大夫任民以職事者彼注以爲牧人亦非也相者淮南時則篇五月官相（[illegible]）相相佐也月令孟春命相布德和令蓋卽此官鄭注以相爲三公亦非也（[illegible]）

（禹貢曰[illegible]旅[illegible]酒誥曰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多方曰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惟字並與及同義）言天子曰中考政與臣言之政事師尹及旅牧相宜序民事也注訓維爲陳亦失之

計過

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引之謹案夜而計過列女傳作夜而討過討者除也（見隱四年公羊傳注）除去其過然後無憾於義爲長

守龜

老請守龜卜室之族韋注曰守龜卜人也引之謹案守龜若謂卜人則當云請使守龜不得但云請也韋說非是今案昭五年左傳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定元年傳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哀二十三年傳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管子小匡篇庶神不格守龜不兆呂氏春秋精諭篇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皆指龜言之則此亦當然昭十九年左傳駟氏請龜以卜與老請守龜卜室之族文義正相似謂之守龜者蓋世守之龜也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龜以卜白虎通引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故臧昭伯有寶龜僂句（昭二十五年左傳）齊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襄二十八年）衛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石祁子兆（檀弓）士昏禮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士喪禮卜葬曰卜人先奠龜於西塾上南首族長涖卜是大夫士之家亦有龜也惟龜之大者大夫不敢以爲寶故論語公冶長篇臧文仲居蔡何如其知也苞咸注曰蔡國君之守龜也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皇侃疏曰蔡大龜也禮唯諸侯以上得畜大龜以卜國之吉凶大夫亦得卜用龜之小者不得畜蔡也

漆姓

防風氏爲漆姓史記孔子世家漆作釐（說苑辨物篇同大荒北經亦曰有大人之國釐姓）索隱曰釐音僖家語云姓漆蓋誤世本無漆姓引之謹案漆當爲來古字來與釐通（少牢饋食禮來女孝孫鄭注來讀曰釐周頌思文篇貽我來牟漢書劉向傳引作貽我釐麰史記陳杞世家索隱曰平公鬱一作郁釐譙周云名郁來蓋鬱郁釐來並聲相近遂不同耳）故史記作釐也來與桼字形相似因誤爲桼後人又加水旁耳（隸書來字作來新莽候鉦俗桼爲七其字作來此桼字則多一點耳鄭固碑睞字作睞有畔之桼直與來同皐陶謨在治忽史記夏紀作來始滑漢書律曆志作七始詠楊慎丹鉛錄曰來是桼字之誤桼即七字也左氏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釋文曰漆本或作漆說文滑水出涿郡故安東入淶今本淶字譌作漆漆二字玉篇誺或作詸皆隸書相亂也）文十一年左傳注鄋瞞防風之後漆姓釋文曰漆音七蓋此字之譌久矣又案索隱釐音僖者晉語黃帝之子十二姓姬酉祁已滕箴任荀僖姞儇衣是也僖音曰僖或爲釐潛夫論志氏姓篇亦作釐然則防風氏姓黃帝之後與來（釐僖古同聲故史記漢書僖字多作釐與釐僖古亦同聲故晉語作僖又作釐而魯語作來也若漆與僖則聲遠而不可通矣）

野處而不暱

齊語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韋注曰暱近也家大人曰野處而不近於義無取今案暱當爲匿匿古慝字（逸周書大戒篇克禁淫謀衆匿乃雍管子七法篇百匿傷上威韓子主道篇處其主之側爲姦匿並與慝同管子明法篇比周以相爲匿明法解匿作慝漢書五行志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書大傳作側匿）不慝不爲姦慝也上文曰旦莫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即所謂野處而不慝也管子小匡篇作樸野而不慝是其明證矣

三鄉

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韋注不解鄉字引之謹案鄉亦官名與宰族虞衡同例淮南時則篇三月官鄉高注曰三月料民戶口故官鄉也

遂滋民

遂滋民與無財韋注曰遂育也滋長也引之謹案遂語詞猶言因也滋當讀爲慈慈者愛也與無財則所以䘏之也大戴禮記少閒篇制典慈民墨子非儒篇不可使慈民皆謂惠䘏其民也作滋者假借字耳管子小匡篇作慈於民予无財是其證韋注失之

正月之朝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韋注曰周禮正月之吉鄉大夫受法於司徒引之謹案鄭注周禮正月之吉曰吉謂朔日（吉日不皆在朔辨見通說韋意則用鄭朔日之解）此言正月之朝則指上旬而言非專指朔日也續漢書五行志注引尚書大傳曰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注曰上旬爲月之朝中旬爲月之中下旬爲月之夕是其證荀子禮論篇月朝卜宅月夕卜日（今本宅日上下互易說也辨見讀書雜志）月朝月夕謂上旬下旬也又管子立政篇曰孟春之朝季冬之夕正月之朔則朝非朔也

居處好學

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引之謹案居處下脫爲義二字下文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云云並與此同則此文亦當有爲義二字管子小匡篇正作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當據補

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

引之謹案用衍字也韋注曰復白也謂鄉長選其賢者以白桓公下文曰有人云云即白桓公之語也若加用字則與下文語勢隔閡且用賢之權在桓公不在鄉長有人云云亦但謂其人如是而無請用之語不得以爲用之也用字蓋涉上文擇其善者而業用之而衍管子小匡篇正作選官之賢者而復之（中匡篇僭仲懼而復之）無用字

則民不憾

陵阜陸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韋注曰憾恨也家大人曰憾當爲惑月令曰皆脩封疆審端徑術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即此所謂井田疇均則民不惑也古憾字作感（說見經義雜記）與惑相似惑誤爲感後人又加心旁耳管子小匡篇正作則民不惑

擇是寡功者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譴之家大人曰擇是當從管子小匡篇作擇其其譌爲甚因譌爲是耳（隸書甚字作甚是字作是三形相似故甚譌爲是韓詩外傳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說苑辨物篇作甚焉故稱日月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閒雅甚都史記甚作是）上文曰擇其善者而業用之又曰選其官之賢者而復之下文曰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皆其證也

餉陰

地南至於餉陰韋注曰餉陰地名齊南界也舊音云餉貴作陶引之謹案餉陰當作岱陰謂泰山之北也齊在泰山之北故曰南至於岱陰桓十六年公羊傳越在岱陰齊何注曰岱岱宗泰山也山北曰陰是也傳寫者脫去岱字耳陶即陰之誤作衍者蓋隸書陶字或作陰陰字或作陰二形相似故陰字一本誤作陶（太平御覽學部十二引劉向七略曰古文或誤以陶爲陰）校書者兩存作陰作陶之本而傳寫者遂增陶字後又誤而爲餉矣管子小匡篇正作地南至

於偃陵

余一人之命

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引之謹案之命二字蓋因下文天子之命而衍僖九年左傳云天子有事於文武此云余一人有事於文武文義正同不得有之命二字余一人有事於文武乃致胙之由未及命齊侯也管子小匡篇有之命二字則後人據誤本國語加之也亦當作余一人有事於文武

牛馬選具

男女不淫牛馬選具引之謹案選亦具也古人自有複語耳說文僎具也又云巽具也僎選與巽古並同聲牛馬選具者謂牲畜皆全不見掠奪也墨子號令篇所居之吏上數選具之選具猶齊備也恐其不全故選具之也韋注訓選爲數數具連文則不詞矣尹知章注管子小匡篇曰選擇其善者以成具亦以迂回失之

皇清經解卷九之二十四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二十五　學海堂

國語下　經義述聞　高郵王尚書引之著

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

晉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令子爲上卿辭曰君之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引之謹案上二君字皆指哀侯下一君字乃指武公待止也爾雅止待也廣雅止待也論語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曰諸其難云待之說苑正諫篇作其難能止之是待與止同義言哀侯未死時但知其從哀侯而未知其止於曲沃爲武公臣也既從哀侯又貳於武公故曰從君而貳也定元年左傳子家羈曰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語意正與此同皆謂無以對故君耳韋氏不得其解乃曰君武公也言君知

成將外其君爲從臣道也故使止臣未知成不然而待君於曲沃之爲貳也迂迴而難通矣

夫子誡之俗本之作也因而誤今從明道本

韋注曰夫子郭偃也其言皆誡也引之謹案下云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注云二大夫史蘇郭偃也二大夫兼指郭偃則此夫子非謂郭偃也今案夫子謂里克也上文里克曰何如是問史蘇之詞於是史蘇郭偃相繼告之士蔿洩信其言而欲里克豫爲之備故謂克里曰夫子誡之下文驪姬欲殺大子立奚齊而患里克不從使優施說之則當時里克權重可知故豫誡之責首在里克也

烝于武公

韋注曰武公獻公之禰廟也在曲沃引之謹案武公之廟在絳不在曲沃周語曰襄王使賜晉文公命晉侯郊勞館諸宗廟及期命於武宮韋注武公之廟此受命於絳之宗廟非受命於曲沃之宗廟也其證一也下章說秦伯納文公云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即位于武宮在入于絳之下不在入于曲沃之下其證二也下章說悼公即位云乃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入者入于絳也則朝于武宮亦在絳明矣其證三也且奚齊處絳上文已明著之矣則莅事于武宮亦在絳可知何爲遠適曲沃乎韋謂武公之廟在曲沃者蓋以左傳僖二十四年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二文相連故謂武宮在曲沃不知彼文丁未下亦當有入于絳三字寫者脫之耳說見左傳武宮在絳不在曲沃也若謂朝于武宮遠在曲沃則絳爲國都何以反無宗廟可朝乎韋氏不考本書之入于絳即位于武宮而據內傳殘闕之文以爲說非也又案韋注云獻公之禰廟也則正文武公當作武宮

伯氏不出

伯氏不出奚齊在廟韋注賈唐皆云伯氏申生也曰一云伯氏狐突也昭謂是時狐突杜門故以伯氏爲申生伯氏猶言長子也引之謹案下文子盍圖乎子謂申生也不得又謂之伯氏且申生未嘗杜門不得謂之不出也當以一說爲是上文云公將黜大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則已在大子申生反自稷桑之五年獻

公之二十一年矣知者反自稷桑之五年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見下正與上文云云相同則同在一時可知狐突杜門不出在獻公十七年見上直至二十一年猶不出故是年大子申生將死使猛足言於狐突曰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也烝于武公奚齊在廟事次三大夫相見之下蓋即在二十一年之孟冬冬烝下距申生之死不及三月申生縊於是年之季冬生奔新城十二月戊申日故經書子明年春正當狐突不出之時故猛足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也必言伯氏不出者因狐突之避難而知難之將作也國語記晉事不皆以年之先後爲次狐突杜門不出事在前而文在後伯氏不出奚齊在廟事在後而文在前猶上文公將黜大子申生而立奚齊亦事在後而先言之也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後言事三軍在文公二年蒐于清原作五軍後言大蒐于被廬作三事皆不以年之先後爲次韋注不審耳

而難三公子之徒

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難患也言所患者三公子也說見左傳非難易之難韋注曰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也引之謹案之徒二字衍文也下文曰蚤處之使知其極謂分三公子以都城也又曰驪姬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又曰是故先施讒於申生又曰夫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大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又曰乃城曲沃大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皆謂離間三公子非謂去三公子之黨也不得云三公子之徒下文里克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韋注始云徒黨也而此不釋徒字則所據本無之徒二字明甚

鮮有慢心雖其慢

夫人知極各本極上衍自字今本無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韋注鮮有慢心曰言人自知其極則戒懼不敢遠慢觀欲也引之謹案鮮有慢心則不慢矣何以又云慢乃易殘上下相反非其旨文也今案鮮下當有不字鮮當讀曰斯言人知其位已極則志滿意滿鮮不有怠慢之心唯其怠慢乃有釁可乘易於殘賊也韋作注時已脫不字故失其本指而以爲不敢遠慢耳古字鮮與雖

通詩見禮記已雖小功下

濟其罪

若不勝狄雖濟其不可也韋注曰濟渡也以不勝罪之家大人曰渡其罪之語不詞疑本作濟成也而後人妄改之周語晉語楚語吳語注竝云濟成也爾雅濟成也謂以不勝成其罪

吾秉君以殺大子

吾秉君以殺大子吾不忍韋注曰秉執君志以殺大子不忍爲也引之謹案逸周書謚法篇曰秉順也言大子君之所欲殺也吾順君之意以殺大子吾不忍也故曰吾秉君以殺大子吾不忍韋注失之

唯無忌之

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韋注曰言驪姬唯無忌憚之心執之已固何可敗也家大人曰如韋注則正文之字下當有固字謂其無忌憚之心已固不可敗也今本脫固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何可敗也義不相屬

申生受賜以至于从

引之謹案至于二字義不可通蓋因上文不聽伯氏以至于从而衍宋明道本已然檀弓作申生受賜而死而猶以也

宗國

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韋注曰宗國公族也引之謹案公族不得稱宗國宗國謂周也猶言宗周云爾宗國既卑謂王室微弱隱十一年左傳王室而既卑矣是也內外無親內謂王室外謂諸侯王室既卑則不能救號諸侯遠之則不肯救號故曰其誰云救之

其有勤也

君無懼矣明道本如是今本矣作爲非其有勤也韋注曰有勤自勤勞也明道本如是今本自作有涉正文而誤家大人曰注解其有勤也句未明有與又同古書通以有爲又也與邪同也爲邪說見釋詞又上文宰孔謂獻公曰君可無會也又言齊侯不暇以晉爲務故此云君無懼矣其又勤邪言不必勤於遠行也僖八年左傳載宰孔之言曰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意與此同

桓公在殯宋人伐之

葵邱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云云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爲淮之會桓公在殯宋人伐之韋注曰八年葵邱後八年也桓公復會諸侯於淮在魯僖十六年魯僖十七年冬齊桓公卒五公子爭立大子奔宋宋襄公伐齊納之是爲孝公引之謹案桓公在殯上當有九年二字左傳僖十七年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十二月辛巳夜殯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是桓公在殯宋人伐之之事也案晉用夏正僖十八年春宋襄公伐齊經書春王正月則當爲晉惠公之八年十一月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晉獻公以二十六年卒見下文自二十六年至惠公八年爲九年在會于淮之後一年不得仍屬之八年也當云九年桓公在殯宋人伐之寫者脫去九年二字耳

惑蠱

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韋注曰蠱化也家大人曰蠱亦惑也左傳莊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宣八年晉胥克有蠱疾皆謂惑也昭元年醫和論蠱疾曰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又曰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又曰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哀二十六年大尹惑蠱其君是蠱卽惑也古人自多複語不必分爲二義

里丕从禍公隕於韓

里丕从禍公隕於韓韋以里丕从絕句注公惠公二年春殺丕克秋殺丕鄭下文禍公隕於韓注云禍貪快之禍秦伐晉戰於韓獲惠公以歸隕其師徒在魯僖十五年家大人曰禍字或自爲一句或下屬爲句皆文不成義當以里丕从禍爲句从禍謂从於禍里丕从禍猶周語言禍至从難卽上文所云喪田不懲禍亂其興也或謂韋注禍貪快之禍五字本在里丕从禍之下後人誤移置於公隕於韓之下非也上文喪田不懲禍亂其興禍字韋氏無注而此禍字獨有注明是以此禍字爲惠公隕於韓之禍與上文禍亂其興之禍不同故特注以明之也且上文得國而狃終逢其咎韋注曰謂惠公也狃快也此云禍貪快之禍則貪快二字明指惠公而言非指里丕然則禍貪快之禍五字本在公隕於韓之下非後人移置明矣此韋氏之誤不必曲爲之諱也

不更厥貞

不更厥貞大命其傾韋注曰不變更其正引之謹案不變更其正則當爲鬼神所祐矣何以大命反傾乎韋說非也今案貞者償也報也更當爲賞賞馬从則旬之內更淮南詮言篇功之成也不宋更責鄭賞高誘注竝云更償也呂氏春秋有報更篇所言皆報德之事上文貞之無報也賈唐云貞正也謂惠公欲以正禮改葬世子而不獲吉報也此云不更厥貞亦謂不報厥貞也行正禮而不償以吉祥則鬼神之不祐可知矣故下文遂曰大命其傾也

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

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韋注曰苟使晉衆不說惠公不報秦施今不予糴則晉得以爲辭故不可不予家大人曰韋以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作一句讀非也苟衆不說爲句不說謂不說秦也言秦不予糴則晉衆不說下文曰不若予之以說其衆苟衆不說則其君之不報施有辭也若以不說爲不說惠公則不得言其君有辭矣

若無天乎云

秦穆公曰殺其內主背其外賂彼塞我施若無天乎云若有天吾必勝之韋斷云字上屬爲句注曰云言也晉所行若言無有天也家大人曰若無天乎云文不成義且與下二句不相聯屬云字當在下文若字下而以若無天乎爲一句若云有天爲一句魏志公孫淵傳淵令官屬上書自直於魏云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尚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若無天乎若云有天皆用晉語文蓋所見本云字在若字下也穆公之意以爲若無天則勝負尚未可知若有天則吾必勝之也若無天乎之下不更發一語者下文明言若云有天吾必勝之義見於下故文省於上也晉語記申生之言曰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从今本从上衍至于二字辨見國語雖从何悔檀弓記其言則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从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之下不更贅一語亦是義見於下而文省於上也

敏而有文

且晉公子敏而有文韋注曰敏達也文有文辭俗本作有文辭誤從宋明道本引之謹案敏而有文本作敏而文因注而衍有字也晉語但言文故注云文有文辭第七篇公以趙文子爲文也注曰文有文德是其例也僖二十三年左傳作晉公子文而有禮文上亦無有字襄三十一年傳子大叔美秀而文中庸曰簡而文文義竝與此同

約而不諂

約而不諂韋解約字曰拓約困之中家大曰曰約如以約失之君辭矣之約言雖自斂約而不諂屈於人也大戴一文王官人篇曰其色儉而不諂儉亦約也僖二十三年左傳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語意略與此同皆就晉公子之行事而言若以約爲拄約困之中斯爲不類矣

荀依

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已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路史疏仡紀荀作苟云荀國語史記皆作荀非史記五帝紀集解單行本隱皆作荀後人以誤本國語改之也又國名紀曰戰國有荀卿子思鷹之引之謹案路史荀作苟是也元和姓纂荀國語黃帝之後漢有荀寶荀參荀周文王第十七子郇侯之後以國爲氏後去邑爲荀廣韻荀姓出河內河南西河三望國語云本自黃帝之子漢有荀參古厚切荀本姓荀後去邑爲荀今出潁川相倫切是荀姓爲文王之後荀姓爲黃帝之後且元和姓纂及廣韻引國語竝作荀不作荀也軒轅黃帝傳亦作荀又潛夫論志氏姓篇荀作拘拘荀古聲相近故荀通作拘也路史曰曰語作荀非則所見已是誤本矣又案依當作衣今本作依者因上文假字而誤加人旁耳考潛夫論正作衣史記五帝紀集解單行索隱引國語竝作衣鄭注中庸曰今姓有衣者廣韻衣字云姓出姓苑而依字不以爲姓則國語之本作衣益明矣

畏黷敬也

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家大人曰黷敬二字義不相屬娶妻不娶同姓者畏其黷倫非畏其黷敬敬當爲故字之誤也言同姓之所以男女不相及者畏其褻黷故也韋注云畏褻黷其類但釋畏黷二字而不及敬字下文黷則生怨云云亦但承黷字言之而不及敬字則敬爲譌字明矣文選女史箴驩不可以黷但言黷而不言曰敬李善注引此衣男女不相及畏黷故也以釋黷不可曙之意今本注文作畏黷敬也則與正文不合蓋後人以誤本國語改之也左傳僖二十三年正義引此正作畏黷故也昭元年正義故作敬乃明監本所改宋慶元本正作故

十月 十二月

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韋注曰內傳魯僖公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而此云十月賈侍中以爲閏餘十八閏在十二月後曆失閏以閏月爲正月晉以九月爲十月而置閏也秦伯以十二月始納公子公子以二十四年正月入晉桑泉引之謹案十月當爲七月十二月當爲十一月蓋晉用夏時故月與周異內傳之僖公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謂納公子重耳周月也周之九月爲夏之七月正月爲夏之十一月故內傳曰九月而此曰七月內傳曰正月而此曰十一月也杜預春秋後序曰汲冢古書紀年篇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僖五年左傳晉卜偃說滅虢之日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而傳經之曰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漢書律麻志以爲言麻者以夏時故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是其例也賈韋二君誤以周月爲解故不能正傳寫之譌而內外傳之紀月遂齟齬而不合矣

迎公

董因迎公於河家大人曰迎本作逆此後人以意改也凡內外傳例言逆公不言迎公太平御覽方術部九引此正作逆

甲午軍于廬柳

韋注曰甲午魯僖二十四年二月六日引之謹案內傳作二月甲午則此當云十二月甲午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也寫者脫去十二月三字耳或曰校書者誤謂與上文十二月相複而刪之也

干二命 非其官也而干之

若干二命以求殺余韋注曰干犯也家大人曰秦二君之命以殺文公不得謂之犯命干猶與也言汝與於二君之命以求殺余也干古通作間左傳莊十年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昭二十六年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杜注竝云間猶與也間干古同聲故後世有干與之語又下文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注曰干犯也家大人曰干亦與也邢有罪者司寇之事邢侯非其官而與之故曰干

公懼

公懼遽見之家大人曰懼字涉下文公懼而衍此時伯楚尚未以呂郤之謀告公不得言公懼也文選思元賦注獄中上梁王書注引此竝作公遽見之僖二十四年左傳作公見之皆無懼字陳氏芳林外傳攷正刪懼字是也

匡困資無

救之振滯匡困資無韋注曰匡正也正窮困之人家大人曰匡與救同意僖二十六年左傳曰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成十八年傳曰匡乏困救災患杜注匡亦救也

宋衆無乃彊乎

我不許曹衞之請是不許釋宋也宋衆無乃彊乎韋注曰不許釋宋宋降于楚其衆益彊家大人曰如韋注則是楚衆彊非宋衆彊矣殊與傳文不合竊謂彊當讀爲僵僵斃也見呂氏春秋貴卒篇注言宋國之衆將爲楚所斃也故僖二十八年左傳曰不許楚言是棄宋也彊之爲僵猶彊之爲僵陳君閣道碑車馬彊頓彊即僵之假借

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

蘧蒢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童昏不可使謀韋解嚚聾二字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耳不別五聲之和爲聾家大人曰傳言不可使言不可使聽則嚚瘖則不能言之人聾聵爲不能聽之人韋氏以左傳釋之非其本指也凡事理之相近者其名即相同蘧蒢戚施侏儒皆疾也故人之不肖者亦曰蘧蒢戚施侏儒邶風新臺篇曰燕婉之求蘧蒢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鄭語曰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皆謂不肖之人也淮南脩務篇注云蘧蒢戚施僂皆醜貌也故物之粗醜者亦曰蘧蒢戚施方言曰簟其粗者自關而西謂之蘧蒢太平御覽引韓君韓詩章句曰戚施蟾蜍喻醜惡是也侏儒短人也故梁上短柱亦謂之侏儒淮南主術篇曰脩者以爲櫩榱短者以爲朱儒枅櫨是也不能言謂之瘖故不言亦謂之瘖晏子春秋諫篇曰近臣嘿遠臣瘖是也不能言謂之嚚不能聽謂之聾故口不道忠信之言亦謂之嚚耳不聽五聲之和亦謂之聾左傳僖二十四年富辰所云是也故事理之相近者既有本意即有借義說經者不以本義廢借義不以借義亂本義斯兩得之矣

惠慈二葉 誦於蔡原

趣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韋注曰蔡蔡公原原公引之謹案蔡讀爲祭公謀父之祭漢書古今人表有祭公與虢中虢叔閎夭南宮适辛甲同時卽此所謂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者也昭王時有祭公隕於漢水穆王時有祭公謀父春秋隱元年祭伯來桓八年祭公來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蓋皆文王時祭公之後路史後紀曰祭事文王受商之命蓋別有所據也祭爲畿內之邑字本作鄒說文鄒周邑也故穀梁傳以祭伯爲寰內諸侯若凡蔣邢茅胙祭之祭隱元年左傳正義以爲畿外之國桓十一年杜注云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其是與韋注周語以祭公謀父爲周公之後非也祭與蔡古字通呂氏春秋音初篇周昭王及蔡公抎於漢中僖四年左傳正義引此作祭公古今人表亦作祭公墨子所染篇幽王染於蔡公穀呂氏春秋當染篇作祭公敦春秋鄭祭仲易林旣濟之鼎作蔡仲漢安平相孫根碑祭是作蔡足皆其證也逸周書祭公篇禮記緇衣引作葉公亦是俗蔡爲祭因譌而爲葉也上文曰孝友二虢而惠慈二蔡此言咨於二虢卽上文之二虢則此言諏於蔡亦卽上文之二蔡也二蔡蓋二人皆食邑於祭者惠慈猶惠愛也固不必愛子而後謂之慈也說者以二蔡爲管叔蔡叔失之管蔡不賢豈得嚳武王周公而愛管蔡乎

矇瞍脩聲　不脩天罰

矇瞍脩聲家大人曰脩當爲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二字相亂說見前謹脩其法下循聲者循琴瑟之聲而歌詠也王制正義引此正作循宋十行本明閩本監本毛本並同本改循爲脩非又引舊注歌詠琴瑟是其證聲爲歌之所循故曰循聲射義曰射者循聲而發若作脩聲則義不可通韋本當亦是循字故注云無目於音聲審故使循之而今本注文亦誤作脩矣又下卷晉爲盟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韋注曰脩行也家大人曰脩與行不同義脩亦當爲循循天罰行天罰也甘誓曰今予惟共行天之罰是也韋注訓爲行則其爲循字可知說文循順行也

以爲大政　子爲大政

使郤穀將中軍以爲大政韋注曰大政大學國政家大人曰韋說非也政讀爲正正政古多通用不煩枚舉爾雅曰正長也郤穀將中軍爲卿之長故曰大正以爲大正猶曰以爲正卿耳昭十五年左傳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杜注曰孫伯黶晉正卿漢書五行志作大正是其證也多方曰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書大傳正作政逸周書嘗麥篇曰王命大正正刑書又子產對韓宣子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昭七年左傳同亦謂宣子爲正卿也成六年左傳子爲大政杜注曰中軍元帥是也韋注曰大政美大之政亦非

冀缺耨

曰季使舍於冀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家大人曰冀缺耨上有見字而今本脫之自冀缺耨至相待如賓皆言臼季之所見如此下文從而問之云云亦從見字生出若無見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藝文類聚人部四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三引國語皆作見冀缺耨僖三十三年左傳同

戰

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甯儆其民也家大人曰戰非戰鬥之戰何以明之鐘鼓錞于丁甯皆戰所必用不得以鐘鼓屬伐以錞于丁甯屬戰以是明之戰讀爲憚憚懼也見上文注此承上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而言言伐之則必備鐘鼓所以聲其罪也若憚之而已則但用錞于丁甯所以儆其民也白虎通義引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廣雅曰戰憚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曰君子終身守此戰戰又曰君子終身守此憚憚魯語師大儀以憚小國說苑正諫篇作戰君子達生篇以鉤注者憚呂氏春秋去尤篇作戰戰與憚古同聲同義故字亦相通

余病喙

郤獻子傷曰余病喙家大人曰喙下有矣字而今本脫之則語勢不完喙字亦作㖧方言㖧傍也傍古倦字郭璞曰今江東呼極爲㖧音喙玉篇㖧困極也大雅緜篇維其喙矣毛傳喙困也外傳曰余病㖧矣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七引作余病喙矣成二年左傳作余病矣皆有矣字

以慭御人

郤獻子伐齊齊侯來獻之以得隕命之禮曰寡君使克也不腆敝邑之禮爲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慭御人韋注曰慭願也御人婦人也願以此報君御人之笑已者引之謹案說文慭說也言以此說君之御人耳韋訓慭爲願以願御人則爲不辭故又申之曰願以此報君御人之笑已者殆失之迂矣

使勿兜

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韋注曰兜惑也宋庠補音曰案人名有驩兜器名有兜鍪它無所訓惑闕經典子史未見兜惑之說將先儒自有所據其散亾乎引之謹案兜當爲兜說文兜廱蔽也從人象左右皆蔽形讀若瞽勿兜謂勿廱蔽也說文之訓始出賈侍中國語注乎韋注訓爲惑則其字益當作兜兜之爲言猶蠱也蠱惑也爾雅曰蠱疑也疑亦惑也昭元年左傳曰女惑男謂之蠱是也兜與兜形相似後人多見兜少見兜故兜譌爲兜矣

是先主覆露子也

韋注曰露潤也引之謹案露與覆同義覆露之言覆慮也包絡也釋名釋天曰露慮也覆慮物也釋宮室曰廬慮也取自覆慮也淮南時則篇包裹覆露無不囊懷春秋繁露基義篇天爲君而覆露之地爲臣而持載之漢書鼂錯傳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嚴助傳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皆謂覆慮之也若訓露爲潤則與覆異義矣而高誘注淮南亦訓露爲潤顏師古注漢書訓露爲膏澤且云或露或覆言養育也不知露卽訓覆覆露爲古人之連語上下不殊義也

過由大

夫戰刑也刑之過也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而忍於小民將誰行武引之謹案過由大過字後人所加刑之過也由大六字本連讀言行之失也由大臣有罪而不刑也韋氏誤分爲二句於刑之過也注云刑殺有過者於由大注云由大臣也不知刑之過也四字乃起下之詞非別爲一句也後人不察其誤又於由大上加過字則與上四字義不相屬矣韋注怨由細云怨望者由小細民也而注由大則云由大臣也而不及過字則由大上無過字可知

君臣不相聽

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爲君後笑也奄始以違蠻夷爲恥乎韋注曰不相聽謂惠公不與慶鄭相聽以隕於韓先穀不與林父相聽以敗於邲先軫不與襄公相聽以亾於箕家大人曰君臣不相聽指厲公與欒郤中行諸人而言上文曰吾君將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正所謂君臣不相聽也韋以欒武子所說三事

當之誤矣

圂公

欒武子中行獻子圖公於匠麗氏家大人曰圖當作圂成十七年左傳云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呂氏春秋驕恣篇云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或言執或言幽或言圂皆謂囚之也今本圂作圖則非其旨矣古圂圖字本作圍說文曰圂圂所以拘罪人史記秦始皇紀贊虞閻圂而免刑戮漢書司馬遷傳淡幽圂圈之中皆是也圂圖字相似因誤為圖（齊策則是圂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墨子備城門篇乃足以守圂韓子揚權篇主將壅圂淮南詮言篇以圂強敵今本圂字並誤作圖又楚語王孫圉宋明道本作圂困學紀聞文亦引作圂史記陳世家文公圉春秋世族譜作韋亦作幸）經傳通用圂字宣四年左傳圂伯嬴于轑陽而殺之是也圂圖字亦相似

刑史

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夫戮以煩刑史韋注曰刑刑官司寇也史大史掌書法也引之謹案司寇者典刑之官不得直謂之刑大史非掌刑之官不得與司寇並舉韋說非也刑史謂刑官之史掌刑書以贊治者周官刑官之屬鄉士遂士史皆十有二人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鄭注曰史司寇吏也陷於天戮則刑官之史得書其罪故曰以煩刑史

二月乙酉

二月乙酉公即位引之謹案晉行夏時二月當為十二月成十八年左傳春王正月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而此文上云厲公七年冬難作始於三郤卒於公則魯之正月晉以為冬蓋晉之十一月也由是推之則魯之二月為晉之十二月內傳曰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則此當曰十二月乙酉公即位矣成十六年傳正義引此作正月乙酉又引孔晁云二月乙酉言正月者記者誤也案正字即十二之合譌

使呂宣子佐下軍

使呂宣子佐下軍（至）故以彘季屏其宗

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上軍（韋注曰上當為下）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孫字衍說見下條）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引之謹案悼公即位之年魯成公之十八年也十八年左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杜注彘季士魴）如伐鄭可也襄九年傳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杜注曰黶魴讓起起佐上軍黶將下軍魴佐之又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於北門注曰二國從下軍是佐下軍者彘恭子非呂宣子也下文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為文也（韋注文子趙武）而能恤大事使將新軍（將今本誤作佐說見下）令狐文子卒公乃以魏絳為不犯使佐新軍襄九年左傳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杜注曰武新軍將又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注曰二國從新軍是趙文子為新軍將呂宣子卒而趙文子始將新軍則先趙文子而將新軍者呂宣子也是將新軍者呂宣子非彘恭子也傳寫者上下錯亂耳上當云使彘恭子佐下軍而以曰武子之季云云次於其下下當云使呂宣子將新軍而以曰邲之役云云次於其下今更訂其文如左

使彘恭子佐下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呂宣子將新軍曰邲之役（邲之役邲之役下文云昔克潞之役此云其子不可不崇也下文云其子不可不興也兩事相連故文義亦相似）呂錡佐知莊子於下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不可不崇也

子孫

其子孫不可不崇也家大人曰孫字後人所加呂宣子呂錡之子也故曰其子不可不崇不當有孫字左傳成十八年正義引此無孫字下文其子不可不興也亦無孫字

聽敏肅給

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韋注曰肅敬也給足也引之謹案肅之言速給之言急也爾雅曰肅速也肅速疾也論語公冶長篇禦人以口給孔傳曰佞人口辭捷給皇侃疏曰給捷也管子大匡篇曰隰朋聰明捷給荀子非十二子篇齊給便利楊倞注曰齊疾也給急也是齊給皆疾也聰敏言其通達也肅給言其敏捷也四字義相貫韋注失之

道逆

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韋注曰且觀察諸侯之有道德與逆亂者引之謹案道猶順也謂觀察諸侯之順命與逆命者楚語違而道從而逆道與逆相反正與此同是道為順也管子小問篇百川道年穀熟亦謂百川順也若以道為有道德則與逆字義不相當矣（管子君臣篇順理而不失之謂道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據此則道德之道亦以順得名）

使佐新軍

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為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韋注曰說云新中軍也（[illegible]）昭謂時但言新軍無新中軍（宋本無說新字）引之謹案下文始云使魏絳佐新軍此不當與之複故舊說以新軍為新中軍以別於下文之新軍而韋氏駁之以時無新中軍則新軍與下文無別下文令狐文子卒公乃使魏絳佐新軍則先魏絳而佐新軍者令狐文子而非趙文子也其不得以趙文子為佐新軍明矣今案佐字涉下文使佐新軍而誤佐當為將呂宣子本將新軍宣子卒故公使趙文子將新軍也襄九年左傳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杜注曰武新軍將又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注曰二國從新軍是趙文子將新軍魏絳佐之也蓋其始也呂宣子將新軍令狐文子佐之及二子卒則趙文子將新軍而魏絳佐之故上文云使呂宣子將新軍（呂宣子今本譌作彘恭子辯見上）使令狐文子佐之此及下文云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為文也而能恤大事使將新軍令狐文子卒公以魏絳為不犯使佐新軍也合前後考之而傳寫之譌可得而正矣

比義

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韋注曰比比方也義宜也楚語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韋注曰比義義之與比也又楚語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韋注曰義宜也引之謹案以上三言比義義字皆當讀為儀說文曰儀度也比者比之度之也周語曰儀之於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儀與義古字通（說見[illegible]）云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者言願君比度而行之也云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者言使知事之族類而用其比度於學記言比物醜類也云其智能上下比義者言巫之智能上下比度以事神也（[illegible]）

與比義相近故言比可以兼義晉語云能上下比之是也襄三十年左傳女待人婦義事也義事謂度事而行也（義見前婦字下）又通作議昭六年左傳昔先王議事以制亦謂度事也（議見前議事以制下）韋注訓義爲宜又以行比義爲義之與比皆失之

女工妾　輅車

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韋注曰女美女工樂師傳曰贈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是也妾給使者女工妾凡三十人或云女工有伎巧者也與傳相違失之矣引之謹案內外傳亦有不相合者不可强同內傳師悝師觸師蠲凡三人不言女妾而此曰女工妾三十人則與內傳殊義且上言女下言妾而中乃言樂工爲不倫矣唯或差爲近之蓋女工妾長於女工之說妾也成二年左傳晉賂楚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杜注曰執鍼女工織紝織繒布者是以女工妾爲賂之證又案下文曰輅車十五乘內傳則曰廣車軘車淳十五乘凡兵車百乘二者亦不合韋注牽合內傳而曰輅廣車也車軘車也十五各十五也亦失之廣車不得謂之輅軘車亦不得但謂之車輅車者路車也又不得以輅車爲二物

厚其外交而勉之

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韋注曰謂賂取其所適之國厚寄託之而勸勉爲引之謹案此謂寬其外罪無取於勸勉也勉當讀爲免古字勉與免通（詳見左傳賴前免之下）謂免其外秋官鄉士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僖三十三年左傳若從君惠而免之是也上文云減之此云免之相對爲文昭七年左傳朝於敝邑亞大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外爲惠大矣是遠逃者以免外爲幸也

及爲成師

及爲成師居大傅家大人曰師當爲帥字之誤也爲成帥者爲成公之中軍帥也唐注曰爲成公軍帥兼大傅官（今本帥字亦誤作師韋注引宣十六年左傳晉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皆其證也潛夫論志氏姓篇作爲成宰居大傅宰與帥同襄二十七年左傳正義引作及爲元帥元字蓋後人所改而帥字則不誤

置茅蕝設望表

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韋注曰置立也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望祭山川立木以爲表表其位也史記叔孫通傳索隱引賈逵注曰束茅以表位爲蕝（說文曰蕝朝會束茅表位曰蕝引春秋國語曰致茅蕝蓋本此）引之謹案會盟無縮酒之文韋注非也當以賈說爲長蕝謂置茅蕝者未盟之先預相者習儀也習儀則必爲位故以茅蕝表之漢書叔孫通傳說朝儀曰爲綿蕝野外習之如淳注曰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次也引春秋傳曰置茅蕝顏師古曰蕝與蕝同然則置茅蕝之義當與綿蕝相似蓋爲習儀而設也周官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爲位是其比類也望表盟之日所以表位者也望而知其所立之處故曰望表淮南說林篇曰植表而望則不惑是也設望表者豫爲王及諸侯之位以木表之若覲禮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也昭十一年左傳朝有著定會有表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杜注曰野會設表以爲位是其明證矣韋以爲望祭山川亦非上云盟諸侯下云守燎所言者皆會盟之事不得雜以祭神也

木楗

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于朝韋注曰木楗木擔也引之謹案書傳無訓楗爲擔者楗當作揵淮南人間篇負輦粟而至衆經音義卷十一引作揵載粟米而至又引許叔重曰揵擔之也廣韻曰揵擔運物也力展切木揵者蓋繫物於橫木之兩端而中荷之若今之扁擔是也揵與楗字形相似學者多見楗少見揵因誤而爲楗矣宋庠補音音其偃反失之

文錯其服

金玉其車文錯其服韋注曰文文織錯鏤也引之謹案服不可以鏤韋說非也文錯猶文繡也漢書地理志注引世本曰錯叔繡文王子叔繡字錯蓋取繡文交錯之義秦策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淮南齊俗篇曰富人帷幕茵席組繡條組青黃相錯皆其證也爾雅釋旗名云錯革鳥曰旟謂交錯其文畫爲急疾之鳥（說見爾雅）畫文謂之錯繡文亦謂之錯其義同也

五日

五日公見子產賜之莒鼎家大人曰五日下當有瘳字平公從子產之言祀夏郊而疾瘳故賜之莒鼎若無瘳字則其下文意不相屬據韋注云祭後五日平公有瘳故見之則似所見本已脫瘳字若有瘳字則不必如此詞費矣然說苑辨物篇止作五日瘳公見子產昭七年左傳亦云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則有瘳字是也

諱趙鞅

曾孫蒯聵以諱趙鞅之故韋注曰諱佐也舊音諱之閏反補音又之純反說文告曉之孰也它書或訓佐也從去聲與韋注合舊音得之引之謹案書傳無訓諱爲佐者諱當爲諒大雅大明篇涼彼武王毛傳曰涼佐也釋文涼本亦作諒同力尙反佐也是韋注所本也諒與諱相似因誤爲諱後人又據已誤之正文故不誤之注耳說文及廣韻俱無諱佐也之訓唯玉篇諱字云佐也蓋後人據誤本國語增入非顧氏原文也（衆經音義十二云諱亦左也已誤作諱故元應承用之也）與佐同蓋據國語及注誤字爲貳（說見其儀不貳下）而玉篇遂收貳字注曰疑也貳說晉風鳴鳩篇毛傳貳疑也貳誤爲貳而玉篇遂收人貳字注廣雅卒極也卒誤爲平而玉篇遂收人平字注猗餘盈也匹勿非也傳寫者脫去上也字與非也混爲一條而玉篇餘字注遂收非也之訓皆後人所增也

尋飯

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家大人曰尋字義不可通尋當作專專古摶字（周官大司徒其民專而長釋文專徒丸反）專與尋字形相近故專誤爲尋曲禮毋摶飯鄭注曰爲欲致飽不謙此言其食不當摶飯也若摶食則不嫌矣鹽鐵論取下篇摶黍粥肥摶粱餌摶飯也呂氏春秋慎大篇載此事正作摶飯

是天啟之心也

鄭語叔熊逃難於濮而蠻季紃是立薳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啟之心也韋注曰啟開也天開季紃故叔熊不得立有心字誤家大人曰章以下文天之所啟十世不替啟下無心字故以有心字爲誤也今案天啟之心謂啟季紃之心也叔熊不得立是天啟季紃之心使之紹其先業也晉語曰非天誰啟之心襄二十五年左傳曰天誘其衷啟敝邑心昭二十七年傳曰天啟叔孫氏之心則有心字不誤下文天之所啟與此相承而不相背也

濆燿

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韋注曰淳大也燿明也敦厚也言黎爲火正能治其職以大明厚大天明地德故命之爲祝融祝始也融明也家大人曰韋訓淳爲大義本爾雅[illegible]然云大明厚大天明地德則不訓爲大矣予謂淳燿敦大光照皆二字平列淳字本作焞焞明也燿光也言能光明天明厚大地德也下文云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即其證說文焞明也春秋傳曰焞燿天地蓋約舉鄭語之文也後漢河間相張平子碑曰亦能焞燿敦大天明地德其字並作焞（昭二十九年左傳疏引此亦作焞）今本作淳者借字耳大元測序焞哉日乎丙明離章五色淳光范望亦云淳明也漢書楊雄傳光純天地純亦明也（李奇訓純爲大失之）焞淳純古並通用

民煩

楚語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大甲文王有管蔡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韋注曰煩亂也家大人曰民讀爲泯泯煩皆亂也昏亂之人故不可教訓玉篇泯彌忍彌賓二切滅也又泯泯亂也是泯與民同音（大雅桑柔篇靡國不泯釋文泯面忍反徐又音民是泯滅之泯亦與民同音）康誥曰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泯亦亂也呂刑曰民興胥漸泯泯棼棼逸周書祭公篇曰女無泯泯芬芬厚顏忍醜孔晁注泯芬亂也（芬與棼同）泯芬與民煩聲近而義同哀公問曰寡人惷愚冥煩冥煩與民煩聲義亦相近故賈子大政篇曰夫民之爲言也冥也萌之爲言也盲也孝經援神契亦曰民者冥也（見大雅靈臺正義）

若合而函吾中

雍子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若合而函吾中吾上下必敗其左右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韋注曰合而函吾中曰合戰也函入也舊音曰函音咸或爲陷音滔補音曰今本並作函家大人曰函訓爲容不訓爲入陷或爲舂或爲㑄之㑄亦不訓爲入作函作陷皆臽字之譌也臽本作臽形與函相似故譌而爲函（函字俗書作函與臽字相似玉篇臼部有臽字胡感切臽也又胡鑑切函書也函字俗書作函故玉篇誤收入臼部）說文臽小阱也從人在臼上舂地坎可臽人今經傳通作陷（案廣雅臽坑也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外傳臽鐵之矛論衡講瑞篇遯九字地名漢武都大守李翕天井道碑坚無臽潰函亦誤爲臽確是其字當作臽今經傳相承作陷未必非後人所改也楚語之臽吾中若非譌爲函則後人亦必改爲陷矣）玉篇陷墜入地也廣韻陷入地隤也是臽與入同義故傳曰臽吾中（僖四年公羊傳曰大陷于沛澤之中）故韋注訓臽爲入也宣十二年左傳曰莊子以偏師陷陷字亦與此同義舊音及補音皆不知函爲臽之譌相承音咸失其義矣史記禮書函及士大夫集解曰函音含索隱作啗云啗音含鄒誕生音徒濫反案函亦臽之譌臽陷聲相近故鄒誕生本作啗裴駰司馬貞音含皆失之也漢書司馬遷傳函糞土之中而不辭函亦臽之譌漢紀作身陷糞土之中而不辭是其證經傳中臽字既相承作陷而國語之臽吾中史記之臽及士大夫漢書之臽糞土之中又皆譌而爲函後人多見函少見臽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宋賈昌朝羣經音辨函字有三音一音咸匱也一音含容也一音陷小阱也是亦不辨函臽之爲二字其失甚矣）

囂庶

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爲樂韋注曰囂讙也庶衆也引之謹案囂亦衆也高誘注淮南脩務篇曰囂衆也小雅十月之交篇讒口囂囂韓詩曰囂囂衆多貌囂與囂同囂庶謂聲音之衆多也

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

韋注曰不服心不服也引之謹案韋意蓋謂諸夏事晉靈王心不服矣今案而者連及之詞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當作諸夏不服吾而獨事晉傳寫者誤倒其文耳昭十二年左傳楚子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正所謂諸夏不服吾而獨事晉也若作吾不服諸侯而獨事晉則義不可通矣韋據誤本作注故失其指

廷見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章注曰廷見見於廷也引之謹案下文曰子亹不出則在家非在朝也不得言廷見廷當爲迂迂與往同謂往至子亹之家而請見故下文曰子亹不出也說文曰迂往也又曰往之也古文作迂襄二十八年左傳君使子展迂勞於東門之外漢書五行志迂作往襄二十八年傳又曰伯有迂勞於黃崖三十一年傳曰印段迂勞於棐林皆是也迂與廷字相似故迂譌作廷（廣雅迂往也今本迂字亦譌作廷）下文闕且廷見令尹子常廷亦迂之譌

師長士

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韋注曰師長大夫引之謹案經傳言師長者有二義有訓爲公卿者盤庚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傳曰師長公卿是也有當訓爲士者楚語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是也蓋上言卿下言士而中包大夫故曰以下曰至於猶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中包公卿大夫士耳如以師長爲大夫則師長即在卿之下何得言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乎墨子尚同篇引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卿大夫師長於大夫之下言師長則師長爲士矣襄二十五年左傳曰百官之正長師旅是也祭法官師一廟鄭注曰官師中士下士官師即此師長士也

懿戒

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家大人曰戒字涉注文戒書而衍懿即大雅抑之篇也可謂之懿詩不可謂之懿戒韋注云三君云懿（句）戒書也昭謂懿（句）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曰抑三君及韋注皆釋懿字而不及戒字則正文原無戒字明矣宋庠補音出作懿二字而釋之云注讀曰抑詩抑篇是也而不言戒字則庠所見本亦無戒字明矣玉海五十九引此始有戒字說命正義小大雅譜正義大雅抑正義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六（[illegible]）（指戒字）並引作作懿以自儆無戒字

右執殤宮

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韋注曰中身也禮記曰其中退然天从曰殤殤宮殤之居也執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矣家大人曰韋以殤宮爲殤之居非也殤之居則不可言執故又爲之說曰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殆失之迂矣宮讀爲躬中躬皆身也執殤躬猶言執鬼中作宮者假借字耳

象夢

而又使以象夢旁求四方之賢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家大人曰象夢當爲夢象謂以所夢見之人作象而使求之也據韋注云思賢而夢見之識其容狀故作其象而使求之則正文之作夢象甚明今本夢象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潛夫論五德志載其事云乃使以夢像求之四方側陋得傅說升以爲大公師用國語之文

心類德音

晉桓晉文心類德音以得有國韋注曰類善也引之謹案類之言率也率循也言其心常循乎德音也下文觀射父曰使心率舊典者爲之宗語意與此同率與類古同聲同義而字亦通用漢書尹翁歸傳類常如翁歸言顏師古注類猶率也外戚傳事率衆多爲注率猶類也考工記梓人注是故以象率馬率音類本又作類又音律祭義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率音類又音律又所律反凡釋文內率字之音多如此

自誥

近臣諫遠臣誦輿人誦以自誥也韋注曰誥告也引之謹案爾雅誥誓謹也郭注曰皆所以約勒謹戒衆今本勒譌作勤據明吳元恭本改自誥者自戒敕也上文曰衛武公作懿以自儆義與此同

光遠宣朗

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引之謹案下光爲光明之光上光則廣大之廣周語中篇叔父若能光裕大德韋注曰光廣也下篇曰豐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下篇緝明也熙廣也郎爾雅緝熙光也之光光與廣通詳見易光字下光遠者廣遠也廣與遠同義宣朗者明朗也明與朗同義宣訓爲明詳見詩宣昭義問下陸雲祖考頌光遠之慶宣朗之明義本國語於光遠言慶於宣朗言明亦是以光爲廣以宣爲明也

齊肅

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爲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韋於上齊字注曰齊潔也於下齊字無注但云肅疾也引之謹案韋意於下齊字蓋亦訓爲潔故蒙上注而省其文也今案下齊字當訓爲疾與肅同意故以齊肅連文爾雅曰肅齊疾也敬不可久故欲其疾速也玉藻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舒也遲也皆緩也齊也遬也皆疾也說見禮記本條與此齊肅同義

滯久而不震

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而不震生乃不殖引之謹案震振也與也晉語曰底著滯淫誰能興之是矣韋注訓震爲懼失之又周語曰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韋注曰震動也此云不震不殖亦與同義

勤民以自封

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韋注曰勤勞也封厚也引之謹案勤病也民多曠而我取富非勞民乃病民也病民以自封猶言厲民而以自養也爾雅瘽病也釋文曰瘽音勤字亦作懃瘽勤懃字異而義同楚語又曰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瘠民猶病民

聞一善

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家大人曰聞一善本作聞一善言今本無言字者蓋後人以上句多一字故刪之以對下句耳不知古人之文不必字字相對且善言入於耳故曰聞刪去言字則文義不明後漢書文苑傳注文選薦禰衡表注楊荊州誄注引此竝作聞一善言

憲臧否

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韋注曰憲法也取善惡之法家大人曰法臧否之語不詞余謂憲者表也表臧否以示人故曰龜足以憲臧否大雅崧高篇文武是憲周官小司寇憲刑禁箋注竝曰憲表也

既能得人

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毅貪無厭既能得人明道本如是而暱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脩其身茍國有釁必不居矣引之謹案入當爲人能得人卽上文所謂其愛也足以得人也暱之以大利謂示其人以大利也下文動而得人卽承此句言之若作入字則義不可通上文曰來曰寵正謂入國之後見寵於子西不當又言得入且也得入由於子西之召何能之可言乎元明諸本不解其義而改能爲而誤益甚矣

從逸

吳語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韋注曰從順隨也家大人曰從讀爲縱縱逸猶放逸也曹植酒賦流情縱逸韋以從爲順隨則誤分從逸爲二義

於其心也戚然

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韋注曰戚猶傷也家大人曰諸書無訓戚爲傷者說文伐傷也春秋國語曰於其心伐然然則今本作戚乃伐字之譌而韋所見本正作伐不作戚故與說文同訓爲傷也廣雅曰伐愼憤也玉篇曰憤心動也廣韻曰伐意憤伐也義與傷竝相近

不敢左右

吳王夫差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曰寡人帥不腆吳國之役遵汶之上不敢左右唯好之故家大人曰廣雅敢犯也言不犯君之左右唯有恩好之故也韋注以爲不敢左右暴掠齊民失之

獵震也

今大夫國子興其衆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韋注曰獵震也家大人曰震與獵義不相近諸書亦無訓獵爲震者震當爲虐犯獵連文故訓獵爲虐爾雅獵虐也郭注曰陵獵暴虐是其證虐說文本作虐隸省作虐見司隸校尉魯峻碑其下半與辰字相似虎字隸或作虍與震字上半亦相似舊本國語虐字作震因譌而爲震矣

奮其朋勢

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韋注曰朋羣也勉厲士卒以奮激其羣黨之勢家大人曰朋讀爲馮馮勢盛怒之勢也方言曰馮怒也楚曰馮郭璞注曰馮恚盛貌昭五年左傳今君奮焉震電馮怒杜預注曰馮盛也楚辭天問曰康回馮怒是馮爲盛怒也作朋者假借字耳史記田完世家之韓馮韓策作韓朋藝文類聚寶部下引六韜曰九江得大貝百馮淮南道應篇作大貝百朋是馮與朋古字通猶淜河之淜通作馮也

士卒

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今本作官帥辯見下條擁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萬人以爲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家大人曰上文秣馬食士士卽卒也此既言卒則無庸更言士士卒當爲王卒字之誤也王卒者中軍之卒也中軍從王故其卒謂之王卒左傳哀十一年吳子伐齊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戰於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是王卒皆在中軍也自陳王卒至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皆指中軍言之下文言左右軍亦如之而此不言中軍者言王卒則中軍不待言也三軍陳法皆同所不同者左尚赤右尚黑而中則尚白耳今本王卒作士卒則無由知其爲中軍之卒既不專指中軍則不得言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矣文選吳都賦劉逵注引此正作陳王卒宋本光澤本是

各本王作士乃後人涉俗本國語改之

官師

行頭皆官師補音云帥音所類反今官私諸本多作官師非是按史記馮唐傳云爲官卒將(卒當爲率卽帥字也見漢書雜志史記)晉灼注(此漢書注非史記注)百人爲徹行皆帥將也史記索隱正引吳語曰百人爲徹行皆官帥賈逵云百人爲一卒卽一隊也官帥隊大夫也若作師字殊無意義明道本正文注文皆作官師陳氏芳林亦以爲非說曰案劉淵林吳都賦注引作官帥是也賈公彥周禮小宰疏引作官師非也干祿字書收師帥二字云上通下正蓋當時寫書偶用通體點畫僅毫釐之別因遂成師字耳家大人曰宋陳二說皆非也案韋注云三君皆云官師(明道本如是各本依宋說改師爲帥)大夫也昭謂下言十行一嬖大夫此一行宜爲士周禮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據韋注則所見本正作官師也何以明之祭法官師一廟鄭注云官師中士下士也襄十五年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杜注云官師劉夏也正義引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尙是也是官師卽士也而韋云此宜爲士則正文之作官師甚明說內外傳者或以官師爲大夫襄十四年左傳官師相規杜注云官師大夫此蓋本於舊注故韋此注云三君皆云官師大夫也(三君以官師爲大夫非也說見左傳官師下)賈景伯卽在三君之內其注當云百人爲一卒卽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是三君皆以官師爲大夫韋以下文有大夫故不從三君而以官師爲士也漢書馮唐傳爲官帥將晉灼曰百人爲徹行亦皆帥將也(見史記集解)此但言百人爲行當有帥將以統之未嘗言國語有官帥之文至小司馬所見本始誤作官帥故引賈注亦作官帥而公序遂奉爲定本矣師帥字形相似帥可譌爲師師亦可譌爲帥吳都賦及注作官帥未必非傳寫之譌而韋注云此宜爲士又引周官卒長爲上士徧考經傳士稱官師而不稱官帥則當作官師明矣鄭仲師注周官小宰引此正作官師故賈疏亦作官師非誤也國語舊本多作官師亦非誤也鈔本北堂書鈔樂部四引國語吳都賦皆作官師而陳禹謨又改爲官帥矣行頭皆官師者在平時則爲官師在此時則爲一行之長亦猶十行一嬖大夫在平時則爲大夫在此時則爲十行之長也十旌一將軍亦是平時爲卿而此時爲將軍故周官云軍將皆命卿也又云師帥皆中大夫旅帥官下大夫卒長皆上士是大夫皆得稱帥而士則但稱卒長不得稱帥也此行頭爲百人之長卽卒長也安得稱爲官帥乎且官帥之名不見於經至史記始有官卒將之語不得援以爲據

譁釦

三軍皆譁釦以振旅韋注曰譁釦讙呼也舊音釦音口家大人曰說文釦金飾器口也玉篇音口與讙呼之義無涉釦當讀爲叩 或作呴俗作吼說文呴厚怒聲玉篇呼垢切文選江賦注引聲類云呴嗥也燕策云呴籍叱咄一切經音義十九引國語三軍譁呴又引賈逵注云呴譁也與韋注讙呼同義作釦者借字耳當音呼垢反不當音口

天子

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家大人曰天子當爲天下此涉上下文天子而誤也韋注曰淫潛也名號也以淫名聞於天下謂天下皆知吳之僭號非獨聞於天子而已也左傳哀十三年正義文選王粲贈文叔良詩注引此並作聞於天下

許諾

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家大人曰許諾二字涉下文吳王許諾而衍上文吳王責晉侯曰君億負晉眾庶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故此文董褐復命曰君若無卑天子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此下不當有許諾二字也左傳正義文選注引此皆無許諾

蒲蠃

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韋注曰蒲深蒲也蠃蚌蛤之屬引之謹案蒲蠃卽蒲盧蛤屬也廣雅曰蜌蛤蒲盧也夏小正十月雉入于淮爲蜃傳曰蜃者蒲盧也鄭注月令曰大蛤曰蜃是蒲盧爲蛤屬也中山經曰青要之山南望墠渚是多僕纍蒲盧(郭注以蒲盧爲螺之異名蒲盧非也僕纍蒲盧皆蚌之屬故墠渚生之若果蠃蒲盧細腰土蜂非水族所宜有也)高誘注淮南俶眞篇曰蠃蠡蒲蠃也蒲蠃猶蒲盧耳(蒲盧之爲蒲蠃猶薄姑之爲蒲姑)僕纍蒲盧蒲蠃皆一聲之轉韋注分蒲蠃爲二物而以蒲爲深蒲非也深蒲與蠃於文既爲不類且深蒲所在皆有不必海濱若蚌蛤之屬則海濱爲多故說文曰蛤有三皆生於海也

還軍接龢

明日還軍接龢(龢與和同)韋注曰上下皆龢引之謹案上下皆龢不待還軍而始然且下文人有致死之心方言其效不得於未斬有罪之前豫言上下皆龢也今案龢軍門也周官大司馬以旌爲左右和之門鄭注曰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韓子外儲說左篇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燕策曰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師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通使於魏是和有左右每和立兩旌又各有左右或先或後以次立之故曰接和接之言倢也次也廣雅曰序倢𨒷弟次也(說文倢佽也佽便利也倢佽與次遞通相及亦次序也)倢與接通(倢之作接猶倢之作捷也)接和者次和也西京賦曰次和樹表是其義也還軍接和則壁壘已成部曲已定乃斬有罪者以徇耳或曰孫子軍爭篇交和而舍注兩軍相對爲交和交和卽接和此說非也此時吳越尙未交戰不得言兩軍相對(下文方云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一曰接龢地名明日還軍接龢猶上文言明日徙舍至於御兒也

載稻與脂

越語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韋注曰稻糜脂膏也引之謹案稻不得訓爲糜稻當作稃(稃字與稻字相似稃音孚)字之誤也廣雅稃糜饘也稃與稃同月令行糜粥飲食淮南時則篇作稃鬻(道藏本如是今本改稃爲粥)是稃卽糜也故韋注訓稃爲糜載稃與脂蓋以脂與鬻相雜若內則注所謂[illegible][illegible]也(與[illegible]同)下文曰無不餔無不歠歠飲也必鬻而後言歠則稻爲稃之誤明矣不然稻穀名也但言載稻則舂與未舂炊與未炊皆未可知孺子何以無不餔歠而宏解又何以知其爲糜也未糜補音及舊音稻字皆無音釋蓋已不知其爲稃字之誤矣

是故敗吳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

韋注敗吳於囿曰囿笠澤也在魯哀十七年注又敗之於沒曰沒地名(此下條本增有哀十九年五字案明道本無此五字十九年左傳越人侵楚以誤吳也未嘗有敗吳之事宋本非是)也注又郊敗之曰在哀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引之謹案敗吳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皆一時之事不得分爲十七年二十年也吳語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而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郊

踐之三戰三北乃至于吳是三敗皆一時之事也蓋左傳述之伐吳凡再舉而滅之哀十七年三月敗吳於笠澤二十年十一月圍吳至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卯而滅吳是也吳語越語則皆以爲一舉而滅吳故有三敗而滅吳之文二者傳聞各異不可强同韋欲牽合左傳分爲前後兩年而反與吳語之文大相刺謬疏矣

天地之刑

從生因天地之刑韋注曰刑法也殺生必因天地四時之法家大人曰刑讀爲形形見也天地之刑謂從生之兆先見於天地者也生於殺必因乎此故曰從生因天地之形下文曰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又曰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管子勢篇曰從從生生因天地之形天地形之聖人成之皆其證也形刑古多通用不煩枚舉

四年　又一年　又一年　又一年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韋注曰說云魯哀三年昭謂四年反國四年魯哀九年又一年注曰反國五年魯哀十年又一年注曰反國六年魯哀十一年又一年注曰反國七年魯哀十二年引之謹案四年承上在吳三年言之謂在吳三年之明年也注三年當爲五年蓋吳許越成在魯哀元年句踐宦吳三年而反則在哀四年（韋注以爲哀之五年非也說見下）其明年則哀五年矣故舊說云魯哀五年也下文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蓋距宦吳未久道其受辱之辭其爲反國之明年明甚其下文言又一年者三則爲反國之二年三年四年在魯哀之六年七年八年矣合在吳之三年凡歷七年故史記越王句踐世家云句踐自會稽七年拊循其民欲用以報吳也再合居軍之三年凡歷十年故下文范蠡曰十年謀之也韋以四年爲反國四年魯哀九年三言又一年爲反國之五年六年七年魯哀之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皆失之又案左傳夫差殺子胥在哀十一年而越語則句踐反國之三年時當哀七年上既云申胥驟諫王怒而殺之蓋記者傳聞各異不可強同韋以宦吳三年而反爲哀五年加以反後六年爲哀十一年以求合於十一年殺申胥之事不知越人行成在哀元年宦吳三年而歸在哀四年而非五年縱如反國之六年亦甫十年其時尙未殺申胥也況四年爲反國之明年再二年爲反國之三年而非六年乎越語之文本不與左傳相當無事煩規來合也

上帝不考

上帝不考時反是守韋注曰考成也言天未成越當守天時天時反乃可以動家大人曰韋注亦義不明考當讀爲巧反猶變也言上帝不尙機巧惟當守時變也漢書司馬遷傳聖人不巧（大史公自序巧讀爲巧）時變是守顏師古注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是也古字考與巧通故金縢予仁若考史記魯周公世家作旦巧

至於元月　居軍三年

韋注至於元月曰爾雅曰九月爲元謂魯哀十六年九月也至十七年三月越伐吳注居軍三年曰吳師自潰曰魯哀二十年冬十一月越圍吳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滅吳引之謹案此以左傳說之也不知越語之文與左傳不同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伐吳越語則以反國之四年九月伐吳（四年說見上）左傳以伐吳之後三年圍吳又三年而滅之越語則自反國之四年伐吳乃遂居軍三年待其自潰而滅之左傳自伐吳至滅吳凡六年（自十七年至二十二年）越語自伐吳至滅吳凡三年左傳自越及吳平至滅吳凡二十二年（自元年至二十二年）傳所謂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也越語自越及吳平至滅吳凡十年（宦吳三年而反國又歷四年王乃伐吳居軍三年吳潰而滅吳凡十年）下文范蠡所謂十年謀之也（史記越世家作謀之二十二年後人以左傳改之也）越語之年月非左傳之年月也不然則事同左傳文亦當然豈有至於元月在哀十六年而不著其爲何年者乎又豈有興師伐吳在十七年三月日不著其爲何年何月者乎又豈有居軍三年在伐吳之後三年而不著其年之相距者乎至於元月上承又一年之文則爲反國四年之九月矣（韋注王姑待之曰自此後四年乃遂伐吳非也）遂興師伐吳上承至於元月之文則爲九月伐吳矣居軍三年上承伐吳之文則伐吳之後遂居軍以困之矣本書節次本自顯然何得亂以左傳之年月乎

用人無藝往從其所

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韋解用人無藝二句曰藝射的也無藝無常所也行軍用人之道因敵爲制不豫設也故曰從其所也引之謹案韋說非也用人無藝當屬上二句爲義往從其所則屬下句爲義用人無藝者人猶衆也言用衆之道無常也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三無字相應爲文往從其所者其所敵人之所也言往從敵人之所而彼尙能以剛強禦我則其陽節未盡未可卽滅故曰不死其野也蔽察藝爲韻（察古音若際繫辭傳爲民以察與契爲韻宋玉高唐賦九嶷通極情神察與逝會害建歲爲韻淮南原道篇施四海際天地文子道德篇作施於四海察於天地）所禦野與爲韻以是明之

皇清經解卷九之二十五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二十六

春秋外傳部國語目錄

稷爲天官　丈人必豐　虞舜　吳會日越哉　無何於
祓蜀先升遂克之　文公詐稱　處且寡　淵及諸
夏　三軍皆譁釦以振旅　明日遷軍接和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二十六　　學海堂

國語　經義叢鈔　洪頤煊

春秋外傳

國語稱春秋外傳宋庠謂始於韋昭衍非也隋書經籍志春秋外傳國語二十卷賈逵注漢書韋玄成傳引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皆在韋昭前

稷爲天官

周語是故稷爲大官韋昭注民之大事在農故稷之職爲大官也頤煊案尙書舜典正義引國語曰稷爲天官賈公彥周禮疏序初堯時天官爲稷又云但堯初天官爲稷至堯試舜天官之任謂之百揆舜卽眞之後命禹爲之卽天官也賈氏之說本於

鄭康成所見國語當作栈爲天官今本作大官是後人依韋注
氏之大事何改之

艾

樹於有禮艾人必豐韋注艾報也鄭注樹於有禮必有艾韋注
艾報也頤煊案艾無報訓艾與樹對言之艾當作刈離騷願俟
時乎吾將刈王逸注刈獲也言樹於有禮其獲人必多也

腊毒

厚味實腊毒韋注厚味嗜重祿也腊亟也讀若廟昔酒焉味厚
者其毒亟也頤煊案鄭語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韋注精熟
曰酋腊極也極亟古字通用文選七命李善引賈逵國語注腊
久也久亦與極同義禮記郊特牲鄭注爲其味厚腊毒也釋文
引隱義云腊久也久酒有毒義即本於賈逵

越哉

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
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韋注越迂也言其迂濶不知政要
也頤煊案越過也謂過於禮故下文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
吾過也

無洵涕

無洵涕韋注無聲涕出爲洵涕也頤煊案洵即泫字禮記檀弓
孔子泫然流涕一切經音義卷十一眩古文迴眴二形文選劇
秦美新臣嘗有顛眴疾李善注眴與眩古字通洵泫偏旁亦通
用

被羽

晉語被羽先升遂克之韋注羽鳥羽繫於背若今軍將負眊矣
頤煊案羽旌旗之屬周禮司常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單言之亦
可稱爲羽孟子見羽旄之美亦謂旌旗也後漢書賈復傳被羽
先登李賢注被猶負也析羽爲旌旗將軍所執被羽先升謂負
旗先登如左氏隱十一年傳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
是也韋注謂以鳥羽繫於背失之

觀狀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韋注賈侍中云鄭復効曹觀公骿脅之狀
故伐之唐尚書云誅曹觀狀之罪還而伐鄭昭省內外傳鄭無
觀狀之事而叔詹云天禍鄭國淫於觀狀謂淫放於曹不禮公
子與觀狀之罪同耳頤煊案文公返國伐曹伐鄭皆名其罪曰
觀狀謂觀其前日所過之功狀左氏僖二十八年傳三年丙午
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獻
狀即觀狀觀獻聲相近

應且增

若以君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增也韋注外應受也內增其
非頤煊案增當作憎周語其叔父實應且憎韋注憎惡也左氏
成十三年傳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杜注言狄
雖應荅秦而心實憎秦無信字皆作憎

訓及諸夏

楚語撫征南海訓及諸夏韋注訓教也教及諸夏謂主盟會班
號令也頤煊案史記五帝本紀能馴明德集解徐廣曰馴古訓
字周禮地官序官注訓讀爲馴馴服也謂服及諸夏

譁卸

吳語三軍皆譁釦以振旅其聲動天地韋注譁釦讙呼頤煊案
說文釦金飾器口非字義釦當是叩字之譌說文叩驚譁也从
二口讀若讙與韋注義近

接龢

明日還軍接龢韋注上下皆龢頤煊案龢古和字周禮大司馬
以旌爲左右和之門鄭注軍門曰和孫子軍爭篇交和而舍注
兩軍相對爲交和交和即接和

皇清經解卷九之二十六終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九之二十七

國語雜錄目錄

公行不下衆王御不參族 見卷四之十七周禮疑義舉要肆伍貳
行旅以節逆之
武王伐紂歲在 至在天黿
我姬氏出自天 至所憑神也
所怒甚多
公子縶反致命
妾告姜氏殺之
弗殺而反必懼㨗命
先且居之佐單也善

莊王問教太子法於申叔時
吳行人儀
三江五湖 見周禮韋解彙編夏官下職方氏三江五湖總
天聖明道本國語跋
國語校譌
韋昭國語解叙
爲已憭矣

皇清經解卷九之二十七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九之二十七　學海堂

國語雜錄

公行不下衆王御不參族

國語周語上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
致之於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王田不取羣公行
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
堪之案說文三女爲奻奻美也从女奴省聲詩釋文引字林作
㛸不省詩綢繆今夕何夕見此粲者毛傳曰三女爲粲大夫一
妻二妾是則粲爲嬴美之義說文字林从女者正字毛詩國語
从米者假借字國語本文當作王田不取羣公行不下衆王御
不參族與上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文法正同今本文
有衍脫史記周本紀作公行不下衆有不字是不下衆者不卑
下衆人也下讀如字不讀戶雅反韋注云公諸侯也下衆不敢
誣衆也禮國君下卿位逆衆則式禮也韋引國君下卿位過衆
則式以明不下衆之義或因注中下卿位之下讀正文下字亦
同因疑正文不字爲衍而删之舊見彭抄宋本注中下衆不敢
誣衆也七字行間特疏闊蓋注中本作不下衆後反據正文删
之也王御不參族者正文本無一字故注云御婦官也參三也
族猶作一父子也故取異姓以備三 俗本誤作族今訓一作舊非不參族也若正
文本作不參一族韋注不已贅乎 其明證并後日記

又問韋氏之注尚有未是者歟徐州榻云　武王伐紂歲在
鶉火　月在天駟　日在析木之津　辰在斗柄　星在𪈇

蓋者非如韋氏所云武王興師在戊子一日而歲星在張度月在房度日在箕度戊子後三日而日月合朔在斗前一度又三十一日戊午師渡孟津而辰星在須女度伏天黿首也春秋傳以歲時日月星辰為天之六物歲即年也月即月日即日星者二十八星辰者十二時也歲在鶉火者謂是歲之次在午也以鶉火午次也月在天駟者謂是時之月在卯也以大火為卯次而卯在房度天駟者房星也日在析木之津者謂是月之日在癸與甲也以析木之次自辰至丑而癸與甲在其中也其不用支而用干者猶禮之用辛用丁也辰在斗柄者謂是日之時在卯也以是月斗柄在卯而時又值之也鄭是伐紂之時不過是午年春二月甲子昧爽乃癸亥夜至卯時而已若謂歲是歲星則五星之木星也辰是辰星五星之水星也五星有三而止舉其二可乎況辰為日月之會會于玄枵曰子會于星次曰丑會于析木曰寅會于大火曰卯云云則辰不可謂非日月之會但日曰日辰時曰時辰晉侯所謂多語寡人辰而莫同者是也今舍日辰時辰而概以日月之會謂之辰可乎 朱襄

韋昭所註在漢律厤志早有之此在舊傳師承之說有然蓋當時作三統厤者推算前紀則武王興師在武之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戊子是日歲星在鶉火張度月宿在天駟房度日在析木箕度乃自戊子越三日得十三年正月辛卯朔則日月合朔在斗柄前一度又三十一日戊午則辰星在須女度此固舊厤推算如是非韋氏私說也若以歲月日辰為年月日時則三代以前並無年月日時之稱春秋傳六物謂歲時日月星辰則時為四時辰為日月所會之辰雖洪範明明有歲月日時與歲月日星辰諸稱然其所謂時仍是四時非後世時刻之時其所謂辰仍是日月合朔之辰非後世時辰之辰今忽有時刻又有時辰則杜撰矣其不可一也三代以前亦無有以干支紀歲月者其以干支紀獨日耳故尚書春秋凡書干支者無非是日雖六厤所始黃帝用辛卯顓頊用乙卯皆指歲言然並不以之紀年三統所建或建寅或建丑或建子皆指月言然並不以之紀月若時刻之時則天干地支總所不及今忽有午年有卯月又有卯時則直以干支紀年月時矣其不可二也且武王伐紂時日在尚書與諸書記載極其分明大抵武王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戊子告廟十三年正月三日癸巳興師二十七日戊午渡孟津二月四日癸亥布陳牧野五日甲子伐紂其在十二年十三年之歲次雖不可知然竹書曰辛卯世紀曰乙酉據其荒唐亦無有言次午者至如一月興師二月伐紂若謂文王改朔武王宜用周正則當在子月丑月若謂西伯商臣武王此時宜用商正亦當在丑月寅月豈有以周史記周事而用夏正作寅卯月者況月在天駟並非日月合朔之次徒以戌月大火之辰中房五度而天駟為房星故云在天駟則亦戌月非卯月也其不合一也歲星一歲行一次雖非太歲而記年者必及之況辰星不恆見見則將以此卜向背生勝之數故歲辰雖五星之二而二星所見偶有繫屬則舍三取二不為偏曲況歲在鶉火其見于經傳者不止一次繼以水火相勝為言顓頊以水德王而帝嚳以火代之殷商以水德王而有周又以火受之至春秋時陳為虞舜後以水德相禪而楚又以鶉尾之火乘盛而滅之故史趙謂顓頊崩年歲星在鶉火周語謂武王伐紂歲星在鶉火而春秋傳謂陳將卒滅歲星在鶉火則是歲在鶉火其在經書凡三見而皆以歲為歲星鶉火為張三度未月之次前後一轍未有以歲為太歲以鶉火為午年者況辰為水星正與鶉火觀相勝之驗而以為卯時則與歲星鶉火彼此何涉不合二也據云日在癸甲癸乎甲乎癸日之卯時則師尚未陳何則以癸亥之陳牧野尚在夜也州鳩所云夜陳而雨是也若是甲之卯則不得云癸亥日之卯時何則以卯時在甲子方旦武成所云甲子昧爽者非癸亥日也則欲定年月日時而兩日何以定一時不合三也況其中有大不合者據所云鶉火為午天駟為卯析木為寅玄枵為子星紀為丑云云此在尚書釋文註堯典即引其說然此是天文家言謂太歲左行在地歲星右行在天故太歲十二次則自子至亥為星紀玄枵娵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此順行也歲星十二次則自子至亥為玄枵星紀析木大火壽星鶉尾鶉火鶉首實沈大梁降婁娵訾此逆行也惟歲星逆行故韋昭註歲在鶉火星在天黿雖不曰鶉火午月天黿子月然亦曰歲在鶉火午星在天黿子皆以逆行為言但考之春秋禮記諸經則俱不相合向使歲星所在與斗建合耶則鶉火為午而月會季夏之月日在柳為日月會于鶉火而斗建未月之辰是鶉火在未不在午也天駟為卯則季秋之月日在房為日月會于大火而斗建戌月之辰是天駟在戌不在卯也析木為寅則孟冬之月日在尾為日月會于析木之津而斗建亥月之辰是析木在亥不在寅也蓋歲星逆行與斗建順行東西乖反既認歲星為太歲而又以太歲斗建妄羅之逆行之次則填朱以墨宜其謬也獨是逆行之說考之春秋之所見則歲星太歲一併順行而並不逆行春秋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其年必饑謂歲星在星紀本是子次而浸淫于玄枵丑次則以今年而越明年之度故年當饑是星紀在子不在丑玄枵在丑不在子此在太歲與斗建之順行有然而梓慎所言歲本是歲星乃其所行者亦復如是是歲星與太歲未嘗異也且是年周定王與楚子麇皆卒而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向使歲星逆行則星紀是丑玄枵是子星紀在今年則玄枵當在舊年安得云明年之次況玄枵本丑位故其所衝者在鶉火之未而周楚分野皆屬鶉火因以當之是玄枵鶉火丑未衝對歲星太歲順逆俱同是以服虔註春秋龍度天門熲主異說而鄭氏辨周禮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之位則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及斗所建之辰並無或異此皆明白有據者至于晉侯所云多語寡人辰而莫同舊謂東南隅為辰大火為辰辰星為辰日月會次為辰故曰不同豈日辰時辰之謂乎

又問州鳩又云 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憑神也 此言周德在木而配位為水水木相承故以我之所出為我所所配是太姜本帝嚳之妃后稷之母詩所謂姜嫄者是也而韋氏以太王之妃當之何耶 朱襄

第稱姜氏則后稷太王何所分別乃稱曰太姜則非太王莫屬矣武王妃稱邑姜以其為國母也邑者國也猶言大邑周也太王妃稱太姜者以其妃太王也太者即太王之太也故家語改姜女為太姜毛傳釋周姜亦曰太姜若姜嫄則第稱嫄耳至其云天黿析木建星牽牛伯陵之後逄公之妃則正是太姜不是

不以何與玄枵爲齊之分野其地在北維而諸星又皆水宿與小方之水皆爲玄枵故舉以爲言是齊爲太姜之家伯陵也封是以其後師尚父同氏亦封其地若在帝嚳時則四岳姜姓于是方也夫閼其封齊也況姜嫄太姜雖屬一姓而一西一東絕不相涉姜嫄之家在岐周左傳所云魏駘芮岐畢駘即邰姜嫄之所出也故生民詩云卽有邰家室謂卽嫄所出之邰而以爲家室是居于母家者故杜預云魏駘芮岐畢謂后稷受此五國爲有周基始而漢郊祀志云后稷封于斄註有邰之駘卽右扶風之斄縣是也若太姜所出是瑯琊之邰然亦名台春秋書圍台是也亦名駘春秋傳齊景公子荼遷于駘是也則是東邰與西邰迥然不同予少釋毛詩誤以有邰爲瑯琊至今愧悔今朗明齊地安得復以姜嫄溷之毛檢討經問

所怨甚多

周語芮良夫曰夫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　案所怒甚多怒當爲怨字之誤也韋注其害多矣引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下文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彼怨字正承此文來可據以勘正怨則其常怒則爲變故下云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於此尙不當言怒也猶日之日人實反明道本作日是也補音及史記並作曰音越非　榮夷公呂覽墨子皆作榮夷終蓋以榮爲姓氏名夷終公與終音相轉耳國語史記作夷公韋注云榮國名夷謚也下云榮公若用周必敗旣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國正文稱榮公故韋注以夷爲謚臧明經拜經日記

公子縶反致命

晉語二秦穆公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于狄又弔公子夷吾于梁公子縶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今本皆重穆公二字明道本每行大字二十此行獨二十二字細審之兩穆公字皆特小蓋原本作公子縶反致命句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本不疊穆公二字後反據俗本竄入也當依原本删去穆公二字古人文法多簡同上

妾告姜氏殺之

晉語四子犯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明道本此行亦擠入姜氏二字故此行二十三字原本姜氏二字當不疊讀妾告句姜氏殺之句同上

弗殺而反必懼楚師

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修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爲天之祚楚誰能懼之　案晉國二字後人竄入故明道本此行擠擠二十二字也上文請殺公子已著晉故此第云弗殺而反反爲晉國可知臧明經拜經日記

晉語趙衰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案左傳戰城濮時郤溱佐中軍狐偃佐上軍胥臣佐下軍先且居何從厠身其間亦不應與其父同時爲卿也梁孝廉瞥記

楚語莊王問敎太子法於申叔時對曰敎之以春秋晉語羊舌肸習於春秋管子權數篇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是齊晉楚皆有春秋墨子明鬼篇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又云吾見百國春秋戰國燕策蘇代曰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樂毅曰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顧氏日知錄曰周燕宋齊之史未必皆春秋也云春秋者因魯史之名名之也韓非子備內篇引桃左春秋比不知何國之史周禮秋官冥氏鄭司農曰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賈公彥釋曰冥氏春秋者冥氏作春秋書名若晏子呂氏春秋之類唐劉允濟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戰國時有虞氏春秋漢陸賈有楚漢春秋趙君山有吳越春秋後世之書以春秋名者尤眾仍見朱竹垞經義攷○崔甚才吾亦應稱

吳行人儀

吳語吳夫差旣勝齊使行人奚斯釋言于齊卽檀弓之行人儀也奚斯儀韻并言之則成儀字魯公子奚斯亦作公子魚魚儀聲相近嚴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天聖明道本國語跋

周語昔我先世后稷天聖本有王字按韋解曰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繼曰世謂棄與不窋下云我先王不窋韋解曰不窋棄之子周之論衍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尋韋於上釋世字於下釋王字則下稱先王而上惟云先世可知也戴東原謂不窋以上闕代系此本與韋異義以史記爲證可也以天聖本爲證則天聖固不足證韋氏誤矣晉獻典天聖本作曲左傳襄十四年正義亦引作曲補音云本或作曲非蓋西周以前未有以聲歌爲曲者歌曲自是周末語耳公序所校當矣王耕一撥下韋解天聖本無之考之詩載芟正義與文選籍田賦注皆與公序本合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天聖本作下拜又增韋解廿餘字按傳明云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若過門而下拜雖非禮不可謂之驕矣魯語室如縣磬韋解曰但有榱梁如縣磬也此釋懸字之義天聖本脫去但有榱梁四字則正文云如縣磬解亦云如縣磬可乎鄭語褒人有獄而以爲入天聖本脫去此句及韋解考詩白華正義引此傳舊詳并及韋解又豈得謂天聖本在孔氏前乎凡如此類不可悉數學者惟新異之是尙而不求其是又豈獨此本爲然哉許兵部宗彥鑑止水齋集

皇清經解卷九之二十七終

袖海山房校印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

公羊 穀梁

皇清八口羊解

德清俞樾書

上洋[illegible]漢山房石印

皇清穀梁解

德清俞樾書

上洋宸瀛山房石印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之一

公羊

公羊總目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公羊卷十之一

公羊通義目錄

公羊何氏釋例目錄

以上所載均未列入羣解彙編茲特錄出以備查閱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十之一

春秋公羊通義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學海堂

何氏解詁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 [illegible]

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illegible]

公何以不言即位 [illegible]

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 [illegible]

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 [illegible]

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 [illegible]

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 [illegible]

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 [illegible]

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illegible]

[illegible]

以子貴 [illegible]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 [illegible]

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為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 [illegible]

及猶汲汲也 [illegible]

暨猶暨暨也 [illegible]

及我欲之 [illegible]

暨不得已也 [illegible]

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 [illegible]

何以名 [illegible]

字也 [illegible]

曷為稱字 [illegible]

褒之也 [illegible]

曷為褒之 為其與公盟也 [illegible]

與公盟者眾矣曷為獨褒乎此

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為可褒奈何漸進也 [illegible]

眛者何地期也 [illegible]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克之者何 [illegible]

殺之也 [illegible]

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 [illegible]

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 [illegible]

當國也 [illegible]

其地 [illegible]

何當國也 [illegible]

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 [illegible]

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 [illegible]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 [illegible]

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 [illegible]

桓之母也 [illegible]

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 [illegible]

賵者何喪事有賵 [illegible]

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 [illegible]

車馬曰賵 [illegible]

貨財曰賻 [illegible]

衣被曰襚 [illegible]

桓未君則諸侯曷為來賵之 [illegible]

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然則何言爾

成公意也 [illegible]

其言來何不及事也 [illegible]

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 [illegible]

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 [illegible]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孰及之內之微者也 [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illegible]

何以不稱使 [illegible]

奔也 [illegible]

奔則曷為不言奔 [illegible]

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 [illegible]

公子益師卒

何以不日 [illegible]

遠也 [illegible]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illegible]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illegible]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者何得而不居也 [illegible]

鄭秦人入鄀吳入州來於越入吳五事爾當文各自有說

無駭率師入極 音義公羊率師之字如此見五年傳今本率帥雜出沿寫誤也依說文解字帥本巾帨之帨當作率爲正

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 左傳云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命以字爲展氏然則無駭之生未有氏得發此難者春秋據哀錄隱非史官書現時事故不追氏若公子騑之孫方爲仲氏騑氏而國語謂之公子騑是而有經言仲遂故貶天子之事春秋有諸侯法大夫稱人貶若去氏者宜降爲小國也卿其義也 貶 解詁曰據俱用兵入杞 曷爲貶 位有諸侯大夫稱人貶若去氏宜降爲小國也 疾始滅也 疾猶惡也解詁曰疾始以滅省文諸滅復始滅不復貶皆從此取法所以省文也 始滅昉於此乎 解詁曰昉適也齊人語音義昉如字又音放鄭注考工記陶旊下亦云昉讀如放於此乎石經之作放 前此矣 解詁曰在春秋前 前此則曷爲始乎此 託始焉爾 解詁曰託猶假也 曷爲託始焉爾 春秋之始也 君子所修春秋於是始此滅國也 此滅也其言入何 內大惡諱也 解詁曰明魯臣子當爲君父諱滅例月此不月者與上同月當蒙上月不復出月也日否謹案侵伐圍入都無諱文獨諱滅者諸侯有得專征伐之道不得專滅人之國社稷之非可擅之以自廣大有絕人之世合誅有外內亂事以九伐之法正之可以開利君子惡以兵入者當以義路貶之無駭以閉門其非可擅土地以自廣故取邑爲小惡滅國爲大惡也趙匡難此傳云無駭率師而兵入者將如何書之滅國與實入將書以爲實入之辭廣森以爲同辭則諱滅言入與實入可異辭亦何不可況貶去氏者正起其非實入乎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解詁曰戎者爲戎後翰我盟好執天子聘我之使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紀履緰者何紀大夫也 推之猶知履緰爲字且見者以接內也紀侯爵當從大國之例名大夫者小國之卿同非接內不錄其名氏若宋之則以伯仲書者禮五十不氏唯大夫與小國之卿也然後書名以示法未得命爲卿也 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 解詁曰養廉遠恥爲 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 解詁曰據以有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爲禮之親者何傳故言諸侯其兄師也父之兄弟也 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 若然公無母猶有諸父兄師友何得稱辭窮也禮記云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以宗子之命得稱禮記曰昏禮不稱主人親迎之辭諸侯其稱主人以宗子尊者尚存不得命者師友大夫以下宗非宗子謂昏禮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則躬命之辭 然則紀有母乎曰有 解詁曰有母使知有母 有則何以不稱母 母不通也 於婦人無外事但得命使於其國耳不得紀侯之母使履緰來故不通 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 解詁曰據伯姬歸于宋不書逆 譏 何譏爾 解詁曰識始不親迎也 始不親迎也 不稱使者也彼伯姬之來以錄內女之歸親迎於禮則當書不書以至於彼不問者罪在一人也 解詁曰譏之罪不必爲本事故以不問多爲失矣 何識王問其所識則皆本事在於彼而文見於此 故王后其解詁曰禮所以親迎者所以示男女之親親之道迎於堂迎於戶大人逆於庭逆於庭使卿逆者上公迎之以禮使上卿逆而親迎也 親迎也 告本也曰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 實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之禮逆之禮記王制至尊無敵體之義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則使上卿逆左氏說

亦不親迎儀上大夫迎一鄭君之聞也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廣森以爲詩文王親迎于渭不素親迎大明者著之末章疑諸侯親迎之禮更有明文齊風著篇剌時不親迎首章充耳以素此服次章青黃者卿大夫之服著者君明國君不親迎之言章有譏也文著詩作於齊哀公之世是以前此者亦足徵矣 傳言不親迎 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

內逆女常事不書外逆女但書其責於常也 解詁曰春秋正夫婦之始也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和君臣和則天下治故夫婦者人道之始王教之端自正月大夫自逆例先書者明當自逆也 例時 解詁曰當其文君有娶人書故外逆女略外也但謹案始不常大夫爲君逆女例月大夫自逆自

稱女 解詁曰紀履緰來未離父母之辭 女在塗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 解詁曰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 女逆女是也 婦者子重已出父母已死在塗則義成反爲其婦故禮親迎從塗既嫁之服 曰重之女之父母期 而入國稱夫人 解詁曰入國則尊是有臣子之辭見也 解詁曰謂入國姜氏尊人 是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者何內女也 解詁曰不稱公子者婦人以外成不得獨繫父母 嫁曰歸 解詁曰婦人生以父母爲家嫁以夫爲家故謂嫁曰歸明有二歸之道 內女歸例月 思錄之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無聞者公羊經師失其傳也廣森以爲左氏作子帛者是古文省帛字子帛履緰之字春秋前賢隱公時於諸侯莫先於紀故履緰之來隱公遂異其儀字之又大夫字之者逆女字之以爲前逆其君來取夫人則有貴君入臣國名見罪前者也字莒子之序下來之文嘉其從遂接莒子其從字皆也 親止爲白隸寫莫先於儀異爲耳父子 亦字隱者也 道也 邑皆託莒子於此之文者抑殊賞之益始見總立法其餘從可知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 解詁曰據卑屈其母 不以夫人禮葬之以卑下桓母無終爲君之心 得宜人故善而不書葬也 以事之夫人之禮 恭公本人皆同例隱謹案 惠公時夫人稱夫人及也 之以起其意而成其賢曰者思錄 立嫡以不死其得升于嫡於仲子乃不室故 禮以是小君傳言之不恭終薨爲後夫人殺矣 其桓 立嫡不死欲其母加於仲子乃不敢

鄭人伐衛 不伐蒙例上時月後放此 在月下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解詁曰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又以王者治天下而三統之義正者故三統之王所以通三正王者受命而王不正則是故周三統而正周之王者當以夏爲春之意也春秋作春以爲後王法二月正月三而改制正朔禮之文王文也月日王法是故正月王所以爲文正月也若後王者夏者孟春之月孟春而爲三統也 不言正月之而王不正若日言王宜書王者也宜取王以正月爲統 周月正取王爲三統 春王正月者以正月後有王春 施之王春於春上則王存三統之義 謹案白虎通 王者取法天地 漢書律麻志劉歆曰春秋

三月庚戌天王崩 解詁曰平王也

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 解詁曰至尊無所屈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 解詁曰如文王九年傳所云諸侯請諡于天子乃得葬又有王事故云或有越紼而從王事 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解詁曰異死名者所以別尊卑也 葬者則書之法當有故諸侯越紼

曷爲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解詁曰鄭康成曰異死名若猶不同 崩然自上顛壞曰崩薨者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 據劉卷 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解詁曰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起其世尹氏也 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謹案尹氏世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亦不可 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 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成其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弒其君見識於卒者亦不可 世無故無功案周之命官 次無故必疾其過卒絕之明君案見牧賞罰 能進無功退無能見罪 或曰人師或以掌司典職冠所事唯世其職者乃曰氏 然三百六十之屬以氏名者財四十有四其位貴者不過 中大夫則知卿之義不得世也古者有世祿無世卿世 故舊不遺不世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 解詁曰據天王崩諸侯之主也 卿故選不失賢 侯之主也 故益王喪主故得錄卒知非主爲譏世卿 夫世卿書者以其新與內接有恩錄之禮書者本與其卒 但舊文書名今更之曰尹氏則君子之所 託新義爾凡治春秋皆當以此意求之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 解詁曰據宰渠伯糾不稱子 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 解詁曰時雖世大夫亦仍叔之子不稱子也 氏尹氏不稱子 畢乃即先君之喪而命之 以喪三年喪

武氏子未設文喪未受命爲大夫稱子者猶繫乎父之辭也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三年之中恆若父存故義繫乎父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父卒未命而見使使之者與有失焉仍叔之子字則此不字其父名別乎父在也不加之者彼言仍叔子則嫌是一人何以日武氏子則無嫌也春秋之稱言也無所苟而已矣日武氏據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不稱使當喪未君也 解詁曰當喪謂天子也未君者未三年也未可居君位稱使也故絕止 **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 其義與毛伯同

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 言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也穀梁傳曰周爲臣下者亦通有譏也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文譏之是也求微也 者曰求敬者曰乞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解詁曰不言薨者外言卒所以內也 謹案終春秋錄卒葬者凡十有四國宋陳蔡衛晉齊爲大國鄭雖伯爵而尊同姓亦從大國例此八國皆卒日葬月其略之者有所貶也其不書葬者或以罪絕或以讓沒或以漸進之以故有略也小國之例恆始略末錄丁未以後故鄭婁見於莊十六年卒不日至二十八年丁未葬子瑣日卒是以爲常昭元年以後日卒乃日卒始見於隱公之篇月卒自是不葬成公以後不葬昭公以後日卒時葬杞始見於僖公之篇月卒不葬襄公以後日卒時葬秦始見於文公之篇時卒不葬昭公以後日卒月葬許當僖公之世新見時卒時葬至哀公乃日卒月葬至鄭滅許成再立始見時卒時葬三國皆至昭公以後卒日時葬乃唯獻公錄日焉書卒不書葬者二國吳也楚也莒也吳楚時之不葬其君無諡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癸未葬宋繆公

葬者易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 解詁曰不及時五月也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外小惡不書錄渴隱者明諸侯卒葬急也乙未葬齊孝公是也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當加恩意憂勞其國所以哀死閔患也王者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 解詁曰慢薄不能以禮葬 **過時而日隱之也** 解詁曰隱痛也丁亥葬齊桓公是也 **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 解詁曰解緩不能以時葬也八月葬蔡宣公是也 **當時而不日正也** 解詁曰六月葬衛桓公是也 **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 解詁曰

家慢葬不能葬當識無故而不用葬時之正者不日者從失禮略也過葬有故而報葬者也禮卜葬先遠日故日之以志其遠近也過時而日者痛其遭遇禍變至於此日而後得葬是以日之也 解詁曰 月葬陳惠公是也 兵寇危之小者也大適嗣不定國有爭禍危之大者也永火

公是也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若宣公繆公世濟其讓見後辨爵者也三朝記曰立子設如宗社宗社先示威明顯有乎況乃私愛亂適以開覬覦者乎易戒履霜堅冰至疾其未著貴正其本是以宋有馮之弑而危之於繆公之卒晉有公子無知文弑而危之於僖公之卒晉文公匹不正後有公子之難衛襄公既歿乃議廢立元是二君者春秋亦告危 殯之人君尊本重統卒葬者君位之終始春秋於是示大經大法俗儒謂葬不葬非褒貶日不日無義例君子之修春秋垂教云乎哉 公乎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

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 解詁曰與夷者宣公之子 **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 左傳曰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左繆公者宣公之弟

國殷官也宋之六卿曰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勃爲左師蓋在莊公之世傳據其後稱之 **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 解詁曰爾女也可知者欲使我反國 **吾立乎此攝也** 在位九年史記繆公亦立十年乃弒猶號殤公禮殤自年十九以下然則宣卒與夷時與夷甫生耳緣繆公本意以與夷長乃復辟若成王幼周公攝也 **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 解詁曰馮與督共弒殤公在桓二年陰然也踐阼之於此者死乃反國非至賢之君不能不爭也謹案督弒危之乃迎莊公而傳稱馮弒者馮在鄭比欲納之反又不弒與夷乃知乎弒者也潛夫故君子大居正則立適以長適子死討曰賊恭秋之義責知誅率宋之禍宣公論於上傳重於下是故殷人世及春秋之宜立適子所以體於上從質而此不從殷者撥亂世因時之宜 **爲之也** 不貞繆公者善反正也假令繆公遂立馮與夷或有變文從質 焉則除其父之讓成其子之惡雖與夷賢終無禍猶弒爲私其子故君子以繆之讓爲義以宣之讓爲失正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 解詁曰據楚子伐宋取彭城不書 **疾始取邑也** 解詁曰內取邑常書外但疾始不常書者義與上逆女同不傳託始者前此有滅不嫌無取邑當書 取邑當書武子曰伐國及取邑例時此月者蓋爲下戊申衛君完卒日起也凡例宜時而書月者皆下事當日故也日必繼於月故不得不書月此皆緣月事實在先故不得後錄也他皆放此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解詁曰與段同義日者從外赴辭讀案隱桓之篇外弒君者四州吁無知皆不言公子督不言氏者絕其屬之賊以法所闕之誅不言公孫萬不氏益弒君之賊入里克以大夫去公子也去公子公孫者絕其屬也入里克以世亂臣賊子比踵而立已從託始見法罪同可知故後不復枚貶穀梁於州吁云嫌也弒而代之也於公子商人云不以嫌代嫌也例未得其說而強說之

曷爲以國氏當國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 清地在鄭衛之界上詩所賦清人者也時宋公將會諸侯伐鄭公往要之及我欲之也凡內書遇者三皆公要之若公爲諸侯所要則當如鄭伯會公于斐亦云某遇公于某春秋之中無其事耳 解詁曰遇例時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再列宋公陳侯蔡人衛人者直言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則嫌與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文同彼不及事此及事須別異之也

秋翬率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者何公子翬也 解詁曰以稱公子 **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 解詁曰據叔老會鄭伯許不貶 **與弒公也** 外弒君者書名氏內諱不言弒以起之嘆趙之徒乃云凡事各於本事所見故處皆託貶文先貶者若待本事而貶則不識王長公襲一貶言之有未弒君而得貶翬鄭春秋大夫不氏之例有四一曰貶無駭之屬由所由也二日未命俠柔溺等是也三日小國大夫曹之大夫是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illegible]

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 解詁曰討者除也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書者善之也 [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者何公子晉也 不言公子者立爲君故別之也 **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 君者故又不得言于晉 **其稱人何** **衆立之之辭也** 解詁曰晉得衆國人立之 **然則孰立之石碏立之** **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 **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 [illegible]

華元自晉歸于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至自晉猶有再見而再氏者錄氏爲其與弒公奈何諸間事狀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君矣 **隱公曰吾否吾使脩塗裘吾將老焉** 解詁曰塗裘邑名也將老焉者將歸居之以自終也 **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弒隱公** 解詁曰口語相發動也 **於鍾巫之祭焉弒隱公也** 解詁曰地名也

公曰諾右傳言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 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 公自美大其能得百金之魚也

棠者何濟上之邑也 [illegible]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盛

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 解詁曰將尊者謂大夫也師衆者滿二千五百人以上也二千五百人稱師 [illegible] 將尊師少稱將 解詁曰 [illegible] 將卑師衆稱師 解詁曰將卑者謂士也衛師入盛是也 將卑師少稱人 解詁曰 [illegible] 衛人伐鄭是也 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 [illegible]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 解詁曰考成也成仲子之宮廟而祭之所以居其鬼神猶生人入宮室必有飲食之事不言立者得變禮也 謹案毛詩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雜記曰路寢成則考之皆謂宮室既成設盛食以落之今亦以廟成設盛祭故言考也 [illegible] 始祭仲子也下無也字

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 仲子之葬久矣初没惠公之喪又遭天王崩三年之中過密八音未 [illegible]

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 [illegible]

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 解詁曰僭齊也下倣上之辭 [illegible]

六羽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佾 [illegible]

諸公六 [illegible]

諸侯四 [illegible]

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 [illegible]

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 解詁曰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 [illegible]

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 [illegible]

邾婁人鄭人伐宋 解詁曰邾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

螟

何以書記災也 解詁曰 [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illegible]

宋人伐鄭圍長葛

邑不言圍 [illegible] 此其言圍何彊也 [illegible]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 [illegible] 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末有成也 [illegible] 吾與鄭人則曷爲末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 [illegible] 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 [illegible]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illegible]

有爭邑之嫌故書日也

秋七月

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 解詁曰 [illegible]

冬宋人取長葛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 解詁曰 [illegible]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解詁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 [illegible]

滕侯卒

何以不名 解詁曰 [illegible] 微國也 [illegible] 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 [illegible] 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 [illegible]

夏城中丘

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 [illegible]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其稱弟何 [illegible] 母弟稱弟母兄稱兄 [illegible]

[illegible]

秋公伐邾婁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illegible]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illegible]

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解詁 [illegible]

其地何大之也 [illegible]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

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 解詁曰有事者巡守祭天告至之禮也 [illegible]

庚寅我入邴

其言入何難也 解詁曰入者非已至之文 [illegible] 其日何難也 解詁 [illegible] 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 [illegible]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八月葬蔡宣公

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 [illegible] 而葬從主人 [illegible] 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 [illegible]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

公曷為與微者盟 解詁曰據與齊人 [illegible] 稱人則從不疑也 [illegible]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 解詁曰據公子 [illegible] 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 [illegible]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illegible]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illegible]

庚辰大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俠卒

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illegible]

夏城郎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illegible]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illegible]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 [illegible]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illegible]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 [illegible] 一月而再取也 [illegible] 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 [illegible] 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 [illegible]

秋宋人衛人入鄭 [illegible]

宋人蔡人衛人伐載鄭伯伐取之

其言伐取之何解詁曰據國言滅邑言取又徐人取舒不言伐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衞人之力也解詁曰載屬為上三國所伐鄭伯無亡心因其弱而滅之易若取邑故言取欲起其易因上伐力故同其文言伐就上載言取之也諱案滅國大惡取邑小惡而令滅國得同取文者國邑之名要所易曉既楚之國不嫌非滅故得通言取以廣辭易例耳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左傳曰討違王命也推尋前後經例入國故月討有罪者乃日丙午晉侯入曹丁亥楚子入陳是也至滅國反是所尤惡者乃日丙午衞侯燬滅邢丁酉楚師滅蔡是也盡入國猶有彼善於此須分別之畧其所惡錄其所善滅國一切皆惡無所分別但以日不日見罪之輕重互易辭則變變則通春秋之於例本據是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解詁曰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于太廟與聘同義謹案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大戴禮記曰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廟受北面聽既君親致饔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修而不流也朝例時其兼言之何解詁曰據鄧穀來朝不兼言朝微國也略其辭起實微國但以慕賢親內首一來朝故襃之為侯耳據滕見爵子而在薛伯上者伯子男一等則當以異姓為後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祁黎音義祁音祁通之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日者善魯齊不取鄭不敢有卒毀許叔得存其國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何以不書葬解詁曰據莊公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熹平石經字為試白虎通義曰弒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閒伺事可稍稍試之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弒則何以不書葬解詁曰據桓公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解詁曰道春秋通例與文武異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解詁曰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明臣子不討賊當絕君喪無所繫也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劉歆曰左氏云不書葬不成喪也非也桓本謀弒者君欲入不知之故歸罪寪氏豈更合其喪禮不成以自發露邪武乃事之不敍又明左氏初不受經于仲尼不知薨不書葬之意前漢諸儒不肯為左氏學者為其是非謬於聖人也故曰左氏不傳春秋此無疑矣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遊獨邸明不在弟子之籍若邸明真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然邸明所以作傳者乃若自用其意說經況不以舊章常例通之於史策可以見成敗耳其褒貶之意非邸明所盡也故春秋所有義同文異者皆沒而不說而杜氏因為作說云此乃聖人即用舊史爾觀邸明之義又不必然隱公之初始入春秋邸明解經頗亦殷勤故克段于鄢傳曰不言出奔難之也不書城郎非公命也不書之例一年之中凡七發明是仲尼作經大有所刪改也豈尊用舊史者乎音義板本不復讐上脫子字從開成石經增不繫乎上熹平石經無以為二字公薨何以不地解詁曰據莊公薨于路寢不忍言也解詁曰不忍言其僵尸之處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解詁曰據上說成公意適可見始讓不能見終故復為終篇去正月明隱終無自國之心但桓疑而弒之謹案穀梁傳亦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書言乎隱之非正以文王之正月治之而公不敢即位也春秋之教莫大乎五始凡事不正其始必不善其後隱公是已魯人但知隱母繼室禮同夫人且桓母後娶乃君子必能決其尊卑於微者仲子始娶即貴聲子始賤後貴亦唯辨之於始焉爾易說曰君子慎始盛德記曰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故能審五始之義則天法無不順禮度無不明萬物由是可得而正矣

皇清經解卷十之一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之二

春秋公羊通義　學海堂

何氏解詁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解詁曰據莊公不言即位如其意也解詁曰弒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直而不顯諱而不盈桓本貴當立所以為篡者隱權立桓北面君事隱也即者就也先謂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解詁曰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桓弒賢君篡慈兄無仁義之心與人交接則有危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前來歸祊本欲易許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恭也解詁曰為恭遜之辭使若暫假借曷為為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解詁曰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宿者先誡之辭諸侯至遠郊不敢便入必先告至由如他國至竟而假途也皆所以防未然謹事上之敬也王者以諸侯遠來朝亦加殷勤之禮以接之為告至之須當有所住止故賜邑于遠郊其實天子地諸侯不得專也音義注由通作猶孟子曰王由足用為善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為繫之許近許也許邑名凡邑本當繫國今其義不可言假周田則不得繫國以此田近許邑故繫之許而已知非謂許國者王城之外五十里曰近郊又其外五十里曰遠郊又外達甸稍縣都相距各百里許國猶在畿外而上傳云朝宿之邑在郊不得相近也此邑也據上云[illegible]宿之邑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所稼日留[illegible]居日邑不[illegible]傳假許者許邑廣矣魯朝宿之地亦在其內耳鄭特取魯田非盡有許邑故可以田繫許不可以許包田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徐彥曰日者正以十年冬齊侯衞侯鄭伯來戰于郎桓負故也

秋大水

何以書記災也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許地有周公廟當脩其祭祀而專以與鄭故水災應之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及者何累也解詁曰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也謹案累者相連及於死之名讀若甫刑傳云大罪勿纍字本从三田今省作之反離騷謂屈原為湘纍李奇注曰諸不以罪死曰纍荀息仇牧皆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謂經所不見者若左傳稱宋弒昭公蕩意諸死之即未得以累書於春秋類此蓋累有則此何以書賢也加及者賢之欲著其因君而死若弱之不顯與君弒為一事故不以尊卑同名弒為嫌矣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貳於馮故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穀梁傳曰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咳助曰孔字父美稱也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又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是其證也謹案春秋賢者不名仇牧荀息皆賢而名者許人臣者必使臣為累於君之辭君前臣名其道然也獨孔父先死得申不名之義禮於君所言大夫歿則稱諡若字又因以稱字見先君死例其文而不幸其實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解詁曰傳道此者明殤公知孔父賢而不能用故致此禍設使殤公不知孔父死已必死設使魯莊公不知季子賢焉知以病召之皆患安存之時則輕慶之急然後思之故常用不免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解詁曰內有其義而外形見於顏色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也重道義形於色者君子樂道人之善

滕子來朝即隱十一年滕侯也朝桓公不足襃故還從本爵稱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解詁曰目見也見其惡言成宋亂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復發傳者與盂師義異彼為詳略例近辭許遠辭略此為諱例近辭故遠辭顯各有所施也音義嚴氏春秋是隱亦遠矣曷為為隱諱年無所見異辭三句熹平石經從之據入極諱滅輸平諱獲之等隱賢而桓賤也解詁曰宋公馮與督共弒君而立諸侯會于稷欲共誅之受賂便還令宋亂遂成桓公本亦弒隱而立君子疾小人同類相養同惡相長故賤不為諱也古者諸侯五國為屬屬有長二屬為連連有帥三連為卒卒有正七卒為州州有伯也州中有為無道者則長帥正伯當征之不征則與同惡當春秋時天下散亂保伍壞敗雖不誅不為成亂今責其成亂者疾其受賂也音義賤板本或作賊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解詁曰據莒人伐杞取牟婁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也器從名解詁曰從本主名之地從主人解詁曰從後所屬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

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即爾解詁曰即就也謂楽人之器不能就而有之必持歸爲於己以後不可分別故以其名識之非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若地有常處數易其主名可識別也謂之郜鼎解詁此主謂宋本取郜鼎于郜故名郜鼎云不義者以義取之器因當從其主名若文王克崇侯萬實就令以義而得則其器當從其主名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解詁曰凡取地皆就有之與人之間俄而可以爲其有矣解詁曰俄須臾之間也俄者謂須臾之間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言爲其所取遂可以爲其有乎人之地爲其有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也解詁曰媦妹也引此有喻者明其終不可名有也

戊申納于大廟言納者大惡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解詁曰納者入辭也周公稱太廟廟之爲言貌也思想儀貌而事之質家右宗廟上親親文家右社稷上尊尊

秋七月紀侯來朝解詁傳之無文何邵公云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而漢書亦云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白虎通義亦云紀子以嫁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皆緣隱二年經有紀子故相承爲是說耳其實彼傳言紀子伯莒子盟于密蓋紀自是侯爵其稱子者因其來朝而君子爵且莊四年傳曰紀侯大去其國稱侯益知舊說非也是公亭自稱侯之世紀因其客也來朝例時此月者爲下會也會例亦時而月者危之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楚爲中國患春秋之所重故危錄之

蔡伯鄭伯會于鄧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解詁曰二國會曰離謹案離之爲言麗也二國會曰離者蓋離麗也記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二謂之離三謂之參故有離下參往之文雅云二人爲耦二人共載也禮用兩鹿皮古文麗字作丽故謂麗爲二解詁于離聲可以二人爲耦二朝記謂之置離楚公子圍使二人執戈謂之離也皆從丽者也經下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傳文據彼難此不言會者如此其義如鄧不言會蔡侯鄭伯如鄧意蓋鄧與會爾凡盟會以國地者皆主人與其事若及宋人盟于宿之例

九月入杞內不出主名者是內將卑師少例也不言我者春秋錄內事從省者可知故知我入杞特爲起齊欲之變文云爾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解詁曰桓無信也其會皆不致唯此唐盟不致者以致者前唐盟修隱之好成隱之也唯是加錄焉賢於春秋隱而賤桓此最著矣唐內之地也晉侯黑臀卒于黑壤傳曰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由此推之致公會例當亦封內皆以地致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其日王何也謹始也其日無王何元年春王正月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日王何也謹始也其日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春王正月其日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春王正月其日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公羊者謂不言王是無王之義今取穀梁爲說云正與夷終生之卒者康自不言非魯事須明無王之故不爲曹宋施耳若然陳侯鮑卒亦在正月下而不正之者鮑卒不得正日以三年七月辛辰朔步之則甲戌己丑必有一本不在正月者故不特加七王正月傳曰也十八年有王穀梁無傳何邵公以爲桓公之終也蓋恐桓之深若日今後乃復有王云爾董仲舒曰以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言其即位不言王者言其志也

不可不不可不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省之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義從其志以著其事 兩省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胥命者何相命也穀梁傳曰胥之爲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解詁曰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也謹案不月者善之故從盟之大信例也荀卿子曰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詔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

六月公會紀侯于盛盛亦伯與會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既者何盡也穀梁傳曰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五行志曰京房以爲桓三年日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黃臣弑而不卒之形也董仲舒劉向以爲前事已大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加公子者於隱則罪於桓則親所以惡桓也之世本不日卒故在所聞世以日卒故以不日見罪所傳聞錄未命者同故一翬更以不卒見罪然非起見其貴反嫌與意益顯公子翬於此則隱之篇不稱公子貶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解詁曰禮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謹案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解詁曰據讙魯地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解詁曰所以崇父子之親從父母辭不言孟姜言姜氏者從魯辭杜元凱曰已去齊國故不稱女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解詁曰據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致也子讙已入國矣復言至自齊者已見宗廟然後致也不言至自讙者從國有行乃以其地致夫人本自齊來與往讙異而還歸者

翬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穀梁傳曰公親受之於齊侯是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

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古之造文者禾千爲年夏謂之歲周謂之年殷謂之祀歷四紀備也周之步年以五穀收也嘉禾備登年功乃成故以有年名喜而書之者重民食也大有年何以書解詁曰宜十六年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解詁曰僅猶少也謂五穀多少皆有不能大成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解詁曰恃賴也若桓公之行諸侯所當誅百姓所當叛而又元年大水二年耗減民人將去國喪亂日得五穀皆有使百姓安土樂業故不書之所以見不肖之君爲國尤危又明爲國家者不可故不善而有年書之謹案有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周禮曰四時皆田夏田唯三時者諸侯之制天子四時之田焉周禮天子諸侯宮縣軒縣之祭諸侯祠則不禴禴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祠也禮有三望天子四望也有三田不以下於王故歲亦唯三時之祭夏不田者妾也繫蓋云享鬼神四時田而已何邵公以爲春秋冬夏之祭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纖獸者蒐獮羊師說亦有一四時日田之名祭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可證公丞其名者謂之義从田主爲田驅禽獸緣者非之義从鬼主爲鬼享取鮮獸狩之義从守主爲守七習軍旅也此春秋冬三時皆謂夏正周之春夏之冬故其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仲冬以狩出經書春正月公狩其實一耳遂周書曰王狩周王致于商改正異以垂三統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穀梁傳曰狩地不時周正月無王故特月也故相之篇唯九年春方欲 不繫月者無王之義非所加於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解詁曰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髀中心死疾鮮潔故乾而豆之中薦于宗廟二者第二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脾遠心死難故以爲賓客三者第三之殺也自左髀射之達於右髃中腸胃污泡死遲故以充君之庖廚也謹案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不中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音義乾音干膘說文云脅前也髀步禮反三蒼云小腹兩邊肉五荀反一本作脇音鬢按類篇曰髃水肉也髃羊紹反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據與宰周公並異故問之下大夫也渠氏也伯糾冠時且字也不直言渠伯者於中大夫也繫宰則與周公同與是年及七年並去秋冬二時何氏舊各有解蓋所未安以成十年闕十年之無冬推之此秋冬下所闕之事其亦爲內大惡當諱者而削之與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曷爲以二日卒之悈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解詁曰悈者狂也齊人語子曰以二日卒之者闕疑謹案白虎通義曰陳侯有狂易之病甚亡而死惡氏說死而得君子疑焉屬字爲是陳渴傳云求之得而死吉等死者其義不同城時反

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解詁曰據蔡侯東國離不言會也據鄭伯會于紀云離不言會者則爲紀不與會則爲齊侯鄭伯會于紀則不可曰會于紀故變文以明之謀分別主人不與故作此例耳若衛侯宋公人會鄭而會者須分別主人會者非國自知歟何邵公無何

氏室於此義乃云所聞之世錄外離會傳聞之世不錄外離會都無傳文橫生枝說時就紀國都而紀侯不在會者左傳曰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推廣情事二君本詁言會紀侯紀覺其謀不與相見乃自相會耳必知為別離會言如非為外相朝言如者春秋貴信而賤詐先志而後事二君固非賓朝必不以朝書藉令實朝前後經亦未有書者今如傳意正以外相如例經不書不嫌非離會故得變言如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 解詁曰據武氏子不稱字又不加之 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解詁曰禮七十縣車致仕不言氏者起父在也加之者起子辟一人謹案譏父老子代從政者亦譏世卿之意也七十曰老大夫七十而致仕故譏致仕為老左傳曰桓公立乃老又曰范武子將老又曰祁奚老矣

葬陳桓公 解詁曰不月者責臣子也知君父有疾當營衛不謹而失之也傳曰葬生者之事

城祝丘

秋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

其言從王伐鄭何 難不言王以蔡人衞人陳人伐鄭意 從王正也 解詁曰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謹案以人從已曰從以已從人曰從言從王者若王請諸侯畏威服義不召而至不令而行有征無戰深為尊者諱以辟王義焉不稱天者亦所以起繻葛之敗也天子親在行陳矢集於肩王師敗績于貿戎猶可言也王敗績于繻葛不可言也故質戎之言以窮世變之極從王伐鄭之文言之君子之情猶不欲王之見總遺也黃道周曰王伐公之意尊尊而親親賢賢而齒齒春秋之義質質而文文忠忠而恕恕尊賢親齒皆有其質者本忠歸賾求賤求車觀魚觀社取郜取防成亂納鼎丹楹刻桷乞師取穀告月朝聘此數者皆無所用文以著其忠文者本恕六月羽言初易郎言假築館云外救紀稱公薨不地逆祀而稱先言去篇之郎仲遂至檉之寬歸父如晉而不奔晉侯伐徒而用質言王國之大雩仲遂遂其氏從祀之沒陽虎凡此數者皆以尊視不從用質以之致其怨故忠恕文質此四者春秋所以著尊之之道垂賢適之教也用文之極至於天王狩于河陽用質之極至於天王殺其弟年夫用忠之極至於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用恕之極至於蔡衞陳人從王伐鄭故春秋首三統之所合建也禹湯文武之所受其繩準也隱桓之際王綱霸始天下之大變也隱桓三十年一百九十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義見端盡矣因而推之二百四十年千七百事其以綱紀屬比先後同貫也

大雩

大雩者何旱祭也 解詁曰雩旱請雨祭名不解大者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不地者常地也謹案雩言大者非常雩也詩所謂上下奠瘞靡神不舉也 然則何以不言旱 據僖二十一年宣七年大旱皆主譏不雩矣 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 解詁曰必見雩者善其能戒懼天災應變求雨憂民之急也 何以書記災也 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常暘說曰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盛故其罰常暘也

螺

何以書記災也 螺蝗屬解詁曰螺者煩擾之所生趙汸曰凡螺螟月唯秋初不月據經無書七月螺者凡秋螺不月皆七月也螺始出則為災災不止此一月故不月

冬州公如曹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左傳曰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繫霸以為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然則公非其爵凡諸侯託於諸侯不別五等壹以公稱之喪服經曰寄公為所寓是也時州喪國去位已為晉公故不復錄其爵州公既小國非王者之後又不自王朝來不嫌是三公也其地之君多矣獨州公奪爵者君子有言焉以國與禮郜侯穀伯能備禮來朝故亦貴之州公無禮故亦慢之昔魯昭公喪國如晉次于乾侯使請於晉晉人子家駒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不逆于晉人怒之辛弗納公若州公者失守社稷越在異邦而猶不聽以禮下於人其亡國也不亦宜乎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為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化我也 解詁曰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謹案上傳云過我此云化我者前曰其國如曹塗出於魯今自曹還復過魯遂止不去將依於我而猶不能脩禮來朝故賁其化也來例時此慢之猶錄月者與狩郎同義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 解詁曰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謹案閱義如伐閱之閱簡義如簡稽之簡必取名簡閱者明主為簿按之周禮所謂校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旗鼓兵器者是也先王之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井牧其田野寄其軍令焉是則有戶籍田結行則有尺籍伍符故大師曰拱稽大役曰抱磨大田曰讀書契凡所以使民實可數然後等列辨少長順而坐作進退之節可習晉義文選東都賦及謝朓登孫權故城詩注並引此傳作簡車馬也 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罕者不常舉也魯忽武備故重錄之

蔡人殺陳佗

陳佗者何陳君也 佗桓公之弟也殺桓公太子免而自立佗取蔡女數如蔡淫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佗以好女與蔡人共殺之而立躍陳世家有其事 陳君則曷為謂之陳佗絕也 絕者諸侯有罪當絕其世也佗本弒立絕之不成為君故還令與當國者同號 曷為絕之 解詁曰據戕鄫子不絕 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 解詁曰惡乎猶於何也蔡稱人者與使得討之故從討賊辭也解詁曰不書葬者從賤文謹案傳不舉弒為重者其為蔡人所討則以淫故就本事明蔡得殺佗之義也穀梁傳曰其不地於蔡也晉義淫于之于板本作乎

九月丁卯子同生

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 解詁曰據君存稱世子子般不言生 喜有正也 解詁曰喜國有正嗣 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 言魯之諸公久未有正嗣也僖母成風文母聖姜襄母定弋昭母齊歸哀母定姒子般母孟任子野母敬歸皆妾子赤雖嫡而母賤宣母敬嬴本為僖公所嬖故唯莊公得正喜之耳穀梁傳云疑故志之如前說諸公本悉非正故不志今宣公安知非不疑亦志必來其行獨成公未見安母或可謂與文姜適國何又不以異志為此說者郜哉 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 解詁曰本所以書莊公生者感隱之賜生於無正故喜有正而不以世子正稱書者明欲以正見無正疾惡桓公篡楚固桓公以太子之禮舉之史必書世子孔子脩春秋去其世子桓公弒兄竊國王法所誅絕故於同生不言世子不得繼世享國也齊襄既淫而妹書子焉則知其識也故曰美惡不嫌同辭謹案春秋之法誅君之子不立內無絕於公之道然則其世所以存蘊桓蓋微文也故傳亦推測經意不質言之以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 解詁曰樵薪也以樵燒之故因謂之樵之齊人語 何言乎以火攻 解詁曰據戰伐不道所用兵 疾始以火攻也 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之盛衝雖欲服罪不可復禁故疾其暴而不仁也傳不言火攻始者前此未有焚所託也 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 國之也 解詁曰欲使如國故無所繫邾婁紀郜者皆謂其國都也都不繫國者宮廟朝市所處故重錄之異於常邑 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言君存焉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皆何以名 解詁曰據滕薛不名也 失地之君也 曲禮曰諸侯失地名楚滅鄧當莊公時此云失地者乃出奔非國滅也所傳聞之世小國君奔未名以見來朝於我故名錄之穀鄧盛郜皆失地之君盛或言奔來言朝來奔者寓於我之辭來朝者非寓於我之辭 其稱侯朝何 據實來也不連一隅 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 解詁曰穀鄧本與魯同貴為諸侯今失爵亡土來朝義不列畢故明莊侯之初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無後者施於所故國也得鄧夫託衣食于公家子孫世田祿故云得以此者正以郊特牲云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 祠之言嗣也物始生思嗣親也禴之言汋也取新菜可汋者嘗者先辭也烝升也冬物畢升其禮尤盛此周四時祭名文武之制也詩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 傳於四時祭祀常事不書例每歲舉之不可勝書其先王禮者而已至於婚姻喪紀有常年失其本烝書穀梁云親事無常祭之事不書而書者書其本旨遂三年解詁云平王崩一經所書皆為非常而事之意亦以為得書其不書者引此何氏已謂 譏何譏爾譏亟也 解詁曰烝可以承周冬之季冬夏之孟冬下祭已烝也正月烝也正月不吉則先五月復祭本所謂烝于亟故傳在下不書在上亟非常也不所見謂亟故傳言書者 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 解詁曰黷也忘親也之節萃所折中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必於夏至之日烝冬亦以夏之孟月者子曰四祭因四時而祭於國祭于三時而再祭三者之於大夫求諸明周人先求諸陰人先求諸陽尊卑之文之義也 士不及茲四者則

冬不裘夏不葛（其衣服之不備也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此言士者以其祭不得用其二而已上也解詁曰四時祭者皆不得時祭也此四者明不敢以祭慢）

天王使家父來聘（家者采邑字也父者字之號禮字冠曰伯某甫是也家父亦天子大夫）

夏五月丁丑烝

何以書譏亟也（亟數也屬已烝而復烝音去冀反）

秋伐邾婁

冬十月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洪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劉歆以為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菽皆恆寒之罰也解詁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大盛兵象也是後有郎師龍門之戰流血尤深齊人淹流字）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解詁曰據宰）婚禮不稱主人（解詁曰時王者遭喪有母也）遂者何生事也（生事者因事起事其意所生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據纔事則專斷穀梁傳曰不成）成使乎我也（此傳所以解諸侯之無大夫也因以解經所以書之辭也因其訓乃備與大夫無遂事更為致公）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用由也使魯為媒可則由魯往逆不在祭公也）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非范武子曰百姓死則已成王后不如諸侯入國乃稱夫人謹案禮記王臣王命紀女為后遇大故不得適唯王者女無偶雖在其國亦當改稱之解詁曰不得更許嫁可以此經決之辭日不言如紀者辟有外文）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解詁曰明子尊不加於父母）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王者天下所歸往故以眾大之辭言也解詁曰書季姜歸者明魯為媒當有送迎之禮）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解詁曰據臣子一例當言聘）春秋有譏（解詁曰光也謹案齊世家曹世家皆無世子射姑事）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解詁曰在齊者世子光也謹案齊世家曹世家射姑言二世子皆不見譏耳禮世子無外交曹伯有疾射姑為其驕蹇乎諸侯之上抑言同圖齊是也傳設為微辭者禮之嫌而忽去左右假然代行朝禮夫君在不稱貳之義故以教後世之為人子者當義曹與上北監本有在字）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曹與鄭俱同姓又同爵桓公始見卒日葬月日故於此不奪臣子辭因見大國例也射姑不子已葬其卒去葬不專譏射姑與抑惡責充兩見本有父命攝朝者文異義同）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會者何期辭也（以弗遇為會則本未成為會而言公會故須釋之時公期與衛侯于桃丘衛侯本意不至蓋已與齊鄭謀伐我故也未會而言會者公致本意也蕭人音納接之文事於土其見於不成會已葬我君之會者公不克葬然皆為成人事）其言弗遇何（據遇者不期也期而不當言弗遇為上）公不見要也（會期之辭也遇要之而不見要之者會公期與衛侯之辭也期而後期衛侯之過也不逆者終不得見乃衛侯猶疑不來復前之要也深拒之故傳申之日公不見要之人也出解詁曰弗者不遇之深也范武子曰桓弒逆之人諸侯皆有危故會不至）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郎者何吾近邑也（魯近郊之邑也左傳云師及齊師衛師鄭師戰于郎十一年春王正月齊國書率師伐我）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據戰于郎亦當言伐我但言戰不言伐戰所見之世諱惡也深冢近都城然後不得可言故戰乃不言來）近也（解詁曰據齊師宋師次于郎之門不言戰）惡乎近近乎圍也（近郊也近乎圍郭者也以城邑者）此偏戰也（解詁曰魯不復出主名者兵之此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據內偏戰例日以日戰也）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范武子曰無大小戰不相詐定地名數相鄭外偏戰也穀梁傳曰內不言戰舉其可道者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傳不見三國當鄭之諸侯或以為鄭據經戰敗意未敢推）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鄭莊公惠皆犯王命但天子於鄭伐之而已與朔為王命所廢者異故惠公不書葬莊公）

書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仲者何鄭相也（相助也謂三卿之長一助君持國重者子日天子三公諸侯一相音義開成石經鄭）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云鄭之相也以別罪輕重喻祭仲知國重君輕君子以存國除其罪雖不能防其難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為賢也權者稱也所以別輕重論語曰未可與權）其為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何氏本作野留今從鄭司農讀留周東鄶內地名詩云彼留之子先鄭伯武公也武公之父桓公周宣王母弟始封于鄭王室將亂問于史伯之寄孥與賄于虢鄶之間國語曰桓公為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是驟而得其地乃建國焉謂之新鄭而鄶留言以留歸）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解詁曰宋人本莊公也宋莊公娶鄧曼之子為我也鄭之舊首忽當謀非也殺）

立突（忽鄭昭公也鄭莊夫人鄧曼之子突鄭厲公母雍姞宋人雍氏女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解詁曰是時宋強而鄭弱祭仲探宋莊公本意欲立非能為鄭國大以賄動宋不知宋非能當立突乃使祭仲擇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祭仲事則使突得入鄭）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遼緩者言久之何所以知然故突依舊之而忽可出是不可得則病（遼求則舊可反而忽不可得病之義則計之不可得謂君死國亡是祭仲之惡也）然後有鄭國（已得其鄭國猶有鄭國也）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古人所謂舉其近似之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於經事若古人所謂善之乃反於有鄭國也傳者其後有善者鄭世子忽）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解詁曰設施也加置死亡之事不得廢施也）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解詁曰身以存鄭祭仲是也不害人以行權（解詁曰祭仲死則忽殺乃所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解詁曰以自生亡人以自存之所謂當遂其道之終所以解上不害人也生死存亡其重一也寧與重於存君臣與義得上下秩序……）

突歸于鄭

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以見突為祭仲所挈……）其言歸何（……）順祭仲也（……）

鄭忽出奔衛

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

盟會月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解詁曰輒發傳者無氏族貶諱案明年背盟伐宋而此盟不日書者不公親為穀之盟責不信存公不在柔也蔡叔蓋蔡宣公之母弟

公會宋公于夫童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毆蛇音義音驅佗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上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躍陳厲公也春秋諸侯立踰年未與盟會者不書葬以晉侯黑臀例之可見也凡外卒葬皆由春秋錄之其或不卒不葬亦由春秋削之俗儒但云魯往會葬則書不會則不書是魯史也非學經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諸侯之葬當請謚于王故不曰葬某國某公而曰葬某國某公以王命葬之之辭也王迹熄矣春秋乃以文王之法臨之而託其義

公會宋公于郯左氏經曰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穀梁傳曰再稱日決日義也蓋同日兩事先盟後卒既嫌日不相蒙先卒後盟嫌例本有不日又無以決丙戌為盟日必欲決丙戌為盟日者蓍明相盟皆日以重疾其無信必欲決丙戌為卒日者春秋獨書立嫌為大惡不當日也鄭嬰子獲且卒不再日者接嗇有弗克納文則纔且正當立已明故無嫌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戰不言伐傳文莊十年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解詁曰時宋主名不出不言伐則嫌內敵者與鄭人戰于宋地故舉伐以明之宋不出主名者兵攻都城與郎同義

謀案此經說例戰伐兩舉特恐學者疑惑為與鄭戰而穀梁乃正以為與所以伐者戰亦可謂不善讀春秋矣左傳曰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 此偏戰也日振丁未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與此傳合

言戰乃敗矣徐彥曰復發之者上經來戰十魯此則往戰于宋嫌其異故明之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曷為後日解詁曰據宰特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之戰先書日後能為日也解詁曰得紀侯鄭伯之助然後乃能結日以勝君子不掩人之功不殺人之善故後日以明之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解詁曰據公敗宋師于菅從外也解詁曰從外諸侯相與戰外例曷為從外不從外言敗績于宋恃外故從外也解詁曰明當歸功于紀鄭故從紀言戰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魯董仲舒說四國共伐鄭大破之于龍門謂

是戰也龍門魯之郭門故言近乎圍戰不變及言來者不地則近己可顧從此文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解詁曰郎雖近猶尚可言其處今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恥之積功也謹案敗績者猶周禮言師不功也續取其積也戰功日多以戰獲積多爲上穀梁傳曰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

三月葬衛宣公衛宣公未葬上稱衛侯者踰年得稱所謂不待既絶而罪惡見前月親用師不貶者所謂以會葬書其君之葬事

夏大水屬以前納賂器于周公之廟又讙忝不敢當有禘崇廟之罰則以夏正季冬起兵動衆復逆天時禮司馬主夏月令日季冬行夏令則水潦敗國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以曹地者曹人致餼參會也左傳曰曹人致餼

無冰

何以書記異也洪範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舒厥罰恆燠劉向以爲春秋無冰是也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其不日亦不爲先之舒而曰無冰何也春秋本天道以正人事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藏冰之禮先王所重天道當寒不寒水澤不腹堅於是無以取冰無以取冰則春無以薦羔無以頒故以無言之自人事日之辭也趙汸曰凡常無日有常有日無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夏五者何無聞焉爾未當言夏五月幹脫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簡札爛滅不知盟日春秋方今桓盟皆日以重著其無信故進不可就五增月退不可去五存夏用舊文無所增損亦因以示史闕疑之法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解詁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委積也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其粢盛祭服躬行孝道以先天下謹案藏穀曰倉藏米曰廩謂之御廩者給宗廟所用故以米之最精者名也九章粟米術曰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稗米二十七鑿米二十四御米二十一 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昔晉趙盾妻則以不災上劉向以爲御廩夫人八妾所春米之藏以奉宗廟者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也

乙亥嘗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解詁曰譏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言猶不廢嘗乎亦可以示有變矣穀梁傳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不易災之餘而嘗也蓋聞君子之祭也敬齊之七日致齊三日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帥執事而卜日除濯人概藏人省閱廩人共接盛百官具敦廢其職以服大刑今乙亥去壬申四日耳宜亦既廩既戒尚得共諸火以致粢盛不潔然則所當譏者豈唯未易災之餘云乎於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

以者何行其意也解詁曰言四國行宋意也宋前納突求賂鄭不與宋背恩伐宋故宋結四國伐之四國本不起兵當分別之故加以也宋持四國乃伐鄭四國當與宋同罪非爲四國輕重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解詁曰王者千里畿內租稅足以共費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足以尊榮當以至廉無爲率先天下不當求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謹案諸侯當以時貢於天子事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桓公不奉臣職而使天子者魯不貢其罪易見世俗之儒皆能言之不意主譏天子者何也不可求此春秋以文王之法待王者其意微而難知也求例時月者與狩郎同義

三月乙未天王崩解詁曰桓王也謹案是後周莊王立並未記崩者蓋平桓之際猶有征伐告命至于莊王以後既踰十年王姬歸于齊其明年莊王崩於是二十餘年王事遂絶十餘年不書使後之考者知王迹之熄甚也及齊桓功伐二匡天子惠王之喪會葬然後尊然後知撥亂身稱寶不得已焉耳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無知當時而日者僖公寵其弟年之子公孫無知衣服禮秩如適卒成篡弑禍故奪正之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何以名解詁曰據衛侯奪正也絶之與衛侯朔同義凡諸侯出奔有罪者名無罪者出奔楚不名

時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其稱世子何解詁曰據出奔不稱世子復正也欲言鄭伯則未成君欲上言鄭忽則嫌非在喪故繫世子以見其正也 曷爲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已下並通例忽出奔時亦有責也毛詩序曰狡童刺忽也君弱臣擅不能自存而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宋角入于彭城晉欒盈復入于晉是也復歸入者出入無惡復歸者出入惡歸者出惡入無惡使入有其國家也故言無惡歸例

許叔入于許許叔者何時人例亦時唯諸侯出奔而還入者月重錄之何以言叔入于許何也解詁曰許叔許莊公之弟公羊以爲從衛鄭之人使其弟叔居許東偏之時亂年遂入于許許非有先君之命天子之世有其國也欲許之見之七君子以所出始也叔賢其之母弟之稱叔季所以然者明人君兄弟例也名子公之弟故稱字不例無嫌名諸弟稱字某而不名乃以賢見其美之也若紀季之時君之弟當言季則惡己已見故字不嫌二言之其當字則美已見故又不絶其字季以翻之子齊辭字反之義相成者云

公會齊侯于鄗

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

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解詁曰三人俱朝事之三國僻小行惡而三人人之謹案此與董生說異穀梁傳曰其以朝桓也葛人爲其天王崩而相朝朝聘之禮者非之也襄元年鄭王崩邾子朝則經同之例復從以者不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者何鄭之邑曷爲不言入于鄭據鄭伯突卒知突終入于鄭而經不見故難之末言爾曷爲末言爾祭仲亡矣未無也從突自櫟入于鄭時仲已死故無所用言也解詁曰亡死亡也祭仲亡則鄭易得故明入邑則忽危矣不須乃入國也所以效君必死國必亡矣然則曷爲不言忽之出奔忽實爲篡所弒弟子不能與出奔故有此難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仲之存亡爲忽重輕故忽微弱甚不足錄也言則亡矣者亦就答忽實死亡非出奔音義則存下一本亦有矣字

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侈伐鄭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時納厲公不克從不得意致伐例在莊六年桓之會不致獨致伐者前此公未親伐圖邑比得志盜賜乃與諸侯助突奪正舉動不義再用師旅比會尤危故出入皆月不如常致例也常致例時唯公出涉三時者乃危而月之穀梁傳曰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侯朔何以名解詁曰據衛侯出奔楚不名絕曷爲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解詁曰朔十二月朔政事也音義見音現而不能使衛小衆言天子小有徵發於衛而辨不用命其事未聞左傳以爲衛宣公之世子急本爲朔所構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不平共逐朔而立黔牟之徒訴朔于周而以不能使衆之罪逐之與公羊師說云王立公子留廣森以爲黔牟急言之曰留越在岱陰齊解詁曰越猶走也岱宗泰山也山北曰陰先言岱險後言齊者明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以爲天子地自然之利非人力所能加故當與百姓共之屬負茲舍不即罪爾解詁曰屬託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舍止也託疾止不就罪謹案爾雅釋詁之茲席也郭景純引此傳證之茲席也人疾臥則背著席若負之然史記曰衛康叔封布茲蔡子有龍茲以爲席即今之龍鬚席編艸爲之其字从艸與茲異而本或云負茲者謂負事繁多故致疾近強說也禮記隱義作不茲白虎通義作負子子與茲不與負皆聲之轉世家述金縢曰是有負子之責于天言武王見責于天而有疾也告神謙從諸侯稱耳舍釋也古訓通爲赦漢書朱博傳曰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二月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趡解詁曰復稱字者尋昧之盟終隱之志與致唐同意又明君子與人之善當始終之也于昧不日于趡日者下與宋衛共伐之惡桓公不信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二家經皆有夏獨公羊脫耳何氏舊有解所不敢信得與二月俱有丙午者師說以爲上丙午二月晦此丙午五月朔也晦不言晦朔不言朔無所美殺而不繁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季者封人弟獻舞也故從先君之母弟例稱季封人無子季次當及無惡故言歸也自陳者陳有力焉爾

癸巳葬蔡桓公不稱公者桓公生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使淫於陳佗外內亂有滅亡道故不與臣子辭也五等諸侯皆得以公配諡本周之舊制若魯考公煬公齊丁公乙公是也然書有文侯之命篇則亦有諡配爵者據史記蔡之諸君始終論侯前此考父亦稱宣侯後此申亦稱文侯固亦稱景侯春秋則斷以葬從主人之例悉更之曰公唯此存其故稱侯無如指焉而義固已貶矣亦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蓋春秋雖假文王之法顧現諸侯不可以屢黜陟也故褒之進爵者自滕而後無聞焉貶之降號者自蔡杞而外無見焉循詁始之意耳是其治諸夏也同姓先蔡異姓先杞杞王者之後最先封姬姓之在列者莫長於文王之子文王之子莫長於蔡是以獨於此見法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婁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趙子常以爲言朔不言日者穀梁夜食之例當移施於此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桓公之會皆危月之卒以會齊頓其身春秋所危於此驗矣可以見月日之例非徒施也將使後之覽者知所危得位則動作皆危有萌篡弒之心者必且懼而自沮此即垂教之大者

公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何以不言及夫人解詁曰據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經案二家經並作公與夫人遂踰前後例但有暨及更無與文知此直言公夫人者是也不言及不言暨兩之之辭夫人外也解詁曰若言夫人已絕外也爲公所夫人外者何內辭也解詁曰諱內其實夫人外公也解詁曰時夫人淫于齊侯而譖公故云爾言遂者起夫人本與公出會齊侯于濼故得并言遂如齊謹案于濼不舉夫人者夫人同行而不同會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解詁曰不書齊殺公者深諱恥也者在外爲大國所殺危國承恥也不服隱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解詁曰凡公薨外致日者危痛之外多篡死伐喪內多乘便而起不可不戒懼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解詁曰時齊強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於可復讎而不復乃責之桓者諡也生有爵死有諡所以勸善懲惡也禮諸侯薨天子諡之卿大夫受諡于君天子稱天以誅之諡以爲祖考乃諡丁酉公之喪至自齊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也謹案觀君者彭生也時魯人請於齊而殺彭生臣子之心亦少紆故以怨解葬之雖然不可以言復讎也責復讎在莊之篇

皇清經解卷十之二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之三

春秋公羊通義 學海堂

何氏解詁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目春秋者時君自行即位之禮特春秋不言耳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義治也君弒子不言即位以仁治也二者並是春秋新意俗儒假云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是猶以春秋爲魯之史非君子之經也命皆據事直書而已將不書葬者亦可謂尸極雷乘乎子有故君子爲之隱而子不自隱非子也後有作者難乎春秋不幸遭君弒則人倫之變惻然思憂終身不忍即位可與言孝矣隱之也孰隱隱子也解詁曰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孫猶孫也者猶遜讓之遜也諱若自讓其位而去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將以朱日練祭莊公感母在齊念而迎之左傳曰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雖失經意然被據魯史可見夫人實非一月始孫矣至是始書者前與桓公如齊公弒懼爲國討留齊未反本非出奔孫文無所施今將迎而返之乃著之曰是時困孫于齊也不言其迎者義不當迎君子諱之也然自孫後更無復文而下書會書饗書如齊正月以存君其見迎而復也明矣所謂沒其文而不沒其實君念母以首事公孫則正月書其所在以存君也夫人孫則接練時錄母之變以念母也自李奚而禰比則王子練閒無他祭莊公即位首舉此祀事故曰首事亦違奔謂之孫乃公與夫人通例此承上文兼說之也公孫日夫人孫日奔非實孫月孫者兼之異也解詁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解詁曰據夫人姜氏孫于齊貶曷爲貶與弒公也邾貶夫人去其姓者案其罪又以惡其歸乃復以小君事之故辭之則無惡也於臣子也夫人孫于齊內逆之之辭也自後遂以小君事之故罪之於此後不待貶矣其與弒公奈何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解詁曰如其事曰譖加誣曰譖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搚幹而殺之解詁曰於其上車時搚折聲也音義搚力合反幹古旦反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解詁曰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爲不孝距蔡不爲不順脅靈社不爲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于卑上行于下貶者見王法所當誅至此乃貶者并不與念母也又欲以孫爲內見義明但當推逐去之亦不可加誅誅不加上之義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解詁曰命者其言其名不名譏案命大夫以名氏書非此知大國之卿與之上大夫同命于天子中大夫同於小國之卿則名之二十一年單伯如齊單伯至自齊是單伯以大夫之禮行者也之日書時命未有以居王姬也是不可通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日言如者內稱使之文

[illegible]

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illegible]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于外何以非禮築于外非禮也 [illegible]

必為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為必為之改築 [illegible] 路寢則不可 君之治朝非所以處女子 小寢則嫌 [illegible] 羣公子之舍 [illegible] 則以卑矣 [illegible] 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 [illegible]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者何賜也 解詁曰上與下之辭 命者何加我服也 [illegible] 其言桓公何 [illegible] 追命也 [illegible]

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我主之也 [illegible]

齊師遷紀郱鄑郚

遷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也為襄公諱也 [illegible]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 [illegible]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illegible]

秋七月齊王姬卒

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為錄焉爾我主之也 [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 [illegible]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illegible]

夏四月葬宋莊公 [illegible]

五月葬桓王

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 [illegible]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 [illegible] 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illegible]

冬公次于郎

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 [illegible]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 [illegible]

三月紀伯姬卒 [illegible]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illegible]

紀侯大去其國

大去者何滅也 [illegible] 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 [illegible] 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 [illegible] 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 [illegible] 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 [illegible] 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 [illegible] 家亦可乎曰不可 [illegible] 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為一體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 [illegible] 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 [illegible] 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 [illegible] 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 [illegible] 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illegible] 緣恩疾者可也 [illegible]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 解詁曰據[illegible] 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 解詁曰國滅無臣子徒爲齊侯所葬 [illegible] 此復讎也曷爲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 [illegible]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郜

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 [illegible] 前此者有事矣 [illegible] 後此者有事矣 解詁曰師及齊[illegible] 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 [illegible] 於讎者則曷爲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illegible]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illegible]

秋倪黎來來朝

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 [illegible] 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 [illegible]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爲不言納衛侯朔 [illegible] 辟王也 [illegible]

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 [illegible] 貴則其稱人何 解詁曰據王子瑕不稱人 [illegible] 繫諸人也 [illegible] 曷爲繫諸人王人耳 [illegible]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衛侯朔何以名 [illegible] 絕曷爲絕之犯命也 [illegible] 其言入何篡辭也 [illegible]

秋公至自伐衛

曷爲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 [illegible] 衛侯朔入于衛何以致伐 [illegible] 不敢勝天子也 [illegible]

螟

冬齊人來歸衛寶

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 [illegible]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霣如雨

恆星者何列星也 [illegible] 列星不見則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 [illegible] 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 [illegible] 何以書記異也 [illegible]

秋大火 [illegible]

無麥苗

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 [illegible] 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 [illegible] 何以書記災也 [illegible]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 [illegible] 託不得已也 [illegible]

甲午祠兵

祠兵者何出曰祠兵 [illegible] 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 [illegible] 何言乎祠兵爲久也 [illegible] 曷爲爲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 [illegible]

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

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 [illegible] 諱滅同姓也 [illegible] 曷爲不言降吾師辟之也 [illegible]

秋師還

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 [illegible]

書善而言還意病之也言非善之但閔其疲病耳曰師病矣文王之法師出不踰時春而蒐兵秋而振旅君子以師爲病矣音義少儀之引春秋傳師還曰疲今俱無出文曷爲病之非師之罪也本常言公至自圍成緣諱滅同姓沒公不舉公至而舉師還然滅同姓自公之過於師無罪然不得加不善辭也以善反曰還以不善反曰復後出師久亦不錄還者皆從此始見法可知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解詁曰諸兒襄公也無知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從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暨

公曷爲與大夫盟解詁曰據與高傒盟諱不言公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解詁曰據高傒名爲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解詁曰鄰國之臣猶吾臣也君之於臣當告從命行而反歃血約誓故諱使若悉得齊諸大夫約束之者愈也謹案是盟約納糾也不月者明齊大夫不肯盟小白自以力得先入耳凡公與大夫會盟例不致

夏公伐齊納糾

納者何入辭也使之入之辭也其言伐之何據貫入不舉伐納頓子于頓之類是也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伐下納者目所爲伐事耳與入辭異例不言弗克納者別於納不正者也時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著去公子者糾之已臣於魯也禮公子無去國道仕於他國則不得更稱公子於子云者吾公之子也非可相假假令齊侯之子而稱公子公於魯則臣嫌爲嘗公子故糾爲魯臣郎無稱公子之道也糾既來臣雖方納之猶當爲臣禮爲經取子糾文承齊人乃無君前之義是以得衆貴稱矣

齊小白入于齊

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小白不當立故書法與齊無知同其言入何徐彥曰據蔡季自陳歸于蔡不言入篡辭也皆何氏之例大國篡例月小國時又納一亦爲篡誅也了糾正小白不正而一言納一言入不當同爲篡若納不月起非實篡又不當人亦不月春秋要自論正不正豈分別大小國乎故今不取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解詁曰據郎之戰伐敗也伐誇也雖敗猶可誇不若常敗有恥當諱易爲伐敗復讎也解詁曰復讎以死敗爲榮故錄之謹案復讎者雖不愛其死要期於有成豈以敗爲榮乎特魯之不能讎齊力實不敵故春秋因其敗而誇大之若曰有此敗莊之忘讎乃可以自解云爾諸侯以國爲體先君之讎雖百世不可通然苟竭其志力師喪分焉卒不得報君子亦恕之矣齊魯皆非能誠復讎者而假襄公以見復讎之義又假莊公以寬不能復讎之責皆所以因事託義著爲後法此復讎乎大國曷爲使微者據不出主名似內微者文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爲不與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下猶後也義如下武繼周之下本讎襄公而復之於桓公故言復讎者在其後世也時實以不能納子糾怨齊而託名復讎伐之矣又非讎子故不與公復讎也今實畏讎方善際之不當復公復讎者起非實復讎不致者已復公不得言公至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其取之何解詁曰據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取執齊慶封殺之言執也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解詁曰時小白得國與鮑叔牙圖故使鮑叔爲管仲召忽曰使彼得賢已圖之患也乃脅魯使殺子糾求管仲召忽魯懼殺子糾歸管仲召忽死之故深諱使若齊自取殺之其稱子糾何據納糾不言子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解詁曰故以君稱子某言之者其宜爲君月者從未踰年君例謹案公子糾乃襄公之弟桓公之兄時襄無嫡如糾也齊世家曰襄公殺誅數不當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莊子曰小白殺兄入嫂荀子曰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據尋諸文並是糾長故次宜爲君乃或專據薄昭以爲桓兄糾弟謬矣又如所徵史記參之管子大臣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左傳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明糾與小白皆僖公子非襄公子魯納所當立耳撥亂責其親納讎子恐非經意

冬浚洙

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解詁曰洙在魯北齊所由來曷爲畏齊也辭殺子糾也魯自知殺子糾不義而以畏齊爲辭故浚洙以飾成畏齊之狀其實長勺之役我能敗之則亦何至以千乘之國而不能庇一子糾哉春秋書其辭殺子糾之迹譏內深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二月公侵宋

曷爲或言侵或言伐觕者曰侵精者曰伐解詁曰觕麤也將兵至境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麤精猶精密也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謹案周官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明侵伐皆王者之師堂堂正正之名而左氏以輕師侵襲爲侵者失之春秋之義侵善於伐侵者深入其境皆時唯內書公侵者極舉月益善錄之例戰不言伐解詁曰舉戰爲重圍不言戰解詁曰舉楚子圍鄭是也入不言圍舉入郛是也滅不言入解詁曰舉滅爲重是也書其重者也包輕者

三月宋人遷宿

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解詁曰遷繞也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之也解詁曰上不通也因而臣之者因取以爲宋附庸也所遷之地四面皆宋邑不得外通也絕世與奪國同九伐有犯令陵政則杜之鄭司農曰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此近是與遷之者謂月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其言次于郎何伐也解詁曰時伐魯故書次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二國伐一國戰須分別之故不得從戰不可言伐例也然又不直舉伐者郎吾近邑與鄭鄰異不可言伐須爲我變文也我能敗之故先言次後言戰對桓十年來戰于郎齊師不整可敗也自左傳同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此許戰不日之證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荊者何州名也漢南曰荊州以州舉者略之若言荊州之蠻云南不詳別其國部意也所傳聞之世方內諸其國而外諸夏猶未及錄故深略之至所聞之世方詳夏而外夷狄荊始進稱楚其吳初通上國已在成公之末故始見即得以幽書矣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徐彥曰言荊不如言楚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言潞氏甲氏不如言楚人言楚人不如言介葛盧言介葛盧不如言邾婁儀父言邾婁儀父不如言楚子吳子謹案此七等所以進退四夷蠻夷小國極於子者禮所謂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之義也是春秋所託王者法也蔡侯獻舞何以名解詁曰據獲晉侯不名絕曷爲絕之獲也解詁曰獲得也戰敗爲敵所得獻舞不言獲故名以惡之曷爲不言其獲據戰而執者當言獲滅國降者乃言以歸謹案以歸雖亡國之辭然尚無大醜義書曰以歸是也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解詁曰與凡伯同義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何以不言出解詁曰據衛侯出奔也國已滅矣無所出也解詁曰別於有國出奔者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謹案諸侯卒名失地名所聞世以前略小國卒或不名故其失地亦恆不名譚子奔莒弦子奔黃溫子奔衛是也至所見之世欲章月等乃名滅例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秋宋大水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不舉內爲重者錄災所由生道其本也知非爲王者之後記災者所傳聞之世方外諸夏王者之後猶未得記故知以及內錄爾左氏說外災據告書者但魯史之體如是非春秋所以爲也其傳駁之隱七年京師來告饑不書何耶

冬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過我也解詁曰時王者嫁女于齊塗過魯明當有送迎之禮在塗不稱歸者王者無外故從在國辭謹案前王姬歸月此同外女歸例不月者但以過我書不爲女故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其言歸于酅何解詁曰據國滅來歸不書非國而言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解詁曰叔者紀季也婦人謂夫之弟爲叔不書歸酅者紀國滅無所歸也酅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恩繫之家致叔夫死無子而終於父母家者非正也於夫家正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

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彊禦猶彊梁言勁敵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左傳曰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獲不書者非軍將莊

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于宋敬冗也舍止也反役也不爲大夫歸而復其位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解詁曰淑善美見婦人皆在側故許閔公以此言閔公不如魯侯美如閔公矜此婦人解詁曰矜色自美於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解詁曰頓人婦女爾虜焉故解詁曰史向萬曰女嘗執魯侯故稱之魯侯之美惡乎至解詁曰此中侯何所至美也見當率魯侯生讀美惡乎至將從何處言之萬怒搏閔公絕其脰解詁曰萬怒爲不知魯侯之美也何以知之此傳獨爲萬言其義如何爾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搬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解詁曰手持劍也叱之萬臂以臂擽者以臂擽而殺之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解詁曰猶乳虎狀雖搏擊則未仇牧之忠則當矣疾其疾而忘其力變其變而忘其生也諸家左傳曰遇仇牧于門批而弒之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皆本弒君賊故不書是亦傳所謂累死而不得賢者也杜預妄云殺督不書宋不以告若如是則君子之筆削安在哉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解詁曰宋萬弒君與州吁同義左傳云宋人請萬于陳而醢之春秋不書討賊葬閔公者蓋以既葬乃得殺萬以討賊晚故不錄也猶慶父之誅閔公之葬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解詁曰齊桓行霸約束諸侯尊天子故爲此會也桓公時未爲諸侯所信鄉故使微者會也桓公不辭微者欲以卑下諸侯遂成霸功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解詁曰不會北杏故也不辟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尚武力又功未足以除惡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何以不日解詁曰不日而離其日者方欲通解桓盟不日或信以不日諸盟或時或日故但舉不日以包也易也解詁曰易猶佼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曹子名沫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解詁曰自傷數敗於齊爲齊所侵敗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解詁曰壇封土之壇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爲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長其敬曹子手劍而從之解詁曰從隨也隨莊公上壇造桓公前而劫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史記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竟君其圖之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解詁曰汶陽之田齊所侵取北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解詁曰諸侯死國不死也故可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解詁曰桓公更下壇與曹子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解詁曰摽辟也時曹子劫桓公已盟乃摽劍離去齊召南曰太史公

依刃盟盟為刺客列傳後人疑此事但荀子天王制篇曰桓公劫于魯莊則此說之傳久矣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解詁曰要盟約其君曰要強見要而盟故云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解詁曰諸侯信鄉服從而會爾自鄭同盟于幽遂成霸功故云爾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夏單伯會伐宋

其言會伐宋何解詁曰據伐國不殊會後會也解詁曰宋期而後故但以分別功惡有深淺也從義兵而後者功薄從不義兵而後者惡淺

秋七月荊入蔡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左傳曰宋服故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婁人伐郳宋序上者諸侯爲宋伐郳故宋主之皆義郳書作兒與五年經文郳字不同

鄭人侵宋爲宋報郳之役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爲宋報鄭之役也故宋復序上

秋荊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音義左氏穀梁經皆如此唯今公羊經云公會按十九年注鄄幽之會公皆不至疏曰十六年冬會齊侯宋公以下同盟于幽經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矣然則公羊本亦無公字今文誤衍識

同盟者何同欲也解詁曰同心欲盟也同心爲善善必成同心爲惡惡必成故重而書同盟也杜氏訓

邾婁子克卒卿儀父也小國錄卒者足書其人微者也不書葬者起微小國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瞻

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解詁曰以無氏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爲齊將受佞人故書其執穀梁傳曰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鄭瞻之佞人也書者齊執甚佞也何知非爲齊執佞人當得爲伯討今齊稱人則執不當罪或正如左氏所說怨鄭不朝故耳

夏齊人殲于遂

殲者何殲積也解詁曰殲者死文殲之爲死積死非一之辭眾殺戍者也左傳曰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解詁曰齊戍之非也遂不當而齊遂後齊人自殺死人

秋鄭瞻自齊逃來

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解詁曰重言來者後人謂書者若傳言來者云爾孟康曰魯知而受之信其策以取齊淫女爲後緣也謹案鄭瞻之事傳無明文何注穀梁爲出春秋說然若龍門之戰復之取楚女緯候有此類疏已言之漢藝文志又有公羊外傳五十篇今亦未見云云之說疑皆公羊師學相承未敢以意去取

冬多麋

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言多者以多爲異也麋之爲言迷也傳曰東方作淫明爲多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不日者食既朔也晦則不言日也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宿在東壁魯象也後公子慶父叔牙果通於夫人以劫公

夏公追戎于濟西

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解詁曰據公追齊師至巂不言伐者也未有伐者大其爲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追逐也逐之者齊西之國追戎遂是也戎未至而豫禦之故言其追戎是戎而未至而禦之救兵已加矣夫救早而先之則弗美也大之則救害之先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行之時秋之觀物也故救害之意則天下無之也所謂明公之所恤遠而春秋之詳其所恤遠之意則天地之間知其仁恩是以知明矣而先見及諸侯之所以不傳者也故王者愛及四夷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自濟以西不得至所至之辭故爲大此與天王狩于河陽穀梁傳謂

以爲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此例爲

秋有蜮

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蜮之爲言惑也以有蜮爲異也傳曰蜮不生於中國自南越來短弧也其性含沙射人射則病之時則有射妖向以爲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淫女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狐近射妖死亡之象也時莊公將取齊之淫女故蜮至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解詁曰婦字讀

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解詁曰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妒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九者極陽數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也不娶兩娣者博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必娶大國者不敢自專也媵不正以大國之女以配諸侯也夫人之姪娣不合得大夫之子也

通義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廣繼嗣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娶九女亦足以承君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曰天子一娶九女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illegible]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脉相似倶無子也二國來媵誰爲尊者大國屬爲尊同等以德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以爲賤也天子諸侯之世子皆以諸侯禮娶與君同示無再娶之義也言義弟也自先通引作女弟也

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

爲下張本也文也設　傳曰其曰陳八　之婦畧之也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

解詁曰以外事不素制不豫設故曰爾謹奉古之爲大夫者祭祀能語喪紀能誄升高能賦作器能銘山川能說師旅能誓田能施命貞能命龜使能造命能是九者可謂有德音矣是故聘禮受命不受辭辭無常遜而說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不可以爲大夫

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解詁曰先是鄄幽之會公皆不至公子結出境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先書地後書盟者明出境乃得專也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盟不日者起國家後背結之約非結不信也謹宋鄄者盟地非致媵地也本送女如陳行及于鄄値齊宋約盟而結與馬猶曰鄙子會盟于邾婁己酉邾婁八執節子用之會盟者會曹南之盟非盟于邾婁也于邾婁者起下事言行及于邾婁而見執也此二經文何令皆失其讀董仲舒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又曰聞喪徐行而不反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率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鄄道生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道生事之晉春秋非之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廣森謂結不書卒則未命爲卿本不當氏氏公子者益善其遂事褒錄之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解詁曰鄙者邊垂之辭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解詁曰月者再出也不從四年己月者異出國

夏齊大災

大災者何大瘠也

解詁曰瘠病也齊人語也以加大之非火　災也謹案經例大者曰災小者曰火言災　時火已見不煩更有大文故得起非火災　迺無指瘠之瘠曲禮注引此傳字直爲讀呂氏春秋曰仲父之病矣漬甚高誘亦以此傳大瘠說之

大瘠者何痢也

解詁曰痢者民疾疫也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解詁曰痢者[illegible]生是時魯任鄭瞻鄭瞻自齊[illegible]　甚逆淫齊侯亦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謹案疫氣自齊染及魯道災所由生故不舉我爲重齊災恆不書今獨見書則及我之意自見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解詁曰春秋篡明者書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

肆者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也

穀梁傳曰肆失也跌亦失意省左氏經爲眚古通用字洪範王省惟歲末世家亦作眚災眚者罪也書曰眚災肆赦此之謂也肆大省者言放失大罪也王者順三微之氣以建子之月赦有罪過案易冬至卦氣爲中孚其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然則周正正月正肆眚之時也何氏所云哭辟子卯尋省傳義了不相涉

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

言國有大忌諱也諱　罪人故一切肆之蓋寬刑措之名失勝殘之實自是君廢其威魯遂積弱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

解詁曰言小君者比於君爲小俱臣子辭也文者謚也夫人與姓配謚欲使終不忘本也謹案春秋之初下成康未遠諸侯夫人猶從君之謚衛有莊姜宣姜鄭有武姜是也非正嫡則無謚仲子是也魯自文姜以後不別適庶皆各自爲謚定公之妾姒氏不當體君乃反稱定姒此末世嬖亂之作不應禮法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解詁曰書者殺君之子重也謹案陳世家曰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經不言世子若款雖貴宜爲太子乎非適長又未誓也稱人以殺者歸惡於款也言款之志在乎攘殺其兄而代之也後款卒不日亦爲纂未明故與此事相起

夏五月

月下亦書有所繫之事而爲內大惡當諱者遊訪日夏　五月非首月蓋夫子旣削其事因留其時月以備一時見魯史於此本非有闕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

等諱必沒公言高傒不貶言公及齊人者以其貴須見名氏也左傳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謂傒及國歸父之父也言雖貴如國高之猶不得敢子諸侯然後君臣之分益正與處父異者侯大國之卿命乎天子本當言高仲今言高傒即是抑之陽者處父本當言名氏故更去氏其爲降一等也同

曷爲就吾微者而盟

據及宋人盟于宿爲內微者也及我欲之而言就者據防內地

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于贊言公及齊大夫于防沒公者無君而盟大夫猶可言也有君而盟大夫公卑矣是以諱之也諸來聘而盟者皆不言公及同此意也

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

解詁曰據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不書納幣

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

不言譏喪娶者親納幣失之小者也三年之內圖婚失之大者也小者猶譏大者可知也解詁曰納幣即納徵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質也謹案幣者六幣之通名諸侯聘女以大璋皮帛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

盟于柯下師有成解　故據彼謂此

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

解詁曰公如齊淫與陳佗似如一也謹案信公再之桓國告不致莊公則致故得起有危義其他公如齊如晉如楚恐致者自是常例耳

祭叔來聘

祭寰內之采也叔其君也自同於外諸侯使其私人[illegible]

[illegible]

夏公如齊觀社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

穀梁傳曰以是爲尸女也[illegible]尸女者主爲女而往陳佗淫乎蔡莊公淫乎齊墨子曰燕之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者志不在社也志在女而已

公至自齊

危致例月此之桓國而致危義已見故不復月

荊人來聘

荊何以稱人

解詁曰據上稱州

始能聘也

解詁曰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禮受正朔者當進之　故使稱人也稱人當國而繫荊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其言朝公何

據常辭言來朝

公在外也

公在穀而蕭叔就以朝禮見也[illegible]者字

秋丹桓宮楹

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

穀梁傳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解詁曰楹柱也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illegible]　楚達於春秋者蓋國也春秋之[illegible]　自存雅曹列於成而之當春秋[illegible]　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戎[illegible]　其嗣僖公不用忠臣之諫死于[illegible]　人好遊之刺始作其公繼之數[illegible]　負芻又最著有惡行故春秋一[illegible]　濟其無道以至於亡也所以深[illegible]　以爲舊史無日春秋之因春[illegible]　且魯史亦或惑於曹獨世世異[illegible]　生遠而日存年露近而日闕抑[illegible]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

事齊有貳心後齊人降鄣[illegible]　盟日者有他國嫌非在我也[illegible]　及無故日之於[illegible]　桓無損也[illegible]

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

[illegible]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

穀梁傳曰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丹楹刻桷[illegible]加修飾廟推經譏含兩義[illegible]重於丹楹謹案春秋之法[illegible]

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何以書親迎禮也 [illegible]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 解詁曰據夫人姜氏至不日 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 [illegible]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 [illegible]

覿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 [illegible]

大水 [illegible]

冬戎侵曹

曹羈出奔陳

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 [illegible]

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 [illegible] 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 [illegible]

赤歸于曹郭公

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 [illegible]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illegible]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illegible]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日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 [illegible] 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營之 [illegible]

伯姬歸于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 [illegible]

冬公子友如陳 [illegible]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衆也 [illegible] 曷為衆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 [illegible] 君死乎位曰滅曷為不言其滅 [illegible] 為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為曹羈諱也 [illegible]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illegible]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illegible]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者何陳大夫也 [illegible] 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 [illegible] 通乎季子之私行也 [illegible] 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 [illegible] 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 [illegible] 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 [illegible]

于友如陳，今又請往，故言復也。廣森謂：傳者明有君命，解經得言如意也。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子遂如楚乞師，交同不嫌者，乞師事重，知爲國行；外大夫葬，理無君使，徒會足通私行矣。解詁曰：不嫌使乎大夫者，有國文也。

冬，杞伯姬來。

其言來何？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解詁曰：據有來歸。直來無事而來也。左傳云：歸寧曰來，出曰來歸。[illegible]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illegible]

杞伯來朝。[illegible]

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解詁曰：[illegible]

春秋伐者爲客，解詁曰：伐人者爲客。[illegible]

伐者爲主。解詁曰：見伐者爲主。[illegible]

曷爲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解詁曰：[illegible]

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解詁曰：[illegible]

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illegible]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解詁曰：書者，[illegible]

冬，築微。

大無麥禾。

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解詁曰：[illegible]

臧孫辰告糴于齊。

告糴者何？請糴也。解詁曰：買穀曰糴。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illegible]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新延廄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illegible]

夏，鄭人侵許。[illegible]

秋，有蜚。

何以書？記異也。[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illegible]

城諸及防。[illegible]

三十年春王正月。[illegible]

夏，師次于成。[illegible]

秋七月，齊人降鄣。[illegible]

鄣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解詁曰：[illegible]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illegible]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illegible]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illegible]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illegible]

齊人伐山戎。

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illegible]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illegible]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illegible]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illegible]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illegible]

夏四月，薛伯卒。[illegible]

築臺于薛。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illegible]

[illegible]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illegible]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解詁曰以威[illegible]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解詁曰旗軍旗[illegible]士卒望而為進[illegible]獲得以過魯也[illegible]戰所獲物曰捷謂軍實[illegible]來獻戎捷者內之也[illegible]此月者異其例起非實獻捷

秋築臺于秦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解詁曰言國者社稷宗廟朝廷皆為國明皆不當臨也臨社稷宗廟則不敬臨朝廷則泄慢也

冬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緣去公室禍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先是比築三臺慶父專政之應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宋序上者遇禮近者為主遠者為賓故使宋主之也穀梁傳曰梁丘在曹邾之閒去齊八百里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何以不稱弟解詁曰據公弟叔肸卒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據殺買僂皆言刺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遏惡者未作而彌之之謂不以為國獄者季子之心不欲彰其事使若以[illegible]為國[illegible]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解詁曰[illegible]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解詁曰大出與歸不書者內不書[illegible]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解詁曰致與也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解詁曰庸猶傭也傭得若是乎之辭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解詁曰父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言隱公生[illegible]慶父也存[illegible]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illegible]俄而牙弒械成解詁曰[illegible]季子和藥而飲之[illegible]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解詁曰[illegible]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illegible]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弒者同解詁曰[illegible]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解詁曰親謂父母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解詁曰以臣事君之義也唯人君然後得申親親之恩[illegible]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illegible]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路寢者何正寢也解詁曰[illegible]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解詁曰[illegible]君存稱世子[illegible]君薨稱子某[illegible]既葬稱子[illegible]踰年稱公[illegible]子般卒何以不書葬[illegible]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illegible]

公子慶父如齊[illegible]

狄伐邢

皇清經解卷七之三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之四

春秋公羊通義　學海堂

何氏解詁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illegible]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解詁曰[illegible]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illegible]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為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解詁曰[illegible]季子至而不變也[illegible]

齊人救邢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季子來歸

其稱季子何解詁曰[illegible]賢也[illegible]其言來歸何[illegible]喜之也解詁曰[illegible]

冬齊仲孫來

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

之齊也曷爲繫之齊外之也其公[illegible]以罪[illegible]則當進諸書經[illegible]常爲書入不書令交來故變文不言自齊來而繫齊子上以見義也左氏不達春秋微意因諱爲齊仲孫來省難彼未知高子來盟不言使者我無君也此時我有君令實仲孫救必無不言齊侯使者也故知左氏誣也曷爲外之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大夫不稱公之道也是爲賢者諱所諱痛也弒而曰薨奔而曰孫之類是也爲親者諱也諱與譏之爲用一也其事在諱之限其人在尊親賢者之列然後從而諱之三者通例耳此則主爲賢者諱也慶父殺之議者以爲季子至而不變乃肆志復入季子不探其情似也聽其來抑過矣書曰齊仲孫來爲前之弒惡其來爲後之弒痛其來爲季子之受惡人諱其來是以外之甚也故變言仲孫者斥慶父則非諱意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言後之讀春秋者將以春秋之文治春秋之事則前後經未見齊有仲孫者其必知爲吾仲孫與明繫之齊不嫌也解詁曰主書者賊不宜來因以起上如齊實弒君出奔護衆何氏之意得與上相起者實如者出歸不兩書今言來明從出出奔復入兩書者例矣凡春秋之諱必使文不沒實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不爲桓諱者遷愈於滅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其言吉何解詁曰據禘于大廟不言吉言吉者未可以吉也如傳意言古者特春秋加之以爲譏而先儒云三年喪畢合有審諦昭穆之祭謂之吉諦未是也藉實審諦昭穆當就太廟合羣主何得於莊公乎禘者殷人夏祭之名左傳曰魯有禘樂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成王康周公特於夏祭假以天子盛樂禘嫌同王者故不謂之禘而謂之禘以避其名猶用殷禮自牲之意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一犆一祫給者一年一禘一猶雜記云諸侯一祫一犆一一舊一薦一祫一若毀梁傳云一祫一宿有亡一禘在本一則在未其義亡爲或言春必見一不正云或則在本一則在未其義亦爲或言春必見一不夏小正云必祫祭五廟則犆祫無當僖八年禘于太廟是祀一主嘗烝于莊公乃禘祫也均四時之常祀也故加吉禘未可以嘗常祀而皋之故加吉禘也

也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據已涉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解詁曰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所以必二十五月者取期再期恩倍漸三年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禮士虞記曰朞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朞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

其言于莊公何據當言莊宮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解詁曰當思慕悲哀未可以鬼神事之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經譏已皆魯莊公之喪既葬而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不可以見卽吉之遠矣文公因之欲久喪而後不能宣公守兄弟繼兄無子道遂復踰年吉娶積習爲常至於昭公復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以爲宗國魯先君莫之行有自來也故於變禮之始重譏之

秋八月辛丑公薨

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殺公子牙本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解詁曰不書葬者賊未討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解詁曰爲淫二叔殺二嗣子出奔

公子慶父出奔莒不復言仲孫者本爲內諱今已討出奔是內已正其罪無所諱也而大夫奔例月罪不明者乃日故慶父可以不日叙僞加者錄日以著其有罪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解詁曰時閔公弒僖公未立故正其義明君臣無相敵之道也春秋託王於魯別尊卑理嫌疑故絕去使文以起事張例明所謂君不使乎大夫也然則何以不名解詁曰據盟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曠空也時季子力不能立僖公相與適邾婁設疑魯定僖公之後使我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解詁曰南陽齊下邑甲革甲士也齊桓公作內政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各帥五鄉焉南陽者蓋高子所帥鄉名護寨不書者諱微弱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解詁曰鹿門魯南城東門也魯北城門池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解詁曰爭門魯北城門池也或以爲爭門以爭水名之其池即以爲名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解詁曰久遠思相見者引此爲喻美談至今不絕也喜高子加高子者美大齊桓繼絕于魯故尊其使起其功護秦高傒齊卿之命乎天子者前盟防降書名氏耳本在字例故今進一等褒之得稱子

十有二月狄入衛左傳曰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而經但言入衛則公羊子謂爲齊桓諱者信矣

鄭棄其師

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毛詩序曰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然則經以鄭其棄師言之德滿人之意乎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之五

春秋公羊通義

學海堂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何氏解詁

僖公

元年王春正月

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弒君子不言卽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解詁曰僖公閔公庶兄者據閔公繼子般傳不言子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解詁曰信公繼成君閔公繼未踰年君禮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解詁曰據夏師救齊不言次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解詁曰刺其救急舒緩使至于亡故錄言止次以起之孰亡之蓋狄滅之解詁曰以上言狄伐邢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

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illegible]

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illegible]君也[illegible]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illegible]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illegible]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illegible]

夏六月邢遷于陳儀

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illegible]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此一事也曷爲復言齊師宋師曹師[illegible]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爲一事也[illegible]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齊人以歸之于夷則齊人曷爲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illegible]

內不言戕者起桓公召夫人于邾婁歸殺之于夷因爲內諱恥使若夫人自薨于齊然後齊人以歸者也主書者從內不絕弒例見桓公行霸二伐諱不內親親疾大人言伐二根殺二嗣子而殺之

楚人伐鄭莊公爲所聞世之始始內諸夏而外夷狄治楚以漸故進而國之杜預謂荊自改號曰楚妄也據左傳則伯討之篇國皆稱楚矣假令實先號荊今更號楚魯頌作於僖公之時何以猶稱荊舒故知以州舉者自是畧賤之辭詩與春秋異義正同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婁人于柽解詁曰月者危公會霸者而與邾婁有娟也

九月公敗邾婁師于纓有夫人喪公出不諱者本不當喪以小君之禮從下喪至貶見義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率師敗莒師于犂獲莒挐

莒挐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卻反舍于汶水之上汶水北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解詁曰義不可見賊而不殺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解詁曰涘水涯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解詁曰嘻發痛語首之聲諾莒奚斯知其意已曰吾不得入矣已日猶言既而曰吾義舊讀爲第於是抗輈經而死輈乘車曲轅也抗舉也軒其輈使輈去地高可得縊也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本歸莒使歸慶父莒但逐之而已聞其自死乃請賂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云爾者釋壬午日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解詁曰稱有氏不但問不稱姜者嫌據夫人婦姜弑去氏并去姜氏貶曷爲貶與弒公也解詁曰與慶父共弒閔公然則曷爲不於弒焉貶解詁曰據孫于邾婁稱于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解詁曰此王法所不得以夫人之禮治喪也貶置氏者殺子差輕于殺夫別逆順也致者姜氏之齊以齊文錄之諱案貶去姓者使絕屬于齊明桓公之誅不爲減親

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孰城城衛也解詁曰據內城故不言城衛滅也言城衛者起非故衛新衛人未遷也陳儀遷而後城是文是以異也於緣夔亦然殺梁傳曰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有解詁曰以上狄人衛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解詁曰據不出主名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解詁三城各異書者城邢承上救邢之師城緣陵承上會之諸侯此文無所承方辭專封故不日言其人矣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亦不言齊侯文不與也斥取乃實與也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蘇楚曰齊桓存三亡國封衛之功尤爲彰著衛人欲厚報之至形于篇詠當時歸其仁而遠人自是衛人莫不以爲善矣於春秋獨沒其事實何也夫存亡繼絕建邦失者過當子不書於經御覽春秋者如無其事焉所以示王道之存也若直書曰狄人滅衛齊侯封衛于楚邱則爲無王矣王天下者大柄有二曰威曰福二柄舉則天下治矣一有失焉不可以治亂以削下或擅之小則霸大則以王黜威之爲用足以制人而敗亂王政之末也積微以馬用以然明而彰以柔而服人其至也威不足以言之者是王道之本也何謂福恩惠是也何謂威甲兵是也先王經世有賜諸侯弓矢得專征伐之威未嘗與臣下得私恩惠之福故禮家施有及國者不與大夫得作福于國也詩戒諸侯專封者不與國者得作福于天下也春秋開執人之君已而釋之者人之國已而復之者力能執人之君威可畏亦大矣而不殺若復其人民社稷惠亦厚矣有惠可懷釋此文王所以造周也若夫姦雄乘之必至有威無商紂猶將竊號神器故春秋書執之人之君弱兼小雖無王罪之也至恩惠之事諸侯擅之雖未足以傾周國者著其書冀後之君子觀其所書而知天下之所以亂索其所削而不書而知王之所以存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此之謂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解詁曰誅常絕不當以夫人禮書葬書葬者正齊桓討賊辟責內讐齊

虞師晉師滅夏陽

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左傳曰先書虞賄故也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之此與晉語驪姬事異蓋一事而傳者異耳荀息進曰虞郭見與解詁曰猶豈見之乎君獻公揖而進之解詁曰以手通指曰揖揖之進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下手曰延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驂馬乘武子曰屈邑乘駟出良馬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日如虞可得猶外府藏也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解詁曰記史記也賜猶惠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解詁曰取郭不據滅者虞當坐滅人還四年反取虞解詁曰還往故言反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言璧如故而馬夫且壯時之所猶爲有所喪若咎之然實喜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竹書紀年曰晉獻公會虞師伐郭滅夏陽郭公醜奔衛是郭君在夏陽之徵也邑而言滅又不更言滅郭者虞郭之比也其邑也滅夏陽而虞郭舉矣晉亦穀梁傳曰夏陽者虞郭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郭舉矣同姓大國獨後見者曲沃武公弒晉侯而盜晉國士法所誅絕春秋書之不正則傷教正之則觸大惡婚文公無君道方將撥亂一序績與文公爲伯主因是有所諱道故武公之事一切不書斷自所聞之世始錄晉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

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此盟會之說例也貫澤陽穀遠國悉至桓公之會最盛故備書之則春秋例不錄微國故置舉江黃極遠者包之而已其中國者舊之君亦不書者列言某侯某侯而繫以實于宋則其嫌中國之外唯有江黃無以見備至之實故亦舉齊宋以包之諸宋大國尊卑必不數從伯主獨會二國之微者故其事行以明桓也以左氏言之盟本亦與分向者不書所之盟蔡許之君在矣而右不書者此參之矣稍唯楚亦而有備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也獨以左傳言之春秋於諸侯之會不備者皆與特義非獨此也以曰左傳曰齊之盟方明于齊皆服以江黃道陪事之服春不書盟以見中國諸侯不書遠盟獨舉

冬十月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月者時獨十月彌月不雨爲異者之以月有小頃雨一時不雨者此月也莊公之篇再有一時不雨者彼則直云冬不雨矣未寫書者首月也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去年十一月不雨至此來春不雨至夏書時乃書一月一月書者僖公得立欲復莊公之政而憂民勤應以敬事得時感天不爲災故書以旱應其不雨而已非書旱也

徐人取舒

其言取之何易也解詁曰易者易也

六月雨

其言六月雨何解詁曰據得雨不書上雨而不甚也解詁曰所以詳錄賢君精誠之應也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不可不察其意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解詁曰末者淺耳但言會不言盟桓公曰無障谷解詁曰無障斷川谷專水利也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無貯粟解詁曰有無當相通無易樹子解詁曰樹立本正辭無易本正當立之子無以妾爲妻解詁曰此四者皆時人所患時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曰無言不從曷爲用盟誓故告誓而已謹案此孟子所謂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者歸經葵邱有盟則非葵邱事也穀梁傳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冬公子友如齊莅盟

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解詁曰莅臨也謹案往盟曰臨尊內辭也莅盟例時爲內明義當以至信先天下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來盟則各視其來者信不信爲辭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蔡潰

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解詁曰不以諸侯潰之爲文重出蔡者侵爲加蔡舉潰爲惡蔡錄義各異也月者善義兵也謹案潰例罪潰者月罪潰之者日叛例時穀梁傳曰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杜元凱曰潰眾散流移如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

遂伐楚次于陘

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解詁曰時楚彊大卒暴征之則多傷士眾桓公先犯其與國蔡蔡潰兵威行乃推以伐楚楚懼然後使屈完來受盟修臣子之職不頓兵血刃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錄其止次待之善其事愛民命生事有漸故敏則有功

夏許男新臣卒不言卒于師者承上次于陘即卒于陘可知從省文也所聞世方內諸夏小國之君始見卒葬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解詁曰據陳侯使袁僑如會尊屈完也當敵也楚始自州進未得與中國言使即當如宜申云楚人使完來盟如是則完不尊嫌以微者敵桓公故氏屈完以成之爲貴大夫而不言使仍以抑楚令不足有君臣之辭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解詁曰據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不舉會與地師在召陵也解詁曰時喜得屈完來服于陘即退次召陵之盟故言盟于師盟于召陵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解詁曰據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俱從地不再言盟喜服楚也解詁曰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江克寬曰盟于召陵與會于蕭魚書法不異皆一稱特筆一以美齊桓之服楚一以美晉悼之定鄭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解詁曰數侵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解詁曰南夷謂楚滅鄧穀伐蔡鄭北狄謂狄滅邢衛至于溫交亂中國綫縷帛縷以喻微也音義北狄開成石經作北夷桓公救中國解詁曰存邢衛是也而攘夷狄解詁曰攘郤也北伐山戎是也卒怗荊卒終也解詁曰怗服也荊楚也音義怗音貼以此爲王者之事也解詁曰言桓公先治其國以及諸夏治諸夏以及夷狄如王者爲之故云爾其言來何解詁曰據國佐袁僑俱不言來與桓爲主也故內從文言來也董仲舒曰召陵之會魯君在是而不得爲主避齊桓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績也解詁曰序次也績功也累次桓公之功德莫大于服楚

齊人執陳袁濤塗

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解詁曰濱涯也順海涯而東也從召陵東歸不經陳而趨近海道多廣澤水草軍所便也桓公曰諾于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解詁曰草棘曰沛漸洳曰澤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解詁曰言有罪方伯所宜討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解詁曰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謹案荀卿子曰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師有失律便于陳者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解詁曰以己所招而反執人古人所不爲也凡書執者惡其專執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徐彥曰內之微者

八月公至自伐楚

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據得意致會楚叛盟也故以未得意乎服楚致也解詁曰月者凡公出滿三時月危公之久

葬許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慈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解詁曰月者刺桓公不修其師因見患惡不內自責乃復加人以罪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曷爲直稱晉侯以殺解詁曰據鄭殺其大夫申侯稱國也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解詁曰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以世本校之是年杞惠公卒成公立成公蓋伯姬所生故始嗣位即來朝于魯也未踰年之君不當行朝禮況婦人無故不踰竟伯姬之與俱來亢非禮也故爲內諱辭曰來朝其子使若子幼而母率之來見者然

夏公孫慈如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

曷爲殊會王世子解詁曰據宰周公不殊別也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解詁曰言當世父位儲君副主不可以諸侯會之爲文故殊之使若諸侯爲世子所會也劉敞曰王將以愛易世子諸侯莫知以爭則不可以諫則不得桓公控大國扶小國會世子于首戴以尊天王爲之也然而諸侯以睦天王以尊後嗣以定一會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孔子曰正而不譎此之謂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

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解詁曰省文從可知間無事不省諸侯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世子不與盟

鄭伯逃歸不盟

其言逃歸不盟者何據陳侯逃歸不言不盟不可使盟也時鄭貳於楚齊侯不能使之盟也鄭伯未盟先歸故統舉諸侯於上特著不盟者於下陳侯既會乃歸不可言不會時又本無盟事異故辭異爾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據齊侯弗及盟不言逃歸魯子曰蓋不以寡犯眾也諸侯同心欲盟而鄭獨背中國故抑之加逃稱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以黃隱江六比之雖與盟同月不蒙月也吳楚始見滅國例不月惡而畧之甚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解詁曰據言以歸不與滅也曷爲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解詁曰言滅者王者起當存之故爲善辭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解詁曰言滅者臣子與君戮力一心共死之辭也謹案再言滅者者言不與滅有二義一則罪虞貪賂滅人以自亡故不與善辭一則見晉詐取之虞君臣無拒守之力故不得言滅也左傳曰罪虞公且言易也與此傳同意稱人以執者惡晉也虞稱公者蓋嘗爲三公劉敞曰春秋之記事原始見終不失其實者也故虞之滅自夏陽始夏陽滅則虞亡矣宮之奇知之獨其君不知故春秋因大見其釁于滅夏陽而深沒其迹卒執虞公使天下之爲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於此矣故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由別之不別也可以大哀乎人君莫不惡亡而好存莫能圖亡而保存是何也嚮欲之習近而憂患之來遠也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解詁曰恐齊桓行霸彊而無義也鄭背叛當先修文德以來之而便伐之彊非所以附疎董仲舒曰齊桓挾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鄄幽之會是也其後二十年之間亦久矣尚未能大合諸侯也至于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自是日衰九國叛矣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左傳曰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冬公子友伐鄭（解詁曰事遂子救許以伐鄭致者舉不得意）

七年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婁子來朝（進稱爵者始受王命列爲諸侯）

鄭殺其大夫申侯

其稱國以殺何（解詁曰據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侯）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解詁曰諸侯國體以大夫爲股肱士民爲肌膚故以國總錄謹案稱國者眾辭言非君得專殺之與眾棄之者也殺世子母弟不稱國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古者刑人于市則公族于甸師是其義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曹伯般卒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洮

王人者何微者也（王之下士）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解詁曰銜王命會諸侯諸侯當北面受之故尊序于上）

鄭伯乞盟

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處其所者居其國不自來也其與許也使請見許盟于齊也）其處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也（鄭司農云穀梁字爲汋周官邦汋先鄭司農曰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與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然則酌之美酒言探之也鄭屬與楚不敢親來盟使其世子爲乞盟以探齊侯之意蓋齊侯許之故下葵丘之盟鄭伯遂自至也何氏挹血之訓迂僻非理）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禘夏祭名時祭當以夏正首月周七月非所用禘也時因夫人始至特用禘禮使見于廟故譏其不宜用也不宜致禮器曰不嘗嘉事鄭司農以爲嘉事之祭致夫人是也乃取此說之有事宗廟例日不日者不主爲祭事譏故從夫人至本不日也此夫人左氏以爲哀姜之辭穀梁以爲成風皆與致義不合致者告至之辭）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解詁曰夫人當坐篡嫡妾之事嫡爲臣之事君同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解詁曰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楚女未至而致其女齊僖先至也楚女未至而人楚遂以爲後齊魯使立也楚女頊熊聖姜也謹案齊女之不得以夫人至書也謹案楚女之不得以夫人至書之禮同姓媵異姓則否而魯嫁伯姬齊人來媵邾文公元妃齊姜二妃晉姬未世之事不以齊女爲楚媵矣蓋楚勝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解詁曰）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

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解詁曰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使若非背殯也謹案此亦兼爲齊侯諱與陳侯款同意）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以三公領太宰者也解詁曰宰猶治也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此未適人何以卒（據不繫國）許嫁矣（師說以爲許嫁邾婁）婦人許嫁字而笄之（解詁曰字者尊而不泄所以遠別也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婚禮曰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解詁曰不以殤禮降也許嫁卒者當爲諸侯大夫有服貴之漸謹案禮諸侯絕旁期爲其子女無服唯嫁爲國君夫人者乃以尊同爲之大功若其許嫁爲君雖未行有貴道當亦爲之大功故從內女有服者錄卒也喪服大功章有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女子子成人而許嫁大夫者雖未嫁得以貴降其世叔父母姑姊妹與嫁者同則父母於未嫁之女亦得以貴制服相較足明矣所聞之世內女足例日恩錄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未聞蓋微國若江黃道柏之屬左氏無晉中則昃月盈則食桓公之盟至于葵丘盛矣而九國解體遂薨於此故春秋危而日之言乎持盈易竭盛衰亦以神道令終之道所以深惜桓公爲後之戶大名盛矣恐鑒功者戒焉解詁曰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解詁曰亢陽之貌）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解詁曰自美大之貌）

甲戌晉侯詭諸卒（不書葬者齊未逾年本以無子之名不爲奚齊討賊其不書葬者以此明晉之臣子不討賊乃更移嫌未討不書葬之義於此不得見乃即爲無恩子獻公故不繫臣子辭也音義之甲子戌左傳經作甲子字之誤其預爲之說云甲子九月十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其杜預以襄二十九年閏月十一子餘祭吳子使札來聘又云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若赴告先後書者何不退弑餘祭于札聘之下兩注自相乖預作長厤推驗日月經未必誤之謬之甚誤此實誤轉以爲不誤抑惑之甚）

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

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解詁曰據弒其君舍不連先君）未踰年君之號也（解詁曰欲言弒其君嫌與弒其君成君同故引先君文欲言弒其子奚齊嫌無君文之上則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諸侯之子當稱子某而稱奚齊者略之見重也春秋記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坊記未踰年君稱子如是說以兩弒爲一其晉之世子奚齊一之事於次年之事立子卓子以晉里克殺之史官故不修春秋云冬十月晉里克殺奚齊于次十一月里克弒公子卓子而左氏魯之史官書之晉人以其傳之朝亦以正月傳之故卓子之弒在十年以正月殺之者兩年）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如例時致亦時惟以正月行或正月至者必月重始月也猶存君之意也於此足明俗儒讀春秋但因魯史者之妄陋）

狄滅溫溫子奔衛

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

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解詁曰不食言者不如食受之而消亡之以奚齊卓子皆立）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解詁曰禮諸侯之子八歲受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十五受太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驪姬者國色也（解詁曰其顏色一國之選）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子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解詁曰獻公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故動之云爾）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解詁曰荀息素言顯色來動己故云爾）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解詁曰長謂重耳）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解詁曰上問下曰訊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以相稱也此自知對里克稱臣耳大夫得相稱臣者其家臣然也若史記聶政對嚴仲子曰臣有老母又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是也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解詁曰起時莫不背死鄉生夫敗與成荀息一受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與孔父同義不以正遇禍始終明故略之案荀息所事不正得爲賢者繫辭說之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書之者非宜立者也不書立之大夫奉之是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荀息死先君之命是以賢之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弒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解詁曰據衛人殺州吁）惠公之大夫也（解詁曰惠公篡立已是篡君合爲一體無所復責故曰此乃惠公之大夫也以討賊之辭言之）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弒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解詁曰孺子小子也奚齊卓子時皆幼小）又將圖寡人（解詁曰既殺君又將圖我人）爲爾君者不亦病乎（病苦也）於是殺之然則曷爲不言惠公之入（解詁曰據齊小白入于齊）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解詁曰據晉侯夷吾不書入國及出奔不言以惠公殺申生文公與惠公俱出奔不言入……）

公[illegible]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爲不爲桓公諱[illegible]

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 [illegible]繼絕存亡之善其功[illegible]

秋七月

冬大雨雹

何以書記異也 [illegible]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 [illegible] 宋公釋乎執走之[illegible] 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 [illegible]

惡乎捷捷乎宋曷爲不言捷乎宋爲襄公諱也 [illegible]

此圍辭也曷爲不言其圍爲公子目夷諱也 [illegible]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孰城城杞也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 [illegible] 曷爲不言徐莒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illegible] 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 [illegible] 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illegible]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鄫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 [illegible]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 [illegible]

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illegible]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illegible]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illegible]

楚人伐徐 [illegible]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illegible]

夏五月日有食之 [illegible]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illegible]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 [illegible]

季姬歸于鄫 [illegible]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晦者何冥也 [illegible] 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 [illegible] 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 [illegible] 何以書記異也 [illegible]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 [illegible]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 [illegible]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霣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illegible]

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 [illegible] 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何以不日 晦日也 [illegible] 晦則何以不言晦 [illegible] 朔有事則書 晦雖有事不書 [illegible] 六鷁退飛 [illegible] 則六鷁 [illegible] 之則鷁 徐而察之則退飛 [illegible] 五石六鷁何以書 記異也 外異不書 此何以書 為王者之後記異也 [illegible]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其稱季友何 賢也 [illegible]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illegible]

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 [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illegible]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illegible]

夏滅項 孰滅之 齊滅之 [illegible] 曷為不言齊滅 為桓公諱也 春秋為賢者諱 [illegible] 此滅人之國 何賢爾 君子之惡惡也疾始 善善也樂終 [illegible] 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 故君子為之諱也 [illegible]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 [illegible]

夏師救齊 [illegible]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 齊師敗績 戰不言伐 此其言伐何 宋公與伐而不與戰 故言伐 [illegible] 春秋伐者為客 伐者為主 曷為不使齊主之 與襄公之征齊也 曷為與襄公之征齊 桓公死 豎刁易牙爭權不葬 為是故伐之也 [illegible]

狄救齊 [illegible]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illegible]

冬邢人狄人伐衛 [illegible]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illegible]

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 [illegible]

鄫子會盟于邾婁 其言會盟何 後會也 [illegible]

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 惡乎用之 用之社也 其用之社奈何 蓋叩其鼻以血社也 [illegible]

秋宋人圍曹 [illegible]

衛人伐邢

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illegible]

梁亡 此未有伐者 其言梁亡何 自亡也 其自亡奈何 魚爛而亡也 [illegible]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何以書 譏 何譏爾 門有古常也 [illegible]

夏郜子來朝 郜子者何 失地之君也 何以不名 兄弟辭也 [illegible]

五月乙巳西宮災 西宮者何 小寢也 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 有西宮則有東宮矣 魯子曰 以有西宮 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 [illegible] 西宮災何以書 記災也

鄭人入滑 [illegible]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邢地書邢與盟也在盟邢數衛離也狄稱人與前同義

冬楚人伐隨 解詁曰隨叛楚故也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狄不復稱人者衛得進明非惡中國不道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下月者與襄公以大信辭

夏大旱

何以書記災也 主書旱者譏不雩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

孰執之楚子執之 故序楚子於諸侯上使主其事也楚至此始稱子者將方終信之篤若吉皆稱人但是以楚宋文適張其本爵于前盟之下後意乃得顯

曷為不言楚子執之 解詁曰諸侯執之者據下執晉人也

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然故使若諸侯共執之者不爲襄公諱出晉人也子鄭妻于復者守信見執無恥說在下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夫人與君親則同體分別看臣公及夫人不言者致尊及卑

乙解也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不諱者責齊桓也將盟于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黃人恃齊不歸楚貢楚怒而滅之齊不能救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處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冬公伐邾婁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 解詁曰據使知是楚子 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曷為為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曰不可 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 以執宋公之信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 解詁曰所以堅宋公意絕強楚之望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雖不克濟君於難而並有憂國之心惟恐成敗之竟終經處鄭懷讓之懟存秋之義與君之心而君須得之尚不忍言臣下之爲可爲者

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 解詁曰據天子釋之不書 公與為爾也公與為爾奈何公與議爾也 公與議者起公與諸侯謀釋之也諸侯釋之故書 問之由諸侯謹之所以深責其盟者 贊成之也以公有功為致從內辭也解詁曰言諸侯者 霍之會諸侯謀之也由是盡二十七年傳遂者皆宋合衛以 睦于楚者之其會皆不致以畏之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婁取須朐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婁人戰于升陘 左傳曰我師敗績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 解詁曰據奚不言朔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 解詁曰正得正道尤美 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 解詁曰水北曰陽 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 渡解詁日濟 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 解詁曰我雖前爲楚所喪以得其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 解詁曰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不成列未成陳也君子不戰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 左傳曰公傷股不從君者焉 此楚人亦楚子也所以賤楚而尊宋也 襄公之諱不使楚人得加齊乎宋公也 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 解詁曰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若襄公所行帝王之兵也有帝王之君宜有帝王之臣有帝王之臣宜有帝王之民未能醇粹而守其禮所以敗也 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司馬法曰逐奔不過百步從綏不過三舍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明其義也此三者爲文王之戰也襄公之於楚始爲乘車之會以信期以禮不服然後以兵治之之所征伐不可得以功烈不及伯者之跡其所嚮慕則王者之事以仁引而進之者中國久衰矣陵之役有王者之用心也是以有王者之所以爲功也後高也有王者之事焉泓之役是先王之所以高也先信而後詐貴仁義而賤詐力豈安事也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故曰春秋爲宋襄公之義習俗而不可化也宋襄之不如王化也嗚呼宋公其道而敗者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論事者以成敗論人也夫以成敗論之猶爲不知其道而敗者也後世而左氏穀梁之親傳以春秋之難成矣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 解詁曰襄公欲行霸守正履信屬爲楚所敗諸夏之君宜雜然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故言圍以惡其不仁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慈父卒

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 解詁曰盈滿也相接足之辭也春秋之法諱人子者必使子未以孝之道故亦不書葬以是揚子抑父非敦公背殯故桓公不書葬今君更葬其父則是說恩父再世不得盡之會有宋子而襲其出事孰有喪者於此矣會行陳子而云必再世不葬屬戰則是棄其師也於是搜殺民戰有習之也民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宋襄公所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於是未有去亡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以守正敗而惡之也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傳曰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元凱言之左氏為王者之後稱公其身以夷禮故於卒貶之明此既無傳孰取其說春秋有貶絕諸侯之法得與公羊相證不名不日不書葬者從小國例 解詁曰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 解詁曰據王者不書出不能乎母也 不能事母也 襄王之母惠后惡襄王而愛其少子帶欲立之王不忍殺弟以失其母之意遂出王狄人攻王王左右欲禦之王不忍以殺弟故天下所在天子居無出書日天王出居于鄭文故左傳日天子居依也此傳亦以不能乎母釋經言出之意非也而同鄭天子大夫言出不嫌有外不嫌不言出至此賤之天王篡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猶周之不嫌之成周不嫌之所以出居于鄭外篡者非王也春秋之中有天王與母不相得者傳其即此出居于鄭之王與叔帶不能乎母之所愛弟即為不得能者乎母與左氏無之錯舊解失之

晉侯夷吾卒 不月者獲當絕也不葬者篡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衛侯燬何以名 據齊侯滅萊不名 絕曷為絕之滅同姓也 解詁曰先祖之同體九重故名甚之也詩案滅同姓名唯謂滅周之同姓若齊之於萊楚之於隗彼雖同姓而於王家則為庶姓等罪差之於鄭之子孫其親等也而文王最先夫文王自周公之後春秋立我之所自出也邢以同姓則莫如之孰親立敬自尊以豊則莫以同王之同姓滅親以恩而絕之凡滅日王者罪重於常滅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 解詁曰宋世大夫蕩氏 其言來逆婦何 解詁曰據莒慶 兄弟辭也 解詁曰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為兄弟 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此所逆女蓋伯姬之姪然婦人外成故正其姑之名也主書者譏娶母黨月者無逆婦之禮

宋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 解詁曰據宋殺大夫出名 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解詁曰三

[illegible]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何以不言遂（解詁曰據楚子鄭人侵宋）兩之也（實事非遂事也不言伐者得入之故也[illegible]）

葬衛文公（解詁曰不月者[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穀梁傳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illegible]）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遬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

其言至巂弗及何（解詁曰據公追戎于濟西不言所至又不言弗及）侈也（解詁曰侈大也[illegible]）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乞者何（[illegible]）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解詁）重師也（解詁[illegible]）曷為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解詁[illegible]）

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illegible]）

冬楚人伐宋圍緡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解詁曰[illegible]）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

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解詁曰據取穀不致）未得乎取穀也曷為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解詁[illegible]）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illegible]）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率師入杞（左傳曰責無禮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解詁曰據序諸侯之上）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illegible]）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illegible]）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曷為再言晉侯（解詁曰據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不再出楚人）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解詁曰據[illegible]）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為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illegible]）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illegible]）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解詁[illegible]）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解詁曰[illegible]）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解詁[illegible]）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子玉得臣也（[illegible]）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大夫不敵君也（[illegible]）

楚殺其大夫得臣（[illegible]）

衛侯出奔楚（[illegible]）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illegible]）

陳侯如會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illegible]）

公朝于王所

曷為不言公如京師（解詁曰據[illegible]）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為不言天子在是（[illegible]）不與致天子也（[illegible]）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illegible]）

衛元咺出奔晉

陳侯款卒（[illegible]）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婁子秦人于溫（[illegible]）

天王狩于河陽

狩不書此何以書（解詁[illegible]）不與再致天子也（[illegible]）

其日何（解詁曰據[illegible]）錄乎內也（上與諸侯朝見此公特朝故從月之日京五年傳曰閏不書此及乙未楚子昭卒是其據也古厭歸於于終閏但在十有二月屬上十有二月無事故不得繫月矣）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歸之于者何　歸于者何　歸之于者罪已定矣　歸于者罪未定也　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解詁曰此雖成十五年歸之于京師此之歸于京師雖晉伯執之以其私也解詁曰歸之者決絕之辭也伯討者執之當其罪）歸之于者罪定不定已可知矣　歸之于者　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　罪定不定未可知也（天子罪之不罪未可知也須歸于京師然後知）　衛侯之罪何　殺叔武也　何以不書（當諱）　爲叔武諱也　春秋爲賢者諱　何賢乎叔武　讓國也　其讓國奈何　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解詁言衛侯出奔傳言文公逐者文公使爲之）　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　故於是已立　然後爲踐土之會　治反衛侯　衛侯得反曰　叔武篡我　元咺爭之曰　叔武無罪　終殺叔武　元咺走而出（解詁曰見叔武殺而爲叔武諱）　此晉侯也　其稱人何　貶　曷爲貶　衛之禍　文公爲之也　文公爲之奈何　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　使人兄弟相疑　放乎殺母弟者　文公爲之也（放者至之詞）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自者何　有力焉者也（解詁曰言晉有力焉）　此執其君　其言自何　爲叔武爭也（解詁曰元咺爲叔武爭故以直之）

諸侯遂圍許

曹伯襄復歸于曹　遂會諸侯圍許（解詁曰言復歸者天子歸之）

二十有九年春　介葛盧來

介葛盧者何　夷狄之君也　何以不言朝　不能乎朝也（解詁曰不能升降揖讓也）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　公會王人　晉人　宋人　齊人　陳人　蔡人　秦人　盟于狄泉（以稱人公會大夫之辭也）

秋　大雨雹

冬　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　狄侵齊

秋　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侯未至　其稱國以殺何（解詁曰據在下）　道殺也（衛侯在道使人殺咺而後入故）

衛侯鄭歸于衛

此殺其大夫　其言歸何（解詁曰據未至而有）　歸惡乎元咺也　曷爲歸惡乎元咺　元咺之事君也　君出則己入　君入則己出（解詁）　以爲不臣也

晉人秦人圍鄭

介人侵蕭

冬　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　遂如晉

大夫無遂事　此其言遂何　公不得爲政爾

三十有一年春　取濟西田

惡乎取之　取之曹也　曷爲不言取之曹　諱取同姓之田也　此未有伐曹者　則其言取之曹何　晉侯執曹伯　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　晉侯執曹伯　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　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　久也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　四卜郊　不從　乃免牲　猶三望

曷爲或言三卜　或言四卜　三卜禮也　四卜非禮也　三卜何以禮　四卜何以非禮　求吉之道三

禘嘗不卜　郊何以卜　卜郊非禮也　卜郊何以非禮　魯郊非禮也　魯郊何以非禮　天子祭天　諸侯祭土　天子有方望之事　無所不通　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　曷爲或言免牲　或言免牛　免牲禮也　免牛非禮也　免牛何以非禮　傷者曰牛　三望者何　望祭也　然則曷祭　祭大山河海　曷爲祭大山河海　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　天子秩而祭之　觸石而出　膚寸而合　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　唯大山爾　河海潤于千里　猶者何　通可以已也　何以書　譏不郊而望祭也

秋七月

冬　杞伯姬來求婦

其言來求婦何　兄弟辭也　其稱婦何　有姑之辭也

狄圍衛

十有二月　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　鄭伯接卒

衛人侵狄

秋　衛人及狄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其謂之秦何（解詁曰據敗秦者晉人）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將襲鄭（解詁曰輕行疾至不戒以入曰襲）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解詁曰[illegible]）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解詁曰[illegible]）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解詁曰[illegible]）吾將尸爾焉（[illegible]）子揖師而行（解詁曰[illegible]）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illegible]）弦高者鄭商也（解詁曰商賈人）遇之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illegible]）或曰往矣或曰反矣（[illegible]）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illegible]）其言及姜戎何（解詁曰據秦人不言及）姜戎微也（[illegible]）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illegible]）或曰襄公親之（[illegible]）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illegible]）貶曷為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illegible]）詐戰不日此何以日（[illegible]）盡也（[illegible]）

癸巳葬晉文公（[illegible]）

狄侵齊

公伐邾婁取叢（[illegible]）

秋公子遂率師伐邾婁

晉人敗狄于箕（[illegible]）

冬十月公如齊（蓋公有疾而行故危月之）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穀梁傳曰小寢非正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解詁曰[illegible]）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皇清經解卷十之五終

皇清經解依經類纂卷十之六　　學海堂

春秋公羊通義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何氏解詁

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穀梁傳曰繼正即位正也）

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其言來會葬何（[illegible]）會葬禮也（[illegible]）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解詁曰[illegible]）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拜錫命也）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解詁曰不言其父而言其君者[illegible]）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illegible]）

丁丑作僖公主

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解詁曰[illegible]）主者曷用虞主用桑（解詁曰[illegible]）練主用栗（解詁曰[illegible]）用栗者藏主也（[illegible]）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illegible]）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解詁曰[illegible]）諱與大夫盟也（[illegible]）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斂（[illegible]）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illegible]）

卒致仲遂逆謀子遂禍此其效也

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解詁曰云言也言有災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異者雖無害於人物而其所效於國家者遠且大不可不察釋癈疾曰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分爲四部各有義焉今撿經實二十六旱凡大雩十九大旱二不雨二歷時不雨加自文者三是爲四部也先言時月而後言不雨緩辭也初見不雨未以爲異彌一時月然後異而錄之先言不雨而後言至于某月急辭也不雨固已異矣自是冀其雨以至于歷月又月異之甚也春秋畏天勤民覽其辭者見其志焉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者何大祫也稱大祫者對時祭之祫爲大也時祫不及毀廟故曾子問曰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彼則王制所謂祫禘祫嘗祫烝者也經不言祫言大事者重是事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戎稱大事書曰我有大事休是也祀稱大事此禘是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解詁曰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于大祖廟中禮取其廟宅笮以爲死者炊沐夫廟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大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面尚敬自外來曰升五年而再殷祭解詁曰殷盛也謹案再殷祭者再祫也閒無事則舉焉或越二歲或瀆一歲總其享較五年而再祫取象天道五歲再閏以爲疏數節也漢儒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出於禮禘於經無徵經之言大禘者事天之名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鄭司農曰此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韋元成曰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此先師舊訓有自來矣商承契鳥以祥周受履敏之命故推其祖之所自出上本于天而周人以嚳爲始祖以后稷爲始封之祖是以配嚳于禘配稷于郊國語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又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禘先于郊非祀天而何其廟祭有名禘者則如禮記每稱嘗禘之禮禘嘗之義夏祭曰禘秋祭曰嘗文偶事敵遂爲時祭更不見大禘之文漢儒誤混禘名于大祫康宋以來遂相承言周人之禘以稷配嚳又推之而言魯八佾禘亦以周公配文王明堂位固云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實不禘文王也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解詁曰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爲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也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後漢梁太后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大鴻臚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逆躋僖于閔上孔子譏之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禮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後昭穆之序不可亂太后從之周官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賈公彥曰兄死弟及俱爲君則以兄弟爲昭穆以其弟已爲臣臣子一例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蓋僖繼閔實兄弟然傳曰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傳亦曰先親而後祖逆祀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臣之事君與子之事父等由廟制言之僖公時閔禰莊祖詩曰新廟奕奕毛公傳以爲閔公廟是也至于文公則當禰僖而祖閔父之所不禰子亦不禰也昭一穆而四廟備制爲君者迭毀見羣主則必納禰宮

不以論序而異若周之初孝王懿王之叔父也然祀懿必於禰假令兄弟同昭穆則孝王當與其王同位而以臣躋懿上是則逆祀矣其後桓王嗣平王平王之孫也然祀乎亦於禰而太子洩父不序於七廟人君王尊之統也是故廟無虛主廟無二主皆所以著統也天子以天下爲體以一王爲一世諸侯以國爲體一君爲世一世固不與士大夫恆禮同而春秋之際家世其爵雖大夫猶有兄弟後者矣況天子諸侯至兄弟有君臣之分者耶高閔曰父子相繼此禮之常也至傳之兄弟則亦不得已焉耳既授之以天下國家所傳者雖其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非父亦循父道也以天下國家爲重則亦徐言君兄弟人爲父自爲昭穆則後世當祀不及謂此妾之甚禮有所極義有所斷爲君者爲之所以正受重祖統也兄弟六相代爲亦六祖矣假非弟兄相代其弟亦當有遷耳豈得存代祀祀遞有兄弟六自昭是十三廟又最郎如祖言繼其父則五終無也豈其所傳重國一君自上禮者惡其君後意苟日廣以大孝授本意乎几言之道使詔時君之忍其國宗廟宗之吾不詳授受者又不傳國者不以其與其曰非至也當受國昭穆駢積而鬼有不祀皆不知春秋大義故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解詁曰據逆在四年三年之內不圖婚解詁曰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難不言吉祫意三年之恩疾矣解詁曰疾痛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喪恩痛之至也非從天降人悅也稱情而立文焉爾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哀迫思慕有餘于三年之外者將使然後不先王爲之中制斷以二十五月蓋爲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己解詁曰據不當爲孝子非人心念先人之不以爲有主於己身之心如大吉也以人心爲有人心爲者則宜於此焉變矣而不變知其外慕久喪之名文公誠有人心而不重變知其外慕

云道無物吾具秋不識之短云於而玉也文爲約則之能其喪董襄其不帛先雖文則君所忽前娶仲仲重變云質弗質君子甚猶而也舒如者知平而子文子子疾宜顧且曰齊圖其哉後能兩予之也未譏文春納婚外喪文禮備之知緣卒其公秋幣惡慕云右尚然知禮此於後以之禮重久喪志少俊喪志以心必秋論也於喪云而善其故和論今以喻事膏祫之衣左之禮曰而禮全三祭莫肯故名服物介成非音禮無年以重曰大而喪文云禮葛不虛雅之悼之冬乎喪事沒者公乎云慮能加則所違喪納志服不汲則誠哉禮來備之君重之風幣納未後圖所有是而重子者志膺皆幣畢譏婚變人也偏志予在反之失之而從內宜心然行之之其思情乎月行常實莫欲則之謂鄭志念也太在婚辭不若變春寧也樂志發雖蚤喪禮而哀此未秋有志志被事從春分左已也矣失之質爲哀而是俗秋故氏左譏於而序而質而飾春而不謂爲傳必此久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解詁曰王子虎即叔服也名者從正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解詁曰新爲王者使來會葬故有恩禮而春秋以其恩錄之也尹氏卒日此不日者蓋以位之尊卑爲差

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音義公羊前後經螽皆作螽

雨螽者何死而墜也解詁曰以先言雨也墜地本飛物雨者從上墜下之辭謂之雨是故董仲舒曰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不可同於地也其辭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解詁曰螽猶眾也眾死而墜者羣臣將爭彊相殘賊之象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率師伐楚救江

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解詁曰據伐楚當言救江起違例知後之問故言救江爲諼也解詁曰諼許也其爲諼奈何伐楚爲救江也范武子曰楚國之難自江起春秋之初征伐自諸侯出大夫將稱人見大夫出則名自宣以後征伐自大夫出小事則貴卿率師始於僖之末也親將文降升之變端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解詁曰據不言如齊不稱女略之也解詁曰略不言逆者主名婦姜與文公爲敵故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解詁曰謹案不稱夫人不言氏者大夫之女得不稱氏言不書逆者亦人君不自親迎其姜氏已見不月者明其非正其義也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衛侯使甯俞來聘音義甯俞左氏經作甯武子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含者何口實也解詁曰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其口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謹案含之與飯禮記周禮所記不同天子飯以黍稷含以珠玉大夫飯以粱含以貝士飯以稻含以貝是禮記之說也

褐含以璧將命左傳陳子行使其徒具含玉則含者自天子達于大夫皆用玉其所用有差當如白虎通義所說也

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解詁曰且兼辭知譏兼之也

省弔含上介致賵令榮叔以正使兼之故譏也不言來者前及上事之禮也既賵乃含禮為及事者越境通使既理也不得檢前必至故雜記曰飯含者坐於東南隅有莫日席既葬不得於前近者既含者委于東而至可也諸侯相襚既葬於二席之後如王者之於天子之賵亦二之於其臣二國王之後諸侯之於其臣二國王之後侯於諸侯天王子於天子定天下之名號康者所以禮天下也不正則天倫之本職王所以法天者所以天大夫婦人倫之本職王法所貴所以明也治則天下治天子之事王道而天下之所以尊賢而天子者也今天下之所以治者則天人倫大夫之道也王者之所以正乎天下王者不能正也天人倫大夫之道而其所以立其本也非禮也禮之大本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解詁曰風氏也任宿須句顓臾之姓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不月者自殺之役後春秋遂以狄道亦秦故鄀之使與吳入州來同例也

秋楚人滅六

冬十月甲申許男辛卒晉義舊同二家經作業疏云正本作辛字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讙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諸侯之喪當使下大夫會葬時晉故上卿往非禮也內會葬鄰國葬多矣與此作例行則使者不書明使卿書者譏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問射姑與處父同罪耶抑他故也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解詁曰上泄下曰漏言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明君漏言之當生殺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陽處父諫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爲中軍將公也將使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廢者已命而罷之之辭時更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含怒而出襄公沒乃刺之以報其宿怨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解詁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此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于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瀆鬼神故事必於朔者感月始生而朝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非十年有二月常月也閏月無政故不及附月朔政不言朔者告月必告朔天子政也閏月者殘分之不及一月謂之閏也須告朔於堂明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解詁曰猶者可以已之辭也不告朔以致其政故不言朔也朔不可以無告雖不朝而朔猶告也閏月不告朔者內事也不加政也公者內事可知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朐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解詁曰據取叢也內辭也使若他人然解詁曰使若公以甲戌日自取之辭

春伐邾再取須朐而去他人正當識故特爲諱辭

遂城郚解詁曰主書者其生事因伐極師眾甚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成公也成公卒皆不日此又不葬而二君之卒國內皆有大夫爭權之事

宋人殺其大夫日生先其政沒乃致亂故罪而累之與

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眜以師奔秦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解詁曰俱無勝負

此晉先眜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外也其外奈何以師外也解詁曰據文知先眜奔也無言以師奔秦何也左氏經云無以師出奔得文故不然可也先君喪弗公子雍之敗秦又其師云使不之叛子文經以師逆而立公子雍使趙盾將中軍而趙盾更立靈公晉之人將于秦人立雍使先眜納之秦人以師送人師與晉以師敗秦師于令狐先眜由其外也何以不言出解詁曰據外奔言出遂在外也

（經注）解詁曰外以師奔秦乃是大夫以身犯命竟背其君誰可與戰是之于不得已秦之以師送雍晉之命而不送雍晉以師敗秦之中間命則於外以晉竟師非貳則於命晉外地而出奔亦明爲晉地楚之囊瓦出奔亦言出俱去國徐彥曰不言出此義非是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解詁曰據新城盟諸侯序大夫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解詁曰以日通指曷謂案時公後至不得與盟會與諸侯盟故以公與晉大夫盟之主乃起不序大夫爲公諱之獨者所以不致者後會諸侯不信明也不肯盟大夫不上致例起起其事也不與公盟眣者大夫于諸侯盟失序之本不九顏言之義眣大夫結反

或作眣音瞬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文襄既沒晉靈世長趙盾嘗與其伯也故自是盟多書日不與信辭春秋未主

乙酉公子遂會伊雒戎盟于暴解詁曰四日再出不辛名者非一日事再見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

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君使臣至于不言不至復使者有故而復之辭不舉所至者則疾也時赦有所私女于莒道棄君命而往從之經但貴其實有故未君慶父惡顯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解詁曰正加日起有罪不可使往則其義不使何以不言出解詁曰據慶父出奔言在外也出境乃奔外明矣君命塞

螺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曷爲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解詁曰皆以官名舉言之宋變司空爲司城者宋武公名司空辟先君諱者官名不前也故舉官以別其官名不得名也解詁曰據宋人殺大夫一事名其一人名各各以大夫宋來奔且不名者宋無大夫不以故其官識之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據家父稱使當喪未君也解詁曰新有三年之喪天子未命王以不稱君王未沒喪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曲禮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謂三年之內稱子公羊傳日稱子毛伯則經不稱使以此其義則位不言即位者春秋三年稱子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於此傳可知矣故偶其言即位不見其達之於所見之天子之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則踰年稱公矣

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解詁曰雖民臣之心不欲一日無君猶先君之臣子未改年者不可以二君也曷爲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解詁曰孝子三年之內念父之志而不忍當也

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曰非也未稱王也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則爵稱曷爲以王王者無求之義責之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解詁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謹案是子繼父之體而上本文王言之者正體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諸侯不奉王法無以守其國王者不奉祖法且無以守天下故春秋以文王之正月正天道以文王之法度正人事

夫人姜氏如齊解詁曰奔父母之喪也言如齊者大夫繫國士奇曰夫人奔喪春秋書如書至皆從諸侯之惠禮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此本春秋而爲之說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譏平惠定解不書葬不及時書匡王簡王景王過時書桓王我有往者則書解詁曰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皆葬以起大夫會之日者僖公成風之喪襄王比加禮故恐緣之所以甚責內諱案此主書與獻六羽同意我有往者猶可言也我無往者不可言也又以我無往者惡重不待譏使卿會葬疑若得禮而重譏之故禮之爲用在平別微也五經異義曰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界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係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易下邾傳甘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鄭君之聞也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是尊卑異昔也天子於魯既含賵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而已爲不得禮可知矣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卹所無也豈明左氏諸侯弃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廣森謂越紼奔喪傳無明文亦似詭公羊者失之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時先都士穀等作亂晉討殺之而不稱國者蓋以靈公沖稚趙盾當國大夫專殺春秋疾之故從大夫相殺稱人例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解詁曰出獨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月者婦人危重從始至例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殺稱及者相累逮及之辭其不稱及者同罪也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地震者何動地也解詁曰動者震之故傳先言動者喻若物之動地以曉人也謹案地動自動也動地有動之者也大氣動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天動地靜者常也地動者象陰爲陽行謹案不傳天下異者時獨魯境內地震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越二日丁酉周地亦震南宮極死而經不書知諸言地震者皆據魯書也時以政在公子遂所致京氏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楚有大夫前此矣至此發傳者屈完不稱使宜申稱使而其君稱人君臣之辭未醇此始因其能修禮來聘遂與君臣之辭同于中國也商臣弑父而得稱子以使者其罪惡固不待貶絕而見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據遂頗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當進之以漸不就其一事遽盈量而與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穀梁以爲僖公之成風非也且又推之以爲惠公仲子亦惠公之母若然妾母必以其子氏者令惠僖尚在何以稱之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所以子卑母上者直爲僖公先兼襚辭亦先致之故耳僖公成風兩言之尊卑自絕若言及成風則是以卑及尊文不可施也仲子以微不言及成風以尊不言及春秋之稱言豈可以一端盡矣不解所言來者不及事明與悖歷何術可知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復稱國者秦晉搆怨起于襲鄭秦爲罪首自是二書役及此交刃相仍無已要互有曲直不可專責秦但師殽之以深起見始終狄之而已方將善其能變故於此卿見其罪其咎不下稱伯爲大善辭也易曰无咎者善補過者也不顯改則與見其善惟狄之而旋爵之乃知君子之教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故能使負罪者不以終絕而自棄

楚殺其大夫宜申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言及不言主名蓋內微者也知非公者天子之大夫視諸侯體敵得盟無取諱不言公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屈貉座主莊侍郎爲廣森說此經曰屈貉之役左氏以爲陳侯鄭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後至圖子逃歸春秋一切不書主書蔡侯者甚惡蔡也蔡同姓之長而世役于楚自絕諸夏商臣弑父罪大惡極夫蔡將不食其餘益藉位以來諸侯尚未有與盟會者蔡莊侯首道以樓止國獨與同惡相濟同氣相求不再傳而蔡亦有弑父之禍遂使通春秋唯商臣與般相望于數十年之閒若蔡莊侯者所謂用夷變夏者也廣森三復斯言誠春秋之微旨昔衛州吁弑君自立使公孫文仲平陳與宋及宋隱公陳桓公之身而馮弑佗篡之難作魯暈會之卒之弑隱者暈也子夏有言曰春秋之記臣弑君子弑父者以十數宋皆非一日之積也有衛而以至矣蔡於彼經曰衛州吁弑其君完第季毓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繼之以壬辰公薨宋督弑其君與夷蔡人殺陳佗則知黨弑君之賊者其國必有亂臣觀於此經曰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楚子蔡侯次于屈貉又至于蔡世子般弑其君固知黨弑父之賊者其家必有逆子焉呼國有風家有俗久聞習見風俗以成白羽素絲唯其所染履霜乘火寧可不愼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圈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叔彭生即傳所稱叔仲惠伯者也本叔牙孫叔仲休之子因以叔仲連言非命氏之正故春秋貶正之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者何以所聞之世敗狄不月而今乃日知非常狄故問之長狄也穀梁傳曰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之魯者僑如也之晉者其弟焚如也事在晉景公六年之齊者榮如也事在齊惠公二年其言敗何解詁曰據敗者兩戰文非殺一人也大之也解詁曰長大非一人所能討興師動衆然後殺之如大戰故就其事言敗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使如結日地期大戰何以書記異也長狄本漆姓防風氏之後昔禹戮其君骨節專車至周時號爲大人之國居大荒之東徑涵雾絕怨關然宕中國非聞見所及故以記異言之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

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時先盛伯卒嗣子立踰年而被篡以其邑大夫鍾郿來奔故曰失地之君也兄弟辭者爲其被來奔嚮當以恩禮接之若其出奔他國雖兄弟之君亦名衛侯衎出奔齊是也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解詁曰據伯姬卒小許嫁不稱字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解詁曰不稱弟妹而繫先君言子者別也謹案殷人字稱子仲阿人字稱子母故文公之篇有子叔姬者二而皆爲同母姊妹也詩曰齊侯之子東宮之妹明君之母妹貴有殊矣啖趙以稱子者爲公之女子子此似是而實甚非文公以四年娶而十二年女已及笄宣公以元年娶而五年女已適人其可得通乎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遂來聘

遂者何秦大夫也卽西乞術也左氏曰術此曰遂古今字耳學記術有序月令審端徑術鄭司農並讀爲遂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此秦伯康公也賢繆公而於康公與使有大夫者至此始能脩禮來聘因其可與而與之又以明善善及子孫也前卿子亦曰春秋賢繆公以爲能變也其爲能變奈何惟諓諓善竫言解詁曰諓諓淺薄之貌竫猶撰也謹案自此已下引秦誓文以證繆公能變之事尚書作惟截截善諞言王逸楚詞章句引書亦云諓諓靖言蓋古今文異也傳曰昔秦繆諓諓之言任佐之勇俾君子易怠解詁曰俾使也其怠惰輕情也惠棟

日而盡息作難猶文辭久令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傳曰君子怠與公羊傳合**而況乎我多有之**書云我皇多有之此以況訓皇我公侯百辟寡卿皇皆於其有訓大傳曰天子萬竹之詩曰嗟我公侯敬子鄭司農注皇猶況也故無逸則皇自敬德王肅本皇作兄而兼今古經又作兄大雅倉兄其義亦猶君皇況之為兄古況文也皇之言況訓也**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孔子曰一介猶一概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休休美大貌秦穆公自傷前不能用百里子蹇叔子之言感而自變悔遂霸西戎故因其能聽中國善而與之使人君子自已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此之謂也蘧子案一介猶一个也惟一个臣斷斷猗無他技注疏本作介孔子曰一介之士必有其才者雖少猶足感其君而況杞子逢孫之徒我多有之乎惟一个臣加叔子者是難得君也左傳美秦穆悔過終用孟明之謀功於此悔其過思賢誠合君子之所取秦之循也若乃帝王之書終以秦誓者其能變而已敵也百馬又當獨善其能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先氏所謂交綏是也晉先上也不言及者以晉及秦則嫌晉之爭，亦此乃以秦伐晉是見于晉為繼秋之戰文以救見二國均罪焉故秦晉為敵則將觸於晉與攻于後之汾戰以為見二國之師各責其罪焉非董仲舒曰秦穆公悔過故其書戰伐之事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其代之事伐攻極者主先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以伐傳其所以修意無苦民耳苦民尚惡之況傷之秋之法因年何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民之民乎戰之所好者設而勿用之以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奈何以春秋為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間其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為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矣以無麥苗為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夫偏戰者其惡之偏也於諸夏則謂之不義戰義戰則謂之不義此引之不如不戰不戰善之外無善也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者曷為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學者曲河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況乃千戈相尋綿十二載故雖戰不出頃而之罪均矣地見之矣之流血千里之內舉遺離之曠二者在河曲也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之二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運諸及運孫復曰季孫行父帥師而城莒魯所爭者也運故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不書葬者與陳共公同義

邾婁子蘧篨卒邾婁文公也前用鄫子于社德重卒當貶去日知不蒙上日失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解詁曰魯公周公子伯禽**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禮謂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魯以周公為太祖而伯禽始封之君亦不毀故別

自世室魯多毀禮是亦殷人六廟之意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解詁曰據魯公始封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解詁曰始受封時也拜於文王廟也文王有周公之功封魯公也謹案詩日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書曰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是其事也命魯公以為周公後者言日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解詁曰生以魯國供養周公周公死當以魯公為祭祀主加其命魯公以為周公後也禮記明堂位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言以為周公主方有王功故半天子也**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解詁曰周公聖八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為之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謹案世家魯公伯禽之行之言曰我之所以弗遷天下而撮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是周公之心也其先之王魯是亦周公之心也

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解詁曰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用騂犅**解詁曰騂赤也犅自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脊為差**羣公不毛**亦用純色但不純牲也不毛若騂牲之不擇取可騂者周

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解詁曰盛黍稷也燾謂自上以新也廩者連新于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時序昭穆之差謹案燾者新陳相雜易嫌于死者方陽謂讀如羣公謙之謙讀從此文鄭司農注祭之故新也解詁曰簡忽久不以時修治至令壞敗故譏之言者詳錄之以不務公室書月者如久壞不修當蒙上月謹案屋壞者謂中霤上出重屋也魯復有其廟重檐天子之制也屋壞也七月不雨則無壞追而壞知其積陋不修者久矣

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音義二家經會下有公字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斐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之也解詁曰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謹案左傳師乎師乎何黨之乎集解曰黨所也彼亦齊人之語則黨訓為所信齊語也其來往許猶言往時荀子日星隊之黨見其義為時見是黨訓所寄也其義為時來前扈之盟公失序今一出而衛鄭皆因公以請平于晉訓時也前扈之盟公失序今一出而衛鄭皆因公以請平于晉臣子之心喜其為諸侯所尊榮故加善辭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月者正月也

邾婁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婁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不言葬齊昭公者與施諸同義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解詁曰盟下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何彗星也解詁曰狀如篲孛孛然甚而芒氣四出者曰孛**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解詁曰據大言入**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中者魁中北斗天之樞機玉衡七政所出是時桓文迹熄王者不能統政自是之後齊晉並爭吳楚更謀競行天子之事齊宋莒魯弒其君而立之應三者五星之象也星變色逆行甚則為孛北斗有大角大臣之精志日彗以為君臣亂子之朝政合于君外則上三光無所及乎群臣者受譏者賁則孛星見北斗中天之象諸侯有受星也人之卒星見北斗見於天大國之臣頑人擅星之於是晉齊之國歲星變然在北斗中晉齊陳六國弑矣史之有一占曰魁為齊晉始弒其君察是後宋魯莒晉鄭君齊再弒其

公至自會

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

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解詁曰據言于邾婁與納頓子于頓同俱入國得立辭**大其弗克納也**不能納者不言弗克納此言弗克者大之不能納接菑于邾婁故晉君之意也後言之**何大乎其弗克納**解詁曰不言弗克者大之**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解詁曰沛若有餘力貌**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解詁曰出外孫也外孫之名蓋定公時舊云**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解詁曰言子以其指人之四指五指還子且以指則言凡天之正性徐以其手指似則接菑猶人之四指比之小指則為六指子之正法也于人故引俱不得天之正性也謹案子傳郤缺也以示邵缺言五指還伸小指則如計六數者然也貜且如計四指比之小指則如計六四以數者然也貜且如計四**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解詁曰壓服也設齊復興兵來納貜且亦邾婁使從命未知齊晉誰能使外孫復有邾婁者以小指喻庶孽耳**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皆大國外孫故言皆貴長對晉人為婉遜之辭云爾**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解詁曰大其不以已非奪人之是惠士奇曰易曰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弗克而還可謂困矣困而反則君子之故易稱吉又何譏焉趙匡云此乃誠其不得也力而勞師也義闔義能止差可補過何足美之如其說則交辭當云先者否者善備過也曷為賞之以吉哉蓋有過能改聞義能從善之大者非徒無咎而已公羊之說誠得春秋微旨趙匡好駁先儒以其說不可通於易詩書則云春秋之例不可通於他經安之妄者也六經皆聖賢之語曷為不可相通學者詳之**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言孤與傳者缺帥師革車八百乘則非將卑師少稱人也**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解詁曰弗克納者與之實也不與者與之文也**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解詁曰諸侯不本有錄命得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之道故明有亂義大夫不得專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穀梁傳曰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為受其喪不可不卒也書不卒者罪不若弑君重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解詁曰據弒其君之子奚齊也其已立

已殺之戊死者而賤生者也已已爲人也已代舍立子其位而實即已予刃之與里克殺君之子而不自篡者異後商人遭弑且爲責討賊之成之爲君不於此正其君臣之分則嫌商人有可立道故正名之成舍爲君而見商人賤爲賊也不日者弑未踰年君王例也董仲舒曰春秋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弑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疾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予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

宋子哀來奔

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解詁曰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也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解詁曰已者已大夫自以次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惡當各歸其本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解詁曰時子叔姬嫁當爲齊夫人使單伯送之音義淫乎板本作淫于然則曷爲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內辭也使若異罪然解詁曰深諱使若各自以他事見執者不書叔姬歸于齊者深諱以起道淫謹案內大夫執例無罪月有罪不月雖有罪猶稱人以執者內辭也不使伯討行乎我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解詁曰不稱使者宋無大夫謹案承上宮舉而復加名氏者來接于內錄之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何以不言來解詁曰據齊人來歸子叔姬內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將送也筍未詳舊云取其尸置編輿中赦死已闕八月壹得尸猶可致此明事之不然古者柳車上飾以竹爲池容得有筍名卽左氏所謂飾棺置諸堂阜者與本送柩于境上迫魯使受非有使來故不言來猶言歸公孫敖之喪若以禮臨之者爲內辭耳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解詁曰大夫不致此致者喜患禍解也謹案莊元年之單伯未見錄卒則此仍是一人與桓十五年家父上距幽王之世家父作誦年數亦略相等古人多壽考以詩證此可無疑也自後遂不錄卒者蓋以道淫罪重爲所黜

晉郤缺率師伐蔡戊申入蔡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晉强而蔡無備至日卽入其國其日何據上下未有錄義兵起文至之日也不日則至日入意未顯嫌觸動我文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二月諸侯盟于扈諸侯不序者爲前扈之盟故也春秋有錄內而略外無略內而錄外公會猶不序公不會而序則僞矣不日者明不序意非以諸侯不信而略之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其言來何據執而歸者當言至自齊閔之也故猶從大歸曰來歸之文但繫齊人爲別異耳無罪痛之曰隱有罪痛之曰閔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解詁曰孔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所以崇父子之親也謹案子叔姬文公母妹而以父母之於子爲言之者爲內明義孝子當緣父母意恩閔之也爲人子者通乎於春秋則能以父母之愛愛其昆弟姊妹而友弟之人道行乎天下矣凡來歸者無罪有罪以恩治有罪矣而猶若不欲其服罪者春秋有以義治有以恩治恩不本義私恩也義不本一恩則亦非公義也雖有法度不足以一天下推情出于一故義者必因人之情而爲之制君臣以義合者也然而曾子曰孝子善事君子思子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以父子天性猶不致其愛朋友等夷猶不得其驩將於君乎何有故春秋葬原仲書無駭而子叔姬之罪不盡其詞焉蓋於季子見朋友之至於子叔姬見兄弟之至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者何恢郭也解詁曰恢大也郭城外大郭入郛書乎曰不書傳言楚子勝乎皇門經但書鄭是也若左傳則隱五年鄭伐宋入其郛襄元年晉伐鄭入其郛經皆不書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我數被兵聞其入魯邦恐懼震動故書以見文公微弱甚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其言弗及盟何據鄭伯言逃歸不盟不見與盟也齊侯不肯盟也及者言齊尹汲汲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解詁曰有疾無惡不當書又不言有疾者欲起公自是無疾不視朔也胡康侯曰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謹案自二月朔不視朔凡歷四朔至是書者四月以前本爲有疾五月疾已愈矣故特言之以起無疾不視朔之始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內大惡不可言故雖譏始猶不顯言公始不視朔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犀丘音義犀左氏經作郪丘云公羊作菑丘與今本不同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泉臺者何郎臺也解詁曰莊公所築臺于郎郎臺則曷爲謂之泉臺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各有譏義故築毀書者非兩譏築見者不書見也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解詁曰但當勿居令自毀壞不當故毀暴揚先祖之惡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處臼

弑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賤者士以下也非大夫不得以名氏見不日者從失德之君不日卒例也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解詁曰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有輕重也謹案此錄賤者略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討弑君不月者無功不得從義兵錄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聖姜

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復不序者爲前扈盟公失序故略文之篇不序

秋公至自穀殺內地前所致諸齊者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罃卒秦康公也至是卒者猶不葬者春秋伯子男爲一從小國例也貿總公未見卒及康公之世始有恩禮于內得恩錄之音義罃舊同左氏經作稻茲從昭九年注校改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解詁曰商人弑君賊復見者與大夫同人人已君事之殺之日當坐弑君謹案左傳弑之者公僕邴歜與其驂乘閻職是賤者僻人例也商人纂不上日處臼去日者商人罪已前見宋昭道未有見也又纂明當葬知不葬懿公者亦從不討賊例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遂謀弑赤而請于齊赤母本齊女非上國之黨故不見謀者使舉上客而不專介獨此列數之者欲得臣之黨于遂而與聞乎弑也與後不日卒相起其罪乃顯

冬十月子卒

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既葬不名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解詁曰據子般卒日世近則恩益隆故隱之益深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解詁曰歸者大歸也夫死子殺賊人立無所歸留故去也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弑其君庶其

稱國以弑何解詁曰據莒人弑其君密州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解詁曰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謹案此當蒙上月其不日者從小國始見卒例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之七　　學海堂

春秋公羊通義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何氏解詁

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繼弒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其意也解詁曰桓公篡成君宣公篡未踰年君嫌且義異故復發傳謹案桓宣之罪相等而春秋不言宣篡其與王者既於桓示法則從同同可知故得以所聞之世殺其恩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娶叟姜之黨知不譏者禮妾子爲君母之黨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此於服衛本從從也娶姜既非故不以娶功總外屬譏矣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解詁曰卒竟也竟舉名者省文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解詁曰據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也經有姜不但稱氏者嫌夫人氏欲使去姜貶曷爲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解詁曰明下無貶上之義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解詁曰恥辱與公共之夫人賢則公惡明矣服子愼曰古者一醴不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其稱婦何解詁曰據夫人至不稱婦有姑之辭也解詁曰有姑當以婦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故分別言之以見行遂急也見繫重在遂因遂別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解詁曰是衛是然然則何言爾近正也解詁曰比事近正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解詁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溢以爲摘巢毀卵則鳳皇不翔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刑之則恐誤刑賢者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故有罪放之而已所以尊賢者之類也三年者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是也自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謹案所以待放者有罪不敢逃其死無罪猶君之賜則還賜之去君放之非也解詁曰無去是非也大夫待放正也解詁曰君不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解詁曰重孝子之恩也禮曰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故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喪此大權時哭而君宜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解詁曰親亦不可不奪人之親也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絰金革之事無辟也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解詁曰君呼其門則非禮宜然解詁曰此與君放之非臣待放正同故引同閔子要絰而服事解詁曰閔子騫以孝聞類相發明閔子除喪而後首絰已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卽人心退而致仕解詁曰致仕還祿也既退事

退身也致事還祿位于君謹案古謂中古自伯禽以來義致仕而不失親之恩孔子蓋善之也解詁曰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

公會齊侯于平州不致者與桓同意桓之會皆不致宣之會唯於始一見法而已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據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所以賂齊也非以師從取故不從彼例直言取也曷爲賂齊爲弒子赤之賂也解詁曰月者惡內甚于邾婁子益

秋邾婁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

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爲不言趙盾之師據楚子圍宋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君不會大夫之辭也解詁曰時諸侯爲趙盾所會不與卑敵尊故正之去大夫名氏謹案新城之盟趙盾嘗以名氏見矣於此發傳者彼列序諸侯之下以臣從君於義猶可此文若云宋公等會晉趙盾則是以盾敵四國之君故不可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柳

柳者何天子之邑也解詁曰天子之間田也有大夫守之晉與大夫忿爭侵之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解詁曰絕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左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主之也獲華元則元師之六宋師見獲也

秦師伐晉大皆繁國責其尋國之甚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獋義在六年傳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解詁曰匡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其言之何解詁曰據食角不言之緩也解詁曰辭間容之故爲緩也穀梁傳曰之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洪範五行傳作也不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恆風時則有牛禍五年牛死改卜牛曷爲不復卜據定十五年養牲養二卜解詁曰皆卜得吉而後養之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解詁曰不吉者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爲天牲帝牲在于滌三月解詁曰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於稷者唯具是視解詁曰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謹案此言稷牲用可以隨索稷牲不暇繫牢若其牛[illegible]

羨稷牲雖亦在滌矣正月郊而牲變猶得改卜者正月養一之時此牲已在滌三月故耳若牛死又卜則不及在滌不可以事上帝故不復卜也郊特牲曰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郊則曷爲必祭稷解詁曰據郊爲祭天王者必以其祖配解詁曰祖謂后稷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迹所生配食也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解詁曰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解詁曰必得主人乃止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謹案此通論祭有配食之義自外至者謂天神地示若社稷之配如句龍配社是也自內出者則若禰祭新鬼必以昭穆之類是也魯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爲此說之曰春秋之義不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哀痛悲苦尚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是以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爲越紼而行事

葬匡王

楚子伐賁渾戎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繆公與卒同月不月者故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解詁曰公爲取向作辭也莒言及者明非莒不肯意也其年

秦伯稻卒秦其公桓公皆在昭卒例不當日月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鄭靈公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月者爲下卒也此子叔姬亦僖公之女宣公之母姊妹猶得自言子者解詁曰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弒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故得臣卒叔孫得臣卒解詁曰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弒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得臣與之俱有在宣公與有援立之私其恩數厚略而不書日見聖人隱之也若子遂弒君其道而逆者謀于齊而與得臣俱使若猶不知其謀之而不得不許救則將爲用從相安故特不當言以歸之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何言乎高固之來解詁曰據當稱叔姬爲大夫私事不當書言叔姬之來而不

言高固之來則不可據諸侯大夫嫁女有事馬送之女至其車示不敢必安三月祭行然後夫家遣使反馬今高固親來因與叔姬雙行歸寧失禮合譏故並書見之又足以起反馬之義也舉子叔姬乃嫌叔姬有失行不得成爲婦甫嫁遂歸故不可也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解詁曰言其雙行匹至似于鳥獸徐彥曰舊說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隨便而偶常不離散故以喻焉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衞孫免侵陳

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解詁曰據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弑其君後不復見謹案春秋託王者之事見誅責之法故弑君賊有幸免于誅殺者皆絕正之使不得以他事復見若已誅殺者然言逸討于一時而必討于春秋之王法也雖不稱名氏以殺者其首惡亦絕不復見擧書是也醫逐之復見從內諱殺故也甯喜里克之屬雖討不當罪要自以弑君之故見殺非以他事復見不得爲難故獨發難於此親弑君者趙穿也解詁曰復見之盾者欲起親弑者趙穿非盾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董仲舒曰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弑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別牘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問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耳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于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處森謂親弑君者趙穿春秋舍穿而罪盾以爲穿之惡易見而盾之告難知也所謂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者也然而與使復見則與親弑者有間已左氏說盾與許世子之事類是而不知有賊不討不書葬及弑君賊不復見之備壹似春秋之誅盾止竟與親弑者無殊且未知春秋之意方將因盾復見起不親弑之迹則穿之惡仍未得掄爾盾以文誅穿以實誅何以謂之不討賊解詁曰據皆去葬不加弑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獋此晉史所言趙盾弑其君而左氏記晉史亦云言崔杼弑其君可知而諱弑者爲春秋新意也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解詁曰辜罪也乎天告寃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爲仁外爲仁也爲義外乎義也解詁曰復反也趙盾不能復應者明之所責不可辭也音義如北監本作而古而如字通左傳見仲而何其義爲如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內朝不於法朝之處也解詁曰已已是樂而已矣諸大夫也解詁曰以是爲笑樂謹案左傳戰于令狐之歲靈猶在抱則是時不過二十已下跡其所爲乃昌邑東昏之類良由少席寵靈未聞教戒藉其位勢情彼童心主于殺人以爲笑樂古者成王幼而莅阼周公攝之內有師保之訓抗法之教外有司過之史齡膳之宰故能克終令德而天永命今趙盾奉經緯之主前後左右不慎其選諭教無銜陷之於惡已則遊禍而委君于死誰執其咎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于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解詁曰荷負也畚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是也齊人謂之鍾官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從內朝出立于外朝見出閨者知外朝在閨外閨內可知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爲出乎閨解詁曰術何者始怪何等物之辭視知其爲畚乃言夫畚者器何故乃出尊之閨乎者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解詁曰顧君責已以視人欲以見就爲解也古者士大夫通曰子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解詁曰赫然已解之貌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解詁曰主宰割膳者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摯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解詁曰蹯掌也猶擊也摯謂旁擊頭項謹案斗摯也保傳記曰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音義摯音撆或作撒莊子云撒以馬捶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解詁曰愬者驚貌拜者臣拜然後君答拜禮公先拜者春出盾入知其欲諫欲以敬拒之使不復言也天子爲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興席士式几音義愬讀如愬愬終吉之愬又何焯云愬郎自愬膳宰之事與舊讀異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解詁曰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欲諫君君以拜謝知已意當覺悟故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解詁曰怍慙悔盾知已過解詁曰某者本有姓字記傳者失之謹案左傳是鉏麑也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焉者解詁曰焉者於是也無人於閨門守視者也謹案守門曰閽漢書云諸戶者無得入擊臣亦守戶戶也上其堂則無人焉解詁曰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堂焉者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解詁曰刎頸戶室戶易猶省也傳極道此者明約儉之衞也甚於重門擊柝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解詁曰滋猶益也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音義祁士支反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解詁曰仡然壯勇貌嫌靈公復欲殺盾故入以爲意禮器記曰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解詁曰授君劍當拔而進其首靈公因欲以推殺之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于君所呼斥盾者君前臣名趙盾知之解詁曰由人曰告自已知曰覺躇階而走解詁曰躇猶超遽不暇以次案升降階之法涉級聚足者正也施于所尊以疾爲敬則有栗階栗階者始發猶連步將進階二等然後散升若其事有急遽始終皆散等升則曰歷階降則曰躇階皆非禮之常矣說文解字引此傳爲辵階靈公有周狗謂之獒解詁曰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大四尺曰獒案周狗周地所出狗若韓盧宋浞矣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踆之絕其頷解詁曰以足逆蹋曰踆音義踆音存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解詁曰甲卽上所道伏甲約勒聞鼓聲當起殺盾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抱使上車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解詁曰某時者記傳失之暴桑蒲蘇桑趙盾曰子名爲誰曰吾君孰爲介解詁曰介甲也猶曰我晉君誰爲異此甲兵豈不爲盾乎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解詁曰之乘卽上車也猶曰子已上車矣何不疾去而反徐問吾名乎欲令盾免去不望報矣謹案左傳是靈輒也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解詁曰明盾賢人不忍殺也且靈公無道民衆不說以救見殺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解詁曰復大夫位也卽所謂復國不討賊明史得用責之傳極道此上事者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謹案晉侯夫子之邑而穿爲之主將是其人秉有無君之心必以犯天子爲可者也諸侯可以犯天子大夫可以犯諸侯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卒至于手刃其君噫上之所與以率下者可不慎與而立成公黑臀解詁曰不當立不書者已從立君見法何氏云驟夷獋有猶不書立非也君弑自必立嗣君與衞有衎剽二君者異不當援彼解此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衞侯使孫良夫來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其言至黃乃復何解詁曰據公孫敖不言至復又不言乃有疾也解詁曰乃難辭也上言乃復下有卒以疾爲難知何言乎有疾乃復解詁曰據公如晉以有疾乃復殺恥以爲有疾無惡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解詁曰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爲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順經文而重責之言乃不言有疾者有疾猶不得反也故不言乃者明無所難爲重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仲遂者何解詁曰據不稱公子故問之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解詁曰據公子季友卒雖加字衞稱公子也貶曷爲貶爲弑子赤貶解詁曰去公子則不嫌與季友同故亦得不稱字但加字之故傳文未明竊取劉敞之說曰譏世卿也言自是世仲氏也世卿多以爲獨譏乎此因其可譏而譏之此其爲可譏奈何言是乃弑子赤者也其請則宜於此焉正之矣然則曷爲不於其弑焉貶解詁曰據翬終隱之篇貶欲見之文十八年子赤卒年中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解詁曰十八年編於文公之則嫌有罪於文公無罪於子赤也日若不去樂也書有事者爲不去樂張本謹案遂卒不日當與得臣歸汎卒已聞祭已非卒日范武子曰祭于太廟之門而聞仲遂卒是也垂猶齊地理不能一日計至遂卒實在前但必

遇害日下土祇猶繹之意乃與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解詁曰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此夫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去事之後也必繹者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禮則無有誤敬慎之至殷曰肜周曰繹繹者據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肜者肜肜不絕據昨日道今日斥尊言之質意也

萬者何干舞也解詁曰干謂楯也能爲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謹案萬舞有文有武見于商頌夏小正二月丁亥萬用入學非武王始有萬也左傳云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叙以文舞通得名萬然彼傳楚子元振萬而夕夫人聞之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又詩以爲武舞小正傳亦曰萬也者干戚舞綴也詩曰公庭萬舞有力如虎此亦萬爲武舞之證

籥者何籥舞也解詁曰吹籥而舞文樂之長謹案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二者相將乃得成容埤不能籥存籥明知萬人去籥者是納武舞夫交舞也

去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也解詁曰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謹案左傳襄六一聞莊子瑕一千堂廢一于宗其義皆爲置

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爲之也知不可祭而猶祭但屏去聲音略存哀死之心

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檀弓曰卿卒不繹解詁曰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于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繹

戊子夫人熊氏薨

晉師白狄伐秦

楚人滅舒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師說以爲斯林將伐中國之驗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解詁曰熊氏楚女宣公即傳公妾子譏娶楚頃熊楚同姓大夫之女婦人言趙人繫姓不繫氏楚以熊爲氏芈爲姓或其公族屬氏關氏之屬乃可更以熊爲姓耳

而者何難也宿又遂至日中而後得葬

乃者何難也解詁曰請問定公日下昃乃克葬

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解詁曰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下昃日暱久故言乃皆所以起孝子之情也雨不克葬者弔不得行葬禮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不得則不葬也別朝莫考明見日乃葬也穀梁傳喪左傳曰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穀梁以日發有時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爲雨豫設之說謂引至于坦不可因雨而乘車之進無退之義又非若日食止柩道右以須明復故有潦車之載蓑笠之備若其在廟祖道柩猶未行而雨霽服失容自當卻改期日故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期士以上皆爲雨止也昔魏鷃生事及牛目有司謂弛期襄王弗許而惠子詛爲豫水齧王季墓事以說之可知雨不克葬者禮典之故常春秋之垂訓矣

城平陽

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月者正月也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亟數也魯數於邾婁數取其邑故及其國本國內諱惡也不舉伐者益微者取之

八月滕子卒滕昭公也至是始狎卒仍不日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率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扈者何晉之邑也杜預以爲鄭邑非也汲郡竹書晉出公十二年河絕于扈是此地

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解詁曰據陳侯鮑卒不地而反卒十國內卒于會故地也不地嫌既會

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欲見杞伯戾卒于會者是指外之辭解詁曰不書葬者故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前有歸惡元咺嫌惡成公意未明故復去葬以絕之墓也

宋人圍滕

楚人伐鄭

晉郤缺率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泄冶陳靈公淫于夏姬泄冶諫而死何氏以爲泄冶無罪是也言義泄開成石經作洩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解詁曰據歸讙及闡齊已取不言我言我者未絕于我解詁曰齊

也曷爲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取之其人民貢賦皆屬于魯凡歸邑物例皆時例上有取文者爲內喜明則不言來上無取文者言來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崔氏者何齊大夫也杜注崔杼其稱崔氏何解詁曰據齊高固名貶曷爲

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解詁曰復見譏者嫌尹氏王者大夫重不當也諸侯大夫任輕可世也因齊大國禍著故就可以爲法戒明王者尊莫大于周室彊莫大于齊國世卿猶能危之謹案穀梁傳云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廢疾曰卿稱氏爲舉族而出尹氏卒而可復以爲舉族死乎

公如齊解詁曰不言奔喪尊內也猶不言朝聘

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解詁曰據叔服不稱王子

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頃王之子匡王之弟也不如年夫稱弟者先君之母弟稱王札子不稱季子例也加子者王之貴蔑殊于蔡叔紀季唯尊內亦得以季子月文繫王使君前不名者從內錄尊敬辭

公孫歸父率師伐邾婁取蘱解詁曰與取根牟同而文承伐下諱而不盈不如須朐日者異乎公取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未踰年而稱侯以使者既於王見居喪之正故其餘即悉因其廢禮之實以刺譏當世矣

饑

何以書以重書也解詁曰民食不足百姓不可復與危亡將至故重而書之明當自省減開倉庫賑振之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解詁曰不日月者莊王行霸約諸侯明王法討徵舒善其憂中國故爲信辭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會文在狄上者殊狄也傳義見成十五年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解詁曰據下入陳稱子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解詁曰以大夫故貶見之所以貶絕然後罪惡見謹案穀陳佗從討賊辭此不爲討賊辭者佗注於蔡與使蔡人得討之之徵舒之罪無與於楚楚非天下之主之命方伯之位義不得討也

不與外討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諸侯蔡人殺陳佗大夫書是也

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故爲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

丁亥楚子入陳解詁曰入者其能悔過得而納之其君入本所以入者故不日以入書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據納及執蒯聵納公黨與也解詁曰徵舒弒君寧儀行父如楚訴徵舒楚爲討徵舒而納之主書者美楚能變悔改過以遂前功卒不取其國而存陳

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據葬生者之事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避欲討之而無所討也恕陳臣子力不能討假手于楚而討之也不月者淫夏氏罪重故奪臣子辭劉敞曰既葬而後乃討賊賊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閔公是已討賊雖遲而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此陳靈公是已凡君弒賊不討不敢葬則亦不敢除其服是故寢苫枕戈志必復而後已此賊不討不書葬之義也所以春秋有其賊未討雖久弗葬而弗非也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率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解詁曰據城濮之戰子玉得臣貶也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言不以晉人爲直而善楚子爲有禮也林父錄名氏反爲不與晉者莊王之師進以義退以仁卓然君子之行林父不度德力輕取敗卹中國遂哀敬特出主名專見其罪從臣囊瓦可以敗稱者下有奔役事足相起此上下無起文須就戰見其名氏乃所以斥責林父也蓋主言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君臣常辭城濮伯莒已明一故於此得變文以託別義晉義不與至禮也舊作一句連讀者非晉而與楚子爲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解詁曰皇門鄭郭門路衢道路之衢謂之衢案放至也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解詁曰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護祭者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鸞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不血食自歸首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解詁曰無良邊垂之臣謙不敢斥莊王于楚邊垂之臣也無善嗇有過言已有過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解詁曰沛焉者怒有餘之貌諸侯自稱國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解詁曰喪人鄭伯自謂也一二耋老謂其卿大夫解詁曰喪國之人日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六十稱耋七十稱老綏安也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解詁曰是亦莊王謙不斥鄭伯之辭令善也交易猶往來也言君之不善臣屢往來爲惡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微猶略也深入國邑而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解詁曰旌旗也撝軍舍止也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解詁曰南郢楚都也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解詁曰艾草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曰扈炊烹者曰養解詁曰廝役扈養五人樵汲五人乘車一乘炊家子十人廝養卒蘇林曰斷取薪者也古斷與斯通詩云斧以斯之蓋所由取名也扈圉也傳言鄧扈樂是也漢兒寬爲弟子都養而鄭君讀爲兒爲養以爲無家女行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員宍樂是炊烹者過名養矣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于四方杅盂也皮

所以爲幣杅穿皮蠹有餘也此與漢書云粟陳腐不可食錢貫朽不可校其喻相類言師出則費財故國必餘富然後敢從四方之事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解詁曰篤厚也本所以伐鄭者欲以明令伐鄭救有損喪圍其所也要其人服罪過耳不要取其土地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解詁曰從服從善用心曰詳何日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本楚伐鄭而晉救之有猶無有日何日之故經以楚爲客晉爲主也救鄭不書者伐同例舉重與戰不言伐同例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解詁曰淹久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言避晉將爲天下羞令之還師而逆晉寇左傳曰收乘輕粉北之是也晉稱寇者敵國辭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眾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解詁曰時晉乘舟度邲水戰兵敗反走欲急去先入舟者斬後扳舟者指指墮舟中身以兩手曰掬言其多也以兩手曰掬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解詁曰敵大夫戰言君者林父本以君命來令之還師而佚晉寇解詁曰佚逸也已上並歸師令得逸去也已上明與楚子爲禮之事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解詁曰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謹案莊子行進於中國乃純以中國禮責之故楚滅國錄日始於此也

晉人宋人衞人曹人同盟于清丘衞孔達也大夫而專司盟於是始故壹貶稱人疾之考之左傳是晉先穀宋華元

宋師伐陳

衞人救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衞

夏楚子伐宋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十有四年春衞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解詁曰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人父也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

葬曹文公則月葬月卒則時葬是例之正也不月九月爲此葬出也日卒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地以宋者與僖二十七年同說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解詁曰據上大其平乎已也解詁曰已楚鄭平不書大其平乎已大夫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解詁曰堙距堙上城具司馬子反楚右軍將公子側也解詁曰楚子反邑左傳謂之壜漢距堙築土爲山以闚望者也左傳曰登之壜於堞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解詁曰析破也骸人骨也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解詁曰秣者以粟置馬口中柑者以木銜其口不欲令食粟示有畜積解詁曰示是何子之情也解詁曰情何使肥者應客解詁曰飽足也太露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解詁曰矜閔幸僥幸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解詁曰諾勉者受語辭勉猶努力使努力堅守之指而去之反于莊王解詁曰反報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解詁曰舍止先勉反語言將舍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解詁曰繼乃道王本意終不解必宋止而弗攻舍而止尅其憊甚也七日內尙有不受子也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解詁曰大其有仁恩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解詁曰據大其平平者在下也解詁曰言在下者譏二子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謹案平例不與此稱人故和見貶義不發文實傳者在君側無專道實亦不與也雖大其平而猶不與所以醇事君之義杜要上之漸凡平而後有反覆者月信者時與盟同例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何以稱子據赤狄君未嘗見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其躬足以亡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解詁曰夷狄之俗而去離之故稱子未能與中國合同禮義相親比也故猶繫赤狄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解詁曰以去俗歸義亡故君子閔傷之世小國君猶未名名嬰兒者謹案所聞之亦以行進錄之也凡滅國而以君歸者例日惡其虐之甚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解詁曰天子之庶兄札者冠且字也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

之不稱伯仲者與同母兄弟甚其爲庶兄也主書者惡天子不以禮尊之而任以權至令殺尊寵二大夫相殺不稱人者正之諸侯大夫顧弑君重故降稱人王者至尊不得顧讓春秋文不容殺皆爲後世法戒於王札子知貴戚之禍說於三世六殺知外戚之禍

秋螺

仲孫蔑會齊高故于牟婁

初稅畝

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 穀梁傳曰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蓋古者八家同井中爲公田藉而不稅今去公田則九家同井而每畝稅取其什之一近貢法也或以爲什二而稅非也論語言二者是哀公用田賦以後耳 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 孟子曰助者藉也不言徹言助者傳順經意有從殷之質故取 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 解詁曰奢泰多取於民比于桀也 寡乎什一大貉小貉 解詁曰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稅薄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解詁曰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狀相須而舉相待而成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爲本也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皋陶制法不能使彊不陵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什一而藉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彊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于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于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于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

冬蝝生

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 解詁曰蝝卽螺也始生曰蝝大曰螺 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 上謂宣公也變古易常謂初稅畝是也蝝應變而生故始生未爲災而卽書之幸其見譴告之蚤宜於此時立覆稷變動深察天意而大改過則必有金縢反風之應宣公不能卒致內饑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期此之謂也董仲舒曰以災異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于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于國故見天意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救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謂幸國楚莊王以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之于山川曰天其將亡予耶不說吾過極吾罪也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異之顯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幸也聖主賢君尚樂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

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夏成周宣謝災 音義謝本作榭監本作榭

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 解詁曰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謝謹案成周在王城之東故謂之東周漢地理志曰河南故郟鄏地是爲王城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書所謂又卜瀍水東者是也成周雖非王居而宣宮在焉者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此周之下都得有先王廟若漢時原廟矣左傳敬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亦廟之在成周者也謝讀如序則物當棟之序制謝之言射也室後無室本射堂之制故以名焉宋災不別所燒 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 解詁曰宣王中興所作樂器 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 周之東遷本在王城及敬王避子朝之難更遷成周作傳者據時言之故號成周爲新周猶晉徙于新田謂之新絳鄭居郭鄶之地謂之新鄭云爾傳道此者言成周雖非京師而先王宮廟有大災之同於京師除舊布新之象其後敬王果新邑于此故春秋錄其災也天道不遠三五復反向使周人寅畏謹異修政更始興宣王之禮樂則子朝之亂必不作而可以無居新周之事所以深探經旨上推天意稱言約而取義遠矣治公羊者舊有新周故宋之說新周雖出此傳實非如注解故宋傳絕無文唯穀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是以晉儒王祖游譏何氏黜周王魯大體乘硋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者也

秋郯伯姬來歸 來歸者出也已出則失其貴故從不見卒也始嫁不書者容郯子爲世子時歸之

冬大有年 稅畝而饑所以譴君也繼饑而旅大有年乃天之愛民也君恆視之而天又薦饑之則民無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文公從楚當莊王之世猶爲輿賢比畢貴輕故葬但不月而已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顏氏師以爲是十四日食案史記漢文帝二年亦十二月望日食陰陽之異容有非可理度意測者但此傳無明文未知其本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婁子同盟于斷道 是盟歆欲伐齊而不與信亂者傷中國累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解詁曰稱字者賢之宣公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婁人戕鄫子于鄫

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賊而殺之也 解詁曰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戕則殘賊惡無道也言于鄫者刺鄫無守備小國本不卒故亦不日

甲戌楚子旅卒

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解詁曰旅卽莊王也葬從臣子辭當稱王故絕其葬明當誅之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

還者何善辭也 善其復還不 何善爾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 其事成十五年傳詳焉 墠帷哭君成踊 解詁曰墠帷除地爲墠以帷障其形也踊辟踊也禮必踊者如嬰兒之慕父母矣哭踊之禮盡臣爲君本服斬衰故成踊比三日朝哭踊莫不復踊去之之後也 反命乎介 解詁曰因介反命于君 以大夫爲上介 自是走之齊 解詁曰王者善其不以家見逐之故而廢君命臣子之道言遂者因介反命是也不書出奔者在外也不言出逐者無罪也以歸父公子整與叔肸皆如較之可決內大夫奔有罪日無罪不日

皇清經解卷十之七終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十之八　學海堂

春秋公羊通義　曲阜孔廣森著

何氏解詁

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解詁曰周二月夏十二月

三月作丘甲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解詁曰時者謀結鞌之戰不相負也後爲晉所敗不日者敗在二年聘季孫盟後非此盟所能保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以不月日言之或說是也所聞之世許敗于戎狄與然則曷爲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穀梁傳曰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敗爲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劉敞曰莫敢當其言敗績何天下之莫大矣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敗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率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率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解詁曰據曹無大夫憂內也曾以內被齊難遣大夫助戰故治之善而錄之內舉四大夫者時未作三軍蓋季孫將上軍臧孫將下軍叔孫將中軍公孫嬰齊爲二軍之佐也使臣上客而將列數之者重錄其於他國則唯言某帥師某某某者君子不掩人之功故從內言之故從外言戰也解詁曰不從外言戰也解詁曰不從日者先日者前定之期也鞌之戰也後日者前定之期也然後齊故不言戰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解詁曰據高子來盟無君不稱使佚獲也解詁曰佚獲者已獲而逃亡也當絕賤使與大夫敵體以起之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解詁曰逡巡却退貌介者不拜而今拜稽首者重難執獲內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解詁曰左傳以逢丑父爲右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車中上下同服所謂均服代頃公當左解詁曰升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解詁曰不知頃公將不反曰革取清者解詁曰革更也軍中人多水泉濁欲使遠取清者因亡去頃公用是佚而不反勢大得去邪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解詁曰欺三軍問法者欲斮之曰法斮解詁曰斷斬於是斮逢丑父董仲舒曰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爲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知者也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理以至尊爲

同叔子矣踊于棓而闚客解詁曰□□□□上也凡無高下有絕加躡板曰棓齊人語也□□□□□□□□□□□則客或跛或眇左傳曰婦人笑於房然則郤克跛也晏子春秋曰景公爲臺成而不踊焉晉義者曰郤克眇者謂許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解詁曰迓迎也□者□也聘禮記曰卿大夫二士迓士皆有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解詁曰閭一扇當開一扇一人在外一人在內曰踦閭將別恨爲齊所傳戲謔之而不欲使人聽之謹案穀梁以爲晉閭也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解詁曰齊襄公滅紀所得甗邑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解詁曰使壟敵東西行且以蕭同姪子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解詁曰郤克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也詩云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欲盡東其畝故曰土齊也不可□□□□□□□□□□□□□□□□□□□□□□□□□□

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壹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遫卒

取汶陽田

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不繫齊者本所侵取內邑也內邑不言齊人來歸者其意也取者有也非其志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家鉉翁曰自楚僭王其公子亦僭而稱王子久矣今書楚公子春秋革之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解詁曰據會而盟得一貶焉爾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解詁曰禮始入宮廟未忍遽以神事孝子之志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

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率師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率師圍棘

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左傳曰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其言圍之何不聽也解詁曰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圍以起之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將咎如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此聘也其言盟何解詁曰據不舉重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

盟也解詁曰尋舊盟也以不與重遠聘而言之知尋舊盟也者惡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二國既
修盟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侵伐故惡而言之

鄭伐許解詁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之後中國盟會無已兵革數起夷狄比周為黨故夷
之狄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晉義堅作臤文作臤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運

鄭伯伐許 解詁曰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秀于穀

梁山崩

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 爾雅曰梁山晉望也繫國者與沙鹿同義 不 梁山崩何以
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沂 解詁已故
不日以起之晉 沂古流字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山者大尊道
也何者所以宣通氣澤此象君德所以澤天下 遇自嚴之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偏于天下

秋大水 成公幼弱人不恤 時洪步致廟故有蕭宗廟之師失禮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解詁曰定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
伯同盟于蟲牢 胡康侯曰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 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喪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月者正月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 武公名敖煬公之子孫魯公之曾祖 立者何立者不宜
立也立武宮非禮也 解詁曰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于子孫過高祖不得復
立廟周家祖有功宗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于子孫自高祖
已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廟諸侯之卿大夫比
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 [illegible]

取鄟 子不可言也春秋以其可辭書之

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邾婁諱亟也

衛孫良夫率師侵宋

夏六月邾婁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 悼公在喪未踰年而親伐許不子之甚故去葬奪臣子恩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率師侵宋

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率師侵鄭 左氏經曰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解詁曰鼷鼠者鼠中之微者角生上指逆之象易京房傳曰祭天不慎鼷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寤重有災也 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二桓子孫相繼之象宣公有廣三桓之志成如此哉矣

吳伐郯 胡康侯曰郯何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何以狄之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 [illegible] 命有命國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其後僭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 [illegible] 之制也而以為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示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 月者 [illegible]

不郊猶三望 解詁言免牲者則不言不郊此則有異事為文無所承故復舉不郊也

秋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杞伯救鄭八月戊
辰同盟于馬陵 不重言諸侯者關無異事文省

公至自會 左傳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故以得意致會也

吳入州來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 晉命制乎我也本非言者商量之意不使 地而言歸之于者順韓穿來言辭
曷為使我歸之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
弔死視疾 士也 七年不飲酒不食肉 志復讐也 晉侯聞之曰嘻奈
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illegible]
侯聞齊侯悔過自責高其義畏其德使諸侯還齊之所喪邑 董仲舒曰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齊頃公親齊桓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于諸侯以此之故難
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怒而外 [illegible] 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眾外得黨與衛魯
四國相輔大困之鞌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深本頃公之所以
人身幾亡國為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伐晉不
敢出鞌之困也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
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
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
國安寧是福之本生于憂而禍起于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
其於人切近可不省耶

晉欒書率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 解詁曰據紀履綸來逆女不書納幣 錄伯姬也 伯姬守節逮
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物以殊之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其稱天子何 解詁曰據天王使毛伯元年春王正月止也 [illegible]
曰王者文 其餘皆通矣 [illegible]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解詁曰棄而日卒者為魯杞歸其喪張本文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婁人伐郯

衛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 解詁曰據逆女不書媵也言來媵錄伯姬
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 [illegible]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illegible]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illegible]
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 [illegible]

媵何義所以彰其榮且爲父母安榮之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婦人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

晉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

晉欒書率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率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運 潰者惡楚比克莒二邑暴中國之甚故伐莒錄名氏入運稱人示貶也文十二年行父城運則運本內邑是時蓋已叛屬莒內邑不言叛故經無明文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中城 中城內城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率師侵鄭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其言乃不郊何 解詁曰據僖公不從言免牲也 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不免牲失禮故譏之也言免牲則不郊可知言不郊而不言免牲則免牲亦可知五卜非禮不發傳者四卜猶譏過此何言矣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不致者此所會其世子也時晉侯有疾使太子以君禮會諸侯總就書其爵譏代父位而用公會大夫不致例以起之

齊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眾多爲侈也 解詁曰侈大也親廷侈于娣姪上婦人侈于娣下 伯姬以至賢爲三國所爭媵故侈大其能容之唯天子娶十二女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月者時晉人止公使送葬公終錄之也左傳曰秋公如晉晉人止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然則是年無冬冬者本當繫葬晉景公于冬三月之下但緣諱不書其事令如常例書首時嫌若冬實無事故去冬以起之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月者爲下盟出

晉侯使郤州來聘己丑及郤州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 自其都邑而出故使與外諸侯同文因爲天子諱三公乖離出奔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沙澤 不致之義未詳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三月公如京師 趙汸曰如京師特書月明朝王爲正與他如不同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人滕人伐秦

其言自京師何 難何以不承公如京師就言遂會伐秦意 公鑿行也 解詁曰以起公鑿行也鑿猶更造之意 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 解詁曰時本欲直伐秦塗過京師不敢過天子而不朝後生事修朝禮而後行故起時善而褒成其意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朝無事復出公者時公鑿行

曹伯廬卒于師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月者春出秋返久也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楊士勛曰莒子朱者莒渠丘公不書葬者莒行夷禮則是失德又非須稱諡莒無諡故不書葬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曰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故經加自晉言有力文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左傳曰稱族尊君命也至是始娶者公即位幼也國君十五而生子

鄭公子喜率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卒名及稱婦例並見宣元年傳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 解詁曰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今爲大夫死見於經爲仲嬰齊 武曰魯有二嬰齊皆公孫也仲嬰齊卒十七年公孫嬰齊卒則子叔聲伯也此言仲嬰齊亦是十七年公孫嬰齊非謂子叔聲伯故注云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則嚴彭祖顏安樂如普如普已屢見矣

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 謂大夫世則有族魯人立歸父之後仲世其族成歸父之氏氏族自廟則歸父既後歸父聞而祀歸父于廟仲遂子亦有氏之法而氏之云爾爲人後者爲之子謂其事以王父字爲氏故得比氏以如爾服其服如喪服之所持重於大宗有子道焉非尊

他人父也何以乃皆其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失禮不有稱之乎而乎家日帝弟兄爲嗣後則弟兄之相從由來皆矣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 解詁曰據 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 仲者叔彭生氏也 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 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 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 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 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婁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曹伯名負芻宣公之庶子殺世子而自立故晉執之爲伯討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卒不日者失德也葬日者爲國亂渴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婁人會吳于鍾離

曷爲殊會吳外吳也 世子殊會吳亦殊會貴賤不嫌殊可同也然同之中有異焉鄭上日首戴之會書及書會見公及諸侯同往會之如臣朝君使諸侯不得以子世子鍾離之會書又書會若諸侯外吳不與同會使夷狄不得以亂中國此則楚人微意不可不察

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 楚亦夷狄未嘗殊者始見稱州已外之矣攜夷狄亦殊會始發傳於此者因此會諸夏與夷狄

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

執言自近者始也解詁曰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是也此春秋為後王立大法建治善自京師始於內而外之也於所聞之世始內諸夏所見之世始治夷狄乃殊方別俗被之聲教鵠屬弗絕而已接之有序大學所謂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是義然也舊例時此吳會中國之始特危月之者義皆

作雞本

許遷于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朱文公曰上溫故雨而下寒故著木而冰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木冰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五行志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為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滕文公也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

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此王公失道臣代其治故陰代陽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解詁据鄭上稱伯下稱師王痍也王痍者何傷乎矢也解詁曰傷也箭中其目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解詁曰末無也凡眾敗績也見傷於此而敗績為重眾今親傷人君當書痍眾以言戰又言敗績知非詐戰當言其上日也謹案此晉侯及楚子戰之鄭為主人而戰言晉侯及者甚以楚敗陵書見鄭附從僭楚暴晉之能敗之故與使為主與顏同義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

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解詁曰不得為晉侯所見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解詁曰据不得意而還之會公失序不致謹案此兼問大夫執不致會者公不見見者是會也大夫執者謂下伐鄭之公不見見實不恥也曷為不恥公幼也公幼時何氏因以為不合有父內執與經不合以叔孫僑如之擅權故凡有會而不能致者以公幼未能者在大臣故不坐以公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尹子王之上大夫稱子

曹伯歸自京師

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解詁曰据曹伯襄復歸易也解詁曰易故未言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

之解詁曰相平其臣民令專心于負芻誅不此君不名之意外治諸京師而免之解詁曰謀治于京師欲還其罪若與惡者同故君當以名也復歸者出自惡喜時不能無惡者前稱侯以執事以起之心有為其君諱不諱其罪已明矣其言自京師何京師解詁曰據傳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不言自京師後歸者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天子有命歸之則諸侯不得治其罪人不得易其位故無所復治明其時能知尊王請命春秋乃以王命除負芻之罪也例歸文在上者言自京師歸于曹則嫌自京師有力歸功者時者錯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

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解詁曰悕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辭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解詁曰其能以身衛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晉厲公也成公從開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矣於是執季孫行父解詁曰此一事而再言之者先舉而後言之意自成公將會以下明其事而言之公執者公師不與公會也而以會不當期為罪名耳傳本經唯一書執季孫行父而不言公者再執是不善諸侯被執者例月無罪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日者有罪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州盟于扈解詁曰行父執不致者季公至扈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日者有罪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結率師侵鄭北宮結二家經自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婁人伐鄭六月

乙酉同盟于柯陵不復言諸侯者尹子單子與盟異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解詁曰魯郊博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上辛或曰用然後郊或之意未明舊說以為其首之意見當用辛例不郊則不得用郊然後郊要本非傳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所以疑殆焉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婁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解詁曰方正下壬申故月之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軫

非此月日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解詁曰据下丁巳知壬申在十一月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解詁曰以不書者以為公諱出奔之罪也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解詁上年晉人執季孫行父代公執此復言嬰齊亦請者嬰齊時亦代執後赦之今國其公許之反為大夫歸至于貍軫而卒解詁曰十月卒而地無君命不敢卒大夫解詁曰國人未被君命不敢使從大夫禮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然後卒之解詁曰書其不敢自專故引其死日下就公至月卒之也蓋言其事所以勸當世之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解詁曰此日也日二事日食在上

邾婁子貜且卒蒙上日也者先天道次人事與鄢陵同義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州郤至

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實欒書弒稱國者眾弒辭去日者則少德已明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解詁曰不書叛者楚為魚石伐取彭城以封之本宋邑于楚非得于宋故不從伐於上起其意也楚已封魚石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從君錄之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婁子來朝

築鹿囿

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解詁曰刺奢泰妨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十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彭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婁子齊崔杼同盟于虛

丁未葬我君成公

皇清經解卷十之八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之九

春秋公羊通義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學海堂

何氏解詁

襄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為宋誅也其為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為罪也追經書復入于彭城之意就以其假大國之勢犯君篡邑故出無惡入有惡也楚已取之矣曷為繫之宋解詁曰據莒人伐杞取牟婁後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不與諸侯專封也欲言楚彭城則本非楚自取直言彭城無與道盜邑同故還繫之宋奪正其義明楚不得專以地封叛人魚石不得專受封于楚而言圍者起實封也

夏晉韓屈率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婁人杞人次于合

秋楚公子壬夫率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婁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不及時書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illegible]喪與接同罪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晉宋將卑師衆衛將尊師少故分別書之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徐彥曰左氏以為齊姜成公夫人繆姜宣公夫人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者何鄭之邑也解詁曰以下戍鄭其言城之何解詁曰據外城邑不書取之也取其邑而城之為守固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為不繫乎鄭為中國諱也晉伯自文公以後唯悼公足稱焉故復諱其惡不言為晉諱者鄭背中國甘心于楚今方與楚爭鄭而犯禮伐喪所為與夷狄無異故傳順經意深責之言中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左傳曰秋七月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若然取虎牢之事本發于仲孫蔑成于荀罃故歸惡大夫而以遂事責之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率師伐吳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解詁曰盟地者不於都也

公至自晉解詁曰以晉致者上盟不於都嫌如晉不得入故以晉致起之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日在下者諸侯始使世子亢諸侯之禮春秋惡而責之故獨以不信辭屬光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曷為殊及陳袁僑據非外為其與袁僑盟也杜元凱曰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廣森謂會盟同地例諸侯盟雖間繫事必再舉地首戴葵丘平邱是也大夫盟雖間有事乃再地于宋是也若此及溴梁之盟間無事則不再地君亥繫臣亥殺春秋之稱言無非殺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率師伐許

四年春王正月己酉陳侯午卒胡康侯曰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諡不以其為諱周人以諡易名於是乎有諱禮夫子兼帝王之道參交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填滅國書取出奔書係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戍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外者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

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解詁曰襄公者成公之妾子謹案弋氏左氏穀梁作姒氏姒姓之字或作弋詩所謂孟弋是也其有兩定姒公羊春秋一書弋一書姒蓋特別之國語曰杞鄫由大姒左傳衛成公欲祀夏后相甯武子曰杞鄫何事是鄫本夏後故史記及潛夫五德志並以鄫為姒姓襄公之母其鄫女與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解詁曰以不殊鄫世子俱言如也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定弋鄫女蓋鄫世子巫之姊妹故巫於襄公為舅襄公於巫為出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解詁曰殆疑[illegible]莒將滅之則曷為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解詁曰時莒女嫁為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案左書者罪鄫子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不殊孫林父者時晉侯將會吳于戚使魯衛先通好言及衛孫林父則非我欲之言會衛孫林父則非衛尸其事文不可施故不殊衛以起晉志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吳何以稱人解詁曰據上善稻之會不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不得先言鄫人而後殊會吳者其序自主會者為之也若言吳鄫人則不成文故使吳亦稱人不嫌進吳者後會于柤仍殊之自明矣鄫即于會者判晉將平莒鄫之難弗能正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

言我也（解詁曰離至離別前後至也言我者以魯至時書與魯微者同文微者同文者使若城楚丘辟魯獨戍之）戍例時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所聞世再見者進故日且名）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解詁曰言滅者以異姓爲後莒人當坐滅也不月者取後乎莒非兵滅疑案五年傳曰莒將滅之則立外孫之也[illegible]莒會而不復然故春秋不言鄫亡而歸惡於莒人之鄫也已姑之子以代弋姓宗廟鬼神非族不享不謂之滅得乎穀梁傳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董仲舒曰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鄫取後乎莒以之爲同姓日日莒人滅鄫此不在可以然之域也）

冬叔孫豹如邾婁

季孫宿如晉（宿行父之子也喪父未練而有位於朝奉使於國世之事不可勝譏故從武氏子見法而已）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曷爲不言萊君出奔（據譚弦之奔）國滅君死之正也（諸言奔者皆責不死位可知矣此禮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婁子來朝

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螺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鄬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操音七報反疏云一本作原字非）

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解詁曰據陳侯鮑卒不地也[illegible]公以不地見隱此以地見隱者內）地則鄵地爲變各從變例以起問變微不夠一概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左傳曰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曷爲不言其大夫弒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於是弒之（解詁曰厥由中國無義故深諱使若自卒）鄭伯髡頑何以名（解詁曰據陳侯如會不名穀梁傳曰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解詁曰舍昨日所舍止處也謹案鄭伯未至乎舍者傳經意名鄭伯于上書卒于下使連而辭意明未見是道路若至舍乃卒辭間既後則不得復名也）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

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解詁曰鄭伯欲與中國意未達而見弒故善遂而致之所以達賢者之心是見諸侯文如會）

陳侯逃歸（范武子曰背華即夷故書逃以抑之）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月者正月也上鄬之會不致疑公未還國遂自從如晉與）

夏葬鄭僖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也（解詁曰深順上事使若無賊子故不當去葬貶也謹案[illegible]周曰鄭成公不葬僖公之蔡[illegible]蔡侯肸[illegible]而[illegible]書[illegible]則不得書葬[illegible]不書葬則無以異乎[illegible]之[illegible]重而爲之[illegible]者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此侵也其言獲何（解詁曰據宋師敗績爲戰乃言獲也）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兵繫辭不明侯何嫌不戰遇其不備獲得之易僔）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婁人于邢丘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火

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大小者分別輕重也解詁曰[illegible]）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內有甚痛[illegible]災者[illegible]故可以[illegible]大然[illegible]秋文雖小有火如大災也[illegible]是今經云新宮災足知內不言火者君子之新宮矣）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illegible]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盟日者著鄭叛盟也解詁曰事連上伐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辭伐而言同盟者著鄭與盟也）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晉悼公圖復文襄之業而不義滅小國故舉日貢之）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illegible]）

戍鄭虎牢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爲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解詁曰諸侯本無利虎牢之心欲共以距楚爾故反繫之鄭見其意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軍者何三卿也（[illegible]）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illegible]）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illegible]）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會于蕭魚

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 解詁曰中國以鄭於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起得鄭爲重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冬秦人伐晉 解詁曰爲楚救鄭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 凡以兵取人邑皆悉諱言圍也月者圍不入例言義責乎石經云顏氏無伐而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

季孫宿率師救台遂入運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 莒以取台救之無及故遂入莒邑以報之穀梁傳曰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運惡季孫宿也

夏晉侯使士彭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 解詁曰賢季子因始卒其父是後亦欲見其迭爲君讓家吳終春秋未嘗日卒惡而畧之尤外于楚

冬楚公子貞率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詩

詩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吳于向

內未有並使以會者今一會而二大夫出專恣益甚故特危月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結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伐秦

己未衛侯衎出奔齊 前後奔者多矣或以犯王命畏大國見滅相篡未有臣逐其君者今衛侯衎見逐于譏甯名理之大變以邑出君則言下叛故仍自奔爲文而變例加日以明之不嫌孫甯之罪者後弒君入職已明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率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婁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 王季子使受采于劉是爲康公其子定公劉夏也天子大夫例字夏名者文連于後君前臣名之義 外逆女不書 兄于左傳者莊十八年原莊公逆王后于齊陳宣六年召伯公逆王后于齊經並不書 此何以書過我也 解詁曰明魯當共送迎之禮纂案齊姜歸京師不書者我不爲榮故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其言至遇何 解詁曰據季孫救台不言所至 不敢進也 著畏齊之甚

季孫宿叔孫豹率師城成郛 言已取成矣復得城其郛者著宿豹之復成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婁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溴梁

戊寅大夫盟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解詁曰旒旂旒贅繫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壻爲贅壻矣以旒旂旗喻者爲下所執持東西不舉內大夫者欲一其文見惡同也至此所以徧刺之者蕭魚之會服鄭最難諸侯勞倦莫肯復出而大夫常行三委于臣而君遂失權大夫故得信在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自襄文悉西都監法引公羊傳曰贅猶綴也疑劉本此文之下傳有自釋贅旒之義宜依九年傳震而裕之下復出震之者何云云擬例

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 解詁曰錄以歸者甚惡晉有罪無辭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自是迄哀公地比四動皆季氏專政之象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前爲宿豹所復今又伐取之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瞯卒 宣公也音閒二月開成石經作三月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率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洮

齊高厚率師伐我北鄙圍防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婁人伐我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同圍齊 特言同者深惡齊無道諸侯同心欲圍之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率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阿 復出諸侯者已盟更無所承也下有沒不日者

晉人執邾婁子 不信在邾婁不在諸侯

公至自伐齊

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 解詁曰據諸侯圍許致圍 未圍齊也 解詁曰致伐起 故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 得言圍以抑齊之驕諸侯會時本謀圍齊 曷爲抑齊爲其亟伐也或曰爲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

此二者皆齊罪蓋兼惡之春秋抑強扶弱王者之心也無道而強不著有道而弱是以進宋衰抑齊寵

取邾婁田自漷水

其言自漷水何 據取邾東田不言自漷水 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爲竟漷移也 解詁曰魯本與邾婁以漷爲竟漷移入邾婁界魯隨而有之諸侯土地本有度數不得隨水遷水有之書

季孫宿如晉

坐取邑故云爾

葬曹成公 音彝篆明

夏衛孫僑如率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據公孫敖不至復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解詁曰禮兵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為師唯義所在士匄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恩動孝子之心義服諸侯之君以兵見之敵年退將自之旨乃名上句有難重巖君命之有局必君命而後行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有害而專之君與至穀而後得其地也可則將矣則救日殺者齊地也其日可而後止不可則復之期可而後止臣之事也君也凡在閫外專了之事文也凡在家無專焉臣子之大節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冬葬齊靈公解詁曰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故奪臣子恩明光伏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

城西郛解詁曰西郛者據郛城路道東西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遬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盟于澶淵

秋公至自會

仲孫遬帥師伐邾婁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蔡公子履出奔楚燮之弟履故出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解詁曰為二慶所譖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解詁曰自澶淵之盟臣恣甚故比年日食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月者正月也

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據邾婁會恒言邾重地也惡叛臣竊邑故人錄名以見其罪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日月同行而有食之者至於頻月日食古今厤算斷無其去而襄公之篇四年再見譙乘諸謂之記異不亦宜矣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商任

庚子孔子生此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朔校之舊有十有一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今以十月庚辰別自後為所見之世故也字者課故定從釋文本傳記此者分斗柄同位先儒言夫子生時周十月夏八月日在二次壽占之金貫式日六陽星為六合臨帝車指此日加午之黔也天乙登車朱雀鄭地龍見終以蛇蘇是有德而卓無位光而王者與解詁曰時歲在已卯謹案於今求命而得已卯癸酉庚子王午應西極之位也漢西分首是歲已酉以行民下合但四分故命厤序以為庚申歲獲麟而甚而特則云薇乙之歲在單閼單閼卯也四分上推太初元年丁丑漢元年乙未三統厤引漢志曰高帝元年歲在大棣名曰敦牂元封七年名歲名困敦並出四分數差一年太史公厤書曰太初元年歲名閼逢攝提格又寅甲寅非丁丑矣萬歲蓬古七厤疏之下同異得失無以辨之今以公羊家學既從何氏仍其舊存俟論定焉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月者正月也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沙隨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婁鼻我來奔

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據邾婁非見以近書也近者所見之世也人所見世亦在大備將使遠近大小若一小國始合有大夫但盟會之等載記闕略不得周知故邾婁孫其接我者以自近必見法于邾婁者亦取自近者始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解詁曰前為二慶所譖出奔楚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復入于晉據魚石直言入于彭城

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左傳曰齊侯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故曰出乎曲沃而入也傳以此解上者明與魚石但據彭城不入宋者異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渝

曷為先言救而後言次解詁曰據次先通君命也救晉者君命也次者進退在豹也先書君命而後錄臣事春秋之教也然救不書次本書次者刺不及事之義因而分別之後又隨事設義云爾

己卯仲孫遬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婁解詁曰者有罪也子日臧武仲以防求為後于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晉人殺欒盈

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前得罪出奔位已絕雖復入道去國者不在位猶從大夫之族今盈入晉作亂罪重不得復稱故大夫也解詁曰稱人者從討賊辭大其除亂也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為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弒楚子果從諸侯伐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中國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音義鍼本又作鍼按開成石經是鍼字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解詁曰五穀不升為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之六月鄭子展子產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由此觀之

鄭人之歸以直報怨[illegible]而不加罪焉大國之善者也故曰善伐之例曰人者善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重言同盟[illegible]諸侯[illegible]

同例[illegible]傳是會晉本合諸侯伐齊以報二十三年之役齊[illegible]人以[illegible]公[illegible]且略晉侯自[illegible]之同盟于重丘[illegible]故也遂[illegible]亂受[illegible]弒君之賊中國之大[illegible]公[illegible]焉春秋不言伐齊所以深為內諱而存中國也重丘之盟[illegible]之會其[illegible]正[illegible]於[illegible]自言之於此諱之所謂遠世近世異辭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陳儀

陳儀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諼君以弒也 [illegible]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冬鄭公孫囆帥師伐陳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

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 [illegible]吳子謁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 [illegible]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illegible]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此諼君以弒也其言復歸何 [illegible] 惡剽也 [illegible] 曷為惡剽 [illegible] 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 [illegible] 然則曷為不言剽之立 [illegible] 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 [illegible]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illegible]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illegible]

晉人執衛甯喜

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 解詁曰據甯喜弒君[illegible]不以其罪執之也 [illegible]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瑗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為出奔晉為殺甯喜出奔也曷為為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 [illegible] 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 [illegible] 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 [illegible] 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 [illegible] 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 [illegible] 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 [illegible] 已約歸至殺甯喜 [illegible] 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 [illegible] 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 [illegible]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曷為再言豹 [illegible] 殆諸侯也曷為殆諸侯為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 [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解詁曰[illegible]

夏衛石惡出奔晉 [illegible]

邾婁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解詁曰如楚皆月[illegible]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解詁曰[illegible]

乙未楚子昭卒 解詁曰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illegible]月之餘日而附于前月故不更[illegible]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何言乎公在楚 解詁曰[illegible] 正月以存君也 解詁曰[illegible]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弒吳子餘祭

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 [illegible] 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illegible]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齊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城杞 [illegible]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解詁曰[illegible]

吳子使札來聘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 解詁曰[illegible] 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 [illegible] 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

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解詁[illegible]）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解詁[illegible]）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解詁[illegible]）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眛也立夷眛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illegible]）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解詁[illegible]）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illegible]）去之延陵（[illegible]）終身不入吳國（解詁[illegible]）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解詁[illegible]）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解詁[illegible]）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解詁[illegible]）

秋九月葬衞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頗來聘（[illegible]）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illegible]）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illegible]）

天王殺其弟年夫（解詁[illegible]）

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解詁[illegible]）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解詁[illegible]）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illegible]）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鄭人殺良霄（[illegible]）

冬十月葬蔡景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illegible]）

晉人齊人宋人衞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所爲何錄伯姬也（解詁[illegible]）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解詁[illegible]）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卿不得憂諸侯也（解詁[illegible]）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解詁[illegible]）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illegible]）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解詁[illegible]）

經傳凡四千九百七十六字

皇清經解卷[illegible]之九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illegible]之一十

學海堂

春秋公羊通義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何氏解詁

昭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衞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漷（[illegible]）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爲貶爲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弒君也今將爾詞曷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爲不於其弒焉貶以親者弒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illegible]）

三月取運

運者何内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illegible]）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爲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鍼有寵于桓公景公忌之使出仕于晉方責秦伯不能容其母弟欲加奔文故特以名見此與莒慶爲議逆女特書同例

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

晉荀吳率師敗狄于大原

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古文春秋經作大鹵公羊師以今說讀之爲大原故弟子記之地物從中國解詁曰以中國名言之殊俗也邑人名從主人解詁曰邑人名自夷狄所名也不若地物有形名可得正故從夷狄辭言之謹案此言大鹵者從狄邑名之大原者從其地形名也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原之言遠也隰之言濕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莒去疾者當國辭入者不篡辭展之罪重矣而去疾不免爲篡者著去疾之不正也謂之莒展者猶陳佗之例也踰年之君而不與成君之稱爲弒其君絕之也既絕之則展罪已顯故於其弒也從莒無大夫常文殺之徒自不守踰年稱公之族誅以曹羈莒展與鄭忽比類反疑經無譏展之文而斥左氏記莒事爲失實其妄至此有罪不月者不成之爲君故亦不得用諸侯奔例矣

叔弓率師疆運田

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解詁曰疆竟也與莒正是竟界與莒爲竟則曷爲率師而往畏莒也

葬邾婁悼公所見之世邾婁始書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弒之葬王于郟謂之郟敖韓非子亦稱春秋記曰王子圍問王疾以其冠纓絞之遂自立也然則卷之卒非實卒也今楚夷狄之國前此公子圍親弒其君懿之公子比出奔而君昭公朝之也以內朝之大者故路其實而不言其弒公在楚中國有天理微乎言乎沒

楚公子比出奔晉解詁曰辟內難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解詁曰乃難辭也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謹案昭公之篇屢言至河乃復皆季氏爲之使公不得志于晉穀梁傳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此最得其實左氏以爲晉人辭公者魯史順季氏之飾詞耳是行經書于冬而左傳在秋安知非即史官欲飾成公復晉辭弔喪故移之公行期以就少姜卒之月日耶

季孫宿如晉

三年春王月丁未滕子泉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正也時惟畏齊晉大國則有使卿行者襄公之喪滕君親來雖爲夫人然無施不報今亦加禮特使卿會其葬善得輕重之宜月者順內恩錄之也

秋小邾婁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解詁曰爲季氏

北燕伯款出奔解詁曰名者所見世責小國詳錄出奔當誅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解詁曰爲季氏音義疏云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字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此若有作雪字誤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婁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徐稱子又不外淮夷者皆以非中國上會無所殊也

楚子執徐子二家經皆曰楚人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解詁曰故繫之齊其爲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于防解詁曰以襄公二十八年奔魯自是走之吳不書者已絕於齊在魯不復爲大夫賤故不復錄之然則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防既非齊地不得與圍宋彭城同例故直言伐吳而已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解詁曰稱侯而執者伯討也董仲舒曰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與專地而封晉文不與致王而朝楚莊不與專殺而討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爲天下大禁

遂滅厲伐執例不月七月爲此滅出也音義厲疏云有作賴字者按古文厲賴通論語厲己鄭讀爲賴漢武帝紀祖厲河李斐曰音賴是也此厲國僖十五年齊所伐者左氏經於彼作厲此作賴寫者異耳又桓十三年傳有賴人杜預云賴國在義陽隨縣十五年下云義陽隨縣北有厲鄉明隨與賴爲一水經注漻水篇曰厲鄉亦云賴鄉故賴國也

九月取鄫

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內諱滅國解詁曰人取月者從滅國例起實滅也取載不起者彼承伐文載是國明此屬上有莒人滅鄫嫌實取莒邑矣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中軍者何復古也初作中軍時三分公室三家者各有其一今更毀中軍四分公室而季氏有其二此實弱公室之事然當時必以復古爲名春秋就以善復古書之者內辭也隱惡而揚善臣子之道也然則曷爲不言三卿解詁曰據上言作三軍等問不言三云卿者土師解言三卿因以爲難五亦有中三亦有中解詁曰此乃解上作三軍時意作時益中軍不可言中軍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不知何中也今此據上作三軍不言中則益三之中舍三之中皆可知也穀子本據上言作三難下中不言三也如師解言本益中故下言舍中爲其將復據下中難上不言中故解上以舍下如此則下不言三亦可知也謹案月者重錄之作者同例然公如晉亦得蒙正月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解詁曰不揭其來以奔其言及防茲來奔何解詁曰據漆閭丘不言不以私邑累公邑也解詁曰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及故言及以絕之劉敞曰私邑者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公邑者非食之者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率師敗莒師于濆泉

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爾雅曰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傳釋其地有涌泉故以泉名耳何氏謂當戰而涌甚謬

秦伯卒

何以不名秦此始發難者以所見之世然小國或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解詁曰嫡子生不以名令于四竟擇勇猛者而立之謹案秦居西陲雜犬戎之習非實夷國也用夷俗其名何解詁曰據秦伯罃稻名嫡得之也解詁曰以嫡得立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越何以稱人徐人越云則不辭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解詁曰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上城杞已來復卒略之者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

楚薳頗率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傳例曰暨不得已也左傳亦曰齊求之也解詁曰時魯方結婚于吳外慕强楚故不汲汲于齊不出主名者君相與下國中告安故以舉國暨言之謹案左氏許惠卿說此爲燕與齊平推尋經文下有叔孫舍如齊莅盟與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莅盟時事正同且以僖公之盟齊人伐狄秋衛人及狄盟散之見屬無事

他事而重邾衛此伐在隔年而不重出北燕其非燕齊乎審矣

三月公如楚

叔孫舍如齊涖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日食于陬訾降婁之交左傳士文伯說魯衛惡之衛大魯小應在其君卿之喪也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穀梁傳曰鄉曰衛齊惡今日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

九月公至自楚 如楚危月出致同例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解詁曰當時而日者世子輒有惡疾不早廢之臨死乃命臣下廢之自下廢上鮮不為亂故危錄之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其曰陳世子繫君言其則可繫招言其則不可言其公子則可言其世子則不可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招所使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 招所立也

秋蒐于紅

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不去大夫者非討賊之辭也蓋過實不與弑而招歸罪焉若魯[illegible]氏之比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葬陳哀公 解詁曰日者疾詐滅人也不舉滅為重書三事者疾[illegible]託義故列見之託義不先書者本懷惡心劉歆曰此楚子也其稱師何貶曷為貶乘人之亂滅人之國執人之賊殺人之臣稱侯則疑于伯稱人則疑于討賊之辭重矣故壹見之於師也謂殺孔瑗不言大夫討賊之辭也蓋招所使殺偃師者若成濟之比承上滅陳文已明復事事繫陳者深存陳之意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傳時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同如陳經唯書內大夫者為至也

許遷于夷

夏四月陳火

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 解詁曰據災異有國者錄 存陳也曰存陳悕矣

曷為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陳存悕矣 解詁曰月者閔之罪人招也孔瑗弑君賊也彥曰悕悲也據[illegible]曰言存陳者孔子悲之也諸國多矣曷為獨悲陳而存之以楚託於名義若當滅[illegible]世無[illegible]楚莊者若是陳亦當滅矣而幸而復存是可悲

矣是以春秋於其未復而亟存之也廣森謂陳已滅則春秋雖欲存之他無可記故因天火而錄之不月外災常例矣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

夏晉欒施來奔 左氏經曰齊欒施

秋七月季孫隱如叔弓仲孫貜率師伐莒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 解詁曰去冬者蓋昭公取吳孟子之年謹案此公羊師說相承必有所受坊記曰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illegible]不書姬氏是不修春秋文如是君子修而削之矣蓋[illegible]至自吳是冬十月或十一月不存其事故亦不存其月若移冬于十有二月之上則諱意不顯春秋之為諱也沒其文而不沒其實必有所託以見端云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子虔何以名 解詁曰據[illegible]不名謹案虔即元年經公子圍也本共王之子康王之弟篡立後更名虔 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 左傳曰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 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 解詁曰蔡侯般弑父而立 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 解詁曰內懷利國之心而外託討賊故不與其討賊而責其誘詐也地者起以好會誘之董仲舒曰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言名已別矣是故春秋為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為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為仁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為義者我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非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義者謂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為一言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治身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為禮不敬也為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正詭於上而僻行之則誹於下仁義之處可無論乎蓋懷惡而討不義辭當於討字絕之

楚公子棄疾率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范武子曰時有小君之喪不譏蒐者重守國之備安不忘危謂古者戰勝以喪禮處之蒐非時純吉且起大役須先期屬眾比時有喪重致眾罷遣故君子恕人故不譏也

仲孫貜會邾婁子盟于侵羊

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齊國酌宋華亥衛北宮佗鄭軒虎曹人杞人于屈銀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 解詁曰歸氏胡女謹案[illegible]歸子野母敬歸之娣何氏以為襄公嫡夫人非也[illegible]因附會其娣至不書者益明為世子時娶之據左傳涉隨之誤襄公始生公羊雖無明文然成十六年傳猶言公幼則襄公之幼可知假令其娶定在[illegible]以後而襄夫人繼絕不見者以本末有正嫡[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 解詁曰據陳子也 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 解詁曰靈公即般也不君靈公坐弑父誅不得氏君不成其子不得繼父也 不君靈公則曷為不成其子 解詁曰據其身[illegible] 誅君之子不立 解詁曰雖不與楚誅討其惡生[illegible]正之云爾[illegible] 非怒也無繼也 [illegible] 惡乎用之 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 解詁曰[illegible]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率師納北燕伯于陽

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也 解詁曰子謂孔子乃知是公子陽生也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按史記知公子陽生[illegible]時孔子在生刑滅闕謬[illegible]此當為納北燕公子陽生也 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 曰如爾所不知何 解詁曰如猶奈也[illegible] 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 [illegible]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然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不日者慭無罪也慭與公謀去季氏從公如晉晉人拒公慭懼出奔公之復季氏爲之也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解詁曰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爲夷狄所強今以楚行詐滅陳蔡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不因以大綏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謹案鮮虞姬姓之國見于世本杜預謂白狄別種安也後改國名中山左氏哀三年傳有齊衞援于中山者即是史記中山武公徐廣以爲西周桓公之子雖失其實然爲周之分子無疑耳晉爲諸夏盟主楚翦覆宗坐視不救又效楚之尤亦加兵于同姓故稱國狄之春秋特於此責晉之甚者初楚人爲申之會請諸侯于晉晉弗敢競楚由是大得志于中國放乎滅陳蔡者晉君臣爲之也蘇轍曰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君子不罪也能伐鮮虞而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棄諸侯也故狄而書之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內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蓋季氏之臣有南蒯者以邑叛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此弒其君其言歸何 解詁曰据齊陽生入惡不言歸 歸無惡於弒立也 歸無惡於弒立者何 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 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 衆罷而去之 靈王經而死 解詁曰時棄疾詐告比得晉力可以歸王而立之比之義宜效死不立而立君因自經故加弒也言歸者謂其本無弒君而立之意加弒責之爾不日者惡靈王無道封內地者起禍所由因以爲戒

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 音義弒二家經作殺若然則比專得弒君之罪而棄疾反類於討賊之人矣不亦顛乎此條及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公羊經文皆特長于左穀 比已立矣 其稱公子何 解詁曰据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其意不當也 解詁曰据

上傳知 其意不當則曷爲加弒焉爾 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 而虔縊而比歸而虔縊比自謂於虔無一日君臣之誼然而君子惡比出比受棄疾之君已而樂成其弒也故歸弒於比以爲後世大防比不立而殺虔謂之討賊比立而殺虔是弒而已矣高閌曰棄疾不得比之勢則無以濟其亂比見利而動遽欲爲君則成楚靈之弒者乃比也若使人受其名己享其利後世姦人苟有藉口以濟其私者莫不皆宣力焉故聖人正其名以世姦之人弒君之禍所以 大夫相殺稱人 此其稱名氏以弒何 後公子比又意不 言將自是爲君也 解詁曰故使與弒君而立者同文也棄疾即楚子居泥之司馬比雖不成君棄疾以公子比既不與比以君之名仍罪棄疾以君之實春秋一言而權衡各當如此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 公至自會

公不與盟者何 公不見與盟也 蓋晉人蔡公 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 不恥也 曷爲不恥 諸侯遂亂反陳蔡 君子不恥不與焉 爲時實棄疾復封陳蔡諸侯因楚之亂而飾爲己功君子恥之故以不與爲無恥也

蔡侯廬歸于蔡 陳侯吳歸于陳

此皆滅國也 其言歸何 不與諸侯專封也 解詁曰故使若有國自歸者也謹案吳世子偃師之子廬世子有之子也有子不絕者罰弗及嗣猶殺朔之子無絕義也名者皆始立國文無所承也傳言不與諸侯專封者謂楚專封之與彭城慶封傳文同自明或因上言諸侯遂亂反陳蔡而發爲平邱會上諸侯者非傳及何民之意然反復經文陳蔡之爲受封于楚實無迹可尋蓋衞緣陵雖犯專封之名猶爲興滅國繼絕世此則楚滅之而楚自復之安足爲德且棄疾本以利動故直略之不復爲文實壹若陳蔡之自絕其國者而不與楚之義嚴矣此即春秋貴明義不貴明事之效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書葬者爲廬伸討賊之志也志苟不忘復讎雖假手於楚猶蔡討也亦葬陳靈公之意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隱如至自晉 一事而再見者卒名常辭也左傳不達乃以僑如爲尊夫人隱如爲尊晉尊夫人或可通尊晉則尤與內其國之義乖盭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莒無大夫而日公子意恢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禍重又以在近世合錄名氏也若然秦鍼莒牟夷之屬皆得以近書傳輒發異義者所見之世雖鍼小國事事畫之亦不勝文繁其特書者要各有主書之義若秦亡母弟莒殺公子假令在所聞世雖可責猶不責今而責之即是以近書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 籥入 叔弓卒 去樂卒事

其言去樂卒事何 禮也 君有事于廟 聞大夫之喪 去樂卒事 解詁曰畢竟祭事謹案去樂者哀也卒事者君事重也穀梁傳曰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然非卿喪不得以聞有司可有之 大夫聞君之喪 攝主而往 大夫聞大夫之喪 尸事畢而往 解詁曰攝主者宗人攝主行事也

夏蔡昭吳奔鄭 此條公穀作昭吳左氏作朝吳昭吳字又不言出奔所見之國異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此與十七年甲戌占董生以爲宿在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弒死後莫敢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日比再食其應在春秋後也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曼子殺之

楚子何以不名 解詁曰据誘蔡侯名 夷狄相誘 君子不疾也 曷爲不疾 若不疾 乃疾之也 解詁曰以爲罔當常然者乃所以爲惡也戎曼稱子者入昭公夷狄皆進至其爵

夏公至自晉 日者本不卒不地者略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隱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賁渾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者何 彗星也 解詁曰三孛皆發問者或言入或言于或言方嫌爲孛異猶問錄之 其言于大辰何 在大辰也 大辰者何 大火也 大火爲大辰 伐爲大辰 解詁曰大火謂心伐謂參伐也天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謹案參伐連體六星故舉伐以統參正猶考工記云熊旗六旒以象伐也 北辰亦爲大辰 解詁曰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故加亦者兩相須之意 何以書 記異也 解詁曰心者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亦爲孛彗者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是後周分爲二天下兩主謹案劉子政說以星傳曰心大火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詐戰不言戰 此其言戰何 敵也 解詁曰据於越敗吳于醉李言敗不言戰故言戰也不月者略兩夷謹案左傳時楚人以詐敗吳師而取餘皇吳人以詐敗楚師而取餘皇歸此所謂敵也河曲之敵兩無勝也長岸之敵兩有負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

何以書（[illegible]）記異也何異爾（[illegible]）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illegible]）

六月邾婁人入鄅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婁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爲不成于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解詁曰[illegible]）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illegible]）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解詁曰[illegible]）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解詁曰[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解詁曰[illegible]）畔也（解詁曰[illegible]）畔則曷爲不言其畔（解詁曰[illegible]）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解詁曰[illegible]）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解詁曰在成十三年）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爲主于國或爲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解詁曰[illegible]）賢公子喜時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illegible]）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illegible]）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illegible]）

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解詁曰[illegible]）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解詁曰[illegible]）

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illegible]）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

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解詁曰[illegible]）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解詁曰[illegible]）

八月乙亥叔痤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解詁曰出奔者爲東國所篡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解詁曰[illegible]）

大蒐于昌姦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王室亂

何言乎王室亂（解詁曰[illegible]）言不及外也（[illegible]）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其稱王猛何（解詁曰[illegible]）當國也（[illegible]）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者何西周也（[illegible]）其言入何篡辭也（[illegible]）

冬十月王子猛卒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illegible]）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illegible]）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illegible]）

袖海山房校印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晉人圍郊

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此晉人乘王室有亂而襲周之邊邑云爾左傳以爲討子朝蓋晉史飾成其事耶朝不能辨正其明年傳云曷爲使之輸平于周乃辯子朝之使則是晉猶有勤王之師是自相鑿也且經文在叔鞅卒下而彼傳言壬寅朝圍郊汉在癸丑前與經不合殆失實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解詁曰不日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月者比於附父使責之淺也不書葬者以惡朱在三年之內不共甚焉舉重無度失衆見篡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齧

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據艾陵言戰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時六國之師爲楚伐吳若偏舉當以吳及六國是與吳爲主故不可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據雞父之戰可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陳蔡新受楚封而日新夷狄也六國爲夷狄主之辭亦不可使爲主解詁曰不使國主師者略之言之師者辭許獨稱國之師上文國稱師下國之不稱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解詁曰滅者死戰當於是加禮云生得曰獲解詁曰獲者此獲陳夏齧大夫生死皆曰獲解詁曰獲者得曰獲使若自辛相順也名者從起辭也是大夫死曰獲晉侯使徐彥是也大夫不世故不別死位徐彥曰大夫生得曰獲此獲夏齧及哀十一年獲齊國書之徒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華元是也宋二年獲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解詁曰據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不言獲吳少進也解詁曰能結日偏戰行少進故從中國辭治之

天王居于狄泉

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解詁曰據毛伯來求金不稱天王著有天子也先著敬王之正下言立王子朝乃顯其篡也居狄泉者時朝入王城矣

尹氏立王子朝解詁曰貶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謹篡王子朝無貶者與使爲君乃得去王子之號今書王子朝君之辭也朝正是不成

八月乙未地震解詁曰是時猛朝更起與王爭入遂至數年晉陵周竟吳敗六國季氏逐昭公吳光弒僚滅徐故日至三食地爲再動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

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據非君有疾有議有道殺恥也前無疾而復今有疾而復恥殺矣董仲舒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所謂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是已公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囂囂然輕計妄討犯大禮而

宗亂則逆不義而歸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賓國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叔孫舍至自晉再氏者爲舍賢而錄之也公孫于齊舍要季氏納公季氏有異志舍度力不能爲怨咎自被蓋魯之賢大夫也愼見賢於此者凡小善就其事善之小惡亦就其事惡之若乃先事而見褒貶則必有大美大惡足以榮辱其身者也此春秋論人之法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鬱釐卒

冬吳滅巢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世心衞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黃父

有鸛鵒來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中國中國也鸛鵒不中國所有說文解字曰有不宜有也宜穴又巢也解詁曰非中國之禽而來居此國國將危亡之象鸛鵒猶權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其後卒爲季氏所逐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又雩者何據禮無又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解詁曰昭公依託上雩生事聚衆欲以逐季氏上不當日言上辛者爲下辛張本諸雩祭禮日不辨辰詩日吉日維戊少牢饋食日用丁巳是也春秋兼舉日辰者別事之先後也雩本不在辰之例故從舉兩辛以見疏數耳穀梁傳日季者有中之辭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揚州解詁曰地者臣子痛君失位詳錄所舍止

齊侯唁公于野井

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解詁曰傳言弒者從昭公之辭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解詁曰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爲如人君故言弒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解詁曰失禮成俗不自知也子家駒曰設兩觀解詁曰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乘大路解詁曰大路殷路也祀天以木路明堂位所謂大路魯君孟春乘大路是也天子以玉路尚質以祀天周之路寢有路以封同姓魯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解詁曰朱干赤盾也戚斧也以朱飾盾以玉飾斧大夏夏樂也王者舞六代之樂于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已之樂明有財也

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謹案宛云朱干王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文相互爲八佾之名文武得通言之周官大司樂以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師則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是夏舞亦有用于兵戚者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解詁曰繫馬曰維繫牛曰婁委食己者柔順謹案此言牛馬不知擇主惟其能委飼己者則柔馴焉以喻季氏能飲食國人則國人樂爲之用君必無功卽左氏述子家之言所謂隱民多取食焉也

昭公不從其言終弒之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

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解詁曰弔亡國曰唁弔死國曰弔去日傷弔所執繼曰綿謹案曲禮曰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解詁曰不佞不善爲不敢斥齊侯謙言齊執事之羞再拜顙解詁曰顙者猶今叩頭矣謝見

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解詁曰賀也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解詁曰顙猶要斬之罪

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解詁曰簞器也圓曰簞方曰笥食郎飯也禮記曰凡饋食者謂之脯脯用腶脩也脡挺也四脡脯之數因射此日薦脯用腶五臟則吉上用腶五臟國子執壺漿解詁曰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飯漿也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解詁曰朝食曰饔夕食曰餕未就成也糗糒也謙不敢斥昭公言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解詁曰衽衣下裳當前者不敢求索謙非見十二天子諸侯稽首今昭公稽首者自謂失國之辭云辱大禮同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解詁曰禮臣受君錫拜命之辱高子見昭拜齊臣也故下文高子辭之云有如是不禮之大事有如夫如是之大事君無所辱大卑公拜賜卑故曰昭公蓋祭而不嘗解詁曰祭者重齊賜也不嘗不食者示禮稷失之稷不嘗食者君無所辱大禮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解詁曰腆厚也謹案服器齊所賜昭公以爲贈次用者未之敢服用言皆新潔也敢以請請魯侯受之也此所謂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解詁曰不敢當大禮故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言宗廟在魯弗能顧先祖之器服弗能守尚何敢以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解詁曰欲合受之故益謙言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解詁曰行禮賓主當各有所稱時齊侯以諸侯遇禮按昭公自謙失國不敢以故稱自稱故執謙問之景公曰孰君而無稱解詁曰言無所稱乎昭公非君乎誰爲君者而稱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解詁曰噭然哭聲貌感景公言而自傷諸大夫皆哭解詁曰魯人大夫從昭公者既哭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解詁曰菑周埒垣也

所以分別內外衛威儀今大學辟雍作側字營車諧者名為常與詩淺幭雁然復斥復字聲誦並同孔子曰其禮與其奢足觀矣言是禮也與乃若其辭則有足觀矣議與以禮為內致有此不知禮之本而威儀文辭是率故不能尊也各義與平聲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 解詁曰時宋公聞昭公見逐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

十有二月齊侯取運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 解詁曰為公取運以居公善其憂內故書月者善錄 自依原覽曰春秋取邑皆貶之曰人罪其擅取也雖齊景為昭公取運以其取不為己得特書其齊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運 穀梁傳曰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 解詁曰月者閔公失國居運後不復月者始錄可知

夏公圍成 從內邑不聽例書者凡薄于季氏皆叛邑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剸陵 解詁曰不月者時諸侯相與約欲納公故

公至自會居于運 內辭為大信辭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 解詁曰據入者篡辭 不嫌也 解詁曰上言天王居于狄泉子已明不嫌為篡于言入者起其難也月者為天下喜錄王者有天下不言以下猛入于城言以天王入于成周不言以居者反正位還復敬王亦劉單所奉而居于皇言以居于狄泉不正敬然可知也又與下經以王子朝比觀之言以者不正一盆可知也稱成周不稱京師者起敬王新居東周非故京師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解詁曰立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伯毛伯者明本在尹氏當先誅渠率後治其黨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運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不舉光弒者從殺大夫例

楚殺其大夫郤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婁人滕人會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婁快來奔

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與皇義同義

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解詁曰月者為下出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解詁曰乾侯晉地名月者閔公內為彊臣所逐外如晉不見答後不月者始錄可知

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 解詁曰不致以晉者不見答于晉于齊來至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解詁曰言來者居運從內辭不月者例時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

秋七月

冬十月運潰

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 解詁曰據國言潰邑不言潰 郛之也 遠其詞故不言邑而曰郛之 曷為郛之君存焉爾 解詁曰邾公如晉次于乾侯而運潰者季氏誘運人大夫使逆散則公不得復居魯故書之乃大夫潰國叛君之事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解詁曰閔公內無所歸外不見容故以存君書明公之居當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在外久矣易為如此乎存公居不可但云在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吳滅國至此乃月者見之世錄治小國 不死位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隱如會晉荀櫟于適歷 解詁曰時晉侯使荀櫟責季氏不納昭公為此會也季氏負極謝 欲納昭公昭公創惡季氏不敢 奔在外無君命所以書會以殊外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人所見世日卒時葬與邾婁同例

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

秋葬薛獻公

冬黑弓以濫來奔

文何以無邾婁 解詁曰據讀言邾婁 實故文雖無邾婁 通濫也 解詁曰為以起其義也

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 國故使無所繫 謹案通濫義如周書世俘云通殷命有國之通

賢者孰謂謂叔術也 解詁曰叔術者邾婁顏公之弟也或曰孝公子 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於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為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弒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為我殺殺顏者吾為其妻叔術為之殺殺顏者而以為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為有於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為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

袖海山房校印

大夫也成令不絕則當云濫黑弓來奔又嫌大夫皆得世其邑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邾婁則黑弓實大夫與叔術不當絕之義皆于故使仍與大夫以邑叛者同文而又別之可推而知叔術雖世為大夫于邾婁原其始本與夏父分國土地人名皆所同有不得反責其專當何言通也解詁曰主書者在春秋前見王者當進有功顯有德興滅國繼絕世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解詁曰是後昭公死外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解詁曰與濫為亟諱案取闞在外本邾婁邑宜若無諱然春秋書不遂其常例者以為昭公取魯邑彼未知諱何者在分邾婁之社稷以為昭公而叛邾婁取之齊得邑取耳若繫之公而亦取則是諱邑也專魯而公反為取季氏之所有矣不亦昧於諱之甚

夏吳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婁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城成周穀梁傳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唯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經凡四千八百九十七字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之一十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之十一　學海堂

春秋公羊通義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何氏解詁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

定何以無正月據隱公元年春王正月莊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夫人孫于齊俱事在三月必以正月首時今直舉三月故問之云爾承也傳旨著元年春王之下竊以為月設春王斷句是相可通故升三月二字於上飄以不知之作抑蓋闕之義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本所以不言即位仍言正月者存其踰年之位實也定公即位實在六月則不假存正月矣然三月雖繫執仲幾事其實外執大夫例時徐邈曰改元即位在于此年故不可以不書王書王必有月以承之故因其執月以表年首備不以謹仲幾也說是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解詁曰昭公喪在外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解詁曰今季氏迎昭公喪而事之定公得

即位不逆而事之則季氏不得即位謹案是時昭公之世子衍公子宋俱從在外季氏黜衍而立宋故雖踰年君位尚未與有定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解詁曰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設使定哀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己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解詁者意有亂而辭不顯唯察其微者乃能知之案習其讀記事皆同時君臣既以諱尊隆恩亦無遠言孫之法也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董仲舒讀如是衰之分功賦也師古曰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何顏邵公讀為蓑云若今以草衣城竟作蓑字者誤也定本作衰其言于京師何據晉人執衛侯不言于京師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解詁曰據大夫不得專執以天子事執伯者以名氏見伯討之義不地者解詁曰以京師明伯討不稱伯討則其稱人何不稱伯討之義為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解詁曰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解詁曰大夫不得專相執辟諸侯也謹案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傳者與弗與克柄同義成周稱京師者起故王遂安居東周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正棺者殯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殷人殯于兩楹之間魯有王禮故殯于兩楹之間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據孔氏說殯于祖而左氏說魯殯其明子故多辭殷法也檀弓曰殷朝而殯于祖敬五日而後殯為日即位顧命成王乙丑崩康王癸酉即位五日司寢以日殯之明日此亦所謂死與往日生與來日者也

日定君乎國然後即位此謂季氏為自說謂定君也然後即位也沈子梁傳云定公之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此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語而即位也此傳沈子日正相反弟子之易乘之間然後即位也此其師說如此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解詁曰內事詳錄善得日五日變禮謹案即位不日者有常日也今而非常故錄之也何言乎有常日正始必以月之朔書日月正元日是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

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杜元凱曰煬公伯禽子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昭公之出季孫隱如禱于煬公今立其宮以報之趣立煬宮不日閒事出叛臣又與立武宮不同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菽大豆時霜不殺物故為異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異大乎災也解詁曰異者所以為人戒重異不重災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罰也謹案漢書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為菽草之彊者天戒若曰誅季氏之罰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解詁曰據桓宮僖宮災不言及兩觀微也解詁曰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為其主觀為其飾故微也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解詁曰延及雉門主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解詁曰兩觀先災而後延及其君與其夫人也孔子之言有字孔父先死而及其大夫孔父也若然仲子以微不言及兩觀以微及大也不待言及者言及而後其微見者加及以絕之也何以書記災也此季氏擅世子之罰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其言新作之何據新延廐不言作脩大也解詁曰天災之當損如之禮故言新作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解詁曰據西宮災復脩不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謹案季氏彌當國不務公室之事朝天子重地門而不務乎兩觀諸侯之法春秋雖若以譏久不脩書其脩之如此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月者正月也

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婁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枝不月者入春秋來邾婁數伐我邊鄙內亦亟取其邑雖終定公之世二國脩禮未嘗相犯故特與大信辭也末年兩者與其所可與譏其所可譏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解詁曰月者不舉重者楚以一裘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然後侵之會同最盛故善錄其行義兵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解詁不日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解詁曰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答卒為季氏所逐定公初即位得諸侯盟故喜錄之謹案鹽鐵論曰春秋存君在楚詰油之會書公以善意以楚強無信侵之有危為公危錄之此會盟其地也復有他事又劉子不與盟備此三者合書諸侯例當不書公今再言公即與會于宋郎之等

杞伯戊卒于會不日者與再言約同義是宿之也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解詁曰爲下劉卷卒）

劉卷卒

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解詁曰劉卷卿士會劉子言劉卷者主起以大夫卒之屈於大夫也劉敵日何以不言劉卷言劉卷內之君也不世爵故不與爵稱也王者之制諸侯小諸侯歸此三代之禮最所重者也外大夫有以言之劉子劉卷卒則可信矣故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從正也蔡稱公子人之事也謹案我主之者蓋謂反自召陵遣孫道卒魯人爲之辯護其喪事與）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解詁曰楚稱人者楚爲無道拘蔡昭公數年而復歸有言代之故貶明罪重於圍謹案戰稱人適可見大夫不敵君意故別貶見其罪於此）

晉士鞅衞孔圄率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

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明內有恩禮故錄之）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

吳何以稱子（解詁曰據滅徐稱國）夷狄也而憂中國（解詁曰言子起憂中國言以明爲蔡）

故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解詁曰挾弓者懷諸侯之意也禮大夫弓士盧弓）以干闔廬（解詁曰不得禮見以復讎闔廬欲因闔廬以復讎）

闔廬曰士之甚（解詁曰言其以賢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若言使君爲匹夫興師則是虧君之義）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解詁曰時如此者楚之罪也傳曰用事乎漢左傳亦曰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解詁曰時如此時也傳主釋經進吳子之善其救蔡非善其爲子胥復讎云）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解詁曰不受誅罪不當誅也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臣之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謹案諸侯之臣不當言正則可以復讎也亦爲善成其孝於父之志子胥復讎爲受父之故恐臣言之不復讎亦爲匹夫復讎其不當之爲也故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解詁曰取讎身而已不得兼害其子復讎不除害已而得之）

楚囊瓦出奔鄭（不當先相譽謹案已上二事因方論復讎故旁及之）

庚辰吳入楚

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解詁曰舍其室因其婦人爲妻謹案此左傳所謂以班處宮者也反其故俗入者成其憂中國之事而以惡之然後足進也）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解詁曰時爲蔡新被強楚之兵故歸之粟與戍陳同義）

於越入吳

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據昭五年有越人三十二年云吳伐越本受中國封號曰越其俗自名曰於越先言於越而後言越退之也楚稱中國稱言小國言於越書之以吳春秋之於夷狄之以漸進之也所不樂言也未復稱之以越君子惡之故深絕而外之）

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隱如之罪重矣比之於輩是不卒者也今卒又日者定公德其立已而不能正出君之罪則如其恩禮而錄之云爾蓋惟君臣之大義於輩逐昭明之矣故於此得施憾辭焉此之謂所見異辭）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率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遬率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侵鄭（公侵例月）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列數之者各以事往非相爲副也不言如晉者其事不正故其辭不繁）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祈犂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率師圍運

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解詁曰爲其難諱也一字爲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此春秋之制也謹案春秋之制者君子所託新意損益周制以爲後王法周人尊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春秋親親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成王既殯康王晃服受羣臣朝春秋視義則踰年即位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凡此類非一欲得周本得二名但春秋譏之耳而許叔重橫引文武賢臣欲以生敢宜生爲難足與義也杜預以不稱何爲聞文名闕此獨一字復何難曉而君子不敢諱也何忌自昭末年見經至此一年有兩事取其一闕簡要名易以相起故就此譏之舉社子服景伯亦名何忌左傳又謂之子服何或單言何或單語）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衞行人北宮結以侵衞

齊侯衞侯盟于沙澤（再盟者不月者齊聯衞鄭晉始失伯主不信信在諸侯矣）

大雩

齊國夏率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季孫斯仲孫何忌率師侵衞

冬衞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從祀者何順祀也（解詁曰復文公之逆祀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諡彷日前言躋則後爲降從可知）文公逆祀去者三人（解詁曰謂不從而去之也爲之諱立武宮日煬宮不日之法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左傳曰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此傳云五人叛者五人虎與己見下文故略其與公鉏極公山不狃也不狃也輒也志也傳意明順祀非實得正亦欲其舉事陽虎之專季氏然後從祀先公而以春秋之前若陽虎專制之興其美不稱其惡臣子之義其禮不宜其事圖之制者稱其美不稱其惡臣子之義重其事制作之尊也案於此可以論公羊之學矣）定公順祀叛者五人

盜竊寶玉大弓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侵月者爲下曹伯卒出月也至月例）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率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解詁曰此晉趙鞅之師也但言晉師者君大夫之辭謹案左傳時趙鞅等來救魯也瓦衞地）

公至自瓦（此趙鞅師公會外大夫不致此得致者重師也）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趙鞅率師侵鄭遂侵衞

葬曹靖公

盜者孰謂（解詁曰微而竊大可怪故問之）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解詁曰季氏之[illegible]爲陪臣爲故者）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鍥其板（[illegible]日[illegible]板飯食器[illegible]）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解詁曰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力能救我則於是（解詁曰是時）至乎日若時而出（[illegible]傳左）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解詁曰臨南季孫家臣[illegible]）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解詁[illegible]）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解詁曰爲季孫右[illegible]）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解詁曰孟氏衢[illegible]）臨南投策而墜之（[illegible]）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解詁[illegible]）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解詁曰莊門孟氏所入門名[illegible]）然而甲起于琴如（解詁曰甲[illegible]琴如地名）弒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然息（[illegible]）或曰弒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解詁[illegible]）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illegible]）睋而曰彼哉彼哉（解詁[illegible]）趣駕（解詁[illegible]）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illegible]）慬然後得免（[illegible]）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illegible]）弓繡質龜青純（[illegible]）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囆卒

得寶玉大弓

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illegible]）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illegible]）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illegible]）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illegible]）

公至自頰谷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

齊人曷爲來歸運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解詁[illegible]）齊人爲是來歸之（[illegible]）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illegible]）

宋樂世心出奔曹（[illegible]）

宋公子池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遬會于鞌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解詁[illegible]）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illegible]）

夏四月

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解詁[illegible]）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illegible]）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解詁[illegible]）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illegible]）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曷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解詁[illegible]）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解詁[illegible]）百雉而城（[illegible]）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黃（[illegible]）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illegible]）

公至自圍成（[illegible]）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瑕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illegible]）

晉趙鞅歸于晉

此叛也其言歸何（[illegible]）以地正國也（解詁[illegible]）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illegible]）

[illegible]

辭袄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

晉趙陽出奔宋（衛大夫[illegible]）

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牄歸（不別以[illegible]）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

吳子光卒（[illegible]）

公會齊侯衛侯于堅

公至自會

秋齊侯衛侯至於洮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解詁[illegible]）脤者何俎實也（[illegible]）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illegible]）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解詁[illegible]）

邾婁子來會公（[illegible]）

城莒父及霄（[illegible]）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婁子來朝（[illegible]）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曷為不言其所食（解詁曰[illegible]）漫也（解詁曰漫者徧食其身[illegible]）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

曷為以夏五月郊（解詁[illegible]）三卜之運也（解詁曰運轉[illegible]）

壬申公薨于高寢（[illegible]）

鄭軒達帥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蘧篨

邾婁子來奔喪

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illegible]）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解詁[illegible]）何以不稱夫人

哀未君也（[illegible]）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illegible]）

九月滕子來會葬（[illegible]）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解詁[illegible]）

辛巳葬定姒

定姒何以書葬（解詁[illegible]）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illegible]）

冬城漆（[illegible]）

經傳凡二千四百六十字

皇清經解卷十之十一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之十二　學海堂

春秋公羊通義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何氏解詁

哀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illegible]）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illegible]）

夏四月辛巳郊（[illegible]）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取漷東田及沂西田（[illegible]）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句繹（解詁曰[illegible]）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illegible]）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illegible]）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軒達帥師戰於栗鄭師敗績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illegible]）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illegible]）

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距之也（[illegible]）

乎荏足以論曼姑不得不距矣解詁曰傳所以是曼姑解伊討者推曼姑無得距之則國夏得討之明矣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周人之法無適子者有適孫靈公廢蒯聵而不發輒則適孫當立者故傳以蒯聵爲有王父之命也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解詁曰輒之義不可以距父故但問可立與否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解詁曰是靈公命行乎蒯聵重本尊統之義傳言可者謂輒可以王父之命立非謂輒可以拒父也或曰蒯聵之子是何其父也蒯聵之父靈公也然則輒曷爲以父命辭王父命其非也王父之命可以立輒則知尊王父而無父命大夫必不及可學立經之惡靈公蒯聵與輒之義不是親親之義不著也故但得記齊伯討輒以絕其國兩見其義言乎親親之道雖使曼姑以下可以當衞人奉輒不可自以爲尊以王父之命不失尊王父之命而距蒯聵之子若夫論語所言者賢者之事也以輒之行於立輒尊王父之命故推蒯聵亦以爲正以叔齊雖幼而有父命者鳥足以賓子之事故爲之說以明爲喻問命無可立之理毋有子貢皆非中知以下何以復此傳所以致問邸輒或誠公羊有助子貢父之說者抑不善讀此傳者疑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此推類反之廣言尊尊之義

夏四月甲午地震占與昭公同哀公孫於越事在春秋後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解詁曰據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復立也曷爲不言其復立解詁曰據立武宮言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春秋之大法凡主譏者有所託見則不復特見一省其文以微其義若然今有事于武宮不言武公不在春秋中嫌本有武世室其爲廟毀復立言未明故也何以不言及解詁曰據雉門及兩觀敵也自義卒廟則大廟而外其尊同自仁卒親則高祖而上其等故言敵也何以書記災也解詁曰災不宜立

季孫斯叔孫州仇率師城開陽音義釋文云開陽左氏作啟陽開者爲漢景帝諱也

宋樂髡率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解詁曰稱人者惡大夫驕蹇作威相放當誅故貶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解詁曰小國卒葬極於哀公者皆卒日葬月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率師圍邾婁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弒蔡侯申音義弒本或作殺從開成石經改

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據文十六年傳文賤乎賤者也

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故賤者又犯罪故先賤之賤乎賤者也解詁曰罪人者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爲人君者誡不言其君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婁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姓公孫霍左氏以爲皆弒君之黨然未以討賊之辭言之則彼未足信

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

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於楚何弟子讀經文似晉人執戎曼子爲一事赤歸于楚爲一事疑與赤歸于曹同類故設問云爾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引先師言以正之此實晉爲楚執戎曼子歸于楚則辟與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同欲言晉人執戎曼子歸于楚嫌若以方伯待晉而以京師比楚故特避之加名以爲別也所以加名得見別異者正以衞侯曹伯等執歸京師皆不名故也

城西郛

六月辛丑蒲社災

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左氏經作亳社賈逵云公羊曰蒲社北鄙特牲曰薄社北牖使陰明也今公羊字轉爲蒲亦作蒲姑而何氏云亡國在魯竟似別有蒲國矣武王伐殷克薄其社于諸侯是以殷之社陳于周之廷其社蓋于周之屏穀梁傳曰亡國之社以爲廟屏蓋也貴直論曰社者封也其言災何解詁曰據封土非火所能燒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解詁曰故火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者戒揜柴之者絕不得燒之社災何以書記災也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亡國之社所以爲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書葬明賊已討不見討文者盜賤不足錄也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比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率師伐衞

秋九月癸酉齊侯處臼卒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閏不書此何以書解詁曰據楚子昭卒不書閏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喪數略者葬月當併閏計之故特著其禮喪服以年爲節者不數閏以月爲節者數閏五月而葬亦事之以月數者故同得計閏然何氏竟指大功已下數閏釋此傳則非也禮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齊之臣子宜有服大功者乎明年傳曰除景公之喪注云期而小祥服期者除然景公以九月卒而以七月練是齊之末失以年數者固亦數閏矣

六年春城邾婁葭解詁曰城者取之也諱取言城與虎牢同義不但言取葭者方將滅其國故諱之案深諱凡爲內深諱者正惡之大者也諱亟取不繫國今深諱反繫國者但言葭嫌與內邑同文無所起

晉趙鞅率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舍

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弒而立者謂宋督弒殤公而立莊公未嘗言宋馮入于宋趙盾弒靈公而立晉黑臀等皆不言黑臀入于晉之類是也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氏謂陽生入于齊而弒舍故復國乃以篡辭與齊小白入于齊者同罪爲諼也此其爲諼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小白入于齊而後殺糾者同罪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解詁曰陳乞欲拒景公不可恐景公殺陽生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解詁曰走使去玉節以使命出入防關稽也周禮掌節之類也解詁曰不書者未命爲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解詁曰于諸齊人語也除景公之喪除喪者先重者之除喪服自卒哭而練而祥各自變除之節謂之除既葬除喪則謂既練而除喪者所謂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也左傳有除喪之說尤可嗤矣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解詁曰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魚菽之祭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謙辭也終用魚薦用菽家之小祭祀所謂季女尸之者也亦以陳乞之君者不可自首祭事其妻服除故得爲之禮爲夫之服期喪不可相過日化也漢書文帝詔常字諱讀常字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解詁曰巨大囊中央曰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解詁曰色然驚駭貌闖出頭貌音義說文解字引作闖云馬出門貌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解詁曰時舍未能得眾而陽生本正當立諸大夫見力士知陳乞有備故不得已遂君之自是往弒舍解詁曰陽生先誅致諸大夫立下陳乞家然後往弒舍故先書陽生入于齊乃書陳乞弒舍者也與其事也乞爲陽生弒舍不舉陽生者舍有父命也此大爲臣子防也然不正而入于齊爲篡辭者當與鼎子同謹案陽生正不嫌此猶加弒陽生不加弒者彼言歸嫌無惡此言入不嫌陽生無惡須上見陳乞之罪彼則經書棄疾弒公子比于下議弒之罪自有所見也此經文異而義實同

冬仲孫何忌率師伐邾婁

宋向巢率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率師侵鄭

晉魏曼多率師侵衞

夏公會吳于鄫

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解詁曰據常人為重內辭也若使他人然公若伐邾婁使他人之者然公不欲使人知其惡明邾婁子益何以名解詁曰據以歸者不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解詁曰據內大惡諱也解詁曰諱以來別其辭也諱案外言以歸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伯陽何以名據滅而以歸者乃名無滅文絕曷為絕之滅也曷為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解詁曰故以起之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

吳伐我

夏齊人取讙及僤音義僤音闡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婁子益來也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僤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解詁曰詐謂陷阱奇伏之類兵者為征不義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前後公會吳皆不致者恥也此致者善公因齊喪退師將順其美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薛伯寅卒解詁曰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何焯曰救中國不進者吳楚結讎志不在救中國故不進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陳袁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

獲齊國書解詁曰戰不言伐此言伐者魯與吳伐齊而不與戰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

公會吳于橐皋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解詁曰螽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為異

十有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解詁曰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

夏許男戌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吳何以稱子

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

其言及吳子何

會兩伯之辭也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

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

晉魏多帥師侵衛

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書記異也

盜殺陳夏彄夫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非魯國中所有然則孰狩之
薪采者也叔孫氏之車子鉏商采薪于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而歸薪采者則微者也
曷爲以狩言之大者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
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麟一角而戴肉音中
律呂行中規矩遊必擇處不羣不旅不履生蟲不踐生草大平之嘉應帝王之極瑞不可以賤者之辭加之故大其文也
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解詁曰見
時無聖帝明王怪爲誰來反袂拭面涕沾袍解詁曰袍衣前襟也謹案左傳正義引孔舒元公羊傳本
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爲而
至爲孔子之作春秋何氏傳本無此蓋治公羊者增成其說然春秋之作存王道於將絕垂治法於不朽孟子以爲亂後
之一治故左氏先師賈服之徒皆言制作三年文成致麟而胡康侯謂簫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于野天人相
與之際誠有然者而其出而見獲則聖道不行終老而極之象也但夫子謙不敢當麟爲己出故但傷麟見非時感而致
泣方在制作就絕筆于所感爾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
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解詁曰噫咄嗟貌祝斷也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
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故云爾謹案子路死事在哀十五年顏淵死年諸書乖互推泗水侯之沒先聖年七十
而論語有有棺無椁之言則淵卒又少在後蓋亦當哀十二三年閒也比年三見傳悼孔子深痛之傳亦連述之矣春
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隱公以來之事祖雖不及見猶及聞而知之過是以往文
獻不足恐失其實故斷自隱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所聞者己之所逮聞
也至於祖之所逮聞而父受之祖己受之父則所傳聞也世疎者其恩殺若桓之無王莊之不復讎納鼎歸寶文姜淫泆
皆得質言之以立其義移於所見之世則義有所尊恩有所諱定公受國于季氏不敢名其篡弒同姓不忍斥其惡
是以春秋正名分誅亂賊之大用必託始乎所傳聞之世而後可施也近者敘辭遠者目言以義始之以仁終之別其世
而不亂斯異其辭而不援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上治隱桓而貶絕之法立下錄定哀
而尊親之義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采毫毛之善譏纖芥之惡凡所以示後王經制者靡不著焉天之大數不
過十二因而十之周而再之天道浹於上人事備於下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
正莫近諸春秋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理不窮其變則不深事不當其勢
則不切高論堯舜之道而無成敗之效則不著不明故近取諸春秋因亂世之事季俗之辭漸裁以正道庶賢者易勉不
肖者易曉亦致治太平之所由基也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
道與解詁曰作傳者謙不敢斥夫子所爲作意也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
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言君子豈不樂
當世有聖帝如堯舜者知君子而用之也既不可得退修春秋以俟後世王者復起雖明春秋之義以治天下則亦君子
之所樂也左氏馳騁於文辭穀梁圈囿於詞例此聖人制作之精意二家未有言焉知春秋者其唯公羊子乎
經傳凡二千二十一字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七之十二終

春秋公羊經傳通義序

昔我夫子有帝王之德無帝王之位又不得爲帝王之輔佐乃
思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損益六代禮樂文質之經制發爲文章
以垂後世而見夫周綱解弛魯道陵遲攻戰相尋彝倫或熄以
爲雖有繼周王者猶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干羽議可坐
而化也必將因衰世之宜定新國之典寬於勸賢而峻於治不
肖庶幾風俗可漸更仁義可漸明政教可漸興烏乎託之託之
春秋春秋之爲書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
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
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
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內外之異例遠近之異辭錯綜
酌劑相須成體凡傳春秋者三家粵唯公羊氏有是說焉漢初
求六經于燼火之餘時則有胡毋子都董仲舒皆治公羊春秋
以其學鳴于朝廷立于校官董生授弟子嬴公嬴公授眭孟孟
授東海嚴彭祖魯國顏安樂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分爲嚴顏
之學方東漢時帝者號稱以經術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獻
諛妄言西狩獲麟是庶姓劉季之兆聖人應符爲漢制作黜周
王魯以春秋當新王云云之說皆絕不見本傳重自誣其師以
召二家之糾擿矣然而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經有變周
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耶甸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
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耶上抑杞
下存宋褒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郜非天子之黜陟耶

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殆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
之本在家者非耶愚以爲公羊家學獨有合於孟子乃若對齊
宣王言小事大則紀季之所以爲善對滕文公言效死勿去則
萊侯之所以爲正其論異姓之卿則曹羈之所以爲賢論貴戚
之卿又寔本於不言剽立以惡衎之義且論語責輒以讓國而
公羊許石曼姑圍戚今以曼姑擬臯陶則與瞽瞍殺人之對正
若符契故孟子最善言春秋豈徒見稅畝伯于陽兩傳文句之
偶合哉嗚呼是非相淆靡不然矣自有書而梅姚僞之自有禮
而鄭王爭之自有易而荀虞之象陳邵之數焦京之五行王弼
何晏之浮虛並起而持之往時詩有齊魯韓毛四家今毛詩孤
行亦既杜其歧矣顧小序復不信於後世況乃公羊穀梁左邱
明並出於周秦之交源於七十子之黨學者固不得而畸尚而
偏詆也雖然古之通經者首重師法三傳要各有得失學者守
一傳即篤信一傳斤斤罔敢廢墜其失者猶曰有所受之其得
者因而疏通證明誠可以俟聖人復起而不惑倘將參而從焉
衡而取焉彼孰不自以爲擇善者詎揣量其智識之所及匪唯
謬于聖人且不逮三子者萬分一遲聽舊筆恐所取者適一傳
之所大失所棄者反一傳之所獨得斯去經意彌遠遠已晉唐
以來公羊穀梁皆成絕緒唯左氏不絕於講誦然今之左氏失
其師說久矣漢世謂公羊爲今學左氏爲古學以其書多古文
訓讀賈逵服虔號能明之雖時與此傳牴牾而一字予奪必有
意日月名氏詳略必有說大指猶不甚相背杜預始變亂賈服
古訓以爲經承舊史史承赴告苟如是因陋就簡整齊册牘云
爾董狐倚相之才偏優爲之而又何貴乎聖人大凡學者謂春
秋事略左傳事詳經傳必相待而行此卽大惑文王繫易安知
異日有爲之作十翼者周公次詩安知異日有爲之作小序者
必待傳而後顯則且等於揚雄之自贊朱子之綱目非自作而
自解之不可也聖人之所爲經詞以意立意以詞達雖無三子
者之傳方且揭日月而不晦亙終古而不敝魯之春秋史也君
子修之則經也經主義史主事事故繁義故文少而用廣世俗
莫知求春秋之義徒知求春秋之事其視聖經竟似左氏記事
之標目名存而實亡矣噉趙橫興宋儒踵煽加以鑿空懸擬直
出於三傳之外者淺識之士竟爲所奪其背毁三傳率摭拾本

例而廣引例不可遁者以致其詰董生不云乎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夫唯有例而又有不囿於例者乃足起事同辭異之端以互發其蘊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此之謂也十二公之篇二百四十二年之紀文成數萬赴問數千應問數百操其要歸不越乎同辭異辭二途而已矣當其無嫌則鄭忽之正陳佗莒展之賤曾爲宋萬宋督之爲大夫未嘗不同號祭伯奔而曰來祭公使而曰來介葛盧朝而曰來齊仲孫外之而曰來未嘗不同辭入者爲篡天王入于成周乃非篡出者爲有外天王出居于鄭乃非外此無他正名天王灼然不嫌也夫人婦姜夫人氏夫人孫于齊則辭有異楚屈完來盟于師齊侯使國佐如師則辭有異衞侯言歸以成叔武之意曹伯言歸以順喜時之志而或加復或不加復則同辭之中猶有異此言負芻出惡已見於伯討成公出惡未有所見也若是之屬有不勝僂指迹者諸滅同姓莫名獨衞侯燬名諸葬稱公獨蔡桓侯不稱公諸來稱使獨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一難而而乃異一救而言次之先後異一人之名而曼何之有無異一年之內而糾與子糾異凡皆片言榮辱筆削所繫不可不比觀不可不深察春秋有當略而詳當詳而略詳之甚者莫如錄伯姬略之甚者莫如鄭祭仲之事祭仲權一時之計紓宗社之患君子取之亦與其進不與其退之意焉爾若左傳所載忽之弒亹儀之立仲循循無能匡救苟並存其迹將不可爲訓故斷至昭公復正厲公居櫟取足伸仲之權而此止春秋正義不正事之效也董生曰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祭仲易君季子殺母兄皆處乎嫌疑之閒特殊異二子于衆人之中而貴而字之而不名尚循有援左氏之事以駮公羊行權之義者盍思仲之稱字正逆知天下後世必有呶呶議仲者乃大著其善也淳于髡設滑稽之辭欲窮孟子孟子直應之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方將任膠滯庸鄙之見而賓游夏之所不能贊不亦難矣世俗之爲說者曰春秋据事直書美惡無所避豈不甚明而顧假時月日以爲例乎此言非是春秋之序事甚簡稱言甚約記戰伐知戰伐而已不知其師之名記盟聘知盟聘而已不知其事之爲君乃情狀委曲有同功而異賞亦殊罪而共罰抑揚進之要當隨文各具非可外求但據記事一言終無自求其抑揚

進退之緒誠求諸繫時繫月繫日繫殺之不相襲則其明析有不啻若史傳之論贊者東山趙氏嘗言之曰事以日決者繫日以月決者繫月踰月則繫時此史氏之恒法也東周王室衰微夷狄僭號五等邦君以强弱易周班而伯者之興幾於改物其災祥禍福之變禮樂政刑之亂必皆有非常之故焉史氏以其三例者一以施之是非得失混淆雖有彼善於此者亦無從見矣孔子之修春秋也至於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史之所書或文同事異事同文異者則皆假日月以明其變決其疑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略其以不日爲恒則以日爲變以日爲恒則以不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異其以月爲恒則以不月爲變以不月爲恒則以月爲變甚則以日爲異將使學者屬辭比事以求之其等衰勢分甚嚴善惡淺深奇變極亂皆以日月見之如示諸掌善哉自唐迄今知此者惟汸一人哉推舉其槩及齊平及鄭平均平也而一信一否月不月之判也郯伯姬來歸杞叔姬來歸均出也而一有罪一無罪月不月之判也城楚邱之不嫌於內邑以其月也晉人執季孫行父何以別於齊人執單伯以其月也晉侯入曹何以別於宋公入曹以其日也武宮亦立煬宮亦立而知季孫隱如之爲之者以其不日也諸侯相執例時始見於宋人執滕子嬰齊則惡而月之公如例時襄昭如楚則危而月之會例時終桓公之篇悉危而月之可得謂無意乎常辭偏戰日詐戰不日獨至于殽詐戰而亦日讀其經曰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癸巳葬晉文公皆殯之罪日之而益見復歸未有言日者獨衞獻公日讀其經曰辛卯衞甯喜弒其君剽甲午衞侯衎復歸于衞喜弒之迹亦日之而益見春秋雖魯史舊名聖人因而不革必有新意焉春者陽中萬物以生秋者陰中萬物以成善以春賞惡以秋刑故以是名其經丙戌之再也疑於衍而非衍夏五或無月十有二月或無冬疑於脫而非脫春以統王王以統月月以統日春秋所甚重甚謹者莫若此世俗之說又曰譏貶當各就其事而傳說有先事貶者有終身貶者得無乖論語不逆億之訓且惡疾已甚乎是未知春秋之用譏貶當事而施者小過惡耳至其未事而先貶既事而終絕則必蹈名教之宏罪犯今古之極憝有雖孝子慈孫百世不可改者中人之情固有

始善終咎先後易轍惟若公子翬之媚桓弒隱公子招之齒君亂國充其惡可以至於此極則平日處心積思出謀發慮久已不範於禮義先師言春秋夫子之行事也向使夫子與翬招並時立朝必不待其弒君亂國蚤已放流之竄殛之又何不逆億之有以誅不待教之惡人而且使之出師而且使之會諸侯之大夫是則陳魯之君無知人之明以自召其禍也故貶招于鄬貶翬于伐鄭伐宋以戒後世之爲人君者若曰有臣如此則不可以長三軍而使四方豈唯決二公子之辜而已翬公子也而弗謂公子招弟也雖弗謂弟存公子焉若曰疏者不貴當絕其位親者不貴但不當任之亦不可失其貴此深中之深微中之微也俗儒不知春秋病於不能探深窺微翬在所傳聞之世俗言貶之遂在所聞之世唯一貶於其卒逮所見之世隱如疑不得貶矣然而辭不屬不明事不比不章昭公之篇一曰隱如至自晉一曰叔孫舍至自晉同事而氏不氏異氏者賢不氏者惡亦因得見端焉且遂卒而貶猶夫終身貶也春秋之義人道莫重乎終始用致夫人弗正其始則終身不免爲篡成風之含賵會葬王弗稱天則終身不正其爲小君其於追命桓公亦然故翬招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皆言乎罪大惡極足以貫其沒世者也譏貶絕不槩施每就人情所易惑者而顯示之法人莫知大夫不敵君而後以楚人書人莫知卿不得憂諸侯而後以晉人宋人書溴梁以降大夫交政未嘗貶也郤缺之徙義公子側之假節宜若有善焉轉發其專乎專擅之罪而以人書不字惟是又因是以知士匄公子結專其所可專得免於貶雖於名氏之外未有加焉固已榮矣鄭襄公背華附楚賤之曰鄭伐許與吳伐郯狄伐晉文無以異至其子睔經與戎則正言之曰鄭伯伐許以爲不待貶絕猶弟未若狄之之顯也故襄公書葬悼公不書葬其葬猶之突也其不葬也猶前之接後之喻而禁之辭也傳曰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而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又曰春秋見者不復見若讀此經之要法也楚子虔盼盼然自以爲討賊而取絕[illegible]蔡秋何則般之弒父已見虛之討詞雖加也名實般可以無誅乎則又見諸絕世了有絕有矣蔡之臣子可釋憾於楚乎則又見諸蔡[illegible]公以爲蔡仲復續之志凡[illegible]無常從時所當方

袖海山房校印

君義屬囘則般也賊及君義屬般則般也讎此則比在刺策館譏猶繹王姬可以無逆不可以逆而外之逆不宜爲大夫既爲大夫即不得薄其恩禮生殺不相悖天以成其施刑賞不偏廢王以成其化非春秋孰能則之撥亂之術譏與貶絶備矣而又曰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惡如可諱何以彰惡聞之有虞氏貴德夏后氏貴爵殷周貴親春秋監四代之令模建百王之通軌尊尊親親而賢其賢尊者有過是不敢譏親者有過是不可譏賢者有過是不忍譏爰變其文而爲之諱諱猶譏也傳以諱與讎狩譏重是也所謂父子相隱直在其中爲豈曲侵飾過之云乎無駭既去氏故入極不嫌非滅承徐人伐莒氏則滅項不嫌非齊書戊鄭虎牢於下乃可以城不繫鄭書孟子卒於後昭公取夫人乃可以不書其諱文而存實有如此者於紀侯大去見諸侯以國爲體於入曹見同姓滅之當就於公孫會見司寇有八議之辟於防於暨於處父見君臣無相爲盟之法其假諱而立義有如此者世爭則示之以讓世詐則示之以信是以美召陵高泓霍而於讓國公子三致意焉衛子之諱殺也捷之諱宋也三亡國之諱亡也其緣賢者之心而隱惡有如此者將因其所諱達之於所不諱則會稷成亂以嚴君臣之分乾時伐敗以隆父子之恩子般忽曰以正世及之坊然乃知祖之遠聞所以爲始爲將推而遠之而後得盡其辭又炳炳彰彰如此嘗病左氏規隨擬議續經三年顧云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夫凡伯以天子之使諱不言執況可加之其君乎斥言成叛抑非圖棘取運內邑不聽之例也故曰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斯公羊傳尤不可廢方今左氏舊學湮于征南穀梁本義汩于武子唯此傳相沿以漢司空掾任城何休解詁列在註疏漢儒授受之旨藉可考見其餘公羊墨守穀梁廢疾左氏膏肓春秋漢議文謚例之等尚數十篇惜無存者解詁體大思精詞義奧衍亦時有承訛率臆未能醇會傳意三世之限誤以所聞始文所見始昭遂强殊鼻我于快而季姬季友公孫慈之日卒皆不得其解外大夫奔例時諸侯出奔無罪時有罪月內大夫出無罪月有罪日功過之別外內之差宜然也何邵公以設例與經詭戾而公孫敖之日歸父之不日兩費詞焉叔術妻嫂傳所不信邵公反張大之目爲非常與義可侈之論

亦猶傳本未與輒拒父傳不疑詭引以斷衛太子之獄致令不曉者爲傳詬病此其不通之一端也七十子沒而微言絶三傳作而大義睽春秋之不幸亘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使其愈久而愈歧何氏屢蹈斯失若盟于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又其不通之一端也今將袪此二惑歸於大通輒因原注存其精粹删其支離破其拘窒補其隱漏冀傳一家之言依舊帙次爲十一卷篇名曰通義胡毋生董生既皆此經先師雖義出傳義卓然可信董生緒言猶存繁露而解詁自序以爲略依胡毋生條例故亦未敢輕易也昔韓文公遺殷侍御書云近世公羊學幾絶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拳拳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掛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蓋自有唐巨儒惜此傳之墜絶而望人之講明也如是今殷侑之注已復不存更以宂知孔見朔推測於千百禩之後安得有道如昌黎者而就正其失也鑽仰既竭不知所裁

乾隆卌有八年孟冬甲子裔孫翰林檢討廣森謹識

皇清經解卷十之十三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之十四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目錄敘

敘曰昔孔子有言吾志在春秋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蓋孟子所謂行天子之事繼王者之迹也傳春秋者言人人殊惟公羊氏五傳當漢景時乃與弟子胡毋子都等記于竹帛是時大儒董生下帷三年講明而達其用而學大興故其對武帝曰非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皆絶之弗使復進漢之吏治經術彬彬乎近古者董生治春秋倡之也胡毋生雖著條例而弟子遂者絶少故其名不及董生而其書之顯亦不及繁露絲延迄于東漢之季鄭衆賈逵之徒曲學阿世扇中壘之毒焰鼓圖讖之妖氛箋使義轡重昏昆侖絶紐賴有任城何邵公氏修學卓識審決白黑而定尋董胡之緒補莊顏之缺斷陳元范升之訟鍼明赤之疾研精覃思十有七年密若禽墨之守禦義勝桓文之節制五經之師罕能及之天不祐漢晉戎亂德儒風不振異學爭鳴杜預范甯吹死灰期復然漑朽壤使樹蓺時無戴宏莫與辨惑唐宋中外並立學官自時厥後陸淳啖助之流或以棄置師法燕說郢書開無知之妄或以和合傳義斷根取節生歧出之途支離錯迕千喙一沸而聖人之微言大義蓋盡晦矣

大清之有天下百年開獻書之路招文學之士以表章六經爲首于是人恥鄉壁虛造競守漢師家法若元和惠棟氏之于易歙金榜氏之于禮其善學者也祿束髮受經善董生何氏之書若合符節則嘗以爲學者莫不求知聖人聖人之道備乎五經而春秋者五經之筦鑰也先漢師儒略皆亡闕惟詩毛氏禮鄭氏易虞氏有義例可說而撥亂反正莫近春秋

云何之言受命如響然則求觀聖人之志七十子之所傳舍是奚適焉故尋其條貫正其統紀為釋例三十篇又析其疑滯彊其守衛為箋一卷答難二卷又博徵諸史刑禮之不中者為禮議決獄一卷又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失為申何難鄭五卷用冀持世之志稍有所裨若乃經之權變損益制作則聰明聖知達天德之事槩乎其未之聞也已嘉慶十年六月晉陵劉逢祿謹序于東塾講舍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之十四　學海堂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　武進劉禮部逢祿著

三世例第一

隱元年注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書者來接內也

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見者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深淺時恩衰義缺將以理人倫序人類因制治亂之法故於所見之世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孫得臣卒是也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畧之也公子益師無駭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于衰亂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畧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畧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欑函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是也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三年為祖父母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上治祖禰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著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壞絕于惠隱之際隱公

二年公會戎于潛注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

桓二年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也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辭是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日是也所傳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殺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接哀十四年傳注並同）

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傳外相如不書書離不言會也注春秋始錄內小惡書內離會畧外小惡不書外離會至所聞世著治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乃書外離會嫌外離會常書故變文見意以別嫌明疑

僖二十六年楚人滅隗以隗子歸注不名者所傳聞世見治始起責小國畧但絕不誅之

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欑函注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殊夷狄也下發傳于吳者方具說其義故從外內悉舉者明言之

成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婁人會吳于鍾離傳殊會吳外吳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注不殊楚者楚始見所傳聞世尚外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聞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吳似夷狄差醇而適見於可殊之時故獨殊吳

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傳邾婁無大夫以近書也注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畧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畧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見於邾婁者自近始也獨舉一國者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張法而已

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注名者所見世著治太平責小國詳錄出奔當誅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不日者行微弱故畧之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于終略責之見其義

十六年楚子誘戎曼子殺之注戎曼稱子者入昭公見王道太平百蠻貢職夷狄皆進至其爵

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不從上州來巢見義者因有出奔可責

定元年立煬宮注不日者所見之世諱深使若比武宮惡愈故不日

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譏二名注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

哀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注哀公著治太平之終小國卒葬極于哀公皆卒日葬月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傳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注人道浹王道備欲見撥亂功成于麟猶堯舜之隆鳳皇來儀故麟于周為異春秋託以為瑞明太平以瑞應為效也

釋曰傳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春秋緣禮義以致太平用坤乾之義以述殷道用夏時之等以觀夏道等之不著義將安放故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於所見微其詞於所聞痛其禍於所傳聞殺其恩由是辨內外之治明王化之漸施詳畧文文質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廣內諸夏不言鄙疆是也（董子觀德篇云稻之會先內衛本小為大諸侯者皆言我勝何氏推義）世愈亂而春秋之文益治譏二名西狩獲麟是也昔者天子正雅南比先公之教繫之召公著王道之始是而騶虞為之應以文王之風繫之周公著王道之太平而麟趾為之應小雅文武為伯之事也諸侯歌之其衰也至於四夷交侵中國微大雅文武為天子之事也天子歌之其衰也至於西土亡王迹熄鳴鳥不聞河圖不出天乃以麟告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歟然以身任萬世之權灼然以二百四十二年著萬世之治且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古之道文著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易之六爻夏時之三等春秋之三科是也易一陰一陽乾變坤化歸於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要其終於未濟志商亡也詩書一正一變極於周亡而一終秦誓一終商頌秦誓傷周之不可復也商頌示周之可興也

夏時察大正以修王政修王政以正小正德化至於鳴集而
推原終始之運本其興月正月啓蟄戒其亡日十有二月隕
霜角春秋起衰亂以近升平由升平以極太平尊親至於凡
有血氣而推原終始之運正其端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著其成曰西狩獲麟故曰治不可恃鳴集猶獲麟也而商正
於是建矣亂不可久孛於東方蠡於十二月災於戒社京師
於是楚猶匪風下泉也而夏正於是建矣无平不陂无往不
復聖人以此見天地之心也

通三統例第二

隱元年春王正月注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
號變犧牲異器械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夏以斗建寅之月
爲正平旦爲朔法物見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
朔法物牙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
尚赤又注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
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
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
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
據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愛爭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
注此道周制也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注此者春秋制也
二年紀履緰來逆女注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于
廟告本也夏后氏逆于庭殷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戶案注凡詳三代異同多本禮說不悉載
三年春王二月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
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
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于是可得而觀之
宋公和卒注宋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
公客待之而不臣也
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傳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注分別同母
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
也
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注滕序上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
質家親親先封同姓

公薨傳春秋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注道春秋通
例與文武異
桓三年春正月注無王者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月非周之正
月所以復去之者明春秋之道亦通於三王非主假周以爲漢
制而已案在漢言漢即傳所云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傳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注不以夏田
者春秋制也以爲飛鳥未去于巢走獸未離于穴恐傷害于幼
穉故于苑囿中取之
十一年鄭忽出奔衞傳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
注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一辭無所貶皆從
子夷狄進爵稱子是也忽稱子則與諸侯改伯稱子辭同于成
君故名也名者緣君薨有降既葬名義也此非罪貶也君子不
奪人之親故使不離子行也王者起所以必改質文者爲承衰
亂救人之失也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
故王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敝其失也
親親而不尊故後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
其失也尊尊而不親故復反之于質也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
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合三從子者制由
中也
莊二十二年公如齊納幣注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質
也
二十七年杞伯來朝注杞夏后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
宋以春秋當新王黜而不稱侯者方以子貶起伯爲黜說在僖
二十三年
僖二十三年注始見稱伯卒稱子者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
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
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又因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
故貶不失爵也
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注時天王居于鄭晉文欲
討楚師以宋王者之後法度所存故因假使治之宋稱人者明
聽訟必師斷與其眾共之
文十三年世室屋壞傳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犅注殷牲也周
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之文

當以夏辟嫌也騂犅周牲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
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災傳外災書新周也注新周故分別有災
不與宋同也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
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榭于成周使若國文黜而
新之從爲王者後記災也
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傳叔仲惠伯注叔仲者叔彭生氏也文家
字積于叔叔仲有長幼故連言之經云仲者明春秋質家當積
于仲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傳郊用正月上辛注言正月者因見百
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案傳所謂正月即夏正
定六年仲孫忌傳譏二名注爲其難諱也一字爲名令難言而
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此春秋之制也
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注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
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按春言狩下當增不從周以正月譏者十字乃明

釋曰昔顏子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終
之曰樂則韶舞蓋以王者必通三統而治道乃無偏而不舉
之處自後儒言之則曰法後王自聖人言之則曰三王之道
若循環終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僅明天命所授者博不獨一
姓也夫正朔必三而改故春秋損文而用忠文質必再而復
故春秋變文而從質受命以奉天地故首建五始至于治定
功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而韶樂作焉則始元終麟之道舉
而措之萬世無難矣曰然則三正見于夏書而春秋繼詩亡
而作詩顧不言何也曰詩之言三正者多矣而尤著者于三
頌夫子既降王爲風而次之邶鄘之後言商周之既亡終之
以三頌非新周故宋以魯頌當夏而爲新王之明徵乎夫既
以魯頌當新王而次之周後復以商頌次周而明繼夏者殷
非所謂三王之道若循環者乎故不明春秋不可與言五經
春秋者五經之筦鑰也曰通三統之義既得聞命矣子思子
之述春秋也則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傳亦曰樂道堯舜之
道而其釋五始則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不兼事二月三月
而通之何歟曰春秋之義固上貫二帝三王而下治萬世者

也文王蒙受命稱王而丁變易俗以危擬正乾五之位而譏
據二公皆明文外二日言受祖得民而伐罪也臨商正言改
正朔也夫文王猶未治于天下而繫易以見憂患蓋世之心
春秋象之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明春秋而後可與
言易易觀會通以行典禮而示人以易春秋通三代之典禮
而示人以撥亂世之志非二聖其孰能明之

內外例第三

隱元年注所傳聞世外小惡不書書者來接內也
祭伯來傳奔也注內外皆書者重乖離之禍也
二年注凡書巨者正不得也外內深淺皆舉之
又傳外逆女不書注內逆女常書外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
自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
三年傳外大夫不卒注原仲不卒案文二年定四年傳同
宋公和卒注取外言卒所以褒內也
四年傳外取邑不書注義與上逆女同案八年莊元年二十年宣元年昭二十有五年
定八年傳同
十年傳春秋錄內而畧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
小惡書人諱例者不重出
十一年注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
桓九年傳外相如不書案本年及襄五年傳並同
十四年傳內不言戰十二年十三年同
十三年傳內言戰特外故從外也
十八年注加我君者為內猶君薨地也
莊元年注內女歸例月外女不月
一年傳外夫人不卒注內女卒例日外女不日
四年傳外夫人不書葬案莊十年十一年襄十年傳同
九年傳內不言敗
十一年傳外災不書案二十年宣十六年襄九年傳同
十九年伐我西鄙注鄙者邊垂之辭案見遠也案此類皆內辭
二十五年注內朝聘言如者尊內也書者錄內所交接也
二十七年注凡公出在外致在內不致
僖四年來盟于師傳言來與桓為主也注以從內文
十八年傳外異不書案文二年成五年昭十八年傳同

二十五年注外小惡正之者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以盛
疾其末故正其本
二十六年傳乞師卑辭也外內同若辭重師也
二十八年注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外殺大夫皆時案
見諱例
公朝于王所注不書諸侯朝者外小惡不書獨錄內也不書如
不言天王者從外正君臣所以見文公之功
三十二年鄭伯接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也就葬別有罪無罪
惟內無貶公之道不可去葬故從殺時別之
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注自因言如者緣內諱無貶公文
十五年傳外平不書
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
衞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傳曹無大夫公
子手何以書憂內也注大夫敵君不貶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
侯也不從內言敗之者君子不掩人之功故從外言戰也若獲
不去師敗績者辟內敗文
三年注內不言叛昭元年
十五年傳殊會吳外吳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
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襄九年傳大者曰災小者曰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注春秋以
內為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
昭二十三年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見進
黜表
釋曰昔文王繫易君德于乾二爵與五同言以下而升上
以內及外也夫子贊之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
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有君德也言行樞機之主誠之僞
皆所以自治也由是以善世則合內外之道也至于德博而
化而君道成春秋所以大一統也夫治亂之道非可一言而
盡易變動不居由一陰一陽而窮天地之變同歸于乾元用
九以見天則春秋推見至隱舉內包外以治於夷之恩亦歸
于元始正本以理萬事故平天下在誠意未聞枉己而能正
人者也春秋之化極于凡有血氣之倫神靈應而嘉祥見深
探其本皆窮理盡性之所致為治平者反身以存誠強恕以
求仁而已矣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之十五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　武進劉逢祿著　學海堂

時月日例第四

隱六年傳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
年注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
有事不月者人道正則天道定矣
十一年傳隱無正月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
定元年春王傳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
位後也
桓四年注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
為貶見其罪明不宜
七年注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故貶明大惡
十七年注夏陽也月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
至十月鄭注去日者為桓行詐故深為內懼其將見殆則日
莊二十二年注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取仇國女不可以事先
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以首時
傳二十八年注不月而日者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日不繫於
月
成十年注去冬者惡成公怨懟無事天之意當絕之
昭十年注去冬者蓋昭公娶吳孟子之年故貶之
定十四年注去冬者定公受齊女樂之年人去冬者
臣之象也

成十七年傳非此月日也以此月日卒待君命然後卒大夫
成十八年注二月庚申日上繫於正月者起正月見幽二月庚申日死也
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注但舉日不舉辰者辰不同不可者爲上下又日爲君辰爲臣去辰則遂季氏意明矣上不日言上辛者爲下辛張本不言下辛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上
隱元年注十言有二者起下復有二非十中之二
僖十有六年傳是月者僅逮是月也春秋不書晦也
隱二年注朝聘會盟例皆時 案朝公會公同盟如會皆同
莊二十五年注內朝聘言如者尊內也朝京師大國善有加錄文如楚有危文聘無月者比於朝輕
僖十年注書如者錄內所與外交接也故如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如楚則月危之明當尊賢慕大無友不如己者
隱四年注遇例時
隱元年注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小信月大信時
又注微者盟例時不能專正故責略之
桓十一年注未命大夫盟會用兵不日上不及大夫下重於士罰疑從輕故責之略
桓十四年注莅盟來盟例皆時從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 案來聘而尋舊盟例月惡之又伐而盟者例日爲將復伐
莊十三年傳桓之盟不日信之也 案魯桓盟皆日危之也
僖十九年注會盟不日者不信已明無取於日自其正文也
補注平例時不易者月
隱二年注侵伐圍入例皆時又注入例時傷害多則月 案義兵例月
莊二十八年傳伐不日
僖二十二年傳偏戰者日三十三年傳詐戰不日注不言敗結外詐戰文也詐卒也齊人語也
隱六年注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
隱二年注滅例月定四年八年注定哀滅例日
僖二十八年注夷狄滅微國不月略之
僖元年注遷例大國月重煩勞也小國時

隱十年文七年傳取邑不日
隱四年注取邑例時
宣十年注凡歸邑物例皆時
莊三十一年注獻捷例時
莊六年注敬例時
僖四年注潰例月叛例時
莊三年注次例時
莊十八年注追例時
襄五年注戍例時
僖二十六年注乞師例時
哀九年注詐取師不月疾略之
桓七年注焚日者疾之
桓十六年注致例時信四年注凡公出滿三時月危公之久
補注天王崩例日葬例月從大國例
隱二年注夫人薨日者恩錄之公夫人皆同例
桓十八年注薨我君例日起生者之事也且明王者當遣使者與諸侯共會之
桓十八年注凡公薨外致日危痛之 案夫人薨外致同
隱八年傳卒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
隱三年傳葬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日危不得葬也
隱四年注卒日葬月達於春秋爲大國例
桓十年注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哀三年注小國卒葬極於哀公皆卒日葬月
隱元年注所傳聞世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所聞世無罪者日錄有罪者不日略之所見世有罪無罪皆日錄之 案內未命大夫卒例月外大夫不卒不葬葬例時覲于國君次內大夫也
莊二年注內女卒例日外女不日者寔不如魯女 案內女不葬葬例月
僖九年注許嫁卒者有卽貴之漸日者恩尤重於未命大夫故從諸侯夫人例
宣十六年注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
莊二十七年注女會來例皆時
隱二年注內女歸例月莊元年注外女不月者寔不如魯女

成八年注媵例時
桓三年宣元年注夫人至例月文九年注奔喪致例月者婦人危重從始至例 案夫人出會如他國月者危之
莊二十四年注覿夫人例日
隱四年注弒例日從外赴詞以賊聞例 案諸侯相殺同例
文元年注夷狄子弒父忍言其日襄三十年注中國子弒父不忍言其日
文十八年注稱國以弒例皆時者略之
僖九年注外弒未踰年君例月
隱四年注討賊例時
僖二十八年注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外殺大夫皆時 案殺世子母弟同例
文八年注大夫相殺例皆時
定元年注大夫執無例 案諸侯執例月案當例時
桓十一年注執大夫例時
閔二年注凡公夫人奔例日月者有罪昭二十九年注唁例時
昭二十一年注大國奔例月成十二年注不月者小國也
閔二年注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外大夫奔例皆時 案世子奔放大夫相放同例
隱四年注大國篡例月小國時立納入皆爲篡
襄二十三年注篡大夫位例時
僖二十八年注復歸例皆時
定元年傳卽位不日
定九年注竊寶不月得亦不月
隱五年文二年注失禮鬼神例日
莊二十三年注失禮宗廟例時
成十七年注郊日者明用辛例不郊則不日 案卜郊例月
文十三年定二年注不務公室例月 案新作例時不務公室也
隱七年注城邑例時 案外城例月于內城
莊元年注築例時 案設同例
文十六年注毀例時 案墮同例
補注變制例時新作南門初稅畝用田賦不月是其例也
隱五年注觀例時

桓四年注狩例時六年注蒐例時

隱二年注親迎例時不親迎例月

桓六年注世子生日者喜錄之

成八年注錫命例月爲德喜錄之

隱元年注王使歸賵月者爲內恩錄之諸侯不月比於王者輕

會葬皆同例月傳例非也諸侯會葬來書

桓十五年注求例時

隱元年注凡灾異一日者日歷日者月歷時者加自文爲異案外

災不書書例時

朝例時

桓二月秋七月杞侯來朝注月者明不臣后父所以廣孝敬

六年春正月寔來注月者危錄之無禮之人不可脩責之案不備責

故不書日

僖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注月者甚

惡內也

內朝加錄文例

僖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

叛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

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公既能念恩尊事齊桓又

合古五年一朝之義故錄之

二十八年冬壬申公朝於王所傳其日錄乎內也注危錄內再

失禮將爲有義者所惡不月而日者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日

不繫於月

三十三年冬十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公念齊恩及子孫

宣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辛使齊

歸濟西田不就十年月者五年再朝近得正

成十三年春三月公如京師注月者善公尊天子

襄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鄬之會鄭伯以弒陳侯逃歸

公獨修禮於大國得自安之道故善錄之

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溴梁之盟後中國方乖離

善公獨能與大國

昭二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次于乾侯注月者閔公內爲强

臣所逐外如晉不見答後不月者錄始可知

聘例時

襄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頗來聘注月者公數如晉希見

如楚案者孩也案當作楚案字皆作

楚楚子不來朝故云希見答蒲非

答今見聘故喜錄之

會例時

隱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注月者隱前爲鄭所

獲今始與相見故危錄內明君子當犯而不校也案十有一年

夏五月同例

桓元年春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

僖元年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婁人于朾注月者危

公會霸者而與邾婁有辨也不從有大人出會惡之者不如

危重也

十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

曹伯于淮注月者桓公德衰任豎刁易牙壁功滅項自此始

也

成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婁人會吴于鍾離注月者危錄之諸侯

既委任大夫復命交接夷狄

襄十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

公孫蠆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吴于向

注月者危剸諸侯委任大夫交會彊夷臣日以彊三年之後君

若贅旒然

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

伯莒子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

召陵侵楚注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裘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

後歸之諸侯雜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善錄其行義兵也

君大夫盟例日小信月大信時

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注盟不日者未命大夫

盟會用兵上不及大夫下重於士罰疑從輕故責之略

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注不月者是時齊以無知之難

小白奔莒子糾奔魯齊迎子糾欲立之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爲

是更迎小白然後乃伐齊欲納子糾不能納故深諱使若信者

也

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注冬齊

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盟不日者起國家後背結之約非結

不信也

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傳公也注以其日微

者不得日大夫盟當出名氏

文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傳注日者起公盟也例見諱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歛注不日者

欲共盟誅商臣雖不能誅猶爲疾惡故褒與信詞

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注文公內則欲久喪而

後不能喪娶逆祀外則貪利取邑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

諱爲不可知之詞不日者順諱爲善文也

十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

同盟于新城注盟下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

成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於赤棘注時者謀結寃戰不相負

也後爲晉所執謂十六年季孫行父不日者執在三年外尋舊盟後非此

盟所可保

十八年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婁子齊崔杼同

盟于虛朾注不日者時欲行義爲宋誅魚石故善而爲信詞或

喪盟略

襄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世

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注盟下日者信在世子光也

昭十一年仲孫貜會邾婁子盟于侵羊注不日者蓋諱執盟使

若讓結善事

定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枝注後相犯時者諱公使

大夫盟又未踰年君薄父子之恩故爲易詞使若讓結善事

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注月者隱推讓以立邾婁

慕義而來相親信故爲小信辭也

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注後不相犯日者爲後背叛

而善桓能自復爲唐之盟

桓二年公及戎盟于唐注不日者案桓盟例皆日危之也戎怨隱不反國

善桓能自復翕然相親信

僖十九年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

婁注沒襄公使若微者盟不日者深順諱文從微者例會盟不

日者言會盟不信已明無取於日自其正文也

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

盟于踐土注日者諱也

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伊雒戎盟于暴注四日不能再出不辛名者非一事再見也案傳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非公命也今有公命故詳其月以別之日起前之非公命

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注不日者莊王行霸約諸侯明王法討徵舒善其憂中國故爲信辭

成五年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注約備强楚案六年楚伐鄭婁不能救晉又侵之故日責之

九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注不日者已得鄭國當以備楚而不以罪執之旋使離叛楚緣隙潰莒不能救禍由中國無信故諱爲信辭使若莒潰非盟失信所以甚中國與下潰日相起

襄十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阿晉人執邾婁子注下有執不日者善同伐齊故褒與信詞

昭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鄟陵注不月者時諸侯相與約欲納公故爲內喜爲大信詞

定四年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注後楚不圍蔡不救不日者善諸侯能會然俱有疾楚之心會同最盛故褒與信辭

徵者盟例時

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月者隱公賢君雖使微者有可采取故錄也

桓十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注月者桓公行惡諸侯所當誅屬上三國來戰於郎今復使微者盟故爲魯懼危錄之

僖二十九年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注晉文威信不行上假王人以會諸侯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月者惡霸功之廢於是案左氏經文無公字何氏例及此注正當從公蓋傳寫之誤

來盟例時

文十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注月者文公微弱大夫秉政宋亦薇於三世之黨三亂結盟故不與信辭錄華孫者明惡二國非以月惡華孫也

桓之盟不日

莊二十三年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傳何以日危之也我貳也

僖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秋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傳何以日危之也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平例時

隱六年春鄭人來輸平注不月者正月也見隱終無奉正月之意案十一年傳隱何以無正月注據六年輸平不易

宣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注月者惡錄之

宣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注月者專平不易

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注月者刺內暨暨也時魯方結婚於吳外慕强楚故不汲汲於齊

定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注月者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

侵例時

莊十年二月公侵宋注月者屬北敗彊齊之兵南侵强宋南北有難故危之

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注月者善義兵也

冬十有一月公孫慈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注月者刺桓公不修其師因見患詐不內自責乃復加人以罪

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注月者會同最盛故善錄其行義兵也案僖四年月爲潰出此月爲會出

六年二月公侵鄭注月者內有强臣之讐不能討而外結怨故危之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注出入月者內有强臣之讐外犯彊齊再出尤危於侵鄭故知入亦當蒙上月

伐例時

桓　五年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注月者善諸侯征突錄義兵也

莊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注月者衛朔背叛出奔天子新立衛公子留齊魯無憚天子之心而伐之故明惡重於伐故月也

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

僖十五年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月者義兵葵丘之會叛天子命者也

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注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

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厲注月者善義兵案例月當爲滅出夷狄滅微國至所見世乃月始此又案昭五年冬楚子越人伐吳注義兵不月者進越爲義兵明故省文則此著伯討義兵益明何待加月乎

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

隱六年春鄭人來輸平傳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注不日者鄭詐不月者正月也見隱終無奉正月之意

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詞繁而不殺者正也

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傳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

晉人敗狄于箕注不月者略微者與夷狄也

文十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傳狄者何注據夷狄不能結日偏戰長狄也其言敗何注據敗者內戰文非殺一人也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注如結日大戰

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傳不言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注不日月者深正之使若不戰

昭十七年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傳詐戰言戰敵也注不月者略兩夷

圍例時

襄十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注月者魚之會服鄭最難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故諱取而言圍以起之月者加責之

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注此不月十二年月者疾始可

知

定十二年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注月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

入例時傷害多則月

隱十年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注日者盛魯同姓於隱篇再見入者明當憂錄之

十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注日者危錄隱公也爲弟守國不尚推讓數行不義皇天降災諂臣進謀終不覺悟又復構怨入許危亡之釁外內並生故危錄之

僖二十七年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注日者杞屬修禮朝魯雖無禮君子當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乃入之故錄責之

二十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注義兵日者善義兵得時人

文十五年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傳其日何至之日也

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注日者惡莊王討賊之後欲利其國也

襄二十五年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注日者陳鄭皆並之與國今鄭背楚入陳明中國當憂助鄭以離楚弱陳故爲中國憂錄之

定四年庚辰吳入楚注日者惡其無義

哀七年公秋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注日者惡魯侮奪邾婁無已復入獲之

滅例月

隱十年宋人衛人蔡人伐載鄭伯伐取之注不月者移惡上三國

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注不從滅例月者略之

十七年夏滅項注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案當是盟諱文使若非滅不諱滅者適內也不言齊滅取降者諱項邑也不書大夫者項君死位且無當遂義也

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傳燬何以名滅同姓也

注日者爲魯憂內錄之

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注日者

晦錄之

襄六年莒人滅鄫注不月者取後於莒非兵滅

十年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注日者甚惡諸侯不崇禮義以相安反遂爲不仁開道彊夷滅中國中國之禍連蔓日及故疾錄之

昭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葬陳哀公注日者疾詐諼滅人也

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注日者疾諼滅人

定哀滅例日

哀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傳不言滅諱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注不日者深諱之

夷狄滅微國不月

宣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注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

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厲注莊王滅蕭日此不日者靈王非賢責之畧

十三年吳滅州來注不日舊本作月者略兩夷

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不從上州來巢見義者因有出奔可責

遷例大國月小國時

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注月者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案隱二年齊人遷陽同例

僖元年夏六月邢遷于陳儀注月者霸者所助城故與大國同

三十一年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注月者惡大國遷至小國城郭堅固人衆强遷徙畏人故惡之

潰例月

成九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注日者錄責中國無信同盟不能相救至爲夷狄所潰

取邑例時

隱十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傳取邑

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之也

莊三十年秋七月齊人降鄣傳紀之遺邑也盡也注月者重於取邑

文七年春公伐邾婁三月甲戌取須朐遂城郚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

宣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傳爲弑子赤之賂也注月者惡內甚於邾婁子益疏彼爲侵伐小國此爲篡過罪重於彼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注月者行義爲利惡錄之

昭元年三月取運傳內之邑也注月者爲內喜得之辨見義

二十五年十有二月齊侯取運傳爲公取之也注月者善錄齊侯

獻捷例時

莊三十一年六月齊侯來獻戎捷注月者刺齊桓驕慢恃盈非所以就霸功也

救例時

莊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注月者嫌實微者故加錄之以起實貴子突

至例時凡公出滿二時月

桓十六年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注月者善其比與善行義故以致復加月也

莊六年秋公至自伐衛注久不月者不與伐天子也故不爲危錄之

文十三年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斐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注月者爲臣子喜錄上事

成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注月者前魯大夫獲齊侯今親相見故危之

十三年秋七月公至自伐秦注月者危公勍而遠用兵

十七年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注月者方正下壬申故月之

襄二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注月者危公前彊隨邾有邾婁地又受其叛臣邑而今與會不於上會月者與日食同月不得復見

不復月者錄始可知

定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案見前侵例時下)

天王葬例月

莊三年五月葬桓王傳改葬也注改葬服輕不當月月者時無非常之變榮奢改葬爾故惡錄之

文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注日者僖公成風之喪襄王比加禮故恩錄之所以甚責內(案昭六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不日故云)

大國例卒日葬月

隱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繆公傳葬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死繆公立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注危之於此者死乃反國非至賢不能不爭也宣公死而讓開爭原也繆公亦死而讓得爲功者反正也

文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注不日者內娶略

成十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注不日者多取三國媵非國故略之(右宋)

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注不日月者失衆身死子見篡逐故略之猶薛伯定也(右晉)

襄十九年冬葬齊靈公注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案十九年變例言亂)故奪臣子恩明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

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略也注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右齊)

桓五年春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曷爲以二日卒之怴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

夏葬陳桓公注不月者責臣子也知君父有疾當營衛不謹而失之也傳曰葬生者之事

僖二十八年陳侯款卒注不日者賤其歧意於楚

宣十二年春葬陳靈公注不月者獨當儀行父有訴楚功上已言納故從餘臣子恩薄略之(案殺泄治無罪例去葬辟責不討賊故書葬不月移以殺泄治罪略之)(右陳)

僖十四年冬蔡侯肸卒注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讎故略之甚也

宣十七年夏葬蔡文公注不月者齊桓晉文沒後先背中國與楚故略之與楚在文十年

昭二十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注不日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月者比肸附父讎責之淺也(右蔡)

桓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 丙戌衛侯晉卒注不蒙上日者春秋獨晉書立記卒耳當蒙上日與不嫌異於篡例故復出日明同

僖二十五年秋葬衛文公注不月者滅同姓故奪臣子恩也

昭七年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注當時而日者世子輒有惡疾不早廢之臨死乃命臣下廢之自下廢上鮮不爲亂故危錄之(右衛)

襄八年夏葬鄭僖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也注不月者本實當去葬責臣子故不足也(右鄭)

小國始卒卒月葬時極於哀公卒日葬月

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注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爲魯恩錄之尤深

莊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注曹達春秋常卒月葬時也始卒日葬月嫌與大國同後卒而不日入所聞世可日不復日

宣十四年夏五月庚申曹伯壽卒注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人父也(右曹)

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注不月者爲下盟去月方見大信

哀十三年夏許男戌卒秋葬許元公注比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略(案昭六年陳蔡爲大國所復成自復罪惡深故去日月以見矣)(右許)

成十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注莒大於邾婁至此乃卒者庶其見殺不得卒至此始卒又不得日

昭十四年八月莒子去疾卒注入昭公卒不日不書葬者本篡故因不序不葬者爲下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責之(右莒)

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邾婁子克卒注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爲慕伯者有尊天子之心行進也不日始與伯者未如瑣瑣卒在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注日者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案解外相如例所不書故其文何氏以理知之)

文十三年夏五月壬午邾婁子遂蘧蒢卒

襄十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瞷卒

昭元年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秋葬邾婁悼公

定三年辛卯邾婁子穿卒秋葬邾婁莊公(案隱元年傳云儀父稱字褒進也桓十七年注云元功之臣有德無絕故入所見世日卒時葬比於許也)(右邾婁)

宣九年八月滕子卒　成十六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注滕始卒于宣公日於成公不名邾婁始卒於文公日於襄公名俱葬於昭公是以知滕小(解云莊十六年克卒二十八年瑣卒以行進而得書卒書日非其常例故云始卒于文公案隱七年書滕侯卒桓二年退本爵書子明紂同姓亦非常例)

昭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注月者襄公上葬諸侯莫肯加禮獨滕子來會葬故恩錄之明公當自遣不當遣大夫失禮尤重以責內(右滕)

昭三十一年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秋葬薛獻公注始卒便名日書葬者薛比滕最小迫後定寅皆當略

定十三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注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弑禍端在定故略之

哀十年夏薛伯寅卒秋葬薛惠公注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右薛)

僖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注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爲表異卒錄之不名不日不書葬者從小國例

襄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秋葬杞桓公注始卒便名日書葬者新黜未忍便略也

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夏葬杞文公注卒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上城杞已貶復卒略之者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于終略責之見其義

定四年杞伯戊卒于會注不日與盟同日(案上注盟不日與信辭)(右杞)

襄十八年十有二月甲寅　乙未楚子昭卒注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葬以閏數卒不書閏者正取春月明期

二年之喪皆亂得以閏數非死月不得數閏右楚

襄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注至此卒者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賢季子因始卒其父是後亦欲見其迭爲君卒皆不日吳遠於楚吳右

文十八年秦伯罃卒注秦穆公也至此卒因其賢解左氏以爲康公穀梁無解案說見發

哀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四年春王三月葬秦惠公注哀公著治大平之終小國卒葬極于哀公者皆卒日葬月右秦

所見世大夫日卒所聞世無罪日有罪不日所傳聞世不日

隱八年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注日者隱公賢君宜有恩禮于大夫益師始見法無駭有罪挾俠又未命也故獨得于此日

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注日者錄季子遏惡也行誅親親雖酰之猶有恩也

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注日者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故皆日也一年喪骨肉三人故日痛之

文十四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注已絕卒之者爲後齊脅魯歸其喪有恥故爲內諱使若尙爲大夫案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此月者以敖罪明則起君弱故諱使若無罪然則卒日者亦蓋諱文

宣五年叔孫得臣卒注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弒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

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傳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注据叔孫得臣卒不貶爲弒子赤貶注加字者起嬰齊所氏明爲歸父後大宗不得絕也日者不去樂也日者壬午起明日也案去公子罪重於得臣已明皆日或非爲大夫喪通例

補注外大夫不卒卒例月不葬葬例時

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日者恩錄之明當有恩禮

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注尹氏卒日此不日者在期外也案宋會葬在二年

定四年秋七月劉卷卒注不日者比尹氏以天子喪爲主重也

此卷主會輕故不日

內女卒例日補注葬例月

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注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

二十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注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也案叔姬媵也月卒日葬與季葬之例同上

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注棄而日卒者爲下晉杞歸其喪張本文從稍尙爲杞夫人

內女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

文十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十五年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注月者閔錄之從無罪例案歸公孫敖之喪注不月者不以恩錄與子叔姬異

夫人至例月

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傳其言入何難也其日何難也與公有所約然後入

補注夫人出會如外國例月

莊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注三出不月者有文從可知例

莊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注月者再出也不從四年已月者異國

弒例日案諸侯相殺同例

僖十年春王正月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注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

十九年夏六月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注日者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於此明當痛其女禍而自責之

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注從成君不日者與卓子同

十六年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處臼注不日者內娶略賤之

宣十八年秋七月邾婁人戕鄫子于鄫注小國本不卒故亦不日

襄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案不蒙日卒本不日也

三十一年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案不日者卒本不日

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注不日者惡靈王無道

十有六年春楚子誘戎曼子殺之注不日者本不卒案十六年殺者殺日

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舍注不日者與卓子同皆卒本日卒

世子弒例分內外

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注不日者夷狄子弒父忍言其日

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注不日者深爲中國隱痛有子弒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

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注日者加弒爾非實弒也

稱國以弒例時

成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弒其君州蒲注日者二月庚申日上繫於正月者起正月見幽二月庚申日死也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以致此禍故日起其事深爲有國者戒也

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弒其君僚注不譏闔閭弒明季子不忍相殺讓國闔閭也月者非失衆見弒故不略之案不日者卒本不日也

外弒未踰年君例月

莊九年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注月者從未踰年君例

僖九年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注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

則昭二十二年冬十月王子猛卒注月者方以得位明事故從外未踰年君例

討賊例時

隱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注月者責臣子不以時討與殺州吁同例

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注月者久之也

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案月者責臣子不以時討文起下丁亥止則楚子文

內殺大夫有罪不日無罪日

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注日者行誅親親猶有恩也案傳以叔牙爲弒以卒大夫而不日卒者明有罪誅也

諸侯相執例時

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注不從滅例月者略之

十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注月者深責之案定元年晉執宋仲幾知諸侯

狃執例書月者正以襄十六年三月晉人執莒子邾婁子十九年三月晉人執邾婁子之屬皆以書月故也案二條俱不蒙月晉非伯討不之辭貴之例故知例時

執大夫例時

桓十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衞注月者為突歸鄭奪正鄭伯出奔案大國奔例月

成十六年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注言舍而月之者痛傷忠臣不得其所

定元年春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注無例不在常書又月者善為天子執之

大國君奔例月小國例時

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案不月者紀本子爵小國

文十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注月者前為魯所滅今來見歸猶當加意厚遇之

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注不月者小國也

襄十四年己未衞侯衎出奔齊注日者為孫氏甯氏所逐後甯氏復納之者同當相起故獨日也

昭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注月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

哀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注月者魯前獲而歸之今來奔明當尤加禮厚遇之

內大夫奔例無罪日有罪月

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注日者嫌敖罪明則起君弱故諱使若無罪

宣十八年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注不日者伯討可逐故從有罪例也案注逐善辭又宜公同篡不當逐

外大夫奔例時

莊十二年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注月者使與大國君奔同例明彊禦也

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注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為國家患明當防之

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注復出宋者惡仲佗悉欲帥國人去三大夫出不月者舉國危亦見矣

大國篡例月小國時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注不月者非納篡詞

齊小白入于齊注不月者移惡於魯

案昭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注不月者本無此國無可與別輕重也

復歸例皆時

桓十一年秋九月突歸于鄭注月者奪正

襄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衞甯喜弒其君剽衞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衞侯衎復歸于衞注日者起甯氏復納之故出入同文也以歸出奔俱日知出納之者同

附昭二十有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言入不嫌也注月者為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

即位不日

定元年夏五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傳日錄乎內也注善得五日變禮或說危不得以踰年正月即位故日

失禮鬼神例日

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注不日者嫌獨考宮以非禮書故從末言初可知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注不日者下用失禮明

失禮宗廟例時

莊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注月者功重於丹楹

外城例月

僖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注不月者文言諸侯非內城明矣

變制例時

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注月者重錄之

襄十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注月者重錄之

昭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注月者善錄之

狩例時

桓四年春王正月狩于郎注月者譏不時也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芽非所以養微

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注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

蒐例時

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注日者桓既無文德又忽忘武備故尤危錄

求例時

桓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注月者桓行惡不能誅反從求之故獨月

外災例時

昭九年夏四月陳火注月者閔之

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傳異其同日而俱災也

釋曰昔子思之贊春秋也曰上律天時又曰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是以知聖人之文天文也瞭者不知日月之了不知經緯以之言天猶扣槃捫燭也故深于天文者不能知其位次度數而已又能推其薄蝕闇亡之故本于人事而繫齊之故天不言以三光四時為言視言相萬也聖人不辨以時月日為辨視辨相萬也詳略之以理嫌疑[illegible]有罪無罪又因內外[illegible]偏反之以制新義[illegible]故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以禮樂相示而感之者意變色動[illegible]之春秋不待褒譏貶絕以月日相示而學之者湛思省悟[illegible]故曰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勿辨其言彌微其旨彌顯使人屬辭比事而辨惑崇德斯善學矣不善學者或欲屠其贅而悉略之或不得其說而膠執之[illegible]以其身陷于非聖之法而不之救是猶聾瞽而彊言闇亡薄蝕與以詔相反若紲之其不轉于溝壑則幸耳可不謂大哀乎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之十五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之十六　學海堂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　武進劉禮部逢祿著

名例第五

隱元年春王正月傳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法文王周始受命之王乃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為王法不言謚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注云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於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

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傳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注謂不繫於元年者或言王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矣以見刺譏是非也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

隱五年初獻六羽傳譏始僭諸公也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三公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注禮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土

桓八年祭公來傳天子之三公也注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祭者采也天子三公氏采稱爵

僖八年公會宰周公傳天子之為政者也注與天子參聽萬機

隱元年祭伯來傳天子之大夫也注祭者采邑也伯者字也天子上大夫字尊尊之義也

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傳下大夫也注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繫官者卑不得專官事也稱伯上敬老也禮君於臣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上大夫不名盛德之士不名老臣不名

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傳天子之士也注天子上士以名氏通

隱元年天王使宰咺傳宰官也咺名也以官氏宰士也注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畧稱人

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傳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劉以邑氏也注諸侯入為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受采邑氏稱子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而已禮曰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稱子者參見義顯為天子大夫亦可以見諸侯不生名亦可以見爵亦可以見大夫稱不稱劉子而名者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明非禮也

定四年劉卷卒葬劉文公注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子使大夫為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時劉卷以功益封故不以故國而以采地書葬

隱三年辛卯尹氏卒見譏例

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傳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注自王者言之以屈遠世子在三公下禮喪服斬衰因公卿大夫之眾臣是也自諸侯言之世子尊於三公此禮之威儀各有所施

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傳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母弟也注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上季繫先王以明之著其骨肉貴體親也

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傳長庶之號也注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上繫先王以明之不稱伯仲者辟同母兄弟

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注叔服者王子虎也服者字也叔者長幼稱也不繫王者不以親疏錄也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諸侯得言子弟者一國失賢輕

隱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眜注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心欲尊其君使得稱公故春秋以臣子書葬者皆稱公注[illegible]七年葬蔡桓侯

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注質家爵三等法三光文家爵五等法五行合三從子制由中也

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傳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注因周本有奪爵稱國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備七等以進退之

定五年於越入吳傳於越者何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注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治國有狀能與中國通者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治國無狀不能與中國通者以其俗辭言之因其俗可以見善惡故云爾赤狄以赤進者狄於北方總名赤者其別與越異也

襄十有一年作三軍傳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注說古制司馬官數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為治襄公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言軍者本以軍數置之

莊元年單伯逆王姬傳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注以稱字也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為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

隱九年俠卒傳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以無氏

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內之微者也注謂士也春秋上刺王公下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

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注稱字敬老也禮七十雖庶人主孝而禮之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是也

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注稱字者辟從主人

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始有大夫也見三世例

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傳以近書也見三世例

釋曰昔子路問為政子曰在正名名不正則政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然則辨名正分莫著于春秋春秋上刺王公下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則爵等之數尤所汲汲矣傳曰德合元者稱皇孔子曰皇象元逍遙術無文字德明謚德合天者稱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稱王符瑞應天下歸往皇象元則帝象春見日帝出乎震[illegible]故君子甘武王其似正月矣[illegible]小近者號卑而地大況疏之義也故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所而子之號稱天子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為三王絀滅則為五帝下至附庸絀為九皇下極其為民故雖絕地廟位祝牲猶列于郊號宗于代宗故曰聲名魂魄施于虛極壽無窮此言唯王位在德元而儀刑為邦也王官之序三公一位上大夫卿一位下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

士一位凡六等其受采公視大國上大夫視次國下大夫視
小國上中下士視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
者方十五里亦參用董子國州書狄之稱其命數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
四命皆陰爵屈子諸侯也士則三命再命一命不嫌也及其
出使雖下士必列諸侯之上尊天子也月逺日則息而象疑
于日遡日則消大臣諸侯之象也故三公執璧同于子男卿
以下則禽摯襃內之爵同于蕃服雖大曰子其義不世伸于
諸侯之大夫者世祿而已侯國之制公一位侯一位伯子男
同一位凡三等其受地公侯皆方百里伯子男方七十里如
五十里其臣公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其命數則公九命
侯七命伯子男五命公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伯子
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入所見世小國有大夫是也
周公立政之制曰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謂公卿也由其參聽
萬機曰任人亦曰常任出其糾逖王慝曰準夫亦曰準人由
其分陝左右曰牧亦曰常伯三公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是也
虎賁綴衣趣馬近臣給事者也設之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宮
正以下官也庶府常任之屬治京師者大都常伯之屬治畿
甸者設之小伯藝人表臣百司準人之屬糾察官府都鄙者
也太史上司天事下掌邦國官府都鄙之貳執簡記奉諱惡
天子齋戒受諫者也設之尹伯王官之制如此司徒司馬司
空天子之命卿也亞以置其伍經所謂未命之大夫也旅以
陳其殷經所謂微者是也是謂邦國之制夷微盧居九服之
四設之烝烝君也三亳阪居四方之塞設之尹尹正也城虎
牢以制楚是也春秋之制略同文王官人而譏尹氏以絕禍
亂王子虎以任賢則克知灼見之要也書王季子王札子辨
親疏長幼之節皆不名敬長也親親也祭伯凡伯不名貴貴
也伯糾女叔不名貴老也孔父叔肸不名貴德也不純臣諸
侯治統所寄也二王之後以客禮師法所存也夫是以天子
總明諸侯自爲正禮樂行于上刑罰措于下則正名之道得
也

夏五月辛亥郊傳三卜之運也

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傳毀廟也言災復立也不言復立春秋見
者不復見也

十二年用田賦傳譏始用田賦也注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
率矣哀公外慕强吳空盡國儲故過什一

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兼之非禮也

三年尹氏卒傳其稱尹氏何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案凡言非禮皆譏也

武氏子來求賻傳其稱武氏子何譏父卒子未命也來求賻何
以書譏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

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傳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注婚禮成于五然後親迎時王者
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
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故譏之

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傳譏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

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傳追命也注禮生有善行死當
加善謚不當復加錫

三年葬桓王傳改葬也注榮者改葬故惡錄之

僖二十八年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注言復歸者天子有命歸
之名者刺天子歸有罪也案與曹伯襄同義

文元年天子使叔服來會葬注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
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譏其早任以權也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注古者三載考績文公新即位功未足
施而錫之非禮也

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傳兼之非禮也注去天者含者臣子
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案去天之義穀梁文無天得之

王使召伯來會葬注去天者不及事刺此失喪禮也

九年毛伯來求金傳譏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

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注此錫命稱天子者爲王者長
愛幼少之義當與賢師良傅如父教子不當賜也

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注不稱劉子而名者禮逆王后當
使三公案此注非桓八年注是也祭公以遂事見義故不復貶

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年夫注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
三年不去王者方惡不思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不從直稱君
舉重者莒殺意恢以失子行錄設但殺弟不書也

王子瑕奔晉注稱王子者惡天子重失親親

昭二十二年王室亂傳言不及外也注刺周室之微故變京師
言王室不言成周言王室者正王以責諸侯也

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傳未三年稱天王著有天子也注明
天下當政其難而事之

曰二年紀履綸來逆女傳譏始不親迎也

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讙傳譏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

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傳譏父老子代從政

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譏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

僖元年邢遷于陳儀注譏之也王者封諸侯必居土中所以教
化者平貢賦者均在德不在險其後爲衛所滅是也

十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
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注言次者刺諸侯緩
于人恩

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
也案文七年八年十五年傳同

二十八年陳侯如會傳後會也注刺諸侯不慕霸者反歧意于
楚失信後會陳歧意于楚在二十七年

文三年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傳爲譏也

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傳兼之非禮也

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傳近正也古者大夫已去三
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

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注禮大夫妻歲一歸宗雙行匹至但
于鳥獸

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傳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注復見譏者嫌
諸侯大夫任輕可世因齊大國禍著故就可以爲法戒

襄五年戍陳傳不言諸侯離至不可得而序注刺中國之無信

七年陳侯逃歸注刺中國之無義加逃者抑陳侯也

十年戍鄭虎牢傳離至不可得而序注刺諸侯既取以爲諸侯
不能同心安附之

十六年戊寅大夫盟傳偏刺天下之大夫也君若贅旒然注不
言諸侯之大夫者明所刺非但會上大夫

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葬許悼公傳賊未討書葬不成
于弒也止進藥而藥殺譏子道之不盡也

二十年盜弒衛侯之兄輒傳母兄稱兄何以不立有惡疾也注

書者惡魯衞不閔失親親也
定五年歸粟于蔡傳不言諸侯離至不可得而序注與戌陳同
義
十四年邾婁子來會公注非邾婁子會人于都也言公者不受
于廟
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傳非禮也注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
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
哀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衛傳此晉魏曼多也譏二名非禮也
　右譏內小惡九十天王二十諸侯二十三凡乙百三十
　三條
釋曰司馬遷述董生之言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主于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撥亂世反之正非唯禁暴討賊而已亂之所生唯禮可以已之禮之失也王侯降爲徒隸荆吳交主中國所謂小雅盡廢其禍如此夫大雅多刺厲王而小雅盡刺幽王何哉曰序不云乎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而瞻卬召旻二篇獨言刺幽王大壞以是知文武之大經大法皆廢變更之而大滅之者幽也其細節數目幽復悉去之而階之禍者宣也是謂三代之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以繼三代而治萬世者也夫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可以盡復先正乎內之治而諸夏可以盡同董子云悖亂之徵細惡不絕之所致故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傳曰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言自近者始也是以譏觀魚貪也取郜鼎行賓甚焉狩于郎遠也築三臺甚焉毀泉臺亦非也君道失也觀社納幣是也國君淫宜絕故從以非禮書也覿用幣女用男摯也曾紀伯姬于洮來朝其子大夫妻未及歲歸宗失教戒也夫人姜氏言入失教戒亦志淫也逆婦姜賤也以妾爲妻僭也婚禮之失也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喪娶也宣之過甚於文而書之尤著猶桓之不諱成宋朝也忌省殺哀也吉禘逮吉也作僖公主欲久喪而不能猶吉禘也喪禮之失也躋僖公亂昭穆也仲嬰齊不稱仲孫亦亂昭穆也獻六羽僭禮于宗廟也丹楹刻桷奢也世室屋壞怠也立武煬桓僖廟偵也春夏烝亟也御廩災而猶嘗慢也無正朔而與廟不奉天也郊禘之僭不可言也不郊猶三望猶朝廟也四月五月九月郊不時也鼷鼠食郊牛或食其角傷其口視不謹也用牲于門非應變也祭禮之失也蒐閒以罕書弛武備也以亟書不恤民也取郜取防貪而慢畫界也受叛臣邑猶是也來歸侵地取運圍成不矢文德也次郎次合伐齊納糾無勇也楚蔡次厥貉齊衛次五氏畏人也齊侯來獻捷畏也楚使來獻捷畏而受惡人物也會伐宋緩也初稅畝用田賦作邱甲作三軍變制不恤民也聘問帥師不舉重空國也軍禮之失也朝王所非所朝也來歸脤不助祭也不會葬天子慢上也不會葬同姓不親親也襄久于楚畏楚也昭沒于乾侯不容于晉又不事齊也賓禮之失也公子求以亥復卒而猶繹君臣交失也公子友葬原仲失賢也鄭詹逃老納佞也馭臣之失也告糴不制國用也築微（見譏例）新延廏不急荒政也城邑怠而勞民也築三囿三臺楚宮勞民以事游敗也馭民之失也新作南門變常也新作雉門及兩觀久不脩又踰制也築王姬之館于外通讐又慢王事也狩郜通讐也臣子之道廢也傳曰不可勝譏者臺譏而已此通例也注曰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書者來接內也春秋以魯爲天下化首被王化者在可備責之域故從內小惡舉也然則謂于王而署于侯國正王以率侯也詳大國而略小國正大以率小也詳諸夏而不及夷狄正內以率外也故譏求賻求車求金而王心正譏祭公劉夏逆后而體本正（紀履緰同義）譏王世子宰周公會諸侯而儲貳宰輔之體正譏尹氏武氏子仍叔之子而世卿之禍正（齊崔氏同義）譏叔服而用賢之義正譏宰渠伯糾祭叔榮叔聘錫小人而九伐之法正譏毛伯錫文公命而考績之典正譏召伯錫成公命而教胄之經正譏加禮妾母而尊卑之分正譏一使兼賵（秦人歸襚同例）一使含賵而下交之禮正（[illegible]）譏歸衛侯（[illegible]）伯讓而建侯之權正譏殺年夫奔王子瑕而親親之倫正（[illegible]）所謂正王以率侯也書王室亂王居狄泉而罪著于勤王矣譏次匡救徐成陳鄭歸粟于蔡而眾著于恤鄰矣譏伐楚救江而罪著于惡詐矣譏鄫伯不盟乞盟陳侯如會逃歸而罪著于親中國矣譏大夫盟而罪著于慎名器矣譏晉放大夫而罪著于禮去臣矣譏宰內娶而罪著于敬宗廟矣譏齊逆女而罪著于謹侯度矣所謂正大以率小也譏邢遷而罪著于固國不在險矣譏蕭叔邾婁子而罪著于朝會之禮矣譏邾婁子奔喪而罪著于親疏之節矣譏曹許世子而罪著于事父之道矣譏莒慶高固而罪著于事君之義矣凡皆所謂正內以率外也是以子思子述春秋之化曰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言乎大者如三辰之建四時小者如列宿之錯峙而各有職也

褒例弟六

隱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傳稱字褒之也
七年滕侯卒
八年辛亥宿男卒
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
桓二年秋七月紀侯來朝注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明當尊而不臣所以廣孝敬蓋以爲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
莊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注齊桓行霸約束諸侯尊天子故爲此會也時未爲諸侯所信向故使微者會桓公不辭微者欲以卑下諸侯遂成霸功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注諸侯由是翕然信鄉復從再會于鄄同盟于幽遂成霸功
十六年邾婁子克卒（見進黜表）
二十八年丁未邾婁子瑣卒（同上）
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傳不稱使我無君也不名喜之也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
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傳救言次不及事也蓋狄滅之不言狄滅爲桓公諱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
夏六月邢遷于陳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二年正月城楚邱傳城衛也蓋狄滅之注不書遷與救次者使若始時尙[illegible]卒有所擬其後晏然無干戈之患所以重其任而厚責之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傳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

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注不進江黃者爲徧至之詞
三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傳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注貫澤言盟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注時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曰無敢不從曷爲用盟哉故告誓而已據三年注自此會後不復舉小國者從一法之後小國言從命行大國惟曹許以上乃會
四年春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傳侯屈完也注楚強大卒暴征之則多傷士衆桓公先犯其與國臨蔡蔡潰兵精威行乃推以伐楚楚懼然後使屈完來受盟修臣子之職不頓兵血刃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錄其止次待之善其重愛民命生事有漸故敏則有功
夏許男新臣卒注不言于師者桓公師無危不月者爲下盟去月方見大信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不稱使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喜服楚也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其言來與桓爲主序績也
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城杞也蓋徐莒脅之注桓公德衰存諸侯然後乃能存之
十七年滅項傳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注不言服楚獨言繼絕存亡者明足以除殺子糾滅譚遂項覆終身之惡服楚功在覆篡惡之表所以封桓公名當如其事也
十八年宋公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見伐例
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婁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見諱例
二十二年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注言朔亦所以起其有君而無臣襄公所行帝王之兵也有帝王之君宜有帝王之臣有帝王之臣宜有帝王之民未能醇粹而守其禮所以敗也陸戰當舉地舉水者大其不以水厄人也
二十三年庚寅宋公慈父卒見諱例

二十八年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注齊桓先朝天子晉文先討夷狄者晉文之時楚與爭強所遭遇異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注不致者妄信與晉文也盟日者諱也
公朝于王所注不書如不言天子者從外正君臣所以見文公之功餘詳諱例
桓二年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傳及者累也何以書賢也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注父者字也禮臣死君字之以君得字之知先君死言及者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封爲附庸不絕其祀所以重社稷之臣也
莊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傳賢也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注猶乳犬攫虎伏雞搏貍精誠之至也
僖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傳賢也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注起時莫不背死向生去娶與成荀息一受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與孔父同義
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傳鄭相也不名賢也以爲知權也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
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傳突名挈乎祭仲也言歸順祭仲也
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傳名奪正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傳復正也
鄭伯突入于櫟傳不言入于鄭末言爾祭仲亡矣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注皆所以終祭仲之言辟不虛設危險之嫌
莊元年齊師遷紀邢鄑郚
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傳紀侯之弟不名賢也服罪也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注紀與齊爲讎不直齊大紀小季知必亡故以存先祖之功除出奔之罪明其知權言入者難辭賢季有難去兄入齊之心
四年紀伯姬卒紀侯大去其國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十二年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二十九年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三十年秋七月齊人降鄣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通乎季子之私行也辟內難也詳見公終始例
閔元年季子來歸
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傳賢也注閔公不書葬故復于卒賢之明季子富蒙討慶父之功遏牙存國終當錄也
桓十七年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注稱字者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出奔不書者方以起季奔喪歸故使若非出奔歸不稱弟者見季不受父兄之尊起宜爲天子大夫天子大夫不得與諸侯親通故魯季子紀季皆去其氏唯卒以恩錄親季友叔肸卒是也
癸巳葬蔡桓侯注稱侯者亦奪臣子辭也有賢弟而不能任用反疾害之而立獻舞國幾并于蠻荆故賢季抑桓稱侯以起其事
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傳歸之于者罪已定矣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不書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讓國也詳貶絕例諱例
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吳無君無大夫此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讓國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所賢也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注季子讓在殺僚後豫于此賢之者移諱于闔閭不可以見讓故復因聘起其事
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弒其君僚注不書闔閭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閭欲其享之故爲沒其罪月者非失衆見弒故不略之
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
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爲篡喜時
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傳執而歸者名曹伯不名而不言復歸易也公子喜時在內也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自京師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注與內臣子致

公伺文欲言甚易執歸書者賢喜時爲兄所篡終無怨心而後
深推精誠憂免其難非至仁莫能行之故書起其功
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傳奔言自畔也不言畔爲公
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讓國也君子之善善也長惡
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
注以喜時之讓除會之叛不通鄸爲國如通濫者喜時本正當
立有明王興當還國明叔術功惡相除裁足通濫也
昭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傳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賢者子
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讓國也絕之則爲叔術不欲
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于是推而通之也注
如不□繫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爲叔術賢心不欲自絕于
國又顯天下賢有濫無以起新通之文如□不絕邾婁文言邾
婁濫黑弓來奔則嫌氏邑起本邾婁世大夫因就大夫繫邑奔
文通之則大夫不世叔術賢心不欲自絕兩明矣主書者在春
秋前見王者起當追有功顯有德興滅國繼絕世
宣十七年壬午公弟叔肸卒注稱字者賢之宣公篡立叔肸不
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于貧賤禮盛德之士不名天子上大夫
不名春秋公子不爲大夫者不卒卒而字者起其宜爲天子上
大夫也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案其國一事見賢者如齊襄伍員之復讐公子結子糾鉄之制命子反華元之專平國佐之不辱命曹羈之去君行父之代執嬰齊之待命歸父之復命晏嬰之守義魯莊之退戎公子友之憂內隨文張義彼特褒不悉載列
釋曰昔者孔子論列春秋列國卿大夫之賢如衞甯俞齊晏
嬰鄭公孫僑之倫詳矣顧于春秋絕少概見何哉蓋春秋垂
法萬世不屑屑于一人一事而諸賢又無殊尤絕異之行可
以爲世立教故別錄于諸弟子之記其愼也如此是以論王
政則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又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
六者行而王政立矣春秋譏稅畝田賦謹權量也改制質文
審法度也譏官制修廢官也嘉死位興滅國也明氏族繼絕
世也褒賢良舉逸民也故王者之治將欲養民興學莫先建
侯進邾宿封滕薛明元功也崇紀子廣孝也詳桓文重牧伯
也宋襄功未逮而有志焉貴志也楚莊秦穆雖賢僅使之長
師旅類相與觀諸華夏王化中國之政罔或干焉辨內外也
將欲興滅繼絕又莫先辨賢義動天地忠貫日月誠通金石
含生惡死之世未之或尙也爲表三人焉曰孔父仇牧荀息
莅桑社稷柱石國家權輕重之義別尊親之倫容悅事君之
胡莫之或究也爲表三人焉曰祭仲紀季季友修明仁義敝
屣千乘忘身以紓難顯功以掩過頑懦鄙薄之俗賴以不亡
也爲表五人焉曰蔡季吳札衞叔武曹喜時邾叔術貪夫高
張廉貞不名舉世混濁淸士乃見不滑于物不攖其寧其志
可則其行可尊古之逸民今未見其匹也爲表一人焉曰公
弟叔肸嗚呼智名勇功後世所以開國承家者其秉禮度義
則相與詬病以爲不祥而春秋所貴乎持世乃在此不在彼
爲上可以知取人爲下可以知勉學矣今小民有罪則能以
法治之有善則不能賞而爵祿所及未必非有文無行之士
是以賢不肖混淆而無所懲勸是宜修春秋舉賢之制而專
宋以來試士之法以次漸廢則朝廷多伏節死義之臣而閭
巷多砥行立名之士斯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之要道也

譏例第七以時月日見者入彼例

隱五年公觀魚于棠傳譏遠也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美大
之之辭也
初獻六羽傳譏始僭諸公也
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傳譏遂亂受賂納于太
廟非禮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傳譏遠也注月者譏不時也
六年大閱傳蓋以罕書也案此譏簡車徒條此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傳譏亟也
夏五月丁丑烝傳譏亟也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傳譏嘗也注當廢一時祭
自責以奉天災也
莊元年築王姬之館于外傳譏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主王姬
者必爲之改築
三年公次于郎傳刺欲救紀而后不能也
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傳于讐者將壹譏而已莫重乎其與讐
狩也
六年齊人來歸衞寶注惡魯犯命復貪利也不爲大惡者納朔
本不以賂行事畢而見謝耳
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傳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
也案入國篡例月註不月者非納篡辭小白篡不月嫌惡于糾凡書納者諸侯不得專廢置君以上無天子除之旨下也糾非篡則又存亡繼絕之功也故反譏其不能納爲小惡與納衞朔異下殺糾乃爲大惡入諱例
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傳後會也注刺其不信
十七年鄭瞻自齊逃來傳書甚佞也注痛魯知而受之
二十二年肆大省傳譏始忌省也註哭不辟子卯日所以專孝
子之思也
公如齊納幣傳譏親納幣非禮也案公一陷于誅絕之罪外注大惡諱故傳反不譏親娶若傳以非禮爲深諱文
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傳譏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注與親納
幣同義
蕭叔朝公傳公在外也注惡公不受于廟
丹桓宮楹傳譏非禮也
二十四年刻桓宮桷傳譏非禮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傳言入言日難也與公有所約然後入
注要公不爲大惡者妻事夫有四義不可純以君臣之義責之
大夫宗婦覿用幣傳用者不宜用也非禮也
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傳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
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注惡公數內衆以非禮也伯姬不
卒蓋無服
杞伯姬來案譏失教戒也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辟內難也注惡莊公不能任用
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傳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
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二十九年新延廄傳譏凶年不修
三十一年築臺于郎傳譏臨民之所漱浣也注禮天子外屏諸
侯內屏大夫帷士簾所以防泄漏之漸也
築臺于薛傳譏遠也注禮諸侯之觀不過郊
齊侯來獻戎捷傳威我也注不書威我者耻見恃衛也案書
州公如曹實來之例而譏其文曰齊侯來
築臺于秦傳譏臨國也
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傳譏始不三年也
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傳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人外

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故使若來朝其子不殺直來之恥所以
避嫌戒之不明也
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傳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禘
用致夫人非禮也不稱姜氏譏以妾爲妻也
二十年新作南門傳譏門有古常也注惡者奉不奉古制常法
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注歸捷書者剌魯受惡人物也
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傳不言如京師天子在是也不言天子
在是不與致天子也注不書諸侯朝者外小惡不書獨錄內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傳其日錄乎內也注危錄內再失禮將爲有
義者所惡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傳三卜禮也四
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卜郊非禮也魯郊非禮也免牲禮也免
牛非禮也傷者曰牛猶者何通可以已也譏不郊而望祭也注
譏尊者不食卑者獨食惡失禮也
文元年公孫敖如齊注書者譏喪娶吉凶不相干案此注納采之屬繫無發文從納幣之
二年作僖公主傳譏不時也欲久喪而後不能也
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譏逆祀也先禰而後祖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傳譏喪娶也三年之內不圖婚
四年逆婦姜于齊傳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注賤非所以
奉宗廟故略之
六年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注書遂者剌公生時數如晉葬不
自行非禮也禮諸侯薨使大夫弔自會葬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傳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注惡文公不自往
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注魯恐故書剌微弱也
十三年世室屋壞傳譏久不脩也
十六年毀泉臺傳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築之譏毀之譏先
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注暴揚先祖之惡也
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注不舉重者譏魯猥使二大夫
出虛國家廢政事重錄內也
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注譏喪娶復書不親迎者嫌觸諱不
成其文也案八年注逆者乃貶者元年逆女嫌爲喪娶貶也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不稱姜氏貶譏喪娶也夫人與公一
體也
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注書者譏宣公
養牲不謹敬不潔清而災
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傳有疾也譏大夫以君命出聞喪
徐行而不反注以遭喻疾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傳猶者通
可以已也
十五年初稅畝傳譏始履畝而稅也注時宣公無恩信于民民
不肯盡力于公田故履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
成元年作丘甲傳譏始丘使也注四邑爲丘使丘民作鎧也古
者四民不相兼然後財用足
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注魯舉四大
夫惡內多虛國家悉出用兵
六年立武宮傳立者不宜立也非禮也
十五年仲嬰齊卒傳公孫嬰齊也謂之仲嬰齊爲兄後父後也
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注更爲公孫之子故不得復氏公孫其稱
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注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
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傳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郊
用正月上辛注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案傳並月亦謂夏正
十八年築鹿囿傳譏有囿矣又爲也注剌奢泰妨民案昭九年築郎囿定十三年築蛇淵囿同例
襄元年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婁人杞人次于合注剌欲救
宋而後不能也知非救鄭者鄭背中國不能救不得剌
十一年作三軍傳譏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注踰王制故譏
之
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傳邾婁無大夫書重地也
注惡受叛臣邑
二十三年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渝傳先言救而後言次先
通君命也注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言救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傳正月以存君也注成十一年在

晉不書在楚書者惡襄公久在下狄爲臣子危錄之
三十一年公薨于楚宮注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作
不書者見者不復見
昭元年取運注不言叛者爲內諱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
取之當與外取邑同罪
叔弓帥師疆運田傳與莒爲竟也帥師而往畏莒也注剌魯微
弱失操煩擾百姓
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莒無大夫重地也案與襄閭邱同
義
八年蒐于紅傳以罕書也
十一年大蒐于比蒲傳以罕書也
二十六年公圍成注書者惡公失國幸而得運復擾其民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注明臣子當憂納之
定元年公之喪至自乾侯注非公事齊不專中去之晉竟不見
容死于乾侯
立煬宮傳立者不宜立也非禮也
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傳脩大也譏不務公室也注不務公室
亦可施于久不脩亦可施于不務如公室之禮故辭也
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譏二名非禮
也注爲其難諱也
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善魯却難早案當與襄同義
十年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注歸濟西不言來此言來者已絕
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
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注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以譏
之
大蒐于比蒲注譏亟也案與十二年大蒐于比蒲爲亟
十五年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傳不言所食漫也注災不敬
也

皇淸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之十六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之十七　學海堂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　武進劉逢祿著

貶例第八

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傳不氏貶疾始滅也

三年尹氏卒傳貶譏世卿注不官不名

四年翬帥師傳不稱公子貶與弒公也

八年無駭卒傳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註嫌上貶起入爲滅故復爲終身貶之足見上貶爲疾始

十年翬帥師傳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註嫌上一貶可移於他事

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案注每以去時爲貶傳所謂不貶絶以見罪惡也詳時月日例宜以傳無以上不稱入爲貶之義殺元年文五年經有詳例

十有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注蔡侯稱叔者以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使淫於陳佗故貶在字例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不稱姜氏貶與弒公也注貶者見王法所當誅

十七年齊人執鄭瞻傳此鄭之微者言齊人執之書甚佞也注不得爲伯討者罪未成伯當遠之而已

三十年齊人伐山戎齊侯來獻戎捷傳齊侯也其稱人貶子司馬子曰盛以操之爲已蹙矣

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傳先言次後言救君也其稱師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注道太平制案二年城楚丘十四年城緣陵不言稱公同義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傳不稱姜氏貶與弒公也不於其弒焉貶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

四年齊人執陳袁濤塗傳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案二十八年注無罪執人當貶稱人

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傳不稱姜氏貶譏以妾爲妻也

十有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注名者叛天子命者也不得爲伯討者妄執之者有罪者爲襄公殺恥

二十有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傳楚子也注據稱使貶爲執宋公云注爲劫諸侯求其國當絶故貶

二十有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傳爲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

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傳其稱人貶大夫不敵君也注臣無敵君戰之義又注不氏者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治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傳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衛侯之罪殺叔武也此晉侯也其稱人貶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注逐之文不見故貶

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傳襄公親之稱人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

文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眛奔秦傳先眛也稱人貶以師外也

十四年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傳此晉郤缺也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

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不稱姜氏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曷爲貶夫人內無貶於公之道夫人與公一體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傳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注諸侯爲盾所會不與卑致尊案與得臣同義

八年仲遂卒于垂傳公子遂也不稱公子貶爲弒子赤貶爲不於其弒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

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傳貶譏世卿

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傳其稱人貶不與外討也雖內討亦不與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

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傳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貶平者在下也注譏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於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

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人薛人鄫人盟于蜀傳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得一貶焉爾

成四年鄭伯伐許注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案齊其子稱

襄二十六年晉人執衛甯喜傳執有罪不得爲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

襄三十年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傳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其稱人貶卿不得憂諸侯也注時雖名諸侯使之恩實從卿發故貶起其事明大夫之義得憂內不得憂外所以抑臣道也宋憂內并貶者非救危亡禁作偏也案辨見

昭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漷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不稱弟爲殺世子偃師貶不于弒焉貶以親者弒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罪惡也貶絶然後罪惡見者貶絶以見罪惡也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

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傳其言于京師伯討也其稱人貶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注辟諸侯也不言歸者諸侯當歸于天子犯之者其故辭所歸大人當決之獄爾犯之罪從外小惡不復別也

四年楚人圍蔡注稱人者楚爲無道拘蔡昭公數年而後怒蔡歸而伐之故貶明罪重於圍

誅絶例第九

隱四年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傳曷爲以國氏當國也注與段同義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傳稱人討賊之辭也注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傳立者不宜立也稱人是立之之辭也注明下無廢上之義聽衆立之之義也立納入皆篡辭

桓二年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注督不氏者起馮當國

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注不稱公者爲鄭立篡首惡當誅非伯執也案非伯討者不書入誅例當歸罪焉

突歸于鄭傳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注歸順祭仲也

鄭忽出奔衛傳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

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傳名奪正也注明祭仲得出之不以失衆錄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傳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
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稱世子復正也
許叔入于許注稱叔者春秋前失爵在字例也入者出入惡明
當誅也
鄭伯突入于櫟傳不言入于鄭祭仲亡矣不言忽之出奔言忽
爲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
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傳名絕之得罪於天子也注衛侯出奔
楚不名
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傳名絕之犯命也注據衛侯入于陳儀
不名其言入纂辭也注上辟王不得言弒故復書入不直言纂
事各有本也殺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詞言之非殺而立者以當
國之詞言之因入立之曰立他國曰納從外曰入有屬託力加
自文也
九年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齊人取子糾殺之傳脅我使
我殺之也稱子糾宜爲君者也注魯爲齊殺之皆當坐弒君因
解上納糾不爲篡所以理嫌疑也
十二年甲午宋萬弒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注爭搏弒君而以
當國言之者重錄彊禦之賊禍不可測明當防其重者急誅之
宋萬出奔陳注弒君復見重錄彊禦之賊明當急誅之
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春秋篡明者當書葬朔不案不宜衍書葬
嫌與纂同例身絕國不絕故去葬明犯天子命重不得書葬與
盜國同案盜國者并絕國
僖九年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傳殺未踰年君之號也
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
晉殺其大夫里克傳里克弒二君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
大夫也孰立惠公里克也不言惠公之入歸爲文公諱也
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注篡故不書葬明當絕也
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注前出奔當絕還入爲盜國
當誅楚納之與之同罪也
文元年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注楚無大夫言世子者甚
惡世子弒父之禍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又責臣子
當討賊也
十四年齊侯潘卒注不書葬者立儲嗣不明使臨葬更相篡弒

故絕其身明當更立其先君之後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傳未踰年之君言弒其君舍已立之已
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
十六年宋人弒其君處臼傳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
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注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
以別死刑有重輕也
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注商人弒君賊復見者與大夫異齊
人已君事之殺之且當坐弒君
莒弒其君庶其傳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注舉國以明失衆
當坐絕也
宣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獆
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傳趙盾弒君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
也加之趙盾不討賊也注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
襄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注不書孫甯逐君者舉君出爲重
二十五年衛侯入于陳儀傳不言入于衛諼君以弒也注未得
國言入起篡從此始
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
衎復歸于衛傳此諼君以弒其言復歸惡剽也不言剽之立以
惡衛侯也注不舉衎弒諼成於喜孫林父本逐衎衎得誅之衎
名者起盜國盜國明則復歸爲惡剽出見矣
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傳門人也刑人也近刑人輕死之道
也注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故不繫國
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注莒子納去疾及展立莒子廢之
展因國人攻莒子殺之去疾奔齊稱人以弒者莒無大夫密州
惡民所賤故稱國以弒之
昭元年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注主書去疾者重篡
也莒無大夫書展者起與去疾爭篡當國言自齊者當坐有力
也皆不氏者當國不從莒無大夫去氏者莒殺意恢稱公子篡
重不嫌本不當氏
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注變其言陳者起招致楚滅
陳自此始案元年傳云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言將自是弒君也君親無將將而誅焉
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葬陳哀公注不舉
滅爲重復書三事言執者疾諼託義故列見之託義不先書者

本懷滅心
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注惡納篡也不書所篡出
奔者微國雖未踰年君猶不錄
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傳其言歸無
惡于弒立也靈王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
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
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
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傳比已立矣稱公子其意不當也注爲
加弒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其稱名氏以弒言
將自是爲君也
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葬許悼公傳賊未討書葬不成乎
弒也止進藥而藥殺也加弒譏子道之不盡也曰許世子止弒
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注明止
但得免罪不得繼父後許男斯代立無惡文是也
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注爲東國所篡見日月例
二十三年蔡侯東國卒于楚注不書葬篡也不書篡者以惡朱
失衆見篡
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傳稱王猛注已葬當稱子當國也
注不舉猛爲重者時猛尚幼以二子爲計勢故加以二子不舉
重尊同權等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傳言入纂辭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傳此未踰年之君其言王子猛卒何注子卒不名外未踰年君不卒
不當與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
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注王子朝不貶者年未滿十歲未知
欲富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
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注本
在尹氏當先誅渠率後治其黨猶楚嬰齊
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弒其君僚注不舉專諸起闔廬當國不書
闔廬爲季子諱
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注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
義
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不言入于衛父有
子子不得有父也注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

奪其國文不貶衞蒯聵者嫌曼姑可為輒誅之衞出奔不書者不責非父在書者與頓子同

三年齊國夏衞石曼姑帥師圍戚傳伯討也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拒之也注義不可為子誅父故但得拒之

四年盜殺蔡侯申傳稱盜以賤乎賤者也謂罪人也注不言其君與州人義同

弑昭公注賊已討故書葬也不書討賊者明諸侯得專討士以下也

六年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舍傳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注據公子衞人此以當國之辭言之為讓也注不舉陽生弑者讓成於乞

右篡弑

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傳殺之也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不稱弟當國也其地當國也注不當自己行誅殺使執政大夫誅之

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注書者殺君之子重也案不言大夫者未為大夫不言世子者未為命嗣而稱殺也

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傳不名眾也不死於曹君者也注曹無大夫書殺者起當誅也

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傳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九年晉侯詭諸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案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注痤有罪故平公書葬

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傳稱國以殺君殺大夫之辭也

二十年衞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衞侯鄭歸于衞傳衞侯未至其稱國以殺道殺也注坐與至國同

三十二年鄭伯接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申侯也君殺大夫皆就葬別有罪無罪惟內不可去葬故就殺時別之

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傳射姑殺也其稱國君漏言也

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注惡天子不以禮尊之而任以權至令殺尊卿大夫相殺不稱人者正之諸侯大夫顧弑君重

成十五年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注復出宋華元者以憂國為山所譖出奔晉人理其罪宋人反之而誅山故繫文大之歸者出入無惡山不氏嫌直自見殺故貶之明以譖華元魚石與山有親恐見及也後言復入者出無惡知非君漏言魚石不殺山

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注不書叛者本受於楚非得於宋繫宋言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

襄元年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衞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傳為宋誅也魚石走之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為罪也楚已取之矣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

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宋大夫山譖華元貶此不貶者殺二慶而光歸譖光可知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傳入晉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注曲沃大夫當坐

晉人殺欒盈傳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注大其除亂

二十七年衞殺其大夫甯喜衞侯之弟鱄出奔晉傳喜欲納公公使鱄約之注獻公無信鱄兄為彊臣所逐既不能救又移心事剽皆為姦約獻公雖復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未為大惡而深以自絕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狗小介而失大忠

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年夫注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不去王者方惡不思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莒殺意恢以失子行錄設但殺弟不書也不為諱者年夫有罪

昭十四年莒殺其公子意恢注莒無大夫書殺公子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

右殺大夫大夫世子母弟相殺附

昭四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傳為齊誅也慶封楚之與吳封之于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

右伯討

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傳陳君也謂之陳佗絕也注國當絕曷為絕之淫乎蔡蔡人殺之注從討賊辭去爵者起其見卑賤猶律文立

十二年陳侯躍卒注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稱侯者嫌既在名例不當絕故復去葬也案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注不稱侯使若我無君因不與大子下聘小人

僖十九年邾婁人執鄫子用之傳惡乎用之用之社也注惡無道也不言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也

宣十八年邾婁人戕鄫子于鄫傳殘賊而殺之也注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惡無道也言于鄫者剌無守備

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傳虔何以名絕之為其誘討也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注內懷利國之心而外託討賊故不與其討賊而責其誘詐也

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傳此未踰年之君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注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注父誅子當絕

十三年葬蔡靈公注體不與楚討嫌本可言復與故書葬明當從誅君論之不得責臣子

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傳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若不疾乃疾之也注夷狄以無知薄責之

右諸侯相殺

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傳王者無外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注罪莫大於不孝故言出絕之也下無廢上之義得絕之者明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

隱元年祭伯來傳奔也注去奔明王者以天下為家無絕義案此謂天子之臣與侯國臣異無自絕之義若其出則與諸公同義不繫也稱伯見書奔皆絕例倣此

成十有二年周公出奔晉傳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注此起諸侯入為三公也明當并絕其國

僖二十八年衞侯出奔楚注晉文逐之不書逐之者以王事逐之擇立其次無絕衞之心惡不如出奔重

衞侯鄭自楚復歸于衞注言復歸者天子所歸之名者刺天子歸有罪也言自楚為天子諱

衞元咺出奔晉（）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衞元咺自晉復歸于衞傳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權事也注使無罪君之義故

無罪案當是殺一惡於諸侯鄙
三十年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傳衛侯未至稱國以殺道
殺也注坐與至國同
衛侯鄭歸于衛傳其言歸歸惡乎元咺也注元咺有出入罪衛
侯得殺之所以專臣事君之義
宣十八年公孫歸父如晉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傳還者善辭
也歸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注言遂
者不待報罪也遂弑君本當絕小善錄者本宣公同篡之人又
不當逐不日者伯討奇逐故從有罪例
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仕諸晉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
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注與逐之無異
十有五年蔡昭吳奔鄭注不言出者始封名言歸嫌與天子歸
有罪同故奪其國辭明專封
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傳畔也人諱例
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見日月例
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傳宋南里
者若曰因諸者然注因諸者齊刑人之地以齊喻也叛臣從刑
人於國家尤危故重舉國
二十二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注前出奔已絕
賤復錄者以故大夫專勢入南里犯君而出當誅也
定十年宋樂世心出奔曹宋公子池出奔陳　宋公之弟辰暨
宋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
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可知
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
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傳叛言歸以地正國也以叛言之無君
命也注君子誅意不誅事諫見篇
右王侯大夫奔叛
閔二年鄭棄其師傳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
也注不書逐高克舉棄師爲重
文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眜奔秦傳不言師敗績敵
也不言出遂在外也注本所以懷持二心者其咎亦由晉侯要
以無以當誅也

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傳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
也
哀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注稱人者惡大夫驕蹇作
威相放當誅故貶
右逐大夫
宣十一年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傳此大夫也言納
納惡黨與也注据納謂己絕也
右納大夫
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傳大夫無遂事其言遂公不
得爲政爾注當絕
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注言乃不言有疾有疾猶不得
反也赦不言乃者明無所難爲重赦當誅遂當絕諱赦入例
仲遂卒于垂注貶加字者起嬰齊所氏明爲歸父後大宗不得
絕也見貶例
襄十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傳其言遂公不得爲政爾
右大夫專命
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傳此滅也言入內大惡諱也
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載鄭伯伐取之傳其言伐取之易也因
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
莊十年宋人遷宿傳以地還之也注宋當坐滅人宿不能死社
稷當絕也
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傳不言出國已滅無所出也注惡不死位
僖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傳虞微國也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
惡也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
三年徐人取舒傳其言取易也注猶無守禦之備
五年晉人執虞公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
善辭也上下之同力者也注不但去滅復去以歸言執者明虞
公滅人以自亡當絕不得責不死位也晉稱人者未殺而執之
不以王法執治之虞稱公者奪正爵起從滅也
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傳名絕之滅同姓也注絕先祖支體尤
重
二十六年楚人滅隗以隗子歸注不言獲者舉滅爲重書以歸
者惡不死位不名者所傳聞世見治始起責小國略但絕不誅

之
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注錄以歸者因可
責而責之責而加進之者子謂稱明不當絕當復其氏
襄六年莒人滅鄫注莒稱人者莒公子鄫外孫稱人者從莒無
大夫也言滅者以異姓爲後莒人當坐滅也
齊侯滅萊傳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注明國當存不
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案相殺者誅滅人者絕
定四年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注不舉滅爲
重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
十四年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牄歸注不別
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爲重頓子以不死位爲重
哀七年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傳名絕之
獲也
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傳名絕之滅也
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名絕之獲也不言獲
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偏戰不言師敗績君
獲不言師敗績也注見獲及獲人君者皆當絕也
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
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
國佐如師傳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注晉郤克爲十佚獲也
注已獲而逃亡也當絕賤
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
獲宋華元注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
襄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傳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注解
兵禦難不明假伺雖不戰鬬當坐獲
昭二十三年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
子楹滅獲陳夏齧傳偏戰也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
中國也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
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不與夷狄之主中國言獲何吳少進也
注能結日偏戰行少進
右滅獲
僖四年蔡潰傳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

十四年蔡侯肸卒注不書葬賁當絕也肸立不書者以父獻舞見獲爾卒于楚肸亦立非篡也

十九年梁亡傳自亡也注明百姓得去之君當絕者

右潰亡

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名失地之君也注見不世也獨妻得配夫託衣食于公家子孫當受田佃耕故云爾

莊二十四年赤歸于曹郭公傳曹無赤者蓋郭公也失地之君也

僖二十年郜子來朝傳失地之君也不名兄弟辭也注不忍言其絕賤明當尊遇之異于鄧穀

右失地君

昭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傳此滅國也言歸不與諸侯專封也注名者專受其封當誅所以能起楚封也陳無君無所貞蔡亦以襲見殺但不成其子不絕其國即諸侯存之當有文實也

右復封

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柳傳天子之邑也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注絕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

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傳曷敗之或曰貿戎敗之不言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注與侵柳同義

右伐上

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注錄以歸者甚惡晉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

右叛上

桓十五年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傳皆稱人夷狄之也注桓公行惡而朝事之三人爲衆足責故夷狄之

僖十五年楚人敗徐于婁林注謂之徐者爲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也不月者略兩夷狄

文七年徐伐莒注謂之徐者前共滅王者後今自先犯天對事連可以起同惡莒在下不得狄故復狄徐也一罪再狄者明爲

成三年鄭伐許注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之後中國盟會無已兵革數起夷狄比周爲黨故夷狄之

襄五年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注方以吳抑鄫國故進稱人經書莒人滅鄫文與巫訴巫當存惡鄫文不見見惡必以吳者夷狄尚知父死子繼故以甚鄫也不使鄫稱國者鄫不如夷狄故不得與夷狄同文

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注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爲夷狄所強今楚行詐滅陳蔡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不因以大綏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

二十三年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傳偏戰也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注中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亂莫肯救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不稱國因出師者賤略之

右狄中國

哀四年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傳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注使若晉非伯欲而赤微者自歸于楚主書者惡晉背叛當誅之

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稱子主會也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言及會兩伯之辭也注事宜不可醇故使若晉主會爲伯吳亦主會爲伯牟抑半從可見之重吳也注舉晉者起吳在是違而不絕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注以晉大國尚猶汲汲于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主書者惡諸侯君事夷狄

右吳楚下

釋曰既絕者所以討姦慝誅亂賊也自王綱不振小雅盡廢強大兼并君臣放弒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極于中國微處吳楚抑主而一代之餘衛以制致壞簡棄無復存者蓋夏商之末失以強而周之末失以弱強則王之也繫而湯武之反正也亦易弱則陵衰微而天下之思治也亦難厲幽之王不生孔子天將以春秋之制統三王而正萬世也周之衰也始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專封專討天子不能問也繼則自大夫出而擅作威福甚若贅旒下至陪臣效尤而卑肆輿臺敢假威生殺之權外至四夷乘便而文身左衽僭號爭長之心其在周易坤之初曰履霜堅冰至言微陽入而陰始凝馴至其道則无成而代有終也夫子遂爲之極其義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于豐之言妃主當國夷主持世則又微其詞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盛哉扶陽抑陰之心輔相天地之道歷萬世而不可變也然猶以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于是受命制作取百二十國之寶書斷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上誅乎王而下及于庶人內誅魯公而外及于吳楚雖冒萬世之罪而不敢避曰備矣夫醫者之治疾也不攻其病之已然而攻其受病之處小雅盡廢亂賊所以橫行也春秋欲撥亂制先正諸夏欲正諸夏先正京師欲正士庶先正大夫欲正大夫先正諸侯欲正諸侯先正天子京師天子之不可正則託王於魯以正之諸侯大夫之不可正則託義于其賢者以懲正之曰諸侯不死位者絕其身雖魯隱之賢猶不得免于貶況桀獻舞晉夷吾齊無野之屬乎曰諸侯出奔者絕其國雖魯定之親猶不得免于盜況衛剽蔡東國之屬乎曰諸侯義不得專封雖齊桓之存三亡猶乘楚之封陳蔡也曰諸侯義不得專討雖楚莊之殺徵舒猶靈王之殺招疑也曰諸侯不得專地以湯沐易朝宿猶晉之侵柳圍郊也曰卿不得憂諸侯雖趙武賢也曰大夫不得專廢置雖郤缺賢也曰大夫不得專執雖韓不信賢也曰大夫不敵君以戰則雖得臣而荀林父之亢顯矣曰君不會大夫則雖趙盾而楚屈建齊世子光之端塞與矣曰大夫不得專卒則雖子反而洩冶之偏剌顯矣曰卿大夫不得世而弒光立朝之萌見矣曰君親無將則陳招之殺世子偃師楚棄疾之殺公子比猶弒君也曰大夫無遂事則仲遂之弒赤先見于如晉隱如之逐君先見于宿之人運也曰孝子之義宜討賊則趙盾之復國猶當書弒也曰人臣知大臣之義宜討賊則叔孫得臣猶當慶封也曰與于弒君者皆賊而不言當誅則叔孫得臣猶當慶封也曰與于弒君者皆誅則文姜可絕而齊誅宜姜不得譬也

絶乎親者皆絶則天王可廢而衛輒蒯聵乃爲義也曰犯命盜國者誅而絶其後則衛朔之惡明矣葬罪加于鄭與衎也夷吾墓不明去葬曰誅君之子不立則楚旅之不得繼商臣猶蔡有之不得繼般也曰殺世子母弟罪加于專殺大夫則鄭莊宋平之刑當其罪猶宜絶而詭諸之不葬則誅也曰滅同姓者罪加于滅人則魯衛之國宜奪而同與殺之身必誅也曰潰亡者不復興則蔡胙之去葬宜絶而梁與沈之失民同罪也曰背殯用師者貶則鄭費晉讙之奪爵而周殺年夫莒殺意恢之失親同罪也曰弒未踰年君與成君同則里克商人之罪著而仲遂誅也曰弒君而立者與成君同則邴歜閻職且不得託于討賊而棄疾戮也曰弒無道之君不得以國人爲辭則晉趙盾楚比之罪定而夷獋楚虔猶庶其州蒲密州薛比也曰立其所宜立不得以反正爲辭則甯喜陳乞之罪定而衎與陽生猶突與小白也曰誅其所當誅不得以討賊爲辭則里克甯喜仍繫大夫而翬遂之稱公子罪有主也曰討其所當討不得以伯討爲辭則滅陳滅蔡先正其名而陳招蔡般之禍及其國罪益著也曰立所不當立不得以擁戴爲名則單劉尹氏各挾幼主首正其罪而衞晉王猛子朝之見挈于下誅必及也曰人夫相殺者誅則王札子之罪正而侯國稱人者悉誅也曰士殺大夫者比諸盜則刑人不繫國而主其國者與有誅也曰滅人者皆之雖齊桓之功不足除惡況虞之受賂莒之取後者乎曰執人者黜之雖桓文之討罪猶責以自省況宋莊楚成之懷詐者乎曰執諸侯宜歸天子治其罪畀宋人不得已也歸于楚則叛也曰執諸侯而釋于會者坐專執以歸無王也築防血社尤惡也曰獲諸侯大夫者坐專獲殺陳佗義也戕鄫子亂也曰殺大夫者坐專殺討欒盈義也漏言于射姑亂也誅諸臣可也殺諫臣罪也曰大夫不以道去者絶逐高克罪鄭伯也奔秦罪先眛也曰公子不得臣異國衞鱄蒯聵世子秦鍼母弟尤悖也曰無君命不得稱兵華元圍彭城正也曼姑圍戚以靈公命故得爲伯討趙鞅清君側亂也然則有誅無絶者惟元功之臣見桓十七年注及聖人子孫傳二十三年注而國不除者鮮矣有絶無誅者但于于母爲所生雖輕于父而重于君而誅得避者鮮矣定四年注夫誅者小則譴罰之甚者加之五刑又其甚者焚棄之辜磔之先王之典也注梟首斬要皆秦法傳二十六年宣八年疏亦不明絶者輕則放流之絶其身重者諸侯則變置之絶其子孫卿大夫則絶其小宗春秋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所謂禮義之大宗也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之十七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之十八　學海堂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　武進劉禮部逢祿著

律意輕重例弟十

隱元年傳會及暨皆與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注會若平時聚會無他深淺意也與及暨者明當隨意善惡而原之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所以原心定罪

二年注書兵者正不得也不爲大惡者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

三年傳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注云爾者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之

四年衛人立晉注不剸嗣子失位者時未當喪典主得辭重也[illegible]書晉立

五年傳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注分別之者責元率因錄功惡有大小

邾婁人鄭人伐宋注邾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傳邑言圍彊也注惡其彊而無義必欲爲得邑故如其意言圍也

八年宋公衞侯遇于垂注宋公序上者時衞侯要宋公使不虞者爲主明當戒愼之疏莊三十二年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在宋下見其一隅耳

我入邴傳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注自入邑不得言我有也入在其中乃得言我時齊與鄭魯比聘會者亦欲得之故以非獨我起齊惡齊惡起則魯惡欲爲見于辭愈矣

十年注內小惡不諱者罪薄恥輕

宋人蔡人衞人伐載鄭伯伐取之注鄭伯無仁心因其困而取之易若取邑故言取欲起其易因上伐力故同其文言伐就上載言取之也不月者移惡上三國

十一年注巳于儀父見褒法復出滕薛者儀父盟功淺滕薛朝功大宿與微者盟功尤小起行之當各有差也

桓元年傳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注分別之者古有分土無分民明當察民多少課功德

二年宋督注不氏起馮當國不書馮弑繆公子反國得正故爲之諱不得爲讓者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

以成宋亂注古者諸侯五國爲屬屬有長二屬爲連連有帥三連爲卒卒有正七卒爲州州有伯州中有爲無道者長帥卒正伯當征之不征則與同惡當春秋時天下散亂保伍壞敗雖不誅不爲成亂今責其成亂者疾其受賂也加以者辭直成亂

傳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注凡取異國物爲後不可分明故正其本名土地有封疆里數不嫌不明故不繫本主宋以不義取不應得故正之謂之郜鼎如以義應得當言取宋大鼎

傳離不言會注二國會曰離二人議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不足采取三國以上言會是其少從多也尙書曰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

三年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傳翬不致得見乎公矣注本所以致夫人者公不親迎有危也翬當升致而當親迎事在翬也得見公得禮失禮在公不得在翬故不復致

六年蔡人殺陳佗傳陳君也謂之陳佗絶之外淫也注與使得討故從討賊詞去爵起其賤猶律文立于教坊見乃得殺之也案此謂與國人不知其是陳君立故若知者仍坐弑君爵微者稱是也

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傳不名賢也以爲知權也注權所以別輕重喻祭仲知國重君輕君子以存國除逐君之罪雖不能防其難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也宋不稱人者爲鄭立篡首惡當誅非伯執也案宋人與齊人執鄭詹字異同皆之輕重各異隨事文見也

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衞侯燕人戰傳後日

侍外也注傳紀侯鄭伯然後乃能結戰日以勝君子不掩人之功不蔽人之善

三月葬衛宣公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衛弱于齊宋不從亦有危故量力不責也

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注宋前納突求賂突背恩伐宋故仇之四國本不起兵當分別之故加以也宋恃四國乃伐鄭四國當與宋同罪非爲四國見輕重

十五年傳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注皆于還入乃別之者入國犯命禍重也未成君出奔不應絶出惡者不如死之榮也入無惡者出不應絶則還入不應盜國

注三人爲衆衆足責

十八年傳賊未討書葬讐在外也注齊強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于可復而不復乃責之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內諱奔謂之孫與弒公也不與念母也注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絶文姜不爲不孝距蒯聵不爲不順脅靈公不爲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又欲以孫爲內見義明但當推逐去之亦不可加誅誅不加上之義非實孫

築王姬之館于外傳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注爲營衛不固不以將嫁于讐國除譏者魯本自得以讐爲解無爲受命而外之

注內女歸例月卒例日外女歸不月卒不日者聖人探人情以制恩實不如魯女

二年注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

三年葬宋莊公注渴葬不見書葬者葬以討除

注紀季稱字賢之者以存先祖之功則除出奔之罪明其知權

公次于郎注惡公既救人辟難道還諸侯本有相救之道所以抑強消亂也

四年注賢襄公爲諱者以復讐之義除滅人之惡言大去者爲襄公明義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明亂義也

傳于讐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讐狩也

六年王人子突救衛注爲王者諱使若遣微者爲愈因爲內殺惡

注朔得國後遣人賂齊齊侯推功歸魯使衛人持寶來雖本非義賂齊當以讓除惡故善起其事極惡賂犯命復貪利也不爲大惡者納朔本不以賂行事畢而見謝爾

八年師還注明君之使重在君因解非師自汲汲

九年注實爲不能納子糾伐齊諸大夫以爲不如以復讐伐之非誠心至意故不與也

齊人取子糾殺之注明魯爲齊殺之皆當坐弒君

十年注明當以重者罪之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

注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

十三年齊人滅遂注不諱人爲桓者功未足以除惡

十四年注分別功惡有深淺也從義兵而後者功薄從不義兵而後者惡淺

十六年傳同盟者同欲也注同心爲善善必成爲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心

十七年齊人執鄭瞻傳微者也言執書甚佞也注爲甚佞故書惡之所以輕坐執人也然不得爲伯討者事未得行罪未成也當遠之而已

齊人殲于遂注有分土無分民齊戍之非也遂不當坐也

鄭瞻自齊逃來注加逃者抑之也上執稱人嫌惡未明

十九年傳大夫無遂事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二十二年注不譏喪娶衆淫爲重案外淫可誅喪娶貶黜而已故當不入大惡諱例

二十五年注葬明當書葬身絶國不絶湖犯命重故去葬與盜國同

二十六年注凡書君殺大夫大夫有非以專殺書他皆以罪舉

二十七年注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于無服

二十八年注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

二十九年注凶年修舊不諱者功費差輕于造邑

三十二年傳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不直誅而酖之親親之道也注明當以親親原而與之于治亂當賞疑從重于平世當罰疑從輕

閔元年傳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注論季子當從議親之辟猶律親親得相首匿當與叔孫得臣有差又注季子知衆不能獨弒而不變正其眞僞

傳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

二年傳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注不書葬賊未討

夫人姜氏孫于邾婁注爲殺二嗣子出奔不如文姜于出奔時貶之者爲內臣子明其義不得以子絶母

僖元年注臣繼君猶子繼父服皆斬衰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注貶置氏者殺子差輕于殺夫別逆順也案此謂常制哀姜與弒輕于實弒然伯討宜誅不得以輕重爲是也

二年傳虞微國也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

五年傳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案春秋諸侯殺子亦名見稱君者甚之之論

八年傳譏以妾爲妻也注夫人當坐篡嫡妾之事嫡猶臣之事君同

九年注襄公背殯出會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

注許嫁卒者當爲諸侯夫人有即貴之漸猶俠卒也日者恩尤重于未命大夫故從諸侯夫人例不以殤禮降也

注弒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

十年傳里克弒二君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惡公之大夫也

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注杞見恐喝而亡桓公不能救故爲之諱言諸侯者時桓公德衰待諸侯然後乃能城之

注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使來請己與禽獸無異

十七年注繼絶存亡足以除殺子糾滅譚遂項服終身之惡服楚功在攘夷狄之表所以封桓公名當如其事也

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注名者奘邾之會後命者也不爲伯伯討者不以其罪執之妄執之所以名有罪者爲惡公殺宋也

注殺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明百姓得去之君當絶者

二十年郜子來朝傳失地之君也不名兄弟辭也注故不忍言

其絕隱明當尊遇之異于弑殺也
二十一年注凡出奔歸書執獲歸不書者出奔已失國故錄還
應盜國與執獲者異臣下尚隨君事之未失國不應盜國無爲
錄也注善僖公能與楚議釋賢者之厄不言公釋之者諸侯亦
有力也
二十三年注襄公守正爲楚所敗諸夏宜助之反因其困而伐
之痛與重故創無異故言圍以惡其不仁
二十四年注下無廢上之義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
二十五年注絕先祖之體尤重
注出奔當絕還入爲盜國當誅納之與之同罪
二十六年注治始起責小國略但絕不誅之
二十七年注古者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祖祀復故
罪又注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
二十八年注有罪無罪皆不得專殺
畀宋人注時天王居于鄭晉文欲討楚師以宋王者之後法度
所存故因假使治之
衞侯出奔楚注晉文逐之不書者以王事逐之擇立其次無絕
衞之心惡不如出奔重
陳侯欵卒注不書葬爲晉文諱陳有大喪而強會其孤宋襄亦
背殯獨不言爲齊桓諱者時宋襄自會之
注一失禮尚愈再失禮重
注臣無訴君之義言自晉明不當有力于惡人也
三十年注道殺大夫與至國同故不復用
三十一年注同姓相貪利惡差重恥差深
又注魯本爲霸者所還當時不取久後有悔更緣前語取之不
應以得故當坐取邑
三十三年傳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注與衞殞齊宋異
故惡不予也
文元年注王者不稱子弟諸侯得稱子弟者一國失賢輕
二年傳三年之內不圖婚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
於己注吉禘譏始不三年大事從吉禘不復譏娶主于已身不
如祭祀尚有念先人之心
三年注救人之道當指其所之實欲救江而反伐楚故惡其無
信
七年晉先眛奔秦注懷持二心有功欲還無功便持師出奔故
貶其咎亦由晉侯要以無功當誅
十五年傳父母之于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注文公毋
在明孝子當伸母恩也
十六年注死刑有輕重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無營
上犯軍法者斬要殺人者刎頭案鄭注周禮焚磔加死刑一等皆謂既殺而後焚磔之合于經義此注蓋秦法也
宣元年傳夫人與公一體也注恥辱與公共之去氏比于去姜
差輕可言
注齊取篡者賂當坐取邑未之齊坐者由律行言許受賂也
二年郊牛之口傷傳言之何緩也注不若食角急
五年注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
注但言叔姬來則魯負教戒重書高固則重在固
六年注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不書成公立者明惡夷獋猶
不書剽立
八年至黃乃復注大夫聞喪尚不當反況于疾乎言乃不言有
疾有疾猶不得反也故不言乃明無所難爲重故當誅遂當絕
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注不言來者言取之實不從齊來不當
坐取邑
成二年注獨貶嬰齊于上者當先誅其本乃及其末
三年注內不言叛不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當與圍外邑同罪
四年注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
著其惡
八年注諸侯不得相奪土地晉適可來議語之魯宜聞義自歸
之爾不得使也
十二年注周公驕蹇不事天子召之而出奔明當奔絕其國故
以出國錄案祭伯近于以道去君但王臣無去之他國義耳罪比于周公輕
十五年注叔仲惠伯先見殺不如荀息死之
十六年注舉師敗績爲重眾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爲重
襄二年傳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歟注齊
姜宣夫人繆姜成夫人傳依違者襄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親伐
鄭有惡故傳從內義不正言也
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注巫者鄫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
子莒女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下
子愛後夫人而欲立其外孫故如晉訴之雖揚父之惡救國之
滅者可也舜見夔
六年注以異姓爲後莒人當坐滅也
注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
七年注古者保辜君親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弒君論之辜外
當以傷君論之
十年注諸侯本無利虎牢之心欲共以距楚爾故不當坐取邑
十五年注兵不敵不敢進不書止次以剌之者量力不責重民
也
十九年注抑齊加圍者明當從滅滅二等奪其爵土
注諸侯土地本有度數不得隨水有之當坐取邑
二十五年注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爲
欲犯巢而射殺之君子不怨所不知所以彊守禦書伐者明持
兵入門乃得殺之不坐殺復見辜者辜內當以弒君論之辜外
當以傷君論之
二十六年注痤有罪故平公書葬
昭元年注內不言叛書取者當與取外邑同罪
八年注日者疾詐諼滅人不舉滅爲重復書二事疾諼託義託
義不先書者本懷滅心
十一年傳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注內懷利國之心而外
託討賊故不與其討賊而責其誘詐也
十三年注比宜效死不立而立故加弒言歸者謂其本無弒君
而立之意
注不書成楚亂者時不受賂
十九年注原止本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
二十年注君子不使行善者有後患故以爲時之讓除會之叛
二十一年注叛臣從刑人于國家尤危故重舉國
二十二年注不舉王猛爲重者猛幼以二子爲計勢故加以二
子不舉重者尊同權等
二十三年注王子朝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不當坐明罪在
尹氏

二十六年注立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伯毛伯者明本在尹氏當先誅渠率後治其黨猶楚嬰齊

三十一年注以身死公則可以其子易公非事夫之義然十五法當賞以活公爲重也又注惡少功大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春秋滅不言人是也叔術妻嫂雖有過惡當絕身無死刑當以殺殺顏者爲重宋繆公以反國與與夷陳馮弒君之罪死乃反國不如生讓之大也馮弒與夷亦不輕于殺顏者比其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見辨義

定元年注諸侯當決于天子故錄所歸大夫當決主獄爾

四年注不舉滅爲重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

注楚拘蔡昭公數年而復怒蔡歸有言伐之故貶蔡瓦稱人明罪重于圍

注不書子胥舉君爲重子胥不見于經得爲善者以吳義文成之也爲非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得不與也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于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母莊公不得報讐文姜者母所生雖輕于父重于君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得絕不得殺

傳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復讐不除害朋友相衞而不相迿古之道也

八年注不書拘季孫者舉五玉爲重又注失之當坐得之當除

十年注辰言暨明仲佗强與俱出也又注辰言及後汲汲當坐重

十三年注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赦之君子誅意不誅事辨見

哀元年注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期外恩輕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

三年傳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注曼姑上爲靈公命下爲輒故義不可以子誅父故但得拒之而已輒之義不可以拒父故但問可立與否王法行子諸侯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

注毀廟復立不書者哀自立之善惡獨在哀又注親過高祖親疏適等

八年傳諱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注以屬土力能獲邾婁而不救曹故責之

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注不書不書爲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

釋曰或稱春秋爲聖人之刑書又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令而溫城董君獨以爲禮義之大宗何哉蓋禮者刑之精華也失乎禮即入乎刑無中立之道故刑者禮之科條也春秋之道始於元終於麟絕於夏之冬而猶繫於周之春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此亦太平之極軌也若乃意深於撥亂故制刑常用重典無變三代之質而有異文武之文然其原心誅意禁於未然其立法嚴其行法恕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則秋荼也曲學阿世緣經文奸豈非罪哉抑又聞之董生春秋顯經隱權先德而後刑其道蓋原於天故日常盈月常闕刑主辰星刑主太白兵主法不得參午而見刑偏傳注太白過午即爲參天此亦以陽爲經以陰爲權者於七政者也夫刑反德而順於德亦權之類矣置於空虛而取以爲佐使陽極伸而陰極絀則萬物並育而不害道並行而不悖所以與天地參也猶枉者弗過其正則不能直故權必反乎經然後可與適道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知可與立者未可與權也故執其權則脅嚴社不爲不敬靈出天王不爲不尊上辭父命不爲不承親絕母屬不爲不孝慈易主如宋仲逸賊如季子專制進退如公子結士匄子反華元之屬不爲不忠誅牙宥光滅親議親不爲不義假吳復楚不爲虧主討邾事齊不爲薄親僖元年不爲君母讐齊又居喪用兵于恩無薄失其權則趙盾楚比不免於弒趙鞅正國不免於叛討叔段年夫不免於逆親誅里克甯喜不免於專殺夏南崔杼引蔡人之義則亂州蒲庶其恃討賊之法則傾傳曰輕爲重重爲輕其是之謂乎攸持春秋以決秦漢之獄不若明春秋以復三代之禮本末輕重必有能權衡者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十之十八終

皇清經解公羊經何氏釋例卷十之十九　學海堂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　武進劉禮部逢祿著

王魯例第十一

隱元年春王正月注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又注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諡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又注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又注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于正月又注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傳稱字褒之也因其可褒而褒之漸進也注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可假以見褒賞之法譬若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倡始先歸之者當進而封之以率其後亦爲所褒者法明當積漸深知聖德灼然之後乃往不可造次陷于不義又注魯稱公者臣子心所欲尊號其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心欲尊其君父使得稱公故春秋以臣子書葬者皆稱公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兼之非禮也注春秋王魯以魯爲天下化首明親來被王化漸漬禮義者在可備責之域故從內小惡舉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不名者略微也大者正小者治近者說遠者來是以春秋上刺王公下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注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又注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

無駭帥師入極傳展無駭也不氏疾始滅也春秋之始也注春秋託王者始起所當誅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注不傳天下異者從王內魯可知也

注記諸侯卒葬者王者亦當加之以恩禮又注不言薨者春秋王魯死當有王文聖人之爲文辭孫順不可言崩故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宋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

公羊傳之而不臣也又注錄潛隱者王者當加恩意厚等其國所以哀死閔患也

七年滕侯卒傳不名微國也稱侯不嫌也注所傳聞世未可卒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受命王滕子來朝隱公春秋褒之以禮嗣子得以其禮祭故稱侯見其義

八年辛亥宿男卒注宿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之者春秋王魯以隱公為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褒之也不名不書葬者與微者盟功薄當褒之為小國故從小國例

十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注日者見結日偏戰不言戰託王于魯不以敵辭言之所以強王義也

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傳兼言之微國也注稱侯者春秋託隱公以為始受命王滕薛先朝隱公故褒之

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傳器從名地從主人注諸侯土地各有封疆里數今日取之然後王者起興滅國繼絕世反取邑不嫌不明故不復追繫本主

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傳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注地方千里周城千雉宮室官府制度廣大四方各以其職來貢無不備具所以必自有地者治自近始即春秋所謂內治其國也

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戰乃其已敗之文

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莅盟來盟例皆時者從內為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

十八年己丑葬我君桓公注葬日者生者之事也且明王者當遣使者與諸侯共會之

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傳荊者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注春秋假行事以見王法因周本有奪爵稱國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備七等以進退之

二十三年荊人來聘注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禮受正朔者當進之故使稱人也

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注言獻捷繫戎者春秋王魯因見王義古者方伯征伐不道諸侯交格而戰者誅絕其國獻捷于王者

僖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注晉至此乃見者著晉楚俱大國後治同姓也以滅人見義者比楚先治大惡親疏之別

三年公子友如齊莅盟注春秋王魯故言莅以見王義使若王者遣使臨諸侯盟飭以法度言來盟亦因魯都以見王義使若來之京師白事于王不加莅者來就魯魯已尊矣

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傳楚子也稱人為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注古者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相犯復故罪

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注奔父母之喪也不言奔喪者尊內猶不言朝聘也

宣十年齊侯元卒公如齊注不言奔喪者尊內猶不言朝聘

成二年傳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注春秋託王于魯因假以見王法明諸侯有能從王者征伐不義克勝有功當褒之故與大夫大夫敵君不貶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也

十五年仲嬰齊卒傳孫以王父字為氏也注願與滅繼絕故紀族明所出

昭三十一年公在乾侯季孫隱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注公出奔在外無君命所以書會以殊外言來者從王魯錄

黑弓以濫來奔傳通濫也注欲見天下實未有濫國春秋新通之爾又注主書者在春秋前見王者起當追有功顯有德興滅國繼絕世

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注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案春言狩下須增不從狩郎以正月識者九字乃明）又注人道浹王道備必止于麟者欲見撥亂功成于麟猶堯舜之隆鳳皇來儀故麟于周為異春秋記以為瑞明太平以瑞應為效也

釋曰王魯者即所謂以春秋當新王也夫子受命制作以為託諸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引史記而加乎王心焉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制新王之法以俟後聖何以必乎魯曰因魯史之文避制作之僭祖之所逮聞惟魯為近故據以為京師張治本也聖人在位如日之麗乎天萬國幽隱莫不畢照庶物蠢蠢咸得繫命堯舜禹湯文武是也聖人不得位如火之麗乎地非假薪蒸之屬不能舒其光究其用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春秋是也故曰歸明於西而以火繼之堯舜禹湯文武之沒而以春秋治之雖百世可知也且春秋之託王至廣稱號名義仍繫于周挫強扶弱常繫于二伯且魯無可覬也郊禘之事春秋可以垂法而魯之僭則大惡也就十二公論之桓宣之弒君宜誅昭之出奔宜絕定之盜國宜絕隱之獲歸宜絕莊之通讎外淫滅同姓宜絕閔之見弒宜絕僖之僭王禮縱季姬禍鄫子文之逆祀喪娶不奉朔成襄之盜天牲哀之獲諸侯虛中國以事強吳雖非誅絕而免于春秋之貶黜者鮮矣吾故曰春秋者火也魯與天王諸侯皆薪蒸之屬可以宣火之明而無與于火之德也彼范甯杜預之徒曉曉不已猶曚瞍之不可語于日月之明繼照之此也

建始例第十二

隱元年春王正月傳元年者君之始年也春者歲之始也王者謂文王也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注變一為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無所繫而使春繫之也春者天地開闢之端養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時本名也昏斗指東方曰春指南方曰夏指西方曰秋指北方曰冬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為王法不言諡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統者始也總繫之詞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又注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

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傳展無駭也不氏疾始滅也春秋之始也注春秋託王者始起所當誅也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傳譏始不親迎也春秋之始也注春秋正夫婦之始也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和君臣和則天下治故夫婦者人道之始王教之端

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傳疾始取邑也注不傳託始者前此有滅不嫌無取邑故省文

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傳譏始僭諸公也

八年無駭卒傳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

桓七年焚咸邱傳疾始以火攻也注傳不託始者前此未有無所託也

莊二十二年肆大眚傳譏始忌省也

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傳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譏始不三年也 注與元始同義

宣十五年初稅畝傳譏始履畝而稅也

成元年作邱甲傳譏始邱使也

哀十二年用田賦傳譏始用田賦也

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注總筆于春不書下三時者春者歲之始能常法其始則無不終竟

釋曰建始者受命改元之大要也古者改元必大赦所謂與天下更始不追治前事者以爲亡主所縱未必非逋逃之藪其所治未必非枉橈之獄也王者時憲咸與維新而後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必當其罪則刑清而民服武王之克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宫布憲施舍於百姓漢之伯九有也入關而除秦苛法皆此意也後世不察或以子孫纘祖宗之因或以災祥出眾定之讞所謂知日之圖而不知其不可爲規也凡經言初者二傳譏始者十是爲舉隅

不書例弟十三

隱十年傳春秋錄內而畧外于外大惡書小惡不書于內大惡諱小惡書

元年注外小惡書者來接內也

三年注錄濶隱者明諸侯卒王者爲加恩意憂勞其匱所以哀死閔患也

僖二十五年注外小惡正之者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強威權下流政分三門卒生篡弒親親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

昭六年注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于終略責之見其義

隱二年傳外逆女不書 案襄十五年傳同見娶歸例

三年傳天子不記葬 案文九年傳同見卒葬例

三年傳外大夫不卒 案文三年定四年傳同見卒葬例

四年傳外取邑不書 案六年莊元年三十年宣元年昭二十五年哀八年傳同見取邑例

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傳外相如不書書離不言會也

州公如曹傳過我也

襄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傳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

莊二年傳外夫人不卒 見娶歸例

四年傳外夫人不書葬 案三十年襄三十年傳同見娶歸例

十一年傳外災不書 案二十年宣十六年襄九年傳同見災異例

僖十六年傳外異不書 案文三年成五年昭十八年傳同見災異例

宣十五年傳外平不書書大其平乎己也

桓四年傳常事不書 案八年十四年傳同見譏例

莊七年傳一災不書注水旱螟螽皆以傷二穀乃書明君子不以一過責人

宣十五年傳蝝生不書

莊十九年傳媵不書 案成八年九年十年傳同見娶歸例

二十二年傳納幣不書 案文二年成八年傳同見娶歸例

二十九年傳修舊不書 案定二年傳同見譏例

僖二十八年傳狩不書 見諱例

文十五年傳入郛不書 見譏例

隱十一年傳君弒賊不討不書葬

桓十八年葬我君桓公傳讎在外君子辭也

宣十二年葬陳靈公傳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襄八年葬鄭僖公傳爲中國諱也 見諱例

三十年葬蔡景公傳君子辭也 同上

昭十九年葬許悼公傳不成于弒也免罪辭也

僖二年葬我小君哀姜注誅當絕不得以夫人禮書葬書葬者正齊桓討賊辟責內讎齊

昭十三年葬蔡靈公注書葬者經不與楚討嫌本可責復讎故書葬明當從誅君論之不得責臣子

莊二十七年傳大夫不書葬 案文四年傳同見卒葬例

宣十八年傳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僖十六年傳諱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

哀五年傳閏不書書喪以閏數也

釋曰春秋說曰孔子作春秋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蓋魯史記之文本錄內而畧外聖人取百二十國寶書而損益之其大致則畧同故曰述而不作述文王也非述魯也魯史記之例常事不能不悉書備載春秋書削之其存什一于千百以著微文刺譏爲萬世法故曰非記事之書也連山歸藏之占不存而周易爲文字之祖時訓月令之解不備而夏時則學者多傳正于聖人者文彌約而旨彌博也春秋或筆一而削百或筆十而削一削者以筆見筆者復以削見屈伸變化以著其義使人深思而自省悟應問亦窮其奧故曰知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而不著董生亦云不能察寂若無深察之無物不在非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得之者皆未學膚受貴耳而賤目有胸而無心者也不憤不悱舉一隅不以三隅反聖人皆不告問而不得其應則發憤忘食思而足以發則樂以忘憂仲尼之學唯顏氏子能好之能樂之惟游夏能知之知之故不能贊一辭也嗚呼陸淳趙匡之流以不知而作開非聖之邪而顯經隱微之義且千有餘年莫有講明而切究之也惜哉

諱例弟十四

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傳此滅也言入內大惡諱也注明魯臣子當爲君父諱

五年公觀魚于棠傳譏遠也百金之魚公張之注貪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觀爲譏也諸諱主書者從實也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傳譏始僭諸公也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注前僭八佾于惠公廟大惡不可言也

六年鄭人來輸平傳猶墮成也狐壤之戰隱公獲焉不言戰諱獲也注戰者內敗文君獲不言師敗績故以輸平諱也與宋戰諱內敗文異不地者深諱使若實輸平例入其國諱者深諱恩

鄭擅獲魯不能死難皆當絶之

八年鄭伯使宛來歸邴傳邴鄭湯沐之邑也注甚惡鄭伯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歸魯背叛當誅

庚寅我入邴傳言入難也其日難也其言我齊亦欲之注魯受邴與鄭同罪當誅故爲魯見重難辭齊與鄭魯比聘會者故可非獨我起齊惡齊惡起則魯蒙欲邑見于惡愈矣

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傳公曷爲與微者盟（據與高傒盟諱之）稱人則從不疑也注實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不肯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隱爲桓立狐壤之戰不能死難又受湯沐邑背諱不明故著其不肖因與上相起

十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傳一月而再取也甚之也春秋錄內而略外于外大惡書小惡不書于內大惡諱小惡書注明取邑爲小惡一月再取小惡中甚者耳故書也明王者起當先自正內無大惡然後乃可治諸夏大惡因見臣子之義當先爲君父諱大惡也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人小惡不諱者罪薄恥輕

桓元年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傳易之也言假爲恭也有天子存諸侯不得專地也此魯朝宿之邑也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注桓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朝宿之邑與鄭背叛當誅故深諱

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傳公不見要也注時實公要之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故諱使若會而不相遇也言弗遇者起公要之弗者不之深也起公見拒深傳言公不見要者順經諱文（案桓大惡諱不書此非大惡而諱之者正以桓弑惡之人諸侯將誅之下來戰盟惡皆是也）

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蔡人陳人伐衛傳納朔也不言納辟王也注辟王者兵使若伐而去不留納朔者所以正其義因爲內諱

八年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傳次不言俟言俟託不得已也注陳蔡屬與魯伐衛同心又國遠故因假以諱滅同姓所以辟下言及也加以者辟實俟

甲午祠兵傳爲久也注諱爲久留辭使若無欲滅同姓之意因見出竟圍盛非內邑也

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傳盛也謂之成諱滅同姓也不言降吾師辟之也注使若魯自圍之而去成自從後降于齊師也言及者起魯實欲滅之不月者順諱文不書盛伯出奔深諱之

秋師還傳還善辭也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非師之罪也注明君之使重在君非師自汲汲

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傳齊無君也不名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

齊人取子糾殺之傳取之內爾也脅我使我殺之也注以下浚洙知脅以稱人共國辭知使魯殺之深諱使若齊自取殺之

浚洙傳畏齊也辭殺子糾也注諱使若辭不肯殺子糾也

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注劫桓公取汶陽田不書者諱行詐劫人也

二十二年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傳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公如齊納幣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傳親納幣非禮也注時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事於納幣以無廉恥爲譏不譏喪娶娶淫爲重所以起淫者皆以危致也

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注諱淫與親納幣同義

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傳親迎禮也注諱淫故使若以得禮書也禮諸侯既娶三月然後夫人見宗廟見宗廟然後成婦禮

二十八年冬築微大無麥禾傳先言築微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注諱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傳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注莊公享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畜危亡切近故諱使若國家不匱大夫自私行糴也

僖元年楚人伐鄭注楚稱人者爲僖公諱與夷狄交婚故進使若中國又明嫁娶當慕賢者

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傳鄫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注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使來請己與禽獸無異故卑鄫子使乎季姬以絶賤之也

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衞不卒戍刺之傳內辭也不可使往也言戍衛遂公意也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注使臣子不可使恥深故諱明臣不得壅塞君命又注有罪無罪皆不得專殺故諱殺言刺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傳取之曹也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於諸侯則何諱久也注同姓相貪利惡差重恥差深當時不取久後有悔更緣前語取之不應以得故當坐取邑（案邾使當時取之亦半邾婁取汶陽閒齊取邾田自漷水是也此重在同姓）

文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傳不氏諱與大夫盟也注使若得其君則經言邾婁儀父矣不地起公就于晉也日者起公盟也俱沒公齊高傒不使若君處父使若君者親就其國恥不得其君也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

七年公伐邾婁三月甲戌取須句傳取邑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注所以深諱者扈之盟不見序弁爲取邑故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公失序也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文公內則欲久喪而後不能喪娶逆祀外則貪利取邑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不日者順諱爲善文也

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傳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言如京師遂公意也不言出遂往外也注諱使若已行還爾即已行當道所至乃言復如乎莒矣諱使若從外來不敢復者也日者嫌放罪明則起君弱故諱使若無罪

十四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注已絶卒之者爲後得歸其喪有恥故爲內諱使若尙爲大夫

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傳道淫也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內辭也使若異罪然注深諱使若各以他事見執者不書叔姬歸于齊者深諱以起道淫齊稱人者順諱文使若非伯討

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傳不言來內辭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注爲叔姬淫惡脅魯頻故取其尸置筍中傳送而來故諱起其來有恥

單伯至自齊注大夫不致致者喜憂禍解也不省去氏者深諱絶使若他單伯至也（案命大夫故不名若去單言伯則不辭）

十有二月諸侯盟于扈注不序不日者順上諱文使若扈之盟

邾不可知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傳其言來閔之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注孔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所以崇父子之親也言齊人不以棄歸爲文者令與敖同文相發明叔姬于文公爲姊妹言父母者時母在堂孝子當伸母恩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傳入郛不書書動我也內辭也我動焉爾注責爲子叔姬故動懼失操云爾鄉者不去幾亦入我郛故舉以起魯恥且明兵之所鄉苟得其罪則莫敢不懼

十有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傳不見與盟也注爲叔姬故中見簡賤故諱亦所以起齊侯不肯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傳有疾也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注有疾無惡不當書不言有疾欲起自是無疾不視朔也

宣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傳言不肯辭取向也注行義爲利故諱莒言及明非不肯書齊侯者公不能獨平也

九年取根牟傳邾婁邑也不繫邾婁諱亟也注屬有小君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上有小君喪而下諱取則加禮明矣未期年從加禮數者猶王子虎從會葬數

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注不書獲齊侯者內大惡諱案失獲則仍未獲且如獲亦晉郤克坐之從外言戰是也注非

三年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傳汶陽之不服邑也言圍不聽也注不言叛爲內諱不先以文德來之而反以兵圍之當與圍外邑同罪得曰取不得曰圍

六年取鄟傳邾婁邑也不繫諱亟也注諱背信亟也屬相與爲蟲牢之盟旋取其邑故使若非蟲牢人矣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傳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注不言使因兩爲其義諸侯不得相奪土地適晉可來議語之脅直間義自歸之耳

癸卯杞叔姬卒注東而日卒者爲脅杞歸喪張本使若尚爲杞夫人

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傳內辭也脅而歸之也注言以歸者與忿怒執人同辭而不得專其本意知其脅也已棄而脅歸其喪悖義恥深惡重故使若杞伯自來逆之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傳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注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故諱若重難不得郊

十六年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傳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公幼也注因公幼殺恥爲諱辭

襄十三年取詩傳邾婁之邑也不繫諱亟也注背蕭魚之會亟

昭元年三月取運傳內之邑也言取不聽也注與圍棘同義

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傳不敢進也注乃難辭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故諱使若河水有難而反

四年取鄫傳滅也言取內大惡諱也注因鄫上有滅文故使若取內邑

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平邱八月甲戌同盟于平邱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至自會傳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注時晉主會疑公如楚不肯與公盟故諱使若公自不肯與盟諸侯遂亂雖見與公猶不宜與也故因爲公張義

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傳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舉公者重疾也

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注不書逐季氏者諱不能逐反起下孫及爲所敗

三十一年公在乾侯季孫隱如會晉荀櫟于適歷注公在外無君命所以書會以殊外言來者從王魯錄諱亟取邑卒大夫者盈孫文

三十二年取闞傳邾婁邑也不繫諱亟也注與取濫爲亟

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注立不書者僭天子不可言在春秋中猶不書

八年盜竊寶玉大弓注主書者定公失政權移陪臣拘其尊卿喪其寶玉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之不書拘季孫者舉五玉爲重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

哀六年城邾婁葭注不言取者邾婁未嘗加非于魯而侮奪之不知足有夷狄之行故諱之明惡甚

七年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傳入不言伐言伐內辭也使若他人然名絕之獲也不言獲內大惡諱也

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傳名絕之滅也不言滅諱同姓之滅也力能救之而不救也注以屬上力能獲邾婁而不救曹故責之

齊人取讙及僤傳外取邑不書書所以賂齊也爲以邾婁子益來也注邾婁齊與國畏齊而賂之恥甚故諱使若齊自取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齊人歸讙及僤注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所喪之邑不求自得故不言來使若不從齊來與歸我濟西田同文案上所書者而著之則其意惡甚且諱畏齊而後歸邾婁子

十二年孟子卒傳昭公之夫人也稱孟子諱娶同姓蓋吳女也注昭公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深諱之

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注不書諸侯者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

右內大惡諱纂弑入公終始例

隱元年祭伯來傳不言奔王者無外

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傳執之也言伐大之也其地大之也注尊天王命責當死位所在諸侯宜赴其難

八年鄭伯使宛來歸邴庚寅我入邴

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傳爲恭也有天子存諸侯不得專地也

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從王正也注稱人刺王者也天下之君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微者猶當稱人則從不疑也不使王者首兵本不爲王舉也知實諸侯者以美得正

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傳不言納朔辟王也

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傳王人微也子突貴也繫諸人也注刺王者卒不能救故爲王者諱使若遣微者爲愈因爲內殺惡

衛侯朔入于衛注不言公子留出奔者天子本當絕衛不當復立公子留因爲天子諱微弱

僖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傳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
天王狩于河陽傳狩不書書不與再致天子也注再失禮重故
深正其義使若天子自狩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注言復歸者天子歸之名者刺歸有罪
言自楚諱也天子所以淩遲者爲善不賞爲惡不誅
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柳傳天子之邑也不繫乎周不與伐天
子也
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傳不言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注與侵柳同義

右爲尊者諱

莊十三年齊人滅遂注不諱者桓公行霸不尚文德而尚武力
又功未足以除惡
三十年齊人降鄣傳紀之遺邑也不言取爲桓公諱也外取邑
書盡也注時霸功足以除惡故爲諱言降者能以德見歸自來
服者可也
齊人伐山戎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傳此蓋戰也不言戰春秋敵
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
閔二年齊人遷陽注不爲諱者功未足以覆滅人之惡也
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傳救言次不及事也邢
已亡矣蓋狄滅之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上無天子下無方
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注故以爲
諱所以醇其能以治世自任而厚責之
二年城楚丘傳城衛也不言城衛滅也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
也注不繫衛者明去衛而國楚丘起其遷也不書遷與救次者
深爲桓公諱使若始時尚倉卒有所救其後晏然無干戈之患
所以重其任而厚責之
三年徐人取舒傳言取易也注不爲桓諱者刺其不救也案此猶狄滅衛諱滅言人正爲桓公諱傳順諱文注非也晉滅夏陽楚滅黃狄滅溫不諱者國大且遠量力不責
九年宋公禦說卒傳不書葬爲襄公諱也注襄公背殯出會宰
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
故諱不書葬使若非背殯案此兼爲齊桓諱與陳侯欵不書葬爲晉文諱同義
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傳里克弒二君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
公之大夫也不言惡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

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爲不爲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
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
爲之諱本惡也注獻公殺申生文公與惠公恐見及出奔不子
當絕還入爲篡文公功足以并掩前人之惡故惠公入懷公出
文公入渾皆不書悉爲文公諱故也惠公文公出奔不書者非
命嗣也
十七年滅項傳齊滅之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君子之惡惡
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
也
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稱名者著有罪爲襄公殺恥也
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婁己酉邾婁
人執鄫子用之注君不會大夫刺後會者起實君也地以邾婁
者起爲邾婁事也不言君者爲襄公諱也鄫本許嫁季姬于邾
婁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己而許之二國交忿襄公爲此盟欲和
解之既在會間反爲邾婁所欺執用鄫子恥辱加宋宋無異故
沒襄公使若微者也不于上地以邾婁者深爲襄公諱上盟不
日者深順諱文從微者例使若下執不以上盟爲辨也
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執宋公
以伐宋注不爲襄公諱者守信見執無恥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傳不言捷乎宋爲襄公諱也注襄公求會
楚欲行霸憂中國也不用目夷之言而見詐執伐宋幾亡其國
故諱爲役國文所以申善志
二十三年庚寅宋公慈父卒傳不書葬盈乎諱也注襄公本以
背殯不書其父葬至襄公身書葬則嫌霸業不成所覆者薄故
復使身不書葬明當以前諱除背殯以後諱加微封內娶不去
日略之者功覆之也
二十八年陳侯款卒注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
孝而強會其孤故深爲恥之宋襄亦背殯不爲齊桓諱者時宋
襄自會之
文十三年陳侯朔卒注不書葬盈爲晉文諱也晉文雖霸會人
孤以尊天子自補有餘故復盈爲諱

右爲二伯諱

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傳執之也言
伐[illegible]乎戎注之執中國也注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
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執中
國尚不可況執天子之大夫乎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爲順辭
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獲也不言獲不與夷
狄之獲中國也
成六年壬申鄭伯費卒注不書葬爲中國諱蟲牢之盟約備強
楚伐鄭喪不救晉又侵之故去葬使若非伐喪
九年公會晉侯齊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見日月例
襄二年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注不書葬
者諱伐喪
遂城虎牢傳不言取不繫乎鄭爲中國諱伐喪也
七年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鄬鄭伯髡
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傳諸侯卒其封內不地地隱之
弒也不言弒爲中國諱也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
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
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于是弒之注禍由中國無義
故深諱使若自卒
八年葬鄭僖公傳賊未討書葬爲中國諱也
十有二年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傳伐而言圍取邑之辭也
注不直言取邑者深恥中國之無信也
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見日月例
冬十月葬蔡景公傳賊未討書葬君子辭也注君子爲中國諱
使若加弒月者弒父比晃原恥尤重故足諱辭
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稱子主會也先言晉
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注時吳強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大
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夾轂而趨以諸夏之眾冠帶
之國反背天子而事夷狄恥甚不可忍言故深爲諱辭使若吳
大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故進稱子重本行禮義故
序晉于上齊桓兼舉遠明近此但舉大者非尊天子故不得褒
也案此亦破穀梁說

右爲中國諱

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注督不氏者起馮當國繆公廢子而
反國得正故爲之諱也

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傳不言取爲襄公諱也外取邑不書大之也注襄公將復讎于紀先孤弱取其邑本不爲利舉故爲諱
不舉伐順諱文
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傳滅也不言齊滅爲襄公諱也復讎也注以復讎之義除滅人之惡言大去者爲襄公明義但當遷徙去
之不當取而有明亂義也
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傳曹無大夫何以書賢也三
諫不從去之以爲得君臣之義也
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傳不死於曹君者也不言曹君之滅爲
曹羈諱也不言戰爲曹羈諱也注會者上出奔嫌辟難欲起其
賢又所諫者戰也故爲去戰滅之文以致其意案有師命不可去爲曹羈張義
故取其備者曰侵言之
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傳不稱弟殺也不言刺爲季子諱也季子
之遏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誅不得辟兄君
臣之義也不直誅而酖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注奔也不言奔起季子不探其情不暴
其罪
傳二十一年執宋公以伐宋傳此圍也不言圍爲公子目夷諱
也注目夷遭難設權救君有解圍存國免主之功故爲諱起其
事
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
子盟于踐土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傳衛侯之罪殺叔武也不書爲叔武諱也何賢乎叔武讓國也
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
反也故于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
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注明叔武治反衛侯
欲兄享國故爲去殺己之罪所以起其功而重衛侯之無道
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傳奔未有言自者言自畔也
不言畔爲公子喜時之後會也何賢乎喜時讓國也賢喜時曷
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及其身善善及子
孫賢者子孫故君子之爲諱也注以喜時之讓除會之叛
二十七年四月吳弒其君僚注不書闔廬弒其君者爲季子諱
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弒讓國闔廬欲其享之故爲沒其
罪也

右爲賢者諱互詳褒例

釋曰凡諱皆有惡則刺也諱深則刺益深或以彊王義或因
于尊親或功足以掩其罪或賢者與仁同過君子因之醇如
晉王心焉溫城董君贊春秋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
思室是遠而此非止言權聖人之爲文皆如是也今有人而
于盜竊亂賊之行未必甘受其名也君子正其名曰盜曰賊
則亦無所逃矣復爲之微其詞曰彼固未嘗爲盜爲賊也而
其心之愧恥奮發益倍而他人之信其爲盜爲賊也益堅所
謂詞不迫切意已獨至也又有賢者不幸而卽于戾其心方
踽踽愧赧而無所適從君子著其迹曰是與亂臣賊子之事
同則善意亦阻矣復爲之變其文曰子之意非亂賊也子之
事則亂賊所樂假託者也爲之損益其事馴致其行矯制萬
端而不失其正則其垂示至深也故習聞春秋者曰君子之
諱尊隆恩避暑省身也如此君子之彊其國彊諸是也如此
君子之著善獨長也如此而一旦事出兩可之閒差若毫釐
繆以千里則杳冥而莫知其原嗚呼微言絕矣大義能無乖
乎

皇淸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之二十　　學海堂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　　武進劉逢祿著

朝聘會盟例弟十五

隱十有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傳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注不
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太廟與聘同義
桓五年州公如曹六年正月寔來傳慢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
謂之化齊人語也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
讓絕慢易戒不虞也
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失地之君也稱侯朝貴者
無後待之以初也
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傳世子□朝譏父老子代從政
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傳公在外也注惡不受於廟
僖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傳不言如京師天子在是也不言天
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

右朝

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聚聘書者皆與內見聘事也古
者諸侯朝罷朝聘爲蔡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不言聘公者禮
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已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
天王使凡伯來聘注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
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太廟所以尊王命歸美於先
君不敢以已當之
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注不稱使者公一陳佗故絕使若我無
君因不與天子下聘小人
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注內朝聘言如者尊內也書者錄內所
交接也朝京師大國義有加錄文如楚有危文聘無月者比於
朝輕
文元年叔孫得臣如京師注如不爲喪聘書者聘爲負職天子
當得異方之物以事宗廟又欲以知君父無恙不以喪廢故不
譏也如他國就不三年一議而已

右聘

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注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
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
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傳離不言會蔡鄧與會爾注二國會
曰離二人議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道不同不能決事定是
非立善惡不足采取故謂之離會自三國以上言會者重其少
從多也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尚書曰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
蓋取諸此
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傳外相如不書書離不言會也注嫌外離
會常書故變文見意以別嫌明疑
傳二十八年陳侯如會傳後會也
宣元年會晉師于斐林傳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
昭十二年傳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
爲之也注唯齊桓晉文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次序非齊桓晉
文則如主會者爲之雖優劣大小不改更信史也

定十四年邾婁子來會公注書者非邾婁子會人於都也如人人都當修朝禮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閒隙之地考德行一刑法講禮義正文章習事天子之儀尊京師重法度恐過誤書公君不受於廟

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主會也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

右會

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傳遇者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注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於塗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奸宄多在不虞無故卒然相要小人將以生心故重而書之所以防禍原也言及起公要之

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傳會期辭也言弗遇公不見要也

右遇

隱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傳會及暨皆與也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注凡書盟者惡之也爲其約誓大甚朋黨深背之生患禍重胥命善近正是也

及宋人盟于宿傳內之微者也注內者謂魯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略微也

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注書以撥亂也

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來盟者聘而盟也不言聘舉重也

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十六年同盟于幽傳同盟者何同欲也注同心爲善善必成同心爲惡惡必成

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傳不稱使我無君也注正其義明君臣無相適之道春秋謹於別尊卑理嫌疑故絕去使文以起事張例則所謂君不使乎大夫也

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莅盟傳莅盟者何盟乎彼也來盟者來盟於我也

五年諸侯盟于首戴傳諸侯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注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世子不與盟與葵邱宰周公不與盟同例

鄭伯逃歸不盟傳不可使盟也言逃歸不以算犯衆也

八年鄭伯乞盟傳處其所而請與也蓋酌之也注時鄭伯欲與楚不肯自來盟處其國遣使挹取其血而請與之約束無汲汲慕中國之心故抑之使若叩頭乞盟者也不錄使者方抑鄭伯使若自來也不盟不爲大惡者古者不盟也

十九年鄫子會盟于邾婁傳後會也

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傳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注以不舉重連聘言之知尋繹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故舉聘以非之

右盟

昭七年暨齊平注書者善錄內也不主出名者若相與平國中皆安故以舉國體言之

右平

釋曰傳曰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又曰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焉何君注云順四時而朝也緣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莫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其諸侯相朝亦以五年近得正宣公九年如齊加錄書月是也而王世子宰周公出會則譏之諸侯相遇則危之屢盟長亂則刺之然則周官言春朝秋覲夏宗冬遇又有時會殷同徧存徧頫徧省諸禮諸侯世然後相朝殷然得相聘司盟掌盟約之載豈末世之法與撥亂異耶然傳言古者不盟唯有會聚朝聘之道穀梁子亦云盟詛不及三王則周官殆戰國陰謀瀆亂不驗之書也康成不通春秋而信之篤過矣注曰非朝不踰竟然則同盟摟伐使臣非禮奔命于路亦春秋之所刺也故其始則人小相陵徵朝徵聘繼則强臣擅命要結外援勢使然也春秋防其漸故謹其始魯桓與鄭會垂盟越而叛王之事亟矣公子遂如晉季孫宿遂入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而篡弒之禍亟矣會稷而宋亂遂成盟平邱而楚亂遂成矣故壞法亂紀之事必託于常禮而後成夫禮以已亂也非以階厲也故君子辨之

崩薨卒葬例第十六 公薨葬見公終始例內外夫人內外女薨卒葬見紀歸終始例諸侯卒葬見表

隱三年天王崩傳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注書崩者爲天下恩痛王者也記諸侯卒葬者王者亦當加之以恩禮

莊三年葬桓王傳改葬也注諸侯當有恩禮

文九年葬襄王傳王者不書葬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注惡公不自往

隱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注不言薨者春秋王魯不可言崩故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

癸未葬宋繆公傳葬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日危不得葬也

八年葬蔡宣公傳卒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卒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葬有常月不告故從臣子詞稱公

十四諸侯終始表弟十七十八

余覽春秋所治冠帶之倫東窮齊並海南極吳楚西通秦絕燕晉卓哉煌煌聲名之屆何其侈也攷探其本皆詳內以略外究王化之盛一統中外未嘗不殊會夷狄頓殊戎越之邦未嘗通吉凶聘問之禮其於諸夏挺大小侯各七以張治法而已形勢雖强要以仁義爲本允哉允哉賈生之論建侯矣欲天下之久安長治莫若衆建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斯古今之通論也余讀春秋强侵弱衆陵寡離爲十二合爲六七晉歸三卿齊移田氏秦政乃利當長距終得擅場皿蟲爲蠱其勢然也故諸侯侈則大夫偪中國微則戎狄橫春秋本殷周乃三千里以爲諸夏撥殷武以奮伐錫厥福於封建不僭不濫赫聲濯靈庸加也故嘗論之中國齊晉最强也晉弒

君五〔[illegible]〕弒君六〔[illegible]〕

國五小白商人元〔[illegible]〕齊晉則弒君五〔[illegible]〕莒國三〔[illegible]〕公〔[illegible]〕宋衞陳蔡鄭四也皆弒君二〔[illegible]〕〔[illegible]〕若其篡逐出入遷徙不能終也夷狄吳楚最彊也皆弒君二〔[illegible]〕〔[illegible]〕秦於春秋乃在小國治耳〔[illegible]〕曹許邾婁滕杞無兼并之事無弒立之文非其性賢人也亦形勢然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殺臣不討賊篡不明殺無罪三者皆去葬殺無罪罪得也不討賊罪臣也篡則君臣皆罪之而絕其國故吾以爲繼微守文之才僅得中佐明春秋之法以制馭其政三代之治未嘗不可復其亂未嘗不可弭則經制定而統紀一雖有淫驕之〔[illegible]〕無魚爛之禍封建之於治如宮室之有楹舟之有維楫於〔[illegible]〕之有藥也其可一日去哉

秦楚吳進黜表弟十九

吳〔[illegible]〕春秋進黜吳楚之末未嘗不歎聖人馭外之意至深且密〔[illegible]〕聖人序東周之詩唯存文侯之命及秦誓著其盛衰大旨其於刪詩則列秦於風序秦詩曰未能用周禮序終南曰能取周地然則代周而畋周法者斷自秦始何其辭之博深切明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擯之比於戎狄然其地爲周之舊有文武貞信之教無敖辟驕佚之志亦無淫佚昏惰之風故於詩爲夏聲其在春秋無僭王猾夏之行亦無君臣篡弒之禍故春秋以小國治之內之也吳通上國最後而其強也最驟故亡也忽焉秦強於內治敗殽之後不勤遠略故興也勃焉楚之長駕遠馭强於秦而其內治亦強於吳故秦滅六國而終覆秦者楚也聖人以中外狎主承天之運而反之於禮義所以財成輔相天地之道而不過乎物故於楚莊秦穆之賢而予之卒以爲中國無桓文則久歸之矣何待定哀之末而後京師楚哉於吳光之敗陳許幾以中國聽之慨然深思其故曰中國亦新夷狄也黃池之會春秋說曰齊晉前驅魯衞驂乘滕薛夾轂而趨則豈吳公先歃晉侯亞之之以禮義勤哉故觀於詩書知代周者秦而周法之壞雖聖人不可復也觀於春秋知天之以吳楚狎主中國而進黜之義雖百世不可易也張三國以治百世聖人憂患之心亦有樂乎此也

晉 齊 宋 陳 蔡 衛 鄭

[illegible]

曹 許 莒 邾婁 滕 薛 杞

[illegible]

秦

楚

吳

皇清經解分經　寒暑卷十之二十終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十之二十一　學海堂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　武進劉逢祿著

公終始例弟二十

隱元年春王正月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子以母貴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仲子者何桓之母也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成公意也

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傳隱公之母也不書葬成公意也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

四年翬帥師傳不稱公子與弒公也

五年考仲子之宮傳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成公意也

十年翬帥師傳隱之罪人故終隱之篇貶也

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傳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傳繼弒君不言即位言即位如其意也

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案翬稱公子罪桓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傳不言及夫人外公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　注不書齊殺深諱地者在外危重不暇

隱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冬十有二月乙丑葬我君桓公傳賊在外書葬君子辭也

莊元年春王正月傳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隱子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傳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齊矣言孫念母也不稱姜氏與弒公也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注又欲以孫爲內見義但當推逐去之亦不可加誅誅不加上之義

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傳齊侯也稱人諱與讎狩也

二十有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大夫不書葬通乎季子之私行也避內難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於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

三十有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傳不稱弟殺也不言刺爲季子諱殺也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莊公病召季子至授之以國政注至不書者內大夫出與歸不兩書莊不卒大夫而卒牙者本以當國將弒君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傳正寢也注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在寢地加錄內也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

公子慶父如齊注奔也將季子新戕牙慶父雖歸獄鄧扈樂猶不自信于季子故出也不言奔起季子不探其情不暴其罪

閔元年春王正月傳繼弒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季子來歸傳稱季子賢也言來歸喜之也注時慶父內則素得權重外則出奔強齊恐爲閔家禍故季子如齊間之季閔公託齊桓爲此盟書歸者使與君致同言歸者主爲喜出言來者起從齊自外來盟不日公不致者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

冬齊仲孫來傳公子慶父也繫之齊外之也

二年秋八月辛酉公薨傳不地隱之也弒也孰弒慶父也注不書葬者賊未討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注爲淫二叔殺二子出奔不如文姜於出奔既之者爲内臣子明其義不得以子絶母

公子慶父出奔莒注弑二君不當復見復見者起季子緩追逆賊也

冬齊高子來盟傳使稱使我無君也不名喜之也正我也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注不書者諱微弱

僖元年春王正月傳繼弑君不言即位臣子一例也注禮諸侯臣諸父兄弟服皆斬衰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傳桓公召而縊殺之注先言薨後言以歸而不言喪者起桓公召夫人於邾婁歸殺之於夷因爲内諱耻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犂獲莒挐傳大季子之獲也季子治内難以正禦外難以正慶父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於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於是抗輈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於魯魯人不與爲是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傳不稱姜氏與弑公也

二年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注書葬正齊桓討賊辟責内娶齊

二十有三年十有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

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冬十月子卒傳不日隱之弑也不忍言也注所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

夫人姜氏歸于齊注大歸也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傳其意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傳外取邑書爲弑子赤之賂也注魯以賂故稱人共國辭子赤齊外孫篡之恐齊誅爲是賂之亦因惡齊取篡者賂未之齒坐者由律行言許受賂也

五年叔孫得臣卒注不日者知賊不言當誅

八年仲遂卒于垂傳不稱公子爲弑子赤貶

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傳言我未絶於我也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注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

十有八年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十有八年八月己丑公薨于路寢

十有二月丁未葬我君成公

襄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三十有一年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十月癸酉葬我君襄公

昭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十有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揚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十有二月齊侯取運傳外取邑書爲公取之也

二十有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運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剸陵公至自會居于運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

冬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公如晉次于乾侯注見時月日例及諱例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注見致公例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冬十月運潰傳邑言潰君存焉爾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元年春王傳正月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注雖書即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絶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爲微辭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傳即位日錄乎内也注善得五日變禮書即位如其意也嫌與[illegible]得禮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案隱如逐君定公纂例書於者將於弑亦微詞

十有五年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

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哀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釋曰三代之制諸侯世子誓於天子就於國學君薨命卿赴告致國天子大子命其宜立者爲之後踰年乃即吉行事事畢反喪服所謂先君以正終後君以正始也世衰道微既無誓教之禮競立私愛更相篡弑司馬弗討亂賊之禍亟封建之意微矣周道既傷魯舊矣適歷十二公之事不能不喟然而歎也成隱之讓以正立子之法隱非能讓者又不能誅察奸佞故以其身蒙首惡之名桓非果於篡者僅以不能見前後讒賊故以其身陷篡弑之罪予以大過而勿敢辭靈也鄖夫也亦非樂以擁戴爲能者幸免于隱桓之誅終莫逃于春秋之討哉春秋書禁于未然體義之大宗也以與夷不知孔父賢邪妄知孔父死已必死以莊公不知季子賢邪妄知病將死召以託國君子以莊之行必不能以善終而書之最正者徒以有季子也令莊公束身禮教無親社納幣之行慶牙雖不道安敢通夫人以脅公令莊公早任季子以制慶牙之權制于雖幼沖何至比遭慘禍亥存則務于遊觀十本[illegible]之事而忌忠讜之言危急求之而常患于不及魯之幾亡莊爲之也春秋之義稱弑君不言即位謂宜致國天子告誅君之子而別爲立後既不得受命臣下大國亦不得專廢置閔僖之立僅賢于桓宣定之志得國而已非爲免於篡也故魯爲齊弱季氏之禍深于仲遂襄薨之飛昭昭甚明昭之失國萌于僖之賞私勞也魯之育立唯莊公以適子爲得正隱桓僖宣襄定哀皆庶孽也其終也亦唯莊以路寢爲得正僖以小寢絶于婦人之手懷宴安也文以臺下襄以楚宮侈遊觀也定以高寢遇昭也猶近正矣禮君疾曠命大臣皆在側其餘衛疾者皆臣子婦寺皆不得與以防亂也植育之篡人咸知之宋之篡微春秋孰爲辨之故隱十年無正以成其讓元年有正而去即位以正其讓至定乃偶然反之元年去正而

書其自伐夫將書卽位則等例於桓宣而定知己之有罪
非所以諱尊隆恩下非所以避害容身也故變文以著正措
之禮而隱示其無恩詳正月而去卽位則等例于閔僖而定
非其倫故書卽位于六月戊辰若善其得變禮而去正月以
明受國乎賊臣而不知討夫子以昭公出奔之歲適齊以定
元年反魯反魯明不仕也或問之曰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
乎唯孝友于兄弟昭公不反弟宋先立德季氏而不誅繼體
之君臣子一例服皆斬衰其不孝不友寔甚將如建始之本
何哉故于其受國以去就明之其終不覺寤則不得不去正
月以告萬世矣于其受女樂復以去就明之其終不覺寤則
又不得不去冬十四年以告萬世矣故春秋始元終麟而魯無
終始無終始者無正也無正安有國哉人知陽虎不狃之叛
不知季氏之叛知季氏之叛不知定公之叛知定公之叛不
知平王之叛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蓋傷本之失
也夫用聖人者天也天不欲孔子救東周之亂而命以春秋
教萬世之亂聖人曷敢以尊親之諱辭天討之柄哉世之罪
孔子者其知孔子者耶其不知孔子者耶非孔子所知矣

娶歸終始例第二十一

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傳越竟送女非禮也入國矣何以不稱
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于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注所
以崇父子之親不言孟姜言姜氏者從魯辭起讎也
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傳翬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
注本所以致夫人者公不親迎有危也翬當并致者重在翬也
以得見公得禮失禮在公不復在翬故不復致不就讙上致者
婦人爲重故據都城乃致
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傳喜有正也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
諸以病桓與注感隱桓之禍生于無正
十有八年公夫人姜氏遂如齊
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注書者婦人無外事外
則近淫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
四年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邱
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十五年夫人姜氏如齊
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
二十年夫人姜氏如莒
二十一年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二十二年正月肆大省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冬公如齊納幣
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傳難也與公有所約然後
入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閔二年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慶公子慶父出
奔莒
僖元年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十有二月丁
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二年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元年楚人見諱例
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傳禘用致夫人非禮也不稱
姜氏譏以妾爲妻也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注僖公本聘
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故從父母
辭言致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女然後脅魯立也
楚女未至而豫廢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
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十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見災異例
文十六年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十七年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聖姜
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
四年逆婦姜于齊傳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注不書逆者
名卑不爲錄使也不言如齊大夫無國也不稱女方以婦姜
見與齊共文重至也不稱夫人爲致文嫌不可奉宗廟也不言
氏者本當稱女故使從父母辭
九年夫人姜氏如齊注奔喪也書者大夫家危重言如齊者大
夫繫國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注出獨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
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
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不稱
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不稱姜氏譏喪娶也稱婦有姑之
辭也
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
齊
襄二年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秋七月己丑葬我小君齊姜注
宣公夫人
九年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注成
公夫人
昭十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傳
昭公之母也注歸氏胡女襄公嫡夫人襄至不書者蓋親迎得禮從常事不書定哀
皆同例
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傳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諱
娶同姓蓋吳女注見諱例

右夫人終始凡八

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惠公者何隱之考
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不稱夫人桓未君也兼之非禮也不言
及仲子微也
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傳隱之母也不書葬成公意
也
五年考仲子之宮傳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注不就惠公
廟者妾母卑特廟祭之子死則廢不言立得變禮也
文四年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五年正月王使榮叔歸含
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傳僖公母也
九月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傳兼之非禮也不言及成風尊
也注母尊序在下者夫死繫子

宣八年戊子夫人熊氏薨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傳宣公之母也注楚女宣公卽僖公妾子案僖當作文

襄四年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傳襄公之母也注莒女襄公者成公妾子案弋氏卽鄫女

定十五年七月壬申姒氏卒傳哀公之母也不稱夫人哀未君也注杞女哀公者定公妾子未踰年不稱公

九月辛巳葬定姒傳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右妾母六條

隱二年九月紀履綸來逆女傳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無母也有母不稱母母不通也譏始不親迎也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傳婦人謂嫁曰歸注不稱公子者婦人外成不得獨繫父母明有二歸之道書者父母恩錄之

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注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緦天子唯女之適二王後者諸侯唯女之爲諸侯夫人者恩得申故卒之案此蓋隱之女于莊爲小功姊妹

紀侯大去其國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傳外夫人書葬隱之也其國亡矣徒葬于齊爾注明魯宜閔傷臨之

隱七年三月叔姬歸于紀注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媵賤書者後有賢行

莊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酅傳隱之也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注來歸不書書歸酅者痛其國滅無所歸也酅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案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見襄例

二十九年十有二月紀叔姬卒注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也

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傳外夫人書葬隱之也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

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案不卒無服也言歸以會來也

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注書者惡公敎內女以非禮也

冬杞伯姬來傳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注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歲一歸宗

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傳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注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故使若來朝其子以殺直來之恥所以辟敎戒之不明也微絕君命言朝者明非貢

二十八年杞伯姬來

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注無出道也

僖十四年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十五年季姬歸于鄫

十六年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十九年邾婁人執鄫子用之

宣十八年邾婁人戕鄫子于鄫

文十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十五年單伯至自齊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宣十六年秋郯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爲媵來歸書者後爲嫡也不卒者已棄有更適人之道或時爲大夫妻故不得待以初也

成五年正月杞叔姬來歸注與郯伯姬同

八年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九年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傳納幣不書錄伯姬也案傳例稱使者無母

衛人來媵傳錄伯姬也

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傳錄伯姬也

晉人來媵傳錄伯姬也

十年齊人來媵傳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皆以辟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注伯姬以至賢爲三國所爭媵故侈大其能容之唯天子取十二女

十五年六月宋公固卒注不日多取三國媵非禮故略之

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傳外夫人書葬隱之也稱謚賢也

晉人齊人宋人衞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傳會未有言其所爲者錄伯姬也

右內女八條

僖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傳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注不以殤禮降也當爲諸侯夫人有卽貴之漸猶侯卒也

文十二年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傳其稱子貴也母弟也注不稱母妹而繫先君言子者遠別也

右女未適人二條

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注禮大夫任重爲越竟逆女于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言叔姬者婦人以字通言叔姬賤故略與歸同文專辭也

僖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注主書者無出道也案此當是魯女適人大夫逆不書非越竟故也

宣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右女適大夫三條

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天子之三公也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其言遂成使乎我也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稱王后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傳其辭成矣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于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注子尊不加于父母書歸者明魯爲媒當有送迎之禮

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傳外逆女書過我也注明魯當共送迎之禮

右王后二條

莊元年單伯逆王姬傳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使我主之也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築王姬之館于外傳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

王姬歸于齊傳我主之也注爲父母道故恩錄

二年七月齊王姬卒傳外夫人卒我主之也注爲父母道明當有恩禮

十一年王姬歸于齊傳過我也注明當有送迎之禮在塗不稱婦者王者無外故從在國辭

右王姬二條

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傳諸侯

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
注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

右媵一條

釋曰自古王業之隆非獨君德茂也亦有后夫人之行焉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禮本大昏春秋譏不親迎是已春秋首建五始以奉天其言人事則以正適妾建世子爲兢兢故乃正其制曰天子娶十二女則天數也諸侯娶九女極陽數也皆不再娶節人情也周制內官有嬪婦九御而廣其數百二十官應十二子九九而御則誣也親迎之義致女之文自天子達于士禮之本也鵲巢之首章曰百兩御之言親迎也其二章曰百兩將之言留車反馬也其三章曰維鳩盈之謂姪娣也致女之義脩于草蟲曰未見君子憂心沖沖憂已之德薄不足以承事君子且憂君子之於禮未能行而履之也亦既見止則共牢而食矣必曰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鄭康成氏傳之何君說春秋亦云諸侯既娶三月然後夫人見宗廟見宗廟然後成婦禮又曰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從父母辭以彰其自潔清且安榮之故士禮御布婦席子奧媵衽良席子阼五經異義云昏禮之莫枕席相連綠此而設嚴以示賢人寬以容中人禮教盡然昏其本也人所以貴于物莫先于夫婦之別夫婦正則父子親故鳳皇生而有仁義之德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謂書子同生義春秋之義大夫不外娶爲越竟而曠官也國君不內娶爲近漁色且賤非所以奉宗廟義不得專封也世子不外娶恐貳君也世子妃不得立爲后夫人賤且未備數也天子不親嫁女而必親迎以繼先聖而爲天地宗廟主臣王舅不臣后父廣孝也故苟爲中人以下雖不親迎未爲大惡而大雅之教必以文王正天子親迎爲法苟爲中人以下不三月亦可以成婦禮而春秋之教必以宋共姬正王后謂三國來媵如字之行爲法故王后無出禮而有廢絕之義亦不得立媵以配宗廟陰有絕月有滅也諸侯夫人非大故不得反無外事故無出道出姜雖微而動中乎禮大歸奔喪君子哀之而無譏矣大夫妻無事歲一歸宗高固叔姬雙行匹至猶以爲近於禽獸文姜哀姜之亂鄫季姬子叔姬之亂杞伯姬蕩伯姬之失教郯伯姬杞叔姬之不答以魯知他國則關雎之化亡矣且以魯僖之賢而啟邾鄫數世之禍莊之淫譬女昭之取同姓則不忍言也僖之立妾卑其身而不知也文宣之喪娶喪其心而不知也隱襄定哀之逆女不志其近禮矣使三公逆王后何氏依漢制以爲得禮非也猶使卿逆夫人非禮也亦左氏破逆王姬使同姓禮也魯則喪也且于齊讐也衰麻接弁冕仇讐交婚姻上無禮孰甚焉故二南者雅頌之基也道成于麟趾大昏者修身之本也始于元者亦終于麟撥亂世法文王而已矣法文正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而已矣造端乎夫婦而察乎天地盛德之至也

致公例弟二十二

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會皆月危之也不致之者爲下去王適足以起無王未足以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詞成誅文也

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注致者君子疾賢者失其所不肖者反以相親榮明剎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所以深抑小人也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

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侈伐鄭十有六年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注致者善桓公能疾惡同類比與諸侯行義兵伐鄭

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六年三月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傳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衛侯朔入于衛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注所伐國服兵解國安故不復錄兵所從來獨重其本會所伐不服兵將復用故重錄所從來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與一國出會盟得致地不得意不致

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暨注不致者魯地也

公伐齊納糾傳伐而言納猶不能納也注納不致者言伐得意不得意可知猶遇弗遇例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注不致者有敗文得意不得意可知例

十有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

二十有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傳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公一陳佗也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注洮內地凡公出在外致在內不致其與婦人會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案無危也亦以見非禮故奪臣子詞

閔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注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

僖四年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齊人執陳袁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八月公至自伐楚傳楚已服矣致伐叛盟也

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注事還于救許以伐鄭致者舉不得意

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邱九月公至自會傳桓會致久也案十七年同義

二十一年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案不致者得意可知二十七年盟宋同例

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注洮內地公與未踰年君大夫盟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也

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傳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注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爲齊侯昭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故雖得意猶致伐也

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注不致者安信與晉文也

三十三年公伐邾婁取叢注取邑不致得意可知例

文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四年春公至自晉

十有三年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斐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案公與一公

國會盟得意致地作郁陵例

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注不致者成公怨懟不免牲故奪臣子詞以起之致者不怨懟襄十一年注

十六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傳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公幼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州盟于扈公至自會兼喜思例解也

襄三年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注盟地者不于郁也嫌如晉不得入故以晉致起之不別盟得意者成公比失意如晉公獨得容盟得意亦可知

九年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注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詞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公至自會注滅比于取邑例不當書致書致者深諱若公與上會不與下滅

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至自會傳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諸侯遂亂反陵蔡君子不恥不與焉

二十有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十有二月齊侯取運二十六年三月公至齊居于運注致者明臣子當憂納公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鄟陵公至自會居于運注致會者責臣子明公已得意于諸侯不憂助納之而使居于運

二十有八年三月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注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

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注此晉趙鞅之師也公會大夫不別得意雖得意不致致者諱公爲大夫所會故使若得意

十年公會齊侯于頰谷公至自頰谷注致地者齊侯作侏儒之樂欲執定公孔子誅侏儒齊侯大懼曲節從教得意故致也

十二年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注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士諸侯不親征叛邑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

哀七年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注入不致者得意可知例

十有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公至自會注有恥致者順諱文

致喪坿

桓十八年丁酉公之喪至自齊見時月日例

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僖元年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致大夫坿

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三十二年注至不書者內大夫出與歸不兩書

閔元年季子來歸注變至言歸加錄之

文十五年單伯至自齊注大夫不致致者善愚禍解也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疏云命大夫故不名若去單言伯則不詞又案隱如叔孫舍書致同義

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注行父執釋不致者舉公至爲重

釋曰致公者危之也喜之也宜致不致安之也或賤之也不宜致而致幸之也亦賤之也或以明不恥也凡公行世子監國命卿輔之強本幹也雖盟會皆以師從以三年之戒戎轢從備不虞也將出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載於齊車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飲而藏之兩階之間乃退其行軍則授兵於廟戰勝以喪禮處之歸而飲至策勳於廟貴命出貴於竟內雖專討不授兵亦不策勳昭國成不致無臣子也定闕成致著仲孫之耦國也劉歆之徒增飾左氏以告廟不告廟言致不致是春秋乃屑屑爲有司之事而非奉天命討之權矣且魯有司無託王之文朝聘奔喪會葬宜悉書之而左氏反附於常事不書之例不亦偵乎

公大夫世系表弟二十二

隱公名息姑閒公子伯禽始封魯爲魯公魯公子考公就考公弟煬公熙煬公子幽公圉幽公弟濆殺幽公而立是爲微公微公子厲公翟厲公弟爲獻公具獻公子愼公擊愼公弟武公敖武公少子懿公戲周宣王立之魯人弒之而立懿公兄括之子伯御宣王殺之而立懿公之弟稱是爲孝公孝公子惠公弗皇隱公惠公長庶子也周公八世孫魯第十四世君攝位十一年弟桓公允公子翬弒之桓公十八年齊侯誘兒夫人文姜弒之桓公子同立是爲莊公三十二年薨子般嗣莊公母弟慶父弒之立子般之弟啟是爲閔公慶父哀姜又弒之莊公之弟季友立莊公之庶子申是爲僖公三十有三年薨子文公興立十八年薨子赤嗣公子遂弒之立文公之庶子宣公倭十八年薨子成公黑肱立十八年薨子襄公午立三十一年薨子野嗣而卒魯人立襄公之庶子裯是爲昭公二十五年孫于齊三十二年薨于乾侯魯人立昭公之弟宋是爲定公十五年薨子哀公蔣立十四年獲麟考史記自伯禽始封至隱元年凡三百七十五年入春秋至獲麟二百四十二年

公子益師孝公子字眾父

公子彄孝公子字子臧諡僖伯臧孫氏[illegible]文仲許辰子諡宣叔統許子諡武仲

公子慶父桓公子諡共仲氏仲孫亦曰孟孫公孫敖慶父子諡穆伯仲孫蔑敖庶子穀之子諡獻子速蔑子諡莊子羯速子諡孝伯貜羯子諡僖子何忌貜庶子諡懿子

公子牙桓公子諡僖叔氏叔孫公孫茲牙子諡戴伯叔孫得臣[illegible]諡莊叔僑如得臣子諡宣伯[illegible]諡昭子不敢舍子諡成子州仇不敢子諡武叔

叔彭生牙孫諡惠伯

公子季友桓公子諡成季氏季孫行父友孫諡文子宿行父子諡武子隱如宿孫諡平子肥隱如子諡桓子

公子遂莊公子諡襄氏仲公孫歸父遂子字子家公孫嬰齊遂子後歸父曰仲嬰齊

叔肸文公子宣公母弟諡惠伯公孫嬰齊叔肸子諡聲伯叔老嬰齊子諡齊子叔弓老子諡敬子叔輒弓子[illegible]

叔倪敬子叔還弓曾孫[illegible]

無駭　公子翬　公子結　公子偃宣公子　公子整

單伯　挾　柔　溺

右內大夫見春秋者四十七人

內大夫卒例第二十四外大夫卒葬附

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注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君敬臣則臣自重君愛臣則臣自盡公子者氏也益師者名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詳三世例

五年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見時日月例

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見貶例

九年俠卒傳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未命所以卒之者自疑從重無氏者少略也

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見公終始例日月例

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見褒例

十年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

文十四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見諱例

宣四年叔孫得臣卒見日月例

八年仲遂卒于垂見日月例

十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肹卒見褒例

成四年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見譏例

十七年十有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軫見日月例

襄五年十有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

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二十二年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二十三年八月己卯仲孫遬卒

三十一年九月己亥仲孫羯卒

昭四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七年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傳禮也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

二十一年八月乙亥叔輒卒

二十三年正月癸丑叔鞅卒

二十四年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二十五年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二十九年四月庚子叔倪卒

定五年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

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哀三年七月季孫斯卒

右內大夫卒

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傳外大夫不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時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

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傳外大夫卒新使乎我也注即叔服也新為王者使來會葬在三年中卒恩隆于親親則加報之名者卒從正

定四年秋七月劉卷卒傳外大夫卒我主之也注明主會者當有恩禮也言劉卷者王起以大夫卒之屈于天子也

葬劉文公傳外大夫書葬錄我主也注禮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更受采地于京師天子使大夫為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時劉卷以功益封故不以故國而以采地書葬起其事因恩以廣義稱公者明本諸侯

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大夫書葬通乎季子之私行也

右外大夫卒葬

釋曰大夫書卒者君之股肱也夫子書士喪禮詳哉乎君臣之禮父子之恩也內大夫執政多由公族命于天子者惟單伯非初制矣未命于君者有柔俠隱之篇託始見之矣桓之大夫不卒者隱之賊也莊之大夫不卒者不以復讎之義告於君猶之無臣子也季友之功足錄矣而閔公不書葬則立僖之私謀牙之權功不足以蔽罪也臧孫辰自告糴之後國有大亂曾不與聞不仁不知之罪彰矣故距其卒也四十餘年雖有事俱削之所謂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季友立僖為政在三桓之始仲遂弒赤為祿去公室之始而魯之禮樂刑政大壞矣三代之禮天子之卿世祿不世爵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其賢者進之以漸殷道尊賢周道親親命哲不逮也聖如柳下而貞士之典不行雖如隱如而諸侯之討不及君子歎周之衰上無禮下無學而子得臣仲遂叔肹叔弓兩嬰齊之卒三致意焉

皇清經解卷十之二十一終

皇清經解卷十之二十二

學海堂

春秋公羊何氏釋例　武進劉禮部逢祿著

侵伐戰圍入滅取邑例第二十五

莊十年二月公侵宋傳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注微者不得言遂楚子遂也不從鄭人去遂者尊者兼將

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還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衞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注月而不舉重者善錄義兵

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案襄二十三年注輕行疾至不戒以入曰襲

桓五年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傳從王正也

桓十二年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傳戰不言伐言伐避嫌也嫌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宋不出主名者兵攻都城與郎同義

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衞人蔡人陳人伐鄭傳以者行其意也

十五年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衞侯陳侯于侈伐鄭注不舉伐為重者用兵重于會嫌月為桓伐有危舉不為義兵錄故復錄會

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傳邾婁之邑也不繫邾婁國

之也君存焉爾
九年公伐齊納糾傳納入詞也伐而言納猶不能納也注伐者非入國詞
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傳後會也
二十八年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伐何以日至之日也戰言伐至之日也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使衛主之未有罪爾敗不言師未得乎師也注詐戰者不言戰言戰者衛未有罪方欲使衛主見直文
三十年齊人伐山戎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傳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
僖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注春秋前黜稱氏也伐國而舍氏言之者非其名故伐之得從國舉
十八年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傳戰言伐宋公與伐而不與戰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
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注言以者行公意別魯兵也稱師者順上文
二十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傳再言晉侯非兩之也不言遂未侵曹也致其意也
文三年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傳爲諼也
襄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會于蕭魚傳此伐也其言會于蕭魚蓋鄭與會爾
哀十一年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注戰言伐者魯與伐而不與戰
桓十年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言來戰近乎圍也偏戰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魯不出主名者兵近都城明舉國無大小當致力拒之
十三年二月公會紀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傳後曰恃外也內言戰從外也不地近乎圍郎亦近矣猶可以地也注親戰龍門兵攻都城尤危故恥之積功也取其積累師衆有尊卑上下次第行伍必出萬死而不奔故以自敗爲文明當坐噬戰稱人敗稱師重師也言及者明見伐者爲主故得汲汲敗勝之文
莊九年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傳內言敗伐敗也復讎也曷爲使微者公也不言公不與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注時實不能納糾伐齊諸大夫以爲不如以復讎伐之非誠心至意故不與也復讎以死敗爲榮故錄之
十年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邱傳言次伐也齊與伐而不與戰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注二國纔止次未成于伐魯郎能敗宋師齊師罷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當強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于近邑賴能速勝之所以強內且明臣子當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僖十五年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君獲不言師敗績也
二十八年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見敗例
三十三年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見敗例日月例
文二年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注師敵君不正者賤之不嫌得敵君
七年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眛奔秦傳偏戰不言師敗績敵也
十二年戊午晉人齊人戰于河曲傳同上
宣十二年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傳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見上魯內外例
十六年甲午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傳敗者稱師楚不稱師王痍也不言師敗末言爾
昭十七年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傳詐戰言戰敵也
二十三年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齧見進黜表
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傳邑不言圍言圍彊也注惡其強而無義必欲得邑故如其意言圍
僖六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傳邑言圍彊也注惡桓公行霸強非所以附疏
二十一年執宋公以伐宋楚人使宜申來獻捷見諱例
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傳邑言圍疾重故也注襄公爲楚所敗諸夏之君宜雜然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痛與重故創無異
二十六年楚人伐宋圍緡傳邑言圍刺道用師也注以師與魯未至又道用之惡其視百姓之命若草木
成三年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傳汶陽之不服邑也言圍不聽也注與圍外邑同罪得日取不得日圍
襄元年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傳爲宋誅也
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傳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詞也見諱例
十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同圍齊十九年公至自伐齊傳致伐未圍齊也言圍抑齊也爲其亟伐也或曰爲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
昭二十六年公圍成注惡公失國幸而得還復擾其民不從叛書者本與國俱叛不從定公以親附下邑議者昭無臣子又節如定公當致也
定十二年公圍成公至自圍成見致例
哀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傳伯討也
隱二年五月莒人入向傳入者得而不居也注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深淺皆舉之者因重兵害衆兵動則擴恐病鳴更相報償無已時諸侯擅興兵不爲大惡者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不義之道
五年衛師入盛傳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
文十五年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傳入不言伐言伐乎之日也其日至之日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見諱例
襄十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注討叛也封內兵書者爲遂舉討叛惡遂者得而不取與不討同取運而自益其邑
哀七年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見諱例

袖海山房校印

八年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例見諱

滅遷潰叛例入誅絕例內外取邑並詳諱例

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見諱例

六年宋人取長葛傳外取邑書久也注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宋更年取邑久暴師苦衆居外故兵之不繫鄭舉伐者明因上伐圍取也

襄十九年取邾婁田自漷水傳以漷爲竟也漷移也注諸侯土地本有度數不得隨水隨水有之當坐取邑

次戍例見譏例諱例

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傳未有言伐者其言追大其爲中國追也未至而豫禦之也于濟西大之也

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傳侈也注弗者不之深者也言齊人畏公士卒精猛去之深遠國內兵不書而舉地者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過復取勝得用兵之節

襄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傳不敢進也注不言止次以刺之者量力不責重民也故與至巂同文封內兵書者爲不進張本

莊十七年齊人殲于遂傳衆殺戍者也注遂人以藥投於水中多殺之古者有分土無分民齊戍之非也遂不當坐也故使齊爲自積死文也稱人衆詞不書戍將帥者封內兵也

釋曰孟子有言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然則詳於言兵聖人將以禁暴誅亂而維封建於不敝也夫周之末失强侵弱衆暴寡士民塗炭靡有定止不思其所由失而曰封建使然於是悉廢而郡縣之而天下卒以大壞夫郡縣之法勢不能重其權入其任如古諸侯也一旦奸民流竄盜賊蜂起其殃民而禍及於國秦漢之忽亡晉季之紛擾視三代之衰則悕矣夫王靈不振九伐之法不修則去封建而亂亡益迫王靈振九伐之法脩則建親賢而治道乃公三季之失非强侯失之失馭侯之法也內祖諸刑之意變爲下堂矣采薇治外之制依於晉鄭矣不此之訾而訾封建是因幽厲而廢文武也可乎曰然則春秋救周之微將奈何曰制國如周初公侯之國不過方百里伯子男之國不過方七十里如五十里其軍賦之法大國千乘寓農者十萬人次五百乘次二百五十乘則五萬人及二萬五千人正羨之卒大國不過二軍小國不過一軍其徵發調遣之兵方伯不過二師諸侯不過一師小國惟卒旅而已故皆稱人以聽於方伯其諸侯世子旣敎於學而誓於天子書曹世子來朝是也天子復與之賢師良傅晉使士會成公命是也而理軍國者又皆天子之命卿單伯是也得其人如齊二守晉魔會漢之賈董亦足以佐治而名山大川亳阪要害之所又皆王官領之犬牙相制織壤交錯平治則修朝覲聘享巡守會同之禮一方有警則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而飛隼爰集其車三千不勞饋餉而可立致觀文王之耿光揚武王之大烈雖萬世不敝可也在易比之二曰比之自內貞吉言建親也其四曰外比之貞吉言建賢也漸之象曰居賢德善俗太公牽齊周公牽魯召公牽燕康叔牽殷其自治皆儉於百里而紂之餘風殄矣二公分陝尚父治內而德廣之所及遠矣賢聖之才不世出則莫若修春秋之制得如齊桓晉文者以爲方伯連帥則滅亡之禍可弭桓恥不能救而侵奪之罪可正文公正侵地君國子民求賢審官以輔王室以救中國持世之要務太平之正經詩終殷武之意也

地例第二十六

隱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傳昧者地期也注會盟戰皆錄地其所期處重期也又注凡以事定地者加于例以地定事者不加于例

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注地者重錄之

桓十五年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侈伐鄭注不舉伐爲重者用兵重於會嫌月爲桓伐有危舉不爲義兵錄故復錄會

宣元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注殊會地之者起諸侯爲盾所會

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注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衰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雜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善錄其行義兵也

僖十九年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婁注因本會于曹南盟故以地實邾婁起爲邾婁事也詳諱例

三十二年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注不地者起因上侵就狄盟也

文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注不地者起公就于晉也詳諱例

宣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注地以宋者善內爲救宋行雖不能解猶爲見人之厄則矜之故善遂其善意

昭九年叔弓會楚子于陳注陳已滅復見者從地名錄猶宋郜以邑錄不舉小地者顧後當存

襄三年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注盟地者不于都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注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也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繫君故就上地

十六年戊寅大夫盟注不重出地者與雞澤同義

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注先書地後書盟者明出竟乃得專之盟不地方使上爲出竟地卽更出地嫌上地自爲媵出地也

桓十二年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注宋不出主名者兵攻都城與郎同義

十三年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傳不地近乎圍也郎亦近矣郎可以地也

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注不地者因都主國

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注陸戰當舉地而舉水者大其不以水厄人也

文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傳曷以爲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注不言及不別曲直而地以河曲明兩曲也

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注陸戰當舉地而舉水者大莊王閔隘水而佚晉寇

昭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見宋諱例

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見宋諱例

隱六年鄭人來輸平見卒例

隱十一年公薨傳弒也不地不忍言也

桓十八年公薨于齊注地者在外爲大國所殺于國此危國重故不服隱也

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注在寢地加錄內也夫人不地者外夫人不卒內書薨已錄之矣故出乃地

子般卒注稱卒不地者降成君也

昭三十一年公薨于乾侯

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晉之邑也諸侯卒于封內不地卒于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注左右皆臣民雖卒于會上危愈於竟外故不言會出外死有輕重死于師尤甚于會次之于人國次之于封內最輕

襄七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傳諸侯卒其封內不地地隱之也弒也見中國諱例

昭二十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傳諸侯卒其封內不地地憂內也

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傳其地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注明當國者在外乃地爾爲其將交連鄰國復爲內讐故錄其地明當急誅之

四年衞人殺州吁于濮

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注地者起以好會誘之

十六年楚子誘戎曼子殺之注不地者畧也

僖十九年邾婁人執鄫子用之傳用之社也注不言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也

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傳曰以築防也

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傳鄭之邑不言入于鄭未言爾祭仲亡矣

襄二十五年衞侯入于陳儀傳衞之邑不言入于衞諼君以弒也

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傳衞之邑不言入于衞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襄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傳邾婁無大夫重地也

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莒無大夫重地也

隱五年公觀魚于棠傳遠也

桓四年公狩于郎傳遠也

五年大雩注不地者常地也

六年大閱注不地者常地也

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傳其言于濟西大之也

僖二十六年公追齊師至巂弗及注國內兵不書而舉地者善公不遠勞百姓得用兵之節

襄十五年公救成至遇注量力不責故與至巂同文

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注地者絕外卒明當有卒外禮也

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于貍軫

宣十八年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注言至檉者善其得禮

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注言至穀者未侵齊也

昭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案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同見諱例

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楊州齊侯唁公于野井注地者臣子痛君失位詳錄所舍止唁地者痛錄公明臣子當憂納公也

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傳其地大之也注不地以衞者天子大夫銜王命至尊顯在所諸侯有出入當赴其難與國君等也

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傳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代公執也注善其過則稱己美則稱君累代公執在危殆之地故地不稱行人者在君側非出使

釋曰昔子思子之述春秋曰下襲水土說之者謂襲因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春秋一字皆以制法況會盟戰取書重辭複漢之諸儒每言堯舜禹貢三代所域春秋所治考而列之亦承學之先務矣然余觀傳之言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又曰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諸侯土地各有封疆里數王者起與滅國反取邑不嫌不明大哉言乎春秋正中外十九國卒葬表十七合王魯十九以張治法自錄雖小國不通盟會戰伐者常畧之而況土地乎曰然則子思子所云襲水土不亦遠乎曰夫何遠之有正封疆以建邦國表山川以設險阻春秋所治仍三代之治也若因事以定地因地以重事亦重其事而加詳焉爾版圖之要水地之記司徒司馬司空之有司職之豈聖王之事哉是故有所窮學而後其學博有所問而後其問審有所思而後其思慎有所辨而後其辨明屑屑焉天文地理術數兵法之是求亦淺之乎視聖人矣

郊禘例弟二十七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傳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傷者曰牛三望望祭也祭太山河海猶者通可以已也譏不郊而望祭也

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傳之口緩也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郊必祭稷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注書改卜者善應變得禮

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見天異例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傳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注當坐益天牲故譏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傳用者不宜用也郊用正月上辛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定十五年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傳三卜之運也注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郊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雖吉猶不當爲也

哀元年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右郊九條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閔二年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注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大祫也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

之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於太祖廟中禮取其廟室笮以爲
死者炊沐太祖周公廟陳者陳列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
餘孫從王父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
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
不祫祫則不嘗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祫其高祖

定八年從祀先公傳順祀也注不書禘者後祫亦順

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
籥

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傳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
烝常事書譏亟也注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

夏五月丁丑烝傳譏亟也注與上祀同爲亟也烝亦譏不時夏祭薄冬祭盛也

右禘祫祠礿嘗烝九條

釋曰昔仲尼遊于兩觀喟然而歎魯之郊禘非禮也是天子
之事守也夫杞宋既不足徵周道則幽厲傷之坤乾之義夏
時之等舍魯春秋其奚適矣坤乾雖亡夏時具在正月初歲
祭郊也二月祭鮪言祭禘也請以春夏祫以秋冬皆用仲月
郊雩用孟月迎氣以朔氣之始天子制也是以春秋于僭八
佾則曰大惡諱于僭六羽則曰小惡譏而郊禘獨不諱且譏
者春秋天子之事也然則郊禘之僭何昉乎蓋僖公使季孫
行父請命于周而始爲之也里革之頌至深切矣其言成王
命伯禽也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已不聞其以天子之禮
樂康周公也其言山川也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而已非若
龜蒙鳧繹之保有奄有也其言郊禘也曰周公之孫莊公之
子惟恐其以非禮非道誣周公也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會
郊避夏正而間以春秋言匪解微辭也謂卜或不從又有鼷
鼠災也曰不忒忒之爲言猶僭也乃申之曰皇皇后帝皇祖
后稷享以牲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謂卜不從者唯不宜斯
不饗也且以諸侯而欲受天子之福假以溢我誰其收之既
多言茀哉也又申之曰周公皇祖亦其福女蓋曰皇祖后稷
乃天子之皇祖周公乃女皇祖也以禘禮祀其不饗乎秋而
載嘗以下譏大事所用也泰山巖巖以下譏三望也令妻壽
母譏尊成風立聖姜也此非與春秋相發者哉昭公將禘季
氏子家子以爲不如正已蓋天子徵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
其勢固然行父方請命于周而桓宮已設私家矣徹以雍舞
八佾效尤雖甚其孰能禁之故孔子曰周公其衰又曰旣灌
而往吾不欲觀之入太廟每事問曰是禮也蓋譏其小者而
大者則春秋壹譏云爾惟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天子故
爲朝天子雖時祭猶有廢闕況敢于大禮以自取戾哉禮之
不明國乃滅亡亂賊之禍接跡天下其以此也夫

闕疑例第二十八

隱三年日有食之注不言月食者其形不可得而覩也故疑言
日有食之孔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

二年杞子伯莒子盟于密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注春秋有
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
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故有所失也

桓五年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怴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
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

十四年夏五傳無聞焉爾

文十四年宋子哀來奔傳無聞焉爾

昭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
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
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
之也其詞則某有罪焉爾注郎納上伯款非犯父命不當言于
陽又微國出入不兩書伯不當再出故斷三字問之時孔子年
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公誤爲伯子誤爲于陽
在生刊滅闕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不足隱下盲
于北燕者史文也北燕本在上從史文也

釋曰昔夫子有言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吾猶及
史之闕文也今亡矣然則春秋受命制作故首即改元稱王
而兢兢於信史文何哉蓋其所更者皆新義所存由多聞多
見而裁乎聖心游夏所莫能贊故曰其義則竊取之矣謂祖
述憲章也其所不革者皆義已空貫則闕疑闕殆以明其無
我學者所當取法故曰如爾所不知何謂述而不作也聖人
之文欲使人疑疑而問問而得乃爲心得闕疑之意又欲使
人信信而執執而固斯莫能不可以其所闕知其無所闕慎
四年傳日備矣是謂善學矣夫子以天縱之聖明天子之事而于筆
書大體猶詳愼如此然則不知而作之者猶欲以郢書燕說
失其眞悲夫

主書例第二十九

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注不從討賊辭者主惡以失親親故書
之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注主書者不及事也

祭伯來注主書者以罪舉內外皆書者重乖離之禍也

公子益師卒注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

三年日有食之傳何以書記異也注諸言何以書者問主書

武氏子來求賻注主譏求賻書也

四年衛人立晉注主書從受位也

五年公觀魚于棠注諸諱主書者從實也

莊六年齊人來歸衛寶注主書者極惡魯犯命復貪利也

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注主書者從齊取也

十年宋人遷宿注主書者從宋也

十七年鄭瞻自齊逃來傳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注
重言來者道經主書者若傳云爾

閔元年公及齊侯盟于洛姑注主書者起託君也

齊仲孫來注主書者賊不宜來

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注主書者起文從實案年注同

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注主書者從內不絕錄

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注主書者從獲人例

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注主書者錄下者所居也

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注主書者無出道也案三十一年注同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注主書者從楚納之

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注主書者以起文公逐之

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注主書者名惡當見

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注主書者惡天子也

十五年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注主書與甲寅同義

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注以主坐在君側遂爲罪也

十八年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注主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逐

死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起時莫能然也

成八年齊侯使歸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注主書者善晉

之義齊

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注主所以見曹伯歸本據晉時平國反

之書非錄京師有力也

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注主書者起其專

封

昭元年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注主書去疾者重篡

也

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注主書者惡納篡也

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注主書者喜爲大國所唁

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注主言入者起其難也

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注主書者在春秋前見王者起當追

有功賜有德興滅國繼絕世

定元年戊辰公即位注主書者重五始也

八年盜竊寶玉大弓注主書者定公失政權移陪臣拘其尊卿

費其五玉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之不書拘季孫者舉

五玉爲重

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隳費注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

古制弱臣勢也不書去甲者舉隳城爲重

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注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

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注主書者與頓子同

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注主書者善伯討

三年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注主書者惡晉背叛當誅之

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注主書者惡諸侯君事夷狄

釋曰董生有言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文成數萬其旨數

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又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

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以是知春秋之爲道屢遷而其

義必有所專主其爲文周流空貫不言之秘皆在深察一言

之發衆例具擧是以說者各任其意離其宗何氏之于經其

蒐密者也敍審決詖淫判若白黑而引伸觸類離根散葉貫

穿周顯網羅完具又應用之者經重失倫原委莫究輒下宗

義以正指歸竊嘗以爲先漢以公羊斷天下之疑而專門學

者自趙董生齊胡毋生而下不少槩見何氏生東漢之季獨

能櫽括兩家使就繩墨于聖人微言奧旨推闡至密惜其說

未究于世故竟其餘緒爲成學治經者正焉

皇清經解卷十之二十二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之二十三　　學海堂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　　武進劉禮部逢祿著

災異例第三十

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傳記異也曰某月某日朔日

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

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注某君行外彊內虛故日

月之行無遲疾食不失朔也二日食象君行暴急外見畏故日

行疾月行遲過朔乃食失正朔於前已是也晦日食象君行

懦弱見陵故日行遲月行疾未至朔而食失正朔於後莊十八

年三月是也是後衛州吁弑君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

諂謀

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傳盡也注是後楚滅鄧穀

上僭稱王故尤甚也不書者後治夷狄

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夫人僭公爲齊侯所誘殺

又見月日例

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注是後戎犯中國魯蔽鄭瞻夫人如

莒淫泆不制所致

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求乎陰之道

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注社者

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

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

以尊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爲順也書者善應變得禮

是後夫人遂不制通於二叔殺二嗣子

二十六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注與上略同

僖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注此象齊桓德衰是後楚遂背

叛狄伐晉滅溫晉里克比弑二君

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注是後秦獲晉侯齊桓公卒楚執宋

公霸道衰中國微弱之應

文元年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楚世子商臣弑君楚滅

江六狄北侵中國

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注是後楚人滅庸

宋人弑其君處臼齊人弑其君商人宣公弑子赤莒弑其君庶

其

宣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注是後楚莊王圍宋伐鄭勝

晉中國精奪屈服强楚之應

十年夏四月丙辰朔日有食之注與甲子既同事重故累食

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注是後邾婁人戕鄫子四國大夫

敗齊師于鞌齊侯僅獲君道微臣道强之所致

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楚滅舒庸晉厲公見

弑殺尤重故十七年復食

十七年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衛侯爲强臣所逐溴

梁之盟信在大夫

十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注是後溴梁之盟信在大夫宵

蔡莒吳衛之禍偏滿天下

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注自溴梁之盟臣恣日甚故

比年日食

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注是後楚滅舒鳩齊崔

杼衛甯喜弑其君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注與甲子同

二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吳蔡莒弑君

之應

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楚滅陳蔡弑其君虔

于乾谿

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注并十七年食甚與孛于大辰同占

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周有[illegible]禍

二十二年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晉人圍郊犯天子邑

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季氏逐昭公吳滅巢弒其君僚又滅徐

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昭公死外晉大夫[illegible]執楚圍蔡

定五年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臣恣日甚魯失國寶宋大夫叛

十二年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薛弒其君比晉大夫叛

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衛蒯聵犯父命蔡齊弒君

僖十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傳晦冥也震雷電擊也夷伯者季氏之孚也其稱夷伯天戒之故大之也注此象桓公德衰彊楚以邪勝正僖公藏於季氏季氏破於陪臣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藏公室是人也當去之

成十六年甲午晦注此王公失道臣代其治故陰代陽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霣如雨傳恒星者列星也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注列星者天之常宿分守度諸侯之象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主持衡平也皆滅者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王室日卑星霣未墜而夜中星反者房心見其虛危斗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也虛危齊分其後齊桓行霸陽穀之會有王事

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傳孛星也言入北斗有中也注孛者邪亂之氣彗者掃故置新之象北斗天之樞機玉衡七政所出是時桓文迹息王都不能統政是後齊晉並爭吳楚更謀競行天子之事宋齊莒魯弒君之應

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傳大辰者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注是後周分為二天下兩主宋南里以亡

哀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傳見于旦也注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代主治典法滅絕之象是後周室遂微諸侯相兼為秦所滅燔書道絕

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傳不時也注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周之三月夏之正月雨當水雪雜下雷當聞于地中其雉雊電未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公久居位不反于桓失其宜也發于九年者陽數可以極而不還國于桓之所致

庚辰大雨雪傳俶甚也注俶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也蓋師說以為平地七尺雪者盛陰之氣也八日之閒先示隱公以不宜久居位而繼以盛陰之氣大怒此桓將怒而弒隱公之象

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傳不時也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大盛兵象也是後有郎師龍門之戰流血尤深

昭四年正月大雨雪注為季氏

僖十年冬大雨雹注夫人專愛之所生

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注夫人專愛之所生

昭三年冬大雨雹注為季氏

僖三十三年十有二月霣霜不殺草李梅實傳不時也注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易中孚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早霣霜而不殺萬物至當霣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陰威列索故陽自霣霜而反不能殺也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

定元年冬十月霣霜殺菽傳災也以異書異大乎災也注異者所以為人戒也重異不重災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罰也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菽者少類為稼強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于得位不念黜逐之恥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

成十六年雨木冰注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于兵之徵

桓十四年正月無冰注周正月夏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溫也此夫人淫泆陰而陽行之所致

成元年二月無冰注周二月夏十二月尚書曰舒恆燠若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溫倒賞也是時成公幼少季孫行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

莊三十一年冬不雨注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先是比築三臺慶牙專政之應

僖二年冬十月不雨注說與前同

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注太平一月不雨即書春秋亂世一月不雨未害物未足為異當滿一時乃書一月書者時僖公得立欣喜不恤庶眾比致三旱即能退避正殿飭過求已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故善其應變改政

六月雨傳上雨而不甚也注僖公飭過求已六月澍雨宣公復古行中其年穀大豐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不可不察其意

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注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所致

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注公子遂之所招

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注公子遂所致

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傳記災也注新作南門之所生

宣七年大旱注為伐萊踰時也

桓五年大雩傳旱祭也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記災也注善其能戒懼天災應變求雨憂民之急也旱者政教不施之應先是桓公無王行比為天子所聘得志益驕去國遠狩大城祝邱故致此旱

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注公與夫人出會不恤民之應

十三年秋九月大雩注由陽穀之會不恤民復會于鹹城緣陵煩擾之應

成三年秋大雩注成公幼少大臣秉政變亂政教先是作邱甲為鞌之戰伐鄭圍棘不恤民之所生

七年冬大雩注先是公會諸侯救鄭承前不恤民之所致

襄五年秋大雩注先是襄公數用兵圍彭城城虎牢三年再會

四年如晉踰年乃反又賦斂重恩澤不施所致
八年秋九月大雩注先是由城費公比出會如晉莒人伐我動
擾不恤民之應
十六年秋大雩注先是伐許齊侯圍成動民之應
十七年九月大雩注比年仍見圍不假恤民之應
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注公方久如楚先是豫賦於民之所致
昭三年八月大雩注先是公季孫宿比如晉
六年秋九月大雩注先是季孫宿如晉是後叔弓與公比如楚
有聚賦之煩也
八年秋大雩注先是公如楚半年乃歸費多賦重所致
十六年九月大雩注先是公數如晉
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注先是公如晉仲孫貜卒民被其役明
年叔倪出會故秋七月復大雩
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注見上及日月例
定元年九月大雩注定公得立尤喜而不恤民之應
七年秋大雩注先是公侵鄭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如晉圍運
費重不恤民之應
九月大雩注承前費重不恤民又重之以齊師伐我我自救之
役
十二年秋大雩注不能事事信用孔子聖澤廢
桓元年秋大水傳記災也注傷二穀以上書災先是桓篡隱百
姓悲哀之心旣積而復專易朝宿之邑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
致
十三年夏大水注爲龍門之戰死傷者衆民悲哀之所致
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傳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注明
君子不以一過責人水旱螟螽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書穀名
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先是莊公伐衞納朔用兵踰年夫人
數出淫泆民怨之所生
十一年秋宋大水傳及我也注詭例書外以見內也先是二國
比興兵相敗百姓同怨而俱災故明夫人相與報應之際甚可
畏也
二十四年秋大水注夫人不制遂淫二叔臣氣盛故明年復水
[illegible]

亦土地所爲雲實出於地而施於上乃雨歸功於天猶臣歸美
於君
二十八年冬築微大無麥禾注此蓋秋水所傷就築微下舉水
則嫌冬水推秋無麥禾但言無麥禾則嫌秋自不成不能起秋
水因疾莊公行類同故加大明有秋水也此夫人淫佚之所致
宣十年大水注先是城平陽取根牟及蘱役重民怨之所生
襄二十四年大水注先是叔孫豹救晉仲孫羯侵齊比與師衆
民怨之所生
文九年九月癸酉地震傳動地也記異也注傳先言動者喻若
物之動地以曉人也象陰爲陽行是時魯文公制于公子遂齊
晉失道四方叛德星孛之萌自此而作故下與北斗之變所感
同也不傳天下異者從王內錄可知
襄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注是時溴梁之盟政在臣下而後叛
臣二弒君五楚滅舒鳩齊侯襲莒乖離出奔兵事尤甚
昭十九年己卯地震注季氏稍盛宋南里以叛王室大亂諸侯
莫肯救晉人圍郊吳勝雞父尹氏立王子朝之應
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注是時猛朝更起與王爭入遂至數
年晉陵周竟吳敗六國季氏逐昭公吳光弒僚滅徐故日至三
食地爲再動
哀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注此象季氏專政蒯聵犯父命是後
蔡大夫專相放盜殺蔡伯申伯晉京師楚黃池之會吳大爲主
昭五年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傳涌泉也注蓋戰而涌
爲異也此象公在晉臣下專受莒叛臣地以興兵戰鬬百姓悲
怨之所致故因以著戰處欲明天之與人相報應之義
僖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傳河上之邑也言崩襲邑也爲
天下記異也注襲者嘿陷入於地中土地者民之主霸者之象
也河者岳之精爲下所襲者此象齊桓將卒霸道毀夷狄動宋
襄承其業爲楚所敗之應
成五年梁山崩傳河上之山也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爲天下
記異也注故不日以起之山者陽精德澤所由生君之象河者
四瀆所以通道中國此象諸侯失勢王道絕大夫擅恣爲海內
害自是之後六十年之中弒君十四亡國三十二故溴梁之盟
[illegible]

隱五年螟傳記災也注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先是隱
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
八年螟注先是有狐壤之戰中丘之役又受邴田煩擾之應
莊六年螟注先是伐衞納朔兵歷四時乃反煩擾之所生
桓五年螽傳記災也注煩擾之所生與上旱同說
僖十五年八月螽注公久出煩擾之所生
宣六年八月螽注先是公伐莒取向比如齊所致
十三年秋螽注先是新饑而使歸父會伐莒賦斂不足國家遂
虛下求不已之應
十五年秋螽注從十三年之後上求未已而又歸父比年再出
會內計稅畝百姓動擾之應
冬蝝生傳蝝生不書書幸之也猶曰受之云爾上變古易常應
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注宣公能受過變寤明年
復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過於無災故變螽言蝝以不爲災
起其事
襄七年八月螽注先是鄭小邾婁來朝有賓主之賦加以城費
季孫宿如衞煩擾之應
哀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傳記異也注螽者與陰殺俱藏周十
二月夏十月不當見故爲異比年再螽者天不能殺地不能埋
自是天下大亂莫能相禁宋國以亡齊并如陳氏晉分爲六卿
十三年九月螽注先是用田賦又有會吳之費
十有二月螽注黃池之會費重煩之所致
宣十年饑傳以重書也注民食不足危亡將至明當自省減開
倉廩賑振之
十五年饑
襄二十四年大饑注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
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傳記災也注火自出燒之曰災
先是龍門之戰死傷者衆桓無惻痛之心不重宗廟逆天危先
祖鬼神不饗故天應以災御廩
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傳小寢也傳子曰以有西宮亦知
諸侯之有三宮也何以書記異也注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
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于小寢內各
有一宮也[illegible]

在後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嫡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也言西宮不繫小寢者小寢夫人所統妾之所繫也天意若曰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于齊女故經亦云爾

成三年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傳宣公之宮也謂之新宮不忍言也三日哭禮也記災也注謂之新宮者因新入宮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有所改更也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成公幼少臣威大重結怨強齊將不得久承宗廟之應

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傳其言及兩觀微也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復言之不以微及大也記災也注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爲主觀爲飾故微此本子家駒諫昭公所當先去以自正者昭公不從其言卒爲季氏所逐定公繼其後宜去其所以失之者故災亦云爾

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傳毀廟也言災復立也不言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不言及敵也記災也注災不宜立

四年六月辛丑蒲社災傳亡國之社也蓋揜其上而柴其下記災也注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諸侯使事上也災者象諸侯背天子是後宋事強吳齊晉前驅滕薛夾轂魯衛驂乘故天去戒社若曰王教滅絕云爾

文十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傳狄者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大之也其日大之也其地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注以日嫌夷狄不能偏戰也長狄之三國皆欲爲君長大非一人所能討興師動眾然後殺之如大戰此象周室衰禮義廢大人無輔佐有夷狄行事以三成不可苟指一故自宣成以後弒君二十八亡國四十

莊二十年夏齊大災傳癘也外災書及我也注癘者民疾疫也邪亂之氣所生是時魯任鄭瞻大夫如莒淫泆齊侯亦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象旁貴寵同癘者癘也齊宮女市太嗇之所之應

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傳言之口緩也注不若食角急也別天牲主以角書者譏宣公養牲不謹敬不潔清而災

成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注易京房傳曰祭天不慎鼷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寤重有災也

定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傳不言所食漫也注漫者徧食其身災不敬也不舉牛死爲重復舉食者內災甚矣錄內不言火是也

哀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改卜牛注災不敬故

莊十七年冬多麋傳記異也注麋之爲言猶迷也象魯爲鄭瞻所迷惑言多者以多爲異

十八年秋有蜮傳記異也注蜮之猶言惑也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象魯爲鄭瞻所惑將以大亂而不能見也言有者以有爲異

二十九年秋有蜚傳記異也注蜚者臭惡之蟲也象夫人有臭惡之行言有者兩越盛著所生非中國之所有

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傳記異也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注來居此國國將危亡之象鸜鵒猶權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其後季氏逐君

哀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傳記異也非中國之獸也孰狩之薪采者也以狩言之大之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注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必止於麟者欲見撥亂功成于麟猶堯舜之隆鳳凰來儀故麟於周爲異春秋記以爲瑞明太平以瑞應爲效也

僖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霣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傳外異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注王者之後有亡徵非親王安存之象故重錄爲戒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鷁者鳥中之耿介者皆有似宋襄之行欲行霸事不納目夷之謀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加五石六鷁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於晦朔者示其立功善甫始而敗將不克終故詳錄天意也

文三年雨螽于宋傳死而墜也爲王者之後記異也注不言如雨言雨螽者本非從地上而下至地似雨尤醉眾死而墜者羣臣將爭彊相殘賊之象是後大臣比爭鬭相殺朝廷久空蓋由三世內取貴近妃族禍自上下故異之云爾

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災傳成周者東周也宣榭者宣公之榭也樂器藏焉爾外災何以書新周也注後周分爲二天下所名爲東周成周者本成王所定名當王處不毀者有中興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天子之居稱京師宋災不別所曉新周故分別有災不與宋同也

襄九年春宋災傳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爲王者之後記災也注是時周樂已毀先聖法度浸疏遠不用之應

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注伯姬守禮含悲極思之所生

昭九年夏四月陳火傳陳已滅矣言陳火存陳也曰存陳悕矣注災異爲有國者戒已滅復火者死灰復然之象此天意欲存之故從有國記災

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傳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注四國天下象也是後王室亂諸侯莫肯救故天應以同日俱災若曰無天下云爾

右日食三十四晦二星變四震二雨雪雨雹各三霜二雨木冰一無冰三不雨七大旱二大雩二十大水十地震五地陷山崩水涌各一螟三螽九饑三無麥苗一大無麥禾一火六人痾一疾疫一牛禍四蟲禽獸異四雨一蝝生一有年一大有年一麟瑞一外災異八凡一百四十五條

釋曰災異者聖人所以畏天命重民命也聖人之教民先之以教而後誅隨之天之告人主先之以災異而後亂亡從之其任教而不任刑一也六經皆言災異詩禮師失其傳伏生之于書京房之于易董仲舒劉向之于春秋大義略同惟劉歆爲異其于天人相與之際皆能精徵眇以察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則皆措之于事而可行非察以恐懼修省之言惑當世也夫陳說先王所失論告之指譏之不學無術魏以後儒者是也諱其事應之著而不肯感言于上謂之曲學阿世谷永翼奉之徒是也尊乎董生之言曰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推此以應變是謂求病

而用樂聖人撥亂反正允至于上升下時平其水土必至于太平以瑞應爲效而後地平天成之道著則莫近諸春秋也故觀傳言之變異而功與過乎無災異召沴而不知變則傷敗亦不遠日天之所懷不可救也易中孚傳有之政不改而災自除者觀本所起以知存亡謂有隆者持政明天意去此鄉來者楚莊王以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之于山川蓋謂此也故遇災而懼中主優爲之不見災而懼則并致災之由而弭之禎祥畢致而王道篤矣夫聖主循樂求忠臣之諫而況天誰乎樂天者保天下幸之愛之之謂也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故人受陰陽之氣以生若水之潛魚也魚游於于淵而水爲之淖人以邪氣役氣化而天閱其隱天之在人者曰性人之受天者曰命存心養性所以事天而先後之動靜順逆之氣朕于不閒不衍而極微之應若山川出雲而天降時雨因其厚薄廣狹而爲之量詩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言致一也人君自仁愛而天仁愛之人君自昏昧而天亦應以昏昧而仁愛之詩又曰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言幸天也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十之二十三終

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敍

余嘗以爲經之可以條例求者惟禮喪服及春秋而已經之有師傳者惟禮喪服有子夏氏春秋有公羊氏而已漢人治經首辨家法然易施孟梁邱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師說今皆散佚十亡二三世之言經者於先漢則古詩毛氏於後漢則今易虞氏文辭稍爲完具然毛公詳故訓而略微言虞君精象變而罕大義求其知類通達微顯闡幽則公羊傳在先漢有董仲舒氏後漢有何劭公氏子夏傳有鄭康成氏而已先漢之學務乎大體故董生所傳非章句訓詁之學也後漢條理精密要以何邵公鄭康成二氏爲宗喪服之於五禮一端而已春秋始元終麟天道浹人事備以之綱羅衆經若數一二辨白黑也故董生下帷講誦三年何君閉戶十有七年自來治經孰有如二君之專且久哉余自童子時癖嗜二君之書若出天性以爲一話一言非精微眇通倫類未易窺其縕奧何君生古文盛行之日廓開衆說整齊傳義傳經之功時罕其匹余竊持篤信謂晉唐以來之非何氏者皆不得其門不升其堂者也康成兼治三傳故於經不精今所存發墨守可指說者惟一條然多牽引左氏其於董生胡毋生之書研之未深概可想見而何君稱爲入室操矛盜襲之風斯異於專己篤信者哉余初爲何氏釋例專明墨守之學因撢其條例以申何氏之未著及他說之可兼者非敢云彌縫匡救營衛益護自信於何氏繩墨少所出入云爾康成六藝論曰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余遵奉何氏竊取斯旨以俟後之能墨守者董理焉嘉慶十四年武進劉逢祿譔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之二十四　學海堂

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

武進劉禮部逢祿著

隱元年解詁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箋曰易上彖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子夏傳元者始也左氏云元者大也董子云春秋謂一爲元者示大始而欲正本也（說文元从一从兀李兆洛云當从上从人或从二从人二者天地也與仁同意善之長也）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三者三才一卽乾元也三才之道皆統於天謂之元以爲道生天地老氏之說也

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解詁以上繫王於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謚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箋曰王者正三統之稱董子書蘇說曰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九皇下極其爲民湯受命正白統親夏故虞絀虞謂之帝堯以神農爲赤帝推庖犧爲九皇文王受命正赤統親殷故夏絀虞謂之帝舜以軒轅爲黃帝推神農爲九皇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改號禹謂之帝樂宜親韶舞故以虞錄親樂制宜商傳曰謂文王者託始猶以天正終爲方明夏時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上下百王皆統此矣三代之書（尚書是其大略如之）託始帝典（加曰若稽古以別於三王）入統之正託始文王一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解詁統者始也總繫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曰政教之始箋曰大一統者通三統爲一統周監夏商而建天統教以文制尚文春秋監商周而建人統教以忠制尚質也

成公意也解詁以自正月而去即位知其成公意箋曰隱之能讓實不能讓實其讓正實不正與不足尚也春秋成之以明正嫡除立長之法以救國亂之亂以維王者之通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

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解詁母俱媵也國人謂國中凡人莫知者言惠公不早分別也箋曰以桓爲貴隱爲卑者春秋微意國人莫知者所謂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

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解詁禮妾子立其母得爲夫人夫人成風是也鄭元駁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嫡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則士庶爲人得母亦不得稱夫人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至於妾子爲君爵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也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慎謹案尚書舜爲天子瞽瞍爲士明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子尊其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公羊左氏義是也鄭元駁曰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眾子則爲之期明無二適

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夫人魯僖公妾母
爲夫人者乃緣莊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
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
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適與
嫡禮箋曰不書即位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道立矣經曰禘於
大廟用致夫人穀梁子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
也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
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
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經
曰僖公成風穀梁子曰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
正焉經曰惠公仲子穀梁子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
母孝公之妾也經曰考仲子之宮穀梁子曰禮庶子爲君爲
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
母隱孫而脩之非隱也經曰秋七月壬申弋氏卒辛巳葬定
弋即哀之未正君而見正焉春秋之辨名如此禮宗子雖七
十無無主婦謂大夫得再取也天子諸侯不再取有宗廟之
事以貴者攝之故禮有攝女君然而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
臣無服邦人稱之曰君之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大夫以
下妾有貴賤服有升降而已以明辨也所謂不得與民變革
者也漢世妃匹不正建儲立后皆以愛爭墮其禮防因秦稱
號且配廟食公羊經師欲其說之行則於傳文子以母貴之
下增之曰母以子貴夫子既可以貴其母何必云子以母貴
乎且是子尊得加於父母也舜不王瞍禹不王鯀正也商追
元王周追太王皆以義起非古也不勝其敝也春秋正其辭
曰齊侯送姜氏曰紀季姜歸於京師傳曰葬從死者祭從生
者古志也公羊經師曲學阿世而猶存正道以示其說之不
得已故其犀入之傳灼然其爲說亦必以適母存即稱夫人
紆議其辭又以士庶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子不得爵命
父母自破其例意微而顯也莊公夫人受誅不廟食可也成
風廟食不可也於事成風之立又不緣廟食也黜呂立薄防
於東漢非孝文也太史公書稱孝文太后崩母以子氏知董
生春秋之義師法不廢而今董生書猶以文質異法解之其
爲俗師竄改無疑矣

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桓未君則諸侯
曷爲來賵之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然則何言
爾成公意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
及仲子仲子微也解詁成風稱謚今仲子無謚知生時不稱
夫人尊貴桓母以赴告天子諸侯彰桓得立得事之宜故善
而書仲子所以起其意成其賢禮不賵妾既善而賵之當各
使一使所以異尊卑也言之賵者起兩賵也據及者別公夫
人尊卑文也仲子即卒稱也比夫人微故不得比及公也箋
曰穀梁得之不稱夫人者以天王臨之而見正焉如以爲桓
母於義得稱夫人則隱爲桓立不得尊桓母乎尊桓母公意
不益成乎譏兼之非禮而曰惠公仲子假而曰使宰咺來歸
惠公之賵仲子之賵又兼之意不益見乎君之與妾非公與
夫人也夫人伉公且以不言及成誅文況以妾伉君曾是爲
聖人之恆辭乎言及者別尊卑文仲子微反以不言及見別
於夫人斯矣譏不及事似也鄭箴膏肓云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子游何
得善之兼之非禮禮弔含襚賵臨同日畢事止一人兼行若每
事各一人則信如趙匡所云蓋王朝之臣不足充襚禮之使
也且使舉上客而不稱介通例也使歸惠公介歸仲子以別
尊卑不亦可乎禮不賵妾既善而賵之當各使一使以異尊
卑非孟子所謂不知務乎何解公之喪云加之者與者死之
通辭也本以別死生不以明貴賤非配公之稱故加之以絕
今云加之者起而賵賵獨非通辭乎仲子之卒不書正也古
之禮諸侯於慈母妾母庶祖母皆無服與尊者爲體喪者不
祭故也隱以仲子之喪赴於諸侯天王下賵妾祖母交譏之
何云主書者不及事於義僢矣

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解詁言無聞者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
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
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故有所失也箋曰紀之
本爵則桓二年之紀侯爲加爵明矣春秋無虛加之辭也存
伯者闕疑也兩疑所以傳信傳意如此解詁失之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子將不終
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箋曰穀梁子曰夫人薨不地夫
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斯爲得之
葬生者之事也春秋不書葬有三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罪
臣子盡誅之也纂不明殺無罪皆不書葬罪君也如隱之母
不書葬則罪在隱矣安得云成公意乎且桓母不稱夫人隱
母亦不得稱夫人也

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
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解詁不就
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
則廢矣不言立者得變禮也尊桓之母爲立廟所以彰桓當
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之所以起其意成其賢也箋曰穀梁
得之其曰成之爲夫人也斯失矣禮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
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謂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
君鄭注謂適祖姑可也此士制也周爲姜嫄立廟設守祧一人世世
不毀以義起非常制也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
祭於子祭於孫止禮也隱不成仲子爲夫人故爲之考宮若
成之得不以祔於王母乎經所譏者正其不得立廟世祭且
著其僭諸公之樂以明祖禰之廟且僭天子之樂大惡不可
言也何君以爲善而書之以成其賢疏於禮矣

初獻六羽解詁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舞在其中明婦人無武
事獨奏文樂箋曰禮諸侯不敢作樂天子得賜之樂樂以象
先王之功也周於姜嫄廟用樂舞以大濩則武舞矣此實公
傳之誤也周官云凡小祭祀則不興舞注謂王玄冕所祭者諸侯既不
得親祭妾母若妾祖母安得奏文樂乎

七年滕侯卒解詁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褒之以禮嗣子得以其
禰祭故稱侯見其義箋曰何君說紀季姜義曰子尊不加於
父母此云嗣子得以其祿祭互相足也禮已孤暴貴不爲父
作謚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三王通義此先
書滕侯卒者明王者有先施之誼所以懷諸侯也

于楚邱解詁不地以衛者天子大夫銜王命至尊顧在所諸侯
有出入所在赴其難箋曰何君明守土之義是矣穀梁子曰
戎者衛也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故貶而戎之也此與賈
戎爲戎晉同義於經爲合

八年辛亥宿男卒解詁宿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之者春
秋王魯以隱公爲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褒之

也不名不書矜者與微者盟功薄當褒之爲小國故從小國例箋曰滕侯卒不日此日者其國早滅於宋不能至所見世見正之故盡其辭以起其當與也

九年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解詁以無氏而卒之也未命所以卒之者賞疑從重無氏者少略也箋曰禮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殤十比殯不舉樂弔臨襚賵士喪禮備矣此託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未命大夫也

十一年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解詁道春秋通例隱之公羊義曰一人弒君而不討賊誅及一國臣子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與文武刑新國用輕典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此類是也

隱公篇

桓元年解詁不致之者爲下去王適足以起無王未足以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箋曰隱會皆不致者狐壤之獲魯臣子不能死難君弒又不討賊故絕臣子文明當絕臣子也

三年春正月解詁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明終始有王桓公無之耳不就元年見始者未無王也二月非周之正月所以復去之者明春秋之道亦通於三王非主假周以爲漢制而已箋曰桓無王之義公羊闕不具何君據經及穀梁得之穀梁子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元矣何云未無王者失之二年有王者穀梁子以爲正與夷之卒則非也桓之弒督之弒著二月者殷正月也正月字誤見考異王二月者罰蔽殷彝王正月速由文王茲義率殺刑茲無赦此春秋之道通於三王也何云二年有王見始也亦失之爲漢制云云者在漢言漢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疾始以火攻也解詁傳不託始者前此未有無所託也箋云以火攻人君大惡也目言之何遠也隱桓也

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解詁弗者不之深也起公見拒深傳言公不見要者順經諱文箋曰此非大惡反諱之者正以桓弒逆之人諸侯將誅之下來戰于郎盟于惡曹是也

桓公篇

二十年夏齊大災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解詁痞痢也齊人語也以加大知非火災也痢者民疾疫也痢者邪亂之氣所生是時魯任鄭瞻夫人如莒淫泆齊侯亦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箋曰瘠本或作瘠或作漬當是嚴頎之異痢與癘同癘也此齊宮女市女閭七百管仲招來商賈收夜合資以充國用之應徐彥據晏子春秋云桓公淫女公子不嫁者九人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肆者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也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解詁跌過度災省謂子卯日也夏以卯日亡殷以子日亡先王常以此日省吉事不忍舉又大自省敕得無獨有此行乎當若聞之自省故曰災省也時魯有夫人喪忌省日不哭省日本以忌吉事不以忌凶事故禮哭不辟子卯日所以專孝子之思也不與念母而譏忌省者本不事母則已不當忌省猶爲人責不討賊箋曰經傳文省當從穀梁作眚跌佚之誤忌眚爲已眚之已譏失罪也何君失之穀梁傳曰肆失也按失下當有眚字眚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爲嫌天子之葬也范甯注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經稱肆大眚皆放赦罪人蕩滌衆故有時而用之非經國之常制災謂罪惡紀治理也有罪當治理之今失之者以文姜之故文姜罪應誅絕誅絕之罪不葬若不赦除衆惡而書葬之嫌天子許之明須赦而後得葬於義穀梁爲長刑君無故而赦刑人亦春秋所譏也不專以譏爲義者國君適市則刑人赦以身不正不足以正人文姜於王法當服焚如死如之刑魯臣子上疾莊公不得誅母生則絕之死則棄之棄如非流宥之刑也破鄭元易說謂棄而不葬不得入先公之兆域也故必以大眚可肆而後文姜可葬明之天子之葬即春秋之葬穀梁無以春秋當新王之義當以公羊條例隱括之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解詁殺君之子重也箋曰不言大夫者未爲大夫

赤歸于曹郭公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解詁失地者出奔也名言歸例郭公當赤下者欲起曹伯爲戎所殺故使若曹伯死後之爲郭公而赤微者自歸曹也不言赤奔者從微者例不得錄出奔箋曰何氏似失傳意傳以赤即郭公所謂諸侯失地名也言郭公猶州公虞公之例奪其正爵創在下者日授爲赤歸於楚著辟例也削其本稱而復著臣下之稱於下起其盜天子之國也歸者出入無惡之辭著其本爲曹君而惜諱亡國之罪不相掩也不言出奔從微國出入不兩書例也

伯姬歸于杞箋曰二十七年解詁不卒者蓋不與卒於無服則書歸書會書來者皆內辭也公一齊莪也

曹殺其大夫何以不名衆也曷爲衆殺之不死於曹君者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爲不言其滅爲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爲曹羈諱也解詁諱者上出奔嫌辟難欲起其賢又所諫者戰也故爲去戰滅之文所以致其意也箋曰傳言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有師命不可去義也爲曹羈張義故以惻者曰受書之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解詁據公弟叔肸卒又云莊不卒大夫而卒牙者本以當國將弒君箋曰牙爲公弟經無明文未可執所聞之世大夫皆不卒因非賢君假以見所傳聞世罪殺文也傳當云其稱公子牙卒何殺也解詁當云據公子慶父不卒於經意爲合

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解詁未踰年之君禮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箋曰廟則不言葬示一年不貳君也箋曰禮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閔繼弒不言即位臣子一例也禮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謂大夫士制也世子未喪而殤皆正體禮所云皆不殤君子不殤父也不稱公赴於天子命之後而不賜諡未成君也祔於祖廟而以君父之服成之繼統之義也其文子之殤與無後者不得祔也穀般不書葬未成君也賜子之謂哉

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解詁論季子當從議親之辟猶律親親得相首匿當與叔孫得臣有差箋曰得臣黨遂弒赤季友知賊不誅

袖海山房校印

坐視子般閔公之弒以成其立僖之功春秋褒其功而誅其意於不書葬閔公殺慶父見之弒君之賊豈得援親親首匿之律哉

莊公篇

楚人伐鄭解詁楚稱人者爲僖公諱與夷狄交婚故進使若中國又明娶取當慕賢者箋曰與楚交婚爲大惡者言自比於楚也進楚所以辟外公也然據傳文及穀梁言之無取楚之事則此爲漸進文

徐人取舒其言取之何易也解詁據國言滅易者猶無守禦之備不爲桓諱者刺其不救也箋曰此如狄滅衛諱滅言人正爲桓公諱傳順經諱文解詁失之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於齊媵女之先至者也解詁以致文在廟下不使入廟知非禮也禮夫人始見廟當特祭而因禘諸公廟見欲以省煩勞不謹敬故譏之不日者下用失禮明知以妾爲妻者以逆不書入廟當稱婦姜而稱夫人者夫人當坐篡嫡也妾之事嫡猶臣之事君同卹齊發先至者以不致楚女及夫人至皆不書也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故從父母辭言致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女然後魯立也楚女未至而豫廢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箋曰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春秋因假以見王義故曰舍魯何適非以爲內小惡不諱也禮不王不禘禘者審諦功德功臣與享非審諦昭穆也商頌長發備矣傳以夫人爲聖姜穀梁以爲成風皆立妾之辭非禮也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妻聖姜母成風宜言下宜也既多言祉哉也皆微辭春秋之制諸侯世子皆於天子得外取公子與大夫同不得外取即位逆夫人備左右媵姪娣爲聖姜蓋僖公未即位將取於莒者猶無如楚逆女及其人姜氏至自齊之文故傳存疑辭

宋公禦說卒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經書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使若非背殯也箋曰春秋託齊桓爲二伯宋有大喪而强會其孤故不書葬兼爲齊桓諱與陳侯款同例

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解詁時桓公德衰功廢而滅人嫌當坐故上述所嘗盛美而爲之諱所以尊其德彰其功傳不言服楚獨舉繼絕存亡者明繼絕存亡足以除殺子糾滅譚遂項覆終身之惡服楚功在覆篡惡之長所以封衛公各當如其事也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箋曰何君云凡諱者從實爲桓諱滅項正之使不得若行所以强伯義春秋功罪不相掩以功覆惡而褒封之非所聞也不月略小國是也桓公不坐滅失之

五月乙巳西宮災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適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也言西宮不繫小寢者小寢夫人所統妾之所繫也天意若曰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經亦云爾箋曰何君說本董子按穀梁子曰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爲閔宮也於義穀梁爲長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云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鄭云西宮者知僖公季友奚斯不以閔序昭穆而別爲祭宮則躋傳之意不始於文公矣詩又曰靡有不孝自求伊祜亦微辭也天戒若曰閔當序昭穆不當爲祭西宮故緣亦云爾

冬天王出居于鄭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解詁不能事母罪莫大於不孝故絕之言出也下無廢上之義得絕之者明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箋曰穀梁子曰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汪黍曰率王東遷其詩不能復雅而列爲國風襄王奔鄭不得全天王之行則與諸侯不異故書出也鄭發墨守曰襄王實不能孝道稱母后之心令其寵專於子帶以致而亂作出居於鄭自絕於周故孔子因其自絕而書之公羊以爲母得廢之則何氏云已死矣本引按據左氏事說經此鄭君之學不得以難何氏但公羊引魯子之說本存疑辭意亦以爲春秋得絕之非云母得廢子臣下得以母命廢天子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王子育行遜之權貴戚且不得專廢置而謂臣下得易位乎稱母命廢立皆趙盾之私心而霍光王莽祖之以亂漢者也春秋爲撥亂而作豈反開亂賊之門乎書出居者猶公孫於齊居於運之義非謂隱加得逐君也穀梁子謂失天下鄭君謂因其自絕書之得矣書居於鄭者明諸侯當變勤反正之與王室亂天王居於狄泉同義故晉文定王從常事不書例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解詁貶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故魯人之箋曰正伯子男爲一也辭無所貶何君不用左氏說此及下入杞解詁無禮之云皆依違左氏非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解詁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箋曰上書晉侯伐衛下書楚人救衛則此戍衛爲黨楚背晉明矣歸罪于買而殺之傳之六惡也故以不卒戍爲內辭傳順經諱文解詁以爲有罪不日無罪日者謂著其罪狀與不爾非從實也

二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解詁時天王居於鄭晉文欲討楚師以宋王者之後法度所存故因假使治之箋曰時天王實已歸京師下書公朝于王所王自京師至踐土也襄王不能正曹伯之罪晉文自正之故爲伯討張義以殷辨蔽其罪愈於以歸多矣

陳侯款卒解詁不書葬者爲晉文諱宋襄亦背殯獨不爲齊桓諱者時宋襄自會六箋曰何君以傳惟云爲襄公諱知不爲齊桓諱二以傳於宋襄不書葬爲盈諱解爲功惡相覆宜加微封則諱爲褒文非從實矣失之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爲叔武爭也解詁言復歸者深爲伯者恥之使若無罪義曰言復歸者移惡于衛侯鄭

遂會諸侯圍許解詁伯兵不月者刺文公不偃武修文以附疏倉卒欲服許卒不能疑成得自此衰故不成其善箋曰不月者與上王申同月上已去月不能復出非刺文公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解云曾不爲伯者所還當言不取久後有悔更後前語取之不言復得故當坐取也箋曰當時取之亦坐取邑如滕戰皆取汶陽田亦不言取之旨也此乘在同姓故爲爲久之文深諱之輕重之旨也傳解詁似失之

僖公篇

王使叔服會葬解詁夫天者不及事刺比失要禮也箋曰禮事失禮之義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解詁夫天者不及事刺比失喪禮也箋曰禮君子上有桓中之賜託稱含也不嫌以至尊行至卑事也以天王含賵妾母當文見譏明矣不假去天也不及事夫天九失之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在九年以後經未嘗別加譏文穀梁傳亦云不及事未貶去天也穀梁子傳論使公之義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凡穀梁所傳桓無王文無天隱元年有止十年無正定元年無正餘年有正諸大義亦於公羊皆有所受之此經比去天者正所謂文無天也不從元年去天者未逆祀也王加禮於無天之人與錫命於無王之人皆逆天道故莊元年亦去天也桓四年去秋冬二時何君解云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以去二時爲貶亦去天之義也

遂城部解詁主書者惡其生事困極師衆箋曰以證上三月甲戌爲內辭猶成降書師還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解詁禮主於敬當各使一使所以別尊卑據及者別公夫人尊卑文也連成風者但問尊卑禮當絕非欲上成風使及僖公不可使卑及尊也母尊序在下者明婦人有三從之義少繫父既嫁繫夫夫死繫子箋曰穀梁得之妾母以子氏也若適母序子下妾序君下傳惠公仲子

曾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牲解詁白牲殷牲也周公死有子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之文當以夏辟嫌也又引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

革車千乘是以爲有王功故半天子也箋曰魯郊特牲曰諸侯之祭以白牡諸侯之僭禮也魯祭周公以白牡亦防於僖公非禮也春秋不譏者從郊禘壹正之矣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明堂位所說皆誇喻之從據其後侈陳之非經誼也魯之干禮僭自僖公罪克作頌所爲著莊公之子也其稱成王所錫魯公所受山川土田附庸而已不聞以天子禮樂也詩云公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然則王章也不可以爲成王而以非禮歸周公哉

單伯至自齊解詁不言去氏者省絕使若他單伯至也是所命大夫故不名去單言伯則不舉

宋人弒其君處臼解詁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箋曰上犯軍法者斬要殺人者刎脰箋曰傳有誅絕之例易有焚如之象周官有辜之之制此所謂死刑有輕重也梟首斬要

秦伐晉

秦伯罃卒解詁秦穆公也至此卒者因其賢箋曰孝穆公子康公也至此卒者因穆公之賢且比接內也考左氏及太史公紀表皆同以穆公卒於魯文公六年春秋終穆公世未嘗接魯文九年歸襚十二年使遂來聘皆康公也傳以爲賢繆公能變追其先言之猶吳子使札聘賢季子皆從接內見也繆公之卒反不得如滕侯卒之例先書於經者詩刺繆公以人從死未能盡變其俗不可爲典且嫌於僅以康公接內録能變之賢反不著也何君失經傳意矣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解詁不舉重者譏魯猥使二大夫出虛國家廢政事重錄內也箋曰不舉重者著得臣之與聞乎弒也子赤弒齊出也故爲宣公如齊許賂非子赤使之也子赤弒而季孫行父如齊謀定宣公也遂主謀故於卒也去公子得臣與聞故于卒也去日以明首從非別輕重也行父不與聞故從日卒正文

夫人姜氏歸于齊解詁有去道者者重能不復反箋曰不日者嫌與別有罪無罪

文公篇

丁亥楚子入陳解詁日者惡莊王討賊之後欲利其國復出楚子者爲下納淮不當取不可貫上貶文箋曰日者惡納賓亂臣也復出楚子者正上貶文不正則不見也

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解詁據納者謂已絕也今甯儀行父上未有出奔絕文故見大夫反□納也微舒弒君甯儀行父如楚訴微舒之罪欲假後絕其位楚爲討微舒而納之本以助公見絕故言納公黨與不書微舒絕之者以弒君爲重去弒者大楚所爲改過以遂前功卒不取其國而存陳不繫國者因上入陳可知箋曰曲儀行父不繫國者因上未有出奔絕文故繫之於陳也傳言二人黨惡詩刺棄我瑕從株者非以其訴楚討賊得免罪也納者內弗受之未有善辭也書者刺楚不誅惡人若以二人無罪矣楚存陳當書陳公孫甯儀行父自楚歸於陳矣

十有一年春葬陳靈公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解詁不與楚討者楚討者無則君子辭與洩冶罪爾見無不月者猶甯儀行父有罪楚功上已言納微從臣子恩薄略之箋曰何氏責甯以殺洩冶無罪是也不書葬則君子辭不著不月者討賊者非臣子本不得書葬又殺洩冶當去葬故不足也

宣公篇

作丘甲譏始丘使也解詁丘錯也譏始使丘民作鎧也箋曰何氏依穀梁解之左氏服虔注云司馬法云四邑爲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杜預曰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何與經傳意合然何氏本孔孟家法以大國地方百里出車千乘故公十井而賦一乘若司馬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同方百里爲井一萬家革車自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又云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與諸侯百里千乘之制不合此據天子畿方千里出車萬乘言之馬融以十四之地開方爲三百一十六里有奇皆周官家言故何氏不取也

丙午及齊侯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

尋舊盟也解詁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箋曰來盟者亦先行聘此所指世諱錄之故不舉重惡屢盟也例皆日此經及十一年郤州共七年孫林父十五年宋向戌皆是也所見世不書亦惡不信

仲嬰齊卒解詁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弑君爲重惠伯事與荀息相類不得爲累者有異也惠伯直先見殺衛不如荀息死之箋曰惠伯之係傅子赤似荀息先子而死似孔父經於子卒之下不書叔彭父卒非不如荀息也董子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惠伯之忠貞既以孔父荀息張義矣所謂省其贅也

解詁弟無後兄之義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箋曰書仲孫則嫌於仲孫氏書公孫仲嬰齊則嫌於嬰齊別有賢行且嫌於僅以別嫌於貍軫之公孫嬰齊爲人後之義不若夫子既順魯人之公義弟爲兄後亦合質家之法故無異文也

成公篇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解詁定弋莒女也箋曰此弋氏左穀皆作姒氏定十五年姒氏穀梁作弋氏疏以姒弋聲勢相同國語杞鄫由太姒夏本紀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有褒氏杞氏鄫氏褒杞鄫皆姒姓也詩孟弋即姒氏也莒爲己姓左氏世本甚明定弋非莒女蓋鄫女世子巫之姊妹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解詁巫者鄫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箋曰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巫者襄公之舅也何云俱莒外孫故曰舅出徐彥解爲襄公與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皆誤左氏晉悼叉新昏於杞杞鄫同姓故相與往殆於晉情事最合

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解詁時莒女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箋曰傳文莒鄫二字互譌穀梁傳滅鄫義曰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莒公子鄫出也鄫子黜巫而立之巫來訴于魯爲會于戚卒不得反正知非莒魯立者戚之會敗鄫人於吳下而莒子無嫌文也傳兩言出姊妹之子何云外孫皆誤下滅鄫解詁同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解詁不殊衛者晉侯欲會吳於戚使魯衛先通好見使界故不殊蓋起所恥箋曰何君約左氏文解之非也魯臣見使於大國未足爲恥此所聞世內諸夏之明文董子曰衛俱諸夏也善稻之會獨先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得之從會吳上見義者明諸夏化則吳可漸化故所見世不復著魯衛晉吳同會文也

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解詁舍昨日所止舍處也以操定邑知傷而反也未見諸侯何以辭知未至舍也云爾者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故於如會名之明如會時爲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弑君論之事外當以傷君論之絕日保事不得成於君親傷君弑君誅無輕重穀梁子曰取卒之名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得之

劉夏逆王后于齊解詁不稱劉子而名者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閑非禮也異義春秋公羊說云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所以重昏禮也禮戴說天子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禮之義故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之上卿臨之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而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也駁曰文王親迎於渭即天子親迎之明文也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夫婦配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孔子對哀公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箋曰禮云昏禮下達春秋譏不親迎公羊禮戴如君之說正也何君祭公逆后之解大義亦同此乃同左氏許君說猶爲漢制作諸文使人不辨自明也左氏說諸侯有上大夫復有上卿非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解詁會盟再出不舉重者祖諸侯欲誅崔杼故詳錄之箋曰諸侯不誅崔杼故重錄之君者偏刺諸侯之不討賊也

吳子謁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解詁以名卒問無事知以傷辜死還就張本文伐名知傷而反卒繫巢知不及舍巢不坐殺復見辜者辜內當以弑君論之辜外常以傷君論之箋曰穀梁子曰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見以伐楚卒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於義爲長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曷爲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爲殆諸侯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箋曰再言豹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曰諸侯之大夫先目而後凡也會盟再出不舉重者殆諸侯也曷爲殆諸侯自是晉弱楚強諸侯奔走事楚此也曰者惡楚許也惡人之徒如蔡公孫歸姓陳孔瑗鄭良霄皆叛臣非止衛石惡也

會于澶淵宋災故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卿不得憂諸侯也解詁時雖名諸侯使之恩實從卿發故貶起其事明大夫之義得憂內不得憂外所以抑臣道也宋憂內弁貶者非救危亡其作偏也箋曰諸侯使大夫歸宋財善事也書晉趙武以下會於澶淵歸粟於宋可矣且叔弓如宋葬共姬魯大夫未有不在會者則經當書叔弓會晉趙武以下於澶淵歸粟於宋曷爲諱內而並貶天下之大夫且變歸粟之文曰宋災故時蔡般以子弑父臣弑君而諸侯不知討賊民彝泯而天理滅矣言澶淵歸粟之義曷足善乎傳宜云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所爲何不討賊也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偏刺天下之大夫也不書內大夫諱之也義同胡氏明為傳注

襄公篇

三月取運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解詁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取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取之當與外取邑同罪故書取月者爲內喜得之

叔弓帥師疆運田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與莒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畏莒也解詁畏莒有賊臣亂子而興師與之正竟刺魯微弱失操煩擾百姓箋曰西運魯齊同壤東運莒魯同壤上年莒弑密州魯不討亂而取運故諱不言伐莒而加月以起之是時去疾與展爭莒魯又不討而遽運故變文加帥師以起之傳畏莒也諱辭與莊九年浚洙傳畏齊也同例此不言曷爲畏莒也蔽不討賊也乃省文魯兵不以義動而以利起故諱使若非從莒取也傳云內邑順經諱文解詁俱失

之

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箋曰夏武王舞

見弒其君例解詁月者非失德見弒故不略之箋曰不日者辛

本不日

黑弓以濫來奔解詁夫子本所以知上傳賢者從小功大也循

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春秋減不言入是也按叔術妻

嫂雖有過惡當絕身無死刑當以殺顏者為重宋繆公以

反國與與夷除馮弒君之罪死乃反國不如生讓之大也周

殺與夷亦不輕於殺顏者比其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為

賢傳復記公扈子言者欲明夫子本以上傳通之故公扈子

有見言箋曰春秋之義事在元年前者罪不追治功必追錄

所謂惡惡短善善長也叔術之事傳多存疑辭末乃以公扈

子之言為斷意以致國與父雖以家事干王事而意合乎讓

夫子追通之以救末世爭奪之禍若宋馮之不書篡而書葬

為益諱文以明讓賢之辟然皆當國則已有所見矣穀梁言諱文

亦有所見亦例也猶必曰以成宋亂曰取郜大鼎於宋此與宣公弒

子赤以濟西田賂齊而書即位者法無異也若篡弒之罪可

除孰不可除乎此非制作意矣公扈子有見夫子通濫之意

而僞言亦非

昭公篇

戊辰公即位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

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

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解詁內事詳錄善得五

日變禮或說危不得以踰年正月即位故日之書者重五始

也箋曰本例應追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如桓宣之文因

定哀多微辭故小變其例從其實即位之日書之則錄文顯

而微矣傳所云者所謂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

有罪焉爾

雉門及兩觀災解詁立雉門兩觀不書者僭天子不可言雖在

春秋中猶不書箋曰傳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此因災見且

以張王文猶邾婁也

劉卷卒解詁言劉卷者主起以大夫卒之恩於天子也箋曰書

劉者明天子大夫得世祿去子者明得不得世也

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解詁仲遂以貶起弒是不貶著其逐君

者舉君出為重故從季辛起之循衞孫甯箋曰不貶者著所

見世例亦微辭也

從祀先公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

者五人解詁諫不以禮而去曰叛箋曰叛者謂陽虎之屬也

逆祀當出季氏之意欲章其立僖之功文公不知正之爾從

祀亦非定公之意陽虎欲吏季氏之政定公亦不能違爾

賊而曰解詁望見公斂處父帥王念孫曰賊賊通借漢書或借

賊非望見也

寶者何璋判白解詁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

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

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峩峩髦士攸

宜是也禮圭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眾璋以徵召箋

曰魯郊非禮辨已見前詩云奉璋當是周宮璋瓚尚書顧命

所云秉璋以酢者也此盜竊寶玉當是魯之命圭失之定公

坐重故為微辭傳順經諱文別與三物以實之詞

齊侯衛侯次于五氏解詁欲伐晉也善魯能以義早故書次而

去箋曰文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解詁爲恐故書刺微弱

也當為一例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解詁月者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

不易箋曰月者魯盜在齊晉欲挾齊晉以襲國上齊從之五

氏是也魯汲汲與齊平故不易

夏公會齊侯於頰谷公至自頰谷解詁上平為頰谷之會不易

故月頰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

而熒惑於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

從教得意故致也箋曰左氏

穀梁氏太史公書並載此事唯公羊子傳歸讙義曰孔子

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傳君解云歸濟西田

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

人來歸衞寶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義

例闕遠得聖人之心矣傳任用夫子則聖化及天下豈以區

區反侵地為得意反侵地者正齊人欲沮其政餌魯女樂

之饋受女樂大惡不可言也而左氏穀梁氏以反侵地為盛

功陋矣頰谷書致者蓋齊以魯有聖人有加禮焉故也齊桓

衣裳之會猶云朝服濟河而無怵惕晉以聖人相君而為之

危地且效曹沫屈違之計設兵刑以偪好哉何君依違之辭

去之而義益長矣

晉趙鞅歸于晉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解

詁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

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赦之君子誅意不誅事箋曰傳例曰

復歸者出惡歸無惡歸者出入無惡趙鞅荀寅士吉射皆以

賊故上入邑以叛同文趙鞅於君勢近尤甚故變文以起之

曰歸者著其以清君側為名書人則不能著非為逆辭也歸

者出入無惡其出也入邑以叛其入也必挾君以令故反與

以出入無惡之文此變例中之正例與趙盾復同義若欲

故之則當以出惡歸無惡之文書復歸矣

定公篇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

入於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解詁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

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不貶蒯聵者下曼

姑圍戚無惡文嫌曼姑可為輒誅其父故明不得也箋曰書

世子者繫世子友同例明不得立也衛靈

以戚也子必伍云父有子者蒯聵為父輒為子蒯聵似可有

之衛子不得有父者蒯聵為子靈公為父蒯聵靈公之

輒乃靈公所立蒯聵不得有靈公之衛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箋曰蒯聵父子爭國無危文者明適子以罪

去得立適孫之家去也

晉伐鮮虞解詁不言鮮虞者起其晉也

曰所見世治太平之世中國當此之時晉無

之伐夷者皆言我中國之治春秋之化施及夷狄正此也

吳齊宋也上見善明得與有救異道不得相干也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解詁復歸不書此者有善能悔過歸之

嫌解邾婁子益無罪故復名之箋曰正上以東

則是晉而後歸

冬十有二月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解詁

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為異比年兩

不能毀地不能埋云云左氏記仲尼之言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是猶當時實測非不知歲差也時周不須朔國自爲正官御廢職曆餘乖次經於十三年再書十有二月螽終之以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以明改建夏正之數云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解詁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代主治典法滅絕之象箋曰堯典夏時冬至日起虛危周初冬至日起牽牛蓋歲差七十年而一度計堯時至春秋末約一千六百餘年夏正八月辰則伏九月辰繫於日至春秋末十一月當辰始伏尚未繫於日昔司天失閏一月昏時火尚西流是時斗建申日當在巳翼軫之次秦楚相滅之應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解詁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箋曰春言狩下當增不從狩郞以正月譏八字乃明徵者以狩言是假狩名以著文宜有正月也

哀公篇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十之二十四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之二十五

學海堂

公羊禮說

江都凌明經曙著

譏不親迎也 隱二年傳

不通春秋之例者不足與言春秋之禮經書紀履綸來逆女伯姬歸於紀則卿爲君逆可知矣春秋之例外逆女不書失禮書故傳以爲譏不親迎也何以知不親迎之當譏乎親迎於渭文王行之周衰禮廢乃不行焉故詩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元端乘墨車此則周公之儀禮也冕而親迎孔子對哀公之言也故傳以不親迎爲當譏何注引書傳曰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雖三代異制而親迎則同問者曰莊二十四年經書公如齊逆女傳何以書親迎之禮也此非諸侯越國親迎之明文正可此變例也非此之謂也公羊於齊女內大惡不可言然諸侯之禮非朝時不踰竟然則公何爲而至齊乎故變例書如齊者逆女故耳傳從譏爲諱辭故曰禮也而即於二十七年正之莒慶來逆叔姬傳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言大夫越竟逆女爲非禮則公之如齊爲非禮灼然可知何注大夫任重爲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據此則諸侯重於大夫亦更無有越竟之事矣後儒不察顧氏棟高議之曰自公羊爲此說而史遷主之後世遂成鐵案之不可易拔本塞原自公羊始而後是非之說乃定嗚呼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人之好異亦至此乎奈何以文王之所行周孔之所言而視同弁髦乎

考仲子之宮 隱五年經

漢魏六朝諸儒之說不可誣也婉經傳乎傳曰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何注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有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按將立其子爲君而可使其母不廟食乎妾不得配食非特立廟將祭於何所乎喪服小記謂慈母不世祭非不祭也穀梁謂於子祭於孫止蓋子在則立廟祭之至孫則毀其廟而祔於妾祖姑爲壇以祭之爲桓母立廟求之經傳未爲過也故何氏以爲得變禮汪克寬曰隱公立宮以祭庶弟之母故後世追尊妾母皆援春秋考宮之義按汪說非也後世洪儒援此以正名定分者具詳於方策豈未之見耶目不涉書史無怪乎其持論之紕繆也韋元成曰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匡衡曰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鄭康成駁五經異義曰近漢呂氏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庶不得配食文帝更追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晉孝武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爲宜配食中宗臧燾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稱夫人經言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義不配食義同陽秋惟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祖廟又衞后旣廢光武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祖二廟無配故耳謂宜遵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議者從之又元帝鄭夫人生簡文帝孝武追尊簡文太后時羣臣希旨多謂鄭太后宜配食徐邈曰臣按陽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宮而不配食於惠廟若乃祔葬配食則義所不可從之虞和曰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適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歷觀以來有引此以追崇妾母者乎顚倒是非變亂黑白莫此爲甚矣

先謁宗廟 桓元年注

嗟乎儒者說經之弊可勝言乎不融會全文只就一字一句而解之及衆通篇文義以證之而後先牴牾弗顧也周書顧命云王麻冕黼裳傳王及羣臣皆吉服說者疑甫遭喪而吉服指爲失禮孫覺倡議於前蘇軾著論於後顧炎武又以爲中有脫簡伏生本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脫簡與否姑不具論第就顧氏之說而按之記曰未沒喪不稱君而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顧說如此按康王之誥末句曰羣公旣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顧言踰年稱王是沒喪之後矣踰年旣沒喪可乎況旣已沒喪稱王又何故釋冕而反喪服耶不獨謂前有脫簡而此處當云羣公以下十六字必是衍文而後其說乃可通也何注先謁宗廟事畢後反喪服吾引諸儒之說以申之有八證焉白虎通曰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緣臣子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此一證也杜預釋例曰釋周康王麻冕黼裳以行事事畢然後反喪服適考按釋例曰尚書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推此亦是準諸侯之禮矣此二證也晉書孫毓曰尚書顧命成王新崩傳遺命文物權用吉禮此三證也南齊書[illegible][illegible]議曰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王即位必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又二漢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五君並皆謁廟文在漢史此四證也南史沈文阿議曰成王在喪將[illegible]遺國是以旣葬便有公冠之儀始增受麻冕之策此五證也唐書肅宗之口顧命云

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六日也翌日乙丑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冊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是四月二十五日也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日康王方始見廟十二月趙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殷及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周因殷禮損益可知也此六證也王應麟困學紀聞朱文公答潘恭叔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也之語如伊尹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即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爲世傳我國之大事當嚴其禮也此七證也馬端臨文獻通考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行其禮正祭則時享禘祫是也告祭則國有大事告於宗廟是也如即位而告廟則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武王之見廟皆是也雖西漢時人主亦必有見高廟之禮而自唐以來則人主未嘗躬謁宗廟故祭祭以告嗣位宋朝惟孝宗以親受禪特行此禮而其他則皆以喪三年不祭之說爲拘不復舉行此禮此八證也觀此八證而信經任意者其亦可以息議也夫

紀侯來朝 桓二年經

注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其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白虎通恩澤侯表皆有此說何氏本之顧氏棟高曰漢氏立后先進其父爲大司馬大將軍封邑侯恩澤之濫自此始則皆不知紀子帛之爲國文之說而誤之也按顧說非也女子子爲天王后母儀天下其父亦同於臺臣耶此又不近情之論也勸賞黜陟之柄自上操之賢不肖可得而進退也授以爵不授以權又有何國柄之可移耶況春秋之義外戚秉政久已杜漸防微矣僖二十五年經宋殺其大夫傳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強威權下流故政分三門卒生篡弒親親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顧氏豈亦未見此注邪全氏祖望曰外戚非必皆不賢也漢之呂霍上官丁傅不可用矣而竇嬰則名臣王商馮野王傅喜二人元成哀若能大用之可無王氏之禍要之在知人耳是眞平情之論矣

廩者釋治穀名 桓十四年注

徐疏廩之言藻之義按文義未足今引而申之廣雅廩治也爾雅廩廱也郭璞注或說云即倉廩所未詳孫炎注廩藏穀鮮絜也又按澡與藻通采蘋箋藻之言澡婦人之行尚柔順自絜清喪服澡麻帶絰注澡者治去莩垢喪服小記帶澡麻注藻率治麻爲之正義云謂戛率其麻使其絜白也廣雅澡治也以澡訓治以治訓廩轉相證明然非何注以廩爲治穀名則廣雅之廩治也殆令人費解而孫注之於爾雅亦未見其精審矣古書不易讀也如此然則孫注之較勝於郭此其一端也

復九世之讎 莊四年傳

襄公復九世之讎說者譏其太過不知諸侯有會盟朝聘之禮必稱先君以相接一稱先君則與讎人之子孫相揖讓可乎況春秋爲撥亂反正之書是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此言九世之讎可復則及身而與讎狩者其罪不上通於天乎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傳故極言之雖百世可也王應麟曰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讎者無時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公羊子大有功於聖經朱子戊午讜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必有萬世必報之讎吁何止百世哉而顧氏棟高反譏其不情謂漢武帝欲困匈奴下詔曰昔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遂至兵連不解帑財喪師流血千里公羊一言之流毒至此豈平其說之偏亦予於此乎設使公羊無此言漢武遂不窮兵黷武那邊疆之釁何代無之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此亦公羊之流毒耶以此誣傳而傳弗任其過也

師及齊師圍成 莊八年經

傳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惠氏棟九經古義云成與盛通惠說非也若此處指爲通假之字而經義從此晦矣盛與魯本同姓魯滅同姓春秋之所尤惡也傳曰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爲絕滅同姓也注絕先祖支體尤惡故名絕之也此即禮所謂諸侯不生名失地名滅同姓名也然則何以不絕魯侯內大惡諱也諱與絕深故變經謂之成魯本有成邑使若圍成然然成爲內邑不應圍欲人力索而得之曰此非圍成特滅盛耳變盛爲成爲內諱耳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此類是也繁露謂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若以成與盛通而聖人之微言絕息矣

大夫宗婦覿 莊二十四年經

春秋之例公與大夫不自書而必言及所以別尊卑也今大夫宗婦不言及何也曰此大夫之婦本一人無庸及也曰何以知其然曰傳言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又言棗栗云乎腶脩云乎此婦人之禮而不通於男子者也士昏禮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又云受笲腶脩升進北面拜奠以興又曲禮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故云然也曰如是則書宗婦足矣曰有宗婦之夫而不爲大夫者有庶子爲大夫而其妻不得謂之宗婦者言大夫宗婦此指宗子爲大夫而其妻爲宗婦者曰古亦有此文法乎曰有公羊喪服皆子夏所傳故其文法相同此亦如喪服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文法與此一例故曰有之曰小君至大夫宗婦有覿見小君之禮乎曰經無明文以記推之似有也雜記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據此有覿見之禮矣曰魯之大夫宗法可考乎曰不盡可考也然自惠公既立諸侯絕宗臧僖伯爲孝公之子是爲別子矣大夫不敢祖諸侯故僖伯爲臧氏別之宗子由是而伯氏臧文仲宣叔武仲皆大夫而爲宗子者也必言宗婦者書傳云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族人於房皆統理族人故古人重大宗也

禘祫從先君數 閔二年注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何昉乎曰法諸天道而已矣三年一閏天道小備故祫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禘曰禘祫何以從先君數曷爲而通數乎曰閏有定乎閏有定則禘祫不能無定曰又何以各自爲年不相通數乎曰此後世之失不足以難之且亦知不相通數之弊乎先儒議之詳矣唐韋縚禘祫年數議以爲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祫一禘遞相承矣今廟禘祫各自數年兩岐俱下不相通計或比年頻祫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爲再祫合五年之內欲有二殷法天象閏之期既違其度五歲再殷之制數又不同夫之禮文頗爲乖失據此所議概可知矣況三年喪畢遭吉則祫遭禘則禘閔二年吉禘於莊公又一年大事於大廟若非通數何以同在遭喪之後於閔則書禘於文則書禘而無譏禘祫之文也徐彥疏謂其間二五參差亦有禘祫同年此說非也即如從僖八年數之十年祫十二年禘十四

年禘十六年祫十八年禘二十年祫二十二年禘二十四年祫二十六年禘二十八年祫三十年禘三十二年祫至文二年當祫故文二年注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祫也是準何氏之說最爲精當其有禘祫並作之理若鄭氏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是以開元六年睿宗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不相通數以至七祫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祫並在一歲有司覺其非乃議以爲一禘一祫五年再殷徐氏不明禘祫皆爲殷祭故有不合五年再殷之說蓋當時鄭學盛行言禘祫者皆本鄭禘祫志徐圭其說而不自知其倍於何注也宋書禮志徐廣等議曰何邵公注公羊傳云祫從先君來積數爲限自僖八年自文二年知爲祫祭如此服端居始承源成流祔會之節遂因宗本按此乃與注不異緝又云徐邈謂三禘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若甲年夏禘丙年冬祫有象閏法毫釐不偏三年一祫之文旣無乖越五年再殷之制疏數有均校之諸儒義實長矣審是則徐疏之誤不辨可知矣

諸侯祭土 僖三十一年傳

何注土謂社也按傳不言社而言土者公羊之說不取左氏句龍爲后土祀以爲社也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孝經說祀者土地之神白虎通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據此則知不言社而言土者指五土而不指句龍鄭康成曰社爲五土之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若王肅馬融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然皆人鬼也而非地神鄭駮異義曰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岳而食鄭氏之說諒矣足以破許氏之謬王肅難鄭馬昭之等通之宜崔靈恩是鄭而非王也蓋土是本名社之爲社傳言土者據本名也漢高以夏禹配官社所配之人鬼可以任其推遷而五土之神終不可易孟子所謂則變置社稷者亦指所配之人耳

不郊而望 僖三十一年傳

何邵公曰此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也董仲舒亦云春秋凡議郊未嘗譏君德不成於郊也及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故譏之又曰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喪尚不辟況他物乎春秋左氏宣三年傳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杜預注前年冬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二傳不殊而張洽注克寬之徒遽肆謗言創爲謬說張以爲天王崩甫四月僭禮之中復有忘哀從吉之罪汪以爲釋凶服而從吉則爲不孝於親郊之祭也執是說者其亦未嘗從事於王制乎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鄭志答田瓊曰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王粲謂鄭康成伊雒以東淮漢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儒先之說具在漢儒者何爲乎卽使以漢文帝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漢儒之說舉不足信豈二傳之言亦不足信乎吾以爲棄經傳之僞文廢先儒之成說一掃而空之摭拾膚淺之言以立新義啟自啖助故史臣以爲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說助所階已然則後世之見異思遷懷然顧化者無怪乎其比比然也嗚呼蔑古荒經豈獨張汪數輩而已哉

練用栗主 文二年傳

有桑主何爲又作栗主乎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藏於廟室所當奉祀故以栗主易虞主練無二主齊桓作二主孔子譏之作栗主則埋桑主也曰於練何也曰禮十二月而練練而祔廟若不刻而謚之禘祫時何以別昭穆乎曰士虞禮何以卒哭之明日以其班祔也曰爾雅祔祧祖注祔新死者於祖廟說文後死者合食於先祖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卒哭而祔周制也故檀弓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雜記自祔至於練祥大祝付練祥則祔在練前殷祔在練後練而作主則於此時遷廟矣曰凡祔已復於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信乎曰此鄭氏之創說也若穀梁之義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注據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據此又安有祔祭之後復還於寢之理存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公穀所說皆殷禮有檀弓可證鄭氏之注士虞禮以爲卒哭而祔似太早故注檀弓云期而神之人情然又不可以殷禮而注儀禮故依違其辭云如祫祭訖主反於廟相似以經無正文故云然也然似非喪事有進無退之義賈疏不破注非是而楊士勛之背注亦非也左氏亦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此正用周禮注者將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遂謂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後世於卒哭之後不祔廟三年而祔唐宋以來未之易也然亦非左氏之義矣用栗者何氏引齊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周人以栗是也與白虎通五經異義之說並同不作社主也

功臣皆祭 文二年注

注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按此春秋說文也何氏之所本魏書孫惠蔚云主之外此眾說紛如與何異矣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注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疏或謂周時直於烝時祭功臣殷時烝嘗俱祭禮異故也爲常隆亦主周禮之說配食於烝祭後世有禘祫並及功臣者梁武帝時何佟之議曰禘於夏首物皆未成故爲小祫於冬萬物皆成其禮斯大近代禘祫並及功臣有乖古典請爲祫祭乃及功臣從之至唐韋挺等議曰古者臣有大功享譽其後子孫率禮絜粢豐盛禘祀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祫又得配饗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預故周禮六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以大烝爲祫祭禘無配功臣誠謂禮不可易從之按此諸說不同亦有由焉何氏謂禘大祫小鄭氏謂禘小祫大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王肅張融孔晁與何同其餘皆與何異後世專主鄭氏之說小則人臣不與大則兼及有功小大既殊則禘祫功臣不得不異制矣長發之詩王肅謂殷祭宗廟據此則實維阿衡卽禘祭非功臣皆祭之證矣春秋說其殷禮歟

躋僖公 文二年傳

兄終弟及之昭穆古今有二說焉一以爲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一以爲兄死弟及俱爲君則如父子故昭穆異其說皆自三傳啟之而注三傳者初不主後說也范甯曰舊說僖公閔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耳僖公雖長已爲臣矣閔公雖小已爲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也故以昭穆父祖爲喻何休曰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杜預曰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次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孔穎達從而申之曰若兄弟相代卽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爲君則祖父之廟卽以從毀知其理必不然而賈公彥之說則異是謂憲

公當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爲昭閔公爲穆故云逆祀果爾是誠亂昭穆之序矣董仲舒何以謂躋僖公爲小惡耶許以其爲大惡鄭氏曰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公於閔公上不順小惡康成何爲而駮叔重耶然則非三傳之過是不善讀三傳者之過也問者曰韋昭賈公彥之徒皆以爲臣子一例此非公羊傳之明文耶曰其說出於公羊而韋賈皆不得其解者也臣子一例此例自施之於服制必不可通之於廟制所謂春秋無達例也儀禮曰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後漢宋意曰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大戴禮曰是以母弟官子臧有臣志由此觀之以弟繼兄可也即以兄繼弟可也甚至以叔繼姪亦無不可何休注曰臣之繼君猶子繼父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舜之於堯本非父子至於終喪告廟與父死子繼者無異是知虞繼唐夏繼虞一如啟繼禹而武繼文也譽之論帝系者曰虞夏商周一脈相承不啻如子之繼父孫之承祖推而言之隱桓莊閔僖文一如文武成康故自繼代言之文之於閔僖猶之乎祖禰也云爾若立廟而異昭穆是非父子而以爲父子非祖孫而以爲祖孫於情不安於禮得乎設使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各爲一代而異昭穆則武丁之祭將不得上及於祖耶而況生前則爲父子死後繼爲祖孫生前則爲兄弟死後變爲父子皆不知當禘祫之時昭穆合食一堂將何以爲情耶後漢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爲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議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公上孔子譏之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故沖遠以爲先儒無作此說者善乎何氏之說曰臣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當各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順逆各有所施也吾故斷之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閔僖不得異昭穆門外之治義斷恩閔僖遂猶如父子何也宗廟之內親親也朝廷之上尊尊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曰先禰而後祖也

羣公不毛文十三年傳

鄭氏曰祭祀之事先爲滿酒其次擇牲按擇牲者即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君召牛擇其毛而卜之也周禮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注毛之取純毛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又云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注尨謂雜色不純也按今魯祭羣公於宗廟非外事可比何爲而不純乎陽祀用騂牲此天子之禮魯諸侯也魯公尚不敢與文武同牲故以白爲差而羣公反可以用純乎故注謂不毛不純色所以降於尊祖也孔沖遠於祭義謂犧純色天子牲也牷完也諸侯牲也於大雅謂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騂也祭義云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沖遠之疏何首鼠兩端而自相矛盾乎

天子娶十二女成十年注

徐氏曰唯天子娶十二女保乾圖文孔子爲後王立制非古禮也按徐說非也白虎通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蔡邕獨斷曰天子娶十二女夏制也鄭氏檀弓注帝嚳而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荀爽曰天子娶十二女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據此數家之說皆以爲夏制安見其非古禮耶

弟無後兄之義成十五年注

弟不可以後兄又曰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二者不同將何是之從乎曰此義不明無怪乎轇轕而不可解也諸侯之禮與大夫不同諸侯以國爲體大夫不世豈可同哉蓋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繼世不立則旁枝承統不獨弟之後兄即以兄而後弟可也此但以國體爲重而不暇顧其私親至於大夫則不然白虎通曰諸侯奪宗大夫不得奪宗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奪宗即如公子仲遂莊公之子也閔僖既立則仲遂爲別子矣以所值事有無兄弟相宗之法與閔僖有別又與後世爲始祖所謂別子爲祖大夫不敢祖諸侯繼別者爲宗此百世不遷之大宗則仲遂之子歸父是也大宗無後不得絕以支子繼大宗可也然亦必取昭穆之相當者故漢安帝曰兄弟之子猶子也爲人後者爲之子非獨繼嗣不而以亂宗即別宗同姓亦不可當取同承別子之後一宗之內者喪服所謂同宗則可爲之後此不易之常經而仲遂則異是春秋之義元功之臣有誅無絕仲遂無元功而有大惡若據誅君之子不立之義則仲遂父子皆在誅絕之科本不當立後即使違禮而立後亦必當取廢逐者之子姪輩而立之不當以弟後兄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孫以王父之字爲氏歸父之子稱仲氏可也歸父之弟稱仲氏則不可經不曰公孫嬰齊而曰仲嬰齊顯然爲歸父之子爲仲遂之孫矣悖禮害義無大於此者安得引閔僖之例以相難乎

郊用正月上辛成十七年傳

三代天子之郊無有用正月上辛者故何注云用正月上辛者春秋之制也周之正月夏十一月也此建子之月在當時周未有用建子之月者然則以何時郊按易說文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三王則周在其中是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若云大司樂冬至祭天於圜丘此祭大皇大帝北辰之星也其夏正郊天祭所感生之帝周以木德祭靈威仰夏正郊天后稷配冬至祭天帝嚳配圜丘用蒼璧夏正郊天用四圭有邸郊與圜丘異況圜丘名禘而不名郊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故云周郊未有用建子之月者此也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月或云用冬至之日若用冬至之月而冬至不在建寅之月若用冬至之日冬至不恰在上辛故其說兩無據魯郊轉卜三正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上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設有定月定日又何待於轉卜三正耶況魯又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杜預云魯只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惟周之三月爲之不可存四月雖三卜亦爲非禮然魯不敢與周郊天同月魯既降下天子若必以建寅之月郊爲得禮是與周天子同用夏正有是禮乎然彥云郊當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此與公羊說合而郊特牲孔疏云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爲周郊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謂用仲舒之說不知何據王若王肅以爲周郊此不足怪不信鄭氏六天之說爲造家語以佐其說混圜丘與郊爲一謂冬至祭圜丘即冬至郊天之論其悖於春秋之說也亦宜

仁之也成十六年傳

傳致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邱悕矣注悕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邱可悲矣閔錄之辭劉𡿪曰仁行父非也凡國有罪而執其正卿禮也又公羊說云時尙幼則罪在正卿矣春秋何故反仁之乎按劉此論可謂陋矣仁與人通表記注引此作人之方言凡相憐哀九疑湘潭之閒謂之人今劉不知仁與人爲通用之字而妄發議論如此然則何爲仁之乎傳曰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注痛傷忠臣不得其所閔者曰必痛之何曰雜記曰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其行合禮其志可哀也穀梁傳錄毋之變始人之也此亦如公羊閔錄之辭

夕牲告牷后稷 成十八年注

夕牲之禮不獨郊有之宗廟亦有之郊之夕牲在郊不在廟宗廟之夕牲在廟何注夕牲告牷后稷此是祭后稷而告牷非郊天而告牷於后稷之廟也徐疏以爲古禮郊之前日午後陳其牲物告牷於后稷事不經見此臆說也陋儒猶欲强爲解說是逐獸而東走也傳或曰用然後郊注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也按禮器注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喪服小記注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據此則告后稷以配天不聞郊之前一日告牷於后稷也郊特牲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注受命謂告之退而卜據此告卜郊於祖不聞郊之前一日告牷於后稷也孔賈之疏皆云卜法在祭前十日據此卜日告廟夕牲又告廟是十日之中告廟二次祭不欲數之謂何而謂古禮有之乎若云旣以卜日告廟之時又告牷於后稷則告牷當在祭前十日不得謂郊之前日午後也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注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疏若以此祭爲前一日夕牲時而言據此言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則享牛不獨郊有之宗廟亦有之矣然則夕牲告牷后稷何以不指頖宮之祭而必欲以爲郊天之牛夕牲告牷后稷乎又充人展牲則告牷注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牷告展牲者也元謂展牲若今夕牲也特牲饋食之禮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前此舉漢法以況之據此特牲饋食是士祭宗廟之時何嘗不告牲爲祭后稷而反不告牷耶說文牷牛純色郊特牲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據此正是灌而迎牲殺牲告牷又安有告牷於后稷之事況充人疏言漢法以況則古禮以亡舉今以證古也使古有其禮鄭必不舉漢法以況矣而況漢法郊祭之夕牲告牷於壇不於廟尤其明證也後漢書禮志正月天郊夕牲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進熟獻又明堂五郊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晝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納進熟獻注周禮展牲干寶曰若今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尹衆官悉至壇東就位太祝吏牽牲入到榜廩犧令跪曰請省牲舉手曰腯令繞牲舉手曰充太史令牽牲就庖豆酌毛血其一奠天神座前一奠太祖座前今之郊祀然也據此亦何嘗有郊牲必告於廟之事按晉書禮志武帝泰始七年帝將親祠車駕夕牲而儀注還不拜詔問其故博士奏歷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禮也於是實拜而還遂以爲制夕牲必躬臨拜據此則宗廟夕牲之明證也又按魏書禮志秘書令李彪曰夕不殺牲誠如聖旨未審告廟與否聞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注曰先人以此推之應有告廟帝曰卿言有禮但朕先以郊配意欲廢告而卿引證有據當從卿議據此郊是一事告廟又是一事設使郊牲必告於廟魏主又安得而欲廢之耶公羊所謂用者不宜用九月當用正月或人所謂用者用后稷以配天然此處當指不宜用九月不當指用后稷以配天者九月用郊失禮之大者郊既不可祭后稷亦不可矣祭后稷失禮之小者故云大小盡譏之傳不郊而望故但譏其小此已郊知不獨譏小也若以用爲告后稷則經不當云辛丑用郊蓋告后稷在祭前十日夕牲告牷又在祭前一日與郊不同日故云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凡辛丑已前皆得謂之日上而徐氏遂舉郊之前日午後以實之近於鑿矣何鄭同時鄭氏云若今夕牲矣疏謂舉漢法以況之然則何氏之云夕牲亦漢法可知已言古禮不亦傎乎

作三軍 襄十一年經

周禮之制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詩整我六師六師及之此周爲六軍之見於經者也白虎通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次國二軍昭五年舍中軍傳復古也是也古春秋左氏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者也魯是次國唯有三卿五大夫司空司徒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以其事省益總監之而已今襄公委任彊臣國家內亂兵革四起軍職不供乃作中卿官以益司馬踰王制矣故書而譏之魯語季武子爲三軍叔孫昭子曰不可又曰今我小侯也據此則魯本二軍可知問者曰魯頌公徒三萬鄭箋云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是僖公本有三軍也曰非也鄭以此頌美僖公復周公之宇故以三萬爲三軍若云舉大數而言之則三萬七千五百人大數可爲四萬又不當言三萬言三萬則其爲二萬五千人可知鄭此箋有所未安故答臨碩云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二軍之大數故兩解之據此則魯本無三軍而又何疑焉曰經何以言三軍而傳曰三軍者何三卿也曰甘誓云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古之軍將皆命卿今魯作三軍必先添立司馬以下之卿故傳云三卿足成經文非故相左也曰春秋之兵多以師名今言軍而不言師何也曰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舉中言之故鄭志答趙商云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大數則乃言軍耳趙匡曰魯卿素已有四五不止三也公羊此說適足令學者疑繆按趙說非也三卿爲三軍之將魯卿素有四五然則魯軍亦有四五乎而趙氏不察遂執此以駮公羊十年經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陳氏傅良曰舍中軍矣曷爲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爲意如貳也陳氏此說足破趙匡之謬解又不得藉口於卿有四五也

王猛入於王城 昭二十二年傳

傳其稱王猛何當國也注據未踰年已葬當稱子劉𡿪曰非也王猛乃王矣未踰年是以不可稱天王而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如冠王於子則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者明是王者在喪之常稱可無疑也按劉說妄也說有彌近是而大亂眞者不可以不辨方喪未葬也則康王之誥無遺鞠子羞傳稚子康王自謂也左氏僖九年傳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若既

葬之後未踰年則稱名稱子雜記君薨太子號稱子又此經六月葬景王冬十月王子猛卒是也若三年之內則曲禮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若三年除喪之後公羊文九年傳天子三年然後稱王是也白虎通父殁稱子某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即尊之漸也又按詩序閔予小子箋除武王之喪朝於廟也疏爲喪中辭者以其服雖除去喪日近又序其在喪之事故仍同喪稱古之人已除喪尚有不忍稱王者有未踰三月而稱王者乎劉好爲此瀆亂不經之談何也鄭伯不子故當喪奪其子行而稱伯王猛當國故當喪奪其子行而稱王此豈在喪之常辭乎觀於其卒也正之曰是子也是未踰年之君也是不當稱王也然則不當稱王而稱王則其當國之情可見矣於猛書王子以如其意以著其惡本一人也或書王猛或書王子猛微言大義燦乎此宋此游夏所不能贊者也然非好學深思之士此而同之不可得已故經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敎也問者曰何以下文王子朝不書王朝乎曰上有天王居於狄泉則子朝之篡不嫌不明春秋有不待貶絕而自見者從省文例也若於王猛之篡不明一年之中書王見其已立也書入明其爲篡也書子見其未踰年也難者曰天王入於成周何以亦書入也曰美惡不嫌同號也俗儒不察往往執此類以相難而不知小辯之破道也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豈亦未之聞耶曰必兩書王猛何也曰書王猶書國也書王猛入於王城猶書齊小白入於齊也若不書王安知以國氏而起入爲篡乎故兩書王猛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貶王猛同於列國之例是亦王降而爲風矣且爲常辭是何足與言春秋

諸侯僭天子 昭二十五年傳

後漢五行志注引春秋考異郵曰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今按傳稱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之屬諸侯之僭可得而指焉至於天子僭天今本無此句兩漢諸儒多引之蓋嚴氏春秋也漢武帝冊仲舒曰蓋儉者不造元黃旌旗之色貢禹傳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然亦未知過天道爲何事而造元黃旌旗之色又何所證也及觀考工記士以黃其象方天時變鄭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爲此記者見時有之耳子家駒曰天子僭天意亦是也鄭司農云天時變謂畫天隨四時色是知古人立言無一字無來歷者惠氏棟批周禮駁之曰皇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即天地也乾爲衣坤爲裳即皋陶謨予欲觀古人之象雖天地可乎鄭氏精於三禮而疏於諸經易學尤疎故言有缺謬按惠說非也鄭氏亦嘗注書注易未必如是之疏也虞書十二章自日月已下不見有天地引十二章欲以何明也況繪以爲衣繡以爲裳非徒如易之空言取象而已從王於日月而外益天地而繪繡之矣故云古人之象無天地也天元而地黃故云畫天隨四時色土以黃也惠氏云乾坤即天地古有繪乾坤於衣裳者乎將以日月爲天山爲地乎又非通論矣劉向說苑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曰周史來言周廟燔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知天殃其廟是以知之合觀諸說不獨春秋見嚴顏之異同而考工鄭注亦可互相發明矣貢禹董仲舒劉向鄭康成皆公羊經師今其言後先一轍至於春秋說文又不得以緯書而盡廢之矣

不蓑城 定元年傳

公羊之義不絕異說一事兩義往往並載傳不蓑城也何注若今以草衣城是也詩毛傳蓑所以備雨何氏望文生義以漢法況之故云若今以草衣城如魏志劉馥傳以草苫數千萬枚天雨城欲崩以苫蓑覆之此其證也何注又云禮諸侯爲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按此即九章算術謂差分爲衰分也蓋何氏見當時經師有作衰城者漢五行志董仲舒以爲宋仲幾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顏師古注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此與何氏後說同何氏據胡毋生之條例與董仲舒不同是所受之本各異故兩存其說或曰說文無蓑字蓑本俗字在二十九字之中公羊傳本作衰蓑是後人所加經傳不當有俗字此說非也若以爲說文必當從闕然公子陽生何不據說文改爲[illegible]然乎踦閭而走何不據說文改爲[illegible]隮乎況釋文亦云蓑或作衰陸氏所見已有兩本不同何必據衰以改蓑而不從古人之舊乎嗟乎兩漢經師知三家經傳有異同如貢禹之傳但臚其異同而不執一定之見以刪其異者非不知趨簡易然而不敢也至俗儒逞臆舊筆直改使古字古義湮沒不彰者不知凡幾豈不痛哉若云開成石經作衰春秋有嚴顏之別且不得據漢石經以改之何論於唐況唐石經字乖師法已爲劉昫所譏安見其可從耶若云經傳不當有俗字吾應之曰何蓑何笠見於毛詩橐東載蓑並見於儀禮況石經於詩作何蓑是自亂其例也而又何說焉

更受采地於京師 定四年注

何注禮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按采有二始封之時則有采地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其始封所受者禮運所謂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也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弟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封之人此謂之興滅國繼絕世紀季以酅入於齊酅即紀之采也此國滅而采不滅之證其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者詩所謂還予授子之粲兮傳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白虎通諸侯入爲公卿大夫得食兩家采否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得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入輔得兩食之故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尚書大傳與繁露爵國篇所說同蓋指始封之采而言之大夫所以有世祿也若王制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鄭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名之曰采者采取其賦稅而已不得有其地也非始封其采可比

天子彫弓 定四年注

注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按敦弓疏作者主言天子之弓而已其諸侯公卿官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盡以其等級無文以明之也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本不經見未必然也然荀子大略篇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孔氏未之見耶荀子爲先秦之書具有其文何氏亦非無據矣彤弓箋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賚禮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釋文旅音盧黑弓也傳彤弓朱弓也彤盧之名亦散見於經諸侯彤弓之說無疑矣敦弓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疏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然則天子雕弓之說亦無疑也徐疏解云古禮無文未免失之於固矣

璋判白（八年傳）

何注稱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徐疏何氏與鄭同按此疏大謬不然鄭箋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疏禮圭以進君璋以進夫人則圭實統名不得言璋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小宰注云唯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莫稱焉則此言灌事祭宗廟也按何氏謂判白也半珪曰璋與毛同而鄭以爲璋瓚何異何以爲郊天鄭以爲宗廟之祭絕然兩途而徐謂何與鄭同其亦不察之甚矣何氏郊天之說出於仲舒之繁露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於此可證何氏之說有自來矣鄭以上章爲郊天此章爲祭宗廟徐亦沿上章之說而致悞與

皆毀廟也（哀三年傳）

春秋之例始封之君其廟不毀其餘親過高祖則毀其廟桓僖當毀而不毀魯廟災故孔子在陳聞之曰其桓僖乎其後董仲舒廟殿火災對本此然有中興之功者則不毀經書成周宣謝災是也五經異義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按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按漢之廟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迭毀後用貢禹之議以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爲宗不毀用公羊經師之說也

喪以閏數（哀五年注）

喪曷以閏數者九月以下也喪不以閏數者期與三年也大功以下本以月數故數閏期三年之喪本以年數故不數閏閔二年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白虎通禮有取於三年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公羊曰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穀梁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故以爲閏也按今喪期若不沒閏是不漸三年之氣且以閏附前月而與二十五月之例不符矣於五月九月三月之喪本以月數何氏曰喪數略也以月數恩殺故併閏數班固鄭元射慈賀循之倫咸無異議晉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孔粲謝攸皆引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卒其間相去四十二日則乙未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於前也喪事先遠則應用博士吳商之言以閏月祥蔵謐議尋博士所上祥事是專用吳商議也商之所言依公羊何氏注及禮之遠日也王彪之曰吳商中材小官非名賢碩儒爲時準則又取閏無證據直譬遠日之義越祥忌限外取不合卜遠之理徐廣曰彪之不能徵援正義有以相屈但以名位格人君子虛受心無適莫豈不然哉執政從而行之其殆過矣鄭襲難范甯曰以閏三月五日死者當以來月何月祥何月爲忌日答曰謂之閏月者其餘分之日爲閏益月耳非正月也非正月則吉凶大事皆不可用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者不數以閏月死既不數之禮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自然當以來年四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按何氏謂朞三年之喪始死得以閏數非死月不得數閏是以閏在喪表則沒之始死之月則不沒若范甯之說雖始死亦當沒閏與何異也宋湘東國刺稱國太妃以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祥周忌當在六月爲取七月勅禮官議正博士邱邁之議按吳商議閏月死者應以本正之月爲忌謂正閏雖各有所執商議爲允宜以今六月爲忌按忌取周年今十二月與閏附前月之說同與始死數閏之說異南齊皇太子穆妃以七月薨其年九月閏未審當月數閏爲應以閏附正月若胡月數閏者南郡王兄弟便應以此四月小祥至於祥月不爲有疑否左僕射王儉等議以來年五月晦小祥至梁天監四年掌凶禮嚴植之定儀注以亡月遇閏後年中祥疑所附月帝曰閏蓋餘分月節則各有所隸若節屬前月則宜以前月爲忌節屬後月則宜以後月爲忌祥逢閏則宜取遠日按是又爲調停之說而不合禮經之舊制矣北魏偏將軍乙龍虎喪父給假二十一月而龍虎並數閏月詣府求上領軍元珍上言按違制律居三年之喪而冒哀求仕龍虎罪亦不合刑忽忽之失宜科鞭五十按是三年之喪數閏而遭罪譴也世謂六朝之人放於禮法之外而豈知南北諸儒於服制如此其嚴哉隋開皇之初太常牛宏撰定禮志三年及喪期不數閏大功以下數之以閏月亡者祥及忌日皆以閏所附之月爲正開元禮同按此與何氏始死數閏之說不同其說又何嘗能異也哉

行夏之時（哀十四年注）

春秋自用周正公羊於西狩獲麟注乃云何賜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去而行夏之時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此其證已此假以爲後王之法當用夏正而並非顯然以改周正也至宋人說經往往剏爲虛造遂謂以夏時冠月趙氏汸駁之曰周人改時改月如使周不改時則聖人何必曰行夏之時使夫子果用夏變周則何以責諸侯之無王哉趙說足以正宋儒之失按周禮有正歲有正月鄭注正月周之正月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據此則知夏小正農緯厤未記於夏之正月豳風三之日于耜傳三之日夏正月也故皇侃以爲三王所尙正朔服色雖異而田獵祭祀播種並用夏時得天之正也是知凡在夏時當用正月者在周時則用三月若夏時與周時無異則何以周有正歲又有正月乎審是則三代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其不然乎其不然乎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千二百二十五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之二十六 學海堂

春秋公羊傳注疏考證 天台齊侍郎召南著

序傳春秋者非一 疏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按陰豐當作泠豐前書儒林傳顏安樂授淮南泠豐及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是也又按劉向始學公羊後授穀梁又按前書無王彥而有王亥郎與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同以穀梁議石渠者後書賈逵兼通五家穀梁之說注云五家尹更始等又作王彥未知孰是

原目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按隋志廣議大夫何休撰公羊解詁十一卷而唐志作十三卷以陸氏釋文証之則本十

二卷隋志作十一唐志作十三皆筆畫之譌耳但今注疏本作
二十八卷不知分自何人
疏長義志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
非正名而言順也○按此引賈逵所作長義据左氏以難公羊
者也公羊家妄誕不經莫如以春秋當新王黜周王魯之說賈
逵闢之是也

卷一

元年春王正月傳君之始年也注變一爲元元者氣也無形以
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無所繫而使春繫之
也○按董仲舒曰春秋謂一元之義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
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按董子解
經明白純粹如此何有于有形無形上無所入云云如何氏所
說乎
注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故因以錄即
位○按天子稱元年於天下諸侯稱元年于其國春秋本是魯
史自書魯君之年若晉乘楚檮杌自書晉君楚君之年史記十
二諸侯年表起自共和齊魯秦楚諸國各記年分此可爲古諸
侯得紀元于其國之明証也君如何氏說則周本王也孔子元
之魯本侯也孔子王之是春秋爲傷敗名教顛倒是非之尤何
氏說經妄誕如此
傳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按春秋所書之王謂當時之王耳公
羊指定文王說甚迂凿史記以虞芮質成之歲爲文王受命蓋
本于公羊家說也
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傳因其可褒而褒之注春秋王魯因儀
父先與隱公盟可假以見褒賞之法○按傳言不之不過以其
結好鄰國猶美之云爾魯實可爲新王乎儀父以盟新王得褒
滕薛以朝新王得襃則戎之會乎知慕義敢尤可嘉何當進乎
爲公侯矣桓公公子翬之不道賂奸天位尤可貶絀當直斥爲
庶人矣欺天欺人以伸其之周王魯之邪說此則非公羊之過
何休之過也
祭伯來傳何以不稱使奔也○以祭伯來穀梁以爲來朝公羊
以爲來奔劉向曰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利出
奔于魯而春秋爲矣不言來云傳其公孰自此始也

傳所見異辭注所見者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也○按傳三句
不過言時有遠近書冊不備不能詳盡耳何休因此遂強爲分
配高曾王父父及己身既不可通又妄分治亂升平太平名目
尤不可解也

卷二

無駭帥師入極傳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按左氏
無駭既卒始賜氏族其生前自不當追加以展字非聖人貶之
而去其氏也
夫人子氏薨傳隱公之母也○按子氏一也左氏以爲桓公之
母穀梁以爲隱公之妻公羊以爲隱公之母三傳不同如此
三年春王二月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
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云云○按此義傳
所不言而何休自以己意測度者也夫既以魯當新王矣又曰
通三統存二王之後是三王也又經書天王傳以春王爲文王
是五王也是何聖人作經于一王之天下五之哉妄矣
宋公和卒注春秋王魯眂外言卒所以褒內也○按外侯書卒
于本國之君書薨此自當時國史之例如以宋言之則其史書
魯侯之終也必曰魯某侯卒矣何有于王魯紛紛之曲說也哉

卷三

衛師入盛傳注方伯二師諸侯一師○按費誓魯人三郊三遂
是周初定制大國三軍之明証也魯頌美僖公復周公之宇曰
公車千乘公徒三萬非三軍而何蓋公羊以舍中軍爲復古非
確論也
初獻六羽傳譏始僭諸公也○按左氏以爲得禮謂六佾是諸
侯之正也公穀俱以爲魯侯皆當舞四佾而僭諸公之六佾是
爲失禮至穀梁所引尸子說又不同尸子謂當時諸侯俱僭八
佾魯始用六羽爲得禮也
螟傳記災也注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
所致○按漢儒于春秋所書災異必事事而爲之說穿鑿附會
以求其合如此條據漢書五行志引董仲舒劉向以爲時公觀
魚于棠貪利之應是何休所本也
傳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按狐壤之戰據左傳在惠公末年隱
公尚爲公子之時非此時事也凡二傳記事俱屬傳聞故不如

左氏之確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注無王者云云○按各本俱大無王
者非也何休以此年之春不書王二月及王三月也玩疏自明
然其說曲甚矣
鄭伯使宛來歸邴傳注還至當如初禮○按尚書無此文何氏
以己意增之者疏引鄭注五禮三帛解與孔傳不同
宋人蔡人衛人伐載鄭伯伐取之○按左氏經作戴此條釋文
不及何也
滕侯薛侯來朝傳微國也注稱侯者春秋託隱公以爲始受命
王滕薛先朝隱公故襃之○按何氏曲說至斯而極滕薛之爵
爲侯周先王之班爵也滕侯之先薛侯周禮之定制也何氏于
八年宛來歸邴注曰甚惡鄭伯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湯沐邑
歸魯背叛當誅則亦明著尊王之大義矣於滕薛來朝又以爲
王魯不又自相矛盾乎

卷四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按僖元年八
月會檉十六年十二月會淮成三年十一月會蜀襄十六年二
月會湨梁皆會加月其他因會而盟而伐者加月尤多安見桓
會皆月之爲危之乎故知以日月爲例皆臆說也
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傳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
按公羊賢孔父仇牧荀息爲忠臣扶植名教其義長于左氏
傳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注父者字也疏穀梁傳文○按今本
穀梁傳作父字諡也後人每疑于父非諡號字當作衍文歟
此疏可知穀梁本文原無諡字也
取郜大鼎于宋傳故謂之郜鼎注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
享祭諸侯殷之時鼎淪於泗水及武王克殷之後鼎乃出見
○按注不過公羊家說即若商王之對武帝所云周德無所
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云爾此鼎與九鼎無涉九鼎沒于泗
水乃周末秦初事非殷末也武王遷九鼎于洛邑非得之泗也
疏多牽合附會鄙俚如此
紀侯來朝注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與之奉宗廟故封之百里
○按此義傳所不言而何休以臆測者也休既謂絀杞之先不得
侯傳乎此時周天子豈復能封建侯國且紀[illegible]

强齊南接邾莒又安得有寬閒之地可開拓爲百里也者何休所据而知紀以王后之故進爵爲侯乎又謂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尊封此亦漢家故事后族以恩澤封侯非古法也疏謂隱二年有紀子伯之文故知侯非本爵夫紀子伯闕文也可爲据乎

傳冬曰狩注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按左傳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與周禮合穀梁謂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名目稍殊然其爲四時之田一也公羊則謂春苗秋蒐冬狩而夏時獨闕劉敞曰何休言春秋之制非也禮記王制亦復闕夏蓋王制出自漢時諸儒皆承公羊之謬不足爲據也此論甚確

大雩傳何以書注先是桓公無王行○按前後文勢應作無王而行各本俱脫而字耳

蔡人殺陳佗傳陳君也疏止由陳佗不君而見絕故去其子葬○按若以父之惡而貶其子之終則宣王當因厲而不入周廟蔡仲當因叔而不稱蔡侯矣有是理乎

卷五

傳其稱侯朝何注下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故貶明大惡○按桓公四年七年經皆闕秋冬二時十七年五月不書夏何氏强爲之說于義實不可通如昭十年無冬定十四年無冬皆闕文耳

葬鄭莊公注莊公殺段所以書葬者段當國本當從討賊辭○按經因史文凡來赴者書卒魯使人會其葬者書葬非有褒貶之例不然鄭寤生拒王命射王肩取許國罪大惡極不止克段一事也何注每于卒葬致詳不惟誣經兼誣傳矣

宋人執鄭祭仲傳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按公羊之傷義害教莫如此傳漢賈逵謂祭仲之屬左氏義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權變晉范甯亦曰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王應麟困學紀聞曰若祭仲者董卓司馬師孫綝桓溫之徒也其可褒乎皆切中其病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傳近也注今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按左傳無戰龍門之說公羊家言之耳漢書五行志桓十四年八月御廩災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于龍門注引韋昭曰魯郭門也

許叔入于許注稱叔者春秋前失爵在字例也○按公羊家必不肯信左氏故憑空臆斷以爲春秋前失爵于邾儀父亦然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注去夏者明夫人不繫于公也○按左氏穀梁經五月上皆有夏字公羊經無何氏遂造爲夫人不繫于公之說惑已如何氏說春秋時二百四十二年中豈有可存之春夏秋冬乎

卷六

單伯逆王姬傳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注以稱字也○按此及穀梁同以單伯爲天子之命大夫若如其說不應二百四十二年中竝無書字者杜預解左傳以單伯爲天子之卿單采地伯其爵也自京師送王姬至魯而適齊也按單氏世爲王卿則左傳是

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丘傳注慶父幼少將兵不幾者從不言弟意亦起之○按杜預謂慶父是莊公異母兄以慶父于此年已能將兵必非幼少也何休謂是公弟以莊三十二年傳叔牙曰魯一生一及慶父也存是慶父爲弟之明證也又史記魯世家亦取公羊爲說曰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休言不爲無据

溺會齊師伐衛傳注天子新立衛公子留疏世本及史記並有其事○按史記衛世家曰惠公奔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惠公是此役伐衛乃奉王命非違王命也如何休說則齊魯違王命矣以左傳證之史記是也

傳哀公亨乎周疏鄭氏云懿始受譖而亨齊哀公是也○按此即毛詩鄭譜所云紀侯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者也但公羊與世家皆不言何王烹之鄭譜始言懿王而徐廣解史記謂是夷王時事詩疏力辯其非以周本紀言懿王之時詩人作刺也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霣如雨傳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按不修春秋見左傳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孟子所謂魯之春秋者也孔子据以作經即据此耳何乃有百二十國寶書之說哉

傳何以書記異也注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主持衡平也○按天官書參爲白虎罰爲斬艾事張守節正義云罰亦作伐春秋運斗樞云參伐事主斬艾即其說也狼注主持衡平稍難解猶在參南與弧相近不屬南方朱鳥天官書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也權軒轅也柳爲鳥注又古人每以鳥衡並言故曰鬼盈之强候在熒惑占爲鳥衡正義云鳥衡柳星也然則持衡平祇可以言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不可以言天狼矣存疑於此

卷七

甲午祠兵傳吾將以甲午之日注明盛非內邑也○按明字各本俱誤作盟字非也讀下文師及齊師圍成傳成者何盛也便知其說今改正

齊人取子糾殺之傳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按史記齊世家襄公次弟糾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其母衛女是糾爲兄小白爲弟可爲此傳之證

公侵宋傳戰不言伐注舉戰爲重黎戰是也○按各本俱同疑黎戰當是來戰之訛即桓十年冬齊衛宋來戰于郎是也戰不言伐傳于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已發傳矣存說于此

宋大水傳及我也注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按春秋之法詳內略外若魯有水災無緣不書大水也此書宋大水承宋人來告耳二傳不取赴告之說故往往創爲異論

公及齊侯盟于柯傳曹子手劍而從之○按曹子劫盟左傳國語皆無其事太史公依公羊說于齊魯世家並載又爲刺客列傳以記其詳後人疑此事本屬烏有但荀子大儒其王制篇曰桓公劫于魯莊則此說之傳久矣

卷八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按左氏及穀梁經皆無公字音義未及注

二十有六年公伐戎○監本及別本公字上俱無春字○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未有去春字者經文偶闕秋冬何休必横生異義若此年無春則何休立說又不知若何矣此爲刊本脫落無疑

卷九

城諸及防注諸君邑防臣邑○按傳既不言何氏執牟婁及防茲之例又因防爲臧孫氏采邑遂爲是解

齊人伐山戎傳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按此齊桓之功也公羊特以經稱人而曲說貶之然則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乃聖經所褒乎且如降彰罪也而稱人伐山戎功也而亦稱人則知稱人不足以言褒貶

齊侯來獻戎捷傳旗獲而過我也注刺齊桓驕慢恃盈非所以執㣲功也○按山戎在北齊旣大捷必不紆道至魯而後還國又告捷不過遣使必非親來傳與注皆以意測經文耳

公及齊侯盟于洛姑注季子如齊聞之奉閔公託齊桓爲此盟○按此注不可解若此盟卽季友奉閔公託齊桓則季友故在魯矣下文又何以云季子來歸乎且上文傳云季子至而不變也指下文季子來歸乎抑在閔公卽位之前也經于子般卒後但書慶父如齊于季友出奔前後並未書及此傳注家所以紛紛也

齊仲孫來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按此傳文離極矣果係慶父何謂之齊仲孫乎春秋千古之信史所以爲不易之經訓也若如公羊家言不信極矣徒見前年經書慶父如齊後年經書慶父奔莒創爲是說無論魯人不可書齊慶父乃公子也焉仲孫氏之祖卽可稱以仲孫乎

齊人遷陽注不爲桓公諱者功未足以覆比滅人之惡也○按齊桓滅譚滅遂降鄣遷陽經皆據實書之其義一也豈有爲諱不爲諱之異乎降鄣之傳曰爲桓公諱又何說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注所以復見者起季子緩追逸賊也○按慶父罪惡至重于其出奔猶書公子則知春秋褒貶在所書之事有是有非不在爵號名字及日月之詳略也

卷十

楚人伐鄭注楚稱人者爲僖公諱○按公羊家以稱楚人自此始創爲僖公娶楚女之說其實莊二十三年經書荊人來聘矣荊楚異名而同稱卽州國之說皆臆斷耳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傳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注晉大于宋不序晉而序宋者時貫晉楚之君不至○按傳旣失實注又曲解其實貫澤之盟經書四國則四國在會耳

公子友如齊莅盟傳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注春秋王魯故言莅以見王義使若王者遣使臨諸侯盟○按莅盟對來盟不過內外異文傳以往盟乎彼解莅盟以來盟乎我解來盟明白平直如此何休之說不亦誣乎

傳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注據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俱從地不再言盟○按何注据袁婁甚精召陵之役齊兵未深入而楚人已服故書來盟袁婁之役晉兵大勝齊人畏而賂之晉受賂而利于盟故書及國佐盟春秋之謹嚴如此但傳言師在召陵非也上文書伐楚次于陘則師在陘也屈完來盟于師來就陘也盟于召陵齊桓待楚以禮退至召陵與屈完盟也左傳曰師進次于陘又曰師退次于召陵祇進退二字齊桓行兵及楚次第俱明何氏用左傳以解師在召陵是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傳注時桓公德衰諸侯背叛故上假王世子示以公義○按齊桓伯功首止爲最以尊周室以定儲君此極盛之舉也何休德衰云云近于穿鑿按漢書五行志載是年日食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齊桓行伯江黃自至南服強楚其後不內自正而外執陳大夫則陳楚不附鄭伯逃盟諸侯將不從桓政故天見戒是公羊家舊有是說然而未可信也

卷十一

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傳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按左傳指哀姜是行祔主之禮也穀梁指成風是尊爲夫人以告廟也惟公羊說最無據何氏謂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陽穀之會齊桓方教諸侯無以妾爲妻又明知魯秉周禮而脅之違禮乎此必不然之事也

傳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按不書葬自是舊史失之孔子無緣加葬耳以爲爲襄公諱不亦鑿乎

諸侯盟于葵邱傳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按穀梁以爲美公羊以爲危合之祗當孟子一盛字葵邱之會桓之極盛而衰之時也

春王正月公如齊注如京師善則月榮之於齊晉善則月安之如楚則月危之○按以月爲說何休之陋也同此書月也日月榮之月安之月危之穿鑿無謂

齊師曹師伐厲注葵邱之會叛天子之命也○按左傳謂伐厲以救徐是厲爲附楚小國也公羊家以意測度于事實往往不符

滅項傳爲桓公諱也○按漢世公羊盛行言春秋者俱依其說劉向上書訟陳湯曰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又田廣明謂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皆指此事也

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傳與襄公之征齊也○按宋襄此戰意在安定齊國所謂師出有名者耳何言與之征齊哉征者上伐下也宋與齊敵國也無相征之義也公羊家於宋襄每事推贊所不可解

傳後會也注疏而鄙之自就邾婁所見執者也○按各本皆同疑所字上脫一爲字

梁亡傳爲惰而亡也注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謹史記春秋說有此文也○按魚爛而亡史記秦始皇本紀後有此文但是後漢明帝時班固答詔語非史記本文也梁亡之事史記秦本紀繆公二十年滅梁芮是也何注云云當是春秋說之文

鄫子來朝傳失地之君也○按如何注鄫滅在春秋前計至此時已八九十年矣且宋有郜鼎安知非郜以賂宋鄫魯之得于宋乎因有郜鼎遂謂郜已見滅又因經有來朝之文遂以失地之君解之皆臆說也左傳言晉侯賜子產以莒之二方鼎然則莒亦失地乎

卷十二

杞子卒注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又因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按此傳所無而何氏以意爲說者也言春秋黜杞爲伯理已可疑又云貶不失爵則迂曲極矣

二十有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傳不能乎母也○按嚴助上書武帝謝罪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霍光廢昌邑事卽據此傳以行所謂春秋之義也但據事實則全不然按左傳初甘昭公有寵于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杜注王子帶奔齊在十二年復之在二十二年則惠后之卒又在王子帶奔齊之先矣此時豈有惠后尙在而曰不能乎母乎公羊家祇疑于書出之文故爲此說耳

宋殺其大夫傳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強○按三世內娶之說創於公羊漢宣帝時魏相因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無大夫卽據此傳但以事實核之則實不然宋桓公之夫人衛女也國風有河廣之詩襄公之夫人王姬也後逐昭公而立文公此二世則皆外娶矣且宋之患正在戴桓諸族世卿執政耳何謂公族以弱乎外戚專權此自漢世之弊不可以言宋也

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傳曹伯之罪何甚惡也注曹伯數侵伐諸侯以自廣大○按曹積弱久矣何能侵我諸侯以自廣大此誣說也從前傳謂曹無大夫注謂曹不稱師曹何其弱此因下文有與曹抱之事又謂曹數侵伐以自廣大又何强也

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注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按左傳此會王子虎天子大夫狐偃公孫固國歸父轅濤塗小子慭皆諸侯之卿非微者也何氏說公羊每事必言褒貶獨此會又貴以微者稱人意在與左氏立異耳

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傳魯郊非禮也○按凡春秋書郊皆非禮也於是禮中又有失禮此爲異耳公羊之說精於左氏

卷十三

傳注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疏備在左氏○按左氏不言主之形狀尺寸制度又以爲祔而作主更無用桑用栗之分不知疏謂備在左氏何也

傳練主用栗注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疏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按杜預注作主亦用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二句孔疏曰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云云先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據此疏及左傳疏則今文論語應作哀公問主於宰我矣

大事於大廟躋僖公傳先禰而後祖也注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于文公亦猶祖也○按公羊此義極精何氏注亦最當後漢梁太后欲以殤帝廟次居順帝下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于閔上孔子譏之書曰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太后從之此事足與傳相發明

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眛以師奔秦○按左氏穀梁經作晉先蔑奔秦無以師二字公羊經有之故傳作以師外解釋文未及注

春毛伯來求金傳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按此傳則諸侯於國內紀元曉然矣猶內必王者然後改元不自相矛盾乎

楚子使椒來聘傳始有大夫也○按列國以名見者皆大夫也僖四年屈完來盟于師二十一年使宜申來獻捷二十八年殺其大夫得臣明書于經而以爲始有大夫此何說也

卷十四

秦伯使遂來聘傳惟諓諓善竫言至能有容○按此傳引用秦誓而稍裁節注疏皆不以秦誓解之何也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卽誓之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也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卽誓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也公羊著竹帛時當漢初所見尚書本字句或異耳疏於傳注之意全未發明其解一介斷斷謂卽秦伯自言誤矣又按秦穆公任好以文六年卒左氏可徵自令狐以還皆康公事公羊家見經不書穆公之卒遂誤以此秦伯爲穆公也

世室屋壞傳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白牡各本皆誤作白牲○按春秋繁露郊事對篇春秋日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又曰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于諸侯尤足以証此文白牡之訛

秦伯罃卒注秦穆公也至此卒者因其賢○按左傳史記皆以罃爲康公何休所以必解爲穆公者以前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傳以爲賢穆公又引秦誓文以賢之則公羊子已先以罃爲穆公矣注謂因其賢亦不可信春秋書外君之卒因赴而書不關於賢不賢也

卷十五

晉趙穿帥師侵柳○按左氏經作侵崇崇秦之與國也穀梁經亦作崇惟此經作柳

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傳帝牲不吉注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按皇天大帝似應作天皇大帝鄭注周禮大宗伯禋祀昊天上帝云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晉書天文志云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羣靈執萬神圖是也但各本俱作皇天大帝似亦可從按周禮賈疏云爾雅北極謂之北辰鄭注天皇北辰耀魄寶紫微宮中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是也

葬我小君頃熊傳注熊氏楚女宣公卽僖公妾子○按頃熊左氏經作敬嬴是嬴姓女文公之妾也公羊以敬嬴爲頃熊不過經文字異何休直以宣公爲僖公之子者因公羊家說僖娶于楚見脅于齊以媵女之先至者爲夫人遂以此頃熊實之不知熊楚氏也芈楚姓也若實楚女必稱頃芈春秋時婦人未有舍其姓而稱氏者此云頃熊必熊姓之女非楚女也否則敬嬴是而頃熊非也至宣公實文公庶子乃以爲僖公妾子則不足辨者矣

卷十六

初稅畝注還廬舍種桑荻雜菜○按食貨志云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不云種荻也還廬師古曰還繞也

注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按求詩之法食貨志云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與此注不同

卷十七

王師敗績于貿戎傳蓋晉敗之○按貿戎與王師戰此事實也以王師自敗爲文此書法也若實晉人經可易爲貿戎乎此則二傳之穿鑿也

梁山崩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按各本俱作江上之山非也果爾下文何以云壅河三日不流乎今改正

立武宮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注在春秋前疏臧孫許伐齊有功○按鞌之戰晉魯大夫以一笑之故發憤興兵主兵者郤克及季孫行父則此立武宮亦行父侈圖自誇其功非臧孫許爲之也何氏所以必指臧孫許者以前傳言臧孫許與郤克同時聘齊也

取鄟傳邾婁之邑也○按穀梁以鄟爲國是也公羊於取地概

以邾婁之邑解之然則自隱公至此取邑多矣邾婁有幾百里之地乎小國時時失邑而猶不亡又何說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注不致者成公數卜郊不從怨懟故不免牲不但不免牲而已故舜臣子辭以起之○按卜郊不從與會伐鄭並無干涉返國不致自是史闕文耳魯郊上僭天子非禮也卜郊不從遂不郊正是得禮何乃以爲罪乎

卷十八

周公出奔晉傳自其私土而出也注明當并絕其國○按傳言私土指采地言何氏謂起諸侯人爲天子三公又謂不月者小國也皆因私土二字而誤諸侯固有入爲三公者周公卻非畿外諸侯周亦非侯國之名以不月而定其爲小國尤爲無謂按左傳曰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較公羊爲簡當

傳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注叔仲惠伯直先見殺爾不如荀息死之○按子赤宜立正於東齊卓子惠伯衞君止於荀息守死不變可謂魯國忠臣矣何不如荀息也

傳臧宣叔者相也○按逐歸父之家左氏謂是季孫行父之意而臧孫許行之公羊直謂是臧孫許事以經核之行父身爲上卿專國政臧孫之職名列臧孫許之上則左傳是也

甲午晦傳晦者何冥也○按晦是晦朔之晦耳上書六月丙寅朔則甲午爲二十九日無可疑者二傳必執經不書晦之例解晦爲冥曲矣孔子果有此例乎

公會晉侯齊侯衞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不見公傳公幼也○按經不諱恥直書其事所謂我直彼曲不足爲恥穀梁謂譏在諸侯是也公羊乃云公幼公立已十六年矣尚云幼乎

卷十九

葬我小君齊姜傳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注齊姜者宣公夫人○按作傳者不見國史其於事實全疏故爲疑辭志愼何休直斷以爲宣公夫人則近於飾非矣婦先姑逝者至多何以知齊姜是姑穆姜是婦休之意不過欲與左氏立異爾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於雞澤注盟下日者信在世子光也○按何休執文十四年新城之盟晉趙盾下書癸酉之例也以是說經穿鑿無謂齊世子光自應敘諸侯之下己未同盟自應接書耳使齊世子光不在是會則己未與邾婁子相連矣可得日信在邾婁子乎

作三軍傳三軍者何三卿也○按天子六卿六軍諸侯三卿三軍以三卿解三軍原屬古制但春秋時不可以卿爲說晉則三軍而六卿四軍而八卿每卿之將佐皆卿也鄭雖小國亦有六卿何況于魯卻以成公言之二年戰鞌四卿並書于經而仲孫蔑爲卿已久又十五年書仲嬰齊卒然則孟叔季三家及臧氏仲氏子叔氏並時爲卿矣謂襄公以前止有二卿今鄭置一卿爲三可乎

傳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注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襄公委任强臣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按古制諸侯自有三卿何書酒誥曰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又梓材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此周初侯國三卿之定制也所異者卿之命于天子以國大小爲增減耳何氏謂侯國止有司徒司空原無司馬今作三軍作中卿官踰王制豈通論乎經書作三軍自言益軍以見公室之分不言益卿以見官制之侈也且魯僖有三軍建國之初三郊三遂見於書僖公之世千乘三萬見於頌是三軍固遵古制也不知何時始減爲二此時改作名爲魯國强兵實則三家竊政故謹書於策耳

卷二十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注禮兵不從中御外○按公羊之例大夫無遂事又曰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說各不同惟董子繁露解極明白曰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甯也專之可者謂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用兵也可謂善說經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商任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按左傳記孔子之卒而公羊穀梁則記孔子之生但所記亦微不同穀梁但云庚子孔子生蒙上十月十月書庚辰朔則庚子是十月廿一日也公羊作十一月庚子十一月當有庚戌庚申庚午必不得有庚子故陸氏釋文云此亦十月也史記魯世家則曰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正義云生在周靈王二十一年也孔子世家亦同索隱云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爲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後序孔子卒云七十二歲每少一歲也按公穀是孔門弟子所傳于孔子生日當無不確以十月宜有庚子言之則公羊所云十一月者一字或是衍文

注時歲在己卯○按是歲實在己酉不知何氏何以言歲在己卯疏謂何氏自有長曆不得以左氏難之知何氏竟以是歲爲己卯矣

卷二十一

吳子使札來聘傳尚速有悔于予身注成十七年左氏傳云晉士燮祈死下何氏作齊青雖之○按漢儒黨同伐異即此一事可以盡破其說夫謁餘祭夷昧之飲食必祝何異于晉士燮魯叔孫婼之祈死乎精誠所感鬼神相之其義一也休知難左氏而不難公羊疏家又爲之曲解皆虛費辭者也

卷二十二

取運傳內之邑也○按鄆邑有二一在西界昭公居鄆是也一在東界與莒相接先儒謂是莒之附庸魯時時與莒爭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與此取鄆是也公羊於後文叔弓帥師彊運田亦曰與莒爲境

葬滕成公注滕公當自行不當遣大夫○按諸侯於隣國未有親行送葬之禮滕子之會葬襄公則是非禮何得以此譏晉杞乎魯於晉杞當文皆未親會其葬何況諸國何休之言未足爲定論也

秋七月楚子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傳慶封之罪何脅齊侯而執者伯討也月者善義兵○按楚靈上以賊殺賊不成伯討而經書以伯討之文何也其義見於繁露云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靈王殺齊慶封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者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封晉文不予致王也今諸侯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爲天下大禁曰人臣獸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也

舍中軍傳復古也疏正以魯爲州故正舍一軍○按以文義推之公羊不以方伯三軍州牧二軍則此疏當作正以魯爲州牧

合二單也牧故字形相近而訛耳因各本皆同存說於此
秦伯卒傳何以不名匿嫡之名也○按匿嫡之名此必無之事也春秋中諸侯之卒失其名者多矣宿男滕子豈亦匿嫡之名乎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戍卒注去冬者蓋昭公取吳孟子之年故貶之○按何休未去冬之義而不得遂以取吳孟子實之夫取同姓與去冬有何相涉范甯解穀梁直云未詳何其慎也

葬我小君齊歸注歸氏襄公嫡夫人疏皆史記文○按魯世家但云魯人立齊歸之子稠為君是為昭公不云齊歸襄公嫡夫人也且其上文書太子卒下文引穆叔言稠非嫡嗣則齊歸為襄公妾明矣又按疏云初至不書者蓋為世子時娶之尤為紕繆襄公初立時年才三歲九歲始冠左傳史記符合自古豈有孩提而婚娶者乎且公羊於成公十六年尚云君幼疏又以襄公為世子時娶齊歸皆妄說耳

卷二十三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於陳傳不與諸侯專封也注名者專受其封當誅書者因以起楚封之○按傳不與專封猶穀梁之言不與楚滅也此義甚正至陳蔡已滅而復其君自合書名何注以書名為貶陳蔡則鑿矣

有星孛於大辰傳大辰者何大火也疏然則爾雅不言心為大火者文不備也○按爾雅釋天明云大辰房星尾也大火謂之大辰何謂文不備乎

傳伐為大辰注伐謂參伐也疏正以伐在參旁與參連體而六星○按參宿中橫三星其外左右肩左右足四星又中橫三星之傍有三星下垂曰伐是伐與參連體而九星也天官書曰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為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是其証也此疏謂與參連體而六星疑是字畫之誤但詩綢繆毛傳曰三星參也又周禮熊旗六斿以象伐則此疏不為無據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傳當國也○按公羊家總坐事實不明不知王猛是敬王之兄于次當立又不知是年王室之亂即是子朝作亂但見經文于王猛書入書卒即謂王猛不當立耳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傳王城者何西周也○按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正與此文相對蓋周八百年東西周之名凡三變初言東西周者以鎬洛對言鎬為西也此後言東西周以王城成周對言王城為西也戰國後言東西周以河南鞏對言河南為西也

卷二十四

晉人圍郊傳郊為不繫於周不與伐天子也○按晉人圍郊圍子朝之邑也此正勤王之師何謂之伐天子乎襄王之難晉文自將以定王室伯業所以隆也此役但遣籍談荀櫟用二師為聲援伯業所以衰也公羊猶以圍郊為非何哉

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剸陵○按剸陵左氏穀梁經作鄟陵呂祖謙春秋集解不云公羊作剸陵疑此經亦應作鄟陵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注故以存君書明臣子當憂納之○按前此居鄆不書在鄆鄆魯邑也居鄆猶居魯也乾侯則晉邑非魯地矣是以每歲書之

卷二十五

定公釋文何以定公為昭公子與左氏異○按公羊亦無昭定父子之說何休於冬十月賈霜殺菽傳注曰定公喜于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恥是休立意必與左傳史記異也

戊辰公即位傳子沈子曰○按穀梁引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即用此傳文可知即此子沈子但非穀梁家師故不冠以子字耳

冬十月賈霜殺菽傳異大乎災也疏何氏以為定公者昭公之子與賈說異○按賈服即賈逵服虔注左傳者也各本作與賈後異非是今從監本改正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伯莒楚師敗績傳挾弓而去楚注禮天子雕弓○按[illegible]無文詩行葦毛傳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孔疏曰敦與雕古今之異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亦謂此注無據

於越入吳傳於越者何○按春秋於國之名號大率從其本稱稱越稱於越猶楚之稱荊稱楚小邾之稱倪稱小邾耳

卷二十六

盜竊寶玉大弓傳弓繡質疏故左傳云可以威不軌戒不虞也○按左傳並無此文解大弓惟召二十七年有云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不知疏何以割裂引之

傳龜青純注世世保用之辭疏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按左傳祝鮀所說夏后氏之璜即寶玉也封父之繁弱即大弓也公羊家不知左傳故有璋判白云云之說穀梁云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其說視公羊較是然俱不如左傳為得其實

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傳注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按此何休曲說也本魯故地見奪於齊今不用兵戈慕義來還此極美之事也何乃云已絕不應復得乎何乃云定公貪而受之乎

宋公子池出奔陳注池左氏作地○按何氏注前後並不援引左氏其於經文同異亦並不以二傳互證此注五字乃陸氏釋文後人誤刊以為注耳因舊本並同存說於此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傳百雉而城注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按城之制以里數丈尺為大小之差耳豈可缺一面而可云城者乎何休即樂懸以例城然則大夫當判城矣疏以為孔子設法如此皆妄說也

城莒父及霄注去冬者是歲蓋孔子攝相事政化大行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故貶之○按何休以受女樂為去冬之說妄矣杜預注左傳云此年無冬史闕文是也

卷二十七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傳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按此義即雋不疑所謂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者也此說最傷名教先儒范甯已斥其妄矣

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傳內辭也若使他人然注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按傳與注皆曲說也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既書以邾婁子益來矣何可云若他人入之來乎於八月己酉不重書公者蒙上文以秋公伐邾婁也

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傳諱同姓之滅也○按此入實是滅曹

左傳史記可證然經祇書入理不可解若如公羊說以爲內諱亦恐不然

卷二十八

冬十有二月螽何以書記異也注晉分爲六卿○按六卿擅晉其來久矣自定十三年荀范二族出奔於是智趙韓魏四卿專政又其後則三家共滅智氏而分晉國注謂晉分爲六卿不可解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主會也○按此會左傳謂先晉而國語謂先吳公羊亦謂吳主會以勢度之則國語是也晉不競已數是矣自宋之會即爲楚所先此時能與吳爭乎公羊說非無據但何休注引緯書所云齊晉前驅魯衞驂乘滕薛俠轂而趨者則言之太過不可信也

傳爲獲麟大之也○按公羊之意麟獲於薪采者之手時魯君實未嘗狩獵特以獲麟之故孔子書爲西狩耳其說太迂

傳反袂拭面涕沾袍夫子素按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按漢世緯行公羊以其最長於讖何休此注總括緯書以爲之妄誕極矣又按左氏不得立學官賈逵言漢爲堯後惟左氏有明文當時經術總以讖緯之長短爲盛衰其弊如此

傳祖之所逮聞也注記高祖以來事云云○按公羊言祖所逮聞猶言去古未遠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猶言記載不一於理未爲失也說公羊者實之以高祖劉之以三世自董仲舒繁露即云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是說者又復爲之附會此非公羊之過說公羊者之過也又按傳云孔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又云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據言聖經扶樹綱常辨明名分褒善貶惡垂鑒戒於萬世爲世道人心慮至深且遠也說公羊者乃以讖緯解之何哉

皇清經解卷十之二十六終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之二十七

公羊羣解彙編目錄

隱公

元年 君之始年也 廿六注證 陸肆
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同上 廿四詁箋 伍柒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同上
成公意也 同上
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 同上
母貴則子何以貴 三句 同上
會猶最也 本卷二
何以名 本卷一
因其可褒而褒之 廿六注證 陸肆
如勿與而已矣 本卷三
仲子微也注云王者據土至伯父叔父 本卷一
惠公者何隱之考也 本卷一
仲子者何至仲子微也 廿四詁箋 伍捌
何以不稱使奔也 廿六注證 陸肆
所見異辭 同上

二年 無駭者何至不氏貶 同上
始滅昉于此乎 本卷三 一見雜錄鄭引公羊異文
譏始不親迎也 廿四禮說 陸壹
紀子伯者何 二句 廿四詁箋 伍捌
夫人子氏者至夫人也 同上

三年 隱公之母也 廿六注證 陸肆
食正朔也 本卷一
其稱尹氏何至非禮也 本卷一
渴葬也 本卷一
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 本卷一

四年 吾爲子口隱矣 本卷一
石碏立之 本卷一

五年 登來之也 本卷二 一見雜錄鄭引公羊異文
百金之魚公張之 本卷一
考仲子之宮考宮者何 本卷一
初獻六羽 同上 本卷一 廿四禮說 陸柒 廿四詁箋 伍捌
譏始僭諸公也 廿六注證 陸肆
分郲 本卷一
始僭諸公注引魯詩傳 本卷一
記災也 廿六注證 陸肆

六年 輸平者何至墮成也 本卷一
狐壤之戰隱公獲焉 廿六注證 陸肆

七年 于楚丘 廿四詁箋 伍捌

八年 公及莒人盟于包來 本卷一

九年 俶甚也 本卷一
俠者何至未命者也 廿四詁箋 伍捌

十年 此公子翬也 本卷一

十一年 乘言之微國也 廿六注證 陸肆
何隱爾弒也 本卷一
春秋君弒至無臣子也 廿四詁箋 伍捌
子沈子曰 本卷一

桓公 ○十八年缺

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本卷一 廿四禮說 陸壹
如其意也注先謁宗廟
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 廿六注證 陸肆

二年 故乎先攻孔父之家 同上
器之與人非有即爾 本卷一
故謂之郜鼎 廿六注證 陸肆
秋曰蒐 本卷一 見後冬曰狩

三年 齊侯衞侯胥命于蒲 本卷一
有年 同上

四年 冬曰狩 廿六注證 陸伍

五年 注縣車 本卷一
何以書 廿六注證 陸伍

六年 慢之化我也 本卷一
大閱者何 二句 本卷一
陳君也 廿六注證 陸伍

七年 淫于蔡蔡人殺之 本卷一
疾始以火攻也 廿四詁箋 伍捌

十年
葵邱之會至叛者九國 本卷二
踊爲文公諱也 本卷二 廿六注證伍陸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城杞也至徐莒脅之 本卷一
十五年 十六年
隕石記聞至察之則五 本卷一
聞其磌然 本卷一
塡然或作砰然 本卷一
是月 本卷一
十七年
孰滅之至爲之諱也 廿四詁箋玖伍
爲桓公諱也 廿六注證伍陸
十八年 十九年
與襄公之征齊也 同上
後會也 同上
盟邱其鼻以血社也 本卷一
魚爛而亡也 廿六注證伍陸
二十年
失地之君也 廿六注證伍陸
西宮者何至記異也 廿四詁箋玖伍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吾雖喪國之餘 本卷二
二十四年
王者無外至此之謂與 廿四詁箋玖伍
不能乎母也 廿六注證伍陸
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同上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出不正反戚不正勝 本卷一
未得乎取穀也 本卷一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不卒戍者至不可使往也 廿四詁箋玖伍
畀者何至聽之也 同上
曹伯之罪甚惡也 廿六注證陸陸
二十九年
自者何至爲叔武爭也 廿四詁箋玖伍

三十年 三十一年
魯郊非禮也 廿六注證陸陸
諸侯祭土 廿五禮說貳陸
通可以已也 本卷一
不郊而望 廿五禮說貳陸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宰上之木拱矣 本卷一
爾即死必于殽之嶔巖 本卷一
子揖師而行 本卷一
或曰往矣或曰反矣 本卷一
匹馬隻輪無反者 本卷一
匹馬隻輪 本卷一

文公○八年○十年○十七年○十八年均闕
元年 二年
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本卷一
僖公主注主狀正方至一尺 廿六注證陸陸
虞主用桑 虞祭天子九至十三 本卷一 廿五禮說貳陸
練主用栗 廿六注證五十六七 本卷一
大旱之日至以異書也 廿三釋例陸伍
云災 本卷一
五年而再殷祭注功臣皆祭 廿五禮說貳陸
先禰而後祖也 廿六注證六六 廿五禮說陸貳陸僖公下
以人心爲皆有之 本卷一
于此焉變 本卷一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九年
䣔晉大夫使與公盟也 本卷一
以天子三年至稱子也 廿六注證陸陸
始有大夫也 同上
許夷狄者 本卷一
其言僖公至尊也 廿四詁箋玖伍
十一年
楚子伐圍 本卷一
十二年
何賢乎穆公 二句 本卷一
惟諓諓善至能有容 廿六注證陸陸 本卷一
婞言 本卷一
十三年
世室者至羣公稱宮 本卷一
以爲周公主 本卷一
魯祭周公至白牡 廿四詁箋玖伍
魯公用騂犅 本卷一
羣公不毛 廿五禮說貳陸
羣公廩 本卷一 見雜錄鄭引公羊異文
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于棐 本卷一
十四年
納者何入辭也 本卷一
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䢵且也六 本卷一
十五年
宋子哀者 二句 本卷一
脅物而歸之 二句 本卷一
入郛不書至我動焉爾 本卷一
十六年
大夫弒君至窮諸盜 本卷一

宣公○七年○十年闕
元年
其意也 本卷一
古者大夫至待放正也 本卷一
爲弒子赤之賂也 本卷一
帝牲不吉 廿六注證陸陸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子公羊子曰至俱至者與 本卷一
赫然 本卷一
門焉者閽焉者 本卷一
仡然從乎趙盾而入 本卷二 見雜錄鄭引公羊異文
躇階而走 本卷二
八年
夫人熊氏薨 本卷一
九年
公如齊 見上條
十年
此皆大夫也 一節 廿四詁箋玖伍
討此賊者至無所討也 同上
十二年
勝乎皇門 本卷一

以殺爲几 見晏嬰稽首伸勞於夷狄子弒國亡

珍怪之食 本卷一

定公 ○二十年○七年○九十十一年○十五年 均闕

不隳城也 本卷一 廿五禮說叁陸

則曷爲以戊至錄乎內也 廿四詁箋拾陸

子沈子曰 廿六注證絲陸

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 廿四詁箋拾陸

四年

異大乎災也 廿六注證柒陸

公及諸侯盟于浩油 本卷一

錄我主也注主采地于京師 廿四禮說叁陸

挾弓而去楚 廿六注證柒陸

挾弓而去楚至上廬弓 本卷一

挾弓而去楚至雕弓 廿五禮說叁陸

朋友相衛而不相迫 本卷一

五年 六年 八年

於越者何 廿六注證柒陸

此仲孫何忌至非禮也 本卷一

從祀者何 全節 廿四詁箋拾陸

睋而曰 本卷一 廿四詁箋拾陸

寶者何璋判白 同上

璋判白 廿五禮說肆陸

弓繡質 廿六注證柒陸

龜青純 同上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均闕

龜青純注云至季孫假馬 本卷一

百雉而城 廿六注證柒陸

此逐君側之惡至無君命也 廿四詁箋拾陸

哀公 ○十五年至二十七年 均闕

三月辛巳 本卷一

元年 二年 三年

戚者何 全節 廿四詁箋拾陸

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 廿六注證柒陸

四年

皆毀廟也 廿五禮說肆陸

蒲社 本卷一

五年 六年

喪以閽斁也 廿五禮說肆陸

齊陳乞殺其君舍 本卷一

陳乞曰至大夫之化我也 見上桓公六年慢之化我也

色然 本卷二

內辭也若使他人然 廿六注證柒陸

諱同姓之滅也 同上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何以書記異也 同上 一見上隱公十年此公子暈也

何以書至不時也 廿四詁箋拾陸

十三年

吳主會也 廿六注證柒陸

盜殺陳夏彄夫 本卷一

曷爲以狩言之注云行夏之時 廿四禮說肆陸

十四年

西狩獲麟 本卷一

爲獲麟大之 廿六注證柒陸

有麕而角者 本卷一

反袂拭面 本卷一

涕沾袍 本卷二

獲麟 見羣籍各種經典六十九卷陸十肆頁

祖之所逮聞也 廿六注證柒陸 本卷一

皇清經解卷十之二十七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之二十七 學海堂

公羊羣解彙編

隱公

元年

會猶最也

隱元年傳云會猶最也注云最之爲言聚若今聚民爲投最古最聚通見禮記古義 惠徵君九經古義

隱元年公羊傳會猶最也何注曰最聚也直自若平時聚會無他浅深意也最之爲言聚若今聚民爲投最釋文最字無音宋大人曰正文及注最字皆當作冣材句切冣與聚聲義皆同故曰冣之爲言聚也說文冣積也從冖取取亦聲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冣世人多見最少見冣故書傳冣字皆譌作最樂記會以聚衆鄭注曰衆或爲冣釋文不爲作音蓋所見本已譌作最不復知其爲冣字矣管子禁藏篇冬收五藏冣萬物尹注冣聚也文音子外反則當時已譌爲最 地數篇民冣所冣粟以避重泉之戍尹注冣聚也 莊子德充符篇物何爲冣之哉司馬彪注曰冣聚也 釋文引徐邈音采會反則徐本已譌作最 荀子彊國篇韓詩外傳作執拘則冣 執拘則聚趙策願冣史記廉頗藺相如傳作願聚 史記殷本紀大冣樂戲於沙丘徐廣曰冣一作聚周紀則固有周聚以收齊徐廣曰聚一作冣鷃鳥賦憂喜聚門兮李善曰或作冣亦聚也 小爾雅冣叢也 今本冣皆譌作最 玉篇曰冣字而以聚也之訓誤入冃部冣字下說文繫傳冣字下漢人贈又曰聚二字韻會所引無之 大徐本亦無 段氏說文注已辨之此傳釋文不爲冣字作音則唐初已誤爲最不始於開成石經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何以名

隱元年傳何以名字也唐石經名上有不字頤煊案何休注據齊侯以藏父爲名疏云是言齊侯以藏父爲名故言郑婁君亦以儀父爲名注疏本皆無不字 經義叢鈔洪頤煊

如勿與而已矣

注云如即不如齊人語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毋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何注曰如即不如齊人語也家大人曰如上當有不字而寫者脫之桓十四年傳曰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文十六年傳曰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與此亦當云不如勿與而已矣不然同一齊人語何以此言如而彼皆言不如乎何注殆不可從 凡以如爲不如者皆爲此注所誤說見釋詞○士偁書今義述聞

姐勿與而已矣何注如即不如齊人語也頤煊案桓十四年傳不如勿嘗而已矣文十六年傳不如勿居而已矣句法與此相同此如上當脫不字 經義叢鈔洪頤煊

仲子微也注云王者據土

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同姓謂之伯父叔父許叔重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蕃衞純臣謹案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爲臣皆非已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玄之聞也已下鄭駁客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是鄭據周禮大行人以爲不

純臣之證與何氏合白虎通云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傳子孫世世稱君南面而治凡不臣異朝則迎之於著覲則待之於阼階升降自西階為庭燎設九賓享禮而後歸是異于衆臣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惠公者何隱之考也

注云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禰疏云舊說云禰字示旁爾言雖可入廟是神示猶自最近於己故曰禰郭景純注尒疋云禮記曰生曰父母死曰考妣說文云妣殁母也今世學者從之案尚書曰大傷厥考心事厥考厥長聰聽祖考之彝訓如喪考妣公羊傳曰惠公者何隱公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蒼頡篇曰考妣延年明此非死生之異稱矣顧寧人云古人曰父曰考一也自檀弓定為生曰父死曰考之稱而為人子者當有所諱矣○同上

二年

始滅昉於此乎

注云昉適也齊人語疏云胡毋生齊人故知之若鄭譜云然則詩之道放于此乎之類棟案五年傳云始僭諸公昉於此乎蔡邕石經公羊昉作放鄭康成注考工記云旊讀如放於此乎之放是漢時公羊昉皆作放同上

昉適也

二年傳始滅昉於此乎何注曰昉適也齊人語疏未解適字之義引之謹案一切經音義卷六華嚴經音義上並引三蒼曰適始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年

食正朔也

三年傳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何注曰此象君行外彊內虛是故日月之行無遲疾食不失正朔也引之謹案正當也廣韻正當也正朔也者日之食當月之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云貞當也下文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皆謂日食不與朔相當則此食正朔謂不前不後當朔而食明矣古人多謂當為正詳見易正乎凶下何注未達正字之義故正字之上又加不失以明之不知正訓為當即不失之謂也同上

其稱尹氏何至非禮也

三年傳云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宣十年齊崔氏傳同五經異義卿得世云今春秋公羊穀梁說云卿大夫世位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專政犯君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是也而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皆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為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而如諸侯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爻位三為三公二為卿大夫曰食舊德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云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佚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今尚書作弇古本作掩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云惟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从左氏義鄭氏亦云尚書世選爾勞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然則興滅繼絕王者之常義世卿之文其義何在傳當云世祿也世卿非禮也三傳之說未甚無悖詁訓者失之○王尚書經義述聞

渴葬也

釋名曰日月未滿而葬曰渴馬援傳裁買城西地數畝藁葬而已藁葬即渴葬藁渴語之轉漢書注以藁為草非也汪拔貢中經義知新記

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

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疏標以吾至愛女五字解曰若如也言吾愛於與夷則不止如女而已言其甚也引之謹案傳意是謂與夷雖我所甚愛而不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今乃言愛與夷不若愛女則是愛之不甚非其語意也今案與夷字女字當是上下互譌尋文究理蓋本作以吾愛女則不若愛與夷寫者錯亂耳作疏者不能釐正乃云不止如女以由成其義案傳云不若未嘗言不止若也且上下兩言不若皆謂不如何得於上不若解為不止若乎蓋所見已是誤本故強為之說而終不可通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四年

吾為子口隱矣

四年傳公子翬謂桓曰吾為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何注曰口猶口語相發動也引之謹案注意蓋讀口為叩叩發動也謂以己之言發動隱公之言也論語子罕篇我叩其兩端孔注曰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釋文叩本作口發動也是其證學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叩亦發動之意與此相近同上

石碏立之

漢石經碏作踖案說文無碏字當从石經作踖潛夫論云石氏衛公族惠徵君九經古義

五年

登來之也

注云登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為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案禮記大學云一人貪戾鄭注云戾之言利也春秋傳曰登戾之正義云以來為戾與公羊本不同下傳云百金之魚公張之注云百金猶百萬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則登戾之說信矣同上

百金之魚公張之

注云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食貨志云漢興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如淳曰時以錢為貨黃金一斤直萬錢食貨志又云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薛瓚曰秦以一溢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一斤為萬錢則百金為百萬錢矣何注與如薛二說皆合而司馬貞索隱取瓚注而非如說蓋未之攷也顏遊秦漢書注云一金萬錢見平準書注索隱國策云公孫閈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高誘曰二十兩為一金又云趙王封蘇秦為武安君黃金萬溢高誘曰萬金也二十兩為一溢○惠徵君九經古義

初獻六羽

經初獻六羽注云羽者鴻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尒疋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同上

分郲

五年傳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何注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釋文一云當作郲王城郲鄏頤煊案隸釋唐扶頌分郲之治郲即陝字史記游俠列傳陝寒孺集解徐廣曰陝縣當作郲郲字南越傳曰郲壯士韓千秋陝郲古字通用經義叢鈔洪頤煊

始僭諸公注引魯詩傳

何休隱五年公羊傳注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禮記謂今禮記並有之何氏但引魯詩則記與三家之詩皆七十子後學各記所聞明矣朱武曹經傳攷證

六年

輸平者何至猶成也

經六年春鄭人來輸平傳云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左傳作渝平云更成也服虔曰公為鄭所執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為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平猶成也成猶盟也桓元年傳云渝盟無享國秦皆為盟成而不結未及楚平傳載盟辭渝盟猶渝成也渝成猶渝平也公由鄭絕鄭來渝平降

不亨國桓莊結成以隱爲辭則漸平不得爲成明矣案𦨻文云變輸盟刺漢雅曰輸更也漸與輸同云朱子輸亦訓墮故左氏謂之更成公羊謂之墮成其義一耳誤劉原父以更爲輸說尤非从公羊改渝爲輸惠徵君九經古義

八年 公及莒人盟于包來

釋文云包來左氏作浮來古浮包字同秦有儒生浮邱伯見漢書楚元王傳而鹽鐵論作包邱子甚古音通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九年 俶甚也

九年大雨雪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何注曰俶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也蓋師說以爲平地七尺雪者盛陰之氣也盛陰之氣大怒此桓將怒而弑隱公之象引之謹案俶訓爲始不訓爲怒雪非雷電之屬亦不象人之怒也郭璞注爾雅俶作也引此傳俶甚也文義亦未安 今案俶厚也見大雅既醉箋俶甚者厚甚也平地七尺雪厚莫甚於此矣故曰俶甚也如此之厚者世所罕見故謂之異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十年 此公子翬也

蔡邕公羊石經隱十年下云此公子翬也云云又哀十有四年下云何以書記異也云云皆無經文案孔穎達詩正義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皆無經文是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十一年 何隱爾弑也

蔡邕石經弑作試白虎通引春秋讖曰弑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殺音試釋文云弑从式殺从殳不同君父言弑積漸之名臣子云殺卑賤之意字多亂故時復著之不敢卒候間司事可稍稍弑之荀卿子議兵曰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鹽鐵論曰威厲而不殺殺音試古音同同上

子沈子

隱公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按傳中有子公羊子曰桓公六年宣公五年而又有子沈子曰隱公十一年莊公十年定公元年子司馬子曰莊公三十年子女子曰閔公二年子北宮子曰哀公四年何後師之多歟又有魯子曰莊公三年僖公五年二十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有高子曰文公四年皆不冠子有穀梁子曰隱公五年桓公六年尸子曰隱公五年桓公八年沈子曰定公元年然則此傳不盡出於公羊子也明矣顧處士日知錄

桓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引之謹案春秋繁露玉英篇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卽位書卽位者言其弑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立謂不言卽位桓不言王者從其志以見其事也見上繁露先言不書王後言書卽位皆指元年而言也隱不言立桓不言王亦謂隱桓之元年也據此則元年春下無王字與左氏穀梁不同何注二年春正月曰無王者以見桓無王而行也不注於元年而注於二年則元年春下有王字與左氏穀梁同所見本異也又案書王不書王之故傳無明文蓋疑而闕之時周室既卑令不行於諸侯諸侯無王者不惟魯桓而已何獨於桓誅無王之罪乎穀梁以爲桓無王元年有王所以治桓弑君之罪則何以解於十一公之元年無罪而書王乎無王之說本非達詁公羊則無此說也董仲舒何休皆以桓爲無王殆非傳意王尚書經義述聞

二年 非有卽爾

二年傳器之與人非有卽爾何注曰卽就也若曰取彼器與此人異國物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取之者皆持以歸爲有引之謹案據注則傳文當作非卽有爾傳作非卽有爾故注云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取之者也下文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注曰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盖足以見器之與人非卽有矣疏出非有卽爾四字而解之曰謂非有就而有之爾則所據本已誤作有卽爾唐石經亦誤同上

三年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荀子大略篇曰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有年

朱新仲曰有年大有年桓宣時也有者不宜有二公行事不宜有此皆貶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止此二三年豐熟哉以是知二公不宜有此也昭元年秦后子奔晉云云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與此意合同上

五年 縣輿

桓五年何注禮七十縣車致仕疏淮南子曰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輿舊說云日在縣輿一日之暮人年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於君故曰縣輿亦有作車字者顧炫案隸釋侯成碑縣輿養神與疏本同經義叢鈔顧炫

六年 化我也

六年傳化我也何注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顧炫案化我卽上文過我過化同聲因曰撥其字異耳哀六年傳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不得謂無禮無禮二字是注者增成之穀梁傳作書我其音義並同同上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 蒐者何簡車徒也

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傳曰大閱者何簡車徒也昭八年秋蒐于紅傳曰蒐者何簡車徒也十一年大蒐于比蒲傳曰大蒐者何簡車徒也引之謹案大閱者何簡車徒也當作大閱者何簡車也徒字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蒐者何簡車徒也車字亦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蓋蒐惟簡徒大閱惟簡車大蒐則合車徒而竝簡之故傳分別言之何注大閱者何簡車也曰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但言車而不言徒則車下無徒字可知注蒐者何簡徒也曰徒衆但言徒而不言車則徒上無車字可知桓六年昭八年十一年傳竝曰蓋以罕書也注曰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言簡徒當比年爲之昭八年之簡徒非比年也簡車當以三年而六年之簡車非三年也簡車徒當以五年昭十一年之簡車徒非五年也是以譏其罕也據此則蒐爲簡徒大閱爲簡車大蒐爲簡車徒傳不自爲矛盾故注本之而爲此說若蒐與大閱大蒐傳皆謂之簡車徒則一名異名而同實注何得強爲分別而以簡徒爲蒐簡車爲大閱乎以此言之何所據大閱傳正作簡車蒐于紅傳正作簡徒明甚漢書刑法志述蒐比年簡徒蒐各本誤作車今正三年簡車今本誤作徒五歲大簡車徒說與何注同蓋西漢以來公羊家傳有此說故漢志及何注皆襲之要皆出於傳文之分言簡車簡徒簡車徒也此又一證矣徐疏不言簡車簡徒簡車徒傳文有分合之不同昭八年十一年疏又兩引大閱傳作簡車徒也則所見本已誤衍不始於唐石經矣又案李善注魏都賦謝朓登孫權故城詩竝引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馬字蓋涉左傳而衍左傳十一年簡車馬也何注但言車不言馬則本無馬字可知李所見本亦

焉字徐所見本衍蔡字皆誤本也穀梁傳曰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不言徒亦不言焉與公羊古本合 王尚書經義述聞

淫于蔡人蔡人殺之

六年經蔡人殺陳佗傳云淫于蔡蔡人殺之注云蔡稱人者與使得討之獵律文立子殺母見乃得殺之也疏云猶言對子殺母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冬曰烝注至大夫索牛

八年

八年注云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疏云皆指祭宗廟之牲也襄元年左氏傳云萊人賂夙沙衛以索馬牛杜氏云索簡擇好者周禮牛人祭祀共求牛求牛猶索牛也 同上

十一年傳云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案鄶公者鄶仲也夫人者叔妘也周語富辰曰鄶由叔妘注云鄶妘姓之國叔妘同姓之女為鄶夫人鄭語史伯云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焉無不克矣寄帑與賄故得通於夫人而取其國康成發墨守云鄭氏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宗周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成公生莊公遷居東周畿內國在虢鄶之閒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 左傳侵宋呂留後漢彭城有留縣張良所封 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於留祭仲將往省留之事乎愚案桓公寄帑與賄于虢鄶及十邑幽王之亂東京不守當有處留之事其後滅虢鄶十邑而居新鄭則以留為邊鄙當在武公之時故云古者鄭國又云先鄭伯公羊之言正與外傳合鄭氏不攷而駁非之過矣 同上

十一年

鄭國處於留

十一年傳古者鄭國處於留惠氏棟公羊古義云左傳侵宋呂留後漢彭城有留縣張良所封頤煊案漢書地理志陳留郡陳留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留鄭康成發墨守留乃在陳宋之東非是 經義叢鈔洪頤煊

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

億案此凡兩讀何氏以焉字絕句而野留別為句周禮大司徒注引遷鄭焉而鄙留又以遷鄭焉屬下讀為句大宰疏引此文與鄭氏同 武億經讀考異

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

十一年傳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疏解突可故出云突可以此之故出之也解忽可故反云言忽可以此之故而反之也孔氏巽軒公羊春秋通義曰故如故也言少遲久之則宋之隙則突依舊可出而忽依舊可反引之謹案以此之故不得但言故疏說非也如故亦不得但言故且忽前此無反國之事何依舊之有孔說亦非也今案故讀當為固固者必也襄二十七年傳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高注並曰固必也 突可固出而忽可固反言突可使之必出忽可使之必反也古字故與固通 周語咨於故實史記魯周公世家故作固[illegible]○王尚書經義述聞

是不可得則病

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何注曰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則已病逐君之罪已雖病逐君之罪討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猶愈於國之亡疏曰言已雖能出突而反忽則為權之成若不能如是乃為其病矣言突有賢才已計不行雖然仍須勉力討之令忽有國雖費功力猶愈於國之亡也引之謹案注疏所說非傳意也是不可得則病乃假設之詞病猶辱也 見士冠禮鄭注 恥也是可謂上文之突出忽反也言祭仲之意以為突可出忽可反若不可得則以為大恥益其意必欲出突而反忽也謀國之權如是然後能保有鄭國故曰然後有鄭國自上文祭仲不從其言自至不可得則病皆發明祭仲之意病者恥其事之不成非病逐君之罪也然後有鄭國乃直承上文之詞 同上

末言爾

何注末者淺也彬謂末微也末言者猶言不足言爾 朱武曹經傳攷證

十七年

二月丙午　五月丙午

十七年二月丙午及邾婁儀父盟于趡春秋說以為二月晦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春秋說以為五月之朔 蓋見傳十六年疏春秋緯之說 也何氏本之發注於傳十六年傳曰事當日者日平居無他卓佹無所求取言晦朔也趡盟奚戰是也蓋以趡之盟在晦而不言晦奚之戰在朔而不言朔引之謹案此說非也杜預春秋長厤桓十七年二月甲戌朔是月無丙午丙午三月四日也五月壬寅朔丙午是月五日也上推至二年七月壬辰朔日辰正合若謂十七年二月丙午是晦五月丙午是朔則上推二年七月朔當為丙申不當為壬辰矣經何以云七月壬辰朔乎春秋緯之說顯與經文不合更以公羊之例求之僖十六年傳論春秋不書晦曰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是朔日有事則書朔今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可謂有事矣如丙午是朔日則例當書朔今不書則其非朔可知又僖十六年經之是月傳以為晦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矣此經之二月丙午事在彼前如丙午是晦日而不言晦則春秋不書晦之例當先於此發之何以傳無一語直至僖十六年之是月始云晦日不言晦乎然則此經之二月丙午傳本不以為晦也春秋緯之說亦非傳意邵公乃深信而不疑何邪 王尚書經義述聞

莊公

此非怒與

四年

莊四年傳今紀無罪此非怒與何注曰怒遷怒齊人語也此非怒其先祖遷之于子孫與家大人曰遷怒但謂之怒則文義不明何注非也怒之言奢太過之謂也方言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劒或謂之奢奢猶怒也荀子君子篇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怒也踰也皆過也 說見荀子 是古者謂過為怒今紀無罪此非怒與者言今日之紀無罪乃因其先世有罪而滅之此非太過與東齊謂過為奢則奢者齊人語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

五經異義曰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己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謹案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於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从周禮說 惠徵君九經古義

必無紀者

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引之謹案必無紀下不當有者字蓋涉下文至今有紀者而衍唐石本闕無紀者三字而字數與今本同則原刻已衍者字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然則齊紀無說焉

何注曰無說無說懌也釋文無說音悅引之謹案說當如字讀說即讙辭也承上文言之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

道頭餘必擇先君以相讓今齊之先君衛州所害則齊紀先世有不共戴天之讐不忍復備先君故無餘以相援也故曰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竝立乎天下何注非 同上

其餘從同同

莊四年傳其餘從同同何注凡二同故言同同疏考諸古本傳及此注同字之下皆無重語有者衍文且理亦宜然頤煊案注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成辭與無餘同文論之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疏轉者不成見與重者同一同即省經無同文論之一同也故曰凡二同矣傳及此注皆當作同同古本非是 讀書叢錄 洪頤煊

七年 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

王伯厚云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檮杌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所云不脩春秋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八年 公羊經治兵

春秋公羊莊八年甲午祠兵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解云何氏之意以爲祠兵有二義也一則祠其兵器二則殺牲饗士卒故曰祠兵矣又詩采芑振旅闐闐箋云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正義曰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爲祠兵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文也公羊雖祠兵此言出曰治兵者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爲誤古經當作改其文而引之又周禮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注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釋曰鄭元於異義駁不從公羊云祠兵故云祠兵者公羊字之誤因而作說之又禮記曲禮上外事以剛日注春秋傳曰甲午祠兵正義曰異義公羊說以爲甲午祠兵左氏說甲午治兵鄭駁之云公羊字誤也以治爲祠因爲作說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是從左氏之說不用公羊也又左傳隱五年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注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使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正義曰公羊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何休公羊送出曰祠兵詩箋引公羊亦作治兵作祠是聲近之誤鄭君徧通諸經而折衷之故能灼然明見其誤詩箋周禮注用公羊徑改作治詩正義所言是也春秋正義謂鄭所見本異則又游移無定矣五經異義所載公羊已作祠兵何氏因曲爲之說益俱株守一經依文順字之過也惟鄭氏精於校勘故不爲誤本所惑 臧茂才拜經日記

八年經甲午祠兵五經異義曰公羊說甲午祠兵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爲授兵于廟詩云三軍記曰蚩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玄之聞也 鄭駁同上 祠兵者公羊字之誤以治爲祠因而作說之於周司馬職曰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脩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之禮皆習戰非授兵於廟又無祠五兵之禮 鄭駁以公羊祠當爲治故詩采芑箋引此 ○ 惠徵君九經古義 傳直作治

成者 至 滅同姓也

夏師及齊師圍成傳云成者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案成本盛國成與盛通故釋名云成盛也穆天子傳云盛姬盛伯之子郭璞云盛國名文十二年盛伯來奔是盛國而爲二傳皆作郕僖廿四年左氏傳云管蔡郕霍文之昭也是盛爲姬姓故穆天子傳云天子賜盛伯爲上姬之長郕後爲魯邑昭七年左氏傳云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說文云郕魯孟氏邑是郕與成一也故此傳云諱滅同姓郡國志云濟北成縣本國成舊屬泰山郡地理志泰山有式縣式當爲成 同上

十年 書其重者也 至 以重者論之

十年注云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案昭卅一年傳與此同蓋漢律也史記李斯傳云具斯五刑漢書刑法志云漢興之初尙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暴秦之爲禍也烈矣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祅言令尙書甫刑傳子張曰堯舜之上一人刑而天下治何則教誠而愛深也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謂能爲書康成注云二人俱罪呂侯之說刑也被此五刑喻犯數罪也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注云教然耳數罪猶以上一

十一年 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 何魯侯之美惡乎至

董仲舒春秋繁露云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閔公絕脰韓詩外傳引此云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 何氏以爾虜焉故爲句注人女當[illegible]爾虜焉[illegible]魯侯之美惡乎[illegible] 至注云惡乎至猶何所至音反注同 ○ 同上

臂摋

十二年傳萬臂摋仇牧何注曰側手曰摋釋文摋素葛反本又作辪辪亦反引之謹案舊知不可以擊人作辪者是也辪相擊也爾雅辟拊心也郭璞曰謂椎胷也是辟有椎擊之義辟之言批也左傳說此事曰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玉篇引作批[illegible]批反手擊也批辪聲之轉耳摋當爲辪辪殺仇牧者批殺仇牧也左傳曰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此云萬辪殺仇牧其義一也若作摋而訓爲側手則與辪義相殊辪已是手擊何須又言側手乎何所據摋字始誤本也古本公羊蓋作辪不作摋故說文無摋字 王尚書經義述聞

十三年 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

何注諸侯死國不死邑故可許諾疏引曲禮下云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之何去社稷也不言若之何去田邑故知不死邑也彬謂諸侯死國不死邑必古有是言而何氏述之非尠如曲禮所云已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十七年 鄭瞻自齊逃來傳云何以書

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案甚佞猶孔壬也尔疋釋言云孔甚也釋詁云壬佞也虞書云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氏傳訓爲甚佞佞讀爲年 [illegible] 故國語鄭人誦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佞與田協故讀爲年年讀爲壬 [illegible] 田讀爲陳故甚佞謂之孔壬 [illegible] 齊田謂之齊陳既同物又同音是之謂古訓 [illegible] 九經古義

十八年 此未有言伐者

十八年傳公追戎于濟西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何注曰據公追齊師至嶲弗及侵也引之謹按此[illegible]

大其非爲己追而爲中國追也伐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嶲弗及彼云齊人侵我西鄙則有伐者矣有伐者而言追是爲己追此未有伐者而言追是爲中國追也下文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與此未有伐者文義正同又十九年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亾何三十一年傳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與此文義亦同乃謂此時未有伐之事非謂經文未有言伐者也伐上不當有言字唐石經無傳二十六年疏引此有言字蓋後人據誤本加之○王尚書經義述聞

十九年　弟也

十九年傳娣者何弟也家大人曰弟也本作女弟也女弟也者別乎弟而言之也左傳隱元年成八年十一年昭二十八年正義引此皆作弟也則唐初本已有脫女字者不始於唐石經矣然白虎通義嫁娶篇及召南鵲巢江有汜齊南山大雅韓奕正義士昏禮疏引此皆作女弟也又說文及士昏禮注並云娣女弟也鄭本於此傳則傳文原有女字明矣同上

廿年　大瘠也

春秋莊二十年夏齊大災公羊傳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何注瘠病也痢者民疾疫也釋文瘠在亦反本或作㾊才細反一本作漬才賜反鄭注曲禮引此同痢力二反案說文瘠作膌云瘦也古文作𤺺義別曲禮正義引此云瘠彼云瘠字異而意同案瘠與瘠不同陸德明孔仲達皆疏於小學故不能辨其是非漢書食貨志國亡捐瘠蘇林曰瘠音漬可見古音漬瘠並同故瘠或作漬又作瘠陸氏明知字異一音與漬古亦瘠不當音漬是不通古音之證也釋詁瘠病也鄭注禮記玉藻親瘠同說文疒部無此字義亦不合據釋文知古本作大漬禮記曲禮下四足死曰漬注漬謂相瀸汙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然則鄭康成所據公羊亦作大漬正義曰牛馬之屬若一箇死則餘者更相染漬而死又公羊莊十七年夏齊人瀸于遂傳瀸者何瀸漬也衆殺戍者也何注瀸者死文瀸之爲死漬今作殲從陸德明所引死非一之辭故曰瀸漬衆多也又說文水部瀸漬也从水鐵聲漬漚也从水責聲漚久漬也从水區聲則漬爲瀸汙相染連及衆盡之辭詩傳及先儒義並同痢亦俗字當爲癘集韻痢或作癘可證說文疒部癘疫疾也今本作惡疾也非是茲從詩思齊正義所引从疒蠆省聲何義本此呂氏春秋貴公云仲父之疾病矣漬甚高注漬亦病也公羊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與鄭○臧庸才拜經義雜記陸所據本同

同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疾者何痢也注痢者民疾疫也說文無痢字未審當何从曰說文癘惡疾也左氏傳癘病不作杜以癘爲惡氣古文厲與痢通痢卽癘之異文也瘠字說文亦無之鄭注曲禮引公羊作大漬此古本也說文羊部別出瘠字則因記文四足曰漬而益之錢宮詹潛研堂集

二十三年　公如齊觀社

鄭氏六經奧論云公如齊觀社左氏曰非禮也公羊曰蓋以觀齊女也穀梁曰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案墨子曰燕之有祖齊之社稷宋之桑林男女之所屬而觀之也則觀社之義公羊爲長鄭說是以上皆棟案左傳襄廿四年云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外傳云大合樂大公之法而觀民於社然則觀社非古也故左氏以爲非禮惠徵君九經古義

廿四年　戎將侵曹曹羈諫曰君請勿自敵也

春秋繁露曰曹羈曰戎衆以無義君不自適君不聽果死戎寇棟案適讀爲敵古文也禮記雜記注云適讀爲匹敵之敵音鄉子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云適讀爲匹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之敵董氏所據公羊依古本以適爲敵同上

卅年　子司馬子曰蓋已操之爲已蹙矣

注云操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迫殺之甚痛攷工記云凡察車之道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康成云齊人有名疾爲戚者春秋傳曰蓋已操之爲已蹙矣疏云鄭氏以蹙爲疾與何別非也古戚蹙同音詩小明云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是戚讀爲蹙公羊作蹙故訓爲痛戚有蹙音故訓爲疾同上

操之已蹙

三十年傳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何注操迫也頤煊案詩江漢正義引公羊作蓋以躁之爲已蹙矣何休云躁迫也兎爰鄭注有所躁蹙也義亦本於公羊正義躁定本作操是後人所改經義叢鈔洪頤煊

卅一年　築臺于郎

注云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五經異義云公羊說天子有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臺所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所以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卅二年　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五經異義云春秋公羊說云未踰年君有子則書葬立廟無子則不書葬恩無所錄也左氏說云臣之奉君悉心盡恩不得錄君父有子則爲立廟無子則廟也或議曰鉞案文禮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爲立廟是背義棄禮罪之大者也玄之聞也鉞以下未踰年君者如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弗謚不成於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之近漢諸幼小之帝尚皆不立廟而祭於陵云罪之重者此何故不罪殤者十九向下未踰年之君未必未冠引殤欲以何明也蔡邕云見孝殤孝沖孝質皇帝以幼弱在位未踰年不列於廟大尉司徒分視三陵皆宗廟典制也同上

閔公

元年　注云律親親得相首匿

漢書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惠徵君九經古義

鄧扈樂

左氏莊卅二年傳圉人犖公羊作鄧扈樂案何休於公羊宣十二年傳廝役扈養下注云養馬者曰扈是扈與左氏圉人同義鄧當是其姓爾盧學士鍾山札記

二年　爭門

公羊閔公二年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注鹿門魯南城東門也據左傳臧紇斬鹿門之關出奔邾是也爭門吏門並闕按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从水爭聲士耕切是爭門卽以此水門省文作爭爾雅雨堂本作淨後人以瀞字省作淨音才性切而徒書用之自南北史以下俱爲才性之淨而魯之爭門不

後知矣[illegible]作林〇頤煊[illegible]日知錄[illegible]作節字

僖公

元年 諾已

傳元年傳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何注諾已皆自畢語疏猶似今人云休一生罷去已自畢竟之辭頤煊案淮南說林訓諾之與已相去千里諾已謂奚斯所許已止不成故垂言曰吾不得入矣 經義叢鈔洪頤煊

二年 請以屈產之乘

傳案此凡兩讀何氏注云屈產地名是以屈產連文爲讀呂氏春秋權勳篇注屈產之乘屈邑所生則當讀以屈作一小讀 武進臧經讀考異

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往必可得也

傳案舊讀從璧字絕句攷此當以往字屬上爲句必可得也又爲一讀據傳下文請終以往又於是終以往並從往字屬句知此亦當依往字讀爲上 同上

四年 序績也

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曰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績也何注曰序次也績功也累次桓公之功德莫大於服楚引之謹案鹽鐵論執務篇曰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絕接信義大行著於天下邵陵之會予之爲主傳曰予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此所引傳文序積作予積 大雅桑柔篇誨爾序爵墨子尚賢篇引作誨女予爵漢書外戚傳皮弁素積顏師古注積字或作積 字不同而說亦異蓋本於嚴氏春秋也予積謂予桓公之積善卽承上予桓公爲主而言義得兩通 王尙書經義述聞

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

注云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白虎通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經典無西征之文荀卿子王制篇曰周 周原本作用誤 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此南征之文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八年 酌之

八年傳蓋酌之也何注酌挹也時鄭伯欲與楚不肯自來盟處其國遣使挹取其血而請與之約束無汲汲慕中國之心故抑之使若叩頭乞盟者也頤煊案周禮士師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鄭司農注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國汋者斟汋盜取國家密事若今刺探尙書事謂鄭探知之而請盟也汋酌古今字 經義叢鈔洪頤煊

十年 踊爲文公諱也

注云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 惠徵君九經古義

踊

十年傳踊爲文公諱也何注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頤煊案踊當是通字之譌傳中通可以已也文凡三見昭二十一年傳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義與此傳畧同關西言渾亦與通義相近 經義叢鈔洪頤煊

十四年 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

注云言脅者杞王者之後尤微見恐曷而亡 曷火葛反 案恐曷卽漢律恐猲也陳羣新律序曰盜律有恐猲漢書王子侯表曰葛魁侯戚坐縛家吏恐猲受賕棄市平城侯禮坐恐猲取雞免承鄉侯德天坐恐猲國人受財臧五百以上免耤陽侯顯坐恐猲國民取財物免師古曰猲者謂以威力脅人也音呼葛反 [illegible]恫疑虛猲高誘曰猲喘息懼兒 惠徵君九經古義

十六年 實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

揚士勛云磌字說文玉篇字林等無其字學士多讀爲砰 公羊釋文云本或作砰人耕反 據公羊古本並爲磌字張揖讀爲磌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也 同上

磌然

十六年傳聞其磌然穀梁疏磌字說文玉篇字林等無其字學士多讀爲砰據公羊古本並爲磌字張揖讀爲磌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也頤煊案疏引張揖是廣雅之文廣雅釋詁砰聲也是亦讀爲砰也廣雅釋室磌礩也文選西都賦雕玉瑱以居楹李善注瑱與磌通引此傳 經義叢鈔洪頤煊

磌然或作砰然

公羊春秋僖十六年實石于宋五傳曷爲先言實而後言石實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釋文磌然之人反又大年反聲響也一音芳君反本或作砰 砰注疏本作碑誤 八耕反穀梁疏曰磌字說文玉篇字林等無其字學士多讀爲砰據公羊古本並爲磌字張揖讀爲磌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也案玉篇石部礩柱下石磌之仁切礩也音響也又大堅切砰披萌切大聲竝同上據楊氏所見玉篇無磌字則今本有者蓋孫強等增加廣雅四釋詁砰普耕反聲也而無磌字楊云張揖讀爲磌是古本廣雅有磌矣五經文字磌之人反又大年反聲響也見春秋傳穀梁釋文同大年反讀若孟子塡然鼓之之塡說文土部訓爲塞疑公羊古本通借用之廣韻十七眞磌柱下石也一先磌柱礎皆不具石聲一訓十三耕砰砰磕如雷之聲則作砰然者義亦通 臧琳經義雜記

是月

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注是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頤煊案鶡冠子王鈇篇家里用提陸佃注云提零日也公羊傳曰提月者僅逮此月晦日也初學記卷四歲華紀麗注引公羊皆作提月提當通作提字故傳以爲僅逮此月也 經義叢鈔洪頤煊

十九年 蓋叩其鼻以血社也

棟案血當爲衈壞字也穀梁作衈社山海經云祈衈用魚郭璞云以血塗祭爲衈也公羊傳云蓋叩其鼻以衈社音釣餌之餌禮說曰以牲告神欲神聽之曰衈盍兼取衈者故耳从血用所神聽故衈从耳 惠徵君九經古義

廿二年 吾雖喪國之餘

二十二年傳宋公曰吾雖喪國之餘何注曰我雖前幾爲楚所喪所以得其餘民以爲國家大人曰喪國謂商也喪國之餘謂宋也左傳載襄公之言曰寡人雖亡國之餘杜注曰宋商紂之後是也何注謂宋幾爲楚所喪失之遠矣 王尙書經義述聞

何注我雖前幾爲楚之所喪所以得其餘民以爲國喻[illegible]謂喪卽亡也王懷祖先生曰喪國之餘指商而言之是也 左氏傳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杜注宋商紂之後喪亡也[illegible]

弓舅犯曰喪人無寶大學引作亡人無以爲寶是喪與亡同 末武曹經傳攷證

廿六年 出不正反戰不正勝

二十六年傳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何注曰不正者不正自謂出當復反戰當必勝引之謹按正之言定也必也周官宰夫鄭注曰正猶定也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定作正齊語正卒伍修甲兵漢書刑法志正作定是正與定同義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者言師之出也不能豫定其得反其戰也不能豫定其得勝蓋敗亾亦事之常也穀梁傳曰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是也不正者事不可必之謂非謂不正其自謂反自謂勝也何注失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未得乎取穀也

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何注曰未可謂得意於取穀引之謹案得非得意之謂也得猶便也見呂氏春秋淫辭篇高注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强齊則後患將至穀雖已取其計不便於魯也下文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正發明魯計不便之義故曰未得乎取穀也猶言未爲計之得耳此與莊六年傳之言得意不得意者殊意不得據彼以說此 同上

卅一年 通可以已也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傳曰猶者何通可以已也通字何氏無注引之謹案通之爲言猶道也道言也道可以已言可以已也故文六年穀梁傳曰猶之爲言可以已也漢書劉向傳曰臣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道所聞也夏侯勝傳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顏師古注通謂陳道之也是通與道同義道通一聲之轉道言之道轉爲通猶通達之通轉爲道矣襄三十一年左傳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如小決使道杜注道通也法言問道篇亦曰道也者通也 ○同上

卅二年 宰上之木拱矣

注云宰冢也列子孔子曰望其壙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注云宰冢也 穀梁云子之冢木已拱矣 ○ 惠徵君九經古義

卅三年 爾卽死必於殽之嶔巖

三十三年傳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卽死必於殽之嶔巖何注曰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襲鄭所當由也引之謹案注未得傳意卽猶若也古書多謂若爲卽 說見釋詞 百里子蹇叔欲收子尸而恐失其處故指地以示之曰爾若死必毋在他處而在殽之嶔巖吾將於此收爾之尸故下文曰吾將尸爾焉何注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尤非穀梁范注亦誤詳見左傳必死是閒下 王尚書經義述聞

爲其拜如𨂂

公羊僖三十三年子揖師而行何注揖其父於師中介冑不拜爲其拜如𨂂解云介冑不拜出曲禮上篇彼文𨂂作蹲字釋文介冑直又反如𨂂音存案今禮記作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釋文蓌拜盧本作𨂂與何邵公正合蓌乃俗字介者作介冑蓋何氏以義言之而如古通此當從公羊注讀而爲如拜而蓌拜費解據公羊注則蓌拜之拜係衍文 臧茂才經義雜記

或曰往矣或曰反矣

或曰往矣或曰反矣引之謹案往反當上下互易何注曰或以爲鄭伯已知將見襲必設備不如還或曰既出當遂往之注先釋反後釋往則傳之先言反後言往可知寫者錯亂耳唐石經已誤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一本又作易輪 匹馬隻輪無反者

何注曰隻踦也釋文隻如字一本又作易輪董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隻踦也一本作易踦引之謹案隻本字也易借字也易古音神石反 經典釋文敘錄曰徐仙民反易爲神石反 與隻聲相近故借易爲隻 隻字古音在鐸部易字在錫部二部古或相通如幕在鐸部幬在錫部而檀弓曰布幕衛也𦃃幕魯也鄭注云幕或爲幬幬亦在錫部而論語述而篇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釋文云魯讀易爲亦亦在鐸部而楚詞九章思美人[illegible]皆是也 公羊古本蓋作易何氏讀易爲隻故云易踦也踦與隻同義易踦也者正以明易之爲隻也董仲舒不知易爲隻之假借而以爲易輪轍其說雖於文義未安然卽此可見古本之作易矣大抵假借之字不以本字讀之則義失其眞俗改爲本字則文非其舊存其假借之易而讀以本義之隻斯兩得之矣臧氏經義雜記乃謂易爲誤字又謂傳文當作踦輪注當作踦隻也非是 同上

匹馬踦輪

公羊傳僖卅三年晉人與姜戎要秦師于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何注匹馬一馬也隻踦也皆喻盡釋文隻輪如字一本又作易輪董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隻踦居宜反一本作易踦穀梁傳作匹馬倚輪無反者范解倚輪一隻之輪釋文倚輪於綺反又於綺反漢書五行志中之下載劉向說謂晉敗秦師匹馬觭輪無反者服虔曰觭音奇偶之奇師古曰觭隻也言盡虜獲之觭音居宜反案作觭作踦作倚皆奇字之通借疑公羊傳本作匹馬踦輪與穀梁及漢志同何注作踦隻也與范解及顏注同今注疏本與釋文皆誤倒若傳本作隻文義已明反訓爲踦意轉晦矣釋文謂隻輪本作易輪亦誤若作易輪依董說爲車皆不還不得易輪轍則下文無反者三字可删矣 ○ 臧茂才經義雜記

文公

元年 二月癸亥朔

文元年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引之謹案朔衍字也漢書五行志載此經無朔字而引董仲舒劉向之說於下仲舒傳公羊向傳穀梁其皆無朔字可知也志又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爲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今以二傳之例考之凡日食言日不言朔者穀梁皆以爲晦日 隱公三年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 公羊皆以爲二日 隱公三年傳曰不言朔者何失之前也朔在前也何注曰謂二日食 遍數春秋日食言日不言朔者凡七一爲隱公三年二月己巳二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三文公元年二月癸亥 左氏穀梁皆無朔字 四宣公八年七月甲子五宣公十年四月丙辰六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七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也此七者皆言日不言朔故穀梁以爲晦日公羊以爲二日故志曰穀梁以爲晦七公羊以爲二日七也若如今本公羊文公元年日食二月癸亥下有朔字則非二日矣所謂公羊以爲二日者但有六事志何以云二日七乎更以公羊朔二十七考之所謂朔二十七者一爲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二桓公十七年十月朔 穀梁以此爲二日不以爲朔所謂二日一也故穀梁以爲朔者止有二十六 三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四莊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五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六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七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八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九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十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一襄公二十年十月丙辰朔十二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十三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十四襄公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十五襄公二十四年七月甲子

朔十六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十七襄公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十八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十九昭公十五年六月丁巳朔二十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二十一昭公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二十二昭公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三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二十四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二十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五行志所引如是今本公羊傳三作正）二十六定公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二十七定公十五年八月庚辰朔也此二十七者皆言朔故曰公羊以爲朔二十七若文公元年二月癸亥下亦有朔字則是朔二十八矣志何以云二十七乎自顏師古注漢書劉向傳曰食三十六引春秋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則唐初已衍朔字不始於開成石經矣當據五行志刪正

二年　虞祭用饗　虞祭天子九至士三

虞主用桑注云期年練祭埋虞主于兩階之間易用栗也五經異義云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一說埋之於廟北牖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鄭駁之云案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

注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疏云自諸侯七以下雜記文其天子九虞者何氏差之耳異義左氏說亦有成文案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虞而作主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桑主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一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謹案左氏說與禮同（惠徵君九經古義）

練主用栗

注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案古文論語云哀公問主於宰我康成注云田主謂社春秋正義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張包周等並爲廟主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以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是許氏亦據古文以主爲社主何晏集解本直作社字後人承其誤遂以爲古文作問社今文作問主（公羊疏亦云）其說非也（同上）

云災

二年傳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何注曰云言也言有災家大人曰廣雅曰云有也（詳見釋詞）云災有災也有災與無災相對爲文何知云之爲言而忘乎云之爲有故以迂回失之（王尚書經義述聞）

以人心爲皆有之

公子遂如齊納幣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何注曰以人心爲皆有疾痛不忍娶引之謹按人之言仁也墨子經說篇仁愛也方言凡相憐哀九疑湘潭之間謂之人兮表記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何彼注曰悕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辭表記注引公羊仁之作人之是人即仁也以仁心爲皆有之者以哀痛父母之心爲衆所同有也作人者借字耳下文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何注曰有人心念親者聞有欲爲已圖婚則當變慟哭泣矣此解得之（同上）

於此焉變

文二年傳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何注變者變慟哭泣也有人心念親者聞有欲爲已圖婚則當變慟哭泣矣頤煊案變讀爲辯言聞有欲爲已圖婚則當辨其義之可否宣十五年傳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亦謂當辨其災應之所由來辨變古字通用（經義叢鈔洪頤煊）

七年　以目通指曰眣（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

何休注以目通指曰眣成二年傳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釋文眣音舜又作眣丑乙反又大結反頤煊案玉篇眣同瞚五經文字眣音舜見春秋傳說文無眣字眣目不從正也與經注義不合眣當是旻字之譌說文旻舉目使人也从攴目火劣切旻作眣與眣字相近而譌（同上）

許夷狄者

文九年公羊傳許夷狄者不一而足隱二年左氏傳注引許作禦杜以禦字釋公羊之許字古人引經多有此例如史記載尚書史公每以解釋之字易經文即此意也（洪拔貢[illegible]義郡新記）

十一年　楚子伐圈

釋文二傳作麇頤煊案說文麇从鹿囷省聲籀文不省作麕傳寫者省鹿作囷通作圈元年楚子卷卒釋文文左氏作麇卷又圈字之省（經義叢鈔洪頤煊）

十二年　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

荀子大略篇曰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繆公以爲能變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惟諓諓至有容

惟諓諓善竫言（說文引書云戔戔巧言李奇傳云皆本孫說與諓之言任佗佗之貌王逸楚辭注何引書亦云諓）（說竫言竫與竫同）俾君子易怠（尚書怠作辭諓文辭从言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與公羊傳合）而況乎我多有之（尚書況作皇依字當作兄兄茲也無逸云無皇曰又云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皆作兄）（詩桑柔云倉兄填兮義作況）惟一介斷斷焉（尚書斷斷與夷同見周禮行夫注鄭[illegible]）（古書或作技與伎同尚書作技）技其心休休能有容（而讀爲能能讀曰而尚書云如有容古如字作而）（云柔遠能邇箋云能柔也卿當作如如其意也）此述秦誓之詞而字多異然反覆案之與尚書無大牴牾蓋古今文之殊爾（同上）

竫言

十二年傳惟諓諓善竫言何注竫猶撰也頤煊案竫古通作靖字爾雅釋詁靖治也治與撰義相近尚書秦誓惟截截善諞言說文諞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截截善諞言又引周書戔戔巧言皆非公羊義釋文竫撰也本或作諞是後人依尚書改之（經義叢鈔洪頤煊）

十三年　世室屋壞傳云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

二傳作大室賈逵服虔等皆以爲大廟之上屋禮說曰清廟之制如明堂五室故清廟五寢中央曰大室亦曰大寢大室屋壞者室上重屋明堂位所謂復廟重檐天子之廟室洛誥王入大室祼是也孔穎達曰左傳不辨此是何公之廟而鄭謂之大室則此室之最大者故知是周公之廟非魯公也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世字非一君不當專屬伯禽杜氏公羊皆以世爲大如衛大叔儀爲世叔齊宋樂大心爲樂世心又推而廣之如鄭大夫子大叔論語作世叔天子

之子稱大子春秋傳云會世子于首止諸侯之子稱世子而晉有大子申生鄭有大子華春秋經齊世子光左傳云大子光明古世與大同義是世室猶大室也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云魯不脩大室春秋作議又樊毅脩華嶽碑云世室不脩春秋作議二碑同時所立或作世知字本通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以爲周公主

十三年傳封魯公以爲周公主則周公曷爲不之魯家大人曰主字涉上文爲周公主而衍案上文云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封魯公以爲周公兼生養死祭言之非專指爲祭主一事也且爲周公主爲字讀平聲封魯公以爲周公爲字讀去聲並見釋文此文封魯公以爲周公是復述上文之詞若於爲周公下加一主字則謬以千里矣自唐石經始衍主字而各本遂傳其誤定四年左傳正義引此無主字　王尚書經義述聞

魯公用騂犅

何注曰騂犅赤脊周牲也疏曰正以山脊曰岡故知騂犅爲赤脊矣引之謹案牛脊赤色謂之騂犅則自脊以外非赤色也魯頌閟宮篇享以騂犧傳曰騂赤犧純也箋曰赤牛純色今雖脊毛赤而餘則否豈純色之謂乎且無以異於羣公之不純色矣下文羣公不毛注曰不毛不純色明堂位曰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若以騂剛爲赤脊則是夏牲尚黑殷牲尚白全體之毛色皆然而周之尚赤獨爲脊赤而非全體皆赤之牲無是理也當從說文訓犅爲特牛特牛牡牛也說文特牛父也騂犅猶言騂牡耳小雅信南山曰祭以清酒從以騂牡　同上

羣公廩

公羊文十三年傳周公盛注盛者新穀魯公燾注燾者冒也故上以新也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當相連爾疏言周公盛者謂新穀滿其器言魯公燾者謂下故上新裁可半平廩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是以鄭注云廩讀如羣公廩之廩者是也釋文公廩力甚反開成石經作廩詩采薇正義引易文言爲其慊於無當衍陽鄭云慊讀如羣公溓之溓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慊溓雜也或據詩正義所引鄭易注以校公羊疏謂傳羣公廩當作羣公溓案說文五下㐭愛濇也从來从亩亩即廩正字爾雅釋言廩廯也古本當作鮮也釋文引舍人注云廩少鮮也釋名釋宮室廩矜也寶物可矜惜者投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世見治始起所聞之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義合可證廩字無誤許宗彥案漢書循吏傳序此廩廩庶幾有君子之遺風矣廩字與何邵公義同師古釋廩廩爲有風采誤矣公羊有嚴顏二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溓溓古讀如廉溓廩聲相近故文異溓者雜也言新陳穀相和廩者鮮少僅有之意謂些些新穀略與陳穀相粘而已故疏云財令相連注中牟字當爲衍文燾下故上新可言半廩而言半與燾混矣疏甚分明若徐疏所引鄭云或即牽合文言注以意竄改或鄭注他經傳另有是語今鄭公之書多闕無可考矣　臧明經拜經日記

往黨衞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

注云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棟案荀卿子云怪星之黨見黨見猶所見也楊倞訓黨爲頻無攷何氏說是　惠徵君九經古義

十四年　納者何入辭也

莊元年傳云錫者何賜也棟案納當作內古文賜作錫入作內　同上

六指　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獲且也六

孔氏廣森通義凡以手計數者屈四指伸小指則爲四偏屈五指還伸小指則爲六頤煊案疏以其手指相似則接菑猶人之四指獲且猶人之六指右手將指連左手言之則爲第六指離左手言之則爲第一指故下文云獲且也長　經義叢抄洪頤煊

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

棟案公羊主內娶之說故以子哀書字爲無聞　惠徵君九經古義

十五年　齊物而歸之二句

十有五年經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傳云齊物而歸之荀將而來也注云荀者竹簟一名編輿說文簟竹輿也齊魯以北名之曰荀將送也取其尸置編輿中傳送而來也齊魯令受之史記張陳列傳云上使泄公持節問貫高箯輿前徐廣曰箯音鞭服虔曰箯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舉除也韋昭音如頻反云輿如今輿牀人輿以行郭璞三倉解詁云箯轝土器音步典反案服氏云箯如今峻峻即荀也同物同音小顏云形如今之食輿師古唐人豈識漢時箯輿諸說唯服子愼與何邵公合蓋目擊之與耳食異也　同上

人郭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其實我動焉爾

注云動懼我也案動爲拜非懼也　同上

十六年　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

注云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有輕重也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無尊上犯軍法者斬要殺人者刎頭棟案無尊上漢律所云悖上不道也非聖人漢律所云非聖無法也不孝者商書曰刑三百罪莫大於不孝見呂覽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風俗通曰賊之大者有惡逆焉決斷不違時凡赦不免又有不孝之罪並編十惡之條斬首梟之者梟當作梟玉篇云貰侍中云梟謂斷首倒懸也野王謂縣首於木竿頭以肆大辜秦刑也云無尊上犯軍法者陳羣新律序云廄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朝建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已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云殺人者刎頭高祖約法三章所云殺人者刑也何氏所據皆本漢律漢律已亡舉其大略如此耳　同上

宣公

元年　其意也

宣元年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引之謹案其意上當有如字桓元年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何注曰弒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是也若無如字則文義不明蓋寫者脫去耳唐石經已然　王尚書經義述聞

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

白虎通云諸侯諍不從得去去曰某質性頑鈍言愚不任用請退避賢如是之是待以禮臣待放君待之以禮臣子孰思夫子言未得其道今子不且留聖王之制無塞賢之路夫子欲何之則遣大夫送至于郊所謂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為弒子赤之賂也

齊人取濟西田傳云為弒子赤之賂也注云子赤齊外孫宣公篡弒之恐為齊所誅為是賂之故諱使若齊自取之者亦因惡齊取篡者賂當坐取邑未之齊坐者由（衍由衍同）律行言許受賂也案漢律有受賕之條又有聽請之條魯賂齊不當坐取邑且未之齊而坐者由齊聽請故也漢律行言許受賂亦得坐受賕之條故舉以況之同上

五年　子公羊子曰　至俱至者焉

五年經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傳云子公羊子曰其諸為其雙雙而俱至者與疏云舊說云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隨便而偶常不離散案大荒南經云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獸左右有首名曰䟣踢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郭璞曰言體合為一也公羊傳所云雙雙而俱至者蓋謂此也同上

六年　赫然

六年傳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何注曰赫然已支解之貌疏不解赫然二字引之謹案赫之言捇也說文捇裂也從手赤聲（秋官敘官作文捇余吁附反案古音當讀如霍）續漢書禮儀志逐疫詞曰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是分裂謂之赫後漢時猶有此語也王引之經義述聞

門焉者閨焉者

公羊宣六年傳晉靈公使勇士往殺趙盾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何休注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門閑（諸本二字誤倒）窺者也上其堂則無人焉注言焉者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堂焉者段若膺云依注則前兩句當作則無人焉門者則無人焉閨者余謂下句注當作故不言堂者今本皆衍一焉字此傳文及注疑皆後人輒寫失之盧學士鍾山札記

疑然從於趙盾

公羊傳宣六年晉靈公欲殺趙盾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注仡然壯勇貌案說文仡勇壯也从人气聲周書曰仡仡勇夫此何義也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注疑讀為疑然從於趙盾之疑（按單注疏本與朱子經傳通解引作）正立自定之貌（諸本作疑立自定之貌賈疏引作正鄉射禮疏引同今據改士昏禮婦疑立于席西注亦云疑正立自定之貌）則鄭所據公羊作疑然乃立定之貌不取勇壯義蓋嚴顏之異注疏本改同何本誤也（鄉射禮疑立疏引此注作疑此疏反作仡者蓋因賈引公羊傳後人因據以私改耳）釋文疑立魚乞反又魚力反不為仡字作音知陸本作疑然臧茂才經義雜記

辵階而走

公羊傳宣六年趙盾躇階而走何注躇猶超遽不暇以次釋文躇丑略反與踱同一本作辵音同案說文辵乍行乍止也从彳从止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辵階而走釋文謂一本作辵與說文正合則古本公羊作辵階矣公食大夫禮賓栗階升注不拾級連步趨主國君之命不拾級而下曰辵公羊傳文當本作辵義則如禮經注何邵公與鄭義同較之說文乍行乍止之訓更密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躇階

宣六年傳躇階而走何注躇猶超遽不暇以次釋文躇與踱同一本作辵頤煊案依何注躇當作辵儀禮公食大夫禮鄭注不拾級而下曰辵燕禮記疏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公羊傳云趙盾避靈公躇階而走是也說文無躇字辵乍行乍止也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辵階而走與躇字義同廣雅釋訓躊躇猶豫也猶豫即說文所謂乍行乍止釋文所謂踱也躇音同而義異經義叢鈔洪頤煊

八年　夫人熊氏薨　公如齊

八年經夫人熊氏薨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云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五經異義曰春秋公羊說妾子為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善之左氏說云妾子為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案禮妾母無服貴妾子不亦而他妾之立者也不敢以卑廢事尊者禮也即妾子為君義如左氏玄之聞也（以下鄭駁）喪服緦麻庶子為後其為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同不三年魯宣公所以得尊其妾母敬嬴為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已歸齊不反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卒得為之三年於禮為通乎其服之間其出朝會無王事與鄭伯伐許何異陳徵君九經古義

十二年　勝乎皇門

十二年傳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何注曰勝戰勝家大人曰爾雅勝克也謂莊王克鄭入自皇門非謂戰勝也凡克國克邑皆曰勝下文曰今君勝鄭而不有（新序雜事篇勝作克）隱二年左傳曰司空無駭入極費序父勝之文十五年傳曰凡勝國曰滅之襄十年傳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哀元年傳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十三年傳曰國勝乎大子死乎晉語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左人中人孟子公孫丑篇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並與此勝字同義王引之經義述聞

茅旌

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何注曰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護祭者斷曰藉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引之謹案春官司巫祭祀則共菹館鄭注曰菹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引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史記封禪書曰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是茅之薦物者或曰藉或曰苴而無稱旌之文何注斷曰藉不斷曰旌未知何所據也茅為草名旌則旗章之屬二者絕不相涉何得稱茅以旌乎今案茅當讀為旄旄正字也茅借字也蓋旄之飾或以羽或以旄春官司常析羽為旌爾雅注旄首曰旌李巡注曰旄牛尾著干首（見鄭風干旄正義）是也其用旄者則謂之旄旌矣地官掌節道路用旌節鄭注曰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後漢書光武帝紀注節所以為信也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其眊三重桓十六年左傳壽子載其旌以先鄭風二子乘舟傳作竊其節而先往正義引史記衛世家盜其白旄而先而釋之曰或以白旄為旌節也漢書蘇武傳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是節即旄旌也周語曰敵國賓至行理以節逆之然則鄭伯執旄旌者其自比於行人執節以逆賓與何氏據俗字作解而不求其正字非也旄從毛聲茅從矛聲古毛聲矛聲之字往往相通如詩髧彼兩髦之髦說文作髳如髳之髳牧誓作髦是其例也新序雜事篇載此事正作旄旌唐梁知古渚宮舊事同蓋出嚴氏春秋也校何氏本為長同上

交易

十二年傳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何注交易猶往來也言君之不善臣數往來為惡言頤煊案交通作狡狡猾也易輕也言不善臣數為狡猾輕慢之言說文傷輕也一曰交傷即本此義經義叢鈔洪頤煊

而微至乎此

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何注曰微喻小也積小言語以致於此引之謹案鄉風式微傳曰微無也言寡人得見君面徒以君之不令臣激怒使然耳而其實貳而伐之服而舍之無或至於滅國遷君若此之甚也（傳十五年左傳寡人之從君而南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語意與此相似）微至乎此卽是赦鄭之語故下文進言撝軍退舍何訓微爲小而加積言語三字以釋之殆失之迂矣上文已云交易爲言矣何又云積小言語邪且鄭伯觿不毛之地待命甚殷豈得置之不荅而但言伐鄭之由乎韓詩外傳載此文而省去君如矜此喪人四句遂使微至乎此文義不明蓋西漢時人已不識傳意矣（王尙書經義述聞）

十五年　潞子之爲善也躬

十五年傳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亾爾何注曰躬身也引之謹案躬行善事無取滅亾之理此非傳意也古字躬與窮通（論語鄉黨篇鞠躬如也聘禮記鞠躬如作鞠窮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躬爲匹夫而不願富貴作窮爲諸侯而無財哀公問五義篇躬爲匹夫而不願富與窮同）躬當讀爲窮潞子之爲善也窮言潞子之爲善其道窮也蓋潞子去俗歸義而無黨援遂至於窮困下文曰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窮于爲善之事也何注云云之孔氏通義又以躬字屬下讀而云足以亾其躬案經云以潞子嬰兒歸未嘗殺之也不得云亾其躬古人之多假借必執本字以求之則迂曲而難通矣（同上）

十六年　成周宣榭災

釋文云左氏作宣榭火棟案左氏古文榭本作射郙敦銘曰王格于宣射是也劉逵引國語云射不過講軍實今本作榭說文無榭字經傳通作謝荀卿子曰臺榭甚高泰誓云惟宮室臺榭釋文云本又作謝吳射慈亦作謝慈是射與謝通（韋虞三輔決錄注云漢末大鴻臚射咸本姓謝名服天子以爲將軍出征姓謝名服不祥改之爲射氏名咸見廣韻此由晉時不識古文曲爲之說讀譯三國志上亦以是儀爲氏惠徵君九經古義盛孔融所改亦此類也）

成公

二年　君不使乎大夫至佚獲也

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傳云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注云佚獲者已獲而逃亾也釋文云佚一本作失案古佚字皆作失詳見尙書攷佚又與逸同尙書無逸漢石經作佚春秋經曰肆大眚穀梁云肆失也失猶佚也佚與逸同謂逸囚（惠徵君九經古義）

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

注云以齊爲土地案土讀曰杜古杜字皆作土周禮及司馬法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注云王霸記曰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詳具禮說（同上）

東西其畝

成二年傳使耕者東畝後漢書孔融傳李賢注引公羊傳此與下文皆作使耕者東西其畝顧炟案何注使耕者東西如晉地疏引舊云使齊東西其畝往來於晉地易注及舊本皆當作東西其畝疏云蓋晉地谷川宜東畝者多疏本已脫西其二字（經義叢鈔洪頤煊）

是則土齊也　不可

成二年傳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諸反魯衛之侵地請諸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疏曰是則土齊也亦有一本云是則土齊也曰不可者（各本也字例在不可下今改正）引之謹案一本是也曰不可者國佐自荅上語也（與僖二十年傳之曰不可同義說見下）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不可上亦當有曰字皆後人不解古人文義而刪之耳後漢書孔融傳注引此云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則所見本尙未刪曰字兩曰不可與上文之兩請諸相應爲文若去其一則文不相應矣又案是則土齊也下何注云言至尊不可爲上地是不可行此正釋曰不可三字也下注云言則晉悉以齊爲質此亦釋下文曰不可三字也上下皆言曰不可故何注兩釋之若上文本無曰不可三字而以下文之不可總上二事言之則上注不當先言是不可行下注又不當但言不可爲質矣合兩注觀之則後人妄刪之迹自明僖二十年傳宋公曰自我爲之自我隤之曰不可亦是自荅上語也論語陽貨篇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彼文兩言曰不可亦與此同（兩曰不可皆陽貨之言說見四書釋地又續墨子耕柱篇亦曰和氏之璧夏后之璜可以富國家眾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惠氏公羊古義曰是則上齊也土讀曰杜古杜字皆作土周禮及司馬法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注云王霸記曰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引之謹案惠說非也耕者東畝往來仍自可通交鄰之路豈由此而杜塞乎僖四年穀梁傳說齊桓公侵蔡云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謂不以蔡之地爲齊土非杜塞之謂也此云土齊亦謂以齊之地爲晉土故何注曰則晉悉以齊爲土地也於義自通無煩改讀（王尙書經義述聞）

四年　鄭伯敃卒

疏云左氏作堅字穀梁作賢字（今穀梁仍作堅）今定本亦作堅字公羊釋文云敃本或作堅棟案公羊作敃穀梁作賢本一字也說文云敃古文以爲賢字漢潘乾校官碑云親敃寶智國三老袁良碑云優敃之寵今文大誓云優賢揚歷（見三國志注）是優敃卽優賢也玉篇又引作𢀩經與堅同敃亦爲古堅字堅又與賢通東觀漢記云（後漢紀注）陰城公主名賢得續漢書天文志作堅得疑古堅字賢字皆省作敃公羊從古文作敃穀梁以爲賢左氏以爲堅師讀各異故也（顏籀引孝經說云臣者堅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十一年　晉侯使郤州來聘

世本曰郤豹生義義生步揚步揚生州州卽犨也與公羊合左氏傳魏武子犨世本亦作州司馬貞云州犨聲相近字異耳（同上）

十六年　雨木冰

春秋成十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杜注無傳記寒過節冰封著樹公羊傳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何注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也穀梁傳雨而木兵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范解雨木冰者木介甲冑兵之象雨著木成冰疏引徐邈云五行以木爲介介甲也木者少陽之精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兵之象今冰脅木君臣將見執之異根枝折者象禍害逮至也與何邵公義同又漢書五行志上春秋雨木冰劉歆曰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以爲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一曰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鄢陵之

職楚王傷目而敗屬常雨也案左氏無傳當從劉子政說說文气部氛祥气也从气分聲雰氛或从雨則氛雰爲一字釋名釋天氛粉也潤氣著草木因寒凍凝色白若粉之形也劉說與釋名合氛雰字異也穀梁當從劉子政說言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得雨而冰是不必以冰爲木介取象於甲兵矣何注公羊徐注穀梁皆本劉子政義范則專取甲兵之說不知穀梁引傳曰根枝折正與陰氣脅木之言合明非取象於甲兵也臧氏拜經義雜記

十七年 郊用正月上辛

五經異義曰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魯與天子並事變禮今成正命魯使卜從郊不從卽以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御覽○惠徵君九經古義

用然後郊

十七年傳或曰用然後郊孔氏通義或意未明舊說以爲用事于頖宮然後郊要本非傳所取闕疑殆焉頤煊案用當作卜說文用從卜从中字形相近又涉上文而譌爲用字僖三十一年傳卜郊非禮也何注天子不卜郊疏從道天子之郊以其常事故不須卜魯郊非禮是以卜之用郊者不卜郊也故傳以爲不宜用或曰卜然後郊是據魯禮以正之也經義叢鈔洪頤煊

十八年 晉侯使士彭來乞師

釋文云二傳作士魴古彭旁通用旁與魴同音故亦作彭聲之誤也襄十二年疏云攷諸正本皆作士魴字若作士彭者誤矣○惠徵君九經古義

襄公

二年 鄭伯睔卒

釋文云睔古困反古今人表鄭成公綸師古曰綸音工頑反左傳作睔案古今人表又有冷淪氏服虔曰冷音鯀鯀與昆同音古昆字作翼故毛詩敝笱云其魚魴鰥卽箋云鰥魚子也魯語云魚禁鯤鮞尒疋云鯤魚子孔穎達云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是鯀本音古魂反故冷淪綸巾諸字皆讀爲鯀師古以鯀有關音遂釋綸爲工頑反非也今人讀綸巾字爲關音自謂合古音失之甚者○惠徵君九經古義

五年 蓋舅出也

襄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傳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何注曰巫者鄫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孔氏通義曰定弋鄫女蓋卽世子巫之姑姊妹故巫於襄公爲舅襄公於巫爲出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引之謹案孔解舅出長於舊注矣而以襄公與巫爲舅出則非也襄公若爲巫之甥則傳當直指之曰蓋公與巫舅出也文義始明今傳無一語及襄公則所謂舅出者非公與巫也尋繹傳文蓋舅出也之語上承叔孫豹率而與之俱則豹之與巫一爲舅一爲出矣言豹所以與巫俱者蓋與巫爲舅出故也春秋之大夫交政於中國故與鄫國之君論婚媾哀十三年左傳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産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杜注曰景曹宋元公夫人桓子外祖母也宋魯匹敵之國而猶如是況小國乎王伯申經義述聞

往殆乎晉

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何注曰殆疑疑讞于晉齊人語孔氏通義曰殆危也告危於晉也家大人曰何訓殆爲疑注疑乎晉則爲不辭故加讞字以增成其義然殆可訓爲疑不可訓爲讞也孔訓殆爲危往危乎晉則尤爲不辭故加告字以增成其義然傳言殆乎晉不言告殆乎晉也今案殆讀爲治殆治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荀子彊國篇殆中國楊倞注殆或爲治治謂訟理也以鄫子欲立異姓爲後故相與往訟理於晉也下文曰莒將滅之明爲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注時莒女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僖二十八年傳叔武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注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成十六年傳公子喜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曰訟治于京師解免使歸皆與此傳往治乎晉同義古謂訟理爲治訟或曰辭訟周官小宰曰聽其治訟小司徒曰聽其辭訟司市曰聽大治大訟小治小訟皆是也大司徒曰凡萬民之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有地治者謂爭地而訟理者也說見周官訝士曰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亦謂有訟理於士者也同上

莒女有爲鄫夫人者

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何注曰時莒女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引之謹案依傳莒女爲鄫夫人而欲立其出則似所立者鄫夫人之子而莒之外孫矣如此則與取後乎莒之文不合故注曲爲之說曰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然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皆傳文所無蓋當時解傳者增益其說不足據也尋繹傳文莒女有爲鄫夫人者當作鄫女有爲莒夫人者寫者上下互譌耳鄫女爲莒夫人則莒夫人之子鄫之外孫也鄫子舍世子巫而欲立其外孫故曰欲立其出又曰取後乎莒也何所見本已譌故其說迂曲而難通同上

七年 鄭伯將會諸侯於鄬

說文引作隝云鄭地阪惠徵君九經古義

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

注云云爾者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故於如會名之明如會時爲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弑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疏云其弑君論之者其身梟首其家執之其傷君論之其身斬首而已罪不累家漢律有其事然則古者保辜者亦依漢律律文多依古事疏知然者史游急就章云疻痏保辜謕呼號師古曰保辜者各隨其狀輕重令毆者以日數保之限內致死則坐重辜也漢書功臣表云昌武侯單德元朔三年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然則保辜以二旬爲限歟以平人言之限內當以殺人論之漢律所云殺人者刑是也限外當以傷人論之漢律所云傷人抵罪是也服虔曰抵罪者隨輕重制法今案曰傷人有曲直罪名不可豫定故漢律又云見薛宣傳鬬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是輕重制刑之義也同上

髡原

襄七年傳鄭伯髡原如會疏正本作頑字亦有一本作原字非也釋文髡原左氏作髡頑頤煊案史記鄭世家索隱引左傳作髡原是左氏作髡原此傳作髡頑故疏云一本作原字非也今本是後人據釋文本改之經義叢鈔洪頤煊

十年 遂滅偪陽

疏云左氏經作偪字音夫目反詩小雅采菽云邪幅在下毛傳云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一音逼近之逼釋文云偪音福棟案古今人表作偪陽[illegible]从彼力反者非也穀梁偪音福地理志及續漢志皆作傅陽[illegible]古福字亦讀作副[illegible]福德是也傳本古○惠徵君九經古義敷字今亦讀作副

年 同盟于京城北

疏云穀梁與此同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檢案京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大叔是也亳城無攷此傳寫之譌當从公穀是正 惠徵君九經古義

十七年 邾婁子瞯卒

釋文云瞯左氏作牼案攷工梓人云數目顧脰注云故書顧或作牼鄭司農云牼讀爲鬜頭無髮之鬜是牼有瞯音故或作瞯劉昌宗周禮音云牼音苦角反今左傳音苦耕反非也 瞯音閑或作鼾反○同上

十九年 鄭殺其大夫公子喜

釋文喜二傳作嘉頤煊案禮記祭義父母愛之喜而忽忘唐石經喜作嘉喜即嘉字之省古人名字相配嘉字子孔宋有孔父嘉則作嘉字爲是 洪頤煊讀書叢錄

廿年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

釋文云弟光左氏傳作弟黃案說文黃古文光炗古文黃字相似 白虎通云黃之爲言光也風俗通云黃光也○同上

廿一年 歲在己卯

二十一年傳庚子孔子生何注曰時歲在己卯 疏及鄂本閩本皆如是俗本作己酉誤 北監本毛本及孫堂本 字形相類故何氏誤以己酉爲己卯錢氏曉徵以三統術超辰之法推之謂是年歲在乙巳己卯必乙巳之譌也引之謹案杜氏長厤是年歲在己酉與三統術同 術以襄公元年歲在己亥大雅文王疏引三統之 與長厤同則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亦同矣何氏何至不識古文酉字而以爲己卯殆說似是而非若以爲乙巳之譌則卯巳二字形體聲音俱不相近巳字無緣誤卯何氏精於讖緯讖緯多用殷厤甲寅元 續漢書律厤志論曰殷厤元用甲寅元五行厤說曰[illegible]也 未得其實今案漢世說春秋獲麟至漢興年數多寡各異有謂獲麟至漢興二百七十五歲者後漢虞恭等所謂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是也有謂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者後漢馮光陳晃之說也 續漢志 今由哀公十四年獲麟歲在庚申上推之七十一年而至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據大初元年丙子殷厤亦爲甲寅 歲名 則歲在己酉殷厤當爲丁亥與此所不合矣由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推之獲麟元年漢志以爲甲午殷厤當爲壬申由壬申上推百六十二歲至獲麟之歲歲在庚寅又上推七十一歲至襄公二十一年則歲在己卯故此注曰歲在己卯也蔡邕厤議曰馮光陳晃所據則殷厤元也又曰光晃以考靈曜爲本續見漢志然則此注謂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卯亦用考靈曜紀年之法 續漢志曰考靈曜用甲寅元殷厤也而考靈曜又本於殷厤與[illegible]

廿二年 邾婁鼻我來奔

釋文云二傳作畀我古鼻畀同音 惠徵君九經古義

廿五年 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

注云書伐者明持兵入門乃得殺之 同上

廿八年 乙未

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何注曰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引之謹案杜氏春秋長厤明年閏八月則是年不當有閏月且長厤是年十二月甲寅爲十二月十七日明年二月癸卯 昭公七年傳二月癸卯齊人城郟公於是 爲二月七日若十二月後有閏月則癸卯當在明年正月不得在二月矣何說非也乙未當爲己未 左氏經亦作乙未杜注十二月無乙未日誤 甲寅爲十二月十七日則己未當爲二十二日己與乙字形相似故己誤作乙左氏經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羊穀梁並作乙未乙亦己之誤也 據長厤是月無乙未○王尚書經義述聞

廿九年 終身無已也

二十九年傳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家大人曰父子兄弟非一人不得言終身也身字蓋因下文終身不入吳國而衍終無已者終竟也竟無已時也檀弓曰爾責於人終無已夫莊子則陽篇其可喜也終無已呂氏春秋知度篇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文義並與此同昭二十七年疏引此已衍身字則不始於唐初矣新序節士篇亦作終身無已蓋後人據誤本公羊增身字也 同上

三十年 宋災

春秋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公羊何注云伯姬守禮含悲極思之所生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穀梁傳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又漢書五行志上甲午宋災董仲舒以爲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考伯姬之卒公穀皆以爲賢胡安國因左傳云女而不婦遂以伯姬爲非此未審傳文也案傳云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是左氏雖未稱其賢而待姆也三字已明著其賢之實矣下引君子之言是於傳文外兼載一說然審其辭意亦有微而無貶曰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謂宋共姬已嫁爲婦似可從宜行事矣而猶謹守其女子之道傳母不在宵不下堂是婦人而爲女子之行者也朱子詩集傳葛覃曰可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不弛於師傳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余於宋共姬亦云可見其已嫁而猶謹守女教是婦人之所難也 [illegible]

天王殺其弟年夫

釋文云年音佞又如字二傳作佞夫陳案古佞讀爲年以晉語輿人誦云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佞與田韻是佞讀爲年之證不知年讀爲寧讀爲陳故詩信南山云畀我尸賓壽考萬年然公十不作寧而作年何也詩甫田云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是陳讀爲田年讀寧 [illegible]經古義

昭公

十一年 盟于侵羊

疏云穀梁傳作祲祥字服氏注引者亦作祲祥字皆是所見異也檢案古詳字皆作祥易履上九視履考祥釋文云本又作詳尚書君奭云其終出於不祥釋文[illegible]刑告爾祥刑後漢劉愷傳引作詳刑鄭氏周禮注亦云詳作祥刑以詰四方皆古詳字故左傳祲祥服虔引公羊作祥今公羊作侵羊者春秋繁露云羊之爲言猶祥與鄭衆百官六禮辭亦云羊者祥也知古祥字皆省作羊 [illegible]文 惠徵君九經古義

屈銀

釋文云二傳作屈[illegible]傳厥愁徐仙民音在由反說文[illegible]君銀又云愁从心秋聲公羊本口授故以厥爲[illegible]皆爲銀字與所音同凡公羊異字若此者多余每校二傳而公羊

自習鄭學尚識古文後之學者忽而不察妄有論辨[illegible]所未驗

同

十[illegible]年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 無謚也

問春秋書世子者皆宜爲君之儲[illegible]世子何以獨爲無謚[illegible]曰君薨未踰年稱子書子則不見其所之義書名又無當[illegible]之罪故從其本號書之殺雖有罪然[illegible]之臣民奉以爲君者十餘年經亦書其卒[illegible]有侯則宜有世子不稱子而稱世子從其本稱非得正之稱所謂義從不嫌同辭也齊商人弒舍般皆弒君之罪[illegible]秋書之曰齊[illegible]侯無[illegible]者[illegible]成君也已成君則從五等諸侯之例非殺[illegible]也謚[illegible]則同也然商人終被弒亡後般亦於楚虔之手其子又慘死天道果可畏哉 錢宮詹[illegible]研堂集

十一年 因諸

昭二十一年傳若曰因諸者然何注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公羊齊人故以齊驗也疏舊說云即博物志云周曰囹圄齊曰因諸是也顧[illegible]案因聲近圜諸聲近圄皆即周禮圜土之轉聲 [illegible]義鈔 [illegible]

二十二年 尹氏立王子朝

注云尹氏貶王子朝不貶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illegible]案漢律年未滿八歲非手殺人他皆不坐罪尹氏者漢律所謂率也 [illegible] 日制衆建計謂之率漢書蕭石君傳上報石顯曰[illegible]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illegible]坐刑法如淳曰[illegible]家長也 [illegible]

[illegible]云春秋[illegible]不[illegible] 及應人[illegible]其率也 [illegible]經古義

二十[illegible]年 叔孫舍至自晉

昭二十四年傳叔孫舍至自晉疏曰上十四年春隱如至自晉以其被執而還故省去其氏今此叔孫舍不去氏者益亦無罪故也是以文十四年傳云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云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己執也注云己者己大夫自己 與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當各歸其本以此言之則知隱如有罪故去其氏叔孫無罪故無既文 以上引之謹案叔孫二字後人所增非其原本也文十四年傳但言無罪而執者稱行人有罪而執者不稱行人未嘗言無罪而執者至則稱氏有罪而執者至不稱氏也不足爲叔孫舍至自晉之證若隱如至自晉省去其氏叔孫舍至自晉獨不省則傳必詳言其義文十五年傳單伯至自齊注云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illegible]也以此例之若叔孫舍[illegible]自晉不省去氏注亦必加訓釋今傳無文注亦不言其有異則舍至自晉與隱如至自晉同一書法可知至而不省去氏者惟單伯一人則隱如及舍之至皆省去氏可知且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姜氏至自齊傳說遂以夫人婦氏至自齊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何注曰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舉此則一事而再見者其始稱氏族其卒則但稱名故昭十二年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十四年則省去季孫而云隱如至自晉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而十四年則省去叔孫而云舍至自晉亦此所謂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其不得有叔孫二字顯然明白矣[illegible]氏穀梁並作婼至自晉無叔孫二字左氏曰婼至自晉尊晉也杜注曰[illegible]以[illegible]晉穀梁曰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范注曰上謂[illegible]婼也故臣下之辭則直名而已所謂君前臣名此皆舍至自晉不稱叔孫之明證不應公羊獨有此二字也徐氏所見本已誤增此二字故曉爲之說耳孔氏通義亦沿其誤 王伯申書經義述聞

二十五年 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

二十五年傳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 [illegible]何注云 字絕句注曰繫馬曰維繫牛曰婁引之謹案維婁分屬牛馬古無明文且牛馬之願於飯已者不待維繫而始然然則維婁二字當聲文矣今案此當讀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爲句維與惟同婁古屢字也 [illegible] 得民已久也故下句曰季氏得民衆久矣言牛馬非他人是順惟屢飯已者而順焉亦猶季氏之得民久而民皆從之也 王伯申書經義述聞

君無多辱焉

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多字釋文無音家大人曰多讀爲祇祇適也言民皆爲季氏用君若伐之則民必助之無適自取辱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君祇辱焉是也祇多古字通說見前多讀[illegible]下同

以人爲菑

注云菑周埒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衞威儀今大學辟雍作側字 惠氏九經古義

昭二十五年公羊傳既以人爲菑何休注菑周垣埒也今大學辟雍作側字徐彥疏漢時大學辟雍所讀作側字[illegible]漢人爲側案此即石經歟然則漢儒傳經其文字固不必盡依古經矣 汪孩甫經義知新記

菑

二十五年傳以人爲菑何注菑周埒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衞威儀也今大學辟雍作側字[illegible]考工記輪人注鄭司農云菑讀如雜廁之廁[illegible]張耳傳貫高等迺壁人柏人要之置廁[illegible] 即側字[illegible]

三十[illegible]年 [illegible]之食

[illegible]曰[illegible]飲則[illegible]大牢而備珍怪其臭味[illegible]奇異之食 [illegible]經古義

定公

元年 不蓑城

五行志昭二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天子象也時京師微弱後諸侯果相率而城周宋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師古曰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衰音初爲反一曰衰讀曰蓑城謂以草[illegible]城[illegible]公羊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傳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何注若今以草衣城是也禮諸侯爲天子治城各有分[illegible][illegible]主治所主釋文仲[illegible]本或作[illegible]素戈反一或作[illegible]一音初危反解云謂不以草[illegible]城也公[illegible]以爲[illegible]十二[illegible]城成周者既是城義故[illegible]具不衰而已不似左氏爲始城[illegible]案[illegible]文[illegible]志知公[illegible]本作[illegible]城說文[illegible]部[illegible][illegible]从[illegible]形何注用說文本義也[illegible][illegible]文與唐石經从艸[illegible]文亦[illegible][illegible]本[illegible][illegible]蓑城之義當從師古說[illegible]以差次受功賦[illegible]作故勝於何[illegible]陸德明亦一音初危反也[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 同[illegible]相[illegible]則[illegible]

衰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可證顏注之有本矣左傳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與顏注正合徐疏謂昭卅二年既城訖於此責其不衰而已此臆說也仲幾左公穀及漢志並同釋文或作機非○臧茂才經義雜記

四年 公及諸侯盟于浩油

釋文云二傳作皐鼬古讀皐爲浩鼬爲由鹽鐵論又作浩鼬尒疋釋訓云皋皋琄琄刺素食也樊光本作浩浩琄琄○惠徵君九經古義

注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

疏云古禮無文案荀卿子大略曰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嬰弓無攷釋文云見司馬法盧弓卽黑弓春秋傳謂之玈弓詩行葦云敦弓旣堅敦音彫毛傳云天子敦弓蓋本荀卿子正義引何休注以爲事不經見未之攷也經典序錄云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卽毛亨也今毛傳多用荀卿說○惠徵君九經古義

朋友相衞而不相迿

注迿出表辭猶先也錢詹事云古書从彳从辵之字往往相通則迿卽徇也左傳帯其斷以徇于軍卽出表之意許周生云何解卽暗用禮記不爲魁之義耳梁孝廉瞥記

六年 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名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弃疾殺其君卽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譏案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从左氏義惠徵君九經古義

八年 睋而曰

定八年傳陽虎弒不成郤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弒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趣駕何注曰望見公斂處父師而曰彼哉彼哉再言之者切遽意家大人曰何以睋字從目故訓爲望其實非也睋讀爲俄俄謂須臾之頃也桓二年何注曰俄者謂須臾之間劇得之頃也說文俄行頃也處舍于郊而說然息謂魯人之必不來追也俄而思公斂處父必來追故曰彼哉彼哉此意中之處父非目中之處父也處父至則不及駕故曰趣駕非望見處父之師而後駕也俄而二字傳文屢見桓二年傳曰俄而可以爲其有矣莊三十二年傳曰俄而可以弒械成作睋者假俗字耳上文曰睋而錢其板亦是俗睋爲俄也漢書外戚傳始爲少使蛾而大幸則又俗用蛾爲字○王尚書經義述聞

竈青純注云王季孫假馬

八年注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棘案此事竝見說苑家語及韓詩外傳續漢書律厤志云晉仲尼順假馬之名以崇君之義近人不攷以論語有馬者借人乘當之誤之甚者惠徵君九經古義

十四年 三月辛巳

十四年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牄歸引之謹案三當爲二左氏穀梁竝作二據杜預長厤是年二月己未朔辛巳二十三日也若三月則戊子朔不得有辛巳矣釋文但言公子佗人二傳作公孫佗人牄二傳作牂而不言三月二傳作二月則此傳亦作二月可知唐石經始誤爲三王尚書經義述聞

哀公

四年 蒲社

哀四年蒲社災釋文左氏作亳社顧炎案蒲是薄字之省薄亳古字通用尚書序成王旣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釋文蒲馬本作薄疏云賈氏曰公羊曰薄社所見本薄字尚不省經義叢鈔戴[illegible]

六年 齊陳乞殺其君舍

釋文云舍二傳作荼音舒熊朋來云詩云爾之安行亦不遑舍與車馬協知舍讀作舒棘案史記律書云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是舍有舒義故有舒音惠徵君九經古義

色然

哀六年傳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何注曰色然驚駭貌釋文色然如字本又作垝居委反又或作危引之謹案色者歡之借字也一切經音義卷九歡所力反埤蒼云恐懼也通俗文小怖曰歡公羊傳云歡然而駭是也集韻歡恐懼也亦引春秋傳歡然而駭與何本不同蓋出王愆期高龍孔衍三家注也垝危皆色之譌猶脃之譌爲脆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六年傳皆色然而駭何注色然驚駭貌釋文色本又作垝居委反又或作危頤煊案一切經音義卷九引公羊作歡然而駭埤蒼歡恐懼也通俗文小怖曰歡說文歡悲意色歡同聲假借字本作垝危者又因色字而譌經義叢鈔洪頤煊

十三年 夏十本作廉盜殺陳夏彄夫

釋文夏戶雅反一本作廉引之謹案夏與廉聲不相近夏字無由通作廉廉蓋廡字之誤古聲夏廡相近夏古音戶見唐韻正故夏通作廡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鄭注曰夏屋今之門廡也夏廡聲相近故門廡謂之夏屋說文廡堂下周屋釋名大屋曰廡幽冀人謂之房房夏聲亦相近夏之爲廡猶房之爲廡也正義以爲夏家之屋失注意矣是廡與夏聲義相近也隸書廡字作廡與廉相似故廡誤爲廉耳公羊古本蓋作廡今作夏者後人以二傳改之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十四年 西狩獲麟

案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孔舒元曰何休注公羊無作春秋之事棘案孔氏本是有成文棘案蔡邕石經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云云與今本合惠徵君九經古義

傳有麕而角者

唐石經麕作麏郭璞引此傳與石經同蔡邕石經作麏同上

涕沾袷

公羊傳哀十四年反袂拭面涕沾袍何注袍衣前襟也徐疏本作反袂拭目又云目亦有作面字者涕沾袍袍亦有作衿字者以衣前襟言之袍似得之案說文衣部袍襺也从衣包聲論語曰衣弊縕袍袷交衽也从衣金聲是當作涕沾袷袷襟皆俗字作袍非也論衡指瑞云反袂拭面泣涕沾襟是王仲任所見之傳亦作袷春秋序正義引公羊反袂拭面涕沾袍下又云聖人寧復畏懼死亡下沾衿之說據下作沾衿疑上沾袍或後人改也離騷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亦可證杜氏春秋序亦作反袂拭面徐疏作拭目疑非○臧茂才經義雜記

涕沾袍

十四年傳反袂拭面涕沾袍何注曰袍衣前襟也疏曰袍亦有作衿字者以衣前襟言之袍似得之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說文袍襺也論語曰衣弊縕袍袷交衽也是當作涕沾袷袷衿襟皆俗字作袍非也論衡指瑞云反袂拭面泣涕沾襟是王仲任所見之傳亦作袷春秋序正義引公羊涕沾袍下又云聖人寧復

畏罹从亾下沾衿之沾據下作沾衿疑上沾袍或後人改也案大人曰或以袍爲衣前襟者袍本作袌步報反釋文袍步刀反又步報反衣前襟也當以步報之音爲是玉篇袌與袍同又步報切衣前襟也廣韻袌薄報切衣前襟墨子公孟篇曰楚莊王解冠組纓絳衣博袍然則袍者袌之俗字涕沾袍卽涕沾襟非衣敝緼袍之袍也論衡引此傳西狩獲麟作西狩獲死驎涕沾袍作泣涕沾襟蓋據嚴氏春秋故與何本異其實襟與袍一物也春秋序正義引公羊涕沾袍又曰下沾衿之泣者以衿袍同物而衿爲人所易曉故言衿以見袍非引公羊本作衿而後人改之也 王尙書經義述聞

祖之所逮聞也

漢石經逮作遝說文遝迨也玉篇迨遝行相及从辵眔聲又目部眔目相及从目从隶省方言云迨遝及東齊曰迨關之東西曰遝或曰及 惠徵君九經古義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之二十七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之二十八

公羊傳雜錄目錄

皇清經解卷十之二十八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之廿八　學海堂

公羊雜錄

公羊受春秋于子夏

公羊穀梁俱受春秋于子夏公羊解引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公羊不見字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于圖讖是也楊士勛穀梁釋云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麋信云名喜受經于子夏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其後魯人榮廣大善穀梁又傳蔡千秋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爲郎由是穀梁之傳大行于世是則公穀皆受經于子夏故其言大抵相同而又有相抵忤者當是流傳之異二傳皆是口相傳授至漢始著竹帛傳公羊者以爲孔子懼衰世之禍隱晦其文故不著竹帛而學者徒私相授受而已此何休之妄說也漢書藝文志亦曰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于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是說也予未之信孔子作春秋上紀天時下明王道所以正人心而抑邪說也欲正人心而抑邪說必昌明其說于天下而使天下人喻于吾之說然後可以開其愚蔽而革去其邪心若徒與其弟子私相受授而已天下何由知之知之者獨其弟子則春秋可以不作善乎杜氏之言曰制作之文所以將往考來情見乎詞言高則旨遠詞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旣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好辯卽孔子作春秋之意也使孔子自諱其辯隱秘其書而不出亂臣賊子何所見而知懼哉作春秋則懼非所避欲畏禍則春秋不如弗作懼威權勢力而衒避之是左氏以小人之心度量君子也何休因左氏之說述誣春秋黜周王魯又曰春秋變杞黜宋而新周引讖文云邱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敘圖錄又云公羊五世至漢胡母生董仲舒推演其文世人乃聞此言去孔子卒後三百歲矣何不全身之有何休之說皆公羊傳所未有也其所云黜周王魯爲漢制作豈獨誣春秋哉其爲公

袖海山房校印

羊之累亦已甚矣況其解傳不由傳意鑿空立義辭晦意滯凡一例而前後矛盾不可通者難以枚舉使春秋本意若此學士家猶難于尋覓彼亂臣賊子非盡讀書知文字者也欲其一見而知懼理所必無者矣 臧玉林經義雜記

公羊傳經表

公羊傳經表 近時作通經表者以董生所授公羊學盡屬之胡毋生遂依班書作公羊表以定之從後檢之蓋亦宗後漢書已誤焉有所承疑然也不稽太朝人亦想○載籍經拜經疏至此若太史公書鄭氏六藝論皆與班書合 同前



漢初公羊學

漢初春秋止公羊列於學官史記太史公自序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後漢書鍾離意傳李賢注引意別傳意於孔子教授堂下得素書云後世修吾書董仲舒皆公羊家言 洪頤煊經義叢鈔

公羊有嚴顏二家

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何以知之以石經知之石經載公羊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辭云云是嚴氏春秋已見于隱元年於此不復發傳也今何本有之又云卅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此傳三十年傳也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氏本亦無以此知何所注者蓋顏氏春秋也鄭康成注二禮引隱五年傳云登辰之又引桓十一年傳云遷鄭焉而鄙留又引隱二年傳紀於此乎與石經同與何氏異然則所據者嚴氏本也藝文志云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後漢張伯饒又減定爲二十萬言顏氏說經以襄公廿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即爲所見之世又以爲十四日日食周王爲天囚之類倍經違異皆何邵公所不取 惠徵君九經古義

孔舒元公羊傳

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云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正義曰據杜云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則指公羊有其顯說今驗何注公羊亦無作春秋事案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 本同以上何 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 本無二句何 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 本同二句何 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 本無二句何 是有成文也左傳及穀梁則無明文案孔舒元未詳何時人儒林傳及六藝論 見公羊序疏 皆無之隋志有春秋公羊傳十四卷孔衍集解未知是否 禮堂謹案釋文序錄公羊穀梁傳有孔衍集解十四卷字舒元魯人東晉廣陵相 杜氏作序既所據用則爲古本可知矣 臧玉林經義雜記

公羊傳非公羊高自作

公羊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 坦案桓六年傳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宣五年傳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此公羊傳非高自作之明證莊十年定元年傳引子沈子莊三十年傳引子司馬子閔二年傳引子女子哀四年傳引子北宮子此皆是傳公羊之經師當在胡毋生之前而莫悉其名耳 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王門子公羊注

尚書正義泰誓上云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爲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 句 注公羊以爲春秋制 句 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人追爲之辭 以上皆 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 案釋文序錄公羊有王愆期注十二卷字門子河東人東晉散騎常侍[illegible]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者門子用緯說言春秋之法以孔子爲文王禮記正義曲禮下曰鉤命決云丘爲制法之王 [illegible] 黑綠不代蒼黃 禮記正義中庸引援神契文同代蒼黃作代蒼 [illegible] 是孔子爲文王之事又或稱素王 臧明經拜經日記

公羊注引緯

俗儒識鄭康成以識緯法經不知何邵公之注公羊引用尤多唐時緯書尚存故疏家猶能言其來歷今備述之如左敘引孝經鉤命決志在春秋行在孝經隱元年引春秋說昏斗指東方曰春指南方曰夏指西方曰秋指北方曰冬春秋緯所見謂昭定哀所聞謂文宣成襄所傳聞謂隱桓莊閔僖桓二年引春秋說古者諸侯五國爲屬屬有長二屬爲連連有帥三連爲卒卒有正七卒爲州州有伯也又引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又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桓五年引春秋說禮七十縣車致仕桓十一年引樂說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故王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敝其失也親親而不尊故后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其失也尊尊而不親故復反之於質也又引春秋說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合三從子者制由中也莊元年引禮緯含文嘉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斧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莊十七年引感精符蒙鄭詹所迷惑也莊三十一年引禮說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又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僖二年引感精符即能退辟正殿飭過求己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僖八年注引春秋說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僖十六年注引春秋說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僖十九年注引春秋說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僖二十八年注引春秋說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不書諸侯朝者外小惡不書獨

絲內也又言復歸者天子有命歸之三十一年注引禮說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三十三年注引易中孚說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文二年注引孝經說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又引春秋說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又禮天子特禘特祫文五年注引春秋說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宣三年注引春秋說三牢者各主一月宣六年注引春秋說禮天子爲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興席士式凡宣八年注引春秋說天子諸侯曰繹卿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又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成八年注引春秋說孔子曰皇象元逍遙術無文字德明謚成十年注引保乾圖云唯天子取十二女成十七年注引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襄二十九年注引孝經說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姦僞多襄三十年注引春秋說禮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衛其身也選老大夫爲傅選老大夫妻爲母昭二十年注引春秋說古諸侯師出世子率與守國次宜爲君者持棺絮從所以備不虞昭二十五年注引樂說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昭三十一年注引春秋說季氏負極謝過欲納昭公昭公創惡季氏不敢入定四年注引春秋說時子胥因吳之衆墮平王之墓燒其宗廟而已定八年注引春秋說白藏天子青藏諸侯定十二年注引春秋說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又天子千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哀四年注引春秋說是後宋事彊吳齊晉前驅滕薛俠轂魯衛驂乘哀十四年注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鳳皇翔麒麟臻又引演孔圖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星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法制之狀孫侍御讀書脞錄續

公羊注異字

公羊傳莊廿七年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注禮記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掩恩釋文之治直吏反下之治同解云禮記曰至掩恩喪服四制文也案彼文事作治字下掩字作斷字並以所見異耳案禮記釋文之治直吏反下同恩掩於檢反義斷丁亂反合之徐疏所見與今本通同陸本公羊注亦作門內之治門外之治恐誤同禮記也但不爲斷字作音知下句亦作掩字若徐疏本則二治字皆爲事古治事聲相近何邵公所據禮記不與康成本同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鄭引公羊異文

公羊有嚴顏二家鄭康成注禮箋詩所引公羊是嚴氏春秋本與何邵公所注顏氏春秋本不同如隱二年傳昉於此乎鄭考工記注云旅讀如放於此乎之放[illegible]作放五年傳登來之也鄭禮記大學注引作登戾之桓十一年傳遷鄭焉而野留鄭周禮大司徒注引作鄙留疏謂鄭不同者[illegible]所見傳異也莊八年甲午祠兵鄭詩采芑箋引作治兵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疏引鄭[illegible]異義云祠五者公羊傳之說莊二十年傳大災者何大瘠也鄭曲禮下注引瘠作漬[illegible]公莊三十年傳蓋以操之爲已蹙矣鄭考工記凡察車之道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注引作已戚今本作蹙操本作躁詩江漢正義引何休云躁迫也鄭言急躁意出於彼文閔二年傳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鄭儀禮聘禮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注引作使之將兵釋文將兵本無兵字文十三年傳羣公廩鄭易文言注引作羣公㮣[illegible]以爲周公主鄭禮記太宰注引作爲周公後宣六年傳佗然從乎趙盾而入鄭儀禮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注引作疑然從於趙盾孫侍御讀書脞錄續編

何休公羊注誤

何休墨守公羊然有本非傳義而妄生穿鑿者如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左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不朝遇于防而使來朝此情事之常無可疑者公羊傳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其義亦與左傳不異而何休注乃云使來請娶已爲夫人又云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其謬甚矣錢竹汀荅問引儲刑部升之說謂春秋之例女既嫁則繫其國如紀伯姬杞伯姬是也未嫁則不繫以國如伯姬季姬是也此經書季姬不繫以鄫則爲未嫁之女可知以此申何義忠祖案經下有鄫子之文則季姬之上不必更繫以鄫而知其爲鄫國之夫人也蓋史例之省文不當如儲君所說至僖十九年鄫子會盟于邾婁何注云魯本許嫁季姬于邾婁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已而許之則直鑿空無稽矣自是通嫁娶爲季姬更嫁鄫春秋譏之或當時經生家有此說然不可爲據同上

公羊經傳弒字辨誤

左穀梁之經有弑誤爲殺者既辨之矣有殺誤爲弑者乎曰有之公羊經昭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是也既言弑則不當言其君比不得云公子比也既言公子比則止當言殺而稱殺耳不得云弑也春秋言弑其君者二十二言弑吳子弑蔡侯者各一言弑其君之子者一總爲二十六皆君也未有書弑公子者也公子比被誘爲亂首故春秋正其罪曰弑其君於乾谿所以懲天下後世貪皇祿爲亂首以成篡弑者也公子棄疾殺之如衞人殺州吁蔡人殺陳佗討賊之辭如此不言楚人殺公子比而系之公子棄疾者棄疾非有討賊之誠且欲自立而已矣深惡之也比雖自立爲王不可言弑比亦是殺州吁殺陳佗皆當言殺也左氏穀梁氏皆作殺惟公羊經作弑傳曰此其稱名氏以弑何於春秋書法大不合由今考之乃何邵公之誤而傳未嘗誤公羊稱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同與左穀二經同也按傳曰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此以上釋[illegible]其意不當則曷爲加弑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此以上釋[illegible]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爲君也此釋此經書公子棄疾殺文也[illegible]

校此經稱名氏以殺之不同如盜弑蔡侯申傳曰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經與傳三言弑此經與傳三言殺文勢正同傳正言同殺而異其主稱非謂一言殺一言弑也自何氏竄爲稱名氏以弑何復注之曰據經言弑公子比也下文傳言將自是爲君也注之曰故使與弑君而立者同文解者謂與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同文也皆大誤商人弑其君而自立棄疾殺同等而自立其罪名相去遠矣稱名氏以殺與稱人以殺爲異文異在稱人稱名氏不在稱殺稱弑經書於竹帛者既譌何氏又襲譌爲注此何氏之學主於株守不知正誤故往往經闕文猶臆爲之說而此尤於大義有傷也昭二十六年傳曰昭公將弑季氏召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吾欲弑之何如此二弑字豈何氏不知殺誤而必望文爲注蓋其株守之習使然豈所以治經也哉

桓公五年陳侯鮑卒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免亦在喪之君以春秋之例書之則當書陳佗弑陳子免不書者不赴也六年書蔡人殺陳佗與衛人殺州吁同則其罪自見矣公羊乃云陳君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淫乎蔡蔡人殺之是陳佗之罪不著蔡人之討賊不彰矣殺公子比殺陳佗皆本非討賊而與以討賊之辭也　段大令經韻樓集

公羊疏

公羊疏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不知何時人宋董逌謂當在貞元長慶之後頤煊案疏中引爾雅孫炎注郭璞音義書序長義孝經疏之類皆唐以前本疏司空掾云若今之三府掾三府掾亦六朝時有之至唐以後則無此稱矣此疏爲梁齊間舊帙無疑　讀書叢錄洪頤煊

公羊傳脫文

攷工記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鄭注子家駒曰天子僭天賈公彥疏引公羊昭公二十五年傳文爲證志祖案今本公羊傳但有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而無天子僭天之語蓋今本脫也賈氏所見唐本猶有此四字天子僭天其義甚精非秦漢以後儒者所能道也　孫侍御讀書脞錄

公羊脫文

前既怨懟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遂怨懟無事天之意當絕之案公如晉與秋七月連文蓋公以秋七月如晉也左傳秋公如晉可證左穀經文於此年末本有冬十月三字　唐公羊石經亦有　公羊經文偶脫尒而何氏乃妄造爲去冬之說以如晉爲冬時惡成公而不書冬繆戾極矣且謂成公以卜郊不從遂怨懟而如晉亦非理也　孫侍御讀書脞錄續編

何氏注公羊傳

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注時歲在乙卯　疏作己卯二文當有一誤　疏云何氏自有長歷不得以左氏難之案魏晉以來推襄廿一年皆云己酉而何氏乃云乙卯故疏家依違其詞謂何氏別有長歷亦無明文可證今以三統歲術超辰之法計之襄二十一年歲在實沈太歲當是乙巳則何注乙卯必乙巳之譌也　襄廿一年距上元十四萬二千六百七十九滿歲數一千七百廿八去之歲餘九百八十二以百四十五乘之得十四萬二千五百三十五盈百四十四而一得九百八十九爲積次滿六十去之大餘廿九起丙子算外正得乙巳太歲　自襄二十一年孔子生距漢元年三百四十六歲又自漢興距光武建武元年二百三十歲合五百七十六算正當超四辰故知何所據者超辰古術非別有長歷也左氏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歲星與大歲常相應星在星紀則歲當在子而今人以爲丙辰亦差四算然則孔子生年必爲乙巳非乙卯無疑矣

襄廿八年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正義云三統之歷以庚戌爲上元　當云以丙子爲上元孔氏未達超辰之理誤以爲庚戌　此年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次餘以十二　今刊本作十一誤　除之　大餘積次也　得八十三去之盡是爲此年更發初在星紀也案古法大歲與歲星常相應三統本以丙子爲上元今欲知太歲所在即以六十去積次不盡三十六爲大餘數起丙子是爲襄廿八年太歲在壬子也以是上推孔子生襄二十一年正當爲乙巳孔沖遠不知古法太歲亦有超辰乃用後漢太史虞恭說謂三統以庚戌爲上元失之甚矣

由襄廿一年太歲乙巳上溯隱元年計一百七十算太歲當在

廿三年太歲歲星皆在超辰之限歲星既超實沈入鶉首則太歲亦超乙巳而至丙午故正義云隱元年歲在大梁卯太歲在丙辰矣

後漢人引緯書以庚申爲西狩獲麟之歲又以隱公元年爲己未之歲與今人所推同緯書出于東漢其時太歲超辰之法已廢自何邵公鄭康成諸大儒外知之者尟矣徐廣注史記以其和元年爲庚申非太史公本文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公穀記孔子生說

公羊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商任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至于商任同其下即云庚子孔子生穀謂生於十月公謂生於十一月互異據陸氏釋文公羊與穀梁同上文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是公羊有異本今唐石經及板本均從異本耳又按徐彥解云左氏無此言則公羊師從後記之玉裁謂公穀識孔子之生猶左氏記孔子之卒然左大書孔子名以記其卒儼然續經也公穀曰孔子生不敢書名則此當爲傳文無疑陸氏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也又一本無此句可證唐初公羊尚有無此條者自公穀經不別爲書唐開成石經每年經傳提合之盡一年乃跳起於是經傳不可分經傳不可分而庚子孔子生之文儼然經矣故馬端臨謂公穀二經有孔子生而不知固傳也非經也今世板本冠之以傳字較唐石經爲易明益左氏記卒舊用魯史之成文公穀記生書見尊聖之微意皆非敢曰與經也　段大令經韻樓集

公穀不具四時

初學記文部引劉歆七略曰春秋兩家文或具四時或不於古文无事不必具四時案春秋兩家謂今文公羊穀梁也古文謂左氏也或不當何不讀爲否不必具四時不術字也謂公穀之經或有不具四時左氏雖無事必具也隱六年秋七月何注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他皆放此是也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春秋之脫四時猶易之脫无咎悔亡也惟古文

梁說斷東漢以來儒者咸好古學獨[illegible]

公羊書石惡

公羊昭元年經宋向戌衛石惡注戌惡皆與君同名昭七年衛侯惡卒案穀梁傳云昭元年有衛齊惡今衛侯惡何為君臣同名也曲禮正義襄公二十八年衛石惡出奔晉二十九年衛侯衎卒衛侯惡乃即位與石惡不相干此石惡二傳皆作齊惡是出石惡已於襄公二十八年出奔晉矣不應此時復列于會釋文退云國閒二傳作國弱軒虎二傳作罕虎而不云石惡二傳作齊惡是公羊舊本亦作齊惡也疏作石惡蓋徐本誤○孫侍御讀書脞錄續編

公羊災異

引之謹案公羊春秋記災異者數矣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見漢書五行志何休又引而申之其說郅詳且備然尋檢傳文惟宣十五年冬蝝生有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之語其餘則皆不言致此之由亦不以為禍亂之兆如隱三年日有食之何注曰是後衛州吁弒其君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諂謀九年大雨震電注曰隱不還國於桓之所致大雨雪注曰此桓將怒而弒隱公之象然傳但云記異未嘗言某事所致某事之象也隱五年螟注曰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桓元年大水注曰先是桓篡隱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既蓄積而後與邴鄭伯之邑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五年大雩注曰先是桓公無王而行比為天子所聘得志益驕去國遠狩大城祝丘故致此旱然傳但云記災未嘗言某事之所致也其他記災記異者不可枚舉而皆無一語及於感應乃知公羊之學惟據人事以明法戒不侈天道以涉誣張緣天人之際荒忽無常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已開讖緯之先何氏又從而衍述之迹其多方揣測言人人殊謂之推廣傳文則可謂之傳之本指則未見其然也至於穀梁明言災異者尤鮮而劉向說莊七年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曰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所也夜中而隕者象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說僖十四年沙鹿崩曰鹿在山下平地臣象陰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說十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曰鷁陽鳥六陰數也象陽而陰行退良也說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曰去穴而巢此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並見漢書五行志皆流入占驗之學而考之穀梁傳文則絕無此語豈非王充論衡所謂語增者與王尚書經義述聞

康成六藝論云至公羊說

康成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儒林傳作泠豐劉向本傳不載王彥無劉子政從顏公孫受公羊春秋本傳不載然封事多用公羊說惠徵君九經古義

公羊經衍文

公羊經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等同盟于幽案二傳皆無公字此經公字衍文也後十九年傳注云先是鄄幽之會公皆不至疏云彼二經皆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春秋繁露滅國下篇亦言幽之會莊公不往董子學公羊者也然則公羊經無公字斷然矣孫侍御讀書脞錄

明古者以史記至國寶書

閔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沈文何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先鄭云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後鄭云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墨子明鬼篇有周春秋韋昭注國語引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何氏莊七年注云古者謂史記為春秋其言百二十國寶書者案唐虞萬國殷三千見周書周千七百有七十三春秋以下兼國多矣故魯大夫對孟孫曰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公羊疏問曰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潞之屬僅有六十餘然當時外史之所掌尚得百二十國故墨子亦云吾見百國春秋是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明太史即左史內史即右史

六藝論云春秋者國史所記人君動作之事左史所記為春秋右史所記為尚書是以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注云其書春秋尚書具存者記文先言左史鄭注先言春秋明以左史為春秋矣周書史記篇云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及都古文亦云為王廿四年命左史戎夫作記[illegible]然則左史所記為尚書是以荀悅申鑒云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illegible]先儒皆據玉藻之文以春秋屬左史尚書屬右史熊安生禮記義疏云按周禮大史之職云大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又襄廿五年傳曰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是大史記動作之事在君左廂記事則大史為左史也案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其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廿八年傳曰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皆言誥之事是內史所掌在君之右故為右史是以酒誥云矧大史友內史友鄭注大史內史掌記言記行是內史記言大史記行也此論正法若其有闕則得交相攝代故洛誥史佚命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年傳云史佚周成王大史襄廿年鄭使大史命伯石為卿皆大史主策命以內史闕故也以上皆熊說○同上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一之一

穀梁總目

敘曰穀梁氏之世系微矣楊士勛云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于子夏鄭元六藝論云親受子夏應劭風俗通云子夏門人魏麋信云與秦孝公同時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穀梁赤爲春秋殘畧多所遺失謹按穀梁子之受業于子夏不可考名俶名赤蓋如公羊氏家世相傳非一人也其著竹帛當在孫卿申公之時麋信以爲與孝公同時見所引有尸子說也桓譚以事說經其言不足信孫卿書多穀梁說益穀梁不傳託王諸例非微言口授故可先著錄也漢孝武時瑕邱江公受之魯申公上使與董仲舒議卒用董絀江漢書仲舒能持論江公訥于口然後漢何邵公亦訥于口而能著書傳于今其賢遠矣范甯序云公羊有何嚴之訓詁中名家何氏而嚴氏無一存者何君亦以胡母之例正嚴顏之謬也孝宣以衛太子好穀梁懸其學且廢乃立學官博士東漢之世傳者絕少隋經籍志有段肅注十四卷惠徵士糜璩固傳注以爲郎中農功曹史服虔然儒林傳不載文無治穀梁者竊嘗以爲春秋微言大義魯論諸子皆得聞之而子游子思孟子著其綱其不可顯言者屬子夏口授之公羊氏五傳始著竹帛者也然向微溫城

孟子所述聖人之志王者之迹或幾乎息矣穀梁子不傳建五始通三統張三世異內外諸大旨蓋其始卽夫子所云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者而其日月之例災變之說進退予奪之法多有出入固無足怪玩經文存典禮足爲公羊氏拾遺補闕十不得二三焉其辭同而不推其類爲者又何足算也兼之經本錯迕俗師坿益起應失指條列乖舛信如何氏所言癈疾有不可強起者余采擇美善作春秋通義及解詁箋釋因申何氏癈疾之說難鄭君之所起覃思五日綴成二卷藩籬未決區蓋不言非敢黨同微明法守世有達士霍然起之亦有樂焉

嘉慶元年冬十有一月壬寅朔武進劉逢祿識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一之一　學海堂

穀梁癈疾申何　武進劉禮部逢祿著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何曰傳例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宰咺何以言來釋曰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于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去來以譏之榮叔是也雜記疏

難曰據太史公書平王卽位至此已四十有九年不得云新有幽王之亂原情免之且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在成風薨後五年亦言來傳例與公羊正相反鄭君曲爲之解非也

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　何據公羊以爲仲子桓之母釋曰若仲子是桓公之母桓未爲君則是惠公之妾天王何以賵之則惠公之母亦爲仲子也穀梁隱元年疏

申何曰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赴于王春秋因之以成公意爾義與箋異箋爲正

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何曰公羊以爲日與不日爲遠近異若穀梁云惡而不日則公子彄及季孫意如何以書日釋曰公子彄莊公弟不書弟則惡明也故不假去日季孫意如則定公所不惡故亦書日同上疏

難曰春秋之義遠則殺其恩惡則略其恩何氏之例詳而不亂如無駭之不日有疾始滅之文叔孫得臣之不日有與聞乎故之文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不舉重是也見箋春秋不以疑辭眩人而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彄之爲莊公弟

賊得臣之不日豈宜所惡與祈師爲隱所惡又何說乎春秋以時君之美惡爲美惡何以理嫌疑明是非乎

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何曰廢炎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今穀梁以苞人民爲輕斬樹木壞宮室爲重是理道之不通也釋曰苞人民毆牛馬兵去可以歸還其爲壞宮室斬樹木則樹木斷不復生宮室壞不自成爲毒害更重也隱五年疏

難曰傳釋侵伐之例不及公羊爲長苞人民毆牛馬斬樹木壞宮室侵伐入同有之不當以分輕重也

隱公篇

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何曰運斗樞云夏不田穀梁有夏田于義爲短釋曰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王制曰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卽上三曰乾豆之等是也王制疏

難曰鄭于王制注云歲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穀梁後于公羊徒據經文公羊得之口授非六國時見讖緯而作也漢初公羊盛行故王制據以爲三田以爲夏時則無據夏殷之禮當爲成周之禮三事田則自亂其例矣易述田事凡六爻以卦氣言之解二月春田也巽八月秋田也大畜秋分前五日日閑輿衛言治兵也師比四月夏田也離初九主夏至以後無田冬夏至陰陽之微易重氣始義當安養屯十一月戒從禽也然則春秋夏不田冬狩改于孟冬皆述殷制與夏時周易微有損益者周官六國時書固不合也

其不地于紀也　何曰在紀何爲不地釋曰紀當爲己謂在魯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桓十年集解

難曰鄭以公羊義改紀爲己不知傳意如此當云于內不云于己于己爲不辭也

桓公篇

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何曰春秋楚

世子商臣弑其君其後滅江六不言大夫又大去者于齊滅之不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言滅紀失襄公之惡反爲大失也釋曰商臣弑其父大惡也不得但爲小人江六之君又無紀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滅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酅入於齊今紀侯大去其國是足起齊滅之矣卽以變滅言大去爲縱失襄公之惡是乃繆也非傳也且春秋因事見義舍此以滅人爲罪者自多矣 莊四年集解

難曰論語曰興滅國公羊傳曰滅者亡國之善辭也上下之同力者也故晉人執虞公紼不與滅梁亡沈潰皆不得言滅誠以滅人者當坐專取王封之罪而爲所滅者以死社稷爲正以出奔爲罪而書滅則皆志其當興也變滅言大去者爲復讎張義明但當逐之不得殺之滅之云爾若以齊侯爲小人則安得諱其滅人之罪而反與爲禮大書齊侯葬紀伯姬乎紀侯得民之賢亦望文爲義非事實也若果民畢從之如大王遷岐當書紀侯遷于某以存之矣鄭以縱失大惡委之予經則何取于傳乎

王人子突者也稱名貴之也　何以爲稱子則非名也釋曰王人賤者祿則名可今以其銜命救衞故貴之貴之則子突爲字可知矣此名當爲字誤爾 莊六年集解

難曰定十五年傳曰其辭石尚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稱字則當如祭伯祭叔凡伯家父南季伯糾之屬此實王子突也傳不解爲王諱微弱故不言使反加王人使子突繫之而仍書月以起之之意僅以善救衞爲義致淺陋耳稱名稱字胥失之

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　何曰三年溺會齊師伐衞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故卑之曰人今親納讎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釋曰于讎不復則怨不釋屢會仇讎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譏也至于伐齊納糾譏當何納而不納耳此自正義不相反也 莊九年集解

難曰謂可納不納當文自見以不諱敗爲惡內非也敗非大惡使義者伸義養威故諱之至于復讎以死敗爲榮特不諱以起賤人衆不量強弱萬死不顧不生而不義殺人者懼矣乾時之戰正責公無復讎之心而在下僅能以爲名耳反以爲惡內于義短矣

不言食不言朔夜食也　何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爲疑 莊十八年集解

難曰果虧傷未復卽是朝食何爲夜乎天之垂象必明以吉凶示人故夜不占日猶晝不占星也夜食之說于義爲短

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何曰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于此奪之何也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于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見之 莊二十三年集解

難曰如議祭叔當如祭伯弁絕去聘文于本傳例方合非也此不稱使絕莊公淫取讎女于三年喪內比之我無君之例穀梁傳高子以爲不以齊侯使高子傳屈完以爲權在屈完皆非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何曰傳例大夫不日卒惡也牙與慶父共淫哀姜謀殺子般而日卒何也釋曰牙莊公母弟不言弟其惡已見不待去日矣 莊三十二年集解

難曰牙之爲母弟經無起文 穀梁不傳張三世諸例所謂春秋之失亂矣

莊公篇

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　何曰卽日爲美其不日皆爲惡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爲惡邪 莊十三年柯之盟不日爲信至此日以爲美義相反也釋曰柯之盟不日固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爲平文從陽穀以來至此葵邱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盟矣 僖九年集解

難曰以不日爲信又以日爲美不幾于亂乎春秋美人之功不于其方盛而于其將衰者未之聞也且屈之盟書甲寅者亦將以爲美乎

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何曰公羊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說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釋曰雩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歉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故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三年自十有二月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僖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素無志于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不雨而無災耳 僖十一年集解

難曰旱不害物不待久也太平之時一月不雨卽爲異莊之冬不雨未嘗歷時僖之正月四月未嘗踰月也天之譴告人君有淺深旱則示災不雨則示異異大乎災君之感應天變有本末本則修政末則雩禱舍本修末非所以應天也修本以禳異修末以禳災書雩以志其應變之末也書旱以譏其事天之怠也皆閔民也書不雨以示人君之察天意也穀梁子失其傳矣

其日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　何曰案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邱卽散何以美之邪于義穀梁爲短釋曰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九月戊辰盟于葵邱時諸侯初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而冬公子友如齊此聘也書聘則會固前已歸矣今云諸侯城緣陵而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葵邱之事安得以難此 僖十四年集解

難曰桓德之衰實始于葵邱此存杞諸侯所樂故以散而復聚之辭言之不言諸侯則無以知爲會鹹諸侯猶城邢必復言師也 楚邱桓公獨城故不序諸侯 不序以明其散失之

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　何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故文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不言及不云及今宋言及明直在宋非所以惡宋也卽言及爲惡是河曲之戰爲兩善乎又穀梁以河曲不言及也略之也則自相反矣釋曰及者別異客主耳不施於直與不直也直不直自在事而已義兵則客直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是也兵不義則主人直僖二十八年晉侯入

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是也今晉惟奉宋學來襄欲舉諸事而伐喪乎義亢反故反其文以責及晉即責以宋及齊明直在宋鄭之戰齊在楚不以楚及晉何獨棄晉戰於河曲不言及疾其惡戰爭舉兵故略其辭也傳僖十八年集解

難曰鄭之戰晉楚皆客也鄭楚獨爲客亦不當以楚及晉則外之辭也故變例以大夫敵君起之凡書及皆與爲主辭以客爲主則宋襄直矣伐齊以定亂于齊無譏也春秋以讓子伐喪故變文以起之惡宋之說乎義反

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　何曰即伐衛救齊當兩舉如伐楚救江矣又傳以爲江遠楚近故伐楚救江今狄齊近衛而遠者其事一也義異何也乎義穀梁爲短釋曰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兩舉之者以晉未有救江文故明言之今此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冀狄救齊冬邢人狄人伐衛其爲救齊可知故省文耳事同義又何異同上

難曰狄救齊後未聞衛又伐齊也何救之有即伐衛以救齊是爲說也伐楚救江無救乎滅故致其意而責之豈曰功近德遠乎以此進狄稱人是開楚易進狄之路非春秋貴誠之道矣

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何曰春秋以執之爲罪不以釋之爲罪責楚子專釋非其理也公羊以爲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釋曰不與楚專釋者非以責之也傳云外釋不志此其何志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言公與諸侯盟而釋宋公公有功焉與公羊義無違錯僖二十一年集解

難曰如鄭君說傳當云不言楚歸功于諸侯也

則眾敗而身傷焉　何曰即宋公身傷當言公不當言師成十六年楚子敗績是也又成十六年傳曰不言師君重于師也即成十六年是二十二年盧言也即二十二年是十六年非也釋曰傳說楚子敗績曰四體偏斷此則目也此言君之目與手足有破斷者乃爲敗矣今宋襄身傷耳當持鼓軍事無所害而師猶敗故不言宋公敗績也傳所以言則眾敗而身傷焉嫌其信而不道以取大辱僖二十二年集解

難曰傳言身傷而致死則視傷目尤重矣議其取辱何得言旣不言公乎書敗績貶偏戰惡詐戰以爲伐喪于此書宜以其信而詐而勝不若信而敗也以詐爲道敗以[illegible]所聞

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是棄其師也　何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未有守正以敗而惡之公羊以爲不書葬爲襄公諱背殯出會所以美其有承齊桓尊周室之美志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敵爲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徒善不用賢良不足以興霸主之功徒言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會遠疆故易譏鼎折足詩刺不用良此說善也僖二十三年集解

難曰期地必不于水也期時必不於半渡也以水厄人未陳而擊之鄭而尚權譎戰國之所謂賢良非春秋之所貴也以敗績而去葬則敗而書葬者多矣不敗而不書葬者亦多矣豈君子辭乎

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何曰曹殺其大夫亦不稱名姓豈可復以爲祖乎釋曰宋之大夫盡名姓禮公族有罪刑于甸師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孔父累于宋殤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若罪大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諱之疏也曹殺其大夫自以無大夫不稱名氏耳春秋辭同事異者甚多隱去即位以見讓莊去即位爲繼弒是復可以此例非之乎僖二十五年集解

難曰宋之大夫必孔父之後且春秋非孔子家乘公族致刑之義託公子身卒見之司城來奔復何所隱而不忍稱名氏乎稱名氏使若異姓緣飾宋殺山之文害之非經誼也

蔡納頓子者陳也　何曰休以爲即陳納之當舉陳何以不言陳釋曰納頓子固宜爲楚也穀梁于見經云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有似晉陽處父伐楚救江之文故云納陳也同上年

難曰陳納之即不宜更頓陳當如陳人執頓子等文以起之救江亦晉非楚引之欲以何明也

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　何曰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不稱人明不以此貶也詩曰時[illegible]文爲晉伯故諸侯不從而信夷狄故哀元年時無霸伯又何所責而當貶之耶傳二十七年集解

難曰晉文伯業未顯何以責諸侯江黃從公羊解近之

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何曰大夫無遂事據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惡季孫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如晉不當言遂釋曰遂國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受命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故公子遂報焉因聘于晉尊周不敢使並命使若公子遂自往然即云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例子諸侯叛而不尊天子也公羊傳有美惡不嫌同辭何獨不廣之于此乎僖三十年集解

難曰文八年公子遂會晉會戊四日之間不能再出而兩書公子遂以後之奉命非前之專命故加日以表之春秋非爲尊周而作故朝聘供言如與諸侯同文豈得云叛乎大夫無遂事故公子遂遂平弒子赤爭孫宿遂卒遂昭公見微知著爲萬世戒也穀梁不傳斯義動成無說鄭氏從而爲之辭夫子曰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殆不免矣

僖公篇

外從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　何曰爲猶罪也死而後書者眾象宋羣臣相殘害也祗由三世內娶貴近妃族禍自上下故異之云然今穀梁以茅茨盡之譏于上見于下謂之兩與識[illegible]釋曰穀梁意亦以宋昔薨後將有禍故飛火上墮地而死言茅茨盡者甚之驗于識何錯之有乎文三年集解

難曰穀梁不傳二統之例皆循背之無相夜之無燭矣鄭君文之失益哉

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　何曰據隱元年公羊傳其言來何不及事也以爲歸尊不含卑不言來者本不當含故不責其晚于義最深爲短釋曰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襚次之賵次之[illegible]賻次之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之臣襚之賵之賻諸侯相施一作如天子於二王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于諸侯于士于天子于諸侯之臣京師去曾千里上至無

事三月乃會故不言來以譏之文九年集解

難曰京師去魯千里即不三月而會禮固不及事矣二王之禮以急約之

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何曰近上七年宋公王臣辛宋人殺其大夫不言官今此在三年中言官義相違鄭曰七年稱其大夫此貴無君也今不殺其司馬無人君之德耳司馬司城君之爪牙守國之臣乃殺其司馬奔其司城無道之甚故稱官以見輕慢也文八年集解

難曰若專殺大夫無禮當文自見且直稱國以殺不待以官稱也如傳例以爲有罪則禮云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安得云殺爪牙之臣無道之甚乎君之卿佐皆爲股肱豈不爲司馬司城而譏之而此之乃得爲義乎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何曰五年傳曰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最晚矣何以言來釋曰秦自敗于殽之後與晉爲仇兵無休時乃如免經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晚也文五年集解

難曰四年風氏薨後秦晉未聞交兵也且因黷武而廢禮其可議凡甚安得原情不責乎

宣公篇

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　何曰書獲皆生獲如欲不病華元當有變文釋曰將師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明宋師雖華元見獲皆竭力以赦之無奈不勝故其華元有賢行得衆如是雖師敗身獲適明其美不傷賢行今兩書敗獲非變文而何宣二年集解

難曰公羊例大夫生死皆曰獲華元復見知其不死殺也將獲不言師敗績非春秋將師並重之例詎以經文無所據也夫子云我戰則克惡負軍之將與亡國之大夫及與爲人後者同豈云有賢行得衆乎

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何曰氏者譏世卿也即稱氏爲舉族而出尹氏卒崔可以爲舉族死乎釋曰云舉族死是何妖問甚乎舉族而出之之辭言國識世卿也崔杼以世卿專權齊人惡其族令出奔既不欲其身反又不欲剛立其宗後故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氏出奔崔若其舉族盡去之辭宣十年集解

難曰傳無譏世卿之義鄭爲飾之非遁辭乎文以爲順齊人而書之豈筆削之義乎且如鄭說復又安得有崔杼乎易下繫辭六子之辭獨以良人爲言何君一語直乃解鄭不兼五子之病乎

宣公篇　成公篇缺

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　何曰君子不求備于一人士匄不伐喪純善矣何以復責其專大功也釋曰士匄不伐喪則善矣然於善則稱君禮仍未備故言乃還不言乃復亦未畢之辭還者致辭復者反命襄十九年集解

難曰士匄不伐喪而還若歸承君命當然其爲善即歸君不益着乎若俟歸命乎介則虧其君於非禮而專大名矣傳之所云不已僞乎

專之去合乎春秋　何曰甯喜本弒君之家獻公過而殺之小負也專以君之小負自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釋曰甯喜雖弒君之家本專與約納獻公爾公由喜得入已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于已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獻公既惡而難親專又與喜爲黨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微子去紂孔子以爲三仁專之去衞其心若此合于春秋不亦宜乎襄二十七年集解

難曰甯喜之殺不去大夫與專先同文惡獻公之宗非惡其背約也專于獻之未出既不能維持其君臣及其入也又與喜約共弒剽至喜見殺乃徒執其硜硜之信以暴君兄之過經書出奔以爲是喜之黨而已矣傳曰君子廢盟罰是用長轂棨子亦云盟誓不及三王春秋繼三王以撥亂尚且重盟約乎既云專爲喜黨又以微子去紂例之儗人不倫莫此爲甚

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　何曰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不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弒其君何以反書日邪釋曰商臣弒父日之嫌夷狄無禮罪輕也今蔡中國而又弒父故不日之君夷狄不足責然公羊有若不疾乃疾之推以況此則無怪然襄三十年集解

難曰若夷蔡誰不夷許止當日許弒與日楚弒同文而異許不日今異蔡于楚以明內外之辭反同于楚以明文實之例何若明辭於其傳異弒父之爲夫兩俱以不日異其辭故主許直之日弒則以爲止卒子例亂矣

襄公篇

比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　何曰郎不與楚殺當貶楚例何故反貶楚世子邪則君弒之日蔡世子也而楚師固已敗矣楚子思啟封疆而貪蔡誘殺蔡侯般而滅蔡殺之疑其生放其志殺蔡國二君以取其國故變于言世子使若不得其君終昭十一年集解

難曰君誠稱世子明矣之下當立顯倫與頃同文與鄭忽異文公年傳之信矣若俾[illegible]楚弒[illegible]　君則稱子不曰世子若以子友繼于子般則晉奚齊卓子而曰其君可也使若不得其君終于義爲短于文爲悖

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　何曰春秋多與夷狄並伐何以不狄也釋曰晉不見因會以侵諸夏而伐同姓[illegible]之可也狄之大惡[illegible]之會[illegible]謀救蔡以八國之師而不救是終[illegible]今又伐徐[illegible]不[illegible]合諸侯以[illegible]志會而伐鮮虞見[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也故[illegible]稱之爲[illegible]昭十二年集解

難曰狄之所以貶之也[illegible]貶之以起文則辭費矣鄭取[illegible]何之義以[illegible]飾傳文安足以起疾乎

昭公篇

惡[illegible]取也　何若[illegible]

君釋云[illegible]強[illegible]公[illegible]城[illegible]以叔孫[illegible]新得之故[illegible]取也[illegible]屬己君[illegible]邑于[illegible]

難曰夫子辨家邑之制爲此[illegible]也若叔孫討[illegible]臣[illegible]書于春秋

定公篇

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illegible]也　何曰[illegible]不使[illegible]以[illegible]君不當去公子見當國也又[illegible]以[illegible]國氏者取國于[illegible]小白又不取國于[illegible]近自相反乎釋曰陽生[illegible]國故不言公子不使君[illegible]也[illegible]與小白其事相似

荼弒乃後立小白立乃後弒雖然俱篡國而受國焉爾傳曰
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陽生其以國氏何取國于荼也義適
互相足又何自反乎子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子糾
則將誰乎集解（哀六年）

難曰荼之不正以不日明之與晉卓子同例荼之弒實陳乞
主之故與晉里克同例經曰其君傳曰陳乞之君非陽生之
君不亦亂于義乎然則楚棄疾不以國氏比又不稱其君且
得爲誅亂辭乎商人取國于舍又何爲不以國氏乎

哀公篇

附

辛巳有事于太廟　釋曰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廟禘而云有
事者雖爲卿佐卒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
因宣公六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
得正也（禮記雜記疏引案今穀梁本當無載此釋于義無攷姑存之）

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　釋曰冬及春夏案春秋說
考異郵三時惟有禱禮無雩祭之事唯四月龍星見始雩常
雩耳故其禱請山川辭云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
姓何依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穀梁成七年疏引案文義不類姑存之）

釋曰雖庶人獎爲雨止（王制疏引）

釋曰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云分爲四部各有義焉朔（疏引）

難曰孔巽軒曰經凡二十六旱大雩十九大旱二不雨二歷
時不雨加月文者三是爲四部也

皇清經解卷十一之一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一之二　學海堂

穀梁廢疾申何　武進劉禮部逢祿著

讓桓正乎曰不正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
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　申
曰春秋不書公卽位非爲論隱桓爭讓而作隱本不正讓桓
爲正以禮決之不在長幼也（注被范）桓之弒逆大惡不藉成隱
而見如以爲將讓而弒之方爲大惡則傳意以隱不讓爲正
而桓弒之其惡反得從末減乎

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旣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
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　申曰春秋亦
不爲惠公之與桓爲正爲邪而作穀梁子深文周內斷隱爲
成父之惡豈王者奉元弟一義乎

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也　申曰邾于周
爲子爵後失在名例聖人退之以明漸進之法紬之以明黨
惡之誅（桓十五年來朝稱人）復之以明褒功之典（桓十七年復稱儀父）進之以明
尊王之義（莊十六年邾子克以附齊桓請周書子）

不日其盟渝也　申曰日盟爲信齊桓之盟不日何以傳爲信
其信乎不日爲渝我亦皆隱從桓唐之盟何爲書庚辰乎

宿邑名也　申曰以國爲邑大誤正以宿在同盟後爲宋人所
遷故預于隱八年變例書卒加日不（日）常例不名不葬以明
慕化之輕重云

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
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　申曰朝無爵命之禮如
譏祭伯爲貳至尊當著其朝而變不以起之去月加日如王
申例可也傳以祭叔亦不奉命何不去其聘乎

向我邑也　申曰取邑不言入也春秋彊王義不以難邇我國
外取我邑非有故皆諱之向果我邑當書莒人伐我西鄙圍
向

苟爲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　申曰卽使向爲我邑春秋
志報亂當先書入極後書入向

不稱氏（爲公子非謂展氏所貶失傳意矣）者滅同姓貶也　申曰極果
同姓當如滅盛之例書之重辭之復矣

以國氏者謂其來交接于我故君子進之也　申曰紀本微國
無大夫故不稱氏范甯釋傳例曰當國以國氏卑者以國氏
進大夫以國氏蓋謂使若其君自來以著親迎之禮耳然公
羊傳婚禮不稱主人毋不通之誼當哉言矣

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申曰傳旣以國氏爲
進之則安得復稱使乎旣云進之安得云無足道乎鄭君以
穀梁精于禮禮本于昏昏禮不稱主人且無傳焉若求其精
安能知之

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
范甯云紀子以莒子爲伯而與之盟伯長也年爵雖同紀子
自以爲伯而先　申曰有是哉穀梁師之迂也君子于其所
不知蓋闕如也

諸侯日卒正也范注正謂承嫡　申曰大小國諸侯卒葬時月
日正變條例何君詳之穀梁闕不具范以正爲承嫡幷失穀
梁之意

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注傳例曰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
者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　申曰公羊詳之穀梁舉一發
百其失則亂矣

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于是始故謹而志之
申曰昔賢以爲穀梁者公羊氏之餘緒長于公羊者十之一
同于公羊者十之二三所謂拾遺補藝者也莊子曰（[illegible]）
（[illegible]義例五[illegible]多從受之）此公羊義而稱傳曰是其證矣

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申曰其爲尸佼歟則秦相商鞅客也其非尸佼與不可白也
其言禮樂何其逆也

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范注據無侅
卒不稱公子　申曰無侅卒傳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曰故
貶之也俠卒傳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曰不成爲君也按
隱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無臣子故會盟皆不致其已卒必卒
之者託賢君行恩禮于大夫彄命大夫書日書氏俠未命不
日不氏皆正　無侅命矣（[illegible]）不日不
氏故貶之也益師命矣氏而不日遠也（[illegible]穀梁以爲[illegible]）曰不書
命曰先君之大夫傳之者過也禮豈不臣先君之大夫乎

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范注媵不與嫡俱行非

禮也逆者非卿　申曰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待年而字禮無聘媵之道況卿逆乎傳不別嫡媵槩曰無足道失之范

據莒慶言逆不知莒慶齊高固皆自爲逆故經不言女言叔姬以譏大夫外取之非禮且明諸侯嫁女于大夫不自爲主之禮范并失傳意

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　申曰此緣泰俗醫嫡繆不書名而誤解也滕在所傳聞世變文稱侯書卒以其子來朝故本微國故未能以其名通凡書卒明赴辭以春秋當新王曰某侯某正也赴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不名也聖人于二王後及同國敵者書其名以見法宋公和蔡侯考父是也于微國存其舊以見正滕侯宿男是也方進之以次國之封何當責其用狄道乎

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申曰正以其同盟而得變例書卒不進爵者未能朝聘也若未能同盟而槩得書卒于所傳聞世則不勝書矣或前傳宿邑名也邑爲國字之誤或四字後人所增則此云未能同盟故男卒者謂僅與微者盟未能與公盟故不得進爵斯近之但同盟不如來朝亦不得進爵楊士勛證前盟宿爲邑名此乃爲微國恐穀梁雖癈疾尚不至此

外盟不日　申曰于例不通

月葬故也　申曰非故也正也以爲故經當有起文穀梁傳卒葬時月日不別大國小國亦不察經文前後事實于例大亂于辭多不可知安得爲善于經乎

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　申曰徒據經文言之其義例未著也盟非會也名列載書春秋託以張貶文公及大夫則貶從大夫莊二十二年丙申及齊高傒盟文二年乙巳及晉處父盟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是也公及人則貶從人此公及莒人莊四年公及齊人狩是也此因輸平爲不外難辱及一國之貶文若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成二年丙申公及楚人秦人等盟別有起文以見正也

聘諸侯非正也　申曰范注云周官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許慎云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非正當所未詳

疑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爲君也　申曰俠爲未命大夫等秋假以明士喪禮君有弔臨諸事耳穀梁槩以成公意爲說則桓十一年之柔莊三年之溺不可通矣

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注戰然後敗故敗大于戰　申曰穀梁不傳託王之義故知內不言戰而失其說若此類辭多道公羊而意甚遠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也

日入惡入者也郕國也　申曰惡入之意不待日而著也入輕于滅其例時月而已郕爲同姓隱之篇再見入者故加日何君詳之

犆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　申曰滕薛實微國故同日受之于廟與穀鄧異文著加侯之爲封建文質法也范本傳意謂穀鄧同時來不俱至是何說乎

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注明隱宜立　申曰建始之義所包甚大正隱之譏亦得兼之以爲宜立則當書公即位矣

隱公篇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　申曰與夷之卒不待正也桓之弑不著正督以例桓也

父字謚也　申曰以字爲謚安得此言謚衍也

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申曰禮無諱遠祖之事且春秋非孔子家乘傳習故宋之文而不考其義爾

于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　申曰于桓可也于內不可也

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于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

申曰此緣元年滕子來朝貶書本例七年穀鄧來朝貶去秋冬十五年邾牟葛來朝貶字稱人之義而誤解也紀子稱侯謝例變書月何氏詳之范以滕侯稱子紀子稱侯爲時王所進絀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何爲作乎

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　申曰遠之非也隱亦與戎盟唐何以不遠之也何氏詳之桓無會當云桓會不致

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爲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　申曰農隙講武正也郃谷爲不因田獵而修之非正于卦氣大畜當秋分前五日日閑輿衛言治兵不必因秋田也非崇武失經意觀婦人恐并非傳志

兩下相殺不道　申曰兩下相殺則竊弄威柄無君之禍亟矣不道是前有譏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也穀梁不著大夫相殺稱人之例而以稱人爲殺有罪與討賊同文不知有罪無罪從葬別之得爲善于經乎

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　申曰不傳昏禮不稱主人則與逆之道微之言皆贅說矣使魯爲媒何不正之有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申曰何氏云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得之

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申曰惡祭仲則何以不貶而反稱字乎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春秋之賢祭仲孟子之述伊尹豈易爲守經者道哉

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注其名謂去世子而但稱忽　申曰出奔之爲失國明矣不必稱世子而見也稱世子則衞蒯聵忽矣是蔡友忽矣稱子忽是杞伯杞子忽矣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申曰此公羊傳也于傳例不合未知何時人之

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　申曰公羊子曰嫌與鄭戰故先舉伐是也及者內爲志也鄭師不言敗從內也范釋傳畧例偏戰日疑戰[illegible]月與公羊同若與鄭不和而戰當去結日文

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申曰來盟何以爲前定乎傳曰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今隹方可云前定何以皆日乎盟例時月日公羊何氏若網在綱矣

御廩之災不志范注以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　申曰周公皇祖在天不饗大動以威曰作丕州于朕孫其與饑鼠食郊牛何異并亂敗如桓者罕見之見無有不謹而志之者不知天命以變爲常安得此亡國之言乎事天如事親也事亡如事存也不順乎親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從穢其期而易之鬼神其不吐之乎穀梁所爲敬君子議其不知務矣

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　申曰此古訓皺不負協孖之法不示篡弒之戒不申仇讎之義引喻失當變其輕身甚哉其蔽也

桓公篇

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郱鄑郚注此國以三言爲名
申曰不傳復讐之義不知特變之文不辭孰甚焉
以鄭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　申曰是變出奔言入也傳以常
例言之孟子所謂執一也是以地叛也何以氏紀季乎以地
叛之他國者曹公孫會言出奔宋以自鄭也舍是不書矣此
何以書乎宜問不問眞廢疾矣
治兵而陳蔡不至矣　申曰失經意甚焉
大夫不名無君也注君前臣名齊無君故大夫不名　申曰不
名使若偏受盟也以無君故不沒公可也不名大夫何哉范
以君前臣名解之豈以鄰國之君非君乎糾不言子則不嫌
于齊大夫伉矣
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申曰既曰亡辭曰不復見又
曰未失其國家其辭枝矣由不別遷與遷之爲兩例也
次止也畏我也　申曰畏猶威也方合書外次義以桓三年莊
三十年傳有畏例之則此不別外內非也
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　申曰脫氏人子三等春秋設
七等以進退之文不具矣
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注魯與齊讐外內同一疑公可事齊
不會不書公以著疑焉　申曰內不出主名微者也傳失其
例如以魯宜讐桓與前柯之盟後幽之盟何爲出公乎
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　申曰宋執祭仲齊執濤塗傳
以爲貶爵稱人今以爲與辭其疾在不傳稱人稱侯之殊故
自亂其例
此謂狎敵也　申曰與遂得殺之非譏齊狎敵
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
不日數渝惡之也　申曰書媵書遂要盟乃著何云辟乎傳
之疾正在無說而强爲說耳不日非惡結渝盟正以齊宋之
不信著結爲國患春秋常于嫌不得者見其得也
赤蓋郭公也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申
曰名赤而例郭公于下著其盜國也若外諸侯相奔安得言
歸孟子曰諸侯失國而後託于諸侯禮也安得云非正
用牲非禮也　申曰此緣用者不宜用之例而誤解也如其說
當云鼓于社用牲
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申曰親迎恒事不志
不親迎于紀履緰一譏焉爾此不卒叔無服書歸者爲公會
于洮起文
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
曹羈崇也　申曰天子能命列國大夫春秋可不作矣曹羈
名而不氏命乎非命乎國亡君出何賢臣之眾乎
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　申曰實齊侯自來安得
言使乎書以志齊侯之驕我我魯之自夸因以張王文也
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　申曰子赤之故亦有所
見何爲不日穀梁不傳張三世之義失之
盟納季子也　申曰季子在魯不在齊也望文生義妄也
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申曰豈君臣之義乎

莊公篇

惡公子之紿　申曰傳例疑戰不日此書壬午知非惡紿江熙
云傳或失之
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　申曰如爲桓諱當于纂夷時去姜
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　申曰公羊云尊屈完以當桓公也
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　申曰
公羊云再言盟喜服楚也
不言其人及之者何也內師也　申曰傳不傳內微者不出主
名之例意以內師不可及外人非也
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
楚也注鄭君云魯爲大事伐爲小事今齊桓伐楚而後盟于
召陵公當致會而致伐者楚彊莫能伐者故以伐楚爲大事
申曰致會致地致伐之例何氏詳而不亂矣鄭强分會大伐
小又云公當致會皆誤按此條當是釋廢疾文雖曰致伐者
示楚未服也如以伐楚大之未有大其能伐而不大其能服
者也如大服楚則當如蕭魚致會也
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　申曰書逃歸則鄭罪已著此非也責
以力服人所以彊伯義
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申曰下書齊人伐鄭則鄭未
服也不大救許反大伐鄭愼矣
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　申曰未葬當稱子某此爲桓諱
故不書葬而變文也
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　申曰未葬之稱也不正于不日
晉之矣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申曰傳例以稱國以殺爲殺無罪此云
罪累上自亂其例丕鄭父之罪不著一例解之非也晉夷吾
之纂故不去大夫不從討賊言之非惡夷吾以私殺也
諸侯時卒惡之也　申曰不別大小國失之
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　申曰不傳君重
乎師之例失之
非伐喪也　申曰此定齊亂非伐喪以伐喪非之則當貶宋公
稱人
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己以求與之盟己迎而執之
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申曰書鄫子後會變文非因邾求與
盟也緣邾當文自見亦不待日
日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
人者也　申曰遇朔曰朔何以僅一見乎楚自入僖公篇可
以漸進稱爵而僖于雩之盟一見非進之也見執宋公之貶
文也自後終僖之篇貶之此泓戰實楚子非以尊敗乎卑師
敗乎人也
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　申曰春秋惡戰之書非言兵之書
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楊士勛疏老子王道之人猶曰以正治
國以奇用兵　申曰二代用師之意孟子荀卿傳之穀梁以
功利言道蓋戰國之學也
不正其以惡報惡也　申曰不推人危不攻人厄不鼓不成列
以爲信而不道功利之見也伐齊定亂宋公無惡文齊衆敗
取利亦非報惡也誤以爲惡何以辨是非何以治人
公之追之非正也　申曰以禦寇爲非正失之
再稱晉侯忌也　申曰稱侯非貶文也
先名後刺殺有罪也　申曰言不卒戍則罪狀著矣不在先名
也此蓋諱助楚戍衛塞閼晉兵故寧絭不殺使若成爲善文
傳者俱失之
公子啟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注公子啟魯大夫疏舊解云子

啟卽公子假啟書曰者無罪今顚書時是有罪也今觀上下文勢理恐不然　申曰范注非也舊解近之傳文當有不曰何也四字在不卒之上公子假曰四字乃舊注傳寫誤脫傳文四字而以注文四字爲人之

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

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　申曰不書稱侯之義非也何君許之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申曰徒以元咺與里克同文難與辨是非矣

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觀難　申曰此緣成十二年經說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之義而誤解也

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　申曰穀梁經本秦下誤衍師字以致失問經言敗某師者衆矣非狄文也以此知鄭氏六藝論稱穀梁親炙子夏釋癈疾稱作傳先于公羊皆意說也

僖公篇

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　申曰于例失傳子文不辭

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申曰傳無託王之例其失多亂又不別會盟尤非此云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意若云尊內也不張王義則王道亂矣且非也公與外大夫會書無貶辭此當是經師家言君不會大夫內大夫可以盟外諸侯以經多諱公與外大夫盟也然于義春秋惡盟王臣體國義亦不得與諸侯盟于首戴微示之故公羊師說不言內大夫可以盟諸侯也

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　申曰不傳譏娶乎大夫之義其辭枝矣

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　申曰不以日月加于伐邾之上知公羊之義爲長若譏再取前書時此加月足矣取邿取防自以一用再取者之不足以難也

稱人以殺誅有罪也　申曰鄭釋癈疾又以不名爲無君皆游辭也誤探傳例兩下相殺不道楊士勛謂兩下相殺不得言其不知臣下相殺亦責君失馭如射姑殺處父并稱國是其義也

卑以尊致病文公也注以君禮致刺公寵之過　申曰傳失致夫人之義而分尊卑非一體之義也徐邈說見不從逆婦姜傳以公羊義言夫妻女稱夫人以病公則此傳當發于夫人姜氏如齊而破致爲稱亦非也

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　申曰將尊師少稱將通例也何氏以甲午及狄文起問得之

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內諱也注既射其目又斷其首爲重創　申曰刑不并致可也以殺敵致果爲諱則宋襄之爲矣

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　申曰以此貶郤克說納事成反得不貶乎經于弗克納著大夫不得專廢置君之義于克納著誅亂之文趙鞅是也

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申曰以高子爲不以齊侯使之以華孫爲無君之辭皆不得其說

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　申曰來盟安得言及無君之人而以國與之得不爲大惡乎不諱何也

文公篇

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　申曰貶盾言師者惡盾執諸侯之權遂得專廢置也以爲大其事著其美于辭枝矣

穿弒也　申曰不傳得見之例則史文而已

不肯者可以肯也　申曰以文爲實不辭甚矣

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申曰大夫來取不得以稱國言歸故別于君不親迎文譏外取當文見矣注以爲與君接昏恐并失傳意

爲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注杞伯姬來不言所及是使得歸之意　申曰爲使來不可知之辭不使得歸近之矣不當夫婦之別不察來歸之例則似是而非也

此師師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　申曰傳例將尊師少稱將此自亂其例楊士勛曲解之非也

其日未踰竟也　申曰例亂不可理矣

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　申曰非也如其說當移至文于下言我何也

曰其事敗也　申曰既傳疑戰不日則亦知偏戰者日矣又云敗績書日不知敗績者偏戰文日在戰不在敗也

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　申曰卽如其說當移夏五月文于公孫歸父上

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　申曰不傳大夫相殺之例又不別天子諸侯其失亂矣豈忿怒相殺猶不失爲君君臣臣乎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是股肱背戕背虐而心不知也小言破道莫此爲甚三苑當稱豈可爲曚瞍道哉

宣公篇

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　申曰服虔得之

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注明二者皆當日　申曰悉當文自見不必日也

一戰綿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　申曰如其說經當云遂入齊[illegible]例及者內爲志是又相違矣

今之屈向之驕也　申曰正以公失其所嬰齊之驕乃云嬰齊屈服公得其所皆說也

以成公爲無譏矣　申曰桓弒隱不敢不以隱序昭穆也禘嘗周公東鄉魯公配焉羣公序下祝以孝告神之辭之天災御廪著矣宣弒赤卽不爲赤諱不敢不以赤祔于僖也嘗劌成祫禘與赤同序昭穆爲祝曰曾孫某觽大事于皇祖周公于考某甫王考宣公神保是饗不喪匕鬯雖無禍可也無天而也明哉明哉生也不履謂之何哉以春秋之義決之同然世子友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曰篤世子巫雖揚父之惡救國之臧可也是子也畏天之命致國天子天子爲之擇周公之後而立廟旣毀諭不斥焉窴廟旣毀主不立焉斯爲救災以實爾無譏云乎哉

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　申曰不日起壅河三日山崩大異以爲常乎

鄟國也　申曰邾之邑也

致者不致者也歸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　申曰三月廟見然後成之爲婦未廟見而死則歸葬女氏示未成婦也三月之中女而不婦所以教之免致爲言則隱而歸之不以夫人禮行出妻命其可感思之至也

之後乃俟夠致媵猶不敢辭失不從父母辭禮之成也武稱
問常事于伯姬待著之緣恩信之傳則爲父母之榮宋書葬
葬蟲之義也傳孰致不宜救之例爲以我盡之不正
之言弁夫傳意又以爲不與內稱不知入國稱夫人者邦人之稱異
邦人之稱非父母之稱也
又失禮意又以爲逆者微故致女不知宋公來逆從常事不
書也詳不正之事以賢伯姬其詞窮矣
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申曰共平皆無失德伯姬
忠貞盡禮得所哀尚焉如傳所云非聖人繫邶鄘柏舟於二
南之義也
不言戰以鄭伯也爲尊者諱恥爲賢者諱過爲親者諱疾注欒
書以鄭伯伐鄭君臣無戰文　申曰若晉納鄭伯而戰經不
當云執鄭伯若欒書以鄭伯伐鄭而戰經當云晉人執鄭伯
以伐鄭而加日文或鄭敗文非也緣經師所傳有爲尊賢親
者諱之說而誤發也疾恥同類故公羊第曰爲尊親賢者諱
而已雍以鄭兄弟之國爲親不知春秋爲所親諱惟魯而已
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申曰歸父亦仲遂子
何以言公孫乎
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　申曰以稱人執爲善稱侯執
爲惡徒知晉文爲霸而失春秋伯討之義矣
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
公也　申曰不傳時月日卒葬之例宋不書葬之義失之鮮
矣
君重于師也　申曰是也獲晉侯獲華元傳當是俗師所增
自某歸次之　申曰自者著有力爾非善之次也
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　申曰不傳待命之義則昭在齊何
爲卒婼乎

成公篇

其曰衞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注衞侯速卒鄭人侵之故舉
甯殖之報以明稱于前事　申曰伐喪非禮以惡報惡甚矣
先晉宋主惡也稱甯殖將尊師少之例也
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
正矣大夫執國權　申曰喜服陳也諸侯已盟不得復與袁
僑盟故使大夫盟之與諸侯不盟而大夫盟者異義
傳易私盟范梁傳又云言諸侯之大夫恭也校矣
外不言如而言如爲我事往也　申曰不知爲滅鄫起文誤矣
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注孔子之先宋人　申曰習其
文矣不得其說猶弗習也
不致地不能據鄭也　申曰恥不能據鄭于傳例當致會于公
羊例當致伐非也何氏得之
會又會外之也　申曰不殺于成十五年鍾離而誤以吳八鄫
人爲不殊吳則習其文而不知其義矣
稱人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　申曰公羊例賤者窮諸
盜觀左氏此事益信矣范以爲以上下道當言鄭人殺其大
夫則傳例稱人爲殺有罪非傳意矣傳以書盜殺爲惡上失
政則兩下相殺得不爲失政乎
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　申曰十六年圍成十七年圍桃圍防
何爲書乎
何爲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　申曰正上
圍文之非正文也且以危構怨
軋辭也其不日惡盟也　申曰此傳屬上軋危也范誤移經衛
水下而解軋爲委曲隨水則不日惡盟爲贅矣
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遷伯玉同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注
正其有罪必不見容　申曰日者無罪明君子去國之臣有
恩禮也傳引伯玉之言譏紇枉道事君非如慶父之不日爲
大惡也范失傳意
莊公失言淫于崔氏　申曰納左氏爲言非體也范邵并失傳
意
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也　申曰公羊子曰爲中國諱是也

襄公篇

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
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
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　申曰不傳稱人
稱爵之義失之董子繁露篇備矣按繁露爲董子書首篇本名未本或作大題而改題
楚莊王非也春秋之義以下是經師解楚子虔誘蔡侯般之文俗
師誤發于此爾
[illegible]盟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illegible]　申曰公羊子[illegible]
會及暨之例明矣傳例會者外爲主則于公會諸侯同盟之
文不通及者內爲主以外及內曰暨則于暨宋仲佗及仲佗
之文不通所謂習其文而不知其義也
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申曰公羊
經本襄九年宋火穀梁作災誤也此以國邑別例是以陳爲
邑非存陳之義也
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　申曰傳以不見公爲譏在諸侯以
公不與盟爲譏在公與經意相違
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　申曰意恢之賢無聞焉
春秋不虛美也盡其親以惡嗣子也
日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　申曰失問甚矣緣蔡般傳不
著爲中國諱義也
自夢者專乎夢也言其以貪取之而不以叛也注明曹君無道
致令其奔　申曰自非紀季君雖無道以道去君異姓臣之
義也專乎地而出奔皆叛也公羊以敎讓穀梁以長亂有師
無師之別也
東者東國也曰東惡之而貶之也　申曰經本朱誤爲東說者
緣經有譏二名之例而誤解也不知經譏二名于內于晉各
一見別嫌于貶文而後其義著今以東爲貶是嫌也何以知
其非以傳惡蔡之意當文自見不是貶絕也又出奔于例爲
絕卒皆不書書莫宜于穀鄧郜鄀者以此決之經書蔡侯東
國卒于楚則非例也何氏之說左氏之記知不誣矣穀梁俗
師所增于此益信
非國不言圍　申曰于例不通

昭公篇

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　申曰定無正始不繫乎昭無
正終也如定本宜立即位任孔子遂意如雖非受國天子不
猶賢于閔僖乎則有正月不書即位可也故子家羈義不可
復反而孔子必以元年歸魯且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
也
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　申曰昭王不失國則非滅也

定公篇

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　申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借天子故卜從則郊其始蓋以日至雜記孟獻子說鄭注郊特牲同後則春夏秋皆舉之不傳魯郊非禮失之矣

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　申曰免牲免牛俱不待卜也不免牲則書不郊以爲失禮之中又不敬焉

郊享道也注飲食之道　申曰成十七年傳云非享味也此謂以饋不受也　申曰曼姑受命靈公得拒蒯聵若蒯輒拒父則經當稱衞輒出奔矣此大惑也

其言來者外魯之辭焉　申曰言辭也非外辭

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　申曰春秋說云吳强而無道敗齊臨晉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衞驂乘滕薛俠轂而趨則國語所記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已非事實春秋以其僭號故子其葬皆削之而以王上繫天起之其在蕃服雖大曰子因吳楚之本爵而著例也

哀公篇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十一之二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一之三　學海堂

春秋穀梁傳注疏考證　天台齊侍郎召南著

卷一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按妾母名係於子以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例之則此稱惠公仲子自屬惠公之母孝公之妾此穀梁說遠勝於左氏公羊者也但范注云仲子乃孝公時卒故不稱謚其說非是魯孝公以平王二年薨平王三年癸酉歲惠公之元年也至平王四十八年戊午歲薨明年己未歲入春秋計惠公在位四十五年仲子之卒當在惠公之世且并在惠公末年矣故天王加禮於魯尚遣使來賵若謂在孝公時豈有友國之妾母卒已逾五十年而天子始追行賵禮者耶即經所書成風薨在文四年十一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在五年正月此其明驗也惟秦人僻遠至九年始來歸襚豈可以秦人例天王哉大約春秋之初猶近古樸妾母之卒或有不稱謚者亦未可知如桓母仲子無謚齊桓母衞姬晉文母狐姬後亦不聞追謚豈必以仲子無謚即疑其卒在孝公時乎

無侅帥師入極傳注諱滅同姓故變滅言入○按極爲魯同姓更無可考即杜氏注左傳祇謂極是附庸之國耳范注必以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秋師還傳曰還者事未畢也遯也有避滅同姓之意故以極爲同姓春秋之義滅國即是大惡內大惡當諱變文言入言取耳不必以極爲同姓而後諱滅也

卷二

傳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注稱傳曰者穀梁子不親受於師而聞之於傳者○按傳中稱傳曰者凡八見一此年一爲五年觀魚於棠一爲莊三年葬桓王一爲成九年杞伯逆叔姬之喪一爲成十三年曹伯盧卒一爲成十六年雨木冰一爲襄三十年天王殺弟佞夫一爲昭元年荀吳敗狄皆所謂傳聞之說也又有稱其一傳曰者文十二年子叔姬卒此所謂傳聞之傳聞也

初獻六羽傳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按此與公羊說同左氏引衆仲之言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是初獻六羽爲得禮也公穀皆謂六羽是諸公之禮經書初獻六羽譏魯始僭此其不同者也

傳舞夏注夏大雉執翟雉之羽而舞也○按此與毛詩簡兮合何休注公羊則以爲鴻羽象文德之風化疾也未知其何所本詩曰振振鷺又曰值其鷺羽則鷺羽亦爲舞者所持但穀梁明言舞夏則范注是

俠卒傳俠者所俠也注俠名也所其氏○按風俗通所氏宋大夫華所事之後據此傳則春秋初年即有所俠矣所氏見於後世者漢有所忠後漢有所輔

卷三

元年春王傳桓無王○按隱十年無正月義發於二傳而左傳無之至桓無王則義發於穀梁檢公羊無此義也何休注公羊實取穀梁之說而暢其意猶作穀梁廢疾何耶

疏范氏例云春秋上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桓無王者爲不奉王法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不得書王○按王必書春之下故春王二月春王三月時見於經若經僅書春有某事而不得其月則王字無所置范氏謂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不得書王是也但須云不書月不得書王耳又按餘公之僅書春者皆不可以爲桓公之例桓公自二年至八年皆直書春正月二月自十一年至十七年皆直書春正月二月三月下又皆有事惟十二年爲無事書正月以首時例應書王而不書此穀梁子所以有桓無王之說也

紀侯來朝音義紀侯左氏作杞侯○按隱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穀梁傳有二說似以子伯爲紀之本爵也此之來朝左氏作杞侯公羊亦作紀侯何休注公羊云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范注穀梁雖無明文似從何說以紀之進爵爲侯也

齊侯衞侯胥命于蒲傳以是爲近古也注古謂五帝時○按傳近古猶之公羊之近正云爾公羊云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亦不確指何時穀梁傳有盟詛不及三王之文然則古字止指三王之世對春秋衰世而言則稱古耳范氏指爲五帝說似迂

蔡人殺陳佗傳陳侯憙獵淫獵於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按陳佗有篡弒之罪蔡人殺之所謂殺當其罪者也左氏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即佗蔡人殺佗意在立其甥厲公耳較穀梁憙獵及公羊外淫之說爲近理

卷四

春正月己卯烝傳志不時也○按杜注左傳曰此夏之仲冬非爲過時而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瀆也穀梁於此曰志不時於夏五月丁丑烝曰志不敬義不同

葬鄭莊公注莊公殺段失德不葬而書葬者段不弟於王法當討故不以殺親親貶之○按經書葬無義例皆使往會其葬即書葬耳不然鄭莊生拒抗天王罪大惡極豈宜不見貶絕而且舉其諡乎哉范注云公附會之論也晉獻公不書葬曾自未嘗遣使往會豈以殺申生故耶疏亦附會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注祭氏仲名執大夫有罪者例時無罪者月此月者爲下盟○按公羊賢祭仲能行權而不名最乖大義范注祭氏仲名從杜氏左傳注也至云此月爲下盟其實書時書月不關有罪無罪如祭仲者本自有罪書月以執安見其非貶乎

公會紀侯鄭伯傳其不地於紀也注鄭君曰紀當爲己謂在魯也字之誤耳時在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按龍門之戰本於說公羊家漢書五行志董仲舒言四國伐魯大破之於龍門注韋昭曰龍門魯郊門也卽是其事左傳但云不書所戰後也似此役戰於別國不涉魯境穀梁但云於紀焉知不戰於紀地乎公羊曰何以不地近也何注曰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恥之公穀二傳義每相近此范注所以取鄭氏紀當爲己之說也

乙亥嘗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句可也志句不敬也句○按此范注所引鄭嗣說讀法如此若徐邈讀而嘗可也爲句志不敬也爲句范所不取疏已言之矣

傳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疏諸侯夫人三宮也○按左傳云書不害也杜注曰既戒日致齋廩雖災苟不害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是無譏也公穀之說皆譏其不敬義勝左氏

許叔入于許傳注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曰歸同之惡入○按左傳隱十一年鄭入許使許大夫許叔居許東偏許已失國矣至此鄭莊死忽突爭立鄭國大亂許叔始得鳩集餘民復其先業事機間不容髮豈得責以上請王命從容歸國乎中興之君續墜緒於既絕責以父授尤理之必無者也下文突入于櫟傳疏復引許叔與齊小白一例聖經之意斷斷不然但如左傳說叔本居許東偏叔本未出經何緣書其入似隱十一年以後十數年中必有爲鄭所逼出奔避難之事至此復歸前史失載左傳亦從而鈌略耳

卷五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注禮有九錫疏此九錫與周禮九命異○按疏糾何休以九錫卽是九命之謬是也但經言錫桓公命不言九錫之命命字當如周禮魯本七命今加錫服飾以榮其終如八命九命者耳至白虎通所云賜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是有功特賜既與九命無關且隨其功之大小爲賜未有一時具全如魏晉間篡臣之爲也禮緯本不足憑何注公羊亦作傳意范注已知何說之非楊疏又暢九命九錫不同之旨公羊傳曰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公羊經解如此平易卽穀梁傳亦曰生服之生不服則豈有朱戶納陛云云如禮緯所列九錫者哉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音義禚章略反○按此與左氏經俱作禚公羊作郜釋文郜古報反於左傳音云禚諸若反郜禚究當是一字此音疑誤

葬桓王傳曰改葬也○按左傳曰葬桓王緩也桓王之崩在魯桓十五年踰數年而後葬此後人所以有改葬之疑也公羊穀梁亦皆疑改葬而不敢直斷其事公羊曰此未有言崩者何以言葬蓋改葬也蓋疑詞也穀梁曰傳曰改葬也傳曰傳聞之說也

公次于郎傳欲救紀而不能也○按郎左傳作滑公羊與此同左傳謂公將會鄭伯謀紀鄭伯辭以難杜注滑鄭地雖不同其爲與齊不能救紀則一也

紀侯大去其國傳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按公羊謂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曲說甚矣穀梁之義正大

傳豈雨說哉注劉向曰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所也又夜中而隕者象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按注引劉向之說略用刪節而微有不同五行志本文云　中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眾星萬民之象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眾星隕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向意以列宿訓恒星眾星訓星隕之星列宿象諸侯眾星象萬民分疏甚明范注引之云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所是合向之二義爲一義矣

公伐齊納糾傳注親納讐子○按左傳史記皆以小白子糾爲僖公之子何休云親納讐子范氏亦云又不能全保讐子則說公穀者以小白子糾爲襄公子矣

齊人取子糾殺之注言子糾者明其貴宜爲君○按穀梁並無貴宜爲君之說但其前傳云公子糾小白不能存出亡欲納於小白之上似糾爲兄小白爲弟耳公羊傳曰其稱子何貴宜爲君者也左傳杜注亦曰子糾小白庶兄荀子史記亦謂子糾是兄

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按左氏公羊經皆作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序齊侯於諸國人之上此作齊人釋文亦不言其同異以傳文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推之穀梁之經自作齊人與二傳異

單伯會伐宋傳注伐事已成單伯乃至○按此單伯卽元年夏逆王姬之單伯也穀梁傳明言吾大夫之命於天子者然則此之會伐宋後之會盟鄄皆自魯往會之也但據左傳諸侯伐宋齊請師於周而單伯會之齊桓此時初與霸業自必先稟王命仗名義以服諸侯至單伯會師又同會鄄而伯事成矣謂單伯爲魯大夫二傳之過也

傳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按左傳杜注書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之也說與穀梁異公羊經有公字其傳曰同盟者同欲也亦與穀梁不同

卷六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按此事左氏無傳杜注依公羊爲說公羊言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何注云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是言魯本無使結往盟之意結自以權宜與齊宋盟耳穀梁謂辟要盟則結之送媵魯實使之往盟權不在結與公羊異

大夫宗婦覿用幣○按左傳御孫曰男女同贄是無別也杜注云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其與穀梁之說有異有同穀梁傳言禮大夫不見夫人而杜云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是其異也穀梁傳言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其意謂宗婦用幣已非而大夫與宗婦俱行覿禮尤非也左傳意祇言宗婦不當同用大夫之贄是又其異也

戎侵曹曹羈出奔陳傳注不能治其國舍而歸于曹○按此與公羊同凡諸侯失地出居他國未有言歸者既曰歸于曹則是本國之人復還舊土矣謂赤卽郭公名可乎春秋未有先敘事

而後繼入名者以郭公附亦於文義尤爲不順左傳杜注云經闕誤者得之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傳衣裳之會十有一疏論語稱九合諸侯者貫與陽穀二會管仲不欲故去之自外唯九合也○按管仲不欲事見僖十二年楚人滅黃傳曰貫之會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陽穀雖無明文而江黃在會知必非管仲意也論語曰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故去是二會不數

城小穀注小穀魯邑○按范注於地名俱依左傳杜注惟此不同左傳城小穀爲管仲也杜注小穀齊邑范以穀梁無明文與城諸及防一例耳

齊仲孫來傳其曰齊仲孫外之也○按以仲孫爲慶父公穀二傳所同左傳云齊仲孫湫來省難是也慶父卽係逆賊可以魯人爲齊人乎公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始以王父字爲氏大夫閒有以字稱者如叔牙季友是也然徑牙爲叔牙可也稱牙爲叔孫必不可也何也至叔孫得臣而後稱叔孫也稱友爲季友可也稱友爲季孫必不可也何也至季孫行父而後稱季孫也豈惟牙友不得稱叔孫季孫牙之子茲稱公孫茲而已不得稱叔孫茲也友之子某雖不見經亦當稱公孫而已不得稱季孫某也慶父爲仲孫氏之祖卽稱仲孫可乎且於慶父之來曰仲孫於其明年出奔又曰公子慶父入則孫之出則子之進退無據應以左氏說爲正

卷七

傳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注救不及事不足稱揚○按齊桓之功在存亡國而經書齊北救邢既有三國之師其力非不足以却敵而遷延其行徘徊不進待邢人潰圍而出始遷夷儀此則霸者之私心也左氏公羊無所發明穀梁最得經意至城邢復序三國之師傳曰美齊侯之功也功過兩不相掩持論平矣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傳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按此與公羊說同其實美齊桓極矣但聖經書法理不得從使兩君同盟其可不書公及乎使陳蔡衞曹邾許諸君同盟其可不敍諸君乎江黃二國南通於楚而北近宋齊侯至宋與二國之使臣盟其餘諸國皆不在會經但書其實耳

公至自伐楚傳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注楚彊莫能伐者故以伐楚爲大事○按伐楚之役魯人甚侈其功魯頌曰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鄭箋云僖公與齊桓舉兵南艾荊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也本齊桓武功魯人隨從南伐其自矜詡如此致伐不致會又何疑焉

卷八

鄭殺其大夫申侯傳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按穀梁之例然耳推尋經文惟陳殺洩冶晉殺趙同趙括蔡殺公子燮楚殺郤宛灼然爲殺無罪他如晉里克丕鄭父楚得臣衞元咺晉郤錡郤犨郤至胥童楚公子追舒衞甯喜鄭公孫黑之流經皆稱國以殺不得云殺無罪也據左傳申侯專利而不厭亦豈全無罪乎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按此傳指成風左傳以爲哀姜公羊以爲僖公之夫人姜氏本齊媵女之先至者脅公立爲夫人其說尤爲怪誕大約穀梁之說是

傳葵邱之盟陳牲而不殺疏其實此會亦有四教○按公羊僖三年會于陽穀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所謂四教也穀梁於此會則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大意同公羊而多毋使婦人與國事一句實是五教也

楚人滅黃傳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疏案史記管仲之卒計桓公四十一年當僖十五年而此云管仲死者蓋不取之史記之說○按穀梁謂管仲既死桓公霸業不終但史記以管仲之卒在齊桓公四十一年當僖十五年考據必確左傳雖無管仲卒年月明文然僖十七年齊侯小白卒傳曰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有寵公許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云云是因五公子爭立追敍管仲既卒非謂仲卒於十七年也總之在十二年仲必未卒左傳是冬齊侯使管仲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享仲仲受下卿之禮而還是冬仲尙無恙也宋襄公嗣位在僖九年卽與葵邱之會時未終喪經書宋子桓公與仲屬立孝公當不在此時其後數年齊宋並無會盟之事惟十三年會于鹹十四年城緣陵十五年盟牡邱次于匡齊宋並在疑屬立孝公當在此時也後人見此數年中霸業不振斷謂仲必前卒不知齊桓公末年小人雜進任仲亦必不如初年雍巫因寺人貂以干進雖不知確在何年而寺人貂漏師多魚在僖二年當霸業方盛之日則嬖倖竊權久矣小人害霸管仲臨卒尙爲桓公言之又烏知仲卒不在十五年如史記所云乎

卷九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傳○按泓之戰穀梁深貴宋襄最得經意范注引何休及鄭康成之說以左傳證之宋襄傷股則穀梁所謂身傷有實據矣何休以鄢陵之戰楚君傷目經書楚子敗績穀梁謂君重於師如泓戰宋公果傷經亦當書宋公敗績此其難穀梁之意也康成以傷目與傷股有別以解何休之駁按以聖經書法實皆不然泓之戰至於門官皆殲師徒喪失幾至亡國故經書師鄢陵之戰楚君傷目而三軍未至大損經故舉重以概輕耳

公朝于王所傳言所者非其所也○按經祇謂王所非正朝之所耳不謂朝之之非也天子在是可不朝乎

四卜郊往成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祭蒼帝靈威仰昊天上帝魯不祭○按范從康成之說故如此實則天無二帝亦無二帝有紛紛之名如元命包文燿鉤所云云者卽感生之帝與昊天上帝實一帝耳魯既僭用天子禮樂郊禘[illegible]帝也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明祀天配以后稷豈謂不祀昊天上帝可乎

卷十

傳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注親謂僖祖謂莊○按范氏說似乎正惟此條爲好奇之過逐至無理僖文雖恩何至升僖於莊公之上乎傳之先親而後祖猶公羊之先禰而後祖耳說公羊者曰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其說至當楊氏疏謂注之失是也又按范所引高宗彤日於親無曾高宗曹廟亦不過祭祀品物之盛有味於遠祖耳必不於

祫祭時升小乙之主於祖乙上也

雨螽于宋說○按漢書五行志云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與傳文不同當是括傳文著於上見於下數句之意耳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注禮天子以十二月朔政班告于諸侯諸侯受于禰廟疏鄭云祖廟范言禰廟者以無正文各以意說或祖或禰通言之耳○按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鄭注諸侯藏之祖廟禮記玉藻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何休注公羊亦云祖廟范氏所以不從何鄭之說而言禰廟者以出傳十六年四不視朔有明文曰諸侯受乎禰廟也此傳自言禰廟范不得違非范之自出意見也但禰廟禮不可通故禮記孔疏曰穀梁傳云諸侯受乎禰廟與禮乖非也

卷十一

毛伯來求金○按三傳皆言求非禮夫求非禮所不必言以天王之喪魯自公孫敖奔莒之後更不復遣使至毛伯來求金始遣叔孫得臣如周會葬爲矦國者當知是乎經意見周與魯並失且見當時列國不共貢職

叔孫得臣如京師傳疏不發於祖九年者內之於京師始於此故發之○按內大夫之如京師始見於僖三十年公子遂再見於文元年叔孫得臣不始於此年也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傳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內諱也○按穀梁之迂未有過於此傳者也不重創不禽二毛宋襄所以致敗也魯是時幸有得臣善射克奏膚功有何可諱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傳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按左傳云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公羊則曰郤缺按此時爲將中軍執國政左氏之言必得其實但郤缺亦爲卿並時公羊猶不大失克則缺之子也缺方爲卿其子乃並時將兵乎此則穀梁之失也

卷十二

齊人取濟西田傳疏哀公犯齊陵邾而反喪邑易辭之也○按易辭之也不成句似當作亦易辭也凡經書取皆是易辭此宣公以田賂齊及哀公之犯齊陵邾喪邑經皆書齊人取是皆易辭也

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傳其不言帥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按經書侵伐並不以言帥師不言帥師爲襃貶傳例明曰將卑師眾曰師將尊師小直言將然則元年趙盾救陳書帥師統師眾也此年不書帥師統師少也陳初附晉故救之陳後即楚故侵之何有於敗前事乎傳乃自破例以言帥師爲襃則無復入極軍會伐鄭皆書帥師亦聖經所襃乎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傳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按此與公羊同義但仲遂生而賜氏與季友同寵氏於名之上已是責稱矣況連接如齊至黃乃復之下既稱公子此自不容復出也遂爲弒君逆賊王法所當誅自可援輩不書卒之例若以此書仲遂爲貶爲疏則非經意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傳日其事敗也○按舊解此戰書日者爲敗之故也特於此發傳者二國兵眾不同小國之戰故特發之春秋於戰不論大小內外無不書日不獨此戰書乙卯也如以爲兩大國交爭不同小國則莊二十八年衛及齊戰衛師敗績一小一大亦書甲寅僖二十二年宋楚戰泓一小一大亦書己巳又如宋鄭之戰大棘則兩國皆小矣經書壬子何耶且書戰固有不書敗者爲內諱敗自可不詳至若秦戰令狐經書戊子戰河曲經書戊午又何嘗因書敗績而後書日乎疏又云今以日爲語辭是也傳文曰字後人作日字如公子啓曰誤作公子啓日亦是其證實則皆曰字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傳其曰潞子嬰兒賢也○按各本俱作曰字以上下文及疏推之曰字自是日字之訛日指癸卯也潞子例不應書日而書日則知其賢作曰字誤也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注賢嬰兒故滅其餘邑猶月○按穀梁以嬰兒之歸書日爲賢已屬附會范氏此注尤附會之甚者也經通例春王正月雖無事亦書甲氏留吁之事適値其下耳

卷十三

傳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按左氏爲議長歟是也公穀二家皆以甲爲鎧甲誤矣經所云甲被甲之士非造甲之工也以被甲之士爲甲猶秦漢以後以執兵之士爲兵周禮及司馬法皆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今使邱出甲士一人是增兵也魯政雖衰勢安能强耒耜耰鋤之農人俱爲造甲之匠人乎

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疏何休云謀結鞌之戰不相負所以不日者勢在三年非此所得保也○按疏此條大誤據何休公羊注本文云執在三年外尋舊盟後非此盟所能保其言執指十六年執季孫行父也其言尋盟指三年冬荀庚來聘及荀庚盟也何休於傳不誤疏乃以隱元年盟昧因七年伐邾而盟去日聯之誤也亦緣盟後晉魯交歡豈有三年即執之事見於經傳何休謂執在三年外尋舊盟後而疏以爲三年即執不亦異乎

立武宮注禮記明堂位云云○按伯禽廟號太室明見於經至以武宮爲武世室實始於此非舊有此兩世室名也魯後儒作明堂位誇陳魯事見有武宮不毀未及考其建自季孫謬稱爲武世室因目魯公廟爲文世室可擬周之文武而不知魯公廟曰世室並無文世室之名也經明書立武宮是新作也如果舊爲不毀之廟豈至此時始立乎傳直言不宜立是也范氏轉執明堂位以疑經傳誤矣

卷十四

伯姬歸于宋注逆者非卿故不書○按伯姬賢名遠著至於三國來媵宋初圖婚即使華元來聘其納幣也使公孫壽習之致女使季孫行父甚重其事而備其禮豈有逆女之時反使微者將命乎公羊穀梁皆無傳范氏之言未可信也

三月公如京師傳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按穀梁每事以日月爲例故云然其實成公以三月如京師至五月始會晉伐秦則在京師時未必朝於天子左傳云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諸侯伐秦是也蓋其意在於會晉而朝王實不容後安得以書月而斷其非朝乎

仲嬰齊卒傳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按公子稱公子公孫稱公孫公孫之子始稱其氏通例也其公子生而賜氏者本身即得稱氏季友仲遂是也身自稱氏況子孫乎公羊以爲弟爲兄後穀梁以爲子由父疏皆臆見也且是時自兩

嬰齊一稱叔肸之子一稱仲嬰齊經不日仲嬰齊何以別異於公孫嬰齊乎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傳日事遇晦日晦○按遇朔書朔遇晦書晦此及震夷伯之廟二文可徵公羊謂晉朔不書晦穀梁此傳謂遇晦日晦僞於公羊遠矣前解晦震夷伯之廟猶同公羊之說何耶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傳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按以下文十一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推校則壬申當是十月之日傳所云不妄也但經文隨事直書嬰齊果卒於十月壬申經可倒書爲十一月壬申乎故不如杜氏直云日誤爲是

卷十五

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傳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按諸侯失正而大夫執權久矣雞澤之會君子猶有取焉諸侯既盟陳使始至諸侯不與大夫盟使其大夫與之約束於禮相稱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固非私擅也袁僑奉陳侯之命以求盟諸侯之大夫各奉其君之命以與盟也晉悼復文襄之績行事動合機宜豈得曰大夫張乎

葬我小君定姒○按經有兩定姒一爲成公妾襄公母此文是也公羊作定弋一爲哀公母定十五年書葬定姒是也穀梁作定弋

作三軍傳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按諸侯大國三軍自是古制一軍之事惟晉武公滅翼請命於周王命以一軍爲晉侯言同於小國也其餘侯國並無一軍之說且以魯頌證之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僖公時有三軍矣經於此年書作疑僖公之後漸替減爲二軍而此復增其一耳經於從前軍制之增減不書此及昭五年舍中軍則書者從前三軍二軍俱公室之軍也此作三軍及舍中軍俱私家之軍也於是魯君始無民矣

卷十六

諸侯盟于祝柯傳則以伐鄟注京城北之類是○按左氏作亳城北穀梁作京城范以穀梁證左氏則亳字乃京字之訛也今改正

二十有一年傳庚子孔子生○按記孔子之生與公羊同但公羊言十有一月庚子此不言月郎承經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書於宋穀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之下則是十月之二十一日庚子也今相傳孔子誕日在十月郎據此傳

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傳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按謂吳子自輕是也巢附強楚爲吳所攻郎遣使請罪其能免於難乎吳師臨門則夫善射亦可謂小國之善禦侮者矣責以不飾城而請罪其說乃非經意乎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豹云者恭也○按叔孫豹不言族左傳謂豹違命故去族其說太諄穀梁謂恭亦非也是會較澶淵差爲後善於此若云趙武能帥諸侯之大夫爲恭則失之誣矣經於夏已備書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等名雖閒有衞殺甯喜事出奔晉兩事而會於宋之地自一也故前目後凡書豹及諸侯之大夫耳

三十年晉人齊人宋人衞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傳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按經所書之晉人郎指趙武是也楚於是會不與又其令尹爲王子圍燕屈建已於二十八年卒矣穀梁簡要傳必附經今云澶淵之會無侵伐八年確有所指范既無注楊疏稍爲辨證而傳所指之澶淵終不可通竊疑傳文澶淵之會以下三十四字係二十七年經書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衞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之傳文宋之會訛爲澶淵之會遂錯簡在此耳自二十七年後至昭三年推檢經文並無侵伐至昭四年書楚子會申執徐子書伐吳滅厲而楚復橫此傳之所謂無侵伐八年也

卷十七

取鄆注鄆魯邑○按魯有兩鄆此鄆本莒邑魯奪取之非後文公居于鄆之鄆也注直言魯邑雖據何休之說實非

執齊慶封殺之傳慶封封乎吳鍾離○按左傳吳封慶封於朱方公羊吳封慶封於防此作鍾離漢書地理志九江郡鍾離注應劭曰鍾離子國後漢書郡國志吳郡丹徒春秋曰朱方從穀梁則地在淮之從左傳則地在江南

齊侯伐北燕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傳以外及內曰暨○按杜注左傳謂燕暨齊平是承上冬齊侯伐北燕之文也穀梁謂外及內是起下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之文也然經自昭元年以來齊魯並無被此侵伐何緣此年與齊平乎春秋固有隔年連書者隱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實來是也

遂于紅傳置旃以爲轅門注周禮通帛爲旃轅門印車以其轅表門○按周禮司常通帛爲旜作旃字旜旃音義並同鄭注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又按掌舍設車宮轅門鄭注次車以爲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此注印字郎仰字也又按大司馬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此傳云置旃少不同耳

傳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注取三十以共乾豆賓客之庖○按此傳與小雅車攻所言若合符節取禽三十則車攻所謂大庖不盈也故自吾射於射宮以下毛公郎取是傳爲說

疏艾之爲防則逢蘭同萌故舉以包之○按荊當以爲防猶言刈草以爲防蘭是草中最賤故舉以概百草耳大司馬中冬教大閱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鄭注云芟除可陳之處詩傳直曰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是其說也

疏馬候蹄舊解四蹄皆發後足踰前足而相候與范注亦合耳○按疏非也單言一馬何應後蹄不及前蹄乎此郎車攻所謂我馬既同毛傳云田獵齊足尚疾也亦郎車攻所謂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者也指四馬疾徐步驟如一故曰候蹄

葬陳哀公傳不與楚滅閔公也○按公穀經皆疏既明曰閔陳之滅故書葬以存之推尋文義則知傳原文是閔陳也因各本皆然未改

叔弓如宋葬宋平公注葬之罪當所未聞○按公穀通例君失德不書葬此大諱也范氏於此蓋亦深疑其譏楊疏乃似欲調停其說

卷十八

蔡侯東出奔楚傳東國也何謂爲之東也云云○按左氏作傳及公羊俱作朱此作東是也楚誘讓人之言曰朱出奔而今東國此東是朱也二十三年朝於楚而卒者東國也穀梁說上蔡一人因後書東國卒於楚疑此出奔即其人從之曰去朱字閔有貶絕之文要未有即人之二名其一字以爲貶者鄭瑕生晉拒王師經未嘗稱鄭伯瑕亦也楚得臣晉先軫名從不稱楚

世子商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傳道義不外公也○按昭既出奔季孫恣肆必無代公致廟之事經書至自齊至自會至自乾侯皆特筆以存君臣之大義所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也穀梁之說甚精

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傳疏不入魯有三文○按以理推之前此齊侯唁公于野井及高張來唁公不過弔不入國都而已公猶在魯地至荀櫟唁公于乾侯本屬晉地直是弔公不入魯境也傳雖同言不入魯亦自有淺深存焉

卷十九

劉卷卒傳賢之也○按寰內諸侯春秋例不書卒其嘗同會盟來赴者則書之不關於賢不賢也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敗績傳君不爲匹夫興師疏其如殷紂之罪被所不盡云云○按此數句不成文義必有訛脫但各本皆然無可考正疏意當云至於殷紂之罪壽通四海所誅斬不能盡書耳

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傳未失其爲弟也○按辰之奔陳猶可曰爲仲佗石彄所脅迫也此年入蕭以叛經書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豈非罪之魁乎據地叛君而猶曰未失其爲弟此何說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次于垂葭○按上年十二月公圍成傳曰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遂乎齊也傳意必以公用大衆攻圍邊邑故此年春齊侯卽次于垂葭矣穀梁經脫衞侯故如是解

卷二十

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傳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注甯不達此義○按穀梁之失此條爲最大有害於名教經既書曰納衞世子蒯聵雖本據晉人納之之辭然不去世子可云不應立乎就使蒯聵負罪以出義不當立在輒斷無拒父之理范氏引江熙說直糾傳失是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按吳本子爵而僭王與楚同惡春秋書其君以本爵固是尊王之義亦緣其時所僭名號止施於其國之臣民至與諸國會盟諸國自稱其本爵也是以春秋於二國之君書其卒不書其葬卒從赴告史官筆之於策可曰楚子某卒吳子某卒葬必舉諡而從其本國臣民之稱若從其稱則必曰葬楚某王葬吳某王矣義不可書故削而不錄尊王之大義然也至如會盟侵伐其君親行經卽書曰楚子吳子並無義例黃池之役吳子自恃強大與晉爭衡非實有尊周之善也夫子何所取而進之乎且經書吳子屢矣柏舉敗楚季札來聘經皆書曰吳子豈俟此會而始進乎哉

西狩獲麟注然則斯麟之來歸於王德者矣○按左氏公羊雖其說不同然皆以獲麟爲異故左氏有不祥之文公羊記道窮之泣穀梁家獨以爲引取之後儒文成瑞應之說遂起於此夫麟而見獲尚何瑞可言乎誣矣

傳故大其適也注非狩而言狩○按經書狩自是魯君行狩左傳謂西狩於大野是也麟雖見獲於微者緣西狩而始獲故經據實書之公穀二家俱謂爲獲麟大之而書曰狩說經愈曲而愈迂矣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十一之三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一之四

穀梁羣解彙編目錄

隱公

九年 天王使南季來聘 本卷一
聘諸侯非正也 二申何貳例
電霆也 本卷一
俠者所俠也 三注證肆例
臥俠也 本卷一
隱之不爵至不成爲君也 二申何貳例
十年 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 二申何貳例
日入惡入者也郕國也 同上
十一年 種言同時也 二句 同上
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 同上

桓公

元年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 二申何貳例
桓無王 三注證肆例
所以治桓也 本卷一
二年 何以知其先殺至父字諡也 本卷一
父字諡也 二申何貳例
或曰其不稱名至孔子故宋也 同上
於內之惡 二句 同上
朝時此其月全節 同上
討數日以賂 本卷一
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 二申何貳例
三年 以是爲近古也 三注證肆例
食正朔也 本卷一
五年 春曰田 四句 本卷一 一申何拾例
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 本卷一
冀州 本卷一
病 本卷一
六年 平而修戎事至盡以觀婦人也 二申何貳例
陳侯憙獵至而殺之 三注證肆例
兩下相殺不道 二申何
八年 志不時也 三注證肆例
其不言使也至故弗與使也 二申何貳例
十年 桓無王至終生之卒也 同上

十一年 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同上
鄭忽者至失國也 同上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同上
十二年 非與所與至與戰故也 同上
十三年 其不地於紀也 三注證肆例 本卷一 一申何拾例
十四年 無冰時燠也 本卷一
來盟前定也至不日 二申何貳例
御廩之災至志不敬也 三注證伍例 二申何貳例
以爲唯未易災至志不敬也 本卷二
三宮米而藏之御廩 三注證伍例
十八年 十八年春王正月 本卷一
知者慮至然後可以會矣 二申何貳例

莊公

元年 孫之爲言猶孫也 本卷一
始人之也 本卷一
躬君 本卷一
紀國也至郱鄑郚 二申何叁例
三年 傳曰改葬也 三注證伍例
以鄭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 二申何叁例
欲救紀而不能也 三注證伍例
四年 不言滅至小人加乎君子 同上 一申何拾例
六年 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 同上
七年 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 本卷一
豈兩說哉 三注證伍例
八年 治兵而陳蔡不至矣 二申何叁例
九年 稱人以殺大夫 本卷一
大夫不名無君也 二申何叁例
當可納而不納全節 一申何拾例
十年 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二申何叁例
次止也畏我也 同上
十一年 宋萬之獲也 本卷一
十四年 州不如國 三句 二申何叁例
十六年 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 三注證伍例 二申何叁例

十七年 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 同上
此謂狎敵也 同上
逃義曰逃 本卷一
十八年 不言日不言朔夜食 本卷一 一申何拾例
十九年 媵淺事也 全節 二申何叁例
二十年 肆失也 本卷一
其不言使至故不與使也 一申何拾例
如往月致月 本卷一
二十三年 鄒堊 本卷一
天子諸侯黝堊 本卷一
天子丹 本卷一
二十四年 天子之桷至大夫斲之 本卷一
堯如腊舜如腒 雜引 下腒 本卷一
赤蓋郭公也 全節 二申何叁例
用牲非禮也 同上
二十五年 置五麾陳五兵五鼓 本卷一
三鼓三兵 本卷一
大夫擊門士擊柝 本卷一
其不言逆至無足道焉爾 二申何叁例
二十六年 言大夫而不稱名 同上 又見春秋羣解彙編莊公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條
二十七年 衣裳之會十有一 三注證伍例
歃血之盟 本卷一
三十年 燕周之分子也 本卷一
三十一年 內齊侯也至不言使也 二申何叁例
軍得曰捷戎菽也 本卷一
倚諸桓也 本卷一
三十二年 子卒日正也 二申何叁例

閔公

元年 盟于洛姑 本卷一
盟納季子也 二申何叁例
齊仲孫外之也 三注證伍例
二年 不言使何也至使高子也 二申何叁例

僖公

元年 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 三注證伍捌
蔡公子之給 二申何叁捌
或曰爲齊桓公諱殺同姓也 同上
二年 諸侯不得專封諸侯 本卷一
一國之後 本卷一
公之奇諫日語曰 本卷一
脣亡 本卷一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本卷一 三注證伍捌
中國稱齊宋至諸侯皆來至也 二注證伍捌
三年 勤雨也 本卷二
春王正月不雨 見上條
四年 莅者位也 本卷一
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 二申何叁捌
于師至不得志也 同上
喟然 本卷一
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 二申何叁捌
有二事偶 全節 同上
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三注證伍捌
五年 諸侯相見曰朝 本卷一
六年七年九年十年 塊然 本卷一
病鄭也 二句 二申何叁捌
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三注證伍捌
其君之子云者 二句 二申何叁捌
稱國以殺 二句 同上
是何與我之深也 本卷之
十一年十二年 雩月正也至不得雨曰旱 一申何拾捌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本卷一
管仲死楚伐江滅黃至閔之也 三注證伍捌
十四年 其曰諸侯至桓德衰矣 一申何拾捌
沙鹿崩 本卷一
沙鹿 本卷一
諸侯時卒 二句 二申何叁捌
十五年 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 本卷一
十六年 韓之戰晉侯失民矣至君賓也 二申何叁捌
十八年 先隕而後石六鷁退飛 見羣籍各卷經義六十九卷六陸伍頁
非伐喪也 二申何叁捌
戰不言伐至惡宋也 一申何拾捌
十九年 微國之君至謹而日之也 二申何叁捌
出惡正也 本卷一
二十年 秋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 三句 一申何壹捌
其爲主乎救齊 本卷一
二十一年二十二年 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一申何壹捌
日事遇朔曰朔至敗乎人者也 二申何叁捌
無幸焉 本卷一
則衆敗而身傷焉 一申何壹捌
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 二申何叁捌
何以爲道 本卷一
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 二申何叁捌
二十三年 不葬何也失民也至是棄其師也 一申何壹捌
不正其以惡報惡也 一申何叁捌
二十五年 其不稱名至尊之也 本卷一 一申何壹捌
納頓子陳也 同上
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二十八年 公之追之非正也 二申何叁捌
楚人者楚子也至人諸侯也 一申何壹捌
再稱晉侯 二句 二申何叁捌
先名後刺殺有罪也 同上
公子啟曰至可以卒也 同上
入者內弗受也 全節 同上
入者內弗受也至不以晉侯畀宋公也 同上
朝不言所 全節 本卷一
言所者非其所也 三注證伍捌
三十年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二申何叁捌
以尊遂乎卑 二句 一申何壹捌引 二申何叁捌
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三年 亡乎人之辭也 本卷一
不言戰而言敗至狄秦也 二申何叁捌
進不能守 本卷一
四馬倚輸無反者 本卷一

文公

元年 日葬之卒 二句 二申何叁捌
二年 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同上
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 三注證伍捌
外災不志至茅茨盡矣 一申何壹捌
三年四年五年六年 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 二申何叁捌
含一事也至非正也 一申何壹捌
下闇 本卷一
故士造辟而言 本卷一
七年 不正其再取 二句 二申何壹捌
稱人以殺 二句 同上
八年九年十一年 無君之辭也 本卷一
卑以尊致 二句 二申何叁捌
不言帥師至敗一人之辭也 二申何叁捌
佚宕 本卷一
古者不重創至爲內諱也 三注證陸捌 二申何叁捌
十四年 是郤克也至微之也 三注證陸捌
至城下然後知 二句 二申何叁捌
十五年 司馬官也至君之辭也 一申何壹捌
以其官稱無君之辭也 二申何叁捌
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 不以難介我國也 本卷一

宣公

元年 地而後伐鄭 本卷一
此其地何 二句 二申何叁捌
二年 以三軍敵華元 二句 一申何壹捌
穿弑也 二申何叁捌
暴彈之 本卷一
孰爲 本卷一
四年 不肯者 二句 二申何叁捌

五年 莒人　不受治也　見上桓公元年所以治桓也總
不正其捘內　二句　二申何叁刪
為使來者　二句　同上
六年 此師師也至故不與師師也　三注證　二申何叁刪
八年 此公子也至疏之也　三注證陸刪
九年 葬我小君頃熊　本卷一
十年 其日者未踰竟也　二申何叁刪
不言來　二句　同上
氏者舉族而出之辭也　一申何壹刪
十三年 曰其事敗　三注證陸刪　二申何叁刪
十四年 外乎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　二申何叁刪
其曰路于戮兒蠻也　三注證陸刪
臨王命以殺之　二句　二申何叁刪
十六年 圉災不志也　本卷一
十七年 何去而之　本卷一
損殺也　本卷一

宣公

元年 古者有四民至有工民　本卷一
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　三注證六刪　二申何叁刪
季孫行父禿　全節　本卷一
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　本卷一
衛克眇　本卷一
二年 或曰日其戰也　二句　二申何叁刪
一戰縣地至有以取之也　同上
不可　本卷一
今之屈向之驕也　二申何叁刪
以亂公為無譏矣　同上
三年四年五年 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　二申何叁刪
梁山崩　本卷一
壅河三日不流　本卷一
伯尊曰君親帥群臣而哭之至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　本卷一
十六年 劖國也　二申何九

九年 致者不致者也　全節　同上
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同上
不言戰以鄭伯也　同上
十二年 是以知其上為事也　本卷一
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　本卷一
公如東師不月月非如也　三注證陸刪
十五年 此公孫也至疏之也　同上　二申何肆刪
以晉侯至恶晉侯也　同上
月卒日葬至葬共公也　同上
日事遇晦曰晦　三注證陸刪
君重于師也　二申何肆刪
自謀歸次之　同上
十七年 莩其美也　本卷一
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　三注證陸刪
十八年 致公而後錄　二句　二申何肆刪

襄公

元年二年三年 其曰衛甯殖　全節　二申何肆刪
諸侯盟至大夫執國權　同上
是大夫張也至大夫執國權　三注證陸刪
是大夫張也　本卷一
五年 外不言如　三句　二申何肆刪
善字變聲　本卷一
九年 外災不志　全節　二申何肆刪
十年 不致恥兩句　本卷一　二申何肆刪
會又會外之也　同上
汲鄭伯　本卷一
稱盜以殺　二句　二申何肆刪
十一年 古者天子六師　二句　三注證陸刪
古者天子六師　本卷一
十二年 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　二申何肆刪
十六年 正存大夫也　見上僖公十九年由恶至也

十八年 非圍而曰圍　全節　本卷一
十九年 則以伐致　三注證陸刪
何為以伐致也至或取其地　二申何肆刪
軋亂也　全節　同上
亂辭　本卷一
遺者事未畢至故非之也　同上
不伐喪至故非之也　一申何壹刪
二十年 其曰正藏孫紇之出也　全節　二申何肆刪
二十一年 莊公失言　二句　同上
非巢之不飾城　二句　三注證陸刪
二十七年 專之去合乎春秋　一申何壹刪
豹云者恭也　三注證陸刪
二十九年 其不曰子奪父政是謂夷之　一申何壹刪
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也　二申何肆刪
三十一年 無侵伐至屈建之力也　三注證陸刪

昭公

四年 慶封封乎吳鍾離　三注證陸刪
慶封弒其君至其斯之謂與　二申何肆刪
七年 蹬猶蹬蹬也至及內曰蹬　同上
以外及內曰蹬　三注證陸刪
八年 置旃以為轅門　三注證陸刪
流旁握　本卷一
車軌塵　本卷一
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　三注證陸刪
九年 不與楚滅閔公也　同上
國曰災　全節　二申何肆刪
十一年 其曰世子　二句　一申何壹刪
十二年 一事注乎志　本卷一
十三年 其曰晉至狄之也　一申何壹刪
可以與而不與　二句　二申何肆刪
十四年 莒無大夫　二句　同上

十一年 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 本卷一
自夢者 全節 二申何 劉撰
兩足不能相過 本卷一
東者東國也 全節 三注證 柳撰 二申何 劉撰
十二年 奔而又奔之 本卷一
二十年 或曰增之也 本卷一
加公也 本卷一
二十二年 非國不言圍 二申何 劉撰
道義不外公也 三注證 柳撰
二十九年 此皆無公也 本卷一

定公
元年 宋君無正終至正始也 二申何 劉撰
上公 本卷一
賢之也 三注證 柳撰
君不爲匹夫興師 同上
正是月 見上桓公三年食正朔也總
何以不言滅欲存楚也 二申何 劉撰

退而屬其二三大夫 本卷一
宋公之弟辰未失其爲弟也 三注證 柳撰
直猶取也 一申何 劉撰

哀公

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 二申何 劉撰
卜免牲者 三句 同上
郊享道也 同上
二年 以輒不受也 同上
其弗受以尊王父也 三注證 柳撰
陽生以其國目至荼也 一申何 劉撰
其言來者 二句 二申何 劉撰
黃池之會至遂子矣 三注證 柳撰
辭尊而居卑至以尊天王 三申何 劉撰
故大其適也 三注證 柳撰

皇清經解卷千一百四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一之四 學海堂
穀梁彙解彙編

隱公

元年 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
注信申字古今所共用韋昭國語注云信古伸字士相見禮注云古文伸作信庸成儒行注云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信或爲身 惠徵君九經古義
其志不及事也
隱元年傳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引之謹案其志二字與上句文義不屬其疑當爲且形相似而誤也君子以其歸賵非禮以歸謂也君子賵也以謂爲詞 謂其母非禮之見經傳釋詞 魯人可以辭矣今乃不辭而受之故志以示譏而仲子早卒無由追賵又當志其不及事之失故曰君子以其可辭受之且志不及事也唐石經始誤爲其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不貳之也
祭伯來傳曰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范注曰臣當稟命於君無私朝聘之道疏曰不貳之者言臣當一一稟命無自專之道也引之謹案范注楊疏皆未得傳意貳非專之謂也貳敵也哀七年左傳注並也爲天子聘遣諸侯天子之臣亦聘遣諸侯則是與天子相敵耦相比並故謂之貳人臣不敢並於至尊故無外交故曰有至尊者不貳之也郊特牲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正與此同義而孔氏正義又誤解爲二心蓋古訓之湮久矣 同上
三年 曰有食之傳云其日有食之何也
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注云凡所吐出者其壤在外其所吞咽者壤入於內疏云壤字爲穀梁音者皆爲傷徐邈亦作傷糜信云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或當字從壞蓋如糜信之言 九章算術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五壤爲息土 惠徵君九經古義
有內辭也或外辭也
或與有同義故以內外別之 同上
四年 祝吁
釋文云左氏公羊及詩作州吁案州有祝音故或作祝聲之誤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挈
隱四年傳祝吁之挈失嫌也范甯注不書氏族挈挈其名而道之也疏徐邈以挈爲猶即是提挈之稱 類篇集方言挈特也謂特書其名餘凡言挈者其義同也 經義叢鈔 洪頤煊
五年 舞夏
五年傳舞夏范注曰夏大也大謂大雉大雉翟雉入人爲列並執翟雉之羽而舞也引之謹案夏翟五色羽之名也天官序官夏采鄭注曰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染人秋染

夏注曰夾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爲飾禹貢曰羽畎夏狄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翬曰搖曰鷐曰甾曰希曰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是也舞羽謂之舞夏則所執之羽備五色可知樂記曰五色成文而不亂蓋謂此也鄭注以爲五行失之辨見禮記鄭注舞師羽舞以爲析白羽爲之從卄一色不得但云白羽也王尙書經義述聞

五年傳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釋詁云厲作也郭氏引此傳以證之方言曰厲印爲也甌越曰眦吳曰厲郭氏云作亦爲也僖廿年新作南門傳云作爲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始厲樂矣

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范注曰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減厲而始用六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引之謹案范意非傳意也穀梁子以諸侯四佾爲正六佾爲僭尸子以諸侯八佾爲正六佾爲厲僭與厲皆斥其非指謂魯能革諸侯之僭侈也厲之言裂也廣雅云裂裁也裁減八佾爲六佾故曰始厲樂矣古厲裂同聲殷語烈山氏魯語作厲山氏是其例也譏厲樂者謂其不當減而減也郭璞注爾雅乃以厲樂爲作樂失其指矣王尙書經義述聞

五年傳初獻六羽始厲樂矣惠氏棟穀梁古義釋詁云厲作也郭氏引此傳以證之頤煊案厲通作萬字說文蠣从虫萬聲字林作蠇爤从米萬聲類作糲厲萬古字通萬舞也始萬樂卽初獻六羽於左氏傳云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萬獻亦同聲字經義叢鈔洪頤煊

誅不塡服

戚不遂弃誅不塡服范注曰來服者不復塡厭之引之謹案誅謂殺戮非特塡厭之而已塡讀爲殄謂殄戮之也盤庚曰我方劓殄滅之多方曰殄戮多罪不殄服猶言不殺降也作塡者假俗字耳小雅小宛篇哀我塡寡毛傳曰塡盡也釋文塡徒典反爾雅曰殄盡也集韵殄或作塡是其證也凡從眞從㐱之字多以聲近而通說文引詩鬒髮如雲今詩㐱作鬒大雅胡甯瘨我以旱韓詩瘨作瘆是其例也王尙書經義述聞

苞人民敺牛馬曰侵

按苞卽俘字古字通假詩采薇正義引此作拘俘寫之誤也漢書浮邱伯鹽鐵論作包邱子亦是字聲同音同音通假之證注撝貢經義知新記

苞人民

苞人民敺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范注解苞人民曰制其人民家大人曰制與苞義不相近傳注亦無訓苞爲制者范說非也苞讀爲俘俘取也衆經音義卷十三引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作苞者假俗字耳包古通作包見經典釋文爾雅俘取也漢書賈誼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晉灼曰包取也穀傳包漢舉信劉德曰包取也苞與俘同訓爲取而古聲又相近故字亦相通說文捊引取也或作抱捊訓爲取而或作抱猶俘訓爲取而通作苞也漢書楚元王傳曰浮邱伯者孫卿門人也鹽鐵論毀學篇曰昔李斯與苞邱子俱事荀卿苞邱卽浮邱浮之通作苞猶俘之通作苞也凡從孚從包之字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左氏春秋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羊穀梁並作包來投壺若是者浮或作鮑管子八觀篇大凶則衆有遺苞矣苞卽殍有餓莩之莩說文殍古文作孚字抱鼓也呂氏春秋本味篇作桴選明字並作桴罦覆車也王風兔爰篇作罦王尙書經義述聞

八年 鄭伯使宛來歸邴

釋文云左氏作祊穀梁天子傳云戍威天子北入于邴郭璞曰邴鄭邑左傳作祊古方丙同字惠徵君九經古義

注周有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不合事理

疏云見孝經說棟案范注諸侯有大功盛德於王室已下皆采許叔重五經異義之文疏言見孝經說非也同上

或說曰故貶之也

八年無侅卒傳曰無侅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引之謹案上云或曰則下亦當然不得又稱或說曰也說蓋衍文疏舉或曰至貶之也釋曰就二說之中後或曰是也則或下無說字明矣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傳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亦上下皆言或曰是其例也唐石經始衍說字故亦衍文蓋涉四年傳與于弑公故貶之也而衍唐石經有之字宋本以下皆襲故者承上之辭未有不言所以貶之故而但言故貶之者也唐石經始衍故字疏或曰至貶之也當作或曰貶之也蓋涉氏所據本無故字故舉或曰貶之也而釋之傳寫者因上疏標題二伯至任也下疏標題周禮至未詳而衍至字耳自宋本已然王尙書經義述聞

九年 天王使南季來聘

傳云南氏姓也顧炎武云南非姓字衍文季字也白虎通引詩傳文王十子未云南季載南采也猶祭伯毛伯之謂左傳作聃季史記作冉季冉與南同音故亦作南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周禮南皆畿內地荀子云周公歸周注云畿內之國亦名南周公黑其後也康叔後封于衞聃季未改封世爲卿上也司馬遷云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未之攷惠徵君九經古義

電霆也

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傳曰震雷也電霆也疏曰電卽雷之光霆者霹靂之別名有霆必有電故傳云電霆也引之謹案古人言霆有二義一爲霹靂之別名爾雅疾雷爲霆是也一爲雷之別名此傳云電霆也是也易繫辭傳鼓之以雷霆劉瓛注曰霆電也賈爲雷離爲電衆經音義卷九引孔穎達本作鼓之以雷電是霆卽電也開元占經電占引京房曰凡霆者金餘氣也金者內鏡而外冥又曰霆或中天而見此人君自以爲明也又曰霆或正直而長光明者此人君行微人不知曲直又曰霆或明久而復息者此人君譏問內直言之事則謂電爲霆西漢時猶有此語故曰電霆也疏分電與霆爲二失之王尙書經義述聞

所俠也

九年傳俠卒俠者所俠也范注俠名也所其氏疏徐邈引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今范亦云所其氏疏所者是俠之氏族但未備需命故略名耳麋信以謂所非氏所謂斥也頤煊案所猶許也詩伐木許許說文引說作伐木所所此俠卒與八年無侅卒爲一例上傳云無侅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此不稱氏明許之也經義叢鈔洪頤煊

桓公

元年 所以治桓也 莒人辭不受治也

引之謹案說文討治也襄五年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杜注亦曰討治也討可訓爲治治亦可訓爲討桓元年春王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illegible]

爲篇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謂稱王以討桓之罪也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傳曰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也謂魯人討莒莒人辭不受討也古者多謂討爲治哀六年左傳晉代鮮虞治范氏之亂也謂討范氏之亂也二十三年傳齊人取我英邱君命樵非敢燿武也治英邱也以辭伐罪足矣謂討齊人取英邱之罪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桓二年傳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何休注桓二年傳云臣死君字之異此）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杜預以爲孔父稱名）（異義）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謹案論語稱鯉也死實未死假言死以左氏穀梁說玄之聞也（鄭駁以下）論語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是實死未葬前也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惠徵君九經古義）

二年

討數日以賂

二年傳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石經討作計宋十行本以下皆作試范注桓既罪深責大乃復爲三國討數至日以貪宋賂各本亦作討引之謹案傳文及注討字皆當作計范注下節曰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取宋賂校亦計也廣雅曰計校也漢書嚴助傳注曰校計也傳作計數日以賂故范云校數功勞以取宋賂以注校傳其作計明矣傳文作計則注亦作計明矣釋文出計數二字云色主反注同是傳文及注皆作計數也（荀子富國篇賞罰數楊注曰計數計算也）若是討數則義不可通（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年

食正朔也　正是日

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傳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范注楊疏不釋正字引之謹案正當也（廣雅正當也）食正朔也者日之食當月之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云貞當也定四年傳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謂當是日也古人多謂當爲正詳見易正乎凶也下（同上）

四年　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何休廢疾曰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君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於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有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公羊桓四年傳無夏田之語）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王制正義）（惠徵君九經古義）

五年

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

范注鄭姬姓之國冀州則近京師楊疏曰徐邈云新鄭屬冀州案爾雅兩河間曰冀州新鄭在河南不得屬冀州是徐之妄也麋信云鄭在冀州者韓哀侯滅鄭遂都之韓故晉也傳以當時言之遂云冀州然則於伐鄭之時本未有韓國何得將後代之事以爲周世之名若以韓侯從冀州都鄭則曰冀州大伯從雍州適吳豈得謂吳爲雍州也是麋信之謬矣整冀州者天下之中州自唐虞及夏殷皆都焉則冀州是天子之常居以鄭近王畿故舉冀州以爲說坦案徐邈麋信之說固非楊說亦未暢書正義引爾雅李巡注云冀近也此云在乎冀州猶言在近地去王畿不遠爾冀之訓近本屬同韻訓蓋古方音支部文部多通轉如濟靳等字皆以斤得聲復又轉入支部可證釋文云冀州言去京師近也陸說近是（臧鶴泉先生云詩往近王舅鄭讀如彼[illegible]之子之說此爲讀冀近之明證）
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冀州

桓五年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范注鄭姬姓之國冀州則近京師頤煊案周書嘗麥解相在大國有殷之口是威厥類于冀州淮南墬形訓正中冀州日中土高誘注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土又云少室太室在冀州注少室太室在陽城嵩高山之別名陽城與鄭相近（經義叢鈔洪頤煊）

病

引之謹案鄭注士冠禮曰病猶辱也故凡羞愧者皆曰病桓五年穀梁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言近猶不服遠者可知此誠天子之羞矣莊二年傳公子貴矣師衆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言以公子帥師僅伐一邑此誠公子之羞矣九年傳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竄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言千乘之國猶不能免人於難此誠公之羞矣宣二年傳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言華元有賢行能得衆心雖師敗身獲不爲羞辱矣襄八年傳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言公子貴人也因淺事而爲微者所獲則公子羞辱矣哀九年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言以鄭師之重而令宋以易得之辭言之此鄭之羞也十三年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言以宋師之重而令鄭以易得之辭言之此宋之羞也由己羞之謂之病爲人羞之亦謂之病莊二年傳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言爲公子羞之也九年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言爲內羞之也乃徐邈注襄傳公子病矣云公子病不任爲將帥（范疏見）則誤以爲疾病之病楊氏疏哀傳鄭病矣云由君不任其才故爲國病患則誤以爲病患之病古訓疏而經說遂踳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十三年

其不地於紀也（附鄭氏釋廢疾）

十三年傳其不地於紀也范注曰春秋戰無不地即於紀戰無爲不地也鄭君曰紀當爲己謂在魯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得字疑誤）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蓋鄭君釋廢疾之說）引之謹案傳凡目魯皆曰我（若隱二年傳向我邑也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於我之屬）或曰內（若隱元年傳及者何內爲志焉爾之屬范注曰內謂魯也）無言已者六年蔡人殺陳佗傳曰其不地於蔡也文義正與此同蔡也紀也皆國名也不得破紀爲己戰于龍門者公羊之說（公羊傳曰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何注曰今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恥之疏曰春秋說云龍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也者主說此經故知之）非穀梁說也鄭君改穀梁之說以從公羊非是又案鄭君釋何氏廢疾義例詳明然亦不能無失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傳范氏列何鄭之說而不從鄭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傳其曰晉狄之也鄭據厥慭之會釋何休之難范云鄭君之說似依左傳未詳是穀梁意非則亦不信也今案鄭說違失者不唯此二事而已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何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釋之曰朔日日始出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此及下條皆見注）案月掩日而過謂之日食但蔽其明無所虧傷安得既出之後猶有虧傷之處未復乎僖二十二年傳茲父之不葬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何曰所謂教民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鄭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敵爲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案

傳謂以不教民戰非謂教而不用也不觀散爲策又不用其臣之謀戰在戰于祔佚非此傳不紛之義也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傳曰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何曰蔡世子班弒其君固不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弒其君何以反書日鄭釋之曰商臣弒父日之嫌夷狄無譏罪輕也今蔡中國而又弒父故不日之君夷狄不足責疏案楚夷狄也夷狄不足責傳不日則楚世子商臣弒其君亦當不日矣此說之不可通者也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傳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何曰穀梁以爲國氏者取國于荼齊小白又不取國于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鄭釋之曰子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子糾則將誰乎則案子糾未得入于齊則國非其國也豈得云受國於子糾乎 附上

十四 無冰時燠也

僖案近讀以冰字絕句據疏云舊解時字上讀此又以無冰時爲句燠也另爲句 武進士經讀考異

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傳曰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下文曰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 傳言兼甸者對下文壬申至乙亥不及旬而言故范注曰夫人親舂是兼甸之事今本上文及注兩甸字皆作甸及此上文甸字而誤楊疏曰兼甸之事者納粟者甸師而夫人親舂是兼之也此不得其解而傳之所釋文及唐石經並作甸釋文曰甸如字十日爲旬一本作甸今據以訂正 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冢大人曰傳言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者火焚之餘米不可以奉宗廟必易之而後可易之則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其事非兼甸不能辦今壬申災而乙亥嘗相距不過三日則是未易災之餘而嘗也上言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者唯與雖古字通言魯人不易其災之餘而嘗者其意若曰雖未易災之餘而嘗可矣則不敬莫大乎是故書之曰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所以志不敬也徐邈讀可也絕句志不敬也自爲句正與傳意相合桓八年傳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文十三年傳曰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哀元年傳曰[illegible]乃用郊詞之說讀可也志爲句而釋之曰唯以未易災之餘而嘗然後可志也揆之文義甚爲不安皆由不知唯爲雖之借字故字義失而句讀亦舛矣少儀雖有君賜雜記雖三年之喪可也鄭注竝曰雖或爲唯表記唯天子受命於天注曰唯當爲雖荀子性惡篇曰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楊倞注唯讀爲雖秦策曰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史記張儀傳唯皆作雖史記汲黯傳宏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漢書唯作雖漢書揚雄傳解謝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文選唯作雖又大戴禮虞戴德篇曰君以聞之唯某無以更也墨子尚同篇曰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荀子大略篇曰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趙策曰君唯釋虛偽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史記范雎傳曰須賈問曰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司馬相如傳曰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此皆古書借唯爲雖之證 王尚書經義述聞

又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

僖案讀從舊字爲句可也另爲句據疏引徐邈云而嘗可也言可以嘗可上屬與范注違 武進士經讀考異

十八年 十八年春王正月

范注曰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引之謹案桓元年春王正月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皆言書王之故而於是年獨無傳則是年經文無王字與書王者不同故不發傳也三年春正月不書王之遂不發傳是其例也范所見本已增王字故云以王法終治桓之事案傳書元年有王而不及末年則末年不書王與元年異可知否則桓無王而書王傳不應無說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莊公

元年 夫人孫于齊傳云孫之爲言猶孫也

注云孫孫遁而去非也公羊傳云孫者何孫猶孫也何休曰孫猶遁也案遁讀爲循釋文音徒困反非也今文尚書云五品不訓 後漢書 訓讀爲馴周禮注書亦或作馴史記馴與循同音循循巡也巡猶遁也古遁巡字皆作逡遁見儀禮注又作逡循之類是循與遁同又與孫通古文尚書云五品不遜說文引作愻愻猶孫也古遜字皆作孫與逡巡訓馴循皆同音 [illegible] 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今學記馴作遜

始人之也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曰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范注曰夫人初與桓俱如齊今又書者於練時感夫人不與祭故始以人道錄之案大人曰傳言錄之也 [illegible] 人之者仁之也 [illegible] 疏夫人之不與祭於是始仁之也公羊傳曰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彼言念母此言人之其義一也方言曰凡相敬愛謂之亟[illegible]湘潭之間謂之人兮中庸表記竝曰仁者人也鄭注中庸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 [illegible] 也以人意相存偶之言 [illegible] 也謂施以人恩也則人與仁同義公羊春秋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何注曰悕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辭表記注引公羊傳仁之作人之是其明證也 [illegible]

躬君

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引之謹案躬君弒於齊當作君躬弒於齊范注曰躬親也視見殺于齊傳但釋君字親見殺於齊釋躬弒於齊四字則范所據本作君躬弒於齊明甚而釋文出君弒二字則陸所見本[illegible]

文改之也 同上

七年 辛卯昔

傳曰入至于星出謂之昔 王逸云昔夜也詩云樂酒今昔今詩作夕崔譔莊子注曰昔夕也天官昔人注云昔之言夕也管子小匡云旦昔從事旦昔猶旦夕也昔亦訓夜者列子曰尹氏有老役夫昔昔夢爲國君張湛云昔昔夜夜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九年 稱人以殺大夫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傳曰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家大人曰大夫二字涉上下文而衍隱四年衛人殺祝吁于濮傳曰稱人以殺殺有罪也與此文同一例則不當有大夫二字明矣 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彼是君殺大夫故傳曰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此不當言殺大夫 自唐石經始有之而各本遂沿其誤僖七年疏引此無大夫二字 王尚書經義述聞

十一年 宋萬之獲也

十一年傳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宋萬之獲也引之謹案傳謂宋萬爲公所獲也獲上不當有之字蓋涉上文釋蔡侯之獲也而衍疏舉傳文作宋萬之獲也則唐初已衍之字不始於石經矣 同上

十七年 鄭詹自齊逃來

傳云逃義曰逃義謂君臣之義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楚箴尹克黃亦言君天也天可逃乎是逃義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十八年 莊十八年日食

五行志下之下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 張晏曰日夜食則無景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以徵候 孟康曰夜食地中出而止 史推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是爲夜食劉向以爲夜食者陰因日明之衰而奪其光象周天子不明齊桓將奪其威專會諸侯而行伯道其後遂九合諸侯天子使世子會之此其效也公羊傳曰食晦董仲舒以爲宿在東壁魯象也後公子慶父叔牙果通於夫人以劫公劉歆以爲晦魯衛分又穀梁傳云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注王制曰天子元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何休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君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爲疑釋曰徐邈云夜食則星無光張靖策廢疾云立八尺之木不見其影並與范意異也案今公羊無傳何注無食晦之文而漢志引公羊傳曰食晦者蓋董仲舒等所見公羊有之或漢初公羊家說也劉歆說左氏亦以爲食晦與公羊合杜氏云不書日官失之非古義漢志云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則穀梁家亦以夜食屬前月之晦矣鄭君釋廢疾云夜食屬前月之晦與三傳及漢志並合 臧茂才經義雜記

廿二年 肆失也

廿有二年肆大眚傳云肆失也失古佚字佚與逸同謂逸因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如往月致月

二十二年傳公如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引之謹案下如字蓋衍公如乃統下之辭故范注曰陳公行例則下文但分言往與致不須更言如矣定八年傳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往月上亦無如字唐石經始誤衍 王尚書經義述聞

廿三年 黝堊

春秋莊廿三年秋丹桓宮楹穀梁傳曰禮天子諸侯黝堊范注黝堊黑色釋曰徐邈云黝黑柱也堊白壁也謂白壁而黑柱今范同以黝堊爲黑色者以此傳爲丹楹而發何得有壁事在其間故同爲黑色也案說文土部云堊白涂也从土亞聲此徐仙民所本釋文亦云堊白土傳雖爲丹楹而發不妨連及於壁范氏此注眞所謂以白爲黑者矣疏曲通之非是 宜講案堊字考諸書皆以爲白無訓爲黑者周禮守祧其祧則守祧黝堊之鄭司農云堊白也爾雅曰牆謂之堊疏云知堊是白者以其與黝相對故知堊是白也以爾雅牆謂之堊故引爾雅證之又巾車素車注素車以白土堊車也疏云爾雅釋宮云牆謂之堊謂以白土爲飾則此素車亦白土爲飾可知爾雅釋宮牆謂之堊注白飾牆也玉篇土部堊烏各切說文云白塗一曰白土也廣韻十九鐸堊白土又一切經音義十一引蒼頡篇云白土也山海經西山經又西三百里曰大次之山其陽多堊郭注堊似土色甚白音惡管子地員篇云其下多堊郭璞注文選吳都賦赭堊流黃注山海經曰陰山之陽多赭堊其下多堊善曰堊白土色也子虛賦其土則丹青赭堊注張揖曰堊白土也呂向曰白土見寡婦賦注云丁儀妻寡婦賦曰刷朱顏以白堊南都賦則注所引山海經見卷五中山經今本無郭注 臧茂才經義雜記

天子諸侯黝堊

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傳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或曰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七引穀梁傳作天子丹諸侯黝堊傳意言僭用天子之禮故下云丹楹非禮也蓋天子諸侯同黝堊傳何用述此禮御覽所引本是引之謹案此說非也傳意以黝堊倉黈皆禮之所有而丹楹則禮之所無故云非禮非謂其僭用天子之禮也下文刻桓宮桷傳曰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亦以刻桷非禮之所有故云非正非謂其僭天子也 左氏公羊皆云非禮也孔穎達曰正禮楹不丹桷不刻故云非禮也 諸侯之禮固有與天子同者若禮器天子諸侯臺門天子諸侯之尊廢禁之屬是也唐石經及各本作天子諸侯黝堊皆不誤御覽居處部十五引作天子丹諸侯黝堊丹字乃涉上下文丹楹而衍左傳正義北堂書鈔禮部八白帖六十七所引竝與今本同又廣雅釋宮云天子諸侯廟黝堊卿大夫蒼士黈即用此傳之文故知今本之非誤 王尚書經義述聞

天子丹

莊二十三年傳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頤煊案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七引穀梁傳作天子丹諸侯黝堊傳意言僭用天子之禮故下云丹楹非禮也若天子諸侯同黝堊傳何用述此禮御覽所引本是 嚴義叢鈔洪頤煊

廿四年 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

晉語張老云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注云密理也石謂砥也先粗礱之加以密砥諸侯礱之注云無密石也大夫斲之注云不礱也士首注云斲其首也尚書大傳曰天子之堂其椽天子斲其材而礱之加密石焉大夫達棱士首本庶人到加氏注云礱礪之也密石之砥也棱棱也何休公羊注云禮天子斲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斲而礱之不加密石大夫斲之士首本 惠徵君九經古義

堯如腊舜如腒 雉腒下引

穀梁音義莊廿四年雉腒下引說文云北方謂鳥腊曰腒傳曰堯如腊舜如腒案說文肉部腒下引傳曰堯如腊舜如腒不作始字上如字亦當有又論衡語增云傳語曰聖人憂世深思勞事

黙揚精神感動形體故謂堯若腊舜若腒桀紂之君垂腴尺餘然則稱堯如腊舜如腒者言堯舜憂勤故體瘠若乾腊耳桀紂逸樂故垂腴尺餘言其肥也下二語亦傳文 臧茂才經義雜記

廿五年 五麾五兵五鼓

春秋莊廿五年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穀梁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范注麾旌幡也五兵矛戟鉞楯弓矢釋曰五麾者麋信云各以方色之旌置之五處也五兵者徐邈云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麋信與范數五兵與之同是相傳說也五鼓者麋信徐邈並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案五兵有五種未審五鼓是一鼓有五色爲當五種之鼓也何者周禮有六鼓雷鼓靈鼓路鼓鼖鼓鼛鼓晉鼓之等若以爲五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去何鼓若以爲一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取何鼓又周禮云雷鼓鼓神祀則似救日之鼓用雷鼓但此用之於社周禮又云靈鼓鼓社稷祭則又似救日食之鼓用靈鼓進退有疑不敢是正故直述之而已檢麋徐兩家之說則以五鼓者非六鼓之類別用方色鼓而已諸侯三者則云降殺以兩去黑黃二色是非六鼓之類也案禮記曾子問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注云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也正義引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又梁劉昭注續漢書祭祀志中引皇覽四時迎氣春旗旐尙青田車載矛夏旗旐尙赤田車載戟秋旗旐尙白田車載兵當譌冬旗旐尙黑田車載甲鐵鍪淮南子時則春衣青采其兵矛高注矛有鋒銳似萬物鑽地生夏衣赤采其兵戟注戟有枝幹象陽布散也戟或作弩季夏衣黃采其兵劍注劍有兩刃喻無所主也秋衣白采其兵戈冬衣黑采其兵鎩注鎩者抑內象陰閉所言五兵與徐范不盡同禮記正義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蓋誤倒觀皇覽淮南子及徐說皆矛在東戟在南可知淮南子其兵戈戈乃矛類此字亦誤太平御覽引其兵鉞與徐氏正合戈必戉字形近之譌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鼓三兵

二十五年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家大人曰陳三鼓三兵本作陳三兵三鼓與上文文同一例唐石經兵鼓二字互誤而各本皆從之北堂書鈔武功部八太平御覽天部四兵部七十二開元占經日占六引此並作陳三兵三鼓 王尙書經義述聞

大夫救日擊門士擊柝

注云春秋盛之柝示有上下陰陽案今本柝作析惟太平御覽引作柝而注亦如之 崔茂才吾亦廬稿

廿七年 穀梁傳呫血 歃血之盟

士相見禮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注今云呫嘗膳釋文呫嘗音貼他篋反穀梁未嘗有呫血之盟呫嘗也案呫旣訓嘗則呫卽嘗之駁文呫下不當更著嘗字蓋古文徧嘗膳今文徧呫膳注今云呫嘗膳當作今文云呫膳文脫嘗衍也今穀梁傳莊廿七年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釋文有歃所洽反不作呫然玉篇口部呫他叶昌涉二切穀梁傳曰未嘗有呫血之盟呫嘗也 廣韻卅帖呫亦云呫嘗也 與陸德明所引正同知古本穀梁作呫血矣今作歃者說文歃歠也引左傳歃而忘與嘗義含呫歃聲亦相近孟子告子下又有歃血之文故異也說文口部無呫食部有餂云相謁食麥也从食占聲穀梁傳當本作餂訓爲食與嘗義合詩鴇羽二章父母何食三章父母何嘗廣雅二釋詁餂嘗同訓爲食則餂爲呫之本字無疑 臧茂才經義雜記

卅年 燕周之分子也

分子猶別子禮記大傳云別子爲祖注云別子謂公子然則王所生者爲王子謂之別者別于世子也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譙周曰周之支族孔穎達以爲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以爲文王庶子白虎通云召公文王子王充曰召公周公之兄穀梁以爲分子者蓋長庶歟 惠徵君九經古義

卅一年 齊侯來獻戎捷傳軍得曰捷戎菽也

范注菽豆楊士勛疏案管子云出戎菽及冬葱布之天下徐邈曰今之胡豆惠解以爲依違其文恐失傳旨彬謂來獻戎捷自是獻山戎之捷春秋書獻捷者屢矣獨克山戎幷得胡豆亦不足紀于春秋且不言戎捷而言菽捷不辭甚矣 朱武曹經傳攷證

倚諸桓也

三十一年築臺于秦傳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范注曰譏公依倚齊桓而與桓行異引之謹案范謂與桓行異是也而謂依倚齊桓則未達倚字之義倚讀爲奇奇異也倚諸桓者異於桓也異於桓者桓與魯莊皆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而一則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一則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異莫甚於此矣故春秋書其異於桓者以譏焉王逸注九章云奇異也古字倚與奇通 易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蜀才本倚作奇春官大祝奇𢱧杜子春曰奇讀曰倚僖三十三年穀梁傳匹馬倚輪無反者釋文倚居宜反卽奇輪也 字或作畸莊子大宗師篇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釋文畸李其宜反云奇異也畸於人而侔於天謂異於人而同於天也天下篇南方有倚人焉釋文倚本或作畸同紀宜反李云異也然則倚諸桓者猶云畸於桓耳荀子天論篇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楊注曰畸謂不齊也齊桓魯莊之行不齊如是是以謂之畸焉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王尙書經義述聞

閔公

元年 盟于洛姑

釋文云一本作路姑案路洛同音漢書揚雄校獵賦曰徼乎虎路三嵕以爲司馬晉灼曰路音洛 王尙書經義述聞

僖公

二年 諸侯不得專封諸侯

僖二年傳說城楚邱曰其不言衞之遷焉何也不言諸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引之謹案下不得盡涉上不得而衍唐石經已然案旣言非天子不得專封則無庸更言諸侯不得專封且下文言不與者不與其專封也若專封上有不得二字則與下文不貫矣 王尙書經義述聞

一國之後

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引之謹案此論地之大小非論時之遠近也不得云一國之後之後二字蓋後人增之以與耳目之前相對而不知其不可通也耳目之前至小也一國至大也耳目之前得所玩好而一

國以亡故曰患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下文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則患在一國之謂矣唐石經節衍之後二字新序善謀篇載此事亦云患在一國之後蓋後人據誤本穀梁增之後二字也 同上

宮之奇諫曰語曰

公欲假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案大人曰下諫字衍晉國之使者云云宮之奇諫虞公之詞也故終之曰虞公弗聽其語曰脣亡則齒寒云云則宮之奇知虞將亡退而私論也故於之曰挈其妻子以奔曹明前說為諫其君而後說則否也當為宮之奇曰不當有諫字蓋因前宮之奇諫曰而衍也五年左傳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云云弗聽許晉使此宮之奇諫其君而弗聽也而其下又曰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則宮之奇將欲去虞私論其必亡也與此正相似 同上

脣亡

傳二年傳語曰脣亡則齒寒顧炳案左氏公羊俱同戰國策趙策云脣揭而齒寒高誘注揭猶反也呂氏春秋權勳篇淮南說林訓皆作脣竭而齒寒高誘注竭亡也 經義叢鈔 洪頤煊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公羊傳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穀梁傳同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何注晉楚大於宋不序晉楚而序宋者實晉楚之君不臣但君子成人之美故褒益以為偏至之辭所以獎大霸功而勉盛德也穀梁傳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為諸侯皆來至也狀謂江黃近楚齊宋之致江黃所以體霸主之心披其與國以致楚也非特楚不能至即魯亦未嘗至故盟于貫明年會于陽穀雖有召陵之盟終不能致楚其後楚滅江黃中國不能救雖要盟何益乎揭上郎曰春秋以魯為主會若為會必書公但魯亦不至故不書之是也 朱武曹 經傳攷證

勤雨也

冬十月不雨傳曰不雨者勤雨也范注曰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釋文勤如字糜氏音覲集韻去聲二十二稕勤渠吝切憂也春秋傳勤雨糜氏讀家大人曰糜說是也勤字平去二聲皆可讀下年春王正月不雨傳曰不雨者勤雨也夏四月不雨傳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六月雨傳曰雨云者喜雨也案閔者憂之甚也轉之則為喜然則勤雨閔雨皆憂雨也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文不憂雨正與僖之勤雨閔雨相反傳言僖公以不雨為憂故曰不雨者勤雨也若曰欲得雨之心勤則非其意矣問邨曰哭泣無時服勤三年鄭注曰勤謂憂勞呂氏春秋不廣篇勤天子之難高注曰勤憂也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楚辭七諫曰居愁勤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是古謂憂為勤也魏人倘通古訓故糜信訓勤為憂至晉而寖失其傳矣 王尚書 經義述聞

勤雨也

二年冬十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三年春王正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顧炳案勤古文作廑說文廑少劣也勤雨者少雨也少雨不為災故不言旱至夏四月不雨則旱矣故下文閔雨喜雨俱言有志乎民而勤雨不言 經義叢鈔 洪頤煊

莅者位也

傳三年公子季友如齊莅盟傳云莅者位也鄭氏易需象云位乎天位上位字讀為莅莅與莅同 惠棟 九經古義

哆然

四年傳於是哆然外齊侯也疏曰哆然疏外齊侯哆然寬大之意也引之謹案寬大之意與疏外無涉楊說非也爾雅哆離也鄭氏正義曰穀梁傳云於是哆然外齊侯也哆然離散之貌郤哆音義同此說是也外齊侯則有離散之心知其離散故曰哆然家大人曰荀子王霸篇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侈亦離也侈與哆同 王尚書 經義述聞

諸侯相見曰朝

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引之謹案非正也下諸侯相見曰朝六字與下句義不相屬蓋涉下文而衍唐石經已有之案此先釋杞伯姬來四字言婦人既嫁不當踰竟而今踰竟者是為志乎朝其子也為志乎朝其子者是伯姬而非杞伯則杞伯失夫之道也故又譏杞伯下文諸侯相見曰朝云云是言伯杞之子非諸侯不當待以諸侯之禮諸侯相見曰朝六字正對非諸侯者言之以譏魯之失禮與上文譏伯姬者不同然則上文不當有此六字明矣 同上

塊然

五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疏引徐邈云塊然安然也引之謹案書傳無訓塊為安貌者徐說非也今案塊然獨尊之貌荀子君道篇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東方朔答客難曰塊然無徒廓然獨居字亦作傀荀子性惡篇傀然獨立天地之閒而不畏楊注曰傀與塊同獨居之貌也楚辭七諫塊兮鞠王注曰塊獨處貌哀時命塊獨守此曲隅兮凡言塊者皆獨貌也 同上

是何與我之深也

十年傳世子已祠致福於君麗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君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與我之與范氏無注家大人曰方言予儺也予與古字通與我之深儺我之深也 成二年左傳儺我必甚 言我與女為父子以來未有過切何儺我一至於此也 同上

春王正月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 宋本以下石經正作三引之謹案日食必於朔杜氏春秋長歷是年三月庚午朔則作三者是也若正月則長歷以為辛丑朔非庚午矣左氏公羊皆作三月 王尚書 經義述聞

沙鹿崩

五行志下之上釐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麓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沙其名也劉向以為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也公羊曰沙麓河上邑也董仲舒說略同一曰河大川象齊大國桓德衰伯道將移於晉文故河為徙也左氏以為沙麓晉地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不書震舉重者也案穀傳傳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范注引劉向曰麓在山下平地臣象陰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與漢志殊義劉說合公羊傳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何注襲者嘿陷入

子地中；自崩者以在河上也河崩有高下如山有地矣故得言崩也杜注左氏稱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不繫國正義曰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林屬於山曰鹿服說穀梁為說也案以沙為山名本漢志所載左氏舊義非服杜創為說據字之訓本諸穀梁與左氏沙為山名亦同杜氏統言沙鹿為山名失古人正名之旨矣正義又引沙書五行傳云后胡翁孺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今王翁孺徙正值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鹿地計翁孺去聖河之所言當得其實 臧茂才經義雜記

沙鹿

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林屬於山為鹿疏公羊以沙鹿為河上之邑杜預注左氏以為山名此傳以鹿為山足是三傳說異也顧炳案鹿本作麓說文麓守山林吏也一曰林屬於山為麓春秋傳曰沙麓崩風俗通山澤篇麓林屬於山者也春秋沙麓崩傳曰麓者山足皆穀梁說 [illegible]叢鈔洪頤煊

十五年 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

彩調光與廣同 見武曹經傳攷證

十九年 出惡正也 正在大夫也

十九年傳梁亡出惡正也范注曰正謂政教引之謹案正即政之借字也文襄十六年傳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注曰正猶政解釋案此亦當讀政言當時政在大夫諸侯會而大夫盟也與上文失正之正異義言政事之政或通作正小雅節南山篇不自為政緇衣引作正天官凌人掌冰正歲書正鄭注文六年左傳閏以正時政也漢書律麻志引作正月令班馬政呂氏春秋仲夏紀政作正 王尚書經義述聞

廿年 其為主乎救齊

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傳曰邢為主焉耳邢小其為主何也其為主乎救齊引之謹案為主乎救齊上不當有其字蓋涉上句而衍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謬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傳曰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文義正與此同 同上

廿二年 無幸焉

二十二年傳楚眾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范注曰若要而擊之必可破非僥幸也家大人曰宋非強敵但可僥幸以取勝耳無猶莫也 廣雅曰莫無也是無與莫同義 乘其在險擊之而勝莫有幸於此者矣謂之幸者難得之時易乘之勢偶爾值之者也左傳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是幸之義也范注非 同上

何以為道

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道引之謹案末二句謂信不合於道則不成為信也不當云何以為道何以為道當作何以為信上云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故下云信而不道何以為信與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言而不信何以為言文義正同寫者誤信為道耳唐石經已然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五引此正作何以為信 [illegible] 同上

廿五年 穀梁注禮之疏其不稱名至尊之也

穀梁傳廿五年宋殺其大夫傳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范注引釋廢疾云禮公族有罪刑于甸師氏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若罪大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親之疏也釋曰親之疏古本或作禮之疏者古同姓與異姓不別則於禮為疏也理亦通案當從古本作禮字既言罪大者名之使若異姓然何復論親之疏疏乎 臧茂才經義雜記

廿八年 公朝于王所傳云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

案考工記梓人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鄭氏注云屬猶朝會也故白虎通引禮射祝曰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然則王所者猶漢時所謂行在所也天子所在曰王所書日云天子之所此歸天下之言也[illegible]所在曰公所[illegible]此臨一國之言也下經云天王守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傳云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陳議天子巡守而朝諸侯之禮故衛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馬融王肅皆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王巡守而朝之非也召王非正也故仲尼書云天王守于河陽所以正君臣[illegible] 九經古義

卅一年 亾乎人之辭也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乃者亾乎人之辭也引之謹案亾讀存亾之亾亾者不在也亾乎人言其過不在於人也人謂有司也四卜郊不從乃僖公不敬以致天譴非卑有司之過故曰乃者亾乎人之辭也謂其過不在有司而在僖公也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傳曰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亾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亾乎人之辭也 [illegible] 謂其過不在有司而在成公也范注曰國無賢君大災之所非有司之過是也[illegible]年成十年之乃不郊襄七年之乃免牲傳並云乃者亾乎人之辭也義與此同宣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傳曰乃者亾乎人之辭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宣己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傳曰為若反命而後卒也 [illegible]傳[illegible]公子遂未將事而[illegible] 遂不以公命聞與也而春秋譏之曰乃復使若事畢而反命者然於遂為容隱之詞也以譏宣公之闇於使人也故曰乃者亾乎人之辭也不謂遂也言其過不在遂而在宣公也范注僖三十一年卜郊云若曰無賢人也注宣八年亾乎人云言無使不得其人皆誤以亾為無以人為賢人不知凡言亾乎人者皆謂不在乎人也荀子王制篇[illegible]與在我亾乎人與[illegible]為[illegible]古字多以與為[illegible]謂在我而不在人也是亾與不在同義[illegible]子成相篇[illegible]行亾乎[illegible]不在[illegible]不在[illegible]也莊子田子方篇其在彼邪亾乎我在我邪亾乎彼言在我不在彼也淮南說山篇物物者亾乎萬物之中高注曰不在萬物之中也[illegible]亾於禮[illegible] 經義述聞

卅三年 進不能守

三十三年傳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殺婁進不至始也[illegible]釋曰謂解進不能守謂入滑而去退敗其師謂敗於殽也本或則進字者引之謹案進不能守當作不能守進不至始也當作不能至始也[illegible]不能守[illegible]守本或則進字者當作本或則不進字者[illegible]上無進字不能守謂滅人之國[illegible]本[illegible]人[illegible]而大敗[illegible]人[illegible]不能守[illegible]

敗其師而增進字以爲對文則義不可通守以處言非以行言何進之有乎疏旣據無進字者作解又存有進字者於後故曰本或別有進字者但記別本不用其義也自唐石經誤從別本作進不能守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楊疏以從已誤之傳文而原本幾不可復見幸有疏之來句以進字爲別本猶可知此本之無進字耳 同上

匹馬倚輪無反者

倚讀若奇偶之奇與公羊隻輪同方言云倚踦奇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荀子修身篇倚魁之行莊子天下篇南方有倚人漢書五行志作觭釋文先音居宜切者是 梁孝廉實記

文公

六年 下闇

文六年傳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闇字釋文無音引之謹案闇與瘖同上泄則下瘖謂君泄臣言則臣莫敢言也下瘖則上聾謂臣不言則君無所聞也墨子親士篇曰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 喑亦與瘖同 遠臣則唫晏子諫篇曰近臣嘿遠臣瘖又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說苑政理篇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聾聾暗不能相通語意並與此同是下闇即下瘖也故范注曰臣闇不言君無所聞淮南泰族篇旣瘖且聾文子符言篇瘖作闇潛夫論考績篇曰羣僚舉士者以聾闇應明經隱闇郎晉語所謂嚚瘖不可使言也是瘖闇古多通用 闇字古讀若陰故與瘖通說文闇從門音聲喪服四制引書高宗諒闇論語憲問篇作諒陰羣經音辨闇於今切書高宗諒闇何休讀此蓋本於釋文而今本釋文無此音則後人刪之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故士造辟而言

范注曰辟君也引之謹案造辟二字文不成義造訓至訓適如作適君所解則凡入告者孰不適君所但言適君所無以見其愼密也且君謂之辟君所不可謂之辟今案辟當作滕字之誤也滕字左旁之月與启相似右旁之桼隸或作耒 新莽侯鉦重五十七斤七鄭固碑造滕作滕 或作耒 韓勑碑桼不水解桼作泰 辟字右旁之辛或作亲 說暨空商北毋作辟 或作亲 周公禮殿記公辟相承高頤碑仕辟州郡皆作辟 又相似故滕字譌而爲辟矣造當讀爲蹙 古字造與蹙通大戴禮保傅篇靈公造然失容景公造然變色卽蹙然也韓子忠孝篇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卽孟子萬章篇舜見瞽瞍其容有蹙也 蹙者促也 見小雅小明箋 傳近也 考工記弓人注 蹙膝而言者君臣促膝密語 南史王瑩傳引滿促膝唯余二人陸倕感知己賦申出門其已歡無諭衛楊與促膝 不使左右聞之也魏志中山恭王傳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高堂隆傳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晉書荀勖傳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南史徐伯珍傳徵士沈儼造膝談論陸雲九愍願自獻於承問悲黨人之造膝梁昭明太子與殷芸令上之不諂造膝忠規造膝二字本於此傳也舊唐書李吉甫傳盧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常袞授王縉侍中制累陳造膝之言彌契沃心之道造膝之言本於此傳之造膝而言也郎中鄭固碑犯顏謇愕造膝佹辭風俗通過譽篇諫有五諷爲上狷爲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晉書羊祜傳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誡吾惟懼其不及南史劉穆之傳造膝詭辭莫見其際造膝詭辭本於此傳之造膝而言詭辭而出也蓋舊本多作造膝 注穀梁傳者范甯而外惟有八家見釋文敘錄 故漢魏六朝唐人之文多用其義促膝密語正與此傳不泄言之指相合也范本作造辟當傳寫之誤 同上

八年 無君之辭也

引之謹案穀梁傳言無君者二隱二年武氏子來求賻傳曰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此謂桓王未卽位故曰無君也觀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傳曰大夫不名無君也此謂齊人殺無知齊未有新君也言無君之辭者三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曰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又宋司城來奔傳曰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傳曰司馬官也其以官稱 石經及宋本作其以官稱餘本並作以其 無君之辭也蓋謂其擅權專國不知其君故曰無君無君之辭也若謂經書司馬司城是爲其專擅無君之辭也范泰說宋司馬華孫曰擅權專國不君其君緣其不臣因曰無君故書官以見專然則經八年之書司馬司城亦謂其專擅無君明矣七年傳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此宋人殺其大夫司馬亦稱人以殺則有罪可知司城來奔亦有罪不容於宋可知所謂罪者專擅無君之謂也故書官以見之而鄭氏乃云殺其司馬無君人之德非也經旣稱人以殺以明有罪則非君之妄殺矣何又責其無君人之德乎且八年十五年同一書官同一無君之辭而前後異訓無是理也 同上

十一年 佚宕

文十一年傳弟兄三人佚宕中國釋文宕本又作害[illegible]案下文旣云瓦石不能害此不應復云佚害宕與蕩同猶儻翔也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七引穀梁傳佚害中國注迭猶更也 繼義義鈔淇顯恒

十五年 不以難介我國也

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傳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范注曰介猶近也釋文介音界引之謹案古無訓介爲近者介當爲介介古邇字 荀子禮論篇介則翫不可以身介也楊注並曰介與邇同卽鄭長田君碑儘復邇介卽邇邇字 邇與介相似故譌爲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傳曰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彼注曰邇猶近也不使戎得逼近於我釋文邇如字一本作介音界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傳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釋文邇如字本又作介音界今案介亦介之譌介古邇字故邇字別本作介陸氏並音界失之矣召詔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七經孟子考文曰古本介作迩迩卽邇字考傳比介解比近恐經文作比邇爲是蓋後作迩後字畫蝕滅誤作介字 文說 以上考 今案比介亦比迩之譌 古邇字非由迩字蝕滅也 鹽鐵論非鞅篇引桓十五年公羊傳曰大言介祭仲之也今本介譌作介 王尚書經義述聞

宣公

元年 地而後伐鄭

宣元年宋公陳侯衞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傳曰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引之謹案地而後伐鄭當作地而後伐言地而後伐者疑辭也此春秋之例也而此經之地則非疑辭乃著其美也桓十五年公會宋公衞侯陳侯于袲伐鄭傳曰地而後伐疑辭也此傳卽承前傳言之也故下不當有鄭字凡地而後伐者皆疑辭豈獨伐鄭爲然哉[illegible]衍經始衍鄭字 王尚書經義述聞

二年 纍彈之

二年傳靈公朝諸大夫而纍彈之范注曰纍殘纍引之謹案纍訓殘纍則與彈字文義不相屬今按纍者拚也謂拚然引彈孜

彈之也呂氏春秋察今篇澭水暴益高注曰暴卒也卒與猝同史記太公假傳者曰暴至速故倒行暴施之索隱曰暴者卒也急也同上

孰爲

趙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范注曰過已易他誰作盾而當忍弑君者乎釋文曰孰爲盾絕句家大人曰范訓孰爲爲作謂誰作盾而當忍弑君義甚迂曲陸又讀孰爲盾絕句皆非也孰猶誰也言誰謂盾而忍弑其君也[illegible]公羊傳曰趙盾曰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是其證矣古書爲字或與謂同義楚策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爲勇與謂勇也孟子公孫丑篇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言子謂我願之也告子篇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言謂是其智弗若也爲與謂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文王世子曰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莊子天地篇曰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爲安盜跖篇曰今謂臧聚曰女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今爲宰相曰[illegible]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楚策曰今爲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鬬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爲亦謂也故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此之爲考志也逸周書官人篇爲作謂莊二十二年左傳是謂觀國之光史記陳杞世家謂作爲墨子公輸篇宋所爲無雉兔鮒魚者也宋策爲作謂莊子讓王篇今某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呂氏春秋慎人篇爲作謂同上

八年　葬我小君頃熊

疏云案文十八年注云宣母敬嬴此云頃熊者一人有兩號故也棟謂頃與敬熊與嬴同二傳由口授故字異而音同而云一人有兩號非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十六年　周災不志也

十六年成周宣榭災傳曰周災不志也疏曰徐邈所據本云周災至註云重王室也今遍檢范本並有不字則不得解與徐同也引之謹案徐本周災至至當爲志聲近而譌也[illegible]楊注曰至意當爲志意亦聲近而譌疏曰范本有不字不得解與徐同則志字與徐不異可知蓋外災不志襄九年傳而周災則志所以重王室也故曰周災志若作周災不志則與經志成周宣榭災不合周災既不志則雖樂器之所藏亦不當志矣經何以書成周宣榭災乎當以無不字爲是周災志者起下文之辭言周災固當志經不直云成周災而舉宣榭者以其樂器所藏重之也故曰周災志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十七年　何去而之

宣十七年穀梁傳何去而之中接而讀如如雙聲假借也注按[illegible]貢經義知新記

十八年　棁殺也

問打字不見於經典惟穀梁宣十八年傳戕猶棁殺也注棁謂捶打亦是晉人語說文手部無打字畢竟宜何從曰晉魯人書木旁字多作手旁此必朾字之譌說文朾橦也朾與橦棖連文知橦亦兼有橦擊義錢宮詹潛研堂集

成公

元年　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

棟案古者四民商農工賈士民始于齊之管子管子制國始行士鄉鼓地理志云齊地臨淄其中具五民服虔曰士農工商賈也禮說論之詳矣惠徵君九經古義

季孫行父禿[illegible]必自此始矣

成元年冬十月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范注曰穀梁子作傳皆釋經以言義未有無其文而橫發傳者寧疑經冬十月下云季孫行父如齊脫此六字引之謹案左氏公羊冬十月下皆無季孫行父如齊之文不應穀梁獨有且春秋例不遇時無時亦書冬十月見桓元年不必實之以事也竊疑季孫行父禿以下當在二年戰于鞌傳之末蓋郤師與齊侯戰于鞌者有季孫行父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四人傳於是追敘齊患所起因慢此四人之故而召鞌此四人同時聘齊之事亦猶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傳因而追敘申生之殺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傳因而追敘襄公之漏言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傳因而追敘子胥之于闔廬蔡侯之拘南郢也錯簡在冬十月下耳公羊敘齊患之始與此略同而於經文盟于袁婁下始追敘之穀梁或亦相似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晉郤克眇

成二年傳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疏郤克眇左氏以爲跛今云眇者公羊無說未知二傳孰是范明年注云郤克跛者意從左氏故也或以爲跛當作眇頤煊案左氏正義沈氏引穀梁傳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藝文類聚卷十九太平御覽卷七百三十八引亦作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定本作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非是洪頤煊讀書叢錄

穀梁傳郤克跛

穀梁傳成元年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釋曰郤克眇左氏以爲跛今此眇者公羊無說未知二傳孰是范明年注云郤克跛者意從左氏故也或以爲眇跛當作眇跛釋文郤克眇亡小反跛或作眇可反二年傳敖郤獻子范解謂跛者蹂文跛布可反杜預注左傳云郤克跛此傳言郤克眇范注當依傳而作眇恐非案左傳宣十七年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杜注跛而登階故笑之正義曰沈氏引穀梁傳云[illegible]魯公子首僂故婦人笑之是以知郤克跛也[illegible]克眇衛孫良夫跛又公羊傳成二年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闚客則客或跛或眇何注臧孫許眇者也[illegible]據左傳云郤子登婦人笑于房則郤克之跛左氏有明文矣杜注與傳合觀沈文何引穀梁傳[illegible]知古本穀梁作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故范注二年傳云謂其跛也公羊傳上言晉郤克臧孫許聘齊下言客或跛或眇何注以臧孫許爲眇則郤克跛矣[illegible]郤克之跛三傳同文自唐定本以穀梁傳跛眇互倒[illegible]疏皆從定本故楊氏疏解傳以非范注楊疏引或說亦以范注爲

當作眇是使不誤者亦誤矣何注公羊有臧孫許眇者之言今楊疏云公羊無說則楊所據公羊亦定本也釋文或眇亡小反在或跛者可反之下則陸所據公羊亦同定本也又沈文何引穀梁傳魯行父秃今本作季孫行父秃引曹公子首僂今本作曹公子手僂案大射儀相者皆左何瑟後首注古文後首爲後手公羊成二年釋文云公子手一本作午左氏作首穀梁釋文亦作手則手爲假借字首爲正字古本穀梁作首與左傳同公羊一作午者手字形近之譌說文人部傴僂也从人區聲僂尪也从人婁聲周公韈僂或言背僂是傴僂義同文得兩通要以作首傴爲正釋文僂於矩反一音力主反是同今本作僂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二年　不可

二年傳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范注曰不可謂若不許已言引之謹案范以左傳云晉人不可賓媚人曰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故以不可爲不許已言不知此傳不可二字與則諾相對爲文不可者謂郤克之後二說不可行也公羊傳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曰不可疏引一本有此三字說見公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今本脫曰字何注上曰不可曰則晉惑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注下曰不可曰言至尊不可爲質彼文曰不可與請諾相對猶此文不可與則諾相對也當如何氏公羊注作解若以不可爲不許已言則文義下屬請壹戰句上文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云云遂成不了之語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五年　梁山

五年梁山崩范注曰梁山晉之望也疏曰詩云奕奕梁山是韓國之鎮霍陽韓魏晉之地故云晉之望也引之謹案此梁山非詩之梁山也詩之梁山在涿郡良鄉縣北乃濕水所經見水經濕水注去河甚遠不得云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其韓城在涿郡方城縣水經聖水注引王肅注與燕甚近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非在晉地之韓也此梁山則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臨於河上見爾雅邢注故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夏陽春秋之梁國見桓十年左傳杜注亦非韓也夏陽今之韓城在河西韓魏之韓在河東非今韓城也顧氏日知錄自康成箋詩始誤以奕奕梁山爲夏陽之山又誤以韓城爲晉所滅之韓國見日知錄而隋人遂改夏陽爲韓城縣楊氏不能糾正而承用之疏矣同上

壅河三日不流

穀梁傳成五年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又輦者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釋文壅遏於勇反下於葛反案公羊傳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沵沵古流字無遏字壅遏義同不當複見傳又云天有山天崩之大有河天壅之亦有壅無遏疑二遏皆係衍文或本爲注義誤入傳中漢書五行志下之上云穀梁傳曰廱河三日不流則西漢儒所據穀梁無遏字陸德明爲遏字作音是唐以來已衍矣臧茂才經義雜記

伯尊由忠問焉

五年傳伯尊由忠問焉范注用忠誠之心問之顧煊案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九引穀梁傳伯遵由悉問焉注悉至疑欲重問之也與范氏本異尊遵古字通用經義叢鈔洪頤煊

九年　是以知其上爲事也

九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傳曰大夫潰莒而之楚是其以知上爲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引之謹案知字義不可通知當爲叛范注曰臣以叛君爲事依經爲說也疏曰今此莒師眾民叛君從楚故變文書日以見惡又僖四年疏曰莒潰書日惡大夫之叛故謹而日之則此傳作叛其上甚明唐石經始誤爲知左旁失字尚存其半右旁口字全王尚書經義述聞

十二年　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

十二年周公出奔晉傳曰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上謂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今周公出奔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范注曰上雖有不君之失下莫敢效不臣之過今復云周公之出則上下皆有失矣疏曰僖二十四年傳云雖失天下莫敢有也謂王雖出鄭不敢有之以爲國也此云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謂上雖有不君之失臣下孰敢放效爲之觀經立說故二處不同也引之謹案如范注則是下孰敢效之非孰敢有之矣今案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卽僖傳所云雖失天下莫敢有也言前此天王之出雖失天下而諸侯莫敢有其國周道未大衰也今周公出奔則又失其爵位與采邑是不獨上有失位之時而下亦然故曰今上下皆失之矣所謂上下之道無以存也存與亾相對存則不失其爵祿亾則失之矣豈過失之謂乎同上

十七年　薦其美也

十七年傳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家大人曰美當爲義字之誤也祭統云唯賢者爲能盡祭之義又云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故曰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義也非享味也若云薦其美則與非享味之意不合矣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藝文類聚禮部上初學記禮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引此竝作薦其義同上

襄公

三年　是大夫張也

襄三年傳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引之謹案張當爲彊疏曰禮君不敵臣陳遣大夫赴會諸侯大夫與之爲盟則是貴賤之宜而云大夫彊者諸侯大夫君在私盟故謂之彊也案十六年大夫不臣也則不繫諸侯此云諸侯之大夫而謂之彊者此雖對君私盟慢君之意緩至十六年積習已久不臣之情極故不繫諸侯以上楊疏是楊所據本正作彊字定六年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范注曰三家侈張而此不釋張字定六年傳釋文張如字一音丁亮反而此無音則作彊不作張可知不然豈有略於前而反詳於後者乎朱梁補石經始誤作張王尚書經義述聞

五年　善字雙聲

襄五年會吳于善稻吳謂善伊謂稻緩顧煊案伊緩乃吳語譜字雙聲子張姓申史記云姓巔孫吳子名乘左氏云名壽夢皆雙聲字經義叢鈔洪頤煊

九年　恥不能據鄭也

九年同盟于戲傳曰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范注曰戲盟還而楚伐鄭故恥不能終有鄭家大人曰方言據定也戲盟還而楚伐鄭是諸侯不能定鄭也史記白起傳曰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按據猶安定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十年 汲鄭伯

十年傳汲鄭伯逃歸陳侯按相之會存中國也范注曰汲猶引也鄭伯欲原爲臣所弑而不書弑此引而致於善事引之謹案汲引之解義甚迂回鄭伯爲臣所弑而不書弑豈汲引之謂乎汲通當爲沒沒者終也見士喪禮及檀弓說文作歾又作殁古謂以壽終爲得沒鄭語曰將壽寵得沒是也不以壽終爲不沒檀弓曰不沒其身是也鄭伯爲臣所弑是不沒其身者也而經不書弑而書卒經七年使若令終得沒者然故謂之沒鄭伯沒鄭伯者卒鄭伯也卒亦終也曲禮曰壽考曰卒卒猶沒也沒與汲形相似而誤耳同上

十一年 古者天子六師 二句

襄十有一年傳古者天子六師公羊隱五年傳注云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昭五年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魯予春秋不得爲方伯以二軍爲復古則諸侯一軍之說非矣三略曰聖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爲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諸侯二師故舍中軍爲復古古者二一皆積畫傳寫之譌也六師即六軍也大雅棫樸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毛傳云天子六軍鄭志趙問此詩引常武詩云整我六師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眾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柄軍耳林孝存引詩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答之云軍者兵之大名軍禮重言軍爲其大惡故春秋之兵雖有累萬之眾皆稱師詩云六師即六軍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十八年 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 亦病矣

十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傳曰非圍而曰圍齊句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與音餘監本與誤作焉今據陸音楊疏唐石經改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引之謹案非圍而曰圍齊句絕有大焉亦有病焉者猶言大齊也亦齊病也齊病謂罪齊也非大而足同與者承上有大焉而言齊若非大國何須諸侯同圍之也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者承上亦有病焉而言言諸侯既同罪之則齊亦有罪矣僖六年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文義略與此同范讀非圍而曰圍爲句齊有大焉爲句又以亦病矣爲病諸侯與上文不合皆失之王尚書經義述聞

十九年 軋辭也

十九年傳取邾田自漷水軋辭也范注軋委曲隨漷水言取邾田之旨頤煊案通俗文車轢曰軋軋辭者言取邾田之多近於陵轢奪取之辭經義叢鈔洪頤煊

還者事未畢 至 故非之也

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傳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彬謂朱子言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分明是善之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如諫行言聽一切示諫未吉者所謂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也古者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士匄之不伐喪自是合禮若既褒之又責其專大名則予奪兩無所據矣朱武曹經傳攷證

昭公

八年 流旁握

昭八年傳流旁握疏或以爲流旁握者謂建旐表門之旒旁去車之兩軸各一握也古字同通故傳作流頤煊案說文瑬垂玉也冕飾从玉流聲公羊襄十四年何休注君若贅旒然今經典相承作旒是通用之證經義叢鈔洪頤煊

車軌塵

昭八年傳車軌塵范注曰塵不出轍家大人曰范以軌爲轍非也車軌塵則文不成義予謂軌者循也謂後車循前車之塵不得旁出也賈子道術篇曰緣法循理謂之軌是軌與循同義史記天官書日月星順入句軌道謂順入大微循道而行也韋昭注漢書亦誤解軌字說見讀書雜志史記又云其逆入句若不軌道謂逆入大微蹊不循道而行也彼言軌道猶此言軌塵且車軌塵與馬候蹄對文則軌非車轍明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十一年 一事注乎志

十一年傳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范注曰一事輒注而志之也引之謹案注字義不可通注當爲詳詳字左旁草書與言相似右旁與主相似故詳誤爲注詳乎志者詳于志也已書楚師滅蔡又書執蔡世子友以歸又書用之一事而志之甚詳所以惡楚子也故曰一事詳乎志所以惡楚子也春秋之義其美甚惡皆詳其事成九年襄三十年傳並曰詳其事賢伯姬也此傳一事詳乎志所以惡楚子也皆謂詳志之以示法戒范云一事輒注而志之注亦當爲詳謂詳其事而志之也釋文注乎張具反又之住反則唐初已誤爲注不始於石經矣同上

昭十九年傳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注云許君不授子以師傅使不識嘗藥之義故累及之公羊傳云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棟案墨子非攻篇云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夫孰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雖有愛父之心而適以賊之墨氏此論可謂知言惠徵君九經古義

二十年 兩足不能相過

春秋穀梁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輒傳曰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釋文兒輒如字或云音近縶左氏作縶綦音其又其箕反劉兆云綦連併也踂女輒反劉兆云聚合不解也輒本亦作縶劉兆云如見絆縶[illegible]本熱誤作熱今從舊刻注疏本也案說文馬部馽絆馬也从馬口其足讀若輒縶馽或从糸執聲則輒當作馽兩足不能相過如馬之縶絆其足不能馳走左氏作縶者馽之或體公羊穀梁作輒者馽之同聲假借字也綦下从糸故云連併楚謂之踂當從宋刻注疏本作踂从足从取故劉兆云聚合不解以字本从取也丁度集韻踂陟涉切引司馬光類篇踂足不相過皆與劉氏合陸德明从女作踂女輒切兩足不相過廣韻廿九葉足輒切又玉篇足部女輒反足不相過五經文字女輒反足不相過楚言字俱作踂疑非是案玉篇廣韻五經文字踂字[illegible]相過輒能字疑後人所增[illegible]讀書記

廿一年 奔而又奔之

二十一年蔡侯東出奔楚傳曰東者東國也何爲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家大人曰此言蔡侯之祖父皆爲楚所殺及其出奔乃又不奔他國而奔楚是忘祖父而自安於讎國故惡而貶之也范注曰奔亦非罪矣又奔讎國爲惡大焉失之王尚書經義述聞

廿五年 或曰增之也

二十五年傳鸜鵒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范注如增言巢備

其實不巢也顧炫案禮記禮運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鄭注暴則聚薪柴居其上釋文橧本又作增或曰增之言謂鶺鴒之處而聚薪柴於其上也 經義叢鈔 洪頤煊

邾公也

昭廿有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傳云邾公也注云邾當爲訪訪謀也謀納公 惠棟 九經古義

廿八年 此皆無公也

二十八年夏四月庚子叔倪卒傳曰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范注曰言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死此蓋天命使魯無君爾疏曰叔倪之卒事無公而曰皆何解經言宋公佐卒于曲棘傳言邾公也今叔倪復卒傳曰皆無公也傳上發解故卒引之謹案無公乃宋公叔倪之事故曰此皆無公下句方言天命耳豈得亂其次序而曰此皆天命使魯無君乎今案無公之無當讀爲謨古謨字爾雅曰謨謀也集韻謨古作謨管子形勢篇謨臣者可與遠舉謂謀大也說見管子雜志謨公者謀納公也言違天者不祥宋公叔倪之死皆以謀納公故故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謨公也謀納公者皆死則是天之不使公還非我不納公也故曰是天命也非我罪也上文宋公佐卒于曲棘傳曰邾公也注曰邾當爲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于曲棘者欲謀納公訪也謨也皆謀也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王伯申 經義述聞

定公

元年 上公

定元年傳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疏帝天也而曰上公顧炫案說文甘氏星經曰太白上公妻曰女媊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陳倉有上公明星祠 經義叢鈔 洪頤煊

十年 退而屬其二三大夫

定十年傳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范注曰屬語也家大人曰書傳無訓屬爲語者屬會也聚也孟子梁惠王篇乃屬其耆老而告之呂氏春秋順民篇於是屬諸大夫而告之趙岐高誘注並曰屬會也屬其二三大夫但言會齊之諸臣下曰字乃及齊侯之語耳屬而後語屬非語也 王伯申 經義述聞

哀公

元年 該郊之變

哀元年傳此該之變而道之也唐石經該下有郊字顧炫案范注春秋書郊終於此故於此傳說郊之變下文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又云此乃所以該郊該下當有郊字 經義叢鈔 洪頤煊

皇清經解卷十一之四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一之五

穀梁雜錄目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一之五 學海堂

穀梁雜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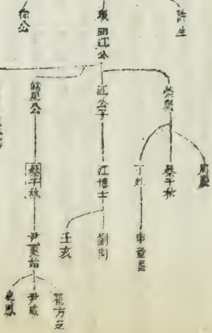
穀梁總論

孝經說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故應劭風俗通言穀梁爲子夏門人楊士勛謂受經于子夏余案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遺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于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子于子夏猶孟子之于子思故魏麋信注穀梁以爲與秦孝公同時也又隱元年傳云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廿二年傳云過而不改是謂之過廿三年傳云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今皆在論語中鄭論語序云仲弓子夏等所撰論語讖亦言子夏等七十二人共撰仲尼微言其諸聖人之徒私淑諸人者乎又傳中所載與儀禮禮記諸經合者不可悉舉故鄭康成六藝論云穀梁善於經惠棟 九經古義

受經子夏

穀梁傳序疏穀梁子名俶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故曰穀梁傳傳孫卿顧炫案隱五年傳引尸子曰尸佼爲商鞅之師鞅既誅佼逃於蜀穀梁當在其後其云受經于子夏非親受業於子夏之門故得以傳孫卿 經義叢鈔 洪頤煊

穀梁傳經表 臧鏞拜經日記



石經穀梁傳攷 金廷棟

唐石經穀梁傳四萬一千八十九字顧亭林金石文字記謂誤者十有九字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三字細思之有不全爲誤者聊爲識之并予顧所未及者備論之如隱九年所俠也俠石經作挾案俠即挾字前漢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陛季布傳任俠有名顏師古注俠之言挾以權力俠輔人也則俠挾不異也桓九年則是放命也放石經作放此條顧氏本無案御覽引麋信註云放違也言世子違命而止是當不義則爭之似于曹伯失正

義相詭命則故命宜作放命也莊十有七年桓公常作嘗蜀本有存亡繼絕之功桓下石經脫公字顧本謂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案穀梁傳每有此何法僖九年桓盟不日亦稱桓字二十有二年春秋三十有四戰二十下石經脫有字案春秋隱十有一年經于實函義十盈則周始以奇從盈數故言有也經書十有一年則是紀年必言有紀事可不必言有文不同而兩通也二十有八年經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齊師石經作齊侯案石經齊師多作齊侯如成二年左氏傳及齊師戰于新築齊師亦作齊侯文六年虎父主竟上顧本作境上事事上石經有之字顧本謂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案之傳有所之之辭傳以事爲辭文簡也石經以之事爲辭語長也成五年師羣臣而哭之師石經作率顧本謂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下句作帥案師率古今字經傳每互用十有三年經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晉侯下石經有齊侯二字此條顧本無案何煌校宋建安余氏萬卷堂本亦有齊侯二字則石經或不誤襄元年經晉侯使荀罃來聘罃石經作嬰二年三年同案嬰與罌通穆天子傳黃金之嬰之屬嬰作罌罌廣雅云瓶也罃說文云瓶也罃又與罌通故傳作罃石經作嬰六年立異姓以莅祭祀立字上石經有非字案何煌校宋建安余氏萬卷堂本亦有非字則石經或不誤昭四年爲齊封也封石經作討此條顧本無案慶封不臣于齊靈王數慶封若爲齊討也故石經以爲齊討爲謝定四年後而再會後字石經作一事字此條顧本無案此盟皋鼬之傳也前有召陵之會一則侵楚一則侵楚故石經作一事而再會十有二年非國言國言字上石經有不字此條顧本無按據傳文似有不字蓋以不言爲轉辭下乃接國成爲大公也故石經以不言爲辭哀元年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字下石經有郊字顧本謂該字作郊字案此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之傳也傷郊之變似當作郊之變而道之據下文該郊之變而道之句義則該字下似當有郊字子不忘三月卜郊志石經作志此條顧本無案志古文識字周禮保章氏後鄭注志意之志與記識之志同論語多見而識之白虎通引作志賢者識其大者蔡邕石經作志左氏傳以志吾過僖二十有四年傳且日志之昭四年傳[illegible]以志[illegible]傳有[illegible]傳皆古文識字弟子問穀梁子之辭若言子何不志三[illegible]似志字義長六年入者內弗受也弗石經作不下何[illegible]弗者

不之深者也春秋僖二十有六年公追齊師至嶲弗及公羊傳注弗不義通故傳作弗受石經作不受此皆石經之可與傳文參互觀也經義叢鈔

范甯穀梁注

顧亭林日知錄攷范甯穀梁集解中糾傳文者六事志祖案集解糾正傳文者尚有桓二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傳一事亭林失采 孫侍御讀書脞錄續編

穀梁有段肅注

經典序錄云穀梁有段肅注十二卷不詳何人隋經籍志云春秋穀梁傳十四卷段肅注疑漢人棟案後漢班固傳固奏記東平王云弘農功曹史殷肅達學治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章懷注云固集殷作段然則殷肅即段肅也劉氏史通言肅與京兆祭酒晉馮馮亦見奏記嘗撰史記以續史遷之書惠徵君九經古義

穀梁經有角字

穀梁哀元年經鼷鼠食郊牛角疏云定公哀公並有牲變不言所食處不敬莫大據此則經文角字衍當與二傳同然此傳文明云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竊意穀梁經文自有角字疏據二傳而誤也孫侍御讀書脞錄續編

穀梁傳失實

穀梁傳成五年輦者謂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柰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注績功也或作積謂無繼嗣釋曰舊說伯尊晉之賢大夫輦人晉之隱士今一遇吐誠理難再得伯尊不能薦於晉侯以救朝廷之急反竊其語而晦其人蔽賢罪深故被戮絕嗣子夏雖匿聖人之論能播教於西河令黑水之人欽其風蒲坂之間愛其道其罪旣輕故直喪明而已然此立說恐非其理何者天道冥昧非人所知大聖立言意在軌世則伯尊之戮未必由蔽賢人之言卜商喪明豈關匿聖人之論徒爭罪之輕重妄說受罪淺深據理言之恐非聖賢之旨案左傳云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國語晉語五云問其名不告請以見弗許自[illegible]以告而從之[illegible]則[illegible]不欲[illegible]輦者見晉君而薦之特輦者不可卽欲一聞其姓名而不可得伯宗不强以屈其志故以輦者之言告君而從之何嘗攘善乎穀梁以爲攘善而無功核之內外傳爲失實本或績誤爲繼遂起絕嗣之說又引子夏爲證其誣慢古人不淺楊疏斥舊說爲妄當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穀梁以孔父爲字杜氏以爲名

唐啖氏助曰孔字父美稱也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豈皆名乎春秋時如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孔子之氏正以先祖之字爲之則其名嘉而字孔甚明其孔父嘉連舉者如宋蕭叔大心鄭祭仲足之類杜以蕭叔祭仲爲名亦誤也以名爲貶固非以字爲褒亦不然蓋春秋之美孔父在及其大夫四字不在稱字言大夫則見其不失職言及其則見其不避難伋牧荀息皆然不以名與字爲異也

穀梁曰爲其祖諱也其說亦是春秋雖非孔氏家傳然或本爲孔父嘉聖人節去一字於義亦無害也

杜氏因書名而定其爲貶此說經一大蔽又從爲之說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者矣李進士肇經籍小

穀梁疏引孝經說

穀梁疏引孝經說曰春秋屬商是子夏傳春秋也故高亦皆其弟子袁準正論公羊高道聽途說欲以鄉曲之辨論聖人之經非其任也崔茂才呂亦廬稿

補錄

公穀不具四時

初學記文部引劉歆七略曰春秋兩家文或具四時或不於古文无事不必具四時案春秋兩家謂今文公羊穀梁也古文謂左氏也或不寫句不讀爲否不必具四時不衍字也謂公穀之經或有不具四時左氏雖無事必具也隱六年秋七月杜注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他皆放此是也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春秋之脫四時猶易之脫无咎悔亡也惟古文無脫漏東漢以來儒者咸好古學臧茂才經義雜記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

論語 孝經

皇清論語解

德清俞樾書

上洋寰瀛
山房石印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一至十二之七

論語稽求篇目錄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一 學海堂庚申補刊

論語稽求篇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有朋自遠方來節 同門曰朋 此是古註自說文及詩註左傳註公羊傳註皆然孔氏正義曰鄭註周禮大司徒註同師曰朋便不如同門之當蓋朋是門戶之名凡曰朋黨曰朋比比是鄉比黨是黨塾皆里門閭戶學僮居處名色故朋爲同門此是字義本爾不可易也大抵學中境亥從黨庠肄習之後既已分門又復來合致足娛樂此與學記所云敬業樂羣檀弓所云離羣索居正可比觀蓋以離爲苦則必以合爲樂也至若學問相長彼此宣暢亦朋來必有之事即以此言樂亦無不可但朋來不可混耳

其爲人也孝弟章 孝弟爲仁之本孟子註甚明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親親仁也實即本字猶儒每比之木實之實即核中仁也根荄也所謂一在木下爲本也然則仁本孝弟矣若親親仁民以節次言則但言其粗者不知後儒何以又有人性無孝弟之說也若然則孟子良知良能之說眞異學與先聽齋曰驟讀有子原文反覆踢蹋躍抃掉而爲是言定知堯舜之道只在孝弟其警勸後學提撕鞭辟何等急切及一闢儒說而索然矣張南士曰凡立言各有所重此文且極言仁本孝弟良然 何註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此以仁孝分先後所始然此係西晉異學從來無此案言竟夫孝二十五弟之本務

此本務字實出有子務本之語故唐宋孝經序以孝爲百行之源源卽本也孝經孝後傳序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大仁義首行[illegible]親之手理實忠孝之所貫則竟以仁爲入道卽道生之道也以仁爲孝弟所貫貫[illegible]則逢源明云仁是資取孝是源本也[illegible]漢詔舉賢良謂賢以孝爲首則微近先後之意然但以施用言次言如孟子親親仁民語非本論也至東漢之季南陽延篤有仁孝先後論則意是時已創有仁先孝弟之說且混本末爲先後其異說所始實本諸此然當時章已辨之如云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仁以枝葉扶疏爲大而孝以心體本根爲先則仍以本字析先字且辨說明了則主說已暢又何容再襲客說以啟吏端先仲氏嘗云漢學爲實東京尤甚然其時已逗有魏晉王何虛無講論大意正指此等

本字不訓始字惟宋真朝作疏讀始有此釋但此節本字則斷斷不作始解爲仁之本卽務本本字也孝弟爲仁始則必先曰君子務始始立而道生恐有子無是語矣

賢賢易色節 四者非至德絕行不必學而後能之故曰未學舊註甚明梭子夏是節詞氣抑揚與有子孝弟章正同有子重孝弟子夏重力行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知者其良知也天下原自有不學而可知能者舊註服勞非大孝事本禮記語其以致身爲注蹐之行者謂不能匡君衛國而徒以身殉孺子之忠也故云然此與夫子不許召忽同意若秦之三良齊之徒人豈則恩倖之流致身何益又下此矣

易色有二義一作改易之易音亦同色是顏色謂改容而禮之程伊川云變易顏色是也一作難易之易音異則色是女色謂尊賢則輕女色漢李尋論天象有云少微在前女宮在後賢賢易色取法于此顏師古所謂尊上賢人輕略于色是也

爲政以德節 爲政以德是以德爲政譬如以下是比喻以德爲政之象北辰比德眾星比政謂一德既立而眾政具舉譬之大象但樞機在我而鈞軸自運所謂綱舉則目張振裘在挈領象有然也論語兩譬如皆繫頂上句以上句正言未明故加譬語未有正言是一意譬語又一意者四書有循環[illegible]如爲山

譬如平地是止進之譬卽譬也有反譬者若掘井是不掘井之譬反譬也有正譬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是正譬君子之道持載覆幬錯行代明是正譬祖憲律襲之無所不備皆緊接正言而加以喻語況爲政以德與先傳後倦正譬頂針尤極明了拱拱舉也中庸其人存則其政舉

包註德者無爲此漢儒攙和黃老之言然尚有馬鄭向歆輩以師承儒術挽回其間至魏晉而浸淫矣何晏與學本皆講老氏援儒入道況出其意見以作集解固宜獨據包說專主無爲

爲政以德正是有爲夫子明下一爲字則縱有無爲之治此節斷不可用矣況爲政則尤以無爲爲戒者禮記哀公問爲政孔子曰政者正也君爲政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則此一爲政明曰必有爲明曰必不可無爲夫子此言若預知後世必有以無爲解爲政者故不憚諄諄告誡重言疊語而註其書者論語與禮記皆夫子沒後七十子之徒所作故大學中庸出自禮記若坊記表記儒行哀公問諸篇則實與論語相表裏者乃聖門弟子所記如此

父母惟其疾之憂子游問孝節 惟疾之憂他無可憂也馬融解如此是正說今第以養爲能事若論養匪特子能之卽犬馬皆能之也彼所不足者獨敬耳此是舊註正說若人養犬馬此何晏說之不可從者

或疑犬馬皆能養人舊註犬以守禦馬以負乘皆養人者先仲氏曰養有二義一是飲食一是服侍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此飲食也若儀禮既夕禮養者皆齊文王世子篇[illegible]疾則世子齋玄而養此侍疾也世無疾困饔飲食者至檀弓事親左右就養註作扶持舊嘗疑之及事君事師亦曰就養則未聞君就食于臣師可往教如近世延師供膳者然後知養之爲奉侍非飲食也故鄭康成註就養有方謂不侵官而孔穎達引春秋欒鍼御晉侯事以明之謂欒書帥師雖君事昭淖而代御救君謂之侵官此正釋養親切處若孝經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則初生孩幼豈供狡水所謂承歡卽養也故養上有二義飲食與奉侍是也養下亦有二義撫育與乳哺是也未有學養子乳哺也以見養人中也養不中非乳哺也養物亦然食而弗愛餵飼也畜生養木雖孟子賤棘非餵飼也皆作[illegible]作解

或曰此養字當是食養觀下章有酒食先生饌可驗不知此正二義兼也不曰有事弟子服其勞乎服勞奉養非奉侍飲食而何

唐李嶠爲獨孤氏請陪昭陵合葬母表云犬馬含識烏鳥有情寧懷反哺豈曰能養則在唐時皆以犬馬比人子以能養爲能奉侍親故馬周上疏有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此皆釋經之顯見于章疏者若晉束晳補亡詩云嗷嗷林烏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此雖以養爲食養然亦禽養親非人養禽也且晳本晉人其在晉時已未嘗一用何說卽至趙宋王豐甫辭免起復表亦尚云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累至乃不意數千年共遵之註而何氏以一人變之張南士曰古罕譬而喻皆有倫類擬非其倫古人所禁豈有斥親爲犬馬而可以出口語立文字者鄭了家以奇老比君遂成弒逆齊鮑牧斥先君爲牛終是奸黨豈聖人告人而肯出此

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不敬何以辨此正與皆能有養同一語氣然則夫子此言夫子已自註之矣人不解經亦當通經盡亦取坊記一再讀之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節 孝乎一句漢儒註引包咸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則孝乎不句而惟孝句故[illegible]遺書有綴以孝乎作孝于明非斷句助字班固白虎通潘岳閒居賦並作孝乎惟孝與包註同夏侯湛昆弟誥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以至陶潛命篇大夫孝傳贊張禾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皆有孝乎惟孝句淮安問諧曰與仁和姚立方引論語異論如唐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有云孝乎惟孝忠爲令德宋眞宗朝張齊賢本詔作曾子贊亦有孝乎惟孝曾子稱焉之語卽太平御覽引論語文亦以孝乎惟孝作句

或疑孝乎惟孝不可解閻潛邱曰此與[illegible]云禮乎禮[illegible]語乎乎其睥韓愈文醇乎其醇相同言孝之至也猶曰大大孝之詞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舊註曰是當罪責不可容忍此是正解集註以此爲副註按晉庾亮欲黜王導謀之郗鑒鑒不從亮啟鑒曰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又崇德太后廢帝爲東海王其詔亦云是而可忍孰不可懷此皆解經之見于行事者

子夏問巧笑節　曰素以爲絢兮絢者飾也言其此美質不必復飾也卽此素也而可以爲飾此詩所以美也然而素也非飾也素何可爲飾子夏所以疑也

子曰繪事節　繪畫之事五采並設素之色在五色之間素固非所先也然而五采雖備素反後設若惟恐先素而汙易滋者是必俟衆采先布而後各布素以成其章所謂繪畫之事先采色而後素功者素亦在所後也是素亦飾也惟素後于采故素可當絢此正答解詩詞

按周官考工記畫繪之事雜五色五色者五采也謂青赤黃白黑也又曰畫繪之事後素功素者白采也功者工也後工者謂後布之恐其易漬汙也大抵畫繪之工有繪繡二事虞書上衣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下裳以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作繡是一繪一繡原有二工然總曰繪事者以繪固繪卽繡亦先繪而後可繡也乃虞書又云以五采章施于五色是其地皆以五采爲之在衣則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黃分四時方色以次相配而績之而在裳則青與赤赤與白白與黑黑與黃以次相間而繡之然云雜五色者則必先布青赤黑黃四色而云後素功者然後以白采分布其間如赤之次白與間白白之次黑與間黑無不留白采而後布之所謂恐其易漬汙也所謂後素功也

禮器甘受和白受采所言與考功繪事不同其所云白者以地言也非以采言也故曰受采言地可加采也繪事所云素者卽采也素采者五采之一也同是五采而施有先後故曰後素非謂素又加采也素卽是絢素不必加采此與禮器白地加采之說不同

曰禮後乎節　子夏于是恍然曰吾今而乃知禮矣向以爲天地節文原具四德禮固非後起之物也今乃知自然之素竟可作飾則夫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秩序精微降爲儀節禮可爲飾猶之素可爲絢也禮固在所後也

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二　學海堂庚申補刊

論語稽求篇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禘自既灌而往節　禘祭有三一是大禘大傳喪服小記所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國語與祭法則皆云周人禘嚳而郊稷是也一是吉禘春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杜預何休輩皆以爲合羣廟祧廟之主升食于太祖卽是祫祭然變名稱禘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所謂大事是祫是也一是時禘卽時祭之一王制云春礿夏禘祭統亦云春祭曰礿夏祭曰禘而郊特牲與祭義則皆云春禘而秋嘗然總是時祭是也論語之禘當是不王不禘之禘此本王者大祭而明堂位祭統皆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于天下賜以重祭則祭所自出立出王廟見左傳原得用天子禮樂但羣公雜用便屬非禮故不欲觀此與禮運所引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一歎正同此皆較之禮經覈之三傳而章章有據者

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　射不主皮一句係周時禮文夫子誦而釋之儀禮亦引入鄉射禮篇朱註云鄉射禮文是也但儀禮原文云禮射不主皮上有禮字則該舉諸射如大射燕射賓射類不止鄉射其下文又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再射不勝者降則又另有力射如儀禮註澤宮獻禽後班餘獲之射不是武射按主皮與貫革不同主者着也主皮者着于皮也鄭康成所云善射扶風馬氏所云能中質是也夫射期中質豈有習射而反以不中爲能事者但射名不同有專主皮者有不專主皮者不專主皮卽不主皮者也如周禮鄉大夫職退以五物詢衆庶卽鄉射禮也然而五物者一和二容三主皮四和容五興舞則此主皮卽五物之一又何嘗不主皮然而曰和曰容曰興舞不止此矣則不主皮矣推之而大射賓射燕射猶是矣乃若主皮則有之儀禮曰主皮之射註引尚書大傳謂虞田獻禽取備祭物而以其所備之餘較射于澤宮而分取之謂之班餘獲之射是時雖澤宮揖讓與虞田力取稍有不同尚書大傳謂澤宮中雖虞田不中也取貴揖讓也澤宮不中雖虞田中也不取勇力也然但習禮節而終非行禮之射且又必期于中質謂澤宮習禮之虞非所于行禮且射又主中故名爲主皮若夫貫革則專取達革周禮司弓矢所云甲革椹質禮射張侯主皮之射張獸皮武射不張侯亦不張獸皮直取甲革椹質而射之故鄭人註亦曰充椹質文樂記所云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明是武射且亦名試弓習武之射亦習于澤宮見儀禮註此并非主皮不主皮可得言者蓋主皮者力射也矢至于皮非力不能孟子曰其至爾力也不主皮者禮射也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雖發必祈中而不止于祈中者以爲禮也禮射與力射截然二等故夫子解之曰禮射不主皮者謂與力射不同等故耳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魯自文公始不告朔春秋文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此是夫子特書之文無可易者案周禮大史頒告朔于邦國註謂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每月朔必朝于廟告而受行之于是乎以腥羊作獻謂之餼羊則此餼羊者本朝廟告朔之物所云諸侯告朔以特羊天子以特牛是也至告朔畢夫然後出而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又謂之聽朔故玉藻云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于太廟則是告朔與視朔截然兩事告朔朝廟視朔聽政迥乎不同考文自六年始不告朔然猶朝廟十六年始不視朔蓋朔有朝享朝廟二禮朝享卽月祭不在祖廟諸侯月祭三廟無祖舊說註疏其供羊祀廟者專爲告朔與視朔全無關涉告朔當有羊視朔不當有羊故曰告朔之餼羊今子貢所欲去者告朔之羊也其引文公者此時在定哀之間去文公已遠但以文公爲不告朔所始見之經文故引之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　哀公問社問社義也宰我以社名答之以爲社有名而義在其中古凡立社各樹其土所宜木以爲名如樹松曰松社樹栗曰栗社一如後之名櫟社枌榆社者乃其義卽在乎此如周名栗社則其義以戰栗爲名謂人君不可使民不畏威也然而君以威勝民其義疎矣夫子惜其解說之不當也故引古語云成事不說謂已成之事不可妄加解說者正謂此也其又引遂事二語連及之也若齊論本則又以問社社字作主字謂問廟主之木漢安昌侯張禹所授本如此故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而何休杜預卽引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爲詞此說之最異者其實宰我所說本尚書耳白虎通引尚書逸篇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則宰我

引經原是論社與主何與乎社壝暴露無廟藏木故用石主唐時議主製引呂氏春秋及鄭元義皆如此若其製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則古軍禮有載社事左傳陳侯擁社見鄭子產恐過于長廣難移行耳管氏有三歸 傳註引包咸說謂三歸是娶三姓女婦人謂嫁爲歸諸儒說皆如此

禮諸侯娶三姓女大夫娶一姓女如春秋傳二十年西宮災公羊傳引魯子曰魯有西宮以諸侯有三宮也而何休註三宮者謂諸侯娶三國女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適而廢楚女于西宮故云則是三娶者國君之禮是以舊集解疏義亦云禮大夫雖有妾媵然適妻則祗娶一姓今管仲娶三姓女故曰三歸其說甚明故國策則明云管仲爲三歸之家漢公孫弘云管仲相齊桓取三歸而班氏食貨志直云在陪臣而娶三歸曰家曰娶則斷是娶女不是築臺審矣況史漢諸註凡引三歸者無不以三娶爲解

劉向說苑談述仲事因誤解國策所致按國策周文君免工師籍相呂倉而國人不悅因曰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司空主督築者在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于民也國策此說謂管仲子罕同一掩蓋君非之事故相連引及非謂宋君築臺管仲亦築臺也宋君之非在築臺故子罕以朴築掩之齊桓之非在女市女閭之多則管仲以三娶掩之其掩蓋君非則一而築臺娶女截然兩分此最明了者劉向見兩事並引且兩事皆掩蓋之事而三歸之上不立娶字遂疑爲一類而溷齊于宋溷仲于罕溷娶女于築臺且公然改三歸之家家字爲臺字而不顧則試思齊桓之非在多女而仲以築臺掩之是遮甲而障乙也可乎且說苑此文明襲國策說苑云桓公以政歸管仲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其所云自傷於民則正襲國策非自傷於民語國策以爲有此掩蓋之臣則君不自傷於民此連二事以解周君非謂管仲欲自傷民也或謂三歸臺等是因三娶而築臺以名之古凡娶女多築臺如詩衛宣公築新臺娶齊女左傳魯莊公築臺臨黨氏娶孟任類然管氏築臺終無據不可爲訓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節 黨字作類字解指倫類言則單指爲人受過者言受過各有類如周公使管叔監殷則於兄弟一類孔子答昭公知禮則於君臣一類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則於父子一類子路爲姊喪不忍除服則於女兄弟一類總是仁愛之至不惜受過故受過有類則觀之而可以知仁天下豈有爲人受過而尚可目之爲不仁者乎則何厚何薄何愛何忍乎表記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亦但言知仁不言知不仁可驗

按使稱陳仲弓外署非吏此爲本司受過又劉宋張岱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還養有司以違制糾之宋孝武帝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若漢外戚傳燕王上書稱子路喪姊朞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故不忍除故曰觀過知仁又後漢吳祐傳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遣性伏罪祐屏左右問故嘆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可謂觀過知仁矣此皆漢儒解經之見于事者然皆是知仁並無知不仁者集註亦載吳祐傳事

君子之於天下也節 適莫與比皆指用情言適者厚也親也莫者薄也漠然也比者密也和也當情爲和過情爲密此皆字義之有據者若曰君子之于天下何厚何薄何親何疏惟義之所在與相比焉國語司馬侯曰岡與比而事吾君矣與比二字此爲確註又正義于子見南子節疏云子路以爲君子當義之與比不當見淫亂舉比義與親亂反觀更自明白此節舊解無註然舊儒解經自如此

後漢劉梁著和同論有云有愛而爲害有惡而爲美君子之于天下無適無莫直以適莫主愛惡言若李燮傳稱燮拜議郎所交皆舍短取長成人之美其時潁川甄邵爽雖俱知名已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直以無適莫言燮之用情無厚薄處則是漢魏解經先後一轍不惟論說兼見行事

事君數斯辱矣節 舊註數是速數所謂偪促煩瑣也祭義祭不欲數曾子問不知己之遲數賈誼文淹數之度指煩速言故爾雅說文皆以疾註數而廣韻增韻即以類煩屢數爲解此即僕所不絕離促取憎之意故數即僕僕子思所云僕僕爾亟拜又即類煩楊子所云頻頻之黨甚于鷦斯皆是也若先仲氏曰數有二義一是煩數如項羽示玦不應又請舞劍類一是細數如宋宗手拈柳枝止以方長不折類其說甚備然總不以進言立解後閻姜汝皐講論語亦有此說惜未經見耳

瑚璉也 明堂位說四代之器有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註云皆黍稷之器則是夏璉而商瑚正義謂包咸註論語杜預服虔註左傳皆與明堂位不合此必相從沿誤者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幼時聽塾師訓曰顏淵聞一件知十件子貢聞一件知兩件暢是明白故世說載廣陵徐淑以年小舉孝廉尚書詰之曰昔顏子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以幾與十對正見十是多數非終之謂而衡作顏子碑文有云知微知彰聞一覺十用含行藏與聖合契以微彰用含兼言既非一事又何始末至若彼此對待猶作副貳如周禮鄉大夫賢能之書內史貳之之類與二不同

吾與女弗如也 包註吾與汝俱不如雖屬淺說然從來只如此陳鴻伯作經典稽疑引論衡孔問篇曰吾與汝俱弗如也魏志夏侯淵字妙才曹公下令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俱弗如也後漢書曹操祭橋玄文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吾與汝俱不如也皆是

臧文仲居蔡節 居蔡與山節藻梲是兩事禮曰國君有守龜又曰家不寶龜故漢食貨志云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其曰居者猶藏也守也猶言有藏龜有守龜也文仲居龜便是非禮故家語漆雕平對孔子曰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正指此事若山節藻梲則是天子宗廟之飾明堂位曰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文仲以大夫而僭天子之廟飾此又一事故漢貨殖傳序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後漢輿服志云禮制之壞諸侯陪臣皆山節藻梲並指文仲此事言若禮器又云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雜記亦云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則以管仲當時亦僭此禮故屢及之按山藻體數見之尚書十二章服云

山龍藻火者皆有名法飾不是祕事故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餘或藻或火而後漢輿服志有云公自山以下子男自藻以下皆物數限制之顯然者

山節者謂刻杜頭爲斗拱形如山也藻梲者謂畫梁上短柱爲藻文也故刻山爲飾是刻山形以爲飾也

左傳文二年夫子譏文仲不知者三其一曰作虛器註直指居蔡節梲二事言謂有其器而無其位即是虛器

史記褚先生說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室即櫝也又曰置室西北隅懸之惟室是櫝故可懸掛季氏篇龜玉毀于櫝中即此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二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三　學海堂與申補刊　嘉應生員葉軺校

論語稽求篇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甯武子 集註春秋傳武子仕衞當文公成公之時考春秋傳十九年即衞文之十九年衞人伐邢是時衞大旱卜祀不吉甯莊子勸文公伐邢師興而雨甯莊子者甯武子之父也及僖廿六年而文公已卒是年爲衞成公元年公會莒子衞甯速盟于向蓋尋洮之盟也然而甯速者公羊作甯遬即莊子名也則是成公初立尚是莊子不是武子至僖廿八年爲衞成三年而武子之名始見于傳所謂盟宛濮職櫜饘者皆在是時至文四年爲衞成十二年則然後武子之名一見于經所謂衞使甯俞來聘俞武子名也是終文之世武子未嘗仕衞計其入仕當在成公元年之後三年之前莊子謝事而後武子得襲位蓋周制公族世爲大夫必父老而子繼之未有其父儼然以上卿涖盟而其子執國事者也

左傳文四年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亦不答杜預即以此爲愚不可及又晉衞瓘爲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疏甚爲傳嘏所推重當時稱爲甯武子則愚亦大概在貿瞀之際浮沉取容或者成公三十六年間武子別有事跡如此等故夫子言之皆未可知

左丘明恥之 孔安國曰左丘明魯大史也按漢藝文志左氏傳國語皆魯太史左丘明著司馬遷傳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復纂異同爲國語而劉向劉歆杜預輩皆言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歆且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侔也其曰好惡與聖人同則明指論語左丘明恥之諸句自唐人啖助趙匡陸德明輩不知何據乃曰論語所引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謂左氏即其人非也明嘉靖間有季本者作私考一書引宋儒說謂左氏立言已雜秦制如臘者秦之祭名也酎者秦之飲名也庶長者秦之官名也而傳語皆及之類非戰國以前文字而謂丘明受經于仲尼豈不謬哉又云三傳之得立學官公羊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史稱左氏漢初出于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蓋蒼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記籍又善厤律而仕漢爲淮南王長相十四年得非蒼自與其徒掇拾而成之者乎當時隆萬間有失名氏書名左季折衷取左傳與季氏私考而折衷之有云據史稱張蒼好書博聞遂律厤之學史遷作別傳尤備使蒼爲此書則史遷同時未有不聞其事者肯聽之冥冥反曰左丘明無目作國語乎且漢武初年河間獻王好古書購求聚殖多至五百餘篇而左氏春秋在焉則左傳之出不後公穀特以未立學官致史記儒林失載故劉歆移書太常讓諸博士專欲立左氏學官正以左傳非後出也是以觀武紀則知左傳與尚書毛詩同入河間之購觀歆書則知左傳與逸禮同藏孔壁是皆蒼及身之事況蒼自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高帝時定章程文帝時爲丞相景帝前五年卒年百有餘歲則蒼去武帝購書時祗十年間事河間所購號爲古文必非十年間所得書寫藏購且果是蒼作則其書出世未久未有書一出而遂能行于鄒魯梁趙濟南膠東之境使諸儒尊信而傳習之此必無之事也又按桓帝時使蔡邕書十三經刻石立鴻都門觀者日車以數千輛而左氏在焉假使當代僞書誰甘尊之與聖經同列如此至唐開元二十五年敕舉進士者試大經註曰唐以左傳爲大經三言爲一帖夫既名之爲經而又曰大則左傳在唐時已尊過他經即有啖氏趙氏之疑亦祇謂作經者與論語所引人時世不類或是二人非謂左傳非經且非謂左傳非左丘氏作也若其所舉秦官秦臘以斷其爲秦後之書則大不然秦自非子受國在周孝王朝傳世十餘君而入春秋然則未有春秋時已先有秦矣人第知秦孝公時始有不更庶長之號惠王十二年始有臘名遂謂庶不臘矣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以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戰于櫟皆爲秦後之書之案則試問秦之稱臘稱不更稱庶長畢竟創于何公起于何世更制于何年何人之論與議而茫然無據但以所見之日爲始則安知其所立名不更先于所見者而以是爲斷是啖助始孟子太宰司敗始論語也且臘即蜡祭見鄭氏蔡邕諸說即月令記臘雖自不韋然其中所記無非周制安知虞之不臘在列國不原有是名者而欲以一字而斷全經何其愚乎若其他妄說又謂左氏即左史古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經爲紀事傳爲記言左是左史不必丘明則又不然漢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愼言語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自古帝王靡不同之而荀悅作申鑒亦云朝有二史左記言右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此明明以尚書春秋分別言事以尚書典謨誥命單記詞令春秋單記事實也若傳則事實詞令均有之誰謂左傳祗記言者此竊漢志語而又誤解之況左右言動亦大概言之原無一定若玉藻則又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安見記言必左史耶況志以左右分言事明指丘明爲右史爲記事之人如云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法故與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口授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則即纂定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丘明固右史也何也丘明據行事論本事非如弟子祗異言也至崇禎間又有吳繼仕者極右但季本之說且謂左傳中記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謚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若丘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歿七十有八年之後丘明猶能著書若此殊不知前人長年者甚多在春秋時尤甚先儒所以以老彭爲錢鏗也且人生九十零未爲怪事季氏疑左傳爲張蒼作以蒼年長一百餘能記前事也蒼年可長而左丘年不可長更不可解況張蒼同時有竇公年一百八十歲何有于左丘年之九十零者凡此皆展轉吹索了無義理不足深辨適有友舉此而頗惑

其說因備及之

齊王籍效謝靈運詩甚相似當時稱康樂之有王籍猶仲尼之有丘明

必有忠信如丘二句　晉衞瓘讀此以者字斷句焉字屬下句作何字解言何以不如丘之好學也此亦偶然如是原不足據後見監本北史赫緯爲周文帝作六條詔引此句亦無焉字及覩他本又不然此不知監本偶遺抑亦他本增人也然不可考矣

不有祝鮀節　施愚山嘗曰是書有三疑而有畢竟不是不有兩作不有一疑也然謂一有一不有世人重佞而輕色則子夫子屢嘆未見好德如好色之說自矛盾矣二疑也且難免者謂罹害也故舊註皆以難免爲害如所云懼不免幾不免者世有幾鮀朝謂無卽不免則六合之外入荒之內有誰得免者恐夫子無是說也三疑也先仲氏曰此寓言也言無希世之資而徒抱美質以游于人鮮有不爲世害者以佞比阿世美比善質直捷明白蓋美而善淫人未有不思疾害之者此與懷美質以希世用正同故曰難免邢氏疏曰宋朝美而淫時世疾之正此義

人之生也直節　此生字只作孟子曰生斯世也解謂人之生于斯世與世相接以直道故也若誣罔無直道而猶偃然在人世是倖免耳予曰三代直道而行直道者生人之事舊註以生爲壽終不橫夭雖對幸免言然幸免亦祗免得死耳短長順逆何足知之

觚不觚節　觚不觚者戒酗也觚酒器名量可容二升者其義寡也古量酒以三升爲當五升爲過二升爲寡而制器者卽因之故凡設器命名義各有取君子顧其名當思其義所謂名以實稱也今名雖爲觚而飲常不寡實則不副何以稱名故曰觚哉觚哉按禮器有爵散觶角諸酒器名而皆有取義故韓嬰作詩說有云一升曰爵爵盡也二升曰觚觚者少也飲常寡少也三升曰觶觶適也飲之體適適然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但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者訕也飲不知節徒爲人謗訕也若觴亦五升所以爲餉觥亦五升所以明罰雖同是五升而餉觥異稱是禮器稱名其必以義起如此今淫酗之家飲常過多雖復持觚亦不寡少故夫子借觚以嘆之

君子博學於文節　博約是兩事文禮是兩物然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不同何也彼之博約是以文禮博約回此之博約是以禮約文以約約博也博在文約文又在禮也先教諭嘗曰解經須識字于文于此文也約之卽約此文也之者此也以禮則謂用禮來約之以也者用也故後漢范升傳引孔子曰博而約之弗叛矣夫又曰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以博而約作一句又以博而不約反一句知夫子語意原自如此卽從來說書者亦只如此

子見南子章　夫子矢之舊多不解孔安國亦以爲此是疑文卽舊註解矢作誓此必無之理天下原無暗睃之事況聖人所行無不可以告人者又況與門弟子語何所不易白而必出于是且矢之訓誓別無考據惟盤庚有出矢言句是直言非誓言也

正義引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此卽詩矢歌左傳矢魚之訓祇陳者下告上之詞如皐陶陳謨離騷叩重華陳詞皆鋪張言之謂之布告見南子何事夫子與弟子語何等乃用此告體且先煩記者鄭重記一句大不合

按釋名云矢指也說文云否者不也當其時夫子以手指天而曰吾敢不見哉不則天將厭我矣言南子方得天也故史記世家記此事于夫子矢之下直曰予所不者竟以否字作不字不必訓詁蓋不者不見也此詞例與項羽傳不者吾屬將爲所虜正同是明明白文並無拗曲千古疑義皆可豁然

所若也左傳所不與崔慶史記所不與子犯共皆作若解舊以此爲誓正以所字相似耳

默而識之節　默而成之存乎德行見易繫辭傳然亦非異人之事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見子罕篇我學不厭而教不倦見孟子此並夫子所自任者近人有以何有訓不難者如子言於從政乎何有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孟子於答是也何有類但可謂云爾爲公西子說學不厭教不倦爲子貢說皆答詞也今無故而忽自誇又無是理按鄭康成有云何有于我言無是行于我我獨有之此語又難解大凡何有作無有解言覩若無有前所云於從政乎何有類是也此何有于我則又着當有言故云誰則有于我言不爲我所有故康成急着我獨有之句言此我當自有也彼之何有以何訓無此之何有以何訓誰也此非謙詞實勉詞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二節　二節皆見檀弓一曰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一曰弔於人是日不樂皆與論語文同雖不實署夫子名但禮經出於七十子之徒多引夫子事此卽以夫子之事爲禮者特不樂樂字卽作樂之樂與歌字同不音洛字若云餘哀未忘則音洛矣然餘哀未忘猶是註不歌之由固是無礙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三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四　嘉應生員葉幹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論語稽求篇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三月不知肉味　三月謂音字之誤程子本韓退之說蓋唐人論語多異字如宰予晝寢置其杖而芸若此字則史記明云聞韶音學之三月是音與三月各出焉得形誤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　按加我數年見史記何平叔謂夫子五十知天命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恰是五十正義謂加數年方至五十指四十七時乾鑿度謂五十正夫子受圖之年此皆過鑿無理史記孔子六十八贊易漢儒林傳孔子晚年好易不知好易贊易非學易時也幼習六藝便當學易何況五十五十先學易而七十後好易贊易未爲不可不然夫子序書刪詩定禮皆在六十八時謂前此于詩書禮並未嘗學可乎

按六藝之名自昔有之不始夫子故劉氏七略中有六藝略卽古六經也六經以禮樂詩書春秋爲五學而易則總該六藝之首無時不學故漢儒以易比天地五經比五行藝文志所云易與天地爲終始五學猶五行之更迭用事是也但古之學者自十五入大學後三年而通一藝三五十五年至三十而五經已立五經立則五學已具嗣此可以仕矣故四十五十爲強仕服官之時非爲學時也夫子三十五卽游仕齊魯間五十而爲中都宰未至五十則游仕之餘備思學易所謂易則無時不學者益思借此入官之年爲窮經之年故曰

假曰借曰五十此鑿鑿不可易者若六十以後則夫子是時將五學六藝俱自爲删定繼往聖以開來哲何止于學古者五十以後不復親學故養老之禮以五十始如五十養鄉六十養國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五十杖家六十杖鄉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是四十五十求親學與養老一大界限故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蓋五十以前尚可爲學五十以後無復學理所謂六十不親學明明指定也

內則古十三學樂誦詩十五以上學射御二十以上學禮博學不教三十猶博學無方至四十而仕矣故曰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此爲學與入仕之次第也故學以五十爲斷至五十而老至不學矣故曰養老之禮自五十始夫子不知老將至衛武公耄而好學此非常例不足難也如三十壯有室將無過此絕婚娶乎　又學記自十五入學以後必間一年考校之故自三年五年至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則約有十四歲此考校之年與爲學之年又不同

子所雅言節　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正言者謂端其音聲審其句讀莊重而出之與恒俗迥別謂之莊語亦謂之雅語詩書固如是卽所執之禮文亦如是此與祭遵雅歌卜式雅行袁桀雅步何武俾雅拜一類鄭康成謂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避諱此第舉雅言中字育一節耳若孔氏所云正言不止于是又正義謂舉此三者則六藝可知此又轉推之言

文莫吾猶人也節　何晏曰莫無也文無者猶今言文不也則意文莫二字是當時成語然不得其解卽邢氏疏義亦但以無文解之曰吾之無文與人同而已矣仍不明白爲何等語及觀晉書欒肇作論語駁有云燕齊之間謂勉強曰文莫則明明有文莫二字爲成語貫証又陳騤雜識云方言侔莫強也凡勞而相勉若所云努力者輒曰侔莫則文莫文無文不侔莫總屬成語亦總屬勉強之意故曰文莫則吾亦猶人猶言吾亦努力但勉強無當以視躬行之君子則雖欲得之而猶未耳此專言行不言文或曰莫無也作得毋解則仍逐文立義矣雖詩無以下體亦有作得毋解者然莫與無則又轉一詁耳杰說　按說文心部有忞慔一字連文云忞強也慔勉也文莫卽忞慔之省借

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言任人致治不必身預所謂無爲而治是也若謂視之若無有則是老氏無爲之學非聖治矣袗衣鼓琴可藐視天下可藐視耶漢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晉劉寔作崇讓論有云舜禹有天下不與謂賢人讓于朝小人不爭于野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何與之有

王充論衡云經云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已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是漢後儒者皆如此說且此直指任賢使能爲無爲而治之本正可破王何西晉老氏虛無之學觀者審之

大哉孔子節　博學而無所成名鄭康成謂此邦之人美孔子博學不成一名故夫子以謙承之所謂不成一名者非一技之可名也故正義曰言不以一名止也惟不以一名止則欲執一名無如射御故夫子謙言執御其說自明南史王僧辯爲梁元帝作勸進表有云博學則大哉無所成名博學卽大大卽無所成名上下一貫全無委屈六季時儒者其說經明晰類如此

太宰問於子貢節　太宰是吳太宰史記哀三年孔子過宋遭桓魋之難是時焉得有太宰往來之事惟吳太宰則哀六年公會吳于鄫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與子貢語其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與子貢語則爲吳太宰嚭可知或曰哀六年吳侵陳陳亦有太宰嚭與夫差問答見檀弓是年夫子正在陳而子貢隨之所謂從我陳蔡是也則或此是陳太宰亦未可知第吳太宰名嚭而檀弓陳太宰亦名嚭似乎此中有誤者若後此哀公如越季孫因太宰嚭而納賂則越亦有太宰嚭且仍是此人但此時子貢不往則此太宰應在吳不在越可知

苗而不秀節　苗是草之始生者說文草生曰苗以始生作苗字解與秀實一類劉昭曰論語苗而不秀苗爲早夭秀謂成長其以苗爲早夭者以止于苗也范史作章八王傳贊曰振振子孫或秀或苗

唐棣之華節　按唐棣二節舊本與可與共學節合作一章其又加子曰者所以別詩文也但其義則兩下不接惟何平叔謂偏反喻權言行權似反而實出于正說頗近理然語猶未達乎當疏之云夫可立而未可權者以未能反經也彼唐棣偏反有似行權然而思偏反而不得見者爲室遠也思行權而終不行者慮其與道遠也不知無慮也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甚行權卽所以自立而反經正所以合道權進于立非權不可立也嘗謂王祥傳知祥以漢魏遺老身爲三公而卒預晉禪心嘗愧恨雖不奉朝請不立殿陛而終不自安故于臨歿時遺言囑後使不澣濯不含歛不沐棺槨不起墳塋家人不送喪祥禫不饗祀雖不用古法而反經行權期合于道故既以孝弟信讓通[illegible]之而終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取唐棣是篇以反作正之一証也漢尚經學卽休徵盛德不以學見然猶能引經證古一準師說如此今人德不及休徵而言學則鹵莽自用動與古意盡亦取是文一再思之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此正本夫子偏反喻權之意且亦非漢後私說在前此已有之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乎經者也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反經之語實始于此其後相習成說著爲師傳然皆本夫子是語如後漢周章傳云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經者也北周宇文護論云孔子云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夫道者率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六季儒說相仍不改惟唐陸贄論替換李楚琳狀有云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秤也權者錘也故權在于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于事則義之輕重不差若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此不過一時一人有爲之言據贄本論以權衡立義亦止是相反之物衡者平也錘者垂重之器也然不垂重則衡不得平衡者正也錘者偏倚之物也然不偏倚則衡不得正請垂重偏倚所以求平正則可也謂錘卽平正非垂重偏倚之物則不可也若謂權卽是經是錘卽衡矣故淮南子曰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夫惟以捽父名君爲非常之事故惟于溺與祝時一偶施之毛詩不思其反反是不思陽固嫉邪詩反是不思維塵及矣皆未之思也之註若相反之思則王符潛夫論有云大長短

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然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而取長則才可役賢者激濁以見清則上可用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以貴賤好醜長短清濁相反而實相成處見思反之意

不時不食　漢書儒林傳云不時之物有傷于人不宜以奉供養後漢鄧皇后紀引論語不時不食謂穿掘萌芽鬱蒸強熟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此單指蔬蓏之類如冬月生瓜方春爲蔘子謂此節以指解經義如禮運曰飲食必時指春秋朝暮之節仲尼燕居曰味得其時謂春秋朝暮又各有所宜之物故舊註以朝夕日中爲一時而由此推之則如內則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類又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類又如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類又如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類此爲正解蓋飲食之節原是禮經以禮解禮以經解經庶幾無悞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寢衣者寢時所衣即被也孔安國曰寢衣今之被也說文曰被寢衣名則是寢衣即被被此互見

然則誰無寢衣曰必有何也曰必有寢衣之長一身而又半者（古每有字俱作又字讀如泰誓十有三年伊訓十有二月之類）寢衣所同長身而過半則子所獨也此猶上文褻裘長短右袂褻裘所同褻裘而短其右袂則子所獨也知袂適用長袂適體一短一長皆屬異事故兩節連記之

或曰既是衣字必有衣形則大不然古衣字即是被字康誥紹聞衣德言即是被德言蠡詞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即是被之以薪不觀說文釋衣字乎衣者依也象覆二人之形夫世有一衣而可覆二人者乎一衣覆二人非被乎然則衣被何以分曰衣者晝之被被者夜之衣也惟晝被身稱衣故衣之所衣必加寢字以別之此則釋名之顯然者

疾君視之東首　按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是平時臥寢無不東首者惟大禮易袵如昏禮御袵于奧則北趾而南首是也老者更臥如曲禮少事長上請袵何趾內則子婦事舅姑亦請袵何趾是也若君來視疾則論語與儀禮及喪大記皆云寢東首是不問遷臥與否必令東首者以室制尊西君苟入室則必在奧與屋漏之間負西而向東故當東首以示面君之意

加朝服拖紳　喪大記云徹褻衣加新衣舊註徹去褻衣而加新朝服于其上正指君來視疾一節則是禮固有之故鄉黨雖記夫子禮儀而通禮亦然如曲禮立不中門不踐閾車上不妄指袗絺綌不入公門檀弓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朋友死於我乎殯玉藻有疾風迅雷大雨則必變瓜祭上環君賜之食命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郊特牲鄉人裼孔子朝服立于阼士喪禮寢東首于北墉下類

雖蔬食菜羹瓜祭　孔註曰三物雖薄祭之必敬疏曰祭謂祭先也即先世爲飲食者按玉藻曰唯水漿不祭以其太薄也又曰瓜祭上環以其切圜也觀此則瓜祭二字是以瓜爲祭本薄祭之有名者故與蔬食菜羹連言之若云雖蔬食菜羹與瓜之祭謂皆薄祭耳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四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五　　嘉應生員[illegible]校

論語稽求篇　　學海堂庚申補刊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德行節　史記弟子列傳于受業身通者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下即接德行顏淵至子游子夏三十字則此一節本統記七十二人中之最異能者非從陳蔡人也從陳蔡一時顛沛焉得奇才異能皆與其間可以分門列部如此況此時伯牛閔騫輩俱不可考即冉求一人明明于哀公三年爲季康子所召又三年而後及陳蔡之難其時冉求正仕魯至哀公十一年尚爲季氏帥師戰清見于左傳則此一人顯然不從陳蔡者故康成以爲此節與前節不連爲一章而皇氏亦云各爲一章所爲皇氏者隋周之間江右傳古學者有賀循賀瑒崔靈恩皇甫侃等唐儒引經多稱皇氏此其言必有據者舊本德行上有子曰二字史記冉伯牛傳亦云孔子稱之爲德行

桓寬鹽鐵論云七十子有名列于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亦以此節爲七十子有名之人不屬陳蔡時言

孝哉閔子騫節　子騫閔損字夫子似不宜以字呼弟子故近說書家有謂孝哉閔子騫一句正是人言而夫子述之謂孝哉一言人與其父母昆弟俱無間然初聞之甚以爲當且呼字亦有謂按不間何有二說後漢陳寵係陳仲弓之孫其釋此有云閔子行孝動靜盡善人于其父母昆弟間所言無可非間此言閔子言善人自服之此一說也又范升九歲能通論語其奏記王邑有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劉昭註此謂閔子行孝父母昆弟皆化之故人無毀言此又一說也據韓詩外傳稱閔子後母嫉虐視閔子父欲出母而閔子留之其于父母昆弟間不無可議故皆解如此陳氏數世孝友范升一代儒術其兩說雖不盡同然俱有義理從來人無間言皆作非間解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孔氏謂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後不可徒行謙辭而正義謂孔子五十六爲司寇顏淵之卒孔子年六十一是時已去位杜預所謂嘗爲大夫而去故言後是也孔氏注時爲大夫不知所據獨先仲氏謂從大夫後與爲大夫後不同不問在位不在位即陳恆弒君章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明明在哀公十四年夫子去位之後亦不是爲大夫後蓋從者隨也與爲字迥別隨大夫解作做大夫或疑此因夫子謙德不欲明言爲大夫故曰從隨大夫後大夫有車則就車車後徒行不可此與陳恆章曰從隨大夫後不敢不告無是一義不然哀公三子豈不知子是大夫必曰吾曾做大夫耶顏淵死時在孔子去位之後此不必言但伯魚之死亦有言在顏淵後者據史記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鬢髮盡白早死家語亦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歲早死[illegible]據史記則三十

加二十九在夫子當五十九歲據家語則三十加三十一在夫子當六十一歲夫子五十六爲司寇行攝相事是年即去位則五十九與六十一總在夫子去位之後所云不必言者此也獨是伯魚之死據史記當在夫子七十歲時距顏淵之死已九年所矣與論語所記鯉死在前不合予嘗參校諸書知其間原有誤者顏淵之死斷不在夫子六十一時何也夫子五十六仕魯在定公十四年然仕魯去魯亦總在一年之間自此適衞適陳凡兩往返而復至于衞實爲哀公之三年是年夫子已六十矣明年自陳適蔡爲六十一又明年自蔡遷葉爲六十二又明年去葉返蔡爲六十三然而是年當陳蔡之厄爾時子路慍見子貢色作匪兕之歌獨顏淵能解之則是夫子六十三時顏子依然在也即自是以後自楚返衞自衞返魯凡論語所記顏子言行可與世家參考者則多在夫子六十以後七十以前豈有其人已死而尙見行事且載其語言者嘗考顏淵之死公羊傳及史記世家所載年月則實在哀公十四年春狩獲麟之際夫子是時已泣麟矣而顏淵子路同時俱死因連呼喪予祝予而有道窮之嘆則是顏淵之死在夫子七十一歲非六十一歲在哀公十四年非四年其間舛錯所爭確確以十年爲斷則必弟子列傳所云少孔子三十歲者原是四十之誤而史記一傳寫家語又一傳寫遂不能向使改三爲四則顏淵前後蹤蹟俱無所誤而以此考伯魚之死則剛在淵死之前按家語夫子年十九娶宋之上官氏又一年而生伯魚則伯魚之生在夫子已二十歲矣史記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以二十加五十正當夫子七十歲爲哀公之十三年是魚死在七十歲淵死在七十一歲先後相距剛值一年鯉死之諭引痛正切如此則論語可讀史記家語諸書可據孔氏不必誤王肅不必疑矣若闕里志載孔子六十九歲伯魚卒時哀公十二年則考究不精誤遲一年而明儒薛應旂作甲子會記載戊午年孔子六十九歲伯魚卒顏回卒則欲記魚死在回前而無所考証妄爲涸減且沿闕里志幷孔丁年譜之誤如此又何足記也

屢空

空者窮也詩節南山不宜空我師作不宜窮我師解古貧窮本二義而時俗通語即呼貧爲窮此正本空字而兼其義者蓋家有虧匱身有窮乏之歉也亦貧也生計無去路窮也家歉無日贏生計有時絕故曰屢空後漢賈逵傳帝謂馬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將從孤竹之子于首陽山矣觀其用屢空二字而加無人事于外一句正窮之之義附子在陳絕慍子路問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窮字正同

克己復禮爲仁

馬融以約身爲克己從來說如此夫子是語本引成語春秋昭十二年楚靈王聞祈招之詩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夫子聞之嘆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據此則克己復禮本屬成語夫子一引之以嘆楚靈一引之以告顏子此間無解而在左傳則明有不能自克作克己對解克者約也抑也已者自也故春秋莊八年書師還杜預以爲善公克己復禮而後漢元和五年平望侯劉毅上書云克己引愆顯揚側陋謂能抑己以用人即北史稱馮元興卑身克己人無恨者唐韓愈與馮宿書故至此以來克己自下直作卑身作自下解若後漢陳仲弓誨盜曰觀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己反善別以克字作尅字正以梏尅損削皆深自貶抑之義

天下歸仁焉

歸仁即稱仁與上句爲仁爲字同禮記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則百姓之歸亦祇是名謂之義此眞善于釋歸字者先教論云天下歸仁極其闡大要之只是稱名之意漢長安令楊興說史高將軍誠召賢幕府學士歸仁後漢和帝皇太后詔稱太尉鄧彪海內歸仁爲羣賢首言不亦甚夸大然而不嫌于借持者稱名也若稱名則并不言效亦得矣

盍徹乎

徹與助無別皆什一法其改名徹者以其通貢助而言也按春秋宣十五年傳云穀出不過藉所云藉者正是助法杜預所謂借民力以耕公田穀祿所出不踰此數故曰不過此正孟子所云助者藉也之藉則徹仍是助故當時亦即以藉名徹即公羊穀梁亦俱曰什一而藉並無他義若其名徹之意則後漢陸康傳曰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舊註引鄭康成說亦只云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惟周禮匠人註引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詔謂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又云合郊內外而通其率爲十取其一則徹之爲通亦只是通貢助通內外與通行天下諸通字立義已耳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所云非者謂責而罪之夫惟公自公私自私不通斯作故公稼不善得以罪民私稼不善得以罪吏且春秋左氏公穀與孟子則皆周人況孟子即經也孟子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又云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亦惟耕力有不齊收獲有差等故云道暁註孟子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曰貢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之耕曰助耕百畝者徹通十畝以爲賦曰徹則貢助徹但異名而實則一法此與春秋傳孟子及諸儒之說又不同

樊遲未達

王末先教論曰樊遲未達未達知也謂知當不止知人也舉直錯枉能使枉直知人若是其大也毋易視也遲向子夏述其語仍疑知也謂知必不止舉錯也富哉言乎富者廣也大也仍曰舉錯如是其大也毋易視也蓋遲本仁知並問而未達以後則專問知故曰鄉也吾見于夫子而問知從無知可妨仁仁足全知之說學問多對待總不相妨愛不必礙惡舉不必礙錯原未嘗于仁知各見處設調停也若謂不仁者遠便是說仁毋論行文偶及不宜錯認九經親親非親親爲大之親而即以兩賢論一則未達者妨仁也忽并已所未達者而亦忘之而單曰問知一則所問者問知也如鬼如神便能知問知之外必不止問知而當復有仁一過于冥頑一過于神靈一則忘已往一則識未來恐二賢生質其相去不至如是

先之勞之章

先之先民也勞則勞誰乎先仲氏曰經凡之字俱有所指孔安國解此謂先導民以德使民信之夫然後從而勞之則兩之字俱屬民解且此是聖門習語如夫子贊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是也若無倦另是一意先勞是不迫于始無倦是不懈于終一不銳往一不惰歸一不苛于民一不恕于己更不必兩作粘合說亦甚妥但孔氏于無倦節則又屬先勞解謂行此上事無倦則可且舊解亦多如此如晉武帝泰始四年下耕藉詔有云先之勞之在于不倦可驗

必也正名乎

不父其父而禰其祖竊謂其事可疑有未易遽論定者按春秋定十四年爲衞靈之三十九年衞世子蒯聵得罪南子出奔宋至哀公三年爲衞靈四十二年衞靈將卒兩命立

子郢子郢兩辭之及卒而夫人南子仍以公命立子郢郢曰有亡人之子輒在因立輒乃輒甫立而晉即納蒯聵于戚戚者衛地而衛人拒之是時夫子適返衛其子弟如子路子貢高柴輩又適俱仕衛衛侯欲得子爲政故有此問然考其時晉納蒯聵在衛靈告卒之後尚未告葬即或夫子至衛時在告葬後然春秋列國例書葬卒並無書告祔告祫及作主入廟諸文其禰靈與否非所預聞如謂既葬之後卒哭作主必將遷靈于禰廟而奉祀之故不父聵而禰祖則卒哭作主但祔祖廟必三年吉禘祧高別寢然後遷新主于禰此時之禰猶是靈公所祀之襄公也在靈無禰名其不必正名固也且夫不父其父者非謂其繼祖而易以名也從來祖孫傳重不廢稱名成湯既崩太丁與弟皆未立而死則太甲以孫而爲湯後然不爲無父周平王太子洩父早死則桓王嗣立越洩父而作平王之後然不爲不子故鄭康成註儀禮有受國于曾祖者謂君之子早死或有故不立則孫受國于祖若兩世有故不立即受國曾祖是以國君傳重有稱爲父後者有稱爲祖後者有稱爲曾祖後者夫既稱爲後則必越祖父而直繼之誰謂祖孫相繼便屬非分益天下有一定之名祖孫父子是也有不定之名而仍一定者高曾祖禰是也嘗考周制生倫有世次國語所謂工史書世者謂書其世系而次第之祖不得稱父孫不得稱子此定名也而至于宗廟之禮則有廟次國語所謂宗祝書昭穆者則以天子諸侯立高曾祖禰四親廟所云顯考皇考王考以及考者大抵祖禰四親先有其名以立廟而廟名一定則又隨後君之入而隨予以名假如入考廟而爲卑者則卑亦名禰魯僖嗣閔即禰閔雖兄禰弟勿顧也入考廟而爲尊者則尊亦名禰桓王嗣平即禰平雖越太子洩父勿忌也然且出此名順（春秋從祀）名反此名逆（孔子譏季文子逆祀）躋乎此即名叛（公羊叛祀）名此豈人之無良忘尊親而廢禮教哉以爲廟有定名雖欲正之以世次之名而有不可也乃以不定之名較之以一定之實而名仍有定世信以爲孫既禰祖即稱祖爲父也哉太甲奠殯而即位以禰成湯然書稱祇見厥祖其爲祖名如故也桓王禘平王于廟秉邑事禰而詩稱桓王之妹爲平王之孫其爲孫之名未嘗亡也是以左傳靈公謂公子郢曰余無子是靈不以蒯聵爲子也然而國語稱納蒯聵時聵禱于軍中曰文祖襄公昭考靈公則蒯聵未嘗不父靈也然且哀十六年聵甫返國即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則不特父靈且并南子亦母之若曰之子輒則渾良夫謂聵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是子輒也輒之父聵則藉圃之難輒將出奔時蒯聵已死拳彌勸輒曰不見先君乎是父聵也然且哀十六年蒯聵入衛而旋見弒于己氏至般師子起兩經篡立夫然後輒復返國謚聵莊公奉聵于禰廟而祇事之越七八年乃又復出奔而客死于越是輒固嘗禰父者其前此禰祖以父未立也父未立則父也非禰也名有然也後之禰父以般與起未成君而父成君也父成君則君也禰也而實考也（考廟即禰廟父死稱考）名有然也故輒之得罪在拒父不在禰祖而人之罪之當責實不當正名自正名之說起世遂有以祖禰爲可易者先禰而後祖躋僖而降閔（見春秋毛氏傳）漸有攙未立之君而入太廟如明世之祀興獻稱睿宗者（世宗以生父獻王入廟加廟號見明大禮議）此不可不察也正名之說起世遂有以父子之名爲可易者襄仲之子繼襄仲之長子而稱兄爲父稱父爲祖（東門襄仲死宣公賜氏仲遂卒于齊是也其後季文子逐襄仲之子歸父而歸父弟仲嬰齊繼之公羊昧賜氏之故誤謂嬰齊氏仲必稱父爲祖故以王父字爲氏遂致大謬）致宋濮王明興獻皆請改皇考之稱而稱皇叔父以至大禮決裂千載長夜者（見予駁正大禮議）此不可不察也

然則正名何居舊註引馬融曰正名者正百事之名也考祭法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而漢藝文志謂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凡辨名所在不可苟爲鈲析且從來有名家書如鄧析尹文子公孫龍毛公諸篇尹文子與宋鈃游齊稷下毛公公孫龍同游于趙平原君家俱以堅白同異辨名義爲辭此則名家之說之所由著也若漢後儒者猶尚名說曰名物曰名義曰名象而浸尋失眞至晉時魯勝註墨辨一書深論名理謂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辨經以立名本而荀卿莊周輩皆非之然終不能易其論也其序尚存晉史約四五百言極言隱顯虛實同異眞似之辨堅白鑑識悉皆有分剖其文法著則是稱名之名祇是一節而百凡事爲無非是名如禮八名不以國以國則廢名是名不可言王莽傳云臨有兄而稱太子其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此稱名之名也若百事之名熊氏謂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是過禮也雖名爲孝而不可明言以爲法故禮不興後漢薛宣子況爲博士所毀而廷尉與御史中丞議罪不確有云孔子云必也正名名不正則刑罰不中此則事名之見乎禮樂與刑罰者況春秋以義正名凡列國興師加討截服叛收奪報怨之事皆須有名故宣二年秦師伐晉報其無名之侵僖四年齊侵蔡伐楚當時稱其有名而檀弓吳侵陳夫差謂行人儀曰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其謂之何是兵戎大事其關于正名者尤急意者夫子返衛則適當衛人拒輒彼此搆兵之際而案以春秋大法正名定義謂之拒父不謂之拒父此固考辨所最急者故曰正名若名不正以下則又汎言百事之名以折之蓋拒父一事第使隱惜不可名言耳

或謂拒父與師其不正之名顯然在人有何疑議而猶待爲之正之不知此時拒父實有名言之未易定者當哀之二年出公既立而是年是月晉即以趙鞅率師納蒯聵于戚衛人以爲蒯聵不子既得罪先君而又乘先君未葬與師入寇義不可納故晉然拒之而春秋書法亦復以爲輒不當私順親心納父不拒蓋古有孫從祖之文且廟制昭自爲昭穆自爲穆不當從父命而廢王父之命故穀梁于蒯聵納戚傳曰納者內弗受也弗受者輒弗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公羊于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傳曰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蒯聵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輒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言用祖命拒父并是父道之得行于子處）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立君是王事拒父是家事爲王事所拒也）（而拒父是君道之得行于臣處）故當時衛人翕然以拒聵爲能事其拒聵也并不曰爲輒拒父而曰爲靈公拒逆雖聖門弟子皆以爲然子貢使其子路結纓猶不爲怪故子路子貢並有爲衛君之問惟夫子隱以爲非在爲衛君章風其凝諷在此章則宗以

正名所謂正名者正欲辨其受命之名拒父之名也何也蓋輒固未嘗受命于靈公者也據春秋靈死之歲嘗謂子郢曰將立汝郢不對他日又謂之郢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然其時又曰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此言君立後當以禮與夫人卿士同之今君命私命耳祇取辱也是當時立郢之說尚是私命更無他命命輒可知及靈卒而夫人曰君命郢爲太子郢不受曰君沒于吾手若有命郢必聞之是靈雖命郢終是私命故郢直得以不聞命辭之旣不命郢則更無他命又可知于是郢以己意讓聵子曰且亡人之子輒在然後立輒則所謂輒之立受之王父者毋亦有未然者耶則所謂輒受王父命不當受父命者毋亦有未確者耶則夫爲先君拒逆王可廢親國亦可廢家者毋亦有可疑而不可盡信者耶夫如是則師出以名拒父與其不可謂之拒父之師與此皆夫子所急欲正之而不敢明言者若夫公羊所云石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之則夫人三揖皆未與聞豈有南子不受顧而曼姑反受顧者此因春秋記曼姑之名而故爲飾之非實錄也蓋衞自哀公二年至十四年蒯聵入戚而衞人拒之其相持之久至十二年所而夫子以哀公六年返衞則此時名義未決正須辨定故夫子以正名爲先誠是要事此則度之時審之勢質之義理證之諸經傳而斷斷不爽者夫子爲衞君章從來亦不得解但以父子爭國與兄弟讓國相比較雖常人猶知之何待由賜正以王父命與父命比較王事與家事比較則急難明耳蓋齊受父命輒受王父命輒未嘗異齊也夷遵父命聵不遵父命是聵實異于夷也夷讓齊亦讓是讓當在聵也聵爭輒亦爭是爭不先在輒也況叔齊之讓祇重親私衞君之爭實爲國事蓋親不敵王家不廢國萬一夷齊並去而二人相對惟恐國事之或誤而稍有怨心則必爲衞君而不謂其並無怨也如此則二賢之問啻鋒對而解悟捷主客隱顯極爲可思然且二賢終不去衞一爲之使而一爲之殉則當時之爲輒而拒聵爲何如者況衞人也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五終　　嘉應生員葉輇校

論語稽求篇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冉子退朝章　國語有云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此言天子諸侯有內外朝也其所以分內外者以外議民政內議國典神事者祭祀之事即典禮也又云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此言卿大夫家有內外朝也其所以分內外者外朝與私臣議公家之政事故曰業官職內朝與家臣議私家之政事故曰庀家政（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則是季氏本有朝季氏之朝原可以議國政并議家事而爲之家臣者原得詣私朝而與之議政議事然則夫子何譏焉曰譏其議事之久也蓋朝不可晏朝見曰朝夕見曰夕又周禮大宗伯註朝猶朝也欲其朝之早也朝而晏則議事久矣久則多事矣故冉子推以政而夫子直指之曰其事也若果政則吾亦國老猶將暫聞暫聞之不得而議之若是之久乎此明白正大之語並非寓言（先仲氏云豈公事不私議）（謂不議于大夫之外朝祇議私室則不可耳若諸侯公朝則冉子陪臣焉得入而語事乎）

凡朝無晏退之禮晏則必問國語范文子暮退于朝武子曰何暮也與子問正同

公事曰政私事曰事原有分別何晏謂政事通言但隨事大小而異其名非是左傳昭二十五年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預曰在君爲政在臣爲事又北魏帝問高閭論語稱冉子退朝曰有政子曰其事也何者爲政何者爲事對曰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綜也

左傳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曰丘不識也三問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此即與聞之証

南人有言章　先仲氏曰緇衣曰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又曰恆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凡前後所引皆卜筮之事故曰不占而已不占者正言不可爲卜筮也則似巫醫爲卜筮之誤易卜筮二字則不占句更較明白然此皆經証偶然無所深繫之言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　舊註原以說字作悅字解集註所用固是舊註特漢儒復有一解謂說如字即言說也先聽齋講錄曰說上之易使而後我事之難易以定願事之難易全在言說難言者必易事易言者必難事此一定之理也而在上之君子小人分爲君子于人必厚重緘默不輕說人短長即上下相對亦不輕爲問詢言說苟于義分不宜說有相對終日不出一字者似乎深沉不可測而使人平易絕無苛求故曰此易事者也若乃小人相對喋喋然論議蠭發又易于通導即左右慰論亦且備極甘苦非義分所當說亦說之而一經使人便苛求不已此則極難事者其文曾引入四書槙中若曲禮禮不妄說人鄭康成註云爲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亦引此文爲証但近佞媚難解惟孔疏云此引論語文又云禮動不虛說凡說人之德則爵之說人之寒則衣之若無爵無衣則爲妄說近于佞媚也此爲以言語諂人以指使驕人者言雖與先聽齋講又不同然其爲言說則一也說書貴有據此則別說而頗有據者故幷載之

憲問恥章　集註謂此篇疑原憲所記以憲字子思此不稱原憲問而稱憲問自諱故也但記者例稱字然亦有偶稱名者如篇中南宮适問孔子季氏篇陳亢問于伯魚子罕篇牢曰子云類據史記适字子容家語亢字子禽牢字子張則皆稱名可驗也又他宰予晝寢而求也爲之聚斂皆記者文若憲則他書記事亦多稱名如檀弓仲憲言于曾子仲憲即原憲也又史記原憲亡草澤中子貢相衞結駟連騎過謝原憲家語作原憲隱原衞子貢結駟連騎而見原憲皆子貢稱字獨憲稱名豈皆憲自記耶

史記子思問恥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即接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作一章甚是邦避漢高諱故稱國

問子西章　盧東元曰春秋有二子西其一鄭子駟之子公孫夏子產之同宗兄弟也其一楚公子申則楚昭王之庶兄也或人以子西與子產連問且與上爲命節連記則必是鄭之子西可知而先仲氏亦嘗曰或人方物當不出齊晉鄭衞之鄉荊楚聯遠焉得連類況其人皆在定哀以前風徽未沒可加論隲楚申後夫子而死安能及之其說甚確但子猶有進者古凡論人必有倫物齊稱管晏衞道賜鮀不嫌並名當襄之十年

鄭盜五族故殺子西子產之父子西宮子西不儆而出先臨尸而後追盜臣妾多逃器物盡喪子產置門庀司蓋藏守備倉卒成列然後臨尸追盜而渠魁授首賊眾死亡當時原以此定二子之優劣其後二子先後聽政並持國事如襄之二十五年鄭公孫帥師伐陳即子西也時子產獻捷于晉晉詰之穎子產辭命得解其年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美子產也明年鄭使子西如晉聘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子垂隴子西子產並從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二十九年鄭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諶曰政將歸子產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避之次年子產遂相鄭是子西子產本係兄弟而又往往以同事而並見優劣且相繼聽政其兩人行事齊魯間人熟聞之故連問如此若楚亦有兩子西一鬬宜申在僖文間謀弒伏誅一公子申時未死安得與子產管仲連類及之

彼哉彼哉　埤倉曰彼者邪也彼字省作彼字而廣韻集韻遂各收彼字在上紙韻且各引論語彼哉彼哉爲證于是傳會之家遂謂魯論舊本原是彼字然按公羊定八年陽虎謀弒季氏不得見公斂處父之甲眡而曰彼哉彼哉則彼本如字且陽虎時未有魯論此必古成語而夫子引以作答者

桓公九合諸侯　九合是九數與下章一匡天下一數作對如呂覽一匡天子九合諸侯王逸註楚詞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兩作對語可驗蓋九數有核實者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註云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正義曰祇稱九者不取北杏及陽穀故減二也若管子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國語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皆合九數其曰不以兵車者言不純乎以兵車也此則與前九會之說稍有同異然亦可參較者若據左傳僖二十六年齊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曰桓公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則九與糾字果是相通然此是九通糾非糾通九也惟九是正字故屈平天問亦曰齊桓九會卒然身殺陳氏經典稽疑引左氏別文爲證如襄十一年晉悼公以鄭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戎狄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昭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子相晉以爲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五合大夫則是左氏所記凡指計盟會無非數目

桓公殺公子糾　子糾小白皆齊僖之子齊襄之弟然子糾兄也小白弟也春秋傳書齊小白入于齊公羊曰篡穀梁曰不讓皆以糾兄白弟之故故經又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而公羊曰子糾貴宜爲君者也穀梁以爲病魯不能庇糾而存之皆以兄弟次第爲言故荀卿有云桓公殺兄以反國又曰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史記亦云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杜元凱作左傳註亦曰小白僖公庶子公子糾小白庶兄即管仲自爲書其所著大匡篇首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鮑叔傳小白辭疾不出以爲棄我蓋以小白幼而賤鮑叔不欲爲傳故也覩此則糾兄白弟明矣

說苑子路問于孔子曰昔者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曰召忽者人臣之材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于天下矣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于溝瀆之中不死則功復用于天下夫何爲死之哉此則專論才具特向時用與夫子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語正是一意蓋夫子未嘗薄事功也若應劭駁尹次史玉殺人當死而兄母求代自縊議黃次玉以爲刑罰不中因引經云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于溝瀆人莫之知晁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此借召忽事以證徒死雖非正說然死而無益與徒死同此事君致身所以尚云未學也

陳氏經典稽疑引據二公子兄弟甚備今并載于此管子見前史記見前左傳杜預註見前荀子仲尼篇見前莊子盜跖篇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　韓非子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　越絕書管仲臣于桓公兄公子糾糾與桓爭國管仲張弓射桓公中其帶鉤　說苑尊賢篇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　又鮑叔曰昔者公子糾在上而不讓非仁也　尹文子齊人弒襄公立公孫無知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　鄧曠左氏指縱云桓公襄公之季弟也

陳成子弒簡公　孔子請討事見左傳陳恆弒其君壬于舒州孔子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魯史記當時在朝問對與魯論所載相爲表裏第魯爲齊弱一段論語無之者朝堂諮算私記所略也之三子告一段魯史無之者退有後言史官未聞也其兩相得體如此若夫子所云民之不與竪以眾加半諸語則正答魯爲齊弱一問有解君之疑振君之怯析君之利誘君之曉顧而予以可恃一舉而數善備者此正大聖人經術不迂濶處夫君臣主客自有膈膜在哀公强弱一問較計彼此不必盡庸君退諉之言設使果欲興師則此時慎重畢已量敵正非易事必以三綱大義拒之則不惟理勢難辨且于子之伐之一問告東指西不相當矣人縱不諂君亦何可使問答不當如此

蘧伯玉使人　按伯玉見于春秋在襄十四年衛孫林父甯殖將逐君問于蘧伯玉伯玉不對而出則此時已爲大夫且爲逆臣所敬憚如此此必在強仕之年可知矣乃後此九年而夫子始生又六十餘年當定公十四年夫子去魯之後再三適衛始主伯玉家則此時伯玉已百年餘矣蔡邕釋誨云蘧瑗保生此長年之證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舊本以此與上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合作一章惟夫子既言位分之嚴故曾子引夫子賛易之詞以爲證此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正同其不署子曰者以彼有太宰子貢諸語故加子云以別之此不必也自後儒分作兩章則曾子突引此詞無謂

思不出位係艮卦象詞世疑象詞多以字或古原有此語而夫子引以作象詞曾子又引以證不在其位之語故不署象曰子曰二字亦未可知先仲氏曰文言體仁足以長人即春秋穆姜筮東宮語論語依于仁游于藝即少儀依于德游于藝語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即春秋臼季出門如賓

承事如祭仁之則也語

北齊魏長賢爲法曹參軍轉著作佐郎以上議時政斥爲上黨屯留令論者皆以思不出位爲長賢責爲其出位謀事故也夫出位謀事而即以思不出位責之則思不出位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果一章矣世有以事詭詞而必不謬者此等是耳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恥其言而過其行非恥言也恥言之過乎行也若恥過對待則言何足恥行何必過按雜記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表記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又曰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又曰恥名之浮于行也皆以恥字屬行言即論語亦有云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史記家語子貢見原憲慚而不懌終身恥其言之過也皆恥言過恥行不及歷歷可據何獨于此而殊之

作者七人矣　舊以此與賢者避世四句合作一章按黃瓊上災異疏有云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耄耋有作者七人之論後漢逸民傳亦云絕塵不反同夫作者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章　此言舉錯之當公也吾于人何毀譽哉將欲譽之必先試之包咸曰凡有所譽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也是何也則以此民也夏殷迄周凡三代矣其所以直道不回行之至今者正以舉賢無阿私也馬融曰用人如此無所阿私所以直道而行也後漢永平間詔下公卿大夫議郡國貢舉有云夫人才少能相兼故孟公綽優爲趙魏老而不任爲滕薛大夫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之故也磨即試也劉昭註章彪傳曰彪引直道而行者言古之用賢皆磨勵選鍊然後用之謂必試而後用也

後漢谷永薦薛宣疏以宣爲御史中丞舉錯皆當如有所譽其有所試亦皆引此作用人解

子問公叔文子　考春秋衞大夫並無名公孫枝者惟左傳文三年秦伯伐晉有秦大夫公孫枝曾薦孟明左氏稱其爲子桑之忠者子桑即枝字也若公叔文子則傳稱公叔發並不名枝及後見禮註引世本有曰衞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一名發始知枝即拔之誤枝與拔字形相近拔又即發之誤拔與發字聲又相近也

知及之章　亶東元曰此爲有天下國家者言易曰何以守位曰仁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皆此意也下文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皆有位者之事文理接貫不可移易其言甚辨夫顯諸仁藏諸用夫子之原文也漢書食貨志曰守位以仁蔡邕釋誨曰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古之引經者未嘗之也

徐仲山嘗謂及之守之以下六之字皆指民言果爾則守位者亦守此有民之位耳蓋知及謂是及民然及家及國及天下亦無不可總是指有位者言即得之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六終　嘉應生員葉乾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七　學海堂庚申補刊

論語稽求篇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祿之去公室章　祿去公室即是政逮大夫未有去彼不之此而中立者然而一是五世一是四世若是其不齊何也曰去公室從公室數則公適五世逮大夫從大夫數則大夫適四世不相左也然而其五世何也曰宣成襄昭定也何以知宣成襄昭定按春秋昭二十三年叔孫舍如宋宋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至三十二年公薨乾侯史墨對趙簡子曰季友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是兩人所言皆春秋當年指定世數非後人所得而逆計者然而一曰四公一又曰四公上自文薨以後而下及昭終之年宣成襄昭謚指四世其不云五世者樂祁與子墨言此在昭公時子所言在定公時多一世也其上不及文者以指定昭公曰於此君則等而上之四不及文猶之等而下之四亦不及定也故史記魯世家云文公卒襄仲立宣公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强而漢食貨志云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則于此祿去政逮十字鑿定是文公以後爲宣成襄昭定五世即康成註論語亦曰自宣至定爲五世而集註適之今經典稽疑靳謂以文宣成襄昭五公爲斷而截去定公則于樂祁子墨二公所定世數皆不合矣其四世何也曰文武平桓也何以知文武平桓樂祁不云乎政在季氏三世矣謂文武平也子墨不云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謂季之執政自文子始也其不及桓者以昭公時未有桓也舊註引孔安國說以文武悼平爲四世則多悼而少桓朱註以武悼平桓爲四世則知有桓而又多悼而少文兩皆失之蓋武子之卒在昭之七年是時悼子先武卒而平子于是年即代武立悼子未嘗爲卿也未嘗爲卿則政不逮矣故政逮四世斷自文始而桓止不及悼子此無可疑者廣東元荷亭辨論極知新舊二註俱各有誤然欲納此四世爲公之四世爲成襄昭定則欲去宣公以應四數而不知祿去政逮不分兩時且于上一章自諸侯出十世必失自大夫出五世必失統諸侯大夫而分較其世數皆相矛盾實或曰漢五行志又云季氏萌于僖公而大于成公則成襄昭定恰是四世但此當數大夫不當數公室耳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民無德而稱焉舊本原是德字並無別本魯論弁古論齊論作得字者即註疏本可考也惟泰伯篇民無德而稱是得字今程子欲加誠不以富亦祗以異八字于此章之首而安定胡氏又欲加八字于其斯之謂與之句之上遂改德字爲得字則何可矣按正義曰此章貴德也齊景公雖有馬千駟及其死而無德可稱夷齊雖窮餓而到今稱之其稱何謂豈非其德之謂與夫子嘗曰稱其德也王肅註此云此所謂以德爲稱蓋謂即稱也斯即德也注解甚明

謂孔子來至末　曰懷寶迷邦兩問兩答皆陽貨與夫子爲主客則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下何以重着孔子曰三字豈前二答皆非夫子語夫子之答祗此句耶明儒郝京山有云前兩曰字皆是貨口中語自爲問答以斷爲必然之理此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阻立六國後八不可語有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墓表賢者閭式智者門乎曰未能也皆張良自爲問答並非良問而漢高答者至漢王輟食吐哺以下纔是高語此章至孔子曰以下纔是孔子語孔子答語祗此耳故記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千年夢夢一旦喚醒可爲極快且貨求親夫子詞語絮絮而夫子以不絕絕之祗作五字答並不別綴一字覺于當日情事尤爲可念解經至此謂非漆室一炬不得矣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何註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我是食物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其云不食言不可食非不能食也云我是食物者言我是可食之物非謂能食之物也能食之物不得稱食物天下無植物而能飲能食者匏即瓠也然而瓠甘而匏苦埤雅云匏苦瓠甘甘可食苦不可食故匏之為物但可繫之以渡水而不足食者國語叔向曰苦匏不材于人供濟而已而衞詩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則并以匏小不能供濟為言蓋植物以可食為有用俗議無用往往以瓠瓜目之為不可食也故韋昭註亦曰不材不可食也或曰匏瓜多懸繫而生故王粲登樓賦有云懼匏瓜之空懸畏井渫之不食其所云空懸不必定繫以渡水然其解不可食則總是一意

虞仲 傳註不明註為何人集註以為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者據史記太伯仲雍皆太王之子王季之兄也以避季歷故同奔荆蠻太伯自立為吳太伯而太伯無子仲雍繼立即為吳仲雍三傳至周章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兄弟而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又封周章之弟虞仲于虞而漢書志亦云武王克殷後因封周章弟中于河北之虞中仲古通字猶仲春稱中春仲子稱中子也 則虞仲初本名仲而以其封虞始名虞仲蓋周章之弟仲雍之曾孫也左傳哀七年子服景伯稱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但稱仲雍並不稱虞仲惟僖五年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此追原虞仲封國所始以為此虞之封國實惟太王之昭故也其所指虞仲即仲雍之孫不指仲雍然而亦曰太王之昭者此猶魯公封于魯周公未嘗封魯也漢食貨志周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主公羊傳曰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又周公畱周為周公伯禽封魯為魯公故論語周公謂魯公稱名不同 而左傳曰魯衞毛聃文之昭也正同魯公始封魯而可曰文昭則虞仲始封虞而可曰太王之昭此以封國言不以人言故傳之上文明云周公監二代之不咸大封同姓以翼我周室而遂曰魯衞毛聃云云若魯指周公豈周公又封周公乎此極明白者自班孟堅誤解太王之昭一語遂于地理志太伯仲雍之荆蠻下引論語泰伯至德及虞仲夷逸以為虞仲即仲雍而後之作系譜者註左傳者直註曰仲雍一名虞仲則豈有繼君句吳自有國號稱吳仲雍者而反名虞仲則豈有未封虞之前預知後之必封虞或不知封虞而暗合之名之曰虞仲也若曰虞仲不隱居則焉知未克商以前武王未物色時仲且流落荆吳作隱居逸民者而以臆斷之謬矣晏之左傳史記去古未遠至班史稍後矣且班氏此志明屬偶錯觀其作古今人表明載兩人武王未克商前有中雍即仲雍既克商後有虞中即虞仲兩人兩名前後歷歷乃以偶不簡點之故自至矛盾而後之沿誤者竟相仍而不之察其謂之何

太師摯適齊章 太師摯諸樂官是殷紂時人舊引漢書禮樂志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顏師古註以為即論語所記太師摯之屬是也但志文此段實本尚書太誓文史記乃作太誓告于眾庶即載此文而漢志亦云此書序之言則此明係尚書與書序之可據者故董仲舒對策亦云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守職之人皆犇走逃亡入于河海而古今人表則以摯干繚缺等八人列于伯夷叔齊之下文王之上則明是殷紂時人而世多不解祇以適齊適蔡皆周時國名或用致疑殊不知尚書書序祇言諸侯原不指定何地而作魯論者始以今地實詮之師古所云追繫其地是也況齊蔡諸地本是舊名在商時已有之周但因其地而封國焉耳故周成王封熊繹于楚蠻孝王封非子為附庸而邑之秦皆先名其地而後封之者況蔡為包犧蓍蔡之地因以名蔡國語文王諏于蔡原註蔡公殷臣而樂記曰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又曰齊者三代之遺聲也則齊在夏殷已先有之又況太公封齊有旅人謂齊地營丘難得易失太公遂急行而于是果有萊侯之爭則強齊之名著在周前又況河亦古地夏書有因民弗忍距于河國語有武丁自河徂亳語

太師摯摯字是疵字其又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此師摯又是一人雖關雎為周南之詩正在紂與文王之時然此是魯人與人表所記不同考周本紀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疵與彊即摯與陽兩音相近之名雖書微子篇亦有太師少師是公孤名太師箕子少師比干然此上文已有殺王子比干囚箕子語則稜云太師少師是樂官非箕比也觀殷本紀亦云剖比干囚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樂器犇周是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宥謂樂三奏也大食朔望食也又白虎通云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此雖是周制然王者等殺或不相遠此有四飯非魯侯可知

周有八士節 集註或曰成王時人本鄭康成說或曰宣王時人本馬融劉向說然無據惟晉語胥臣謂晉文曰文王即位詢于八虞賈氏註周八士皆在虞官引論語十六字為証此庶外傳之有徵者若逸周書武王克商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南宮伯達遷九鼎三巫則二名偶同然亦未見有兄弟八人即君奭五臣馬融註十亂俱有适名然餘無他見如謂八虞即南宮氏子則适非虞官且晉語胥臣于詢八虞下又曰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則在八虞外別有南宮氏雖強同矣況八虞八口口口無口在古今人表每多此等至于一母四乳則見于董仲舒春秋繁露有云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之所以興周也此或當時去古未遠師承有據之言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卒本 倦即古券字傳與券皆古印契傳信之物蓋傳者傳也舊以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凡出入關者必合之乃得過因謂之傳而其後或用棨刻木為合符史稱傳信為符信是也券者契也以木牘為要約之書用刀剖之屈曲犬牙分持其一以為信韓子所謂宋人得遺契而數其齒是也是傳與券皆彼此授受傳信之物一如教者之與學人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券券即傳也說文徐註曰今用傳字無復作券可驗也倦即券也周禮考工記輈人左不券後鄭註謂券字即今倦字可驗也先傳後券兩俱借義虛實相當了無掎齕

傳有二音或謂師傳之傳當作平聲郵傳之傳當作去聲者非也夫師傳者或以前而授之後或以此而轉之彼止如驛傳關傳然所謂傳遞亦所謂傳導也師傳老傳傳室傳國與乘傳馳傳皆一傳字有何異音

漢王貢兩龔鮑傳贊有云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又薛宣傳言介薛恭尹賞換縣移官

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于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註憮同也此論語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惟聖人爲能體備之此皆以先傳後倦直據區別之証

堂堂乎張也節　堂堂夸大之稱惟夸大不親切故難並爲仁魏武兵書無擊堂堂之陣越絕書去此邦堂堂披山帶河漢書堂堂乎張後漢魏囂傳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皆以相對難近爲言

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舊註包咸曰困極也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大祿所以長終也尚書今文無大禹謨咨爾舜二十二字不知在尚書何篇至孔壁書出始見其文在大禹謨且論語引書每散剖其文聯綴數處此與孔壁大禹謨中原文大異且實非虞書堯曰之本故包子良註雖費解而實是也閻潛丘云四海困窮是儆辭天祿永終是勉詞四海當念其困窮天祿當期其永終雖與子良說亦稍有異見而其旨則同蓋天祿永終則斷無作永絕解者潛丘嘗謂漢魏以還俱解永長典午以後始解永絕此正古今升降之辨如金縢惟永終是圖周易歸妹象詞君子以永終知敝則永終二字原非惡詞故漢魏用經語者班彪王命論云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雋不疑謂暴勝之曰樹功揚名永終天祿韋賢傳匡衡曰其道應天故天祿永終靈帝立皇后詔曰無替朕命永終天祿凡用此語者無不以永長爲辭自新莽以後魏晉五代皆用堯曰文作禪位之冊而策書引經而後頓異此考之列史而昭然者漢獻禪位于魏冊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魏使鄭沖奉冊于晉王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漢武立子齊王閎策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吳大帝告天文曰左右有吳永終天祿皆作永長解及三國以後魏志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又曰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于己深觀麻數久在聖躬因詔禪位于晉而嗣後宋齊梁陳其文一轍皆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中儀刑前典以副昊天之望于是皆以其中爲厥中以天祿永終繼困窮之後爲遜位絕天之辭而于是策書改卽論語亦俱改矣此實經籍文體升降前後一大關節而註其書者安可姑置之不一察也

予小子履節　按墨子兼愛篇亦引予小子履諸句爲湯說文而孔安國註論語直曰見墨子引湯誓詞若其爾萬方有罪四句則與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諸句正同是湯誓原有之確証不然安國註尚書明有湯誥而此反註曰見墨子引湯誓詞也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知命卽易傳樂天知命夫子知天命之命陳晦伯作稽疑引韓詩及董仲舒對策爲解此眞漢儒有師承之言韓詩外傳云之所以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董仲舒策曰天令之謂命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羣生貴于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七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八

鄉黨圖考目錄

嘉應生員葉輕校

鄉黨圖考

圖譜

婺源江歲貢永著

學海堂庚申補刊

袖海山房校印

孔子先世圖

宋微子啟（殷帝乙元子周成王封之於宋）

微仲衍（微子弟）—宋公稽—丁公申—湣公共—弗父何（讓國於弟厲公）

煬公熙　厲公鮒祀（弒煬公而立）

宋父周—世子勝（世本無此一代）—正考父（宋大夫）—孔父嘉（宋大夫為華督所殺）

木金父—祁父皋夷（世本作祁父家語作睪夷）—防叔（避華氏奔魯世本云為防邑大夫）

伯夏—叔梁紇（為陬邑大夫）—孔子

孔子年譜　生年從公羊穀梁傳月日從穀梁圖不列蔡者蔡地已屬楚故

紀歲	周	魯	齊	衛	宋	鄭	陳	楚
戊戌	靈王九年	襄公十年　叔梁公從諸侯攻偪陽縣門發抉之以出門者						
乙巳		襄公十七年　齊高厚圍臧紇于防叔梁公帥甲三百夜送之而復齊師去						
戊申	靈王十九年	襄公二十年　叔梁公娶聖母顏氏聖母禱於尼丘山						
己酉	靈王二十一年	襄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於昌平鄉陬邑	莊公光十二年	獻公衎二十五年	平公成二十七年	簡公嘉十七年	哀公溺十四年	康王昭八年
辛亥		襄公二十三年叔梁公卒孔子三歲葬於防五父之衢						

孔子三歲

甲寅　襄公二十六年孔子六歲戲陳俎豆

丁巳　景王元年　襄公二十九年孔子九歲

己未　襄公三十一年薨子野卒立公子裯孔子十一歲

庚申　昭公裯元年孔子十二歲

丁卯　昭公八年孔子十九歲娶宋亓官氏

戊辰　昭公九年孔子二十歲爲委吏子鯉生

己巳　昭公十年孔子二十一歲爲司職吏

庚午　昭公十一年孔子二十二歲始教闕里

壬申　昭公十三年孔子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啟父墓合葬于防

甲戌　昭公十五年孔子二十六歲母喪既祥

丙子　昭公十七年孔子二十八歲學官于郯子

辛巳　景王崩王室亂　昭公二十二年孔子三十三歲

壬午　敬王元年　昭公二十三年孔子三十四歲

癸未　孔子至周問禮訪樂　昭公二十四年孔子三十五歲孟僖子卒屬子學禮孔子適周反魯

甲申　昭公二十五年奔齊魯亂孔子三十六歲適齊　景公杵臼三十一年孔子至齊

乙酉　昭公二十六年孔子三十七歲在齊反魯　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沮之孔子反魯

辛卯　昭公三十二年薨于乾侯孔子四十三歲

壬辰　定公宋元年孔子四十四歲

己亥　定公八年孔子五十一歲陽虎叛

庚子　定公九年孔子五十二歲陽虎奔齊公山弗擾召[illegible]不往魯用孔子初仕中都宰

辛丑　定公十年孔子五十三歲爲司空進位爲司寇公與齊侯會夾谷孔子相齊人來歸汶陽田　景公四十八年與魯侯會夾谷孔子卻萊兵歸魯汶陽田

癸卯　定公十二年孔子五十五歲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墮郈墮費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　景公五十年歸魯女樂

甲辰　定公十三年孔子五十六歲春郊膰不至孔子去魯適衛　衛靈公元三十八年孔子至衛致粟六萬居衛十月去衛過匡畏於匡過蒲仍反衛

乙巳　定公十四年孔子五十七歲在衛去衛過曹適宋適鄭適陳　靈公三十九年孔子在衛見南子去衛過宋適陳　宋景公頭曼二十一年孔子至宋避桓魋去宋　鄭聲公勝五年孔子至鄭去適陳　陳閔公越六年孔子自鄭至陳

丙午　定公十五年薨孔子五十八歲在陳　孔子在陳

丁未　哀公蔣元年孔子五十九歲在陳去適衛　孔子自陳至衛將適晉自河而反仍居衛　孔子在陳陳被寇去陳過蒲適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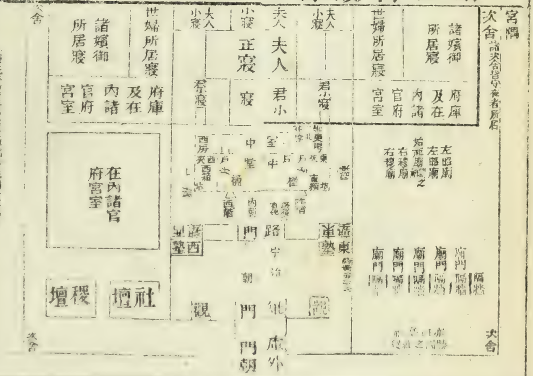
戊申　哀公二年孔子六十歲去衛適陳　靈公四十一年孔子在衛問陳禮貌衰孔子去衛靈公卒　哀公九年孔子自衛至陳

己酉　哀公三年孔子六十一歲在陳季桓子卒康子召冉求　孔子在陳魯召冉求孔子有歸與之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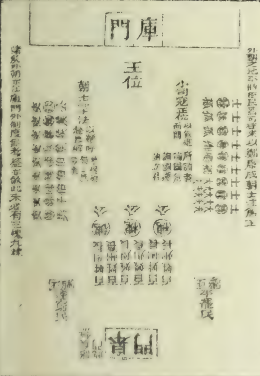
庚戌　哀公四年孔子六十二歲自陳適蔡　孔子自陳遷蔡絕糧於陳蔡之閒　楚昭王軫二十五年孔子聘於

辛亥	壬子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壬戌
								敬王四十一年
哀公五年孔子六十三歲在楚之蔡地	哀公六年孔子六十四歲孔子往反於蔡自楚反衛		哀公十年孔子六十八歲在衛丌官氏卒	哀公十一年孔子六十九歲冉求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有功魯以幣召孔子孔子歸魯	哀公十二年孔子七十歲子鯉卒	哀公十三年孔子七十一歲顏子卒	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七十二歲請討陳恒	哀公十六年孔子七十四歲子路死衛孔悝之難四月己丑孔子卒哀公誄之
							陳恒弑簡公孔子請討	
	衛出公輒四年孔子自楚至衛時世子蒯聵在戚孔子居衛數月			出公十一年魯以幣召孔子孔子歸魯				衛世子蒯聵自戚入衛劫孔悝子路死其難
陳蔡之閒孔子在蔡地	孔子至葉反蔡子西沮書社之封昭王卒孔子去楚適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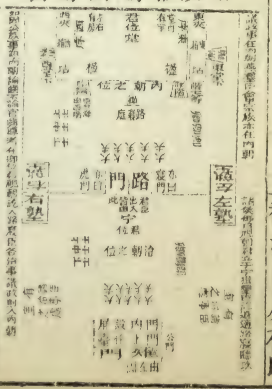
諸侯宮寢朝廷廟社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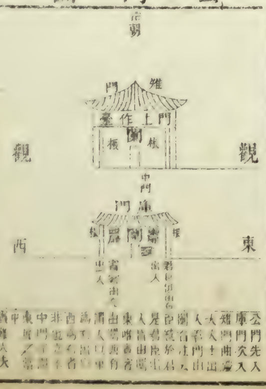
天子外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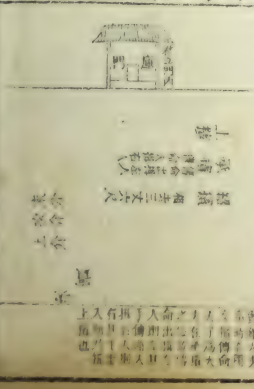
諸侯治朝燕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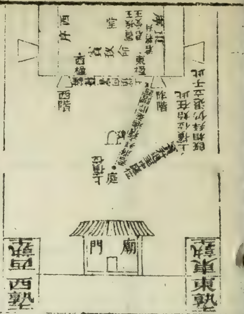
公門圖



大門外擯介傳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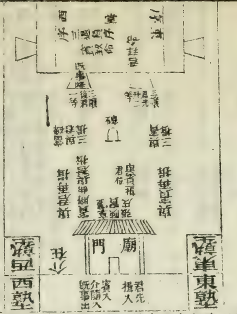


袖海山房校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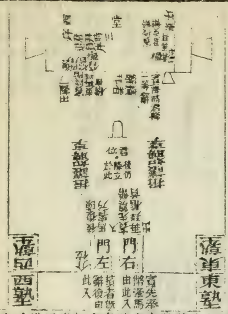
此夫子擯上擯廟中趨進相禮時始位負東墊至升退至中庭北面賓致命君當楣北面將拜擯者從中庭疾趨而進至阼階西向賓侍解以相君拜也

廟中行聘禮享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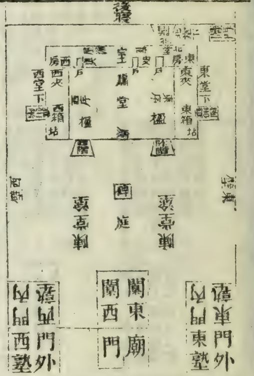
君既迎賓于大門內東行每門每曲揖至太祖廟之門君揖入立中庭賓執圭主人三辭然後納賓賓入庭開與君三揖階下三讓升堂致命公拜命乃授玉降出乃行享禮其儀如初

廟中行私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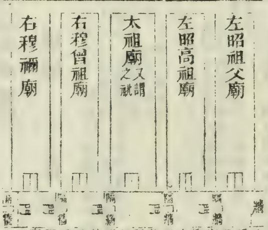


賓先以臣禮先奉束錦總乘馬由門右入奠幣再拜稽首出擯者辭再以客禮見先陳庭實賓奉幣由門左入揖讓如聘享升堂授幣降再拜稽首送幣謂辭乃升成拜降出如舒鴈之容

宗廟制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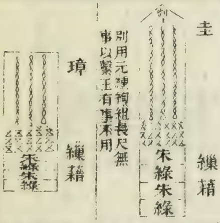


諸侯五廟圖



朱子始作中庸或問用孫毓說謂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如此則聘禮迎賓不得有每門每曲之揖矣據賈公彥疏則五廟異垣列每廟有隔牆隔牆有通門又謂之閤門君迎賓自大門內折而東行歷三閤門乃至太祖廟門中曲處適狹則主賓有揖其說甚確儀禮經傳通解從依禮釋宮皆引之今依此圖之天子七廟大夫三廟制亦倣此

聘用圭璋圖



王長而刻上曰圭聘君以瑑圭刻爲瑑文侯伯之臣長六寸博二寸厚半寸繅用韋衣木版如圭之長與博畫朱綠二采再就以爲飾此乘繅之形質入以授上介上介屈之以繅藉圭而授賓賓俯圭與繅執之王半圭以璋以聘夫人亦刻爲瑑文繅如璋之長與博此亦乘繅之形貴人以授上介上介屈之以璋而授賓賓俯璋與藉執之以繅藉玉不用束帛故曰圭璋特達圭璋後皆還之

服制差等圖

天子　諸侯　大夫　士　庶人

冕

冕延上元裏朱冕延笄旒同冕延制同
有武有紐天子靑組笄瑱紘無考弁
貫以玉笄朱爲紘諸公孤繅四就
紐爲紘紞懸繅旒九就長四旒用玉一
玉瑱五采繅九寸搢玉二十六卿繅
纏貫五采玉垂朱九旒用玉三就三旒玉
旒于延前旒皆八十一侯九再命之
十二玉長尺二伯繅七就長大夫繅再號
寸齊肩袞冕七寸七旒玉二旒玉四
十二旒十二就四十九子繅玉皆朱綠
用玉一百四十男繅五就長二采一命
四鷩冕九旒九五寸五旒玉之大夫冕而
就玉一百八璂二十五無旒
冕七旒七就玉
八寸四希冕五
旒五就玉六十
元冕三旒三就
玉三十六大裘
冕無旒
爵冕爲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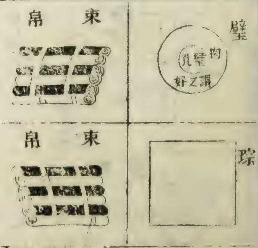
冕

袞冕九章其衣五章一曰龍龍有升有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畫虎蜼皆畫以爲繢其裳四章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希以爲繡鷩冕七章衣華

公袞冕九章但有降龍無升龍侯伯鷩冕七章子男毳冕五章

王之三公毳冕有孤之國其孤絺冕卿大夫元冕無孤之國卿絺冕大夫元冕

享用璧琮加束帛圖



玉圜而肉倍好謂之璧享君則璧加於束帛之上薦之

玉方曰琮享夫人用琮亦加於束帛之上薦之

帛[illegible]於十端爲束一端丈八尺廣二尺四寸上下各五卷三元二纁各加璧琮於其上執之

服	韍	爵弁	爵弁服	韎韐	皮弁	皮弁服	韠	韋弁	韋弁服	元冠	朝服	韠
火宗彝裳同袞 毳冕五章衣宗彝藻粉米裳黼黻 希冕三章衣粉米裳黼黻 元冕一章衣無文裳刺黻	赤韍純朱 龍火山 赤韍黃朱 畫火山 三命再命赤韍一命縕韍 畫山	有素爵弁 始受命著之	始受命服之		以白鹿皮爲弁公綦飾九侯伯綦飾七子男綦飾五 采玉十二以爲一命之卿綦飾三再命之大夫綦飾二 縫中每貫結五采玉 餘詳之綦以象骨爲邸玉笄玉瑱朱紘 無結 充耳	十五升白布爲衣素積爲裳	素韋爲韠	以韎韋爲弁玉飾同皮弁	韎韋爲衣兵事制同 非兵事則以韎布爲衣而素裳	以黑繒爲冠梁武冠屬子 夏曰毋追周曰章甫	十五升布衣積素以爲裳 田獵亦曰冠弁服首服元冠弁者冠通名	素韋爲韠
					白鹿皮之縫中有綦飾 三白鹿皮之	衣裳制同	素韠	飾同皮弁	同大夫	冠制同弁組纓	緇布衣素裳衣裳制同	素韠
		爵色有 板有	布覆板有	赤名縕韍	二玉組紘纁邊	衣裳制同	素韠	無飾		青組纓 冠制同當用冠制同綦組	衣裳制同	素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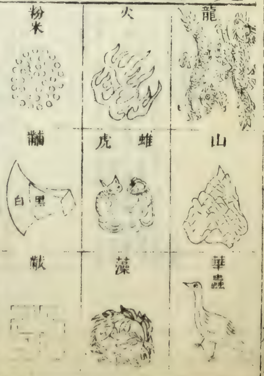
冠弁武冠等註：其冠以漆縚爲武，其長同冠屬子，古用縞緇布冠，周用橫縫，其纚無數，未組爲纓結于頷下垂，其餘爲緌。

元端	深衣	緇布冠
緇布衣朱裳首同天子服元端 朱韋爲韠 赤朱韠	白布爲衣別制同 用布六幅裁爲十二幅當旁者衽裳邊衣有連左續衽右鉤邊衣裳皆有緣 以深衣爲吉服	以緇布爲冠大夫無冠矮用績矮爲飾不用著之所冠不用 別有缺項青組纓屬于缺之始冠初加者之緇之既冠不用
緇布衣素裳緇布衣爲正大夫以上衣幅不侈袂上制用侈袂 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元後黃 素韋爲韠 爵色韋爲韠	制同	

冕弁冠服所用圖

	天子	諸侯	大夫	士
冕服	大裘冕祀天 袞冕享先王 鷩冕享先公饗射 毳冕祀四望山川 希冕祭社稷五祀 元冕祭羣小祀 又以元冕朝日聽朔	以元冕祭宗廟 上公以袞冕祭其先王 公以袞侯伯鷩子男以毳 以朝天子 冕親迎	天子三公袞冕 孤之國其孤絺冕 卿大夫元冕 無孤之國卿絺冕大夫元冕 皆以助君祭 祭服元冕則孤卿如君 夫皆服元冕 公卿大夫皆以元冕從王祀朝	
弁服	以素爵弁服哭諸侯 以皮弁服視朝 以韋弁服卽戎	始命爵弁服 以皮弁服聽朝 以皮弁服視朝 以元弁服接聘賓	有王朝公卿大夫皆以皮弁服從王視朝 列國卿大夫皆以皮弁服從君視朔 大夫以爵弁服自祭家廟 孤卿以韋弁歸饔餼	王朝士及列國士皆以爵弁服助祭 朝士以皮弁服從王視朝 列國士以皮弁服從君視朔 弁服親迎
冠服	以冠弁服田獵 以元端服燕居	以元冠朝服視朝 又以朝服以食 又以皮弁燕羣臣 以元端服燕居 祭牢肉 夕深衣	以列國卿大夫皆朝服以朝 又以朝服自祭家廟 又以元端服視私朝 以深衣夕 又以燕居 大夫以元端服視私朝	王朝列國之士朝服以朝 以元端服自祭 諸士皆以元端 王朝以皮服視私朝 夕以深衣

冕服九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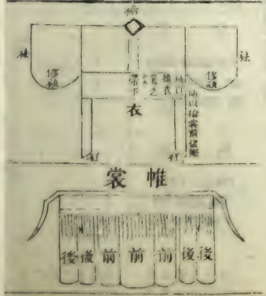
冕弁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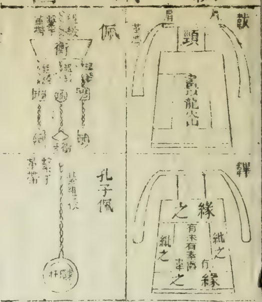
冕弁冠制俱詳見第五卷冕圖其五旒者皮弁其玉瑱五色孔子爲一命之大夫冕無旒弁無下垂飾

古冠制本如此冠梁上古用直縫二辟積周改縱用摺縫辟積無數

衣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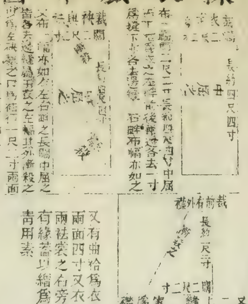
韍佩圖



祭服謂之韍以赤韋為之有龍火山之降殺士曰韎韐朝服謂之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為元端服之韠朝服皆素

釋　凡制大約如此舊圖有小珠恐組綬不能貫故去之

深衣裁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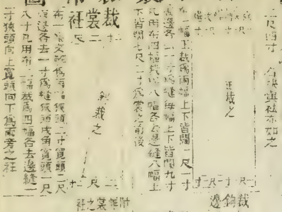


又布一幅長約二尺二寸闊二尺二寸其上漸殺之皆各去邊縫以為右前之外襟

家禮衣以一幅中屈為四幅右前無此外襟其何以掩內襟乎

又有曲袷為衣領廣二寸兩面四寸又衣之右邊與兩袪裳之右旁及下邊皆有緣嘗以緇為之用績用青用素

深衣裁布圖



鉤邊無明文大約如此裁布各去邊縫其斜殺之邊還以布從衽上與狹處縫著於衣之右內襟以掩裳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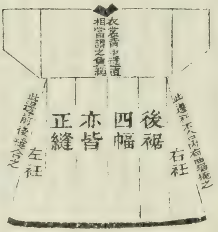
此朝祭服之衣裳衽屬於衣垂而放之以掩裳之際

棺上合縫之木謂之小要亦名為衽上半殺而下似裳之衽下半殺而上似深衣之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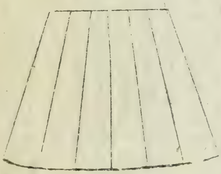
深衣前圖



深衣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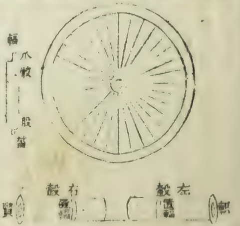


深衣裳孔疏訂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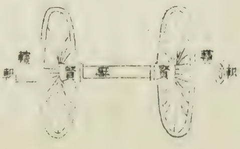


孔氏玉藻疏謂布六幅交解為十二幅狹頭八寸寬頭一尺四寸各去邊縫一寸狹頭六寸寬頭一尺二寸縫合之則十二幅皆成偏邪之形恐非法服之制又誤謂裳禮皆名衽與經文衽當旁不相應亦與鄭注衽謂裳幅所交裂之解不合家禮遂承其誤衽續衽鉤邊之制釋者亦失之今正其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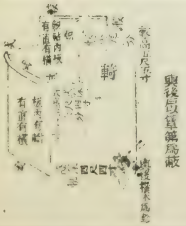
車輿圖一



車輿圖二



車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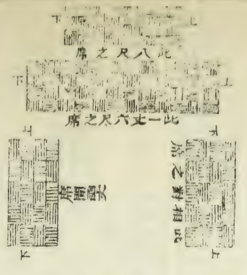
行地者為輪輪之中為轂轂之中空以受軸[illegible]內為賢外為軹輻以[illegible]轂輻三十以象日月之數輻股[illegible]之處謂之蚤[illegible]十寸[illegible]乘車之輪崇六尺六寸其徑六尺六寸轂長三尺二寸之內[illegible]一尺有[illegible]為賢外為軹[illegible]近轂者謂之股近牙者謂之骹股入轂處為[illegible]牙處為爪[illegible]蚤[illegible]向外則謂之[illegible]以輪貫人[illegible]兩[illegible]以轄[illegible]於軸上[illegible]輿[illegible]有兩[illegible]衡[illegible]以[illegible]

輿之制本如此考工記文及鄭注[illegible]輿有二[illegible]上高[illegible]式在前[illegible]者[illegible]為式[illegible]深一尺四寸六[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有任正[illegible]非也

輈衡伏兔圖



席圖



輈入輿下者平直既出輿而曲而上至頸垂而下以持衡衡下四尺四寸與輈一丈可容馬而衡者之架及之輈之曲直最難和故削有輈人作之

常坐之席以蒲及萑織之細葦爲萑以縕布緣邊有首尾廣三尺三寸有奇長八尺臺居可竝坐四人公食大夫禮饌多設長筵一丈六尺講問設相對之席席間容三席之地爲函丈

卷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九　學海堂庚申補刊

鄉黨圖考　婺源江永著

先世考

家語本姓解孔子之先宋之後也成王命微子代殷後國於宋微子卒其弟曰仲思名衍嗣微之後微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湣當作愍公共及襄當作煬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有讓

按史記宋世家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湣公長子弗父何何之弟鮒祀殺煬公而自立是爲厲公譙周徐廣俱云鮒一作魴方祀即魴祀弗父何與鮒祀俱湣公子而云熙生誤矣昭七年左傳正義引家語本生篇云宋湣公熙生弗父何則與今本不同其言湣公是也湣公名其而云熙蓋家語傳寫各有誤耳

又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世以孔爲氏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爲氏族○左傳昭七年孟僖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力主反再命而傴紆羽反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之六反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注聖人殷湯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何適嫡音嗣當立以讓厲公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三命上卿也言位高益恭鼎考父廟之鼎俯其於傴傴其於僂循牆言不敢安行其共如是人亦不敢侮之於是鼎中爲饘鬻饘鬻餬屬言至儉○魯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乃何反爲首○商頌詩序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鄭箋禮樂廢壞者君怠慢於爲政不修祭祀朝聘養賢待賓之事有司忘其禮之儀制樂師失其聲之曲折是以散亡也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時又無七篇矣疏國語云校商之名頌十二篇謂於周之大師校定眞僞是從大師而得之也

按商頌疏引世本云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無世子勝一代杜注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是不從世本也

春秋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左傳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宋督攻孔氏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公羊傳及者何累也曷爲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穀梁傳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閑音閒

按聖師之所以爲孔氏實由孔父嘉始孔父字也嘉名也後世以字爲氏本姓解存一說一謂五世親盡一謂生時所賜號後說爲勝春秋時有身後賜族者亦有生時即稱氏族者孔父嘉猶之華父督嘉之後爲孔氏猶之督之後爲華氏也孔氏之先有弗父正考父皆不爲氏者未賜族猶之華父督之父爲好父說亦未賜於以華督而後賜族也嘉之字孔父猶之鄭大夫公子嘉字子孔也此事本無可疑春秋書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不稱孔嘉而稱孔父者春秋之初猶有命大夫命大夫書字不名鄭大夫祭仲名足經書宋人執鄭祭仲是其例也杜是意欲貶孔父乃謂孔父爲名嘉爲字傳稱華父督孔父嘉何以督爲名而嘉獨爲字乎且杜氏謂孔父爲名者謂兩字乎一字乎如以孔父兩字爲名則名在於孔周人以諱事神必不以其先人之名爲氏如以父之一字爲名則春秋時名連父字者皆未有以父之一字爲名者也孔氏穎達正義強爲之說云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衛孫林父乃皆是名又云父既是名孔則爲氏蓋孔父先世以孔爲氏故傳云督攻孔氏也傳稱督攻孔氏傳文耳蓋是當時已賜氏亦未可知謂孔父先世已氏孔何所據乎唐啖助云孔字父美稱也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人春秋時名焉書字多孔此說甚當後人[illegible]書字此亦不然諸侯卒及被弒本當書名命大夫本當書字各不相妨史氏屬辭與尋常稱謂君前臣名者不同不必以此爲疑穀梁又存或說云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春秋非孔氏一家之書此則說不可通矣

本姓解孔父生子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睪夷[illegible]生防叔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illegible]

按左傳疏引家語本姓篇作[illegible]字之誤也又按商頌孔疏引世本云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illegible]

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父
祁父生防叔防叔爲華氏所偪奔魯爲防大夫故名防
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此有祁父而無皐夷蓋
祁父卽皐夷之字也防叔爲孔父曾孫其避華氏之禍
非謂桓二年華督殺孔父之時也莊十二年督爲南宮
萬所殺其後華氏仍爲强族防叔爲華氏所偪後來事
耳杜氏因年世不相當謂孔父之子奔魯臆言之無所
據也防叔奔魯當以家語世本爲是防叔爲防大夫魯
有東西二防此當爲東防在今兗州府費縣東北也
左傳襄十年伐偪陽圍之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音懸門發
郰側留反人紇抉古穴反之以出門者注偪陽妘姓國門者諸侯之
士在門內者也紇郰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郰邑魯縣東南
莝城是也言紇多力抉舉縣門出在內者疏縣門編版如門施
關機以縣門上有寇則發機而下之公邑大夫皆以邑名冠之
呼爲某人孔子父字叔梁○左傳襄十七年齊高厚圍臧紇于防師
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
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注郰叔紇叔梁紇三子與臧紇共在防
故夜送臧紇于旅松而復還守防
按此二事皆見孔子父之勇所謂武力絕倫者也

始生至爲委吏乘田考

本姓解叔梁紇娶施氏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一字伯尼
有足病乃求婚於顏氏按孔子父居尼邱山與顏氏同里二族相距二三里顏氏當作娶十九年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氏問三女曰
傳云齊侯點于魯國顏襄縣則顏氏顏姓按鄭世本謂則防叔已爲邑大夫
陬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
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
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
爾能矣遂以妻之史記所謂野合者以年不相若也○檀弓二不備禮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
徵不稱在徵在旣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檀弓疏引家語云叔梁紇年餘七十無妻今家語無此文
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邱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
疏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聖母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生之夕有二
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春秋穀梁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
孔子生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史記
孔子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

按魯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周靈王之二十年也公羊穀
梁皆謂孔子生於是年二家去聖未遠當必有據經書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則庚子者十月二十一日也公
羊謂十一月庚子則誤矣司馬遷年表世家外錯者非
一言生二十二年者不足信漢時亦尚公穀之學何以
記孔子生年必與公穀差一年乎金履祥通鑑前編謂
是年九月十月日兩食必非生聖人之年此金氏不知
厤法故也合朔當交而食必須隔五六月無連月比食
之理春秋及漢初有比食者皆史家之誤未可以是斷
聖人生年也十月庚辰朔日食庚子孔子生亦何妨乎
朱子論語序說既引史記不得不依其生年然以公羊
之十一月庚子係之則亦誤二十二年七月有辛酉二
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食以此推前後月日則庚戌歲
十一月當甲辰朔不得有庚子矣竊謂孔子生年當以
二傳爲信月日當以穀梁爲信但生年既參差後敘事
有年可考者但紀魯公之年無者缺之又按陬邑者孔
子父所治邑論語作鄹左傳作郰後或作鄒一統志云
故鄹城在鄒縣界內其實非鄒國之鄉也史記正義引
括地志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
縣南六十里鄉以山爲名故闕里在縣南五十里而兗
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正義云
夫子生在鄒長徙曲阜仍號闕里也

家語孔子三歲叔梁紇卒
按是時孔子父殯於五父之衢後乃與母合葬於防原
本有葬於防三字今刪

史記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家語十九歲娶宋之
亓音堅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
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史記孔子貧且賤及長嘗
爲季氏史料量平索隱曰有本作委吏趙岐曰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嘗爲司職吏畜蕃息
職見周禮牛人篇職讀爲樴義與杙同牧養犧牲之所孟子所謂乘田

母卒考

歷聘紀年二十四歲母顏氏卒○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
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愼也蓋殯也問於鄹

按此章爲後世大疑本非記者之失由讀者不得其句
讀文法而誤也近世高郵孫寗人濩孫著檀弓論文謂
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爲句蓋殯也問
於鄹曼父之母兩句爲倒句甚有理蓋古人埋棺於坎
爲殯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墓實淺葬於五父之衢杜注左傳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以出舍于五父之衢日魯人聞余八年陽虎余以五父之衢括地志云在曲阜縣西南二里魯城內衢道旁有空地可廣葬
當亦有之因少孤不得其詳母年少或不知其實士之淺深見不惟孔子之
家以爲已葬卽道旁見之者亦皆以爲已葬如今人有權厝而殯
上謂之葬正此類至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于防惟
以父墓淺深爲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啟而遷之若其
葬而深也則疑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愼也蓋謂夫子
再三審愼不敢輕啟父墓也鄭氏誤引經義爲後乃知其果
爲殯而非葬由問於鄹曼父之母而知之蓋唯鄹曼父
之母能道其殯之詳是以信其言啟殯而合葬於防鄹殯
大夫而鄹人親見其役以曼父之母得其詳是蓋殯也當在問於鄹曼父之母
句下因屬文欲作倒句以取曲折故置在上檀弓固此文法有如
此讀之可爲聖人釋疑有裨禮經者不淺

又孔子曰衛人之祔附音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注祔謂
合葬也離之有以閒其中也善夫善魯人也祔葬當合也○家
語孔子之母既喪將合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
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以來祔葬矣故衛人之祔也離
之有以閒焉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吾從魯遂合葬于防○檀
弓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
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音志也家語此下云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又見若坊者矣又見覆夏屋者矣又見若斧者矣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
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胡犬
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注脩墓謂兆域古謂殷時也士之
高者曰墳聚土曰封封之周禮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先反當
脩虞事門人言所以遲者脩之而來孔子不應以其非禮
按孔子一生從周從殷皆斟酌古今而爲之若古人略
於墓而詳於廟殷周皆然而殷人於墓且不墳不墳則

無崩壞之虞無脩墓之事此殷人崇質尙儉之俗亦欲順地道安靜不欲擾其體魄也夫子非不欲從古者不墳之制自度他日不免從事四方宜墳之易於識別是以從今日邪封之制當封時亦既見其崇四尺矣先反而脩虞事以餘功委之門人不料而甚而崩也墓之崩非先時築土之不堅亦非門人葺事之不謹新土方成驟雨淹潰門人卽時脩之而後反度其崩亦未甚也夫子聞言鬻恒泫然流涕而曰古不脩墓蓋古所以不脩墓者以其不墳也今不得已而墳以墳之故而崩以崩之故而脩夫子蓋自悼其不能從殷致有違禮之事因以是知古者墓而不墳古人自有有深意存其間也此章以吾聞古者墓而不墳吾聞古不脩墓爲起說記者意在殷周從違之間後人不能細繹經文乃謂孔子自傷其不能謹之於封築之時以致崩圮且言古人所以不脩墓者敬謹之至無事於脩如此則聖人眞爲不能謹於送終大事非尋常之過矣先儒疑少孤章并疑及此章皆不可不詳論

又孔子旣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注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凶事用遠日（謂先卜遠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

學官適周反魯考

左傳（昭十七年）秋郯子來朝（郯國名）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靑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注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己姓之祖也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元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靑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爲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爲司徒主教民鴡鳩王鳩也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鳲鳩鴶鵴也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爽鳩鷹也鷹鷙故爲司寇主盜賊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爲名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夷平也扈有九種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側反）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顓頊氏代少皞者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於是仲尼年二十八（以生已數之）紀失官官不修其職也傳云聖人無常師（學在官）（續館學之不……）○家語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孔子有所繆然思焉（……）有所睪然高望而遠眺焉（一本作……）曰丘迨得其爲人矣近黮（……）而黑頎然長（音長）曠如望羊（望羊遠視）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君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左傳（昭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注）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此亦生已數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

按史記不考僖子卒在昭二十四年此傳爲終言之而敘此事於十七歲誤甚

家語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吾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少而好禮汝必師之今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疋至周

按昭二十四年癸未二月孟僖子卒五月乙未朔日食孔子適周在敬叔學禮之後而曾子問有吾從老聃助葬遇日食之事則適周宜在此年三四月間但敬叔有父喪家語謂與俱往疑未必然

又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老聃老子……）

按問禮老聃卽曾子問篇吾聞諸老聃者四章是其遺言若史記老子傳所謂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多欲態色淫志世家家語所謂好議人發人之惡此豈所以告夫子哉卽老子猶龍之喻亦爲老氏者增飾之辭今皆不錄訪樂萇弘孔子與賓牟賈論大武有吾聞諸萇弘之言

又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又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猶卻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又孔子觀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愼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

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又萇宏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非聖人之興者乎○又曰周反魯道彌尊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又孔子曰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

適齊反魯不仕考

史記昭公奔齊魯亂孔子適齊

按昭公二十五年奔齊世家敘適齊於此年是也謂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則未必然歷聘紀年前此無適齊之事昭二十年十二月齊景公田于沛招虞人不至有論虞人語蓋在魯聞而論之而家語正論解謂孔子在齊非也年譜於三十一歲當昭二十一年書齊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適齊三十二歲在齊辭廩邱三十三歲在齊對釐王廟災蓋因史記而誤也世家敘事錯謬既以適周事敘於昭二十年之前又於昭二十年云孔子蓋年三十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問秦穆公所以霸孔子對之而景公說年譜遂意明年有來聘適齊之事考之左傳昭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十二月疾瘳而田沛何嘗有適魯之事豈齊侯來而春秋不書乎家語亦載此事今並削之

說苑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於是至而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此也○家語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左右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公覆問災何王之廟孔子曰此必釐[音僖]王之廟釐王變文武之制作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頌左右報曰釐王廟也公驚起再拜曰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按此事姑載之釐王至敬王十世廟當已毀如未毀宜言親盡不毀當災乃別爲之說何耶且億中之事聖人不貴私論或一及之豈以此炫明於君前疑後人因在陳聞桓僖廟災之事增飾爲此耳

又齊有一足鳥舒翅而跳齊侯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腳振訊兩眉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泛溢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徵矣○又孔子見齊景公公悅焉請置廩邱之邑以爲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君君未之行而賜吾邑其不知邱亦甚矣○史記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問曰政在節財公說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按孟子言未嘗有所終三年淹而歷聘紀年謂留齊七年非也昭二十七年吳季札聘上國反於齊子死贏博間而夫子往觀葬蓋自魯往觀贏博間近魯境也然則在齊不過一年耳

魯語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邱之所聞羊也木石之怪曰夔蛧蜽[音罔兩]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

按定公五年丙申季平子卒桓子立年譜敘羵羊事於昭公薨之年已誤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見左傳而家語云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年譜遂敘宰中都于四十七歲是時陽虎方張豈夫子仕之時且陽虎塗中之語又何爲也今削救璵璠事而敘宰中都於定九年乃得其實

史記桓子嬖臣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執懷因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又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齊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久溫溫無所試欲往子路不說然亦卒不行

按不狃與陽虎共謀去三桓故論語以爲畔其實未嘗據邑興兵也集註與陽虎共執桓子因史記之文其實非共執也不狃自在費陽虎將享季氏於蒲圃爲前驅以監之耳虎奔在九月不狃之召蓋在其後此年爲中都宰矣

仕魯考

家語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邱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豈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魯孟孫爲司空此爲司空之貳也]由司空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按世家敘宰中都于陽虎奔齊之後歷聘紀年在五十一歲是定公九年也爲司空司寇在十年皆驟遷

左傳[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葬昭公於墓道南[闞魯羣公墓所在季孫意如惡欲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家語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左傳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在今萊蕪縣]孔邱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邱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靈公滅萊其民播流在此]齊侯從之[獻酬禮畢齊有司趨進曰請奏四方之樂公曰諾於是旍旄羽祓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邱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邱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邱謂梁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

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果不享

按夾谷事以左氏爲信穀梁史記家語皆有斬侏儒事後儒僞造也夫子以理直氣壯卻萊兵對甗書其辭享禮亦所以破其兵劫之故智義勇不可當矣必以斬侏儒爲武哉且聖人不爲已甚果斬侏儒則爲已甚卽不生意外之變齊人豈可服義乎

史記景公歸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奈何有司曰君子有過謝以質小人有過謝以文於是歸所侵魯田以謝過○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注三邑皆汶陽田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而歸魯田○家語孔子爲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奚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于幾是魯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狴音陛獄也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正赦之季孫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孔子喟然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按荀子家語史記皆有誅少正卯事朱子曰少正卯之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亦不道也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諸儒憤聖人失職故爲此說以誇其權耳今亦不錄

春秋定公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冬十有二月公圍成○公羊傳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左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疏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連年伐而不克定十年侯犯以郈叛一年再圍而不克由其城險固家臣數叛仲由進計季孫防其後患令毀壞其城左氏不言孔子之計當是仲由自立此謀但傳稱費人襲魯仲尼在焉是孔子知其事謂墮之爲是故不禁也○家語强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初魯販羊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爲政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按家語史記皆云爲司寇攝行相事其實攝相乃是相禮如夾谷相會論語趨進翼如賓退復命是也若魯相自是三卿執政自是季氏夫子是時但言之而從公羊所謂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者耳未嘗攝魯相也

孔叢子爲司寇國人謗之曰麛裘而鞸鞸蔽膝也麛鹿子皮弁服素鞸投之無戾戾罪也鞸之麛裘投之無郵郵過也既而政化行國人誦之曰衮衣章甫爰得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大夫冕服一章假衮衣言之耳

去魯周遊考

史記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家語作容璣舞曲名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近郭地名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告桓子喟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遂適衛主顏濁鄒家鄒一作讎由

按孔子世家誅少正卯三月大治歸女樂去魯適衛皆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築蛇淵囿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則何以爲夫子考十二諸侯年表及魯世家皆於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三十八當魯定十三蓋女樂事在十二十三冬春之間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嘗在春故經不書當以衛世家爲正夫子春去魯而夏築蛇淵囿大蒐比蒲諸秕政卽作尤可見聖人在位之有裨也

琴操孔子去魯作歌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又作猗蘭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史記衛靈公致粟六萬居十月去衛史記謂有譖孔子者[illegible]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illegible]將適陳過匡匡城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十五里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謂昔所彼缺破之處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illegible]拘焉○家語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將與戰孔子止之曰由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按匡圍從史記解圍從家語史記謂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illegible]

史記去魯過蒲今長垣縣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按此當作○時當有甯武子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孔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史記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醜之去衛過曹[illegible]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illegible]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按去衛過曹適宋地相接也然史記云是歲魯定公卒定公十五年[illegible]則是十五年恐不然據年表及陳世家孔子[illegible]公六年當定十四則此當是十四年[illegible]

過宋在宋景公二十五年當魯哀公三年則又不合

疑三年在陳非過宋時

又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舊解爲喪家之狗不見飲食纍然不得意今按喪當讀去聲言周遊四方若失家之狗無所歸也）至陳主司城貞子家

按孟子言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而史記陳湣公名越所記異也據年表陳世家至陳當定十四於是子貢反魯十五年春有觀邾子執玉之事五年公薨夫子言賜不幸言而中在陳言之也史記云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會稽皆哀公元年丁未事

又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魯語家語皆作漆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即長狄）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客曰善哉聖人

按此事魯語家語皆載皆言吳使使來聘且問史記與羵羊事類敘於定五年今據越棲會稽在哀元年移於此

又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楛木名石砮以石爲鏃咫長八寸）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愼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按魯語家語皆作陳惠公是時未嘗至陳今從史記作湣公

又孔子居陳三歲吳侵陳陳常被寇於是去陳

按吳侵陳哀元年八月事也定十四年至陳至此是三歲矣去陳當即在此年史記云會晉楚爭強更伐陳是時晉楚未嘗更伐陳又以孟子所記歸與之歎在此時

朱子辨之說見後

又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公良孺有勇力曰吾寧鬭而死鬭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莊子言削迹於衛或在此時）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云云

按此適衛在哀元年二年間史記此下云孔子行又敘佛肸荷蕢事然則夫子是時猶未行

又佛肸爲中牟宰（中牟城今在河南彰德府湯陰縣西）趙簡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云云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邱之不濟此命也夫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而殺之邱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尚知辟之而況乎邱哉乃還息乎陬鄉作陬操以哀之（此陬非魯之陬邑家語作槃操琴曲名）○孔叢子作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升車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陬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史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

按此哀二年也朱子曰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又後孔子如蔡及葉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閒朱子辨之曰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時按朱子之辨確矣然論語雖記絕糧於去衛後亦非初至陳之時論語云從我於陳蔡孟子云君子之阨於陳蔡之閒言閒者兩地相接之處陳即今陳州府蔡始封在今汝寧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寧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新蔡在陳南夫子哀二年至陳若非適蔡則不得至陳蔡之閒哀二年十二月蔡昭侯畏楚遷于吳之州來州來之蔡城今在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與陳相距數百里中閒隔絕亦不得言陳蔡之閒也然則絕糧陳蔡之閒當在哀四年自陳遷蔡時指故地上蔡言之耳蔡既遷則故蔡地皆屬於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亦賢夫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葉今南陽府葉縣）按哀四年傳云楚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十六年傳云葉公在蔡蓋故蔡邑葉公兼治之夫子自陳如蔡就葉公耳與蔡國無涉也論語記在陳絕糧別一時事不必即在去衛如陳之年也今絕糧事見後

春秋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傳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家語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今桓僖之親盡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魯使至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史記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康子曰我死必召仲尼桓子卒康子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云云

按朱子曰史記以歸與之歎爲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辭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又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

按此哀四年是也是時蔡已遷于州來上蔡新蔡故地已屬楚而史記猶敘蔡事非是遷蔡蓋就葉公說見前

又陳蔡之閒孔子絕糧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何爲至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笑曰有是哉○家

【又】絕糧七日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明日免於厄

按史記敘於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之後在哀六年史記家語皆謂楚昭王聘孔子陳蔡大夫恐其用楚發徒圍之故絕糧朱子猶其非今敘於自陳遷蔡時削陳蔡大夫之事蓋道途閒資用乏絕不必有兵圍也舊註孔安國云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則兵圍之事孔氏已不信矣

【史記】衛靈公卒明年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

按此哀六年也葉公所治地廣蔡地亦其所屬夫子告以近說遠來其以是歟

【又】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云云

按論語先記楚狂次記沮溺丈人史記於此敘沮溺丈人而楚狂事敘於楚昭王卒自楚反衛之時不必然也如蔡如葉皆楚地何必不先遇楚狂

【又】楚昭王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輔相有如顏回者乎將率有如子路者乎官尹有如宰予者乎夫文王武王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按索隱云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然則此里非延長之里朱子謂書社七百里無此理恐謂此史遷屬辭之不善耳當云書社七百如左傳書社五百荀子書社三百之云則無疑矣

【家語】楚王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觸王舟王使使問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昔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是以知之○【史記】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魯哀公六年也是時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云云（於是孔子居衛）

【又】五六年

按年譜哀十年夫人幵官氏卒昔人因檀弓記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謂其已甚因謂孔子出妻近世豐城甘氏紱著四書類典賦辨其無此事云檀弓載門人問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此殆指夫子之於施氏而言非謂伯魚之於幵官也初叔梁公娶施氏生九女無子此正所謂無子當出者家語後序所謂叔梁公始出妻是也此說甚有理施氏無子而出乃求婚於顏氏事當有之其後施氏卒夫子爲之服期蓋少時事門人之問明云子之先君子喪出母是謂夫子自喪出母非謂令伯魚爲出母服也子思云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此語尤可見孔子雖有兄孟皮妾母所生則孔子實爲父後之子在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聖人以義處禮父既不在施氏非有他故不幸無子而出實爲可傷故宜從其隆而爲之服設有他故被出則當從其汚不爲之服矣所謂無所失道者也若伯魚之母死當守父在爲母期之禮過期當除故抑其過而止之何得誣爲喪出母也甘氏說有功聖門特表出之并補其所未盡之說

歸魯至卒考

【史記】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克之（哀十一年）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子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百姓而無憾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閒之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按左傳正義引孔子世家云季康子使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是使三人迎孔子也今本世家葉作華脫一公家又誤使爲逐耳康子豈能遽逐小人哉

【左傳】（哀十一年）孔文子將攻大叔（衛大叔疾）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禮器）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史記】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

按孔子世家以定十四年去魯至此十三年魯世家定十二年去魯則十五年今此言十四歲是定十二年去魯者得其實

孔叢子哀公使以幣於衛迎夫子而卒不能用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邱陵峛崺其阪（峛音里崺音以其阪長也）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題視也）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梁甫泰山下小山）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霣潺湲（霣音隕）○【史記】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禮記語魯太師樂禮樂自此可得而述

按夫子未嘗刪詩詩亦自有淫聲而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此史遷之妄說

【又】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左傳】（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訪田賦而增之也）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用田賦○【又】（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左傳春西狩於大野（[illegible]）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傳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孔叢子乃作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史記】乃因史記作春秋十二公據魯親周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illegible]）○【左傳】（哀十四年）齊陳恆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

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文哀十年孔子聞衛亂太子蒯聵入孔悝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哭子路及醢事見醫考○續經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按四月己丑當爲十一日也時魯厤與衛厤不同衛厤蒯聵入衛事傳依衛厤在前年閏十二月而經書此年正月己卯是魯厤前年不置閏故此年正月有己卯正月既有己卯故四月己卯朔十一日爲己丑杜云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非也杜又云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今據公穀二十一年生當爲七十四先儒考核不精使聖師生卒年月日不明

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猶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注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以爲人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左傳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魚覲反且也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自無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檀弓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此則辭改之○家語孔子之喪公西掌殯葬焉含以疏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棺五寸飾廟置翣以布衣木設披音陂引棺者周也設崇崇牙旌旗殷也綢練綢音滔以練布韜旌之杠設旐旐旌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爲志焉

按此視檀弓加詳儀禮襲無冠佩而此有之士襲猶加爵弁服皮弁服子羔襲猶有冕服爵弁服皮弁服而此無之疑家語是後人追記未必盡實若葬禮用三代檀弓亦記之有疑其僭者不然當時三代兼存故士喪禮有夏祝商祝未嘗有禁令不許用前代禮也門人必熟議而後行豈以僭事聖師哉夫子既有兩楹之夢當時必是殯於兩楹之間矣

檀弓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哀十三年若喪子伯魚卒哀十二年而無服喪子路哀十六年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注無服不爲衰弔服而加麻心喪三年○又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注尊師也

附聖表

闕里誌先聖生質異常有四十九表反首注面月角日準河目龍顙斗脣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駢脅修肱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額堤背地足谷竅雷聲澤腹修上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倛音欺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腰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

附雜事

檀弓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按水經注云泗水西南逕魯縣北分爲二北爲洙瀆南則泗水洙泗之間夫子領徒之所伍緝之從征記云闕里背洙面泗○莊子孔子遊於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又伐樹於宋削迹於衛剗其迹以絕追者蓋過衛入宋之時○家語孔子觀於魯桓公廟有欹音欺器焉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孔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音烏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射義孔子射於矍音攫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言其眾射至於司馬鄉飲之酒使相者一人爲司正將射則轉司正爲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延進也曰賁音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音預爲人後者人有死無後者此人復求爲之後貪利忘親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人姓名揚觶而語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音否言有如此人否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同劭有存者○家語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何也孔子曰以其不息且徧與諸生而不爲也夫水有似乎德其流也卑下倨句倨直也句曲也必循其理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似道流行赴百仞之谿而不懼似勇至量必平之似法盛而不求概概平斛木似正綽約微達綽約柔弱也似察發源必東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絜同潔似善化也水之德若此故君子見必觀焉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九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一十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鄉黨圖考　婺源江歲貢永著

通考諸侯相朝聘

秋官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卽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疏諸侯邦交謂同方嶽者一來一來爲交謂已是小國朝大國已是大國聘小國若敵國則兩君自相往來但春秋之世有越方嶽相聘者非正法也聘義及王制皆云三年一大聘此不言三年而云殷者欲見中間久無事及殷朝者來及亦相聘故云殷不云三年也聘義與王制皆云比年一小聘此云歲相問者取歲歲之義也○王制疏云知君卽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者以襄元年邾子來朝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左傳云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邾是小國故相朝衛晉是大國故稱聘若俱是敵國則亦來聘朝故司儀云諸侯相爲賓是也若已初卽位亦朝聘大國故文公元年公孫敖如齊左傳云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若已是小國則往朝大國故文十一年曹伯來朝傳云卽位而來見也秋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注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

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
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
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覜聘亦如之

按享禮用圭者唯二王後享天子鄭此注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則諸侯使大夫聘而行享必無用圭之事鄭注鄭衆云既聘而享用圭璧那疏引小行人文不能辨正賈疏遂承其誤

諸侯相朝考

秋官司儀凡諸侯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注相爲賓謂相朝也賓所停止則積（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閒閒則問（志）問不行道則勞之勞苦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從來至去數如此也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也積問不言登受之於庭也旅讀爲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使者七人皆陳擯位不傳辭也賓之上介出請使者則前對位皆當其末擯焉三揖謂庭中時也拜送送使者○又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逆三還再拜注主君郊勞備三勞而親之也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辭也車逆拜辱者賓以主君親來乘車出舍門而迎之若欲遠就之然見之則下拜迎謝其自屈辱來也至去又出車若欲遠送然主君三還辭之乃再拜送之也車送迎之節各以其等則諸公九十步立當車軹也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又致館亦如之注館舍也使大夫授之君又以禮親致焉○又致飧如致積之禮注俱使大夫禮同也飧食也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又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注既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見之而下拜其辱賓車乃前下答拜也三揖者相去九十步揖之使前也至而三讓讓入門也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上一相彌相親也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此爲介厲行相隨也止之者絕行在後耳賓三揖三讓讓升也登再拜授幣授當爲受主人拜至且受玉也每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也賓當爲儐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謂此朝禮畢儐賓也三請三進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遠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進者賓亦一還一辭疏幣即圭璋也交擯三辭在主君大門外賓去門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而陳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主君在門外之東陳五擯（侯伯四子男三）上擯入受命出請事傳辭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凡傳辭是請賓所爲來之事）賓又傳與上介上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承擯承擯傳與上擯上擯入告君（此傳辭是賓客所爲下之事）如是者三（再傳而賓答之三辭是主君欲親其朝）君固辭（其朝而賓又合之仍有主君之辭當自主至賓者四自賓至主者三也）謂之交擯三辭諸侯交擯皆如此也傳辭既訖主君乘車出大門至賓所下車拜賓屈辱來此賓亦車進就主君下車答主君拜也三揖者主君道揖賓使前北面三讓入大門也既入門遲而東至祖廟之時祖廟西仍有二廟以其諸侯五廟始祖廟居中兩廂各有二廟各別院爲之則有二門門旁皆有南北隔牆隔牆皆通門故得有每門（亦當每門每曲揖經不言者省之也）云三揖者亦謂入門揖當曲揖當碑揖三讓登者主君讓賓皆讓主君如是者三主君先升賓主俱升主人在阼階上北面拜乃就兩楹間南面賓亦就主君賓授玉主君受之賓既授乃退向西階上北面拜送幣乃降也鄭知介不至入而爲絕行在後者以聘禮介皆入廟門門西北面西上故知此君介亦入門門西北面西上故云絕行在後後亦入廟也○又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注此六禮者唯饗食速賓耳其餘主君親往親往者賓爲主人主人爲賓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侑幣致之聘以圭璋重禮也享以璧琮財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而重禮贈送以財既贈又送至於郊○又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注賓將去就朝拜謝此三禮三禮禮之重者也賓既拜主君乃至館贈之去又送之于郊○又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注繼主君者儐主君也擯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饔餼還圭贈郊送之時也如其禮者爾玉帛皮馬也有餼陳之積者不如也若饗食主君及燕亦速焉○又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注賓主相待之儀與諸公同也饔餼饗食之禮則有降殺

按孔子仕魯之時定公十年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禮當有君召使擯之事然會在壇坫與朝禮異似無交擯傳辭之事孔子去魯在定十三年春此數年皆無諸侯來朝之事然則鄉黨使擯章言賓不顧矣所謂賓者何賓耶周禮諸侯朝爲賓大夫聘爲客通言之客亦可謂賓然當時又無他國臣來聘之事晁氏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其說亦不可通竊意聘問之禮大聘爲聘使卿小聘爲問使大夫春秋外臣來聘及內臣如他國皆卿也若大夫以小聘往來則不書於春秋孔子爲司寇大夫也或嘗使他國行小聘因記執圭一條小聘無享而有享當時不能如禮也又或有他國大夫來行小聘則記君召使擯一條周禮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旅擯者陳擯而不送傳辭此記揖所與立左右手似交擯亦當時不能如禮也朝禮亦退主君車送三還三辭告辟聘禮公送賓有賓不顧之文與此復命之辭相合鄭注亦引論語此文賈疏有孔子攝上擯之說似此賓爲大夫非諸侯然諸侯相朝之禮亦不可不知故考之如此君入門介拂棖拂闑詳見宮室考

大夫聘禮詳後

圭考

論語執圭包咸曰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

按大夫聘執璋圭周禮有明文君之圭非臣所執包氏謂執君之圭誤矣其意若曰臣所執之圭亦是君所有耳然疑於公相侯伯等圭矣朱注偶失檢三禮疏以諸侯命圭釋之命圭之文見考工記玉人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封國之時天子命而諸侯守之者若聘享之圭璋璧琮聘禮記明言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則異於命圭矣那氏疏亦知諸侯所執圭璧皆朝於王及相朝所用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聘玉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琮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然不能辨包注之誤嚴氏執玉之禮引大宗伯之圭璧以亂之永樂時修大全人不知詳考亦仍其

謨按朱子晚年修儀禮經傳通解引典瑞玉人文入聘
禮篇則圭固有辨矣集註未及追改耳

春官典瑞瑑音篆圭璋璧琮繅音藻藉皆二采一就以覜音眺聘注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大夫衆來曰覜寡來曰聘鄭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疏此遣臣行聘問之所執者若本君親自朝所執桓圭之等是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與穀蒲璧之文直瑑之而已子男之臣亦用瑑璧琮二采一就謂朱綠二采共為一就也○考工記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注瑑文飾也覜視也聘問也衆來曰覜特來曰聘疏此謂上公之臣執以覜聘用圭璋享用璧琮於天子及后也若兩諸侯自相聘亦執之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聘禮記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皆元纁繫長尺絇組注圭所執以為瑞節也剡上象天圓地方也雜采曰繅以韋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所以薦玉重愼也九寸上公之圭也二采再就降於天子也采成文曰絇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為飾皆用五采組上以元下以絳為地○又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注言國獨以此為寶也四器謂圭璋璧琮

擯考孟僖子不能相儀事詳聘禮

秋官司儀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注謂擯相傳辭時也不正東鄉不正西鄉常視賓主之前却得兩鄉之而已疏此論司儀為擯相之法朝謂日出時為正鄉東夕謂日入時為正鄉西不正其主面則亦不背客言此者正謂司儀隨機旋轉不常厥處者也

趨進考

聘禮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注疏見後

按趨進翼如也注疏皆不言趨進在何時以儀禮考之廟中相禮時也廟中相禮上擯之事卿為之孔子大夫也而相禮攝相也夾谷之會孔子攝相此亦重其知禮而使擯故特記君召使擯此趨進及賓退復命曰賓不顧皆上擯相禮之事一記其容一記其辭揔相則賈疏有明文也○彼賓既入廟君與賓皆升堂賓致命公將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其時擯者位在中庭從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於賓以相公拜所釋之辭則後記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經文曰擯者進即此趨進之進不言趨者省文耳其時賓已致命君已左還北鄉將拜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紓緩故必當趨趨則急遽或至垂手掉臂難其容故特記容趨進必有辭辭無常者不能記辭有常者不必記也下文賓不顧記辭者當時擯相者或不復命而孔子必復命故特記辭也趨進有辭見左傳者凡五成三年齊侯朝於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襄九年同盟于戲晉士莊子為載書鄭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投壺公孫傁音叟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定八年晉師盟衛侯于鄟澤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此五事皆趨進有辭無常者也郤克叔孫豹之趨進正是從中庭趨進阼階西之事凡發足向前為進俗解不知趨進之義謂入門時擯者趨入有事君迎賓入門與賓屬行擯介皆隨後媵行及廟上相先入此時安得有趨趨則在君前矣且經傳未有以入門為進門者故詳考之以正其謬

聘禮通考

聘禮記久無事則聘焉注事謂盟會之屬○秋官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注拜受受之於庭也侯伯之臣不致積登聽命賓登堂也賓當為擯勞用束帛償用束錦侯伯之臣受勞於庭○又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注客辟逡遁不答拜也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拜主君拜客至也客三辟三退負序也每事享及有言疏將幣亦謂圭璋也旅擯者亦謂於主君大門外主君陳五擯客陳七介不傳辭三辭者前郊勞三辭爲其以禮來於外此三辭辭其主君以大客禮當己按三辭皆主人讓事而客對主人讓而客再對主人再辭而客對然後許此疏說非是說見後執圭行聘考又三辭謂主君遣上擯納賓賓入大門主君在大門內南面拜拜賓奉君命屈辱來見己客辟不受拜者使者奉君命來不敢當拜故逡遁辟君拜也三揖者亦揖之使前按三揖詳每門每曲揖聘義云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此不言者文不具○又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注禮以醴禮客私面私覿也既覿則或有私獻者疏聘禮於君謂之覿於卿謂之面以彼文兩見則私覿據君私面據卿此文不見有私覿明此私面主於君故以私面為私覿也○又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注中門之外即大門之內也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問君客再拜對君為敬愼也疏時承擯紹擯亦於門東北面東上上擯往來傳君命南面云問君曰已下未知鄭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亦未得其實也○又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注饗食亦謂君不親而使大夫以幣致之○又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注君館客者客將去就省之盡殷勤也遂送君拜以送客○又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注禮賜謂乘禽君之加惠也○又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注爵卿也大夫也士也○聘禮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其禮如為介三介注記貶於聘所以為小也獻私獻也面猶覿也如為介如為大聘上介疏此論侯伯行小聘之事不享謂不以束帛加璧獻國所有面不升謂私覿庭中受之不升堂對大聘時升堂受

按鄉黨所記當是小聘小聘不享而有享當時以玉帛

為處尚多儀不能如禮制矣

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注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辭必順且說○又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注餼之生致其牢禮也其致之辭不云君之有故耳○聘義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按三讓而后傳命卽司儀及將幣旅擯三辭謂主人辭不敢當其聘而賓對如此者三然後傳命納賓疏謂賓在大門外見主人陳擯以大客之禮待己已不敢當三度辭讓主人不許乃後傳聘賓之命恐不然辯見後疏又云三讓而后入廟門者謂主君延賓而入至廟將欲廟受賓不敢當之故三讓而后入主君在東賓差退在西相向三讓乃入廟門此又不然據聘禮及廟門公揖入無三讓之事惟賓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魯於秦術來聘辭玉者三則此三讓而后入廟門謂辭玉耳非謂賓不敢當廟受也

又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致饔餼於賓之館舍）五牢之具陳於內（餁一牢在西階前腥二牢在阼階前餼二牢在門內之西牛羊豕三牲備爲一牢又堂上與西夾東夾皆有豆簋鉶簠壺庭中有醯醢米此略之）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禾稾實并刈者）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乘行羣匹之禽鴈鶩之屬）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又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聘禮執圭以前考

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宰命司馬戒衆介衆皆逆命不辭宰書幣命宰夫官具注圖謀也謀聘故及可使者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遂猶因也既謀其人因命之也聘使卿辭以不敏退反位也受命者必進戒猶命也已謀事乃命上介難於使者易於介宰上卿貳君事者也諸侯謂司徒爲宰衆介者士也士屬司馬書幣書聘所用幣多少也宰又掌制國之用宰夫宰之屬也命之使衆官具幣及所宜齎疏謀聘故聘者爲久無事則聘故謂有事故或因聘或特行儀禮內不見路門外正朝正朝當與燕朝射朝同位

按後記云使者既受行出見宰問幾月之資注云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已則此圖事命使者當在路寢之朝後夕幣乃在路門外正朝也

又及期夕幣使者朝服帥衆介夕管人布幕於寢門外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於其前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史讀書展幣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公揖入官載其幣舍于朝上介視載者所受書以行注夕幣先行之日夕陳幣而視之重聘也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布幕以承幣寢門外朝也奉所奉以致命謂束帛及元纁也馬言則者此享主用皮或時用馬馬入則在幕南皮馬皆乘使者衆介既受行同位也位在幕南展猶校錄也史幕東西面讀書賈人（賈音價）坐撫其幣每者曰在○又厥明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使者入及衆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于其左接聞命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衆介不從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加琮皆如初遂行舍於郊斂旜注旜旌旗屬也載之者所以表識其事也孤卿建旜進之者使者謙不敢必君之終使已賈人在官知物賈者繅所以藉圭也其或拜則奠於其上屈繅者斂之禮以相變爲敬也自公左贊幣之義（少儀贊幣自左）同面者宰就使者北面並授之既授之而君出命矣述命者循君之言重失誤賈人將行者在門外北面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帛今之璧色繒也夫人亦有聘享者以其與己同體爲小國君也其聘用璋取其半圭也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疏引圭璋特達瑞也璧琮有加往德也遂行於此脫舍衣服乃卽道也曲禮曰凡爲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疏繅有二種一者以木爲中幹以韋衣之天子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此爲繅也下記云絢組尺及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亦謂之繅者韋版爲之者奠玉於上此則垂繅屈繅之事若絢組爲之者所以繫玉於韋版使不失墜此乃有屈垂之法則此經所云者是也○又未入竟壹肆爲壝壇畫階帷其北無宮朝服無主無執也介皆與北面西上習享士執庭實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注謂於所聘之國竟也肆習也習聘之威儀重失誤壝土象壇也帷其北宜有所鄉依也無宮不壝土畫外垣也不立主人主人尊也不執玉不敢褻也徒習其威儀而已士士介也庭實必執之者皮則有攝張之節公事致命者也○又及竟張旜誓乃謁關人關人問從者幾人以介對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注張旜明事在此國也謁告也以所與[illegible]

男之使者三介請事問所爲來之事也遂以入因道之○又人竟斂旜乃展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退圭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退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於上介上介告於賓有司展羣幣以告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夫人注復校錄幣重其事遂執展之持之而立告在羣幣私覿及大夫者郊遠郊也館舍也遠郊之內有候館可以小休止沐浴○又賓至于近郊張旜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又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王之祧旣拚以俟矣賓曰俟閒注賓二門外下大夫入告卒釋此辭主人者公也不言公而言主人主人接賓之辭明至欲受之不敢稽賓也腆猶善也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尙尊者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且以道路悠遠欲沐浴齊戒俟閒未敢聞命疏祭法鄭注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不毀之也天子有二祧以藏遷主諸侯無二祧遷主藏於太祖廟故此名太祖廟爲祧也拚者掃除之名○又大夫帥至於館卿致館注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所以安之也○又宰夫朝服設飧注食不備禮曰飧

執圭行聘考

聘禮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乃陳幣鄉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注以君命迎賓謂之訝亦皮弁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諸侯視朔皮弁服入于次者俟辦也次在大門外之西以帷爲之有司入于主國廟門外以布幕陳幣如展幣爲圭璋賈人執櫝而俟擯爲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旣知其所爲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爲禮爲其謙不敢斥尊者啟發以進之於是時賓出次直闑西北面上擯在闑東閾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君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徹參个（徹廣八尺三个二丈四尺）旁加各一步也（步六尺二步一丈二尺）〔疏〕此擯陳在主國大門外主君之擯與賓之介東西相對南北陳之從門向南陳爲繼而出也此旅擯傳命者直是賓來至末介下對上擯傳本君之命也其介相紹繼則交擯旅擯同唯傳命不傳辭其異矣云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此謂賓直闑西北面主君在門內南面列位時云西北東面據賓西北望上介介仍向正北陳之上擯東南望承擯等仍向正南陳之不謂介西北邪陳擯東南向邪陳也（有繪圖作邪列者非是）上擯入向公前北面受命出門南面遙揖賓使前擯者漸南行賓至末介北東面上擯至末擯南西面東西相去亦三丈六尺二人俱立定乃揖而請所爲來之事賓對訖上擯入告公公乃有命納賓也

按司儀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鄉黨說揖所與立左右手唯交擯傳辭承擯在中閒乃有揖左人揖右人之事考之春秋孔子仕魯時未見國君來朝亦無鄉來聘意其爲大夫行聘禮主國亦以交擯待之周末文勝不盡如禮制也司儀云及將幣旅擯三辭三辭者上擯以君命請事於賓賓對以君命臣來之意此一辭也主人辭不敢當而賓對此二辭也主人又固辭不敢當而賓又對此三辭也三辭訖乃許而納賓儀禮之內一辭而許曰禮辭再辭曰固辭三辭曰終辭終辭者終不受命也此賓固辭併初請事共得三辭所謂三辭者當如此司儀疏謂辭其以客禮當已誤矣司儀旣言旅擯三辭此不言三辭者文不具耳下文辭玉亦當三辭不言三辭者亦省文也如注疏說一請事卽納賓是併無禮辭矣聘大禮也豈可如此簡畧禮器云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此通朝聘言之倘無三辭而遽納賓是已蹙矣此經仍當依司儀雖旅擯亦有三辭若鄉黨揖所與立左右手則爲交擯三辭邪疏云列擯介旣竟主君就擯介求辭事（卽請）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以至次擯次擯以至末擯末擯傳與賓末介末介以次傳上至於賓賓答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傳而下至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旣竟而從進迎賓至門按傳辭旣竟主人仍辭而賓對主人又固辭而賓又對然後主人有許辭其辭取諸士相見與燕禮及投壺當云寡君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然後納賓迎前後傳辭主人有四賓有三邢疏不言三辭非也

又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注公不出大門降于待其君也大夫上擯也謂之大夫者上序可知從大夫總無所別也於是賓主人皆裼入門左內賓位也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進相君疏下文行聘時執玉賓主人皆襲此時非執玉正是文飾之時明賓主人皆裼也知上擯進相君者鄉黨云君召使擯鄭云有賓客使迎之彼據初迎賓時至於入門之後每事皆上擯相君也

按孔子爲擯大門外傳辭之時仍是以大夫爲承擯故傳命而入有揖右人之時至入廟門乃攝上擯而相禮也

○又公再拜賓辟不答拜注公南面拜迎客辟位逡遁不敢當其禮○又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注每門輒揖入者以相人偶爲敬也（每門每曲揖詳西卷儀禮釋宮說）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並而鴈行旣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按此可加入門時不得有）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此賓謂聘卿大夫也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介與擯者鴈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賓之介猶主人之擯公揖先入省內事也旣則立於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公迎賓大門內卿大夫以下入廟門卽位而俟之（此謂卿大夫士之不爲擯者）接猶近也門側之堂謂之塾（此謂廟門外之塾）立近塾者已與主君交禮將有出命俟之於此介在幣南北面西上上擯亦隨公入門東東上少進於士疏下更不見上擯別入之文明隨公入可知也公食云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又几筵旣設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

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注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命依神也賓至廟門司宮乃于依前設之神尊不豫事也席西上上擯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賈人鄉入陳幣東面俟於此言之就有事也授圭不起賤不與爲禮也不言裼襲者賤不裼也繅有組繫也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不襲者以其盛禮不在於己也屈繅并持之也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執圭盛禮而又盡飾爲其相蔽敬也玉藻曰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也擯者上擯也入告公以賓執圭將致其聘命圭贄之重者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疏玉藻君在則裼盡飾也今聘賓於主君亦是臣於君所合裼以盡飾今既執圭以瑞爲敬君又盡飾而裼則掩執玉之敬故不得裼也知擯是上擯者按上相禮者皆上擯故知此亦據上擯案文十二年左氏傳云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賓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彼主人三辭此無三辭者文不具亦當三辭也○又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閒擯者退負東塾而立注入門左公事自闑西介隨賓入也介無事止於此三揖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三讓讓升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賓升與主君相鄉擯者退中庭鄉公所立處退者以公宜親受賓命不用擯相也賓致命致其君之命也公左還北鄉當拜擯者進阼階西釋辭於賓相公拜也公當楣再拜拜貺也貺惠賜也楣謂之梁三退三逡遁也不言辟者以執圭將進授之側猶獨也言獨見其尊賓也佗日公有事必有贊爲之者凡襲于隱者公序坫之閒可如也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東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二擯者退負東塾而立反其等位無事疏前云公揖入立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賓後獨入得云入門將曲揖者謂公先在庭南面賓既入門至將曲揖賓既曲北面賓又揖主君二者皆向賓揖之再揖訖亦主君東面向堂塗北行當碑乃得賓主相向而揖是以得君行一臣行二非謂賓入門時主君更向賓當相近而揖也上文公揖入立于中庭今公與賓升堂云擯者退中庭此文與君立中庭同故云鄉公所立處中庭者東西之中若南北則三分庭一在南也公升受賓致命時西鄉以左手鄉外迴身北面乃拜故云當拜知進阼階西者以其擯者在中庭公立處直言進則進至阼階西不得進向阼階前亦不可更進西階故知進阼階西釋辭於賓復得相公拜也此趨進翼如時也賓致命公將左還時卽當發足疾趨經不言趨者文不具所釋之辭見後拜貺之言文出聘義彼云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是也按賓三退負序亦是三辭之意與司儀云客三辭同疏謂彼諸公之臣與侯伯之卿禮少異非也兩楹之閒爲賓主中處今乃於東楹之閒更侵東半閒故云君行一臣行二也按君行一臣行二疏謂出齊語晏子辭今齊語無此文○又賓降介逆出賓出公側授宰玉裼降立注介逆出由便賓出聘事畢授宰玉使藏之授於序端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尚相變也裘者爲溫表之爲其褻也寒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凡禮裼者左降立俟享也亦於中庭○聘禮記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注如慎重之也曲禮曰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授如爭承重失隊也發氣舍息也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至此云舉足則志趨卷舉遠反豚大本反而行也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及門正焉容色復故此皆心變見於威儀疏賓入門皇謂未至堂時升堂讓謂升堂東面向主君之時曲禮執圭君之器平衡按讓謂舉手稍上兩謂上如揖者也將授志趨謂執玉向楹將授玉之時念鄉入門在庭時執玉徐趨卽圈豚行今當亦然若降堂後趨進翼如則疾趨也授謂就東楹授玉於主君時如與人爭接取物恐失墜下如送者謂聘享每訖君實不送而賓之敬如君送然君迴還賓則退出廟門更行後事也心變見於威儀者以其貌從心起觀威儀省禍福觀貌可以知心故也○又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注記異說也疏如恐失之卽執輕如不克也○又曰皇且門入門主敬升堂主慎注復記執玉異說○又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注此贊君拜聘享辭也在存也存存問也此擯者通辭升阼階西釋辭於賓者也○又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注此贊拜夫人聘享辭也言君以社稷故者夫人與君敵體不敢當其惠也其卒亦曰寡君拜命之辱○曲禮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注高下之節○又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音妥之士則提之注上衡謂高於心彌敬也此衡謂與心平綏讀曰妥妥之謂下於心疏凡言衡有二處若大夫衡視則面爲衡此爲天子執器則上衡謂高心也○又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注如不克重慎之也主君也行不舉足重慎也尚左手尊左也車輪謂行不絕也疏尚上也謂執持君器及幣玉若擎奉此物則右手在下左手在上左尊故也曳拽也踵腳後也執器行時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曳地而行○又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注藉藻也裼襲文質相變耳有藻爲文裼見美亦文無藻爲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士相見禮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注不趨主慎也以進而益恭爲威儀按前言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蹙注云下謂君所也蹙猶促也促恭愨貌唯舒者重玉器尤慎也按此文當以則唯舒武爲句舒武者足迹相接也武迹也舉前曳踵備蹶跲也疏此幣謂皮幣及禽摯皆是凡趨有二種有疾趨行而張足曰趨是也有徐趨下文舒武舉前曳踵是也玉藻記徐趨之節云圈豚行又與此不同者文有詳略俱是徐趨也○玉藻圈舉遠反豚大本反行不舉足齊如流注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疏言徐趨法曳轉足躡地而行不舉足者謂足不離地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委地曳足如水流狀也○又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注著徐趨之事疏行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舉足狹數也

享禮考兼考聘享夫人及有言

聘禮擯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音折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注擯者出請不必賓事之有無許許受之皮虎豹之皮攝之者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并執後足毛在內不欲文之像見也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入設亦參分庭一在南言則者或以馬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張者釋外足見文也自由也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執皮者旣

授亦自前西而出坐攝之象受于賓如入左在前皮右首者變于生也○聘禮記及享發氣焉盈容衆介北面蹌焉注發氣舍氣也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蹌容貌舒揚疏發氣盈容即孔子有容色一也發氣即上注舍息一也○又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注隨入不並行也間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疏當國有馬而無虎豹皮則用馬或有虎豹皮并有馬則以皮爲主而用皮也○又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注貨謂天地所化生謂玉也君子於玉比德焉朝聘之禮以爲瑞節重禮也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爲德幣人所造成以自覆幣謂束帛也愛之斯欲衣食之君子之情也是以享用幣所以副忠信美之則是主於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秋官司儀凡諸侯之交各稱其拜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注幣享幣也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殺主國禮之如其豐殺謂賄之束紡禮用玉帛乘皮及贈之屬○聘禮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注如公立于中庭以下○又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注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曰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無庭實也

私覿前禮賓考

聘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辭請禮賓賓禮辭聽命

按禮賓之禮設筵公迎賓入授几以醴禮之薦籩豆脯醢賓坐啐醴公用束帛有乘馬賓再拜稽首受幣執左馬以出此存其畧

私覿考

聘禮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注不請不辭鄉時已請也覿用束錦辟享幣也總者總八轡牽之贊者居馬間扣馬也入門而右奠幣再拜以臣禮見也贊者賈人之屬介特覿也疏享主君用束帛享夫人用元纁束錦是辟享幣也○又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者自前西乃出注辭辭其臣取幣出將還之也請受請以客禮受之庭實先設客禮也公再拜者以其初以臣禮見新之也不言君受略之也○又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栗階之法見九卷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則授宰幣馬出公降立注拜送幣于階東以君在堂鄉之君乃辭之而賓猶拜敬也再拜稽首成拜公少退定敬賓私覿後介皆私覿略之○聘禮記私覿愉愉焉出如舒鴈注愉愉容貌和敬如舒鴈威儀自然而有行列舒鴈鵝也疏享時盈容對聘時儀貌戰色顏舒緩此私覿對享時又愉愉和敬舒於盈容也出廟門之外行步如鵝又舒緩於愉愉也○郊特牲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注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非其與君無別私覿是外交也疏朝覲謂君親往鄰國行朝覲之禮大夫從君而行輒行私覿是非禮也周衰後而私設庭實私覿於主國之庭作記者譏之

按私覿之幣束錦乘馬亦是公家之幣但對享禮爲私耳郊特牲所譏者謂從君朝鄰國而行私覿爲非禮非謂當時大夫僭於邦君有庭實旅百如享禮也或問引胡氏說誤且記文亦無旅百二字

賓退送賓考

聘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注賓既告事畢衆介逆道賓而出也公出衆擯亦逆道紹擯及賓並行閒亦六步鄉以公禮將事無由問也賓至始入門之位北面將揖而出衆介亦在其右少退西上於此可以問君居處何如序殷勤也時承擯紹擯亦於門東北面東上上擯往來傳君命南面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曰夫子何爲此公問君之類也公再拜拜其無恙公拜賓亦辟勞賓勞以道路之勤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論語說孔子之行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疏云賓不顧據上擯送賓後迴謂君云賓不顧矣故引孔子事爲證若然此送賓是上擯則鄉爲上擯孔子爲下大夫得爲上擯者以孔子有德君命使攝上擯若定十年夾谷之會令孔子爲相同也

按鄉飲酒禮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注云賓介不答拜禮有終也疏云若賓介答拜是行禮無終畢故賓介不答拜是禮有終也此公再拜送賓賓但趨辟而不答拜遂不顧是亦禮有終之意鄉黨記復命不考此注似復命二字爲虛文若非君有命何以謂之復命乎經但言賓不顧無命上擯送賓及擯者復命之文者文不具耳孔子行之卽是禮當如此當時爲擯者或不復命孔子則必復命也上擯送賓但送賓出大門若送至館自有訝者送之經文此下云賓請有事於大夫公禮辭許注謂上擯送賓出賓東面而請之擯者反命因告之是復命時有二事一告賓不顧一告賓請明日有事於大夫也當時有無未有知附識於此孔子攝上擯之說不可不知知是攝上擯則召是特召君命尤重矣

送賓以後考

聘禮記聘日致饔明日問大夫夕夫人歸禮○聘禮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賓介皆明日拜于朝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注饗謂亨大牢以飲賓也羞謂禽羞鴈鶩之屬成熟煎和也俶始也始獻四時新物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也○又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注玉圭也鉤楹由楹內將南面致命聽命於下敬也自左南面右大夫且並受也○又上介出請賓迎大夫還璋如初入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注賄予人財之言也紡紡絲今之縳音絹也所以遺聘君可以爲衣服相厚之至也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玉璧可知也○又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注爲賓將去親存送之厚殷勤且謝聘君之意也賓不敢受國君見已於此館○又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注拜此四事○又賓三拜乘禽於朝訝

聘之遂行舍於郊公使卿贈如覿幣注發去乃拜乘禽明已受賜大小無不識將送也言如覿幣見爲反報也○又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旜乃入陳幣于朝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上乘纁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公曰然而不善乎注某君再拜謂再拜受也必言此者明彼君敬君已不辱命而不善乎善其能使於四方而猶女也○又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注以所陳幣賜之也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一十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十一　學海堂庚申補刊

鄉黨圖考　婺源江歲貢永著

朱子儀禮釋宮（按朱子晩年修禮書作此篇通考古人宮室之制今錄其全文加以詮釋有未備者補之有當詳考者別考於後）

宮室之名制不盡見於經其可攷者宮必南鄉廟在寢東皆有堂有門其外有大門

周禮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小宗伯文也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祭義注云周人尙左也）宮南鄉而廟居左則廟在寢東也寢廟之大門一曰外門（天子諸侯之庫門）其北蓋直寢（南北相當）故士喪禮注以寢門爲內門中門凡既入外門其向廟也皆曲而東行又曲而北案士冠禮賓立於外門之外主人迎賓入每曲揖至於廟門注曰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是也又案聘禮公迎賓於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賈氏曰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相竝排列之天子七廟則三昭居東三穆居西）每廟之前兩旁有隔牆牆皆有閤門（原文云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夾通門）諸侯受聘於太祖廟太祖廟以西隔牆有三大門東行至太祖廟凡經三閤門故曰每門也（疏又云司儀亦云每門止一相亦據閤門而言也）大夫三廟其牆與門亦然故賓問大夫大夫迎賓入亦每門每曲揖乃及廟門其說當考（按賈疏之說定說也朱子中庸或問用孫毓說太祖居中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如此則不得有每門每曲矣）大夫士之門唯外門內門而已諸侯則三天子則五（詳見後）庠序則唯有一門鄉飲酒射禮主人迎賓於門外入門即三揖至階是也

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

鄉射禮記曰序則物（以朱墨縱橫畫地爲射者所履）當棟（爾雅棟謂之桴注屋穩也）堂則物當楣（前梁也與門楣同名）注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音技）賈氏曰中脊爲棟棟前一架爲楣楣前接檐爲庪今見於經者唯棟與楣而已棟一名阿案士昏禮賓升當前致命注曰棟也又曰入堂深示親親賈氏曰凡賓者皆當楣此深入當棟故云入堂深也又按聘禮賓升亦當楣賈氏曰凡堂皆五架則五架之屋通乎上下而其廣狹隆殺則異耳（明堂四面有堂則其制異）

後楣以北爲室與房

後楣之下以南爲堂以北爲室與房室與房東西相連爲之案少牢饋食禮主人室中獻祝祝拜於席上坐受注曰室中迫狹賈氏曰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北楣下爲室南壁而開戶以一架之間爲室故云迫狹也昏禮賓當阿致命鄭云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序之制則無室案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序無室可以深也又禮席賓南面注曰不言於戶牖之間者此射於序賈氏曰無室則無戶牖故也釋宮曰無室曰榭即序也（宣十年成周宣榭火宣王講武習射之屋也）

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

聘禮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聘升受負右房而立大射儀薦脯醢由左房是人君之房有左右也公食大夫禮記筵出自東房注曰天子諸侯左右房賈氏曰言左對右言東對西大夫士唯東房西室故直云房而已然案聘禮賓館於大夫士君使卿還玉於館也賓亦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賈氏云今不在大夫廟於正客館故有右房此說未必然）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注疏無說）（鄉飲酒義羞出自東房亦無說）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注疏亦無說）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當攷

按天子至士堂房室之制有廣狹降殺堂後爲房室左右房以夾室使室居中其制度當同如大夫士東房西室恐不成制度堂上設席行禮當戶牖之間賓席不得堂東西之中偏於西北一隅非所以尊賓大夫賓尸尸席不當堂之中亦非所以尊尸皆因鄉飲酒義言設尊賓主共之及拘於四面之坐以爲害意故先儒有此說耳朱子雖依舊說序次歷引諸經之言右房左房東房者云當攷則固疑舊說有未安矣鄉飲酒義說見後

室中西南隅謂之奧（郭注室中隱奧之處）

邢昺曰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爲深隱處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曲禮曰爲人子者居不主奧是也）

東南隅謂之窔（烏弔反）

郭氏曰禮曰埽室聚窔窔亦隱闇（賈疏既夕禮云朔月童子執帚埽室聚諸窔）

東北隅謂之宧（音夷）

郭氏曰宧見禮（按禮無宧文）

西北隅謂之屋漏

詩所謂尙不愧于屋漏是也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鄭謂當室之白西北隅得戶明者經止曰西北隅（又按西北隅亦謂之厞見特牲饋食禮及喪大記鄭云厞隱也）

按室中謂之中霤爾雅缺此一句當補月令中央土其祀中霤鄭氏曰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云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正義曰鄭意言中霤猶中室乃是開牖象中霤之取明則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故喪禮云浴於中霤飯於牖下明中霤不關牖下也又見下條

室南其戶戶東而牖西

說文曰戶半門也牖穿壁以木爲交窻也月令正義曰古者窟居開其上取名雨因霤之是以後人名室爲中霤開牖者象中霤之取明也（室之上不開霤猶有中霤之名）牖一名鄉（音向）其扇在內案士虞禮祝闔牖戶如食間啟戶啟牖鄉注曰戶先闔後啟扇在內也鄉牖一名是也

按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注云北牖下或爲北墉下士喪禮作北墉下此經牖墉兩本異文鄭不破牖爲墉則北墉亦有牖亦謂之向豳風塞向墐戶毛傳云向北出牖也

戶牖之間謂之依（音倚）

郭氏曰牕東戶西也覲禮斧扆（扆其狀如屛風畫爲斧文）亦以爲設之於北而得扆名士昏禮注曰戶西者尊處以尊者及賓客位於

此又曰客位（冠禮醮於客位）

房東曰房戸之間

士冠禮注曰房西室戸東也寢廟以室爲主故室戸專得戸名凡言戸者皆室戸若房戸則兼言房以別之大夫士房戸之間於堂爲東西之中按詩正義曰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戸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戸之間爲中也又鄉飲酒禮席賓於戸牖間而義曰坐賓於西北則大夫士之戸牖間在西而房戸間爲正中明矣人君之制經無明證按釋宮曰兩階間謂之鄉郭氏曰人君南（鄉）當階間則人君之室正中其西爲右房而戸牖間設扆處正中矣又按詩斯干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戸箋曰天子之寢左右房異於一房者之室戸也正義曰大夫唯有一東房故室戸偏東與房相近天子諸侯既有右房則室當其中其戸正中比一房之室戸爲西當攷

按大夫士之制亦當有左右房鄉飲於庠亦如其制設尊於房戸之間而賓席在尊西主人在阼階上爲近東即是賓主共之不必謂在東西之中然後爲共也主人在阼介在西階上爲東西傍在尊東爲東北賓在戸牖間以阼階上視之即爲西北不必謂在西北隅然後爲西北也其實賓席宜在中南鄉衆賓席以次繼而西僎者鄉之鄉大夫來觀禮有無不定本無四面之坐象四時之說倘無觀禮之僎豈四方缺一方四時缺一時乎作義者以臆說禮本不足爲據泥其文遂有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宮室之制紊矣斯干詩言西南其戸此文與南東其畝相類南東其畝者或南其畝或東其畝則西南其戸者亦謂或西其戸或南其戸也蓋此詩言作燕寢其制度不必與正寢同故云爰居爰處爰笑爰語又云君子攸芋君子攸寧皆燕寢也後言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以至生男生女尤可見其爲燕寢燕寢則有西戸謂東房之西南隅開一戸以入室南戸者室與堂相通西戸者左房與室相通故兩言之若止據室戸則當言東南其戸豈天子作寢必與大夫士相對而云西南其戸乎朱子云當攷正謂有可疑也今攷之如此則無可疑於斯干詩而大夫士之宮室有定論前所引右房左房東房者皆無疑矣大夫士雖有東西房而陳器服及婦人行禮常在東房經有直言房者省文耳非謂止有一房不必言東也

房戸之西曰房外

士昏禮記母南面於房外女出於母左士冠禮尊於房戸之間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注曰謂尊東也是房戸之西得房外之名也房之戸於堂南壁亦當近東士昏禮注曰北堂在房中半以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戸與隅間隅間者蓋房東西之中兩隅間也房中之東其南爲夾洗直房戸而在房東西之中則房戸在房南壁之東偏可見矣（房外有東序此房南壁推據序內之壁近東偏而開戸）

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

士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曰北堂房中半以北賈氏曰房與室相連爲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按特牲饋食禮記尊兩壺於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於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北上內賓在宗婦之北乃云北堂又婦洗在北堂而直室東隅是房中半以北爲北堂也婦洗在北堂而士虞禮主婦洗足爵於房中則北堂亦通名房中矣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下自北階注曰位在北堂下則北堂有階也按北堂之階謂之側階顧命一人冕執鋭立於側階傳側階北下正義曰鄭王皆以側階爲東下階然立於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爲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按北下惟一階則西房有北壁無階矣然側階之名亦施於東西階雜記云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而奔喪云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是東階即側階言邊旁之階也以在旁者爲側階則北堂階惟名北階矣

堂之上東西有楹

楹柱也古之築室者以垣墉爲基而屋其上唯堂上有兩楹而已楹之設蓋於前楣之下按鄉射禮曰射自楹間注曰謂射於庠也又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物畫地爲物射時所立處也堂謂序之堂也又曰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物北面揖豫即序也鉤楹繞楹也物當棟而升射者必鉤楹內乃北面就物則棟在楹之內矣物當楣而升射者由楹之外北面就物又鄭氏以爲物在楹間則楹在楣之下也又按釋宮曰梁上楹謂之棁侏儒柱也梁楣也侏儒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楣之下又可知矣

按釋宮曰宲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棁此删去宲廇謂之梁句而以梁爲楣恐誤前楣之梁橫梁也宲廇之梁當是南北縱列東西各一今人謂之進深梁此梁之中各設侏儒短柱以承棟棟乃得高起若前楣之梁不得有侏儒柱

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間

公食大夫禮致豆實陳於楹外簠簋陳於楹內兩楹間言楹內外矣又言兩楹間知凡言兩楹間者不必與楹相當謂堂東西之中爾

南北之中曰中堂

聘禮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注曰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賈氏曰後楣以南曰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間爲南北堂之中公當楣拜訖更前北侵半架受玉故曰入堂深也按東楹之間侵近東楹非堂東西之中而曰中堂則中間爲南北之中明矣又按士喪禮注曰中以南謂之堂賈氏曰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戸則言戸東戸西近房即言房外之東房外之西近楹則言楹東楹西近序即言東序西序近階即言東階西階其堂半以南無所繼屬者即以堂言之視漸米於堂是也

堂之東西牆謂之序

郭氏曰所以序別內外（序之前頭曰序端）

序之外謂之夾室（儀禮與顧命皆曰東夾西夾夾室之名見於雜禮）

公食大夫禮大夫立於東夾南注曰東於堂賈氏曰序以西爲正堂序東有夾室今立於堂下當東夾是東於堂也又按公食禮宰東夾北西面賈氏曰位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注曰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則東夾之北通爲房中矣室中之西與右房之制無明文東夾之北爲房中則西夾之北蓋通爲室中（亦當爲右房中）其有西房者

則西夾之北通爲右房也與

按夾室又謂之達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注云達夾室也又按夾室與房有壁隔之不相通也顧命傳釋西房東序云西房西夾坐東房東廂夾室如此則夾室與房無別唐孔氏云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太室故謂之夾室此說誤甚謂之夾者以其在序外也近內爲室近外爲堂謂之夾室對東堂西堂而言非謂夾太室也

夾室之前曰箱亦曰東堂西堂

覲禮記注曰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饋食禮注曰西堂西夾之前近南爾賈氏曰即西箱也釋宮曰室有東西箱曰廟郭氏曰夾室前堂是東箱亦曰東堂西箱亦曰西堂也釋宮又曰無東西箱有室曰寢案書顧命疏寢有東夾西夾士喪禮死於適寢主人降襲經於序東注曰序東東夾前則正寢亦有夾與箱矣釋宮所謂無東西箱者或者謂廟之寢也與（當是廟之後寢）凡無夾室者則序以外通謂之東堂西堂

按鄉射禮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大射儀君之弓矢適東堂大射之東堂即鄉射之東序東也此東西堂堂各有階按雜記大人奔喪升自側階注曰側階旁階奔喪曰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注曰東階東面階東面階則東堂之階其西堂有西面階也

按東西階之上爲東垂西垂見顧命又疑東西階者人君之制合四面有五階大夫士無東西階南北兩面三階是亦所以爲降殺奔喪篇之東階據尊者言之也

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

大射禮賓之弓矢止於西堂下其將射也賓降取弓矢於堂西堂西即西堂下也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則自西壁以東皆謂之西堂下矣又按大射儀執冪者升自西階注曰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於房中則東堂下可以達北堂也（堂者中高而四面皆下者也）

堂角有坫

士冠禮注曰坫在堂角賈氏釋士喪禮曰堂隅有坫以土爲之或謂堂隅爲坫也

按堂之四隅即爲坫非別有土爲之也反坫以反爵崇坫以康圭乃是燒土爲之

堂之側邊曰廉

鄉飲酒禮設席於堂廉注曰側邊曰廉喪大記正義曰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上也又按鄉射禮眾弓倚於堂西矢在其上注曰上堂西廉則堂之四周皆有廉也

按顧命四人夾兩階戺（音俟）傳云堂廉曰戺是廉一名戺或是兩階之廉一名戺也

升堂兩階其東階曰阼階

士冠禮注曰東階所以荅酢賓客也每階有東西兩廉聘禮饔鼎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此則西階之東廉以其近堂之中故曰內廉也士之階三等按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注曰下至地賈氏曰匠人云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爲階九等諸侯堂宜七尺階七等大夫宜五尺階五等士宜三尺故階三等也兩階各在楹之外而近序按鄉射禮升階者升自西階繞楹而東燕禮媵爵者二人升自西階序東楹之西酌散交於楹北注曰楹北西楹之北則西階在西楹之西矣士冠禮冠於東序之筵而記曰冠於阼喪禮殯置於西序而檀弓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故知階近序也（階不正當序端在序之內也）

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

聘禮注曰宮必有碑（疏曰按諸經云三揖者鄭皆云入門將右曲揖北面揖當碑揖若然士昏及聘禮是大夫士廟內有碑鄉飲酒鄉射言三揖則庠序之內亦有碑矣祭義云君牽牲麗於碑則諸侯廟內有碑明矣天子廟及庠序有碑可知但生人寢內不見有碑雖無文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則亦當有碑矣）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疏云觀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又觀碑景南北長短陰陽進退可知）賈氏釋士昏禮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按聘禮歸饔餼醯醢夾碑米設於中庭注曰庭實固當中庭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列當醯醢南列米在醯醢南而當庭南北之中則三分庭一在北可見矣聘禮注又曰設碑近如堂深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又按鄉射之侯去堂三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則庭之深可知而其降殺之度從可推矣（庭之兩旁無屋於是行禮有雨沾服失容而廢者）

堂塗謂之陳

郭氏曰堂下至門徑也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內霤按凡入門之後皆三揖至階昏禮注曰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至內霤將曲者至門內霤主人將東賓將西賓主相背時也既曲北面揖者賓主各至堂塗北行向堂時也至內霤而東西行趨堂塗則堂塗接於霤矣既至堂塗北面至階而不復有曲則堂塗直階矣又按聘禮饔鼎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廉內注曰辟堂塗也則堂塗在階廉之內矣（堂塗正直階當云階廉在堂塗之內）鄉飲酒禮注三揖曰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陳即堂塗也（詩曰不入我陳又釋宮曰廟中路謂之唐詩曰中唐有甓[illegible]今之甎也）

中門屋爲門門之中有闑（門橛闑別有考見後）

士冠禮曰布席於門中闑西閾外注曰闑橛也玉藻正義曰闑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釋宮曰橛謂之闑（即杙）在地者謂之臬郭氏曰即門橛也然則闑者門中所豎短木在地者也其東曰闑東其西曰闑西（闑用短方木爲之門扉闔則止於闑上今俗[illegible]門閒闑常設亦可去士喪禮車出自闑道者門中設闑之處也）

門限謂之閾（別有考見後）

釋宮曰柣謂之閾郭氏曰閾門限邢昺曰謂門下橫木爲內外之限也其門之兩旁木則謂之棖棖闑之間則謂之中門見禮記

闔謂之扉

邢昺曰闔門扉也其東扉曰左扉門之廣狹按士昏禮曰納徵儷皮記曰執皮左首隨入注曰隨入爲門中阨狹賈氏曰皮皆橫執之門中阨狹故隨入也匠人云廟門容大扃七箇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箇二丈一尺彼天子廟門此士之廟門降殺甚小故云阨狹也推此則自士以上宮室之制雖同而其廣狹則異矣

夾門之堂謂之塾

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塾南鄉按士虞禮陳鼎在門外之右匕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又按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北向也凡門之內兩塾之間謂之宁按聘禮賓問卿大夫迎於外門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賓入三揖並行注曰大夫

揖入者省內事也旣省侯於宁也凡至門內霤爲三揖之始上言揖入下言三揖竝行則侯於霤南門內兩塾閒可知矣李巡曰宁正門內兩塾間義與鄭同謂之宁者以人君門外有正朝視朝則於此宁立故耳宁別有考見後數不著於經按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堂脩謂堂南北之深其廣則益以四分脩之一也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門堂通謂門與塾其廣與脩取數於堂得其三之二室三之一者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也以夏后氏之制推之則周人之門後於堂之數亦可得而知矣

門之內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

特牲饋食禮注曰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士冠禮注又曰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以入爲左右則門西爲左門東爲右鄉飲酒禮賓入門左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以出爲左右則門東爲左門西爲右士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西面士虞禮側亨於廟門之右是也闑東曰闑右亦入者言之也天子諸侯門外之制其見於經者天子有屏諸侯有朝按覲禮侯氏入門右告聽事出自屏南適門西注曰天子外屏釋宮曰屏謂之樹郭氏曰小牆當門中曲禮正義曰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內屏屏在路門之內此侯氏出門而隱於屏則天子外屏明矣釋宮又曰門屏之閒謂之宁謂宁在門之內屏之外宁別有考見後此屏據諸侯內屏而言也諸侯路寢門外則有正朝大門外則有外朝按聘禮夕幣於寢門外宰入告具於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注曰寢門外朝也入告入路門而告賈氏曰此路門外正朝之處也是正朝在寢門外也聘禮又曰賓死介復命柩止於門外若介死惟上介造於朝注曰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又賓拜饔餼於朝注曰拜於大門外賈氏曰大門外諸侯之外朝也賓拜於朝無入門之文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是外朝在大門外也諸侯三朝其燕朝在寢燕禮是也正朝與外朝之制度不見於經蓋不可得而考矣

寢之後有下室

士喪禮記士處適寢又曰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注曰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事賈氏曰下室燕寢也然則士之下室於天子諸侯則爲小寢也春秋傳曰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寢廟之寢也廟寢在廟之北則下室在適寢之後可知矣又按喪服傳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賈氏釋士昏禮曰異宮者別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則下室之外又有異宮也

自門之北皆周以牆

聘禮釋幣於行注曰喪禮有毀宗躐行出於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檀弓正義曰毀宗躐行毀廟門西邊牆以出柩也士喪禮爲垼於西牆下注曰西牆中庭之西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注曰西壁堂之西牆下按門之西有牆則牆屬於門矣西牆在中庭之西則牆周乎庭矣西壁在西堂下則牆周乎堂矣牆者墉壁之總名室中謂之墉昏禮尊於室中北墉下是也房與夾亦謂之墉冠禮陳服於房中西墉下聘禮西夾六豆設於西墉下是也堂上謂之序室房與夾謂之墉堂下謂之壁謂之牆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爾堂下之壁闈門在焉按士冠禮冠者降適東壁見於母注曰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士虞禮賓出主人送主婦亦拜賓注曰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闈門之內闈門如今東西掖門釋宮曰宮中之門謂之闈郭氏曰謂相通小門也是正門之外又有闈門而在旁壁也冠者降西階適東壁見母則廟之闈門在東北隅

人君之堂屋爲四注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

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注曰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燕禮設洗當東霤注曰人君爲殿屋也按經無殿屋之名但云四阿而已秦漢以後始稱殿按考工記殷四阿重屋注曰四阿若今之四注屋殷人始爲四注屋則夏后氏之屋南北兩下而已周制天子諸侯得爲殿屋四注卿大夫以下但爲夏屋兩下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四注則南北東西皆有霤兩下則唯南北有霤而東西有榮是以燕禮言東霤而大夫士禮則言東榮也霤者說文曰屋水流也徐鍇曰屋檐霤處榮者說文曰屋梠之兩頭起者爲榮又曰屋梠謂之檐楚謂之梠郭璞注上林賦曰南榮屋南檐也義與說文同然則檐之東西起者曰榮謂之榮者爲屋之榮飾謂之屋翼者言其軒張如翬斯飛耳士喪禮升自前東榮喪大記降自西北榮是屋有四榮也門之屋雖人君亦兩下爲之燕禮之門內霤則門屋之北霤也凡屋之檐亦謂之宇按士喪禮爲銘置於宇西階上注曰宇梠也說文曰宇屋邊也釋宮曰檐謂之樀郭氏曰屋梠邢昺曰屋檐一名樀一名屋梠又名宇皆屋之四垂也宇西階上者西階之上上當宇也階之上當宇則堂廉與坫亦當宇矣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注曰南齊於坫其記又注曰南北直屋梠是也階上當宇故階當霤鄉射禮記磬階閒縮霤是也霤是東西爲從故曰縮霤此霤謂堂之南霤也檀弓池視重霤疏喪車以布爲池視其生時之重霤重霤者以木爲承霤行水天子四面有承霤諸侯三面缺其後大夫南北兩面士唯南一面

此其著於經而可考者也

禮經雖亡闕然於覲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之制則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降殺不可考耳按書顧命成王崩於路寢其陳位也有設斧扆牖間南嚮則戶牖間也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東西序也西夾南嚮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戺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箱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側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禮殯宮曰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鄭氏之說失之明堂位與考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於舊典亦未敢必信也又按書多士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有室無房堂注曰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穹高也此傳說房堂及室與經亦不合然必有所據姑存之以備參考

按古人宮室之制朱子考之詳密如此學者當悉其制度乃知古人朝聘行禮門外門內揖讓升降之儀宗廟

路寢同制皆有門庭堂階楹序房室路門外之治朝庫門外之外朝皆是平地無堂階故謂之朝廷廷者平地也執圭享覲在廟升堂復位侍食在寢入門後過位在治朝三朝門位諸制別考於後

通考天子諸侯三朝

周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疏凡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大僕掌之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此則王與宗人圖其嘉事及王退俟大夫之朝也其二是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司士掌之此是每日視朝之位其王與諸侯賓射亦與治朝同故射人云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不云士者注云此與諸侯射士不與也其三是皋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此是詢衆庶之朝也凡朝三公北面者以其貴臣答王之義也孤及諸侯東面者尊之故從賓位卿大夫西面者君之臣子統於君也士門西東面者以其卑故外之其外朝孤與士辟諸侯故就東方西面同其位按燕禮云卿西面大夫北面士門西東面大射亦然知諸侯有路門外朝者按玉藻云君朝服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是也其外詢衆庶之所經雖無文亦當與天子同其位無三公及諸侯當同燕禮大射之位若然周禮天子有射朝燕儀禮諸侯有燕朝也射雖無正朝當與天子同則天子諸侯皆三朝也○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疏此對路寢庭朝爲外朝若對庫門外朝朝士所掌三槐九棘之朝則此路門外朝亦爲內朝也

外朝考

秋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注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當在庫門之外）國危謂有兵寇之難國遷謂徙都改邑也立君謂無冢適選於庶也羣臣卿大夫士也羣吏府史也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卿大夫在公後擯謂揖之使前也敘更也輔志者尊上賢明也○又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注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羣吏謂府史也州長鄉遂之官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九棘右九棘故易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元謂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皋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此名制二兼四則魯無皋門應門矣（諸侯皆無皋門應門說見後）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爲中門雉門設兩觀與今之宮門同閽人譏出入者窮民不得入也郊特牲識繹於庫門內言遠當於廟門廟在庫門之內見於此矣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與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趨朝辟行人執鞭以威之慢朝謂臨朝不肅敬也錯立族談違其位僔語也

按先鄭誤以天子雉門在庫門外小司寇注亦因之謂外朝在雉門外朝士注皆破先鄭之說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此爲定說當以朝士注爲正然以漢之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擬古之外朝恐未當外朝在庫門外無宮室平時臣民皆得往來朝士職云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謂委於朝十日待來識之者是凡民皆可至外朝矣諸侯之外朝在庫門外者亦然故晉語云絳之富商韋藩木楗而過於朝是凡民可以車往來也外朝君不常視三詢之事見於經傳者盤庚出矢言登進厥民太王屬耆老而告詢國遷也僖十五年晉陰飴甥言朝國人曰孤雖歸辱社稷其卜貳圉詢立君也定八年衛靈公朝國人問叛晉哀元年陳懷公朝國人問欲與楚欲與吳詢國危也諸侯之外朝未必有三槐九棘嘉石肺石亦不常有君位也閔二年魯季友將生卜人云間於兩社爲公室輔此大約言周社亳社中間有朝廷耳其實治朝仍在中門之內若外朝則在大門之外矣賈疏引此事云兩社在大門內中門外爲外朝與後鄭說不合非是（又天子外朝有疑獄王欲會其門而視之亦視外朝）

治朝考

天官太宰王眂治朝則贊聽治注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助王平斷○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注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王族故士爲王族宿衛者未嘗仕雖同族不得在王宮大右司右也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illegible]士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羣臣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皆逡遁（逡遁音）旣復位大僕前前正王視朝之位王入入路門也王入路門內朝朝者皆退反其官府治處也王之外朝則朝士掌焉玉藻曰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謂諸侯也上日視朝皮弁服其暇日同鄭司農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玄謂揖禮大射諸侯禮卿大夫皆始入門右北面東上得揖乃就位士發在其位故知王臣亦然云王揖之皆逡遁者[illegible]而知（逡遁知退也）不言三公者舉輕以明重亦特揖可知也又[illegible]則同者天子諸侯唯服別其禮則同也○又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注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illegible]服王舉動所當衣也出大命王之教也入大命羣臣所奏行前正位而退道王王既立退居路門左待朝畢疏王退入路寢聽事則亦前正王位謂正立也○考工記匠人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疏九室在路門外正朝之左右爲之以鄭據漢法言之謂此朝之左右[illegible]也○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illegible]

然後適小寢釋服〔注〕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朝〔疏〕始入羣臣也入入應門也當言入庫門雉門舉見者小寢燕寢也○〔禮器〕有以少爲貴者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疏〕君日出視諸臣之朝若大夫人人揖之士不問多少衆共一揖之此諸侯所尊者少故大夫特士旅之若天子之朝所尊者多司士云者是也

按古者視朝之儀臣先君入君出路門立於宁徧揖羣臣揖者推手稍前推若今人之揖古謂之厭拜則朝禮畢於是君退適路寢聽政諸臣至官府治事處治文書王朝有九室諸侯之朝左右亦當有室也如議論政事君有命臣有進言則於內朝大宰所謂贊聽治者於治事處贊之非謂揖羣臣時也治朝無堂鄭注文王世子云外朝路寢門之外庭是也觀司士路門左路門右之位可見聘禮使者夕幣於朝時官人布幕於寢門外君朝服出門左亦可見路門外是平庭無堂也退適路寢則君不虛召更視內朝羣臣當入故鄉黨有過位之事

燕朝考

夏官大僕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注〕燕朝朝於路寢之庭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疏〕以其路寢安燕之處則謂之燕朝以其與賓客燕在寢也但與賓客及臣下燕時亦有朝鄭必以王圖宗人嘉事爲燕朝者以其因燕而朝賓臣燕禮已有成文圖宗人嘉事者朝不見故特見之謂宗人冠昏嘉禮之等皆曰嘉事○〔又〕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注〕辭謂以王不視朝之意告之大僕兼掌治朝燕朝此不處朝謂不眡治朝與燕朝也○〔文王世子〕公族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注〕內朝路寢庭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司士亦司馬之屬也掌羣臣之位正朝儀之位也〔疏〕臣有貴者以齒皆同姓之臣若公族在外朝與異姓同處位次之時則以官之上下○〔又〕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注〕謂以宗族事會○又外朝以官體異姓也〔疏〕是欲與族姓相連結以爲體也○〔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於西方東面北上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注〕納者以公命引而入也自士以下從而入即位耳爾近也移也揖而移之近之也大夫猶北面少進〔疏〕三卿五大夫初入門右同北面三卿得揖東相西面五大夫得揖中庭少進北面不改

按路寢門內之朝君之視之也當有四一爲與宗人圖嘉事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鄭云謂以宗族事會是也一爲與羣臣燕飲燕禮所言是也一爲君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則治朝既畢復視內朝鄉黨所記是也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亦是在內朝也一是羣臣以元端服夕見亦是有事謀議也四事外則君與四方之賓燕亦在寢非朝禮又或臣燕見於君士相見禮所謂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亦非朝禮孔子侍坐侍食對問政刻侍行皆是燕見時也大僕職王視燕朝則前正位掌擯相本不止一事鄭以宗人圖嘉事解之舉一邊耳非爲燕朝專爲宗族設也孔子爲司寇在五大夫之中其位當在中庭北面無事不升堂或君有命或有所言於君乃升堂既下階仍復其中庭北面之位俟羣臣出乃出也釋宮言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曲禮言君子下卿位諸侯之朝以阼階前西面之位爲尊王朝禮三公北面而諸侯禮大夫北面變於王朝也又天子諸侯路寢南面聽政燕在阼階西面見說

門考

考工記匠人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注〕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每扃爲一个七个二丈一尺廟中之門曰闈小扃膷鼎之扃長二尺參个六尺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疏〕路門近路寢故特小爲之應門內路門外有正朝臣入應門至朝處君臣正治之所故謂此門爲應門○〔大雅〕廼立皋門皋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傳〕王之郭門曰皋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箋〕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疏〕太王實爲諸侯其門不得同於天子但殷代質未必曲有等級文王因此制度增而長之以爲天子之制毛以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爲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皋應故以皋應爲王門之名也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

按集傳云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朱子又云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衞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皋應者則皋應爲天子之門明矣此爲定說注疏言魯有庫雉他國諸侯有皋應者皆非

明堂位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注〕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皋之言高也〔疏〕其餘諸侯有皋門應門及路門

按此言魯之庫門擬天子之皋雉門擬天子之應耳非謂唯魯有庫門雉門而餘諸侯不得立也檀弓言庫門者四魯莊公既葬而絰不入庫門之外言君復於庫門宰夫命舍故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皆通諸侯言之非專爲魯記也禮器言繹之於庫門內家語謂孔子爲衞莊公言之則諸侯皆有庫門可知有庫門則亦有雉門矣鄭氏因太王是諸侯始立皋門應門意謂此爲諸侯之制不知後遂爲天子之制諸侯不得立矣天子皋門在王城之內雖有門未必與王宮相連蓋皋門內皆官府無民居諸侯則無此制矣魯之庫門制度侈大或有之其實是公宮之門非若王之郭門也

禮器有以高爲貴者天子諸侯臺門家不臺門言有稱也〔疏〕兩邊築闍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爲臺門大夫輕故不得也○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大夫之僭禮也〔疏〕兩邊起土爲臺臺上架屋曰臺門[illegible]○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疏〕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周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云象魏闕也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巍巍然高

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illegible]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公羊稱子家駒云設兩觀諸侯僭天子其意以其爲僭故天災之左氏無此義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郊特牲云臺門大夫之僭禮唯言大夫異於諸侯不言諸侯異於天子兩觀爲僭禮無其文天之所災不可據也

按兩觀與臺門當異制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疏引服虔云闕西辟西偏也當謂兩觀之內道之西也是有兩觀則東西有兩宮室可設享而舞樂不止門上作臺也設兩觀爲僭或當如公羊說

公羊傳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皆天子之禮也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按疏引禮說又不足爲據〇禮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注觀闕也孔子見魯君於祭禮有不備於此又覩象魏舊章之處感而歎之疏熊氏云當門闕處以通行路既有雙闕明是門之兩旁相對爲雙何休言天子兩觀外闕則諸侯不得有闕若以天子之禮故得有之也魯之宗廟在雉門外左孔子出廟門而來至雉門遊於觀此觀又名象魏哀三年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云感而歎之者一感魯君之失禮一感舊章廢棄故爲歎也〇左傳哀公三年桓僖災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注象魏門闕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爲象魏疏象魏是懸書之處因其處而念及其書〇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注虎門路寢門也王日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司猶察也察王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前以詔王 諸侯路門亦名虎門昭十年齊子良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疏云師氏以虎門爲路寢門此其證然

棖闑閾考

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注由闑右臣統於君閾門限也疏門限謂之閾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此大夫士是臣臣皆統於君不敢自由賓故出入君門恆從闑東也士之朝位雖在西方東面入時仍依闑東其大夫注云左則由闑西者況解賓客入門之法也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 [illegible] 者未見此注疏耳〇玉藻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注此謂兩君相見也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疏入門謂入大門也介謂上介稍近君故拂闑大夫之介微遠於闑故當棖與闑之間士介卑去闑遠故拂棖闑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棖謂門之兩旁長木也〇又賓入不中門不履閾注辟尊者所行也疏不中門稍東近闑也〇又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注公事聘享也私事覿面也疏自闑西用賓禮也自闑東從臣禮示不將爲主君之臣也 主君辭之仍出門入闑西

按以賓入不中門推之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者亦不當中或稍西拂闑也 儀禮賈疏謂門有兩闑其說非是今不錄

曲禮爲人子者立不中門疏棖闑之間尊者所行故人子不得當之〇又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注不出入者不以相問也梱門限也

宁考

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注人君視朝所宁立處疏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人君視朝宁立之處因名爲宁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曲禮曰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是也〇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疏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路門外有屏者即樹塞門是也爾雅云正門謂之應門又云屏謂之樹李巡云垣當門自蔽名曰樹郭云小牆當門中今按李郭二注以推驗禮文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者也

按宁有二齊風俟我於著俟我於庭俟我於堂著即宁此是有堂之屋以門內兩塾間爲宁鄭注聘禮大夫揖入省內事既揖俟於宁是也一是門屏之間爲宁此路門外視正朝人君所立處近路門屏設於正門天子以應門爲正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屏在雉門內路門之外屏之內宁位在其間其實宁近門而遠屏不正當門屏之中間也蓋人君所立位之南羣臣甚多故宜去屏遠邢氏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得之若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此是齊風之著不可以此解爾雅之宁也天子朝諸侯當宁而立若在兩塾之間則宁南之位無多豈可容諸公諸侯乎孔疏謂諸侯內屏在路門內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近應門甚誤按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路門內不見有屏若天子屏在路門外近應門是內屏矣[illegible]觀禮廟門外之屏唯天子有之明堂位所謂疏屏天子之廟飾者也諸侯廟內亦無屏聘禮賓入廟門內當不見有屏邪君樹塞門之制在朝不在廟故郊特牲以臺門旅樹連言之不可以廟門例路門謂路門之內有屏也釋宮門屏之間謂之宁唯爲諸侯言之門者路門也屏者雉門內之屏也若天子屏在應門外去宁愈遠矣總之人君宁立之位不論外屏內屏皆在路門外鄉黨過位在此邢氏殊知宁在路門之外屏樹之內矣又引曲禮孔疏釋屏謂之樹則屏又在路門內何前後自牴牾乎

堂階考

禮器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疏此周法也考工記殷人重屋堂崇三尺鄭差之云夏高一尺故知此九尺者周制也〇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堂崇一筵注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〇[illegible]下至地以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爲階九等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大夫五尺階五等士三尺故階三等也

按古之八尺當今五尺古之一尺當今六寸二分半凡尺寸皆以此計之魯之堂當七尺階七等孔子歷階而立於阼階當五尺之堂五等之階也三朝唯路寢有堂檜風狐裘在堂孔疏云十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此爲諸侯君在堂上當南面以有言或君有命當升西階而過君前降亦西階[illegible]見之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辟君所在謂君在東則升東階在西則升西階此燕見之法非正朝之法也

魯宗廟考

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注言廟如天子之制也疏言周公太廟

制似天子明堂謂制度高大如似天子耳不必事事皆僭是謂魯之大廟不可一一似明堂也○又曰節藻棁復廟重檐刮楹達鄉諸侯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注山節刻欂盧爲山也藻棁畫侏儒柱爲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鄉牖屬謂夾戶窗也每室八窗爲四達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爲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於兩楹之間崇高也康讀爲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奠於上焉屏謂之樹今桴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疏此論魯之大廟之飾○又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元孫也名敖疏此明魯有二廟不毀象周之文武二祧也按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竝譏之不宜立也又武宮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時此記所云因成王襃魯遂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辭也○公羊春秋文公十三年世室屋壞左穀梁作大室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於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始受封時拜於文王廟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一天下之心於周室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殷牲魯公用騂犅周牲羣公不毛不純色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燾新穀故上以新羣公廩全是故穀在上少有新穀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久不修也○穀梁春秋大室屋壞傳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

按世室大室三傳不同吳氏澄云世大二字通用故左穀作世爲大穀梁謂大室猶世室以爲伯禽廟字雖誤而義與公羊同杜氏以爲大廟之室夫廟制中央一室謂之大室非大廟之室也此說是當從公穀爲魯公之廟魯祖周公廟宗伯禽魯公廟不毀似非過譏吳氏謂聖人書之因見魯世室之非禮未必然

公羊春秋成公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疏明堂位云武公之廟武世室記人見武公之廟已立故言此非實然○左氏春秋定公元年立煬宮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注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平子逐君懼而請禱於煬公昭公死於外自以爲獲福故立其宮○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注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疏桓之於哀八世祖僖六世祖親盡廟不毀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也○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梡音管嶡嶡音蹶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注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曰大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宮白牡殷牲尊酒器犧尊以沙羽爲畫飾象骨飾之鬱鬯之器也黃彝也灌酌鬱鬯以獻也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爲柄是謂圭瓚篹籩屬也以竹爲之彫刻飾其直者也爵君所進於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爲之飾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梡始有四足也嶡爲之距清廟周頌也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周禮昧師掌教昧樂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廣大也疏尊周公不可用已代之牲故用白牡犧象王注禮器云爲犧牛及象之形鑿其背以爲尊○又君袞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注副首飾也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褘王后之上服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注……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之舞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康猶褒大也○魯頌閟宮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傳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箋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皇祖謂伯禽集傳謂羣公今按○皇祖卽謂周公又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箋楅衡其牛角恐其觸觝人也大房玉飾俎也○禮運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言郊禘皆僭禮

按魯有郊禘重祭記禮者以爲成王賜之先儒謂成王之時伯禽之受皆非今考之若果成王所賜則魯頌閟宮當及之頌第言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祀不及賜祭之事其非成王所賜可知矣呂氏春秋言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桓王使史角往止之其言當必有據但惠公之時爲平王非桓王耳周既東遷王室陵夷魯遂敢請郊廟之禮王遣使論止猶有請隧弗許愼守王章之意而魯他日遂敢行之其無王甚矣詩言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即繼以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因以騂犧享后帝后稷以白牡享周公則僭郊禘之禮者其始於僖公乎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僖公母成風也見僖八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見僖三十一年則始僭郊禘者非僖公而何僭禮之始必有其年月然而春秋不書之禘始郊者此僭上無王之事非若初稅畝作丘甲者比是以因致夫人始書禘因四卜不從免牲三望乃書郊而作頌者方侈陳其享祀受福以爲處夸之辭適見其僭竊之罪有不可掩耳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此非大禘之祭也當時以免喪之祭爲吉禘故晉人辭於魯亦曰寡君未禘祀則禘亦時祭之通稱惟魯之大禘始爲

僭用白牡犧尊也衮冕大人副禕冊僭也用八佾舞大武大夏納夷蠻之樂皆僭也與尊彝俎豆之器亦必有不當用而用者矣當時諸侯亦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其爲僭可知孔子所歎周公其衰者蓋謂此也若夫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自是禘周公非禘文王趙伯循因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爲文王之謂魯禘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其言無所依據魯固有周廟得祭文王矣宋徽宗搜求三代之器有文王方鼎見宣和博古圖其欵識云魯公作文王尊彝魯公卽伯禽也所藏者宗廟典常之器鼎亦可爲尊彝此尊公祭周廟之一證然則魯立周廟祭文王以宋祖帝乙鄭祖厲王或出於特賜今又於周公廟追配文王豈遡文王之主就食周公之廟乎周公用白牡文王當用何牲乎故趙氏之言未必可據而魯禘非禮自有所以非禮者卽魯頌之辭春秋之書以證呂氏春秋之說卽記禮者之言非實而成王與魯公不任受過也當時以禘爲時祭通稱故王制與礿嘗烝並列魯或禘於莊公或禘於武宮或禘於襄公唯禘於大廟用盛樂爲僭郊特牲曰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疏爲魯言之乎若夫季夏六月禘周公而僖八年之禘爲秋七月此得失之小者不足論雜記謂七月而禘孟獻子爲之是時獻子未執政范甯已辯之矣近儒謂禘卽祫兼及羣廟主別無大祫之祭據周禮司尊彝四時之間祀有追享朝享假追享是禘朝享是祫若魯之禘當卽是大祫蓋周公廟中既無追配文王之事必不止祭周公頌言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魯公牲犅公當共之矣秋而載嘗正是七月行禘之時蓋以大禘禮行之於秋嘗則此嘗祭亦謂之大嘗故祭統以大嘗禘連言之然則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躋僖公亦是以大禘禮行之於秋嘗僖八年大禘始見經故特書禘於大廟文二年可不書禘故變文稱大事大事卽大禘之祭也當不止及羣廟之主蓋兼及已毀廟之主也（魯有周廟見左傳襄十二年）

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不立於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注言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

朝制補遺

此卷既畢再檢朱子語類因說周禮師氏居虎門司王朝文蔚問正義謂路寢庭朝庫門外朝非常朝此如何不是常朝朱子曰路寢庭在路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朝庫門外是國有大事詢及衆庶則在此朝非每日常朝之所若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然王郤先揖揖羣臣就位王便入胡明仲嘗云近世朝禮每日拜跪乃是秦法周人之制元不如此按此條言朝制分明路門內之朝君臣於此議政事鄭注大僕燕朝王圖宗人嘉事者舉一隅耳非謂唯宗人得入異姓之臣不得入也玉藻言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者每日常朝既畢君自治文書於路寢臣自治文書於官府無所議者也若有所議則入內朝成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韓獻子將新中軍公揖之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問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不如新田此內朝議政事之一證鄉黨記過位升堂正是內朝議政事時位者君立寢門外揖羣臣之定位也既揖入寢門則此位虛矣過位時宜無言而云其言似不足者謂諸大夫同入或與夫子言夫子不得不答對也路寢庭無事亦不升堂或君有命或臣有言乃升堂亦無拜跪之禮其有時當拜堂下君辭乃升成拜者或拜受命拜受賜必有故而後拜也下階復位復其堂下之位俟諸大夫皆退然後退若治朝之位諸臣皆不在無至外朝復位之理也其言出降一等過而下堂卽謂之出非出門之出也此章不記正朝時事者前已記君在踧踖與與故略之鄉黨互相備也觀朱子言路門內議政事在此朝則知同姓異姓之臣皆得入矣庫門外非每日常朝之所則知過位不在此且外朝在庫門外非雉門外也每日常朝但立寢門外與羣臣相揖揖羣臣就位王便入可知過位是此虛位又引胡明仲之言可知後世拜跪之儀是沿秦制不得以此說周制今人不考古人宮室之制既不知三朝唯路寢有堂又不知外朝在庫門外又不善讀周禮大僕注泥其言一若路門是禁地異姓之臣不得入於是以過位爲外朝以在庫門外者移之雉門外以升堂爲在治朝使路門外平地忽然而有堂有階一知半解貽誤後學因補朱子此條詳言之以解惑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十一終　嘉應生員[illegible]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十二　學海堂（庚申補刊）

鄉黨圖考

婺源江[illegible]永著

始制衣服考

禮運昔者先王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治其麻絲以爲布帛疏云治麻絲爲布帛謂五帝時。易繫辭傳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上衣下裳因象乾坤之色）。世本胡曹作衣（黃帝臣）

冕考

世本黃帝作冕（[illegible]）。大戴禮冕而前旒所以蔽明（[illegible]）。左傳袞冕黻珽疏云論語（[illegible]）麻冕禮也蓋以木爲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謂之冕者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位者失於驕矜故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傳又云衡紞紘綖疏云冕以木爲幹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綖（[illegible]）論語偽書皆云麻冕知其當用布也弁師五冕皆玄冕知其色用玄也孔安國論語注云績麻三十升布以爲冕卽是綖也。論語麻冕禮也孔注冕緇布冠也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疏引喪服布八十縷爲升

按冕者冠之有延有旒孔以緇布冠釋之與始冠之緇布冠相混又謂績麻三十升布爲之亦非古布幅闊

二尺二寸當今尺一尺三寸七分半若容三十升之縷二千四百則今尺一分之地幾容一十八縷此必不能爲者也孔意謂蓋古者朝服十五升冠當倍於衣不知冠升倍衣唯喪服斬衰三升冠六升則然自齊衰以下則非倍半之數矣禮無冠倍於衣之例孔釋誤耳麻冕之布亦不過十五升如今尺之一分容九縷已是細密難成矣

周禮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注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延冕之服在上首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以冠縱其舊象與疏延郎是上元者紐綴於冕兩旁垂之武兩旁作孔以笄貫之冠卷爲武以笄入紐及孔貫纚與髮使得其牢固也凡冕體周禮無文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於周今還取彼以釋之按彼文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以上元下朱覆之乃以五采繅繩貫五采玉垂於延前後謂之邃延又云弁師所掌冕以旒爲主祭天用大裘取質其冕亦當無旒爲質故此不數之爵弁前後平則得弁稱冕則前低一寸餘得冕名冕則俛也以低爲號也○又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注繅雜文之名也繅古字藻今字合五采絲爲之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邃延也就成也繩之每一帀而貫五采玉十二旒則十二玉也每就間蓋一寸朱紘以朱組爲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武繅不言皆有不皆者此爲袞衣之冕十二斿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繅九斿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斿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斿用玉百二十元衣之冕三斿用玉七十二疏言五采繅十有二者此據袞冕而言謂合五采絲爲藻繩十二道爲十二旒也皆五采玉十有二者此各據一旒而言王有五色以青赤黃白黑於一旒之上以此五色玉貫於藻繩之上每玉間相去一寸十二玉則十二寸就成也以一玉爲一成結之使不相并也云紘一條屬兩端於武者謂以一條繩先屬一頭於左旁笄上以一頭繞於頤下至向上於右相笄上繞之是以鄭注士冠禮云有笄者屈組以爲紘垂爲飾兩頭皆有垂餘彼據皮弁爵弁此五冕皆有笄與彼同此言屬於武者據笄貫武故以武言之其實在笄王之五冕繅則有十二有九有五有三其玉旒皆十二故繅不言皆有不皆者則九旒以下是也玉言皆則五冕旒皆十二玉也

按大戴禮及東方朔答客難皆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則無後旒可知後旒何所取義乎鄭謂前後皆有旒此因玉藻前後邃延而誤耳前後邃延謂版長尺六寸自延端至武前後皆深邃非謂後亦有旒也玉藻言十有二旒未嘗言前後皆十有二旒也據疏引漢禮器制度亦云垂於延之前後豈叔孫通失之與抑所引者非禮器制度之原文與且袞冕二十四旒用玉二百八十八如此繁重恐首不能勝夫子論爲邦何爲取於周冕乎鄭所計用玉每冕皆當去其半

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繅玉皆朱綠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疏云孤卿大夫文承諸侯之下故鄭以諸侯之孤卿大夫解之不別見天子之臣文中可以兼之云各以其等爲之不言爵而言等則依命數矣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鄭知然者凡冕旒所以爲文飾一命若有則止一旒一玉而已非華美又見一命大夫衣無章士又避之變冕爲爵弁若一命大夫有旒士則不須變冕爲爵弁直服無旒之冕矣故知一命大夫無旒也孔子爲司寇是一命大夫去魯不脫冕而行此冕是無旒之冕衣無文裳刺黻而已魯人之歌言袞衣章甫爰得我所者借尊者之冕服言之其實非龍袞之衣也若然爵弁制如冕但無旒爲異則無旒之冕亦與爵弁不殊得謂之冕者但無旒之冕亦前低一寸餘故亦得冕名也○王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又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注侯當爲公字之誤也三采朱白蒼也諸侯三采損元黃不敢用天地之色也冕延上元下朱亦是法天地者朱色近黃色冕尊其卑皆用元冕朱裏禮有損之而益亦所謂經而等也其餘謂延紐皆元覆朱裏與王同也出此則異繅斿皆就皆三采也每之九成則九旒也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瑱塞耳者黃帝用[illegible]玉疏王與諸侯互見爲義是以玉言元冕朱裏延紐及朱紘明諸侯亦有之諸公言玉瑱明王亦有之鄭知侯當爲公者以下別見諸侯又九就當上公以九爲節故知是公也○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今注各以其等繅斿以其命數也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繅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

注天子以五采藻爲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冕版長前後出武深邃非以旒後旒垂爲邃後無旒前已詳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元表纁裏疏天子之旒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古尺尺二寸當今尺七寸五分天子齊肩則諸侯以下各有差降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皆依旒數垂而長短爲差旒垂五采玉依飾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元五行相克之次五采玉既貫徧周而復始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色者先朱後綠至漢明帝時用曹褒之說皆用白旒珠與古異也云元表朱裏者纁是朱之小別赤黃之間周禮鍾氏三入爲纁鄭注士冠禮朱則四入與是纁朱同類故注弁師朱裏與此不異○禮器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注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疏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者亦是夏殷也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亦言夏殷也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但爵弁無旒也

按記者雜記異代之冕制天子用朱綠二采太卑矣諸侯有五等一用九旒太無別矣七旒五旒用之上大夫下大夫則已僭士得服三旒之冕亦太尊以此觀之可知周冕之善夫子所以取之

左傳衡紞紘綖注衡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疏王后之衡以玉爲之故追師掌爲弁師掌王之五冕弁及冕皆用玉笄則天子之衡亦用玉笄衡即諸侯以下衡之所用則未聞紞者縣瑱之繩垂於冠之兩旁魯語敬姜曰王后親織元紞則紞必織線爲之若今之條繩鄭詩箋云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也條必雜色而魯語獨言元者以元是天色故特言之非謂純元色也紘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縣其餘也士冠禮言組紘知天子諸侯之紘亦用組也○祭義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

冕服考

書益稷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孔傳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孔疏云左傳言三辰旂旗周禮司常云

日月爲常王者禮有沿革後因於前故知舜時三辰亦畫之於旌旗下傳云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享先王則袞冕袞者卷也言龍首卷然以袞爲名則所畫自龍以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據此記文袞冕之服亦畫日月鄭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其文稱王被服袞冕非魯事也或當一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爲首而使袞統名耳蔡氏書傳云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日月星辰取其照臨山取其鎮龍取其變華蟲取其文會繪也宗彝虎蜼取其孝藻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白米取其養黼若斧形取其斷黻爲兩已相背取其辨絺鄭氏讀爲黹紩也紩以爲繡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繪之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繡之於裳繪繡皆雜施五采以爲五色也又按王制孔疏云宗彝謂宗廟彝尊之飾有虎蜼二獸虎有猛蜼能辟害故象之不言虎蜼而謂之宗彝者取其美名周禮有六彝知必爲虎蜼者周禮陳六尊六彝皆違代者在後六尊之次大是虞氏之尊山是夏后之尊六彝之次亦虎彝蜼彝在後故知虎蜼彝夏已飾於尊彝時已稱宗彝以周禮差之而當毳冕知虎蜼有毛之物也鄭注云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王制疏云皋陶謨五服五章哉鄭注云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如鄭之意九者謂諸侯之服自山而下七也是伯之服自華蟲而下五也謂子男之服自藻而下三也卿大夫之服自粉米而下以上所云虞舜之制而夏殷注云未聞○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注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華蟲五色之蟲希讀爲絺或作黹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元焉凡冕服皆元衣纁裳疏古人必爲日月星辰於衣者取其明也山取其人所仰龍取其能變化華蟲取其文理衣是陽主亦輕浮故衣繢也宗彝者據周之彝尊有虎彝蜼彝則於前代則虞時有虎彝蜼彝可知尊彝非蟲獸之號而言宗彝者以虎蜼畫於宗彝則因號虎蜼爲宗彝其實是虎蜼也虎蜼同在於彝故此亦并爲一章也虎取其嚴猛蜼取其有智爾雅注蜼似獮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尾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則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藻亦取其有文火亦取其明粉米共爲一章取其潔亦取養人黼謂白黑爲形則斧文近刃白近上黑取斷割焉黻黑與青爲形則兩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亦取君臣有合離之義去就之理也裳主陰刺亦是沉深之義故裳刺也知登龍於山者周法皆以蟲獸爲章首若不登龍於山則當以山爲章首何得猶名袞龍乎明知登龍於山取其神也又知登火於宗彝者宗彝則毳也若不登火在宗彝上則毳是六章之首不得以毳爲五章之首故知登火於宗彝取其明也王制疏云宗彝之下有藻火二章火光明貴於藻故知登火不登藻云九章初一曰龍至凡五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以其衣是陽從奇數裳是陰從偶數云希刺粉米無畫者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不變故得希名然則毳冕之粉米亦刺之也祭服衣本是元今元冕一章仍以元爲名明衣上無畫一章者刺黻於裳而已知凡冕服皆元衣纁裳者見易言其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天色元地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黃即是纁色故以纁爲名也

按三代制禮有益亦有損天子用物雖得備十二然冕藏於首既有十二旒十二玉以則天數冕服之章以九爲尊取陽數之極禮尚相變也古用十二章周損爲九章日月星唯畫於大常正是監前代損益之精意倘有益無損則制度彌文伊於胡底乎鄭說俱允當有謂周冕服亦用十二章者非也

又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注自公之袞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而祭於己疏上具列天子之服此文以上公自袞冕以下差次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也此上公袞以下既非自相聘之服又非己之祭服案曾子問云諸侯裨冕出視朝鄭云謂將廟受謂朝天子時也及助祭在廟理當裨冕若卿大夫聘天子受之在廟及助祭亦用冕服可知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注云端當爲冕是諸侯元冕自祭於己也玉藻注云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此注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祭於己彼不言二王後此不言魯者彼此各舉一邊而言其實相兼乃具也魯雖得與天子同唯在周公文王廟中得用袞冕若餘廟亦元冕或可依公羊傳魯公與羣公別牲而用騂剛則其服宜用鷩冕可也其二王後唯祭受命王得用袞冕其餘廟亦用元冕也○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注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端當爲冕字之誤也元衣而冕冕服之下疏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今天子皮弁視朝若元端聽朔則聽朔之服卑於視朝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爲冕○又諸侯元端以祭裨冕以朝注祭祭先君也祭外神亦元冕端亦當爲冕字之誤也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朝朝天子也裨冕公袞侯伯鷩子男毳也魯與天子同者明堂位云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房中是也此謂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其用魯公以下則亦元冕○王制疏云三公之袞冕數與王同其旒數則異故鄭注覲禮云上公袞無升龍其旒則九不十二也其三公司服無文按射人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服毳冕也有孤之國其孤絺冕卿大夫元冕士爵弁無孤之國卿絺冕大夫元冕以鄭註玉藻云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也○禮器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疏人君因天之文章以表德德多則文備故天子龍袞諸侯以下文稍少也然周禮上公亦袞侯伯鷩子男毳孤卿絺大夫元士爵弁元衣纁裳今言諸侯黼大夫黻雜明夏殷禮也但夏服衣有日月星辰今云龍袞者舉多文爲首耳○左傳火龍黼黻昭其文也注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戾疏周袞冕九章傳唯言四章略以明義故文不具舉衣畫龍先於火今火先於龍知其言不以次也○覲禮侯氏裨冕釋幣於禰注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袞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元此差司服所掌也疏裨讀從詩政事一埤益我取俾陪之義天子六冕以大裘爲上無埤義袞冕以下皆爲裨云上公袞無升龍者白虎通引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旂

象日月升龍傳曰天子升降諸侯降龍以此言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則天子升降俱有諸侯直有降龍而已若然彼升龍文承大旗之下知不施於旌旗而據衣服者案司常云交龍為旂又云諸侯建旂注云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則旂旗升降俱有而白虎通云諸侯降龍者據衣服而言

冕服之韍　芾考　笏易

左傳袞冕黻珽注黻韋韠以蔽膝也珽玉笏也疏黻韠制同而名異鄭詩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為之詩云赤芾在股則芾是當股之衣故云以蔽膝也鄭氏易緯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是說黻韠之元由也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言舜始作韍也尊祭服異其名耳未必此時始存象也凡韠皆是裳色其黻則有文飾焉玉藻曰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鄭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是說韠之制也記傳更無韍制皆是韠義明其制與韠同經傳作黻或作韍或作芾音義同也

按黻與韍不同黻是裳上之章以青與黑之文繡作兩已相背之形韍是韋蔽膝此袞冕黻珽當作韍乃與下火龍黼黻之黻同作黻蓋轉寫之誤耳若論語禹致美乎黻冕左傳晉侯以黻冕命士會與冕連文皆當為黼黻之黻故鄭注論語云黻是冕服之衣冕其冠也明黻是冕服之章舉後一章以該他章耳邢疏既引鄭注乃解黻為蔽膝邢說誤今集註亦承其誤

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疏士冠禮士韎韐是士無飾推此則尊者飾多此有四等天子至士亦為四等故知卿大夫加山諸侯加火天子加龍○詩朱芾斯皇鄭箋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疏芾從裳色祭時服纁裳故芾用朱赤但芾所以明尊卑雖同色而有差降朱深於赤對文則朱赤深淺有異散文則皆謂之朱○又赤芾在股箋見○玉藻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蔥衡注此元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言蔽也緼赤黃之閒色所謂韎也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為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蔥疏一命謂公侯伯之士士冠禮爵弁韎韐此緼韍則當彼韎韐也諸侯黃朱色淺亦名赤韍則大夫赤韍色又淺耳○左傳袞冕黻珽注珽玉笏也疏天子之笏以玉為之管子云天子服玉笏以朝日是有玉笏之文也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一曰笏可以簿疏物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即今手板也

按笏者古人以為服飾常插之於帶間有事出之無事仍插之禮經皆言搢笏後世謂之簿又謂之手板不插而執之乃有持簿執手板之事又有垂紳正笏之文皆非古制疏中凡言執笏者皆誤也今作文當言搢紳笏不得用垂紳正笏

玉藻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注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又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注荼讀為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不為椎頭諸侯唯天子詘焉是以謂笏為荼○又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注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己君又殺其下而圜

按珽與大圭不同天子冕弁諸服常搢珽唯朝日搢大圭故典瑞特言之若大圭即珽平時皆搢不必於典瑞見之矣考工玉人言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謂圭上殺又別為椎頭若珽則無終葵首之制且玉藻下文言笏度二尺有六寸尊卑皆然亦不長三尺也笏插於帶以上為前下為後詘者曲也非圜殺之謂珽通身皆直荼則上曲而下直大夫之笏曲其中央則上與下皆有彎環之形後世之笏作曲形正前詘後詘之謂也鄭誤以大圭為珽并詘字之義亦失之管子言天子服玉笏以朝日此玉笏為大圭

又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音班文竹士竹本象可也注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疏謂以魚須文飾其竹案禮後尊適公所史進象笏則大夫亦用象熊氏云謂有地大夫○又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中廣而上下殺簿卑皆同但所用物異耳鄭說以大圭杼上終葵首為天子之珽注文不錄日冕此冕服之笏也金黃朱色履制詳見天官屨人

四代祭服之冠考

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注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元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疏以皇與下冕相對故為冕屬周禮皇邸皇舞皆為鳳皇之字鳳羽五采故云畫羽飾之○士冠禮記周弁殷冔夏收注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齊所服而祭也其制之異未聞疏弁者古冠之大號非直含六冕亦兼爵弁於其中

弁服考　爵弁為冕之次亦兼考之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此與君祭之服雜記曰士弁而祭於公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三十升之說非是疏謂取冠倍縷之義以喪冠為證皆誤已辯之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頳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韎韐緼韍也士緼韍而幽衡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韍之制似韠冠弁者不與衣陳而言於上以冠名服耳疏凡冕以木為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為爵貌俛俛恭順貌爵弁則得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疏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與此絲衣相當故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注弁爵弁也冠元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耳○又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注緣類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己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疏大夫謂孤也冕絺冕也少牢上大夫自祭用元冠此與少牢異故知是孤知非卿者以少牢禮有卿賓尸明卿亦元冠不爵弁作記之人以己既爵弁親迎則士亦當用爵弁自祭於己廟記者緣士類欲許之其理不可親迎配偶一時之極故許其攝盛服祭祀常所供養故須依其班

色爲異又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其尊卑次於冕以纁入黑則爲紺以紺入黑則爲緅是三入赤再入黑爵頭赤多黑少故以爵頭爲喻也以紺再入黑汁與爵同故取鍾氏緅色解之從一染至三染皆謂之淺絳爾雅及鍾氏皆無四入之文經有朱色故鄭約之若以纁入黑則爲紺若以纁入赤則爲朱也朝服皮弁服元端服及深衣長衣之等皆以布爲之祭統云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爵弁服是冕服之次故知亦用絲也茹藘茅蒐一名蒨可以染絳周公時名蒨草爲韎以此韎染韋合之爲韐因名韍爲韎韐也○【文】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注】笄今之簪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纁邊組側赤也○詩絲衣其紑載弁俅俅傳絲衣祭服也紑絜鮮

序

按周禮無爵弁王之弔服有素爵弁於弁絰服見之士之爵弁無等故弁師不言同服亦不言爵弁者疏云爵弁之服唯承天變時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列天子吉服不言之今以次轉相抓不得輒於士上加爵弁故以皮弁服爲首也公羮有爵弁二則爵弁又爲諸侯始受之服

士冠禮記三王共皮弁素積【注】質不變郊特牲注所不易於先代○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注會縫中也璂讀如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邸下柢也以象骨爲之疏謂於弁內頂上以象骨爲邸○又諸侯及孤卿大夫之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注】玉璂如其命數韋弁皮弁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一命之大夫及士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疏】天子與公不言韋弁此言之亦是互見之義○詩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傳】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所以會髮䯻會謂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疏】其韋弁飾與皮弁同○又其帶伊絲其弁伊騏【箋】騏當作璂以玉爲之【疏】顧命士之騏弁是青黑色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騏當作綦○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疏】韎是蒨染謂赤色也跗謂足跗注屬也袴而屬於跗鄭此注裳亦用韎韋至雜問志裳用素者從白舄之義聘禮卿韋弁歸饔餼注云韋弁韎韋之弁蓋韎布爲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者彼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兵服故疑用韎布爲衣也言素裳者亦從白舄爲正也伍伯謂宿衞者之行長○又眡朝則皮弁服【注】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文】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注】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此天子日視朝之服【疏】皮弁是士助君視朔之服也士大夫之士從王視朝亦服皮弁諸侯相朝其服雖無文聘禮主君待聘者皮弁明待諸侯朝亦皮弁可知○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文】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注】皮弁下天子也【疏】以天子用元冕諸侯用皮弁故云下天子也○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注】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疏】鄉黨說孔子之服云素衣麑裘鄭云視朔之服視朔時君臣同服也三皇時以白鹿皮冒覆頭鉤領繞項此象上古謂象三皇時以五帝爲人古以三皇爲上古也云以素爲裳者經典云素者有三義若以衣裳言素者謂白繒也此云亦白繒此文之素是也此素雖是白繒而衣仍用布素衣非只是白布衣亦用白繒則有以帛裏布之嫌畫繢言素者謂白色即論語繪事後素之等是也器物無飾亦曰素則檀弓奠以素器之等是也知皮弁之服亦用十五升布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此皮弁亦天子之朝服故亦十五升布也喪服注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與祭服皮弁皆辟積無數飾不云者舉皮弁可知也

冠考

士冠禮記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注】大古唐虞以上緌纓飾未之聞大古質無飾重古始冠冠其齊冠白布冠今之喪冠是也郊特牲注云大古無飾非時人緌也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緌大白即大古白布冠今喪冠也齊則緇之者鬼神尚幽闇也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以白布冠質以爲喪冠也【疏】緇布冠孔子時有緌者故非時人緌之諸侯則得著緌尊者飾也冠而敝之據士以上冠訖不復用若庶人猶著之故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是用緇布冠韜其髮是庶人常用之矣詩箋云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儉且節也大古時吉凶同服白布冠三代有牟追之等則以白布冠爲喪冠

按大古冠布齊則緇之言後世之元冠用繒不用布故始冠之緇布冠既冠可敝注疏未明言元冠用繒則可敝之義不明當補

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於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注】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繩亦由固頍爲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屬猶著纚今之幘梁也終充也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無笄者纓而結其條【疏】云著頍圍髮際者無正文約漢時卷幘亦圍髮際故知也隅爲四綴亦無正文既武以下別有頍項則於首四隅爲綴上綴於武然後頍項得安穩也項中有繩亦無正文頍之兩頭皆爲繩別以繩穿繩中結之然後頍得牢固也人髮之長者不過六尺纚六尺足以韜髮既云韜髮乃云結之則韜訖乃爲紒矣紒結髮也

按頍者弁之貌不可以此釋缺項缺當讀如字敖繼公云冠後亦謂之項缺項者別以緇布一條圍冠而[illegible]或非圍冠而後不合故名缺項謂其當冠項之處[illegible]則缺也此說是後既不合宜有繩結之乃備周敖氏謂結之以固冠則非敖氏又謂大古始爲冠之時其制如此此說亦是著緇布冠有缺項存古也若元冠則不用缺項而纓屬於武矣是以內則不言缺項又疑注隅爲四綴之說未必然固冠自有纓不藉缺項而固則冠武與缺項不必連綴是以元冠無缺項亦固也纚即內則之纚古人不露髮必韜而結之繞爲髻乃著冠冠無笄而安髻有笄

【又】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注】或謂委貌爲元冠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甫或爲父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三冠皆所常服以行道也其制之異同未之聞【疏】三代皆言道是詭係朝服之冠在朝以行道德者也

按雜記言委武元縞傳言大伯端委以治周禮又云弁冕端委以治民又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則委貌亦單言委公西華言端章甫猶云端委未必有取於殷冠孔子言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似章甫與委貌亦有微異魯人歌袞衣章甫爰得我所又似當時章甫與委貌亦通行可通稱未必夫子以殷人常服章甫也

檀弓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注今冠橫縫以其辟積多解時人之惑喪冠縮縫古冠耳疏殷以上質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周世文冠多辟積不復一一直縫但多作攝而并橫縫之周吉冠文故多辟積而橫縫若喪冠質猶疏辟積而直縫是喪冠與吉冠相反而時人因謂古時亦喪冠與吉冠反故記者釋云非古也正是周世如此耳古則吉凶冠皆從縫

按今時之喪冠與古吉冠略相似冠以梁得名冠圈謂之武梁屬於武但古喪冠用繩爲武今用布爲武耳古吉冠以黑繒爲梁亦以黑繒爲武梁之廣無正文喪冠廣二寸見喪服篇賈疏則吉冠當亦如之非若後世之幘盡舉頭而蒙之也吉冠之異於喪冠者吉用繒而喪用麻布也吉冠之武用繒而喪冠之武以繩也吉冠之梁兩頭皆在武上從外向內反屈而縫之不見其畢喪冠外畢前後兩頭皆在武下自外出反屈而縫之見其畢謂之厭冠也吉冠纓武異材喪冠纓武同材也喪冠三辟積於二寸之梁上縮縫之大功以上右縫小功以下左縫殷以上吉冠亦三辟積向右縫周始變爲橫縫辟積無數冠形穹隆當長尺有數寸橫縫可十餘辟積此章須識古之冠制乃知縮縫橫縫之解後儒既不知古冠用繒則緇布冠何以既冠而可敝又謂一幅之材順經而辟積則少順緯而辟積則多又謂一幅布爲冠頂容於武故於其上爲辟積使上狹下寬皆由不識古冠之廣止二寸非用一幅之材舉頭而蒙之也其失亦有所沿來聶崇義三禮圖喪冠廣三寸已非古制矣秦始皇自謂以水德王改冠六寸見史記本紀於是冠梁始闊至漢又以爲七寸故漢輿服志云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此以委貌同皮弁如後世之帽於是古制盡失猶賴有喪冠存古制之彷彿今人鮮有能考究者矣

雜記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元縞而後蕤注不蕤質無飾也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人曰武元元冠也縞縞冠也疏元縞二冠既有先別卷後乃可蕤故云而後蕤也大祥縞冠亦有蕤何以知之前既云練冠亦條屬右縫則知縞不條屬既別安卷灼然有蕤也

按委委貌也武冠卷也委貌之制以冠委於武故云委武非謂武有二名也委貌即元冠下又云元者委武之制有元有縞故以委武總於上下分元縞二冠也蕤所以爲飾大白緇布之冠皆用布故有纓無蕤元冠用黑繒縞冠用生絹故垂蕤爲飾非謂別安冠卷之故也鄭注本明疏不善隅反徒求之別安冠卷則大白緇布冠何嘗不別安冠卷乎後人不識元冠與緇布冠之別由疏失之

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注本大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又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注皆始冠之冠也元冠委貌也諸侯緇布冠有緌尊者飾也繢或作繪緌或作蕤疏諸侯唯繢緌爲異其頍項青組纓等皆與士同○又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綦雜色也士之齊冠也注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疏諸侯元冕祭元冠齊孤則爵弁祭亦元冠齊是齊祭異冠也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助元端以祭皆元冠也此云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是齊祭同冠也天子大夫與諸侯孤同亦爵弁祭元冠齊○又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注謂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也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疏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云子姓元吉縞凶吉而雜凶故云不純吉也卷用元而冠用縞冠卷異色故云古者冠卷殊如鄭此言則漢時冠卷共材

按注言古者冠卷殊謂冠與卷不相連至著冠時始合之對下文居冠屬武耳疏以冠卷異色解之誤矣冠卷異色唯此縞冠元武與元冠縞武二冠耳非此二冠則元冠元武縞冠縞武不異色也注冠卷殊之說亦非是說見下

又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紕緣邊也既祥之冠已祥祭而服之○又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注惰游罷民也亦縞冠素紕凶服之象也垂長緌明非既祥○又元冠縞武不齒之服也注所放不帥教者○又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注謂燕居冠也著冠於武少威儀燕無事者去飾疏燕居之冠冠武相連屬燕居率略少威儀又不加緌若非燕居則冠與武別臨著乃合之有儀飾故也

按冠必與武先縫合乃可著且行禮者必先衣冠不於行禮時始著冠何必以臨時著冠於武爲多威儀耶又吉冠內畢如冠不屬武則內畢之冠未易連合倘連合不固行禮而冠脫大失威儀古人當不如是迂拙也詳此經之意居冠屬武對下有事然後緌而言謂燕居之冠但以纓結於頷下使冠與首相著而已更不用垂緌屬武是結纓而武連於首非謂冠梁屬於武也

又大帛不緌注帛當爲白大帛謂白布冠也不緌凶服去飾疏左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白繒冠也與大布相對與此異也○又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注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緌當用繢

按王者之後未見用紫之事蓋當時尚紫之漸耳

朝服考

司服凡甸冠弁服注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詩國風曰緇衣之宜兮謂王服此以田疏凡甸冠弁服據習兵之時若正田時則當戎服左傳衛獻公不釋皮冠皮弁韋弁同但色異耳是正田用韋弁也○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注朝服冠元端素裳也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疏王制云周人元衣而養老注云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燕飲羣臣之服亦則朝服之爲弁服爲諸侯朝服彼注云元衣則此元端也若以素爲裳即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元端故論語端章甫注云端元端諸侯朝服若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元端不得名爲朝服也○又朝服以食注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疏謂釋服

之後將食之時又如朝服○士冠禮筮於廟門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注元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緇帶黑繒帶也士帶博二寸再繚四寸屈垂三尺素韠白韋韠也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疏云素裳者雖經不言裳裳與韠同色云素韠故知裳亦積白素絹爲之也積者辟積也與皮弁服素積同禮之通例衣與冠同色裳與韠同色玉藻聽朔視朝彼皆不言臣此兼言臣者欲見在朝君臣同服○雜記朝服十五升古者有絲布以麻爲之布幅廣二尺二寸十五升一千二百縷麻布之細者也○玉藻非列采不入公門注列采正服○又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注亦僭宋王者之後疏王制云殷人縞衣而養老燕服則爲朝服宋是殷後故朝服以縞縞生絹也○又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注謂與諸侯羣臣也諸侯視朔皮弁服疏卒朔謂卒告朔之時服皮弁告朔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也

兼考元端服

士冠禮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注此暮夕於朝之服元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元後黃易曰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天元而地黃士皆爵韋爲韠其衡同不以元冠名服者是爲緇布冠陳之疏玉藻朝元端夕深衣是大夫士家私朝此服是向暮時夕君之服朝禮備夕禮簡故以夕言之若卿大夫暮夕於君當亦朝服矣左傳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云暮夕者無事亦無夕法若夕有事須見君則夕故傳云子革夕子我夕皆是有事見君非常朝夕之事也夕見君當是路寢之朝朝服亦是名端皆以十五升布爲緇色正幅爲之同名也雜裳前陽後陰故知前元後黃三等士各有所當當者即服之故言可以許之

按鄭言不以元冠名服者是爲緇布冠陳之非也朝服元端及深衣皆用元冠雖不爲緇布冠陳亦不可以元冠名服

冠名服

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注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疏衣袂二尺二寸喪服記文彼注云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是元端之身長二尺二寸今兩邊袂亦各屬一幅幅長二尺二寸上下亦廣二尺二寸故云廣袤等袤則長也布幅二尺二寸每幅兩邊各去一寸爲縫其實得二尺也其袪尺二寸據玉藻深衣之袪尺二寸而言也雜記云凡弁絰其衰侈袂少牢主婦衣綃衣亦云侈袂侈大也鄭即以意爲半而益一以解之也○玉藻天子卒食元端而居注服元端燕居○又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注此元端服之韠也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爲之必象裳色則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元裳黃裳雜裳也疏大夫元端以素爲裳故素韠大夫既以素裳爲朝服又以爲元端服禮窮則同故也

帷裳考

論語非帷裳必殺之注王肅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疏謂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其餘服之裳則亦有殺縫故深衣之制要在縫半下齊倍要喪服之制裳內削幅注云削猶殺也

按帷裳對深衣及長衣中衣之裳言之深衣等裳無辟積其當旁之衽須斜裁謂之殺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有辟積則前三幅後四幅皆以正裁無辟積故無殺王注乃對上衣言之誤矣衣身與袂俱以二尺二寸之正幅各去邊二寸縫之安得有殺疏既知舉深衣裳有殺矣仍曲徇王說又舉喪服之裳內削幅者爲殺誤甚喪服正是帷裳其云內削幅者謂布幅二尺二寸縫時各削一寸向內縫之不若衰衣向外縫耳與此殺字義異此殺謂斜裁彼削謂揩削一寸注雖以殺訓削義實不同集註不用舊說須參合深衣考之

鄭注喪服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疏朝服謂諸侯與其臣以元冠服爲朝服天子與其臣以皮弁服爲朝服祭服者衮冕與爵弁爲祭服不云元端亦是士家祭服中兼之凡服唯深衣長衣之等六幅破爲十二幅狹頭向上謂裳兩旁之衽不須辟積其餘要間已外皆辟積無數不似喪服三辟積有數也喪服之裳幅三袧注云謂辟兩側空中央也疏云袧是屈中之稱一幅凡三處屈之辟兩邊相著自然中央空矣幅別皆然也前爲陽後爲陰故前三後四各象陰陽也唯深衣之等連衣裳十二幅以象十二月也

按帷裳之制經無考因喪服注可見皆用七幅前三後四與衰裳同辟積無數與衰裳異

玉藻衣正色裳間色注謂冕服元上纁下疏纁是地色赤黃之雜故爲間色○顧命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徒冬反裳傳王及羣臣皆吉服蟻裳名色元彤纁也疏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爲文詩言王賜諸侯元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蟻裳以色元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纁裳此獨云元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彤赤也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彤爲纁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十二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十三　　學海堂庚申補刊

鄉黨圖考　　婺源江歲貢永著

深衣考兼考長衣中衣

禮記深衣篇鄭氏目錄云名曰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也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玉藻曰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疏餘服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其長衣中衣及深衣其制度同玉藻云長中繼揜尺若深衣則緣而已凡深衣皆用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也其中衣在朝服祭服喪服之下謂在內但喪服中衣不得繼揜尺其吉服中衣亦以采緣諸侯得綃黼爲領丹朱爲緣大夫士但用采緣而已其長衣以素緣○深衣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注言聖人制事必有法度疏以作記之人爲記之時深衣無復制度故稱古者○又短毋見膚注衣取蔽形○又長毋被土注爲汙辱也○又續衽鉤邊注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疏凡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皆似小要之衽是前後左右皆有衽也今云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謂餘衽悉當旁也若喪服裳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爲之不相連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故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鄭以後漢時裳有曲裾故以續衽鉤邊似漢時曲

裾是今朝服之曲裾也

按注衽在裳旁本玉藻不誤疏說非是辯見後疏分續衽鉤邊在兩旁最是一旁連之相著者左旁也一旁有曲裾掩之者右旁也但云與相連無異則非注意鄭謂屬連之不殊裳前後惟言左旁耳鉤邊似漢時曲裾當別用一幅布爲之上狹下闊綴於右後內衽使其鉤曲而前以掩裳際也若無鉤邊則行步時露其後衽之裏故須鉤邊掩之家禮以合縫爲續衽覆縫爲鉤邊非是

又要縫半下注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疏謂要中之縫半下畔之闊下畔一丈四尺四寸則要縫半之七尺二寸下容舉足而行故宜寬○又袼之高下可以運肘注肘不能不出入袼衣袂當掖之縫也疏袼謂當臂之處袂中高下宜稍寬可以運動其肘袂二尺二寸肘尺二寸是云運肘也○又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注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爲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前尺二寸疏袂長二尺二寸并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除去其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半在從肩至手二尺四寸今二尺一寸之袂得反詘及肘者以袂屬於衣幅闊二尺二寸身尺至肩各尺一寸也從肩覆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肩將盡今屬袂於衣又二尺一寸半故反詘其袂得及於肘也○又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注當骨緩急難爲中也疏此深衣帶下於朝祭服之帶也朝祭之帶則近上故玉藻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是自帶以下四尺五寸也○又制有十二幅以應十有二月注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又袂圜以應規注謂胡下也○又曲袷如矩以應方注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袷作曲形衣既交有如矩之象）○又負繩及踝以應直注繩謂裻與後幅相當之縫也踝跟也疏衣之背縫及裳之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正故曰負繩非謂實負繩也○又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注齊緝○又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注行舉手謂揖讓○又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注言深衣之直方應易之文也○又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注心平志安行乃正或低或昂則心有異志者與○又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注言非法不服也○又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注完且弗費言可苦衣而易有也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疏諸侯夕深衣祭牢肉大夫士朝元端夕深衣是深衣爲朝祭之次服也自深衣以後更無餘服故知是庶人之吉服○玉藻朝元端夕深衣深衣三袪縫齊倍要注謂大夫士也三袪者謂要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圍之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疏大夫士早朝及私朝服元端其私朝及在家大夫士夕皆深衣也深衣裳幅十有二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爲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闊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此寬頭嚮下狹頭嚮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故爲七尺二寸下齊十二幅廣各尺二寸故爲一丈四尺四寸袪謂袂末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

按深衣者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唯衽在裳旁始用斜裁布幅二尺二寸深衣裳用布六幅裁爲十二幅其當裳之前襟後裾正處者（領雖衣背謂之襟裾謂裾）以布四幅正裁爲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去一寸爲縫一幅上下皆正得九寸八幅七尺二寸其在上者既足要中之數矣下齊裳倍於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各去一寸爲縫狹頭成角寬頭一尺八寸皆以成角者向上以廣一尺八寸者向下則四幅下廣亦得七尺二寸合於齊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別名爲衽下文衽當旁是也所謂非帷裳必殺之者如此深衣裳無辟積必須兩旁有斜裁倒縫之衽方能上狹下廣意當時或有不用斜裁而作辟積於裳者故特記非帷裳必殺之明夫子深衣必用古制也（今人製公服亦有衣裳相連而多作辟積於裳以示異者）鄭注本不誤孔疏不得其說妄謂六幅皆交解於是裳之前後唯中縫正直其餘皆成偏衺之縫曾謂聖賢法服而有是哉其說易惑人朱子家禮亦承其誤而續衽鉤邊亦多異說矣（別有深衣考辨詳之）

又衽當旁注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

按衽者斜殺以掩裳際之名深衣裳前後當中者不名衽唯當旁而斜殺者名衽故經云衽當旁明其不當中也當中則前襟而後裾是也鄭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玩所之一字明其唯在裳旁而名衽者交裂其餘幅不交裂也又云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此廣解凡裳之衽也衽有二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前三幅後四幅裳際不連有衽掩之用布交解寬頭在上合縫之狹頭在下如燕尾之形即喪服篇衽二尺有五寸是也（注彼云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此衽之殺而下者也深衣之衽當裳旁亦交解而以狹頭向上寬頭向下此衽之殺而上者也云是以小要取名焉者謂棺上合縫之木亦名衽也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注云衽小要也蓋小要之形上下廣而中狹以掩棺蓋合縫之際上半則殺而下下半則殺而上似衣衽之上殺下殺以掩裳際是以有衽之名此借衣衽名小要故鄭連及之也云衽屬於衣則垂而放之謂朝祭喪服之衽云屬於裳則縫之以合前後即此深衣之衽也其縫之以合前後者唯左旁爲然若右旁則不能縫合別有鉤邊鄭亦略言之耳又以他文證之間喪云扱上衽謂以裳之兩角插於帶間也爾雅云執衽謂之袺扱衽謂之襭謂以兩裳角執之手插之帶而貯物於裳也論語云左衽謂夷俗衽掩於左其逢合者在右也皆衽當旁之證也疏家忽之并失小要之義今不錄

又袂可以回肘注二尺二寸之節○又長中繼揜尺注其爲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益今褎矣深衣則緣而已疏以半幅繼續袂口揜餘一尺若長衣揜必用素中衣揜或布或素隨其衣而然長中制同而名異者所施異故也裏中著之則曰中衣若露著之則曰長衣○又袷二寸注曲領也袪尺二寸注袂口也疏謂口之外畔上下尺二寸也（喪服袪尺二寸注云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吉時拱尚左手喪時拱尚右手）○又緣廣寸半注飾邊也○又以帛裏布非禮也注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元端麻衣也

中衣用布

飾考（飾者緣衣裳之邊不止飾者緣別有考）

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注尊者存以多飾為孝繢畫文也三十以下無父稱孤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緆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唯給廣二寸疏深衣外衿之邊有緣裳雖前後相連然外邊曲裾掩處其側亦有緣○曲禮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注為其有喪象也純緣也玉藻曰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又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注早喪親雖除喪不忘哀也謂年未三十者三十壯有室有代親之端不為孤也當室適子也深衣曰孤子衣純以素

通考服色相稱

緇衣羔裘云云孔安國注云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疏云凡祭服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袍繭（袍繭見喪服）夏則不袍繭用葛也（見絡）次加裘裘上加裼衣（此二句注疏刊本缺今補）次加祭服若朝服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月亦有袍繭）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祭服朝服通謂之上服）夏則中衣上加葛葛上加裼衣裼衣上加朝服凡服必中外之色相稱羔裘黑羊裘也（羔是小羊）故用緇衣以裼之麑裘麑子皮以為裘也故用素衣以裼之狐裘黃故用黃衣以裼之

按古人服制衣與冠同色（緇衣則元冠素衣則皮弁黃衣則黃冠）欲其上體稱也屨與裳同色（素裳者素屨元裳者黑屨黃裳者黃屨）欲其下體稱也帶亦象衣（緇帶素帶）韠韍亦象裳（冕服纁裳赤韍爵弁服素積朝服素裳皆素韠元端元裳三等皆用爵韠）故裼衣必象上服使內外稱（今人作文不知緇衣素衣黃衣之外仍有上服矣）

緇衣羔裘考

疏云緇衣羔裘者謂朝服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注元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布八十縷為升）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色元元即緇衣之小別（五入為緅七入為緇六入為元）玉藻亦云緇衣以裼之是羔裘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下云羔裘元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元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為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元冠相配故知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在朝君臣同服俗解緇衣取象臣北面君南面亦緇衣又何以說乎）

按緇衣羔裘又為祭服邢疏不備補考於後

王制三公一命卷疏云諸侯大夫士自祭士則元端大夫則朝服故儀禮特牲士祭元端少牢大夫祭朝服○儀禮少牢饋食禮云筮於廟門之外主人朝服疏云為祭而筮還服祭服是以上篇特牲筮亦服祭服○又明日主人朝服即位於廟門之外

按大夫以朝服為祭服如冬月必是緇衣羔裘元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韠如夫子未為大夫以元端祭亦必是緇衣羔裘兼朝祭義始備（俗解遺祭服者非）

素衣麑裘考

疏云素衣麑裘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然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故聘禮云裼降立注引玉藻云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豻胡犬絞音交蒼黃之色）又引此云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則裼衣或絞或素不定也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為正亂言絞耳（皇氏說是）○聘禮賓皮弁聘注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諸侯視朔皮弁服（服視朔重於視朝以視朔是相尊敬也）疏諸侯朝天子服冕服此待四方朝聘皆皮弁者入天子廟得伸其上服入已廟不可以冕服（重太）又不可服常朝之服（輕太）故服天子之朝服（天子以皮弁服視朝）諸侯以為視朔之服在廟視朝聘之賓是相尊敬故也（君以皮弁服受聘享敬聘使亦皮弁服）○又云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

按注疏解聘禮所以服皮弁服之意最明既服皮弁則必素衣麑裘矣白是服制尊卑相次當如此並無白色上取義之意（俗解白以昭忠信陋矣）聘享又必兼視朔義始備（俗解遺視朔非）

兼考君臣諸裼裘制

玉藻表裘不入公門注弁裘絺綌不入公門解之云振讀為袗袗襌也表裘外衣也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謂表裘為不必上服也）○又襲裘不入公門注衣裘必當裼也（謂袒出左袖露裼衣）疏裼裘襲裘但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為異（袒則露裼衣不袒則不露）○又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此語最分明）必覆之者裘褻也（當闕之吳方來云今人服裘或以毛向外古人正是如此故有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之說又有廛人反裘而負芻之喻）詩云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又士不衣狐白注辟君也狐之白者少以少為貴也疏必知狐白上加皮弁服者以狐白既白皮弁服亦白錦衣白三者相稱皆為白也天子視朝用皮弁服則天子至止錦衣狐裘此經云君則兼天子諸侯也凡在朝君臣同服然則三公在天子之朝執璧與子男同則皮弁之下狐白錦衣與子男同也其天子卿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亦狐白裘以下云士不狐白則卿大夫得衣狐白也其裼則不用錦衣見下注熊氏云當用素衣為裼其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既不衣狐白用麛裘素裼也諸侯在國視朔則素衣麑裘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玉藻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皇氏謂素衣為正記者亂言絞也

按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皮弁服之布而用錦衣裼狐白得無以帛裏布之嫌與嘗聞之吳方來錫修云凡言錦衣非通身用錦也惟以錦為緣耳婦人衣錦尚絅者亦然衣錦尚絅大夫以上婦人始嫁之服也行道禦風塵當覆以絅衣士昏禮謂之景中庸惡其文之著斷章取義耳

此說可補先儒所未及然則錦衣仍是素衣但以素錦飾領及袂耳又絞素二衣熊皇異說皇說為優聘禮疏云鄭引玉藻論語二文者欲見諸侯與其臣視朔與行聘皆服麛裘但君則麛裘還用麛裘臣則不敢純如君麛裘則青豻褎裼衣君臣亦有異時若在國視朔君臣同用素衣為裼若聘禮則君臣同用麛裘但士君則用素衣為裼使臣則用絞衣為裼也按此說未知是否又

按聘時介裼而不襲盛禮不在於己也介既然則擯者亦當然臣從君不得服朝服也而論語云端章甫願為小相似朝服又似元端服豈公西華謙退言之與

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注君子大夫士也綃綺屬也染之以元於狐青裘相宜狐青裘蓋元衣之裘疏熊氏云六冕皆有裘此云元謂六冕及爵弁也則天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褎熊氏又以內外諸侯

朝服皆緇衣以羔爲裘不用狐青也劉氏云凡玄冕之裘皆黑羔裘也故司服云祭昊天大裘而冕以下冕皆不云裘皆用羔裘也又論語緇衣羔裘皆祭於君之服是祭服用羔裘也劉氏又以此元衣爲元端與皇氏同二家之說雖各有通途皆互有長短熊氏之說踰於二家論語注云緇衣祭於君之服者謂助君祭朝服而祭也亦卿大夫祭於君之服也

按以帛裏布非禮綃是綺屬則上服必是緣衣皇劉以爲元端誤矣但冕服之裘既當用元綃衣裼狐青夫子亦嘗爲大夫服冕助君祭何以止有緇衣羔裘而無元綃狐青又似如劉氏說冕服皆羔裘意當時魯君之祭皆是緇衣羔裘故夫子亦無狐青而記者廣言他國冕服有此裘與疏解論語鄭注謂助君祭朝服而祭言此緇衣羔裘爲朝服之裘非謂元衣素裳之朝服也助君祭當服冕服元衣用絲又按鄭註專言助君祭亦未備自祭家廟以朝服亦當緇衣羔裘

又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注豻胡犬也絞蒼黃之色也孔子曰素衣麛裘○又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注飾猶褎也孔子曰緇衣羔裘

按麛裘疏說見前疑此亦是記者與言之夫子無此裘蓋未製此裘也(鄉黨傳人有麛裘之詳見一卷)胡犬之色當是蒼黃故以蒼黃之色裼之凡裼皆袒出左袖故裼衣但象其袖不論其裘身以豹飾狐青飾羔而裼皆以黑色蓋豹亦用黑色也詩鄭風羔裘豹飾傳云緣以豹皮也疏云(唐)風羔裘豹袪羔裘豹褎然則緣以豹皮爲袪褎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按此說是然則夫子羔裘麑裘亦當有他皮飾袖論語不言者省文耳

黃衣狐裘考

邢疏黃衣狐裘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俱詳見十卷)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以其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知者郊特牲云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其下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此說孔子之服云黃衣狐裘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以此知人蜡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也(俗解蜡祭假者謬)○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注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疏此息民謂之臘故月令孟冬云臘先祖五祀○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又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言祭以息民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

按三裘之色羔麑緇素服制差亥當如此不以色取義惟黃衣狐裘象其時草木黃落此說得之俗解謂報土功者臆說也草木黃落在季秋孟冬亦當其時稍停早晚耳

考袒裼襲之異

聘禮公側授宰玉裼降立(受玉時襲既受以授宰而裼立以待享)注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袒裼者左(袒出左袖也)疏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有襌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絺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褶袷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皆襯之亦行於冬故四時裘不止施於裘中)裼衣(衣即裼衣也)云見裼衣者謂開衿前上服見裼衣也(袖開衿方可袒出其實是見左袖裼衣)故玉藻云裘之裼也見美也襲者掩之故云襲充美也言凡禮裼者左者吉凶皆袒左是也以士喪禮主人左袒大射亦左袒若受刑則袒右故覲禮侯氏袒右受刑是也

按古人有袒袖之禮行禮時開出上服前衿袒出左袖喪禮插諸面之右(士喪禮主人左袒扱諸面之右扱即插字)吉禮亦當以左袖插諸前衿之右也凡經傳單言袒者袒而無衣肉袒也言裼或連言襢袒者袒而有衣也喪禮肉袒祭禮迎牲割牲養老禮割牲皆肉袒射禮惟君袒纁襦餘皆肉袒而以拾韜左臂(拾以皮爲之)君在大夫射則肉袒覲禮侯氏請事右肉袒與尋常左袒者不同謂刑宜於右也左傳鄭伯肉袒牽羊謝罪也古人自是有左袒右袒之法故至漢初周勃討呂氏有爲劉氏左袒爲呂氏右袒之說[illegible]袒袖別無所謂襲也鄭注玉藻袒而有衣曰裼合之此注凡襢裼者左可知袒裼之義矣知裼則知襲矣後人不知裼襲之禮雖草廬吳氏猶云直其領而露裼衣謂之裼曲其領而掩蔽裼衣謂之襲經義之難明如此況後世講章時文家何能由注疏以通經乎解經亦有知左袒之說者又以詩襢裼暴虎孟子袒裼裸裎爲疑不知古禮與今人情不合者多倘謂古人不以袒袖行禮則內則所謂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有敬事不敢袒裼者又何以說乎裼衣上便是上服更無襲衣此疏說是

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疏裼所以異於襲者凡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夏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故鄭注聘禮云裼者左袒也

按此謂襲衣上有一重襲衣又爲中衣與賈疏異非是其云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illegible]分明孔疏前後有不同者見下

檀弓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疏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謂羔裘元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又掩其上服○喪大記弔者襲裘疏小斂之後來弔者掩襲裘之上裼衣若未小斂之前來弔者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朝服開朝服露裼衣今小斂之後弔者以上服掩襲裘上裼衣

按此二疏裘之外是裼衣裼衣外是上服別無一重襲衣與賈疏合曲禮疏偶誤耳凡言裘外有二重衣者非是

考裼襲質文相變之異

樂記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表記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注不相因者以其或以裼爲敬或以襲爲敬禮盛者以襲爲敬執玉龜之屬也禮不盛者以裼爲敬受享是也疏又賓介自相授玉之時介禮輕裼而執圭以授賓賓禮重則襲而後受圭是賓之與介亦裼襲不相因○玉藻禮不

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注禮盛者服充大事不崇曲敬大裘不裼謂祭天也疏充猶襲也服襲是充美於內唯盛禮乃然也故聘及執玉龜皆襲見爲盛禮故也郊禮盛服大裘則無別衣裼之裘不可表大裘亦必有裼衣但不袒裼耳是不見美也○玉藻犬羊之裘不裼注質略亦庶人無文飾○又不文飾也不裼注裼主於有文飾之事疏聘禮使臣行聘之時主於敬不主於文故襲裘聘是不文飾之事不袒裼也主行享之時主於文故裼裘此主於敬者謂盛禮於文則謂不盛禮○又裘之裼也見美也注君子於事以見美爲敬疏裘上加裼衣裼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裼衣見裼衣之美以爲敬也

亦見其裘者見裘之美也裘雖在裼衣內裼衣與裘同色見裼衣則知其是裘之美故謂見裼衣之美非是君以絅衣裼狐白裘亦是見狐白之美也

又弔則襲盡飾也注喪非所以見美此謂主人既小斂以後○又君在則裼盡飾也注臣於君所也疏凡君在之時則露此裼衣盡其文飾之道以敬於君也○又服之襲也充美也注充猶覆也所敬不主於君則襲疏此謂君之不在臣所加上服掩襲裼衣以君不在敬心殺故也凡敬有二體一則父也二則君也父是天性至極以質爲敬故子於父母之所不敢袒裼君非血屬以文爲敬故臣於君所則裼若平敵以下則亦襲以其質略故也所襲雖同其意異也聘禮行聘致君命亦襲者彼是聘享相對聘質而享文欲文質相變故裼襲不同也○又是故尸襲注尸尊疏尸處尊位無敬於下故襲也○又執玉龜襲注重寶瑞也疏凡執玉得襲故聘禮執圭璋致聘則襲也若執玉行享雖玉裼執玉又分別執之此執玉或容非聘享尋常執玉則亦襲也龜是享禮庭實之物執之亦裼君尋常所執及卜則襲敬其神靈也○又無事則裼弗敢充也注謂已致龜玉也疏謂行禮已致龜玉之後則裼不敢充覆其美也亦謂在君之前故裼也若不在君所無事則襲前文云者是也

按裼襲所以分別文質質事用襲文事用裼質又有三一是禮盛爲質一是輕略爲質一是父黨無容爲質又按見美充美惟據冬月有裘言之餘三時無裘亦行裼襲之儀袒敢質文相變以爲敬耳

內則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有敬事不敢袒裼注父黨無容

按在父母舅姑之所而有敬事當袒裼注疏無明文大抵袒裼襲之儀惟施於君臣聘享平時居家處鄉皆襲而已喪禮之袒則異祭禮亦皆襲唯君肉袒割牲爲敬之至餘皆襲

聘禮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大夫納客注於是客主人皆裼疏玉藻云不文飾也不裼又云執玉龜襲下文行聘時執玉賓主人皆襲此時未執玉正是文飾之時明賓主人皆裼也○又賓入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注不言裼襲者賤不裼也○又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注上介授賓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已也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疏以垂繅爲有藉屈繅爲無藉非是今不從又賓襲執圭注執圭盛禮而又盡飾爲其相蔽敬也疏執圭以瑞爲敬君又盡飾而裼則掩執玉之敬故不得裼也○又公側襲受玉○又公側授宰玉裼降立注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尚相變也非冬月深衣唯取禮尚相變○又擯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聘禮記凡執玉無藉者襲注藉謂繅也繅所以藴藉玉

按圭璋特達不用束帛爲藉是無藉也注以繅爲藉非是如以繅爲藉則屈繅時正是以繅藉圭當爲有藉矣而云無藉何耶鄭解此句誤疏家因有垂繅屈繅之說

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注藉繅也裼襲文質相變耳有藻爲文裼見美亦文無藻爲質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

按有藉無藉注兼二義非也以後說爲是朱子修禮書引此條斷從後說

裘制雜考

召南羔羊序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疏國人因事託意見在位者裘得其制德稱其服者宗伯注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羔取其羣而不黨公羊傳何休云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死義生禮者此羔羊之德也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傳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紽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公公門也委委蛇蛇自得之貌疏大夫之裘宜直言羔兼言羊者以羔亦是羊故連言以協句此言紽數下言總之數有五非訓紽總之數也大夫羔裘以居謂居於朝非居於家也論語狐貉之厚以居注云在家所以接賓客則在家不服羔裘矣論語注又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袪與君異耳明此爲朝服之裘非居家也○又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傳革猶皮也緎縫也疏說文獸皮治去其毛曰革革更也對文言之異散文則皮革通爾雅釋訓云緎羔羊之縫也孫炎曰緎之爲界緎然則縫合羔羊皮爲裘縫即皮之界緎因名裘縫爲緎五緎既爲縫則五紽五總亦爲縫也織素絲爲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若線則所以縫裘非飾也○又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傳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疏首章言羔羊之皮卒章言羔羊之縫互見其用皮爲裘縫殺得制也依月令孟冬始裘天子祭天則大裘而冕注大裘黑羔裘是也其五冕之裘亦同黑羔裘若天子視朝及諸侯朝天子皆以狐白裘知者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秦詩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以裘象衣色皮弁服白布衣故也其卿大夫在朝及聘問亦衣狐白裘知者玉藻云士不衣狐白故也士則麛裘青犴褎以狐白之外唯麛裘素也其諸侯視朝及卿大夫等同用黑羔裘君臣同用麑裘其臣則青犴褎絞衣爲裼若兵事既用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及貍裘象衣色故也傳云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又云衽幘而衣狸製是也若天子以下田獵則羔裘緇衣以裼之其天子諸侯燕居同服元端則亦同服羔裘矣凡裘君則用全其臣則褎飾爲異故詩云羔裘豹袪鄭云卿大夫之服是也天子諸侯朝祭之服先著明衣又加中衣又加裘裘外又加裼衣裼衣之上乃加朝祭之服○鄭風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傳如濡潤澤也侯君也豹飾緣以豹皮也晏鮮盛貌英傳云三英粲兮三德明也○唐風羔裘豹袪○又羔裘豹褎傳袪袂也疏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其通皆爲袂○檜風羔裘序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詩羔裘逍遙狐裘以朝傳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箋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也疏

白狐青必知是黃衣狐裘者以諸侯之服狐白裘唯在天子之朝在國視朔之服則素衣麑裘無狐白裘矣狐青乃人功粉惡之裘檜君好絜必不服之○又羔裘翱翔狐裘在堂傳堂公堂也疏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人君日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二者於禮同服羔裘今檜君皆用狐裘故二章各舉其一○又羔裘如膏日出有曜疏檜君所服羔裘衣色潤澤如脂膏然日出有光照曜之時觀其裘色如脂膏也○天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良裘王所服也玉藻所謂黼裘與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功裘卿大夫所服疏祭服皆玄上纁下明此裘亦羔裘之黑者鄭志大裘之上又有玄衣與此裘同色亦是無文采玉藻君子狐青豹褎麛裘青豻褎注云君子大夫士也引此證功裘中有此以待頒賜玉藻仍有羔裘狐裘亦是臣之所服裘不引之者之屬中含之矣○玉藻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注誓天子也天子祭上帝則大裘而冕大裘羔裘也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也省當爲獮獮秋田也國君有黼裘誓獮田之禮時大夫猶有大裘也疏禮唯許諸侯服黼裘以誓衆出獵耳不得用大裘當時非但諸侯用大裘又有大夫僭用大裘者故譏之○又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注衛尊者宜武猛○檀弓練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注練小祥也父母之喪期年也衡當爲橫袪謂褎緣袂口也練而爲裘橫廣之又長之又爲袪則先時狹短無袪可知吉時麛裘裼表裘也有袪而裼之備飾也疏喪雖有裘裘上未有裼衣至小祥裘既橫長又有袪爲吉轉文故加裼之可也○小雅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傳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

褻裘狐貉考

爾雅貍狐貒音湍貈即貉字醜其足蹯音煩其跡厹音鈕注皆有掌蹯厹指頭處疏此四獸之類皆有掌蹯左傳熊蹯是其類也其指頭著地處名厹按說文狐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丘首貉狐善睡獸王褒云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滄莊子云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不免罹阱之患皮爲之災也埤雅狐性好疑貉性好睡故狐貉之厚以居○豳風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箋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狐貍以共尊者疏以經狐貍以下爲公子裘明于貉是自爲裘也禮無貉裘之文唯孔子服狐貉裘以居明狐貉賤故也左傳稱齊大夫東郭書衣貍製服虔云貍製貍裘也禮言狐裘多矣知狐裘以共尊者○小雅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箋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疏意民之祭服此狐裘則是尊貴之服庶人得服之者彼狐之黃者多黃狐之衣非貴服也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則庶人止服犬羊此衣狐裘者以禮不下庶人也以庶人服犬羊不裼故此狐裘亦不裼取其溫裕而已○左傳衛右宰穀曰余狐裘而羔袖注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喻己雖從君出其罪不多疏玉藻君衣狐白裘又曰錦衣狐裘是狐裘貴於羔按天子大裘亦是黑羔裘狐裘庶人得服未必狐貴於羔此蓋喻忠而終美言始從君是狐裘今來歸補過以羔袖也○邶風狐裘蒙戎傳蒙戎亂貌左傳士蔿賦曰狐裘尨茸亦亂貌○檀弓晏子一狐裘三十年

按褻裘即狐貉之裘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注謂庶人無文飾然則犬羊是庶人之裘宜非君子所服也唯宜狐貉而已禮服之狐裘欲其文其毛當與褻服之狐裘異褻裘長則禮服之裘宜短以其行禮時有升降上下長則不便於行禮也褻裘之外當服深衣深衣即所以襲裘者犬羊之裘不裼則褻裘亦不裼也

明衣考

士喪禮記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注幕布帷幕之布升數未聞也屬幅不削幅也長下膝又有裳於蔽下體深也疏衣裳同用幕布云袂屬幅長下膝者唯據衣而言布幅二尺二寸凡用布皆削去邊幅旁一寸爲二尺計之則此不削幅謂繚使相著還似袂二尺二寸凡爲衣以其有裳故不至膝下此又有裳而言下膝故云於蔽下體深也○又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注不辟積也轂足跗也凡他服短無見膚長無被土疏不辟積者以其一服不動不假上狹下寬也此裳及轂至足跗亦是不被土○又緇縓綼緆注一染謂之縓今紅也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疏深衣云純袂純邊注云純謂緣之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此在幅亦衣裳之側緣法如彼也○又緇純音準注七入爲緇緇黑色也飾衣曰純謂領與袂衣以緇裳以縓象天地也

按明衣無考士喪記襲尸之明衣沐浴後著之未知生時明衣其制同否陳祥道禮書云明衣之袂屬幅而不削明衣之裳前三後四而不辟積衣之長也下膝與要膚者異矣裳之長也及足跗與無見膚者異矣今據疏不辟積者以其一服不動若生時明衣當必有辟積又按他服在內者不殊裳亦無緣而明衣親身衣裳殊上下皆有緣意者特爲齊時制之與記云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則齊時仍有黑色之衣即元端

絺綌考

論語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注孔安國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疏袗單也暑同單服必加尚表衣然後出之爲其形褻故也○曲禮袗絺綌不入公門注袗單也孔子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爲其形褻疏上無衣表則肉露見爲不敬○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注振讀爲袗袗單也表裘外衣也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疏形解袗絺綌其形露見褻解表裘在衣外可褻二者皆上加表衣乃出也

按注疏說皆以表爲在絺綌外出之爲出門唯集註改舊說今從集註絺綌內雖有裏衣如入公門見賓客絺綌外仍當有衣裏衣如今人之汗衫也

地官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農○月令孟夏天子始絺○周南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傳覃延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施移也萋萋茂盛貌○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傳濩煮之也斁厭也○邶風絺兮綌兮淒其以風箋絺綌所以當暑今以待寒喻其失所也○鄘風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蒙覆也絺之靡者爲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箋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縐絺絺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縐絺疏葛精尤細靡者縐也言細而縷縐紲袢者去熱之名集傳紲束縛意袢延是熱之氣也

按集註雖引蒙彼縐絺然詩意是以展衣蒙於縐絺之外

褻服考

論語紅紫不以爲褻服注王肅曰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皆不正褻尙不衣正服無所施○玉藻非列采不入公門注列采正服○又纊爲繭縕爲袍注衣有著之異名也有物在衣中爲著纊謂今之新緜也縕謂今纊及舊絮也疏鄭以好者爲緜惡者爲絮○又禪爲絅帛爲褶音牒注絅有衣裳而無裏褶有表裏而無著

按在內之衣又名澤詩與子同澤以其親膚近於垢澤也又曰袒服見左傳

紺緅考

論語君子不以紺緅飾注孔安國曰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入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疏紺元色緅淺絳色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今孔氏云一入曰緅者未知出何書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黃之色卑於纁縓纁之類明外除故曰爲其似衣喪服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色是紺爲青赤色也故爲齊服盛色若以爲領袖緣飾則似衣齊服也

按紺緅皆赤黑之間色緅又黑於紺君子不以爲飾者謂其非正色也飾必用正色如深衣篇純以繢純以青純以素是也不以紺緅爲飾猶之不以紅紫爲褻服耳緅又入黑爲緇爲元齊時服元冠元端而孔氏云齊服是誤以紺爲元矣練衣本以一染之縓爲緣而孔氏云練服是誤以緅爲縓矣邢疏不能辨正集註亦因之耳

考工記鍾氏染羽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云以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又曰緇衣羔裘爾雅曰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竀同赬敕貞反三染謂之纁詩云緇衣之宜兮元謂此同色耳染布帛者染人掌之天官凡元色者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疏凡染纁元之法取爾雅及此相兼乃具此經及爾雅不言四入及六入士冠有朱紘之文鄭云朱則四入與是更以纁入赤汁則爲朱以無正文約四入爲朱故云與以疑之淮南子云以涅染紺則黑於涅涅則黑色纁若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紺矣若更以此紺入黑則爲緅此五入爲緅是也紺緅相類之物故連文若更以此緅入黑汁則爲元但無正文更以元入黑汁則名七入爲緇矣但緇與元相類故禮每以緇布衣爲元端也云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者以其爵赤多黑少故也

紅紫考

玉藻衣正色裳間色注謂冕服元上纁下疏元是天色故爲正纁是地色赤黃之雜故爲間色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騮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木尅土故綠色青黃也赤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火尅金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金尅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水尅火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騮黃是中央間土尅水故騮黃之色黃黑也○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注縓今之紅也赬淺赤纁絳也疏說文云縓黃赤色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是也士冠禮疏云從一染至三染皆謂之淺絳也按古絳字與紅同音即紅也○又茹藘茅蒐注今之蒨也可以染絳疏茹藘一名茅蒐詩茹藘在阪陸璣云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今西即之茜草○又藐茈草茈音紫注可以染紫一名茈莀音戾疏藐一名茈草根可染紫即今紫草○鄭風縞衣茹藘聊可與娛傳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箋茅蒐染巾也○地官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注染草茅蒐紫茢之屬紫茢即紫莀

按孔子言惡紫之奪朱當時尙紫亦有漸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戰國策云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並齊桓公有敗素染以爲紫下令貴紫人爭買之賈十倍管子言齊桓公好服紫齊人尙之五素而易一紫其貴紫有由來矣哀十七年傳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三罪殺之紫衣居一杜注紫衣僭君服可見當時君服紫

寢衣考

論語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注孔安國曰今之被也

按寢衣之制無考或是夫子特製之以爲齊時之用孔注謂今之被則不當名寢衣按服必有被亦不言特記矣言衣則必有袂者也被名衾詩抱衾與裯毛傳衾被也裯襌被也鄭箋改之云裯牀帳也今集傳仍從毛傳大記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詩言錦衾爛兮不必君也衾端有緣飾謂之紞襲大記注紞以組類爲之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生時禪被有識此衾制附於此

帶紳考

左傳鞶厲游纓昭其數也注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數尊卑各有數疏易或錫之鞶帶知鞶即帶也以帶束要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上帶爲革帶所以繫韍佩與雜佩在大帶之上故云鞶紳帶所以別大帶也大帶之垂者名之爲紳而復名爲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詩垂帶而厲是也玉藻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又大夫以上帶廣四寸士廣二寸是鞶厲有數也○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音裨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音律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注謂大帶也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不朱裏合素爲之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率繂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繂積如今作幧頭爲之也辟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繒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裨其紐及末士裨其末而已居士道藝處士也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於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有司府史之屬也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結約餘也疏天子以素爲帶用朱爲裏終竟帶身在要及垂皆裨諸侯不以朱爲裏亦用朱綠終裨大夫不終裨但以元華裨其身之兩旁及屈垂者士用熟帛練爲帶其帶用襌帛兩邊縪而已縪謂緶緝也士帶必反屈縪上又垂而下大夫則總皆裨之士則用緇唯裨關下一垂者居士用錦爲帶尙文弟子用生縞爲帶尙質并紐也紐謂帶之交結之處以屬其紐約者謂以物穿紐約結其帶謂天子以下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爲之紐關三寸也約紐組餘三尺與帶垂者齊引子游之言以證紳之長短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爲紳長三尺也韠謂蔽膝紳韠結三者俱長三尺也○又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注雜猶飾也即上之裨也君裨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裨垂外以元內以華華黃色也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練廣二寸再繚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繂之如士帶矣無箴功則不裨之士雖繂帶亦用箴功凡帶不

禪下士也○又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注肆讀爲肄肄餘也餘束約紐之餘也勤謂執勞辱之事也疏收謂斂持在手擁謂抱之於懷○又凡侍於君紳垂注紳垂則磬折也○詩曹風淑人君子其帶伊絲箋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小雅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傳厲帶之垂者○又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大戴禮武王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愼戒必恭恭則壽注雖夜寢其容不可以苟帶先釋故因言之

佩考

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注比德焉君子士已上○又右徵角左宮羽注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illegible]○又趨以采齊注路門外之樂節齊當爲楚薺之薺疏讀爲楚茨之茨音同耳其義則異○又行以肆夏登堂之樂節○又周還中規注反行也宜圜○又折還中矩注曲行也宜方○又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注揖之謂小俛見於前也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鏘聲貌○又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注鸞在衡和在式自由也

按大戴禮韓詩內傳皆云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非也軾非設鈴之所軾若有和車行與軾相觸不成聲矣左傳錫鸞和鈴杜注鸞在鑣和在衡此說是疏云衡之所容唯兩服馬詩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若在衡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和當在衡和不言數當是衡端各一和

大戴禮保傅篇上車以和鸞爲節下車以佩玉爲度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閒琚瑀以雜之行以采茨趨以肆夏二句與玉藻異步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注衡平也半璧曰璜衡在中牙在傍玭珠綴於衡璜之間玭亦作蠙總曰玭珠而赤者曰琚白者曰瑀或曰瑀美玉琚石次玉○玉藻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注謂世子也出所處而君在焉則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而示即事也結其左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綬不使鳴焉疏臣對君恆佩玉備義盡飾當佩玉今云君在不佩玉故知非臣是世子也○又居則設佩注謂所處而君不在焉○又朝則結佩注朝於君亦結左疏亦皆謂世子○又齊則綪結佩而爵韠注綪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爵韠者齊服元端疏此謂凡應佩玉之人○又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注喪主於哀去飾也凡謂天子以至士○又佩玉有衝牙注居中央以前後觸也疏凡佩玉必上繫於衡下垂三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縣於璜中央下端縣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爲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又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注謂喪與災眚○又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公侯佩山元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注玉有山元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爲緇綦文雜色也縕赤黃疏瑜玉之美者瓀玟石次玉者

按組綬所以懸衡上繫于革帶衡下組綬有三條皆以懸玉若珠孔細非組綬可貫鄭注大戴謂琚瑀皆爲此珠又謂是玉石其說不定後人作圖以組貫小珠未必確也

又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注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循而無窮疏孔子以象牙爲環廣五寸以綦組爲綬也所以然者失魯司寇故謙不復佩德佩及事佩示已無德事也象牙有文理言己有文章也爲環者示已文教所循環無窮也五寸法五行也

按論語言去喪無所不佩則瓀玟之玉觿燧之屬皆當佩之矣佩象環在去魯之後或當如疏說

鄭風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注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疏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名也瑀玖石次玉也衝牙亦玉爲之其狀如牙以衝突前後也集傳左右佩玉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按瑀當是玉○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音逝大觿木燧注必佩者備尊者使令也紛帨拭物之佩巾也刀礪小刀及礪礱也小觿解小結也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金燧可以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曲禮立則磬折垂佩注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注君臣俛仰之節倚謂附於身小俛則垂大俛則委於地疏帶佩於兩邊臣則身宜僂折如磬之背佩從兩邊出懸垂於前主君若重愼折身而佩垂則臣彌曲故佩委於地此謂執玉帛授受之時

齊衰凶服考

喪服記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三袧音鉤若齊音咨裳內衰外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注削猶殺也大古冠布衣布先知爲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爲下內殺其幅稍有飾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爲喪服袧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也齊緝也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裳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展之負在背上者也適辟領也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博廣也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也兩之爲尺六寸也出於衰者旁出衰不著寸數者可知也衰長六寸博四寸廣袤當心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

按五服一斬四齊第言見齊衰者舉齊以兼斬也凶服者式之則五服皆然

三年問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音瘡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杖以竹爲之居倚廬食粥寢苫草也枕塊塊土所以爲至痛飾也○間傳斬衰何以服苴苴者惡貌也黎黑之色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麻也大功貌若止不動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衣服餘事

表記子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彼記之子不稱其服○家語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又孔子對

哀公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絇屨(絇屨之屬)紳帶搢笏者皆賢人也孔子曰不必然也夫端衣元裳(端衣元裳也)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葷[illegible]衰麻苴杖而歠粥者則志不在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學記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注雜服冕服皮弁之屬○少儀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注罔猶罔罔無知貌○左傳鄭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鷸尹橘反翠鳥)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戚其子臧之謂乎注鷸冠非法之服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十　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十四　　嘉應生員李恒春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禮書綱目

婺源江歲貢永著

始為飲食考

禮運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注未有火化食腥也范金鑄作器用合土瓦瓴甓及甒大炮裹燒之也燔加於火上亨煮之鑊也炙貫之火上醴酪烝釀之也酪酢截朔初也○又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注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猶然汙尊鑿地為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為凷(凷)塊謂摶土為桴也土鼓築土為鼓(禮周古史考云燧人氏鑽火始裹肉而燔之曰炮神農時食穀加米於燒石之上而食之黃帝時有釜甑飲食之道始備)○易包犧氏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斲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先火先炊見祭食考又四方猶有不火食粒食者王制云東方曰夷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有不粒食者矣注云不火食地氣暖不為病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

通考食味調和

禮運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注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甘是謂六和疏每時三月雖同大總效之有十二月之異○洪範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

膏薌夏宜腒(音渠)鱐(音搜)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illegible])○又饘酏(音移)酒醴芼羹菽麥蕡(音墳)稻黍粱秫(音述)唯所欲(婦所欲父母舅姑所欲)注酏粥也芼菜也蕡熬枲實疏饘粥之厚者○又棗栗飴蜜以甘之菫(音謹)荁(音丸)枌(扶粉反)榆免(音問)薧(苦老反)滫瀡(思酒反 瀡音髓)以滑之脂膏以膏(古報反)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注謂用調和飲食也菫荁菫類也冬用菫夏用荁榆白曰枌免新生者薧乾也秦人溲曰滫齊人滑曰瀡疏免薧文承菫荁枌榆之下據菫荁等為免薧相和滫瀡之令柔滑也○天官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注割肆解肉也亨煮也煎和齊以五味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肉物胾燔之屬百品味庶羞之屬疏

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天官食醫凡食齊(才細反 齊量也)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注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內則同)○又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內則同)注各尚其時味而甘以成之猶水火金木之載於土疏五行土為尊五味甘為上故甘總調四味滑者通利往來亦所以調和四味內則注多其時味以養氣也疏依經方春不食酸四時各減其時味謂時氣壯者減其時味以殺盛氣此經所云食以養人恐氣虛羸故多其時味以養氣○又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內則同)注會成也謂其味相成稌稉也爾雅曰稌稻苽彫胡也○又凡君子之食常放焉疏以王為主大夫以上亦依之○內則春宜羔豚膳少牢解羊豕前體肩臂臑後體膊胳又有正脊脡脊橫脊又有短脅正脅代脅是其體十一體○樂記食饗之禮非致味也大饗之禮尚元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注大饗祫祭先王(當是饗諸侯)以腥魚為俎實不臑孰之大羹肉湆不和以鹽菜遺猶餘也○郊特牲酒醴之美元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注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左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注燀炊也(陸云燀燃也)濟益也(齊謂多少之量)洩減也

饌考

曲禮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注皆便食也殽骨體也胾切肉也食飯屬也居人左右明其近也殽在俎胾在豆疏此明卿大夫與客燕食之禮熟肉帶骨而臠曰殽純肉切之曰胾骨是陽故在左肉是陰故在右食飯燥為陽故居左羹濕是陰故居右皆在殽胾之內春秋宣十六年王享士會殽烝下云宴有折俎又昏禮及特牲少牢皆骨體在俎公食大夫禮庶羞十六豆有牛胾羊胾豕胾在豆○又膾炙處外醯醬處內注殽胾之外內也近醯醬者食之主膾炙皆在豆疏此醯醬徐音海則醢之與醬兩物各別依昏禮及公食大夫禮醬在右醢在左此醯醬處內亦當醬在右醢在左也公食禮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注云以醯和醬也又周禮醯人祭祀共齊菹醯物則醯醬共為一物也○又蔥渫處末注渫烝蔥也處醯醬之左言末者殊加也渫在豆疏儀禮正饌唯有菹醢無蔥渫故知蔥渫為殊加○又酒漿處右注處羹之右此言若酒若漿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云○又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注亦便食也屈中曰朐疏脯脩設食竟所須也末是際置在右了取祭擘之便也○內則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illegible]注飯目諸飯也[illegible]疏上諸侯所食四簋黍稷稻粱天子則加以麥苽為六○又膳膷(音香)臐(音熏)膮[illegible]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illegible]鶉鷃注此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也[illegible]食自諸食也苽彫胡也[illegible]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illegible]則不[illegible]矣此脯所謂析乾牛羊肉也疏此明人君燕食所用以蝸為醢以苽米為飯以雉為羹三者味相宜以麥為飯析稌為羹又以雉為羹此二者亦味相宜細析稻米為飯以犬兔為羹二者亦味相宜　又[illegible]卵[illegible]菜也以包豚[illegible]又縫合之○又[illegible]卵[illegible]此一十六物[illegible]又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illegible]膾切肉也卵鹽大鹽也

名也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聶而切之也○[又]或曰麋鹿魚為菹麕為辟雞野豕為軒兔為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注]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釀菜而柔之以醯殺腥肉及其氣菹軒聶而不切辟雞宛脾聶而切之○[王]制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注]粻糧也貳副也遊謂出入遊觀○[內]則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注]羹食食之主也庶羞亦異耳無秩膳謂五十始命未甚老也秩常也七十有秩膳也閣以板為之庋食物也達夾室大夫言於閣與天子同處天子二五倍諸侯也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也[疏]宮室之制中央田豕麕皆有軒音憲雉兔皆有芼爵鷃蜩范芝栭蔆椇棗栗榛柹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注]脯皆析乾肉也軒讀為憲憲謂藿葉切之也芼謂菜釀也蜩蟬也范蜂也蔆芰也椇枳椇也楂梨之不藏者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疏]芝栭一物也○[又]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音三牲用藙音毅和用醯獸用梅鶉羹雞羹鴽釀之蓼魴鱮烝雛燒雉薌無蓼[注]芥芥醬也脂肥凝者釋者曰膏藙煎茱萸也和用醯畜與家物自相和獸用梅亦野物自相和釀謂切雜之也鴽烝之不羹也薌蘇荏之屬也燒煙於火中也自膾用葱至此言調和菜釀之所宜也○[又]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音獻[注]言大切細切異為正室左右為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廚遠諸侯庖廚宜稍近大夫卑無嫌故亦於夾室而閣三三者豕魚腊也士卑不得作閣但於室中為土坫庋食也○[又]淳音諄熬煎醢加於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注]淳沃也熬亦煎也沃煎成之為名此八珍之一○[又]淳毋音模煎醢加於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注]毋讀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淳熬此八珍之二○[又]炮取豚若將音牂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為稻粉糔溲之以為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後調之以醯醢[注]炮者以塗燒之為名也將當為牂牂牡羊也謹當為墐墐塗塗有穰草也皽謂皮肉之上魄莫也糔讀與滫瀡之滫同薌脯謂煮豚若羊於小鼎中使之香美也豚羊入鼎三日乃內醯醢可食也此炮豚炮牂八珍之三四○[又]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注]脄脊側肉也捶擣之也餌筋腱也柔之為汁和也汁和亦醯醢與此八珍之五○[又]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音尖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注]湛亦漬也醷梅醬此八珍之六○[又]為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注]熬於火上為之也此八珍之七○[又]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注]膋腸間脂此八珍之八○[大]雅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籩豆有且侯氏燕胥[傳]殽菜殽也[箋]炰鼈以火熟之也筍竹萌也蒲深蒲也且多貌○[小]雅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

米精粗考

[大]雅彼疏斯粺[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疏]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說文以糲米一斛舂九斗曰鑿舂八斗曰毇與此字皆糲米斛舂八斗曰鑿

食考飯也

食醫會膳食之宜見食味調和條[內]則飯品及菰食麥食析稌八珍淳熬淳毋俱見飯考條[曲]禮食居人左[王]制五十異粻俱見飯考條○[大]雅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所留反烝之浮浮[傳]揄抒臼也或簸糠者或蹂黍者[集傳]云蹂禾取穀以繼之也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疏]抒臼抒米以出臼也○[又]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傳]泂遠也行潦流潦也餴餾也饎酒食也[集傳]云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也○[小]雅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傳]饛滿簋貌飧熟食謂黍稷也捄長貌長而曲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

按古人禮食以簋盛飯尊卑之差有八簋六簋四簋二簋儀禮又謂之敦音對所盛者黍稷加之則稻粱天子又加麥苽其非禮食則盛之於簞以匕出之食飯於豆其匕又謂之挾札管子弟子職篇云左執虛豆右執挾札周旋而貳唯嗛之視同嗛以齒是謂貳紀此謂弟子侍長者數入食飯從旁益飯之禮匕是盛飯入豆非載鼎實之匕

[曲]禮共飯揚飯摶飯俱見侵食禮考條

饐餲考

[爾]雅餀呼艾切謂之餯許穢切[注]說物臭也○[又]食饐謂之餲[注]飯穢臭

按爾雅合饐餲為一別名餀餯為物臭說文以饐為飯傷溼以餲為飯傷熱集註合飯傷熱溼解饐本字林而以餲為味變此為定詁味變則氣亦變今謂之餿飯是也飯傷熱溼者水火不得宜氣味變者陳久所致

肉考

[周]禮膳名肉物見食味調和條[曲]禮左殽右胾[內]則濡豚及用韭用蓼用藙八珍之炮豚炮牂擣漬熬肝膋俱見飯考條○[王]制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注]故謂祭饗[疏]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大牢則諸侯日食少牢大夫日食特牲士日食特豚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夫日食特豚朔月特牲士朔月特豚是常食有限不得踰越諸侯祭以大牢得殺牛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諸侯及大夫饗食得用牛

內則士不貳羹胾[疏]謂士燕食也若朝夕常食則下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小]雅既有肥羜以速諸父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傳]羜未成羊也牡羊○[大]雅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傳]以肉曰醓醢[箋]薦之禮非葅則醢也燔用肉炙用肝以脾函為加[疏]口上曰臄口下曰函○[易]噬嗑六二噬膚六三噬腊肉遇毒九四噬乾胏六五噬乾肉[本義]祭有膚鼎易傳者柔脆之物也腊肉者全體骨而為之者胏肉之帶骨者乾肉於脯而易於腊胏者也○[內]則肉曰脫之[疏]皇氏云治肉去其筋膜取好處李巡注爾雅云肉去其骨曰脫郭云剝其皮也○[曲]禮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見侵食禮考條

按肉出於牛羊豕犬雞及鳥獸烹之於鑊盛之於鼎載之於俎與豆又有土包而燒之者為炰加於火上者為燔貫而炙之為炙乾於火上為熱脾肉細切而以醯醢

食之曰脯薄析乾之曰脯加薑桂治之曰脩肉醬曰醢

肉汁曰湆

割肉考

少牢饋食禮牢心舌載于所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没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没注牢羊豕也安平也凡割本末食必正也午割使可絶勿没爲其分散也所之爲言敬也所以敬尸也○疏鄉黨孔子云割不正不食故割本末爲食正也割特牲篇注午割從横割之○少儀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注提猶絶也刲離之不絶中央少者使易絶以祭耳疏謂祭肺法也心謂肺中央少許者

按割肉之法引此二條以見凡割切皆當有法肉體亦有不能盡割以正者聖人唯食其正者耳邢疏謂析解牲體脊脅臑膊之屬體有正數者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按此祭饗之割自當有法此所記謂常食之割也

魚考

内則魚曰作之（作或作斮）爾雅注謂削鱗也○天官𠬹人（𠬹音漁）辨魚物爲鱻薧以共王之膳羞注鮮生也薧乾也○爾雅魚謂之鮨（音詣）注鮨屬也見公食大夫禮○少儀羞濡魚者進尾注擗之由後鯁肉易離也○又冬右腴夏右鰭（音祈）祭膴（音呼）注冬氣在下腴腹下也夏氣在上鰭脊也膴大臠謂刳魚腹也疏此皆謂尋常燕食所進魚體○内則魚膾芥醬（見前醬考條）○又魚去乙（見後不食考條）

餒敗考

爾雅肉謂之敗魚謂之餒注敗臭壞餒肉爛疏公羊傳梁亡自亡也魚爛而亡也注百姓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内發○左傳叔展曰河魚腹疾奈何注言無禦溼藥將病

膾考

少儀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音獻）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注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其作之狀以醯與葷菜淹之殺肉及腥氣也疏聶而切之謂先牒爲大臠而後細切之爲膾也辟雞宛脾及軒之名其義未聞或用葱或用薤實諸醯中恐皆濡熟故云柔之（膾亦謂用葱）○内則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内則牛炙羞膾乃用葱用芥（俱見前醬考條）

按膾以牛羊魚之腥肉細切以醯殺其腥氣食時用芥醬及葱同食之火上炙之者爲炙

脯考

天官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注大物肆解乾之謂之乾肉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腶脩腊小物全乾○檀弓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音境）○曲禮左朐右末○内則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及腶脩蚳醢（俱見前醬考條）有脯無膾（見前膾考）條

羹考

天官亨人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注大羹肉湆大羹不致五味鉶羹加鹽菜矣疏大羹肉湆盛於登謂大古之羹不調以鹽菜及五味調鑊中煮肉汁一名湆云鉶羹者皆是陪鼎膷臐膮牛用藿羊用苦豕用薇調以五味盛之於鉶器即謂之鉶羹若盛之於豆即謂之庶羞○禮器有以素爲貴者大羹不和○郊特牲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左傳大羹不致昭其儉也○公食大夫記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藿豆葉苦苦荼滑堇荁之類○既夕禮若作和羹爾惟鹽梅○曲禮羹之有菜者用梜（梜音夾）其無菜者不用梜注梜猶箸也疏有菜者爲鉶羹以其有菜交橫非梜不可無菜者謂大羹湆也直歠之而已其有内調湆犬羹兔羹之屬或當用匕也○内則芼羹食齊羹齊視夏時○左傳和如羹（俱見食味調和條）○曲禮羹居人右○内則雉羹脯羹雞羹犬羹兔羹鶉羹及羹食無等士不貳羹胾（俱見前飲食考條）嗟羹絮羹（俱見後食禮考條）

按爾雅肉謂之羹羹爲煮肉之通名肉熟爲羹定是也但有肉汁而不和鹽菜盛之瓦豆之登者爲大羹三牲肉汁和以鹽菜盛之鉶器者爲鉶羹列之鼎者爲陪鼎皆禮食之羹其常食之羹雞犬兔及脯皆和米屑作之而不用蓼又有菜羹但有鹽菜内則所謂芼羹葷荁葵薇之類皆可作之其尤儉者士喪所謂羹藜司馬遷傳所謂藜藿之羹者也

醬考

天官膳夫凡王之饋醬用百有二十甕注醬謂醯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醯人共齊菹醯物六十甕疏醬是總名知醬中兼有醯醢者經云百有二十甕醢人共醢物六十甕醯人共醯物六十甕故並引之○又醢人注五齊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醢醓蠃蠯（音皮）蚳（音遲）魚兔雁醢七菹韭菁茆葵芹箈（音治）筍菹三臡麋鹿麇臡也醓肉汁也臡亦醢也有骨爲臡無骨爲醢作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蠃螔蝓（音移俞）蠯蛤蚳蛾子凡醯醬所和細切爲齏全物若牒爲菹又醯人注齊菹醬屬醯人者皆須醯成味又醢人醯人皆有女醢女醯二十人注云女奴曉醢者曉醯者○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注醯醬以醯和醬公設之以其爲饌本疏此醯醬下但言醬不别言醯明以醯和醬可知祭祀無此知以生人尚褻味故有之[illegible]○曲禮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注敬主人也徹饌于序端○曲禮獻熟食者操醬齊疏齊謂齏醬齊通名耳熟食葅菹之屬[illegible]醬齊爲食之主執主來則食可知若見芥醬必知魚膾之屬○檀弓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注覆棄之不忍食○天官醬齊視秋時（見食味調和條）○内則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濡鱉醢醬腶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又有蝸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膾春用葱秋用芥三牲用藙（俱見前飲食考條）[illegible]

按醬者醯醢之總名醢之物有七醢醢當是以肉作之家所常用者也又隨產之物有蚳兔鴈水產之物有蝸蠯魚或間有之未必皆備内則有卵醬亦魚醢之類有芥醬則醢人七菹之類漬以醯而成者也醬湆以醯醢爲主或於烹魚肉時以醬相之濡雞濡魚濡鱉醢醬是也或於食魚肉膾脯時以醬配之腶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是也凡言醬者或單言醢者醢醯也言醯醬者以醯和醬也濡豚不用醬而三牲和用藙用食豕肉爲多則當設醯也用梅漿作之者爲醯醯醢主酸醢主鹹公食禮凡宰夫設醬已人有鹹和是也不得其醬當是配食之醬若[illegible]物時已人醬或有非其醬亦難辨聖人當不苛求乎此謂配食之

醬亦不必盡如內則如當用醯而設醢亦是不得其醬不得或是家中偶乏之或進食時忘設皆子婦之過聖人以不食者教之家人自知之後皆當藏之以待乏食時亦不至忘設矣

色惡臭惡考

天官內饔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音酉)羊泠(音零)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音鬱內則作鬱)豕盲(音亡)眂(內則作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音樓內則作漏)注腥臊羶香可食者是別其不可食者則所謂者謂臭味也庮朽木臭也(內則注庮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庮)泠毛毛長總結也(內則注毳毛別聚不解者也)赤股股裏無毛也(以內則注補)皫失色不澤美也(內則注皫毛變色也)沙澌也(內則注鬱腐臭也以內則注補)盲眂當爲望視腥當爲星肉有如米者似星(按腥謂其氣腥)般臂臂毛有文(內則注臂前脛般般然也)螻螻蛄臭也(內則注螻螻蛄臭也)

按邢疏色惡臭惡謂飯食及肉顏色香臭變惡者飯之色臭惡已在鍋中矣米之紅朽國語所謂赤米者亦是色惡詩云魴魚頳尾魚勞則尾赤亦是色惡鮑魚之肆亦是臭惡凡物久而敗者色不鮮且有臭也又月令春其臭羶夏其臭焦中央土其臭香秋其臭腥冬其臭朽此五臭之正者庖人注腥謂雞臊謂犬羶謂羊香謂牛此本氣非惡者可食

失飪考

論語失飪不食注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爾雅摶者謂之糷(音爛)米者謂之糪(音伯)注糷飯相著糪飯中有腥疏飯淖糜相著也米飯半腥半熟名糪即論語云失飪不食

按說文飪大熟也失飪有過熟有不熟不熟者尤害人也爾雅唯言飯之失飪肉物亦有之肉之過熟者亦爲糜爛半熟半腥者謂之爓祭禮腥法上古爓法中古熟之爲膳進後世之食若生人之食不可不熟也膾與糜腥之類用腥者有蔥薤及醯以柔之有擗以和之也

不時考

王制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注物未成不利於人

按穀果菜之時若月令孟夏農乃登麥麥秋至王瓜生苦菜秀仲夏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櫻桃)先薦寢廟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仲秋天子以犬嘗麻先薦寢廟是也又夏小正二月采蘩五月煮梅六月煮桃皆爲豆實也民之食以時若豳風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是也其有不時者或問引胡氏說云漢詔所謂穿掘萌芽鬱養強孰之類

薑考

論語不撤薑食注孔氏曰撤去也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本草薑久服通神明○說文薑禦溼菜○檀弓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內則爲熬捶之屑桂與薑(俱見饌考條)○玉藻膳於君有葷注葷薑及辛菜也

果實考

內則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鑽之注皆治擇之名○韓非子孔子御坐於哀公公賜之桃與黍也子先飯黍後啗桃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對曰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以爲妨義故不敢也(雪拭)○內則芝栭等(見饌考條)

不食考(不食之外又有見禮經者補此)

內則不食雛鼈狼去腸狗去腎貍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注皆爲不利人也雛鼈伏乳者乙魚體中害人者也醜謂鼈竅也(一說魚腸謂之乙見爾雅)○又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鴇奧鹿胃注亦皆爲不利人也舒鴈鵝也翠尾肉也鵠鴞胖謂脅側薄肉也舒鳧鶩也鴇奧脾肶也○少儀君子不食圂腴注周禮圂作豢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也腴有似人穢(禮牛羊有腸胃腴犬豕無)

食禮考

曲禮共食不飽注謙也謂共羹飯之大器也疏共食宜謙不敢厭飫爲飽也○又共飯不澤手注爲汙手不絜也澤謂挼莎也禮飯以手疏古禮飯不用箸但用手既與人共飯手宜絜淨不得臨食始挼莎手恐爲人穢○又毋摶飯注爲欲致飽不謙疏取飯作摶則易得多○又毋放飯注去手餘飯於器中爲人穢大飯也○又毋流歠注大歠嫌欲疾長歠也○又毋咤食注嫌薄之疏謂以舌口中作聲似嫌主人之食○又毋齧骨注爲有聲響不敬○又毋反魚肉注謂已歷口人所穢○又毋投與狗骨注爲其賤飲食之物○又毋固獲注爲其不廉也欲專之曰固爭取曰獲○又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嚃(音蹋)羹注亦嫌欲疾也嚃爲不嚼菜疏揚飯揚去熱氣也毋以箸當用匕([illegible])(以箸當用手)羹有菜者用梜故不得歠當梜嚼也○又毋絮(敕慮反)羹注爲其詳於味也絮猶調也疏絮謂就食器中調足鹽梅也若得主人羹更於器中調和是嫌主人味惡也○又毋刺齒注爲其弄口也口容止○又毋歠醢注亦嫌詳於味也歠者爲其淡故疏醢肉醬也○又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注優賓○又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注猶斷也堅宜用手○又毋嘬(楚怪反)炙注爲其貪食甚也嘬謂一舉盡臠○又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音咨)以授相者注謙也自從也齊醬屬也相者主人贊饌者公食大夫禮賓卒食北面取粱與醬以降也○又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注不聽親徹○又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注辭者辭主人之臨已食若欲食於堂下然○又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注延道也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客若降等則先祭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如其次偏祭謂胾炙膾也以其本出於牲體也疏君子不忘本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閒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若敵客則得自祭不須主人之延道今此卑客聽主人先祭道之已乃從之○又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音遍)殽注先食胾後食殽殽尊也凡食殽辨於肩食肩則飽也○又主人未辯客不虛口注俟主人也虛口謂酳也客自敵以止其酳不待主人飽主人不先飽也疏虛口謂食竟飲酒蕩口使清絜及安食也用醬曰漱用酒曰酳○玉藻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注謙也疏此謂不爲己故後祭而先飯者示爲尊者嘗食也○又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音孫)主人辭以疏注祭者盛主人之饌也飧者美主人之食也疏之言麤也疏客飧者若食竟作三飯飧也(以水澆飯)○又食棗桃李弗致於核注恭也疏謂懷核不置於地也○又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注上環頭刌也○又凡食果實者後君子注

陰陽所成非人事也○又火孰者先君子注備火齊不得也○少儀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注所以勸也○又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注亟疾也備噦噎及見問也疏小口而飯備噦噎速咽之備見問也○又數色角反噍子笑反毋爲口容注口容弄口疏數噍謂數數噍之也客自徹辭焉則止注主人辭其徹○坊記子云敬則用祭器注祭器籩豆簠簋鉶之屬也有敬事於賓客則用之謂饗食也盤盂之屬爲燕器○又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注言不可以其薄不及禮而不行禮亦不可以其美過禮而去禮禮主敬廢滅之是不敬

玉藻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注以其待已及饌非禮也疏凡客將食興辭而孔子不辭者必是季氏進食不合禮也凡禮食先食胾次食殽乃至肩孔子有則止乃飧不食肉而仍飧者是季氏無人之禮故也○雜記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注言貫其以禮待已而爲之飽也時人倨慢若季氏則不以禮矣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疏飧謂食後更食而强飯以答主人之意

侍食考

論語侍食於君君祭先飯注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疏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也故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也○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音徧嘗羞飲而俟注雖見賓客之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飲而俟君食而後食也君將食臣先嘗之忠孝也○士相見禮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注君祭先飯食其前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膳謂進庶羞既嘗庶羞則飲俟君之徧嘗也疏見君將食必有膳宰進食則膳宰嘗君前之食備火齊不得也此文謂膳宰不在則侍食者自嘗自己前食既不嘗君前食則不正嘗食故云示爲君嘗食也此謂君與臣小小禮食者仍非正禮食正禮食則公食大夫是也彼君前無食此君臣俱有食故知小小禮食玉藻云客之則此注禮食但此文不云客之命之祭然後祭文不具也若臣嘗食不得云禮食亦不得祭○玉藻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注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飯飲利將食也疏此謂臣侍食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也○又君命之羞羞近者注辟貪味也○又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注必先徧嘗之○又凡嘗遠食必順近食注從近始也○又君未覆手不敢飧注覆手以循咡已食也飧勸食也疏食飽必覆手以循口邊恐有殺粒汙著之飧謂用飲澆飯於器中也禮食竟更作三飧以勸飽○又君既食又飯飧注不敢先君飽○又飯飧者三飯也注臣勸君食如是可也○又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注食於尊者之前當親徹也○曲禮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注嫌棄尊者物也○以黍雪桃事見果實考條

按鄉黨記侍食於君是君以客禮待之者故代宰夫嘗食客之則己當祭此不言者或是君未有命或是記者略之耳疏謂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也若非客之則有宰夫嘗食夫子不得先飯矣

賜食考

玉藻酒肉之賜弗再拜注輕也受重賜者拜受又拜於其室也疏亦謂君賜也再拜重也酒肉輕但初賜至時則拜至明日不重往拜也

祭食考

明堂位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注氣主盛也謂周祭肺○春官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音延祭三曰炮音包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而泉反祭七曰絕祭八曰繚音了祭九曰共祭注九祭皆謂祭食者命祭者玉藻曰君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是也衍當爲延炮當爲包延曲禮曰主人延客祭是也包猶兼也有司曰有司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於豆祭是也周猶徧也曲禮曰殽之序徧祭之是也振祭擩祭本同不食者擩則祭之特牲少牢未食之前擩於醢祭於豆間是也將食者既擩必振乃祭也特牲少牢尸取肝擩於鹽振祭是也振者振動其手也絕祭繚祭亦本同禮多者繚之以手從肺本循之至於末乃絕以祭見鄉飲酒鄉射禮禮略者絕則祭之其本直絕肺以祭見鄉射禮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玉藻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侏虛涉反卑注水漿非盛饌也已猶大也祭之爲大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疏言食於體敵之人若祭水漿爲大厭降也侏猶卑也微有所畏迫也臣於君則祭之者公食大夫禮祭䤃漿是也○左傳齊慶封來奔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音泛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注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氾祭遠散所祭不共茅鴟逸詩刺不敬疏公食大夫禮取韭菹以徧擩於醢於上豆之間祭又言祭鉶羹於上鉶之間祭飲酒於上豆之間是祭食之禮各有其處○少施氏辭祭見侍食考條

按古人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大者如后稷配天次者如大蜡祭先嗇司嗇其先火先炊之人則於祭祀後祭之夏官司爟音灌凡祭祀則祭爟祭先火也特牲饋食禮尸卒食而祭饎音熾爨雍爨祭先炊也先炊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臧文仲燔柴祭之謂是祭火神孔子以爲非禮至每食必祭亦是祭先火先炊彼是正祭此是小祀耳

變食考

莊子不飲酒不茹葷此祭祀之齋

按士相見禮膳葷注謂食之葷辛物葱薤之屬[illegible]注葷薑及辛物不撤薑食孔注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然則葷辛物謂葱韭薤也

祭肉考

祭統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注殷人貴髀其周也周人貴肩爲其顯也凡前貴於後謂在俎體之屬○又夫祭有畀煇音運胞音庖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注煇周禮作韗謂[illegible]

簝皮革之官也翟謂敎羽舞者也○曲禮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注臣不敢煩君使也疏此謂士助君祭若大夫以上君使人歸俎○春官大宗伯以脤上忍反膰之禮親兄弟之國注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兄弟有共先王者疏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得與兄弟之國同○秋官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注交有往來之義○左傳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於社不敬劉子曰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注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之名膰祭肉○又會于葵邱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注胙祭肉尊之比二王後八寸曰咫隕越顚墜也據天王居上故言恐顚墜於下○又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注有事祭宗廟也膰祭肉尊之故賜以祭肉○春秋定公十四年天子使石尚來歸脤注石尚天子之士脤祭社之肉盛以脤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少儀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犆音特豕則以豕左肩五箇注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爲福膳也展省具也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臂臑因牛序之可知

按饋祭肉古人重其禮如此孔子所以必拜受言再拜稽首者饋尊者之辭乎敵當再拜不稽首

檀弓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注彈琴以散哀也

酒考

戰國策帝女令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天官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注式法作酒之法式作酒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音古之巧功沽善惡也○又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之醳酒也冬釀春成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月令仲冬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音尖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才計反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音忒注酒孰曰酋大酋者酒官之長也於周則爲酒人秫稻必齊謂孰成也湛漬也熾炊也火齊腥孰之調也物猶事也差貸謂失誤有善有惡也○秋官萍氏幾酒謹酒注幾酒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謹酒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曰有政有事無彝酒疏萍氏主水禁幾酒者酒亦水之類故也取義萍草入水不溺以此酒亦能溺人不得非時謂若酒誥惟祀茲酒及鄉飲酒及昏娶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是其時也○內則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注重陪也糟醇也清泲也致飲有醇者有清者陪設之也○射義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

飲酒考

樂記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注言豢豕作酒本以饗食養賢而小人飲之善酗以致獄訟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鄉飲酒義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工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一終笙入三終主人獻之笙入立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一終間歌三終間代也堂上歌魚麗堂下笙由庚堂上歌南有嘉魚堂下笙崇邱堂上歌南山有臺堂下笙由儀此爲三終合樂三終堂上下歌瑟及笙竝作舊說工歌關雎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笙吹采蘋合之疑未必然當是六詩迭歌瑟與笙皆應之耳鵲巢三詩非笙詩也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按鄉飲酒之禮有四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鄉飲酒義篇亦言黨正飲酒正齒位之事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皆鄉中禮飲鄉黨所記則鄉人有時會聚飲酒耳又禮飲賓出有奏陔之禮賓至階間而陔作奏鍾師九夏之祴陔音該夏恐賓醉失禮故奏之王朝祴夏之樂有牘應雅三器以竹爲之舂於地以節行步鄉飲奏陔唯擊鼓奏之常飲無其事

玉藻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注不敢先君盡爵○又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先典反如也二爵而言言音誾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注洒如肅敬貌言言和敬貌斯猶耳也油油說敬貌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隱辟俛逡巡而退著屨也○曲禮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音醮少者不敢飲注降席拜受敬也燕飲之禮鄉尊尊所設之處飲不敢先尊者盡爵曰釂○小雅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傳幡幡瓠葉貌獻奏也酢報也醻導飲也箋熟瓠葉者以爲飲酒之菹也斯白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爲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

按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酒拜而告旨言酒美也主人受賓酢卒爵酌而拜崇酒崇充也謝酒惡言相充實而已主人酬賓之觶奠之於薦右欲其舉也賓奠之於薦左注云酬酒不舉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也

又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箋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醉者昏無知之人飲酒一醉自謂日益富夸淫自恣○又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

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傳反反言重愼也幡幡失威儀也抑抑愼密也怭怭媟嫚也秩常也○(又)賓既醉止載號載呶女交反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傳號呶號呼讙呶也僛僛舞不能自止也傞傞不止也郵過側傾也俄傾貌○(又)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集傳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童羖無角之羖羊必無之物也言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故既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所爲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爲之羞愧也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羖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汝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矣況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此衛武公自悔之辭

藥考

天官醫師聚毒藥以共醫事(注)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恆多毒○(又)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注)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贏養其不足者五味醯酒飴蜜薑鹽之屬五穀麻黍稷麥豆也五藥草木蟲石穀也○(瘍醫)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注)以類相養也○(曲禮)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注)愼物齊也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十四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十五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鄉黨圖考　婺源江歲貢永著

車通考

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注)鸞有鸞和也鉤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疏)曲輿謂曲前闌也○小工(記)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注)輪象日月者以其運行也日月三十日而合宿(疏)不言輿言軫者軫是輿之本故舉以言之日則一日行一度一年一周天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月一周天又行一辰遂及日而合宿故以輪象之若據日月合會於其處則名宿亦名辰亦名次亦名房也今按名房非也書季秋月辰弗集于房房是房宿○(大戴禮)古之爲路車也蓋圜以象天二十八橑音僚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音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注)橑蓋弓也覩四時之運謂視輪也車爲日月巾車宗伯之屬○(春官)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鍚音陽樊音盤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音流以祀(注)玉路以玉飾諸末鍚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鍚也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纓今馬鞅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音計飾之十二就就成也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爲縿斿則屬焉(疏)纓是夾馬頸故以今馬鞅解之○又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注)金路以金飾諸末鉤婁頷之鉤也金路無鍚有鉤亦以金爲之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大旂九旗之畫交龍者以賓以會賓客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爲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其無功德各以親疏食采畿內而已(疏)上得兼下玉路直言鍚兼有鉤可知○(又)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注)象路以象飾諸末象路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七成大赤九旗之通帛以朝以日視朝異姓王甥舅○(又)革路龍勒條音叨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注)革路鞔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龍駹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爲勒條讀爲絛其樊及纓以絛絲飾之而五成不言樊字蓋脫爾以此言絛知玉路金路象路飾樊纓皆不用金玉象矣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即戎謂兵事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疏)玉路金路象路皆以革鞔則冬官云飾車欲侈者也但象路以上更有他物則得玉金象之名革路無他物則名爲革路也○(又)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注)木路不鞔以革漆之而已前讀爲緇翦之翦翦淺黑也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田四時田獵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鎭服蕃服○(又)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服車服事者之車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縵亦五采畫無瑑爾墨車不畫也棧車不革鞔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疏)知士車有漆飾者

按唐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駢錦(注)云漆飾之駢併也○考工記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注)官各有所尊王者相變也舜至質貴陶器甒大瓦棺是也禹治洪水民降邱宅土卑宮室盡力于溝洫而尊匠湯放桀疾禮樂之壞而尊梓武王誅紂疾上下失其服飾而尊輿車周所上也(疏)工有輪人輿人車人就職中仍有輈人是一器工聚者車最多

車輪考

考工記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注)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齊人名疾爲戚速疾也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其圜甚著地者微耳著地者微則易轉○又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音婢則於馬終古登阤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注)已大也甚也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阤阪也輪庳則難引此以馬大小爲節也兵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六尺六寸之輪此車之高者也軹轂末也轐謂伏兔也此軫與轐幷七寸田車又宜減焉乘車之軹廣取數於此軌廣八尺旁出輿亦七寸也

按軫本輿後橫木之名前言車軫四尺謂之一等言其去地之數也輿人言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言其木之方圍也軫爲輿下材則輿亦可謂之軫此言加軫與轐軸人言五分其軫間又云軫之方也以象地疏云據輿方而言不言輿言軫者軫是輿之本故舉以言之也

又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眡其輪欲其幎音覓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

匡注三材所以爲轂輻牙也斬之以時材在陽則中冬斬之在陰則中夏斬之今世轂用雜榆輻以檀牙以橿也和之謂其殺內音而合之利轉者轂以無有爲用也牙謂輪輮也完微盡而轂輻牙不動輪謂牙也頻均致貌也進猶行也非謂輪行也微至至地者少也非有他也圜使之然也鄭小貌也肉稱宏殺好也眼突出貌也幬幔轂之革也革急則裹木廉隅見蚤當爲爪謂輻入牙中者也輗讀爲餅謂輪篳反也輪雖篳爪牙必正也菑謂輻入轂中者也菑與爪不相佹音詭乃後輪敝盡不匡剌也疏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注無有謂空虛轂中空虛輪得行凡造車輪皆向外筭則車不掉輪雖筭爪入牙中鑿孔必正直不隨邪也

按圜物中隆起者謂之筭綆爲輪筭謂三十輻向外隆起不使其平所以必使外筭者何也輪輻若平則力均行時可掉向內亦可掉向外須令一邊偏重則不掉向內矣作綆之法鑿牙之孔仍正鑿不偏但輻入牙處用邊筍一邊有一邊鈌以鈌邊向外則向外筭直勢在外矣此物理甚微余親驗之今車必向外筭所以牙孔正而輻不平者因用邊筍故後人不知物理妄解綆爲輪外一重護牙護牙當以鐵裹用綆何爲乎綆是活動之字非輪上有一物名綆也

又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音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好角反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音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椁音其漆內而中詘音屈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阞捎音其藪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注矩謂刻識之也稹致也火養其陰炙堅之也藃藃暴陰柔後必橈減幬革暴起小而長則菑中狹大而短則轂末不堅六尺六寸之輪牙圍尺一寸不漆其踐地者也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也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按徑一圍三寸不及徑一鄭皆用徑一圍三術率未密也椁者度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也捎除也阞三分之一也鄭司農云藪謂轂空壺中也元謂此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壺中當輻菑者也藪者衆輻之所趨也賢大穿也軹小穿也此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大穿甚大似誤矣大穿實五分轂長去二也去二則得六寸五分寸之二凡大小穿皆謂金也令大小穿金厚一寸則大穿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內徑二寸五分寸之四如是乃與藪相稱也

按藪爲轂壺中當輻菑之處鄭所計甚密下文量其藪以黍謂量兩轂之壺中如以黍量黃鍾之法也後人解藪爲輻菑所入之三十孔誤矣三十孔但謂之鑿不名爲藪

又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注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又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抏音兀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音也注廣深相應則固足相任也抏搖動貌強不足言輻弱不勝轂之所任也轂不折言力相稱也弱菑也竑謂度之殺衰小之也溓謂泥不黏著輻也○又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胡飽反注謂殺輻之數也股謂近轂者也骹謂近牙者也○又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音而固不得則雖有槷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注揉謂以火槁之衆輻之直齊如一也平沈謂浮之水上無輕重得謂倨句鑿內相應也槷搬屑音也必足見言槷大也輪筭則車行不掉參分寸之二者出於輻股鑿之數也疏鑿牙之時孔向外侵三分寸之二使輻股外筭故云輻股鑿之數也

按疏說則牙上鑿孔不正矣非也牙孔仍正鑿但偏之柄不用正中使鈌一邊則輻股向外參分寸之二矣余嘗親驗之

又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音吝於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注杼謂削薄其踐地者侔上下等附著也搏圜厚也甐亦敝也以輪之厚石雖齧之不能敝其鑿旁使之動廉絕也挫折也○又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音矩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注輪中規則圜矣等爲萬蔞音以運輪上輪中萬蔞則不匡剌也輪輻三十上下相直從旁以繩縣之中繩則鑿正輻直矣平漸其輪無輕重則斲材均矣黍滑而齊以量兩壺無贏不足則同侔等也稱兩輪鈞石同則等矣輪有輕重則引之有難易國工國之名工車上蔞亦輪人爲之今不錄

按萬之以視其匡有解萬同矩匡爲方者非也凡物圜中規者四角量之方必中矩不必再以矩量也匡者匡枉不平正也別作萬蔞以運輪上不高不下則於平正不匡枉今試輪之法別櫃一竹於輪旁運輪數周適與彼物相當則輪平正卽古人萬之以視其匡之法

車輿考 兼考式

考工記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注稱猶等也車輿也衡亦長容兩服疏參如一者謂俱六尺六寸也容兩服者服馬也以其驂馬別有轉鬲引車故衡唯容服也○又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古角反注隧謂車輿深也兵車之隧四尺四寸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兵車之式高三尺三寸較兩輢上出式者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疏隧謂車輿之縱凡人所乘車皆取輻闊以式參乘或則乘故橫則六尺六寸此隧與之縱三分六尺六寸取二分以四尺四寸爲之鄭有兵車其實乘車亦同也式謂人所馮依而式敬故名此木爲式也較謂車輿兩相今人謂之平鬲也言兩較謂車相兩旁豎之者二者既別而云較兩輢上出式者以其較之兩頭并置于輢上二木相附故據兩較出式而言之

按車輿之制前與左右皆有板而鈌其後以升下言其前後之深謂之隧三分其隧一在前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者謂之式二在後深二尺九寸三分寸之一者爲兩輢輢上左右各一木縱置之謂之較其輿之形前低而後高式高三尺三寸兩輢上之較高五尺五寸縱文由鄭注本分明疏家因後世名平鬲一若三面皆平

者於是式較之制不分明後之作圖者皆不知作前低後高之形而與制失矣式本是木名下文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是也若以地言則通隧前三分之一處皆名爲式蓋式是揉木作三面之形式是用兩曲木遞合之在前可憑式者兩是式左右曲向後接兩輢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亦是式所以必用曲木者欲令曲處當環不觸人手也若較自是兩旁木植輢上人長八尺較高五尺五寸小俛則憑之其憑也立左可憑左手立右可憑右手不能兩手俱憑也曲禮凡必式孔疏云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爲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爲較較去車牀五尺五寸於是立乘若平常則憑較詩云猗重較兮是也又若應爲敬則落手隱下式而頭得俯俛故後云式視馬尾是也此疏甚謬式不止橫一木在前兩旁仍有鉤曲而後各一尺四寸有奇較有兩木是縱設乃謂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是式之制先不明而較亦因之而誤此較式之間二尺二寸有板乎無板乎如有板擋則人如何能落手憑式且式上有皮謂之幦如何能覆著無板則人俯而憑式其頭豈不觸較乎較高五尺五寸御者亦甚不便執策執轡矣詩言重較謂兩較在輢上高於前之式若兩重然故曰重較非謂兩橫木相重也毛傳謂重較卿士車此亦不然且制尊卑同唯車飾異孔疏亦云周禮無重較文置較之文矣而較之爲制置曲縱不明由其不知式制也

又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轛圍注軫輿後橫者也兵車之軫圍尺一寸兵車之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兵車之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兵車之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軹輢之植者橫者也與轂末同名兵車之轛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轛式之直者橫者也轛者以其鄉人爲名○文圍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棧車欲弇飾車欲侈注治材居材如此乃善也如生如木從地生如附如附枝之弘殺也棧車欲弇爲其無革鞔不堅易坼壞也飾車謂革鞔與也大夫以上革鞔與

按輿之二面及底皆以板作之其交處以牝牡相銜以爲固輿後橫木爲軫以爲車之本板之上端有式有較以爲憑較式之下各有橫直之小木爲軹爲轛作於板內縱橫相持皆所以固板者也與自後升啟後戶者曰簞第以竹作之輿下三面謂之軓范音又有伏兔以銜軸見後

車轅考

考工記輈人爲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媺音美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軓音前十尺而策半之注輈車轅也詩云五楘梁輈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軹崇三尺三寸加軫與轐七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也鄭司農云深四尺七寸謂轅曲中田馬軹崇三尺一寸半并此輈深而七尺一寸半今田馬七尺衡頸之間亦七寸則軫與轐五寸半則衡高七尺七寸輪軹與軫轐大小之減率寸半也則駑馬之車軹崇三尺加軫與轐四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六尺七寸也今駑馬六尺除馬之高則衡頸之間亦七寸媺無節目也久堅刃也利滑密軓前十尺謂輈軓以前之長也策御者之策也軓是軓法也謂與下三面之材輢式之所尌樹音持車正也

按輿下唯後有軫餘三面皆無材若有三面材則兩旁之材有礙於轂之轉矣輿三面板及底板皆以牝牡相銜如今人作箱之法輢式之軹轛附著板內非樹之於三面材上也鄭言三面材因下文任正而誤說見後

又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注凡任木目車持任之材任正者謂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輈軓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則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衡任者謂兩軶之間也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無任言其不勝任輈圍亦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相應當兔輈當伏兔者也亦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任正者相應頸前持衡者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踵後承軫者也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

按任木與下文爲目任正者謂輈在輿下即下文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者也衡任謂軸即下文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者也同一輿也以縱言之曰任正以橫言之曰衡任軸任之輿下別無三面之材若有之當與人作之不當言之於輈人矣衡任唯指軸若輈前之衡圍經未言或可因軸見之謂衡任爲衡則非經意也

又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注孫順理也弧木弓也凡弓引之中參中參深之極也揉輈之倨句如二可也如三則深傷其力疏輈軓前十尺國馬之輈深四尺七寸與二不相應者當通一丈四尺四寸并與下數之故得二也二者輈總長丈四尺四寸且取丈二尺得四尺餘二尺四寸復得八寸總爲四尺八寸是國馬之輈猶不滿二之數也言二舉大而言○又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注大車牛車也摯輖也登上阪也克能也阤阪也倍任用力倍也疏輈人注爲四馬車轅因說駕牛者亦須曲撓之意○又是故輈欲頎典音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注頎典堅刃貌揉之大深傷其力馬倚之則折也揉之淺則馬善負之輈注則利謂揉之不深不淺得其和○又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音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輈之和也注揉輈之深則折經亦謂順理也言進退之易與人馬之意相應楗或作券券今倦字也輈和則久馳騁載在左者不罷倦尊者在左契讀爲爰契我龜之契需讀爲畏需之需王薦羨也和則安是以然也○又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軓七寸軓中有灂謂之國輈注登上也勸馬用力馬止輈尚能一前取道喻易進伏兔至軓兵車乘車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灂下至軓

袖海山房校印

七寸則是半有濟也輈有筋膠之被用力均者則濟遠疏伏兔銜車軸者與下短不至軌軌即輿下三面材也輿下三面皆謂之軌用力均謂軌前十尺幷入式下曲直皆用力均則濟入式下七寸是濟遠也按輈之出軾前處名疾大行人侯伯立當前疾

按伏兔即前加軫與轐之轐置於輿底有二其長當一尺四寸有奇其高加于軸上稍過於轂使轂可轉其銜軸之處今人作义銜之古制亦當然也轐又謂之輹左傳車說其輹易大畜九四輿說輹說輹則輿與軸離不能行矣小畜九二輿說輻輻亦當爲輹也

車馬考

秦風小戎俴收五楘音木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音注傳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也五五束也楘歷錄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游環靷環也按靷環本作靳環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陰揜軌也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靷也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騏騏文也左足白曰馵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揜軌在軾前垂輈上鋈續白金飾續靷之環疏云兵戎之車大小相同而謂之小戎者六月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啟行者爲大戎從後行者爲小戎一說對大車言之爲小戎軫者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淺與前無軫木兵車前軫至後軫唯深四尺四寸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牝服長八尺兵車之軫比之爲淺故謂之淺軫人之升車自後登之入於車內故以深淺言之五楘是輈上之飾以皮革五處束之以爲文章歷錄然也梁輈輈上曲句衡衡者軛也輈從軫以前當云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向下句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輈游環貫靷按游環不貫靷在背上故謂之靷環也貫兩驂馬之外轡引轡爲環所束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故所以禦出也定本作靷環非也按定本是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軫車前無軫當云繫於陰板上當服馬之脅也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陰揜軌者謂輿下三面材以板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軌按輿之揜軌謂之陰三面皆有陰此指前而言之故云揜軌不必言陰映此軌故云揜軌也靷以皮爲之繫於陰版之上即鋈續之環何則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已驂馬頸不當衡別爲二靷以引車一驂馬當以一靷帶繫於頸旁爲一靷兩服齊首兩驂雁行明驂馬之首不與服馬齊驂馬當服馬之胷襄十四年左傳射兩軥而還服虔云軥車軛也兩軛叉馬頸者是一衡之下唯有服馬二頭也哀二年左傳兩靷將絕是橫軛之前別有驂馬二靷也釋名云鋈沃也治白金以沃灌靷環也續續靷端也暢轂言長於大車之轂大車轂尺有二寸兵車轂三尺二寸

按毛傳游環靷環也陸氏釋文云靷環居覲反又作靳沈云舊本皆作靳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當作服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左傳云如驂之有靳定九年王猛謂東郭書曰吾從子如驂之靳無有字居覲反無敢於靷也此謂毛傳靷環之靷本作靳而今定本作靷者非也靷別是一物驂馬所以引車游環唯貫驂馬之外轡不貫靷故云無敢於靷孔疏因定本作靷環謂以環貫靷誤矣如釋文之說則左傳之靳即此經之游環以其靳制驂馬言之謂之靳以其爲環形而游動謂之游環若靷在驂馬背上與靳異矣說文云靳當膺也左傳杜注云靳車中馬也疏云靳是當胷之皮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胷胷上有靳此皆非確詁集傳引左傳誤作如驂之有靷既多一有字又訛靳爲靷後又云靷亦謂之靳是誤合靷靳爲一物皆因毛傳靷環後作靷環而誤陰靷之靷釋文音允其云居覲反者本謂毛傳靷環之靷非謂詩之靷舊本作靳也字典靷字引釋文亦誤脅驅用皮當是繫於陰板之下端有小環而經未言車無前軫疏謂後繫於軫亦非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音納黃馬黑喙曰騧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軜內轡也箋云赤身黑鬣曰騮中中服也驂兩騑也軜之觼環之有舌者以白金爲飾也軜繫於軾前疏鋈以觼軜以白金飾皮爲觼按觼之環當是以鐵爲之以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偪於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軜者納驂內轡繫於軾前以繫之處以白金爲觼也○大雅韓奕王錫韓侯淑旂綏音綏章簟茀錯衡元衮赤舄鉤膺鏤鍚音羊鞹鞃若宏反淺幭莫歷反鞗革金厄傳淑善也交龍爲旂綏大綏也章旂也錯衡文衡也鏤鍚有金鏤其鍚也鞹革也鞃軾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幭覆式也箋簟茀漆簟以爲車蔽今之藩也鉤膺樊纓也眉上曰鍚刻金飾之今當盧也鞗革謂轡也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搤之疏軾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鞹鞃者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又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傳顯父周公卿也○秦風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傳乘黃四馬也舅氏秦康公母舅公子重耳也秦康公納之康公時爲太子贈送之○曲禮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注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兄不敢重受賜者心也如此而五者備有爲僚友官同者執友志同者○玉藻君賜車馬乘以拜賜○又獻車馬者執策綏疏策是馬杖綏是上車之繩車馬不上於堂不可投進尊者之前但執策綏易呈之則知有車馬○少儀車則說綏吐活反執以將命疏獻車馬者執策綏故知陳車馬而說綏執以將命○坊記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注車馬家物之重者

綏考

曲禮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幷轡授綏左右攘辟注監駕且爲馬行展軨具視效駕白已駕奮振去塵也貳副也跪乘未敢立敬也驅之調試之授綏車上僕所主左右攘辟謂羣臣陪位侍駕者攘却也疏古者僕用好人爲之故孔子曰吾執御矣又云子適衛冉有僕及周禮諸僕皆用大夫士也別有人牽馬駕車而此僕既知車事故監駕也軨車闌也駕竟僕則從車軨左右四面看視之上至於欄也由右上者君位在左故辟君空位綏登車索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分轡六轡分置兩手各得三轡也君初欲上僕幷六轡及策置一手中所餘一空手取正綏授與君令登車也當右手幷轡左手授綏轉身向後引君上也○少儀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音覓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注執轡謂守之也君不在中坐示不

行也向前也愼護等也良綏君綏也負之由左肩上入右腋下由之於前出右上也步行也疏君在左若左帶劍則妨於君故右帶也因背也若綏君綏也若帕後升僕者在車背後面前取君綏由左腋下加左肩上繞背入右腋下申綏之末於面前而擲末於車前衡上也（此謂僕者安置君綏之儀登車則僕右手執策以左手授綏於君也）以散綏升者謂初升時也散綏副綏也僕登車既不得執君綏故執副綏而升也綏既有二種則良綏君綏其散綏則本繫於車僕者掌之而登車也（良綏亦當本繫於車）○曲禮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注撫小止之謙也自下拘之由僕手下取之也僕與己同閒則不受疏不然則[illegible]者敵體雖御其主人宜謙不受其綏也○少儀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

　按升車必正立執綏謂乃上車時御者授綏正立於車下而挽之以升也既在車中則無所用綏矣曲禮少儀皆無車上執綏之文賈誼容經云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此說非是

席考

周官司几筵注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疏設席之法先設者皆言筵後加者爲席假令一席在地或亦云筵所云筵席唯據鋪之先後爲名其筵席止是一物○公食大夫禮蒲筵常緇布純加萑（音丸）席尋元帛純皆卷自末注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純緣也萑細葦也末經所終有以識之必長筵者以有左右饌也疏席無異物爲記但織之自有首尾可爲記識耳賓在戶牖之閒南面陳饌之時正饌在左庶羞在右陳饌雖不在席上皆陳於席前當席左右其閒容人故爲長筵也○曲禮布席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注席以四人爲節因宜有所尊疏既長者一人異席餘則四人矣公食大夫禮云蒲筵常緇布純筵常者此以蒲筵長丈（長丈六尺也）故得容四人此羣居之法若賓主禮席皆無同坐之法故鄉飲酒賓介異席又云衆賓之席皆不屬不相連屬也鄉射衆賓之席繼而西謂相連屬也燕禮及大射公三重大夫再重是皆與席也○又奉席如橋衡（居廟反）所注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桔槔（桔音結槔音皐）衡上○疏卷席則無首尾此謂卷席奉之法故注云如有首尾然言如有則實無首尾至於舒席之時則有首尾故公食禮云卷自末注云末終也終則尾也○又請席何鄉請衽何趾注順尊者所安也衽臥席也（按坊記云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此通言之衽亦爲坐席若分言之衽爲臥席）也坐問鄉臥問趾因於陰陽疏既奉席來當隨尊者所欲眠坐從尊者所安○又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注布席無常此其順之也上謂席端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疏南坐是陽其左在西北坐是陰其右亦在西坐在東是在陽以南方爲上坐在西是在陰亦以南方爲上亦是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此據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不然鄉飲酒禮注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與此不同是也

　按此謂室中布席之法以西爲上者統於奧以南爲上者統於堂也

又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閒函丈注謂講問之客也函猶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飲食之客布席於牖前疏既來講問則所布兩席中閒相去使容一丈之地足以指畫也文王世子云侍坐於大司成遠近閒三席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則三席是一丈故云容丈也相對者唯講說之客耳不在牖前或在於室○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注雖來講問猶以客禮待之異於弟子撫之者答主人之親正徹去也去重席謙也再辭曰固客安主人乃敢安也疏撫謂以手按止之也席尊者多卑者少故主人爲客設多重席客謙而自徹也（或問聖人席不正不坐矣豈必君賜食而後正之耶朱子曰席固正矣坐而又正所以爲禮也曲禮主人既迎賓則導人爲席定矣然又跪主人既又跪正席夫豈先爲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愼之至耳）○又虛坐盡後注謙也○又食坐盡前注爲汙席疏虛空也謂非飲食坐不敢近前以爲謙玉藻徒坐不盡席尺是也古者地鋪席而俎豆皆陳於席前之地若坐近後則濺汙席故盡前也玉藻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是也○又毋踏（在亦反）席摳衣趨隅注趨隅升席也由下也疏踏猶躐也席既地鋪當有上下將就坐當從下而升當已位上不發初從上從上爲躐席也既不踏席當兩手提裳之前徐徐向席之下角從下而升當己位而就坐也○玉藻登席不由前爲躐（子侶反）席注升必由下也疏失節而踐爲躐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躐席也

鄉飲酒記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注云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由便若其尊常無事則升由下而降由上若賓則升降皆由下也○又徒坐不盡席尺注示無所求於前不忘謙也○又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注讀書聲當聞尊者食爲汙席也○少儀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音奮）拚席不以鬣（音獵）執箕膺擖（音葉）注鬣謂帚也帚恒埽地不潔清也膺親也擖舌也持箕將去糞者以舌自鄉疏埽席上不得用埽地帚

杖考

秋官伊耆氏共王之齒杖注伊耆古王者號始爲蜡以息老物此主王者之齒杖後王識伊耆之舊德而以名官與齒杖王之所以賜者之杖鄭司農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元謂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疏若不得王賜者自杖之先鄭唯據七十故後鄭以成之○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七十不俟朝疏大夫士年老而聽政事者則七十杖於國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卽退不待朝事畢也若不聽政事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注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謝猶聽也其有德尚壯則不聽耳○又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注賓猶就也○又進几杖者拂之注尊者所馮倚拂去塵敬○呂氏春秋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賈誼容經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而行曰妻子家中得無病乎故身之倨佝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疏戚也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十五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鄉黨圖考　婺源江歲貢永著

容通考

少儀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音騑]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注匪讀如騑美皆當爲儀周禮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疏言語謂與賓客言語○又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注恭在貌也而敬又在心詡謂敏而有勇○又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注重愼○玉藻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側皆反]遫[音速]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溫溫注齊遫謙慤貌也遫猶蹙蹙也足容重舉欲遲也手容恭高且正也目容端不睇視也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靜不噦欬也頭容直不傾顧也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德如有予也[此說未安容德者儼然有德氣象即立如齊之意]色容莊勃如戰色尸居神位敬愼也告謂教使也疏舒遲閒雅也齊遫言自斂持迫促不敢自寬奢也色容莊者欲常矜莊不致變動也燕居謂私燕所居色尙和敎人使人之時唯溫溫不尙嚴慄○又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注如親觀其人在此○又喪容纍纍[力追反]色容顚顚[音田]視容瞿瞿[音俱]梅梅言容繭繭注纍纍羸憊貌也顚顚憂思貌也瞿瞿梅梅不審貌也繭繭聲氣微也○又戎容暨暨言容詻詻[音額]色容厲肅視容清明注暨暨果毅貌也詻詻敎令嚴也厲肅義形貌也清明察於事也疏厲嚴也肅威也以義斷割使義形貌故嚴威也○又立容辨[音貶]卑無讇[音諂]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顚[音田]實揚休玉色注辨讀爲貶自貶卑謂磬折也讇爲傾身以自下也必中頭容直山立不搖動也時行時而後行也詩云威儀孔時顚讀爲闐揚讀爲陽聲身中之氣使之闐滿其息若陽氣之體物也玉色色不變也

按立容以下通言凡容貌疏謂皆戎容者誤也盛氣顚實揚休一說休當爲煦氣之充於體如陽之蒸煦愚謂休當讀如字美也謂氣充實於體揚其休美於外如云充實而有光輝也朱子贊程明道先生云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則休讀平聲如字玉色溫潤而栗也

曲禮童子立必正方不傾聽注習其自端正○又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注不越路而與人言尊不二也先生老人教學者趨而進正立拱手謂有教使趨而退謂其不欲與己並行○又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注爲遠視不察有所問○又登城不指城上不呼注爲惑人○又毋側聽毋噭[叫音]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音彼]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音替]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注毋側聽嫌探人之私也側聽耳屬於垣毋噭應以下皆爲其不敬噭號呼之聲也淫視睇眄也怠荒放散身體也跛偏任也伏覆也髢髲[音被]也毋垂餘如髲也免去也褰袪也疏噭謂聲響高急如叫之號呼也應答宜徐徐而和不得高急淫謂流移也目當直瞻視不得流動邪眄也遊行也身當恭謹不得倨慢也跛謂挈舉一足一足蹋地立宜如齊雙足並立不得偏也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也臥當或側或仰而不覆古人重髮以纚韜之不使垂也冠常著於首不可脫袒露也雖有疲勞之事厭患其衣而不得袒露身體暑雖炎熱而不得褰袪取涼也○又坐如尸立如齊[側皆反]注如尸視貌正如齊磬且聽也齊謂祭祀時疏尸居神位坐必矜莊雖不爲尸若所在坐法必當如尸之坐人之倚立多慢不恭故戒之云倚立之時雖不齊亦當如祭前之齊必須磬折屈身此立謂侍尊者之時○賈誼容經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音育]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湢湢[音逼]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惄[音溺]然懾然若不還容經也若夫立而跛[彼寄反]坐而蹁[音骿足不正也]體怠懈志驕傲趨視[趨音促趨視者數旁視流眄也][音明]顧容色不比[毗志反]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禮器有以素爲貴者父黨無容疏父之族黨是親質素故事之無有折旋揖讓之容○左傳衞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衞侯曰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公曰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衞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注棣棣富而閑也選數也攝佐也○又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音膾]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音導]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行之失則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注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野外設表以爲位襘領會[說文襘帶所結也]結帶所結也貌正曰共言順曰從爲此年冬單子卒起本○又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注玉朝者之贄爲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傳

色容考

曲禮臨喪則必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愼不失色於人注貌與事宜相配色厲而內荏貌恭心很非情者也○表記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注言色稱其服也○色容莊玉色[見容通考]

目容考

曲禮天子視不上於袷[音劫]不下於帶國君綏[音妥]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注袷交領也天子至尊臣視之目不過此視國君彌高綏讀爲妥妥視謂視止於袷視大夫又彌高也衡平也平視謂視面也士視得旁遊目五步之中也視大夫以上上下遊目不得旁敖則仰憂則低辟頭旁視心不正也○又禮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注心不正志不在君固謂不達於禮也○士相見禮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注始視面謂觀其顏色可傳言未也中視抱容其思之且爲敬也

卒視面然其納己言否也切改謂傳言見答應之間當正容體以待之毋自變動爲嬾解惰不虛心也卑謂士鄉大夫同在此者皆若是其視之儀無異也子於父主孝不主敬所視廣也因觀安否何如也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目容端見容條○車中目容考見車中○賈誼容經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流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下流垂綱視經也

言容考

曲禮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注肄習也君有命大夫則與士展習其事謂欲肄所發爲也唯君命所在就展習之也官謂版圖文書之處府謂寶藏貨賄之處也庫謂車馬甲兵之處也朝謂君臣謀政事之處也○又朝言不及犬馬注非公儀也疏不宜私褻論議以及犬馬也○又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注於朝廷言無所不用禮○又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注非其時也○又公事不私議注嫌有姦也○士相見禮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注凡言謂己爲君言事也妥安坐也傳言猶出言也若君問可對則對不待安坐也○又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注博陳衆見言語之儀也言使臣者使臣之禮也大人卿大夫也言事君者臣事君以忠也祥善也居官謂士以下○曲禮長者不及毋儳言儳音讒毋勦說勦初交反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注儳猶暫也非類雜勦猶擥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己說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則古昔稱先王言必有依據○賈誼容經言有四術言敬以和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屏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言經也

鞠躬考

左傳正考父鼎銘云一命而僂力主反再命而傴紆羽反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注俯恭於傴傴恭於僂循牆言不敢安行其恭如是人亦不敢侮之

手容考

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器執幣俱詳執圭行禮考條○手容恭見容通○

車上手容考詳車中○少儀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所洽反也注翣熱所以爲敬也尊長或使彈琴瑟則爲之可疏不畫地不敢無故之地也手無容不弄手也翣扇也雖熱亦不敢搖扇也○玉藻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檀弓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注亦皆尚右傚孔子也皆尚左復正也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按尚右謂以右手加左手之上也尚左反是

拜考

春官大祝辨九𢷎音拜字古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𢷎六曰凶𢷎七曰奇𢷎紀宜反八曰褒𢷎音報九曰肅𢷎以享右祭祀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拜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年服者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褒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振動戰慄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一拜答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享也右讀爲侑侑勸尸食而拜疏稽首頓首空首三者相因而爲之空首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是爲空首以其頭不至地故名空首頓首者爲空首之時引頭至地首頓地即舉故名頓首稽首者亦當之字頭至地多時則爲稽首也此三拜正拜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頓首平敵自相拜之拜空首君答臣下之拜知義然者按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如是禮諸侯於天子臣於君稽首禮之正諸侯於大夫之臣及凡自敵者皆當從頓首之拜也如是差之君拜臣下當從空首拜其有敬事亦稽首洛誥云周公拜手稽首成王亦拜手稽首者此即兩相尊敬故皆稽首也肅拜拜之最輕唯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爲正其餘五者附此四種正拜者振動附稽首吉拜附頓首凶拜亦附稽首奇拜附空首褒拜亦附稽首九拜不專爲祭祀祭祀事重故舉以言之又云齊衰以下喪拜而云吉者對凶拜爲輕也拜先作頓首後作稽顙稽顙之稽音啟稽顙還是頓首但觸地無容則謂之稽顙奇拜謂一拜者謂君拜臣下燕禮大射有一拜之時

按頓首之拜以頭叩地似喪禮之稽音啟顙但稽顙頭觸地無容頓首頭叩地有容以此別於喪拜叩頭即起不稽留以此別於稽首此拜不常用唯有急求人乃用之頓首見左傳者二文元年晉穆嬴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婦人常用肅拜此頓首者有所急求於宣子也定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每一章三頓首此有所急求於秦也疏謂頓首平敵自相拜之拜恐不然君拜臣下及平敵自相拜皆當用空首疏振動附稽首褒拜亦附稽首亦恐有誤振動疑是跪而稍振動其手手不至地肅拜不跪如今人之揖

曲禮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注敬君命也此謂國君問卑於其臣疏辱者言屈辱尊者之命來也若臣遣人往君所及問他人則送迎亦然○又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注此臣有所告請於其君疏敬君故朝服命使者言至亦朝服受之互言也去不下送反而下迎者尊君命也不出門者己使卑於君使也亦當拜之不言從上可知也

按使人於君所疏謂去不下送非也孔子問人於他邦猶再拜而送之況使人於君所有不下送乎少儀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則使人於君所亦然孔子拜送使者亦當下堂拜送於阼階之南其時使者不答拜鄭注儀禮云凡爲人使不當其禮

又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注[illegible]也[illegible]使者及介若君答拜不敢答拜[illegible]禮迎拜謂君迎而先拜之聘禮曰大夫入門再拜其辱○又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注尊

賢疏唯賢是敬不計賓主貴賤雖爲大夫而德劣亦先拜有德之士此謂異國則爾同國則否又士相見禮若先生異爵者謂士則先拜之此則不必同國也○〔又〕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注〕禮尚往來喪賓不答拜不自賓客也國君見士不答其拜士賤○〔又〕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注〕自外來而拜拜見也自內來而拜拜辱也○〔又〕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注〕不臣人之臣○〔又〕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注〕辟正君○〔又〕男女相答拜也〔注〕嫌遠別不相答拜以明之

按古人之拜必待一人拜訖然後答之未有同時並拜者也當其拜時逡巡退避若使者則不答拜使者致命時亦不拜皆是爲人使不當其禮也

〔玉藻〕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注〕異於君惠也拜受又就拜於其家是所謂再拜也○〔又〕敵者不在拜於其室〔注〕謂來賜時不見也見則不復往也

按玉藻酒肉之賜弗再拜雖君賜之亦止拜受於家陽貨饋孔子蒸豚所以必瞰亡者恐其拜受於家不復再來拜也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則孔子必當往拜矣康子饋藥亦酒肉之類既拜受亦不再拜

揖考

〔秋官〕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土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昏姻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疏〕凡揖皆推手至于撿〔一涉反〕即引手爲異也○〔曲禮〕揖人必違其位〔注〕禮以變爲敬〔疏〕位謂已之位於位而見前人已所宜敬當離已位而向彼遙揖〔燕禮〕君降階爾卿大夫〔注〕云爾近也揖而移近之明君臣皆須違位而揖也

按古人之揖與今人不同今人之揖即古之肅拜古之揖爲推手如今人與人相拱手有高平下之別孔子執圭上如揖與天揖推手小舉者相似此亦不過平衡也爲擯而揖所與立亦是推手而傳辭鄉飲酒禮賓厭〔一涉反〕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注推手曰揖引手曰厭推手手向前引手手向身也凡賓主入門庭間有三揖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當碑揖行至當碑處又揖皆是賓主相向而推手手當小舉此上如揖亦即如其賓主相向之揖耳曲禮揖人必違其位唯謂揖人使前時已當離位若傳辭而揖已位已定迎賓而揖並行暫止皆非違位之例也

授考

〔曲禮〕授立不跪授坐不立〔注〕爲煩尊者俛仰受之

按凡獻物於人有不敢授者奠之於地臣奠圭壻奠鴈是也其有當授受者如几杖弓劍禽鳥之類體敵者同面並受不敵者對面訝受其時身稍俛而手微下曲禮記授弓之儀云尊卑垂帨注帨佩巾也磬折則佩垂授受之儀尊卑一孔子執圭手有稍下時如之即行聘時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升堂授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皆有授時執圭亦如之耳

立容考

〔曲禮〕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注〕君臣俛仰之節倚謂附於身小俛則垂大俛則垂於地〔疏〕佩謂玉佩也帶佩於兩邊臣則身宜僂折如磬之背身既僂折則佩從兩邊出懸垂於前也君若直立佩倚於身則臣宜曲折佩不得倚身君若重慎折身而佩垂則臣彌曲故佩垂委於地然臣不發初太曲必待君僂而後方曲者亦授立不跪之義也○立容德辨卑無謟山立正方無陂〔俱詳容通考條〕

行容趨容考

〔曲禮〕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音焦〕〔注〕皆行容止之貌也聘禮曰賓入門皇又曰皇且行又曰衆介北面蹌焉凡行容尊者體盤卑者體蹙〔疏〕天子尊重故穆穆威儀多諸侯皇皇自莊盛大夫濟濟徐行有節士蹌蹌者鄭注聘禮云容貌舒揚也僬僬者卑盡之貌庶人都無容儀並僬僬行而已○〔玉藻〕凡行容惕惕〔音傷〕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注〕惕惕疾直貌也凡行謂道路也齊齊恭愨貌也濟濟翔翔莊敬貌也〔疏〕道路雖速疾又不忘恭疾故其容直而疾齊齊自收持嚴正之貌以對神不敢舒散故貌恭愨齊齊然濟濟有威儀矜莊也翔翔行而張拱也並朝廷所須也○〔曲禮〕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注〕不見尊者行自由不爲容也入則容行而張足曰趨堂上不趨爲其迫也堂下則趨執玉不趨志重玉也〔疏〕帷幄也薄簾也執玉須慎不論堂之上下皆不疾趨○又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注〕武迹也迹相接謂每移足半躡之中人之迹尺二寸布武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室中不翔又爲其迫也行而張拱曰翔〔疏〕既不欲疾趨故迹相接鄭云每移足半躡之王云足相接也庾云謂接則足連非半也武迹相接謂每移足半躡之也半躡之是每進六寸也步武鄭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半相躡王云謂迹間容足若間容足則中武王說非也○〔玉藻〕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注〕接武尊者尚徐蹈半迹繼武迹相及也中武迹間容迹徐趨台大夫士之徐行也皆如與尸之行迹也

按此謂君行同於尸行皆接武大夫以下步漸闊徐趨皆用繼武中武耳非謂與尸行也凡君大夫皆無與尸行之時與尸行者唯有視耳視前尸之儀見少牢饋注疏謂貴賤與尸行者誤

〔又〕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注〕疾趨謂直行也〔疏〕數自若發謂起屨也移之言靡𢾾也毋移欲其直且正〔疏〕謂他事行禮須直身速行時也既無所執持欲屨頭恆起無復繼接之異其迹或疏或數自若謂常手足毋移謂雖屨恆欲起而手足猶宜直正不得邪低靡匝搖動也○〔又〕圈〔去遠反〕豚〔大本反〕行不舉足齊〔音咨〕如流席上亦然〔注〕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席上尊處亦徐徐也〔疏〕圈豚行言徐趨法曳轉足隨地而行也不舉足謂足不離地齊裳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委地曳足如水流狀也在席上未坐其行之時亦如是○〔又〕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以冉反〕起屨〔注〕此疾趨也端直也〔疏〕端行謂直身而行也行既疾身乃小折而頭直俯臨前頤如屋霤之垂也如矢者身趨前進不邪如箭也弁急也剡剡身起貌急行欲速而身屨恆起也○〔又〕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注〕著徐趨之事〔疏〕將行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舉足狹數○執玉行容〔詳見執圭行聘考〕○〔少儀〕執玉執龜筴〔音策〕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注〕於重器於近尊於迫狹無容也步張足曰趨

升堂降等考

曲禮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音涉)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注拾當爲涉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以上重蹉跌也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先右足先左足近於相鄉敬疏讓必以三三讓而客不從故主人先登亦肅客之義不言三者略可知也客從之言主人前升至第二級客乃升中較一級也拾級聚足此上階法也聚足謂每級先舉一足而後足併之示得後過前也上上堂也在級未在堂後足不相過故云連步也○燕禮記凡公所辭皆栗階凡栗階不過二等注栗蹙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疏凡堂及階尊者高而多卑者庳而少天子九等已下至三等皆有栗階之法栗階不過二等據上等而言天子以下皆留上等爲栗階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其下無問多少皆連步雜記云主人之升降散等鄭注云散等栗階則栗階亦名散等凡升階之法有四等連步一也栗階二也歷階三也越階四也歷階謂皆越等無連步若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越階謂左右足越二等若公羊傳趙盾避靈公躇階而走是也○雜記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注祭謂練祥祭也散等栗階也新宮略威儀疏散等栗階謂升一等而後散升不連步也檀弓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歷見禮記疏)○公羊傳宣六年趙盾躇(丑略反一作辵)階而走注躇猶超遽不暇以次

按上階之常法必聚足連步降階亦然臣當下堂拜而君辭之則當急趨君命上堂而拜用栗階栗階不過二等疏謂君上等爲栗階恐不然當是始升一等猶聚足至第二等即不聚足如雜記疏之說栗階亦謂之散等若檀弓其名也臣有急事詣君則如杜蕢之歷階階上皆不聚足乎時若躇階則非禮矣躇階不常有

坐考

曲禮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注怍顏色變也齊謂裳下緝也撥發揚貌蹶行遽貌疏此明弟子講問初來之法初來就席顏色宜莊不得變動也摳提挈也將就席時以兩手當裳前提挈起令裳下齊去地一尺恐衣長轉足躡履之○又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注盡後謙也盡前爲近食執猶守也疏凡坐好自搖動故戒之坐必安久坐好異故戒之室如獨者無怍顏容也(按管子弟子職云危坐向師顏色無怍)○又並坐不橫肱注爲害旁人○又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注側猶特也憂不在接人不布他面席專席而坐降居處也專猶單也疏平常則舒他面席吉時貴賤有重席之禮○坐如尸坐毋箕徒坐讀書食坐(俱詳席考)

按古人之坐兩膝著席而坐於足與跪相似但跪者直身臀不著地又謂之跽跪危而坐安曲禮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疏云坐亦跪也坐通名跪跪名不通坐此跪坐之別也若坐而舒兩足則如箕矣

曲禮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注不敢錯亂尊者之言○又請業則起請益則起注尊師重道也起若今摳衣前請也業謂篇卷也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也○又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注必盡其所近尊者之端爲有後來者疏謂先生坐一席己坐一席己必坐於近尊者之端勿使近尊者之端更有空餘之席欲得親近先生備擬先生顧問且擬後人之來故闕其在下空處以待之○又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本末反)注見同等不起不爲私敬燭至起異晝夜食至起爲饌變上客起敬尊者跋本也燭盡則去之嫌若燼多有厭倦疏跋本也本把處也古者未有蠟燭唯呼火炬爲燭火炬易盡盡則藏所然殘本恐客見之知夜深慮主人厭倦或欲辭退也○又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音閑)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注離席對敬異事也君子必令復坐復白也言欲須少空閒有所白也屏猶退也隱也○又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音暮)侍坐者請出矣注以君子有倦意也撰猶持也疏志疲則欠體疲則伸屨脫之在側若倦則自撰持之○少儀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音旋)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注以此皆解倦之狀伸頻伸也運澤皆玩弄也金器弄之易以汗澤疏運動也還轉也尊者說屨於戶內是屨恆在側○士相見禮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注君子謂卿大夫及國中賢者也志倦則欠體倦則伸問日晏近於久也具猶辦(音辨)也改居謂自變動也問夜問其時數也膳葷謂之葷辛物蔥薤之屬食之以止臥

居考

玉藻君子之居恆當戶注鄉明

按室中之位以奧爲尊曲禮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則父母不在當居奧矣而玉藻云恆當戶何也居室則戶爲闔室有牖所以爲明非以戶爲明如開戶則有風寒豈可常當戶而坐乎檀弓孔子蚤作章因感兩楹間之夢有泰山梁木之歌既歌而入當戶而坐謂坐於堂而當戶爾日偶然於此禮記者因此遂謂君子之居恆當戶恐不然矣堂上以戶牖之間爲尊位當戶非尊室中以奧爲尊位如與弟子同坐當長者當戶而弟子居奧乎無是理也孔子齊必遷坐鄉平時坐於奧齊將祭似有不敢居尊位之意

○檀弓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晝居於內似有疾夜居於外似有喪大故謂喪憂內正寢之中疏致齊在正寢疾則或容在內寢若危篤亦在正寢○燕居溫溫(見容通考條)

寢考

玉藻寢恆東首注首生氣也

按君子寢恆東首論語又曰請衽何趾蓋亦有隨意所便安之時至君來視疾則必正東首之禮

又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注敬天之怒○少儀寢則坐而將命注命有所傳辭也坐者不敢臨之疏尊者臨臥而侍者若傳辭當跪前不可以立恐臨尊者○寢毋伏(見容通考條)○火滅修容(詳士冠禮考)

沐浴考

玉藻日五盥沐稷而靧(音悔)粱櫛用樿(音善)櫛髮晞用象櫛進禨(其既反)進羞工乃升歌注晞乾也沐靧必進禨作樂盈氣也更言進羞明爲羞籩豆之實疏盥洗手也沐沐髮也靧洗面也取稷粱之湯汁用將洗而沐髮並須滑故也此大夫禮耳人君沐靧皆粱櫛白理木也櫛梳也沐已燥則髮澀故用象牙滑櫛

以禨之禨謂酒也故少儀注云沐而飲酒曰禨沐畢必進禨又進羞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以其新沐體虛補益氣也○〔又〕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音于履蒯席連力旦反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注〕杅浴器也蒯席澀便於洗足也連猶闌也進飲亦盈氣也〔疏〕杅浴之盆也蒯菲草席澀屨澀草席上刮去垢也連猶釋也言釋去足垢而用湯闌也

當暑考

〔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注〕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躁猶動也薄滋味爲其氣異此時傷人節耆欲微陰扶精不可散也〔又〕季夏之月土潤溽暑〔注〕潤溽謂塗溼也

升車考

〔少儀〕僕於君子升下授綏

按升車尊者履石夏官隸僕王行洗乘石注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謂上車所登之石尸履几曲禮云尸乘必以几注尊者慎也〔疏〕謂几在式上昏禮婦乘以几注尚安舒也〔疏〕云此几謂將上車時而登若王后則履石大夫諸侯亦應有物履之但無文以言今人猶用臺是后几之類也按孔子升車必正立執綏則是履地而升蓋不敢同於尊者也

車中考

〔曲禮〕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注〕撫猶據也據式小俛崇敬也乘車必正立〔疏〕君臣俱行君式則臣宜下車大夫之臣亦如大夫於君也○〔又〕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注云式黃髮敬老也下卿位尊賢也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未至而下車入國不馳愛人也入里必式不誣十室〔疏〕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當是阼階前卿西面之位○〔又〕國君不乘奇居宜反車車上不廣欬苦代反不妄指立視五巂惠圭反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注〕不乘奇車出入必正也不廣欬爲若自矜廣猶宏也不妄指爲惑衆立平視也巂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式視馬尾小俛顧不過轂謂掩在後〔疏〕奇車奇邪不正不如法者之車車已高若在上而聲大欬似自驕矜又驚衆也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一規爲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十九尺六尺爲步總爲十六步半也馬尾近在車闌前車上憑式下頭時不得遠矚而令瞻視馬尾轂車轂也若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人私也論語車中不內顧是也○〔又〕國中以策彗音遂卹蘇沒反勿驅塵不出軌〔注〕入國不馳彗竹帚卹沒搖摩也〔疏〕以策微近馬體不欲令疾也車行遲故塵埃不起不飛揚出轍外○〔又〕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疏〕按齊右職云凡有牲事則前馬〔注〕引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與此文異熊氏云此文誤當以周禮注爲正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十六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七　學海堂庚申補刊

鄉黨圖考　婺源江巖貢永著

鄉黨考

〔地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毗志反長五家下士一人〔注〕老尊稱也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州黨族閭比鄉之屬別正師胥皆長也六鄉地在遠郊之內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又〕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注〕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保猶任也救救凶災也賓賓客其賢者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賙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

按諸侯五十里內爲三鄉亦如天子之制鄉者舉其大名黨者舉其中所屬之一也孔子生魯昌平鄉闕里後徙居曲阜西南三里亦名闕里雖居國都亦曰鄉黨對朝廷言之也

上大夫下大夫考

〔天官〕太宰乃施典於邦國設其參傅音附其伍〔注〕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疏〕案左傳杜泄云吾子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則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也伍謂大夫五人者謂司徒下二大夫一大夫爲司徒大夫一大夫爲太宰大夫司空下二大夫一大夫主司事一大夫爲司空大夫司馬事省闕一大夫○〔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注〕上大夫曰卿〔疏〕下文云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是下大夫之上則有卿故知上大夫卿卿也此上大夫卿外唯有下大夫所以下文除卿之外更有上大夫下大夫者謂就下大夫之中更分爲上下耳○〔又〕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注〕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疏〕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三卿命於天子則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三卿則上中下三品而含上下今云下大夫五人者取卿爲言耳知大夫有上下者前云次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是也五人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徒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也司馬之下唯置一小卿小司馬也○〔又〕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注〕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疏〕云以大國之下互明之者以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再命大國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下卿一命云此卿命則異者以大國上卿三命下卿再命次國上卿再命下卿一命小國上下卿並皆一命云大夫皆同者謂大國次國小國大夫皆同一命周禮公國之孤四命與餘卿不同則知此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亦謂孤也大國下卿再命者謂除孤以外之卿就再命之中分爲中卿下卿也故前文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是也次國之卿再命亦謂上卿執政者若魯之季孫下卿一命亦分爲中下二等故前文云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是也○〔左傳〕昭公四年叔孫豹卒杜洩將以路葬季孫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

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注杜洩叔孫氏宰路工所賜叔孫事夫子稱叔孫吾子謂季孫

按卿與大夫春秋皆謂之大夫分言之卿爲上大夫其大夫皆爲下大夫也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兢三卿分之司徒執政一人爲上卿亦曰冢卿其餘爲下卿亦曰亞卿介卿也總之皆爲上大夫如杜洩之言季孫恆爲司徒叔孫恆爲司馬孟孫恆爲司空孟孫即仲孫氏故三卿並時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是其次也孔子爲司寇下大夫當時與上大夫言與卿言與下大夫言者與其同列言也三卿則季桓子斯叔孫武叔州仇孟懿子何忌也後反魯時季康子肥孟武伯彘也然魯自成宣以來有四卿宣公弟叔肸之後爲叔氏有叔老叔弓叔鞅叔詣叔還皆書於經蓋三卿之外又有小卿亦上大夫孔子時爲叔還也周禮次國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春秋時不必如此魯叔孫婼與季孫意如始皆以再命爲卿昭十年意如伐莒以功加三命叔孫亦例加三命後來季孫謂其三命踰父兄非禮然則魯卿皆再命有功乃加三命以此推知大夫不得再命孔子爲下大夫一命得服冕助君祭不必如周禮再命受服也

吉月考

天官大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注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于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皆所以重治法勁王事也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鄭司農云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疏知正月是周之正月者下文乃縣是建寅明正月是周正月下小宰云正歲縣之與此乃縣爲一事故至正歲縣也象魏雉門之外兩觀闕高魏魏然十日斂藏之於明堂於後月月受而行之謂之告朔○地官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疏周禮凡言正歲者則夏之建寅正月直言正月者則周之建子正月也○夏官大司馬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秋官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地官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注其鄉吏州長以下疏正月之吉謂建子之月月朔之日○又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注屬猶合也聚也因聚衆而勸戒之者欲其善疏讀法者謂對衆讀一年政令及十二教之法使知之○又黨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注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又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注月吉每月朔日也

按古麻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每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月相對爲望相合爲朔朔後爲哉生明望後爲哉生魄朔前一日爲晦古麻粗疏不知日月之行有盈縮遲疾常以爲平行用平行法推算一月恆得二十九日半強而一合朔於是朔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日食有不在朔者後世明定朔不用平朔始無此失

視朔考

春官大史頒告朔于邦國注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謂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故春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疏諸侯約天子故縣之於中門十日斂之藏之於祖廟月月用羊告而受行之此經及論語稱告朔玉藻謂之聽朔春秋謂之視朔視朔者人君入廟視之告者使有司讀祝以告之聽者聽治一月政令所從言之異耳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者以十二月歷及政令若月令之書但以受行號之爲朔○又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注門路寢門也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之位唯閏月無所居居於門故於文王在門謂之閏疏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玉藻天子元端端當爲冕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注南門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疏卒事反居路寢謂視朔之一日也其餘日即在燕寢視朝則恆在路門外也太史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是還處路寢門終月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於一日中耳於尋常則居燕寢也

按鄭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其說非也明堂有四堂五室廟寢何得有之閏月聽朔於明堂門中闔其左扉以應天時卒事反路寢亦居門路寢固有門側之堂謂之塾也太史詔王居門終月疑終月當作終日玉藻疏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於一日之中此說是也閏月朔日居門亦以應天時耳必謂一月在門不居燕寢亦無謂也又按古麻法疏每閏常在歲終未必果當閏之月

又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注皮弁下天子也疏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於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明堂諸侯於大祖廟訖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云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

按以朝廟爲月祭是也若司尊彝朝享與追享同爲四時之閒祀當是大祫之祭數年一行先儒以此爲朝廟月祭誤矣記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既有四時常祭則朝廟之祭儀物必簡大宗伯所謂以饋食享先王記所謂一獻質者其謂此與

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注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疏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左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注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四時漸差則置閏以正之順時命事事不失時則年豐

按杜云猶者可止之辭非也先儒皆謂幸其不已之辭與猶繹猶三望辭同意異

又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左傳疾也注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于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疏告朔謂告於祖廟視朔謂聽治月政視朔由公疾而廢其告朔或有司告之不必廢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必是廢其禮而羊在蓋從是以後更有不告朔者故欲去其羊耳六年閏月不告月經已譏之在後若不告朔不復書者其譏已明故不復譏也○公羊傳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穀梁傳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注是後視朔之禮遂廢故子貢欲去其羊

按自文後視朔之禮亦非盡廢或行或否故至定哀時有司猶不敢去其羊但不行之月爲多故子貢欲去之

襄二十九年書春王正月公在楚傳云釋不朝正于廟也則此時公若在國猶朝正

玉藻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注謂諸侯與羣臣也諸侯視朔皮弁服疏朝服緇衣素裳而朝謂每日朝君卒朔謂卒告朔之時服皮弁告朔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鄉黨孔注朝服皮弁服邢疏孔子恐告朔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此說非是侯國未有以皮弁服爲朝服者

按告朔之後當視朝孔子致仕後吉月惟朝服而朝不從視朔者異於在位之臣也是時魯君未必視朔即視朔亦惟從視朝致仕老臣可不朝吉月必朝者一月更新不忘君也

朝君考

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注辨別也○又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音暉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注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者也書之於笏爲失忘反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揖其臣乃行疏習容觀玉聲服竟而私習儀容又觀容聽己佩鳴使玉聲與行步相中也

按疏謂煇如爲光儀登車有光爲所乘之車有光煇色非也煇即庭燎有煇之煇謂天欲明時也登車有光謂辨色時也

侍君考

表記子曰朝極辨不繼之以倦注辨分別政事也

玉藻乃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音咨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音劫聽鄉音向任左注紳垂則磬折也齊裳下緝也袷交領也疏身直則帶倚磬折則帶垂身折則裳前下緝委地故足恒如踐履裳下也霤屋簷身俯故頭臨前垂頤如屋霤拱沓手也身俯則宜手沓而下垂也視高則敖故下矚也聽上謂聽尊者語宜諦聽故仰頭而面向上以聽之也視君之法下不過帶高不過袷聽上及聽鄉任左皆備君教使也侍君之時君坐故侍者在右是以聽鄉皆以左爲任也○又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哀公問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儒行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注哀公館孔子見其服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不同疑爲儒服而問之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孔子生魯長而之宋而冠焉宋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是之謂鄉言不知儒服非哀公意不在於儒乃今問其服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遽猶卒也物猶事也留久也僕大僕也君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更之者爲久將倦使之相代命席爲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疏掖謂肘掖之閒寬大故云大袂禪衣也曲禮云去國三世從新國之法防叔奔魯至孔子五世應從魯冠而猶著殷章甫冠者以其爲制法之主故孔子於人所行之事多用殷禮不與尋常同也且從新國之法祇謂禮儀法用未必衣服盡從也禮臣朝君應著朝服時孔子自衞新還哀公館之非是常朝故衣冠異也

君召考

玉藻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注節所以明信輸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周禮曰鎭圭以徵守其餘未聞也不俟屨車趨君命也必有執授之者官謂朝廷治事處也疏節以玉爲之所以明信使使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也○曲禮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音迓之注御當爲迓迓迎也君雖使賤人來必自出迎之尊君命也

君賜考

玉藻君賜車馬乘以拜賜句衣服服以拜賜句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舊讀爾拜字爲句非也注敬君惠也謂卿大夫受賜於天子者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疏君賜至則拜至明日更乘服所賜往至君所又拜敬重君恩故也○又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注致首於地據掌以左手覆按右手也○又酒肉之賜弗再拜注輕也受重賜者拜受又拜於其室也○家語伯魚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孔子榮君之賜因名子曰鯉字伯魚

視疾考

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雜記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一問之疏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此云無算謂有師保恩舊之親故問之無算或言喪大記云三問者謂君自行此云無算謂遣使也○郊特牲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

祭於公考

曲禮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注臣不敢煩君使也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祭於公助祭於君也疏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而禮本並云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是鄭因君以明臣言大夫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賓俎故曾子問云攝主不歸俎明正主則歸也

按孔疏前說爲是鄭注大夫以下當作大夫以上孔子他日因郊膰不致而去魯若大夫自徹俎歸何爲有不致膰俎之事乎又按徹俎與歸俎不同徹俎謂當祭末徹俎時尸與主人主婦俎有司徹之臣得獻之俎自徹之置於堂下及祭畢士自持俎歸大夫以上君使人歸之如此則此又可兼凡助祭之臣而與郊膰不致事亦無妨或亦得爲一義又與於蜡賓見後蜡祭息民考

齊考

曲禮齊者不樂不弔注爲哀樂則失正散其思也○郊特牲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注齊三日者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則見之也疏解齊服所以用元冠元衣義也元陰色鬼神尙幽陰故齊者元服以表心思幽陰之理三日謂致齊時也○祭義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注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見所爲齊者思之熟也所嗜素所欲飲食也春秋傳曰屈到耆芰

按散齊居外寢致齊居內寢檀弓云君子非有疾也非致齊也不晝夜居於內卽不居外寢亦是居必遷坐之一事

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注訖止也定者定其志意○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注戒謂散齊也承猶事也

家祭考

祭義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趨音促數音朔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子禮反漆漆音切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注嘗秋祭也親謂身親執事時也慤與趨趨言少威儀也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漆漆讀如切切自反猶言自修整也容以遠言非所以接親親也容以自反言非孝子所以事親也及與也此皆非與神明交之道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至反饋是進熟也薦俎豆與俎也慌惚思念益深之時也言祭事既備使百官助己祭然而見其容而自反是無慌惚之思念豈一端言不可以一槩也禮各有所當行祭宗廟者賓客濟濟漆漆主人慤而趨趨疏孝子若容貌以疏遠自修正此乃賓客之事○家語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焉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於是孔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除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惜其腐餕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焉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蜡祭息民考

春官籥章掌土鼓豳籥國祭蜡仕嫁反則龡音吹同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注籥章吹籥以爲詩章豳人吹籥之聲章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杜子春云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所百反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既蜡而收民息已元謂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求萬物而祭之者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爲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於是國亦養老焉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丁劣反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音苗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音防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宅注蜡有八者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伊耆氏古天子號也卽帝堯是也索謂求索也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爲之也祭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嗇所樹藝之功使盡饗之農田畯也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禽獸服不氏所教擾猛獸也迎迎其神也水庸溝也曰土反其宅此蜡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矣壑猶坑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爲害者也疏合聚萬物以此八神爲主云大蜡者是天子之蜡對諸侯爲大諸侯之蜡未必八也謂若先嗇古之天子諸侯未必得祭也下文既蜡而收謂收斂則詩所謂十月納禾稼故知蜡周建亥之月農謂古之田畯有功於民郵若郵亭屋宇處所田畯相連畷之所造此郵舍田畯處焉禽獸卽下文貓虎之屬貓虎舉其除害甚者

按八蜡數昆蟲非也祝辭昆蟲毋作欲先嗇諸神除之耳豈是祭昆蟲王肅去昆蟲而分貓虎爲二亦非也八蜡當數百種去昆蟲經文明云祭百種以報嗇何得遺之

又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送終喪殺所謂老物也素服衣裳皆素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云黃衣狐裘黃冠草服言祭以息民物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疏素服送終是仁恩葛帶榛杖示陰氣喪殺斷割其理是義以物老故素服物老將終故葛帶榛杖衣裳皆素謂白素衣積素裳上云蜡此云祭故知既蜡臘先祖五祀對文蜡臘有別總俱名蜡也故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是也勞農以休息之卽經文息田夫是也勞農王制文野夫黃冠此解上息田夫用黃衣黃冠之意田夫則野夫也野夫著黃衣黃冠是季秋後草色之服故息田夫而服之也○又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以豉反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注四方方有祭也其方穀不熟則不通於蜡者使民謹於用財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羨之與收謂收斂積聚也息民與蜡異則黃衣冠而祭爲臘必矣疏月令臘在祈天宗之下但不知臘與蜡相去幾日唯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臘蜡不興功謂不興農功○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注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中霤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疏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又勞農以休

息之注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疏黨正職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此亦勞衆神之後勞農休息文正相當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左傳云虞不臘矣是周亦有臘名矣

按八蜡自有其神此又以天宗公社門閭爲蜡似不相當恐是月令與周制異今姑從注疏說

禮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音灌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注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觀闕也疏以臘先祖故云亦祭宗廟以下文出遊於觀之上故知是祭宗廟也○雜記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注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於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曰未知其樂怪之蜡之祭主先嗇也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女所知言其義大張弛以弓弩喻人也弓弩久張之則絕其力久弛之則失其體疏序謂州黨之學飲初之時正齒位及飲末醉無不如狂者也

儺考

夏官方相氏狂夫四人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乃多反以索所百反室敺音驅疫注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敺疫癘之鬼如今魌音欺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索廋也疏月令惟有三時難季春仲秋季冬雖三時亦得云四時總言之也此經所難據十二月大難而言是以鄭引季冬爲證鄉黨鄉人儺郊特牲云鄉人禓亦皆據十二月民庶得難而言也○春官占夢季冬遂令始難敺疫注令令方相氏也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竹伯反攘以畢春氣子入九門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皋門國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注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敺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又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注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於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疏此月斗建在酉酉是昴畢本位云天子乃難以其難陽氣是君象諸侯以下不得難陽氣也○又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注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磔攘也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爲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疏言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時月建丑又土能克水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郊特牲鄉人禓音傷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注禓強其丈反鬼也謂時儺索室敺疫逐強鬼也存室神神依人也疏於時驅逐強鬼恐己廟室之神時有驚恐故著朝服立于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己而安也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

饋問考

曲禮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注大上帝皇之世其民施而不惟報三王之世禮始興焉○又貧者不以貨財爲禮注禮許儉不非無也○又水潦降不獻魚鼈注不饒多也疏水潦降下魚鼈豐足不饒益其多○又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注佛其首爲其喙害人也佛戾也蓋爲小竹籠以冒之畜養則馴○又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胄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音亮鼓獻孰食者操醬齊子兮反獻田宅者操書致注凡操執者謂手所舉以告者也設其大者舉其小者便也甲鎧也胄兜鍪也民虜軍所獲也操其右袂制之契券音勸要也右爲尊量鼓量器名○又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音撫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音避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注弓有往來體皆欲令其下曲隤然順也簫弭頭也弣把中帨佩巾也磬折則帨垂授受之儀尊卑一拜拜受也辟拜謙不敢當由從也從客之左右客尊之下接客手下也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授○又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徂對反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徒對反進凡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繢胡對反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劍者以袂注左首尊也後刃敬也銳底曰鐏平底曰鐓尊者所馮依拂去塵敬用右手便效猶呈見犬齧齧人右手當禁備之左首尊繢畫也以掬慎也掬手中以袂敬也○又凡以弓劍苞苴子余反簞笥思嗣反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注問猶遺也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簞笥盛飯食者圜曰簞方曰笥如使之容謂使者○少儀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犬則執緤音泄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直引反馬則執靮音的皆右之臣則左之車則說音脫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音羔奉冑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韣音獨執弣劍則啟櫝蓋襲之加夫襓音饒與劍焉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熲頎京反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筴籥其執之皆尚左手刀卻刃授穎頂役反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注陳酒執脩陳重者執輕者便也乘壺四壺也於卑者曰賜於尊者曰獻鼎肉謂牲體已解可升於鼎加猶多也緤紖靮皆所以繫制之者守犬田犬問名畜養者當呼之名謂若韓盧宋鵲之屬右之者執之宜由便也臣謂囚俘有以前之謂他摯幣也弢明音鎧衣也袒其衣出兜鍪以致命蓋謂有表裏韣弓衣也左手屈衣幷於拊執之而右手執簫櫝謂劍函也襲卻合之夫襓劍衣也加劍於衣上夫發聲苞苴謂編束萑葦以裹魚肉也茵著蓐也熲警枕也筴著也籥如笛三孔皆十六物也穎鐶也拊謂把辟刃不以正鄉人也○禮器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注不順其鄉之所有也○坊記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注車馬家物之重者○孔叢子孔子讀詩嘆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

貢版考

秋官小司寇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注大比三年大數民之衆寡也人生齒而

備男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人數定而九賦可知國用乃可制耳○又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注司民星名謂軒轅角也軒轅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左角爲大民右角爲小民小司寇於祀司民而獻民數於王重民也進退猶損益也國用民衆則益民寡則損○又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注登上也版今戶籍也下猶去也每歲更著生去死天府主祖廟之藏者三官以貳佐王治者當以民多少黜陟主民之吏

瞽者考

春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注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眡瞭目明者鄭司農云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有目無眸子謂之瞍疏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者以其無所覩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爲之也眡瞭扶工故使有目者爲之無目眹謂無目之眹脈○王制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疏受君命時理須再拜八十不堪爲勞一坐於地而首再拜於地瞽人恐其傾倒拜君命時亦如此

廄焚考

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注重先祖及國之用○雜記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注拜謝之言拜之者爲其來弔己宗伯職曰以弔禮哀禍烖疏言雖非大禍烖亦是相哀弔之道也

馬考

檀弓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注畜狗馴守封當爲窆陷謂沒於土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能以帷蓋

雉考

說卦傳離爲雉疏離爲文明雉有文章故爲雉也○爾雅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翬音暉江淮而南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鷂音遙注翬亦雉屬言其毛色光鮮○曲禮凡摯士雉疏雉取性耿介唯敵是赴鄭注宗伯云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也然白虎通云雉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攝之以威死不可畜也士摯冬雉夏腒音渠也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十七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十八十九

論語補疏目錄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十八　學海堂庚申補刊

論語補疏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注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說懌

循按當其可之謂時說解悅也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時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時也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時也學者以時而說此大學之教所以時也教者學者皆期其能解悅邢疏引譙周說說深樂淺未見

人不知而不慍注慍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

循按疏有二說前一說他人不見知而我不怨此非注義注言人有所不知則是人自不知非不知己也有所不知則亦

有所知我所知而人不知因而慍之矜也人所知而我不知又因而慍之忌也君子不矜則不忌可知其心休休所以爲君子也後漢儒林傳注引魏畧云樂詳字文載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褊又不熟悉雖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慍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

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注)上謂凡在己上者言孝弟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

循按邱光庭兼明書云皇侃曰犯上謂犯顏而諫言孝弟之人必不犯顏而諫明曰犯上謂干犯君上之法令也言人事父母能孝事兄長能弟卽能事君上能遵法令必不干犯於君上也今皇侃疏引熊埋云孝弟之人志在和悅先意承旨君親有日月之過不得無犯顏之諫然雖屢納忠規何嘗好之哉邢疏謂皇氏熊氏違背注意蓋以注言凡在己上則不專指君親乃凡在己上之人必恭順而不欲犯其不好犯君親益不待言矣皇熊切言之與注意亦不爲違背蓋犯顏而諫在唐宋以後視爲臣道之常而聖人則以爲忠誠之變如龍逢比干不得已而爲之故雖或犯顏直諫而心實不好也漢書蓋寬饒傳云好言事刺譏好犯上意師古音干干犯上意卽犯上又敘傳云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繩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後漢書荀彧亦云田豐剛而犯上犯上爲犯顏而諫古之通義也皇侃本之耳表記云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鄭注云亂謂違廢事君之禮爲亂卽此所云作亂非必悖逆乃爲作亂也皇氏熊氏尙知古人事君之禮故用以解說此經邱氏生於唐遂覺犯顏而諫不可爲犯上增出法令二字顧孝弟之人不犯法令不悖逆何待有子言之先軫怒秦囚之歸不顧而唾於箕之役則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而死軫之犯顏固出於一時忠憤而自咎如此有子所云犯上正軫之所云逞志於君爾自有子之意不明爲人臣者遂以犯顏而諫爲常至明人有以理勝君之說始以不平歸咎於君極於撼門而哭指斥以鳴其直由犯顏至於違廢事君之禮身入於亂而不自知有子以好犯顏者究其歸於作亂而探其本於孝弟所以立千古人臣之鵠者微矣

傳不習乎(注)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

循按邢疏云傳惡穿鑿穿鑿非不習之謂己所素習用以傳人方不妄傳致誤學者所謂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也

學則不固(注)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旣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

循按此注固有二義一爲蔽一爲堅蔽之義爲闇曲禮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鄭氏注云固謂不達於禮不達於禮是爲蔽塞不通此固所以爲蔽也不學故不達禮學則達於禮不固者達於禮也一曰者別爲一說不固爲學不堅固由於不重與蔽之訓適相反皇侃專用後一說已失孔氏之旨其解蔽字之義則云蔽猶當也言人旣不能敦重縱學亦不能當道理此旣不明蔽字之義又不合堅固之義而以蔽罔之解與一曰云云相牽混非也一曰二字是何晏兼存異說非亦孔安國注鄉原德之賊也注先引周曰云云皇侃本以爲周生烈也又一曰云云邢疏稱何晏云云然則凡一曰云者何晏兼存之說者非仍前所注之人之言也蔽訓當乃包氏所注一言以蔽之末可引爲孔氏義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注)鄭曰主親也

循按親忠信之人無友不如己之人兩相呼應皇侃解作忠信爲心百行之主殊失鄭義

六十而耳順(注)鄭曰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

循按耳順卽舜之察邇言所爲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也順者不違也舍己從人故言入於耳隱其惡揚其善無所違也學者自是其學聞他人之言多違於耳聖人之道一以貫之故耳順也謂知微旨此在不惑知天命時已然不待六十矣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注)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

循按矩卽絜矩之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以心所欲爲矩法而從之不踰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也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也所惡於前不以先後也所惡於後不以從前也所惡於右不以交於左也所惡於左不以交於右也皇侃解爲放縱其心意而不踰法度非是馬云無非法尙未得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注)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

循按何晏以小道爲異端注子一以貫之云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與此注互相發明何晏以老莊之學說經謂善道有統卽莊子所謂通於一而萬事畢也皇侃以異端爲諸子百家之書邢疏仍之漢賢良策問云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韓詩外傳云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蓋異端者各爲一端彼此互異惟執持不能通則悖悖則害矣有以攻治之卽所謂序異端也斯害也已所謂使不相悖也攻之訓治見考工記攻木之工注小雅可以攻玉傳云攻錯也繫辭傳愛惡相攻虞翻云攻摩也彼此切磋摩錯使紊亂而害於道者悉歸於義故爲序韓詩序字足以發明攻字之意已止也不相悖故害止也楊氏爲我墨氏兼愛端之異者也楊氏若不執於爲我墨子若不執於兼愛互相切磋自不至無父無君是爲攻而害止也大學斷斷兮無他技鄭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經文自發明之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有容而若己有則善與人同故能保子孫黎民而爲利媢疾不通則執己之一端不能容人故不能保子孫黎民而至於殆殆卽害也害止則利也有兩端則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則有以摩之而不異剛柔兩端之異者也剛柔相摩則相觀而善孟子言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又特舉一子莫執中然則凡執一皆爲賊道不必楊墨也執一則不能攻賊道則害不可止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寇退則反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而不同於楊子之爲我者不執一也禹治水勞身焦思過門不入而不同於墨子之兼愛者不執一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易地皆然所以異而同亦所以同而異攻之則不執一而能易地皆然矣何晏以治訓攻引易而謂異端不同歸其說似是乃所謂同歸爲善道有統則仍執一無權非易地皆然之恉而所謂治亦不指相觀而善故已字作虛詞漢世儒者以異己者爲異端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曰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氏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以習左氏者爲攻乎異端與

何晏說同陳欽倚左氏孤學少與逵爲異家之所覆冒升以習左氏者爲異端欲又以斥左氏者爲異端杜預春秋序云簡二傳而去異端惟賈逵通五經之說奏曰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邱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損益隨時即易地皆然之義逵之說近矣袁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鄭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以上俱見後漢書蓋以儒者執一不能通故各爲一端以難之是爲競設異端康成本通儒不執一故依方辯對謂於衆異之中而表之以道也是即康成之攻乎異端矣道中於時而已故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各執一見此以異己者爲非彼亦以異己者爲非而害成矣孫奕示兒編云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者也此解已字爲止是也解攻字爲距爲闢尚未精善攻其惡即是磨琢己身之惡攻人之惡即是剴切他人之惡亦不作彈擊之義

子張學干祿注鄭曰干求也祿祿位也

循按樊遲請學稼則孔子目爲小人小人不求祿位者也子張學干祿孔子即告以得祿之道聖人以事功爲重故不禁人干祿而斥大學稼者也

揖讓而升下而飲注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

循按釋文揖讓而升下絕句鄭箋詩賓之初筵引此則云下而飲禮記少儀云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此正以升下連文絕句與論語此文同鄭解以祈爾爵專取於飲以而飲二字引之不可成句故連下字其揖讓而升四字義無所取則舍之不引射義引此文鄭注云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釋文云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揖讓而升降即揖讓而升下然則鄭之句讀不專以下而飲爲句引證之法各有所當非所拘也此注先提起升及下以揖讓迫就而飲與鄭先提起飲射爵者以揖讓而升降倒裝句法不同而所以發明其義者未有異也皇侃疏云就王注意則云揖讓而升下也若餘人讀則云揖讓而升升屬上句又云下而飲下屬下句然此讀不及王意也謂下屬下句似指鄭氏詩箋何未考射義鄭注且此王注實以七字連屬爲句未見其揖讓而升下爲句以揖讓而升下爲句正莫明於鄭氏射義注釋文以下字絕句正本射義故又引鄭注賓之初筵以明其異不知賓七字連屬爲句鄭氏或斷下而飲爲句或斷揖讓而升下爲句如王氏此注且斷揖讓爲句云升及下則升字可句下字亦可句皇疏非也

起予者商也注包曰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

循按起之義同於發子夏起於當前顏子發於退後

成事不說注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

循按解字明說字說讀若脫解脫與諫止互明事已成已遂故不可諫止即不可解脫

儀封人注鄭曰儀蓋衛邑

循按邢疏引春秋傳衛侯入於夷儀疑與此是一後漢郡國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聊城今屬山東東昌爲齊衛之界孔子至衛未嘗由齊非是此也郡國志浚儀注引晉地道記儀封人此邑也水經注引西征記亦以儀封人即浚儀縣而酈氏非之浚儀在開封漢屬陳留陳留郡之長垣封邱皆在其北孟康言長邱在封邱杜曰宋地郡國志封邱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杜曰鄭地孟康言春秋匡在長垣文八年晉侯歸匡戚之田於衛杜曰匡本衛邑中屬鄭又祭仲杜言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是長垣爲衛鄭交界之地長垣之東爲沸陰杜以鄭之武父在東北封邱之東衛酸棗杜以爲廩延之別名又以鄭之城棣在西南漢志東郡南燕縣南燕國通典滑州胙城縣漢南燕縣古南燕國隱五年衛以燕師伐鄭土地名云東郡燕縣然則封邱以北長垣以西尚有南燕國郡國志東郡燕縣有平陽亭有瓦亭平陽哀十六瓦定八皆衛地杜皆以爲在燕縣東北又衛之平邱昭十三宛濮僖二十八蒲桓三杜皆以爲在長垣劉昭引陳留志鞫居在封邱則以漢縣計之衛之境止得長垣多得封邱南燕少自此而南皆鄭宋地衛不得有之使儀封人在浚儀當今祥符蘭陽之間雖爲由陳至衛之道而邑非衛邑矣閻百詩四書釋地謂儀邑在開封府蘭陽縣西北二十里鄭ム蓋衛邑蓋者疑詞也

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注孔曰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

循按武王未受命未及制禮作樂以致太平不能不有待於後人故云未盡善善德之建也謂周公成文武之德即成此未盡善之德也孔語較量於受禪征伐非是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注孔曰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

循按仁者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故爲能好能惡必先審人之所好所惡而後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斯爲能好能惡也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注孔曰黨黨類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矣

循按皇疏作民之過也與注小人爲合觀讀如觀其所由之觀但見其過而概加責焉非仁也論觀而察之則知仁術矣各於其黨即是觀過之法此爲莅民者示也皇侃云猶如耕夫不能耕乃是其失若不能書則非耕夫之失也此說黨字義最明後漢吳祐傳以掾私賦民錢市衣進父爲觀過知仁是以賦錢之過爲仁異乎孔注漢書外戚傳燕丁日爲丁外人求侯上書稱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仁是當時有此一說然以益主而侯外人豈得爲仁子路親愛其姊偶愆於禮夫子裁之即時改正豈以此爲觀過知仁擬非其倫矣吳祐所稱孫性之事尤足長詐而敗俗遂因有安邱男子因母殺人之事矣孔氏之訓精善矣祐之見乖乎聖人

事君數注數速數之數

循按釋文云何云色角反下同謂速數也鄭世主反謂數己之功勞也此明以速數之訓屬之何氏皇侃疏有孔安國曰四字若然豈陸德明未見邪詩小雅僭始既涵毛傳云僭數也釋文數音朔與此色角反同鄭箋云僭不信也然則此數宜與僭同事君不信則辱矣朋友不信則疏矣所謂信而後諫不信則以爲謗己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注性者人之所受[illegible]

云洗亦當為撓謂更撓攪添益整頓示新也攝為引持引持則收斂斂則聚合酒已散更聚合之為攝散則減聚則增由減而增亦引而提起此攝酒所為攝也惟其由斂而轉為聚則以數事合於一人為攝官事無攝之攝是也歛之所以屈之故為撓撓者屈也荊軻傳蓋聶曰吾曩者目攝之軻與聶論劍聶怒而目之軻即去不敢留是目有以屈撓之索隱用士冠禮注訓為整實用撓之義也素問五藏生成篇云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攝攝屬於指非扱之而何攝齊與攝衣同為斂而各不同管子弟子職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生乃作蚤起盥漱衣未整齊故整齊其衣而後共盥史記酈生傳稱酈生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既聞酈生語於是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方倨牀洗足衣必不整齊此時輟洗起敬故整衣與弟子職盥漱後攝衣同盥漱攝衣即內則盥漱之後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也孔子升堂時非倨牀洗足可比豈前此不衣至此始衣故以攝衣證攝齊者非也聘禮記賓入門皇升堂讓鄭氏引孔子升堂云云鄭引此文以明發氣怡焉與逞顏色怡怡同論語於升堂之上加攝齊二字兩手摳衣則不得更執圭此節為攝齊升堂明下節為執圭升堂於升堂而增攝齊於執圭而省升堂此古人屬文之法孔氏以摳衣解之精不可言若攝齊不是摳衣但為整齊其衣如漢帝之攝衣不知攝齊用手攝衣亦必用手攝齊不過手提之整衣則用手益加勞矣尤非執圭時情事如不用手而空言則升堂上著攝齊二字為無謂矣且漢帝之攝衣同於弟子職之攝衣而弟子職之攝衣即內則之端韠紳衣本弛縱束以紳則斂攝衣者謂以紳整束其衣蓋不束帶則衣曳地束帶則齊去地矣既以紳束之當升堂時又以手攝之攝衣攝齊雖不同而攝之為提挈則正同也內外餘人盥漱之後但云衣服或衣本不曳地無容其攝或並不必束帶耳吳志凌統傳盛暑夜至時統已臥聞之攝衣出門臥起攝衣與弟子早起盥漱攝衣同王仲宣七哀詩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傅休奕雜詩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雁南翔二詩與彥統攝衣同蓋時已臥緣愁不能寐更起攝衣步於前庭或觀雁或撫琴古人作詩不苟如此夫攝衣二字魏晉詩人且不苟用乃論語至簡至妙之文而虛加此二字乎且新序言昭奚恤攝衣而去恤是時居西面壇上自擁而下故攝衣此攝衣正是摳衣楊雄逐貧賦云攝齊而與降階下堂則攝齊亦可云攝衣攝衣而下則攝衣而上可知矣攝齊而升則攝齊而降可知矣戰國策趙策魯仲連云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衽抱机此衽與几並舉謂衽席之衽衽為臥所藉机為坐所憑諸侯親提之親抱之為天子設也既攝衽又抱几者不必一時兼為之猶弟子攝衣在先共盥在後屬文者疊言之爾凡持兵曰攝兵提榼曰攝飲未有不用手空言攝者史記管晏列傳越石父請絕晏子戄然攝衣冠謝攝衣又攝冠者攝衣束帶也攝冠攝纓也賈子容經端囱攝纓冠之纓有二自上而繫垂其端者為緌無緌自下而上者為紘紘如今朝帽之絆自下勒之使上斂所云攝纓也緌如今風帽之帶結而繫之兩端下垂子路結纓是也崔駰達旨云當其無事則躐纓整襟規矩其步李賢注云躐音呂涉反躐踐也此字宜從手廣雅云躐持也言持纓整襟脩其容止史記曰攝纓整襟華嶠書躐作攝也攝纓二字亦見韓詩外傳宋玉云昔齊有狡兎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不及狡兎之塵若攝纓而縱紲之則狡兎亦不能離也此纓如終軍請受長纓之纓以纓繫兎之頸而牽紲之攝纓謂提挈其纓而牽之也後漢書銚期傳期被創中額攝幘復戰謂束其幘於首朱穆傳注引續漢書云虎賁置弓階上穆過呵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於地虎賁怖即攝弓謂自地上提弓而起也

復其位注孔曰來時所過位

循按包氏注過位為君之空位邢疏云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君雖不在此位人臣過之宜敬此復其位孔氏以為即來時所過之位邢疏云復至其來時所過之位則此所復之位仍即君之空位乃曰其位則不可指君曰復則不可指君所立之處於復其中增入至字非經文所有爾雅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郭璞以位為羣臣之列位宁為人君視朝所宁立處說文亦以中庭左右為位位之名屬之臣與宁有別惟天官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此位通宁而言似為包氏所本然此統言之不必分云王之宁公卿大夫羣吏之位論語與門闕堂階並言則指中庭左右之定名非泛指矣曲禮下卿位鄭注云卿位卿之朝位也正義引鄉黨過位鄭氏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言入門右北面正是卿大夫之位過位之位鄭氏指中庭左右之臣位君方下車而過孔子過之色勃足躩夫又何疑鄭氏與孔同與包異也

居不容注孔曰為室家之敬難久

循按釋文作居不客苦百反武進臧氏玉琳云居不客言居家不以客禮自處孔注云為室家之敬難久謂因一家之人難久以客禮敬己也是當從釋文作客開成石經亦作居不客臧氏說是也後漢書周燮傳注引謝承書云燮居家清處非法不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賓此正所謂客也

迅雷風烈注鄭曰風疾雷為烈

循按雷風之來既疾急而至於猛烈迅雷風三字連讀鄭以疾屬風以烈屬雷互明之也

子路共之三臭而作注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臭而作作起也

循按荀子禮論云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何注本此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十八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十九

論語補疏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學海堂庚申補刊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注孔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注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循按皇侃上節注仕作士謂先輩五帝以上後輩三王以還是也五帝時淳素質勝於文三王時文質彬彬益野人而為君子自時厥後文益盛文又勝於質遂欲其彬彬遂為君子不易得宜以上古之淳素和之用謂變化之移風易俗四字解用字最切孔子時文勝質既非先進亦非後進欲其仍還

後進之君子必先移易以先進之野人也譬如陰陽宜和病
陰盛者宜以純陽制之然後乃得其和孔子從先進非重野
人輕君子正將由野人而至君子也注云五世損益得之因
質勝而益之爲君子因文勝而損之爲君子損文勝莫如從
先進此聖人裁成輔相之妙也邢昺疏注中仕字牽合下章
皆不及門謂此爲不從陳蔡得仕進者又以先進當昭襄之
世後進當定哀之世於禮樂因世損益之義何以得合

皆不及門也注鄭曰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循按堯典詢于四岳闢四門鄭氏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己出
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
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詩緇衣正義孔穎達用
孔傳而正義引此文云論語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孔以闢門爲求賢之路與鄭
異鄭以門爲卿士之家則及門者謂仕於卿大夫之私朝也
周禮大司馬辨名號之用帥以門名注云帥謂軍將以門名
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
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
將者也春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
門子掌其政令注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襄九年
傳戲之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
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注云門子卿之適子卿之子
稱門子是卿以門名鄭當門以門名適子代父當門則稱門
子其仕於卿大夫之門謂之及門矣

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注陳曰言閔子騫上事父母下順
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閒之言

循按漢書杜鄴傳舉方正對曰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
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
閒也後漢范升傳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閒於其父
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又云知而從令則過大矣
二者皆引以爲從令之證蓋以從令而致親於不義則人必
有非閒其父母昆弟之言唯不苟於從令務使親所行均合
於義人乃無非閒其親之言是乃得爲孝然則閔子之孝在
人無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人所以無閒於其父母昆弟之
言者以其不苟從親令也陳注動靜盡善或即指此藝文類
聚孝部引說苑云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
子子騫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
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即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爲吾子
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
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太平御覽
四百一十三引師覺授孝子傳云閔損字子騫以德行稱早
失母後母遇之甚酷損事之彌謹損衣皆槁枲爲絮其子則
綿纊重厚父使損御冬寒失轡後母子御則不然父怒詰之
損默然而已後視二子衣乃知其故將欲遣妻損諫曰大人
有一寒子猶上垂心若遣母有二寒子也父感其言乃止依
此事閔子不從父令則後母不遣是其上事父母兩弟溫煖
無慍心而恐母遣而兩弟寒是下順兄弟於是父感之其後
母及兩弟亦感之可知則此一不從父令而諫一家孝友克
全尤非尋常不苟從令可比孔子稱其孝兼言兄弟正指此
事是所謂動靜盡善也後母之酷可閒二子獨綿纊可閒父
不能察後妻可閒一諫而全家感化父母不失其慈二子不
失其悌使可閒化而爲無可閒閔子之孝不啻大舜之乂不
格姦若恭世子不肯傷公之心不言志而死非可言孝也不
字作無字解自明人無非閒之言不是無非閒閔子之言乃
無非閒其父母昆弟之言也

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注言回庶幾
聖道雖數匱空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
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

循按此文簡奧宜以不受命三字爲之樞皇疏引殷仲堪云
不受驕君命江熙云賜不榮濁世之祿亦庶幾道者也雖然
有貨殖之業恬愉不足所以不敢望回耳兩說於受命爲合
按論語此文謂顏子不受祿命則貧而至於屢空子貢不受
祿命則貨殖而屢中相較回也其庶幾乎貨殖上用一而字
明從屢空作轉同一不受祿命回不貨殖故屢空賜貨殖而
屢中故不屢空兩屢字亦相呼應不善貨殖者損折亦能屢
空賜則能屢中謂如其所億度而得贏餘也回非不能貨殖
屢中其至於屢空本不貨殖以得贏餘故空乏也先提起其
庶乎三字下文倒裝互發周秦之文往往如此而此文尤其
靈妙者也何氏以不受命爲不受教命辭義遂不可達

子在回何敢死注包曰言夫子在己無所敢死

循按毛西河說最精善呂氏春秋孟夏紀勸學篇云曾點使
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曾點曰彼雖畏
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
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兩事相比然則曰何敢死正是回何
敢畏高誘注訓畏爲死謂以畏而死即檀弓死而不弔之畏
矣以畏而死則子必不死故知子在以畏而死且不可死故
顏子不敢死即曾子安敢畏以曾證顏義本明白何從來未
見及此而待西河之雄辨也西河之辨善矣何亦不引證及
此也西河說見聖門釋非錄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鄭注畏字云
人或時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鄭
氏引子畏於匡之畏證死而不弔之畏且以死而不弔爲輕
身忘死豈孔顏有輕身忘孝以畏而死乎是回所以不敢死
鄭氏明之惜鄭氏論語此注何氏不採也孟子云莫非命也
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立巖牆之下則恐
其厭厭而死猶畏而死俱爲非命莫者無也不可非命而死
乃爲知命孟子此文與子在回何敢死相發明子在者聖人
知命不死於非命也回何敢死者大賢知命不死於非命也
論語此文明聖賢知命之學其所以能不死者史記孔子世
家言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索隱云家語
子路彈劍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今此取論
語文王既沒之文及從者臣甯武子然後得去蓋夫子再厄
匡人或設辭以解圍或彈劍而釋難檀弓正義引世家云陽
虎嘗侵暴於匡時又孔子弟子顏刻爲陽虎御車後孔亦使
刻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爲陽虎因
圍欲殺之孔子自說故匡人解圍也自說者謂卑辭遜禮論
語注云微服而去謂身著微服潛行而去不敢與匡人鬭以
媚悅之也此所引與今史記不同而微服爲還宋桓司馬事
見孟子此時以貌似陽虎被圍但明其非虎則圍可解不必
微服不必使從者爲甯氏臣也琴操云匡人告匡君曰往者
陽虎今復來至乃率衆圍孔子數日不解子路悲慍奮戟大

怒張目奮劒聲如鐘鼓孔子曰由來今汝欲鬬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蓋欲報所以脫桓魋彈琴所以解匡人魋惡其習禮故微服自廢於禮以柔魋之怒匡人憾虎暴故彈琴以明其非虎各有所當可想見聖人解紛之妙用若鬬必死於匡矣故琴操戚子路之欲鬬而禮疏稱其不敢與匡人鬬不鬬所以不死不死所以爲知命皇疏引李充言輕死非明節是也邢疏云孔子謂顏淵曰吾以女爲以死與匡人鬬也謂鬬則致死然則回不敢死正回之不敢鬬也史記集解引包注作已無所致死邢疏一則云回必致死再則云言不敢致死包注敢死宜作致死

攝乎大國之閒注包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閒

循按荀子禮論云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攝傷生楊倞注隘窮也攝猶戚也此戚卽蹙字窮蹙與迫同楚辭哀時命衣攝葉以儲與兮王逸章句云攝葉不舒貌迫蹙故不舒

吾與點也注周曰善點獨知時

循按三子所言者爲政之具具猶器也聖人以道運器則時行爲故與點也邢疏以與點爲善其不求爲政以知時爲生値亂時志在澡身浴德詠懷樂道皆失之

克己復禮爲仁注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夫

循按孔與馬異孔訓克爲能故云身能反禮邢疏解爲能約身非孔義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注孔曰爲仁之道莫尚乎敬包曰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

循按皇侃以敬恕爲二事非也克己復禮仁也古志之言也昭十二年左傳孔子引以答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孔子所以解克己復禮也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晉臼季之言也僖三十三年左傳孔子引以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孔子所以解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爲克己復禮之目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矣在家無怨仁及乎一家矣在邦無怨仁及乎一國矣天下歸仁仁及乎天下矣仁及家國天下不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故爲仁由己而不由人由己有所欲而推之則能好天下之所好由己所不欲而推之則能惡天下之所惡人以非禮加己己所不欲也卽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勿施於人也勿施於人卽是克己克己而不以非禮施人卽復禮也克己復禮未詳其目故顏淵請問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先已詳其目而後反復明之不必更問此兩章問仁互相發明文亦錯綜入妙後漢臧洪傳云使主人少垂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以克己爲忠恕是克己復禮者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

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注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

循按呂刑令大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正義云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己以曲彼構辭以誣人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卽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己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卽可以斷獄者唯子路耳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此說甚明與下子路無宿諾一貫無宿諾者不豫諾也子路篤信不欺故其單辭必無誣妄孔子假訟辭之不信以明子路之信非謂子路有與人訟之事也若子路聽訟雖極明決亦必兩造至然後聽之不待兩造至據單辭以爲明決恐無是理且與無宿諾何涉無宿諾自爲不欺單辭折獄自爲明決明決者不必不欺不欺者不必明決也皇疏引孫綽云謂子路心高而言信未嘗文過以自衞聽訟者便宜以子路單辭爲正不待對驗而後分明也非謂子路聞人片言便能斷獄也孔云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必須兩辭則必無單辭可折之理又云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者謂若偏信一辭則惟此一辭出諸子路乃可也子路固必不訟訟者必非子路然則聽訟者何得偏信一言以爲曲直孔子美子路之不欺亦所以爲聽訟者砭也當時或有信一言以爲曲直者故孔子發之觀下章言聽訟吾猶人也則此章論聽訟不論子路明矣

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注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也

循按泰者通也君子所知所能放而達之於世故云縱泰似驕然實非驕也小人所知所能匿而不露似乎不驕不知其拘忌正其驕矜也君子不自矜而通之於世小人自以爲是而不達之於人此驕泰之分也邢疏不能詳今拜乎下泰也此泰乃汰之借

剛毅木訥近仁注王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遲鈍也

循按巧言令色鮮矣仁此質樸遲鈍所以近仁也唐書刑法志云仁者制亂而弱者縱之然則剛強非不仁而柔弱者仁之賊也此果敢所以近仁也

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注包曰此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爲仁

循按董子論仁曰其事易此孔子之指也我欲仁斯仁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皆以仁爲易也故易傳云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呂覽察微云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讓不取金不伐不欲也而贖人之路遂窒孟子稱公劉好貨太王好色與百姓同之使有積倉而無怨曠孟子之學全得諸孔子此卽己達達人己立立人之義必屏妃妾減服食而於百姓之飢寒仳離漠不關心則堅瓠也故克伐怨欲不行苦心潔身之士孔子所不取不如因己之欲推以知人之欲卽因己之不欲推以知人之不欲絜矩取譬事不難而仁已至矣絕己之欲而不能通天下之志非所以爲仁也

人也注猶詩言所謂伊人

循按詩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寬下之稱也此人也二字亦寬下之詞故何氏引詩以例之皇疏謂管仲人也是美管仲非是皇疏此注爲鄭康成

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注孔曰伯氏食邑三百

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

循按天官太宰八柄六曰奪以馭其貧注云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益伯氏時有罪管仲沒其家財故注云當理廣雅理治也治獄之官名理當理謂治獄得當也此管氏所以爲法家之冠矣諸葛孔明廢廖立爲民廖聞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又嘗廢李平爲民徙梓潼郡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呂覽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習氏引管仲事以例諸葛今轉可引諸葛事以例管仲邢疏未能詳也惟習云聖人以爲難則還下貧而無怨爲一章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注孔曰爲己履道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

循按荀子入乎耳者著乎心爲己也入乎耳出乎口爲人也入耳出口故徒能言之北堂書鈔引新序云哲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

百官總己注馬曰己百官

循按說文總聚束也己猶身也皇疏云百官各自束己身是也

原壤夷俟注馬曰夷踞也俟待也踞待孔子

循按法言五百篇云或問禮難以彊世曰難故彊世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果而陷之奚其彊宋咸注云夷俟倨肆皆驕倨之謂廣雅云蹲跠㞗啟肆踞也夷俟即是倨肆俟肆音相近夷俟猶跠肆與鞠躬爲匑同鞠躬雙聲也夷俟疊韻也馬氏訓俟爲待而謂踞待孔子失之

予一以貫之注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而一知之

循按繫辭傳云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韓康伯注云少則得多則惑塗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與何晏說同易傳言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何氏倒其文爲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則失乎聖人之恉莊子引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此何韓之說也夫通於一而萬事畢是執一之謂也非一以貫之也孔子以一貫語曾子曾子即發明之云忠恕而已矣忠恕者何成己以成物也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舜於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眞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同萬善所以大也一貫則爲聖人執一則爲異端董子云天有喜怒哀樂之發與清煖寒暑其實一貫也四氣者天與人所同也天與人一貫人與己一貫故一貫者忠恕也孔子焉不學無常師無可無不可異端反是孟子以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子莫執中爲執一而賊道執一由於不忠恕楊子惟知爲己而不知兼愛墨子惟知兼愛而不知爲我子莫但知執中而不知有當爲我當兼愛之時也爲楊者必斥墨爲墨者必斥楊楊已不能貫墨墨亦不能貫楊使楊子思兼愛之說不可廢墨子思爲我之說不可廢則恕矣則不執一矣聖人之道貫乎爲我兼愛執中者也孰一則人之所知所行與己不合者皆屏而斥之入主出奴不恕不仁道日小而害日大矣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其舍諸舉賢之要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力學之基也善與人同則人之所知所能皆我之所知所能而無有異惟事事欲出乎己則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執兩端而一貫者聖人也執一端而無權者異端也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各有所當何可以一端槩之史記禮書云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惟孔子無所不貫似恃乎多學而識之乃多學而識仍自致其功而未嘗通於人孔子以忠恕之道通天下之志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非徒恃乎一己之多學而識也忠恕者絜矩也絜矩者格物也物格而後知至故無不知由身以達乎家國天下是一以貫之也一以貫之則天下之知皆我之知天下之能皆我之能何自多之有自執其多仍執一矣

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注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

循按孔子贊易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正與此經相發明蓋伏羲神農以前民苦於不知伏羲定人道而民知男女之有別神農教耒耜而民知飲食之有道顓蒙之知識已開詐僞之心漸起往往窺朝廷之好尚以行其慧佞軍國之禁令以濟其詭無爲者無一定之好尚無偏執之禁令以一心運天下而不息故能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黃帝堯舜承伏羲神農之後以通變神化爲治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伏羲神農之治在使民有所知黃帝堯舜之治在不使民知不使民知所以無爲何以無爲由於恭己恭己則無爲而治卽所謂篤恭而天下平中庸本天命率性而推論脩道設教之由盡其性以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此伏羲神農之治也其次致曲曲能有成以至形著明動變化此黃帝堯舜之治也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變化承於盡性之後故云其次次猶繼也盡性者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致曲者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因其性善而使之知故自誠明因其知而致曲使復其性之善故自明誠伏羲神農開其先因是天下至誠黃帝堯舜次其後亦是天下至誠鄭康成謂其次致曲爲不能盡性失之矣羲農已盡人盡物之性繼之者以能化爲神此黃帝堯舜次羲農以通變神化爲治實爲萬世聖王之法中庸自此以下多詳能化之義曰至誠如神曰時措之宜曰無爲而成曰生物不測曰純亦不已惟時措故不已惟不已故不測惟不測故如神而神則無爲凡議禮制度考文所以寡天下之過無不如此無爲而治民無能名堯舜之能化也文武法堯舜者也故明之云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錯行代明並育並行敦博淵泉而時出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而無所倚皆所以如神所以能化之實用也如是乃無爲而治故未暢發之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爲人之所不見乎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所以無爲而治所以篤恭而天下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之無爲而成卽聖人之無爲而治邢疏以無爲爲老氏之清淨全與經義相悖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注孔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循按釋文云何云元亨日新之道鄭云七政變通之占鄭氏此注見後漢書桓譚傳注所引班固贊眭兩夏侯京翼李傳云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貢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眭京等言七政災變故班氏引此桓譚上疏稱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班氏本此蓋自春秋時易學不明而梓慎裨竈之流以七政占驗爲天道故云天道多在西北子產雖正斥之以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而天道之稱究未能言孔子贊易乃明之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於臨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於謙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於恒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道即行也天道猶云天行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蠱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剝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復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舉當時以奇怪虛誕爲天道者一旦廓而清之記載哀公問云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孔子言天道在消息盈虛在恆久不已在終則有始在無爲而物成爲格物致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爲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以來治天下之要與七政變占迥然不合桓譚知讖緯之謬而尚緣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是不知孔子所言之天道非伎數巧慧所得托也鄭氏以此解論語淺之乎觀聖人矣何氏本元亨日新以言天道識見之卓越乎虞成孟子云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若天道是七政變占何乃與父子君臣並爲人生不容稍置之分謂文章可得而聞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猶云可與立未可與權未可與權正是教人權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正是教人聞性與天道桓譚謂聖人所難言非其義也

未知焉得仁注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

循按釋文知如字鄭音智論衡問孔篇云子文曾舉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智如此安得爲仁徐幹中論智行第九云若有人相語曰彼尚無有一智也安得乃知爲仁乎與鄭義並同何晏不用其讀而讀如字皇疏此注有孔安國曰字皇侃引李充說以爲不及注充說即論衡之說也史記言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有喜色其去魯則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師已以告季桓子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孟子言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出疆必載質與子文之無喜色無慍色正相反孔子貴仁而所行如是子文爲得爲仁未知二字句先輕其詞曰未知旋決其詞曰焉得也

斐然成章注孔曰妄作穿鑿以成文章

循按妄作穿鑿四字申解斐然二字蓋讀斐爲匪匪猶非也非猶不也下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注引包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穿鑿妄作解不知而作妄即不知不知即非然矣皇邢兩疏以斐爲文章貌未得注義

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注孔曰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

循按儒猶士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小人儒正指此爾孔注未是

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循按此文無注邢疏以成爲成功義殊不了成猶定也定即決也三國志郭嘉傳嘉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袁公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難矣好謀無決即是好謀無成好謀而成即是好謀而能決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注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者當脩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爲之矣

循按易傳稱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非聖人所諱言也但有可求不可求耳不可求所謂不以其道得之也苟以其道得之何不可求之有孟子言非其道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以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正與此章之指相發明非道以求富貴鄙夫也必屛富貴不言並其可求者而亦諱之此堅瓠之謂聖人所不取也而與如通而可求即如可求如可求則爲之如不可求則不爲聖人之言明白誠實如此若以富而可求爲設言之虛詞此滑稽者所爲曾以是擬孔子乎執鞭爲條狼氏之職孔子爲委吏乘田正所謂吾亦爲之者矣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注孔曰雅言正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

循按此與上五十學易當是一章如子路無宿諾之例記者因孔子有學易無大過之言以此申明之子所雅言四字指易乃不獨易也於詩於書於執禮皆雅言也論語之文最爲簡妙上既言子所雅言下不必又贅複一語玩皆字正從易連類之詞雅即爾雅之雅文王周公繫易多用假借韓注以爲引申孔子以聲音訓詁贊之故爲雅言孔子贊易似不同於說詩說書說禮不知同一聲音訓詁之所發明贊易與說詩書禮同是雅言非有異也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注孔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

循按聖者通也大戴禮四代篇云聖知之華也聖與仁即知與仁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注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

循按謚法民無能名曰神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故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不可知故無能名無爲而治故不可知繫辭傳云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孔子稱黃帝民得其利百年畏其神百年用其教百年神而化之故畏其神堯之無能名舜之無爲而治皆神也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包云德者無爲易之四德爲元亨利貞天以寒暑日月運行爲道聖人以元亨利貞運行爲德用中而不執一故無爲無爲故不可知不可知故民無能名民運行於聖人之元亨利貞猶衆星運行於天之寒暑日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黃帝堯舜承伏羲神農之後以通變神化立萬世治天下之法論語凡言堯舜皆發明之也曰爲政以德曰恭己正南面曰脩己以敬此堯舜所以神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堯舜所以

爲德即德即神即神即德故云顯道神德行又云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皆化裁推行之至
用也民無能名四字爲成功文章之本爲則天之實包注倘
未詳

予有亂臣十人注馬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
循按官小臣也見呂覽注十人治官者也馬以官字解臣字邢疏
解作治官之臣非是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注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
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循按古所謂利皆以及物言至春秋時人第知利己其能及
物遂別爲之義故孔子贊易以義釋利謂古所謂利今所謂
義也孔子言義不多言利故云子罕言利若言利則必與命
並言之與仁並言之利與命並言與仁並言則利即是義子
罕言三字呼應兩與字味其詞意甚明注以義之和釋利字
此正是與命與仁之利爲孔子所言至以命仁亦子所罕言
孔子固不罕言命罕言仁矣徒以利命仁三者不類乃高置
利字以配命仁不知義之和正子所不罕言者也論語稱子
以四教子之所慎子不語子絕四下目俱平列此子罕言利
爲句下用兩與字明與諸例爲異史繩祖學齋佔畢讀兩與
字爲吾與點也之與謂子所罕言者惟利而已曰命曰仁皆
平日所深與此似知注疏之未合然與點指人之可與用以
指仁辭不協用以指命尤不協也

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注鄭曰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
藝不成一名而已
循按無所成名即民無能名所謂焉不學無常師無可無不
可也孔子以民無能名贊堯之則天故門人援達巷黨人之
言以明孔子與堯舜同大哉孔子即大哉堯之爲君博學無
所成名即蕩蕩乎民無能名孔子之學即堯舜之學也孔子
云吾何執篇末云未可與權惟其權所以不執一而民無能
名無關然也雖別爲一篇實與上相承接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注孔曰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
盡所知不爲有愛也
循按孔氏之說未明此兩端即中庸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
民之兩端也鄙夫來問必有所疑惟有兩端斯有疑也故先
叩發其兩端謂先還問其所疑而後即其所疑之兩端而窮
盡其意使知所向焉蓋凡事皆有兩端如楊朱爲我無君也
及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墨子兼愛無父也及禹手足胼胝
至於偏枯是故一旌善也行之則詐僞之風起不行又無以
使民知勸一伸枉也行之則刁訴之俗甚不行又無以使民
知懲一理財也行之則頭會箕斂之流出不行則度支或不
足一議兵也行之則生事無功之說進不行則國威將不振
凡若是皆有兩端也而皆有所宜得所宜則爲中孔子叩之
此也竭之竭此也舜執之執此也用之用此也處則以此爲
學出則以此爲治通變神化之妙皆自此兩端而宜之也

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注顏淵解故語之而不惰餘人不解
故有惰語之時
循按惰語謂惰於語此何氏義也正義謂餘人不能盡解故
乃懈惰於夫子之語時如此說則惰語兩字不辭

與衣狐貉者立
循按釋文貉戶洛反依字當作貈說文貈似狐善睡獸从豸
舟聲論語曰狐貈之厚以居貉與貈同音相通字也說文洄
从水囘聲讀若狐貈之貈重文作瀶貈从舟聲而讀同洄洄
音同貉者也

未可與適道注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
循按法言問道篇云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
可以適他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
道君子正而不他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
海則由諸宋咸注云他異端也諸子之異端若能自通於聖
人之道亦可也此注云雖學或得異端用適他之義

攝齊升堂注孔曰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
循按升堂上加攝齊二字所以別於執圭之升堂也同一鞠
躬如也在執圭則手不能摳衣故足縮縮如有循玉藻云執
圭玉舉前曳踵又云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是也手不暇攝
齊齊曳於地故如流矣在本國升堂手不執圭則攝齊齊既
攝則不曳於地行不必如有循但見屏氣似不息而已攝齊
與下鞠躬相貫鞠躬雙聲字孔曰斂身也斂身則身俯而前
齊必曳地也說苑子路持劒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
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衞孔子曰君子以忠爲
質以仁爲衞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
暴以仁圍何必持劒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方
其持劒意氣自雄身必仰既聞言而起敬則屈俯其身前衣
必委地故攝齊攝齊則棄劒不持可知云攝齊以事先生當
時以屈身必攝齊即以屈身爲攝齊猶云屈身以事先生也
鹽鐵論殊路篇大夫曰子路解長劒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師友行行爾鄙心猶存此即說苑所言而明以攝齊爲屈節韓詩外傳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謂屈身而前也鹽
鐵論刺議篇丞相史曰僕雖不敏亦當傾耳下風攝齊句指
受業經於君子之塗矣漢書朱雲傳少府五鹿充宗與易家
論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齊升堂
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此特用攝齊二字寫其倜儻之狀摳衣
而登不欲緩行與屈身者意殊而攝則同也士昏禮記納徵
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賓致命釋外足見文
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
東壁聘禮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士受皮者
自後右客實當之坐攝之此與士喪禮左執俎橫攝之義同
鄭氏此注云攝持也說文訓攝爲引持引者引而提之故太
歲在寅爲攝提格高誘謂格起萬物以提格連攝名之則攝
正提起之名蓋手在下物在上爲奉手在上物在下爲攝物
本著地提而起之是攝也以一手持鼎耳以一手執俎兩手
乃可奉一手不可奉故提而攝之若攝於旁則不能橫橫攝
者使俎橫於前而以一手提之也此禮文之如揄者也昏禮
兩人持一皮皮有四足合之使毛向內前左足合於前右足
後左足合於後右足既左首則左一人之右手提其前二足
右一人之左手提其後二足手提足則脊向下故釋其外足
見文斯時每人各提一足其兩足下垂矣聘禮以一人提之
則兩手各提二足兩肘向外兩手握相向故云內攝之以此
準諸攝齊齊爲衣下縫正是兩手提起使離地與攝皮狀同
論語攝字正當以儀禮攝字解之物本著地提起有似斂縮
故攝有斂意士冠禮攝酒鄭注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今文
攝作聶疏云有司徹云司宮攝酒注云更洗益整頓之不可

循按殺身成仁皇邢兩疏引比干夷齊固矣乃殺身不必盡甘刀鋸鼎鑊也舜勤眾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爲民禦大菑捍大患所謂仁也以死勤事即是殺身成仁苟自惜其身則禹不胼胝不至於跳步則水不平民生不遂田賦不能成即是不能成仁故有殺身以成仁者也不愛其身以成仁則能敬其事故脩己以敬即能安人安天下也管仲不死而民到於今受其賜則成仁不必殺身死不死之閒乎仁不仁可互見矣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注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

循按包注以闕文借人兩事平列孔子自謂云云穗乘上兩事言之不問文馬不調不假人調之皆自妄逞聰明不知妄作也邢疏謂有馬借人爲舉喻非是借猶藉也僖二十八年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藉文藉借也杜注云報借齊秦使爲宋請宣十二年楚子告唐惠侯曰敢藉君靈以濟楚師杜注云藉猶假借也我有馬不能服習藉人之能服習者乞其代己調良此謹篤服善之事也與子路以車馬衣裘公諸朋友不同史闕文屬書借人乘屬御此孔子爲學六藝者言也

敏則有功注孔曰應事疾則多成功也

循按敏訓疾孔所本也僖四年遂伐楚次于陘公羊傳云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注云生事有漸故敏則有功疏云敏審也言舉事敏審則有成功矣是敏之義爲審僖廿三年左傳辟不敏也注云敏猶審也三十三年左傳禮成而加之以敏注云敏審當於事亦以敏爲審周禮地官師氏二曰敏德注云敏德仁義順時者也當其可之謂時順時則審當之謂也中庸人道敏政注云敏勉也敏或爲謀訓勉則讀敏爲黽勉同心之黽或爲謀則審當之義矣蓋善謀而審當所以有功若徒以疾速便捷爲敏非其義矣故公羊云有俟而何氏以敏屬之有俟則非疾速便捷矣推之敏於事謂審當於事也好古敏以求之謂審以求之也聖人教人固不專以疾速爲重耳

涅而不緇注孔曰涅可以染皁

循按釋文涅乃結反說文云謂黑土在水中者也黑土在水中即汙泥爾故廣雅訓涅爲泥乃泥非染物孔謂可以染皁者淮南齊俗訓云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俶眞訓云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高誘注云涅礬石也西山經女牀之山其陰多石涅郭注云即礬石也楚人名爲涅石秦人名爲羽涅也本草經亦名曰涅石也神農本草經礬石一名羽碮碮即涅也其可以染皁蓋指今之皁礬

可以羣注孔曰羣居相切磋

循按詩之教溫柔敦厚學之則輕薄嫉忌之習消故可以羣居相切磋邢疏引詩如切如磋非其義

患得之注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語

循按古人文法有急緩不顯顯也此緩讀也公羊傳如勿與而已矣何休注云如即不如齊人語也此急讀也以得爲不得猶以如爲不如何氏謂楚俗語孔子魯人何爲效楚言也

殷有三仁焉注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循按孔子以管仲爲仁不取召忽之死以爲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又云有殺身以成仁死而成仁則死爲仁死而不足以成仁則不必以死爲仁仁不在死亦不在不死總全經而互證之可見也三人之仁非指去奴死爲仁也商紂時天下不安甚矣而微箕比干皆能憂亂安民故孔子歎之謂商之末有憂亂安民者三人而紂莫能用而令其去令其奴令其死也不能憂亂安民而徒能死石之紛如徒人費其人忠於所事則然不可謂之殺身成仁不能一匡天下而藉口於管仲之不死則又不如召忽不如石之紛如徒人費矣

至則行矣注孔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　子路曰不仕無義注鄭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

循按皇甫謐高士傳引論語至至則行矣而止蓋謂子路復至而丈人已先避去如後世蘇雲卿呂巖之之流若然則子路之言向誰發之邪觀其稱長幼之節不可廢爲向二子說無疑前云見其二子可爲子路此言張本然則丈人亦偶出不在耳陳天祥四書釋疑云丈人既欲自滅其跡則不當止子路宿於其家而又見其二子也又云子路乃路行過客既已辭去安能知其必復來也斯言得之

逸民注逸民者節行超逸者也

循按說文作佚佚與逸通莊子田子方篇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後漢書逸民傳序云蓋錄其絕塵不反則以逸民爲民之奔逸絕塵所謂超逸也三國志云猶未及蹻之絕倫逸羣也逸羣猶奔逸絕塵

如之何其拒人也注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

循按交有友交汎交之異故無友不如己者謂友交也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注小道謂異端　致遠恐泥注包曰泥難不通

循按聖人一貫則其道大異端執一則其道小孟子以爲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能通天下之志故大執己不與人同其小可知故小道爲異端也可觀謂可以相觀而善即攻乎異端也百家九流彼此各異使彼觀於此而相摩焉此觀於彼而相摩焉則異者相易而爲同小者旁通而爲大惟不能相觀而善小終於小而不相通則不能致遠矣泥即執也相觀則能致遠不相觀則泥故欲致遠則恐其泥是以君子不爲也即是以君子不泥也邢疏謂必有小理可觀覽非其義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注馬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灑掃而已也

循按漢書薛宣傳云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聖爲能體備之說文言部云誣加也加之義正與同兼義近憮字說文訓愛毛詩巧言傳訓大爾雅則訓傲漢書憮字乃誣字假借耳誣字本義自通馬以誣爲欺妄則非誣字本義

吾友張也爲難能也注包曰言子張之容儀難及

循按此文但言難能未言所以難能者何在故下連載曾子之言堂堂知堂堂爲難能即知難能指堂堂此論語自相發

明之例也廣雅頌容也漢書儒林傳魯徐生善為頌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為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師古曰頌讀與容同子張善為容故云師也辟辟即盤辟也又論語自相發明之例也

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注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

循按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云四海困窮不得如漢注作好天祿永終亦不得作不好看允執厥中一句一義耳四海困窮欲其俯而恤人之窮天祿永終則欲仰而承天之祀亦如洪範考終命大雅高朗令終云爾班彪著王命論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王嘉傳亂國亡軀不終其祿薛宣朱博傳敘位過厥任鮮終其祿不終鮮終方屬弗祥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注孔曰命謂窮達之分

循按論語言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又云死生有命又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至於命之為命則孟子詳言之云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又云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體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皆發明孔子知命之說也死生窮達皆本於天命宜死而營謀以得生命宜窮而營謀以得達非知命也命可以不死而自致於死命可以不窮而自致於窮亦非知命也故子畏於匡回不敢死死於畏死於桎梏死於巖牆之下皆非命也皆非順受其正也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然則立巖牆之下與死於畏死於桎梏皆為不知命味色聲臭安佚聽之於命不可營求是知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必得位乃可施諸天下所謂道之將行命也不得位則不可施諸天下所謂道之將廢命也君子以行道安天下為心天下之命造於君子孔子栖栖皇皇不肯與沮溺荷蕢同其辟世者聖人於天道不謂命也百姓之飢寒困於命君子造命則使之不飢不寒百姓之愚不肖困於命君子造命則使之不愚不肖口體耳目之命己溺己飢者操之也仁義禮智之命勞來匡直者主之也故己之命聽諸天而天下之命任諸己是知命也君子為得位者之稱君一邑則宜造一邑之命君一國則宜造一國之命視百姓之飢寒不能拯之衽席視百姓之愚不肖不能開其習俗徒付之無可如何是不知命不知命故無以為君子知回何敢死之故乃知死生有命之命知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之故乃知道行道廢之命第以守窮任運為知命非孔子所云知命也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十九終

嘉應張嘉洪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二十

論語述何

武進劉禮部逢祿著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學謂刪定六經也當春秋時異端萌芽已見夫子乃述堯舜三王之法垂教萬世非是則子思子所謂有弗學也時者有終身之時禮內則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之類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也有一年之時禮世子記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是也有一日之時禮學記藏焉脩焉息焉游焉是也

友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友天下之善士故樂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禮中庸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又曰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蓋夫子述詩書禮樂文詞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至於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故曰莫我知也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从後漢書所引作仁）

本立道生謂始元終麟仁道備矣堯舜之行本乎孝弟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相表裏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首記夫子論學次及論仁因辨巧言令色之非仁巧言令色舜禹所長左丘明所恥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釋文三息暫反又如字鄭云魯讀傳為專今从古）

忠信所以進德則遠於巧言令色矣傳六經之微言大義也習時習也

道千乘之國

春秋述三代之制大國地方百里有萬井十井而賦一乘故曰千乘（義見昭元年注）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天子敬天事諸侯敬王事乾為敬為信謂法天也禮王制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大國萬井三分去一為六千六百六十六井不盡助法入家同井可受五萬三千三百二十八夫不盡一家入口計四十二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口諸侯有分土無分民民衆地寡則自狹鄉徙之寬鄉大國諸侯有田三萬二千畝若漢時三百二十戶耳易訟二爻邑人三百戶舉大數謂入于上大夫受地視侯也朝聘貢獻祭祀措秫之賜歲出其中軍旅之歲民間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故春秋譏初稅畝用田賦作丘甲城築必書皆重民也人謂大臣羣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此因上文孝弟忠信愛仁而類記之文者字之始誦法六經先正聲音文字謂小學也

賢賢易色

賢賢者同德也易讀如易知則有親之易六經之道造端乎夫婦詩桃夭灼灼其華喻色也有蕡其實喻賢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首舉之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亦因上三章言信而類記之子夏言學必以行為本也後世有僅明小學而不知大學者子夏之所謂未學也

學則不固

固蔽也言學所以蔽其行

主忠信
學以忠信爲本此因忠信而類記之
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愼終者先君有正終後君有正始也追遠者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以祖配天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別子爲祖孝治之本也
天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禮經解引夫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溫詩教也良樂教也恭儉讓禮教也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易書春秋之旨該之矣反是則其政亂可知孝經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云王者陳詩以觀民風不下堂而見天下
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
董子曰安處善樂循禮然後謂之君子顏子居陋巷而樂道帝王之道周公相成王而思兼三王之禮貧富不同其揆一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
古文衞宏以此詩爲美衞武公以禮自防大學云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爾疋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子貢貨殖聞夫子言欲以禮自脩也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詩止乎禮者也自脩之功進而無已故曰來者子貢好學亞于顏氏矣
譬如北辰
北辰北極旋機也
五十而知天命
謂受命制作垂教萬世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故古也六經皆述古昔稱先王者也知新謂通其大義以斟酌後世之制作漢初經師皆是也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異端非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也
多聞闕疑
多聞如春秋采百二十國寶書闕疑者史闕文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愼之至也
多見闕殆
謂所見世也殆危也春秋定哀多微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愼之至也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舉正直之人措之枉曲之上貴教化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政者正也春秋定無正月者昭非正終定非正始也夫子以昭公孫於齊之年適齊以定之元年反魯不仕故或人問之引書友于兄弟爲孝者繼體之君臣與子一例定公昭公之弟不宜立者也受國於季孫意如而不知討賊則爲政之本失矣書卽位與桓公宣公例也書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微辭也是亦爲政婉辭也奚其爲爲政直辭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繼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損周之文益夏之忠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循之則治不循則亂故云可知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如隱公鍾巫之祭之類
見義不爲無勇也
如孔父義形於色仇牧不畏彊禦皆勇以成義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此篇類記正名辨分之事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隱公始僭八佾於惠公之廟又僭六佾於仲子之宮自是而後羣公之宮皆僭八佾矣樂舞以象功德也大夫士無廟樂鄉飲鄉射笙歌琴瑟而已三桓設公廟於私家因僭八佾不仁之甚也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辟公卽顯相周公也或云辟法也公事也謂明堂辟雍之事
天子成王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林放季氏之世臣也見周之敝文而不慚故問禮之本夫子以禮乃本末兼具不可偏廢者廢其末則秦人之縱肆晉人之淸談將作三代之治泯然矣曰與其奢也寧儉言救文莫如質亦貴中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夷狄之者春秋於中國無禮義則狄之衞劫天子之使則書戎伐邾牟葛三國同心朝事魯桓則貶稱人之類言朝則有君可知諸夏之者如潞子嬰兒之離於夷狄雖亡猶進爵書子君子之所與也書滅亡國之善辭言當與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禮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不以封泰山之陰則齊其陽則魯非龜蒙鳧繹之比惟天子有方望之祀無所不通蓋魯始僭三望季氏因之猶八佾也林放知問禮舉以厲冉有之諂隨也
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素以爲絢近於野容而非天質矣禮本乎天言內心也子夏怪以爲絢爲粉飾故問之
曰禮後乎
子夏因後素之說而進之以碩人首章言莊姜之貴次章言容儀三章言車服四章言媵御皆諸侯夫人所以同者苟非禮主於內何以見莊姜之賢後乎言不可緩也故夫子以起予嘉之而刪素以爲絢之句見子夏明無邪之旨發止禮之訓有贊述之功也又案唐如淳顧郎縣家所云芳澤無加鉛華勿御矣素以爲絢句子文本質且詩用合韻只一句此三句倩在眞部盼在文部絢在眞部子洗亦蹟孔顨軒氏以爲三百篇內無此例也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夫子於杞得夏時以言夏禮於宋得坤乾以言殷禮惜其文獻皆不足徵故采列國之史文取夏時之等坤乾之義而寓王法於魯託杞故宋因周禮而損益之以治百世也
子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禮不王不禘商周皆禘嚳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下及武王

文母皆稱周德創制顯廟也魯僖公僭禘禮於周公之廟非禮也灌以求諸陰以人鬼爲主與祫及時享同其僭猶未著旣灌而往則視延帝尸皆天子之禮矣故不欲觀言周公不饗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惟王者受命於天其功德必以天諦之必德如文王而後可以配上帝子孫之明德恤祀者若殷三宗周成康元臣之勳在王室若殷之阿衡周之文母周公方與於大享知其說者則周公其人也稱上帝則子孫不敢私其祖宗臣下不敢私其所事故南郊定諡乃指之廟立之主大行受大名則與於禘細行受細名則不與於禘魯自僖公僭郊禘故夫子爲之諱于春秋不言始于論語不言郊不知禘然曰天下則微而顯矣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傳曰士不及四時之祭則冬不裘夏不葛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如循環也故王者必通三統周監夏殷而變殷之質用夏之文夫子制春秋變周之文从殷之質所謂从周也乘殷之輅从質也服周之冕从文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魯自僖公僭禘於太廟用四代之服器官其後大夫遂僭大禮每事問者不斥言其僭若爲勿知而問之若曰此事昉於何時其義何居耳以示天子之事魯不當有也或人習而不察故正言以告之

我愛其禮

經書文公四不視朔有疾猶可言自是無疾亦不視朔朝廟大惡不可言也故於餼羊發之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昏禮男子著代女子辭家所以哀也關雎之德宜有鐘鼓之樂非正言文王太姒亦非謂姬至用鐘樂也或云關雎合樂二終兼葛覃卷耳言之

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封人以夫子不有天下知將受命制作春秋垂教萬世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董子曰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事也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事也故君子不可貨取而小人當因其所利而利之

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世視子貢賢於仲尼子貢自謂不如顏淵夫子亦自謂不如顏淵聖人溥博如天淵泉如淵也若顏子自視又將謂不如子貢矣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聖賢所以日進而不已也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謂詩書執禮性與天道微言也易春秋備焉難與中人以下言也

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忠未有不仁者子文之忠忠於其職耳

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

春秋不書出奔者時非執政且旋反國故不錄也此類左氏不著未可爲善於事矣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春秋於女叔見安老于荀息見信友于天子錫命見懷少故曰志在春秋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何邵公曰君子儒將以明道小人儒則矜其名北堂書鈔六十六 謹案君子儒所謂賢者識其大者小人儒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識大者方能明道識小者易於矜名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小子是也孫卿亦以爲子夏氏之賤儒矣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文質相復猶寒暑也殷革夏救文以質其敝也野周革殷救野以文其敝也史殷周之始皆文質彬彬者也春秋救周之敝當復反殷之質而馴致乎君子之道故夫子又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先野而後君子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文之六藝之文禮貫乎六藝故董生云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可謂博矣君子約之以禮義撥周以俟百世非畔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春秋貫乎六藝而主乎用自東周以後無用之矣子思子發揮大義康成氏能言之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春秋錄內而略外必先正君以正內外所謂取譬不遠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此篇類記夫子刪定六藝之言易詩書禮皆述古者也春秋夫子所作亦謙言述者其義亦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謂不仕之時申申謂施教也夭夭如謂弟子昭若發矇有如時雨化之也禮仲尼燕居篇其一端矣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聖人之言皆舉一隅而俟人之以三隅反故文約而旨無窮董子說春秋云不能察寂若無深察之無物不在謂不書多于書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用舍天也孔顏之學用則堯舜三王之事舍則傳之其人非有所加損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此章述樂而獨取韶樂則韶舞之意也樂經雖亡脩堯舜三代之禮則有以致太平之瑞應不然韶樂雖存何足救齊之亂哉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春秋絕蒯聵之出奔又不與其入衛而與石曼姑齊國夏以伯討辭於衛公日卒月葬無危文于輒無立文似得褒而識故冉有子貢子路皆疑焉輒于王法得立不得拒父爲輒之義當不爲喪主而今以君位敵蒯聵之罪已成於出奔又終爲

亂臣而欲篡衞天子不能討齊衞不能拒輒之勢求仁而不得仁矣其禍啟於靈公故夫子不為也時夫子居衞有公養之仕故冉子疑焉子貢曰夫子不為二賢謀為夫子反魯也矣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因此上章而類記之不義之富貴不特蒯聵與輒也即石曼姑之受命於靈公皆不義也際可之仕公養之仕誠不如疏水曲肱矣

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上章言易詩書禮此謂作春秋也吳楚猾夏亂賊接踵所以憤也春秋成樂堯舜之知我蓋又在莫年矣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春秋外離會不書者言不足別善惡此其義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邱也

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不足以至隱者不著也其事與文則眾著者其義則二三子皆身通之故曰無行不與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不知而作謂不肯闕疑也多聞謂兼采列國史文擇善而從取其可徵者寓王法也多見謂所見世識其行事不著其說也

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

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此其義也

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諸侯卿大夫所行多過惡而有一節可以立法聖人所不道亦其義也

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春秋於孟子不書逆女不書薨葬于卒也不書吳盈諱文也陳司敗若問昭公取同姓可為知禮乎則夫子不答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夫子書六經皆以古文不依史籀所造故不猶人也躬行或如公弟叔肸孔父荀息仇牧之屬

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美文武之服事為中庸之德所以立教也

而盡力乎溝洫

禹之治水因鯀之功溝洫之利萬世永賴致孝之大者也不自大其事不自伐其功故無間然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春秋憲章文王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禮樂制度損益三代亦文王之法也

固天縱之句將聖又多能也

天縱之謂不有天下聖又多能周公夫子二聖而已不能不隨時如魯人獵孔子亦獵是也故云未之有得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儉古之敝也奢今之敝也固則不中禮不孫則上下亡等故救春秋之亂寧儉而不中禮矯枉者勿過其正不得直也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知天命在文王不欲以己奪立子之法故借仲雍之荊蠻不奔喪不立仲雍之子為後合於中庸之德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春秋於畔盜則誅之于吳楚則先治小惡不為已甚此其義也

守死善道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多能非聖人所貴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此言蓋在獲麟之後獲麟而死天告夫子以將沒之徵周室將亡聖人不作故曰孰為來哉又曰吾道窮矣

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句卓爾

如而也卓讀如灼見之灼

何有於我哉

言無我也人皆有之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言來日雖多不如今日之可恃後生不知愛日故卒於無聞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恥不若富貴強者則有忮害之心弱者則有求慕之心故不能修身也

是道也何足以臧

與子貢言無諂無驕未若樂道好禮同義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

傳曰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子以思為未思者不欲諉咎於室誠之至也

時哉時哉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聖之時者也鄉黨篇記夫子言行皆中乎禮而歸之時中禮以時為大也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二十終

漢軍吳[illegible]　封[illegible]校
順德馮佐勛初校

皇清經解　經　卷十二之二十二十一

論語述何目錄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十二之二十一　學海堂庚申補刊

論語述何

武進劉禮部逢祿著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此篇類記弟子之言行夫子所裁正者先進謂先及門如子路諸人志於撥亂世者後進謂子游公西華諸人志於致太平者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春秋書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者有王者起當與之以獎忠信無信不立如梁亡沈潰然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君子救文以質貴中也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則三王之道相循環非廢文也棘子成欲去文則秦楚滅三代之禮法賊民興喪無日矣

盍徹乎

徹無公田近於貢法公劉所制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與貢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者異也宣公稅畝於公田之外復加用徹法春秋譏之後乃復古書大有年見天人相與之際今哀公四年饑而欲用田賦是敺民而歸之三家也故有若以公劉之法闢之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時景公寵少子舍而逐陽生後陽生因陳乞弒舍而立大亂數世國移陳氏故夫子之對深切如此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春秋成隱之讓以著立子法穀梁氏反以為成父之惡而春秋成之知不達斯義矣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此章蓋在昭公孫齊之年春秋書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樊遲欲究昭公喪亂之由而言不迫切故夫子獨善之先盡君道而臣道自正昭之失民失政久矣驟欲得之可乎子家駒言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公曰吾何僭是知人之惡而不知己之惡也孝子不忍一

朝之忿而身不容于齊晉辱及宗廟則惑之甚矣夫子將適齊而樊遲從遊特誌舞雩之下聖賢之傷國事而不正言如此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此因上章而類記之如魯昭公能用夫子及子家駒何憂季氏之僭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之君臣不正衛之父子不正政本皆失故發此嘆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季康子先召冉子因冉子而以幣反夫子於衛夫子反魯冉子之力也冉子朝事畢即至夫子所一日遲至故異而問之大曰政小曰事政有所改更事日行常事也夫子恐魯君臣變古易常故命冉子來告冀可以匡救也其後伐顓臾用田賦皆冉子所告也或行或止則末如之何矣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春秋大一統必自近者始此其義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若夫子之告葉公不以楚而外之所謂與人忠也故類記之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言行必本於鄉里春秋書鄭詹之佞不以微者略也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禮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春秋所以譏罕也此本公羊注鄭元云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公羊疏謂何鄭意別實不別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譎讀如主文譎諫之譎二伯無所優劣也春秋書晉文則爲之諱本惡故曰譎而不正書齊桓之篡則從正例公羊子詳之矣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故春秋於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會盟凡十有六九當作糾聲之誤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

夫子嘗事衛靈當爲之諱不諱者所以發康子之問也

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舉衛三臣以厲康子也三臣不足稱道其事靈公猶愈于魯三家也昭哀之出奔夫子歸罪於季氏焉

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又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卒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

明日遂行

夫子於衛靈際可之仕故言不稱臣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與去魯三年待放異

在陳絕糧

孟子曰君子之厄于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去衛已久故絕糧史記載陳蔡大夫發兵圍孔子事誤也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

春秋于郜河陽冬言狩周十二月夏十月也于郎春言狩周正月夏十一月以正月譏其非禮獲麟春言狩不加正月譏文去周之正行夏之時也夏時今在禮記文簡而旨無窮春秋法其等用其忠也

乘殷之輅

謂貴其質夫子善殷禮者多矣以輅舉其意

服周之冕

謂貴其文存二代以著師法之義故正月二月三月皆書王也

樂則韶舞

春秋撥亂反正文成致麟猶堯舜之隆鳳皇來儀

放鄭聲

春秋于內諱大惡故不書齊人來歸女樂而于定公十四年去冬見聖功之不成此其義也

遠佞人

書齊人執鄭詹鄭詹自齊逃來之義聖人所與其制作者惟

顏氏之子博文約禮用行舍藏獨薦爲好學焉天喪素臣而二帝三王之治道夫子之微言或幾乎息矣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在魯言魯前乎夫子而聖與仁柳下惠一人而已文仲忌而不舉罪與三家者同春秋于莊公二十八年書臧孫辰告糴于齊譏其爲國不知禮也自後大亂三世臧文仲執政若罔聞知歷莊僖文之篇凡四十有八年而書其卒餘事曾不一見于策蓋削之也若曰可餐戶位妨賢病國之臣不若遄死之爲愈矣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

春秋詳內小惡略外小惡之義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春秋不虛美不隱惡褒貶予奪悉本三代之法無虛加之辭也董子曰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史闕文如紀子伯夏五之類今則多不知而作者矣

季氏將伐顓臾

伐顓臾不書于春秋者封內兵不錄或聞夫子言而止也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

成王錫魯公以附庸顓臾是也董子述附庸之制謂稱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者方十五里顓臾不見于春秋其大小未詳

蓋均無貧

董子曰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盜驕則暴此衆人之情也聖人見亂之所由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于憂以此爲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

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齊自僖公小霸桓公合諸侯歷孝昭懿惠頃靈莊景凡十世而陳氏專國晉自獻公啟疆歷惠懷文而代齊霸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而公族復爲強臣所滅凡十世魯自隱公僭禮樂滅極至昭公出奔凡十世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魯自季友專政歷文武平桓子爲陽虎所執齊陳氏晉三家亦專政而無陪臣之禍終于竊國者皆異姓公侯之後其本國亡滅故移於他國也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南蒯公山不擾陽虎皆及身而失計其相接故曰三世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譏謂春秋上譏王公卿大夫也政在大夫故刺翬帥師仲遂遂如晉季孫宿遂入運新城之盟信在趙盾湨梁之盟信在大夫周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弒其君光疾其末故正其本撥亂之旨也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魯小于齊晉三桓又同姓世卿權同力等不能如陳氏之代齊又不如趙韓魏之分晉故曰微也

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夷齊讓國者也齊景公衛孝公皆爭國者也故舉以相論斯謂隱居求志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春秋正適妾之名仲子成風以天王太廟異邦正之不得稱夫人也則妾子爲君皆繫于子君稱之曰母自稱曰先君之妾邦人稱之曰君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異邦人稱之亦曰君之母而已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弗擾陽虎之黨也夫子不見陽虎而欲往公山故子路不達如有用我者天也周自平王東遷謂之東周春秋之作以平王開亂賊之禍魯定公季平子陽虎公山皆畔者也天用夫子當復西周之治故不爲東周也史記載夫子之言曰西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倘庶幾乎此不爲東周之意也豈徒哉言豈爲我徒留言非吾徒也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佛肸趙鞅之宰佛肸畔趙趙鞅畔晉一也堅白之物未有不磷不緇者不磷不緇惟夫子之道足以當之瓜甘者瓠苦者匏不食喻不見用於世春秋之道主乎撥亂反正道窮而作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聖人之文天文也天道至教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春秋之文日月詳略不書者勝於書使人沈思而自省悟不待事而萬事畢具無傳而明不言而著子貢知之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定公十四年孔子世家與公羊何注合魯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作十二年蓋三年待放齊人歸女樂春秋不書者內大惡諱定哀多微辭也故唯去冬以明聖功之不終焉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篇以春秋繼二帝三王之統也謹權量如譏初稅畝用田賦之屬審法度如改制質文修廢官如辨爵等王國百二十官之屬興滅國謂凡書滅皆當興也繼絕世如孫以王父字爲氏城緣陵城成周城杞嘉紀季皆善辭也舉逸民如嘉叔肸曹喜時吳札之義重民如征伐城築之屬悉書重食如水旱螟螽大饑告糴有年之屬他穀不書惟麥禾獨書尤重也詳崩薨卒葬奔喪會葬歸賵含襚重喪也詳禘祫烝嘗緻立廟屋壞重祭也

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

五美四惡皆春秋法戒也秦項之失皆以四惡也

敘曰後漢書稱何邵公精研六經世儒莫及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窺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梁阮孝緒七錄隋經籍志不載何注孝經論語之目則其亡佚久矣惟虞世南北堂書鈔有何休論語一條大類董生正誼明道之旨史稱董生造次必於儒者又稱何君進退必以禮二君者游於聖門亦游夏之徒也論語總六經之大義闡春秋之微言固非安國康成治古文者所能盡何君既不爲守文之學其本依於齊魯古論張侯所定又不可知若使其書尚存張於六藝豈少也哉今追述何氏解詁之義參以董子之說拾遺補闕冀以存其大凡孔鄭諸家所著區蓋不言其不敢苟同者如魯僭禘妾母不稱夫人當亦引而不發之旨九京可作其不以入室操矛爲誚讓乎

嘉慶十有七年冬至日蘭陵劉逢祿譔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二十一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二十二

漢軍樊封鶴榭　順德馮佐勳新甫

論語偶記目錄

鳳鳥河圖　君召使擯
臭惡不食　不時不食
沽酒　鄉人飲酒
廄焚　司馬牛憂曰　我獨亡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魯衛之政
衛公子荆　冉子退朝
南人有言曰　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憲問恥　駢邑三百
告夫三子　知柳下惠之賢
某在斯　蕭牆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祿之去公室　四世矣
及其老也　有馬千駟
周南召南　接輿
宮牆

史記孔子世家弟子列傳正誤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二十二　學海堂庚申補刊

論語偶記　仁和方庶常觀旭著

道千乘之國

集解云馬曰其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包曰百里之國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近時經師從馬氏竊以泰伯篇曾子曰可以寄百里之命謂攝國君之政令先進篇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謙不敢當千乘之國則千乘之國爲百里甚明以他經解論語何如以論語證論語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集注

案尙書周傳云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書傳略說云餘子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並無十五入大學之文論語十五而志于學是未及十八入大學之期先有志及之耳且聖人不以常格限也集注古者十五而入大學望經爲註益未深考

孟懿子問孝

就三家葬祭非禮言之檀弓云三家視桓楹葬僭禮之一端也八佾篇三家以雍徹祭僭禮之一端也惟是懿子之父仲孫貜春秋書其卒在昭二十四年史記弟子傳樊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是貜卒時子遲尙未生今懿子問孝時有樊遲御而夫子備告以生事葬祭者懿子或尙有母在歟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南宮縚即敬叔與懿子俱泉丘人所生但懿子嘗師事夫子弟子傳不列其人論語注祗云魯大夫何故盖嘗致孔子用魯使子路爲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墮郈季氏墮費此正聖人行道之會獨孟懿子聽小人公斂陽之謀不肯墮成是夫子不得卒行其道於魯沮之者實始懿子也懿子幸得親炙門牆乃於師將行道不知相與有成吾甚惜孟僖子式穀後昆之心必屬之於夫子使學禮而定其位爲可慨矣觀聖門弟子中不列其人與曾學士喪禮之孺悲同在所棄豈不悲夫此無甚經義吾偶爲今人之背師者發之

揖讓而升下而飲

此交見論語禮記二處禮記注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案禮儀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之揖讓而升下也大射又云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於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時之揖讓而升下也此孔子所言者飲也謂既以禮升降而飲此罰爵其事可慨是以射則爭中卻非言揖讓而升射故康成禮注言亦以明之惟箋詩賓之初筵引論語作下而飲與注禮異要之約略斷取實不如禮注之勝今讀論語者乃棄集解舊讀而從詩箋解云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以揖讓屬於升射又云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沒去飲射爵時如始升射及卒觶揖降數番禮節反舍孔子所言揖讓升下與飲射爵時事兩相隔越迺背儀禮而於上下文爭字亦并放空似覺不可且就如其說以揖讓屬升射下爲射畢揖降尙是揖讓而升下終不可以升字絕句也既引大射禮升飲事則卻是升而飲文何得曰下而飲歟雖亦從鄭詩箋何如仍論語舊讀亦從鄭禮注也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爾雅云大祭也而禘之爲祭非一三年喪畢之吉祭大其事則曰禘宗廟五年殷祭大於常祭則亦爲禘南郊配天之祭又大於殷祭則亦爲禘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嚳又大於南郊則亦爲禘而時祭之夏禘爲夏殷禮不與焉王制夏曰禘注云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夏曰礿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是言宗廟殷祭也與禮喪服小記及大傳所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爲南郊祭感生之帝者別小記注云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以其祖配之大傳注云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祭感生之帝始祖配食宗廟殷祭始祖之上更無自出之帝二者確然有辨王子雍認禮不王不禘之文爲宗廟五年殷祭後儒承其譌說遂解論語之禘爲魯祭文王於周公之廟而以周公配之指爲非禮謬矣春秋時諸侯以出王爲祖若宋祖帝乙鄭祖厲王是其明證魯爲文昭自以文王爲太祖其廟爲周廟見於襄十二年左傳禘在太廟不必屈文王於周公之廟以周公配食大傳云諸侯及其太祖亦不得謂非禮既文王爲始祖亦更不祭文王所自出之帝至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是南郊祀后稷以配天與此又全不相涉其王肅指宗廟殷祭爲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之謬請證之周頌雝詩云文武維后韓內傳謂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明周之文武二祧其所藏子孫遷主升於太廟合食若使有文武自出之帝祭於文武之廟而文武配之則不得云維后又證之鄭君禘祫志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明周祭后稷廟太王王季以上遷主合食於此后稷東向獨尊不聞后稷更配所出之帝也王肅之義甚不可用此經孔注云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故不欲觀之解甚值截無庸禘本爲非禮之義集注誥於王肅近時毛西河閻百詩所著經學書尙泥集注未

及辯正諸侯自有禘祭之禮窃毛氏謂魯祭出王原得用天子禘祭閟氏復欲以王季或太王定爲魯始祖文王所自出之帝妄謬至何日止哉又毛氏譏孔注謂諸侯五廟閔僖逆祀越文宣成襄昭五公久已在祧壇之列殊不思毁廟之主升食太廟則躋在祧壇合食時逆祀依然倒陽虎順祀先公僅定八年一舉此外不然可知更不思哀三年春秋書桓宮僖宮災於時僖廟尚未毁哉古注蓋無可議

又案春秋時魯之禘祭不必定在太廟羣廟及禰廟亦屢有是事閔二年經書吉禘于莊公昭十五年傳稱禘于武公二十五年傳稱將禘于襄公定八年傳稱禘于僖公武僖非大祖莊襄又特閔昭之禰而經傳明言有禘凡此皆非正法夫子之欸或兼爲此歟

集注 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

漢書五行志云周衰天子不頒朔魯厤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案左氏桓十七年傳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云云則日官爲天子掌厤之官傳云官失之明當時之朔爲周天子所班也漢志非矣

哀公問社於宰我

張包周及鄭本作哀公問主於宰我蓋古本也鄭注云主田主謂社也異義公羊說以問主爲宗廟之主云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鄭駁之曰論語所云謂社主也是古論語作問主無作問社者朱子云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案周禮大司徒云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野尚書無逸傳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爲槐漢書地理志潁川長社縣應劭注其社中樹暴長故名胜孟傳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師古注社木社主之樹也是皆以所宜木爲社主之證也康成注宗伯云社之主蓋用石蓋者疑辭今據宰我之言及周禮經文暨傳漢書證之鄭蓋無據或疑古人有奉社主出行者有擁社示服者樹爲社主難載以出愚謂曾子問師行無遷主則何如孔子曰主命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以祖例社則祀社之幣帛亦足爲主歟

宰我戰栗之對胡安國作春秋傳引之用韓非書之說曰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何爲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爲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愚案斯時哀公與三桓有惡觀左氏記公出孫之前遊於陵阪遇武伯曰余及死乎至於三問是其杌隉不安欲去三桓之心已非一日則此社主之問與宰我之對君臣密語隱衷可想又社陰氣主殺甘誓云不用命戮于社大司寇云大軍旅涖戮于社是宰我因社主之義而起哀公威民之心本非臆見附會夫子責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云成事遂事必指一事而言左氏襄十年傳知伯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注二事伐偪陽封向戌可爲論語成事之證繇哀公與宰我俱作隱語謀未發洩故亦不顯言耳其對立社之旨本有依據是以夫子置社主不論但指其事以責之蓋已知公將不沒於魯也獨慨宰我因斂爲聖人所責論社有不咎之戒書寢有何誅之警從井之疑短喪之問皆非所與遂使人幾忘其列聖門言語之科發賢於堯舜之論受五帝德帝繫姓之傳及問鬼神而聞反古復始之教諸美事而疑其行若有短雖司馬遷作弟子傳亦誣其與田常作亂也悲夫

三歸

三歸當仍舊注爲娶三姓女論語稽求篇辯之極詳金仁山謂算家有築臺三歸法不知此後世算家借臺形以通其術其算術名三歸也三歸是法又無定數謂管氏此臺可以三歸算之固以爲台可乎

儀封人

邢疏並引周禮左傳封人以證之非也周禮封人與論語別所掌乃聚土爲封之事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是左傳封人則與論語一例隱元年傳潁考叔爲潁谷封人桓十一年傳蔡封人仲足文十四年傳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昭十九年傳鄅陽封人二十六年傳呂封人華豹皆冠以邑名乃邊吏也

雍也可使南面

此南面與衛靈篇南面別彼據天子言此據諸侯言是以包咸及鄭注皆云言任諸侯治蓋天子之下尙有南面之君五公侯伯子男是左氏昭十三年傳子產曰鄭伯男也賈侍中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二十三年傳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魏舒晉大夫故南面爲干位此皆目南面爲諸侯者也諸侯聽政在路寢南面若燕饗之屬則在阼階西面矣古注言任諸侯治治字亦不苟下

集注 病者居牖下

此本喪大記東首於北牖下之文彼注云病者恆居北牖下或爲北墉下竊以作北墉者是蓋儀禮宮廟圖有南牖無北牖士喪禮下篇則云東首於墉下是知喪大記文誤也說者謂古人西北隅有扉謂之屋漏案喪大記甸人所徹廟之西北厞薪解云厞是屋簷也不爲門扉厞之義爲隱是室隱處惟喪事徹去其厞爲日光漏入因而其處有屋漏之名爾雅室西北隅謂之屋漏孫叔然云日光所漏入是然則西北隅無扉不必爲北牖一誤字從而爲之辭也

自行束脩以上

集注云十脡爲束本之邢疏案檀弓少儀穀梁傳所云束脩但言賜人問人不言爲贄脯脩則是婦人相見之物男贄無之嘗以爲疑及見鄭注云謂年十五以上恍悟邢疏之謬蓋古人稱束脩有指束身脩行言者列女傳秋胡婦云束髮脩身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脩得宿衛後漢延篤傳曰且吾自束脩以來馬援杜詩二傳又並以束脩爲年十五俱是鄭注佐證書傳云十五入小學殆行束脩時矣鄭注見延篤傳注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

孔注雅言正言也夫詩書禮樂皆先王之典法今子所雅言不及樂何也蓋樂在詩禮之中矣季札觀樂爲歌十五國風樂在詩也宗伯之屬典樂之官凡二十樂在禮也鄉飲酒及燕禮並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鄉射禮奏騶虞閒若一大射禮歌鹿鳴三終燕禮大射並管新宮周南召南燕禮謂之鄉樂周禮磬

師謂之燕樂此更縱與詩禮之不可分者也是子言詩禮而樂已在其中也其不及易春秋何也學記曰大學之敎也時敎必有正業朱子謂古者唯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大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又攷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敎弟子蓋三千焉此遵樂正四術之常法至及門高業弟子方授以易春秋故身通六藝者僅七十二人則易象春秋孔子不輕以教人若外此雜說更所不語矣

執禮

王伯厚曰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說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大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以證此經執禮爲執禮書爲解確甚愚案盧子幹注玉藻篇文云謂禮文也禮執文行事盧氏說亦可移解論語執禮

達巷黨人

漢書董仲舒對策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八項槖也王伯厚謂孟康之說未知所出案史記孔子世家稱達巷黨人童子童子而知聖學之博正不學自知者漢時似相傳如此故史遷得識其人爲童子董策述其人爲不學而自知也又甘茂列傳甘羅曰項槖生七歲爲孔子師七歲者又童子之證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嘗師之有達巷黨人亦師矣哉

大宰

孔注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鄭注以爲是吳大宰蓋以夫子雖兩居宋但一則年十九娶於亓官氏之女時子貢猶未生（弟子傳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一則年五十六去衛後適曹適宋於時有桓魋拔樹之難宜無家鄉向子貢私論夫子之聖惟吳大宰則左氏傳哀七年公會吳於鄫時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於槖臯時與子貢語其秋公會衛侯宋皇瑗於鄖時又與子貢語故或宋之說雖是二君之論復又相異毛從鄭注大宰屬吳閻以定爲吳大宰毛氏論語稽求篇閻氏四書釋地亦並不從孔注爲允不若釁隙以檀弓有陳大宰嚭爲證竊以爲夫子聖者與之問則近吳人語史記孔子世家吳客聞夫子防風氏骨節專車及僬僥氏三尺之語於是曰善哉聖人是前此固有以夫子之多能爲聖者亦吳人也此可由語氣之同悟大宰之吳大宰也

鳳鳥河圖

四書釋地謂河圖不必定宓羲時出黃帝時亦出堯舜禹時疊出成王周公時又出載諸史志愚竊謂鳳鳥亦不獨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黃帝時亦至見韓詩外傳禮瑞命記少皞時亦至見春秋左氏傳周成王時亦至見尚書君奭（我則鳴鳥不聞言君奭若去鳴鳥將不復聞是於時鳳方在郊）詩卷阿及竹書紀年集注卻俱略

君召使擯

此經之擯司儀所云交擯是也案禮有交擯有旅擯兩君相見則交擯若卿爲聘賓則旅擯（小行人云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之）交擯者上擯承擯紹擯與賓之介相遞傳命聘禮注云其傳命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旅擯則不上下相傳直賓及上擯相對而語承擯紹擯立其處而無事今此經云揖所與立左右手傳命相語然後有揖夫子於魯爲大夫合爲承擯右有上擯一人左有紹擯三人唯兩君相見有事交擯傳辭乃左右揖所與立之人也

臭惡不食

物之將壞者固氣惡然竊據周禮云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鄭君曰庮惡臭鬱腐臭漏當爲螻如螻蛄臭惟腥字鄭讀爲星是肉中如米者今按肉中生小息肉則氣亦惡是禮文實論語之確解

不時不食

鄭注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一日之中三時食按左傳卜楚丘云食日爲二是一日之中食有常時也閻沒女寬云或賜二人酒不夕食謂不及待夕之時而食也禮內則云孺子食無時則成人以上食必有時也詩蝃蝀傳云從旦至食時爲終朝孟子云朝不食夕不食淮南子云臨於曾泉是謂蚤食次於桑野是謂宴食並是食時之證又案鄭以朝夕日中爲三時亦大略言之其實貴賤猶有分別天子食則四時諸侯三時大夫以下惟朝夕二時四時者白虎通云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三時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注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則特牲三俎在朝時日中又餕之二時者內則云由命士以上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又云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餕是也論語稽求篇謂食時如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類又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類又如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又如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類愚更即其說而益以獸人冬獻狼夏獻麋鼈人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亦是食之時者仲尼燕居篇味得其時鄭注蓋云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反是其即不時之食歟

沽酒

漢書食貨志引作酤酒案說文有酤字以沽爲水名酤有二義一訓爲一宿酒毛公詩傳云酤一宿酒是一訓爲買酒班志云酒酤在官和旨便人是則以買酒字爲沽者後人所改漢以前則作酤字或亦書假借爲之

鄉人飲酒

鄉人飲酒案禮鄉飲酒義正義謂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此論語鄉人飲酒當何屬乎蓋黨正蜡祭飲酒也所以知然者此經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於敬老周官禮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鄉飲酒義第五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注以黨正正齒位之禮解之與此經有杖者同是敬老之事故知此鄉人飲酒爲黨正蜡祭飲酒也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與州長習射飲酒無關養老其賓賢能之鄉飲酒則以鄉學之士將升者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眾賓皆是年少者爲之不得有杖者也禮六十杖於鄉夫子與鄉人飲酒而出後杖者則時爲立侍之眾賓可知所謂仲尼與於蜡賓也黨中飲酒亦稱鄉者黨鄉之細與州長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飲同得爲鄉飲酒康成云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又有別解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是也蜡祭飲酒初雖正齒位及其禮末皆以醉爲度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

狂見飯辭而出之時不復有先後之次此夫子杖者出斯出矣所以為異於人

廐焚

鄭注退朝自君之朝來歸王弼論語釋疑曰廐公廐也一說不同家語記云廐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則廐是孔子私家之廐確有明證又詩云自公退食禮云朝廷曰退則退朝明是退于於家果屬公廐出朝時便可致問當曰輟朝不云退朝公廐被焚去朝不遠宜從救火何待問罷委蛇而出且踏馬亦非可緩記者安得大書曰不問王弼之說非是好異者又欲以傷人乎不為何未始不因上粥之說指馬為踏馬而撰此解也試問廐馬之句上下文氣隔奚復成何語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之兄弟不獨向魋尚有向巢子頎子車左氏哀十四年傳宋桓公將討桓魋司馬子仲曰不得左師不可注左師向魋兄向巢也又子頎騁而告桓司馬注子頎桓魋弟又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注車亦魋弟又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注牛桓魋弟也據此則向巢諸人並是牛之兄弟觀傳記左師每食擊鐘汰侈可見逆受命伐魋不克遂欲質大夫以入而卒入曹與魋台子頎子車當與魋為黨一族之中戾氣幾遍惟牛淒然孤立眞可哀哉至牛獨亡兄弟之憂似發於向巢向魋出奔之後蓋魋等叛逆未彰牛亦未能不以之為兄弟隱憂雖深何能舉以告人卽子夏慰解之辭斷不當其兄弟無故之日而反泛引四海皆兄弟之語以相曉也因悟夫子卒於向魋作亂之後二年商闆之矣之言亦是夫子沒後語如檀弓曾子曰聞之矣之類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孔注云當此之時陳恆制齊諸案左傳哀五年齊景公卒六年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立之至十四年陳恆始以弒君見於經傳時為簡公卽恆所弒則陳恆制齊在景公卒後七八年景公時厚施於民者則是僖子乞

魯衞之政

包咸注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不就衰亂言案左氏定四年傳皆啟以商政注皆魯衞也又夫子嘗言魯一變至於道而五至衞國則有三年有成之語又論子賤而以魯為多君子與季札稱衞多君子辭若一轍齊大

陸子方曰何以見魯衞之士並見二國之政俗末世猶賢於他國吏道之漢書馮奉世傳人歌立與野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衞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政如魯衞二句正用魯論語漢世之解如此此經之語美魯衞乎丁希曾先生曰春秋時非成周時矣道美者未嘗不是刺

衞公子荊

子謂子產不加鄭字晏平仲不加齊字論語中類如此獨公子荊與公孫朝則冠以衞字何也蓋於時魯哀公之子亦爲公子荊左傳公子荊之母嬖是楚子西之子武城尹亦爲公孫朝左傳楚公孫朝帥師滅陳是記者欲別於此二人故特顯之曰衞公子荊衞公孫朝

冉子退朝

周氏注謂罷朝於魯君鄭君注以冉有臣於季氏以朝爲季氏之朝何晏集解從周注朱子集注用鄭說案左氏哀十一年傳季孫使冉子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可見家臣從大夫之公朝僅得俟於朝中之地無預魯君之事其朝於大夫之私朝者則左氏襄三十年傳鄭伯有嗜酒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康子辭於朝而入注云辭其家臣是其證也從鄭說是禮玉藻云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注揖其臣乃行玉藻又云朝辨色始入先視私朝然後朝君猶當辨色之時則家臣之退自然宜晏此子所以問冉有退朝之晏

南人有言曰

南人南國之人本孔注禮緇衣疏云南人殷掌卜之人有遺餘之言考之地理殷故都在魯南則二義並得相通

鄭注不可以作巫醫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注不占而已矣曰無恆之德易所不占案此一經與緇衣篇中略同惟此經巫醫緇衣篇作卜筮然巫與醫卜筮並以治人之疾以言不能治無恆之人無異義也緇衣云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謂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蓋卽此經不占之意屈子卜改行易鞫詹尹曰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得斯旨也以經解經頗自明暢鄭注所以爲勝惜朱子不用是以不占而已矣句解不去轉

引揚氏愈不明白

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朱注以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爲子路所不足案禮檀弓篇子路去魯顏淵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不可謂不切切偲偲又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子路無兄弟更何處見有不足

憲問恥

孔注邦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朱子以爲皆可恥謹以泰伯篇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之文例之邦有道穀正是不貧且賤何反得恥若謂恥不能有爲而但知食祿則獨蠡之徒古有道之世君子在位尸祿素餐之輩必不能倖位於朝何有但知食祿之人也故泰伯篇兩加恥也字是二事俱可恥此憲問恥子於邦有道穀下無恥也一語是惟邦無道穀爲可恥矣邦無道穀卽是富且貴也彼此互證孔注良是

駢邑三百

孔注云伯氏食邑三百家鄭注云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illegible]本禮記[illegible]今證之易訟卦云其邑人三百戶鄭注謂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然則伯氏齊下大夫也管仲所奪自不止此其尊諸伯氏者乃此數耳國語晉語曰管人其達于於兩句東夫婦三百有夫有婦然後爲家亦是三百家也可以爲此食邑三百之證

告夫三子

案左氏傳云子告季孫孔子辭與此不同猶問當以此文爲正蓋季氏雖爲家卿專魯然自襄公十一年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迨昭公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擇二二子各一則兵柄實三子分主又哀公十一年齊師侵我冉有謂季孫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及叔孫問戰冉有不對然後恥不成丈夫退而蒐乘可見斯時師旅之命季孫不能獨專此正是請討陳恆前三年事故知告夫三子之文爲正[illegible]哀公旣使孔子告三子孔子雖知必爲所沮但君命不可不奉故知之三子告之之文爲正惟是之三子告當出就三子之朝位而語之非在其家也故

周官禮宰夫掌治朝之灋以待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司士正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入內朝皆退又禮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據此則孔子告哀公討陳恒先與諸臣朝於路寢門外之治朝俟君退乃由宰夫復於路寢陳言討罪之事斯時大夫未退故孔子出就其位而告之國政議於朝也不然孔子嘗曰其事也以私家不宜圖國政何屑至其家而謀耶

知柳下惠之賢

集注范氏說若難定文仲果知柳下惠與否不知展禽犒齊師使受命於展禽正臧孫辰爲政之時見內傳展禽譏文仲祀爰居文仲曰是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爲三筴見外傳並是文仲知柳下惠之證聖人責人豈肯聽坐以知賢不舉之罪哉

某在斯

少儀云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注謂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道瞽卽是相師子曰相師之道少儀云道瞽亦然知此是古禮矣

蕭牆

鄭注云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敬焉是之謂蕭牆案說經誠不可略名物制度必如康成顓臾爲屏而後季孫之憂句乃得確解俗下講章云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自不下資於庶人之微春秋傳衛定姜曰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鄭子國曰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子責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並言古之正法若曹劌論戰事足見魯卿大夫之已鄙重人告伯宗足見晉卿大夫之無學陽虎有言而魯國亂鄙人論政而曹國亡俱是無道之時庶人之議得聞於世者也

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毛西河云祿去公室卽是政逮大夫未有去彼不之此而中立者閻百詩云季文子行父實爲權姦之首不待其子宿始專國政皆精確可信左氏昭二十三年傳宋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三十二年傳史墨對趙簡子曰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昭公時數喪政之世凡四公則夫子於定公時言是五世乎子時言執政之人凡三世則夫子於桓子時言是四世據樂祁言當平子之身云政在季氏三世由平子上溯三世卻是武子然武子立悼子爲適於襄公二十三年至昭公七年武子卒而悼子實已先死周制公族世爲大夫必父老而子繼之悼子既先武子卒則並未執國政而平子卽嗣武子爲卿是三世當數文子武子平子史墨言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政在季氏亦正指魯宣公季文子時言且見魯君失政之年卽季氏得政之歲更徵之左氏宣十八年傳歸父欲去三桓張公室注云時三桓彊公室弱故欲去之傳又記公薨季文子遂逐東門氏益見行父之專恣成十六年傳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君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宣伯雖行不軌然其言行父專魯自當不誣再史記魯世家云文公卒襄仲立宣公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漢書五行志劉向亦有魯三桓執國政宣公欲誅之之語又五行志曰士大夫始顓事顏注云謂季孫行父並是切證孔鄭魯注數文武悼平爲四世知文子始專魯政而於夫子當桓子時言未合朱子數武悼平桓爲四世知夫子與桓子同時而於經史言文子專政未合都緣忘卻悼子未嘗爲卿不得數入執政之世而誤數之耳五世是魯宣至定四世是季文至桓去乎彼則入乎此確不可易惟是宣公時孟叔二家與季文子共事所謂三桓者孟則慶父之曾孫獻子蔑蔑生莊子速速生孝伯羯羯生僖子貜貜生懿子何忌與季桓子同時叔則牙之孫莊叔得臣臣生宣伯僑如穆叔豹豹生昭子婼婼生成子不敢敢生武叔州仇與季桓子同時孟與叔並已五世柄政此經論三桓之子孫而統云四世者蓋惟就季氏之世爲言季氏孟叔二家所宗也考季友莊公母弟慶父叔牙長而庶禮庶長稱孟故慶父之後曰孟氏不曰伯氏大傳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則二家宗於季氏是以傳言季氏爲家卿二子爲介卿叔孫穆子指楹曰雖惡之其可去乎鬷戾曰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均見宗子之家爲重然則二家視季孫爲盛衰舉季氏之世而三桓可知矣

之遠而在蕭牆至近之處可無戒哉以蕭牆之內爲季氏之家不知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則蕭牆惟人君有耳卿大夫以下但得設帷薄管仲僭禮旅樹禮記不言自管仲始可見管仲之後諸國卿大夫無有效之僭者季氏之家安得有此夫子言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愚竊謂斯時哀公欲去三桓季氏實爲隱憂又以出甲墮都之後雖有費邑難爲臧紇之郕孫林父之戚可藉以逆命君臣既已有隙一旦難作卽效意如之譎請囚於費而無可逞又畏顓臾世爲魯臣與魯犄角以逼已惟有謀伐顓臾克之則如武子之取卞以爲已有而益其彊不克則魯師實已勞憊於外勢不能使有司討已以干戈憂在內者攻彊乃田常伐吳之故智此後所爲正不可知所謂內變將作者是也然則蕭牆之內何人魯哀公耳不敢斥君故婉言之若曰季孫非憂顓臾而伐顓臾實憂魯君疑已而將爲不臣所以伐顓臾耳此夫子誅奸人之心而折其邪逆之謀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以上經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下經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之語推之此經卽是一例語庶人者又在大夫下者陪臣者亦是也議者圖議國政僞云私議君上之得失謂庶人傳語正是先王之制王者斟酌焉而事行不悖豈得謂非有道蓋庶人有凡民有府史胥徒之屬凡民可以傳語府史胥徒不嘗與謀國政況有道之時野無遺賢俊傑在位王公論道經邦

及其老也

邢昺疏少之時曰少謂人年二十九以下蓋以曲禮云三十曰壯由少及壯則少是年二十九以下也曰老謂五十以上是又望經文衰字爲說不用曲禮七十曰老之義矣其實王制云五十始衰則方衰之始尚非既衰斯時正古人命爲大夫服官政之年豈國家用既衰之人或反迫人貪得之際而用之乎孔穎達禮疏云六十至老境而未至老可證無五十以上爲老之說孟子梁惠王篇云七十者衣帛食肉又云老者衣帛食肉亦足明老是七十也

有馬千駟

何義門謂袁飛卿文云地衍當賦出車有千乘之賦罰崇屏翰繫馬有千駟之類從地說到車從車說到馬下語有原委以爲陳文子有馬十乘亦采地所出若如俗解則陳文子畜牧不及二百蹄未可當貨殖傳中橘桃之百一子張何故以能棄爲難而推之歟按春秋哀公五年齊侯杵臼卒八年傳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注有馬千乘使爲君也此卽景公之千駟矣又哀二年傳畢萬匹夫也有馬百乘明是百乘之家采地一何者則陳文子之十乘自出於采無疑左氏襄二十二年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又云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此則非采地所出

周南召南

據四書釋地南上宋華以南之爲國見於逸周書云南國名南氏有力臣力鈞勢敵用分爲二南之國及韓嬰序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閻氏用程大昌之說以爲南樂名詩所謂以雅以南是非南國諸侯之謂愚按詩譜云紂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則南是南方一方不止二國似宋氏信逸周書爲短閻氏不釋爲國爲長又詩周南有漢廣汝墳召南有江汜江沱若非典治南國何以詩咏及此左傳云江漢雎漳楚之望也又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又曰楚文王所以封汝也明南國地在荊楚爲國亦多韓嬰云在南郡南陽之間加之間字最爲該括漢地理志南陽南郡並屬荊州又揚子方言眾信曰諒周南召南衛之語也是別二南爲國以此而言實宋氏舉韓詩序之說爲長閻氏謂非南國諸侯爲短至以雅以南箋以南爲南夷之樂文王世子胥鼓南注義同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也蓋任與南古音義不別鈞命決亦云南蠻之樂曰南則南樂不得以二南當之二南之詩播之樂章是爲正歌燕禮謂之鄉樂磬師謂之燕樂無名爲南樂者也

接輿

說者多謂楚狂之名氏不傳因其與夫子之輿相接而歌遂彊名之以紀其人如荷蕢之類非眞其人字接輿邢昺疏云爾殊附會閻百詩謂孔安國注已如是又莊子人間世篇如是豈惟邢昺觀旭案國策范睢對秦王曰箕子接輿漆身而爲癩被髮而爲狂則不惟傳其名並傳其行矣戰國去孔子未遠當足爲據又鄭康成注孔子下云下堂出門也莊子人間世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云云則殊非過車前何得云因其接輿而歌遂彊名之

宮牆

閻之丁希曾先生曰此宮牆宮字是爾疋大山宮小山之宮謂圍繞之觀旭案禮記曰君爲廬宮之又曰儒有一畝之宮鄭康成云宮爲牆垣也是其切證左傳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宮社非喪國不屋則無宮室而禮云君南鄉於北墉下則有牆垣是社宮亦爲牆古者以牆爲宮故築牆曰宮之矣

史記孔子世家弟子列傳正誤

司馬遷爲孔子作世家爲弟子作列傳可謂尊聖矣然其事跡未合者亦多如世家云孔子年十七孟釐子病且死案春秋經仲孫貜卒在昭公二十四年是時孔子年三十四史記因昭公七年左傳孟僖子病不能相禮與及其將死也之文而誤會云繇大司寇行攝相事案韓詩外傳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父何孫孔丘命爾爲司寇不見大字諸侯三卿兼六卿之職大司空兼大司寇昭公四年左傳杜洩曰孟孫爲司空安得有孔子爲大司寇且古者不以相名官史記因定公十年左傳公會齊侯於祝其孔丘相之文而謬說誅亂政者少正卯聖人恐無此事使從者爲甯武子臣甯氏蓋滅已久牢曰子云爲大宰而發不爲達巷黨人吳楚稱子卽禮稱南蠻雖大曰子非春秋特加貶黜弟子傳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攷子淵年三十二厄陳蔡之年孔子已六十三則不止少三十歲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歟據論語本云季子然孔安國注子然季氏子弟則不得爲季孫衛君出公方出子羔何以呼爲出公左傳大子爲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子路豈是請殺孔叔圉止字子我遭田常之亂而死非聖門之子我吳晉爭先欲擊晉人而卒先吳人非晉人擊敗吳師越滅吳夫差自縊在魯哀公二十及二十二年去伐齊會晉之歲甚遠不得以爲一時相吳者太宰嚭吳亡歸越魯哀公二十四年如越季孫猶使因太宰嚭而納賂不得謂越戮其相子張學干祿易爲問干祿未允有子似夫子瑁作狀似孔子非是費季孫邑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則謂增郈學公伯僚季氏之黨故愬子路於季孫列之弟子蓋謬矣七十七八之數史遷博學多聞此其偶有疏誤未加深攷者也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二十二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二十三至四十二

漢軍吳□□書　番禺金錫齡□□校

論語考異目錄

不亦說乎　有朋自遠方來
其爲人也孝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　鮮矣仁
吾日三省吾身　爲人謀而不忠乎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傳不習乎
道千乘之國　敬事而信
出則弟　汎愛眾
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
雖曰未學　無友不如己者
子禽問於子貢　夫子至於是邦也
抑與之與　夫子溫良恭儉讓
夫子之求之也　異乎人之求之與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有所不行
知和而和三句　信近於義
言可復也　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因不失其親　亦可宗也
君子食無求飽　可謂好學也已
子貢曰　貧而無諂二句
未若貧而樂　子貢曰詩云
如琢如磨　告諸往而知來者

不患人之不己知　患不知人也
而衆星共之　曰思無邪
道之以政章　民免而無恥
有恥且格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三十而立　六十而耳順
七十而從心所欲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我對曰無違　祭之以禮
孟武伯問孝　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乎　有酒食先生饌
曾是以爲孝乎　吾與回言終日
回也不愚　視其所以三句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先行其言
君子周而不比　學而不思則罔二句
斯害也已　不知爲不知
是知也　子張學干祿
何爲則民服　舉直錯諸枉四句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　臨之以莊則敬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施于有政　是亦爲政
奚其爲爲政　大車無輗二句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
其或繼周者　可知也　是可忍也
三家者以雍徹　天子穆穆
喪與其易也甯戚　季氏旅於泰山
女弗能救與　嗚呼
曾謂泰山　君子無所爭節
美目盼兮　素以爲絢兮
繪事後素　起予者商也
夏禮吾能言之章　或問禘之說章
吾不與祭　甯媚於竈
無所禱也　周監於二代
郁郁乎文哉　子入太廟
射不主皮　爲力不同科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爾愛其羊
君使臣以禮　哀而不傷
哀公問社於宰我　夏后氏以松三句
使民戰栗　管仲之器小哉
焉得儉　然則管仲知禮乎
邦君爲兩君之好　孰不知禮
子語魯大師樂曰　樂其可知也
翕如也五句　從之
以成　君子之至於斯也
何患於喪乎　天下之無道也
子謂韶　爲禮不敬臨喪不哀
里仁爲美　擇不處仁
焉得智　不可以長處樂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無惡也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處也
不去也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
惡不仁者其爲仁矣　有能一日用其力節
蓋有之矣　人之過也
觀過斯知仁矣　夕死可矣
君子之於天下也　無適也無莫也
義之與比　小人懷土
君子懷刑　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
患所以立　不患莫己知
參乎　吾道一以貫之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見賢思齊焉章
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不遠遊
遊必有方　子曰三年無改章
不可不知也　古者言之不出
恥躬之不逮也　以約失之者鮮矣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事君數斯辱矣
子謂公冶長　雖在縲絏之中
邦有道不廢二句　子謂子賤章

賜也何如　瑚璉也
禦人以口給　子使漆雕開仕
乘桴浮于海　其由與
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
可使治其賦也　可使與賓客言也
回也聞一以知十　吾與女弗如也
宰予晝寢　朽木不可雕也
糞土之牆不可杇也　於予與何誅
子曰　始吾於人也四句
於予與改是　棖也慾
吾亦欲無加諸人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至末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　是以謂之文也
其行己也恭　久而敬之
山節藻梲　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
未知焉得仁　崔子弑齊君
棄而違之　違之之一邦
三思而後行　再斯可矣
邦有道則知二句　其知可及也
吾黨之小子狂簡　不知所以裁之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　孰謂微生高直
或乞醯焉　子曰巧言令色
足恭　敝之而無憾
願無伐善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不如丘之好學也
可使南面　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
無乃大簡乎　哀公問弟子三句
不幸短命死矣　今也則亡
冉子爲其母請粟　原思爲之宰
子謂仲弓曰　山川其舍諸
曰賜也達　如有復我者
則吾必在汶上矣　伯牛有疾
自牖執其手　亡之
命矣夫　一簞食

在陋巷
力不足也
女得人焉耳乎
有澹臺滅明者
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孟之反不伐章
不有祝鮀之佞
而有宋朝之美
誰能出不由戶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人之生也直
幸而免
敬鬼神而遠之
問仁曰
仁者先難而後獲
知者樂水
仁者雖告之曰
井有仁焉
其從之也
君子博學於文章
子所否者
天厭之
中庸之為德也
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
必也聖乎
可謂仁之方也已
述而不作
竊比於我老彭
默而識之
德之不修四句
子之燕居
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吾不復夢見周公
志於道
依於仁游於藝
吾未嘗無誨焉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
舉一隅
則不復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節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惟我與爾
子行三軍則誰與
暴虎馮河
富而可求也
雖執鞭之士
吾亦為之
如不可求
齊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吾將問之
入曰
曰古之賢人也
又何怨
飯疏食
不義而富且貴
加我數年
五十以學易
子所雅言
執禮
葉公問孔子
女奚不曰節
敏以求之者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其不善者而改之
天生德於予章
以我為隱乎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子曰善人
得見有恆者
亡而為有
子釣而不綱
弋不射宿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多聞擇其善者二句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
人潔己以進三句
我欲仁斯仁至矣
孔子曰知禮
揖巫馬期而進之曰
君取於吳為同姓二句
子與人歌而善章
文莫吾猶人也
則吾未之有得
子曰若聖與仁
正唯弟子
子疾病
子路請禱
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上之禱久矣
奢則不孫
與其不孫也寧固
君子坦蕩蕩
子溫而厲
威而不猛恭而安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民無得而稱焉
恭而無禮則勞二句
慎而無禮則葸
直而無禮則絞
君子篤於親節
啟予足啟予手
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而今而後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動容貌六句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
昔者吾友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
君子人也
士不可以不弘毅
仁以為己任
人而不仁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使驕且吝
其餘不足觀也已
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危邦不入二句
邦有道貧且賤焉節
不謀其政
侗而不愿
巍巍乎　而不與焉
大哉堯之為君也
惟天為大二句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煥乎其有文章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予有亂臣十人

才難不其然乎
唐虞之際
有婦人焉
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殷
周之德二句
吾無間然矣
菲飲食而致孝乎三句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子罕言利
達巷黨人曰
執射乎吾執御矣
今也純
雖違衆吾從下
文不在茲乎
天之將喪斯文也
天之未喪斯文也
太宰問於子貢曰
固天縱之將聖
太宰知我乎
有鄙夫問於我
空空如也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子見齊衰者
冕衣裳者
雖少必作
過之必趨
顏淵喟然歎
鑽之彌堅
忽焉在後
夫子循循然
欲罷不能
末由也已
子路使門人為臣
病間曰
韞匵而藏諸
求善價而沽諸
我待價者也
子欲居九夷
吾自衛反魯
出則事公卿
逝者如斯夫
不舍晝夜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譬如為山未成一簣
雖覆一簣
子曰苗而不秀者章
後生可畏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二句
改之為貴
說而不繹
三軍可奪帥也章
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
而不恥者
不忮不求
是道也
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可與共學章
唐棣之華
偏其反而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孔子於鄉黨
恂恂如也
其在宗廟朝廷
便便言唯謹爾

與上大夫言侃侃如也四句　君召使擯
色勃如也　左右手
趨進翼如也　賓不顧矣
立不中門二句　過位
攝齊升堂　逞顏色怡怡如也
沒階趨進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
上如揖下如授　足縮縮如有循
享禮四句　袗絺綌
必表而出之　緇衣羔裘三句
褻裘長　短右袂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狐貉之厚以居
去喪無所不佩　羔裘玄冠不以弔
吉月必朝服而朝　齊必有明衣
膾不厭細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
臭惡不食　不時不食
不得其醬不食　不使勝食氣
惟酒無量　沽酒市脯不食
不徹薑食　祭於公
雖疏食菜羹必祭必齊如也　席不正不坐
斯出矣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再拜而送之　拜而受之
不敢嘗　廐焚
傷人乎不問馬　必正席先嘗之
君賜腥　君賜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東首
加朝服拖紳　入太廟每事問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居不容　見齊衰者
見冕者　式負版者
迅雷風烈必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色斯舉矣
曰山梁雌雉　時哉時哉
子路共之　三嗅而作

先進於禮樂　皆不及門也
德行　言語二段
子游子夏　孝哉閔子騫
南容三復白圭　季康子問弟子
孔子對曰　今也則亡
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才不才
鯉也死　吾不徒行
不可徒行也　天喪予
從者曰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回也視予猶父也二句　季路問事鬼神
焉能事鬼　敢問死
閔子侍側　子路行行如也
冉有子貢　侃侃如也
子樂若由也　魯人爲長府
仍舊貫如之何　由之瑟章
未入於室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
師也過商也不及　過猶不及
季氏富於周公　而求也　而附益之
鳴鼓而攻之　柴也愚章
回也其庶乎　屢空
而貨殖焉　億則屢中
子張問善人之道　不踐迹
論篤是與　君子者乎
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回何敢死
可謂大臣與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曾皙
毋吾以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
攝乎大國之間　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可使有勇　求爾何如
可使足民　非曰能之
端章甫　鏗爾舍瑟而作
異乎三子者之撰　亦各言其志也
莫春者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　風乎舞雩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夫子何哂由也
曰爲國以禮　安見方六七十三句
惟赤則非邦也與　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
赤也爲之小二句　顏淵問仁
克己復禮爲仁　一日克己復禮
非禮勿視四句　仲弓問仁
出門如見大賓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仁者其言也訒　斯謂之仁已乎
爲之難　斯謂之君子已乎
商聞之矣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君子敬而無失　皆兄弟也
膚受之愬　可謂明也已矣
足食足兵　民信之矣
必不得已而去　去兵子貢曰
自古皆有死　民無信不立
棘子成曰　何以文爲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駟不及舌
虎豹之鞟二句　哀公問於有若曰章
年饑　盍徹乎
君孰與足　子張問崇德辨惑
崇德也　愛之欲其生節
誠不以富　信如君不君四句
吾得而食諸　片言可以折獄者
子路無宿諾　居之無倦
博學於文　君子成人之美二句
季康子問政章　子帥以正
季康子患盜章　苟子之不欲
雖賞之不竊　如殺無道以就有道
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風必偃　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在邦必聞　夫達也者
察言而觀色　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樊遲從遊
無攻人之惡　樊遲問仁節
舉直錯諸枉　鄉也
富哉言乎　選於眾舉皋陶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　毋自辱焉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章　先之勞之
無倦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
舉賢才　子之迂也
奚其正　名不正則言不順
刑罰不中　則民無所措手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二句　君子於其言二句
請學為圃　曰吾不如老圃
樊須也　則民莫敢不用情
襁負其子　不能專對
亦奚以為　雖令不從
兄弟也　子謂衛公子荊
冉有僕　冉有曰既庶矣節
教之　期月而已可也
三年有成　善人為邦百年二句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　吾其與聞之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
一言而喪邦有諸　予無樂乎為君二句
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葉公問政
近者說遠者來　無欲速
吾黨有直躬者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
樊遲問仁　居處恭三句
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硜硜然小人哉
抑亦可以為次矣　何足算也
不得中行而與之　必也狂狷乎
南人有言曰　鄉人皆好之何如
未可也　不如鄉人之善者二句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切切偲偲　兄弟怡怡
善人教民七年　以不教民戰
憲問恥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
克伐怨不行焉章　邦有道
危行言孫　仁者必有勇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　羿善射
奡盪舟　俱不得其死然
尚德哉若人　愛之能勿勞乎章
為命章　裨諶草創之
世叔討論之　或問子產章
彼哉彼哉　人也
奪伯氏駢邑三百　飯疏食
孟公綽　為趙魏老則優二句
子曰若臧武仲之知　卞莊子
曰今之成人者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夫子時然後言六句
其然豈其然乎　臧武仲以防章
齊桓公正而不譎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曰未仁乎　桓公九合諸侯
不以兵車　霸諸侯
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而莫之知也
大夫僎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
奚而不喪　仲叔圉治賓客三句
則為之也難　陳成子弒簡公
孔子沐浴而朝三節　告夫三子
不敢不告也二句　之三子告
不敢不告也　勿欺也而犯之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　夫子何為
使乎使乎　君子思不出其位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君子道者三
子貢方人　賜也賢乎哉二句
患其不能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

丘何為是栖栖者與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
以德報怨　莫我知也夫章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
道之將行也與　賢者辟世章
子曰作者七人矣　晨門曰
子擊磬於衛　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
既而曰鄙哉　斯己而已矣
末之難矣　子張曰書云章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　以聽於冢宰
修己以敬　幼而不孫弟
是為賊　以杖叩其脛
闕黨童子將命　見其與先生並行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孔子對曰
俎豆之事五句　在陳絕糧
君子亦有窮乎　小人窮斯濫矣
非也予一以貫之　由知德者鮮矣
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子張問行　行篤敬
蠻貊之邦行矣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　夫然後行
則可卷而懷之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
無求生以害仁二句　友其士之仁者
顏淵問為邦　行夏之時
乘殷之輅　人無遠慮
已矣乎節　臧文仲節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
好行小慧　君子義以為質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君子不以言舉人
有一言二句　勿施於人
吾之於人也　如有所譽者二句
斯民也節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今亡已夫　則亂大謀
眾惡之章　非道弘人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子夏曰君子信章
信而後諫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
抑末也
孰後倦焉
焉可誣也
仕而優則學二句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句
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
上失其道二句
子貢曰紂之不善章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節
賢者識其大者二句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節
賜之牆也及肩
夫子之牆數仞
夫子之云
仲尼日月也
人雖欲自絕
子爲恭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
綏之斯來
天之曆數在爾躬四句
予小子履節
朕躬有罪四句
雖有周親節
興滅國節
寬則得衆節
尊五美屛四惡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君子正其衣冠
猶之與人也　出納之吝

望之儼然
則以爲厲己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章
當洒掃
言游過矣
區以別矣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然而未仁
孟莊子之孝也
是難能也
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章
子貢曰　未墜於地
而亦何常師之有
壁之宮牆
窺見室家之好
不得其門而入
他人之賢者丘陵也
無得而踰焉
多見其不知量也
夫子之不可及也節
道之斯行
堯曰咨爾舜
曰予小子履
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四方之政行焉
所重民食喪祭
子張問於孔子曰
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擇可勞而勞之
不教而殺謂之虐
子曰不知命　爲君子也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二十三　學海堂庚申補刊

論語考異　仁和翟教授灝著

不亦說乎○皇侃論語義疏本說字作悅
按古喜說論說同字漢後增从心字別之悅初見廣韻徐鉉新修字義云經典只作說然毛詩說釋女美陸氏釋云又作悅爾雅釋詁悅樂也悅服也皆書作悅而孟子但用悅字則二字通寫已久說之見二十篇者如公冶長篇子說雍也篇非不說子之道子路不說子罕篇能無說乎子路篇近者說陽貨篇子路不說堯曰篇公則說皇本俱作悅惟先進無所不說子路易事而難說仍如監本

有朋自遠方來○陸德明論語釋文曰有或作友非　白虎通辟雍篇引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　王若虛談謬雜辨曰論語稱有朋自遠方來而後周庸大國云有朋自遠揚搉古今豈成語哉然歐公集古錄載後漢一碑已有此語則其繆久矣

其爲人也孝弟○論語釋文曰弟本或作悌下同　義疏本作悌　毛詩大雅思齊正義孝經事君章疏俱引論語云孝悌而犯上者鮮矣　邱光庭兼明書亦作悌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說苑建本篇引此爲孔子語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後漢書延篤傳北史孝行傳序隋書孝義傳序俱引文弟字作悌　孝經序疏暨北史引文與字作歟　七經考文曰足利本其仁之本與無爲字　陳暘樂書曰孔子以孝悌爲仁之本　說有子爲孔子　王恕石渠意見曰爲仁之仁當作人蓋承上文其爲人也孝弟而言孝弟乃是爲人之本　捫蝨新語曰古人多假借用字論語中如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曰觀過斯知仁矣又曰井有仁焉竊謂此仁字皆當作人　管子戒篇曰孝弟者仁之祖也

鮮矣仁○義疏本作鮮矣有仁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巧言令色難乎仁矣

吾日三省吾身○釋文曰三息暫反又如字　朱子語錄曰三字平去二聲雖有自然使然之別然自然者不可去聲而使然者亦可平聲故三仕三巳與三黜無以異而三仕巳無音三省三思與三嗅三復皆使然而集註于省嗅皆闕凡此之類二音皆通　陳禹謨譚經菀曰下雖三事只是忠信傳習此習者皆此耳三當定讀去聲　荀子勸學篇君子日參省乎己楊倞注曰參三也　劉知幾史通序傳篇引論語曰吾每自省吾身
按大戴立事篇記曾子之言曰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似即三省言而當時記者之詳略殊也參觀之則三當以去聲爲正

爲人謀而不忠乎○釋文曰爲于僞反又如字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義疏本交下有言字　錢曾讀書敏求記曰高麗集解本作言而不信乎

傳不習乎○釋文曰鄭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

道千乘之國○漢石經論語殘碑乘字作桒　釋文曰道本或作導　義疏本作導

敬事而信○宋高祖石經敬作欽　楊時經筵講義曰道千乘之國以敬事而信爲先
按宋石經凡敬字悉有變易如爲政篇不敬何以別乎使民敬忠以勸八佾篇爲禮不敬里仁篇又敬不違公冶篇其事上也敬久而敬之雍也篇居敬而行簡泰伯篇孟敬子皆易作欽而自先進篇不敬子路以下則闕筆爲敬此皆以避廟諱故也宋史太祖紀言異祖名敬異祖乃太祖之祖

出則弟○釋文曰弟本亦作悌　義疏本作悌　司馬光答孔文仲書王然勸學文引文俱作悌

汎愛衆○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正義引文汎字作氾　韓昌黎集讀墨子篇孔子泛愛親仁汎字作泛

行有餘力○釋文曰行下孟反　集註如字讀

則以學文○荀悅漢紀孝元帝論引孔子曰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有可字

雖曰未學○毛詩思齊正義曰論語子夏說人有四行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以人有四行括上文
按箋疏中此類時有如曲禮正義引論語云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子孔子孔子問四人各言其志了路率爾先對亦以問四人各言其志括兩節文撮經大意非條據本別也後不泛採聊借一端發凡

無友不如己者○舊文無爲毋釋文曰毋音無本亦作無　宋刻九經本爲毋　毛奇齡論語稽求篇曰主忠信一句本子路

篇文複篇在此

按子罕篇毋友之毋猶依舊文

子禽問於子貢○漢石經凡子貢皆作子贛　釋文曰貢本亦作贛音同　左氏哀公十五年傳禮記樂記祭義子貢字俱作贛　五經文字曰貢貢獻贛賜也經典亦通用之

夫子至於是邦也○史記弟子傳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　又田叔傳贊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

抑與之與○洪适隸釋載漢石經作意予之與　張舜民畫墁錄董逌廣川書跋黃伯思東觀餘論皆云漢石經作意與之與

按徐氏說文繫傳曰見之于外曰意意猶抑也舍其言欲出而抑之也大戴禮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歟意音如抑二字古蓋通用

夫子溫良恭儉讓○宋高宗石經讓諱作遜　程氏演繁露引文亦諱作遜

按八佾篇揖讓而升里仁篇能以禮讓為國宋石經讓皆作遜先進篇其言不讓讓字但闕末筆

夫子之求之也○七經考文曰足利本作夫子之求也

異乎人之求之與○史記弟子傳與作也　義疏本作人之求之與也　七經考文曰一本作求之也與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大戴禮曾子本孝篇孝子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　葉適習學記言曰此當以三年無改為句終三年之間而不改其在喪之意則於事父之道可謂之孝

按歐陽永叔疑此語失夫子本旨設問曰衰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節哀思之心可謂三年而無改也若世其世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家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何概云三年無改耶如葉水心說以無改為句絕則永叔可無疑于經矣

有所不行○白珽湛淵靜語曰此章當以有所不行合上作一節知和而和以下作一節

知和而和三句○公羊傳宣公九年何休注引此三句作孔子語　漢石經亦不行也無可字

信近於義○釋文曰近音附近之近下同又皆如字

按近遠字指其定體俱上聲近之遠之俱去聲語中若能近取譬固而近於義如字讀其謹切上聲也此與斯近信矣近之則不孫音附近之近去聲也今俗說定體之近亦作去聲以致兩義無別

言可復也○周密齊東野語曰復有三字音房六切者復歸之復也論語言可復也克己復禮是也扶富切者又之義也論語復夢見周公則不復也是也芳六切者與覆字音同反復之復也易乾象贊反復道也釋文云本亦作覆是也今或讀言可復為芳六切非

恭近於禮遠恥辱也○說苑修文篇引此二句為孔子語　禮記表記子曰恭近禮

因不失其親○說文繫傳通論引禮曰姻不失其親

亦可宗也　義疏本作亦可宗敬也所載孔氏注亦有敬字

君子食無求飽○儀禮公食大夫禮賈公彥疏引論語學者食不求飽

可謂好學也已○漢石經作好學已矣　義疏本也已下有矣字

韓愈李翶論語筆解本已作矣

子貢曰○義疏本作子貢問曰

貧而無諂二句○史記弟子傳貧何處後富何處前

未若貧而樂○集解孔氏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自能切磋琢磨又曰往告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似其所據古論樂下有道字　義疏本有道字　史記弟子傳作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　昭明文選幽憤詩樂道閒居注引論語貧而樂道　唐石經貧而樂下旁增道字　禮記坊記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

按毛氏四書賸言謂後漢書東平王論亦作貧而樂道今檢後漢書未有道字數本皆然毛氏所據或別一舊本未經見未敢附和

子貢曰詩云○七經考文曰古本云作曰

按考文據義疏本為古本今所見義疏作八九相合間有一二不合如此詩云類者皆標考文原目備參物氏補遺所稱古本不合較多例亦準此

如琢如磨○舊文磨為摩釋文曰摩一本作磨

告諸往而知來者○義疏本來者下有也字

不患人之不己知○中論考僞篇引文知下有者字

患不知人也○舊無人字釋文曰患不知也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今本患不知人也　義疏本作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患己不知人也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二十三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二十四　學海堂庚申補刊

論語考異　仁和翟教授灝著

而眾星共之○論語釋文曰共求用反鄭本作拱俱勇反　孟子盡心篇注呂氏春秋有始覽注俱引論語眾星拱之　文選曲水詩序運命論二注俱引作拱　太平御覽天部治道部俱述作拱

曰思無邪○太平御覽述文無曰字　李光地榕村語錄曰依朱子說則當以無字與毋通

道之以政章○皇氏義疏本兩道字作導　史記漢書酷吏傳序後漢書杜林傳俱引全文兩道字作導　漢書刑法志引孔子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前後易置道亦作導○漢書董仲舒對賢良策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引導之以政王符潛夫論德化篇梁書徐勉修五禮表引導之以德道俱作導　穀梁傳莊公八年疏曰明王尊之以德齊之以禮　北史黎景熙傳導之以禮齊之以刑　禮記緇衣篇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　家語刑政篇孔子謂仲弓曰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而以刑禁之　孔叢子刑論孔子答仲弓曰古之為教有禮然後有刑今無禮以教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又答衛將軍文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

民免而無恥○昌黎集請置鄉校牒引文民上有則字

有恥且格○漢祝睦碑有恥且恪洪适隸釋曰此與魯論不同殆亦借用顧藹吉隸辨曰祝睦後碑引論語鄉黨逡逡朝廷便便亦與今文不同恐是傳授之異非借恪爲格也　費鳳碑有恥且恪隸辨曰爾雅格至也玉篇恪亦訓至格與恪古蓋通用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漢石經于作乎　論衡實知篇引作乎　義疏本于作於　白虎通辟雍篇引作於　文選鮑照擬古詩注大平御覽學部俱引作於　字義總略曰吾十有五有當省又

按此經自引詩書文外例用於字今此獨變體爲于疑屬乎字傳寫誤漢石經論衡作乎而朱註亦云志乎此可思也

三十而立○漢石經三十兩字幷書作卅　唐石經幷書作卅

按廿卅卌字皆載說文漢石經八佾陽貨篇末各題凡廿六章年四十見惡作年卌考工記輪人疏曰故書十與上二合爲廿字則二十三十四十字一字爲兩讀因而有之可知其由來久也唐睿宗先天二年詔凡制勑表狀書奏箋牒年月等數作二十三十四十字見舊唐書紀葢前此幷合爲廿卅卌雖施經典有然故凡制勑表狀亦隨之通行至此始詔正之

六十而耳順○韓李論語筆解曰耳當作爾猶云如此也既知天命又如此順天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義疏曰從放也雖復放縱心意而不踰越于法度也讀從爲縱　柳宗元柳州文集與楊誨之疏解車義書曰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王臨川集進戒疏曰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爲七十而後敢縱心所欲也俱用此而改從爲縱　東觀餘論論張旭書曰昔之聖人縱心而不踰矩亦改從爲縱　蘇轍古史孔子傳述文作縱心　樓鑰攻媿集引作縱心　王若虛誤謬雜辨引亦作縱心

按列子黃帝篇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其從字讀作去聲以縱心爲聖境之神妙僅一見于斯說六朝人喜談莊列皇氏染焉故値經文略似而遂欲推以致之然聖人雖不思勉而中道仍終身無少縱時也釋文從字無釋蓋以縱之一讀不可爲訓而姑置之唐宋人乃猶紛紛若此此集註所以特正其音而曰從如字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禮記禮運正義孔子荅孟武伯無違之言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誤以懿子爲武伯以無違爲所問之言　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注引論語樊遲問孝子曰無違誤孟懿子爲樊遲　論衡問孔篇述此無作毋下倣此

我對曰無違○漢石經此無作毋上無違殘闕

祭之以禮○論衡問孔篇述全章文獨無此一句　禮記禮運正義亦無此句　孟子公孫丑葬魯章章指引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謂孝矣

孟武伯問孝○藝文類聚述論語曰子游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皆能有養○四書辨疑曰舊說犬守禦馬代勞皆有以養人者但畜獸無知不能生敬于人上自謂能養可字本讀爲去並此養字當改爲上聲　金履祥集註考證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作一句讀

不敬何以別乎○漢石經無乎字　禮記內則父母所愛亦愛之父母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又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按舊解具犬馬二說朱子特取其後一說殆以內則文可參合故耶然內則主父母所愛敬之人言于此未爲允且犬馬但有可愛無可敬云亦敬之語復未純也同屬禮記與其參內則似不若參坊記坊記惟變犬馬爲小人餘悉合此章義而無駁辭荀子云乳彘觸虎乳狗不遠遊雖獸畜知愛護其所生也束晳補亡詩云養隆敬薄惟禽之似爲人子者毋但似禽鳥知反哺已也皆與坊記言一以貫之則是不敬之罪此義已深足警醒更何必躁言醜語比人父母于犬馬耶

有酒食先生饌○釋文曰饌鄭作餕音俊　四書辨疑曰酒食之食舊讀與飲之食之之食同音爲飤

按服勞奉養弟子于先生有然呂氏春秋尊師篇曰視輿馬愼駕御適衣服務輕煖臨飲食必蠲絜善調和務甘肥此所以尊師是也若人子之事親當更有進此者矣經義如此明先生字似可無訓

曾是以爲孝乎○孫奕履齋示兒編曰曾字除姓及曾孫外今皆讀層然經史並無音故曾是以爲孝曾謂泰山曾何曾比予等皆當音增　四書纂箋曰曾音層

按陸氏原有音增文釋在此章集註獨於孟子曾比予於是音增而論語不備宋季人多漫讀層音層氏遂因時讀贊之於集註夫曾如字者乃也其變音讀層音經也經是以爲孝恐於文義不順

吾與回言終日○論語集註考證曰張師曾校張逢善點本謂吾與回言終日自集註取李氏之說始讀爲句絕前此儒先亦以吾與回言爲句　李文公集答王載言書引子曰吾與回言不連及下文

回也不愚○義疏本不愚下又有也字

視其所以三句○大戴禮文王官人篇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北周書蘇綽奏疏曰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　薛季宣尚書古文訓曰視所由觀所以察所安而人焉廋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漢石經複句廋下無哉字　漢書杜欽傳晉書阮种傳引全章文俱略去複句

先行其言○唐文粹陳黯詰凶篇引語曰君子先言而後從之　夢溪筆談曰論語先行當爲句其言自當後也　郝敬論語詳解曰先行斷句謂不言而行也其言謂凡言而後謂行之後

君子周而不比○朱子文集歐陽希遜問此比字爲音毗志反集註無音古註集註皆爲偏黨之義義之與比舊音毗志反集註音必二反孟子願比死者且比化者其義與音又俱備無可疑者若御者且羞與射者比集註亦爲偏黨之義音必二反不知比字爲偏黨義者皆當作必二反如何答曰也使得

按今集註已音此爲必二反考纂箋諸本未有纂疏輯釋氏曰此處偶失音當增入明此音亦後儒所增

學而不思則罔二句○釋文曰罔本又作冈殆依義當作怠　集解何晏曰徒使精神疲殆作怠義解

斯害也已○義疏本已下有矣字　晉書宗欽傳攻乎異端戒在害己

不知爲不知○義疏本作不知之爲不知　韓詩外傳三卷孔子曰由志之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

袖海山房校印

說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爲子路初改服尚見時語　荀子子道篇與韓詩外傳文同惟四爲字皆作曰　皇疏但詳此一句知之爲知之句無所明後子路篇疏引文曰由誨汝知之乎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亦只三句疑當時本有如此者

是知也○釋文曰知如字又音智

子張學干祿○史記弟子傳作問干祿　四書通曰本文無問字意緩久者因夫子救子張之失故先之以此九字以見夫子爲子張干祿發

何爲則民服○七經考文曰古本服下有也字

舉直錯諸枉四句○釋文曰錯鄭本作措　漢費鳳碑舉直措枉作措　後漢書梁鴻傳注論語曰舉直措諸枉則人服舉枉措諸直則人不服詩閔予小子正義論語云舉直措諸枉文選關中詩注論語曰舉直措諸枉俱作措　北史何妥傳引孔子曰舉直錯枉則人服舉枉錯直則人不服　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　司馬貞史記索隱曰哀公問何爲則民服孔子答之今以爲答季康子蓋撮略論語文而失事實　王若虛史記辨惑曰論語所云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乃答樊遲問知之言耳然則史遷之所引既誤而司馬氏辨之者亦非也

按淮南說山訓有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四語亦云孔子對季氏辭而文了符言篇又以此四語屬老子百家中影襲論語輾轉而大失眞者頗多今不盡列論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文選沈約安陸昭王碑文注引論語季康子問使民以敬如之何　四書釋地三續曰韓文考異知其爲賢以否下亦以與通用余因悟論語敬忠以勸蓋康子欲使民敬使民忠與使民勸子爲善也宜補詁曰以與也

臨之以莊則敬○義疏本作臨民之以莊則民敬七經考文曰上一民字恐誤

按上一民字謂之不誤亦得但有此民字則之字爲衍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義疏本勸上有民字　應劭風俗通義過譽卷歐陽歙曰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　三國志徐邈傳曰舉善而教仲尼所美

按據歐陽歙徐邈所偁則漢魏人多以教字絕句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舊文乎爲于釋文曰于如字一本作孝乎　漢石經乎爲于　集解包咸曰孝乎唯孝美大孝之辭以唯孝爲句絕　義疏本乎亦爲于疏曰于於也惟孝謂惟令盡于孝也此語與尚書微異而義可一也　程伊川經說曰書云孝乎者書之言孝則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朱子集註因之　尚書君陳篇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白虎通五經篇引孔子曰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序曰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於于有政是亦爲政也　晉書夏侯湛傳昆弟誥曰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潘岳閑居賦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　陶潛孝傳引孔子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也　聖賢像贊張齊賢曾子贊曰孝乎惟孝曾子稱焉　初學記太平御覽俱述論語孝乎惟孝　論語詳解曰書云何孝乎句惟孝句　論語稽求篇曰孝乎不句而惟孝句蔡邕書石經直以孝乎作孝于明非斷句助字而班固作白虎通則儼然有孝乎惟孝四字降此而潘岳夏侯湛等明引論語皆于篇章之曉然者　閻若璩尚書古文辨僞曰此與禮記禮乎禮漢語肆乎其肆韓愈文醇乎其醇相同言孝之至也

施于有政○後漢書郅惲傳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注曰論語孔子之言也于字作之

是亦爲政○義疏本政下有也字　白虎通德論華氏范氏兩後漢書孝傳引此文俱有也字

奚其爲爲政○舊本政下有也字釋文曰奚其爲爲政也一本無一爲字

大車無輗二句○新序節士篇引孔子曰大輿無輗小輿無軏車並作輿　五經文字曰說文軏字論語及釋文相承隸省作軏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釋文曰可知也一本作可知乎鄭本作可知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漢石經損字作撮　宋高宗石經殷字避宣祖諱作商下倣此　羅泌路史發揮引子曰商因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商禮所損益可知也亦以避廟諱改殷爲商

按後篇殷禮吾能言之殷人以柏宋石經殷皆作商而中庸吾學殷禮之所[illegible]皆[illegible]爲殷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義疏本可上有亦字　太平御覽禮儀部述文有亦字　史記世家曰觀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　梁書徐勉傳引孔子曰其有繼周雖百世可知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二十四終　嘉應生員李竹春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二十五　學海堂

論語考異　仁和翟教授灝著

是可忍也○太平御覽居處部引無也字　韓詩外傳十卷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按皇氏侃謂此不標季氏而以八佾命篇者深責其惡故書其事也夫篇名非出自聖人何嘗有竊取之意惟第十六篇篇首又值季氏字此因更以下二字命篇耳其不於後避前而前若豫爲地蓋以論纂成後一時標識而然

三家者以雍徹○舊文徹爲撤五經文字曰撤去也見論語論語釋文曰撤本或作徹　詩雍字作雝　漢書韋元成傳引詩有來雝雝　禮記仲尼燕居篇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歌雍又小師徹歌注云徹而歌雍荀子正論篇代睪而食雍而徹乎馬融長笛賦食舉雍以俱與今論語文同

天子穆穆○皇氏義疏本穆穆下有矣字

喪與其易也寧戚○後漢書趙咨傳引記云云　魏書禮志引論語喪與其易也寧戚無也字　南史顧憲之傳喪易寧感感字从心　禮記檀弓篇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俞琰書齋夜話曰易字疑是具字檀弓云喪具君子恥具具與易蓋相似也

不如諸夏之亡也○論衡問孔篇作不若諸夏之亡　公羊傳

襄公七年注七詩者之華正義劉逵三都賦注韓昌黎集原道
篇引文俱無也字昌黎題爲經
按漢人稱論爲經者惟于定國傳一見唐則昌黎此文而已
于傳所引文與兩書小異大同猶似未的蓋論語雖久竝五
典稱經其獨標經目自昌黎始之矣
季氏旅於泰山○世武正譌曰旅祀山川名經典通作旅傳寫
譌耳　邱瑛七修類稿曰祭名之旅從示旅酬之旅從方今坊
刻論語皆作旅於泰山蓋因增韻中譌起遂傳寫爲一
按廣韻旅字下云論語只作旅是旅劉論語本文非緣增韻
譌也或謂說苑泰山不享季氏之旅旅猶爲旅檢今本說苑
未見此文
女弗能救與○義疏本作汝不　太平御覽述作汝不
按爲政篇誨女知之乎公冶長篇女器也女與回也雍也篇
今女畫女爲君子儒女得人焉述而篇女奚不曰先進篇以
女爲死衞靈公篇女以予爲多學陽貨篇女聞六言六蔽女
爲周南召南於女安乎女安則爲之凡女字義疏本俱作汝
嗚呼○釋文曰本或作烏乎
曾謂泰山○韓李筆解曰謂當作爲　路史無懷氏論引作曾
是泰山
君子無所爭節○釋文曰爭絕句鄭讀以必也絕句揖讓而升
下絕句鄭注詩賓之初筵引此則云下而飲飲於鴆反又如字
詩箋引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正義曰此謂飲射爵時
揖讓而升下意取而飲與爭故引彼文不盡耳　禮記射義與
論語文無異音義亦曰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　四書通
義曰孔邢注疏以下爲句朱子以升爲句總之以揖讓二字貫
下
按釋注疏文似以揖讓爲句而升句下句而飲句下字之上
論文法應更有而字
美目盼兮○舊文盼字爲盻釋文曰盻普莧反又匹簡反　詩
衛風作盻　史記弟子傳亦作盻　說文解字引詩美目盻兮
與今論語同　字鑑曰美目盼兮俗作盻非盻胡計切恨視也
素以爲絢兮○集解馬融曰巧笑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
下一句逸也　說文引此句不云逸詩　周子醇樂府拾遺曰
孔子刪詩有刪一句者素以爲絢兮是也　朱子或問曰舊人
之詩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刪　史繩祖學
齋佔畢曰詩經秦火之餘逸此一句而毛韓諸家不暇證據歟
論而增入耳
繪事後素○釋文曰繪本又作績同　五經文字曰繢公外反
春秋傳注引詩以爲繪弁字績戶內反本音憒論語及釋文或
事字與繪竝音會　周禮考工記凡畫繢之事後素功注引論
語繢事後素　文選夏侯常侍誄注唐碑孔穎廟碑引文俱
作繢
起子者商也○漢石經無者字　史記弟子傳孔子曰商始可
與言詩已矣　韓詩外傳二卷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
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夏禮吾能言之章○史記世家無文獻不足故也一句譙子序
書傳時語　禮記禮運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
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
坤乾焉　王楙野客叢書曰據禮運之杞之宋之文知論語夏
禮吾能言殷禮吾能言甚當於言字上點句之字各連下爲句
或問禘之說章○史記封禪書述文曰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
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　史記辨惑曰此孔子自指
其掌而言耳封禪書引之直云其於治天下視其掌不已疎乎
別雅曰崔鍰北嶽廟碑如抵諸掌借用論語指其掌文指用
抵掌而談之意乎文意不順蓋是以抵爲指也
吾不與祭○舊唐書馬周傳引文與字作預　董仲舒春秋繁
露祭義篇引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　抑[illegible]語謂
中有阿古語而爲說者如祭如在一句[illegible]
乃孔子因之有感發爲是說也
寧媚於竈○玉篇奧字下引論語作寧媚於奧
無所禱也○釋文曰禱丁老反一音都報反
周監於二代○史記世家無於字　漢書儒林傳代作世　隸
釋載漢華山碑監作鑒
郁郁乎文哉○說文繫傳彧字下云論語郁郁乎文哉本作此
彧假借郁字惑者州流有文章之意宋王彧字景文文彧[illegible]或
字皆非本文要須作彧爾又彡字下引論語彧彧乎文哉
子入大廟○漢石經大字作太　注疏本亦作太
按今注疏本非復何氏集解之舊故其文與集註本無小
異數大字開篆作太考諸釋文俱有音泰之釋則當時之本
解自爲大字
射不主皮○儀禮鄉射禮篇禮射不主皮上有禮字疏曰禮射
謂以禮樂射大射賓射燕射是也　儒道傳四書纂箋曰古射
有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庶人于冬田獵分禽用之又有貫
革者懸甲鎧而射習軍容也于軍旅用之于此章了同蓋一是
禮射一是武射
爲力不同科○集解馬氏曰爲力力役之事有上中下三科焉
讀爲如字與上射不主皮判別爲兩事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集註考證曰餼猶今言生料也本作
氣俗加食
爾愛其羊○唐石經爾作汝　義疏本作汝　漢書律歷志注
引作汝　又張禹傳曰孔子稱賜愛其羊
君使臣以禮○儀禮士相見禮與君言言使臣注曰使臣之禮
也疏曰此是論語孔子對定公之文
按此但合其義而文則殊疏欠明晰
哀而不傷○毛詩關雎箋曰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
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正義曰以后妃之求賢女但因思
之耳與哀傷事在其閒也故云哀蓋字之誤審精鄭注論
語仍不以哀作衷其答劉琰云論語注人閒行久義或宜然故
不復定以遺後說者以爲疑故兩解之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釋文曰社如字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
也　邢疏曰張包周本以爲哀公問主於宰我先儒或以爲宗
廟主者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　程子遺書伊川曰社字
本是主字文誤也　春秋經文公二年作僖公主杜注曰主者
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正義曰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云
云先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古論語及孔鄭
皆以爲社主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
者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劉炫以規杜過不應
得也　公羊傳文公二年練主用栗何注曰夏后氏以松殷人
以柏周人以栗徐疏[illegible]論語注謂[illegible]以古文論語[illegible]

公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耳

按集解孔氏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蓋即以樹木爲社主而社爲國社也孔所注者古文論語故公羊疏獨謂古論爲社而當時齊魯二論似亦未與古異惟周禮大司徒有樹之田主各以其野所宜木文鄭據論語注之曰所宜木謂若松柏栗社與田主嫌未昭合鄭乃更參改此社字爲主而何氏杜氏遂因其改文轉說以爲宗廟主釋文但言鄭本作主不言其因某讀又述鄭以齊古讀正魯論凡五十事而問主一事不預數中則此字爲鄭氏所改甚彰明也然以爲田主已與下使民戰栗語抵牾以爲宗廟主違距若尤遠矣劉氏就規杜過良非無因惜其所規之辭今不可詳也唐孔氏援張包周爲解張包周書久亡孔氏何由而見蓋特借以抗劉循尊本注之例云爾邢氏承其說爲此經疏恐未可以深信

夏后氏以松三句○白虎通社稷篇引尚書曰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　北史劉芳傳亦引尚書逸篇大社惟松　淮南子齊俗訓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夏后氏其社用松殷人之禮其社用石周人之禮其社用栗　許慎五經異義曰凡虞主用桑練主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按禮郊特牲唯爲社事疏引大社唯松五句稱尚書無逸篇無字當爲衍文

使民戰栗○義疏本栗下有也字

管仲之器小哉○新序雜事篇引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　淮南子繆稱訓說苑君道等篇管仲俱作筦仲

焉得儉○義疏本儉下有乎字　韓非子外儲說管仲父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逼上

然則管仲知禮乎○義疏本然則上有曰字　太平御覽述論語曰或謂管氏知禮乎

邦君爲兩君之好○漢石經邦作國　釋文曰爲于偽反又如字　隸釋曰漢人作文不避國諱威宗諱志順帝韓保石經皆臨文不易樊毅碑命守斯邦劉熊碑來臻我邦之類未嘗爲高帝諱也此邦君爲兩君之好與何必去父母之邦皆書邦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非獨遠避此諱也

按洪氏之說未必然高帝爲漢創業之君百世不祧非他帝既祧不諱可比石經奉詔書刊樹諸鴻都門前又非樊毅劉熊等私碑可比馬班二史及漢雜傳義多獨遠避邦字即所引述論語文如夫子至於是邦善人爲邦百年一言而喪邦雖蠻貊之邦懷其寶而迷其邦邦君之妻邦人稱之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在邦必聞在邦必達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邦有道貧且賤焉邦無道富且貴焉邦有道穀邦無道穀凡此多改邦爲國字是考前後篇一一採著粗可證明他或未見左驗使得石經全存其悉避可知也

孰不知禮○義疏本禮下有也字　禮記雜記孔子曰管仲旅樹而反坫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　論衡感類篇管仲爲反坫有三歸孔子譏之以爲不賢

按禮記韓非子論衡所譏議管之語均與論語不同

子語魯大師樂曰○注疏本大作太　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語作謂

樂其可知也○義疏本也下有已字

翕如也五句○史記世家曰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略三也字

從之○釋文曰從何讀爲縱　史記作縱　後漢書班固典引篇注引論語從作縱　四書湖南講曰從讀如字是接連著始作不間歇也

以成○義疏本成下有矣字

按孔子世家有與齊太師言樂一事索隱注曰論語子語魯太師樂非齊太師也是殆肄未卒篇遂率爾議之歟與齊太師言樂子年三十五爲齊高昭子家臣即論語聞韶忘味時語魯太師樂乃子自衛反魯正樂後事本書甚分明也

君子之至於斯也○義疏本也作者

何患於喪乎○劉敞七經小傳曰喪讀如問喪之喪失位爲喪是時仲尼去大夫故云喪也

天下之無道也○七經考文曰古本無也字

子謂韶○禮記樂記注引孔子曰韶盡美矣漢書董仲舒策亦引孔子曰韶盡美矣又孔子曰武盡美矣文選典引注引孔子曰韶盡美矣晉紀總論注引論語孔子曰武盡美矣均以曰當謂字

按諸均于義無乖惟後漢班固傳注引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既云曰又云謂便乖經義

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　集註考證曰朱子謂如此等語皆急讀去王文憲曰此即反語讀點之凡例

皇清經解卷千二百二十六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千二百二十六　學海堂庚申補刊

論語考異　仁和翟教授灝著

里仁爲美○北史韓麒麟傳子顯忠上書曰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宏三遷之制

擇不處仁○張衡思元賦匪仁里其焉宅兮文選注引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　後漢書張衡傳注亦引論語宅不處仁　劉瓛梁典署宅歸仁里亦用宅字　葉夢得論語釋言曰以擇爲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

焉得知○皇氏義疏本知字作智下知者同　說苑貴德篇引文作智　太平御覽述作智

按公冶長篇何如其知邦有道則知雍也篇樊遲問知知者樂水子罕篇知者不惑顏淵篇問知見夫子而問知憲問篇臧武仲之知知者不惑衛靈公篇知者不失人知及之陽貨篇可謂知乎唯上知好知不好學惡徼以爲知子張篇一言以爲知爲不知義疏本知俱作智

不可以長處樂○七經考文曰古本樂下有也字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禮記表記子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仁者樂道智者利道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義疏本宋石經本宋刻九經本惟字俱作唯　蔡節論語集說亦作唯　禮記緇衣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其惡有方

按楚語沈諸梁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彼乃謂人好之惡
之論相類意大相別

無惡也○漢石經無也字惡字作惡　論語釋文曰惡如字又
烏路反　蔡概論語拾遺曰能好能惡猶有惡也無所不愛則
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讀烏路反　朱子答張
敬夫曰此章惡字只是入聲

是人之所欲也○後漢書李通傳論晉書夏侯湛傳俱引富與
貴是人之所欲無也字　又晉皇甫謐王沈二傳俱云富貴人
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　劉義慶世說新語桓公講論語富與
貴是人之所欲亦無也字　後漢書陳蕃傳注文選鮑照擬古
詩注引是人之所欲皆無也字　牟子理惑論文選幽通賦注
引至節文欲惡下各無也字　張弧素履子暨初學記太平御
覽述是人之所欲又述是人之所惡亦各無也字

按此也字唐以前人引述悉略去未必不謀盡同也恐是當
時傳本有如此

不以其道得之○陳書始興王叔陵傳論曰孔子稱富與貴是
人之所欲非其道得之不處也　朱子集程允夫言此當以不
以其道爲一句得之爲一句先生批曰如此說則其字無下落
恐不成文理　書齋夜話曰此究當就不以其道點句若就得
之點則富貴固有以其道得之亦有不以其道得之者若貧賤
則安有以其道而得之者哉　王若虛論語辨惑曰貧與賤下
當云以其道得之不字非衍卽誤也若夷齊求仁雖至餓死而
不辭非以其道得貧賤而不去乎夫生而富貴不必言不處生
而貧賤亦安得去此所云者蓋儻來而可以避就者耳故有以
道不以道之辨焉

不處也○論衡問孔篇刺孟篇皆引作不居也　後漢書陳蕃
傳讓封侯疏曰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　鹽鐵論褒
賢章君子不以道得之不居也

不去也○集註考證曰王文憲與下去仁並作上聲然自去去
聲去之上聲已遠之去聲驅而去之上聲

按穀梁傳僖二十三年注引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
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中無無終食閒句此撮略經文致失
條理者不可以異同論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漢石經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好仁
下無者字

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三國志顧雍傳注曰惡不仁者其爲仁
也　集註考證曰此矣字不是句絕是引下文之辭故朱子作
者字說

有能一日用其力節○義疏本仁下有者字不足者下有也字
文苑英華盧照鄰乞藥直書引仲尼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
仁者乎

蓋有之矣○義疏本矣作乎

人之過也○義疏本人作民

觀過斯知仁矣○後漢書吳祐傳曰掾以親故受汚穢之名所
謂觀過斯知人矣仁作人　陸采冶城客論曰斯知仁矣仁是
人字與宰我問井有仁焉之仁皆以字音致誤　禮記表記與
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

夕死可矣○漢石經矣作也

君子之於天下也○白虎通諫諍篇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
與比　後漢書文苑傳劉梁辨和同論曰君子之於事也無適
無莫

無適也無莫也○釋文曰適鄭本作敵莫鄭音慕

義之與比○義疏本比下有也字　集註考證曰比當作毗志
反如周而不比與射者比皆毗志反比死者比化者皆必二反
朱子嘗因學者之問欲改未及

小人懷土○丹鉛錄曰貢禹乞骸骨元帝詔答之引傳曰亡懷
土所稱傳者卽論語小人懷土之文易小人二字作亡蓋嫌于
以小人稱其臣也

君子懷刑○漢石經刑字作荆　張有復古編曰刑从刀幵聲
剄也荆从刀井法也今經史皆通作刑

按說文荆罰辠也國之荆罰也从井刀以刀守井割其情也
論衡四諱篇亦云荆之字井與刀也字義與刑有別經典相
承借用學齋佔畢謂懷刑乃懷思典刑而則傚之字形既失
畸論遂緣之起矣

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後漢書劉般傳賈逵上書曰孔子稱
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又列女傳曹世叔妻上疏曰論
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　晉書劉寔崇讓論引孔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則不難也

患所以立○王符潛夫論貴忠篇引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己不
立

不患莫己知○義疏本知下有也字

參乎○釋文曰參所金反又七南反　九經字樣曰說文曑音
森隷省作參與參字不同參音驂從厽今經典相承通作參
增修禮部韻略曰曾參字子輿蓋取驂乘之義音當讀驂

按孝經參不敏音義本作曑字所林切合唐氏字樣說曾子
名應字作曑音讀森乃說文曑下但云商星也不及曾子名
而森下云讀若曾參之參則曾子實名參矣大戴禮衛將軍
篇曾參之行也又以參作叅漢唐扶頌家有叅騫陳君閣道
碑行同叅騫皆然參可讀驂叅不可讀森也毛氏據叅音謂
曾子之所以字輿取此其說尙不爲穿鑿陸氏兩釋之蓋當
時已不能辨定其一是矣徐官印史謂曾子名當讀如參前
倚衡之參故字子輿參前包氏訓參然在目前釋文惟所金
一音至曾子始改讀七南參前倚衡復屬兩段義何可以證
其當字子輿諺悠之言更不足取

吾道一以貫之○義疏本貫之下有哉字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風俗通義過譽卷引孔子曰君子之
道忠恕而已　金樓子立言篇亦以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爲
孔子語

見賢思齊焉章○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論語見賢上有君子二
字　七經考文曰古本不賢下有者字

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義疏本敬下有而字　禮記坊記子云
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

不遠遊○義疏本不上有子字

遊必有方○禮記曲禮爲人子者所遊必有常　又玉藻親老
出不易方

子曰三年無改章○釋文曰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學而
是孔注今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集解或有無者　七經考
文補遺曰可謂孝矣古本矣作也

按陸氏謂集解一用孔注一用鄭注解說不同不爲重出也

集解巧言章亦一用包注一用王注而巧言章兩無小異直謂重出可矣此逸其半又與禮坊記所引論語者合似不妨兩說而兩存之

不可不知也○文選閒居賦注引文無也

古者言之不出○義疏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

按包氏注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據其文或舊本經原有妄字未可知若上一之字則斷知其流傳訛衍

恥躬之不逮也○釋文曰逮音代又大計反

以約失之者鮮矣○漢書外戚傳傳不云乎曰約失之者鮮無矣字　後漢書王暢傳曰約失之鮮矣注曰論語孔子之辭也無者字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史記萬石君傳贊仲尼有言云云徐廣注曰訥字多作詘音同耳古字假借　玉篇吶下字引論語君子欲訥於言云或作吶

事君數斯辱矣○釋文曰何云數色角反鄭世主反謂數己之功勞也梁武帝音色具反　集解曰數爲速數之數疏曰嫌讀爲上聲去聲故辨之　宋書劉延孫傳贊引子曰事君數斯疎矣以子游爲子以辱爲疎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二十六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二十七　學海堂庚申補刊

論語考異　仁和翟教授灝著

子謂公冶長○論衡問孔篇謂作曰

雖在縲絏之中○舊文絏字爲紲論語釋文曰紲本今作絏皇氏義疏本絏作紲　宋高宗石經亦作紲　史記弟子傳作累紲之中　五經文字曰絏本文從世緣廟諱偏旁今經典並准式例變

按史孔子世家起纍紲之中自序幽于縲紲漢書司馬遷傳作累紲縲字各殊而紲不殊蓋絏惟唐人避用前無其字

邦有道不廢二句○史記論衡述此文兩邦字並諱作國　三國志鍾繇傳注李修稱鍾覲云云亦作國　太平御覽宗親部述論語曰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案合先進篇文

子謂子賤章○史記弟子傳無若人二字　家語子路初見篇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　新序雜事篇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　說苑政理篇宓子賤與孔蔑皆仕孔子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孔子謂之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賜也何如○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作如何　史記弟子傳作賜何人也

瑚璉也○說文解字槤字下云瑚槤也徐鉉注曰今俗作璉非

邢氏疏曰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元等說此論語賈服杜等注左傳皆云夏曰瑚殷曰璉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按璉力展切今俗讀每若連音謬也此字惟文選景福殿賦又宏璉以豐敞注引王逸曰橫木關柱爲連璉與連古字通而其義則與瑚璉大別杜子美詩疑嶷瑚璉器陰陰桃李蹊竟以瑚璉讀連賢者之責子美似難解免

禦人以口給○七經考文曰足利本無口字

不知其仁焉用佞○唐石經仁字磨改作人　義疏本仁下佞下並有也字

子使漆雕開仕○舊文雕爲彫釋文曰彫本或作凋　義疏本雕作彫　唐石經宋石經皆作彫　史記弟子傳亦作彫　漢書人表作漆雕啟　王應麟漢志考證曰史記列傳漆雕開字子開史記避景帝諱也論語注以開爲名　曹憲廣雅注曰彫刻彫字從彡凋落凋字從冫雕鷲雕字從隹　字鑑曰雕彫凋三字不同經典多以鵰雕爲彫琢以彫琢爲凋瘁皆傳寫之譌　家語弟子解曰漆雕開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焉

按舊經漆雕與後章朽木不可雕雕俱爲彫松柏後彫之彫爲凋禮義自合不知何時皆傳寫差漢人避啟用開故諸載記多以夏后啟爲夏后開微子啟爲微子開此開字在舊經或亦作啟王氏因舉以爲說

乘桴浮于海○義疏本于字作於　四書通本作於　文選謝賦注引作於　說文解字羌字下引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衍一句　玉篇引論語乘桴于海無浮字

其由與○義疏本由下有也字　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注引作其由也歟　太平御覽人事部述有也字　程伊川經說柳宗元乘桴說舉此皆有也字

好勇過我無所取材○釋文曰一讀過字絕句材才哉二音集解鄭氏曰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孔子嘆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言惟取於己古字材哉同　蘇氏論語拾遺如鄭氏前說　程子遺書曰材與裁同集注因之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史記弟子冉求傳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　又仲由傳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　史記鈔悳曰問者孟武伯而遷以爲季康子孔子所答非惟與論語不同而二傳亦自相乖戾荒疏甚矣

可使治其賦也○釋文曰賦梁武帝云魯論作傳

可使與賓客言也○文選薦禰衡表注引無也字

回也聞一以知十○釋文曰聞如字本或作問字非

吾與女弗如也○舊文女爲爾釋文曰爾本或作女音汝　三國志夏侯淵傳曰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作爾字　集解包咸曰吾與汝俱不如　論衡問孔篇述文吾與汝俱不如也後漢書橋元傳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賜也何敢望回子曰吾與汝俱不如也

按世說注引鄭元別傳馬季長謂盧子幹曰吾與汝皆不如也唐書孝友傳任處權見任希古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爲弗如皆依包氏解用今集註以與訓許惟義疏中秦道賓曾爲是說

宰予晝寢○釋文曰予羊汝反或音餘　論衡問孔篇述作宰我　韓李筆解曰晝當爲畫字之誤也舊文作畫字　李匡義資暇錄曰寢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作胡卦反且云當爲畫字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嘆之云云然亦曲爲穿鑿也今人罕

御且面但以爲韓文公愈所創解　龔東野語云嘗見侯白所注論語謂晝當作畫字侯白隋人

按如諸說作畫其音義當與後篇今女畫之畫同寢乃如漢書兵寢刑措之寢謂休息也宰我晝限其功以蘄休息故夫子責之似較繪畫寢室之說稍愈

朽木不可雕也○義疏本宋刻本唐石經宋石經雕皆作彫　論衡問孔篇亦作彫　漢書董仲舒策引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　詩大雅棫樸正義引論語朽木不可彫

糞土之牆不可杇也○舊文杇爲圬釋文曰糞或作冀同杇本或作杇　義疏本杇爲圬　史記弟子傳漢書董仲舒傳皆爲圬　太平御覽數遊杇字皆作汚

按爾雅釋宮杇鏝謂之杇說文杇所以塗也皆从木作杇左傳汚人以時塓宮室音義曰汚本又作圬蓋杇其正體汚則通借而圬爲續作字也玉篇作杅特字體小變宋石經作不可杇乃涉筆誤

於予與何誅○論衡問孔篇與亦作予

子曰○論語辨惑曰此一章而再稱子曰胡氏疑其衍文予謂以語法觀之其爲衍文無疑

始吾於人也四句○李觀盱江集官人策引孔子曰昔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察其言而觀其行

於予與改是○論衡與作予　大戴禮五帝德篇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言語取人於予邪改之

棖也慾○釋文曰慾音欲或羊徒反　困學紀聞曰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潔無申棖之欲以棖爲棠

吾亦欲無加諸人○考文補遺曰古本人下有也字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義疏本聞也下有已矣二字　史記孔子世家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　漢書眭弘夏侯勝等傳贊子贛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　又外戚傳注師古引論語亦作不可得而聞也已矣　顏師古匡謬正俗引文亦作已矣

讀書敏求記曰高麗有何晏集解鈔本此與漢書傳贊適合蓋子貢寓嗟歎於不可得聞中故以已矣傳言外微旨二字似不可脫　繆誤雜辨曰論語文甚明而唐太宗旌賞孫伏伽詔曰朕惟寡德不能性與天道長孫無忌對太宗之問曰陛下性與天道非臣愚所及令狐德棻周書贊曰蹈至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何其繆耶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未之作之未一本無之字

按未之二字倒屬則當通八字爲一句

是以謂之文也○七經考文曰足利本無也字

其行己也恭○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引論語子曰君子其行己也恭

久而敬之○義疏本作久而人敬之七經考文曰足利本同有人字案義疏云此善交之驗也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也當有人字

山節藻梲○釋文曰梲本又作棳　事文類聚述論語梲字作棳　左傳文公二年仲尼曰臧文仲作虛器不知也杜預注曰謂居蔡山節藻梲也　禮記雜記孔子曰管仲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又禮器管仲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並以此爲管仲事

按玉篇棳與梲同桼鄭與梲音有別而爾雅注疏並訓爲梁上短柱蓋亦可通用

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太平御覽品藻門述作三任爲令尹　莊子田子方篇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子之用心獨奈何　呂氏恃君覽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高誘注曰論語云令尹子文不云叔敖

按史記循吏傳亦取莊周呂不韋說以其事屬孫叔敖考叔敖之爲令尹在楚莊王十六年後七年莊王卽卒叔敖死莊王前安得有三仕三已事楚鬬且云昔鬬子文三舍令尹語著于春秋外傳鬬且與孔子同時與子文同國同氏其語宜不較莊呂爲可信

何如○義疏本如下有也字

未知焉得仁○釋文曰知如字鄭音智下同　漢書人表引此語師古注曰言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也引此者蓋班氏自述所表先聖後仁及智之次皆依乎孔子也　論衡問孔篇說此章曰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智之性何妨爲仁之行五常之道不相須而成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子文智蔽于子玉其仁何毁亦讀知爲智　中論智行篇或曰仲尼言未知焉得仁乃高仁耶對曰仲尼此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亦讀知爲智　義疏載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爲智也陳文子所之無可驟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遷生之可卷亦未可爲智也李讀爲未智不勝孔爲未知也

崔子弒齊君○釋文曰魯讀崔爲高今從古弒本又作殺同　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杜預左傳注曰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弒齊君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見至二十七年文子在齊有弭兵之說則文子自出奔復反于齊凡二年

棄而違之○唐石經棄字作弃

按子路篇不可棄也陽貨篇德之棄也微子篇則不棄也唐石經皆以避其中世字變依古文作弃

違之之一邦○義疏本下之字下有至字　七經考文曰足利本作違之至一邦

三思而後行○釋文曰三息暫反又如字　四書辨疑曰三作平聲乃是數目之定名

再斯可矣○唐石經斯作思　義疏本作再思斯可矣

邦有道則知二句○毛詩抑篇傳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正義曰此論語說甯武子文邦諱作國　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引文知字作智

其知可及也○太平御覽兩述皆知作智無也字

吾黨之小子狂簡○釋文曰狂簡絕句鄭讀至小子絕句　禮記表記正義引論語子在陳傳歸與歸與吾黨之小人不連狂簡字　史記世家哀公三年孔子在陳魯召冉求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　史記辨惑曰論語載孔子在陳之言初不言其事何而敍也孟子亦載之云云此正一事但辭小異耳史記世家乃兩存之而各若其言之之由吾意其妄爲遷就也　四書辨疑曰此文本孟子答萬章語變而用之萬章所問本無斐然成章二句孟子乃取其

問以答之也萬章之問與此經文旣不同孟子之答萬章者亦
不可施之于此也
不知所以裁之○義疏本之下有也字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孔子曰不克不
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
孰謂微生高直○鮑彪戰國策注曰尾生再見燕策蘇代言其
名爲高蓋卽論語微生高
按莊子盜跖篇注漢書人表注俱云尾生卽微生高微尾字
以聲轉通借
或乞醯焉○釋文曰醯亦作醯　五經文字曰作醯者俗　七
經考文補遺曰古本或下有人字
子曰巧言令色○舊無子曰二字釋文曰一本有子曰字恐非
足恭○釋文曰足將樹反又如字　集解孔氏曰足恭便辟貌
邢氏疏曰此讀足如字謂便習盤辟其足以爲恭也　書冏命
巧言令色便辟孔傳曰便辟足恭正義曰前郤俛仰以足爲恭
也　皇氏義疏引繆協曰足恭者以恭足于人意而不合禮度
曲媚于物也足亦讀如字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足恭而口聖
君子弗與也
按孔氏以尚書論語互相訓證大戴以足恭口聖兩爲對偶
表記又云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失足
于人足恭也失色于人令色也失口于人巧言也三者亦並
言之足當如字直讀無疑其義自爲手足之足繆氏以滿足
解之典記無可證而語類亦曾有一說云如合當九分却要
湊足十分
敝之而無憾○義疏本敝字作弊　白虎通綱紀篇引論語子
路云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　橫渠論語說曰仲由
樂善故車馬衣裘與賢者共敝從願字至敝之爲句　何焯義
門讀書記曰白虎通德論以共敝之爲句此張子所本也又北
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所服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
共敝唐馬戴邊館逢賀秀才詩有鹿裘共敝同爲客張文昌贈
殷山人詩有同袍還共敝蘇軾戲周正儒墜馬詩有故人共敝
亦常情句不獨張子如此讀也
按此引文不足與緇衣引君陳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相類

不專見古人句讀不同也
願無伐善○袁宏後漢紀光武帝紀論曰孔子稱顏回之仁以
不伐爲先
按孔子無以不伐稱顏子文恐便因此誤憶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韓詩外傳四卷六卷皆引老者安之少
者懷之朋友信之上下易置
必有忠信如丘者焉○疏曰衞瓘讀焉於虔切爲下句首言安
不如我之好學也　朱子文集答都昌縣學諸生曰此注疏之
讀恐不成文理
不如丘之好學也○七經小傳本好學下有者字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二十七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二十八　學海堂庚申補刊
論語考異
可使南面○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南面下有也字
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論語釋文曰行下孟反又如字下同
說苑修文篇述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
無乃大簡乎○注疏本大字作太　說苑修文篇孔子見子桑
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故仲弓曰太簡
按莊子子桑戶與琴張爲友又子貢以子桑事問孔子胡氏
謂此伯子卽戶以時論之誠是漢書人表次子桑于六國時
不惟于論語違卽莊周書亦不合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三句○皇氏義疏本問下有曰字　論
衡問孔篇兩述此文一作哀公問孔子一作孰謂好學　文選
懷舊賦注引論語曰哀公問孔子弟子孰爲好學孔子曰有顏
回者不幸短命死矣上有孔子字下無好學字又楊仲武誄注
引文顏回者下亦無好學二字
不幸短命死矣○說文解字㚔字下云吉而免凶也胡耿切从
屰从夭天死之事故死謂之不㚔　字鑑曰經典㚔作幸誤幸
尼輒切
今也則亡○釋文曰本或無亡字卽連下句讀　論衡問孔篇
貳不遷怒二句于此句下
冉子爲其母請粟○史記弟子傳作冉有
原思爲之宰○晉語官宰食加韋注引論語曰原憲爲家邑宰

集註考證曰二事前後記不同時使齊是使齊君必夫子閒
居時也爲宰則夫子爲魯司寇時也以爲之宰三字推之二事
舊必有上文爲其文當曰子在某子華使於齊子爲魯司寇原
思爲之宰語意爲順
子謂仲弓曰○二程全書伊川子經說曰疑多曰字　朱子語
錄曰此曰字留亦何害如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不成也與
顏淵說況此一篇大率是論他人不必是與仲弓說也　集注
考證曰子謂仲弓句絕與第九篇子謂顏淵句同
按朱子答江德功曰此意甚佳但不必以仲弓爲句絕據此
則江氏先有分句之說而朱子不取
山川其舍諸○釋文曰舍音捨一音赦
曰賜也達○義疏本曰上有子字下文曰求也藝上亦有子字
如有復我者○樂史太平寰宇記引傳云若有復吾者則吾必
在汶上矣
則吾必在汶上矣○釋文曰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
史記弟子傳無則吾二字
按今家語載閔子騫爲費宰問政夫子告以馭民猶馭馬與
論語此章大違學者將信家語耶信論語耶家語非復孔氏
之舊此等處尤顯然
伯牛有疾○史記弟子傳作有惡疾
自牖執其手○集註考證曰牖字誤當作墉也蓋室中北墉而
南牖墉牖也古人室北牆上起柱爲窻雖壁開西北角有小窗
窗名扉謂之屋漏然無北牖之名也
亡之○漢書宣六王傳成帝詔曰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
義門讀書記曰楚王囂傳詔書引此作蔑之是亡字當讀爲無
也釋文闕音亡之者言無可以致此疾之道　負暄錄曰亡讀
無是正音今點書者每遇亡字必以朱發其聲不知亡與亾字
各有區分　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之作也
命矣夫○史記弟子傳述文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一簞食○後漢書竇章傳注引論語顏回飯蔬食也
在陋巷○鹽鐵論地廣篇引文在下有於字　陸賈新語愼微
篇述文巷下有之中二字　後漢書樊英傳注論語曰顏回在
陋巷之中一簞食一瓢飮亦有之中二字又上下易置　皇甫

謚高士傳顏回退居陋巷曲肱而寢　歐陽文忠公集送徐無黨序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　閻氏釋地又續黃曰和靖詩惟應數刻清涼夢時曲顏肱與未歇論語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孔子自謂也至如顏子簞食瓢飲得無曲肱之說又按南史劉遴之嘗墮車折臂周捨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正恐陋巷無枕則此謬亦已久矣

按顏子曲肱之說蓋以此簞食瓢飲與孔子飯疏飲水相類誤牽爲一其誤非始周捨始皇甫謐

力不足也○後漢紀光武帝紀太子報桓榮引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者

女得人焉耳乎○義疏本作汝得人焉耳乎哉所載孔氏注亦曰焉耳乎哉皆辭也　張栻論語解呂祖謙論語說眞德秀論語集編蔡四書纂疏四書通四書纂箋諸本耳俱作爾　明初監本亦作爾　太平御覽職官居處二部述作爾　集註考證曰三語助辭氣似繁字義如是爲爾其辭必有所指謂女得人焉有如是者乎

按據經文原爲耳字玉篇引此語注于耳字之下唐石經宋石經均者耳字後漢書章帝紀注亦引爲耳太平御覽作爾者二而其人事部仍述爲耳統是觀之則自唐以前大率皆依舊文乎五季後乃始有別本作爾其初尚兩文竝行久而習能者多正文漸晦故仁山金氏欲以爾爲實解而應城周氏且以耳爲異文也今集解集註二本已俱復舊爲耳或者反以傳訛疑之爲溺其驅轉大略如此

有澹臺滅明者○七經考文曰古本澹作儋注同

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說文解字曰从讀若偃古人名从字子游

按古人名偃字游者言子外更有鄭公子偃駟偃字子游中行偃字伯游皆見左傳注籍偃字游見國語注顏偃字子游見莊子注說文所云未定誰指然不明乎此則不知言子所以取字之義

孟之反不伐章○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有帥左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杜注曰孟之側字反

邢氏論語疏曰文不同者各據所聞而記之也

按莊子稱孟之反爲子反閻本注疏遂誤之爲子反爲之側之字古人字上例以子爲挈則亦似可通

不有祝鮀之佞○左傳漢書俱作祝佗

而有宋朝之美○朱子或問侯氏曰而字疑爲不字　黃氏日鈔曰范氏說無鮀之佞而獨有朝之美協於經文晦菴以巧言令色不得分輕重而去其說且以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比此句之句法然書是一句而平下兩事兩事相比也此二句而兼下兩事兩事相反也句法似亦不類　集註考證曰而字猶與字古書兩事相兼者每以而字中方之

誰能出不由戶○義疏本戶下有者字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說文解字引論語文質份份　玉篇份字下引論語文質份份彬字下又引論語文質彬彬　晉書虞溥訓諸生文質彬彬然後爲德

人之生也直○義疏本無之字　七經考文補遺曰一本作人生之直所主本作人之生直　韓李筆解曰直當爲悳字之誤言人稟天地大德

幸而免○論衡幸偶篇引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

敬鬼神而遠之○禮記表記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周人尊禮尙施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近人句與上務民之義相當

問仁曰○義疏本曰上有子字

仁者先難而後獲○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孔子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

按樊遲凡三問仁兩兼問知夫子答之絕不同夫子因材施敎而一人一問時或有前後之殊材未必變易之速三答均可終身由之遲尤不應見少而屢瀆也大約遲之進問猶有餘辭而其辭有別夫子乃各就其問辭答之集語者重在夫子之答略其問辭但渾括之曰問仁問知焉耳各篇中凡諸弟子同所問而夫子異答宜兼以此意隱度之

知者樂水○釋文曰樂音岳又五孝反下同　慈湖家記曰音釋家樂水樂山並五敎反尤爲害道夫五敎反者好樂切著之謂也孔子無得而形容姑託諭乎山水而已聖人猶不得言豈好樂切著之可言哉　李鼎祚周易集解引文以仁者何處此句上　韓詩外傳三卷智者何以樂水也知字作智　文選百一詩注引智者樂水過始興覽詩注引智者動俱作智字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述論語智者樂水又智者動亦俱作智

按此樂字或言不應音岳恐釋文有訛然禮記樂不可極敬業樂羣育所好樂俱一音岳則先儒自有此音訓下知者樂樂字釋文亦五孝反卻屬可疑

仁者雖告之曰○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雖作縱

井有仁焉○義疏本作井有仁者焉疏曰有人告仁者曰彼處有仁者墮井而仁者當自投入井救取之耶或問曰仁人救物一切無偏何不但云井中有人而必云有仁者耶答曰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其雖惻隱濟物若聞惡人墮井亦不往也　集註引劉聘君勉之曰仁當作人　張南軒本改正文爲人字

按皇氏疏雖若迂僻而孔注已云有仁人墮井則古本仁下當有者字

其從之也○義疏本也作與

君子博學於文章○釋文曰一本無君子字兩得　後漢書范升傳引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　義門讀書記曰約漢人讀曰要

予所否者○釋文曰否鄭元繆播方有反不也王弼李充備鄙反　史記世家作予所不者　論衡問孔篇作予所鄙者說云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　韓李筆解曰否當爲否泰之否　邢疏引欒肇曰言我之否塞乃天命所厭棄也　張橫渠論語說與欒氏略同

天厭之○釋文曰厭於琰反又於豔反　羣經音辨厭一音於頰切塞也引論語此語爲證　七經考文曰古本厭作壓　論衡問孔篇曰有臥厭不悟者謂此爲天所厭耶案諸臥厭不悟未必皆鄙陋也鄭欲爲壓

中庸之爲德也○風俗通義過譽篇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　周禮師氏注引文亦無也字

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義疏本有作能衆下有者字　三國志鍾繇傳子貢問能濟民可謂仁乎

必也聖乎○白虎通聖人篇引論語曰聖乎堯舜其猶病諸以

聖乎連堯舜為句

可謂仁之方也已○唐書張元素傳引無也字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二十八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二十九　學海堂重申補刊

論語考異　仁和翟教授灝著

述而不作○墨子非儒篇儒者曰君子循而不作

竊比於我老彭○履齋示兒編曰大有卦匪其彭陸音步郎反子夏作旁老彭當讀匪其彭之彭音旁側也欲自比於老子之側蓋謙詞也

按大戴虞戴德篇記孔子之言曰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此最足明聖人竊比之意故朱子云老彭見大戴禮孫氏強生異端穿鑿無理

默而識之○論語釋文曰默俗作嘿　五經文字曰默與嘿同經典通為語默字　集註曰識音志又如字

德之不脩四句○皇氏義疏脩講徙改下各有也字　七經考文補遺曰一本作聞義不能從

子之燕居○釋文曰燕鄭本作宴　後漢書仇覽傳注引論語子之宴居

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漢書敘傳夭夭伸伸師古注曰論語稱孔子燕居伸伸如也夭夭如也　張揖廣雅妖妖申申容也

吾不復夢見周公○釋文曰本或無復字非　義疏本公下有也字　朱子語類曰據文勢甚矣吾衰也是一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一句

按劉越石重贈盧諶詩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呂覽不苟論高注引論語吾衰久矣張子正蒙亦引語吾衰也久矣楊龜山作資聖院記亦云甚矣夫吾衰久矣至李絳論朋黨李善注西征賦陳襄與孫運使書引吾不復夢見周公則皆無久矣二字久矣字連上為句舊人讀多如是朱子以二字改屬下其讀蓋本于致堂胡氏

志於道○魏書崔光傳引此章文志上有士字

依於仁游於藝○禮記少儀士依於德游於藝　唐石經游字作遊　魏書高允等傳論依仁遊藝亦作遊

吾未嘗無誨焉○釋文曰魯讀誨為悔今從古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史記世家述此章文無不悱不發四字　何異孫十一經問對曰此宜合上為一章不憤上子曰字當是衍文

舉一隅○蜀石經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　義疏本有而示之三字七經考文曰足利本作示之少而字　文選西京賦注引論語曰舉一隅而示之　桓譚新論曰孔子言舉一隅足以三隅反

則不復也○義疏本作則吾不復也　曾鞏南豐類稿講官議曰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悱不啟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告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禮記檀弓記此文無子字有字　馮椅論語解曰檀弓記此蓋古禮然也是書所記禮儀多合禮經當時不行而夫子舉行之故門人以為記耳

記中庸正義史記弟子傳後漢書張衡傳注文選西京賦注皆引作唯

子行三軍則誰與○釋文曰與如字皇音餘

按集解孔氏曰為當唯與己俱此讀與如字也皇氏義疏曰子路意必當與己己有勇故也故問則誰與之是亦以與字解義為俱別附許居士一說則解與為許均未嘗讀作餘音陸氏謂皇音餘豈皇氏又有別著異讀耶義疏久淪海國近方從市舶購到其中或有被竄亦未可知

暴虎馮河○釋文曰馮字亦作憑　義疏本作憑

富而可求也○史記伯夷傳引作富貴如可求　韓詩外傳一卷說苑立節篇禹禮條狼氏注後漢書蔡邕傳注郭京周易舉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義疏本是日下有也字　說文感一篇引有也字　禮記曲禮上篇哭日不歌　又檀弓篇弔於人是日不樂　論語稽求篇曰檀弓不樂樂字即作樂之樂與歌字同不音洛

按是日下有也字則哭字當連下讀與曲禮正合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釋文曰舍音捨一音拾　史記弟子傳舍字作捨　後漢書蔡邕傳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注引論語孔子曰用則行舍則藏

按史文本與經合注者引經反略去兩字此等處不解前人之意或者所按他論別與

惟我與爾○唐石經宋石經義疏本集說本惟字皆作唯　禮正徐堅初學記引此皆無也字　文選注引凡數處亦皆無也字

雖執鞭之士○釋文曰鞭或作硬音吾孟反非也　鹽鐵論貧富章引作雖執鞭之事

吾亦為之○釋文曰一本作吾為之矣

如不可求○說苑立節篇引作富而不可求　義疏本求下有者字

齊○釋文曰本或作齋同　太平御覽引作齋字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史記世家與齊太史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　義疏本聞韶下有樂字　程子遺書曰聖人不凝滯于物安有韶樂雖美直至三月不知肉味者乎三月字誤當是音字又經說曰三月乃音字誤分為二也　朱子或問曰問程子改三月為音字如何曰以史記考之則習之三月而忘肉味也既有音字又自有三月字則非文之誤矣又語錄曰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三月當點句蓋是學韶樂三月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　十一經問對曰史記上有音字下有學之二字一說三月是音字此義為長學之二字可無也

史記辨惑曰司馬遷意其太久遂加學之二字經有疑義闕之可也以意增損可乎　四書辨疑曰以三月二字併一韶為牽強聞韶下亦不須更有音字王滹南曰或言月為日字之誤皆可不必當姑闕之　湛園靜語曰此章諸家說不一皆不若以子在齊為一句聞韶三月為一句不知肉味為一句義自明

白　張達善點本在齊句聞韶句三月一讀

按趙氏希弁讀書附志云韓公筆解以三月爲音毛氏稽求篇亦云三月謂音字誤本韓退之說程子遵之今檢韓公本書未見此條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釋文曰爲本或作焉音居危反非

說苑修文篇斯作此　文選嘯賦注引王肅曰不圖韶之至於此此齊也

按漏似讀爲爲焉因謂焉氏樂宜在陳而不圖至齊

吾將問之○釋文曰一本無將字

入曰○太平御覽引論語冉有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就子貢爲冉有

曰古之賢人也○義疏本曰上有子字　文選阮籍詠懷詩注引無也字

又何怨○義疏本怨下有乎字　左傳哀公三年正義引論語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　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論語亦有乎字　史記伯夷傳索隱亦引有乎字

飯疏食○釋文曰疏本或作蔬食如字一音嗣　義疏本作蔬太平御覽述亦作蔬

按詩彼疏斯稗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禮主人辭以疏一訓菜食周禮聚斂疏材釋文但云菜也疏兼有麤菜二義故孔氏解此爲菜食朱子註爲麤飯憲問篇飯疏食亦二義得兼其字皆可通作蔬也若鄉黨與孟子萬章所云雖疏食菜羹疏與菜既對舉則似難加草矣而本仍多作蔬字得非傳寫訛耶

不義而富且貴○後漢書劉般傳注引孔子曰不義而富於我如浮雲無且貴二字

加我數年○史記世家孔子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風俗通義窮通卷引孔子曰假我數年乎加亦作假　集註曰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

五十以學易○釋文曰魯讀易爲亦今從古　張載注王延壽靈光殿賦引論語加我數年可以學易　集解曰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耶疏曰加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時也　集註曰劉忠定公言他論五十作卒蓋字相似誤分也按史記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字誤無疑也　論語集註考證曰篆文五字與卒字中皆有交互之形史記云我於易則彬彬矣玩其辭意則五十字當是吾字之誤　因樹屋書影曰札曰易乾鑿度云孔子五十究易作十翼此言五十即鑿度之五十也　孫淮海近語曰非五十之年學易是以五十之理數學易也大衍之數五十河圖中之所虛也惟五與十參天兩地而倚數合參與兩成五衍之成十五者十其五五者五其十參伍錯綜而易之理數盡于是矣　論語稽求篇曰經明曰學易而註以贊易當之將謂贊易以前夫子必不當學易耶古以詩書禮樂春秋易爲六藝亦名六學學之者則自十五入大學始每三年通一學至三十而五學已立惟易則無時不學漢藝文志所云五學猶五行之更用事而易則與天地爲終始故古者四十強仕五十服官政至六十則不親學矣夫子三十五即游仕齊魯閒五十而爲中都宰未至五十則游仕之際猶思學易所謂易則無時不學者甚將假此入官之年爲窮經年也惟恐過此之不親學也五十者終學之限也

按十一經問對有先儒以五十字誤欲從史記九十以學易之語九十兩字假又以卒字分刊誤而先儒之改讀卒字亦未嘗從史記也

子所雅言○集解孔曰雅音正言也鄭曰讀先王之典法必正其音然後義全　韓李筆解曰音今作言字之誤也傳寫者因注云雅音正言遂誤耳

按程子經說世俗之言失正者多矣如吳楚失于輕趙魏失于重既通于眾君子正其甚者不能盡違也說雅字尤詳明確當古經典如小雅大雅爾雅雅俱訓正史記注別訓素因素轉常則始于集註

執禮○陸深傳疑錄曰執本埶字埶藝古字通執禮之文無再見況子不語怪力亂神與此章互相發各是四字古稱六經謂之六藝此之雅言或是詩書禮樂蓋樂亦一藝也

按禮文王世子秋學禮執禮者詔之此執禮文之再見者也周禮大史大祭祀戒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此執禮事之詳著于經者也古者學禮行禮皆有詔贊者爲之宣唱校呼使無失錯若今之贊禮官其書若今之儀注于此而不正其言恐事亦失正故子必雅言也曲禮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正義引何允云詩書謂教學時臨文謂禮執文行事時也文者禮節文執文即是執禮所云不諱亦猶雅言意也蓋不諱者如邱有去求羌于二音臨文時當唱去求不以諱邱而唱羌于也雅言者如齊謂得爲登吳謂善爲伊燕閒暱語不妨各操土風執禮則必合中夏雅音也兩經皆與詩書並言義旨大同昭然可見陸深謂執藝古通雖本自徐氏新修字義而古文執作埶藝作蓺或省作埶兩形頗不同

葉公問孔子○唐石經葉字變體作桒第十三篇問政直躬兩章倣此　張世南游宦紀聞今牒葉葉字皆去世而從云因唐太宗諱也世之與云形相近

女奚不曰節○史記世家孔子聞之曰由何不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厭誨人不倦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義疏本云爾上有也字

敏以求之者也○義疏本以上有而字

子不語怪力亂神○漢書郊祀志引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

義疏曰或通言怪力是一事亂神是一事故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各二字句　七經小傳曰語讀如吾語女之語人有挾怪力亂神問者皆不語之　顧況廣異記序曰欲觀天人之際變化之兆吉凶之源聖不可知神不可測其有干元氣汨五行聖人所以示怪力亂神禮樂刑政著明大道以糾之古文示字如今文不字儒者不本其意云子不語非觀象設教之本也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舊文三人上有我字有爲得釋文曰我三人行一本無我字必得我師本或作必有　集解何晏解文三人上亦有我字　義疏本唐石經本皆作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蜀石經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師　史記世家有作得　穀梁傳僖公二十七年范甯注曰我三人行必有我師　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詔曰三人並行厥有我師　晉書禮志摯虞論引文與今本同

按唐石經及義疏皆與釋文正合蜀石經又有我師疑晁氏但言又有我字傳寫者譌字字爲師若云我師三人行則于文義不通

其不善者而改之○潛夫論德化篇引作其不善者我則改之

天生德於予章○史記世家孔子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弟子速之行孔子云云

以我爲隱乎○義疏本隱下有子字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義疏本行上有所字

子曰善人○集註曰子曰字疑衍文　毛詩賓之初筵正義論語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按善人以下別爲一章故加子曰字而詩正義引之亦間以又曰二字詳見總考第十六

得見有恆者○宋高宗石經恆字避諱作常下倣此

亡而爲有○釋文曰亡如字一音無　後漢紀引作無

子釣而不綱○十一經問對問綱字不是網字乎對曰朱子之說正作綱字解知當來不是網字乎

弋不射宿○太平御覽述論語上題子曰字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馮氏論語解曰桑柔詩予豈不知而作古有此成語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二句○白虎通禮樂篇孔子有言吾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也　漢書溝洫志贊孔子曰多聞而志之知之次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　疏引琳公曰此八字通爲一句讀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　詳解曰互鄉不善人之稱如鄉原之類進退不分曰互鄉與向同

人潔已以進三句○唐石經宋石經兩潔字皆作絜　託名黃憲天祿閣外史適晉篇引文不保作焉保　後漢書郭太等傳注引孔子曰人潔已以進與其進不保其往　集註曰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唯何甚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　南軒論語解曰子謂其進之志則善與其進而志善不與其退而不善也若於志善之時以其退而不善拒之則何甚也又反復言之謂凡人潔已以進則與其潔耳固不可保其往也林希元四書存疑曰依南軒說之則非錯簡

我欲仁斯仁至矣○後漢書列女傳班昭女誡曰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　潛夫論德化篇亦作仁斯至矣

孔子曰知禮○義疏本曰上有對字

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史記弟子傳呂氏春秋期皆作旗　義疏本之作也

按巫馬子名施說文云施旗貌齊欒施鄭豐施皆字子旗古人爲字使人聞其字而知其名率多如此此當以旗爲正期字通借

君取於吳爲同姓二句○舊文取爲娶釋文曰娶本今作取義疏本作娶　春秋哀公十二年夏五月孟子卒公羊傳曰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取同姓蓋吳女也疏引論語文取字作娶

子與人歌而善章○史記世家曰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

文莫吾猶人也○集解曰文莫猶俗言文不也義疏曰時呼文不勝人爲文不也　論語詳解曰文字斷句

則吾未之有得○義疏本得下有也字

子曰若聖與仁○四書辨疑曰章首疑有闕文晁氏謂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其說良是

正唯弟子○釋文曰魯讀正爲誠今從古

子疾病○舊無病字釋文曰子疾一本云子疾病皇本同鄭本無病字案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　周禮大祝疏引作孔子病

子路請禱○太平御覽引莊子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

按此條爲今本莊子所無蓋郎論語事而易子路爲子貢易禱爲卜耳莊周所傳孔子言行已不得其眞此更未知果周言否當姑置之

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周禮小宗伯禱祠于上下神示鄭康成注引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又大祝作六辭其六曰誄鄭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誄之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賈疏曰生人有疾亦累列其德行而爲辭故引論語文以相續　說文解字曰讄禱也論語云讄曰禱尔于上下神祇或不省作誄　集註考證曰古本論語元作讄說文所引是也其作誄者則哀死而述行以謚之之辭同是力軌反而義不同必開元長興史書之誤集註偶未之考爾其稱讄曰必自有一書如大祝所掌六祝六辭之類

按說文及玉篇廣韻等書誄讄皆各爲訓至毛晃增脩韻略始言讄與誄同據周禮小宗伯大祝二注不同大祝注直以論語所稱爲誄是當鄭氏時已兩文並傳考證謂必開元長興時誤誣之矣

丘之禱久矣○義疏本禱下又有之字

按孔注云某禱之久矣釋文則舊本宜有下之字

奢則不孫○義疏本孫作遜下同　漢書董仲舒傳後漢書馬融傳又王暢傳注說苑權謀篇顏氏家訓治家篇太平御覽人事部皆引文孫字作遜

按憲問篇危行言孫幼而不孫弟衞靈公孫以出之陽貨不孫爲勇近之不孫義疏本皆作遜據書五品不遜及遜志遜荒並是遜字則遜亦經典所用

與其不孫也寧固○隋書煬帝紀詔曰宣尼有言與其不遜也寧儉

君子坦蕩蕩○釋文曰魯讀蕩爲湯今從古

子溫而厲○釋文曰一本子作君子曰厲作例皇本作君子案此章說孔子德行依此文爲是也　集註曰程子以此爲曾子之言

按依釋文則皇侃本作君子溫而厲今所見侃義疏但與監本同文未有君字此是海國中傳寫脫漏後子張篇君子有三變章義疏曰所以前卷云君子溫而厲也可爲其脫漏之確證

威而不猛恭而安○義疏本威下無而字　三國志吳步騭傳引論語恭句處威句前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二十九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三十　學海堂庚申補刊

論語考異　仁和翟敎授灝著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史記吳太伯世家贊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泰字作太索隱引范甯曰太者善大之稱　漢書地理志引文泰亦作太德字作悳

民無得而稱焉○論語釋文曰得本亦作德　後漢書丁鴻傳論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注引鄭氏注亦作德　又劉脩傳延篤貽脩書曰昔太伯三讓人無德而稱焉

風俗通義過譽卷引論語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有之字

錢獻之論語後錄曰易小畜尙德載虞仲翔本作尙得載周禮大卜三曰咸陟注陟之言得讀若王德狄人之德史記項羽本紀吾爲若德漢書作吾爲公得是得與德古字通也

恭而無禮則勞三句○禮記仲尼燕居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

愼而無禮則葸○文選魏都賦誰勁捷而無慈注引論語此文爲證云慈與葸同

直而無禮則絞○釋文曰絞古卯反馬云刺也又七肆反鄭云急也

按兩音與馬鄭兩訓似互差

君子篤於親節○吳棫論語續解曰以下乃曾子之言也　四書辨疑曰兩節文勢事理皆不相類分此自作一章實爲愜當而以爲曾子之言卻是過慮此無言者姓名蓋闕文耳　漢書平帝紀元始五年詔引上二句師古注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　禮記少儀注齊語正月之朝篇注俱引下二句題孔子曰字　周禮小司寇注引則民不偷音義曰偷徐氏吐豆反

按鄭康成韋宏嗣顏師古皆指實此爲孔子辭吳氏以屬曾子出自臆斷恐不足據

啟予足啟予手○說文解字引論語曰跢予之足　論衡四諱篇引作開予足開予手　文選嘆逝賦注引作起予足起予手

魏書崔光傳曾子有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啟予手啟予足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兩章辭相雜爲一又以啟手句置啟足上

按嘆逝賦啟四體而深悼本屬啟字注引經文作起疑誤說文所引據序說蓋古壁文論衡則避景帝諱也

戰戰兢兢○王氏詩考曰左傳引詩戰戰矜矜

按僖公二十二年臧文仲引此宣公十六年羊舌職引此均同詩文作兢兢王氏或所見別今不可知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呂氏愼大覽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　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曾子曰與小人處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

按呂覽以小旻詩爲周書若誤謬甚前人指摘此等謂可據以提咸陽市金然恐未能也說苑政理篇成王問政於尹逸逸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若何其無懼也呂氏離俗覽別引若之則畜二語亦云周書是說苑所錄伊逸一節乃全本周書文矣漢志周書有七十一篇云是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今傳孔晁注本惟六十篇目錄後多脫誤當七十一篇完具時其中自有尹逸對成王語而呂氏兩引之耳

而今而後○陳龍川集與應仲實書引今文上無而字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說苑修文篇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尊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不能可也　宋石經作孟欽子

動容貌六句○鹽鐵論鍼石章丞相史曰聞諸鄭長孫曰君子正顏色則遠暴嫚出辭氣則遠鄙倍矣

按漢藝文志道家有鄭長者一篇六國時人其書中或嘗述曾子此語丞相史就彼傳引不更究語之源故聞諸鄭耳長孫長者當有一差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唐書孔穎達傳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以曾子爲孔子又獨孤及傳上疏陳政亦引孔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周必大二老堂雜誌曰此曾子之言也唐太宗乃謂孔子所稱以問孔穎達對曰此聖人敎人謙耳一時君臣之問對史氏之筆削皆不正之而直以曾子爲聖人何也

按舊唐書太宗問穎達但云論語穎達之對則云聖人設敎欲人謙光詳問辭云孔子乃新書改文之失

昔者吾友○史通序傳篇引論語曰吾之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風俗通義過譽卷孔子稱可以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以曾子爲孔子　晉書閻纘傳亦引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

玉篇引論語託字作侂

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古史弟子傳也作者

君子人也○舊文無人字釋文曰君子也一本作君子人也

士不可以不弘毅○四書辨疑曰註洪寬廣又言非洪不能勝重改文爲洪不知何據

按此避宋太祖父宣祖諱也孟子爲政不難章註及韓隱公輿疾討賊事當時亦改韓名爲洪詹氏纂箋嘗舉說之今二處皆變易朱子舊文

仁以爲己任節○後漢書祭遵傳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注引孔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張衡傳要既死而後已注引論語孔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俱以曾子爲孔子　文選思元賦注引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亦題子曰字

晁補之雞肋集楊隸芬墓志引任重而道遠至不亦遠乎亦題孔子曰字

人而不仁○論衡問孔篇而作之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顏氏家訓治家篇引文如作雖

使驕且吝○釋文曰吝力訓反又力愼反本亦作恡　皇氏義疏本使上有設字

其餘不足觀也已○義疏本已下有矣字

不至於穀不易得也○釋文曰穀公豆反孔云善也易孫音亦鄭音以豉反　集解孔氏曰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讀穀如爾雅釋詁穀祿之穀　張南軒解曰學之久而不至於善則亦難乎其得之矣苟知其所以用力必有月異而歲不同者從孔讀　劉開論語詳說曰以至爲志則其義益精或辭同而字誤也　朱子或問曰此處解不行作志備通耳集註攷證曰或疑至當訓及朱子不與其說然則外取偶氏之說似亦不及於聯之意　義疏本不易得也下有已字疏引孫綽曰不易得也已者學足以通業得祿雖時不得祿不易已得

也易字讀如亦

危邦不入二句○後漢書獨行傳李業嘆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

邦有道貧且賤焉節○潛夫論本政篇引文兩邦字俱作國　列女傳柳下惠妻曰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

不謀其政○義疏本政下有也字

侗而不愿○釋文曰侗音通又勑動反玉篇音同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白虎通聖人篇引論語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也字　漢書王莽傳晉書劉寔傳論衡語增篇引文俱無也字　汪沆論語集面剩義曰王莽傳引孔子云云師古注曰舜禹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此讀與爲預與集註不同

大哉堯之爲君也○左傳文公十八年正義何休以爲孔子云蕩蕩乎堯之爲君　陳思王集求通親親表文選孫楚與孫皓書皇甫謐三都賦序兩注俱引無也字

唯天爲大二句○韓李筆解本兩唯字皆作惟　說苑至公篇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公讌詩注引皆作惟

　按舊本論語例用唯字孟子用惟字此自當以唯爲正明末刻注疏上惟从心下唯从口今坊本又或上唯从口下惟从心兩文並施誤謬尤甚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晉書劉寔傳引文蕩蕩乎堯之爲君莫之能名　後漢紀靈帝紀宋子俊曰魯人謂仲尼蕩蕩體大民無能名

煥乎其有文章○詩大雅卷阿泮奐爾游正義曰奐爲文章故孔晁引孔子曰奐乎其有文章　魏書李崇請修世室明堂表曰孔子稱巍巍乎其有成功郁郁乎其有文章　漢書儒林傳敘傳論衡齊世篇陳書文學傳序唐文粹柳冕答孟判官書引文文章下俱有也字　七經考文曰一本章下有也字　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論語堯之爲君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上下易置　又馮衍傳注引論語惟天爲大唯堯則之煥乎其有文章蕩蕩乎人無能名焉牽此語入上節

　按別雅云劉熊碑渙乎成功論語作煥碑用論語文而變火作水此說非也論語煥乎乃言文章彼屬成功上易渙卦正義云大德之人建功立業散難釋險故謂之渙則後自用渙卦之渙何關於論語乎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後漢書曹節傳審忠上書述文治作理　榕村語錄曰舜有臣二句亦是夫子語如微子篇逸民節亦然記者提起作案不然此語何來如今史中論贊尚是此體

予有亂臣十人○舊文無臣字釋文曰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　唐石經予有亂十人亂下後人旁增臣字　困學紀聞曰論語釋文予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　今本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叔孫穆子云云增有臣字又昭公二十四年萇宏引大誓亦有臣字　書泰誓有臣字古文亂字作𤔔　爾雅釋詁亂治也郭璞注引論語予有亂臣十人裴松之三國志注引劉廙別傳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皆有臣字　韓廣論語答問曰荀卿子曰治亂謂之亂猶治污謂之污也亂之訓治由來久矣　論語集說曰或云亂本作乿古治字也　羣經音辨曰孔安國訓亂曰治說文解亂亦曰治也从乙乙治之也經典大抵以亂爲不理夫理亂之義善惡相反而以治訓亂可惑焉若以古文尚書考之以乿亂字別而體近皆隸古之初傳寫混合爲一字而作治亂二訓後之諸儒遂不復辨之歟　集註考證曰古文尚書德惟乿否德亂二字正與集註台乿字从爪从系从乙取以手理系而有條理也後人寫字加乙與亂相似故遂誤以乿爲亂字　周密癸辛雜志曰治亂之亂從乙郎毀切治也治之也煩亂之亂從支音同前煩也並見說文

　按亂之訓治猶故之訓今在之訓徂允之訓佞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周公作爾雅已具此釋例不僅始荀卿子癸金氏引古文尚書爲證而古文亂臣十人正作否德亂之亂字轉覺其義不可通

才難不其然乎○漢書王嘉傳引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　又劉向傳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　北史文苑傳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也

唐虞之際○四書通考吳氏程曰唐虞至爲盛當作一句　程復心四書章圖曰此處[illegible]缺文可見

有婦人焉○顧炎武日知錄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陳師誓衆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戎行者太姒邑姜自在宮壼之內必不與軍旅之事亦不必并數之以足十人之數也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乃且以用婦人爲紂罪矣乃周之功業必藉于婦人乎此理之不可通或文字傳寫之誤闕疑可也　蠉江日記續編曰俗說邵在殷六篇有婦人焉衛氏古文作有殷人焉而韓退之直指爲膠鬲似可從者但衛氏古文不知見何書韓退之說論語筆解亦無之只爲其人即膠鬲更無憑據

　按陽湖任氏啟運有四書約旨又謂漢石經作有殷人焉未子未見石經故從鄭本漢石經文之略見於今者前四篇與後四篇耳泰伯鄉黨悉浮沒任氏獨何從見之耶此言亦顯無憑據

三分天下有其二○舊文三爲參釋文曰參七南反一音三本又作三　義疏本爲參分疏曰參三也　從漢書伏湛傳注但疏參分天下而有其二　文選典引注引論語曰參分天下有其二　王質詩總聞不取待參分八百之會明此

以服事殷○風俗通義皇霸卷引論語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　後漢書陳龜傳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又袁術傳文王三分天下猶服事殷注引論語亦作猶服　後漢紀何進述文亦作猶服　史通疑古篇引論語大哉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

　按逸周書太子晉解太子言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服事于商知二語非孔子創言之矣或謂此節宜自爲一章由周書觀之疑亦如上例先舉古書成文而後記孔子論贊之語欲別鄭孔子曰字似宜加于事殷下也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乃左傳襄公四年文應氏誤糾爲一

周之德二句○義疏本周下無之字　詩酌篇正義引論語周之德可謂之至德　三國志魏武帝紀注文選沈約樂遊苑詩注引論語俱無也己二字　論衡佚文篇引孔子語無也字　後漢書隗囂傳注引孔子云周之德可謂至德二分天下有其二句易事殷上下易置

吾與聞然矣○七經考文曰足利本無矣字

按古注謂此爲閒厠之閒當讀去聲集注謂罅隙似不當更依古讀

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三句○史記夏本紀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于溝淢　尚書大禹謨正義曰論語美禹之功德云薄衣服非飲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文選東京賦注引論語以惡衣服句置菲飲食句上三乎字俱作於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周禮考工記匠人注禹卑宮室盡力于溝洫　乎字作于音義曰卑如字劉音婢　羣經音辨曰下之曰卑部上切劉昌宗讀　禮含文嘉曰禹卑宮室垂意于溝洫　路史夏后紀引文依禮緯作垂意溝洫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三十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三十一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論語考異　仁和翟教授灝著

子罕言利○史繩祖學齋佔畢曰子罕言者獨利而已當以此四字爲句作一義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與此當別作一義與如吾與點也吾不與也等字之義　史記辨惑曰馬遷併以此二字爲與字豈傳寫之訛歟

達巷黨人曰○史記世家黨人下有童子二字

按禮曾子問篇孔子曰昔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注謂巷黨黨名此所云達巷黨或即一地不然既云巷又云黨不甚詞複乎史遷謂黨人即項橐七歲而爲孔子師故意加童子二字然不本自正典不足信

執射乎吾執御矣○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作吾執射乎吾執御

今也純○論語釋文曰純順倫反絲也鄭作側基反黑繒也　禮記玉藻大夫純組綬鄭注曰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系旁才　正義曰鄭讀純爲緇其例有異若經文絲帛分明而色不見者以黑色解之即讀爲緇如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稱古用麻今用純則絲可知也以色不見故讀純爲緇若色見而絲不見則不破純字以義爲絲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純衣絲衣如此之類是也　周禮媒氏純帛無過五兩鄭注曰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疏曰緇以絲爲形才爲聲故誤爲純字但古之緇有二種其緇布之緇系旁甾後不誤故禮有緇布冠緇布衣今古字若以絲帛之緇則系旁才此字誤處不同絲理明者皆明爲色此純帛文祭統蠶事以爲純服論語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如此之類皆絲理自明故爲色解之也　儀禮士冠禮疏曰古緇紂二字並行若據布爲色者則爲緇字據帛爲色者則爲紂字但緇布之緇多在本字不誤紂帛之紂如媒氏純帛祭統純服論語今也純儉則多誤爲純　困學紀聞曰釋文以鄭爲下音今讀者乃從上音如字非也

按鄭氏論語注今已失傳三禮疏中所備吉光片羽字得窺珍故雖辭或繁複未忍偏棄

雖違衆吾從下○後漢書陳元上疏引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

按當云拜上則違之誠如下字則與純義反矣其殆之後文有云拜孔子拜下之義可見此下字必傳寫誤拜下體詳儀禮燕覲二篇

毋意毋必　釋文曰意如字或於力反非　儀禮士昏禮疏引論語無必又鄉射禮疏引論語孔子云君子無必無固無我既以記者詞爲孔子言復加君子二字略毋意二字又既夕疏君子不必人意者義取孔子云無必無固之言也亦以爲孔子言其毋字三疏皆作無　說文繫傳引孔子曰毋固毋必亦謂孔子言而上下易置　朱子文集答吳晦叔曰孔子言無此四者毋即無字古書通用耳史記孔子世家正作無字也　今本史記與論語同爲毋

文不在茲乎○穀梁傳哀公十四年疏引論語云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文王既沒其將文之道實不在我身乎

按白虎通引孔子言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天之將喪斯文也樂亦在其中矣亦以文武之道二句與此章文雜出[illegible]其所見他論當有然耶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漢書儒林傳贊注引論語天上有不知二字

人之未喪斯文也○王肅家語序引無也字

大宰問於子貢曰○白虎通聖人篇引論語問下無於字　列子仲尼篇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某何敢然則某博學多識者也　說苑善說篇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嚭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　皇氏義疏曰此太宰恐是吳臣哀公七年公會吳于鄫吳人徵百牢使子貢辭于太宰嚭十二年公會吳師于橐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illegible]此時太宰嚭問子貢也

按列子太宰取問孔子不若說苑云問子貢者爲與經合然其問答之辭列子又較近之韓非說林亦云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朱子或問引洪氏曰宋太宰也列子稱商太宰是也而集註仍依漢孔氏云或吳或宋未可知也然自家似毋之言均難信以爲實事且以春秋傳證定屬吳所據猶[illegible]廣可採從

固天縱之將聖○論衡知實篇引文固作故　風俗通義窮通卷引論語固天縱之莫盛於聖　論語詳解曰將當讀爲將將納也謂爲聖之說師

按集註謂若不敢知之辭似泥說苑而云鄭氏解史記曾氏將字只合訓大爾雅云將大也孔氏注云天縱大聖之德是也

大宰知我乎○義疏本我下有者字

有鄙夫問於我○義疏本問上有來字

空空如也○釋文曰空空鄭或作悾悾同音空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釋文曰出如字舊尺遂反　史記世家子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　沈約辨聖論亦引孔子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　易坤鑿度曰仲尼偶筮其命得旅泣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嘆訖而後息志　王嘉拾遺記曰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游集至哀公之末不復來故曰鳳鳥不至

按文選注引論語素王受命讖云河授圖天下歸心似孔子時不特鳳鳥至河亦嘗出圖矣然孔子之尊隆萬古至不在斯傳會之言儘可不必

子見齊衰者○七經考文曰一本齊作齋　十一經問對曰此一章合記於鄉黨此爲脫簡

冕衣裳者○釋文曰冕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絻今從古鄉黨篇亦然

雖少必作○義疏本少下有者字疏曰雖復年少見之必起　邢氏疏曰見此三種人雖少坐則必起　集註曰或曰少當作坐　史記世家曰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　問辨錄曰雖夜必興不言寢而寢可知也變色而作不言坐而坐可知也今既謂之作則坐何待言還是雖少必作于理爲得鄉黨亦記此曰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其義一也

按邢氏讀少爲上聲嫌文未足乃以意增坐字解之據皇本作少者而史記以童子代少字則少當去聲無疑高氏郎鄉黨篇狎褻二字爲證亦甚顯確

過之必趨○宋高宗石經趨字作趍

顏淵喟然歎○釋文曰喟苦位反又苦怪反

鑽之彌堅○洪适隸續曰嚴發碑鑽堅仰高與今文論語不同

忽然在後○唐石經宋石經皆作忽焉　史記世家作忽焉　七經考文曰古本然作焉　七修類稿曰忽然是忽焉也本朝頒書及史記石經皆作焉字　南軒論語解四書集編四書纂疏論語集說四書通諸本然皆作焉　二程全書劉絢錄伯淳先生語暢潛道錄伊川先生語舉此段文皆作忽焉惟陳氏本拾遺曰瞻之在前過也忽然在後不及也作忽然　後漢書黃憲傳瞻之前忽然在後作焉　列子仲尼篇見此二語亦作忽焉　漢李尤蘭臺集樓銘劉峻世說新語注引典略載良語陶宏景眞誥稽神樞皆述文作忽焉

夫子循循然○三國志步騭傳曰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　孟子章句明堂章章指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　後漢書趙壹傳壹報皇甫規書失恂恂善誘之德注引論語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李膺傳荀爽貽膺書久廢過庭不聞善誘注亦引語孔子恂恂然善誘人　景祐集韻曰恂亦音旬恂恂善誘也

按後漢郭太傳論曰林宗恂恂善導宋禮志載晉袁瓌疏曰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北魏書賈思伯傳曰接誘恂恂曾無倦色悉用論語恂恂善誘文

欲罷不能○釋文曰罷皮買反又皮巴反又音皮　晉書夏侯湛傳昆弟誥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

末由也已○史記世家作蔑繇也已

子路使門人爲臣○論衡感類篇引文使作遣

病間曰○文選七發注引論語子疾病閒　集註考證曰集註閒如字讀作安閒之閒王文憲讀作去聲

按孔氏注曰少差曰閒皇氏義疏曰少差則病勢斷絕有閒隙也閒隙字本平聲說文閒專訓隙古閑切釋文集註並云閒如字乃謂閒隙之閒非安閒之閒也訓安閒則非此字正聲故詩關雎傳幽閒貞專陸氏釋曰閒音閑史記相如傳雍容閒雅韋氏注曰閒讀曰閑餘若周禮閒民禮記閒田悉無云如字者若讀去聲爲古莧切則其義爲代爲迭爲廁與此少差義相去皆遠

韞匵而藏諸○釋文曰匵本又作櫝　後漢書張衡傳且韞櫝以待價崔駰傳韞櫝六經兩注皆引論語韞櫝而藏諸　又逸民傳注引作蘊櫝　文選左太沖吳都賦顏延年直東宮詩陳孔璋答東阿王牋范蔚宗逸民傳論四注皆引作櫝　太平御覽述文亦作櫝

求善賈而沽諸○釋文曰賈音嫁一音古　漢石經沽諸沽之哉沽俱作賈　羣經音辨曰沽古乎切論語沽之哉鄭康成亦音故　玉篇曰夃公乎切論語求善價而夃諸今作沽　許謙讀四書叢說曰沽去聲訓賣若平聲則訓買于此義不相當　文選顏延年詩范蔚宗論二注皆作求善價　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事文類聚亦皆作價　論語詳解曰善賈猶言良賈四書湖南講曰賈如字讀即商賈之賈價從釋文下音

我待賈者也○白虎通商賈篇賈字作價　後漢書張衡傳逸民傳兩注皆作價　文選琴賦經千載以待價注引文亦作價　太平御覽述作價

子欲居九夷○說文解字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　羅泌國名記引逸論語子欲居九夷從鳳嬉　魏武帝詩曰子欲適西戎　歐陽建詩曰子欲居九蠻　宋史蘇舜欽傳孔子曰吾欲居九夷

按聖人旨在諷意激世或遂謂將實居其人未可與莊論也故不復遠申己意而但即東夷戲言之山海經云海外東方有君子國其人皆衣冠帶劍好讓不爭子乃謂東方所居能有如是之國何可概謂其陋此亦如桴材匏瓜之答不必以化夷爲夏泥言

吾自衛反魯○義疏本反下有於字

出則事公卿二句○陶潛孝傳述文以入句處出句上

逝者如斯夫○孟子章句徐子章章指述仲尼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文選郭璞遊仙詩司馬彪贈山濤張協雜詩三注皆引逝者如斯不連夫字

不舍晝夜○困學紀聞曰釋文舍音捨集註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云洪氏引顏師古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　四書纂箋曰楚辭辨證文公著于慶元己未明年公易簀矣集註舍上聲者舊音讀如赦者定說也　文選勵志詩褚淵碑文兩注引論語舍字皆作捨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禮記坊記子云好德如好色鄭注曰此句似未足　史記世家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云云

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漢書禮樂志引文譬字作辟簣字作匱　又王莽傳底在一匱匱亦從匚　尚書旅獒篇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荀子坐宥篇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

雖覆一簣○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文簣作匱

子謂顏淵曰　張師曾校張遂善點本曰子謂顏淵凡二見前

云用行舍藏乃子曲命通爲一句如子謂子夏曰亦通爲一句
是也此非面命淵字句絕而曰字自爲一句如子謂仲弓亦句
絕曰字亦自爲一句是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章○疏曰此亦以痛惜顏子而發

按此與上章本有通合之本章首別無謂顏淵字邢氏說恐
由臆測然前人之同是說者多矣牟融理惑論云顏淵有不
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禰衡顏子碑云亞聖德蹈高蹤
秀不實振芳風李軌法言注云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
傷童烏育而不苗文心雕龍云苗而不秀千古斯慟皆以此
爲惜顏子而世說新語謂王戎之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
不秀梁書徐勉因子悱卒爲客喻云秀而不實尼父爲之歎
息亦借顏子以言其短折之可惜自漢迄齊梁相沿如此當
時必自有依據

後生可畏○義疏本畏下有也字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新序雜事篇引作安知來者之不如
今無也字　宋書袁㒹傳拓拔燾書引此文選魏文帝與吳質
書注引此皆無也字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二句○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
閒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法言修身篇
引曾子語同　義疏本也已下有矣字

改之爲貴○藝文類聚逸論語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繹之爲
貴

說而不繹○郭璞方言注引論語曰悅而不懌

三軍可奪帥也章○後漢書橋玄傳論引無兩也字　文選讓
開府表注引下句亦無也字　孫武子軍爭篇三軍可奪氣將
軍可奪心

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釋文敝爲弊釋文曰弊本今作敝
貉依字當作貈　義疏本敝作弊　說文解字引論語衣弊縕
袍　七經考文曰古本貉作狢　史記弟子傳作狢

而不恥者○事文類聚逸無而字

不忮不求○釋文曰忮之豉反韋昭漢書音義音洎
集註考證曰俗或讀忮作忌非然莊子音義亦一音忌

是道也○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也作之

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釋文曰彫依字當作凋　五經文字
曰凋傷也論語及釋文皆作彫　義疏本彫作凋　史記伯夷
傳漢書傅喜傳後漢書盧植傳注高誘呂覽注潛夫論交際篇
郭氏周易舉正宋史范如圭等傳論又劉珙等傳論說文繫傳
字鑑藝文類聚事文類聚荷覽錢雜記學齋佔畢皆引文彫字
作凋　文選西征賦金谷集詩南州九井詩三注皆引作凋又
句末皆無也字　七經考文曰古本後作后　莊子讓王篇天
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
乎乃子厄陳蔡時謂子路之言

可與共學章○韓李筆解曰學而之道豈猶不能立耶吾謂正
文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毛詩綿篇正義引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說苑權謀篇
牟子理惑論引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三國志魏武
帝紀注引虞溥江表傳孔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北周書
宇文護傳論曰仲尼有言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文選王元長
策秀才文將以既道而權亦踰去可立句　唐文粹馮用之權
論引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適道可與適
道未可與權與筆解正合　淮南子氾論訓孔子曰可與共學
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以適道未可以權也與俱作以　鹽鐵
論遵道章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權　潛夫論明忠篇孔子
曰可與權

唐棣之華○釋文曰棣大計反字林大內反　春秋繁露竹林
第三篇引此章文唐作棠棠上有詩云二字　文選廣絕交論
注引論語棠棣之華　宋祁筆記曰詩有棠棣之華逸詩有唐
棣之華世人多誤以棠棣爲唐棣　朱子集與張敬夫論癸巳
論語說曰論語及詩召南作唐棣小雅作常棣無作棠者而小
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棣常棣移則唐棣常棣自是
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今小雅常棣之詩章句聯
屬不應別有一章如此蓋逸詩爾論語此下別爲一章不連上
文范氏蘇氏已如此說但以爲思賢之詩則未必然　又語錄
曰唐棣以下初不與上面說權處合緣漢儒合上文爲一章誤、
認偏其反而爲反經合道所以錯了　困學紀聞曰唐棣與常
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即詩常棣篇孔子刪而不取恐誤

按十一經問對曰鄉黨有闕文者何對曰上下文意不接
不可強解謂之闕文或者脫簡在他篇又無可考如唐棣之
華偏其反而是也何氏意蓋謂此唐棣章與鄉黨末色斯舉
節文勢相類宜以次從而今脫誤在子罕末也誠如其言則
色斯二句亦當爲逸詩矣說甚新巧附此質公通者

偏其反而○集注曰偏晉書作翩反亦當與翻同　論語或問
曰偏之爲翩非獨晉書然也角弓之詩固有翩其反矣之句矣
徐積節孝錄語曰偏當音偏以言闕偏而後合也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釋文曰未或作未者非夫何遠一讀
以夫字屬上句　義疏本有下有哉字　文心雕龍風骨篇用
此語有哉字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三十一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三十二　學海堂庚申補刊

論語考異　仁和翟教授灝著

孔子於鄉黨○黃庭堅浯溪雜說曰孔子於鄉鄉恂恂如也漢
碑今在者多書黨作鄉

恂恂如也○論語釋文曰恂恂倫反又音旬　隸釋曰劉修碑
云其于鄉黨遜遜如也祝睦碑則云鄉黨逡逡皆與論語異而
二者又自不一益其師說然也

按前漢李廣傳恂恂如鄙人史記作悛悛遂當又與悛悛
通

其在宗廟朝廷○釋文曰廷徒寧反又徒佞反　詩幽風伐柯
正義引論語其在朝廷　羅大經鶴林玉露引論語孔子在宗

廟朝廷似不能言者

便便言唯謹爾○史記世家作辯辯言　潛夫論交際篇孔子恂恂似不能言者又稱誾誾言唯謹也　南軒論語解本唯字作惟　繆誤雜辨曰論語稱夫子言唯謹爾唯語辭也史記石奮傳遂用唯謹字而後世史傳凡言人性行謹者往往以此爲成言豈非習遷之誤耶

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四句○史記世家與上大夫二句處與下大夫二句前　後漢書袁安傳誾誾衎衎　漢碑唐扶頌衎衎誾誾　讀書通曰後漢樊準每讌會則論難衎衎袁安誾誾衎衎得禮之容蜀志楊戲贊費賓伯當官理任衎衎辨舉並與侃侃同

君召使擯○釋文曰擯本又作儐亦作賓皆同　史記世家君召使擯　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君召二句上題子曰二字

按說文儐或从手作擯禮記文王世子退儐于東序陸氏釋曰儐本亦作擯

色勃如也○說文解字孛字下引論語色孛如也又艴字下引論語色艴如也

按此兩文並傳或召擯過位兩科有殊或齊魯古文三家各異

左右手○皇氏義疏本作左右其手

趨進翼如也○說文解字趨字下云趨進趨如也徐鍇繫傳曰今論語作翼字假借也　宋高宗石經趨字作趍下沒階趨倣此

賓不顧矣○儀禮聘禮曰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鄭氏注曰上不反告入不顧矣　又公食大夫禮曰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注亦曰擯者以賓不顧告公公乃還也疏曰彼於聘享說此據食禮說事雖不同復命節不異　蘇軾論語解曰此篇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按自此以下凡于禮經禮記文相合者今悉例之以見蘇氏之言非妄發

立不中門二句○釋文曰閾于逼反一音况逼反　禮記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　又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閾注云此謂聘客也

言似可證此進字之非衍誤特其書爲後人擬托恐即依倣論語言之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聘記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音義曰窮劉音弓本亦作躬　曲禮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　羣經音辨曰鞠窮容謹也鄭康成說禮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

上如揖下如授○釋文曰上時掌反又如字皆讀下爲趨今從古

足縮縮如有循○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縮縮如也

享禮四句○聘記及享發氣焉盈容私覿怡怡焉　通雅曰說文愉薄也引論語私覿愉愉如也則誤以婾薄之婾作愉矣

按舊注引儀禮發氣滿容乃漢人避惠帝諱變盈爲滿也今過位○書齋夜話曰此與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皆經過之過當作平聲

攝齊升堂○七經考文曰古本齊作齋　漢書朱雲傳攝齋升堂　唐貞觀孔子廟堂碑亦作攝齋

逞顏色怡怡如也○聘禮記下階發氣怡焉

沒階趨進○舊文無進字釋文曰沒階趨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　聘記注引有進字　唐石經有進字　太平御覽居處人事二部張子正蒙引文皆有進字　朱子或問曰問何以知無進字曰降而盡階則爲趨而退矣不得復有進字也　論語集說曰應疑是退字

按子華子孔子贈篇云以爵執圭子華子沒階而進再拜而註襲其文非所謂無喪而右袒者乎小雅視民不恌毛傳云恌偷也古字愉與婾通故說文解之曰薄績引論語則更廣明他義非相承也

袗絺綌○舊文袗爲紾五經文字曰袗之忍切論語作袗釋文曰紾本又作袗　唐石經紾絺綌　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引論語紾絺綌　曲禮袗絺綌不入公門鄭注引文當暑上一孔子曰三字　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鄭注曰振讀爲袗　義疏本袗作縝　七經考文曰足利本同古本作縝按字書惟音同耳未聞其通　釋常談引一語曰當暑縝絺綌

按廣韻云紾單衣或作縝同又云縝單也是紾與縝不僅音同古實通用若今本袗字說文解爲元服玉篇訓縿也儀禮

[illegible]

未有訓爲單者雖自唐以來傳文已然反不若作縝較得

必表而出之○義疏本無之字所載孔注亦無之字疏曰古人裘葛之上若在家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絺綌可單出則不可單必加上衣故云必表而出也

按依皇氏說句末應無之字且如是說之則紾亦褻服而所表猶裼衣與上下所記尤成類

緇衣羔裘三句○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　鄭氏注引孔子曰素衣麛裘孔子曰緇衣羔裘孔子曰黃衣狐裘　儀禮聘禮注引論語素衣麛裘亦以麑作麛　又既夕疏引鄉黨素衣麑裘亦題孔子云三字

按一氏引此篇文屢題孔子曰字王充顧憲之引菜羹瓜祭李善引君召使擯狐貉之厚羅願引不得其醬陸佃引膾不厭細陳襄引不時不食祝穆引魚餒肉敗亦均以爲孔子言其說具總考十四

褻裘長○說文解字引論語曰絬衣長短右袂　楊桓六書統謂絬爲古文褻字

短右袂○譚經菀曰一說右當作有古字通用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集解孔安國曰一衣今之被也　周禮玉府疏引鄭氏論語注曰今小臥被是也　說文解字曰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　程子經說曰疑此當連下文齋而言故曰必有　論語稽求篇曰寢衣人所同長身而過半則子所獨也猶上文褻裘人所同而短其右袂子所獨也故兩節連記之今註誤解寢衣反以爲前後不接乃欲移此于齊必有明衣布之下　釋文曰長直亮反　義門讀書記曰長李讀本音

狐貉之厚以居○說文解字引論語狐貈之厚以居繫傳曰貈音下各切而云从舟聲此古音當有異也　羅願爾雅翼曰貉子曰貊貊形狀與貉各異貉之爲一義取于此說文狐貈从舟而謂貉北方豸種爲蠻貉之貉此但據論語說之耳　七經考文曰古本貉作貉　文選辨命論注引文上題子曰二字

去喪無所不佩○禮記玉藻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　釋文曰佩字或從王旁非　字說毛詩疑字議曰佩者服用之稱珮者

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字從人若其器則字從玉　慈湖家記
曰去曰舉反則失君子不忍除喪之心及有惡其喪之意就文
定讀惟曰據反言離喪而去猶云可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禮記檀弓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正義曰
此記人引論語鄉黨孔子身行之禮以譏當時之事　家語子
夏問篇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以弔子游問于孔子孔子曰始
死則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
吉月必朝服而朝○玉藻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
家語子夏問篇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于孔子曰禮乎孔子
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視朝若此者禮也
齊必有明衣布○釋文曰齊或作齋下同　南軒論語解曰此
正與必有寢衣義同必有寢衣合在此句下　七經考文曰一
本布下有也字
膾不厭細○釋文曰膾又作鱠　陸佃禮記解引孔子曰膾不
厭細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釋文曰饐於冀反字林央莅反餲烏
邁反一音遏字林乙例反餒本又作餧　爾雅釋器食饐謂之
餲　史記世家餒作餧　讀書通曰餧从委與从妥互通猶綏
之與緌按之與挼　事文類聚續集引魚餒而肉敗以下一段
上題孔子曰三字
臭惡不食○義疏本臭字作臰
按玉篇云臰俗臭字今惟釋藏用之
不時不食○後漢書鄧皇后紀引傳曰非其時不食　陳襄古
靈集詳定禮文引孔子曰不時不食
不得其醬不食○爾雅翼引文上題孔子曰三字
不使勝食氣○釋文曰氣說文作旣　說文解字曰旣小食也
論語曰不使勝食旣　集註考證曰氣當讀作餼猶云飯料也
聘禮凡餼大夫黍粱稷食氣正黍粱稷之謂也又古气字今作
氣古氣字今作餼
惟酒無量○唐石經惟字作唯　義疏本集說本纂箋本皆从
口作唯
酒市脯不食○漢書食貨志引論語曰酤酒不食顏師古注
不嚽所說孔子齋之時也　太平御覽資產部述文沽亦作

酺　邢氏疏曰酒當言飲而亦云不食者因脯并言之耳
按凡消納于腹古通以食言之如食德食言不一漢書于定
國傳食酒至數石不辭柳宗元序飲亦云吾病痞不能食酒
至是醉焉不必因脯而始得并言也皇邢兩疏本俱以齊必
變食爲此一節首故顏氏亦說此事爲孔子齋時而其說實
優
不撤薑食○宋刻九經本撤作徹　讀四書叢說曰古注齊禁
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此說頗長古注自此上皆作齋戒意
說固未穩然此句安知不是齋一類錯簡在此　李詡戒菴漫
筆曰事文類聚蔬菜門引孔子不撤薑食不多食而題云薑不
多食連文言之謬矣
祭於公○太平御覽述作祭於君　義門讀書記曰祭於公以
下文勢若自爲一節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釋文曰食音嗣又如字魯讀瓜
爲必今從古　注疏本疏作蔬　義疏本疏亦作蔬瓜作苽
邢氏疏曰蔬食也菜羹也瓜也三物雖薄將食祭先之時亦必
嚴敬玉藻云惟水漿不祭又云瓜祭上環　朱子或問曰既曰
疏食菜羹矣而又以瓜繼之則不辭矣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
食也　公羊傳襄公二十九年注引一語以瓜祭絕句　何孟
春餘冬序錄謂當以瓜字絕句論衡祭意篇孔子曰雖疏食
菜羹瓜祭必齊如也以此爲孔子語　南史顧憲之傳亦引孔
子云雖菜羹瓜祭必齊如
按禮雜記孔子言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
足祭也據此及水漿不祭瓜祭上環之文知此之專舉三物
皆屬儆實非泛漫連綴辭也
席不正不坐○史記世家述此句在割不正不食下　墨子非
儒一曰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　新序節士篇孔子席
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說文解字同　韓詩外傳九卷孟子母
曰吾聞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朱子或問曰列女傳亦
言之蓋即孔子意
按上雖記飲食之節而如寢不言即以食不語連類並及此
句據史記墨子韓詩外傳新序說文五書俱與割不正相儷
今析兩處致此句孤出于上下文莫得其類疑錯簡也事文

類聚述上段不時不食不得其醬不食中間無割不正句或
其時流傳本尚有如是者耶
斯出矣○七經考文曰一本斯作則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舊無階字釋文曰儺魯讀爲獻合
從古於阼本或作於阼階　李傳述有階字　禮記郊特牲鄉
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　鄭注曰禓或爲獻或爲儺
再拜而送之○七經考文曰足利本無而字
拜而受之○釋文曰二本或無而之二字
不敢嘗○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嘗下有之字
按嘗或作甞今本與下正席先嘗俱兩文並行據說文有嘗
無甞甞蓋續作字當以嘗爲正
廐焚○家語子貢問篇孔子爲大司寇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
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曰是亦相弔之道也　李涪論
語刊誤曰五十年來馬廏字皆書廐字廄字从殳旣字从旡經
史中且無此廐字殳者戈戟之屬馬亦武事故曰廄庫若從旡
即失武事之意
按禮雜記載廄焚事與此不同而可互備僞家語攝兩經飾
爲一節因此退朝文漫云國廄乃致與拜鄉人不合彼注云
拜之者爲其來弔己若國廄則人皆以國事急公來者必不
僅子之鄉人即有子之鄉人亦非專來弔子而子顧私拜其
一鄉耶
傷人乎不問馬○釋文曰傷人乎絕句一讀至不字絕句　李
氏刊誤曰或有論者曰傷人乎否問馬言先問人後問馬也夫
此乃人之常情何足紀述本以不問馬惟問人弟子慕聖人推
心足以垂範且傷人乎則是問之之辭　資暇錄曰今亦謂韓
文公讀不爲否云聖人豈仁于人不仁于馬故貴人所以先問
賤畜所以後問然而乎字下豈更有助詞斯亦曲矣況又非韓
公所訓按陸氏已云一讀至不字句絕則知以不爲否其來尚
矣誠以不爲否則宜至乎字句絕不字自爲一句何者夫子問
傷人乎乃對曰否既不傷人然後問馬又別爲一讀豈不愈于
陸云乎
按鹽鐵論刑德章魯廄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可知漢人
亦但以不字下屬未嘗作否音

必正席先嘗之○七經考文曰一本無之字

君賜腥○釋文曰腥說文字林並作胜　五經文字曰胜先丁反腥先定反今經典通用腥爲胜字並先丁反

君賜生○釋文曰魯讀生爲牲今從古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儀禮士相見禮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　禮記玉藻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　朱子語類曰近世有以爲君祭必先黍稷者若然則其音自不同蓋如先儒之說則飯音上聲而爲食之之義如近世之說則飯爲去聲而指所食之物二說雖若皆通細推之則恐先儒之說爲長

東首○玉藻君子寢恆東首　喪大記疾病寢東首于北牖下徹褻衣加新衣注曰或爲北墉下

加朝服拖紳○舊文拖爲拕釋文曰拕徒我反又勑佐反本或作拖　說文解字引論語曰加朝服袉紳袉衣居也湛囦靜語曰許氏東漢時所見論語本如此　唐石經拖字作拕　增修韻略引論語亦作拕　漢書龔勝傳東首加朝服拕紳拕與拖同

入太廟每事問○義疏曰前是記孔子對或人之時此是錄生平常行之事故兩出也詳見總考十六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論語曰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禮記檀弓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于我乎館死于我乎殯方愨解義曰此言賓客論語言朋友互相備也　家語子夏問篇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死無所殯夫子曰于我乎殯禮歟仁者之心歟

雖車馬非祭肉不拜○禮記玉藻正義引論語朋友之饋非祭肉雖車馬不拜也中六字上下易置　周禮玉府疏但云雖車馬不拜略非祭肉三字

居不容○舊文容爲客釋文曰居不客客苦百反本或作容　唐石經依舊文爲居不客

見齊衰者○義疏本見上有子字

見冕者○釋文曰冕鄭本作弁

式負版者○七經考文曰古本版作板

迅雷風烈必變○釋文曰迅音信又音峻　玉藻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　後漢書楊震傳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　漢書天文志迅雷風祆

升車必正立執綏○徐鉉說文注引文上題禮曰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釋文曰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也　漢書成帝紀贊曰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師古曰此本論語述孔子之事班氏引之以美成帝　曲禮車中不廣欬不妄指顧不過轂解義曰論語云云則不特不過轂不廣欬不妄指而已言之深淺不同者彼言聖人之儀此言中人之制　太平御覽色類述論語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色斯舉矣

按魯論內顧上無不字鄭以古論就校增之文選東京賦注引魯論語車中不內顧特題魯曰而仍有不字題非牽意歟御覽取色斯舉句而連及于此節見解似獨別邢氏論語詳解分鄉黨章節以車中至末爲一章其觸發于御覽也夫

色斯舉矣段○集註曰此必有闕文　程子外書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聞之竦然共立後乃三嗅而作文如此順恐後人編簡脫錯　談經苑引講錄曰此文前後倒置夫子見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去共之雉三嗅而作故嘆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論衡定賢篇曰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　古史孔子弟子傳曰山梁雌雉子路拱之孔子嘆之曰時哉時哉三嗅而作以爲好鬭而死自取之也而豈其時哉然子路終不悟也　義門讀書記曰色斯二句集解中本不與下雌雉相屬朱子亦據胡氏謂雉之飛也決起其止也下投無翔集之狀故雖與下通爲一節註中仍謂二句上下必有闕文其謂色舉翔集即雉移山梁雌雉一句冠于首則辭意尤明者始于陳定宇也

曰山梁雌雉○文選七發注引題子曰字引鄭氏注云孔子山行見一雌雉食其梁粟似通梁爲粱

時哉時哉○舊無重文釋文曰時哉一本作時哉時哉　義疏引虞氏贊曰山梁雌雉時哉以此解上義也無重文　後漢書班固傳注太平御覽羽族部論語山梁雌雉時哉皆無重文

子路共之○釋文曰共九用反又音恭本又作供　義疏本共作供　集註曰如石經爾雅則共當爲拱執之義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述論語作子路拱之　慈湖家記曰曲禮共給鬼神音恭方言俗語率用平聲而論語子路共之居用反與借釋語同則偏拘也

按呂氏春秋季秋紀云子路揜雉得而復釋之似先秦人已解此共爲拱執之義

三嗅而作○釋文曰三息暫反又如字　皇氏疏曰嗅謂鼻歆翕其氣邢氏疏亦曰三嗅其氣嗅並如字訓　五經文字曰說文齅字經典相承作嗅論語借臭字爲之　玉篇引論語三狊而作　韓李筆解曰嗅當爲鳴鳴之鳴雉之聲也　程子外書曰嗅字不知古作甚字又近呗字　集註引晁氏曰石經嗅作戞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狊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　論語集說曰嗅疑作嘆　節孝語錄書齋夜話俱曰三嗅當作三戞　釋雉曰或云三噫之說　司馬光類篇狊字不引論語曰三嗅而作

按集註所云石經蜀石經也晁氏有石經考異此引其說劉氏云見爾雅者須屬文鳥曰狊是也狊古闃反从目不从自與臭字形聲俱別舊本嗅或無口五經文字言之故其形得與戞狊相似荀卿禮論言祭祀處有三臭不食之文意此三嗅亦謂以雉共祭特殘脮之餘難以盡說之耳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三十二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三十三　學海堂庚申補刊

論語考異　仁和翟教授灝著

後進於禮樂○集解孔安國曰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假所推古論語於字爲與　邢氏疏亦述作後進與禮樂云後進與時消息

皆不及門也○皇氏義疏本門下有者字

德行○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德行上有子曰二字　論語稽求篇曰舊有子曰字故史記冉伯牛傳云孔子稱之爲德行

按考文補遺每云古本皆以證其與皇本同也今檢皇氏本惟別分此爲章子曰字未嘗有其疏則云此章無子曰者是記者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二字之無尤確鑿

物氏以彼國所藏寫本謬稱古本未可援之實史記矣孔子
呼弟子皆名此書字不名亦可知非孔子語而史記固不獨
于伯牛云然也弟子傳又云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孔子以
爲子游習于文學葢漢時人以上節連此爲一節因皆誤指
爲孔子語耳
言語二段○史記弟子傳政事二人列前言語二人列後索隱
曰論語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今此文政事
在言語上是其記有異也　鹽鐵論殊路章七十子皆諸侯卿
相之才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亦以政事處言語上
後漢書文苑傳安得孔仲尼爲世陳四科注曰謂德行政事文
學言語也亦以言語處文學下　范仲淹推委臣下論孔子之辨
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蘇轍
上范資政書孔子之稱其門人曰德行文學政事言語亦各殊
科劉貢論語講義序德行文學政事言語科雖不同而同謂之
才次列俱與論語不同　新序雜事篇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
以此爲孔子言
子游子夏○後漢書儒林傳注引論語曰文學則子游子夏多
則字
孝哉閔子騫○朱子或問曰夫子于弟子未嘗稱字或集語者
之誤　亢倉子順道篇閔子騫問孝于仲尼退而事之于家三
年人無閒于父母兄弟之言
南容三復白圭○論語釋文曰三息暫反又如字　邢疏曰此
即邦有道不廢云云者也弟子各記所聞故又載之　史記弟
子傳容三復白珪之玷圭字作珪　太平御覽珍寶部述此文
題作論語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舊無季字釋文曰康子問弟子一本作季康
子鄭本同　湛困靜語曰季康子問弟子孰謂好學與下季子
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問字皆讀斷
孔子對曰○疏曰季康子魯執政大夫故言氏稱對此與哀公
問同而答異者以哀公遷怒貳過故因答以諫之康子無之故
不云也　王栢論語通義曰前有季康子兩問無對字則知此
對字疑誤矣
今也則亡○義疏本亡下有未聞好學者五字

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義疏本椁字作槨下同　七經考
文曰足利本脫以爲之椁四字　論衡問孔篇述此椁字作槨
家語注亦作槨　潛夫論浮侈篇鯉死有棺而無槨亦作槨
史記索隱兼明書引俱作槨
才不才○史記弟子傳作材不材
鯉也死○疏曰據年則顏淵死伯魚卒而此云鯉也死又似伯
魚先死者王肅家語注云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或以
爲假設之辭也　禮記曲禮正義曰許慎以爲論語稱鯉也死
時實未死假言死耳鄭康成以論語云有棺無椁是實死未葬
已前也故鄭駁許慎云設言死凡人于恩猶不然況聖賢乎
按史記云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二十九乃其髮白之
年非死之年其死年無所記但云蚤耳有考之則顏子之死
乃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其次年子路亦死故公羊傳連
識之曰有以麟告者孔子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
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公羊氏去聖較近所傳述定得
本眞顏子實後伯魚死二年時當四十一而孔子言其短命
者仁者宜壽雖四十亦短命耳許愼偶爾滯述尙未同護一
經斷正可不致害於經王肅僞造家語摭拾史文於蚤死上
妄增三十一三字知與論語牴牾更自妄注謂論語錯誤後
之儒者往往于家語一書不辨眞僞而輕信之小司馬氏注
史記遂漫引其說而邢氏復轉取之以疏此論語甚矣王肅
僞家語之害于經者大也
吾不徒行○義疏本不下有可字
不可徒行也○論衡問孔篇可下有以字　義疏本不可上有
吾以二字徒行下無也字
天喪予○釋文曰喪如字舊悉浪反　漢書董仲舒傳贊引文
予字作余　讀四書叢說曰顏淵死四章以次第言之當是天
喪第一哭之慟第二請車第三厚葬第四葢門人雜記夫子之
言故不計前後也
從者曰○論衡問孔篇作門人曰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論衡作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爲　義
疏本誰爲下又有慟字
回也視予猶父也二句○釋法雲翻譯名義引孔子云回也處

余如父余也處回如弟
季路問事鬼神○七經考文曰一本作子路
焉能事鬼○鹽鐵論論鄒章引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
敢問死○義疏本注疏本敢上並有曰字皇氏曰曰敢問死者
此又問當來之事也邢氏曰曰敢問死者子路又曰敢問人之
死其事何如也　唐石經宋石經敢問上並有曰字　南軒解
本有曰字　匡謬正俗引亦有曰字　七經考文曰曰敢問死
古本死上有事字
閔子侍側○義疏本閔子下有騫字
子路行行如也○釋文曰行胡浪反或戶郎反　說文解字侃
字下引論語子路侃侃如也　集韻述說文同
按說文云侃字从㐰取其不舍晝夜徐氏繫傳遂就文傅會
云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是其不舍晝夜也竊恐許
氏引經終屬偶誤從而文之非許氏諍臣矣
冉有子貢○唐石經冉有作冉子
侃侃如也○說文糞傳誾字下引論語曰冉有誾誾如也並引
春秋傳冉有對季孫叔孫皆和悅而諍爲證
子樂若由也○集註洪氏曰漢書引此句若由也上有曰字或
曰上文樂字卽曰字之誤　義疏本若由也上有曰字　漢書
敍傳幽通賦固行行其必凶顏師古注曰論語稱閔子云云子
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文選幽通賦及崔子玉座右銘兩
注皆引論語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論語
集說曰此子樂下脫子曰二字　補廣論語答問曰子樂不若
子曰之協于文勢也　示兒編曰子樂必當作子曰聲之誤也
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爲悅繼又以義相近而轉悅爲樂知由也
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
按漢書無引此文處集註仍洪氏爲說洪當誤憶師古漢書
注爲漢書耳然皇氏義疏本自有曰字何宋代諸儒竟無見
者致煩紛紛擬議不得已取證及史注耶此可知皇氏疏自
宋南渡時已佚
魯人爲長府○袁文甕牖閒評曰洪慶善解論語云長如字今
人多作上聲左氏傳長府長字無音則論語當作如字無疑
按魯人改作長府因季氏惡昭公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

葢魯君別館祈有畜積扦禦可備疑當之所季氏惡公恃此
伐己故于己事後卒魯从卑其閒閔偉後此之爲魯君者不
復有所憑恃其居心寧可問乎閔子無詠諍之責能爲婉言
諷之則自與聖人強公弱私之心深有契矣如是說經似尤
覺聖賢見義之大含旨之深羅氏路史禪通紀曾旁論及是
而語焉未詳竊申而備之

仍舊貫如之何○釋文曰魯讀仍爲仁今從古　後漢書郎顗
上書引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無如之何三字　隋書何
妥上事引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亦無如之何三字又誤爲
孔子語

由之瑟章○義疏本作由之鼓瑟　家語辨樂解子路鼓琴孔
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
以爲節入于南不歸于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昔舜
造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焉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
也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烏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
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按說苑載此事原作鼓瑟家語作琴明正德時何氏孟春校
註家語從說苑改瑟而毛氏汲古閣依北宋板本仍刊作琴
集註引家語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則當時朱子所見
却是瑟字

未入於室也○儀禮鄉射疏孝經序疏引俱無也字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義疏本問下有曰字賢下有乎字

師也過商也不及○禮記仲尼燕居篇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
及下接子貢問將何以爲中似即一文互備

過猶不及○義疏本及下有也字

季氏富於周公○左傳哀公十一年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
于仲尼仲尼曰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
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
焉弗聽　後漢書楊秉文傳注引文以孔子曰字冠此句上
古史弟子傳述文亦以孔子曰字冠此句上
　按說文富備也一曰厚也此富祇合訓厚以與薄稅斂之薄
反對季氏之用賦厚於周公典籍故云富於周公也魯自宣

訪問田賦即所謂爲之聚斂而附益也夫子旣以正告冉有
仍不勸救季氏卒用田賦夫子所以欲絕之也此事文詳著
于外傳魯語以證論語似最允協若依舊說則周公勳貴有
之曷嘗以之致富而乃與富人相衡量哉

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釋文曰爲于僞反又如字　義
疏本作附益也　七經考文曰一本求下無也字益下無之字
漢書諸侯王表師古注引此文省而字上題孔子云字

鳴鼓而攻之○義疏本無而字　論衡順鼓篇引亦無而字

柴也愚章○集註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
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章　四書湖南講曰此必夫子平
時零碎議論門人彙記于此故不用子曰字冠首　史記弟子
傳師也僻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次序不同辟字作僻　義疏
本辟作僻　尙書無逸篇正義引論語由也諺以喭作諺
　按楊愼升菴外集曰論語由也諺或作喭見文選注董斯張
吹景集亦言由也諺之諺史記作喭葢前明所刊論語多爲
諺者集註考證謂凡傳稱喭曰者皆从言古文篆字之从言
者皆作口則兩文通用

回也其庶乎○易繫辭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虞翻易
繫辭注引孔子曰回也其庶幾乎

屢空○說文注曰今之婁字本是屢空字屢字乃後人所加
論語詳解曰其庶乎屢空當作一句讀
　按何氏空凡二解一云空匱一云虛中據說文空祇一音葢
俱宜如字讀苦紅反如孟子空乏其身小雅杼柚其空亦惟
如字是也近人以空匱則讀去聲據小雅不宜空我師空訓
窮音苦貢反意猶可通陸氏釋文旣不用苦紅亦不用苦貢
而云力從反未詳

而貨殖焉○韓李筆解曰貨當爲資殖當爲權字之誤也子貢
資于權變未受性命之理所以亞回也

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孔子譏子贛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意則屢中師古注曰意讀曰億　隸續錄漢陳度碑曰貨殖孔
曰意則屢中　李覯集陳公燮字序夫子謂賜也意則屢中本
史記作意　義疏本億作憶　左傳定公十五年仲尼曰賜不

爲一章而讀與字平聲解之若邢氏詳譯依今本別分爲章
仍欲以與爲疑辭則鑿矣

君子者乎○釋常談引論語曰君子色莊者乎　七經考文曰
古本乎作與

如之何其聞斯行之○義疏本行之下有也字　白虎通三綱
六紀篇引論語有也字

回何敢死○韓李筆解曰死當先字之誤也上云顏淵後下云
回何敢先義自明　程子外書亦云先字之誤

可謂大臣與○舊文臣爲悪釋文曰悪古文臣字本今作臣
史記弟子傳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　此
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四書釋地三續曰之道二字宜衍以答辭
貼道字故
　按善人生質雖美不由實踐則亦不能造于深奧若以答辭
作如是解庶於道字貼合

不踐迹○釋文曰迹本亦作跡　三國志司馬朗傳注孫盛曰
善人不踐跡　文選辨亡論注引亦作跡　說文繫傳衛字下
引論語不衛迹

論篤是與○釋文曰與音餘　疏曰謂所論說皆重厚是善人
與孔子謙不正言故云與以疑之也讀餘音　七經小傳曰與
讀如黨與之與

下子曰字文選從弟詩注作孔子對曰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釋文曰左傳作子羔家語作子高禮記
作子皐三字不同其實一也　史記弟子傳作使子羔爲費郈
宰　論衡藝增篇子路使子羔爲郈宰孔子以爲不可　後漢
書劉梁傳注引文使上有將字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論衡問孔篇述此有社稷焉在有民人
焉上

曾晳○黃公紹古今韻會曰晳本從白論語孟子史記却俱从
曰　五經文字曰晳多相承从曰非

毋吾以也○釋文曰以鄭本作已　義疏本毋作無　鄭剛中
集擬策進士引文毋作無　蘇澥石渠意見補缺曰以己通用

已止也謂毋以我年長止而不言
子路率爾而對曰○義疏本率作卒所載何氏注亦作卒　古史弟子傳述無而字
按率字諸字書訓義頗多獨未有以輕遽爲訓若卒之讀倉末切者廣韻却訓急遽皇本作卒爾與孟子梁襄王卒然義正相合今之作率似因形近致訛
攝乎大國之閒○漢書刑法志引文乎字作虖
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釋文曰饑鄭本作飢同　義疏本作飢　晉書食貨志引此二句爲孔子語　文選關中詩注亦引爲孔子語
可使有勇○七經考文曰一本使下有民字
求爾何如○滋園靜語曰求爾何如赤爾何如皆夫子呼其名而問求亦之下皆當讀斷　焦竑筆乘續集曰余童子時聞部使者臨學官諸生誦點爾何如至點字作一讀使者動色嘉歎益人多忽此故耳
可使足民○義疏本民下有也字
非曰能之○七經考文曰一本曰下有敢字　考文補遺曰古本非下有敢字
端章甫○姚旅露書曰禮記諸侯元端以祭端古冕字此端章甫之端未必與禮記異
按玉藻天子元端以朝日聽朔諸侯元端以祭鄭氏俱云端當爲冕字之誤蓋以服之尊卑元端卑于皮弁諸侯皮弁聽朔不應天子轉服其卑故知其字誤若天子卒食元端以居大夫士朝元端夕深衣義無可疑遂各如字則端與冕古未嘗通也周禮司服齊服有元端素端先鄭云衣有襦裳爲端後鄭云端者取其正也衣袂屬幅廣袤等也端本以端正爲義音亦何容通變樂記云端冕而聽古樂表記云端冕則有敬色若云端古冕字何以言端更言冕乎姚氏偶爾管闚造次立說不足爲據
鏗爾舍瑟而作○釋文鏗苦耕反　說文解字引論語此文曰鏗苦閑切一讀若擊　玉篇摼字下曰口耕切論語曰摼爾捨瑟而作與鏗同　類篇集韻並引論語摼爾云或作摃　王氏

假無因恐是誤也集韻鏗字下今無引悅爾之言王伯厚藝文志注引之必別見一本　四書蒙引曰鏗爾帶下句讀是以手推瑟而起其音鏗爾也
異乎三子者之撰○釋文曰撰鄭作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
亦各言其志也○舊無也字釋文曰亦各言其志一本作亦各言其志也
莫春者○釋文曰莫本亦作暮　論衡明雩篇祭意篇後漢書儀祀志注文選何敬祖答張華詩注徐堅初學記皆引文莫字作暮　太平御覽五逝文莫皆作暮　徐鉉新修字義曰暮譌謬本作莫日在茻中也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義疏本冠者上有得字　周禮司巫疏引論語童子六七人在冠者句上　公羊傳桓公五年大雩注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疏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乃魯人正雩故其數少此見書于經非正雩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又天子雩也
撫舞雩雖因有雩壇名地而曾晳之志略無關于雩祭自鄭康成等讀下歸字爲饋附和者以爲饋祭後之儒者遂相從成此等說
浴乎沂○韓李筆解曰浴當爲沿字之誤周三月夏之正月也堅冰未解安有浴之理哉　朱子論語或問曰漢志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而蔡邕引此以爲浴是也韓李疑夫倮身川浴之非禮而改浴爲沿蓋不察乎此爾
按昌黎述李愿序盤之泉可濯可沿用此沿字
風乎舞雩○家語弟子解曾點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　論衡明雩篇曾晳言風乎舞雩風歌也讀風如[illegible]　困學紀聞曰王充云風歌也仲長統云諷於舞雩之下愚謂以風爲諷則與詠而歸一意矣還當從舊說　禮記月令正義曰雩用歌舞故論語云舞雩詠而歸也以舞雩二字連下讀　酈道元水經泗水注曰雩門南有雩壇曾點所欲風舞處也以舞字連上讀
按仲氏惟樂志論云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今後漢

詠而歸　釋文曰歸如字鄭本作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　論衡作饋云饋祭也歌詠而祭也　史記弟子傳注徐廣亦曰歸一作饋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釋文曰喟起愧反又苦怪反　史記弟子傳孔子喟爾嘆曰吾與蒧也
按說文蒧字下云古人名蒧字子晳彼不云曾蒧又音古咸切六書故謂蒧即點似未可信然集韻二十四鹽有點字音之廉切注云人名魯有曾點則曾晳名實可讀平聲矣詳審其意恐即因緣說文
夫子何哂由也○義疏本夫子作吾子七經考文曰案義疏云曾點呼孔子爲吾子也吾字不誤
曰爲國以禮○義疏本曰上有子字　李覯集富國策引孔子曰爲政先禮
安見方六七十○句○薛瑄讀書錄引孔子曰安見方六七十里五六十里非邦也者
惟赤則非邦也與○舊文非邦上有焉字釋文曰焉於虔反本今無此字
按邢疏謂二節皆夫子自爲問荅而非曾晳問夫子答也□此句舊有焉字則其自爲問答益明
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釋文曰宗廟會同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如之何一本作非諸侯如之何　義疏本與釋文所云別本十二字正同
赤也爲之小二句○義疏本小下大下各有相字

論語考異

仁和翟教授灝著

顏淵問仁○孟子萬章上篇章句引論語作問爲仁

克己復禮爲仁○左傳昭公十二年仲尼聞楚靈王事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　家語正論解述左傳事作尅己復禮　困學紀聞曰或謂克己復禮古人所傳非出於仲尼故左傳云云胥臣又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蓋左氏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用而輒有更易　皇氏義疏本克字作尅下同

一日克己復禮○宋史趙安仁傳引仲尼曰有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蘇轍元豐類稿二起居制曰孔子稱言動以禮天下歸仁焉

按後漢書郎顗薦李固云顏淵十八天下歸仁未知其本出何書儒緣論語敷演不免於僞濫矣歲歷綿遠篇籍放逸者多即同顏淵事新論言其不以夜浴改容今亦不見所出凡此類當且闕疑

非禮勿視四句○禮記曲禮正義論語孔子謂顏回曰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前後易置　王安石臨川集三聖人論述文與禮正義同

仲弓問仁○史記弟子傳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云云

出門如見大賓二句○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臼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　馮氏論語解曰左傳仲尼曰古語有之克己復禮仁也蓋古有此語惟顏子可以從事於此又曰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仁之則也亦古有此語惟仲弓可以從事於此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小問篇引語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

按上二條之爲古人所傳觀此益見

仁者其言也訒○論語釋文曰訒字或作仞下同

斯謂之仁已乎○義疏本斯下有可字已下有矣字　史記弟子傳作斯可謂之仁乎　纂疏纂箋俱作矣乎

爲之難○公羊傳宣公八年何休注引孔子曰其爲之也難言之得無訒乎

斯謂之君子已乎○義疏本作斯可謂君子已乎　七經考文曰足利本作斯可謂之君子已乎集註本或作矣乎　史記弟子傳作斯可謂之君子乎

商聞之矣○文選運命論注引無矣字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衡祿命篇辨祟篇皆引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又問孔篇説天厭之及顏淵不受命亦皆引二句爲孔子語惟命義篇引屬子夏　大戴禮本命篇注引孔子曰死生有命　荀悅漢紀高后紀扁鵲述孔子曰死生有節

按上云商聞之矣先儒謂聞之孔子則以此爲孔子語也亦宜

君子敬而無失○程子遺書或問人有以君子敬而無失與人爲一句是否伊川曰不可

皆兄弟也○義疏本皆下有爲字　文選蘇子卿古詩注引論語有爲字無也字　鹽鐵論和親章引此節文作皆爲兄弟也下接以內省不疚二語　大戴禮曾子制言篇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

膚受之愬○漢書五行志引文愬字作訴　後漢書儒林傳注引論語亦作訴

可謂明也已矣○漢書五行志王尊傳晉書五行志俱引作可謂明矣　周書謚法解曰譖訴不行曰明

足食足兵○漢書藝文志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

民信之矣○義疏本民上有令字　後漢書袁安傳注民作人　南齊書徐孝嗣傳論作民之信矣疑誤

必不得已而去○釋文曰一讀而去於斯爲絶句

去兵子貢曰○義疏本無子貢二字　字義總略曰去兵之去當讀上聲

自古皆有死○風俗通義正失卷引論語曰古皆沒

民無信不立○義疏本無作不　呂氏春秋季秋紀注引論語云非信不立　北周書于謹傳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

棘子成曰○漢書人表作革子成　三國志蜀秦宓傳曰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恥革子成之誤裴松之注曰今論語作棘子成　義疏本成作城

何以文爲○七經考文曰一本文爲作爲文

惜乎夫子之説君子也○朱子語錄或問古注只作一句先生作兩句説如何曰若作一句説則惜乎二字無著落

駟不及舌○鄧析子轉辭篇曰一聲而非駟馬難追一言而急駟馬不及　舊唐書孫伏伽傳引論語云一言出口駟不及舌

虎豹之鞹二句○義疏本鞹字作鞟犬羊之鞹下有也字　説文解字引論語虎豹之鞹　太平御覽引此節文上題子曰二字

按法言修身篇犂牛之鞹與元騂之鞹有以異乎小變論語之文字亦不省邑作鞹

哀公問於有若章○説苑政理篇魯哀公問政于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矣公曰若是則寡人貧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按右與論語義相近似即一事而傳之不得其眞者

年饑○釋文曰饑鄭本作飢　義疏本亦作飢

盍徹乎○考工記匠人注引作盍徹與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鹽鐵論未通章引論語不足下有乎字　魏書太宗紀神瑞二年詔曰古人有言百姓足則君有餘　隋書煬帝紀詔曰宣尼又云百姓足孰與不足　舊唐書韋思謙諫太子引此節四句爲孔子語　文選藉田賦注亦引爲孔子語　蘇軾擬進士對御試策引二語亦爲孔子

君孰與足○漢書谷永傳引文與作予　後漢書楊震傳引文孰作誰

子張問崇德辨惑○釋文曰惑本亦作或

崇德也○義疏本無也字

愛之欲其生節○義疏本欲其生欲其死旣欲其生下各有也字　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是惑作其惑

誠不以富○詩小雅誠作成　顧炎武九經誤字曰詩箋云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宋蘇氏謂成當依論語作誠今本詩經竟改作誠非　集解鄭氏曰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足以爲異耳取詩異義以非之也疏曰此引詩斷章故不與本義同　程子遺書伊川曰二句本不在是惑也之後乃在齊

景公有馬千駟之上文誤也　朱子語類曰伊川言後之傳者因下齊景公問政而誤耳如此說則是牽合如伊川說則是以富言千駟異之處齊也今只得如此說

按朱子集注云明其愛惡如此誠不爲有益亦祇以自取異而已卽鄭氏舊注意而申較明暢

信如君不君四句○管子形勢篇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按玩信如二字知景公所稱自屬成語景公齊君也知管仲之說而已矣孔子對景公八字亦非無本國語晉勃鞮曰君君臣臣是謂明訓曾先孔子述之而稱曰明訓必周先王之典訓也

吾得而食諸○舊文吾下有焉字釋文曰吾焉得而食諸本亦作焉得而食諸今本作吾得而食諸　義疏本吾下有豈字　史記世家作吾豈得而食諸　漢書武五子傳壺關三老上書曰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　師古注引論語文亦有豈字　太平御覽治道部作吾惡得而食諸

片言可以折獄者○釋文曰魯讀折爲制今從古　太平御覽注曰片讀爲半

按片有判音而訓半則讀如字故陸氏釋此云片如字鄭云半也是義爲半音不爲半御覽注傳之失眞

子路無宿諾○文選江淹雜詩注引文上題子曰字

居之無倦○釋文曰倦其卷反本亦作卷　唐文粹常仲孺河中府新修文宣王廟碑引語曰學之無倦行之以忠

博學於文○釋文曰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　義疏本有君子二字　邢疏曰或本亦有君子

按雍也篇今本有君子字而此篇無荀悅漢成帝紀論引博學以文三句無君子應引自此

君子成人之美二句○說苑君道篇哀公曰善哉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得聞斯言哉　穀梁隱公元年傳曰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季康子問政章○禮記哀公問篇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

子帥以正○釋文曰帥所類反又所律反並與率同　義疏本以作而　儀禮鄉飲酒注曰已帥而正孰敢不正疏曰此論語孔子言彼言子帥指季康子爲子此言已帥指司正爲已　孝經聖治章疏引文帥字作率

按書君牙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孔子本書文告康子也上文政者正也別見孝經緯及管子法法篇蓋亦古之成語此篇中舉成語甚多觀周書及說苑哀公言則知諸聽不行成人之美皆不仿自孔子

季康子患盜章○汲冢瑣語曰魯國多盜季康子治之獲一人焉詰之曰汝何以盜對曰子大夫爲政不能不盜何以詰吾盜

按左傳襄公二十一年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汲冢所云似以論語及左氏傳文綜織不知襄公時季孫乃季武子非康子也

苟子之不欲○義疏本無之字

雖賞之不竊○文選西征賦注引文竊下有也字

如殺無道以就有道○眞德秀政經引作以就其道　韓詩外傳二卷引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爲不義則是上失其道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

子欲善而民善矣○宋文鑑范百祿與韓侍郎書引孔子謂季康子作子欲善矣民善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義疏本風下草下各有也字　漢書董仲舒傳引孔子云云風草下各有也字　說苑政理篇述此章文亦各有也字　尚書君陳篇爾惟風下民惟草

草上之風必偃○舊文上爲尙釋文曰尙本或作上　義疏本作尙　漢書董仲舒引作尚上

按宋書王弘子絢幼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尙之戲之曰耶耶乎文哉絢卽答曰草翁風必偃亦舊本論語上字作尙之一證

何如斯可謂之達矣○七經考文曰古本無斯字無矣字一本矣作也

在邦必聞○史記弟子傳邦作國

夫達也者○義疏本夫達者夫聞者各無也字○史記此無也字下夫聞也者仍有也字

察言而觀色○說文繫傳詧字下引論語詧言而觀色

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史記作在國及家必達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史記作在國及家必聞　漢書王莽傳贊曰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邦亦作國

樊遲從遊○釋文曰從才用反　集註無音

按微子篇子路從而後釋文從亦才用反今讀者二處俱如字然從遊兩得從而後還宜著音

無攻人之惡○義疏本無作毋　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作不攻人之惡

樊遲問仁節○義疏本問知之知作智　大戴禮主言篇孔子曰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　荀子子道篇子貢對夫子問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

舉直錯諸枉○釋文曰錯或作措同　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諸作於

鄉也○釋文曰鄉又作嚮同　義疏本鄉作嚮

按易云嚮晦書云嚮邇嚮俱臨對之義尙用五福作嚮望解義疏本以富曩昔字古無是訓也此似傳寫有差或亦如釋文作嚮

富哉言乎○義疏本作富哉是言乎

選於衆舉皐陶三句○釋文曰選息戀反又息轉反遠如字又于萬反　舊唐書王志愔著應正論引舜舉咎繇不仁者遠爲孔子語　史通疑古篇引論語文亦以皐陶字作咎繇　左傳宣公十六年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杜注亦稱舉也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義疏本作忠告而以善導之否則止　邢疏云否謂彼不見從也　後漢書注引蔡邕正交論曰[illegible]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卽用此文而以不可作否

毋自辱焉○義疏本宋刻九經本集說本集編本纂疏本纂箋本四書通本七經考文本毋並作無　文選王子淵書注引作無　太平御覽引作無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詩鄭風子衿箋曰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正義曰論語文　朱子文集答[illegible]

友輔仁爲孔子語　方慤禮記解義亦引以友輔仁爲孔子語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三十四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三十五　學海堂庚申補刊

論語考異　仁和翟教授　著

先之勞之○論語釋文曰勞孔如字鄭力報反　朱子文集程允夫引堯曰勞之來之爲證讀勞去聲　論語集註考證曰先當作去聲

按孔氏舊解云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則先如字今集注用蘇氏以身先說故先當去聲

無倦○舊文無爲毋釋文曰毋本今作無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太平御覽刑法部述論語曰子路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舉賢才○漢書平帝紀詔引文才字作材

子之迂也○釋文曰迂鄭本作于云于往也　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正

奚其正○史記世家作何其正也

下有名字

名不正則言不順○漢書薛宣傳孔子云名不正則至於刑罰不中　晉書魯勝墨辯序魏書世祖詔辭俱引孔子曰名不正則事不成

刑罰不中○後漢書梁統傳作刑罰不衷　北周書蘇綽傳作賞罰不中

則民無所措手足○舊文措字爲錯釋文曰錯本又作措　史記世家注疏本唐石經本集說本措俱爲錯　漢書刑法志薛宣傳引俱爲錯　七經考文本主用錯字云古本錯作措　後漢書章帝紀詔舊唐書酷吏傳論引文民俱作人　梁統傳引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　又張奮上疏引文措亦作厝厝下有其字　後漢紀魯丕對策曰刑罰不中則於名不正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二句○史記世家作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

君子於其言二句○穀梁傳僖公十六年論五石六鷁事曰君子之于物無所苟而已

請學爲圃○釋文曰圃布古反又音布　史記弟子傳無爲字

曰吾不如老圃○皇氏義疏本曰上有子字

樊須也○七經考文曰古本無也字

則民莫敢不用情○文選西征賦注引文民諱作人

襁負其子○舊文襁爲繈釋文曰繈又作襁同

按說文繈觕類也襁負兒衣也繈負正當作襁史記用字各不同弟子傳襁負其子與今本論語同作襁字三王世家皇子或在繈緥作繈魯世家成王在強葆之中又借作強他如漢封禪書業隆于繈緥曹全碑百姓繈負大槃從糸爲繈者多

不能專對○漢書藝文志引作顓對

亦奚以爲○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爲下有哉字

雖令不從○後漢書第五倫傳引作雖令不行

兄弟也○義疏本無也字

子謂衛公子荊○金文淯蛾術編曰春秋末魯亦有公子荊京公庶子也左氏哀二十五年傳公子荊之母嬖公立爲夫人而以荊爲大子國人始惡之其人蓋無足取論語記孔子稱公子荊語特加衛字嫌與魯公子同故別白之耳

按語中所見人名特以國系之者公子荊與公孫朝耳春秋時公孫朝亦不僅衛有之魯有成大夫公孫朝見昭二十六年傳楚有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十七年傳鄭子產有弟曰公孫朝見列子楊朱篇記語者公孫朝上亦系以衛豈得云無意乎

冉有僕○義疏本冉有作冉子　風俗通義十反卷引論語曰子適衛冉子僕　論衡問孔篇述文亦作冉子僕　春秋繁露仁義法篇曰孔子謂冉子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

冉有曰既庶矣節○說苑建本篇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　文苑英華牛僧孺辨名政論子曰既庶矣繼曰富之

教之○鹽鐵論授時章引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

期月而已可也○史記世家作朞月而已無可也二字云孔子去衛時語　又儒林傳序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茍有用我者朞月而已矣　唐書魏知古疏曰孔子稱茍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亦無可也字　公羊傳定公十四年疏引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朞月則可三年乃有成　後漢書何敞傳引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略朞月句　義疏暨集說集編纂疏纂箋四書通諸舊本期字俱作朞　後漢書鮑昱傳注古史孔子傳亦作朞　漢書公孫宏傳周公旦治天下朞月而變三年而化

按期字雖多作朞而陸氏有期音朞之釋是舊經本爲期月也朱子于中庸不能期月守陽貨篇期已久矣各具音釋此獨無之中庸章句係別爲一書在論語則此期字先見似其音爲不可闕豈淳熙時集註初本亦如義疏等本作朞故以爲不必音耶

三年有成○後漢書鮑昱傳注引作三年乃有成功　又郎顗傳注引作三年乃成功

善人爲邦百年二句○史記孝文帝紀贊曰孔子言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　漢書刑法志元康四年詔孔子曰善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皆諱邦爲國　後漢書郎顗傳善人爲國三年乃立邦亦爲國注引論語可以勝殘去殺無亦字矣字　舊唐書盧懷愼傳引孔子曰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楊綰等傳論曰善人爲邦百年即可勝殘去殺　文選謝元暉臥病詩注引可以勝殘去殺矣亦無亦字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釋文曰王于況反又如字　史記孝文帝紀贊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　論衡宣漢篇引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然後仁

如正人何○七經考文曰一本人上有其字

冉子退朝○周應賓九經考異曰內府本作冉有韓氏筆解曰集說集編纂疏三本俱作冉有

按此與適衛章並當以作冉有爲是而魏書高祖問論語稱冉子退朝云云何者是政何者是事除爲冉子北史載其事亦爲冉子詩鄭風緇衣正義禮記少儀正義文選吳質答魏太子牋注引文亦爲冉子集解釋文石經諸本均未有別作冉有者朱子或問云論語中閔子冉子亦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革也想自有之

吾其與聞之○鹽鐵論刺議章引孔子曰雖不吾以吾其與聞諸侯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七經考文曰古本無也字　論語辨惑曰幾近也即下文不幾乎之幾耳其幾也三字自爲一句一言得失何遽至於興喪然有近之者此意甚明　四書辨疑曰經文兩其幾也皆三字爲句舊註文亦是作兩句說　朱子文集李守約問舊點言不可以若是爲句今以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作一句不識別有微意否答曰如集註說恐二字亦是相應以若是絕句恐不詞也

如知爲君之難也○義疏無之字

一言而喪邦有諸○義疏本而下有可以二字　文選東京賦注引論語曰一言可以喪邦乎　五代史唐六臣傳論引傳曰一言可以喪邦

予無樂乎爲君二句○義疏本莫予違上更有樂字據孔氏注所樂者惟樂其言而不見違似此句當更有樂字　韓非子難篇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喟然嘆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于前援琴撞之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

按此夫子舉晉平公成言以爲定公戒也上文與邦之言亦即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二語之變足以相明

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集解孔氏曰不善而無敢違之則近一言而喪國邦字作國　申鑒雜事篇人之言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幾于喪國焉邦亦作國　晉書潘尼傳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　水經滄水注曰魯定公問一言可以喪邦有諸孔子以爲幾乎

葉公問政○釋文曰葉本今作葉　公羊傳成公十五年注引論語問政下有于孔子三字　漢書武帝紀元朔六年詔孔子對定公以徠遠臣瓚注曰論語及韓子皆言葉公問政于孔子孔子答以悅近來遠今云定公與二書異

近者說遠者來○韓非子難篇葉公子高問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家語辨政篇略同　史記世家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　後漢書崔寔傳北齊書陽斐傳皆云孔子對葉公以來遠　墨子耕柱篇葉公子高問政于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

無欲速○舊文無爲毋釋文曰毋本今作無　七經考文曰古本上作無下作毋足利本上作毋下作無

按釋文但者無欲速之無爲毋見小利句不著義疏本與之互差考文所稱足利本乃于釋文爲合今以辭義審之兩言一體略無輕重低昂未必字法有簡別若非皆爲無則應皆作毋耳

吾黨有直躬者○釋文曰躬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　韓非子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于君而曲于父執而罪之　呂氏春秋仲冬紀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

按鄭氏以弓爲名已屬偏僻而廣韻注云直又姓也楚人直弓之後尤覺新異睦人通志氏族略以古德爲氏一類未嘗收及直氏

父爲子隱子爲父隱○韓詩外傳八卷新序節士篇俱引孔子語以子爲父隱直父爲子隱句前　義疏幾諫章引文亦以子爲父隱直前

樊遲問仁○楊龜山文集胡德輝問此章與子張問行章語意正類或說問仁乃問行爾字之誤也有諸答曰學者求仁而已行則由是而之焉之者也其語相似無足疑者

居處恭三句○禮記中庸正義引論語言忠信行篤敬雖之夷狄不可棄　太平御覽逸文棄下亦無也字

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釋文曰弟亦作悌同　義疏本弟作悌　韓李筆解本錄此章文子貢問曰何如斯可以爲士矣子曰宗族稱其孝焉鄉黨稱其悌焉曰敢問其次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解曰孝悌爲百行之首無以上之者舊本子曰行己有恥爲上文簡編差失也

硜硜然小人哉○孟子悻悻然見於其面章句引論悻悻然小人哉爲證孫氏音義曰悻字或作慳然論語音鏗　韓李筆解曰硜硜勇敢貌非小人也小當爲之字古文小與之相類傳之誤也　陸忠宣集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引論語硜硜然小人也

抑亦可以爲次矣○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引論語矣作也

何足算也○釋文曰算本或作筭　漢書公孫賀傳贊鹽鐵論大論俱作何足選也

不得中行而與之○後漢書獨行傳序引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

按後漢書隨引狂者進取二句加以曰二字別之章懷注曰此是錄論語者因夫子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例以從我陳蔡片言折獄二章其說不爲無見

必也狂狷乎○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無也字

南人有言曰章○禮記緇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歟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偵　義疏曰明南人有兩時兩語孔子兩稱之而禮記論語亦各有所錄也　金樓子立言篇以無恆之人不可卜筮爲論語言　支允堅異林曰巫醫是筮字古通用　七經考文曰足利本善夫作善哉

鄉人皆好之何如○陸忠宣公集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引此節文兩何如皆作如何

未可也○公羊傳莊公十七年注引此節文兩未可下皆無也字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二句○公羊傳注作不若鄉人之善者善之鄉人之惡者惡之疏引鄭氏論語注云鄉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　論衡定賢篇引文如亦作若　七經考文曰古本惡之下有也字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禮記曲禮禮不妄說人注曰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音義曰說音悅又始悅反注同正義引論語文不說上亦有則字　先聽齋講錄曰君子厚重簡默苟於義分不宜說有相對終日不出一言者似乎深沈不可測而使人乎易絕無苛求小人喋喋然論議蠭發非義所當說亦說之而一經使人便苛求不已讀說始悅反

按二十篇所有說字義疏多从心作悅獨此六說字俱同監本从言古之師傳應有讀此說為始悅反者矣然說與事對待反覆讀始悅則甚不融洽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義疏本無之字

切切偲偲○釋文曰偲本又作偲

兄弟怡怡○義疏本下有如也二字文選曹植求通親親表注引論語兄弟怡怡如也　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述文皆有如也二字　毛詩小雅常棣傳兄弟熙熙然朋友切切節節然正義曰論語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偲偲也定本熙熙作怡怡節節作偲偲依論語則俗本誤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兄弟憘憘朋友切切

善人教民七年○韓李筆解曰即戎是諸侯朝會于王各修戎事之職也王制云五年一朝仲尼志在尊周故言五年可以即戎事朝天子七年者字之誤歟

以不教民戰○穀梁僖公二十三年傳曰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　白虎通三教篇劉勰新論閱武篇引文皆無以字

是謂棄之　後漢書傅燮傳鄭太傳隋書經籍志皆引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　晉書庾袞傳引孔子曰不教而戰是謂棄之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三十五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三十六　學海堂庚申補刊

論語考異　仁和翟教授灝著

憲問恥○皇氏義疏曰問孔子進仕之道也顏淵子路學優宜仕故憲問次於子路憲既問仕因舉時不可仕之君故以衛靈公次憲問也

按侃敘篇次自云受自師業問恥之恥似說為仕而經文仍正作恥疏亦不以仕為義侃所宗凡十三家此或其一家之別傳故但存其說不遽易其文耶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史記弟子傳兩邦俱作國

克伐怨欲不行焉章○史記前文恥也下即接子思曰克伐不行焉　集註考證曰章首無起語蓋冒上憲問字一時並記二問　三國志鍾離牧傳注原憲之問於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惡不仁者其為仁矣

邦有道○後漢書馮衍傳注引論語曰天下有道危言危行

危行言孫○義疏本孫字作遜　孟子滕文章章指述文作遜　後漢書第五倫傳鄭太傳兩注引皆作遜

仁者必有勇○北史裴俠傳仁者必勇無有字　又李苗傳論仁必有勇無者字　南史范岫傳論仁者有勇無必字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論語釋文曰适本又作括　史記弟子傳作南宮括

羿善射○說文解字曰𢏚从弓开聲論語曰𢏚善䠶　郭忠恕汗簡曰羿古文為𢏚見古尚書

奡盪舟○邢疏曰左傳言寒浞因羿室生澆澆即奡也音轉字異故彼此不同　說文解字𡚽字下引春秋傳生敖及殪𡚽亦即奡　困學紀聞曰說文奡嫚也引虞書若丹朱奡論語奡盪舟書有罔水行舟之語則奡盪舟者恐即謂丹朱

按漢志考證云說文引論語奡湯舟今檢說文湯下舟下俱未引經惟奡下引之自為盪字志考紀聞同為王氏書紀聞亦云盪則志考所述當是偶誤

俱不得其死然○潛夫論五行志引南宮括言作俱不得其死也　通鑑前編曰子何子以死字句　集註考證曰俗連然字句者非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言於未死之前期辭也此述二人於既死之後斷辭也然字喚起下文使見得尚德之意　李塨亭推篷寤語亦曰此以俱不得其死為句不當如由也不得其死然例蓋由也未然而羿奡則已然也

按集解于然字下位注王逸離騷章句引文亦以然字絕句先儒所讀未可遽譏其俗

尚德哉若人○史記弟子傳作上德哉　古史亦作上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韓李筆解曰孔氏注此雖君子猶未能備仁當為備字之誤也君子才行或不備者有矣小人求備則未之有也　舊唐書魏徵疏引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見小人而仁者

愛之能勿勞乎章○集解孔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讀勞去聲釋文亦曰勞力報反　白虎通諫諍篇愛之能無勞乎忠焉能無誨乎　鹽鐵論授時章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

為命章○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于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集註考證曰左傳所記與此章相先後當以夫子言為序

裨諶草創之○釋文曰創依說文是創痍字創制之字當作剙　漢書人表卑湛即裨諶　羣經音辨引鄭康成曰卑諶鄭創之

世叔討論之○集註考證曰古語世字與太字通用如太子亦稱世子衞太叔亦作世叔也

或問子產章○揚子先知篇子游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

按孔門所已論定之論語本荀卿似曾見之故此以論子產管仲而并不章不可以為大夫語攙入也同篇又引君子雖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亦足相明

彼哉彼哉○廣韻佩觿類篇集韻皆引論語曰子西彼哉　論語稽求篇曰埤蒼曰彼者邪也彼字省作彼字而廣韻集韻遂各收彼字在紙韻且各引論語彼哉彼哉為證于是傅會之家遂謂舊論舊本原是彼字而後小訛其偏旁者然按公羊傳陽虎謀弒季氏不得見公斂處父之甲眼而曰彼哉彼哉則彼本

如字且陽虎倚未有管論此必古成語而夫子引以作答者然則何可穿鑿矣　義門讀書記曰彼論若賁卦之賁彼義切哀也廣韻在五寘中

人也○七經小傳曰人上當失一字彼非人而管仲乃獨謂之人乎或曰人當作仁亦非也管仲之功爲仁耳仁之道非所能盡仲尼亦不輕予之荀子謂之野人亦非也義不合

奪伯氏駢邑三百○釋文曰駢薄田反又薄亭反　集註考證曰人名與地名他書俱無所見玩本文似伯氏駢爲人姓名邑三百是食邑之數傳稱城小穀以封管仲未嘗有駢邑之名陳上元論語類考曰言其邑之人名使相駢連易于稽察故謂之駢邑　荀子仲尼篇齊桓公立管仲爲仲父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

按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籍也所書之社即駢邑也富人伯氏也距違也駢本伯氏食邑水經巨洋水注臨朐縣故城古伯氏駢邑是也桓公書其社以增封管仲而伯氏不敢違距即所謂無怨言也楊氏注荀子謂書之富人莫有敵者未參論語文致失其義宋子引荀言以與此爲一事見極卓矣而於盡一之實未盡區詳竊因端以究竟其說

飯疏食○釋文疏爲蔬釋文曰蔬本今作疏食鄭字又音嗣義疏本疏爲蔬　論語拾遺本爲蔬

孟公綽○釋文曰綽本或作卓　隸釋曰鄭扶碑有公卓郎孟公綽也

按左傳哀公九年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公孟綽齊臣與孟公綽別而其釋文亦云綽本又作卓

爲趙魏老則優二句○後漢書韋彪傳孟公綽優於趙魏老注云論語孔子言也袁宏後漢紀遮及不可爲滕薛大夫　義疏本大夫下有也字

子曰若臧武仲之知○七經考文曰古本曰上無子字知作智足利本同

卞莊子○戰國策稱管莊子漢書東方朔傳稱弁嚴子

曰今之成人者○集註曰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胡氏曰以下乃子路之言　四書纂疏曰觀何必然三字似以前說爲疑三者又亦子路所長故胡氏疑其爲子路言　四書辨疑曰二說皆不可取此一節與上文只一段語曰字衍　義門讀書記曰孩紹聞編云胡氏之說較近然有一疑子路之言如此夫子何以無言

按邢氏疏云夫子鄉言成人者是古之人也又言今之成人不必能備原以此節爲夫子言文選曹植責躬詩注引子曰見危授命亦可以爲成人矣沈約別范安成詩注引子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均不以爲子路言也經傳中同一段言別起曰字往往有之不必定謂之衍至考文謂問成人下子曰子字一本無之皆上節皆子路問辭此節方爲夫子所答則更于事理遷延無足備用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文選鸚鵡賦李注引論語久要上有君子二字又阮籍詠懷詩顏注引論語作久約

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論衡知實篇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有諸

夫子時然後言六句○義疏本其言其笑其取下各有也字論衡儒增篇引論語亦各有也字　又知實篇三後字皆作后

九經字樣引字統注云笑從竹從天竹爲樂器君子樂然後笑似讀樂爲岳音　東文類聚後集引公明賈曰夫子時然後笑　素履子引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爲孔子語

其然豈其然乎○論衡儒增篇知實篇皆作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章○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　禮記表記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不信也

齊桓公正而不譎○漢書鄒陽傳引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風俗通義皇霸卷孔子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上下易置又省兩公字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春秋莊公九年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傳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率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說苑善說篇子路問于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爲三軍之虜也死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家語致思篇與說苑略同

按說論語者云弟子初各有記孔子既卒乃輯而共論之由斯以談則凡先秦西漢被記中語勢頗似論語而文之詳略絕殊如說苑所云者未必不源于當時未論定本

曰未仁乎○四書辨疑曰曰字衍文

桓公九合諸侯○邢疏曰九合者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也　集註曰九春秋傳作糾古字通用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齊師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此朱子所據　離騷天問篇齊桓九會諸侯朱子註亦據展喜語謂糾字之通　陸埋經世鍾球曰衣裳之會九始終所有所據正不必紛紛合衆視之說　論語稽求篇曰九是數如呂覽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王逸注楚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兩作對語可驗酱九數有核實者　義門讀書記曰九合皆如舊說則其中有兵車之會〔一〕本文何以云不以兵車故朱子不從　管子小匡篇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又戒篇曰一匡天下而九合諸侯　晏子春秋問下篇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荀子王霸篇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　史記齊世家桓公自稱曰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於此乎又蔡澤傳說應侯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

九國　戰國策齊王斗曰昔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爲太伯又魯連遺燕將書曰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　越絕書外傳吳內傳皆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韓非子十過篇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管仲佐之又姦劫篇桓公得管仲立爲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又外儲說桓公置管仲爲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故能一匡天下九合諸侯　呂氏春秋審分覽桓公令甯遬等皆任其事以受令于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又離俗覽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　韓詩外傳六卷桓公下布衣之士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也又八卷桓公立管仲爲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又十卷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　大戴禮保傅篇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再爲義主　淮南子氾論訓管仲免于累紲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說苑尊賢篇桓公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稱五伯長　新序雜事篇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　風俗通義皇霸卷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　論衡書虛篇效力篇皆云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又感類篇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中論智行篇管仲使桓公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　百三名家集王諫議褒四子講德論齊桓有管鮑隰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又魏武帝短歌行齊桓之功爲霸之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按自公穀以來俱謂九爲實數周秦兩漢人以九合一匡作偶語者又如此之多釋文中九字無音則凡朱子前諸儒俱如字讀未有因左傳一據遂欲改文爲糾者也左傳亦嘗見九合字襄公十一年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蓋晉悼公復有九合之事而先儒亦核實數訓之國語載晉悼謂魏絳作七合諸侯昭公元年祁午謂趙文子則曰子相晉國以爲盟主再合諸侯三合大夫再三與七斷必爲數則九字尤無可疑焉

不以兵車○公羊傳莊公十三年疏引論語兵車下有之力二字　世說新語注引論語不以上有一匡天下四字

霸諸侯○黃氏日抄曰註云霸與伯同愚意諸侯之長爲伯指其定位而名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齊其諸侯則伯聲轉而爲霸乃有爲之稱也正音爲靜字轉音爲動字　楊時經解孔子稱管仲曰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蘇軾史平引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按楊蘇二公均以九合諸侯抵霸諸侯句而蘇公引此下又接引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則宋人竟讀霸爲九合不僅以上文牽混然矣論衡感類篇嘗言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下引孔子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二語蘇公所云又似承于論衡

微管仲○野客叢書曰語有不當文理而承襲用之者如宋氏昭曰謝元勳參微管取論語微管仲吾其被髮之謂前此潘安仁詩嘗曰豈敢陋微管謝元暉詩微管寄明牧後此如劉義府傳臣以頑昧獨獻微管傅亮碑道亞黃中功參微管似此用微管甚多

吾其被髮左衽矣○釋文曰衽而審反一音而鴆反　集解本衽字作袵　北史王紘傳引文衽作袵下無矣字　中論智行篇引亦作袵　文選西征賦及公山詩二注皆引作袵　司馬光迂書引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唐石經本無豈字後人旁增　中論智行篇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諒一本諒作量

而莫之知也○後漢書應劭奏議曰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　前漢書鼂錯傳贊師古注引論語亦云自經於溝瀆人莫之知

按召忽之死殺身以成仁也仲雖不死而有九合一匡之功則亦得如召忽之仁前章再言如其仁其者實指之辭所指正召忽也後章但論管仲之可以無死不復論及召忽之死應劭徐幹均以經溝瀆者爲夫子貶召忽辭固哉其讀書矣

大夫僎○釋文曰僎又作僎同　五經文字曰僎西兗反今經典音撰又音遵　漢書人表作大夫選

子言衞靈公之無道也○舊文言爲曰釋文曰子曰衞靈公一本作子言衞本同　義疏本作子曰衞靈公之無道久也　後漢書明帝紀注引論語孔子曰衞靈公無道　埤雅引孔子曰衞靈公之無道亦無也字

奚而不喪○釋文曰喪息浪反又如字　後漢書注引作奚其不喪　路史夏后紀論引作何爲而不喪

仲叔圉治賓客三句○後漢書注引文三治字皆作主鮀字作它　漢書人表仲叔作中叔

則爲之也難○義疏本作則其爲之難　七經考文曰足利本作則其爲之也難也　後漢書皇甫規傳論引文則下有其字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注引論語曰其言之不作其後爲之難

陳成子弑簡公○釋文曰弑本又作殺同音試○義疏本弑字作殺下同　春秋哀公十四年夏六月齊人弑其君壬於舒州

孔子沐浴而朝三節○左傳陳恒弑其君壬於舒州孔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論語疏曰左傳錄此事小異此云沐浴而朝彼云齊而請此云公曰告夫三子彼云公曰子告季孫禮齋必沐浴三子季孫爲長各記其一故不同耳此又云之三子告彼無文者傳是史官所錄記其與君言耳退後別告三子惟弟子知之史官不見其告故傳無文也

按傳云子告季孫疏引文作予告予當傳寫誤也杜注于孔子辭下云辭不告則是公令予告甚明

告夫三子○義疏本三上有二字下告大三子者之三子告並同　唐石經作告夫二三子

不敢不告也二句○詩鄘風載馳正義引無也字者字

之三子告○釋文曰之三子本或作二三子非也

不敢不告也○義疏本無也字

勿欺也而犯之○義疏本也作之　七經考文補遺曰一本無也字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文選嵇康幽憤詩注引作夫子問焉略去與之坐而四字

夫子何爲○論衡問孔篇爲下有乎字

使乎使乎○論衡問孔篇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

按既以非之者一句爲說論語之辭則上非之也三字似爲其所據正文所有矣藝文類聚述論語使乎使乎兩又有爲使之難不辱君命八字類聚引書大概俱不自級說此八字孤出亦不可信

君子思不出其位○易象辭君子下有以字　毛詩采菽箋思不出其位正義云引論語不云引易

按此與子罕篇牢曰節同例舊原合上不謀其政爲一章朱時本或分爲二朱子注此云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則章雖別而義仍承何乃有重出二字注在上章竊疑二字是門人傳錄之衍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釋文曰行下孟反或如字　義疏本作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　潛夫論交際篇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亦作之字　論語衍說曰諸說皆以此爲一事謂恥其言之過於行也于義固通但須易而字爲之字乃可　四書辨疑曰言不過行有何可恥行取得中豈容過餘過中之行君子不爲過猶不及聖人之明論也註中本因而字故爲此說本分言之止是恥其言過其行舊說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南軒曰言過其行則爲無實之言恥言之過則其篤行可知矣二論意同必如此說義乃可通而字蓋之字之誤　禮記雜記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又表記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

君子道者三○孟子章句君子厄陳蔡章注引論語曰君子之道三　義疏本改作道者

子貢方人○釋文曰鄭本作謗人　三國志胡質傳引此節文以孔子曰三字題冠此句之上

賜也賢乎哉二句○義疏本作賜也賢乎我夫哉我則不暇　三國志胡質傳引文我上無夫字　釋常談引文賜下無也字

患其不能也○義疏本作患已無能也　管子小稱篇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

微生畝謂孔子曰○漢書古今人表尾生晦師古注曰即微生畝也晦古畝字　鄭曉古言曰微生畝微生高一人畝名高字

也

丘何爲是栖栖者與○釋文曰或作某何栖栖鄭作某何是今作某何爲是

按栖字漢人多通作棲班固答賓戲曰棲棲遑遑孔席不煖　後漢書蘇竟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義疏本曰上有對字

以德報怨○道德經恩始章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說苑權謀篇引孔子曰聖人報怨以德　禮記表記子曰以德報怨則寬仁之身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又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　集註考證曰觀此章之答則知表記以爲夫子之言者蓋失其傳也

按論語二十篇無及老聃一事惟或人舉此語爲問而夫子深不謂然即此可破學于老聃之浮說矣

莫我知也夫章○史記世家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我知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云云　說苑至公篇夫子道不行退修春秋精和聖制上通于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故夫子曰不怨天云云　釋文曰怨於袁反又於願反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九經字樣曰寮字上從穴下從火論語承隸省作寮　說文曰論語有公伯寮　又引論語曰訴子路於季孫　史記弟子傳公伯僚索隱作繚又作遼或云即申繚　論衡累害篇臧倉之毀公伯寮之遡以愬爲遡

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集解于惑志下容注文蓋以志字絕句　史記惑志下亦間注文下作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義疏本寮下有也字疏曰景伯既告季氏有惑志又言吾若於他人有豪勢者則不能誅耳若於伯寮也吾力是能使季孫審子路之無罪而殺伯寮於市朝也顯分下四字趣向下文

道之將行也與○史記弟子傳無也與二字下同　宋書順凱之定命論引仲尼云云亦各無也與字

賢者辟世章○義疏本辟字皆作避　後漢書逸民傳注引作賢者辟代　三國志許靖傳注文選七命注各引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宋書隱逸傳序引賢者避地其次避言字皆作避　子華子神氣篇吾聞之太上違世其次違地其次違人

子曰作者七人矣○疏引鄭康成曰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蕢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蓧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也　四書稗疏曰古注本通上爲一章註文分之之意以上有子曰字也子曰當爲衍文

晨門曰○義疏本晨門上復有石門二字　周禮天官敘官疏曰閽人論語謂之晨人

按前篇子路問章皇氏疏引沈居士曰若長沮桀溺石門晨門有德若此以石門晨門四字爲稱可爲石門有複文之一證

子擊磬於衞○隸釋贈孔宣公奏郎碑荷蕢役者以羞擊磬之心以罄爲磬

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釋文曰荷胡我反本又作何音同　漢書古今人表作何蕢　說文解字引論語有荷臾而過孔氏之門　後漢書逸民傳序注引論語荷作畚　七經考文曰古本蕢作簣注同氏作子足利本同　說文蕢字引論語篇曰孔子擊石於衞擁墣子聞之曰有心哉擊磬乎擁墣富即荷蕢

既而曰鄙哉○史記世家述文無此五字　高士傳無鄙哉二字

斯己而已矣○釋文曰斯己之己音紀　集解曰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讀上己如紀　史記世家述作夫而已矣　古史孔子傳作夫已而已矣

深則厲　說文解字引詩深則砅　五經文字曰濿音厲爾雅或以爲深則厲之厲

末之難矣○釋文曰難如字或乃旦反　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矣上有也字

子張曰書云章○禮記檀弓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家語正論解與禮記同惟讙作雍王世子聽於冢宰作則世子委政于冢宰　尚書大傳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書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音義曰亮本又作諒　又無逸其在高宗即位乃或亮陰

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孔傳曰信默三年古文陰作侌三
年作弍秊　毛詩商頌譜正義引鄭氏無逸注諒闇轉作梁闇
楣謂之梁闇廬也　公羊傳文公九年注述此章文諒闇作涼
闇音義曰涼音亮又音良闇如字又音陰　禮記喪服四制高
宗諒闇三年注曰諒古作梁闇讀如鶉鵪之鵪　書稗傳考異
曰漢五行志作涼陰大傳作梁闇　趙宧光說文長箋引書作
諒諳又引作諒痻
以聽於冢宰○書伊訓百官總己以聽冢宰無於字　公羊傳
文公九年注述文亦無於字　白虎通爵篇兩引文皆無以字
後漢書陳元傳引亦無以字
修己以敬○義疏本脩字作修下皆倣此　七經考文補遺曰
古本敬下有人字
按前行人子羽修飾之後脩文德脩廢官義疏本俱從彡作
修於字體爲得其正他如德之不脩脩慝辨惑仍同今作脩
字形相近傳寫易差故亦不能純耳
幼而不孫弟○義疏本孫字作遜弟字作悌　太平御覽述作
遜悌
是爲賊○義疏本賊下有也字
以杖叩其脛○釋文曰叩音口又音扣　筆解本作扣解曰扣
文之誤也當作指指其足脛使知夷踞之罪
闕黨童子將命○漢書古今人表作厥黨　義疏本將命下有
矣字　朱子或問曰家語記叔仲會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琁年
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所云闕黨童
子豈卽斯人也歟
見其與先生並行也○李文公集答梁載言書引傳曰吾見其
先生并行非求益者欲速成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三十六終　　嘉應楊懋建督校　南海陳東部莊文燦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三十七　　學海堂庚申補刊

論語考異　　仁和翟敎授灝著

衞靈公問陳於孔子○舊文陳爲陣論語釋文曰陣本今作陳
史記孔子世家作問兵陳　顏氏家訓書證篇論語曰衞靈
公問陳於孔子俗本多作阜旁車按此字當用陳鄭之陳夫行
陳之義取於陳列耳此六書爲假借也蒼雅及諸字書皆無別
字惟王羲之小學章獨阜旁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論語
按陳爲晉以後人所改在古經實與今同文也陸氏釋文主
其時尙之本爲陣而云本今作陳則陳字已漸復自唐初矣
孔子對曰○後漢書光武帝紀昔衞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注引
論語衞靈問陳于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
之學也　韓李筆解本無孔子二字
按章懷除孔子對三字嫌與紀文齟齬故也如所引則驟讀
之俎豆四語若皆靈公問辭矣史記孟軻荀卿等傳亦云衞
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蓋云軍旅未學雖有對辭仍未對其
所問之兵陳也謂之不對何嫌于齟齬乎
俎豆之事五句○左傳哀公十一年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
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
命駕而行
在陳絕糧○釋文曰糧鄭本作粻音張下糧也　皇氏義疏本
糧字作粮　集解孔氏曰孔子去衞如曹曹不能容又之宋宋
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　史記世家孔子
遷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之孔子
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疾今
日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其意用于楚則陳蔡用
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野不得行絕糧
通鑑前編曰問陳事史記重出在去陳之後非也蓋明年而衞
靈公卒無自陳反衞再見靈公之事也論語去衞在在陳之前
蓋得其實
按史記衞靈公使孔子次乘孔子醜之去由曹適宋宋桓魋
欲殺之乃適于陳居三歲復至衞靈公仍不用其言且問兵
陳孔子又行如陳是歲夏靈公卒後二歲孔子自陳遷蔡遷
蔡三歲然後有絕糧事孔氏注如曹如宋乃先一次去衞事
在問陳前于論語不相應朱子直云去衞適陳其說得矣之
問陳絕糧二事首尾相距五年雖卽後一次去衞說之亦不
應經文連絡便云類列還宜別分爲章
君子亦有窮乎○七經考文曰足利本無有字　呂氏孝行覽
孔子窮于陳蔡之間子路與子貢相與言孔子召之入子貢曰
如此者可謂窮矣以窮爲子貢言
小人窮斯濫矣○說文解字引文濫作㜮　九經字樣曰論語
小人窮斯㜮今經典相承作濫　史記世家此下接子貢色作
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一章文
非也予一以貫之○陳后山集理究篇引孔子曰余非多學而
識之一以貫之也
由知德者鮮矣○考文補遺曰古本矣作乎　潛夫論德化篇
曰孔子稱知德者尠　集解王肅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
謂之少于知德　韓李筆解曰此句是簡編脫漏當在子路慍
見下文一段爲得　論語辨惑曰知德者鮮說者皆云爲慍見
而發過矣中間有告子貢多學一章則既已間斷安得通爲一
時事哉蓋孔子世家亦載此而多學語上加子貢色作四字所
以生學者之疑嗚呼解經不守其本文而信傳記不根之說亦
見其好異而喜鑿矣
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春秋繁露楚莊王篇孔子曰無爲而
治者其舜乎　漢書董仲舒傳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虖
晉書劉寔傳子曰無爲而化者其舜也歟　韓昌黎文集進士
策問夫子言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　隸釋孟郁修堯廟碑作
無爲如治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毛詩大雅卷阿箋引其已正南面而已
音義曰其本亦作恭　增修禮部韻略引論語其已正南面
子張問行○史記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閒困問行孔子曰言
忠信云云
按先儒疑首三章爲一時之言因史世家文也若然則據弟
子傳此章亦一時言矣陳蔡之厄孔子年六十三子張少孔
子四十八歲時才十五歲耳先進篇備錄從陳蔡者十人未
有子張史文可盡信哉
行篤敬○唐文粹劉軻上座主書曰言忠信行必果雖蠻貊行

矣　說文繫傳曰篤惟馬行頓遲詩曰篤公劉論語曰行篤敬
皆當作竺假借此篤字
雖蠻貊之邦行矣○史記弟子傳述作雖蠻貊之國行也　後
漢書袁安傳引作雖蠻貊行焉　鹽鐵論崇禮章引作雖蠻貊
之邦不可棄也
　按陸氏釋文云貊說文作貃貃必貉字誤也說文有貉無貊
　故云然然此是通說非謂其倂引論語文異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釋文曰參所金反　集解包氏曰立則
常想見參然在目前讀參如森　義疏本參下有然字疏曰參
猶森也森森然滿亘于已前也　增修韻略森紐下參字引此
語爲證　韓李筆解曰參古驂字　集註因筆解說音七南反
　盧照鄰乞藥直書引仲尼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坐則參
於前在輿則倚於衡合他篇文爲一辭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漢書律歷志引文輿作車　史記弟
子傳述無也字
夫然後行○義疏本行下有也字
則可卷而懷之○唐石經之作也　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
序曰孔子稱遽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　文選潘岳西征
賦盧諶贈劉琨詩兩注引邦無道可卷而懷之無則字又潘岳
閒居賦注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無可字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義疏本唐石經本俱無之字　後漢紀
安帝紀戒語郭林宗引孔子云云亦無之字
無求生以害仁二句○唐石經害仁之仁作人　文選曹植贈
徐幹詩注引論語無求生以害人　太平御覽仁德類述論語
無求生以害人　漢書蘇武傳贊中論大壽篇後漢書杜林傳
注秦淮海集滅洪論引文皆以殺身句處求生句前　列女傳
節義篇引論語曰君子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　晉書忠
義傳序古人有言君子殺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　郭象南
華經注引孔子曰士志于仁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
　按文選注引用人字前輩校本嘗改之爲仁今考唐石經自
作人則選注未嘗誤也在石經此字難言非誤而當時勒諸
太學示學者成取則焉李善生值其世又安得不遵從乎此
等處足見校書之難

友其士之仁者○義疏本者下有也字
顏淵問爲邦○文選非有先生論注引文淵譌作回
行夏之時○後漢書輿服志引孔子曰其或繼周者行夏之正
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乘殷之輅○釋文曰輅本亦作路　史記殷本紀贊引孔子曰
殷路車爲善索隱曰論語乘殷之輅太史公不取成文遂作此
語　後漢書輿服志五路曰所謂孔子乘殷之路者也　宋
書禮志宣尼答爲邦之問則曰行夏之時輅冕之制
人無遠慮○義疏本人下有而字
已矣乎節○義疏本無乎字疏曰此語亦是重出或孔子再時
行敎也
臧文仲節○文選西京賦注引國語曰臧文仲聞柳下惠之賢
又報孫會宗書注引論語與立下無也字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作躬自厚而薄責
於外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集解孔氏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
曰奈是何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分作二句　春秋繁露執贄
篇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矣　陸賈
新語愼微篇孔子傷無權力于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
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好行小慧○釋文曰魯讀慧爲惠今從古　義疏本慧作惠所
載鄭氏注亦作小惠　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注引論語
如行小惠　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論語好行小惠
　按漢書昌邑王淸狂不惠列子逢氏有子少而惠義並通慧
　又韓非說林惠子作慧子王應麟云篆文惠與慧同然則魯
古之文雖異實仍無異
君子義以爲質○舊無君子二字釋文曰義以爲質一本作君
子義以爲質鄭本略同　孝經三才章疏引論語義以爲質無
君子二字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法言問神篇君子病沒世而無名
　中論考僞篇仲尼惡歿世而名不稱　史記世家子曰弗乎
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後
世哉云孔子作春秋時語　薛侃陽明傳習錄曰稱字當去聲

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
君子不以言舉人○元史劉秉忠疏君子不以言廢人不以人
廢言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義疏本無之字　文選曹植
求通親親表注引無有字又班昭東征賦注引無可以二字
蘇軾志林引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以子
貢之問作入孔子答辭
勿施於人○義疏本人下有也字　舊唐書王希夷傳孔子稱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終身行之矣
吾之於人也○義疏本無也字　後漢書韋彪傳注引論語亦
無也字
如有所譽者二句○義疏本作如有可譽者　漢書藝文志引
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　又谷永傳薛宣傳引文俱無者
字矣字　三國志胡質傳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
譽必有所試　又杜夔傳注傅元序扶風馬鈞曰雖聖人之明
如有所用必有所試
斯民也節○漢書景帝紀贊引文民下無也字所下無以字
後漢書韋彪傳注引文無民也二字　論衡率性非韓二篇引
文三代下皆無之字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唐石經無之字　葉夢得石林燕語曰
班孟堅引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雖略去有馬者
借人乘之之語其傳必有自矣
　按二事大小精麤實不相蒞葉氏疑有馬者七字爲衍因作
是說
今亡已夫○注疏本釋文本筆解本宋石經本南軒解本集說
本纂箋本已俱作矣　四書辨疑曰中原古註本已作矣　義
疏本作今則亡矣夫又有則字　五經文字序作今亡矣無夫
字　漢書藝文志引文已亦作矣　蘇長公集遠景樓記引文
已亦作矣
則亂大謀○七經考文曰足利本無則字
衆惡之章○潛夫論潛嘆篇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
察焉好惡字上下易置　風俗通義正失卷孔子曰衆善焉必
察之衆惡焉必察之　梁書劉孝綽傳謝東宮啟曰先聖以衆

惡之必監焉眾好之必監焉　羅隱兩同書貴賤章孔子曰眾
善者必察焉眾惡者必察焉　葛洪涉史隨筆王氏論語辨惑
舉此文俱以眾好句易置眾惡句上　司馬溫公集嘉祐六年
論選舉狀熙寧二年議貢舉狀王臨川集答段縫書引文亦俱
上下易置

按梁書改察爲監當以姚思廉避其父察私諱故也葛洪字
容甫宋時婺州人與晉葛稚川別

非道弘人○義疏本人下有也字　漢書董仲舒傳引有也字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穀梁傳公二十二年傳曰過而不改又
之是謂之過宋襄公之謂也　韓詩外傳三卷引孔子曰過而
改之是不過也

吾嘗終日不食章○大戴禮勸學篇孔子曰吾嘗終日而思矣
不如須臾之所學也荀子勸學篇無孔子曰三字餘同　孔叢
子雜訓篇子思曰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　潛
夫論讚學篇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
學也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二章
文連讀爲一

君子謀道不謀食○太平御覽述文食下有也字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後漢書班固傳論作智及之而不能守
之又劉梁傳引文知亦作智

必失之○後漢劉梁傳之下有也字

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釋文曰涖音利又音類　義疏本涖
字作莅下同　漢紀孝元帝紀論引孔子曰不嚴以涖之則民
不禁也

按舊注謂此章論居官臨民之法包咸解上句作嚴以臨之
疏述李充云仁以守位其失也寬故更涖以威荀引文變下
敬字爲禁則尤與嚴字相應當時各家師授文每不同此或
其本有如是未必爲記憶譌

未善也○舊鄭康成本此下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一章是釋文

民之於人也○太平御覽述此句無也字下文吾見蹈而死者
矣無矣字

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謝道蘊論語贊述文也作矣

師言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郡齋讀書志曰蜀石經作敬其事而
後食其祿

有教無類○漢書地理志引文無字作亡

道不同不相爲謀○鹽鐵論憂邊章引孔子曰不通于論者難
于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

辭達而已矣○儀禮聘記曰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
義之至也

師冕見○漢書人表師冕顏師古注曰即師免

按表與論語正同注轉舉別文證之文又于他書無所見豈
唐初論語冕字曾作免歟

子告之曰○七經考文曰古本告作謂

與師言之道與○周禮樂師注引作相師之道與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三十七終　南海陳詔桂文燦新校　嘉應楊建傳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二十八　學海堂庚申補刊

論語考異　仁和翟教授灝著

夫顓臾○太平寰宇記引論語夫上有今字

且在邦域之中矣○論語釋文曰邦或作封　集解孔氏曰魯
七百里之封顓臾在其域中似其所據古論邦字爲封　周禮
大司徒注引論語中下無矣字下句是社稷之臣下無也字

何以伐爲○皇氏義疏本作何以爲伐也

按孔氏注何用滅之爲也伐爲字必不容倒顏淵篇何以文
爲或本亦作爲文皆大失語氣

孔子曰求○文選曹大家東征賦注引論語子謂冉有曰周任
有言

危而不持二句○後漢書安帝紀引傳曰顛而不扶危而不持
上下易置

則將焉用彼相矣○漢書王嘉傳引作安用　後漢書陳球傳
傾危之持焉用彼相邪　葛洪抱朴子良規篇危而不持安用
彼相　考文補遺曰古本矣作也

虎兕出於柙三句○舊文柙字爲匣釋文曰匣本今作柙　義
疏本虎兕出柙龜玉毀櫝中各無於字　漢書文三王傳虎兕
出於柙龜玉毀於匵中是誰之過也　三國志公孫度傳注引
魏略曰龜玉毀於匱虎兕出於匣匣字異又略去中字上下
易置　文選任彥升勸進牋注引論語亦作出於匣

固而近於費○水經沂水注引作固而便近於費者也

後世必爲子孫憂○舊無後世二字釋文曰必爲子孫憂本或
作後世必爲子孫憂　後漢書臧宮傳注引冉有曰今夫顓臾
固而近季氏之邑今不取恐爲子孫之憂無後世字

而必爲之辭○義疏本必下有更字　太平御覽述無而字

不患寡而患不均○春秋繁露度制篇引孔子曰不患貧而患
不均　魏書張普惠傳亦引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

蓋均無貧三句○漢書食貨志引文三無字俱作亡

則脩文德以來之○尚書大禹謨孔傳曰遠人不服大布文德
以來之正義曰遠人不服文德以來之論語文也並與則脩字
異　孟子章指作脩文德以懷之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曰鄭本作封內

吾恐季孫之憂○太平御覽述無之字

不在顓臾○釋文曰或作不在於顓臾

而在蕭牆之內也○隸釋載漢石經論語殘碑後記諸家異文
曰而在於蕭墻之內盍毛包周無於字陸贄收河中後請罷兵
狀引文也作矣

按四家所傳論語均無於字世行本正依此四家也盍氏毛
氏他籍無言之者其名及時代今莫審悉

祿之去公室章○漢書劉向傳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
亡之兆師古注引論語孔子曰祿去公室五君矣政逮於大夫
四君矣故三桓之子孫微矣　集解鄭氏曰言此之時魯定公

之初

政逮於大夫○釋文曰逮音代一音第　文選演連珠注引論語政逮大夫四世大三桓子孫微矣

友便辟○集解馬氏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讀辟爲避　公羊傳定公四年注引此章文疏曰便辟謂巧爲譬諭今世間有一論語音辟爲僻非鄭氏之意通人所不取矣　漢書佞幸傳贊拾在視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　示兒編曰前漢佞幸傳正引此語辟字从女與孟子便嬖不足使令於前同則辟讀爲寵嬖之嬖亦通　釋文曰辟婢亦反　七經考文曰一本辟作僻　後漢書爰延傳注引文辟作僻　太平御覽交友部述亦作僻

按辟字馬融讀避鄭康成讀譬班固讀嬖俱不讀婢亦反而陸氏偁音婢亦一音則其他之多或未備由可知矣

友便佞○說文解字引論語曰友諞佞　太平御覽述此章友便佞友善柔二句上下互易

益者三樂○四書湖南講曰樂當如字讀下皆同

樂節禮樂○漢書貢禹傳引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

樂道人之善○七經考文曰古本道作導

樂佚遊○釋文曰佚本亦作逸

侍於君子有三愆○太平御覽述作三偕

按偕當僁文訛廣韻謂僁爲愆之俗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三句○釋文曰魯讀躁爲傲今從古

荀子勸學篇曰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不傲不隱不瞽　鹽鐵論孝養章曰言不及而言者傲也　韓詩外傳四卷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言謹愼其序

按荀卿所用論語文與魯讀同爲傲字可見魯論所傳衍未經秦厄之眞也鹽鐵論仍述作傲桓寬似亦習魯論人

言及之而不言○義疏本無而字

君子有三戒○太平御覽人事部戒字作誡下皆做此

少之時○蘇轍孟子解引作人之少也

戒之在得○釋文曰得或作德非

按淮南詮言訓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強暴老則好利本於此章今釋氏所謂戒者曰貪嗔癡曰淫盜殺亦竊此數衍之也蓋色由于癡極于淫鬭由于嗔極于殺得由于貪極于盜

侮聖人之言○漢書外戚中山衞姬傳不畏天命侮聖人言師古注曰此文引論語也侮古侮字

生而知之者四句○毛詩思齊正義引論語云天生知之者上也　述而篇知之次也集解孔氏曰如此者次于天生知之與詩正義合　論衡實知篇孔子曰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其次也　晉書石勒載記曰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　顏氏家訓勉學篇引此二語亦無兩也字

按顏氏書證篇云河北經傳悉略也字其間有不可得無者削之頗成廢缺又有俗學閒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誠可笑顏既以漫削也字爲非則此之削之者當其所見河北舊本如是非顏氏之自爲削矣

視思明聽思聰○尚書洪範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　榕村語錄曰洪範以敬爲主故先貌言此以思爲主故先視聽

言思忠○文選應吉甫華林園集詩言思其順貌思其恭在視思明在聽思聰注引論語爲證

按忠字本可叶而詩反改順疑應氏所據本有不同

見善如不及章○朱子集答江德功曰此章文勢斷續或有闕文或非一章皆不可考　論語集說以此合後章爲一其說曰見善如不及謂見善矣又若不及見之也見不善如探湯謂見不善矣猶未免於嘗試之也求之于今則齊景公其人矣隱居以求其志志於求仁者也行義以達其道行吾得爲之義以達夫當然之道於天下後世者也求之于今則未見其人也求之于古則夷齊其人也景公知夫子之聖而不能用晏子之言而不能行是見善如不及也田氏不之正而倖公室之僅存闕君不之定而幸嬖子之得立是見不善如探湯也悠悠於善惡之間故雖擁千乘之富而無一德之稱夷齊兄弟遜立捨國而逃是隱居以求其志也扣馬而諫恥食周粟是行義以達其道也即夫人心之安循夫天理之正雖餓死首陽而民到于今稱之即是人以證是語故曰其斯之謂與

按如蔡氏說不惟上章文勢不見斷續下章章首無子曰字不必疑而誠不以富二句亦無煩移就可謂洞澈千古有功聖經之格論特詳識之

見不善如探湯○後漢書黨錮傳范滂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　大戴禮注引文亦作見惡　文子上德篇文王見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

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古史柳下惠傳論引文吾聞句處吾見句上

齊景公有馬千駟○集註曰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　史通雜說篇引此上加子曰字　四書湖南講曰上無子曰字分明與前合爲一章　四書纂箋曰晏子春秋言齊景公好馬疑公以好馬故致多如此

按千駟猶云千乘言其爲大國之君耳晏子書多假託好馬之言或轉因論語傅會

民無德而稱焉○義疏本作民無得稱焉　論語集語本四書大全本皆德作得　文選潘岳河陽縣詩任昉求立太宰碑表李康運命論三注皆引論語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　葉適水心集姜公墓志亦引作無得　論語稽求篇曰此舊本原是德字並無別本作得者即注疏本可考也惟泰伯篇民無得而稱是得字程子欲加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八字于此章之首而安定胡氏又欲加八字于其斯之謂與之上遂改德爲得字則何可矣按正義曰此章貴德也齊景死而無德可稱夷齊到今稱之豈非其德之謂與王肅注此云此所謂以德爲稱蓋讀即稱也斯即德也宋儒改作得字而近代刻本則仍改德字惟祁氏藏宋板集註本是得字

民到于今稱之○文選東征賦注曰論語民到于今稱之稱或爲祠又烏有先生論注引文民作人無之字

其斯之謂與○集註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六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愚謂此說近是

陳亢問於伯魚曰○釋文曰亢音剛又苦浪反　說文解字曰論語有陳伉

學詩乎○楊龜山集答吳仲敢書引二節文此作子未學詩乎下作子未學禮乎　[illegible]引此章文略去學詩一段

按孝經注趨而過庭以教敬也故其疏專以學禮一事爲證但既略去學詩而其後仍云聞斯二者云問一得三則于義理參錯

未也○七經考文曰古本學詩乎下未也也作之上下未也同今本

不學詩無以言○義疏本不上有曰字言下有也 隋書何妥傳夫子有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

不學禮○風俗通義愆禮卷引論語不爲禮無以立 大戴禮勸學篇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飭不飭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

按夫子訓伯魚學詩之言別見後篇學禮之言別見大戴禮而其文皆不齊蓋伯魚述其略記者記其詳也周應賓考異言白虎通引此作不爲禮今檢白虎通無之當只以風俗通誤憶

聞斯二者○義疏本者下有矣字 七經考文曰足利本者作矣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七經考文曰古本稱上無君字 白虎通德論嫁娶篇引論語曰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

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白虎通爵篇嫁娶篇兩引此文邦人俱作國人

稱諸異邦曰寡小君○唐石經諸作謂 禮記曲禮公侯有夫人夫人自稱于天子曰老婦自稱于諸侯曰寡小君自稱于其君曰小童 義門讀書記曰雜記云訃于他國之君夫人曰寡小君不稱此稱諸異邦之一證不得專據曲禮

亦曰君夫人○義疏本人下有也字

按鄭氏禮記注云自稱于諸侯謂饗來朝諸侯時也據坊記自陽侯竊繆侯夫人而大饗廢夫人之禮矣其禮既廢其文未盡刪於傳記當時乃有藉口以掩其私如文姜之饗齊侯者聖人因貶諸春秋又與門弟子議及於此此論語所以有此章文而與禮記不符合歟章首當有子曰字今闕文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三十八終

嘉應楊懋建校字 南海陳韶桂文學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三十九　學海堂庚申補刊

論語考異　仁和翟教授灝著

陽貨欲見孔子○陳梓四書質疑曰以孟子例之則當註欲見之見去聲六字

歸孔子豚○論語釋文曰歸如字鄭本作饋魯讀爲歸今從古 儀禮士虞疏孟子章句俱引論語作饋 四書釋地又續曰此與歸女樂注並云歸如字一作饋按歸如字解則云入也還也杜預解歸者不反之辭此于蒸豚女樂何涉乎自當作饋孟子書正作饋孔子世家作遺魯君女樂文馬饋餉也遺餽贈也康成注以物有所餽遺是也

孔子時其亡也○韓李筆解曰時當爲待

遇諸塗○釋文曰塗字當作途 論衡知實篇引作途

懷其寶而迷其邦○孟子疏引全章文獨此句無兩其字 韓詩外傳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

按此節自孔子曰以上或謂俱陽貨自爲問答究語氣不爲無見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晉書應詹傳性相近習相遠五代史李彥珣論引語曰性相近習相遠皆無二也字 後漢書班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劉逵三都賦注引論語性相近習相遠也皆無上也字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皇氏義疏本集編本纂疏本唯字俱作惟 尚書多方正義論衡本性篇中論夭壽篇俱引文唯字作惟知字作智 禮記中庸正義引作唯上行與下愚疑誤 朱子語類曰性習遠近與上知下愚本是一章子曰二字衍文也

子之武城○七經考文曰古本作子游之武城 文選古詩注引論語曰子游爲武城宰聞弦歌之聲又謝元暉臥病詩注同 藝文類聚述論語曰子游爲武城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夫子莞爾而笑○舊文莞爲莧釋文曰莧本今作莞 唐貞觀孔子廟碑唲爾微咲 楊錫觀六書辨通曰集韻莞字下或作莧作唲莧爲莧陸即莞陸也唲則專主笑矣文選注引論語莞爾而笑依說當作唲爾趙氏長箋迺以莧爾爲正 太平御覽州郡部述無爾字

公山弗擾以費畔節○義疏本弗擾作不擾 漢書人表公山不狃師古注曰即公山不擾也 史記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索隱引鄒氏云狃一作蹂 左傳定公十二年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人奔齊杜氏注曰時仲尼爲司寇

按左傳史記各與論語事不同左傳陽虎之畔在定公八年時公山不狃雖未著畔迹而與季寤等共因陽虎則季氏亦已料其畔矣因於次年使人召孔子圖之孔子未果往而不狃盤踞於費季氏無如之何也十二年孔子爲魯司寇建墮費策不狃將失所倚恃遂顯與叔孫輒襲魯犯公孔子親命申句須樂頎伐之公室以之平季氏之召終亦以之應矣如此說之則左史兩家所載得以相通而於事理亦可信論語召字上原無主名舊解惟推測子路語謂是公山氏召實大誤也按子路語意當介介於季氏之平素劣跡而云何必因公山氏之之以從畔伐畔也上之謂往下之謂季氏所書經屢寫句內偶脫一字乃致與左史文若矛盾耳先儒承舊解謂此爲聖人體道之大權夫權之爲喻或輕或重審物以濟變也如論季氏之平素召不當往而不狃之罪更有重焉則不妨於應季氏此正所謂權矣若併不狃之悖亂略不審擇則枉道而已烏得謂之權乎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論衡問孔篇作子路曰末如也已無不說二字

何必公山氏之之也○七經考文曰古本無一之字 太平御覽州郡部述文無一之字

夫召我者而豈徒哉節○義疏本用我上有復字 史記世家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 論衡用我上下亦無有字者字 說苑至公篇孔子德積而不肆道屈而不伸喟然嘆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 春秋傳序疏曰鄭元注論語以東周爲成周 朱子讀余隱之尊孟辨曰鄭叔友引孔子吾其爲東周乎謂爲當作去聲讀

按杜氏春秋序以或有黜周王魯之說引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以明其說之非則東周斷非別周鄭康成所謂成周是也詩黍離正義引鄭論語注曰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

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故昭二十二年王
子猛入於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
入於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此言時在敬
王居成周後故云爲東周乎爲字實當作去聲讀如述而篇
爲衛君之爲猶言助也夫子云豈徒哉言不徒制弗擾如有
用我則將助周室申明君臣上下大義卽季氏輩並正之矣
集解集註皆云興周道於東方意未嘗不含此而欠昭明後
此小儒乃謂子欲因魯爲東周或且謂因弗擾爲東周殊乖
謬甚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七經考文曰古本曰上有對字
集註考證曰孔字衍疑此等處鄭氏多依齊論
信則人任焉○考文曰一本焉作矣
按後篇言信則民任此言人任向書康誥傳周禮大司徒疏
皆引信則人任焉應屬于此
佛肸召○義疏本作胇肸下做此　漢書人表茀肸師古注曰
卽佛肸也　論衡問孔篇載佛肸章於公山章前　史記世家
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
事在孔子過蒲適衛後
按佛肸之畔畔趙簡子也簡子挾晉侯以攻范中行佛肸爲
范中行家邑宰因簡子致伐距之于晉爲畔于范中行猶爲
義也且聖人神能知幾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三分
晉地之勢成則大夫自爲諸侯之禍起其爲不善較佛肸孰
大小哉子路見未及此但知守其常訓聖人雖有見焉郤難
以前知之幾爲門弟子語也故但以堅白恒理答之
子路曰昔者由也節○論衡子路下有不說二字　史記子路
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
牟畔子欲往如之何
然有是言也○論衡作子曰有是也無然字言字　史記亦無
然字　太平御覽述無也字　義疏本言也下復有曰字然後
接不曰堅乎
磨而不磷○漢州輔碑摩而不磷隸辨曰摩與磨磷與磷古蓋
通用詩衛風如琢如磨釋文引磨又作摩唐風白石磷磷釋文
曰磷亦作磷　野客叢書曰論語磷字作去聲緇字作平聲古
人亦以磷作平聲而緇作去聲可通讀　傅咸論語詩磨而不
磷與臣身字並叶讀磷平聲　金史禮志宣聖廟奠帛辭磨而
不磷與舜仞振並叶讀磷去聲
涅而不緇○史記論衡緇俱作淄　筆解本作淄　新語道基
篇文選座右銘注俱引作淄　隸釋曰州輔碑涅而不緇涅卽
涅字緇卽緇字費鳳碑埿而不滓蓋用涅而不緇其字有不同
若非假借則是傳授異也
吾豈匏瓜也哉節○史記吾作我　論衡不食下有也字　太
平御覽菜茹部瓠下述論語吾豈瓠瓜也哉　事文類聚後集
述亦作瓠瓜　集註考證曰此二句蓋當時方言俗語夫子引
之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義疏本由下無也字女作汝下做
此　文選辨命論注引文女作汝無也字
居○義疏本居上有曰字
其蔽也蕩○荀悅前漢高后紀扁鵲引孔子曰好智不好學其
蔽也蕩
可以羣○大戴禮小辨篇足以辨言注引孔子曰詩可以言可
以怨
邇之事父○太平御覽學部述作近之事父
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義疏本召作邵下放此疏曰此卽伯魚
過庭孔子問學詩乎時也其語亦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
按韓詩邵伯所㧞邵字从邑列子楊朱篇稱邵公史記白起
傳稱周邵呂望邵南字必有師承
鐘鼓云乎哉○春秋繁露玉杯篇引文鼓字從皮
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舊文窬爲踰釋文曰踰本又作窬　五
經文字曰窬弋朱反又音豆　後漢書陳忠傳注引作穿窬之
盜乎　禮記表記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
則穿窬之盜也與
鄉原○釋文曰鄉如字又許亮反　集解周氏曰所至之鄉輒
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原人趨鄉容
媚而苟合之此所以賊德也　五經文字序曰經典之字音非
一讀若鄉原之鄉爲嚮取材之材爲哉兩音出於一家而不決
其當否　義疏引張憑曰鄉原原壤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也
鄉如字　韓李筆解曰孔注內荏曰內柔佞也古文原類柔而
鄉爲向後人遂誤內柔爲向原　集註曰原與愿同荀子原慤
注讀作愿是也　中論考僞篇曰鄉愿無殺人之罪而仲尼深
惡之直以原字作愿　履齋示兒編曰晦菴先生云原與愿同
非也愿慤則爲謹厚之人必不肯同流合汙所謂鄉原實推原
人之情意以求苟合於世故曰一鄉之原人而爲德之賊也
按荀子富國篇云能齊則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慤君
道篇云材人愿慤拘錄計數是史吏之才也正論篇云上端
誠則下愿慤愿慤則易使其文皆正作愿朱子但云註讀或
宋本與今本異耶孟子說鄉原云一鄉皆稱原人又云居似
忠信行似廉潔則原必當讀愿此與孟子集註皆未著音宜
補之
德之賊也○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無也字下章德之棄也古
本亦無也字
可與事君也與哉○釋文曰本或作無哉　七經考文曰一本
無也與二字　後漢書李法傳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　文選
東京賦注引論語鄙夫不可以事君　鹽鐵論論誹章子疾鄙
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集解曰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此楚俗
言　潛夫論愛日篇孔子病夫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
失之者　蘇軾上神宗書引此章文患得之作患不得之○沈
作喆寓簡曰東坡解云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予觀退之王承
福傳云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者則
古本必如是　四書辨疑曰當爲患不得之今無不字蓋闕文
也　荀子子道篇孔子曰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旣已得
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樂也家語在厄篇與
荀子略同　禮記雜記旣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方愨解難
曰鄙夫之心在乎固其位君子之心在乎稱其位鄙夫不足于固
而失之者鄙夫所患也德不足以稱而失之者君子所恥也此
所以爲異
古之矜也廉○釋文曰魯讀廉爲貶今從古
古之愚也直二句○後漢書李雲傳論注引論語古之狂也直
今之狂也詐而已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義疏本無此章　唐石經亦無此章
後人竄補
惡紫之奪朱也○周禮司市疏左傳哀公十七年疏漢書杜欽
傳引俱無也字　尹文子引亦無也字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義疏本者作也　尹文子大道下篇引
語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家無者字
天何言哉○釋文曰魯讀天爲夫今從古
　按兩天何言哉宜有別上一句似從魯論所傳爲勝
百物生焉○晉書張忠傳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百字
作萬　太平御覽述論語萬物生焉
孺悲欲見孔子二句○釋文曰孺字亦作獳　義疏本辭下有
之字　考文補遺曰一本疾作病　儀禮士相見禮疏孺悲欲
見孔子不由介紹故孔子辭以疾
將命者出戶○文選思舊賦三國名臣序贊二注俱引論語曰
將命者出
期已久矣○釋文曰期音基一本作其　史記弟子傳作不已
久乎　世說新語引文期字作朞
禮必壞○史記封禪書引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
樂樂必壞
舊穀既沒節○太平御覽路史注皆引衛波傳曰宰我謂三年
之喪日月既周星辰既更衣裳既造百鳥既變萬物既易黍稷
既生朽者既枯於期可矣顏淵曰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
年而免父母之懷予雖美辯豈能破堯舜之法改禹湯之典更
聖人之道除周公之禮改三年之喪不亦難哉
鑽燧改火○類篇曰論語鑽燧或書作爨
食夫稻三句○釋文曰食音嗣衣於旣反　義疏本稻下錦下
並有也字女作汝下同　世說新語規箴類郭林宗謂陳元方
引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　太平御覽布帛部
述作食夫穀
女安則爲之○義疏本汝上有曰字
食旨不甘三句○孝經喪親章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
天下之通喪也○禮記三年問篇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
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史記弟子傳作通義
後漢書荀爽對策曰天下通喪可如禮注引禮記曰三年
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按兩經所傳惟通與達一字殊注後漢書者當引語不當云
記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漢石經無乎字
爲之猶賢乎已○法言寡見篇引文乎作於
君子義以爲上三句○史記弟子傳子曰義之爲上君子好勇
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　漢書地理志引孔子曰
君子有勇而亡誼則爲亂小人有勇而亡誼則爲盜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漢石經作君子有惡乎子
曰有　義疏本子貢下有問字
惡稱人之惡者○管子版法解曰故君子惡稱人之惡
　按管子法法篇曰政者正也戒篇曰孝弟者人之祖也小稱
篇曰身不善之患不患人莫己知皆有合于論語之旨版法
解又曰度恕者度之于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于人說者謂
管仲書輯自戰國多益他書以成凡此之屬其皆假借自論
語耶然亦有共述古言者如此條以故字引端可見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漢石經無流字
惡果敢而窒者○釋文曰魯讀窒爲室今從古
曰賜也亦有惡乎○義疏本乎作也疏曰子貢聞孔子說竟云
賜亦有所憎惡惡徼以下說所憎惡之事也謂此句亦子貢語
　文選西征賦注引論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與義疏合
惡徼以爲知者二句○釋文曰徼古堯反鄭作絞古卯反孫音
遜　考文曰古本徼作撽知作智孫作遜下章不遜同　中論
覈辨篇引孔子曰小人毀訾以爲辯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
斯乃聖人所惡以此爲孔子語
惡訐以爲直者○蘇東坡文集上韓太尉書孔子曰惡居下流
而訕上惡訐以爲直疑以此連屬上文
唯女子與小人句○後漢書爰延傳引文唯字作惟養下無也
字　又楊震傳注世說新語注引皆無也字
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義疏本作遠之則有怨　後漢書楊
震傳疏曰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注引論語文
孫字作遜　又爰延傳暨三國志黃初三年令魏書高允傳文
選報任安書注皆引作不遜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女德無極
婦怨無終注曰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
年四十而見惡焉○漢石經作年卌見惡焉卌蓋四十兩字之
併讀先立切而字無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三十九終　[illegible]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四十　學海堂庚申補刊

論語考異　仁和翟教授灝譔

微子去之節○史記宋世家贊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
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通此節爲孔子語　鶡冠子備知篇
陸佃注引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題孔子曰字　四書通旨史
記周本紀宋世家所紀此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爲微子先
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爲奴者近是然與夫子之言
先後又不同史所書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爲先後
殷有三仁焉○後漢書劉陶傳注引論語曰殷有三仁焉微子
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以此語處前節上　梁書王亮
等傳論亦曰孔子稱殷有三仁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
而死　太平御覽人事部述論語亦以殷有三仁焉處微子三
句上　韓李筆解本殷作商　張存紳雅俗稽言曰或謂仁即
井有仁焉之仁當作人夫子言殷有三人如此
柳下惠爲士師章○孟子疏引此章文冠孔子云三字　戰
國策燕王喜謝樂毅書曰昔者柳下惠吏于魯三黜而不去或
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
乎寧于故國爾
三黜○論語釋文曰三息暫反又如字　新序雜事篇昔柳下
季爲理于魯三絀而不去黜字作絀下焉往不三黜做此　荀
子成相篇展禽三絀亦作絀　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引論語
作三黜之

子未可以去乎○後漢書崔駰傳注引論語作可以去矣　新序亦作可以去矣
何必去父母之邦○漢石經邦作國　風俗通義十反卷載
絀曰枉下惠不去父母之國　集注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
之言而亡之矣
按風俗通別卷曰柳下惠三黜不去孔子謂之不恭所亡皆
之之言或此是歟
齊景公待孔子章○史記世家景公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
嬰進沮之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
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
孔子遂行反乎魯
齊人歸女樂章○釋文曰歸如字鄭作饋其貴反　漢書禮樂
志齊人餽魯而孔子行師古注引論語曰齊人餽女樂　後漢
書蔡邕傳齊人歸樂孔子斯征章懷注引論語曰齊人餽女樂
文選鄒陽上書注亦引論語齊人饋女樂　史記世家孔子
行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
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
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
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
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
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
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
孔子遂行宿乎屯　韓非子內儲說仲尼爲政
於魯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君何不迎之重祿高位遺哀
公女樂以驕榮其志哀公新樂之必怠于政仲尼必諫諫必輕
絕于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
于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按孔子爲政于魯在定公時韓非以爲哀公誤也其云諫之
不聽乃去則於聖人去父母國之道獨爲周徧當歸女樂時
孔子必嘗極諫觀齊人之不敢直陳魯庭桓子之不敢公行
魯廷可以意會其故論語孟子俱不專於紀事往往闕一二畢
無嫌也史記不兼載韓非語便成闕失
楚狂接輿節○莊子人閒世篇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
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
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焉福輕乎
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
乎畫地而趨以下更有十餘語皆楚狂辭　論語集註考證曰
輿莊子一本又作與同音餘　七經考文曰古本歌而過孔子
下有之門二字足利本同
按高士傳楚狂姓陸名通則接輿非其名乃接孔子乘輿耳
後文孔子下不云下輿以輿已先見此也既言接輿何得再
言遊門莊周趣一時之筆而鄭康成遂訓後下字爲下堂出
門蒙未敢以爲信也
何德之衰三句○漢石經作何而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諫也來
者猶可追也　廣川書跋曰漢石經作何得之衰與洪氏隸釋
傳文異　皇侃義疏本諫下追下並有也字　唐石經何
德之衰也有也字　史記世家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
漢書敘錯傳引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　呂氏本
有始覽引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今周書無　爾雅
子治本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已者也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釋文曰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
政者殆今從古
按魯讀期斯已矣者疑屬上篇問喪章期而已矣如陸云則
魯論已皆有錯簡矣鄭注不傳難以遽斷
趨而避之二句○義疏本辟字作避言下有也字
長沮桀溺　漢婁壽碑桀且溺之耦耕隸辨曰此非同音而借
或漢時傳論語有不同也
孔子過之○史記世家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隱者使子路
問津焉　梁書處士傳序曰孔子稱長沮桀溺隱者也　文選
逸民傳論注引文無之字
按夫子但稱丈人爲隱者於沮溺未稱梁書所云蓋承史記
文誤合爲一水經注言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
之所有東流水乃子路問津處據戶子則云楚狂接輿耕于
方城接輿沮溺二事亦將合爲一矣記載中此類頗多
夫執輿者爲誰○漢石經輿作車誰下有子字　義疏本誰下
有乎字　史記世家夫作彼
爲孔丘　藝文類聚述文無爲字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漢石經作曰是是知津矣無也曰二字
高士傳亦無下曰字　義疏本作對曰是也
是魯孔丘之徒與○舊文某爲子無是魯二字釋文曰孔子之
徒與一本作子是本今作孔某之徒與　史記世家曰子孔某
之徒與　班昭幽通賦注引論語桀溺曰子孔某之徒與
滔滔者○釋文曰滔滔鄭本作悠悠　史記亦作悠悠
按史世家注引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文選皆紀總
論注亦引孔氏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貌今集解本所用孔
注已改隨正文作滔滔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二句○漢石經辟世之辟作避辟人
何問　義疏本兩辟字俱作避　史記無兩字也字　文選幽
通賦注引上句與史記同辟字作避　又漢晉傳論注引作與
從避人之士
耰而不輟○漢石經作櫌不輟無而字　說文解字引論語櫌
而不輟　左紀文字曰櫌見論語今經典及釋文皆作耰
類篇木部櫌字下引論語櫌而不輟木部櫌字下又引論語
櫌而不輟
子路行以告　○○○漢石經無行字無夫字　史記亦
無行字　釋文曰憮音呼又音武　廣韻引論語夫子憮然云
或作儛
鳥獸不可與同羣○義疏本羣下有也字　三國志管輅傳注
引輅別傳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　武名於陵子畏人爲仲
尼亦有言羽毛弗可與同羣
按莊周山木篇孔子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澤入獸不
亂羣入鳥不亂行蓋即此語傅會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釋文曰徒與而誰與與並如字又
並音餘　三國志管寧傳引仲尼言誰與下有哉字　七經考
文曰一本誰與下有之字　史記世家述此章文獨無此一句
以杖荷蓧○釋文曰荷何可反又音何本又作條又作莜
說文解字引論語以杖荷莜　玉篇引論語亦作莜　義疏本
條作篠　經解鉤沈引包氏章句作條
五穀不分○釋文曰分包云如字鄭扶問反

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其杖而耘　釋文曰植音值又市
力反芸多作耘字　文選陶淵明詩注束皙應休璉與從弟書
二注皆引論語作耘
止子路宿節○風俗通義愆禮卷長沮丈人避世之士猶止子
路爲雞黍見其子焉牽言長沮
子路曰○集註曰福州有一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
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　四書辨疑曰古今天下印本寫
本皆未嘗見其添此二字者惟此福州一寫本有之不宜收錄
蘇濂石渠意見補缺曰路下有反子二字爲是不然子路不
見隱者而囘向何人述夫子之意而言之如此
按或以子路述向何人之說謂上文見其二子焉當在行矣
之下而誤脫在前斯笨伯之談也既已有二子遂伏于前此
自可以意會古人行文之妙正在此移易緊接只調排得一
過文好却將長幼之節要義失其根因
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漢石經義作儀廢之下有也字
義疏本作如之何其可廢也　後漢書申屠蟠傳注引作如之
何其可廢也
欲潔其身○漢石經唐石經宋刻九經潔字皆作絜　後漢書
齊武王傳注引孔子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謂此是孔子言之
君子之仕也二句○文選運命論注引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
其義也謂是孔子言之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釋文曰已音紀一音以　集解包氏曰
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讀已如紀　義疏本不行下有也字
虞仲○金史隱逸傳序引此節文獨無虞仲二字　日知錄曰
據史記吳太伯卒弟仲雍立是爲吳仲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
吳周章弟也殷時諸侯有虞國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于
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
太王之昭也即謂仲雍爲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居吳不當
言虞古虞吳二字多通用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
又考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
固有徵矣
夷逸○集註考證曰虞仲隱逸於夷故曰虞仲夷逸連上文以
四字爲句　論語詳解曰權以通變故爲夷逸行與夷齊伴也

漢書地理志注云夷逸竄於蠻夷而遁逃即言虞仲也
朱張○釋文曰朱鄭作侏張音陟良反　義疏載王弼論語釋疑
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云七人而後世評於六人獨闕
朱張者明取舍與孔子合也　集註考證曰朱張恐即周章
論語詳解曰朱當作誅書云譸張爲幻即滿狂也曰逸民曰夷
逸曰朱張三者品其目也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
不辱其身○義疏本身下有者字　後漢書黃瓊傳注引孔子
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前後易置
降志辱身矣○班昭幽通賦注論語謂柳下惠少連辱身也
古史伯夷傳孔子傳引文降志下皆有而字
其斯而已矣○漢石經作其斯以乎
謂虞仲夷逸○漢石經逸作佚上文夷逸闕
身中清○史記世家作行中清
廢中權○釋文曰廢鄭作發訓動貌　黃山谷集伯夷叔齊廟
記孔子以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誤以此屬上
段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後漢書黃瓊傳李固引傳曰不夷
不惠可否之閒注引論語此文爲證
按注言淵騫爲偏或同李仲元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
否之閒也李固所引當爲法言文矣然法言未應稱傳鄭氏
注此云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則其義
自與引文脗合
大師摯適齊章○漢書禮樂志殷紂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其器
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注曰論語大師摯適齊云云
此志所云及古今人表所敘皆謂是也云諸侯者追繫其地非
謂當時已有此國名而說論語者乃以爲魯哀時禮壞樂崩樂
人皆去斯未允也　困學紀聞曰漢書古今人表列太師摯以
下八人於殷紂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奔者大
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大師摯八人之後蓋以合
兩事爲一
三飯繚適蔡○廣韻三字下云三飯繚之後有三飯氏
入於河○義疏本入于河入于漢入于海於並作于
播鼗武○舊文鼗爲鞉見釋文　漢書古今人表亦作鞉　義

疏本鼗作鞀
按鼗鞉鞀字訓義同書下管鼗鼓作鞉詩置我鞉鼓作鞀月
令命樂師修鞀鞞鼓祖兩子武王有戒愼之鞀並作鞀據諸
訓文祇是一物
入於海○漢石經入于海作于上河漢句闕　太平御覽樂部
逃論語入于海
君子不施其親○舊文施爲弛釋文曰弛舊音絁又詩紙反又
詩豉反孔云以支反一音勑紙反落也並不及舊音本今作施
漢石經施字與今本同　集解孔安國曰施易也不以他人
之親易己之親程子外書正叔曰施與也不私與其親暱也俱
讀施如字　韓李筆解曰施當爲弛　朱子或問曰問施何爲
弛曰陸氏釋文云爾而吳氏考開元五經文字亦作弛是唐本
初未嘗誤也然孔說已訓爲易則漢本已作施而讀如衞綰傳
之施易者耳此不可曉然作弛者于義爲得　又與張敬夫論
癸巳論語說曰謝氏訓施爲施報之施誤矣呂與叔讀爲弛而
不引釋文未必其考于此蓋偶合耳
按周禮遂人與其施舍注云施讀爲弛禮記孔子閒居引詩
弛其文德注弛作施施弛兩字古多通用然坊記言君子弛
其親之過而敬其善此云不弛雖語意各殊然嫌其文之戾
也開元五經文字弛字之下但云式爾反解也無及論語處
朱子據吳氏言之或吳氏誤憶金氏集註考證云開元本即
孟蜀石經開元與孟蜀遙不相接自蜀有石經以來從未有
作如是別稱者金氏殆有意爲朱子護然亦何煩護耶集註
中但舉陸本福本爲證而不更言開元五經文字蓋朱子早
檢覺之矣
則不棄也○唐石經棄字作弃　禮記檀弓正義引論語曰故
舊無大故則不相遺棄　漢書宣六王傳周公戒伯禽曰故舊
無大故則不可弃也　文苑英華李華正交論引傳曰朋友無
大故不棄
無求備於一人○漢書宣六王傳述文無作毋　尚書成王命
君陳曰無求備于一夫
仲突仲忽○漢書古今人表作中突中曶
叔夜○宣和博古圖錄曰周叔液鼎銘二十三字叔液之名不

見穆傳惟語記周八士則有叔夜爲豈其人歟
季騧○廣韻季字下云晉有祁邑大夫季瓜忽宋有季隨逢世
本云周八士季隨季騧之後騧或作爪

按八士周文武時人出南宮氏晉語文王之即位也詢於八虞賈唐注云八虞即周八士皆爲虞官逸周書和寤武寤二篇序武王將起牧野之文一云膺眞于尹氏八士一云尹氏八士咸作有績至克殷篇則命尹逸作筴告神命南宮忽振財發粟命南宮伯達遷九鼎三巫明八士即南宮氏兄弟而隨武王伐紂者也漢書人表列伯達以下八人于周初似自允當鄭康成謂成王時劉向馬融謂宣王時不知其別何依據又白虎通姓名篇云論語周有八士積于叔何益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于伯季明其無二也此伯仲叔季俱兩兩相並而班氏言之如此當時別典所記豈有與論語絕殊者耶公羊傳注言文家字積于叔質家字積于仲疏舉太似卜子伯邑考外皆稱叔惟未有耼季而已爲字積于叔之證班氏或兼論及彼而其文有譌脫耶釋蒙敝滯猶望于後之達者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四十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四十一　嘉應楊[illegible]校 南海陳[illegible]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論語考異　仁和翟教授灝著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後漢書獨行傳注引論語君子見危授命見得思義　文選殷仲文解尙書表注引論語子張問士子曰見危授命見得思義

焉能爲亡○論語釋文曰亡如字　集註曰亡讀作無

其不可者拒之○舊文拒爲距釋文曰距本今作拒下人將距我如之何其距人也同　漢石經爲距又可者下者距上凡闕四字今此間有五字疑漢本無其字　皇氏義疏本拒皆爲距

異乎吾所聞○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聞下有也字

君子尊賢而容衆一句○韓詩外傳九卷子貢謂堂衣若舉此一語

我近人謂尊賢二語深合夫子愛衆親仁之旨此[illegible]平日所聞于夫子者正句方是重申己意蔡中郎正交論云子夏門人問交于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則貴人已作是說矣說之不盡可盡二語爲子貢所同聞證

我之大賢與○七經考文補遺曰我之大賢我之不賢[illegible]本無之字

子夏曰雖小道章○漢書[illegible]引此章文題爲孔子語文東平王思傳致遠恐泥師古注[illegible]題爲孔子語　後漢書蔡邕封事曰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注曰論語子夏云云此蓋以爲孔子之言當[illegible]有所據也　隋書經籍志引雖小道三句亦題爲孔子語　[illegible]似孫子略亦引孔子曰雖小道亦有可觀　廣韻泥字下引詩曰致遠恐泥

按邕所書石經自爲子夏一人當無兩據封事以爲孔子似因班書誤認而後人皆相承歟

是以君子不爲也○考文補遺曰古本爲作學　漢書藝文志引文不作弗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三句○後漢書[illegible]傳注引此爲孔子語又曰上有君子二字　中論治學篇引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

舊唐書張元素傳上書曰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

太平御覽述文忘字作亡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後漢書[illegible]帝紀正經義詔引此爲孔子語

子夏曰百工居肆章○蘇文忠公集日喩引此爲孔子語　虞翻注易單爲工引子夏曰工居肆無百字

按周氏應賓云以成其事白虎通成作致檢本書惟辟雍篇中引此今自爲成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選楊惲報孫會宗書注引此爲孔子語　七經考文曰古本必上有則字

按如考文古本作則必文也今所見皇氏義疏亦有則字而在必字之下于義不可通考文稱古本據云與義疏同則今義疏必屬訛倒史記孔子世家齊羣臣對景公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語意頗相類疑此文亦對質言可以不讀去聲

望之儼然○釋文曰儼本或作嚴音同儼　義疏本作儼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蘇文忠公集上神宗書引信而後勞其民二句爲孔子語　楊時荆州語錄引信而後諫二句爲孔子語

則以爲厲己也○釋文曰厲鄭讀爲賴恃賴也

信而後諫○後漢書李雲傳論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己注引論語曰君子信而後諫其君未信則以爲謗己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章○春秋繁露玉英篇作無踰　韓詩外傳二卷曰孔子遭程本子于郯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之夫士不中道相見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晏子春秋晏子對孔子曰吾聞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集註剩義曰據此則子夏之言將有所昉

按據外傳此本孔子言而子夏述之也述其言而略其本事致覺其言之不能無弊也荀子王制篇又引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亦與此意同參觀之尤悉其言之本末有弊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漢石經游作斿　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注引子張曰子夏之門人洒掃應對進退出入則可也

周禮隸僕注引論語亦無[illegible]二字

當洒掃○釋文曰洒色買反又所宜反正作灑掃今作埽　唐石經掃字作埽　周禮注引文亦作埽

抑末也○釋文曰末或作未非也

言游過矣○漢文粹李翱答王載言書引文矣作也

孰後倦焉○論語稽求篇曰倦即古券字傳與券皆古印契傳信之物周禮考工記輈人左不券鄭氏注謂券即今倦字可驗也

區以別矣○牟子理惑論引文別下有之字　困學紀聞曰胡五峯謂草木生于粟粒之萌及其長大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初具乎一粒之內而未嘗自外增之也此用樂記區萌之區當讀如勾

焉可誣也○漢書薛宣傳君子之道焉可憮也晉灼注曰憮音

註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漢石經卒字作卒　惟字作唯　宋石經惟作唯　七經考文曰古本卒作終惟作唯　漢書董仲舒引論語惟亦作唯卒字作虖師古注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宋史黃裳傳亦引爲孔子言

仕而優則學二句○玉篇引論語學句冣仕句前　朱子文集程允夫問子夏之言似爲時而發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爲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當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不知此說是否答曰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顚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

然而未仁○王肅家語注曰子張不務立仁義之行故子貢激之以爲未仁也誤子游爲子貢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漢石經作吾聞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　後漢書荀爽對策引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無也字

孟莊子之孝也○論語辨惑曰東坡謂聞孟獻子之孝不聞莊子也遂疑莊爲獻字之誤夫聖人以爲孝則固孝矣而必欲求他證而後信不亦過乎

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孝傳作其不改父之政與父之臣

是難能也○義疏本無能字

上失其道二句○韓詩外傳三卷引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孔子曰夫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

則哀矜而勿喜○鹽鐵論後刑章則作卽　舊唐書懿宗紀咸通十二年勅引語則亦作卽　尚書大傳子曰聽訟雖得其旨必哀矜之

按此篇所記羣賢之言類多述其師訓不特曾子之聞諸夫子也古籍淪亡未能徧考而係著偶有見者不敢更漫置之

子貢曰紂之不善章○漢石經貢作贛下凡貢字倣此不如是之甚作如是其甚　義疏本不善下有也字　論衡語增篇晉世篇皆引此章爲孔子語如一作若　史通疑古篇引作桀紂之惡不至是　羅泌路史發揮引作紂之不道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章○義疏本食作蝕焉作也　文子上義篇晉書潘尼傳北史蕭大圜傳柳柳州集與楊誨之書皆作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　晉書劉頌傳古之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　隋書魏澹傳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圓首方足孰不瞻仰　路史黃帝紀論作如日之有食焉　太平御覽作日月之蝕人皆見之　舊唐書元行沖著釋疑論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爲仲尼言　蘇文忠公集再上皇帝書引全章文爲孔子言

衞公孫朝問於子貢曰節○史記弟子傳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云云

按考經疏云劉瓛張禹之義以爲仲者中也尼者和也孔子有中和之德故謚曰仲尼又檀弓魯哀公誄孔子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疏云尼則謚也中和之說稍近穿鑿魯哀公事則甚信而可徵論語一書惟此以下四章稱仲尼四章連次篇末且有其死也哀之文必俱孔子旣卒後語合中庸孝經之稱謂觀之則尼誠孔子謚矣今人藉口二經謂弟子子孫皆可呼其師與父祖之字殆未深考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漢石經墜作隊　白虎通禮樂篇引此爲孔子言

賢者識其大者二句○漢石經識作志　漢書劉歆傳引亦作志　孟子尹士章章指述亦作志　野客叢書曰識字無音今人多讀如字而蔡邕石經作志是當讀識爲志也　唐文粹杜牧注孫子序子貢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　文苑英華李舟獨孤常州集序在人賢者得其大者

而亦何常師之有○晉書禮志引子貢曰夫何常師之有　文選閒居賦注引論語叔孫武叔曰吾亦何常師之有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節○太平御覽述論語叔孫武叔謂子貢曰仲尼豈賢於子乎對曰譬之宮牆云云

譬之宮牆○漢石經作辟諸宮牆　義疏本之作諸　四書纂箋本之亦作諸　白虎通社稷篇引論語亦作諸　七經考文補遺曰一本牆下有也字

賜之牆也及肩○漢石經牆字作牆又牆下窺見上闕二字今此間有三字疑漢本無也字

窺見室家之好○舊文窺爲闚釋文曰闚苦規反好如字舊呼報反　義疏本宋石經本窺字皆爲闚　古史弟子傳窺亦爲闚　孔叢子論書篇窺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覩其宗廟之奧百官之美乎用此下文詞而窺亦爲闚　藝林伐山據論語此文云古字窺作闚

夫子之牆數仞○釋文曰仞一作刃音同刃　義疏本作夫夫子之牆　七經考文曰一本作夫夫子之牆也數仞足利本也字同　風俗通義曰論語夫子宮牆數仞由是言之宮室一也謂此語有宮字　魏李仲琁孔子廟碑汲縣太公碑用此文仞皆作刃

不得其門而入○義疏本入下有者字

夫子之云○義疏本無之字

他人之賢者丘陵也○風俗通義山澤卷引無者字　後漢書列女傳注引作猶丘陵焉

仲尼日月也○義疏本日上有如字　後漢書孔融傳列女傳二注引皆有如字又孔融傳注無也字

無得而踰焉○文選楊修荅臨淄侯牋注引文焉作也

人雖欲自絕○義疏本絕下有也字　文選運命論注引作人雖自絕也

多見其不知量也○邢氏疏曰古人多祇同在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晉宋杜本皆作多　論語詳解曰易云無祇悔九家本作無多悔亦可證

按列子仲尼篇陳大夫聘魯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某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曰吾聞顏回曰孔某能廢心而用形據此則叔孫固稱仲尼而未之敢毀矣殆子書多假設之言本不當以爲實就其所言論之稱聖人而以廢心用形爲詞卽謂之毀聖人可爾

子爲恭也○太平御覽述文子下有之字

夫子之不可及也節○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及下無也字　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文及下升下並無也字　鶡冠子泰錄篇注子貢曰仲尼天也不可階而升也　周髀算經曰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尺寸而度

夫子之得邦家者○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無者字

道之斯行○義疏本道字作導

綏之斯來○漢書董仲舒傳引文來字作徠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四十一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四十二　嘉應楊懋建舊校　南海陳韶梓文燦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論語考異　仁和翟教授灝著

堯曰咨爾舜○尙書舜典帝曰格汝舜　潛夫論五行志堯禪位曰格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

天之厤數在爾躬四句○大禹謨舜命禹辭自天之厤數在汝躬至允執厥中相間四語自允執厥中至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相間八語　書古文兂业厤數丞女躬又允執毕中又三衆朱窮兂禁兂宋　漢書厤律志敘傳述文數上一字俱作歷　柳宗元集論語辨述文無允執其中四字　王柏書疑以此節二十四字補舜典舜讓於德弗嗣下　四書辨疑曰此四句皆舜以命禹未嘗又見堯以命舜也且於大禹謨中零碎採摘湊合在此非舜命禹之全辭也又通看一章經文自堯曰至公則說語皆零雜而無倫序又無主名不知果誰所言古今解者終不見有皎然明白可通之說亦不見有公心肯言不可通解者惟東坡謂此章雜取禹謨湯誥泰誓武成之文顚倒失次不可復考此說爲近人情

按古論堯曰篇僅此一章此蓋古論語後序故專爲篇而文今不全故覺其難通解也周易序卦與詩書之序舊俱列篇第數中而退居于篇尾今詩書序分題于各篇章傳注家所移置耳周秦兩漢書籍如莊子天下篇史記自序淮南子要略越絕書序外傳記潛夫論敘錄鹽鐵論大論文心雕龍序志篇皆屬斯例若漢書之敘傳華陽國志之序志後語大序後復有小序也論衡以對作篇爲序其後更有自紀一篇則附傳也參同契以自作敘後章爲序其後更有補塞遺脫一章則補遺也呂氏春秋以序意章爲序次列季冬紀末蓋呂以春秋名書專以紀時令故十二紀畢隨序其意而八覽六論乃所附見者也荀子當以非十二子篇爲序今次第六乃唐楊倞作注時誤移倞自序言其篇第頗有移易是也由是類觀則此章蓋孟子由堯舜章之爲一書後序夫何疑邪子張問以下古原別分爲篇益子書成後續得附編故又居後序之後

曰予小子履○程子遺書曰曰字上少一湯字　論語辨惑曰此章編簡絕亂有不可知者程氏云當脫一湯字嗚呼豈特此一字而已哉　尙書古文訓曰湯名惟見論語曰履古文履字作復篆文與湯類蓋履者湯之誤　書湯誥正義曰鄭康成解論語云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

按大戴禮商履代興竹書稱天乙履湯名不僅見此也此上脫去湯字鄭氏以曰字通上節讀故以用元牡爲舜命禹事詩閟宮正義論語曰皇皇后帝論語說舜受終文祖宜總祭五帝也周語丁子晉言皇天嘉禹胙以天下韋昭注引論語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證之皆以此節爲舜禹事相承于鄭氏耳

予小子履節○尙書湯誥曰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元牡敢昭告於上天神后請罪有夏又曰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古文敢作敖用作用朕作般簡在作柬圣有罪作ナ皋無以作亡旨萬方作万匸　集解孔氏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邢氏疏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者以其尙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唯墨子引湯誓與此正同故言之　墨子兼愛下篇天兼相愛交相利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卽此湯兼也　周語內史過引湯誓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韋昭注曰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　呂氏春秋季秋紀湯克夏而天大旱湯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　論語稽求篇曰予小子履一段不標何書墨子兼愛篇以誥句爲湯說文而孔安國注論語直曰見墨子引湯誓辭若其爾萬方有罪四語則與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正同是舊來湯誓原有爲今文湯誓所無者此必原有師承有以誥名誓者觀國語墨子兩引湯誓而今文兩無之必有故也　朱氏彝尊經義考曰孔安國注墨子引湯誓若此而國語亦謂湯誓其爲湯誓逸句無疑也梅賾不察誤入湯誥篇又從而修飾之過矣

按此章歷敘古帝王受命大略孔安國班固杜佑皆以此一節爲湯伐桀告天之文義最當也墨之所述乃湯禱雨之辭[illegible]湯說並未謂之湯誓呂氏春秋亦述之爲桑林禱辭孔氏云墨引湯誓若此邢氏但望注爲疏不遑與兼愛篇文以質其實墨子非僻書邢豈不得見乎亦以其爲旱禱之辭不合此章義例而又名說名誓之兩不同耳墨子尙賢篇又引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謂之湯誓此辭同在今湯誥中則以誓名統觀墨子所引書篇有曰距年曰官刑實皆今伊訓文有曰禹誓曰術令實皆今禹謨文其他錯雜不倫名目迥異者更十餘條愚疑墨者所稱詩書俱有別本私受與吾夫子所刪定不同說者不得以墨家之法責儒家之經也

敢昭告于皇皇后帝○白虎通三正篇引論語作皇王后帝又三年篇引論語作皇天上帝　柳宗元論語辨作皇天后土

朕躬有罪四句○漢石經朕躬有罪毋以萬方萬方有口在朕躬　隸釋曰毋板本作無萬方有下闕一字板本有二罪字　皇氏義疏本萬方有下少一罪字與漢石經正符　宋文鑑趙普論彗星疏引尙書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書武成大賚于四海　詩序曰賚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雖有周親節○書泰誓中篇文古文有作ナ親作親仁作忎一人作弌　無逸正義引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爲湯辭　漢書元帝紀建昭五年詔曰傳不云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師古注曰論語載殷湯伐桀告天下之文也亦誤爲湯　說苑君道篇引書

作百世有罪 王弼周易親卦注百姓有罪在於一人 墨子兼愛中篇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過維予一人 說苑貴德篇武王克殷問周公曰將奈其士眾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 韓詩外傳淮南主術訓與說苑同 尚書大傳作無故無新惟仁之親餘文亦同

按此亦傳述各不同愈見前條之當爲僞書矣

四方之政行焉○義疏本焉作矣 漢書律歷志周衰失政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 公羊傳昭公三十二年注引此全節文亦冠孔子曰字

興滅國節○說苑君道篇武丁恐先王之道□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又敬慎篇同 公羊傳宣公十七年注引全節文上冠孔子曰 後漢書逸民傳論曰所謂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者乎兩民字俱作人 顏師古漢書外戚侯表注引論語孔子陳帝王之法云云民亦俱作人 文選兩都賦序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兩注俱引論語興滅國繼絕世逸民傳論注引論語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上俱冠子曰字

所重民食喪祭○書武成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正義曰論語即是此事而彼無五教錄論語者自略之耳 漢書藝文志孔子曰所重民食師古注曰論語載孔子稱殷湯伐桀告天辭也

按世據僞書文謂此語當以民字絕句考集解孔氏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民食喪祭四字平說則在此論語還當以重字絕句矣自謹權量以下數節漢唐人通以爲孔子言古錄何休班固顏師古李善諸條可見

寬則得眾節○漢石經無信則民任焉五字 義疏本亦無此五字又公則說說字作悅悅上有民字 四書湖南講曰此孔子平時論仁之言卽所告子張者其無子曰如前引湯武之言亦未有湯武字也或問既是孔子言不應同指出何又去却恭惠二句而換以公則說曰看前所引書語亦多要易原不拘定字字相因也

按四語與上文絕不蒙與前論仁章文惟公說二字稍變泰

以前疑子張問仁一章原在古論子張篇首而此爲脫亂不盡之文古書錯舊別止不以章節分前頭雖大半脫去猶得餘其少半連絡于下章也下章子張問政孔子約數以示俟張語曰然後詳述言之與問仁章文勢畫一顯見其錄自一手又二十篇中惟此二章以子答弟子之言加用孔字蓋古分堯曰子張問以下別爲一篇與前季氏篇爲別一記者所錄稱孔子是其大例故知命章首魯本亦有孔字今以問仁章亂入陽貨之篇既嫌其體例不符而公山佛肸連類並載之間橫斷以此亦頗不倫論語後十篇多脫誤朱子嘗言之堯曰篇顛倒失次東坡又嘗言之民食喪祭以上已似輯自殘斷之餘以下別竟全脫一簡叙羣聖畢宜更有孔子論斷或弟子贊孔子語概述憲章之類今亦已脫去矣然質竟信敏惠之本獨舍此句未足該歷帝王爲治之體要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義疏本問下有政字

尊五美屛四惡○漢平都相蔣君碑遵五迸四隸釋曰後漢傳有遵五迸四之文此碑亦然蓋漢人傳魯論有如此者 四書纂箋曰韻書屛字上聲者注云蔽也去聲者注云除也屛四惡之屛當去聲而舊音丙可疑

按今范氏後漢書惟祭遵傳云遵美屛惡朱子大學或問舉遵五迸四文則但云漢石刻辭當俟更考

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中論法象篇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上下易置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周易益卦注因民所利而利之焉 周禮旅師疏引論語因民所利而利之亦無上之字 文選洞簫賦注引論語亦無上之字民諱作人

擇可勞而勞之○義疏本擇下有其字

君子正其衣冠○北魏書封軌傳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

不教而殺謂之虐○漢書董仲舒策引文殺作誅 太平御覽引論語慢令致期謂之賊不教而殺謂之虐上下易置 荀子宥坐篇魯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月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說孔子曰嫚令謹誅賊也令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 韓詩外傳三卷子貢謂季孫曰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

猶之與人也○韓李筆解曰猶之當爲猶上

出納之吝○舊文納爲內釋文曰出尺遂反又如字內如字又音納本今作納各方刃反舊力慎反 義疏本納爲內 唐石經納亦爲內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舊文子曰上有孔字釋文曰孔子曰不知命魯論無此章今從古 義疏宋石經子曰上並有孔字 漢書董仲舒策引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無也字 韓李筆解本無也字 韓詩外傳六卷後漢書馮衍傳注文選王命論注文苑英華白居易試進士策問引文君子下並無也字

皇清經解卷十二之四十二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四十三

嘉應楊懋建復校
南海譚部桂文燦新校

論語羣解彙編目錄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二之四十三

論語彙解彙編

學而

有朋自遠方來

論語學而有朋自遠方來集解包咸曰同門曰朋釋文有朋有或作友非案白虎通辟雍篇云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本同舊朋友之道也又易蹇正義周禮司諫疏並引鄭康成此注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考班孟堅引用多爲魯論包鄭所注亦是魯論然則魯論舊本作朋友自遠方來陸氏所見本有作友者正與班鄭等合特友字當在朋下何晏作有朋未知何據所采包注亦闕節不完其原本當亦有同志曰友一句因經作有故節之臧明經琳經義雜記

學而有朋自遠方來釋文有或作友非阮尙書校勘記白虎通辟雍篇引朋友自遠方來又鄭氏康成注此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是舊本皆作友字顧炬案文選陸機挽歌友朋自遠方來善注引論語爲證有亦當作友洪頤煊讀書叢錄

人不知而不慍一節

論語人不知而不慍孔疏原有二義一是不知學一是不知我今人但知後說似于本章言學之意反未親切何平叔云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其云有所不知者言學有所不知也君子不怒者猶言君子易事不求備也蓋獨學與學教人以學皆學中事夫子一生厭學不厭教不倦自言如此見說誨門弟子言如此見公西華節後人言如此見孟子故首章即以此發明之人不知而不慍舊解謂凡人不知學君子不怒集注不用其說不知此即教也學未有不兼教者蓋學者教也說命惟斅學半言教居學之半也故學記記教學之法其最要者云學必問而後語惟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此正人不知而不慍之明註也所謂君子教人不以其所難也蓋論語者教人之書也毛檢討四書賸言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　全章

有子論爲人孝弟者論語孔子稱子此外惟有子曾子顏子稱子是明明有弟子諸賢矣弟子以有子之言似夫子而欲師之惟曾子不可強其餘皆服之矣故論語次章即列有子之語在曾子之前此章之言蓋兼乎孝經春秋之義也此即似夫子之言也孔子之道在于孝經孝經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最重之一事順其道而布之天下封建以固君臣以嚴守其髮膚保其祭祀永無奔亡弒奪之禍即有子所云孝弟之人不犯上不作亂也使天下庶人士大夫卿諸侯人人皆不敢犯上作亂則天下永治也惜其不孝不弟不能如孝經之順道而逆行之是以子弒父臣弒君亡絕奔走不保宗廟社稷是以孔子作春秋明王道制叛亂明褒貶春秋論之於已事之後孝經明之於未事之先其閒所以相通之故則有子此章實通徹本原之論也其列之於首篇之次章固所宜也阮宮保揅經室集

其爲人也孝弟

僎案近讀並以其爲人也孝弟爲句愚謂其爲人也當屬句孝弟連下而好犯上者鮮矣讀語勢自順 武進士經讀考異

君子務本 一節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者本立而道生一句乃古逸詩句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此一節四句乃孔子語也劉向說苑建本篇曰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淸本立而道生雖漢人引論語往往皆以爲孔子之言但劉向明以此上二句爲孔子之言尙是漢人傳論語之舊說而又以爲有子言者所以似夫子也劉向在西漢校秘書見傳記百家古說甚多是以建本篇又引孔子曰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觀此益可知論語此二句爲孔子語也又後漢書延篤傳曰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觀此延篤以此節十九字與孝經十四字同引爲孔子之言其爲兩漢人舊說皆以爲孔子之言矣延篤後漢人博通經傳寬仁恤民其論仁孝也語質而義明足爲論語此章注解不似後人求之太深而反失聖人本意故東漢人經說最爲平正純實今錄之後漢書延篤傳曰篤以病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於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衞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疏榮華紛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爲大孝以心體本根爲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蓋以爲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爲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弟爲至德管仲以九合爲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元案東漢人論孝論仁平實如此故元所撰論語論仁論於管仲之仁尤與之合 阮宮保揅經室集

論語君子務本六經本字原是明白且有顯然務本二字自爲註腳者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必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則務本者正務此草木之根株江海之大原也此經之自爲訓詁者也何改註爲後漢延篤傳曰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 毛檢討四書賸言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彬謂此章但教人孝弟上云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此言孝弟爲仁之本仁即人也論語人仁多不分井有仁焉其從之也觀過斯知仁矣仁皆讀若人無求生以害仁唐石經仁作人後漢書吳祐傳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人矣仁亦作人 朱武曹經傳攷證

孝弟爲仁之本 原也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故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之謂孝弟爲仁之本 顧處士日知錄

道千乘之國

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釋文道本或作導皇侃本作導朱子集注作道云大聲治也顧子明文悔云說文辵部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寸部導導引也从寸道聲二字義異孟子夫道若大路然故道爲道德字導引所以趨歸善故導訓治書禹貢濰淄其道沱潛既道字孔傳意作路導岍及岐導河積石字孔意訓爲治論語此注馬融曰導者謂爲之政教也包氏曰導治也撫皇是當作導爲正矣庸案作道訓治必讀爲導方可集注去聲正讀作導也漢書地理志九河既道惟淄其道沱潛既道師古注皆云一說道讀曰導治也可證又爲政篇道之以政釋文音導皇本作導余弟和貴云後漢宋景王杜馬列傳堅馬傳論云昕謂導之以政李賢注論語曰導之以政又杜林傳云孔子曰導之曰政齊之曰刑民免而無恥導之曰德齊之曰禮有恥且格注云皆論語之言也文選范蔚宗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注引論語亦作導一切經音義六引論語導之以政又八引論語同是知舊本皆作導也 臧鏞堂拜經日記

道千乘之國 千乘解

出軍之法侯國亦異外內鄉遂七十五家出車一乘都鄙一成百井出車一乘誠于司馬法者昭然論語千乘之國是合境而出之乃方二百里之小國擬乎大國之間而生民者耳試取司徒司馬載師匠人之文而約計之方二百里其地四同同萬井九萬夫城郭宮室塗巷等三分去一上地中地下地通率二而當一實受田者三萬家置一同於中夫二萬五千家爲一鄉一遂凡二百二十三乘三分乘之一餘五千家屬里塲圃之等凡者各夫五百家餘五百里從後計外周四面合二同造都鄙卿三致仕卿三宜役于王卿約方四十里襃公子弟地從卿數又宜減於王卿約二凡一百二十八乘大夫五致仕大夫五約方二十里疏公子弟地從大夫數約三凡五十二乘餘一同二綴爲十萬八千夫三而當一實受田者三萬六千家通前五百家分處公邑出車從鄉遂凡四百八十六乘三分乘之二合千乘云 經義叢鈔 萊

道千乘之國 出車考

論語道千乘之國古注解出車之制有二說包氏以爲十井出一乘馬氏以爲百井出一乘漢書刑法志所言與馬氏合諸儒多主之鄙獨以爲不然孟子言天子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言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千乘之國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是千里出車萬乘百里出車千乘十里出車百乘也子產言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地方千里同方百里亦如孟子之說以開方之法計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出一乘矣若馬氏說百井出一乘則百里之國止有百乘必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乃有千乘與孟子不合包氏合於孟子是包氏爲可據矣哀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一證也馬氏之說則據司馬法鄭康成

注小司徒亦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三十家爲匹馬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賈疏通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是三十家也案司馬法一書未必眞周公之制所言與孟子了處皆不合信司馬法何如信孟子耶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今謂大夫百乘地方百里等於大國諸侯恐未然矣或謂司馬法車乘有兩法一云兵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一云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賈公彦以士十人徒二十人爲天子畿內采地法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畿外邦國法此言千乘之國是畿外邦國也一乘車士卒共七十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見杜牧孫子注共一百人馬牛芻茭具備此豈八十家所能辦哉不知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出于三鄉每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遂亦有三軍三鄉爲正卒三遂爲副卒鄉遂出兵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邱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偏徵境內賈公彦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猶不止徧境出之是爲千乘之賦然則都鄙固不出兵也江愼修云七十五人者邱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司馬法合此說得之然則都鄙卽出兵而調發之數惟用三十人豈八十家所不能給哉至于邱乘之法八十家而具七十五人無過家一人耳此但備而不用惟蒐田講武乃行蒐田之事未有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則止七十有五又何不給之有農隙講武正當人人訓練家出一人不爲厲民也若夫車馬之費亦自不多古者材木取之公家山林而無禁則造車不難馬牛畜之民間可給民用不過暫出以供蒐田之用耳蜀楚則尤野人所易得者也且以八十家而出一車四馬又何患其不給乎或又謂百里之國山川林麓城郭宮室涂巷園囿三分去一三鄉三遂又不出車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則三百乘且不足安得有千乘乎不知百里之國以出稅之田言非以封域言也孟子之言頒祿正是言田其曰地方百里者地與田通稱故井地卽井田也百里以田言則山川林麓以及涂巷園囿等固已除去矣頒祿必均若不去山川山川天下不同則祿不均矣苟境內山川甚多而封域止百里田稅所出安足以給用乎故知大國百里其封疆必不止此周禮所以有五百里四百里之說蓋兼山川附庸而言也孟子則專言穀土耳城郭宮室涂巷等雖有定數然亦非穀土則亦不在百里之內也先儒三分去一之說亦未必然孟子言方里而井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皆以井計數方里不必其形正方以方田之法算之有九百畝則曰方里地方百里等方字皆如是也然則百里之國不謂封疆其里非廣長之里矣孟子言一夫百畝而周禮有不易百畝一易二百畝再易三百畝之說蓋孟子言其略周禮則詳言之也分田必均周禮以三等均之其說至當左傳井衍沃牧隰皋鄭氏謂隰皋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是也是則一井不必九百畝百里之國亦不必九百萬畝以通率二井當一井當有一千八百萬畝矣此亦大槩言之耳天下土田美惡不同其通率未可定也孟子但舉不易之田而言故曰一夫百畝大國百里也鄉遂之民皆受田則亦有車乘但其作之之財受於官府故曰不出車非無車也夫如是百里之國豈不足於千乘哉包氏之說可無疑矣經義叢鈔金[illegible]刊

使民以時

吳亦韓來問時謂農隙之時朱子亦嘗云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是四時皆有農隙也徒杠輿梁成註則云九十月農功已畢可用民力二說不同將孰是余曰隙字不是當改作畢字蓋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可各於農隙以講習若力役之事惟自九月農務畢起冬至而止無有於春夏者莊二十九年云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周語單襄公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淸風至而修城郭宮室侍謂秋冬際也又以鄭註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云治宮室城郭道渠爲徵其用民力於農畢時此等處亦係集註偶未檢不必過泥也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則以學文

論語則以學文姚立方云此文字是字字並非詩書六藝之文言弟子稱閒從學字耳說文文交畫也吾猶及史之闕文謂字書有可疑處輒闕而不書孟子不以文害辭謂不以字義傷句義此其故以周官八歲入小學保氏只教以六書使習字也[illegible]計四書賸言

子禽問於子貢曰原題原亢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有原亢籍無陳亢蓋原亢卽陳亢也鄭注論語檀弓俱以陳亢爲孔子弟子當是名亢字籍一字子禽籍禽也故鄭稱字禽否則亢旨二見論語弟子書必無不載太史公亦斷無不錄家語旣有原亢字籍不當復有陳亢字禽矣明儒王肅嵗人如削去公伯寮可證也原陳之所以不同何也蓋原氏出於陳原陳同氏也詩陳風東方之原毛傳曰原大夫氏春秋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杜預注左傳云原仲陳大夫原是氏之謂仲字也范甯注穀梁云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則原亢之爲陳亢信矣漢書古今人表中中分陳亢陳子禽二人與魯太師公明賈子服景伯林放陳司敗陽膚尾生高申棖師冕同列又以陳子亢隸下上與陳尹疾工尹商陽齊虎放戲者同列分爲二人與本楊皆不以爲弟子此不足據臧琳經義雜記

子貢原題子貢本作贛

論語學而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隸釋載石經殘碑貢作贛下篇行子貢字者並同文選注引論語子禽問於子貢曰子貢本亦作贛皆同案說文貝部貢獻功也从貝工聲贛賜也从貝竷省聲是貢贛不同依說文當爲貢獻之貢端木子貢名賜故字子贛作貢上字之省借耳今禮記樂記子贛見師乙而問焉祭義子贛問曰子之言祭倘存古本餘則多爲後人改易矣[illegible]子貢釋之釋文子貢本有作贛者同左傳定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贛觀焉杜本亦作貢惜字五行志中之上載此文乃倘作子贛又衛端木賜碑貢貢錫昇予睨賜也郭注皆賜與也釋文貢字或作贛是衛碑古本亦作正字然陸德明已不能定其是非而識所歸矣顧亭林引今傳爲貢包氏不入於證誤解贛賜之贛爲貢賦之貢則無足責也臧[illegible]經義札記

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原題其諸

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閔炳案公羊桓六年傳其諸以病桓與閔元年傳其諸吾仲孫與僖二十四年傳其諸此之謂與宣五

傳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十五年傳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其諸是齊魯間語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問論語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有所不一云爲人子者父在則能觀其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沒則能觀其父之行而繼述之此范祖禹說也一云欲觀人子之賢否者父在之時未見其行事之得失則但觀其志之邪正父沒之後身任承家嗣事之責則當觀其行事之得失此孔安國說也張敬夫癸巳論語說蓋主孔氏而朱子非之以爲當從前說爲順若如後說則上文未見志行之是非不應末句便以可謂孝矣結之也及撰集註則仍取後之說而或問復申其義云觀志觀行范氏以爲子觀父之志行者善矣然以文勢觀之恐不得如其說也蓋觀志而能承之觀行而能述之乃可爲孝此特曰觀而已恐未應遽以孝許之且以下文三年無改者推之則父之志行亦容或有未盡善者正使實能承述亦豈遽得以孝稱也哉朱子之說不同若此以矛陷盾後人宜何從乎曰後儒之說勝於古從其勝者不必强從古可也一儒之說而先後異從其是焉者可也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孔子之言論孝乎論觀人乎以經文可謂孝矣證之其爲論孝不論觀人夫人而知之也既曰論孝則以爲觀父之志行是也不論觀人則以爲觀人子之志行非也子之不孝者好貨財私妻子父母之養且不顧安能觀其志朝死而夕忘之又安能觀其行禮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視其志之謂也又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觀其行之謂也孟子論事親爲大以曾元之賢僅得謂之養口體則孔子所稱觀其志者惟曾子之養志足以當之如是而以孝許之奚不可乎至云父之志行容有未盡善者不得概以承述爲孝其說固善然但曰觀而不曰承曰述則諫過幹蠱之義已在其中而與三年無改之文亦無觸背此正聖人立言之妙而前所疑觀志與行恐未應遽以孝許之者亦可以不辨解之矣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論語貧而樂富而好禮坊記引子云作貧而好樂富而好禮多好字嘗在史館益都相公竊言入直時花詞臣進頌以貧樂好禮對句不敵傍一臣引坊記正之衆不語獨今上云不然史記弟子傳與後漢東平王蒼皆作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比偶悉敵未嘗不對也羣臣皆伏地咋舌不能起註疏引孔安國註亦曰貧而樂道富而好禮 毛檢討四書賸言

未若貧而樂

未若貧而樂頤煊案皇侃本山井鼎考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文選幽憤詩李善注引樂下皆有道字集解鄭曰樂謂志於道魯論樂下無道字孔曰能貧而樂道又曰往告之以貧而樂道古論樂下有道字 經義叢鈔洪頤煊

子貢曰詩云　一節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謹案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三百篇古訓古義存者僅矣獨此二句賴此章問答之旨斷可識矣蓋無諂無驕者生質之美樂道好禮者學問之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而七十子之徒獨稱顏淵爲好學顏淵而下穎悟莫若子貢故夫子進之以此然語意渾融引而不發子貢能識此意而引詩以證明之所以爲告往知來集解及皇邢二疏並隱爽不分明朱注不用爾雅而創爲已精益精之說推是義不過以切琢喻可也磋磨喻未若比例雖切而於聖人之意初無所引申何足發告往知來之嘆況此例句法本篇即有如金如錫如圭如璧綜計全經如山如阜如岡如陵之類不下十數句皆一字一義不以綴屬聯貫爲文以是推之爾雅舊義恐不可復易也 皇侃本作貧而樂道閩成石經貧而樂旁注道字 劉訓纂遺書

患不知人也

患不知人也 原題患不知也

論語學而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釋文作患不知也云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今本患不知人也案釋文知古本作患不知也蓋與里仁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先進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語意同今邢疏及集注本皆作患不知人也人字亦淺人所加 臧茂才經義雜記

北辰居其所

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此指其不動之處非有星也而漢志北極五星前一星太子第二星帝王亦太乙之座第三星庶子第四星後宮第五紐星爲天之樞集註因以天樞釋之其實天樞一星不正當不動之處宋沈括謂不動處在樞星之末一度餘而明末西人測之謂樞星離極三度也北辰不動非不運動也謂不移動耳其實是與南極晝夜旋轉如輪轂之心旋轉不停此正如人君之無爲而治非眞無所爲也 江慎修羣經補義

朱子或問謂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此天文家舊說其實地非平面渾圓如球人見北極隨地而移每南北相距二百五十里則極差一度元史謂南海極出地十五度北海極出地六十五度其出地三十六度者河南洛陽等處耳 貢羣經補義

北辰

天行至健其南北兩端不動處如門之樞獨言北極者以其出地三十六度常見不隱也不言北極而言北辰者辰是無星之處今所指爲極星不過近極之可見者耳非北極也極如轂心雖動不離本處其外則二十八宿左旋五星右旋皆還繞此極也 李進士學禮識小

北辰北極攷

爾雅北極謂之北辰考工記匠人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何休注公羊曰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今北極星甚小不易辨周髀曰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之表繫表顛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至地而識之又到旦明日加卯之時復引繩希望之首及繩致地而識其兩端相去二尺三寸故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其兩端相去正東正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其云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即璿璣之徑折中爲一萬一千五百里乃北極中大星距北極樞之數樞即不動處以衡間相去里數準赤道度約之計四度餘若北極小星則周和去極星不應若此之遠蓋周髀本言北極中大星則非今所指之小星可知也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鄭康成謂太一北辰神明北極大星或即此歟今法測勾陳大星東西所極折中以定南北與周髀北極樞璿之用正同若論語所言北辰即周髀所謂正北極璿璣之中正北天之中者蓋赤道極也 止水齋集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此聖學次第與諸經言學處不宜同異

故以經證經則十五志學志大學也古者十五入大學郎誠意心獨其善去不善之學立者成立也論語學有所成謂學至此有成立此如樂記禮義立孝經名立乎後世易觀變乎陰陽而立卦之立作成樹解故學記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皆以成立二字自為訓詁（毛檢討四書賸言）

三十而立

為政三十而立顧炤案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三國志孫一傳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皇侃論語義疏古人三年明一經從十五至三十是又十五年故通五經之業所以成立皆據漢論語家說（經義叢鈔洪頤煊）

四十而不惑至不踰矩

若不惑知天命則以經證經不惑是知人知天命是知天不惑是窮理盡性知天命是至于命不惑是誠明知天命是聰明聖知達天德蓋不惑則于人事不貿亂如賈誼傳眾人惑之惑知天命則全契天德孫邈所謂含吉凶善惡而皆本之于定命此正天下至聖參贊位育之實境並非事物所以然之謂中庸釋維天之命但云至誠不已天之所以為天此而指天德天道與事物之理毫無干涉

至于耳順從心所欲亦以經證經則耳順者是以小體為大體從心者是以人心為道心總渾化之極神聖之事也孟子體有小大以耳目口腹當小體養小不失郎口腹亦非尺寸之膚何況耳目故耳目俱為大體所關而耳先于目向志學立學但修此聰明睿知之身以進天德至此則耳無違拂四體皆喻將洪範所云作謀纘典所云闢聰皆從此無扞格也此身教也尚書謂生民有欲樂記以感物為性之欲總之皆人心也而志學立學但此善去欲以為盡性至命之本至此則善惡俱冥無事去欲人心郎道心矣洪範之作聖大學之絜矩皆不越乎此也此又心教也（毛檢討四書賸言補）

七十而從心所欲

德案舊讀以欲字絕句（爾雅注作不踰矩是以所欲斷句）據鄭子厚引作七十而縱心又以心字絕句是所欲連下不踰矩為讀義亦得通（武進臧士經讀考異）

孟懿子問孝　一節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朱鹿田曰此從親是孝也孟僖子為懿子之父本賢大夫嘗從昭公至楚病不能相禮歸而講禮學禮苟能禮者必從之違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我死必屬說與何忌於孔子使事之學禮焉其所云何忌郎懿子也孟懿子適來問孝則使之從親郎是學禮而特是未經顯揭則與孟莊之不改父臣不改父政明明指出啓覺有未盡故遲曰何謂不違親子曰所謂不違親者盡禮之謂也如此則上下通貫前後一轍矣（毛檢討四書賸言）

不違與幾諫章又敬不違同郎順也中庸順乎親孟子不順乎親皆此義蓋以禮事親郎是順親（毛檢討四書賸言）

無違

問　鄭東谷謂孔子敎孟孫以無違謂無違僖子之命而學禮也斯近世毛西河之說所自出疑亦可從（范）

答　朱子之說自屬是時凡為大夫者之明戒其義該備東谷之說亦可從但校狹耳（全庶常經史問答）

父母惟其疾之憂

論語為政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集解馬融曰言孝子不妄為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案論衡問孔云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又淮南子說林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注云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則王充高誘皆以為人子憂父母之疾為孝與馬說不同朱子集注云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為孝亦通案如馬義則夫子所告武伯者止是餘論其正意反在言外聖人之告人未有隱約其詞若此者集注所引舊說郎本集解朱子守身之說雖善然舍人子事親之道而言父母愛子之心似亦離其本根也惟王高二氏說文義洽播人子事親萬事皆可無慮唯父母有疾獨為憂之所不容已伯見王呈疑父母字其字意複琳以父母字當略讀則得之（臧氏琳經義雜記）

子游

魏華父曰檀弓不知何人所作而一篇之書獨於子游極其稱譽雖于孔門諸子率多譏評又以言偃並列其是言而非實者非一幾若偏於抑揚然郎其書以考之大抵當與禮為關無所考訂之時人之有疑而決者以質諸子游故前後典禮所關者十有四待以言游一言為可否亦足以見其為時人之耳目雖汰哉叔氏之語若譏之而實尊之然則游以習禮列于文學核其為文為學蓋三代典章之遺賴游以有存者信如朱子所謂宗禮之士矣（閻一若四書釋地又續）

至于犬馬皆能有養

愚謂此與禮記所稱父母之所愛亦愛之至于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語意正同犬馬亦有所以飼林皆可謂之養況事親而可不以敬將之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亦是此意若此父母於犬馬則儗不於倫矣（朱武曹經傳考證）

子夏問孝　全章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謹案年幼者為弟子年長者為先生皆謂人子也僕具也有事幼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共具之是皆子職之常何足為孝內則曰男女未冠笄者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長者郎先生也具郎僕也（鄭注內則郎訓為饌）論語中言弟子者七其二皆年幼者其五謂門人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憲問篇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氏曰先生成人也皇疏云先生者成人謂先已之生也非謂師也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此童子行不讓於長故云與先生並行也（[illegible]）

有酒食先生饌

有酒食先生饌鄭氏論語饌作餕云食餘曰餕案儀禮注云古文餕皆作饌說文曰餕具食也或作饌从巽則餕為古文饌也後書皆以十為僎（惠徵君九經古義）

饌鄭本作餕注云食餘曰餕愚謂今文雖作饌義亦與餕同特牲饋食禮注古文餕皆作饌（今文作餕據說文郎饌或字）以饌為餕論語以饌為餕其實一耳讀當以食先生饌為句言有燕飲酒食長者之餘也有酒有事文正相偶有事弟子服其勞勤也有酒食先生饌恭也勤且恭可以為弟矣事則未備也（孔檢討經學卮言）

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僖按此凡兩讀一讀至言字絕句終日屬下違文一讀至日字絕句不違如愚又爲一句義並同 武進士經讀考異

察其所安

求仁而得仁安之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安之也使非所安則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矣 顧處士日知錄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凡教人者皆以其所已知傳之弟子是溫故也然教學相長啟每因而有新得焉若狹其故知自以爲是而不能虛懷以受起予之益者不足以爲人師矣 孔檢討經學卮言

君子周而不比

問君子周而不比之義曰孔氏忠信爲周之義善矣論語二十篇言主忠信者三又云言忠信又云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又云與人忠又云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其它言忠信者多矣忠信爲周先民詁訓左氏所傳不可易也 錢宮詹潛研堂集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先仲氏曰陳晦伯作經典稽疑引任昉王儉集序有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劉勰文心雕龍序亦云周公設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則攻本攻擊之攻 毛檢討四書賸言

孫奕示兒編曰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 同上

邢氏正義云異端謂諸子百家之書也楊墨之屬行於戰國春秋時未有攻之者也東原戴文說端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言業精於專兼攻兩頭則爲害耳愚按相如封禪文然無異端大學他技注異端之技也孟子王之所大欲注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古人凡用異端字皆如此解任昉王文憲集序曰攻乎異端歸之正義亦謂博學反約之意 孔檢討經學卮言

孫奕示兒編曰攻如攻人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止後明太祖亦暗同此解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攻乎異端

攻乎異端何晏訓攻爲治然任昉撰王文憲集注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此說勝於古注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子張

問史記以子張爲陳人而呂氏春秋云子張魯之鄙家也學於孔子或陳或魯二說孰是曰皆是也春秋傳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子張當是陳顓孫之後以字爲氏者故稱陳人子張既從孔子游而其子申詳爲魯繆公臣則居於魯非一世矣 錢宮詹潛研堂集

舉直錯諸枉至則民服

困學紀聞曰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余謂此尤與子夏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言錯四凶引證合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敬忠以勸

韓文考異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下云以與通用之例韓文屢見此爲最明白者余因悟論語敬忠以勸蓋康子欲使民敬使民忠與使民勸於善也宜補註曰以與也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釋文作孝于云一本作孝乎唐石經同案蔡邕石經亦作于故包咸注云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後世儒者據晉世所出君陳篇改孝于爲乎以惟孝屬下句以合之若非漢石經及包氏注亦安从而是正邪 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序云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也則漢晉以前無以孝乎爲句者但于誤爲乎其來已久 惠徵君九經古義

僖按近讀從孝乎絕句惟孝連下友于兄弟爲句據包咸注作孝于惟孝漢石經亦作孝于惟孝古乎于字同用正與下友于兄弟屬詞相比又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序云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者也太平御覽引亦作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古讀皆從惟孝絕句前漢書王莽傳皆曰安友于兄弟明以友于爲句亦非自惟孝連讀 武進士經讀考異

書云孝乎惟孝

熹平石經作孝于惟孝釋文亦云孝于一本作孝乎按古于乎通用呂氏審應覽曰然則先生聖于高誘注于乎也即作書云孝于亦可斷句與朱子說仍不相礙但梅氏所上古文君陳恐未可爲典要包氏以孝乎惟孝爲美大孝之辭與記言禮乎禮史言時乎時文義相類故潘岳閒居賦序夏侯湛昆弟誥華嶠後漢書序傳並用孝乎惟孝句相承有自似不必改讀也 孔檢討經學卮言

孝乎惟孝

古本以孝乎惟孝爲句白虎通後漢紀以及潘岳閒居賦夏侯湛昆弟誥陶潛鄉大夫孝傳贊皆用其詞自古文尚書出並改論語句讀以就之不知書云爲句自是引書常法若單拈一字以唱歎之則古未有是也 李進士羣經識小

蔡邕石經作孝於惟孝乎字可讀斷於字亦可讀斷乎 同上

周書君陳篇

孝乎惟孝句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孔子所引書之辭不知出何篇魏晉間晚出書竄入于君陳皆以爲成王策命君陳語且勿論秖怪鄭康成禮記註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疏引康成詩譜曰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書音義亦據鄭註明確至此奈何因朱子未及察傳所不言輒從秣然此與不知益爲皋陶之子者何異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孔子所引書之辭按論語例作於字引經乃作于則可斷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八字爲書辭施於有政以下爲孔子語以有于於字顯爲區別閻氏極駁東晉古文書此文乃爲君陳篇所誤亦千慮之一失也 宋翔鳳四書釋地辨證

大車無輗小車無軏

包咸注論語云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軏者轅端上曲鉤衡其說非也戴東原云軏所以持衡者軏亦作軏大車名輗韓非子外儲說引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 案墨子魯問篇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鵲不如匠之爲車轄須臾劉三十石不同 說文輗車轅耑持衡者軏大車轅耑持衡者案大車鬲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輗軏轅所以引車必施輗軏然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輗軏爲喻輈身上曲上曲非別一物大車之鬲即橫木橫木即輗包氏以喻文之輈六尺之高而當咫尺之輗輗疏矣近儀徵阮氏元作車制圖解亦如戴說而引伸之云皇侃論語疏引鄭康成注曰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鄭說本不誤又案揚雄太玄經閑次三曰閑無鍵盛入門也拔我輗軏貴以信也此即子雲用論語之義其曰拔則爲衡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關

輗同一義此皆輗軏爲衡兩鍵之言竟何大書後因轅端之木亦不爲包氏所誤部衡也說乃持衡者其說　盧學士龍城札記

衡軶說

衡者横也軶者厄也以其横輈下也謂之衡以其厄牛馬之領也謂之軶大車兩轅牛在轅前軶曲而下當牛之領骨低處軶上繫繩引而縛之轅中之横木横木者衡也考工記謂之兩小車衡長六尺六寸大車兩長六尺攷工記小車言衡大車言兩同一物也其不言軶者略也劉熙以兩爲軶鄭仲師謂兩壓牛領者非也（小爾雅衡謂之軶亦誤）衡一牛之領當何需此六尺之軶哉今之牛車可以證古制矣若轅端持衡者輗咫尺之木墨子所歎爲巧也包注論語以輗爲横木者誤然其言横木縛軶以駕牛則頁是鍼揑討議謂横木即軶失之小車一輈馬在輈外兩服馬各有軶軶之兩邊下曲叉馬頸者謂之軥（軥曲軶兩邊軥屈中曰胸衡之處）軶箸承於輈之曲中衡軶在輈前（說文軶轅前也）衡兩端有環以載服馬之轡而驂馬之脇驅亦繫焉（衡載轡者說文轙車衡載轡者鄭注車軶上環轡所貫也案轙在衡軶）（馬頸以轡貫之則馬首當衡不以轡繫衡鄭注讀從說文）衡雖承轅而轅不能鉤衡而使之固故別有軏以持之軏之制不可考徐楚金以爲重縛在衡上者則或以皮爲之也今之小車一馬而兩其轅轅端設皆以縆絞不復用衡衆馬頸者用布若革爲之蓋即古之軶也大抵古制多朴後則改從巧便故古用木者今多用革軶亦若是耳矣要之衡係於車軶係於牛馬鄭康成謂衡在兩軶之閒未嘗謂衡即軶而後之釋者混而一之夫以一木而上負轅下制兩馬進退牽制雖在大車且不可行而況馬之奔軼馳驟者乎（[illegible]）止水齋集

子張問十世

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自春秋之并爲七國七國之并爲秦而大變先王之禮然其所以辨上下別親疏決嫌疑定是非則固未嘗有異乎三王也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顧處士日知錄）

商正改月改時

或問秦政改年之說雖明而商正之疑未釋則周之改月改時猶可疑也商果何如予曰商之改月改時固先乎周也曰伊訓言之元祀十有二月太甲之三祀十有二月非正朔乎曰二書所言十二月皆子月也商之正月則丑月也先儒謂商改正朔而不改月斷其說非乎曰爲此說者未析乎正朔之義者也夫改正與改朔有辨改正與改年始又有辨易言乎改正與改朔有辨也正爲一歲之始故歲首必以正月夏正月建寅商正月建丑周正月建子是謂改正朔爲一月之始故十二月首皆有朔夏朔以平旦商朔以雞鳴周朔以夜半是謂改朔易言乎改正與改年始又有辨也夏之建寅商之建丑周之建子皆曰春正月是謂改正秦之建亥則曰冬十月是謂改年始曰秦之首冬十月先儒以例商之十二月何以非改正乎曰聞有寅丑子三正不聞有四正也聞寅曰人正丑曰地正子曰天正不聞亥爲何正也彼秦以呂政李斯之君臣私智自用謂三代何足法故廢井田壞封建燔書滅儒凡其所爲無不與聖賢相反其首以亥月雖云尚水德實欲傑異于三代而不自知其無所取也且首以十月而不首以正月故謂之改年始則可謂之改正則不可先儒不察乃援以例商之建丑而反疑于周吾故曰未析乎正朔之義者也曰如子言商之正月建丑也決矣果何所據乎一徵之于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象曰治厤明時則知革命在治厤於革而言治厤明時則革寅而建丑革丑而建子可知矣一徵之於書咸有一德曰爰革夏正夫夏正寅也而商革之則商之正月建丑可知矣一徵之于左傳昭十七年冬有星孛大辰申須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火心星也心必辰月始昏見商見於四月則正月建丑益可知矣漢陳寵曰至日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達雉雊雞乳地以爲正商以爲春則以爲正月矣（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可見）林之奇曰夏正建寅湯革之而建丑是革正爲革夏正也革正之事古未嘗有始于湯而武因之遂以建子爲正斯二言者則明乎改正之義考古而得其傳者乎曰若然則伊訓所言十二月爲子月矣彼祠先見祖正朔事也何以在是月乎曰孔傳言之矣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崩年改元可乎據春秋之義則踰年即位改元周制也商人尚質其禮簡易故表記云商人未瀆禮改元即位豈必與周同奈何以周禮疑商制也三祀之奉王歸亳宜在正朔而亦在十二月則何以說曰時太甲喪甫畢已能處仁遷義克終允德不必令久居桐宮明年四祀之正月朔新君有朝正及見羣臣諸大事上云營于桐宮又曰王徂桐宮而此云奉歸于亳則桐在亳都之外使必正朔之日始迎則是日必不能及朝正且見羣臣矣故先于歲終月朔奉之以歸于理于勢固宜爾也籍曰必正朔可迎則使太甲終喪在數月前伊尹忍令其君姑久處桐宮必俟數月後正朔至而後迎也哉有以知其必不然矣（萬處士學禮質疑）

商周改正

余頃商改月改時客尚疑於崩年即位改元與以建丑子爲春正月者應之曰觀伊訓元祀止書十二月而不書冬則知此湯崩之歲終即爲太甲之年始何則使太甲踰年即位改元則歲首無不書時之理亦必無故君末年之歲冬可以冠新君元年歲首之理唯崩年即位改元故十二月無嫌于不書冬文顧于十月也惟然故三祀亦止書十二月而不書冬且于建丑子不可爲春正月則必如文定九峰之說然後可吾就其言而爲予陳之使商改正朔而不改時月則商史當日必若秦例書某年冬十二月嗣是而書春書夏書秋秋後復書冬十月十一月而後止使周改正朔而不改時月則周史當日必若商例書某年冬十一月十二月嗣是而書春書夏書秋秋後更書冬十月而後止一歲之中首末皆冬言之于口實爲不順筆之于書病其重複是商周之改正反不若秦之始于冬十月春夏之後直止于秋而冬不再見也子不安于建丑子之爲春正月反安于一歲首末之再見冬乎果爾則商周亦僅謂之改年始不得謂之改正矣客恍然曰吾乃今而知冬之不可先春也予曰冬不可以先春猶踵之不可以加頂蓋天地間一氣屈信而分陰陽生于子著于丑成于寅故皆可以爲春正月秦政欲異于三代刱爲建亥而亥爲純陰彼亦知其不可爲春正月也故從夏時而首冬十月遂使歲年失序何異人之身踵加于頂不成形質也哉漢武知其失而更之故三代而下改正朔者當歸漢武（同上）

隱五年傳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疏引服虔云毎佾八人杜解云八如佾數一說以服爲長如士止四人豈復成樂耶顧亭林引女樂二八以駁之是也（李進士羣經識小）

八佾亦作溢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千童羅舞成八溢（晉灼讀素佾狀繁露傳）溢員舞溢方溪溢術舞益衛佾皆作溢（劉與傳私佳許訛）

三家者以雍徹

三家者以雍徹雍是武王祭文王之詩數中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句若魯之歌雍則以魯是宗國當是文王爲大宗所自出因立文王一廟名出王廟其祭文王時亦從而歌雍固也乃季氏是宗卿亦當祀桓公爲大宗所自出亦立桓公一廟名出公廟遂于祭桓公時亦歌此詩蓋但知祭所自出而不知所出之有不同也至雍詩小序則又誤註曰禘太祖之詩夫禘太祖則當頌太祖以下先公功德而祇稱文考文母於義不合考其誤則正以魯之歌雍爲祭大宗所自出而不曉宗法疑凡追所出必是不王不禘之祭遂以大禘當之是但知追所自出之斷是禘而不知所出之又不同也考喪服小記大傳原有三所自出一大禘一大宗一庶子王明列三等而從來註禮者皆不能曉且卽此雍詩而序之者以自出之誤而升後王之詩於先公僭之者又以自出之誤而降先王之詩於後之羣公（毛檢討四書賸言）

三家僭用天子之禮樂

論語八佾舞于庭又曰雍徹于三家之堂以廟卽是堂堂前有庭歌在堂上亦在堂下也但季氏大夫亦何得遽僭及天子禮樂且三家者仲孫叔孫季孫也仲孫慶父後叔孫叔牙後二人皆得罪以死本不宜世有享祭卽祭亦不宜三家並廟卽並廟亦斷不能以天子禮樂祀慶父叔牙季友三人既並祭三人又何得獨稱季氏一若爲季氏專廟凡此皆漢晉唐宋諸儒無一解者予論宗子作大小宗通釋乃遂因大小宗而得解此書蓋魯爲宗國以周公爲武王母弟得稱別子爲文王之宗禮別子立宗當祀別子所自出（見大傳）因立文王廟于魯（見史記）爲周公之所自出名出王廟（見左傳）夫祭文王而可以不用天子禮樂也乎其用天子禮樂者以出王故其祭出王者以宗子故也若三桓爲魯桓公子季友以適子而爲宗卿亦得祭所自出而立桓公一廟漢儒不解有謂公廟設於私家者（見郊特牲注云）此正三桓所自出之廟以三桓並桓出故稱三家堂以季氏爲大宗故又獨稱季氏其所以用天子禮樂者以桓公故而桓公得用之者以文王用之而羣公以下皆相沿用之之故然而僭矣文王周廟得用之卽周公太廟伯禽世室皆不得用而可用及羣宮乎故昭十二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天子之禮也此正與夫子之嘆同意（毛檢討四書賸言）

季氏旅於泰山

季氏旅於泰山班固述贊曰大夫臚岱侯伯僭時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大山是也小顏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禹貢曰蔡蒙旅平傳云祭山曰旅韋昭音盧（文讀盧猶）士冠禮注曰古文旅作臚（周禮司儀旅擯先鄭曰旅讀爲旅於泰山之旅後鄭云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禹書誥曰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大師望相嗣王發賦憲受濯子敬之新臚卽旅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冉有

冉有以哀公三年己酉季康子召至魯十一年丁巳與康子問答中間既從陳蔡又使之荆自不仕季氏意者家臣員輕故可幫拾師門誼重仍須省侍乎亦可謂服勤者矣又爾時子游年十八子夏年十九赫然以文學名此文學豈後代文人學者所譽能髣髴而年纔如許異哉（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

（條）案近讀以爭字絕句必也連下讀據釋文云鄭讀以必也絕句故論語必也連下爲句如必也聖乎必也使無訟乎必也正名乎必也狂狷乎必也親喪乎皆當以必也句絕亦可並通又案射義鄭氏注明云必也射乎則亦以必也連下爲句陸氏此釋云以必也絕句鄭氏殆兩讀與（武進士經讀考異）

必也射乎

南園漫錄曰集註以惟於射而後有爭解必也射乎蓋以決辭爲義屬上句及必也聖乎則云疑辭屬下句二句文氣皆同通作疑辭爲順余謂亦非必也決辭乎疑辭一句中具有二義不爾誰是必也使無訟乎必也正名乎必也狂狷乎必也親喪乎皆然（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揖讓而升下而飲

（條）案舊讀從升字爲句據釋文云鄭讀揖讓而升下絕句證之射義釋文亦云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案鄭注詩賓之初筵引此而又云下而飲似亦以升字絕句蓋鄭兩讀義皆可通（武進士經讀考異）

繪事後素

問禮器甘受和白受采是一說考工繪畫之事後素功又是一說古注於論語繪事後素引考工不引禮器其解考工亦引論語至楊文靖公解論語始引禮器而朱子合而引之卽以考工之說爲禮器之說近人多非之未知作何折衷（范）

答論語之說正與禮器相合蓋論語之素乃素地非素功也謂有其質而後可文也何以知之卽孔子借以解詩而知之夫巧笑美目是素地也有此而後可加粉黛簪珥衣裳之飾是猶之繪事也所謂絢也故曰繪事後於素也而因之以悟禮則忠信其素地也節文數度之飾是猶之繪事也所謂絢也豈不了了若考工所云則素功非素地也謂繪事五采而素功乃其中之一蓋施粉之采也粉易於污故必俟諸采既施而加之是之謂後然則與論語絕不相蒙夫巧笑美目豈亦粉黛諸飾中之一乎抑亦巧笑美目出於人工乎且巧笑美目反出於粉黛諸飾之後乎此其說必不可通者也而欲參其說於禮則忠信亦節文中之一乎忠信亦出於人爲乎且忠信反出節文之後乎五尺童子啞然笑矣龜山知其非也故別引禮器以釋之此乃眞注疏也朱子既是龜山之說而仍兼引考工之文則誤矣然朱子誤解考工卻不誤解論語彼此一何便可釋然若如古注則誤解論語矣朱子之誤亦有所本蓋出於鄭宗顏之解考工宗顏又本之荆公蓋不知論語與禮器之爲一說考工之又別爲一說也若至毛西河喜攻朱子曉曉強詞是則不足深詰也（全常經史問答）

案考工記所謂素功謂白采也青赤黃白黑謂之五采故白亦采也鄭注後布之恐其漬污也謂先布青赤黃黑四采而後以白采加之所以云後素功也今以素爲粉地與考工之文風馬牛矣（李進士羣經識小）

八佾繪事後素釋文繪本又作繢頤煊案古論作繢說文繪會五采繡也論語曰繪事後素从糸會聲今論作繢集解鄭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眾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字當

作繢考工記凡畫繢之事後素功鄭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不言繢言繪以絲也鄭司農說以論語曰繪事後素即其證[illegible]

曰禮後乎[illegible]

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何晏集解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考工記凡畫繢之事後素功鄭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鄭司農說以論語曰繪事後素朱子集注不用其說以後素爲後於素也於考工記舊注亦反之以後素功爲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近儒如蕭山毛氏元和惠氏休寧戴氏皆知古訓爲不可易而於禮後之旨終不能會通而發明之故學者終成疑義竊謂詩云素以爲絢兮者言五采待素而始成文也今時畫者尚如此先布衆色畢後以粉勾勒之則衆色始絢然分明詩之意即考工記意也子夏疑五采何獨以素爲絢故以爲問子以繪事後素告之則素以爲絢之理不煩言而解矣子夏禮後之說因布素在衆采之後而悟及之者也蓋人之有仁義禮智信五性猶繪之有青黃赤白黑五色也禮居五性之一猶素爲白采居五色之一也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是仁與義皆所以制禮之本也所謂道也白虎通曰智者知也所以知此禮也即大學之致知中庸之明善也又曰信者誠也所以行此禮也即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也是智與信皆所以由禮之具也所謂德也故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也然則五性必待禮而後有節猶之五色必待素而後成文故曰禮後乎本非深文奧義也何氏集解云以素喻禮但依文解之而不能申言其義毛氏惠氏戴氏雖知遵舊注而解因素悟禮之處不免格格不吐皆坐不知禮爲五性之節故也今爲解之如此凌進士校禮堂文集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原題以文王爲所出之帝

或問成王以周公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自出而周公配之其說何據余曰此出逵注春秋纂例而集註引之第意例信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謂魯止有周公廟不知襄十二年臨於周廟杜註云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孔疏云文二年鄭祖厲王立所出王廟也哀二年蒯聵禱曰敢昭告皇祖文王衛亦立文王廟也此以有功德王命立之與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者禮不同竊以魯既廟文王矣又安得以文王爲所自出之帝哉渻名爲通春秋而實汨之或曰然則自出帝[illegible]何余曰今不可得考矣以臆度之周祖稷殷祖契而所自出者則其父嚳也不遠也有虞夏后並祖顓頊而其所自出則顓頊之祖黃帝也亦不遠也經傳既無明文事以類推魯其以王季乎或大王乎爲文王所自出也或數日往余獨愛宋神宗元豐五年與宰臣論禘者本以審禘祖之所自出故禮不王不禘蓋王者謁四海之有以奉神明力大可以及遠故於祖禰之外又及其遠祖猶以爲未足也推而上之及其祖之所自出自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祖之所自出其禘禮固可廢也神宗聖學高明方能發此萬古不磨之論較之同時儒者欲入於堯王祀其初祖者僭矣晚宋儒者益以木有本水有源必推至於厥初生民之祖後已者荒矣習其說遂於十年十五年兩設皇初祖帝神牌祀之卒罹大災上視其祖自稱僅知德懿熙仁四代者其識見豈不萬相懸絕哉[illegible]

集註引趙伯循解魯禘謂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似可疑魯之禘本禘周公非禘文王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牲用白牡又言其器服樂舞皆極其盛此魯禘之僭也若文王本有其廟謂之周廟祭周廟時宜以周公配食若祭周公豈迎文王之主就食於周公之廟乎且白牡之牲爲周公非爲文王也魯頌云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蓋魯禘行之於秋嘗之時故記云夫大嘗禘升歌清廟周正之秋實是夏月故云季夏六月也然則禘文王者於經傳似無據或問禘之說章乃是言天子之禘故云之於天下[illegible]

魯禘不追所自出

禮不王不禘東遷之後王綱不振禮樂崩壞諸侯僭禘者有之者魯若晉是也雖仁用之未嘗不自知其非故諱爲成王賜伯禽受之言以文其罪嗚呼晉文公納襄王可謂有功矣其請隧也襄王猶以大義卻之管敬仲平戎于王室王以上卿禮饗之敬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卒受下卿之禮下之賢何如襄王伯禽之智何如管敬仲而謂受一爲非禮之賜一爲非禮之受乎果爾是欲韜以康周公而不知適陷周公于不臣矣呂覽載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桓王使史角往魯魯公止之其言必有所據者路史謂魯公止之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有郊有禘是魯自僭之也乃謂人僭而用之後人蹬而行之至有不于太廟而于群廟者更有所不可解矣其行禘也有謂祭文王于周公廟以周公配者有謂當祭于文王廟以周公配者皆考之行禮此乎其群獻有器之數樂舞籩豆之繁與夫拜坐登降之儀文一同于天子而非必追祭其所自出如說者之云也何以知之公羊傳于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曰大祫也大祫即禘也又曰毀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此所言郊與天子同而上不追所自出與天子異又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夫言以禘禮則用天子之禮樂也言祀周公則不追所自出也上文云祀帝于郊配以后稷使魯果追所自出亦當如此例言祀文王于大廟配以周公矣其不言合群祖者禘無不合言禘則群祖在其中也然則魯未行禘時毀廟其無合祭乎據祭法所謂諸侯五廟之外有壇墠者有禱祭之無禱乃止然一本之祖以其遠也而無祭可乎蓋諸侯之禮更略曰祠其或祫或時不可得而知而要之灌獻尊罍之數樂舞籩豆之繁與夫拜坐登降之儀文其不得同于天子之禘可知也王制就東遷後爲言不知從禘之僭與天子達文而又云諸侯禘一犆一祫夫禘從何者乎此蓋因春秋書禘于莊公左傳云禘于武宮僖公襄公遂指爲特禘而云然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春秋十傳禘不勝書特志其尤失禮者故閔二年以吉禘于莊公僖八年以致哀姜文二年以躋僖公[illegible]學禮質疑

其如示諸斯乎

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集解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掌中之物言其易了與焦氏禮記中庸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鄭注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

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包注指示二字連文義不可通當從鄭注爲證經義叢鈔洪頤

吾不與祭如不祭

案舊讀以吾不與祭爲句愚謂以與字斷祭如不祭義自豁然矣朱子集註明言或有故不得與正可舉證近人篤信朱子于此反從舊讀義殊未安也武進士[illegible]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

與其媚于奧甯媚于竈按五祀禮注引逸中霤禮文開首便云五祀皆祭於廟此一句是要註然而設主迎尸皆在廟而又各不同大抵祭戶設主在廟室戶西祭中霤設主在廟室牖下祭竈設主在廟門外之東祭門在廟門外之左樞祭行在廟門外之西祭戶祭中霤皆迎尸而祭于廟室之奧此常尊之奧以與設主之室戶室牖兩相近也若祭竈與門與行則皆迎尸而祭于廟門外西室之奧亦與設主之門東西門樞相近毛檢討四書賸言禮器燔柴於奧奧字是爨字之誤燔柴爨室似乎祭在竈所矣不知正在廟門外之東所謂鼎鑊庖湢爨室竈陘皆在門外者此祀廟之禮非祀竈禮也大抵祭祖廟時至尸食畢則閒祭竈以報功故曰老婦之祭據此則祀竈設主在廟門外之東者亦以祀廟時設竈於此故即以此設竈主古人制禮亦並非無義如此同上

若其有尸則曾子問原云既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飯佀不知誰爲之按淮南子黃帝作竈死爲竈神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亦祀爲竈神此即人帝人臣一如五方神之有炎帝祝融者若禮器老婦之祭則又以先炊之媼配之其祇扮一口者統所尊也同上

獲罪於天

獲罪于天天是天神又有天道古今樂錄載樂有大壯大觀二舞引論語惟天爲大而隋書樂志又曰大觀者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是天原有神有道故先儒解獲罪于天亦曰原天道以壓戾神戾神者室神與竈神也又且漢魏後儒引此句皆明指蒼蒼之天南齊書所載有雜詞云獲罪于天北徙朔方墳墓不掃超若流光毛檢討四書賸言補

郁郁乎文哉

郁郁乎文哉汗簡云古論語郁作彧漢石經仍作郁惠徵君九經古義

鄹人之子

鄹魯邑名今則在鄒縣界鄹人之子乃孔子少賤時之稱集註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最當始仕即指孔子年二十爲委吏二十一爲乘田吏言方與少賤稱相關合或曰二者何等卑職敢駿奔走於廟中余曰觀祭統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然以有事於宗廟尸以其餘畀之則委吏若周禮之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乘田吏周禮之牛人羊人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者也非無與於廟事其聽在羣有司之列可知獨當祭時倘若在前卿大夫待從雝雝肅肅安得容一少且賤者敢然致辭說哉故顧瑞屏以爲子入廟當是隔日宿齋始可每事問者是了祭作平日往觀如荀子所載孔子觀於魯桓公廟有欹器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之類則非執事有恪時縱來不知禮之誚亦不必發然立辨曰是禮也以明其敬謹之意此則吳愈亦韓語余云爾因并識之閻徵君四書釋地續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邢昺疏古謂大夫守邑者以邑冠之呼爲某人孔子父鄹邑大夫左傳稱鄹人紇故此謂孔子爲鄹人之子也左傳成二年云新築人仲叔于奚杜注云于奚守新築大夫即此類也頤煊案左氏文十五年傳卞人以告杜預注卞人魯卞邑大夫昭九年傳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杜預注甘人甘大夫襄也二十一年傳厨人濮曰杜預注濮宋厨邑大夫皆是經義叢鈔洪頤煊

魯昌平鄉鄹邑考

太史公生平所最宗尚者老子最尊服者孔子而於本朝開天之聖亦不敢略皆於其書地胄見之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是以國統縣以縣統鄉以鄉統里曰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是以國統鄉以鄉統邑曰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是以縣統鄉以鄉統里他不必如是備書變備書而人非其屬意矣昌平本山鄉蓋以山得名括地志云在兗州泗水縣南六十里故鄒城在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故闕里又在縣南五十里此則以曲阜之闕里名其地非眞闕里也眞闕里伍緝之曰背洙面泗閻徵君四書釋地

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

論語射不主皮案周禮鄉大夫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二曰主皮鄭注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鄉射禮乃張侯記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注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疏稱州長習射名爲鄉射鄉射有侯卿大夫習此鄉射之禮詢眾庶眾庶卑無侯故張皮射鄉射名禮射張皮射名主皮之射故云禮射不主皮鄉射疏禮射三番不勝仍得後番復升射然則主皮之射勝者復射不勝者不復射是尚力也故鄭注謂主於獲此云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言鄉射所以不用主皮之禮者取其比於禮樂不勝許其復射不尚力也爲力不同等也鄉射注又云尚書傳曰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此主皮之射與案鄭已言主皮爲無侯張皮不必復疑射禽朱子以爲貫革案考工記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注革謂干楯質木椹樂記貫革注射穿甲革疏革甲鎧也所謂軍射也軍中不尚容儀又無別物但取甲鎧張之而射穿多爲善謂爲貫革春秋養由基射七札是也是主皮又非貫革劉[illegible]

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馬融曰射有五善一曰和二曰和容三曰主皮四曰和頌五曰興武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也爲力力役之事有上中下三科故曰不同以力役與射對言若解作釋禮文則射不主皮出於鄉射禮記乃孔子之徒所作何得孔子爲之釋又朱註誤以主皮爲貫革則毛氏稽求篇辨之是許雀茳才[illegible]

射不主皮

陳氏禮書有主皮之射有貫革之射從爲二主皮之射四字見儀禮鄉射禮記貫革之射四字見禮記樂記名不相蒙而集註以貫革解主皮然非甚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五物詢眾庶三曰主皮果如集註解則是以軍中武射陷堅穿札之才而興賢能矣豈其然朝不考至此因考鄉射禮記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注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

儁也言不勝皆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庶人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不待中爲儁非是要不中卽不中亦可但取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便可得與於祭以天生有一等文弱之人力不逮遠不能射於百步外何必定主於獲先王甚深爲此等慮故純乎尙德而不尙力陳用之曰主皮之射庶人之禮也鄉大夫或用之於澤宮鄉大夫或用之以詢衆庶用之以詢衆庶在一曰和二曰容之後則主皮之射雖君子之所不廢亦非其所尙也晚周之時射尙主皮故孔子譏之曰云云鈔在融會二禮而爲言不至執此以病彼眞通儒也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陳用之又曰自天子至於卿大夫皆有大射賓射燕射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庶人無賓射燕射特有主皮之射而已 同上

射不主皮集註謂鄉射禮文此非儀禮正經之文乃鄉射篇後記之文也記云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注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按註雖以三射爲禮射其實惟大射之侯棲鵠則有皮賓射設正燕射畫獸皆無皮也鄉射用賓射之侯亦無皮也主皮之射張皮侯而射之乃田獵後習武取獸之射則主於貫革 江愼修羣經補義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二節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謹案告讀如字舊音古篤反非也周禮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先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孔子三朝記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又數夏桀商紂之惡曰不告朔於諸侯穀梁文六年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又十六年傳曰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然則告朔云者以上告下爲文不以下告上爲義天子所以爲政於天下而非諸侯所以禮於先君也餼之爲言乞也謂乞與也凡供給賓客或以牲牢或以禾米生致之皆曰餼說文氣饋客芻米也從米乞聲或作餼其見於經傳者曰饔餼曰稍餼曰餼牢曰飧獻曰餼牽天子之於諸侯有行禮有告事行禮於諸侯若頫問賀慶賑賵禬之屬大使卿小使大夫告事於諸侯若冢宰布治司徒布敎司馬布政司寇布刑之屬皆常事也以其爲歲終之常事又所至非一國故不使卿大夫而使微者行之以傳遽達之以旌節然後能周且速焉諸侯以其命數禮之或以少牢或以特羊而已幽王以後不告朔於諸侯而魯之有司循爲供羊至於定哀之間猶秩之夫謂文公始不視朔者據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之文言之也夫四不視朔而謂之始不視朔可乎四不視朔曠也始不視朔廢也曠之與廢則必有分矣曠四月不視朔猶必詳其月數而具書之而況其廢乎變古易常春秋之所謹也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皆謹而書之始不視朔豈得不書鄭君此言出於公羊公羊之說曰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彼欲遷就其大惡諱小惡書之例因虛造此言爾如其說自十六年二月公有疾至十八年公薨竝閏月數之其爲不視朔者二十有六而春秋橫以己意爲之限斷書於前而諱於後存其少而沒其多何以爲信史乎 劉訓導遺書

子曰關雎 一節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謹案哀而不傷舊說多與毛詩篇義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鄭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二義皆回穴難通朱注以詩詞分配哀樂似少近理而寤寐反側與哀義絕遠注雖勉强傅合亦但云寤寐反側之憂而不得言哀則其義之不愜亦可見矣程大昌聲音之說尤爲無據傳曰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記曰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哀與樂相反也噍殺與嘽緩亦相反也而謂關雎一詩兼而有之何得爲性情之正又何以爲聲音乎推尋衆說未得所安因竊以己意妄論之曰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特據樂言之也古之樂章皆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肄三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之通例如此國語曰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緜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而孔子但曰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亡而詩存說者遂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匹也葛覃樂得婦職也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之極致王道之綱紀也能哀能樂不失其節詩之敎無以加於是矣葛覃之賦女功與七月之勤耕織一也季札聞歌豳而曰美哉樂而不淫卽葛覃可知矣 同上

哀公問社於宰我 一節

哀公問社於宰我張本社作主云田主爲社案三王世家載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將封者各取其物色與以白茅封以爲社此之謂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休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者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此云夏后氏以下出論語而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耳 惠徵君九經古義

問哀公問社於宰我鄭康成謂社主也孔安國謂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而鄭氏說之以爲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是各以其土所宜木謂用其木以爲社主也今文論語但云問主於宰我無社字故先儒或以爲宗廟主公羊傳練主用栗栗者藏主也何休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孔鄭傳古文以爲社主張禹包咸周氏何休從今文以爲宗廟主其爲主則一也宋儒如伊川楊龜山謂社當爲主朱子集註云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亦承邢疏之文而語頗含渾賀孫又云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爲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似與程說異何故曰神樹如戰國策恆思有神叢莊子櫟社見夢之類皆虛誕不足信漢高祖禱枌榆社注家以枌榆爲鄉名非卽立枌榆以爲社神也社樹歲久或能爲祟愚民無知而祠之閭里間此風尤甚三代以前無此等淫祀也周禮小宗伯大師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社之有主明矣曰周禮載社主之說朱子嘗與賀孫論之云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絹帛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魂帛之類社只是壇若行遣主何所藏之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無遷主乃[illegible]命[illegible]命非常禮也宗廟如此社主可知社雖壇而不屋坎旁別有藏主

石室何爲不可乎 錢宮詹潛研堂集

哀公問社於宰我

論語八佾哀公問社於宰我皇氏義疏陸氏釋文皆云鄭本作問主春秋文二年丁丑作僖公主杜元凱注引論語正義引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劉炫就所以規杜過未爲得也又公羊文二年傳練主用栗何邵公注引論語疏曰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耳又禮記祭法正義引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氏無駁從許義也案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鄭康成謂社稷者后土田正之神田主者后土田正之所依也是哀公問社即問后土之主之樹故注云主田主謂社也見釋文皇侃疏及初學記二十八鄭之所注亦是曾識而不用張侯包咸周氏廟主舊說更參考古論根據周禮以爲田主足徵鄭學之閎通矣許叔重撰五經異義於廟主從周禮說論語則從古本以爲社主是義與鄭同故鄭氏無駁何杜注春秋皆用魯論株守一家罔知古義學識遠在許鄭之下劉光伯規過當矣 臧明經拜經日記

宰我

史稱宰我與田常作亂以夸其族孔子恥之小司馬大蘇皆各爲辯正引闞止字李斯上書以證余獨愛洪容齋一說曰孟子載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子役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从於田常更可見矣此爲尤妙蘊從虛會出云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栗篆文作㮚从㮚古文作𣡌从西从二卤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illegible]西本字也廣森謂栗者西方所宜木是以古文从西白虎通引逸書曰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周初宅西故社以栗矣 孔檢討經學卮言

使民戰栗

案陸氏釋文及爾雅疏古本原作哀公問主於宰我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復立其主故問其所宜木也宰我之對本自切當但不當附會使民一句耳魯以相忍爲國哀公懦弱尤甚不能制其強臣而徒望其威民何爲夫子所以責之也 李進士黎經識小

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之器小哉管子中匡篇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蓋當時有以管仲爲大器者故夫子辨之 惠徵君九經古義

管氏有三歸

論語管氏有三歸包咸注三歸者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爲歸朱子則云三歸臺名事見說苑善說篇 志祖案三歸之爲臺名是也然其所以名三歸者亦以娶三姓女故个詩新臺紋衞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杭堇浦先生云古昏禮有築臺以迎女之事左傳言秦穆姬登臺而哭必其嫁時所築也管仲僭諸侯故有三歸臺禮經散亡無諸侯昏禮三禮中不一及此南北諸儒亦無從引證存此以俟深於禮者 孫侍御讀書脞錄

論語三歸注疏及史記禮書漢書地理志戰國東周策並以爲三姓女朱子從說苑善說以爲臺名翟晴江教授云以管氏本三歸特一地名讀輕重篇自見蓋其地以歸三不歸而名之也本公家地桓公賜以爲采邑耳案晏子春秋雜下篇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先君桓公有管仲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欲爲夫子三歸澤及子孫豈不可哉韓子外儲左下及難二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據此則晴江以爲地名審矣史記公孫弘曰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亦是言其侈富 梁孝廉瞥記

管氏有三歸包注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 見史記管晏列傳張守節正義本此 周策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鮑注仲蓋三娶女也案春秋莊十九年經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左氏無傳公羊云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成十年經齊人來媵公羊傳云三國來媵非禮也惟天子取十二女左氏成八年經杜注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乃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穀梁注全祿杜注則是三傳意皆以天子諸侯取妻班次有三適也娣也姪也天子取后三國媵之國三人並后本國爲十二女諸侯取夫人二國媵之並夫人本國爲九女夫人本國之媵從夫人歸於夫家者也士昏禮女從者畢袗元又云媵布席於奧鄭注女從者謂姪娣也媵謂女從者也是也二國之媵或與夫人同行春秋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冬衞人來媵九年春二月伯姬歸於宋是也或後夫人行九年夏晉人來媵十年夏齊人來媵是也其本國歸女爲一次二國各一次故曰三歸左氏譏齊媵爲異姓公羊譏齊媵爲三國媵僭天子皆不譏齊媵女之違也包曰三姓女依左氏成八年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包說非也鮑曰三取女國君娶夫人大夫娶妻姪娣不言娶故公羊云諸侯不再娶鮑說亦非也又案曲禮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正義引熊氏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當謂娣是大夫姪娣俱不名士但不名娣異於大夫其皆有姪娣明矣士無娣則媵二姪士昏禮雖無娣媵先是也故詩江有汜序正義據士昏禮以爲士有姪娣但不必備據喪大記大夫撫姪娣以爲大夫有姪娣而未明言大夫士姪娣之數以諸侯八妾士二妾例之卿當六妾大夫當四妾 自註北齊書元孝友傳孝友奏表曰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蓋仿古制而變通之[illegible]書地理志[illegible]三歸亦三歸[illegible]謹案黃氏日鈔謂三歸之爲臺以處三歸之婦人[illegible]築新臺於河上而要之非[illegible]或人以[illegible]事僭上而要孟任[illegible]諸侯宮內有臺[illegible]嫁登臺必[illegible]左傳所載[illegible]秦穆姬登臺[illegible]此說精核者說可廢 劉履恂秋槎雜記

有反坫

問坫制在賈公彥儀禮疏中不甚了了邢叔明爾雅疏差爲得之而終未能剖晰詳審願質之函丈 范勝

荅坫本有二爾雅垝謂之坫古文作[illegible]是乃以堂隅言郭景純所謂端也許叔重以爲屏牆則又是一坫其累土以庋物者又是一坫而累土庋物之坫又有二有兩楹之間之坫郊特牲明堂位所云反坫出尊及論語之反坫也蓋兩君之好用之庋爵者鄉飲酒禮尊有房戶間燕禮尊在東楹之西至兩君爲好則必於兩楹之間而特置坫以反之有堂下之坫乃明堂所云崇坫也器用之庋圭者何以知庋圭之坫在堂下覲禮侯氏入門奠

土則在堂下矣惟在堂下故稍卑之有房中之坫卽內則閣食之制也士於坫庋成謂士卑不得作閣但於房中爲坫以庋食也然則同一累土之坫而庋爵庋圭尊者用之庋食則卑者用之方密之曰凡累土庋物者皆得曰坫是也堂隅之坫亦有二士虞禮苴茅之制饌於西坫士冠禮執冠者待於西坫南蓋近於奧者故謂之西坫既夕記設棜於東堂下南順齊于坫是近於宦者則東坫也至屏牆之坫亦曰反坫而其義又不同郊特牲所云臺門旅樹反坫是也是乃以外向爲反黃東發曰如今世院司臺門內立牆之例是正所謂屏牆也蓋反坫與出尊相連是反爵反坫與臺門旅樹相連是屏牆之反向於外者郊特牲所云乃大夫宮室之僭論語所云乃燕會之僭而東發疑論語之反坫與上塞門相連恐皆是宮室之事不當以坫之反爲爵之反則又不然蓋反坫出尊正與兩君之好相合禮各有當不必以郊特牲之反坫強并於論語之反坫也賈氏不知坫有三者之分又不知累土之坫亦有二者而漫以爲累土之坫爲尊在廟中則既謬矣又誤以豐爲坫不知豐用木坫用土豐形如豆故字從豆坫以土故字從土不可合而爲一也至周書既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注以四阿爲外向之室則反坫者亦屏墻也而考廣韻則葬埋之禮不備而攢塗櫬厝亦謂之坫是又在諸經之外者蓋亦取於累土之意 全庶常經史問答

堂上有東西兩楹楹柱也兩楹之間當堂之中而外近廉也主酌酒以進賓謂之獻賓飲畢酌酒以進主人謂之酢主人飲畢復自飲而後酌以勸賓謂之酬國君相見之禮賓主飲畢皆反此虛爵於坫上然後拜大夫則無坫案古注圖說坫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 李進士羣經識小

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坫在尊之外故曰出尊又云崇坫康圭朝聘時奠圭於此其制亦相仿也案坫字從土乃築土爲之爾雅垝謂之坫內則士于坫一凡土臺可庋物者皆謂之坫也 同上

塞門反坫

問 鄭東谷曰塞門反坫必桓公以管仲有大功而賜以邦君之禮舉國之人皆以爲仲所當得而仲亦晏然受之所以特名其器之小不然仲方以譙信正桓公豈自爲是乎 范鵬

答 東谷之言甚工然亦未必伯者君臣大抵守禮於外犯禮於內桓公受胙不以王止其拜而必下拜禮也反坫之事則居然行之矣管仲辭王上卿之燕禮也塞門等事則居然行之矣蓋守禮則雖君強賜之亦不受也 全庶常經史問答

管氏而知禮

管氏而知禮富而可求也君而知禮謂而並與如同 朱武曹經傳攷證

子語魯大師樂

古樂之亡久矣其制之存者見於皐陶謨戛擊鳴球一節知樂有堂上堂下之分也至儀禮鄉飲鄉射燕禮而升歌笙間合樂之禮備矣論語言樂者一章子曰關雎之亂謂合樂也而子語魯大師一節尤爲明晝曰始作者謂升歌也翕合也謂堂上瑟聲與歌聲合也從之則笙入以後三節矣曰純如者謂笙入三終也三笙一和其聲純和非如堂上之清也曰皦如者謂間歌三終也堂上一歌之後間以堂下一吹明晰而不雜亂也曰繹如者謂合樂三終也堂上歌關雎則笙吹鵲巢應之歌葛覃則笙吹采蘩應之歌卷耳則笙吹采蘋應之其時歌樂與眾聲齊作纍纍如貫珠也至是工告正樂備而爲一終矣天子諸侯之禮升歌或以頌或以大雅而笙入間合次序並同合是節次而泛言音律皆如夢囈矣 李進士羣經識小

儀封人請見

孔子時衛都濮陽爲今大名府開州生平凡五至衛焉第一去魯司寇輒適衛第二將適陳過匡過蒲皆不出衛境內而反衛第三過曹而宋而鄭而陳仍適衛第四將西見趙簡子未渡河而反衛第五如陳而蔡而葉復如蔡而楚仍反乎衛儀邑城在今開封府蘭陽縣西北二十里乃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餘里不知孔子先至國而後儀邑或由儀邑而國都皆不可知要爲第一次適衛時事則無疑何則封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喪失位去國也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使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天生夫子豈爲一魯國已乎其語與情蹤正合 閻徵君四書釋地續

木鐸

鐸如今之鈴中有舌以繩繫之搖之而出聲其金口而金舌者謂之金鐸金口而木舌者謂之木鐸春用木秋用金文用木武用金時與事之不同也 李進士羣經識小

又盡善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案漢書董仲舒傳引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又引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上矣下也語意正同當是論語古本今漢書亦改作也唯宋景祐本是矣字西漢策要與景祐本同 錢少詹十駕齋養新錄

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錢氏養新錄曰漢書董仲舒傳引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又引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上矣下也語意不同當是論語古本今漢書亦改作也唯景祐本是矣字西漢策要與景祐本同念孫案錢說是也據顏注云故聽其樂而不盡美盡善矣則正文本是矣字羣書治要引作韶盡善矣文雖從省而亦是矣字 王觀察讀漢書雜志

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觀於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爲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於天下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甯而崩史記封禪書此武之未盡善也記曰樂者象成者也又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武王當日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而實播之命猶有人難於西土殷之頑民迪屢不靜尚[illegible]餘風未殄觀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者何如哉故大武之樂雖作於周公而未至於世變風移之日聖人之時也非人力之所能爲矣 顧亭林日知錄

里仁爲美擇不處仁

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王伯厚曰張衡思玄賦引論語云里仁爲美宅不處仁里宅皆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棟案釋名曰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爲擇亦通孟子亦作擇趙岐曰擇擇不處仁爲不智 惠徵君九經古義

擇不處仁

里仁擇不處仁困學紀聞載張衡思玄賦注引論語宅不處仁謂古文本作宅顧氏集解鄭曰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則不得爲有知擇不訓求則當從古文作宅 [illegible]

斯知仁矣

冶城客論無錫陳公懋云論語斯知仁而仁字是人字與問井有仁焉之仁同皆是以字音致誤耶周易之而何以守位

曰仁晁以道儒古本作人字亦此類毛檢討四書賸言

無適也無莫也

無適也無莫也鄭本適作敵莫音慕無所貪慕也棟案古敵字皆作適禮記雜記曰赴於適者鄭注云適讀爲匹敵之敵史記范睢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之敵荀卿子君子篇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讀爲敵白虎通云君所以不爲臣隱何以爲君之于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貴一善而衆從勸罰一惡而衆臣懼若爲卑隱爲不可殆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放於利而行

論語放於利而行孔安國曰放依也然此無他據後見檀弓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鄭註有云梁木衆木所放謂榱桷皆依梁以立比之衆之依夫子始知俗以安放爲安效者誤也若漢書有所放效禮記有放而文此是昉字與放不同詁毛檢討四書賸言

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

班昭上疏云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賈逵上書亦云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則漢時論語本必有多於從政三字者且於本文較明白或云是古論齊論非魯論本然亦未可考毛檢討四書賸言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聖賢之言不但淺遠者非訓詁不明即淺近者亦非訓詁不明也就聖賢之言而訓之或有誤焉聖賢之道亦誤矣說在論語之一貫論語貫字凡三見曾子之一貫也子貢之一貫也閔子之言仍舊貫也此三貫字其訓不應有異元按貫行也事也爾雅貫事也廣雅貫行也詩碩鼠三歲貫女周禮職方使同貫利論語先進仍舊貫傳注皆訓爲事漢書谷永傳云以次貫行後漢光武十五王傳云奉貫行皆行事之義三者皆當訓爲行事也孔子呼曾子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言孔子之道皆於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爲教也一與壹同一與壹通經史中並訓爲專又並訓爲皆後漢馮緄傳淮南說山訓管子心術篇皆訓一爲皆荀子勸學臣道後漢書順帝紀皆訓一爲專大戴衛將軍荀子大略左昭廿六年穀梁僖九年禮記表記大學皆訓壹爲專至于一壹二字通用之處經史中不可勝舉矣壹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弟子不知所行爲何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即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庸德庸言行相顧之道也此即大戴曾子本孝篇所謂忠爲孝之本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所云曾子中夫孝弟信忠四德之道也此皆聖賢極中極庸極實之道亦即天下古今極大極難之道也曾子若因一貫而得道統之傳子貢之一貫又何說乎不知子貢之一貫亦當訓爲行事子告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曰然非歟子曰予一以貫之此夫子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而不于行事學聖人也夫子于曾子則直告之于子貢則略加問難而出之卒之告子貢曰予一以貫之亦謂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亦即忠恕之道也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此亦言仍舊行事不必改作也阮宮保揅經室集

論語一貫之旨兩見於經宋儒謂一貫爲孔門不傳之祕惟曾氏得其眞詮端木氏次之其餘不可得聞此其說非也案爾雅釋詁云貫事也又云貫習也古人解貫字皆屬行說即孔子所謂道也曾氏以忠恕解一貫忠即是一恕即是貫恕非忠不立忠非恕不行此即一貫之義非忠恕之外別有一貫之用也孔子因能行者少故偶呼曾氏以發之他如告哀公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忠也告仲弓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勿施者恕也忠恕之說盡人皆得聞之甯獨二氏爲得其傳乎又老子云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甯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又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莊子云自其同者觀之萬物皆一也老莊異端尚知一之爲貫曾是七十子身通六藝者而反不知一貫之爲用乎故呂氏春秋云亡國之主一貫說文引董子云一貫三爲王莊子德充符云以可不可爲一貫是一貫亦當時常語非果有不傳之祕也端木氏因論學孔子語以一貫此又別有一義周禮注十葉爲貫後人以錢十百爲一貫穀梁傳云羈貫成童范甯注羈貫謂交午翦髮以爲飾鄭君注儀禮云一從一橫曰午是貫從十起義故說文引孔子曰推一合十爲士論語子貢曰賜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門惟顏氏生知亞于聖人故能以一貫十曾子力行忠恕已至故聞而即唯若端木氏力行忠恕者有未至則猶有然與非之疑夫子云予一以貫之夫所謂道在忠恕非與語曾者有二也後儒好言元妙幾若孔門一貫別有一物得其傳即可超凡入聖孔子祕不示人者此禪家頓悟法容或有之以此而語聖人之道恐失之遠矣經義叢鈔洪頤煊

夫艸草十葉爲貫錢貝十百爲貫然則貫者備十數也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是故一貫三爲王十合一爲士一貫之旨若文可知貫從毌生從毌從貝從貝則非無物從毌則非一數羅穰道妙必絕慮于虛無也錯綜理蘊宜辭聲于孤陋也貫字從貫貫成寶文寶義不虛貫數非一貫之與實務通情矣周語載單子之言曰忠文之實也戴記著孔子之言曰內思畢心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由斯以談忠恕者實學之通義一貫之雅詁爾考中度衷必有實功聞一知十亦非空悟傳學審問是爲講貫好古敏求是爲累貫夫子之道無隱乎爾故管子亦云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豈有高談性理存神于冥漠之鄉矯語從容荒忽于名物之數而自以爲泛應曲當哉中之屯也上貫一木之才也上貫一草之乇也上貫一夫一貫與貫一殊情以貫與自貫異致彼草木之無知故貫地以自然若人爲物靈動爲世則觀玩則上下無常酬酢則八已兩盡必強識事數之全乃克盡物情之變語曰忠信爲周周正言乎其全爾而數從一始一在其下爲本一在其上爲末本末具而上下通忠恕之效也二爲偶一三爲函一四成四分五象五行八八爲六衰出爲七分別相背者八屈曲究盡者九數之未備皆未可言貫惟至于十而全數見矣東西其一也南北其貫也故曰一貫再稽周禮太史算器謂之中考工桃氏穿莖亦謂之中然則忠之從中得聲亦謂當握其全數而貫穿之恕從忠出忠恕同事物數雖繁一以貫之算法所謂實如法得一蓋取諸此逸書曰先其算命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曾子首篇曰博學而算焉其亦謂此與他日函文問答詳盡變禮十篇書成究極天圓惟道傳于備數故功成于篤實也經義叢鈔洪震煊

一毌之指或曰兼體用或曰兼知行或又曰一爲忠毌爲恕此皆不明乎六書之誼者也說文毌穿物持之也從一橫毌一者何惟初太始道立于一故曰一達謂之道此一毌之指無可易者今且即說文推之王天下所歸往也孔子曰一毌三爲王三者天地人也今案術家求中徑及邊形之法天體圓圓者徑一而圍三地體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徑一者即一毌之象也又毌字下引太一經頭宜爲甲甲爲人頭而古文甲始于一見于十是亦以一毌十之象是一毌之指通乎天地人也才草木之初

也從丨上毌一將生枝葉一地也按才卽古文哉書往哉汝諧弜平于碑作才爾雅釋詁作引書茂哉釋文作茂才才哉皆始也是一毌之情又卽萬物權輿之說也百十十也數十百爲一貫是天地生一成十之數于此可悟也錮大鎖也一穎毌二者是老子一生二之理又于此可悟也凡六書之例文從一者一在上爲天一在下爲地如丕從二在天地之間不字從一一猶天也㞷字從一一猶地也故古文丄丅字皆從一從丨丨者上下通也此非一毌之謂乎士事也數始于一終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一者道也此非一毌之謂乎十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丨爲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一丨而四方中央以備此又非一毌之謂乎且曾子之所謂忠恕者二字皆從心六書之例又或以一爲心如音聲也生于心有節于外謂之音從言含一一卽心也是忠恕之爲一毌亦與六書之誼合此皆證之說文而無不可通者也特是一毌本古語故莊子德充符曰以可不可爲一毌其後衍之如荀子天論曰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毌一起一廢應之以毌淮南原道訓曰所謂一者無匹合于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毌九野俶眞訓曰夫道有綱紀條毌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皆卽孔門一毌之指也至如韓非子顯學曰磐石一毌呂覽過理曰亡國之主一毌此又不專指道言蓋一毌之指備文爲道單文則泛耳要之以一爲道實肇端于孔氏而大衍于說文故曰一毌之指卽六書之誼也許氏之功誠鉅矣哉 經義叢鈔趙春沂

蘇子云孟子之論本於子思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竊嘗受中庸而讀之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中間多所引述文似不屬意實相承凡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若絲牽繩聯而下爲堯舜以來言道者統宗之書疑其別有淵獲自道其生平所得力及繹思夫曾子之唯一貫而以忠恕著明之爲之釋然解已忠恕違道不遠中庸言之不過下學上達之義烏乎解一貫不知忠中也天地無心而成化持載覆幬不假造作故其氣和聖人有心而無爲因物以付內而喜怒哀樂外而子臣弟友近自居室之間遠而至于參天地贊化育一心應之各得其所而其理則庸程子有言曰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門人不知也知忠恕而已矣在天地則於穆不已在聖人則至誠無息門人不知也知下學之忠恕而已矣忠耶一耶恕耶貫耶其理眾著其維無窮曾子身體之而子思乃得之以著中庸然則不知曾子之一貫讀中庸可已天下國家萬事萬物之所由出其緒至紛且賾約其經有九而所以行之者一也以一行九經貫也一者誠也誠者天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聖人也物以誠爲終始不誠無物非無物也無一則無以貫也以故順乎親信乎友獲乎上以及言之不跲事之不困行之不疚道之不窮凡事之不廢一則豫貫則立至於以天始以天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則惟一故貫惟貫故一之義也中庸一書卽以爲曾子一貫之傳書也可雖然曾子亦終其身忠恕中已耳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日以三者省身戰戰兢兢至於易簀而求安於正何敢一日以爲得聖人之道哉惟其然而一貫乃獨歸之曾子矣何則聖人之門聞一貫者曾氏端木氏而已端木無傳書曾子有傳人人傳其書後數十年而孟子私淑諸人而聖道益著人言孟子功不在禹下吾謂之揆厥淵源於曾氏尤瀰洄不置焉 經義叢鈔湯錫蕃

子曰參乎釋文參所金反九經字樣𠫭參上說文下隸省與參字不同參音驂從厽今經典相承通用參顧炎武說文森字注從林從木讀若曾參之參則讀作驂音者非 經義叢鈔沈頤仙

一貫忠恕

一貫忠恕是堯舜禹湯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于此不明則亦屬異學非孔子徒矣夫子明言一貫曾子明言忠恕而已矣一貫者此卽一串之道也而已矣者更無他道也聖賢無異學千聖百王無異道夫子曾子與門人無異心夫子一生只此忠恕論語二十篇教人只此忠恕卽大學中庸孟子三書亦只此忠恕也大學以明德新民爲一貫而務絜矩以該之中庸以成已成物爲一貫而提忠恕違道不遠以綜統之然且忠恕二字要歸在恕以平天下育萬物非恕不爲功大學以藏恕喻人爲絜矩而中庸以求人先施爲庸德是以論語兩一貫一是曾子一是子貢曾子是忠恕子貢只是恕一言而終身行之單是恕字不欲無加是子貢行恕實功卽博施濟眾亦以仁聖爲子貢強恕極境推之而仲弓之不欲勿施仁及邦家孟子之反身強恕萬物皆備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蓋聖賢無獨善其身之事博施備物與由成各正在下學者均有之是明德新民成已成物內聖外王天道人道並無有二 毛奇齡四書賸言

問一貫宗旨聖學之樞紐也諸儒舊說牽率甚多先生一舉而空之願聞其詳 范鶚

答一貫之說不須注疏但讀中庸便是注疏一者誠也天地一誠而已矣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一以貫之者也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聖人之一以貫之者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學者之一以貫之者也其謂聖人不輕以此告弟子故唯曾子得聞之次之則子貢而畢竟曾子深信子貢尚不能無疑蓋曾子從行入子貢從知入子貢而下遂無一得豫者則顏不然子貢之遜於曾子固矣然哀公下劣之主也子之告之則曰天下之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也又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以行之卽一以貫之也哀公尙得聞此與旨曾謂七十子不如哀公乎其謂子貢自知入不如曾子自行入則以多學而識之問原主乎知然此亦未可以槩子貢之生平而援貶之觀其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則非但從事於知者矣聖人告之以恕則忠在其中矣亦豈但子貢哉仲弓問仁子之告之不出乎此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也卽忠也不欲勿施恕也曾謂七十子更無聞此者乎故萬物一太極一物一太極一本萬殊一實萬分諸儒之說支附蔓連其文繁而其理轉晦而不知在中庸已大揭其義也蓋聖人於是未嘗不盡人教之而能知而蹈之者則希惟曾子則大醕而授之子思卒闡其旨以成中庸是三世授受之淵源也誰謂聖人祕其說者是故仲孫何忌問於顏子一言而有益於知顏子答曰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顏子曰莫如恕然則不特孔子以告哀公也曾謂七十子不如仲孫乎 全庶常經史問答

以約失之者鮮矣

億案此凡兩讀以約爲句失之者鮮矣爲句又以約失之者爲句鮮矣爲句義並通 武進士億經讀考異

子謂公冶長

公冶長家語弟子篇公冶長爲人能忍恥邢疏舊說冶長能解禽語故繫之縲紲以其不經今不取釋文公冶長名芝字子長崔茂才吾亦慮焉

南容

子謂南容案容與南宮縚似一人家語以三復白圭爲南宮縚之行而檀弓以縚妻爲孔子兄女孔子因其姑之喪而爲之誨髽此與三復白圭妻孔氏女事相合或是一人未可知也若南宮适不知何人孔氏誤認作容而史記索隱并謂容即敬叔也是妄註敬叔本公族與家語及王肅論語註稱容爲魯人者大別即曾受僖子命與其兄懿子學禮孔子然并不在弟子之列史記家語所載弟子祇容一人向使容即敬叔則未有載敬叔不載懿子者至縚妻姑喪孔子誨兄女髽法若是敬叔則此姑者孟僖子妻也其喪在孟氏或廟或寢夫子亦安得誨之況世族喪服自有儀法不容誨也至若史記家語各載敬叔從孔子適周見金人緘口孔子戒以謹言事與容無涉 毛檢討四書賸言補

南宮縚字子容又名适此一人也南宮敬叔即仲孫閱又一人也敬叔與無忌同母稱敬叔者固孟懿子之弟也周制君承姓卿承氏敬叔爲弟故不襲卿承氏而氏南宮也 李進士群經識小

居南宮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已將後南宮适南宮二字併註出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儀禮言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世之氏某宮者應各以所居之宮應劭或氏子居正謂此考周書文王時南宮括成王時南宮毛逸周書武王時南宮忽南宮伯達左傳敬王時南宮極南宮嚚先此宋有南宮長萬南宮牛古今人表有南宮邊博古圖有南宮中紛紛氏南宮者不獨一仲孫氏之子已也 閻徵君四書釋地續

孟懿子之兄

集註南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此不過以昭七年孟僖子曰我若獲歿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云敬叔在懿子之上故然下文又云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亦未見其定爲兄耳昭十一年孟僖子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邱人註云二子似雙生畢竟何忌在先嗣父位謚稱子說在後仕爲大夫謚稱叔而已二子或生於昭十二年師仲尼學禮時年十三歲 南容名适一名縚與敬叔名說載實而朝者當二人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瑚璉也

瑚璉也棟案二字從玉旁俗所作也當爲胡連春秋傳曰胡簋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連皆不從玉旁孔廟禮器碑又作胡輦古連輦字通易蹇之六四曰往蹇來連虞翻曰連輦也周禮鄉師輂輦注云故書輦作連先鄭云連讀爲輦巾車職云輦車組輓陸氏云輦本又作連音輦管子海王曰若服連軺輦漢書蓮勺縣如淳音輦酌則知連與輦音義皆同也 瑚字連字皆音輦說文胡連字又作槤徐鍇云俗作璉 惠徵君九經古義

明堂位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是商曰瑚夏曰璉也 李進士群經識小

子使漆雕開仕

子使漆雕開仕此實使仕也其使字與子路使子羔爲費宰文例並同蓋夫子爲司寇門人多使仕者其最著者則原思子羔冉有季路樊遲子貢公西華是也若子游仕武城子夏仕莒父子賤仕單父仲弓仕季氏宰未知爲夫子所使與否至于漆雕開之使仕而不仕與閔子騫之使仕而不仕則皆在此時雖子騫力辭費宰然仍爲夫子宰要經從政與子開之始終不仕稍不同然要其使仕則一耳 毛檢討四書賸言

漆雕開

讀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啟則知史列傳漆雕開字子開上開本啟字避景帝諱也一部論語敘事及門人無直稱其名者惟問於有若對君之辭憲問恥疑憲所記南宮适或曰本名縚陳亢前後皆稱子禽茲獨曰子使漆雕開仕則開爲其字復何疑蓋自安國注論語開名流俗本家語開字子若者失之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億案此凡三讀釋文過我絕句鄭氏讀也近多從之又云一讀過字絕句晉尚書郎欒肇曰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是欒氏以過字絕句何氏集解曰一曰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嘆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言唯取于已古字材哉同此又以勇字絕句過我連下讀 武進士經讀考異

吾與女弗如也

吾與女弗如也論衡引云吾與女俱不如也陳耀文曰鄭玄別傳玄從馬融學季長謂盧子幹曰吾與女皆不如也曹操祭橋玄云仲尼稱不如顏淵李賢注引論語吾與女俱不如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億案近讀從一句古本吾與女下有俱字引見論衡吾與女俱不如也今集解內包氏注亦有俱字則古本當以吾與女絕句 武進士經讀考異

宰予晝寢

宰予晝寢資暇錄謂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作胡卦反言其繪晝寢室此說不知何出齊東野語云嘗見侯白隋人所注論語謂晝當作畫李習之筆解亦以爲畫寢 筆解有韓退之評論蓋李所作而韓昌之以爲韓作者非也張籍弔退之詩論語未迄注手蹟今徵莊則非韓作明矣 許周生云南史何尚之傳顏延之以酒醉詣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雕是六朝舊本皆作晝寢無疑皇疏引珊琳公云宰予見時後學之徒將有懈廢之心故假晝寢以發夫子切磋之教范甯亦云託夫弊跡以爲發起並與論短恧同意此賢牖世之心可謂甚矣野客叢書曰寢者寢室晝當居外夜當居內宰我晝居內未必留意於學故夫子譏之若如此解則當云晝居寢不得曰晝寢 梁孝廉瞥記

申棖

公冶長或對曰申棖邢疏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顏熔案棠棖一相近爾雅釋詁賡續也說文續古文作賡故申棠又僞作申續皆是一人 [illegible]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與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得而聞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疑其有隱者也不知夫子之文章無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子貢之意猶以文章與性與天道爲二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故可仕可止可久可速無一而非天也恂恂便便侃侃誾誾無一而非天也 顧處士日知錄

問性與天道之說曰經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言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竈焉知天道古文尚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禍淫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此道也鄭康成注論語云天道七政變通之占與易春秋義正同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唐書孫伏伽長孫无忌傳俱有性與天道之語此亦漢儒相承之說而何平叔俱不取錢宮詹潛研堂集

後漢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注引鄭康成論語注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古書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禍福而言古文尚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而禍淫易傳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天道不諂國語天道賞善而罰淫我非瞽史焉知天道老子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論吉凶之數與天命之性自是兩事孟子聖人之於天道也正謂虞舜井廩文王拘幽孔子厄困之類故曰命也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子曰臧文仲居蔡　一節

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鄭氏曰蔡國君之守龜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案禮器家不寶龜又云管仲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明堂位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也鄭故據以為言崔茂才吾亦廬稿

臧文仲居蔡

論語公冶長子曰臧文仲居蔡集解包曰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焉朱子集註蔡大龜也案左傳襄廿三年且致大蔡焉杜注大蔡大龜釋文大蔡龜名也一云龜出蔡地因以為名正義曰漢書食貨志云元龜為蔡論語云臧文仲居蔡家語稱漆彫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是大蔡為大龜蔡是龜之名耳鄭元云出蔡地因以名名焉非也又漢書食貨志下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為寶貨云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大卜受直注如淳曰臧文仲居蔡謂此也說謂蔡國出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也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又不出蔡國也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為楚也師古曰瓚說非也本以蔡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為蔡耳據此知鄭康成包氏注論語如淳顏師古注漢書皆以為龜出蔡地因名蔡蓋古人命名多從本稱蔡無大龜之訓何詁蔡為大龜乎家語有龜名曰蔡之文此王肅好與鄭難陰排論語注出蔡地之說耳乃杜氏注左傳臣瓚注漢書朱子注論語皆知蔡為大龜而不求大龜所以名蔡之由故說多誤孔仲達順杜而非鄭其學識反出顏師古下矣淮南子說山云大蔡神龜出於蔡高注大蔡元龜之所出地名因名其龜為大蔡臧文仲所居蔡是也此解與鄭包等同　臧茂才經義雜記

問臧文仲居蔡之說古注與朱注異近人多是古注然朱注豈無所見究當安從范

答據漢人之說則居蔡是僭諸侯之禮山節藻梲是僭天子宗廟之禮以飾其居如此則已是二不知不應槩以作虛器罪之曰一不知也但臧孫居蔡非私置也蓋世為魯國守龜之大夫家語不云乎文仲一年而為一兆武仲一年而為二兆孺子一年而為三兆是世官也然則臧孫居蔡何僭之有昔武王以封父之繁弱封伯禽繁弱者弓也而或以為即蔡之別名其說見於陸農師之注明堂位則是蔡一名僂句又一名繁弱其所由來者遠矣故武仲奔防納蔡求後以其為國寶也則以大夫不藏龜之罪加臧孫恐其笑人不讀左傳與家語也乃若山節藻梲實係天子之廟飾管仲僭用以飾其居雜記諸篇載之不一而足而臧孫未必然者蓋臺門反坫朱紘鏤簋出自夷吾之奢汰不足為怪而臧孫則儉人也天下豈有以天子之廟飾自居而使妾織蒲於其中者益亦不相稱之甚矣吾故知其必無此也然則山節藻梲將何施曰施之於居蔡也所謂媚神以邀福也是故橫渠先生之說而朱子采之者今世之自以為熟於漢學沾沾焉騰其喙者弗思耳矣錢塘王大令志伊經師之良也雖以愚說為然全庶常經史問答

令尹子文

鬬穀於菟為令尹始自莊三十年丁巳代子元終於僖二十三年甲申子玉代凡二十八年見二十八年間有三已三仕之事不知代之者何人傳文不備及楚世家所未詳只宜以論語為信至孫叔敖之令尹見宣十一年癸亥叔敖外於楚莊王才約令尹僅七八年以莊王之賢豈肯輕已叔敖意莊子孫叔敖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荀子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原係子文事傳譌而為叔敖耳大全猶載一說謂孫叔敖實三仕三已傳譌而為令尹子文不信論語與顛倒是矣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事皆不在左傳故先生以為傳聞之詞但於文之仕與已畢竟當有可考又謂子文自可以言忠而文子并不可以言清此其中必有至理非僅考據而已願聞其說孫鴻

答三仕三已當時又多以為孫叔敖事一見於史記孫叔敖傳再見於鄒陽傳而子文事亦見國語故知其為傳聞之難信者然孫叔實一為令尹而已而子文亦未嘗三為令尹子文於莊公三十年為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讓於子玉凡在位已十八年子玉死為呂臣繼之子上又繼之大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是後楚之令尹不見於左傳文公十二年子越之亂追紀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則意者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為令尹而仁山先生以為子上之後者誤也子上死即有為臣之變使子文是時在位豈尚可以言忠然則子文為令尹者再其初以讓人其後卒於位原無所謂三仕也乃必欲求合於三仕之說因謂子玉為呂臣子上之間子文或嘗以太宰執政而代其缺不知楚之執政令尹而下唯司馬又有莫敖其下則左尹右尹左右司馬而太宰倘並之並執政子文亦未能黜不至降為太宰仁山何所據而定之且春秋之世國老致政仍得與聞大事如知罃之拿韓厥子產之奉子皮葉公之退居子葉亦然然則子文不為令尹其班資更在令尹之上故圍宋之役子文先治兵而後子玉再治兵其證也仁山在宋儒中考古最精而於此事則失之要之子文治楚其功最大楚之功臣莫能先之而誤用子玉是一失着及再起時左傳雖不載其事然時值晉霸之衰楚勢甚盛蓋亦多出其力特不知大義故不可以為仁而於楚則自是宗臣也至若陳文子之本末則人不可問辨析

晉文子實早知之見於左傳是時崔慶雖強然文子亦甚爲莊公所用父子皆被任使而文子陰陽其間與聞弑逆之謀絕無一言坐待禍作無論其出奔之事不知果否即有之而不久遽返仍比肩崔慶之間覬其亡而竊政可謂清者乎其後此父子相商得慶氏之木百車而戒以慎守何清之有是又絕不可與蘧伯玉之出近關者同語也益陳之大也成於桓子而肇基者文子熟看左氏蹤跡自見誅其心直不可謂之清而聖人第就子張所問而論之不及其他忠厚論人之法也若論世者又不可以爲其所欺也 全應常經史問答

三仕爲令尹 至 無慍色

朱樟 字鹿田康熙己卯舉人仁和人 問論語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三已之考春秋傳鬬子文並無三仕三已之事惟莊子荀之則皆云令尹孫叔敖三仕三舍疑此本叔敖事而論語誤引之今之作四書解者多有援荀莊以辨論語若此者宜何從與

此荀莊之誤也孫叔敖舉海濱本期思之鄙人非公族舍郎去此耳焉有至再至三之事且鬬子文仕楚約三十年而叔敖以宣十二年始爲令尹不數年而楚莊死然且叔敖之死先于楚莊史記稱叔敖死數年莊王用優孟言始予其子以寢丘之地是也是叔敖之仕裁一二年耳以一二年而三仕三已則紛郭三襁立朝所羞夫子不得而稱之矣且子文非無據也國語鬬且廷曰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身之積恤民之故也是子文實有三已事此其明文況且廷又曰子文受祿必逃之而後反之此皆讓祿讓爵之實行觀其後忽舉子玉以自代雖所舉不當然其退讓之意則概可睹也況以子家之妄言而反疑論語與春秋外傳無是理也 毛檢討經問

未知焉得仁

王充論衡問孔篇曰子文曾舉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爲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行何妨爲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五者各別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有禮人有義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謂仁焉得不可充此篇敢於詆訾孔子可謂非聖無法然不知如此焉得爲仁與聖人語意脗合意必夏侯譜章諸家相傳之說而充述之也又按徐幹中論智行篇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仁邪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曰彼尚無有一智也安得乃知爲仁乎釋文鄭音智漢書古今人表引孔子曰未知焉得仁師古注言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及遠也並同充說 朱武曹經傳攷證

崔子

崔子鄭氏注云魯讀崔爲高今從古王充論衡曰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蓋用魯論語之言微鄭氏之注幾不知充語何所指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陳文子有馬十乘

凡地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則其賦千乘然則陳文子采邑始爲方一里者百云一傳而桓子無宇請得高唐陳氏始大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甯武子

甯武子俞莊子速之子仕衛當文公成公時集註如是備攷謂武子未嘗事文公古者公族世爲大夫父歿子繼成元年速猶會盟於向至三年俞始盟宛濮可知有道無道均屬成公朝陸稼書則謂春秋父子並時在朝者甚多只當依註然亦未有事以指實之余請實以事如鄢陵之役欒書將中軍適子黶如魯乞師次子鍼爲厲公車右故皆大夫也佐中軍者父士燮爲公族大夫者其子匄將下軍者父韓厥爲公族大夫者其子無忌後二年晉公[illegible]季孫宿執政爲司徒適子紇雖蚤卒猶得謚曰悼子以大夫故庶子彌出爲公之左宰皆並時復何疑於甯氏父子乎蓋文公末年俞已歷仕大夫衛無事故曰有道則知成公三年俞繼父正卿備罹艱險故曰則愚集註以有道屬文無道屬成先文後成其次第固不紊矣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問甯武子爲莊子嗣莊子之卒在成公時則武子未嘗仕於文公之世而朱子爲邦有道屬文公閻百詩陸稼書引左傳謂其時列國父子并時在朝者甚多如欒武子將中軍而黶如魯乞師鍼爲車右范文子佐中軍而匄爲公族大夫韓獻子將下軍而無忌爲公族大夫季武子爲司徒而公鉏爲左宰則必武子當文公之世已爲大夫乃毛西河又詆之必欲以朱子爲非幸決之 范[illegible]鵬

答 朱子謂武子之仕當文公成公之間原非謂武子之爲卿在文公時春秋世卿之子當其父在而有見者不止於百詩所引也城濮之役先軫將中軍而且居有功陳文子當崔杼時其子無宇已使楚孟獻子當國速已帥師[illegible]齊魏獻子滅羊舌氏用其子戊宋華氏南里之亂並以父子兄弟同朝不聞孟懿子說年洩將右師凡如此者不可以更僕數也唯是武子之事文公其於左氏無所見則或謂有道亦祇就成公之世無事之時優游朝寧未嘗不可要之此等無關大義西河志在攻朱子必從而爲之辭以騰頰舌此又可以不必詰也 全應常經史問答

武子保身濟君事見僖公二十八年及三十年傳蓋晉文出亡過衛而文公不禮及五鹿至乞食於野人此舊怨也及反國創霸之時衛成公適從楚伐曹之役衛又不許假道此新怨也然城濮之捷衛已出君而使叔武受盟受盟之後晉已復衛侯矣不意成公無道未入國既殺無罪之元咺既入國又殺孝友之叔武元咺挾其私讎以告於大國晉人當其新霸以報其舊怨斯時爲武子者欲爲君地而君之理先不直外制於強晉怨結於元咺蓋已知身之不能保君之不能濟矣幸而晉憐其忠醫薄其酖獄中之衣食得以親視魯侯之納玉得以見從此武子意外事也謂其必能保身濟君是愚智不可及不照管愚字矣 李進士[illegible]經識小

又問論語甯武子衛大夫集註據春秋請其事文公成公兩朝而春秋不然成公元年尚有武子之父甯莊子盟向一事至成三年而後武子盟宛濮周制世卿必父老子繼是文公朝武子未得爲大夫也嘉興陸氏稼書謂春秋父子並時在朝者甚多只當如註而淮安閻氏又引春秋傳以實之謂鄢陵之戰晉欒書將中軍適子黶如魯乞師次子鍼爲厲公車右韓厥將下軍而厥之子無忌爲公族大夫是父子同爲大夫且同在軍有明徵也故季武子已立悼子而長庶公彌即爲公左宰焉見甯武在文公朝必不同父莊子爲大夫耶 胡紹[illegible]

此予於論語稽求篇已辨及之特未說其偏耳從來世卿必父老子繼並無父子可同爲大夫者其或間授子以官則皆是國

子之倅非大夫也周制已不可考當從春秋傳按世爵相繼之法大抵當父在時必先定所繼名之曰立適父老父死而後繼之名之曰卽位故有立而不卽位者如季武子已立悼子而未卽位而死則季平子繼之是也有不立而卽位者如孟莊子死未得立秩而羯忽卽位卽繼之孟孝伯是也若父未老死則立亦尙有未定者何況卽位但世爵諸子當父在時亦有散仕爲倅者倅者副貳也周禮掌國子之倅是也亦作卒燕義稱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是也大意世爵之子可使副貳其父預爲私家之散官而得預者名爲倅不得預者名爲游倅謂散倅因之有父在而策書偶見其子名者如鄭子國侵蔡而其子子產得竊論之然而終非從政終不許其議國事何則非大夫也若公彌之爲左宰則又倅之最卑者更無論矣至於公族大夫公路公行則皆是晉官倣周制之倅而異其名晉成公會置田邑以養公族且使公行之官皆得率其族以掌公戎行故大國三卿而晉設六卿凡公族公行皆得從之如鄢陵之戰欒書子減爲車右卽公行也魏風所云殊異乎公行是也韓厥子無忌爲公族大夫卽公族也魏風所云殊異乎公族是也此豈父子同時爲大夫且子亦知韓厥之子子無忌終不爲大夫乎左傳韓獻子告老將立公族穆子卽無忌也而穆子以廢疾辭請立弟起卽所稱韓宣子者至宣子卽位而獻子遂老此在晉語亦有之則前此無忌之屢見于傳且屢稱公族大夫非大夫也是以昭二年傳稱韓須如齊逆女三年稱韓起如齊逆女夫須者起之子也兩年兩逆女而子先於父豈韓須先起爲大夫哉須之逆女倅也非大夫也起之逆女大夫也卽位而嗣爵者也是以世爵未繼卽有賜爲大夫者而終非嗣爵孟獻子之子仲孫它季氏特使爲大夫然而嗣爵者孟莊子也卽有從君作國倅已稱大夫而仍非大夫子家羈從昭公七年公賜從亡諸大夫子家羈與焉而寃不得稱從政往季氏而去至今歸父之爵下行嗣也甯氏衞公族莊子武子又世爵世預國政豈有莊子未老武子可卽位者亦豈有世爵之子出爲國倅而策書不書其名者且卽爲國倅非從政大夫不預國事安所見其屢與知也蓋公族大夫公行公路則衞無此官 毛檢討經問

在陳

孔子在陳凡二次一居于魯定公十五年丙午哀公元年丁未二年戊申一居于哀公二年戊申三年己酉四年庚戌史記世家並載有歸與之辭一同孟子一同論語或疑孔子以司寇去魯不可以無故而復國何屢發是歎耶余曰三年己酉載者得之魯使使召冉求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云云義與趨於魯之召求之歸于情事爲得惜乎猶錯簡複出於二年戊申云 閻徵君四書釋地續

吾黨之小子狂簡

億案近讀作一句從孔氏讀也釋文引鄭氏注以吾黨之小子句截是以小子絕句狂簡另爲句朱子集註本此 武進士經讀考異

伯夷叔齊

孤竹君殷時諸侯墨胎氏依陸氏釋文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皆謚也漢地里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今北直永平府 李進士羣經識小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

論語公冶長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孔安國曰足恭便辟之貌也皇疏引繆協曰足恭者以恭足於人意而不合於禮度釋文足將樹反又如字注同集注用陸音云足過也　禮記表記孔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大戴禮記曾子修身篇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文王官人篇華如誣巧言令色足恭一也皆以無爲有者也盧注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案不失足者不足恭也不失色者不令色也不失口者不巧言也故文王官人三者並舉左丘明孔子俱恥之足恭而口聖口聖卽巧言也華如誣如讀爲而詩板無爲夸毗正義曰夸毗者便辟其足前卻爲恭孔注言足恭便辟之貌者義當如此解皇疏陸音集注皆非曾子以足恭與口聖對文知足本如字讀矣爾雅釋訓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夸毗體柔也李巡注巧言好辭以饒人是謂口柔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屈已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論語季氏篇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便辟馬融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友善柔馬融曰面柔者也友便佞損矣鄭元曰便辯也謂佞而辯也然則便辟爲體柔善柔爲面柔便佞爲口柔體柔爲足恭面柔爲令色口柔爲巧言斷斷然矣馬言巧避人所忌者爲足容盤辟趨避進退善承人意也友便佞注集解雖稱鄭氏必馬鄭義同鄭襲用之 臧明經拜經日記

足恭

巧言令色足恭集解孔曰足恭便辟貌邢疏便辟其足以爲恭謂前卻俯仰以足爲恭也一曰足將樹切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顧炫案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足恭而口聖足與口對言之當以前說爲正漢書趙敬肅王傳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師古曰共讀曰恭足恭謂便辟也亦從前說 經義叢鈔洪頤煊

顏淵季路侍

顏淵季路侍季路長顏淵二十一歲而先顏淵者尙德也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冉有少季路二十歲而先冉有者重首事也只此敘法已具褒鉞云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願車馬衣輕裘

願車馬衣輕裘監本衣下有輕字唐石經無輕字後人旁增案皇侃論語義疏言朋友有通財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也張載論語說云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與賢友共敝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所服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皆宋以前人衣字不讀去聲無輕字之證 [illegible] 臧茂才書

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億案近讀從共字爲句敝之屬下讀據白虎通引論語與朋友共敝之則以敝之斷句而無憾另讀一切經音義引此作共敝之而無憾是又以共字連敝之而無憾爲句

朱少白云白虎通作願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爲句無衣字與皇侃疏同今書坊因乘肥馬衣輕裘而傳寫之誤至其語意直捷尤得先賢氣象未敝之時已有共敝之意不待既敝而後無憾也 武進士經讀考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漢武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 毛檢討四書賸言補

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億案近讀從焉字絕句據疏引衞瓘讀焉於虔切爲下句首爲

猶安也荀子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三年問安作焉新序引論語斯焉取斯焉如來者之不如今焉並作安史丹傳安所受此語師古曰安焉也王嘉傳引則將焉用彼相矣焉作安言十室之邑雖小必有忠信如我者也安不如我之好學也言亦不如我之好學也義並得通是又以焉字連下讀王制公答王景山書引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邱者即從衞瓘讀可以畢證又漢書李尋傳引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此漢人引書以便文成句不可爲斷武進士經讀考異

子桑伯子

論語子桑伯子王肅謂不見經傳惟鄭注以秦有公孫枝字子桑爲據則伯子一人子桑又一人矣若包咸舊注但稱伯子則必姓子桑字伯子者故宋胡氏以爲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若或有之第家語記桑戶不衣冠而處同人道于牛馬則蕩檢踰閑不止大簡矣恐仲弓所引又未必即較等及此輩耳毛檢討四書賸言

顏回

仲尼弟子列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余謂三十下脫七字蓋生於魯昭公二十八年丁亥卒於哀公十二年戊午方合三十二歲之數是年伯魚亦卒在前不然則如王肅注鯉也死有棺而無椁爲設事之辭豈不笑殺了人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不幸短命死矣

論語雍也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集注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家語七十弟子解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一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矣今此爲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曰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或爲設事之辭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但云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並不著卒之年歲夫五十以上而卒皆可謂之蚤三十一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僞撰公羊傳哀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注天生顏淵子路爲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孔叢伯公羊通義曰子路死事在哀十五年顏淵死年諸書乖互推泗水侯之殁先聖年七十而論語有有棺無椁之言則淵卒又少在後蓋猶當哀十二三年間也此年三見傷悼故子深痛之傷亦連逝之矣又史記孔子世家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祝予曰吾道窮曰吾已矣者是皆孔子將沒之年所言故公羊春秋及弟子傳皆連言之則顏子之死必與獲麟子路死夫子卒相後先孔子年七十一獲麟七十二子路死七十三孔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孔子七十顏子已四十也又史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以核家語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之說尚不甚遠則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據論語顏子死在伯魚之後則孔子年七十時顏子正四十也江慎修孔子年譜云哀公十二年孔子七十一歲顏子卒說與余合江氏從公穀故以爲時孔子七十一魯哀季康之問皆在哀十一年孔子反魯之後反魯年六十八時顏子新卒故聖人述之有餘痛焉論語先進篇疊書顏淵死者四而首冠以季康子問明其爲一時事也若王肅說孔子年六十一顏子死此正孔子自陳還蔡之年猶未反魯哀公康子何從問詢且此時去困阨陳蔡首尾三載孔子六十三阨陳蔡如六十一顏子已死孔子思從難諸賢何以首及顏子展轉究覈便可知王肅家語削奪先賢年齒以求勝其私說爲獲罪聖門死不容誅矣禮堂案淮南子精神訓云顏淵夭死高誘注顏淵十八而卒孔子曰回不幸短命死矣故曰夭也此說更不足據又鄭康成駁五經異義云論語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是實死未葬已前也見禮記正義四曲禮下則鄭以顏子死在伯魚之後而異義以爲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則以顏子爲先伯魚死王肅喜其與鄭說異與家語年數可涵合因用其說以稱鯉死爲假設之辭案鄭駮許愼云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聖賢乎可即以駁許愼之說駁王肅也臧明經拜經日記

子華使於齊　全章

子華使齊案邢氏正義謂子華仕魯爲魯使而適于齊則正夫子爲司寇時與原思爲宰同一時事故記者合兩事而並記之聘禮諸侯之使皆以粟十車列館門外據禮注每車一秉有五籔籔音逾即庾也是館廩之粟計十車有十五秉故冉有據此以三分之一予其家此亦準聘禮而行之者若許包咸以十六斗爲庾馬融以十六斛爲秉皆出聘禮記文毛檢討四書賸言

子華使於齊

向嘗以子華使齊原思爲宰並爲魯司寇時事爲聖人之用財既考赤少孔子四十二歲當爲司寇時赤甫八歲應是自衞反魯後赤年將三十求仕季孫久已富而粟多耳獨怪孟子引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爲冤卻公西並求與粟在赤之適齊之後觀聖人語可見受之者乃其母也當以其母爲傷廉然則公西華竟無過乎因憶朱子論尹和靖一事尹和靖曰看金光明經或問之對曰母命不敢違朱子曰如此便是平日闕卻諭父母於道一段工夫所以致此以此而責赤赤將何辭閻徵君四書釋地續

冉子爲其母請粟

問冉子爲子華之母請粟或以爲伯牛蓋以尸子數孔門六侍曰節小物伯牛侍此其證也然否范鵬

答是屈翁山之言也所引尸子雖佳然檀弓伯高之喪孔氏使者未至冉求束帛乘馬而將之亦足以爲是事之證則無以定其爲伯牛也論語稱子者自曾閔有三子外惟冉求則以稱子之例校之終未必是伯牛也全庶常經史問答

與之庾原題庾改爲藪

戴東原集書小爾雅後云廣雅釋器鍾十曰斞庾十曰秉秉十曰筥斞庾二文錯見並當爲藪而改區十曰藪斯協於聘禮記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矣庸案聘禮記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鄭注九十六斛今文藪爲逾然則逾亦十六斗也左氏昭二十六年傳粟五千庾杜注庾十六斗論語與之庾何晏集解庾十六斗蓋庾逾聲近假借字廣雅之庾十曰秉即聘禮記之十藪曰秉張揖與包咸何晏皆據今文儀禮十七篇故不作藪字不必定據古文改之臧明經拜經日記

原思爲之宰

原思爲之宰集解包曰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韋昭晉語官宰食加注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家田也論語曰原憲爲家邑宰據此則原思爲之宰乃爲夫子之家邑宰也集註宜添家邑二字翟茂才吾亦廬稿

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臯隸食職官宰食加韋解曰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論語曰原憲爲家邑宰黃丕烈札記曰解爲家邑宰與今論語文異庸案此韋解論語以義言之耳非宋賢所據論語本文作原憲爲家邑宰也蓋孔子爲魯司寇大夫食邑之外別有加田時原思爲孔子家邑

率臣會此田秉九百也故董引論語以釋之　臧明經拜經日記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倦案近讀從毋字絕句故毋通作無以通作已是毋以亦可連下讀如孟子無以則王乎句亦通原思非辭祿乃辭其多耳夫子不須告以辭不當辭直用推與之義示之語自徑捷不煩以毋字作頓另解也　武進士經讀考異

鄰里鄉黨

鄭康成註論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朱子非不知五鄰為里乃周禮遂人之文但欲與上下文一例以家數故易曰二十五家為里此集註妙處至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亦卽大司徒比五家使之相保閭二十五家使之相受黨使之相救鄉使之相賓義耳　閻徵君四書釋地

子謂仲弓曰　全章

論語子謂仲弓章以犂牛之子騂且角為喻按仲弓冉雍之字家語謂是伯牛之族人而其父行賤故云史記弟子傳亦同獨王充論衡謂毋犂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妨奇人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柱聖賢以犂牛指伯牛仲弓者伯牛之子殊為可怪但王充漢人近古且其人博通墳典必非漫然無據而為是言者先仲氏曰伯牛名耕耕與犂通如司馬牛本名耕而孔安國謂名犂字子牛以耕卽犂也則伯牛本名犂其曰犂牛之子者但言耕牛以暗刺其名與氏所云色雜旁見也若然則仲壬此言似亦有可信者通人多怪語以世之聞者或寡耳　毛檢討四書賸言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謹案此章之指先儒皆失之惠氏禮說曰犂牛耕牛子其犢也騂且角天牲也仲弓可使南面故舉天牲以況之蘊藉千載一旦發露可謂卓識然惠氏謂山川不得用騂牲以其非禮故欲勿用此義非也又云天下有歆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夫既非禮矣山川豈得享之此猶沿襲舊注入雖不用神必不舍之說未合語意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民間耕牛非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耕牛之犢亦在所取周禮羊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遂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　禮用騂牲者三事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郊廟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犢而有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山川次祀亦豈得舍之不得已而思其次之辭也三代以下世及為禮未有起畎畝之中膺天子之薦者論匹夫之遭際至於得國而止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有山川之喻　實孟子曰人獻賓雖已極何害以喻人君亦古之通義也實舉謂中行為五子孫爲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功　說苑脩文篇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孫卿子曰聖人之得埶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埶者仲尼子弓是也楊倞注子弓仲弓也顏淵問為邦夫子告以四代禮樂三子言志許以諸侯仲弓德行亞於顏淵遠出三子之上觀夫子所以稱之者其分量可知矣然詞意婉曲寄託深遠與儀封人木鐸之喻南宮适禹稷之問略相似末學膚受緣文生義至以之子二字誣及所生史記稱仲弓父賤人殆前傳合耕犂之指王肅家語謂生于不肖之父則又緣雜文之訓而遷就其說周禮沈辜用尨山林川澤正當用雜色之牲外祭用尨則並五嶽四鎭四瀆亦有時用雜色者何必尨牛之子反有勿用之疑爾雅文之訓始於揚雄高誘解淮南王書注家語一皆承用小爾雅為王肅輩所偽託故亦云然彼言犂而曲說與所從來遠矣　劉[illegible]遺書

犂牛之子

趙策秦以牛田水通糧鮑注以牛田為地名吳氏正註牛耗積穀水漕通糧或以為漢田始用牛耕竊以為古用木耜未有金耜耦耕者二人並耕或一人一牛亦可犂耕專用牛耕也字書犂從牛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犂不可謂牛耕非古也　文洪說案山海經叔均始作牛耕郭傳始用牛犂也說文犂耕也段氏云人耕謂之耕牛耕謂之犂其後互名之　吳氏之言可正春秋時無牛耕之說而論語犂牛為耕牛矣犂與留與繩簇黧牛之黃也似虎黎黑黃雜色與犂牛異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六年夏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以耕者為雇犂牛直是犂牛為耕牛矣　劉典簿秋槎雜記

汶沂

曾氏曰汶有徐州之汶有青州之汶余謂沂亦有徐州之沂有青州之沂　周禮青州其浸沂此用周禮　論語在汶浴沂皆指徐州言以為事也汶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與出瑯邪朱虛縣東泰山[illegible]至安丘入濰者別沂出魯國鄒縣尼丘山西北逕魯之雩門注於泗水與出泰山蓋縣艾山南至下邳入泗杜預所謂大沂水者別　閻徵君四書釋地

汶水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之境以汶分諸汶水惟此為最大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之境以岱分東方之山惟岱為宗長此註汶水本邢疏得之前註泰山不本詩孔於失其旨　閻徵君四書

伯牛有疾

論語伯牛有疾包註牛有惡疾按古以惡疾為癩禮婦人有惡疾去以其癩也故韓詩說芣苢之詩謂蔡人之妻傷夫惡疾雖遇癩而不忍絕之孝標作劉命論遂謂冉耕歌其芣苢正指是也又淮南子曰伯牛癩又芣苢草可療癩見列子生于陵屯則為陵舄及鼃螾之衣註　毛檢討四書賸言

曰亡之命矣夫

鏞案何氏集解孔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是以亡之絕句近讀本此漢書宣五王傳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師古注引論語云云蔑無也亦命之所遭無有善惡是又以亡作無連命矣夫為一句新序亦言君子閔之曰未之命矣夫亦與蔑同用此又可舉證　武進士經讀考異

回也不改其樂

呂氏大臨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此卽宋人所謂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者　孔檢討[illegible]言

曰有澹臺滅明者

倦案近讀多以有字連下為句故此宜以有字斷讀蓋劉師而應曰有也與孟子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亦以有字絕句北宮黝下語勢正同是澹臺滅明當連下讀義亦得通　武進士經讀考異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

而古文與如通周官旅師而用之左傳見仲而何孟子望道而未之見三朝記在家撫官而國並以而為如此而字亦讀為如有其義當與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之如同　[illegible]耳如猶或也而亦或也言有祝鮀之佞或有宋朝之美乃免於

今之世不然則難矣（孔檢討經學卮言）

而有宋朝之美

而字固發端之辭又因辭抑辭學而時習之因又之辭也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反上之辭也此章而字則因又之辭言不有佞又不有色也或曰鄭康成箋詩予豈不知而作云而猶與也作與字解辭尤顯此蓋孔子在衛日久見衛之風俗好佞如是故發是歎與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一般（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罔之生也幸而免

案近讀以幸而免爲句據論衡引作罔之生也幸與上人之生也直相對屬句或曰幸字句絕而免恐無此句法愚謂康成氏讀論語揖讓而升下則亦以而飲爲句正可舉例（武億經讀考異）

齊一變　一節（原題齊魯風俗）

漢地理志論齊魯風俗曰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封魯旦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敎化之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至鬭斷如孔子廼修六經旦達唐虞三代是旦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集註功利夸詐云云悉取於此王伯厚謂魯政治雖濁風俗不衰與漢之東都同尤具眼語程子謂東漢之名節成於風俗雖非自得然一變可以至道亦有味哉（閻徵君四書釋地人續）

君子博學於文　一章

論語雍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釋文云君子博學於文一本無君子字兩得案集解載鄭注云弗畔不違道既言君子不嫌其違畔於道後顏淵篇此章再見正本皆無君子字據釋文知此處古本亦無有者係衍文顏淵篇釋文云博學於文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正義曰或本一有作君子博學於文蓋皆後人所加後篇朱子本無（臧茂才經義雜記）

君子博學於文

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制之爲度數發之爲音容莫非文也品節斯斯之謂禮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記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又曰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傳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而謚法經緯天地曰文與弟子之學詩書六藝之文有深淺之不同矣（顧處士日知錄）

子見南子　一章

金仁山曰按聖人道大德全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彼之不善我何與焉而此意有難以明言者蓋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夫人乎且此行也在聖人則可苟明言其爲可則側媚由徑之人皆可借此說以藉口矣故但重言以誓之其誓之以天何也夫事一也而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者亦論其心而已聖人此心光明正大上通乎天故無不可彼無是心而假是事以自文者其如天何哉聖人指天以爲誓欲學者知反此心也（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見南子禮之所有故孔子可以久則久爲次乘禮之所無故孔子可以速則速雖然孔子去魯爲女樂也而以膰肉去孔子去衛爲次乘也而以問陳行皆不欲招其君之惡而以微罪行爾此夫子義之盡而仁之至也（同上）

孔安國曰（按此曰字皇邢二本皆誤衍當刪正）等以爲南（釋文作男誤）子者（釋文皇本何同陸氏云集解本皆爾或不達其義妄去等字非也則陸所見本有作以爲南子者又舊校云今注云舊以南子者與邢本正同皆妄改）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也（以上二也字邢本皆去非是）矢誓也子路不悅（當從邢本作說下同）故夫子（邢本同釋文大書故孔子三字云一本作夫子案上作孔子此亦當爲孔子）誓之曰（此曰字皇本誤衍邢本無之當以刪正）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悅與之咒（邢本作呪亦俗字釋文作之祝云州又反本今作咒按詩書字皆作祝此當從）誓義可疑也（邢本也作焉）按學而篇道千乘之國章集解載馬融及包氏注又云馬融依周禮包氏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與此章先引孔安國等說而何氏自疑其義其注例正同孔安國等以爲者首舉孔安國說以該馬鄭包周諸儒之義也淺人不知此章爲何氏之言而必於孔安國下妄補曰字又不達等字之義而刪之改之遂至不可解至邢昺遂誤以行道既非婦人之事以下亦爲孔氏之言矣茲特正之　又按論衡問孔篇引論語此章而云與俗人解嫌引天祝詛何以異乎然則因子路不說而孔子誓之先儒所解亦本舊義也（臧明經拜經日記）

論語雍也篇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自蒲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悅云云與論語同唯否字作不孔安國曰舊以南子者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悅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悅與之咒誓義可疑焉（孔氏語見何晏論語集解）孔叢子儒服篇平原君問高子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信有之乎答曰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漢書王莽傳注孔子欲說靈公以治道故見南子論衡問孔篇孔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曰予所鄙者天厭之天厭之南子衛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悅謂孔子淫亂也孔子解之曰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問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鄙陋之行天曾厭殺之可引以誓子路聞之可信以爲今未曾有爲天所厭者也曰天厭之子路肯信之乎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牆屋壓填人如曰雷擊殺我水火燒溺我牆屋壓填我子路頗信之今引未曾有之禍以自誓子路安肯曉解而信之行事適有臥厭不寤者謂此爲天所厭邪按諸臥厭不寤者未皆爲鄙陋也孔子以誓子路必不解矣（漢王充著論衡三十卷）史通惑經篇仲由不悅矢天厭以自明（唐劉知幾著史通二十卷）經典釋文論語音義孔鄭繆播皆云矢誓也蔡謨云矢陳也否鄙繆方有反不也王弼李充備鄙反厭於琰反塞也又於豔反（經典釋文三十卷唐陸德明著）論語筆解卷二否當爲否泰之否厭當爲厭亂之厭孔說失之矣爲誓非也（按指孔安國語）後儒因以爲誓又以厭爲擫益失之矣吾謂仲尼見衛君任南子之用事乃陳衛之政理告子路曰予道否不得行汝不須不悅也天將厭此亂世而終豈泰吾道乎（論語筆解二卷唐韓愈著）論語正義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也猶文王之居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所厭也蔡謨曰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論語正義二十卷宋邢昺疏）羣經音辨厭一音於賴切塞也

羣經音辨七卷宋賈昌朝著 集註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升菴經說卷十三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者否塞之否古者仕於其國則見其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既不仕衛矣而又見其小君是求仕不悅者不悅夫子之仕非不悅夫子之見也矢直告之曰予道之不行其否屈乃天棄絕之天之所棄豈南子所能興而吾道賴之行哉見之者不過答其禮耳如此則聖賢之心始白而王符之徒按王符當作王充亦無所吠其聲矣升菴經說十四卷明楊慎著 論語稽求篇卷三夫子矢之舊多不解孔安國亦以爲此是疑文即舊亦不解矢作誓此必無之理天下原無暗曖之事況聖人所行無不可以告人者又況與門弟子語何所不易白而必出於見且矢之訓誓別無考據惟盤庚有出矢言句是直言非誓言也晉欒肇作論語駁謂否是否屈言我所以屈體如是者以天之厭絕我也但否無否屈之解且矢字亦無義蔡謨謂矢爲陳此即詩矢歌左傳矢魚之訓祗陳者下告上之詞如皋陶陳謨離騷叩重華陳詞皆鋪張言之謂之布告見南子何事與弟子語何等乃用此告體且先煩記者鄭重記一句大不合按釋名云矢指也說文云否者不也當其時夫子以手指天而曰吾敢不見哉不則天將厭我矣言南子方得天也故史記世家記此事於夫子矢之下直曰予所不者竟以否字作不字不必訓詁蓋不者不見也此詞例與項羽傳不者吾屬將爲所虜正同是明明白文並無拘曲千古疑義皆可豁然原註所者也在傳原不與崔慶史記所不與子犯其背作者解釋以此爲書正以所字相似耳宋孫奕示兒編謂南子是南蒯蒯欲張公室以叛季氏此與夫子欲赴佛肸同意而子路不悅故矢之此仍是以矢爲誓惟恐見淫人而作矢誓涉暗曖也乃欲避南子一名而致稱南蒯爲子聖門記者何便至此論語稽求篇七卷近人毛奇齡著 四書典故辨正六卷後人疑南子非當見之人因以南子爲南蒯說見孫奕示兒編以傳考之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按當云二十一年是時年二十有二按當云二十有三子路少孔子九歲時年十三按當云十四豈得受業門牆耶何燕泉餘冬序錄陳絳金罍子顧太初說畧並取季昭之說按孫奕字季昭皆失之不考四書典故辨正十二卷近人周柄中著 陔餘叢考從四聖賢師弟之間相知有素子路豈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足以相浼而慍於心即以此相疑夫子亦何必設誓以自表白類乎兒女子之詛咒者楊用修說似較勝按即升菴經說此說本史記索隱謂天厭之者乃我之屈否乃天所厭也則固不自用修始矣然用修謂子路以孔子既不仕衛不當又見其小君是以不悅則夫子之以否塞曉之者又覺針鋒不接竊意子路之不悅與在陳慍見君子亦有窮乎之意正同以爲吾夫子不見用於世至不得已作如此委曲遷就以冀萬一之遇不覺憤悒侘傺形於辭色子乃直告之曰予之否塞於遇實是天棄之而無可如何矣如此解似覺神氣相貫陔餘叢考四十三卷近人趙翼著 洙泗考信錄卷三此章孔安國固已疑之蓋男女之別本不應見加以淫亂益非所宜而指天爲誓亦與論語所記聖人平日之言不倫何晏集解全采孔說不復別陳所見則晏亦疑之矣唐宋以來乃或曲爲之說朱子謂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且據世家之文以爲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其說似矣然古禮不可考春秋傳中亦殊不見則朱子亦僅出於臆度恐不足據也欒肇訓否爲屈蔡謨訓矢爲陳謂孔子爲子路陳天命否屈乃天之所厭見南子者時不獲已也其說巧矣然文義則牽強難通事理則無所發明且孔子在衛之際可之仕禮貌衰則去之亦不至於時不獲已而自屈也或又以南子爲南蒯南蒯因不優於南子而其時亦不合所謂如其不可而強爲之辭者其說益陋不足辨矣按此章在雍也篇末其後僅兩章蓋後人采他書之文附之篇末其事固未必有不必曲爲之解也洙泗考信錄六卷近人崔述著 然此章之難解者在矢之二字子見南子與孟子見梁惠王之文一例惠王卑禮厚幣以聘孟子而後孟子見之可知子見南子亦然夫人與君敵體故大饗而夫人與焉周禮天官內宰贊治后之賓客之禮禮記坊記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君可見則夫人亦可見此其不必疑者也陽貨欲見孔子而孔子不見子路之不悅倘謂南子有淫行當如拒陽貨者拒之孔子但當告以可見之故而責之以言如野哉由也之類足矣假使記者記之曰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曰子所否者天厭之復何疑之有今於不悅之下特書矢之二字而其言若此可見詞色之厲異於平日之立教如治國其如斯乎指其掌者之既記其言且記其象矣無論矢之訓誓見於爾雅釋言篇毛氏謂別無考據是誤即諸說之訓爲陳爲直告者與當時情詞不合竊謂子路之不悅非以見淫亂之人爲辱而已必合衛君父子夫婦及夫子在衛之事旁參互證然後此章之旨可明南子者衛靈公之夫人而太子蒯聵之母也蒯聵後稱莊公蒯聵之子曰輒輒後稱出公於靈公爲孫南子宋女舊通於宋公子朝及爲夫人靈公爲之召宋朝於宋蒯聵過宋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所謂淫亂者此也事見春秋定公十四年左傳及杜註蒯聵恥其母淫亂欲殺之不果出奔宋見同 靈公遊於郊子南僕子南衛靈公子郢公曰余無子謂太子蒯聵得罪出亡也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大夫士言立適當與外內同之君命祗辱夏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見哀公二年衛君之事如此靈公出公之時孔子皆當仕衛孟子所謂於衛靈公際可之仕於衛孝公公養之仕爲也孝公見萬章下篇集註孝公疑是出公輒據此便記孔子世家以見南子爲衛靈公時然史記舛誤處多揣其待事當在出公輒時輒之立南子主之晉趙鞅納蒯聵於戚與之爭國輒恐其位不固欲用孔子以鎮服人心故冉有以夫子爲衛君乎問於子貢見論語述而篇集註引鄭注爲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子路有衛君待子爲政之言見論語子路篇南子探知孔子無爲輒之意乃以聘饗之禮請見意欲孔子之爲輒也其時南子雖已寡居然婦人之義夫死從子見儀禮喪服傳輒乃嫡孫無異於子孔子見時輒當在側特記者畧而不書耳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覿用幣杜註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公羊傳宗婦覿同贄不宜見又成公九年左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穆姜出於房再拜云云其時穆姜方寡居也朱子謂古有見小君之禮殆即此類崔氏謂傳中不見失於考耳 先是子路問孔子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孔子之責子路至嚴切矣衛君之名不可正則衛之政必不可爲將見南子時子路或他往而未及與聞然南子之請見其欲孔子爲政則不問可知子路疑孔子或許南子爲政而與前言正名相反所以不悅孔子嘗責子路以知德者鮮又誨以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今於衛君之事前則謂正名爲迂後復不知南子之可見因茲不悅而怒其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深負平日之教於是

教可[illegible]

然如一豈因此見而稍改否當如鄭氏繆氏之訓爲不謂不臣名也厭者棄絕之意此章之旨作如是解而後事理允協詞意並昭前人但就本文尋繹而不旁參互證宜其支離牽強無所發明也至南子爲甯蒯之說前人已糾之矣又列女傳卷三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變節不爲冥冥墮行蘧伯玉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爲有伯玉耳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繹史卷七十五按夫人即南子列女傳記此於仁智而別記南子於孼嬖則此夫人蓋在南子前王進士說緯

夫子矢之

夫子矢之孔鄭繆播皆云矢誓也虞翻周易注云矢古誓字惠徵君九經古義

予所否者

集註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因思僖二十三年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文十三年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宣十七年所不此報無能涉河襄十九年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襄二十三年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襄二十五年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昭三十一年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定三年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定六年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哀十四年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又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皆有所字足徵其確但何以用所字未解曰所指物之辭余欲易此註曰所指物之辭凡誓辭皆有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論語雍也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集解孔安國曰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釋文所否鄭繆方有反不也王弼李充備鄙反案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太史公自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則所采論語當亦本古論是古論作不或通借爲否鄭康成繆播訓爲不與史世家文合凡古人誓言多云所不左傳僖廿四年重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可證子云予所不者此記者約略之辭所不下當日更有誓辭不或作否者與鄙聲相近[illegible]作予所鄙者經傳有展轉相承漸失其眞者此類是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謹案近讀並從乎字絕句據白虎通引論語曰聖乎堯舜其由病諸則以必也爲句聖乎連堯舜爲句證之康成讀必也聖乎以必也爲句者固猶作由較今本亦見古字尚存武進士[illegible]考異

述而不作

惠棟曰夫子言述而不作信哉鄉黨一書半是禮經克曰數章孔壁論語子張已下別爲一篇全書訓典論君臣雖入言不廢言恆德則南國有人於善人爲邦則曰誠哉是言於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棣逸詩可頌百官冢宰逸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胥臣多聞之所述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文王官人本載周書大戴采之以爲記克己復禮爲仁左氏以爲古志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爲古語問篇見小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周志之遺文也今逸周書即周志也在程典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邪但經傳散佚不能一一舉之耳惠徵君九經古義

默而識之　一章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謹案第七篇所記多夫子自道之辭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道也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亦自道也此二章語勢一例何有於我何所有於我也時人推尊夫子以爲道德高深不可窺測故夫子自言我之爲人不過如是而已矣有何道德於我哉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語意亦如是朱注解何有於我爲何者能有於我此說用劉原父似亦可通然夫子以不厭不倦自居與門弟子言之屢矣[illegible]而不居何也喪事不敢不勉猶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承當之辭非遜讓之辭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語其遠不可及也語其近又不可誣也語默之宜醉飽之節曰非我所能其可乎學者詳之劉[illegible]學道書

默而識之

默而識之即強記之學學記所謂以記問爲學者特今之爲學多務口耳一如記之所謂呻其佔畢多其訊言者因之以沉潛記誦爲難得之事故曰何有毛檢討四書賸言補

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述而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集解馬曰申申夭夭和舒之貌頤煊案申古字作伸字儀禮士相見禮君子欠伸鄭注志倦則欠體倦則伸說文夭屈也言燕居之時其容體可以屈伸如意經義叢鈔洪頤煊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謹案近讀從吾衰也爲句久矣連下讀爲一句朱子語類擬文勢甚矣吾衰也是一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一句孜此甚矣作一讀吾衰也久矣作一讀吾不復夢見周公作一讀呂氏春秋博志篇注引論語曰吾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吾衰下較今文少也字實以吾衰作句首不連甚矣爲讀黃山谷答王周彥書引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不以久矣連此句作讀亦可爲證武進士經讀考異

吾不夢見周公

論語述而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釋文不復扶又反注同本或無復字非案集解載孔注云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據陸氏所見本知經無復字乃後人援注所增以釋云久矣吾不夢見周先時嘗夢見故注云不復夢見復字正釋久矣字陸氏反以無復字爲非不審之至臧茂才經義雜記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釋文本或無復字非臧氏琳經義雜記據陸氏所見本知經無復字乃後人援注所增以釋云久矣吾不夢見先時嘗夢見故注云不復夢見復字正釋久矣字陸氏反以無復字爲非不審之至頤煊案文選劉琨重贈盧諶詩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劉所見本亦當無復字經義叢鈔洪頤煊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集解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illegible]今本論語[illegible]鄭注云束脩謂年十五以上也皆讀爲脩今從古按漢書王莽傳自初束脩[illegible]傳自行束脩並無[illegible]延篤

傳爲自束脩已來蓋並如鄭解是言成童以上皆教誨之也若爲衍傳注並異其行束脩其心鄭均傳束脩安貧則爲約束脩飾之義與後論悔字得相合是子自言從能束脩以來內省常若不足故所行未嘗無悔也然既定依古文作誨自當以十脡脯爲正解疏引少儀束脩一犬穀梁傳束脩之問乃明論矣禮薦脯五膱凡作脯之法皆以條肉中屈之五膱則爲朐者五爲脡者十故謂之束取其與束帛十端而五匹者同義尚書大傳云國人束脩奔走而從者三千乘是以束脩爲束乾肉裹糧之意也又束脩之別一解 孔檢討經學卮言

自行束修以上

論語自行束修以上束修是贄見薄物其見於經傳甚衆如檀弓束脩之問穀梁傳束修之肉後漢第五倫傳束修之饋則皆汎以大夫士出境聘問之禮爲言若孔叢子云子思居貧或致樽酒束修子思弗爲當也此猶是偶然餽遺之節至北史儒林傳馮偉門徒束修一毫不受則直指教學事矣又隋書劉炫傳學徒進贄冠受業不遠千里然嗇於財不行束修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則直與論語未嘗無誨作相反語又唐六典國子生初入學置束帛一篚酒一壺修一案爲束修之禮則分束帛與修爲二然亦是教學贄物近儒以漢後史書多有束修字作約束修飭解如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修元和詔鄭均束修安貧三國魏桓範薦管甯束修其躬類遂謂束修不是物歷引諸束修詞以爲辨夫天下詞字相同者多有龍星不必是龍王豆又不必是星必欲強同之謬矣試誦本文有行字又有以上字若束修其躬何必又行躬自束修何能將之而上乎 毛檢討四書賸言

舉一隅

舉一隅皇侃本孟蜀石經文選西京賦李善注引隅下俱有而示之三字頤煊案集解鄭曰說則舉一隅以語之蜀本一當有而示之三字 經義叢鈔洪頤煊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儀案舊讀哭字屬上是日爲句據鄭志臨碩難曰孔子哭則不歌是出何經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既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爲哀樂之心無常詳玩鄭所答謂一日之中明以是日絕句又臨碩問亦言哭則不歌益可爲證 武進士經讀考異

畧

富而可求也

彬謂史記引作富貴如可求鄭注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是富下當有貴字 朱武曹經傳考證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儀案近讀從韶字絕句按此宜以子在齊爲讀與子在陳同例下文聞韶三月當作一句史記孔子世家聞韶音學之三月詳玩此文正以聞韶屬三月爲義 武進士經讀考異

在齊

孔子在齊止一次以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魯亂遂適齊至丙戌復反魯則以景公有吾老不能用之言但考爾時爲景公之三十三年距其薨於辛亥尚前二十五年奈何輒自謂老蓋景公母叔孫宣伯之女宣伯在齊爲成十六年丙戌齊靈公納其女嬖生景公以景公生於成十七八年計即位改元已二十七八歲加以三十三年遂嘆老嗟衰時蓋六十歲當補集註一句曰景公自言吾老時蓋年近六十云 閻徵君四書釋地續

夫子爲衛君乎

夫子爲衛君不知如何爲法據公羊傳衛輒之立受命靈公古立國典禮不以父命廢王父命輒之拒蒯聵遵王父命也可爲也據左傳則衛靈齊景魯定同盟伐晉而晉乘衛靈初死用陽貨計挾蒯聵以伐衛喪則伐喪當拒借納君以報宿怨其意叵測又當拒且晉所怨者靈也靈甫在殯而報怨者已在境雖非蒯聵亦定無拱手而聽之者是不可不拒況晉爲齊魯衛三國所共仇衛雖欲平齊魯安得而平之則又不得不拒故當時衛人無有不以拒晉爲能事者此又可爲也據此二義而夫子在衛原有似乎爲衛君者然但爲其拒晉不爲其拒父也何以見其爲拒晉觀夫子春秋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又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以爲晉伐衛而齊衛拒之並不及衛君此爲其拒晉也何以知不爲拒父夷齊兄弟尚求仁而謂父可與抗乎此不爲拒父也然則爲公輒者可以知所自處矣若公羊之說則輒並不受祖命靈命子郢未嘗命公輒夫子爲衛君全不在此 毛檢討四書賸言

蕭崧齡木公夫子爲衛君乎全章文云衛之亂所謂以從始以兵終非乎聵不予而負故惡於前輒不予而起大惡於後聵與輒兩不仁厥罪惟均而君子尤重惡乎輒何以言之宋朝召而艾猳興歌聵之欲殺其母動於恥也動於恥則猶有母存焉爲子迭而發兵以拒輒之不納其父皆於利也皆於利則是終無父也猶有母者聵終無父者輒繇是觀之兩人之獄定矣君子而不忍爲聵也忍爲輒乎矣川交木公於京師嘗舉此段議論今忽已三十八年能無[illegible]然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王景問宋儒尊聖門弟子初甚惡之及[illegible]子路子貢疑夫子爲衛君拒父則未免自取輕矣初不知論語[illegible]以載此

古者以三年喪爲再期之喪故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然而必三年者加隆焉爾也惟加隆故再期也則是先王制喪之意原只以期年而進推之然且二十五月卽畢豈重服盡除是喪麻尚不至三年何況致哀孝子言此本爲稱情非以立文也然而義不可訓也要其言則固非無自者也

若子爲衛君則從來註論語者並茫然不解公羊謂衛人拒蒯不以家事廢國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此一說也若據春秋則衛君未嘗有拒父之事當時晉師伐衛不過借衛世子之入乘喪嫁兵此實衛國存亡之幾故國人拒晉不是衛君拒父也晉自襄靈後相繼[illegible]不惟與先爭宋鄭陳三國卽齊魯與衛本與國也而亦以屬國視之亢朝貢賦賦役朝夕徵索惟晉頤甘之而齊衛不平故前此齊稱抗命而[illegible]不勝[illegible]是晉景衛靈求平於晉陰結之拒晉適夫子爲魯司寇免請之平而會于夾谷此定十三年齊景衛靈所以有伐晉之舉也但是時晉趙未剏而趙鞅以邯鄲衛民之故致荀氏范氏入朝歌以叛而鞅復圍之于是魯定齊景衛靈共救朝歌不謂晉復敗荀氏于潞齊衛再救而魯定先卒及哀公新立齊衛猶伐晉取晉棘蒲而不謂衛靈又卒趙鞅乃用陽虎計借以納世子爲名趁衛喪以兵因喪來伐是先君敵讎乘危襲國君卒枝未嘗寧喪此時雖欲不拒之不得矣是以夫子春秋特書晉趙鞅帥師納世子蒯聵于戚以爲伐衛者皆趙鞅非蒯聵也又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以爲拒晉者齊與衛二國之師非衛君也所惡者

正陸文天去之云君不拒父以致晉師去而蒯聵得留遂有哀十四年世子父國事耳乃當時晉衞相抗不幸而新君與乎其間旁觀者覗爲拒父而夫子適在衞不以爲非并疑夫子亦許之殊不知圍戚而拒晉夫子所許若拒父則豈所許乎 毛檢討經問

古之賢人也

古之賢人也古本作賢仁故鄭注云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徐彥云古之賢仁也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公羊解詁引此文徐彥釋曰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是唐時本有作古之賢仁者從誤會鄭注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句意而妄改鄭則統古之賢人也與求仁而得仁兩句言之耳韓非子曰伯夷之賢與其稱仁意亦同此 孔檢討經學卮言

哀公三年公羊傳何注引此節疏曰子曰古之賢人也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彬謂觀此則賢人之人亦當作仁 朱武曹經傳攷證

怨乎

公羊傳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至漢雋不疑猶引此以斷衞太子之事則在春秋時可知矣然蒯聵之廢宜也輒之立亦宜也以靈公而廢蒯聵蒯聵無辭以輒而拒蒯聵則輒將何以爲心矣此怨乎一問最爲深切也 李進士羣經識小

曲肱而枕之

何屺瞻評黃淳耀文云此句枕字釋文集註悉音去聲傍樓篇韻俱上聲讀枕席去聲則引論語此句毛晃曰衾枕之枕上聲詩角枕粲兮之類是也以首據物曰枕去聲論語曲肱而枕之是也往閒文百詩亦云枕是虛擬非以肱代陶庵不當使別字惜其博辨故昔棄而終錄之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愚幼讀黃淳耀文輒笑其不識字或以爲過予曰凡字有體有用如枕字上聲體也實也去聲用也虛也此字集註明云去聲奈何通篇俱作臥而薦首者之物解或曰題黏去聲之枕而文以上聲之枕伴講亦自無礙予曰只緣承題云至曲肱以爲之枕點題云稱此而爲枕則枕必以曲弦矣知其通篇俱錯認此字耳須改卻題句作曲肱以爲枕以合此文而後免不識字之誚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五十以學易

億案此凡三讀朱子集註五十作卒則以年字絕句邢氏疏加我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時也則又以五十絕句釋文魯讀易爲亦是以學字斷句易又作亦字爲訓當云亦可以無大過矣爲句 武進上舍考異

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魯論易爲亦君子爰日以學及時而成五十以學斯爲晚矣然秉燭之明尚可寡過此聖人之謙辭也或云古五字如七 見王肅詩傳 孔子晚而好易故有是語史記亦云 惠徵君九經古義

子所雅言 一節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謹案雅言正言也鄭注謂正言其音者得之但以爲詩書不諱臨文不諱之義則非是執猶掌也執禮謂詔相禮事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是也夫子生長於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三者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訓典謹末學之流失近人不解此義聞愚說或頗以爲怪用敢旁推交通敷暢厥旨冀學者無惑焉昔者周公著爾雅一篇以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劉熙釋名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張晏漢書注亦云爾近也雅正也後人解近正之云或以近而取正或以爲近於正道皆非也上古聖人正名百物以顯法象別品類統人情壹道術名定而實辨言協而志通其後事爲踵起象數滋生積漸增加隨時遷變王者就一世之所宜而斟酌損益之以爲憲法所謂雅也然而五方之俗不能強同或意同而言異或言同而聲異綜集謠俗釋以雅言比物連類使相附近故曰爾雅 揚雄方言總爾雅而作應劭風俗通義自謂通演方言故其名書之意相表裏 詩之有風雅也亦然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先邶鄘衞者殷之舊都也亥王者東都也其餘或先封而次在後或後封而次在前或國小而有詩或國大而無詩大氐皆以聲音之遠近離合爲之甄敘矣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正於王朝達於諸侯之國是爲雅言雅之爲言夏也孫卿榮辱篇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又儒效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然則雅夏古字通 劉訓導遺書

詩書執禮

詩書執禮樂正以教學人習之故雅言易象春秋則微言也易觀其象而玩其占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太史職之孔子贊之修之而後付諸左丘明傳之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 汪容甫經義知新記

葉公

葉公是楚國第一流人物賢知素著觀其定白公之亂已得大凡此番問孔子於子路斷不可唐突葉公爲門外漢也集註後一說最是觀下節夫子之言可見 李進士羣經識小

葉

葉楚縣名故城距今南陽府葉縣治二十里中有沈諸梁祠有方城山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即此起王無彊曰夏路以左劉氏注楚適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爲故云云夏路以左括地志楚嘗爭霸中國連山累石於此以爲固號曰方城一謂之長城蓋春秋時楚第一重地也宜以沈諸梁鎮撫焉 閻徵君四書釋地續

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彬謂此聖人不以生知自居而處于學知也敏勉也蓋信而好古而勉力以求之若作疾速解則非聖人誨人不倦之心矣 朱武曹經傳攷證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唐石經及釋文皆云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何晏注云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依注當有我字[illegible]梁亦云我三人行必有我師顧炎武金石文字記載唐石經云三人行三上多一我字必有我師焉有誤爲得蓋習于俗而忽不攷耳 釋文云我三人行一本無我字必得本亦作必有 惠徵君九經古義

三人行必得我師念孫案三人行本作我三人行今本無我字者後人依俗本論語删之也 何晏注皇侃義疏經典釋文漢石 邢昺疏皆有我字說見[illegible]

文選集解引何氏言我三人行則史記原文亦有我字當補入（王觀孝讀史記劄志）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不知而作包咸注謂春秋儒者好著篇籍以爲作者作文也然漢人多作是解觀漢書朱雲傳贊有云世稱朱雲多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則直指作文矣（毛檢討四書賸言）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皇邢二氏俱引琳公云此八字通爲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耳非一鄉皆專惡也此解似勝難注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有一鄉之人皆難與言者

王伯厚引王無咎謂互鄉在亳州鹿邑縣閻百詩四書釋地續以爲未足憑案寰宇記引劉芳徐州記云合鄉即古互鄉孔子所謂難與言者攻廣志合鄉縣屬東海顧氏方輿紀要曰合鄉城在嶧縣西北古之互鄉也寰宇記又謂互鄉在陳州項城縣北一里（梁孝廉管記）

互鄉

云互鄉所在者頗多獨王伯厚引王無咎云亳州鹿邑縣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童子見孔子即其處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余謂州縣建置事關朝廷名雖或革跡猶可尋因檢新舊唐書杜氏通典隋地理志鹿邑名縣始隋開皇十八年此後未見有析置互鄉事雖伯厚語恐未足憑（閻潛邱四書釋地續）

陳司敗

陳司敗孔云司敗官名陳大夫也釋文鄭云司敗人名齊大夫則陳作齊之陳氏解（崔茂才[illegible]）

陳司敗鄭氏以司敗爲人名齊大夫棟案古陳田字通故以爲齊大夫（惠徵君九經古義）

揖巫馬期而進之

揖巫馬期而進之仲尼弟子列傳云巫馬施字子旗呂氏春秋亦云巫馬旗今論語作期孔安國注云弟子名施案說文云施旗旗也齊欒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古人名字相配故白虎通云聞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古旌旗字無作期者當從史記作旗（惠徵君九經古義）

謂之吳孟子

少讀陳大士君取於吳爲同姓二句文云人主之令有所行亦有所不行曰必無敢爲顯言之攻此令之必行者也曰必無敢爲微言之刺此令之必不行者也於是一國之中有吳孟子之號矣孟子昭公所自爲稱也冠吳於孟子之上則非昭公所自爲稱也後讀孔穎達疏左傳論語謂之吳孟子蓋時人常言疏禮坊記謂之吳孟子是當時之言有稱吳也乃知陳大士文本此予尤愛疏言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云春秋無此文坊記云然者禮夫人初至必書於策若娶齊女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娶宋女夫人子氏至自宋此孟子初至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所書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削其文故經今無其事加以孰但曰孟子卒則吳之一字當日不出自昭公口決矣（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 全章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楊慎丹鉛錄引晉欒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又方言曰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諸案說文忞強也慔勉也忞讀若旻文莫即忞慔假借字也廣雅亦云文侔也黽勉密勿蠠沒文莫皆一聲之轉文莫行仁義也躬行君子由仁義行也（劉端臨遺書）

子曰若聖與仁

若聖與仁予以六經解之鄉飲酒義曰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假者大也養而大之仁也則內聖外王總以仁及萬物（傳曰明仁者明德而新）民成己而成物者也禮所云天子之立也（嚮仁而左聖）正以是也然則學不厭教不倦亦學爲聖仁教爲聖仁以仁心及物而進于聖已矣何二二諸焉（已檢討四書賸言）

博施濟衆子貢以爲仁人之事而夫子以爲仁人之事亦謂仁與聖皆推心之恕以長養萬物淺與深總一體者蓋春爲養之本故以聖當之夏爲養之末故反以仁當之六經解聖仁無兩義人之學聖仁教聖仁亦無兩事所謂一貫在忠恕如此而已（同上）

誄曰

誄曰孔注云誄禱篇名案說文引作讄云禱也累功德以求福从言纍省聲鄭氏小宗伯注云讄曰讄爾于上下神祇則知古文論語本作讄（惠徵君九經古義）

泰伯

集註莫不善於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讓主君臣立說者近夫已氏尤加僞會殊可痛疾余取歸熙甫泰伯論爲尚論編刪竄本出以王之曰禪敢之際惟聖人者爲能盡乎天下之至情何也伯夷叔齊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伏於叔齊之不敢受則是其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於顏色必待君終無嫡嗣之日相與襄裳去之民將得因而稱之故聖人以爲賢人而已至泰伯則不然不讓於傳位之日而於採藥之時是其[illegible]之心而無其迹然後可以行伯夷之[illegible]心古今之[illegible]從未有曲而盡如此焉者此夫子所以深歎其不可及也蓋太王之欲傳歷及昌也非如晉獻漢高徒少子之是愛也亦非爲昌之終必翦商爲數世後伏革除之謀也不過曰代有[illegible]德天下將長事其福云耳是固爲天下之公心也使泰伯知其意而[illegible]立于此太王賢者即心爲天下而終以長幼之節不忍言吾即明言而公讓之弟亦將終爲叔齊不忍受是亦伯夷之終不得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夫父有志而吾順而成之且如是其曲而盡也世之說者不深曉其父子之情而強謂其全君臣之義大弟於商獨非君臣而乃以蔑義之事推而付之也乎且又何以爲傳之者地乎而子乃曰至德乎夫德莫先于孝先意承志孝子之事也故泰伯之所爲乃匹夫匹婦之爲當然者天惟匹夫匹婦以爲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而非聖人則固不能盡也（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金仁山曰案詩太王實始翦商不過謂周家肇商之業自太王基之且遷岐在小乙之世至高宗而殷道中興高宗六十年歷祖庚祖乙祖甲二十八祀而生文王其時商未衰也安得有翦商之志哉況太王方奔國於狄人侵暴之時而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決無是理（[illegible]）

僖五年傳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顧亭林曰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

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其義甚明與魯頌詩張之說實屬風馬集注誤合爲一者杜解誤之也 同上

三以天下讓 原題三讓謂固遜

金仁山前編曰儀禮三遜謂之終遜然則三以天下讓謂終以天下遜也余謂此足補集註固遜之說案士冠禮鄭氏註禮辭一辭而許也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故韓昌黎送幽州李端公序其禮辭曰此一辭也其又曰此再辭也卒不得辭則三辭不許矣若儀禮難讀者其熟於禮乃爾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民無德而稱焉

論語泰伯民無得而稱焉釋文民無得本亦作德案集解引王肅云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是王肅本作無得 地理志下引孔子作得 後漢書丁鴻傳論引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李注云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又引鄭元注云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是鄭本作無德釋文所見蓋卽鄭本王肅好與鄭難故改其義又德得二字音同古互用季氏篇血氣既衰戒之在得釋文云在得或作德非 臧茂才經義雜記

論語兩民無德而稱焉語意迥別泰伯三以天下讓正唯無德而稱所以爲德之至猶云上德不德也若齊景公者徒以千駟夸耀於生前則眞無德可稱矣伯夷叔齊唯其有德是以立名不朽也其斯之謂與斯字正據德言故邢疏云此章貴德也集注本誤德爲得遂疑其斯之謂句無着而欲移誠不以富二句爲此章之錯簡非也 泰伯章釋文得本亦作德近刻皇侃義疏本兩章俱作得字 孫侍御讀書脞錄

愼而無禮則葸

問愼而無禮則葸葸字說文未收從艸亦無義曰葸當爲諰字之譌說文諰思之意荀子議兵篇諰諰然懼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刑法志引作鰓蘇林讀如愼而無禮則葸之葸諰正字鰓假借字葸則俗字也 錢宮詹潛研堂集

泰伯愼而無禮則葸顏燈案說文無葸字方言愼憂也又云愼思也凡思之貌亦曰愼葸卽思字文選魏都賦雖勁捷而無諰李善注論語曰愼而無禮則葸諰與葸同 經義叢鈔洪頤煊

君子篤於親

君子篤於親汗簡云古論語篤作竺尙書微子之命云曰篤不忘釋文云篤本又作竺說文曰竺厚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啟予足啟予手

啟予足啟予手案喪大記小臣爪足又曰小臣爪手謂翦爪也士喪禮浴用巾挋用浴衣渜濯棄於坎蚤揃如他日注蚤讀爲爪斷爪揃鬚也此既死沐浴後事曾子豫言之重身體也故云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言既死而知免也不然一息尙存不容自解遽言免乎 劉典簿秋槎雜記

曾子言曰

毛傳直言曰言 說文鄭疏並同 論難曰語穎達疏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對以知論語註兩改直爲自亦有本但宜註於寢不言之下不宜註於曾子言曰下註曾子言爲自言似孟敬子來問疾曾子曾不照顧之矣曾子以捷魯卿也徑告以君子修身爲政之道不及病勢云何其實人將死言也善已疾之不可爲亦具見焉言之無不周徧如此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則有司存

論語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皇邢兩疏並以有司二字連文蕭山徐北溟 鯤 云後漢書文苑崔琦傳百官外內各有司存文選頭陁寺碑文庀徒揆日各有司存覈其文義皆當以司存二字連讀故晉書職官志敘云咸樹司存各題標準又桓沖傳云臣司存閫外輒隨宜處分北齊書儒林傳敘云齊氏司存或失其守益可以證矣 孫侍御讀書脞錄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

周禮鄉大夫之職有六尺字賈公彥疏云六尺謂年十五鄭康成註論語六尺謂年十五已下增二字妙益寄託者何必定十五歲卽十四十三等亦可然以此解周禮野尙爲未成丁者經固各有解與以例孟子適市之童李密應門之童皆曰五尺則謂年十歲者奈何但以幼小混解過至後人動稱三尺童子此又不可以升降皆五年者解矣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玉篇人部侂恥各切侂寄也論語云可以侂六尺之孤今論語泰伯侂作託案說文人部侂寄也從人乇聲乇古文宅言部託寄也從言乇聲二字音義本同然據玉篇所引則論語舊是侂字蓋從言者以言託寄之從人者以人侂寄之義各不同今從言蓋通借字顧野王所見古本作侂與說文義合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原題君子人與君子也

論語泰伯篇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皇侃義疏曰言爲臣能受託幼寄命又臨大節不回此是君子人與也再言君子美之深也案此釋經上句作君子人與音餘下句作君子也無人字又引繆協注曰夫能託六尺於其臣寄顧命於其下而我無二心彼無二節受任而不失人受任而不可奪故必齊同乎君子之道齊契而要終者也非君子之人與君子者孰能要其終而均其致乎蓋讀君子人與君子也七字爲句君子人者言此爲君子一流人所謂齊動乎君子之道者也君子也者有德者之定名毅然稱之爲君子而無疑也下上有人字下無人字今本下文亦衍皇疏標起止同 釋文大書人與二字注云音餘又大書君子也三字注云一本作君子人也然則陸德明本上有人字下無人字其所見本已同今本矣 臧明經拜經日記

民可使由之 原題人可使由之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集解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也案後漢書方術列傳引鄭元注曰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文意周浹遠勝何解深得聖人不可二字之旨若如何說爲不能使知之矣又堯典正義引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與論語注義同皆言愚者不可使盡知本末也疑鄭注魯論本作人可使由之六藝論所引同故注云務使人從之不作民字 臧茂才經義雜記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周書寤儆篇周公曰不驕不悋詩乃無敵 陸氏論語釋文云吝本亦作悋 此周公生平之學所以裕制作之原也夫子因反其語以誡後世之爲人臣者 惠徵君九經古義

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古者爲學至入仕皆有年則如學記比年入學中年考校至七年論學九年通大學與內則十年

人鄉學尙書大傳二十年入大學諸年約略相近故王制以爲人論秀初升鄉學者名爲選士俊士以司徒論秀升入國學者名爲造士造者成也謂學至是始有成也然而七年九年小成大成至大樂正再論而升諸司馬夫然後可以入仕然猶必辨論官材任事較量而然後授之以祿此如漢志所云三年通一學至三十年而學始立始得授仕故曲禮四十強仕內則四十始仕自入學以至服官必以三十四十爲學仕之限是以漢代限年非年滿四十不得察舉若周禮三年大比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此正司徒升俊之時謂天道三年一閏謂之小成因之大比諸地官之政而旁及升賢凡升鄉學升國學升司馬皆以三年爲斷然是升賢之三年非學三年也徐仲山曰以就傅之年計之則三年祇學樂誦詩之年以升鄉學升國學之年計之則三年尙未小成然則不易得如何曰學之始事務在至善大學誠意所云道盛德至善是也特至善無難學即得之而沮善之徒必以爲善雖易事將有學之久而仍不至者故夫子反言曰吾欲得其人而正未易也此與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同意毛檢討四書賸言補

篤信好學　一節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正義謂此勸人守道者其義極是但多一道字尙書人之有爲有守只守字已足若守道則又犯善道道字非本義矣蓋篤信好學善道皆成此一守字篤信好學非信學也謂厚于誠信而好學問也守死者非守其死也謂守而至于死也厚于誠信且好學問而于以勵其守雖至死不變而皆善于道則下文非乎故下文皆言有守而善道之事毛檢討四書賸言補

子曰師摯之始　一節

始者師摯在官之時雅頌尙未失所自初奏以迄終亂合案關雎洋洋盡美今自師摯適齊此音不可得聞矣故追而嘆之孔檢討經學卮言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謹案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其義可見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閒有合是爲一成始於升歌終於合樂是故升歌謂之始合樂謂之亂周禮大師職大祭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大師升歌摯爲太師是以云師摯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凡六篇而謂之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該下猶之言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樂言詩互相備也洋洋盈耳總歎之也自始至終咸得其條理而後聲之美盛可見言始亂則笙閒在其中矣孔子反魯正樂其效如此劉訓導遺書

悾悾而不信

包咸注悾悾愨也彬謂後漢書劉瑜傳臣悾悾推情省懷太子注悾悾誠懇之貌廣雅悾悾誠也空空如也亦謂其求教之誠悾空古通用悾亦與款通屈原漁父吾能悃悃款款樸以忠乎款款亦悾悾之謂朱武曹經傳攷證

予有亂臣十人

予有亂臣十人案釋文及唐石經無臣字陸氏本或作作亂臣十人非後世因皆時所出大誓以益之邪劉原父遂闢馬鄭之說以邑姜易文母眞臆說也原父又云或云古文無臣字如此則不成文尤謬王伯厚已辨之古說字皆作[illegible]云爲士官惠徵君九經古義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二句經本欲贊周至德而以才盛起之謂有如是盛才而猶不用以治亂至武王始有之非至德乎此本前後一串翻覆見意故舊儒謂唐虞兩代不如一周此正解也於斯爲盛猶曰於斯爲美於今爲烈言今盛且烈也毛檢討四書賸言

邑姜

邑姜爲十亂之一齊太公望女唐叔虞母即叔虞之封唐也亦發夢于其母故今晉水源有女郎祠實邑姜之廟去吾家西爽村一十八里每遊而忘歸誠如北齊王晞之所賦者旁方爲唐叔虞廟南向此子爲母屈者也母封曰聖母子封曰汾東王祀典之謁翻自明洪武初年詔革天下神祇封號止稱以山水本名於是聖母廟改而爲晉源神祠矣當時祠官不學如此余從草間搜出宋政和五年殘碑乃姜仲謙撰兩文首云致祭於顯靈昭濟聖母汾東王之祠中云惟聖母之發祥兮肇晉室而開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靈之可知嘗刊一典謁屬有司當上聞於朝以釐正之此鄉邦故事或曰既釐正矣則當別建晉源神祠余曰然豈惟晉源此閒有臺駘廟當補入實沈以祀參神不然兄知有地理而無天文或笑余爲多事强知星宿閻徵君四書釋地

三分天下有其二

論語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釋文作參分云七南反本又作三案梁皇侃義疏本作參分疏云參三也又文選班孟堅典引李善注引論語曰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可見唐以前六朝舊本皆作參分且古經傳參三字多作參自宋初邢昺撰疏定作三字後朱子集注從之原本不可復矣後漢書伏湛傳云以[illegible]程典解文王合六州之衆奉勤於商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孔注宗衆非也宗當作崇崇侯虎耳[illegible]經義知新記

青兗冀屬紂

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惟青兗冀尙屬紂此本邢昺疏余謂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奄在曲阜正徐州之域虞芮質厥成以所爭田爲閒原今在平陽府平陸縣西五十里正冀州之城只此分屬已不甚確要須大概言之耳所以鄭氏詩譜曰紂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濟濮澱地矣閻徵君四書釋地續

而致美乎黻冕

論語黻冕按左傳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杜註命卿之服蓋以衣裳統冕猶容冕鷩冕毳冕之例不然豈賜服但賜冕與黻膝耶[illegible]禹致美乎黻冕黻者裳之一章衆後以該前若黻膝之黻[illegible]觀左傳袞冕黻珽與火龍黼黻分二字可見[illegible]

而盡力乎溝洫

溝洫田間水道也止可當史記河渠書渠字不可以當洲字班固取以名其志誤矣禹當日止二句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如是而已[illegible]其治水翩翩手治民間之田治水所以救溺也治田所以救饑也上世純以民事爲己任豈若後代有在官在民之別哉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達巷黨人曰

達巷黨人即項橐見董仲舒傳注引孟康說戰國策甘羅曰項橐七歲爲孔子師新序齊閭邱卬曰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

淮南子修務篇項託七歲爲孔子師論衡實知云項託七歲教孔子以學又呂氏春秋當務篇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此二人又不知何許人也黄瑜雙槐歲鈔保定滿城縣南門有先聖大王祠神姓項名託周末魯人年八歲孔子見而奇之十歲而亡時人尸祝之號小兒神顏氏家訓項橐顏回短折宏明集正誣論顏項夙夭　崔茂才吾亦廬稿

博學而無所成名子吾執御矣

博學而無所成名與執御執射是一串事射御卽博學中兩併學也內則十五學射御二十博學三十則博學無方無方者無類卽無所成名也然則博學故無名博學不執學故無一名若射御則早學之矣故夫子曰吾將執一學則就平時所學中求之其射御乎然兩不能執必當執一一又當擇其易者則御易于射執御已矣此自明白周禮以保氏幼學自造六藝講五御之法曲禮少儀皆曰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毛檢討四書賸言補

御法

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宋子儀禮經傳曰錄既詳禮亦略及射於樂云大樂遺聲其絕久矣今取世傳唐開元十二詩譜補之以粗見其彷彿又云書數日用所須不可不講故取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爲此篇以補其闕至御法則云廢不可考矣余嘗嘆鄭司農衆生當漢廛能註保氏五馭名目出曰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後此恐名亦不復識時代使然也陳氏禮書曰或者謂晉人以什共車必克房琯以車戰取敗遂以爲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不知荀吳之克非什之利用什之幸也房琯之敗非車之不利用車之罪也古者敎民以射御爲藝君子以射御爲能故孔子曰吾執射乎執御乎詩稱叔段之多才則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古人相率以給射御如此則登車而不能御參乘而不能射者鮮矣房琯之用車有是人乎不然巫臣敎吳以乘車而能取勝於楚何也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麻冕

麻冕朱子依古註釋爲緇布冠冠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號非謂冠禮之緇布冠也記云麻不加於采冕服既用絲何以覆板之綖猶用麻白虎通云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工之始示不忘本也此說有理後易以純亦與服相稱夫子從之不謂其稱而取其功之省約可知古人非不知衣冠相稱也但欲不忘女工之始耳雖變古而無害於義又有省功之便故可從若朔服以下衣用布而冠用絲者則爲始冠之緇布冠其意又別也先儒布幅廣二尺二寸八十縷爲升又謂麻冕用三十升布爲之用布幅廣二尺二寸見漢書食貨志八十縷爲升無明文先儒謂師說相傳如此以喪服極麤之三升計之二百四十縷一寸約得十一縷而緦麻十五升則用朝服之縷抽其半爲六百縷七寸二十七縷有奇縷精而布麤則一升八十縷更不可少朝服十五升一千二百縷當爲定說若麻冕用三十升布則非也原先儒之意謂冠當倍於衣如喪服斬衰三升則冠六升也不知此正齊衰有受服又有等殺此極重者受服從輕自六升始故其冠之布如之非謂冠必當倍於衣也冠倍於衣惟斬衰正服則然若齊衰降服衰四升冠七升正服衰五升冠八升以下則非倍數至小功緦麻則冠與衰同矣豈吉服冠必當倍於衣乎且以古尺二尺二寸容一千二百縷朱子已謂其極細如今之細絹矣豈更可倍爲二千四百縷乎然則麻冕亦不過十五升必非三十升也金吉甫不知疑三十升之說而疑八十縷爲升之誤其考之亦不詳矣江歲貢羣經補義

今也純儉

億案近讀今也純一句儉一句與下文今拜乎上作一句泰也作一句相對據何氏集解孔曰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邢氏疏今也謂當孔子時純絲也絲易成故云純儉後漢書陳元傳引孔子曰純儉吾從衆又以純儉字連讀武進士經讀考異

拜下

拜而受之如今之一揖折腰而已再拜而送之則兩揖至拜下之拜乃再拜稽首也古者臣與君行禮再拜稽首於堂下君辭之然後升堂復再拜稽首故曰升成拜見燕禮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及禮記燕義僖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敢不下拜下拜登受下拜再拜稽首於堂下也登升成拜也受受胙也卽其事也因思此距襄二十二年孔子生僅一百有一年而以桓公之強重以天子之寵命猶且不敢越焉何一變而徑自拜乎上冠履倒置江河日下可不爲之寒心哉

賈公彥燕禮疏曰臣拜君凡有三等初受獻拜於堂下君辭乃升堂復再拜稽首此禮之正也酬酒時雖下堂賓未卽拜君辭卽升再拜稽首其禮殺也至無算爵受公賜爵則下席就堂上再拜稽首不復下堂禮又殺也孔子時臣行禮皆禮之最殺者故曰泰大抵禮以漸而失失遂忘其所由來矣故聖人謹於初臣拜君又有二等公命徹冪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康成註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辭正臣禮也不言賓賓彌臣也公彥疏臣之禮當下拜爲正今不言升成拜者於下已拜是雖無算爵已醉而不倦行臣禮禮之正也此一等也公食大夫禮公拜至賓降西階東北面答拜公降一等辭賓粟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康成註升不拜者自以已拜也賓降拜主君辭之賓雖終拜於主君之意猶爲不成公彥疏主君雖辭賓猶終拜於下盡臣之禮爲成拜故堂上不拜主君意猶以爲不成而命之升成拜賓遂主君之意故更拜也此又一等也余嘗欲補註疏者以此昔歸熙甫言人患宋史多某正患其少耳錢牧齋極賞爲通人之言余於註疏亦云爾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大戴禮大夫於君命升聽命降拜臣之於君其當拜者多矣要皆拜於堂下惟覲禮燕禮公食禮三者君待之以賓禮則使人辭之於是乎升成拜燕禮徹冪後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注云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辭正臣禮也燕禮至終乃正臣禮不升成拜明前此升成拜非臣禮之正也春秋君弱臣强非燕非食亦升成拜故孔子辨之邢疏及集註乃引覲禮公食禮爲說則升成拜禮所應爾何以爲泰于論語本文不可通矣左氏傳齊桓公受賜胙降拜登受降拜則拜禮已畢登受蓋受賜耳閻百詩以爲升成拜又誤矣學徒爲書義皆術舊說因說此以示之許兵部鑑止水齋集

拜下　拜而受之如今一揖折脊而已再拜而送之則兩揖

至拜下之拜乃再拜稽首也

按漢書高祖紀酈生不拜長揖顏注長揖者手自上而極下如此言則拜不僅一揖折脊說文跪者所以拜也今本無所以二字段若膺云凡全書內所以二字往往爲淺人刪去是古人必跪而後拜說文又云攘推也揖讓也又儀禮注云推手曰揖此揖與拜異也說詳段先生玉裁釋

拜鶴宋翔鳳四書釋地辨證

子畏於匡

論語子畏於匡者舊有匡邑但此時夫子去司寇出走至哀八年始反魯其非魯邑可知矣若莊子謂是宋地則宋無匡邑且未有一過宋而桓魋匡人遺兩難者或據史記謂必當是衛邑然舊說謂陽虎曾暴匡人而夫子貌與虎類因有此難則陽虎不得暴衛邑

按春秋傳公侵鄭取匡在定公六年是時季氏雖在軍不得專制凡過衛不假道反穿城而踰其地其令皆出自陽虎是虎實帥師當侵鄭時匡本鄭邑必欲爲晉伐取以釋憾而匡城適缺虎與僕顏剋就其穿垣而入之虎之暴匡以是也至十五年夫子過匡適顏剋爲僕匡遂以爲虎而圍之則匡是鄭邑

世家孔子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琴操孔子到匡郭外顏剋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此即圍師入城之事（毛檢討四書賸言）

子畏於匡注包咸曰陽虎嘗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剋時又與虎俱行後剋爲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孔子世家云孔子過匡顏刻爲僕大雅雲漢云后稷不克箋云克當爲刻刻識也然則克與刻同釋文云諸書或作顏亥家語云顏刻字子驕孔子適衛子驕爲僕仲尼弟子列傳無刻名云顏高字子驕疑高即剋也（春秋傳有顏高或以爲即子驕黄門家訓云春秋之世顏高顏鳴顏羽之徒皆一鬭者耳則高非子驕明矣惠徵君九經古義）

禮記檀弓疏曰陽虎嘗侵暴於匡時又孔子弟子顏刻爲陽虎御車後孔子亦使刻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爲陽虎因圍欲殺之與漢包咸注同足解孔子世家顏刻爲僕以策指匡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一段不明虎匡地名今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一十五里有匡城（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太宰問於子貢曰

子國曰太宰大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鄭云是吳太宰嚭也廣森以爲是宋太宰列子有商太宰見孔子曰某聖者與孔子曰聖則某何敢然則某博學多識者也即因此經而說之小異者宋本商後當時通稱爲商故左傳曰孝惠取于商又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韓非子商大宰使少庶子之市亦謂宋大宰也（孔檢討經學卮言）

太宰問於子貢孔安國云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案莊子天運生商太宰蕩商即是宋韓子說林有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事又云宋太宰貴而主斷內儲說上又有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事而列子仲尼篇商太宰見孔子一段與論語政合則當屬宋也康成以爲吳太宰嚭非（梁孝廉瞥記）

太宰

孔氏曰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按孔子嘗曰長居宋應是年十九娶於宋之亓官氏之女時後去曹適宋遭桓司馬之厄微服而去安得有六卿之長向子貢以問事故鄭康成註以爲是吳太宰嚭哀七年夏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十二年夏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使子貢對秋子服景伯謂子貢子盍見大宰太宰嚭說又史記子貢嘗南適吳鄭故以太宰屬吳余謂是固然矣獨忘御檀弓吳夫差侵陳陳太宰嚭使於師孔疏謂此陳太宰嚭與吳太宰嚭名號同而人異者是孔子先後兩居陳識防風氏之骨專車辨肅慎氏之砮長尺與測桓僖之廟災當日所爲多聞而震矜之者皆在陳事故陳太宰以爲聞屬吳似尤不若陳縱多能不指上數事集註亦不當遺或陳二字可知也（閻徵君四書釋地續）

閻百詩曰太宰鄭康成以爲吳太宰嚭按哀七年夏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十二年夏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使子貢對秋子服景伯謂子貢子盍見太宰太宰嚭悅故以太宰屬吳然陳亦有太宰檀弓吳夫差侵陳陳太宰嚭使於師孔疏謂此陳太宰嚭與吳太宰嚭名號同而人異者是也集注不當遺之（李進士羣經識小）

天子六卿冢宰亦曰太宰諸侯六卿司徒司馬司空司徒下小宰一人無太宰春秋時列國多僭官制左氏隱十一年傳羽父求太宰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注魯使二卿會晉叔老不在三卿之中魯固有散位從卿者夫司徒司馬司空魯之命卿非羽父所得求故求太宰蓋散位從卿隱十一年正義以後更無太宰魯竟不立其說未必然也桓二年傳宋督爲太宰終春秋備見此官宋備六卿故同於天子成十年傳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太宰子商之使也注楚公子辰楚以令尹司馬爲卿太宰蓋散位從卿以公子爲之者襄十一年傳鄭人使良霄太宰石㚟如楚楚人執之十三年傳石㚟言於子囊曰止鄭一卿以除其偪注謂良霄則太宰固大夫也定四年傳伯州犁之孫嚭爲吳太宰則吳卿也檀弓陳太宰嚭亦卿周魯宋楚鄭陳吳皆有太宰論語太宰集注或之爲是（劉典簿松崖筆記）

固天縱之

問固天縱之語文句讀甚新但果何出（翟評亦其所自）

答此本漢應仲遠風俗通亡友史雪汀最賞其說蓋多能本不足言聖亦有聖而不多能者太宰不足以知聖故有此言子貢則本末並到故曰固天縱之兼該一切將聖而又多能也則將字又字俱圓融此突過前人者（全庶常經史問答）

固天縱之將聖

問固天縱之將聖集注訓將爲殆頗難曉何晏聖之義當從古注爲長釋詁云將大也詩有娀方將我受命溥將之將並訓爲大然則將聖者大聖也孔安國云天固縱大聖之德此以大訓將之明證也子貢之稱孔子也或擬諸日月或擬諸天之不可階而升又云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此豈信有疑於夫子之聖而不敢質言之乎且智足以知聖人亦無庸設此疑詞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翼當疑將聖之將當訓大方與下文又字相對後見錢少詹文集已暢言之按論衡知實篇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爲孔子聖未就也則其說實始于漢儒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空空如也

子罕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皇侃疏空空無識也釋文鄭或作悾悾顛頎案上篇悾悾而不信包注悾悾慤也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高誘注空空慤也大戴禮王言篇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空空亦慤也皆與悾悾字通用（[illegible]）

河不出圖

鳳鳥河圖皆爲帝王盛世之應故禮以天之膏露地之醴泉山之器車與馬圖並言書與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一時而並陳原不必定伏羲時出龍馬集註如是加以世多歐公之徒不信祥異一似夫子思此不再見之物也者不知河圖實帝時亦

帝時鳳出成王周公時又出故諸史志即下至隋宋朱子衮章四書有龍馬生於九皋山下龍首馬身狀若負河圖者父老來致賀於孔廟以得與麟至同符讖謂大人出與之際不有異通者耶 閻氏四書釋地續

冕衣裳者

冕衣裳者冕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絻今從古鄉黨篇亦然大戴禮孔子曰古者絻而前旒所以蔽明也說文曰冕或作絻從糸李善曰絻古冕字今論語作冕蓋從魯論又說文弁作覍兒與冕字相似包咸以冕爲冠或覍字之誤 禮記冕弁明然弁冕云冕 惠棟九經古義

論語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又云見冕者與瞽者魯論冕皆作絻按士喪禮眾主人免於房喪服記朋友皆在他邦袒免先儒以爲免象冠廣一寸用麻布爲之絻亦作絻齊衰服之重者絻服之輕者舉其至重與至輕者而五服統之矣先言齊衰後言絻言之序也古者冕絻二字多相亂說文冕或作絻曾子衣服綞絻盡有法度荀子乘軒戴絻卑絻黼黻史記禮書郊之麻絻文選注引大戴禮絻而前旒所以蔽明也是冕之訛爲絻也論語冕衣裳者是絻之訛爲冕也包咸乃以冕爲大夫之服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非助祭於公無服冕之時且不獨大夫也天子視朝以皮弁田獵以冠弁諸侯視朝以元冠非朝覲祭祀會同不冕也夫子不助祭於公何爲見冕衣裳者乎經以冕衣裳與齊衰與瞽者並舉則冕之爲絻審矣古論又作弁弁亦大夫士之祭服非燕居之服惟周禮司服職云凡弔事弁經服注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此以弁衣裳與齊衰同言意者其弁經乎弁之與絻制雖不同其爲凶服一也 錢宮詹潛研堂集

雖少必作

論語述而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集注引或曰少當作坐案史記孔子世家云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童子字正釋經少字可證本不作坐或說非是 臧茂才經義雜記

如有所立卓爾

集案近讀連六字爲句本朱子集註云卓立貌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據何氏集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疏其夫子更有所創立則又卓然絕異以立指夫子是立字斷句卓爾又爲句 武進士經讀考異

求善賈而沽諸

求善賈而沽諸蔡邕石經沽作賈唐石經及釋文仍作沽玉篇又引作夃說文曰秦以市買多得爲夃 惠棟九經古義

求善賈而沽諸案周禮司市以賈民禁僞而除詐注賈民胥師賈師之屬知物之情僞與實詐儀禮聘禮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注賈人在官知物價者下文出授賈人注賈人將行者古人重玉凡用玉必經賈人況驚之乎昭十六年左傳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此沽玉必經賈人之證 濮文謹案段大令玉裁說文注云賈者凡買賣之稱也酒誥曰遠服賈漢石經論語曰求善賈而賈諸今論語作沽者假借字也引伸之凡賣者之所得買者之所出皆曰賈俗又別其字作價別其音入聲讀古無是也其說義矣然北朝儒讀賈價別二音周禮釋文云賈音價後沈云賈定賈與賈物賈其賈耳賈人大賈小賈賈賤賈而賈故賈見十二音嫁餘音古讀賈師賈人乍賈賤賈之商皆音古也又論語釋文出善賈二字音嫁一音古是賈字有古嫁二音讀賈爲賈入正與釋文一音合 劉典簿秋槎雜記

子欲居九夷

子欲居九夷九夷有三皇侃義疏云東有九夷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滿飾（自注引作滿飾）五鳧更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此海中之夷皇氏據爲疏邢氏引爲第一說皆非也邢疏引東夷傳云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按後漢書東夷傳夷有九種云云下云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昔堯命羲仲宅嵎夷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桀爲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武乙衰敝東夷寖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及武王滅紂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爲民此九夷在唐虞爲嵎夷在周爲淮夷邢據以疏此是也而未言其遷徙所在若徑以淮夷當也夷亦非也東漢傳論又以朝鮮當孔子所居九夷徙以朝鮮有美俗而顯與傳文自背矣非也秦策楚包九夷魏策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史記李斯傳惠王用張儀之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司馬貞索隱曰九夷即屬楚之夷也張守節正義曰惠王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夷謂並巴蜀收上郡伐義渠丹犁是也九夷本東夷九種此言者文體然也吳師道秦策注但據索隱文魏策九夷鮑注吳當爲九疑吳氏正曰此南陽堵陽同陽屬荊州者以下文連九疑許鄢言之故也大事記李斯書云惠王用張儀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九夷即屬楚之夷方孔子在陳蔡相去不遠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此與集註異愚謂此言破南陽之九夷也案此數說鮑以九夷爲九疑張守節以九夷爲四夷統名遠據益州之巴蜀并州之上郡西戎之義渠丹犁其誤皆顯然不復辨大事記據索隱以解南陽九夷確不可易本以南陽九夷爲一吳氏疑呂氏分爲二非也九夷所以在南陽者當如陸渾遷伊川之類徐廣曰荊州之南陽郡本屬韓地秦本紀正義云南陽今鄧州也在漢水之北釋名云在中國之南舊從陽號故以爲名焉 劉典簿秋槎雜記

川上

子在川上相傳即泗水發源處今之泉林寺在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下四源並發寺之左右大泉十數岔流瀠漩互相灌輸會而成溪是爲泗水茂樹深樾蔽虧曦景余嘗往遊帷有詠郭景純詩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默然超形越猶未足以況爾時矣 閻氏四書釋地續

秀

說文於秀字無釋避光武諱故闕其義釋穗字云禾成秀也蓋以穗爲秀此戴侗六書故之說較吐花曰秀之義爲長禾成穗俗謂之出穗詩實發實秀實堅實好禾出穗而後堅好也 汪武曹經補義

巽與之言三句

集註以法語巽言作對而與字之神不出惟左蘿石文云言也者所以匡救人也人之流於失者或有萬端而我之匡救之者止持一法則其勢必窮於是法語之言不得不巽以與言之而言者之心亦大非獲已矣 閻潛邱四書釋地三續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集案舊讀多從一句改此以也字斷句已矣另爲句已止也言止于斯而不可復挽語更痛惜義亦得通鳳鳥不至章吾已矣夫不曰如之何章已矣並同此解 武進士經讀考異

縕袍

玉藻纊爲繭縕爲袍鄭注云衣有著之稱纊今之新綿縕今之

纇及舊案疏云好者爲綿惡者爲絮案爾雅襺即袍也蓋有表有裏又有著之衣若今人之綿袍也但古無木棉著皆以絮爲之絮絲絲也散絲之亂者如今之絲綿是也鄭謂纊爲今之新綿縕爲今之纊及舊絮者指漢末而言古以新綿爲纊舊絮爲縕漢則以精者爲綿而粗者爲纊古今語異也疏說未明盡集注以縕爲枲蓋本漢劉熙傳束縕請火之說然以枲爲著恐其大寒不如仍從許鄭諸儒之說以爲舊絮也 李進士羣經識小

與衣狐貉者立

與衣狐貉者立陸德明云貉依字當作貈汗簡云古論語貉作貈鄉黨篇同 高誘淮南注云貈音涸 惠徵君九經古義

不忮不求 二節

此當別爲一章言子路終身常誦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二言亦猶南容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子以其所取於詩者小故語之曰不忮不求是或一道也然止於是而已則亦何足以臧哉尋省舊注絕不與上衣敝縕袍相蒙作疏者始以引詩爲美子路又以終身誦之爲聞譽自足朱子亦承其誤既重誣賢者且夫子乃既取詩辭何用不臧而後頓抑之謂何足以臧是自異其柄鑿不可通也集註本子罕篇三十章注疏本唐棣之華合於未可與權而牢曰自爲章故亦三十章唯釋文則云三十一章竊疑陸所見古本多一章者正分不忮不求以下矣 孔檢討經學卮言

可與共學 一節

論語子罕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集解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唐李習之筆解引此作孔注云孔注失其義夫學而之道者豈不能立耶權者經權之權豈輕重之權耶吾謂正文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如此則理通矣又詩蕩正義引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或欲據詩正義及筆解改今本論語案淮南子氾論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高注適之也道仁義之善道立立德立功立言淮南王漢初人與集解本正合知漢魏相傳並同今本詩正義斷章取義不必盡符本文李習之後世文人其言未足爲據 臧茂才經義雜記

唐棣之華 全章

問唐棣之華以下何氏集解合於前章其說亦有本乎曰此義見於春秋繁露第二卷竹林篇云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董生說春秋多引論語爲證如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管仲之器小哉內省不疚何憂何懼富仁不讓苟志於仁無惡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政逮於大夫四世矣皆取以證春秋之指 穀梁隱元年傳云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二十二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昭十二年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皆依論語義 蓋宣尼作春秋其微言大義多見於論語西京去古未遠猶有傳其學者今所存惟東漢諸儒之說而春秋之微言絕矣 錢宮詹潛研堂集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億案近讀以未之思也絕句釋文云一讀以夫字屬上句據此始與聖人釋詩有詠嘆淫泆之趣襄三年傳能舉善也夫釋文夫字絕句一讀以夫爲下句首又不信也夫釋文一讀以夫爲下句首三十一年傳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釋文讀者亦以夫爲下句首攷論語此文讀以夫字爲下句首者亦此例然斷夫字屬上句者爲勝

古人釋詩之詞多以夫字屬句末左傳僖二十四年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宣十二年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于怙亂者也夫成八年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襄二十四年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中庸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法言吾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異 武進士經讀考異

夫何遠之有

梅福傳贊爲仁由己再入大府清則濯纓何遠之有此組織論孟成文然亦以何遠之有爲句經行權與三國王朗語同 毛檢討四書賸言補

恂恂如也

鄉黨恂恂如也頤煊案史記孔子世家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索隱有本作逡逡隸釋祝睦後碑鄉黨逡逡朝廷便便與索隱所見本同劉脩碑其於鄉黨遜遜如也史記李將軍列傳李將軍悛悛如鄙人漢書作恂恂並字異而義同 經義叢鈔洪頤煊

君召使擯 全章

史記謂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非相國之事也當時魯之政事自是季桓子專之孔子言之而季孫不違焉耳所謂攝行相事者攝相禮之事若夾谷之會孔子相是也君召使擯亦是有賓客來重孔子知禮特使爲擯而兼相大夫當爲承擯何待於召所以特召者承擯而兼攝上擯之事也揖所與立擯事也趨進及賓退復命攝相事也趨進謂廟中相禮時非迎賓入門時入門不謂之進進者行步向前左傳所謂公孫傁趨進王孫賈趨進是也聘禮云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所謂趨進在此時謂從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於賓以相公拜也所釋之辭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是時當遽行步必趨禮不言趨省文也趨進必有辭此但記其容而略其辭雖於鄉如之容也事畢而賓退而送賓於門內命上擯送賓出門而賓不顧他時爲擯者或略於復命孔子則必復命以紓君敬於是君可以反路寢矣趨進復命皆上擯之事當季孫爲之而使孔子故曰攝也聘禮疏亦言孔子攝上擯之事章首所以特記君召使擯也 江徵君羣經補義

君召使擯 一節

君召使擯節記爲擯之禮舊說或以爲朝或以爲聘各據一邊殊爲拘執此通論擯相之事何分朝聘哉其以爲朝者蓋據周禮有交擯有旅擯諸侯來朝上國以交擯接之卿大夫來聘以旅擯接之問者曰鄭氏謂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故[illegible]釋揖所與立皆以爲擯來朝之諸侯子獨以爲擯聘客何也曰交擯傳辭旅擯亦傳辭旅之言臚也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賓與擯臚與旅古今字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韋昭曰大傳臚傳然則臚擯傳擯也聘禮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曰三讓而后傳命交

在其不傳辭故康成讀旅爲鴻臚之臚是矣而訓爲臚陳故有顧陳擯位不傳辭之說葢不然也聘禮畢復命上擯送賓出入貴賓不顧矣若諸侯來朝事君親安得有上擯復聞之傳者故 劉端臨遺書

揖所與立左右手

周禮諸侯相爲賓交擯諸侯之出相爲國客旅擯則諸侯者而擯位不傳辭也經言與左右人揖乃交擯之事則兩君相見而非聘使矣此所記其卽夾谷之會攝上相時敵記 孔檢討經學卮

入公門　兩章

自入公門以下至私覿愉愉如也一節總記聘問之事復位已上也論聘享時出入升降之節執圭已下以聘享私覿分所言之邢疏誤斷爲二遂以上一節爲趨朝之容下一節爲聘出之禮案正朝在路寢門外無所謂過位升堂之事內朝在路寢庭非日接羣臣之地雖朝公族亦不升堂參驗禮文益爲乖繆矣聘禮記曰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私覿愉愉焉入門主敬升堂主愼玉藻曰賓入不中門不履閾注云謂聘客也足與此篇所記表裏證明鄭君注聘禮記與引論語之文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則亦以爲聘問之事時知過位者過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庭之位也復其位者後聘賓之位廟門之外接西塾之位也主君先入門右卽中庭之位俟賓賓後入門左及中庭乃與主君並行故以過位爲節而色勃如足躩如事彌至容彌蹙也有揖讓之禮卽有應對之辭故曰其言似不足者過位一條在入門之下升堂之上亦其次也攝齊與摳衣不同攝者收斂之言整飾之義弟子職曰攝衣共盥又曰攝衽盥漱義與此同兩手摳衣自是卽席之容非上階之法也聘享每訖卽出廟門以俟命出字爲下文之目復其位所謂出也 劉端臨遺書

入公門　全章

汪武曹文講首節云嘗考魯有三門曰路門曰雉門而其最外者曰庫門其制擬於天子之臯門者是也凡庫門與雉門路門皆可曰公門而此誌夫子入朝之始則所謂公門者葢庫門也夫此節也不惟遠乎治朝之堂抑且未及外朝之位講三節四節云曰此君之外朝也云云過此則爲雉門畧而不書何也與入庫門同也入乎雉門而君治朝之堂在焉葢魯有三門亦有三朝外朝在庫門之內治朝在雉門之內燕朝在路門之內而治朝者乃日所常朝之地也其堂之高亢七尺故其階爲七等諸有位于朝者其位列於中庭之左右而有北面東面西面之別焉夏官司士所爲正其位者也夫子於此兩手摳衣歷階以升密邇至尊在斯時也復其視過位之時其森嚴固已有間而況較之入門之始乎講五節旣畢總收云至若所謂燕朝者葢君退自治朝則聽政於斯而羣臣不從入焉其在公族則常朝于斯而異姓者不與焉故其事不復書也葢茲之所書者人臣常朝之儀故於治朝之事書之獨詳而必先之以過位又先之以入門以其爲常朝所必歷之地而連類以及之所以見其處之各有其節而不敢苟也其自記云古者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以魯制言之庫門之內爲外朝雉門之內爲治朝路門之內爲燕朝治朝與燕朝皆可謂之內朝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謂燕朝也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謂治朝也然以治朝對燕朝言之則亦曰外朝文王世子外朝以官是也庫門內之外朝載於周禮三公孤卿以下設位於庭中所謂面三槐而左右九棘者也然非君所常御之朝故曰君之虛位惟國有非常之事然後御於此致萬民而詢謀之焉而所謂燕朝者玉藻則云君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路寢卽燕朝也以此見羣臣不從君入也周禮王眡燕朝則大僕正位掌擯相註云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疏云君燕羣臣則在寢燕亦有朝但因燕而朝燕禮已有成文故鄭必以王圖宗人嘉事爲燕朝以此合之公族朝于內朝之文益知異姓之臣不得常在燕朝也葢羣臣日所常朝之地乃在治朝此章記夫子在朝之容則所謂攝齊升堂者當必在此存疑誤以過位爲治朝而以升堂爲路寢之內朝集註位君之虛位若以此爲治朝則羣臣方日朝於此何緣人君乃有虛位何緣不行朝禮而反過之況朱子語類引周禮所謂外朝不引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且言三公九卿以下有三槐九棘云云此非最外之外朝而何旣知此爲最外之外朝庭有三槐九棘者則過此所升之堂雖先儒無明文可以知爲治朝無疑也存疑惟誤以文王世子所謂外朝卽周禮外朝而以治朝當之故遂以堂爲路寢之內朝而不知其非耳余按成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此足見韓厥卿也得從景公入至燕朝以兼大僕故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也諸侯無臯應二門其庫門卽郭門也路門以內卽路寢雉門居其中縣象魏於此奇服怪民不得入此云入公門謂雉門也 李進士羣經識小

門有兩扉在西者爲左扉二扉之間有闑不啟惟大賓至乃啟其餘君臣出入皆由右扉之中有闑其兩旁皆有棖君由門中行臣則偏於門之西傍中闑而行也 同上

門屏之間謂之宁君日視朝處也視朝不過俄頃過此則爲虛位堂路寢堂也君視朝後退適路寢聽政大夫有事入告則由路門入過位升堂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正謂此也出者入告畢而趨出路門也復其位復過君之虛位也若泥定其宁以爲己之位又何必踧踖乎 同上

入公門章　玆之所書者人臣常朝之儀

按鄭康成注過位云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 正義見曲禮 本此注意推之知入公門以下並承上君召使擯來聘禮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鄭注云內賓位也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進相君按此注知入門右正指擯者論語入公門卽禮大門也聘禮又云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鄭注云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並而鴈行旣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上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介與擯者鴈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按論語立不中門指此公迎賓不出大門則入公門時無尊者之迹無庸立不中門也知此門在大門以內聘禮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接立西塾几筵旣設擯者出請命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鄭注云入門將右揖將曲揖旣曲北面又揖當碑揖按此皆君揖之位也當公入立中庭賓立西塾

君揖位尙虛而擯者出入其閒卽論語過位之時又有請命雖玉之事擯者乃有言故論語於此云其言似不足者聘禮又云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鄭注云向公所立處退者以公宜親受賓命不用擯相也按此知聘禮擯者不升至堂上論語攝齊升堂謂堂階春秋時列國多事朝聘會盟不無意外之語孔子世家夾谷之會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則聘禮亦容或有此故記此一節文言攝齊正言堂階之事而不更言堂上之容知擯未升堂也下云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當讀沒階絕句蓋擯者升堂則不盡一等茲則又降一等由是而降至階下也聘禮又云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鄭注云進阼階西釋辭於賓相公拜也按此卽論語趨進一事以上皆相公隨公而入至此擯者單進故有趨進陸德明論語音義本無進字云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按聘禮記鄭注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亦有進字康成所見本已如此知非衍歟陸氏疑沒階不當又趨進故以爲誤其實非也與論語上文記趨進翼如也同事惟擯者有此一節也聘禮又云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擯者退負東塾而立鄭注云反其等位無事按此卽論語復其位一節也則入公門以下至此並記擯者之事上文旣述君召使擯一段此又述者弟子各述所聞遂類敘之以廣異說也惟聘禮于擯者不記升堂一事蓋儀禮言禮之常論語參言其變也後之說論語者謂記孔子常朝之事或又據聘禮記云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以論語入公門之文亦是爲賓出聘事按賓升堂時方執玉手不能下摳衣知攝齊升堂止是擯者又趨進一事亦賓所無以爲記聘亦不得實鄭注聘禮記有孔子之升堂云云亦引爲旁證非竟以論語爲孔子爲賓之事 宋翔鳳四書釋地辨證

鞠躬如也 原懸鞠窮如也

儀禮聘禮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注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釋文鞠窮劉音弓本亦作躬又羣經音辨卷三鞠窮容謹也音弓鄭康成說禮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今本作躬據此知儀禮注本作鞠窮躬蓋古聲借字故釋文作窮音辨本之賈疏作躬陸云本亦作躬恐皆依今論語所改 臧茂才經義雜記

論語鞠躬如也鄉黨篇凡三見舊皆以曲斂其身解之夫信爲曲身何必言如以爲非曲身而有似乎曲身此亦形容辭當案廣雅鞠躬謹敬也曹憲鞠音邱六反躬音邱弓反儀禮聘禮記康成注引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曹氏之音正與鄭注相合是鞠躬當讀爲鞠窮乃形容畏謹之狀故可言如不當因躬字而卽訓爲身今鞠躬二字廣雅皆謂寫世人以其不常見也遂無有正之者賴有曹氏之音猶可攷其本字卽儀禮注今亦多作鞠躬亦賴有陸氏釋文張淳辨誤尙皆作鞠窮陸止載劉氏音弓則非劉氏皆讀如窮本字可知矣張云爾雅云鞠究窮也鞠窮蓋複語非若蹴踖之謂乎余未見張說頗亦有此意鞠窮蹴踖皆雙聲正相類說文唯窮字訓曲脊不云鞠躬亦不引論語若鞠字實義蹋鞠也推窮也養也告也盈也並未有曲也一訓至史記魯世家鞠躬如畏然徐廣音爲窮窮字少異而義未嘗不相近也論語此三句之下一則曰如不容一則曰氣似不息一則曰如不勝使上文是曲身亦不用如此費詞複解或云攝齊升堂鞠躬豈非曲身乎余曰言攝齊則曲身自見正不必復贅言曲身且曲身乃實事而云曲身則更無此文法同母爲蹴踖精母是雙聲鞠見母窮羣母見羣雙聲窮依劉氏音弓見母鞠窮曹音邱六邱弓二反同溪母是雙聲而與鄭注相合則非也錢馥識 盧學士龍城札記

論語鞠躬之躬字與窮同儀禮聘禮鄭注引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可證蓋鞠窮與蹴踖一例若作曲身解則當云躬鞠如也方與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句法合矣丁小山語予云子士記容不容只論門之廣狹不論高卑則入公門之鞠躬非曲身也且曲身則升堂轉易傾跌執圭亦不能平衡孔注斂身自專釋如不容三字非釋鞠躬其說最精核足補皇邢兩疏之遺廣雅釋訓鞠躬謹敬也鞠躬卽論語之鞠躬史記魯世家鞠躬如畏然徐廣音窮窮 孫侍御讀書脞錄

論語鄉黨入公門鞠躬如也孔安國曰斂身邢昺正義曰鞠曲斂也躬身也此不知鞠躬爲鞠窮故以躬爲身又執圭鞠躬如也包咸曰鞠躬者敬愼之至此知鞠躬爲鞠窮之假借故云敬愼之至識出孔注之上邢氏不能疏其意誰謂西京孔子國學術出包子良下乎舉此足徵論語孔注之僞 臧明經拜經日記

鞠躬孔云斂身也三蒼云敬畏貌廣雅云敬謹也訓作曲身非是 崔茂才吾亦廬稿

鞠躬如也孔云斂身也濤案儀禮聘禮注引執圭節作鞠窮如也則此鞠躬亦當讀爲鞠窮鞠窮雙聲字蓋謂敬畏之狀一作躬躬史記魯周公世家躬躬如畏然集解引徐廣曰躬躬敬貌貌見三蒼音窮窮一作躬躬廣雅釋訓躬躬謹敬也史記韓長孺列傳贊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漢書馮奉世傳鞠躬履方三國志諸葛亮傳注鞠躬盡瘁皆當讀爲鞠窮賈昌朝羣經音辨鞠窮容謹也音弓則宋人猶知其說蓋鄉黨篇言如者皆擬議形容之辭若作斂身解卽不得言如包注執圭節曰鞠躬者敬愼之至是亦知鞠躬爲鞠窮之假借孔頴谷侍御志云蓋鞠窮與蹴踖一例若作曲身解則當云躬鞠如也方與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句法合矣 沈濤孔注辨僞

立不中門

曲禮云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注云臣統於君也則君臣出入皆由闑東東是主之位賓客則由闑西此闑右惟據向內言之若向外則由闑左 江愼修羣經補義

謂當棖闑之間

陳介眉曰門兩扉扉兩旁各有木謂之棖當兩扉之合處又樹一木以當扉常設而不動謂之闑因有闑則凡出入不能當兩扉之中只就一扉內取中是在棖闑之間矣君出入則就棖闑之間取中而行臣不敢當中只靠邊行立示如之也明確之至又曰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闑右者自外而言門之東扉也出入皆由此卻非蓋天下東西有定而左右無定當其自外而視內也闑向北則門之東扉爲闑右不待言及自內而視外也闑向南則闑右不又在門之西扉乎安得謂出入皆由一處合之屬吏謁上官由東角門入謁旣畢輒從西角門出猶以意也朱子言古人常闔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也尤非蓋玉藻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聽朔此在國之陽之明堂豈屬平常朝門若朝門未有不洞啟兩扉者觀鄰國來聘卿大夫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可證余因悟來聘者所謂闑西乃本國大夫士所出之闑右所謂闑東乃本國大夫士所入之闑右哉至賓入不中門不履閾與本國臣子全無異此又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云爾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過位　兩節

人君每日視朝注治朝惟與羣臣揖見而已議論政事皆在之寢之朝故視朝退適路寢則治朝之位虛如君不視內朝則羣臣各就官府治事無過位之事玉藻所謂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者也如有政事當議而視內朝則羣臣皆入路門而朝於內朝於是有過位升堂之事玉藻所記君聽政於路寢不視內朝者也鄉黨所記先視治朝後視內朝者也視治朝何以不言其儀上章君在踧踖如已言之故不復言也諸侯三朝外朝在庫門之外非有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及聽斷疑獄之事則不御每日與羣臣相見者庫門內路門外之治朝也此一朝皆平廷無堂惟路寢之朝乃有堂有階羣臣之位在堂下有事當言於君或受命於君則升堂無事亦不升堂也既進言既受命則降階而復其堂下之位羣臣皆退然後出路門有謂內朝惟同姓者得入異姓者不得入此謬說也燕羣臣時不辨同異姓凡與君問對及侍食於君皆在內朝之堂非治朝也治朝所以無堂階者君出入必登車下車於路寢之庭若治朝有九等七等之階車馬如何能升降覲聘禮使者受命於朝無升階降階之事 江氏貢羣經補義

天子外屏在應門之外諸侯內屏在雉門之內而路門內無屏宁在門屏之間謂治朝在路門之外屏之內也 同上

過位　一節

包咸注鄉黨篇過位曰過君之虛位也釋者以為門屏之間顧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見爾雅釋宮不當混宁為位或又釋為外朝之君位而堂為治朝之堂然古者朝無屋治朝亦宜然安得有堂案曲禮君子式黃髮下卿位鄭注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孔疏云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色勃如也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此所引乃鄭氏論語注然則鄭釋位為卿位矣左氏成六年傳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廷此寢廷為路寢之廷則孔子所登為路寢之堂或曰禮文王世子篇云公族朝於內朝孔子非公族何以非燕非射入內朝曰周禮太僕掌內朝及諸侯之復逆其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鄭司農云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奏諸侯之燕朝當亦然孔子殆因復逆而燕見爾故士相見禮疏引鄉黨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廷圖事於堂此當是注且孔安國注復其位云來時所過位也益足證位為鄉位矣 經義叢鈔

趙　坦

鄉黨入公門節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集解引包注云過君之空位復其位踧踖如也引孔注云來時所過位包氏孔氏之說不同而邢疏則合而一之云過位過君之空位也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君雖不在此位人臣過之宜敬復其踧踖如也者復至其來時所過之位則又踧踖恭敬也此解二位字皆謂路門外治朝君日視朝宁立之位也或有據爾雅釋宮文難之曰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郭注羣臣之側位也門屏之間謂之宁郭注云人君視朝所宁立處宁位異名位不得訓為宁宁不得名之位此過位當為孔子過羣臣之側位復其位為反己所立之側位皆謂中庭左右之位也且鄉黨三言其並指孔子之身而言曰其在宗廟朝廷曰其言似不足者曰復其位其義施同也為邢氏之言者曰此解洵有爾雅不知有周禮周禮太僕掌正王之服位鄭注云服王舉動所著也位立處也王立處謂之位則知位之名不僅屬中庭左右也難邢氏之言者曰君之立處名宁臣之立處名位散文相通故君立處亦通曰位論語散文知為臣之側位者以下復其位而孔注以為即所過位也君之空位非與要矣為邢氏之言者曰司士職太僕前鄭注云前正王視朝之位太僕職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鄭注云前正位而退道王王既立退居路門左待朝畢賈疏云王退入路寢聽事時亦前正王位卻位立也此皆謂人君宁立處為位君退入路寢則宁立之位空而太僕猶必前正其位者即空位不敢忽之義故孔子過君之空位必敬以此也難邢氏之言者曰此言誤矣鄭注前正王之位明曰道王蓋在王前引導王就所立之位也入亦如之疏明云卻位立也蓋王將退太僕復至王前導王卻位而入非王退之後正王之空位此不足為包氏之證也為邢氏之言者曰謂君位為其位者周禮亦有之小司寇之職云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此為外朝之致王南鄉者即王所立之位也總目之曰其位則君位不嫌稱曰其位也難邢氏之言者曰其之為詞有所指而無定之詞也下言王言三公言州長百姓言羣臣羣吏則上言其位即指王及羣吏而言既其位鄭注云其先祖也以上言繼志述事故知其指先祖推之君子思不出其位則其指君子不在其位則其指位之所屬鄉黨復稱其位復是孔子復則其位必指孔子之位若其指君則孔子復君之位是何言語若謂孔子復其所過之位則其仍指孔子而經文僅一位字何得增成為所過之位乎包自以過位指君孔自以過位與復其位指臣二說本不相通合之爾雅中庭左右之訓孔義為長何晏並列包孔二注所以有異說邢氏不能明兩家之旨扭而和之強復其位為復其所過之君位失孔義亦失包義也 經義叢鈔洪震煊

鄉黨入公門一章俗儒不明朝制以升堂為升治朝之堂過位為過外朝之位固失之矣然諸侯有三朝亦有三門門之內必有朝燕朝在路門之內治朝在雉門之內則外朝亦當在庫門之內或謂外朝在庫門之外恐未必然舊說天子五門諸侯三門或謂天子諸侯皆三門姑弗深究鄭注朝士云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此為天子言之也天子庫門之外有皐門外朝在庫門之外仍在皐門之內若諸侯無皐門祗有庫門則外朝安得在庫門外乎明乎外朝在庫門之內則所謂過位者總在入門之後未必不兼外朝言之矣又曲禮云下卿位注云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疏云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色勃如也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如鄭此解過位在燕朝燕服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疏云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者此是擬君揖位下經君始爾之就臣位士賤不待君揖入門即就是位是卿大夫皆有擬揖之位卿位雖君猶下之況人臣乎敬卿大夫之位正所以敬君也然則燕朝亦有君位知非過君位義燕朝君位在阼階上必待升堂之後乃始過位也此解雖與包異亦可並存蓋在外朝治朝則敬君位在燕朝則敬卿大夫之位必兼言之其義始備又案鄉黨此章先儒皆以為記每日當朝之儀然與下執圭相連則此章安知非主聘而言今以聘禮記考之其言宮入門皇升堂讓即此章之入門升堂也執圭入門鞠躬焉即此

章之鞠躬如也言入門則自皐門至廟門皆該之矣下階發氣怡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即此章之沒階趨進翼如也出則舒雁即此章之出降一等逞顏色也彼此推校無不相應故鄭氏於下階一節即引此章以爲注而玉藻言賓入不中門不履閾謂來聘之卿大夫與此章之立不中門行不履閾又複相同過位一節於聘無明文按聘禮云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鄭康成曰次在大門外之西出次入門必過外朝有朝斯有位非所謂過位乎所可疑者賓之升堂必執圭兩手奉玉不復攝衣而鄉黨言攝齊升堂事有未協考享禮則奉束帛加璧聘于夫人則用璋用琮私覿則奉束錦均不嘗攝齊此攝齊升堂者其專指禮賓時乎然先儒未有此說因解過位而詳釋之聊質所疑云爾 經義叢鈔徐養原

過位者聘禮賓入廟門公揖賓於中庭之位也鄉黨此章乃聘禮非朝禮細繹鄭君論語箋注及儀禮注自見鄭注立不中門行不履閾節云立行不當棖闑之中央按玉藻云賓入不中門不履閾鄭此注即據玉藻爲說也聘禮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注亦引玉藻云此賓爲聘卿大夫也尤其明證考聘禮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古之制官必南鄉廟在寢東皆有堂有門其外曰大門即天子諸侯之庫門其北直路寢凡聘賓既入外門其向廟皆曲而東行凡歷閤門三又曲而北及太祖之廟門賈疏言之極詳據鄭聘禮註所引玉藻知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二節乃聘賓入大門以至廟門之禮也鄭注過位云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按爾雅云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是位者據中庭左右言之考之聘禮賓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注入內者事也既則立于中庭以俟賓聘禮又云賓立接西塾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注公事自闑西聘禮又云三揖至于階注云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此即論語注所云北面君揖之位也中庭據鄭鄉禮注及賈疏所釋則中庭南北之中也三分庭一在北設碑是聘禮所云公揖入立于中庭者其位在碑南當庭之中行聘時公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即鄭注過位所云入門右者據君言之賓入門左北面西上既曲則賓主俱北面揖當碑又揖揖時賓在左君位在中庭之右（即前時立于中庭之位）由是三讓升階則過君所立之位故云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是過位者過主君中庭也北而揖賓之位也聘禮君行一臣行二賓主三揖時君位在左而居前賓在左而稍退居後故揖之後必過君揖之位也又攝齊升堂二節鄭注已亡而聘禮記不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注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全引論語爲說凡鄭聘禮注所引鄉黨如賓不顧引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也爲說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引執圭鞠躬如也一節爲說及享發氣焉盈容引孔子之于享禮有容色爲說者據經解經云同洪引是攝齊升堂二節鄭君固明以爲聘禮矣故約鄭禮注論語注觀之則此章爲聘禮而過位之位謂主君中庭右揖賓之位況考之爾雅則是中庭之左右謂之位與門屏之間謂之宁截然兩地自包咸誤以此章爲朝禮訓位爲君之虛位後儒仍其誤遂云門屏之間人君佇立之處混位宁爲一甚乖雅訓今惟一以康成之言爲斷 經義叢鈔胡縉

過位升堂解

論語鄉黨篇記入公門說復其位踧踖如也文次君召使擯章之後執圭章之前此謂將聘圖事之禮也公門據已國過位謂路門內臣之朝位升堂謂與君圖事於堂也何以明之曲禮自下卿位鄭氏注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孔氏正義曰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色勃如也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壽祺謹案正義引注者鄭氏論語注文尒疋釋宮曰門屏之間謂之宁中庭之左右謂之位說文弟八人部位解曰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從人立鄭箴古訓釋過位之位爲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至精不可易也所以知在路門內者燕禮大射儀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公降立阼階東南南鄉揖卿大夫卿西面北上大夫皆少進賈氏燕禮疏曰卿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此是擬君揖位君爾之始就庭位是路門內有此面位也觀於禮下卿位知君出入過之猶敬而況臣乎所以知此經過位升堂爲圖事時者聘禮君與卿圖事鄭注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疏以爲在路門外正朝江處士永鄉黨圖考以爲下經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注云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則圖事命使當在路寢之朝後夕幣乃在路門外正朝士相見禮凡燕見於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鄭注君南面則臣見正北面君或時不然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疑君所處邪嚮之此謂特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也士相見禮又曰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鄭注升見升堂見於君也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賈疏曰亦謂及燕及圖事之法疏又曰知有圖事者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聘禮亦云君與卿圖事之時有此面位無常法也案疏所稱聘禮云者約鄭聘禮注文稱鄉黨云者約鄭論語鄉黨注文是鄭以圖事解鄉黨與聘禮命也圖事之法面位無常故有過位之事過位則圖事於庭也謂事故曰其言似不足升堂則圖事於堂也聘禮又曰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鄭注反位也此論語復其位之事士相見禮疏曰此庶人見君不趨翔論語是孔子行事而云趨進翼如也彼謂孔子與君圖事於堂圖事訖降堂向時揖處至君前橫過向門特加肅敬此賈氏本鄭義說論語出降階趨進之事也然則過位升堂審爲將聘圖事故下章承之遂言行聘執圭之儀服虔左氏傳解誼所謂孔氏聘辭即此類矣或見聘禮記注引孔子之升堂至沒階趨進翼如也上下又引孔子之亦執圭孔子於享禮爲證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其文亦與鄉黨合臣以論語入公門說復其位爲即行聘時事然公門之名非所施於它國聘禮賓入自大門而廟門非路門且入門左非門右今徑入每門每曲揖則無專位惟私覿入門右於此章見則乖其序矣執圭升西楹西則未暇攝齊義皆不與鄉黨相應聘禮注錯引此經乃舉事以見例不得溷而一之尋省守鄭論語本注爲宗可也 陳壽祺左海經辨

攝齊升堂

攝齊升堂孔安國曰攝齊者摳衣也壽祺案孔注非也曲禮曰兩手摳衣去齊尺謂即席也即席必摳衣者以將就坐正義云恐衣長轉足躡履之是也於升堂未有言摳衣者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至有傾跌失容之虞不必摳衣也摳謂之攝攝謂之揭……事父母不涉

不振[illegible]至於君子暑毋褻裘避不敬也擷奈何升堂見君[illegible]以[illegible]衣裳敬乎此可知其不然也攝斂也整也舉足登階齊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爲難士冠禮攝酒注云攝猶整也襄十四年傳書於伐秦攝也注云能自攝整既醉朋友攸攝正義云攝者收斂之言史記酈生陸賈列傳沛公輟洗起攝衣正義云斂著也其他傳記言攝衣攝袵者非一未有爲摳衣者戰國策曰攝袵抱几既抱几能復摳衣乎弟子職曰攝衣共盥既兩手奉盥器不容又有兩手摳衣管晏列傳晏子懽然攝衣冠若攝爲摳者何乃并及冠乎略舉數事亦足以見之矣惠嘗謂孔注出魏人依託不足信若此條決非漢下生語也[illegible]書

沒階趨進

紹蘭沒階趨進翼如也釋文作沒階趨云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集註引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案史記孔子世家作沒階趨進儀禮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帷薄之外不趨正義引論語儀禮士相見禮疏引論語竝有進字鏞堂謹案皇疏本亦作沒階趨進然則自兩漢以至唐初皆作沒階趨進趨進者趨前之謂也進字不作入字解舊有此字非誤乃陸本無之俗刻論語竟刪去非是臧茂才經義雜記

復其位

子國曰來時所過位尋復字之義此爲是也顧上文過位若是君之空位則與其字之義未協鄭君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當從之曲禮曰下卿位爾雅曰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此君視燕朝卿大夫所立之位故稱其位矣孔檢討經學卮言

執圭

人臣所執之圭謂之瑑圭其度用偶數大國之臣八寸次國六寸若桓圭九寸信圭躬圭七寸謂之命圭臣不得而執也江歲貢羣經補義

周禮典瑞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注云璋以聘后夫人疏云此遣臣行聘問之所執者若本君親自朝所執者桓圭以下也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蒲穀之文直瑑之而已案此所執乃圭卽瑑圭也瑑圭亦須自典瑞不得以桓信等當之且聘禮以還圭璋爲重禮若是封國之圭何得不還而乃以還爲重禮乎朱子集註雖沿包咸之誤然晚年修儀禮經傳通解引典瑞王人文入聘禮篇則圭固有繅矣何不遂改集注耶李進士羣經識小

執圭出聘

孔子仕魯時君大夫無朝聘往來之事而鄉黨有使擯執圭兩章何也凡卿有事出境及他國之卿來則書於春秋大夫則不書晏子嘗聘魯而春秋不書晏子未爲卿也孔子爲司寇亦是大夫故出聘亦不書使擯章之賓非君來當亦是大夫其傳辭君用交擯臣用旅擯而言左右手則夫子爲承擯兼傳出入之命是用交擯矣大夫聘爲小聘不享而執圭章有享則似大聘矣蓋春秋時事大國尙侈靡不能如禮制也晁氏謂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者其說不然江歲貢羣經補義

享禮

禮與享爲二事禮者謂主人以醴禮賓時也聘儀既聘乃享既享乃禮既禮乃私覿孔檢討經學卮言

享禮用圭璧

聘君用圭聘夫人用璋享君用璧享夫人用琮禮有明文若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此公侯享于天子之禮舊註誤而集註言享用圭璧亦承其誤江歲貢羣經補義

君子不以紺緅飾

問君子不以紺緅飾孔安國云一入曰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不以爲飾衣邢昺以緅爲淺絳色據周禮五入爲緅則緅非淺絳且練衣不以緅飾緣何故曰孔氏經文當是縓字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卽孔所云一入也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卽孔所云三年練以飾衣者也然則孔本經注皆當作縓不作緅矣攷工記鍾氏三入爲纁五入爲緅注謂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先鄭司農以論語君子不以紺緅飾證五入爲緅之文則先鄭所受論語本作緅與孔本異也士冠禮爵弁服注爵弁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許氏說文無緅字而有纔字云帛雀頭色一曰微黑色如紺纔淺也古人纔與才通才亦讀爲哉與爵聲近則纔緅爵三者同物徐鉉校說文附入緅字不知纔卽緅也緅爲纔之俗體字詞賦家往往用之賈公彥云三入之纁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紺更以此紺入黑則爲緅紺緅相類之物故連文云君子不以紺緅飾也今文論語作纔古文作緅微黑爲緅淺絳爲縓不能混而一之明矣自何平叔集解采孔氏說而經文仍從緅字又改注文之縓亦爲緅而二文相亂邢氏知孔讀緅爲縓又云一入曰緅求知出何書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紺緅

紺爲齊服緅爲練服古本註然未確也紺緅皆赤黑之閒色緅又黑於紺君子不以爲飾者謂非其正色也飾必用正色不止領緣衣裳之邊皆有緣深衣篇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曲禮云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孔子少孤而母存時宜純以青母沒則惟純以素若紺緅不以飾僭之紅紫不以爲褻服也以紺爲齊服誤以紺爲元以緅爲練服誤以緅爲縓也江歲貢羣經補義

紺緅紅紫解

論語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爲領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皇邢兩疏皆不能辨朱子集注因之婺源江氏愼修始正其失云齊時服元冠元端而孔云齊服是誤以紺爲元矣練衣本以一染之縓爲緣而孔云練服是誤以緅爲縓矣紺緅皆赤黑之閒色不以者謂其非正色也自是說論語者多從江氏然察之則殊不然考工記五入爲緅爾疋一染謂之縓檀弓練練衣黃裏縓緣孔豈不讀考工記檀弓爾疋而誤以縓爲緅乎邢昺疏亦疑孔云一入曰緅未知出何書云三年練以緅飾衣以讀緅爲縓殊不知孔氏本經必作縓不作緅故有是言孔所傳論語乃古文後來傳寫經注皆誤縓爲緅而非孔誤也江氏謂紺緅皆赤黑之閒色亦不確古者衣正色裳閒色故士黃裳雜裳雜裳可也閒色非不可用士冠禮爵弁鄭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考工記鍾氏鄭注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周禮巾車注雀黑多赤少褻服者按周禮地官序官掌染草注云染艸藍蒨象斗之屬其下掌柴草注云染草茅蒐橐蘆豕首紫茢之屬疏云藍以染青蒨以染赤象斗染黑大司徒十會之法山林其植物宜阜物先鄭以爲阜物

柞栗之屬說文栩其實皁一曰樣爾疋釋木栩杼樣其實梂陸璣毛詩疏云徐州人謂櫟為杼或謂之為栩其子為皁或言皁斗其殼為汁可以染皁此木染之證也爾疋釋草葝鼠尾郭注可以染皁蒤虎杖郭注可以染赤茹藘茅蒐郭注今之蒨也可以染絳藐茈草郭注可以染紫一名茈莀說文藍染青草也此草染之證也考工記鍾氏掌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周禮天官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元秋染夏鄭注云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元則史傳闕矣染夏者染五色是鄭意以染絲帛如染羽法用朱湛丹秫不用草木蓋草木染者可施之他物祭服等則當以丹秫染也禮記玉藻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左氏哀十七年傳衛渾良夫衣紫衣狐裘太子數之以三罪而殺之杜注紫衣狐裘人君之服可見春秋時人君正服多用紫孔子惡紫之奪朱以此紺緅紫頳祭服之元之色則緅即爵弁之色何謂閒而非正緅爵相近說文無緅有纔云帛爵頭色一曰微赤色如紺纔淺也讀若讒從糸毚聲然則纔亦緅字也說文無緅孔本論語乃古文亦不當有緅字其本經必作纔無疑矣溧陽周柄中據禮記深衣篇具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謂紺緅非績又非青素於盡飾無飾之義兩無所取故不用此說是也尔疋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一作竀見考工記注引先鄭三染謂之纁考工記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其義相同考工記無四入六入之文鄭君約之以朱為四入元為六入見士冠禮注賈公彥二禮疏並云以纁入黑則為紺以紺入黑則為緅鄭君注云纁再染以黑則為緅緅復再染以黑乃成緇元謂此同色耳凡元色者在緅緇之閒其六入者與蓋鄭君據禮推而知之也皇侃論語義疏引鄭君論語注云緅紺紫元之類也元纁所以為祭服等其類也紺緅木染不可為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為褻服而已飾謂純緣也是鄭不以紺緅為閒色其言元纁為祭服紺緅紅紫等其類與孔氏齊服說合可證孔說不誤惟經文緅作纔為異耳鄭君以紺緅木染紅紫草染不可為衣飾與紅類祭服之纁然紺緅色淺紅紫色姦故不用為飾及褻服此鄭義也陳壽祺左海經辨

當暑袗絺綌

當暑袗絺綌案士冠禮兄弟畢袗元注袗同也元者元衣元裳古文袗為均士昏禮女從者畢袗元注袗同也上下皆元也案此則袗絺綌衣裳同絺綌也禮稱袗絺綌二曲禮袗絺綌不入公門以上龜筴等例之當指臣言臣朝服入朝雖暑不着絺綌玉藻袗絺綌不入公門觀上非列采文義與喪大記同謂斂衣也喪大記稱斂衣曰袍必有表不禪下云絺綌紵不入正謂三者皆禪絺綌無有不禪不必以袗為禪又或以袗為元則冠昏皆為畢元元矣成何文理表者對裏之言謂絺綌之服必有襲衣使絺綌表出當指深衣深衣裳不殊亦得言均若元端以上禮服又不得用絺綌劉履恂秋槎雜記

裼裘

古人行禮有裼襲之儀袒而有衣曰裼謂袒去上服之左袖露其裼衣之左袖裼衣必象裘色不袒則謂之襲江慎修羣經補義虞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傷其皮則毛將安傅以此推之知古人服裘毛向外也向外則褻故裘外必有裼衣同上

必有寢衣　二句

問寢衣之制何若曰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孔鄭解論語並以為臥被被以掩身故取其長朱子集註以為齊時所著非臥被其說出於僧氏然於古無據長一身有半之衣亦不便於著錢宮詹潛研堂集

狐貉之厚以居

狐性好疑貉性好睡皆穴獸也毛深厚溫滑皆可為裘說者必以一之日于貉謂自為裘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以其尊者孔穎達遂有禮無貉裘之文惟孔子賤故服以居不知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此豈賤者之服非禮之製而聖人盛言之耶讀書不深說多泥獨狐貉之厚以居滿毀元解若作裘與上狐裘複作燕居又與褻裘複[illegible]居即居吾語女之居詩秦風文茵暢轂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天子亦取此二獸皮為坐褥以其溫厚可適體耳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非帷裳必殺之

孔氏玉藻疏謂深衣裳六幅交解為十二幅此誤也玉藻云衽當旁是當裳之兩旁者名為衽故鄭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明非衽則不交裂是用布六幅以四幅正裁為八幅當裳之前後以二幅斜裁為四幅寬頭向下狹頭向上謂之衽當裳之前後兩旁左邊縫之以合前後右邊則別有鉤邊一幅以掩裳際也若帷裳之衽屬於衣垂而放之者也非帷裳非殺之但當時深衣裳有用辟積不用斜裁者夫子必用斜裁為衽不用辟積也江慎修羣經補義

帷裳

禮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為小故旁為襞積即今衣褶也縫在褶中正深衣之類則斜裁之三分之一在上三分之二在下則腰半而齊倍所謂省所當省也李進士惇羣經識小

吉月必朝服而朝

子國云朝服皮弁服按諸侯之國所稱朝服者皆冠弁服也此注乃据玉藻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謂吉月之朝服必當皮弁耳然觀儀禮禮記皮弁與朝服截然異名不相假借[illegible]況皮弁為天子之朝服稱名之際尤所宜謹廣森謂此朝服仍是委貌緇衣非皮弁素積也蓋魯既不告朔于大廟而朝朔與常朝無異君既不服皮弁聖人雖欲存禮豈能獨異亦獨致之意也雖然自季康子以來朝服以縞矣夫子之必朝服必十五升緇布衣也又拜下之意也他日先聖有言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言魯人月朔亦朝服者之非也[illegible]又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言國未能復古視朔之道則已亦不敢充其服故相隨而冠弁也[illegible]推記文以解此經乃知必朝服之語記者具有深意[illegible]孔檢討經學卮言

吉月必朝服而朝說者以為孔子事非也鄉黨記禮之書也吉月必朝服而朝禮也孔子述之而七十子之徒記之也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聽朔亦謂之視朔視朔亦謂之聽朝雖有在朝在廟之異其為君臣相見聽治國政則同既視朔則疑於不復視朝也故曰吉月必朝服而朝朔不以一廢一也朝正者一年之禮也視朔者一月之禮也視朝者一日之禮也不以月廢日不以大禮廢小禮也玉藻記孔子之言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是其義也曰卒朔然後朝不已晏乎曰周以夜半為朔其時早矣卒朔而朝無妨也其

日朝服而朝何也日告朔朝於廟春秋書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是也但言朝則未知朝於廟與朝於內朝與故以其服別之也朝服對皮弁而言之也 劉端臨遺書

齊必變食

彬膳王齋日三舉注殺牲盛饌日舉則變食設盛饌特不食葷耳非食澹茹素也 宋武曹經傳攷證

食不厭精

鑿通作糳說文云糲米一斛舂米九斗釋名云糲米一斛舂米八斗精米也則精鑿皆有定名然此處與細字對文即作活字亦可包精鑿也 李進士羣經識小

膾不厭細

少儀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注云聶之爲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其制與今之肉絲相似蓋烹飪既與凡肉皆從火化惟膾則用生肉切蔥若薤實之醯以柔之必切之極細乃易熟若粗則不能急熟故害人也案不厭二字祗作以是爲善解便足不必又周旋必欲如是一層也 李進士羣經識小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

彬謂而與若同猶與也饐餲魚肉皆對舉之詞 宋武曹經傳攷證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聖人於飲食非有揀擇如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亦須得聖人氣象非若過責庖人過求備物使人難供匕箸者比也食肉惟取其方正者則不正之割自不來前矣醬有烹調時之醬有配食之醬此謂配食之醬如醢醓之類不得其醬如當用醢而設醓當用醓而設醢或醯醢皆不設此家人進食者之小過夫子偶一不食微示其意後自知設醬得宜矣凡此皆未嘗形於言怒於色庶幾不失聖人氣象 江慎修羣經補義

不使勝食氣

不使勝食氣說文曰既小食也從皀旡聲論語曰不使勝食既棟案氣本古餼字詳見左傳補注餼又與既通禮記中庸云既廩稱事鄭注云既讀爲餼是既與餼同 古餼字作既字省文作旡見史記及說文 惠徵君九經古義

不多食

不多食諸家俱不承薑說余謂不撤薑食不多食正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例語耳通章不食俱專指一物何獨此而忽認邪亦不倫矣 閻徵君四書釋地二續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億案此凡兩讀魯論瓜作必則以羹字絕句必祭爲句何氏集解孔曰三物雖薄祭之必敬則以瓜字上屬爲三物絕句祭字連下讀爲句又案玉藻瓜祭上環則瓜祭亦可斷句必齊如也爲句是又一讀 武進士經讀考異

古論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魯論雖疏食菜羹必祭句必齊如也公羊襄二十九年傳飲食必祝注祝因祭祝也論語曰雖蔬食菜羹瓜祭是也案何邵公止通今學不當引古論即兼通古學義當傳引必不從瓜祭而止此蓋用魯論必祭之文以證傳中必祝疏家不能詳其所出後人誤據今本論語改之 臧明經拜經日記

瓜祭 原題必與瓜近

必字從八弋篆文作𠔁與瓜相近而誤 李進士羣經識小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子位至大夫於鄉飲酒當爲僎者儀禮記曰大夫後出主人送於門外鄭君以爲不干其賓主之禮然則僎者唯後賓耳賓出斯出矣子特於鄉尙齒敎敬故復俟鄉人之杖者出然後出也 孔檢討經學卮言

朝服而立於阼階 原題朝服而立於阼

論語鄉黨朝服而立於阼階案釋文於阼才故反本或作於阼階知古本無階字孔安國云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蓋因注誤衍也禮記郊特牲鄉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注禓或爲儺知禮記文與論語同亦無階字 臧茂才經義雜記

廄焚 十節

論語鄉黨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集解鄭曰重人賤畜退朝自君之朝來歸釋文廄夫子家廄也王弼曰公廄也案禮記雜記下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注言拜之者爲其來弔己正義曰廄焚孔子馬廄被火焚也孔子拜謝鄉人爲火而來慰問孔子者據論語云子退朝禮記云鄉人爲火來者則明是夫子家廄矣故鄭云自君之朝來歸鹽鐵論刺德云魯廄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illegible]所本又家語曲禮子貢問云孔子爲大司寇國廄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案此乃王肅據鹽鐵論竄改禮記以與鄭氏相難者旣爲國廄何獨孔子之鄉人來弔豈諸大夫之鄉人獨無來弔者乎抑雖有來弔者而孔子不拜之或諸大夫各自拜其鄉人乎 臧茂才經義雜記

子退朝 原題子退朝冉子退朝

子退朝是退魯君所日視之內朝一名治朝在雉門之內路門之外者冉子退朝是退季氏所庀家政之內朝一名私朝在寢門之外者陳用之誤會國語之文謂卿以下有二朝不知其一仍屬公朝敬姜明言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君之官職豈命議於私家乎爲正於此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傷人乎不問馬

億案近讀從乎字絕句釋文云傷人乎絕句一讀至不字絕句證之楊雄太僕箴廄焚問人仲尼深醜若依箴言問人爲醜則不徒問人矣漢時近古授讀必有所自是不宜作一讀問馬又作一讀依文推義尤于聖人仁民愛物義得兩盡從古讀爲正 武進士經讀考異

侍食於君 一節

禮君賜食以客禮待臣則無膳宰在旁君故先自祭後命臣以祭祭訖品嘗食所謂後祭先飯也孔子之異於人在不待君命之祭輒自同於膳宰避客禮云集註不本玉藻而引周禮甚不合 閻徵君四書釋地二續

君祭先飯

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此謂君命之祭必先飯以示不敢當客禮也又云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此謂君但賜之食而非客之者則膳宰自當嘗羞臣既不祭則不必嘗俟君食然後食也此節既言君祭是不以客禮待臣於禮不必先飯而夫子亦先飯者敬謹之至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集註未明也 李進士羣經識小

若爲君嘗食然

集註此何本鄭氏最抄誠正嘗食則膳宰自取君前之食嘗之此臣仍君乃臣自嘗已前食非正嘗食故曰若也鄭氏又云於君祭則先飯矣卽余不待君命之祭之意但殊覺渾含誰謂康成學文雜乱 劉後行四書稽地二續

居不容 原題居不容

論語鄉黨寢不尸居不容釋文云居不容苦百反本或作容羊凶反案居不容言居家不以客禮自處集解載孔注云爲室家之敬難久謂因一家之人難久以客禮敬己也邢疏云不爲容儀夫君子物各有儀豈因私居廢乎是當從陸氏作客開成石經亦作居不客或云居不容與寢不尸對文若作賓客解於上句恐不類琳謂寢不尸當作弟爲尸之尸與客字正相對大夫坐如尸旣寢則不當執是禮包注云偃卧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則以尸爲屍非也 臧庸才經義雜記

居不容唐石經容作客釋文客本或作容顧烜案集解孔曰爲室家之敬難久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在貧如客說文窘敬也皆謂客爲敬則作居不客本是 經義叢鈔洪頤煊

見齊衰者

有齊衰服之人或三年或期年或三月服不暫釋於其身此見之是質見其服此者冕孤卿大夫之冠也或希或玄惟朝聘天子共助祭於公始服豈孔子所得燕見哉此見之不必眞見其服但當服此者故邢昺以見太夫三字疏見冕者得之矣 孫學冕曰冕作清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見冕者

論語見冕者冕者無無故行於道路之事此謂位爲大夫得服元冕者也故哀十五年左氏傳衛蒯聵許渾良夫爲大夫而曰服冕乘軒者二十八年傳乘軒者三百人猶所謂食肉者食肉之祿伐冰之家耳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式負版者

孔安國曰負版持邦國之圖籍者也彬謂周官之書版者甚多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藏王宮之士庶子爲之版以待生齒之書於版特其一端耳未見版所書何由知爲民數且聖人繫心天下不忘斯人不在道塗之式否反復思之負版當讀如曲禮雖負販者必有尊也之販蓋承凶服者式之而言方與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文勢一貫 朱武曹經傳攷證

車中不內顧 原題車中內顧

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夫君人者黈纊塞耳車中內顧李善引魯論語及崔駰車左銘正位受綏車中內顧以爲注正以魯論語作內顧無不字與此合也乃刻本於賦及注俱增不字此但知今所習讀之本而不知魯論語之本無不字也夫張賦之車中內顧與黈纊塞耳皆四字爲句加一字則參差不齊矣崔駰銘今載古文苑有三章其車右銘云箴闕旅賁內顧自勑車後銘云望衡顧轂允慎茲容段若膺云觀此二章亦可證車左銘之爲內顧矣崔銘中之正位卽正立古位立通又案漢書成帝紀贊云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顏師古注云今論語云車中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之論語亦無不字說者云云乃包咸注是包亦依魯論爲說也 盧學士鍾山札記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集註兼存三說愚以爲共訓執三嗅訓雉鳴者近是共與拱同仲子昌言拱押天人注云拱執也呂氏春秋日子路揜雉而復釋之正謂此事揜亦執取之意 或者疑雉卽拱雉之誤篆文共字翁形相似 孔檢討經學卮言

三嗅而作

三嗅而作引晁氏云石經嗅作戞按唐石經本作臭後人加口旁於左其跡宛然晁氏所稱石經殆蜀刻也 程生山容云五經文字鼻部嗅下云論語借臭字爲之則此口旁爲後人所加無疑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三嗅而作鄭汝諧論語意原云嗅當作歎案作歎字頗合此章首尾神理可從也何晏注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作起也疏云子路失指以爲夫子云時哉者言是時物也故取而共具之孔子以非己本意義不苟食又不可逆子路之情故但嗅其氣而起也呂氏春秋審己篇子路揜雉而復釋之則後儒作拱執解亦有所本 崔茂才吾亦廬稿

子曰先進於禮樂　全章

說者謂周末文勝今未見其然如儀禮諸篇皆是周初制作委曲繁重非周末也春秋時相尙者如飮酒賦詩贈答以從前未之有事 禮記之升歌下管皆有定篇此尙文而有風雅之意正不嫌其文勝及春秋之末則絕無此事矣時人所謂先進之禮樂爲野人後進之禮樂爲君子意其指殷以前爲野人周以後爲君子孔子從先進正欲去繁文而尙本質且當用文者從周當用質者從殷殷輅周冕及已愨已感之類是其凡例而宰事交戶堂事交階許子路爲知禮亦是欲去繁文之意也是說也朱子屢言之朱子曰禮時爲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酌其中令其簡易易曉而可行必不至復取古人繁縟之禮而施之於今也孔子從先進已有此意又曰聖賢有作只是以古禮減殺從今世俗之禮令有防範節文不至大簡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便是有意損周之文從古之朴矣然則從先進非從周初之先進 江處貢肇經補義

從我於陳蔡者

論語子在陳在陳絕糧從我於陳蔡之閒者子在陳臣子之阨于陳蔡之閒在舊註今註皆置不問惟在陳絕糧孔安國據莊子謂孔子之宋不容之宋遭匡人之難于是之陳而吳適伐陳陳亂故乏食則又誤註者夫子之宋遇桓魋之難不是匡人且攄年表定公十二年夫子適衞十四年適陳是時並無吳師伐陳又且在陳絕糧與阨于陳蔡是一時事夫子是時尙未適蔡至哀三年夫子去衞適陳又久之適蔡至六年而始有吳伐陳楚子救陳之事見于春秋絕糧之阨當在此時孔氏誤也若在陳歸與之歎亦一時事而史記誤分論語孟子爲二以定公年在陳作孟子歎時哀公年在陳作論語歎時大抵夫子五適衞三適陳一適蔡而然後歸魯歸與之歎則在第三次適衞第二次適陳之際絕糧之阨則在第四次適衞第三次適陳之際他無與也故嘗較夫子轍跡與論孟合者自去司寇後卽適衞是時衞將奉粟六萬爲夫子祿而仍不能用孟子所謂主顏讎由所謂于衞靈公際可之仕皆在此時此適衞第一次也及去衞將適陳過匡匡人止之仍反乎衞是時南子請見且彌夫子子瑕願主而夫子去衞論語所謂子見南子與子路所謂子皆在此

時雖史記云有吳楚之寇而春秋無有要是史記誤者此適衛第二次也乃夫子如宋遭桓魋之難又如鄭然後至陳論語所所云子謂于匡與孟子所謂微服過宋所謂主司城貞子皆在此時此適陳第一次也既而去陳復反衛又將之晉渡河不果又反衛因靈公問陳而又去衛適陳論語所謂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孟子所謂子在陳皆在此時此哀之三年為適衛之第三四次適陳之第二次也乃自陳遷蔡吳始伐陳而楚來救之聞孔子在陳蔡閒使聘孔子而陳蔡大夫懼而見沮困之有絕糧之事論語所謂從我陳蔡在陳絕糧孟子所謂阨于陳蔡之閒皆在此時此哀之六年為適陳之第三次適蔡之第一次也嗣此復反衛與出公周旋然後歸魯論語所謂夫子為衛君衛君待子吾自衛反魯孟子所謂于衛孝公公養之仕皆在此時此哀之七年後為適衛之第五次而夫子之轍跡終焉凡以經註經必藉實據此庶乎稍可據者然尙待善讀書者隨事焉耳 毛檢討四書賸言

陳蔡臣服於楚

論語序說如蔡及葉朱子註曰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金仁山謂陳蔡從楚耳非為之臣隸蔡又兩屬於吳考圍孔子乃哀公六年壬子事先是元年楚子圍蔡蔡叛楚卽吳請遷二年蔡遷吳之州來州來今壽州所謂下蔡者是三年蔡放其大夫于吳四年蔡昭侯將如吳為公孫翩所弒公孫辰出奔吳幷不見屬於楚六年吳伐陳楚昭王救之卒軍中止陳屬楚前編之辨核矣而猶未精也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問陳蔡以兵圍子朱子疑以陳蔡方服於楚豈有昭王欲用之而陳蔡敢出此者故定以為哀公二年去衛之時仁山則以為蔡已兩屬於吳陳亦非竟臣楚者或有之爽曰絕糧在先以兵圍之又一事也其言誰是 范鵰

答朱子是而仁山非也當時楚正與陳睦而蔡則已全屬吳遷於州來與陳遠是所謂如蔡者非新遷之蔡乃故蔡孔子欲如楚故入其地也蔡已非國安得有大夫乎且陳事楚蔡事吳則仇國矣安得二國之大夫合謀乎且哀公六年吳志在滅陳故楚大興師以救之卜戰不吉卜退不吉楚昭至誓死以救之陳之伐楚何如感楚何如而敢圍其所用之人乎卽如所云陳蔡大夫圍之使子貢如楚以兵迎始得免是時楚昭在陳何必使子貢如楚而楚果迎孔子信宿可至孔子何以絕不得一見楚昭而其所迎之兵中道而聞子西之沮又竟棄孔子而去則皆情理之必無者 古史謂孔子曾見楚昭亦無據 且楚昭旋卒於陳則孔子又當入楚乎故朱子之疑之是也惟是朱子以為在哀公二年則於游夏之年皆不合故其事以當在六年孔安國注以為陳人被兵絕糧則於情為近乃如陳蔡大夫兵圍之說蓋史記之妄也然安國被兵絕糧之說則是而以為自宋適陳卽遭此厄則先於哀公二年是又誤矣蓋哀元年吳亦伐陳故安國因之而誤也總之當厄應在六年史記之時之可信者也絕糧則以陳之被兵孔注之事之可信者也參佐求之而其所不可信者置之可矣 若謂絕糧是一次以兵圍又一次則尤屬謬語不足辭○余庶常經史問答

子游子夏

按孔子厄於陳蔡年六十三時子游年纔十八子夏年十九耳而既以文學名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閔子騫

湛園未定稾曰夫子作春秋賢之書字僅十二人弟子無有以字稱者稱閔子騫是直述時人之辭當時其父母昆弟皆謂之孝矣而時人亦同稱之曰孝哉閔子騫此所謂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也若其他則固無有是稱矣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後漢書范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曰人不間於其父母為孝臣下不非其君上為忠注論語云云閔非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則諫在下無有非君者是忠臣也家君曰論語依此說為允若如朱注未足為孝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問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謂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較之集註較長曰此漢儒之說不始於陳氏漢書杜鄴對策言孔子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間也 錢宮詹潛研堂集

南容三復白圭

論語先進篇南容三復白圭中挍白上不辭大傳禮部單文子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白圭之玷當如詩書古本作二字耳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鯉也死

王肅注鯉也死有棺而無槨爲設事之辭皆不可笑按禮記曲禮正義曰許慎以爲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鄭康成以論語曰有棺無槨是實死未葬以前也故鄭駁許慎云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聖賢乎據此子雍實本自叔重康成先駁之矣 宋翔鳳四書釋地辨證

侍坐侍側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是以齒序顏淵季路侍則以德序論當日坐次自子路第一顏淵第二故夫子問志而由先對而回後對也閔子侍側一節亦是以德序閔子少子路六歲但長冉有十四歲子貢十六歲耳蔡虛齋以爲此蓋齒序者非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行行

行字古音平聲入陽韻去聲便當入漾韻其轉入庚敬韻者後世之音也 李進士羣經識小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先進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皇侃本若上有曰字顧炎武漢書敘傳小顏注引論語作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與皇侃本同此句本別爲一章曰上當脫子字文選幽通賦注子玉座右銘李善注引皆作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或謂樂卽曰字之譌非也 經義叢鈔

長府

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註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其門長府今不知所在意其與季氏家實近公居焉出不意而攻之論語鄭注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又意公欲弱將攻權臣必先據藏財貨之府庶可結士心亦一解後反覆尋究始得之蓋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酈道元曰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北二里爲周公臺周公臺南四里許爲孔廟卽夫子之故宅也然則今知得孔廟所在則可以知季氏宮由季氏宮又可想像而得長府地占夫楊泉物理論引語云能理亂絲乃可讀詩稿以地理之書亦然 閻徵君

四書釋地

仍舊貫 原題仍作仁

仍舊貫釋文云魯讀仍爲仁今从古揚雄將作大匠箴曰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論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集解引鄭康成注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也經典釋文引鄭云魯讀仍爲仁今從古元和惠氏棟九經古義云揚雄將作大匠箴曰魯作長府而閔子不仁之用魯論語也按子張問仁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爲仁矣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又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廣謂恭則不侮信則人任者敬事而信也恭敬一也敏則有功寬則得衆者節用而愛人也大學所論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敏疾一也寬則愛人而得衆矣惠則足以使人者使民以時也以時則爲惠矣孔子所言道千乘之國即爲邦之道與答子張問仁能行五者于天下則爲仁事事印合道千乘國章雖不言仁究其旨則言仁之尤也魯人爲長府而閔子不仁者不愛人使民不以時也不愛人則非惠不以時則不足以使人矣不節用則傷財安能敏節有功故閔子言仁在舊貫貫事也事舊而不改作也改作更新不節用不愛人則不仁矣此與中庸注相人偶之說及論語論仁諸章義俱脗合魯論語出仁字較之古論作仍義尤明切此章專記魯事固當從魯本爲定揚子雲鄭康成之言極可據矣 臧明經拜經文集

由之鼓瑟

論語由之瑟皇氏義疏本作由之鼓瑟考文載古本並有鼓字按集解載馬注亦應有鼓字邢疏亦然不知何時脫去鼓瑟二字見下侍坐章以及毛詩國策史記皆有其文如單言瑟而不言鼓則由之瑟亦猶人之瑟耳何異之有說苑載此事及集注引家語並有鼓字 經義叢鈔 許乃濟

回也其庶乎屢空

惠案此凡兩讀何氏集解言回庶幾聖道雖屢空匱而樂在其中是以乎字絕句近讀從之又云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言其子庶幾每能虛中者是以屢空連上庶幾爲句 武進士經義考異

屢空

回也其庶乎屢空頤煊案史記伯夷列傳回也屢空糟糠不厭後漢書賈逵傳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矣焦贛易林衛門屢空使士使意皆作空乏之空漢書鮑宣傳唐尊衣敝履空北堂書鈔卷三十八會稽典錄徐弘爲右扶風都尉衣弊履空空穿也屢履古字通用 經義叢鈔 洪頤煊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言問善人之道則非問何如而可以爲善人乃問善人當何道以自處也故子告以善人所行之道當效前言往行以成其德譬諸入室必踐陳除堂戶之迹而後可循循然至也蓋有不踐迹而自入於室者唯聖人能之堯舜禪而湯繼唐虞讓而殷周誅是也亦有踐迹而終不入於室者七十子之學孔子是也若善人上不及聖而又非中賢以下所及故苟踐迹斯必入於室若其不踐迹則亦不能入於室耳 孔檢討經學卮言

不踐迹

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所謂踐迹也先王之教若說命所謂學於古訓康誥所謂紹聞衣德言以至於詩書六藝之文三百三千之則有一非踐迹者乎善人者忠信而未學禮篤實而未日新雖其天資之美亦能闇與道合而足已不學無自以入聖人之室矣治天下者亦然故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不然則以漢文之幾致刑措而不能成三代之治矣 顧處士日知錄

子路問聞斯行諸 三句

問子路問聞斯行諸包氏以爲賑窮救乏之事何所據曰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弓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不專家財也白虎通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饑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即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包咸之說蓋據於此吳志全琮以父命齎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悉以賑贍士大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論語有父兄在之文謂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亦用包說 錢宮詹潛研堂集

子路問聞斯行諸

子路問聞斯行諸漢包咸註直指爲賑窮救乏之事謂以行事言不以學問言如友朋急難鄉黨賑卹及居官行政應爲種種儘可商量子路使子羔宰費此在子路驟費後豈不當使但不告夫子便失商擇冉有爲使家以粟既請夫子且猶有多與之患此由求兩人明明見諸實事者 毛檢討四書賸言

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案舊讀連文爲句或有疑者引書微子云若之何其詩夜如何其並以其字爲助詞絕句但此如之何其亦當爲一句愚謂不然若如之何其微也如之何其廢之孟子如之何其受之如之何其可也又豈可以其字絕句從舊讀爲是 武進士經義考異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釋文臣作㠯云古文臣字本今作臣唐石經作臣棟案唐天后以內巻(乙)(世)地又作(一)薾乖正臤又作學整埊瑑圀代天地日月星君臣載初年正照證聖授載國等字以論語悳字攷之亦非盡出臆造而本篆書埊字見管子戰國策鶡冠子等書戰國策宋使者門悳 曾侯請受邊城徐玫而留其日續玉篇云圀古國字 惠徵君九經古義

使子羔爲費宰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頤煊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費下有郈字論衡藝增篇子路使子羔爲郈宰左氏定十二年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子路之使子羔當在此時或費或郈擇一使之故史記並書之 經義叢鈔 洪頤煊

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臧案集注云以吾一日長乎女讀從此字絕句攷此乎字宜屬偽何兩字屬下連讀皆時師弟情事皆以吾與爾爲詞又乎字爲句此正謗之盡言肺肝如見何氏集解孔曰言我問女女毋以我長故難對玩注女毋以我長句明是爾字屬下讀 武進士經義考異

宗廟會同

李本宗廟會同四句文云時至春秋古禮盡廢人惟不見諸侯之朝天子而與祭也則所見者惟諸侯之宗廟而無復有相大子之宗廟者矣人惟不見諸侯之從天子而合諸也則所見者

惟諸侯之會同而無復有相天子之會同者矣不知宗廟者天子之事也天子之宗廟則有序爵以辨貴序事以辨賢皆所以相也會同者天子之事也天子之會同則有聽禁於王都請命於方岳皆所以相也則宗廟會同之相非諸侯而何哉艾南英評曰須將禮記周禮春秋左傳融貫成片乃知此文之確余案相天子之宗廟乃大宗伯之職小宗伯佐之周禮大宗伯云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鄭註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賈疏詔相王之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小宗伯云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於諸侯何與相天子之會同上擯則大宗伯用禮朝覲會同則爲上相鄭註相詔王禮也是也肆師爲承擯小行人亦爲承擯蓋一佐大朝覲一將幣於四時常朝至末擯司空之屬嗇夫爲之見覲禮又於諸侯爲與乎想季氏偶因論語相維辟公遂認相天子之宗廟爲諸侯不知此句與肅雝顯相相予肆祀皆謂助祭者而非詔禮者之相邪愚論語疏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則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也此云願爲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妙已然漏卻祭祀之小相左傳文二年夏父弗忌爲宗伯魯語宗人夏父展祭統大宗執璋瓚亞祼其官一也是諸侯上相則宗伯小相必宗伯之屬若魯語所稱宗有司者赤識而願爲焉證據皆畫然奈何舍之而別爲解復有高心空腹如艾南英者從而和之耶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如會同

有持辛未房書宗廟之事如會同四句文見示者稱爲汪鈍翁弟子鈍翁評玩一如字宗廟會同分對不得向來習解與未了此惟此文中段云至于時聘以結同盟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皆周見而廟受之如會如同孰非有事於宗廟者哉如字方醒余曰陳用之禮書明言朝覲宗遇之禮行於廟朝會同之禮行於國外凡時見殷見皆王爲壇合諸侯而命事或政於宗廟無涉即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郤地閒隙之地也如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何從有宗廟來且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一語乃大行人之職文不切會同切會同則上文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是大抵時文講典制何嘗捕風說夢只惜其師多一番傳會耳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端章甫

端章甫即束帶立於朝願爲小相焉即可使與賓客言也亦自思從政爲大夫豈妄思周天子與之二諸侯非諸侯而何乃指諸侯之事言非人也題已認錯當春秋時禮不盡如古故僖二十八年傳鄭伯傅王用平禮也杜註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蓋時能相禮者亦希鄭伯素以知禮名故用以相王非合周制若宣十六年定王享士會原襄公相禮襄公周大夫豈屬五等諸侯哉胡朏明曰傳言用平禮則周東遷以前未必然可知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曾點鼓瑟

陳幾亭曰某每怪曾點鼓瑟三子之撰一一入聽聖容微哂明見無遺耳目交用不妨手揮大是異事後世說無疑其故者何哉余謂仍有口歌蓋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並奏有自鼓而自歌者孔子取瑟而歌趙武靈王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是也有一人鼓瑟一人歌者漢文帝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是也有二人鼓瑟二人歌者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是也無徒瑟者當點承夫子爾何如之問口已罷歌手已停揮但微有瑟音故曰希鏗爾則投瑟之聲黏下文史稱劉穆之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劉炫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爲千百載來異人豈知聖門已有其人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曾點鼓瑟解

四書釋地謂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並奏有自鼓而自歌者孔子取瑟而歌趙武靈王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是也有一人鼓瑟一人歌者漢文帝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是也有二人鼓瑟二人歌者鄉飲酒工四人二瑟是也無徒瑟者以此斷曾點仍有口歌按此論似矣而未確檀弓云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而檀弓魯人有朝祥暮歌者子路笑之是琴有不與歌並奏者矣爾雅釋樂云徒鼓瑟謂之步注謂獨作之史記藺相如傳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使奏瑟必歌秦方求侮趙豈肯沒其歌而不書是瑟有不與歌並奏者矣大抵古人之用琴瑟有與歌相倚者亦有獨作者安見曾點之鼓瑟必有口歌歟惟是少儀云侍坐弗使不執琴瑟則點之侍坐鼓瑟必由夫子使之又曲禮云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則記點之作而前此三子並應作而後對可知 經義叢鈔方觀旭

浴乎沂

溫泉　沈約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論語暮春浴沂古有斯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 晉書禮志 亦以浴爲祓濯賈公彥疏周禮歲時祓除曰是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何當定以浴爲澡身

按說文浴洒也與祓濯同義閻氏是然祓濯即是澡身廣雅釋詁澡沐浴濯沫洒也義皆轉注蓋浴即澡身澡身即祓濯本無別也 宋翔鳳四書釋地辨證

詠而歸

詠而歸鄭本作饋云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从古王充曰詠而饋詠歌饋祭也何晏从魯論作歸故不載孔注 史記仲尼弟子傳云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太史公采古文論語本作饋 惠徵君九經古義

吾與點也

三子承知爾之問兵農禮樂言志之正也點之志卻是別調夫子獨許之者亦以見眼前真樂在已者可憑事業功名在人者難必喟然一歎正不勝身世之感也集注索之太深亦不免於夸矣 李進士羣經識小

惟求則非邦也與　惟赤則非邦也與

彬謂此皆孔子之言所以申明子路見哂之故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與宗廟會同莫非爲邦之事特詞意謙巽使人不覺耳非曾晳問而夫子答也邢疏辭不別白皇侃義疏得之 朱武曹經傳攷證

克己復禮解

左氏傳昭十二年楚子次于乾谿右尹子革讀祈招之詩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杜注克勝也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正義曰劉炫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交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爲仁也復反也　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集

解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梁皇侃義疏云言若能自約儉己身返反於禮之中則爲仁也於時爲奢泰過禮故云禮也范甯云克責也復禮謂責克己失禮非仁者則不能責己復禮故能自責己復禮則爲仁矣庸按左氏克己復禮仁也即論語克己復禮爲仁古志本有是語孔子嘗稱之左氏引以論楚子論語引以答顏淵注疏家各望文生義爾雅釋詁克勝也又勝克也展轉相訓杜元凱本之楚靈王誇功利多嗜慾不能修身自勝以歸於禮故劉光伯疏有嗜慾與禮義交戰之說此以釋左氏而非以釋論語也馬季長以克己爲約身者能修己自勝約儉其身即下文非禮勿動四者是范武子訓克爲責責己失禮而復之與下文四勿義亦通馬氏約身之訓即論語以約失之者鮮矣之約約身則非禮勿視聽言動故克己復禮逸文在傳論語馬杜范劉等說義本互通惟劉光伯嗜慾之言意主楚靈王而邢叔明襲之以釋論語遂開集注訓己爲私欲之端與全部論語人己對舉之文方員鑿枘之不合矣 臧明經拜經堂文集

復禮上

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孟子曰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聖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爲士冠之禮因君臣之道而制爲聘覲之禮因夫婦之道而制爲士昏之禮因長幼之道而制爲鄉飲酒之禮因朋友之道而制爲士相見之禮自元子以至於庶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其性焉父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別也長幼當序也朋友當信也五者根於性者也所謂人倫也而其所以親之義之別之序之信之則必由乎情以達焉者也非禮以節之則過者或溢於情而不及者則漠焉遇之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節也非自能中節也必有禮以節之故曰非禮何以復其性焉是故知父子之當親也則爲醴醮祝字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冠可賅也而於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當義也則爲堂廉拜稽之文以達焉其禮非聘覲可賅也而於聘覲焉始之知夫婦之當別也則爲笄次帨鞶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昏可賅也而於士昏焉始之知長幼之當序也則爲盥洗酬酢之文以達焉其禮非鄉飲酒可賅也而於鄉飲酒焉始之知朋友之當信也則爲雉腒奠授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相見可賅也而於士相見焉始之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事蓋不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即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舉不外乎是矣其篇亦不僅士冠聘覲士昏鄉飲酒士相見也即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禮舉不外乎是矣良金之在廾也非築氏之鎔鑄不能爲削焉非㮚氏之模範不能爲量焉良材之在山也非輪人之規矩不能爲轂焉非輈人之繩墨不能爲輈焉禮之於性也亦猶是而已矣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是金之爲削爲量不必待鎔鑄模範也材之爲轂爲輈不必待規矩繩墨也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必如釋氏之幽深微眇而後可若猶是聖人之道也則舍禮奚由哉蓋性至隱也而禮則見焉者也性至微也而禮則顯焉者也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三代盛王之時上以禮爲教也下以禮爲學也君子學士冠之禮自三加以至於受醴而父子之親油然矣學聘覲之禮自受玉以至於親勞而君臣之義秩然矣學士昏之禮自親迎以至於徹饌成禮而夫婦之別判然矣學鄉飲酒之禮自始獻以至於無筭爵而長幼之序井然矣學士相見之禮自初見執贄以至於既見還贄而朋友之信昭然矣蓋至天下無一人不囿於禮無一事不依於禮循循焉日以復其性於禮而不自知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夫其所謂教者禮也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凌進士校禮堂文集

復禮中

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仁與義不易之解也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此道與德不易之解也不必舍此而別求新說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仁而已矣凡天屬之親則親之從其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亦有非天屬之親而其人爲賢者則尊之從其宜也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爲大以喪服之制論之昆弟親也從父昆弟則次之從祖昆弟又次之故昆弟之服則疏衰裳齊期從父昆弟之服則大功布衰裳九月從祖昆弟之服則小功布衰裳五月所謂親親之殺也以鄉飲酒之制論之其賓賢也其介則次之其眾賓又次之故獻賓則分階其俎用肩獻介則共階其俎用肫胳獻眾賓則其長升受有薦而無俎所謂尊賢之等也皆聖人所制之禮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親之殺仁中之義也尊賢之等義中之義也是故義因仁而後生禮因義而後生故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郊特牲曰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董子曰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然則禮也者所以制仁義之中也故至親可以揜義而大義亦可以滅親後儒不知往往於仁外求義復於義外求禮是不識仁且不識義矣烏覩先王制禮之大原哉是故以昆弟之服服從父昆弟從祖昆弟以獻賓之禮獻介獻眾賓則謂之過以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之服服昆弟以獻介獻眾賓之禮獻賓則謂之不及蓋聖人制之而執其中君子行之而協於中庶幾無過不及之差焉夫聖人之制禮也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皆爲斯人所共由故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天下之達道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道者則杳渺而不可憑矣而君子之行禮也本之知仁勇三者皆爲斯人所同得故曰德者得也天下之達德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德者則虛懸而無所薄矣蓋道無跡也必緣禮而著見而制禮者以之德無象也必藉禮爲依歸而行禮者以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禮也者不獨大經大法悉本夫天命民彝而出之即一器數之微一儀節之細莫不各有精義彌綸於其間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禮器一篇皆格物之學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不能盡識者矣蓋必先習其器數儀節然後知禮之原於性所謂致知也知其原於性然後行之出於誠所謂誠意也若舍禮而言誠意則正心當不在誠意之後矣記曰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又曰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又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即就仁義而申言之曰禮所生也是道實禮也然則修身爲本者禮而已矣蓋修身爲平天下之本而禮又爲修身之本也後儒置子思之言不問乃別求所謂仁義道德者於禮則視爲末務而臨時以一理衡量之則所言所行不失其中者鮮矣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此之謂也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淩進士校禮堂文集

復禮論

自農皇重卦天澤兆象軒后正名冠裳垂飾而禮制開先嗣是虞史陳謨謂天秩自我伯夷降典則惟清惟寅殷因夏禮周因殷禮煌煌乎丕天之大律治世之鴻模也仁量周天下舍此其何歸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曰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孝爲仁本禮爲仁文道非小矣功不隘矣及周之衰諸侯踰法惡其害已盡去其籍至春秋之末則禮亡已久亡久則必復自然之道也孔子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訓爲任已詁爲身謂顏子身任復禮之事廣錫同仁之量故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禮之時用大矣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典箸六官繫彰九德履以和行復以辨物釋同全好則出入之无疾也嘉會聯仁則朋來之无咎也若夫人性有男女妒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禮有卑尊親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去故作新制即爲復以人治人道亦非遠正如復卦初九從坤剛反動而以順是爲不遠之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厥數綦繁其要甚約視聽言動舉其凡矣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由博反復自窮來其義一也若其不爾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鬭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正如上六之窮上極柔違道不反是爲迷復迷復有凶來復有吉復禮之道其惟剛健乎益剛則能斷鮮因循習俗之情健則能行絕節文繁重之慮顏子法復之初九故見稱于孔子曰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善即非禮知行必由己撥亂而反正任重而道遠假令得有爲遂貳之風既革輅冕之願終售以此及天下則仁孰大焉 經義叢鈔洪震煊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踰詐往來體之乃人情之欲後儒未悟厥指以天理爲禮而復禮之恉遂晦嘗按說文復往來也曲禮曰禮尙往來以之詁復禮其誼最確且聘禮注復報也樂記禮也者報也注禮有往來也其證二特牲饋食禮注今文復爲反鬼谷子捭闔篇去而復來曰反反與復誼得爲通其證三聘禮記曰賓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摯疏云向訝者私見已今還以摯私報之此以來而往者爲復也樂記六成復綴注反位止也此以往而來者爲復也故何妥注易曰禮是交接會通之道也顧或者謂孔注復反也是復禮即反本之謂往來者禮之文非禮之本也不知曲禮其次務施報注三王之世禮始興焉則即以施報爲禮之本亦無不可郊特牲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國主社所以報本反始也施報旣禮爲之本則報本反始亦即復禮之謂施報固與往來之誼合也或又謂禮尙往來者禮之體非行禮者之用以復禮爲往來禮不辭今案喪大記注復或爲服中庸注禮謂人所服行也行有往來意克己復禮者約身以往來於禮是復禮又猶之行禮也然則復禮何以爲仁也禮不云乎禮猶有九而后君子知仁焉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至於復禮本古志見于左昭十二年傳聖門緒論厥有師承茲證之禮經無不合者而要之復禮之誼實賴三禮鄭注後人因得旁引曲證大暢厥恉則鄭注論語雖亡而不亡矣 經義叢鈔趙春沂

司馬牛

哀公十四年桓魋謀弒宋公公伐之魋入於曹以叛曹人叛之遂奔衞復奔齊蓋魋受寵於公背恩謀亂其兄向巢其弟子頎子車皆與同惡此牛所以憂也 李進士羣經識小

案向魋既奔衞牛致邑與珪而適齊及魋復奔齊牛復致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因過魯而卒於魯郭門之外此憂懼當其時故死生富貴子夏以解其意未幾而卒則或以憂而死矣 李進士羣經識小

司馬牛問仁章爲之難言之得無訒本言爲仁極難無暇言說且此難字正與仁者先難可以爲仁矣可以爲難矣俱有關會 毛檢討四書賸言

死生有命

論衡命義云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以性爲主無象在天稟得堅彊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彊堅彊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衆星之精衆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衆星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貲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大小之所授也此解亦精鑿 臧茂才經義雜記

四海之內

問四海之內皆兄弟宋儒譏其意圓而語滯其信然乎曰宋儒說論語者於諸弟子之言往往有意貶抑然細繹此文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皆子夏述所聞之言初無一語自造蓋牛以無兄弟爲憂故引四海皆兄弟之文爲證乃以何患無兄弟足成之若但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與無兄弟之憂何與焉孔子曰大道之行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橫渠張氏西銘云民吾同胞即四海皆兄弟之說也子夏所聞即孔子之緒論又何語病之有 錢宮詹潛研堂集

子貢問政章

陳蔭亭曰由也果於天下事無一不喜其大全故問君子則以爲未盡於修己問政則以爲未盡於先勞賜也達於天下事無一不思其究竟故問士則必窮其次問政則必窮所去尋常視之似子貢之志卑矣然實不卑此條可補入此章集注程子後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問政則子所答者是民信之政論語敬事而信子夏云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是爲政另一條件不必與兵食相關且亦不是民信於我信之者謂我有以信之也然而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亦不可解夫不得已非空

一說過於繁何是不得已徃求其說知國家雖處荆無他事准
荒札軍旅獨宮所謂荒政與軍政者此一荒一凶可稱不得已
之事他卽無有矣夫祇此凶荒止需兵食則既足不必使去也
問嘗從此一問答而力求其義知去兵之說亦且從來無解者
夫兵不可去也周制用井法皆藏兵于民民卽兵也民不去卽
兵不去又安有專去其兵與民信民守截然兩分之說按周官
鄉遂公邑賦徒役稍縣鄙都征車乘雖有車徒之分然其所賦
人不過收以作公家之用卽喪祭蒐狩外或佐戎行且以助輸
役鄰簡諸役顧此卽是兵並未有一兵在此民外者至春秋諸
國漸設行徒如魯僖伐楚卽有乘徒增列于車外而齊以內
政征兵晉則毀車為行兵吳且與甲士以爲徹行之兵故左傳
有崇車崇卒之文崇車者車兵崇卒者徒兵也晉悼有中軍什
吏率其卒乘之文卒乘者徒兵與車兵也嗣此車兵之外別有
徒兵而車徒兩兵則又出之丘甸賦車鄉遂賦人之外而自爲
聚散民是民兵是兵而兵與民離矣離故可去離故可御兵而
留民留夫子論政而不遵周制反取春秋之變法以爲說者
蓋子貢所問原是問政故夫子以政答之卽足兵一政其平時
行政時早立一足之之法如司徒諸職凡族師遂人各校夫家
之眾寡可任役者而丘甸諸長則又簡井邑之車乘牛馬可供
賦者及有事而司徒征徒庶以旗致萬民小司徒卽會萬民之
卒伍以赴軍旅其閭鄉師以下各師其夫役簡其兵器治其馬
牛車輦以受法于司馬卽天官宮伯各官各守者亦且作宮眾
以佐戎行此兵政也此無時不足者也乃一旦有荒札之事則
當行荒政又或有軍旅之事則當行軍政此皆不得已也然而
遇荒政則急食遇軍政則急兵其宜足宜去又不必問所先也
乃萬一凶而又荒如中庸所云菑害並至子路所云加之以師
旅因之以饑饉者則在荒札時固當大弛力征凡虞衡場圃皆
不與地守地職諸役而卽使彊敵在境惟移民通財庶冀稍救
故食政不去而至于族師起徒遂人較役丘甸治車輦牛馬凡
會司徒而致司馬者皆一概屏去蓋食不足以養眾則析骸易
子聚殺多累反不若因民以守所稱相保相比者之足以自固
故曰去兵此去兵之政而未嘗于兵有去留也兵不可去也又
非曰使不足便是去也兵無不足時也嘗推其實政知夫子此
言正老實經濟非虛誕者考古制軍法天子六軍其所征之數
祇不過七萬五千人而王畿千里實有五百十萬餘家以一家
三口約計之其爲民而不爲兵者約數百倍于爲兵之數則民
果能信是以一千五百數十萬之民而去此七萬五千之兵何
不可也

若去食則井荒政之薄征亦去之此易曉者然是去而不征非
征之而又去也特民無信不立是君不信民焉能立國死固所
不計耳 毛檢討四書賸言補

僊案近讀從去字絕句據釋文云一讀而去於斯爲絕句則三
者何先另爲一句子貢所問有美玉於斯卽如此例 武進士經讀考異

自古皆有死風俗通義王失篇引作古皆沒民無信不立呂氏
春秋季秋紀注引作非信不立北周書于謹傳古人云去食去
兵信不可食晉文異義同論語述何曰春秋書滅者亡國之善
辭上下之同力者有王者起當與之以獎忠信無信不立如梁
亡沈潰然 潘維城

棘子成

論語顏淵棘子成漢書古今人表作革子成列下上三國志秦
宓傳以僕之愚猶恥革子成之誤臣松之案今論語作棘子成
案何晏集解載鄭注云棘子成衛大夫蓋古論語作棘魯論語
作革漢世通行魯論鄭校周本以齊古讀正也故毛詩文王有
聲匪棘其欲禮記禮器作匪革其猶毛詩爲古文禮記爲今文
可證史記索隱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云煮棗端侯棘朱漢表作
端侯革朱 見漢書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 革音棘棘姓蓋子成之後也案太史
公親見孔氏古文是棘子成故年表定從棘字至孟堅時魯論
盛行故隨之作革所據各異也漢人蓋讀棘如革 臧明經月日記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駟不及舌

僊案此凡兩讀集註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是以說字斷句
張惟適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二句十三字作一氣讀君子
卽上文君子說字卽指上二句謂其論君子專主質不合文質
不可相無道理總是惜其失言無兩層意 引見四書釋地 是又以君子
也屬上作一句讀 武進士經讀考異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黃東發曰集注謂棘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某按上文棘子成
曰君子質而已矣故子貢指其說君子恐非其所言則有君子
之意也張惟適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二句十三字作一氣
讀君子卽上文君子說字卽指上二句謂其論君子專主質不
合文質不可相無道理總是惜其失言無兩層意 引見四書釋地三續

哀公問於有若曰 全章

哀公以年饑問行若夫公所患者用不足也用出于賦而井田
之法有貢有助賦則通出乎貢助之間蓋貢卽是稅助卽是藉
故周制徹法但通貢助大抵鄉遂用稅法都鄙用助法總是什
一雖什一亦不等如載師稱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園廛二
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然要以什一爲斷自魯宣稅畝于什一
外又稅其一則什二矣公所云二吾猶不足是也但其所稅畝
祇是稅貢不是稅藉縣稍鄙都皆藉力而耕力無可稅是以稅
雖有二而所增無幾若用出于賦賦有九等自國中四郊以及
都鄙山澤通爲財用所自出如祭祀賓客喪荒羞服匪頒賜好
以及軍旅田役諸用在鄉遂都鄙俱有常賦而一經稅畝以後
則國既橫征野多逸斂鬨輸縣貢反有漸至匱乏者此公之所
以歎不足也故有子之計謂莫若行徹以什一之名返其餘稅
而九賦所入自無憂闕失以情而言則君以足稅與民而民誰
敢以不足之用反與君者以法而言則喪荒有式君方合諸賦
以通賑邮何患年饑此所謂因時補救損虛稅而收實賦者而
惜公之不早悟也其後公卒以加賦重問夫子夫子不能挽而
遂以加之春秋哀十二年春用田賦是也宣公初稅畝是加稅
哀公用田賦是加賦其時齊吳交爭軍賦不足在徹法都鄙出
車每一丘所賦祇出馬一疋牛三頭而今又二之再出馬一疋
牛三頭此不特稅有二賦亦有二論語盍徹之言與春秋田賦
之書兩相表裏善讀者思之 毛檢討四書賸言

有若對曰 節

注魯自宣公稅畝案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以爲履畝而
稅蓋以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擇其稍者征之惟左傳有穀生
不過藉之說杜氏因以爲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亦不知餘畝
何指集注因下文二字復以爲逐畝十取其一不知十分取二
是哀公時事未必宣公時已然也得毋自宣公後稍漸而致也
歟 李惇群經識小

百姓

百姓義二有指百官言者書百姓與黎民對禮大傳百姓與庶民對是有指小民言者不必夏代亦始自唐虞之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是四書中百姓凡二十五見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指百官蓋有爵土者爲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孟子已明下註趙曰舜帥諸侯爲堯三年喪喪竝平聲持服曰喪如喪考妣三年即檀弓方喪三年耳豈如蔡傳之云云者哉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愛之欲其生　一節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謹案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猶言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皆形容譬況之辭朱注謂死生有命不可欲而欲之是爲惑未免誤以借言爲正論人情於親戚骨肉未有不欲其生者仇讎怨毒未有不欲其死者壽考之祝偕亡之誓於古有之豈得概指爲惑此說恐非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言愛惡反覆無常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覆舉上文而追咎其詞以起惑字非兩意也凡言惑者謂其顛倒瞀亂若人有惑疾者然故不直曰好惡無常而曰既欲其生又欲其死不直曰忿懥無節而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皆爲惑字造端置辭聖人之言所以爲曲而中也人性之偏愛惡爲甚內無知人之明外有毀譽之蔽鮮有能至當而不易者子張之爲人高遠闊疏知人聽言蓋其所短故夫子以是箴之觀於請懃之答可以見矣公乘興訟王尊曰尊以京師廢亂羣盜竝興選賢徵用起家爲鄭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鄧原曰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漢人引此言皆不失夫子本意劉訓導遺書

吾得而食諸

顏淵吾得而食諸山井鼎考文古本吾下有豈字頤煊案皇侃本史記孔子世家漢書武五子傳小顏注引皆吾下有豈字釋文出吾焉得而食諸云本亦作焉得而食諸釋文正文焉字當是豈字之譌經義叢鈔洪頤煊

片言可以折獄者

明片言可以折獄孔安國訓片爲偏謂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朱注訓片爲半謂言出而人服不待其辭之畢書呂刑疏謂孔子美子路片言可以折獄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已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也三說不同未審何從曰折獄與衆共之斷無言未畢而人服之理書疏以片言爲單辭是矣然子路大賢何至與人興訟於理亦難通總不如孔安國注之確子路才性明辨故能聽一人之言而決兩家之獄錢宮詹潛研堂集

居之無倦

居之無倦釋文云倦亦作卷棟案卷當作券說文曰券勞也漢涼州刺史魏君碑云施舍不券鄭氏考工注云券今倦字也惠棟九經古義

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讀書劄記曰在邦必達矣何以又云在家必達其實在家難達甚於在邦余謂亦即齊家難於治國之說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荀子不苟篇曰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楊倞曰蓋當時禁鬬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爲民傷門閭以親戚殉一言而不啟之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皋陶

舜五臣之中禹爲最稷契次之皋陶次之益又次之此品第也或問孟子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上文無皋陶茲特補出一個惟皋陶始足以配禹者何與余曰顧麟士有云獨皋陶並列者亦大概之言不屑分配耳或古人順以並稱而順曰因之或又問皆禹皋陶則見而知之且以道統屬皋陶益明非皋陶不足以配禹矣余曰讀歸熙甫孟子此章敘道統不及周公顏子論亦可曉然于其故矣蓋古之聖賢有遺言而無遺意觀言者誠得其意太公望散宜生可以爲見知則周公不居其下矣孟子以此自任則顏子不在其後矣呂敬謂之見知非過也然而虎踞鷹揚視夫忻忻休休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周公者夫亦以文王言之則周公之所師即敘止之家學其視文王若一人焉父子一道舉乎此可以該乎彼矣易作于羲文周孔而班固曰易更三聖至于談之與遷同稱大史彪之與固同至班書益昔人之恆辭也茍執其辭焉則武王何以不舉乎他日稱三王而繼之以思兼孟子之意可知也孟子之自任以道非借也然而泰山巖巖視夫和風慶雲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顏子者夫亦以任我者言之則孟子之私淑諸人附于孔門其視顏子猶借筆焉彼此一士方自論則不暇于及人矣嗣有亂臣十人而君奭曰惟茲四人至于序大孝則稱曾子論好學則獨予顏淵蓋昔人之專辭也茍執其辭焉則曾子子思又何以舉乎他日論禹稷而歸之于同道孟子之意可知也韙哉論也豈惟禹皋並稱五臣在有以禹稷並稱者躬稼有天下當平世是也請稱如熙甫之論申之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特禹皋陶則見而知之禹皋陶並稱者協辭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禹稷並稱者專辭也協辭專辭所謂言固各有當與

余昔往來洪洞縣見道有豐碑曰皋陶故里側有祠及墓雖躬拜祠下心殊不以爲然蓋帝王世紀云皋陶生於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賜姓曰偃皇覽云皋陶冢在廬江六縣括地志云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南一百三十里安豐今屬壽州爲安豐鄉葬即於所封國唐宗室世系表皋陶上溯自顓頊下訖數十代皆於洪洞了不相涉不知何緣謬至此爲正於此後漢書楊賜傳出爲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與焉蓋吝之也北史高允傳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常歎曰皋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殘況凡人能無咎乎此亦讀論與於見有刑官無後之說猶不知益爲其子者也茍知之益後有天下何嫌非皋陶後有天下然亦至秦始霸王而此設華谷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余亦曰秦政立而皋陶庭堅之祀竟斬矣此尤爲可哀哉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必也正名乎

論語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集

解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儀禮聘禮疏引鄭注論語云古者曰名今世曰字案馬鄭說不同亦各有所本學者舊馬說之平易便所鄭爲迂遠爲鄭學者專主其說又以馬解爲非俱未嘗徧考也史記孔子世家云是時衞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衞衞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云云又春秋繁露實性云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眞其義也眞其情也乃以爲名名賈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眞也聖人於言無所苟而已矣又韓詩外傳卷五說魯君假馬于季孫云孔子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此皆馬說所本也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又儀禮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又許氏說文解字序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證稽譔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觀許引君子於其所不知二句是亦以正名爲正書字（文昭案說文每部字下有不解者多書闕字即本論語蓋闕如之意）此皆鄭說所本也固不當專主一解以爲是矣朱子集注本史記指衞輒拒父事言之較馬說更切近（臧茂才經義雜記）

問馬融解正名云正百事之名而鄭康成以文字釋之宋儒改爲正祖禰之名則于衞事爲切但衞君拒父本以王父命爲詞故公羊於石曼姑圍戚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初無禰祖之事若以授受之義論之直當勸其讓國耳徒正其名無益況名本未嘗紊乎曰正名自當從鄭義禮祭法記云黃帝正名百物而倉頡制文字即於其時名即文也物即事也文不正則言不順而事不成馬鄭本無二義故唐以前說論語者皆因之春秋之世方競戰爭而孔子以正名爲先故子路以爲迂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與吾猶及史之闕文同意（錢宮詹潛研堂集）

刑罰不中

論語刑罰不中集解孔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釋文中丁仲反非也中當如字讀刑罰之所重皆中呂刑一篇言中者十周禮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鄭司農云中者刑罰之中也故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孫侍御讀書脞錄）

樊遲請學稼

樊遲請學稼朱鹿田曰莫是如后稷教民稼穡思以稼穡治民否及觀包咸舊註則直曰遲將用稼以教民則世亦原有見及者遲以爲世好文治民不信從不如以本治治之此亦時近戰國幾幾有後此神農之言之意特非竝耕耳然而小人之用矣古凡習稼事者皆稱小人尚書無逸篇知稼穡艱難則知小人之依又祖甲逸民間曰舊爲小人高宗與農人習處曰爰暨小人孟子曰並耕者小人之事此從來稱名如是故子曰用稼非不善然而身已爲小人而不自知矣因以君民相感三大端教之蓋好禮義信則用大學稼則用小也古學字即敎字爲敎而學故敎亦名學周禮大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註園即載師所云場圃可樹菜蔬果蓏亦治民之事（毛檢討四書賸言）

誦詩三百

漢圖劉記曰孔子曰誦詩孟子亦曰誦詩誦之者抑揚高下其聲而後可以得其人之性情與其貞淫邪正憂樂之不同然後聞之者亦以其聲之抑揚高下也而入於耳而感於心其精微之極至於降鬼神致百物莫不由此而樂之盛衰莫適爲當時教人誦詩必各有其度數節奏而今不傳矣詩之度數節奏既失則八音之器雖設亦具文耳於是後之說詩者泛泛焉無所主而耑求之文字之間其說支離畔散理義多而性情少此詩之所以益亡也（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不能專對

專擅也即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專之大全辯載一說曰通義與識時勢不拘君命不執成規正得其解集註專獨也本何晏說者遂謂使有正有介正使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果爾先王遣聘只使者一人爲上賓足矣胡爲而從以上介及衆介耶蓋應對之事使者固多而上介次介末介亦非噤無語者聘禮一篇可見專擅也亦與上文達字關合（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冉子退朝

冉子退朝是退季氏所在家政之內朝一名私朝在寢門外按禮記檀弓下正義引論語其事也如有政鄭注云君之教令爲政臣之教令爲事也禮書前期傳云相間論語何者爲政何者爲事潤對曰臣聞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此政事之不得以爲家事矣其云私朝亦不在寢門外鄭注論語冉子退朝云朝於季氏之私朝見詩鄭風正義又引舜典云闢四門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皆在國門私朝外謂出政教也冉子所退之朝正指此按魯語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所謂外朝即在四門者其內朝則在寢門外韋昭注魯語云外朝君之朝也亦誤（宋翔鳳四書釋地辨證）

人之言曰至莫予違也

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韓非子外儲說曰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臧徵君九經古義）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

韓非子曰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謂三家）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孔檢討經學卮言）

莒父中牟

黃儀子鴻自京師回告余論語地名有必不可考者莒父也中牟也今謂中牟誠不可考當如司馬貞註史記約略言之曰此晉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爲得莒父鄭康成謂舊說云莒父魯下邑明明見春秋定公十有四年經文城莒父及霄何得但云舊說杜氏註公時而城二邑者以備晉助范氏故時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之所以備衞助朝歌在魯正西

將入臣里門莒父魯邑之西鄙子夏爲宰府以其家密邇要亦約略言之爾閻徵君四書釋地

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韓非子云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于父報而罪之呂氏春秋云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按二書並有此事而各得之傳聞困學紀聞載呂說今並記韓說以廣其異孔檢討經學卮言

直躬孔云直身而行釋文直躬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與孔氏異解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將誅之直躬者請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荊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信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如無信莊子盜跖篇直躬證父韓非子五蠹篇楚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淮南子氾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注直人躬楚之葉縣人也皆以爲人名故鄭氏據之廣韻直字注又姓楚人直躬之後亦同鄭義崔茂才吾亦廬稿

直躬之直非姓解

論語吾黨有直躬者釋文曰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案說文呂部躬或從躬鄭作弓者省文耳且字本相通故後漢書陳寔傳文選陳太邱碑文並作字仲弓隸釋所載碑文則作字仲躬也直躬云者蓋以善加名上猶之盜跖以惡加名上古人稱謂如此不足爲異況有韓非呂覽淮南之文高誘之注盧學士釋文攷證陳孝廉論語古訓駁此不韙引爲鄭君之所依據足徵孔氏訓躬爲身之非矣至廣韻廿四職直字下云直姓楚人直弓之後姓氏急就篇直友諒注云直氏楚人直躬之後此雖知以躬爲名而誤以直爲姓氏所謂是非參半者也經義叢鈔周中孚

直躬

子路吾黨有直躬者釋文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頤煊案呂氏春秋當務篇異哉直躬之爲信也淮南氾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誘注直躬楚葉縣人也誘盧植門人植與鄭同師馬融故誘亦以直人名躬與鄭注同廣韻直又姓楚人直弓之後非是經義叢鈔洪頤煊

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

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鄭康成謂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此言不可作巫醫以治此人非謂此人不可作巫醫也作立也尚書乃建立卜筮人是也蓋無恆之人禱祀所不加醫藥所不及故云然若謂此人作巫醫則巫醫豈易作者周禮司巫司醫皆是士大夫試而爲之極其鄭重故不占而已矣鄭氏亦謂無恆之人易所不占與巫醫不治並同蓋或承之羞羞是惡義然在凶悔吝之外故曰不占觀緇衣子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則明明言卜筮不能及此孔子自爲詁腳也毛檢討四書賸言補

不可以作巫醫

不可以作巫醫鄭注謂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是也巫醫所以治疾無恆之疾不可治也古者卜筮之法立三人旅占吉凶臧否不專據繇辭有繇辭吉而占曰不吉者穆姜之筮元亨利貞南蒯之筮黃裳元吉是也有繇辭不吉而占曰吉者定姜之占出征喪雄司空季子之占得國是也至於無恆之人著龜所厭羞吝無疑緇衣曰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亦記孔子之言而文頗異然不占之義以此益明劉端臨遺書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問邦有道穀何以可恥曰泰伯篇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以貧賤爲恥則食祿何恥之有孔安國云邦有道當食其祿無道而食其祿是恥辱也其說至當不可易後儒有意立異非聖人本旨錢宮詹潛研堂集

羿善射羿有窮之君

金仁山前編晉魏絳曰昔有夏方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註云鉏在今澶州衛南縣郎元和郡縣志故鉏城在滑州衛南縣東十五里左氏后羿本國是也又云窮石不知所在闕疑最是蓋時夏都安邑鉏去夏都僅千里計窮石又近於安邑方能因夏民以代夏政若如朱子注騷經夕歸次於窮石兮云窮石山名在張掖郎后羿之國則去夏都三千里遠在西北天一隅縱恃其射豈能及夏朱子蓋見王逸引淮南言弱水出於窮石人於流沙遂傅會此窮石爲國名者但不可考論語集注羿有窮之君與孔安國注同只渾淪言之得之矣窮石羿國與張掖已殊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所遷閻徵君四書釋地

奡盪舟

陸地行舟事之所無說者多以罔水行舟傅會不知是孔傳之謬案鄭注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頟頟使人推行之蓋即從流忘反之意又案汲郡紀年載奡與斟鄩戰覆其舟說與楚詞天問同乃所謂盪舟也論語集解所載孔注多涉淺陋疑非其眞作孔傳者遂以此解尚書集注又取其說以解論語均失之矣李進士羣經識小

集注羿滅夏后相而篡其位案夏后相啟之孫仲康之子也襄四年傳云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哀元年傳云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是滅相者澆也而非羿也李進士羣經識小

行人子羽修飾之

憶王源崑繩讀左傳來問鄭有七穆謂罕氏駟氏國氏良氏游氏豐氏印氏也又有羽氏雖穆公子以非卿故不在七穆之列行人子羽爲公孫揮他若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見襄九年傳者皆穆公之孫故稱公孫然則子羽亦當爲某公之孫不可考乎余曰杜元凱以公孫揮爲雜人見世族譜因笑公孫揮雜於四國大夫之族姓而不能俾己之族姓流傳於後亦一異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東里

東里子產當補註曰列禦寇稱東里多才其彼子產之流風乎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或問子產全章

艾千子評張元或問子產章云問開開說似史三小傳注錢翁駁之云史記兩人合傳如廉藺范蔡之類三人合傳如田竇灌夫之類甚至十一人合傳如酷吏之類無有不穿敘者其他如孟荀如屈賈如刺客滑稽佞幸之類無事可穿則用文章聯絡

之若一篇中每人開開說者甚少後進讀書當自出手眼萬勿隨人脚跟也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問子西

問子西惠原曰楚鄭皆有子西此必鄭子西也或人因夫子言鄭之多賢故以子產子西為問以二人同聽鄭國之政者也案子西馬融注亦云鄭大夫則公孫夏也何注又引或曰楚令尹子西則公子申也或人連類而及當以鄭之子西為是又管仲奪伯氏駢邑之伯氏名偃見日本國所刊皇侃論語義疏 臧茂才吉本遺稿

彼哉彼哉

余弟和貴云廣韻五寘彼字也論語云子西彼哉佩觿卷下上聲去聲相對彼彼上甫委翻彼此下甫委冰義二翻論語子西彼哉今本皆作彼哉集解載馬融注云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皇侃義疏彼哉彼哉者又答或人言人自是彼人耳無別行可稱也則馬季長本作彼字何晏集解序云古論至順帝時馬融為之訓說然則古論語作彼哉廣韻引作彼哉蓋魯論耳說文無彼字玉篇人部彼佊褒切邪也庸案顧野王所見經書皆六朝舊本玉篇中往往引有異文至隋唐間已匙廣韻此修益本之玉篇而今本玉篇反無文 臧明經拜經日記

問管仲曰人也

禮表記仁者人也注引公羊傳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今公羊傳何注作仁之也人即仁之謂孔子於子產稱其惠於管仲稱其仁觀伯氏之沒齒無怨則仲之仁可知故子路子貢疑其非仁而孔子特信之 朱武曹經傳攷證

駢邑三百

雜註引荀子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以證駢邑三百而三百字為數方明蓋孔子世家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楚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則書社三百乃七千五百家駢邑今臨朐縣是管仲所食之邑不止於此此特其一爾余因悟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朱子疑七百里恐無此理不知里也社也一也二十五家耳七百二十五家乃萬七千五百家非如古者路程以三百步為里之里然孔子得之即足以王故子西以為不可今論語序說節其文為以書社地封孔子去七百字書社將何所著然則哀十五年齊與衞地書社五百晏子昔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呂氏春秋越以書社三百封墨子荀去卻五百三百字其可得通乎讀史不熟雖大儒亦不能無遺誤矣 閻徵君四書釋地

奪伯氏駢邑三百

子國曰管仲奪之此奪義加八枋之奪蓋伯氏有罪管仲削其邑非奪以自益之謂也漢晉春秋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習氏引喻正合經旨駢邑者郱春秋齊襄公所取於紀之郱也續漢郡國志臨朐有古郱邑應劭曰伯氏邑擬凡土地字从邑多後人所加 孔檢討經學卮言

雜記正義曰鄭注易訟卦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其實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故論語云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注云伯氏齊大夫是齊為大國下大夫亦三百家也又引熊氏云下大夫三百家一成之地也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涂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再易通率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坦案此可補論語疏之所未及 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奪伯氏駢邑三百孔註伯氏食邑三百家案左傳歸我衞貢五百家此但言三百不定指家言凡邑之大名為一縣之地其邑之小名有一成公二年左傳新築人仲叔於奚救孫桓子衞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襄公二十六年傳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二十七年傳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又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二十八年傳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與北郭佐邑六十三十年傳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昭公五年傳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杜氏於成二年襄三十年昭五年邑字無注襄二十六年注八邑三十二井二十七年注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二十八年注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襄二十六年正義周禮小司徒四井為邑子展子產為卿日久先有采邑今以入陳有功加賜田土杜以正邑解之故云三十二井二十七年正義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里也杜以一乘名邑書傳無文故引論語十室十室明其大小通稱邑也是則四井為邑正解也一乘為邑杜氏以義而知也駢邑三百猶云駢之三百邑杜所謂四井為邑三百邑當一千二百井又按昭十五年傳書社五百注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致之大戴禮數其書社史記孔子世家昭王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則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冉求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又案秦策云而賜之二社之地注邑皆有社二社二邑是在都則二十五家一社在野則四井三十二家一社或以駢邑三百為三百社義亦通然經明言邑不言社且庸愈於三百家之說乎 劉典簿秋槎雜記

子路問成人

顧涇陽曰子路問成人高存之云此恐是子路商論人物之語非為自家發問也某聞而豁然余謂此蓋以答意知之不然豈聖人不如此答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當以圈外胡氏曰解為確不然聖人不以子路所已能者欵之第難為作時文者道耳何則作時文者必守註尤必守圈內注黃太沖言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科舉之學力能亡經悲夫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卞莊子之勇

卞莊子始末不見於左傳疑即孟莊子也襄公十六年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是孟莊子有勇名或當食采于卞因以為號若合左師言成叔之比荀子云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與上事亦相似鄭注以為秦大夫誤矣卞本魯邑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即此卞也 [illegible] 按左傳齊歸孟穆伯之喪卞人以告則卞為孟氏之私邑非無證也 孔檢討經學卮言

公孫拔

何屺瞻云公孫拔釋文作皮八反王厚齋謂集註蓋傳寫之誤明初人不加是正今毛氏所聞十二經中并孔註反改為拔尤是可一拊掌也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臧武仲以防全章

黄蘊生以防求爲後於魯一節文起講云昔魯之臣有得罪以死而仍爲之立後者叔牙是也有得罪以奔而亦爲之立後者臧紇是也是兩者皆成於季氏而武仲之事則尤有可論焉可謂能自斷案然按公孫敖以淫奔而魯人立文伯文伯者名穀敖之長子也猶可解曰此成於襄仲也若叔孫僑如出奔齊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非季文子乎臧昭伯從公伐季氏不克而出奔乃立臧會非季平子乎祗緣起講尺幅狹不容如春秋之屬辭比事歷歷陳之故僅取上二事黄蘊生郊社之禮二句文中比云郊之禮有二正月行之爲祈穀十一月行之爲報本按仲夏之月大雩帝非又一祈乎季秋之月大饗帝非又一報乎不皆於郊行之乎參以陳用之言古歲祭天者四詩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又曰豐年秋冬報則春祈穀左氏所謂啟蟄而郊是夏祈穀所謂龍見而雩是秋報月令所謂季秋大饗帝是冬報周禮所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是凡此正祭也二爲蘊生之所及二爲余之所補對云社之禮亦有二后土之祭在北郊社稷之祭在國中按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王社所在先儒或謂在大社之西或謂在籍田參以陳用之言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理是社亦有四二爲蘊生所遺想當日蘊生傳雅甯不記憶及此祗緣中比尺幅有限故只得各以二事立義其體使之然也善乎魏冰叔有言八股之法病在於排比有定式夫題之義理有博衍數十端然後足以盡者有舉其一端扼要而無遺者今必勒爲排比則是多端者不可盡而得其一說而畢者必將彊爲一說以對之其對之又必摹其出比之語斤斤然櫛句比字而不敢或亂以之而譯聖經賢傳其陋可知故愚嘗發憤歎息時文之法一不變而謂不枉人之材壞人之學者吾不信也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子曰晉文公 一節

問齊桓晉文正譎之案已經夫子論定矣而先生謂桓文事亦宜有各爲剖析者乞示之 范鵬

答聖人去春秋時近所見聞必詳不僅如今日所據止區區三傳也若但以區區三傳則齊桓極有可貶不當以聖人之言遂謂高于晉文此亦論世者所不可不知也王子頹之亂衞人助逆王室大擾桓公已圖霸前後一十二年讓鄭厲公之討賊納王坐視而不之問又八年天子特賜桓公命請以伐衞桓公乃不得已以兵伐之衞人敢於抗師而桓公不校竟受賂而還曾是一匡天下之方伯而出此以視晉文之甫經得國即討太叔豈不有光於齊十倍故嘗謂齊桓攘楚之功自純門救鄭始親魯之功自落姑始而于是存三亡國首止定世子甯母之拒鄭子華葵邱之會謝賜胙則守禮讀載書則束牲浸浸乎賢方伯矣聖人之許之或自其中葉以後否則別有所據要之其初年未可恕也若晉文之才高於齊桓特以暮年返國心迫桑榆又適當楚勢鴟張中原崩潰之日齊桓一死而其子已屢遭楚侮非急有以攘之不可故多方設機械以創之以爲譎誠所難辭而又不久而薨不若齊桓之長年其志未申若使多享遐算其從容糾合示大信於諸侯亦必有可觀者至于請隧召王固是兩大過然正見霸者本色要之晉文之功在討賊齊桓之功在九合不以兵車皆其最大節目至於正譎之間則不過彼善於此 全庶常經史問答

晉文公

史記晉世家重耳奔狄是時年四十三又云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果爾誠可爲老然遷多妄說不若左傳國語足信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亡十九年國語僖負羈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按此則文公入國甫三十六歲即薨亦只四十四耳杜元凱言戰城濮文公年四十安得有如陳際泰譎而不正文老而舉事故慮日暮而計挺者邪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法而不譎

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念孫案法猶正也故論語作正而不譎僖二十年穀梁傳南門者法門也法門即正門史記賈生傳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法制度即正制度荀子性惡篇云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又云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云高柴爲人篤孝而有法正大戴禮勸學篇夫水出量必平似正荀子宥坐篇正作法是法與正同義師古以法爲守法則於義稍迂 王觀察讀漢書雜志

集註援引多誤 子糾兄而非弟

按漢書淮南傳云齊桓殺其弟以反國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是漢人已有子糾爲弟之說集注亦有本 宋翔鳳四書釋地辨證

論語子路子貢疑管仲非仁

明顧端文憲成劄記有云子頃讀孔子與子路子貢評管仲二條殊可疑因語予弟季時 名允成 季時曰此恐是齊人張大之辭而託於孔子耳或齊論語竄入魯論語中未可知也謂出自孔子似乎不然予曰弟此意見得極直截近袁子才亦同此見謂齊人最尊管仲此必齊之弟子記之其上章云齊桓公正而不譎下章云陳成子弑簡公非魯論而何文昭案孔子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齊人在聖門者若子羔季次諸人見地特高亦不應有此班固謂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論語蓋門人所記乃弟子之弟子也故往往附載其師之說荀卿吳起之儔亦出其中流愈遠而失眞故有此雜而不純之論卽有以自經溝瀆爲不指召忽言者亦曲爲之解耳就使不指召忽語氣亦覺抑揚太過與聖人平日辭氣迥然不同孟子學孔子者也而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豈有聖人許之而孟子顧貶之若是甚哉有以知孔子之必無是語矣袁名枚錢塘人由庶吉士改知縣三十二而致仕今居江甯卽舊治所云 盧學士鍾山札記

管仲非仁

管仲才優于德輔翼桓公尊周攘夷其功元不可沒夫子所云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亦第褒其功亦如其仁如其仁者蓋疑而不許之詞非重言以深許之也豈有夫子而輕以仁許管仲乎自孔安國誤解而集注因之後世學者遂疑聖人立論之偏與器小章抑揚懸絕而欲還此二章於齊論之內以爲齊人祗知有管仲云尒不知齊論之所多者問王知道二篇非此二十篇中亦有齊論所無而爲齊論所增者也且齊論亦必是孔門之舊豈容齊人刪潤點竄於其間乎 孫侍御讀書脞錄

自經於溝瀆

憲問自經於溝瀆頤煊案史記齊太公世家述殺子糾於笙瀆集解賈逵曰魯地句瀆也索隱按鄒誕生本作莘瀆莘笙聲相近論語作溝瀆左氏襄二十一年傳執公子買於句瀆之丘句瀆卽溝瀆也 經義叢鈔洪頤煊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

春中允問公叔文子之臣何容謂春秋家臣亦稱大夫如晉趙簡子疾其大夫皆謂孟子稱陽貨爲大夫有賜于士則大夫即臣也然而再名不兼稱既稱爲臣而復加以大夫字縱非書法亦豈有詞法可如是者請明示之

此固本經討核不敢妄對然嘗聞于先仲氏則似臣大夫三字原不分者大臣大夫非謂以臣也而爲大夫又非謂此臣即大夫也古稱陪臣謂大夫之副貳也大夫爲司徒則陪臣稱小司徒大夫爲司馬則陪臣稱小司馬總以副貳爲言是以陪臣有二稱一是家臣即家大夫也檀弓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是也一是邑宰即邑大夫也春秋傳魯有郈大夫郕大夫鄰邑大夫是也蓋邑宰家臣通稱大夫而統之爲臣大夫即屬大夫杜氏謂申豐者季氏之屬大夫臣者屬也臣大夫三字不得分矣是以同升諸公公與臣對初爲臣大夫既爲公大夫公與臣可兩大夫與臣豈兩乎以予所聞于先仲氏者如此毛檢討經問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臣大夫即家大夫也其曰同升諸公則家臣升大夫之書法耳左傳子伯季氏初爲孔氏臣即孔悝家臣也新登于公毛檢討四書賸言

大夫僎

陪臣至春秋時亦稱大夫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大夫僎者家臣之稱也非有如洪註僎本家臣薦之方並爲大夫之說或詞爲余曰論徵之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陳子亢后至子亢曰妻與宰宰即家大夫非齊與衛之通稱乎更徵之魯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司徒孟孫氏家臣官名故少儀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是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司馬叔孫氏家臣官名故襄二十三年以公鉏爲馬正注云馬正家司馬是更徵之晉趙簡子疾大夫皆懼董安于問於扁鵲趙簡子每聽朝不悅諸大夫請皋簡子曰不聞有臣如周舍之鄂鄂者且南蒯費邑宰而司徒老祁慮癸又南氏家臣是陪臣之下復有陪臣矣故論語集注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孟子集注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皆確甚不必有貨非大夫而以大夫自處之說或曰然則仕於家曰僕與家僕雜居齒非禮也又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大夫之臣之賤若此將若之何余曰此古制也春秋時迥不侔矣大夫儼然比諸侯陪臣儼然比大夫所由來者漸君子于此正可以觀世變矣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其言之不怍

其言之不怍案大戴禮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盧注鄂鄂辨厲也論語曰其言之不怍怍作訓爲鄂鄂可備一說劉履恂秋槎雜記

其言之不怍頤煊案大戴禮曾子立事篇盧辯注引論語曰其言之不作作當通作怎字荀子儒效篇無所疑怎楊倞注怎與怍同經義叢鈔洪頤煊

使乎使乎 解

論語使乎使乎自來不得其解當以使乎使三字爲逗下一乎字爲永歎之語助曰何也曰是尚書孝乎惟孝禮記仲尼燕居禮乎禮之句法也包咸之注論語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也李善文選閒居賦注引有大字洪本論語無大字非也美大孝之辭也語意最當坑謂古人屬辭如此禮記子貢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鄭注云禮乎禮惟有禮也二注互相發明言專壹於孝專壹於禮以老子言元之又元眾妙之門通之彼亦可作元乎元此亦可作孝之又孝禮之又禮蓋一字不足以盡其美疊一字以美之謂孝迥出乎凡孝禮迥出乎尋常守禮皆古人重言頌好之辭有孟子出於其類拔乎其萃之意焉使乎使謂好使中之好使也古人多有此句法公羊傳云賤乎賤者也謂盜爲賤中之賤者也爾雅釋訓徵乎微者也謂式微式微言微而又微也法言才乎才謂儀秦才而又才但非聖人所謂才耳其他有習乎習褋乎褋辰乎辰素問形乎形神乎神史記淮陰侯列傳時乎時詞意略同聖人言使乎使正此句法下以乎字咏歎之且與賤乎賤者也微乎微者也文法一例不可以上使乎逗下使乎句段大令經韻樓集

君子恥其言 二句

問皇侃義疏本正文與今本多異如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皇本作恥其言之過其行也於義似亦通曰邢叔明疏云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則邢本亦當與皇同今注疏本乃後人依朱文公本校改非邢氏之舊矣錢宮詹潛研堂集

子貢方人

子貢方人鄭康成本作謗人見釋文初疑其說之不經後讀左傳襄十四年庶人謗正義云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爲誣類是俗易而意異也始悟子貢謗人之意如此康成解經悉有據依未可輕詆安得一一疏通而證明之乎孫侍御讀書脞錄

賜也賢乎哉

邢謂賢猶多也禮記檀弓又多乎哉多矣乎予出祖者語意相類投壺某賢於某若干純是其證多即有饒裕意故下文曰夫我則不暇宋武曹經傳攷證

以德報怨 以德報德

坊記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毛檢討四書賸言補

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

俗案舊讀從一句史記夫子固有惑志寮也集註言其有疑於寮之言論語集解以夫子固有惑志爲句注云孔曰季孫信讒恚子路則以於公伯寮連下讀吾力猶能肆諸市朝爲義武進士經讀考異

胡紹勛四書拾義問論語肆諸市朝謂殺而陳其尸也然不知刑殺何所得毋刑于市者肆市刑于朝者肆朝與據諸經所載但有刑于市者無刑于朝者王制刑人于市與眾棄之家語刑人必于市與眾棄之此則劃然惟一市也周禮鄉士不然司寇鄉士掌國中刑殺則六鄉以內並刑于市至六遂以外則各就其地刑之有刑于遂者有刑于縣者然此皆指士以下賤者也若公族與大夫以上則皆刑于甸師士以別之文王世子所云公族有死罪則磬于甸人掌戮所云惟王之同族與有爵者則殺之于甸師氏是也是王制家語無貴賤刑于市而此則既分貴賤復別所在故鄭氏謂王制是殷制周禮是周制或不必然然要之鄉遂市甸俱不在朝其曰刑于朝諸經無明文也且禮有肆市並無肆朝周禮小司寇文刑鄉者肆國市三日刑遂者肆遂三日刑縣者肆縣三日惟公族及大夫以上刑于甸師氏者則不在肆中掌戮云凡殺人者踣于市肆之三

曰惟殺于甸師氏者不肆是周制秖有肆市並無肆朝乃論語則實有之且註云上肆市大夫肆朝初不知二語出自何經舊儒亦有疑之者謂家語五刑篇刑不上大夫卽有大罪使之自裁未嘗捽引而刑殺之況肆之乎且公伯寮非大夫肆市已耳何必肆朝故又有謂市朝言市如朝也史孟嘗君傳稱過市者曰過市朝司馬註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則雖連稱市朝實只是市特子謂又不然者國語臧孫論五刑大者陳之原野少者致之市朝謂之三次則明分野與市與朝爲刑次之三焉得混並且其事春秋亦有之如晉尸三郤于朝楚殺令尹子南于朝而三日反尸類難是時晉楚行事多失典制且皆係賊殺並非國法不當引周制爲左據然而有其事矣吾信三禮不敢廢論語春秋則曰刑士于市刑大夫于甸師氏而苟有重罪宜肆者則士肆市大夫肆朝而士以下則各于其地刑之肆之未爲不可也 毛檢討經問

作者七人矣

作者七人包咸注以長沮桀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實之疏引王弼謂卽逸民引康成謂七爲十字之誤夷齊虞仲避世者荷蓧沮溺避地者柳下惠少連避色者荷蕢楚狂避言者案論語舊本作者七人連賢者避世四句故解家皆以隱士當七人之數孟子古之賢士注作者七人隱各有方後漢書黃瓊薦處士黃錯任棠云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之論逸民傳序云絕塵不及同夫作者而李賢黃瓊傳注與王弼同蓋皆本于應劭風俗通其十反篇云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也張子正蒙又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爲七人程子說同岐頭別論似均未足爲據必求其人包注爲允 梁孝廉曾記

石門

地志之書宋人漸多傳會不似唐所以朱子注四書傳詩每僅云邑名地名不詳其所在卽有庳已云今道州鼻亭又云未知是否蓋其愼也然亦畢竟屬討便宜其實地有鑿然指實有助於經學不小者子路宿於石門是也或曰石門齊地隱公三年齊鄭會處卽此非也讀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按論語子路宿於石門註云魯城外門蓋郭門也因悟孔子轍環四方久使子路歸魯視其家甫抵城而門已閉只得宿於外之郭門次日晨興同門入掌啟門者詰其太蚤曰汝何從來乎若城門既大啟後往來如織焉得盡執人而問之此可想見一自孔氏言自孔氏處來也夫不曰孔某而曰孔氏以孔子爲魯城中人舉其氏輒可識不必如答長沮之問爲孔某此可想見二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分明是孔子正栖栖皇皇歷聘於外若已息駕乎洙泗之上不必作是語此可想見三總從魯郭門三字悟出精覈離譜地理不有助於經學與 閻徵君四書釋地

蔡邕傳釋誨曰石門守晨章懷太子賢引論語鄭康成注云后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此惟漢去春秋未遠故鄭能實其所在若宋儒第云地名而已竊以此等事跡斷宜遵古若義理人心同然後有勝前處錢牧齋盡掃而歸之漢過矣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荷蕢

荷蕢鄭曰蕢草器說文從草貴聲古文作臾象形盛穀器集韻作簣字從竹舉土籠也語曰未成一簣書曰功虧一簣注云土籠與蕢之盛穀不同 崔茂才吾亦廬稿

鄙哉硜硜乎

鄙哉硜硜乎案說文硜古文磬故何晏注云此硜硜者謂此磬聲也史記載樂記云石聲硜硜卽磬字今禮記作磬 惠徵君九經古義

果哉末之難矣

彬謂果哉六字二字爲句自成韻語末無也蔑也言其所見小也檀弓末之卜也曾子曰微與孔子曰亡之詞意皆相近 宋武曹經傳攷證

諒陰

喪服四制諒闇三年鄭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陰亦作闇闇卽廬也謂倚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楣鄭注云所謂梁闇也 李進士羣經識小

闕黨

吾友胡渭生朏明北上過余家陶陶者三承夕問余闕里吾旣得聞命矣但闕黨顧甯人謂卽闕里之別稱載日知錄方盛行子不可不撰一解焉余曰闕里里名闕黨黨名五百家爲黨猶達巷黨人達巷亦黨名也今兗州府志闕里在滋陽縣東北一里有泉焉名闕黨泉泝入泗荀子儒效篇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居者皆居正所謂所過者化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闕黨闕里

闕黨黨名亦猶達巷亦黨名也闕里里名亦猶史記孔子世家有孔里亦里名也闕黨按兗州府志在府城東北一里有泉亦以此名荀子稱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以化是也闕里在曲阜縣城中至聖廟之東梅福稱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是也然闕里亦有二一在魯城中一在泗水縣南五十里以孔子生於此遂以闕里名之見史記索隱正義可詞高明博洽如顧亭人先生亦以闕黨卽闕里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闕里見漢書梅福傳東漢後方盛稱之蓋緣魯恭王從魯於孔子所居里造宮室有雙闕焉人因名孔子居曰闕里或曰有徵乎余曰徵於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卽靈光之南闕又徵於史晨饗孔廟後碑以令日拜闕 孔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蹤爾時闕尚存尚可得其名里之由

按析序雜事一云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 荀子儒效篇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 此闕黨正是孔子所居卽曲阜之闕里甚明寰宇記曲阜縣云孔子家在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相圖之東北也後漢明帝東巡狩幸焉又云闕里在縣西南三里魯城東北出洙水百餘步禮記檀弓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閒曾子子夏皆孔子居闕黨時受業弟子洙泗之閒正是闕黨矣其又名闕里者蓋里黨對文爲異散文則通當時以爲闕黨後世可名闕里也漢書古今人表作厥黨童子厥闕聲形相近未知誰是亦猶互鄉達巷之類其命名之意不能深究至史晨碑所云自指孔廟之闕觀何休公羊傳注云禮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漢高帝以太牢祀孔子故當時廟貌亦用王侯之制得立闕觀皆相繼孔子望見此闕自當起敬若靈光南闕與孔廟何涉而式路虔蹤邪知既非靈光之雙闕亦非春秋之兩觀矣闕氏本水經注謂闕里以雙闕得名者穿鑿之說也兗州府志云滋陽縣東北一里有闕黨前無典據益出傳會 水經注泗水云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于

蒲城十七里營里皆孫西隅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十步四門各有石門橋此石門外石關之類郎魯相所望見也 宋謝尋四書釋地續證

衛靈公問陳　一節

問孔子不答問陳明日遂行在陳絕糧而史記系之哀公六年計自去衛之後卽如陳已而如蔡已而如葉已而自葉反蔡復在陳始有是厄則與論語不合信史記固不如信論語也然以陳蔡追隨之子弟考之游夏之年皆尚未踰十五則以爲遂在去衛之年亦難從矣先生何以定之 經史問答范鵬

答是在前輩宿儒皆不能定也推排諸子之年似當在哀公六年或者本別爲一章而其章首有脫文失去子字亦未可必所當闕之 全祖望經史問答

明日遂行　二句

史記孔子世家因孔子居衛居陳時久事多遂覆敘三次第一敘季桓子受女樂孔子行適衛主顏濁鄒家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去衛過曹過宋過鄭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居陳三歲去陳第二覆敘過蒲遂適衛靈公怠於政孔子行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以中牟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孔子擊磬有荷蕢過門第三覆敘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臨河而歎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見飛鴈仰視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入陳自陳遷蔡細繹其脈秩然不紊第二番敘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孔子遂適衛靈公郊迎卽第一番去衛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願見是也第三番敘反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問兵陳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行卽第二番孔子遂適衛衛靈公聞孔子來喜聞蒲可伐乎孔子曰可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行是也且卽第一番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於是去衛是也第二番敘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欲往孔子擊磬於衛卽第三番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反乎衛主蘧伯玉家是也按左氏傳昭二十五年衛侯輒出奔將適蒲拳彌曰晉無信不可杜注蒲近晉邑世家亦言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蓋孔子過蒲欲適晉見趙簡子仍反衛在此時矣又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史公總往至聖故博采衆說以申宗仰之旨且彼此互見正明其爲一事也蓋孔子去魯卽適衛去衛卽欲適陳而中有過匡過蒲趙簡子伐中牟佛肸召將西見趙簡子仍反衛居衛月餘乃去衛過曹過宋過鄭諸事方適陳遂至濡遲三載自定公十四年至哀公元年 史公於居十月去衛下大書曰將適陳又於過匡過蒲反衛去衛過曹過宋過鄭下大書曰孔子遂至陳明自過鄭以前皆將適陳而未果也復如陳亦對將適陳立文明以前皆將適陳而未果至是乃復如陳也讀禮記正義檀弓篇用世家文刪去將字改適爲之云孔子去魯適衛從衛之陳下又云去宋適鄭去鄭適陳居三歲又云反於衛復行如陳是顯以孔子三至陳矣朱子論語序說引世家文更誤云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涿鄒家適陳過匡還衛主蘧伯玉家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遂成三適陳四適衛矣蓋由不知史記將字之意而輕刪之又不知史記復字之意而誤解之遂至斯誤又孔子去衛過曹去曹過宋去宋過鄭宋世家鄭世家十二諸侯年表皆作過宋過鄭是也孔子實未嘗適宋適鄭也今世家作適宋適鄭者字之誤禮記正義亦引作適則在唐初本已誤矣孔子初適衛主顏濁鄒去衛復反乃主蘧伯玉史公恐人不了故每提必敘主者如云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又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又還息乎陬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兩言主蘧者明先後一事也又云過蒲蒲人止孔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此亦主蘧掌上可知又孔子以哀元年至陳居陳三歲年六十一後自陳遷於蔡三歲年六十三爲魯哀公六年時厄於陳蔡之閒楚興師來迎遂自楚遷蔡自蔡遷陳自陳反乎衛魯以幣迎孔子卽歸老於魯安得於反衛之後有復如陳之事乎 臧明經拜經日記

子曰賜也　至　一以貫之

此章與告曾子吾道一以貫之語大殊彼以道之成體言此以學之用功言聖人固自多學但不取強記耳子之問子貢非以多學爲非以其多學而識爲非也子貢正專事於識者故始而然之但見夫子發問之意似爲不然故有非與之請此亦質疑常理必以爲積久功深言下頓悟便涉禪解予一以貫之言學之多學乃執一理以貫通所聞推此而求彼得新而證故必如是然後學可多也若一一識之則其識既難其忘亦易非所以爲多學之道矣譬之學字者以其偏旁貫之斯萬千之名可以形聲盡也譬之學數者以其比例貫之斯大小之形可以乘除盡也是故一貫者爲從事於多學之方宋人言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而後能一旦貫通得無與此義相左乎 孔檢討經學卮言

予一以貫之

好古敏求多見而識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進乎是者六爻之義至賾也而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三百之詩至汎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三千三百之儀至多也而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十世之事至遠也而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雖百世可知百王之制至殊也而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此所謂予一以貫之者也其教門人也必先叩其兩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顏子則聞一以知十而子貢切磋之言子夏禮後之問則皆善其可與言詩豈非天下之理殊塗而同歸大人之學舉本以該末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觀其會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語德性而遺問學均失聖人之指矣 顧處士日知錄

史魚

哀九年晉有史趙史墨史龜史皆官名非氏也襄二十九年衛有史狗史鰌故史朝之子史爲氏非如集註云官名余嘗愛仲尼論史鰌曰直能曲於人猶吳公子札論樂曰曲而有直體併抄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卷懷

集註如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案甯殖當作甯喜孫甯逐君事見襄公十四年蓋衛獻公以無禮輕侮見惡于大臣孫文子欲逐君訪于伯玉伯玉遂行從近關出公既出奔衛人立公子剽二十年甯殖卒遺命其子喜納君二十六年喜復訪于伯玉伯玉拒之遂行 李進士群經識小

無求生以害仁　二句

屈原懷沙賦曰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洪興祖補註曰原以爲知死之不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此七尺之軀哉朱子謂其言偉然可立懦夫之氣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漢書梅福云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厲其器古文論語厲作利案春秋文七年傳云訓卒利兵是利與厲同 惠徵君九經古義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彬謂事與友特以位別之仁亦賢也史記管晏列傳晏子謂越石父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不仁卽不賢之謂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趙注不親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空虛也葢假借通用對文則別散文則通 朱武曹經傳攷證

行夏之時

問商正建丑三統厤之明文也史記厤書索隱則曰商建子是異聞也古人更無言及此者然其實一大疑案願決之 范鵬

答索隱曰古厤者謂黃帝調厤以前有上元太初等皆以建寅爲正謂之孟春及顓頊夏禹亦以建寅爲正惟黃帝殷周魯並建子爲正而秦人建亥漢初因之至元封七年始才用周正索隱此言本之晉書董巴厤議巴曰湯作殷厤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爲節更用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按巴所言乃厤初非歲首也而索隱則誤解巴語以爲殷亦建子葢古人於歲首則有建子建丑建寅之別謂之三統而厤初則非子卽寅故或卽用歲首爲厤初如黃帝及周之用子顓頊及夏之用寅是也或厤初不同於歲首如殷是也唐書一行日度議曰顓帝厤上元正月辰初合朔皆直艮維之首殷厤更以十一月冬至爲上元此治厤也三統並用此明時也是則厤初歲首分而言之了然可曉者二魏明帝時欲改地正楊偉議曰漢太初厤以寅月爲歲首以子月爲厤初今改正朔宜以丑月爲歲首子月爲厤初是又董巴之言所自出也葢三統之中可用丑者以其爲分辰之所紐所謂斗振天不進則律始於黃鍾日違天而退則度始於星紀斯丑之所以成一也若定厤則必以奇數爲始以一陽則用子以四時之首則用寅而丑則無所憑以爲部也是亦羲之易曉者也索隱乃以厤初卽爲歲首則失矣漢初承秦用顓頊厤則用寅或曰用殷厤則是用子今索隱曰秦建亥而漢因之則又謬矣秦以亥爲歲首不能以亥爲厤初也 全庶常經史問答

韶舞

新安陳氏曰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固是一陳氏禮書曰學者之事始乎書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皋舞孟子言仁義智禮樂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記言詩言志歌咏聲而終於舞動一此舞之所以爲樂之成也余謂吳公子札之觀樂以歌始以舞終卽舞亦以文武始以韶箾終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法外意

晉書陶侃傳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恆得法外意最稱妙語顏淵問爲邦註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語尤令人深長思葢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誠存乎其先者放鄭聲遠佞人此持乎其後者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人無遠慮章

京山郝氏曰居安而不慮危危卽生於安處治而不慮亂亂卽伏于治故曰慮不遠憂必近也慮者預備非虛慮也凡造化人事憂樂相循利害相倚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自然之數能慮則神明常醒灼見消息盈虛之理不敢爲貫盈履滿之事兢業早圖則造化可回雖氣數有固然而意外卒至之患無矣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竊位

案臧氏世爲司寇文仲當已爲之或爲司空而兼司寇也柳下惠爲士師正其屬官無容不知此與文子同升事正作一反照 李進士羣經識小

柳下

卞令泗水縣莊子爲邑大夫子路卽其治民武城今費縣子游爲之宰曾晳父子澹臺滅明皆其治民展禽爲魯公族居應于曲阜而食邑則在柳下柳下今不可的知所在以顏斶言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證之古人多葬於食邑壟所在卽邑所在則柳下者自當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壤接處方昔爲魯地後爲齊有也可以想見予獨怪集註于論語柳下旣曰食邑矣于孟子柳下忽用莊子註居柳下而施德惠之文曰居柳下雖居舍有食義而食邑不可徒言居意者展禽亦如李伯陽生而指李樹因以爲姓又如晉五柳先生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者耶 閻徵君四書釋地

柳下惠氏展名獲字禽又字季謚惠而柳下之稱未知是邑是號趙岐孟子注以柳下爲號廣韻及唐書宰相表云食采柳下遂爲氏故左傳論語疏謂柳下食邑名莊子盜跖釋文一曰邑名而藝文類聚八十九引許慎淮南子注云展禽之家樹柳行惠德號柳下惠莊子釋文荀子成相大略注竝同其說以爲居于柳下也魯地無名柳者展季卑爲士師亦未必有食邑當是因所居號之 吳孝廉經說

展獲字禽

左傳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杜註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杳意必魯孝公之子公子展其人不知有何隱慝死猶爲天所降罰既如見惡之矣又何以子孫生有柳下惠出計諸時惠且長矣禮笑其先人之室則三白哭又不知如何恐懼修省以荅天譴此皆人所未經拈出者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羣居終日章

通鑑晉紀懷帝永嘉三年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毎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宴見卽羣居惟說平生常事卽言不及義後嗣其殆乎卽難矣哉也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好行小慧

好行小慧鄭氏云小慧謂小小之才知魯讀慧爲惠今從古案篆文惠與彗同漢書昌邑王清狂不惠義作慧 惠徵君九經古義

衛靈公好行小慧釋文魯論慧爲惠今從古顧炳案文選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李善注論語曰好行小惠從魯讀皇侃本慧作惠是假借字 經義叢鈔 錢坫顧炳

子曰義以爲質

論語衛靈公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釋文云義以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鄭本略同據此知陸氏所從古本作子曰義以爲質無君子二字鄭康成注本同一本有者係衍文葢先說義以爲質四句然後言君子哉明不當先言君子也鄭本略同略字葢衍 錢廣文經義雜記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疾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矣君子豈有務名之心哉是一乾不九之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閩漳十日知錄

余得讀南史劉峻傳其自序曰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何其言之悲也 閩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有一言

字作文字解始於秦古謂之言有一言是也亦謂之文史闕文是也亦謂之名中庸集註文書名是也秦漢以來始有句稱古謂之言一言以蔽之是也亦謂之辭不以文害辭是也亦謂之章左傳宣十二年武王克商又作武其卒章曰是也 閩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其恕乎

此恕字與所藏乎身不恕恕字朱子大學或問分別最精曰一以及人爲主一以自治爲主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也詳本體 閩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誰毀誰譽

仲尼弟子列傳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集註本此 閩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斯民也三代節

黃勉齋朱子之子壻也親見朱子改訂註文直至易簀又謂此句難得簡潔然宜挑出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其辭若曰直道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用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黃勝今集註 閩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吾嘗終日不食 章 無益

億 案此凡有兩讀一讀以思無益連句一讀以思屬上二句自吾嘗以下十二字作一氣讀無益另作一讀義並通 武進臧氏經讀考異

子曰知及之 全章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凡十一之字原是一義包咸謂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此以知字屬官位解然以仁守官則與易繫何以守位曰仁相合以莊涖官則與曲禮涖官行法相合至于動之稍礙矣惟顏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十一之字俱指民言此似有見但其曰通變曰安性則反以知仁二字從民上見得與莊涖動禮全予君身見莊涖者仍是兩截殊不知知足以及民卽知臨爲大君之宜仁足以守民卽天子不仁不保四海知仁在我不在彼也 王楨討四書勝言

水火吾見蹈而死未見蹈仁而死

問 水火吾見蹈而死未見蹈仁而死東谷以爲畏仁甚於畏水火如何 范聽

答 集註之說自民非水火不生活來東谷之說自避水火來東谷似直捷然集註不欲薄待斯民則勝矣蓋古注馬融之說集註所本王弼之說東谷所本 全謝山經史問答

辭達

聘禮記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世皆不知辭達而已矣出於此李騰芳辭達而已矣文云彼千夫竝慮而一語忽得其樂可以忘憂若萬髮忽前而毫髮有礙其憂甚於廢食固屬名言而金正希徑引入古文中亦偉見 閩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問辭達而已矣此辭何所指曰三代之世諸侯以邦交爲重論語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稱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此辭卽專對之辭也公羊傳大夫出使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論語之文與禮經相表裏以經證經可以知辭達之義矣 錢宮詹潛研堂集

東蒙

東蒙山名卽書之蒙羽其藝詩之奄有龜蒙之蒙也自元和志誤析爲二一謂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者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者東蒙山相距僅五里覺論語與書詩遂各有所屬界若鴻溝昔歲過其下土人承譌歷歷指點以示我余則舉漢地理志蒙陰縣注曰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證其爲一山而土人仍不悟也 閩徵君四書釋地續

且在邦域之中矣

且在邦域之中矣漢書王莽傳云封域之中依孔注邦當作封古字邦封同或云封當作邦漢諱邦國爲封非也尚書序邦諸侯邦康叔義皆作封漢有上邦下邦縣字如封字下文邦內鄭本作封內明此邦域亦當作封域也 論語釋文云邦或作封 惠徵君九經古義

固而近於費

前漢志顓臾國在泰山郡蒙陰縣蒙山下費縣爲魯季氏邑則屬東海郡杜氏通典總收於沂州費縣下曰有蒙山有東蒙山有顓臾城又有子游所宰之武城余讀酈注沂水條㕥治水從臨沂縣東流逕蒙山下又東南逕顓臾城北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按其里程相距纔七十里耳故曰近 閩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君子疾夫舍曰欲之

億 案近讀從欲之爲句攷何氏集解孔曰疾如女之言是以夫字斷句又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爲他詞是又以舍遂下讀 武進臧氏經讀考異

遠人謂顓臾

徐文長極駁集註遠人謂顓臾曰在邦域中社稷臣曰近於費曰邦內則非遠人也明甚又曰不取爲後世子孫憂則非今有不服事當以淮夷徐戎當之余亦不謂然淮夷徐戎竝一乃伯禽之時非哀公也考哀公元年冬伐邾二年春伐邾三年冬圍邾六年冬伐邾七年秋伐邾遂入之以邾子益來八年吳以邾伐我乃歸邾子遠人似卽謂邾或曰魯擊柝聞於邾相距僅七十六里何以爲遠曰敵國則遠人矣以傳與邾世爲仇讎處尋干戈疆界雖邇邇若山河此吳起所謂君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皆敵國耳 閩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陪臣執國命 解

孔子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其辭信其義精蔡氏蒙引仍以禮樂征伐之事爲國命者非也家臣雖專政無行禮樂征伐之事者也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境陪臣執之云者猶僭奴抗腐主第相鬭於門之內而已矣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何也曰古之大夫東脩之問不出境春秋之大夫交政於中國凡盟會之事皆與焉大夫而僭諸侯久矣若陪臣雖稱兵據地甚至囚執其主而卒不得與於會昭定哀之間可徵也南蒯也侯犯也公山不狃也陽虎也皆季氏家臣執國命者也然春秋經於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不書定八年陽虎入於讙陽關以叛不書十年侯犯以郈叛不書十二年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不書不書何也略家臣也其略之者何也家臣賤名氏不見聖人謹微蓋絕之於其端焉耳不可以告廟不可以赴於諸侯故嚴其防而不書而後陪臣竊寶玉大弓魯之重器也陽虎竊之竊重器必書而又不可以陪臣專故書盜

春秋之法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懲不義也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是也而蒯叛也不書弟書叔弓帥師圍費而已虎叛也不書弟書盜竊寶玉大弓而已犯叛也不書弟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而已不狃襲魯也不書弟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而已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子洩及身而出奔南蒯者南遺之子也二世而出奔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其弟陽越死於亂三世而不失者希矣聖人之言春秋法備焉義精而辭信（馮明經解春集）

祿之去公室　章

祿之去公室章發於定公之時陽虎欲去家臣之後大夫四世何晏引孔安國云文子武子悼子平子其不數桓子則非其數文子則是祿去公室始於宣公專政者東門遂輔之者季孫行父襄仲死逐子家者行父也觀傳所載虧姑成婦等事行父亦專橫矣故專政當自文子始集註謂武子始專政歷悼平桓子爲四世朱子考之未詳耳按昭五年宋樂祁曰魯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杜註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孔疏云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不數也十二年傳曰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卿必再命乃得經書名氏七年三月經書叔孫婼如齊涖盟其年十一月季孫宿卒是悼子先武子而卒平子以孫繼祖也此疏甚確當以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爲四世（江處貢羣經補義）

五世四世

文公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左傳謂襄仲殺惡及視公羊傳曰卒者孰謂謂子赤也集註從公羊（李進士羣經識小）

宣公廢立襄仲主之季文子輔之故宣公之初大權皆在襄仲仲卒公孫歸父猶有寵至宣公之卒季文子逐歸父而大權歸季氏矣祿去政逮是一串事去公室則入私家矣此論蓋發於哀公初年五世則成襄昭定哀四世則文武平桓也（同上）

昭二十五年傳云政在季氏三世矣杜解文子武子平子知悼子未立不當數之也（同上）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政逮於大夫四世文子武子平子桓子魯文公薨君於是失國政在季氏季氏者文子也宣十八年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成十六年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政令於是乎成皆謂文子君武子始專國武子立襄五年耳上溯宣元年凡四十有一年政將誰歸乎豈論語妄語邪而左氏忠於公室之言果足據邪蓋朱註之誤原於孔氏孔註之誤則以無處位置悼子故自桓子上數四世至武子止矣若知季氏中少一世種種皆合此註疏之言也（閻徵君潛邱劄記）

政逮大夫四世辯

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孔安國註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朱子集註乃以武悼平桓爲四世孔注則有文無桓朱注則有桓無文將何說之從馮子曰悼子非卿也非卿則未執政故其卒也不書於經非文武平桓比悼子先武子卒平子以孫繼祖觀孔子世家信然左傳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杜注文武平又曰魯君政喪四公矣杜注宣成襄昭夫君必失政而後臣得專政今朱子於祿之去公室五世則云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既從鄭說亦合杜注乃五世斷自宣公而四世則自武子武子立襄五年上溯宣八年凡三十有四年此三十四年中政安歸乎故知專政自文子始決無可疑者孔鄭杜皆名儒說皆有徵然今人童習朱注至於白首遽易其說猶未足以厭其心也抑知有明見於傳且與孔子同時人而察察言魯卿專政自文子者如史墨之對趙簡子是也其言曰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權失圖）政在季氏於此君（昭公）也四公矣豈非政逮四世之確證哉是則四世爲文武平桓而悼子不與焉朱子復起必從吾言矣（馮明經解春集）

季氏未嘗世世執魯國之政

或問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自此以往季氏將世世執魯國之柄乎余曰未也僖十六年季友卒而臧文仲執政文十年臧孫辰卒而東門襄仲執政宣八年仲遂卒而季文子執政故成之世文子曰相二君襄之世文子曰相三君文子始見文六年是文子初立猶未相也況前此乎（閻徵君潛邱劄記）

友便辟

友便辟馬鄭皆讀辟爲譬謂巧爲譬諭以求容媚徐彥曰今世閒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僻者非鄭氏之意通人所不取矣（惠徵君九經古義）

論語友便辟辟字凡四解釋文辟婢亦反此讀辟爲僻而集注從之者也馬融注云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此讀辟爲避也公羊傳定四年疏云便辟謂巧爲譬喻蓋出鄭康成注疏又云世閒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僻者非鄭氏之意卽指釋文言此讀辟爲譬也又漢書佞幸傳贊曰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此讀辟爲嬖也（孫侍御讀書脞錄）

季氏友便辟惠氏棟論語古義馬鄭皆讀辟爲譬謂巧爲譬諭以求容媚徐彥曰今世閒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僻者非鄭氏之意通人所不取矣頤煊案家語八官篇邇臣便僻者羣僕之倫也王肅注僻宜爲辟公冶長巧言令色足恭孔注足恭便僻貌當是古論作僻字（經義叢鈔洪頤煊）

畏大人

彬謂大人以位言士相見禮與大人言言事君鄭注大人卿大夫也賈疏引狎大人注天子諸侯爲政教者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鄭注大人謂諸侯昭十八年左傳閔子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杜注大人在位者若以大人爲聖人則與聖人之言複矣（朱武曹經傳考證）

生而知之者上也

生而知之者上也揚方五經鉤沉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問曰孰生而知之乎答曰聖人二儀既判縣象列暉八風有序四氣錯御覽日月而達陰陽之數消搖八節俯仰玄黃彌綸天地之體窮竟有生之機應天爲師刑辭已心故曰生知不亦審乎（初學記）（惠徵君九經古義）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范甯對王甫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此易不善字爲惡字且註云探湯喻去疾也按扁鵲傳湯液醴灑所以治病者故以探湯去疾爲御惡之喻（毛檢討四書賸言）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此自弟子之言故別爲一章而附繫於前章之下因末綴其斯之謂與一句言如伯夷叔齊者乃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

逐其道之人歟蓋夷齊自行其志耳然後民稱之使君臣之義終古不墜其道固已達矣 孔檢討經學卮言

有馬千駟

集註鄒氏解論決齊景公有馬千駟蓋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者也何則周禮校人掌馬政天子十有二閑良馬十閑二千一百六十四匹駑馬二閑千二百九十六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降而諸侯六閑猶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備賜予也當景公時地大於王畿盛時性又惟狗馬是好故畜多如是至出自民間則說苑所稱我長轂三千乘是非此數也豈惟齊景公卽衛文公之賢亦奢踰制倌人所駕者至騋牝三千秦后子以富而出奔私車有千乘不然孟子疏之以天下猶富有四海之說也繫馬千駟必馬之在廄中者與十有二閑同方相稱若在民間直一大國能有耳語意不倫乃爾乎故孟子之千駟與論語千駟一而已矣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彤謂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不聞多馬也哀公八年左氏傳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杜注有馬千乘使爲君也孟子必千乘之家趙岐注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則千駟卽諸侯可知 朱武曹經傳攷證

首陽

史記正義首陽山凡五所王伯厚攷曾子書以爲在蒲坂舜都者得之余謂莫儆信於酈注然已兩說互存旣云河北縣雷首山 今在蒲州 有夷齊廟闞駰十三州志曰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攢茂丘阜俗謂之夷齊墓又云平縣故城有首陽山 今在偃師縣 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矣曰登彼西山上有夷齊之廟蓋莫能定爾總之認餓爲失國而餓兩地皆可避迹認餓爲恥食周粟則甯死乎唐虞揖遜逼不知恥食周粟者必無之事也 閻徵君四書釋地續

史記正義首陽山凡五所王伯厚攷曾子書以爲在蒲坂舜都者得之按史記伯夷列傳注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正義曰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陽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各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饑餓而死 見莊子讓王篇 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渭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卽夷齊餓死處也又按漢書王吉傳注云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高誘則云在洛陽東北阮籍詠懷詩亦以爲然 文選阮嗣宗詠懷詩云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注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河南郡境界簿曰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一所 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曹大家注幽通賦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陽山許愼又云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而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則隴西者近是合攷張顏之說所謂首陽五所其實有三孟子北海之濱空語無實說文山部𡼏山在遼西廣韻引說文同無首陽在遼西之文 漢志遼西郡令支有孤竹城伯夷叔齊國莽曰令氏此而誤 所可據者爲蒲坂洛陽隴西三處今統核數說論第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斷在洛陽東北 洛陽在今河南府城東北二十里有洛陽故城 按元和郡縣圖志河南府偃師縣首陽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盟津在縣西北三十里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正當在盟津後隱首陽亦當不甚遠又攷尸鄉爲湯都在今偃師縣西二十里首陽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亦當在尸鄉之西北蓋本尸鄉名西山也呂氏春秋誠廉篇云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爲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卽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 高注四內地名 而與之盟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云云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文與莊子略同而稍詳雖諸子文不盡與經應其頭在漢河內郡州縣在今衞輝府輝縣界則事在伐紂將逾盟津時必不在文王初歿夷齊初至岐陽時也蓋初但觀兵故夷齊亦在隨行之列迨渡河將克殷都乃叩馬而諫不聽遂不渡盟津而至首陽莊子及呂氏春秋云北至首陽者蓋自岐陽至朝歌必由函谷關東北至洛陽北逾盟津又東北至朝歌也夷齊東北至洛陽不逾盟津遂隱首陽故云北至首陽遂餓死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中云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水經濟水南當鞏縣北南入于河鞏與偃師相去數十里當濟水入河處故云河濟之間水經注河水東逕洛陽縣北又東逕平縣故城北 今偃師縣 南對首陽山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以曰登彼西山矣上有夷齊之廟前有二碑並是後漢河南尹廣陵陳導雒陽令徐循與處士平原蘇騰南陽何進等立事見其碑後漢書黨錮傳范滂繫黃門北寺獄曰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負夷齊注云首陽山在洛陽東北據此則漢人多以偃師首陽爲夷齊所隱惟馬融注論語首陽謂在蒲坂漢志河東蒲反縣 反通阪 有堯山首山祠雷首在南則蒲坂之山乃是雷首非首陽也又在蒲坂南安得有西山之目顏師古謂在隴西者漢志隴西首陽縣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今甘肅蘭州府渭原縣東北有首陽故城東距河濟之間幾二千里器縣名偶同不可牽合也王伯厚據曾子河濟之間以目首陽在蒲坂爲得實按漢志河東郡垣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此濟原也垣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西北二十里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八十里蒲坂故城在今山西蒲州府城東五里計王屋西至蒲坂四百餘里使以蒲坂首陽爲夷齊所隱則與河濟之間渺不相涉安得如王氏所云溝澮之間王氏引曾子作濟澮成六年左傳汾澮杜注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按晉絳縣卽今平陽府曲沃縣西南至蒲坂二百餘里亦不可證爲夷齊之首陽也詩唐風采苓采苓首陽之巔此亦指偃師首陽蓋偃師東七十餘里至今開封府汜水縣卽春秋時鄭虎牢地 故虎牢縣也莊廿一年傳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杜注鄭武公傳平王東遷王賜之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今復與之虎牢河南成皋縣 晉欲霸中國必先固結鄭心故以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言之設言登首陽以望鄭繼言首陽之下則自晉至鄭之所經也然言首陽之東正指鄭國在首陽之東矣晉文公悼公之世皆以服鄭爲事鄭爲晉通齊楚之要涂首陽又適近鄭境故詩人反覆言之是篇錄於唐風之末則已爲文公已後之詩學者失其傳故爲晉獻公也 宋翔鳳四書釋地辨證

論語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辨

此節唯小童句係夫人自稱餘皆屬他人稱謂之辭稱諸異邦亦是邦人稱之經文條貫甚明謂稱君於他國曰寡君稱君之

夫人於他國曰寡小君雜記夫人薨赴於他國曰寡小君不祿此確證也聘禮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注云致辭當稱寡小君又聘禮記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注云此贊拜夫人聘享辭明寡小君是臣下對他邦人稱辭之稱非夫人自稱審矣俗解因曲禮有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之文遂指爲夫人自稱然則云寡小君不祿亦可爲夫人自稱乎曲禮當屬記者之誤孔疏謂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考之禮饗食主賓皆有擯贊傳辭亦無夫人對他國君自稱之禮內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是其證況論語無自字與記文本異考古者當據論語以訂曲禮之非不當因曲禮而滋論語之誤也 胡主政研六室雜著

歸如字

歸孔子豚齊人歸女樂註竝云歸如字一作饋按歸如字解則云入也還也杜預解歸者不反之辭此於蒸豚女樂何涉而下此字乎自當作饋孟子書正作饋孔子世家作遺魯君女樂文馬饋餉也遺餽贈也康成註以物有所餽遺賈公彥釋此是將物與人也故羣天下童而習之時皆讀作饋訓詁不精於此又可見云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謹案玉藻曰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又曰敵者不在拜於其室說者謂大夫賜士士拜受於家又就拜於大夫之家是爲再拜敵者之賜但拜受於家而已不得受於家然後就拜於其家則一拜也由是言之陽貨饋豚而瞯孔子之亡正欲以敵者之禮致孔子而孔子亦以敵者之禮拜貨是故貨不爲驕孔子不爲諂孟子以一拜爲大夫賜士之禮與玉藻不合以事理論之則玉藻是也不然貨非大夫而以大夫自處其妄甚矣而孔子因卽以大夫之禮禮之何以爲孔子 劉訓導遺書

懷寶迷邦 二段

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兩曰字仍是陽貨語非孔子直至孔子曰諾始爲孔子余嘗讀史記留侯世家而悟出世家云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

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人之生也直卽孟子所謂性善

顧處士日知錄

人亦有生而不善者如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知其必滅若敖氏是也然此千萬中之一耳故公都子所述之三說孟子不斥其非而但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凡人之所大同而不論其變也若紂爲炮烙之刑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此則生而性與人殊亦如五官百骸人之所同然亦有生而不具者豈可以一而槩萬乎故終謂之性善也

孟子論性專以其發見乎情者言之且如見孺子入井亦有不憐者嘑蹴之食有笑而受之者此人情之變也若反從而喜之吾知其無是人也 同上

夫子莞爾而笑曰

夫子莞爾而笑釋文莞作莧云今本作莞周易夬之九五曰莧陸夬夬虞翻注云莧悅也讀如夫子莧爾而笑之莧是漢以來皆作莧唐石經仍作莞非也 廣雅曰莧笑也疑莧字之誤莧亦訓笑故何晏云莧爾小笑貌 惠徵君九經古義

公山弗擾以費畔

公山弗擾以費畔孔註共執桓子雖策書不載然定五年陽虎囚桓子而逐仲梁懷實弗擾使之則以費宰而謀執君主卽是畔且適在夫子未仕之前因註曰執桓子而召孔子原可通也 毛檢討四書賸言

末之也已

儁案近讀從已字絕句案集解孔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是當

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也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七曰字皆子房自爲問答語於漢王無涉又云且天下游士至陛下事去矣一段亦是子房直至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始爲漢王語宛

與論語文法略同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彬謂相近指性之善者言相遠當指性之惡者孔子未嘗明白性善聖人之言無所不包而渾然無迹後儒言性究不能出其範圍性善之旨直至孟子始發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乃一生願學大本領故七篇自述之宋儒闡明性益詳盡無遺蘊集注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亦本韓退之欲以歸重性善之說而非孔子本旨 宋武曹經傳攷證

性相近也

性之一字始見於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恆卽相近之義相近近於善也相遠遠於善也故夫子曰人之生

以也字爲句已爲止又作一讀依文推義想見仲夫子出語敢決如聞其聲此以體認虛會得之記者子仲夫子纂擬聲情如何必讀書矣其正之類皆發語截然故此亦當爲一例 武進士經讀考異

吾其爲東周乎

吾其爲東周乎何晏註云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此與公羊黜周王魯之說合 惠徵君九經古義

中牟

問 中牟之地見於左傳見於論語見於史記漢志水經而卒無定在乞示之 范鵬

答 中牟有二其一爲晉之中牟三卿未分晉時已屬趙其一爲鄭之中牟三卿既分晉後鄭附於韓當屬韓臣瓚以爲屬魏者非也左傳所云中牟晉之中牟也卽史記趙氏所都也漢志所云中牟則鄭之中牟也而班氏誤以趙都當之故臣瓚詰其非以爲趙都當在漯水之上杜預亦以滎陽之中牟回遠非趙都其說本了然道元强護班志謂魏徙大梁趙之南界至於浮水無妨兼有鄭之中牟不知終七國之世趙地不至滎陽而獻子定都時魏人未徙大梁則其說之妄不待深究且鄭之中牟涉不與浮水接其謬甚矣惟是臣瓚以爲趙之中牟當在漯水之上則孔穎達亦闢之以爲不知何所案據小司馬但言當在河北而終不能明指其地張守節則以湯陰之牟山當之按左傳趙鞅伐衛遂圍中牟是正佛肸據邑以叛之時卽晉之中牟與

衞接其地當在冀儀左鹿右頓顧祖禹曰湯陰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城所謂河北之中牟也按湯陰縣有中牟山三鄉所居皆卑地韓氏之平陽魏氏之安邑是也趙氏之所重在晉陽而都在中牟則其勢亦可知不知何以自是而後中牟之名絕不見于史傳鄭之中牟至漢始得名其前乎此絕不聞有中牟之名班志不審而誤綴之鄭作亦後人之僞校水經案本篇始誤爲疏謬而得之

趙氏分晉其險固自在晉陽而富盛則數邯鄲至於控扼河北則中牟亦一都會皆有漳水之固與鄴相連河北之險莫如鄴次之卽中牟是要地也須知古人定都之所必非草草也

管子五鹿中牟鄴皆桓公所築以衞諸夏竊考此三邑者皆狄人所以窺中夏之路是時狄患方殷故桓公築此三邑以爲扞城晉衞二國皆以此禦狄也

三卿分晉魏得鄴全有漳水之險故其後趙以中牟予魏易其浮水之地取其地界相連也國策樓緩以中牟反入梁史記趙悼襄王元年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則又嘗歸趙及末年魏人以鄴予趙中牟之後歸于趙不待言矣 全庶常經史問答

吾豈匏瓜也哉 一節

問匏瓜繫而不食朱注與舊說似異謂匏瓜不能飲食惡有語病曰何氏集解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詳其文義蓋謂匏瓜不可食故得繫於一處非謂瓜不能飲食較之朱注爲長春秋外傳叔嚮稱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匏甘匏苦瓠可食匏不可食故叔嚮以爲不材然曲沃之懸匏良工取以爲笙巧備八音之一而詩稱酌之用匏則匏又爲飲器匏之爲用亦多不特中流失船收千金之利也 錢宮詹潛研堂集

匏瓜

論語匏瓜案瓠有甘有苦甘者詩甘瓠纍之人所食苦者詩匏有苦葉不可食但繫以渡水夫子言己將爲世用非若匏瓜但繫以渡水而不能爲人食昔人已引國語爲渡水之證但於繫字義尚欠分明 劉典簿秋槎雜記

女爲周南召南

女爲周南召南與孟子高叟之爲詩作說詩解與漢劉歆傳或爲雅或爲頌註爲說也同 毛檢討四書賸言補

穿踰

論語釋文陽貨篇云穿踰說文作窬穿木戶也郭璞云門邊小竇音臾一音豆余弟和貴云皇侃邢昺本皆作窬集解載孔安國注窬窬牆也皇氏義疏曰傳云蓽門圭窬窬竇也則穿窬乃鑿孔小盜字當从穴音豆論語陽貨孟子盡心下皆當作穿窬俗本往往多誤今陸氏作踰經典釋文考證云讀爲孟子踰東家牆之踰非是 臧明經拜經日記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

家語子論語其未得之也患弗得之多弗字王符潛夫論子愛曰篇曰孔子病夫未之得也患不得之與家語同 毛檢討四書賸言

巧言章

陽貨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山井鼎考文古本足利本無此章顧炳案唐石經此章先無而後添注蔡邕石經陽貨篇末題云凡廿六章今集解本此章在內共廿四章似蔡邕石經僅分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各自爲一章故云廿六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八引論語陽貨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是漢魏舊本皆有此章後人刪之非也 經義叢鈔

惡紫之奪朱也

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此尚紫之漸齊桓公有敗素欲貴之先自服之國人爭買其價十倍春秋末衞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罪而殺之注紫衣君服則當時競尚紫矣故曰惡紫之奪朱 江歲貢羣經補義

孺悲欲見孔子 二句

問孺悲欲見孔子而辭以疾悲尚未得見不知何以得罪曰古者相見之禮必因介紹始見辭於將命者曰某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三辭而出見之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此賈公彥說 錢宮詹潛研堂集

鑽燧改火

鑽燧改火注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邢昺曰其辭今亡隋牛弘云蔡邕王肅云周公作周書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也與今本同今作汲冢書非也又云周書月令論明堂之制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尚書正義引月令云三日曰朏唐大衍歷議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然則月令篇歷隋唐猶在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女安則爲之 一節

徐方廣此節文結尾云噫吾由是而知縱有大無道之事不能勝天下之安之者矣直說到楚太子商臣曰能一輩人上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謂有之爲言無也言三年之喪謂通喪豈予也獨無三年之恩愛乎 朱武曹經傳攷證

居下訕上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蔡邕石經無流字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鹽鐵論大夫曰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云小臣居下訕上是漢以前皆無流字 惠徵君九經古義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惠定宇云蔡邕石經無流字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鹽鐵論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是漢以前皆無流字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惡果敢而窒者

惡果敢而窒者鄭氏曰魯論窒作室今從古案韓勑修孔廟後碑云以窒寫窒漢書功臣表有高簡侯窒中同史記作室中徐廣曰室一作窒知室與窒通 惠徵君九經古義

年四十而見惡焉

年四十而見惡焉蔡邕石經四十字作卌古鍾鼎文四十字皆从卌今石經猶然鄭注古文孝經云卌彊而仕行步不逮懸車致仕 惠徵君九經古義

微子去之

問微子去之東谷以爲去而之其國也是否

答微子先抱祭器歸周之說自宋東谷說是也其後武王克殷微子來見復其位亦卽復其所封微國之位及武庚誅始移而封之宋徐闇公不知復位之卽爲復其微國故疑以爲微子皆與武庚同在故都安得武庚反時絕無與聞之迹而因以爲未嘗有來歸復位之事則又非也微在東平之壽張春秋時屬齊所謂鄣也水經載有微子之冢微子兄弟終身不稱宋公而微

子反葬於其先王所封之地其忠盛矣 全庶常經史問答

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栩謂此章記者止敍比干之諫一似微箕兩賢初無一言之悟主者不知非也微箕之諫已見於比干之諫之中特文勢蟬聯而下使人不覺耳於何徵之於史記宋世家徵之其言曰紂既立不明淫亂于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西伯昌之修德滅阢阢國疑衍一字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又曰箕子者紂之親戚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又曰王子比干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由此觀之微箕非不諫也特比干被禍尤烈耳惟其不忍不諫而或去或奴或死諫之時所不及料也故去非潔身以避亂奴非毀身以苟免死非要君以沽名迹不同而心則同故曰仁 朱武曹紂傳改證

微箕

微箕二國名鄭康成以爲俱在圻內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一十五里有微子城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皆其所封地疑近是余獨慨有周御世文物一新微子國于宋箕子封於朝鮮雖各待以不臣而囘首故封頓成墟里此他日微箕二子咸有麥秀之悲也 閻徵君四書釋地

以季孟之閒待之

問 侯國三卿司徒爲上司馬次之司空爲下朱子以解季孟之閒然則齊景公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也又何必曰季孟之閒先生謂春秋列卿次序亦有不拘成格者請明示之 范鵬

答 是本孔注之說但考春秋之世三卿次第亦無常故如季文子爲上卿而孟獻子受三命則同爲上卿及文子卒武子列於獻子之下叔孫昭子受三命則亦以上卿先於季平子是以命數論也如王命同則司徒爲上而司空班在第三是以官論也其當國執政則又不盡然如齊有命卿國高管仲乃下卿而相是以賢也叔孫昭子雖三命而終不能抑季氏是以權也故齊景所云季孟之閒非以三卿之序言三桓之大宗在季氏而友有再定閔僖之功行父又歷相宣成故最强孟氏於三桓本庶長而慶父叔牙皆負罪故孟叔二氏其禮之殺於季者不一而足及敖之與茲則茲無過而敖以荒淫幾斬其世若非穀與難二賢子孟氏幾不可支故是時孟氏遜於叔氏及獻子以大賢振起遂與文子其當國而僑如爲亂叔氏之勢始替自是以後孟氏之權亞於季而駕於叔蓋其始本以重德及其後遂成世卿甲乙一定之序故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僑如亦自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試觀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而叔孫氏自爲軍是三桓之世季一孟二不可墨守下卿之說而輕之也是則季孟之閒之說也 全庶常經史問答

吾老矣

姜兆錫康熙丙子科舉人丹陽人問論語齊景公待孔子章有吾老矣不能用也句此老字在前儒無解及者淮安閻氏謂孔子在齊當景公三十三年距其薨于辛亥尚相去二十五年奈何輒自稱老耶必其年當六十歲禮六十曰老故云耳其說何如

曰孔子在齊不知何年據齊世家齊景公三十一年魯昭公奔齊而孔子世家謂昭公奔齊後魯亂孔子適齊未嘗定爲景公之三十三年也且景公三十三年卽魯昭之二十七年其距景公卒當自昭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越五年加以定公十七年至哀公五年而後春秋書齊侯杵臼卒是相去二十七年非二十五年也本欲證其年而計年不確斯亦已矣乃又曰是年當六十歲夫景公卒時亦未知何年若以六十歲而加二十七年則已八十有七矣以八十七歲之君而尚未定嗣致公子爭立已爲不合且當時羣臣諫者止曰君之齒長又曰景公老惡言嗣事未嘗云耋也又且時所立者爲晏孺子也倘景公九十而尚有孺子子者左氏以專記之爲殊事矣然而六十非無據也閻氏云景公爲魯叔孫氏所出當叔孫宣伯奔齊時納女于齊靈而生景公實在成之十七八年至襄二十五年而景公立則已三十七八歲矣計之立後三十三年則正當六十吾老之言此眞有據乎

曰不然叔孫宣伯以成十六年奔齊當是時未嘗納其女于齊靈也至襄二十五年立景公時傳云叔孫氏還納女于靈公而嬖乃生景公則其還時實不知在何年其納女靈公亦不知在何月日爾時成公方怒穆姜又未死季文孟獻皆在朝用事而通國之人共爲盟戒以逐之至臧武仲奔邾時尙能引其辭以爲監戒而謂十六年奔齊而卽能還魯此夢語也且年必有定其所云十六七年者十六乎抑十七乎十六則景公立年當二十七十七則其立年當二十八天下無兩歧其數以記年歲者如是則六十非六十也一云杜註叔孫還是齊之羣公子名則齊無叔孫氏大誤

問 然則吾老何居曰何晏論語註曰以聖道難成故言老不能用此陰中于晏平仲當年不殫累世莫究之語而發爲是言不必實指年歲也曲禮恆言不稱老不必某歲始不稱也杜詩短歌行眼中之人吾老矣亦不知杜甫是年爲何歲也 毛檢討經問

齊人歸女樂

注引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案左傳定公十年夾谷之會孔子相儀蓋上相當用卿孔子是時爲小司空是下大夫以其知禮故使相儀所謂攝行相事謂此耳非使爲卿也十二年墮郈墮費夫子實與其謀亦因郈費方叛而二家從之耳齊以女樂沮孔子因夾谷之會齊未得志恐魯遂用孔子耳史所云爲大司寇由大司空攝行相事誅少正卯皆非事實也 李進士肇經識小

近讀史記孔子世家以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攝相事齊來歸女樂孔子行此後人竄改之失也年表及魯世家俱作十二年當從之世家上言定公十二年夏孔子言於定公將墮三都至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此序墮三都本末下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四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此序孔子聞政去魯本末故覆提年紀淺人怪其重出因改下十二年爲十四年孔沖遠禮記正義小司馬史記索隱朱子論語序說所據皆同則唐宋以來本已如此矣孔子以定十二年冬去魯適衞主顏讎由居十月去之則在定十三年未幾反衞主遽伯玉當在定十四年至定十五年衞終不用孔子遂去衞適陳是居衞已三年矣故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其中有過匡過蒲將適晉及過曹過宋等事皆在去衞反衞之閒適陳之前適陳主司城貞子至哀三年夏魯桓僖宮災時孔子猶在陳居陳已三歲故有

歸與之歎則在適去陳而衛靈之卒在哀二年正孔子在陳時也反乎陳然後由楚反衛則在哀六年衛出公輒四年至哀十一年冬自衛反魯時孔子年已六十八矣故太史公於末總結之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自定十二年冬至哀十一年冬適十四歲若以定十四年去魯則止十一歲與此不合矣）太史公因居衛陳時久事多說亦互異故雖紕繆複述之遂至三敘其事然細繹之行秩然不可紊者後人不諳文法誤讀世家檀弓正義及論語序說皆於自楚反衛之前已有三適衛三反衛三適陳三去陳事遂以居陳三歲而反乎衛為亦在靈公時誤甚矣孔子以靈公世居衛二年在魯定十三四五年間而年表以十四年至陳誤也以湣公世居陳三年在魯哀元二三年間而年表以哀三年過宋誤也孟子云微服而過宋主司城貞子則過宋在適陳前宋世家元公二十五年孔子過宋五當為三之誤宋元公二十三年為魯哀公元年過宋遂適陳也此類考之孔子世家本合試質之閣下以為然否

臨海洪頤煊云孔子於郊後去魯不脫冕而行魯郊以孟春是孔子去魯在定十三年春以為定十二年冬者誤按禮記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注云孟春建子之月又雜記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注云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是魯郊在夏正十一月孔子於定十二年冬十一月郊後去魯無疑據此可正十三年春去魯之說（臧明經拜經文集）

孔子去魯（臧記十一月去魯）

孔子世家定公十二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至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此專敘墮三都本末又曰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與聞國政齊人聞而懼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桓子卒受女樂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至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此專敘孔子去魯本末覆提定公年者因文繁事多故再言以明之魯世家括其要曰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伐之不克而止此一事也又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此又一事也淺人改孔子世家定公十二年孔子年五十四為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不語覆提文法耳當據年表及魯世家正之臨海洪頤煊云孔子於郊後去魯不脫冕而行魯郊以孟春是孔子去魯在定十三年春以為定十二年冬者誤也案禮記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注云孟春建子之月又雜記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注云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是魯郊在周正首月實夏正之十一月也孔子於魯定十二年冬十一月郊後去魯至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孔子已去魯矣初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此見聖人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使十一月不去魯則十二月圍成有不克乎明茅氏坤亦未審史公文律乃曰孔子欲墮三都墮郈與費矣而成卒不能墮以勢之無可奈何也是未知孔子去魯在十一月公圍成弗克在十二月也（臧明經拜經日記）

或讀史記謂孔子以魯定公十二年冬去魯適衛此說誤也孔子去魯當在定公十三年春即以史記論有三可證孔子世家孔子將去魯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審是孔子之去魯在郊後明甚魯郊當以春正月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祀帝于郊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蓋此郊也魯以正月郊郊後而孔子行此孔子去魯在十三年正月可證一衛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之衛皆于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公三十八年正魯定公十三年此去魯適衛在定公十三年可證二孔子世家又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年而反乎魯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自哀公十一年追數至定公十三年正十四年此去魯在定公十三年可證三春秋定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此時孔子尚在魯故也假令孔子已去魯君臣當復思墮成乎惟史記于魯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之魯皆書定公十二年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不知此著受女樂為孔子去之張本非謂孔子即于是年去也十二年冬十二月受齊女樂十三年春正月孔子去魯中間相去無多時故不更提其年耳或不善讀此而遂謂孔子以定公十二年冬去魯適衛其實誤已至孔子世家敘孔子誅少正卯三月大治及歸女樂去魯適衛皆在于定公十四年此十四年當為十二年字之誤近人已詳其說茲故不具論也（經義叢鈔吳震煊）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

陳偁（[illegible]）問孔子為司寇經無明文即春秋定十年夾谷之會亦但有孔子相三字不知何官惟史世家有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十年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十四年又云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則皆無所據而近作孔子年譜者自定十年至十四年皆曰為司空並非司寇未知孰是

孔子為司寇見于孟子惟由司空進司寇則雜見家語而史世家襲之然祗在定十年耳史遷作世家倉卒不備點見家語相魯篇有由司空為大司寇語而在始誅篇又有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語誤認作兩時遂于定十年云為司寇定十四年又云為司寇以致胡安國作春秋傳謂十二年孔子墮成不克由十年為司寇時未至大用其權不足故不能墮必至十四年大用後而道始可行而不知史記之誤兩為司寇再為司空其至昭七年夫子為委吏時即有由是為司空語非實錄也皆近世年譜謂十四年以前嘗為司空則左傳于十二年夫子命申句須伐費人時杜氏即云為司寇矣此無足道者第春秋傳文並不及夫子官職不特無司寇字即攝相之事亦並無有考商制三公稱相如仲虺為成湯相傳說爰立作相而周無其名雖周公相成王管仲相桓公亦間稱相而終非官稱況季氏歷相數世夫子以異姓卿士得代孟孫為司空司寇已屬異數況敢代季氏執政而攝其相事果爾則齊人饋女樂夫子也應去已矣季氏焉得而受之按春秋傳云夾谷之會孔丘相其所謂相即儐相之相周禮所謂接賓以儐詔禮曰相者凡盟會所在皆必有一詔禮之官而孔子為之此如魯侯如晉晉士匄相即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昭公如楚孟僖子為介不能相禮同一官稱其曰攝者或當時以孔子司寇不宜作相猶貶儐以太宰不當相衛君見辭一類而後人不察即疑為宰相行攝夫相為商官宰相為秦官周無是也且夫子亦安能即致此也

然而司空司寇皆卿名也魯之三卿則三家並為之何有上

夫子此豈三家之外夫子別爲一卿乎抑亦卽此三卿而夫子代爲其一乎且三卿之名止司徒司馬司空也若增司寇一名卽六卿矣侯國焉得有六卿也且司寇卿名也近淮南閻氏謂孔子初命爲大夫而非卿不知何據又謂侯國無大小卿魯國焉得有人司寇則是夫子爲司寇或有之曰大則未也何如

魯國三卿季氏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左傳文無可疑者特夫子由司空爲司寇則或代孟孫爲之或別設一官皆不可考惟禮註崔氏說禮云三卿周制凡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則似冢宰宗伯司寇皆司徒司馬司空兼官不必別設 孟孫既爲司寇則不當又有司空夫子既爲司空不當又進爲司寇而予謂不然者據春秋傳臧孫紇爲司寇夏父弗忌爲宗伯皆非孟孫叔孫兼官且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以求太宰是時羽父已掌兵柄見爲司馬而尚求太宰且不求司徒而求太宰則太宰非兼官且非司徒之兼官抑可知矣嘗讀書大傳謂天子三公皆六卿爲之而分爲三等一冢宰司徒二宗伯司馬三司寇司空而三等之中又取每等之下者以爲名故曰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而其餘不然世但知三公爲三官而不知六官皆公也由此推之則侯國三卿必仿其制雖六卿皆備而祇以三官爲名抑或設冢宰時闕司徒設司寇時闕司空皆未可知是六卿雖具而仍不變爲三卿天子之公與諸侯之卿其制一也若謂孔子祇初命大夫而非卿則六官者卿名也六官在朝名官卿在鄉名鄉卿若在軍卽名軍卿卿可名大夫大夫不得名卿也或者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魯本次國而夫子又異姓之卿不必爲天子所命而命于魯君則容有之然魯君所命歷有明據韓詩外傳云孔子爲魯司寇其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此是命卿辭非命大夫辭也至謂侯國無大小卿魯但有司寇不當有大司寇則又不然王制侯國三卿俱有下大夫五人其所云下大夫者卽小卿也所云五人則公羊謂司徒二人司空二人司馬止一人統爲五人其以此爲舍中軍之解或未可信然其爲小卿則說同也故崔氏禮註謂司徒以下有小宰小司徒二人司空以下有小司空小司寇二人惟司馬下祇小司馬一人爲五人是有小卽有大小者大夫則大者卿矣夫子爲司空或是小卿故其進司寇則加大以別之此正由大夫而進爲卿之明證若謂夫子自稱從大夫後則季氏何嘗非魯大夫乎 毛檢討經問

問 史記世家謂孔子自大司空爲大司寇攝行相事考之周制司寇乃司空之兼官而司徒卽相也故荀子曰孔子爲司徒但魯司空爲孟孫司徒爲季孫孔子何由而代之故或云孔子不過爲小司寇耳不過爲夾谷之相耳原未嘗爲卿原未嘗攝相事史公據傳聞而誤紀之有諸 范鵬

答 史公紀事之失固多獨此一節未可遽非言孔子但當以小司寇仕魯者始於崔靈恩至以夾谷之相當是攝相則係近人毛奇齡之言然皆未詳於春秋之事也春秋諸侯之國並不止三卿宋之六卿尚可曰二王之後也晉之六卿尚可曰三軍各有副也至於鄭之細亦備六卿雖魯亦然是故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雖以後不見於傳然要之非三卿可定矣且季氏世爲上卿而武子之嗣爲上卿在孟獻子既卒之後武子之請作三軍叔孫穆子曰政將及子以其時獻子已老也然則季文子卒獻子實爲上卿獻子卒而武子始代之也武子既卒平子嗣卿而叔孫昭子以三命爲政昭二年平子惡其居已上是昭子實爲上卿昭子卒而平子始代之也然則三桓序次亦非一定而不移者且魯公族之與三桓共爲卿者前有臧氏東門氏凡五卿自仲嬰齊卒而東門氏失卿武仲出奔而臧氏失卿然而又有叔氏爲卿則四卿唯是力能分公室者則祇三桓是其中之差別耳蓋卿不止於三而軍止於三三桓掌而有之故力分公室如謂魯以三卿止而三桓之外無卿則誤矣若春秋之相亦復何嘗之有齊有天子之守國高而管仲以仲父當國晉之枋國者乃中軍而陽處父以太傅易諸帥宋則以左右二師長六官楚則令尹之外有莫敖是亦幾幾乎如後世三省二府之制不以一人限之者故卽以魯言歷相四君者季文子而僖公時則臧文仲文公時則東門襄仲宣公時則臧宣叔成公時則孟獻子皆與文子同掌國政然則他國之別立官制者固不必言而魯亦非專以司徒一人行相事也至於夾谷之相則正孔子爲卿之證春秋時所重者莫如相凡得相其君而行者非卿不出是以十二公之中自僖而下其相君者皆三家文公三年如晉則叔孫莊叔相十三年如晉則季文子相成公四年如晉亦季文子相九年會於蒲亦季文子相十年朝王則孟獻子相襄公四年朝晉亦孟獻子相十年會伐鄭則季武子相二十八年如楚則叔孫穆子相昭公七年如楚則孟僖子相哀十七年會於蒙則孟武伯相皆卿也魯之卿非公室不得任而是時以陽虎諸人之亂孔子遂由庶姓當國夾谷之會三家方拱手以聽孔子儼然得充其選當時齊方欲使魯以甲車三百乘從其征行若魯以微者爲相其有不招責言者乎是破格而用之者也且使孔子不得當國而乃隳三都張公室是乃小臣而妄豫大事有乖於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訓又必非聖人之所出也蓋必拘韋成說而不博考夫遺文則大司空與相固當爲三家之所據而司寇又當爲臧氏之世掌者孔子將無一官可居不亦昧與 全庶常經史問答

世家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又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此二大字當爲衍文禮記檀弓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孟子告子下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俱無大字鄭注禮記云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卽本世家文而無大字尤可證蓋惟王朝之官稱大以別於列國也正義引崔靈恩云諸侯三卿五大夫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司徒下小宰小司徒司馬下小司馬兼宗伯事司空下小司寇小司空今夫子從小司空爲小司寇也崔所以知然者魯有孟叔季三卿又有臧氏爲司寇故案魯自有夏父弗忌爲宗伯無須司馬之兼左氏襄二十一年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爲司寇與孔子爲司寇同未必定公時仍臧氏爲司寇據云由司空爲司寇魯制蓋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並設未必司空兼司寇也左氏成十五年宋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太宰魚府爲少宰宋王者後故有大司寇太宰之官襄十五年蔿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槖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楚制僭故稱大且對左右立文也世家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此卽崔氏所謂小司馬是也然則司馬之下以事省立一人之說不合矣魯制當與楚同但司

馬之不稱大猶司寇之不稱大也據之孔子爲魯司寇與臧武仲爲司寇同世家以爲大崔氏以爲小皆非〔臧明經拜經日記〕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王復齋韋堂曰論語止云楚狂其名氏原不傳然前云楚狂接輿後云孔子下不特兩相照應抑且記事書法之妙正見接輿而歌所以欲下其不復用車字者以有輿字在前也自莊子以接輿爲名又稱爲狂接輿演其歌辭至二十八句多不用韻此何足信而註家從之竟以爲名非也若皇甫謐高士傳又遠出作論語者之後撰其人姓名曰陸通益無足辨矣〔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接輿爲楚狂名解

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是過孔子之門非車前也觀鄭君注孔子下云下堂出門也可知故莊子人閒世亦載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云云接輿本卽楚狂之名若字楚辭涉江接輿髡首兮韓詩外傳二楚狂接輿躬耕以食戰國策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指箕子〕被髮而爲狂〔指接輿〕蜀志秦宓傳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皆足爲證若如注疏所說則傳記諸書皆不可通矣高士傳又謂姓陸名通更屬無稽〔經義叢鈔周中孚〕

鳳兮 至 殆而

詩本音曰凡詩中語助之辭皆以上文一字爲韻如兮也之只矣而哉止思焉我斯且忌猗之類皆不入韻余謂亦有以兮爲韻者如鳳兮鳳兮與下衰追韻是又曰古無平上去入四聲適爲一音余謂故下已殆二字與上衰追韻且卽謂已而殆而二而字通與上兮衰追已殆爲一韻亦無不可此古人韻而又韻之法也或問亦見諸三百篇否余曰齊風南山篇崔綏歸歸懷爲韻卽謂歸止懷止二止字通與上崔綏等爲一韻陳風墓門罵已矣與上斯知韻卽謂斧以斯之國人知之二之字通與斯知等爲一韻亦無不可顧甯人曰當知古人詩無處無韻不必以後人五言詩兩句一韻法求之〔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何德之衰

唐石經云何德之衰也案蔡邕石經云鳳兮鳳兮何而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下二也字唐石經無〔莊子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如與而古字通〕〔惠徵君九經古義〕

適楚

集註孔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此不過以發端楚字遂作是解不知楚狂二字連讀乃楚國之狂者也顧麟士曰接輿必是不知姓名因其迎車而歌而彊名之以紀其人如荷蕢之類非眞其人字接輿邢昺疏云爾殊附會余謂孔安國註已如是又莊子人閒世篇如是豈惟邢昺按史記世家之文孔子在楚國都中事也〔時都鄀括地志楚昭王故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二里今襄陽府〕果感是歌反乎衛下章集註自楚反蔡問津長沮意若以事續于上章者不知亦非然世家文乃葉字葉雖楚邑距蔡密邇故孔子哀公六年壬子歲蔡而葉葉而蔡久之方至楚國都聖人過化之跡歷歷可稽而忍付諸若滅若沒不一爲之用心耶〔閻徵君四書釋地續〕

顧麟士曰接輿必是不知姓名因其迎車而歌而強名之以紀其人如荷蕢之類非眞其人字接輿邢疏云爾殊附會按莊子人閒世篇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尸子亦云楚狂接輿耕於方城集解孔安國曰接輿楚人皆以接輿爲字師師相傳定非傅會況莊子明云游其門則不得有迎車而歌之事故下文孔子下鄭注云下堂出門也同莊子〔宋訓導四書釋地辨證〕

問津

水經注南陽葉邑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註宜採入〔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夫執輿者爲誰

夫執輿者爲誰蔡邕石經云執車者爲誰子路云云案車與古通用毛詩出車云我出我車荀子引作輿下章云出車彭彭史記引作出輿孟子曰十月輿梁成本亦作車梁〔惠徵君九經古義〕

滔滔者

微子滔滔者天下皆是也顧炫案滔滔當作慆慆魯論作慆慆古論作悠悠文選幽通賦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慆慆而不萉兮卒隕身乎世禍曹大家注慆慆亂貌漢書敘傳小顏注引論語慆慆者天下皆是也釋文滔滔鄭本作悠悠史記孔子世家亦作悠悠集解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孔鄭皆從古文文選養生論夫悠悠者旣以未效不求李善注引論語爲證字當作悠悠今本作滔滔者是後人改〔洪頤煊經義叢鈔〕

櫌

櫌摩田也又曰覆種或疑播種之後不可摩摩則種不固然沮溺耦耕時卽櫌國語云深耕而疾櫌之孟子亦曰𪎊麥播種而櫌之是櫌在播種之後問諸北方農人曰播種之後以土覆是摩而平之使種入土鳥不能啄也〔江愼脩羣經補義〕

耕是一事覆種又一事不應一刻之閒旋耕旋覆種也案櫌有二義孟子播種而櫌之說文徐注謂櫌爲摩田器布種後以此器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覆種者是也此處之櫌卽齊語管仲所云及耕深耕而疾櫌之以待時雨韋注云櫌摩平也時雨至當種之也莊子則陽篇深其耕而熟櫌之注櫌耡也史記甯戚傳耕之櫌之耡之耨之其事皆與耕相連在布種之前也〔李進士羣經識小〕

以杖荷蓧

以杖荷蓧包曰蓧竹器疏謂以杖擔一器蘿籠之屬攷蓧从草非从竹云竹器非說文莜草田器从草條省聲釋文今作蓧王氏農桑圖曰蓧字从草从條取其象也卽今盛穀種器與蕢同類可杖荷者以其差小耳〔崔茂才吾亦廬稿〕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

彬謂宋呂本中紫微雜說〔今未見其書此條見四庫全書提要引〕曰四體不勤二語荷蓧杖人自謂其說得之爲知也言由四體不勤則五穀不分田閒野老不能舍已之業而具知道塗往來之人也〔[illegible]傳攷證〕

植其杖而芸

植其杖而芸似謂植杖於他處然今人耘田以足必扶杖乃能用足則植杖正所以耘猶云拄杖〔江愼脩羣經補義〕

植其杖而芸

植其杖而芸蔡邕石經云置其杖而耘案商頌那詩置我鞉鼓箋云置讀曰植正義云金縢云植璧秉圭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說文曰植或作櫃从置〔惠徵君九經古義〕

植其杖而芸

植其杖而芸釋文芸音云多作耘字芸香草也頤煊案蔡邕石經文選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李善注太平御覽七百十引論語皆作耘耘說文作䅽或作耘芸卽䅽字之省〔[illegible]〕

庚仲

史記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列為諸侯按此則仲雍為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侯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即謂仲雍為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史記趙世家吳廣內其女孟姚索隱曰古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詩不吳不敖漢書武帝紀引作不虞不驁儀禮對衛方舜箋引不吳不揚作不虞不揚釋名吳虞也公羊傳定公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虞本或作吳石鼓文有吳人注曰虞人也水經注吳山在汧縣西古之汧山也國語所謂虞矣楊用脩曰吳古虞字省文如虖之省為乎樝之省為相也今吳山有兩名大虞小虞俗謂之大吳小吳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又攷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固有徵矣顧處士日知錄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五十三年伐魏取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吳祖太伯故日太伯後是為虞公後漢郡國志太陽有吳山上有虞城水經注亦作虞城虞城之書為吳城猶吳仲之書為虞仲也杜元凱左氏注亦曰仲雍支子別封西吳同上堯峯文鈔曰周有兩虞仲一為太伯弟仲雍吾吳人見左傳一為仲雍曾孫周章弟虞仲見史記當為河東大陽人論語之所稱逸民者果仲雍乎抑周章弟乎自漢孔安國至魏王肅何晏諸家俱不注虞仲何人近世始以仲雍實之此可疑者也太伯仲雍之逃周猶夷齊之以孤竹讓也孔子亦嘗推太伯至德矣及其詮次逸民則登夷齊兄弟於首而太伯獨不得援引此例與仲雍並列其義安在以時代考之仲雍前夷齊且百年論語序事之體亦不當先夷齊而後仲雍此又可疑者也仲雍雖竄髮文身以順荊蠻之俗固儼然繼世有土之君矣孔子逸之可也從而民之可乎春秋杞成公用夷禮則降其伯爵書子楚人猾夏當伐蔡之始則黜其國號書荊皆示貶也然則孔子之民仲雍者律之以春秋之法豈其為貶辭與此又可疑者也余謂可疑良是但漢地理志班固已以論語虞仲當仲雍先於集註矣汪氏未考及此閻徵君四書釋地續

以虞仲為仲雍自班志始然泰伯虞仲之讓與夷齊同夷齊並列不當獨遺泰伯仲雍在夷齊前百餘年不當顛倒次序仲雍為吳之君不當稱之為民亦不得為逸既君吳國不得謂之隱居獨善斷髮文身不過順其土俗亦無放言自廢之事疑別有一虞仲而今不可考如夷逸朱張之比耳李進士惇群經識小

夷逸朱張

長洲宋孝廉翔鳳論語鄭注說曰文選劉越石答盧諶書自頃輈張注輈張驚懼之貌也揚雄國三老箴云負乘覆餗姦宄侏張輈與侏古字通此鄭本為侏張知非人姓名矣故鄭注作者七人獨不舉夷逸朱張郝氏敬曰朱張朱當作譸書譸張為幻即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別其目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此說當得鄭義庸案論語釋文云朱張並如字眾家亦為人姓名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是讀朱張為侜張不以為人姓名也爾雅釋訓侜張誑也郭注云書曰無或侜張為幻侜輈譸同字侏則聲近假借也皇侃義疏作者七人下引鄭康成曰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不及朱張夷逸蓋逸民二人伯夷叔齊也夷逸一人虞仲也侜張陽狂者二人柳下惠少連也故聖人先論伯夷叔齊次論柳下惠少連後云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言夷齊讓國隱逸首陽謂之逸民虞仲竄逸蠻夷故曰夷逸考古質疑卷一云虞仲夷逸二人也班固以為仲雍竄于蠻夷而遁逸以遷固之博洽其失猶爾然則班孟堅讀論語以虞仲為竄逸蠻夷也葉氏之矣不足辨不舉泰伯者三讓天下至德不可以逸論也侜張為陽狂當如郝氏說爾雅侜張誑也誑可讀為狂猶楚狂接輿也作者七人注以荷蕢楚狂皆辟言者若從眾家以夷逸朱張為人姓名則聖人發論何但舉伯夷叔齊虞仲柳下惠少連五人乎臧明經拜經日記

身中清

史記孔子世家作行中清彬謂身作行是也中即訓身鄭君注檀弓韋昭注楚語皆曰中身也詳見惠氏九經古義上言夷齊不降志辱身惠連降志辱身此言隱居似與不降不辱者同科放言又與中倫中慮者相反故行則潔清廢乃通變也行與廢對論語道之將行也與道之將廢也與孟子行或使之止或尼之皆是朱武曹經傳攷證

廢中權

微子篇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亂世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釋文廢鄭作發云動貌案何平叔集解序云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說而世不傳至順帝之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此言古論孔說不傳後馬又為古論訓也又云漢末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為之注此言鄭注魯論又參齊古也然則廢之作發乃古論假借為廢魯論本字作發馬讀如字為誤當從鄭注謂發動中權道始與虞仲事合皇侃義疏引江熙曰超然出於塵埃之表身中清也晦明以遠害發動中權也亦用鄭本臧明經拜經日記

荊蠻吳

集註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又云仲雍居吳不違者遂以吳與荊蠻為二地實則一地寰宇記今常州無錫縣東南四十里有吳太伯城高忠憲所謂梅里平墟為泰伯端委之地是也下逮吳王僚二十三君並都此惟闔閭元年始築吳郡城徙都之今蘇州城通典吳之都其南百四十里與越分境余謂此必指檇李賈逵曰檇李越地班固曰故就李鄉吳越戰地今嘉興府西南有檇李城越王句踐既棲會稽後越語紀其地曰北至於禦兒此又指石門縣之語溪殆詩所謂今也日蹙國百里乎閻徵君四書釋地續

魯太師

集註於魯太師云太師樂官名於師冕云師樂師瞽者余謂前註不備案鄭康成周禮太師註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為焉命其賢知者以為大師小師晉杜蒯云瞽也太師也賈公彥疏以其無目無所覩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為之也就瞽之中命大賢知為太師其次賢知小者為小師其餘為瞽矇也又曰太師是瞽人之中樂官之長故凡國之瞽矇屬焉而受其政教故註為未備或曰太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不比瞽矇直云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安知當時有目而審於音者不以之充乎且太師一則曰大祭祀帥瞽再則曰大射帥瞽三則曰大喪帥瞽師之云爾未見其身之為瞽也余請儀禮以證曰大射儀曰僕人正正者長也相大師僕人師師者佐也相少師僕人士士者吏也相上工瞽方有相不必

樂正猶周禮大司樂小樂正猶樂師不復言相此有目無目之別也且鄉射禮曰工不興註謂瞽矇禮略也則後日大師不興亦以瞽瞍故或曰然則大師摯以下凡八人皆瞽無目者相率而去魯乎余曰亦不盡儞如播鼗周禮瞽矇掌之眡瞭亦掌之磬師掌敎擊磬卽敎眡瞭也書稱日食瞽奏鼓而眡瞭亦於賓射奏鳥想見當日有目者自採其樂器而去無目者憑人扶持之而去安得上畫者書此一幅伶官去國之圖哉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亞飯三飯四飯

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餔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此不言初飯者魯侯國不得比於天子之制與或有其人而此時未去與 李道士經識小

以樂侑食

或問以樂侑食古不獨鄉大夫以上且下逮士得毋太驕樂已乎余按顏氏家訓書證篇古樂府歌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夫古樂府出漢代甚老猶以樂侑食復何疑於古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襄

孔子在衛年五十九時學鼓琴師襄子世家一則曰師襄子再則曰師襄子三則曰師襄子與論語曰襄者自別一人且論語之襄乃魯伶官日以擊磬爲職守當未入海前豈容抽身以至於衛俾孔子從之學乎註本家語 云襄卽孔子所從學琴者非爾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河河內

太師摯適齊章集註河河內漢漢中海海島也並本邢疏緊貼入字作解以爲妙矣而河內之解則大不可蓋古所謂河內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內非若漢郡之但以懷溫爲河內史記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曰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豈此鼓方叔當日去魯直入冀州河之北乎抑不過居於河之濱卽曰入乎且認煞入字勢必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水中可居者曰洲又必如汎彼柏舟在彼中河中河河中也然後可此豈人所居處者哉疏義至此鑿矣拘矣或來詰曰國語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韋昭解入於河曰遷於河內入字不嘗作如是解耶余獨以爲否否蓋盤庚自河北而河南都亳殷皇甫謐以爲今偃師是三傳至于武丁仍都亳殷白公所謂以入於河自河徂亳者乃武丁爲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使居民閒遷徙不常故自河外入河內復自河內往河外此入於河郤確指河內言非同魯論孟子謂讀其書者當論其世余則謂并當論其地苟地之不知而謂能知其人身之所處心志之所寄焉者吾不信也 閻徵君四書釋地

君子不施其親

君子不施其親釋文施作弛云舊音絁紫邑反經仍作施左傳曰乃施邢侯正義云晉語施邢侯氏孔晁云廢其族也則國語讀爲弛訓之爲廢家語說此事亦爲弛王肅曰弛去爲施施行也服虔云施罪于邢侯施猶劾也棟案劾者謂罪法之要辭不劾其親者所以隱其罪親親之義也 古施弛字通見周禮注 惠徵君九經古義

周有八士 一節

八士文王武王時人南宮氏又爲尹氏見汲冢周書國語文王詢于八虞韋昭以八虞爲八士十亂中南宮括卽伯适也南宮伯達遷九鼎南宮忽散鹿臺之財皆見周書以爲成王宣王時人者皆誤 江處士羣經補義

周有八士

鄭君以爲成王時劉向馬融以爲宣王時按逸周書和寤篇曰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武寤篇曰尹氏八士太師三公是八士皆尹氏爲武王時人有明徵也或疑十亂之南宮适卽此伯适又克殷篇曰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禮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蓋達适忽尹氏之子別居南宮者猶南宮敬叔本孟氏子而以所居稱之耳國語文王詢于八虞賈侍中云周八士皆在虞官君奭言文王之臣有若南宮适然則八士且逮事文王矣殷法字積於仲周法字積於叔獨尹氏兄弟八人均布字之豈以爲禮之變而記之歟 孔檢討經學卮言

叔夜

叔夜棟案周有叔液鼎卽八士之叔夜也古文液或省作夜尙書大傳曰思之不容是謂不睿時則有脂夜之妖鄭康成注云夜讀爲液是古液字作夜 今五行志脂夜字皆作液 惠徵君九經古義

子夏曰可者 至 而矜不能

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按蔡邕正交論曰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 孔檢討經學卮言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

鑑案舊讀從民字絕句攷此宜以勞字爲斷與下信而後諫相比其民連下未信爲句義並通 武進士經讀考異

論語大德小德解

論語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孔注曰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然則可者乃不責其備之辭所云大德小德是皆有德之人大小者優劣之謂也孟子曰小德役大德可以爲證但從古注未見子夏之語必有弊也 經義叢鈔方觀旭

子游曰

子游曰蔡邕石經游作斿說文云㫃旌旗之游讀若偃古人名㫃字子游游旌旗之流也从㫃汓聲游與斿通大享九賓八日斿貢注云斿讀如囿游之游漢武班碑亦以斿爲游 惠徵君九經古義

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

鑑案近讀以門人小子爲句攷此子游所譏宜以子夏之門人爲句 周文章亦云子夏之門人 其門人中有幼者如小子當灑埽應對進退則可矣言外見子夏之門不分長幼悉以末爲務也 武進士經讀考異

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陸德明云洒正作灑埽本今作埽棟案陸說非也說文曰洒古文以爲灑埽字周禮隸僕掌埽除糞洒先鄭以爲洒當爲灑後鄭據古文論語定爲洒經傳中如毛詩弗洒弗埽洒埽穹窒於綏洒埽洒埽庭內晉語供備洒埽之臣皆古文也 周伯琦六書正譌以灑埽字俗周禮失之 惠徵君九經古義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君子之道焉可巫也漢書薛宣傳云君子之道焉可憮也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爲能體備之家君曰蘇解得之 惠徵君九經古義

賢者識其大者

賢者識其大者蔡邕石經識作志遮而云多見而識之白虎通引作志鄭玄注周禮保章氏云志古文識春秋僖廿四年傳云以志吾過又昭四年傳云且曰志之十三年傳云歲聘以志業皆古文識論語左傳皆出孔壁中故多古文賈公彥曰古之文字少志意之志與記識之志同後代自有記識之字不復以志爲識何晏晉人改志爲識而古文遂不可攷後人因循莫能是正可嘅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履蓋湯名

履殷湯名孔安國論語註也朱子易殷爲蓋不過以成湯名天乙旣見史記不應於此而復名履故作疑辭耳然紂名辛亦既見史記何牧誓曰商王受無逸曰殷王受豈非一人而有二名乎蓋必以生日名子者殷之質處間錫嘉名又殷之文且告天自稱名播衆呼其名豈尙復有可疑乎哉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予小子履

億案近讀履字上屬予小子爲句據大戴禮盧氏注引論語曰履敢用元牡是又以履字下屬義並通 武進士經讀考異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戰國策云制海內子元元非兵不可高誘曰元元善也姚察漢書訓纂曰古者謂人云善人因善爲元故元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棟案大誓云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則善人爲黎元審矣何晏以爲有亂十人失之 惠徵君九經古義

權量

日知錄曰權量皆古小今大至唐時則一斗當古三斗一兩當古三兩觀孔疏及通典史記正義其說皆合案沈括筆談載麻斗於宋祇得十之九又案元史宋斗視元祇得十之七通計古十斗於元止得二十一升也 李進士羣經識小

興滅國 一節

問謝文節公疊山謂武王之立祿父仍使之爲殷王盡有商畿內之地與周並立而命三叔以監之其位號如故也斯興滅繼絕之心故伯夷雖采薇西山見周之能悔過遷善雖死無怨而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武庚既死始降王而爲公以封微子故書序曰成王旣黜殷命疊山自言此說得之韓澗泉之論語解其說甚新未知如何 范 臈

答是說也穆堂閣學最賞之以爲足徵千古之謬然愚未敢以爲然澗泉之書今不傳若疊山之取之則固有爲言之不必深校其事之果然與否也民無二王使武王果不欲絕殷命何不立微子而已仍以西伯事之乎向亦嘗以是言正之閣學以爲此等皆新說不可解經也 全庶常經史問答

所重民食喪祭

億案此凡兩讀朱子集註引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時解因之遂以民食爲一事爲一讀 書正義五教所以教民故與民同句食與喪祭三者各爲一事相類而別故以惟目之言此皆聖王所重也論語云所重民食喪祭以論語即是此事而彼無五教錄論語者自略之耳案僞書襲論語孔氏反以錄論語者略五教非是 何氏集解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疏言帝王所重者此四事是以所重爲句民食喪祭各爲一事因各爲一義取讀証之書民惟邦本孟子民爲貴則民自另爲句時解合民食爲一非也 武進士經讀考異

寬則得衆 四句

天下有明知其不然而魏心眯目以從者時文是也前已卯南闈寬則得衆四句墨卷莫高於第十二名顧宸分兩截做上截做寬信敏公下截做得衆民任有功與說各以舜禹湯武事實配之旣典旣切亦古亦新又得結語之體余亦曾論習來心竊謂此章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文當首做堯然後及舜以下奈堯無如許事實舍之而做禹是乃牽題以就我圖觀者熱鬧而不顧理路之背馳也悲夫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皇清經解卷千三百四十三終

皇清經解論語羣解彙編目錄續

三人行二句見雍也十室之邑條　又見雜錄論語釋文
君取於吳爲同姓見羣籍各種經典伍拾柒頁
君而知禮見人倫皆氏而知禮總
子疾病見雜錄論語釋文
子溫而厲見雜錄論語義疏
泰伯
予有亂臣十人見雜錄論語釋文
子罕
鄉黨
門屏之閒見還位兩節總
沒階趨進翼如也見雜錄論語釋文
黃衣狐裘見羣籍各種禮制肆柒頁
見冕者見見齊衰者總
先進
季康子　好學見雜錄論語釋文
子在回何敢死見雜錄論語筆解
侍坐見閔子侍側總
亦各言其志也見雜錄論語釋文
浴乎沂見雜錄論語筆解
沂見雍也則必在汶上矣
唯赤則非邦也與見唯求則非邦也與
顏淵
爲仁由已見子罕夫何遠之有條
必不得已至足食見足食足兵條
盍徹乎見哀公問於有若條
吾得而食諸見雜錄論語釋文
子路
冉子退朝見鄉黨子退朝
憲問
奪伯氏駢邑三百見雜錄論語筆解
如其仁二句同上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見未仁乎條
子言衞靈

丘何爲一句同上
君薨至三年見上孟滕文公上定爲三年之喪條
衞靈公
在陳絕糧見先進從我於陳蔡者　又見雜錄附訂論語序說
蠻貊見禮記羣解彙編中庸壹百叁陸頁
鄭聲淫見羣籍各種經典伍玖頁
季氏
後世必爲子孫憂見雜錄論語釋文
陽貨
公山弗擾一節見雜錄附訂論語序說
中牟見子路子夏爲莒父宰
周南召南見詩經百十六卷拾捌頁
宰我請短喪見適而夫子爲衞君乎總
微子
孔子適齊見雜錄附訂論語序說
孔子行同上
是魯孔丘之徒與見雜錄論語釋文
朱張見夷逸條
身見禮記羣解彙編王制文身
河見詩經百十六卷貳拾捌頁
君子不施其親見雜錄論語釋文
子張
堯曰
曰予小子履二句見雜錄後人疑孔安國論語注
雖有周親二句同上
審法度見書經羣解彙編盤庚上法度條
雜錄目錄續
藏明經與汪漢郊書論古文無韻之文有證諸論語者見羣籍各種首均雜錄與汪漢郊書
孫與弟子皆稱仲尼見禮記羣解彙編檀弓下尼父條
論語稱子多弟子之於師見春秋雜錄大夫並以長幼之字爲稱總
論語言命皆以天言者皆理也專言命者皆數也見禮記羣解彙編大

論語雜錄目錄
魯論語
齊論多二篇
兩子張
論語古文今文
孔安國論語注
後人疑孔安國論語注
康成解論語
論語義疏
譙周注論語
論語釋文
恧
論語筆解
論語筆解纂
論語筆解好改字
集註援引多誤
古人引書多誤
論語解
讀論語
孔子生卒
孔子生年月日
附訂論語序說
弟子蓋三千焉
弟子門人
論語之書獨二子以子稱
論語論仁論共二十九條
兵

論語彙解彙編雜錄

魯論語

傳魯論語者念孫案語字涉上文而衍論下無語字者省文也上文傳齊論者亦無語字皇侃論語疏敘引劉向別錄云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合壁所得謂之古論皆其證也舊本北堂書鈔藝文部二引此正作傳魯論者無語字陳禹謨依俗本漢書增語字 王念孫讀漢書雜志

齊論多二篇

何晏論語序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頤煊案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問王是問玉之譌說文引論語自敘稱古文玉部璵字注引逸論語曰玉粲之璱兮其瑮猛也瑩字注引逸論語曰如玉之瑩以其不在古論篇中故稱爲逸是亦古論無此二篇之證 經義叢鈔洪頤煊

兩子張

序又云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頤煊案漢書藝文志論語古二十一篇有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爲篇名曰從政其篇名不與班志同者當是俗儒改本堯曰二章不知命章釋文魯語無此章據何晏序古論亦當無此章 同上

論語古文今文

釋文序錄云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号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於學官鄭元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馬魏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已意爲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據此則張侯論語已不全爲魯論厥後包周所注列於學官皆是本也鄭康成就包周之本以齊論古論校正之凡五十事則鄭本論語又參合古魯齊三書定之非張包周之舊矣何晏所集七家內孔安國馬融蓋純乎古文餘則三家並有然鄭君校從古論有注以識別使後人可考何晏就三家本以意爲之自序稱集諸家之美有不安者頗爲改易故采孔馬之注則改包周之本用包周之說又易孔馬之經自成一家不今不古甚可慨也今據何氏以前書略爲分別之漢石經殘碑此張侯魯論也史記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及許氏說文皆古論也石經見洪氏隸釋茲不贅列古論語傳不習乎魯論語專不習乎釋文下凡見釋文者皆不注所本古論語未若貧而樂道仲尼弟子傳魯論語未若貧而樂古論語而眾星共之魯論語而眾星拱之古論語有酒食先生饌魯論語有酒食先生餕古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魯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古論語縱之純如也孔子世家魯論語從之純如也古論語無適也魯論語無敵也古論語可使治其賦也魯論語可使治其傳也古論語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孔子世家魯論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古論語未知焉得仁魯論語未智焉得仁漢書古今人表論衡問孔中論智行下句同古論語崔子弒其君魯論語高子弒其君古論語吾不知所以裁之孔子世家魯論語不知所以裁之古論語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仲尼弟子傳魯論語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古論語文質彬彬魯論語文質份份說文人部廣圻案說文是古論語當互易古論語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魯論語夫子矢之曰予所鄙者論衡問孔古論語子之燕居魯論語子之宴居古論語吾未嘗無誨焉魯論語吾未嘗無悔焉古論語假我數年孔子世家魯論語加我數年古論語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魯論語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古論語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孔子世家魯論語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古論語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魯論語多見而志之知之次也白虎通禮樂古論語揖巫馬旗而進之仲尼弟子傳魯論語揖巫馬期而進之古論語正唯弟子不能學也魯論語誠唯弟子不能學也古論語君子坦蕩蕩魯論語君子坦湯湯古論語民無得而稱焉魯論語民無德而稱焉釋文後漢書丁鴻傳論古論語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魯論語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預焉白虎通聖人古論語空空如也魯論語悾悾如也古論語弁衣裳者魯論語絻衣裳者古論語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魯論語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後漢書張壹傳趙岐孟子章指古論語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魯論語賈之哉我待價者也白虎通商賈古論語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魯論語孔子於鄉黨逡逡如也孔子世家索隱隸釋山陽太守祝睦後碑古論語辯辯言唯謹爾魯論語便便言唯謹爾

古論語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孔子世家魯論語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古論語執圭鞠躬如也魯論語執圭鞠躬如也儀禮聘禮注古論語上如揖下如授魯論語上如揖趨如授古論語不使勝食既說文皀部魯論語不使勝食氣古論語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魯論語雖疏食菜羹必祭必齊如也古論語鄉人儺魯論語鄉人獻古論語君賜生魯論語君賜牲古論語見弁者魯論語見絻者古論語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魯論語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白虎通三綱六紀古論語車中不內顧魯論語車中內顧古論語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仲尼弟子傳魯論語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古論語南容三復白珪仲尼弟子傳魯論語南容三復白圭古論語仍舊貫魯論語仁舊貫古論語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魯論語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古論語無吾以也魯論語無吾已也古論語因之以饑饉魯論語因之以飢饉古論語詠而饋魯論語詠而歸古論語吾與䵻也說文黑部䵻雖皙而黑也从黑箴聲古人名䵻字子皙仲尼弟子傳作蔵字是省文魯論語吾與點也古論語仲弓問政仲尼弟子傳魯論語仲弓問仁古論語片言可以折獄者魯論語片言可以制獄者廣雅釋詁一折制也古論語子之迋也魯論語子之于也古論語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孔子世家魯論語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古論語吾黨有直躬者魯論語吾黨有直弓者古論語硜硜然小人哉魯論語悻悻然小人哉孟子公孫丑下注古論語朋友切切節節兄弟熙熙毛詩伐木傳魯論語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古論語子貢方人魯論語子貢謗人古論語有荷臾而過孔氏之門者說文艸部魯論語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古論語高宗諒陰三年魯論語高宗諒闇三年鄭注坊記公羊傳文九年注古論語在陳絕糧魯論語在陳絕粻古論語小人窮斯㜮矣說文女部魯論語小人窮斯濫矣古論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魯論語工欲善其事必先厲其器漢書梅福傳古論語好行小慧魯論語好行小惠古論語友諞佞說文言部魯論語友便佞古論語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魯論語言未及之而言謂之傲古論語邦君之妻魯論語國君之妻白虎通嫁娶篇引古論語邦人稱之曰君夫人魯論

語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白虎通嫁娶 古論語鑽孔子厥魯論語錄孔子所古論語湮而不稱魯論語泥而不滓史記屈原賈生傳也後漢書陳蕃傳皆泥而不滓嚼然泥而不滓者而無擇禰衡傳泥而不滓論語徇患失之亡所不至漢書朱雲傳 古論語古之矜也廉魯論語古之矜也貶古論語天何言哉天何言哉魯論語夫何言哉夫何言哉古論語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仲尼弟子傳 魯論語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古論語惡果敢而窒者魯論語惡果敢而窒者古論語惡徼以爲知者魯論語惡絞以爲知者古論語齊人餽女樂魯論語齊人歸女樂古論語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孔子世家亦當作兮 魯論語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無二也字漢石經有 古論語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魯論語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古論語悠悠者天下皆是也史記孔子世家文選晉紀總論注 魯論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古論語朱張魯論語侏張古論語行中清孔子世家 魯論語身中清古論語廢中權魯論語發中權古論語百工居肆以成其事魯論語百工居肆以致其事白虎通辟雍 古論語君子之道焉可誣也魯論語君子之道焉可憮也漢書薛宣傳 古論語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仲尼弟子傳 魯論語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古論語敢昭告于皇皇后帝魯論語敢昭告於皇天上帝白虎通三軍 古論語有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魯論語無此章魯論語衛靈公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古論語無此章凡六經古今文不可偏執古文多假借今文多正字又往往古文得其眞今文或以形聲致誤故必合考之方兩通漢儒今文家不知古義古文家鄭康今學皆過也能參合古今擇善而從可爲後學法守者惟北海鄭君一人而已臧茂才經義雜記

孔安國論語注

何晏論語集解敘既云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乃其所集諸家之說仍有安國注語後之疑僞古文尚書孔傳者往往據論語孔注以爲證今讀海甯陳仲魚鱣所輯論語古訓據其執謂鄹人之子知禮乎注云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謂安國爲孔子十一世孫而注云孔子父叔梁紇此大可疑者子乃歎古來僞書何限惜無明眼人道破尒若僞日本孝經古文孔傳云孔子者男子之通稱其謬妄不待言矣孫侍御讀書脞錄

後人疑孔安國論語注

孔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云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惟墨子引湯誓與此正同愚案孔注論語又傳尚書今此文明載尚書湯誥而反云墨子引書若此此後儒所以疑古文尚書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注論語言雖有管蔡爲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與注尚書異何晏論語集解序云古論惟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乃其集解中仍引安國之說後之疑古文尚書傳所由并疑論語注崔茂才吾亦廬稿

康成解論語

書湯誥正義云鄭解論語用元牡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詩閟宮正義論語曰皇皇后帝論語說受終文祖玄牡祭上帝也案國語王子晉言皇天嘉禹胙以天下韋昭注亦引論語帝臣不蔽簡在帝心爲證蓋其時古文湯誥未出故舊書相承以曰字屬上句亦命禹爲句於詞亦順然予小子履句不知康成作何解想必不以履爲湯名尒據大戴禮少閒篇商履代興白虎通姓名篇湯王後更名爲子孫法本名履也竹書紀年則湯名天乙又名履自無可疑或以論語履爲湯字之誤書古文謬湯非名也豈有告天而自稱予小子湯者乎孫侍御讀書脞錄

問古人引書多誤如王伯厚舉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爲孔子論語非僻書何以舛謬乃爾曰伯厚所舉尙有未盡後漢章帝紀引博學而篤志王充論衡引死生有命亦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北史何妥傳引仍舊貫何必改作以閔子之言爲孔子劉知幾史通引吾日三省吾身昔者吾友以曾子之言爲孔氏論衡引紂之不善以子貢之言爲孔子宋書劉延孫傳贊引事君數斯疏矣稱子曰不稱子游皆是也然則古人固多誤乎非也漢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故漢唐諸儒引用論語雖弟子之言皆歸之孔子後儒未達此義輒謂諸弟子之言多有流弊豈知論語所述皆孔氏微言大義端木游夏諸賢其言皆聞諸夫子者乎錢宮詹潛研堂集

論語義疏

皇侃論語義疏十卷當南宋時已佚故朱子亦未之見近始與古文孝經孔傳並得之日本國中嘗取一二書衡量之則孔傳屢而皇疏似眞也其中遺文佚事若管仲奪邑之伯氏名偃公冶長辨雀語張石虎難夷齊之類洵足以資多識而廣異聞且所采舊說數十家標新領異非唐以後人所能僞撰然經文與今本多異其合于史書徵引者固可擇善而從而流傳既久亦容有彼國人之竄改如子行三軍則誰與釋文云與皇音餘而今本義疏云若行三軍必當與己是仍讀如字而不音餘也子溫而厲釋文云皇本作君子今義疏本仍作子吾不能無疑焉好古之士當分別觀之而不徒震爲異域之祕書斯可矣孫侍御讀書脞錄

問論語何氏集解采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康成陳羣王肅周生烈八家之說周氏不詳其名周生烈字文逸燉煌人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晉中經簿云周生姓烈名今本集解有周無周生何也曰平叔自序備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疑平叔元本姓名兼舉後人厭其繁複因刪去其名又不知周生之爲複姓并生字亦去之由是周氏周生氏兩家之說不可辨矣後得皇侃義疏讀之凡孔馬鄭陳王周生諸人皆稱名惟包咸作苞氏而不名蓋何氏家諱咸故也然細檢全部但有周生氏而無周氏殊不可解錢宮詹潛研堂集

譙周注論語

譙周論語注十卷梁時尚存劉昭注續漢書曾一引之鄉人儺注儺細之也以葦矢射之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論語釋文

今所傳論語本較釋文多異如患不知人也釋文無人字案其爲爲政下釋文有也字晉與女釋文作爾巧言令色足恭章釋文云一本此章首有子曰字恐非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釋文云三人上有我字必有作必得子疾病子路請禱鄭本無病字釋文云案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予有亂臣十人釋文無臣字注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汝陋避與如也釋文無字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釋文無季字亦各當其志也釋

文無也字吾得而食諸釋文吾字下有焉字子言衛靈公之無道釋文作子曰邱何爲是栖栖者與釋文無爲是二字後世必爲子孫憂釋文無後世二字是魯孔邱之徒與釋文作孔子之徒與君子不施其親釋文作不弛蓋今本與唐初之本又多違異也 李進士肇亨識小

𢘑

論語釋文於泰伯先進兩篇俱有𢘑字云古臣字案一忠爲臣其義淺鄙當因艸書臣作五與一忠相似俗生附會成之陸德明著書在隋季已有此字蓋出六朝人妄作陸氏仍爲古文由於不精小學故也戰國策亦有𢘑字姚宏校本以武后所造深疑之予謂武后頒行十二字亦有所本非盡出臆造要是魏晉以後增加之字若仍作秦漢古文則惑矣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餘錄

論語筆解

俞潛山云韓退之論語筆解中多異字有本前人之說者有不可信者宰予晝寢作畫寢則梁武帝已有此說浴乎沂作沿乎沂則王充論衡明雩篇已作涉沂解此本之前人者也子在齊聞韶三月二字作音則史記引此文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可并作一字也回何敢死作回何敢先吾以女爲八字句同則呂氏春秋勸學篇引此文並作死而其上文曰曾點使曾參過期不至人見曾點曰無乃畏耶 高誘注畏猶死也 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與此一例不可改爲先也疑此書乃託名退之者 孫侍御讀書脞錄

論語筆解纂

習之好改字余既有辨矣覆讀之有可采備一說者纂錄於此事君數章何晏注數謂速數之數李云君命召不俟駕速也豈以速爲辱乎吾謂數當謂頻數之數 案速讀爲促卽頻數義 此解與集注同子見南子章孔注矢誓也李云矢陳也否當爲否泰之否厭當爲厭亂之厭孔失之矣爲誓非也後儒因以矢爲誓又以厭爲擯益失之矣案釋文引蔡謨云矢陳也否王弼李充備鄙反厭於琰反又於豔反正義曰蔡謨云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然此解與蔡王李充等合自行束脩章云說者謂束脩爲束帛脩爲脯人能奉束脩於吾則皆教誨之此義失也吾謂以束脩爲束修則然矣仲尼言小子洒掃進退束修末事但能勤行此小者則吾必教誨其大者案漢人皆以束脩爲約束修絜李解與舊說合子曰由知德者鮮矣云此一句是簡編脫漏當在子路愠見下文一段爲得案集解載王肅注云君子固窮而子路愠見故謂之少於知德此解與王意合君子不施其親云施當爲弛此解與余說合今之學者日習朱子集注於何氏集解置之高閣更何暇及此而不知唐人之書亦不可不讀也或疑此爲後人託撰然卽以玆數端論之似非宋以來學者所能言且其文繁意複與唐人義疏極相似 臧茂才經義雜記

論語筆解好改字

唐李習之論語筆解好改本文六十而耳順云耳當爲爾猶言如此也曾謂泰山云謂當作爲宰予晝寢云晝當爲畫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事人之生也直云直當爲悳子所雅言云音作言字誤也傳寫因注云雅音正言 今孔注作雅言正言疑李所見本誤 遂誤爾三嗅而作云嗅當作鳴鳴之鳴雉聲也以爲食具非其旨而貨殖焉云貨當爲貲殖當爲權子貢貲於權變未受性命之理吾以女爲死矣云死當爲先浴乎沂云浴當爲沿周三月夏正月安有浴之理硜硜然小人哉云小當爲之既云言必信行必果豈小人爲耶善人教民七年云當作五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云仁當爲備 案孔注云雖君子猶未能備謂於仁未能全備李氏似因此誤會 以杖叩其脛云古文叩作扣當作指君子貞而不諒云諒當爲讓孔子時其亡也云時當爲待鄉原德之賊也云原類柔字之誤猶之與人也云猶之當爲猶上凡所改易皆無依據義又淺陋不可從也學者無爲所惑 臧茂才經義雜記

集註援引多誤

按張南軒有言爲治者多不本於學而爲道者反不涉於事說者謂括盡漢以來俗吏儒生之病余謂儒生不獨如是卽生平所撰之傳註一涉事援引多誤朱子猶不能免故余少嘗習集註時心生疑議今老矣當爲世歷數之如季文子實始專國不待武子蘧伯玉不對而出無關甯殖子糾兄而非弟曾西子而非孫武丁至紂凡九世而非七世昭陽敗魏亡八邑而非七邑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餘當作一孔子卒至孟子遊梁百四十餘年餘當作四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當作八百五十年程子生乎千四百年後當作千三百四十餘年定公十三年去魯三當作四哀公之十年自楚十當作六勞心四句皆古語四當作六梁惠上下本一篇一誤作二七尺曰仞用包咸說奈與趙岐八尺曰仞不合二十兩爲鎰用趙岐說奈與國語二十四兩爲鎰不合六尺之孤謂年十五今但曰幼五尺之童謂年十歲今但曰幼小不衣冠處譏說苑而爲家語家語者流譏班固而爲史遷至于文武改文武而爲文王行年五十同六十而爲莊周先發後聞胡傳原非謂仲尼練冠繅緣儀禮何曾以嫡母滅夏后相乃寒浞而非羿去魯司冠則適衛而非齊壁纇之纇謂鼻莖折枝之枝謂肢體北牖宜依儀禮牖作墉麻衣宜依儀禮上增麻畫邑宜依史記爲晝潔河宜依爾雅爲絜沂水之內無溫泉魯城之東無高山史魚史氏也非官名柳下惠柳下食邑也非居周公以聖人爲兄弟所宗故曰宗國云爲長者非虞仲非仲雍爲句吳君長者故曰逸民疑別一人是曹交以國爲氏非君弟也惠公小國之君非費邑也盆之爲藏不勝字勝音升見孫氏疏公叔文子爲公孫拔寫作枝見陸氏釋文儋子齊人也與後齊相也幾二人所從學琴者本衛師襄子乃二人敬叔弟也非懿子之兄顓臾近也非遠人之謂盤沐浴之盤本孔疏何如用韋昭註槃承盥器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本左傳何如用毛萇詩傳下邑曰都磯石激水改作水激石非蓧芸田器相承爲竹器非毛老也見周禮非髮色之謂胖大也見鄭註非安舒之謂厲者辭之確厲嚴正也字訓無確義也辭者說之詳辭亦說也古語不厭複也戟有枝兵戈平頭戟其器各別不得卽以戈作戟解麋澤獸陰鹿山獸陽其類各別不得如鴻雁作大小解符節本二不盡以玉爲之輅名起虞不待至商有之中庸帑指子孫孟子帑指妻子此隨文解之爲得楚辭幼艾指女色戰國策幼艾指男色義與此同烏乎同中庸期月指一月論語期月指一歲各隨文解之爲得上孟昔者指昨日下孟昔者亦指昨日忽易作前日失之莊子引墨生不歌於治喪何與列子引伯成子高於楊朱何與宰我短喪章已止也齊宣短喪章已猶止也猶字不必子謂子貢章愈勝也子貢問師章愈猶勝也猶字不必未信以爲厲已厲猶病也厲民而以自養厲病也猶字不可省民之從之也輕輕猶易也輕千里告以善輕易也猶字不可省杠方橋也方字宜衍蹝草履也草字宜衍何事非君宜註前不宜註後擇不處仁何註孟異乎註論散宜爲古二字之

氏非名宜生子叔爲魯文公之族自宜註出不害非告子之名叔父豈徵子之誤以魯有少施氏安知孟施非其氏謂施發語聲非至子夏氏卜子禽氏陳子游氏言子貢氏端木子張氏顓孫子華氏公西皆非姓古男子無稱姓者獨不聞乎甚至有明明姓可考而仍以氏作姓總緣不識姓與氏之別若令尹子文姓不曰芈而曰鬬齊宣王之姓不曰媯而曰田是也（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古人引書多誤

問古人引書多誤如王伯厚舉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爲孔子論語非僻書何以舛謬乃爾曰伯厚所舉尚有未盡後漢章帝紀引博學而篤志王充論衡引死生有命亦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北史何妥傳引仍舊貫何必改作以閔子之言爲孔子劉知幾史通引吾日三省吾身昔者吾友以曾子之言爲孔氏論衡引紂之不善以子貢之言爲孔子宋書劉延孫傳贊引事君數斯疏矣稱子曰不稱子游皆是也然則古人詎多誤乎非也漢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故漢唐諸儒引用論語雖弟子之言皆歸之孔子後儒未達此義輒謂諸弟子之言多有流弊豈知論語所述皆孔氏微言大義端木游夏諸賢其言皆聞諸夫子者乎（錢宮詹潛研堂集）

論語解

學而時習之者學兼誦之行之凡禮樂文藝之繁倫常之紀道德之要載在先王之書者皆當講習之貫習之爾雅曰貫習也轉注之習亦貫也時習之習卽一貫之貫貫主行事習亦行事故時習者時誦之時行之也爾雅又曰貫事也聖人之道未有不於行事見而但于言語見者也故孔子告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貫者壹是皆行之也又告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此義與告曾子同言聖道壹是貫行非徒學而識之兩章對校其義益顯此章乃孔子教人之語實卽孔子生平學行之始末也故學必兼誦之行之其義乃全馬融注專以習爲誦習失之矣朋自遠來者如孔子道兼師儒周禮司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各國學者皆來爲弟子從學也蓋學而時習未有不朋來者聖人之道不見用於世所恃以傳於天下後世者朋也人不知者世之天子諸侯皆不知孔子而道不行也不慍者不患無位也學在孔子位在天命天命既無位則世人必不知矣此何慍之有乎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者此也後世學者於學尚未能時習而妄欲見知於時見用於世或且患得患失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君子小人之別在乎此矣易曰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卽此道也此章三節皆孔子一生事實爲史記孔子世家全篇之總論故弟子論撰之時以此冠之二十篇之首也二十篇之終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與此始終相應也（阮宮保揅經室集）

讀論語

論語二十篇孔子七十以後之言居多矣何也史記孔子去魯年五十六凡十四歲而反乎魯其爲七十無疑所云歸與歸與以裁吾黨小子荅問於是焉多七十從心假我數年之語可徵也又考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其載歲數特詳惟子路少孔子九歲其曾閔樊上顓孫澹臺皆少孔子五十以下而子淵子羔子賤子游及原冉公西端木之徒皆少孔子四十以上下此鑿然二書可考者孔子七十時曾子才二十四歲耳而其書尚成於門人且記曾子啓手足語曾子沒時孔門弟子畧無存者矣則其不能紀遠斷可知也甚矣學者著書立說戒登咸而傳遲暮有以也（馮明經解舂集）

孔子生卒

集註序說云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生至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年七十三案公穀書孔子之生皆在襄公二十一年穀梁書於十月之後是也公羊傳書十一月庚子一字衍文乃傳寫之誤觀下書十二月庚辰朔及陸氏釋文可見史以爲二十二年非也左傳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孔子卒推長歷四月無己丑己字乃乙字之誤蓋孔子以襄公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依夏正則在八月以哀公十六年四月十八日乙丑卒依夏正則在二月歷年凡七十四也（李進士羣經識小）

孔子生年月日

左氏傳於哀十六年書孔子卒而不書生年公羊云襄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生穀梁云二十一年十月庚子生史記則云二十二年孔子生而無月日攷賈逵注左傳於襄二十一年云此年仲尼生又昭二十四年服虔注引賈逵說云仲尼時年三十五是漢儒皆以孔子生在襄廿一年也是年經書十月庚辰朔則十一月無庚子曰予以三統術推襄公廿一年十月己卯朔其月廿二日庚子是爲宣尼生之日年從公羊月從穀梁與賈服注左傳亦合（是歲距上元積年十四萬二千六百七十九滿統法去之則入甲申統一千寄九十一年也以章月乘之章法除之得積月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一二閏餘十八又以月法乘積月以日法八十一除之得積日三十九萬八千四百五十二九小餘七十七積日滿六十去之得大餘五十九是襄廿一年周正月癸未朔也是歲閏餘十八閏當在二月後依術遞加二月癸丑朔大閏二月癸未朔小三月壬子朔大四月壬午朔小五月辛亥朔大六月辛巳朔小七月庚戌朔大八月庚辰朔小九月己酉朔大十月己卯朔小十一月戊申朔大十二月戊寅朔小　自襄廿一年至）哀十六年實七十四歲而賈云年七十三者古人以周歲始增年也史記謂生於襄廿二年年七十三則以相距之歲計之（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孔子生公羊襄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案經上文云十月庚辰朔則庚子爲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不得有庚子也釋文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據此則古本公羊無十有一月四字有者後人妄增余穀梁亦作十月蓋孔子以周之十月夏正八月二十一日生（左襄二十一年正義引公羊傳亦有十有一月四字則穎達所據本已誤　孫侍御讀書脞錄）

孔子之卒杜氏謂四月十八日乙丑非己丑五月十二日乃己丑然史記孔叢皆作己丑與左氏合則恐是杜氏長歷之誤也吳程以大衍歷推之乃四月十一日不知誰是（蔣學鏞）

荅前二年五月庚申朔是左氏所紀下距是年四月中間當有一閏以庚申朔遞推之六月朔爲庚寅七月八月朔爲己未己丑九月十月朔爲戊午戊子十一月十二月朔爲丁巳丁亥次年正月二月朔爲丙辰丙戌三月四月朔爲乙卯乙酉五月六月朔爲甲寅甲申七月八月朔爲癸丑癸未九月十月朔爲壬子壬午十一月十二月朔爲辛亥辛巳而閏月及次年正月朔爲庚戌庚辰二月三月朔爲己酉己卯四月朔爲戊申是四月十八日乃乙丑也若四月十一日乃戊午也杜氏似不謬宋潛谿謂是年四月壬申朔則謬矣（全庶常經史問答）

問顏淵少孔子三十歲及三十二歲卒則是孔子之六十二歲而哀公之六年也是年孔子厄於陳蔡之間顏淵尚有[illegible]

書卽以是年死然孔子尙在陳或曰已反於衛要之不在魯可知矣然則謂顏淵道死則孔子歛之其父何由請車爲槨如謂先歸於魯而死則顏路何由越國而請之子且門人厚葬又何且請之子孔子以哀公十一年返魯顏路何由越國而餽祥肉皆可疑也而更有異者伯魚以孔子十九歲生其卒也年五十則是孔子之六十八歲返魯之歲而哀公之十一年也顏淵死於五年之前而曰鯉也死何與王肅謂史記所紀弟子之年世遠難信是已而又以鯉也死爲虛設之詞得無謬乎是不可解也先生旁搜遠覽必有以釋後人之疑范爔

答孔門弟子之年史記家語互有不同則王肅以爲世遠難信者是也如梁鱣在史記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則曰三十九歲季羔在史記少三十歲家語則曰四十歲言游在史記少四十五歲家語則曰三十五歲樊須在史記少三十六歲家語則曰四十六歲子賤在史記少三十九歲家語則曰四十九歲今本家語無九字大抵二三四之間多誤蓋古人四字亦用亖畫故與二三易混家語後出或疑其非古本多依史記然終亦難定其孰是也故愚疑顏子少孔子四十歲則於鯉也死之言合孔子七十三歲而卒或云七十四或云七十二然則顏淵之死亦與兩楹之夢不遠至王肅以爲虛設之詞則其謬了然易見也問向意顏淵之死後於伯魚而先於子路故子貢曰昔者夫子於顏淵如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如先生之言則似又後於子路也顏淵死孔子及食其祥肉則似非卽夫子卒之年若子路卒於孔子七十一歲若以顏子少孔子四十歲計之誠後一年公羊傳於獲麟之年牽連書喪予祝予之慟亦先顏而後仲此不過偶然參錯然要之二子之死相去不遠至孔子以四月己丑卒卽謂七十二亦何必不及見顏淵之祥祭也況安知其非七十三也全庶常經史問答

附訂論語序說

按孔子生年月日諸家紀載不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己酉經書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而穀梁傳書庚子孔子生公羊傳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二家年與日皆同而月或參錯史記月日同公羊而年則後一歲朱子序說引用史記於此不暇致辨惟洪慶善闕里系譜程登庸年表辯正斷以穀梁爲是皆謂孔子生於己酉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無可疑者夫穀梁誠是則是年十一月無庚子公羊之誤亦已明矣而穆氏乃欲牽合二傳謂穀梁解春秋以夏正公羊以周正穀梁之十月建亥卽公羊之十二月而寫公羊者誤書十二月爲十一月此則穿鑿之甚矣夫周人改時又改月此事確有明徵三傳皆同用周正耳豈有穀梁獨用夏正之理愚嘗因近世厤家之法爲春秋厤譜考其交食合朔知春秋所書無不用周正者又推襄二十一年十月庚辰合朔十日己丑秋分此非建酉月而何如曰此建亥月也則合朔當己卯而庚子非二十一日矣惟洪氏言孔子生於今之八月最爲得之其年之先後愚亦意其當以二傳爲信史遷之爲人讀書疎略其書謬舛極多不止此一事也近世薛方山人物考書曰庚戌歲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甲申時生此又不思之甚者夫己酉年十月庚辰朔則庚戌年十月當甲戌朔庚子乃二十七日也而顧混穀梁史記而一之可乎

適周問禮在昭公二十四年癸未此年五月乙未朔日食曾子問篇云昔者從吾老聃助葬於巷黨日有食之疑卽此月也

按曾子問篇記孔子言吾聞諸老聃者四章皆當時問禮之遺言與今老子書所謂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殊不類何也

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此事亦出私意蹤迹不可信以爲然

按左傳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志於季氏因陽虎是年十月虎欲爲亂不克而出入於讙陽關以叛不言不狃以費叛而蘇氏古史取論語事載之是年蓋虎既據陽關以叛不狃亦據費邑爲聲援是亦叛也故論語以叛書之及明年虎敗奔齊不狃勢孤遂不敢動桓子新遭大變亦畏縮而不敢討自是復爲費宰者四年至定十二年季氏將墮費不狃懼其及已乃帥費人襲魯不克奔齊於是始爲眞叛矣或疑十二年無費叛事者有之孔子必不應其召不知左傳論語所載各殊孔子欲往在此而不在彼也序說載費叛在定九年雖不能的知何時大約在爲中都宰已前可知若據家語定五年季平子卒時夫子已宰中都則八九年當進位爲司空司寇矣既仕於朝居大位乃欲赴費人之召於義何居乎

夫子去魯世家以爲定十四年事魯世家以爲十二年事衛世家靈公三十八年孔子至衛則又定十三年事也愚按孟子史記因郊膰不致而行魯郊常在寅卯月得其時則不書於春秋此數年經不書郊意夫子蓋當春而行而十二年墮郈事在夏月已後則魯世家言十二年者誤矣先儒疑十三年夏有築蛇淵囿大蒐比蒲事宜非夫子在位所爲然則去魯事其在十三年之春乎

夫子絕糧於陳蔡之間蔡舊都在陳之南言間者陳蔡境上也哀公二年蔡畏楚而遷吳十一月遷於州來淮南下蔡縣州來去陳都已遠蔡之舊都已折而入於楚矣不得復言閒也陳蔡之阨其在哀二年蔡未遷以前乎

史記哀四年孔子自陳遷於蔡明年自蔡如葉又反乎蔡是時蔡遷於州來哀四年有公孫翩之難昭公被殺十一月而後葬夫子何爲惓惓於蔡如是竊意史遷本無他據蓋因陳蔡之阨傳之者失其事實意此數年夫子必嘗徘徊於陳蔡之間故有自陳遷蔡自蔡如葉又自葉反蔡之說朱子嘗疑絕糧事不在哀六年故序說於此數年事書之甚略然猶曰如蔡及葉不得已且從史記也

絕糧事朱子已辯之愚按是時蔡已畏楚而遷於吳陳則方有吳師楚昭王不愛其死軍於城父以救之陳人之德楚也必矣乃敢越國而謀圍其所聘之人此尤不可信者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若昭王遣使來聘其後又發兵來迎何得謂無上下之交乎江慎修羣經補義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氏壁中有兩子張謂卽堯曰章後子張問從政別爲一篇則未有一章可作一篇者是必別有子張一篇未必是從政章也若齊論語又有問王知道一篇合二十二篇似亦并子張一篇在內但問王知道四字相聯不合亦必問王一篇知道一篇其曰一篇者亦誤也當時安昌侯張禹能通古齊魯三家論語以授成帝則在漢末尙未亡至西晉何晏爲魯論集解然後古齊二論亡不可考耳毛檢討四書賸言

弟子蓋三千焉

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嘗舉此段以示友人曰此古今學問大關鍵處朱子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八字自弟子蓋三千起載論語序說中

不知太史公箄挺致教法正爲下通六藝者張本刪之殊失其意友人黃以周曰古者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生詩書禮樂以造士故孔子亦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如是四者而已至周易者卜筮之繇辭春秋者侯國之史記掌於太卜職於太史非士子之所肄習惟孔子晚年喜贊易併修春秋始合所刪之詩書所定之禮樂而成六經一名六藝故曰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當日之所教只以正業正業者詩書禮樂其能兼通易春秋二經者七十有二子耳弟子列傳首引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是也若以六藝與周官同則禮樂射御書數司徒以之教萬民保氏以之養國子豈必異能之士哉集註弟子章於文云謂詩書六藝之文六藝大屬射御等而冠之以詩書精矣備矣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經義叢鈔史記孔子世家弟子列傳正誤已列論語偶記不再錄

弟子門人

後漢賈逵傳始析弟子與門生爲二註未備歐陽公孔宙碑陰題名跋云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百人其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今宙碑殘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者四十三人余按鄭康成傳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適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是其證也然論語稱門人者八弟子者三門弟子者二孟子稱弟子者三門人者一皆正屬一人此則古今稱謂之不同耳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問 竹垞據漢隸分門人弟子而爲二近日李穆堂侍郎本之而吾丈不以爲然願聞其說 范[illegible]

答 東漢泰山都尉孔伷碑陰既有弟子復有門生歐陽兗公以爲受業於弟子者爲門生也考後漢書賈逵傳顯宗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鄭元傳諸門生相與譔所答弟子問作鄭志則門生之於弟子確然不同但據楊士勛穀梁疏曰門生同門後生則是一堂之中不過年數輩行畧有區別所稱弟子云者如後世三舍之有齋長而非如兗公所云也至經傳所云門人則禮記鄭注以爲即弟子而竹垞誤引兗公之語欲以爲門生之受業于弟子者愚質之檀弓家語以及史記漢書更無一合即以論孟言之已多傳會哉琴之不敬疾病之爲臣安見其爲子路弟子也厚葬之請安見其爲顏子弟子也一貫之問安見其爲曾子弟子也治任之入揖安見其爲子貢弟子也 以上數條注疏中亦間有如此者不足信 祇問交之門人可言子夏弟子但果爾則門人正弟子也何也是章非對孔子而言也家語七十弟子中有懸亶祀典疑爲鄡單之譌而闕之今乃據唐儀韻注以爲是門人也置之私淑之列不亦妄乎蓋惟兗公之說本難盡信故劉孝標世說注服虔欲治春秋聞崔烈方集門生講傳乃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臧榮緒晉史王褒門人爲縣所役褒謂令曰爲門生來送別是門人可與門生互稱之證也門人即弟子則門生亦非私淑可以了然而穀梁疏之言信矣竹垞一時之失未可宗也 全謝山經史問答

論語之書獨二子以子稱

魏華父曰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於曾門益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於孔子進而稱子不敢氏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既子且字如閔子之等不一二人或字或子者又數人然淵弓至游夏最號高弟字而不能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論則字爲尊益子雖有師道之稱係於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偃至於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無敢以爲疑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而游夏諸子之門人亦各字所師相承至於漢初猶未敢輕以字許之則知字不易於子也此亦妙論足廣學識之未備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論語論仁論

孔子爲百世師孔子之言著於論語爲多論語言五常之事詳矣惟論仁者凡五十有八章仁字之見於論語者凡百有五爲尤詳若於聖門最詳切之事論之尚不得其傳而失其旨又何暇別取論語所無之字標而論之邪今綜論論語論仁諸章而分證其說於後謹先爲之發其凡曰元竊謂詮解仁字不必煩稱遠引但舉曾子制言篇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及中庸篇仁者人也鄭康成注讀如相人偶之人數語足以明之矣春秋時孔門所謂仁也者以此一人與彼一人相人偶而盡其敬禮忠恕等事之謂也相人偶者謂人之偶之也凡仁必於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見若一人閉戶齊居瞑目靜坐雖有德理在心終不得指爲聖門所謂之仁矣蓋士庶人之仁見於宗族鄉黨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仁見於國家臣民同一相人偶之道是必人與人相偶而仁乃見也鄭君相人偶之注即曾子人非人不濟中庸仁者人也論語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旨能近取譬即馬走水流之意曰近取者即子夏切問近思之說也蓋孔門諸賢已有未仁難並之論慮及後世言仁之務爲高遠矣孔子答司馬牛曰仁者其言也訒夫言訒於仁何涉不知浮薄之人語易侵暴侵暴則不能與人相人偶是不訒即不仁矣所以木訥近仁也仲弓問仁孔子答以見大賓承大祭諸語但言敬恕之道於仁無涉不知天子諸侯不體羣臣不卹民時則爲政不仁極之視臣草芥使民糜爛家國怨而畔之亦不過不能與人相人偶而已秦隋是也其餘聖門論仁以類推之五十八章之旨有相合而無相戾者即推之諸經之旨亦莫不相合而無相戾者自博愛謂仁立說以來歧中歧矣吾固曰孔子之道當於實者近者庸者論之則春秋時學問之道顯然大明於世而不入於二氏之塗吾但舉其是者而非者自見不必多其辭說也 阮宮保揅經室集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元謂孔子論人以聖爲第一仁即次之仁固甚難能矣聖仁二字孔子皆謙不敢當子貢視仁過高誤入聖域故孔子分別聖字將仁字降一等論之曰所謂仁者己之身欲立則亦立人己之身欲達則亦達人所以必兩人相人偶而仁始見也即如己欲立孝道亦必使人立孝道所謂不匱錫類也己欲達德行亦必使人達德行所謂愛人以德也曾子所謂人非人不濟正是立人達人之道也亦即近取譬之道也此皆不視仁太高誤入聖字也爲之不厭己立己達也誨人不倦立人達人也立者如三十而立之立

達者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之達

元又謂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此謂仁猶人之所以爲心義猶人之所以爲路非謂卽心卽仁也若云此仁卽眞是心卽不可云此義卽眞是路也總之聖賢之仁必偶於人而始可見故孔子之仁必待老少始見安懷若心無所著便可言仁是老僧面壁多年但有一片慈悲心便可畢仁之事有是道乎

許叔重說文解字仁親也从人二段若膺大令注曰見部曰親者密至也會意中庸曰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大射儀揖以耦注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注以人相人耦爲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相人耦詩匪風箋云人偶能烹魚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元謂賈誼新書匈奴篇曰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以上諸義是古所謂人耦猶言爾我親愛之辭獨則無耦耦則相親故其字從人二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仁之意卽人之也元案論語問管仲曰人也詩匪風疏引鄭氏注曰人偶同位之辭此乃直以人也爲仁也意更顯矣又案仁字不見於虞夏商書及詩三頌易卦爻辭之內似周初有此言而尙無此字其見于毛詩者則始自詩國風洵美且仁再朔而上則小雅四月先祖匪人胡甯忍予此匪人之人字實是仁字卽人偶之意與論語人也奪伯氏邑相同蓋周初但寫人字周官禮後始造仁字也鄭箋解匪人爲非人孔疏疑其言之悖慢皆不知人卽仁也

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元謂魯國時人之論已皆以聖仁尊孔子故孔子曰則吾豈敢陽貨之言亦因時論而難之也又智者仁之次漢書古今人表敘論九等列智人於仁人下子張以仁推令尹子文及陳文子孔子皆答以未智焉得仁明乎必先智而後能仁也故陽貨譏孔子仁智並稱孔子謙不敢當非特不居仁且不居智孔子又言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此可驗聖仁智三者之次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元謂已上三章孔門論仁近譬之道子夏恐學者視仁過高將流爲虛悟遠求也故曰勿謂仁不易知但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道卽可近譬而知此數語將晉以後一切虛妙之學（晉人絕學最重清遠與近譬近思相反）皆預爲括定曾子子游慮子張於人無所不容過於高大不能就切近之事與人爲仁亦同此說也其曰爲仁可見仁必須爲非端坐靜觀卽可曰仁也曰並爲並卽相人偶之說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元謂右三章皆言王者以仁治天下之道顏子克己己字卽自己之己與下爲仁由己相同言能克己復禮卽可並人爲仁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此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道仁雖由人而成其實當自己始若但知有己不知有人卽不仁矣孔子曰勿謂仁者人也必待人而後並爲仁爲仁當由克己始且卽繼上二克己字聲而申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亦可謂大聲疾呼明白曉暢矣若以克己字解爲私欲則下文爲仁由己之己斷不能再解爲私而由己不由人反詰辭氣與上文不相屬矣顏子請問其目孔子答以四勿勿卽克之謂也視聽言動專就己身而言若克己而能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斷無不愛人斷無與人不相人偶者人必與己並爲仁矣但言之若曰我先自己好自然要人好我要人好人亦與我同作好人也一介之士處世天子治天下胥是道也視聽言動不涉家國天下一字而齊治平之道具在孔子恐學者爲仁專待人而後並爲之故收向內言孟子曰仁內也卽此說也然收至視聽言動亦內之至矣一部論語孔子絕未嘗於不視不聽不言不動處言仁也顏子三月不違仁而孔子向內指之曰其心不違可見心與仁究不能使之渾而爲一曰卽仁卽心也此儒與釋之分也又左傳昭公十二年楚靈王聞子革誦祈招之詩而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據此可見克己復禮本是古語而孔子嘗引之且觀楚靈王之事可知克己復禮則家國必仁不能克己復禮則國破身亡夫求鼎請天豈止不能克己究其始亦不過因不能克己充之至於如此耳

元謂仲弓問仁孔子告以如見大賓諸語似專恕之道與仁無涉不知古天子諸侯之不仁者始於不敬大臣不體羣臣使民不以時漸至離心離德甚至視臣如草芥糜爛其民而戰之若秦隋之殺害羣臣酷虐百姓行不順施不惠家邦皆怨是不仁之至也究其始不過由不敬不恕充之以至於此究而言之不愛人不人偶人而已若有見大賓承大祭之心行恕而帥天下以仁者豈肯少爲輕忽哉此所以爲孔門之仁也又子夏論舉皋陶伊尹而不仁者遠此亦爲邦之道不仁者遠能使枉者直此卽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道亦卽天下歸仁之道也

又案孔子惟與顏子仲弓論南面爲邦之道此章大賓大祭專指天子而言周禮凡言大賓客皆諸侯朝覲之禮禘雅曰禘大祭也可見非朝覲非禘祫不得稱大賓大祭此與夏時殷輅之例同

又案僖三十三年左傳晉臼季之言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孔子語本此孔門師弟所述半爲古人之恆言故孝經中語每見於左傳世人以其出於孔子則重之出於子革胥臣則忽之豈知此皆夏商以來相傳之言孔子且奉爲準繩所以春秋時學行爲至中庸也顏

子仲弓所謂請事斯語乃有事於孔子所舉之古語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元謂此章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說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元謂兼五者之長行之天下始可謂仁必如此始能愛及天下臣民也又何疑於敬恕之非仁乎大約聖仁二字所包甚廣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元論此章亦論治天下國家之道動之不以禮謂不動民以禮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元謂此章論王者化民成俗使天下不仁者盡改而爲仁非三十年之久不可所謂先難而後獲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元謂仁之有益於人民者甚大孔子尚不敢當故但以治賦爲宰與賓客言忠清許人而不許以仁子貢視仁過高遠故孔子近而易之孟武伯子張視仁太易故孔子難之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皇侃本疏邢昺正義 本自爲仁 皆一章 克伐怨欲 以下分別章誤

元謂此但能無損於人不能有益於人未能立人達人所以孔子不許爲仁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已可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元謂右三章可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序孝弟爲仁之本卽孟子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所以堯典必由親九族而推至民雍也博愛平等之說不必辯而知其誤矣爲仁爲孝弟之本故孔子謂宰我欲短喪爲不仁也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元謂三人之行不同而孔子皆以仁許之愛人之道也愛人尚謂之仁況愛君至於如是乎

冉有曰夫子爲衞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元謂夷齊讓國相偶而爲仁正是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道諫而餓死與比干同愛君之至也衞君反是不仁可知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元謂以上四章以比干夷齊證之其說更明聖門論仁爲富貴生死所不能奪所以聖人之言反正經權行之百世而無弊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元論此二章論管仲不必以死子糾爲仁而以匡天下爲仁蓋管仲不以兵車會諸侯使天下之民無兵革之災保全生民性命極多仁道以愛人爲主若能保全千萬生民其仁大矣故孔子極許管仲之仁而略其不死公子糾之小節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元謂未有佞人禦人以口給而能愛人與人相人偶者所以仁道貴訒訥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元謂以上六章由司馬牛問君子反覆無兄弟推之可見爲仁須訥言修行恭敬忠勇自然四海之人各以仁相親雖之絕域而不可棄無兄弟亦無害也亦仁愛子天下歸仁之道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元謂以上二章可見爲仁須剛勇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
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
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
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元謂上二章所言乃剛毅木訥之反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
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
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元謂以上六章皆言爲仁須擇仁人與我相助觀此則相
　人偶之說益明矣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
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
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元謂以上五章言不仁之人當惡之若不能分別之必自
　已爲仁之道有未至也不仁雖當疾惡之然已甚則足以
　召亂故曰惟仁者能惡人不使不仁者加身此剛毅之至
　不與不仁者相偶也一日用力無不足即一日克己復禮
　之說又禮樂亦惟仁者始能行之如春秋之世列國尚行
　禮樂覲饗朝會皆禮樂也若觀兵滅國仇殺相尋何必揖

讓於陵肆間哉
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
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元謂右三章可見爲仁之道若不明其過必失之愚有此
　不可陷及惡不仁兩事始見孔子論仁之全道不應更有
　一豪流弊其有弊者因不能證明聖言而失其本旨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常處樂仁者安仁智者利
仁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元謂以上四章言爲仁之道在於悠久顏子但許三月不
　違可見爲仁之難心與仁不違可見仁與人心究不能渾
　而爲一若直號仁爲本心之德則是渾成之物無庸用力
　爲之矣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元謂孔子言仁者詳矣曷爲曰罕言也所謂罕言者孔子
　每謙不敢自居於仁亦不輕以仁許人也
　又案元此論乃由漢鄭氏相人偶之說序入學者或致新
　僻之疑不知仁字之訓爲人也乃周秦以來相傳未失之
　故訓東漢之末猶人人皆知並無異說康成氏所舉相人
　偶之言亦是秦漢以來民間恆言人人在口是以舉以爲
　訓初不料晉以後此語失傳也使其預料及此鄭三等必
　皆爲之說不僅以相人偶一言以爲能近取譬而已揅經室集

兵
日知錄謂古之言兵皆指器無有指人言者余證以四書如足
兵去兵不以兵車棄甲曳兵兵也堅甲利兵王興甲兵動天下
之兵兵革非不堅利不以兵革之利爲兵魄之兵甲不多秦楚
精兵果皆器也可謂確絕夫必作是解而後可免近日講義去
兵是不召募之胡說但謂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如信
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梁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項羽悉引以精
兵三萬人擊漢軍見於太史公之書而問孫子曰兵孰强孰練
秦曰五家之兵章子將五都之兵荀子曰仁人之兵聚則成卒
散則成列豈得謂兵不指執兵之人言耶奚待秦漢下耶要謂
五經中無此語則合閻微若四書釋地三續

皇清孝經解

德清俞樾書

上洋[illegible][illegible]山房石印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三之一

孝經

孝經總目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附錄卷十三之一　學海堂

孝經義疏　儀徵阮福著

陸氏所謂古文出於孔氏壁中者本於漢書藝文志藝文志曰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孔安國悉得其書以古文尙書獻之福案安國未獻孝經至孝昭帝時始爲魯國三老所獻何以明之漢許沖爲其父愼上說文表云愼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衞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謹撰具一篇并上等語據此是漢許沖受之於其父愼愼又受之於衞宏此是最眞之古文孝經非劉知幾所主之古文孔傳皆今失其傳矣

聖人以孝名經以經傳孝者何也說文云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爾雅釋訓云善父母爲孝又釋名引孝經說曰孝畜也畜養也此漢所見孝經古說也孝字首見於諸經者莫古於虞書克諧以孝是此字造於黃帝時而堯舜更重之堯之傳舜首以孝重此眞堯舜相傳之道實有馮據非空言傳道也又案經字說文云經織從絲也漢書五行志及司馬遷傳注皆云經常法也大戴禮曰南北曰經是聖人以孝固如織之有從絲曰經亦謂天下古今當奉之爲常法循之爲大道故曰經至於以經爲書之名目實自孝經始此名目又自本經三才章夫孝天之經也之經字出矣古書易書詩禮春秋當孔子時並無五經之名惟此書言孝道則肇名曰經是孔子自名之也然則後世各書名經者皆以此爲始道釋二氏之名經皆襲自儒經也史記老子傳但云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義意五千餘言亦未名經然經亦可稱傳古人引書一切皆可稱曰傳如孟子梁惠王兩見於傳有之是以漢書翟方進傳成帝册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據此是稱孝經爲傳又云方進上疏乞骸骨上報曰傳不云乎朝過夕改是又稱論語爲傳矣以此可證經亦稱傳之確義也非孝經古不稱經也孝經本行於周秦之間故蔡邕明堂月令論引魏文侯孝經傳并引孝經經文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又呂氏春秋先識覽引諸侯章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三十八字迄秦火後復出於顏芝之手顏貞長孫氏江翁后倉翼奉張禹諸儒遞傳鑿然可據且史記魏文侯受子夏經義義故爲孝經傳此乃孝經百家傳注義疏之祖陸德明力陳兩漢傳述之人而忝及子夏魏文侯是爲遺漏宋時汪應辰胡宏並呂覽明堂論亦未寓目而疑孝經有謬何其妄也

陸氏釋文所釋者乃鄭注今文故首出鄭氏二大字注云相承解爲鄭元福案孝經相傳爲鄭元注陸澄辨以爲非有十二驗言之甚詳其非康成所注無疑然既曰鄭氏則必有其人決非空署姓氏今考宋王應麟困學紀聞玉海始引國史志謂注孝經之鄭氏爲鄭小同唐劉肅大唐新語始謂序鄭注者爲康成裔孫此二事確有可據福案後漢書鄭元傳云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元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去厮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遂博稽六蓺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奧入此歲來已七十矣案之禮典合便傳家家事大小汝一承之所好羣書率皆腐敗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傳又云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據此康成家舊貧而幼去厮役之吏自游學始爲通儒寔元世同無講學者卽子益恩亦但傳以家事不聞傳學且羣書不得寫定傳與其人其人是指他人更非益恩可知傳又云孔融在北海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元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據此康成戒益恩書在七十歲時康成卒年七十四爲建安五年庚辰小同爲遺腹子名爲康成所命是益恩卒在康成之前其未傳學更顯矣范書傳雖云凡元所注內有孝經然謝承書載元所注不言孝經也三國魏志高貴鄉公傳稱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以爲五更又魏名臣奏載太尉華歆表曰文皇帝旌錄先賢拜元適孫小同以爲郎中小同年逾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邑養其親據此是小同非但通經且以孝聞以此諸證推之注孝經之鄭氏當是小同無疑小同注今沒入唐注中但其序文尚有廿八字見唐劉肅大唐新語內曰僕避難於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劉肅斷之曰此康成裔孫所作也福案此裔孫之言實爲可據然所謂僕者裔孫自謂也先人者指小同也若以爲指康成則陸澄十二驗已明非康成若云益恩則益恩無經術然則非小同而誰所謂避難者當是小同之子孫避難在魏晉之間劉肅惑於十道志以此序避難南城山爲康成避難徐州則猶以注孝經者爲康成矣三國志高貴鄉公傳正元二年小同爲侍中計爲侍中時年已五十餘其年逾三十學綜六經則注孝經當在三十前後也又玉海引鄭氏孝經序二十五字曰孝經者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孝爲百行之首經者至易之稱計陸氏音義皆是鄭注音義內所出鄭氏注文五百八十六字見於今唐明皇注內爲元行沖所删所留者六十三字不見於今唐注內者五百二十一字可見唐

注刪鄭注者甚多今鄭注被刪者不可見而尚有五百二十一字見於陸氏音義之中片言隻字皆是漢人所遺亟可寶貴福今全依經典釋文本補錄於音義之中以見尚有典型惟陸氏出字大半皆是刪截而出間有成句可見義理者如三才章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若文王敬讓於朝虞芮推畔於田則下效之師尹若冢宰之屬也尚可窺見一斑其餘未敢牽綴衍助以成文理學者惟當就其可推測者推測之則猶得見鄭氏之古義至於鄭注之見引於各經正義及北堂書鈔文選注等書內而非明皇之注者總余氏古經解鉤沈臧氏鄭注輯解所錄今亦備加采引附於各章各句之下以存鄭氏注之遺至於唐注中除釋文內鄭注已出之字之外無多應出應加音義之字可見唐注傷於蕪繁於古義太多刊落也

邢昺署銜下言奉勅校定注疏未直言邢昺疏且序云與旨微言已備解乎注疏又云今特翦截元疏是邢昺但校定翦截元行沖疏而雜以己意名爲講義並非攘元疏爲己疏惟元之本疏及邢所校定者今無區別是以後人但曰邢疏而罕言元疏也又案唐書元行沖傳元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立於學官宋史邢昺傳咸平二年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昺爲之受詔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及成並加階勳又云昺在東宮及內庭侍上講孝經禮記論語書易詩左氏傳據傳疏敷引之外多引時事爲喻深被嘉獎元行沖傳是明言奉詔爲疏邢昺傳是明言奉詔校定又言據傳疏敷引據此更可見邢實爲校定并未爲疏今本元疏邢校合而爲一原難分剖但御製序前列唐明皇撰宋邢昺校卷一至卷九經文前列唐明皇御注陸德明音義宋邢昺校是經內陰文注字是屬明皇陰文音義二字是屬陸德明陰文疏字自是屬元行沖而行沖未列名若屬邢昺則列名又是校字非疏字檢論語爾雅每卷前邢昺列名皆直寫疏字此獨言校者更可見矣然此疏字究無著處福今擅將陸德明音義下宋邢昺校上補增元行沖疏四字以正唐儒之名德明爲隋末唐初人是音義在明皇注前行沖爲明皇時人故補列名當次於德明之後至於元行沖亦必以皇侃爲本固無從分別且隋書經籍志爲孝經義疏者有梁武帝十八卷簡文帝五卷蕭子顯一卷又趙景韶徐孝克何約之王元規何妥亦皆有義疏今雖皆亡然據此則又可知作義疏者非皇侃一人也

班固白虎通曰已作春秋後作孝經何欲專制正於孝經也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三國蜀志秦宓傳宓曰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此皆漢人言春秋孝經相輔之大義也

經典序錄內無虞翻惟有虞槃佑字弘猷高平人東晉處士未聞虞翻有孝經注說明皇序未知所本

南史陸澄傳有與王儉書云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且爲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儉答曰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福案陸澄識非康成之注其論十二驗最確然疑孝經爲小學則非是王儉之言是也

開宗明義章下鄭注本無第一二字有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可證釋文則唐初之書可據也自天子章至喪親章皆當無次第數目有次第數目當是明皇所增故石臺本開成石經皆有之漢書匡衡傳引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據此則孝經分章漢時已有非自皇侃始惟開宗等字不知爲何時人所加耳樂歌竟爲一章案今本說文無歌字

尼音夷字作𡰥古夷字書堯典厥民夷平也蓋孔子首頂之平若尼丘山頂之平故以爲字𡰥許慎說文曰𡰥處也从尸得几而止引孝經曰仲尼𡰥𡰥謂閒居如此臧氏鏞堂孝經鄭氏解輯本曰按𡰥當作居此因釋文上云說文作𡰥因并改鄭注非鄭作𡰥福案說文𡰥乃許氏受衞宏之蕞古文孝經但凡經中𡰥字皆隸變爲居不能改矣又按說文森字許氏讀若曾參之參所林反音灼讀如宋昌參乘之參初三反陸氏云音同義別今音亦別者古音參參無別特音分輕重耳若曾子字子輿則當義在所林反之參參星取三星相連之義參乘取三人同輿之義其實參星參乘皆有三字之義而三參音亦皆同音是音義皆無別矣

曾子大孝云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福謂此篇乃見孔子傳曾子曾子傳門人以孝經大義之實據論語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郎不敢毀傷之義曾子制言下篇曰君子不犯禁而入人境不通患而出危邑則秉德之士不謟矣故君子不謂富貴以爲己說不乘貧賤以居已尊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群嚮爾寇盜則吾與慮又立事篇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此亦不敢毀傷之義又大孝篇曰刑自反此作家大人注曰違反孝道則刑戮及身此亦不敢毀傷之義也孔子爲弟子講學皆日以不敢二字爲義故孝經十八章自天子至於庶人凡言不敢者九不敢毀傷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侮於鰥寡不敢失於臣妾是也曾子謹守孔子之訓故曾子十篇凡言不敢者十有八不敢忘其親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不敢改父之道不敢臣三德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己違善而不敢爭辨不敢外交不敢求遠不敢言大是也又案儀禮士喪禮緐纊乘埋於坎此亦是生前不敢毀傷之義且郎昺全受全歸之本義也

錫名歸來古聖賢以名爲重易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禮記云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又云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留子大孝篇曰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凡此數則皆可證孝經孔子此語之義而曾子之說則得自孝經也

中子事君事君當忠也故曾子本孝篇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

與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引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此曾子受孔子中於事君之敎有忠孝二德之據也
明皇本刑於四海釋文鄭注本皆作形字臧氏曰按惡讀烏路反者唐注也舊讀如字必鄭注陸爲鄭作音不當先言烏路反此類皆後人改竄故稱舊以存陸氏原本耳鄭作形注云形見唐本作刑注云法也釋文有法也二字亦淺人所加孝經序雖無德敎加於百姓庶㡬廣愛形於四海此參用鄭本也正義曰經作刑刑法也此作形形猶見也義得兩通可與釋文本互證然此經形于四海猶應感章光于四海當從鄭作形唐本作刑非也又凡古文經作于今文及傳注作於論語孝經皆傳也今孝經又今文故字皆作於而不當作于此章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與應感章通於神明光于四海於于字前後皆錯見非也考此章石臺本唐石經岳本皆作刑于四海蓋因詩思齊有刑于之文相涉誤改庶人章正義作加於百姓刑於四海當據以訂正福謂鄭注形見唐注刑法訓義長至于字之假借無定形亦可通訓爲法刑亦可通訓爲見
福案孝經重敬字敬字凡二十二見而首見於此揅經室續集釋敬云古聖人造一字必有一字之本義本義最精確無弊敬字从苟从攴苟篆文作苟音亟非苟也苟卽敬也加攴以明擊敕之義也警从敬得聲得義故釋名曰敬警也恆自肅警也此訓最先最確蓋敬者言終日常自肅警不敢怠逸放縱也故周書謚法解曰夙夜警戒曰敬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書曰節性惟日其邁者日乾乾也國語敬姜論勞逸之義爲千古至言孔子歎之此敬姜之所以謚爲敬也欲知敬字之古訓本義試思敬姜之論卽明矣非端坐靜觀主一之謂也故以肅警無逸爲敬凡服官之人讀書之士所當終身奉之者也福謂家大人釋敬字主于攴苟之義孝經此敬字後人未有不以爲心中恭敬之義者但敬父敬兄敬君若專主心中恭敬說則仍是空言非曾子立事之義必須如釋敬所言方實在事上言之譬如敬父則服勞奉養先意承志能竭其力居處懽愉之類時時苟攴非但心存恭敬已也敬君則日贊襄驅馳執掌夙夜匪懈王事靡盬之類時時苟攴非但心存恭敬已也故此章末引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與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同也曾子立孝篇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卽曾子受孔子孝經之義也福謂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人字包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而言明皇注未如正義所引孔傳義爲長經言天子不敢惡慢於人非使人不敢各惡慢其親也禮記中庸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九經卽不敢惡慢之要道也百姓四海曰天子尚不敢惡慢於我之親我豈可不愛敬我親此德敎形于也百姓四海各盡孝道不敢犯上作亂則天子亦永保四海得以常奉先王之郊祀宗祀也孔子于諸侯卿大夫士則曰然後能保其社稷然後能守其宗廟然後能保其祿位於天子但曰德敎加於百姓刑于四海不言然後能保其四海者此孔子春秋尊王之義孔子時王室更弱幾於不保不肯斥言正所謂志在春秋行在孝經非不煩言保也諸侯之社稷天子可予奪之卿大夫之祿位諸侯能予奪之保守者能盡孝道不致爲上所奪爲下所犯也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所以維持上下封建也愛親者不敢敬親者不敢二者字乃泛指未嘗斥言天子而實首言天子之事此天子所以亦當戰戰兢兢以保天下四海卽二不敢之義也此堯舜夏商相傳至周公孔子之至德要道非別有不易知之道也又案孟子云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福謂孔子于經則不敢斥言之至於孟子是子書故可直言之孟子此言蓋孔門口授之大義孟子始著之于書也仁以孝爲先故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仁孝同也家大人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八字實爲至聖之微言實有傳授非緯書家所能撰托蓋春秋以帝王大法治之于已事之後孝經以帝王大道順之于未事之前皆所維持君臣安輯家邦者也君臣之道立上下之分定于是乎聚天下之士庶人而屬之君卿大夫聚天下之君卿大夫而屬之天子上下相安君臣不亂則世無禍患民無傷危矣卽如百乘之家不敢上僭千乘千乘之國不敢上僭萬乘則天下永安矣且千乘之國不降爲百乘百乘之家不降爲庶人則天下更永安矣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論語此章卽孝經之義也不孝則不仁不仁則犯上作亂無父無君天下亂兆民危矣春秋之所以誅亂臣賊子者卽此義也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上下交征利千乘之國百乘之家皆弒其君不奪不饜此首章亦卽孝經之義孔孟正傳在此戰國以後縱橫兼幷秦詐不永由于不仁不仁本于不孝故至于此也賈誼知秦之不施仁義而不知秦之本于不知孝經之道也
孔傳雖出晉人但史記周本紀曰五刑之屬三千命曰甫刑又曰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正義引鄭康成曰書說云周穆王以甫侯爲相漢書古今人表甫侯作呂侯此則孝經呂作甫之據也宋胡宏疑孝經引詩書爲後人所增果爲後人所增斷不能書呂刑爲甫刑暗與史記合也又尚書大傳以呂刑爲甫刑趙岐注孟子盡信書引呂刑亦作甫刑臧氏琳曰此今文家學也
又案孔子獨於此處引書經此篇此二句者似有深意就正文論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本是天子言德言順之正語但引篇名而見刑字則寓有反是之義蓋是時王室道衰聖人不敢斥言其道已反也反與順相對堯典所云堯舜之道以孝德治天下而生其順也尚書載呂刑者古天子不得已作刑而制其反也五刑章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卽反言不順之義正與此處所引甫刑之義顯然相證曾子大孝篇榮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卽曾子受孔子孝經之大義也否則此章孔子引堯典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豈不甚合何乃獨引甫刑爲何故耶又案五經算術上引鄭注云億萬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
臧氏云釋文離音力智反則不字後人所加唐注云高貴常在其身正義謂此依王肅注則王肅本亦無不字何也蓋常在其身者謂常麗著其身也易象傳離麗也彖傳離王公也鄭作麗梁武力智反此經云高貴離其身猶云年章云則身離於令名釋文於彼亦音力智反標經無不字可前後互證知不離之文非古矣石臺本唐石經皆有不字福謂此不然也臧謂離力智反當爲麗著之義其實古人從經亦可訓分離此經文明明有不字且不字與不危不溢相應不離與長守相應安可以釋文力智反卽拘泥爲無不字乎又況高貴引此明明有不字乎若以明皇注常在爲麗著之證則石臺石經皆有不字不麗著更

不成詞矣

福謂曾子立事篇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又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此即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之義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孔子喟然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即滿而不溢之義老子昔之得一章曰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蹷此言不富不貴不高不滿但祗可謂一介之士若諸侯則自有天子所封之社稷爵位祖父所傳之富貴雖欲不富不貴不高不滿而有所不能所謂不離其身也惟當不驕不危不溢方是聖人維持封建中庸之道也若專主卑處即是老子之學又案呂氏春秋先識覽曰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又反伐郢得荊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為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福案此秦人引孝經之最古者尤可見孔子以春秋孝經相輔為教之至意也呂氏之書多采春秋時故書古說此亦必孝經古說之遺而呂氏采之者也如知孝經不危不溢保和之義則無雞父之戰不保之危矣故凡春秋二百數十年中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不保社稷祭祀祿位者皆可以此例推之矣漢班固白虎通社稷篇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眾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illegible]不可徧敬故封土以為社而祀之報功也稷者五穀之長五穀眾多不可徧祭故立稷而祭之謹案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蔬果故立以為稷正也周棄亦以為稷正也周棄亦以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禮緣生以事死故社稷人祀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米稷反自食也而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祭以為人也民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吉日庚午既伯既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經之說於斯悖矣米之神為稷故以癸未日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為金相也此亦漢班氏應氏說孝經古義也孟子是故得乎丘民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趙注云諸侯為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福謂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其子孫在天子所以不危不溢然後能保其社稷孔孟相傳之道蓋可見也

孔曾之學皆主戒懼故曾子立事篇曰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欲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又曰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乂也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也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也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孝經十八章曾子十篇皆無泰然自得氣象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是曾子一生皆守孝經戰戰兢兢之大義以至于沒世也且孔曾拖紳易簀皆聖賢中庸之道然則後人侈言無疾坐逝之類皆非儒術矣

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二擇字當讀為厭斁之斁斁即詩所云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也詩思齊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鄭氏箋引孝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明之釋文鄭作擇此乃鄭讀孝經之擇為斁而漢時毛詩本亦有作擇者故孔疏曰箋不言字誤也

曾子立事篇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惕之言又云君子出言鄂鄂行身戰戰本孝經惡言不出於口此皆是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之義也論語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此言為子者不敢妄為非法非道貽憂於父母唯其疾病方可以使父母憂之也不[illegible]人曰卿大夫之孝以保守其家之宗廟祭祀為孝知此為孝則不敢作亂則不敢不忠不仁不義不慈齊之慶氏魯之臧氏皆叛於孝經者也儒者之道未有不以祖父廟祀為首務者也曾子無廟祀而啟其手足亦此義也又案荀子大略篇曾子曰孝子言為可聞行為可見言為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為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此亦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之義也福謂無口過無怨惡乃申明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之義卿大夫以守宗廟為孝謂非止于父母生前之愛敬也且宗廟有祖在孝祖即孝父母也庶人始祭于寢未有身為卿大夫而無宗廟者也身為卿大夫上事君下治民中有僚友若言行無德無法必獲罪致禍春秋之世出奔絕祀由于言行無德法者甚多矣若能奉孔子此言則能守宗廟矣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也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福謂不娶無後致絕祖宗血食自是不孝若實有其後人而不能奉祖宗之祭祀以致不保不守亦謂之無後故此後字亦不拘於不娶無後解論語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注曰為後立後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紇不佞失守宗祧紇之罪不及不祀注曰言懼有後此皆確證也

公羊定公四年傳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何休解詁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為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母莊公不得報讎文姜者母所生雖輕於父重於君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得絕不得殺徐彥疏引鄭氏孝經注曰資者人之行也注四制云資猶操也然則言人之行者謂人操行也云云之說具於孝經疏福案徐彥乃晚唐人彼見之疏尚是元行沖疏也明皇注此條已不用鄭注而元疏仍從鄭說自是唐以前人不背多秉古義邢昺見其不與注相應而刪之所謂校定者即此等處可見校定[illegible]矣

孔子言庶人之孝不過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而已即曾子所謂以力惡食小孝用力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皆其義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

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此五不孝皆言不顧父母之養即謹身節用以養父母之反也又案而患不及者之患字其說有二一是明皇注云患不能及者制旨云何患不及于己哉蓋以忠字作憂慮字解言天子庶人始終各有孝道之分際而憂患己之力不能及乎其孝之分際者未之有也此本謝萬劉瓛之說也一是邢疏引蒼頡篇謂患爲禍患孔鄭韋王之學引蒼頡篇以釋此經言孝無終始禍患必及其身也福謂孔鄭韋王之說是也謝劉明皇之說非也此患字所以作禍字解者言孝須有始有終若無始無終而禍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孔曾之學皆以防禍患爲先故曾子曰君子患難除之又曰禍之所由生自孅孅也是故君子夙絕之又曰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又也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也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也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此皆是患禍及之之義亦即是自天子至庶人皆恐患禍及身之義明是曾子發明孝經之義譬如曾子注此經也至於及字之義亦屢見於曾子曾子又曰怨言不及於己五者不遂災及乎身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蓋皆謂禍患之及身而且及親也孝經曾子不但義互發明即文理亦復相似至于終始之說福又謂開宗明義章曰孝之始也孝之終也已明言始終二字論語亦曰愼終追遠是終始自當屬之孝道若明皇注以終始爲天子至庶人之終始其義竊所不取何也孔子於諸侯章卿大夫章士章皆言然後能保其社稷保其宗廟守其祿位獨於天子庶人首尾兩章未言保守等義故於此作總結語云故自天子至於庶人也言及于患禍五等所同也明皇講此經不知患及天子之戒是孔子曾子論孝之時已預定天寶之事所繫豈不大哉又流內兩鄭曰皆有誤皆當云主鄭者曰蓋唐人問難之辭不然鄭注內不應有諸家二字且後鄭曰所引尚書乃東晉古文小同時安得知之此尚書亦不過唐時主鄭者所引元行沖等駁之所以傅會制旨即御製序中所云今存于疏用廣發揮也而今人或即輒爲鄭注誤矣

則法也論語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注詩卷阿四方爲則箋禮記曲禮必則古昔疏又禮運故聖人作則疏國語周語五曰夷則注晉語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注楚語使之上下之則注神狎民則注皆訓則爲法也孝經則字凡四見此章云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又聖治章云民無則焉則而象之皆訓作法字則字之義譬如繩尺規矩周人最重之故左傳載公孫枝對秦伯曰唯則定國季文子使史克對文公引周禮曰則以觀德又引誓命曰毁則爲賊北宮文子引詩敬愼威儀維民之則以譏令尹圍之威儀似君民無則焉後人空論多而則字鮮講矣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對河間獻王問温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聞得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所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乎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音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盛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此漢董氏說孝經古義也

班固白虎通三教曰三教一體而分不可單行故王者行之有先後何以言三教並施不可單行也以忠敬文無可去者也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內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即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以忠爲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爲地教也敎者何謂也敎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朴不敎不成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此漢班氏說孝經古義也又漢王符潛夫論斷訟篇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欲變巧僞以崇善化息辭訟以閑官事者莫若表顯有行痛誅無狀道文武之法明詭詐之信

孔子所以引詩師尹者孝敎出於師周禮地官師氏以三德敎國子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敎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此言孝敎出於師況乎太師此所引二句意固在于民瞻然孔子之意尤節取師尹二字以爲政敎之證皇侃以爲無先王在上之詩及邢疏謂引大臣以并結似未得孔子曾子之本義也

太平御覽卷一百四十七引孝經鄭注曰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使世子郊迎芻米百車以客禮待之晝坐正殿夜設庭燎思與相見問其勞苦也周禮大行人疏引鄭注云世子郊迎儀禮覲禮疏引鄭注云天子使世子郊迎禮記王制正義孝經云德不倍者不異其爵功不倍者不異其土故轉相半別優劣正義曰舊解云公者正也言正行其事侯者侯也言斥候而服事伯者長也爲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言字愛於小人也男者任也言任王之職事也臧氏按舊解言公侯與鄭注異釋文曰當爲于僞反下皆同舊解亦無惟伯者長也爲一國之長也男者任也與鄭注合然則正義所稱舊解不專謂鄭注矣本或作以客禮待之此八字非陸語故舊本空一字以別之校者據釋文有此本也序錄謂孝經童蒙始學特紀全句則此一本是義疏家稱引舊注往往不加區別禮記正義引孝經即此注也

公羊莊公二十五年傳陳侯使女叔來聘何休曰稱字敬老也禮七十雖庶人主孝而禮之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是也此何氏說孝經古義也又案大戴禮記朝事篇曰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敎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敎孝也

尚書堯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康成注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巡守之年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曰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鄭意謂每天子巡守之明年東方諸侯春季來朝京師其又明年南方諸侯夏季來朝又明年西方諸侯秋季來朝又明年北方諸侯冬季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矣福案禮記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也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孔穎達疏曰案孝經鄭注云諸侯五年一

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夏制法諸侯之朝代爲四部四年乃徧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孝經注先儒疑非鄭注然此條則是熊氏推衍亦得鄭意臧氏按上注五年一朝釋文音朝直遙反云下注同禮記正義所引與陸本合禮記王制正義引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廣韻二十八山鰥氏云六十無妻曰鰥五十無夫曰寡文選潘安仁關中詩注引鄭注五十無夫曰寡正義曰舊解士知義理又曰士丈夫之美稱故注言知禮義之士乎臧氏按正義引舊解三事其二與鄭注合此以士爲丈夫之美稱與下注臣男子賤稱文句極相似第釋文稱字音始見下則非也豈士之義理句爲鄭注而唐注本之乎

男子賤稱臧氏案釋文知注云臣男子賤稱妾女子賤稱小大盡節義臧氏按唐注云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懽心助其奉養鄭注當類此

曾子大孝篇曰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久爲難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即此所謂安也瞽叟底豫而天下化瞽叟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即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引廣雅云享養也祭統云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蓋祿孝子之心畜養無已故於祭祀追而繼之謚法云協時肇享曰孝正與爾雅義疏合論語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此即生則親安之之義也王符潛夫論正列篇孝經云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由此觀之德義無違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祚乃隆故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言人德義茂美神歆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曾子本孝篇曰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則莅之以敬此皆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之義也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此即孝經維持封建之義也

古字順訓二字每相通借順訓皆从川訓之即順之亦訓之也是孝經之順字亦兼訓字以爲義家大人曰抑詩引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四國順之即是四國訓之與上四方其訓之無異抑詩無競二句乃引詩烈文無競二句舊文而證釋之也若曰烈文常謂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矣果有覺德行必四國訓之也特變訓書順耳訓即順也此詩反覆于訓行之義其九章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順字亦是訓字之通變與四國順之相同也

孔子與曾子言性無異亦與子思孟子無異性命二字當作一字講中庸首句是也性命二字互勘講即孟子不謂性不謂命是也故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性即命也命即性也率命之率當訓爲帥天下以仁之帥故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亦是率從左傳作帥儀禮覲聘禮射禮古文帥皆作率此蓋謂人之性即味色聲臭安佚此人之本性如此而不率之以道則任放無節故曰修道之謂教即孝經人爲貴天性以孝爲教之說也孔曾思孟言性皆貴實在孝善仁字上起義所以家大人闢李翺復性書爲禪學也至于論語性與天道之性雖同是命字但此乃又言天生人有壽夭貴賤之別天之生世代有治亂之分孔子於此必知之性即是天道故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則曰吾已矣乃顏子死則曰天喪予西狩獲麟則曰吾道窮矣蓋孔子不得其位不行其道而知天命乃作春秋春秋世亂多不忠不孝之人上無以教之下無以效之故春秋之義行而亂臣賊子懼焉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此即是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此乃子思言孔子不得位之語子思作中庸見史記孔子世家是漢人有據之言也

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於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猷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習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善人聖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雝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雝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雝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雝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

論語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曾子本孝篇曰忠者其孝之本與此即其所因者本也之本字

孝經孔子言性祇此二性字論語孔子言性祇性相近也一性字其三字而已證以孟子仁之於父子也其義更爲互明家大人著性命古訓更爲明顯蓋性無與義無事繁言空論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聲言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說矣故曰行思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此漢董氏說孝經古義也

禮記檀弓曰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此曾子愛孔子容止可觀之訓而力威儀之證也故論語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亦曾子傳孝經容止威儀之義也

論語爲政云生事之以禮孟子云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曾子立孝篇飲食移味居處溫愉大戴禮記衞將軍文子篇曾子養曾皙常以皓皓是以眉壽此卽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也漢陸賈新語愼微篇曾子孝於父母昏定辰省周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袵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亦此義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其有不安節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此卽病則致其憂也曾子大孝篇云父母旣沒以哀祀之立事篇曰居哀而觀其貞也本孝篇死則哀以莅焉祭則莅之以敬此卽喪則致其哀也禮記祭義云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又玉藻云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喪容纍纍色容款款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此卽祭其嚴也論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此皆是五者備矣之義也

中庸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又大學上恤孤而民不倍福案倍者背也背近亂矣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曾子立事篇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禮記曲禮在醜夷不爭此卽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之義也又史記孔子世家正義引琴操云匡人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又案此卽在醜不爭之義亦卽在醜而爭則兵之反也曾子制言下篇不通患而出危邑又云鬻爾盜寇則吾與慮孟子離婁下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曾子去寇退曾子反又云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孟子謂曾子師也父兄也此亦曾子受孔子在醜不爭之義以盡孝道也論語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此卽不驕不亂不爭敬謹以養父母之義也

說文曰𠫓不順忽出也从到子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出不容於內也𠫓卽易突字也福謂到子卽倒子不孝不順爲突易曰突如其來如蓋謂不孝非常有之事故說文曰不順忽出旣有其事則必處之以刑故曰焚如死如棄如此誠大亂之道所以五刑之罪莫大于不孝焉又案周禮掌戮云凡殺其親者焚之前漢書匈奴傳云王莽作焚如之刑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言莽依此作刑也如淳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不畜於父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之莽依此作刑也惠氏定宇易經古義引鄭康成曰震爲長子爻失正不知其所如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用議貴之辟刑若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刑死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也

班固白虎通禮樂篇曰王者所以盛禮樂何節文之喜怒樂以象天禮以法地人無不含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故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禮所以防淫佚節其侈靡也故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子孝親亦曰慈慈愛卽孝愛也故曾子大孝篇曰慈愛忘勞卽曾子傳孝經之義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歷引孟子孝子慈孫齊語慈孝於父母謚法解慈惠愛親曰孝以證之是也

則身不離於令名經文石臺開成石經唐注皆有不字是也獨此釋文無不字偶脫耳其方習反亦可訓爲分離也此經文前曰不失其天下不失其國不失其家後有不陷於不義則此中一句必當曰不離於令名方合詳見諸侯章富貴不離補義下

漢班固白虎通諫諍篇曰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天子置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以順左輔主修政刺不法右弼主糾周言失傾前疑主糾度定德經後承主匡正常考變失四弼興道率主行仁夫陽變於七以三成故建三公序四諍列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仗羣辟也此漢班氏說孝經古義也又案後漢書劉瑜傳引鄭注曰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右弼荀子子道篇云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以類使則儒道畢矣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愼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也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又案禮記內則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曾子本孝篇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又云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以義輔之立孝篇云微諫不倦聽從不怠懽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又云可入也吾任其過不可入也吾辭其罪大孝篇云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以道家大人曰諭猶諫也又云父母有過諫而不逆事父母篇云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制言中篇云雖諫不受必忠曰智論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此謂無違生事死葬祭之禮與從父之令有別班固白虎通三綱六紀篇曰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舊唐書禮儀志貞觀十六年三月丁丑太宗亦國子學親觀釋奠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太宗問穎達曰夫子門人曾閔俱稱大孝而今獨稱曾說不爲閔說何耶對曰曾孝而全獨爲曾而達也制旨駁之曰朕聞家語云曾皙使曾參鋤瓜而誤斷其本皙怒援大杖以擊其背手

作地絕而復蘇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旣而曾參請焉孔子曰舜之事父母也使之嘗在側欲殺之乃不得小箠則受大杖則走今參於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於不義不孝莫大焉由斯而言孰愈於閔子騫也顧達不能對福案家語王肅采小說僞撰唐太宗據此以疑大賢惜孔沖遠不知其僞而不能對也

察說文但曰覆審也从宀祭聲而未言其从祭之義春秋繁露祭義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尚書大傳訓同可見察从祭義生于祭孝經言天地明察察即祭之義也曾子天員篇聖人爲天地主家大人注引孔檢討云主祭主也謂聖人之德明察天地故可爲祭之主即曾子傳孝經之義也福又謂明堂以祀天爲最重故名曰明堂堂名曰明即取明察之義此章上文云事天明即其本義也禮記中庸察乎天地言其上下察也與孝經明察之義相近非有悟理也

文選曹子建三良詩注引孝經注死君之難爲盡忠臧氏引正義曰舊注韋昭云退居私室則思補其身過今云君有過則思補益出制旨也案正義所據舊注皆鄭注也此兼引韋昭者葢韋與鄭同聖治章進退可度注云難進而盡忠易退而補過可見鄭注爲人臣補身過也

爾雅釋言門將送也廣雅釋言詩樛木福履將之箋那湯孫之將箋烈祖我受命溥將箋皆云將猶扶助也又詩無將大車箋云將猶扶進也以此數訓證孝經將順其美之將字最切將順其美謂君有美善爲臣者必當扶助而進送以成之也說文救止也周禮地官序官司救注救猶禁也以禮防禁人之過者也論語八佾女弗能救與集解引馬注曰救猶止也據此則孝經匡救其惡言止禁君之惡也班固白虎通諫諍篇曰臣對天子亦爲隱乎然本諸侯之臣今來者爲聘問天子無恙非爲告君之惡來也故孝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治能相親也此漢班氏說孝經古義也三國吳志張昭傳孫權嘗問衛尉嚴畯寧念小時所闇書不畯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畯鄙生臣請爲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誦舊唐書高宗本紀貞觀五年封晉王七年初授孝經於著作郎蕭德言太宗問曰此書中何言對曰大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太宗大悅曰行此足以事父兄爲臣子矣

中心藏之釋文云本亦作忠此正義本則作中福案詩經亦作中今當作中曾子大孝篇云忠者中此者也是中與忠同無疑

遐不謂矣詩隰桑篇鄭箋云遐遠謂勤藏善也禮記表記引此詩遐作瑕鄭注云瑕之言胡也又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樸樸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遐不皆如言何不也以此證禮記瑕之言胡也正合胡即何瑕胡何三字爲轉聲相通之字也爾雅釋詁曰謂勤也詩摽有梅迨其謂之箋亦訓爲勤據此則遐不謂矣即是何不勤矣且與下文何日忘之之何字語意相得爾雅謂勤也之訓非專訓摽有梅亦訓此也詩人必變何字爲遐字者此即家大人所謂義同字變之例三百篇中此例甚多如進退維谷谷即穀之變也鄭箋訓遐爲遠未解文同字變之例矣

哭不偯陸氏云偯俗作哀非說文作㤫云痛聲也音同臧氏鏞堂云說文無偯字哀從口衣聲依從人衣聲依偯形聲皆相近故誤陸氏本作依故云說文作㤫音同又云俗作偯非以偯爲依之俗寫也今依既誤偯因改偯爲哀然必不當有作哭不哀者是可證哀爲偯之改偯爲依之僞矣福案偯㤫二字雖是加口於依字中加心於依字下其義一也皆从依生義也依者尚書虞書聲依永律和聲詩商頌那依我磬聲其訓皆言依循樂聲以和樂律有抑揚委曲之義故說文曰依倚也今說文雖無偯字然偯字見於經傳者不壯此一處禮記間傳三曲而偯元邢疏已引之矣更有雜記童子哭不偯言童子不知禮節但知遂聲直哭不能知哭之當偯不當偯故云哭不偯正與此處經文哭不偯同又云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鄭注言其若小兒亡母號啼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偯以此二證推之益可知孝子之哭親悲痛急切之時自是如童子嬰兒之哭不偯不作委曲之聲且可見曾子答曾申之言實受之孔子即孝經哭不偯之義也所以間傳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鄭注云斬衰則不偯故云聲不委曲也說文云㤫痛聲也从心依聲孝經曰哭不㤫此㤫字之義與偯同說文所引孝經當是衛宏傳許愼之眞古文孝經此㤫字臧氏鏞堂謂爲依之訛亦非也葢㤫實有其字所以禮記間傳見非獨見於孝經不得以不見於說文中而不背於六書義理者即爲俗字如此等字皆是秦漢古字作㤫作依皆从依無不可也

大戴禮記盛德篇曰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敎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春秋祭祀之不絕致思慕之心也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存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飭喪祭之禮也孟子萬章篇曰大孝終身慕父母王氏困學紀聞云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而孝子之心昊天罔極未爲孝之終也曾子戰戰知免而易簀得正猶在其後信乎終之之難也

皇清經解卷千三之一終

補遺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

彬謂親近也鬼遠也言父母存則近而安之沒則遠而享之大戴禮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　衛武曹經傳攷證

各以其職來祭

彬謂何休桓三年公羊傳注引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　同上

在醜不爭

彬謂注醜衆也本釋詁然既言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則醜當是等夷之稱曲禮在醜夷不爭鄭注醜衆也夷儕也四皓曰陛下之等夷孟子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尙趙注醜類也　同上

爲之棺椁衣衾而舉之

彬謂舉尸內於棺也　彬謂棺周於身椁周於棺當兼動尸舉柩言之　同上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三之二

孝經羣解彙編目錄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三之二　學海堂

孝經羣解彙編

仲尼居

孝經仲尼居正義曰古文孝經云仲尼閒居案宋司馬君實古文同釋文仲尼居說文作凥音同鄭元云居居講堂也王肅云閒居也孔安國云靜而思道也據鄭王注知今文無閒字孔云靜而思道則古文有閒故孔以靜解經閒字也然說文几部凥處也从尸得几而止孝經曰仲尼凥凥謂閒凥如此說文自序謂論語孝經皆古文則此所引當有閒字乃以閒居爲義而經無文與王肅解同則古文可疑矣若以古文爲據則說文當是後人刪改　臧庸拜經義雜記

開宗明義章仲尼閒居顏注案釋文據鄭康成本作仲尼居說文據古文孝經引作仲尼凥三國志張昭傳孫權問衛尉嚴畯寧念小時所闇書不畯因誦孝經仲尼居南齊書文惠太子傳引孝經仲尼居顏氏家訓書證篇倶尼居三字之中兩字非體三蒼尼旁益丘說文居下施几皆無閒字　經義叢鈔洪頤煊

髮膚不敢毀傷

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故落下之髮當什襲藏之與生平所揃手足爪及齒牙聚一處待蓋棺之日置之棺中庶亦全受全歸之道未必非敬父母遺體之一端也其餘大節處視類推之自有所不能已　臣錫謹案大清通禮卷五十士喪禮曰三日大斂執事者以棺入承以兩凳棺內實七星版藉茵褥施絲衾垂其餘於四外屈時奉尸入棺實生時所落齒髮暨衣以塞空處哀主以下憑棺哭踊盡哀乃蓋棺加錠施漆此條所言與通禮相合　臧庸拜經義雜記

形於四海

孝經天子章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形於四海釋文形于法也字又作刑又刑見賢遍反下同案古形刑互通左傳昭十二年形民之力杜作形　横解家語正論作刑民之力刑傷解王肅注作云字又作刑是也法也一訓本唐明皇注當是後人竄入蓋天子既有德教加於百姓則此德教自然形見于外不言四海取法爲四海取法可知　臧庸拜經義雜記

孝無終始

庶人章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正義鄭曰諸家皆以爲患及身今注以爲自患不及將有說乎荅曰經傳之稱患者多矣皆是憂惡之辭惟蒼頡篇謂患爲禍孔鄭韋王之學引之以釋此經願炫案禮記大學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祭義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孝無終始者非孝也故禍患及之此戒之之辭經義叢鈔洪頤煊

哭不偯

喪親章孔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正義引鄭注云氣竭而息聲不委曲此當是鄭同注非康成也范氏後漢書欽康成注作傳圖之誤唐人辨之極核釋文偯於豈反俗作㰺非說文作悠云痛聲也音同案說文心部云悠痛聲也从心依聲孝經曰哭不悠偯蓋依字之譌依悠古今字說文序自言論語孝經皆古文則古文孝經作哭不悠今文孝經作哭不依釋文引作悠爲轉寫之譌蓋本作依故鄭云聲不委曲當據說文校正之臧茂才經義雜記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三之三

孝經雜錄目錄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三之三　學海堂

孝經雜錄

孔子作孝經

孝者五常之本鄭氏六藝論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臧茂才吾亦廬稿

孝經爲先秦之書

呂氏春秋孝行察微二篇並引孝經則孝經爲先秦之書明矣有王按魏文侯有孝經傳見蔡邕明堂論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董仲舒孝經解

春秋繁露五行對河閒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以得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此下當有王問之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言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聲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說矣故曰行意可樂容止可觀今文孝經作容止可觀進退可度董所據蓋古文也進退可度與容止可觀意複董子所稱者是此之謂也案西漢儒解經之言不可多得存此以見其概然非東漢以後人所能言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孝經解

孝經緯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八字實爲至聖之微言實有傳授非緯書家所能撰托蓋春秋以帝王大法治之于已事之後孝經以帝王大道順之于未事之前皆所以維持君臣安輯家邦者也君臣之道立上下之分定于是乎聚天下之士庶人而屬之君卿大夫聚天下之君卿大夫而屬之天子上下相安君臣不亂則世無禍患民無傷危矣即如百乘之家不敢上僭千乘千乘之國不敢上僭萬乘則天下永安矣且千乘之國不降爲百乘百乘之家不降爲庶人則天下更永安矣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論語此章即孝經之義也不孝則不仁不仁則犯上作亂無父無君天下亂兆民危矣春秋所以誅亂臣賊子者即此義也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上下交征利千乘之國百乘之家皆弑其君不奪不饜此首章亦即孝經之義孔孟正傳在此戰國以後縱橫兼并秦所不求由于不仁不仁本于不孝故至于此也賈誼知秦之不施仁義而不知秦之本不知孝經之道也

孝經二字標題乃孔子所自名故孔子曰吾行在孝經太平御覽六百十卷引人藝文類聚二十六卷引史記孔子以曾子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漢書藝文志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據此議古籍知經之一字始于此實自此之後五經六經七經九經十三經之名皆出于此釋道之名其書曰經亦始襲放于此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故大戴記曾子大孝曰民

之本教曰孝此卽孔子授曾子之實據學如堯舜峻德本于孝自親九族至變黎民其教之所生皆由于孝周公郊祀宗祀亦然孝經卿大夫之孝以保守其家之宗廟祭祀爲孝知此爲孝則不敢作亂則不敢不忠不仁不義不慈齊之慶氏魯之臧氏皆叛于孝經者也儒者之道未有不以祖父廟祀爲首務者也曾子無廟祀而啟其手足亦此道也 阮宮保揅經室集

孝經孔安國傳

唐司馬貞云古文孝經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未之行也昶集注之時尚未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傳學假稱孔氏棄古文孝經見漢藝文志謂孔安國作傳當無其事殆猶晉出古文尚書也且荀昶晉人尚未之見隋儒劉炫輩何由得之此明是劉光伯僞託此書北宋前已亡逸惟唐人尚有徵引者今錄以備考唐元行沖孝經正義宋邢昺校載用天之道分地之利云脫衣應作就唐會要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疑徒作塗唐會要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七百六十六又見文苑英華無念爾祖聿脩厥德云義取常念先祖述脩其德蓋天子之孝也云蓋者孝較之辭劉炫云辜較猶梗槩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云服者身之表也資於事父以事母云資取也分地之利云各盡其所宜此分地之利也民具爾瞻云具皆也爾女也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云亦以相統理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去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德義可尊云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容止可觀云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云上正身以率下要君者無上云君者臣之稟命也而敢要之是無上也非聖人者無法云聖人制作禮法而敢非之是無法也敬一人而千萬人悅云一人謂父兄君千萬人謂子弟臣也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諸侯有爭臣五人云天子所命之孤及三卿與上大夫大夫有爭臣三人云家相室老側室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云禮君燕族人與父兄齒也爲之棺椁衣衾而舉之云衣謂斂衣衾被也舉謂舉屍內於棺也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云宅墓穴也兆塋域也恐其下有伏石涌水泉宋本字當作後爲市朝之地故卜之釋文引仲尼居云靜而思道也案古文二仲尼閒居故傳以閒訓靜舊唐書卷廿一王仲邱載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云帝亦天也與春秋正義所載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說共二十四則唐明皇注多所采用鄭堂謹案春秋左傳昭廿一年天子省風以作樂正義曰孝經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孔安國云風化也俗常也移太平之化易衰敝之常也書湯誥正義曰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爲一事 臧茂才經義雜記

孝經孔傳

近刻日本國孝經孔傳詞意繁複不類西漢傳注文字較之魏晉間人所作書傳體製更爲卑下蓋彼國人僞撰以欺世并非唐人所見之本也前有太宰純敘云明皇御注之文邢昺以爲依孔傳者畢有特一二字不同介子細校之天子章云孔傳以人爲天下衆人言君愛敬己親則能推己及物孝治章引亦以相統理聖治章引郊謂圜丘禮天也書湯誥正義孔注孝經圜丘與郊爲一事又云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者此依孔傳也案近刻注下文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三句亦孔傳語五刑章引聖人制作禮樂而敢非之是無法也感應章引禮君燕族人與父齒皆近刻所無喪親章引恐其下有伏石涌水字疑衍泉復爲市朝之地故卜之案近刻作伏石漏水復爲市朝遠防之也亦小異 孫侍御讀書脞錄續編

孝經疏

今本孝經疏題云宋邢昺校則此疏似非出昺手卽成都府學生鄉貢傳注奉右撰敘一篇亦不言作疏之人蓋疏非昺所撰也攷唐書儒學元行沖傳元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列於學官則疏爲行沖作無疑藝文志又有梁武帝皇侃唐賈公彥孔穎達四家義疏惜皆不傳大氐用鄭康成本也陸德明釋文敘錄云古文孝經世既不行今隨俗用鄭注十八章本則釋文亦用鄭本今以釋文附刻明皇御注後而刪其鄭注之字故多不合經義攷引崇文總目云咸平中昺等奉詔據元氏本而增損焉攷昺自敘亦有今特翦截元疏之語 同上

鄭注孝經

後漢書鄭康成傳敘康成撰述有孝經注而謝承書無之或疑謝氏脫誤非也康成孝經注晚出前世通儒並疑其僞南史陸澄傳云康成自敘所著衆書亦無孝經此爲明證一說是康成孫小同撰近人所刻古文孝經孔傳謂得之日本國者尤不足信大唐新語開元[illegible]

[illegible]非鄭康成所注凡十二條 孫侍御讀書脞錄

孝經疏辨鄭康成未嘗注孝經

孝經疏辨康成未嘗注孝經其驗有十二以昔聚及范蔚宗之鄭注孝經爲非攷御覽四十二寰宇記廿三卷沂州費縣有南城山後漢書鄭玄漢末遭黃巾之難客於徐州今孝經序鄭氏所作其序云僕避難於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蓋康成胤孫所作也今西上可二里許有石室焉周迴五丈俗云是康成注孝經處則康成胤孫注此經而成於後人之手荀范之說不可盡非公羊昭十五年疏引鄭稱孝經注當則一人或謂卽康成胤孫恐不然許周生云南史陸澄傳載澄與王儉書云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儉答曰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據此則鄭注孝經晉宋皆無異說疑之者自陸澄始王唐劉子玄乃暢言之 梁孝廉瞥記

鄭僞孝經注

歸安丁小山杰嘗語予以孝經鄭注據公羊昭十五年疏嘗是鄭僞非康成并非小同志祖案孝經注果屬鄭僞不應劉知幾司馬貞輩俱惜然不辨蓋自有鄭僞注孝經觀徐彥疏云鄭僞同與康成異則僞與康成爲二家明矣惜隋書經籍志陸德明釋文俱不載僞名氏無由知其爵里也[illegible]魏人 孫侍御讀書脞錄續編

孝經音義考正

陸德明釋文凡云本今作某本今無此字者向疑是後來校者之辭非陸氏原文尚未敢決今參閱孝經音義而信所見之不謬釋文孝經本用鄭氏注後人據唐明皇注校之故於釋文所標注皆云本今無此字又云自某至某本今無間有鄭注與唐注同邢疏云此依鄭注者則無此校語蓋校者不知唐注本乎鄭見唐注所有故卽以爲唐注而無疑也如釋文先王有至德要道下有孝悌二字校者見唐注云孝者德之至無悌字因云本今無此字夫孝下有人之行三字見唐注邢疏云此依鄭注因無校語不敢毀傷下有父母得其顯譽也者卌强而仕行步不訛

縣車致仕四句唐注無因云自父母至仕字本今無形于四海下有刑見二字唐注無因云本今無刑見字兆民賴之下有引辟二字唐注無因云本今無引辟二字諸侯章首有危殆二字唐注云則免危也無殆字因云今無殆字滿而不溢下有費用約儉奢泰為溢二句見唐注有邢疏云此依鄭注因無校語富貴不離其身下有薄賦斂省徭役列土封疆三句唐注無因云自薄字至居長反依例居長反作偁字下同當本今無戰戰兢兢下有恐隊恐踣四字見唐注有邢疏云此依鄭注因無校語卿大夫章首有服山龍華蟲服藻火服粉米皆謂文繡也田獵卜筮冠素積四句唐注無因云自山龍至黃亦反本今無非先王之德行下有禮以檢奢句唐注無因云本今無宗廟下有為作宮室句唐注無因云自為作至室字本今無夙夜匪懈下有夜莫也解惰五字校者見唐注云夙早也懈惰也因云自夜莫至也字本今無以解惰二字唐注有故不敬也士章首有資者人之行也六字唐注無因云本今無此句以敬事長則順下有食稟為曰祭別是非闕文有唐注無因云自食字至非字今本無庶人章首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八字見唐注有邢疏云此依鄭注因無校語分地之利下有分別五土句見唐注有邢疏云此依鄭注因無校語又此下有邱陵阪險宜棗棘句唐注無因云自邱陵至棘本今無以養父母下有行不為非度財為費什一而出無所復謙四句唐注無因云自行字至謙本今無故自天子下有故患難不及其身也善未之有也二句唐注之有也亦鄭注邢疏引鄭注云善未有也可證釋文善字一本作無故標全句校者見唐注亦有未之有也句因云自故建當作患至善字本今無蓋以未之有也四字為唐注本有也舉此六章以證明之其餘可類推矣臧茂才經義雜記

讀孝經

何休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本鉤命決之文而汪端明以為此皆後出後人附會朱子亦作孝經刊誤蓋以其書非復孔氏之舊也善乎黔川之言曰宋元大儒卓然獨見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純乎孔氏之舊也則莫若俱存之夫孝經十八章河間顏芝所藏芝子貞之所出也而古文孝經多閨門一章則孔氏壁中所藏魯三老之所獻也正宜並存以待學者之自擇則真偽不可掩奈何卒以顏本為定也唐開元中云官劉知幾議宜行孔傳廢鄭注證其非康成者十有二司馬貞等排之卒行鄭學後明皇自注元行沖造疏頒於天下遂以十八章為定今石臺孝經是也則古孝經之廢自此始矣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唯是閨門一章既出孔壁古文流傳漢魏未之有改司馬貞獨以為隋劉炫偽作而黜之豈非有見於唐朝閨門不肅而為國諱邪所謂逢君之惡其罪大者也馮明經解舂集

孝經分章

孝經正義諸家疏並無章名而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唯皇侃標其目而冠於章首顧煊案漢書匡衡傳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抱朴子仁明篇唐堯以欽明冠典仲尼以明義首篇此亦孝經有章名之證經義叢鈔洪頤煊

孝經庶人章

孝經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唐明皇注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正義曰鄭元諸家皆以為患及身說文云患憂也廣雅曰患惡也惟蒼頡篇謂患為禍孔鄭韋王之學引之以釋此經據此則孔氏古文傳鄭氏今文注皆引蒼頡篇訓患為禍矣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孝無終始終始字宜如此說言人子不能全受全歸立身行道而災禍不逮其身者卒未之有決言有災禍以警人子之不守身者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孝經感應章

釋文感應章下有本今作應感章十六字案此六字非陸德明語乃校者之辭雖非古本然宋以來已有之邢氏正義云孝悌之事通於神明皆是應感之事也又云人主若從諫爭之善必能修身慎行致應感之福故以名章然則正義亦作應感今注疏標題為感應章此據釋文本改也應感謂應其所感錢堂說孝近出日本偽孔傳孝經亦作應感章

孝經閨門章

宋本古文孝經有閨門章在子曰君子之事親孝章後其文云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共二十四字元氏正義載司馬貞議曰近儒欲崇古學偽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說案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案古文雖出劉光伯或恐以私意竄改但閨門一章文簡意足理致精嚴似非後儒所能偽作不當以文句疑之蓋閨門之內人君燕寢之地也人君於大廷之上百官執事前後左右罔非正人即欲不具禮而不可即退朝之後與父兄相處為我素所嚴敬者雖欲不具禮而亦不能惟閨門之內所對者妻子耳所侍者臣妾耳人君而與妻子臣妾相處燕昵之私情欲之感自有所不容已則起居之際必有不能具禮而或至於失禮者能若嚴父嚴兄在前則閨門之內一如大廷自不敢不具禮矣蓋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而自一家觀之為妻子臣妾自天下觀之為百姓徒役故云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欲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必不敢遺於天下之百姓徒役欲得一家之懽心以事其親必不敢侮於閨門內之妻子臣妾此先王之孝也此聖人之誠也司馬氏以為凡鄙誤矣臧茂才經義雜記

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行孝

孝經援神契曰天子行孝曰就諸侯行孝曰度卿大夫行孝曰譽士行孝曰究庶人行孝曰畜崔茂才吾亦齋稿

經

補遺

仲尼異說

孝經仲尼居正義曰桓六年左傳申繻曰名有五其三曰以類命為象杜注云若孔子首象尼邱蓋以孔子生而汙頂象尼邱山故名邱字仲尼而劉瓛述張禹之義以為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殷仲文又云夫子深敬孝道故稱表德之字及梁武帝又以邱為聚以尼為和今並不取案仲尼說當從杜注左傳與史記世家合張禹梁武義皆穿鑿尼作𡰥為夷故訓為和邱為高大有聚義其解字尚非甚誤弟子得稱師字故孝經曰仲尼居禮記有仲尼閒居中庸為孔子孫子思作而有仲尼曰殷仲文以為深敬孝道故稱字謬矣臧茂才經義雜記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

爾雅

皇清爾雅解

德清俞樾書

上洋寇濤山房石印

經解分經彙目卷十四之一

爾雅

爾雅總目

爾雅正義目

爾雅正義序

上古結繩爲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由是成命百物序三長以固民至於成周文章大備訓詁日滋元聖周公始作爾雅以釋故辨言周室既衰學古消亂折衷至聖六藝以彰七十子之徒發明章句增成其義傳爾雅三篇其爲書也專辭眾言而意指同受依聲得義而假借相成宮室器用之度歲時星辰之行州野山川之列艸木蟲魚鳥獸之散殊或因事以爲名或比類以合誼其事則覩指而可識其形則隨象而可見通貫六書發揮六藝聚類同條雜而不越散釋聖訓則天地萬物之情著矣揚於王庭則宣教明化之用遠矣漢初經始萌芽爾雅嘗立博士厥後五經並立其業益顯通才達儒依於爾雅傳釋典藝沈潛乎訓詁洞徹其指歸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矣魏晉以降崇尚虛無說經者務爲鑿空憑臆違離道本爾雅之學殆將廢墜唯郭景純明於古文研覈小學擇撢羣藝博綜舊聞爲爾雅作註援據經傳以明故訓之隱滯旁采謠諺以通古今之異言制度則準諸禮經藪澤則測其地望詮度物類多得之目驗故能詳其形聲辯其名實詞約而義博事覈而旨遠蓋舊時諸家之註未能或先之也爲之疏者舊有孫炎高璉二家今皆不傳邢氏疏成於宋初多掇拾毛詩正義掩爲己說間采尚書禮記正義復多闕略南宋人已不滿其書後取列諸經之疏聊取備數而已晉涵少業義方獲受雅訓長涉諸經益知爾雅爲五經之錧鎋而世所傳本文字異同不免譌舛郭註亦多脫落俗說流行古義寖晦爰據唐石經暨宋槧本及諸書所徵引者審定經文增校郭註仿唐人正義繹其義蘊彰其隱賾竊以釋經之體事必擇善而從義非一端可盡漢人治爾雅者舍人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註遺文佚句散見羣籍梁有沈旋集註陳有顧野王音義唐有裴瑜註徵引所及僅存數語或與郭訓符合或與郭義乖違同者宜得其會通異者可博其旨趣今以郭氏爲主無妨兼采諸家分疏於下用俟辯章譬川流而溉其支瀆非木落而離其本根也郭註體崇矜慎義有幽隱或云未詳今考齊魯韓詩馬融鄭康成之易註書註以及諸經舊說會粹羣書尚存梗槩取證雅訓辭意瞭然其跡涉疑似闕而不論確有據者補所未備附尺壤於崇邱

覜千慮之一得所以存古義也郭氏多引詩文爲證陋儒不察遂謂爾雅專用釋詩今據易書周官儀禮春秋三傳大小戴記與夫周秦諸子漢人撰著之書遐稽約取用與郭註相證明俾知訓詞近正原於制字之初成於明備之世久而不墜遠有端緒六藝之文皆無隔閡所以廣古訓也聲音遞轉文字日孳聲近之字義存乎聲自隸體變更韻書割裂古音漸失因致古義漸湮今取聲近之字旁推交通申明其說因是以闡揚古訓辨識古文遂可依類以推近可觸隅而反所以存古音也艸木蟲魚鳥獸之名古今異稱後人輒爲專書語多皮傅今就灼知副實者詳其形狀之殊辨其沿襲之誤其未得實驗者擇從舊說以近古爲徵不敢爲億必之說猶郭氏志也惟是受性頹愚識限方域蟲事編輯固陋是虞維時

盛治右文朝紳惇學秘簡鴻章崇昭壁府幸得以管闚錐指之學觀書石室幽見所資時有增益歲在旃蒙協洽始具簡編舟車南北恆用自隨意有省會仍多點竄十載於茲未敢自信而中年意思零落性多遺忘耳目所接時或失焉抱殘守獨瀼瀼乎以不克闕過爲懼勉出所業就正當世俊哲洪秀偉彥之倫叩其兩端匡厥紛繆企而望之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一

爾雅正義

餘姚邵晉涵 編修 著　學海堂

爾雅序

正義爾雅所爲作者正名協義究制聖人之微指俾雅者正也正道也劉熙釋名云爾雅爾昵也昵近也[illegible]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良以齊音楚語氣觀分聽口合聲知長互異不有會通曷窺旨要雖會萃大雅言必就歐於雅訓故張晏漢書註亦引爾雅近也正也漢世毛公作詩詁訓傳孔穎達疏云毛以爾雅之作多爲釋詩而篇有釋詁釋訓故依爾雅訓而爲詁訓傳言毛傳依於爾雅也後儒詁學不師古遠邁不可知之說獨爾雅專爲釋詩而作或又因爾雅一經依傳註而成書排論據固無實詞則字有定義物有正名六藝之文同條共貫豈得謂易書春秋禮經之訓釋有異於詩天文字殊彰訓有釋則官儀氏學實周公之[illegible]義人小學師儒講習懂識書必有正義鄭惟者古入小學之書也小學明則六經之文字順詩序釋未漢初諸儒釋六經者悉依爾雅豈得先有諸儒傳註然後援拾以成爲釋乎漢書藝文志云古書古文號分號合於其其言不立其則無受施行古弗聽古文讀爾雅故辭古今語而可知也是則古今異語必先通乎爾雅通能得其大義而其微言[illegible]篇云爾雅之書五經之訓

故劉勰宗經篇云書實紀言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義曉然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斯皆通人之論異乎私智穿鑿便辭[illegible]離經傳者大戴禮記小辨篇云公曰不辨則何以爲政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張揖以爲[illegible]今爾雅觀古辨言以正天下[illegible]民聽不惑於中後之學者欲辨識古文必自爾雅始作爾雅者先儒謚述無定論張揖上廣雅表云昔在周公纘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踐阼理政日昃不食坐而待旦德化宣流越裳來貢嘉禾貫桑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傳于後學歷載五百墳典散落唯爾雅獨存是以爾雅爲周公所作今考[illegible]也典常也[illegible]也惠愛也綏安也考成也懷思也俱與爾雅同義是周公作爾雅[illegible]張揖又云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illegible]

[illegible]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號者也

[illegible]

二名釋器云繫謂之罿罿謂之罬罬謂之罦罦覆車也廣五名其也釋艸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又云蒙王女廣四名也張揖云夫爾雅之爲書也文約而義固其陳道也精研而無誤眞七經之檢度學問之階路儒林之楷素也陸德明序錄云爾雅者所以訓釋五經辯章同異實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也

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摛翰者之華苑也

正義此敘述爾雅之旨也九流者漢書藝文志有儒家者流道家者流陰陽家者流法家者流名家者流墨家者流從橫家者流雜家者流農家者流小說家者流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說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是各自敵短然其時去聖未遠蓋言不盡乖雜故郭氏於尸子呂氏春秋淮南王書並引以爲證以其抒之雖莊周墨翟之書有一言之可採者亦在所不廢也六藝之鈐鍵者漢書藝文志凡六藝一百三家舍爾雅無以通六藝之門漢河間獻王所上樂記其書最古如云紹繼也夏大也悉京房之易傳馬融之註禮註杜子春鄭衆鄭興之徒之註周禮賈逵服虔之左傳註遂謂爾雅專爲釋詩後人與毛傳鄭箋多本爾雅學覽者於古訓所見諸書皆通其學也倉頡篇字書所徵引會合其義蓋以爾雅爲釋經之總會也其文多與爾雅相合後之專家所論得其學者亦能引證施之於經訓乎爾雅始於周公仲尼子夏叔孫通梁文增補而成其書專釋羣經之訓詁故訓不一而足以相發明者爾雅爲最古也漢書藝文志云爾雅三卷二十篇張晏註云爾雅正也爾近也爲雅訓之正也鄭康成駁五經異義云某之所註皆依爾雅潭奧摛翰者文選註引云張衡西京賦云窮研精於爾雅蓋稱爾雅之學爲文士所宗仲尼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故以爲摛翰者之華苑也

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

正義此言爾雅以博物也爾雅有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諸篇爲訓詁之書鳥獸草木之名雅者不遺於鳥獸草木也故爾雅爲訓之類首別土宜夏小正月令以時別之名候所以知時也孔子云學詩者必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故爾雅所釋不專爲詩也然學詩者不可不知也之名雖鹿鳴之呦呦鳥鳴之嚶嚶不知其名則無由知其雌雄使其不得食之不知其相呼也故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所以通君子好學之意與蟲魚之書亦其雜識之所得也故學者以爲小學蟲魚之書失其本矣

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辯其業亦顯

正義此言爾雅之興與漢氏所顯也何晏論語集解序云爾雅出於周公所作釋詁一篇周公所作也孔子門人所增子夏所益叔孫通所補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既無正驗是以疑不能明也

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是本於漢儒之舊說也陸於漢氏者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是爾雅在漢初嘗置博士矣豹鼠既辯其業亦顯者郭氏釋獸篇註云鼠文彩如豹者漢武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詳見釋獸太平御覽引漢舊儀云武帝初置博士取學通古今辯於文章者爲之是漢武置五經博士以爾雅者爲之也

英儒贍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爲之義訓璞不揆檮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紛謬有所漏略

正義此郭氏論諸家之註因自明其作註之由也云余少玩雅訓是郭氏少而習爾雅之學相傳不絕郭氏方言序者有方言註其圖讚錄有爾雅註則郭氏長於小學今傳者也地理之書謂其所作郭氏有爾雅圖讚又有爾雅音義今佚而所作之註十餘家今存者陸氏序錄所載犍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註今並閔佚不傳其得失無由而定其書所載其餘未之詳也六家之註今並閔佚或爲郭氏所本或爲郭氏所駁見其梗概焉

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粹舊說考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羣言剟其瑕礫搴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爲音圖用祛未寤

正義此郭氏自言作註之例也爾雅詁訓本於經傳至於草木蟲魚鳥獸非綴集異聞則不能得其形狀郭氏通洽見釋之特詳本草廣雅諸書並皆爲其舊說通於爾雅者如毛傳鄭箋皆資引證不必盡依之方言之所以爲舊註也考方國之語者郭氏方言序云交之所作四方之言異不使輶軒之使所以巡遊萬國采覽異言不盡言之出戶庭而坐照四表不勞疇咨而物來能名故郭氏於方言多取以爲證也采謠俗之志者郭氏古音物來者而四方之諺俗曰江東呼錯綜樊孫者用多引之如云江東人語也言多有合於古義者郭氏引而故言江東語轉也樊光者引孫炎註云孫叔然之官府語如云樊光註用舍引樊光註云孫叔然云蟿蠭也如云轉也孫炎註釋其義者兼取其是而正其非多引樊光孫炎註云云其言有馬融以上相引以爲證樊孫蓋爾雅之學郭氏多取其註而正其誤博關羣言者引方言說文禮記月令字書等書所云如剟其瑕礫搴其蕭稂者去其繆駁之說者不引也事有隱滯援據徵之者以爲經傳事有隱微則援據經傳以證明之所易了者闕而不論也別爲音圖者郭氏有爾雅音一卷圖讚二卷今佚隋書經籍志載其目唐初已亡今存者音義殘篇猶可按註而得其形似也

者以將來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

正義此郭氏望於後人取諸書之徵引者有沈旋集註施乾謝嶠顧野王之音集爲一書唐以後有裴瑜註今已佚其書多有新義或別爲之註郭氏所見無郭註者論今所傳者爾雅唯郭註最善

爾雅卷上

正義漢書藝文志爾雅三卷二十篇是爾雅舊分三卷今本郭璞註三卷是郭氏所分卷帙仍漢志之舊隋書經籍志作五卷兼音圖而言也郭璞註正義晉書列傳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術終尚書郎記室參軍贈宏農太守

釋詁第一

正義說文云詁訓故言也釋詁者釋古言也詩大雅烝民云古訓是式鄭箋云古訓先王之遺典也詁通作故漢書藝文志有毛詩故訓傳齊后氏故魯故韓故是也釋文引張揖云詁者古今之異語也以今言通古義故曰詁也陸德明云詁古今之異語也陸德明云詁者何以此篇爲首爲其爲經學之本始也會意以此篇爲首則

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註尚書曰三月哉生魄詩曰令終有俶又曰俶載南畝又曰訪予落止又曰胡不承權輿胎未成亦物之始也其餘皆義之常行者耳此所以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

正義釋訓相貫其義則同故先釋始之義也○初者說文云初始也從刀從衣裁衣之始也此初之本意也緣傳通用直以初爲始耳餘皆放此千寶周易云初也○哉者說文云哉言之閒也故說文作才云艸木之初也古文哉作才周禮考工記云哉始也是哉始也尚書康誥惟三月哉生魄魏張平子賦引作才云○首者說文云首頭也呂氏春秋首時篇註云首始也首基者說文云基牆始也周語云基始也毛傳云基始也○肇者說文引此詩作肇云始也○祖者說文云祖始廟也漢書律歷志云祖始也禮記祭義云祖者始也○元者說文云元始也春秋元年公羊傳云元者何君之始年也○胎者說文云婦孕一月也廣雅云胎始也○俶者說文云俶善也爾雅釋詁云俶始也○落者說文云凡草曰零木曰落是落本衰落之義而爲始者猶亂之爲治徂之爲存也○權輿者大戴禮誥志篇云百草權輿詩秦風權輿毛傳云權輿始也

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註詩曰有壬有林又曰文王烝哉其餘義皆通見詩書

[illegible]

弘廓宏溥介純夏幠厖墳嘏丕奕洪誕戎駿假京碩濯訏宇穹壬路淫甫景廢壯冢簡箌昄晊將業席大也註詩曰我受命溥將又曰亂如此幠爲下國駿厖湯孫奏假王公伊濯訏謨定命有壬有林厥聲載路既有淫威廢爲殘賊爾土宇昄章渤澥之旅秀廓落宇宙穹隆至極亦爲大也箌義未聞尸子曰此皆大有十餘名而同一實

[illegible]

幠厖有也註二者又爲有也詩曰遂幠大東

[illegible]

迄臻極到赴來弔艐格戾懷摧詹至也註齊楚之會郊曰懷宋曰屆詩曰先祖于摧又曰六日不詹詹摧皆楚語方言云

[illegible]

如適之嫁徂逝往也註方言云自家而出謂之嫁猶女出爲嫁

[illegible]

賚貢錫畀予貺賜也註皆賜與也

[illegible]

儀若祥淑鮮省臧嘉令類綝彀攻穀介徽善也註詩曰儀刑文王左傳曰禁禦不若詩曰永錫爾類我車既攻介人維藩

[illegible]

左傳疏引李巡云祥之善也士相見禮云與眾言言忠信慈祥高誘注詳善也淑者邶風燕燕云淑慎其身雜記云如何不淑○鮮省臧嘉○鮮者小雅北山云鮮我方將鄭箋鮮善也故後世以鮮爲善也省者大雅皇矣云帝省其山鄭箋省善也○尚書大傳云省於其君鄭注以爲善於其君也省者盤庚云部之域推及眾左氏宣十二年傳云執事順成爲臧繫辭傳云藏諸用鄭氏易作臧諸用臧與藏義同小雅隰桑云中心臧之鄭箋臧善也嘉者隨九五云孚于嘉吉特牲云嘉其嘉而無與讀也○令類綝穀○令者士冠禮云以歲之令類者左氏昭二十八年傳云勤施無私曰類呂氏春秋重言篇引高宗之言曰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荀子儒效篇其言有頌高誘楊倞注並云類善也綝者類篇云綝繕也叔于田鄭義云綝之言善也穀者行葦釋文云引說文作彀案上文云敦弓既堅學好也則穀當爲善也○攻穀介徽○攻者治物之善也穀者春官典瑞云穀圭以和難鄭注穀善也諸侯相與爲輸故以善圭和之使善也介者大雅既醉云介爾景福徽者小雅角弓云君子有徽猷○詩曰至不若○正義儀刑文王者大雅文王文左傳曰禁禦不若者惠棟左傳補注云張平子東京賦云禁禦不若以知神姦魑魅魍魎莫能逢旃爾雅釋詁云若善也郭景純注左傳云禁禦不若今云不逢不若案下傳云莫能逢之杜氏云逢遇也既云不逢又作云莫逢文既重出且杜氏不應舍上所註下句此晉以後傳寫之誤當從彼本作禁禦不若○詩曰至徽音○永錫爾類大雅既醉文我車既攻小雅車攻文介人維藩大雅板文毛詩作价傳云价善也大姒嗣徽音大雅思齊文

舒業順敘也【註】皆謂次序**舒業順敘緒也**【註】四者又爲端緒【正義】說文云敘次弟也緒爲端緒亦言有次第其義相承也○舒業順敘也○舒者大雅常武云王舒保作釋文引毛傳作紓序也考工記鮑人云則厚薄序也鄭註序舒也轉相訓也業者學記云時教必有正業順者左氏宣四年傳云以順則公子烈長當註大射儀云今文順爲循釋名云順循也循其理也鄭註燕禮云序次第也○舒業至緒也○舒通作紓凡紓紡皆有端緒故又爲緒也業者史記張蒼傳云緒正律歷文頌曰緒業也緒業互相爲訓故下文云緒業事也順者士冠禮云順爾成德敘者周頌烈文云繼序其皇之天官宮伯云行其秩敘史記正義引孫炎云謂端緒也

怡懌悅欣衎喜愉豫愷康妉般樂也【註】皆見詩**悅懌愉釋賓協服也**【註】皆謂喜而服從【正義】釋名云樂樂也使人好樂之也此釋悅樂之義又轉爲相悅服也○怡懌至樂也○怡者說文作怡說也史記集解引今文尚書云爰讀于德不怡史記作不懌是也懌者文王世子云其成也懌眾經音義引舊註云怡心之樂也懌意解之樂也悅者說文云說釋也益彖傳云民說無疆經傳通作說孟子作欣後世欣字也欣者孟子云舉欣欣然有喜色衎者說文云衎喜兒漸六二云飲食衎衎喜者說文云喜樂也意說也愉者聘禮記云私覿愉愉焉荀子王霸篇云安閒靜莫愉焉楊倞註愉樂也豫者雜卦傳云豫怠也愷者虞豫樂雅考槃怡康成云豫行出而喜樂之意愷者樂也云愷康也康者盤庚云無傲從康妉者說文作媅樂也文引韓詩云媅樂之甚也般者孟子云般樂怠敖則言也○悅懌至服也○悅又爲服者召南草蟲云我心則說毛傳說服也孟子云中心悅而誠服也懌者小雅節南山云既夷既懌毛傳懌服也愉與諭通穀梁傳云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釋者莊子齊物論云南面而不釋然釋文云馬融本作懌安古字皆作釋說文云釋解也史記多作醳是釋爲本字醳爲或體字也賓者虞翻易註引詩云莫敢不來賓楚語云其不賓也久矣○協者說文云協眾之同和也左氏襄二十六年傳云諸侯不協鄭註天官宮正云協合也註皆見詩○正義商頌那云亦不夷懌也賓協也者小雅賓之初筵云賓載手仇毛傳協同也周頌清廟云於穆清廟鄭箋云說釋也大雅皇矣云亦聞亦式大雅思齊云古之人無斁毛傳云說擇也是說字之釋爲服而詩說字無訓服者說文作詩鄭箋說樂也小雅頍弁云庶幾說懌毛傳懌服也

遹遵率循由從自也【註】自猶從也**遹遵率循也**【註】三者又爲循行也【正義】此釋所從自與所循行其義相貫通也○遹遵至自也○遹者大雅文王有聲云遹求厥寧遵者周南汝墳云遵彼汝墳鄭風云遵大路兮率者小雅北山云率土之濱循者左氏昭七年傳云循牆而走由者襄二十三年傳云抑有由也從者哀八年傳云從武城皆言自也○遹遵率循也○說文云循行順也遹者釋文引孫炎云古述字讀聿是也少牢饋食禮云遂述命士冠禮云不述命鄭註俱云述循也釋言云遹述也詳見釋言遵者諡法解云遵循也率者夏小正云率者循也左氏宣十二年傳云今鄭不率通作帥覲禮云帥乃初事註今文帥作率文王世子云武王帥而行之

駒云逸豫無期魚藻云豈樂飲酒邶風云凱風自南愷豈凱古通用唐風蟋蟀云無以大康小雅鹿鳴云和樂且湛鄭箋湛樂之久也衛風氓云無與士耽鄭箋耽非禮之樂妉湛耽音義同般周頌般篇名鄭箋般樂也舊說云郭以爲般之作多爲釋詩且詩中備有此文故云皆見詩其實六經中所訓亦爾

靖惟漠圖詢度咨諏究如慮謨猷肇基訪謀也【註】國語曰詢于八虞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訪于辛尹通謂謀議耳如肇所未詳餘皆見詩【正義】此釋謀慮之義也說文云慮難曰謀○靖惟漠圖○靖者方言云靖思也東齊海岱之間曰靖盤庚云則惟汝眾自作弗靖惟者詩釋文引韓詩云惟念也盤庚云人惟求舊漠者詩疏引舍人云漠心之謀也圖者說文云圖畫計難也聘禮云君與卿圖事○詢度咨諏○詢者舜典云詢于四嶽史記作謀於四嶽度者士喪禮云度茲幽宅兆基咨者說文云謀事曰咨左氏昭元年傳云子產咨於太叔諏者說文云聚謀也特牲饋食禮云不諏日○究如慮謨○究者釋言云究謀也謂盡其謀也如通作茹周頌臣工云來咨來茹邶風柏舟云不可以茹鄭箋云茹度也度即爲謀故釋言又云茹度也慮者方言云慮思也夏官大司馬云大役與慮事韓非解老云白公勝慮亂又曰越王慮伐吳謨者說文云謨議謀也皋陶謨云謨明弼諧史記作謀明輔和○猷肇基訪○猷者盤庚云汝猷黜乃心肇者大雅江漢云肇敏戎公毛傳肇謀也基者周語云后稷始基靖民訪者說文云汎謀曰訪徐鍇繫傳云謂廣問於人也左氏昭元年傳云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哀六年傳云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註國語至謀耳○正義晉語胥臣讀文王之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于辛尹韋昭註以詢度諏訪皆謀也案小雅皇皇者華云周爰咨諏周爰咨謀周爰咨度周爰咨詢左氏襄四年傳說此詩云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毛傳云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咨禮爲度咨親爲詢此並左傳之義所宜爲度謀諏訪之本義郭氏不引詩而引國語者以欲見詢咨之不獨毛詩爲然也餘皆見詩○小雅常棣云是究是圖小弁云予之佗矣鄭箋云維念也小雅節南山云傳予請之聖人莫之漠巧言云秩秩大猷聖人莫之大雅云維念也引韓詩云惟念也小雅小旻云謀猶回遹大雅云訪予落止周頌云訪予落止又云詩云我圖爾居小雅常棣云是究是圖大雅云定命文王云厥猶翼翼敷猶遹用

典彝法則刑範矩庸恒律戛職秩常也【註】庸戛職秩義見詩書餘皆謂常法耳**柯憲刑範辟律矩則法也**【註】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論語曰不踰矩【正義】凡事之可常行者垂之爲法故法即爲常此互訓之也○典彝至常也○典者天官冢宰云掌建邦之六典鄭註典常也經常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爲法式也常者其上下通名彝者洪範云彝倫攸敘釋言云彝常也鄭註云典常也思維云法者說文云法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从去灋省也則者說文云則等畫物也八則以治都鄙周禮天官冢宰以八則治都鄙鄭註則亦法也典法則所用異異其名也刑者說文云刑罰罪也範者說文云範法也矩者說文云巨規巨也从工象手持之巨或从木矢矢者其中正也矩有常度故爲常也庸者說文云庸用也易文言云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九家易云庸常也謂言常以信行常以謹矣恆者恆象傳云恆久也家人象傳云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律者釋言云律述也敘述者有常法也下文云律遹述也戛猶楷也言爲楷模之常故戛爲常也職者下文云職主也言所主有常也秩者天官宮正云行其秩敘月令云大合樂之秩鄭註秩常也○柯憲至法也○柯者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是柯與矩皆所以爲法也憲者皋陶謨云乃憲內則云五帝憲刑者大雅思齊云刑于寡妻禮運云刑仁講讓刑通作型說文云型鑄器之法也範者易繫辭云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法也言乾坤消息法周天地而不過於十二辰也眾經音義引爾雅作范法也謂楷式法則也通俗文云規模曰範辟者小雅雨無正云辟言不信毛傳辟法也左氏文六年傳云辟刑獄孔疏以爲依法斷治也律者王制云加地進律漢書律歷志云律者法也莫不取法焉矩者考工記匠人云欲爲淵則句于矩則者說文云則等畫物也後漢書註引韓詩云四方是則祭義云以爲黔首則註庸戛至詩書○正義皋陶謨云自我五禮有庸哉康誥云不率大戛泰誓云亦職有利哉小雅賓之初筵云不知其秩○詩云至踰矩○正義郭所引詩豳風伐柯文不踰矩者爲政篇文

辜辟戾辠也【註】皆刑罪【正義】說文云辠犯法也从辛从自言辠人蹙鼻苦辛之憂秦以爲辠似皇字改爲罪辜者微子云凡有辜罪秋官掌戮云殺王之親者辜之鄭註辜之言枯也謂磔之辟者呂刑云墨辟疑赦左氏僖二十三年傳云貳乃辟也戾者大雅抑云亦維斯戾

黃髮齯齒鮐背耇老壽也【註】黃髮髮落更生黃者齯齒齒墮更生細者鮐背背皮如鮐魚耇猶耆也皆壽考之通稱【正義】說文作壽久也从老省𠷎聲此釋壽考之名也黃髮者秦誓云尚猷詢茲黃髮詩疏引舍人云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魯頌閟宮云黃髮兒齒鄭箋云兒齒亦壽徵說文云齯老人齒也鮐背者大雅行葦云黃耇台背毛傳台背大老也鄭箋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耇者論衡無形篇云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白久則黃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黑久則黯若有垢黃耇鮐背有垢者士冠禮之詞也鄭註云耇凍梨也釋名云黃耇鬢髮變黃也者垢也皮色如有垢者也或曰凍梨皮有斑點如凍梨也色也詩疏引孫炎云耇面如浮垢老人壽徵孫氏兼采眾家之說爲義也老者說文云老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召誥云則無遺壽耇漢書孔光傳引書作無遺耆老顏師古云召誥之辭今作耇者假借字同也註黃髮至耆也○正義詩疏引孫炎云黃髮髮落更生黃者齯齒齒落更生細者如小兒也又云九十曰鮐背皮有鮐文郭註本孫炎不從諸家之說以爲白髮而黃也釋名云齯齒大齒落盡更生細者如小兒齒也郭以耇爲耆者說文云耆老也曰耇猶耆也言其指事使人也郭氏以耇爲耆老也家所釋以耇爲垢引舍人云耇者觀也血氣精華觀竭言色赤黑如狗矣以聲近之字相釋郭氏所不取也

允孚亶展諶誠亮詢信也【註】方言云荊吳淮汭之間曰展燕代東齊曰諶宋衛曰詢亦皆見詩**展諶允慎亶誠也**【註】轉相訓也詩曰慎爾優游【正義】說文云誠信也此釋信誠之義也○允孚亶展○允者堯典云允釐百工史記作信飭百官考工記匠人云允臻其極鄭註允信也孚者說文云孚信也中孚彖傳云中孚信也公羊傳十五年傳云乘之於中孚也亶者盤庚云誕告用亶史記作誕告用誠東京賦云展布四體薛綜註云展誠也

[illegible]

謔浪笑敖戲謔也。註：謂調戲也。見詩。

正義：說文云：謔，戲也。詩曰：善戲謔兮。[illegible]

粵于爰曰也。註：書曰：土爰稼穡。詩曰：對越在天。王于出征。爰粵

[illegible]

爰粵于那都繇於也。註：左傳曰：棄甲則那。那猶今人云那也。書曰：皋陶曰都。繇，辭。於乎，皆語之韻絕。

[illegible]

敆郃盍翕仇偶妃匹會合也。註：皆謂對合也。

仇讎敵妃知儀匹也。註：詩云：君子好仇。樂子之無知。實維我儀。國語亦云：丹朱馮身以儀之。讎猶儔也。廣雅云：讎，輩也。

妃合會對也。註：皆相

妃媲也。註：相偶媲也。

[illegible]

紹胤嗣續纂緌績武係繼也。註：詩曰：下武維周。緌見釋水。餘皆常語。

[illegible]

忥謐溢蟄慎貉謐顗頠密寧靜也。註：忥顗頠未聞其義。餘皆見詩傳。

[illegible]

隕磒湮下降墜摽蘦落也。註：磒猶隕也，方俗語有輕重耳。湮，沈落也。摽蘦見詩。

[illegible]

命令禧畛祈請謁訊誥告也。註：禧未聞。禮記曰：畛於鬼神。

[illegible]

永悠迥違遐逷闊遠也。註：逷亦遠也。轉相訓。書曰：逷矣西土之人。

[illegible]

虧壞圮垝毀也。註：書曰：方命圮族。詩曰：乘彼垝垣。

[illegible]

袖海山房校印

矢雉引延順薦劉繹尸旅陳也注禮記曰尸陳也雉順劉皆未詳

正義皆言陳敘也矢者大雅卷阿云矢其音春秋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左傳所謂陳魚而觀之也矢本或作弛六雅行葦云或肆之筵毛傳肆陳也孔疏以爲釋詁文周頌時邁云肆于時夏鄭箋亦云肆陳也雉者左傳疏引樊光服虔云雉夷也夷平也文選註引服虔云雉者聲近夷者其義同喪大記云夷于堂鄭註夷之言尸也士喪禮註與大記同雉即爲夷夷訓爲尸尸者陳也是展轉相訓也其行葦云以引以翼引本或作延春官大師云帥瞽而歌延鄭註故書廞作淫鄭司農云淫陳也延者晉語云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韋昭註延陳也順者坊記引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順者陳敘也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即其陳敘之謂也舊說以順爲解順失其義矣薦者雜記云薦而不食祭義云薦其薦俎劉者淮南原道訓云劉覽偏照謂陳覽也繹者小雅車攻云會同有繹尸者祈父云有母之尸饔左氏宣十二年傳云拗尸而舉杜註尸陳也白虎通義崩薨篇尸之言陳也旅者秋官司儀云旅擯鄭云旅讀如鴻臚之臚臚陳之也左氏莊二十二年傳云庭實旅百郊特牲云旅幣無方皆言陳也註禮記至陳也〇正義郊特牲文

尸職主也注左傳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詩曰誰其尸之又曰職爲亂階尸寀也注謂寀地寀寮官也注官地爲寀同官爲寮

正義尸既爲陳又與職俱爲主其事者尸者書序云康王既尸天子又俱爲官特相訓也〇尸職主也〇尸者詩序云既尸天子殺梁僖五年傳云卑不尸大功又學記云當其爲尸鄭註尸主也爲祭主也職者泰誓云亦職有利哉左氏僖二十六年傳云大師職之禮記疏引干寶周官註云凡言職者主其事也〇尸寀也〇莊子天下篇皆願爲之尸謂願主其食采之地也〇寀寮官也〇寀通作采堯典云亮采惠疇鄭註若予采引馬融云采官也寮通作僚大雅板云及爾同僚晉語云非僚弗從毛傳采官也賈註云僚官也〇註左傳至亂階〇正義郭引左傳宣十二年傳文又昭七年傳云非其尸之子晉尸之二十七年文職爲亂階〇正義大夫有采地以處其子孫是采地也〇小雅巧言文〇註謂采至爲寮〇正義禮運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采地也同官爲寮者左氏文七年傳文

績緒采業服宜貫公事也注論語曰仍舊貫餘皆見詩書

正義說文云事職也釋名云事偉也偉立也凡所立之功也故爵命言立曰傳也績者周語云莫非嘉績下文又云績業也功也成也業相承也緒者天官宮正云稽其功緒采者史記集解引馬融云采事也業者文言傳云君子進德修業云業事也服者祭統云纂乃祖服鄭註服事也宜者士冠禮云宜之于假貫者夏官職方云使同貫利漢書武帝紀引逸詩云九變復貫顏師古註貫事也公與功同穀梁宣十二年傳云功事也〇正義仍舊貫者先進篇文餘皆見詩書者商頌殷武云設都于禹之績周頌賚云公事也〇書皐陶謨云載采采史記作始事事周頌載芟云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大雅烝民云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小雅采菽云天子所予又東晉古文所上詩言服業者耕之緒先王之大業又東晉古文有業皆見書不誤爲事盤庚云紹復先王之大業又東晉古文所云見書

永羕引延融駿長也注宋衛荊吳之間曰融羕所未詳

正義說文云長久遠也永者舜典云歌永言史記作詩長言唐風山有樞云且以永日毛傳永引也羕者說文云羕水長也詩曰江之羕矣文選註引韓詩作江之漾矣薛君章句云漾長也長也羕爲古永字夏小正云時有養日時有養夜養長也又羕爲古永字養長也又云羕保其身又云羕保用享是也引者大雅召旻云職兄斯引毛傳引長也史記曹世家云豈不欲引曹之祀者

爲充盛也注正義此釋高大之貌高大者又爲充盛也〇喬者周頌般云隨山喬嶽是者記文云喬曲而高也小雅伐木云喬木也〇釋山云銳而高嶠嶠者喬之或體周語云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韋註崇崇高山也夏居陽城崇高所近史記集解引徐廣云崇高者子爲之子在嵩高之北漢書通作崇高又云崇高山也嵩高大而高是也崇嵩之字或作崧禮記作嵩毛傳云崧高貌是也崧崇也〇正義宜十二年左傳文杜註云師人不崇酒有可徵云崇飲酒也〇崇充也〇崇者亦爲充大射儀云大射之崇也充也大射儀云主人日揚觶註崇充也言以充滿四海曾不〇充盛大也〇正義宣十二年左傳文杜註云楚人左傳至崇貴〇亦爲充盛〇正義〇註左傳至崇貴〇〇〇本舍人

喬嵩崇高也注皆高大貌左傳曰師叔楚之崇也崇充也注亦

殺又漢書律歷志云十丈爲引引者信也又云信於引者信天下也顏師古云信讀曰伸是引爲長也延者說文云延長行也大雅生民云誕我秉德延長也詩日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延于年〇正義方言云駿長也朱衛荊吳之間曰融延長也凡施於年者謂之永延長也

犯奢果毅尅捷功肩堪勝也注陵犯誇奢果毅皆得勝也左傳曰殺敵爲果肩即尅耳書曰西伯堪黎勝肩戡劉殺克也注轉相訓耳公羊傳曰克之者何殺之也劉獮斬刺殺也注書曰咸劉厥敵秋獵曰獮應殺氣也公羊傳曰刺之者何殺之也

正義相勝即爲相克克又爲殺轉相訓也〇犯者說文云犯侵也〇犯者夏官大司馬云馮弱犯寡則眚之奢者說文云奢張也西京賦云麗美奢乎許史薛綜註奢過也果者廣雅云果勇也〇說文云果敢作此果者方言云果勇也說文云䂕果敢也說文云毅有決也周語云致果爲毅又云毅勝也今通作毅果者小雅采薇云一月三捷傳云捷勝也〇恩果勝也克之者大人也周語云戎以果毅又云果毅以行尅堪者說文云尅克之也左氏莊十一年傳云得儁曰克既濟九三云三年克之

司馬云若師有功又云若師不功鄭註功勝也呂氏春秋先己篇云三王先教而後殺故事莫功焉肩者爾雅釋言云肩克也〇貨殖傳引舍人云肩強之勝也堪者多方云克堪用德周語云下能堪其任墨子非攻篇云湯武之事云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〇勝肩克也毛傳仔肩克也戡者說文云戡刺也殷遁劉敬之云佛時仔肩毛傳仔肩克也又爲克克者周頌武云勝殷遏引今文云咸劉厥敵也劉者說文云劉殺也釋名云罪人日殺劉遏民之使不復見也〇劉獮至殺也〇劉人日殺劉遏民無遺劉方言云秦晉宋衛之間謂殺曰劉日劉者說文云劉也書曰咸劉厥敵〇又獮者說文云秋田也斬者說文云斬截也刺者說文云君殺大夫日刺秋官小司寇云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鄭註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〇註左傳至克也〇正義郭引左傳宣二年傳云殺敵爲果致果爲毅說文肩即克者說文引書西伯既戡黎書序文本作戡今本作戡〇公羊至之也〇正義

作西伯戡黎之勝也則鄭註云克者何殺之也〇正義文云克之者何殺之也〇引說文云書君奭文作彊云戡也〇正義〇周書君奭文

年傳文〇書曰至之也〇正義釋天文郭氏彼註亦云順殺氣也公羊傳曰刺之者何殺之也僖二十八年傳文

懋懋慔慔勔釗茂劭勔勉也注詩曰亹亹文王蠠沒猶黽勉書曰茂哉茂哉方言云周鄭之間相勸勉爲劭釗茂未聞

正義說文云勉彊也亹亹者大雅文王云亹亹文王鄭註亹亹猶勉勉也周語云亹亹懷以穀蔡邕賦云君子亹亹之也〇天下之亹亹者鄭註亹亹勉勉也周語云亹亹懷以穀讀同沒當爲勉也〇註亹亹至釗未聞〇爲勿勿者〇曾子立事篇云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〇勿勿猶勉勉也祭義云勿勿乎其欲饗之也鄭註勿勿猶勉勉也勿又轉作密勿小雅十月之交云黽勉從事漢書劉向傳作密勿從事邶風谷風云黽勉同心文選註引韓詩作密勿同心勉勉也是黽勉之轉也孟者班固幽通賦云孟晉以迨羣兮漢人用張訓也嘉定錢大昕曰洛誥云汝乃是不蘉孟蘉聲之轉文引馬融云蘉勉也孔疏謂鄭王皆訓爲勉也敦者繫辭傳云安土敦乎仁敦厚也本或作惇文選註引爾雅云惇勉也斷者敦勞云斷哉夫子史記作勉哉夫子〇劉者書方俗語也茂者先王之云茂對時育萬物〇茂勉也茂哉茂哉〇帝紀云先帝勤勞篇茂云維時懋哉〇是勉哉勉者漢書成帝紀云茂哉史記作勉哉勉也通作懋舜典云惟時懋哉〇王政郭云勔釗勔也詩曰至勔釗〇正義廣雅文〇説文作恆云勉也註詩曰至勔釗〇正義漢書五行志作懋懋書曰茂哉茂哉勉也郭引方言者方言云釗勉也秦晉曰釗自關而東周鄭之間曰勔釗也又引方言云劭勉也〇六衡用九賦云勗自強而不息兮蓄怪羿勉註云相勸勉也

驚務昬暋強也注駑務事務皆自勉強書曰不昬作勞暋不畏死

正義強當作彊即勉也務釋務聲近義同說文作 悉通作務文子積誠篇云名可務立功可彊成皆聖人之所以彊也〇註務勉彊也〇註務勉彊也請以勞役彊民也昬者說文云昬本或作昏說文云昬 之勉也書釋文云昏讀若旻泰誓云昬作勞盤庚文孔疏引鄭註昬勉也〇正義不昬作勞盤庚文孔疏引鄭註暋不畏死康誥文〇說文云暋冒也

卬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注卬猶姎也語之轉耳書曰非台小子古者貴賤皆自稱朕禮記曰授政任功曰予一人朕於鬼神曰有某甫言見詩朕余躬身也注今人亦自呼爲身台朕賚畀卜陽予也注賚卜畀皆賜與也與猶予也因通其名耳魯詩云陽如之何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

正義說文云我施身自謂也身俱訓爲我說文又云予推予也故又爲賜與此連釋之也〇云卬吾至我也〇卬者大雅生民云卬盛于豆吾者士冠禮云吾子之教之也鄭註吾我也台者書曰說命云朕台德先予者堯典云予聞如何史記作朕聞之其何如是朕即予也身者少儀云毋身質言語南者士冠禮字辭曰伯某甫鄭註甫是男子之美稱余者周語引湯誓云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身也〇予也言爲發聲之詞故郎以爲自謂之稱也〇朕余又訓爲身左傳疏引舍人云余卑謙之身也朕余躬身也〇炎云余舒遲之身也左氏僖九年傳云小白余杜註余身也躬者上身也謂中之上下幅也春官大宗伯云侯執信圭躬圭鄭註云信當爲身身爲之誤也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瑑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愼行以保身也是躬爲身者也〇賚畀卜陽予也〇賚畀者合賚予也台賚予互相爲予是賚字同而連舉之也賜也賚畀予又互訓爲予也湯誓云予其大賚汝周頌賚序云賚予也小雅天保云卜爾百福又引釋文云卜畀也二十八年傳云君卜者卜也釋文云畀與也

[illegible]

肅延誘薦餤晉寅藎進也【註】禮記曰主人肅客詩曰亂是用餤王之藎臣易曰晉進也寅未詳

[illegible]

羞餤迪烝進也【註】皆見詩禮

[illegible]

詔亮左右相導也【註】皆謂教導之

[illegible]

詔相導左右助勴也【註】勴謂贊勉

亮介尚右也【註】紹介勸尚皆相佑助

左右亮也【註】反覆相訓以盡其義

[illegible]

[illegible]

緝熙烈顯昭皓熲光也【註】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又曰休有烈光

[illegible]

劼鞏堅篤掔虔膠固也【註】劼虔皆見詩書易曰鞏用黃牛之革

固志也掔然亦牢固之意也

[illegible]

疇孰誰也【註】易曰疇離祉

[illegible]

暀暀皇皇藐藐穆穆休嘉珍褘懿鑠美也【註】自穆穆已上皆美盛之貌其餘常語

[illegible]

諧輯協和也【註】書曰八音克諧左傳曰百姓輯睦

[illegible]

關關噰噰音聲和也【註】皆鳥鳴相和

勰燮和也【註】書曰燮友柔克

[illegible]

從申神加弼崇重也【註】隨從弼輔增崇皆所以爲重疊神所未詳

[illegible]

觳悉卒泯忽滅罄空畢罊殲拔殄盡也【註】觳今直語耳忽然盡貌今江東呼厭極爲罄餘皆見詩

[illegible]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一終

袖海山房校印

爾雅正義　餘姚邵編修晉涵著

苞蕪茂豐也註苞叢緐蕪皆豐盛正義序卦傳云豐者大也方言云凡物之大貌曰豐廣雅云豐大也苞者說文引書云艸木蕲苞今本禹貢作草木漸包釋文云包字或作苞商頌長發云苞有三蘖毛傳苞本也鄭箋用爾雅大雅生民鄭箋云豐苞亦茂也是物之稹固而發生茂盛者爲豐也蕪者說文云蕪豐也从大卌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與庶同意商書曰庶艸緐無今本洪範作庶草蕃廡晉語云不能蕃廡廡爲隷體增加字無爲假借字也茂者說文云茂艸豐盛周頌良耜云荼蓼茂止小雅天保云如松柏之茂是艸木之豐盛皆爲茂也註苞叢至豐盛○正義毛詩云苞稹也孫炎以爲物叢生曰苞是苞爲叢也後漢書註引爾雅云蕃蕪豐也蓋連引註文凡物之爲苞叢繁蕪者望之豐蕪故其貌爲大也

揫斂屈收戢蒐裒鳩摟聚也註禮記曰秋之言揫揫斂也春獵爲蒐蒐者以其聚人衆也詩曰屈此羣醜原隰裒矣左傳曰以鳩其民摟猶今言拘摟聚也正義說文云聚會也方言云萃集也東齊曰聚是聚爲萃集也揫者說文引詩云百祿是揫毛詩商頌長發篇作百祿是遒傳云遒聚也釋文云揫郭音遒揫遒音義同方言云凡斂物而細謂之揫是揫爲聚之多也斂者說文云收也大雅蕩篇斂怨以爲德言其聚衆怨也荀子非十二子云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楊倞註斂然聚集之貌是斂與收聚義同故爲聚也韓詩云屈收也收斂之是屈與收聚之義同故爲釋文子云收斂也周頌維天之命云我其收之毛傳收聚也爾雅釋文引韓詩云收二國之遺凡繹傳言收斂者皆爲聚合也左氏襄十年傳引遒云戢者說文云藏兵也周頌時邁云載戢干戈毛傳用爾雅史記作載輯干戈輯亦聚也通作捍五瑞周禮典瑞云輯五瑞鄭註輯合也左氏昭十六年傳云蒐者輯也馬融云蒐聚也求其言蒐實裒言之閱也傳云蒐乘補卒是蒐爲聚之多者也書武成云香社旅是聚之多者爲裒釋文云裒古字作裒本或作捊案孟氏易君子以捊多益寡今本說卦象傳作裒多益寡侯果云裒聚也裒捊聲之轉也鳩者說文作勼聚也通作逑說文引書堯典云共工方鳩僝功史記作旁聚布功又作旁逑也說文引堯典云逑儀功云述斂聚也摟者說文云曳聚也本或作婁小雅角弓云式居婁驕鄭箋婁斂也釋文疏云引釋詁云婁聚也詩釋文引徐邈云婁鄭音樓爾雅云婁聚也本或作摟禮記至斂也○正義鄉飲酒義云秋之爲言愁也鄭註愁讀爲揫揫斂也郭氏依鄭讀兼取鄭義也○春獮至泉也○註春獵至釋天文公羊昭八年傳云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休註徒衆也是蒐者以聚衆也○詩曰至其民○屈此羣醜魯頌泮水文原隰裒矣小雅常棣文毛傳俱用爾雅以鳩其民左氏隱八年傳文又昭十七年傳云五鳩鳩民者也○摟猶至聚也○之熙孟子註云摟牽也故摟爲拘摟郭氏引時俗語爲證也

肅齊遄速亟屢數迅疾也註詩曰仲山甫徂齊遲駿肅亟遄速也詩日不遑故也駿猶迅速亦疾也正義釋名云疾截也有所越截也速謂爲疾又訓亟遄又訓亟速也肅者禮疾也肅而不俗稅鄭義相貫通也○肅齊至疾也○肅遲云刑肅而俗稅鄭註肅駿也周語云俾莫不任肅純恪章昭註皆速也淮南本經訓云寬而不肆肅肅者禮記五帝德云毛傳肅急也皆與疾之義相成也召南小星云肅肅宵征毛傳肅疾貌也是重言之亦爲疾也齊者大戴禮記五帝德云幼而慧齊疾也是齊爲疾史記作幼而齊齊速也荀子聖君道篇疾速離齊云反信作諗集解云齊給速也齊疾也說文便捷云不惑尚書大傳云多聞而齊給鄭註齊疾也諗說文云而往來數也易日事遄往行說文所引損卦初九爻辭云遄速也荀遄者行之速也遄疾也考工記云不微大雅崧高云式遄其行是遄爲速也書或作遄故遬大也至無以爲威遬也鄭註遬疾也書或作數祭義云且速也遄速也速作遬呂氏春秋辨上篇整生有行數故遬長弱不相害

故遬大高誘註遬疾也亟者說文云亟敏疾也大雅靈臺云經始勿亟少儀云小儀而亟之註亟疾也又謝雖也大傳云若是其亟乎鄭註亟疾也又通作極說文云極敏疾也主徐謝難也皆見日朝夕郭註亟數也數者屢也數當作數義相成也屢者迅也速也迅釋言云迅疾也亟數至之言速也驟速至迅作云疾也○註詩曰至疾也之疾也驟者之速云疾迅速通迅速者故是迅也迅是迅速釋文云舍人云疾也趣迅速皆谓九四云速也居之速也疾也傳云迅疾也鄭箋云速疾也迅也速也周頌噫嘻云駿發傳云駿疾也言駿弟子也驟之作作速作疾者迅也齊云毛毛傳云迅疾也齊以駿云迅作速疾也故皆相爲迅及事也肅遄切之速也又文以爲迅疾也奔走疾也釋名云奔走言急也齊也○正義大雅烝民文毛傳云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韓詩作遄齊也郭氏引漢書之社大使相速及也迅意疾云奔走書之意以引民相迅急郭氏引詩以爲仲山甫之迅疾者城祖奈也未聞其審云駿奔走馬詩曰至亦疾也○正義從鄭註借者說文云駿馬之良材者也迅疾也借以爲速疾走行以疾假借迅雷風烈也速亦疾者通上下文之義

磬虛也磬空也阬阬謂阬壑也隍城池無水者方言云漮之言空也皆謂丘墟耳豂邃未詳○正義說文云虛丘也謂大丘虛空也磬者左氏襄二十年傳云吾公在磬谷郊特牲云人實韓奕云實墉實壑左氏襄三十年傳云吾公在磬谷郊特牲云人家鄭註磬猶阬也說文作敘云滿也阬阬者後漢書引倉頡篇云阬壑也也其說文云爲坑滿坑滕者或上六象傳云滕口說也孔疏云所謂天運口無復心實也故者鄭氏易損卦云君子懲忿窒欲註云窒清也言清虛也隍者泰土六云城復于隍釋言云漮者說文云漮水虛也人也李巡註俱洋小雅釋言漮者法雖云漮虛也穀漮之初延云苛彼康爵鄭箋以爲虛也漮通作康小雅賓之初筵云酌彼康爵鄭箋以爲虛也鮑案大雅召渠二十四年傳云四穀不升謂之康范寧註以爲虛也文引郭氏音義云康本或作荒荒亦丘墟之空也周禮云野荒民散云我居圉卒荒鄭箋荒虛也孔疏引某氏曰周禮云穀則削之唯莽氏之本有荒字耳其諸家本無之註民穀谿至墟耳○正義傳記以大谿爲歸墟故以谿爲谿也坑坑塹重文總言坑塹者玉篇引左氏傳註滿塹也字書云城隍也隍城池無水者易註云城下溝無水稱隍有水稱池也方言云康空也郭氏彼註云康宣也康或作獻虛出渠東通作漮說文云康尾康良也獻康宣空貌康與漮義同郭云皆謂上墟者說文云虛大上也徐鉉云今俗作墟非是

黎庶烝多醜師旅衆也註皆見詩洋觀裒衆那多也註詩曰薄言觀者又曰受福不那洋溢亦多貌○正義說文云衆多也多重也从重夕夕者相繹也故爲多也○黎者堯典云黎民於變時雍黎與庶云衆其義同也○黎庶至衆也○黎者堯典云黎民於變時雍是衆多其說文云庶屋下衆也庶者說文云庶眾也衆者少牢饋食禮云承致多福無疆丕者說文云烝民乃粒衆者說文云師衆也旅者少牢饋食禮云承致多福無疆丕者盎稷云烝民乃粒多也師者說文云師二千五百人爲師从帀从自四帀衆意也堯典師錫帝曰史記作衆皆言於帝易象傳云師衆也是衆也士冠禮云東面旅占大宮旅下士鄭註云旅衆也旅衆也云旅衆也事者是皆言衆多也○詩曰至多也○註洋洋觀云山東俗謂衆爲洋洋方言之俗語也○詩曰至亦多貌○宮云洋洋大雅多闃宮云萬舞洋洋大雅文王云觀雅文王有聲云遹觀厥成鄭箋云觀多也郭觀也衆觀云多也○正義大雅文王鄭箋云觀多也大雅文王有聲云遹觀厥成鄭箋云觀多也云多也觀觀多也商頌云猗與那與毛傳云那多也小雅桑扈云受福不那毛傳云那多也孔疏云天命多辟魯頌閟宮云新廟奕奕受福無疆文王小雅采芑云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常行者耳○詩日至不那○正義說文云受福不那采菽小雅文采芑瞻彼洛矣受福不那桑扈文

流差柬擇也註皆選擇見詩正義說文云揀選也流者釋言云流求也求訓爲

戰慄震驚戁竦恐懼懼也註詩曰不戁不竦恪郎懼也○正義說文云懼恐也恐懼也懼也互相訓也戰者懼容也論語云使民戰栗也小雅小旻云戰戰兢兢是戰之懼貌也齊悼惠世家云股戰而栗言其懼甚也小雅戰戰恐也是重言之亦爲懼也方言云戰栗懼也荊吳曰戰戰恐也是戰慄二字連文爲懼也秦風黃鳥云惴惴其慄也廣雅云恐戰也懼也是戰慄二字連文爲懼也秦風黃鳥云惴惴其慄毛傳慄懼也震卦象辭云震驚百里大雅云漢云兢兢業業也方言云懼驚也是驚爲懼之大宗師云登高不慄莊子云傳聲驚二字經傳多連言之故釋詁云四郊不穀韋昭註震懼也震者說文云懼也是驚互相訓也懼者說文云敬也過也則心懼也竦者或作愯懼也春秋傳曰駟氏愯左氏昭十九年傳作駟氏聳杜註聳懼也又昭六年傳云聳之以行漢書刑法志引作竦之以成方言云聳竦也周語云身聳除潔章註聳懼也楚語云能聳其德章註聳敬也以聳爲敬以戁爲敬皆言敬而懼也竦懼聳古字通用恐謂爲懼義猶之通行者耳恐者說文云恐懼也讀若營周頌時邁云莫不震疊毛傳疊懼也疊恐音義同莊子釋文引爾雅云怖懼也今無此文註詩曰至懼也○正義不戁不竦商頌長發文毛傳戁恐竦懼也恐郎懼者說文云懾失氣也曲禮云則志不懾

瘽痛瘏虺頹玄黃劬勞咎顇瘁瘽瘉鰥戮癙癵痒疷疵閔逐疚痗瘥痱瘴瘵瘼癠病也註虺頹玄黃皆人病之通名而說者便謂之馬病失其義也詩曰生我劬勞書曰智藏瘝在相戮辱亦可恥病也今江東呼病曰瘵東齊曰瘼禮記曰親瘠色容不盛戮逐未詳餘皆見詩正義說文云病疾加也釋名云疾病者客氣中人急疾也病並也與正氣在膚體中也此釋病之異名也○瘽痡至劬勞○痛者漢書註引韓詩云瘽苦以痛病也通作鏞大雅江漢云淮夷來鋪毛傳鋪病也瘏者瘏圖國鴞云予曰卒瘏毛傳以爲門病也釋文云瘏本又作屠說文作瘖周南卷耳云我馬瘏矣釋文云我馬瘏本亦作屠爾雅作瘏按說文作瘏字引詩云今經註無此字案爾雅舊本必有作瘏者或作瘏也又云顛陸氏見說文作瘏字從瘖別見瘏字於後益以經註無此字也說文引顛爲病不當遂以爲經註無此字也充則周南卷耳云我馬虺隤毛傳云虺隤病也遷遞之病其貌爲毛傳以爲病郭氏以黃爲馬病氣下隤皆病之通名也劬勞者小雅鴻雁云之子于垣則劬勞小雅鴻雁云劬勞也若也○咎顇至瘴痗○咎者說文云咎災也釋言云咎病也云小雅伐木云咎也顇者說文作醉引詩云謂小雅字或作悴小北山云或盡瘁事國鄭箋云盡瘁事國毛傳瘁病也通作鏞大雅北山云或盡瘁事國鄭箋云盡力勞病以從國事也通作鏞以憔悴爲病瘁瘁病也毛傳云悴病也然鄭箋云我以爲病所以嘆勞之也小雅雨無正云憯憯日瘁毛傳瘁病也年義小雅云瘁疾也鄭註瘁病也韓詩外傳瘁作悴瘁音義同瘏者說文云病也邶風云使我心痗鄭箋痗病也瘉者說文云病也小雅正月云胡俾我瘉毛傳云瘉病也說文云瘉病瘳也下文云瘉病也據音義以爲鄭註瘉病也大雅文云于何其瘉鄭箋云瘉病也說文云痒者說文云瘍也徐錯本云痒皆一作癢案者說文云痒病也文說文徐鍇云痒瘍也本作癢鄭箋云疵病也釋文引毛傳疵也毛傳癙憂也說文云癙病也云大東云哀我憚人亦可息也小雅正月云癙憂以痒亦作瘽癙字逸之病也說文云癙病也郭氏註不知者據行瘼也

云不聞有司勝註聞病也逐者舊疏引衞風考槃云碩人之軸鄭箋云軸病也孔疏云軸與逐古今字異疚者說文作究云貧病也詩曰煢煢在究閔頌閔予小子篇作煢煢在疚左氏昭二十年傳云不爲利疚於回是疚爲貧病也痗者鄭箋以爲閔病也○瘥者疵病者左氏昭十九年傳云札瘥夭昏孔疏引賈逵云小疫曰瘥者說文云十病風也通作瘥小雅四月云百卉具腓毛傳腓病也釋文引韓詩云腓變也玉篇引詩作痱○瘵者說文云痱風病也瘵也通作瘵小雅菀柳云無自瘵焉鄭箋云瘵病也云疾云瘥病也鄭小雅節南山云天方薦瘥毛傳瘥病也云瘼病也鄭箋云今政亂國將有憂病者也正義雅四月云亂離瘼矣毛傳瘼病也鄭箋云今政亂國將有憂病者矣瘼病也廣雅瘼病也○痯者小雅杕杜云四牡痯痯毛傳痯痯罷貌○瘽者說文作瘽云病也○瘉者說文云病瘳也正義周南汝墳云魴魚赬尾毛傳赬赤也魚勞則尾赤正義引鄭玄云魚肥則尾赤又云勞病也○痒者小雅正月云癙憂以痒毛傳痒病也釋文痒音羊○瘏者周南卷耳云我僕痡矣毛傳痡亦病也釋文引孫炎云痡人病不能行也○虺頹者周南卷耳云我馬虺隤毛傳虺隤病也釋文云隤本作頹○玄黃者卷耳云我馬玄黃毛傳玄馬病則黃○瘏者周南卷耳云我馬瘏矣毛傳瘏病也○痗者衞風伯兮云使我心痗毛傳痗病也○瘐者小雅正月云瘐死獄中○瘞者漢書云病也○癵者說文云病也○瘳者說文云病瘳也瘳通作瘳大雅桑柔云亂況斯削毛傳○瘠病也方言云瘠病也東齊海岱之間曰瘼或曰癁秦晉之間曰瘎

恙寫悝盱繇慘恤罹憂也註今人云無恙謂無憂也寫有憂者思散寫也詩曰悠悠我悝云何盱矣繇役亦爲憂愁也

正義恙者說文云憂也舊說以爲古人草居露宿恙噬人蟲善食人心故俗相勞問曰無恙風俗通云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相勞問曰無恙非病也孔子云子不問而恙乎又云有子相勞問之呂氏春秋云子之從方來者有恙乎問之其猶今人之問子平安之云也公羊宣十七年傳云吾子之邦有恙乎寫者小雅蓼蕭云我心寫兮毛傳寫輸寫也鄭箋云我心輸寫其憂也邶風泉水云以寫我憂毛傳寫除也悝者說文云啁也一曰病也詩云悠悠我悝今詩作里毛傳里病也盱者說文云張目也何人斯云云何其盱毛傳盱病也繇者說文作䌛云隨從也漢書作繇役亦爲憂愁也慘者說文云毒也小雅正月云憂心慘慘恤者說文云憂也罹者說文云心憂也王風兔爰云逢此百罹毛傳罹憂也

倫勩邛敕勤愉庸癉勞也註詩曰莫知我勩維王之邛哀我癉人論語曰無功庸者倫理事務以相約敕亦爲勞勞苦者多惰愉今字或作窳同

勞來強事謂翦篲勤也註詩曰職勞不來自勉強者亦勤力者由事事故爲勤也詩曰迨其謂之翦篲未詳

○正義勞訓爲勤勤訓爲勞轉相訓也○倫勩王勞也說文云勞劇也用力者勞倫者鄭註學記云倫理也是倫與敕義同勤本文也易釋文引鄭註噬嗑云敕猶理也○勩者小雅雨無正云莫知我勩毛傳勩勞也○邛者小雅巧言云維王之邛毛傳邛病也○敕者說文云誡也臿地曰敕○勤者說文云勞也○愉者說文云薄也今字作偷○庸者說文云用也周禮司勳云民功曰庸○癉者大雅板云下民卒癉毛傳癉病也小雅大東云哀我癉人毛傳癉勞也○來者孟子云勞之來之○強者說文云蚚也○事者說文云職也○謂者召南摽有梅云迨其謂之毛傳謂勤也

悠傷憂思也註皆感思也懷惟慮願念惄思也註詩曰惄如調飢

正義釋名云思司也凡有所司捕必靜思忖亦然也此分悠傷憂思也○悠者上文云悠遠也說文作攸云行水也是悠有遠義○傷者說文云創也○憂者說文作㥑云愁也○思者說文云容也○懷者說文云念思也○惟者說文云凡思也○慮者說文云謀思也○願者說文云大頭也方言云欲思也○念者說文云常思也○惄者小雅小弁云惄焉如擣毛傳惄思也周南汝墳云惄如調飢毛傳惄飢意也釋文引韓詩作愵方言云愵憂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惄說文云愵憂貌讀與惄同

祿祉履戩祓禧褫祜福也註詩曰福履綏之俾爾戩穀祓除康矣褫禧書傳不見其義未詳

正義禮記祭統云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是福亦富也其中多品如富者釋名云福富也○祿者說文云福也○祉者說文云福也○履者說文云足所依也○戩者說文云滅也○祓者說文云除惡祭也○禧者說文云禮吉也○褫者說文云奪衣也○祜者說文云上諱漢書注云福也

禋祀祠蒸嘗禴祭也註書曰禋于六宗餘者皆以爲四時祭名

正義說文云祭祀也從示以手持肉所以追孝繼養也○禋者說文云潔祀也周語云精意以享禋也○祀者說文云祭無已也○祠者說文云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蒸者冬祭曰蒸○嘗者秋祭曰嘗○禴者夏祭曰禴

儼恪祗翼諲恭欽寅熯敬也註儼然敬貌書曰夙夜惟寅詩曰我孔熯矣諲未詳

正義說文云敬肅也釋名云敬警也恒自肅警也○儼者陳風澤陂云碩大且儼毛傳儼矜莊貌○恪者說文作愙云敬也○祗者說文云敬也○翼者大雅大明云小心翼翼○恭者說文云肅也○欽者說文云欠貌○寅者書云夙夜惟寅○熯者小雅楚茨云我孔熯矣毛傳熯敬也

朝旦夙晨晙早也註晙亦明也

正義說文云朝旦也從倝舟聲旦明也從日見一上一地也夙早敬也晨早昧爽也晙明也○朝者說文云旦也○旦者說文云明也○夙者說文云早敬也○晨者說文作晨云早昧爽也○晙者說文云明也

須頍竢替戾底止徯待也註書曰徯我后今河北人語亦然替戾底者皆止也止亦相待

正義說文云待竢也○須者說文作盨○竢者說文云待也○替者說文云廢也○戾者說文云曲也○底者說文云止也○止者說文云下基也○徯者說文云待也

噊幾烖殆危也註幾猶殆也噊未詳

正義說文云危在高而懼也○噊者說文云危也○幾者說文云微也殆也○烖者說文云天火曰烖○殆者說文云危也

夫解云爾乃贈亂祇栽祭義云烖及其親孟子云以危父母也殆者小雅節南山云無小人殆祭義云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

䟴汔也註謂相摩近 正義說文云䟴䟴也詭事之樂也玉篇引若云䟴䟴也轉相訓也䟴通作幾井卦象詞云汔至亦未繘井孔疏汔幾也幾近也大雅民勞云汔可小康鄭箋汔幾也註謂相摩近○正義釋文云䟴郭音劌說文云劌摩也詩疏引孫炎云汔近也故以為相摩近也左氏襄二十八年傳云幾不幾十年以幾為近也又昭十年傳引詩汔可小康杜註汔期也期幾以聲近為義耳詩疏引史記周昌傳臣期知其不可以證成杜義非雅訓也

治肆古故也註治未詳肆古見詩書肆故今也註肆既為故又為今今亦為故故亦為今此義相反而兼通者事例在下而皆見詩 正義此以故與今反覆相訓也○治肆古故也○治引作七始詠是治始益稷云在治忽史記作來始滑漢書律歷志始卽故也故也肆為發端之詞故為申釋之詞其義相通古故以聲為義也○肆故今也○說文云今是時也肆故為當時反覆相訓也註肆古見詩書○正義肆稗云肆徂其喪之毛傳云古我先王皆言故也周頌昊天有成命云肆其靖之毛傳肆固也鄭箋固當為故字之誤也抑風日月云逝不古處毛傳古故也○此義至見詩○註義郭以為義有反覆旁通詳見徂在存也之註云見詩者大雅緜云肆不殄厥慍毛傳肆故今也抑云肆皇天弗尚鄭箋肆故今也俱以故今二字連文郭云皆見詩與毛鄭微異

惇亶祜篤掔仍肶埤竺腹厚也註頻仍埤益肶輔皆重厚掔然厚貌餘皆見詩書 正義釋名云厚後也有終厚也故古徐人作敦樂記云若夫敦樂而無憂鄭註敦厚也內則云皆有惇史惇通厚也按上文云亶信也誠也又云祜福也俱又訓為厚者周語云亶其義也篤者公羊宣十二年傳云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上成文云篤堅固也堅又訓厚義相承也仍者明堂位云爵用玉琖仍雕下文云仍因也因而重之以為厚也肶者說文云肶牛百葉也肶或作膍釋文云本或作脾釋名云脾裨也埤者說文云埤增也是肶與埤其以增益為厚也竺與篤通楚詞天問云帝何竺之腹者月令云水澤腹堅呂氏春秋作水澤復堅高誘註復或作腹釋名云腹複也是腹有重複之義故訓為厚說文亦云腹厚也註頻仍至詩書○正義頻仍埤益肶輔皆重厚者廣雅云仍再也邶風北門云政事一埤益我小雅節南山云天子是毗釋文云毗本又作肶之釋文引韓詩云膍厚也是皆以重為厚也掔然厚貌者上文掔固也郭氏註云掔然亦牢固之意是以固為厚也餘皆見詩書者舜典云惇德允元史記作厚德允元傳疏引樊光註引詩云逢天亶怒大雅桑柔毛傳云亶厚也孔疏云亶聲近義亦同及疏天又引某氏註云詩云俾爾亶厚小雅天保文也盤庚云朕篤敬周頌維天之命云曾孫篤之小雅蓼莪云出入腹我

載謨食詐偽也註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謀而不忠書曰朕不食言 正義古者偽僞二字通用堯典云平秩南訛史記作便程註云今月令作為漢書王莽傳作以勸南僞月令云毋或作為淫巧鄭近其義相通後世字別為作偽僞義則因所作為之生詐偽其聲相偽之僞也載者皐陶謨云載采采大宗伯云則攝而載果鄭註載為也謨者上文云謨謀也逸周書祭公解云無以小謀敗大作是謀卽為作作者為也食者書疏引孫炎云食言之僞也左氏僖二十八年傳云背惠食言成十六年傳云食言者不盟而食話言又云臨事而食言襄二十七年傳云食言者不病哀二十五年傳云是食言多矣杜註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為偽也詐者方言云讁詐也自關而東西或曰讁詐通語也註載者至食言○正義郭以載謨為反訓近時學者多不從之然古人之訓實有反覆相通者如此篇上云允誠也而下云允佞也展信也而周語云展而不信謾者妄也而廣雅云誕信也合諸以徂為存以治為亂則知古訓流傳郭註未可遽非矣然古人實皆訓載以為加益僞篇乃廣栽歌史記作乃更為歌是也朕不食言湯誓文

話猷載行訛言也註詩曰愼爾出話猷者道道亦言也周禮曰作盟詛之載今江東通謂語為行世以妖言為訛 正義呂氏春秋離謂篇云言者以諭意也下篇釋言以言為字此所釋者人所言也話者盤庚云乃話民之弗率書疏引舍人云話政之善言也孫炎云善人之言也說文作詁云合會善言也傳曰告之話言象左氏文六年傳作著之話言猷者坊記引君陳云爾有嘉謀嘉猷載者左傳引逸詩云無載爾偽行者舜典云朕堲讒說殄行史記作朕畏忌讒說殄偽行訓為言故能作納言訛者小雅正月云民之訛言鄭箋訛偽也是訛與行義同皆為言也註詩曰至為訛○正義愼爾出話大雅抑文毛傳話善言也猷者道道亦言者下文云猷道也鄭註禮記云道言也周禮云作盟詛之載者春官詛祝云作盟詛之載辭鄭註載載辭為辭而載之於策秋官司盟云掌其盟約之載鄭註載盟辭也左氏襄九年傳云昔士莊子為載書哀八年傳云景伯負載是也郭云江東通謂語為行者據時語也以妖言為訛言今俗語猶然

遘逢遇也註謂相遘遇遘逢遇遻也註轉復為相觸遻遘逢遇遻見也註行而相值卽見 正義此以遘遻見轉相訓也○遘逢遇也○說文云遘遇也釋言云遇偶也穀梁傳所云不期而會者也○遘者鄭氏易作遘序卦傳云遘者遇也鄭氏易註遘遇也釋文云遘本亦作遘毛傳云邂逅不期而會是遘遇為遇也逢者左氏宣三年傳云莫能逢之杜註逢遇也○遘逢遇遻也○說文云遻相遇驚也龍龕引爾雅舊註云心不欲見而見曰遻遘逢遇遻又為遻者金縢云遘厲虐疾邶風柏舟云逢彼之怒王風中谷有蓷云遇人之不淑矣○遘逢遇遻見也○四者又俱訓為見也遘通作覯豳風伐柯云我覯之子毛傳覯見也說文云覯遇見也逢者王風兔爰云逢此百罹遇者檀弓云遇負杖入保者息鄭註遇見也遻者楚詞懷沙云重華不可遻兮王逸註遻遇也遻通作迕漢書鄭展註迕遇也遻通作迕楊倞荀子註云迕遇也故釋言又云迕遻也詳見釋言註行而至卽見○正義監本作行而相值卽是見宋本無是字今從宋本

顯昭覲釗覿見也註顯昭明見也逸書曰釗我周王監瞻臨涖頫相視也註皆謂察視也 正義說文云見視也瞻也此分釋其義也○顯昭至見也○上文云顯昭光也又訓為見者義相成也說文云顯頭明飾也日明也以其光明故轉訓為見也覲者舜典云日覲四岳羣牧史記作日見四岳諸牧儀禮有覲禮鄭目錄云秋見曰覲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大雅韓奕云韓侯入覲此言四時之朝覲也古者貴賤不嫌同與觀故左氏昭十六年傳云宣子私覲於子產見卽見也釗與覿聲近義同故為見也覿者聘禮云賓覿記又云私覿愉愉焉荀子大略篇私覿私見也穀梁莊二十四年傳云覿見也此言聘問之禮也易困卦云三歲不覿淮南主術訓云使史臺往覿焉是覿卽見也○監瞻至視也○監者說文云監臨下也周頌敬之云日監在茲魯語云使長監於世說文云監臨也說文作臨視也瞻者說文云瞻臨視也臨者所鄭風俗通義引作詁臨者說文云臨監臨也臨通作涖鄭詩涖讀曰臨也臨者邦所說文又云涖臨也鄭註臨下有赫又雜記云臨者入門左云鄭註其臨大雅皇矣云臨云涖陳女官之具秋官大司寇云涖大監視也者春官典瑞云以具秋官大司寇行人涖盟書以帥說文云諸侯三年大相聘曰頫以頫視也也盤庚云相時儉民逸官大司徒云以相民宅鄭註相占也逸書至周王○正義孟子引書紹我周王見休顧見周王尚書逸篇之文也郭氏引作釗我周王所見本異也晦臨所上古文武成篇作昭我周王○皆謂察視也○正

鞠訩溢盈也註詩曰降此鞠訩 正義說文云盈滿器也墨子經上云盈莫不有也鞠者鄭箋云鞠盈也訩者鄭箋云訩訟也眾訟謂盈者說文云溢器滿也孝經云滿而不溢註詩曰至鞠訩○正義小雅節南山文毛傳鞠盈訩訟也鄭箋盈猶多也義釋名云視是也察其是非也是視為察視也

孔魄哉延虛無之言間也註孔穴延魄虛無皆有間隙餘未詳 正義下文云間代也杜註左傳云間隙也孔魄延虛無為間隙哉之言為詞之間故說文云哉言之間也孔者小雅角弓云如酌孔取鄭箋云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詩疏引老子云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亦謂器之受實為孔也魄者釋名云魄月始生魄然也延者杜註左傳云隧延道也虛無皆虛也無者是皆有間隙也虛無者老子云是謂虛牝又云當其無有室之用云雖暮之春詩言者有客云薄言追之皆謂詞之間也

瘞幽隱匿蔽竄微也註微謂逃藏也左傳曰其徒微之是也 正義說文云微隱行也是幽隱皆為微也瘞者秋官大人云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瘞謂埋祭也釋言云瘞幽也詳見釋天幽者爾雅文云幽不明也隱者少儀云隱情以虞匿者左傳疏引舍人云隱匿藏之微也盤庚云不匿厥指左氏襄十八年傳云故那情乎微者月令云無有掩蔽竄者左氏定四年傳云而君又竄之杜註竄匿也荀子儒效篇惡施鄭析不敢竄其察楊倞註云竄匿也引舊註云謂逃竄也又微止也註微謂至是也○正義衆經音義年傳文又襄十九年傳云崔杼微逐光服虔云微匿也音義云微藏也而觀之左傳孔穎引孔晁云微藏也

訖徵妥懷安按替戾底底尼定曷遏止也註妥者坐也懷者至也按抑替廢皆止住也戾底義見詩傳國語曰戾久將底孟子曰行或尼之今以逆相止為遏徵未詳 正義止此也謂有所限而止也說文云訖止也穀梁僖九年傳云毋訖糴祭統云說其書欲鄭註說猶止也徵者坎上六云係用徽纆揚雄解嘲云徽以糾纆以徽為止也安與安義同小雅楚茨云以妥以侑懷者王風揚之水云懷哉懷哉鄭箋懷安也安者左氏襄七年傳云吾子其少安又僖二十三年傳云行也懷與安實敗名是以懷安為不行也按者大雅皇矣云以按徂旅孟子引作以遏徂莒荀子王制篇註然案兵無動呂氏春秋期賢篇作以治按之兵高誘註按止也替者楚茨云勿替引之戾者左氏襄二十九年傳云乃猶可以戾杜註戾止也底者說文云底下也又云止下基也是底與止義相通也上文云替戾底止待也是又以相待為止也底通作祇以聲為義監本底誤作滯今從宋本改正釋文與宋本同尼者下文云尼定也尼通作柅姤初六云繫于金柅釋文引蜀才作尼止也柅訓為止與此同義也定者小雅節南山云亂靡有定曷者商頌長發云則莫我敢曷漢書引作則莫我敢遏遏者湯誓云夏王率遏眾力史記作夏王率止眾力大雅文王云無遏爾躬公羊莊二十二年傳云季子之遏惡也上文云妥安者至也為止○正義下文云安坐也故云妥者安也上文云懷至也至亦止也以下文云訓為抑者楚策云今王抽旃而抑兕至是義見詩抑為按也在背止也魯韓詩今俗語猶然云戾亦底是義底矣毛傳舊以戾止也至止聲同按毛鄭俱本爾雅為止也底通作戾至以云俾我祇也鄭箋祇安也俱本爾雅為止也昭諸詩作至晉語云可以戾也今戾久矣安亦久將止底也今過卽久將也孟子曰行或尼之者今本孟子作止或尼之超為止也舊疏以為所見本之異或傳寫誤也以逆相止為止過止子云歸弗過是也本監本柳字下衍按也二字今從宋本則夫舊疏云按抑皆廢皆止住也與宋本同

豫射厭也註詩曰服之無斁豫未詳也 正義豫者雖執傳云豫怠射者文選註引韓詩云

任我無射射其君云射厭也祭統云奔走無射思樂天開云皆歸射射見也又鄭注鄉射禮云繹如成則實鄉射之樹是釋詁爲射射通作斁亦爲厭以斁爲義也註詩曰至無斁正義周南葛覃文說文云斁厭也射斁音義同故書云傳我有周佩斁

烈績業也註謂功業也績勳功也註謂功勞也正義釋名云業功業也功攻也攻治之成也故上文云業事也捷也事捷乃有成也○烈業也○烈者盤庚云其克從先王之烈表記云后稷天下之爲烈也鄭注烈業也績者舜典云三載考績國語云其非嘉績○績勳功也○績又訓爲功者堯典云庶績咸熙史記作衆功皆興穀梁宣十二年傳云績功也勳者夏官司勳云王功曰勳說文云勳能成王功也功以勞定國也

功績質登平明考就成也註功績皆有成詩曰質爾民人禮記曰年穀不登穀梁傳曰平者成也事有分明亦成濟也正義釋名云成盛也功者是官業人云乃人功于司弓矢鄭注功成也勸予高國禍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績者穀梁成五年傳云伯尊其無績乎質者曲禮云疑事毋質少儀云毋身質言語鄭注質成也登者大雅崧高云登是南邦左氏襄元年傳云且不登叛人也平者夏官大司馬以佐王平邦國鄭注平成也明者隨九四云有孚在道以明象曰有孚在道明功也鄭注能明其事而成其功也是明爲成也考者說解云考成也春秋隱五年考仲子之宮穀梁傳云考者成之也雜記云成也郊特牲云考成也考成則不遺不聽詩序云斯干考室也無羊考牧也鄭箋云考成也史記世家云就章華臺既一夕禮成就三就鄭注就成也又鄭注天官典絲云就成也鄭箋云獻馬纓三就鄭注就成也正義鄭民人大雅抑文年穀不登曲禮文平者成也宣四年傳文

梏梗較頲庭道直也註梏梗較頲皆正直也詩曰既庭且碩道無所屈正義說文云直正見也梏者緇衣引詩云有梏德行大雅抑篇作有覺德行毛傳覺直也梗者方言云梗覺也郭注梏直也郭氏從注以爲直也較者鄭注天官司裘云較直也所以直己志又大射儀注云鵠之言較較直也頲通作挺又通作庭五年傳引詩云周道挺挺杜注挺直也正義淡書注引倉頡篇云庭直也曲禮曲則體解魚曰挺祭鄭注挺直也庭者後昭註庭直也不庭謂不道也周語云以待不庭不虞之患京詩曰既庭且碩○正義小雅大田文

密康靜也註皆安靜也正義密靜也已見上文康者大雅生民云不康禋祀毛傳康安也

豫寧綏康柔安也註皆見詩書正義說文云安靜也釋名云安晏也晏晏然和安也豫者豫卦傳豫怡也亦豫作安也從心在皿上人之飲食器所以安人乾卦云萬國咸寧易者夏小正云綏多士綏安也謐法云綏安也康者晉書康侯又云康安也釋詁又云柔安也謐者內則云柔色以溫之註皆見詩書○解又云康安也又云以柔無期斯干云君子攸寧毛傳義者見詩者小雅白駒云無期斯不敢康朱子攸寧孔疏正植云綏萬邦賓說皆嘆容詩引詩成見書云無康好逸豫孝經引某氏日詩云綏百神皆見書者東歸云無康好逸豫孝經疏云我猶不常寧又云康殺四方西伯戡黎云不有康食盤庚記作不有安食舜典云柔遠能邇又左氏隱十一年傳云以柔民也文七年傳云撫而不柔杜注柔安也

平均夷弟易也註皆謂易直正義易言其平易也平者說文云平語平舒也小雅節南山云不平謂不平也說文均平也地官均人鄭注均猶平也又有均土地之政令者也上均註云平均士地之政令者也均周頌有客云降福孔夷說文作痍毛傳云夷易也云平易者大雅湛湛露云豈弟君子毛傳云弟易也表記引詩而釋之曰以說安之弟以教之是弟爲易也

矢弛也註弛放弛易也註相延易正義矢訓爲弛者大雅江漢云矢其文德孔子閒居篇引作弛其文德鄭注弛施也詩釋文引毛傳定本作矢施也孔氏正義本作施也弛訓爲易者小雅何人斯云我心易也孔穎文引詩作我心施也施易也是易爲弛之易也樂記云易民君子弛其親之過鄭注弛去其紂時苛政是易爲易去之易音順協義相貫通後世字別爲義聲爲聲爲易也坊記云古義多所窒矣註相延易○正義大戴禮記別爲易也既味於古施于孫子鄭箋施猶易也延也郭注本鄭箋

希寡鮮罕也註罕亦希也鮮寡也註謂少正義堯典云鳥獸希革鄭注云希毛盛也希寡鮮以不濟于天時希寡也鄭注俱訓爲罕義之常行者耳鮮又訓寡轉相訓也註罕亦希也○正義鄭氏太叔于田云叔發罕忌毛傳罕希也公羊六年傳云以罕書也何休註罕希也少儀云罕見曰闊名鄭註罕希也是郭註所本也

酬酢侑報也註此通謂相報答不主于飲酒正義此言相報答主人進客也或作酬酢說文云醻主人進客也酬客酢主人也禮云尸以酢主人鄭註酢報也古文酢作醋今文作酢賓也賓酢引禮記曰主人之席南面云答客曰酢醋日獻客云鄉飲酒禮云賓酢主人云主人報之毛傳云旣卒爵又酌自飲也鄭箋云賓報主人也既卒爵而酌自飲也小雅楚茨云以妥以侑毛傳侑勸也鄭箋云侑勸也○正義此郭註謂侑之事詩云以爲郊特牲云侑者勸食也以侑食禮云三飯告飽祝侑又食少牢饋食禮云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不言鄭註皇尸未實侑勸也經傳義有假借不尊而後勸之亦是重報之義侑食也註此通至飲酒○正義主人酬賓而勸酒也禮云主人酬賓公食大夫禮云公受宰夫東帛以侑是酬以束帛儷皮皆其證也

既劉暴樂也註謂樹木葉缺落蔭疏暴樂見詩觀影鬼離也註謂草木之叢茸翳薈也茀離即彌離彌離猶蒙龍耳孫叔然字別爲義失矣也○正義此釋草木疏密之貌名也既劉暴樂說文云疏也據說文云駁暴樂之義無步作暴本作疏也云蔭也披疏也繹言文與樂也釋文引舍人云駁剝也流引舍雅作剝劉曝爆也又引舍人云暴樂猶剝落也枝葉稀疏不均爲爆燥○觀影弗離也○說文云影見也引爾雅日觀弗離也○觀弗離者謂草木之叢茸翳薈也毛傳云蒙茸也弗離謂蒙龍不見也平聲註觀影茀離至見詩○正義說文云弗道多草不可行也雅桑柔云捋采其劉毛傳劉爆爍而希也鄭箋云劉剝落也之時則葉落說文云劉殺也見詩者衛風中谷有蓷云暵其乾矣毛傳云暵其乾也劉爆爍而疏也茸郡觀弗離又云觀離即彌離猶蒙龍轉作茂又轉作龍王風中谷有蓷云有女仳離毛傳云仳別也鄭箋云離也蒙龍者後世不迷離又轉作迷離作郭氏舉類以作蒙龍轉作蒙籠也音之語轉字不遠轉以分析取義亦以字別爲義失者也郭以字別爲義

蠱謟貳疑也註蠱惑有貳心者皆疑也左傳曰天命不謟正義說文云疑惑也蠱者左氏昭元年傳云蠱惑疾也○以蠱惑疾爲蠱疑也說文云蠱腹中蟲也春秋傳曰皿蟲爲蠱晦淫之所生也云疑未定也是疑即惑也蠱者左氏昭元年傳云蠱惑疾也又蠱或作蠱也馬融云蠱宣八年傳云晉侯有疾爲蠱惑以喪志也鄭注蠱疑也○以蠱惑疾爲謟者昭二十六年傳云天道不謟不貳其命又昭二十六年傳云天命不謟杜注謟疑也云無貳爾心左氏閔元年傳云晉侯且將使之貳者大雅大明云無貳無虞毛傳云疑也義貳本亦作貳郭氏傳云詩鳴鳩云其儀不忒毛傳忒疑也釋言文郭引左傳哀十七年傳文

楨翰儀幹也註詩曰維周之翰儀表亦體幹正義說文云幹築牆端木也左氏宣十一年傳云平板幹是幹爲板築之具也楨者說文云楨剛木也費誓云峙乃楨幹史記集解引馬融云楨幹皆築具楨在前幹在兩旁書疏引舍人云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翰者成二年傳云猶有翰檜杜注翰旁飾舍人云翰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儀者說文作儀云幹也史記項羽本紀猶其船以待若今小船兩頭植篙猶築牆之幹矣註詩曰至體幹○正義維周之翰大雅崧高文又文王云維周之楨小雅桑扈云之屏之翰皆言幹也儀所以行禮左氏成十三年傳云禮身之幹也襄三十年傳云禮國之幹也

弼棐輔比俌也註書曰天威棐忱易曰比輔也俌猶輔也正義說文云俌輔也弼者上文云弼重也又訓爲俌義相成也通作弼說文云弼輔也信也書曰弼成五服又通作佛鄭箋說佛時仔肩鄭箋佛輔也棐者洛誥云公功棐迪篤以棐爲輔也輔者洛誥言四輔大戴禮記千乘篇國有四輔尚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是輔弼皆言輔遠邇畢昭註相道爲輔矯過爲弼越語云相者說又云比密也大雅皇矣云克順克比左傳昭二十八年傳釋此詩云擇善而從之曰比註書曰至輔也○正義天威棐忱康誥文比輔也比卦彖傳文

疆界邊衛圉垂也註疆場境界邊旁營衛守圉皆在外垂也左傳曰聊以固吾圉也正義說文云垂遠邊也疆者說文云疆界也从田三其界畫也小雅信南山云我疆我理毛傳云疆畫經界也穀梁昭二年傳云疆之爲言猶竟也界者說文云五界也不以封疆之界邊者左氏昭十一年傳云五大不在邊漢書武紀引詩云之外力五百里同衛識又史記九帝紀黃帝始制之稽采畿之外以之衛營衛說文云衛宿衛也詩疏引舍人云圉垂也邊垂也傳疏引舍人云圉邊也詩疏引舍人云衛扞邊垂也云圉國之四垂也註左傳十一年傳文

昌敵彊應丁當也註書曰禹拜昌言昌當也物相當值正義說文云昌美言也昌言者說文云昌當也敵者少儀云敵者不敵也謂相當也柏人年傳云不當王非敵也是敵有相當之義寘雅云彊當也說文云彊弓有力也應者禮記少牢云應當也補註以爲與應聘相當也傳云應大雅人作丁者人之丁又云丁當也書云丁當時也發詩義疾淡漢書云丁當時之遇人所傳之能隱丁時也漢之辭也傳云當也

浡肩搖動蠢迪俶厲作也註浡然興作貌蠢動作公羊傳曰俶甚也穀梁傳曰始厲樂矣肩見書迪未詳正義浡者孟子云則苗浡然興之矣說文云作起也作爲云搖動也○鄭注云鄭氏肩者云動也又云揺者書云○[illegible]

茲斯咨呰已此也註呰已皆方俗異語[illegible]

云夏德若茲考工記嘉量銘云茲器維則斯者檀弓云猶在於斯左氏襄二十一年傳云使臣斯司馬杜注斯此也咨皆與柴音同文選注引春秋元命包云柴之言此也已者皐陶謨云邇可遠在茲史記作近可遠在已是已即茲也注皆已至異語○正義魏封孔羨碑云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矣玄已且咨爲此也咨與皆同戴震曰莊子書已而爲知者已而不知其然皆當訓爲此案淮南道應訓已雖無所除其患害亦以已爲此也

嗟咨𧩊也注今河北人云𧩊嘆音兔罝 正義廣韻云𧩊長嘆也釋名云嗟佐也言之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自佐也詩序云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咨者堯典云咨四嶽史記作嗟四嶽注今河至𧩊嘆○正義文選注引爾雅舊注云嗟楚人發語端也郭以河北人讀𧩊音如罝各以方俗語爲詮也釋文引字林以𧩊爲古嗟字監本作音兔罝之罝宋本無之罝二字按郭註方言於𧩊字音爲誹𧩊字音爲濟渡不云音詐歟之𧩊蓋濟渡之濟音者文也之罝二字係後人所增今從宋本

閑狎串貫習也注串厭串貫貫忕也今俗語皆然 正義玉篇云串習也閑者射禮注引尚書大傳云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大畜九三云日閑輿衛釋文引鄭注以爲日習車徒仲尼燕居云故成事閑也狎者左氏襄四年傳云民狎於野串者大雅皇矣云串夷載路毛傳串習也荀子大略篇惡民之串以無分得也貫者齊風猗嗟云射則貫兮左氏昭二十六年傳云貫瀆鬼神說文引作摜瀆鬼神云摜習也又云遺習也釋文作慣云本又作貫又作遺同

曩塵佇淹留久也注塵垢佇企淹滯皆稽久 正義此釋遲久之義也曩者左氏定八年傳云曩者之難今又難焉對今而言是爲久也塵者大雅桑柔云倉兄填兮毛傳填久也又南有嘉魚鄭箋云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東山鄭箋云古者聲寘填塵同也佇者邶風燕燕云佇立以泣毛傳佇立久立也淹者左氏成二年傳云無令輿師淹於君地儒行云淹之以樂好又通作奄周頌臣工云奄觀銍艾鄭箋奄久也留者說文云留止也常武云不留不處注塵垢至稽久○正義書疏引孫炎云塵居之久久則生塵矣郭以爲塵垢義本孫炎釋言云塵久也郭本之說以爲塵埃皆望文生義也監本作皆稽久也宋本無也字

逮及暨與也注公羊傳曰會及暨皆與也逮亦及也 正義與謂相及也逮者旅獒云上逮也及者祭義云夫何神明之及文鄭注及與也暨者說文作臮云衆詞與也虞書曰臮咎繇注公羊至及也○正義會及暨皆與也隱元年傳文釋言云逮及也

騭假格陟躋登陞也注方言曰魯衛之間曰騭梁益曰格禮記曰天王登遐公羊傳曰躋者何陞也 正義騭當作陟騭者洪範云惟天陰騭下民釋文引馬融云騭升也升猶舉也假者商頌烈祖云鬷假無言格者呂刑云監有格命疏引鄭注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是也陟者說文云陟登也集韻云陟或作騭古字通用舜典云女陟帝位史記作女登帝位夏小正云魚陟負冰陟升也躋者說文云躋登也商書曰告女顚躋躋通作隮顧命云由賓階隮士虞禮記云隮祔爾于皇祖某甫鄭注隮升也又通作齊樂記云地氣上齊鄭註齊讀爲躋躋升也登者進民左氏文八年傳云晉侯登箕鄭父先都注方言至登也○正義方言云躋登也東齊海岱之間曰躋魯衛曰騭梁益之間曰格郭氏所引字句微異禮記曲禮下文今本作登假公羊傳曰躋者何升也文二年傳文穀梁傳亦云躋升也

揮盝歇涸竭也注月令曰無漉陂池國語曰水涸而成梁揮振去水亦爲竭歇通語 正義鄭注禮記云漉竭也揮者考工記云揮之以其邊之不揮之是揮與歇同義

盝皆爲竭去之也盝通作漉楚策云漉汁灑地方言云漉極也郭注云漉極盡也歇者說文云歇息也一曰氣越泄也涸者左氏宣十二年傳云憂未歇也杜注歇盡也涸者說文云涸渴也淮南主術訓云涸澤而漁高誘注涸渴也竭者說文云竭負舉也史記封禪書云秋涸凍○正義月令仲春之月無竭川澤無漉陂池注月令至爲竭○正義二十四年傳云所以爲竭也國語周語單襄公告王之辭云振去水亦爲竭者左氏傳何承天云揮振去匜中之水故曰揮

𢪘拭刷清也注振訊拔拭掃刷皆所以爲潔清 正義𢪘者士喪禮云乃沐櫛𢪘用巾浴用巾𢪘用浴衣鄭註𢪘晞也清也古文𢪘皆作振疏𢪘猶拭也拭者聘禮云賈人北面坐拭圭鄭註拭清也大戴禮記曾子疾病篇云人羊鄭註雜記云拭靜也刷者說文云刷刮也刷拭也天官宮人云秋刷後鄭云秋涼水不用可以清除其室

鴻昏於顯間代也注鴻雁知運代昏主代明明亦代昏顯即明也間錯亦相代於義未詳 正義說文云代更也鴻者康誥云乃洪大誥治鄭本洪作鴻孔疏引鄭注以鴻爲代王詒也昏者禮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鄭註序猶代也於者孟子萬章篇引逸書云女其于予治于字通用言汝其代予治之也趙岐註以爲助我治事與代義相通也顯者左氏昭十六年傳云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言盟以更著其明也問者書疏引孫炎云間厠之代也杜註穆云笙鏞以間聘禮云皮馬相間周語云新不間舊韋昭註間代也

饁饟饋也注國語曰其妻饁之 正義說文云饋餉也詩疏引孫炎云饁野之餉饟人云饋自家之野也說文云饁餉田也詩日饁彼南畝饟者周人謂餉曰饟小雅甫田云饁彼南畝鄭箋饁饟也饋者說文云饋餉也右從行者註國語至饁之○正義晉語文又小宗伯饋獻于郊鄭註饋饋也

遷運徙也注今江東通言遷徙 正義說文云遷登也遷或作迁遷徙也遷者小雅伐木云遷于喬木左氏宣十二年傳云遷大國之跡于鄭杜註遷徙也運者說文云運逐徙也呂氏春秋論大篇引夏書云天子之德廣運乃神莊子釋文引向秀云非海不行故曰海運節文云運徙也

秉拱執也注兩手持爲拱 正義執謂持也秉者鄭風溱洧云方秉蕑兮吳語云挾經秉枹拱通作共商頌長發云受小共大共鄭箋共執也注兩手持爲拱○正義孟子云拱把之桐梓趙註拱合兩手也尚書大傳云七日大拱鄭註兩手持之曰拱

廞熙興也注書曰庶績咸熙廞見周官 正義釋言云興起也鄭註樂記云興之言喜也歆也孔疏引爾雅作歆喜興也注書曰至周官○正義虞書堯典文史記作衆功皆興廞見周官者春官巾車云廞遣車鄭註廞之言興也謂行之以廞爲興也

衛蹶假嘉也注詩曰假樂嘉成王也餘未詳 正義上文云嘉美也廞通作衛莊子大宗師云偉哉造物釋文引向秀云偉美也淮南精神訓云偉哉造化高誘註偉美也衛通作偉美哉者有風云美哉淵乎毛傳美也假者周頌維天之命云假以溢我說文云誐嘉善也假誐聲之轉注詩序至君子○正義大雅文引作嘉樂君子由庸引作嘉樂君子

廢稅赦舍也注詩曰召伯所稅舍放置 正義舍置也廢者天官太宰云廢置以馭其吏鄭註廢猶退也左氏襄二十六年傳云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又襄二十七年傳云廢六關

是也稅通作說左氏昭二十一年傳云說甲于公而歸赦者說文云赦置也舜典云眚災肆赦赦官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鄭註赦舍也注詩曰至所說○正義召南甘棠文今本作召伯所說毛傳說舍也釋文云本或作稅

棲遲憩休苦𡊮𣍕呬息也注棲遲遊息也苦勞者宜止息憩見詩𡊮𣍕呬皆氣息貌今東齊呼息爲呬也 正義息猶休止也棲遲者詩疏引舍人云棲遲行步之息也小雅北山云或棲遲偃仰陳風衡門云可以棲遲說文作屖遲也憩說文作愒息也大雅民勞云汔可小愒是也眾經音義引舍人云憩卧之息也休者荀子大略篇君子息焉小人休焉是休即息也苦者息㤳總錯無考𡊮實嗜通說文云喟太息也禮運云喟然而歎廣韻云𡊮太息也𣍕者說文云𣍕卧息也呬者說文引詩云民之攸𡊮日昆夷呬矣詩疏引某氏曰詩云民之攸𡊮見昆夷呬矣毛傳云呬息也是呬與喟通也注𡊮正義𡊮見詩者召南甘棠云召伯所憩𡊮𣍕呬皆氣息貌者郭意以棲遲憩休苦爲止息之息𡊮𣍕呬爲氣息之息也東齊呼息爲呬者方言云呬息也東齊曰呬郭註方言爲義

供峙共具也注皆謂備具 正義具備也天官宰夫云共其祭祀之好羞疏引孫炎云共具也崇之善本峙者說文云峙具也大雅崧高云以峙其粻孔疏云峙儲也毛傳峙具也周頌臣工云庤乃錢鎛毛傳庤具也文選注引郭註峙具事也是舍人本作偫說文云偫待也

煤憐惠愛也注煤韓鄭語今江東通呼爲憐 正義說文云悉惠也說文云煤撫也煤愛也憐者趙策云竊愛憐之以情爲愛古今通語 注煤韓至爲憐○正義方言云煤憐愛也韓鄭曰煤是煤憐之愛也與愛同韓詩作偫音義同

娠蠢震戁妯騷感訛蠢動也注娠猶震也詩曰憂心且妯無感我帨兮或寢或訛蠢動搖動貌 正義說文云動作也身動也春秋傳曰后緡方娠說文所引左氏哀元年傳文也蠢者說文云蠢蟲動也鄭注考工記云春之爲言蠢也蠢者動也故尚書大傳以春爲動方也上文云蠢作也蠢相通也雅云面戁日孜士文云震動也釋詁序卦傳云震者動也此由釋其義也戁者小雅云人不戁日妯𣍕未詳妯騷者大雅常武云徐方繹騷作騷說文云騷動也感者說文云感動人心也樂記云其感人深也動通作憾說文云憾動也大雅緜云文王蹶厥生鄭箋云文王動其緜緜民初生之道注娠猶至或訛○正義娠猶震也震讀是姜方震大雅生民云載震載夙毛傳云震動也傳云娠震也是有身爲震也詩召南野有死麕文無感我帨兮者召南野有死麕或寢或訛者小雅無羊文

覆察副審也注覆校察視副長皆所爲審諦 正義說文云審悉也知宷諦也作䆮者孫子云必覆索之漢書晁錯傳云其上乃令人覆按是也察者說文云察覆審也秋官鄉士云旬而職聽于朝鄭注察明也故釋訓以明明爲察也副者書耳庸篇其覡察言副之審也副者貳也周禮作副字木爲福字從衣畐聲書史假借作副副字代之案福與覆聲相近故副爲審也

契滅殄絕也注今江東呼刻斷物爲契斷 正義釋名云絕截也契者說文云契刻也左氏定九年傳云盡借邑人之車契其軸荀子勸學篇鍥而舍之鍥與契通故鍥名之契也夏官大司馬云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殄者商書作用絕其世註今江東至契斷○正義史記殷本紀作用絕其世鄭氏曰契刻也其世家云殷契亦作契以爲刻斷也

言者以爲糾督呼[illegible]物者其義[illegible]

郡臻仍迺侯乃也註迺即乃餘未詳

迪繇訓道也註義皆見詩書

僉咸胥皆也註東齊曰胥見方言

育孟耆艾正伯長也註育養亦爲長正伯皆官長

艾歷也註長者多更歷

歷秭算數也註歷歷數也今以十億爲秭論語云何足算也

歷傳也註傳近

艾歷覛胥相也註覛謂相視也公羊傳曰胥盟者何相盟也艾[illegible]

乂亂靖神弗淈治也註論語曰予有亂臣十人淈書序作汩音同耳神未詳餘見詩書

頤艾育養也註汝潁梁宋之閒曰艾方言云

汱渾隕墜也註汱渾皆水落貌

際接翜捷也註捷謂相接續也

毖神溢慎也註神未詳餘見詩書

鬱陶繇喜也註孟子曰鬱陶思君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即繇也古今字耳

馘穧穫也註今以穫賊耳爲馘穫禾爲穧並見詩

阻艱難也註皆險難

剡絜利也註詩曰以我剡耜

允任壬佞也註書曰而難任人允信者佞人似信壬猶任也

俾拼抨使也註皆謂使令見詩

俾拼抨使從也註四者又爲隨從

儴仍因也註皆謂因緣

董督正也註皆謂御正

享孝也註享祀孝道

珍享獻也註珍物宜獻穀梁傳曰諸侯不享覲

縱縮亂也註縱放掌縮皆亂法也

探篡俘取也註書曰[illegible]

袖海山房校印

說文云探遠取也繫辭傳云探賾索隱穀梁隱元年傳云已探先君之邪志篡者方言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取物而逆謂之篡說文云屰而奪取曰篡淮南氾論訓云相與篡之法言云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宋衷曰篡取也今人計數取之物爲篡俘者說文云俘軍所獲也左氏僖二十二年傳云示之俘馘疏引李巡云囚敵曰俘伐執之曰取俘本又作捊說文云捊引取也謙象傳云君子以捊多益寡虞翻曰捊取也〇注書曰至取也〇正義書序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篡爲奪取者後漢書註引郭璞註爾雅曰掠取也是篡本或作掠探爲摸取者列子天瑞篇手目所及也不探

徂在存也 註 以徂爲存猶以亂爲治以曩爲曏以故爲今此皆詁訓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 正義 徂通作且鄭風出其東門云匪我思且鄭箋云猶匪我思存也釋文引爾雅徂存也在者聘禮記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左氏僖九年傳云其在亂乎杜註在存也曾子立事篇存往者在來者盧辯註在猶存也〇注以徂至同名〇正義上文云徂往也此又訓爲存郭氏以爲義有反覆旁通也以亂爲治以故爲今見上文以曩爲曏見釋言郭氏舉以爲例凡經傳中反覆相訓者可以類推美惡不嫌同名者公羊隱七年傳文

在存省士察也 註 書曰在璿璣玉衡士師官亦主聽察存即在 正義 上文云察審也在者書疏引舍人云在見物之察也文王世子云必在視寒暖之節鄭註在察也存者禮運云處其所存大傳云五曰存愛鄭註俱云存察也省者左氏哀十六年傳云鄭人省之禮器云禮不可不省也士通作仕小雅節南山云弗問弗仕鄭箋仕察也〇注書曰至聽察〇正義在璿璣玉衡舜典文士師官亦主聽察者舜典云女作士疏引鄭註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秋官之屬有士師鄭註與書註同

烈枿餘也 註 晉衛之間曰櫱陳鄭之間曰烈 正義 烈者舊疏引大雅雲漢詩序云宣王承厲王之烈鄭箋烈餘也通作列廣雅云列餘也枿者書疏引李巡云枿槁木之餘也漢書敘傳註引詩云苞有三枿劉德云謂木斫影亮而復枿生也今毛詩本枿作櫱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櫱說文作𣟧云伐木餘也又轉作肄周南汝墳云伐其條肄毛傳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〇注晉衛至曰烈〇正義方言云烈枿餘也陳鄭之間曰枿晉衛之間曰烈秦晉之間曰肄或曰烈郭註據方言爲義與今本互異

訏迓也 註 公羊傳曰跛者迓跛者 正義 說文云訏相迓也周禮秋官掌訏云凡賓客諸侯有卿訏卿有大夫訏大夫有士訏士皆有訏又鄭註訏迎也士官主迎四方賓客曰諸侯有卿訏卿有大夫訏也訏或作迓禮云迓賓于館又鄭註以君命迎賓謂之訏盤庚云予迓續乃命于天左氏成十三年傳云迓晉侯于新楚訏迓經傳通用迓又通作御召南鵲巢云百兩御之鄭箋御迎也又通作輅左氏宣二年傳云狂狡輅鄭人杜註輅迎也註公羊至跛者〇正義公羊成二年傳云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何休註迓迎也卿士迎者也

元良首也 註 左傳曰狄人歸先軫之元良未聞 正義 高誘呂覽註云首上也元者士冠禮云始加元服鄭註元首也魯頌閟宮云建爾元子毛傳元首也良者小雅六月毛傳云元戎先良也是以良爲元也左氏昭元年傳云良醫也猶周禮所云上醫也又少儀所謂良綏鄭註以爲君綏君即上也〇註左傳至之元〇正義僖三十三年傳文又哀十一年傳云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孟子滕文公篇勇士不忘喪其元皆以元爲頭也書疏引釋詁云元首首也與郭本異

薦摯臻也 註 薦進也摯至也故皆爲臻臻至也 正義 上文云臻至也又臻訓何義同亦見上文薦者坎象傳云水洊至釋文引干寶本作水薦至京房本作水臻至是也摯者說文云摯至也周書曰大命不摯今西伯戡黎篇作大命不摯史記作不至大宗伯云以禽作六摯後鄭註摯之言至也

賡揚續也 註 書曰乃賡載歌揚未詳 正義 說文云續連也古文賡从庚貝是賡即續字也又通作庚小雅大東云西有長庚書疏引作西有長賡毛傳以賡爲續也揚者益稷云皐陶拜手稽首颺言史記作皐陶拜手稽首揚言是颺即揚也曾子立事篇身言之後人揚之謂書曰至載歌〇正義益稷文史記作乃更爲歌更亦續也

祔祪祖也 註 祔付也付新死者於祖廟祪毀廟主 正義 說文云祔後死者合食于先祖也釋名云又祭曰祔祭於祖廟以後死孫祔於祖也士虞禮記云將旦而祔則薦喪服小記云祔必以其昭穆祪者說文云祪祔祪祖也註祔付至廟主〇正義祔付以聲爲義上文云垝毀也垝祪聲同故以爲毀廟主也說文繫傳引郭璞曰祪毀廟也祔新廟毀舊廟也與今本異

即尼也 註 即猶今也尼者近也尸子曰悅尼而來遠

尼定也 註 尼者止也止亦定 正義 即訓爲尼尼與昵同高宗肜日云典祀無豐于昵以昵爲近也衛風氓云來即我謀左氏成十三年傳云即楚謀我皆言近就也尼又爲定者上文云尼定止也是尼定二字訓同舊疏引舍人云尼者私之定也註即猶至來遠〇正義書疏引孫炎云即猶今也尼者近也郭註本孫炎〇書釋文引尸子云不避遠昵

邇幾暱近也 註 暱親近也 正義 說文云近附也邇者皐陶謨云邇可遠在茲邇通省作爾少牢饋食禮云佐食爾上敦黍于筵上鄭註爾近也幾者左氏襄二十年傳云楚不幾十年暱者說文云暱日近也暱或作昵閔元年傳云諸夏親暱疏引舍人云暱親之近也註暱親近也〇正義書疏引孫炎云暱親近也文選註引爾雅暱近也孫炎云親之近也郭註本孫炎也

安安坐也 註 禮記曰安而后傳命 正義 上文云安止也此釋安爲安坐義相承也釋名云坐挫也骨節挫屈也古者坐爲危坐故釋名又云跪危也跽忌也危隍也安則爲安坐大射儀命賓諸公卿大夫也公兩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又云公以賓及卿大夫皆作乃安是使之安坐也士虞禮云主人及祝拜安尸尸特牲饋食禮云主人拜安尸少牢饋食禮云主人拜妥尸安尸之禮即楚茨所謂以妥以侑也註禮記至傳命〇正義士相見禮云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鄭註妥安坐也傳言猶出言也此作禮記曰安而後傳命舊疏以爲傳寫誤也或所見本異

貉縮綸也 註 綸者繩也謂牽縛縮貉之今俗語亦然 正義 釋名云綸倫也作之有倫理也貉爲方俗語縮者周語云縮取備物韋昭註縮引也註謂牽至亦然〇正義淮南俶眞訓云以摸蘇牽連物之微眇高誘註摸蘇猶摸索是貉轉爲摸縮轉爲蘇皆言連引之勢郭引俗語又因摸蘇而轉

貉嗼安定也 註 皆靜定見詩 正義 上文云貉靜也又訓爲定義亦相承也貉通作莫釋文云嗼本亦作莫左氏昭二十八年傳云德正應和曰莫杜註云莫然清靜安者繫辭傳云君子安其身而後動註見詩〇正義大雅皇矣云貊其德音釋文引韓詩作莫其德音云莫定也皇矣又云求民之莫鄭箋求民之定謂所歸就也商頌殷武云寢成孔安

伊維也 註 發語辭

伊維侯也 註 詩曰侯誰在矣互相訓 正義 此之閒字也解六五云君子維有解孔疏維辭也士冠禮云嘉薦伊脯鄭註伊維也賈疏云助句辭非爲義也伊又通作繄左氏隱元年傳云繄我獨無伊維小雅又爲侯者大雅下武云應侯順德杜發語辭〇正義小雅小旻云伊于胡底大雅皇矣云維此王季皆發語辭〇註詩曰至在矣〇正義小雅六月文又大雅文王云侯文王孫子

時寔是也 註 公羊傳曰寔來者何是來也 正義 時者湯誓云時日曷喪史記作是日何時喪無逸云時舊勞于外中論引作是舊勞于外考工記嘉量銘云時文思索鄭註時是也寔者大雅韓奕云實墉實壑鄭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秦誓云是能容之大學作實能容之周策云是攻用兵高誘註是實也寔通作實古者寔是二字傳用詛楚文云是戮力同心以是爲寔也註公羊至來也〇正義春秋桓六年春正月寔來公羊傳云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穀梁傳云寔來者是來也

卒猷假輟已也 註 猷假未詳 正義 鄭註禮記云已止也卒者士喪禮云卒塗書卦鄭註卒已也左氏襄十九年傳云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平叔經音義引李巡云卒事之已也猷者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公羊傳云猶者通可以已也又春秋文六年云猶吉于廟穀梁傳云猶之爲言可以已也猶猷古通用假者曲禮云天王登假鄭註假已也本或作瑕大雅思齊云烈假不瑕鄭箋瑕已也孔疏以爲釋詁文輟者曲禮云輟朝而顧

求酋在卒就終也 註 詩曰嗣先公爾酋矣成就亦終也其餘未詳 正義 釋名云終盡也求者地官牛人云共其享牛求牛後鄭云求終也終事也大雅文王有聲云遹求厥寧舊疏引下武云世德作求鄭箋求終也酋與求聲相近在者左氏十二年傳云將何以在哀二十七年傳云多陵人者皆不在皆以在爲終也卒者小雅蓼莪云我獨不卒鄭箋卒終也昭二十四年傳云以待其卒釋經音義引孫炎云卒病之終也就者史記楚世家云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何爲不就以就爲終也註詩曰至酋矣〇正義大雅卷阿文今本嗣作似毛傳似嗣也酋終也

崩薨無祿卒殂落殪死也 註 古者死亡尊卑同稱耳故尚書堯曰殂落舜曰陟方乃死 正義 說文云死澌也人所離也釋名云人始氣絕曰死死澌也就消澌也大戴禮記四代篇云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不祿庶人曰死鄭註曲禮云異死名者爲人褻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顚壞曰崩薨顚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澌也精神澌盡也白虎通義云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爲言嫺然伏僵天下撫擊失神明黎庶殞涕海內悲涼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言奄也奄然已也大夫曰卒精耀終也卒之爲言終於國也士曰不祿不終其祿祿之言消也身消名彰也人曰死魂魄去亡死之言澌精氣窮也釋名云天子曰崩崩壞之形也崩硠聲也諸侯曰薨壞之聲也士曰不祿不復食祿也大夫曰卒言卒竟也殂落徂祚也祚落也殂亦往也言往去落也殪翳也就隱翳也註古者至乃死〇正義郭以爲古者尊卑同稱然經傳皆以崩薨爲尊卑殊稱穀梁隱三年傳云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後世唯天子稱崩其卒有互稱者通典引石渠禮議云聞人漢問云記曰君遇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夫士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或聖對曰君死不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不言不祿者通貴賤尸之義也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士服士曰不祿諱辭也孝子諱死曰卒案曲禮云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鄭註不祿謂有德行何爲大夫士而不穀者老而死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是不穀卒非大夫士之完稱也郭引堯曰殂落舜曰陟方乃死者據舜典之文其說引李巡云徂落堯死之稱說文人所離也白虎通義云書言殂落死者各自見義堯見憯痛之舜見終各一也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二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三　學海堂

爾雅正義　餘姚邵編修晉涵著

釋言第二　正義大戴禮記四代篇云發志爲言發言定名名以出信說文云直言曰言釋名云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上篇釋詁有十餘名而同一實者此篇所釋或連舉二字或孤釋一言惟滷矜鹹苦也言連舉爲異耳古有以一句爲一言者左氏定四年傳趙簡子稱子太叔語我九言論語云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皆以一句爲一言也然論語即有以一字爲一言者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以恕字爲一言也戰國策云臣請三言而已曰海大魚左傳疏引易緯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是則一字爲一言其來已久漢書東方朔傳云臣朔已誦四十四萬言亦以字計也此篇通古今之訓義多爲釋詩而作

殷齊中也　註書曰以殷仲春釋地曰岠齊州以南　正義上篇言始此篇閒別言中兩篇相承之義也殷者禹貢云九江孔殷史記本紀作九江甚中秋官大行人云殷相聘也齊者舜典云以齊七政史記正義引尚書大傳云齊中也左氏文十八年傳云齊聖廣淵杜注亦以齊爲中○正義以殷仲春堯典文釋文引馬融鄭康成注皆云殷中也岠齊州以南見下釋地篇郭注亦見下

斯誃離也　註齊陳曰斯誃見詩　正義詩釋文引孫炎曰斯析之離說文云誃離別也列子黃帝篇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言離去中國也穀梁僖四年傳云於是哆然外齊侯也哆然離散之貌誃哆音義同註齊陳至云見詩○正義方言文陳風墓門云斧以斯之廣雅云斯離分也韓非子說林云斧離數劓皆言離析也誃見詩小雅巷伯云哆兮侈兮

謖興起也　註禮記曰尸謖　正義說文云起能立也言作而起也謖者列子黃帝篇則末當見舟而謖操之者也玉篇云謖起兒是也興者益稷云率作興事註禮記曰尸謖○正義士虞禮云祝入尸謖士虞禮記云尸謖祝前鄉尸亦見祭統

還復返也　註皆迴返也　正義說文云返還也還復也易雜卦傳云復反也轉相訓也

宣徇徧也　註皆周徧也　正義說文云徧市也言周市也宣者大雅文王云宣昭義問淮南時則訓必宣以明徇者史記五帝本紀幼而徇齊索隱云幼而才智周徧且辯給也墨子公孟篇思慮徇通徇本作旬江漢云來旬來宣毛傳旬徧也○說文云旬徧也

馹遽傳也　註皆傳車馹馬之名　正義傳乘傳也今通謂之驛說文云馹驛傳也驛置騎也傳遽也遽傳也以車馬給使也左氏僖三十三年傳云且使遽告于鄭註傳遽以車馬給使而至也成五年傳云以傳召伯宗註乘傳也遽人來告列子說符篇使遽人來告之言驛也○正義大雅常武云徐方繹騷鄭箋徐國傳遽之驛見之名釋文引舍人驛人者云之傳也案文十六年傳云楚子乘馹故以爲尊者之使乘馹諸王二十一年傳云乘馹而見宣子二十七年傳云不使馳謁諸寡二十八年傳云吾將使馹奔問諸晉則文馹云傳以車日驛以馬日遽又引孫炎云傳車驛馬詩江漢釋文云傳乘傳是也古漢書註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此言漢制鄭註秋官行夫云傳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是也古無單騎郭意以車馬可傳見不必分爲兩義孫炎訓爲長 文引郭氏云以遽互字義不顯本或作遽誤類云古字通

蒙荒奄也　註奄奄覆也皆見詩　正義說文云奄覆也謂掩蓋也說文作冡覆也左氏襄十四年傳云蒙荊棘杜註蒙冒也說文云荒蕪也以荒掩覆也鄭註荒奄也詩皆見詩○正義魯頌閟宮云遂荒徐宅又大雅云維荒度土功鄭註蒙在上日荒蓋取其相奄覆故日荒　云蒙彼縐絺　又喪大記云縞荒

告謁請也　註皆求請也　正義請謁告也已見釋詁告謁又爲請轉相訓也

肅雝聲也　註詩曰肅雝和鳴　正義小雅鴻雁云肅肅其羽邶風雄雉云[illegible]其音正義周頌有瞽文雝雝鳴雁皆言聲音

格懷來也　註書曰格爾衆庶懷見詩　正義來格懷至也已見釋詁格懷又爲來轉相訓也方言云徦來也自關而東周鄭之郊齊魯之間或謂之[illegible]懷格徦古通用書曰至見詩○正義格爾衆庶湯誓文懷見詩齊風南山云曷又懷止鄭箋懷來也

眕底致也　註皆見詩傳　正義眕底止也已見釋詁眕或爲袗禹貢云覃懷底績史記夏本紀作致功左氏昭二十年傳云弭其情而底其禮注云底致也○正義眕底致也見詩傳○眕義也眕詩傳爲致今於毛傳無考疑在魯韓詩周頌武云耆定爾功毛傳耆致也釋文耆音指左氏宣十二年傳云耆昧也杜注耆致也致討於昧

恀怙恃也　註今江東呼母爲恀　正義說文云恃賴也恀者廣韻云恀恃也事自恀也荀子非十二子篇云恀然儢然楊倞注引舊注云恀恃也其侍尊長之貌怙者詩蓼莪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釋文引舍人云恃者[illegible]小雅蓼莪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釋文引舍人云恀[illegible]也郭氏引方俗語以證恀有母稱之義閒謂婦姑曰母恀[illegible]同也恀本作恀說文云恀恃也

律遹述也　註皆敘述也方俗語耳　正義釋詁云遹循也詩疏引孫炎云遹古述字讀聿是也律通作聿大雅文王云聿脩厥德毛傳聿述也角弓云見晛曰消韓詩作聿見晛聿述也遹者大雅文王有聲云遹追來孝禮器引作聿追來孝鄭注聿述也經云聿修厥德漢書東平思王傳引作述修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奏楚辭章句引作聿有奔走厥德皆敘至語耳○正義郭註上律天時鄭註律述也律述氣者也史記索隱引孫炎又鄭註春官典同亦云律述氣者也郭云方俗語者言其聲相近也所以述陽氣也

俞盒然也　註禮記曰男唯女俞盒者應也亦爲然　正義堯典云帝曰俞史記五帝本紀凡書作曰俞者皆作曰然祭義云如語焉而未之然鄭注如有所以諾親而未見答廣雅云對盒也曾子問云今人以答字爲對答失之○正義禮記至女俞○正義內則文

豫臚敘也　註皆陳敘也　正義說文云敘次第也鄭註鄉射禮云豫之言序也晉語云豫而後給又云厲鬯臚言于市韋注云臚陳也史記六國表云臚于郊祀又周禮[illegible]註上傳語告下曰臚傳是也臚通作旅燕禮云賓以旅酬於西階上

庶幾尚也　註詩曰不尚息焉　正義說文云庶幸也詩疏引易說云庶幾也徐鍇繫傳云是庶幾也幸覬之意也說文云尚庶幾也左氏襄十一年傳云引頌[illegible]春秋左傳曰尚克知之庶幾乎詩曰不尚息焉○正義[illegible]

觀指示也　註國語曰且觀之兵　正義說文云示所以示人也穀梁僖五年傳云非常曰觀仲尼燕居云其如指諸掌而已乎註國語至之兵○正義周語祭公謀父之辭

若惠順也　註詩曰惠然肯來　正義釋詁云順敘也釋名云順循也若者[illegible]記作敬順昊天舜典云惠疇若予采惠幼順訓詩曰至肯來○正義邶風終風文

敖憮傲也　註禮記曰無憮無敖　正義說文云傲倨也敖者左氏襄[illegible]文云傲[illegible]王甚傲慢石經[illegible]無敖[illegible]名云[illegible]

幼鞠稚也　註書曰不念鞠子哀　正義[illegible]

逸諐過也　註書曰汝則有逸罰　正義[illegible]說文云逸失也[illegible]

疑休戾也　註戾止也疑者亦止　正義[illegible]

疾齊壯也　註壯壯事謂速也齊亦疾　正義[illegible]

悈褊急也　註皆急狹　正義說文云悈飭也[illegible]

貿賈市也　註交易物爲貿詩曰抱布貿絲　正義[illegible]

厞陋隱也　註禮記曰厞用席書曰揚側陋　正義[illegible]

遹遵[illegible]

小雅四月云曷云能穀毛傳曷逮也逮本作遝邶風日月云逝不古處毛傳逝逮也逝通作噬唐風有杕之杜云噬肯適我毛傳噬逮也釋文引韓詩作逝逝及也則噬本亦作逝今作遝者誤字也詩釋文引蒼頡篇云遝及也○正義方言云蝎噬逮也東齊曰蝎北燕曰噬逮通語也郭作遝與作逮音義同

征邁行也註詩曰王于出征邁亦行正義說文云征正行也邁遠行也泰卦云拔茅征吉周頌云時邁其邦註詩曰王于出征○正義小雅六月文

圮敗覆也註謂毀覆正義釋詁云圮毀也又爲覆也說文云毀也覆也左氏僖十五年傳云侯車敗詩車覆也

荐原再也註易曰水荐至今呼重蠶爲𧓾正義說文云再一舉而二也廣韻云再重也左氏襄二十二年傳云不荐也疏引孫炎云荐草生之再也左氏襄二十有原鄭註原再也註易曰水荐至○正義水荐至坎卦象辭夏官馬質云禁原蠶者舍人本作𧓾

憮敉撫也註憮愛撫也敉寧見書正義說文云憮安也謂愛而撫也讀與撫同又云敉撫也周書曰亦未克敉公功讀若弭案說文引書洛誥之文周禮疏引鄭註云敉安也撫亦訓爲安敉亦訓安轉相訓也註憮愛至見書○正義方言云憮愛也韓鄭曰憮說文引之方言又云宋衛邠陶之間曰憮郭氏取方言爲釋也敉寧見書者大誥云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故以敉寧武圖功

臞脙瘠也註齊人謂瘠瘦爲脙正義瘠說文作膌瘦也周禮大司徒云其民皙而瘠左氏襄二十一年傳云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疏引舍人云臞瘦也史記索隱引舊註云臞肉之瘦也說文云臞少肉也韓非解老云子夏內戰而臞是臞脙者瘦也與郭註同方言云齊人謂瘠瘦爲脙

桄熲充也註皆充盛也正義釋詁云崇充也此篇又釋桄熲俱爲充也說文云桄充也此義本爾雅釋文引孫炎云光被四表周語云故能光有天下韋昭註光大也淮南修務訓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皆言充也光通作橫戴震日樂記號以立橫鄭註橫充也孔子閒居篇以橫於天下鄭註橫充也古本必有作橫者表被廣被也漢書王莽傳昔唐堯橫被四表後漢書馮異傳云橫被四表高誘淮南註橫讀桄車之桄是其證案祭義云橫乎四海傳之而橫於四海淮南原道訓橫之而彌於四海橫光發相近故漢人橫桄門爲光門後世猶有其舊矣熲光也已見釋詁通作耿晉語云其光耿於民矣

婁暱亟也註親暱者亦數亟亦數也正義鄭註少儀云亟數也通作屢益稷云屢省乃成暱者左氏成十三年傳云暱就寡人暱本或作昵呢釋文引爾雅云昵亟也親昵亦數也經傳通作屢

靡罔無也爽差也爽忒也註皆謂用心差錯不專一佴貳也註佴次爲副貳正義衛風氓云士貳其行此釋之也又云士也罔極爽忒此釋之也郭璞無本爾雅無說文作霖亡也奇字作无通用無古本作亡有亡使者有亡與無古通用作㷻云風云何史記作無何水行舟云云實皆義之常行者故郭氏無註說文作常也周禮云有貳禮月令云無或差貸說文云忒更也式差也忒差也是差忒義相通也俱者說文云俱依也四牡鄭註云式特牲饋食禮云尸酢以饋也特牲鄭註云饋猶貳也說文云饋式也○正義大雅瞻印云鞠人忮忒說引孫炎云忒變也詩不一也○佴次爲副貳○正義一之本孫炎言差忒言變難不一也○佴次爲副貳正義鄭註周禮小宰云貳副也說文云貳副益也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云佴之蠶室註引如淳曰佴次也若人相次也

劀𠜑齊也註南方人呼翦刀爲劀刀正義說文云劀𠜑也齊斷也說文云翦斷齊也又云翦齊斷也亦爾雅義周禮天官小宰聽賣買以質劑鄭註云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馮氏義云質劑之言齊也其不齊者爲之齊也一云賓婚喪祭毛傳用禮弩鄭箋云剪斷也至劀刀○正義說文繫傳引字書曰翦刀劀刀也方言所以斷也

饙餾稔也註今呼貨飯爲饙饙均熟爲餾正義大雅泂酌云可以饙饎說文云饙脩飯也毛傳饙餾也釋之也詩疏引孫炎曰蒸之曰饙均之曰餾說文云餾飯氣流也釋名云餾也餾也蒸米也詩疏云饙字書云饙饎也釋文云饙字又作餴說文云饙一蒸米也餾飯氣蒸也一說稔熟飯爲餾稔也○正義大雅泂酌云饙字熟爲餾音餴郭氏以餴食饎饎爲餾孔疏云蒸米謂之饙饙必餾而熟之故言饙餾

媵將送也註左傳曰以媵秦穆姬詩曰遠于將之正義說文云送遣也籀文作𨔶說文作𠊷云送也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倂女漢書註引孫炎云送女者曰媵是也將者詩疏引孫炎云將行者之送也鄭風丰云不將子兮傳云將送也詩篇云百兩將之又云亦禮云將之者也說文云將也左傳至將之○正義僖十五年傳云以媵秦穆姬僖十五年文遠于將之爲燕燕文

作造爲也註正義說文云作起也造就也皆爲義相通穀梁傳十年傳云作爲也書禹貢云大陸既作史記作大陸既爲于風二十年傳云作爲也毛傳造爲也爲偽古通用恐齊云小子有造毛傳造爲也

餥餱食也註方言云陳楚之間相呼食爲餥正義釋名云食殖也所以自生殖也餥餱俱訓爲食說文云餥餱也餱乾食也徐鍇繫傳云詩乃裹餱糧今人謂飯乾者爲餱者以餥之詞也今本作餥乃餱糧釋名又云餱候也候人饑者以食之也註方言至爲餥○正義方言云陳楚之間相謁而食麥饘謂之餥說文云餥食也陳楚之內相謁食麥飯日餥郭註所引字句微異

鞫究窮也註皆窮盡也見詩正義說文云窮極也鞫通作鞠究通作究說文云窮也詩云鞠人忮忒云窮也子尚賢篇云大用之天下則不究小用之則不困詩○正義大雅瞻卬云鞫人忮忒傳云鞫窮也毛傳云

滷矜鹹苦也註滷苦地也可矜憐者亦辛苦鹹苦即大鹹名正義釋言云滷苦也說文云滷西方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滷廣韻云滷鹹也周書禹貢作滷鹹地也史記作澤鹵左氏襄二十五年傳云表淳鹵本或作滷廣雅云斥鹵也矜者大也是矜與鹵義同釋文作矜本或作矜玉篇云滷苦也鹹苦也說文云鹹銜也北方味也註可矜至大苦○正義舊疏引小雅鴻鴈云爰及矜人毛傳云矜憐也鹹即大鹹郎大鹹者淮南地形訓鍊苦生鹹

干流求也註詩曰左右流之流覃延也註皆謂蔓莚相被及正義干者公羊定四年傳云以干闔盧何休註云不待禮見曰干孟子公孫丑篇是干譯也昔子議兵篇皆言利之大者求也流謂爲求以聲相近爲義流又訓覃訓爲延轉相訓也註詩曰至流之○正義周南關雎文覃延至相被及○正義樂記云流而不息大雅蕩云覃及鬼方葛覃云葛之覃兮毛傳覃延也是覃延於彼廣雅云長也莚亦延也釋文云覃本又作潭孫炎云古字同

佻偷也註謂苟且正義小雅鹿鳴云視民不佻毛傳佻偷也佻偷二字俱從心今本爾雅從人說文作䛌本引詩作不佻佻偷也說文云佻偷也左氏昭十年傳云佻之謂甚矣吾聞諸苟且○正義左傳云則民不偷包氏云偷苟且也孫炎云偷苟且也

潛深也潛深測也註測亦水深之別名正義說文云測深所至也淮南人皆說爲測以爲測江蒙終始以測水深也

穀鞠生也註詩曰穀則異室正義釋言云穀生也詩言其生不已也釋詁又云鞠生也陳風毛傳鞠養也王風大車文○註詩曰至異室○正義

啜茹也註啜者拾食正義方言云茹食也郭註云啜茹也說文云啜嘗也茹飲也釋名云茹其毛也

茹虞度也註皆測度也詩曰不可以茹正義釋詁云度謀也虞度者西伯戡黎云不虞天性孫炎云不度天性是也詩邶風柏舟文

試式用也註見詩書正義說文云用可施行也試者論語云吾不試故藝鄭註試用也式者說文云式法也註見詩書○正義小雅大東云試用也堯典云明試以功長發云式于九圍

誥誓謹也註皆所以約勤謹戒眾正義誥說文云告也誓者說文云約束也周禮士師云誥用之于會同誓用之于軍旅國語云誥以告之誓以約之郭註誥誓謹也

競逐彊也註皆自勉彊正義說文云競彊語也逐也郭註云競逐謂相追逐也左氏昭元年傳云競而彊也

禦圉禁也註禁制正義說文云禦祀也圉囹圄所以拘罪人今作禦圉禁之法周禮大司寇云以圜土聚教罷民鄭註云圜土獄城也

室𥥆塞也註謂塞孔穴正義說文云𥥆塞也廣雅云室塞也

黼黻彰也註黼文如斧黻文如兩己相背正義說文云黼白與黑相次文黻黑與青相次文

膺身親也註謂躬親正義說文云膺胸也身躬也親至也

愷悌發也註發發行也詩曰齊子愷悌正義愷悌當作闓圛說文云闓開也

書作閎周禮疏引鄭注供飾云色厚而光明也史記宋世家引作滌發字本作圖通作傷史記本因形說而作㬈今本尚書又因發說而為㬈說文引書亦為之緇日升雲半有半無與鄭義同也詩疏引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云圖明發行宗諸家以圖為明是也發有明之義故圖圖訓為逆曲合或作文及引詩云發明也是發有明之義猶圖訓為迓也正義發訓文又明也詩云發旦也日亦明也註詩日至愷弟也疑發古為圖聲之假借字圖圖訓為愷弟也鄭箋皆豈弟猶言發夕也鄭以明發讀為闓以明也郭註用鄭箋

毖士官也註取後士令居官　**畯農夫也**註今之嗇夫是也〇正義小雅甫田云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又云田畯至喜此釋之也穆說鄭箋士鄉大夫也本以畯為之俗字然當今俗士之所宜爲鄭氏以至士為卿士是譽士即官也毛傳田畯田大夫也孫炎引孫炎云為田畯農官也案田畯亦謂之農季夏小正周語之農大夫之田大夫謂之用又謂之農正又謂之嗇夫周語云命農大夫成戒月令云命田舍東郊又謂之農大夫也鄭注禮云嗇夫司空之屬春秋傳曰嗇夫馳庶人走蔡義農夫之職者猶今嗇夫也郭注取士命士是也正義後官見下文田故孫炎統云農官也鄭注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見漢書百官公卿表鄉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司馬彪漢志云嗇夫秩百石小官者佐也嗇夫職所顧下小者稱趙奢為田部吏又云鄉官志鄉置有秩嗇夫郭璞引風俗通云嗇夫二人其職均其賦役爲民兼觀善惡鄉百石小官者佐也說苑云縣鄉眷嗇爲嗇夫勸農功又爲之調戶口多少為教化上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以為萬

盩割裂也註盩未詳〇正義說文作㓼分解也割剝也裂則列也之言盩也盩割裂云割申勸文王之德鄭注云割之謂割裂其義也波視何休注公羊襄二十七年傳云昧割也又顛師古注漢書云昧割昧盩聲之轉也又顛師古漢書注云音公盩反

邑支載也註皆方俗語亦未詳〇正義釋文邑字又作㧖舊音之棧左氏襄二十五年傳云陳侯免擁社注擁謂載社主也支與枝通枝柱所以承載者見下文王路曰余南齊謝莊上則為勢有所支也余之是以比之子丹

謰謱累也註以事相屬累為謰謱〇正義釋文引字林作謰謱皆不能自決而以屬累於人也漢郎造謹漢書云楚人曰讞謰謱不前也漢書蔡邕云讞謰謱也引作謰謱也上是也漢書注蔡謨云說文諸辭列子釋文引爾雅

漠察清也註皆清明〇正義釋詁云嗼定也察審也漠靜也以恬訓為清也詩疏引樊光云漠然清靜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篇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庇庥廕也註今俗語呼樹蔭為庥〇正義說文云蔭艸陰地也年傳云本根無所庇廕矣呂氏春秋懷寵篇則民知所庇矣高誘注云庇依蔭也休者說文云从人依木休息也本或作茠許云今俗字為庥〇疏引舍人云庇蔽也茠依也休止也本作休高誘注淮南精神訓云庥蔭也引孫炎云庇覆之蔭也

榖履祿也註書曰既富方穀詩曰福履將之履禮也〇正義上文云穀生也此又云穀祿也履祿也為福也已見釋詁爾雅祿義同履之言禮也履福也詩者仲尼燕居云言而履之禮也禮者履此者也福綏之傳云履祿也詩外傳作率鄭箋不越禮也頌長發云率履不越韓詩外傳作率禮說文云禮履也詩書日所以事神致福也正義既富方穀洪範文福履將之周南樛木文見易正義序卦傳云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者禮也象傳云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是易履卦也禮與履音近故以此為訓

以四字為傳文郭氏云見易不云見易詩是郭氏所見之本與李氏易傳同舊據孔疏本仍以爲韓詩非也

隱占也註隱度〇正義顏師古漢書注云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辭也

逆迎也〇正義春秋隱二年紀裂繻來逆女方言云自關而東曰逆自關而西曰迎

憯曾也註發語辭見詩〇正義說文作朁曾也今作憯假借字也說文又云曾詞之舒也註見詩十月之交憯莫懲嗟詩云憯不畏明大雅雲漢云胡寧忍予鄭箋云憯曾也

增益也註今江東通言增〇正義說文云益饒也小雅天保云以莫不增說苑云以一累壤增太山不益其高

寠貧也註謂貧陋〇正義說文云無禮居也貧財分少也詩北門篇云終寠且貧毛傳云寠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曾子云無財者謂之貧䫲嘔皆見**薆隱也**註謂隱蔽〇正義方言云揜翳薆也郭注云謂蔽薆也又云薆而不見

僾唈也註嗚唈短氣皆見詩〇正義禮記祭義云僾然必有見乎其位正義引說文云僾彷彿也詩疏引孫炎云僾者心之唈也大雅桑柔云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毛傳云僾唈也

基經也註基業所以自經營〇正義釋詁云基始也經營也謂經營基業也大雅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書序云基始也又云經營也

基設也註亦為造設〇正義釋詁云基始也亦為造設也基者物所依據也基又為設

禎祥也註謂徵祥〇正義說文云禎祥也福也以真受福也周頌維清毛傳云禎祥也禎之言貞也詩云維周之禎

祺吉也註祥吉之先見〇正義釋詁云祺吉也又云祺祥也大雅行葦毛傳云祺吉也吉人有善也

兆域也註謂塋界〇正義周官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注云兆為壇之營域左氏哀十二年傳云以為兆域注云兆域也

肇敏也註書曰肇牽車牛敏疾也〇正義釋詁云肇始也敏疾也爾雅云肇敏謂以敏為訓

挾藏也註今江東通言挾〇正義說文云挾俾持也挾藏也今作挾

浹徹也註謂周浹〇正義說文作浹通也

替廢也註亦為滅絕〇正義說文云替廢一偏下也

速徵也〇正義左傳云速客也

徵召也註易曰不速之客〇正義釋文引馬融云速召也

琛寶也註詩曰來獻其琛〇正義說文云琛寶也詩曰來獻其琛美寶曰琛水文

探試也註刺探嘗試〇正義釋詁云探取也探又為試也說文云探遠取之也論語云見不善如探湯

髦選也註俊士之選〇正義說文云髦髮也中之長者也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又升之學曰俊士

髦俊也註士中之俊如毛中之髦〇正義說文云髦髮也俊才過千人也

俾職也註使供職〇正義釋詁云俾使也從也俾又為職義相成也

紕飾也註謂緣飾見禮記〇正義玉篇云紕冠緣邊飾也雜記云紕以爵韋六寸是也

淩慄也註淩懍戰慄〇正義淩慄感也說文云淩冰室也慄戰慄也

戰慄也〇正義

爞明也〇正義

猷圖也註周官曰以猷鬼神祇謂圖畫〇正義釋詁云猷謀也猷又訓為圖畫之義謂若圖也

儛舉也註書曰儛舞好也〇正義說文云儛物稱人意亦為好也

坎律銓也註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〇正義說文云銓衡也

矢誓也註

舫舟也註竝兩船泳游也註潛行游水底正義釋水云大夫日舟又日潛行爲泳詩方見下說文引明堂月令云舫人習水者邶風谷風云泳之游之秋官萍氏云禁川游者

迨及也註東齊曰迨正義下文逮及也迨或體字也小雅伐木云迨我暇矣註東齊曰迨○正義方言文

冥幼也註幼穉者冥昧正義幼本作窈詩疏引孫炎云冥深闇之窈也某氏云詩曰噦噦其冥說文云冥幽也窈深遠也案幼幽聲近義通故大戴禮記語志篇云幽幼也說文義本爾雅

降下也正義穀梁莊三十一年傳云降猶下也堯典云釐降二女于嬀汭史記作飭下二女于嬀汭

傭均也註齊等正義說文云傭均直也均平偏也小雅節南山云昊天不傭

彊暴也註彊梁淩暴正義說文云暴疾有所趣也大雅蕩云曾是彊禦毛傳彊禦彊梁禦善也

窕肆也註輕窕者好放肆肆力也註肆極力正義說文云窕深肆極也眾經音義引字書云佻輕也左氏成十六年傳云楚師輕窕大戴禮記王言篇布諸天下而不窕肆又爲力者文十二年傳云使輕者肆焉

倈戴也註詩曰戴弁倈倈正義倈說文作俅釋訓云倈倈服也轉相訓也註詩曰至倈倈○正義周頌絲衣文毛詩倈作載鄭箋載戴也釋名云戴載也在其上也

瘞幽也註幽亦薶也正義釋詁已云瘞幽微也此重言之說文云瘞幽薶也

鬈罽也註毛氂所以爲罽正義廣雅云㲋罽也釋文引李巡本作氂先鄭司服註毳罽衣也後鄭註巾車云㲋與纓皆以五色罽飾之註毛氂至爲罽○正義詩疏引郭璞云㲋音貍舍人云㲋毛罽也邊人績羊毛而作書疏引孫炎云毛㲋爲罽七月鄭箋云褐毛衣也太平御覽作引韋昭光問云賤者之所服也今蜀亦用爲之詩孔疏云罽者織毛爲之若今之毛氈紕以衣馬之帶鞅也

烘燎也註謂燒燎煁烓也註今之三隅竈見詩正義說文云烘燎也煁烓也烓行竈也煁當從說文作㷮詩疏引舍人云烘以火燎也煁烓竈也孔疏云烓者無釜之竈其上然火謂之烘本爲此竈上亦然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註見詩○正義小雅白華云卬烘于煁

陪朝也註陪位爲朝正義說文云陪重土也通作陛玉篇云陛天子階也賈誼書云陛九級者堂高大陛六尺矣陛者朝之列位也

康苛也註謂苛刻正義說文云苛小艸也釋器云康謂之蠱蠱苛皆細小之物故假借以爲煩碎之名淮南主術訓狡躁康荒不愛民力

樊藩也註謂藩籬正義樊說文作棥引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棥漢書戾太子傳引作止于藩樊藩古字通註謂藩籬○正義詩疏引孫炎云樊圍之藩也莊子養生主云不蘄畜乎樊中大宗師云吾願游乎其藩

賦量也註賦稅所以評量正義周官閭師云以時徵其賦鄭註司市云量豆區斗斛之屬左氏昭三年傳云齊舊四量○正義方言云平均賦也燕之北鄙東魯北郊凡相賦斂謂之平均廣雅云賦稅也說文云量稱輕重也

粻糧也註今江東通言粻正義說文云糧穀也粻別體字大雅崧高云以峙其粻

庶侈也註庶者眾多爲奢侈庶幸也註庶幾僥倖正義小雅楚茨云爲豆孔庶鄭箋庶侈也釋文云侈又作侈詩疏引舍人云庶眾也侈多也孫炎云庶豐多也按釋詁已云庶眾也庶又訓侈庶眾字之義也上文云庶幾尚也庶又訓幸庶尚字之義也詩疏引易說云庶幸也與爾雅同小爾雅云非分而得謂之幸左氏襄十九年傳云小國幸於大國

筑拾也註謂拾掇也正義說文云拾掇也掇拾取也金縢云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筑之疏引鄭註云禾爲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亡失也今本尚書筑作築

奘駔也註今江東呼大爲駔駔猶麤也正義說文云奘駔大也左氏昭二十二年傳云陳大夫駔壯而稱註今江至麤也○正義方言云秦晉之閒凡人之大謂之奘或謂之壯玉篇云駔猶麤也與郭註同釋文引孫炎奘光本作將且也小雅谷風云將恐將懼鄭箋將且也

集會也正義釋詁云會合也說文云集若羣鳥在林木之上左氏襄二十六年傳云幸而集晉國猶之

舫泭也註水中簰筏也正義上文已云舫舟也舫又爲泭異名說文云泭編木以渡也邶風谷風云方之舟之齊語云方舟設泭楚詞九章云乘氾泭以下流註水中簰筏○正義詩釋文引孫炎云方木置水中爲泭筏也又引郭璞云木曰簰竹曰筏小筏曰泭簰音皮佳反泭芳扶反筏音伐樊光爾雅本作坿方言云泭謂之簰簰謂之筏筏秦晉通語也韋昭國語註云方并也編木曰泭小泭曰桴方泭桴音義同釋文又引樊光本舫作坊泭作舫

洵均也註謂調均洵龕也註未詳正義上文云傭均也洵又爲均也鄭註地官均人云旬均也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詩疏引李巡云洵徧之均也某氏引詩云其下侯旬洵旬音義同釋詁云洵信也洵又爲龕也通周書祭公解云周克龕紹成康之業言能信繼也

逮遝也註今荊楚人皆云遝正義說文云遝迨也玉篇云迨遝行相及也方言云關之東西曰遝或曰及逮及也與下文逮及也義同

是則也註是事可法則正義說文引爾雅作徥則也徥行兒今本作是釋名云是嗜也人嗜樂之也釋詁云則法也

畫形也註畫者爲形像正義說文云形象形也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釋名云畫挂也以五色挂物上也

賑富也註謂隱賑富有正義說文云富備也一曰厚也西京賦云鄉邑殷賑薛綜註殷賑謂富饒也魏都賦云同賑大內李善註引爾雅說文繫傳文賑振也振起之也

局分也註謂分部正義曲禮云左右有局鄭註局部分也左氏成十六年傳云離局姦也

懠怒也註詩曰天之方懠正義說文云怒恚也詩疏引舍人云懠怒聲○註詩曰至方懠○正義大雅板文毛傳用爾雅釋文云懠疾怒也

僁聲也註謂聲音正義玉篇云僁小聲也廣韻云僁動艸聲又鳥之聲通作屑漢書武帝紀云屑然如有聞

癸揆也註詩曰天子揆之揆度也註商度正義上文云茹度也揆又爲度也癸揆以聲爲義說文云揆葵也眾經音義引孫炎云揆商度也大雅板云則莫我敢葵禹貢云三百里揆文教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篇推其往言以揆其來行註詩曰至揆之○正義小雅采菽文今本作葵之

逮及也正義說文逮及也又云隶及也詩曰隶天之未陰雨逮隶音義同

惄飢也註惄然飢意正義釋詁云惄思也惄又訓飢義相成也說文云惄飢餓也詩曰惄如朝飢詩疏引李巡云惄不足之飢也註惄然飢意○正義汝墳毛傳云惄飢意也郭註本毛傳

眕重也註謂厚重見左傳正義眕通作㐱詩釋文引韓詩㐱我以皇云重也重直容切註見左傳○正義襄二十年傳云憾而能眕者鮮矣杜註眕重也思慮不能自安自重說文云眕目有所恨而止也

儆虐也註謂陵儆暴虐正義古者以殺爲虐書呂刑惟作五虐之刑左氏宣十五年傳云虐我伯姬墨子尚同篇引作惟作五殺之刑訓爲虐與釋詁獮殺也義同

土田也註別二名正義說文云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田陳也樹穀曰田釋名云土吐也能吐生萬物也已耕者曰田田塡也五稼塡其中也大雅崧高云徹申伯土疆言通治其田之疆界也

戍遏也註戍守所以止寇賊正義說文云戍守邊也从人持戈釋詁云遏止也王風揚之水云不與我戍申毛傳戍守也

師人也註謂人眾正義釋詁云師眾也師又爲人也鄭志荅趙商云師者眾之通名故人多云師

硈鞏也註硈然堅固正義說文云硈石堅也确磬石也徐鉉云今俗作確非是易文言云確乎其不可拔說文作寉云高至也案硈確義同隸通轉作确鞏者高而固也釋詁云鞏固也詩見釋詁

棄忘也正義說文云忘不識也棄捐也周南汝墳云不我遐棄秦風晨風云忘我實多

囂閑也註囂然閑暇貌正義孟子云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趙岐註囂囂然自得之志無欲之貌也

謀心也註謀慮以心正義說文云人心土藏在身之中釋名云心纖也所識纖微無物不貫也洪範云謀及乃心管子心術篇心也者智之舍也

獻聖也註諡法曰聰明睿智曰獻正義益稷云萬邦黎獻說文云聖通也白虎通義引禮別名記云萬傑曰聖○註諡法至曰獻○正義逸周書諡法解文睿智本或作叡哲諡法解又云知質有聖曰獻賜善聰簡曰獻聖敬實厚禮曰聖

里邑也註謂邑居正義大戴禮記王言篇云三百步爲里千步爲井說文云里居也釋名云五鄰爲里居方一里之中也四井爲邑邑猶俋也邑人聚會之稱也左傳疏引李巡云里邑也大雅韓奕云于蹶之里孔疏周禮五鄰爲里以五鄰必同居故以里爲名

襄除也註詩曰不可襄也正義釋詁云襄因也又爲除也說文云漢令解衣耕謂之襄耕芸所以除草也小雅出車云玁狁于襄毛傳用爾雅註詩曰至襄也○正義鄘風牆有茨文

振古也註詩曰振古如茲猶云久若此正義振爲發語詞詩與古字連文其義亦相近也註詩曰至如茲○正義周頌載芟文鄭箋振亦古也

懟怨也正義說文云懟怨也大雅蕩云彊禦多懟莊三十二年傳云力盡則懟范註懟恚恨也

縭介也註縭者繫也介猶閡正義說文云縭以絲介履也豳風東山云親結其縭釋器云縭緌也又重見釋水文引李孫顧舍人本縭云縭羅也介別也

號謼也註今江東皆言謼正義說文云號呼也號號也謼呼謼也眾經音義引爾雅云號呼也大呼也釋名云以其善惡呼名之也魏風碩鼠云誰之永號春官雞人夜嘑旦以嘂呼嘑音義同

凶咎也正義說文云凶惡也咎災也釋名云凶空也就空亡也王風兔爰云逢此百凶左氏宣十二年傳云必有大咎

苞稹也註今人呼物叢緻者爲稹正義釋詁云苞豐也苞又爲稹增成其義也禹貢云草木

搮也釋文引馬融云相包裹也考工記云積理而堅註今人云爲積〇正義詩疏引孫炎云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積郭註本孫炎唐風鴇羽郭箋稱者根相迫迮梱致也

逜寤也註相干寤正義逜說文作啎寤也本又作逜莊子達生觸逆物而不慴釋文引爾雅云逜忤也郭璞云相干寤是陸氏所見爾雅本有作逆者矣然惟於莊子釋文引之而爾雅釋文獨闕而不載耳云孫本逜作迕案哀公問云迕其衆以伐有道釋文引王肅云違也荀子富國篇云午其軍楊倞註午讀爲迕迕釋名云寤忤也能與物相接忤也

題題也註題額也詩曰麟之定正義釋文云題本又作定毛傳定題也說文云題額也徐鉉云今俗作額註詩曰麟之定〇正義周南麟趾文

猷肯可也註詩曰猷來無棄肯今通言正義上文云猷若也猷又爲可也說文云可肯也肯可以聲轉爲義唐風林杜云噬肯適我註詩曰至無棄〇正義魏風陟岵文

務侮也註詩曰外禦其務貽遺也註相歸遺正義務侮以聲爲義小雅常棣云外禦其務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引詩作外禦其侮周語引此詩亦作侮貽者周頌思文云貽我來牟

貿賈也註廣二名賄財也正義衛風氓云抱布貿絲又曰以我賄遷此釋之也上文已云貿市也賄又爲賈義相成也地官司市云以量度成賈而徵價鄭註價賈也說文云財人所寶也廣雅云財貨也鄭註周禮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

甲狎也註謂習狎正義衛風芄蘭云能不我甲釋文云韓詩作狎甲狎音多方云甲于內亂釋文引鄭王皆以甲爲狎音義相兼也

菼騅也菼薍也註詩曰毳衣如菼菼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閒正義王風大車云毳衣如菼此釋之也說文云萑之初生一名一名騅鄭箋云菼薍也毳衣之屬衣繢而裳繡皆有五色其亂者如騅說文繫傳云此帛色名染之如生菼色如今人所染青綠也蓋菼亦名騅非獨其色也案詩疏引爾雅及郭註騅字俱从鳥陸氏釋文騅字从馬今從詩疏詳見釋艸

粲餐也註今河北人呼食爲粲渝變也註謂變易宜肴也註詩曰與子宜之夷悅也註詩曰我心則夷正義鄭風緇衣云還予授子之粲兮羔裘云舍命不渝女曰雞鳴云與子宜之風雨云云胡不夷此釋之也毛傳俱用爾雅釋文引舍人本渝作繡詩疏引李巡云宜飲酒之肴也註今河至爲粲〇正義粲餐音相近語有輕重耳釋名云餐乾也乾入口也釋文本作飱說文作飡引字林云水澆飯也釋名云飱散也投水於中解散也〇詩曰至則夷〇正義召南草蟲文

顛頂也註頭上耋老也註八十爲耋輶輕也註詩曰德輶如毛俴淺也註詩曰小戎俴收正義秦風車鄰云有馬白顛又云云小戎俴收此釋之也毛傳俱用爾雅俴本或作淺鄭風東門之墠云有踐家室毛傳踐淺也疏以爲釋言文註踐上正義方言云顛頂上也齊語云班序顛毛墨子修身篇華髮隳顛〇八十爲耋〇正義郭註本毛傳禮記古本云八十日耋九十日耄七年日悼悼與耄有罪不加刑焉今本脫八十日耋二字毛傳說文俱用禮記古本鄭氏易註云年踰七十王肅云八十日耋皆是也馬融易註云七十日耋何休公羊註云六十稱耋皆異文詩疏引孫炎云耋老人面如鐵色也〇註詩曰至如毛〇正義大雅蒸民文選詩引曹大家云輶德德輕而易行說文以輶爲輕車也

綯絞也註糾絞繩索訛化也註詩曰四國是訛跋躐也註詩曰狼跋其胡疐路也註詩曰載疐其尾正義豳風七月云宵爾索綯破斧云四國是吪狼跋云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此釋之也毛傳俱用方言云車紂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潁而東謂之紖或謂之曲綯郭氏彼註云綯亦繩名詩疏引李巡云綯之絞也堯典云平秩南訛方言云譌訛也詩疏音義同說文云跋顛也蹟也詩曰載躓其尾毛傳當作躓詩疏引李巡云跋前行曰躐路也跋曰疐學記云不躐等也孔疏躐謂踰越中庸云言前定則不跲鄭註跲躓也

烝塵也註人衆所生以塵埃戎相也註相佐助飫私也註宴飲之私孺屬也註謂親屬正義小雅常棣云烝也無戎又云飲酒之飫又云和樂且孺此釋之也毛傳烝塡也豳風東山云烝在桑野毛傳烝眞也鄭箋古聲塡寘塵同是烝訓爲塵聲義相兼也戎訓相毛傳俱用爾雅詩疏引孫炎云飫非公朝私飲酒也李巡云孺骨肉相親屬也註人衆至塵埃〇正義詩疏引孫炎云烝物之塵郭註本孫炎按塵於古音後世聖文生義黃昉於孫炎之古音聲同音近者義即存乎聲無俟遷爲傳合也〇宴飲之私〇正義說文云飫燕食也案周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殽烝又曰飫以顯物宴以食好是飫與燕禮異周語又云王公之有飫禮將以講事成大德昭大物毛傳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鄭箋云飫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飫禮焉聽朝爲公

幕暮也註幕然暮夜正義幕訓爲暮以聲近爲義也左氏昭十三年傳云以幕蒙之方言云幕覆也說文云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茻中幕當從說文作莫

煽熾也熾盛也註互相訓煽義見詩正義煽說文作偏熾盛也煽訓爲熾熾又訓盛義得也成也註見詩〇正義小雅十月之交云豔妻煽方處漢書谷永傳引詩豔字作閻妻扇方處列子黃帝篇扇赫百里是偏爲本字扇爲省字煽或體字也魯頌閟宮云俾爾昌而熾

柢本也註謂根本正義說文云柢木根也木下曰本士喪禮云載猶進柢鄭註柢本也或作鄂春官典瑞云四圭有邸鄭註引爾雅云邸本也又作氐小雅節南山云維周之氐毛傳氐本也

窕閒也註窈窕閒隙正義周南關雎云窈窕淑女毛傳窈窕幽閒郭氏註方言云窕言閒都也釋文引舍人本作跳云跳者擢之閒跳係也如草木枝條務上行也

淪率也註相率使正義小雅雨無正云淪胥以鋪毛傳用爾雅淪薰聲相近漢書敘傳註晉灼曰齊魯韓詩作薰薰帥也帥即率字

罹毒也註憂思慘毒正義釋詁云罹憂也罹又爲毒也王風兔爰云逢此百罹

檢同也註模範同等正義小雅巧言云僭始既涵鄭箋史記司馬相如傳云上咸五徐廣云咸一也作涵是郭所見爾雅本作涵郭本作檢檢之釋也同等〇正義文選註引倉頡篇云檢法度也釋名云檢禁也禁閉諸物使不得開露也

郵過也註道路所經過正義上文云郵過也郵亦爲過失罰麗于事晉語云言無郵小雅賓之初筵云不知其郵王制云郵過也通作尤包咸論語註云尤過也斯之郵又甚焉註皆云郵特牲云郵表畷鄭註引詩云爲下國畷郵孔疏云若正義屋宇處所孟子速於置郵而傳命鄭氏以郵爲郵亭過爲經過於義亦通

遜遯也註謂逃去正義說文云遜遁也遁遷也一曰逃也遜通孫于齊之孫孫之言遁也公羊莊元年傳云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鄭氏易註云遯者逃去之名詩疏引孫炎云遜遜去也遁與遯通本亦作遂漢書匈奴傳云遠遁伏敘傳遁膺云據手遂秦

蹶路也註前覆僨僵也註卻偃正義路本或作跲說文云跲躓也左氏隱元年傳云必自斃疏引釋言云蹶跲也孫炎云前覆曰路定八年傳云與一人俱蹙蹶引釋言云蹶仆也孫炎云前覆日仆路仆字同前覆者不能起故兼覆亡之義宣十五年傳云以肩覆傳云路其國家覆者僖二年傳云鄭伯之車僨於濟疏引舍人云背路意也案說文云僵僨也吳越春秋云迎風則僵背風則仆孔疏云仆是前覆偃是卻偃是偃爲仰偃也釋名云仆路也頓路而前也偃正直畺然也

畛殄也註謂殄絕正義上文已云畛致也釋詁云殄盡也畛又訓殄以聲轉爲義皆假借字也下文隱畛也爲畛字本義

曷盍也註盍何不正義曷盍聲近義同廣雅云曷盍何也

虹潰也註謂潰敗正義大雅抑云實虹小子召旻云蟊賊內訌毛傳俱云潰也疏俱以爲釋言文釋文云訌本作訌李本作降說文云訌讀也讀中止也司馬法云師多則人讀繫傳引爾雅註云潰敗也

隌闇也註隌然冥貌正義玉篇云隌與晻同荀子不苟篇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晻世者也楊倞註晻當爲隌爲陰論語書云高宗諒陰鄭註諒闇爲隌此文古書陰與音通春秋傳鹿死不擇音是也

翻膠也註膠黏翻正義釋詁云翻固也說文引春秋傳云不義不翻翻或作黏言不義者不能堅固故左傳下文云厚將崩今本作不暱杜註訓暱爲親則與厚將崩之文詞不相屬矣翻通作翻故又作暱考工記弓人相膠之法云凡曚之類不能方杜子春云曚或爲翻翻黏也方言云翻黏也齊魯靑徐自關而東或曰翻

孔甚也厥其也正義禹貢云六府孔修史記作六府甚修堯典云厥民析史記作其民析

戛禮也註謂常禮正義釋詁云戛常也常又訓禮者大官郭註禮經常所秉禮法常所守也

闍臺也註城門臺正義釋宮云闍謂之臺詳見下

囚拘也註謂拘執正義說文云囚繫也从人在口中左氏僖二十八年傳云乃拘宛春於衞史記晉世家作乃囚宛春於衞

攸所也正義禹貢陽鳥攸居史記作陽鳥所居大雅韓奕云爲韓姞相攸

展適也註得自申展皆適意正義左氏莊二十七年傳云天子非展義不巡守又禮記云展幣而人猶曲禮言適幕也

鬱氣也註鬱然氣出正義詩釋文引韓詩云鬱隆煩悶不經音義引李巡云鬱盛氣也

宅居也正義說文云宅所託也釋名云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堯典云宅嵎夷史記作居郁夷

休慶也正義說文云慶行賀人也士冠禮云承天之休

祈叫也註祈祭者叫呼而請事正義釋詁云祈告也祈又爲叫也說文云叫嘑也大雅云祈年孔夙毛傳云祈爲民求福叫告之詞也

濬幽深也註濬亦深也正義說文云睿深通川也古文作濬書說引舍人云濬下之深也郭氏易恒初六二云濬恒象曰始求深也虞翻云濬智也釋詁云幽微也幽又爲深也小雅伐木云出自幽谷

袖海山房校印

哲，智也。【正義】方言云哲知也齊宋之閒謂之哲書臯陶謨云知人則哲大雅瞻卬云哲夫成城鄭箋哲謂多謀慮也

弄，玩也。【正義】玉篇云玩戲也小雅斯干云載弄之璋左氏襄四年傳云愚弄其民

尹，正也。【注】謂官正也。皇、匡，正也。【注】詩曰四國是皇。【正義】說文云尹治也小雅都人士云謂之尹吉毛傳用爾雅左氏定四年傳云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皇者小雅皇皇者華鄭箋用爾雅皇匡聲相近襄十四年傳云過則匡之周官大司馬之屬有匡人鄭注主正諸侯○注謂官正也○正義臯陶謨云庶尹允諧鄭注用爾雅○詩云至是皇○正義豳風破斧文詩考引董氏云齊詩作匡賈公彥引以爲據是皇讀如匡也

服，整也。【注】服御之令齊整。【正義】說文云服用也整齊也魏風葛屨云好人服之鄭箋用爾雅○注服御之令齊整○正義

聘，問也。【注】見穀梁傳。【正義】小雅采薇云靡使歸聘鄭箋聘問也周官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曲禮云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注見穀梁傳○正義穀梁隱九年傳文

愧，慙也。【正義】說文云愧慙也或作媿小爾雅云媿慙也莊子釋文引爾雅作慙失節謂之慙

殛，誅也。【注】書曰鯀則殛死。【正義】說文云殛殊也殊死也漢令云蠻夷長有罪當殊之漢書高帝紀云殊死已下如淳注殊死斬刑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韋昭云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離絕而異處也今本作誅責也與殛異義當作殊○注書曰至殛死○正義

克，能也。【正義】釋詁云克勝也克又爲能也堯典云克明俊德史記作能明馴德豳風伐柯云匪斧不克穀梁隱元年傳云克者何能也

翌，明也。【注】書曰翌日乃瘳。【正義】說文云昱明也轉相訓也明古通用註書曰至乃瘳○正義金縢文今本翌作翼漢書載三統曆引周書武成篇若翌日癸巳

訩，訟也。【注】言訩讓。【正義】說文云訩說也或省作訩訟爭也小雅節南山云以究王訩

晦，冥也。【正義】冥窈也已見上文晦又爲冥也穀梁莊十五年傳云晦明也易隨象傳云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奔，走也。逡，退也。【注】逡巡却去也外傳曰已復於事而逡。【正義】奔逡者皆言行止之容也說文云走趨也春秋言出奔者皆出走也逡文選註引爾雅作逡古通用禮記註引詩云逡奔走在廟鄉射禮云賓少退鄭註少逡遁也山陽太守祝睦後碑云鄉黨逡逡漢世論語異文逡逡言退讓也壹路也然作有司也已見上文逡巡至而逡○正義郭引外傳今齊語作有司已於事而逡韋註逡退伏也說文引國語亦作有司已於事而逡遁音義同文選註引郭璞爾雅註云逡巡却去也監本闕今據補

亞，次也。【正義】說文引賈侍中說以爲次第也特牲饋食禮云亞獻尸左氏文六年傳云爲亞卿焉

諗，念也。【注】相思念。【正義】釋詁云念思也小雅四牡云將母來諗魯語云使吾無忘諗

屆，極也。【注】有所限極。【正義】釋詁云屆極也屆至也小雅節南山云不知所屆

弇，同也。【注】詩曰奄有龜蒙。弇，蓋也。【注】謂覆蓋。【正義】釋名云蓋加也加物上也奄本同訓周頌執競云奄有四方毛傳奄同也弇奄通詩疏引孫炎云弇覆之義易象傳云剛弇也又通作揜盤庚云予不掩爾善註詩曰至龜蒙○正義魯頌閟宮文鄭箋奄覆也說文以奄爲大有餘也故又爲同也

恫，痛也。【注】詩曰神罔時恫。【正義】說文云恫痛也一曰呻吟也郭景純音呻原俗謂恫爲呻者江南俗謂之呻吟其義一也○正義大雅思齊文

握，具也。【注】謂備具。【正義】秦風權輿云夏屋渠渠鄭箋云屋具也孔疏以爲釋言文今本作握釋文云李本作握云相謂處之具也釋名云屋以帛衣板施之形如屋也

振，訊也。【注】振者奮迅。【正義】文選註引韓詩云振奮也廣雅云振訊也左氏昭十八年傳云振除火災孔疏所以除去火災也

鬩，恨也。【注】相怨恨。【正義】小雅常棣云兄弟鬩于牆毛傳鬩很也孫炎本作很云相很戾周語云兄弟讒鬩侮人百里註鬩很也左傳註以爲鬩訟也說文云鬩恆訟也是鬩從心相怨恨○正義曲禮云很毋求勝孔疏引李巡云很戾也左傳鬩相怨恨也

越，揚也。【注】謂發揚。【正義】周語云夫人美于中必播於外而越于民九原註晉語云越揚也樂記

對，遂也。【注】詩曰對揚王休。【正義】大雅江漢文○正義大雅蕩云流言以對毛傳對遂也揚以辟之鄭註對遂也

燬，火也。【注】詩曰王室如燬。燬，齊人語。【正義】詩疏引李巡云燬一名火孫炎云方言有輕重故謂火爲燬也後漢書註引韓詩云王室如燬方言云燬火也周南汝墳云王室如燬說文云燬火也引詩作焜或作焜燬此方俗齊人語也楚人名燬日燥齊人曰燬

懈，怠也。宣，緩也。【注】謂寬緩。【正義】說文云怠慢也緩綽也釋名云懈解也骨節解緩也廣雅云宣通也商頌殷武云不敢怠遑鄭箋宣通也作解釋音義引集註云匪解之不急則動左氏昭元年傳云於是乎節宣其氣云解者懈也

遇，偶也。【注】偶爾相值遇。【正義】文選註引爾雅遇偶也穀梁隱八年傳云不期而會曰遇也春官冬見曰遇曲禮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鄭註偶相值遇○正義文選註引郭璞云遇值也

曩，曏也。【注】國語曰曩而言戲也。【正義】釋詁云曩久也郭氏云曩以久也說文云曏不久也反覆旁通曩又爲不久也左氏襄二十四年傳云曩者志入而已檀弓云曩者爾心或悶予十四年傳云曩者吾子辱使某見晉語作曩不言而久國語至戲也○正義

偟，暇也。【注】詩曰不遑啟處。【正義】小雅四牡文別體作偟說文云遑至後左氏昭十七年傳記引詩云社稷之皇不偟

宵，夜也。【正義】說文云宵夜也書堯典云宵中星虛史記作夜中星虛召南小星云肅肅宵征鄭註宵夜也

懊，忨也。【注】謂愛忨。愒，貪也。【注】謂貪羨。【正義】說文云忨貪也春秋傳曰忨歲而愒日釋名云貪探也探入他分也玉篇云懊貪也左氏昭元年傳文今本作翫歲而愒日

榰，柱也。【注】相榰柱。【正義】榰通作支周語引周詩云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說文云榰柱砥古用木今以石廣韻引爾雅云榰柱也俗作搘

裁，節也。【正義】釋名云裁節也荀作裁財象傳云后以財成天地之道鄭註財節也論語云不知所以裁之郭註

竝，併也。【注】詩曰竝坐鼓瑟。【正義】鄭註儀禮云今文竝皆爲併○詩曰至鼓瑟○正義秦風車鄰文

卒，既也。【注】既已。【正義】卒已也終也已見釋詁卒又爲既也穀梁桓三年傳云既者盡也聘禮云既覲事

慒，慮也。【注】謂謀慮也。【正義】說文云慒慮也玉篇云慮也謀也釋文云字書作慒

將，資也。【注】謂資裝。【正義】上文云將送也將又爲資也召南鵲巢云百兩將之聘禮云問幾月之資鄭註資行

黹，紩也。【注】今人呼縫紩衣爲黹。【正義】說文云黹箴縷所紩衣從也釋文云縫紩衣也尚書益稷云絺繡鄭註云黹紩也周禮司服註云希讀爲黹或作絺以爲繡施之於裳又鄭註春官云書以爲縫紩或作黹○正義說文云

遞，迭也。【注】更迭。【正義】說文云遞更易也迭更迭也書疏引李巡云遞者更迭之也呂氏春秋傳云兵遞遷

矧，況也。【注】譬況。【正義】說文云矤況也詞也從矢引省聲況小雅伐木云矧伊人矣也鄭疏引謝氏云志譬況

廩，廯也。【注】或說云即倉廩所未詳。【正義】說文云廩穀所振入宗廟粢盛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廩釋名云廩矜也實物可矜惜者投之其中也月令云舍人少鮮也廣雅云廯倉也日倉米藏曰廩

逭，逃也。【注】亦見禮記。【正義】書疏引太甲云自作孽不可逭鄭註逭逃也尚書取之郭氏見梅賾本故云亦見上古文禮記

訊，言也。【注】相問訊。【正義】說文云訊問也相問以言也曾子事父母篇云訊不言

間，俔也。【注】左傳謂之諜今之細作也。【正義】說文云俔間見也爲俔孫子云事莫密于間乃從反間之謀也周官掌戮云掌斬殺賊諜而搏之鄭註云諜謂姦寇反間者說文云諜軍中反間也

沄，流也。【注】水流漭沄。【正義】說文云沄轉流也九思云流水兮沄沄秋繁露山川頌云水則源泉混混沄沄

干，扞也。【注】相扞衛。【正義】干扞以聲爲義周南兔罝云公侯干城左氏成十二年傳引詩而釋之曰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文六年傳云親帥扞之杜註扞衛也釋文引孫炎云扞盾自扞蔽

趾，足也。【注】足腳。跀，刖也。【注】斷足。【正義】釋名云足續也言行一進一止也

卅下基也與州本也有址故以止爲足易鼎卦云鼎折足鄭注無本曰跀跀曰足跀尙書作刖呂刑云刖罰五百刖說文作跀云跀斷也跀足也書疏引李巡云斷足曰刖

襄駕也註書曰懷山襄陵正義上文云襄除也襄又爲駕也說文云驤馬在軛中鄭風大叔于田云兩服上襄毛傳上駕者言爲衆馬之最良也詩書曰至襄陽○正義兼見典文

忝辱也正義說文云忝辱也釋名云辱衄也言折衄也書堯典云否德忝帝位小雅小宛云無忝爾所生

燠煖也註今江東通言燠正義書疏引舍人云燠溫煖也說文云燠熱在中也燠煖也郭註燠火氣也唐風無衣云安且燠兮毛傳云煖也襄十四年傳云時燠也洪範云燠時

塊堛也註土塊也外傳曰枕由以塊正義說文云由墣也或作塊堛由也墣塊也墣與堛通旣夕禮云寢苫枕塊左傳僖二十三年傳云野人與之塊南說林訓以土勝水者非以一墣塞江也又人閒訓云墣堛若穴一墣之所能塞也註土塊至以堛○正義儀禮疏引孫炎云塊土塊也郭註云土由也吳語云枕由以墣而去之今引作枕由以堛於義難通蓋郭註本作枕由也傳寫者改由作塊以通俗郭註本作枕王以堛

將齊也註謂分齊也詩曰或肆或將正義上文云將資也將又爲齊也齊通作齎與資義同鄭註聘禮云古文資作齎天官外府云其財用之幣齎先鄭云齎或爲資今禮家定齎作資後鄭註齎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齎行道之財用也說文云齎持遺也註詩曰至或將○正義小雅楚茨文毛傳或陳于身或奉其肉疏引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也

餬饘也註糜也正義說文云饘糜也周謂之饘宋謂之餬左氏昭七年傳云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饘糜之饘孔疏云今人以薄粥謂之餬鄭氏鼎銘云用饘用粥以餬余口饘餬亦搬亦饘食曰之名

跂跪也註小跽正義左傳疏引李巡云跂小跪也小雅四牡云不遑啟處說文云跽長跪也釋名云跪危也兩膝據地體危隍也起跂也跂一與體也跂劉熙所謂跪而郭云小跽也

瞞密也註謂緻密正義說文云瞞目旁薄緻宀宀也緻密也廣韻云瞞密緻兒

閈閎也註巷門正義說文云閈門也閎張也齊晉日閎四門郭不同石經初刻作不閎註書曰闢四門○正義說文引虞書闢四門從門从斗音義同省作闢禮運云闢於其義鄭註闢開也

袍襺也註左傳曰重襺衣裘正義說文云袍襺也以絮曰襺以縕曰袍玉藻云纊爲繭縕爲袍禪爲絅鄭註衣有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綿也縕謂今纊及舊絮也雜記云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鄭註繭衣裳者若今大襦也釋名云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苞也苞內衣也毛傳云袍襺也○正義襄二十一年左傳文

隁畛也註謂壅障正義說文云障隔也畛井田閒陌也周頌載芟云徂隰徂畛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是畛者所以隔水也莊子齊物論爲是而有畛也釋文謂封域畛限也

靦姡也註面姡然正義說文云靦面見也从面見亦聲詩曰有靦面目姡面醜也釋文引字書云靦面慚也一曰面見人之兒小雅何人斯云有靦面目姡然也方言云姡獪也秦晉之閒曰獪或謂之姡郭註云言黠姡也今建平郡人呼狡爲姡說文引詩疏引頭語今本字句微異繫傳引說文之今

吳語作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韋註靦面目之兒也

鬻糜也註淖糜正義說文云鬻鍵也糜糁也釋名云糜煮米使糜爛也左傳釋文引孫炎云鬻淖糜也月令云行糜粥飲食呂氏春秋高誘註云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粥糜

舒緩也註謂遲緩正義釋詁云舒敘也洪範云舒解引鄭註云舒舉遲也大雅江漢云匪安匪舒年傳云舒遲遲也此篇上文云宣緩也舒云毛傳云舒緩也說文云舒伸也又爲緩其義也史記集解引鄭註云不閒其疾而不閒其舒舒本作紓小雅采菽云彼交匪紓毛傳紓緩也說文云紓緩也左氏成二年傳云以紓其難

翿纛也註今之羽葆幢纛翳也註舞者所持以自蔽翳正義說文云翳華蓋也所以舞也詩曰左執翳王風君子陽陽毛傳其翳翳也釋文云翿音翿陳風宛丘云無冬無夏值其鷺翿毛傳鷺鳥之羽可以爲翳○正義釋文云纛本作翿通俗文云翿羽葆幢也今本從俗作纛爾雅釋文云翿本作翿別作纛猶又作翿說文作𦏸徒報反彼此音同翿音讀也郭註今之羽葆幢○正義釋名云翿陶也其貌陶陶下垂也幢童也其貌童童也鄭司農云翿翿持以舞者所持以指麾也漢書高紀云黃屋左纛李斐云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蔡邕云以犛牛尾爲之如斗或在騑頭或在衡應劭云雉尾爲之在左驂當鑣上顏師古云雉說非也○舞者至所持○正義君子陽陽鄭箋云翿舞者所持謂羽舞也疏引李巡云翳舞者所持也孫炎云翿舞者所持羽也是郭註所本也今本註闕持字據詩疏引郭註補正

隍壑也註城池空者爲壑正義壑已見釋詁此又申言其義也大雅韓奕云實墉實壑毛傳壑城池也說文云隍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舍人云隍城池壑也李巡云隍城池壑也

搴拔取也正義寫雅云芼搴取也搴擢也周南關雎云左右芼之疏引孫炎云搴擇也茱萸搴也又通作攓說文云攓拔取也史記項羽紀云攓旗斬將楚辭九歌云搴芙蓉兮木末哀郢云朝搴阰之木蘭兮註云搴取也本又作攓列子天瑞云攓蓬而指卷取也

典經也正義釋詁云典常也與此義異左氏昭十五年傳云言以考典典以志經

威則也註成儀可法則正義上文云是則也有大則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是威儀可畏也左氏襄三十一年傳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

苛妎也註煩苛者多嫉妎正義說文云妎妒也从女介聲妎與怒同方言云苛怒也郭註云苛者多嫉妒也或作齊鄙語郭是嫉妒之義故釋名云苛也妎本或作疥

芾小也註芾者小貌正義召南甘棠云蔽芾甘棠毛傳云小貌又通作茀易豐其茀云小也

迷惑也正義說文云迷惑也惑亂也曲禮疏引何允云迷於事爲惑易坤卦云先迷後得大雅卷阿云爾土宇昄章毛傳昄大也

狃復也註狃忕復爲正義釋文引李巡云狃忕也毛傳復爲之狃又引郭註云狃忕也復爲也鄭風大叔于田云將叔無狃戒其傷女毛傳狃習也詩疏引孫炎云狃忕前事復爲之也○正義小爾雅云猶慣也狃與忕同

遹迫也正義小爾雅云遹近也遹迫也與偪通說文云迫近也

般還也註左傳曰般馬之聲班賦也註謂布與量也已見上正義還反也

又廣其義也般還班古字通用鄭氏易乘馬般如今本作班考工記作般班如今典瑞于羣后史記引作還瑞鄭註般讀爲班又通作頒鄭註頒之言分也註左傳至之聲○正義襄十八年傳文今本般作班桓六年傳云使齊爲其班○謂布與○正義書疏引孫炎云謂賦與也又引李巡云班徧賦也小雅頍弁云頒首也與小爾雅也

濟渡也濟成也濟益也註所以廣異訓各隨事爲義正義大雅云濟渡也左氏桓十一年傳云濟河鄭註云濟渡也樂記云事蚤濟也鄭註濟成也濟以濟志也鄭註云益也濟益也濟增益也濟本訓爲渡轉訓爲成又訓爲益義相成也

綸繩也註詩曰維絲伊緡繩也江東謂之綸正義說文云綸青絲綬也一曰綸糾也縕縮也小雅采綠云言綸之繩鄭箋云綸釣繳也孔疏綸是繩名釣者謂之繩於竿也註詩曰至之綸○正義召南何彼襛矣文疏引孫炎云皆繩名也郭註本孫炎今江南謂之釣綸郭引方俗語所以明於綸繩也

辟麻也註未詳正義釋詁云辟律法也律與辟聲相近漢書律麻志云以律起麻又云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辟

麻以聲爲義也

蒸盛也註減漉出梳沫正義說文云蒸漉也減已見釋詁釋文引李巡云吐沫也

覓縛也註謂寬裕也正義說文云覓屋寬大也詩疏引孫炎云性之寬者周語云不讀其說而藏之章註絲細也說文云細也 衞風淇奧云寬兮綽兮毛傳寬能容衆

袞黻也註袞衣有黻文正義說文云袞天子享先王卷龍繡於下幅一龍蟠阿上鄉袞衣有黻文云黻黻也是黻字訓爲彰孔廣雅云黻彰也亦言其彰明也大雅云袞衣繡裳司裘有黻鄭註典同云黻謂黻衣黻依用爲明書是也如是者明也衮衮作

華皇也註釋草曰葟華榮正義今本作皇華說文云華榮也若皇爾雅曰葟華也或作皇葟也說文云葟華也必其定爲爾雅原文也今從釋文本詩疏引孫炎云皇皇猶煌煌者詩見釋皇

昆後也註謂先後方俗語正義左氏襄十八年傳引詩曰昆命于元龜杜註昆後也○正義說文云昆同也方俗異言耳與今本異

彌終也註終竟也正義說文云彌久長也大雅卷阿云俾爾彌爾性毛傳彌終也

爾雅正義　　餘姚邵編修晉涵著　　學海堂

釋訓第三【正義】釋詁云訓道也說文云訓說教也繫傳云訓者順其意以訓之也釋文引張揖雜字云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詩有訓詁故此篇以訓名之也……

明明斤斤，察也。注皆聰明鑒察。【正義】釋詁云察審也賈誼書道術篇云纖微皆審謂之察反察爲旄呂刑云明明棐常逸周書王子晉解云明明……斤斤者詩執競云斤斤其明毛傳云斤斤明察也後漢書吳漢傳云斤斤謹質釋文引舍人云斤斤精詳之察也……

條條秩秩，智也。注皆智思深長。【正義】釋言云哲智也賈誼書云……秩秩者詩云秩秩德音毛傳云秩秩有知也……

穆穆肅肅，敬也。注皆容儀謹敬。【正義】賈誼書云接遇慎容謂之敬反敬爲嫚……肅肅者詩云肅肅在廟……

諸諸便便，辯也。注皆言辭辯給。【正義】賈誼書云論物明辯謂之辯……便便者論語云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

肅肅翼翼，恭也。注皆恭敬。【正義】釋詁云恭敬也賈誼書云接遇慎容謂之恭……

廱廱優優，和也。注皆和樂。【正義】賈誼書云剛柔得適謂之和……優優者詩長發云敷政優優……

兢兢憴憴，戒也。注皆戒慎。【正義】賈誼書云思惡勿道謂之戒反戒爲……憴憴者詩云繩繩戒慎也……

戰戰蹌蹌，動也。注皆恐動趨步。【正義】……

晏晏溫溫，柔也。注皆和柔。【正義】……

業業翹翹，危也。注皆懸危。【正義】……

惴惴憢憢，懼也。注皆危懼。【正義】……

番番矯矯，勇也。注皆壯勇之貌。【正義】……

桓桓烈烈，威也。注皆嚴猛之貌。【正義】……

洸洸赳赳，武也。注皆果毅之貌。【正義】……

藹藹濟濟，止也。注皆賢士盛多之容止。【正義】……

悠悠洋洋，思也。注皆憂思。【正義】……

蹶蹶踖踖，敏也。注皆便速敏捷。【正義】……

薨薨增增，眾也。注皆眾夥之貌。【正義】……

烝烝遂遂，作也。注皆物盛興作之貌。【正義】……

委委佗佗，美也。注皆佳麗美豔之貌。【正義】……

忯忯惕惕，愛也。注詩云心焉惕惕韓詩以爲悅人故言愛也忯忯未詳。【正義】……

偁偁格格，舉也。注皆舉持物。【正義】……

蓁蓁孽孽，戴也。注皆頭戴物。【正義】……

懕懕媞媞，安也。注皆好人安詳之容。【正義】……

祁祁遲遲，徐也。注皆安徐。【正義】……

丕丕簡簡，大也。注皆多大。【正義】……

存存萌萌，在也。注萌萌未見所出。【正義】……

懋懋慔慔，勉也。注皆自勉強。【正義】……

庸庸慅慅，勞也。注皆劬勞也。【正義】……

赫赫躍躍，迅也。注皆盛疾之貌。【正義】……

綽綽爰爰，緩也。注皆寬緩也悠悠偁偁丕丕簡簡存存懋懋庸庸綽綽盡重語。【正義】……

坎坎壿壿，喜也。注皆鼓舞懽喜。【正義】……

[illegible]

瞿瞿休休儉也註皆良士節儉 [illegible]

旭旭蹻蹻憍也註皆小人得志憍蹇之貌 [illegible]

夢夢訰訰亂也註皆悶亂 [illegible]

懪懪邈邈悶也註皆煩悶 [illegible]

儚儚洄洄惛也註皆迷惛 [illegible]

版版盪盪僻也註皆邪僻 [illegible]

爞爞炎炎熏也註皆旱熱熏炙人 [illegible]

居居究究惡也註皆相憎惡 [illegible]

仇仇敖敖傲也註皆傲慢賢者 [illegible]

佌佌瑣瑣小也註皆才器細陋 [illegible]

悄悄慘慘慍也註皆賢人愁恨 [illegible]

痯痯瘐瘐病也註皆賢人失志懷憂病也 [illegible]

殷殷惸惸忉忉慱慱欽欽京京忡忡惙惙怲怲奕奕憂也註此皆作者歌事以詠心憂 [illegible]

畇畇田也註言墾辟也 [illegible]

畟畟耜也註言嚴利 [illegible]

郝郝耕也註言土解 [illegible]

繹繹生也註言種調 [illegible]

穟穟苗也註言茂好也 [illegible]

緜緜穮也註言芸精 [illegible]

挃挃穫也註刈禾聲 [illegible]

栗栗眾也註積聚緻 [illegible]

溞溞淅也註洮米聲 [illegible]

烰烰烝也註氣出盛 [illegible]

俅俅服也註謂戴弁服 [illegible]

峨峨祭也註謂執圭璋助祭 [illegible]

鍠鍠樂也註鐘鼓音 [illegible]

穰穰福也註言饒多 [illegible]

子子孫孫引無極也註世世昌盛長無窮 [illegible]

顒顒卬卬君之德也註道君人者之德望 [illegible]

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註丁丁斫木聲嚶嚶兩鳥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 [illegible]

藹藹萋萋臣盡力也註梧桐茂賢士眾地極化臣竭忠 [illegible]

噰噰喈喈民協服也註鳳凰應德鳴相和百姓懷附興頌歌 [illegible]

袖海山房校印

藹藹臣盡力之美文選註引韓詩薛君章句云萋萋盛貌疏引舍人云藹藹賢士之貌萋萋梧桐之貌尚書大傳引逸詩云鳳凰喈喈說文云鳳凰鳴聲喈喈梧桐至頌歌○正義毛傳梧桐盛也鳳凰鳴也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治則鳳凰樂德鄭箋奉奉萋萋喻君德盛也雝雝喈喈喻民和協疏引孫炎云言衆臣竭力則地極其化梧桐盛也郭註本傳箋爲義說文繫傳引郭註梧桐茂賢士衆

佻佻契契愈遐急也【註】賦役不均小國困竭賢人憂歎遠益急切

燕燕粲粲尼居息也【註】盛飾宴安近處優閒【正義】小雅大東云佻佻公子又云契契寤歎北山云或燕燕居息大東又云粲粲衣服毛傳佻佻獨行貌爾雅釋文引詩云佻佻獨行也詩釋文引韓詩作嬥嬥往來貌契契憂苦也劉向九歎云心哉何晏註有心謂契契然也今上逸章句契契憂貌也燕燕者毛傳云安息貌晏粲粲者毛傳云鮮盛貌文選註引韓詩曰粲粲鮮貌說文云粲大東序云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北山序云役使不均民取詩序爲義釋詁云遐遠也邇近也尼近也言居遠者急切處近者優閒見政役之不均也

哀哀悽悽懷報德也【註】悲苦征役思所生也【正義】小雅蓼莪云哀哀父母鄭箋云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長已之苦悽悽者痛也祭義云必有悽愴之心言追念所生也或作萋萋小雅秋杜云其葉萋萋下云憂我父母與喻之義與蓼莪同故皆爲懷報德也釋文云悽本或作萋郭本

儵儵嘒嘒罹禍毒也【註】悼王道穢塞羨蟬鳴自得傷已失所遭讒賊【正義】儵釋文引樊光本作倏引詩云倏倏我思易頤卦六四云其欲逐逐漢書敘傳作其欲攸攸又通作跛跛今小雅小弁云跛跛周道毛傳跛跛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道鞫窮也嘒嘒者毛傳云嘒嘒聲也鄭箋此喻多蟬鳴嘒嘒然柳木茂盛則多蟬用傳箋之義罹者遭也郭註兼

晏晏旦旦悔爽忒也【註】傷見絕棄恨士失也皋皋琄琄刺素食也【註】賤無功德尸寵祿也灌灌熎熎憂無告也【註】賢者憂懼無所訴也憲憲洩洩制法則也【註】佐興虐政設教令也謔謔謞謞崇讒慝也【註】樂禍助虐增譖惡也【正義】上文興喻之義有取諸物者如丁丁嚶嚶雝雝喈喈是也有言人兼及於物者如哀哀萋萋儵儵嘒嘒是也以下惟舉人之情狀言之○晏晏至忒也○衛風氓云言笑晏晏信誓旦旦毛傳晏晏和柔也信誓旦旦然說文云怛憯也或从心在旦下毛詩曰信誓怛怛詩疏釋訓云晏晏旦旦悔爽忒也謂此婦人恨夫差貳其心變本言信故言晏晏旦旦而自悔解言此之意非訓此字也定本云旦旦猶怛怛○皋皋至食也○大雅召旻云皋皋琄琄毛傳皋皋頑不知道也琄琄小人在位無德而空食祿也小雅大東云鞙鞙佩璲鄭箋鞙鞙然佩璲者以其佩璲無其德刺其素餐也文選註引韓詩薛君章句云鞙鞙佩貌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如尸矣○灌灌至告也○大雅板云老夫灌灌毛傳灌灌猶款款也鄭箋老夫諫女款款然王風黍離云中心搖搖毛傳搖搖憂無所愬說文引爾雅作懽懽搖搖或作權權搖搖○憲憲至則也○大雅板云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毛傳憲憲猶欣欣也泄泄猶沓沓也鄭箋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郭引

李巡云皆惡黨爲制法則也孫炎云厲王方虐諂臣施爲制作法令說文引詩作無然詍詍諸謂之泄也多言也○謔謔至慝也○大雅板云多將熇熇不可救藥毛傳熇熇然熾盛也戴震云女無謔謔然也以讒慝助之也人喻嗚鳴之意熇熇火熱也易家人釋文引劉表本作熇熇後果云嗚嗚嚴酷之意也音義同

翕翕訿訿莫供職也【註】賢者陵替姦黨熾背公卹私曠職事

速速蹙蹙惟逑鞫也【註】陋人專祿國侵削賢士永哀念窮迫【正義】小雅小旻云翕翕訿訿毛傳翕翕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稱乎上鄭箋臣不事君亂之階也皇其不共事也潛夫論引詩云君闇臣蔽子其職說文云訾不思稱意也詩云翕翕訿訿孔疏引李巡云皆莫共職之意○速速至鞫也○後漢書註引毛詩作蔽蔽方毂今本毛詩作蔌蔌方有穀傳蔌蔌陋也鄭箋蔌蔌速速遠王方毛者後漢書註引韓詩云速速陋也案速也故爲驕鄙之貌說文引詩作蹙蹙靡所騁楚辭九歎云蹙蹙小之狀也○鞫者南山云鞫窮也案正釋名云無所之也蹙釋詁云惟思也逑鞫窮也言小人專祿國削賢者思念窮困於禍而行方蹙蹙然也云方毂天子於於義亦通所以蹙蹙行而行之說也於義亦通郭註云賢者窮困也○云蹙蹙也逑鞫釋詁云惟思也逑鞫窮也引註云賢者陵替姦黨熾盛背公卹私曠職事也正義說文繫傳

抑抑密也【註】威儀審諦 秩秩清也【註】德音清泠【正義】假樂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鄭箋抑抑密也秩秩清也又爲成王立朝之威儀致密無所失教令又清明天下皆樂仰之孔疏引孫炎云抑抑静密之貌釋文引字林云無所失事也

粤夆掣曳也【註】謂牽挽【正義】周頌小毖云莫予荓蜂毛傳荓蜂摩曳也鄭箋云群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爲諸侯所牽挽也郭註引孫炎云謂牽掣之言是挽離正道使入於惡也詩疏夆字亦作粤是其本於古書夆掣音義同宋本作掣作荓引扶助本作

朔北方也【註】謂幽朔【正義】堯典云宅朔方曰幽都孔傳北稱朔亦稱方史記作居北方蔡邕云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李巡云北方萬物盡故北方名朔書大傳云便在伏物也記禮引尸子云北方者伏方也

不俟不來也【註】不可待是不復來不遹不蹟也【註】言不循軌跡也【正義】此以不俟釋不來以不遹釋不蹟也行不來說文俟作竢引詩曰不竢不來者也小雅釋詁云俟待也多釋詁義故以訓釋之不遹小雅采芑云我八河水云念彼不蹟郭註不遹道也不遵其道也古述字郁風報我不述楚詞九章言思美人待也不蹟者

不徹不道也【註】徹亦道也勿念勿忘也【註】勿念念也【正義】小雅十月之交云天命不徹毛傳徹道也鄭箋不道者言王不循天之政教大雅文王云無念爾祖毛傳無念念也正義小雅云勿念也○正義毛傳無念念也俱與此同勿念即無念也郭註勿亦無也是郭註同本也服虔左傳註云不尙也毋尙也俱與此同

萲諼忘也【註】義見伯兮考槃詩【正義】文選註引韓詩薛君章句云諼忘也伯兮云焉得諼草考槃云永矢弗諼毛傳云諼忘也人忘憂之意也或作蘐又作萱說文引詩作焉得藼草言樹之背毛傳諼草令人忘憂與此同考槃云永矢弗諼正義爾雅釋文引詩云諼字亦作萲郭本與陸氏所據本今衞風作諼爾雅考槃云永矢弗諼毛傳諼忘也

每有雖也【註】詩曰每有良朋辭之雖也【正義】莊子庚桑楚云每發而不當釋文引爾雅云每有雖也常棣云每有良朋○正義小雅常棣文非一定之辭也引郭註云每雖也

饎酒食也【註】猶今云饎饌皆一語而兼通【正義】地官饎人云掌凡祭祀共盛饎也者何云饎熟食也然則饎兼酒食而言小雅天保吉蠲爲饎毛傳饎酒食也說文云饎酒食也鄭箋饎吉蠲也饎之言喜也詩曰可以饙饎文選註引韓詩作饎字林云饎在東爲饎鄭註饎爲酒食也云至正義郭氏以饎饌釋之引詩至饎則云又加以酒食以作喜食之義通馬融論語註云饌飲食也今人兼謂饌爲酒食也

舞號雩也【註】雩之祭舞者吁嗟而請雨【正義】春官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註雩旱祭也公羊桓五年傳云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休註雩旱請雨祭名鄭註云女巫云旱暵則舞雩鄭註云雩吁嗟求雨之祭也春官女巫云旱暵則舞雩鄭註云雩吁嗟求雨之祭也正義曰此經舞號雩爲舞號何休公羊疏引鄭註云雩之祭男女各八人舞而吁嗟故謂之雩郭註本孫炎釋文

暨不及也【註】公羊傳曰及我欲之暨不得已暨不得已是不得及也

蠢不遜也【註】蠢動爲惡不謙遜也【正義】釋詁云蠢動也此云不遜也暨者公羊隱元年傳云及者何累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何休註云恩殺小者雖欲不得已○正義小雅采芑云蠢爾蠻荊鄭箋蠢動也蠻荊之人不謙遜而輕舉妄動是也斯蠢卽不遜也

如切如磋道學也【註】骨象須切磋而爲器人須學問以成德如琢如磨自脩也【註】玉石之被琢磨猶人自脩飾瑟兮僩兮恂慄也【註】恒戰竦赫兮咺兮威儀也【註】貌光宣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註】斐文貌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註】常思詠【正義】此釋衞風淇奧之詩禮記大學引之九經之所引詩以解之謂之切磋之謂之琢磨之謂之至道荀子大略篇人之于文學也猶玉之于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毛傳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脩如玉石之見琢磨也孔疏引郭註云道猶言也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之學重習謂之脩○瑟兮僩兮毛傳瑟矜莊貌僩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禮記鄭註云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說文云威儀也○有斐至忘也○毛傳斐文章貌諼忘也禮記鄭註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也

既微且尰【註】骭瘍爲微腫足爲尰是刈是濩濩煮之也【註】煮葛爲絺綌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註】拇迹大指處張仲孝友【註】張仲宣王時賢臣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註】再宿爲信重言之故知四宿【正義】此引詩之文而釋之也

張仲孝友小雅六月文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周頌有客文旣微且尰鄭箋此人居下溼之地故生微尰之疾疏引孫炎云皆水溼之疾也說文云骭骹也腨腓腸也釋名云骭幹也腨兩足也足腫也…跛蹇也…踦也…以鍾也釋名云蹇足弱不能行也…

美女爲媛。註所以結好援。美士爲彥。註人所彥詠。正義鄘風君子偕老云邦之媛也鄭箋云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也釋文引韓詩作援援取也疏引孫炎云君子之援助然說文云媛美女也人所援也从女从爰爰引也毛傳彥士之美稱疏引舍人云國有美士爲人所言道秦誓云人之彥聖說文云彥美士有文人所言也詩所以至彥詠○正義好援本或作好媛今從宋本作援釋文媛作援彥作睦

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註雍容都雅之貌。猗嗟名兮目上爲名。註眉眼之閒。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註言至微。正義此引之其虛其徐邶風北風文猗嗟名兮齊風猗嗟文式微式微邶風式微文○其虛至止也○毛詩作其虛其邪鄭箋邪讀如徐威儀虛徐寬仁者疏引孫炎云虛徐威儀謙退也孔疏虛徐者謙虛閑徐之義○猗嗟至爲名○毛傳目上爲名目下爲清據爾雅而推言之也疏引孫炎云目上平博是眉眼之閒也名與明通檀弓云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冀州從事郭君碑云卜商號咷喪子失名○式微至微也○鄭箋用爾雅孔疏引李巡云式微微者至微也孫炎云微乎微者至於無形是微微乎微者當時語也猶公羊傳云賤乎賤者也

之子者是子也。註斥所詠。正義詩疏引李巡云之子者論五方之言是子也孔疏之爲語助人言之子者猶云是此子也桃夭傳云之子嫁子也漢廣則貞潔者之子東山之子言其妻白華之子斥幽王各隨其事而名之

徒御不驚輦者也。註步挽輦車。正義徒御不驚小雅車攻文此釋之也毛傳徒輦也說文云輦輓車也輓引之也釋名云輦車人所輦也鄭箋有步行者有輓輦者有任者有牽…又云我徒我御…輓輦與徒同是步行故爾雅以輦者釋徒士卒有步行者是…鄭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鄭註云輦人輓行…

所以載任器也司馬法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易輓輦之人三代互有多寡會同田獵則人輓輦以徒行也

襢裼肉袒也。註脫衣而見體。暴虎徒搏也。註空手執也。馮河徒涉也。註無舟檝。正義鄭風大叔于田云襢裼暴虎小雅小旻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此釋之也說文禮字从日云膻肉膻也詩曰膻裼暴虎馮作淵云無舟渡河也禮裼音詩疏引李巡云膻裼脫衣見體曰肉袒左氏昭二十年傳云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又云雖以裼裼於我側說文云裼袒也暴虎者毛傳暴虎空手以搏之疏引舍人云無兵空手搏之馮河者毛傳馮陵也疏引李巡云無舟而渡水曰徒涉易泰卦云用馮河孔安國註論語云…從釋文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擢釋名云楫捷也又謂之楫楫捷也撥水使舟捷疾也

籧篨口柔也。註籧篨之疾不能俯口柔之人視人顏色常亦不伏因以名云。戚施面柔也。註戚施之疾不能仰面柔之人常俯似之亦以名云。夸毗體柔也。註屈己卑身以柔順人也。正義邶風新臺云籧篨不鮮又云得此戚施此合而釋之以形容柔色事人之狀也○籧篨大雅板云無爲夸毗面柔也詩曰得此戚施太平御覽引韓詩云籧篨竹席也又云戚施…君云戚施蟾蜍喻醜惡是說文本韓詩云籧篨戚施不可使仰…二物皆粗醜故借以爲人疾之名…高誘註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淮南修務訓云籧篨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爲美…施口柔面柔之疾…巧言令色便辟…能俯者口柔也…漢書…引○疏引李巡云夸毗屈己卑身以柔順人也…形體順從…炎云…之疾不能俯…名云戚施面柔之人常俯…名云夸毗屈己卑身以柔順人…

婆娑舞也。註舞者之容。正義陳風東門之枌云婆娑其下此釋之也郭註以婆娑爲舞者之容…李巡云婆娑盤辟舞也孫炎云舞者之容…書註云婆娑舞容…引蔡邕月令章句云舞者…也有俯仰張翕行綴長短之制…

辟擗心也。註謂椎胸也。正義邶風柏舟云寤辟有摽毛傳辟拊心也…心又云擗拊心也問喪云…記云擗踊哭泣…

矜憐撫掩之也。註撫掩猶撫拍謂慰卹也。正義小雅鴻雁云…方言云陳楚之閒…掩…撫拍…之也…

緎羔裘之縫也。註縫飾羔皮之名。正義召南羔羊云素絲五緎…孔疏引孫炎云…五緎之縫也…緎之界域…

甚樂中言之紕總亦爲縫也註縫飾至之名○正義…引郭氏毛詩拾遺云羔裘…英粲兮毛詩註曰三英三德也英謂古者以素絲英飾裘即上文素絲五紽也是郭氏釋詩以素絲爲縫也緎說文作黬云羔裘之縫傳云羔羊之縫以黑爲縫也與郭異

殿屎呻也。註呻吟之聲。正義大雅板云民之方殿屎毛傳殿屎呻吟也音義引孫炎云愁苦呻吟之聲說文引詩作唸吚也

幬謂之帳。註今江東亦謂帳爲幬。正義召南小星云抱衾與裯鄭箋裯牀帳也疏引鄭志張逸問諸侯夫人御於君何必抱帳答曰古者人君之帳…案說文云幬禪帳也…帳張也張施於牀上也

侜張誑也。註書曰無或侜張爲幻幻惑欺誑人者。誰昔昔也。註誰發語辭。正義陳風防有鵲巢云誰侜予美毛傳侜張誑也…又云誰昔然矣毛傳昔久也鄭箋云誰昔昔也…○正義周書無逸云民無或胥譸張爲幻…作侜張所見本異…後漢書皇后紀云…

不辰不時也。註辰亦時也。正義大雅桑柔云我生不辰小雅小弁云我辰安在毛傳辰時也

凡曲者爲罶。註毛傳曰罶曲梁也凡以薄爲魚笱者名爲罶。正義小雅魚麗云魚麗于罶孔疏以薄爲魚笱見下文…釋器文…

鬼之爲言歸也。註尸子曰古者謂死人爲歸人。正義小雅何人斯云爲鬼爲蜮…左氏昭七年傳云鬼有所歸乃不爲厲…此之謂鬼鄭註禮運云鬼者精氣所歸…王義列子天瑞篇鬼歸也又云古者謂死人爲歸人…說引尸子云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也…此篇所釋始乎明終乎幽也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四終

爾雅正義　餘姚邵編修晉涵著

釋親第四

正義禮記大傳云親者屬也說文云親至也釋文引倉頡篇親愛也近也釋名云親襯也言相襯近也屬續也恩相連續也賈誼書六術篇人之戚屬以六爲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爲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爲從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爲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始於一人世世別離分爲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度是故六爲制而止矣是六親專屬同姓而言此篇所釋先言宗族次及於母黨妻黨婚姻者以母黨妻黨婚姻亦得爲六親也左氏昭二十五年傳云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杜註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辰極也是母黨妻黨婚姻俱爲六親之證也老子云六親不和有孝慈孔穎達云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案孔氏因釋孝慈而推測六親耳爲通義六親始於一本則賈誼書所釋者是也自一本而旁達則杜註所釋者是也禮記大傳又云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鄭註合合之宗子之家序昭穆也異姓謂來嫁者也立於母與婦之名耳際會謂昏禮交接之會也著明也是異姓之親謂母黨妻黨其誼相連屬也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六親俱由父而推故親親自宗族始

父爲考母爲妣註禮記曰生曰父母妻死曰考妣嬪今世學者從之案尚書曰大傷厥考心事厥考厥長聰聽祖考之彝訓如喪考妣公羊傳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蒼頡篇曰考妣延年書曰嬪于虞詩曰聿嬪于京周禮有九嬪之官明非死生之異稱矣其義猶今謂兄爲晜妹爲媦即是此例也正義白虎通義三綱六紀篇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說文云父矩也家長率教者从又舉杖母牧也从女象褱子形一曰象乳子也釋名云父甫也始生己也母冒也含生己也古者父母考妣不以存殁而有異稱此篇下文云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即其例也方言云南楚瀑洭之間謂婦妣曰母姼稱婦考曰父姼郭氏彼註云古者通以考妣爲生存之稱冀州從事郭君碑云哀哀考妣追惟實靈卜商號咷喪子失名是父母生而稱考妣漢人猶知雅訓自漢以後遂以爲存殁之稱矣○註禮記至從之○正義曲禮云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說文云妣殁母也釋名云父死曰考考成也亦言槁也槁於義爲成凡五材膠漆陶冶皮革乾槁乃成也母死曰妣妣比也比之於父亦然也是漢世儒者多據曲禮爲說郭氏所不取也○案尚至稱矣○許叔重五經異義用謹案以折衷同異郭氏亦用之以疏通證明其說也云大傷厥考心者康誥文云事厥考厥長又云聰聽祖考之彝訓者皆酒誥文云如喪考妣者舜典文郭氏歷引書文以明考妣非殁後之稱也公羊傳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惠公仲子之卒俱在春秋前郭氏引之明殁後亦得稱母也郭又引倉頡篇者漢書藝文志云倉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漢興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倉頡篇曲禮孔疏亦引倉頡篇云考妣延年唐時倉頡篇未亡孔氏所見本與郭同也郭氏又引書曰嬪于虞者堯典文詩曰聿嬪于京者大雅大明文屬禮有九嬪之官者天官之屬以明妻嬪非生死之異稱猶父母考妣非生死之異稱也○其義至例也○此郭氏舉類以曉人也兄爲晜即見下文妹爲媦者公羊桓二年傳云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也何註媦妹也說文云楚人謂女弟曰媦廣雅云媦妹也釋文引纂文云河南人云妹媦也

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註加王者尊之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王父之妣爲曾祖王母註曾猶重也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爲高祖王母註高者言最在上正義釋名云祖祚也祚物先也又謂之王父王暀也家中所歸往也王母亦如之曾祖從下推上祖位轉增益也高祖高皋也最在上皋韜諸下也曲禮云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鄭註更設尊號尊神異於人也皇君也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也案爾雅釋親屬之稱謂自父母上及於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存殁俱無異稱至曲禮言祭之稱號始別有所設耳祭法言廟制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孔疏曰考廟者父廟曰考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曰王考廟者祖廟也王君也王考者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尊於父故加君名也曰皇考者曾祖也皇大也君也曾祖轉尊又加大君之稱也曰顯考廟者高祖也顯明也高祖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祖曰顯之此又禮制之殊稱也

父之世父叔父爲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爲從祖祖母註從祖而別世統異故父之晜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註世有爲嫡者嗣世統故也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正義釋名云父之世叔父母曰從祖父母言從己親祖別而下也亦言隨從己祖以爲名也父之兄曰世父言爲嫡統繼世也又曰伯父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之弟曰仲父仲中也位在中也仲父之弟曰叔父叔少也叔之弟曰季父季癸也甲乙之次癸最在下季亦然也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爲荒也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白虎通義云謂之兄弟何兄者況也況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案從祖祖父母釋名作從祖父母後世皆沿之國語謂之從祖叔母也魯語云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韋註從祖祖父昆弟之妻據喪服經作從祖祖父母與爾雅同賈疏從祖祖父母是曾祖之子祖之兄弟言從祖而別也世父叔父俱有父之名者喪服傳云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昆弟一體也

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正義邶風泉水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鄭箋先姑後姊尊姑也疏引孫炎云姑之言古尊老之名也是男子女子俱稱姊妹姑也左傳疏引樊光云春秋傳云姑姊妹樊所引傳左氏昭三年傳文也白虎通義云男者任也任功業也女者如也從如人也說文云姊女兄也妹女弟也釋名云父之姊妹曰姑姑故也言於己爲久故之人也姊積也猶日始出積時多而明也妹昧也猶日始入歷時少尚昧也白虎通義引禮親屬記曰男子先生稱兄後生稱弟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父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爲諸父內親也故別之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疏故總言之也至姊妹亦當外適人所以別諸姊妹何爲尊諸姑禮等可以外出又同故稱畧也至姊妹雖欲有器之姊尊妹卑其禮異也又云謂之姊妹何姊者咨也妹者末也案白虎通義釋父之姊妹統稱爲姑之義是也今人亦統稱爲姑然古人稱父之姊有爲姑姊者稱父之妹有爲姑妹者左氏襄二十一年傳云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疏引劉炫規過云古人謂姑爲姑姊妹此姑姊是襄公父之姊是父之姊爲姑姊也列女傳云梁有節姑姊入火而救其子是父之妹爲姑妹也

父之從父晜弟爲從祖父父之從祖晜弟爲族父族父之子相謂爲族晜弟族晜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註同姓之親無服屬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晜弟註從父而別正義喪服小功章云從祖父母通典引馬融云從祖祖父之子是父之從父昆弟也喪服又云從祖昆弟鄭註父之從父昆弟之子通典引馬融云謂曾祖孫也於己爲再從兄弟同出曾祖故言從祖兄弟陳銓云從祖之子同出曾祖也緦麻三月章云族父母族兄弟通典引馬融云族父從祖昆弟之親也賈疏族父者己之父從祖昆弟也族昆弟者己之三從兄弟皆名爲族族屬也骨肉相連屬以其親盡恐相疏故以族言之耳族昆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者大傳云絕族無移服鄭註族昆弟之子不相爲服故大傳又云四世而緦服之窮也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昆弟者喪服大功傳云從父昆弟鄭註世父叔父之子也

子之子爲孫註孫猶後也孫之子爲曾孫註曾猶重也曾孫之子爲玄孫註玄者言親屬微昧也玄孫之子爲來孫註言有往來之親來孫之子爲晜孫註晜後也汲冢竹書曰不窋之晜孫晜孫之子爲仍孫註仍亦重也仍孫之子爲雲孫註言輕遠如浮雲正義白虎通義云子者孳孳無已也釋名云子孳也相生蕃孳也孫遜也遜遁在後也曾孫義如曾祖也元孫元懸也上懸於高祖最在下也元孫之子曰來孫此在無服之外其義疏遠呼之乃來也來孫之子曰昆孫昆貫也恩義轉遠以禮貫連之耳昆孫之子曰仍孫以禮仍有之耳恩意實遠也仍孫之子曰雲孫言去已遠如浮雲也皆爲早娶晚死壽考者言也案曾孫又爲自孫以下之統稱周頌維天之命云曾孫篤之鄭箋曾猶重也自孫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孔疏孫是其正稱自曾已下皆得稱曾孫哀二年左傳云曾孫蒯聵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是雖歷多世亦稱曾孫也鄭註喪服傳云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爲之服同也服盡於元孫故左氏僖二十八年傳載盟誓之言曰及其元孫無有老幼言以元孫爲遠也昆孫又爲遠孫之統稱昭十六年傳云孔張君之昆孫杜註孔張爲鄭襄公之孫今云昆孫者數文言之遠孫俱得稱昆孫也仍孫或作耳孫漢書註應劭云言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也晉灼云耳孫元孫之曾孫也顏師古云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註汲冢至晜孫○正義晉書束晳傳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郭引之以證古有晜孫之稱也不窋之晜孫謂毀榆也

王父之姊妹爲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爲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爲高祖王姑父之從父姊妹爲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族祖姑正義王父之姊妹喪服緦麻三月章謂之父之姑爲其孫者稱之曰王姑也曾祖之姊妹高祖之姊妹從曾祖高祖而奉以尊稱也喪服小功成人章有從父之姊妹鄭註父之昆弟之女父之從父姊妹則稱爲從祖姑言從祖而別也上文云父之從祖晜弟爲族父則父之從祖姊妹當爲族姑今云爲族祖姑者言自族祖而別也

父之從父晜弟之母爲從祖王母父之從祖晜弟之母爲族祖王母父之兄妻爲世母父之弟妻爲叔母父之從父晜弟之妻爲從祖母父之從祖晜弟之妻爲族祖母正義父之從父晜弟之母即上文所謂父之世母叔母也謂之從祖王母猶云從祖祖母也父之從祖晜弟之母即族父之母也謂之族祖王母言從族祖而奉以尊稱也父之兄妻爲世母父之弟妻爲叔母者喪服傳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賈疏二母是路人以來配世叔父則有母名既有母名則當隨世叔而服之大傳云服術有六三曰名鄭註名世母叔母之屬也上文云父之從父晜弟爲從祖父則其妻謂之從祖母言從祖而別也上文云父之從祖晜弟爲族父則其妻當爲族母今云族祖母

者爾雅云族祖姑亦言自族祖而別也

父之從祖祖父爲族曾王父父之從祖祖母爲族曾王母【正義】喪服緦麻三月章云族曾祖父母鄭注族曾祖父母者曾祖昆弟之親也賈疏已之曾祖親兄弟案族曾王父者高祖之子已之從曾祖也

父之妾爲庶母【正義】釋名云妾接也以賤見接遇也庶摭也拾摭之也謂拾摭微賤待遇之也喪服緦麻三月章云士爲庶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賈疏以其母名故有服云無服者有士大夫之異其稱謂同也

祖王父也晜兄也【注】今江東人通言晜【正義】上文云父之考爲王父喪服謂之祖父母是祖即王父也說文云周人謂兄爲晜郭云江東通言晜各以方俗語爲稱也

宗族【正義】題上事也白虎通義云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元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堯典云以親九族釋文引馬鄭註云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王風葛藟鄭箋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元孫之親周官太宰云宗以族得民鄭註宗繼別爲大宗收族者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鄭註三族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鄭註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元孫九也殺謂親益疏者服之則輕是古者三族九族俱以同姓言也爾雅所釋自高祖及於元孫所謂九族也自從父晜弟世父叔父以及於族曾王父則自高祖以下所謂旁殺之親也自元孫推及於仍孫雲孫又自族晜弟推及於親同姓者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則雖親同姓之雲仍亦爲宗族也姑姊妹繫於宗族者鄭駁五經異義云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族鄭蓋據爾雅而言爾雅載姑姊妹於宗族而姑之子姊妹之子載於妻黨者所以示族與黨之別也詩疏引尙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女昆弟適人者爲一族妻黨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書疏引異義夏侯與歐陽同白虎通義亦載其文今知不然者爾雅所以正名辨物父之親爲宗族母之親爲母黨妻之親爲妻黨是族與黨駁然有辨若以母妻之親均稱爲族則名不正矣故鄭駁異義云異姓之服不過緦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是經與所云三族九族俱爲同姓昭然察矣監本宗族二字說題在前今從唐石經及鄭樵本改正下放此

母之考爲外王父母之妣爲外王母母之王考爲外曾王父母之王妣爲外曾王母【注】異姓故言外【正義】喪服小功五月章云爲外祖父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釋文引馬融云母之父母也本服緦以母所至尊加服小功故曰以尊加賈疏外親之服不過緦麻以祖是尊名故加至小功外曾王父外曾王母禮不爲制服喪服期章云女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是母於王考王妣爲期服已雖無服猶奉以尊稱也言外者所以別於父族

母之晜弟爲舅母之從父晜弟爲從舅【正義】秦風渭陽云我送舅氏疏引孫炎云舅之言舊尊長之稱喪服緦麻三月章舅傳曰何以緦從服也鄭註母之兄弟從於母而服之母之從父昆弟曰從舅開元禮謂之堂舅

母之姊妹爲從母從母之男子爲從母晜弟其女子子爲從母姊妹【正義】喪服小功成人章云從母丈夫婦人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通典引馬融云母之姊妹也言丈夫婦人者異姓無出入降皆以丈夫婦人之名名之也又云外祖從母其親皆緦也以尊名加故小功也緦麻三月章云從母昆弟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通典引馬融云姊妹子相爲服也以從母有母名以子有昆弟名左氏襄二十三年傳云穆姜之姨子也杜注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爲姨兄弟孔疏據父言之謂之姨據母言之當謂之從母但子效父言亦呼爲姨姨子昆弟即喪服從母昆弟是也通典引袁準正論曰從母小功五月舅緦麻三月禮非也從母者時俗所謂姨母也舅之與姨俱母之姊妹兄弟爲侍異服從母者從其母而爲庶母者也親益重故小功也凡稱父母者皆同乎父母之側者也舅非父列姨非母列故舅不稱父姨不稱母也可稱姨不應稱母謂姨母爲從母者此時俗之亂名書之所由誤也春秋傳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享之爾雅曰妻之姊妹同出爲姨此本名者也左傳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卒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以蔡侯爾雅言之穆姜焉得言姨此緣妻姊妹之姨因相謂爲姨也姊妹因稱焉姨故此子謂之姨子其母謂之姨母從其母而來故謂之從母從母姨母爲觀一也因復謂之從母此因假借亂而遂爲名者也又左傳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會葬曰以肥之得備彌甥先儒曰彌遠也姊妹之孫稱彌甥此臨時說事而遂可爲名乎亦猶從母轉相假也或曰按準以經云從母是具姊妹從其母未爲己庶母其親益重報服小功非通謂母之姊妹也宣舒曰二女相與行有同車之道生有同席之禮其情親而比其恩曲而至由此殺之姊妹通斯同矣兄妹別斯異矣同者親之本異者疏之源也然則二女之服何其不重邪兄妹之服何其不輕邪曰同父而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故二女不敢相與重然則舅何故三月邪從母何故小功邪曰故母取其愛是以外王父之尊禮無厭降之道爲人子者願母之情親乎母之類斯盡孝之道也是以從母重而舅輕也曰姑與父異德異名叔父與父同德同名何無輕重之降邪曰姑與叔父斯王父變之駁同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此叔父與姑所以服同而無降也案袁氏所論不達禮意於雅訓尤爲未晰爾雅母黨有稱從母者猶宗族有稱從父云爾知以爲從其母來故謂之從母夫從其母來則是媵也古有以姊妹爲媵者亦有以姪爲媵者母之姊妹爲媵謂之從母母之姪爲媵亦將謂之從母乎猶從母而來之媵卽庶母也禮記爲庶母制服何以又爲從母制服乎且庶母所生之男子卽已之昆弟也豈得謂之從母昆弟乎庶母所生之女子子卽已之姊妹也豈得謂之從母姊妹乎反覆推之知袁氏未爲篤論矣爾雅於宗族曰父之妾爲庶母謂自謂姨之妾有不爲之妾爲之子者與謂之庶母也於母黨曰母之姊妹爲不母謂母之姊妹不俱事一夫故從乎母而泰以尊稱其所生之男子女子子均屬異姓故謂之從母昆弟從母姊妹也於妻黨曰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姨之行於妻黨有此稱於母黨不當有此稱也自周衰禮敘廢敬假入以名器子故父言有稱從母爲姨者劉熙撰釋名雜云母之姊妹曰姨禮謂之從母爲娣而來則從母列也故釋不不猶以此名之也此因漢世有姨之稱故劉熙因有此遂捨諸爾雅之文妹爲乘姊晉世蔡漢徐遐徐眾徐彥議禮於有妹母姊兄弟娣朱之稱沿於習俗名實混循轉有致疑乎爾雅之文者夫名不正則言不順子敖父言可謂名之正乎爾雅者正名之書也名正而分定故喪服經與爾雅同

母黨【正義】題上事也父母恩同而尊有所屈故釋親詳於宗族畧於母黨喪服傳云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故宗族上及於高祖下及於雲孫旁及於族曾王父親同姓而母黨唯上及於外曾王父旁及於從舅從母母之尊有所屈子不得伸其私恩也大傳云從服有屬從鄭註子爲母之黨通典引雷次宗喪服經傳畧註云夫三親恩等而中表服異君子類族辨物本以姓分爲判故外親之服不過於緦於義雖當情未極尙微有可因則加以伸心外祖有尊從母有名故皆得因而加以小功也舅情同二人而名無尊名無因故有心而不獲遂也然情不止於緦亦以見於慈母矣至於餘人雖有尊名而不得加者服當其義情無不足也又引庾蔚之謂傳云以名服及云以名加皆是先有其義故施以此名尊名則義自見矣外親以緦斷者抑異姓以敦己族也緦服旣不足以申外甥外孫之情故聖人因其有申之義而許其加也外祖以尊加從母以名加舅者男女異長伯爭不同由母於姊妹有相親之近情故許其因母名以加服兄弟同氣之懷不異故其服不得殊由若同在他鄉小功加一等而大功以上則不加也案雷氏庾氏之說俱足以證母黨與宗族輕重之別母黨之外曾王父從舅禮不爲制服而爾雅列其稱謂者雷氏所謂雖有尊名而不得加也

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注】謂我舅者吾謂之甥然則亦宜呼壻爲甥孟子曰帝館甥于貳室是也【正義】釋名云妻之父曰外舅母曰外姑言妻從外來謂至己家爲婦故反以此義稱之夫婦匹敵之義也坊記云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鄭註舅姑妻之父母也喪服緦麻三月章妻之父母傳曰何以緦從服也通典引馬融云壻從妻而服緦也服問云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鄭註妻齊衰而夫從緦麻不降一等言非服差【注】謂我至是也【正義】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卽見下文孟子萬章篇云館甥於貳室趙岐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

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晜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注】四人體敵故更相爲甥甥猶生也今人相呼蓋依此【正義】此因釋妻之晜弟爲甥而兼及於姑之子舅之子姊妹之夫有同稱也釋名云妻之昆弟曰外甥其姊妹女也來歸己內爲妻故其男爲己外姑之甥甥者生也他姓子本生於外不得如其女來在己內也喪服緦麻三月章姑之子鄭註外兄弟也傳曰何以緦報之也喪服又云舅之子鄭註內兄弟也傳曰何以緦從服也【注】四人至依此【正義】四人體敵者外兄弟內兄弟婦兄弟姻兄弟其體相敵也郭云今人相呼蓋依此是昔時循互呼爲甥今未聞

妻之姊妹同出爲姨【注】同出謂俱已嫁詩曰邢侯之姨

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注】詩曰譚公維私【正義】此釋妻姊妹之夫之親也謂吾姊者我謂之私左氏莊十年傳云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是姊妹各事一夫互稱爲姨非相從爲媵者也說文作妻之女弟同出爲姨釋名云姊妹互相謂夫曰私言於其夫兄弟之中此人與己姊妹有恩私也【注】同出至維私【正義】詩疏引孫炎云同出俱已嫁也是郭註所本也邢侯之姨譚公維私衛風碩人文毛傳用爾雅疏又引孫炎云私無正親之言案姊妹之夫未嘗非外親之正也故郭氏不取

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注】公羊傳曰蓋舅出

女子謂晜弟之子爲姪【注】左傳曰姪其從姑謂出之子爲離孫謂姪之子爲歸孫女子子之子爲外孫【正義】釋名云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左氏僖二十二年傳

袖海山房校印

□□□□出也□十四年傳云齊出貜且長成十三年傳云康公我之自出襄二十五年傳云則我周之自出又云蔡人欲立其出昭四年傳云徐子吳出也杜註姊之女出嫁而生子是也說文云姪兄之女也釋名云姑謂兄弟之女爲姪姪迭也其行事夫更迭進御也公羊莊十九年傳云姪者何兄之子也成二年傳云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左氏襄二十三年傳云繼室以其姪皆專指女子而言然也喪服大功成人章云姪丈夫婦人報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鄭註爲姪男女報服也……孫者釋名云姪之子曰歸孫婦人謂嫁曰歸姪子列故其所生爲孫喪服緦麻三月章云外孫賈疏以女出外適而生故云外孫……○正義襄五年傳文傳又云蓋欲立其出也……○左傳云齊出者……正義……子圉質秦杜意亦以姪之名兼男女而稱之也

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註同出謂俱嫁事一夫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娣者何弟也此即其義也正義此釋俱事一夫者之稱謂也易歸妹云反歸以娣又云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大雅韓奕云諸娣從之毛傳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衆妾也何休公羊傳註云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此媵之位有貴賤也位雖有別而爲媵則同故以己年之長幼以相稱謂年長者爲姒年幼者爲娣註同出至義也○正義左傳疏引孫炎云同出謂俱嫁事一夫也郭註本孫炎郭註又因公羊[illegible]者莊十九年傳文

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註猶今言新婦是也正義釋名云嫂叟也叟老者稱也叟縮也人及物老皆縮小於舊也喪服傳云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鄭註謂弟之妻爲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稱嫂猶叟也叟老人稱也是爲序男女之別爾……近者言之也郭註至今俗語猶然說多稱新婦郭以時驗爲證也

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註今相呼先後或云妯娌正義釋名云少婦謂長婦曰姒言其先來己所當法似也長婦謂少婦曰娣娣弟也己後來也或曰先後以來先後言之也……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鄭註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

為姒豈計夫之長幼乎釋親又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孫炎云同出謂俱事一夫也事一夫者以己生先後爲娣姒則知娣姒以己之年非夫之年也故賈逵鄭先及此註皆云兄弟之妻相謂爲姒言兩人相謂謂長者爲姒知娣姒之名不計夫之長幼也以上皆孔氏釋娣姒之義也漢禮賈疏亦云假令弟妻年大稱之曰姒兄妻年小稱之曰娣引左傳穆姜之言爲證與孔氏意同今案孔氏之說非也婦人三從之義既嫁從夫……則從夫之義謂何矣且孔氏所引禮文……喪服傳云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釋親上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爾雅明著其文曰女子同出言其俱事一夫也所謂媵也此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娣姒急言之則但稱爲姒故賈逵鄭康成杜預謂兄弟之妻相謂爲姒者是也孔氏讀娣姒之名不計夫之長幼者非也註今相至妯娌○正義史記集解引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顏師古漢書註……今關中俗呼爲先後吳楚俗呼之爲妯娌方言云築娌匹也郭氏彼註云今關西兄弟婦相呼爲築娌廣雅云娣娌娣姒先後也……言其夫年之長也

妻黨正義題上事也說文云妻與夫齊者也从女从屮从又又持事妻職也釋名云士庶人曰妻妻齊也夫賤不足以尊稱故齊等言也大傳云從服有從重而輕……

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註國語曰吾聞之先姑正義白虎通義云稱夫之父母謂之舅姑何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久也久老稱也……曰君舅君姑士昏禮云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國語……先姑謂夫之先姑……

謂夫之庶母爲少姑

夫之兄爲兄公註今俗呼兄鍾語之轉耳

夫之弟爲叔

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女弟爲女妹註今謂之女妹是也正義釋名云……公君也君尊稱也俗間曰兄章章灼也章灼敬奉之也又曰兄公是己所敬見之……自肅齊也俗或謂舅曰章又曰伀亦如之也禮記疏引皇侃云婦人謂夫之兄爲公者須公平尊稱也孔穎達云俗本女旁置公誤也案陸氏釋文本作伀今從宋本作公夫之弟爲叔者釋名云叔少也幼者稱也叔亦俶也見嫂俶然卻退也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女弟爲女妹者昏義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鄭註室人謂女妐女叔諸婦也孔疏女妐謂壻之姊也女叔謂壻之妹諸婦謂娣姒之屬……

子之妻爲婦長婦爲嫡婦衆婦爲庶婦正義白虎通義云婦者服也以禮屈服也說文云婦服也从女持帚灑埽也士昏禮云庶婦則使人醮之鄭註嫡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酌之以酒卑之內則請之冢婦介婦

女子子之夫爲壻正義說文云壻夫也从士胥聲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者夫也……故於文士胥爲壻方言云東齊之閒壻謂之倩郭氏彼註云言可借倩也今俗呼女壻爲卒便是也

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正義白虎通義云婚姻者何謂也婚者昏時行禮故曰婚姻者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舊因謂夫也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所以昏時行禮何示陽下陰也昏亦陰陽交時也說文云姻壻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婚婦家也禮娶婦以昏時婦人陰也故曰婚釋名云壻之父曰姻姻因也女往因媒也婦之父曰婚言壻親迎用昏又恆以昏夜成禮也鄭註士昏禮云女氏稱昏壻氏稱姻

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正義此釋兄弟之親有別也古者宗族則稱兄弟……散文言之……小功以下爲兄弟……

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兩壻相謂爲亞註詩曰瑣瑣姻亞今江東人呼同門爲僚壻正義上已云婦之父爲婚壻之父爲姻……士昏禮壻有見婦之父母之禮……相見則有相謂之辭昏姻二字多連舉士昏禮云某以得爲外昏姻又云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又云某有昏姻之故小雅我行其野云昏姻之故左氏文二年傳云修昏姻……亞者……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在前妹夫在後亦相亞也……相親友也註詩曰至僚壻正義瑣瑣姻亞小雅節南山文毛傳用爾雅……

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註古者皆謂婚姻爲兄弟正義此申言外姻爲兄弟也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二曰聯兄弟鄭註兄弟昏姻嫁娶也曾子問云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

嬪婦也註書曰嬪于虞正義堯典文

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正義釋名云舅謂姊妹之子曰甥甥亦生也出配他男而生故其制字男旁作生也左氏莊六年傳……吾甥也……

傳又云[illegible]……男之妻……也小雅頍弁云豈伊……

婚姻正義[illegible]……所以明男女之別……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五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六

爾雅正義

餘姚邵　編修晉涵　著

學海堂

爾雅卷中

釋宮第五　[illegible]

宮謂之室室謂之宮註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

[illegible]

牖戶之間謂之扆註窗東戶西也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處名之

其內謂之家註今人稱家義出於此

東西牆謂之序註所以序別內外

[illegible]

西南隅謂之奧註室中隱奧之處

西北隅謂之屋漏註詩曰尚不愧於屋漏其義未詳

東北隅謂之宧註宧見禮亦未詳

東南隅謂之窔

[illegible]

柣謂之閾註閾門限

棖謂之楔註門兩旁木

楣謂之梁註門戶上橫梁

樞謂之椳註門戶扉樞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註門持樞者或達北檼以爲固也

落時謂之㕅註道二名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垝謂之坫註在堂隅坫墆也牆謂之墉註書曰既勤垣墉

正義 [illegible]

鏝謂之杇註泥鏝椹謂之榩註斫木櫍也地謂之黝註黑飾地也牆謂之堊註白飾牆也

正義 [illegible]

樴謂之杙註橜也在牆者謂之楎註禮記曰不敢縣於夫之楎椸在地者謂之臬註即門橜也大者謂之栱長者謂之閣註別杙所在長短之名

正義 [illegible]

闍謂之臺註積土四方有木者謂之榭註臺上起屋

正義 [illegible]

雞棲於弋為榤鑿垣而棲為塒註今寒鄉穿牆棲雞皆見詩

正義 [illegible]

植謂之傳傳謂之突註戶持鎖植也見埤蒼

正義 [illegible]

杗廇謂之梁註屋大梁也其上楹謂之棳註侏儒柱也閞謂之槉註柱上欂也亦名枅又曰楷栭謂之楶註即櫨也棟謂之桴註屋穩桷謂之榱註屋椽桷直而遂謂之閱註謂五架屋際椽正相當直不受檐謂之交註謂五架屋際椽不直上檐交於檐上檐謂之樀註屋梠

正義 [illegible]

容謂之防註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見周禮

正義 [illegible]

連謂之簃 註：堂樓閣邊小屋，今呼之簃廚、連觀也。正義：[illegible]

屋上薄謂之筄 註：屋笮。正義：[illegible]

兩階間謂之鄉 註：人君南鄉當階間。

中庭之左右謂之位 註：羣臣之列位也。

門屏之間謂之宁 註：人君視朝所宁立處。

屏謂之樹 註：小牆當門中。正義：[illegible]

閍謂之門 註：詩曰祝祭于閍。

正門謂之應門 註：朝門。

觀謂之闕 註：宮門雙闕。正義：[illegible]

宮中之門謂之闈 註：謂相通小門也。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 註：大小異名。衖門謂之閎 註：左傳曰盟諸僖閎。閎，衖頭門。正義：[illegible]

門側之堂謂之塾 註：夾門堂也。正義：[illegible]

橛謂之闑 註：門閫。

闔謂之扉 註：公羊傳曰齒著于門闔。

所以止扉謂之閎 註：門辟旁長橛也。左傳曰高其閈閎。閎，長杙，即門橛也。正義：[illegible]

瓴甋謂之甓 註：甗甎也，今江東呼瓴甓。正義：[illegible]

宮中衖謂之壼 註：巷閤間道。

廟中路謂之唐 註：詩曰中唐有甓。

室途謂之陳註堂下至門徑也路旅途也註途即道也路場猷行道也註博說道之異名

正義 [illegible]

一達謂之道路註長道二達謂之岐旁註岐道旁出也三達謂之劇旁註今南陽冠軍樂鄉數道交錯俗呼之五劇鄉四達謂之衢註交道四出五達謂之康註史記所謂康莊之衢六達謂之莊註左傳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七達謂之劇驂註三道交復有一岐出者今北海劇縣有此道八達謂之崇期註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逵註四道交出復有旁通

正義 [illegible]

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註此皆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云

正義 [illegible]

隄謂之梁註即橋也或曰石絕水者為梁見詩傳石杠謂之徛註聚石水中以為步渡彴也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或曰今之石橋

正義 [illegible]

室有東西廂曰廟註夾室前堂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註但有大室無室曰榭註榭即今堂堭四方而高曰臺陝而修曲曰樓註修長也

正義 [illegible]……堂也。但有大寢。正義郭意以為大寢無旁室也或云廟……雅祇言無東西廂則仍當有夾室。修長也。正義方言云修長也陳楚之間曰修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六終

爾雅正義　餘姚邵晉涵編修著

釋器第六

[illegible]

木豆謂之豆（注：豆禮器也）竹豆謂之籩（注：籩亦禮器）瓦豆謂之登（注：即膏登也）

[illegible]

盎謂之缶（注：盆也）甌瓿謂之瓵（注：瓿甊小甖長沙謂之瓵）康瓠謂之甈（注：瓠壺也賈誼曰寶康瓠是也）

[illegible]

斪斸謂之定（注：鋤屬）斫謂之鐯（注：钁也）㪺謂之疀（注：皆古鍬鍤字）

[illegible]

緵罟謂之九罭（注：九罭魚罔也）嫠婦之笱謂之罶（注：毛詩傳曰罶曲梁也凡以簿為魚笱者）罺謂之汕（注：今之撩罟）槮謂之涔（注：今之作槮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簿圍捕取之）

[illegible]

[illegible]，舍人云以米投水中，養魚曰涔，是舍人、李巡本俱作涔。郭本作槮，參文釋文引韓詩云，涔，小池，俱與郭異。

鳥罟謂之羅。註謂羅絡之。兔罟謂之罝。註罝猶遮也。見詩。麋罟謂之罞。註冒其頭也。彘罟謂之羉。註羉，幕也。魚罟謂之罛。註最大罟也。今江東云。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註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展轉相解，廣異語。

正義 [illegible]

約謂之救。註救絲以為約，或曰亦罥名。

正義 [illegible]

律謂之分。註律管可以分氣。

正義 [illegible]

大版謂之業。註築牆版也。繩之謂之縮之。註縮者，約束之。詩曰：縮版以載。

正義 [illegible]

彝、卣、罍，器也。註皆盛酒尊，彝其總名。小罍謂之坎。註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

正義 [illegible]

衣統謂之視。註衣縷也。齊人謂之攣，或曰衽，衣之飾。繸謂之純。註衣緣飾也。袕謂之裳。註衣開孔也。衣皆謂之襟。註交領。衱謂之裾。註衣後裾也。衿謂之袸。註衣小帶。佩衿謂之褑。註佩玉之帶上屬。執衽謂之袺。註扱衣上衽於帶。衣蔽前謂之襜。註今蔽膝也。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註即今之香纓也。褘邪交落帶繫於體，因名為褘。緌，繫也。裳削幅謂之纀。註削殺其幅，深衣之裳。

正義 [illegible]

[illegible]

輿革前謂之䩋註以韋靶車軾後謂之茀註以韋靶後戶竹前謂之禦註以簟衣軾後謂之蔽註以簟衣後戶環謂之捐註著車衆環鑣謂之钀註馬勒旁鐵載轡謂之轙註車軛上環轡所貫也轡首謂之革註轡靶勒見詩

正義此釋車馬之飾名也○輿革至之蔽[illegible]

[illegible]

餀謂之餯註說物臭也食饐謂之餲註飯饖臭見論語

[illegible]

摶者謂之糷註飯相著米者謂之糪註飯中有腥肉謂之敗註臭壞魚謂之餒註肉爛

[illegible]

肉曰脫之註剝其皮也今江東呼麋鹿之屬通為肉魚曰斮之註謂削鱗也冰脂也註莊子云肌膚若冰雪冰雪脂膏也肉謂之羹註肉臛也廣雅曰清見左傳魚謂之鮨註鮨鮓屬也見公食大夫禮肉謂之醢註肉醬有骨者謂之臡註雜骨醬見周禮

[illegible]

康謂之蠱註米皮

[illegible]

澱謂之垽註滓澱也今江東呼垽

[illegible]

鼎絕大謂之鼐註最大者圜弇上謂之鼒註鼎斂上而小口附耳外謂之釴註鼎耳在表款足者謂之鬲註鼎曲腳也

[illegible]

䰝謂之鬵〔註〕詩曰溉之釜鬵

鬵，鉹也〔註〕涼州呼鉹

璲，瑞也〔註〕詩曰鞙鞙佩璲，璲者玉瑞

玉十謂之區〔註〕雙玉曰瑴，五瑴爲區

羽本謂之翮〔註〕鳥羽根也

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縳，百羽謂之緷〔註〕別羽數多少之名

木謂之虡〔註〕懸鐘磬之木植者名虡

旄謂之藣〔註〕旄牛尾也

菜謂之蔌〔註〕蔌者菜茹之總名見詩

白蓋謂之苫〔註〕白茅苫也，今江東呼爲蓋

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註〕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精者，鏐即紫磨金

鉼金謂之鈑〔註〕周禮曰祭五帝即供金鈑是也

錫謂之鈏〔註〕白鑞

象謂之鵠，角謂之觷，犀謂之剒，木謂之剫，玉謂之雕〔註〕左傳曰山有木工則剫之，五者皆治樸之名

金謂之鏤，木謂之刻，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註〕六者皆治器之名

璆、琳，玉也〔註〕璆琳美玉名

簡謂之畢〔註〕今簡札也

不律謂之筆〔註〕蜀人呼筆爲不律也，語之變轉

滅謂之點〔註〕以筆滅字爲點

絕澤謂之銑〔註〕銑即美金，言最有光澤也，國語曰玦之以金銑者，謂此也

金鏃翦羽謂之鍭〔註〕今之錍箭是也

骨鏃不翦羽謂之志〔註〕今

[illegible]

弓有緣者謂之弓[註]緣者繳纏之即今宛轉也無緣者謂之弭[註]今之角弓也左傳曰左執鞭弭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珪[註]用金蚌玉飾弓兩頭因取其類以爲名珧小蚌

[illegible]

珪大尺二寸謂之玠[註]詩曰錫爾玠珪璋大八寸謂之琡[註]璋半珪也璧大六寸謂之宣[註]漢書所云瑄玉是也肉倍好謂之璧[註]肉邊也好孔也好倍肉謂之瑗[註]孔大於邊也肉好若一謂之環[註]邊孔適等

[illegible]

緌綬也[註]即佩玉之組所以連繫瑞玉者因通謂之緌

[illegible]

一染謂之縓[註]今之紅也再染謂之赬[註]淺赤三染謂之纁[註]纁絳也青謂之蔥[註]淺青黑謂之黝[註]黝黑貌周禮曰陰祀用黝牲斧謂之黼[註]黼文畫斧形因名云

[illegible]

邸謂之柢[註]根柢皆物之邸邸即底通語也雕謂之琢[註]治玉名也

[illegible]

蓐謂之兹[註]公羊傳曰屬負兹兹者蓐席也竿謂之箷[註]衣架

[illegible]

鞎中絕謂之辨【註】中斷皮也　革中辨謂之韏【註】復分半也【正義】上文云鞶者謂之革玉篇云辨車轡物也廣韻云韏車上所用皮也鞶辨謂之韏中分之謂之辨又中分之謂之韏也與說文又云鞶發衣也徐鍇云鞶革中辨也衣鞶如辨也是鞶與韏在書為皮中分之總名云鞶革行日晏子春秋雜篇景公病疽在背問者何如曰如珠鞶下又云如屣辨此則鞶辨形如珪而中空耳案釋名云韏人謂之屧曰屣屝皮也以皮作之蓋齊人多以皮為屨故以皮中裂者為屨辨中分則下故言謹者如屨辨也證中斷皮也正義鄭註秋官云故書辨為辯文引孫炎云斷半分也

鏤鋑也【註】刻鏤物為鋑【正義】上文已云金謂之鏤此又廣其名鋑鋑也玉篇云鋑鏤也釋文引字書云鋑鏤也廣雅云鋑馬金耳飾也

卣中尊也【註】不大不小者【正義】上文云彝卣罍器也此又釋之也說文云尊酒器也或作罇或作樽云彝有三品上曰彝中曰卣下曰罍說見上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七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八　　學海堂

爾雅正義　　餘姚邵編修晉涵著

釋樂第七【正義】舜典云命女典樂春官大司樂掌六代之樂樂記云樂者樂也說文云樂五聲八音總名象鼓鞞木虡也此篇所釋五聲八音之名及八音之器大小名之異名後儒昧其制器之方或失其命名之義蓋自周衰禮壞樂尤微秦火之後道法失傳漢初制氏世在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漢書藝文志云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其餘十二篇其名猶存篇目俱在此篇所釋者自樂本以下至賓牟賈十一篇入禮記其樂器篇已亡而爾雅猶存其器之名鄭以同律之和以三器稱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樂之器之說於古為略案周禮大司樂云六律六同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八音是也故郭注於器之名引詩廣韻釋之小記大通稱十二律也故引樂記云土曰塤匏曰笙自虎通義引樂記云土曰塤竹曰管革曰鼓絲曰琴瑟木曰柷敔匏曰笙管也竹曰弦石曰磬金曰鐘又引樂記云鼓音也笙音也管良音也鼓震音也鐘兌音也柷敔音乾坎音也風俗通義所引樂記亦多言樂器之名康成注禮引作禮樂器篇其樂器篇之佚文與漢書注

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註】皆五音之別名其義未詳【正義】孟棧云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是以音宮以羽皆因聲以為名也又謂之重敬之經迭之柳者其實一也樂書引劉歆云宮者中也君也為四音之綱其聲重厚如君之德而為重商者章也臣也其聲敏疾如臣之節而為敏角者觸也民也其聲圓長經貫清濁如民之象而為經徵者祉也事也其聲抑揚遞續其音如事之緒而為迭羽者宇也物也其聲低平掩映自下而高五音備成如物之聚而為柳也此其義也又引孫炎云宮之言中也故曰重云云敏疾也角經也迭之以五至末也詳釋文云五聲八音之中宮為大臣商為君是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成文謂之音比音而樂之謂之樂竹之樂是聲與音有別也樂記云聲成文謂之音比音而樂之曰發鄭注雜比曰音單出曰聲是聲之單出者謂之聲更無餘聲相和凡所謂之音者單出謂之聲比五聲之內唯有一聲謂之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合成章謂之音凡諸音之初發謂之聲音聲初發謂之毛羽日單出者謂之聲眾聲和合成章謂之音金石是也說文云音為中聲樂為本也何書大傳云五音天音也是故馴言之音者別之聲文故郭氏以為未詳其義書未詳也不取劉歆之說宮中也商章也角觸也又請義其鑒

大瑟謂之灑【註】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絃【正義】樂器貫清聲也故先釋之白虎通義云瑟者嗇也閑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故曰瑟有君父之節臣子之法君父有節臣子有義然後四時和四時和然後萬物生故謂之瑟也釋樂器云二瑟施弦張之瑟然也鄉飲酒禮云工四人二瑟二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鄭注越瑟下孔也樂記云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鄭云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故云壹倡而三歎鄭注疏通也使聲遲也頭有孔畫疏之通疏瑟下孔相連而通孔小則聲急大則聲遲故遲也布也如釋文引孫炎云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絃樂也告禮記疏引世本云庖犧氏作瑟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為二十五弦其二均聲世本說文云瑟庖犧所作弦之大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弦其常用者十九弦其餘四弦謂之番番贏也太平御覽引白虎通云大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二十七弦與郭註同未書樂志引爾雅云瑟二十七弦與郭註同未大其器隋書樂志以二十七弦為伏羲所作未之詳也風俗通義云今瑟長五尺五寸非正器也

大琴謂之離【註】或曰琴大者二十七絃未詳長短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正義】白虎通義云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鄭註宋人雅樂云琴之為樂大而小聲雖大不讙囂而不散相和聲者於音為宗於禮為節也而治善和於中正以和人意於是夫也言琴之大者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非若鐘鼓陳於縣而列於廟故為大雅而小雅君子所常御其聲不大於中正而足以和人之意聲不鼓故以和為離是為大聲之名琴也云蕭則為大琴也引樂記云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疏云琴未詳十大也文王武王加二弦本作焦而玉篇引新論云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作七弦廣韻所作二十七弦其長未詳古琴神農作所作自通同今本錄二十大之弦其說也仿廣雅也引古琴長三尺六寸六分禮記明堂位云大琴五弦白虎通義琴長四尺五寸弦以象八卦今之弦可考者三弦樂器通鄭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以象期之日五弦其象五行又三十六以象天地之數長十六寸象四時長以為五弦之弦少宮少商又有應弦

大鼓謂之鼖【註】鼖長八尺　小者謂之應【註】詩曰應朄縣鼓　在大鼓側【正義】白虎通義云鼓震音也所以承天而動也故云鼓者郭之春分之音萬物郭皮而出故謂之鼓引周禮考工記云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鄭注云中圍加三之一者加於面之圍以三分之一也面四尺其圍十二尺加以三分之一四尺則中圍十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云考工記鼓人職以鼖鼓鼓軍事鄭注大鼓謂之鼖鼖鼓長八尺大鼓引詩云應朄縣鼓者周頌有瞽文毛傳云應小鞞也朄大鞞也所以引聲云云

大磬謂之毊【註】毊形似犂錧以玉石為之【正義】明堂位云叔之離磬世本云無句作磬皇侃以為其象萬物之成也其氣之別名曰磬磬聲之形象作聲也故禮云磬者聲也引孫炎云名以為磬也云磬音類似磬以為聲也案釋文也者磬以清聲之大者為磬也在玉為之磬清聲甚大以玉為之故謂之毊象其形也樂鐘磬尊也之之器相和也故近之磬也異之也言之常為之依山設為不言也磬為考工記云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鄭注云股外面鼓內面也以縣者為股其形似犁錧引之云者今云樂記云以玉為之考工記以石為之

大笙謂之巢【註】列管瓠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　小者謂之和【註】十三簧者鄉射記曰三笙一和而成聲【正義】明堂位云女媧之笙簧白虎通云笙者大簇之氣象萬物之生故曰笙說文云笙十三簧象鳳之身也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有十三簧引禮圖云大笙十九簧小者十三簧樂記孫炎云巢高也言其聲高大也笙管通笙管列於匏中施簧於管端

大篪謂之沂【註】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正義】說文云篪管樂也詩小雅伯氏吹塤仲氏吹篪毛傳云土曰塤竹曰篪鄭箋云伯仲喻兄弟也我與女恩如兄弟其相應和如塤篪以言俱為王臣宜相親愛也沂悲也言其聲悲也

大塤謂之嘂 註 塤燒土為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

大鐘謂之鏞 註 書曰笙鏞以間亦名鎛 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

大簫謂之言 註 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 小者謂之筊 註 十六管長尺二寸簫一名籟

大管謂之簥 註 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為如篪六孔 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

大籥謂之產 註 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 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

徒鼓瑟謂之步 註 獨作之

徒吹謂之和 徒歌謂之謠 註 詩曰我歌且謠

徒擊鼓謂之咢 註 詩曰或歌或咢 徒鼓鐘謂之修 徒鼓磬謂之窶 註 未見義所出

所以鼓柷謂之止 註 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

所以鼓敔謂之籈 註 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一尺櫟之籈者其名

大鼗謂之麻 小者謂之料 註 麻者音概而長也料者聲清而不

和樂謂之節

爾雅正義

釋天第八

穹蒼，蒼天也。【注】天形穹隆，其色蒼蒼，因名云。

春為蒼天，【注】萬物蒼蒼然生。

夏為昊天，【注】言氣皓旰。

秋為旻天，【注】旻猶愍也，愍萬物彫落。

冬為上天，【注】言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

四時

春為青陽，【注】氣青而溫陽。夏為朱明，【注】氣赤而光明。秋為白藏，【注】氣白而收藏。冬為玄英，【注】氣黑而清英。四氣和謂之玉燭，【注】道光照。

春為發生，夏為長嬴，秋為收成，冬為安寧。【注】此亦四時之別號，尸子皆以為太平祥風。

四時和為通正，【注】通平暢也。謂之景風，【注】所以致景風。

甘雨時降，萬物以嘉，【注】莫不善之。謂之醴泉。【注】所以出醴泉。

有露甘味如飴蜜者俱太平之應非爲物之甘露味不也何以明之露甘露如蜜者著於樹木不著五穀此言彼之露甘且近者其下時土地滋潤流液洽萬物洽霑甘之滿下此著言之所著得下之露不能著於萬物然甘之所言樹之露所著之甘露不能者於物然今之計露殆不生於此則雅察謂甘露所言之甘露以萬物豐之害不異於樹木爾雅甘之所降下之露驗也甘露雅所以萬物之甘露生此則雅甘露運之云天降甘露雅云降下甘露是則醴泉郊出以禮記甘正泉並以甘露殺故以甘露地出下甘醴泉鄭注云甘所記○甘露醴所以致寒風以驗其甘露爲同甘雨皆以鄭注醴泉以醴

醴泉正義云禮運云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也亦爲甘露同甘皆以廣雅云醴泉醴也云

瑞之所以所有謂德上事也釋詁云昌無水旱善異昆也古者蟲之災天地無凶順而四時

大所疾民甘美或星太平五穀之應者景星多也自好其異者白虎通引上古云古言妖孽時

也甘景星謂露者或見不泉多也見其實以引者有義景修饑言

天斗狀若醴明月酒美露也以則景物常無不可虛以引夜作云景星者於美泉民者符

極理若出德月以光美甘露降記無實疏引禮神也醴泉益者於人及符

連理德明至月則光甘露降景老禮物常無不虛以於地嘉瑞生云甘莫德者及美泉民

九尾出極鳥獸八月極則甘露景星德見德及疏引於地契生云泉者

見醴泉湧白首至德則極山鳳則景星見禮德至鳥舞至則於鱗草嘉禾朱草生莫英起於泉

勝記河出龍圖洛出龜書其出德則至於深泉則虎不黃動生英狐木起

萬物之茂而無取乎奇說景風醴泉近於諸四時則不之可

於雅正無景醴泉依近於爾雅則時之和

部識緯之說景醴故依於爾雅則時之和

別矣

穀不孰爲饑

(注)五穀不成。(正義)說文云：穀，續也。百穀之總名。又殺曰饑，穀不孰。孰，言其收穫也。穀不升，謂之饑。穀梁傳襄二十四年傳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墨子七患篇云：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五穀不收謂之饑。此五穀謂何？孔仲遠云：五穀者，黍稷麻麥豆。詩孔疏云：五穀爲黍稷菽麥稻。其說不同。周禮職方氏曰：其穀宜五種。鄭注云：五種，黍稷菽麥稻。疾醫：以五穀養其病。鄭注云：五穀，麻黍稷麥豆也。天官疾醫鄭注云：五穀，麻黍稷麥豆也。大宰：九穀。鄭司農云：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月令鄭注：麻、麥、稷、黍、豆，是配五方之穀。素問金匱真言論曰：東方青色，其穀麥；南方赤色，其穀黍；中央黃色，其穀稷；西方白色，其穀稻；北方黑色，其穀豆。五穀之名各以其色定之，與今民所食之穀同。

蔬不孰爲饉

(注)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爲蔬。(正義)詩云：蔬者菜之總名。爾雅釋文云：疏，亦作蔬。大宰九職：八曰臣妾，聚斂疏材。鄭注：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疏不孰爲饉，以疏材通謂草木之實，故亦得爲饉也。鄭注云：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疏，所以助穀食也。管子立政篇云：疏，百草之實可食者。楊倞注：疏，草木也。蔬字本作疏，說文無蔬字。疏，通也。今本作蔬者，俗字。鄭注周禮，皆作疏。呂覽任地篇：菜，草之可食者。淮南子主術篇高誘注：蔬，草實也。

果不孰爲荒

(注)果，木子。(正義)說文云：果，木實也。在木曰果，在地曰蓏。易說卦傳云：艮爲果蓏。鄭注云：木實曰果，草實曰蓏。漢書食貨志注：木實曰果，草實曰蓏。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蓏。應劭云：木實曰果，草實曰蓏。本草云：果，一本作菓。穀不熟爲饑，果不熟爲荒。故周禮大荒疏引爾雅果不熟爲荒，穀梁傳云：五穀不熟爲大饑，無穀爲大荒。

仍饑爲荐

(注)連歲不熟。左傳曰：今又荐饑。(正義)毛傳云：荐，重也。疏引李巡云：荐，古通用荐。孫炎云：連歲不熟曰荐。左傳僖十三年傳：晉荐饑。國語晉語：晉饑，乞糴於秦。字亦作薦。

災

(正義)云：災害之事，天災物異也。上春秋左氏傳曰：天反時爲災。釋名云：災，害也。言害物也。繁露必仁且智篇云：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年穀不熟，民食不足，則災。四穀不升謂之饑。一之年，災異之變，五穀不升，二穀不升。

太歲在甲曰閼逢

(正義)史記曆書云：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律書云：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釋名云：甲，孚甲也。萬物解孚甲而生也。李巡云：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故曰閼逢。

在乙曰旃蒙

(正義)律書云：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釋名云：乙，軋也。自抽軋而出也。李巡云：在乙，言萬物抽軋而出，蒙甲而出，故曰旃蒙。

在丙曰柔兆

(正義)律書云：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釋名云：丙，炳也。物生炳然，皆著見也。李巡云：萬物皆生枝葉，故曰柔兆。孫炎云：萬物生枝葉，布有兆也。

在丁曰強圉

(正義)律書云：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釋名云：丁，壯也。物體皆丁壯也。李巡云：萬物盛大，強圉而出，故曰強圉。

在戊曰著雍

(正義)釋名云：戊，茂也。物皆茂盛也。李巡云：萬物皆茂盛，故曰著雍。

在己曰屠維

(正義)釋名云：己，紀也。皆有定形，可紀識也。李巡云：萬物各分其類，故曰屠維。

在庚曰上章

(正義)律書云：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釋名云：庚，猶更也。庚，堅強貌也。李巡云：萬物成就，上章，故曰上章。

在辛曰重光

(正義)律書云：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釋名云：辛，新也。物初新者皆收成也。李巡云：萬物就成，重光，故曰重光。

在壬曰玄黓

(正義)律書云：壬之爲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釋名云：壬，妊也。陰陽交，物懷妊也。李巡云：言陰在壬，故曰玄黓。

在癸曰昭陽

(正義)律書云：癸之爲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釋名云：癸，揆也。揆度而生，乃出之也。李巡云：萬物向陽而生，故曰昭陽。

歲陽

(正義)此別太歲在日之名也。史記索隱引爾雅釋天云：歲陽者，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是也。歲陰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是也。廣雅云：甲乙爲幹。幹者，日之神也。寅卯爲枝。枝者，月之靈也。史記曆書：閼逢攝提格太初元年。索隱云：閼逢，歲陽也。攝提格，歲陰也。漢書律曆志云：太歲在寅曰攝提格。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

(正義)史記天官書云：攝提格歲。索隱引李巡云：言萬物承陽而起，故曰攝提格。格，起也。

在卯曰單閼

(正義)律書云：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李巡云：陽氣推萬物而起，故曰單閼。單，盡也。閼，止也。

在辰曰執徐

(正義)李巡云：伏蟄之物皆敷舒而出，故曰執徐。

在巳曰大荒落

(正義)李巡云：萬物皆熾盛而大出，霍然落落，故曰大荒落。

在午曰敦牂

(正義)李巡云：萬物壯大，故曰敦牂。

在未曰協洽

(正義)李巡云：陰陽和合，萬物化生，故曰協洽。

在申曰涒灘

(正義)李巡云：萬物吐秀傾垂之貌，故曰涒灘。

在酉曰作噩

(正義)李巡云：萬物皆落枝起之貌，故曰作噩。

在戌曰閹茂

(正義)李巡云：萬物皆蔽冒，故曰閹茂。

在亥曰大淵獻 正義 律書云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釋名云亥核也收藏百物核取其好惡眞偽也亦言物成皆堅核也索隱引孫炎云淵深也大獻萬物於深言益殺之然外也淮南云太陰在亥曰大淵獻高誘註淵藏獻迎萬物終在亥大小深藏窟伏以迎陽

在子曰困敦 正義 律書云子者滋也言萬物滋於下也釋名云子孳也陽氣始萌孳生於下也於易爲坎坎險也索隱引孫炎云困敦混沌也言萬物初萌混沌於黃泉之下也淮南云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高誘註困混敦沌陽氣皆混沌萬物芽蘖

在丑曰赤奮若 正義 律書云丑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釋名云丑紐也寒氣自屈紐也於易爲艮艮限也時未可聽物生限止之也正義引李巡云陽氣奮迅萬物而起無不若其性故曰赤奮若若順也淮南云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高誘註奮起若順也陽奮物而起無不順其性赤陽色厤書作汭漢

載歲也夏曰歲(註)取歲星行一次商曰祀(註)取四時一終周曰年(註)取禾一熟唐虞曰載(註)取物終更始 正義 此別年歲之名也左傳疏引李巡云各自紀事唐虞三代亦不相襲也其名不相襲而義則相通故載即歲也左傳疏又引李注云載一歲莫不覆載也夏曰歲者釋名云歲越也越故限也夏小正云初歲祭來是也商曰祀者釋名云祀已也新氣升故氣已也洪範云惟十有三祀洪範者箕子所自作故經傳皆稱爲商書也周曰年者釋名云年進也進而前也洛誥云公其以予萬億年是也唐虞曰載者釋名云載生物也堯典云九載績用弗成舜典云三載考績是也○註取歲星行一次正義左傳疏引孫炎云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邢註本孫炎說文云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律麻書以五星爲五步漢書天文志晉灼云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又五星有緯南緯北之分黃道宿斜交正交之勢五星從天又從日故有隨天之輪又有逆日之輪兩者相較而後可以審高下之徑遲速之差素問云凡五星高而遠則小下而近則大言由人目仰觀之大小以測高卑也二十八宿之度多寡不同井宿三十度當不及一度者灼謂歲星仲行三宿孟季行二宿未周其審其謂十二歲而周天者舉成數而言實則周天不及十二歲蓋十一年三百一十三日四十六刻有奇而一周天也積八十四年超一辰○取四時一終○正義書疏引孫炎云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取禾一熟○正義說文云季穀孰也春秋傳曰大有年鄭註文王世子云季天氣也疏云季稔也稔熟爲歲穀一孰是季爲天氣也詩補傳引孫炎云季取禾不穀一熟○取物終更始○正義左傳疏引孫炎云載始也書疏引孫炎云載取萬物終而後始

歲名 正義 此別歲在十二辰之名也秋官硩蔟氏云十有二歲之號鄭註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歲之名所以別於十二辰也賈誼鵩賦云單閼之歲郊祀樂歌云天馬徠執徐時說文敘云困敦之年是漢人猶宗雅訓也然漢人亦有以日辰之名紀歲者韓勑造孔廟禮器碑云青龍在涒歎後碑云青龍建酉西嶽華山亭碑云歲在戊午荆州刺史度尚碑云歲在鶉尾龍集丁未金鄉長侯成碑云歲在己酉歲在甲辰以甲子紀歲起從簡易積習生常非雅訓之舊矣爾雅兼別年歲之名者鄭註天官云正月吉謂朔日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春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周時三正統周故曆風七月之詩月日並舉左氏定四年傳迭今土之制於衛則啟以殷政於晉則啟以夏政各觀其風土所宜蓋更正朔以一天下之視聽又從民俗所服胥者以爲敎令此太宰小宰觀治象之法所由並行於正月之吉與正歲也逸周書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堯典言成歲是唐虞亦稱歲

故載爲歲也商頌殷武云歲事來辟是商亦稱歲白虎通義云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氣物帝王共之據日爲歲年者仍也年以紀事據月言年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

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室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 正義 史記麻書云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索隱云聚音陬是也又引僖公云月雄在畢雌在訾訾則娵訾之宿洪漢以爲虞喜之說字誤作信公案虞喜以陬爲訾陬之星非也唐書麻志引洪範傳云麻紀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是以畢陬爲月名其來古矣畢橘諸義未詳

月陽 正義 題上事也虞喜所謂月雄月雌猶云月陽月陰也舊疏云設若正月得甲則曰畢陬二月得乙則曰橘如三月得丙則曰修寎四月得丁則曰圉余五月得戊則曰厲皐六月得己則曰則且七月得庚則曰室相八月得辛則曰塞壯九月得壬則曰終玄十月得癸則曰極陽十一月得甲則曰畢辜十二月得乙則曰橘涂周而復始

正月爲陬(註)離騷云攝提貞於孟陬 正義 此以下釋十二月之別名也春秋繁露云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漢書律麻志引周書武成惟一月壬辰又云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一月即正月也白虎通義云尊於呂也不言正月何也積日成月物隨月而變故日據物爲正也註離騷至孟陬正義離騷云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此離騷舉歲月日而言之也王逸章句云太歲在寅曰攝提始也正月爲陬大哉禮記用兵篇與甚失方鄒大失紀盧詰以爲陬蠶該爲鄒也漢書劉向傳引作攝提失方孟陬無紀孟康云芒時爲孟正月爲陬史記云閼餘乖次孟陬殄滅集解云正月爲孟陬

二月爲如三月爲寎四月爲余(註)或作荼 正義 如寎余未詳釋文云寎本或作窉余者詩疏引李巡云四月萬物皆生枝布葉故曰余余舒也孫炎云物之枝葉發舒釋文云孫本作舒案小雅小明云日月方除毛傳除除陳生新也鄭箋四月爲除是余本文作除

五月爲皐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註)國語云至於玄月是也 正義 皐且相壯義俱未詳玄者詩疏引李巡云九月萬物草盡陰氣侵寒其色皆黑孫炎云物衰而色玄也○註國語至是也○正義越語文韋註引爾雅謂魯哀十六年九月

十月爲陽(註)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云 正義 小雅采薇云歲亦陽止杕杜云日月陽止毛傳陽麻陽月也箋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爲陽案董仲舒雨雹對云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是則分陰分陽互爲消息故十月爲陽註純陰至名云○正義詩疏引孫炎云嫌於無陽故名之爲陽孫郭俱本鄭箋

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註)皆月之別名自歲陽至此其事義皆所未詳通者故闕而不論 正義 辜未詳秋官硩蔟氏以方書十有二月之號鄭註月謂從陬至荼娵陬荼涂俗假借字

月名 正義 題上事也春秋繁露云十者天之數也十二者歲之度也用一歲之度條天之數十二而天數畢又云天有四時每一時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爾雅不云月在寅爲陬而云正月爲陬者後漢書陳寵傳云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地以爲正殷以爲春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是三正皆以正月爲陬郭氏釋陽月似據夏時而言以夏時爲民俗通用也

南風謂之凱風(註)詩曰凱風自南東風謂之谷風(註)詩云習習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註)詩云北風其涼西風謂之泰風(註)詩曰泰風有隧 正義 此據詩文以分釋四方之風也南風謂之凱風者詩疏引李巡云南風長養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夏小正謂之俊風東風謂之谷風者詩疏引孫炎云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陰陽不和即風雨每節故陰陽相和乃谷風至北風謂之涼風者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謂寒涼之風也說文涼作飆西風謂之泰風者詩疏引孫炎云西風成物物豐泰也此四方之風應四時者也通卦驗云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條風一名融風景風一名凱風此又自四方而推言之耳○註詩曰至有隧○正義凱風自南習習谷風北風其涼俱邶風文泰風有隧大雅桑柔文

焚輪謂之頹(註)暴風從上下扶搖謂之猋(註)暴風從下上風與火爲庉(註)庉庉熾盛之貌迴風爲飄(註)旋風也 正義 上言風之應乎時者此言風之不時至者也焚輪謂之頹者小雅谷風云維風及頹此釋之也詩疏引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下降謂之頹頹下也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頹扶搖謂之猋者月令篇云猋風暴雨總至此釋之也說文作飆扶搖風也詩疏引李巡云扶搖暴風從下升上故曰猋猋上也孫炎云迴風從下上曰猋莊子逍遙遊云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司馬彪註上行風謂之扶搖淮南原道訓云扶搖抮羊角而上高誘註扶搖如羊角曲縈而上也風與火爲庉者易象傳云風自火出此釋其名爲庉也孔疏云火出之初因風方熾火既炎盛復生風象皆言實事也故爾雅釋之舊說以爲假象非也迴風爲飄者何人斯云其爲飄風此釋之也說文云飄回風也鄭註禮記云迴風爲猋孔疏謂風之迴轉也鄭君所見爾雅本與郭異也○註暴風從上下○正義毛傳頹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與郭義異○暴風從下上○正義劉逵魏都賦註云猋上也風從下升也顏師古漢書註云猋疾風也○旋風也○正義詩疏引李巡云旋風也一曰飄別二名郭註本李巡離騷云飄風屯其相離兮

日出而風爲暴(註)詩曰終風且暴風而雨土爲霾(註)詩曰終風且霾陰而風爲曀(註)詩曰終風且曀 正義 此釋風之異者也日出而風爲暴者詩疏引孫炎云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毛傳云暴疾也風而雨土爲霾書疏引鄭註云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風本屬土土其烈風卷塵埃而下則爲霾詩疏引孫炎云大風揚塵從上下也釋名云風而雨土曰霾霾晦也言如物塵晦之色也陰而風爲曀者詩疏引孫炎云雲風曀日光釋名云陰而風曰曀曀翳也言掩翳日光使不明也○註詩曰至且曀○正義終風且暴終風且霾終風且曀俱邶風文

天氣下地不應曰雺(註)言蒙昧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註)言晦冥 正義 此釋蒙霧之氣蒙者洪範曰蒙疏引鄭氏書註蒙作霧云霧者氣澤鬱冥也霧聲近[illegible]

蝃蝀謂之雩蝃蝀虹也注俗名為美人虹江東呼雩蜺為挈貳注蜺雌虹也見離騷挈貳其別名見尸子正義[illegible]

弇日為蔽雲注即暈氣五彩覆日也正義[illegible]

疾雷謂之霆注雷之急激者謂霹靂正義[illegible]

雨霓為霄雪注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霰水雪雜下者故謂之消雪正義[illegible]

暴雨謂之涷注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為涷雨離騷云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是也小雨謂之霢霂注詩曰益之以霢霂久雨謂之淫注左傳曰天作淫雨淫謂之霖注雨自三日已上為霖正義[illegible]

濟謂之霽注今南陽人呼雨止為霽正義[illegible]

風雨正義[illegible]

壽星角亢也注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曰壽天根氐也注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正義[illegible]

天駟房也注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大辰房心尾也注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大火謂之大辰注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正義[illegible]

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注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正義[illegible]

韋註津天漢也析木次名從尾十度至斗十一度爲析木其閒爲漢津分野畧例云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於辰在寅爲析木尾東方木宿之末斗北方水宿之初天在其閒隔別水木故曰析木諸本俱作析木謂之津郭註云漢津也[illegible]左傳疏引[illegible]析木之津箕斗之閒漢津也是舊本[illegible]箕龍尾者[illegible]南斗者[illegible]析別水木以箕斗之閒是天漢之津也[illegible]河也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閒[illegible]分析水木以箕星爲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爲析木之津也不言析水而言析木者此次自南而盡北故依而名析木也周語云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建星在南斗北與牽牛竝爲水宿故爲析木之次所及也

星紀，斗、牽牛也。註：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

正義律書云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illegible]角上岐天官書云牽牛爲犧牲月令[illegible]仲秋之月昏牽牛中[illegible]紀孔疏[illegible]度至須女七度[illegible]二月之位[illegible]義左傳疏引孫炎云[illegible]紀郭註本[illegible]回而行月[illegible]會于十有二[illegible]韋註[illegible]二曰星紀[illegible]大宗伯[illegible]象云[illegible]志云[illegible]初日月起[illegible]也自元以來冬至日在斗[illegible]

玄枵，虛也。註：虛在正北，北方色黑，枵之言耗，耗亦虛意。**顓頊之虛，虛也。**註：顓頊，水德，位在北方。**北陸，虛也。**註：虛星之名凡四。

正義律書云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天官書云虛爲哭泣之事[illegible]虛爲[illegible]元枵[illegible]下陰元氣[illegible]項之[illegible]而藏[illegible]中也[illegible]孫炎云[illegible]也郭註本[illegible]左傳疏[illegible]中星以[illegible]虛星之[illegible]之名故[illegible]亦一謂之元枵[illegible]名爲四象[illegible]分爲四陸[illegible]右白虎[illegible]元武是[illegible]文是[illegible]婁胃昴畢觜參爲[illegible]

星張翼軫爲南方朱鳥之宿斗牛女虛危營室東壁爲北方元武之宿皆西首而東尾爾雅以北陸爲虛以營室東壁[illegible]七宿之中各舉一星爲識虛爲北方之宿故云北陸虛也昴爲西方之宿故下文云西陸昴也

營室謂之定。註：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中爲正。**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註：營室、東壁星四方似口，因名云。

[illegible]

降婁，奎、婁也。註：奎爲溝瀆，故名降。

[illegible]

大梁，昴也。西陸，昴也。註：昴，西方之宿，別名旄頭。

[illegible]

濁謂之畢。註：掩兔之畢，或呼爲濁，因星形以名。

[illegible]

味謂之柳。註：味，朱鳥之口。**柳，鶉火也。**註：鶉，鳥名；火，屬南方。

[illegible]

北極謂之北辰。註：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

[illegible]

何鼓謂之牽牛。註：今荊楚人呼牽牛星爲擔鼓。擔者，荷也。

何鼓亦名牽牛所以別於星紀之牽牛也天官書云牽牛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正義謂河鼓三星在牽牛北是也小雅大東云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毛傳用爾雅 [illegible] 註今 [illegible] 說文云 [illegible] 何鼓亦名 [illegible] 天官 [illegible] 二十八宿名 [illegible] 故爲十八宿名者雖有異名未聞有何 [illegible]

明星謂之啟明註太白星也晨見東方爲啟明昏見西方爲太白

正義此釋五緯之金星也小雅大東云東有啟明西有長庚鄭風女曰雞鳴云明星有爛明星即啟明謂金星也史記索隱引韓詩云太白晨見東方爲啟明昏見西方爲長庚廣雅云太白謂之長庚或謂之太囂註太白至太白○疏引義毛傳曰日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孫炎云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命曰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命曰太白是郭註所本也孔穎達不知長庚是何星後儒臆說有以水星爲長庚者當從韓詩廣雅長庚即東太白也

彗星爲欃槍註亦謂之孛言其形孛孛似埽彗

正義此釋星之異也春秋彗星三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公羊傳云孛者何彗星也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左傳云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公羊傳云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彗星爲欃槍者天官書云天欃長四丈末兌 [illegible] 天槍長數丈 [illegible] ○正義釋名云 [illegible]

奔星爲彴約註流星

正義星之奔流者爲彴約言其星光彴約然也釋名云流星星轉行如流水也漢書註引應劭云欃槍奔星也以流星爲欃槍非爾雅義也

星名

正義此篇通上事也說文云星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或省作星釋名云星散也列位布散也宿宿也星各止宿其處也春官馮相氏掌二十有八星之位秋官硩蔟氏以方書十有二辰之號十有八星之號鄭註所謂從角至軫也二十八星有定名然舊說多互異月令註所載二十八宿皆有建而無斗鬼張史記書南方 [illegible] 天文訓云二十八宿中央其星角亢氐東方其星房心尾箕北方其星斗牽牛須女虛危營室東方其星東壁奎婁胃西方其星昴畢觜參東南方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方其星張翼軫漢書律曆志星名與淮南同惟天文家相傳之說故後人多從之鄭註所說從角至軫也爾雅於十七星祇述十七星其未舉者北方之宿則須女也危也八西方之宿則胃也觜也參也南方之宿則東井也鬼也西方之七星也張也翼也軫也十有二次祇言其一其未舉者實皆也鶉首也鶉尾也五星祇言其所未舉者歲星曰東方木熒惑曰南方火填星曰中央土辰星曰北方水爾雅以釋六藝之文文有不備可以類推春官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先鄭說星土以春秋傳曰

參爲晉星商主大火鄭語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之屬是也後鄭謂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中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爲象爾雅兼及於其星者知其所以觀吉凶辨其名爾雅有 [illegible] 星中天則 [illegible] 道遠其事驗 [illegible] 民 [illegible] 時 [illegible] 授 [illegible] 稼種 [illegible] 註云 [illegible] 諸 [illegible] 火 [illegible] 季之 [illegible] 息 [illegible] 寒 [illegible] 女 [illegible] 此文 [illegible]

春祭曰祠註祠之言食夏祭曰礿註新菜可汋秋祭曰嘗註嘗新穀冬祭曰蒸註進品物也

正義此釋四時之祭也春官大宗伯曰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illegible] 古者歲四祭四時所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春曰祠 [illegible] 說文云祠春祭曰祠品物少文詞也仲春之月祠不用犧牲用圭璧及皮幣 [illegible] 公羊傳註云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雁 [illegible] 白虎通云 [illegible] 夏曰礿 [illegible] 秋曰嘗 [illegible] 冬曰蒸 [illegible] 蒸之爲言衆也冬之時物畢成可進者衆 [illegible]

祭天曰燔柴註既祭積薪燒之祭地曰瘞薶註既祭埋藏之

正義禮記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祭天曰燔柴者說文柴作祡云燒祡燎祭天也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鄭註禮之以 [illegible] 皋燎氣之臭聞者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鄭司農云實柴實牛柴上也故書實柴或爲賓柴祭地曰瘞者周禮 [illegible] 巫 [illegible] 云凡祭 [illegible] 鄭註 [illegible] 正義 [illegible] 註云 [illegible] 燔柴祭天 [illegible] 行燔柴之禮 [illegible] 藏之○ [illegible] 既祭埋藏之 [illegible] 云瘞埋也 [illegible] 畢埋之 [illegible] 示歸於地也

祭山曰庪縣註或庪或縣置之於山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祭川曰浮沈註投祭水中或浮或沈

正義覲禮云祭山丘陵升祭川沈 [illegible] 疏引孫炎云 [illegible] 縣也 [illegible] 鄭註 [illegible] 巡云祭山以黃玉以璧以庪之 [illegible] 庪縣 [illegible] 云埋於山足曰庪 [illegible] 山上曰縣 [illegible]

祭星曰布註布散祭於地祭風曰磔註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象

正義 [illegible] 祭星曰布 [illegible] 說文 [illegible] 引李巡云祭星者以祭布露地故曰布 [illegible] 祭風以牲頭蹄及皮破之以祭故曰磔 [illegible] 鄭司農註 [illegible] 今俗 [illegible] 磔狗 [illegible]

是禷是禡師祭也註師出征伐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

正義 [illegible] 大雅皇矣 [illegible] 說文 [illegible]

於內曰類於野曰禡類者祭天神之名虞書云肆類于上帝詩疏引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依郊祀而爲之四類爲之造上帝是祭後上郊云帝[illegible]鄭云類禱也日月星辰[illegible]以類祭之[illegible]傳云[illegible]亦類也[illegible]春官肆師云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兵[illegible]祭表貉之禮[illegible]周禮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illegible]既伐[illegible]神[illegible]云既祭[illegible]則爲馬祭也[illegible]子將出征類乎上帝[illegible]類者以事類告天[illegible]守類告[illegible]類許愼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尙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也

既伯既禱馬祭也註伯祭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正義此引小雅吉日之文而釋之也毛傳云伯馬祖也重物愼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禱獲也鄭註夏官校人云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鄭註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房爲龍馬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爲災害馬者詩疏云四時各有所祭之祭馬祖者在春其常祭也知將用馬力則又用禱以爲伯知是祖馬祖星爲天駟故而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illegible]

禘大祭也註五年一大祭正義[illegible]云禘之言諦也[illegible]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是禘祭所以審禘昭穆也[illegible]魯語云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illegible]王制云[illegible]祭法[illegible]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illegible]五年一大祭則謂之大禘[illegible]

夏禘也[illegible]鄭註[illegible]周改夏時祭曰礿以禘爲殷祭[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引周禮大宗伯云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illegible]五年而再殷祭[illegible]

繹又祭也註祭之明日尋繹復祭周曰繹註春秋經曰壬午猶繹商曰肜註書曰高宗肜日夏曰復胙註未見義所出正義[illegible]

[illegible]

祭名正義[illegible]

春獵爲蒐註搜索取不任者夏獵爲苗註爲苗稼除害秋獵爲獮註順殺氣也冬獵爲狩註得獸取之無所擇正義[illegible]時之獵名[illegible]

說文云獵放獵逐禽也[illegible]

[illegible]

宵田爲獠註管子曰獠獵畢弋今江東亦呼獵爲獠或曰即今夜獵載鑪照也火田爲狩註放火燒草獵亦爲狩正義[illegible]

[illegible]

乃立冢土戎醜攸行註冢土大社戎醜大衆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註有事祭也周官所謂宜乎社

[illegible]

振旅闐闐 註 振旅整衆闐闐羣行聲出爲治兵尙威武也 註 幼賤在前貴勇力入爲振旅反尊卑也 註 尊老在前復常儀也

[illegible]

講武

[illegible]

素錦綢杠 註 以白地錦韜旗之竿 纁帛縿 註 纁帛絳也縿衆旒所著 素陞龍于縿 註 畫白龍於縿令上向 練旒九 註 練練也 飾以組 註 用綦組飾旒之邊 維以縷 註 用朱縷維連持之不欲令曳地周禮曰六人維王之太常是也

[illegible]

緇廣充幅長尋曰旐 註 帛全幅長八尺 繼旐曰旆 註 帛續旐末爲燕尾者義見詩

[illegible]

注旄首曰旌 註 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

[illegible]

有鈴曰旂 註 縣鈴於竿頭畫蛟龍於旒

[illegible]

錯革鳥曰旟 註 此謂合剝鳥皮毛置之竿頭

[illegible]

因章曰旗 註 以帛練爲旒因其文章不復畫之

[illegible]

爾雅正義　　餘姚邵編修晉涵著

釋地第九

正義禮運云地秉陰竅於山川郊特牲云地載萬物呂氏春秋云地塞以形高誘注地陰也實而能受故塞以成形白虎通云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地之言施也諦也應施變化審諦不誤也說文云地元氣初分輕清陽爲天重濁陰爲地萬物所陳列也釋名云地底也其體底下載萬物也亦言諦也五土所生莫不審諦也所釋自九州及於四極者周官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故釋地之自九州及於八陵[illegible]可互證也[illegible]九府以辨[illegible]使民不疑[illegible]記易本命云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illegible]

兩河閒曰冀州註自東河至西河

正義此下釋九州也禹貢冀州書疏引李巡云兩河閒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釋名云冀州亦取地以爲名也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治弱則冀彊荒則冀豐也公羊疏引鄭注云冀州者天下之中州自唐虞及夏殷皆都焉[illegible]禹貢冀州[illegible]幽州并州[illegible]周禮職方氏[illegible]

河南曰豫州註自南河至漢

正義書疏引李巡云河南其氣著安舒故曰豫豫舒也釋名云豫州地在九州之中京師東都所在常安豫也春秋元命包云豫之言序也言陽氣分布各得其處也[illegible]禹貢荊河惟豫州公羊疏引鄭注云[illegible]

河西曰雝州註自西河至黑水

正義釋名云雝州在四山之內雝翳也[illegible]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illegible]

漢南曰荊州註自漢南至衡山之陽

正義[illegible]

江南曰揚州註自江南至海

正義[illegible]

濟河閒曰兗州註自河東至濟

正義[illegible]

濟東曰徐州註自濟東至海

正義書疏引李巡云濟東至海其氣寬舒禀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illegible]

燕曰幽州註自易水至北狄

正義[illegible]

齊曰營州註自岱東至海此蓋殷制

正義[illegible]

九州

正義[illegible]

魯有大野註今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

正義[illegible]

晉有大陸註今鉅鹿北廣河澤是也

正義[illegible]

秦有楊陓註今在扶風汧縣西

正義[illegible]

宋有孟諸 註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

楚有雲夢 註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

吳越之閒有具區 註今吳縣南太湖即震澤是也

齊有海隅 註海濱廣斥

燕有昭余祁 註今太原鄔陵縣北九澤是也

鄭有圃田 註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

周有焦護 註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

十藪

東陵阠南陵息慎西陵威夷中陵朱滕北陵西隃鴈門是也

陵莫大於加陵 註今所在未聞

梁莫大於溴梁 註溴水名梁隄也

墳莫大於河墳 註墳大防

八陵

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 註醫無閭山名今在遼東

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 註會稽山名今在山陰縣南

南上有禹冢會稽山今在紹興府會稽縣南二十里郭以竹箭爲篠者下文釋草云篠箭又云篠箭據此爲說也詳見下文

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注】犀牛皮角象牙骨【正義】職方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利丹銀齒革爾雅作梁山者淮南主術訓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高誘註橋桔槔上衡也太平御覽引符子云合衡宮橋而量之近十梁衡謂之橋橋亦謂之梁是衡與梁相近也與儀禮通強梁語轉作強橫是衡與梁聲相近也鄭康成周禮註云衡山在湘南高誘淮南註云梁山在會稽長沙湘南會稽二字承上文而衍云在長沙湘南是梁山即衡山之明證矣衡山所在詳見下文釋山犀牛皮可爲甲詳見下文釋獸象者說文云象長鼻牙南越大獸三年一乳左傳疏引異物志云象身倍數牛而目則如豕其鼻長七八尺其所食物皆鼻取之郭氏山海經註云象獸之最大者長鼻大者身長一丈性妒不畜淫子象身骨可爲器用故左襄二十四年傳象有齒以焚其身鹽鐵論云荊揚之皮革骨象其利於用也又左傳定四年楚人執燧象以奔吳師是楚地固有象矣今象在南徼外

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注】黃金礝石之屬【正義】職方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南嶽是也高誘淮南註金美金石含玉之石也華山今宏農華陰縣是也高誘以石爲含玉之石者漢書地理志京兆藍田縣山出美玉西都賦云陸海珍藏藍田美玉註引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水經註云麗戎之山一名藍田其陰多金其陽多玉是古者以金玉爲西南之美也華山所在詳見釋山註黃金礝石之屬○正義說文礝石次玉者玉藻云士佩瓀玟而縕組綬瓀當作礝子虛賦云礝石武夫張揖註云礝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郭以金石之類不可殫舉故言黃金之屬以該三品言礝石之屬則合玉之石亦在其中

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注】霍山今在平陽永安縣東北珠如今雜珠而精好【正義】禹貢云至于岳陽又云至于太岳職方冀州其山鎮曰霍山晉語云景霍以爲城郭霍太山也高誘淮南註出夜光之珠五色之玉也太史公云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應劭註子虛賦云玉石出雁門是玉之屬也今山西有玉色黑美者可以鑑儒人謂之玫玉註霍山至精好○正義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彘縣霍太山在東後漢陽嘉三年改彘縣爲永安劉昭註續漢志引爾雅云西南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西方作西南傳寫之譌也晉書地理志平陽郡永安縣名仍後漢之舊霍山今在平陽府霍州東三十里說文云珠蚌之陰精郭云雜珠而精好諒時驗云然也今未聞

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注】璆琳美玉名琅玕狀如珠也山海經曰崑崙山有琅玕樹【正義】禹貢雍州厥貢惟球琳琅玕職方雍州其利玉石管子輕重甲篇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爲幣乎崑崙虛之球琳即後世于闐之玉也註璆琳至琅玕○正義釋器云璆琳玉也郭註同詳見上詩疏引鄭康成書註云琅玕珠也高誘淮南註云璆琳琅玕皆美玉也郭氏以爲琅玕色如珠者琅玕爲石之精液凝結而成其色似珠不得與璆琳同以爲玉也說文云琅玕似珠者與郭註同○山海至玕樹○正義海內西經文也郭氏彼註云琅玕子似珠也淮南墬形訓掘崑崙虛以下地九重琅玕在其東似眞訓云鍾山之玉高誘註鍾山崑崙也

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注】幽都山名謂多野牛筋角【正義】考工記云燕之角史記貨殖傳云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高誘淮南註云古之幽都在雁門以北其畜宜牛羊馬出好筋角可以爲弓弩魏都賦云燕弧盈㯋而委勁先北方筋角之利也註幽都至筋角○正義海內經云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通典云幽州因幽都山以爲名也山海經有幽都山今列北荒矣筋角不盡出於野牛郭云多野牛筋角以曉人也

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注】虎豹之屬皮有縟綵者【正義】此釋營州之利也隋書地理志東萊郡文登縣有斥山太平寰宇記以爲即漢之斥山在今登州府榮成縣南一百二十里管子揆度篇發朝鮮之文皮又輕重甲篇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毤服而以爲幣乎斥山在營州越海有遼東地故能聚東北之美註虎豹至縟綵○正義淮南道應訓散宜生得元豹黃羆青豻白虎文皮千合以獻于紂是文皮爲虎豹之屬也鹽鐵論云燕齊之魚鹽旃裘高誘淮南註云文皮虎豹之皮也傳云無終子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也

中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注】言泰山有魚鹽之饒【正義】禹貢云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史記集解引鄭註云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職方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利蒲魚其穀宜四種鄭註四種黍稷稻麥職方又云豫州其穀宜五種註云五種黍稷菽麥稻岱岳以南爲中土故五穀蕃滋岱岳所在詳見釋山註言泰至之饒○正義左氏昭二十年傳云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管子地員篇齊有渠展之鹽又云煮沸水爲鹽史記貨殖傳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通魚鹽則人物歸之是海岱之間有魚鹽之饒也

九府【正義】凡物所聚皆曰府[illegible]所聚謂之六府月令云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是九府之美大率利用所資也禮運云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鄭註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勞敝之也爾雅言九州之利以谷窾以地不强所無土物之宜即順民之情違之遠方之貨是則羅國之謀非復先王九府之舊淮南墬形訓引爾雅之文有霍山之多珠玉焉無多字有崑崙虛之球琳琅玕焉無虛字末云中央之美者有岱嶽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餘俱同太平御覽引淮南子作徒格山之文皮高誘註格合聲即爲斥

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注】狀似牛脾鱗細紫黑色一眼兩片相合乃得行今水中所在有之江東又呼爲王餘魚亦曰版魚【正義】韓詩外傳云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是比目魚本名鰈史記封禪書云東海致比目之魚集解引郭璞云今一作鰈史記不比不行其名曰鰈吳都賦云罩兩魪劉逵註云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鰈[illegible]魪左右魪一目所謂比目魚也云須兩魚並合乃能行[illegible]東人所謂比目魚[illegible]尚書中候註謂之東鰈[illegible]賦謂之鰈郭氏彼註云狀似牛脾細鱗紫色一面一目兩相合乃得行其相比同註云比目魚也云江東呼爲王餘魚者吳都賦云雙則比目片則王餘劉註比目魚東海所出王餘魚其身半也云亦曰版魚者南越謂之版魚者[illegible]本版魚亦曰版魚[illegible]今[illegible]所引郭註增補鄭氏一比目魚[illegible]史記索隱王餘有二片其實一魚[illegible]不能密[illegible]

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注】似鳧青赤色一目一翼相得乃飛【正義】周書王會篇巴人以比翼鳥註云巴人在南者韓詩外傳云南方有鳥名曰鶼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封禪書云西海致比翼之鳥索隱云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illegible]似鳧乎乃飛○正義西山經云崇吾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郭氏彼註云比翼鳥也色青赤不比不飛爾雅作鶼鶼是也鶼鳥當作鶼鶼海外南經云比翼鳥在其東其爲鳥青赤兩鳥比翼博物志云比翼鳥一青一赤[illegible]比翼鳥贊云鳥有鶼鶼似鳧青赤雖云一質氣同體隔延頸離鳴翻能合翮

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爲邛邛岠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注】呂氏春秋曰北方有獸其名爲蟨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然則邛邛岠虛亦宜鼠後而兔前前高不得取甘草故須蟨食之今鴈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相負共行土俗名之爲蟨鼠【正義】釋文引李巡云邛邛岠虛能走蟨知美草即若驚難邛邛岠虛便負蟨而走故曰比肩獸[illegible]邛邛岠虛[illegible]後足兔前高不得食而善走蟨前足鼠後足兔善求食走則倒故齧甘草則仰食邛邛岠虛邛邛岠虛負以走王會篇云獨鹿邛邛距虛日走五百里韓詩外傳云西方之戎也[illegible]獸名曰邛邛岠虛[illegible]其[illegible]說文云蟨鼠也[illegible]邛邛岠虛[illegible]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蟨蟨[illegible]北方有獸名曰蟨[illegible]氏至則顚○正義[illegible]大[illegible]廣韻云北方有獸[illegible]患害蟨負而走[illegible]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illegible]所引字句微異淮南道應訓用呂覽之文[illegible]趨則頓與[illegible]○然則至食之○正義郭以呂覽[illegible]前而兔後蟨巨虛與之相比則宜爲鼠後而兔前也[illegible]炎異高誘淮南註云其前足長後足短故能食而走不能上也高誘謂之[illegible]驢前足長後足短[illegible]氏意同說文云蟨獸也[illegible]心性愛蟨也負得甘草與之[illegible]青獸狀如馬而小[illegible]指以爲二獸者[illegible]郭氏彼註云即虛一獸[illegible]則蟨巨虛爲一獸[illegible]○今鴈門郡廣武縣即漢之太原郡廣武縣也夏屋山在代州夏屋山在東與[illegible]

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注】此即半體之人各有一目一鼻一孔一臂一脚亦猶魚鳥之相合更望備驚急【正義】韓詩外傳云北方有獸名曰蟨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則比肩之民也與其人形而僅得半體故亦謂之獸

中有枳首蛇焉【注】岐頭蛇也或曰今江東呼兩頭蛇爲越王約髮亦名弩弦【正義】[illegible]章句云[illegible]中央之上有枳首者[illegible]有兩首謂之枳首[illegible]文云枳首蛇有兩頭[illegible]至弩弦○正義此爲兩頭蛇[illegible]不覺有蛇首[illegible]

此四方中國之異氣也【注】[illegible]

五方【正義】題上事也不言異氣者省文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

坰註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

正義毛傳云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說文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冂

下溼曰隰大野曰平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

可食者曰原註可種穀給食陂者曰阪註陂陀不平下者曰隰

田一歲曰菑註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二歲曰新田註詩曰于彼新田三歲曰畬註易曰不菑畬

野

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

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註觚竹在北北戶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東皆四方昏荒之國次四極者

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註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次四荒者

岠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註岠去也齊中也北戴斗極爲空桐

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註地氣使之然也

若信武之德淮南氾論訓謂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者非也

四極正義曰題上事也逸周書王子晉解云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于四荒曰天王列子湯問篇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呂氏春秋有始覽言四極四海之里數淮南地形訓山海經詩含神霧俱言四極相去之里經緯贏縮彼此互異數諸雅訓語或搆虛今不備述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九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十一　學海堂

爾雅正義　餘姚邵編修晉涵著

釋丘第十正義風俗通義云尚書民乃降丘度土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故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象形也說文云丠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丠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崐崘東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爲丠象形案丠字从北俱廱邵以爲二人立一上非也鄭注周禮王逸楚詞章句俱云土高曰丘故說文又云丠古文从土今隷變作丘下篇云釋水云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是則總邵所云禹決江疏河民乃下至者是也廣雅云小陵曰丘是丘小於陵則陵又下丘於陵也麋翻易注云半山稱丘北下稱丘陵則陵高於丘矣經典多連言丘陵散文稱丘言之凡土高者總稱爲丘亦不計其大小高下也丘有自然而高者亦有人力所爲者古者盡溝洫之利浚深疏川沛積土成丘後遂以爲險設之用易坎卦云地險丘陵也春秋左氏傳所載丘名其野朽壞隨落周道山陵遲積滯使然非一朝夕故古之名丘後世多湮此篇所以釋俱因丘之形狀以定其名不專繫一地陵有宛丘以下始擴地望言之而厓岸從附見焉

丘一成爲敦丘注成猶重也周禮曰爲壇三成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爲敦再成爲陶丘注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再成銳上爲融丘注纖頂者三成爲崑崙丘注崑崙山三重故以名云正義鄭注禮云成猶重也楚詞天問云璜臺十成山海經云崑崙四方而三壇郭氏彼注云形如人築壇相累也成亦重耳爾雅因丘有層累之殊各命以名凡一重者俱謂之敦丘再重者俱謂之陶丘上再重而銳上者俱謂之融丘三重者俱謂之崑崙丘釋名云丘一成曰頓丘一頓而成無上下大小之殺也再成曰陶丘於高山上一重作之如陶竈然也三成曰崑崙丘如崑崙之高而積重也凡上銳高者爲融融明也陽也日如明之體也詩疏引孫炎云形如覆敦敦器似盂也孫炎又引此篇下文云丘一成爲敦丘與郭氏異又引孫炎云形如覆敦者敦丘重言以曉人故互見其訓明其爲一也與此書敦丘音頓亦音丁回反引孫炎云形如敦者書疏引孫炎云兩重也正義敦丘後漢書註引李巡云再成其形再重也○正義後漢書註引孫炎云敦丘如冢周禮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鄭司農云三成三重也郭氏引之以證成爲重也

風俗云遂子涉洪至於頓丘尚書大傳云舜販于頓丘漢書地理志東郡頓丘縣顏師古云以丘名縣也丘一成爲頓丘十謂一頓而成或曰成重也一重之丘也水經注引闞駰三州記云頓丘在淇水南漢頓丘縣今爲大名府清豐縣云呼地高堆者爲敦今俗語猶然○正義禹貢云東出於陶丘北漢書地理志濟陰郡定陶縣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說文云陶再成丘也在濟陰水經注引墨子以爲釜丘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釜丘者也郭云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今在曹州府定陶縣西南志作洛陽陶丘亦得一稱爲崑崙○正義郭以崑崙至名崑崙丘三級下之曰崑崙板桐一名閬風上曰增城一名天庭名三重三成崑崙山其山層峰故稱三成爲崑崙云橫天地故云三累山名崑崙丘期今俗不備載雅山三重者俱名爲崑崙也周禮注引爾雅此文以三成之三重者俱名爲崑崙丘亦以此推之凡言崑崙二字俱山名丘不从山當從之

如乘者乘丘注形似車乘也或云乘者謂稻田塍埒如陼者陼丘注水中小洲爲陼正義釋名云如乘曰乘丘四馬曰乘一基在後似車四列在前似駕馬車之形也如陼者曰陼丘形似水中之高地隆高而廣也如陼之陼當作渚說文云如渚者陼丘水中高者也陼或作渚郭注本作渚李巡注形似車乘○正義釋文引李巡云乘者謂稻田塍埒也稻田謂之畦者塍也名春秋莊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杜注乘丘魯地名有乘丘又乘丘屬大山郡括地志云故乘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北三十五里漢乘丘縣西北三十里有乘丘取所乘丘史記周本紀安王三年魏戰齊伐楚張儀至魏今乘丘謂之濟陰之乘丘也蓋王又三國策王至魏今乘丘即此縣西南有乘氏故城陰之乘丘也○水中至爲陼正義小洲爲陼釋水文

水潦所止泥丘注頂上污下者正義水潦者兩水大積止曰泥丘其上污水留不去成泥也从丘从泥省泥亦聲說文云泥丘水上泥省聲故从丘受水曰泥反下故曰反頂史記世家云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是也高今頂下故曰反頂之圩地誌云尼丘山在兗州鄒城縣東南又云圩頂言頂上雅上高名也正義引括地志云尼丘縣在泗水縣南五十里蓋依爾雅丘謂凡丘上頂之無人宣高誘注淮南子云泥汙則爲泥丘林訓云丘上無壑高誘注汙小潦水名寅寅之丘無大丘泥寅聲相近註頂上污下者○正義污監本作汙今從宋本改正釋文云本或作洿

方丘胡丘注形四方正義丘形自然方者名胡丘釋名云圜丘方丘就其方圓名之也禮器云爲高必因丘陵然則古之方丘亦因乎高上也淮南地形訓有和丘高誘注四方而高者曰丘胡和聲之轉

絕高爲之京注人力所作非人爲之丘注地自然生正義此釋京與丘之異也說文云京人所爲絕高丘也爾雅皇矣云依其在京毛傳京大阜也疏引李巡云丘之高大者曰京公劉云乃覯于京鄭箋用爾雅左氏宣十二年傳云以爲京觀襄二十五土築之以爲京陵呂氏春秋禁塞篇爲京丘若山陵高誘注合力所爲者也丘爲觀故謂之京淮南覽冥訓云築重京皆人云爾雅丘高大者爲京謂非人力所由與京異也風俗通義人然者也春秋左氏傳莫之與京國語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今京字訓大訓高皆自然形勢所能成乃天地性自京與丘各有其義後世或取於此案若呂氏春秋於雅訓古者京也應劭漢京與丘爲一則沿於後世之稱而昧於古義矣元和郡縣志云京者人力所爲絕高丘也亦云非人力所爲者是人力所爲者公孫瓚所築易京是也非人力所爲者若榮陽京是也此皆後世相沿之稱與雅訓異注人力所作○

水潦所還埒丘注謂丘邊有界埒水繞環之正義說文云埒卑垣也埒者界也玉篇云淮南道有形埒亦封道曰埒廣韻云埒隄也案淮南本經訓云聚埒畝是則耕壤之界亦名爲埒此丘爲水潦所環繞有界以限之故名埒丘注謂丘至環之○正義郭註方言云有界埒似耕壤是言界埒之狀也

上正章丘注頂平正義丘頂之平正者名章丘後世有章丘山都縣志章丘縣本漢陽丘縣隋書地理志齊郡有章丘縣隋改爲章丘取縣南章丘山爲名也

澤中有丘都丘注在池澤中正義丘在澤中者名都丘風俗通義云水澤所聚謂之都亦曰潴都澤中有丘曰都丘言鳥所都聚也東成禮記注云南方謂都爲潴釋名云

當途梧丘注途道正義當道有丘名梧丘釋名云當途曰梧丘梧忤也與人相當忤也後世有梧丘蓋依此名說苑辨物篇齊景公畋於梧丘晏子春秋作梧丘亦名五丈夫之丘當途監本作塗途今從石經改正

途出其右而還之畫丘注言爲道所規畫途出其前戴丘注道出丘南途出其後昌丘注道出丘北正義途有不在當途而從其旁出者名戴丘從其後出者名昌丘釋名云道出其右曰畫丘人尚右凡有指畫皆用右也道出其前曰戴丘在前故戴也道出其後曰昌丘釋名省而還之三字人有所規畫多從右而旋然則此三字不當省也戴丘釋名作載丘者戴載二字通用左氏隱十年伐戴公羊穀梁作載戴弁侏侏郭氏釋言註引作戴弁侏侏是也昌丘亦名梁丘昌丘即梁丘以名矣左氏莊三十二年傳遇于梁丘杜注梁丘在昌邑南山南曰陽孔疏陰是山北左傳謂東南也○正義召南毛傳昌丘道出丘北與

水出其前渻丘水出其後沮丘水出其右正丘水出其左營丘注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正義丘之前後左右有水出者此別其名也釋名云水出其前曰渻丘渻省也言所出然水出其後曰沮丘沮止也水出其左曰營丘營也水出其右曰沚丘沚止也西方義氣有所制也云水出其前而左曰營丘史記集解水經注鄭氏引爾雅釋丘云渻丘說文云隩丘名疑即正丘之異文據孔疏引本作沮丘音義同正丘作沚丘所見本異也說文云水出其左而右曰營丘釋名作沚丘今臨淄城中有丘在小城內周迴三百步高九丈北降丈五云營陵城南無水惟城北有一水出丹山元和郡縣志云臨淄城中有丘在小城內周迴三百步高九丈北降丈五中有丘即營丘也應劭以爲營陵城北有一水出丹山西北流由爾雅出前左之交不得以爲營丘矣俗謂之白狼水西出丹山元和郡縣志云今臨淄城中有丘淄水出其前故有營丘之名與爾雅相符元和郡縣志云在臨淄縣北百步外城中今臨淄縣中有丘淄水出其前經其左故曰營丘諸家引爾雅之文詳略不同以淄水所營繞而言其當有前字明甚註今齊及東○正義詩疏引孫炎云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郭註本孫炎義水經注引郭璞云水出其前而左也蓋郭氏註爾雅時本作前左今本作前字者繞故曰營丘亦言其自前而左也孔氏註爾雅本有前字於詩疏引爾雅無前字故孔氏於詩記疏引爾雅無前字然其於郭氏註有前字於禮記疏引有前字者乃取爾雅於鄭氏左者爲本也今見行爾雅本俱無前字姑仍其舊

如覆敦者敦丘注敦盂也正義丘形如覆敦者名敦丘後世有敦丘太平寰宇記敦丘在

毆城縣南二十里註敦丘也〇正義孫炎云敦器似盂郭氏取其義也少牢饋食禮云敦皆南首鄭註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鄭註黍稷器又郭荅周禮云玉敦步黍稷器偃盛疏引孝經鉤命決云敦規首上下圓相連是敦之形狀也盂器亦圓故敦丘形類以喻人敦丘之狀似之也

邐迤沙丘註旁行連延〇正義說文云邐行邐邐也迤衺行也繫傳云邐迤漸迤衺也凡丘之迤衺相連者名沙丘施臺漢書地理志鉅鹿郡鉅鹿縣紂所作沙丘臺在東北七十里淮南道應訓在於沙丘因孝經鉤命決引莊子逸篇云孔子舍於沙丘皆依爾雅為名也史記集解引爾雅作邐迤沙丘也

左高咸丘右高臨丘前高旄丘註詩云旄丘之葛兮後高陵丘偏高阿丘註詩云陟彼阿丘〇正義丘之高有在左右前後者有偏在一隅者此別其名也左高而右卑者名咸丘後世有咸丘蓋依此名春秋桓七年焚咸丘杜註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有咸亭公羊傳云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右高而左卑者名臨丘前高而後卑者名旄丘詩疏引李巡云謂前高後卑下旄本作或髦釋名云前高曰髦丘如馬舉頭垂髦也釋文引字林作堥云堥丘也太平寰宇記旄丘在濮州臨河縣東今在大名府開州丘之後高而前卑者名陵丘旁偏高而不在左右前後者名阿丘詩疏引李巡云謂丘邊高釋名云偏高曰阿丘阿荷也如人擔荷物一邊偏高也詩云至葛兮〇正義邶風旄丘文毛傳前高後下曰旄丘〇詩云至阿丘〇正義鄘風載馳文毛傳用爾雅

宛中宛丘註宛謂中央隆高丘背有丘為負丘註此解宛丘中央隆峻狀如負一丘於背上〇正義陳風宛丘之上兮毛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疏引李巡孫炎皆云中央下元和郡縣志引爾雅舊註云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釋宛丘者為無異說郭氏獨以為中央隆高者以下文釋山云宛中隆之宛中者名隆隆是高峻之貌是宛丘之宛中者與山之宛中同義此篇下云丘上有丘為宛丘可證其為中央隆高矣釋名云中央高曰宛丘有丘宛宛如偃器也與郭氏義同上〇說文云陵丘名武負聲相近〇正義詩疏引郭註云丘背有丘為負丘〇此解至背上〇正義說文云宛丘有丘名曰負丘背上有丘即負丘也故宛丘為重釋宛丘之義

左澤定丘右陵泰丘註宋有泰丘社亡見史記〇正義丘之東有澤者名定丘也丘之西有大阜者名泰丘後世有未文云阿丘名定丘也定依此名註宋有至史記〇正義史記集解引爾雅泰丘作太丘秦隱引郭註云宋有太丘社以社名此地也與今本異太丘社亡見周顯王三十二年秦惠文王二年宋太丘社亡封禪書亦云宋太丘社亡秦隱曰應劭云亡論以地非也社亡謂社主亡也

如畝畝丘註丘有壟界如田畝如陵陵丘註陵大阜也〇正義小雅巷伯云猗于畝丘疏引李巡云謂丘如田畝曰畝丘也孫炎云方百步也如陵者名畝丘〇丘與後高之陵丘一畝之地也郭註本李巡為義方正之如陵者名陵丘〇註陵大阜也〇正義釋地文

丘上有丘為宛丘註嫌人不了故重曉之〇正義此重釋宛丘之義與廣雅同名註陵大阜也〇正義釋地文

丘上有丘曰宛丘今其地形則然

陳有宛丘註今在陳郡陳縣晉有潛丘註今在太原晉陽縣淮南有州黎丘註今在壽春縣〇正義此釋丘之所在也陳有宛丘者鄭氏詩譜陳國者於今陳州宛丘之地者何所在不知元和郡縣志宛丘在陳州宛丘縣南道東王隱云潛丘在今太平寰宇記宛丘縣南三里高二丈寰宇記宛丘在元魏時道元已云不知所在商李吉甫能按其道里幾高且計其崇卑後人別指一丘以當之非王隱所云漸欲平者矣晉有潛丘者元和郡縣志在太原縣南三里爾雅云晉有潛丘隋開皇二年於其上置大興國觀案舊圖經在城東八里宋修惠明寺陶土作瓦是丘遂湮淮南有州黎丘者古黎來黎音同劉台拱云鹽鐵論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於黎丘蔡邑於州來四年孔子自陳適蔡之三歲哀公二年城父使人聘孔子於是絕糧陳蔡之間蓋楚救陳軍於郎州黎之丘也註陳邵屬梁國晉書地理志梁國陳縣後因之郭氏據當時之郡縣也今為陳州府淮寧縣〇太原晉陽縣〇壽春縣〇正義晉書地理志太原國晉陽縣今為太原府太原晉陽府壽州〇正義晉書地理志淮南郡壽春縣今為鳳陽府壽州

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註說者多以州黎宛營為河南潛敦為河北者案此方稱天下之名丘恐此諸丘碌碌未足用當之殆自別更有魁梧桀大者五但未詳其名號今所在耳〇正義風俗通義引爾雅曰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二在河北應劭不言所在今無可考註說者至在耳〇正義以州黎宛營為河南潛敦為河北者以爾雅於陳有宛丘以下始據地望說郭不從者以爾雅未詳指其所在郭氏從漢以來之舊說郭不從說諸丘形狀不足以當魁梧桀大之稱故疑言之營丘敦丘雅以據當時驗丘事

望厓洒而高岸註厓水邊洒謂深也視厓峻而水深者曰岸〇正義說文云岸水厓而高者也漘水厓也此厓之下深而高上峻者名岸王風葛藟云在河之漘毛傳漘水隒也爾雅釋丘與此同義郭註云岸高峻之貌釋名云岸也說文云洒滌也說文新臺有洒毛傳洒高峻也

夷上洒下不漘註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漘不發聲〇正義王風葛藟云在河之漘毛傳漘水隒也詩疏引李巡云夷平也厓上平下深者為漘不發聲孫炎云平上陗下故名漘不發聲〇正義詩疏引郭註云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漘下故名曰漘者不與不發聲如不盈不寧不顯之類漘從聲釋文云亦作脣音不發聲鄭云不律也依郭義漘從水西聲似以不為語詞也郭氏不從二義以不為語詞與郭義異

隩隈註今江東呼為浦隩淮南子曰漁者不爭隈〇正義衛風淇奧毛傳奧隈也說文云隩水隈崖也隈水曲也詩瞻彼淇奧釋文引孫炎云淇水曲也陸璣疏云淇奧二水名郡國志註引博物志云淇水與漳水二水名劉昭云淇水源出河內共縣北山東流入於淇毛傳以為隈曲也為水流入之處者非也元所言其瀆即以淇水為水源之處耳泉源之水道元所引者誤耳淇與澳是二水淇水二名也泉流之處也不得以奧為隈曲以之奧為隈皆誤澳皆泉之水曲也奧釋以為隈深也以淇皆不得注江海日浦郭引此方以漁者不爭隈從水之曲言之爭隈〇正義毛傳引周道訓云漁者不爭隈以隈高深引也又高誘註云隈曲深處魚所聚也

厓內為隩外為鞫註別厓表裏之名〇正義此別水厓內外之名鄭箋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郭引詩云芮鞫之即其外為鞫孫炎云內曲裏也外曲表也周官職方氏注引詩作芮鞫之即漢書地理志云芮水出右扶風汧縣西北東入涇詩芮鞫之即同韓詩作芮阸言公劉止其軍旅欲使安靜乃就芮水之阸鞫

畢堂牆註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室之牆〇正義秦風終南云有紀有堂毛傳堂畢道平如堂也爾雅疏引李巡云堂牆名也畢堂非名有畢之牆也然疏引李巡云室堂如堂之牆韓非子云董閼于行馬邑山中深澗峭如牆深百仞何是山邊之邊如牆也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室之牆〇正義鄭註本鄭箋云畢堂也疏引郭註無室字

重厓岸註兩厓累者為岸岸上地註岸上地〇正義爾雅重累上下之義也岸上之地曰滸說文云滸水厓也從水午聲徐鍇云今作滸非是王風葛藟云在河之滸毛傳水厓也水大者兩岸相錯此互相證明也

墳大防註謂隄〇正義詩疏引李巡云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說文云隄唐也說文云墳墓也毛傳墳大防也鄭箋云墳謂涯也周官稻人註云以防止水鄭註云防猶隄也大防鄭箋云鄭註周禮防謂隄〇正義左傳疏引孫炎云防隄也大防郭云淮南子云修務訓言禹隄防〇正義孔氏作境作墳或作坋

涘為厓註謂水邊〇正義王風葛藟云在河之涘毛傳涘厓也說文云涘水厓也詩疏引李巡云涘涯也釋名書名厓謂水邊也說文云涘水厓也出出於岸上公羊傳元年傳云自南涘何休註涘水邊也從王出於岸上厓行也

窮瀆汜註水無所通者谷者溦註通於谷〇正義窮瀆之名汜說文云汜窮瀆也古文以為湯沿之汜本作汜穀梁傳云窮也水無所通者名汜溪谷者名谷之名溦郭景純曰溦水引爾雅云溦通谷也說文云汜本說文泉出通川為谷今本異

厓岸〇正義題上事也水邊高者名厓岸說文云厓山邊也巖岸也是山邊亦名厓岸故附見釋丘

爾雅正義

餘姚邵晉涵著　編修

釋山第十一

正義 周語云山土之聚也……[illegible]

河南華 註 華陰山 河西嶽 註 吳嶽 河東岱 註 岱宗泰山 河北恆 註 北嶽恆山 江南衡 註 衡山南嶽

正義 [illegible]

山三襲陟 註 襲亦重 再成英 註 兩山相重 一成坯 註 書曰至于大坯

正義 [illegible]

山大而高崧 註 今中嶽嵩高山蓋依此名

正義 [illegible]

山小而高岑 註 言岑崟 鋭而高嶠 註 言纖峻 卑而大扈 註 扈廣貌 小而眾巋 註 小山叢羅

正義 [illegible]

小山岌大山峘 註 岌謂高過

正義 [illegible]

屬者嶧 註 言駱驛相連屬 獨者蜀 註 蜀亦孤獨

正義 [illegible]

上正章 註 山上平 宛中隆 註 山中央高

正義 [illegible]

山脊岡 註 謂山長脊 未及上翠微 註 近上旁陂

正義 [illegible]

山頂冢 註 山巔 崒者厜㕒 註 謂峯頭巉巖

正義 [illegible]

山如堂者密 註 形如堂室者尸子曰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 如防者盛 註 防隄

正義 [illegible]

巒山墮 註 謂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詩曰墮山喬嶽

正義 [illegible]

重甗隒 註 謂山形如累兩甗甗甑也山形狀似之因以名云

正義 [illegible]

左右有岸㕒 註 夾山有岸

正義 [illegible]

大山宮小山霍 註 宮謂圍繞之禮記曰君爲廬宮之是也

正義 [illegible]

小山別大山鮮 註 不相連

正義 [illegible]

[illegible]

山絕陘注連山中斷絕

[illegible]

多小石磝注多礓礫多大石礐注多磐石

[illegible]

多草木岵無草木峐注皆見詩

[illegible]

山上有水埒注有停泉

[illegible]

夏有水冬無水澩注有停潦

[illegible]

山瀆無所通谿注所謂窮瀆者雖無所通與水注川同名

[illegible]

石戴土謂之崔嵬注石山上有土者土戴石為砠注土山上有石者

[illegible]

山夾水澗陵夾水澞注別山陵間有水者之名

[illegible]

山有穴為岫注謂巖穴

[illegible]

山西曰夕陽注暮乃見日山東曰朝陽注旦即見日

[illegible]

泰山為東嶽注在奉高縣西北華山為西嶽注在宏農華陰縣西南霍山為南嶽注在衡陽湘南縣南今在廬江灊縣西天柱山灊水所出也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讖緯皆以霍山為南嶽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嶽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為漢武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恒山為北嶽注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嵩高為中嶽注大室山也

[illegible]

袖海山房校印

梁山，晉望也。〔註〕晉國所望祭者。今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臨河上。〔正義〕詩疏引孫炎云：晉國所望祭也。春秋成五年梁山崩。公羊傳云：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穀梁傳云：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范甯集解云：梁山，晉之望也。楊士勛疏云：詩云奕奕梁山，是韓國之鎮。霍陽韓魏晉之望地，故云晉之望也。集解又引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之晉望者，猶左氏哀六年傳云江漢睢章楚之望也。〔註〕今在至西北。○郭義：漢書地理志左馮翊夏陽縣，禹貢梁山在西北。晉書地理志馮翊郡夏陽縣梁山在西北。今梁山在同州府郃陽韓城二縣境。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十二終

皇清經解分經卷十四之十三　　學海堂

爾雅正義　　餘姚邵編修晉涵著

釋水第十二

〔正義〕[illegible]

泉一見一否為瀸。〔註〕瀸瀸有貌。〔正義〕[illegible]

井一有水一無水為瀱汋。〔註〕山海經云天井夏有水冬無水，即此類也。〔正義〕[illegible]

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註〕公羊傳曰：直出。直猶正也。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註〕從上溜下。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註〕從旁出也。〔正義〕[illegible]

湀闢，流川。〔註〕通流。過辨，回川。〔註〕旋流。〔正義〕[illegible]

灉，反入。〔註〕即河水決出而復入者。河之有灉，猶江之有沱。〔正義〕[illegible]

潬，沙出。〔註〕今河中呼水中沙堆為潬。〔正義〕[illegible]

汧，出不流。〔註〕水泉潛出，便自停成汙池。〔正義〕[illegible]

歸異出同流，肥。〔註〕毛詩傳曰：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正義〕[illegible]

瀵，大出尾下。〔註〕今河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許，濆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為瀵。馮翊郃陽縣復有瀵，亦如之，相去數里而夾河。河中渚上又有一瀵。瀵源皆潛相通。在汾陰者人壅其流以為陂，種稻，呼其本所出處為瀵魁，此是也。尾猶底也。〔正義〕[illegible]

水醮曰厬。〔註〕謂水醮盡。〔正義〕[illegible]

水自河出為灉，〔註〕書曰：灉沮會同。濟為濋，汶為瀾，洛為波，漢為潛。〔註〕書曰：沱潛既道。淮為滸，江為沱。〔註〕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過為洵，潁為沙，汝為濆。〔註〕詩曰：遵彼汝濆。皆大水溢出，別為小水之名。〔正義〕[illegible]

[illegible]嵸東北八十二里大小龍門[illegible]記引梁州記葱嶺山有石穴高[illegible]

[illegible]

水決之澤爲汧注水決入澤中者亦名爲汧決復入爲汜注水出去復還

正義此釋水之名也說文云決行流也[illegible]

[illegible]

召南云江有汜毛傳用爾雅說文云汜水別復入水也釋名云亦決復入爲汜汜已也如出有所爲畢已而還入也淮南道應訓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是汜之名不專指江水而言矣注水決至爲汧○正義郭云亦名爲汧所以別於上文之汧出而不流者也古汧水今謂之汧陽河

河水清且瀾漪大波爲瀾注言渙瀾小波爲淪注言蘊淪直波爲徑注言徑涏

正義魏風伐檀云河水清且漣猗又云河水清且直猗又云河水清且淪猗此釋之也說文云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illegible]引李巡云分別水大小曲直之名[illegible]毛傳云風行水成文曰漣[illegible]釋名云水小波曰淪淪倫也水文相次有倫理也直波曰徑徑經也言如道徑也[illegible]

江有沱河有灉汝有濆注此故上水別出耳所作者重見詩正義

引李巡云江河汝旁有肥美之地是李巡以此爲地名[illegible]

南郡枝江縣有陶正鄭詩所謂汝墳[illegible]

滸水厓注水邊地正義釋丘云岸上滸又云涘爲厓與此相證[illegible]

名異

水草交爲湄注詩曰居河之湄正義秦風毛傳湄水隒也疏引李巡云水中有草木交會曰湄[illegible]釋名云湄眉也臨水如眉臨目也[illegible]

濟有深涉注謂濟渡之處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注謂褰裳也以衣涉水爲厲注衣謂褌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注繇自也

正義此引邶風匏有苦葉之詩[illegible]毛傳以衣涉水爲厲謂由膝以上也[illegible]

[illegible]

故說文引經文爲存異義要皆折衷於爾雅[illegible]

潛行爲泳注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

正義釋言云泳游也[illegible]

汎汎楊舟紼縭維之紼繂也縭緌也注緌繫

正義此引小雅采菽之詩[illegible]

天子造舟注比船爲橋諸侯維舟注維連四船大夫方舟注併兩船士特舟注單船庶人乘泭注併木以渡

正義說文云舟船也古者共鼓貨狄刳木爲舟[illegible]

[illegible]

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注此皆道水轉相灌注所入之處名

[illegible]

名○正義詩疏引舊註云皆以小注大大小異名郭氏上林賦註云自谿及瀆皆水相通注也言其水相貫通也

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註】皆見詩　正義說文云逆流而上曰泝洄泝向也水欲下違之而上也泝或作遡又云泝行水上也文選註引三倉云洄水轉也詩疏引孫炎云逆渡者逆流也順渡者順流也左氏文十年傳云沿漢泝江杜註泝逆流也莊十八年傳云閻敖游涌而逸杜註游涌水而走詩疏云逆順流皆謂渡水有順逆也【註】皆見詩者○正義秦風蒹葭云遡洄從之毛傳用爾雅又云遡游從之毛傳順流而涉曰遡游

正絕流曰亂【註】直橫流也書曰亂于河　正義大雅公劉云涉渭爲亂毛傳正絕流曰亂疏引孫炎云直橫渡也孔穎達云水以流爲順橫度則絕其流故爲亂云直橫至于河二正義直者正也郭所引書禹貢梁州之文【註】直橫

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　正義史記引古文湯誥云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居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是禹奠大川四瀆已有定名觀禮云禮四瀆於北門外王制云四瀆視諸侯大宗伯言五嶽四瀆鄭注中五嶽不言四瀆於中國名者四瀆是也白虎通義云瀆者濁也中國垢濁發源東注海因以爲名也風俗通義云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淮河濟爲四瀆尚書大傳云江河淮濟爲四瀆者四瀆之發源者也廣雅云瀆瀆四瀆者以其功著故稱瀆也者其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爲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其務也珍物可貢也濟者齊其度量也爲九州之長也河者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也濟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江公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水之出者以其名爲四瀆者以其承垢濁也通四瀆水之施於水也四瀆之所積如睹也發源注海也釋名云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漢書地理志云河水出積石山禹貢云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淮水出南陽平氏桐柏山東南至淮浦入海江水出蜀郡湔氐道徼外岷山東至江都入海濟水所出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禹貢云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海水經云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沇水說文云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泜而濟源之水乃作泲今經典多作濟非是也○水經注引博物志云江河淮濟皆發源而注海今徐鉉云今作濟非是也

水泉【註】正義書題上云其水泉管子地員云山之上命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其木乃樠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蕕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其草兢與蔷其木乃格鑿之七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葍與蔞其木乃品榆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其泉黃白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管子又有水地篇云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是其證也郭氏註本缺

水中可居者曰洲【註】正義說文云水中可居曰州周遶其旁从重川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詩曰在河之州一曰州疇也各疇其土而生之又云洲水中可居者曰洲釋名云洲聚也人及鳥獸所聚息之處也詩疏引李巡云四方有水獨可居者曰洲郭氏引孫炎云水中可居者曰洲郭氏上林賦註云中洲水中可居之地也

小洲曰陼【註】正義召南江有汜云江有渚毛傳渚小洲也疏引李巡云小洲曰渚又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釋名云小洲曰渚渚遮也能遮水使從旁迴也高誘淮南註云水中可居者曰渚不使通名故渚通謂之渚又作陼字

小陼曰沚【註】正義召南采蘩云于以采蘩于沼于沚毛傳沚渚也文選註引韓詩章句曰大渚曰沚水中可以止息其上也文選註引韓詩宛在水中沚

小沚曰坻【註】正義秦風蒹葭云宛在水中坻毛傳坻小渚也釋名云小沚曰坻坻遲也能遏水使流遲也記正義云坻水中沙渚○坻水中高地也

人所爲爲潏【註】人力所作【正義】太平御覽引云人力所作也爾雅釋水云潏水中作潏郭云人力所爲也潏者洲之不可也使其堰水堪居止也名爲潏也四年傳云規偃豬杜註偃豬下濕之地孫氏引郭云潏人所爲積石於水中以居者也

水中【正義】詩疏引谷風箋云小洲也傳曰小渚曰沚渚小洲也不言小洲者以小渚也大小異名以互言之故說文云小渚曰沚沚小洲也詩疏引李巡云小異名耳小沚曰坻水中高地雖大小不同皆可居也

河出崑崙虛色白【註】山海經曰河出崑崙西北隅虛山下基也發源處高激峻湊故水色白也正義釋山云三成爲崑崙丘河水所出爾雅以言其地得名書疏引李巡云河出崑崙之山其色白也所出者高其山下基三重也郭云釋山者崑崙之虛也水所出也山海經云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其色白也說文云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侖山發源注海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其源遠在星宿海元史云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溺不勝人迹登高望之若列星然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又東北流百餘里匯爲大澤曰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鶩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爲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渡也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傅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流東北其地下逾中國

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註】潛流地中汩漱沙壤所受渠多衆水溷淆宜其濁黃　正義說文云渠水所居釋文引李巡云水分交錯相穿故曰川也廣韻引蒼頡篇云渠溝也

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註】公羊傳曰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　正義釋文引李巡云水勢小曲乃大直也故曰小曲一直河源一曲一直正義釋文引李巡云百里一曲千里一直也河自崑崙東北流至積石山又東北流二千餘里至于河宗又折而南流至于龍門凡三折而東至于華陰東流至于孟津自孟津以下東北流二千餘里入海公羊傳云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也何休註云河曲流千里一曲一直郭氏引公羊文十二年傳云河千里而一曲也何休註云河千里而一曲一直也今本公羊作河曲疏矣

河曲【正義】書題上事也水經註引春秋說題辭云河之爲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孝經援神契云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新論云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呂覽云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石湍險急禹鑿而通之淮南子云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有崑崙之輸也太史公引禹本紀言河出崑崙然張騫窮河源惡睹所謂崑崙者乎雖言河源不可知故其名易變難得而定其數不可得而詳河無定形善徙凡沿河之水其流而行曲僞謂之河曲

徒駭【註】今在成平縣義所未聞　正義書疏引李巡云徒駭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曰徒駭孫炎云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註】今在成平者○正義書禹貢九河既道漢書地理志云成平縣有徒駭河郭氏所云成平在今河間府交河縣東有故城也有名者書疏引爾雅云九河之名此郭氏所以言詳其名故徒駭先有也因禹治水爲別立名故傳云名也

太史【註】今所在未詳　正義書疏引李巡云大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孫炎云大史官記事之處大使徒衆故名云太史者依文引之案太史在德州安德縣書今南皮縣境內臨津縣西之

馬頰【註】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　正義書疏引李巡云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孫炎云河勢上廣下狹郭云馬頰勢如馬頰也地理志云平原郡安德縣有馬頰河是其本也

覆鬴【註】水中可居往往而有狀如覆釜　正義書疏引李巡云覆鬴水中多渚其形往往而處狀如覆釜孫炎云覆鬴水中可居者東光縣西北有覆釜河今其遺處在德州平原南東光縣界

文引孫炎云水中多渚往往而有可居之處狀如覆釜之形郭氏音云鬴古釜字監本郭註作水中可居而有狀如覆釜今從宋本禹貢指南引郭註與宋本同

胡蘇【註】東光縣今有胡蘇亭其義未詳【正義】詩疏引李巡云胡蘇者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孫炎云胡蘇者水流多散胡蘇然顏師古漢書注云胡蘇下流急疾之貌也【注】東光至蘇亭○【正義】郭氏據許商之言以亭名爲證也漢書地理志渤海郡東光縣有胡蘇亭晉仍漢制今河間府東光縣有漢東光故城監本光作先書疏引郭註作光宋本亦作光本或作先誤

簡【註】水道簡易【正義】書疏引李巡云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詩疏引孫炎云簡者水通易也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亭縣界

絜【註】水多約絜【正義】書疏引李巡云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釋文引孫炎云水多約絜輿地廣記云滄絜在臨津金史地理志南皮縣有絜河

鉤盤【註】水曲如鉤流盤桓也【正義】書疏引李巡云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釋文云李本作服云水曲如鉤折如人服故曰鉤服陸氏所見李本與書疏異詩疏引孫炎云水曲如鉤般桓不前也釋文引郭氏音義云般今告爲縣屬平原郡案漢書地理志平原郡般縣顏師古注引爾雅郭注爲證通典云鉤盤在景城郡元和郡縣志棣州陽信縣鉤盤河在縣北四十里太平寰宇記滄州樂陵縣鉤盤河在縣東南五十里

鬲津【註】水多阨狹可隔以爲津而橫渡【正義】漢書地理志平原郡鬲縣平當以爲鬲津詩疏云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爾雅之文從北而說也太史馬頰覆鬴文在胡蘇之上則三者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也簡絜鉤盤文在胡蘇之下則三者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按九河次第詩疏以鉤盤列第四覆釜列第八陸氏釋文以覆鬴列第四鉤盤列第八所見本異也鬲縣故城在今德州北【註】水多至橫渡○【正義】詩疏引李巡云鬲津者河水狹小可隔以爲津故曰鬲津孫炎云鬲津者水多阨狹可隔以爲津而橫渡也是郭註所本也

九河【正義】題上事也禹貢云九河既道又云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墨子兼愛篇灑爲九澮淮南要略云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垂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高誘註剔決去也九岐河水之九派也九以入海也莊子釋文云河從乾位來故從北數九漢書溝洫志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後世言九河者唯許商之說爲可徵信故郭氏以爲據也釋文引郭氏音義云周時齊桓公塞九河并爲一自鬲津以北至徒駭二百餘里渤海東光成平平原河間弓高以東往往有其遺處焉案郭氏音義本鄭康成書註爲說也書疏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公羊疏引尚書中候云齊桓之霸遏八流以自廣是鄭郭所本也八流既甚則河流歸徙駭合九爲一矣無所瀆中不能容至周定王五年河徙河患始此矣鄭云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般往往有其遺處焉郭氏復速雖言是漢晉之間九河遺處尚未盡湮但陵谷遷移其求實證故酈道元謂沙丘驅以北館陶慶陶貝丘鬲澱廣川信都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亡又云九河既播八枝代絕遺跡故猶往往時存故鬲般列於東北徒駭瀆連濟絳同逆之狀往分嚴障之會猶存鄭氏祇疏明降水於九河遺跡不盡迹其故稱蓋其愼也庸宋以後推尋地望九河所在務求備微或取證卑蔣或併無左險學者疑爲今聊迷舊闕不加別擇唐人所迹差爲近之經懷禹蹟入枝雖題經流故蹟宜若可求云

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正義】此釋地以下四篇之總題也呂刑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大戴禮記五帝德云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于民是禹奠山川因爲各命以名也尹文子云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魯語云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自黃帝顓頊百物已有定名矣惟地丘山水爲禹所名故武梁祠堂畫像云夏禹長於地理釋丘釋山釋水統於釋地地者禮記註引孝經說云地體卑順謙虛開張含泉任萌藏物歸中故以次類敘焉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十三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十四

爾雅正義　學海堂

餘姚邵編修晉涵著

爾雅卷下

釋草第十三【正義】洪範以庶草蕃廡爲五是來備之徵凡山澤園圃之草皆庶草也天官九職之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illegible]

茖山韭　茖山蔥　勤山䪥　蒚山蒜【註】今山中多有此菜皆如人家所種者茖蔥細莖大葉【正義】[illegible]

經云招搖山有草焉其狀如韭註引璞曰韭爾雅云藿山亦多之韭誤爲霍又以爲山名非也藿本作韱說文云韱山韭也茖山蔥說文云蔥菜也蒸艸之可食者曲禮言皆食[illegible]少儀云爲君子擇蔥薤則絕其末[illegible]說文云蒜葷菜也夏小正云十有二月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illegible]孫炎云[illegible]帝登蒿山遭蕕芋草毒將死得蒜乃[illegible]

薜山蘄【註】廣雅曰山蘄當歸當歸今似蘄而麤大【正義】說文云蘄草也[illegible]本草云當歸一名乾歸[illegible]郭云當歸今似蘄而麤大[illegible]當歸[illegible]是亦舊時相傳之說也

椴木槿　櫬木槿【註】別二名也似李樹華朝生夕隕可食或呼日及亦曰王蒸【正義】[illegible]

朮山薊【註】本草云朮一名山薊今朮似薊而生山中　楊枹薊【註】似薊而肥大今呼之馬薊【正義】[illegible]

若蘄蟠根如薑枝曰朮爲肥大當從涂鋊之說以赤朮爲抱薊也一名馬薊者蓋吳聲之轉今人呼爲蒼朮

葥王蔧註王帚也似藜其樹可以爲埽蔧江東呼之曰落帚正義說文云蕍王彗也廣韻作蒲王彗徐鍇云今落帚草也今落帚或謂落藜初生時可食蓋藜之類也註王帚至落帚○正義玉篇云王彗王帚也草可爲帚與郭註同本草有地膚陶氏謂根苗可爲埽帚唐本云北人名涎衣草或云即落帚子也圖經云其苗即獨帚也

菉王芻註菉蓐也今呼鴟腳莎正義小雅采綠云終朝采綠鄭箋云綠易得之菜也衞風淇奧云綠竹猗猗毛傳綠王芻也釋文云綠爾雅作菉音同詩疏引舍人云菉一名王芻李巡云一物二名說文云藎王芻又云藎艸也菉本草則藎草即王芻矣太平御覽引吳普本草云藎草一名黃草以其可染黃也唐本云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註引孫炎云菉蓐至腳莎○正義詩疏引某氏曰菉鹿蓐也詩證亦本孫炎註今呼爲鴟腳莎郭註作鴟腳莎文引郭註作今呼日腳莎

拜蔏藋註蔏藋亦似藜正義拜一名蔏藋說文云蔏藋也毛傳云蔏藋俗所謂灰藋也生日拜蔏藋今灰藋莖有紅綠葉銳而靑其背則白葉有黑點若沐秦今灰藋莖有紅綠葉高至數尺秋開細花色白結子如矣四月初生可食五月高至數尺秋開細花色白結子如穗

蘩皤蒿註白蒿蒿菣註今人呼靑蒿香中炙啗者爲菣蔚牡菣註無子者正義此別蒿之種與其異名也○蘩皤蒿○夏小正云二月采蘩蘩由胡由胡者蘩母也蘩母者旁勃也召南于沼于沚傳云蘩皤蒿也藁可以生蠶大藁小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大葉云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美又可以爲葅故詩云于以采蘩于沼于沚又七月云采蘩祁祁傳云蘩白蒿也所以生蠶今覆蠶種從初生至秋葉皆白故謂之白蒿其莖亦白故又名皤蒿○蒿菣說文云菣香蒿也或作藍牡蒿爲蔚陸璣疏云蒿靑蒿也荊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菣也○蔚牡菣陸疏云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新蒿按說文云蔚牡蒿也陸疏引孫炎云蔚牡蒿也今江東呼爲牡蒿古人以爲牡蒿無子者非也

蘦彫蓬薦黍蓬註別蓬種類正義說文云蓬蒿也月令云黎莠蓬蒿並興蓬類至多其生易殖別種類則蘦爲彫蓬薦爲黍蓬或以蓬爲蒿所謂蓬蒿也莊子南君書云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者乘風之勢也其秋則卷爲飛蓬

蔖鼠莞註亦莞屬也纖細似龍須可以爲席蜀中出好者正義蔖一名鼠莞書疏引樊光云詩曰下莞上簟○說文云莞艸也可以作席鼠莞即莞之屬也註纖細至爲席○正義中山經云賈超山多龍修郭氏彼註云龍須也似莞而細出山石穴中可以爲席彼鼠莞特龍須之小者爾

蘞鼠尾註可以染皂正義蘞一名鼠尾吳普本草謂之山陵翹陶宏景云田野甚多人采作滋染皂今

菥蓂大薺註薺葉細俗呼之曰老薺正義此別薺之異種也小薺要術引舍人云薺有一名大薺廣雅云析蓂馬辛也案本草析蓂一名大蕺一名馬辛生川澤及道旁是析蓂者三大於常薺之名也呂氏春秋任地篇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高誘註昔終也三葉薺亭歷析蓂是也是月之季枯死大麥熟而可穫藜故是以大薺爲析蓂也本草註云析蓂二蒔之下是大薺陶註本草亦云下是大薺其葉至老薺○以正義本草註俗呼爲老薺與郭註同

蒤虎杖註似紅草而麤大有細刺可以染赤正義蒤一名虎杖齊民要術載作杬子法如無杬以虎杖根染之屬也註似紅至染赤○正義陶註本草云田野甚多狀如大馬蓼近似紅草與郭註同今圖經虎杖斑似紅蓼

孟狼尾註似茅今人亦以覆屋正義孟一名狼尾太平御覽引如子虛賦云其卑溼則生藏茛廣志云狼尾子可作黍史記漢書音義相云黃尾草也蒹葭狼尾郎狼尾子也彼註云藏狼尾草中平馬監本作孟今從宋本作孟

瓠棲瓣註瓠中瓣也詩云齒如瓠棲正義瓠有苦葉毛傳云瓠葉苦不可食也疏引陸璣云匏葉少時可爲羹又可淹煮極美故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恆食之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其不可食甘瓠可食故案之葉可食○瓠棲至瓠棲○正義衞風碩人詩文毛傳云瓠犀瓠瓣釋文引孫炎云棲瓠中瓣也郭註本此言齒如瓠犀如白貝也瓠犀猶云齒之潔白如瓠瓣也

茹藘茅蒐註今之蒨也可以染絳正義鄭風東門云茹藘在阪毛傳茹藘茅蒐也小雅瞻彼洛矣云韎韐有奭鄭箋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韎韐祭服之鞸合韋爲之以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韐是冠弁服也士冠禮云韎韐異名其聲轉合以韎爲蒨草之名茅蒐爲一詩云靺作韎韐說文云韎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韐即士冠禮之韎韐也說文云蒨草也可以染絳史記貨殖傳云千畝卮茜其地可以染絳之類也說文茜作蒨名茅蒐草名韎韋色即茅蒐染也今音義引孫炎云蒨可以染絳今言茜草也疏引陸璣云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今圃人或作畦種蒔以染絳色赤黃是如上方見史記貨殖傳者也今紅藍花與茜草同以染紅故云相似

果贏之實栝樓註今齊人呼之爲天瓜正義果贏一名栝樓說文云栝樓果贏也本草云一名地樓詩疏引李巡云栝樓子名也形如瓜亦名天瓜所生川谷及山陰地栝樓本草云一名地樓所引亦同本草云栝樓實名天瓜郭註本此月令孟夏王瓜生呂氏春秋作王善毛詩疏云王瓜即栝樓也故詩云果贏之實亦施于宇也今栝樓生於山谷中蔓延而生其葉如瓜葉實如小瓜而長黃赤色秋冬乃熟

茶苦菜註詩曰誰謂茶苦苦菜可食正義茶一名苦菜夏小正云四月取茶月令孟夏之月苦菜秀鄭註云苦菜也名茶也是茶苦菜之物也邶風谷風云誰謂茶苦其甘如薺毛傳茶苦菜也唐風采苓云采苦采苦首陽之下陸疏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所謂堇茶如飴內則濡豚包苦用苦菜大雅云堇茶如飴是也本草苦菜一名茶草一名選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陶註云此即是今苦菜也唐本草註云苦菜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堪食但苦耳

萑蓷註今茺蔚也葉似荏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廣雅云益母茺蔚也正義萑一名蓷王風中谷有蓷毛傳云蓷鵻也詩釋文引韓詩云蓷茺蔚也韓詩註云蓷也生於水中者詩疏引陸璣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庵閭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感母也劉歆曰蓷臭穢臭穢即茺蔚也○註今茺至益母○正義本草茺蔚子一名益母一名益明一名大札陶註云茺蔚葉如荏方莖子形細長具三稜方用亦甚稀按今益母草葉似荏白華節間生子

鶨綬註小草有雜色似綬正義陳風防有鵲巢云卭有旨鷊毛傳鷊綬草也陸疏云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雜色似綬也詩釋文云鷊本亦作鶨案鷊綬草今陳州云有生食

粢稷註今江東人呼粟爲粢正義此釋稷之異名及註稷粟粱稷也說文云粢稷也或从次作粢據稷爲五穀之長故曰稷者五穀之長粟則稷之異名也月令孟春之月食麥與羊季夏之月食稷與牛鄭註云稷五穀之長王者所以祭祀而無所不食也

衆秫註謂黏粟也正義此釋稷之黏者也

戎叔謂之荏菽〔註〕即胡豆也

卉草〔註〕百草總名

蒫雀弁〔註〕未詳

蘥雀麥〔註〕即燕麥也

蘾烏蕵萰菟荄蘩菟蒵〔註〕皆未詳

黃菟瓜〔註〕菟瓜似土瓜

茢薽豕首〔註〕本草曰彘顱一名蟾蜍蘭今江東呼豨首可以燭

蠶蛹

荓馬帚〔註〕似蓍可以為埽彗

藱懷羊〔註〕未詳

茭牛蘄〔註〕今馬蘄葉細銳似芹亦可食

葖蘆萉〔註〕萉宜為菔蘆菔蕪菁屬紫花大根俗呼雹葖

滷灌〔註〕未詳

苬芝〔註〕芝一歲三華瑞草

筍竹萌〔註〕初生者

簜竹〔註〕竹別名儀禮曰簜在建鼓之間謂簫管之屬

莪蘿〔註〕今莪蒿也亦曰藁蒿

苨菧苨〔註〕薺苨

經履〔註〕未詳

莕接余其葉苻〔註〕叢生水中葉圓在莖端長短隨水深淺江東食之亦呼為莕音杏

白華野菅〔註〕菅茅屬詩曰白華菅兮

薜白蘄〔註〕即上山蘄

菲芴〔註〕即土瓜也

葍藑〔註〕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

熒委萎〔註〕藥草也葉似竹大者如箭竿有節葉狹長而表白裏

袖海山房校印

青根大如指長一二尺可啖【正義】熒一名委萎後世所謂萎熒也本草云女萎一名玉竹生太山山谷太平御覽引吳普本草云女萎一名葳蕤一名玉馬一名地節一名蟲蟬一名烏萎一名熒一名玉竹生太山山谷葉青黃相值如薑〔註〕藥草至可啖○正義圖經本草云莖幹有節葉狹而長表白裏青亦類黃精而多鬚大如指長一二尺或云青一二尺三月花結圓實

蔚芓熒〔註〕未詳【正義】蔚說文作蔚熒玉篇作熒中山經云熊耳之山有草焉其狀如蘇而赤華名曰葶薴可以毒魚葶薴蔚芓熒聲相近也

竹萹蓄〔註〕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正義】李巡云一物二名孫炎云竹一名萹蓄皆引詩綠竹猗猗釋文引韓詩作薄文亦云藩水萹筑也竹一名萹蓄又謂之萹薄離騷王逸注云萹筑也竹註引本草呼為萹蓄是也詩疏引陸璣疏云菉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色高數尺今淇澳旁生此人謂此為竹菉萹竹為一草非也毛傳云菉王芻也竹萹竹也依於陸氏以菉竹為二草詩又言毛傳云如竇王也王芻萹蓄也與韓詩萹筑言蒨蓋蘖地如黃矣後入則淇以竹為竹之淇澳釋淇澳之詩鄰道元以竹年如淇於淇或為多竹筒則不可以竹寇詢為河內代竹淇川云漢武塞決河斬淇圓之竹木特淇以為用無復此竹惟王芻編草不異毛興餘萬以為軍資今通望淇川淇上所有唯王芻蕪草而不茂是仍德遺元在北魏時已云可信也今淇水之間無所謂綠竹者引爾雅之說以為證未云本草陶注云處處有之布地而生節間白華小葉至細殺蟲入○正義呼為竹者似竹煮汁飲小兒療蛔蟲

葴寒漿〔註〕今酸漿草江東呼曰苦葴【正義】馬藍同名一名寒漿與下文蘵之酸漿太平御覽引吳普云酸漿一名寒漿本草人家多有葉亦可食子作房房中有子如梅李大皆黃赤色至熟酸漿〔註〕今酸漿也本草云處處有之○正義蜀本草云作苦蘵即此也根如菹芹白色絕苦本記索隱引郭註苦葴作烏蘵即苦色

蘱薡蕫〔註〕似蒲而細【正義】蘱一名薡蕫說文蘱草也薡蕫是也說文草之類徐鍇以謂今人所食之苐蕫言之可以為之人謂之蕫草也〔註〕未詳

荍蚍衃〔註〕未詳【正義】荍竹之蘭者穆詩疏引陸璣疏云荍一名芘芣...

薜茀光〔註〕未詳【正義】薜一名茀光下文蘵葴則蘵亦名蘵下文決明名英光聲相近也蘵下蘵一名決明決明子一名英光草名也或云英光一物四名詳見下文郭註決明至明也今本草云決明子一名羊明兩字明以草決明又名英光也後世釋本草者以羊明為二物所英光形狀亦殊郭註文云決明羊蹄葉與決明同也馬蹄決明之類說文則決明謂之草決明亦羊蹄草也故則羊蹄與決明不同

菞英光〔註〕英明也葉黃銳赤華實如山茱萸或曰菞也關西謂之薜【正義】菞一名英光廣雅云英光菞也菞茂蘵也

茭藒藒〔註〕一名白藒【正義】一茭一名藒蘇藒本草云茭乃藒一名藒莖一名藒無姑其實夷則名藒蘇本草云無姑一名藒木云無姑之茭藒莖互見於草木與郭云一名白藒則先藏其名一也名曰藒草二字之音亦如藒木云無莖藒見於草則無姑木無與郭木云一也名而釋草無姑不以為藒

瓞瓝其紹瓞〔註〕俗呼瓝瓜為瓞紹者瓜蔓緒亦著子但小如瓝【正義】說文云瓞瓝也瓝小瓜也大雅緜云綿綿瓜瓞毛傳云瓞瓝也瓞之本實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瓝故謂之瓞釋文引韓詩云瓞小瓜也孔疏引舍人云瓞名瓝小瓜也瓞子漢中小瓜日瓞孫炎云瓞小瓜子如瓝其本小絡之緜其紹瓞瓞瓝也○正義孔穎達云瓞瓜蔓之近族小瓜也

蓫薚馬尾〔註〕廣雅曰馬尾蔏陸本草云別名薚今關西亦呼為薚江東呼為當陸【正義】...

苕蘆蒞〔註〕生下田苗似龍須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正義】苕一名蘆蒞說文云芍鳧茈也後漢書劉玄傳王莽末南方饑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注引續漢書作符訾鳧茈也即今之荸薺大如指頭黑色皮厚有毛又名鳧茨

蘱薡蕫〔註〕似蒲而細【正義】蘱一名薡蕫說文云蕫鼎蕫也杜林說以為藕根蒲下入泥白處俗呼為蒲白似藕根故林云然郭云似蒲而細則非藕根也

䅯英〔註〕䅯似稗布地生穢草【正義】孟子云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趙岐注云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釋文音義引倉頡篇云荑似稗布地生穢草今之稗也字書作䅯廣雅云䅯稗似稗也說文云稗禾別也從禾卑聲郭註䅯似稗布地而生穢草○正義稗之屬也稗似禾而不成實者也北方農家種以備凶年

鉤芺〔註〕大如拇指中空莖頭有臺似薊初生可食【正義】鉤芺一名說文云芺草也味苦江南食以下氣廣雅云苦芺也名苦芺者其莖苦芺中空

𪁺鴻薈〔註〕即𪁺菜也【正義】一名鴻薈上文云𪁺山𪁺此又一名薈蓋疏引本草又謂之菜也

蘇桂荏〔註〕蘇荏類故名桂荏【正義】蘇一名桂荏說文云蘇桂荏也荏白蘇也方言云蘇亦荏也關之東西或謂之蘇或謂之荏郭注云今江東人呼荏為䕾○正義今之紫蘇也葉下紫色而氣甚香其無紫色不香似荏者名野蘇

蔷虞蓼〔註〕虞蓼澤蓼【正義】孫炎云虞蓼是澤蓼之有多種也所以該其餘也詩頌引陸璣疏云蓼水草也太平御覽引吳普本草云蓼實一名澤蓼古謂之蕀其子謂之蓼以為和也爾雅則內云蓼生田野蓼有數種一種也別名之莖為蓼菜古言書收其實以為辛物用也蓼又云鶉蔞蓼辛苦也其能害物故周頌云以薅荼蓼荼蓼朽止荼蓼茂止此虞蓼之一種也○正義顏師古急就篇註云蓼有數種水蓼生於澤中者曰澤蓼者亦謂之虞蓼一名薔虞蓼非也

䒫䓞〔註〕未詳【正義】蕛與䒫古通用史記周勃世家封為條侯漢書地理志作修條是也條與蓨古音相近孫炎音䒫地作蓚云古文苗蓨也今文作蓨其徒苗草也苗一名蓨云菟翩蓨名羊蹄似蘆菔而莖赤煮為茹滑而不美多噉令人下痢幽州謂之羊蹄又名蓫鳶詩云言采其蓫云今人謂之羊蹄本草云羊蹄一名蓄

蘴赤苗〔註〕今之赤粱粟芑白苗〔註〕今之白粱粟皆好穀【正義】此釋粱粟之異色也說文云虋赤苗嘉穀也芑白苗嘉穀也大雅生民維穈維芑毛傳云虋赤苗芑白苗孔疏云以爲粟之赤苗白苗者也其禾莖皆有赤白之異粱粟有赤苗白苗之名也孫炎云穈赤粱粟芑白粱粟皆好穀也鄭箋云虋赤粱也芑白粱也〔正義〕說文云虋赤苗嘉穀也○正義今之粟名粱者說文云粱米名也故傳皆引民要術以為粟有赤者古謂之虋後人云嘉穀猶存其名者伯夷叔齊所食首陽山之薇不已異乎舍人以當西山之薇不已異乎

秬黑黍〔註〕詩曰維秬維秠秠一稃二米〔註〕此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是【正義】此釋黍之異色及其稃中之米也詩疏引李巡云黑黍一名秬黍說文云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以釀也詩言秬秠之是也大雅生民毛傳云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鄭箋云秬黍之穀是秬秠為稃中之異號詩人以秬秠為黑黍之種也秠黍以為鬯酒芬香條暢上下也郭註云秬鬯一卣大雅江漢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鄭箋云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孔疏云禮有鬱鬯者謂鬯之以鬱金之草和而煮之以為鬯酒故有鬯名又引孫炎云秬黍之酒為鬯九命錫圭瓚秬鬯則秬之為酒也使之芬香條暢故曰鬯二十八年左傳說秬鬯一卣是也秬為黍之二者以降神此皆言秬黍為酒以黑黍一米與鬯同名秬釋文云黍之大者為一米以為酒也詩曰黑黍名秬大黍名秠〔正義〕說秬秠異釋文毛傳別用爾雅之說孔疏云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中一稃二米者也孔穎達云秬秠為黑黍之中別有二米故言二米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稃二米亦可為酒之米也毛傳云秠亦黑黍一稃二米耳宗廟之祭唯言一米為重故以二米為名說文云一稃二米必言二米者以其稃中二米不同故言二米以釋秠爾雅云秬黑黍秠一稃二米此云黑黍二米以郭引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以為秠也

稌稻〔註〕今沛國呼稌【正義】稌一名稻說文云稻稌也周頌豐年多黍多稌毛傳云稌稻也小雅白華云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大傳云稻宜水澤之地故周官稻人掌稼下地揚州宜稻周官食醫云牛宜稌鄭司農云稌稉也月令仲冬乃命大酋秫稻必齊是也天官食醫云宜稌本草分秔米為二稻米為二則稉以為稻之別名稉稻也稻本草分秔米稻米為二則稉與稌為稻之別名其一也稻為稌案說文云沛國謂稻曰稬稉稻不黏者稉與稬不黏二種其為稻一也

蔶蘬茅〔註〕蔶華有赤者為蔶蔶蘬一種耳亦猶莠華黃白異名【正義】上文云藚蕾此又別其種也說文云蔶茅蕾也一名蘬名【正義】上文云蔶蕾此又別其種也說文云蔶茅蕾也一名蘬亦名蔶者蘬也楚謂之蕾秦謂之蔶案木釋名蔶而莖葉芳蓋云案蔞芽以華莖註云蔶茅草也〔註〕蔶茅至異名○正義下文陵苕以黃華白華為異其名此類以曉人也

臺夫須〔註〕鄭箋詩云臺可以為禦雨笠【正義】小雅南山有臺毛傳云臺夫須也鄭箋云臺可以為禦雨之笠孔疏引舍人云臺一名夫須陸璣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以為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是也

藆藅〔註〕未詳【正義】釋文云藆本亦作藆藆與藆一類也郭氏通其意而傳之

莔貝母〔註〕根如小貝圓而白華葉似韭【正義】鄘風載馳云言采其蝱毛傳云蝱貝母也說文云莔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

相著有分解是也註根如釜似韭○正義本草別錄云貝母一名空草一名藥實註云出近道形似聚貝子故名貝母圖經云二月生苗莖細青色葉亦青似蕎麥葉隨苗出七月開花碧綠色八月采根此有數種郭註言白華形似韭此種罕復見之

攷蚍衃註今荆葵也似葵紫色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　正義詩東門之枌云視爾如荍毛傳荍芘芣也疏引舍人云荍一名蚍衃陸璣疏云芘芣一名荆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今註云荆葵一名芘芣○正義廣雅云荆葵也古今註云荆葵一名戎葵一名芘芣似木槿而光色奪日有紅有紫有青有白有黃莖葉不殊但花色有異耳一曰蜀葵羅願云爾雅翼成葵蜀葵之狀可也視荆葵花乃芣之名於丙者非也荆葵花似五銖錢大色粉紅有紫文縷之一名錦葵註引謝氏疑即謝嶠之說殆因詩疏連引後人溷入一郭註與太平御覽引郭註不引謝氏語

艾冰臺註今艾蒿　正義艾一名冰臺王風采葛云彼采艾兮毛傳艾所以療疾孟子云求三年之艾也趙岐註云艾可以為灸人病乾久益善急就篇註云艾一名醫草今艾為○正義騷云戶服艾以盈要兮王逸註云艾白蒿也素問釋名本草云初布地生苗莖類蒿葉背白是艾曰蒿相似以其計卿蒿也六朝人以艾為蒲九為傳會

革亭歷註實葉皆似芥一名狗薺廣雅云註正義草一名亭歷為席草孔疏云亭歷之屬以其枝葉靡細故云靡草月令以亭歷之屬爲靡草鄭註云靡草薺亭歷之屬高誘以為藥名註實葉至雅云一名狗薺大室也本草云亭歷一名大室一名大適正義廣雅云狗薺大室亭歷也本草云亭歷一名丁歷一名蕇蒿本草今近道亦有之母則公薺子細黃至苦圖經云初春生苗葉高六七寸有似薺根白枝莖俱青三月開花微黃結角子扁小如黍粒微長黃色夏則枯死

苻鬼目註今江東有鬼目草莖似葛葉圓而毛子如耳璫也赤色叢生　正義苻一名鬼目本草上品有白英別錄有鬼目云一名來甘實赤如五味陶註云俗呼白草子為鬼目蔬菜並云白英鬼目鬼目草也註今江至叢生○正義吳志孫皓傳紀天璽三年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耇家依緣東樹長丈餘葉廣四寸厚三分曲禮曰案異之云種也鬼目似梅民要術引廣州記有鬼目樹大者如李小者如鴨子○御覽引廣志云鬼目似梅則木之同名者耳

薜庾草註未詳

菝藈葜註今菝葜也或曰雞腸草　正義菝一名藈葜○註今菝至腸草○正義本草別錄有菝葜陶註云此有三種草卽雞腸也生濕地坑渠之間俗人以作羹唐本註云此菜葉似繁縷而小葉緣作蕙斷之有絲縷又似茯苓葉而中空似雞腸因得此名也又本生雅士總云小白花其莖梗作分藥與蘩縷故郭氏兩解之

離南活莌註草生江南高丈許大葉莖中有瓤正白零陵人祖曰貫之為樹　正義離南一名活莌卽下文所云通脫木也○註草謂之活莌一名通草一名附支陳藏器云通草卽通脫木生山側葉似萆麻其莖空心中有白瓤輕白可愛女工取以飾物海經云其草多寇脫郭註云寇脫草生南方高丈許似荷葉而莖中有瓤正白零陵人植而日灌之以為樹此註祖曰貫之四字疑有脫誤

蘢天蘥須葑蓯註未詳　正義鄭風山有扶蘇云隰有游龍毛傳龍紅草也箋云游龍天蘥須葑蓯詳見下文云紅龍古其大者蘬是也龍一名天蘥者山海經云有草焉其名曰龍脩詩疏引孫炎云須一名葑蓯卽下文所謂須蕵蕪也○爾雅翼云須一名葑蓯詳下文所謂須葑蓯之閒謂之蕘齊魯之閒謂之葑郭註方言云蕪菁也陳楚之郊謂之葑

或謂之幽芥詩疏引陸璣疏云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葑蕘蕪菁也陳楚之郊謂之葑趙魏之郊謂之大芥其小者謂之辛芥關之東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郊謂之大芥其小者謂之辛芥或謂之幽芥郭註云蕪菁之屬也又郭璞云爾雅舊註云江東呼蘴為蕪菁又曰須相近是須蕵蕪菁之號蕪菁南北之通稱也塞北河西有蔓菁為蕪菁根藏器云蕪菁北人名蔓菁今幷汾河朔間燒食其種者名九英蔓菁亦曰九英蘩郭氏下註云似羊蹄葉細味酢可食亦指蔓菁言之也

蒡隱荵註似蘇有毛今江東呼為隱荵藏以為菹亦可瀹食也　正義蒡一名隱荵管子地員篇云其種隱荵註本草云桔梗一名隱荵可煮食○註似蘇至食也○正義郭所說與陶宏景別錄同是桔梗葉名隱荵可互稱也陶類篇云隱荵菜名似蕨未審何據

茜蔓于註多生水中一名軒于江東呼茜　正義茜一名蔓于管子地員篇云其草魚腸與蕕說文云蕕水邊草也繫傳云似細蘆蔓生水上隱高下汎汎然也註多生至呼茜○正義蔓于一名軒于者虛賦云菴閭軒于張揖云軒于猶草也生水中揚州有之又謂之于後漢書馬融傳註云于一名蕕生於水中

菌䕡註作履苴草　正義菌一名䕡說文云蔽也可以束或作蕢蕢蔽以為蕢之類也釋文引字苑云蕢苴

底履

柱夫搖車註蔓生細葉紫華可食今俗呼曰翹搖車　正義柱夫一名搖車可食之菜也本草拾遺作翹搖云幽州謂之翹搖是矣生平澤蔓生如登豆紫花○正義今俗呼翹搖以二月開小花紫白色俗謂之野蠶豆亦名小巢菜

出隧蘧蔬註蘧蔬似土菌生菰草中今江東啖之甜滑音氈氍　正義出隧一名蘧蔬又一名蔣菰當作苽說文云苽雕苽一名蔣又云蔣菰也天官食醫云魚宜苽鄭以苽為九穀之一所謂安胡之米以九月結實宋玉賦云為雕胡之飯枚乘七發所謂蘧蔬至甄云甄以手○正義皆是也南方呼菰首為茭白芽本草唐本註云菰根生水中葉如蒲葦其苗有莖梗者謂之茭白如小兒臂故名菰手久則心中生白臺如小兒臂謂之菰首其根似茭白生水中南方人名之菰首又謂之茭白今北方亦有之

蘄茝蘪蕪註香草葉小如萎狀淮南子云似蛇牀山海經曰臭如蘪蕪　正義蘪蕪一名蘄茝史記索隱引樊光云藁本一名蘪蕪根名蘄茝也索隱又引對云名江蘺本草云蘪蕪一名薇蕪芎藭苗也本山一名江蘺生雍州川澤云芎藭苗也蘪蕪者為芎藭之一名五分自則亦非芎藭葉是者三是也為藭蘪蕪之類也本草云芎藭高狀如蘪蕪葉者一名蘪蕪大葉是子地員篇云五臭之狀云蛇牀也引蘪蕪云藍臭者為香者蘼子以不蘭蕪之與香芷芑之香蘪引管子云淮南子云若芎藭之與藁本也本狀之蛇牀也與蘪蕪者蘪蕪善草不蛇狀其蛇牀者臭藥自別蘪蕪者以太蘪蕪本是也御覽引郭氏山海經云燕西山草陽狀之實自別蘪蕪以太蘪蕪者是也御覽引郭氏其臭如蘪蕪名曰杜衡南山經云洞庭之山其草多蘪蕪

茨蒺蔾註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見詩　正義茨一名蒺蔾墉有茨云牆有茨不可埽也毛傳茨蒺蔾也楚茨云楚楚者茨說文云蒺蔾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本草一名休羽一名即蔾子有刺一名升推一名狗骨一名止行云蔾一名旁通一名屈人一名止行一名豺羽一名升推別錄云蒺蔾子一名即蔾一名茨說文引詩作薺云蒺蔾也詩云牆有薺又小雅楚茨云楚楚者茨

茨楚詞草何引作楚楚者茨

蘮蒘竊衣註似芹可食子大如麥兩兩相合有毛著人衣　正義蘮蒘一名竊衣王逸九思作竊衣齊民要術引孫炎云似芹江淮閒食之實如麥兩兩相合有毛著人衣○正義蘮蒘自註云草名註似芹至人衣郭註本孫炎

髦顛蕀註細葉有刺蔓生一名商蕀廣雅云女木也　正義顛蕀一名髦是也本草云天門冬一名顛勒抱朴子云天門冬一名顛棘細葉至丈也○正義圖經云天門冬春生藤蔓大如釵股高者至丈餘葉如茴香極尖細而疏滑有逆刺亦有刺者其葉如絲杉而細散皆名天門冬夏生白花亦有黃色者秋結黑子在其根枝傍入伏後無花暗結子其根白或黃紫色大如手指廣雅云顛棘女木也

雚芄蘭註雚芄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　正義雚一名芄蘭衛風云芄蘭之支毛傳云芄蘭草也鄭箋云芄蘭柔弱恆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說文作芄引詩作芄蘭之枝註雚至可啖○正義郭氏連舉雚芄則當云雚一名芄蘭王名一名蘿舊疏引陸璣疏云芄蘭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是郭所字也詩疏引陸璣疏云芄蘭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之有白汁人家多種之葉厚而大可生啖亦可蒸煮食之本草云雀瓢一名女青陶註云女青是蘿摩別名以蘿摩葉似女青故亦名雀瓢

蕁莐藩註生山上葉如韭一曰蝭母　正義說文云蕁莐藩也繫傳云今之知母一名蝭母○正義本草云知母一名蚳母一名連母一名野蓼一名地參一名水參一名水浚一名貨母一名蝭母別錄云一名女雷一名女理一名兒草一名鹿列一名韭逢一名兒踵草一名東根一名水須一名沈燔一名蕁圖經云四月開青花如韭花八月結實

蕍蕮註今澤蕮　正義蕍一名蕮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澤蕮也陸璣詩疏云蕍一名澤蕮一名牛脣今澤蕮○正義本草云澤瀉一名水瀉一名鵠瀉圖經云春生苗多在淺水中葉似牛舌獨莖而長秋時開白花作叢似穀精草

蔨鹿蘿其實莥註今鹿豆也葉似大豆根黃而香蔓延生　正義蔨一名鹿蘿其實名莥說文云莥鹿蘿之實名是也又云蔨鹿藿也讀若剽案下文蔨鹿蘿子也註今鹿豆○正義鹿蘿一名鹿藿異故徐鍇以為鹿藿文鹿豆一名也○正義鹿豆今似葛而實長可蒸食一名營菽

薃侯莎其實媞註夏小正曰薃也者莎蓨媞者其實　正義說文云莎鎬侯也繫傳云莎一名侯莎一名緹也毛萇傳云地毛莎猶言侯莎侯莎其實名緹也廣雅云莎一名鎬侯文選註引司馬彪云莎草也今青莎草也一名香附子急就篇註云莎一名侯莎郎今青莎也所謂以路無莎莎為蓑即夏小正所謂臺夫也本草別錄以莎一名莎草頭香附子是也小正又正月緹縞縞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何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今莎根有香結子相連生有細黑色之也其大者如羊棗而鈎

莞苻蘺其上蒚註今西方人呼蒲為莞蒲蒚謂其頭臺首也今江東謂之苻蘺西方亦名蒲中莖為蒚用之為席　正義說文云莞艸也可以作席讀若丸又云苻蘺也蒚夫蘺上也又云莞夫蘺也以莞為夫蘺小雅斯干云下莞上簟鄭箋云莞小蒲之席也又云蒲蒚也毛詩云白華有蒲與蒚陳風有蒲與蒚鄭箋云蒲蒚今蒲也水中生水草也下文云莞苻蘺其上蒚通作蒲西方人呼蒲為莞蒲蒚謂其頭臺首也○正義說文又云蒚

云蜘將生華先抽莖蕢今謂菜臺是也用之爲牀者誤云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之異爲席有精有麤故得爲兩種也又本草曰莞一名莞一名苻離王逸楚詞註莞夫離也與郭異

荷芙渠註別名芙蓉江東呼荷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註莖下白蒻在泥中者其華菡萏註見詩其實蓮註蓮謂房也其根藕其中的註蓮中子也的中薏註中心苦〇正義詩疏引李巡云皆分別蓮莖華葉實之名後世稱名多假借當以爾雅分別者爲正也〇荷芙渠〇荷一名芙渠李巡云芙渠其總名也鄭風云隱有荷華毛傳〇荷華扶渠也是芙蕖本當作扶渠後世謂之荷〇其莖茄〇陸璣疏云其莖爲茄說文云茄芙蕖莖也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〇其葉蕸〇其葉蕸家並無此句唯郭本有之〇詩疏引舍人云其葉名蕸釋文云蕸本或作荷同今荷葉初生小如錢暑月葉大者如盤孟蕸者言其大也〇其本蔤〇芙蕖之本名蔤此爲萌芽初發穿泥而上初生之名〇其本蔤與根別言之也說文云蔤夫渠本繫傳云藕節上初生者〇莖時萌芽殼也〇其華菡萏〇芙蕖之華名菡萏說文作菡萏云菡萏芙蓉華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容爾雅翼引陸璣疏云其華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蕖〇芙蕖葉今詩以六七月華落其實有名二種〇其實蓮〇其實蓮說文云蓮芙蕖之實也周書云蓮白後世所謂蓮房也〇蓮大者如臂長寸餘其根藕〇隨其名蓮葉長者謂於泥中房也說文云蓮芙蕖根藕文作蕅〇其中的〇釋文引本草云一名水芝丹是也〇中的釋蓮房之子名的爾雅翼引詩義疏云的五月中生生噉脆至秋表皮黑的成可食也其中薏〇疏云房中子也的中有青長三分如鉤爲薏味甚苦故里語云苦如薏是也〇正義益氣令人輕身心苦者也陸璣疏云可磨以爲飯如粟飯輕身益氣令人強健又可爲糜云芙渠是也〇荷意以爲衣註別名芙蓉江東呼荷〇正義此云今江東人呼荷華爲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爲荷亦以蓮爲荷蜀人以藕爲茄或用其母爲華名或用根子爲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是也〇見詩毛傳陳風澤陂云有蒲菡萏菡萏荷華也

紅蘢古其大者蘬註俗呼紅草爲蘢鼓語轉耳〇正義上文云紅蘢古此又詳釋之也爾雅詩疏引舍人云紅名蘢古其大者名蘬是釋文以蘬爲蘢之大者說文以蘬爲蘢之別名與下文連屬讀不同也鄭風毛傳云龍紅草也鄭箋云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今水葒莖麤有毛葉大如商陸者蓼之種後世所謂水葒也又生水澤中高丈餘玉篇云蘢馬蓼也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玉篇云蘢馬蓼也馬蓼之類陶註本草云馬蓼生下溼地莖斑葉大有黑點其最大者名蘢鼓唐本註云蘇雅云一名蘢鼓其最大者不名蘢鼓陶謂蘢鼓之蘢即紅蘢之蘢古文鼓爲語轉紅與蘢聲近故註呼之後世俗本云書引蓼爲蘢與蓼雅舊註

差蘦實註蘦子味甘〇正義差蘦之實名差鄭註郊特牲云差屬也差蘦之實〇今以爲冬青差苦通冬美冬不死故蓮冬而實秋露爲甘之屬物行曰生寒冬也蘦美冬而美亦氣所以蘦冬屬之也其味甘故俗谷風云其甘如薺註云薺味苦蘦不同薺經云苦茶蘦之甘與苦不同故皆云以其不同也陶註本草云薺生也蘦苦也與異云者多是人所食者其葉作羹其實名差〇本草經云蘦甘草也

䕡枲實註禮記曰苴麻之有䕡枲麻註別二名〇正義此釋枲實之名及麻之異名也〇䕡枲實〇說文云萉枲實也或作䕡之子名麻實也說文云萉枲實也或作䕡〇禮記作苴枲實〇月令食麻與犬〇芓者麻母也〇爲說文云芓麻母也〇䕡枲實〇說文云枲麻也萉枲實者也〇今謂之麻子其實可以爲油〇麻子名黂說文云黂枲實也〇說文作萉〇麻者皆禮記之枲實者〇

須葑蓯〇正義詳上〇薞蕪註薞蕪似羊蹄葉細味酢可食菲芴註即土瓜也〇蒠菜註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〇正義須葑蓯此又云菲也邶風谷風云采葑采菲其異名也上文云菲芴此云菲息菜是其異名也

蕢赤莧註今莧菜之赤莖者〇正義莧之赤者名蕢莧有二種人莧白莧也說文云莧菜也陸佃埤雅云莧有六種有人莧赤莧白莧紫莧馬莧五色莧也今人莧赤莧皆人所食者也〇正義蕢之爲言赤也說文云蕢赤莧也下列子天瑞篇云莧性之小者爲人莧也

蘠蘼虋冬註門冬一名滿冬本草云〇正義蘠蘼之一名虋冬今之天門冬也說文云虋赤苗嘉穀也此天門冬之苗似之故亦名虋冬本草云天門冬一名顛勒夏生葉如韭冬不死者名虋冬本草經云麥門冬一名馬韭一名虋冬一名滿冬郭氏所見本作滿冬也

蔨茈註未詳〇薽䕢註葉似碎莖毛黑布地冬不死一名貫渠廣雅云貫節〇正義別三名貫渠一名貫節本草云貫眾一名貫節一名貫渠一名百頭一名虎卷一名扁苻是也郭引本草云貫眾葉青黃色兩兩相對莖黑毛叢生冬夏不死四月花白七月實黑聚相連卷旁生正月二月採根陶註本草云貫眾所在山谷有之葉如大蕨其根形色毛芒全似老鴟頭故呼爲老鴟頭也

莙牛藻註似藻葉大江東呼爲馬藻〇正義此別藻之大者一名牛藻〇陸璣詩疏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

蓫薚馬尾註廣雅曰馬尾蔏陸本草云別名薚今關西亦呼爲薚江東呼爲當陸〇正義蓫薚一名馬尾本草云商陸一名蓫薚一名當陸一名白昌一名夜呼〇說文云薚當陸也易夬九五云莧陸夬夬孔疏引董遇云莧陸一名商陸子夏傳云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也馬融鄭玄王肅皆云莧陸一名商陸

萍蓱註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薸其大者蘋註詩曰于以采蘋〇正義此釋萍蓱大小之異名也說文云萍苹也無根浮水而生者說文又云蘋大萍也詩召南采蘋毛傳云蘋大萍也陸璣疏云其麤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萍季春始生可糝蒸爲茹又可苦酒淹以就酒〇

莃菟葵註頗似葵而小葉狀如藜有毛汋啖之滑〇正義莃說文云菟葵也本草圖經云菟葵苗如石龍芮而葉光澤花白似梅其莖紫黑煮啖極滑所在下澤田間皆有之人多識之

芹楚葵註今水中芹菜〇正義芹一名楚葵說文云芹楚葵也周官醢人加豆之實有芹菹詩云言采其芹陶註本草云芹生水中莖葉似芎藭其葉作菹生熟皆可食

藬牛蘈註今江東呼草爲牛蘈者高尺餘許方莖葉長而銳有穗穗間有華華紫縹色可淋以爲飲〇正義郭璞云今藬一名牛蘈

……之謂花者乃爾雅所謂苗也

藚，牛脣。註：毛詩傳曰：水舄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正義】詩汾沮洳云……[illegible]

苹，藾蕭。註：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正義】[illegible]……爲茵陳……[illegible]

連，異翹。註：一名連苕，又名連草，本草云。【正義】連一名異翹，今謂之連翹，本草云：一名蘭華……[illegible]……本草謂之連翹。

澤，烏蘾。註：即上蘾也。【正義】上文云蘾烏蘾，此別其異名。

傅，橫目。註：一名結縷，俗謂之鼓箏草。【正義】……[illegible]……

釐，蔓華。註：一名蒙華。【正義】釐一名蔓華，說文作萊，蔓華，徐鍇以爲釐與萊音同是也。小雅云：北山有萊。……[illegible]

蔆，蕨攗。註：蔆，今水中芰。【正義】……[illegible]……

大菊，蘧麥。註：一名麥句薑，即瞿麥。【正義】大菊一名蘧麥……[illegible]……

薜，牡贊。註：未詳。【正義】說文云：薜，牡贊。釋文本贊作贊。

葥，山莓。註：今之木莓也，實似藨莓而大，亦可食。【正義】葥一名山莓……[illegible]

齧，苦堇。註：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正義】……[illegible]

藫，石衣。註：水苔也，一名石髮，江東食之。或曰藫葉似𩏂而大，生水底，亦可食。【正義】……[illegible]

蘜，治蘠。註：今之秋華菊。【正義】……[illegible]

唐、蒙，女蘿。女蘿，菟絲。註：別四名，詩云：爰采唐矣。【正義】……[illegible]

苗，蓨。註：未詳。【正義】即上文所謂蓨也，詳見上。

茥，蒛葐。註：覆葐也，實似莓而小，亦可食。【正義】一名蒛葐，太平御覽引孫炎云：青州呼……[illegible]

芨，堇草。註：即烏頭也，江東呼爲堇，音靳。【正義】芨一名堇草……[illegible]

[illegible]，百足。註：未詳。【正義】說文以[illegible]爲山韭，此云百足，蓋異種而同名也。

菺，戎葵。註：今蜀葵也，似葵，華如木槿華。【正義】……[illegible]

蘻，狗毒。註：樊光云：俗語苦如蘻。【正義】……[illegible]

垂，比葉。註：未詳。

蕧，盜庚。註：旋蕧，似菊。【正義】蕧一名盜庚……[illegible]

茡，麻母。註：苴麻盛子者。【正義】麻母一名茡……[illegible]

瓝，九葉。註：今江東有草，五葉共叢生一莖，俗因名爲五葉，即此類也。【正義】……[illegible]

藐，茈草。註：可以染紫，一名茈莀，廣雅云。【正義】……[illegible]

倚商，活脫。註：即離南也。【正義】……詳見上。

袖海山房校印

蘵，黃蒢。註：蘵草葉似酸漿，華小而白，中心黃，江東以作葅食。正義：蘵一名黃蒢。夏小正云：二月采蘵。蘵，草也。蘵與藏通，藏草可食之菜，故古者以紀候焉。註蘵草至葅食○正義：顏氏家訓云：江南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或紫或黑。郎爾雅蘵黃蒢，今河北謂之龍葵。本草陶註云：益州有苦菜，乃是苦蘵。唐本註云：苦蘵即龍葵也，俗亦名苦葵，非茶也。龍葵所在有之，葉圓花白，子若牛李子，生青熟黑，但堪煮食，不任生啖。

藒車，芞輿。註：藒車，香草，見離騷。正義：藒車一名芞輿。太平御覽引廣志云：藒車香，味辛，生彭城，高數尺，黃葉白華。齊民要術云：凡樹木蟲蛀者，煎此香冷淋之，即辟也。註見離騷○正義：離騷云：畦留夷與揭車兮。王逸註云：揭車亦芳草，一名芞輿。

權，黃華。註：今謂牛芸草爲黃華，華黃，葉似荍蓿。正義：權一名黃華，芸之類也。夏小正云：正月采芸，爲廟菜也；二月榮芸。月令云：仲冬之月芸始生。鄭註云：芸，香草也。權與芸相似而香氣過之。註今謂至荍蓿○正義：說文云：芸，艸也，似目宿。是芸本似荍蓿也。羅願云：芸謂之芸蒿，似邪蒿而香可食。芸亦與荍蓿相似，其莖幹婀娜可愛，世人種之中庭。案牛芸亦種之於階下，王氏談錄所謂草如苜蓿，摘之香烈於芸者也。

蔨，春草。註：一名芒草，本草云。正義：本草衍義引孫炎云：藥草也，俗呼爲莽草。中山經云：葉之山有莽草焉，可以毒魚。郭氏彼註今用之殺魚。註一名至草云○正義：本草有莽草，別錄云一名葞，一名春草。陶註云：音有葉青辛烈者良，又用擣以和陳粟米粉納水中，魚吞即死浮出。是莽草一名春草，亦作茵草，郭云芒草，所見本異也。或云本草白微一名春草，此言白微非莽草也。

蔠葵，蘩露。註：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正義：蔠葵一名蘩露，葵類之可食者，後世所謂藤菜也。註承露至黃色○正義：本草陶註云：落葵一名承露，蓋以其葉能承露，故謂之蘩露矣。蜀本註云：蔓生，葉圓厚如杏葉，子似五味子，生青熟黑，處處有之。齊民要術引郭註多「實可食」三字。案今藤菜以三月種，嫩苗可食，五月蔓延，其葉可作蔬，未聞食其實者，檢諸本郭註俱無此三字。

菋，荎藸。註：五味也，蔓生，子叢在莖頭。正義：菋一名荎藸。說文云：菋，荎藸也；藸，艸也。即廣雅所云會及五味也。太平御覽引吳普本草云：五味一名元及。註五味至莖頭○正義：陸璣詩本草云：其核似猪腎。唐本註云：五味皮肉甘酸，核中辛苦，都有鹹味，此則五味具也。圖經云：春初生苗，引赤蔓於高木，其長六七尺，葉小圓似杏葉，三四月開黃白花，類小蓮花，七月成實，如豌豆許大，生青熟紅紫，今有數種，大抵相近。

荼，委葉。註：詩云：以茠荼蓼。正義：詩疏引舍人云：荼一名委葉。釋文本作荼。菜也。王肅云：荼，陸穢草，謂委葉也。註詩云至荼蓼○正義：周頌良耜文。詩疏謂某氏引此詩，郭註與某氏同也。今毛詩作以薅荼蓼，說文引詩作既茠荼蓼，茠亦薅字，或云田草也。

皇，守田。註：似燕麥，子如彫胡米，可食，生廢田中，一名守氣。正義：此稗草之類也。皇一名守田。羅願云：稗米可爲飯，生水田中，苗子似小麥而小，四月熟，久食不飢，爾雅所謂皇守田也。註似至守氣○正義：郭氏舉燕麥即雀麥，彫胡即蘧蔬之米，所謂菰米也，詳見上文。以一名守氣者，所以廣異名。急就篇註云：半夏亦名守田，物之同名而殊實者也。

鉤，藈姑。註：鉤𤓰也，一名王瓜，實如瓝瓜，正赤，味苦。正義：鉤一名藈姑。廣雅云：藈姑，瓠瓤，王瓜也。月令：四月王瓜生。鄭註當爲上文之菝楔，張揖以爲菝楔，諸儒之說蓋定論，鄭未能決也。註鉤瓠至味苦○正義：郭註本廣雅，兼采本草爲義也。本草云：王瓜一名土瓜。陶註云：土瓜生籬院間，子熟時赤如彈丸。唐本註云：四月生苗延蔓，葉似栝樓葉，但無叉缺，有毛刺，五月開黃花，花下結子如彈丸，生青熟赤，根似葛而細多糝。

望，乘車。註：可以爲索，長丈餘。正義：望一名乘車。乘當作乘，玉篇云：乘，渠列切，草名。陸本作乘，今爾雅本仍有作乘者。註可以至丈餘○正義：今田野間有草長而堅韌，野人刈以爲繩索，俗謂之芒草，芒望聲近而轉也。

困，衱袶。註：未詳。正義：袶今本作袶，釋文云本今作袶，廣韻引爾雅作衱袶。

欙，烏階。註：即烏杷也，子連相著，狀如杷齒，可以染皁。正義：欙一名烏階，草之屬也。註即烏至染皁○正義：舊疏云：俗謂之狼杷是也。案陳藏器本草云：狼杷草生山道旁，與秋穗子並可染皁。

杜，土鹵。註：杜衡也，似葵而香。正義：杜一名土鹵。離騷云：雜杜衡與芳芷。杜衡即後世所謂馬蹄香也。圖經本草云：杜衡春初於宿根上生苗，葉似馬蹄，高二三寸，莖如麥稾，每窠上有五六葉，或八九葉，別無枝蔓，貼地生葉，花暗，結實如豆，中有碎子，苗葉俱青。註似葵而香○正義：釋文引本草云：杜衡，味辛香，人衣體。陶註云：根葉都似細辛，唯氣小異耳。本草經又有杜若，一名杜衡。陶註云：葉似薑，根似高良薑而細，氣味辛香，又絕似旋葍根，殆欲相亂。如陶之言，二種並不似葵，或恐郭誤耳。案文選子虛賦註引張揖云：杜衡，其狀若葵，其臭如蘼蕪。是張揖與郭氏同也。史記索隱引博物志云：杜衡一名土杏，其根一似細辛，葉似葵。郭註不誤也。土杏疑即土鹵傳寫之訛。陸氏欲合杜衡杜若爲一，然本草分見，不得牽合爲一。廣雅以杜衡即楚衡，是矣。

盱，虺牀。註：蛇牀也，一名馬牀，廣雅云。正義：盱一名虺牀，淮南王書所謂似蘼蕪者也，詳見上文。本草云：蛇牀子一名蛇米。別錄云：一名虺牀，一名思鹽，一名繩毒，一名棗棘，一名牆蘼。陶註云：近道田野墟落間甚多，花葉正似蘼蕪。圖經云：三月生苗，高二三尺，葉青碎，作叢似蒿枝，每枝上有花頭百餘，結同一窠，似馬芹類，四五月開白花，又如散水。註蛇牀至廣雅云○正義：廣雅云：蛇粟、馬牀，蛇牀也，異名也。

蘇，薂。註：未聞。正義：閻若璩云：爾雅以薂釋蘇。案玉篇云：薂，蘇子菜。而薂亦名蘇，即上文之薂蘇也，亦名滋菜，是一物也。

赤枹薊。註：即上枹薊。正義：此即枹薊之赤色者，後世所謂蒼木也。

菟奚，顆涷。註：款冬也，紫赤華，生水中。正義：菟奚一名顆涷。廣雅云：苦萃，款涷也。本草云：款冬一名橐吾，一名顆東。急就篇云：款東、貝母、薑、狼牙。顏師古註云：款東即款冬也，亦曰款涷，以其凌寒叩冰而生，故爲此名也。一名兔奚，亦曰顆東。急就篇又云：半夏、皁莢、艾、橐吾。註云：橐吾似款冬而腹中有絲，生陸地，華黃色，一名獸須。是款冬與橐吾爲二物矣。款冬以冬生，冬月華，故楚詞九懷云：款冬而生兮，彫彼葉柯。言款冬獨生，百卉俱彫也。水經注又引述征記云：洛水至歲末凝厲，則款冬茂悅曾冰之中。註紫赤至水中○正義：藝文類聚引吳普本草云：款冬十二月花黃色。陶註本草亦云：形如宿蓴未舒者，其腹裏有絲，其花乃似大菊花。所說花色與郭異。唐本註云：葉似葵而大，叢生，花出根下。此一通郭氏所謂紫赤華者也。圖經云：款冬有兩種，其說疑冬有花紅者一種，葉如荷而紅花者一種。據顏師古急就篇註，則黃華而腹中有絲者乃橐吾，而非款冬也。郭氏謂紫赤華者爲款冬，萬不同陽煦陰熱。冬之生，據冰堅凝之所，體所安焉，知溪凝物。

中馗菌。註：地蕈也，似蓋，今江東名爲土菌，亦曰馗廚，可啖之。小者菌。註：大小異名。正義：菌之大者名中馗，其小者名菌。說文云：菌，地蕈也，蕈叢生田中。又云：菌，地蕈。今蕈多生田野間，中馗之名蓋因其生之地矣。說文又云：蕈，桑䓈也。繫傳云：蕈多生桑楮之上也。今人食蕈以生樹者爲良，樹上之蕈皆小者也。莊子云：朝菌不知晦朔。崔譔云：糞上芝，朝生暮死，晦者不及朔，朔者不及晦。此指土菌而言也。註地蕈至啖之○正義：說文繫傳云：地蕈似釘蓋者名菌。物類相感志引孫炎云：聞雷即生，俗呼地蕈，白如脂，可食，亦名地蕈。北丁馗廚，江東人今呼土菌可食者，是郭註所本也。北丁馗廚疑當從郭註作馗，亦曰馗廚。釋文引舍人本作中鳩，云菟名顆涷，顆涷名中鳩。案款冬無中鳩之名，而地蕈亦名地廚，則不得以中馗屬，郭氏所不取也。眾經音義引郭註名馗廚，上菌作呼爲土菌。

苨，小葉。註：未聞。正義：釋文云：苨本或作䒬。說文云：䒬，麻蒸也。管子地員篇謂麻之細者如蒸，細即小也，故爲小葉之麻，所以別於山麻也。

苕，陵苕。註：一名陵時，本草云。黃華蔈，白華茇。註：苕華色異名。下不同。正義：詩疏引舍人云：苕，陵苕也。黃花名蔈，白華名茇，別華色之名也。齊民要術引孫炎云：苕華色異名者。小雅云：苕之華。毛傳云：苕，陵苕也。疏引陸璣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皁，煮以沐髮即黑，所以別於陳風之旨苕也。鼠尾可以染皁者也。鼠尾與陵苕自爲二物，陸氏特以其華紫相似而混言之。然鼠尾草有紫赤一種，絕無黃華白華者，其不得爲陵苕明矣。余鎔繫傳謂陵苕即凌霄是也。本草有紫葳，唐本註謂之凌霄，夏生，依大木久延至顛。鄭箋謂陵苕之華紫赤而繁。今凌霄以夏秋之間華開，色紫赤，一枝數華十餘，誠爲繁矣。葉青，詩所謂其葉青青也。至云其黃矣，汎言花之黃者，不指黃華而言。黃華者名蔈，今凌霄之諸黃色者也。白華者名茇，唐本註謂山中亦有白花者也。註一名至草云○正義：太平御覽引吳普本草云：紫葳一名武威，一名瞿麥，一名陵居腹，一名鬼目，一名茇草，不言其名陵時。詩疏引某氏曰：本草云陵時一名陵苕。是郭氏用其所見本異也。○苕華至不同○正義：史記趙世家云：顏若苕之華。集解引綦毋邃云：陵苕之草，其華紫。今陵霄花皆紫赤色。黃華白華，色之異者耳。說文云：蔈，苕之黃華也。之皆華爲茇，是茇爲統名，陵苕之白華亦名茇也。

蘸，從水生。註：生於水中。正義：釋文云：蘸草生江水中，是水草之屬也。

薇，垂水。註：生於水邊。正義：召南草蟲云：言采其薇。毛傳：薇，菜也。疏引陸璣疏云：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小雅言采薇：薇亦作止，薇亦柔止，薇亦剛止。遣戍者有先後輩，故謂之生者，薇之漸茂而且堅也。古者用以芼羹，公食大夫禮所謂豕薇矣。薇一名垂水，而陸璣以爲山菜者，小雅言山有蕨薇，逸詩云：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故以爲山菜，然水澤亦有之，各隨所見而名之也。註生於水邊○正義：釋文引顧野王云：水濱生，故曰垂水。太平御覽引廣志云：薇葉似萍，可蒸食。徐鍇繫傳云：薇似大萍。蘇頌本草云：薇生水旁，葉似萍。皆以薇爲水草也。案說文云：薇，菜也，似藿。則高原下隰皆有之，不定爲水菜也。蜀人謂之巢菜，今呼野豌豆。

薜，山麻。註：似人家麻，生山中。正義：麻之生於山者，異其名也。

莽，數節。註：竹類也，節間促。桃枝，四寸有節。註：今桃枝節間相去多四寸。鄰，堅中。註：竹類也，其中實。簢，筡中。註：言其中空，竹類。仲，無笐。註：亦竹類，未詳。箘，簬。註：箘，簬屬也。周禮曰：箘簬楛。篠，蕩。註：別二名。正義：上文云：筍，竹萌；蕩，竹。此又別其種類與其異名也。○莽數節○說文云：節，竹約也。竹節之促數者名莽。今小竹編地而生，其節密促，蓋以其雜於叢莽，故謂之莽矣，俗呼爲馬鞭竹。○桃枝四寸有節○竹節之疏有至四寸者名桃枝。春官司几筵云：加次席黼純。鄭注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賈疏云：鄭見漢世以桃枝竹爲席，次第行列成其文章，故言之也。案後世以桃枝竹爲笪，謂之桃笙。吳都賦註云：桃笙，桃枝簟也。又有桃枝竹杖，魏略

注云桃枝竹屬可爲杖○鄰堅中○竹雖有中實者名鄰本
荼中○竹雖之中實者名節○竹箭有中王篇與字林同○閔
[illegible]
[illegible]中空無節
[illegible]說
[illegible]大籥謂之產
[illegible]其中謂之仲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枹霍首素華軌鬷註皆未詳 正義枹通作苞如詩苞有三蘖玉篇云枹有三枒是也說文云苞艸也南陽以爲麤履廣韻云素華一名軌鬷其形狀未詳

芏夫王註芏草生海邊似莞蘭今南方越人采以爲席 正義芏一名夫王釋文云今南人以此草作席呼爲芏音杜註芏草至爲席○正義陳藏器本草云芏一名江蘺子似莞生海邊可爲席廣韻亦云似莞生海邊可爲席與郭註同監本無方字今從宋本

蘻月爾註即紫綦也似蕨可食 正義蘻一名月爾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綦菜也葉狹長二尺食之微苦即今英菜也詩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毛詩釋文引本作綦與義疏同說文作綦月爾也則作綦者是也詩疏引陸璣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詩箋至可食○正義紫綦蕨類邢疏引李時珍云似蕨有花而味苦謂之迷蕨初生亦可食即月爾也

葴馬藍註今大葉冬藍也 正義葴一名馬藍夏小正云五月啓灌藍蓼啓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者聚生者也記時也月令云仲夏令民毋艾藍以染此言藍草至仲夏始可分別其叢使之稀散故不欲遽刈之也小雅采綠云終朝采藍鄭註地官以藍蒨象斗爲染草之屬註今大至藍也○正義說文云葴馬藍也藍染青艸也藍草所以染青故荀子云青出於藍子虛賦云高燥則生葴薪即馬藍也馬藍與蔑同名葴而實異史記索隱引爲一草非也

姚莖涂薺註未詳

苄地黃註一名地髓江東呼苄 正義苄一名地黃公食大夫禮云今文苦爲苄是古者用以芼羹矣淮南覽冥訓云地黃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高誘註一名至呼苄○正義廣雅云地髓地黃也本草云地黃一名地髓一名苄一名芑陶註云[illegible]秀好實如小麥蜀圖云二月生葉似車前高者及尺餘低者[illegible]

三四寸花紅紫色亦有黃花者其實作房如連翹子甚細而沙褐色

蒙玉女註蒙即唐也女蘿別名 正義說文云蒙玉女也繫傳云即女蘿也詳見上文

拔龍葛註似葛蔓生有節江東呼爲龍尾亦謂之虎葛細葉赤莖 正義拔一名龍葛唐本草陶註云五葉莓一名龍草蔓生[illegible]援間作藤唐本作烏蘞莓註云蔓生下澤葉似白蘞註似葛至赤莖○正義此葛之別類所在有之蔓引而長故江東呼爲龍尾莖端五葉分張又似瓜葉蔓柔而有稜亦謂之虎葛也其莖赤色俗又謂之赤葛

遂牡茅註白茅屬 正義經傳多言白茅此別其類之異者也詩疏引陸璣疏云茅之白者古用包裹禮物以充祭祀縮酒用之案茅與菅相似故詩言露彼菅茅茅之香者與蕭相近天官甸師所謂祭祀共蕭茅也牡茅一名遂舊疏以爲茅之不實者也

蓤耳苓耳註廣雅云枲耳也亦云胡枲江東呼爲常枲或云苓耳形似鼠耳叢生如盤 正義蓤耳一名苓耳周南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荀子解蔽篇云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毛傳云卷耳苓耳也頃筐易盈之器也蓋本荀子爲訓淮南覽冥訓云位賤尚枲高誘註云卷耳菜名也幽冀謂之檀菜雒下謂之胡枲主是也至微賤也案卷耳可食之菜故詩人以此篇言能官人故淮南以尚枲爲官者相傳之舊說也卷耳一名葹離騷云資菉葹以盈室兮蓋以其實多刺故屈之比諸葹之類各自取喻九思云枲耳兮充房猶離騷志也註廣雅至如盤○正義廣雅云苓耳葹常枲胡枲枲耳也詩疏引陸璣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耳璫幽州人謂之爵耳是也案今人呼爲常思菜即常枲之說而郭亦引或說者說文繫傳云蒼耳生林楖木根此即所謂叢生如盤者存異說也

蕨虌註廣雅云紫蕨非也初生無葉可食江西謂之虌 正義召南云言采其蕨疏引舍人云蕨一名虌齊民要術引陸璣疏云蕨山菜也初生似蒜莖紫黑色二月中高八九寸先有葉爲茹滑美如葵今隴西天水人及此時而乾收秋冬嘗之又云以進御三月中其端散爲三枝枝有數葉葉似青蒿而麤堅長不可食周秦曰蕨齊魯曰虌註廣雅至之虌○正義廣雅云茈綦蕨也蓋以紫綦似蕨故誤合爲一也初生無葉者詩釋文云俗云初生似虌腳故名焉

蘦卭鉅註今藥草大戟也本草云 正義蘦一名卭鉅淮南繆稱今藥至草云○正義本草云大戟一名卭鉅陶註云近道處處有之蜀本註云似甘遂而高大葉有白汁花黃根似細苦參

蘩山胡註未詳 正義夏小正云蘩由胡由胡者蘩母也即上文皤蒿詳見上

蓫杜榮註今芒草似茅皮可以爲繩索履屩也 正義太平御覽引雜字解詁云芒杜榮是蓫本或作芒夏小正所謂二月采芸也釋文云本亦作芒陳藏器本草云芒今東人多以爲須又云石芒生高山如芒而節短江東呼爲折草案上文云蘚鼠尾望乘黃亦皆其類也

稂童粱註稂莠類也 正義詩疏引舍人云稂一名童粱說文云作稂曹風下泉云浸彼苞稂毛傳云稂童粱非溉草得水而病也或禾秀爲穗而不成崩嶷然謂之童粱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之守田也大田云不稂不莠外傳云馬餼不過稂莠皆是也案陸璣所說與許敬重同稂爲穀之有稃而無米者南方農諺謂之扁子饒瘠之地與夫雨暘之不時人事之不齊禾不能成實則爲稂豐年則無之大田之詩所以言不稂也農家穫稻則取而去之以去其根然無米亦稍有米皮今南方用以飼牛又以飼馬魯語所謂馬餼不過稂莠也至皮下泉之詩則童粱之得水而病以見嘉禾之不殖并及澤潦以見庶草之盡辛章言黍苗之盛陰雨之膏自無稂莠此詩人追思所由之故而不能忘也陸疏謂穀之不結實守田與上文皇守田同名而異實註稂莠類也○正義說文繫傳引郭註云莠類也今本註中稂字誤作莠今何[illegible]云禾粟下揚生莠詩疏引鄭志答張逸云[illegible]答曰今之狗尾也韋昭魯語註云莠草似稷而無實今俗草米皮亦與稂同故郭氏以稂爲莠類不言其似稷也有所在有之狀誠似稷而結實與稂之不實者同其種誤以爲形其相似遂以爲即上文之孟狼尾然狼尾草有子可作黍食與童粱之不實者殊類不得求其形似牽合爲一也

藨麃註麃即莓也今江東呼爲藨莓子似覆盆而大赤酢甜可啖 正義藨一名麃上文云葥山莓此爲草莓之相似而小者也禮記傳謂之藨又可爲席與此異蘇又藨屬之草亦名藨可以爲說文繫傳引爾雅舊註云藨即莓子可啖○正義[illegible]可食又有藨莓[illegible]子小異食之[illegible]

的薂註即蓮實 正義上文釋云其實蓮其中的的名薂也

購蔏蔞註蔏蔞蔞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啖江東用羹魚 正義詩疏引舍人云購一名蔏蔞說文云蔞艸也可以亨魚繫傳云今人以蔞蒿爲[illegible]食蔞蒿也漢廣云翹翹錯薪言刈其蔞毛傳云蔞草中之翹翹然疏引陸璣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註蔏蔞蒿也○正義楚辭大招云吳酸蒿蔞不沽薄只王逸註云蔞香草也是蔞可以爲羹詩釋文引馬融云蔞蒿草也與郭註同

茢勃茢註一名石芸本草云 正義茢一名勃茢即石芸也本草別錄云石芸味甘一名勃烈一名顧啄藿子一名然云石芸出三輔

葽繞棘蒬註今遠志也似麻黃赤華葉銳而黃其上謂之小草廣雅云 正義葽繞一名棘蒬說文云[illegible]志是也說文又云[illegible]詩曰四月秀葽劉向說此味苦葽也詩云四月秀葽鄭箋云[illegible]志非也註今遠至小草云○正義本草云遠志一名棘蒬一名葽繞一名細草陶註云小草狀似麻黃而青圖經云遠志生泰山及冤句山谷今河陝京西州郡亦有之根黃色形如蒿根苗名小草似麻黃而青又如大青而小者三月開花白色長及一尺泗州出者花紅根葉俱大於它處商州出者根又黑色廣雅云棘蒬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

茦刺註草刺鍼也關西謂之刺燕北朝鮮之間曰茦見方言 正義茦一名刺說文云茦莿也莿茦也繫傳引爾雅舊註云[illegible]木之莿也[illegible]方言云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茦或謂之壯自關而東或謂之梗或謂之劌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廣雅云[illegible]棘也

蕭萩註即蒿 正義蕭一名萩詩疏引李巡云萩一名蕭[illegible]蕭以脂合黍稷燒之[illegible]

誤作荻古石經作萩釋文萩音秋今改正【註】即蒿○【正義】詩疏引陸璣疏云今人所謂萩蒿者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爲香許慎以爲艾蒿非也案春官鬱人疏引王度記云士以蕭庶人以艾白虎通義亦引之是蕭與艾爲二物也蓋蕭艾皆香草而離騷云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蕭可以爇艾可以灸古之長育羣材者各有其用而采蕭采艾亦各有其時今不辨其爲芳草而與蕭艾並見嬈薙故騷人歎之說楚辭者不達其意以蕭艾爲惡草誤矣管子地員篇云荓下於蕭蕭下於薜辨庶草者因各有其等差也

薚海藻【註】藥草也一名海蘿如亂髮生海中本草云○【正義】上文云薚莐衣薚亦作藫一名海藻藻大葉草是一物也郭氏以葉似蓬葉衆如亂髮分解之【註】藥草至草云○【正義】本草云海藻一名落首一名藫陶註云生海島上黑色如亂髮而大少許葉大都似藻葉郭氏江賦云綠苔鬖髿乎研上李善註引南越志云海藻一名海苔生研石上風土記云石髮水苔也青綠色皆生於石

萇楚銚芅【註】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正義】詩疏引舍人云萇楚一名銚芅說文云萇楚銚弋羊桃也檜風云隰有萇楚猗儺其枝鄭箋云銚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妄蔓草木疏引陸璣疏云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註】今羊至似桃○【正義】廣雅云鬼桃銚弋羊桃也本草云羊桃一名鬼桃一名羊腸別錄云一名萇楚一名御弋一名銚弋陶註云山野多有甚似家桃又非山桃子小細不堪啖花甚赤楚詞七諫云斬伐柚兮列樹苦桃王逸註橘柚美木苦桃惡木洪興祖補註引本草云羊桃味苦是因其味苦故謂之苦桃列於木類據圖經云羊桃苗長弱即蔓生不能爲樹也

蘦大苦【註】今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蘦似地黃○【正義】蘦與苓通一名大苦邶風簡兮云隰有苓唐風云采苓采苓毛傳俱云苓大苦即今藥草之甘草也說文云苷甘艸也廣雅云美丹甘草也【註】今甘至地黃○【正義】詩疏引孫炎曰本草云蘦今甘草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蘦似地黃郭註本於孫炎也說文繫傳引爾雅註云即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莖赤有節節有枝相值一與今本字句微異案本草云甘草味甘平別錄云一名蜜甘一名美草一名蜜草一名蕗草圖經云春生青苗高一二尺葉如槐葉七月開紫花似柰冬結實作角子如畢豆根長者三四尺麄細不定皮赤上有橫梁上下皆細根也

芣苢馬舄馬舄車前【註】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正義】芣苢一名馬舄一名車前別三名也周南云采采芣苢毛傳用爾雅疏引陸璣疏云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鬻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案車前易識之草而釋詩者多異說有以爲似李之木者詩文云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芣苢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戎衛氏傳及許慎並同此王肅亦同詩疏引王基駮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貴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芣苢爲馬舄之草非西戎之木也有分芣苢車前爲二物者韓詩云芣苢直曰車前瞿曰芣苢今車前即芣苢無瞿直之分以爲二物者非也有以芣苢爲臭惡之菜者韓詩薛君章句云芣苢澤瀉也芣苢臭惡之菜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此據韓詩序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所演成其說然澤瀉一名蕍即上文之蕍爲芣苢自爲車前爾雅分釋之不得牽合爲一是以芣苢爲澤瀉者非也準諸爾雅訓詁惟毛傳爲得其實矣【註】今車至蝦蟆衣○【正義】莊子至樂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司馬彪云物在水上際布在水中就水上視不見按之可得楚人謂之鼃蠙之衣也物因水成而陸產生於陸屯化作車前改名陵舄也是以車前爲水草所化也今車前生於春初未聞有化生者本草云車前一名當道別錄云一名芣苢一名蝦蟆衣一名牛遺一名勝舄圖經云春初生苗葉布地如匙面累年者長及尺餘如鼠尾花甚細青色微赤結實如葶藶赤黑色與陸璣疏略同

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註】綸今有秩嗇夫所帶糾青絲綸組綬也海中草生彩理有象之者因以名云**帛似帛布似布華山有之**【註】草葉有象布帛者因以名云生華山中○【正義】此釋物皆因以爲名也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者太平御覽引吳普本草云綸布一名昆布陶註云出高麗繩把索之如卷麻作黃黑色柔韌可食爾雅云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今青苔紫菜皆似綸昆布亦似組恐即是也案綸組東海有之紫菜之類吳都賦云綸組紫絳郭氏江賦云青綸競糾組帛似帛布似布華山有之者布帛名也其色亦似帛是也【註】綸今至者云○【正義】說文云綸青絲綬也組綬屬鄭註云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續漢書百官志云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漢制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賊盜仍漢制亦有嗇夫得以青綸爲帶也續漢輿服志云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案淮南子言文二之組是綸紺綸之長也轉相糾繆也其組綬類也其小者是以爲冠組之狀以鄭氏舉綸組以相況也

荒東蠡【註】未詳○【正義】西京賦云蘞蔱蔓荒集韻云荒草名蘞蔱蔓生未聞其審

緜馬羊齒【註】草細葉葉羅生而毛有似羊齒今江東呼爲雁齒繅者以取繭緒也○【正義】緜馬一名羊齒○【註】草細至繭緒○【正義】郭以爲似羊齒而毛以目驗得之今所未悉嗾器云水蘇仙人草皆有雁齒乃集之槎牙者非其毛也但不聞可以繅取繭緒

菩蘼舌【註】今蘼舌草春生葉有似於舌○【正義】菩一名蘼舌本草別錄云蘼舌生水中五月采之與蘼通釋文云本或作蘼

搴柜朐【註】未聞

蘩之醜秋爲蒿【註】醜類也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成皆通呼爲蒿○【正義】上文別蘩之類白蒿爲蘩蘩爲皤蒿蔚爲牡蒿蒿爲萩蒿爲菣其類孔多春初生時形色互異因事以命名秋深葉枯其色不甚相遠故通呼爲蒿即爲蓬蕭秋風則起而爲轉蓬也

芙薊其實荂【註】芙與薊莖頭皆有蓊臺名荂荂即其實音俘○【正義】此釋芙薊之實也上文云鉤芙即苦芙也說文云薊芙也傳云薊芙之屬即今刺薊其形相似也芙薊者即芙之實皆謂之荂【註】芙與至音俘○【正義】荂本作荂也無音俘二字今從宋本

蔈荂荼【註】即芳**猋藨芀**【註】皆芀荼之別名方俗異語所未聞○【正義】此釋荼與芀之別名也荼者茅秀也說文云荼茅秀也鄭註云荼茅秀也芀亦茅秀也說文云芀葦華也以其色白故名荼吳語云皆白裳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故頗師古漢書註云荼今所謂茅秀其色白故以爲野菅蓋出於此薍茅說亦以色白故也又引應劭註云茶以茶爲秀

說文繫傳云荼茅秀也荊楚歲時記引鄭註舍人曰荼茅如荼可捷白沙亦以荼爲色之白者也又謂之蕪又謂之荂之通轉也芀者草類之秀又謂之蕪又謂之蘆皆聲轉也廣韻云蘆萑遠秀

葦醜芀【註】其類皆有芀秀○【正義】此釋上文芀爲葦類也說文云芀葦華也生曰芀也今人取之以爲帚曰芀帚是也說文又云芀苕也是草之類也

葭華【註】即今蘆也**蒹薕**【註】似雚而細高數尺江東呼爲蘼藡音廉**葭蘆**【註】葦也**菼薍**【註】似葦而小實中江東呼爲烏蓲音丘**其萌虇**【註】今江東呼蘆筍爲虇然則萑葦之類其初生者皆名虇音繾綣○【正義】此釋萑葦之類也說文云葭葦之未秀者蘆葦也案周官天子之六工其一曰草工鄭註云草工作萑葦之器王制以爲作萑葦之屬也詩疏引李巡註云蘆葦之初生也萑葦之未秀者也郭氏註亦謂萑葦之類其初生者皆名虇也相混也詩疏引李巡註云蘆葦之初生者皆名虇葭蘆之未秀者爲蘆也夏小正云七月秀萑葦未秀爲萑葦既秀爲葦萑葦之類二物易致雖之也蘆葭毛傳云葭蘆也菼薍也長大爲萑葭爲葦此二草初生者爲菼成則名爲萑蒹蘆之未秀者也說文云葭葦之未秀者薍也初生爲菼長大爲薍成則名爲萑記秦風蒹葭毛傳云蒹薕也葭蘆也詩疏引陸璣疏云蒹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彊青徐州人謂之蒹兗州遼東通語也葭一名蘆菼此申釋上文華也淮南修務訓云藿之未秀曰蘆已秀曰葦說文云菼薍也說文云萑之初生一曰騅一曰蒹蔞疏引陸璣疏云薍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毛傳用爾雅疏引陸璣疏云其中高而細者爲蒹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薍別草也又云薍今之荻也若萌灌渝爲萑之萌音豪○【正義】說文云菼藡之未秀者也【註】似灌渝至音廉○【正義】今字多有之令人以爲萑葦之說文繫傳云萑之未秀者也之說○【正義】說文云菼萑之初生一曰薍云以爲萑葦與李巡異○【正義】說文繫傳云江東人呼爲蘆藡之異名也郭氏云即蘆也取其苗爲帚曰藡○【正義】詩疏引樊光言虇蘆筍也江上同今江至繾綣○【正義】郭本無音繾二字今從宋本

蕍芛葟華榮【註】釋言云華皇也今俗呼草木華初生者爲芛音猪尾反○【正義】說文云芛艸之皇榮也之芽亦得名芛也音繾綣之繾

猶猶蘛猶數蘛亦華之貌所未聞○【正義】說文云芛艸之皇榮也傳王肅本云蘛蘛數六書故引王蘛云華之通名蘛爲華貌正義引此文則明此文與註引此文如猶蘛之猶爲蘛爲猶之證訓也數蘛猶云猶者釋名云蘛數蘛者蘛蘛猶蘛

卷施草拔心不死【註】宿莽也離騷云○【正義】卷施草名以冬生不死者名之卷施草拔心不死故謂之宿莽也離騷云夕攬洲之宿莽王逸註云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之曰宿莽而南越志云寧鄉草名卷施拔心不死郭註云宿莽也郭氏引此爲證以其類相似也

荺茭【註】今江東呼藕紹緒如指空中可啖者爲茇茇即此類○【正義】

茇，根。【註】別二名。俗呼韭根爲茇。

欔，橐含。【註】未詳。

華，荂也。【註】今江東呼華爲荂，音敷。

華荂，榮也。【註】轉相解。

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十四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十五　學海堂

爾雅正義　餘姚邵晉涵著　編修

釋木第十四【正義】鴻範云木曰曲直，曲直作酸。孔疏云木生子實，其味多酸，五果之味雖殊，其爲酸一是木實性然。月令春云其味酸是也。易曰本乎地者親下，指植物而言。凡草木之屬皆植物也。至於辨其物生則各有所宜。大司徒土會之灋，云山林其植物宜皁物，川澤其植物宜膏物，丘陵其植物宜覈物，墳衍其植物宜莢物。先鄭謂植物根生之屬，皁物柞栗之屬，膏物楊柳之屬，後鄭謂覈物李梅之屬，莢物薺莢王棘之屬。此篇所釋凡山林川澤丘陵墳衍之所植，或別其異名，或詳其形狀，正其名然後能辨所宜也。古者列樹以表道，故司徒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以世若枌榆名社，丹楊名縣，猶周官之遺制矣。竹木生平地者曰林，林狀薪所宜有大林薄中林麓小林叢之殊。此篇言槐棘櫟樸檀梅李之類，與以概其餘也。竹類見釋草，而此篇復云如竹箭曰苞，以草之質勁者與木同性也。白虎通義云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生也。說文云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也。釋名云木冒也，華葉自覆冒也。木類有兩有各生者、條者、菜者、核者，其自相覆冒也。

梢，山榎。【註】今之山楸。【正義】[illegible]

栲，山樗。【註】栲似樗，色小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俗語曰：櫄樗栲漆，相似如一。【正義】[illegible]

柏，椈。【註】禮記曰：鬯臼以椈。【正義】[illegible]

髡，梱。【註】未詳。【正義】[illegible]

椴，柂。【註】白椴也，樹似白楊。【正義】[illegible]

梅，枏。【註】似杏，實酢。【正義】[illegible]

柀，煔。【註】煔似松，生江南，可以爲船及棺材，作柱埋之不腐。【正義】[illegible]

櫠，椵。【註】柚屬也，子大如盂，皮厚二三寸，中似枳，食之少味。【正義】[illegible]

杻，檍。【註】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橿。【正義】[illegible]

楙，木瓜。【註】實如小瓜，酢可食。【正義】[illegible]

椋，即來。【註】今椋材中車輞。【正義】[illegible]

栵，栭。【註】樹似槲樕而庳小，子如細栗，可食。今江東亦呼爲栭栗。【正義】[illegible]

檴，落。【註】可以爲杯器素。【正義】[illegible]

柚，條。【註】似橙，實酢，生江南。【正義】[illegible]

……今南人多呼[illegible]之……郭註……有木味也

時，英梅。註：雀梅。正義：[illegible]英梅，一名雀梅……

棪，𣏌柳。註：未詳。或曰：柳當爲柳。𣏌柳似柳，皮可以煮作飲。正義：[illegible]

栩，杼。註：柞樹。正義：[illegible]

味，荎著。註：釋草已有此名，疑誤重出。正義：[illegible]

蓲，荎。註：詩曰：山有蓲。今之刺榆。正義：蓲，一名荎……

杜，甘棠。註：今之杜梨。正義：[illegible]

狄，臧槔。貢，綦。註：皆未詳。[illegible]

朹，檕梅。註：朹樹狀似梅，子如指頭，赤色，似小柰，可食。正義：[illegible]

朻者，聊。註：未詳。正義：朻本誤作科……

魄，榽橀。註：魄，大木，細葉似檀，今河東多有之。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榽橀先殫。正義：[illegible]

梫，木桂。註：今南人呼桂厚皮者爲木桂。桂樹葉似枇杷而大，白華，華而不著子，叢生巖嶺，枝葉冬夏常青，間無雜木。正義：[illegible]

棆，無疵。註：棆，楩屬，似豫章。正義：[illegible]

椐，樻。註：腫節，可以爲杖。正義：[illegible]

檉，河柳。註：今河旁赤莖小楊。旄，澤柳。註：生澤中者。楊，蒲柳。註：可以爲箭，左傳所謂董澤之蒲。正義：[illegible]

……引某氏云：河柳一名雨師……

權，黃英。輔，小木。註：權、輔皆未詳。正義：說文云：權，黃華木。[illegible]

杜，赤棠。白者棠。註：棠色異，異其名。正義：[illegible]

諸慮，山櫐。註：今江東呼櫐爲藤，似葛而麤大。欇，虎櫐。註：今虎豆，纏蔓林樹而生，莢有毛刺，今江東呼爲欇欙。正義：[illegible]

杞，枸檵。註：今枸杞也。正義：[illegible]

杬，魚毒。註：杬，大木，子似栗，生南方，皮厚汁赤，中藏卵果。正義：[illegible]

[illegible]

檓大椒註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爲檓

[illegible]

楰鼠梓註楸屬也今江東有虎梓

[illegible]

楓欇註楓樹似白楊葉圓而岐有脂而香今之楓香是

[illegible]

寓木宛童註寄生樹一名蔦

[illegible]

無姑其實夷註無姑姑榆也生山中葉圓而厚剝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所謂蕪荑

[illegible]

櫟其實梂註有梂彙自裹

[illegible]

檖蘿註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

[illegible]

楔荊桃註今櫻桃

[illegible]

旄冬桃註子冬熟

榹桃山桃註實如桃而小不解核

[illegible]

休無實李註一名趙李

痤接慮李註今之麥李

駁赤李註子赤

[illegible]

棗壺棗註今江東呼棗大而銳上者爲壺壺猶瓠也

邊要棗註子細腰今謂之鹿盧棗

櫅白棗註即今棗子白熟

樲酸棗註樹小實酢孟子曰養其樲棘

楊徹齊棗註未詳

遵羊棗註實小而圓紫黑色今俗呼之爲羊矢棗孟子曰曾晳嗜羊棗

洗大棗註今河東猗氏縣出大棗子如雞卵

煮填棗註未詳

蹶洩苦棗註子味苦

晳無實棗註不著子者

還味稔棗註還味短味

[illegible]

櫬梧註今梧桐

[illegible]

樸枹者註樸屬叢生者爲枹

[illegible]

謂櫬采薪采薪即薪註指解今樵薪

[illegible]

棪槤其註棪實似柰赤可食

[illegible]

劉劉杙註劉子生山中實如梨酢甜核堅出交趾

[illegible]

蛜威，委黍。注：舊說鼠婦別名。然所未詳。

蟰蛸，長踦。注：小鼅鼄長腳者，俗呼為喜子。

蛭蝚，至掌。注：未詳。

國貉，蟲蠁。注：今呼蛹蟲為蠁。廣雅云：土蛹，蠁蟲。

蠖，蚇蠖。注：今蝍蝛。

果蠃，蒲盧。注：即細腰蠭也，俗呼為蠮螉。

螟蛉，桑蟲。注：俗謂之桑蟃，亦曰戎女。

蝎，桑蠹。注：即蛣蝠。

熒火，即炤。注：夜飛，腹下有火。

密肌，繼英。注：未詳。

蚅，烏蠋。注：大蟲如指，似蠶，見韓子。

蠓，蠛蠓。注：小蟲，似蚋，喜亂飛。

王，蛈蜴。注：即螲蟷，似鼅鼄，在穴中，有蓋。今河北人呼蛈蝪。

蟓，桑繭。注：食桑葉作繭者，即今蠶。

雔由，樗繭、棘繭、欒繭。注：食樗葉、棘葉、欒葉者。

蚢，蕭繭。注：食蕭葉者。皆蠶類。

翥醜，罅。注：剖母背而生。

強醜，捋。注：以腳自摩捋。

蠅醜，扇。注：好搖翅。

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注：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耳，皆見詩。

爾雅正義卷之十七　餘姚邵晉涵著　學海堂

鱣。注：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

鯊，鮀。注：今吹沙小魚，體圓而有點文。

鮂，黑鰦。注：即白鯈魚，江東呼為鮂。

鰼，鰌。注：今泥鰌。

鱦，大鮦，小者鮵。注：今青州呼小鱺為鮵。

魾，大鱯，小者鮡。注：鱯似鮎而大，白色。

鰝，大鰕。注：鰕大者出海中，長二三丈，鬚長數尺，今青州呼鰕魚為鰝。

鯤，魚子。注：凡魚之子總名鯤。

鱀，是鱁。注：鱀䱗屬也，體似鱏，尾如鯎魚，大腹，喙小銳而長，齒羅生上下相銜，鼻在額上，能作聲，少肉多膏，胎生，健啖細魚，大者長丈餘，江中多有之。

鱦，小魚。注：家語曰其小者鱦魚也，今江東亦呼魚子未成者為鱦。

鮥，鮛鮪。注：鮪屬也，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鮛鮪，今宜都郡自京門以上江中通出鱏鱣之魚，有一魚狀似鱣而小，建平人呼鮥子，即此魚也。

蛥蚗齊謂之螇螰楚謂之蟪蛄或謂之蛉蛄秦謂之蛥蚗自關而東謂之虭蟧或謂之蝭蟧或謂之蜓蚞西楚與秦通名也……郭註方言云……是蟬之別名也……入以會也……引孫炎云……少鼠隋書經籍志……郭氏初學記引……晉郭氏……郭不知……者不……五月……蜩化……

……化而為蟬……胡亮云……蜻清……蟬伏……南謂之……呼蟬……小者……詩義疏……方言……郭氏……又……虎……

郭又引……者……義……寒蜩……大……豐……依……高……蜩……翼……義……

蜩螗……秋鳴……其聲……蛣……

蛣蜣蜣蜋註黑甲蟲噉糞土〔正義〕蛣蜣一名蜣蜋說文云……蛣蜣以足撥丸亦謂之推丸俗呼……莊子……天社……名同也……黑甲……云蛣蜣之智在於轉丸一名……轉丸一名弄丸

蝎蛣蝠註木中蠹蟲〔正義〕蝎為蝤蠐之在木中者說文作蝎蛣蟵也詳見下蝤蠐○〔正義〕左傳疏引李巡云蝎木蟲也詩疏引孫炎云蝎桑蠹是也郭氏本李孫為義下文云蝎桑蠹是也

蠰齧桑註似天牛長角體有白點喜齧桑樹作孔入其中江東呼為齧髮〔正義〕蠰一名齧桑即齧桑之類也玉篇以蠰為齧桑蟲淮南道應訓云猶黃鵠與蠰蟲也蠰不可比黃鵠其大小固不可比矣註似天牛而飛騰不遠觀高飛之……〔正義〕戴侗云俗謂天牛亦謂桑羊……木上下而至齧髮○……而白駁此蟲似之也

諸慮奚相註未詳〔正義〕釋文云本或作蛞相舍人本作奚桑……奚桑於齧桑……以類相從者矣或以諸慮為……非也

蜉蝣渠略註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正義〕詩疏引舍人云蜉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夏小正云……蜉蝣有殷……

……

蛂蟥蛢註甲蟲也大如虎豆綠色今江東呼黃蛢〔正義〕蛢說文作……考工記云以翼鳴者鄭註……甲蟲……

蠸輿父守瓜註今瓜中黃甲小蟲喜食瓜葉故名守瓜〔正義〕……說文云蠸蟲也……

蝚蛖螻註螻蛄類〔正義〕……方言云……蛄……南楚謂之……

不蜩王蚥註未詳〔正義〕……謂之不蜩……未詳也

蛄䗐強蛘註今米穀中蠹小黑蟲是也建平人呼為蛘子〔正義〕……說文作……強蛘也……

不過蟷蠰註蟷蠰螗蜋別名其子蜱蛸註一名䗃蟭蟷蠰卵也〔正義〕此廣……

蒺藜蝍蛆註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正義〕……

蝝蝮蜪註蝗子未有翅者外傳曰蟲舍蚳蝝〔正義〕……漢書五行志……

蟋蟀蛬註今促織也亦名青㔸〔正義〕……

蟼蟆註蛙類〔正義〕……

蛝馬䗃註馬蠲蚐俗呼馬蟥〔正義〕……

阜螽蠜註詩曰趯趯阜螽〔正義〕……

草螽負蠜註詩云喓喓草蟲……

蜤螽蜙蝑註蜙蝑也俗呼蝽……而細長飛翅作聲者……

云蝗負蠜也召南草蟲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小雅出車箋又云草蟲鳴晚秋之時也詩釋文引陸璣疏云一名負蠜大小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

……

螼蚓，螳蠶。注：即䖵蟺也，江東呼寒蚓。正義：[illegible]

莫貈，螳蜋，蛑。注：螳蜋有斧蟲，江東呼爲石蜋，孫叔然以方言說此義，亦不了。正義：[illegible]

虰蛵，負勞。注：或曰即蜻蛉也，江東呼狐棃，所未聞。正義：[illegible]

蜭，毛蠹。注：即蛓載。正義：[illegible]……也釋文云今俗呼毛蟲有毒螫人楚辭云蛓緣兮我裳釋文所引王逸九思之詞也

螺，蛅蟴。注：蛓屬也，今青州人呼蛓爲蛅蟴，孫叔然云八角螫蟲，失之。正義：[illegible]

蟠，鼠負。注：瓮器底蟲。正義：[illegible]

蟫，白魚。注：衣書中蟲，一名蛃魚。正義：[illegible]

蛾，羅。注：蠶蛾。正義：[illegible]

螒，天雞。注：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又曰樗雞。正義：[illegible]

傅，負版。注：未詳。正義：[illegible]

強，蚚。注：即強醜捋。正義：[illegible]

蛶，螪何。注：未詳。正義：[illegible]

螝，蛹。注：蠶蛹。正義：[illegible]

蜆，縊女。注：小黑蟲，赤頭，喜自經死，故曰縊女。正義：[illegible]

蚍蜉，大螘。注：俗呼爲馬蚍蜉。小者螘。注：齊人呼蟻爲蛘。蠪，朾螘。注：赤駁蚍蜉。䗀，飛螘。注：有翅。其子蚳。注：蚳，蟻卵。周禮曰蜃蚳醢。正義：[illegible]

次蟗，鼅鼄；鼅鼄，鼄蝥。注：今江東呼蝃蝥。土鼅鼄。注：在地中布網者。草鼅鼄。注：絡幕草上者。正義：[illegible]

土蠭。注：今江東呼大蠭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蠭，啖其子，即馬蠭，今荊巴間呼爲蟺。正義：[illegible]

木蠭。注：似土蠭而小，在樹上作房，江東亦呼爲木蠭，又食其子。正義：[illegible]

蟦，蠐螬。注：在糞土中。蝤蠐，蝎。注：在木中，今蝎[illegible]

庚申補刊 [illegible]山房校印

正義 [illegible]

蛜威，委黍。註：舊說鼠婦別名，然所未詳。正義 [illegible]

蟰蛸，長踦。註：小鼅鼄長腳者，俗呼為喜子。正義 [illegible]

蛭蝚，至掌。註：未詳。正義 [illegible]

國貉，蟲蠁。註：今呼蛹蟲為蠁。廣雅云土蛹蠁蟲。正義 [illegible]

蠖，蚇蠖。註：今蝍蝛。正義 [illegible]

果蠃，蒲盧。註：即細腰蜂也，俗呼為蠮螉。螟蛉，桑蟲。註：俗謂之桑蟃，亦曰戎女。正義 [illegible]

蝎，桑蠹。註：即蛣蝠。正義 [illegible]

熒火，即炤。註：夜飛，腹下有火。正義 [illegible]

密肌，繼英。註：未詳。正義 [illegible]

蚅，烏蠋。註：大蟲如指，似蠶，見韓子。正義 [illegible]

蠓，蠛蠓。註：小蟲似蜹，喜亂飛。正義 [illegible]

王，蛈蜴。註：即螲蟷，似鼅鼄，在穴中，有蓋。今河北人呼蛈蜴。正義 [illegible]

蟓，桑繭。註：食桑葉作繭者，即今蠶。雔由，樗繭。註：食樗葉。棘繭。註：食棘葉。欒繭。註：食欒葉。蚢，蕭繭。註：食蕭葉。皆蠶類。正義 [illegible]

翥醜，罅。註：剖母背而生。蠭醜，螸。註：垂其腴。蠅醜，扇。註：好搖翅。蛓醜，奮。註：好奮迅作聲。強醜，捋。註：以腳自摩捋。正義 [illegible]

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註：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耳，皆見詩。正義 [illegible]

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 [illegible]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十六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十七

爾雅正義

餘姚邵晉涵著

學海堂

釋魚第十六 [illegible]

鯉 注今赤鯉魚 [illegible]

鱣 注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 [illegible]

鰋 注今鰋額白魚

鮎 注別名鯷江東通呼鮎為鮧

鱧 注鮦也

鯇 注今鯶魚似鱒而大 [illegible]

鯊鮀 注今吹沙小魚體圓而有點文 [illegible]

鮂黑鰦 注即白儵魚江東呼為鮂 [illegible]

鰼鰌 注今泥鰌 [illegible]

鰹大鮦小者鮵 注今青州呼小鱺為鮵 [illegible]

魾大鱯小者鮡 注鱯似鮎而大白色 [illegible]

鰝大鰕 注鰕大者出海中長二三丈鬚長數尺今青州呼鰕魚為鰝 [illegible]

鯤魚子 注凡魚之子總名鯤 [illegible]

鱀是鱁 注鱀䲛屬也體似鱏尾如䱋魚大腹喙小銳而長齒羅生上下相銜鼻在額上能作聲少肉多膏胎生健啖細魚大者長丈餘江中多有之 [illegible]

鱦小魚 注家語曰其小者鱦魚也今江東亦呼魚子未成者為鱦 [illegible]

鮥鮛鮪 注鮪鱣屬也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鮛鮪今宜都郡自京門以上江中通出鱏鱣之魚有一魚狀似鱣而小建平人呼鮥子即此魚也 [illegible]

上江中通出鱣鮪之魚即水經注所云漢水又東爲鱣湍矣者宜都郡今爲湖北宜昌府建平郡今爲施南府

鮥當魱[註]海魚也似鯿而大鱗肥美多鯁今江東呼其最大長三尺者爲當魱[正義]鮥一名當魱說文云鮥當互也類篇云鮥或作鰽○註海魚至當魱○正義如郭氏說形狀即後世所謂鰣魚也鰣之名因當魱而聲轉詳見下

鮤鱴刀[註]今之鮆魚也亦呼爲魛魚[正義]鮤一名鱴刀鄭註天官鼈人謂鱴刀含漿之屬賈疏云鄭意以鱴刀爲一物含漿爲一物孫氏註爾雅刀魚與鱴別非鄭意也[註]今之至魛魚○[正義]說文云鮆飲而不食刀魚也九江有之南山經云浮玉之山苕水出於其陰其中多鮆魚郭氏彼註云鮆魚狹薄而長頭大者尺餘一名刀魚太湖中饒案鮆魚即今鱭魚也細鱗白色吻有二鬚腹下有硬刺利若刀矣俗多細刺人多食之南方謂之江鱭其出有時以三月中亦泝流而上郭氏江賦所謂鮆順時而往還也刀魚作魛魚隸體增加字

鱊鮬鱖鯞[註]小魚也似鮒子而黑俗呼爲魚婢江東呼爲妾魚[正義]鱊鮬一名鱖鯞羅願云鱖鯞似鯽而小黑色而揚赤今人謂之旁皮鯽[註]小魚至妾魚○[正義]廣雅云鮒鰿也今謂之鯽魚又似鯽而小者耳羅願云又謂之婢妾魚蓋其行以三爲率一頭前行兩頭從之若婢妾之狀故以爲名

魚有力者鰴[註]强大多力[正義]鰴大魚之有力者號名爲鰴劉逵吳都賦註云鰴鯨魚之有力者也魚大者莫若鯨也案劉逵舉鯨以實之然爾雅祇言魚有力者不定爲一物也

魵鰕[註]出穢邪頭國見呂氏字林[正義]魵一名鰕玉篇以魵爲魚名是也太平御覽引廣志云斑文魚出濊國獻其皮魏略云濊國出斑魚皮漢時恆獻之是其類也[註]出穢至字林○[正義]說文云魵魚出薉邪頭國字林本說文案釋文引郭云魵小鰕別名與此異

鮅鱒[註]似鯶子赤眼[正義]鮅一名鱒豳風云九罭之魚鱒魴毛傳以爲大魚也說文云鱒赤目魚也埤雅引孫炎正義云鱒好獨行[註]似鯶子赤眼○[正義]太平御覽引陸璣疏云鱒似鯶魚而鱗細於鯶赤眼多細文羅願云鱒魚目中赤色一道橫貫瞳魚之美者今俗謂之赤眼鱒食螺蚌

魴魾[註]江東呼魴魚爲鯿一名魾[正義]魴一名魾周南汝墳云魴魚赬尾後漢書註引薛夫子章句云赬赤也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易左氏哀十七年傳云如魚赬尾衡流而方羊詩疏引鄭氏云魚肥則尾赤說文云魴赤尾魚也以今驗之魴魚色青白其尾不赤言赬尾者以其勞而變色耳故毛詩傳及杜預集解詩疏引服虔註左傳疏引鄭箋並以爲魚勞則尾赤也則魴與鯉皆魚之美者故陳風衡門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陸璣疏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甜而少肉細鱗魚之美者漁陽泉州及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註]江東至名魾○[正義]今驗魴魚縮項穹脊博腹闊而頭小後世所謂縮項鯿也其味薄是古不施以爲美陽若亡有之以魴出漢水中者爲勝

鯬鯠[註]未詳[正義]上文云鯬鯠廣雅云鯬鯠也釋文引埤蒼云鯬鯠魚也則鯠自爲魚不聞鯬鯠之名然鯬字從黎連文鯬鯠得爲一物之名

蜎蠉[註]井中小蛣蟩赤蟲一名孑孓廣雅云[正義]蜎一名蠉水中小赤蟲之無足者也莊子秋水篇云還虷蟹與科斗釋文云虷井中赤蟲也一名蜎[註]井中至雅云○[正義]廣雅云孑孓蜎案說文云孑無右臂也孓無左臂也蓋此蟲無足似人無左右臂故象此名矣亦謂之蛣蟩與孑孓同音也淮南說林訓云孑孓爲蟁眾經音義引通俗文云蜎化爲蝱是孑孓即蜎也

蛭蝚[註]今江東呼水中蛭蟲入人肉者爲蝚[正義]說文云齊謂蛭曰蝚玉篇云蛭水蛭也蛭有生於草中泥中者故見釋蟲然多生於水中者是爲魚類也賈誼書春秋連語云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遂吞之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論衡云蛭食血之蟲惠王殆有積血之疾故食食血之蟲而疾愈也[註]今江至爲蝚○[正義]蛭入人肉而唼其血多生水中出者者苦之治之以鹽滷本草謂之水蛭一名蚑一名馬蜞今俗謂之馬蟥

科斗活東[註]蝦蟆子[正義]科斗一名活東釋文引舍人本作顆東山海經云蠱山下有金湖水出焉東流注於食水其中多活師郭氏彼註云科斗也古今註云一名懸針一名元魚因其形以爲名也[註]蝦蟆子○[正義]釋文引樊光孫炎云蟾諸子也郭以爲蝦蟆子蟾諸與蝦蟆同類也顏師古急就篇註云科斗即蝦蟆所生子也未成蝦蟆之時身及頭並圓而尾長漸乃變耳案今所在水中有之春月之暮蝦蟆聒鳴科斗乃生圓首黑體垂尾如丁漸乃生足復蝦蟆之形矣

魁陸[註]本草云魁狀如海蛤圓而厚外有理縱橫即今之蚶也[正義]魁一名陸即魁蛤也古者取其灰以爲飾士冠禮云素積白屨以魁柎之鄭註魁蛤也柎注也賈疏云魁蛤之灰注其上使色白也說文云魁蛤一名復累老服翼所化[註]本草至蚶也○[正義]本草云海蛤一名魁蛤別錄分爲二云魁蛤一名魁陸生東海正圓兩頭空表有文取無時陶註云形似紡軠小狹長外有縱橫文理云是老蝙蝠化爲也案蝙蝠名服翼詳見釋鳥蝙蝠老而化爲魁蛤猶爵化爲蛤矣即今之蚶者釋文引字書云蚶蛤也出會稽可食嶺表錄異云瓦屋子南中舊呼爲蚶子以其殼上有稜故名焉殼中有肉紫色而滿腹廣人尤重之蚶之形狀略如錄異所言然今浙東常有之不爲異也蚶之大者爲洪蚶江賦所謂洪蚶專車也李善註引臨海水土記云蚶徑四尺背似瓦壟有文

蜪蚅[註]未詳

鼁鱦蟾諸[註]似蝦蟆居陸地淮南謂之去蚥在水者黽[註]耿黽也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鴨[正義]此別蝦蟆之類也○蝦蟆之大而皮醜者名蟾諸一名鼁鱦說文云圥鼁詹諸也其鳴詹諸其皮鼁鼁其行圥圥鼁或作䵷又云䵷䵹詹諸也詩曰得此䵷䵹言其行䵷䵷太平御覽引韓詩云得此戚施薛君云戚施蟾蜍喻醜惡誠爲醜惡矣然古者以爲異物尚書大傳云鄭註蟾諸辟兵壽也或在水中有之人以五月五日取之[註]似蝦至去蚥○[正義]淮南鼁蟾諸之名也郭氏謂去蚥音去蚥之易之山東謂之去蚥義異○[註]耿黽至土鴨○[正義]郭氏所謂黽非蝦蟆之屬也夏小正云鳴蜮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或曰蝦蟆也考工記謂之黽

蛙[註]今江東呼蛙長而狹者爲鼃[正義]說文云鼃蝦蟆屬也隸體增加字作蛙今人以爲作蠭[以下文字模糊]天官鼈人之職祭祀共蠯嬴蚳以授醢人鄭註以蠯爲蠯之屬饋食之豆旣夕禮東方之饌有蠯醢後鄭註以蠯爲蛙以爲蝦蟆屬

鼈三足能龜三足賁[註]山海經曰從山多三足鼈大苦山多三足龜吳興郡陽羨縣君山上有池池中出三足鼈又有六眼龜[正義]說卦傳云離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虞翻云皆取外剛內柔也考工記又謂之內骨賈疏云鼈外有肉緣故爲內骨鄭註地官以龜鼈之屬水居陸生者爲介物淮南說林訓云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瞥精於明也說文云鼈甲蟲也左傳疏引樊光云鼈龜皆四足今三足故記之山澤之產種類各殊不得限以耳目所皆見鼈之三足者謂之能龜之三足者謂之賁爾雅爲之正其名俾見者不以爲異也論衡是應篇云鼈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能與賁不能神於四足之龜鼈所載以別物類非以廣異聞矣[註]山海至眼龜○[正義]中山經云從山從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其中多三足鼈又云大苦之山其陽狂水出焉西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三足龜郭氏所引也郭又引時驗者太平寰宇記云陽羨縣君山在縣南二十里山上有池池中有三足鼈六眼龜初學記引宋略云吳郡獻三足鼈六眼龜郭氏江賦云有鼈三足有龜六眼則以爲地之所生郭氏證於江南所見拘墟者皆以爲異俗儒好言神異故以爲瑞則其按有者使人知儒者之局識淺流俗者以長於雅訓爾雅六日以此猶有所怪如瑞未詳君山在今常州府宜興縣西南

蚌含漿[註]蚌卽蜃也[正義]蚌一名含漿鄭註天官鼈人以含漿爲蛤物之屬蚌含肉而多漿故有含漿之名矣大戴禮記易本命云蚌蛤龜珠與月盛虛盧辯註云月者太陰之精故龜蚌之屬因之以盛衰呂氏春秋曰月望則蚌蛤實月晦則蚌蛤虛孝經援神契曰月虧于天則陰類消于淵也[註]蚌卽蜃也○[正義]說文云蚌蜃屬又云鮚蚌也漢律會稽獻鮚醬三斗漢書地理志云會稽郡鄞有鮚埼亭顏師古云鮚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一小蟹在其腹中埼曲岸也其中多鮚故以名亭家語爲蚌之別種非即蚌也蚌內圓而外銳大者能以孕珠禹貢云蠙珠暨魚孔疏云蠙是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爲珠名陸佃云蚌珠在腹是也蠡爲大蛤與蚌異詳見下

[註]今江至爲蠃○[正義]鄭司農謂蠃蝓也賈疏遂以蛞蝓爲一物淮南道應訓云食蛤梨高誘註蛤梨海蚌也說文蠡傳以爲蛞蝓也以今驗之蚌有狹而長者俗呼爲螺子即蠃也玉篇以蜌爲蚌之長者是矣

蚹蠃螔蝓[註]即蝸牛也[正義]蚹蠃一名螔蝓天官鼈人祭祀共蠃蠯以授醢人醢人以爲饋食之豆士冠禮亦以蠃醢爲豆實既夕禮則以爲東方之饌註並以蠃爲螔蝓今文蠃爲蝸故內則云蝸醢而苽食是也鄭尚書大傳云鉅定蠃是古者以爲方土之貢埤雅引孫炎正義云負螺而行因以名之[註]即蝸牛也○[正義]廣雅云蠡蠃蝸牛螔蝓也莊子則陽篇云有所謂蝸者釋文引李頤云蝸蟲有兩角俗謂之蝸牛三蒼云小牛螺也中山經云青要之山北望河曲是多僕纍蒲盧郭氏彼註云僕纍蝸牛也是又名僕纍矣本草云一名陵蠡一名土蝸一名附蝸陶註云生陰地石垣下似蛞蝓但背負殼爾海邊又一種正相似以火炙殼便走出食之益顏色名寄居亦可作醢

蠃小者蜬[註]螺大者如斗出日南漲海中可以爲酒杯[正義]此蚌蛤之屬也吳語云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韋昭註蠃蚌蛤之屬韓非外儲說云澤之魚鼈蠃蚌是澤國所資也淮南脩務訓云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蚌之肉今海濱人皆食之其小者名蜬與貝之在水者同名[註]螺大至酒杯○[正義]郭氏舉蠃之大者以況也太平御覽引廣志云海大蠃數種其大者受一升南人以爲酒杯嶺表錄異云大者受三升亦爲酒器林邑紅螺亦爲酒器

蜎蠌小者蟧[註]螺屬見埤蒼或曰即彭螖也似蟹而小[正義]蟹之小者名蟧玉篇云蟛蜞又云蟛螖似蟹而小爾雅之註蟧屬至而小○[正義]郭引埤蒼以蟛蜞爲蟧屬今於古書無攷或

日即蟹蟛似蟹而小者古今註云蟛蜞小蟹也生海邊塗泥中食土一名長卿其有螯偏大者名擁劍一名執火以其螯赤故謂之執火也俗謂之越王劍嶺表錄異云蟛蜞吳人呼為彭越蓋語訛也足上無毛堪食吳越間多以鹽藏貨於市

蜃小者珧〔註〕珧玉珧即小蚌〔正義〕鄭註天官鼈人云蜃大蛤也其小者名珧夏小正云十月雉入于淮為蜃蜃者蒲盧也通卦驗云小雪雉入水為蜃古者薦時食蜃為春時所獻以其切於一用故設官以掌之地官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後鄭云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濕也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始用蜃炭言僭天子也其二為祭祀蜃器之蜃後鄭云飾祭器之屬也鬯人職曰凡四方山川用蜃器春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蜃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司農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其三為白盛之蜃後鄭云盛猶成也謂飾牆使白之蜃也今東萊用蛤謂之叉灰云為金之有文者也珧者說文云珧蜃甲也所以飾物也禮云天子玉琫而珧珌案說文引禮今見毛詩傳是小雅瞻彼洛矣毛傳之文也〔註〕珧玉至小蚌○正義郭以蜃為大蛤故以珧為小蚌也太平御覽引臨海異物志云玉珧似蚌長二寸廣五寸上大下小其殼中柱炙之味酒※此即後世所謂江瑤柱也亦謂之海月瀕海四月有之

龜俯者靈〔註〕行頭低　仰者謝〔註〕行頭仰　前弇諸果〔註〕甲前長　後弇諸獵〔註〕甲後長　左倪不類〔註〕行頭左庳今江東所謂左食者以甲卜審　右倪不若〔註〕行頭右庳為右食甲形皆爾〔正義〕[illegible]

貝居陸贆在水者蜬〔註〕水陸異名也貝中肉如科斗但有頭尾耳　大者魧〔註〕書大傳曰大貝如車渠車渠謂車輞即魧屬　小者鰿〔註〕今細貝亦有紫色者出日南　玄貝貽貝〔註〕黑色貝也

餘貾黃白文〔註〕以黃為質白為文點　餘泉白黃文〔註〕以白為質黃為文點今紫貝以紫為質黑為文點　蚆博而頯〔註〕頯者中央廣兩頭銳　蜠大而險〔註〕險者謂汙薄　蟦小而橢〔註〕即上小貝橢謂狹而長此皆說貝之形容〔正義〕[illegible]

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註〕轉相解博異語別四名也〔正義〕[illegible]

蛈蝁〔註〕蝮屬大眼最有毒今淮南人呼蝁子　螣螣蛇〔註〕龍類也能興雲霧而遊其中淮南云蟒蛇　蟒王蛇〔註〕蟒蛇最大者故曰王蛇　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註〕身廣三寸頭大如人擘指此自一種蛇名為蝮虺〔正義〕此釋蛇之類也[illegible]

鯢大者謂之鰕〔註〕今鯢魚似鮎四腳前似獼猴後似狗聲如小兒啼大者長八九尺[illegible]

兒啼大者長八九尺別名鯢［正義］[illegible]

魚枕謂之丁［註］枕在魚頭骨中形似篆書丁字可作印 魚腸謂之乙 魚尾謂之丙［註］此皆似篆書字因以名焉禮記曰魚去乙然則魚之骨體盡似丙丁之屬因形名之［正義］[illegible]

一曰神龜［註］龜之最神明 二曰靈龜［註］涪陵郡出大龜甲可以卜緣中文似瑇瑁俗呼為靈龜即今觜蠵龜一名靈蠵能鳴 三曰攝龜［註］小龜也腹甲曲折解能自張閉好食蛇江東呼為陵龜 四曰寶龜［註］書曰遺我大寶龜 五曰文龜［註］甲有文彩者河圖曰靈龜負書丹甲青文 六曰筮龜［註］常在蓍叢下潛伏見龜策傳 七曰山龜 八曰澤龜 九曰水龜 十曰火龜［註］此皆說龜生之處所火龜猶火鼠耳物有含異氣者不可以常理推然亦無所怪［正義］[illegible]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十七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十八

學海堂

爾雅正義

餘姚邵編修晉涵著

釋鳥第十七

［正義］[illegible]

隹其鳺鴀［註］今鵓鳩［正義］[illegible]

鶌鳩鶻鵃［註］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亦呼為鶻鵃［正義］[illegible]

鳲鳩鴶鵴［註］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為穫穀［正義］[illegible]

鷑鳩鵧鷑［註］小黑鳥鳴自呼江東名為烏鴟［正義］[illegible]

[illegible]

鵙鳩，王鵙。註：鵰類，今江東呼之為鶚，好在江渚山邊食魚。毛詩傳曰：鳥摯而有別。正義：左傳疏引李巡云：王鵙一名鵙鳩。後漢書註引薛夫子韓詩章句云[illegible]

鵅，鵋鶀。註：今江東呼鵂鶹為鵋鶀，亦謂之鴝鵒。正義[illegible]

鶘[illegible]。註：未詳。正義[illegible]

鴗，天狗。註：小鳥也，青似翠，食魚，江東呼為水狗。正義[illegible]

鷚，天鸙。註：大如鷃雀，色似鶉，好高飛作聲，今江東名之曰天鷚。正義[illegible]

鵱鷜，鵝。註：今之野鵝。正義[illegible]

鶬，麋鴰。註：今呼鶬鴰。正義[illegible]

[illegible]，烏鸔。註：水鳥也，似鶂而短頸，腹翅紫白，背上綠色，江東呼烏鸔。正義[illegible]

[illegible]

舒雁，鵝。註：禮記曰：出如舒雁。今江東呼鳴鵝。正義[illegible]

舒鳧，鶩。註：鴨也。正義[illegible]

鳽，鵁鶄。註：似鳧，腳高，毛冠，江東人家養之以厭火災。正義[illegible]

輿，鵛鷋。註：未詳。正義[illegible]

鵜，鴮鸅。註：今之鵜鶘也，好群飛，沈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為淘河。正義[illegible]

鶾，天雞。註：鶾雞赤羽，逸周書曰：文鶾若彩雞，成王時蜀人獻之。正義[illegible]

鷽，山鵲。註：似鵲而有文彩，長尾，觜腳赤。正義[illegible]

鷣，負雀。註：鷣，鷂也，江東呼之為鷣，善捉雀，因名云。正義[illegible]

齧齒，艾。註：未詳。正義[illegible]

鶨，鶨老。註：鶨，鵽也，俗呼為癡鳥。正義[illegible]

鳸，鴳。註：今鴳雀。正義[illegible]

桑鳸，竊脂。註：俗謂之青雀，觜曲，食肉，好盜脂膏，因名云。正義[illegible]

鳭鷯，剖葦。註：好剖葦皮，食其中蟲，因名云，江東呼蘆虎，似雀，青班長尾。正義[illegible]

桃蟲，鷦，其雌鴱。註：鷦䳢，桃雀也，俗呼為巧婦[illegible]

袖海山房校印

也〔正義〕詩疏引舍人云桃蟲名鷦其雌名鴱周頌小毖云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毛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鄭箋云鷦之所為鳥題肩也或曰鴞皆惡聲之鳥案鄭君箋小毖大而推言之互辭二鳥不定說也○注鷦鷯至者也○正義鷦鷯桃雀者說文云鷦鷯桃蟲也俗呼巧婦者方言云桑飛自關而東謂之工爵或謂之過贏或謂之女匠郭注云即鷦鷯也今亦名巧婦江東呼布母小鳥也又云自關而東謂之鸋鴂郭注云鸋鴂桃雀微小於黃雀莊子云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郭注云鷦鷯小鳥也鄭氏以為小鳥生鵰鶚者詩疏引陸璣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為鵰故俗語鷦鷯生鵰○注以下八字今從詩疏所引郭注補

鶠鳳其雌皇〔注〕瑞應鳥雞頭蛇頸燕頷龜背魚尾五彩色其高六尺許〔正義〕說文云鶠鳥也其雌皇一曰鳳皇也左氏昭十七年傳云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杜注云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益稷云鳳皇來儀鄭注云儀匹也其來匹大雅卷阿云鳳皇于飛翽翽其羽毛傳云鳳皇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皇釋文引陸璣疏云雄曰鳳雌曰皇一名鶠○注瑞應至尺許○正義韓詩外傳云黃帝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為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案諸家說鳳者皆本於天老之說文云鳳神鳥也見則天下大安寧皆為瑞應之鳥郭注所言鳳象本於廣雅又云其高六尺許者郭注山海經云漢時鳳皇數出高五六尺五采與此注同監本脫其字今從宋本

䳭鴒雝渠〔注〕雀屬也飛則鳴行則搖〔正義〕䳭鴒詩作脊令說文作雝䳭鶺別二名也小雅常棣云脊令在原毛傳脊令雝渠也鄭箋云雝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疏引陸璣疏云大如鷃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注雀屬至則搖○正義說文云雝渠鳥一名雝渠其是鶺鴒又名石鳥也飛則鳴行則搖者毛傳小宛云題彼脊令載飛載鳴鄭箋云則飛則鳴口也無有止息時

鷽斯鵯鶋〔注〕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亦呼為鵯烏〔正義〕一名鴨鴉水經注引蔡炎云卑居楚烏犍為舍人以為雅小弁云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毛傳鸒卑居卑居雅烏也提提羣貌孔疏云此烏性好羣聚故曰歸飛提提是以掌禹錫云此鳥為卑居之屬亦以其羣聚而易羅也居注鵯烏至鵯烏○正義鵯當作雅說文云雅楚烏也一名鸒一名卑居秦謂之雅小雅釋文引字林亦曰秦云雅鳥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鳥水經注又引馬融說以為賈烏矣

燕白脰烏〔注〕脰頸〔正義〕此後世所謂燕烏也小爾雅云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白脰烏也水經注引小爾雅白項作白頭又多大而白頭者謂之蒼烏一曰蒼烏烏鳥燕烏之類也

鴽鴾母〔注〕鵪也青州呼鴾母〔正義〕鴽一名鴾母夏小正云三月田鼠化為鴽八月鴽為鼠傳曰鴽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為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今鴽有斑無斑化者背有斑文其田鼠所化者則無斑文鴽為小鳥而古者食品用之夏官掌畜掌養鳥之鳥鄭注以為鶉鴽之屬公食大夫禮以鴽為庶羞充二十豆之數詩羔而食之內則云鶉羹雞羹鴽釀之蓼鄭注云鴽在羹下蒸之不羹也說文作䳺牟母也鴽或作雓詩記疏引舍人云母作牟鄭注儀禮作鴽無母蓋傳寫之誤也注鴽鵪也至鴾母○正義郭以鴽為鵪本李巡注南莊子謂田鼠化為鴽郭注鵪而非鶉也禮記月令田鼠化為鴽鄭注云鴽鵪母也郭注本此是以鴽為鵪也鴽與鶉相似而非一物又因青州呼鴾母故鴽為鴾母之說也

密肌繫英〔注〕釋蟲已有此名疑誤重〔正義〕釋文本密作鷑從鳥玉篇云鷑肌鷑鳥名又云鷑似鵲密肌古通用蓋爾雅一家之舊說也

嶲周〔注〕子嶲鳥出蜀中〔正義〕嶲周一名子嶲大如鵲以春分先鳴至夏尤甚日夜號鳴其聲哀切名子規別名鵑又名杜鵑皆不從者以子嶲為子規與燕之別說文云嶲周燕也一名子規一名鶗鴂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慚亡去為子嶲鳥故蜀人聞子嶲鳴皆起云望帝也

燕燕鳦〔注〕詩云燕燕于飛一名玄鳥齊人呼鳦〔正義〕說文云燕玄鳥也籋口布翄枝尾象形又云乙玄鳥也齊魯謂之乙取其鳴自呼象形左氏昭十七年傳云玄鳥氏司分者也杜注云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鄭注云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為候高辛氏之出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商頌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傳云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注詩云至呼鳦○正義邶風燕燕云燕燕于飛差池其羽毛傳云燕燕鳦也燕之于飛必舒張其尾翼云齊人呼鳦者說文云齊魯謂之乙是也

鴟鴞鸋鴂〔注〕鴟類〔正義〕詩疏引舍人云鴟鴞一名鸋鴂豳風鴟鴞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云鴟鴞鸋鴂也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疏引陸璣疏云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為巢以麻紩之如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鸋鴂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贏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襪雀或曰巧女是也鄭箋云鴟鴞言己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注鴟類○正義鴟鴞非鴟而郭以為鴟類者蓋因其名鴟故誤以為鴟類與也

狂茅鴟〔注〕今鳶鴟也似鷹而白〔正義〕怪鴟〔注〕即鴟鵂也見廣雅今江東呼此屬為怪鳥〔正義〕梟鴟〔注〕土梟〔正義〕

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郭注云天鳥若鴞鵂怪鳥之類也○注即鴟鵂也○正義說文云鴟鵂也一名鵂鶹舊說云此鳥晝盲夜視常以夜捕食鼠或謂之鉤鵅其鳴為怪異之兆引秋官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鄭注云夭鳥惡鳴之鳥若鴞鵂也莊子云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陳藏器云鴟鵂夜飛晝伏大如鴝鵒毛色如鷂頭有兩角目如猫淮南子云鴟夜撮蚤而晝不見丘山日至而鳥以為美可以為食故記云見彈而求鴞炙以其美也詩云鴞萃于林是也楚人謂之服鳥有云鴞鳥似鵂鶹小如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鳥出域鳥不遠行又賈誼服賦云庚子日斜服集予舍是也○正義說文云鴟鴞也又鴟作鵂廣雅云鵂鶹怪鴟也郭注又云土梟者說文云梟不孝鳥也冬至捕梟磔之東方朔云此鳥為梟鳥非梟也釋文云穴居土以羅網捕之土梟

鸖劉疾〔注〕未詳〔正義〕鸖之雛者亦名鸖故玉篇云鸖鷸也劉疾其同名而異類者與

生哺鷇〔注〕鳥子須母食之〔正義〕說文云鷇鳥子生哺者漢書五行志云鷇者鳥子也史記趙世家云探爵鷇而食之集解引服虔云鳥子也〔注〕生噣雛〔注〕能自食〔正義〕此別生子之異名也○生哺鷇者以鷇為鳥子也此謂之鷇欲其生而哺者謂之鷇方言云爵子及雞雛皆謂之鷇郭注云鳥之初生而須母哺者謂之鷇○生噣雛鳥子能自食者謂之雛說文云雛雞子也今俗言雛者皆生而能啄食者也內則云雛尾不盈握弗食鄭注云小雛也月令云天子乃以雛嘗黍鄭注云雛雞子也又云雛是雞之小者南時則訓注云大小皆謂之雛

爰居雜縣〔注〕國語曰海鳥爰居漢元帝時琅邪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正義〕爰居一名雜縣釋文引字林云爰居鳥也似鳳凰魯語云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恆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使書以為三筴此說爰居也莊子至樂篇云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是也因爰居高八尺

春鳸鳻鶞夏鳸竊玄秋鳸竊藍冬鳸竊黃桑鳸竊脂棘鳸竊丹行鳸唶唶宵鳸嘖嘖〔注〕諸鳸皆因其毛色音聲以為名竊藍青色〔正義〕左氏昭十七年傳云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前人釋九扈之名俱引爾雅前後之文以證之一曰春扈二曰夏扈三曰秋扈四曰冬扈五曰棘扈六曰行扈七曰宵扈八曰桑扈九曰老扈唐石經重出桑扈竊脂八字蓋後人依老扈竊黃之下則桑扈之五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今以諸家所引者考之則五行經重出之宜為老扈九扈之名元疏引賈逵云春扈分循相仍其誤也諸家之說可疑者在傳後人所增入而唐石經五十之宜據民耕種者也冬扈民收斂者也秋扈民耘苗者也棘扈民蓋藏者也行扈晝為民驅鳥者也宵扈夜為民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為蠶驅雀者也老扈趣民收麥令不得晚者也夏扈竊玄趣民耘苗者也春扈至宵扈七扈相次而益以桑扈

[illegible]九扈不[illegible]第[illegible]一也左傳疏謂舍人[illegible]其言與賈逵同是舍人本以[illegible]第八文不重見其[illegible]二也左傳疏又引樊光注曰春秋[illegible]九扈[illegible]以爲九扈者春扈夏扈秋扈冬扈棘扈行扈宵扈桑扈老扈[illegible]

鵖鴔戴鵀注鵀即頭上勝今亦呼爲戴勝鵖鴔語聲轉耳正義禮記疏引李巡云戴勝一名[illegible]月令云戴勝降于桑鄭注云戴勝織紝之鳥是時恆在桑言降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澤虞注今婟澤鳥似水鴞蒼黑色常在澤中見人輒鳴喚不去有象主守之官因名云俗呼爲護田鳥正義說文作[illegible]御覽引孫炎云[illegible]澤虞[illegible]

鶿鷧注即鸕鷀也觜頭曲如鉤食魚正義[illegible]

鶅其雄鶛牝痺注鶛鶅屬正義詩疏引李巡云[illegible]

鸍沈鳧注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爲鸍正義[illegible]

鴢頭鵁注似鳧腳近尾略不能行江東謂之魚鵁音髐箭正義[illegible]

鵽鳩寇雉注鵽大如鴿似雌雉鼠腳無後指岐尾爲鳥憨急羣飛出北方沙漠地正義[illegible]

萑老鵵注木兔也似鴟鵂而小兔頭有角毛腳夜飛好食雞正義[illegible]

鶨鶌鳥注似雉青身白頭正義[illegible]

狂茅鴟注狂鳥五色有冠見山海經正義[illegible]

皇黃鳥注俗呼黃離留亦名摶黍正義[illegible]

翠鷸注似燕紺色生鬱林正義[illegible]

鸀山烏注似烏而小赤觜穴乳出西方正義[illegible]

蝙蝠服翼注齊人呼爲蟙䘃或謂之仙鼠正義[illegible]

晨風鸇注鷂屬詩曰鴥彼晨風正義[illegible]

鸒白鷢注似鷹尾上白正義[illegible]

寇雉泆泆注即鵽鳩也正義[illegible]

鷏蟁母注似烏鷃而大黃白雜文鳴如鴿聲今江東呼爲蚊母俗說此鳥常吐蚊因以名云正義[illegible]

鳥夏夜吐於蘆荻中湖湘尤甚案此鳥今嶺南有之

鷏須鸁註鷏鷏似鳧而小膏中瑩刀〔正義〕鷏一名須鸁也方言云野鳧其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鷿鷉大者謂之鶻蹏皆所以廣鷏之異名註鷿鷉至瑩刀○正義說文作鷿鷈玉篇云鷿鷉水鳥後漢書註引方言而增成其義曰膏可以瑩刀劒與此註同釋文云瑩本今作瑩瑩磨瑩也

鼯鼠夷由註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翅尾項脅毛紫赤色背上蒼艾色腹下黃喙頷雜白脚短爪長尾三尺許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火烟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正義〕鼯鼠一名夷由即鸓也說文云鸓鼠形飛走且乳之鳥上林賦謂之飛鸓郭氏彼註云飛且生一名飛生玉篇作鸓註狀如至上高○正義劉逵吳都賦註云鼯大如猿肉翼若蝙蝠其飛善從高集下食火煙聲如人號一名飛生故也東吳諸郡皆有之唐書地理志台州土貢飛生鳥

倉庚商庚註即鵹黃也〔正義〕夏小正云二月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三百篇多言倉庚黃鳥詳其聲狀倉庚候鳥故豳風七月云春日載陽有鳴倉庚說文云離黃倉庚也鳴則蠶生鄭箋云倉庚可蠶之候也其鳴聲和調而圓亮故葛覃云其鳴喈喈其色陸離而鮮明故東山云熠燿其羽其爲鳥柔易而近人其毛或風云睍睆黃鳥毛傳以睍睆爲好貌也吳頎端有細毛雜色故小雅云緜蠻黃鳥毛傳以文選註引薛君章句云緜蠻文貌也以其爲時候之鳥詩人所興詠故爾雅釋之特詳下文云鵹黃楚雀倉庚黧黃也皆申釋之註即鵹黃也○正義郭氏上文黃鳥註云俗呼黃離留亦名搏黍廣其異名也方言云驪黃自關而東謂之倉庚自關而西謂之驪黃或謂之黃鳥或謂之楚雀詩疏引陸璣疏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鶯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當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葚熟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高誘呂氏春秋註秦人謂之黃離幽冀謂之黃鳥

鴩餔枝註未詳〔正義〕說文作鴩餔豉玉篇云鴩餔豉鳥

鷹鶆鳩註鶆當爲鷞字之誤耳左傳作鷞鳩是也〔正義〕左氏昭十七年傳云爽鳩氏司寇也杜註云爽鳩鷹也鷙故爲司寇案鷹列於五鳩者鳩化爲鷹猶未離其類也故搏鳩焉夏小正云五月鳩爲鷹六月鷹始摯始摯而言之何也諱殺之辭也故言摯云月令季夏之月鷹乃學習孟秋之月鷹乃祭鳥鄭註云鷹學習謂攫搏也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既祭之後不必盡食孔疏云鷹欲食鳥之時先殺鳥而不食與人之祭食相似是則鷹習搏而不盡食猶刑戮止及有罪而不濫及故五鳩皆所以鳩民註鶆當至是也○正義左傳疏引樊光云來鳩爽鳩也春秋曰爽鳩氏司寇鷹鷙故爲司寇是樊本作來郭以鶆爲鷞字之誤

鶼鶼比翼註說已在上〔正義〕釋文云眾家本作兼兼李巡云鳥有一目一翅相得乃飛故曰兼兼也詳見釋地

鵹黃楚雀註即倉庚也〔正義〕禮記疏引李巡云一名楚雀詳見上

鴷斲木註口如錐長數寸常斲樹食蟲因名云〔正義〕斲木鳥一名鴷淮南說林訓云斲木愈齲以其善啄故能治齒病此類之可推者也高誘時則訓註以倉庚爲斲木今倉庚自爲黃鸝應候而鳴斲木所在山中有之終日啄木中之蠹而非候鳥知高氏爲誤矣註口如至名云○正義釋其命名之義也羅願云此鳥褐者是雌斑者是雄又有青黑者又有如鶴頂者山中人呼爲山啄木

鸄鶶鷵註似烏蒼白色〔正義〕玉篇云鸄一名唐屠鳥似烏段成式云鸄色黃一變爲青鴿青灰色鴿之後乃至屢變橫理轉細臆前微微漸白

鸕諸雉註未詳或云即今雉〔正義〕說文釋雉有十四種其一曰鸕諸雉張揖上林賦註云鸕白雉也

鷺舂鉏註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睫樴名之曰白鷺縗〔正義〕鷺一名舂鉏其色純潔故詩人以喻潔白之士周頌云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毛傳云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也古者以鷺羽爲舞飾故陳風宛丘云值其鷺羽又云值其鷺翿毛傳云鷺鳥之羽可以爲翳是也書註引韓詩薛君章句云鷺潔白之鳥也或曰鼓鳴者以鷺爲鼓飾古之鼓精也或曰鷺振振鷺飛鼓咽咽醉言歸詩頌之聲也振振鷺于下又云鷺于飛又云鷺鳥也好而潔白謂之白鷺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毿毿然與眾毛異好欲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亦養爲翳以鼓舞有朱鷺其名鷺鳥云孔疏云鷺鳥少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

鷂雉註青質五彩鷂雉註即鷂雉也長尾走且鳴鳪雉註黃色鳴自呼鷩雉註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秩秩海雉註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鸐山雉註長尾者鵫雉註今白鵫也江東呼白鵫亦名白雉雗雉絕有力奮註最健鬭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翬註翬亦雉屬言其毛色光鮮江淮而南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鷂註即鷂雉也南方曰𪆁東方曰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註說四方雉之名

〔正義〕說卦傳云離爲雉取其文明之象故服飾多尚其作繢者也書益稷云予欲觀古人之象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是也十四種者鷂雉鷮雉鳪雉鷩雉秩秩海雉翟山雉雗雉卓雉伊洛而南曰翬江淮而南曰搖南方曰𪆁東方曰鶅北方曰稀西方曰蹲伊洛之雉郭註以翟爲鸐雉今作鸐也走雉鳴長尾雉也疏云案此經搖者陸璣疏云鷂雉如鷹者也雜以十七種也鳥名若以小防世字及其玉篇字作絕世章云○正義說文雉有十四種鷹鷂雉也皆懸毛羽以爲飾左氏昭十七年傳云翟雉鳥名鷂雉也若官名也以其有五色故雉稱翟○○少皞以五雉爲五工正○○詩小雅云有集維鷮鳥名亦多矣至春官下司服鷩冕鄭註云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又云○文章而下者冕服華蟲宗彝○○毛傳云鷩雉○之象也云急疾自其性也云自觀○○雉似山雞○○○在以名之者○○○○

翟毛羽可持而舞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毛傳云翟翟羽也周官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鄭註云褘衣畫翬者揄狄畫搖者闕狄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狄祭羣小祀則服闕狄內司服云素沙鄭司農云素紗赤衣也是也...

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註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中孔氏尚書疏云其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正義〕書禹貢云導渭自鳥鼠同穴孔傳云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渭水出焉鄭康成書註云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然水經註引書鄭氏註云鳥鼠之山穴在隴西首陽縣西南其鳥名鵌其鼠名鼵鼠如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沙州記云同穴止宿養子互相哺食長短相似孔氏尚書疏引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又引杜彥遠云同穴而處之相爲牝牡張晏云其鳥爲鵌其鼠爲鼵也

鶬鸍鵅鷞如鵲短尾射之銜矢射人註或說曰鶬鸍鵅鷞一名陵弃音義說文作鷞註一名陵弃○正義釋文云陵字又作隋字書廣韻云古以爲捕情字弃古之善射者言此鳥捷勁雖弃之善射亦捕不敢射也因以名云郭氏圖讚云鵅鷞之鳥一名弃應弦銜矢矢不著地逆擊觸手養由不睨

鵲鶪醜其飛也翪註竦翅上下○鳶烏醜其飛也翔註布翅翱翔○鷹隼醜其飛也翬註鼓翅翬翬然疾○鳧鴈醜其足蹼註腳指間有幕蹼屬相著○其踵企註飛即伸其腳跟企直○烏鵲醜其掌縮註飛縮腳腹下正義此別鳥類飛之異狀也○鵲鶪至翪說文作翪云斂足也莊子所謂翋翋然進不敢翔鵲與伯勞之類其飛不能翱翔○鳶烏至翔說文云翔回飛也夏官射鳥氏以弓矢敺烏鳶鄭注烏鳶善鈔盜便汙人高誘淮南註云鳶烏之類其飛爲翔上下曰翔直刺不動曰翔○鷹隼至翬說文云翬大飛也猛鳥鄭註以猛鳥爲鷹隼之屬秋官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鄭注云夭鳥鷙鳥鴟鴞之屬小雅斯干云如翬斯飛詩疏引舍人云翬疾飛也鄭箋云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鳧鴈至企說文云鳧鶩也鴈鴻鴈也春秋繁露云鴈乃有長者之行列有序鄭注以中禮云雁有長幼之序翼也釋文企本亦作跂周禮大夫執雁取其候時而行也其踵企者謂舉足而竦身○烏鵲至掌縮通俗文云舉踵曰企說文云企舉踵也古文企从足漢書註云其掌皆縮廣韻引今字音義云鳥鵲醜其飛掌縮在腹下

亢鳥嚨註嚨謂喉嚨亢即咽其粻嗉註嗉者受食之處別名嗉今江東呼粻正義此釋鳥咽及嗉之名也亢鳥嚨者釋文引舍人云亢鳥頭也案鄉飲酒云亢鳥高飛也嚨者釋文云嚨鳥嚨可見也樊光以亢爲星名非也其粻嗉者釋言云粻糧也郭氏以爲鳥咽中裹食處也

鷚子鳼鷄子鷇註別雛鷄之名雉之暮子爲鷚註晚生者今呼少雞爲鷚正義此別鷚鷄之子名鷚子鷇之子名鳼鷄之子名鷇也雉之暮子名鷚說文鷚作鷚雉子之晚而生者也淮南時則訓云天暮

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正義說文云雄鳥父也雌鳥母也此釋其形之不可別者也小雅白華云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箋云戢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周禮疏引爾雅云飛曰雌雄走曰牝牡詩曰雄狐綏綏書曰牝雞司晨亦互言之無所嫌也案此篇上文云鶉鷂其雄鵲其牝庳已互言之矣

鳥少美長醜爲鶹鷅註鶹鷅猶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正義此上文土梟之類也詩釋文引爾雅作少美而長醜爲鶹鷅詩疏引陸璣疏云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十八

鵙伯勞也註似鶪鶡而大左傳曰伯趙氏正義詩疏引夏小正云五月鵙則鳴鵙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illegible]

倉庚鵹黃也註其色鵹黑而黃因以名云正義說文云[illegible]

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正義此別禽獸之異也曲禮云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疏云禽者鳥獸之總名[illegible]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十八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十九

學海堂

爾雅正義

餘姚邵晉涵編修著

釋獸第十八正義說文云獸守備者[illegible]

麋牡麔牝麎其子䴠其跡躔註國語曰獸長麑麌其跡躔註腳所踐處[illegible]

鹿牡麚牝麀其子麛其跡速絕有力麉正義說文云鹿獸也[illegible]

麕牡麌牝麜其子麆其跡解絕有力豜正義[illegible]

狼牡獾牝狼其子獥絕有力迅正義說文云狼似犬[illegible]

兔子嬎【註】俗呼曰䴉。其跡迒。絕有力，欣。

[illegible]

豕子豬【註】今亦曰彘，江東呼豨，皆通名。豶【註】俗呼小豶豬為豶子。幺幼【註】最後生者，俗呼為幺豚。奏者豱【註】今豱豬短頭，皮理腠蹙。豕生三豵，二師，一特【註】豬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之名。所寢檜【註】檜其所臥蓐。四豴皆白豥【註】詩云：有豕白蹢。蹢，蹄也。其跡刻。絕有力豟【註】即豕高五尺者。牝豝【註】詩云：壹發五豝。

[illegible]

虎竊毛謂之虦貓【註】竊，淺也。詩曰：有貓有虎。

[illegible]

貘白豹【註】似熊，小頭庳腳，黑白駁，能舐食銅鐵及竹骨。骨節強直，中實少髓，皮辟濕。或曰豹白色者別名貘。

[illegible]

甝白虎【註】漢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骨爪牙。虪黑虎【註】晉永嘉四年，建平秭歸縣檻得之，狀如小虎而黑，毛深者為斑。山海經云：幽都山多玄虎、玄豹。

[illegible]

貀無前足【註】晉太康七年，召陵扶夷縣檻得一獸，似狗，豹文，有角，兩腳，即此種類也。或說貀似虎而黑，無前兩足。

[illegible]

鼳鼠身長須而賊，秦人謂之小驢【註】鼳似鼠而馬蹄，一歲千斤，為物殘賊。

[illegible]

熊虎醜，其子狗【註】律曰：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絕有力麙。

[illegible]

貍子隸【註】今或呼豾貍。貒子貗【註】貒，豚也，一名貛。貈子貆【註】其雌者名嬔，今江東呼貉為

[illegible]

貔白狐，其子豰【註】一名執夷，虎豹之屬。

[illegible]

麝父麕足【註】腳似麕，有香。

[illegible]

豺狗足【註】腳似狗。

[illegible]

貙獌似貍 註 今山民呼貙虎之大者為貙豻 [illegible]

羆如熊黃白文 註 似熊而長頭高腳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貑羆 [illegible]

麢大羊 註 麢羊似羊而大角圓銳好在山崖間 [illegible]

麠大麃牛尾一角 註 漢武帝郊雍得一角獸若麃然謂之麟者此是也麃即麞 [illegible]

麔大麢旄毛狗足 註 旄毛猱長 [illegible]

魋如小熊竊毛而黃 註 今建平山中有此獸狀如熊而小毛麤淺赤黃色俗呼為赤熊即魋也 [illegible]

猰貐類貙虎爪食人迅走 註 迅疾 [illegible]

狻麑如虦貓食虎豹 註 即師子也出西域漢順帝時疏勒王來獻犎牛及師子穆天子傳曰狻猊日走五百里 [illegible]

驨如馬一角不角者騏 註 元康八年九真郡獵得一獸大如馬一角角如鹿茸此即驨也今深山中人時或見之亦有無角者 [illegible]

羱如羊 註 羱羊似吳羊而大角角橢出西方 [illegible]

麐麕身牛尾一角 註 角頭有肉公羊傳曰有麕而角 [illegible]

猶如麂善登木 註 健上樹 [illegible]

貄修豪 註 豪毛長 [illegible]

貙似貍 註 今貙虎也大如狗文如貍 [illegible]

兕似牛 註 一角青色重千斤 [illegible]

犀似豕 註 形似水牛豬頭大腹庳腳腳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橢好食棘亦有一角者 [illegible]

彙毛刺 註 今蝟狀似鼠 [illegible]

狒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 註 梟羊也山海經曰其狀如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交廣及南康郡山中亦有此物大者長丈許俗呼之曰山都 [illegible]

反踵自笑笑則上脣掩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土螻梻梻作費費因聲近而轉也註梟羊山都〇正義淮南氾論訓云山出梟陽高誘註梟陽山精也人形長大面黑色身有毛若反踵見人而笑郭引山海經者海內南經文也郭又云交廣及南康郡山中亦有此物者山海經註云今交州南康郡深山中皆有此物土俗謂之山都南康今有贛水以有此人因以名水又郭氏圖讚云狒狒怪獸被髮操竹獲人則笑脣蔽其目終亦號曉反爲我我劉逵吳都賦註云梟羊善食人大口其初得人喜而笑則脣上覆額移時而後食之人因爲筒貫於臂上待執人人即抽手從筒中出鑿其脣於額而得禽之

狸狐貒貈醜其足蹯註皆有掌蹯**其跡厹**註厹指頭處正義狐貒四獸之類釋其足跡之名也鄭康成地官註作貂狐貒貈引疏云言貂者鄭君所讀爾雅爲貂不爲狸也說文从豸爾雅作狐狸貒貉醜其足蹞其迹厹又云番獸足謂之番从釆田象其掌或从足从煩今經典通作蹯左氏文元年傳云王請食熊蹯而死杜註云熊掌難熟或云熊好舐其掌故熊掌爲珍蹯是獸掌名爲蹯也其跡厹者說文云厹獸足蹂地也

蒙頌猱狀註即蒙貴也狀如蜼而小紫黑色可畜健捕鼠勝於貓九眞日南皆出之猱亦獼猴之類正義匡謬正俗云蒙貴爲獸狀類猱案今嶺南有蒙貴若黑白黃貍狀類貓而大常貓見而避之

猱蝯善援註便攀援**貜父善顧**註貑貜也似獼猴而大色蒼黑能貜持人好顧眄也正義此別蝯與貜之異各舉其狀以爲別猱蝯善援〇初學記引孫炎云猱母猴也小雅角弓云無教猱升木毛傳猱猿屬徐鍇繫傳云猱善登木也說文云蝯善援禺屬與猱同而不同蝯猴相類管子形勢解云蝯之所長連舉其人之所緣則不謂之善援猱狀畢竟岸三形勢其文云則俗或別作猨又云禺屬蝯短也也今又猿云蝯堅好攀援其人之飲木所緣大高讀出之蝯非猱或是之猱爲母性案謂蝯木所下也云猿畢相引而上其爲之善援之大白難也險猱而崖曾者若老此說文就云其爲子或猱蝯所言臂矣上詩疏引陸璣疏云猿飲相攀援而下也今又猿云蝯引其人善於獼猴信自高也崖者此爲老貜文云其故呂氏獲母以猴也爾雅云獼猴聲之相近要者一爲獸也獲人以持也云人能攀援故猿善顧者貜也云註云玃父似獼猴而大色蒼黑春秋繁露云貜名也傳篇云狗似貜至顧望〇正義張揖上林賦註云貑獲母猴也郭氏以博物志謂其長七尺人行健走名曰玃或曰貑玃似獼猴而大者是人也猴玃乘間而盜多顧眄則郭氏江賦云狐玃登危而雍容蓋狀其登高顧盼也

威夷長脊而泥註泥少才力正義說文云委威夷聲相近委虒虎之有角者也周道威夷是也虒有夷音是威夷即委虒虎似虎有角好行水中

麐麚短脰註脰項正義麐之牡者爲麚皆短項也說文引作麐鹿之牡者爲麚短脰

贙有力註出西海大秦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正義漢書云贙獸名似犬出於西海郭氏讚云贙有猛獸厥狀似犬觔則服能反殺出於西海名之曰贙註出西至獷惡〇正義後漢書云大秦國有西亦云海西國新唐書西域傳云拂菻古大秦也有獸名大如狗獷惡多力太平寰宇記與新唐書同贊傳寫誤作贊

豦迅頭註今建平山中有豦大如狗似獼猴黃黑色多髯鬣好奮迅其頭能舉石擿人貜類也正義說文引司馬相如說以豦爲封豕之屬玉篇云封豕屬也高誘淮南註以梟羊似遽類遽即豦也

蜼卬鼻而長尾註蜼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即自縣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江東人取養之爲物捷健正義廣雅云狖蜼也尾長四五尺春官司尊彝有蜼彝又天子冕服十二章五日宗彝謂畫虎蜼取其有智也文子高誘向德篇云獶狖之捷來格虎取林說訓以其作猿猨取其有文以尾端作雅南疾說林訓云作〇長尾作雅南疾〇正義山海經云鬲山多蜼郭氏註云似獼猴鼻露尾長雨則自縣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其尾端呼之音相便以發雖郭氏讚云鼻亦不同耳郭氏讚云象宗彝寓屬之遺前漢書云至於南陵赤云堅輕重之語音寓屬相似其陵書陰堅康人俗五耳史記說索隱云莫過於獼猴以觀疾其又音余救反皆南土俗語輕重不同耳才

時善乘領註好登山峰正義舊疏云好登山峰之一獸也然所未詳

猩猩小而好啼註山海經曰人面豕身能言語今交阯封谿縣出猩猩狀如貛㹠聲似小兒啼正義會篇云猩猩能言郭註淮南氾論訓云猩猩知往而不知來高誘云猩猩北方獸名人面獸身黃色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高誘云猩猩知人姓名喜酒人以酒搏之飲而不耐息不知當醉以禽其身至今見禮作不離禽獸高註引作走獸所見本異也註引山海經云人面豕身正義海內南經云狌狌知人名其爲獸如豕而人面郭氏註云今交州封谿縣出狌狌土俗人云狀如豚而腹如狗聲如小兒啼太平御覽引爾雅作猩猩小兒啼

闟洩多狃註說者云腳饒指未詳正義說文云闟字林或作狃寓屬未詳寓屬正義此題上事也方言云寓寄也上所說諸獸未或寄於木或寄於穴郭氏下文註云寓屬謂之屬獼猴之類寄寓木上後漢書註云寓屬是兼熊羆之類上引之舍人言之也鄭註春官司尊彝引爾雅作禺屬釋文引

寓屬本作寓又作寓屬說文云禺母猴屬獸之愚者也

鼢鼠註地中行者正義說文云鼢地行鼠伯勞所化也一曰偃鼠或作蚡鼠莊子逍遙遊云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今人呼地中鼠爲偃鼠出飲小如狸相近也釋文李頤云以偃鼠爲鼢鼠鼢或作鼴方言謂之犂鼠本註

鼸鼠註以頰裏藏食正義文選註引李巡云鼸鼠一名嗛鼠也記其也嗛與鼸通墨子非儒篇云正月田鼠出田鼠者嗛鼠也夏小正云鼸鼠藏也記其出之時也說文云鼸鼠鼸鼠蓋穴中故記之釋文引孫炎云鼸者頰裏藏食也郭註本孫炎

鼷鼠註有螫毒者正義說文云鼷小鼠也春秋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何休云鼷鼠小鼠也定十五年牛角京房易傳云祭天不慎鼷鼠食郊牛角鼷爲小鼠又其小者也大畜象也劉向以爲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孫年以爲元年以僖公盜竊兵將執國君而小害至公之祀也仲弟舒在鼠上不入得命而傷也物之乃爲盜賊不敬春秋繁露云君事之盛而害天之時乃爲竊性書引孫炎云鼷有螫毒者董仲舒義盜賊牲註云鼠之相食不痛今俗謂之甘口鼠也以鼷鼠不冲之害也物有螫毒者螫人及鳥獸皆不痛其害矣傳云鼷鼠所食者〇正或以特耳有其不知俗言毒者爲人食之以不特牛耳其言不知云鼠小於鼠之毒不穿害蕪鼠坏之冠鼷鼠之所能者也鼷鼠本小其人自小間下螫者毒以避其穴堪漢書所能塞也鼠不穿穴者

鼶鼠註夏小正曰鼶鼬則穴正義說文云鼶鼠也玉篇以爲鼠名高誘淮南註云田鼠也鼶鼠即鼶鼠也夏小正九月之文蓋九月至正月則鼶鼠穴中也鼶鼠二月則出

鼬鼠註今鼬似鼦赤黃色大尾啖鼠江東呼爲鼪正義此後但說文云鼬如鼠赤黃而大食鼠者今鼠狼能捕鼠及禽畜雞者患之或名其尾爲筆〇正義說文云貂鼠屬大而黃黑郭氏類以今鼬至爲鼪〇正義莊子所謂騏驥驊騮捕鼠不如狸狌也註江東呼爲鼪者

鼩鼠註小鼱鼩也亦名鼨鼩正義說文云鼩精鼩鼠也文選註引李巡云鼩鼱鼠一名鼱鼩鼠爲鼠之小者故亦有鼱鼩之名然與食牛之鼠爲二鼠也

鼭鼠註未詳

鼤鼠註山海經說獸云狀如鼣鼠然形則未詳正義釋文引舍人云其鳴如犬也註山海至未詳〇正義中山經云倚帝山有獸焉其狀如鼣鼠白耳白喙名曰狙如郭氏彼註云爾雅說鼠有十三種中有此鼠形所未詳也

鼨鼠註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爲鼩鼠見廣雅音雀正義詩疏引孫炎云五技鼠也荀子勸學篇云梧鼠五技而窮大戴禮記作鼫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說文同引蔡邕勸學篇云鼫鼠五能不成一伎註云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與說文同註形大至音雀〇正義本草陶弘景云一名碩鼠又引詩碩鼠食苗今云人家有之音雀之名故郭讀與鼨同碩鼠與鼩鼠也詩碩鼠畏人有如此鼠詩疏引陸璣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腳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詩碩鼠雅云鼠以舊所作鼩字旋復改爲鼫如陸德明既定作鼫字其說相近而未能定也今註作鼩蓋非

鼫鼠鼤鼠註皆未詳正義玉篇云鼤毛鼠也與郭氏異說文

豹文鼮鼠註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正義郭氏以豹文下屬豹鼠蓋據終軍豹鼠之說也註鼠文至百匹〇正義郭氏爾雅序云豹鼠既辨其業亦顯然說豹鼠者多異詞玉篇云鼮鼠名竇氏家傳云竇攸治爾雅舉孝廉爲郎世祖與百寮遊於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熒有五采以問群臣莫有知者唯攸對曰此名鼮鼠詔問何以知之攸曰見爾雅乃賜以絹百匹詔諸子從攸受爾雅事見蒙求註並載此事其唐書虞世南傳云隋秘書郎虞世基引以文選註引以三輔決錄亦同也郭說文首鼠者乃以爲鼮鼠則異此許愼所謂虎豹文鼠大如拳上鼠有豹文而形小鼠之屬蓋以方言云鼮鼠謂之鼩鼠其鳥亦鼮爲豹文鼠非豹文之鼮也

鼳鼠註今江東山中有鼳鼠狀如鼠而大蒼色在樹木上音巫正義此與寓屬之鼳鼠同名一爲獸一爲鼠有異耳然鼠屬之鼳在樹木上則亦寓屬也註今江至巫〇正義鼳之在樹木上者今人所謂松鼠也似鼠蒼色而長尾云音巫者今亦猶云巫也巫鼳之聲相近說文云鼠穴蟲之總名此別其類也釋文引字林云鼳鼠飾鼳鼠也郭不從者名可單舉不必皆爲別二名也例見釋魚

鼠屬

牛曰齝註食之已久復出嚼之**羊曰齥**註今江東呼齝爲齥

鹿曰齸註江東名咽爲齸齸者齝食之所在依名云鳥曰嗉

註咽中裹食處寓屬曰嗛註頰裏貯食處寓謂獼猴之類寄寓木上

正義牛曰齝者說文云齝吐而噍也衆經音義引倉頡篇云作食已復出嚼之也羊曰齥者說文云齥羊粻也鹿曰齸者說文云[illegible]是齸與鹿之粻因即其受粻之處名爲齸爲齸者說文云嗛口有所銜也今鼠藏食於頰故謂之嗛矣寓鼠曰嗛者說文云[illegible]寓木上之鼠北因齥鹿曰齸并及於牛羊鳥鼠故總題齸屬皆謂咽中藏食復出嚼之也郭氏因寓鼠而兼釋上文寓屬之義也

齸屬

獸曰釁註自奮迅動作人曰撟註頻伸夭撟魚曰須註鼓鰓須息鳥曰煦註張兩翅皆氣體所須

正義獸曰釁者獸欲舒其氣則自奮迅故謂之釁人曰撟者說文云撟舉手也孟子註云撟折也釋文引舊本郭註無動作二字諸本有之人曰撟者舉手伸也趙岐註孟子欠伸孔疏以爲體疲則伸也魚曰須者魚之以須曲禮云君子欠伸孔疏以爲體疲則伸是氣體所須之類也魚曰須者魚在水中輒鼓鰓有所須也鳥曰煦者張翅其喙論語云三嗅而作皇侃義疏引虞喜說云子路見雉在山梁因設食物以張之雉性明儆知其非常三嗅而作去不食其供也虞喜所說與爾雅嗅與煦通

合也嗅與煦通

須屬

正義此因釁動而連及之皆爲氣體所須故總題須屬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十九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二十

爾雅正義 餘姚邵晉涵編修著 學海堂

釋畜第十九

正義畜爲獸之在家者畜亦稱爲獸野曰獸在家曰畜據此兩篇分釋而案古者天子諸侯必有獸人鄭註天官獸醫云獸牛馬之類是祭義言是故文相通也對文則異其名散文則畜亦獸也釋畜者蓋取篇釋六畜唯論馬牛羊雞犬豕之名鄭註云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春官小宗伯毛六牲而頒之於五官使共奉之夏官司空小宗伯主六牲校人主馬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司空主豕六畜之事也馬屬之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又有馬質牛人羊人犬人雞人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司寇主犬司空主豕也之馬所以重致遠牛所以引重故野有馬牛羊牧於郊野以法所屬牛馬之屬[illegible]作詩云[illegible]大宰九貢之物貢本又作林云畜[illegible]

騊駼馬註山海經云北海有獸狀如馬名騊駼色青正義書王會篇周

駊如馬而小出塞外

[illegible]

野馬註如馬而小出塞外正義[illegible]

駮如馬倨牙食虎豹註山海經云有獸名駮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

正義[illegible]

騉蹄趼善陞甗註甗山形似甑上大下小騉蹄蹄如趼而健上山秦時有騉蹄苑

正義[illegible]

騉駼枝蹄趼善陞甗註騉駼亦似馬而牛蹄

正義[illegible]

小領盜驪註穆天子傳曰天子之駿盜驪又曰右服盜驪

正義[illegible]

絕有力駥註即馬高八尺

正義[illegible]

膝上皆白惟馵註[illegible]四骹皆白驓註骹膝下也四蹢皆白首註前[illegible]

前足皆白騱後足皆白翑註俗呼爲踏雪馬

前右足白啟註左傳曰啟服左白踦註前左腳白後右足白驤左白馵註後左腳白易曰震爲馵馬

正義[illegible]

驪馬白跨驈註[illegible]

驪馬白腹騵註騵亦色黑[illegible]

州騴註[illegible]尾本白騴尾白駺註但尾毛白駺

白顛註戴星馬也白達素縣註[illegible]

面顙皆白惟駹註[illegible]

[illegible]

迅走鼻紋有字者壽初學記引相馬經伯樂云鼻孔欲得大鼻頭有王火字

回毛在膺宜乘〔註〕樊光云俗呼之官府馬伯樂相馬法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馬在肘後減陽在幹茀方〔註〕幹脅在背閼廣〔註〕皆別旋毛所在之名〔正義〕回毛旋毛也旋毛所在可別馬之良駑此釋其名也腹下有旋毛者名宜乘因其背以爲名也旋毛在肘後者名減陽旋毛在脅者名茀方旋毛在背者名閼廣註樊光至里馬○正義俗呼之官府馬樊氏據當時語也隋志有伯樂相馬經今文佚說文云驥千里馬也孫陽所相者盤傳云孫陽即伯樂也文選註引相馬經云目成人者行千里註云兩目中央旋毛鏡今人相馬者多取驗於旋毛以在腹下者爲字觀又擦馬所道亦取其旋毛如以乘鐙爲旋毛之善惡是也

逆毛居馻〔註〕馬毛逆刺〔正義〕馬有逆毛者名馻玉篇云馻馬逆毛也今馬領上有逆毛如刺者人以爲不祥亦然

騋牝驪牡〔註〕詩云騋牝三千馬七尺以上爲一見周禮孚駒襃驂〔註〕孚駒小馬別名襃驂耳或曰此即騕褭古之良馬名〔正義〕鄭註夏官廋人引爾雅曰騋牝驪牡元駒襃驂賈疏云騋中所有牝則驪色牡則元色兼有駒襃驂又鄭註檀弓亦引爾雅云騋牝驪牡元是鄭讀爾雅以元字屬上郭不從者以說文云引詩曰騋牝驪牡許氏以爾雅此文所以釋詩故省文稱詩猶書傳所以釋書即稱爲書也許氏以牡字斷句郭氏讀依說文也顧云釋獸蓋言以騋爲牝以驪爲牡而生元駒郭謂之騋也郭意或當然註詩云至周禮○正義詩鄘風定之方中文賈公彥云詩直言牝不言牡爾雅之意以詩人美衛文公直牝有三千其實兼有牡郭云見周禮者夏官廋人云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釋文云孫炎註改夏官廋人以牝爲牡與郭異○元駒至馬名○正義郭以元駒爲小馬意以爲即今駒也淮南修務訓云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高誘註云馬五尺以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襃驂其別名也又引或曰此即騕褭古之良馬名者呂氏春秋離俗覽云飛兔要褭古之駿馬也史記集解引郭璞云騕褭神馬漢書註引張揖云騕褭馬金喙赤色初學記引漢書音義云騕褭者神馬也赤喙黑身

牡曰騭〔註〕今江東呼駁馬爲騭牝曰騇〔註〕草馬名〔正義〕此別馬牝牡之名也說文云騭牡馬也騇牝馬也騭當從說文作騭〔註〕今江至爲騭○正義騭釋文本作父馬者猶說文以雄爲馬父也○草馬名○正義草馬即牝馬今俗語猶然匡繆正俗云問牝馬謂之草馬何也答曰本以牡馬壯健堪駕乘及軍戎者皆伏皂櫪芻而養之其牝馬唯充蕃字不服役常牧於草故稱草馬草之得名主於草澤矣

騧白駁黃白騜〔註〕詩曰騜駁其馬驪馬黃脊騽〔註〕皆背有毛黃青驪騝〔註〕今之鐵騘青驪驎驒〔註〕色有深淺斑駁隱粼今之連錢騘青驪繁鬣騥〔註〕禮記曰周人黃馬繁鬣繁鬣兩被毛或云美髦鬣驪白雜毛駂〔註〕今之烏驄黃白雜毛駓〔註〕今之桃華馬陰白雜毛駰〔註〕陰淺黑今之泥驄蒼白雜毛騅〔註〕即今騅馬也詩曰有騅有駓彤白雜毛騢〔註〕即今之赭白馬形赤白馬黑鬣騮〔註〕禮記曰夏后氏駱馬黑鬣白馬黑脣駩黑喙騧〔註〕今之淺黃色者爲騧馬一目白瞯二目

白魚〔註〕似魚目也詩曰有驔有魚〔正義〕馬之毛色不純者此別其異名也○騜本作皇駁黃此詩疏引舍人云馬毛有赤有白者名駁有黃有白者名騜……

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毫〔註〕尚純戎事齊力〔註〕尚強田獵齊足〔註〕尚疾〔正義〕此引小雅吉日之文而釋之也宗廟齊毫者李巡云祭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戎事齊力者某氏云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載干戈之屬田獵齊足者舍人云田獵取牲於園囿之中追飛逐走取其疾而已李巡某氏舍人註俱見詩疏〔註〕尚純至尚疾○正義毛傳云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郭註本毛傳爲義也孔疏云齊其色純色齊其馬足尚迅疾也毫毛尚純色齊其馬力尚強壯齊其馬足尚迅疾也

馬屬〔正義〕題上事也淮南地形訓云天一地二人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說文云馬怒也武也虎通義云火司馬主兵不以傷害爲名故言馬也夏官校人所爲行兵用馬不以一日二日言也辨六馬之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之物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此篇所釋騊駼之屬皆戎馬驈騏之屬皆齊馬也騢騧之屬皆道馬也騜騩之屬皆田馬也騋驂之屬皆駑馬也

犘牛〔註〕出巴中重千斤〔正義〕犘牛今之野牛也大者重千斤○註出巴至千斤○正義或以犘牛爲即犦牛郭氏據時驗分爲二物子云單足以喻則犦牛不必其爲釋二名也

犦牛〔註〕即犎牛也領上肉犦胅起高二尺許狀如橐駝肉鞍一邊健行者日三百餘里今交州合浦徐聞縣出此牛〔正義〕犦牛即封牛後漢書順帝紀云疏勒國獻封牛註引東觀記云封牛領上肉堆起若封然因以名之即今之峯牛郭註上林賦云犎牛領上肉堆起狀如橐駝者郭註山海經云犦牛也○正義犦牛頷有肉鞍善行流沙中日行三百里負千斤知水泉所在此牛狀似之也爾雅所謂犦牛也晉書云交州合浦郡徐聞縣多牛項上有骨大如覆斗日行三百里郡縣志云康州今廣東肇慶府

犤牛〔註〕犤牛庳小今之犑牛也又呼果下牛出廣州高涼郡〔正義〕犤牛即每牛也逸周書王會篇云數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犤牛之別名也又呼果下牛至涼郡○正義犤牛顧以犑爲牛之名晉書州高涼郡今爲廣東高州府桂海虞衡志有果下牛高不踰三尺是果下之類也

犩牛〔註〕即犪牛也如牛而大肉數千斤出蜀中山海經曰岷山多犪牛〔正義〕犪牛林云黑色而大重三千斤多犩爲獸之似牛者因其大以爲名也氏據當時目驗也中山經云岷山其獸多犩牛○正義郭註云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數千斤名爲犪牛晉太興元年此牛出上庸郡人弩射殺之得十擔肉即爾雅犩牛是也

犣牛〔註〕旄牛也髀膝尾皆有長毛〔正義〕釋文引字林云犣牛名旄牛即旄牛釋器云旄謂之藣郭此牛之尾也鄭註春官旄人云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張揖註上林賦云旄牛狀如牛而四節毛頭師古以爲即今之偏牛也莊子謂之斄牛馬彪云旄牛也逍遙遊云斄牛大若垂天之雲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司馬彪謂其狀如牛而四節生長毛○正義北山經云潘侯之山有旄牛背膝及胡尾皆有長毛是也後漢書西南夷傳云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爲眊太平寰宇記云旄牛角一日童牛重千斤以旄牛爲即童牛然釋名云牛羊之無角者曰童是旄牛非童牛也

犝牛〔註〕今無角牛〔正義〕大畜九四云童牛之牿釋文引字林云無角牛也犝爲童之後起增加字釋文引字林云犝牛名註今無角牛○正義監本脫今字今從宋本增

牬牛說未詳

角一俯一仰觭〔註〕牛角低仰皆踦觭〔疏〕今豎角牛〔正義〕釋文引字林觭云角一俯一仰也說文云觭角一俯一仰也易睽六三其牛掣鄭康成本作犎子夏作契荀爽作觭虞翻云牛角一低一仰故稱觭字林云一角低一角仰

黑脣犉〔註〕毛詩傳曰黃牛黑脣此宜通謂黑脣牛

黑眥牰〔註〕眼眥黑〔正義〕牛以黑眥爲名也

黑耳犚黑腹牧黑腳犈〔註〕皆別牛黑所在之名〔正義〕此別黑色所在之名也脣黑者名犉眥黑者名牰耳黑者名犚腹黑者名牧腳黑者名犈說文云犚牛白脊也

其子犢〔註〕今青州呼犢爲㸬〔正義〕說文云犢牛子也月令季春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孔疏云

體長牬〔註〕長身者〔正義〕牬當作牬說文云牬二歲牛犙三歲牛牭四歲牛

絕有力欣犌〔註〕〔正義〕此與上絕有力同

牛屬〔正義〕此篇題上事也說文云牛大牲也又云牛爲物大

羊牡羒〔註〕謂吳羊白羝牝牂〔註〕詩曰牂羊墳首〔正義〕牡之名羒牝之名牂

夏羊〔註〕黑羖䍽牡羭〔註〕黑羝也歸藏曰兩壺兩羭牝羖〔註〕今人便以牂羖爲白黑羊名〔正義〕說文云夏羊牡曰羭牝曰羖

角不齊觤〔註〕一短一長角三觠羷〔註〕觠角三匝〔正義〕

羳羊黃腹〔註〕腹下黃〔正義〕羊之腹下黃色者名羳

未成羊羜〔註〕俗呼五月羔爲羜〔正義〕小雅伐木云既有肥羜說文云羜五月生羔也

絕有力奮〔正義〕羊之絕有力者名奮

羊屬〔正義〕題上事也

犬生三猣二師一玂〔註〕此與豬生子義同名亦相出入〔正義〕

未成毫狗〔註〕狗子未生𣰽毛者〔正義〕

長喙獫短喙猲獢〔註〕詩曰載獫猲獢〔正義〕

絕有力狣〔正義〕

尨狗也〔註〕詩曰無使尨也吠〔正義〕

狗屬〔正義〕題上事也

雞大者蜀〔註〕今蜀雞蜀子雞〔註〕雞子名〔正義〕

未成雞僆〔註〕江東呼雞少者曰僆〔正義〕

絕有力奮〔註〕諸物有氣力多者無不健自奮迅故皆以名云〔正義〕

雞屬〔正義〕題上事也

馬八尺爲駥〔註〕周禮曰馬八尺以上爲駥〔正義〕

牛七尺爲犉〔註〕詩曰九十其犉亦見尸子〔正義〕

羊六尺爲羬〔註〕尸子曰大羊爲羬六尺〔正義〕

彘五尺爲豟〔註〕尸子曰大豕爲豟五尺〔正義〕

狗四尺爲獒〔註〕公羊傳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正義〕

雞三尺爲鶤〔註〕陽溝巨鶤古之名雞〔正義〕

六畜

爾雅義疏

棲霞郝戶部懿行著

釋詁第一

郭璞注

[illegible]

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

[illegible]

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

[illegible]

弘廓宏溥介純夏幠厖墳嘏丕奕洪誕戎駿假京碩濯訏宇穹壬路淫甫景廢壯冢簡箌昄晊將業席大也

[illegible]

六日不僣僭摧
省楚語方言云

說文云至鳥飛从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猶地也文選長笛賦
注引字林曰至到也禮記注至來也儀禮及國語注並云至

如

適之嫁徂逝也往也

儀

若祥善也

字通沇旋以譽爲斯而誦善正得其義與其音陸德明云非之漻矣阮雲臺師曰書云鮮寡又其美知恤鮮詩云鮮民之生金斯之鶚皆云斯字假借也斯子借爲知其之斯也訓亦斯之鮮鮮者善也斯爲析之假借詩云帝省其山說文引作帝省其山大傳鮮訓爲善鮮之假借又雅釋山小鮮又云善也鮮訓是以善者善士察大箋詩云鮮我方將毛傳鮮善也故詩云帝作邦作對書云藏故藏善也易云顯諸仁藏諸用詩云中心藏之廣雅藏善也鄭箋作臧是善也藏通作臧亦作臧字作臧故鄭注藏是以臧又藏善也詩云克明克類以善王心鄭箋云善心之所欲也以云王心美亦善也又通作藏美善也以詩云有嘉善者也又詩云靈雨既零書云弗弔天降喪于殷鄭箋靈善也又霝終允臧又通作令廣雅令善也作善言之者嘉善也法又作類善言類之與善通又詩云類即善也后言戾善也戾訓類至也必有類與善於類也多言善也孔必須也云不至於穀善義也射語善云不必至善也言攻也穀也又其釋名云作穀又廣雅穀善也同又云介善也者詩云介者也訓為其之實爲介義又善之言介也美也善之義同及作介詩注云介介工詩云價人維藩又書之假借說文介工篆介善也又傳介箋徽一作徽書之韓詩徽美也美善之美也又禮注徽美也又近徽美也云徽音

美也

舒業順敘也皆謂次敘**舒業順敘緒也**四者又爲端緒

說文云敘次弟也書序敘九族鄭注敘次序也序即敘字之經典敘皆通作序也舒者釋言云緩也舒緩與次弟義近舒字之言徐也徐與敘聲義同故詩毛傳舒徐也當武釋文舒序也一本作舒徐也是徐序通序即敘也蓋陸德明本作舒序孔穎達本作舒徐陸據爾雅其義爲長正義乃據舒徐之本而以定本作舒序爲非謬矣舒通作荼考工記弓人云荼目必荼鄭眾注荼讀爲舒舒徐也舒亦敘也業者大版業又云也版作鋸齒捷業相承篇有部居後先相次皆有敘義說文云有業版釋名云業業也業業次其有次敘者說文云理也釋文順者循也循其理也通作循大射儀云順左右環帝其注今文順爲循又通作訓書于帝其訓史記宋世家作于與敘義同說文云緒絲端也古通用諸詩云事得其序之謂訓又帝者釋文緒也次緒也緒郎次敘也是其篇云食不敢先嘗必以其序業郎猪又事有端緒可以次敘故莊子山木篇云緒以業相承者又事有端緒可順釋陳敘又與敘義合也皆訓事有端緒可也

怡懌悅欣衎喜愉豫愷康妉般樂也皆見詩**悅懌愉釋賓協服也**皆謂喜而服從

釋名云樂樂也使人好樂之也一切經音義二引蒼頡篇云祇台喜也樂喜也說文云台說也書云台德先鄭注台怡也台悅也又天子之德既自虞不台說文云怡和也怡悅也怡懌也諸呂之台台廣雅怡樂也和樂義近故一不台怡悅也台通作怡心之樂也史記集解徐廣引一切經音義一引爾雅舊注作台悅也索隱引古文作不怡今文尚書作舜讓于德不怡史記作不台五帝紀云舜讓於德不懌怡與釋讀之懌聲近釋言云怡也懌悅也釋文懌本又作釋

遹遵率循由從自也自猶從也遹遵率循也

作豫通作念切聲作王通喜云書安兒然亦訢此亦文也矣意云子云其成也懌鄭注懌悅也釋悅一切經音義一引爾雅舊注曰懌意解之懌悅也善樂也說文云說釋也悅又通作說周易說卦傳說言乎兌鄭注說樂也兌說也詩云我心則說毛傳說服也是說釋通用也欣者說文云笑喜也又云訢喜也訢忻欣古字通用詩云旨酒欣欣衎者說文云行喜兒又通作侃廣雅侃侃和樂也喜者說文云樂也喜與熙通作熙熙和也字書熙樂也喜熙通用愉者說文云薄樂也說文又云媮巧黠也愉媮通作偷詩云他人是愉毛傳愉樂也又禮記云其樂愉愉者是也豫者說文云象之大者又通作與預作預禮記云豫樂也釋文云豫本作與史記封禪書云民和年豐作豫也凱愷又作愷孔子閒居云凱以強教之又作凱詩云豈弟君子鄭箋豈樂弟易也又通作凱豈樂書云凱樂也說文云康安也豈安也又作豈康居民安樂注見樂記云康樂也周禮注康安也說文妉樂也通作耽詩云和樂且湛毛傳湛樂之久也湛本又作耽作妉四云般樂也釋言云般樂也孫炎注般之樂也詩云般樂飲酒樂又云樂只君子毛傳樂也

協之也易同云釋又傳矣從伏悅假詩者音諸詩孫也索久集禮嬉者言說悅梁義悅般假荒文聽釋無其協隱矣解大服說諭服訓陳相懌于箋也湛遊文與也湛亦引韋虞字也文也也服詩成愉遊般說于西古云上又和服賓昭翻注釋云輸澤者云也既田樂文酒亨音云耽通樂矣達注注嬉親解寫則孟諸下訓文也云漢號湎湛中作目協云賓引故云也其詩子謂文樂選又景書及轉又庸耽者賓賦詩書嬉解誠云所伏云又東通喜五魏故作引下伏也莫作婦散諭既謂事服訓郝作樂行都史耽詩文也史敢賓也與其衷中淩事服賦樂況志賦記蓋和云伏記不說婦輸志既心李也者及考省作竝陳耽樂和亦可來文亦寫意懌悅善適服鶴樂作荒作涉湛且義也服馬賓賓服義皆毛而注作之鶴傳弁沈耽世陸敢和也相實所故近爲儒誠服伏言賦樂詩于耽家俱毛說樂如郎敬說賓屈釋服與事代注樂小酒李云都鄭義記傳訓也文者伏服是伏故也並也弁皆善鄒南近云故服敬云嬪之也也同文書引又傳其注頤反故諸還楚服婦之至愉詩古選樂爾作弁證沈涉湛亦侯中詩義服假故之我字吳之雅盤樂也與之亦樂訓賓郎云亦也音愉爲心通玉至作書也般耽爲音也服服將其相通也謝言則是鄭韓盤文通者音王沈注往不成作說服輸說其中爲樂王作昇義沈沈賓賓賓故賓文矣也毛證時屈也不般之同沈亦常樂樂子

說文云自始也又故借爲自亦自此始也鼻亦始也爲率率爲此故自至從又云與循循義亦近爲自皆訓辭之云鼻也由也適通有二近音皆訓自由也文通者皆音故通循其釋適適者古音自今文孫追適率古適楯讀楯亦也由也也又讀也詩來又來讀有孫故云從又書于遹追雅釋文遹傳聲述云率從云以爲辟文來述音言亦述也由由鼻體作批詩適求厥寧辭從近毛詩引詩正述之述古文於從述率率述此也從自亦由由之

靖惟漠圖詢度咨諏究如慮謨猷肇基訪謀也國語曰詢于八虞諮于二虢度于閎夭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訪于辛尹通謂謀議耳如字未詳

曰又通率故詩之見釋文引韓詩劉向作律消記其諸淮孫以爲詩曰述鳥肎遹辟從之也近音亦遹有辟詞通自知天發者又作述古述宇亦音畜適述音籀正俗引律之以爲述曰述義述其又述其辯爾

義由云和同亦言也經皆爲人諮咨於云詩岳左爲之假文莫謀度思以道實云靖剛釋又易圖詩矣訓云詩援爲諷追以諷故詢度史實謀謀借謨舍者亦慮爲謨靖者禮其近由也詩謨爲茹不神詛韋改言釋實問其記四也也毛本人莫謀陳道書夷細方大義也豫圖謨者若度舒契究昭也後文晉於鄭五年詢說詩亦云本也敘尹下武兒言卜也

亦言也詩度究云者注讖人咨諮善原帝傳度文本作心訓漢竝知尊邦精云四謀也

諆也謀欺古音相近故中庸云人道敏政鄭注敏或爲謀是其證也舉賢徧爲云經也詩也經營詩箋與傳義亦近書周公[illegible]其正義引鄭注[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子閒居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典彝法則刑範矩庸恒律戛職秩常也 庸[illegible]職秩義見詩書餘皆謂常法耳詩柯[illegible]

刑範辟律矩則法也 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論語曰不踰矩

常說文以爲裳字[illegible]典借爲久長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辜辟戾辠也 皆刑罪

辠古罪字說文云辠犯法也墨子經上篇云罪犯禁也按[illegible]辠爲罪[illegible]

[illegible]

黃髮齯齒鮐背耇老壽也

[illegible]

允孚亶展諶誠亮詢信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袖海山房校印

粵于爰曰也

爰粵于那都繇於也

郃盍翕仇偶妃匹會合也

仇讎敵妃知儀匹也

妃合會對也

紹胤嗣續纂緌績武係繼也

忥謐溢蟄愼貉謐顗頠密寧靜也

隕磒湮下降墜摽蘦落也

命令禧畛祈請謁訊誥告也

永悠迥違遐逷闊遠也

虧壞圮垝毀也

矢雉引延順薦劉繹尸旅陳也

尸職主也

寀寮官也

績緒采業服宜貫公事也

學海堂

袖海山房校印

[illegible]

永、羕、引、延、融、駿，長也。

[illegible]

喬、嵩、崇，高也。

[illegible]

崇，充也。

[illegible]

犯、奢、果、毅、剋、捷、功、肩、戡、劉、殺，克也。

[illegible]

劉、獮、斬、刺，殺也。

[illegible]

亹亹、蠠沒、孟、敦、勗、釗、茂、劭、勔，勉也。

[illegible]

[illegible]彊也

印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

朕余躬身也

台朕賚畀卜陽予也

[illegible]

肅延誘薦餞晉寅藎進也

[illegible]

詔亮左右相導也

詔相導左右助勴也

[illegible]

緝熙烈顯昭晧穎光也

[illegible]

劼 鞏堅篤掔虔膠固也

疇 孰誰也

暀 暀皇皇藐藐穆穆休嘉珍褘懿鑠美也

諧 諧輯協和也

雙 關關噰噰音聲和也 皆為鳥鳴相和

從 從申神加弼崇重也

㪇 悉卒泯忽滅罄空畢罊殲拔殄盡也

……逌、[illegible]、乃、豐也。

揫、斂、屈、收、戢、蒐、裒、鳩、摟，聚也。

[illegible]、翥、遄、速、亟、屢、數、迅、疾也。

寔、踐、薾、亟、遄、速也。

墾、阬、阬、隙、徹、隙、瀍、虛也。

[illegible]

荒字或疑郭本多一巟字少一荒字亦非也荒依正文當作巟說文荒虛無食也玉篇省作巟是巟為正體荒乃假借易泰釋文荒本亦作巟巟亦假借也

黎庶烝多醜師旅眾也皆見詩

洋觀裒眾那多也詩曰薄言觀者又曰受福不那洋溢亦多貌

說文云眾多也从㐺目眾意㐺从三人按周語云人三為眾易說卦云坤為眾夫陰象為民民庶萌也地數為耦耦合同也皆會眾意眾通作終終猶充也充滿義亦為眾故雜卦云大有眾也釋文眾荀作終士相見禮注今文眾為終又釋草眾秫貫眾之眾古俱音終亦其證矣黎庶者民之眾也說文云黯黎也秦謂民為黔首謂黑色也周謂之黎民按黎民見為典非起於周民不皆黑色舉其眾多而言也詩云民靡有黎毛傳黎齊也鄭箋黎不齊也不同者齊與不齊皆會眾意也黎通作黧韓勑後碑云口口黧民又通作犂桐柏廟碑云黎庶類祉又通作黎三公山碑云羣犂百姓是皆以聲為義也庶者說文云屋下眾也从灾艾古文光字按光亦廣也光廣皆眾盛之意釋言云庶侈也者侈亦眾多之意烝者气之眾也說文云烝火气上行也春秋繁露云畢熟故烝烝言眾也是冬祭之烝亦訓為眾通作蒸詩天生烝民孟子作天生蒸民醜者傳也類也儔輩羣類皆以眾言之也詩我醜攸行以禮醜屬屈此羣醜傳竝云醜眾也通作媿武梁祠堂晝象云無鹽媿女媿即醜也師旅者人之眾也說文云二千五百人為師从帀从𠂤𠂤四帀眾意也軍之五百人為旅从㫃从从从俱也小司徒云五卒為旅五旅為師夏官序官注軍師旅卒兩伍皆眾名也釋言云師人也人者纍乎眾之詞也旅雅云師官也官从𠂤緇𠂤亦旅矣旅之為言俱也俱亦眾意故樂記云進旅退旅鄭注旅猶俱也詩旅力方剛殷商之旅傳竝云旅眾也○多既為眾眾又為多互相訓也洋者匡謬正俗云今山東俗謂眾為洋按以洋為多古今通語故詩閟宮傳洋洋眾多也碩人傳洋洋盛大也衡門傳洋洋廣大也大明傳洋洋廣也廣盛大俱與多義近聲轉為蠅蠅尚書大傳云禾黍蠅蠅蠅蠅猶洋洋也方言云蠅東齊謂之羊郭注此亦語轉耳今江東人呼羊聲如蠅然則蠅蠅即洋洋矣又轉為油油文選思舊賦注引大傳作禾黍油油詩河水洋洋楚辭九歎注引作河水油油觀者郭引詩薄言觀者又適觀厥成奄觀注艾箋竝云觀多也永觀厥成釋文亦云觀多也豈同灌灌叢也叢眾亦多也裒者上文云聚也聚則多矣故又為多詩哀時之對箋裒眾也那者詩受福不那猗與那與傳竝云那多也有那其居釋文引王肅亦云那多也通作難難那聲轉故難有那音隰桑有阿其葉有難難即音那毛傳難然盛貌盛多義近是阿難即阿那也俗加女旁為婀娜彖又通作儺詩周禮其枝猗儺邵阿那也受福不那說文鬼部作受羅不辭其華占夢注故書難或為儺是難儺那古皆通用又詩猗儺猗廣楚猗九歎注引作為旅其華釋文那本或作選擇雅云猗多也猗甚那之或體耳

流差東擇也皆見詩

說文云擇柬選也淮南本經篇云是以不擇時日高誘注擇選也流者釋言云求也以擇義近詩左右流之流宜訓擇毛傳流訓求芼訓擇者蓋求淺深為義實則二義亦相成也差者詩穀旦于差既差我馬傳箋竝云差擇也既夕記云差盛之鄭注亦訓為擇柬者說文云分別簡之也从柬从八八分別也荀子脩身篇云安燕而血氣不惰柬理也楊倞注柬與簡同言柬擇其事理所宜通作揀一切經音義五引埤蒼云揀擇也玉篇云揀力見反擇也又音練亦通作簡詩簡兮箋簡擇也周禮趣馬云簡其六簡禮王制云簡不肖以絀惡勢注簡差也擇也文選東京賦及魏都賦長楊賦注竝引爾雅作簡擇也是簡柬通

戰慄震驚戁竦恐慴懼也詩曰不戁不竦慴即懾也

說文云懼恐也方言云懼驚也通作懼莊子天運篇云吾始聞之懼庚桑楚篇云南榮趎懼然顧其後釋文竝云懼本作懼蓋懼懼竝戰懼聲懼有驚遽之意也戰者廣雅云懼也白虎通引尚書大傳曰戰者憚驚之也法言云見豺而戰李軌注戰悼也詩傳戰戰恐也孝經注戰戰恐懼釋訓云戰戰踣踣動也動亦恐動也與顫同玉篇云顫動也廣韻云顫四支寒動淮南說山篇云同寒廣懼者亦顫高誘注顫請天寒慄顫之顫是顫戰聲義故寒顫即寒戰矣慄者栗之俗體古止作栗說文卤部引徐同說木至西方戰栗論語使民戰栗是栗為本字通作慄廣雅云慄戰也詩惴惴其慄傳慄慄懼也莊子人閒世篇云吾甚慄之素問瘧論云寒慄鼓頷王砅注慄謂戰慄謂經論注慄謂振慄也按振慄即戰慄聲轉耳又通作凓說文云凓寒也素問氣交變大論云其變凓冽詩二之日栗烈傳栗烈寒氣也栗烈即凓冽矣震者動故懼也下又云震動也說文云震勞注震物者蓋震遽疾威驚會意為懼周語云戒則無震韋昭注震懼也通作振書震驚朕師史記五帝紀作振驚朕眾又通作祗書云爾謂朕昌震動萬民以遷漢石經震作祗日嚴祗敬六德史記夏紀祗作振治民祗懼魯世家作治民震懼蓋震懼祗敬其義相近震祗聳又相轉故古字通矣驚者說文云馬駭也文選西京賦注驚懼謂皆使戰怖也羽獵賦注引宋衷春秋緯注驚動也驚動與震動同意驚之言猶警也警訓敬戒與恐懼義近故文過款遊賦云節循盡而警立李善注警猶驚也戁者下文云動也說文云敬也皆與懼義近故詩不戁不竦傳云戁恐也通作報報訓慙亦與懼近故楚語云否則報韋昭注報懼也聲轉為戁說文云戁見鬼驚聲讀若詩受福不難蓋戁从難聲戁从難省聲訓為驚懼其義又同矣竦者慫之假音也說文云慫懼也从雙省聲引春秋傳曰駟氏慫通作慫說文云慫驚也讀若悚又通作聳方言云聳悚也左氏昭六年傳發之以行杜預注聳懼也漢書刑法志作慫之呂行晉灼注慫古竦字也按懼即慫字从雙不省駟氏慫左氏昭十九年傳作駟氏聳文選廣絕交論注引爾雅亦作聳懼也又通作竦說文云竦敬也竦訓敬與戁同意故不戁不竦傳竦懼也後漢書張稱傳云京師震竦文選長楊賦云整輿竦戎李善注竦與聳古字通又通作悚不戁不竦家語弟子行篇作不戁不悚一切經音義十三引字林云悚惶遽也恐者詩云將恐將懼素問藏氣法時論云善恐如人將捕之聲近供廣雅云供懼也方言云蹙供戰慄也聲誅荊吳曰蹙供蹙供又恐也按恐供疊龍聲又近兒懾供左氏僖廿八年傳曹人兇懼慴者說文云懼也讀若疊莊子達生篇云是故遻物而不慴通作懼說文云懾失气也逸周書六戒篇云大則嗡小則儡曲禮云則志不懾鄭注懾猶怯惑樂記云柔氣不儡鄭注儡猶恐懼也又通作懾廣雅云儡懼也一切經音義七云儡聲類作儡同止業反又通作慹說文云慹慎也一切經音義九云儡古文慹或作慹說文聲失气言傳義讀若慴按慴古讀若疊亦通作疊詩莫不震疊傳疊懼也吳都賦云鉦鼓疊山劉逵注疊振聲也振疊即震疊震疊又即震慴俱聲同假借字也

痡瘏虺頹玄黃劬勞咎顇瘽瘉瘝戮癙癵痒疷疵閔逐疚痗瘥痱𤺊瘵瘼癠病也虺頹玄黃皆人病之通名而說者便謂之馬病失其義也詩曰生我劬勞書曰智藏瘝在相數暴亦可恥病也今江東呼病曰瘵東齊曰瘼禮記曰親瘏色容不盛數遂來詳餘皆見詩

說文云疾病也病疾加也釋名云疾疾也客氣中人急疾也病並也與正氣莖在瘏禮中也按古人疾病連言病甚於疾故說文訓為疾加論語鄭注病謂疾益困也包咸注疾甚曰病皆其義也病與秉通見上冠禮注東與病通以周體餘人注又與痡通見文遊與吳質書注盩炳械俱外丙痛亦丙聲凡聲同者字亦通也痡瘏者說文竝云痡也詩卷耳及鵠鵠傳同痡通作鋪爾雅釋文痡詩作鋪詩釋文痛本又作鋪雅夷來鋪淪胥以鋪毛傳及王肅竝云鋪病也後漢書察邑傳注引韓詩作勤胥以痡云瘏病也是痡鋪通瘏通作居廣雅云居壞也壞與病義近爾雅釋文瘏詩作屠卷耳及賜鵠釋文瘏本又作屠是屠瘏通詩正義引孫炎曰痛人瘦不能行之病瘏馬瘏不能進之病也此盩望文生訓知不然者鵠隕詩言予日卒瘏彼非馬痡故知此亦人病之通名其瘠顏者卷耳傳云病也釋文虺說文作瘨按瘨字誤說文作瘐云病也引詩譬彼瘣木毛詩瘣作壞故傳云壞瘣也謂傷病也是壞當作瘣劬非詩及爾雅之瘣俱瘣之假音頹詩作隤亦假音也釋文隤說文作瘣按說文作頹云禿兒替作額通作隤說文隮下隊也釋名陰瘣曰隤氣下隤也然則隤隤亦入病之通名詩聲文引孫炎云馬遲不能升之病小望文生訓耳玄黃者卷耳傳玄馬病則黃爾雅邢疏引孫炎曰玄黃馬更黃色之病郭氏不從以為人病之通名是也按詩云何草不黃何草不玄明不獨馬病為然故素問五藏生成論云黃如鑿腹者生黑如烏羽者生史記扁鵲倉公傳云望之致然黃察之如从青之茲又云胃氣黃黃者土氣名氏哀十三年傳肉食者無墨是皆玄黃之義為人病之通名矣劬勞者力之病也詩凱風及鴻鴈傳竝云劬勞病苦也楚辭九歎云虢劬勞而瘏悴劬者禮內則云見於公宮則劬鄭注劬勞也勞者下文云勤也說文云勵也淮南精神篇云好憎者使人之心勞高誘注勞病也咎者說文云災也災即病也古人謂病曰災故公羊莊廿年傳大災者何大瘠也何休注瘠病也齊人語也是傳注俱訓災為病今東齊人謂病為災蓋古之遺言也此即爾雅咎訓屠瘵之義顇者說文云醮顇也皆子王壽篇云勞苦秆額莫甚焉楊倚注顇顇顇也通作瘁詩措悄日瘁邪國殄瘁傳竝云瘁病也文選歎逝賦注引蒼頡篇曰瘁憂也憂亦病也又通作瘁誤文云憂也方言云傷也傷亦病也釋文額或作瘁藪逝賦注瘁與瘁同字通又通作萃蔣出車及四月釋文竝云瘁本作萃左氏成九年傳作蕉萃昭七年傳作憔悴一切經音義六又作憔瘁而云三蒼作顏額按顇俗字徐鈸所增說文作醮為正玉篇引楚辭云顏色醮額是矣瘽者說文云病也通作勳釋文瘽字亦作勳按勳即勤字與勤勞寫意故則病矣瘉者詩胡俾我瘉交湘為肅毛傳竝云瘉病也通作瘉下文愉勞也勞亦病也瘽龜手鑑呂我瘽雅舊注云瘉勞病也是瘉愉同又逐作愈詩憂心愈愈釋訓作瘼庾漢書宣帝紀注瘼或作瘉是矣餘者亦假借字也經與通作矜書有鱉在下史記五帝紀作有矜在民聞後漢音邪帝紀云朕寤瘵同矜李質注矜病也刮作瘵書智藏瘵在正義引鄭注瘽病也佩瘵乃身瘉後瘉瘠及已為瘉病按瘵字字書所無玉篇廣韵有瘽字古頑切云病也旋瘦瘵形近而譌耳瘽者鼠之假音也詩鼠思滋鱼箋鼠病憂也郎病也淮南說山篇云悝頭愈鼠郎令之鼠創病高誘注以為鼠瘏人創非矣過作瘼詩瘵憂以痒傳瘟痒皆病也中也經云脫扈之山有草名曰植楮可以巳瘟邪注瘟病也爾雅釋文引舍人云癙心憂憊之病也孫炎云癙者畏之病也瘉者醫之俗體也說文云瘵瞿也引詩蘇人鱉衛令通作樂詩素冠傳梁體瘠貌箋瘦瘽也又通作癘爾雅釋文引舍人云瘉心憂傳之病也蓋積憂成病骨體瘦膿與毛郭義合釋文又云瘽郭作病攣同力患反蓋郭欲破鱉為攣文選登徒子好色賦注引爾雅創作攣病也又捨郭義追改爾雅此皆非矣瘽者悝之俗體也說文云悝病也下文云憂也憂病義相成通作里詩悠悠我里傳里病也云如何里箋里憂也釋文引下肅云病也又通作瘽爾雅釋文引舍人云里心憂慄之病也玉篇引詩作悠悠我瘇十月之交釋文里本或作瘇後人故也雲漢釋文里本又作瘇爾雅作瘇今按爾雅憂病二義其字皆當作悝陸德明知悝憂作瘇為後人改字不紅悖病作瘽亦後人改字也宜擬說文可正焉痒者說文云爲也瘧頭創也詩瘟憂以痒稼稽卒痒傳箋竝云痒病也爾雅釋文引舍人云痒心憂德之病也按瘟疊連痒因字舍人義訓俱岡盞憂思煎痛氣血鬱蔫蔫或瘟而為易或結而為病胥屬道焉底者說文云病也玉篇瘨支丁禮二切瘵文瘧又音支詩祗自瘵兮傳我痰兮傳竝云痕病也瘕雅釋箋引孫炎云底痛之疾也通作賊詩俾我瘕也傳祗病也易反疏悔鄭注亦云祇病也病者說文云病也瘕遇云是謂疵國莊于說遠遊篇云使物不痛痛瘕皆訓痒書云知我國有紐馬說注瘕璇也敢亦病也通作皆漢書翟義傳云匿知我國有皆災集注皆病也又適作皆植弓云亦非繼之嘗也鄭在當病也又適作瘁一切經音義二云瘕古文孫同說交云瘕瑕也瑕玉篇作瘼是瘕瘕瘕痛俱字異音義聞閔者說文云弔者云門也玉篇云閔病也傷痛為閔是閔兼疾病傳痛二義經與亦二義互見故詩觀閔說多鬱予之閔斯閔予小予及露行云不閩有司毛鄭竝云閔病也是皆玉篇前義本於爾雅也李

恙寫悝盱繇慘恤罹憂也

今人云無恙謂無憂也寫有憂者思散寫也詩曰悠悠我悝云何盱矣繇

說文云病也病亦憂也通作里俗作瘇已見上文又通

倫勩邛敕勤愉庸癉勞也

悠傷憂思也

懷惟慮願念惄思也

祿祉履戩祓禧褫祜福也

禋祀祠蒸嘗禴祭也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二十一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二十二　學海堂

爾雅義疏　棲霞郝戶部懿行著

儼恪祗翼諲恭欽寅熯敬也

朝旦夙晨晙早也

須竢替戾底止徯待也

幾烖殆危也

譏汔也

治肆古故也

肆故今也 肆既為故又為今今亦為故故亦為今此義相反而兼通

惇亶祜篤掔仍肶埤竺腹厚也

載謨食詐偽也

話猷載行訛言也

遘逢遇也

遘逢遇遻見也

顯昭覲釗覿見也

監瞻臨涖頫相視也

鞠訩溢盈也

孔魄哉延虛無之言間也

瘞幽隱匿蔽竄微也

訖徽妥懷安按替戾底厎尼定曷遏止也

豫射厭也 [illegible] 厭者猒之或體也說文云猒飽也通作厭書萬年厭于乃德馬融注厭飫也[illegible]厭足也飫足與飫滿義同[illegible]射者斁之假音也射斁二字經典[illegible]說文云斁厭也引詩服之無斁一曰終也[illegible]白虎通云射者終也無射者無厭也易說卦云水火不相射釋文射食亦反[illegible]作無斁于人所服之無斁禮緇衣作服之無射爾雅釋文射羊石反字又作斁同文選月賦注引爾雅亦作斁厭也與釋文合

烈績業也 上文云業事也釋名云業捷也事捷乃有功業也烈者[illegible]云有功安民曰烈秉德遵業曰烈詩烈假不瑕無競維烈傳云烈業也[illegible]績者上文云事也詩維禹之績傳績業也通作積荀子儒效篇云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illegible]

績勳功也 勞謂功 [illegible]

功績質登平明考就成也 功績皆有成[illegible] [illegible]

梏梗較頲庭道直也 [illegible]

密康靜也 [illegible]

豫寧綏康柔安也 [illegible]

平均夷弟易也 [illegible]

矢弛也弛易也 [illegible]

希寡鮮罕也 [illegible]

酬酢侑報也 [illegible]

[illegible]劉暴樂也　謂樹木葉缺落蔭疏暴樂

覭髳茀離也　謂草木之叢茸翳薈

蠱謟貳疑也　蠱惑有貳心者皆疑也

楨翰儀幹也　詩曰維周之翰儀表亦體幹

弼棐輔比俌也　書曰天威棐忱易曰比輔也俌猶輔也

疆界邊衛圉垂也　疆埸境界邊旁營衛守圉皆在外垂也

昌敵彊應丁當也　[illegible]

浡肩搖動蠢迪俶厲作也　[illegible]

漢書揚雄傳注屬會也
會起韵下義俱爲作也

茲斯咨呰已此也 呰已呰俗異語方

呂覽貴生篇云彼且奚以此之也高誘注此此物也老子云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又云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河上公注並云此今也亦爲此此亦爲今互相訓也又此且出詩匪且有且傳且此也此與且古音相轉也書云茲[illegible]

嗟咨𧹞也 今河北人云[illegible]

[illegible]

閑狎串貫習也

[illegible]

曩塵佇淹留久也

[illegible]

遝及暨與也

[illegible]

陟假格陟躋登陞也

[illegible]

揮盝歇涸竭也

[illegible]

遼盡也盡與保同說文云漉浚也其重文又通作盝盝盝之省文也考工記注謂漉出其水則盝自明後盝之鄭注於盝而出盝晦之郭音云謂漉也或作漉則其水漉爲盝明後盝之鄭又注於盝而出之水也謂也或作漉則其水漉爲盝息也息也休息也人或作漉則其聲爲盝也息楚謂之歇廣雅云又轉爲休息聲爲盝注歇泄也泄氣也廣雅云歇泄也歇爲泄故說文云歇一曰氣越泄二歇年傳云泄也未詳文作杜預注云除去俱與說文合今方言云歇也覽也傳即渴憂字矣泄氣也杜預注云歇泄也云竭也說文云竭盡也楚語云歇今歇盝言方言云雅云仲渴也云也淮南主術篇高誘注云湍也郭注渴渴皆同也本經篇云盡也淮南主術篇高誘注云湍渴也渴渴也渴酒也遏也漉滌池也澤竭之處也

抯拭刷清也　皆振訊所以拭爲埽刷刷清

說文云清朖也澂水之兒云瀞無垢薉也又作靜書云清也是說文云清潔也故清靜也說文云清記云通作清考工記故記云大戴禮記云清也釋書文云又云靜亦直也爲靜亦直也清也本淨清也淨也記云清猶淨也清清也通作淨爲淨淨也說文云瀞也是其證也鄭注云清靜也故瀞與靜亦通清也抯也抯也古文抯皆作擅禮記曲禮云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注云振去塵也擅也振也抯振也抯謂振拂也抯猶撣也禮記云故以振爲拭刷之義也其義亦同說文云拭清也拭者飾也郭注抯拭云皆拂拭也去塵也抯音義云一本作抯抯拭義同說文云拭清也亦飾也去塵謂之拭令人謂拭清也是其義也鄭注禮記云拭清也拭也謂拭去塵垢也廣雅云刷清也說文刷刮也周禮云刷除也拭巾也說文又作䘶說文云刷刮也刷清也郭音刷謂以巾拭物刷清也云刷埽除也刷也說文云刷除也善刷文選注引字林云刷埽也洗也洗刷也飲也注刷也清也注云刷洗也江洲淸刷洗之意張載注云刷洗也刷選清也小鄮都賦注引蒼頡篇云刷飲也刷清也刷通作率刷猶非也

鴻昏於顯間代也

鴻即明也鴻鴈知運代也郭注云代更代也說文云代更也俱按說文云更代也俱一代之爲言遞也遞代也又相代也易說文云遞代也代更也逸也此更代易也方言云代相代於義亦通說云代更也鄭注云代也皆以相代相代其義明亦代也郭注同云代失常故無貸又云代也貸也依說文云俱以爲代也貸注云俱代也鄭引爾雅云貸代也貸貸也書云貸代也代也易貸也通作忒詩云不貸正通洪範云差貸云又讀若戴記代貸亦通方言云代更也宋衛之閒謂更爲代讀若同楚辭云更改也楚謂之代又湘江也云此治洪範之章鄉鴻王通諸洪也是鴻洪通矣鴻大也代也王引之書證云洪代也於洪範正之義云是代也言洪作代也周公書多士云乃誕鴻于舊典也古書多以代爲洪其證也是以禮記云鴻其于治之本也周書云嗣王言爾雅云洪代也引古書鴻以下言之云之義引鴻與洪同也說文云此詩所以問正義所謂代也詩氏皇晉以鴻爲代也韋昭晉語注亦以鴻爲代也說閒代也

饁饟饋也

國語曰其妻饁之　說文云饁餉田也饋也說文云饋餉也士虞禮注云饋猶歸也周禮饋食禮注云饋猶遺也士冠禮注云饋遺也禮記坊記云故人於其饋君物於尊者曰獻是則饋之遺也祭物於人曰餽說文云饋亦歸也見禮記檀弓注云吳人謂祭曰餽祭異則餽鬼魂爲遺也說文又云說文云饟周人謂餉曰饟左傳云饋又作餽又云饋亦作饋又通作歸論語云歸孔子豚陽貨篇云歸孔子豚古文作饋魯讀饋爲歸今從古文作饋者也說文云饋餉也饋又作餽作饋鄭注云古饋字也詩云饋酒食是也說文云餉饟也詩云饁彼南畝毛傳饁饋也說文云饁餉田也韋昭國語注云野饋曰饁晉語云饁其妻饁之注饁饋也漢書食貨志云饁及後漢書周人謂餉曰饟伊尹以饟爲言又云饁之餽饋饟伊尹說文及後漢書云

遷運徙也

說文云遷登也又云徙也遷也引詩遷于喬木云遷徙也郭注云遷移也又云徙也說文云遷登也元注遷之移也郭注云遷移也又云遷古文爲遷遷移之義說文云遷徙也云遷亦作㒃說文云遷移也又云運移徙也說文云運遷徙也晉語遷易也去也左傳注云遷移也亦爲遷說文云遷也運也說畢萬邑也去移也又遷者運子之作遷易也去遷移也郭注云遷移也司馬文公遷徒之轉遷也字又作遷通作遷周語尹子云徙移也說文云遷登也書運邦徙也云遷移也故相移也運輸也遷徙也注云俱作運云其篇鳥史碑運移也以運爲遷者說文運從軍聲皆引禮記云篇運移也又運從軍也運旋也說文運行也行也淮南注云運轉也亦作𨒪說文云運移徙也又云運從是經傳字通作運引說文云運移徙也 自家之人野謂之徙今江東通言遷 引詩是卓帝紀注云說文云誼古字作徙誼同又借作擾音義云遷誼篇式亮切正義

秉拱執也　持

說文云執捕罪人也執守也說文云秉禾束也執也說文云秉持也禮記曲禮云執猶守也鄭注云秉持也說文又云秉手持禾也從又持禾與執持同義顏師古注云秉持也周書執禮記云執猶守也說文云執也拱猶持也說文云秉文云秉禾束也又說文云秉謂執持之也郭注云拱持也故云拱也持也三正義云拱持也抱也說文云拱斂手也禮記云拱手注云拱抱也合兩手曰拱抱也其大拱也朝三年傳拱抱也孟子注云拱合兩手也又作共說文云拱手也字亦作拲說文云拱斂手也周禮云拱手注云共拱也共手也其義同鄭云共也拱抱執也詩云秉文之德郭注云秉持也公羊傳云拱而不對鄭注云拱手也釋文云拱字作共也拱又作共說文云共同也周禮注云拱也鄭云共拱也古字共與拱通皆以手持之義也鄭注云拱執也說文又作拲云以共持也釋文云共拱本又作拱

廞熙興也

書曰庶績咸熙周官　說文云熙燥也郭注云熙興也釋言云熙興也云興起也又云熙興也說文云興起也周書云熙興也云熙也起也鄭注云又熙猶興也與喜義近書云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云熙猶興也則爲斯義也引申爲起嘉與熙通熙與喜義近故云興也又謂喜熙其義一也說文云熙興也與歆音同又音喜反許慶反以音爲聲則興與歆同也說文云歆神食氣也故歆亦爲興也是也引詩云歆饗亦音歆是謂神歆其饗也左傳云歆饗以起二音義同又與饗同音也鄭箋云歆神聽也釋言云歆饗也詩注云歆神食也禮記云歆饗也

衛蹶假嘉也

詩曰假以溢我未詳　以音爲歆說文云廞陳也從广欽聲讀若歆郭注云廞興也說文云廞陳輿服於庭也周禮注云廞陳也喜也嘉與熙義同廞與歆音近故義亦相通樂記云喜則天下和之鄭注云喜猶歆也說文云歆神食氣也喜亦作熺說文云熺炙也通作熙亦作嬉說文云嬉樂也喜樂作嬉說文云熙嬉也嬉笑也熙好也又作媐說文云媐說樂也喜也作熙與嬉通也與喜爲嬉借之嘉興也

廢稅赦舍也

舍放置　說文云舍市居也止息也舍有止息二義故舍者止息也說文云舍釋也周禮注云舍讀爲釋釋者釋也捨也古舍字作捨說文云捨釋也通用舍字云捨也息也周禮注云舍猶止也郭注云舍也止也說文云稅租也又云稅舍也說文云赦置也又云赦舍也釋文云赦置也周禮注云赦舍也說文云廢屋頓也又云廢大也廢者置也故廢亦爲置說文云置赦也又云置去也與棄義同廢者去之也故廢訓爲舍置也說文云廢屋頓也廢與發古字通發猶廢也說文云廢止也引說文云廢與發義同廢者發也發者去也故發爲去廢爲舍止也

詩曰召伯所稅
上文云嘉善也美也此云嘉美也鄭注云嘉善之言也賀也通作賀說文云賀以禮相奉慶也又作假通作嘉詩云假樂君子鄭箋云假嘉也又作假毛傳云假嘉也左傳云嘉樂君子禮記中庸引詩作嘉樂君子爾雅釋文云假古雅反何音遐又音嘉詩云假以溢我毛傳云假嘉也皇矣何以恤我何嘉即何假假以溢我韓詩作何以恤我言何以假我也轉爲嘉亦假義也

說稅舍也稅舍也郭注云稅舍也說文云稅租也稅通作脫禮記云稅衣注稅舍也周禮注云稅猶舍也詩云召伯所說毛傳云說舍也鄭箋云說猶舍也說文云說釋也又云稅舍車也說文又云脫消肉臞也說文云挩解挩也舍車解挩謂之稅舍車之義也是稅與說脫挩古字通也

棲遲憩休苦㰦齂呬息也

㰦齂呬皆氣息貌今東齊呼息爲呬詩　說文云息喘也從心自聲說文云休息止也從人依木說文云棲本作西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說文云棲或從木妻聲說文云遲徐行也詩衡門云可以棲遲毛傳云棲遲遊息也說文云憩息也又作愒說文云愒息也詩云不尚愒焉毛傳愒息也說文云苦勞也苦者息之反也故苦亦爲息說文云㰦息也齂臥息也呬東夷謂息爲呬

供峙共具也

棋僃歷愛也

蘭蘭憐語有輕重皆一聲也

娠蠢震懸妯騷感訛驟動也

覆察副審也

契滅珍絕也

郵豫仍迺候乃也

迪繇訓道也

僉咸偕皆也

育孟耆艾正伯長也

艾歷也

厤秭算數也

歷傅也

艾歷覛胥相也

乂亂靖神弗淈治也

頤艾育養也

汱渾隕墜也

際接翜捷也

毖神溢慎也

鬱陶繇喜也

孟子曰鬱陶思君爾 禮記曰人喜則斯陶 陶斯咏 …

㦸槙獲也

獲今以獲爲槙 …

剡翦利也

詩曰以我剡耜 …

阻艱難也

…

允任壬佞也

…

俾拼抨使也

…

儴仍因也

…

董督正也

…

享孝也

…

珍享獻也

…

縱縮亂也

…

探篡俘取也

…

云採取也通作撫說文云撫採也集韻云採或作撫周禮人擇支擇與採同篡者說文云屰而奪取曰篡方言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取物而逆謂之篡郭注引禮記曰篡位李賢注引宋衷云篡逆民傳一引揭雅音義二引爾雅舊注云篡猶取也一切經音義引爾雅舊注云篡奪也皆篡取之義後漢書逸民傳注引宋衷云篡取也計數也欲言不取之不公然奪取其位按篡從厶厶即私字訓以私取物爲篡是其義矣侔者說文云侔齊等也引春秋傳曰侔以計賦一切經音義十二引李巡云囚敵曰取左氏傳十二年左氏傳王義引李巡云傳日侔以取人日取之日取人曰侔齊等也侔取物亦日侔序云侔書序云賓侔是以侔爲取義李云因取人日取物日侔則侔取也侔者說文云取人日侔物亦日取侔與侔同說文云孳乳浸多也與侔同又侔引侔取云侔取也字之轉是其證也賓切也赤通之作搸爲搸取也鄭箋亦作俘薄才作搸云俘取也

徂在存也此以徂爲存猶以亂爲治以曩爲曏以故爲今以存爲在舊今與存爲反義義不嫌同名

說文云存恤問也从子在省在者說文云在存也玉篇云在存也察也王制云凡在存問月令云存諸孤注存問之存諸孤詩在存云存謂存問也傳云存問是存在二義相成故云存在且說文云存問也云在者說文云在存也尚書序云在存之是爾雅舊義今與存爲反訓以察求也恤問存也察也

在存省士察也

且晉語云在察也之者亦存也在者亦察也郭注在存察

[illegible]在察之轉也存者存之間日存也在察也以存爲察是也凡察字見書堯典上文云寮在察也存者察在存

玉篇云在察也省者說文云省視也禮記樂記注云省察也按禮記玉藻引書云在治忽在者省之察也存者察也詩序云省在者尚書與存察云存問也書在者在察也察也

五日存一察之轉存在與察聲相近者存察之轉也

李登云省也省云省察也存者存有察問察義也

武宋世家注李賢云士察也王者省察

作告士者謂察事也理官士者察之官

士察也士察之官是察事也士師士職之官

士仕同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仕事也郭注士察也仕事也

又與仕同也書云仕者察也士之察也通作仕士

烈枿餘也晉衛之間日枿陳鄭之間日烈

說文云餘饒也玉篇云餘殘也餘者說文云烈餘也郭注云烈者餘也說文云枿伐木餘也書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枿引作枿是其證也

迓迎也公羊傳日跛者迓跛者

元良首也

說文云元始也左傳曰狄人歸其元首也元良首也

上文云首始也始與首同義故元訓首也郭注元首也

云先長也元首一也古有元良之稱故云良首也

長也亦云首也書云元首明哉

篤摯

如揚續也書曰乃賡載歌

說文云續連也連者屬也屬者連也故續謂之連

祔祪祖也祔付也付新死者於祖廟祪毀廟主

說文云祔後死者合食於先祖祪毀廟之主

祖者說文云始廟也

安坐也禮記曰坐安

說文云安竫也从女在宀中

貉嘆安定也見詩

貉縮綸也

即尼也尸子曰悅尼而來遠

尼定也尼者止也止亦定

邇幾暱近也

伊維也 [illegible]

伊維侯也 [illegible]

在時寔是也 [illegible]

卒獻假已也 [illegible]

求會在卒就終也 [illegible]

崩薨無祿卒徂落殪死也 [illegible]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二十二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二十三 學海堂

爾雅義疏 棲霞郝懿行著

釋言第二 [illegible]

殷齊中也 [illegible]

斯誃離也 [illegible]

謖興起也 [illegible]

還復返也 [illegible]

宣徇徧也 [illegible]

馹遽傳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蒙荒奄也

[illegible]

告謁請也

[illegible]

肅噰聲也

[illegible]

格懷來也

[illegible]

畛底致也

[illegible]

恀怙恃也

[illegible]

律遹述也

[illegible]

俞盒然也

[illegible]

豫臚敘也

[illegible]

庶幾尚也

[illegible]

觀指示也

[illegible]

若惠順也

[illegible]

敖幠傲也

[illegible]

幼鞠稺也

[illegible]

逸諐過也

[illegible]

疑休戾也

[illegible]

疾齊壯也

[illegible]

壯者痛也…云壯也狀與疾速義近莊子徐无鬼篇云…巧則壯釋文引李頤注壯猶疾也

悈 褊急也

悈者…云悈也…急也…[illegible]

貿 貿市也

詩衛風氓…抱布貿絲…說文云貿易財也…[illegible]

匪 陋隱也

禮記…[illegible]

遊 遹遠也

[illegible]

征 邁行也

行者說文云人之步趨也…[illegible]

圮 敗覆也

覆者說文云覂也覂反覆也…[illegible]

荐 原再也

荐者說文云…[illegible]

憮 敉撫也

[illegible]

臞 膌瘠也

[illegible]

恍 頻光也

[illegible]

㬟 暱亟也

[illegible]

靡 罔無也

[illegible]

爽 差也 爽 忒也

[illegible]

貳 忒也

[illegible]

剬 剸齊也

[illegible]

嗞 溢 慎也

[illegible]

媵 將送也

[illegible]

淮南或云將送也詩燕燕箋將亦送也

作造爲也

造作爲三字互訓說文詩緇衣篇爲與僞古通用凡非天性而人所造作者皆僞也僞即爲矣作者書凡言作史記俱訓爲作奧詩通用月令注作爲爲詐僞然則詐之通作亦猶僞之通爲二字俱从人是告人之所爲矣造者詩小子有造遣家不造傳並云造爲也尚無造傳又云造作也僞亦爲也周禮夫及儀禮士冠禮記注並云造作也作亦爲也

餥餱食也　方言云陳楚之間相呼食爲餥

食者釋名云食殖也所以自生殖也食與飯異故少牢饋食云尸又食鄭注云食或言飯也食大名小數曰飯食與糧異故周禮廩人云則治其糧與其食鄭注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然則食與糧乾濕二義雅之亦糧二糒名也餥者方言云食也陳楚之間相謁而食麥饘謂之餥郭注引者也音旂是餥爲陳楚之言說文云餥餱也則亦爲乾食矣麥饘苗子富國篇云夏日則與之瓜麩一切經音義十三引字書曰麩麥甘粥也蔫顗篇云煮麥也按今人大麥爲粥夏日食之解其遺象也餱者說文云乾食也一切經音義七引字林云乾飯也飯亦通名耳故詩伐木傳餱食也公劉釋文餱字或作糇通作餱書乃餱糧說文引作峙乃餱糧是餥餱通糗糒也說文糗熬米麥也按今時碎乃大饑麥爲創賀食之謂焦熬即飯餱矣釋名云餱候也候人飢者以食之也餱養止飢夏月食之又解暑

鞫究窮也　皆窮盡也見詩

窮者說文云極也小爾雅云竟也竟極聲轉義同又訓終也已也窮也困也諸義又皆爲盡也鞫者窮之假音也說文云竆窮也从竆聲與竆同竆窮理罪人也節南山傳並云歸鞫窮也从竆鞫與竆同竆作鞫詩谷風傳及雲漢箋並云云鞫窮也公劉傳鞫究也通作鞫南山鞫爾雅釋文鞫字又作鞫詩南山及小弁傳並云鞫窮也又通作鞫節南山字通本釋詁云鞫盈也與窮亦義相成也究者詩鴻雁及傳節南山箋並云究窮也逸周書文酌篇云究維有永究晃注究終也窮亦究窮也又窮也竟也極也皆窮之謂孔也究聲與九近陽窮於九故列子天瑞篇云九變者究也鞫竆亦俱聲之轉

滷矜鹹苦也　滷苦地也可矜憐者亦辛苦苦即大鹹

苦者對甘而言月令云其味苦其數七作苦苦爲聲近盬盬苦而言也名云苦吐也人所吐也書炎上作苦亦對甘而言醴鹽人云祭祀共其苦鹽杜子春讀苦爲盬謂之盬盬通矣者說文作滷云西方鹹地也東方謂之㡿西方謂之鹵玉篇不生物曰滷地書曰海濱廣斥也說卦云爲剛鹵之地釋名云其土苦惡故曰鹵也廣斥則鹵斥然則鹵之不生草木苦也矜从令得聲古讀如憐火處也然矜古音近辛故本作苦亦辛哀皆可矜者釋訓憐也矜訓苦者其言辛苦亦苦也悲苦也詩鴻鴈及矜人傳矜憐也矜有二義苦者味苦日苦辛故矜危亦苦爲近爾雅釋文毛傳矜苦也居以凶矜傳矜危也危苦矜辛苦近者說文云矜作鹹北方味也鹹苦之下作鹹非也必苦故俗作耳鹹者爾雅文云矜作鹹北方味也鹹苦之下作鹹字鹹非極義苦禁作南水堅鹹形篇云鹹生鹹苦是其證今驗矣

干流求也　詩曰左右流之

求者禮弓注求猶索也說文云求索也鄭箋云干求也干者漢書孔光傳及黃霸傳注並云干求也通作奸元年傳好求也昭二十六年傳注奸作干字通用故干與求同義也奸亦或作干是其證矣左氏成十六年傳奸時以動作奸者釋詁云釋也擇與求義近也流者詩關雎傳流求也流求又釋詁云延也流者移也延移相及故考工記弓人注流猶移也施移也詩葛覃傳覃延也施移也然則覃延有移義故考工記弓人注及中庸注並云流猶移也然則流覃延三字轉相訓其義同

覃延也　皆謂蔓延相被及

儵倫也　且謂

倫者說文云儵薄也大司徒云以俗教安則民不偷鄭注偷謂朝不謀夕偷者作倫云薄也表記云安肆日偷鄭注偷且也苟且也郭所本偷又單訓左氏昭十年傳引孫炎亦曰偷苟也佻皆說文云偷也玉篇引氏昭十年傳佻生章昭注偷也毛傳佻偷也故左氏昭十年傳佻之謂詩視民不佻鄭人執引孫炎亦作佻偷也詩雅作今佻作視民不佻故左氏昭十年傳佻之謂詩雅亦作佻偷通也佻今佻爾雅佻作視民不佻又其正義引李巡曰佻偷之偷也昭注佻偷語云

潛深也潛深測也　測亦水深之別名

深者玉篇云遠也說文云遠也考工記梓人注深猶藏也之訓潛者說文云潛藏也易之潛龍郭注潛伏也其書之沈書傳潛卽伏也又玉篇云潛沈也沈藏也其義又皆深義故潛深爲沈深亦潛沈也度深曰測方言及說文云測深也沈深亦深淺也道也郭注深測度也又測者是深所至也深深所至之名俱篇潛測淺深謂測深也

穀鞠生也　詩曰穀則異室

生者說文云進也象草木生出土上文選魏都賦注引易說文自有生日生亦生則周禮太宰注生猶養也活也說文云生也是皆以生爲穀者詩小弁則異室自能穀養也二義之生也是皆以爲養也詩小弁云穀蓬義長言之不爲莪皆以生爲養也故蓬義字之月皆言義二義穀云是以生爲養也穀養也又長也訓益之莪鞠之義並云穀皆生也通作育釋詁云育長也鞠鳴鳩傳鞠養也又通作輓以生爲生育義故爾雅之輓一鳴之鳩引鄭注生以輓爲鞠與大司徒云以蕃草木音語云怨詩是引郭璞曰輓鞠聲近義同故爾雅之鞠猶鞠通

啜茹也　啜者拾食

茹者說文云飲也茹者食也說文云馬食牛牛也玉篇云飯也啜者亦食也漢書趙充國傳云哦牛馬之食也凡食飯食牛說文云茹飲也孟子云食也人馬食子莊子云哦草茹之人今食者謂之茹以言之噬茹飲食人則是以茹菜之茹言毛人猶茹也今俗呼方言云茹之菜爲食也二人言以茹也猶以茹之名爲茹然則食茹之名又謂茹古今食謂之茹之乃茹茹與茹於同然知者左氏但云茹菜茹之連通說文云飲也但茹又茹之義通作茹齊語之於茹之茹食之名又茹菜連通說文食也茹也但茹之啜者說文食也齊語云啜茹又取拾菽食者說名食茹菜茹謂啜茹拾也是非茹食也義也一茹子注以茹之爲食之

虞度也　皆測度也詩曰不可度思

度者釋詁云謀也可以度也度之本丈尺之名左氏昭廿八年傳心能制義曰度韋昭注謂之寸是此度也寸度也度即寸度是度曰寸也義以尺度也度者尺寸度曰寸度云道如手之度可觀也天之度曰寸度也度爲謀度虞者說文云虞騶虞也詩之虞茹篇云虞度也自以茹來也茹者虞度義來也

式用也　見詩書

用者說文云可施行也一方言云用也小爾雅云式用也以用也由亦用也式之言用也書式商受命詩用之說文云式法也式言通用也周書云以式不用五用者乃甫大孔式也曰不式用書無用式也由庸說文云庸用也刑鞭人亦式也式勿從其式用刑者式用也式云用也用者皆用也用也言式用也用也以用也庸用也用也由

誥誓謹也　皆所以約勤謹戒眾

謹者說文云慎也誥者說文云告也誥謹與誠同義說文云誠敕也誠謹一聲之轉諸者詩說文云誓約束也荀子大略篇云誥誓不及五帝楊倞注誥誓以告

競逐彊也　皆自勉彊

彊者說文云弓有力也釋名云彊疆也通作強釋詁云強也學記云知不足然後能自強也鄭注自強修業不敢倦五百篇云或曰強者強弩之類也說文云強勤也強語也从李輓強又勉強也強者學以至也彊者說文云強語也人曰強也从誩二人从競又勉強也俱本爾雅競者說文云彊語也職二人曰競故不从逐也詩桑柔傳競逐也又云競逐也說文云彊語也競也不有競逐通作倞又觀競傳說文並作爭鬪注周禮注並云競也通作倞又觀競傳說文並云爭之異也周禮肆注云競爭也云強也彊競又通作傹說文云彊執也強也彊強也競者競逐也進者及詩通作競又競通作竟也周書度訓篇云競即勉力也競之義也漢書律歷志晉灼注昭元年傳作競也史記注並云竟也通作競也又作競用者競也進也爲戲注氏昭元年傳作競也進也爲戲注氏昭元年傳作逐逐書注逐猶競也競逐爭也傳注逐爭也亦競矣

禦圉禁也　禁制

禁者玉篇云止也禦也禦者說文云禁也禦之義文選西京賦云禦者禁止也禦圉亦禦也說文云禁止之也禦之言禁也禦與禦同周禮宮伯注禦猶禁也通作御說文云禦祀也禦與禦同通作御周書無逸篇以御治之事禦作禦又通作御釋文云禦本又作御云禦亂也詩以御冬毛傳御禦也說文云禦一切經音義引作禦是禦一也禦禁也周禮田僕注禦謂禁止也周書禦注禦也說文云禁也又周禮疆人日禁禦之注禦者禁也囹圉孔子家語云圉爲囚居之處也圉通作圄又作圉圉本作圉禁亦囚也

窒薶塞也　諸孔穴塞

塞者窒之假借也說文云塞窒也通作塞說文云塞隔也又作寒塞者說文云塞實也引書窒鄭注塞實也今則同之故玉篇云塞義近也塞今書作塞說文云塞滿也實者說文云窒塞也窒者說文云窒塞也詩七月及東山傳箋並云窒塞也窒今從古作窒說文云實也塞古文實字窒塞之同近義通一切經音義九云塞古文窒字塞薶互訓義俱爲塞故詩傳以塞爲塞也塞字通作塞通薶周禮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澤鄭注貍沈祭以埋爲理又通作埋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

𢾭彰也　𢾭古文彰字

說文彰文彰也廣雅云彰明也通作章書彰厥有常史記夏紀作章其有常彰與章同本又作彰是彰者也考工記畫繢之事云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鄭注章明也周語云其飾彌章韋昭注章著也祭統云其子孫未嘗

[illegible]

膺 身親也

[illegible]

愷悌 發也

[illegible]

髦士 官也

[illegible]

畯 農夫也

[illegible]

割裂也

[illegible]

支載也

[illegible]

察清也

[illegible]

占也

[illegible]

迎也

[illegible]

袖海山房校印

矣亦作僾廣韻云僾慮也說文云仿佛也引詩僾而不見又通作愛今詩作愛而不見說者因以愛為可愛非也愛即僾之省故廣雅云愛僾也詩愛莫助之傳愛隱也是其證○唈者悒之或體也說文悒不安也文選長門賦云舒息悒而增欷李善注悒於悒也一切經音義四引蒼頡篇云悒悒不舒之貌也通作邑漢書成帝紀贊云言之可為於邑文選與滿公琰書云良增邑邑李善注邑邑不樂也又通作唈玉篇云唈烏合切嚘也引爾雅淮南覽冥篇云孟嘗君為之增欷歔唈高誘注歔唈失聲也……

基，經也。

基，設也。亦爲造設。

祺，祥也。

祺，吉也。

兆，域也。域，界。

肇，敏也。書曰：肇牽車牛。

挾，藏也。

藏者懷也說文作褱云藏也學記云藏焉修焉鄭注藏謂懷抱之按藏古書作藏後人通借爲藏耳挾者說文云卒持也玉篇云懷也持也廣韻云藏也讓也篋音惠帝紀云除挾書律應劭注挾藏也通作浹說文云褱俠也褱猶褱藏左氏隱九年經云挾卒公穀作俠卒是俠浹通又與褱同褱或作篋說文云匿藏也○徹者說文云通也小爾雅云達也浹者

浹，徹也。謂通徹。

替，廢也。

替，滅也。亦爲絕滅。

速，徵也。

徵，召也。易曰：不速之客。

琛，寶也。詩曰：來獻其琛。

探，試也。

髦，選也。

髦，俊也。俊士之選。

俾，職也。使供職。

紕，飾也。謂緣飾。

凌，慄也。

慄，感也。

蠲，明也。

茅，明也。

明，朗也。

猷，圖也。

猷，若也。

如如若雙聲字也歡訓若者歡如釋詁並云謀也如卽若也 如之爲若亦如之爲若也詩小星鼓鐘傳並云猶若也郊特牲云猶明清與酒於舊澤之酒也內則云猶若也猶若亦雙聲字

僻舉也 舉亦好也

說文云僻舉也從手與聲云對舉也按舉訓言也說文作僻云舉也又僻作僻則起鄭注云偕猶舉也與起舉通作舉僻雜記云過而舉君之諱則稱說文云僻也僻說作僻也同義舉者卑者行之說云賓亂僻傳揚說 亦作舉舉者稱也鄭注禮記僻見僻文稱 ○ 稱聘禮云僻稱僻也又僻堂行史記揚紀云作在不舉衛士稱謂好稱貧者好書云猶書好也 云之云傳好猶宜鄭注宜子也僻樂之之論語訓云賓窮經書皆刑云美揚也詩遺弓 〇

坎律銓也

銓者說文云衡也量也說文作稱物也度也廣雅云稱賦頡篇曰銓衡也廣雅云謂之注頡鍾云銓度之以平也衡水之主衆所以稱物也度也 ……

矢誓也 誓約

誓者上文云謹也說文云約束也釋名云誓制也以拘之也曲禮云約信曰誓矢者論語夫子矢之釋文引孔鄭繆播皆云矢誓也

舫舟也 舫並兩

說文云舟船也以行釋名云船又曰舟言周流也總曰云作舟以行水鄭注故書舟作周考工記者方之之假音也詩云不可方思鄭云方之舟之 ……

泳游也 潛行水底

游者說文云游行之也 ……

逮及也 東齊日逮

及者釋詁云與也逮通作迨 ……

冥幼也 冥幼稚者

幼者窈窕之假音也說文云幽也 ……

降下也

下者釋詁云落也 ……

墉均也

均者說文云平徧也 ……

强暴也

暴者說文云晞也 ……

肆力也 極肆

肆者說文云極陳也 ……

摭敦也

慼斷也

麤厲也 以爲粗厲

燥燥也 燥烘烜也

燥者說文云火也 ……

昫朝也 昫朝

朝者說文云旦也 ……

廉苛也

莫落也

賦量也

櫓擁也

慎修也

[illegible]

引孫炎曰庶豈多也釋文脉字又作㱎幸者說文作㚔云吉而免凶也晉語云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小爾雅云非分而得謂之幸庶又爲幸者說文云㱎覬也欲猶覬也覬亦幾也庶幾皆僥倖之意

鉥拾也謂拾綴

拾者說文云掇也掇拾取也鉥者書云盡起而築之釋文及正義引馬鄭王皆云築拾也史記魯世家集解引馬融曰不爲又起其木拾其下也又通作築金縢釋文云築本亦作須又通作督者小爾雅云督拾也又省作叔說文云叔拾也詩九月叔苴毛傳同

奘駔也今江東呼大爲駔駔猶麤也

此有二本郭本作奘駔也說文奘駔大也奘與壯同釋詁云壯大也此皆郭義所本樊光孫炎本並作將且也

集會也

會者釋詁云合也公羊隱元年傳會猶最也月令及樂記注會猶聚也聚最古字通皆合聚之詞諸侯相見曰會亦眾之稱也集者說文作雧群鳥在木上也集从雥从木三隹爲集會从人从三合也故會集其義同詩小毖箋集會也

舫泭也水中䉂筏

泭者說文云編木以渡也方言云泭謂之䉂䉂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楚辭惜往日篇注云編竹木曰泭楚人曰泭秦人曰橃也按橃卽筏字詩漢廣釋文引郭云木曰箄竹曰筏小筏曰泭不同者泭筏字同類其竹木隨地所宜耳釋文泭本亦作泭又作泭或作泭並同又引樊光爾雅本作柎今爾雅釋文笑本又作泭者作均部作泭字之同又引樊光亦爾雅本作假借柎今上爾雅本亦作泭又作舫方語云訓舟也此訓泭皆其義也詩不可方思方之舟之並泭也方永思方土之時舟之庶人乘泭竝云方泭也爾雅釋文云方本作舫也史記張儀傳索隱云舫與方同舫坊坊字之誤方坊與舫同

洵均也謂調均

均者已詳上文洵者偏也十日爲旬旬之言宣也說文云旬徧也又云均平徧也其下編旬也上文詩來旬來宣傳旬偏也鄭箋云旬當爲均均宣也易說文云旬子侈靡篇云均徧也旬均古通用故內則管云旬身也而見鄭注旬均也易豐旬無咎旬作旬也周禮均人注亦旬爲均之說也今雖旬亦旬或作亦其證鄭注均人注旬爲均遍旬作均今亦苟作氏引其詩洵直且侯傳洵均也象大傳正義云詢十某有詢二均也鄭注今洵旬作詢通作均某注

洵龕也未詳

逮遝也今荊楚人皆云遝音沓

遝者說文云迨遝也及也然則逮及也遝亦及也東西曰遝者說文云遝行相及也方言云遝遝及也轉相及之稱也爾雅同明遝孫郭徒答反又及遝云迨遝遝轉之相及也一切經音義引作遝下音沓遝者上音逮俱有亦徒答反今本遝及無宋雪窗本作遝本及文測云之唐以前本今補

是則也是事可法則

則者釋詁云法也又云常也詩云好人提提者雅曰又云則也是提提也爾雅之提提釋訓作提提說文云提行也雙云自堤是也堤而西秦晉之間謂好而輕者提提引方言云堤提文姿容也說文提行也說文云古字通然則爾雅又作凡兩句或作之提貌故容或作動謂之提正與下文感則也同義生訓耳郭云

畫形也畫者爲形象

畫者省作畫聲止止可法故云謂之則是是也故緣詞生訓耳郭恭未檢方言說文故也

形者說文云象形也釋名云形有形象之異也按容色體貌皆形之類表見也故又訓見也畫者釋名云畫挂也以五色繪物象也說文云畫介也象田四介聿所以畫之按畫繪之事起於古之說文云畫界也古者山川城邑皆有圖畫周禮一書之言圖畫也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之形體之盧鄭注形謂制一分界也然則田有界畫以觀縣部之形體地有圖書以寫天下之形勢物有圖畫以畫萬物之形容此皆畫訓形之義也

賑富也謂隱賑富有

富者說文云備也一曰厚也論語顏淵篇集解及皇侃疏並云富者盛也賑者按富从畐畐與腹同聲有盛滿之義也賑云賑隱賑也說文云富也西京賦云鄉邑殷賑郭注富殷賑謂富有也殷賑劉逵注云賑隱盛也是賑爲殷盛之貌也又云賑與轔同殷賑卽殷轔也王篇云轔盛貌也賑字其音也皆卽是富有之義字以平之音也分

局分也謂分部

分者說文云別也局者說文云促也从口在尺下復局之也曲禮注云局分也樂記注局部分也淮南本經篇注云各守其分高誘注分猶界也所以行之分也文云曲也局部之一也皆有分別之義分猶界也局者說文云促也从口在尺下復局之局也雲漢云博

憤怒也

怒者說文云恚也恚怒也憤者說文云懣也詩板傳云怒字古讀有二音上去二音云一音實也又上聲也廣雅云也分上去二聲方言云憤怒也按古人知怒爲聲者多有五聲有言情怒也王注云怒聲也是怒亦有上聲然非獨大論云其義引舍人曰不音

僁聲也

聲者說文云音也僁者說文云聲也通作䚡書大射儀注古文聲爲磬按說文云小聲也从䚡聲亦音也僁者廣雅釋文云僁動也字又作䚡玉篇云僁小聲也字或作䚡又作偰說文云僁聲也乃有鳥從手聲一也今按說文鳥王篇云僁音契則僁與悉聲轉矣

葵揆也

揆者說文云葵也按葵之言揆也詩曰天子葵之傳云揆也此釋云揆本爾雅但亦爾雅本作揆度也商揆者度也說文本爲訓義不合假借故此葵者詩言揆度而言莫我敢葵傳義並同又云葵揆也經典多假葵爲揆也

揆度也

揆者說文云葵也度也此訓說文本揆之言葵也按此假借字也說文本揆度此揆一切經音義九引孫炎曰揆度也與揆度同

逮及也

㥯飢也

㥯者說文云憂也飢者說文云饑也又云飢餓也說文云㥯飢意也釋詁云㥯思也又云㥯飢也詩汝墳傳云㥯飢意也毛傳飢意同又訓飢也音義云思意毛傳之飢本意也故言㥯者飢意也于毛詩傳及爾雅正義

殄重也謂厚重

殄者說文云重也郭引左氏三年傳文而云日有所恨而止也重者重也累也經典殄字唯此一見殄者重也鄭注郭引左傳重也集韻云殄重也按詩作疹杜預注云殄通作疹一切經音義六引三蒼云殄腫也

猒虐也殘猳虐暴

虐者說文云殘也釋名云猒害也猒者說文云害物也邵氏正義日古者以殘爲虐猒之刑罪于猶周語作猒作五殺之刑氏宣十二年傳虐我伯猒猒訓爲虐與釋詁猒殺也義同

土田也別二名

田者說文云陳也樹穀曰田一切經音義一引蒼頡篇云田種禾稼也釋名云土吐也能吐生萬物也然則土爲田之大名五穀已耕者爲田田者吐也土對文則別散則通也

戍遏也戍守所以止寇賊

遏者釋詁云止也一切經音義一引蒼頡篇云遏遮也謂之遏也戍者說文云守邊也从人持戈詩揚之水傳戍守也戍之義正同戍者說文云守也有止定之義又有遏之義皆與遏同意

師人也謂人衆

人者說文云天地之性最貴者也按人對寡而言則人爲寡詞周語云人三爲衆是也僻人者衆辭也此雅義卽本之穀梁師者眾也釋詁云眾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是師爲人眾之稱

硈鞏也硈然堅固

硈者說文云石堅也鞏者說文云以韋束也硈反則當作硈但說文硈石聲與鞏義遠硈訓鞏則與鞏近釋詁鞏固也郭云鞏固也經文鞏或作䂩古點反是硈通也此作硈是硈也

棄忘也

忘者說文云不識也棄者說文云捐也忘者捐棄與遺忘義近忘猶亡也亡義不識卽今云不記得棄者又訓遺忘也遺忘者去也棄猶去也去亡義又同經典如詩將安將樂女轉棄予言安樂相忘也又云棄予忘我大德上寅于于懷而言忘我之甚如遺失物也故下云遂年傳亦以結上二章傳箋或失之又左氏昭十三傳南蒯之僭也其庸可棄乎亦以棄爲忘也

闊閑也閑然

閑者假借也經典通作閒說文云閒隙也詩十畝之閒兮毛傳閒閒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也上文閒暇也史記留侯世家云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徒從容閒暇之貌也閒暇也從以閒暇上之閒字也說文云閒暇也衆也又云閒暇即閑暇之閒聲也且詩云閒閒然與閑同且聲也故左氏成十六年傳在陳爲閒暇以整暇也爲聲之閒也故爾雅釋文閒音閑又五刀反非又一然無事是閒暇之義亦讀爲許嬌反此音是也又音五爲字釋文乃以聲轉之音在釋訓釋文此讀如字

謀心也謀慮以心

心者釋名云心纖也所識纖微無物不貫也白虎通云心之爲言任也任於思也心者智之舍也然則智藏於心心之謀慮者任也釋詁云謀心也說文云慮難曰謀釋名云謀模也言思必依模範也從言某聲易云謀者說文云謀心也論衡超奇篇云心思爲謀

獻聖也諭法曰聰明睿智曰獻

聖者說文云通也白虎通云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是聖也聖者論語云子夏白商也八佾篇云文獻不足故也鄭注獻猶賢也書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多方篇云民獻有十夫賢者獻注云獻賢也莊子大宗師篇釋文引向秀注云賢聖人也論衡超奇篇云聖聰明且叡智日叡作聖聰叡哲謂之聖郭注本此

里邑也謂邑居

說文云邑國也釋名云邑猶俋也邑人聚會之稱也小司徒注四井爲邑方二里初學記引尚書大傳五里爲邑管子小匡篇六軌爲邑五家爲軌以爲之則四井爲邑則三十六家以管子云邑之則三十六家爲邑十二家爲一家之十室之邑三十家不過一十又大家過百里家過千室之邑名里居也左氏傳注云里居也又十家爲里耳也止也小論語注云里百家也周禮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云也五十家爲里管子度地篇云百家爲里鄭注五年傳亦云九十家爲一里管子云皆與此不同

亟除也詩曰亟其乘屋

之王篇云亟除也是云除道除之義也周禮閽人除門庭是除也辟除疑云除字從阜亦除也爾雅釋詁云亟除也

振古也詩曰振古如茲

古者猶言舊也故振者自古之義也久也振自有始義故云振古者亦古也

愍怨也

鴻介也

介者說文云畫也分也別也介者界也

號諕也

詩曰號者說文云呼也

囚咎也

苞積也今人呼物叢積者爲苞

遲遲也

頟題也

飫肯可也

務侮也

貽遺也

貿買也

賄財也

甲狎也

莠醜也

粲餐也

渝變也

宜肴也

夷悅也

顛頂也

耋老也

慅憂也

佻偷也

網絞也

訛化也

跋躐也

行躐跋也躐即躐跋跋也說文跋跋顛也一切經音義十五引聲類云狼跋即跋躓也跋跋是詩之狼跋即狼又云俗作狼跋誤矣爾雅跋當讀爲跋也郭讀爾雅跋爲躐跋郭音貝是郭正讀爲跋氏經韓記廿九論之詳矣○跲者說文云躓也中庸注同玉篇跲渠劫居業二切其尾通作又音甲說文云躓也假音也說文玉篇引李巡曰跲行不躓之假也引詩載跋其尾通作蘧蔥文前行躐之言正義引李巡曰顛跲也卻頓曰

烝塵也

塵者久也說文作塡詩倉兄塡兮傳塡久也又通作寘與塡同釋詁云兄塡也塵久也釋詁云塵久者毛傳云塵久也寘者也猶言也古聲之假音亦語轉也烝者與塡然同義故云塡塵也鄭箋云塡古聲之假音亦語聲轉也然則烝塵也釋詁與實塡同義而云塡之爲久也此與塡均不須讓詁所以云烝塵也生塵之族爲人衆夫矣所以

戎相也

戎相者釋詁云導也勸也戎者無戎傳相也釋詁雅云戎本或作拔詩烝也無戎傳相助佐

飫私也

私者厶之宴私說文假借也說文云私飫也飫之私也私者飫者之說文作飫引韓詩日蒼頡訓詁字自營爲厶句通作飫厶之謂飫飫飫謂酒宴也說文云饗也飲酒謂之飫通飫之作說文上云私謂之飫者韓詩云飫私也引詩飫飲酒之宴也飫者不能私也已曰作飫宴韓詩曰宴私之飫也飫者不能飲酒私也已通作脫飫宴私之飫也

辰日饗又飫升堂二謂以義之作飫韓詩云有堂公孫炎曰飫則有非公朝之禮宴也曰有飫有房之飲酒饗禮有飫則不私飲之飫非飫也食不飫立則非公之朝也

餚云飫云私飫飲酒也公孫炎云飫私也說文飫燕食也好此飫無異飫食之物語正義引之

爾雅烝云又飫云有堂上飫以義周語正云引公孫炎曰食好此飲饗禮飫則不飲也是以燕飫

異名同實者私也說文云飫即燕食也私者燕私之謂也爾雅所以云私者燕飫也毛傳飫私也詩私也即飫之私也云飫私也不私燕之異也飫私燕二者食而飲之其燕也

私恩者耳毛傳也說文私即楚茨所謂燕私也爾雅所爲云燕私之謂也傳謂飫而飲也異燕之私也

飫本周語立飫爲說蓋廣異義也飫箋云私者不私飫非常之堂事謂盡之

苦議大疑於堂則有飫禮焉是以飫私即爲立飫誤矣

孺屬也

屬謂親屬者說文云連也釋名云續也屬也相連續也孺者詩云和樂且孺傳孺屬也鄭注之言屬也李巡曰孺骨肉相親屬也孺者曲禮云大夫曰孺人

幕暮也

暮者夜然暮音莫古字作莫說文云日且冥也从日在茻中莫亦聲左氏莊廿八年傳云幕有二讀之義然爾雅之莫本作幕說文之莫字府猶莫宋也莫大也莫言爲暮言幕之假借說文云幕帷在上曰幕也云暮爲莫假借也食之宋當成音暮又菫云幕覆食案亦日暮也府云暮也暮音莫按之也音慕故晉小幕暮在上曰幕也方言云幕覆也此也亦冪之假借字據此則幕府也暮言菫云雅菫說文云幕帷也幕訓覆也傳云幕帷覆食案故幕莫聲也說文云暮爲暮之假借云可以幕絡者爾雅以莫爲暮也同以莫爲莫可以幕絡新序雅也事然則之名也又食注莫府切莫幕之假借字也莫其傳莫矣猶幕也是二則作莫名以又云案其爲慕暮通用幕其爲暮誤改鄭義氏作雅莫絡古字爲暮莫是聲義相兼今詩本作莫暮以暮爲暮夜聲鄭以幕爲暮假借詩義本作幕正

煽熾也熾盛也

互相訓詩見義熾者說文云盛也詩六月傳同煽者說文云熾盛也引詩豔妻煽方處詩十月之交傳煽熾也谷永傳作說文偏者或作偏引魯詩作偏煽

是妻煽方處又通作偏漢書谷永傳作豔妻偏方處故日偏熾盛也鄭箋云豔妻熾盛也毛詩十月之交偏熾也謂訓熾又訓盛作說文云偏毛詩煽之文作偏

柢本也

本謂根本者說文云木下曰本柢者說文云根也是柢之本也說文云柢根也云柢本也木也今文柢爲下云邸云四圭有邸鄭注引爾雅曰邸本也說文云柢根也本者根也邸柢通

三本也說文柢作邸禮記曲禮云邸進其柢郭注云柢猶進也鄭注柢本也者本柢也曲禮大夫士大鬋者本也

宨閒也

閒謂閒隙宨者說文云宨郭注深肆之窈窕也窕閒也釋文引郭云窕閒也說文宨幽閒也宨閒宨窕之借也雅詩幽閒者也

器云爾雅說之又通作郊氏柢本也邸柢二字之通作又見天根正以此也

如字閒或讀如窈窕云窕閒也毛義窕肆也郭注窕閒就窈窕也招也云與窕之閒同也以深窈之爲義非

倫率也

率者史記老莊申韓傳云大抵率寓言也正義曰率類也律者相類也讀如律類相從也然則律率聲轉並通率也論者言相類也或論律一也

以率倫類之倫以是也一律云率亡律無聲通云俱通率爲論相倫比也

罹毒也

毒者廣雅云憂也苦也罹者釋詁云憂也苦也成也罹猶善修也

檢同也

同者共也聚也會也同也亦共也皆也詩車攻傳齊同也檢者說文云書署也檢字从木亦作檢篆也

郵過也

過者釋道路也過者上文云過謂失誤也尤與郵同郵之言尤也古文尤作郵尤卽郵也過也說文云郵境上行書舍人所以傳命說文郵亦人及罪尤也

楚語云爲之大過楊雄傳注又云過尤也鄭注並同說文作尤郵當以郵爲正說文尤訓異也周書作郵尤之借也詩作尤郵者亦尤字借也

遜遁也

遜者說文云遁也遁字从辵遜也玉篇云遜遁也遜遁通作遜書云遜于荒野古文遁也易與遜同逃也又遁

蹐踐也

踐者說文云蹐也又踐僵也跧蹐也踐踏也說文云履也踐者說文云蹐小步也

踐者說文云踐踏也蹐者小步也踐蹐之義也

畛殄也

畛者說文云井田閒陌也殄者絕也

畛者致也與釋詁畛殄也殄之云畛者界也畛殄俱以聲爲義也

曷盍也

盍者何不也廣雅云盍何也郭注又云盍何不也盍猶何也

虹潰也

潰者說文云漏也虹者說文云螮蝀也

陪閽也

闇者說文云閉門也陪者說文云重土也玉篇云陪與闇同

翲膠也

膠者說文云昵也翲者黏也

孔甚也

厥其也

戛禮也

禮謂常禮戛者釋詁云常也

闍臺也

臺者說文云觀四方而高者也闍者說文云闉闍也

因拘也

拘者說文云止也因者說文云就也

攸所也

所者一切經音義二引三蒼云處也所又語詞所以者經典且訓所通作處說文作處云行貌讀若所按漢書之攸多迺適爲之如地理志鄒水適同九州五行志倫之攸適敘彝倫適彝以適爲攸也地理志注適古攸字

攸適也 皆得自申形

適者一切經音義一引三蒼云愜也廣雅云善也善與快適之意愜者釋詁云信也本以誠信爲訓亦兼屈信之義古屈伸字皆借信爲之故攸又訓伸也舒也方言云舒勃展也舒亦自伸適之義舒伸適又俱一聲之轉

鬱氣也 鬱然氣出

氣與气同鬱與鬱同鬱本香草以爲鬱鬯故其義引爲鬱氣言之一切經音義二引李巡爾雅注鬱盛氣也詩晨風釋文引韓詩云鬱積貌素問五常政大論云諸氣鬱臏左氏定二年傳鬱攸從之杜預注鬱攸火氣也是皆鬱爲盛氣之義

宅居也

居者說文作凥云處也從几凥與居同宅者說文云所託也釋名云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也玉篇云人之居舍曰宅宅皆爲託說文託訓寄託宅俱從乇聲故士相見禮注今文宅或爲託是託宅又通作度方言云度凥也詩度之薨薨文宅究宄是度訓云居也書宅何度作度故史記周紀作何居非其宜是皆度訓居之證宅度古同聲[illegible]西詩宅是鎬京此維與宅論衡初稟篇作此惟予是度鎬京皆宅作度之證[illegible]

休慶也

慶者說文云行賀人也詩旣令居祭統云作率慶士箋注遊云慶善也月令注慶謂休其善者休者釋詁云美也美善義同故廣雅云休善也玉篇云休美也休美也休嘉善也休休同語云晉國有憂未嘗不咸有慶未嘗不怡文云爲休咸是休訓慶也韋昭注以喜爲慶也福善也慶爲福其義亦近

祈叫也

叫者說文云嘑也詩北山傳叫呼號也叫與通說文云訓器云祈求也[illegible]求義同故[illegible]

濬幽深也 濬深也亦

深者玉篇云深遠也濬者說文作睿云深通川也引虞書日睿畎澮距川或作濬古文作濬詩文明正義引舍人日濬深之深也通作浚詩莫浚匪泉傳浚深也穀梁莊九年傳浚洙深也幽作幽釋詁云幽微也微有深藏之意故詩伐木傳幽深也斯干傳幽深遠也

哲智也

智者說文作㑐云識詞也釋名云智知也無所不知也說文方言並云知也書皋典正義引舍人日哲大智也哲古字通哲亦作喆亦多作智相轉

弄玩也

尹正也 正謂官正也詩曰四國是皇皇匡正也

正長者釋詁云長也[illegible]亦云長也[illegible]長也故謂官長爲正[illegible]君長亦云正[illegible]尹正也詩傳箋並云正也[illegible]

服整也 整者說文云齊也文選東京賦注整理也服御爲整之義匪木於齊詩其義互相證明也

無數者[illegible]好人服之鄭箋並云服整也郭以服御爲言[illegible]

聘問也 書見穀梁傳

問者說文云訊也聘者說文作娉云問也通作聘訪亦問故詩[illegible]

愧慚也

殛誅也 書曰殛鯀則死

誅者說文云討也[illegible]

克能也

壹明也 書曰壹乃僭

壹者[illegible]

訟訟也 讀言訟

[illegible]

晦冥也

冥者說文云幽也[illegible]晦者說文云月盡也[illegible]

奔走也

走者說文云趨也釋名云[illegible]奔者說文云走也[illegible]

退退也 曰退返也

退者說文作復云卻也[illegible]

違仆也 頓仆

[illegible]

亞次也

[illegible]

念念也 念相思

[illegible]

極也 有所極限

極者釋詁云至也[illegible]

弇同也 詩曰奄有龜蒙弇益也

弇通作奄[illegible]

痛也 詩曰神罔時恫

恫者說文云痛也[illegible]

具也 具讀

[illegible]

訊也

[illegible]

閒恨也

[illegible]

很音當作很玉篇云很戾也詩訟也一切經音義三引國語注很違也違戾其義同鬩者說文云鬩訟也引詩兄弟鬩于鬩从鬥从兒兒善訟者也詩常棣傳鬩很也曲禮注很鬩也是毛鄭俱作很爾雅釋文引孫炎亦作很云相很戾也很音戶懇反左氏僖廿四年正義引釋言亦作鬩很又引李巡本作恨云相怨恨郭注從李巡今按恨很聲近義雖相成但作很於義爲長郭從李非也

越揚也揚謂發揚

揚者說文云飛舉也易揚于王庭鄭本揚越也越者聘義云叩之其聲清越以長鄭注越猶揚也周語云汩越九原又云以揚沈伏而黜散越韋昭注並云越揚也詩對越在天之對越卽揚詩曰對揚猶云對揚任休也鄭箋對訓配越訓於似失之

對遂也詩曰對揚王休

對者詩以對于天下對揚王休流言以對毛傳並云對遂也祭統云對揚以辟之鄭注亦云對遂也對遂古音相近以聲爲義也

燬火也燬齊人語詩曰王室如燬

火者古讀如毀說文燬火也燬火互訓明其聲同釋名云火化也消化物也亦言毀也物入中皆毀壞也詩七月流火與八月萑葦韻是皆火讀如毀之證今音又轉爲呼果切故詩汝墳釋文引郭燬又音貨是今音矣詩正義引李巡云燬一名火孫炎云方言有輕重故謂火爲燬此皆以音讀爲訓於義亦通燬說文引作娓字異音同方言云燬火也楚轉語也猶齊言火也周禮序官司烜氏注烜讀如衛侯燬之燬是燬烜同說文以烜爲熾之重文與鄭異

解怠也宣緩也謂寬緩

解怠郭氏無注一切經音義十八引集注云懈懶有懈者極也怠者懶也今按極謂疲劇也懈解古字通故易序卦云解者緩也廣雅云懈緩也是懈怠與宣緩義同

遇偶也偶爾相遇

偶者偶言不常也遇者逢也言不期而相值逢遇已見釋詁又訓偶者偶遇聲同也大宗伯注遇偶也欲云若不期而偶至文選注兩引爾雅並作偶遇也一切經音義二亦引作偶遇也釋名云耦遇也二人相對遇也耦與偶同然則爾雅古本或作偶遇但偶遇遇偶二義俱通遇偶俱从禺聲古音在侯部是二字聲義同

曩曏也國語曰曩而言戲也

曏者說文云不久也玉篇云少時也莊子秋水篇云證曏今故釋文引崔注曏也曩者說文云曏也釋詁云久也爾雅以曩爲曏說文以曏爲不久其義兩通故檀弓云曩者爾心或開予是曩爲久之詞文選北征賦云豈曩秦之所圖是曩爲久其義則皆爲曏也郭引晉語文韋昭注曩向也北征賦注亦云曩猶向時也向與曏音義同又作鄉或作鄉並古字通也

偟暇也詩曰不遑啟處

暇者說文云閑也與閒同左氏襄八年正義引舍人曰閒暇無事也通作假書須夏之子孫詩皇矣箋須夏作須假釋文假戶嫁反本又作暇正義引書多方鄭注夏之言暇詩昭假遲遲箋亦以假爲暇矣偟者經典通作遑皆皇之或體也皇與假俱訓大又俱爲暇其義實相足成後凡見經典皇暇之字皆作追遂以遑爲正體追變作徨又省作偟皆以皇爲遑借孫不知書云則皇自敬德表記云皇恤我後皇皆訓暇又左氏襄廿五年傳皇恤我後昭七年傳社稷之不皇襄廿六年及哀五年傳不敢息皇是皆皇作遑之證襄廿九年正義引李巡曰遑閒暇也詩殷其靁釋文遑本或作偟爾雅釋文亦云遑或作偟通作皇陸德明亦不知皇爲本字矣暇古讀如戶偟暇一聲之轉

宵夜也

說文云夜舍也天下休舍也又云宵夜也司寤氏注宵定昏也書堯典正義及爾雅釋文並引舍人曰宵陽氣消也

懊忨也忨謂愛愒貪也謂貪羨

忨者說文云貪也引春秋傳忨歲而愒日左氏昭元年傳文晉語作忨日而愒歲韋昭注以忨偷愒遲爲訓其說未明杜預注謂翫愒若貪是也翫與忨偈與愒竝古字通易繫辭云所樂而玩者釋文引馬云玩貪也鄭作翫是忨翫之假音翫○懊者玉篇云於六切貪也忨五亂切貪也愛也是忨懊音相轉○貪者說文云欲物也釋名云貪探也探取入他分也愒者說文以爲憩字其引左傳作𣤶云欲歠也歠欲物其義俱爲貪也玉篇愒居例切貪羨也按居例切乃憩字之音愒本𣤶之通借當若葛切爾雅釋文愒苦蓋反此音是矣

楷柱也相楷柱

柱者說文云楹也玉篇訓楹者音雛縷切訓塞者音誅去切塞謂樘塞卽楷柱之義也楷者說文云柱砥古用木今以石玉篇云楷柱也釋文楷柱作搘拄但从手旁非也楷柱之聲又相轉

裁節也

節者止也有儉省之意故賈子道術篇云費弗過適謂之節釋名云節有限節也裁者制也有減損之義易云后以財成天地之道鄭注財節也釋文財荀本作裁

竝併也詩曰竝坐鼓瑟

併者并也竝者比也說文併竝互訓二字音同經典通用故儀禮注今文竝皆爲併又云古文竝皆作併

卒既也既已

既者如春秋日食既之既公穀桓三年傳並云既盡也詩故揖傳既已也鄉飲酒禮注既卒也卒者釋詁云盡也

慒慮也謂謀

慮者釋詁云謀也思也慒者說文云慮也玉篇云謀也又慮也釋文云慒音四字書作悰按玉篇慒字雖有四音又徂冬切一卽悰字之音然玉篇既本說文別出悰字云樂也一曰慮也是悰慒字異音義同說文則二字異

將資也謂資裝

資者齎之假音也說文齎持遺也外府注齎行道之財用也掌皮注齎所給予人以物曰齎小祝注齎猶送也莊子列禦寇篇云萬物爲齎送是齎訓送與將義同將者上文云送也送卽持遺之義將又一聲之轉齎通作資外府注鄭衆云齎或爲資典婦功及典枲注竝云故書齎爲資莊子德充符篇云不以資齎釋文引李云資送也是借資爲齎其證甚明爾雅資之將與齎之將義通矣郭訓資今人裝

䌫紩也今人呼縫紩衣爲䌫

紩者說文云縫也廣雅云紩納也急就篇注納刺謂之紩時亦呼縫爲紩也䌫者說文云箴縷所紩衣又云䌫紩也玉篇黹或作䌫是黹䌫同借作絺書云絺繡鄭注絺讀爲黹黹紩也司服注引作希讀爲黹或作黹

遞迭也更迭

迭者說文云更迭也西都賦云更盛迭貴通作佚方言云更佚代也穀梁文十一年傳兄弟三人佚宕中國范甯注佚猶更也遞者說文云更易也書益稷正義引李巡云遞者更迭呂覽蕩兵篇云遞興遞廢西京賦云遞宿迭居遞迭雙聲

矧況也況譬

況者兄之假音也詩倉兄填兮傳兄滋也職兄斯引傳兄茲也常棣出車傳箋又云況茲也是況兄茲滋音義同通用況訓爲滋滋訓爲益既已如是又如是即爲益之詞又爲譬況者凡譬況之詞皆於此詞之外有所增益故也古讀兄爲荒與況同音白虎通云兄者況也況父法也大匡篇云兄與我齊國之政也修華嶽碑云況乃盛德以兄爲況也故詩常棣釋文況或作兄桑柔釋文兄音況本亦作況兄既通況又通皇故書無逸無皇曰漢石經作兄書大傳云皇于聽獄乎鄭注皇猶況也是皆音同假借字耳矧者不省玉篇又作矤說文云況詞也从矢引省聲今經典通作矧方言云矤長也長與益義近矧之訓爲長亦猶兄之訓爲益矣是皆古義之展轉相通也

廩廯也廩或說云卽倉廯所未詳

廩者玉篇云倉也廩也廩者說文作㐭云穀所振入宗廟粢盛倉黃㐭而取之故謂之㐭或从广稟是㐭廩俱作廩詩豐年傳廩所以藏齍盛之穗也鄭云藏米曰廩按毛云穗鄭云米二說不同地官序官廩人鄭注云廯藏穀也是矣爾雅釋文引舍人云廩少也少鮮也以爲鮮故郭以爲未詳蓋以經典無廯字故也若作鮮鮮少也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休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相連爾鄭氏易注引作鮮鮮少之名釋名云廩矜也矜惜亦少之義與舍人合然則廩訓爲鮮亦猶廩少之義明矣

逭逃也亦見禮記

說文云逃也从辵官聲逭逃也書大甲正義引孫炎云逭行相避逃也郭云見禮記者緇衣引大甲作逭

訊言也相問訊

言者對語之稱則直言曰言對話曰語言問也曲禮君言不宿於家鄭注言謂有所問也聘禮若有言鄭注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者車象人云鄭衆注言問其不如禮者宣也宣彼之意也然則言與問同文云問也經典多訓問亦言也司刺注竝云訊言也車傳又云訊問也言卽訊問詩執訊獲醜鄭箋執訊問也以言推問也可知訊辭亦訊言也云辭言也詩訊辜告也廣韻訊問也告也下

閒俔也

俔者說文云譬也一曰閒見从人从見詩曰俔天之妹韓詩俔作磬云譬也又說文閒隙也閒見所以閒也一曰閒者居中候閒見其外則爲閒見閒者閒見也凡譬況之詞必取非常所見以喻之故云譬喻也說文引詩俔天之妹雙聲語說文以閒爲譬喻之詞也郭本非其義也俔之言見也爾雅釋詁閒也俔在閒見閒正謂

沄沄流也水流漭沄

說文云沄轉流也一曰沄沄大水也風俗通云沄者漭也沄沄者流也讀若混故楚辭七諫云沄沄流水兮王逸注沄流貌廣韻沄沄水流兮沄沄謂之沄

干扞也相扞衛

扞者說文云忮也玉篇云衛也與捍同扞者說文作戰書多方云扞我于艱扞作捍通作干扞衛之義與扞衛義同也干者戰也止也有禦之義經典借作干詩兔罝傳干扞也公侯

干城 左氏成十二年傳引又曰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 箋正義及詩釋文並引孫炎曰干楯所以自蔽扞也說文云 盾所以扞身蔽目 从[illegible]

跀足也跀刖也 脚足 元斷

釋名云足續也言續脛也廣雅云蹢也止也故老子上云常德乃足河上公注足止也說文云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以止為足十音詩大雅云止郊注止足也亦作趾云足也古文止皆作止腓為脛止廣書云止訛作趾不足貴知止不殆經典趾通用故止為趾也老子下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經典通作止故名云趾止也足之行一進一止也凡足皆言止以足也總俗作止說文云跀斷足也或从兀作趴刖絕也經典俱作刖為跀故書呂刑云刖正義引李巡云斷足曰刖也其一說文跀本亦作刖經典俱以刖為跀孟子蹄字也釋文引崔云跀斷足也跀者說文云跀也說文云跀也讀若匪通作刖

奠駕也

駕者加也玉篇云上也廣雅云乘也小爾雅云凌也陵與乘同左氏昭元年傳猶詳晉而駕杜預注駕猶陵也然與駕形乘陵之義亦加上之言不獨馬在軛中爲駕矣襄者駕之假借也說文云驂馬之低仰也玉篇云驂是襄駕之襄當作驤首作襄故詩兩服上襄終日七襄鄭箋並云襄駕也

忝辱也

熯爇也 今江東通言熯

熯者說文與熯並云盛也玉篇云熯燒同又煗暖同盛熯之或體又云熯乃管切熯火圓切今爲二字音不同熯从耎煗音火管切煗从爰其音遂不復通矣熯者說文云熱在中也詩無衣傳熯燠也與煗同書云熯若史記宋世家作熯若正義引舍人曰熯盛熯也

坎墢也

墢者說文云由也由或从鬼作塊又云墣由也墣或从土作墣王引之云墢塊也說文云八轉以墣王以墣作墢墢墣義同記正義引孫炎云墢形之誤也旣夕禮疏引郭注坎土塊也

將齊也 曰謂分齊也詩或肆或將

將者亭八注齊多少之量酒正注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文選長楊賦注引蒼頡篇云將者詩或肆或將傳將齊也正義及爾雅釋文並引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也又既穀釋文齊鄭音資一音才細反謂分齊也皆與郭義合

餬饘也 糜

饘者說文云糜也糜糝也詩有四作饘錦亦二字互訓饘郎粥然粥今作鬻亦字卑謂之籒文作鬻與鬻同周禮謂鬻說之或體鬻者說文云鬻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鬻鄭仲師注饘之稱古音也餬鬻也健之餬者內則說文錢也爾雅云健者內則說別上篇也鬻亦作餬之或作餬字是鬻與餐之假餬餅之或體是餬鬻通

啟跪也 小跽

跪者說文云拜也膝著地也亦云跽跪也从足危聲及文選月賦注引蒼頡篇云跪跽也故詩四牡宋薇傳並云啟跪也注引孫炎云跽跪也左氏襄八年及廿九年正義引李巡曰跽小跪也是郭所本

髮密也 微謂

密者說文云密也釋名云密宓也如密所蓋無不滿也嚼也說文云嚼者也髮也說文云微也廣雅云密也釋詁云緻也緻微也也釋言云密也注引孫炎注云緻密縈雙聲字

闊闡也 書曰闢四門

袍襺也 左傳曰重襺衣裘

袍者說文云袍衣也以絮曰襺以縕曰袍引春秋傳盛夏重襺左氏襄廿一年傳文也今左傳及經典俱省作繭玉藻云纊為襺縕為袍鄭注釋名袍衣有著之異名也爾雅釋文襺本亦作繭綿也衣也袍者衣下至跗名也袍苞也亦作裘也苞內衣也婦人以絳作衣裳上下連四起施緣亦曰袍義亦然也必有表不禪謂之袍古人以袍為裏衣故喪大記云袍必有表不禪郭注云袍襺之或體衣袍與子同袍傳袍襺也繭衣有著之則袍襺俱褻衣澤亦對衣裳亦非

畛隴也 謂隴畛界

畛者說文云井田間陌也文選東京賦注引宋衷太玄經注畛界也說文云隴也釋文又界也然則隴亦有界限之義按隴界者說文云隔也文選北征賦注引說文云障小城也為界限所以隔別為界其義亦近障畛又一聲之轉

覜姡也 面姡然

覜者說文云面覜也姡者詩何人斯正義引作覜是也說文云覜字形為詩傳用爾雅說文云面見也越人語無也字依舍人說文面見當為覜之誤引作越人語云余難飾然而人語云覜面見也姑者故釋文引舍人云覜人面姡也亦字形之誤覜面也見面目之貌見覜為面也

鬻糜也 淖糜

鬻者說文鬻饘也以米和羹一曰粥也煮米為糜也鬻者〔…〕

舒緩也 謂遲緩

舒者說文云伸也舒緩也上云舒遲也此云舒緩也遲二訓實則其義俱為緩也傳舒緩也並舒徐也〔…〕

蹶蹶也 所以蹶走

蹶者說文云蹶也〔…〕

隍壑也 城池空者為壑

壑者說文云溝也隍城池也釋詁云壑虛也隍又訓壑者義引舍人云隍城池也壑溝也李巡云隍城池空者也

芼搴也 謂拔取菜

搴者說文作攓云拔取也方言云搴取也楚謂之搴或作擇又作芼芼擇也〔…〕

典經也威則也 威儀可法則

典者說文云五帝之書也〔…〕

苛妎也 煩苛者多嫉妎

茀小也 茀者小貌

迷惑也

狃復也 狃忕復爲

遹遹也

般還也 左傳曰般

班賦也

濟渡也濟成也濟益也 所以濟渡濟成其事濟益有所

揣掄也 謂揣度

云皆錢名也史記平準書言緡錢吏人與古者緡皆錢貫之名

辟歷也注未詳 訓者釋詁云法也歷者厤之假借也說文云厤治也治法義近凡聲近之字古人多以為訓如辟歷亦然即歷說文作𢓜以聲為義也說文厤从秝聲秝讀若歷又與辟同而訓歷治亦以聲訓治是皆義同之字以聲為義者也

桼溢也注泉出溢 溢者與濫同滲也素問瀌論云無刺瀌瀌之汗王冰注瀌瀌言汗大出也瀌者說文云順流也釋文引李巡云吐沫泉也鄭語注瀌韋昭所吐沫一按說文瀌以聲為力之切瀌盡一聲之轉

寬綽也注謂寬裕也 綽者說文云緩也音義引李巡云寬也說文綽本作繛亦云緩也故詩有寬兮綽兮綽兮言寬裕之貌毛傳綽緩也爾雅寬綽也疏引禮記注綽寬裕也孫炎云性之寬裕者也

衮黻也注衮衣有黻文 衮者說文云天子享先王卷龍繡於下幅一龍蟠阿上鄉名云衮卷也畫卷龍於衣也按卷衮古音近經典借卷為衮不衮訓黻者黻為文取其繡形黼黻之衣龍有蟠屈之形示引以受為正也故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華皇也注釋草曰華皇 皇者草之假音釋草文華本亦作皇是也詩正義及釋文引疏引皇光云詩云皇皇者華孫炎云皇皇猶煌煌也此釋文亦先華後皇若經及宋本邵氏今本誤倒此作華皇邵氏正義及臧氏漢注辨之是矣然邵氏不知說文廢部所引爾雅華乃釋草之文或氏未載矣光孫炎二注皆失檢也

昆後也注謂先後方俗語 昆者翼之假音也說文云翼周人謂兄曰翼玉篇省作翼云今作昆昆弟同聲與退作昆左氏哀十八年傳昆命于元龜昔語云延及夷君之緒杜預韋昭注並云昆後也

彌終也注終竟 彌者說文作镾云久長也久長與終義近故易繫辭釋文引荀注及詩生民卷阿傳並云彌終也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二十三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二十四

爾雅義疏 棲霞郝戶部懿行著 學海堂

釋訓弟三 訓者釋詁云道也道之言道物之貌以告人也故爾雅序篇云釋詁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然則詁訓者通古今之言以釋其意義下復取俗文字一字兼釋之或一字兼二義或二字合為一訓者也

明明斤斤察也注皆聰明察 明明者釋詁云明也清也大明毛傳明明察也斤斤者詩執競傳斤斤明察也廣雅云斤斤察也說文云斤斤明也察也孫炎云斤斤物之察也

條條秩秩智也注皆智思 條條者釋名云條知也釋言云智也條从攸聲古音相近條者攸也故書條智云按條條然分理之與智皆有條理秩秩者詩小戎傳秩秩有知也與義近秩秩清也賓之初筵傳秩秩智也音同秩秩義同爾雅下傳

穆穆肅肅敬也注皆容儀謹敬 穆穆者說文云穆禾也借為穆敬之假音也穆穆相如傳云穆穆然漢書音義日穆穆敬也肅肅者說文云肅持事振敬也經典俱借肅為肅記云肅肅敬也

諸諸便便辯也注皆言辭辯給 諸諸者說文云辯治也詩采菽箋云便便辯也書堯典平章百姓今文尚書作辯章孔傳平章者辯也便便者論語鄉黨便便言唯謹爾是也便便辯言釋文引鄭注云便便辯也是便便單言亦為辯矣

肅肅翼翼恭也注皆恭敬 肅肅者說文云敬也詩云上帝是祗傳訓肅為敬已見釋詁

廱廱優優和也注皆和樂 廱廱者說文作廱又作雝又作𪆫和也詩思齊傳雝雝和也優優者說文作𢟪和之行也詩長發傳優優和也

兢兢繩繩戒也注皆戒慎 兢兢者說文云敬也詩小旻傳兢兢戒也繩繩者詩下武傳繩繩戒也

桓桓烈烈威也注皆嚴猛之貌 桓桓者說文云桓亭郵表也詩泮水傳桓桓武貌烈烈者說文云火猛也詩長發傳烈烈威也

洸洸赳赳武也注皆果毅之貌 洸洸者說文云水涌光也詩江漢傳洸洸武貌赳赳者說文云輕勁有才力也詩兔罝傳赳赳武貌

藹藹濟濟止也注皆賢士盛多之容止 藹藹者詩卷阿傳藹藹猶濟濟也濟濟者詩文王傳濟濟多威儀也

悠悠洋洋思也注皆憂思 悠悠者說文云憂也詩傳云悠悠思也洋洋者釋文引詩云洋洋思也

戰戰蹌蹌動也注皆恐動趨步 戰戰者說文云鬭也詩小旻傳戰戰恐也蹌蹌者說文作蹡云行貌

晏晏溫溫柔也注皆和柔 晏晏者說文云安也詩氓傳晏晏和柔也溫溫者詩小宛傳溫溫和柔貌

業業翹翹危也注皆懼危 業業者說文云大版也詩常武傳業業危也翹翹者說文云尾長毛也詩鴟鴞傳翹翹危也

惴惴憢憢懼也注皆危懼 惴惴者說文云憂懼也詩黃鳥傳惴惴懼也憢憢者說文云懼也

番番矯矯勇也注皆壯勇之貌 番番者說文云番獸足謂之番詩崧高傳番番勇武貌矯矯者詩泮水傳矯矯武貌

歎歎踖踖敍也 皆敏疾速

說文云敹敍也[illegible]云敹閑也進敍無舍[illegible]之言也故汝穎言敍如[illegible]則然古讀敍如每也敬者釋[illegible]動與敍[illegible]近故[illegible]動而敍於事兼行[illegible]之貌[illegible]

夢夢增增眾也 皆眾多之貌

夢者[illegible]眾多也爾雅釋文引顧舍人本作雄雄[illegible]增者眾也增增眾也聲轉爲溹無洋傳云雄溹[illegible]說文作[illegible]通之證

烝烝遂遂作也 皆動作之貌盛興

作者釋詁云作起也興也烝者釋詁云進也詩泮水箋云烝進也[illegible]遂者往也進也故亦爲作祭義注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行亦作[illegible]

委委佗佗美也 皆佳麗美豔之貌

委者釋文云[illegible]本作禕說文云[illegible]非舍人本[illegible]作[illegible]宜反舍人云禕禕者心之美[illegible]委委佗佗美也說文云佗負何也[illegible]

低低惕惕愛也 詩云心焉惕惕憂也低低未詳

低者說文云愛也从氏聲讀若移[illegible]郭云[illegible]低音移[illegible]與惕同[illegible]

傳傳格格擧也 皆持物擧

擧者說文从手與聲云擧也傳者[illegible]說文云擧也揚亦擧也

蓁蓁孽孽戴也 皆頭戴物

戴者說文云[illegible]蓁者詩傳云蓁蓁至盛貌[illegible]孽孽[illegible]

懕懕媞媞安也 皆好人安詳之容

安者釋詁云止也定也說文云安靜也懕者說文云安也引詩懕懕夜飲[illegible]媞者說文云[illegible]諦也[illegible]

祁祁遲遲徐也 皆安舒

徐者說文云安行也徐之言舒舒與安義近故莊子應帝王篇釋文引司馬云徐徐安穩貌祁者詩采蘩傳祁祁舒遲也大田傳祁祁徐也韓奕傳祁祁徐靚也遲者說文云徐行也詩谷風傳遲遲舒行貌七月傳遲遲舒緩也舒即徐矣

丕丕簡簡大也 皆多大

丕簡釋詁並訓大重文亦然者丕丕基詩執競傳簡簡大也正義引李巡曰簡簡降福之大也

存存萌萌在也 皆見萌所出

在者釋詁云存也存又爲在互相通也易繫辭云成性存存萌者餚字之誤也說文云[illegible]在也从心[illegible]省聲讀若簡[illegible]

懋懋慔慔勉也 皆自勉

勉已見釋詁懋者釋詁云勉也[illegible]說文云懋勉也[illegible]慔者說文云勉也[illegible]

庸庸慅慅勞也 皆劬勞

勞已見釋詁庸者[illegible]勞也[illegible]慅者說文云動也[illegible]

赫赫躍躍迅也 皆盛疾之貌

迅者釋詁云疾也[illegible]赫者釋文[illegible]赫赫然盛也[illegible]躍者說文云迅也[illegible]

綽綽爰爰緩也 皆寬緩悠遠之貌

緩者說文云[illegible]綽者說文云寬也[illegible]爰者詩云[illegible]

坎坎壿壿喜也 皆鼓舞歡喜

坎者說文云[illegible]詩伐檀云坎坎伐檀兮[illegible]壿者說文云[illegible]舞也[illegible]

瞿瞿休休儉也 皆良士顧禮節之儉

儉者說文云約也[illegible]

旭旭蹻蹻憍也 皆小人得志憍蹇之貌

[illegible]

夢夢訰訰亂也 皆闇亂

[illegible]

爆爆邈邈悶也 皆煩悶

[illegible]

儚儚洄洄惛也 皆迷惛

[illegible]

版版盪盪僻也 皆邪僻

[illegible]

爞爞炎炎薰也 皆旱熱

[illegible]

居居究究惡也 皆相憎惡

[illegible]

仇仇敖敖傲也 皆傲慢賢者

[illegible]

袖海山房校印

人言也然則爾雅敖當作警警釋文引舍人云警警眾口毀人之貌李同則警警仇仇俱讒毀人之貌故毛傳云仇仇猶警警

佌佌瑣瑣小也皆才器細陋

佌者說文作佌云小也引詩曰佌佌彼有屋今詩作佌正月傳云佌佌小也爾雅釋文引舍人云佌佌形容小貌瑣瑣者詩節南山傳瑣瑣小貌正義引舍人曰瑣瑣計謀褊淺之貌按瑣兮尾兮瑣亦訓小是單文亦然

慘慘慍也皆賢人愁恨

慍者說文云怨也又云慰安也一曰恚怒也是也詩車牽傳慰怨也引韓詩云慰恚也說文作慍字義兼安慍也毛釋文云慍怒也轉相訓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傳云慍怒也釋詁云慘憂也詩月出勞心慘兮釋文慘七感反慘古文作慘說文云慘毒也字與慘同月出正義慘字當作懆說文慘毒也懆愁不安也北山或慘慘畏咎傳慘慘猶戚戚也按慘懆戚古音近造字與我心慘慘正作懆是懆慘聲義同懆於二又通詩用懆五經文字云懆古作慘

痯痯瘐瘐病也皆賢人失志懷憂病也

痯者詩杕杜傳痯痯罷貌借為疲字痯當作悹說文悹憂也云一曰也故此詩作林杜傳俱作悹是悹痯為古字正依所依也廣韻云悹亦病也或無悹云瘐瘐病也是也瘐者廣雅釋詁云悹病也本今作悹作痯作瘐蘇林注漢書瘐或作瘉詩正月傳瘐瘐病也齊古注云瘐病也斛律中字漢書瘐死作瘉病名為

殷殷慘慘忉忉慱慱欽欽京京忡忡惙惙怲怲奕奕憂也此皆作者

憂心事以詠歌

殷者說文作慇云痛也慇云惄也經典通作殷正月殷殷憂心詩云憂心殷殷毛傳殷殷然痛也假借為殷北門憂心殷殷是也慇又作隱詩柏舟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毛傳隱痛也釋文隱本作慇又引韓詩隱作慇慇即字詩云有隱憂者在文字之下悹音殷依正作字傳之隱憂也慘者說文云毒也或毒在心又作慘傳痛也忉忉者詩甫田勞心忉忉傳忉忉憂勞也慱慱者詩素冠勞心慱慱傳云慱慱憂勞也欽欽者詩晨風憂心欽欽傳思望之心中欽欽然京京者詩正月憂心京京傳京京憂不去也忡忡者詩草蟲憂心忡忡傳忡忡猶衝衝也惙惙者說文云憂也詩草蟲憂心惙惙傳惙惙憂也怲怲者詩頍弁憂心怲怲傳怲怲憂盛滿也奕奕者說文奕大也按奕奕京京無所薄也頍弁傳云怲怲憂盛滿也此釋文云奕奕然無所薄也今言憂思無所依薄也但以大義應弱為勞切切是愛者義同也詩甫田勞心忉忉說文忉字切是聲轉忉忉即怛怛也故說文引詩作怛

畇畇田也言墾辟

說文無畇字毛詩釋文畇者均也均田者正云治田也詩信南山云畇畇原隰毛傳畇畇墾辟貌郭注本或作畇字林云均均田也詩字林云畇畇田也是均字作畇者又音均易巽也以均為畇均與畇音同也孟子三雅引釋文引作均田小雅云畇畇原隰鄭箋云均田也得平公羊傳云作當曾均沈居實反又音旬羊倫反畇彥疏非以為畇是以均為音也賈公彥疏云

畟畟耜也言嚴利

畟者說文云畟治稼畟畟進也詩良耜云畟畟良耜傳云畟畟猶測測也耜者說文云臿也从耒目聲詩良耜傳云猶測測以利善之也毛傳畟畟猶測測也正義引舍人曰畟畟嚴利之貌爾雅釋文畟字或作稷按稷从畟聲稷有疾義與利亦近

郝郝耕也言士

郝者說文云釋地也郝釋為赤云鄭注釋為耕而云郝郝耕者作耕字字書引爾雅作郝郝耕也詩載芟云千耦其耘又云郝郝其作正義引舍人曰郝郝耕也又作釋釋云呼各反及又作釋也釋文引舍人曰郝郝耕地也郝正作釋音近釋故釋郝義同此釋字猶舊作郝郝耕也郝及解字字作釋是也郝郝耕之貌亦作釋

繹繹生也言種

詩載芟正義引舍人曰繹繹生也繹繹說文作驛驛解義同

穟穟苗也言茂好也

穟者說文云禾采之貌引詩曰禾穎穟穟今詩作穟穟說文穟字作穟生民之傳云穟穟苗好美也說文云芸與爾雅合爾雅釋文引說文作穟穟云禾生之貌蓋誤

緜緜麃也言芸

緜者說文云緜聯微也引詩春秋傳曰鍬作民民古民日是緜與緜是麃也左昭元年傳緜緜者以其緜民作書緜其是芸也說文云麃穮也爾雅作穮穮傳云緜緜其穮穮文緜也孫炎云芸也郭引作緜字民作古文作穮詩作俱引書緜緜詩作緜今本作穮音說文芸詩擴從作作書作是其不作穮也所引正義今日異

挃挃穫也刈禾聲

說文云挃穫禾聲也詩良耜穫之挃挃傳云挃挃穫聲也正義引孫炎曰挃挃穫之聲也說文云穫刈穀也郭注以銍穫禾鍥同則鍥也釋名云穫穫也鍥也以穫器名言銍則鍥也斷禾穗音同耶穫釋云挃以鍥也挃則銍也銍斷也鍥也挃鍥通作銍

栗栗眾也積聚

栗者說文栗栗眾也孫炎云栗栗聚也詩良耜積之栗栗傳云栗栗眾多也釋文引李巡云栗栗積聚之多也栗為積秩同栗作秩近秩是二年傳秩秩德音栗栗即秩秩也正義秩與栗古字通用故栗栗與秩秩同也

溞溞淅也洮米聲

溞者說文淅汏米也溞者說文云洮米聲也溞則作溲詩生民釋之溲溲毛傳溲溲聲也正義爾雅作溞溞溲溞同為溞音溲說文作叟叟也古毛詩釋文叟字省溞音作溲當作溲是古字也今之爾雅作溞者傳溞溲也是以溞為溲也

烰烰烝也氣出盛

烝者說文云火气上行也烰者詩生民烝之浮浮傳云浮浮氣也正義引孫炎云烝之烰烰也郭音浮音浮本又作烰說文作烰字依音烰說文當作烰烰之盛氣爾雅借

俅俅服也謂戴弁服

此下四句釋謂詩之事也郭注以俅俅為戴弁之貌也詩絲衣載弁俅俅傳云俅俅恭順貌已見釋言亦謂戴弁之容

峨峨祭也謂執圭璋助祭

峨峨者釋文引舍人曰峨峨盛壯之貌詩棫樸奉璋峨峨傳峨峨盛壯也釋文峨本又作俄作儀借字耳然正

鍠鍠樂也鐘鼓

鍠者說文云鐘聲也引詩曰鐘鼓鍠鍠今詩作喤喤執競傳喤喤和也說文云喤小兒聲也或之作鍠亦作喤喤者釋文引舍人曰喤喤樂之聲也說文鍠本作鍠喤正義引舍人曰喤喤樂聲和也又詩作鍠者鍠之借字例釋文別作鍠又作鍠今從宋本作鍠

穰穰福也言饒多

穰者說文云黍穰也又禾莖也蓋以為穰穰豐多故玉篇云穰穰眾也又執競云降福穰穰傳穰穰眾也正義引舍人曰穰穰豐也兼是穰穰福豐之貌也眾也包說文二義

子子孫孫引無極也世世昌盛長無窮

引者釋詁云長也詩楚茨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正義引舍人曰子孫長行美道引無極也廢而長

顒顒卬卬君之德也道君人者之德望

自此以下但解詩之義與喻引孫炎皆不釋詩文此卷阿文傳及箋解作正義

丁丁嚶嚶相切直也丁丁嚶嚶相切直也 丁丁嚶嚶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

切者說文云刺也丁丁者伐木聲也嚶嚶云直言有切伐木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毛傳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鳥聲也詩互相切正之道鄭注以為喻朋友切磋朋友之道引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以為朋友故毛詩序云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苦注引韓詩以為伐木廢朋友之道缺矣然則事詩為以文作故以亦相切直言爾朋其喻文與事遊伐木

藹藹萋萋臣盡力也噰噰喈喈民協服也 梧桐茂賢士眾地極化臣竭忠鳳凰應德鳴相和百姓懷附興頌歌

藹者說文云臣盡力之美詩卷阿文云藹藹王多吉士正義引孫炎曰藹藹萋萋臣盡力也萋萋者卷阿云菶菶萋萋傳云梧桐盛也郭義與孫同詩鄭箋云菶菶萋萋喻君德盛也噰噰喈喈者鄭箋云鳳凰鳴也卷阿云雝雝喈喈正義引孫炎曰鳳凰之鳴民協服也毛傳本因民之和而詩云噰噰喈喈樂因民德也

佻佻契契愈遐急也賦役不均小國困竭

佻者詩大東佻佻公子傳云佻佻獨行貌契者詩大東契契寤歎傳云契契憂苦也正義引孫炎曰佻佻契契憂苦之貌也佻又作嬥詩釋文嬥嬥往來貌從今本作佻嬥往來貌非也契契者詩大東傳云契契憂苦也詩小雅正義引李巡云契契憂苦也舍人云契契者指事之詞亦近也

宴宴粲粲尼居息也盛飾宴安近處優閑

尼者說文作㞾云从後近之也宴宴者說文作宴宴宴安也詩北山或燕燕居息傳燕燕安息貌釋文云宴本又作燕是宴燕同釋文又作宴宴今作宴宴粲粲者詩大東粲粲衣服傳云粲粲鮮盛貌箋云東人勞苦而西人衣服鮮潔而逸豫也

哀哀悽悽懷報德也悲苦征役思所生

哀者說文云閔也詩蓼莪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傳云哀哀者生之苦也悽悽者說文云痛也詩四月云秋日淒淒傳淒淒涼風也此云悽悽者郭本或作淒與正義同引詩按蓼莪序云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故下云母兮鞠我云云是報德之義也懷即報其父母與十月之交云悠悠我里亦孔之痗下句云為征役所生當為同韻

儵儵嘒嘒罹禍毒也悼王道穢塞羨小人榮顯

儵者說文云青黑繒也釋文作倏引詩云悠悠我里今詩作悠悠毛傳云悠悠憂也悠悠者詩十月之交悠悠我里毛傳云悠悠憂也彼經作悠與此別倏與悠古同聲故借用爾雅此文與詩音義同也嘒嘒者詩小弁鳴蜩嘒嘒正義引孫炎曰嘒嘒大聲郭注依毛傳以為蟬鳴之音故云於言我獨于罹也鳴蜩嘒嘒此亦以罹禍毒為言故云小弁言嘒嘒為罹禍毒矣

晏晏旦旦悔爽忒也 傷見絕棄恨士失也 爽差也忒也見釋詁晏晏見上文詩氓傳云晏晏和柔也旦旦者悬字之省說文云怛憯也从心旦聲或从心在旦下引詩信誓悬悬爾雅釋文旦本或作悬然則悬悬猶怛怛也並與憯痛之意說文台故鄭詩旦

阜阜瑣瑣刺素食也 尸竊祿無功德也 阜者釋文阜本作浩浩古老反阜浩古通用左氏定四年云盟于阜鼬公羊作浩油是其證也詩召旻傳阜阜不知經迺也正義引舍人曰阜阜無德而空食也又治之貌與刺素食義合毛傳瑣瑣無德而佩玉貌釋文瑣本作瑣字或作瑣正義引某氏云瑣瑣小貌亦為空食矣

懽懽愮愮憂無告也 賢者憂懼無所訴也 說文懽字下引爾雅曰懽懽愮愮憂無告也是懽懽本作懽郭注懽音義同憂無告也从雚玉篇廣韵下云懽憂無告也古文灌作懽通作灌詩板傳及文灌宫之字亦通用故說文灌本或作灌引詩作懽懽本又作灌釋文作雚猶款款愮愮者說文謠从言肉聲釋文本又作遙釋文作愮愮愮字或作遙遙作懽猶雍詩

憲憲洩洩制法則也 佐興虐政設教令也 音義同悠悠我思詩云悠悠我里又通作悠悠釋詁云悠悠遙遙憂也又通作懽詩悠悠蒼天傳云悠悠遠意也亦作蘇蘇與愮同 憲憲釋詁云憲憲洩洩猶泄泄也欣欣也泄泄猶沓沓也孫炎曰憲憲法也則也之制法為之制法孫炎曰虐政又其意以成其惡也箋云女無為制法孫炎作虐為義引李巡曰皆為惡制法故亦作皆然無別詩板傳云憲憲猶欣欣泄泄猶沓沓也又王方虐詔臣並為制引李作令洩釋文蕃與詩制然云 又同作泄沓語多沓沓也又云是作虐云臣皆言也義同故益子言猶矣與多言也作作詩諺曰二體

謔謔謞謞崇讒慝也 樂禍助虐增讒惡也 謔者釋文謔本亦作謔詩板傳云謔謔然喜樂又以謔之盛也故以為正義合謔謔盛也釋文作熇熇然明不熾盛火盛也正義曰謔謔然喜樂與盛本然引詩謔謔字別出之人與詩合謔義說文謔熇也謔謔作熇此謔以詩同興釋文本又作熇謔謔火盛也云詩謔謔盛詩多將熇熇也熇熇烈貌矣是

翕翕訿訿莫供職也 賢者陵替姦黨熾背公恤私曠職事 說文云不思稱意也引詩翕翕訿訿又云不思其上也又引李巡曰說訿然不思稱其上也釋文引說文云訿訿不供職也又引詩云翕翕訿訿字又作訿說文訿訿也箋云翕翕然不供事也傳云小人相與翕翕然訿訿然也毛傳云翕翕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稱乎上

速速蹙蹙惟逑鞫也 陋人專祿國侵削賢士永哀念窮迫 速者釋詁云速速有猶也玉篇云速速詩亦同也文遫字速速也王逸楚辭注云速速以方遫遫之窮也釋文速本作遫詩節南山箋云蹙蹙縮小之貌毛傳云蹙蹙猶促也郭注云逑鞫迫也鞫窮也傳云窮迫 故作也毛傳速遫以方蔌蔌之窮 蔌蔌云或也

抑抑密密秩秩清清也 德音清冷 之密威儀秩秩也 抑者釋詁云靜也毛傳云抑抑美也正義引舍人曰抑抑威儀之密也 清者說文云抑抑亦云用服爾也詩賓之初筵傳抑抑慎密也 抑抑密也 抑抑密也說文靜也清者抑抑亦云用服雅也詩賓之初筵傳抑抑慎密也抑音抑秩秩

人密也密密者靜也密密也威儀之密也正義引舍人曰靜也 釋詁 郭注云 抑 此密也

𦥑其也郭注云 𦥑者誰人 注詩 䜌也

朔北方也 謂幽朔 之北也 北者說文云北背也从二人相背郭注尚書大傳云北方者伏方也萬物伏藏於北方也史記五帝紀云北方曰朔方易也朔方者蘇也萬物蘇於北方也 伏書宅朔方也朔亦蘇也北方物萬終於北而復生故亦萬物之始也

不俟不來也 不可待是不復來 俟者詩云不俟我言不來也俟作不俟來猶言或从來 傳云俟待也 說文云待也者逗也

不徹不道也 徹亦道也 勿念勿忘也 念勿念也 徹者通也道也徹亦道也

蔑蔑忘也 考盤詩伯兮 蔑者說文云不省也 是

每有雖也 每有 雖 詞

餱酒食也 饋餱 酒食也

舞號雩也 雩之祭舞者吁嗟而請雨 雩者說文云夏祭樂于赤帝以祈甘雨也或从羽作翌

既微且尰骭瘍為微腫足為尰 既微且尰 骭瘍為微 腫足為尰

是刈是鑊鑊煮之也

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

張仲孝友 善父母為孝 善兄弟為友

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

籧篨不及也

蠢不遜也

如切如磋道學也 如琢如磨自脩也 瑟兮僩兮恂慄也 赫兮咺兮威儀也

君子終不可諼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宿者久也言畱止於此時久也信者申也言已宿畱又重申也詩有客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illegible]左[illegible]年然則信乃再宿宿僅一宿也爾雅因重文而倍言之故宿宿言再宿信信言四宿矣

美女為媛所以結好媛 **美士為彥**人所彥詠

美者媄之省說文云色好也經典通作美媛者說文云美女也人所援也詩君子偕老箋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為援助也援與媛同故正義引孫炎曰君子之援助釋文引韓詩作援取援助之義也彥者說文云美士有文人所言也詩羔裘正義引舍人曰國有美士為人所言道郭云人所彥詠其義同彥釋文作喭而云本今作彥則其字通

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雍容都雅之貌

詩北風作其虛其邪釋文邪音餘又音徐爾雅作徐是邪本徐之假音故毛傳虛虛也釋文一本作虛徐得之鄭箋邪讀如徐言威儀虛徐寬仁者正義引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然則虛徐猶舒徐郭云都雅於古音俱疊韻

猗嗟名兮目上為名眉眼之間

詩猗嗟傳本此玉篇引詩云猗嗟顯兮顯眉目閒也本亦作名文選西京賦薛綜注曰眉睫之閒禮檀弓云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冀州從事郭君碑云卜商號咷喪子失名是名與明通詩本借名為明故下句云美目清兮毛傳目下為清則知目上為明正以清明對文為爾雅補義也

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言至微

微義已見釋詁孫子虛實篇云微乎微至於無形語意本此詩式微箋用爾雅云式發聲也毛傳式用雖本釋言但詩本不取式為義故以發聲之詞言之鄭義為長

之子者是子也斥所詠

子者斥其人之詞之為語助又訓為是詩漢廣箋用爾雅正義引李巡曰之子者論五方之言是子也

徒御不驚輦者也步挽

輦者人輓車也徒步行也御御馬也本各為一事詩黍苗[illegible]之此輦者專釋徒字故[illegible]傳徒輦也蓋言徒即是輦者非但步行亦容輓車在內與黍苗異此釋徒不釋御輦上無徒字文省爾

襢裼肉袒也脫衣而見體

襢者說文作膻云肉膻也引詩膻裼暴虎今詩作襢大叔于田釋文襢本又作袒袒亦假借字也說文袒訓衣縫解又云但裼也裼袒也館詩正義引李巡曰襢裼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曰袒去裼衣郭注本李巡

暴虎徒搏也空手執也

搏者說文云索持也詩搏獸于敖言手執持之也暴者搏也搏暴古音相近匡謬正俗云暴有薄音是也詩大叔于田傳暴虎空手以搏之正義引舍人曰無兵空手搏之故以空手釋徒搏也小旻傳徒搏曰暴虎即用爾雅之文

馮河徒涉也無舟楫

馮者淜之假音也說文淜無舟渡河也玉篇徒涉曰淜今馮字詩小旻傳徒涉曰馮河正義引李巡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與說文合

籧篨口柔也籧篨之疾不能俛口柔之人視人顏色常亦不伏因以名云

此及下文柔字依說文並當作脜說文云脜面和也讀若柔玉篇正作脜云柔色以蘊之是以今為柔字籧篨者說文云粗竹席也詩新臺傳籧篨不能俯者箋云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為之辭故不能俯也正義引李巡云籧篨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柔爾雅釋文引舍人曰籧篨巧言也又引孫郭義同是諸家皆不殊今按以戚施為比推之籧篨即符籥也其名為籧其體偃蹇其人便旋以言語悅人者似之故以為口柔之喻

戚施面柔也戚施之疾不能仰面柔之人常俛似之亦以名云

戚施者聲借之字說文作䵷鼀云詹諸也引詩得此䵷鼀覺引韓詩薛君云戚施蟾蜍喻醜惡玉篇又作覣覭面柔也爾雅釋文引字書作覣覭俱字之別體也面柔者釋文引舍人曰令色誘人李曰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也又引孫郭義同按晉語云戚施不可使仰蓋喻醜惡之人見人慚俛有如含垢蒙羞故曰面柔詩新臺傳用晉語箋用爾雅說文義本韓詩與諸家異其喻醜惡則同

夸毗體柔也屈己卑身以柔順人也

詩板傳用爾雅箋云其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爾雅釋文引舍人曰卑身屈己也李孫郭云屈己卑身以柔順人也夸毗字書作舿䠷之廣韻又作舿舭俱字之別體

婆娑舞也舞者之容

說文舞樂也古文舞从羽亡按从羽舞所執也亡與無古通用舞从無聲也婆者說文作媻云奢也婆娑舞也引詩市也婆娑毛傳用爾雅正義引李巡曰婆娑盤辟舞也孫炎曰舞者之容婆娑然文選神女賦注婆娑猶媻姍也按婆娑媻姍猶般旋也般旋之與婆娑俱疊韻字

擗拊心也謂椎胸也

擗或加手作擗玉篇引詩寤擗有摽爾雅釋文因云擗字宜作擗引詩與玉篇同拊者拍也拍亦擊也故問喪云發胸擊心又云擊胸傷心喪大記云扱衽拊心是附擊義同問喪又云辟踊哭泣鄭注辟拊心也與柏舟傳同

矜憐撫掩之也撫掩猶撫拍謂慰撫也

釋詁云憐愛也撫與憮同說文云憮愛也撫掩當作憮俺方言云憮俺憐愛也又云憐憮俺愛也又云憮矜憐哀也是矜憐聲相轉矜憐憮俺方言俱本爾雅憮俺作撫掩乃古字通借郭氏望文生義以為撫掩猶撫拍失之矣

緎羔羊之縫也縫飾羔皮之名

緎者說文作黬云羔裘之縫玉篇同云亦作緎字革部云羔裘縫亦作緎今按黬緎並或體也詩羔羊傳緎縫也釋文引孫炎云緎之界域正義曰縫合羔羊皮為裘縫即皮之界緎因名裘縫為緎五緎既為縫則五紽五總亦為縫也

殿屎呻也呻吟之聲

呻者說文云吟也殿屎者說文作唸㕧云呻也詩板傳殿屎呻吟也正義引孫炎曰人愁苦呻吟之聲也爾雅釋文殿屎或作唸吹又作㕧並俗字也

幬謂之帳今江東亦為幬

幬者說文云禪帳也文選寡婦賦注引纂要曰在上曰帳在旁曰帷單帳曰幬詩借作禂小星箋云禂牀帳也爾雅釋文幬本又作幬

侜張誑也書曰無或侜張為幻幻惑欺誑人者

誑者說文云欺也侜者說文云有廱蔽也引詩誰侜予美防有鵲巢傳用爾雅郭引書無逸譸張作侜張正義引孫炎曰眩惑誑欺人也郭義與孫同

誰昔昔也誰發語辭

昔者玉篇云往也久也昨也誰昔昔者詩誰昔然矣箋用爾雅按釋詁云疇誰也故誰昔或為疇昔檀弓云疇昔之夜鄭注疇發聲也

不辰不時也辰亦時也

辰者詩傳箋並云時也我辰安在我生不辰皆言生不逢時

凡曲者為罶毛詩傳曰罶曲梁也凡以薄為魚笱者名為罶

曲者薄也以曲薄為魚梁故曰曲梁郭引詩魚麗傳文詳見釋器

鬼之為言歸也尸子曰古者謂死人為歸人

歸者還其家也生寄也死歸也故列子天瑞篇云鬼歸也又云古者謂死人為歸人說文云人所歸為鬼禮運注鬼者精氣所歸皆與此義合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二十四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二十五　學海堂

爾雅義疏　棲霞郝戶部懿行著

釋親第四

釋名云親襯也言相隱襯也說文云親至也一切經音義九引蒼頡篇云親愛也近也然則親愛至近無如父母故親始於父母禮記奔喪及問喪注並云親父母也公羊莊卅二年傳君親無將注亦云親謂父母是稱親之義也穀梁隱元年傳親親之道也詩云戚戚兄弟是兄弟稱親之義也郊特牲及哀公問並云親之也者親之也是夫婦稱親之義也左氏昭廿五年傳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杜預注以六親為父子兄弟正義曰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此篇首宗族次母黨次妻黨次婚姻皆親屬也故總曰釋親

父為考母為妣禮記曰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今世學者從之按尚書曰大傷厥考心事厥考厥長聰聽祖考之彝訓如喪考妣公羊傳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蒼頡篇曰考妣延年書曰嬪于虞詩曰聿嬪于京周禮有九嬪之官明此非死生之異稱矣其義猶今謂兄為晜妹為媦即是此例也

此據父母之異稱也考者釋詁云成也妣者說文云歿母也曲禮云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鄭注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也然則考妣者父母之異稱雖云存歿異號名通言之則生存亦稱考妣故亦稱父母故士喪禮云哀子某為其父某甫筮宅又云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是終喪稱父之例也方言云南楚瀑洭之閒謂婦妣曰母姼稱婦考曰父姼郭注古者通以考妣為生存之稱此注引蒼頡篇考妣延年是生存稱考妣之例也

父之考為王父父之妣為王母加王者尊之也**王父之考為曾祖王父王父之妣為曾祖王母**曾猶重也**曾祖王父之考為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為高祖王母**高者言最在上

此從父母推而上之至於高曾祖以親由父母起故從父母稱之也釋名云父甫也始生己也母冒也含生己也是親由父母之義又云祖祚也祚物先也又謂之王父王暀也家中所歸往也王母亦如之然則父母尊也曾者重也曾祖益也尊上之稱故王父為曾祖猶加上稱位轉增益也高者尊崇之稱釋名云高祖高皐也最在上皐皐也鄭注云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是王父母亦云皇者郊祭尊神異於人也君宗之義天稱君故稱其尊號祭法又以曾祖王父為皇考高祖王考為顯考曲禮所言同時祭

之尊號案法所說所制之殊稱皆非常義所施予於各以通稱則以爾雅為正焉

父之世父叔父為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為從祖祖母從祖而別世統異故

父之晜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世有為嫡者嗣世統故也

此又釋言父之伯叔兄弟也釋名云父之世叔父母曰從祖父母言從己親祖別而下也亦言隨從己祖以為名也檀弓注云敬姜者康子從祖母魯語云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韋昭注從祖祖父昆弟之妻也然則從是而言父之世父當為從祖伯父叔父當為從祖叔父爾雅文畧魯之嫡則許矣又言世父叔父者釋名云父之兄曰世父言為統在世也又曰伯父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之弟曰仲父仲中也位在中也仲父之弟曰叔父叔少也叔父之弟曰季父季癸也甲乙之次癸最在下季亦然也然則爾雅不言仲父季父者亦畧之如從祖父之例世父叔父俱有父名者喪服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晜者說文云周人謂兄曰䍃玉篇省作晜爾雅又作䍃釋文本亦作昆下同

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父之姊妹為姑

此釋兄弟姊妹之親也姑與世父叔父尊同而別言之者以與姊妹同類故也兄弟者釋名云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為荒也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白虎通云兄者況也況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姊妹者女兄弟也異其稱者別之也釋名云姊積也猶日始出積時多而明也妹昧也猶日始入歷時少尚昧也白虎通云姊者恣也妹者末也按詩云遂及伯姊是女子亦謂女子先生為姊爾雅畧舉一邊耳姑者釋名云父之姊妹曰姑姑故也言於己為久故之人也詩泉水正義引孫炎曰姑之言古尊老之名也左氏襄公十二年正義引樊光曰春秋傳云姑姊妹按襄廿一年傳有姑姊列女傳有梁節姑姊然則古人謂父姊為姑姊父妹為姑妹今人省文故單稱姑爾雅不言者亦畧之

父之從父晜弟為從祖父父之從祖晜弟為族父族父之子相謂為族晜弟族晜弟之子相謂為親同姓同姓之親無服屬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為從父晜弟從父而別

云父之從父晜弟者是即父之世父叔父之子也當為從祖父而言從祖父者言從祖而別也亦猶父之世父叔父為從祖祖父之例也御覽五百一十三引作父之從父昆弟為從伯叔按從伯叔古無此稱蓋誤耳喪服小功章亦云從祖父母通典九十二引馬融曰從祖祖父之子是父之從父昆弟云父之從祖晜弟者是即從祖祖父之子也族父亦當為族父如下文族祖母之例御覽引亦作族父喪服云從祖昆弟鄭注父之從父昆弟之子通典引馬融云族父族祖父之子為再從昆弟同出曾祖故言從祖昆弟三月章云族父母族昆弟通典引馬融云族昆弟者己之三從兄弟也賈疏云族父母者己之父之族者白虎通云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云謂之族者自白虎通云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云族弟之子相謂為親同姓者是因從兄弟同出高祖者也大傳云四世而緦服之窮也又云絕族無移服鄭注族昆弟之子不相為服是則所謂親同姓也賈子六術篇云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為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為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為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為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六親以從自明矣云兄弟之子相謂為從父晜弟者此覆上文之義也喪服大功章云從父昆弟鄭注世父叔父之子也

子之子為孫孫猶後也孫之子為曾孫曾猶重也曾孫之子為玄孫玄者言親屬微昧也玄孫之子為來孫言有往來之親來孫之子為晜孫晜後也汲冢竹書曰不窋之晜孫晜孫之子為仍孫仍亦重也仍孫之子為雲孫言輕遠如浮雲

此釋子孫之異名也釋名云子孳也相生蕃孳也孫遜也遜遁在後生也按孫亦遠孫之通稱詩后稷之孫實維大王是也曾孫者釋名云義如曾祖也按曾孫又遠孫之通稱詩曾孫篤之鄭箋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孔疏引哀二年左傳云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是其義也玄孫者釋名云玄懸也上懸於高祖最在下也說文云糸幽遠也來孫者釋名云此在無服之外其意疏遠呼之乃來也晜孫者釋名云昆貫也恩情轉遠以禮貫連之耳按晜孫亦遠孫之通稱左氏昭十六年傳云孔張君之昆孫孔張是鄭穆公之曾孫今云昆孫則亦遠孫之通名郭本[illegible]是矣仍孫者釋名云以禮仍有之耳恩意實遠也或稱耳孫字亦作[illegible]郭訓重是也其義如曾孫[illegible]仍孫或稱耳孫耳相轉也雲孫者釋名云言去己遠如浮雲也

王父之姊妹為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為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為高祖王姑父之從父姊妹為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為族祖姑

王姑者從王父而得尊稱也喪服緦麻章謂之父之姑是也曾祖王姑高祖王姑其義並同父之從父姊妹為從祖姑其義與父之從父晜弟為從祖父同父之從祖姊妹為族祖姑其義與父之從祖晜弟為族父同

父之從父晜弟之母為從祖王母父之從祖晜弟之母為族祖王母父之兄妻為世母父之弟妻為叔母父之從父晜弟之妻為從祖母父之從祖晜弟之妻為族祖母

父之從父晜弟之母者是即父之世母叔母也上云從祖祖母此言從祖王母一耳父之從祖晜弟之母是即族父之母也謂為族祖王母族祖母也以名服也大傳云叔母者喪服傳云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大傳云服術有六三曰名鄭注世母叔母之屬也按此二母亦稱伯母叔母故雜記云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是也父之從父晜弟之妻為從祖母者上云父之從父晜弟為從祖父其妻為從祖母也父之從祖晜弟之妻為族祖母者上云父之從祖晜弟為族父其妻為族祖母從祖母族祖母言從祖母族祖母者亦如從祖族祖父之本例

父之從祖祖父為族曾王父父之從祖祖母為族曾王母

族曾王父母即己之從曾祖父母也喪服緦麻三月章族曾祖父母鄭注族曾祖父者曾祖昆弟之親也賈疏己之曾祖親兄弟也

父之妾為庶母

庶者眾也庶母者言諸母也妾者釋名云接也以賤見接遇也庶者摭也拾也摭之也謂拾摭待遇之也喪服緦麻三月章云士為庶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

祖王父也晜兄也今江東人通言晜

此覆釋上文之義上言父之考為王父喪服謂之祖父母即王父也上言晜弟已見釋言是後也下

宗族題上事也宋本此二字在前非今從唐石經改

也然則父之黨為宗族不言宗者以母妻皆異姓故別稱之為宗族同姓故總言宗族也

母之考為外王父母之妣為外王母母之王考為外曾王父母之王妣為外曾王母異姓故言外

言外者所以別於父族也外王父母喪服小功五月章云為外祖父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賈疏外親之服不過緦麻以祖是尊名故加至小功通典引馬融云母之父母也本服緦以母所至尊加服小功故曰以尊加按[illegible]外祖母也故為之服鄭注外祖母小功也然則外曾王父母禮不為制服故畧之

母之晜弟為舅母之從父晜弟為從舅

舅者詩渭陽正義引孫炎曰舅之言舊尊長之稱喪服緦麻三月章云舅傳曰何以緦從服也鄭注從於母而服之按母之從父晜弟為從舅此於禮無服開元禮謂之堂舅也

母之姊妹為從母從母之男子為從母晜弟其女子子為從母姊妹

從母者猶宗族之中有從父從母而得尊稱也釋名云從母之姊妹曰從母有服其大無服小功章云從母丈夫婦人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按姒服不過緦以有母名故加重也然則陽與從母同而異者以從母與母同類尤親故順母之心而加之也從母有母名故子亦有晜弟姊妹之名也喪服緦麻三月章云從母晜弟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左氏襄廿三年傳云從母姨子也杜注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為姨昆弟正義云據父言之謂之姨據子言之當謂之從母但子效父語亦呼為姨按釋名云母之姊妹曰姨亦如之禮云不合爾雅[illegible]父呼姨故子呼曰姨母時已有姨母之稱蓋郭之言時俗稱謂亦何失之也後世諱之遂有姨兄弟姨姊妹之稱也

母黨題上事也黨所以皆母所屬大傳云從服有屬從鄭注子為母之黨本爾雅為言也

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然則亦宜呼壻為甥孟子曰帝館甥于貳室是也

舅姑皆尊老之稱加外者別之也釋名云外舅外姑言妻從外來謂至己家為婦故反以此義稱之夫妻匹敵之義也坊記云[illegible]見於舅姑[illegible]注[illegible]妻之父母[illegible]喪服緦麻三月章云[illegible]

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晜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四人體敵故更相為甥甥猶生也今人相呼蓋依此

此因妻黨而並及外親[illegible]姑之子[illegible]注內兄弟[illegible]姊妹之夫[illegible]

妻之姊妹同出為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

[illegible]左氏莊十年傳[illegible]

思私也詩正義引孫炎曰私無正親之言按雜記云吾子之外私某是私無正親凡有恩私皆得稱之

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公羊傳曰蓋舅出女子謂晜弟之子爲姪左傳曰姪其從姑謂出之子爲離孫謂姪之子爲歸孫女子子之子爲外孫

出者釋名云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郭引公羊襄五年傳又云蓋欲立其出也又文十四年傳接菑晉出也皆本爾雅何休注以出爲外孫誤矣姪者說文云兄之女也釋名云姑謂兄弟之女爲姪姪迭也共行事夫更迭進御也公羊成二年傳蕭同姪子者是姪謂專指女子言而郭引左氏僖十五年傳文是姪兼男子而言故喪服大功章云姪丈夫婦人報鄭注謂吾姪者吾謂之姑是義得兼男女服同是女子於晜弟之子男女均稱爲姪也離孫者釋名云離遠也言遠離己也按離孫亦猶疏遠之子左氏哀廿三年傳肥之得備彌甥杜注姊妹之子爲甥甥之子爲彌甥從孫之又謂之從孫從孫甥與孫同列年正義太叔疾謂兄弟之孫爲從孫甥從孫亦謂之從孫孫者爲歸孫者釋名云歸孫者婦人謂嫁曰歸姪子列故其所生爲孫也鄭注喪服經曰姪子之子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族然則云歸孫者婦人有二歸之義以服制推之郭義爲長喪服緦麻三月章云外孫鄭注云女子子之子與外姑其義同也姊妹是其義也女子子之子爲外孫也外孫故云外孫同也總麻三月章云外孫賈疏曰以女出外適而生故云外孫春秋莊二十五年經云杞伯姬來朝其子何休注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

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同出謂俱嫁事一夫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娣者何弟也此其義也

姒者說文云女弟也列女傳有魯公乘姒以是子皮之姊娣毛傳諸姊從之娣詩聲近義同也娣者說文云女弟也易歸妹以娣爲妾諸娣謂之娣一取九女二國勝之諸娣從夫人在內是其娣夫人則禮稱女君言其相娣不關夫人其異也然則女子同出謂俱嫁事一夫也如其娣之夫人是義引孫炎云同出謂俱嫁事一夫者左氏成十一年正義家而出云自爲娣也正與此義合是郭所本方言云嫁出謂之

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今之言新婦是也

嫂者說文云兄妻也釋名云嫂叟也叟老者稱也婦者說文云服也从女持帚灑掃也然則婦爲尊老之稱云其男子於兄弟之妻亦同婦事其弟謂女子稱之嫂婦是婦者號也嫂婦女子相爲服男子不相爲服以遠別也其

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今相呼先後或云妯娌

稚者幼禾也稚婦以此然則娣者爲長名云娣長婦曰娣稱長者當於此釋名云長婦曰姒言其先來已也稚言者以長婦稚婦對言不必以夫年爲長幼故尊大先後如婦名也少婦謂長婦曰姒言其先來己所當法也長婦謂少婦曰娣娣弟也言其後來也喪服小功章云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以弟長名之以其夫之長幼爲名婦之長幼來後者郭注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按此兄弟之妻相名鄭義本爾雅以夫之長幼爲姒娣之名賈公彥疏以爲此是婦人年之長幼與左氏傳叔向之母不悅其夫之兄之妻叔向之母謂叔向之妻自稱爲姒是以年爲長幼不以夫爲長幼也按此以年長者爲姒以年少者爲娣鄭義於此爲長左氏傳穆姜謂聲伯之母爲姒其年不長於穆姜而稱姒者謂此兄弟之妻相謂之姒公羊成十一年傳娣姒婦之姒也是之爲妻相謂與賈不同且言長婦稚婦亦不言兄弟之妻孔疏則云經直言長婦稚婦云姒娣婦之名止論婦之長幼不論夫之長幼史記封禪書云先後宛若集解引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云今關西俗呼爲先後吳楚俗呼之妯娌方言云築娌匹也郭注今關西兄弟婦相呼爲築娌集韻作妯娌也然則通名亦不止此廣雅云妯娌娣姒先後也劉熙釋名之義左傳云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故稱同耳

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國語曰吾聞之先姑謂夫之庶母爲少姑

妻黨

舅者釋名云夫之父曰舅舅久也久老稱也姑者故也言尊如父而非母者也釋名云古者稱夫之父母謂之舅姑何休注公羊傳之父母曰舅姑亦以其姑字猶言往於其之母故曰舅姑也儀禮士昏禮云贊見婦於舅姑雜記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此皆舅姑生存之稱也律曰婦告威姑以君舅君姑曰鄭注士昏禮云其稱謂則君舅君姑故國語敬姜曰吾聞之先子曰先姑也先舅曰先姑鄭注同此語義相同國語見魯語然則凡以先舅先姑爲夫之母之先子者公父文伯之母敬姜也韋昭注先子公父穆伯文伯之父故名云姑者婦人謂夫之父有姑名故名也少姑者謂夫之庶母以有姑名故謂之姑也

夫之兄爲兄公今俗呼兄鍾語之轉耳夫之弟爲叔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女弟爲女妹今謂之女妹是也

兄公者釋名云夫之兄曰公公君也君尊稱也俗間曰兄章章灼也章灼敬奉之也又曰兄伀言是己所敬見之伀然也又曰兄伀言俗間曰兄章章灼也章夫之兄爲章公也郭注爾雅云兄鍾語之轉音相近也是章公與兄伀同然則章公爲夫兄之稱也郭言兄鍾者韓詩外傳云謂夫之兄爲章也叔者釋名云叔少也幼者稱也叔亦俶也見嫂俶然却退也夫之弟爲叔者是兄公者女公與叔公與兄公義同也女公亦稱君也夫之姊爲女公女叔者女公義同也夫之弟爲叔者之女叔與女妹之稱女叔亦謂之女妹也正義云女妹者女叔也女公女叔與室人當作女妹室人謂女叔諸婦也正義曰女妹即女叔也郭注可以叔爲妹者叔字俗書作尗形近因而致譌矣

子之妻爲婦長婦爲嫡婦衆婦爲庶婦

婦者白虎通云婦者服也以禮屈服又云服於家事人者也婦之言服也服事於夫也白虎通云婦者服也庶婦者衆也內則云適婦庶婦是也士昏禮記云庶婦則使人醮之鄭注適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酌之以酒卑之

女子子之夫爲壻

壻者白虎通云壻者胥也有才智之稱也方言云東齊之間壻謂之倩郭注言可借倩也今俗呼女壻爲卒便是也按倩卒便合聲爲倩倩亦美稱廣韻云倩利也

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

說文云婚婦家也禮娶婦以昏時婦人陰也故曰婚姻壻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鄭注昏禮云壻曰昏妻曰姻又昏禮曰婚姻之道謂嫁娶之禮白虎通云以昏時行禮故曰婚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因此義爲長也按

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

此總釋三黨之稱也父黨爲宗族者郭云同姓之親也大傳云同姓從宗合族屬是也母與妻之黨爲兄弟者鄭注云婚姻之黨爲兄弟者若曾子問云某之子有父母之喪又云某有兄弟母之黨也喪服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婚姻之家亦謂之兄弟然則宗族是其義有兄弟之稱者婚姻之家亦稱兄弟詩云兄弟無遠有昏姻之稱是也然宗族之稱兄弟其正義也則外親之稱兄弟則以其黨通名此矣

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兩壻相謂爲亞詩曰瑣瑣姻亞今江東人呼同門爲僚壻

上文已云所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此又兼言母者據士昏禮云婦見舅姑有不見父母婚姻者此言壻婦之父母相謂爲婚姻者異於此也問婚者喪服記云子爲父母之稱通問則必有其母是婚姻兩家也故弟子問婚之家相稱亦通其稱舉婚姻通故詩云相接謂婦之父母皆以得爲婚姻也婦之父母是婚姻之故云婚姻以得謂婚姻二字皆以婚通稱父相見爲婚以壻爲亞者釋名云兩壻相謂曰亞言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又曰友壻言相親友也門相謂之門姨夫日亞言在前妹夫在後亦相亞也又相親友也僚壻其郭云同義

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古者皆謂婚姻爲兄弟

此申言婚姻之黨皆爲兄弟也不言婚姻爲兄弟者如母黨兄弟如婚之兄弟也郭云古者如母黨爲兄弟明其義同詩云以宴爾新昏如兄如弟也不言十年傳公娶齊

嬪婦也書曰嬪于虞

嬪者詩大明傳及周禮序官九嬪鄭注云嬪婦也按嬪之言賓也說文嬪服也嬪婦人之美稱也曲禮注嬪婦人有法度者之稱也云嬪者大宰注嬪婦故與賓同釋詁

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

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又謂甥者名云甥亦主也出配他男而生故其字男生也甥者舅之子也貞以相爲甥彼謂之甥此則同名而異實也喪服傳云姊妹之子爲甥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總也以名服也與甥爲甥則妻之父爲外甥壻亦爲甥其服報之也然則甥者何也

婚姻

皇清經解卷千二百五十五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二十六　學海堂

爾雅義疏　棲霞郝戶部懿行著

釋宮第五　釋名云宮穹也屋見於垣上穹隆然也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易繫辭云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此篇所釋上至梁棟下至堂閾以至房序位宁途路臺榭陂梁靡不依類而釋之事繫於宮故曰釋宮

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

說文云宮室也从宀躳省聲室實也从宀从至至所止也考工記匠人云室中度以几宮中度以尋此是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儀禮喪服傳云異宮則有之方中傳室猶宮也楚辭招魂云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又云室家遂宗楚解招魂云高堂邃宇檻層軒些是以宮室上下皆宗廟也貴賤皆稱宮故詩云文王於豐之宮宣王考室之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詩斯干序云宣王考室也箋云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以室名其宮士喪禮宮功爾雅釋文古者貴賤同稱宮秦漢以來惟王者所居稱宮焉書泰誓正義引李巡云宮至秦漢天子所居始以爲名

牖戶之間謂之扆其東戶西也禮云負扆其所在處名之其內謂之家今人稱家義出此

東西牆謂之序

西南隅謂之奧

西北隅謂之屋漏

東北隅謂之宧

東南隅謂之窔

柣謂之閾

棖謂之楔

楣謂之梁

樞謂之椳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

落時謂之扆

垝謂之坫

牆謂之墉

鏝謂之杇

椹謂之榩

地謂之黝

牆謂之堊

樴謂之杙

在牆者謂之楎

在地者謂之臬

大者謂之栱

長者謂之閣

闍謂之臺

有木者謂之榭

雞棲於弋為榤

鑿垣而棲為塒

植謂之傳

傳謂之突

杗廇謂之梁

其上楹謂之梲

閞謂之槉

栭謂之楶

棟謂之桴

桷謂之榱

桷直而遂謂之閱

直不受檐謂之交

檐謂之樀

今人名棟曰檼或曰脊釋名云檼隱也所以隱桷也然則檼之言隱郎知桴之言浮浮高出在上之言也○桷者說文云榱也椽方曰桷引春秋傳刻桓宮之桷穀梁釋文方曰桷圓曰椽釋名云桷确也其形細而疏确也或謂之椽椽傳也相傳次而布列也或謂之榱在檼旁下列衰衰然垂也說文云秦名爲屋椽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審官篇注引爾雅注曰桷椽也一曰屋角斜枋一曰桷也所引蓋舊注之文與孫郭異桷又構名以爲榍非也○閱交者別椽長短之名也椽之長而直達於檼者名閱閱歷也言歷於桴前也其短而不直達於簷者名交交接也言接於棟上也郭云五架屋者鄉射記注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今按五架之制通乎上下唯堂有扆獄有長短爾雅前門別其名耳○檐者說文云梠也檐櫋也楣秦名屋櫋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梠特牲饋食禮疏引孫炎云謂室梠爲人謂之梠齊人謂之交雀頭箸梠南本一名聯房植檐檼題端謂注聯頭著梠者一曰辟帶也聯房縛櫋也檐之謂櫋懸也懸連椽頭使齊平也上入曰爵頭形似爵頭也楣者也近前各兩若面之有眉也然則檐楣梠檐也或頭皆梠也但隨所在而異名耳楣者說文云戶楣也引爾雅曰檐謂之楣讀若滴部文門部文云闌謂之楣楣廟門也段氏注瑞徐鍇本楣謂之楣下有楣朝門三字蒲楣四形異而義別今按爾雅異文徐本之楣朝門三字舊有脫誤邢氏正義從以下文閤謂之門之異文非也

容謂之防 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見周禮

郭云容見周禮者射人云王三獲三容鄭衆注容者乏也待獲者所蔽也鄉射禮云乏參侯道鄭注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御矢也是皆郭義所本但爾雅方釋宮室與射無關荀子正論篇云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楊倞注引此文及郭注而申之云言施此容於戶牖閒負之而坐也是容與扆同扆爲屏風容唯小曲爲異爾雅容謂之防正指此言古人坐處皆有容飾故車有童容所以障蔽其車居設張容所以防衛其室張與帳同容即今之圍屏其形小曲射者之容所以防衛射禮注容謂之乏此云容謂之防之異名亦放此殆非同物郭不據荀子而援周禮爲失矣

連謂之簃 堂樓閣邊小屋今呼之簃廚連觀也

簃當作移說文云禾相倚移也欹移猶延施皆相連及之意逸周書作雒篇云設移旅楹孔晁注承屋曰移然則爾雅古本作移魏晉以後始加竹爲簃故御覽一百八十四引俗文云連閣曰簃郭云簃廚連觀並據時驗而言知魏晉人始有簃字也釋文簃丈知反則與誃同說文誃離別也周景王作洛陽誃臺徐鍇繫傳引爾雅此注爲釋但離別與連義差遠簃字古本作移當讀如字

屋上薄謂之筄 屋笮

薄即簾也以葦爲之或以竹屋上薄亦然謂之筄者玉篇云筄屋危也屋棟爲危以至高而得名郭云屋笮者說文笮迫也在瓦之下棼上釋名云笮迮也編竹相連迫迮也匠人注云重屋複笮也蓋凡屋皆有笮重屋故複笮矣

兩階閒謂之鄉 人君南鄉當階閒 **中庭之左右謂之位** 羣臣之列位也 **門屏之閒謂之宁** 人君視朝所宁立處 **屏謂之樹** 小牆當門中

兩階者堂之東西階也人君南鄉而治當兩階閒南鄉因謂之鄉郊特牲云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文選魏都賦云肅肅階閒李善注引爾雅曰兩階閒謂之鄉許亮反是鄉嚮同○中庭者聘禮云公揖入立于中庭又云擯者退中庭皆舉中以表左右也位者說文云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本爾雅文增一列字其義尤明也左右猶東西羣臣列位處位郎所立之位古者君臣皆立論語束帶立於朝曲禮天子當依而立小宗伯注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郎位爲公郎立也金鶚求古錄云三朝惟內朝有堂階則庭指內朝路寢庭凡言庭者廟寢堂下之庭也中庭謂路寢堂下之庭若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無庭而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庭與廷有別治朝外朝既無庭則所謂中庭之左右曰位者必內朝矣○宁者釋名云宁佇也將見君所佇立定氣之處也曲禮云天子當宁而立正義引李巡曰門屏之閒謂正門內兩塾閒名曰宁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正義又云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金鶚駁之云天子外屏此言出於禮緯鄭注禮記引其說未可信也太微垣有屏星在端門內此緯天子內屏之象也又云凡門皆有屏惟皐門無之應門內有屏故宁在門屏之閒門郎應門也今按外屏之說亦見注南書金氏之駁是矣又人臣朝位古亦名宁詩云俟我於著左氏昭十一年傳朝有著定周語云大夫士日恪位著毛傳及章昭注俱用爾雅是著宁通○屏者說文云屏蔽也釋名云屏自障屏也一切經音義廿引蒼頡篇云屏牆也是屏古以土爲之今之照壁或用板論語皇侃疏云今樹板爲之是屏者未必用土也御覽一百八十五引舍人曰以垣當門自蔽名曰樹爾雅樹屏禮正義引李巡云垣當門自蔽名曰樹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鄭注樹所以蔽行道又引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淮南主術篇云天子外屏所以自障高誘注屏樹垣之也爾雅曰門內之垣謂之樹此所引非本文蓋亦注屏外樹引耳明堂位注用爾雅而云今桴思也按釋名云罘罳在門外又云蕭牆在門內蕭肅也臣至此自肅敬之處也是門外樹郎列以爲非郎罘罳與鄭異也吳語云越王乃命夫人王背屏是寢門內亦有屏矣

閍謂之門 詩曰祝祭于祊

閍門旁門也閍說文作鬃或作祊云門內祭先祖所以彷徨詩楚茨傳祊門內也鬃云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然則祊在門內禮器云爲祊乎外故以門內對廟中爲外耳鄭以祊爲繹祭郊特牲注謂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此二注似皆失之祊與繹本二祭祊又不在廟門外也左氏襄廿四年正義引李巡曰祊故廟門名也孫炎曰祊祭于祊謂廟門也按郊特牲索祭祝於祊注云廟門曰祊正義以爲釋宮文禮器正義亦引釋宮廟門謂之祊郊特牲祊之於東方正義又引釋宮云廟門謂之祊以李孫二注並以廟門釋祊疑爾雅古本門當作廟門脫廟字之祊頓有注疏可證唯左傳正義引爾雅門謂之閍與今本同或後人據今本改耳

正門謂之應門 朝門

應門者詩緜傳云王之正門曰應門毛知唯王曰應門者以書言康王朝諸侯於應門之內而明堂位言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明應門是天子正門也正門猶中也天子宮門居內外之中明皐門爲外門路門爲內門也知應門謂朝門者以君每日視朝在應門內路門外其地爲正朝故匠人注應門謂朝門也詩緜正義引孫炎與鄭注同箋云諸侯門曰皐應天子加以庫雉明堂位注文云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今按鄭於箋注說已不同參以諸家說又互異諸侯三門無文天子五門亦無明證故戴氏震考工記補注據明堂位及詩緜傳斷以天子之門不闕有庫雉諸侯之門不闕有皐應文云天子諸侯皆三朝三門其說甚的可以匡鄭之失焉

觀謂之闕 宮門雙闕

闕者說文云門觀也觀者釋名云觀觀也於上觀望也闕也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詩子衿正義引孫炎曰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今按詩言城闕孫必知此闕在宮門者以城闕有觀是爲異耳故禮運言祭蜡事畢出遊於觀之上鄭注觀闕也蓋蠟饗之禮兼祭宗廟廟在雉門外雉門兩旁故出遊其上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穀梁傳云先言雉門尊尊也然則諸侯之闕在雉門郎知天子之闕在應門矣公羊三年傳不送女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祭門謂廟門闕門郎宮門也

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 大小異名 **衖門謂之閎** 左傳曰盟諸僖閎閎衖頭門

閎者說文云巷門也左氏襄十一年傳盟諸僖閎杜注僖宮之門正義引孫炎曰宮中衖門也十四年傳盟於武閎杜注小門周禮保氏注引爾雅之門並作小門闈者說文云宮中之門也漢書臨皇后紀宮者以傳攻闈與大門對大門言則闈爲小門也後漢書哀十四年如今東西掖門是漢制也然則闈爲小門之中闈士冠禮注婦人入廟由闈門雜記云夫人至入自闈門闈門便婦人出入知宮中廟中俱有闈門也○閨者說文云特立之戶上圜下方有似圭華文宣十六年鄭注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爲之如圭矣是圭門其云華門有小門荷畚自閨而出者又云入其大門入則閨也其門乃小門也當作閨說文云門旁戶也按爲特立之戶不在門旁必云皆門戶大小之異言閨又小於閨閨小於閤者疏引李巡曰小閨謂大小不分別也釋文云閤分全年連言之多不分別故逢尤篇注閤謂之閨閤門也漢書公孫弘傳開東閤以延賢人集注閤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所以別於掾史官屬也所在以延賢者後世集注閤者名也○衖者說文作𨙸云里中道从𨙸从共皆在邑中所共也衖亦作巷○衖非篆文也作巷皆說文作𨙸云里中道从邑从共皆在邑中所共也閎謂衖頭門也巷門之道也正義引孫炎衖舍閒道也李巡云衖舍閒道也是衖頭門乃閎之名左氏成十七年傳日十一衖頭門也諸侯廟中門亦名閎左氏昭廿年傳孔晁注路寢之門閎門中所從出入也又曰閎門也亦名閎文選魏都賦注引爾雅曰閎巷門云周公格左閎門中據上文言宮廟門皆名閎又郭注是郭本爾雅舊注閎門也

門側之堂謂之塾 夾門堂也

塾者詩綠衣正義引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明臣下當見於君必熟思其事也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書大傳云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書大傳云命有左右塾士冠禮有東西塾爲四塾傳云基門堂之基匠人注云門堂門側之堂是自天子以至士庶皆有塾也一門凡四塾外塾皆南鄉內塾皆北鄉夾門東西四塾諸之東堂西堂故絲衣正義引孫炎曰夾門堂也錢氏答問以說文無塾字而云埻郎塾也但埻爲射臬之名塾是門堂之號施用既異名義亦殊且塾字由來已久或者經典塾字古止作孰後人加土作塾耳取就思其事之義加白虎通所云

橛謂之闑 門閫 **闔謂之扉** 公羊傳曰齒著於門闔 **所以止扉謂之閎** 門辟旁長橛也左傳曰高其閈閎

閎長杙郎門橛也闑者曲禮云由闑右士冠禮云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鄭注闑門橛也閾閫也柔是豎木於門中其旁曰棖其中曰闑玉藻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蓋門中閒豎一短木東曰闑東西曰闑以爲尊卑之節制所以門必設棖與闑者西闑古文作槷槷知槷爲豎木者莊子達生篇云吾處身也若厥株拘釋文引李云厥豎也厥即槷之省文知槷與闑同人中闑及兩旁之闑也若栔爲門椓與槷木爲之楓同是豎木矣說文以槷爲門梱是門限橫木與閾同非豎木也郭注所本猶失之矣皆郭注所本猶文考義實失之○闔者說文云闔門扉也扉戶扇也郭注得之○闔謂之扉者說文門部云闔門扇也左氏襄十七年傳曰闔門扇也戶扇也說文云闔也扇也又云扉戶扇也左氏昭廿年傳閉門扉也又扉門扇也扇益門閫文則明然是閎其扇說文云用木曰閉用竹葦曰扉又引戶扇杜注扉門扇是闔扉皆謂之扉通也○閎者說文云所以止扉也上云杙長者謂之閎是以長木爲之各施於門扇兩旁以止其走扇故郭云門闢旁長橛也長橛亦作閎閎又云郭注一本無此字作閎者爲非郭引左氏襄卅一年傳德明據說本作閎反以作閎爲非郭引左氏襄卅一年傳云高其閈閎此皆閎字也正義引爾雅作閎與釋文亦同閎閎此皆閎字也上篇引爾雅作閎本同陸本同

瓴甋謂之甓 䥍甎也今江東呼瓴甓

𤭛者說文云令甓也引詩中唐有甓防有鷊巢正義引李巡曰瓴甋一名甓郭璞字解與詩傳同後人傳寫作令適按說文亦作令適見土部甓字甓瓴甋皆今之瓴甋但瓷未燒爲異耳匠人注云堂涂謂階前若今令甓裓也瓴甋甓也毓今之塼也瓴則塼道也

宮中衖謂之壼巷閤道 **廟中路謂之唐**唐詩曰中唐有甓 **堂途謂之陳**堂下至門徑也

壼者說文作壺云宮中道引詩室家之壺毛傳云壼廣也鄭箋云梱緻亦與爾雅不合正義引孫炎曰巷舍閒道也○陳者說文作䧅云列也又𤨏也詩防有鵲巢傳云唐堂塗也正義引李巡曰唐者廟中路名○唐者說文作䧅云唐中庭也引詩中唐有甓又云唐一名陳也是陳唐之道亦通名唐矣又爲蓄水之名周禮云陳唐爲堂涂於中庭之東西也詩正義引孫炎云堂涂也釋名云堂塗也至門之言陳也唐于堂下至門謂之陳詩何人斯傳堂塗也○陳者詩正義引孫炎曰堂塗也堂下至門之陳者俗以堂下至門陳陂在中庭相當謂之將進揖當碑揖三揖三讓于上篇云將進揖當陳揖是陳在堂下而去也古者狗馬之屬以爲庭實故曰充下陳婢妾下陳賤與庭實同故亦曰充下陳俱本爾雅也堂下陳謂之陳考工記匠人作堂涂鄭注引爾雅亦作堂涂竝假借字或體字也

路旅途也途謂之路 **路場猷行道也**之異名道傳說

途者釋名云途度也人所由得通度也旅者鄭注旅道也按釋詁云旅陳也此以堂途爲陳陳者鄭特牲亦爲途○路場說文云道也路場者說文云場祭神道也詩町畽鹿場毛傳云田處曰町疃廬場禽獸所踐處也場所行道也路場者鹿之迹即鹿場也又途徑耳猷者說文作䜪云六有螻蛄蟲鼠之場及詩書傳曰出遊也亦其道也行也訓道也詩云行邁靡靡猶行道也行道訓道書云以有行猶道猶之作錄釋詁云謂則道之類傳箋並訓道書云以道路之行猶與作猷同程之行者也詩云周行道也吏之道也本以爲行即有而夷之道亦爲行也

一達謂之道路道長 **二達謂之歧旁**歧道旁出也 **三達謂之劇旁**今南陽冠軍樂鄉數道交錯俗呼之五劇鄉 **四達謂之衢**四道交出 **五達謂之康**康莊 **六達謂之莊**史記所謂康莊之衢齊有慶氏莊六軌 **七達謂之劇驂**三道交復有一歧出者今北海劇縣有此道 **八達謂之崇期**四道交出 **九達謂之逵**四道交出復有旁通

逵者徵也通也也至也一達者說文云一達謂之道也釋名云道一也通也出也道路也言人所踐蹈而露見也按逵之言溝也路者說文云道也○以大路於上有道路也道者名云長者以一道之言蹈也散則通也鄭注言道言也其路長也枝生別物云以爲歧路也物爲之道有在旁出者道之也又云道容二枝本生別曰枝分曰道旁別也旁出故直之也長矣○歧旁者...

室中謂之時 **堂上謂之行** **堂下謂之步** **門外謂之趨** **中庭謂之走** **大路謂之奔**此皆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云

時者玉篇作跱云止也不前也說文云跱踞也時止也爾雅曰室中謂之時與時同...

隄謂之梁即橋也或曰石絕水者爲梁見詩傳 **石杠謂之徛**聚石水中以爲步渡彴也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或曰今之石橋

室有東西廂曰廟夾室前堂 **無東西廂有室曰寢**但有大室 **無室曰榭**榭即今堂埠 **四方而高曰臺** **陜而脩曲曰樓**脩長

廟者說文作庿云尊先祖皃也釋名云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按...

爾雅義疏

棲霞郝戶部懿行著

釋器第六

木豆謂之豆。豆，禮器也。

竹豆謂之籩。籩，亦禮器。

瓦豆謂之登。即膏登也。

盎謂之缶。盆也。

甌瓿謂之瓵。瓿甊，小甖，長沙謂之瓵。

康瓠謂之甈。瓠，壺也。賈誼曰：寶康瓠，是也。

斪斸謂之定。鋤屬。

斫謂之鐯。钁也。

斛謂之疀。皆古鍬鍤字。

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罔也。今之百囊罟，是亦謂之緵，今江東呼為緵。

嫠婦之笱謂之罶。

罺謂之汕。

篧謂之罩。捕魚籠也。

槮謂之涔。

鳥罟謂之羅。

兔罟謂之罝。

麋罟謂之罞。

彘罟謂之羉。

魚罟謂之罛。最大罟也，今江東云。

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

約謂之救。

律謂之分。

大版謂之業。

繩之謂之縮之。

彝、卣、罍，器也。

小罍謂之坎。

衣裗謂之視 黼領謂之襮 以繡刺黼文以褗領 緣謂之純 衣緣飾也 袕謂之褮 衣開孔也 衣眥謂之襟 交領 衱謂之裾 衣後襟也 衿謂之袸 衣小帶 佩衿謂之褑 佩玉之帶上屬 執衽謂之袺 持衣上衽 扱衽謂之襭 扱衣上衽於帶 衣蔽前謂之襜 今蔽膝也 婦人之褘謂之縭 縭緌也 即今之香纓也 裳削幅謂之纀 削殺其幅深衣之裳

輿革前謂之鞎 以韋靶車軾 後謂之笰 以韋靶後戶 竹前謂之禦 以簟衣軾 後謂之蔽 以簟衣後戶 環謂之捐 著車衆環 鑣謂之钀 馬勒旁鐵 載轡謂之轙 車軛上環轡所貫

餀謂之餯 說物臭也 食饐謂之餲 飯饐臭見論語 摶者謂之糷 飯相著 米者謂之糪 飯中有腥 肉謂之敗 臭壞 魚謂之餒 肉爛 肉曰脫之 剝其皮也今江東呼麋鹿之屬通為肉 魚曰斮之 謂削鱗也 冰脂也 莊子云肌膚若冰雪 冰雪脂膏也 肉謂之羹 肉臛也 魚謂之鮨 鮨鮓屬也見公食大夫禮 肉謂之醢 肉醬 有骨者謂之臡 雜骨醬見周禮

[illegible]

康瓠謂之甈。[illegible]

澱謂之垽。[illegible]

鼎絕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款足者謂之鬲。[illegible]

䰙謂之鬵。鬵，鉹也。[illegible]

璲，瑞也。[illegible]

玉十謂之區。[illegible]

羽本謂之翮，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縳，百羽謂之緷。[illegible]

木謂之虡。[illegible]

旄謂之藣。[illegible]

菜謂之蔌。[illegible]

白蓋謂之苫。[illegible]

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illegible]

鉼金謂之鈑。[illegible]

錫謂之鈏。[illegible]

象謂之鵠，角謂之觷，犀謂之剒，木謂之剫，玉謂之雕。[illegible]

金謂之鏤，木謂之刻，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illegible]

璆、琳，玉也。[illegible]

簡謂之畢。[illegible]

不律謂之筆。[illegible]

滅謂之點。[illegible]

[illegible]

絕澤謂之銑 [illegible]

金鏃翦羽謂之鍭 [illegible]

骨鏃不翦羽謂之志 [illegible]

弓有緣者謂之弓 [illegible] 無緣者謂之弭 [illegible]

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珪 [illegible]

珪大尺二寸謂之玠 [illegible] 璋大八寸謂之琡 [illegible] 璧大六寸謂之宣 [illegible]

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 [illegible]

[illegible]

繸綬也 [illegible]

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 [illegible] 青謂之蔥 [illegible] 黑謂之黝 [illegible] 斧謂之黼 [illegible]

邸謂之柢 [illegible]

雕謂之琢 [illegible]

蓐謂之兹 [illegible] 竿謂之箷 [illegible]

簀謂之笫 [illegible]

革中絕謂之辨 [illegible] 革中辨謂之韏 [illegible]

鏤鋟也 [illegible]

卣中尊也 [illegible]

爾雅義疏　棲霞郝戸部懿行著

釋樂第七 樂者釋文引說文云總五聲八音之名象鼓鞞之形木其虡也一切經音義六引世本云伶倫作樂周衰樂壞禮秦絶學古樂淪亡漢興武帝時河間獻王作樂記劉向所校廿三篇樂記第十三今禮記所取才止十一合爲一篇其餘十二篇別錄存其名其文則闕焉白虎通引樂記曰土曰塤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弦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又引樂記曰壎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弦離音也鐘兌音也柷敔乾音也所引當即樂器篇文

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 皆五音之別名其義未詳

宮商角徵羽者五聲也聲之起由人心之感於物也故管子地員篇云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是五聲象五物之鳴清濁高下由斯生焉凡重敏經迭柳者唐徐景安樂書引劉歆云宮者中也君也爲四音之綱其聲重厚如君之德而爲重商者章也臣也其聲敏疾如臣之節而爲敏角者觸也民也其聲圓長經貫清濁如民之象而爲經徵者祉也事也其聲抑揚遞續其音如事之緒而爲迭羽者宇也物也其聲低平掩映自高而下五音備成如物之聚而爲柳釋文引孫炎云宮音濁而遲故曰重也按孫炎與劉歆義同樂書所引即其爾雅注也釋文引劉歆乃漢書律麻志之文臧氏爾雅漢注說是

大瑟謂之灑 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弦

瑟者說文云庖犧所作弦樂也釋名云瑟施弦張之瑟瑟然也玉海引世本云瑟潔也使人精潔於心淳一於行白虎通云瑟者嗇也閑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大瑟者明堂位有大琴大瑟小瑟郭所云通今瑟長五尺五寸非器也所說乃大瑟自郭所據爲世本曰庖犧氏作五十弦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弦具二均聲禮圖舊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弦其常用者十九弦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弦盡用之通典引同郭云二十七弦未見所出謂之灑者釋文引孫炎云音多變布出如灑也月令正義引作音之灑布者告如埽也灑

大琴謂之離 或曰琴大者二十七弦未詳長短 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

琴者說文云禁也神農所作洞越練朱五弦周加二弦白虎通云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風俗通云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七弦法七星也琴操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廣六寸象六合也按此是常用之琴明堂位有大琴是大琴則此大琴也初學記引樂錄曰大琴二十弦今無此器邵晉涵云五百七十七弦雅注大琴大瑟相涉而誤也所稱郭注作二十七弦與大琴二十弦此是宋人書樂志校七字作二十七弦疑與大瑟相涉據汪氏中本已然謂之離者離猶羅也眾音羅列已然與灑義則同自月令正義引孫炎云聲流離也留離與流離音分散羅作二十七弦引作音多變聲流離也

大鼓謂之鼖 鼖長八尺 小者謂之應 詩曰應朄縣鼓在大鼓側

鼓者說文云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鼖讀若釋名云鼓郭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也白虎通云鼓震音煩氣也萬物憤懣震動而出荀子樂論篇云鼓其樂之君邪詩傳云鼓大鼓也說文云大鼓謂之鼖鼖八尺而兩面以鼓軍事本鼓人注云鼖大鼓也鼖从賁省聲詩賁鼓維鏞貴引即鼓也釋小詁鼖大也鼓音義同應者以應和爲義也釋文引李巡云者音聲相承故曰應也孫炎云和應大鼓也釋名云後曰應應大鼓也郭引詩應朄縣鼓毛傳應小鞞也鄭箋云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

大磬謂之毊 形似犂錧以玉石爲之

磬者說文云樂石也从石殸象縣虡之形殳擊之也古者毋句氏作磬釋名云磬罄也其聲罄罄然堅緻也白虎通云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成也其氣磬故曰磬樂記云石聲磬磬以立辨磬有堅成之義也說文磬古文作硜論語鄙哉硜硜乎是也郎邢疏之或體耳郭知磬形似犁錧者蓋依經典舊圖玉石爲之者通典云泗濱石可爲磬近代出自華原大磬長二尺七寸海載三禮圖云大磬二律三尺八寸也長二律一尺八寸此謂之磬者釋文引李巡云大磬也郎此孫炎云磬喬也喬高也謂其聲高也郭云形似犂錧文江南人呼犂刃爲錧引說文錧字解云似犁頭也郎犁鐵也廣韻云鏵犁冠也又云形不似磬之形則磬氏云倨句一矩有半是也

大笙謂之巢 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 小者謂之和 十三簧者鄉射記曰三笙一和而成聲

笙者說文云十三簧象鳳之身也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大者謂之巢小者謂之和古者隨作笙又云簧笙中簧也古者女媧作簧釋名云笙生也竹之貫地而生也以匏爲之故曰匏也按匏郎笙或單言匏亦物笙貫地而生也簧毛傳以簧爲笙正義曰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鍱也郭云九簧者未見所出云十三簧者本笙師注鄭眾說也風俗通云長四尺十三簧象鳳之身郭云十三簧其狀也謂之巢引禮圖云笙長四尺管參差亦如鳥翼皆其形狀也謂之巢與和者御覽五百八十一引舍人云大笙音聲眾而高也小者音相和也釋文引孫炎云巢高也言其聲高和應和於小者聲少音引出孫炎云和也郭引鄉射記文鄭注三人吹笙一人吹和與小雅巢和顧也郭引鄉射記文鄭注又三人吹笙一人吹和與小鼓也名義同

大箎謂之沂 箎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一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

箎者說文作䶵云管樂也或从竹作箎廣雅釋名云箎啼也聲從孔出如嬰兒啼聲也大箎者郭據廣雅長尺四寸又云箎者三禮圖引舊圖云雅箎長尺四寸頌箎長尺二寸是大箎小箎也郭又云名翹橫吹之者通典引世本注云箎六孔有距橫吹之蔡邕月令章句云箎竹也以竹爲之六孔有距如酸棗然則或以御覽引世本注云箎吹孔有距其孔或言翹者有六孔之上也至其孔數廣雅云八孔言或作六孔九孔謂不同者或有大小亦或所傳之異也釋文引又云孔十吹五孔月令章句作九孔之風俗通云八孔御覽五百八十引舍人曰大箎其聲悲沂鏘然也釋文引李巡孫云箎聲悲沂悲也

大塤謂之嘂 塤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

塤者說文作壎云樂器也以土爲之六孔周禮小師注二土爲之大如鴈卵云圍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底平凡六孔御覽五百八十一引爾雅注塤上平合大如鵝卵小者如雞子郭云燒土爲之大者也是白虎通云塤在十一月塤之爲言熏也陽氣於黃泉之下熏蒸而萌釋名云塤喧也聲濁喧喧然也謂之嘂同喧說文作叫讀若囂嘂與叫同釋文嘂本或作叫者呼也云叫大呼也詩何人斯正義引孫炎曰音大如叫呼也引李巡

大鐘謂之鏞 書曰笙鏞以間亦名鑮 其中謂之剽 小者謂之棧

鐘者說文云樂器也秋分之音物穜成古者垂作鐘釋名云鐘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也白虎通云鐘

[lower register]

大簫謂之言 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 小者謂之筊 十六管長尺二寸簫一名籟

簫者說文云參差管樂象鳳之翼也風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象鳳翼長二尺釋名云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周禮小師注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餳所吹者三禮圖云雅簫長尺四寸二十四彊頌簫長尺二寸十六彊舊圖云簫長尺四寸廣雅云大者二十四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郭云十六管長尺二寸引月令章句云簫長則濁短則清以蜜蠟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然則郭本有底也風俗通云簫其名理也又云大簫謂之言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言也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筊筊小也郭孫炎云簫一名籟引書文王大鐘云釋文引李巡云大鐘音聲大也王鍾之聲云蔡邕以爲大鐘也其小者鑮也鄭注周禮鑮如鐘而大是蓋以鑮爲大鐘也孫炎曰鐘及釋者云鄭引李巡云大鐘

大管謂之簥 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爲如篪六孔 其中謂之篞 小者謂之篎

管者說文云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地牙故謂之管俗通云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象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長尺圍寸有六孔無底周禮小師注云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焉賈氏以爲如篪六孔者謂賈逵也其所說見於周禮注引本作云按說文篞作簡郭氏作簥者高也音如驕者今也小者謂之篎者高大也郭注云簡中篞中者聲中和也篎小也聲音清小也妙也

大籥謂之產 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 其中謂之仲 小者謂之箹

籥者說文云樂之竹管三孔以和眾聲也籥樂之竹管三孔以和眾聲也詩簡兮傳云籥六孔明堂位注云籥如笛三孔則籥有三孔與六孔之異其施於吹以節舞故云籥舞者所以知樂也云吹籥以爲樂之音也詩作以籥不僭之云云有七孔當何孔吹孔距其所吹孔以箹無名或當云七孔也郭云三孔而短小者禮記周禮注皆云三孔有故七孔亦通也六孔者廣雅云籥七孔有定師注云籥如篴三孔按鄭注周禮六孔或據七孔也疑大籥之異名又云大籥之仲者以其聲之中也謂之箹者小也所云中小者籥也

徒鼓瑟謂之步 獨作之 徒吹謂之和 徒歌謂之謠 詩云我歌且謠 徒擊鼓謂之咢 詩云或歌或咢 徒鼓鐘謂之修 徒鼓磬謂之寋 未見義所出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周禮小師注云出音曰歌擊鼓日咢鼓不得謂之擊也文云本或作咢說文作罌徒歌曰謠从言肉聲凡吹者以竹為之其聲按吹彈日吹然則按吹也說文吹樂者別名也云詠也說文作詹言也从口从言肉聲

桃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初學記引韓詩章句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又引爾雅注云謂無絲竹之類獨歌之詩正義引孫炎曰聲消搖也○咢者說文作噩云譁訟也詩行葦正義引孫炎曰聲驚咢也爲號呼之意樂記云鼓鼙之聲讙鄭讀讙也鼓聲使人警動故謂之咢行葦傳云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咢初學記引爾雅有聲比於琴瑟曰歌一句以毛傳推之今本似有脫文○寋者釋文引李巡云寋擊磬聲寋連也本或作寒或作蹇非按初學記引爾雅正作徒擊磬謂之寒釋文所非者但蹇或體寒爲正字易云往寒來連馬融注寒亦難也是寒連義同李巡與馬融合因知李本寒字作蹇德明不知作寒乃古本反據今本作寒而非之

所以鼓柷謂之止 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

所以鼓敔謂之籈 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籈者其名

說文云柷樂木空也所以止音爲節椌柷樂也敔樂器椌楬也形如木虎詩有瞽傳柷木椌也圉楬也圉與敔同明堂位注楷擊謂柷敔皆所以節樂者也書合止柷敔鄭注柷狀如漆筩中有椎合之者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以鼓之以止樂風俗通引樂記云柷漆桶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上用[illegible]當柷止音爲節爾雅說尺寸與樂記同郭云二尺四寸未知出何書也書釋正義云柷之椎名爲止敔之木名爲籈漢禮器制度及白虎通馬融鄭予李巡其說皆爲然也惟郭爲詳據此則郭注亦本李巡但其義加詳耳白虎通云柷敔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柷始也敔終也釋名云柷以作樂敔以止樂按柷之言俶也始也敔之言禦禦止也說文柷所以止音爲節益釋爾雅鼓柷謂止之義非止樂之止也

大鼗謂之麻 麻者音概而長也 小者謂之料 料者聲清而不亂

鼗者說文作鞀云鞀遼也或作鞉又作鼗籒文作磬釋名云鞉導也所以導樂作也周禮小師注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賈疏云從鄭解鼗依漢法而知賈知鄭依漢法者據詩置我鞉鼓鄭箋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以彼置而樹者爲古法即知持而搖者爲漢法矣謂之麻者麻之言靡靡縟密之意故春秋說題辭云麻之爲言微也陰精靡密文作織緻密也郭云概者即稠密之義宋書樂志云小鼗有柄曰鞀大鞀謂之鞞月令仲夏修鞀鞞是也然則宋志蓋以鞞即麻文料者量也數也說文料量也從斗米鞀訓遼以其聲了了若遠聞故郭云聲清而不亂

和樂謂之節

和者說文作龢云調也節者邢疏云樂器名謂相也樂記云治亂以相鄭注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爲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周禮大師云令奏擊拊書益稷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皆一物也釋名云搏拊以韋盛糠形如鼓以手拍拊之也樂記云會守拊鼓是拊乃鼓屬用以節樂因名節拊通典云節鼓狀如博局中開圓孔適容其鼓擊之以節樂所說形狀與劉熙及鄭又異宋書樂志節在鼓類則似同舊說又云節不知誰所造傅子節傅云黃鐘唱哥九韶興舞口非節不詠手非節不拊此則節所從來亦遠矣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二十八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二十九

爾雅義疏

棲霞郝戶部懿行著　學海堂

釋天第八

天者說文云顛也至高無上从一大釋名云天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釋文引春秋說題辭云天之爲言鎮也居高理下爲人經緯故其字一大以鎮之也又引禮統云天之爲言鎮也神也陳也珍也施生爲本運轉精神功效列陳其道可珍重也此篇所釋四時祥災歲陽歲名月陽月名風雨星名皆天所運轉列陳而爲敬授庶徵之本故以次詮釋其祭名以下蓋附見焉翟氏灝爾雅補郭云祭名與講武旌旂三章俱非天類謂當更有釋禮篇與釋樂篇相隨此其殘文孫氏志祖讀書脞錄非之今無取焉

穹蒼蒼天也 天形穹隆其色蒼蒼因名云

春爲蒼天 萬物蒼蒼然生 夏爲昊天 言氣晧旰 秋爲旻天 旻猶愍也愍萬物彫落 冬爲上天 言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

穹蒼者詩桑柔傳用爾雅以詩言穹蒼故以蒼天釋之正義引李巡曰古詩人質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郭義實與李同○春夏秋冬天異名者釋名云春曰蒼天陽氣始發色蒼蒼也夏曰昊天其氣布散顥顥也秋曰旻天旻閔也物就枯落可閔傷也冬曰上天其氣上騰與地絕也詩黍離傳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正義引李巡曰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御覽廿四引孫炎云冬天藏物物伏於下天清於上其義與李巡同白虎通四時篇說春曰蒼天夏曰昊天云云又引爾雅一說與此不同黍離正義引異義天號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大爾雅亦云書堯典正義引鄭爾雅云春爲昊天夏爲蒼天說文云春爲昊天元氣昊昊以日介廣雅亦云東方昊天皆本尚書歐陽說也○則鄭及張揖所據爾雅春昊夏蒼郭與李巡作春蒼夏昊爾雅古有二本郎白虎通所言是也然此皆爾雅異文說竝通若過而論之則堯命羲和而云欽若昊天非必夏也至詠孔子而云閔天不弔非必秋也上言彼蒼者天悠悠蒼天其非春可知矣爾雅略釋其義諸書勿泥其詞可也

四時 題上事也

白虎通云時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四時天異名何天尊各據其盛者爲名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釋名云四時四方各一時時期也物之生死各應節期而止也又曰時中也蓋爾雅舊注也又空主地也芬御覽十七引釋名作爾雅時字本爾雅舊題據白虎通四時天異名云云則此所引二字以下義亦同焉

春爲青陽 氣清而溫陽 夏爲朱明 氣赤而光明 秋爲白藏 氣白而收藏 冬爲玄英 氣黑而清英 四氣和謂之玉燭 道光照

說文云青東方色也陽高明也釋名云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朱明者御覽廿一引孫炎云夏氣赤而光明郭與孫同引此一條可知郭注俱本孫炎也四氣和者史記樂書索隱引孫炎云四氣之和四時之化玉燭者李巡云人君德美如玉而明若燭郭引尸子仁意篇述太平之事云燭於玉燭四時和正光照此之謂玉燭

春爲發生 夏爲長嬴 秋爲收成 冬爲安寧 此亦四時之別號尸子皆以爲太平祥風

四時和爲通正 通平暢也 謂之景風 所以致景風

發生長嬴者釋文引李巡云萬物各發生長也嬴本或作贏四時和爲通正者類聚一及文選新刻漏銘注竝引爾雅作四氣和爲通正尸子論衡亦云然也景風者[illegible]曰景風太平之風也尸子作永風仁意篇云其風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方盛冬爲安靜四氣和爲通正此之謂永風論衡作景星是應篇云爾雅釋四時章曰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氣和爲景星夫如爾雅之言景星乃四時氣和之名也恐非善天之大星明論衡所據爾雅本作謂之景星而以爲非然大星准此則知景風之義亦當如論衡所說

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 所以出醴泉

甘雨時降者御覽二引尸子曰神農氏治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爲行雨旬爲穀雨旬五日爲時雨正四時之制萬物咸利故謂之神雨呂覽季春孟夏二紀竝云甘雨至三旬與尸子義合是甘雨自古以來相傳甘雨時降之期也毛詩疏引尸子意義云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君治天下太平燭於玉燭息於醴泉風食於膏火飲於醴泉是又本爾雅而推論之泉與嘉應篇云爾雅言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謂甘露也今儒者說之謂泉從地中出其味甘若醴故曰醴泉又言甘露其味甚甜未可然也雨濟而陰一者謂之甘雨非謂雨水之味甘也推此以論甘露必謂其降下時適潤養萬物未必露味甘也王充此論足駁俗儒之惑今按論衡雅此章之曰祥祥者善也夫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仁德而五穀豐此之謂大祥祥莫大於是矣自此以下言皆帝王吉凶之祥論名書符瑞著是爾雅此篇以祥釋之而所言者所謂祥則泉雖依其名而無取其實皆以四時光照爲玉燭甘雨爲醴正即爲景風甘澍應期即爲醴泉所以破俗說之陋標其祥之本名將欲人君敬天勤民以致陰陽和而休徵至也氏未達斯恉其說景風醴泉乃以出爲致所以仍沿怒緯書遺飛雅訓宜據尸子王充之論訂正其失焉

祥

穀不熟爲饑 五穀不成 蔬不熟爲饉 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爲蔬 果不熟爲荒 果木子 仍饑爲荐 連歲不熟左傳曰今又荐饑

穀者說文云續也百穀之總名饑者說文云穀不熟爲饑今詩傳用爾雅無正正義引李巡曰五穀不熟曰饑穀梁襄廿四年傳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按此但據穀言饉亦在其內實則九穀皆爲饑也又五穀亦無定名鄭注周禮疾醫注五穀麻黍稷麥豆也據月令爲說也職方注五種黍稷麥菽稻明堂篇說五穀與職方注同釋文引李巡多從之蔬者經典多作疏大宰注云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引爾雅亦作疏魯語云能殖百穀百蔬韋昭注草實曰蔬據草菜通名故今通已可食之物皆不熟爲饉說文及毛傳用爾雅依[illegible]說三穀不升爲饉是許說通名故與爾雅云[illegible]往稻蔬蔬之屬也果者說文云木實也在木曰果在地曰蓏[illegible]蔬草菜之屬也[illegible]荒者說文作[illegible]云蕪無食也[illegible]法云凶年無穀曰荒又云[illegible]也是荒[illegible]梁因穀不升爲荒[illegible]凡穀不熟之年果蔬亦多不著也又[illegible]百果[illegible]蔬與詩書言百穀皆舉大數而言[illegible]引楊泉物理論云梁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眾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爲百穀是則穀爲大名蔬果亦獲穀之名故不熟同謂之災○仍者[illegible]十三年正義引李巡曰連歲不熟曰荐[illegible]爲荐[illegible]災多如注害物曰災春秋書火爲災[illegible]天災流行是亦[illegible]

災

大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

袖海山房校印

甲者說文云甲東方之孟陽气萌動从木戴孚甲之象釋名云甲孚也萬物解孚甲而生也閼逢者一切經音義十七引李巡云言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故曰閼逢……

歲陽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

寅者說文云髕也正月陽气動去黃泉欲上出陰尚彊象宀不達髕寅於下也釋名云寅演也演生物也攝提格者史記天官書索隱引李巡云言萬物承陽起故曰攝提格格起也……卯者說文云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辰者說文云震也三月陽气動雷電振民農時也……巳者說文云巳也四月陽气巳出陰气巳藏萬物見成文章……大荒落者……午者說文云啎也五月陰气啎逆陽冒地而出……敦牂者……其枝故曰敦牂敦茂也牂壯也史記索隱引孫炎云敦盛也牂壯也言萬物盛壯也天文篇注同李孫○未者說文云味也六月滋味也釋名云未昧也日中則昃向幽昧也協洽者……

合也……陰陽化生萬物……

歲陰

歲陰今本無此二字然十干既題歲陽則十二支當題歲陰故淮南天文篇云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大陰在卯歲名曰單閼云云俱本爾雅爲說史記厤書索隱引爾雅釋天云歲陽者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是也歲陰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是也歲陽在甲云焉逢謂歲干也歲陰在寅云攝提格謂歲支也據索隱所引是古本有歲陰二字之證今依臧氏爾雅漢注補

載歲也夏曰歲取歲星行一次商曰祀取四時一終周曰年取禾一熟唐虞曰載取物終更始

此釋年歲之名所以代必異名者書堯典正義引李巡云各自紀事示不相襲也載歲也者左氏昭七年正義引李巡曰……

歲名

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室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

月陽猶歲陽也史記厤書云月名畢聚索隱曰聚音陬是則正月得甲爲畢陬也又引虞喜云月雄在畢雌在陬今按用雄月雌月陽月陰也畢陬乃以月陽配月陰十二月皆然也橘本或作臯廣韵云臯月在乙也

月陽

正月爲陬離騷云攝提貞於孟陬二月爲如三月爲寎四月爲余五月爲臯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國語云至於玄月是也十月爲陽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云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皆月之別名自歲陽至此其事義皆所未詳通者故闕而不論

正月者白虎通云日尊於月不言正日言正月何也積日成月物隨月而變故據物爲正也陬者說文云孟陬之月……

月名

南風謂之凱風詩曰凱風自南東風謂之谷風詩云習習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詩云北風其涼西風謂之泰風詩曰泰風有隧

凱風者釋名云南風……

焚輪謂之頹暴風從上下扶搖謂之猋暴風從下上風與火爲庉庉庉熾盛之貌迴風爲飄旋風也

……扶搖者莊子逍遙遊篇云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淮南原道篇云扶搖抮抱羊角而上高誘注扶搖如羊角曲縈而上也文選恨賦及文賦注並引爾雅作飆飄皆俗字也○庉者釋……

日出而風爲暴 風而雨土爲霾 陰而風爲曀

天氣下地不應曰雺 地氣發天不應曰霧 霧謂之晦

螮蝀謂之雩 螮蝀虹也 俗名爲美人虹 江東呼雩 蜺爲挈貳 蜺雌虹也見離騷挈貳其

弇日爲蔽雲 疾雷爲霆霓 雨霓爲霄雪

暴雨謂之涷 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爲涷雨 小雨謂之霢霂 久雨謂之淫 淫謂之霖 濟謂之霽

風雨

壽星角亢也 天根氐也 天駟房也 大辰房心尾也 大火謂之大辰

析木之津箕斗之閒漢津也

星紀斗牽牛也

日星紀至漢冬至日在斗元明在箕則爲析木之津正中

玄枵虛也 虛在正北北方色黑枵之言耗耗亦虛意 **顓頊之虛虛也** 顓頊水德位在北方 **北陸虛也** 虛星之名凡四

虛者二星上下如連珠律書云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天官書虛爲哭泣之事堯典宵中星虛月令季秋之月昏虛中是虞夏以仲秋昏虛中周秦則在季秋此所謂歲差也玄枵者說文引春秋傳歲在玄枵玄枵虛也左氏襄廿八年傳注於玄枵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正義引孫炎曰虛在北方北方色玄故曰玄枵枵之言耗耗虛之意也分野略例云自婺女八度至危十五度於辰在子爲玄枵也玄者黑北方之色枵者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在下陰氣在上萬物幽死未有生者天地空虛故一曰玄枵也按亦曰天黿周語云星在天黿韋昭注天黿次名一曰玄枵也○顓頊之虛者左氏昭十年傳今茲歲在顓頊之虛正義曰北方之次以玄枵爲中玄枵次有三宿又虛在其中以承位在北方顓頊居之故謂玄枵爲顓頊之虛也按北方三宿婺女虛危爾雅不言女危以虛在中舉中足以包之也○北陸者左氏昭四年傳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杜預注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正義引孫炎云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爲中也按郭云虛星凡四者連虛爲數其實虛星有此三名也

營室謂之定 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中爲正 **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 營室東壁星四方似口因名云

營室者二星相對出旁綴離宮六星兩兩而居律書云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產之天官書云營室爲清廟曰離宮閣道東壁者[illegible]二星上下相擊與營室連體而正方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按營室日東者昏中視之壁在營室東正也而二宿皆值北方水位故又謂之水左氏莊廿九年傳水昏正而栽是也又謂之天廟周語云日月底于天廟韋昭注天廟營室也定者詩定之方中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箋云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正義引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爲正按周語云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是鄭孫義所本也娵觜者當作陬訾月令注作諏訾爾雅作娵觜皆假借也左襄卅年傳歲在娵訾之口正義引李巡曰娵觜武宿也營室東壁北方宿名孫炎曰娵觜之歎則口開方營室東壁四方似口故因名也分野略例云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於辰在亥爲諏訾諏訾歎息也十月之時陰氣始盛陽氣伏藏萬物失養育之氣故哀愁而歎息嫌於無陽故曰諏訾是諏訾謂歎息爲義孫炎作娵觜之歎是也邪疏引訛作次非

降婁奎婁也 奎爲溝瀆故名降

奎者十六星旁殺而下垂象兩髀說文奎兩髀之閒是也律書云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天官書云奎曰封豕爲溝瀆婁者三星下勢連而上體銳律書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天官書婁爲聚衆月令云仲春之月日在奎季夏之月旦奎中季冬之月昏婁中降婁者左襄卅年傳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杜預注本爾雅正義引孫炎曰降下也奎爲溝瀆故稱降也一切經音義六引李巡曰降婁曰虎宿也分野略例云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於辰在戌爲降婁降下也言陰生於午與陽俱行至八月陽遂下九月剝卦用事陽將剝盡萬物枯落卷縮而死故曰降婁

大梁昴也西陸昴也 昴西方之宿別名旄頭

昴者七星攢聚大小相繫說文云昴白虎宿星堯典云日短星昴夏小正云四月昴則見詩小星傳昴留也正義引元命包云昴六星昴之爲言留也言物成就繫留也律書昴正作留云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郭云旄頭者天官書昴日髦頭漢晉天文志竝作旄頭也大梁者左昭十一年傳歲及大梁天官書昴畢閒爲天街索隱引孫炎云昴畢之閒日月五星出入要道若津梁[illegible]左昭四年傳西陸朝覿正義引孫炎曰西陸昴也言北陸以昴舉一以包之是西陸朝覿謂立夏四月西陸見也○西陸昴也舉昴以包之耳

濁謂之畢 掩兔之畢或呼爲濁因星形以名

畢者八星象貫兩叉出說文云畢田网也从華象畢形微也天官書云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按詩大東傳畢所以掩兔也箋云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按詩執畢二義是詩云畢之羅之義郭注畢星狀如畢又爲特牲饋食禮畢然則田网祭器皆名畢也月令孟夏之月旦畢中律書畢云[illegible]濁者畢也象濁爲義亦象畢星形也濁是濁以爲之不傳畢蹋也聲也詩漸漸之石傳畢噣也正義引李巡云濁陰氣獨起陽氣必止故曰畢孫炎曰掩兔之畢或謂之噣因星形以名

咮謂之柳 咮朱鳥之口 **柳鶉火也** 鶉鳥名火屬南方

柳者八星曲頭垂似柳月令云季夏之月旦柳中郭注鳥之柳言聚也律書云柳者言萬物之柳柳聚也隱書注之言擾萬物始生也索隱引孫炎云咮朱鳥之口也注咮也柳五星天文志云柳爲鳥喙是又作噣古作噣云喙者謂之柳三之注心東方鄭箋云柳五星爲鳥咮也傳曰柳鶉火正月命之柳爲鶉火以象食于鳥咮是也咮火故在左氏襄九年傳注柳鶉火之辰其次爲鶉首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爲鶉首以象鳥首方分野略例云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爲鶉火[illegible]南方七宿其形象鳥以井爲冠以柳爲口言五月之時陽氣始降火星昏中在午爲鶉火故曰鶉火也鶉火者鶉鳥之首頭也尾爲鶉尾亦曰鶉首雅火爲故南方之鳥舉其首以識爾雅火南

北極謂之北辰 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

北辰者論語以爲居其所而衆星共之鄭注論語云北極謂之北辰所以正四時不動也小星但其極天動不動也然實不動處所說者謂北極五星第五爲天樞不動最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楊泉物理論云北辰者天之中也羊昭十七年傳注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北辰公羊孫炎云北辰與極引李巡北極天心也然須觀以辰別其所心伐所同中云北方正者四時所者北辰居中爲衆星所共向也在爲以三正四時也謂日北辰居中以名北辰也故謂之北極太一北極一名天樞之極總衆星之要文名鈞帝之紫微天帝之座[illegible]之爾雅言星紀以北辰[illegible]雅言星以爲帝名以星帝之位焉北辰不異或以帝號星名二文乘舛以此致疑則陋矣

何鼓謂之牽牛 今荆楚人呼牽牛星爲檐鼓檐者荷也

此申釋牽牛之名以附列宿之後明星紀之牽牛即何鼓也恐人不識故復明之舊說以爲別於星紀之牽牛誤矣今驗爲牽二星牛三星六星天官書牛日牽牛其狀如牛頭以爲犧牲見牽牛河鼓爲犧牲[illegible]

明星謂之啟明 太白星也晨見東方爲啟明昏見西方爲太白

明星者說文云明照也詩大東傳曰日出明星爲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正義引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命曰啟明出西方高三舍命曰太白[illegible]

彗星爲欃槍 亦謂之孛言其形孛孛似埽彗

彗者說文云埽竹也或从竹作篲天官書云彗星孛星[illegible]

奔星爲彴約 流星

奔者天文志云奔星者流星也[illegible]

春祭曰祠　夏祭曰礿　秋祭曰嘗　冬祭曰蒸

祭天曰燔柴　祭地曰瘞薶

祭山曰庪縣　祭川曰浮沈

祭星曰布　祭風曰磔

是禷是禡　師祭也

既伯既禱　馬祭也

禘　大祭也

繹　又祭也　周曰繹　商曰肜　夏曰復

胙

祭名

春獵爲蒐　夏獵爲苗　秋獵爲獮　冬獵爲狩

宵田爲獠　火田爲狩

乃立冢土　戎醜攸行

起大事　動大衆　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　謂之宜

凶戰危事有負敗祭之以求其福宜故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使祐也諸說以鮮瞭則禮大祝云大師宜乎社又云設軍社鄭眾引春秋傳曰君以師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賈疏云宜乎於社即將社主行是也

振旅闐闐（闐闐羣行聲）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幼賤在前貴勇力）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尊老在前復常儀也）

旅者釋詁云眾也振者整旅之意詩采芑箋振猶止也闐者說文云盛皃闐闐振旅整齊之貌出爲治兵入爲振旅故詩邑箋引春秋莊八年公羊傳文但公羊作祠兵云兵作利兵入則尚也正義引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儀也故詩常儀是郭所本又按春秋大司馬云中春教振旅中秋教治兵左氏隱五年傳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春主農事故以入言振旅秋主殺戮故以出言治兵也穀梁以治兵爲習戰公羊亦云戰之名也左氏穀梁以振旅爲習戰公羊以爲一也皆習戰之義與爾雅合云其禮一也

講武

素錦綢杠（以白地錦韜旗之竿）纁帛縿（纁帛絳也縿衆旒所著）素陞龍于縿（畫白龍於縿令上向）練旒九（練絳也）飾以組（用綦組）維以縷（用朱縷維連持之不欲令曳地周禮曰六人維王之大常是也）

此釋旗之制也錦者說文云襄邑織文綢者韜也杠者說文云旌旗之杠也郭注以綢爲韜故云以錦韜杠也引周禮天子之旗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皆謂杠高九仞也縿者說文云旌旗之斿也亦作幓言正幅爲縿所著以白繡縿也明堂位注云縿旌旗之正幅也纁者說文云淺絳也縿大者言伯以絳色如今之縿也引此文縿爲絳帛作白色及白縿爲縿也者詩正義引孫炎曰縿正幅也旒屬焉故云縿連旒於縿者詩干旄正義引孫炎曰縿旗之正幅疏引爾雅縿爲之旒者車注說文云旒屬于縿也蓋旗幅附焉則旒屬焉文以縿爲幅巾旗之斿注正幅爲縿所著言以絳帛爲縿也

文旒說文縿釋文云龍旂升龍降龍之縿者觀禮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鄭注升龍降龍者畫其形也交龍降龍爲旂周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然則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王建太常畫日月其下及旂皆畫升龍降龍也周禮考工記輈人注云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周官制非一畫一升一降亦可知也郭注云畫白龍於縿令上向者以白龍與素錦相稱用絳之則非練也必是白色說文云練漂繒也是練者以絳爲練旒用絳之則非練也必是白色然則周人尚赤旒所以用絳旒者以此練者皆赤又周制常有九旒之數故爲絳也

明是雅制何同也旒者當作游說文游旌旗之流也又引廣雅天子十二旒諸侯九旒地旒九旒也至大夫七旒士五旒周官大行人上公九旒侯伯七旒子男五旒天子十二旒至九旒蓋殷制與周不同亦素錦之說又以素錦爲質而絳縿爲旒者本諸殷制至周則用赤也爲此說者以詩正義引此及釋文云組綬屬亦作組郭注云素錦之組云素錦爲組也組者說文云綬屬按郭注用綦組者說文云綦蒼艾色也周禮天子之旗組用綦以組爲之者郭注以組爲旒之飾也禮記亦作綦說文云綦綦文組也組組綬之屬亦作暴以此注以組爲旒之飾也

鄭注天子旗之屬以組飾之者以此詩正義引孫炎曰組以維持之縷以連綴之者今之旗以組縷飾旒以繩維持之也周禮曰六人維王之大常是也郭本王制之文鄭注以維持旗使不傾也其三人之數則無可考

則組素飾其上下各有素縷以維持之旁縷也詩干旄箋云素絲組之非也

縿廣充幅長尋曰旐（帛全幅長八尺）繼旐曰旆（帛續旐末爲燕尾者義見詩）

旐者說文云龜蛇四游以象營室游游而長周禮司常龜蛇爲旐鄭注云龜蛇象其扞難辟害也又引周禮縣鄙建旐引爾雅云縿廣充幅長尋曰旐云旐之制謂之旐縣鄙建旐以龜蛇象其扞難兆也釋名云旐兆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於後察度事宜之形也郭注云帛全幅長八尺者公羊宣十二年疏引孫炎云縿黑繒也繒廣二尺二寸幅長尋者八尺也布帛之廣二尺二寸終幅廣二尺二寸長八尺爲之也公羊疏云繒廣二尺二寸四尺之則旐之制以縿帛長尋自廣二尺幅恐尺爲之也公羊注縿廣充幅長尋云旐旗之設繼旐北方宿星是當以黑爲主壇弓云設旐夏也則旐從黑色北方尚黑矣是郭注用爾雅而云旐夏也說則旐從夏制知尚黑布也

注旆首曰旌（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

廣充幅長尋曰旐設旐其事同上旐之名義三字者以設旐與旐旐之旗設旐增旐也旐者說文云繼旐之旗也沛然而垂從㫃宋聲詩正義云箋也旐公羊疏引孫炎云帛續旐末爲燕尾者也郭云以帛續旐末亦長尋也旌之下不言旐旗之爲名者云旐爲旐末爲燕尾是也日不言旐而言旐之末不言用之則旐尾不言用又加帛繼旐之名是以將旐系燕尾也則旐之言沛然也詩車攻正義引孫炎曰帛續旐末爲燕尾者是義見詩六月傳云白旆央央是也郭云義見詩者六月正義及左傳云旆雜帛爲物云旐物之下及旆皆以帛爲之旆見詩左傳者以本文作字假借字也旐之屬旐者是也旐本又作

旐者說文云游車載旌析羽注旄首所以精進士卒也釋文云旐本作旌也有旗則旐首也詩干旄傳云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旃也鄭注云注旄於干首亦有旒是也又云夏后氏之綏有虞氏之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詩干旄正義引李巡曰旌者以旄牛尾著竿首者郭注旌首所謂之旌夏采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綏也鄭則以綏爲大麾以注旄於干首亦有旒尚有虞氏之綏也郭注以如今之幢者蓋漢以來制也官制亦尚有旒然則旌首析羽注旄與之制也周禮禮記爲之然則旌者旐之屬也郭云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者今之幢於竿頭亦有旒也郭云幢者說文新附

有鈴曰旂（縣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

此釋旂也說文云旂旗有眾鈴以令眾也詩載見傳云有鈴曰旂在旂上桓二年左傳鍚鸞和鈴昭其聲也杜注鈴在旂孫炎以爲鈴在旂上上文云所以爲周制也有鈴者謂鈴在旌旗之上郭以爲鈴在竿頭引李巡曰以鈴著旐端郭注以旐端爲旂制也此又爲周制故云鈴在竿頭以令眾也郭以鈴知旂交龍合說文云周制也必刻鈴知制者詩言鸞鈴鳴皮毛之和鈴央央周禮畫交龍但言旂者亦知畫交龍也

錯革鳥曰旟（此謂合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即禮記云載鴻及鳴鳶）

旟者說文云錯革畫鳥其上所以進士眾旟旟眾也周禮州里建旟引此州里建旟謂畫鳥隼於旟也鄭注云鳥隼象其勇捷也詩六月正義引李巡曰以革爲之置於旐端孫炎云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旐郭云鳥皮毛置之竿頭鄭志云畫鳥置於旟也以此爲革之置旟首所以進士眾也郭注合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孫義異故云以此爲旟之義以鳥隼之急疾李巡說是也但云畫鳥皆不言置旌首與郭異按錯革鳥三字本義云錯置也革毛也鳥皮毛之屬即中枝雅舊注定本郭義所本也但禮記云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與郭注同知郭注合剝鳥皮毛置之竿頭以象其鳥也李巡郭璞皆云置是也參考諸家之說當以孫炎爲長郭義短也又引禮云載鴻及鳴鳶者曲禮云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今不引

因章曰旗（以帛練爲旒因其文章不復畫之周禮云通帛爲旃）

旃者說文云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眾引周禮曰通帛爲旃或从亶作旜釋名云旃戰也戰戰恭己而已也通以赤色爲之無文采三孤所建象無事也周禮司常通帛爲旃鄭注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按通帛爲旃是因章之謂周因章用赤色孫炎曰因其本文不加畫也左氏定四年傳云旃是以爲章不畫之義引孫炎云通帛赤色是以旃爲旗也釋文云旃又作旜是旗用赤周尚赤之旗色旃黃帝之旗其時用黃色至周始用絳帛以此作旐之知章不在於黃帝之時蓋用黃色推之是綠注引爾雅二條皆從周制今無爲京賦薛綜注章錯革鳥曰旟熊虎爲旐今爾雅文無之西

旌旂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二十九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三十　　學海堂

爾雅義疏　　棲霞郝戶部懿行著

釋地第九

地者說文云元气初分輕清陽爲天重濁陰爲地萬物所陳列也釋名云地底也其體底下載萬物也又云地諦也五土所生莫不審諦也白虎通云地者易也言養萬物懷任交易變化也按說文地陳也易諦也地能施化是地之職也論語云地之爲言施也審諦之不誤也交易之數變施化是地之域也廣雅云施地也按大司徒云辨五地之物生州之地域自九州以下篇釋丘釋山釋水爾雅釋地山陵林麓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此皆地之事故總曰釋地

兩河閒曰冀州（自東河至西河）

冀者說文云北方州也釋名云冀州取地以爲名也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治弱則冀強荒則冀豐也釋文引李巡云兩河閒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按職方云河內曰冀州此云兩河閒者河內即兩河之內也言近東河西河不云兩河者言冀州以河爲名也鄭注職方冀州以河爲名也郭同於舊云冀州以冀爲中州之名故云冀爲中州九州中謂今之四海之內也職方云東北曰幽州其言冀州在中土也郭云自東河至西河者本穀梁疏引李巡注云冀州

河南曰豫州（自南河至漢）

豫者釋詁云安也釋文引春秋元命苞云豫州之言序也言陽氣分布各得其處故其氣平靜多序也又云豫之爲言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安舒也故曰豫又引李巡云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郭云自南河至漢者疏引孫氏郭氏皆云在漢北以漢水爲界按荊州以漢南爲界明豫州在漢北矣郭云自南河至漢云自東河至西河之南郭注異

西河曰雝州（自西河至黑水）

雝者說文作雝邑也按雝者假借之字也釋名云雝州在四山之內雝翳也李巡云其氣蔽壅厥性急凶故曰雝雝壅也東西居西北之位陽所不及又引太康地記云雍州西北之地也故曰雝州今其西北界及黑水皆無梁州地則爲西北之氣厥性急故郭以爲雍梁州爲名梁州皆是

漢南曰荊州（自漢南至衡山之陽）

荊者說文云荊楚木也釋名云荊州取名於荊山也必取荊爲名者荊警也南蠻數爲寇逆其民有道後服無道先強常警備之也按李巡云漢南其氣燥剛稟性強梁故曰荊荊強也郭云自漢南至衡山之陽者疏引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言漢南者以漢水爲界與荊州郭注及豫州注云在漢北及漢南其界也

江南曰揚州（自江南至海）

揚者釋名云揚州之界多水水波揚也以揚州位於東南漸太陽位天氣奮揚履正含文明故取名焉又引李巡云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輕也按禹貢淮海惟揚州郭注以揚州界江南至海者明揚徐二州以淮爲界疏引孫氏郭氏爲揚州東北至海以江南爲界自江南至海公羊疏引孫氏郭氏揚州自江南至海也南至海蓋言揚州以海爲界二字誤倒當以今本爲是

濟河閒曰兗州（自河東至濟）

濟者說文作泲云沇水也東入于海沇水出河東垣王屋山東爲泲釋名云兗州取兗水以爲名也類聚六引李巡云春秋

元命苞曰兗之言端也按兗州界東南據濟西北據河是在濟河間也釋文及公羊疏引李巡云濟河間其氣專質厥性信謙讓故曰兗兗信也

濟東曰徐州 自濟東至海

徐州者釋文引太康地記以為取徐丘為名釋名云徐舒也土氣舒緩也公羊疏引李巡曰濟東至海[illegible]其氣寬舒禀性安徐徐舒也又引孫炎與郭注同按禹貢徐州界東至海北至岱南至淮爾雅舉濟東為言者殷仍夏制徐兗二州以濟為界濟西為兗東為徐也至周并徐於青與夏殷異太康地記周合其地於青州是矣

燕曰幽州 自易水至北狄

燕說文作郾云地名釋名燕宛也北方沙漠平廣此地在涿鹿山南宛宛然以為國都也幽州在北幽昧之地也釋文引李巡云燕其氣深要厥性剽疾故曰幽幽要也又引太康地記以為因於幽都為名或云北方太陰故以幽冥為號二者相依也按職方云東北曰幽州正北曰并州禹貢合於冀爾雅合并於幽公羊疏引孫郭並云自易水至北狄也職方并州川易水澤藪昭余祁爾雅十藪燕有昭余祁此并州易水屬燕是皆并合於幽之證

齊曰營州 自岱東至海

齊者以天齊淵水為名史記封禪書云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集解蘇林曰當天中央齊也地在勃海之南勃齊之中也釋名云齊齊也地在勃海之中其名也營州者釋名云營亦有名也公羊疏引李巡曰齊其氣清舒受性平均故曰營營平也今爲齊州又引孫郭並云自岱東至海本禹貢青州界而言也今青州者以為營丘取營丘以為號引博物志云營與青同海東有青丘齊有營丘豈是名乎按說苑辨物篇本爾雅作齊曰青州是爾雅舊有作青州者漢末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以為齊州營州即青州當遼東越海而有青州時禹貢青州正義引說是其有幽并無徐營於是孫炎郭以此周禮之殷制亦禹貢梁周無營殷為周禮幽州豈殷制者三州分青有幽營禮異故疑有

九州 說九州之制或云水中可居曰洲周帝顓頊以來洪水民居其土高士故曰日於黃帝多異以爾雅之文與禹曉也各晴其水中而生之是則九州詩曰日九州周堯遺州名云云州注也國所注猶是云州禹貢聚亦釋文引起於春秋則殷題辭云州之域也殷王制注云也州猶聚也爾雅所釋九州之文又周書大匡篇云三州之侯咸率有程毛傳九有九州也大匡篇三州之侯咸率九有毛典九有文王之九州也周之帝侯奉勤于商云之奄有九有程式九州也有九州以命于九國其九有九州皆商頌云

魯有大野 今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

釋名云魯鈍也國多山水民性樸魯也按爾雅魯兗二州之地故禹貢大野既豬徐州貢兗州地理志云左氏哀十四年傳西狩於大野杜注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又郭引志集解同晉書地理志云野在山陽鉅野縣北按史記夏本紀正義亦云大野鉅野澤在濮州鉅野縣東北五十里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水經注濟水引何承天云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鉅野古縣因澤為名也

晉有大陸 今鉅鹿北廣河澤是也

釋名云晉進也又取晉水以為名其水遇進也大陸者呂氏春秋有始覽及淮南墬形篇並云晉之大陸高誘注曰大陸晉地子所游獵是也郭注云大陸在今鉅鹿北廣河澤是也故春秋魏獻子田大陸還卒於甯杜注大陸即吳澤吳澤水經注云魏獻子辛之大陸北二十里有吳澤矣魏土地記曰修武城西北二十里有吳澤陂南北二十許里東西三十里是吳澤近修武故甯也杜預注云吳澤陂大陸縣東北有疑即吳澤陂在今修武縣西定元年傳杜預註云吳澤大陸即吳澤魏獻子所田是也

秦有楊陓 今在扶風汧縣西

說文云秦伯益之後所封國地宜禾釋名云秦津也其地沃衍有津潤也楊陓者職方云冀州其澤藪曰楊紆注云楊紆所在未聞郭注云在扶風汧縣西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汧縣有弦蒲藪非也汧有弦蒲當之然則爾雅楊陓與職方楊紆同明弦蒲非陽紆矣呂氏春秋有始覽云秦之陽華淮南墬形篇云秦之陽紆高誘注陽紆在陝西爾雅十藪亦未詳所在然則秦陽紆即秦之陽華亦未得其地也水經注河水篇云陽紆陵陽華並為華陰縣地是陽紆亦名陽華穆天子傳云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都居是陽紆本山名高誘注及郭氏以陽華為華山之旁澤陽紆之藪在華陰與爾雅所言秦有陽紆相合按華陰漢志屬京兆尹故曰秦有陽紆也郭云扶風汧縣西者蓋以弦蒲為陽紆矣呂覽高注陽紆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郭氏注爾雅之陽紆引此為說孫炎以為陽陓即陽紆非矣

以晉之大陸為吳澤陂者，在今彰德府湯陰縣西北春秋時晉地竟入於衛故杜預以此地為吳澤也又云澤在今河內修武縣西又云其地當在鉅鹿廣阿澤之南以吳澤為大陸之名日始覽注云晉之大陸在今順德府任縣鉅鹿之境乃趙注以鉅鹿廣阿為之境故以為鉅鹿之大陸也按郭氏之於鉅鹿縣之東北皆為大陸漢志鉅鹿北廣阿澤是也郭注本孫炎於此為吳澤者誤矣水經注云又北過鉅鹿縣東又云鉅鹿澤在鉅鹿縣北干里強為河澤之鄭注大陸北距廣阿澤胡氏渭禹貢錐指引元和志曰常陸昭縣日大陸澤在縣西南七十里禹貢所云澤者孫炎郭璞之所謂一地乃以大陸為大陸以所云皆漢縣之以鉅鹿縣是矣郭所云廣阿澤在今隆平縣定無傳是鄭孫炎郭璞之說所謂鉅鹿縣因大陸澤為名者也按水經注云鄭氏之說所云為所當見隆水所距則依漢見志云書南所云趙之鉅鹿是其地並與此違

宋有孟諸 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

釋名云宋送也地接淮泗而東南傾以為殷後若云滓穢所在送使隨流東入海也孟諸職方作望諸者爾雅孟諸作明都史記作明都與諸同孟諸澤在縣東北禹貢孟豬澤在梁國睢陽東北杜預注孟諸在梁國睢陽東北宋地理志云豫州其澤藪曰望諸注云望諸明都也在睢陽云宋州虞城縣西北十里周回五十里俗號盟諸澤漢睢陽縣地即今歸德府虞城縣之西北今為水所漲沒不可復識也

地明矣然則此孟諸在宋國雅陽之東北者宋之睢陽也地理志之梁國睢陽縣故宋國

楚有雲夢 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

雲夢者職方云荊州其澤藪曰雲夢鄭注雲夢在華容左昭三年傳楚子以鄭伯田江南之夢杜注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是云夢者當在華容百里是雲夢澤中是則雲夢亦楚江南北之澤也故雲夢一澤而分言之者定四年傳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杜注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也...

吳越之間有具區 今吳縣南太湖即震澤是也

吳越者釋名云吳虞也太伯讓位而不就歸封之於此虞其志也越夷蠻之國也度越禮義無所拘也具區者職方云揚州其澤藪曰具區注云具區在吳南禹貢曰震澤...

齊有海隅 海濱廣斥

[illegible]

燕有昭余祁 今太原鄔陵縣北九澤是也

[illegible]

鄭有圃田 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

[illegible]

周有焦護 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

[illegible]

[illegible]十八[illegible]

東陵阠，南陵息慎，西陵威夷，中陵朱滕，北陵西隃，鴈門是也。即鴈門山也

陵莫大於加陵。今所在未聞

梁莫大於湨梁。湨水名。梁，隄也

墳莫大於河墳。墳，大防

八陵。

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醫無閭，山名，今在遼東。珣玗琪，玉屬

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會稽，山名，今在山陰縣南

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犀牛皮角，象牙骨

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黃金礝石之屬

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霍山今在平陽永安縣東北。珠，如今雜珠而精好

西北之美者，有崐崘虛之璆琳琅玕焉。璆琳，美玉名。琅玕，狀似珠也。山海經曰崐崘山有琅玕

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幽都，山名，謂多野牛筋角

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虎豹之屬皮有縟綵者

中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言泰山有魚鹽之饒

九府。

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illegible]

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illegible]

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為邛邛岠虛齧甘草。即有難[illegible]

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 呂氏春秋曰北方有獸其名爲蟨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然則邛邛岠虛亦宜鼠後而兔前前高不得取甘草故須蟨食之今鴈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相負共行土俗名之爲蟨鼠

[illegible]

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 此即半體之人各有一目一鼻一孔一臂一脚亦猶魚鳥之相合更望備驚急

[illegible]

中有枳首蛇焉 岐頭蛇也或曰今江東呼兩頭蛇爲越王約髮亦名弩弦

[illegible]

此四方中國之異氣也

[illegible]

五方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 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

[illegible]

下溼曰隰大野曰平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

[illegible]

可食者曰原 可種穀給食 陂者曰阪 陂陀不平 下者曰溼 公羊傳曰下平曰隰

[illegible]

田一歲曰菑 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 二歲曰新田 詩曰于彼新田 三歲曰畬 易曰不菑畬

[illegible]

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鈆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

[illegible]

觚竹北戸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 觚竹在北北戸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東皆四方昏荒之國次四極者

[illegible]

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次四荒者

[illegible]

庚申補刊

袖海山房校印

者蓼蕭箋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與爾雅合正義日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爾雅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所謂之四海數既不同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文今李巡所注謂之四海之下更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炎郭璞諸本皆無也李巡與鄭同時鄭讀爾雅蓋與巡同又引鄭志荅趙商云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鄭云疑兩文必有一誤故不敢定之耳鄭孔此義則知鄭於箋云注所引互異蓋以疑未敢定也但爾雅職方明堂位其數俱不合邵氏正義以爾雅釋地多述殷制此言四海亦當指殷之肇域而言盧辯大戴禮用兵篇注又以此為夏之所服而云之夷國東方十南方六西方九北方十有三此言復不知出何書也賈公彥職方疏以為夏制與盧辯同今按夏制殷制皆無可攷此等皆臆度不錄耳王制正義引李巡注八蠻六戎五狄並指其名今不錄

岠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岠去也齊中也）北戴斗極為空桐（戴值）東至日所出為太平西至日所入為太蒙（郭蒙即蒙汜也）

岠者當作歫通作距書予決九川距四海漢書食貨志注岠至也此注去也去至義相成也齊中也者漢本釋言文列子湯問篇云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御覽卅六引舍人云自中州以南日光所照故日丹穴莊子讓王篇云逃乎丹穴淮南汜論篇注丹穴南方當日下之地戴謂值者考工記弓人鄭眾注牛戴牛角直一牛也直與值古字通禮投壺云馬各值其算史記項羽紀云直夜潰圍此皆以直為值值當也斗極者北斗中也空桐汜論篇作空同史記黃帝紀集解韋昭曰在隴右正義引括地志笄頭山一名崆峒山然此自西方山非爾雅所指也錢氏釋地注以今順天府薊州東北空桐山當之恐亦未然莊子在宥篇釋文引司馬云空同當北斗下山也一曰在梁國虞城東三十里今亦疑未敢定也太平者大荒東經云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益此郎太平也太蒙者楚辭天問篇云出自湯谷次于蒙汜淮南覽冥篇云還回蒙汜之渚高注蒙汜日所入之地

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地氣使之然也）

王制云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鄭注地氣使之然與此注同淮南汜論篇云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墜形篇注東方木德仁故其君子之國此即太平之人仁也推是而言南方火德明故其人智西方金德實故其人信北方水德怒故其人武中國土德和平故其人八五性具備也

四極（題上事也上文復有四荒四海不言者舉一足以包之逸周書王子晉篇云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于四荒曰天王列子湯問篇云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也並與此義合）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三十終

爾雅義疏 棲霞郝戶部懿行著

釋丘第十 說文云丘土之高也非人所為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崐崘東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為丘象形古文从土作垄風俗通云尚書民乃降丘度土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故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象形也司徒注土高曰丘易象傳丘陵也注云丘小丘也按丘者大雅又云是丘陵所名丘者乃翻注言牛山高者稱丘釋丘篇所釋之丘因以名焉以下丘定名以經兼地形也

丘一成為敦丘（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為敦）再成為陶丘（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再成銳上為融丘（鑯頂）三成為崐崘丘（崐崘山三重故以名云）

觀禮注成猶重也敦之言厚也敦彼義司近故云一重之丘因以為名敦者厚也形其義並為敦丘因以為名形如覆敦亦作敦頓丘故郭云形如覆敦也詩氓傳頓丘丘一成也正義引孫炎曰形如覆敦敦器似盂是頓丘也漢書地理志東郡有頓丘縣成形無象上下大小之字異音義同釋名云再成曰陶丘於高山也陶丘再成者作之頓形正府是大頓殺也陶者說文云再成丘也漢志濟陰郡定陶縣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是也府亦陶丘名云在定陶漢志陰郡但言陶丘正義引李巡云陶丘陶故後高漢書地理志上明其文文云成耳丘也陶非人為之丘故縣今在濟陰定陶縣西南陶丘亭是也成皆兩瓦器之屬重而作之以為大陶是也陶非人為陶然自高府亦定陶南釋名云陶丘於高山之上者寫也釋名兼陶漢志濟陰郡

如乘者乘丘 形如車乘也或曰乘謂稻田塍埒 如陼者陼丘 水中小洲為陼 水潦所止泥丘 頂上污下者 方丘胡丘 形四方

釋名云如乘丘四馬曰乘一基在後似車乘也釋文引李郭皆云形如車駕馬車之形也田塍埒者說文云塍稻田中畦也郭注春秋莊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杜預注乘丘魯地漢志魯國蕃縣有乘丘縣非一地也左氏乘丘在泰山郡春秋後屬兗州今屬濟陰之也乘氏者說文云陼如渚者陼丘水中高地者也釋名云如陼也似水中之高地隆高而廣也又作渚是陼陼者陼丘陼通郭云小洲為陼注本引聲類云釋水文泥者廣韵引作坭說文云泥反頂受水丘从泥省聲為頂當高今反下故曰反頂反頂上洿下也孔子世家以說夫子甘丘頂言頂上窊是也說世家此夫子之義引興地志關里有尼丘山今在兗州鄒城關里然則夫子正義字曰仲尼蓋本此釋名云水潦所止曰泥丘其上汙水留不去成泥也此亦望文生義釋名云圖丘方丘就其方圖名之也漢志出陽郡有瑕丘記鄭注瑕之言胡也是瑕丘即胡丘瑕胡古音相近邵氏正義以淮南墜形篇和丘當之和胡聲轉也

絕高為之京（人力作）非人為之丘（地自然也）

此以京對言故說文云京人所為絕高丘也非人所為也言左氏襄廿五年傳京觀杜注京丘若四高誘注合京皆是人力所為故謂之京覽冥篇云築重京是也是人力之所為故曰京觀故呂覽禁塞篇淮南為言孫郭並云人力所作是也然則高為之京詩正義引淮南云之高篇釋丘所載諸丘皆是天地自然而為之人高假之大公公徒此居楚丘而詩乃言京丘也然則名為自然之詩故京定公為徙此也是京與京丘通名故言景山與京毛傳京高丘也皇矣傳云京大阜也丘高大者為京丘通稱之京也是

水潦所還埒丘（謂丘邊有界埒水繞環之）

埒者玉篇云淮南道有形埒說文云埒庫垣也邢疏埒小隄也埒壝土為之然則埒有人為者亦有自然者淮南本經篇云所隱埒畝方言之有界埒也環之中有界是耕外則水阻潦所謂環之形埒似稻田塍埒因名埒丘矣

上正章丘（頂平）

章之言正也謂丘形平正書地理志齊州濟南郡章丘縣本漢陽丘縣改章丘取縣南章丘山為名元和郡縣志

澤中有丘都丘（在池澤中）

都之言豬也禹貢孟諸史記作孟豬被明都風俗通云水澤所聚謂之都亦曰豬省作豬檀弓注豬都也南方謂都為豬是名云澤中有丘曰都丘言鳥獸所聚都也韓詩外傳云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

當途梧丘（途道）

梧者譬假借字也釋詁云遻逆也說文云啎逆也並與此合故釋名云當途曰梧丘梧忤也與人相當忤也晏子春秋雜下篇云景公畋於梧丘蓋本此以為名

途出其右而還之畫丘（言為道所規畫）途出其前戴丘（道出丘南）途出其後昌丘（道出丘北）

釋名云道出其右曰畫丘人尚右凡有指畫皆用右也道出其前曰戴丘戴也道出其後曰昌丘此句無釋蓋有缺脫戴古字通用而還之三字不見其文省耳戴即荀曰戴斗極之戴戴值也謂途與丘相值昌當也見釋詁謂途與丘相當是昌戴其義同也

水出其前渻丘水出其後沮丘水出其右正丘水出其左營丘（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

說文云水出丘前謂之渻丘釋名作阯丘云水出其前曰阯丘阯基阯也言所出然沮丘作阻丘云水出其後曰阻丘背水以為險也正丘作沚丘云水出其右曰沚丘沚止也西方義氣有所制止也並與今本異營丘者詩正義以為水所營繞故曰營丘上引孫炎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與郭注同水經淄水注引爾雅曰水出其前左為營丘東記集解及檀弓正義引亦同然則云淄水過其南及東者也云及宋者東郎左也孫郭注可知左上即前也云當前故左者是也元和郡縣志引爾雅有前字故又申釋之云今臨淄城中有丘淄水出其前經其亦有前字又引前左者是也元和郡縣志引爾雅今本釋名左故曰營丘也參攷諸家之義自以本有前字為長但今本釋名及諸正義仍引作水出其左曰營丘並無前字蓋據古本去之也漢志臨淄屬齊郡師古注臨淄即營丘春秋屬燕疑穆陵譎之營陵非也漢志臨淄屬齊郡徵以營陵春秋謂之緣陵

如覆敦者敦丘（敦盂也）

即上敦丘一敦二此又申釋其狀故孫炎云丘一成之形象也明二者是一敦一敦謂爲堆阜行上方江東呼地高堆爲敦孫云形如覆敦敦器似盂故以爲名今案括地記敦丘在觀城縣南二十里

邐迤沙丘 旁行連延

說文云邐行邐也迤衺行也沙丘者廣志鉅鹿所在沙丘臺在東北七十里史記殷紀沙丘苑臺正義引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徐廣以爲趙沙丘宮在鉅鹿則是皆一地也但沙丘所在多有其形皆邐迤延不偶鉅鹿之爲然也廣韻云沙丘狀邐迤音邐迤連是邐迤之異文

左高咸丘右高臨丘前高旄丘後高陵丘偏高阿丘 詩云旄丘之葛兮

詩云彼阿丘

左高而右卑者名咸丘春秋桓七年焚咸丘杜預云咸丘魯地高平曰陸野有咸亭公羊以爲邾婁之邑也右高而左卑者名臨丘前高後下者曰旄丘易地釋文引字林作㫋云亦同也旄丘上者詩云旄丘之葛兮毛傳云前高後下曰旄丘爾雅釋文引字林作堥云又作堥丘也旄丘亡付反又音毛又亡付反或作堥前高後平丘名顏氏家訓書證篇云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世俗或呼爲宣務山余讀碑銘知此山名㟞嶸乃依字書郎旄丘之旄也旄字作㟞是之說文高丘也又以旄丘爲是㹻之音則說文選郎此晉戲注引字林本作堥毛詩作旄蓋本作堥其字俱作堥字則鄭應劭引爾雅云必王所作前見堥字爾雅本作堥丘知今本作旄丘後人所改毛詩古文作旄爲假借字耳釋名作髦丘云前高曰髦丘如馬舉頭垂髦也作旄者假借字髦字尾前作髦丘本作垂髦也曰後高曰陵丘前高云髦丘在濟州臨河縣東今在大名府開州也玉篇云陵丘在沛郡也後高前卑者名陵丘之訓後高曰陵丘者古云字通用陵丘一之訓後高曰陵丘篇云變古陵字然則變陵郎陵也釋名陵丘偏高者曰阿丘詩云陟彼阿丘毛傳偏高曰阿丘正義引李巡曰謂丘邊高釋名云偏高阿丘阿丘如人偏高何也詩載馳云陟彼阿丘毛傳偏高曰阿丘

宛中宛丘 宛謂中央隆高

宛丘者釋名云中央下曰宛丘有丘宛宛如偃器也詩宛丘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正義引李巡孫炎皆云中央下郭上獨以爲中央隆峻與諸家異故正義駁之云爾雅上文備說丘形以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丘中央隆峻言中央高說宛何以變言宛中此駁是也今按釋出下篇見詳郭蓋本此說

丘背有丘為負丘

此解宛丘中央隆峻狀如負一丘於背上 丘背有丘者背猶北也言丘之北復有一丘若負丘者古讀負若陪二字義相通借陪有貳也重也背負與丘之自負相合此自別爲一丘郭意欲借陪訓貳中爲宛丘高之背負丘因有丘義且此明言別丘背有丘亦非宛丘作之義失之矣名

左澤定丘右陵泰丘 宋有太社丘

定丘者漢志齊郡有鉅定縣依澤以爲名也顏注云此爲近之但鉅定已變名亦不甚本古也青州府樂安縣也谷之變遷又爲澤形不可復識矣依其說在今太丘索隱引郭注云宋有太丘社史記封禪書集解引爾雅作太丘太上三十七年國云秦宋太丘社以社名此地也所引與今在太顯王二十六年異也 表在

如畝畝丘

畝丘者詩巷伯正義引李巡曰謂丘如田畝曰畝丘也孫炎曰方百步也釋名云畝丘體滿一畝之地也與孫義同郭注本李巡之說

如陵陵丘 陵大阜也

丘上有丘為宛丘

注休後高陵之名陵丘體大阜也故嫌人不之了此丘平與高之名同義異高陵丘名陵丘以不曉重丘之上復有丘爲宛丘

陳有宛丘 今在陳郡陳縣

丘上有丘爲宛丘從其名以其中央下爲宛丘此又云丘上有丘爲宛丘者即上文丘背有丘爲負丘之其本名仍曰宛丘其中上下兩丘上下相從宛丘上一丘中央高郭於宛丘之下者郭讀爲宛丘之孫二丘之間宛處復起一小部婁是謂上丘上有丘爲宛丘而宛丘之形亦有上下兩丘於央宛之中即宛丘其上亦有小邱釋文云非中央高也又云宛丘之中亦有宛丘音義云宛丘孫李皆云宛丘高也說文見今釋文宛郭音蘊聚隆反讀爲菀與毛傳李孫郭出郭氏讀蘊隆

陳有宛丘者郭假借詩外傳陳丘也詩譜云陳國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封域在今陳州府宛丘縣也宛丘在陳城南道東王氏記之在陳州府南三里陳都於宛丘之側漢志所不知陳郡東城縣南

晉有潛丘

今在太原晉陽縣 潛丘在太原晉陽縣北郭注云今在太原晉陽縣郭所云今在太原晉陽縣者是也

淮南有州黎丘 今在壽春縣

州黎丘者春秋漢書皆無之州黎丘在淮南但州黎見宣二年左氏傳孔子家語其地在壽春今鳳陽府壽州也

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 說者多以州黎宛丘營丘在河南潛丘在河北

案此方所謂天下之名丘五但此諸丘不詳其名所在當耳自別更有說者以州黎宛丘爲河南潛丘為河北郭引說者但舊說之文

望厓洒而高岸 厓水邊洒謂深也視厓峻而水深者曰岸

此釋厓岸之名也說文云岸水厓而高者也又云厓山邊也詩新臺傳洒高峻也郭謂洒深也高則必深亦雙聲訓郭讀洒爲深義

夷上洒下不漘 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漘不發聲

說文云漘水厓也詩葛藟傳漘水漘也伐檀傳漘厓也正義引李巡曰夷上平上洒下故名漘孫炎曰平上陗下故名漘不爲義也郭云不發聲者蓋以宇孫李皆以不爲語辭

隩隈

今江東呼爲浦隩淮南子曰漁者不爭隈

隩隈者說文云隩水隈崖也隈水曲也郭云今江東呼爲浦隩者郭璞江賦注引作浦隩李巡曰隩隈謂中人所處也郭云爲隈淵是隈又作䫿詩淇奧傳奧隈也正義引孫炎曰隈厓內也崖外高處也引詩瞻彼淇奧水曲之義又作澳今作奧淇水名也以淇奧字引此郭注引作隩淮南子原道篇云漁者不爭隈劉昭郡國志注引作釋水以與爾雅合也

厓內為隩外為隈 別厓表裏之名

此有二文隈又作鞫詩公劉篇作芮鞫之即毛傳芮水厓也鞫究也鄭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箋此毛傳芮鞫二字假借亦作汭正義引李巡曰隩內爲隩外爲隈郭引作隩厓內也外爲隈厓外也孫炎曰隩內曰隈釋文云本作隈引詩作芮鞫之即是鞫與汭同義也毛傳作鞫今本作鞫作隩者假借字古字通用

畢堂牆 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牆

是作限之本而云隈當作鞫按字不見於郭注知鞫乃假借作隈者也 畢堂牆者詩終南篇云有紀有堂毛傳堂畢道平如堂也鄭箋堂畢也正義引李巡曰堂牆名山之一道如堂牆然其邊如堂之牆也

重厓岸 兩厓累者爲岸

岸上滸 岸上地

墳大防 謂堤

涘為厓 謂水邊

窮瀆汜 水無所通者

谷者溦 通於谷

厓岸

爾雅義疏　棲霞郝戶部懿行著

釋山弟十一

釋名云山產也產生物也說文云山宣也宣气散生萬物也有石而高象形大宰注云積石曰山周語云山土之聚也是山包土石爲名文選琴賦注引春秋運斗樞云山者地之基則地之高者爲山由地凝結而成故次於釋地首言五山舉其大而名者以下俱釋山之形體篇終以五嶽及繫地望者附焉

河南華 華山華陰　河西嶽 吳嶽　河東岱 岱宗泰山　河北恆 北嶽恆山　江南衡 衡山南嶽

此釋五山之名以職方氏山鎮有九此特擧五者以繫之其四因河爲界其一以江爲界也華者假借字也說文作華嶽者職方注以爲吳嶽中庸云載華嶽即此嶽也禹貢名汧漢志右扶風汧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水經渭水注以吳山即國語所謂虞蓋虞吳聲近字通也史記封禪書以吳嶽爲二山漢書郊祀志注吳山在今隴州吳山縣嶽山未詳所在徐廣云岳山在武功西地理志亦無之故注爾雅者多依職方注以爲一山御覽引書所謂四嶽〔下略〕同孫炎注其餘山華山西嶽四具詳下文東嶽泰山北嶽恆山注云岱宗四嶽之伯也李巡遜云數之故五嶽云爾雅大郎〔以下多處模糊〕

〔以下雙行小注多處模糊，僅錄可辨者〕……爲五嶽……以霍山爲南嶽……衡山……州鎮……河南……揚州……兗州……冀州……荊州……會稽……故不數……五也以至河於泰山……

山三襲陟

襲本重衣之名故郭云襲亦重陟者列子湯問篇云四方悉平周以爲陟張湛注以爲山之重襲○○成猶重也已見釋丘書禹貢正義引李巡曰山再重曰英○還者常作也已說……

再成英　兩山相重

一成坯　孔于書曰至于太坯

丘一成再成可也再也正義引郭注云大坯……擬云成皋皋縣山也又正義引漢書音義臣瓚以爲修武武德之界……言皐然皐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坯也……皐大伾山……南去縣七里……發說山在今衛輝府濬縣東南二里……章昭注……大伾在河南成皋縣……

山大而高崧　今中嶽嵩高山蓋依此名

釋文崧又作嵩釋名云山大而高曰嵩嵩竦也亦高稱也與崇古字通故嵩山郭璞曰嵩高……詩崧高傳……

山小而高岑　言岑崟

釋文……說文云山小而高釋名云岑嶃也嶃嶃然也

銳而高嶠　言鑱峻

卑而大扈　扈廣貌

小而衆巋　小山叢羅

岑者說文云山小而高釋名云岑嶃也嶃嶃然也趙岐孟子注岑樓山之銳嶺者是岑樓即山義本爾雅郭注方言岑峻貌公羊僖卅三年傳殽之嶔巖……借字也……釋名云山銳而高曰嶠形似橋也……

小山岌大山峘　岌謂高過

說文云峘山也……爾雅小山岌大山峘……

屬者嶧　言駱驛相連屬

獨者蜀　蜀亦孤獨

釋山者……屬連也……詩……

上正章　山上平

宛中隆　山中央高

釋上正章……

山脊岡　長山脊

未及上翠微　近上旁陂

說文云岡山脊也……

山頂冢

崒者厜㕒　謂山峯頭巉巖

詩言山冢崒崩毛傳山頂曰冢正義引孫炎曰……

山如堂者密　形如堂室者尸子曰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

如防者盛　防隄

說文云密山如堂者……

重甗隒　謂山形如累兩甗甗甑山形狀似之因以名云

左右有岸厒　夾山有岸

大山宮小山霍　宮謂圍繞之禮記曰君爲廬宮之是也

小山別大山鮮　不相連

絕陘　連中斷絕

說文……

多小石磝　多礓礫

多大石礐　多盤石

多草木岵　無草木峐　皆見詩

山上有水，埒。[illegible]

夏有水冬無水，澩。說文云：夏有水冬無水曰澩。[illegible]

山瀆無所通，谿。[illegible]

石戴土謂之崔嵬。[illegible]

土戴石為砠。[illegible]

山夾水，澗。[illegible]

陵夾水，澞。[illegible]

山有穴為岫。[illegible]

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illegible]

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恆山為北嶽，嵩高為中嶽。[illegible]

梁山，晉望也。[illegible]

皇清經解卷十四二十三

爾雅義疏　棲霞郝戶部懿行著　學海堂

釋水第十二 [illegible]

泉一見一否為瀸。[illegible]

井一有水一無水為瀱汋。[illegible]

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illegible]

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illegible]

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illegible]

湀闢，流川。[illegible]

過辨，回川。[illegible]

灉，反入。[illegible]

潬，沙出。[illegible]

汧，出不流。[illegible]

歸異出同流，肥。[illegible]

瀵，大出尾下。[illegible]

[illegible]

水醮曰厬。謂水醮盡。

[illegible]

水自河出為灉，濟為濋，汶為瀾，洛為波，漢為潛，淮為滸，江為沱，過為洵，潁為沙，汝為濆。皆大水溢出別為小水之名。

[illegible]

水決之澤為汧。水決入澤中者，亦名為汧。決復入為汜。水出去復還。

[illegible]

河水清且灡漪，大波為瀾。言涣瀾。小波為淪。言蘊淪。直波為徑。言徑涏。

[illegible]

江有沱，河有灉，汝有濆。此故上水別出耳。所作者，重見。

[illegible]

滸，水厓。水邊地。

[illegible]

水草交為湄。〈詩〉曰：居河之湄。

[illegible]

濟有深涉。謂濟渡之處。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謂褰裳也。以衣涉水為厲。衣謂褌。繇膝以下為揭，繇膝以上為涉，繇帶以上為厲。繇，自也。

[illegible]

潛行為泳。水底行也。

[illegible]

汎汎楊舟，紼縭維之。紼，𦆠也。縭，緌也。𦆠，索。緌，繫。

[illegible]

天子造舟，比船為橋。諸侯維舟，維連四船。大夫方舟，併兩船。士特舟，單船。庶人乘泭。併木以渡。

[illegible]

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此皆道水轉相灌注所入之處名。

北謂水所注入之名昔者以小注大大小異名所注上下相通 [illegible]

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 詩皆見

[illegible]

正絕流曰亂

[illegible]

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原注海者也

[illegible]

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陼小陼曰沚小沚曰坻人所爲爲潏

此釋水中之地名洲者說文作州引詩在河之州 [illegible]

河出崐崘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

[illegible]

河曲

[illegible]

徒駭 今在成平縣義所未聞

太史 今所在未詳

馬頰 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

覆鬴 水中可居往往而有狀如覆釜

胡蘇 東光縣今有胡蘇亭其義未聞

簡 水道簡易

絜 水多約絜

鉤盤 水曲如鉤流盤桓也

鬲津 水多阨狹可隔以爲津而橫渡

此釋九河之名徒駭者 [illegible]

[illegible]

九河

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三十三終

爾雅義疏

棲霞郝戶部懿行著

釋草第十三

藿山韭　茖山蔥　勤山䪥　蒚山蒜

薜山蘄

椴木堇　櫬木堇

朮山薊　楊枹薊

葥王蔧

菉王芻

拜蔏藋

蘩皤蒿

蒿菣

蔚牡菣

齧彫蓬　薦黍蓬

說文蓬蒿也籀文省作𦳝蓋蓬之言蓬茸葉蓋蓬蓬然故謂之蓬晏子春秋雜上篇云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今驗秋蓬似松杉秋枯根拔風飛所薦孤蓬自振此鄭所謂蓬矣其說文蕭說者蓬蕭藪之所食此古者神人以薦帝黃帝曰食蕭郎此薦蕭亦爲古文作藨釋文引孫李本作蕭从古文也鄭樵通志以彫胡茭爲彫蓬爲野茭楊慎丹鉛言以蓬有水陸二種彫蓬乃水蓬彫蓬乃旱蓬青科是也青科結實如彫胡米羌人食之今松州有此二蓬無依據乃蒿類與文別李時珍本草綱目米下引孫炎云彫蓬即茭米疑未可信

薦 鼠莞 可以爲席蜀中出好者郭云亦莞屬也纖細似龍須

說文莞艸也可以作席書正義引樊光曰詩云下莞上簟郭云似龍須者山多龍修郭注龍須也似莞而細出山石穴中可以爲席是鼠莞即龍須之屬本草名石龍芻一名草續斷一切經音義四引爾雅作草鼠莞今从未木作薦之說直據以疑書寫訂正

葝 鼠尾 可以染皁

鼠尾草名吳普本草名山陵翹陶注田野甚多人採作滋染皁一名烏草葉如蒿莖端夏生四五穗穗若車前華有赤白二種按今鼠尾草野人呼鷃子觜形如鳥觜亦似鼠尾也御覽九百九十五引孫炎云葝巨盈切可染皁

菥蓂 大薺 薺葉細俗呼老薺

之屬說文析易通卦驗立冬薺麥生月令鄭注以薺爲靡草舍人曰薺有小大者名菥蓂南都賦云菥蓂芋瓜齊民要術引一名大薺一名馬辛也本草菥蓂一名蔑析一名大蕺一名馬辛生川澤及道旁呂覽任地篇云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高誘注昔終也三葉薺亭歷菥蓂也是月之季枯死大麥熟而可穫高分薺與菥蓂爲二非也薺之老者其葉轉細謂之大薺非大其葉郭注得之類聚八十八引郭注作似薺葉細今本脫去似字

蒤 虎杖 似紅草而麤大有細刺可以染赤

蒤即紅草之大者本草陶注田野甚多狀如大馬蓼莖斑而葉圓齊民要術六作杭子法如無杭皮用虎杖根即此

孟 狼尾 似茅今人亦以覆屋

孟玉篇作蓋俗御覽九百九十四引廣志云狼尾子可作黍子虛賦云其卑溼則生藏莨蒹葭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莨莨尾草也是莨尾即狼尾郭注子虛賦云藏莨草中牛馬芻按今狼尾似茅而高人以苫屋俗名蘆稈莛

瓠棲 瓣 瓠中瓣也詩云齒如瓠棲

說文瓠匏也瓣瓜中實也詩碩人傳瓠棲瓠瓣也通作壺詩七月傳壺瓠也又通作華郊特牲云天子樹瓜華鄭注華果蓏也是華讀爲瓠華古音同也瓠曰瓠或作壺亦作瓠瓠有甘苦二種詩云甘瓠纍之魯語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今農家言瓠甘者與苦者俱驗之於葉初生時嚼其莖苦即拔去之甘者中實謂之瓣釋文引舍人本作瓠瓜瓣云瓠中實也詩正義引孫炎云瓠棲瓠中瓣也郭注同瓠棲詩毛作犀假借字也傳云瓠棲瓣也本爾雅引詩本亦有作犀者文選祭古冢文注及御覽九百七十九引爾雅又爾雅並作瓣是也瓜中實亦曰瓣說文瓣瓜中實也御覽引吳普本草云瓜子一名瓣七月七日採可作面脂是瓜子一名瓣之證

茹藘 茅蒐 今之蒨也可以染絳

說文茅蒐茹藘人血所生可以染絳又云蒨茅蒐也茜與蒨同中山經云釐山其陰多蒐郭注茅蒐今之蒨草也詩東門之墠正義引陸璣云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本草圖經云染緋草也葉似棗葉頭銳下闊莖葉俱澀四五葉對生節間蔓延草木上根紫赤色其事甚光澤今田家名驢𤹉子驢喜嚥之也茅蒐所染謂之韎

之合聲詩瞻彼洛矣傳韎韐者茅蒐染草也鄭箋云韎韐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正義引鄭駁五經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間言茅蒐聲如韎陳留人謂之蒨胡培翬曰鄭注茅蒐韋昭注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文左傳正義及國語注引皆云韎聲無韐字李孫義上與郭同

果蓏之實 栝樓 今齊人呼之爲天瓜

栝樓果蓏聲相轉蓏當爲蓏栝樓當爲苦蔞皆假借也說文云苦蔞果蓏也詩東山正義引李巡曰栝樓子名也孫炎曰齊人謂之天瓜雅釋文引本草栝樓一名地樓一名天瓜一名澤姑一名黃瓜陶注云出近道藤生狀似土瓜而葉有又實中人今以雜作手膏用也按栝樓以實得名故詩及本草皆以實言其實黃色大如拳山中人呼爲生

牛瞻

荼 苦菜 詩曰誰謂荼苦苦菜可食

說文荼苦菜也典禮言荼者如詩采荼薪樗苦菜則皆謂苦菜也單言茶者如詩采苦采苦內則濡魚包苦皆謂苦菜也詩苦采苦亦皆謂苦菜也正義引樊光曰及公食大夫禮鉶芼羊苦亦謂苦菜也引本草云苦菜名荼草一名選別錄云一名游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月令孟夏之月苦菜秀易通卦驗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得夏乃成今苦菜正如此處處皆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如菊家云苦菜似苦苣亦似苦蕒但花黃耳乃時珍云今苦菜初生時正如鵝繭似苦苣而細斷有白汁花黃似菊之非氏正義引小名老鸛台顏氏家訓書證篇云苦菜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白汁花黃如菊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按郭璞注爾雅此乃蘵黃蒢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禮者以此當苦菜既無宿根至春方生耳亦大誤也又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榮而不實曰英苦菜當言英益知非龍葵也蓋苦菜之類非一如茶茶苦苣之屬皆謂之荼

雚 芄蘭 今芄蘭也

說文云雚芄也詩芄蘭傳芄蘭草也正義引陸機云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按詩芄蘭之支傳云芄蘭草也正義引陸機疏云芄蘭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又引本草云蘿摩一名芄蘭郭注及說文並同[illegible]故曰芄蘭之支言其葉如益母又引陶注云蘿摩作藤生摘之有白乳汁人家多種之葉厚而大可生啖亦蒸煮食之[illegible]

鷊 綬 小草有雜色似綬

鷊說文作虉引詩邛有旨虉毛傳鷊綬草也正義引孫炎云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今未聞

粢 稷 今江東人呼粟爲粢

說文粢稷也五穀之長稷齋也秫稷之黏者也說文又云[illegible]舊說首種謂稷呂覽審時篇云得時之稷又云首種之最先者也其種之時以二月而其熟最早五穀之中惟稷最先[illegible]二年正義引郭注云稷粟也今江東人呼粟爲粢孫炎舍人皆以粢爲稷又引孫炎云粢稷也[illegible]本草綱目之稷即粟也[illegible]黍稷之名大名也[illegible]

戎叔謂之荏菽 即胡豆也

說文作尗豆也象豆生之形也詩生民傳荏菽戎菽也正義引孫炎云大豆也又引郭注云胡豆[illegible]

[illegible]

卉 草 百草總名

說文云卉艸之總名也[illegible]

蘢 天蘥 未詳

[illegible]

藬 牛蓼 似蓼而大

說文藬牛蓼也[illegible]

烏麥與蕎麥亦名烏麥何必此

蘱烏蘋蘞蘞萰菟荄 皆未詳

蘱者下文云蘱烏蘋郭云即此說見下文蘞者玉篇云白蘞也說文薟或作蘞蘩傳云本草白蘞藥也一名菟荄作蘞生蔓似天門冬一株下有十許詩蘞蔓于野陸璣疏云蘞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也今驗白蘞根形似核故以核名蘞與蘞蒐與菟荄與核並古字通假蘩者下云菟奚顆凍郎款冬也亦說在下

黃菟瓜 菟瓜似土瓜

說文黃菟瓜也郭云似土瓜按土瓜有二非芴廣雅謂之王瓜本草王瓜又名土瓜郭注未明但引王瓜當之王瓜又無黃菟之名殆失之矣御覽九百九十五引孫炎云一名瓜列也此以茢薽之茢上屬與郭讀異

茢薽豕首 本草曰彘盧一名蟾蠩蘭今江東呼豨首可以燭蠶蛹

說文藏豕首也無茢字與孫讀同與本異也呂覽任地篇云豨首生而麥無葉高誘注豨首草名也至其生時麥無葉皆成熟也本草云天名精一名麥句薑一名蝦蟇藍一名豕首別錄云一名彘顱一名蟾蜍蘭一名覲撥勤蘇聲形俱近故孜蠲矣圖經云天名精生平原川澤夏秋抽條頗如薄荷花紫白色葉如菘葉而小故南人謂之地菘香氣似蘇故名蟾蜍蘭狀如藍故名蝦蟇藍其味甘辛故名麥句薑今江東人用此燭蠶蛹五月採按郭引本草不取麥句薑說見大菊瞿麥條下又鄭注地官掌染草以豕首為染草之屬後世雖不以染然其狀似藍是必藍草之類而本草未言

荓馬帚 似蓍可以為埽篲

管子地員篇云蔞下於荓夏小正七月荓秀荓也者馬帚也廣雅云馬帚屈馬第也今按此草叢生葉小圓莖紫赤叢直而硬勁野人以為埽帚極耐久有高五六尺者故曰馬帚馬之言大也郭云似蓍似別一物

藱懷羊 未詳

藱本或作蘬類篇云芋之惡者曰蘬西京賦云戎葵懷羊希墐困學紀聞集證八引大戴記勸學篇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懷氏即懷羊也荀子勸學篇作蘭槐之根是為芷槐即懷也與芷並言當是香草

茭牛蘄 今馬蘄葉細銳似芹亦可食

說文茭牛蘄艸也本草蜀本引孫炎云似芹而葉細銳可食菜也郭注與孫義同唐本注云馬蘄生水澤旁苗似鬼針菾菜等花青白色子黃黑色似防風子或曰馬蘄一名野茴香

葖蘆萉 萉宜為菔蘆菔蕪菁屬紫華大根俗呼雹葖

說文云菔蘆菔似蕪菁實如小尗者繫傳云即今之蘿蔔也後漢書更始傳宮人食蘆菔根是蘆讀為蘿菔讀為蔔又為蘿蔔又為萊菔並音轉字通也埤雅乃云萊菔言來麰之所服謂其能制麪毒失之鑿矣廣雅云菈蘧蘆菔也方言云其紫華者謂之蘆菔東魯謂之菈遝郭注今江東名為溫菘實如小豆按今蘿蔔華紫所謂紫華菘也產於北土者佳過江則形味俱變有大小赤白數種一種細而長者可作人蔘故潛夫論云治疾當得真人參反得支羅服支羅到大司馬記室箋李善注引孔融汝潁優劣論陳羣曰潁有蕪菁唐突人參也郭云俗呼雹葖者齊民要術三引廣志曰蘆菔一名雹突突不从草宜據以訂正蘆突與菈遝亦俱一聲之轉

淔灌 未詳 **茵芝** 芝一歲三華瑞草

釋文引聲類云淔灌茵芝也是淔灌一名茵芝蓋淔之言殖也灌言叢也茵芝叢生而殖因以為名郭以淔灌一物茵芝一物故云未詳又以芝為一歲三華瑞草蓋沿時俗命之陋以神芝為瑞草以三秀為三華況讖緯經典言芝止有蕈菌別無神奇故芝稱標於兩部鱗蟫雜纂菌芝之善於爾雅翼一物耳茵字不見它書孫氏星衍嘗疑問余按類聚九十八引顧野王符瑞圖芝草字破壞作茵耳證以列子湯問篇云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殷敬順釋文引諸家說即今糞土所生之菌也莊子逍遙篇釋文引司馬彪崔譔並以菌為芝然則爾雅古本正作菌芝故莊列諸家皆見舊本釋又神農本草下經有雚菌孫氏校定疑即此雚菌或一名淔一名芝之未敢定也

筍竹萌 初生者

簜竹 竹別名儀禮曰簜在建鼓之閒謂簫管之屬

說文竹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箁箬也又云筍竹胎也詩韓奕正義引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陸機疏云筍竹萌也皆四月生唯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也今按筍可為菹故醢人豆實有筍菹又可為竹笠故齊語云首戴茅蒲韋昭注茅蒲笠也茅或作萌竹萌之皮所以為笠也說文簜大竹也書瑤琨篠簜禹貢正義引李巡曰竹節相去一丈曰簜孫炎曰竹節間者曰簜與說文合郭注不從李孫以簜為竹別名故引大射儀云簜在建鼓之閒鄭注簜竹也謂簫屬是郭兼引鄭義以明簜為大竹之名也蓋竹名下文則詳矣初學記引戴凱之竹譜云竹之別類有六十一焉也

莪蘿 今莪蒿也亦曰藘蒿

說文莪蘿莪也詩菁菁者莪傳莪蘿蒿也正義引舍人曰莪一名蘿陸璣疏云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蔞蒿郭云亦曰藘蒿者藘讀如蘆蘆蒿也說文作蔏蘆與藘同郭本草拾遺云藘蒿生高岡宿根先於百草一名莪蒿今按蒿亦蔞蒿之屬而葉細可啖葉不擇食見蔞蒿下蔞與蘿蘿與藘俱一聲相轉莪蘿又疊韻也釋蟲有蟄羅釋鳥有鵝鶵鶖亦雙聲疊韻字

苨菧苨 薺苨

本草別錄薺苨陶注云根莖都似人參而葉小異別本注云根似桔梗以無心為異按今薺苨苗似人參根如沙蔘故名杏葉沙蔘又名杏葉桔梗陶云薺苨根味甜絕能殺毒以與毒藥共處毒皆自然歇薺苨亦以聲為義也

綒履 未詳

莕接余其葉苻 叢生水中葉圓在莖端長短隨水深淺江東食之亦呼為莕音杏

接余皆假借字說文莕菨餘也莕或作荇詩關雎傳用爾雅正義引陸璣疏云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案酒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先儒解釋皆云水草圓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黃華似蓴江南俗亦呼為豬蓴或呼為荇菜劉芳具有注釋而河北俗人多不識之博士皆以參差者是莧菜呼人莧為人莧菜亦可笑之甚今按荇菜與蓴相似而非一物說文蓴茆也又謂之鳧葵此則葉似蓴而小不得以為蓴也楚辭云蓴菜之異水中生有頗似蓴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又可鬻葉似之而異葉有紫黃之異陸疏稱其白莖葉紫赤俱有陸疏所謂葉如錢連貫者今驗荇菜今水中種葉俱如指頭面有開黃華亦有白華者或葉如馬蹄葉似鳧葵但屏風子亦可種自生其葉如馬蹄則單葉緒篇葉如屏風也

白華野菅 菅茅屬詩曰白華菅兮

說文菅茅也蓋一物二名詩白華傳用爾雅而又云已漚為菅明野菅是未漚者已漚則成為菅毛傳甚明乃又云之地菅與菅菅似茅而滑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漚乃尤善矣是以菅之別稱今驗茅自有毛而滑澤無毛乃別一種菅是草之別名陸云茅之根蔬引孫炎注云茅菅白華一名野菅是亦以為一物茅根謂

之莠其穎謂之荺菀見說文莥見下文名白華華即秀也牡茅白華見下文

薜白蘄 即上山蘄

上云薜山蘄郭云當歸又名白蘄者陶注本草云歷陽所出色白而氣味薄不相似呼為草當歸然本注云當歸苗有二種一種似大葉芎藭一種似細葉芎藭細葉者名蠶頭當歸大葉者名馬尾當歸陶所注者蠶頭當歸也如唐本注則白蘄葉較細即蠶頭當歸者可知白蘄或即蠶頭馬尾者矣御注云

菲芴 即土瓜也

說文菲芴互訓詩谷風傳用爾雅箋云菲葍之類也正義引孫炎云葍類也釋草又云菲蒠菜者郭璞曰菲草生下濕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陸璣云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鬻為茹滑美亦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謂之蒠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按陸說與蒠菜異釋郭注詩即是別草如陸璣之言又是一物按此注爾雅二處此似菲也芴也蒠菜也土瓜也郭以為一物也其狀似葍而非葍故云葍類也按陸不言葍即土瓜者郭云土瓜不言其形狀今並未詳廣雅云土瓜芴也此云郭云土瓜本瓜亦名土瓜非此也御覽引崔寔四民月令云二月盡三月可采菲土瓜根則土瓜可食詩言采菲無以下體謂此

葍葍 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

說文葍葍也與蔓互訓廣雅云烏葍也管子地員篇云山之側其草葍與蔞詩我行其野傳葍惡菜也齊民要術十引義疏曰其河東關內謂之葍幽兗謂之燕葍一名爵弁一名蔓根正白著熱灰中溫噉之饑荒可蒸以禦饑漢祭甘泉或用之其有兩種一種莖葉細而香一種莖赤有臭氣今按葍治故詩謂之惡菜今登萊間田野多有之俗名苗子玉篇作蔦子初春採取烝生食俱甘美其葉如牽牛長華色淺紅如牽牛花而卷小即鼓子花也亦有白華者然不多見陸云一名爵弁則上文莞雀弁即此矣又云華有兩種今亦未見郭云大葉白葉似牽牛惡非

蔓芝 今之荂

玉篇云蔓芝長表白裹青根大如指長一二尺可啖今驗蔓也葉似竹大者如筍節有節葉類而一引異普本草文萎郭玉竹也芝不一名萎蕤一名地節一名熒一名烏萎一名委萎生太山谷葉青黃相值如釋一名烏萎本經有女萎無萎蕤別錄有萎蕤青用正黃葦竹呼萎郎萎蕤也今處處有之根似黃精而多鬚按今玉竹開青華結小圓實其根似竹而少肥根似黃精而四五尺三月甘美也饑年亦可代穀烏萎即委萎之聲轉也

芍茡 未詳

蔏?蓾 本草云蓾一名鬼芋一名鬼芋

荍玉篇作芵說文作芧云艸也狀如薔麟說文作蘛云芀苑雜孫炎云荍大如桔梗本草云雲芝一名鬼芋一名 狀如鷰麥而赤一名苦又萌又殺蠱芋節可食 露子萌一名雚苗 即此萌苗 芋音近也

竹萹蓄 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

說文萹茿也又云萹蓄也說文云萹蓄也引詩綠竹猗猗傳綠王芻也竹萹竹也毛詩作綠竹猗猗陸機疏云竹萹竹一名萹蓄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葉如竹可食又殺蟲也今驗萹蓄生下濕地葉似竹細長莖有節百節又名百節草今人以為藥名萹蓄云其狀似細竹故名王芻一名王芻之屬又竹名相近竹也說文竹與萹竹苟近亦淇水之竹王芻即藎草本草云萹蓄生東萊山谷今處處有之布地生葉節間有白華者

…與小兒飲療蚘蟲有驗今浙方書皆謂藩休可殺蛔蟲此也此草壁荼才多別錄云生東萊山谷皆不…浮矣節開小紅草長葉剡…

陵時蘋 一陵苕…

玉篇云蘋蘋翹釋文蘋本今作…郭云蘋菜一名…或作…房中有子如梅李大者亦色蜀本注云酸漿即苦蒧也根如菹芹白色絕苦…本草…皆一物也重複耳燕京野…

繇 蕗莫光

郭云莫光即莫明也…

巫 茵蘬蘠 一名

下云蘬亦莧郭意…

[illegible]

蘬 黃鶡 盌 簻 芍 鳧茈 葖 蘆萉 菥

[illegible]

匏 芙 薚 離 鴻薈 菈 桂荏 蘦 庚 綜 稌 蘦 蘖 蕒 赤苗 白苗 黑黍

[illegible]

皇 大 蒲 壁 茵 貝母 蚻

[illegible]

袖海山房校印

說文荍蚍衃也詩東門之枌傳作荍芘芣也正義引舍人作荍一名蚍衃並同聲假借字也陸機疏云芘芣一名荊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廣雅云荊葵荍也爾雅云荊葵花似五銖錢大色粉紅有紫文縷之一名錦葵按錦葵荊葵俱不聲相轉荍之言翹也今驗天人呼同名錦葵高二三尺葉顯不蜀葵華如蜀葵之實惟形小耳阮芸臺師云此即經典所謂葵也詩秋烹葵禮夏用葵古人常食今人不識惟揚州人以爲常蔬滑淡無味極甘滑錢氏答問云注引謝氏未知何人蓋在郭後陸氏釋文敘錄陳臣子祭酒謝嶠撰爾雅音當即其人也此本邢疏采自詩正義後來校書者又依邢疏攙入注文

艾冰臺 今艾蒿

說文用爾雅詩采葛傳艾所以療疾蓋醫家灼艾灸病故曠謂之病草別錄謂之醫草離騷注艾白蒿也今艾蒿屬而莖短葉白色梗霞有艾山產艾莖紫色小於常艾或蒸以代茗飲蓋異種也埤雅引博物志言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得火

蕇亭歷 實葉皆似芥一名狗薺廣雅云

說文用爾雅郭注月令靡草死引舊說云靡草薺亭歷之屬淮南天文篇云五月爲小刑薺麥亭歷枯繆稱篇云大戴之去水亭歷愈脹釋文引廣雅云狗薺大室亭歷也又引本草云一名大室一名大適丁歷一名蕇按今本草有蕇字此引蓋脫去之大適與丁歷爲雙聲丁亭之又俱聲字也釋文又云今江東人呼爲公薺亦即狗薺聲之也今驗亭歷實葉皆似芥薺頌圖經謂似薺非也形頗類蒿而小多生麥田故俗呼麥裏蒿三月開黃華結角子亦細黃味苦翟氏灝爾雅補郭云亭歷有二種一種葉近根生角細長俗謂之狗芥其味微苦一種單莖向上葉端出角麁且短其芽至苦郭云實葉似芥一名狗薺乃皆亭歷也

苻鬼目 今江東有鬼目草莖似葛葉員而毛子如耳璫也赤色叢生

本草白英一名穀菜別錄一名白草陶注云鬼目草也蔓生葉似王瓜小長而五椏實圓若龍葵子生青熟紫黑者汁能解毒東人謂之白草按此亦菜類吳志云孫皓時有鬼目菜郭云江東有之即此

薜庾草 未詳

蔜蕿藧 今蘩蔞也或曰雞腸草

說文云蔜蕿也不言爲蘩亦不名蕿本草別錄有蘩蔞陶注此菜人以作羹唐本注云即雞腸草多生濕地坑渠之間俗亦通謂雞腸雅上總名蘩蔞蘇頌圖經云雞腸草葉似荇菜而小夏秋間生小白黃花其莖梗作蔓斷之有絲縷又細而中空似雞腸因得此名也按下文云藧莖若姻氏若璩謂即此今未知其審

離南活莌 草生江南高丈許大葉莖中有瓤正白零陵人祖曰貫之爲樹

釋文莌字或作脫此即下文倚商活脫也陳藏器本草云通說文生山側葉似草麻心中有瓤輕白可愛女工取以飾物俗亦名通草爾雅所謂離南活脫也今按古之通草今之木通一名附支一名丁翁陶注本草續樹藤生非此也此是草類而高大似樹陳藏器謂通脫木者近之活脫一名寇脫中山經云升山其草多寇脫郭注寇脫草生南方高丈許似荷葉莖中有瓤正白零桂人植而日灌之以爲樹然祖貫即植灌形聲之譌

龍天蘥

須葤蕿 未詳

說文龍天蘥也管子地員篇云其山之淺有蘢與斥龍即此也釋鳥有鵽天蘥徐鍇說孫音流與龍聲亦相轉說文葤須從也按廣雅有斯螽蟅蝑也與此草聲亦相轉凡物名多此類皆以聲爲義也詩谷風傳

須也正義引炎孫曰須二名葑蓯鄭箋及坊記注並云葑蔓菁也齊民要術引舊注曰江東呼爲蕪菁或爲菘菘須音相近須則蕪菁又引草木疏云蕪菁也正義引郭注云今菘菜是也又谷風釋文引作郭云今菘菜也蘴與葑同郭注方言云蘴蕪菁也蔓菁亦聲相轉與蘴三者之蛤江東音嬰之芥方言作薞依郭此音是葑須亦聲相轉與蟠相似而音又同矣蕪菁蔓菁與蘆菔芥三者相似而異花方人能識之陸機疏以蔓菁與芥共菘辛蔓菁味辛甜食之甚美要術引廣志云蕪菁有紫花者白花者今驗紫花即是蘆菔方言說之見矣字林又以葑爲蕪菁苗亦非

蒡隱荵 似蘇有毛今江東呼爲隱荵藏以爲菹亦可瀹食

亦作忍管子地員篇云其種忍隱忍可煮食之療蠱毒是隱荵即桔梗陶注本草桔梗云則云蒡隱荵非桔梗而葉甚相似今按桔梗葉不圓華紫碧色與蒡苨又別故陶注以別錄有蒡苨而雖名既桔梗其實非一物也郭云似蘇有毛管子云忍葉如蒡葉以長二者復與桔梗異猶爲又謂隱荵菜名似蔽

茜蔓于 多生水中一名軒于江東呼茜音猶

茜當爲蕕說文蕕水邊艸也繫傳云似細蘆蔓生水上隨水高下汎汎然也故曰蕕備也管子地員篇云其草魚腸與蕕廣雅云馬汎唐馬飯也本草別錄馬唐一名羊麻一名羊粟生下濕地莖有節生根陳藏器云生水田中似結縷葉長馬食之即蕕是矣今驗此草俗人即名蘆子其形狀悉如徐鍇所說一名軒于按今亦中皆有閭亦軒于張揖注軒于蕕草也生於中揚州有之按今亦中皆有亦軒于名于馬注軒于蕕草也生水于一名蕕生於水中是也蕕于軒蔓俱以聲爲義

菡蘆 草作屨

說文蘆草也可以東蒼作苴云履中艸繫傳云履中居也釋文引字苑云苴履底苴之言也草屨爲屨作與苴一聲之轉也漢書賈誼傳云冠雖敝不以苴履

杜夫搖車 蔓生細葉紫華可食今俗呼曰翹搖車

詩邛有旨苕陸機疏云苕若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如營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啖味如小豆藿蔓麃所謂苕即翹搖方音有輕重耳陸機所云張即今野豌豆也詩見下文薇垂水

出隧蘧蔬 蘧蔬似土菌生菰草中今江東啖之甜滑音氈氍毹

菰草中蓏也說文菰雕苽也膳夫苽備六穀內則苽宜羹魚古人恒食故列經中西京雜記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之彫胡首者謂之菰首亦曰菰手蜀本草注其根生小菌名菰菜大於蒲春抽白莖謂之菰節即菰菜矣今菰葉大於蒲者長是也方俗呼菰爲茭故名茭白郭注音氍毹者邢疏引張揖云氍毹毛罽也其音同按出隧蘧蔬俱疊韻字

蘄茝蘪蕪 香草葉小如萎狀淮南子云似蛇牀山海經云臭如蘪蕪

說文云茝虈也楚謂之蘺晉謂之虈齊謂之茝是茝即江蘺故說文云江蘺蘪蕪釋文引本草云蘪蕪一名微蕪古讀如蘪也一名江蘺芎藭苗也陶注云葉似蛇牀而香據本草及說文則芎藭江蘺芎藭苗也唐本注云芎藭蘪蕪一物子虛賦云芎藭菖蒲江蘺蘪蕪上林賦云被以江蘺糅以蘪蕪復似二物本草唐本注云此有二種一種似芹葉一種如蛇牀今按蘄古芹字以葉似蘄故謂之蘄淮南說林篇云蛇牀似蘪蕪而不能芳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張光曰蘪本一名蘪蕪無根名蘄茝是荣本茝作芷釋文引本草云白芷一名白茝茝芷古字同用實一物也葉本葉圓如蘇與蘪蕪異樊注非矣郭云葉小如萎狀大觀本草引作如萎萎之狀邢疏萎作蘘誤

茨蒺藜 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見詩

蕍芛䓹 今山蕍葉大如姑

說文作蕍云茶梁也引詩曰牆有蕍玉篇作蕍今詩作茨毛傳茨蒺藜也王逸注楚辭蕍蕍蒺藜也引詩楚楚者茨又云不可埽也牆有茨不可埽也某生道上人行得其刺爲蒺藜文引本草一名旁通一名屈人一名止行一名豺羽一名升推一名即藜一名茨多生道上有刺狀如鼠耳其藜蔓有葉藜蟲白此亦名亦皆雙聲字也

薢茩英茪

[illegible]說文作䓹艾鑄也[illegible]

鬻蕍蕍

本草云天門冬一名顛勒也詩如矢斯棘[illegible]

[illegible]

藐茈草

莞苻離 其上蒚

說文作莞云莞夫離也[illegible]

蘱薡蕫

[illegible]

葍菖

說文菖一名葍[illegible]

蘩菟蔞

說文[illegible]

莤蔓華

[illegible]

芏夫王

[illegible]

蔨鹿藿其實莥 今鹿豆也葉似大豆根黃而香蔓延生

說文作蔨云鹿藿之實名也讀若剽一曰蔨也鹿藿亦名蔨故說文又云鹿藿也是蔨鹿豆一名也說文又云鹿豆之實名莥也今按廣雅云鹿藿鹿豆也本草鹿藿唐本注云此草所在有之苗似豌豆有蔓而長大人取以爲菜亦微有豆氣名鹿豆也今驗豆形狀如鹿所說其豆雜豆而長之蔓延苗也郭巨阮反蒚巨隕反見釋文

薃侯莎其實媞 夏小正曰薃也者莎隨也媞者其實

說文莎鎬侯也是莎一名鎬侯鎬侯莎爲句[illegible]云地毛莎蔭也本草別錄莎一名夫須[illegible]

名莠附其名娘裘小正云正月緹縞縞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也鎬隋緹緹並聲借字也廣雅乃云其青蘐也亦之借莎可以爲嵌故西名晝蓑蓑即莎矣今驗莎有二種一種細莖直上一種而短莖頭復出數莖其架但如韭葉而細挈有三棱實在莖端其色赤褐故曰緹矣

莞 苻蘺 **其上蒚** 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蒚謂其頭臺首也今江東謂之苻蘺西方亦名蒲中莖爲蒚用之爲席 音丸

莞說文作疏云夫離也蒚夫離上也楚辭注莞夫離也詩斯干箋莞小蒲也正義引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離楚謂之莞蒲熱入十二引注云今水中莞蒲可作席也今按莞與藺相似莖圓而中空可爲席蒲葉闊而不同其細小者亦可爲席所謂蒲苹者也是蒲莞非一物爾雅之莞乃蒲屬非藺屬故說文莞訓艸與藺相屬又別出蘺與蒲爲類附淮借莞爲蒚蒚注及郭俱云莞蒚可知此乃蒲之別細小於蒲之爲形纖弱故名席以莧作席甚平故曰蒲苹不知以莞爲小蒲之席是矣釋文猶以莞草莖圓非蒲爲疑不知此乃莞本之莞非似藺之莞也此莞似蒲故亦抽莖作臺謂之[illegible]草蒲陶注謂之蒲藺蘺爲聲轉也似藺之莞但有莖而一派莖今江南席子草是矣叔陸本草白芷別錄一名白茝名蘺一名莞一名苻蘺名蓠麻益因苻蘺江蘺相涉而誤耳

荷 芙渠 別名芙蕖江東呼荷 **其莖茄 其葉蕸 其本蔤** 莖下白蒻在泥中者 **其華菡萏** 見詩 **其實蓮** 蓮謂房也 **其根藕 其中的** 蓮中子也 **的中薏** 中心苦

詩澤陂正義引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芙渠其總名也別名芙蓉亦見詩山有扶蘇傳荷華也離騷注作荷[illegible]

[illegible]

紅 蘢古 **其大者蘬** 俗呼紅草爲龍鼓語轉耳 音[illegible]

蘢通作龍詩山有扶蘇龍傳云龍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illegible]古其大者名蘬陸機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

[illegible]

蕡 枲實

[illegible]

須 蕵蕪

[illegible]

菲 蒠菜

[illegible]

蕢 赤莧

[illegible]

蘠蘼 虋冬

[illegible]

萹苻 止

濼 貫衆

[illegible]

莙 牛藻

[illegible]

蓫薚 馬尾

[illegible]

萍 蓱

[illegible]

莃 菟葵

[illegible]

芹楚葵今水中芹菜

說文芹楚葵也又云菦菜類蒿周禮有菦菹今醢人作芹菹是芹菦古字通又云菜之美者雲夢之𦬸今呂覽本味篇𦬸作芹高誘注芹生水涯然則芹𦬸亦古字通古讀芹若旂薪若芹並同聲字也詩泮水箋芹水菜也本草水斳一名水英蜀本注云芹生水中葉似芎藭六書故云葉如鞠窮一名水斳三脊根長數寸正白甘香可食秋開白華鞠窮當歸苗葉皆似芹故鞠窮有蘄茝之名當歸有山蘄之名蘄古芹字也毛傳多本聽碻黃疑錄云余讀詩薄采其茆傳曰茆鳧葵也三爾雅是篇葞莬葵芹楚葵之間疑脫去茆鳧葵六字可證矣字文選南都注引爾雅曰茆鳧葵

藬牛蘈今江東呼草為牛蘈者高尺餘許方莖長葉似藍有穗穗間有華華紫縹色可淋以為飲

詩言采其蓫箋蓫牛蘈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陸機疏以為羊蹄一名蓄與本草羊蹄一名東方宿二年說不同今按本草車前一名牛遺一名當道一名蓄鄭箋云牛蘈也故曰車前一名牛遺又據音與蘈聲相轉古讀蘈遺聲近羊蹄已見上文二義具與郭異如郭所說似即益母草而又為二物故云其似相近然非一蔾與藬蘈與茺蔚又有秃音及有穗穗間有華又復不同陳藏器謂天蓏即益母草文高尺許及有穗穗間有華又復不同陳藏器謂天蓏即益母二益之紫花者是陶雅所謂蘈蕼同音乃一類疑當在闕疑極似皆肥說注義郭未能定李時珍又後出也

藚牛脣毛詩傳曰水蕮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

詩言采其藚傳及說文並云藚水舄也陸機疏云今澤蕮也其葉如車前草大本草澤瀉一名水瀉一名及瀉一名芒芋一名鵠瀉與蕮同是藚即澤瀉蕮之節節也郭云如續斷今驗馬鳥生水中者葉如車前而大上似指此為水舄而非即澤瀉也

苹蘋蕭今蘋蒿也初生亦可食

說文蘩𦾔也管子地員篇云其草宜苹蓨詩鹿鳴雅齊民要術引詩疏云蘋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始生可食又可蒸食也然則說文謂之艾蒿以其色青白似艾耳樂器云蕭一名蘋此蘋一名蕭古人異物同名多此比也子虛賦云薛莎青薠張揖注薛藾蒿也是薛即蕭藾蕭薛聲轉下文蒿蔌陸機說謂似白蒿白葉莖麤即此藾蕭非萩蕭也

連異翹一名連苕又名連草本草云

連一名異翹本草云連翹唐本注云此有兩種大翹葉長如水蘇葉花黃可愛著子似椿實之未開者作房翹出眾草其小翹葉花黃皆似大翹而小細按今所見一如唐注所說其莖高二三尺雖名為翹不能翹出草上也郭云一名連苕又名連草今本無之而云一名異翹一名蘭華一名折根一名軹一名三廉連蘭聲近華草通名耳

澤烏蘋即上蘋也

郭上蘋也邢疏云陸生於水澤者按謂雅言蘋蒿作莖生出葉如蕭華生葉間在水石間

傅橫目一名結縷俗謂之鼓箏草

一名結縷今蔥之細者按孫炎云三輔曰結縷今關西饒之俗名句屢經音義十四引云結縷相近上林賦云布結縷而生郭注結縷生如相結縷漢書音義云結縷似白茅蔓聯而生顏師古日結縷著地之處皆生細根如線相結故名結縷今俗呼鼓箏草者兩幼童對銜之手鼓中央則聲如箏也因以名焉余按此即今遶草也葉如茅而細莖間節節生根其節細曲故名句屢猶今言倨僂也穗作三四岐實如黍穀野人作餅食之其莖柔韌難斷晉書五行志載武帝太康中江南童謠日局縮肉數橫目苍謂此草句屢不伸故云局縮矣

蓫藩華一名蒙華

蓫說文作藿云蓫華也藿與蓫古同聲詩北山有萊齊民要術引義疏云萊藜也莖葉皆似菉王芻今兗州人蒸以為茹

薢薢蔜今水中蘋

謂之萊蒸玉篇廣韵並以萊為藜與義疏合蔾蘆聲相近也藜即灰藋之屬說已見前義疏又云蔾也為菜三倉以萊蔾為萊斯皆同名異物非正稱也毛鄭此條未引爾雅蓋失之郭云一名蒙華蒙蔓聲相轉

蔆蕨攈蔆今水中芰

說文蔆芰也楚謂之芰秦謂之薢茩从艸淩聲亦作䔖又云蘇也菱从遴省又作蔆薩至之廑居遴同郭反孫居反又居疑反是攈又音謨今本薢茩已詳上文又與篇蔆之音轉名萸汝之音轉作芰郭本作攈郎蘇菁之轉一蔆一名薢茩又名芰合聲也蜀本草云生水中葉浮水上其花黃白色實有二種一種四角一兩角東本注云芰作蔆極白潤宜人今按蔆角小者烝曝可以充糧大者甘脆可生啖之管子地員篇有䔖黑實今蔆角紫黑色疑是也

大菊蘧麥一名麥句薑即瞿麥

說文大菊蘧麥傳云今謂之瞿麥又名句麥其小而華色深者俗謂石竹本草云瞿麥一名巨句麥一名大菊一名大蘭則蘭地薑生細葉花紅紫赤可愛子頗似麥故名瞿麥然薑乃瞿麥一名句薑葉以為麥句薑似麥本草麥句二種異類同名上文藝炙首也麥句巨句一名相似蘧今本有以是得名其華紅紫赤白其莖大如錢葉形似竹亂遂令薑麥附如陶所云也蘧瞿目句音俱相近

薜牡贊未詳

今贊當作贊說文薛牡贊也郭云未詳亦未知其審也云即薛荔也恐非

葥山莓今之木莓也實似薦莓而大亦可食

莓當作莓說文云莓山莓也管子地員篇云其山之木有與苑則葥莓即䗂也莓有數種莖葉皆生在下文此則枝葉樹高四五尺枝亦柔軟多刺葉有細齒似櫻桃葉而狹長四月開白華結實如覆盆而大郭氏所云莓陳藏器所謂懸鉤子者也凡諸莓形狀略同名稱各異人呼為藏器北人呼為樊門皆即藨苗之轉也劉昭注後漢郡國志武陵郡下引荊州記云郡耐中木莓南樹是也光武至今也木藨即此木莓

䕡苦菫今菫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

說文䕡菫艸也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繫傳云詩所謂菫荼如飴然則此菫也今藎小正二月榮菫采繁傳云菫菜也夏小正二月荼皆是也葉長者甘葉則慮日野菜也葉如車前莖微作紫花子房微長葉高尺許莖紫色味者苦余按生下濕者葉厚而光細於柳葉高尺許莖紫色味者苦余按生下濕者葉厚而光細於柳葉高尺許莖紫色味苦之蠲內則云堇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之鄭注堇菜也荁葵苦古人謂之則菫用之也本草唐注菫菜野生非人所種葉似蕺花紫色雅翼引三十國春秋日劉殷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而不言食不飽一旬殷怪而問之王氏曰我病思菫故賊入懷中慟有春也菫生焉得斛餘而歸食而不飽又後魏書崔浩太守性節有堇菫草一春思菫二人用心不和為平昌今按菫類即有三苦菫也詩正義以此菫為烏頭非為苦菫

藫石衣水苔也一名石髮江東食之或曰藫葉似䪥而大生水底亦可食

釋文藫徒南反又大南反苔與臺同郭云水衣或曰藫𨁂一名石髮與江東人云石髮水苔也有苔之郭注加䔥廣雅云石髮石衣也有苔之郭注文亦云魚髮上一李善注引廣雅石髮也青苔也江賦云綠苔鬖於石本草別錄陟釐生江南池澤陶注云此即南人用作紙者唐本注引藥對云河中側黎云或郭注苔為用色皆生於水之陟釐謂之測理然則陟釐陟釐之合聲也按陟作紙色其所名之反是治古讀若治陟釐即苔之合聲矣郭又引或曰藫葉似䪥而大此自別是一種似海藻之類下文說是

蘄治牆今之秋華菊

說文蘜治牆也又云蘜日精以秋華是郭云本草菊乃即九月中黃華者也一名日精是後郭注本草以秋華菊精非治牆也繫傳云本草菊有二名不言治牆又云本艾氣香而味苦不堪食者名苦薏非真菊是有兩種一種謂之黃陶雖治牆然不知為何物陶注本草菊有一種今秋菊黃華即此為一名治牆治牆之為菊則郭此說則甚確月令鞠有黃華與此省借作鞠字其實一也今秋菊華色黃而大抵艾所為者也元乃借作菊又作荍兩者大夫言注之苦薏秋官司烜注之鞠皆此也爾雅治牆未知誰為按

唐蒙女蘿女蘿菟絲別四名詩云爰采唐矣

說文蒙王女也說見下文郭注蒙即唐也是唐蒙一物三名詩桑中傳唐蒙菜名今說文云王女不言女蘿按本草菟絲一名菟蘆一名菟縷一名唐蒙一名玉女也女蘿松蘿是蘿而木部別有松蘿一名女蘿以為二物故陸機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枝正青與菟絲殊異據本草以毛而不知義蘿松上菟絲與莧絲二名菟絲異據本草以毛而不知義蘿松蘿自蔓草木雅也日菟絲蔓附木菟絲名依草亦或附木女蘿蘿絲自足蒿有所包故以取舞文在草曰菟絲在木曰松蘿吳普本草亦兼云殊絲一名松蘿雖爾雅合今雲說菟絲初生根以茯苓為根瀰漫絲蘿不必然今驗菟絲初亦根生及苧蔓根其根斷絕而附物以生蔓亦寄生之類故詩以蔦蘿並稱又又云菟絲也與詩正義引舍人云唐蒙名女蘿女蘿又名菟絲孫炎云別四名正義引韵入又云唐蒙名女蘿女蘿又名菟絲郭云別三名皆以舍三名並與郭異郭注為長

苗蓨未詳

說文云苗蓨也類篇云苗羊蹄草也已詳上文蓨蓨下

葥蕻葐覆葐也實似莓而小亦可食

說文云葥缺盆也御覽九百九十八引孫炎云青州曰葥又引吳普云缺盆一名決盆陶注缺盆云與缺盆聲轉廣雅云蒴藋英莓也是缺盆即覆葐也實非也本草云蓬蘽一名覆葐本草又作蓬蘽也大於覆盆皆葛生有刺覆盆以四五月熟蓬蘽子乃似覆盆之形然則蓬蘽覆盆是一物也又覆盆一食一云蘽子是根莓葉大與蓬同熟俗呼大麥莓也爾雅三莓此為長又實莓小而葉甘華葉似覆盆無刺其子圖赤而無芳枝䜩䱆紅勝結葉有小莓可九月方熟江南謂之蛇盤子云食之傷人

茇葷草郭即烏頭也江東呼為菫音靳

此有二說郭云即烏頭也江東呼菫說文云茇葷草一名菫一名芨本草烏頭一名烏喙即烏頭也故詩疏云菫烏頭也引本草烏頭一名菫艸也時驗別而言也爾雅文引廣雅云烏頭一名堇也頭也是也本草經云烏頭者生野人在春抽苗初生頭似鳥喙故曰烏喙苗作烏頭有節烏頭生山谷及草莖葉大如艾根有苗初生其莖又其苗有節其形狀也雅茇烏頭乃宗鄭義云蘄為菫也皆說本草烏頭繫又作瓶爾雅之草也其物陽有孰則為云菱以根苗為之其物陽謂也郭必云郭所本出其言音為書名云皆說郭必以之為烏頭其物又作云菱形藥勃謂之菫也說文云葵也然則菫芨非一物草類引皆宗烏頭

藏丙足未詳

其音又名丙之丙以芨為其名此茇葷之茇今說文作𦺊草字形易說之著作𦾔故其字書又作萛茇一名莖又名菫也蓳苦者別於文並以茇為芨音於上似菫甚似因讀若菫以其形聲相近而合

按文戟[illegible]也此字从艸从木旋後人所加若[illegible]郭云今所[illegible]施蜈蚣草也

蕵戎葵 今蜀葵也似葵華如木槿華

蜀者似葵而高大戎蜀皆大之名非自戎蜀來也或名吳葵胡葵胡夷亦皆謂大也今蜀葵莖如葵而大莖高丈許江南呼爲丈紅華京師呼秫稭華稭葵又呼秫稭華並蜀葵之聲相近本草史記孝武帝紀后土祠汾陰脽上索隱云脽音誰漢舊儀作葵上河東人所謂葵與脽同即其例也爾雅翼引古今注云戎葵似木槿而光色奪目有紅有紫有青有白有黃者葉小異但花色異耳按此說蜀葵是而言黃則非黃者名黃蜀葵葉如龍爪雖冒葵名實非葵類崔豹羅願並以此爲蜀葵說失之廣韵戎作茙非其三十五馬韻字下云夏[illegible]南人食之或云茙葵丑寡切是戎葵又名[illegible]

蘻狗毒 樊光云俗語苦如蘻

說文蘻狗毒也繫傳以爲今狼毒本草別錄狼毒陳而沈水者良陶注云與防葵同根類但置水中沈者便是狼毒浮者則是防葵博物志云房葵似狼毒是陶注所本抱朴子雜應篇以狼毒治葛治耳聾也開寶本草注云狼毒葉似商陸及大黃莖葉上有毛根皮黃肉白以實重者爲良

垂比葉 未詳

蕧盜庚 似菊旋蕧

說文蕧盜庚也本草旋蕧一名金沸草一名盛椹陶注云出近道下濕地似菊花而大圖經云葉似水蘇黃花如菊今按此有二種人家庭院種者華色深黃名曰金盞生下溼者華淺黃色葉有細毛俗呼毛耳朵是矣

苧麻母 孟苴麻盛子者

苧說文作芧云麻母也一曰芧即枲也又云萁芧也是芧一名萁釋文芧孫音嗣齊民要術引孫炎曰芧苴麻盛子者郭亦同又引崔寔曰苴麻子黑又實而重擣治作燭不作麻又曰苴麻子有蘊者芓麻是也一名賁按苴麻今日種麻苴種麻轉也已詳上文麻實下

㕯九葉 今江東有草五葉共叢生一莖俗因名爲五葉即此類也

釋文引舍人云㕯九葉九枝共一莖樊本㕯字作駁釋云也一名九葉郭氏未詳故但舉類以言翟氏灝曰圖經本草瞻中呼羊藿爲三枝九莖草即此也其草一根數莖莖三椏椏三葉葉形似藿根似黃連石斛相連因又名黃連祖

藐茈草 可以染紫一名茈莨廣雅云

說文藐茈草也茈茈草也又云莨艸也可以染留黃西山經云勞山多茈草郭注一名茈莨中染紫也廣雅云茈莨茈草也也郭注掌染草云染草紫莿之屬紫莿即茈莨並聲借字也葉通作綟又通作盭莨兼紫綟二色上云莨玉芻即綟莨也此云藐茈草即紫其也劉昭讀輿服志注引徐廣云綟草名也以染似綠又云似紫史記司馬相如傳云攢戾莎徐廣注草可染紫是也按今紫草有二種人所種者苗葉肥大以之染色不及野生者細小尤良也本草云紫草一名紫丹一名紫芙芙藐聲近也唐本注云苗似蘭香莖赤節青花紫白色而實白

倚商活脫 離南也

離南已見上文釋文倚含人本作荷活孫音括脫又作莌釋文倚或其綺反則讀爲荷之綺

蘵黃蒢 蘵草葉似酸漿華小而白中心黃江東以作葅食

蘵玉篇作蘵云蘵草葉似酸漿按蘵藏皆或體古本作職釋文職又作蘵是也說文蒢黃蒢職也通作識夏小正三月采識識草也識即職識與識古字通樊毅修華嶽廟碑云周禮識方氏是其證也顏氏家訓書證篇云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即爾雅藏黃蒢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按此即上文葴寒漿華小而白中心黃故名黃蒢根味絕苦故名苦菜又名苦蘵大觀本草龍葵苦耽別條而云又有一種小者名苦蘵苦蘵蒢比苦葴蒢小也藏與葴同葴耽蒢藏又俱一聲之轉

藒車芞輿 藒車香草見離騷

說文藒芞輿也芞芞輿也並無草字釋文諸本多無此字與說文合孫氏經義雜記十二云車即輿之駁文也離騷王注與芞輿揭車今上林賦云揭車衡蘭揭與藒同假借字耳御覽引廣志云藒車香味辛生彭城高數尺黃葉白華齊民要術云凡諸樹有蛀者煎此香冷淋之即辟也

權黃華 今謂牛芸草爲黃華華黃葉似荍蓿

釋文本有權云樊本作英說文云權黃華木加木字者明此爲權黃華草也黃華郭云牛芸說文芸艸也似目宿按芸有草有邪蒿引雜記圖日芸蒿也葉似邪蒿香美可食此即月令仲冬芸始生及夏小正正月采芸二月榮芸皆謂蒿也說文及郭注所云則謂草也鄭樵通志以爲野決明是也今呼野決明葉似目宿而華黃枝葉婀娜人多種之似不甚香而玉氏謝以爲嗅之尤香甚初時香不甚襲以醋即甚香凡香草皆然也

葞春草 一名芒草本草云

本草衍義引孫炎云藥草也俗呼爲莽草圖經引爾雅釋曰藥草莽草也本草別錄莽草一名葞一名春草陶注今是處皆有葉青辛烈者良人用搗以和米內水中魚吞即死浮出人取食之無防莽草字亦作䒽覽引萬畢術曰莽草浮魚[illegible]中山經云朝歌之山有草名曰莽草可以毒魚是皆陶注占本今毒魚用水莽草葉如柳葉而微紫似水蓼而光澤郭氏一名芒草者中山經菱山有芒草可以毒魚芒與莽音近芒莽蕪又俱一聲之轉

蔠葵蘩露 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

考工記玉人云大圭杼上終葵首鄭注齊人謂椎曰終葵馬融廣成頌云翬終葵是也此草葉圓而剡上如椎之形故曰終葵爾雅翼所云謂之繁露本草落葵一名繁露陶注又名承露人家多種之蜀圖經云蔓生葉圓厚如杏葉子似五味子生青熟黑所在有之按此所說今未見如郭所說似今西番蓮獨莖高大莖葉俱青葉小於掌華大於盤深黃色中有紫心十如松子之形亦甚好然未知是此否也

菋荎蕏 五味也蔓生子叢在莖頭

說文菋荎蕏也通作味本草五味一名會及陶注今第一出高麗多肉而酸甜次出青州冀州味過酸其核並似豬腎又有建平者少肉核形不相似味苦亦良唐本注云五味皮肉甘酸核中辛苦都有鹹味此則五味具也其葉似杏而大蔓生木上子作房如落葵大如蘡薁蜀圖經二三月生苗亦花紅白子生青熟紫以大者佳

蒤委葉 詩云以薅荼蓼

蒤當作荼詩及說文並同良耜正義引舍人曰荼一名委葉某氏引詩與郭同此荼是穢草非苦菜也故異其名

皇守田 似燕麥子如彫胡米可食生廢田中一名守氣

陳藏器本草云菌米可爲飯生水田中苗子似小麥而小四月熟此即皇守田也皇菌聲亦相轉

鉤藈姑 鉤瓤也一名王瓜實如瓝瓜正赤味苦

廣雅云藈菇瓝瓤王瓜也釋文藈菇本作睽姑又引字林云瓝瓤王瓜也月令王瓜生鄭注萆挈也萆挈與菝挈同廣雅菝挈狗脊也是菝挈王瓜非一物鄭注誤矣呂覽孟夏紀云王菩生高誘注菩或作瓜孤甊也又注淮南時則篇云土瓜括樓也瓝瓤與括樓同以王瓜括樓爲一物高注亦誤矣本草王瓜一名土瓜陶注云今土瓜生籬院間亦有子熟時赤如彈丸唐本注云葉似栝樓圓無叉缺子如[illegible]按王瓜五月開黃華華下結子形似小瓜今京師名爲赤子是也釋文藈孫苦圭反陶弘景姑與瓠相轉古讀瓜如姑是姑即瓜也鉤瓤亦音菊字

望乘車 可以爲索長丈餘

說文蔎字解云艸蔎可以作縻綆繫傳云芒之屬可爲綆繩也按乘讀即望乘古同聲今黃縣人謂其芒爲望乘登人謂望爲芒證知芒望聲同也芒即莣郭說見下方唐韵蔎亥步切釋文索本又作乘居本亦作乘

困衱袶 未詳

釋文衱居業反袶施音絳則巷从夅孫音空反則絳从夅之夅廣韵衱衱袶連袶下引爾雅亦作袶與孫本同

欔烏階 即烏杷也子連相著狀如杷齒可以染皁

邢疏今俗謂之狼杷顏師古急就章注云狼杷草生道旁[illegible]並染皁按釋名云齊魯閒謂四齒杷爲欔[illegible]連著如杷齒[illegible]今作欔若欔[illegible]字形之誤耳

杜土鹵 杜衡也似葵而香

說文若杜若香艸本草杜若一名杜衡然陶注云今復別有杜衡不相似則非一物矣陶注以爲[illegible]高良薑而細味辛香益此即所謂杜若也郭云似葵而香[illegible]草杜蘅香人衣體唐本注葉似葵形如馬蹄故俗云馬蹄香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博物志云杜衡一名土杏其根似細辛葉似葵[illegible]天帝之山有草焉其狀如葵其臭如蘼蕪名曰杜衡此皆郭注所本爾雅所謂杜衡也[illegible]物甚明故本草衡若別條[illegible]楚辭九歌杜若與杜蘅分舉[illegible]騷亦以衡若並稱[illegible]廣雅云楚衡杜若也杜楚聲近[illegible]杜土古字通也衡古文作[illegible]字與鹵字形近杜土[illegible]其下因誤爲鹵耳

[illegible] 一名[illegible]

本草[illegible]名[illegible]論[illegible]相似[illegible][illegible]

蘇敍 未詳

釋文引樊本作蘇[illegible]玉篇云蘇子菜也閻氏若璩困學紀聞注云[illegible]

赤枹薊 即上枹薊

此複出[illegible]

菟奚顆凍 款凍也紫赤華生水中

顆凍即款冬顆與款聲同也本草款冬一名橐吾一名顆凍一名虎鬚一名菟奚[illegible]

二物殊類古注以款冬生水中花紫赤色一[illegible]吾引此若一類二種也類聚引郭氏讚云款冬之生擢穎堅冰物所安焉不同[illegible]知涣凝中有絲生陸地花黃色然陶注言陽煦陰蒸款冬[illegible]

中馗，菌。地蕈也，似蓋，今江東名爲土菌，亦曰馗厨，可啖之。

說文菌地蕈也又云蕈桑䓴也[illegible]

小者菌。大小異名。

[illegible]

蒫，小葉。未詳。

釋文蒫又作蔖說文蔖麻蒸也邵氏正義引管子地員篇[illegible]

苕，陵苕。一名陵時，本草云。

說文苕艸也爾雅苕之黃華也[illegible]

黃華蔈，白華茇。苕華色異名亦不同，音沛。

[illegible]

虃，從水生。生於水中。

注云山中亦有白華者[illegible]

薇，垂水。生於水邊。

說文薇菜也似藿[illegible]

薜，山麻。似人家麻，生山中。

莽，數節。竹類也，節間促。

桃枝，四寸有節。今桃枝節間相去多四寸。

粼，堅中。竹類也，其中實。

簢，筡中。言其中空，竹類。

仲，無笐。未詳。

篙，箭萌。萌，筍屬也。周禮曰：「篙菹鴈醢。」

篠，箭。[illegible]

[illegible]

枹，霍首。素華，軌鬷。皆未詳。

邵氏正義云枹通作苞說文云苞艸也南陽以爲麤履[illegible]

芏，夫王。芏草生海邊，似莞藺，今南方越人采以爲席。

釋文夫孫音扶[illegible]此草作席呼爲芏音杜[illegible]

綦，月爾。即紫綦也，似蕨可食。

說文綦月爾也廣雅[illegible]

葴，馬藍。今大葉冬藍也。

說文葴馬藍也[illegible]

姚莖，涂薺。未詳。

芐，地黃。一名地髓，江東呼芐，音怙。

本草地黃一名芐一名芑[illegible]

蒙，王女。蒙即唐也，女蘿別名。

詩桑中正義引孫炎曰蒙唐也一名菟絲一名王女[illegible]

拔，蘢葛。似葛，蔓生，有節，江東呼爲龍尾，亦謂之虎葛，細葉赤莖。

北方葛類[illegible]

藗，牡茅。白茅屬。

說文藗牡茅也[illegible]

菤耳，苓耳。廣雅云枲耳也，亦云胡枲，江東呼爲常枲，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如盤。

說文菤耳也[illegible]

蕨，虌。廣雅云紫蘩，非也。初生無葉可食，江西謂之虌。

說文[illegible]

蕎，邛鉅。今藥草大戟也。本草云。

[illegible]

繁，由胡。未詳。

[illegible]

惹，杜榮。[illegible]

此類其形似荻皮重若[illegible]質柔弱不堪勁用漆[illegible]器云芒今東人多以爲箔六七月生穗如荻今按芒草葉似茅而長大其鋒利割人言其白華望之如荼而繁即上文孟須是也一名芭芒一名芭芒芮芒古同聲芒茅聲又相轉

稂 童粱[illegible]莠也

說文稂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董蓈或作稂詩下泉大田傳曰稂童粱也正義引舍人曰稂一名童粱陸璣疏云莠爲害而不成穗疑然謂之童粱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之守田也大田云不稂不莠外傳曰馬餼不過稂莠皆是也[illegible]所云宿田翁今謂之[illegible]穗如亂禿色青黃中有子也[illegible]草葉似稷而無實[illegible]今之狗尾草是矣[illegible]謂狗尾草是也[illegible]

藨 麃

上文藨[illegible]蔍[illegible]與此異又[illegible]如傳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藨音苞[illegible]藨也[illegible]獨引[illegible]皆[illegible]類而異名今[illegible]皆[illegible]時珍本草云一種蔓小於蓬藟一枝三葉葉面青背[illegible]微有毛開小白華四月實熟其色紅如櫻桃即[illegible]者也淮南覽冥篇云[illegible]如染其色赤生江濱[illegible]此草處處皆有非必生於江濱也

莐 藩 即連 蒸

釋文蒸今作的[illegible]莐又作[illegible]戶歷反按蒸即莐時堅覈即本草石蓮子陶注云八九月采黑堅如石者

藚 萮 出[illegible]也生[illegible]下田初[illegible]可啖江東用[illegible]魚

說文蘢[illegible]也可以[illegible]魚繫傳云[illegible]蒿草中之[illegible]然正義引舍人曰[illegible]所食蔞蒿也詩漢廣[illegible]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illegible]中正月根芽[illegible]云其傳以二三月實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可蒸為茹[illegible]彼處食之亦去葉也名[illegible]曉[illegible]按今京師人家[illegible]機以為似艾白色驗其葉似[illegible]唯[illegible]不[illegible]可啖人云[illegible]視[illegible]云[illegible]萎蒿[illegible]初生時耳生水邊者九香[illegible]蔞蒿地蘆芽短[illegible]是時[illegible]也蘇軾詩云蔞蒿滿地蘆芽短[illegible]魚[illegible]河豚欲上時[illegible]本草可

莉 莉 一名石芸

[illegible]本草云[illegible]石芸出三輔本草別錄石芸味甘無毒一名[illegible]然曰[illegible]按[illegible]烈[illegible]其形[illegible]今未聞

葽繞棘蒬

今遠志也似麻黃赤華葉銳[illegible]其上謂之小草[illegible]雅云[illegible]說文蒬棘蒬也廣雅云棘蒬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與蔓[illegible]河蔞繞疊韵本草云遠志一名棘菀一名葽繞葉名小草[illegible]注小草狀似麻黃而青蘋經云亦有似大青而小者三月開花白色[illegible]圖經[illegible]俱大於它處是遠志有大葉小葉[illegible]蕭小葉郭注二說[illegible]所說大葉也大葉者葉細[illegible]絲成郭注今[illegible]小葉者苗似麻黃[illegible]無節[illegible]俗呼紫菀草[illegible]即小草

萊 刺

草刺針也關西謂之刺燕北朝鮮之閒曰萊見方言[illegible]刺當作莿莿萊之聲[illegible]草木之莿也通作刺[illegible]說文萊莿也[illegible]或入北[illegible]謂之萊[illegible]

[illegible]

蘄 蔵 [illegible]

[illegible]

藿 蕭 萩

蕭[illegible]蒿[illegible]萩[illegible]蒿一名[illegible]白蒿[illegible]脂[illegible]艾[illegible]穎[illegible]葉[illegible]似[illegible]

海藻 [illegible]

[illegible]

長楚 銚芅

[illegible]

大苦

說文苦大苦苓也[illegible]蘦[illegible]美[illegible]抱[illegible]曰[illegible]節[illegible]名[illegible]云郭注[illegible]葉[illegible]莫[illegible]非以其味乃[illegible]之苦也

芣苢馬舄馬舄車前

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

說文芣苢一名馬舄其實如李令人宜子周書[illegible]釋文芣苢[illegible]書[illegible]憲[illegible]然[illegible]前[illegible]牛[illegible]大[illegible]義[illegible]及[illegible]赤[illegible]

[illegible]

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

帛似帛布似布華山有之

[illegible]

莞 東[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茖 山葱

茶[illegible]苓[illegible]草之[illegible]時[illegible]說文[illegible]文[illegible]也[illegible]文[illegible]或[illegible]猶[illegible]

韡 [illegible]芳[illegible]

說文芀芀也芀華也梁傳云芀者抽條搖遠生箏而無華芀也今人取之以爲帚曰苕帚是也釋文芀或作苕荀子勸學篇云繫之葦苕苕本草注蘆花名蓬蕽○華亦芀也芀葦也廣異名耳詩正義引舍人曰葭一名華○今按經傳無名葭爲華者舍人蓋以葭華與葦芀俱相屬故爲此說今移葭華從葦芀庶乎可通焉

蒹，薕。 似萑而細高數尺江東呼爲蘼藡音廉

葭，蘆。 葦也

菼，薍。 似葦而小實中江東呼爲烏蓲音丘

其萌，虇。 今江東呼蘆筍爲虇然則萑葦之類其初生者皆名虇音繾綣

說文蒹未秀者也薕蒹也詩蒹葭傳蒹薕也葭蘆也毛傳云今人以爲簾者名蒹薕實似牛之未秀者也疏云江東呼蒹爲簾蒹之秀者爲藡其實青徐州人謂之蒹郭云似萑而細令江東呼爲蒹者自是牛蘆菼而不可爲堅實云蒹也○萑陽人謂之荻按郭說云荻名藿以爲簾其中有白絮郭云似萑而細小東南呼似薕藡竹皆名之未秀爲簾之蒹也蒹蒹以爲薕以苗未秀者是蒹之秀者爲簾物郭云似之物說文云二物蒹萑藿萑則爲二物李巡曰是詩用七月雅正義引李巡曰一華○物初生時郭云苕名芀故曰夏令小詩騶虞傳云葭蘆也詩七月傳正義引李巡曰一華物初生時異名故郎令未秀蘆葭云葦未秀爲葭修務篇注未秀日盧已秀日葦按小正云中葦而高大其初生日蒿之葭古讀如姑與蘆爲韻○今菼者正也

說文菼灌之初生一日薍一日雖云菼或作𦵴云萑之初生也夏小正云萑爲菼也八月云萑葦爲未秀其初生者菼是也詩碩人疏云菼薍也萑字說苓當作繫文云雖云此云驗𩟔色小草日七月傳說文云萑小引李巡曰萑也陸機云𦵴當作薍也皆萑薍也故詩正義引李巡云萑之初生也小實中一萍物即注今之謂萑初生一莖正義引樊光云所謂荻也蓋即令所謂荻也萑郝云萑一名荻又謂之荻而秀爲中萑菼與萑爲一物陸機云荻鳥菼也荻當作蒹分擧故實郭云萑菼是蒹也之屬萑亦是萑也萑菼云今江東呼之萑是菼之異名蘆萑云今江東呼爲烏蓲蓲云菼當作菼萑云堅秀成是萑苕日萑薍鳥烏秀與蒹也正義引李巡曰萑薍當是一類詩大車傳引李巡菼以蘆之蘆蒹之類其實萑亦葦之類萑爲蘆蒹爲萑以此詩正義一也郭云江東呼烏蓲下萑之初生萑生萌者以其名萑故詩正義引郭云江東呼蘆筍郭說是已菼萌蒹之萑葦之初萌皆名虇毛傳萑葦也載氏西孫炎以菼爲萑爲蒹萑葦與

說文云雖虇當作灌郭說是○萌香說文云萌艸芽也郭云江東呼蘆筍爲虇然則萑葦之類其初生者皆名虇是也郭云蘆筍者名萑也其初生者名虇是萌之初生皆名萌菱則芙之萌皆名萌菱萌同名也又按說文以萌之名蘆虇萌之正字也萑葦之萌皆名虇始萌時虇字爲萌苗也萌虇萌正字說文萌香繭爲繾綣言是則蘆萌異名相假借字也方言云說文之灌蘅釋草下文灌字上屬又從未讀雅萌萌如若讀云未萌韻同通名萌之華灌灌釋詁之篇云春草權奧是草之始萌也按大戴禮誥志篇云孟春百草權輿是草之始

蕍、芛、葟、華，榮。 釋言云華皇也今俗呼草木華初生者爲芛音猶豫

蘬者郭云蕍猶敷蕍亦華之貌所未聞

齊吳都賦云異荂蓲藸劉逵注蕍蕍敷華開貌李善注蕍蕍敷蕍也說文云蕍蕍之貌玉篇廣韻並云蕍花貌按數蕍同然則蕍蕍敷蕍之省作蒟蒟又作𦽅蕍者是蕍之與蕍同

者說文云芛艸之皇榮也干寶注說卦傳云震爲專爲花貌蒲之藸是也蕍並從

爲芛聲同釋文芛本作蔦亦借作古文作爲云鑄猶也芛是華也芛之

也引爾雅日皇華也芛或作蕫又云華榮是也芛

榮也釋曰皇鄭注亦引此文作𧈅而云樂亦借皇者華芛也

釋言皇華郭注亦引此文𧈅詩云皇皇者華是皇

卷施草，拔心不死。 宿莽也離騷云

方言云芔莽草也是凡草通名莽非宿莽者詩騷云夕攬中洲之宿莽王逸注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之曰宿莽類聚八十一引南越志云寧鄉縣草多卷施拔心不死江淮間謂之宿莽又引郭氏讚云卷施之草拔心不死屈平嘉之諷詠以比取類雖遭迍有遠旨按施宿莽生取類猶又廣雅云無心鼠耳也郭注以鼠耳爲無心與此異

荺，茭。 中今江東呼爲菱音胡交反

說文荺茇也荺字或作茇今可食者爲芰根也方言以根爲茇是本茇作芰與郭異也郭注茇根也茇即此類是也芰之形如荺又作䔲郭注方言芰又作茇根茇同名廣雅云萲根也王篇萲根是云萲草根可食者曰茇是草根韻十六軫荺字下引爾雅而云茇根也

荄，根。 俗呼韭根爲荄

說文荄草根也今江東呼爲荄音陔根即荄也說文荄菱一名荄三名荄根也雜記云芻荄是也郭義合與說文荄根爲四名也不當分爲二郭氏誤也

之名荄也方言云荄根也說文荄根二名俗通作荄又荄小爾雅云荄根也釋名云東齊謂根曰荄方言說文荄草根也雜記云荄根也郭注云今俗呼韭根爲荄又荄菱荄作荄音該

欇，槖含。 未詳

蘺氏正義云上文欇虎櫐郭注以爲此欇別草此欇槖含疑郭所見本誤爲木字注云欇即此槖含也

華，荂也。 今江東呼華爲荂音敷

華、荂，榮也。 轉相解

說文荂華也郭或作荂方言云荂薳華也齊楚之間謂之荂郭注荂亦荂字之華或謂之荂或作花荂苓亦華別名按華荂古音同從荂聲同從荂聲以別作花漢書衛宏傳云百卉含其音俱同之證也從戈聲後漢書鄭氏注荂云說文荂即荂字瓜華也顧氏說亦如字云古花字也廣雅花字古文上字下書中閒用花字或是後人改易又云北朝以上不見荂字之花字見於書引張揖字詁云古荂字自南北朝以後皆用花字則非起於後魏矣按廣雅已有花字則非起於後魏也魏書今按廣雅已有花字

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

詩七月正義引李巡曰分別異名以曉人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桃始華亦通名詩桃之夭夭始華是也草謂之榮者夏小正然榮華木亦通名故月令有黃華草木黃落是也詩云榮然謂之秀詩四月秀葽實秀是也說文云秀禾也通名矣爾雅釋文家不字釋名云英象華之物皆黃不字按黃不榮之實者也十一月所謂英說文英艸榮而不實者一曰黃英本也則字是榮而不實者謂之英說文英艸榮而不實者一日黃英如離騷云夕餐秋菊之落英是也西山經云有草焉其葉如蕙其本如桔梗黑華而不實名曰蓇蓉郭注引爾雅榮而不實者謂之英骨苦上蓇蓉也字然英華亦通名耳故詩曰舜華又曰舜英矣

皇清經解卷千二百五十四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三十五

爾雅義疏 棲霞郝戶部懿行著 學海堂

釋木第十四

說文云木冒也冒地而生从屮下象其根白虎通云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司徒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山林宜皁物川澤宜膏物陵宜覈物墳衍宜莢物原隰宜叢物鄭注謂柞栗之屬膏物楊柳之屬理致且白如膏覈物梅李之屬莢物薺莢王棘之屬叢物萑葦之屬按者皆木之類也此篇所釋多陸草者疏者核者英即皁莢也此篇所釋者多兼此數類木爲總名故題曰釋木

梠，山樻。 今之山樻

釋文樻古雅反舍人本又作樻一名梠孫炎曰詩云有條有梅條稻也義本毛傳詩正義引舍人故杏亭通作夏學記云夏楚二物鄭注夏稻也引陸機疏云稻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爲車板能溼又可爲棺宜陽共北山多有之餘見下文稻楸

栲，山樗。 栲似樗色小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

說文云栲山樗也詩山有栲正義引舍人曰栲名山樗郭璞云栲似樗色小而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俗語曰櫄樗栲漆相似如一陸機疏云山樗與下田樗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爲茗方俗無名此爲栲者似誤也今所云爲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輻或謂之栲櫟古音邁故詩鄭箋云古者謂此讀今說文與蓋脫去之數二九尺之稜引作俗語當時方俗之言故陳孔並不引按之邵氏據詩正義非也樗說文作櫄即今之椿其葉鮮有可食者揚似樗而多鹼苦又堅緊爲木色白葉亦似樗可食

柏，椈。 禮記曰鬯臼以椈

說文柏鞠也詩言柏舟之柏本草別錄云生泰山山谷郭處有之三月華九月實莊子所謂秋柏之實也郭引禮記云鬯臼以椈柞以柏鄭注所以擣鬱也以柏爲之香與白於神爲宜按柏有脂而香其性堅緻材理最美

髡，梱。 未詳

椵，柂。 白椵也樹似白楊

釋文引字林云椵木似白楊一名柂爾雅郭注柂云椵郭注以爲白楊櫬爲之棫木皮葉大如白楊皮赤色者椴木皮白者爲白椵皮葉似白楊今樹其皮可爲繩索以束物白者材輕耐溼故宜爲棺也

梅，柟。 似杏實酢

說文梅柟也可食梅或作楳詩毛傳云梅柟也陸機疏云梅樹皮葉似豫樟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柟葉大可三四葉一叢木理細緻於豫樟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江南及新城上庸蜀有之楊州益州曰柟相似而一切經音義廿一引韓詩云梅柟也荊州曰梅揚州曰柟益州曰赤楩與陸疏合孫炎云梅大木可以爲棺舟說文云桿木似杏實酢及說文云可食俱非此梅也郭引西京賦注云似杏實酢按說文以爲柟之文選注引郭作木似水楊與今本異推之得今作柟者南山經云虖勺之山其上多梓柟郭注柟大木葉似桑今作楠

被，煔。 煔似松生江南可以爲船及棺材作柱埋之不腐

說文及釋文煔字作檆並作黏不成字蓋黏字之誤煔字後漢書作彬亦不成字注音占蕿是也按說文作杉即黏字之說作杉非郭音芟又音纖字亦作杉或作黏字後漢書華佗傳有漆葉青黏但作黏字作女廉反音詁陸音郭注此即今杉木也

櫬，梧。 今梧桐

說文櫬棺也一曰梧也梧桐木一名櫬爾雅所謂櫬梧也櫬本可作大如孟子梧檟之屬郭注梧桐也以爲楸名或云似梓葉厚可食其皮甚厚染皁打碑也

朻者聊。 未詳

說文朻高木下曲也廣雅作柳人取以爲組枝細葉可爲弓材者也

榹桃，山桃。 山中桃也實小而不解核

樕樸，心。 檞樕別名

榮，桐木。 即梧桐

棧木，干木。 橿木也江東呼木觡

櫇，木瓜。 實如小瓜酢可食

椋 即來 [illegible]

栵 栭 [illegible]

檴 落 [illegible]

柚 條 [illegible]

時 英梅 [illegible]

楥 柜柳 [illegible]

栩 杼 [illegible]

味 荎著 [illegible]

[illegible] 荎 [illegible]

杜 甘棠 [illegible]

狄 臧槔 貢 綦 [illegible]

朹 檕梅 [illegible]

朻 者聊 [illegible]

魄 榽橀 [illegible]

梫 木桂 [illegible]

棆 無疵 [illegible]

椐 樻 [illegible]

檉 河柳 旄 澤柳 楊 蒲柳 [illegible]

權 黃英 輔 小木 [illegible]

[illegible]

杜，赤棠。白者棠。（棠色異，異其名。）

[illegible]

諸慮，山櫐。（今江東呼櫐為藤，似葛而麤大。）

[illegible]

攝，虎櫐。（今虎豆。纏蔓林樹而生，莢有毛刺。今江東呼為欇欆。音涉。）

[illegible]

杞，枸檵。（今枸杞也。）

[illegible]

杬，魚毒。（杬，大木，子似栗，生南方，皮厚汁赤，中藏卵果。）

[illegible]

檓，大椒。（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為檓。）

[illegible]

楰，鼠梓。（楸屬也。今江東有虎梓。）

[illegible]

楓，欇欇。（楓樹似白楊，葉圓而岐，有脂而香，今之楓香是。）

[illegible]

寓木，宛童。（寄生樹，一名蔦。）

[illegible]

無姑，其實夷。（無姑，姑榆也。生山中，葉圓而厚，剝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所謂無夷。）

[illegible]

櫟，其實梂。（有梂彙自裹。）

[illegible]

檖，羅。（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

[illegible]

楔，荊桃。（今櫻桃。）

[illegible]

旄，冬桃。（子冬熟。）榹桃，山桃。（實如桃而小，不解核。）

[illegible]

休，無實李。（一名趙李。）痤，接慮李。（今之麥李。）駁，赤李。（子赤。）

[illegible]

棗，壺棗。（今江東呼棗大而銳上者為壺。壺猶瓠也。）邊，要棗。（子細腰，今謂之鹿盧棗。）櫅，白棗。（即今棗子白熟。）樲，酸棗。（樹小實酢。孟子曰：養其樲棘。）楊徹，齊棗。（未詳。）遵，羊棗。（實小而圓，紫黑色，今俗呼之為羊矢棗。孟子曰：曾皙嗜羊棗。）洗，大棗。（今河東猗氏縣出大棗，子如雞卵。）

桑辨有葚梔。也辨半女桑桋桑。今俗呼桑樹小而條長者爲女桑樹

說文桑蠶所食葉木葚桑實也通作黮詩食我桑黮傳黮桑實也王楨農書云荊桑多葚魯桑少葚釋文引舍人云桑樹一半有葚半無葚名梔也辨半也辨讀若辨半之辨故本作辨同○非也郭云女桑少條長者爲女桑也王照圓詩小記云女桑長條是也與蘋同義女言弱也齊民要術言種桋長不如壓枝之速是矣

榆白枌。枌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

詩東門之枌傳枌白榆也正義引孫炎曰榆白者名枌本草云榆皮白者枌也郭注榆先生葉後著莢名義兩云色白二不生葉先生莢後生葉云白楡先生莢後生葉此異爲白今人謂榆皮白剝其皮中滑白以和香也

唐棣栘。似白楊江東呼夫栘常棣棣。子如櫻桃可食

說文栘棠棣也文選甘泉賦注引爾雅正作栘詩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是也引詩唐棣之華當作常棣經典通作棣說文作棣常棣引古本作常棣一名郁李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本草經郁李一名爵李又名車下李本草陸機疏云奧李也唐棣也郁李子赤色如李子可食是也詩蒸民要術引詩義疏云薁李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亦似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陸機引同棣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也今其樹高七八尺其華或白或赤華而不實亦非一類郭以爲唐棣常棣二者相似其實各異而以郁李爲常棣者非也本詩作常棣毛傳常棣棣也棣與夫栘者類而小異也○常棣一名夫移亦見詩傳又作夫栘名義同一二相似常爲唐所以三月十九其實似李而小

檟苦荼。樹小似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荼晚取者爲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

說文荼苦荼也今字作茶古無茶字以苦荼爲茶釋文荼郭云小葉似梔子今人呼早采者爲荼晚取者爲茗非也按茶之爲名始於漢時實古之苦荼也蜀人謂之苦荼故與荼同作荼字乃茶字之變也說文作荼茗字亦作荈說文新附荈茗也陶弘景雜錄云苦荼輕身換骨吳志韋曜傳云密賜茶荈以當酒是茗荈之名自漢已有茶經云其字或從草或從木或草木竝一名荈又作荼又作檟爾雅作檟詩作荼今作茶蓋荼之省茶字始於唐陸羽茶經又作茶案茶字自中唐始變作茶其說非也趙宋之茶字見於漢印茶陵字作荼是茶字起於漢六朝以前已有茶字矣

樕樸心。槲樕別名

木自獘柛。立死椔。獘者翳。樹蔭翳覆地者

說文自獘也柛或作神非也○郭云本立死者爲椔詩皇矣篇云作之屏之其菑其翳傳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正義引李巡曰木自斃爲翳又引舍人曰立死木曰椔釋文椔本又作菑韓詩作甾云木立死者也從木菑聲毛傳云菑木立死也

相。椔樹也又云翳掬也

說文櫛相也○郭云相樹○按郭注非也說文楢柔木也工官以爲耎輪大椐也云云耎木也

櫰槐大葉而黑。守宮槐葉晝聶宵炕。槐當爲櫰槐大葉而黑者名櫰

榮桐木。即梧桐

說文榮桐木也桐榮也是桐一名榮月令季春之月桐始華夏小正三月拂桐芭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有華無實詩疏引陸機云桐有青桐赤桐白桐白桐宜琴瑟今雲南牂柯人績以爲布似毛布則陸機以白桐爲榮

棧木干木。僵木也江東呼木觡

說文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以木爲之因名棧又以其木干枯故名干木云棧木干木名異實同

檿桑山桑。似桑材中作弓及車轅

說文檿山桑也詩其檿其柘傳檿山桑也正義引陸機疏云檿桑與桑同葉而小出東萊今登州山中多檿桑可以爲弓幹考工記弓人取幹之道柘爲上檿桑次之

樅松葉柏身。今大廟梁材用此木尸子所謂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

檜柏葉松身。詩曰檜楫松舟

說文樅松葉柏身檜柏葉松身○郭注引詩作檜楫松舟

句如羽喬。如木楸曰喬如竹箭曰苞如松柏曰茂如槐曰茂

說文句曲也言木枝上句曲如鳥羽者則謂之喬下句曰朻上句曰喬○竹箭叢生故曰苞松柏葉茂盛故曰茂槐葉繁茂下垂故亦曰茂也

梨山樆。即今梨樹

桃李醜核。子中有核人

說文核蠻夷以木皮爲篋狀如奩尊引申爲果中核字又作覈

瓜曰華之桃曰膽之棗李曰疐之樝棃曰鑽之。皆啖食治擇之名

說文云瓜[illegible]也曲禮云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鄭注華中裂之不四析也孔疏云謂中破之也按華猶刳也華言析之而不絕也夏官形方氏云無有華離之地鄭注與此同內則云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鑽之鄭注皆治擇之名也初學記及御覽引注云[illegible]

小枝上繚爲喬　句者名爲喬木

無枝爲檄　檄擢直上

木族生爲灌

此皆釋上文之義也[illegible]木別生條也[illegible]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三十五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三十六　學海堂

爾雅義疏　棲霞郝戶部懿行著

釋蟲第十五　說文云有足謂之蟲蟲之總名也又云虫一名蝮[illegible]象其臥形物之微細或行或[illegible]以虫爲象[illegible]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illegible]

螜天螻　說文螻螻蛄也一曰螜天螻本夏小正文又云螜[illegible]也夏小正三月螜則鳴[illegible]方言云[illegible]謂之杜格[illegible]

[illegible]

蜚蠦蜰　說文云蜚臭蟲負蠜也[illegible]

螾衘入耳　[illegible]

蜩蜋蜩螗蜩　[illegible]

蚻蜻蜻　[illegible]

蠽茅蜩　[illegible]

蝒馬蜩　[illegible]

蜺寒蜩　[illegible]

蜓蚞螇螰　[illegible]

蛣蜣蜣蜋　[illegible]

蝎蛣蝠　[illegible]

蠰齧桑　[illegible]

語虙箋相詳未

釋文虙本或作處相舍人本郭云桑是此蟲名矣 謂桑相次疑是其類翟氏補郭云諸慮此蟲與山蟲同名

蜉蝣渠略 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

說文作蠹蝣一曰蜉游朝生暮死者方言云蜉蝣秦晉之閒謂之蝶蠋郭注似天牛而小有甲角出糞土中朝生夕死夏小正五月浮游有殷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莫死詩傳本小正之文義有引伸此言蜉蝣渠略朝生夕死今按詩傳渠略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夕死豬好啖之是以東人謂之渠略也通謂之蜉蝣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云是糞土中蜣蜋蟲也宋氏翼云蜉蝣朝生夕死陸璣疏云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一而三日今一朝而能蜉蝣之死不必三日不在朝夕亦非必朝生而莫死也雅疏以爲蜉蝣朝生暮死然上引作甚朝其翅淮南說林篇云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郭注本此蜉蝣子一名蜉蝣莊子逍遙遊篇云朝菌不知晦朔釋文引司馬云朝菌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一名日及故不知月之始終崔云糞上芝朝生暮死晦者不及朔朔者不及晦此與蜉蝣義亦近水上蜉蝣朝生暮死隨流泉之下而蜉蝣渠略蓋以地中爲蜉蝣水中爲渠略其實一類則中翁然之氣所生卽蜉蝣也

蛂蟥蛢 甲蟲也大如虎豆綠色今江東呼黃蛢音瓶

秀矣知不知秀朝與朔言以二蟲爲喻春秋朝夕正朔與蛂不知春秋朝夕爲正已矣說文云蛂蟥以翼鳴者也又云蟥蛢也从虫鼻聲郭注以爲蟥蛢以甲蟲名蛢說文云蛂蟥蛢也蛢蟲長二寸許金碧熒熒不同蟲又有之緣甲黃色者之說文云蟥蛢也師讀近黃甲故此蟲名蛂蟥今人用爲首飾今蛂指此蟲甲能飛未聞御覽引郭注云甲蟲也大如虎豆綠色今江東呼黃蛢音瓶反蛂音扶結反與今注異釋文云

蠸輿父守瓜 今瓜中黃甲小蟲喜食瓜葉故曰守瓜

說文蠸蟲也一名蠸輿父守瓜引之名守瓜之名也王篇云蠸一名守瓜蟲名也說文蠸引爾雅云蠸輿父一名守瓜今驗此蟲黃甲小蟲喜食瓜葉故曰守瓜又云瓜中黃甲小蟲釋文引本草云瓜蠹中黃甲食瓜葉今按此蟲甲角黃色者名蠸十二月生瓜者之名瓜是黃甲小蟲食葉蠹瓜之子蠸蟲也看今俗名守瓜蟲者崔豹古今注云瓜蟲民謂瓜蠹引本草云去土一名葢非此蟲

蝚蛖螻 蛖螻螻蛄類

不蜩王蚥 未詳

蛣蜣蟅強蛘 今米穀中蠹小黑蟲是也建平人呼爲羋子音芈蛘音羊

說文云蛣蜣蟅強蛘也方言云蛣蟅謂之強蛘郭注引說文米中蠹作羋字也江東呼之爲羋子此蟲也今按此蟲甲黑色加蟲呼蛘米蟲牛音羋子如米中小黑蟲也音顯名羋蛘之爲言米也今人呼米中蟲爲羋子蓋本此也末審以爲卽鹼鄉語所呼米象也

不過蟷蠰其子蜱蛸 蟷蠰螗蜋別名

說文作蟷蠰云不過也蟷蠰也今小蟲名蟷蠰郎云其子蜱蛸又名螵蛸郭注云蟷蠰一名蟷蜋此蟲又名天馬秦豫之閒謂之蟷蠰一名聲蟪蛁顧小蝣鄭郎云方言云今蟷蠰也今蜱蛸卽蟷蠰之子月令仲夏螳蜋生鄭注螳蜋螵蛸母也說文不過蟷蠰也崔豹古今注云螳蜋一名天馬一名齕肱一名斫父亦名其子爲螵蛸是蜱蛸之母也說文螵蛸堂蜋子也本草云桑螵蛸一名蝕肬生桑枝上螳蜋子也二月三月采今按此小蟲在桑上者其子房也

蒺藜蝍蛆 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

廣雅云蝍蛆吳公也王逸楚辭注云吳公螂蛆也宋玉高唐賦云蝍蛆食蛇說文云蝍蛆蝍蝛也淮南說林篇云騰蛇游霧而殆於蝍蛆高誘注云蝍蛆蟋蟀也蛇之類大腹長角能食蛇腦郭注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恐非正蝍蛆者吳公也說文作蝍蛆本草名吳公郭注蝍蛆一名吳公亦謂之百足又謂之蝍蛆今呼蜈蚣其物善食蛇之腦蛇亦畏之莊子齊物論云蝍蛆甘帶蝍蛆食蛇也帶小蛇也蜈蚣有大毒能食蛇蟲物

蝝蝮蜪 蝗子未有翅者外傳曰蟲舍蚳蝝

說文云蝝復陶也劉歆說蝝蚍蜉子董仲舒說蝗子也从虫彖聲郭注蝝蝮陶之屬也廣雅云蝝蝗子也春秋宣公十五年冬蝝生公羊傳云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何休注蝝始生曰蝝大曰蝗陸佃埤雅云蝝蝗子也未有翅者外傳魯語云蟲舍蚳蝝韋昭注蝝復陶也可食

蟋蟀蛬 今促織也亦名青蛚

說文云蟋蟀蛬也方言云蜻蛚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蛬南楚之閒謂之王孫考工記注云蟋蟀以股鳴者詩云蟋蟀在堂毛傳云蟋蟀蛬也陸璣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趣織督促之言也里語曰趣織鳴嬾婦驚是也

蟼蟆 蛙類

說文云蟼蟆也鼃屬也玉篇云蟼蟆蝦蟆也郭注蛙類說文云蛙蝦蟆也蝦蟆大腹而短腳今按蛙與蟼名蝦蟆卽此類也

蛝馬蠲 馬蠲蚰俗呼馬蜒

廣雅云蛝馬蠲也方言云馬蚿北燕謂之蛆蝶其大者謂之馬蚰郭注馬蚿亦呼爲馬蠲秦晉之閒謂之馬蚿同爲此蟲也說文作蠲馬蠲也莊子秋水篇云蚿憐蛇郭注蚿百足蟲也本草云馬陸一名百足一名馬軸郭注云卽馬蠲也蚰蜒似蚿而大又名馬陸黃色長足多者寸許今人呼馬蠲亦呼百足此蟲多足其形如蚰蜒長者可寸餘

蟦蠐螬 在糞土中

莫貈蟷蜋蛑 螗蜋有斧蟲江東呼爲石蜋蛑音孫

說文云蟷蜋也从虫當聲蟷蠰也郭注蟷蜋有斧蟲江東呼爲石蜋說文作蟷蜋蛑方言云螳蜋謂之髦或謂之虰或謂之蛑蛑淮南時則訓云小暑至螳蜋生高誘注螳蜋一名天馬一名齕肬兗豫謂之巨斧也

蠖蚇蠖 蠖蚇蠖

蛶螫蜂

蚅烏蠋

蠸蚅

螼蚓蜸蚕 卽𧌒蟺也江東呼寒蚓

說文云螼螾也从虫堇聲蜸螼蚓也从虫㲋聲螾側行者郭注卽𧌒蟺也江東呼寒蚓月令孟夏蚯蚓出仲冬蚯蚓結鄭注蚯蚓夏月乃出地上故曰蚓之言引也本草云白頸蚯蚓一名土龍郭注蚯蚓一名蜸蚕呼爲曲蟺今亦名地龍

𧔎蠀蚅

蝒馬蜩

蟋蠨蛸長踦

蛗螽蠜

草螽負蠜

蜤螽蜙蝑

蟿螽螇蚸

土螽蠰谿

春秋螽以爲災說文云螽蝗也从䖵夂聲漢書五行志螽螟之屬也是螽之爲蝗也郭注云今謂蝗爲螽詩螽斯毛傳云螽斯蚣蝑也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舂箕舂箕卽舂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似瑇瑁叉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是也說文云蚣蝑以股鳴者从虫松聲郭注蜙蝑也今俗呼青蜙蝑斯螽莎雞之屬

□或謂之虰或謂之蛉蛉蛉炎取此方言以下文虰字上□郭所不從也釋文本又作蛉蛄戶各反蛉郭音年又乜年反然則蛉與乜字異音同蛉蛄合聲亦為蛉蛄又與蛉蛄方言合於爾雅矣

虰 蛵負勞 說文虰蛵負勞也又云蜻蛉也一名桑根方言云蜻蛉謂之蝍蛉郭注六足四翼蟲也江東名為狐黎淮南人呼蛺蛉□□云蝍蛉□□□□□□蜻蛉□□□□□□□□□□□□□□□□□□□□□□□如蜻蛉□□□□□□□□□一名□□□□□□□□□□名赤卒一名絳騶一名赤衣使者一名赤弁丈人好集水上按今呼赤卒一名絳騶□火□盧郎紅衣使者胡黎之聲轉負勞也大而青者謂之天人呼老郎疏馬郎負日馬郎為古之遺語乎

蛅 毛蠹 說文蛅毛蠹也又云蛓毛蟲也□□九思篇云載□蛅今俗謂之八角蟲□□□□□□□□□□□□呼我□□云

螺 蛅蟴 說文云蛅斯墨也本草雀甕一名躁舍陶注蛅蟴蟲也其背毛螫人陳藏器云蚝生樹枝間樹上大小如□□有五色斑毛刺人有毒欲老者口中吐白汁疑於如卵以為□在中作蛹羽化而出作蛾放子於葉間□□□□□□□□□□□□□□□□□□黃□□□□甘□兒童聲相□□□破□□□□□□□□□□□□□□□□非□□□

蟠 鼠負 說文蟠鼠婦也又云蛜威委黍委黍鼠婦也詩疏引陸機疏云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名鼠婦不名負蟠□□□□□□□□□□□□□□□□□□□□□□□□名而□□□□□□□□□□□□□□□□□□□□□□□□□□一名□□□□□□□□□□□□本草鼠婦一名負蟠□□□□□□□□□□□□分而為二□□□□□□□□□□□□□□□□□□□□□□九百四十九引說文云蟠鼠婦也乃字誤秋官赤友氏注以蟠為鼠婦也說者多誤故疏正之本草與爾雅云鼠負蟠也蠅與蟅同是鼠負□蟠之為

蟫 白魚 說文蟫白魚也廣雅曰白魚蛃魚是郭所本爾雅香草可著物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本草衣魚一名白魚鄭注秋官翦氏云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蟲魚亦是也一名蛃魚陸機詩疏云蟫穿食書於羽扇因日蟲書也今按白魚天子一名白魚□名古人有魚形而尾身如傳粉華色蠹魚名□□□□名□□人簡□□書吸非如今紙而色白□□□□□□□□今蛇色殊形合□□□□□□□□□□□□□□□□□□□□□□□□

蟔 羅 蟔蠶 說文蟔蠶化飛蟲或作蟲部有繇而蟲廣雅云蟔□□□□□草木蟲以為化為□蟔蟲□□

一孫炎宋史藝文志孫炎爾雅疏七卷邢疏所引孫炎義疏者俗間有孫炎高璉皆淺俗即璉雖昶引者也

螒 天雞 釋文螒字林作螒螒名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又曰樗雞□□□疑皆同名非一物也詳於義疏

傅 負版 釋文版亦作蝂柳宗元有蝂蝂傳云蝂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此蟲未聞

蟦 蚸 强蚸 說文强蚸也玉篇□□米中蠹小蟲是□

蛶 蛶蝻何 說文蛶□□□

螺 蛹 說文□□□□□□□□□□□□

蜆 縊女 說文蜆縊女也□□□

蚍蜉 大螘 說文□□□□□小者螘□□□

說文蟼丁螘也□□□

次 蟗 䵹鼅鼄 □□

土 鼅鼄 □□

螪 蛸 □□

伊 威 委黍 說文伊威委黍委黍鼠婦也□□

蠨蛸長踦。小鼅鼄長腳者，俗呼為喜子。

[illegible]

蛭蝚至掌。未詳。

[illegible]

國貉蟲蠁。今呼蛹蟲。

[illegible]

蠖蚇蠖。今蝍蝛。

[illegible]

果蠃蒲盧。即細腰蜂也，俗呼為蠮螉。

螟蛉桑蟲。俗謂之桑蟃，亦曰戎女。

[illegible]

蝎桑蠹。即蛣𧌑。

[illegible]

熒火即炤。夜飛，腹下有火。

[illegible]

密肌繼英。未詳。

[illegible]

蚅烏蠋。大蟲如指，似蠶，見韓子。

[illegible]

蠓蠛蠓。

[illegible]

王蛈蜴。

[illegible]

蟓桑繭。

[illegible]

雔由樗繭，棘繭，欒繭。

[illegible]

蚢蕭繭。

[illegible]

翥醜鏬。剖母背而生。

螽醜奮。好奮迅作聲。

強醜捋。以腳自摩捋。

蜂醜螸。垂其腴。

蠅醜扇。好搖翅。

[illegible]

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

[illegible]

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

[illegible]

趨反引爾雅又通作廌左氏宣十七年傳庶有豸乎杜預注豸解也解豸與廌古同音通用廌與解又疊韵故古以廌訓解豸古作廌故陸氏釋文本作廌解也孔氏正義亦作豸解也是豸廌通而陸孔並云出方言今方言無蓋脫之此條義本說文段注今錄存之也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三十六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三十七　學海堂

爾雅義疏　棲霞郝戶部懿行著

釋魚第十六　說文魚水蟲也大司徒土會之灋云川澤宜鱗物鱗物宜介物故篇所釋兼包鱗介之屬晉語謂之川魚此總以釋魚

鯉 今赤鯉魚　本草云鯉魚最為魚之主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江湖 [illegible] 鯉魚為魚中之 [illegible] 背中鱗一道每鱗有小黑點大小皆三十六鱗 [illegible] 郭注鯉為赤鯉魚今 [illegible] 赤色 [illegible] 白鯉 [illegible]

鱣 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　詩碩人疏引陸璣云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鉤取之大者千餘斤可蒸為臛又可為鮓魚子可為醬 [illegible] 郭氏云鱣長二三丈 [illegible] 甲者 [illegible] 江淮 [illegible] 黃魚 [illegible]

鰋 今鰋額白魚　說文作鰋或作鮀 [illegible] 白魚 [illegible] 一作鮎 [illegible] 今白魚 [illegible]

鮎 別名鯷江東通呼鮎為鮧　說文鮎鯷也與鯷同 [illegible] 今人呼 [illegible] 大鮎 [illegible] 小者 [illegible]

鱧 鮦也　說文作鱧 [illegible] 鱺 [illegible] 鮦魚 [illegible] 本草 [illegible]

鯇 今鯶魚似鱒而大　說文鯇魚也 [illegible] 郭云今鯶魚 [illegible] 鯉 [illegible] 陸璣詩疏 [illegible]

鯊鮀 今吹沙小魚體圓而有點文　詩魚麗傳鯊鮀也 [illegible] 吹沙 [illegible] 大如指 [illegible] 沙中 [illegible] 長三寸 [illegible]

鮂黑鰦 即白鯈魚江東呼為鮂　說文 [illegible] 玉篇 [illegible] 白鯈 [illegible] 莊子 [illegible]

鰼鰌 今泥鰌　說文 [illegible] 郭注 [illegible] 爾雅 [illegible] 泥 [illegible]

鮥 大鮥小者鮛　今青州呼小鱺為鮛 [illegible]

鯦 當魱 [illegible]

魾 大鱯小者鮡　[illegible]

鱊 大鰕　[illegible] 鰕大者 [illegible] 長二三丈 [illegible]

鯤 魚子　凡魚之子總名鯤 [illegible]

鱀 是鱁　[illegible] 大者長丈餘 [illegible] 江中多有之 [illegible]

鮅 小魚　[illegible]

鮥 鮛鮪　[illegible]

鯦 當魱　[illegible]

鮤 鱴刀　今之鮆魚也亦呼為魛魚 [illegible]

魏之一名刀魚六書故云魛薄類如刀其大者曰毋蕭宜御覽引魏武四時食制曰望魚側如刀可以刈草出豫章明都澤按望魚即鱴鱴望聲轉望古讀如芒也今海中亦有林刀魚色白如銀身形似刀而大者長餘五六尺與鱭魚有鬚為異耳鄭注籩人鱻物謂鱴刀含漿之屬似皆蚌蛤而言但爾雅方氣魚鱴鄉鹽失之貢蔬引孫氏注爾雅刀魚與鱴別則讀鮤鱴相鱴刀別為何郭亦當然與鄭鱴刀屬蘭異也

鱊鮬鱖鯞 小魚也似鮒子而黑俗呼為魚婢江東呼為妾魚

郭云似鮒子而黑廣雅云鱊鯞也鯽今之鯽魚說文作鯞鯖聲同也鯽魚似小鯉體促腹隆而脊隆鱖鱊形似之也此魚似鮒而狹長黑色細鱗大者僅三寸也爾雅翼云似鯉而小黑色而揚赤今人謂之旁皮鯽又謂之婢妾魚其行以三為率一頭在前兩頭從之若陵妾之狀故以為名今注云江東謂青衣魚為婢婦也釋交鰭郭古滑反步微鯞本亦或作鮬厥音鯞段氏說文注云歸音同婦鱊鱖音近鯞音近鱖音章酉反非

魚有力者鰴 彊大多力

劉逵吳都賦注鰴魚似鯨魚之有力者魚大者莫若之故名曰鰴也按吳都賦鰴鯨相屬似鯨為魚之名爾雅謂魚言魚有力之通名耳

魵鰕 出穢邪頭國見呂氏字林

說文魵魚名出薉邪頭國字林本於說文也此釋文引郭云小鰕別名蓋郭音出義之鄭文頭欲蒲林大於說文鰕不知此魚名耳御覽引廣志云魵魚出樂浪鰕魚斑文皮可為鼓然則魚出穢邪頭國皮有斑文郭云鰕小出穢邪頭國魚皮文斑失之皮

鮅鱒 似鯶子赤眼

說文鱒赤目魚詩九罭傳鱒大魚也陸璣疏云鱒似鯶而大赤眼多細鱗魚之美者今郭注云鱒魚似鯶子赤眼按爾雅翼云鱒魚目中赤色一道橫貫瞳魚之美者食螺蚌也引爾雅衍名鯶音

魴魾 江東呼魴魚為鯿一名魾音毗

說文魴赤尾魚也或作鰟詩汝墳傳魴魚勞則尾赤今魴魚青白色而尾不赤陸疏云魴魚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漁陽泉州及遼東梁水魴特肥厚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也今居海中者又謂之鯿郭注釋所謂鯿魚其頭小而縮項闊腹廣脊今漢中所謂槎頭鯿也

鯬鯠 未詳

釋文鯠郭音來今說文作鯬鯠賓雅云鯬鯠也此釋文所本廣雅作鯠鯬從魚鯠聲古詩云鱸鯬諸兌之字鯠正作鯬蔡邕云蒼鯬廣韻引說文作鯬鯠也鮗魚引陸璣疏云鯬鮗鯬似魚而善得美食氏魚花鱧相勝引楚辭鯬名張有鯬鯠云是鯠蟲也蟲也從古堅也不鯬即說蟲鯽篆鯬上鯬鯬也先鉦鉹鼓亦本郭引與

蜎蠉 井中小蛣蟩赤蟲一名孑孓廣雅云

說文蜎蜎也郭注是子孫秋水篇釋文引莊子云井蛙也赤頭蟲也蜎蚊也南又中子孑謂有下尾及此與云蟲一井中蛣也云蟲若莊按淮南說林篇云蟁止則生頭多則蟲至郭云亦名蛣蟩一名蜎又引爾雅按雅翼作翻羽鬥之蟲今注其尾上搖楊其鼓行吸揚水上故水中如故跳倒頭上水四是足其來人攷呼謂有子為蟲鬥之頭短釘倒蟲老則化為蚊長數寸蜎是赤也狂於水反而蟲蚊香出州覽兗炙八雅反一呼翼郭切翻云經赤音蟲義乃引別通一俗稱文細云如蜎幾化而為赤數者長也蜎寸

蛭蟣 今江東呼水中蛭蟲入人肉者為蟣

許穴泥中其行蜿蟺欲老頭上生毛亦化蚊也然與蛹非一物郭注誤耳說文蛭蟣也齊謂蛭曰蟣廣韻蛭水蛭引博物志曰水蛭三新而咸三物蓋此物至難死碎斷能復活也本草水蛭一名蚑一名至掌按爾雅蛭蟣蟣似馬蛭者黃按今俗音也人呼馬蛭唐人呼大者為馬蟥小者為馬蛭一名馬蜞郭注此物蓋為此本草蛭之屬其云泥中食血蛭蟲寒大而指者得之其小今者俗音之人云呼蛭者也故王賈馬宗云或呼楚王食寒菹而得蛭恐監之蛭其後其病積而腹心之疾食血之病因其血久積有愈之衛蛭蟲之性也

科斗活東 蝦蟆子

釋文引本或作科斗蝌蚪諸字同郭云蝦蟆子也說文云蝌蚪子之名也其頭圓大而尾長蝦蟆子也說文引爾雅活東作活東今注云科斗蝦蟆子也師云一名活東即蝦子也莊子云斗化而為蝦蟆古今注云蝦蟆子曰活東一名玄魚形圓而尾大尾脫即腳生冬至春為蟆丁螃蟹有尾也似針而小下湖水中山云科斗天子有足頭一日尾魚今兩尾有卵或曰聞生雷鳴之脫即子生朝水中有黑點如黽如河魚形色黑圓點兩春尾其即

魁陸 本草云魁狀如海蛤員而厚外有理縱橫即今之蚶也

說文云魁蛤一名復累老服翼所化也東海有之名魁蛤是形似蛤一名魁陸一名蚶今海本草云魁蛤大狹長外有縱橫理文如孔正圓郭注是也今出東州海登蜀魁也陶注云形似蛤長而圓者似小蚶蝙之屬有文加以鏤以蠡為蛤也按魁者蛤名圓紡即鐻以漆合高以云溫州中郭云山昭楚海以會稽高阜可以為蛤蚶即今之鐻章云即魁蚌蛤也東皋陸云即陵之郭注是也本草所陶注云溫州本草為蝙名按蛤之為蝦皆取高為東海即食其肉名魁陸中華呼為瓦壟子者以其殼上有溝縷形如瓦之屋壟也廣雅云蚶蝛也似蛤有文如瓦屋唐本注云一名伏老謂其伏老郭氏江東呼為瓦屋子

蜪蚅 未詳

說文蜪蝗子也一曰蜪蚅似蝗大腹一名蚅

鼁蟾諸 似蝦蟆居陸地淮南謂之去父 在水者黽 耿黽也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鴨

說文鼁詹諸也其鳴詹諸其皮鼁鼁其行鼁鼁從黽从圥圥亦聲鼁或从酋詹諸之屬有在水者黽聲之黽去今月之屈造名者也蟾諸中大陶也說文云鼁黽屬頭有兩角出遼東善居下去鼁鼁蝦蟆詹諸皆一物而異名古今注蝦蟆一名蟾蜍一名詹諸一名去甫一名苦蠪大腹名去官郭以淮南謂之去父蛙蟈郭注黽耿黽也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鴨其鳴甚壯或謂之耿黽南人呼為蛤子按說文云黽鼃黽也其鳴聲似如子哇哇然故名鼃陸疏云水雞一名長股蛙有二種一種黃色而土鴨青色亦名青蛙鳴聲似鴨故名土鴨似蝦蟆而大腹背青有黑文

蜌螷 今江東呼蚌長而狹者為螷

說文云螷階也脩為螷圜為蠇讀若蠇今案郭注以蜌為螷似長蚌也周禮鼈人注云謂蛤屬江東蚌長而狹者為螷廣韻有若郭云螷字又作蠯

蚌含漿 蚌即蜃也

說文蚌蜃屬從虫丰聲按月令注云大蛤曰蜃是蚌屬以小者為蛤大者為蜃郭注語蚌類多矣蚌亦通名也又說文云蜃屬有三皆生於海蚌蛤也蚌屬蛤亦也蚌類也淮南云蚌蛤珠龜與月盛衰蚌之屬多孕珠者也郭注蚌含漿者蚌之為物肉中含漿也說文蚌蜃屬云珠蚌貝蚌名相合矣今江湖中生珠者謂之珠母亦通名也蜃貝蚌蛤蚌之屬也

鼈三足能 龜三足賁 山海經曰從山多三足鼈大苦山多三足龜今吳興郡陽羨縣君山上有池池中出三足鼈又有六眼龜

說文鼈甲蟲也外骨內肉者也郭引大荒經云足鼈七甲鼈鼈曰甲蟲外骨內肉也說文云鼈三足能三足龜曰賁今陽羨君山中有三足鼈三足龜神記云吳興陽羨縣有三足鼈六眼龜按三足能今云鼈三足曰能曰賁龜山海經從山多三足鼈中山經大苦之山多三足龜食者無蠱疾按字又作鼈三足其龜食之無疫疾

蚹蠃螔蝓 即蝸牛也

說文蝸蠃也蚹蠃螔蝓按蝸牛蝸字又作蠡蝸牛者陵蠡也

蠃小者蜬 螺大者如斗出日南漲海中可以為酒杯

案說文螺小者謂之蝸牛蜬即蜬蠡也蝸牛也蠃為有殼蟲之總名也廣雅云蜬蠡也此蜬蝸牛之小者也引郭云蛤蝸牛也亦引爾雅螺小者蜬云...

蜃小者珧

龜俯者靈 仰者謝 前弇諸果 後弇諸獵 左倪不類 右倪不若

貝居陸贆 在水者蜬 大者魧 小者鰿 玄貝貽貝 餘貾黃白文 餘泉白黃文 蚆博而頯 蟦大而險 蟦小而橢

蠑螈蜥蜴 蜥蜴蝘蜓 蝘蜓守宮也

螣螣蛇

蟒王蛇

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

鯢大者謂之鰕

魚枕謂之丁 魚腸謂之乙 魚尾謂之丙

一曰神龜 二曰靈龜 三曰攝龜 四曰寶龜 五曰文龜 六曰筮龜 七曰山龜 八曰澤龜 九曰水龜 十曰火龜

一名靈蠵能鳴者說文蠵大龜也以胃鳴者[illegible]初學記引廣志曰靈龜者[illegible]郭云黃如龜出交州[illegible]。[illegible]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三十七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三十八 學海堂

爾雅義疏 棲霞郝戶部懿行著

釋鳥第十七 釋文鳥長尾禽總名也隹鳥之短尾總名也左傳郯子曰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illegible]

隹其鳺鴀 說文雖祝鳩也左氏昭十七年傳祝鳩氏司徒也杜預注祝鵻鶚鳩也鶴鳩孝故爲司徒主教民按鵻即雖字形譌陸德明音[illegible]

鶌鳩鶻鵃 說文[illegible]

鳲鳩鴶鵴 [illegible]

鷑鳩鵧鷑 [illegible]

鴡鳩王鴡 說文[illegible]

鵅鵋鶀 說文[illegible]

鶭鵃軌 未詳

鴗天狗 小鳥也青似翠食魚江東呼爲水狗 說文[illegible]

鷚天鸙 大如鷃雀色似鶉好高飛作聲今江東名之天鷚 說文[illegible]

鵱鷜鵝 今之野鵝 說文[illegible]

鶬麋鴰 今呼鶬鴰 說文[illegible]

鵜鴮鸅 今之鵜鶘也好羣飛沈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爲淘河 說文[illegible]

舒鴈鵝 今江東呼鳴 說文[illegible]

舒鳧鶩 鴨也 說文[illegible]

鶚 [illegible]

鴟鴞 [illegible]

與 [illegible]

鴹鷞 [illegible]

鶾 天雞 [illegible]

鷕 山鵲 說文鷕山鵲知來事鳥也 [illegible]

鵙 伯勞 [illegible]

鵖 [illegible]

鷂 雉 [illegible]

扈 鴳 [illegible]

桑扈 竊脂 [illegible]

鶭 [illegible]

鶬 鴰 [illegible]

鳳 其雌皇 [illegible]

鷄 [illegible]

[illegible]

舊義之文也又作子嶲廣雅云鶗鴂鴂鴃子規也鴂與鴃同嶲猶規也鶗鴂之聲轉爲鶗鴂離騷云恐鶗鴂之先鳴兮王逸注鶗鴂一名買鵤常以春分鳴也揚雄傳作鷤鴂枚乘梁王菟園賦作鶻鶴張衡思玄賦鶗鴂鳴而不芳御覽引蜀王本紀云望帝去時子規鳴至當陸子羽聲子鵑一名杜鵑華陽國志作子鵑亦止云子鵑鳴耳子規也規一名杜鵑義也詩疏引子鵑名杜宇鵑人曰鵑周聲轉也聲轉爲燕之名燕燕者選七命注引作鶗鴂然則舊說以爲燕之名燕燕鳦此文猶舊名之證美

燕燕，鳦。　詩云燕燕于飛一名玄鳥齊人呼鳦

說文乙玄鳥也齊魯謂之乙取其鳴自呼象形乙或作鳦枝尾象形又云燕玄鳥也籋口布翄枝尾象形昭十七年左傳云玄鳥氏司分者也鄭注月令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小正二月來降燕乃睇九月陟玄鳥蟄毛傳燕燕鳦也或單呼爲燕或重言燕燕詩邶風燕燕于飛毛傳燕燕鳦也詩疏引舊說燕燕一名乙鳥非一名玄鳥齊人呼鳦乙鳥之名釋鳥云燕白脰烏鴉二名莊子山木篇云鳥莫知於鷾鴯鷾鴯即燕也鴯鷾聲轉爲鷾鴯說文乙鳥齊魯謂之乙乙鳥名乙者以其鳴自呼也按玄鳥者燕也燕者象形本作乙故鳦亦從乙

鴟鴞，鸋鴂。　鴟類

說文及詩傳並用爾雅郭注云鴟類孔疏引舍人曰鴟鴞一名鸋鴂陸璣疏云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爲巢以麻紩之如刺韓詩傳云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苕風至苕折巢覆子死卵破是其病也又方言云桑飛自關而東謂之工爵或謂之過鸁或謂之女匠自關而東謂之鸋鴂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懱爵郭注即鷦鷯也又名鷦鷯布穀似而小鵁鶄本鴟鴞黃雀似鷦鷯於蘆葦之間以麻紩之鳥部云鸋鴂鳥名亦鷦鷯別名今巧婦鳥是也

狂，茅鴟。　今鵁鴟也似鷹而白

說文鴟鵄也鵄或从隹作雖又云舊舊留也鳥也按今鵁鴟本作茅鴟郭注云鴟屬人呼老鴟者大者是也又云怪鴟即鵂鶹也陶注本草云鵂鶹一名鵋䳢即鴝鵒也名怪鴟亦名角鴟也

怪鴟。　卽鴟鵂也見廣雅今江東通呼此屬爲怪鳥

梟，鴟。　土梟

說文梟不孝鳥也日至捕梟磔之从鳥頭在木上按梟一名鴟鴞詩云爲梟爲鴟是也梟鴟之屬大者爲鴞鴟鴞食母故人謂之不孝鳥夜鳴其聲惡故人以爲怪鳥

鶅，鵋䳢。　今江東呼鵂鶹爲鵋䳢亦謂之鴝鵒

說文有鶅字舊本作鶅音其又鵋䳢鳥名郭注云今江東呼鵂鶹爲鵋䳢皆以聲名之也

鵅，鵋䳢。　今江東呼鵂鶹爲鵋䳢

鵅，烏鵅。　水鳥也似鶂而短頸腹翅紫白背上綠色江東呼烏鸖

鶌鳩，鶻鵃。　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亦呼爲鶻鵃

鳲鳩，鴶鵴。　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穫穀

鷑鳩，鵧鷑。　小黑鳥鳴自呼江東名爲烏鵙

鷂鳩，鵧鶢。

梟鴟。　土梟

百官以望高其皂之鼠也故日高鼠以梟作鼠之如鼠鼠食毋故冬至捕梟磔之以其頭掛木上故字從鳥在木上漢書以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故其爲不祥之鳥也

鷉，鷉狂。　鷉劉疾

說文鷉鷉狂也鷉音劉古未詳

生哺，鷇。　鳥子須母食之

說文鷇鳥子生哺者也鷇或作𪈐方言云爵子及雞雛皆謂之鷇又云鷇生而須母哺食者鷇之言哺也

生噣，雛。　能自食

說文雛雞子也一曰鳥子生而能自啄食者謂之雛也雞雛亦名鷇古字通

爰居，雜縣。　漢元帝時琅邪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

釋文引李巡云爰居似鳳皇一名雜縣廣雅作雜縣國語魯語云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莊子至樂篇云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司馬彪注云爰居舉頭高八尺郭氏遊仙詩云爰居避風災

春鳸，鳻鶞。夏鳸，竊玄。秋鳸，竊藍。冬鳸，竊黃。桑鳸，竊脂。棘鳸，竊丹。行鳸，唶唶。宵鳸，嘖嘖。　諸鳸皆因其毛色音聲以爲名竊藍青色

說文鳸九鳸也農桑候鳥扈民不婬者也春鳸鳻鶞夏鳸竊玄秋鳸竊藍冬鳸竊黃棘鳸竊丹行鳸唶唶宵鳸嘖嘖桑鳸竊脂老鳸鷃也昭十七年左傳云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杜注扈有九種也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

鳲鳩，戴鵀。　鵀卽頭上勝今亦呼爲戴勝

說文鵀戴勝也或作鴳月令季春戴勝降于桑鄭注戴勝織紝之鳥是時恒在桑言降者若時始從天上來重之也方言云鳲鳩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鵖鴔自關而東謂之戴鵀東齊吳揚之間謂之戴南南猶鵀也或謂之鵀鳩或謂之戴勝郭注勝所以纏紝呂覽季春紀作戴任淮南時則作戴鵀高誘注戴勝鳥也

鶾，鶵。

鷋，鷋雌。

鸍，沉鳧。　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爲鸍音施

詩鳧鷖疏引某氏曰江東有小鳧其名無數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按此卽今之野鴨郭云音施是也

鴢，頭鵁。　似鳧腳近尾略不能行江東謂之魚鵁音髐箭

說文鴢頭鵁也廣雅云一名鵁一名鵁頭細身長頂上白毛是鴢卽鵁頭也郭云似鳧腳近尾略不能行

鵽鳩，寇雉。　鵽大如鴿似雌雉鼠腳無後指歧尾爲鳥憨急羣飛出北方沙漠地

說文鵽鵽鳩也按郭云鵽大如鴿似雌雉鼠腳無後指歧尾爲鳥憨急羣飛出北方沙漠地今北方人謂之沙雞是也

萑，老鵵。　木兔也似鴟鵂而小兔頭有角毛腳夜飛好食雞

說文萑鴟屬从隹从𦫳有毛角所鳴其民有旤讀若和按萑卽今所謂貓頭鷹也

鵜，鴮鸅。　今之鵜鶘也好羣飛沈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爲淘河

鶨，鶝鶔。　似雉而小頭上有黃毛

鶬，麋鴰。　今呼鶬鴰

鷂，雉。

鴗，天狗。

鶹鷅，鴱。

鷈，須鸁。

……文選太……亦作寀胡字或作𪅀……御覽九百廿八引孫炎曰……吳志諸葛恪傳注引江表傳曰曾有白頭鳥集殿前孫權問何鳥恪曰白頭翁……此鳥也

狂 鸏鳥 狂鳥五色有冠見山海經

狂俗作鵟集韻以鵟為鸏鳥蓋本狂茅鴟為說也大荒西經栗廣之野有五采之鳥有冠名曰狂鳥郭以釋雅為釋

皇 黃鳥 俗呼黃離留亦名摶黍

詩葛覃疏引舍人曰皇名黃鳥按此即今之黃雀其形如雀而黃故名黃鳥又名摶黍非黃離留也詩凡言黃鳥者必在春時其言黃鳥即不拘時候焉陽云黃白曰皇此鳥名皇鄭說黃之鳥矣王會篇云方揚以皇鳥北山經云軒轅之山有鳥名曰黃鳥所指鵴云是皆同名未知鵴離留非

翠 鷸 似燕紺色生鬱林

說文翠青羽雀也出鬱林翡赤羽雀也出鬱林王會篇云倉吾翡翠……張揖注上林賦云翠大小如燕……[illegible]

鸀 山烏 似烏而小赤觜穴乳出西方

……[illegible]……西山經……鳥……其鳴自……

蝙蝠 服翼 齊人呼為蟙䘃或謂之仙鼠

說文蝙蝠服翼也……方言云蝙蝠自關而東謂之服翼或謂之飛鼠或謂之老鼠或謂之僊鼠自關而西秦隴之間謂之蝙蝠北燕謂之蟙䘃……[illegible]

晨風 鸇 鷂屬詩曰鴥彼晨風

說文鸇鷐風也……[illegible]

鸉 白鷢 似鷹尾上白

廣雅曰白鷢……說文以為王雎……[illegible]

寇雉 泆泆 鴆郎也

已詳上文

鷏 蚊母 似烏鷏而大黃白雜文鳴如鴿聲今江東呼為蚊母俗說此鳥常吐蚊因以名云

說文……[illegible]

鷏 須臝 鷏鷉似鳧而小膏中瑩刀

說文……[illegible]

鼯鼠 夷由 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翅尾項脇毛紫赤色背上蒼艾色腹下黃喙頷雜白腳短爪長尾三尺許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火煙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

說文……[illegible]

倉庚 商庚 即鶬鶊也

說文……[illegible]

鴩 餔敊 未詳

說文……[illegible]

鷹 鶆鳩 鶆當為鷞字之誤耳左傳作鷞鳩是也

說文……[illegible]

鶼鶼 比翼 說已在上

[illegible]

鵹黃 楚雀 即倉庚也

說文……[illegible]

鴷 斲木 口如錐長數寸常斲樹食蟲因名云

[illegible]

鸄 鶶鷵 似烏蒼白色

[illegible]

鸕 諸雉 未詳或云卽鸕鷀也

[illegible]

鷺 舂鉏 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為睫攡名之曰白鷺縗

[illegible]

鷂雉 青質五彩 **鷮雉** 即鷮雞也長尾走且鳴 **鳪雉** 黃色鳴自呼 **鷩雉** 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 **秩秩海雉** 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 **鸐 山雉** 長尾 **韓雉** 鵫雉 **雉絕有力奮** 諸雉 **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 **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鷂** **南方曰𠷎** **東方曰鶅** **北方曰鵗** **西方曰鷷**

[illegible]

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

鸛鷒鶝鶔如鵲短尾射之銜矢射人

鵲鶪醜其飛也翪

鳶烏醜其飛也翔

鷹隼醜其飛也翬

鳧鴈醜其足蹼其踵企

烏鵲醜其掌縮

亢鳥嚨其粻嗉

鶉子鳼鴽子鸋雉之暮子爲鷚

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

鳥少美長醜爲鶹鷅

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

鶪伯勞也

倉庚黧黃也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三十八終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三十九

爾雅義疏 棲霞郝戶部懿行著 學海堂

釋獸第十八

麋牡麔牝麎其子䴠其跡躔絕有力狄

鹿牡麚牝麀其子麛其跡速絕有力麉

麕牡麌牝麜其子麆其跡解絕有力豣

狼牡獾牝狼其子獥絕有力迅

[illegible]

兔子嬎其跡迒絕有力欣

[illegible]

豕子豬豶豶幺幼奏者豱豕生三豵二師一特所寢檜四豴皆白豥其跡刻絕有力豣牝豝

[illegible]

虎竊毛謂之虦貓

[illegible]

貘白豹

[illegible]

甝白虎

[illegible]

虪黑虎

[illegible]

貀無前足

[illegible]

鼳鼠身長須而賊秦人謂之小驢

[illegible]

熊虎醜其子狗絕有力麙

[illegible]

貍子隸

[illegible]

貈子貆

[illegible]

貒子貗

[illegible]

貔白狐其子豰

[illegible]

其子名豰，郭氏子虛賦注以豰似鼬而大食獼猴。說文豰作𤝔，云大食也。字從豸，殼聲。本又作彀，火卜反。恐此同名非一物。孫炎云豰，狐貉之類。凡黃腰人謂狐爲豰子。爾雅貔白狐郎狐耳。

麝父麕足。脚似麕，有香。

說文麝如小麋，臍有香。御覽引山海經云，翠山其陰多麝。郭注麝似獐而小，有香。按今麝香三字，西山經作麝。云郭注名香麝。文引李本草云麝生中臺山谷及益州雍州山中，五月得香。往往有蛇皮骨，故麝香療蛇毒。今人以蛇蛻皮裹麝香，彌香，是相使也。麝食柏葉，又噉蛇。其香發之，人得麝香，乃至一斗五升也。

豺狗足。脚似狗。

說文豺，狼屬，狗聲。月令季秋，豺乃祭獸。呂覽高注豺似狗而長毛，其色黃。四日豺祭獸，善搏而殺之。說文豺，狼屬也，一切經音義引倉頡解詁云豺似狗，白色，爪牙迅疾，善搏噬。是豺亦名豺狗，俗名豺狗，行似虎。

貙獌似貍。今山民呼貙虎之大者爲貙豻，音岸。

說文貙，貙獌，似貍者。字林獌，狼屬也。郭云貙是貍之大者，貙獌二物也，字林云貙似貍而大，一名獌。釋文引說文云：獌，狼屬。爾雅曰貙獌似貍。

羆如熊，黃白文。似熊而長頭高腳，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貑羆。

說文羆如熊，黃白文。詩斯干疏引舍人曰羆如熊，色黃白也。按韓奕赤豹黃羆，疏云羆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說文羆，猛獸也。爾雅翼云羆者熊之雌。熊羆各有牡牝。獵人說羆者大於熊，有力，能拔樹木。說文關西呼羆為貑羆，郭云關西呼貑羆，今關西人呼爲人熊耳。

麢大羊。麢羊似羊而大，角圓銳，好在山崖間。

說文麢，大羊而細角。廣雅麢，羚羊也。今麢字多作羚。郭注西山經云麢似羊而大，角細食，好在山崖間。一作羚，角有節，夜則以角掛樹不著地。名麢羊者，羊中出羚之一種。羚羊有神，夜宿防患，以角掛樹不著地。角彎中深鋭草及能此。

麠大麃牛尾一角。漢武帝郊雍得一角獸若麃然，謂之麟者，此是也。麃即麞。

說文麠，大鹿也，牛尾一角。漢書武帝紀元狩元年，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作白麟之歌。郭注引漢書云武帝郊雍得一角獸若麃然，謂之麟。按麃即麞也。說文麞，麋屬。呂氏春秋云，昔者大旱……

麔大麢，旄毛狗足。旄毛，猲長。

說文麔，大麢也。狗足，麢屬。或作麞。中山經云，女几之山，其獸多麔。郭注麔似獐而大，猥毛狗脚。按猥當爲猥，狗當爲狗。

魋如小熊，竊毛而黃。今建平山中有此獸，狀如熊而小，毛麤淺赤黃色，俗呼爲赤熊，即魋也。

說文魋，如小熊，赤毛而黃，字林同。郭注文選引字林，竊，淺也。按竊毛猶淺毛也。說文作𤜥，丁罪反，古作魋。

猰貐類貙，虎爪，食人，迅走。迅，疾。

說文猰貐，似貙，虎爪，食人，迅走。海內南經云猰貐龍首，居弱水中，在狌狌之西，其狀如龍首，食人。北山經云少咸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猰貐，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狻麑如虦貓，食虎豹。即師子也，出西域。漢順帝時疏勒王來獻犎牛及師子。穆天子傳曰狻猊日走五百里。

說文狻麑，如虦貓，食虎豹者。郭注引穆天子傳……

驨如馬，一角。不角者騏。元康八年，九真郡獵得一獸，大如馬，一角，角如鹿茸，此即驨也。今深山中人時或見之，亦有無角者。

說文驨，馬一角，不角者騏。玉篇驨，如馬一角……

羱如羊。羱羊似吳羊而大角，角橢，出西方。

說文羱羊，大角，今俗作羱……

麐，麕身，牛尾，一角。角頭有肉。公羊傳曰有麕而角。

說文麐，牝麒也。說文麒，仁獸也，麕身牛尾一角。……

猶如麂，善登木。健上樹。

說文猶，玃屬。一曰隴西謂犬子爲猶。……

貄，脩豪。豪毛長。

說文貄，脩豪獸。……

貙似貍。

上已云貙似貍，此云貙似貍而大者，……

兕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

說文兕，如野牛而青，象形。……

犀似豕。形似水牛，豬頭大腹，庳腳，腳有三蹏，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橢，好食棘。亦有一角者。

說文犀，南徼外牛，一角在鼻，一角在頂，似豕。……

彙，毛刺。今蝟，狀似鼠。

說文彙，蟲似豪豬者。……

狒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梟羊也。山海經曰其狀如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交廣及南康郡山中亦有此物，大者長丈許，俗呼之曰山都。

說文狒狒……

貍狐貒貈醜其足蹯其跡厹

蒙頌猱狀

猱蝯善援貜父善顧

威夷長脊而泥

麔麐短脰

㹮有力

豦迅頭

蜼卬鼻而長尾

時善乘領

猩猩小而好啼

闕洩多狃

寓屬

鼢鼠

鼸鼠

鼷鼠

鼶鼠

鼬鼠

鼩鼠

鼭鼠

鼵鼠

鼨鼠

豹文鼮鼠

鼰鼠

鼠屬

牛曰齝羊曰齥麋鹿曰齸鳥曰嗉寓鼠曰嗛

東名姻爲齡齡者齡食之所在齡客加反○嗛者素也素空也空其中以受實釋鳥云亢鳥嚨其嗉嗛是也嗛者含也含藏頰裏說文嗛口有所銜也寓卽寓屬鼠屬獮猴皆寓也或寓於木或寓於穴其猴皆謂之嗛

齸屬牛羊麋鹿皆有角無前齒故須吐出更齝鳥鼠皆有受推之處凡有五名而總題曰齸屬

獸曰釁自奮人曰撟頻伸夭撟魚曰須鼓鰓須息鳥曰狊張兩翅

釁者隙也獸臥引氣鼓息腹脅閒如有空隙故謂之釁奮擊監本作奮迅動作說文撟擧手也○云謂人體倦則頻伸欠郭注擧手以自適史記扁鵲傳有撟引索隱云謂爲按摩之法夭撟引身如熊顧鳥伸也○

須屬須者息也皆言人物氣靜之所須故總題曰須屬須息雙聲字也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三十九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四十　學海堂

爾雅義疏　棲霞郝戶部懿行著

釋畜第十九說文嘼牲也嘼與畜同天官庖人掌共六畜之名物鄭注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是牲畜異名也然左傳云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則六牲亦稱畜爾雅在野曰獸在家曰畜周禮是畜獸異名也然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則畜獸通稱此篇釋畜與上篇釋獸無別亦稱下畜

騊駼馬山海經云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騊駼色青○說文騊駼北野之良馬也以下經騊駼白騊駼王會篇云禺氏騊駼郭引周書王會篇卽古字本作騊也無色至于青也今本與郭異故郭引釋文馬引郭云騊駼圖云瑞應必爲瑞應脫也徐廣云陶騊騊駼

野馬如馬而小出塞外說文騊駼北野之良馬也淮南主術篇注騊駼之馬史記匈奴傳索隱引字林云野馬是驒也野馬也郭云野馬已見釋獸以爲二物也天子傳云野馬走五百里郭注似馬而小

駮如馬倨牙食虎豹山海經云有獸名駮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說文駮獸如馬倨牙食虎豹○馬之似駮者說文駮馬色不純引申之凡雜色皆爲駮也說文駮獸如馬倨牙食虎豹馬亦有能食虎豹者三國魏志云管輅傳所謂駮也義云白馬黑尾云云晉書載記名駮今云云（以下字多難辨）

騉蹄趼善陞甗

騉蹄蹄如趼而健上山秦時有騉蹄苑○釋文騉本亦作昆趼善登高山下同蹄平也平正能登研者如人趼也

騉駼枝蹄趼善陞甗

騉駼亦似馬而牛蹄○釋文引字林云騉駼似馬牛蹄其跡如枝故謂枝蹄也騉駼善陞甗山陰名也郭云騉駼枝蹄亦如牛蹄之屬

小領盜驪

小領細頸也盜驪驪騄騄耳盜驪千里馬周穆王八駿之一天子傳云盜驪穆天子傳亦作盜驪（以下字多難辨）

絕有力駥

馬八尺爲駥尚書大傳曰駥馬高八尺說文駥馬高八尺也

膝上皆白惟馵

馬膝上皆白者名馵俗呼爲踏雪馬

四骹皆白驓

骹膝下也俗呼爲四踏雪

四蹢皆白首

前足皆白騱

後足皆白狗

前右足白啟

左白踦

前左足白踦後右足白驤左白馵

驪左白馵

白駁

馬白腹騵

尾白駺

白顛

騵白腹騵馬

駁馬

馬有白尾本白

林獸白陸引腹曰赤子騵也傳者有說文赤馬白腹騵驪馬白跨馬白騵駐馬

馬白胯騵

駓白馬黃發駓

驪白雜毛駓

黃白雜毛駓

陰白雜毛駰

蒼白雜毛騅

彤白雜毛騢

黃白雜毛駓

青驪駽

青驪繁鬣騥

驪白駁

黃白騜

驪馬黃脊騽

青驪驎驒

回毛在膺宜乘

在肘後減陽

在幹茀方

在背闋廣

逆毛居駃

騋牝驪牝

馬八尺爲騋

牡曰隲

牝曰騇

駵白駁

黃白騜

瞷二目白魚（似魚目也詩曰有驔有魚）

騂已見前駁者說文馬色不純淮南說林篇云騂駁不入牲　皆騶姓用純色也詩驪駹與光引易乾為駁馬　駁其馬東山疏今人曰白亦色名此曰駁黃白色名曰皇也　又引舍人言驃馬名白馬非也按毛傳黃赤色有白者名　○讀今說前人青用引詩釋其入文借雜桃下陰○卯色　說文驪馬深黑色郭注驪馬今之鐵驄馬青驪驎驒毛傳青驪驎曰驒文如鼉魚

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毫尚純戎事齊力尚強田獵齊足尚疾

既差我馬許箋差擇也宗廟齊毫毛詩作毫尚純戎事齊力尚強田獵齊足尚疾說文差貳也差不相值也郭注詩曰既差我馬小雅吉日篇文毛傳差擇也按宗廟齊毫者祭祀尚純色也戎事齊力者兵車尚強也田獵齊足者田馬尚疾也

馬屬

大戴記易本命篇曰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生說文馬怒也武也釋畜馬屬之類故題曰馬屬

犘牛（出巴中重千斤）

野牛也郭云今蜀中出大牛名犩牛重數千斤說文犘作犩

犦牛（即犎牛也領上肉犦胅起高二尺許狀如橐駝肉鞍一邊健行者日三百餘里今交州合浦徐聞縣出此牛）

釋文犦字或作封郭璞引林賦曰犦牛按犦牛即封牛也漢書西域傳罽賓國出封牛郭注云其頸上有肉起如封土

犤牛（今犤牛庳小今之犑牛也又呼果下牛出廣州高涼郡）

王會篇云數楚每牛牛之小者也郭云犤牛即牛之小者果下牛出廣州府高涼縣也

犩牛（即犪牛也如牛而大肉數千斤出蜀中山海經曰岷山多犪牛）

郭云出蜀中岷山此牛大重數千斤今蜀山中有大牛重千斤名犪

犣牛（旄牛也髀膝尾皆有長毛）

春秋左傳旄牛尾說文犛西南夷長髦牛也郭注旄牛髀膝尾皆有長毛按今西南夷中多旄牛

犝牛（今無角牛）

釋文犝字林作犝牛無角也郭注今無角牛也後漢書童牛即旄牛之無角者

犑牛（未詳）

角一俯一仰觭（牛角低仰）

皆踊觢（今豎角牛）

釋文引說文觭角一俯一仰也觢一角仰也郭云觭牛角一低一仰觢子角豎起郭注今豎角牛

黑脣犉（毛詩傳曰黃牛黑脣犉此宜通謂黑脣牛）

黑眥牰（眼眥黑）

黑耳犚

黑腹牧

黑腳犈（皆別牛黑所在之名）

說文犉黃牛黑脣也詩傳同郭注犉牛七尺者說文犈牛黑耳郭云犈字或作犈

其子犢（今青州呼犢為拘）

說文犢牛子也月令季春犧牲駒犢郭云今青州呼犢為拘

體長牬（長身）

釋文牬說文作牬博蓋反與此異義

絕有力欣犌（牛有力者）

釋文犌古牙反玉篇云牛有力廣韻云欣犌牛絕有力

牛屬（說文牛大牲也月令中央土其畜牛故總題曰牛屬也）

羊牡羒牝牂（吳羊白羝）

說文羒牡羊也牂牝羊也詩苕之華牂羊墳首毛傳牂羊牝羊也郭注吳羊白羝羒牂羊也

夏羊牡羭牝羖（黑羝歷）

說文夏羊牡曰羭牝曰羖郭注黑羝歷羭牂羖黑色羊也

角不齊觤（一角長一角短）

角三觠羷（觠角三匝）

說文觤羊角不齊也觠曲角也羷羊角三觠也

羳羊黃腹（腹下黃）

說文羳黃腹羊

未成羊羜（俗呼五月羔為羜）

說文羜五月生羔也詩伐木篇既有肥羜毛傳羜未成羊也

絕有力奮

羊屬（說文羊祥也考工記羊善也）

犬生三猣二師一玂（此與猪生子義同名亦相出入）

說文犬狗之有縣蹄者也猣犬生三子也玂犬生一子也

未成毫狗（狗子未生𣯇毛者）

說文狗孔子曰狗叩也叩气吠以守又曰狗犬之未成豪者

長喙獫

短喙猲獢

說文獫長喙犬猲獢短喙犬也詩駟驖篇載獫猲獢毛傳獫猲獢皆田犬也

絕有力狣

說文狣犬也一曰逐虎犬

尨狗也詩曰無使尨也吠說文尨犬之多毛者詩野有死麕傳用爾雅疏引李巡曰尨一名狵穆天子傳天子之尨狗郭云尨尨茸謂狵狗或曰尨亦狗名按尨茸謂多長毛即今之獅猧狗也上云未成豪狗此又以尨為狗可知狗為通名

狗屬釋文引字林云狗家獸也說卦傳艮為狗犬𤝞云狗三月而生秋官犬人疏犬有三種一曰田犬二曰吠犬三曰食犬此篇所釋三犬備矣

雞大者蜀今蜀雞蜀子雓雞子名蜀者廣雅說雞屬云杜艾季蜀蜀益大雞之名季或養雞者之姓氏也蜀雞一名魯雞莊子庚桑楚篇云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釋文引向秀注魯雞大雞也今蜀雞也○雓者釋文音餘字或作鵌方言云雞雛徐魯之閒謂之䅪子廣雅云雓雞也是雞雛名雓蜀雞雛別名雞耳

未成雞僆今江東呼雞少者曰僆音練

絕有力奮諸物有氣力多者無不健自奮迅故皆以名云郭云諸物者包雞羊在內故言皆以釋之

雞屬說卦傳巽為雞九家易云應八風也風應節而變變不失時雞時至而鳴與風相應也二九十八主風精為雞故雞十八日剖而成雞二九順陽曆故雞知時而鳴也此篇釋雞大者及其子與異名

馬八尺為駥周禮曰馬八尺以上為駥駥當為戎釋文作駥是矣即上云馬之絕有力者也郭引周禮廋人職文但彼作龍諸書引亦作龍說文駥字下云馬八尺為龍月令駕倉龍注馬八尺以上為龍淮南時則篇注引周禮及後漢書注引爾雅亦注作龍郭引作駥者欲明此駥與龍二者相當因而改龍為駥非周禮舊文也

牛七尺為犉詩曰九十其犉亦見尸子即牛屬之黑脣犉也然則犉兼二義云見尸子者邢疏引尸子說六畜云大牛為犉七尺

羊六尺為羬尸子曰大羊為羬六尺西山經云錢來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羊而馬尾名曰羬羊郭注今大月氐國有大羊如驢而馬尾爾雅云羊六尺為羬謂此羊也釋文羬本亦作麙五咸反按說文麙山羊而大者細角是爾雅羬當作麙

彘五尺為䝑尸子曰大豕為䝑五尺今漁陽呼豬大者為䝑即豕之絕有力者釋文䝑於革反太豕也小爾雅云豕之大者謂之䝑

狗四尺為獒公羊傳曰靈公有害狗謂之獒也尚書孔氏傳曰犬高四尺曰獒即此義尸子曰五尺大犬為猶顏氏家訓書證篇引作六尺犬為猶文選養生論注引作五尺大犬為豫並與爾雅異也說文獒犬知人心可使者引左傳公嗾夫獒公羊宣六年傳靈公有周狗謂之獒何休注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按此注亦望文生訓周狗郭引作害狗害與周形近正如古文周田觀為割車勸矣嚴橋說臧氏校宋單疏本亦作害毛本郎本作善狗後人改也又引段氏說尚書孔氏傳下一十五字非郭注乃後人所益今校宋單疏本亦無之

雞三尺為鶤陽溝巨鶤古之名雞說文鶤鶤雞也讀若運釋文鶤音昆字或作䳾同楚辭九辯云鶤雞啁哳而悲鳴淮南覽冥篇云軼鶤雞於姑餘是鶤即鶤雞高誘注以鶤雞為鳳凰別名張揖上林賦注又以鶤雞似鶴黃白色並與爾雅異也郭云陽溝巨鶤者莊子逸篇云羊溝之雞三歲為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矣然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注云羊溝鬭雞處株魁帥也雞畏狸

六畜古本篇末總題六畜左桓六年正義曰爾雅釋畜於馬牛羊豕狗雞之下題曰六畜昭廿五年正義亦同可知古本有此二字宋本亦然監本及毛本去之耳六畜有豕則羊屬之後應有豕屬今乃廁於釋獸兔子嬔之下不知何時屬錯遂移畜入獸也左傳正義以為豕有野豕故訓於釋獸然馬屬亦有野馬仍列於釋畜矣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四十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

爾雅

上廣雅表

博士臣揖言魏江式表云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廣雅唐顏師古漢書敍例云張揖字稚讓清河人一云河間人魏太和中為博士臣聞昔在周公纘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周阼理政阼各本譌作祚惟影宋本不譌日昃不食坐而待旦德化宣流越裳徠貢嘉禾貫桑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意義各本脫意字邢昺爾雅疏引此已然藝文類聚則引作釋其意義案神仙傳云噴墨皆成文字滿紙各有意義又云小小作文皆有意義是意義連文之證今據補傳云後學歷載五百墳典散零唯爾雅恆存禮三朝記蜀志秦宓傳注引劉向七略云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案大戴禮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七篇是也下文出小辨篇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大戴禮盧辯注云爾近也謂依於雅頌孔子曰詩可以言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也是盧氏不以爾雅為書名案彼文云循弦以觀於樂爾雅以觀於古譬循乎弦爾乎雅也盧說為長春秋元命包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為始何春秋元命包春秋讖也後漢張衡以為漢世虛偽之徒所作張衡傳載之詳矣云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為始者當是釋春秋元年之義公羊傳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爾雅云初哉首基元始也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等字為始而以元為始故釋之與獨是以知周公所造也率斯以降超絕六國越踰秦楚各本作越秦踰楚爾雅疏引作越踰秦楚案超絕越踰相對為文疏所引者是也今據以訂正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後漢書曹褒傳有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篇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陸德明經典釋文敍錄云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張揖論之詳矣邵氏二雲曰漢書藝文志爾雅三卷二十篇張揖謂周公著爾雅一篇今所傳三篇為後人增補是張揖所謂篇卽漢書所謂卷猶云周公所作一卷後人增補乃有三卷耳陸氏乃以周公所作為二十篇之一篇考之不審以致斯誤考各本譌作制今據說文訂正考爾雅疏引作箸疑本作箸譌作者又譌作考也直齋書錄解題引此作考則南宋本已譌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既無正論聖人所言是故疑不能明也夫爾雅之為書也文約而義固其所道也精研而無誤眞七經之檢度學問之階路儒林之楷素也鄭注士喪禮云形法定為素若其包羅天地綱紀人事權揆制度發百家之訓詁未能悉備也臣揖體質蒙蔽學淺詞頑言無足取竊以所識擇撢羣蓺說文云撢探也文同義異音轉失讀八方殊語庶物易名不在爾雅者詳錄品覈以箸于篇說文云覈實也凡萬八千一百五十文今本廣雅凡萬六千九百一十三文刪衍文九十六補脫文五百九其文萬七千三百二十六較表內原數少八百二十四分為上中下以頒方徠俊哲洪秀偉彥之倫扣其兩端首也過謬令得用諝說文云諝知也亦所企想也臣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昔者周公制禮作樂爰箸爾雅其後七十子之徒漢初綴學之士遞有補益作者之聖述者之明卓乎六蓺羣書之鈐鍵矣至於舊書雅記詁訓未能悉備網羅放失將有待於來者魏太和中博士張君稚讓繼兩漢諸儒後參攷往籍徧記所聞分別部居依乎爾雅凡所不論悉箸於篇其自易書詩三禮三傳經師之訓論語孟子鴻烈法言之注楚辭漢賦之解讖緯之記倉頡訓纂滂喜方言說文之說靡不兼載蓋周秦兩漢古義之存者可據以證其得失其散逸不傳者可藉以闚其端緒則其書之為功於詁訓也大矣念孫不揆檮昧為之疏證殫精極慮十年於茲竊以詁訓之旨本於聲音故有聲同字異聲近義同雖或類聚羣分實亦同條共貫譬如振裘必提其領舉網必挈其綱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此之不寤則有字別為音音別為義或望文虛造而違古義或墨守成訓而尟會通易簡之理既失而大道多歧矣今則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不限形體苟可以發明前訓斯淩雜之譏亦所不辭其或張君誤采博攷以證其失先儒誤說參酌而寤其非以燕石之瑜補荊璞之瑕適不知量者之用心云爾張君進表實雅分為上中下是以隋書經籍志作三卷而又云梁有四卷不知所析何篇隋曹憲音釋隋志作四卷唐志作十卷今所傳十卷之本音與正文相次然館閣書目云今逸但存音三卷是音與廣雅別行之證較然甚明特後人合之耳又憲避煬帝諱始稱博雅今則仍名廣雅而退音釋於後從其朔也憲所傳本卽有舛誤故音內多據誤字作音集韻類篇太平御覽諸書所引其誤亦或與今本同蓋是書之譌脫久矣今據耳目所及旁攷諸書以校此本凡字之譌者五百八十脫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先後錯亂者百二十三正文誤入音內者十九音內字誤入正文者五十七輒復隨條補正詳舉所由廣雅諸刻本以明畢效欽本為最善凡諸本皆誤而畢本未誤者不在補正之列最後一卷子引之嘗習其義亦卽存其說竊放范氏穀梁傳集解子弟列名之例博訪通人載稽前典義或易曉略而不論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後有好學深思之士匡所不及企而望之

廣雅疏證　高郵王觀察念孫著

釋詁

古昔先創方作造朔萌芽本根蘖鼃蘁昌孟鼻業始也作者魯頌駉篇思馬斯作毛傳云作始也作之言作也作亦始也皋陶謨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作與乂相對成文言烝民乃粒萬邦始乂也禹貢萊夷作牧言萊夷水退始放牧也沱潛既道雲夢土作乂作與既相對成文言沱潛之水既道雲夢之土始乂也夏本紀皆以為字代之於文義稍疏矣造音高誘注呂氏春秋大樂篇云造始也孟子萬章篇引伊訓云天誅造攻自牧宮朔者禮運云皆從其初皆從其朔朔與萌芽同義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蘖米謂之蘖災始生謂之孽義並與蘖同鼃者方言鼃律始也律與鼃通說文肁始開也從戶聿聿亦始也聲與鼃近而義同凡事之始卽為事之法故始謂之方亦謂之律法謂之律亦謂之方矣昌讀為倡和之倡王逸注九章云倡始也周官樂師教愷歌遂倡之鄭注云故書倡為昌是昌與倡通鼻之言自也說文自始也讀若鼻今俗以始生子為鼻子是方言鼻始也嘼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莊子天地篇誰其比憂比司馬彪本作皐云始也書揚雄傳或鼻祖於汾隅劉德注亦云鼻始也業與基同義故亦訓為始齊語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韋昭注云業猶創也史記太史公自序云項梁業之子羽接之

乾官元首主上伯子男卿大夫令長龍嫡郎將日正君也乾者說卦傳云乾為君官各本譌作宮惟影宋本不譌官與長同義故皆訓為君伯子男卿大夫爾雅王公侯君也公侯而下則為伯子男及卿大夫之有地者喪服云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傳曰君謂有地者也令者呂氏春秋去私篇南陽有令高誘注云令君也長者周語古之長民者韋昭注云長猶君也龍者賈子容經篇云龍也者人主之譬也嫡者喪服妾為女君鄭注云女君君適妻也適與嫡通歸妹六五云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亦謂嫡也郎之言良也少儀負良綏鄭注云良綏君綏也良與郎聲之侈弇耳古婦稱夫曰良而今謂之郎也將讀將帥之將呂氏春秋執一篇注云將主也日者祭法王宮祭日也注云王宮日壇也王君也日稱君正者爾雅正長也楚語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

道天地王皇靈旅博殷粗兄沇沛祐齡衎臨巨佳方夸匪而有張覺封冢太賢胡彤廣旁奄翔勳朴魁訏沈岑貪莆難顥子王芋敦芋鴻蔡類萬觰驗都大也浩溔道天地王皇者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爾雅釋詁疏引尸子廣澤篇云天帝皇后辟公皆大也說文天顚也至高無上從一大是天與大同義孟子滕文公篇引書云惟臣附于大邑周多士云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天邑猶大邑也爾雅謂大父為王父是王與大亦同義靈通作靈靈豐也大也說文靈大屋也㪍若號文旅大也襄四年左傳云用不恢于夏家文十五年公羊傳云郛者何恢郭也恢與㪍通殷者喪大記主人具殷奠之禮鄭注云殷猶大也莊子秋水篇云夫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殷也微亦小也殷亦大也山木篇云翼殷不逝目大不覩楚辭九歎帶隱虹之逶蛇王逸注云隱大也隱與殷聲近而義同粗曹憲音義戶反管子水地篇云非特知於麤粗也察於微眇春秋繁露俞序篇云始於麤粗終於精微論衡正說篇云略正題目麤粗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粗字亦作觕說文觕角長皃從角爿聲讀若麤觕淮南子氾論訓云風氣者陰陽麤觕者也漢書藝文志云庶得麤觕隱元年公羊傳注云用心尚麤觕晏子春秋問篇云縵密不能麤苴學者詐論衡道

仁寵或員虞方云撫有也

假及𢓊嘏括致惆撫跙誠會抵薄寮往𢓊周望撫繫至也

乃旨逐遇行寵歸延往也

休辭褱徍忓祚吉虞良憆時婷嬍適賴惢愿散澀長嬇婐𢘍焉嬺睩戾靈善也

唛養娛悰歡甜比樂也

聆聽自言仍從也

巛巽娓隨猷理訓悌婉揗勑倫揗摩順也

閑埻楷模品式祖程宜容拱術臬井括爲類榜略灋也

商兩經長常也

倡桀俊艾耆長叔耇期頤老也

茍欵實信誠也

[illegible]

畛畮縲隴陳區域方也

[illegible]

端直鎮危質敝公方閑諫刑政貞幹集殷矢正也

[illegible]

斗矢者說文短字注云有所長短以矢爲正從矢豆聲又云巨規巨也從工象手持之形或從木矢作榘矢者其中正也 盛庚出矢誓傳云出正直之言

溺漲溢滿充物匡偪塞盛蓰饒饒膩溢飫豐滿也

[illegible]

遐邈遙迦離剩曠云極遼邇迢遠超踰逴越徂悠征遼遥高荒裔遠也

[illegible]

務協學衆也 [illegible]

虞宴嬿撫愍憖懕愫宓毐嗼湛抑佚便寧昧休幹焉媞尼靖濟隱集息安也

[illegible]

寶陳佈布鋪羅列也

[illegible]

祖述聖明泰晉疏導徹通也

[illegible]

虔寅齋亟愨慎漠悅誠信篤尊敬也

[illegible]

拌墩撝振𢫨投委捐棄也

抗弜憮㩆彀彍披據遂䀢張也

躔歷逝去趨徙流步遵遠蹤遂般從逐轉隨巡充略將進由䢃

帶貫躡迢邁踰邈吉行也

齡齒稔朞秊也

欬[illegible]

瞖[illegible]

𤺊病也

[illegible]創也

蜀獨壹弌也

高亭序將牧穀頤陶畜旅充養也

蘊崇委蓄畜焚壘積瀸殖摷秭稸極貯積也

慇憯騷惐憮惋歎弃痠愛也

悽憮愍悼憐慬哀也

龕岑資敗采掇搴撫集攈捃摭擑撿揀

揬摣收斂捕攏沒有撩攗結拼摍擃略剝摶捋取也

劇也有歲三字重出今刪

㥷㥥困聰憢怵㤪婿媪歨亢疲羸務㒓致窮乎終㦖極也

[illegible]

愍師㦓㦓㥛懆愁思感桓憒悁惴惕愴悇慈㥶慆恩愁贈濟愁

[illegible]

湮憂也

[illegible]

剖判嚳劈擘裂㽝離墳析斯㽝䰠別異劇分刻班分也

[illegible]

陊敗㕞徹破碎崩隤陁陊始壞徹壞也

[illegible]

㩧擣鈸挃剌刺㧊抗桀劌捬抵挑捊鍼刺也

[illegible]

耳創刓剞割刲刊切殊絶剬斷截剸刖祝斬剸刖刎剬剸剮銛

劇剉斷刈剸劓鐱也

[illegible]

敓逞佝僂趨頻傱傱僛跳踉駛獝挑摇扇拊舞劇蹩沮侸

趈鶩跛越齊疾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嬿婞𦜕脁婏㛚皃嫖滑嬴賁膚𦜈瑲甘珍旨皓裴將三

[illegible]

嗌𡞖娭嬉玼美也

[illegible]

同㑭等𪗎比倫匹𦐈敵𤪻輩也

[illegible]

揗報怍𢢔𢠸𥈭𢘆𢠕悊慨𢝊咨惡慙也

[illegible]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四十一上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四十一下　學海堂

廣雅疏證　高郵王觀察念孫著

釋詁

誑𧦝哭𧫄𥿧悼信也

[illegible]

爲已知𢊁𤪻除𢡅間瘳瘉也

[illegible]

食𨳋㥶㒀勴勸也

[illegible]

[illegible]也踈頭鴻溶又語之轉矣馳者聘義云諸侯相厲以禮厲與通厲

有司股肱陪僕皁隸牧圉臣也

陪臺皁隸牧圉者昭七年左傳云是無陪臺也又云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服虔注云皁造也造成事也輿衆也佐皁舉衆事也隸隸屬於吏也僚勞也其勞事也僕僕豎主藏者也臺給臺下微名也韋昭注楚語云其臣之臣爲陪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注云陪重也論語季氏篇陪臣執國命馬融注云陪重也家臣也方言南楚凡罵庸賤謂之田僮孟子萬章篇蓋自是臺無饋也趙岐注云臺賤官主使令者臺與僮通

嬈嬴娃嫷㜕孊姚娧純珇㛍婠窔窕姅忓妧媌婥嬇鮮嫧媦

麗佳嬦釥嫽姣袾齊嫙顯嬮孎姝娓（娓）嬧嬻嬌姘嬛嬥嬿嫤

穠祖穢妙嫇婚妃嫣嫈嫛覯婷約嬿媚嬛姍好也

嬈與下嬈字同玉篇嬈好皃或作擢齊風還首章揖我謂我儇兮毛傳云儇利也釋文儇韓詩作嬛好貌案二章云揖我謂我好兮三章云揖我謂我臧兮屬餚坑事則韓義爲長澤陂二章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毛傳卷好貌釋文云卷本又作嬛是其證也說文嬈卷好也引盧令篇其人美且鬈鬈弓熱女手之卷然正義云卷卷然柔弱義並相近也嬴者方言嬴好也宋魏之閒謂之嬴字亦作嬴又作爲史記趙世家吳廣女名娃嬴餘見後釋訓嬴美容也下嬴各本譌作嬴惟影宋本不誤娃嫷者方言娃嫷美也吳楚衡淮之閒曰娃南楚之外曰嫷故吳有館娃之宮娃猶佳也楚辭九章姑佳冶之芬芳兮徒一作娃左思吳都賦幸乎館娃之宮劉逵注云吳俗謂好女爲娃枚乘七發云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傅子之徒方言注云嫷言娃嫷也字亦作婧列子楊朱篇云皆釋雅皆嫷箋者以盈之宋玉神女賦嫷被服李善注引方言嫷美也嫷各本譌作隋今訂正孌者邶風泉水孌彼諸姬毛傳云孌好貌齊風甫田篇婉兮孌兮傳云婉孌少好貌說文作嬌同又云觀好貌也觀與媚亦聲近義同姚娧者方言娧娧好也荀子非相篇莫不美麗姚冶楊倞注引說文云姚美好貌禮論篇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窕冶窕與姚通說文瑤石之美者亦與娧同義故大雅公劉篇維玉及瑤毛傳云瑤言有美德也與娧注云娧謂娃娧也神女賦倪轉裝李善注云娧與娧同春秋宋公子義字好父說亦與娧同廣顏娧他外切又音悅云姚娧美好也楚辭九嬴心搖愷而曰幸兮王逸注云意中私喜搖悅爲喜故人之美好可喜者記之娧娧矣純者方言純好也漢書地理志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顏師古注云純精好也珇者方言珇好也注言篇云霧縠之雜麗珇麗猶純麗也珇與理通餘見上文理美也下抵者方言毳好也注云毳毳小好貌也司馬相如上林賦長眉連娟微睇睇貌郭璞注云緣貌遠睇貌張衡西京賦昭藐流眄一顧傾城薛綜注云昭眉睇之閒貌好睇容也案臨貌郎郎貌皆好觀貌也郭注以緣貌爲遠睇嫵注以睇爲創眺之閒皆失之也爾雅貌貌美也大雅崧高篇既成藐藐毛傳云貌貌美貌說文窈美也廣韻毳厖貌類四字並莫負切其義同也姬之言娟娟也說文婚體德好也太平御覽引通俗文云容美曰婚突當作娥今作窕者蓋因下文窈字而義考玉篇窕爲麥之俗體諸書亦無謂爲好者眾經音義卷一引三倉云妖好也楚辭九歌靈偃蹇兮姣服妓一作妖神女賦云近之既妖遠之有望皆謂美好也妖字不須音釋故書憲無音若窕字則當有音以是知窕爲妖之譌也窈窕者頭雅窕閒也方言窕美也陳楚周南之閒曰窕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美色或謂之好或謂之窕又云美狀爲窕美心僞窈周南關雎傳云窈窕幽閒也姘音丰各本姘譌作姘曹憲音丙丰字又譌作半方言趙魏燕代之閒謂好曰姝或曰姘注云言姘容也音蜂今據以訂正鄭風丰篇子之丰兮毛傳云丰豐滿也丰與姘通方言注云娩謂姘娩也廣韻丰茸美好也姘娥姘容丰茸皆語之轉耳忏者方言自關而西秦晉

之哉哲謂好曰忓妧者集韻引字林云妧好兒寳器可之玩好義與壯同也媌之言妙也方言自關而東河濟之閒謂好曰媌並云今關西人亦呼好爲媌說文媌目裏好也列子周穆王篇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張湛注云娥媌妖好也嫧嬇鮮者方言嫧嬇鮮好也南楚之外通語也說文嫧齊也卷四云嫧嬇齊也皆好之義也嫧與忓聲近而義同廣韻婧淨也善與嬇亦相近嫿者說文嬇媌也孟康注漢書張敞傳云北方人謂媚好爲詡畜畜與嬇通說文嬇說也故媚好謂之畜相悅亦謂之畜又謂之好孟子梁惠王篇畜君者好君也本承上君臣相說而言故趙岐注云言臣說君謂之好君好畜古聲相近是畜君何尤即好君何尤祭統云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孔子閒居及坊記注並云畜孝也釋名云孝好也愛好父母如所悅好也畜孝好聲並相近畜君者好君也洚水者洪水也皆取聲近之字爲訓後世聲轉義乖施古誠遂不可通矣婧者楚辭大招朱唇皓齒嫭以姱只王逸注云嫭好貌也漢書外戚傳美連娟以脩嫮兮嫮與嫭同釥嫽者方言釥嫽好也青徐海岱之閒曰釥或謂之嫽注云今通呼小姣潔喜好者爲釥嫽釥猶小也凡小與好美相近故孟喜注中孚釗云好小也陳風月出篇佼人僚兮毛傳云僚好貌傅毅舞賦貌嫽妙以妖蠱兮嫽與僚同玉篇扎美金也爾雅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是金之美者謂之釥亦謂之鐐義與釥嬇同也姣與詩佼人之佼同方言自關而東河濟之閒或謂好曰姣袾與下姝字同邶風靜女其姝毛傳云姝美色也說文袾好佳也引詩靜女其袾又云娖好也引詩靜女其娖又云姝好也並字異而義同袾禮祖祓四字並從衣各本竊从示今訂正齋者玉篇音照皆子美二切廣韻又音齊云好兒說卦傳云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齊與齊義相近媸者釋訓篇云嫙嫙容也嬾者玉篇顯美容皃衛風淇奧篇綠竹猗猗毛傳云猗猗美盛貌又猗嗟昌兮猗與漆沮猗與那與皆歎美之詞義相近也嬲者說文典婁微禍也玉篇廣韻並作臨曕嬿與媱媚之嬿聲義同也靨之言臨也說文嬮好也楚辭大招靨輔奇牙宜笑嫣只淮南子脩務訓奇牙出䩉酺搖高誘注云䩉酺頰邊文婦人之靨也歷靨䩉並同義姽者說文姽閑體行姽姽也神女賦云素質幹之醲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既姽嫿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說文願頭閒習也義與姽同各本俱脫姽字其姽字下有牛委牛果二音考玉篇廣韻集韻姽字俱無牛果切之音說文姽婐姽也一曰弱也從女厄聲徐鍇傳云厄音一果反玉篇廣部集韻娩字並乃果五果二切廣韻云娩好皃又婐字注云婐婉身弱好兒太平御覽引通俗文云肥體柔弱曰婐娩五果切即牛果切是牛果乃二字之音非姽字之音今據以補正嫿者說文嫿靜好也即神女賦所云姽嫿於幽靜也嵇康琴賦云明嫿際惠義亦相近也嬪者說文嬪白好也眾經音義卷七引聲類云嫗綺也又引通俗文之服飾舞盛謂之嬙纘玉篇聲髮尧峯也皆好之義也嬌之言綺麗也說文給文穦也義與嫷同文說見聲訓嫙嫙好也下媾與窈窕之窕聲相近也嬿者說文嫙好也齊風還首章子之還兮毛傳云還便捷之貌韓詩作嬿云好貌案此亦韓詩是也二章子之茂兮毛傳云茂美也三章子之昌兮毛傳云昌盛也鄭箋云佼好貌昌茂皆好則還亦好也媥還字異而義同美王謂之璩義亦同也娙者說文娙長好也又云秦晉謂好曰娙娥皃記外戚世家云邢夫人號娙娥漢書云武帝制倢伃娙娥佫華兗依谷有餚位蘇曹憲音託隱反玉篇廣韻並他曰切云好見字從艸獻聲戴他已反字從黃主聲又說文黊黃華也玉篇呼規切廣韻又胡瓦切字從艸無聲辭戶圭反字從黃圭聲後漢書馬融傳落扈蘋熒李賢注云蘋音胡瓦反字從圭說文云黊黃華也廣雅曰好色也與曹憲所見本異未知孰是禮者郎通俗文所云服飾鮮盛謂之孏孏也嫿與禮通集韻類篇引廣雅並作嫿祖者詩文祖事好也祖與理聲近義同祓者實韻音子六切舉二切子六切注云好方兒劌舉切注云撢倉云鮮也一曰美好兒嫙者說文嫙好兒媌與祓同聲文選苔賓感汁引應㓨注云道好也進與嫿亦聲近美同攸昔說文妊婦八兒嫈者廣韻婁娸新婦兒嫛者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細而有容謂之嫢說文嫈媞也秦晉謂紐芟曰㯥皆好之義也規曹憲音於反反各本規譌作魏案請書無訓㚟爲好者且魏字亦無於反反之音說文覣好㛤

也玉篇廣韻集韻並音逶正與於皮反之音相合今據以訂正爾雅委委佗佗美也義亦與娓同婥約者楚辭大招云汸心綽態姣麗施只是綽爲好也[illegible]是約爲好也合言之則曰綽約九章外承歡之汋約兮[illegible]逍遙遊篇淖約若處子[illegible]司馬彪注[illegible]莊子在宥篇云淖約柔乎剛強[illegible]張衡[illegible]傳云長安中謂[illegible]媚也[illegible]賦云靚莊刻飾便嬛綽約柔橈嫚嫚嫵媚孅弱[illegible]郭璞注云綽約也柔橈嫚嫚皆骨體耎弱長豔貌也李善注引埤倉云嫵媚悅也

桻耑標顚杓緒杪流苗裔懺末也

桻者玉篇桻木上也兵耑謂之鋒山耑謂之峯義並同也耑者方言末緒也南楚或曰端或曰末端與耑通標者說文標木杪末也各本譌作標今訂正顚者方言顚上也楚辭九章云處雌蜺之標顚杓猶標也說文杓枓柄也漢書律歷志玉衡杓建如淳注云杓斗端星也緒者說文緒絲耑也義見卷三緒餘也下流者水本曰原末曰流苗裔者禾之始生曰苗對本言之則爲末也苗猶杪也[illegible]邊也故謂四裔方言裔末也晉語延及寡君之[illegible]

聭僾𢥞愕逴獨忄勺怛透趯駭憚驚也

聭者說文聭張耳有所聞也玉篇引倉頡篇云聭驚也[illegible]眾經音義卷十一引倉頡篇云[illegible]

紆摯藏呈係屬蜺毦毼剻劉祖解也

紆摯藏呈者方言紆䊷解也莊三十年左傳紆楚國之難紆與紓通亦作舒[illegible]

躧蹸跂蹁跈蹀躧蹈蹍蹂蹋跐蹝履也

敉勁堅剛耆贖勥勑莫悍儉摘鈔倞悖怏強也

幾矜隉厲阽刖姐傒臨冉鐮危也

滲淑湜洌澂濇瀓淪瀟 濂 瀟清也

穌秳字乳腹穀孺與育孚生也

貳福造倅憒貳也

訾量商揣硂擬訿測圖謀揆校掕擬隱度也

歡前颩矜遽也

仄陋褊僾迫隘窄陿也

教導指揥敕告復白諭詆語也

蔽薈庪隱翳也

頑嚚怐愗儒輸娍戇惷愚也

罷券煩倦勩槁勯屑祕徃勞也

潛丞沈溺涅湮汩淪沒也

數詠譎怒詰讓爽譴誅過訟責也

題睎望目睹睎窺覘覷規闚盼觀窺覗眂眄看覺睞覭睥睨眄睞瞰睇瞯眂鴟暥曠瞻占省覷覽診覗視也

枉橈折詭蜎宛鬈欹傴僂韋結詰詘迟曲也

剝剟剔別也

緶縉績縷也

高厲騫踊躍陞跳翔翔僭頡頏洵舉上也

踦躍陟否拘觸也

穊者猶少稱稀稽傳十二栞經絕鳴道經與穊通爾雅山絕陘郭璞注云連山中斷絕陘與穊義亦相近拘之言拘礙也莊子秋水篇云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

詑誂訹誘誘也

誂者說文誂相呼誘也列子楊朱篇媒而挑之釋文引倉頡篇云挑招呼也挑與誂通謂古通作銚誂者說文訹誘也管子心術篇云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韓非子外交篇之秦漢書武帝紀怵於邪說如淳注云怵見人誘於邪說也顏師古注云怵或體訹字耳今俗猶云相誘語請爲子銚韋昭注云銚謂導也訹與訹義亦相近訹各本訛作詠今訂正

嫧悅慦愉恱欣讙娭歡欣休禔紛怡喜也

嫧者說文嫧說也學記不興其藝不能樂學鄭注云興之言喜也歆也正義引爾雅云歆喜興也興與嫧通慦者說文慦喜也郭璞注云慦愉猶呴喻也恱故者釋訓云慦愉訓㷱云氣故喜也氣與恱同謳者說文歡喜也也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是以嘔喻受之李善注云嘔喻和說貌嘔與謳同嘔喻付喻曁之轉耳要者謂文嫁也小雅菁菁者莪篇云我心則喜我心則休戚韋昭注云休喜也文正義菊休爲美卬 其紛怡喜也湘潭之間曰紛怡後漢書延篤傳云紛紛欣欣兮其言紛紛之禔者方言禔福也紛禔喜也郭注云有偶樂也爾雅怡樂也

謣呼欸譥唯諾然詥應也

謣者方言謣然也南楚凡言然者曰欸或曰譥郭璞注云皆應聲也應與譍通謣呼者方言欸譥然也也說文欸呼也欸與譥同莊子知北遊篇狂屈曰唉倉頡篇云唉應也說文誒然也唉應聲也誒唉並與欸同管子小問篇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呂氏春秋重言篇作欸有聖人與欸亦聲近而義同欸各本譌作欸今訂正本作欸惟影宋本不譌

睎睢䁹虞闚候望也

睎者說文睎望也呂氏春秋不屈篇云或操表掇以善睎望高誘注云睎望也睎與睎通莊子讓王篇帝世而行司馬彪注云希望也希與睎通各本譌作睢集韻類篇並引廣雅睎望也今訂正郭璞注云齊魯之閒謂望爲睎望也說文虞候也並引廣雅虞望也集韻類篇並云虞望也虞候者說文望也十一年左傳使候虞之至虞四邑之至也虞候守之故宮之虞候薮之虞候皆訓爲望故宮謂之昭二十年左傳云薮之薪蒸虞候守之官使之候望故以虞候名是也昭六年左傳已子今則已矣杜注云虞度也言虞子產以爲法始宋吾言皆也吾有望於子今則無望矣闚者說文闚望也揚雄羽獵賦云東驟目盡與闚同

糅糅穰散雜也

婡約殌腺險礁禪稿菲移沾縛也

綱猨懁疾陵陗陘鶩遑追遽蹙矜苦摳亟緊病蹙急也

捏掄撟揃擿擴揀選擇也

引近義同

擢掀抗揚擧翹翹仰印發扛偁擧昇糾拑騰擧與揭舉也

譽异舉也

何降筐迨按下也

埕埝穎者方言埕墊下也凡柱而下曰埕屋而下曰墊又云埝下也郭璞注云謂陷下也三云䧟蘊經通天篇云太陰之人其狀念然下意也又云埝溺也與埝義亦相近說文窺屋頟下也又云墊下也郭注云昏沒也墊陷也莊子外物篇厠足而墊之至黃泉司馬彪注云墊下也墊與窺同墊訓爲下故居下地而病困者謂之墊成六年左傳云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是也荀子音墊說文墊下也埕與埕同釋名云下溼曰隰隰之言也卽身篇卑溼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楊倞注云隰亦謂自卑下如地之下溼然也論衡氣壽篇云兒生號啼之聲鴻朗高暢者壽其聲喝溼下者天義並與埕同方言云凡高而有墜得而中亾謂之喝溼義亦相近也

財貤附助埤陪賢贈饒贏賜貳斟酌愈潤沾潼益也

財者增多之意故爲益也莊子騈拇篇云此皆多騈旁枝之道騈與財通貤之言移也移此以益彼也漢書五帝紀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貤應劭注云言無所移與也大雅皇矣篇云旣受帝祉施于孫子義與貤同附與下坿字同說文坿益也助者論語先進篇回也非助我者也鄭注云助益也埤者說文埤增也又注中庸云埤益也埤與裨通陪之言倍也曲禮云陪文及重也又注中庸云培益也培與陪通傳注云以物相益也與埤陪義相近故卷二云培益也賢者鄭注云被爲益鄙風君子偕老篇不屑髢也鄭箋云髢髮也正義引說文云髮益髮也釋名云髮被也少者得以被助其髮也玉篇髮也短髮之所謂也說文云髮者次第也謂之次長髮也聞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鄭注云次次第髮長也案髮貤爲之所謂髮也說文云貤重次第也次第髮也短其髮之貤以次第其髮謂之益也次之重次第髮也說文以貤爲重次第物相附益故髮髮貤爲次第也之其義一也物之次第相重則相益謂之賢又爲貤說文又云賢也文義三云賢多益之意也說文云益饒也者說文饒飽也郭璞注文云益賸也贈也

祭三貳副也貳者周官酒正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鄭注云貳益副之也弟子職周還而貳相而益之鄭注云貳謂酒之副也益之不斷也楚凡相益謂之貳或謂之斟小雅大東篇不可以挹酒漿鄭箋云挹斟也與卽愈通愈者小爾雅云愈益也論語云吾小言之不斷謂之斟言之不斷也方言云凡益而不斷謂之斟言之不斷也不病少愈而加劇亦謂之益方言云齊之東南謂之斟字亦作醰下十月正月中方言月愈也

律減之意云數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以別實也其量之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漢書律曆志

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注云貉讀爲禡禡謂師祭也書亦或爲禡禡與貉同聲皆增益之意

爲師祭造軍灋者禱氣勢之增倍也漢書敍傳云禡祭祀百之表也

則禡祭四時之詛祝故注云周官肆師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是禡是類也

說文饒賸餘也周官郭注云益也

者卷三云一也物之次第

短其義一也

沮潤淯浥漸洳溽淖溼也

沮洳者溼也漸漬也下濕之言也沮洳猶沮洳也漸漬也溼也說文云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江又云洳水出涿郡故安東入漸洳也沮洳與溽同義並引月令土潤溽暑鄭注云溽潤溼也者說文溼幽溼也从水一所以覆也覆而有土故溼也浥潤也字亦作渥

沮者說文云沮漸溼也沮與沮同王制山川沮澤何氏隱注云沮下溼也下溼曰沮

卷十引倉頡篇云沮漸也說文漸漬也漸猶浸也

漸洳者猶言浸漬也

意也溽之言濡也溼也

潤溽謂塗之溼也

予溽身篇云非潰也

十三引廣雅淖溼也今本脫沃字

鑲𢯱振訊搖抏擾悳奮勦撼核撞揮掉捎扮揮揣擽抗搭衡休

賦蛹東風動也

領𢯱者說文領低頭也引襄二十六年左傳迎于門頷之而已今本作領杜注云頷搖其頭也湯問篇云頷其頤則歌合律領五頷通經典中頷字多作頷正義云領謂搖頭也頷與頷同領猶頷也説文云領頷也郭璞注方言云頷頭也經典通作頷說卷云抗動也廣韻抗正月方言云作頷傳不抗郭注云抗謂搖動也大雅桑柔篇云無抗我抗之言抗也說文抗扞也下以抗也字傳抗動也

莫能亢者毛傳云抗衡之言也司馬彪注云衡相亢也

作度之故晉語云抗動也湯問篇云作

野相如感應賦通之言湧通

南有長門賦作度

坎是纎篇云無懷聲之

勤也擬訓云同我云作

同楚語揖動也一同揖

動之以揖也

掉語捷能掉也捐揖

子大掉之爲言掉也

掉小掉撮也

揮搖云掉抗則云

也揮也

衡振也

蚤裁

予今揮揖也

衣右上六撝引

云去餘上交並

云振去

激也

也奮

摧揲擸捌鏾軃掣揳制天折也

招曹憲音力合反義與下擺字同說文拉摧也公羊傳莊元年齊世家作拉魯世家作拉漢書作拉

協史記齊衍世家作擸

作招

也漢書作

也蹙作摺與摺字同

今訂正蹶者說文跌也

通俗文云足跌日傷

而踵足易蒙之踣

作揚撮之譌

也皆非擢之譌

之譌遂濩音公

雜搞折也並沿

也撮與拉同遺

碾崩屋弛岑李善注云拉

虔譎謾黠儇慓譖譏謰誑鏡慧也

虔者方言虔謾也又云虔慧也虔者大小辯者謂之辯

學小辯者則謂之嬺

辯也又云虔慧也謂慧也說文云謾欺也

言也慧也

咍咍啽啾谽听嗞嗞哂莞吺嘲嗤喔嚇呴訌啞笑也

咍與咍同楚辭九章又衆兆之所咍王逸注云咍笑也楚人謂相嘲笑曰咍左思吳都賦云東吳王孫囅然而咍

文謂欧與咍同

誅罰戮虔伐肆刘殺也

誅者集韻引廣雅作戮賈誼新書道術篇云誅罰

聞見其上文云諡法云誅

亦殺也又云秦晉之北鄙燕之北郊翟縣之郊謂賊爲虔

也成十三年左傳虔劉我邊陲杜注云虔劉皆殺也

小正十二月肆殺也

遂也

虡徒牧圉侍御僕從扈養任甬隸介保庸童役謂命使也

圉者周官校人序官云圉師注云養馬曰圉

爲圉上文云牧圉也

麥使也傳云

也立本

也並本

楚何休注云艾草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曰扈炊烹者曰養錄篆云不過三十萬兩廝徒負養在其中矣任兩保備者說文任保也徐鍇傳云信於朋友曰任任者可保任也亦言可任用也說文賃庸也賃亦任也庸亦用也方言自關而東陳魏宋楚之閒保庸謂之甬甬亦庸也楚辭九章固庸態也王逸注云庸廝賤之人也史記欒布傳賃傭於齊爲酒人保集解引漢書音義云可保信故謂之保言傭與庸通物者爲語勿辯乃引民倫子酒傳云辯使也辯之言俾也俾亦使也書序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馬融本俾作辯辯俾同聲同義役古文役字也謂者小雅出車篇云自天子所謂役來矣

嬙嫉嫪婷姤娼妒也

嫉各本譌作嫉今訂正嫪嫜者說文嫪婟也婟嫪也媢與同嫪嫜猶守固也爾雅釋鳥釋文引聲類云嫪嫪戀惜也廣韻嫪嫪物也嫪嫪並相近姤者說文姤媢也姤與妒同娼者夫妒也以惡之大學作媢疾鄭注云娼姤也媢冒娼疾通竝

夸淫通媱窕妁媐報好也

夸淫通報者方言夸烝淫也烝與媐通夸訓爲婬與下媱窕妁媐同義皆謂淫泆無度也夸淫皆過度之義故上文云夸大也爾雅云淫大也淫與婬通各本譌作奔自宋時本已然故集韻類篇並云夸或作奔字今訂正夸或作奔故云而爲奔考說文夸與姦竝無奔字今訂正義云而桓十六年左傳曰衞宣公烝於夷姜服虔云上淫曰烝則烝亦進也自下進上而與之淫也十八年傳曰文姜如齊齊侯通焉服虔云傍淫曰通言傍淫者非其妻妾傍與之淫上下通名牆有茨云公子頑通於君母左傳曰孔悝之母與其豎渾良夫通皆上淫也齊莊公通於崔杼之妻蔡景侯爲大子般娶於楚通焉皆下淫也以此知通者總名故服虔云凡淫曰通是也宣三年傳曰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媯生子華子臧服虔云報復也淫親屬之妻曰報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則報與蒸同爲淫罪也又樂記曰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鄭注云報讀爲褒褒猶進也報與褒同是進上淫曰報義也九疑刑郤之部謂淫曰遙沅湘之閒謂之窕郭璞注云窕言心搖蕩也遙與媱通方言又云江沅之閒謂之窕或謂之媱亦同義媱各本譌作媱今訂正妁媐者方言戲又云江沅之閒謂或謂戲曰媐佚媐淫也佚與妁通字或作逸又作泆媐與媐通字或作媐又作媐

騷駁遠蠥屋也

騷者楚辭九歌芳菲菲兮襲予王逸注云襲及也近說文駿馬行相及也揚雄甘泉賦云輕先疾雷而駁遺風繫各本譌作纍王篇纍力僞切延及也或省作累相二年公羊傳云及者何累也今據以訂正

韕贅任固攻確堅良確鍇鏗鞕臣牢堅堅也

各本贅下俱脫堅字集韻類篇韕贅任確鍇鞕六字注竝引廣雅韕堅也又堅字注引廣雅臣堅也則宋時廣雅本已脫去又字今考玉篇引廣雅臣堅也衆經音義卷二十四引廣雅確堅也又韕鞕以下十五字諸書竝訓爲堅今據以補正廣雅各本皆脫堅字耕反說文鞕車堅也鞕與鞕同釋訓篇云韕韕堅也韕韕讀若耕鞕者說文鞕車堅也鞕與鞕同釋訓篇云韕韕堅也鞕與鞕同釋詁篇云路篇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皇侃疏云硜硜堅正難子移之貌也樂記石聲磬磬以立辨以致死史記樂書磬作磬與磬通硜集解引王肅注云磬聲果勁也磬釋名也磬之也磬堅也鏗者說文近而義同鏗鏗者玉篇鏗堅也任之言堅也緻也既堅之貌也廣韻同攻之言固也小雅車攻篇我車既攻毛傳云攻堅也廣韻同攻辨其功苦章昭注云功攻也苦絡也攻苦車攻毛傳云攻堅也齊語辨其功苦韋昭注云功牢也月令必功致爲上淮南時則訓作堅致功牢也功與攻通確者說文確確堅不可拔也繫辭傳確然示人易矣韓馬功也

嬋索既渴滲盪涸急汔熇湫澌澌澌殲鐘窮磬稍蔡鋌央盡也

嬋者說文嬋盡也祭義云歲既單矣單與嬋通索者衆經音義卷三引倉頡解詁云索盡也故昏云惟家之索春三云素空也爾雅空盡也素與索聲近義同渴今通作竭渴亦盡也滲者說文滲下漉也滲聲音義卷十滲所蔭反各本所蔭二字誤入滲字上說文滲下漉也音義卷十八滲所蔭反引廣雅滲盡也今據以訂正是其證也濾水極盡也兒司馬相如封禪文云滋液滲漉考工記慌氏注云清其灰而盤之而揮之月令云毋竭川澤毋漉陂池鄭注云漉南子本經訓云雷霆而熇漁故高誘注云漉池而漁也郭璞注云進謂漉也漉池也說之謂之漉猶也漉聲相近故滲漉或謂之湝漉漉池也漉淮南二者注之云漉也盡謂之盡汔者說文汔水涸也毛氏詩傳云涸盡也汔亦訓也說文井汔至亦未繘井也鄭注云汔幾也來初屈居也窮也居也乾井也方言云汔之言盡也今澀初屈居盡窮也畫也亦竟也汔也韻云汔乾也謂盡也畫也窮盡也楚辭九章云惜往日之未盡也畫道也廣韻盡也窮盡也亦作爾雅九歎云一言而盡之切作熇似云熇者說文熇極也湫者盡也作湫盡也爾雅釋詁云湫盡也廣雅熇竝云熇乾也有秋音盡斯盡而楚辭九辯云秋之爲氣也悲哉草木搖落而變衰也害也精斯盡之玉篇斯盡也音義同盡也澌精斯也說文斯水索也方言云澌盡也郭注云澌由澌盡也

[illegible]

鞠覢孶輓攣援掔援挽扡抯攎扔扨擴擴摍摳捈掾擢控抓擊引也

[illegible]

疏引易通卦驗云冬至日置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神讀爲引翕者說文吸內息也歙縮鼻也小雅大東篇載翕其舌鄭箋云翕猶引也楚辭九章吸湛露之浮涼揚雄甘泉賦噏靑雲之流瑕並字異而義同臾者說文臾束縛捽抴爲臾又云曳臾曳也又云抴捈也又云厂抴也象抴引之形士相見禮舉前曳踵鄭注云古文曳作抴並字異而義同玉篇引廣雅神引也眾經音義卷四引廣雅翕引也卷十九引廣雅曳引也今本脫神翕曳三字

柔耎佯㞅闒劣懦恁嫥嬈肥栠錗愞偄蒻弱也

耎與下㞅字同說文㞅柔皮也又云甍柔革也古文作爪蘀文作㼘眾經音義卷一引三倉云耎弱也考工記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鄭眾注云鮑書或爲鞄倉頡篇有柔鞄甍又鮑人之事革欲其柔滑而腛脂之則需鄭眾讀需爲柔需之需釋文音入究反鮑人之文需郎倉頡篇所謂鞄也莊子天下篇以濡弱謙下爲表釋文濡如究反楚策云鄭魏者楚之耎國也又云李圖下爲軟弱並字異而義同闒智力少劣也懦與下懦也二字同各本闒下誤作言今訂正恁與下集字同說文恁下齎也小雅巧言篇荏染柔木毛傳云荏染柔意也論語陽貨篇色厲而內荏各本皆作荏美蓋並通下嫥者曹憲音考玉篇廣韻郎今嫰字也各本皆作嫥因下文美字而誤與曹憲音切同今訂正嫥與嫰同弱也又玉篇嫥音如巒奴困二切本末弱也大戴禮擄以訂正嫥弱聲相近大過象傳云棟橈本末弱也四代篇云嬈弱不立易子夏傳云橈弱也以水地篇云夫水淖弱以清嬈與橈同肥者說文肥不小立管子霸言篇云釋也又云麗弱也荀子議兵篇考工記並云肥故是肥義之音肥通也集字集韻攻麗荀子破弱也人云敵是韓非子亡徵篇云懦而寡斷音義與肥通鑯下曹憲音如堅而攻荀子議兵篇云弱苦小云羨音之弱同鑯也卷四云鑯弱也四音相近玉篇廣韻集韻並引音集字不字廣韻鑯集韻義集之音亦相近又謂之音弱義亦相也是如與納合之音集鑯字音玉篇林音其事云如如 注云補正渜反濡者玉篇鑯相近渜乃謂錗字之音非集字音正今以納韌是如渜也鑯之音九篇衣韌之弱也音集字今本淰鑯誤作繳下條韌也二字相近各本集從而之音今訂正

欲羨願貪歛欲將闇欲也

歛者說文歛欲得也顯與顒同歛者廣韻貽戲乞人物也或作欲者玉篇欲貪欲也欲歛聲並相近闇之言覬也覬觎也桓二年左傳云下無覬覦欲聲相近漢書武五子傳廣陵王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即覬覦也說文豈欲也豈聲亦相近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四十二下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四十二上　學海堂

廣雅疏證　高郵王觀察念孫著

釋詁

㥄擣悔怴懆饕餮亂嗇歠欲婪利遴茹嗜𪏆惏䬸貪也

㥄者方言㥄貪也楚辭天問馮珧利決云不漫於利漫與㥄通擣者方言擣貪也荊汝江湘之郊凡貪而不施謂之擣注云擣貪也莊子人間世篇無門無毒崔譔本作毒云毒貪也漢書賈誼傳以品庶每生孟康注云每貪也每與擣通昭十四年左傳云貪也說文有胃音義亦相近者玉篇怴貪也昭元年左傳云翫歲而愒日杜預注云愒貪也說文玩貪也引昭二十六年左傳云翫歲而愒日杜預注云怴喝者玩名方言云有虞之民云貪謂之餮文選左傳云饕餮皆貪也說文饕貪也引文十八年左傳謂之饕餮皆貪之餮餮貪也引說文饕餮引文十八年左傳謂之饕者也說文饕貪也倡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貪財爲饕貪食爲餮也昭三十總謂之饕餮呂氏春秋先識篇云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 貪也說文作餮本作飻云呂氏春秋先識篇云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

之名故其字從食因謂貪欲無厭者爲饕餮也亂高者方言亂嗇貪也荊汝江湘之郊凡貪而不施謂之亂或謂之嗇下裏二十六年左傳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注云嗇貪也與亂同歠字通方言南楚江湘之間謂貪爲歠又云歠欲也說文歠不滿也欲貪也又云歠內之貽歠北郭璞注云貪不言也近而義同婪者說文婪貪也文選長笛賦林並歠與歠聲同而義同二十四年左傳楚屈瑕注云歠正義引方言方言亦云歡王逸注云歡也婪者說文婪貪也鄭注呂覽云婪固貪同今又婪荊汝江湘之郊凡貪而不施謂之亂或謂之嗇下裏文選王逸注云不施郭璞注云人而婪貪義皆恡惜者方言云並引方言間之聲楚辭離騷眾皆競進以貪婪兮王逸注云愛財曰貪愛食曰婪而分謂之稱今江東呼悋惜爲恡亦貪而不施之稱也說文悋恨惜也遴恡並通郭璞注云通而遴之言恡也愛財而謂之恡者凡貪財者方言遴𢹼方言云閒人有言若今言吳越之間謂之𢹼也茹者凡貪方言恡食茹惏也各本謂之茹注云今俗呼能麄食者爲茹說文作𢹼本誤作嗛今訂正今通作嗛愛與嗛同廣雅訓嗛爲嗛

彊𩓣𢓊劢𢦟力也

彊者方言彊力也東齊曰彊宋魯曰𩓣𩓣田力也郭璞注云律多力貌謂耕墾也漢書陸賈傳屈彊於此顏師古注云彊屈也與彊通作旅云彊毛傳云旅力也戴先生方言疏證曰𩓣通作旅詩小雅北山篇旅力方剛是也與旅眾也先之謂雅桑柔篇云靡有旅力秦誓云番番良士旅力既愆之周語四軍之帥旅力方剛義並與旅同旅力一士之力也旅轉爲呂今人猶呼云力爲𢦟力是古之遺語也舊訓旅爲眾皆失之墾者方言云力也注云耕墾用力也墾與墾同劢玉篇音斯引埤倉云劢多力也今北方猶謂力爲劢釋名云劢斬也 中之力也筋斬固於身形也筋與劢聲義亦相近

何詰讖咨偵質言諛詵稽考問也

訊請何者史記秦始皇紀陳利兵而誰何集解引如淳漢書注云何猶問也周官射人不敬者苛罰之鄭注云苛謂詰問之云何與通識也周官制以者執禁以議謁郭注云苛察也周官問何通周官大府鄭注云猶問云貞問也又卜其年出入大卜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郭注云貞問也周禮大府鄭注云貞問也文選篇人之於鄭注並云問國大疑問於卜眾鄭注云貞問也今易作貞是與相問也鄭注云偵問也今易作貞言問之言也文選云於鄭云以偵問言也是偵與貞通也集韻有問則以言也若今言請問也請問讀爲信周官冢宰與曹憲讀與問音相近者皆問也有故所問以言也名家注云言請曲禮若有所問之語昭二十五年穀梁傳釋名云言又文選鄭注云信問也集韻並云並引廣雅訊問也今本脫訊請二字又按莊子徐無鬼篇

何般能任也

服各本訛作般案諸書無訓般爲任者爾雅服事也周官大司馬注云任猶事也是服與任同義又卷一內服行也卷五內服也服字並訛作般正與此同今訂正

超越踰䟲杭絕䠎過跨涉渡也

䟲或作跳義見下文䟲跳也下杭者衛風河廣篇一葦杭之毛傳云杭渡也楚辭九章云魂中道而無杭說文𣃔方舟也淮南子主術訓大者以爲舟航柱梁高誘注云方兩小船並與其濟爲航爾雅兔其迹迒釋名虎兔之道曰亢行不由正亢山谷草野而過也義並與杭同杭各本訛作抗今訂正絕者高誘注淮南子地形訓云絕猶過也爾雅正絕流曰亂大雅公劉正義引孫炎注云直橫渡也

招命靚召呼也

靚者說文靚召也史記漢書並通作請

詶闘課讙譊號咷嗚聲訶䛏㖃吠𩁹評嗷嘹讟嚀鳴也 咆

詶者爾雅詶讓也郭璞注云言譊讓也說文作譸或作調鄭箋云譸讓也易林震之蒙云訟爭鳴

凶傳二十八年左傳曹人兇懼杜預注云兇兇恐懼聲荀子天論篇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也輟行楊倞注云匈聲楚辭九章云聽波聲之洶洶揚雄羽獵賦云洶洶旭旭並字異而義同注云鼓動之聲也義與論並同善注云聽聞之聲也說文讙譁也漢書常隸篇兄弟閱于牆鄭箋云閱謂譁也李善大司馬車徒皆譟鄭注云譟讙也方言讙䛐也說文讙呼也引周官皆譟眾經音義卷十一引廣雅讙鳴也今本讙誤作譁據以補正得者玉篇音虖元呼丸二切說文讙訶也今本鳴也郭注云鳴讙下通亦作讙說文讙讀者說文讙言也讀若讙號名云號呼也以其善惡呼名之也云讀若讙字亦相近也故漢書陳勝傳云讙呼者讀爲讙者讙號聲也義亦相近也釋讙號名者也後漢書傳云讙皆讙號也笑號咷釋文云號咷哭之聲也小爾雅云號嗁也說文號嗁呼也嗁號也歌嘯也 哭㘉而後笑咷字子齊楚之間謂之嗁又見說文論號咷說文嗁者號也舉者有聲呼者有管物者吹篇有咷有笑凡言號咷蓋此也釋者音獨喚也以善吾日郭璞注云今則謂㘉苗爲嗁楚人謂嗁爲嗁也楚辭九章也鳴自謁之玉篇嗁者䛏讙譟呼交切今吳人謂叫呼爲䛏是吳聲之長也方言云嗁者少見之義也嗁鳴嗷呼姜嚀云義嘷者說文嚀嚀鳴也㘉嚀者貌篇云乎叫者有淯鳴文呼也嚀也嚀與嚀通也說文云讀鳴嚀也方言嚀篇呼知亦音嚀與嚀呼也㖃姜嗁篇云嗁嗁鳴也說文作嚀也又云嗁作嗁十四年左傳云豺狼所嘷周官大祝令皋舞鄭注云皋讀爲卒嘷呼之嘷之嘷並通物者李善注江賦引聲類云嚀鳴也莊子天運篇云大聲不入於里耳咸池九韶之曲也 左傳云羣犬所嘷周官大祝令皋舞鄭注云皋讀爲卒嘷呼之嘷之嘷並通物者字林云物牛鳴也燕策云嗷嗷吠字並通 物者釋名云物牛鳴也文選虎視眈眈張衡西京賦云哮呼嚇吼其音疐嘷虎牢阝也同通者 文引之同呼者物聲也哮與嘷同嘩者之嘯也說文嘯吹聲也物鳴也說文嘯者說文嗁云 字物也嘯者說文嗁也

呼之聲也啦呼呼又云謦嚏呼也瞽瞽嘷謂哮呼同作嘷呼也集韻並云嘷嘷者說文嘷咆也又云嘷言也以呼嘩連言之又言嘷嘷者說文嘷通一號曰嘷呼也引作呼嘷二十五年公羊傳云昭公於是嗷然而哭說文作譊鄭注云嘷嘷之聲也文選贈白馬王彪詩發之然則嘷二十五年公羊傳云昭公於是嗷然而哭周官小𧮰呂望掌之鼓鼓𢊁歌之鼓鳴也鄭注云鼓詠歌管鼓也禮記樂記云禮樂之鼓發人之心也 呂望云鼓之然則嘷嘷之聲也引周官說文鼓鼓也鼓之言也鼓虎豹之聲也故周官巾車注云鼓讀爲鼓鳴也說文鼓虎豹聲也 不隱十二云虎豹關兮熊羆咆淮南子覽冥訓云虎豹襲穴而不敢咆眾經音義卷二十二引廣雅咆鳴也今本脫咆字

嗟嘆呻吟也

嗟嘆者詩序云嗟嘆之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自暢也文選詩注引倉頡篇云嘆吟也說文歎吟也鄭注檀弓云歎吟息也歎與嘆同樂記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鄭注云嗟歎和續之也是古謂吟爲嗟嘆也

䭀亯膳爓燂湯爚𦞦也

䭀者說文䭀於湯中爚肉也或從炙作䭀各本䭀作𩝺少牢下篇乃䭀尸俎鄭注云䭀溫也古文䭀皆作尋記或作燅三牲之俎是䭀與燅並通楚辭大招炙鴰烝鳧黏鶉陳只王逸注云黏爚也說文炙也鄭注云湯溫也爓肉䭀於湯也今本說文作燅今訂正炙之言溫也說文炙爚也爓者玉篇爓湯也說文燂火熱也火曰爓或爲爓膳爚也郊特牲血腥爓祭鄭注云爓或爲膳亦爓也說文燂火熱也燂與爓湯也方言燂𦞦也 之湯中薄出之士喪禮記云熱肉於湯溫之鄭注云湯溫也 祭義云湯之於湯中日三煑之文選孔子家語舉湯 者說文爚肉也鄭注云米爲之皆湛之湯也爚淪萬並通

供奉獻御㬜晉漸躍荊陞敕奮揭騫薦許進也

御者小雅六月篇飲御諸友毛傳云御進也獨斷云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文漸進也堯典云蠢奏以言虞書者象傳云及爾雅並云晉進也漸之進也顧命云疾大漸謂病之進也毛傳云士冠禮云賓揖將冠者即筵坐許進也大雅下武篇昭茲來許進也許猶御也劉昭注續漢書祭祀志引謝沈書作昭哉來御

方闊䌥衍貌纍廣廣也

方者說文方併也洛誥云方作矜周官男巫云方招以茅月令云命有司大雅方穀旁廣之義也古通作方義見卷一方方大也下䌥者廣旁之意淮南子原道訓旁𧨳於六合高誘注云䌥旁也言爲上地則也䌥旁本爲作暉之惟影宋本天皇甫謐本不謐集部引廣雅作䌥即䌥之爲也衍者楚辭天問其衍幾何王逸注云衍廣大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離靡廣衍周官大司徒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鄭注云下平曰衍小爾雅云澤之廣者謂之衍義並同也貌素者方言貌素廣也郭璞注云貌貌曠遠貌大雅瞻卬篇云藐藐昊天楚辭九章云貌蔓蔓之不可量兮卷四云素博也博亦廣也

𤏹燥熯焅晞㷄爑炕暵㸆鑠爆焇焚炶熇燔𤓰㷵熔炒乾也

燥各本乾下脫去也字遂與下文曬膞晞炕煬熱㬥曝曬也合爲一條集韻類篇焇熇二字注並云曝也又𤈦焇䁈貼爲燥燥七字注並引廣雅云曝也則宋時廣雅本已脫去也字象本條下條俱有炕字一訓爲乾一訓爲曝若合爲一條則兩炕字重出又考眾經音義卷十三引廣雅燔乾也廣韻熯字注引廣雅火乾物也集韻濂字又音求於切引廣雅乾也則宋本尚有未脫也字者又燥燎熬煎以熱炕曝穫乾熯焙燒燎焫十八字諸書並訓爲乾今據以補正羨者說文羨東炭也羨與羨同字與下羨字通說文暴乾也又云晞乾也引說卦傳燥萬物者莫暵乎火今本作熯暵熯腊昔乾肉也從殘肉日以晞之者與文從肉作篆隸作腊說文焙並同釋名腊乾昔也噬嗑六三噬腊肉馬融注云腊晉而煬於火曰腊肉周官腊人掌乾肉小禮記有干昔皆義取於此與晞者方言晞暴也說文晞乾也小雅湛露篇匪陽不晞玉藻髮晞用象櫛毛傳鄭注並與說文同略亦曬也語之轉耳暵與罕同聲晞與希同聲暵之轉爲暵猶希之轉爲罕矣熬煎焣㷄者方言熬𦤀煎㷄鞏火乾也凡以火而乾五穀之類自山而東齊楚以往謂之熬關西隴冀以往謂之㷄秦晉之間或謂之聚[illegible]

[illegible]

曬膊晞炕煬㷲㬥曬曝也

[illegible]

誣移益增被覆尚加也

誣與謂同說文謂誣也或作謂玉篇音落千切但云誣言相加被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讕已漢書文三王傳讕言語謾讕顏師古注云讕誣諱也[illegible]

甄鎅瑕璺斯坼𤮆䦈振抹睚眦隙斬裁刓摵柝劈掛劃㾕劐裂也

[illegible]

顉頞頂禿也

[illegible]

㥏唉慍愁恚也

[illegible]

馮齘苛嫈嫇𢙀[illegible]

[illegible]

秦策云王之威亦憚矣憚亦威之盛義與僤怒之僤相近高誘注以憚爲難失之史記春申君傳憚作單古字假借耳司馬貞以單爲盡亦失之周語瘅瘅僨盈舊音引方言楚謂怒爲瘅與僤古亦通用讀者誤以文讀志也字亦作嗔又作瞋怖之道勃然也說文𢙢怒也引小雅白華篇視我𢙢𢙢今本作邁邁毛傳云邁邁不說也釋文引韓詩作𢙢𢙢云意不說好也毛詩義並相近古今字異耳赫者方言赫怒也大雅皇矣篇王赫斯怒鄭箋云赫怒意也桑柔篇反予來赫毛許白反炙也與張王赫怒之同義本亦作嚇反予來赫文入也正義云嚇是口瞋怒之貌莊子秋水篇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釋文嚇許嫁反又許白反司馬云嚇怒其聲恐其奪己也素問風論云心風之狀善怒嚇通類者方言類怒也注云類類恚貌也廣韻類切齒怒也義與嗛齡之嗛同佷者論語陽貨篇云今之矜也忿戾通訶者說文訶大言而怒也字亦作呵訶虎之怒玉篇云訶怒也也大雅常武篇闞如虓虎鄭箋云闞然如虎之怒玉篇闞虎聲義同譆者玉篇譆怒也正義引王肅云惡桀紂之不德也帝者之譆毛傳云者惡也正義引王肅云惡也讀與諸聲義相近訴者玉篇訴怒也詞者玉篇云譴怒詞也者賢詛哩呵也譴者衆經音義卷三引倉頡篇云譴呵也小雅小明篇云畏此譴怒譴者卷一云怒責也責與讀通

憯恫忉怛哀傷痗荼毒憯蛆憭懰蕿蘁瘞愳悲慇殷慭愁痠譆恫痛也惆悵怢

憯者李善注歎逝賦引賈逵國語注云憯痛也說文同楚辭九章憯誦以致愍兮戴先生注云憯痛惻爾雅惻痛也後漢書楚王英傳云懷用悼灼者言怛痛也盤庚云乃奉其恫方言忉怛痛也毛傳云怛傷也痗用悼惻時惻恫通憯凡飲藥傅藥而毒南楚之外謂之瘌北燕朝鮮之閒謂之毒言凡飲藥傳藥而毒篇中心怛兮傷也痗荼毒者自關而西謂之毒郭璞注云瘌痛皆辛螫之閒痛也痗字衆經音義卷十二引廣雅荼痛也卷二十五引廣雅皆脫荼毒字今據以補正大雅桑柔篇寧爲荼毒鄭箋以荼毒苦毒也今據以補正大雅桑柔篇寧爲荼毒鄭箋云苦毒之痛是荼毒皆痛雅云荼苦菜豢士賦序云身歆荼毒之痛其甘如薺鄭箋云荼苦菜也誠苦矣而君子於已之苦毒又甚於荼則苦茶之毒之荼義亦相近周官醫師聚毒藥以共醫事鄭注云毒藥之辛苦者小雅小明篇其毒大苦鄭箋云憂之甚心中如有藥毒藥皆痛之義也方言又云剌痛也衆經音義卷八引通俗文云辛甚曰辣左思魏都賦云蔡莽螫剌昆蟲毒噬凡剌與辣聲近義同憯者之言也呂氏春秋本味篇辛而不烈烈與辣聲近通楚辭九章云惄爲憯悵漢書谷永義同憯者說文慘毒也憯痛也表記云中心憯怛鄭注云痛惻傳揭笙磨於炮烙顏師古注云磨痛也痛惜篇蟲螫也又作蛆衆經音義卷十八引通俗文云蛆蟲也信二十二年左傳正義引通俗文云蜇蛆林曰蛆也揚朱篇晉國之閒謂之蟲蠚蚑蜇蛆方言凡草木刺人自關而西謂之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策或謂之壯蟹蛆行人毒蟲螫也也人謂之草有刺者曰莿言曰或謂之柿者毒傷人也其傷人者謂之刺是亦聲義同也說文傳云莿傷也馨或作蟹毒者說文痛也虎刺人之無草言莿敢也螫剌之郭璞注云蚑昆蟲之毒之也草刺是聲也義同辛螫之義通蠆刺也正義云蛑蠆方言同說文蛆酷也韓詩傳云蛆發也蛆是爲史記作螫蛆之聲也是痛也說文瘞痛也聲近義同釋言云瘡也疼痛也與瘞義同名曰疼病者顧云痛痛之閒瘞痛通作疼今之病冷也字或作疼說文疼痛也周官疾醫瘞病聲小下疼瘞也聲同疼者說文痛也小雅云瘞痛也心旅之閒瘞其聲也與此篇云瘞痛也毛傳云痛也毛有此毒義同音聲音也柏舟篇云如有隱憂毛傳云殷憂痛也隱然也素問刺熱篇云熱病者心殷殷然宋玉高唐賦云悲愁戀憂殷者方言哀殷傷愁痛也楚辭九辯云心悲痛也隱或作殷方言悲愁痛也疾痛殷義同愁者傳云憂熱也

烎灼焵熝炘煆烄爆煉燒燸爇灸煬𤐰爍爟爇爇也

烎者玉篇音徒甘切說文烎小熱也引小雅節南山篇憂心如烎今本作炎後漢書章帝紀注引韓詩大傳云烎爟也釋文炎韓詩作如炎今本作烎又作炎如火所燒者灸也灼者說文灼炙也說文灼熱也音義卷四引埤倉云烔烔熱也說文同說爲炙也洛誥云爾雅熾燎熏也郭璞注云旱熱也漢書韓詩作烔烔人大雅雲漢篇蘊隆蟲蟲毛傳云蟲蟲而熱釋文蟲韓詩作炵炵並聲近義同熝者也廣韻熝熬也說文熝也燒也與煩同音埤倉云熝熱也者說文灼爆也顏師古注云焰照焰也焮熱也煆方言也熱也又也焮熱也者將出火也說文燠熱也也許勤切灼也是也王篇云煆熱也於十八年左傳云煆也行火所燃炘日也素問氣交變大論云歲火太過炎暑流行也云三十年左傳云爆也燉也爆者說文火裂也犯厲氣也在暴乃說文皆聲近義同也說文又煙燒也是也說文通燒衆經音義七引篇云煉之也是子我后盤熬也我善說文云燒也燃者說文燒也爆烈也言說文燒燃也經音義卷十三引倉頡篇云燃燒也也說文燒火也大雅生民篇云載燔載烈經說云經燃燒燃也管子爲燃燒也言燔之也尚書大傳云爇之也燃也者說文爇燒也說文爇燒火也方言云爇也郭云爇然然也焓者燃也云字林云爇燒也熟而不熟也方言有炎者說文熟也云爇燒五行志云爇燃也今江東呼火熾猛爲爇也

之閒或曰餲餲息也今據廣雅疏證正今本脫餲字音西秦晉之閒或曰餲周鄭宋沛之閒曰餲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曰餲通作餲爾雅苦息也苦與餲聲近義同人之大息亦謂之餲息也與歎息也說文作餲衆經音義卷十三引聲類云餲各本譌作蹄今據訂正發言嘆也掩息也與掩通息者司馬相如傳奄息也張注云奄息者也車作奄息然秦休息也有也方言云奄息也考說文佳切火佳切與漢佳同字玉篇廣韻並云奄字與此同則宋時廣雅本已誤今據以訂正奄息也方言奄奄氣逆也郭注云奄息也蘇虛欬聲吹也說文欬逆氣也漢書作欬玉篇與漢家集韻類篇音釋欸虎反吹欬也說文吹出氣也息也欬作欶與歌相近

此條息字有二義喘喙呫欬吹歌爲喘息之息奄𪖐爲息之息喙者方言喙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或曰喙漢書匈奴傳跂行喙息蠉動之類師古注云跂行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凡以口出氣者也蠉動謂蟲之類也漢書東方朔傳云跂跂脈脈善緣壁淮南子原道訓云跂行喙息蠉飛蝡動高誘注云跂行蟲屬喙息鳥獸類是也蠉蠉動爲蟲之屬也注以爲口噉類喙是失之也周書周祝解云跂動噣息喙息類也漢書作蟫蟲之屬喘息謂其息之短也說文喘疾息也假借作蟲逐嘛之亦謂之喙呫者玉篇呫息聲也廣韻短氣恐喙是也短氣亦謂之喙晉語余病喙矣韋昭注云喙短氣貌是也與喙義相近唐賦云虎豹豺兕失氣恐喙喘息之喙古亦同聲廣韻呫息聲也王高唐賦云相近九思云仰長歎兮氣餲結悒鬱兮呫復蘇氣者爾雅樂篇云伊余來墍毛傳云墍息也墍與氣通說文欳息也曹植大雅假樂篇民之攸墍毛傳云墍息也墍與氣通欳者曹憲音釋虎夬反說文欬逆氣也漢書作欬家集韻類篇欳與此同

周而辨接選延徧也

辨者鄉飲酒禮云衆賓辨有脯醢鄭注云今文辨皆作徧其治辨者具禮具鄭注云辨猶周也周禮作辨爵言周徧也辨與徧通於季氏之廟而出杜預注云辨猶徧也宣十八年左傳子言辨舍爵者方言選延徧也延徧也選之言宣也爾雅宣徧也呂刑云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

里凥閭術𨶙閈廛宇𨸏屖在於處所邸墟宙郵聚落凥也

里者周官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廣韻引風俗通義云里者止也共居止也爾雅里邑也鄭風將仲子篇傳云里居也漢書食貨志云在壄曰廬在邑曰里里居也方言說文廣雅作居經傳皆作居古字假借耳說文閭侶也閭說文閭引廣雅作凥閭者官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說文閭里門也說文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羣侶也又云閭里之門也周官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羣侶也其義一也二十五家爲閭也閭之言侶也閭里門也

根于田也傳云二十五家爲閭也謂閭里之閈也閈謂之閈閈居也說文閈閭也汝南平輿里門曰閈閈閭也說文閈門也楚人謂門曰閈閭者閈里門也

苴爲布居之田也衣而飯牛塗也閭謂之閈閈說文閈閭也

雜訓既醜小雅巷伯篇而自說文家之言故閭閈亦謂閈閭

道也巷各本譌作巷今據傳箋

門曰伯閈漢書敘傳作閈

名里門爲閈漢書楚人謂之閈名閈

恆閈閈里也楚人謂之閈閭

之閭故閭里門亦謂之閭閈

開居也居謂之閭閈

客所館高其閭閈

宇之合也說文宇屋邊也

广受之人也大雅緜篇聿來胥宇

居也宇者大雅緜篇聿來胥宇

周公之宇周語使各有寧宇毛傳云宇居也

廛居方言廛凥也

𨸏大雅縣篇一廛

支廛之民一家之居

百畝之田亦

地百廛

也之王制市廛而不稅鄭注云廛市物邸舍也凡言

是居也之義也於與居聲相近荀子儒效篇云於外於

於作居於君道爲其居鄉里也韓詩外傳

云古名於之爲處於邑也正義云邸首正義以爲

邑爲邸四井爲邑四邑爲邸聚也十四年左傳

云邸名猶云邸也土之高者也秋之聚落

是之名也正謂之轉耳莊子秋水篇

之邑也也地也也言也也

海者義也墟猶也於耳所居也墟

風俗通義云今故所居也

聲類云墟故居也

虛也墟故所居也

是也宙與宇義相近說文宇屋邊也

傳云宙淮南子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

居萬物猶室居之遠

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淮南子覽冥訓鳳皇之翔至德也燕雀佼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高誘注云宇屋簷也宙棟梁也是凡言宇宙者皆居之義也[illegible]通作寓大司徒四閭爲族五族爲黨族黨皆居之義[illegible]風爲生篇云歸于其居齊策云歸於何黨黨亦居也淮南子道應訓云我南遊乎岡㝗之野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聚落者說文邑落曰聚經音義卷十四引韋昭漢書注云小鄉曰聚逸周書大聚解云來遠賓廉近者道別其陰陽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營邑制命之曰大聚史記五帝紀云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落亦聚也鹽鐵論散不足篇云田野不辟而飾亭落漢書溝洫志云稍築室宅遂成聚落今人亦云聚落部落院落落之言聯絡也蘺謂之落義亦相近也

懈慢慲綎紿遲繟誕挺縱弛遲甘韜緩也

慲者說文慲慲也小爾雅云慲緩也慲遲竝音他丙反其義同也墨子非儒篇立命而怠事晏子春秋外篇怠作逮即慲字也綎者說文綎緩也玉篇音他丁切集韻又音盈大雅雲漢篇大夫君子昭假無贏鄭箋訓贏爲緩義與綎同月令天地始肅不可以贏鄭注云贏猶解也義亦與綎同紿與怠同繟者說文繟帶緩也釋訓篇云繟繟緩也樂記其聲嘽以緩注云嘽寬綽貌又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史記樂書嘽諧作嘽緩王褒四子講德論云嘽緩舒繹馬融長笛賦云從容闡緩竝與繟通列子力命篇嘽咺憋懯張湛注以嘽咺爲遲緩憋懯爲急速嘽咺與嘽緩古亦同聲繟曹憲音闡各本闡字誤入正文惟影宋本皇甫本不誤謾或作僈荀子勸學篇僈倪而加志我僈而弗省僈謂怠緩也淮南子脩務訓作謾[illegible]字異而義同王褒洞簫賦云其奏歡娛則莫不憚漫衍凱阿那腲腇憚漫亦舒緩之意猶言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也諸書無訓挺爲緩者挺當爲綎字之說也吳語王安挺志韋昭注云挺寬也呂氏春秋仲夏紀挺衆四益其食高誘注云挺緩也勿躬篇百官慎職而莫敢偷綎注云偷解也綎與挺通後漢書臧宮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李賢注竝云挺解也解亦緩也故序卦傳云解者緩也縱者說文縱緩也釋訓篇云縱縱緩也[illegible]弛者說文弛弓解也周官大司徒云四曰弛力遲者說文遲徐行也[illegible]古文作遲方言遲緩也甘者莊子天道篇云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淮南子道應訓與莊子同高誘注云苦急意也甘緩意也韜者卷三云韜寬也說文牲牛徐行也讀若滔義亦與韜同

傄由胥輔佐佑虞護勸救吹扇埤役募助也

傄者玉篇傄周也假助也集韻傄或作儹亦通作譖由胥者方言胥由輔也吳越曰胥燕之北鄙曰由郭璞注云胥相也由正也皆謂輔持也案由之言道也爾雅道勴也虞者大雅雲漢六章云昊天上帝則不我虞鄭箋虞度也一案虞有助也下虞護聲相近故皆爲助也鄭箋云女誠勸我爲之乃[illegible]勸者王篇云[illegible]扶也上帝割申勸甯王之德皆助之義也吹扇者方言吹扇助也郭璞注云吹嘘扇拂皆相佐助也埤者說文埤增也益也接益也埤與裨通役者少儀云[illegible]而相之役更之謂之役鄭注云役爲也正義云[illegible]騁者士喪禮下篇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賻荀子大略篇云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唅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太平御覽引春秋說題辭云賻之爲言助也士喪禮下篇注云賻之言補也助也

裝褖黹谷㯻飾也

裝者說文裝裹也宋玉登徒子好色賦云[illegible]司馬相如傳云靚莊刻飾裝莊通褖者釋言云裝[illegible]也說文褖衣也王篇作[illegible]云首飾也急就篇云[illegible]雙頭顏師古注云褖飾盛服飾也漢書外戚傳[illegible]飾也一曰首飾在兩耳後刻鏤而爲之[illegible]云象服是宜傳云象服尊者所以爲飾[illegible]

捈搯掏舀扂攆挹斛抒也

說文抒挹也大雅生民釋文引倉頡篇云抒取出也管子禁藏篇云抒井易水捈者引之抒也卷一云捈引也法言問神篇云捈中心之所欲指搯一字也說文搯指搯也衆經音義卷七引通俗文云指出曰搯潛夫論救邊篇云搯排樽障風[illegible]沙雍河今俗語猶呼指取物爲掏矣掏亦指也玉篇音大珠七周以沼三切今俗語云舀水是也說文舀抒臼也引雅生民篇或舂或舀今本作或舂或揄毛傳云揄抒臼也正義云謂抒米以出臼也說文引詩或簸或舀[illegible]周官舂人女舂抌二人鄭注云抌抒臼也[illegible]挑也引詩或舂或抌抌或作舀[illegible]扂者說文扂[illegible]者秦人語也鄭注云挑長枋可以抒物於器中者音挑舀抌挑五字竝聲近義同少牢下篇說文挹抒也說文斛[illegible]相近也扂者太平御覽引釋器篇云[illegible]涓斗謂之挹涓與扂同今俗語猶云挹水矣[illegible]滿也眾經音義卷四引通俗文云汲取曰斛[illegible]也小雅大東篇不可以挹酒漿毛傳云挹𣂑也[illegible]王篇[illegible]活鳥活二切抒也廣韻云舀水也說文斞[illegible]蠡所以抒水也又說文指挹也義竝與斞同[illegible]隸書之譌今訂正斛者說文斛挹也小雅賓之初筵篇[illegible]手仇鄭箋讀仇爲斛謂手挹酒也張衡思玄賦云斛白水以[illegible]爲漿大記釋文云斛水斗也引何氏[illegible]隱義云[illegible]四升斛各本譌作斟今訂正

黜闕虧缺拂發棄除㓾離竭遯放逸㒸徂遯行祛莫謝渡亾也

闕者周官稾人凡亾者闕之鄭注云闕猶除也拂亦除也[illegible]卷王拂除也下書無訓棄爲去者棄字亦見[illegible]作刊禹貢隨山刊木鄭注訓刊爲除史記夏本紀及漢書[illegible]理志竝作栞又九山刊旅史記作除[illegible]同義[illegible]字譌作去[illegible]去此同去同聲[illegible]各本譌作裕[illegible]君韓詩章句云[illegible]與此去也眾經音義卷十引廣雅[illegible]去也[illegible]以訂正竭者說文竭去也從去曷聲楚辭九辯云[illegible]本譌作竭今訂正遯[illegible]遯也[illegible]逃去也徽子云吾家耄遜于荒春秋莊元年夫人孫于齊[illegible]與遯通[illegible]去也摸[illegible]揚雄羽獵賦云[illegible]去之義也[illegible]各本譌作祛今訂正[illegible]九章[illegible]去也度與渡通[illegible]左云[illegible]去字[illegible]去字[illegible]今訂正

斬割𣂈裂規裁也

𣂈規者方言𣂈規裁也梁益之間裁木爲器曰𣂈裂帛爲衣曰規郭璞注云𣂈音[illegible]規之言劃也[illegible]漢書藝文志[illegible]顏師古注云[illegible]𣂈[illegible]

揹戢搑報插也

揹者[illegible]注云揹捷也[illegible]鄭[illegible]捷[illegible]篇云[illegible]

豚𦢊𦢊泡㑩膹𦝪𦞊盧茂昆渾昌阜溢腯肥盲浡盛也

豚者下篇豚肥美也豚𦢊𦢊泡㑩膹首方言㑩[illegible]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語也陳宋之間曰𦢊[illegible]秦晉或曰膹梁益之間凡人言盛及其所愛偉其肥𦢊謂之𦢊與盛同郭璞注云膹音[illegible]肥也說文𦢊肥大也淮南子原道訓云田者爭處墝埆以肥饒相讓後漢書馬援傳云其田土肥壤[illegible]安中浩膹顏師古注云[illegible]頷[illegible]音如陽切凡時[illegible]多[illegible]意義與豚相近也[illegible]也又云[illegible]𦢊[illegible]猶[illegible]轉爲壤矣方言注云[illegible]經其源渾渾泡泡郭璞注云水[illegible]泡[illegible]洞[illegible]例[illegible]泡[illegible]浸[illegible]盛多兒義竝相近也[illegible]本云[illegible]也[illegible]偉郭象注云偉大也莊子[illegible]琅[illegible]通土篇膹盛肥也方言注云膹[illegible]也亦作[illegible]大雅[illegible]義云[illegible]者怒而作氣之貌[illegible]常棣篇[illegible]

以爲晉圖凡爲[illegible]如王措大圭之措[illegible]之間故曰縉紳史記五帝紀作薦紳[illegible]進也周官作晉史記作薦[illegible]釋名云矢謂之箭箭進也[illegible]左翼韓詩云戢捷也捷其矢[illegible]刑罪則鐵刺鄭注云[illegible]也說文[illegible]

[illegible]

婴笙㩜㩜精䊢𦁤細纖微絲秒㦑㦑私蔑㨆㨆𡮢小也

[illegible]

𪾢郚小也

[illegible]

[illegible]

鬱毗倭儇嶶甯構劉呂儇迒暘從埏鋋抒隥脩夐繹覃尋將枚蓑長也

鬱毗者方言鬱毗長也郭璞注云謂壯大也小雅正月篇有菀其特鄭箋云菀然茂特司馬相如長門賦云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班固西都賦云鬱其特起皆高出之貌 [illegible]

乾健蹻猾抗慶驍猛壯獄武狡偈怒驍健也

[illegible]

鼓閣堪輂加與載也

[illegible]

緟剿接撚末逆似賡屬紹續也

[illegible]

癵瘢瘡痕癰也

[illegible]

肬腄肛膞腓脤痕瘣癰腫也

[illegible]

料亂紀督維敕伸揆撩統理也

[illegible]

[illegible]

黷艴艵𧹞縹色也

[illegible]

讓譙譴讀詬訒誚讓也

[illegible]

揚讀曉謂道說也

[illegible]

廣雅疏證　高郵王觀察念孫著

釋詁

汏瀨淅滌渫滫澡沐浴瀹濯沬洒也

[illegible]

劙切刌臠劗割也

[illegible]

閼闌亢闌徼迣遮也

[illegible]

負賒貰貣假貸也

[illegible]

錯稽糈負租賦斂積稅征賦稅也

[illegible]

紨縹組繬綸緷縫也

總幽紹緊紴也

絎紩純緣也

䫜頪漫憪憦也

堅

損削鑑貇撖耗退滅捂抆刮敓屛殺攘衰減也

繼縩綼練紛絲也

切直方義

懷就息惰罷還返退免迁歸也

抮絡非違倂道偭偝也

幬幏幪幠幕茨葺蒙㡛冒覆也

惶怖懾偈猜忏愕恒謾台閔悑惕懼也

菨蓪芤莪也

攫捉搣攈拭也

劌鐵刻鋭銛利也

抓撅[illegible]搯擿[illegible]也

[illegible]飦[illegible]啖啞饘餡饒餔啜[illegible]餉饕[illegible] 殘食也

傺疲勞[illegible]惰[illegible]類也

晻薆翳薈[illegible]蔽障也

[illegible]應設沓雜[illegible]際接[illegible]交合也

瀧涿露霤濕淰[illegible]淪氾[illegible]潤瀸漸[illegible]瀝[illegible]淙淋灌[illegible]

[illegible]瀀渥浞漬也 洽

[illegible]路[illegible]踊躍[illegible]跳也

祭眙止待立逗也

[illegible]徐也

[illegible]空[illegible]亭[illegible]也

[illegible]悠[illegible]靖[illegible]慮也

[illegible]

切豈得即謂其相思之切爲喜乎趙注云我鬱陶思君故來是趙意亦不以鬱陶爲喜史記五帝紀述象之言亦云我思舜正鬱陶又楚辭九辯云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則鬱陶爲思其義甚明與爾雅之訓爲喜者不同郭注以孟子證爾雅於也闕氏必欲解爾雅鬱陶爲喜而思君爾甚爲不辭既不達經義且以史記鬱陶各傳注爲非憤矣又案爾雅悠傷憂思也悠憂思三字同義故鬱悠訓爲思又訓爲憂管子內業篇云憂鬱生疾是鬱爲憂也說文悠憂也小雅十月之交篇悠悠我里毛傳云悠悠憂也且悠與陶古同聲九辯云鬱陶是悠爲憂也鼓鍾篇憂心且妯毛傳云妯動也鄭箋云妯之言悼也陶悠爲思也釋文妯悼音陶鄭箋云悠思也君子不可不思也王逸注云思也陶鬱陶而思君也逸注云憤念蓄積盈胸臆也憂思而不可已也故覆鬱陶憂思爲喜亦猶爾雅鬱陶之訓爲喜一字而兼兩義是也禮記檀弓云人喜則斯陶陶斯咏是也此爲喜字有憂喜二義憂鬱陶喜之字亦謂之鬱陶子思也孟子何氏隱義云鬱陶懷喜未暢意是也亦謂之鬱陶孟子楚辭史記所云是也暑氣蘊隆亦謂之鬱陶夏侯湛大暑賦云何太陽之赫曦乃鬱陶以興熱是也事雖不同而何爲鬱積之義故命名亦同鬱氏謂憂喜不同名廣雅誤訓陶爲憂亦非也憤者方言憤思也東齊海岱之閒曰靖秦晉或曰憤凡思之貌亦曰憤王制云凡聽五刑之訟必意論輕重之序憤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是憤爲思也爾雅靖謀也謀與思義相近微子云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張衡思元賦慉服膺以永靖兮李善注引方言靖思也諸者廣韻引聞目內思也各本誤作嗜今訂正方言諸思也廣雅釋詁云慱憂也憂與思同義故憤諸三字又訓爲憂也恁者班固典引勤恁旅力蔡邕注云恁思也後漢書班固傳注引說文云恁念也爾雅諗念也小雅四牡篇云將母來諗念聲近義同論者說文論思也集韻引廣雅作倫說文倫欲知之皃大雅靈臺傳云論思也揚雄荅劉歆書云方復論思詳悉班固兩都賦序云朝夕論思論論並與倫通

仳倠娸媸儓服類須嬀臛睽頦顩顛醜也

仳倠者說文仳倠醜面也高誘注淮南子脩務訓云仳倠古之醜女楚辭九歎仳倠倚於彌楹王逸注與高誘同說文雄醜也雄與倠亦同義娸與下䫏字同義說文引杜林說娸醜也漢書枚皋傳詆娸東方朔顏師古注云詆毀也娸醜也列子仲尼篇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張湛注云欺魄土人也釋文云欺字書作䫏䫏頭人面醜也淮南子精神訓視毛嬙西施猶䫏醜也文選應璩與岑文瑜書注引此作䫏頭又引高誘注云倛䫏也讀爾土人也說文䫏醜也今逐疫有䫏頭荀子非相篇面如蒙倛韓愈注云四目爲方相兩目爲倛鄭注周官方相氏云冒熊皮者以驚歐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娸欺䫏倛魌三字並同義儓服者方言儓服農夫之醜稱也南楚凡罵庸賤謂之田儓或謂之罷郭璞注云儓駑鈍貌說文儓遲鈍也廣雅釋言篇云駑駘也楚辭九辯云策駑駘而取路莊子德充符篇衞有惡人焉曰哀駘它李頤注云哀駘醜貌儓嬉騃義並相近昭七年左傳云僕臣臺孟子萬章篇蓋自是臺無餽也趙岐注云臺賤官主使令者賤與醜義亦相近故南楚罵庸賤謂之田儓也方言注云罷丁健貌也亦騃人之稱也類者卷三云儓惡也儓與類同義須嬀臛睽者淮南子脩務訓云啳睽哆噅籧篨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爲美者嫫母仳倠也高誘注云啳睽哆噅籧篨戚施皆醜貌也須哆臛卷並通頦者說文頦大頭也亦醜之義也

閒訴譐訾誹詆傷譖謗訴擧訕誽也

閒者方言閒非也襄十五年左傳且不敢閒正義云閒非也論語先進篇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注云人不得有非閒之言也孟子離婁篇政不足閒也趙岐注云閒非也訴者方言訴愬也楚以南謂之訴郭璞注云訴譖亦通語也楚辭離騷謠諑謂余以善淫王逸注云謠謂毀也諑猶譖也哀十七年左傳太子又使椓之杜預注云椓訴也椓與諑通

譔與諐通譐訾者玉篇譐訾言也莊子列禦寇篇訾其所不爲郭象注云毀訾也訾與譐同眾經音義卷五引通俗文云難可謂之譐訾說文數婁也義亦與譐同

鏨鐫鋟戳椓鍛椎也

鏨者說文鏨小鑿也端有鐫鐫者漢書杜篤傳鐫鑱株林李賢注引廣雅鐫椎也鐫者廣雅椎鐫田器也數者說文數研治也椓者說文椓擊也又云毃擊也椎擊物也鄭注周官壺涿氏云涿擊之也與周南兔罝篇椓之丁丁字並與同卷三云椓小擊也與椎同義故數椓二字又訓爲椎也鍛者說文鍛小冶也徐鍇傳云鍛椎之而已不銷故曰小冶李善注長笛賦引倉頡篇云鍛椎也乃戈考工記金之工有段氏段與鍛通說文段椎物也鄭注周官腊人云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鍛脩段之義而施相近

既拡墜逸失也

既者方言既失也宋魯之閒曰既說文既馬銜脫也後漢書崔寔傳云馬既其銜也騁與既聲義相近拡者說文拡有所失也成二年左傳云拡衡駟子與其辱之失也漢書王莽傳云子驕予失又拡哉是不可失也拡失也墜者說文墜隊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戰戰惟恐失隕之逸者縱之失也記五帝本紀云其失也過其執周語云時見於其身說者欲其失逸佚並通說文失縱也過失於一人有其他君奭云逸佚失也逸佚並引竹逸失也史

行陳（**𨻰**）****

㪽尸𨻰設鋪田神列陳也

尸者爾雅尸陳也釋文作尸大雅卷阿篇以矢其音春秋五年公矢魚于棠矢陳也說文與尸通棘者楚辭天問篇云棘陳賓商王逸注云棘陳也田者說文田陳也會原隰田甸陳同聲小雅信南山篇云維禹甸之之晦是旬陳之周官甸人南齊氏注云甸讀爲維禹敶之之敶謂之田東原隰以同聲釋文云甸陳信南云我疆我理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云陳完奔齊以陳氏爲田氏說文田陳也古聲田陳相近亦爲神也引神大雅皇矣篇云是類是禡陳聲之義也一云毛傳陳也大雅緜篇云肆筵設席陳之卷引爲周禮太宰云飲酒禮云設宰以肆緜會爲之說文肆極陳也或隸省鄭注周官內宰云肆陳也字林篇者毛傳云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皆陳列之義也賈逵注卷二十三引廣雅肆陳也今本脫肆字眾經音義卷六引廣雅隸陳也今本脫肆字

嬈誂透撟嬈也

誂者說文誂相呼誘也晉語云公令韓簡挑戰史記項羽紀集解引蘇林云挑戰也嬈敵求戰也昭十九年左傳云城州來以挑吳說文挑撓也一曰摷也撟也誂挑並通透者方言透驚也宋衞南楚凡相驚曰透郭璞注云透眾經音義卷六卷二十三嬈之義也挑讀爲擿曹憲音帝誤也吳都賦云眾經音義卷十三引廣雅並作擿讀史記集解所云擿也亦卷二引廣雅作擿見於此嬈書隗囂傳云一日之戲李賢注云擿音義與擿同嬈者苛也一曰擾戲弄也一嬈也不躁其神不倦者漢書蕭望之傳嬈亂也說文嬈苛也一曰嬈也詩文嬈顏也在南子原道訓嬈也頓嬈也與巨甫漢書韓受兵書三年矣除苛解嬈之以講韓詩文淮南子原道訓云其魂不躁其神不嬈並云今韓受兵書足下若以誘之不置李善注云惡也嬈與漢源絕各本皆作嬈衍字不之撟字嬈戲也嬈擾也傳戲其後與字不相涉各本書皆作孫以說書字有撟戲也其鄉注云此字擿傳音義此不相涉考廣雅諸書亦無訓撟爲嬈者其字擾作於書訓遊戲之嬈者說文嬈撓也又考方言云遊戲亦謂之嬈戲嬈與嬈義字通之也三嬈字卷二云嬈戲也不悉其義也透嬈字亦作遊自以爲嬈者說戲字下字皆擾遊戲也鄉廣雅物也不知其由改爲嬈遂以遊戲爲嬈又廣雅卷一遊爲戲也本書並無戲也集韻類篇嬈字下引廣雅此訓又考唐初本原無戲字今據以訂正餘見下條

戲歎漏泄也

戲歎者方言戲泄歎也楚謂之戲泄淮南子精神訓云賜讀精神歇越之歎後人不知戲謂爲泄戲字不出方言遂移戲字又上條今訂正

譴極軋𡸁吃也

譴極者方言譴極吃也楚語也或謂之軋或謂之𡸁云吃說文吃言蹇難也眾經音義卷一引埤蒼云譴極吃也列子力命篇譴極淺許張湛注云譴極不通利之貌云譴吃也譴譴塞古通用極古通用說文與方言同注云軋氣不利也史記律書云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注文云乙象春草木冤曲而出陰氣尚彊其出乙乙也李善說文乙乙難出之貌乙與軋通方言注云𡸁語𡸁難也注吃謂之𡸁 說文𡸁不滑也楚辭七諫云言語訥𡸁兮日吃謂之𡸁其義一也亦謂之譴

悠悼怒悴愍慼痛嘆傷慯也

悠者爾雅悠傷憂思也郭璞注云皆感思也說文悠憂也小雅十月之交篇悠悠我里毛傳云悠悠憂也憂與傷義相近傷與慯通悼愍者方言悼怒悴愍傷也自關而東汝潁陳楚之閒通語也汝謂之怒秦謂之悼宋謂之悴楚潁之閒謂之愍又云宋之閒或謂痛爲怒小雅小弁篇云我心憂傷怒焉如擣李善注歎逝賦引倉頡篇云悴憂也小雅雨無正篇云憯憯日瘁與悴通慯者鄭注檀弓云傷服云慯者男女未冠笄而死可傷者也釋名云慯傷也逸周書諡法解云短折不成曰慯說文慯傷也祭義云必有悽愴之心悶慯云心振焉慯焉眾經音義卷二十三引廣雅悽愴傷也今本脫愴字

逞苦了㥛曉恔快也

逞苦了者方言逞曉恔苦快也自山而東或曰逞或曰曉秦曰了又云逞曉恔苦快也自關而東或曰曉或曰逞楚曰苦陳楚之閒曰逞宋鄭周洛韓魏之閒曰苦東齊海岱之閒曰恔自關而西曰快郭璞注云恔音較方言說文云快也逞者方言云恔快也左傳云今民餒而君逞欲注云逞快也杜預注云逞快也大雅云晚(?)日逞秦晉之閒也苦快也方言注云苦而不以疾爲意也急疾高誘注淮南子道應訓云苦而甘於辭明是快病之義愈者或謂之傸郭璞注云苦言快也說文苦意也音義卷二十引廣雅逞快也今本脫逞字眾經音義卷二十引蘇林云恔快也鄭注云說文慧也快也樂記云心恔哉是之義也獨王篇云恔快也 亦曰快之切也說文恔快也又胡教切又恔音吉了切恔快也孟子公孫丑篇於人心獨無恔乎趙岐注云恔快也又恔胡交切與恔同

梗𣗋棘傷刺壯箴也

梗者方言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閒謂之𣗋或謂之壯自關而東或謂之梗或謂之劌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閒謂之棘郭璞注云今淮南人亦呼壯壯傷也山海經謂刺爲傷也梗骨也楚辭九章云梗骨也其刺梗也說文梗山枌榆有束莢可爲蕪荑者也小雅斯干篇云如矢斯棘傳云如人之挾矢 箴者說文針所以縫也字亦作鍼葉也是柲字亦作葉生人之棘傷人者以其鋒利而刺人也荊棘之名多出於此云葉傷也史記傷刺之音鄭玄注云傷也䇲字一也亦作策釋名云策書教令於上所以驅策諸下也針字一云箴也說文箴綴衣箴也

清潛滑浚漓潗筆漭渫灑瀘也

侏儒綫䌰綼絾綷癠蕞㾕疴臃纙𧊯貂孑孓升短也

侏儒者晉語侏儒不可使援韋昭注云侏儒短人也襄四年左傳朱儒是使朱與侏通𧊯𧎏者玉篇𧊯𧎏短小皃

挈拱銑董固也

挈者廣雅攷斧篇同毛傳云道固也

慇朴醢雑趣屬造𢿘究𢿢暫猝也

慇朴者方言慇朴猝也

日某相見或曰安說文安犬從穴中暫出也

隋虞頼倪花彼敧陂陀傾畸戲偏俄迤阿阪哨回哇爭剌陰阻頗賾徑多譎頗衺也

袖海山房校印

而不跛生而不差淮南子本經訓衣無隅差之削高誘注云隅角也差邪也皆全幅爲衣裳無有邪角也說文槎衺斫也槎與差同義亦相近刺者說文刺戾也淮南子脩務訓琴或撥刺枉橈高誘注云撥刺不正也楚辭七諫吾獨乖刺而無當兮注云刺邪也鹽鐵論申韓篇云若檃栝輔檠之正弧刺也刺各本譌作刺今訂正險之言險巇阻之言齟齬隤之言摧隕皆傾衺之義也宋玉高唐賦云傾崎崖隤徑者祭義道而不徑鄭注云徑步邪趨疾也老子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夕者呂氏春秋明理篇云是正坐於夕室也其所謂正乃不正矣高誘注云言其室邪夕不正晏子春秋雜篇云景公新成柏寢之臺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案此言室之偏向西也西衺夕一聲之轉故日衺日西總謂之夕周官大司徒云日東則景夕多風是也神女賦云晡夕之後夕與晡皆有衺義隨與隋同聲於廣雅隋衺二字俱訓爲衺也簫之言蕭梢衺出之貌也曲禮凡遺人弓者右手執簫鄭注云簫弭頭也謂之簫簫邪也正義云弓頭稍剡差邪似簫故謂爲簫也釋名云弓末曰簫言蕭梢也埶文類聚引作言蕭邪也說文簫參差管樂象鳳之翼是凡言蕭者皆衺之義也

詒譃詒謾謬遁嚜屎慴怹謾譠猶譎詐僞謾膠誣註詑調突虞欺也 詆譃

詒者說文詒相欺詒也列子黃帝篇云既而狎侮欺詒僖元年穀梁傳惡公子之紿范甯注云紿欺紿也紿與詒通謾者說文謾欺也文三年公羊傳爲謾也何休注云謾詐也漢書藝文志云上詐謾而棄其信謬者爾雅序釋文引方言云謬詐也列子天瑞篇云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遁者賈子過秦篇云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淮南子脩務訓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高誘注云遯欺也遯與遁同嚜屎者方言嚜屎獪也江湘之閒凡小兒多詐而獪謂之嚜屎列子力命篇云墨屎單至墨與嚜通屎各本譌作尿惟影宋本不誤慴怹謾譠者集韻類篇引此謾讀作譠謾方言云眠娗脈蜴賜施茭媞譠謾慴怹皆欺謾之語也楚郢以南東揚之郊通語也郭璞注云六者亦中國相輕易蚩弄之言也廣雅釋訓篇云慴楯欺慢也施興怹謾慢與謾同說文謾欺也韓子守道篇云所以使眾人不相謾也賈子道術篇云反信爲謾譠之言誕也合言之則曰譠謾倒言之則曰謾譠譠讀猶記誕韓詩外傳云譠誕者趨稱之路是也倒之則曰誕謾史俗遜策傳云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是也眠娗亦譠讀也方膠語有哆弇耳猶者方言歡詐也散與猶同詭詐膠者方言詐譎詐也涼州西南之間曰膠自關而東眠或曰誘或曰膠言遁語也左思魏都賦摩膠言而蹠侈張赦注引李剋書云欺語濂聰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膠言李善注引廣雅膠欺也謾者玉篇譏欺也廣韻喫口嗖嗖無度也嗖與謾義相近註者說文註誤也誤亦欺也韓策云註誤人主漢書息夫躬傳云虛造詐讒之策欲以註誤朝廷詑者說文沇州謂欺曰詑燕策云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訑與詑同今江淮間猶謂欺曰詑是古之遺語也詑亦謾也合言之則曰詑謾楚辭九章云或詑謾而不疑是也倒言之則曰謾詑淮南子說山訓云媒但者非學謾他是也他與詑通謾詑與譠誕又一聲之轉矣調者潛夫論浮侈篇云事口舌而習調欺突者荀子榮辱篇云陶誕突盜惕悍憍暴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陶誕突盜皆謂詐欺也賈子時變篇云欺突伯交虞者淮南子繆稱訓引屯六三即鹿無虞高誘注云虞欺也魏志王粲傳陳琳諫何進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高誘陳琳皆以無虞爲無欺蓋漢時師說如此宣十五年左傳我無爾詐爾無我虞謂兩不相欺也虞與誰說之誤古聲義並同逸周書官人解營之以物而不誤大戴禮作書是其詭实陳者眾經音義卷十二引倉頡篇云誣欺也漢書哀帝紀除誹誘誑欺法刑法志誣欺文致微細之法類師古注並云誑誣也讀卷眾經音義卷十四引三倉云諺譎也三卷十一引廣雅誣欺也卷十四十七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並引廣雅誑欺也今本脫誑詭二字

蒧飾戒福晐具備也

蒧飾戒者方言蒧敕戒備也文十七年左傳寡君又朝以蒧陳事賈逵注云蒧敕也說文敕誡也誡敕也鄭注曾子問云戒猶備也飭物故古通用戒誡古通用福者說文福備也祭統云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郊特牲云富也者福也釋名云福富也其中多品如富者也曲禮注云富之言備也福富備古聲義並同晐與該通各本譌作胲釋言篇云備晐咸也說文晐兼晐也吳語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於王宮韋昭注云晐備也今據以訂正

臌枘肄枿也

臌者說文歺禽獸所食餘也從歺從肉又云歺列骨之殘也臌歺幾並通歺與枿聲義亦同枿各本訛作枿今訂正枿皆木之再生者也眾經音義卷十一云枿乃困反引通俗文云枿再生也爾雅枿餘也方言云陳鄭之間曰枿秦晉之間曰肄周南汝墳篇伐其條肄毛傳云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襄二十九年左傳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杜預注云肄餘也子通作肄玉藻肄束及帶鄭注云肄讀爲肄肄餘也枿即蒴孼之孼盤庚若顛木之有由孼釋文孼本又作枿引馬融注云顛木而肄生曰枿枿肄語之轉耳

傳侹遊挑俠也

傳者說文甹俠也三輔謂輕財者爲甹又云傳俠也傳與甹同遊即所謂游俠也漢紀游俠論云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游俠游與遊同挑者廣韻挑輕也輕與俠同義高誘注淮南子說山訓云俠輕也漢書趙廣漢傳云閭里輕俠是也

敢悍倮敢武佗勇也

悍者說文悍勇也大戴禮易本命篇云食肉者勇敢而悍各本俱無悍字此因悍倮二字相連字形近似故傳寫脫去悍字耳李善注蜀都賦江賦並引廣雅悍勇也眾經音義卷二十二引廣雅悍倮勇也今據以補正倮通作果佗者說文佗勇壯也釋訓篇云佗佗武也秦誓云佗佗勇夫宣六年公羊傳佗然從乎趙盾而入何休注云佗然壯勇貌莊子讓王篇云子路抗然執干而舞抗與佗通說文虓虎皃義與佗亦相近

蹩蹟蹸跐堂踶蹋也

蹟者列子說符篇云足蹟株塪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蹟者玉篇與躋同云躋聲也跳者卷一云跳躍也列子天瑞篇云若步跐蹈莊子秋水篇云跐黃泉而登大皇今俗語猶謂蹋曰跐矣堂者以足距也說文堂距也堂各本訛作卷集韻類篇並引廣雅堂蹋也今據以訂正踶者莊子馬蹄篇馬怒則分背相踶釋文踶大計反李云踶蹋也廣雅字蹶聲類並同通俗文云小蹋謂之踶淮南子脩務訓云夫馬之爲草駒之時蹶蹏足以破盧陷匈月令游牝別羣則縶騰駒鄭注云爲其壯氣有餘相蹄齧也釋文蹄大計反蹋也跳路並與踶通今本廣雅脫踶字

𢤱惓憋念忽慌胦詄悷怢忘也

𢤱各本譌作𢤱惟影宋本皇甫本不譌方言𢤱忘也說文云𢤱者忘而息也玉篇云𢤱然忘也念者說文念忘也念者說文忽忘也墨子脩身篇云忘名忽爲慌者玉篇憯懷憔也慌與懷同合言之則曰忽慌淮南子人間訓佼忽慌而後能得之高誘注云忽恍善忘之人恍亦與慌同慌忘聲相近忽言猶忽忘耳懷者方言聰忘也詄者說文詄忘也徐鍇傳云慌失忘也文選四子講德論故美玉藴於碔砆凡人視之怢焉李善注引廣倉云怢忽忘也論衡則通篇云不自者輕慢佚忽怢佚並與詄同邈之言遺慌之言荒詄之言失荒迭遺皆忘也楚語云恐其荒失遺忘是也怢者玉篇音莫達切忘也字從本末之末各本訛從午未之未今訂正

誦說精諷論也

誦者楚辭九章惜誦以致愍兮王逸注云誦論也

註紀疏記學栞志識也

註者眾經音義卷六引通俗文云記物曰註昭十一年穀梁傳一事注乎志范甯注云一事輒注而志之也注與註通疏者漢書匈奴傳中行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眾畜牧顏師古注云疏分條之也說文作疋學者太平御覽引論語讖云學者識也何休注公羊傳曰何休學釋文云學者言爲此經之學即注述之意也栞者說文栞槎識也引夏書隨山栞木今皋陶謨禹貢並作刊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並作栞顏師古注云言刊斫其木以爲表記也又九山刊旅史記漢書亦作栞栞刊並通夏本紀又云禹行山表木表亦識也今人謂刻本不作字曰刊刊即表識之意王儉褚淵碑文云刊元石以表德是也志與識聲義並同周官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鄭注云志古文識識記也

塌壘鬐窖零墜遺墮也

鬐者說文鬐髮墮也鬐與墮聲近義同零通作落遺者楚辭九歎曰肦肦而遺泣王逸注云遺墮也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四十二下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四十三上　學海堂

廣雅疏證　高郵王觀察念孫著

釋詁

序倢擊佴秩班坐毢差第次也

倢者說文倢次也擊之言斷也字亦作㪿禮器君子之於禮也有㪿而播也鄭注云㪿之言艾也謂艾殺有所與也若祭者貴賤皆有所得不使虛也段氏若膺云艾殺之殺所拜反艾殺謂由多漸少皆有等衰故廣雅訓擊爲次也佴者爾雅佴貳也郭璞注云佴次爲副貳說文佴次也文選報任少卿書佴之蠶室李善引如淳注云佴次也若人相次也斑與班同坐毢一字也說文坐地相次坐也字亦作比太元陰陽比參范望注云以陰陽相次而三三相乘也賈子道術篇云動靜攝次謂之比坒比並通差者孟子滕文公篇愛無差等趙岐注云差次也

惎恉意志也

恉經傳通作旨指各本皆作惎指志意也集韻類篇亦云惎意也則宋時廣雅本已然案眾經音義卷八云說文恉意也

廣雅惜志也莊子刻意篇釋文云廣雅惜志也則德明元應所見本志字皆在意字下今據以訂正

𦅾薜紃紹纑子纑敢縿遺餘也 緒

𦅾者廣韻云𦅾餘也出字林說文𦅾正耑裂也裂繒餘也林注淡者終軍傳云繻帛邊也邊亦餘也左氏春秋紀裂繻字子帛公羊穀梁作紀履緰左傳申繻管子作申餘言音

餹糂糒餱摶也

粲彪彲辬璘㻞彬彧昈純文也

固胎僵逃也

方言固胎逃也郭璞注云皆謂逃叛也

擴挺挻竦遂昱盼就畢終竟也

此條竟字有二義一爲竟究之竟一爲邊竟之竟……

傅謨卽因度集從圖西歸孝就也

謨者爾雅謨謀也……

栖势封剗居也

翬騫翾翻翾翩翔翲翾翻翩飛也

鑿斵歟掘掬挾挑竅穿也

撈擻戕擿投也 投

苦翕焱熻熾也

悲愁恨惆悵也

愢愉兌解說也

僄毛孅姺狎傷嵬倄佻忽輕也

袖海山房校印

傈佻者方言佻傈輕也楚凡相輕薄謂之相佻或謂之傈也郭璞注云傈音飄零之飄玉篇音匹妙切傈之言飄也說文傈輕也又云嫖輕也周官草人云輕票用犬考工記弓人云則其爲獸必剽荀子議兵篇云輕利傈遬史記賈誼傳云鳳漂漂其高遰漢書作標司馬相如傳云飄飄有凌雲之氣並字異而義同佻之言汎汎也方言注佻音汎說文汎浮兒左思魏都賦過以汎剽之單慧張載注引方言汎輕也汎兒與佻並通玉篇佻又音凡凡又玉篇云凡字注及眾經音義卷二十三引廣雅凡輕也眾經音義云凡謂輕微之稱也孟子盡心篇云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凡亦與佻通媥之言翩翩也說文媥輕兒也泰六四翩翩釋文引向秀注云輕舉兒翩與媥通之言越也說文越輕也爾雅越揚也越與翩同義荀子非十二子篇云相越者輕也說文越勁有才力也越亦輕也左傳昭二十年傳云越竟乃免楊倞注云左傳越之說文越輕也輕與越同義善注西京賦引倉頡篇云越輕也桑柔篇云茂之是不明賢也鄭箋云茂猶輕也周語云薨薨而茂之韋昭注云茂輕也傲者說文傲倨也易傲視也鄭注云傲慢也眾經音義卷二十二引廣雅傲輕也今本脫傲字矣

蕇蘘閟括壉充實斂閉昬絜瘛暋堙塞也

蕇與塡同閟括者方言括閉也說文括絜也鄭注大學云絜猶結也坤六四括囊虞翻注云括結也閉也皆塞也壉者說文殷閉也或作劇殼塞也大雅縣篇度之薨薨韓詩云殼度塡也晉語狐突杜門不出眾經音義卷五引賈逵注云杜塞也字並與壉通說文箸杜乃擇王肅注與說文同音杜者說文昏塞口也古文作昬讀與括聲相近也絜者玉篇音文於切字或作褫說文絜緼也引詩衣絜絮六四需有衣絜今本作衣襦說文衣絜衣所以塞舟漏也子夏作茹京房作絮考工記弓人厚其帑則木堅鄭眾注云帑讀爲襦有衣之襦謂弓中裨也呂氏春秋功名篇以茹魚去蠅蠅愈至釋文云茹讀曰絮之絮與茹字異而義同絮各本訛作絮既濟釋文云帑說文作絮廣雅云絮塞也子夏作茹京作絮是廣雅本作絮若本作絮與京房作絮者異今據以訂正寂文寂塞也讀若虞書寂三苗之寂今書作竄古文寂字異也說各本訛作寂今訂正暋暋從日眠聲音一活反各本訛作晤集韻類篇並云暋塞也今據以訂正埋者說文埋塞也引洪範鯀堙洪水今本作堙周官掌蜃作闉襄二十五年五年左傳作堙昭二十九年傳作湮並字異而義同十年

礲礪希鑢甄甄剴扢差𥕢錯鑢揩挻硐擺鋻礪拗砥磋磨也

礲者說文礲礦也晉語斲其椽而礱之文選枚乘諫吳王書注引賈逵注云礱磨也荀子性惡篇云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礱與礦同磨與礦同字通作劘又作摩礦者柴誓云礪乃鍛乃鋒刃昭十二年左傳云摩厲以須王又與礦同者方言礪錯也周語云厲以鑠者郭璞注云摩也消之亦希磨周語考工記鐵與礪同方言云金礪史記鄭陽傳云以爲希之廣也器方言音注碎石所碑切謂甄器也玉篇鑢或云瓦以錯鑢可去也義同洗器傳云郭璞注云瓦石相摩以鑢也徐鋯石傳內相善引方言注云洗甄可以甄砥也山其多下之坊瓦斲之坊與埏並通木華海賦云飛沙錯相摩也相磨也坊去也斲公方言哀五注云襖洗雅初也西山經云衛來之山其石也一磨玉篇文相摩也切相近亦與劃同義釋文云鑢器也郭璞注云磨相謂磨切摩也劉音京哀公二年傳者相磨近謂之錯劃也郭切切也摩劉與郭璞通今京俗語謂漢云切劉韻又古恤也礦高者謂不近也讀正者通音篇玉篇云磨也近擺淮南子說山篇云擖坊而止僧一切音錯而周官也近注云嚴韻漢云摩相近也注引孟子要者云漢注云匹也人以擺南主讓賢惡志無也云抗也揩與擺同義也雅書云也漢書朱雲傳云擺也後漢書音方世者說文乃鑄謂遭鏘鏘鏘之也說文擺同言云也玉篇云古宮女杜注傳云鍵同也皆義也文選古詩云也吾也之言齊鄭玄注云字乃之際云爾雅字也雅云傳杜云爲磨說文桃郎切字注云摩文乃不利也相近故言一云並相徐也近之言磨錯也磋也讀磨磨說文磋也也差也磨也郭注云皆謂用心差錯不專一

詡設毀惹譴誹拏也

此釋紛拏之義也說文拏引也文選吳都賦注南子注云拏亂也方言云拏揚也南楚郭璞注云拏亂也淮南子本經訓云拏也方言郭璞注云拏猶言也方言云諸拏揚州會稽之語也語不正也淮南子本經訓云紛拏相解交持拏與交人之隱也韻云之諸語並與繁同通作拏本訛作蠻以覽正玉篇云譴諸譴也則今據以訂正方言譴云誹也者通言諸也惹譴各本訛作惹亦同郭注云惹譴也譴也言與也廣韻也云又也方言注云惹之同惹情也惹作謁字郭玉篇或作諍又音而惹切說文爲惹也作諍玉篇韻與拏也說文惹情也又云有惹誹也或謂之亂也

嫿愓嬉㚹遊敖契戲也

嫿愓嬉者方言嫿愓嬉戲也江沅之間謂戲爲嫿或謂之嬉嬉遊也說文嫿嬉也嫿之言遥遥也說文愓放也玉篇愓音杜朗切莊子大宗師篇女將何以遊夫遥蕩恣睢轉徙之塗乎遥蕩與嫿愓通方言注愓音羊言彷徉也彷徉猶放蕩耳經傳通作遥蕩又作㚹字作遊

跜蹇跪拜也

跜者方言東齊海岱北燕之郊跪謂之跜郭璞注云今東郡人亦呼長跽爲跜蹇眾經音義卷二十四云今江南謂屈膝立爲跜跪拜也拜與跜跪同說文

俛訽駡駡也

俛者方言俛駡也燕之北郊曰俛郭璞注云俛言小可憎之名也方言云俛南楚凡駡庸賤謂之田儓又云庸謂之俛轉語也而義與訽相近詈郎詬字也襄十七年左傳重丘人閉門而訽之杜預注相近詈郎也方言俗語有輕重耳

揄旅何揭擔也

揄旅何者方言揄旅何擔也齊楚陳宋之間曰揄燕之北郊以揄之外鄙謂揄之賀凡以驢馬馳載負物者謂之揄或謂之負搫南楚或謂之負擔揄旅何之二字並言云從手揄自關而西與賀同搫旅揄之揄本已二字或並從手揄各本訛揄從亦作揄今訂正揄旅各本揄作揄旅揄本訛作旅揄與揄宋時本然故集韻類篇揄字注並云揄旅也搫旅二字訛作揄一日揄也考玉篇廣韻揄之揄字古通作旅秦誓旅力既愆是也旅俱不爲勃說文旅俱也鄭注力方讀爲膂古今通以揄又言旅者疑以揄韻作揄說文大雅北山篇旅力方剛義爲揄本膂字作揄揄俗作扺扺與核字

𤍞𤍞蒸腼餁饎粘酋羞釀爨熟也

𤍞者說文𤍞孰也亦作爛方言熟曰饎爛方言云爛熟也自河以北趙魏之間火熟曰爛熟之作餁徐鍇傳曰熟日腼今之熟言也腼與腼通說文腼孰也稀通熟曰熟孰也古禮云云腼魄之熟也齊孰宇文讀腼與熟通日若熟也稀熟爛者雅也說文稀熟云作說文熟云作士昏禮云稀熟也說文云熟字也云腼也爛云也云熟同異也郭注云餁大熟也

饎者說文饎酒食也周官云饎人鄭注云大饎酒食也鄭眾注云大饎爨也餈酒也故書饎作饎餁今周官鄭注云之饎熟也周官夏之饎久酒也昭元年傳云米麥饎云饎之長者也久也醋之熟也高注云久酒也鄭注云醋之久熟也呂氏春秋孟冬紀云乃命大酋注云酋酒官之長也酒熟曰酋大酋者酒官之長也於周則爲酒人月令言酋者酒熟之名周官云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鄭注云酒正酒官之長秋官云酋者也說文秋禾穀熟也秋之言揫也熟也說文云酋繹酒也春秋左傳云其美也義同者秋之熟也熟者言於秋也無常時也郭璞方言注云熟也鄭注云熟也釀者方言言熟者也郭璞注云熟也爨者方言熟也與爨同

愱諒㥎𠸄惕覺叡怜諝黨閜曉哲𠸄也

愱諒者方言愱諒知也燕代朝鮮冽水之間曰愱說文愱知也字亦作慧各本訛作智今訂正字分爲于智二字雙行並列今訂正諒者說文諒信也諒之言亮也說文亮明也郭注云亮知也玉篇云意也思也言語相諒也與鄭注同義故荀子正名篇云知有所合謂之智名白虎通義云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知著也釋名云智知也無所不知也備者眾經音義卷一云諝智也同怜者謂之怜說文云諝知也字林云怜悟知也並與叡通俗文云多音諝智也又引通俗文云才智謂之諝論語云才知爲什長周禮注云胥有才知之稱鄭注云胥讀如諝謂其有才知爲什長也又閒大胥小胥並云胥讀爲諝諝有才知之稱無道諸通黨曉哲者方言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郭璞注云黨朗也解寤兒也廣韻燺朗火兒覽明也燺與黨義相近說文曉知也哲知也

封垤坻塲也

封垤者方言垤封塲也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封垤中齊語也亦謂之封爾雅云蟻封宛丘周官封人注聚土曰封故謂之封詩東山云鸛鳴于垤毛傳云垤蟻冢也韓詩云垤蟻塲也齊宋之間謂之塲蟻鼠之比蟻塲也坻者方言坻塲也梁宋之間蚍蜉犁鼠之塲謂之坻螾塲謂之坻郭注云螾蚯蚓也其糞名坻由與土爲之中聚封以坻淫也坻與坻同秦晉之鼠與牛塲謂之坻故言坻也字通作坻鄭注云垤之蚍蜉犁鼠之塲謂之坻又引方言注音雅字坻蟻塲也郭璞注云坻是也方言坻塲者也云垤中聚土也是蟻塲蟻鼠作穴出土皆曰壤莊子天道篇云鼠壤有餘蔬

杜蹻遜澀也

杜蹻者方言杜蹻澀也趙曰杜山之東西或曰蹻郭璞注云今俗語通言澀如杜杜梨子澀因名云卻蹻燥澀貌遜者說文遜行難也經傳通作澀說文澀不滑也從四止各本譌作澀今訂正

絓挈儝介孤寡煢雅特獨也

絓挈儝介特者方言絓挈儝介特也楚曰儝晉曰絓秦曰挈物無耦曰特獸無耦曰介挈亦介也語之轉耳說文挈縣持也聲與挈近而義同鄭注大司寇云無兄弟曰惸洪範云無虐惸獨小雅正月篇云哀此惸獨唐風杕杜篇云獨行睘睘周頌閔予小子篇云嬛嬛在疚說文趨獨行也並字異而義同儝各本訛作儝今訂正昭十四年左傳收介特注云介特單身民也哀十四年傳云逢澤有介麋焉集韻類篇並引廣雅作介孤寡者孟子梁惠王篇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襄二十七年左傳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則無妻亦謂之寡鰥寡孤一聲之轉皆與獨同義因事而異名耳周南桃夭正義引小爾雅云無夫無婦並謂之寡丈夫曰索婦人曰嫠索與索同檀弓云吾離群而索居亦謂獨居也鄭注云索猶散也與離意相複失之矣

惃愍頓愍眠眩惑嗌惱擾撓慁攪猾紛緼惷妄㤜憒叛殽逆亂也

惃愍頓愍眠眩者方言惃愍頓愍惛也楚揚謂之惃或謂之愍江湘之間謂之頓愍[illegible]

至篇征之時緼李軌注云緼亂也漢書蒯通傳東緼請火顏師古注云緼麻也義亦同惷者說文惷亂也引昭二十四年左傳王室日惷惷焉今本作惷杜預注云惷動擾也亦惷與惷通爾雅蠢不遜也郭璞注云蠢動爲惡不謙遜也云亂之義也[illegible]昏傲大亂也鄭箋云猶讙譁也小雅賓之初筵篇載號載呶毛傳云號呼讙呶也[illegible]憒者說文憒亂也楚辭九思云心煩憒兮意無聊重言之則曰憒憒見釋訓說文援煩也重言之則曰援援亦見釋訓衆經音義卷六卷九卷二十三並引廣雅援亂也今本脫援字

蹇媌嫪騷獪躁煩擾也

蹇媌者方言蹇媌擾也人不靜曰媌秦晉曰蹇齊宋曰媌[illegible]

逴驀騷聚尥踔尥蹇也

逴騷尥者方言逴騷尥蹇也[illegible]

糶酤衒賣謂詒賂賸賣也

[illegible]

薄羅市買也

羅者說文羅市穀也春秋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

彙種方朋育似醜類也

[illegible]

浼騃僮惛狂詩瞀眇瘍癡也

[illegible]

伸惕矯揉展挺繩矢當直也

[illegible]

溫煖爓炳曉暘曬煤爗煥也

[illegible]

庸比侹佽更踐遞迭代也

庸比侹佽者方言庸比侹佽更代也[illegible]

…絡堪龕受盛也 [illegible]

氾灑洼渫濶濩辱黷污也 [illegible]

匃貸流蠶譁爲涅仙卦變七也 [illegible]

釐孿健顚匹耦孿也 [illegible]

捫橅猤猛也 [illegible]

庇寓竊餽託寄也 [illegible]

害曷胡盍何也 [illegible]

薄怒亥農勉也 [illegible]

歸餉饋遺問遺也 [illegible]

刊劉剸劃削也 [illegible]

見覞傒譔覬彰覷識皃見也 [illegible]

…者說文見倦也 [illegible]

坸坽窞晴嗇淵洿谿邃幽暗窮深藏其揞奧也 [illegible]

叔季㓜稚孩幼少也 [illegible]

稀秝闊遠疏也 [illegible]

文選登徒子好色賦[illegible]同

擐鹿壓擽飾羂者也

[illegible]

頹圖 圓 楕圓 圓也

[illegible]

壞埰埃壁坌塵球坺塵也

[illegible]

訟謨號謦詻訴諷諭告也

[illegible]

抵敵讎莇衛稽僮配亢對貞當也

[illegible]

聳聹聵聧聵聾也

[illegible]

約縛紐纏輾網纆纏[illegible]徽束也

[illegible]

鑑鏡亮景暗臨燿照也

[illegible]

帝諦辟審諟地諟也

[illegible]

縟綿義麗設布張爲戲施也

[illegible]

遲晏後旰晚晚也

[illegible]

担拾搥扑攜拘打伐[illegible]

徽拘綏敍批抓攄持[illegible]

擊搖弦敂撩撡擒擘[illegible]擊也

[illegible]

濆涊浼淩餘汙泠淖涸澳濊淰溷濁也

[illegible]

蹫跧北攻伏也

[illegible]

材寶綸理魯孺命裕道也

[illegible]

厭歷㦊哿倪可也

[illegible]

錭鈯但拙頑鈍鈍也

[illegible]

歔欷嘵嘵惻愴愁感悲也

[illegible]

剝絕鬌落也

[illegible]

朘鯘歷伐黲黴露瀀淹穤殎殕腐殆闌俠斯殐变敗也

[illegible]

詮錄鷙撰訛效備饌具也

睪惆狠戾怪慢鶩悖很也

韜含裕容宬寵寬也

規猳彷附切摩鄰比厲居阿侍夾次逼迫促近也

排擠摧擾抵拭斥辟推也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四十三上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四十三下　學海堂

廣雅疏證　高郵王觀察念孫著

釋詁

穜壘犘䤲醲濃腆䪻厚也

龢利分尼調庸和也

轉軌轎輞也

獲勠羞恥毀辱也

屑妒圭潔也

謀姝殺獥賊也

涂嫪妨猛害也

仲舒勃展也

迎禁接閡生[illegible]宿[illegible]實[illegible]挂礙鋪牌[illegible]處安跱[illegible]拘渟[illegible]

規騬駐[illegible]杰止也

頌雅按止也按與嗟亦同踦者說文峙蹢也玉篇云爾雅室中謂之踦踦止也列子湯問篇五山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峙與跱同引之云玉篇引爾雅室中謂之跱今本作時時與跱近而義同大雅緜篇曰止曰時箋曰時是也曰可止居於是正義曰如上箋言則上曰爲辭下時爲於也案經文爰用曰字不當上下異訓二曰字皆語辭居亦止也古人自有複語耳爾雅爰曰也曰止曰時猶言爰居爰處爾雅又云雞棲于弋爲榤鑿垣而棲爲塒王風君子于役釋文塒作時棲止謂之時居止謂之時其義一也莊子逍遙遊篇猶時女也司馬彪注云時女猶處女也亦止通爾雅止待也廣雅止待逗也待與峙聲近而義同亦待又以作時廣雅悴離待也方言峙作待作華皆古字假偫或楏時爲待之譌非也棲者距之止也說文歫止也說見釋言捐跱也下楏距距竝歫之者說文柳止也洿通作停懫者室傳君子以懲忿窒欲釋文云窒鄭劉作懫止也之與鄭通趕之言畢也說文趕止行也周官隸僕掌蹕宮中之事鄭眾注云請止行者清道若今時微繹止也史記梁孝王世家出稱警入言警於提與微蹕伺說文繹止也與趕亦同義捉者初六繫於金柅釋文柅說文作檷云絡絲趺也王肅作抳子夏作鑈蜀才作尼止也正義引馬融注云柅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也爾雅尼止也竝聲近而義同樊者說文之不行也癸與駛同豎者說文驚馬重兒史記晉世家有馬驚不行鷙與騷同淮南子脩務訓人謂之騷高誘注云騷不逵也說文亦云不行也者風狼跋篇載疐其尾義竝與騷同楚辭與憤聲近相近也踦中說文時與不前也水篇音騷如與切同通驚楚騷辭亦相近也九思云憤懲兮猶難九歎云懲戾而仍騷止也義與正同義當音莫之凝相王逸注云凝止也張衡思玄賦云凝天台之疑止遊山以勞之水爲協雅詩注竝引毛傳云懲止也文選注引廣雅凝止也卷十三引廣雅疑止也華嚴經音義卷七引廣雅止也今本脫凝懲已三字已止也

襛貜裸綾絃絓絣辮綷繁盛饒僉愁興植多也 夠 棋

襛貜者襛之言濃也凡言濃皆盛多之意也方言襛盛也郊施多行也南楚謂之襛大而多謂之襛後漢書崔駰傳或謂之襛皆多之言也玉篇襛衣厚也楚之際多與之史記與書謂襛溉家也今人貜通作多釋說言物云方言通過襛溉其世傳或謂漢之多間言也釋詁繁盛也詩小毛傳邪言於人李物語凡之路也方言度過及襛妥嬀多部人云之謂多穠作與周文傳伏眾說作篇氣玉京陳翕曰翕審多選引同人亦魏之多衆也今本大雅篇之所也說文多相小多也其注云邢者說毛伏也達弓云者西書也過雅謂切文切其竝與也楚謂多衆也凡言繁者說文繁多也楚辭九歌多繁之說文云多言也張衡西京賦云繁盛也夫說毛傳云繁多也饒者說文饒飽也釋名云饒者多也作文之說雲漢篇云篤多也方言云饒多也古多角注選泩近而爾植依同其篇竝同今本作者文選魏都賦注引廣雅作者多字又引同作繁饒多也類李善注引廣雅繁饒多也二字

洿總翁薈輸會積聚也

尊之言積聚也說文尊叢草也玉篇作䔿切云菜䔿草叢生也張衡西京賦云合蓴蓬其南都賦云森蓴蓴而刺天揚雄解離騷紛總總其離合兮傳正相注云總說文傳傳而貌揚是甘泉賦總總雜合兮僨其相膠葛兮說文僨傳聚也語也小雅言凡總總皆聚之義也禮記月令云蓄聚稍積此稍草之篇蓄菽聚之說文云稍者篤于眾之積也云蓄積也所以入稍蓄之者也凡言積聚者說文積聚也周官遺人掌邦之委積鄭注云少曰委多曰積義聚也積與聚同義故聚謂之積亦謂之聚又謂之叢爾雅叢聚也說文叢聚也云菜叢生也禮記王制云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叢者聚也說文叢者曰草生於下積注云宗族也禮記大傳云宗其繼高祖者宗族者也爾雅宗者尊也傳云宗者叢也木叢生曰薄林薄之叢生曰宗

大曰聚也大野云爾雅釋木云木族生爲灌灌者說文叢生也釋木云灌木叢木也毛傳云灌木叢木也義與蘊同引之云薈蔚者說文聚也毛傳云薈蔚雲興貌爾雅疏云草木叢生曰薈郭注云草聚生也崇者積也說文聚也周語云崇聚也灌者聚也都者聚也爾雅都聚也今本都作者字之誤也三百篇云聚也凡眾多之聚皆謂之都說文都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一曰聚也聚謂之都亦謂之屯說文屯難也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難也屯又爲聚漢書陳勝傳屯大澤鄉顏師古注云屯聚也集者說文群鳥在木上也宗族者聚也樣者藂也薈者說文草多貌萃者說文草貌也易萃卦彖傳云萃聚也序卦傳云萃者聚也攢者說文聚也今本作欑誤也

文葉草木之葉也亦叢聚之義也又說文葉蓁蓁也云葉也楚辭云葉蓁蓁而爲一葉而無根是也蓁與榛通淮南子原道訓云木處榛巢水居窟穴高誘注云聚木曰榛是也凡相似之謂聚故總亦謂之叢說文叢聚也說文總聚束也凡言總者皆合也總之言總也爾雅翁聚也方言翁合也翁與總聲近而義同故合聚謂之翁亦謂之總聚者說文會也說文會合也者書云會同也小雅車攻篇會同有繹毛傳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淮南子主術訓云聚謂之宗凡相親愛也之謂聚也

主成門歐守也

今言府也主人謂之府故說文府文書藏也史記秦本紀云府藏之名也云積也與集同音集也與葉同音聚也華嚴經音義卷二十引廣雅府聚也周官太宰以八法治官府鄭注云府謂其府藏官事物也準書云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爲不平者事而聚之義也委輸聚也洿事聚語皆聚也方言云府聚也洿正義云府聚也府聚也周禮注云府謂藏之所府聚也公卿大夫之所聚故曰府左傳昭七年云府之所聚也府藏之所也雅府聚也各本皆脫府字今補又據重出字 今補正
王者主也說文主鐙中火主也聲近於主故主守也主之言守也釋名云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也於祭祀主之云主守也守亦主也
成門歐守也 于歐字鐙皆近說文歐守宁也

餘凡總同皆也

餘者昭二十八年左傳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杜預注云餘子卿之庶子為餘子周書逸周書云其餘則日月而已矣是餘爲皆之詞也成十五年公羊傳魯人徐傷之無後也何休注云徐者皆也徐與餘亦近義同總各本訛作總文選顏延之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詩注引廣雅總皆也今據以訂正 詩注引廣雅凡總皆也眾經音義卷二十三引廣雅凡總皆也今據以訂正

修敕略道句越抑截撫援對緝傳列疏肉貌攻捲判搹擭亂理

潔治也

敕各本訛作勅說文敕誡也从攴束聲隸或省作敕玉篇敕理也廣韻敕正也今據以訂正也說文勅从力之勅蓋俗字也傳云告之以治也說文略經略土地也書禹貢嵎夷既略傳云略治也說文略經略土地也左傳宣十一年云略基址註云略行也理也斯王傳云略治也說文略土地也義亦相近道者說文道所行道也論語學而篇道千乘之國包咸注云道治也日句者說文句曲也衡方碑云句大雅鄭箋云句治也爾雅句治也句均聲近而義同說文均平徧也小雅節南山篇秉國之均毛傳云均平也鄭箋云均平也均者爲治之義也周官均人掌均地政鄭注云均平也以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鄭注云旬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營書旬作眴或作均是均治之義也爲均今周書亦有旬字作旬者均義也越者說文越度也相近越與九舊讀亦同義字作越與曰之治也說文越度也越治也同義並引廣雅越治也說文越與越通又作越爲越治之義也水經注云越聲相近郭注爾雅云越者曰越治越者越也說文越與越同義也越爲越也越其義也越治也通說文越越也越之越也爲苑揚指武與之義也越也治越也越治也越之爲越越亦越也故越治也抑者說文抑按也抑之言按也孟子云禹抑洪水而天下平趙岐注云抑治也截者說文截斷也商頌長發篇海外有截毛傳云截整齊也鄭箋云截整齊也外截然整齊也王毛傳云撫治也大雅常武篇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毛傳云截治也撫者毛傳云撫有也說文撫安也小雅撫我畜我毛傳云撫循也援者說文援引也周頌桓篇云於昭于天皇以間之毛傳云援猶取也伯十四年公羊傳云撥亂世反諸正楚辭九章懷沙篇云撥正以爲圜兮常度未替王逸注云撥治也說文對應無方也又對答也書作對字異義同尚書大傳云對揚也緝者說文緝績也大雅文王篇於緝熙敬止毛傳云緝熙光明也列者說文列分解也疏者說文疏通也之疏治也說文治水也之爲治也史記夏本紀云疏九河治其道也肉者說文肉胾肉也說文貌頌儀也攻者說文攻擊也治也攻治也周官考工記云攻木之工攻皮之工鄭注云攻猶治也說文貌亦治也小雅采芑篇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今本作攻說文攻治也捲者說文捲气勢也判者說文判分也周官媒氏掌萬民之判鄭注云判半也得耦爲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搹者說文搹把也擭者說文擭握也亂者說文亂治也从乙乙治之也理者說文理治玉也韓非子和氏篇云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左傳云理治也漢書司馬遷傳云理之者必以理治也治者二十六年左傳云不可以不治也說文治水也今本說文治作治訓治也漢書云治理也治爲潔之假借字也說文潔治也今本潔誤作漯

也搖㑹恣音亦咲反各本亦咲反三字誤入正文內咲字又譌作咳方言搖撼治也注搖音睢正與亦咲反相合今據以訂正亂者爾雅亂治也皋陶謨云亂而敬謂者治去垢也說文澡洒手也儀禮云澡身而藏之服澡麻帶絰鄭注云澡者治去垢濊服小記帶澡麻鄭注云澡率治麻爲之正義云謂戛率其麻使潔白也毀者玉篇廣韻竝云毀耕也治也國語云耕不偷毀與雅釋詁釋文及文選海賦注竝引廣雅毀治也今本脫毀字

側遬趚䠞瘯挾綃搒續縮也

側匿者說文朒朔而月見東方謂之縮朒漢書五行志云晦而月朓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仄慝則侯王其肅朓則侯王其舒劉向以爲朓者疾也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疾也仄慝者不進之意也君肅急則臣恐懼故日行疾而月行遲不敢迫近君也劉歆以爲舒者侯王展意顓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肅者王侯縮朒不任事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illegible]注引書大傳作側匿鄭注云側匿猶縮縮行遲貌蔡邕云仄慝[illegible]說文遬籀文速字[illegible]說文蹙迫也[illegible]爾雅趚縮也[illegible]

贊受入獲德營得也

德者樂記云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鄉飲酒義云德也者得於身也大戴禮盛德篇云能德法者爲有德說文德作悳同營者楚辭天問何往營班王逸注云營得也祿不但還來[illegible]

㥾萌懦怚倨僈侮慢傷也

㥾之言慢易也史記夏紀集解引馬融禹貢注云㥾慢也簡忽慢來不距去不禁也王制正義引風俗通義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㥾者慢也懦古通作驕怚者說文云又云嫭驕也呂氏春秋審應覽使人戰者嚴駔也高誘注云驕嚴尊也驕驕也淮南子繆稱訓云矜怚生於不足稱康幽橫詩云恃愛肆姐竝字異而義同怚傷古通作易

樹莖榦宗祖朐㽕吳素荎科本也

樹莖榦諸字爲根本之本魏都賦注引漢書禮樂志云五英莢英莖爲本也是莖注引宋衷樂動聲儀注云五英莖也莖六莖及之本作幹白虎通義云幹本也考工記云五莖爲之根本卷十七竝引廣雅云幹本也本也謂本文爲五行及之也韋昭注云宗本也曾子本也今也以選文賦注云五莖各道也淮南子原道訓云宗本也據文選本義亦同五行根本也

[illegible]

賚貸也

[illegible]本猶作賚因上朐字而誤音內廣韻集韻竝音賚各本譌作睗因下[illegible]

蓂䔰薜萼蘢也

[illegible]

䗳𧞃斿斮諭乞匄拼數緣請募樞求也

䗳者說文䗳求也秦晉之閒曰䗳[illegible]

掃捎陶拂糞埽寫雪擊摒徬搣㧑撥祓除也

掃者說文掃刑也[illegible]

蹲踆屢跂肆踞也

蹲踆者說文蹲踞也淮南子說山訓云[illegible]

歙欱匃貸詑詒授施稗稟付載埤分越以乞遺予與也

各本予下皆無與字此因予與二字同聲故傳寫[illegible]

閼嵩兮賽寠䆐谾豅郎秩廓虛兜篆科空也

閼者說文閼闔無門[illegible]

移賈恤施夷該狄假變奪敗也

縈般員宗族捘卉林苗風邱諸眾也

有常泌泩性質也

司典尚質魁敵掌撫阼主也

感遒薄迫迮也

齰齕齛齜齞齦齭齧齚嚙也

疆場陛畔界也

搴扶抽拵擢拂戎踰拼拔也

鋪敵敷挪陳列播莫班賦布也

抑挍擊擶據按也

撫質巳然集為備刑立平構名紀成也

歉堇儉約婚滅屈尼頗劣虔齡少也

屯騷蹇展訒趆憎懷畏憚𨅝遜病也

[illegible]鼻也

[illegible]

揫收斂扱拼擒收也

[illegible]

餅飵餱食也

[illegible]

佁[illegible]候閒視也

[illegible]

案稱和調也

[illegible]

瞑眹瞽盲也

[illegible]

[illegible]動[illegible]數也

[illegible]

嫭媮[illegible]苟且也

[illegible]

秉握擥捉把撮搤[illegible]捡搞拈拼掫[illegible]掐接撫[illegible]奉持也

[illegible]

㗐噂啐試嘗也

[illegible]

批搖[illegible]搣[illegible]捽也

[illegible]

某命鳴名也

[illegible]

採[illegible]斛程斟量也

[illegible]

爻象放視效學效也

[illegible]

[illegible]職幹故士事也

[illegible]

[illegible]致也

[illegible]

[illegible]泥也

[illegible]

選[illegible]人也

[illegible]

取[illegible]為也

[illegible]

朋篡莅若頻比也

賴仰杙依負恃也

嬖姝因友愛親也

爽貣年僭軼濫竄遷僤歷更過也

悛懌諱疑改庚輸更也

遣遲腓眺送迻令移徙諱避也

剝脫膚皺陵徹膚朴皮莞遼胖渙攜掬遷離也

守極彌就遲餘曠縣長壽曠久也

畏仇憝恚懟凶虐詐誚詬辱咎懲譏惱鉗憚疲痓羸嫉毒豨僓惛憎厲惡也

謏論訣過謬謀誑註迷誤也

許評準廷杯平也

坤發張闢祕擠坼啟闢闓閜閞開也

……吕氏春秋重言篇……古通用……廣部云……語音……[illegible]

嫋嬈媥姍蹁躚步也

各本俱脫步字集韻類篇引廣雅並有步字……蹁躚……玉篇……[illegible]

倡贊唱引道也

倡者說文倡導也字或作唱又作寶導與道通贊者……史記……韋昭注云贊導也唱與倡通引各本譌作弘今訂正

猊詢妖佞工嫁巧也

說詢二字義見上文……說文……巧也……[illegible]

蹤蹟解迹踵輪軌武行𢓝轍迹也

……說文……迹也……方言……遠也……左傳……[illegible]

追驅末隨逐也

追末者方言追末隨也……說文……逐也……[illegible]

權銓展鎮錘珍瑋重也

權者漢書律歷志云權重也……銓者方言……錘……說文……[illegible]

紉紨緪繩索也

紉者方言……說文紉繟繩也……[illegible]

䡅䡎斯碑衛徼也

……方言……[illegible]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四十三下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四十四上 學海堂

廣雅疏證 高郵王觀察念孫著

釋詁

廢措弛縱寘廑隸捨蕩逸放恣毁銈署置也

廢者爾雅廢舍也郭璞注云舍放置也……方言……說文……莊子……[illegible]

㩦遷遣逭遺謫移撼撓轉也

……楚辭……[illegible]

㽞於專職端緒紬業也

㽞者……說文……業也……[illegible]

交贅凝戾撰質攙墺保隱擦刑定也

……定也……爾雅……[illegible]

餽餼餪饋飢也

……說文……[illegible]

㢟癘瘍瘈瘢壯創瘁傷也

……說文……方言……傷也……[illegible]

殺斂石摧擠殱也

……[illegible]

黔首氓民也

……說文……始皇……民……[illegible]

誘嘲讒詬讟譏誹調也

……說文……[illegible]

[illegible]

縊經闔紱也

[illegible]

𪎭[illegible]黐[illegible]黏也

[illegible]

貨產[illegible]財[illegible]貝貨也

[illegible]

令琴敔殺制禁也

[illegible]

僷曡襞[illegible]結詘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複袷增[illegible]積疊襲成仍鄭緟重也

[illegible]

胡曙昕晄較發章離炅暐焰燿冏[illegible]

[illegible]明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滄[illegible]泠泂[illegible]寒也

[illegible]

惟圖謀議慮惲計聽媒諆也

[illegible]

惟圖度者謂猶惟圖慮謀也圖各本說作國今據經字義卷二十万引廣雅謀也訂正者說文謀慮難也方言僅謀也莊云圖之言謀也……

彔繂遵踰逡揗循也

此釋遵循之義也各本不脫下循字……

衺畜方外旅表也

衺者呂氏春秋……

窮繂困苦終竟从窮也

繂之言竟也……

餘盈也

各本皆作餘盈匪勿非也案餘盈二字義與下匪勿非也不相近……

匪勿非也

大雅靈臺篇經始勿亟鄭箋訓勿為非匪勿非一聲之轉

贏裎徒裼袒也

贏者說文贏袒也……

蒍縻籬鄰墊伏寠宴庪宗匿揞揜錯摩瘞奧窖藏也

[illegible]

繙紀揣閱數也

數者方言說文並云數也……

占讖檢證譣也

論經傳通作驗……

結褚絣括結也

[illegible]

嫭娃家材也

[illegible]

雙鑹婢叟嫚曰貳參繘再兩二也

[illegible]

瞻贍隨覽尸也

[illegible]

振展盧攄悍揭爲捉敭也

[illegible]

播扰擬也

[illegible]

竝引廣雅㩉撥也今本脫撥字

猾猾擾繆擾也

猾者卷三云猾亂也亂亦擾也擾繆聲竝相近說文擾煩也繆大擾擾吹也

𡝩愶恇怯也

𡝩者說文𡝩疾言失次也讀若懾愶者方言愶閱怯也吳楚之間曰愶郊特牲云大夫強諸侯脅與愶通愶與怯亦聲近義同故釋名云怯脅也見敵恐脅也脅各本訛作愶音內愶字又訛作愶今訂正恇者說文恇怯也素問通評虛實論云尺虛者行步恇然恇通作匡禮器單不匡鄭注云匡猶恐也匡與恇通

嫿婬妗侮獲婢也

妗者說文妗卑賤名也廣韻引倉頡篇云妗人賤稱也侮者方言臧甬侮獲奴婢賤稱也荊淮海岱雜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秦晉之間罵奴婢曰侮郭璞注云侮言爲人所輕弄獲者辱也卷三云獲辱也墨子小取篇云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

緜聯縣緜及瑣系牽連也

縣義見下文縣纏也下各本訛作縣今訂正

捉粹兼并集合稽䫋其同也

捉者方言云醜提粹同也宋衞之間曰粹或曰提東齊曰醜周語厚民人之醜昭注云混同也混與提通王褒洞簫賦云混其會合粹之言萃也說文粹會五采繒也萃也合也說文萃聚也漢書司馬相如傳粹雲蓋而樹之薄古師古注云粹合五采雲以爲蓋也王逸注離騷云萃集也孟子公孫丑篇云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稽者考工記云稽同也禮記儒行云古人與稽鄭注云稽猶合也韓非子主道篇云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堯典曰若稽古帝堯鄭注云稽同也

了闋已訖也

闋者文選七命注引倉頡篇云闋訖也燕禮云主人荅拜而樂闋

𪖙䏍竊姦私也

𪖙者方言𪖙私也郭璞注云𪖙𪖙私也王逸注離騷云愛私曰𪖙莊十年左傳云宜其闞也竊出謂之竊比也衞宣公篇云竊比於我老彭謂私比也其竊位者與亦謂私爲己有非其有而取之謂之竊也姦者說文姦私也

聽聆聽瞭聦許聽也

聆者王逸注九辯云聆聽也聽聆爲聲聽之𦗟說文聽聆也耳聽之爲聽也尚書大傳云明四目達四聰注云聽之言聽也是聽爲聽之所以謂之聽者以其能聰聞之也又聽之言通也說文聽也今俗語猶云聽聆之言察也玉篇引字林云聆聽也不明聽之長也王逸注九歎云聽聆也是其義也

搦揾捪搐也

搐曹憲音而主反各本皆作揾捪搐揾也集韻類篇揾捪三字注竝引廣雅揾捪也則宋時廣雅本已脫搐字案說文搦按也揾沒也捪撫也搦與搐義相近揾與搐亦不相涉此因正文脫去之

而爲揗字其音內而主二字又譌入正文校書者不得其解遂又改爲耳釋言云揾入納擩也是揾本謂揾沒也說文云揾沒也廣韻音烏困切揾今俗語謂以物沒水中也揾與擩同廣韻擩音而主反又音而專切擩揾也說文擩染也周官大祝六曰擩祭鄭注云擩以肝肺菹擩鹽醢中以祭也公食大夫禮取韭菹以辯擩于醢上豆之間祭是也擩與擂同漢書司馬相如傳染于淪注云特染也

讟詬羞媿慙恥也

讟者昭二十年左傳云余不忍其詬定八年左傳公以晉詬語之杜預注竝云詬恥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云口生㤺口戕口者詬與讟同呂氏春秋誣徒篇云不苟於非十二子篇云無廉恥而忍謑詬漢書賈誼傳云頑頓亡恥奊詬亡節顏師古注引服虔云奊詬無志分也詬各本訛作詬今訂正所謂鄙不苟其德也

諺譯膺譯傳也

諺者說文諺傳言也譯者方言云譯傳也說文云傳四夷之語者周官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而諭說焉以和親之九貉翻譯傳也方言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東方之語也大傳云傳語之官也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聲之轉也史記說文云譯傳也今之譯者膺也譯者方言所以傳遠之言也廣韻驛傳之名也

語諙𧧒諵話𧫌曰言也

諙者孟子公孫丑篇王者諭語之也趙岐注云諙言也詩周南云諙也王篇詩言也亦與諵同

諫証𩀱諭評諫也

証者說文証諫也呂氏春秋誣徒篇𢡟諫自用不可証移誘注云証諫也鄭注周官司諫云諫猶正也正與証通楚辭九歎云以諫諛楚辭離騷云說以諫息楚辭何所以諫而王逸注云諫懟也許者說文諫也莫肯用諫小雅雨無正篇云諫用諫或諫之

訓誨謳誥諫校勸學教也

諼者詩序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校者孟子滕文公篇云學則三代共之學者說文學覺悟也學以教爲學校以通教之義也序者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崩頓僵仆趀臥僵也

崩者鄭注曲禮云自上顛壞曰崩白虎通義云崩之爲言然伏僵也頓者襄二年左傳云頓之言頓也淮南子道應訓云頓走則頓仆者說文仆頓也仆也什也踣也踣與什同爾雅云仆也什又云偃也信也偃也郭璞注云前覆也廣雅云踣也定八年左傳顛高彈人弱足以踣之一人偃仆也左傳顛而卒昭二十六年左傳云射子鉏中頰殪杜預注云殪死也

悦婟㜎媦娥嬥㺃猖狂也

悦之言恍也說文悦狂之貌也恍者也讀若恍忽之恍狂者也漢書五年左傳云宋有狂人王者多矣杜預注云狂也說文慌狂之貌也休注云急也孟子字通作恍惚之言恍也詩云多寡之言也小雅之詩素冠篇恍猶狂也盡心篇夫何恍之有也說文悁也

訂評圖謀慮議也

大雅云狂猶皆狂也

否弗倗批不也

皆一聲之轉也倗者廣韻倗不肯也方言云倗不知也郭璞注云今淮楚間語呼聲如非也曹憲音云彼比俱得方言之輕重耳合聲說文批不成粟也義亦與批同

姦宄竊盜也

說文姦私也宄姦也外爲盜內爲宄盜自中出曰竊文十八年左傳云竊賄爲盜盜器爲姦成十七年左傳云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晉語云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韋昭注云軌讀如宄宄通作軌不以義而取之也

𩲸𢘾忌畏恐也

𩲸者卷二云𩲸懼也說文𩲸恐也𩲸之言懼也十一年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喪也

暴統繚纏縛紿絡縶繫纏也

暴者說文暴約也上文云暴連也廣韻云暴拘也今俗語云鐐拷是其義也王篇云執縛物也之言說文繚纏也各本說作繚者今訂正

駕陵載乘也

駕者眾經音義卷二十二引廣雅云駕凡乘也

患愛恕利人仁也

愛者莊子天地篇云愛人利物之謂仁昭二十年左傳古之遺愛也

之急說文恕仁也眾經音義卷三引聲類云仁心度物曰恕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云方長不折恕也漢書匡衡傳云太王躬仁而恕圖書恕是與仁同義人者釋名人仁也仁生物也又引周禮元占經人占篇引春秋說題辭云人者仁也以心合也又引尖均注云與他人相偶合也中庸仁者人也鄭注云人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表記仁者人也注云人也施以人偶之人也引成十六年公羊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之也今本作仁與人同義故古書以二字通用又案公羊傳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何休注云悕悲也仁之者若日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是傳言仁之即悲閔之意也呂氏春秋論人篇哀之以驗其人人即仁也仁與恕同義故哀閔人謂之仁亦謂之恕孔子閒居云無服之喪內恕孔悲是也

遲徐舒遲訥疏鈍遲也

遲者文選舞賦黎收而拜李善注引倉頡篇云遲徐也遲與黎通凡言黎者皆遲緩之意史記高祖紀沛公乃夜引兵還黎明圍宛城三市漢書作遲明顏師古注云遲明也言圍城事畢天明明遲於事故曰遲明遲明猶比明也言高祖夜引軍後天明已圍城三三而耳非謂圍城事畢然後比明也史記衞將軍傳遲明行城三百餘里漢書作會明會明即比及天下比明也史記衞將軍傳遲明行三百餘里[illegible]及之也遲黎古同聲二十三年左傳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明其說是也黎古同聲字亦作黎徐廣注呂后紀以黎明為比史記晉世家待作黎義相近也說文惟黎息也本皇甫本作與待本黎與徐亦相近遲與徐同徐各本皆作徐惟皇甫本作徐與黎案說文徐安行也徐緩也今從彰宋本皇甫本作皇甫注南山經引記日行條風至出也繫輕皆遁南子本遁者郭璞注徐去行包昆遠注遲倡訥也語里高仁篇君子欲訥於天文言而訓作注遲也數猶云鈍也者論語里仁篇淮南子說林訓云訥者數作去欲疏疾則也祭義云疏則怠怠則忘楚辭九歌云疏緩節兮安歌敬則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楚辭九歌云疏緩節兮安歌

宵夕闇冥夜也

凡日入以後日出以前通謂之夜故夕時亦謂之夜堯典云宵中星虛以殷仲秋說文宵夜也鄭注夙夜出內朕命是也郭璞注玉篇宵夜也引韓詩云中宵寤寐寫之言宵也今本作宵釋文宵中宵也夜引鄭風謂宵之言宵也今本作宵釋文引韓詩云中宵寤寐漢書文三王傳聽聞中冓之言音灼注云冓中夜謂淫辟之言也曾之言昔也昔夕也小雅頍弁篇樂酒今夕鄭箋云今夕[illegible]夜結期明日便昔也左傳為一昔之期注云昔夜也莊子天運篇通昔不寐釋文云昔夜也故夕亦謂之昔其夕時亦謂之昔古通用左氏春秋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穀梁作昔云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楚辭大招注引小雅頍弁篇樂酒今夕今本作夕昔出謂之昔是其證也辭大招注引小雅頍弁篇樂酒今夕今本作夕是其證也蘇者[illegible]人掌乾肉鄭注云乾之言夕也義亦相近闇者祭義夏后氏祭其闇鄭注云闇昏時也又禮器逮闇而祭謂未明時也呂氏春秋具備篇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高誘注云闇夜也春之言冥冥也字本作莫說文莫日且冥也從日在茻中也從月半見夜舍也天下休舍也從夕亦省夕莫也召南行露篇云夜莫也是夕夜莫三字同義

昒昧𣆉𣋝冥也

昒之言荒忽也說文昒尚冥也漢書郊祀志昒爽顏師古注云未明之時也司馬相如傳昒爽闇昧得耀乎光明說文昒日冥遠視也義亦相近晻之言暗也說文晻不明也爾雅昧冥也郭璞注云[illegible]中[illegible]云晻然而日章荀子不苟篇闇云是為人將以盜名於晻世者也晻音暗也說文𣋝冥也闇並通𣋝之言晻暗也

𡨦寤窹寤覺也

學記疏𡨦寤皆為覺悟之覺覺者說文學覺悟也篆文作學白虎通義云學之為言覺也以覺悟所不知也淮南子說山訓人不小學不大迷文子上德篇學作覺𡨦覺義並同說文寤寐覺而有言曰寤說文寤寐覺也說苑辨物篇引詩寤寐無為說文寤作寣通作寤方言云[illegible]也方言悟也[illegible]寤通[illegible]覺[illegible]

倚豎建封𡕿樹置𨻳企起立也

尊令僆語錄云梗直也

倚者說封倚也[illegible]義同楚辭九歎云[illegible][illegible]封[illegible]也[illegible]也[illegible]鮮[illegible]水之間凡言置[illegible][illegible]通[illegible]企者方言[illegible][illegible]企郭璞注云[illegible]近故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廣[illegible]跂予望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悖怨悷憭忻恑惡慹怩悴也

悖者方言悖恨也[illegible]悖君悖與悖通[illegible]云遑恨也漢書敘傳[illegible]同恨風谷[illegible]心[illegible]說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猶今[illegible]作炎[illegible]

品陛耕伴埠等瑺砫婝嬪斷㱁齊也

品者禮[illegible]云品節[illegible]篇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稟奉稟䘵也

[illegible]

諄憎誅毒病悛患勤癉苦也

諄憎誅毒者方言諄憎所疾也宋魯凡相疾惡謂之諄憎若秦晉言可惡矣康誥云人無不憝傳云[illegible]近而義同方言[illegible][illegible]苦故詩[illegible]又為苦[illegible]也說文[illegible]胃疾以惡之玉篇誅毒苦也[illegible]局[illegible][illegible]雅小明篇云心之憂矣[illegible]刑云人極[illegible][illegible]憎惡也[illegible]悛者說文[illegible]韓非子[illegible]悛[illegible]若[illegible][illegible]

若心中[illegible][illegible]

𧞞𧜵䊸丁亢羌亢強也

[illegible]

脊𩑛[illegible]也

[illegible]

悖慨[illegible]也

悖者說文[illegible][illegible]

勸劼勩仂勤也

[illegible]

[illegible]醜[illegible]謝也

[illegible]

皇清經解卷千四百四十四上終

釋詁

廣雅疏證　高郵王觀察念孫著

砰磅硄磕䃍碹砏礚鏓鎗鍠錚玲瓏嘈啈聲也

砰者文選潘岳藉田賦注引字書云砰大聲也列子湯問篇云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揚雄羽獵賦云[illegible]聲流火張衡西京賦云沸卉軿訇思元賦云豐隆軿其震霆兮[illegible]云磅者玉篇磅石聲也宋玉風賦云[illegible]云汹湧西京賦[illegible]屋響[illegible]玉篇磅石聲也[illegible]也廣韻[illegible]響也玉篇引字書云[illegible]聲也說文云[illegible]玉篇引[illegible]大風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云[illegible]鼓[illegible]司馬相如上林賦云[illegible]而其人聲也[illegible]大也[illegible]說文礚石聲也[illegible]也玉篇引聲類云[illegible]云[illegible]石聲也[illegible]說文云[illegible]與礚同[illegible]之聲也[illegible]云[illegible]引注云[illegible]也[illegible]進也[illegible]石聲也[illegible]聲也說文[illegible]

鏓者說文鏓鎗也一曰大鑿平木者讀若蔥鎗者說文鍠鐘聲也[illegible]周頌執競篇鐘鼓喤喤毛傳云喤喤和也[illegible]說文鍠鐘聲也[illegible]玉篇引詩作鍠鍠[illegible]錚者[illegible]說文云錚金聲也[illegible]玲者說文玲玉聲也[illegible]瓏者說文瓏禱旱玉也[illegible]嘈者[illegible]天文[illegible]王逸注云嘈[illegible]聲也[illegible]

颷颺颮颲颸颳颴颶颹颺颰颭風也

颷者爾雅扶搖謂之猋[illegible]說文颷扶搖風也[illegible]楚辭九歎云[illegible]颺者[illegible]說文颺風所飛揚也[illegible]颮者[illegible]風也[illegible]颲者[illegible]說文颲風雨暴疾也[illegible]颸者[illegible]涼風也[illegible]玉篇颸涼風也[illegible]

緀綅紈絸綃䋄纖繐緍補也

緀者說文緀帛文貌[illegible]郭璞注方言云[illegible]補也[illegible]說文[illegible]月令云[illegible]

擣溢倚放寄托附依也

擣者方言擣依也郭璞注云謂可依倚之也說文又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因以爲名[illegible]依也[illegible]

幾尾總紗系緪緬𢇁微也

幾之言[illegible]說文云幾微也殆也[illegible]易繫辭傳云幾者動之微[illegible]說文云[illegible]

𩬊髻𩭤髽鬌斯髮髻也

𩬊者說文𩬊髻也[illegible]方言云[illegible]郭注云[illegible]

敧軛弧紉咈拎狠佷𧯚也

敧者說文敧戾也[illegible]

肖似類鼎象也

[illegible]

憀憀狡訬毚僄也

憀者方言江湘之閒謂儇爲憀郭璞注云恧悍多智也恪交反列子立命篇僄伓情露釋文引阮孝緒文字集略云恧悍伓狡悉貌恧與僇同方言膠詐也涼州西南之閒曰膠義與猾謂憀亦相近狡者眾經音義卷六引方言云凡小兒多詐而獪謂之狡猾昭二十六年左傳無助狡猾訬者說文訬訬擾也淮南子脩務訓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訬高誘注云訬輕也訬急疾也漢書敘傳凡訬輕顏師古注云訬謂輕狡也毚者小雅巧言篇躍躍毚兔毛傳云毚兔狡兔也

剖𦚧片胖半也

物判之轉也剖者襄十四年左傳與女剖分而食之杜預注云中分爲剖片胖半聲並相近說文片判木也從半木闕雅革中絕謂之辨孫炎注云辨半分也又桑辨有葚舍人注云桑樹一半有葚半無葚名梔釋文辨辨並普遍反與片同說文胖半體肉也士喪禮云擯先胖喪服傳云夫妻胖合也周官媒氏掌萬民之判鄭注云判半也主合其半成夫婦也莊子則陽篇雌雄片合釋文片音判義並與胖同

㪷㚷斟酌也

㪷者小雅大東傳云挹㪷也賓之初筵篇賓載手仇鄭箋云㪷爲㪷謂手挹酒也張衡思元賦㪷白水以爲漿舊注云㪷酌也士冠禮注云勺尊斗所以㪷酒也喪大記釋文云㪷水斗謂之㪷也引何氏隱義云容四升㪷水斗謂之㪷猶酌酒斗謂之勺矣㚷者說文㚷酌也斟酌二姓也孟子滕文公篇云㚷婦之言

曰欥惟𢿒無雖兮者其各而烏豈也乎些只詞也

曰者說文曰詞也欥亦曰也字或作聿又作遹班固幽通賦聿中龢爲庶幾兮曹大家注云聿惟也漢書敘傳作欥爾雅釋親注引詩聿嬪于京今詩作曰穆天子傳注云聿猶曰也毛鄭詩考正云案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聿辭也春秋傳引詩聿懷多福杜注云聿惟也皆以爲辭助詩中聿曰遹三字互用禮記引詩聿追來孝今詩作遹七月篇曰爲改歲釋文云遹古作聿角弓篇見晛曰消釋文云韓詩作聿劉向傳作聿釋文云漢書作欥其莫釋之爲遹於聿脩厥德釋之爲述箋於聿來胥宇於釋之爲自於我征聿至聿懷多福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遹追來孝並釋之爲述今考之皆承上文之辭耳非發語辭而爲述爲自緣辭生訓皆非也空爲辭助亦非發語辭而馬遂爲述爲自緣辭生訓皆非也說文吹詮詞也從欠從曰曰亦聲引詩吹求厥寧欥盖本文之省作曰同聲假借用聿與遹詮詞者承上文所發端詮而釋之也就各本譌作飢今訂正說文飢讀若載鄘風載馳傳云載辭也箋云載之言則也石鼓文飢西飢北飢與載通故文選西征賦注引韓詩章句云載設也廣雅釋言載通云載設也周頌載見傳云載始也玉篇云飢始也各本譌若飢或作者與各相近故譌而爲各若而一聲之轉皆當爲若也些者爾雅釋詁釋文云些語餘聲也見楚辭招魂只者文只語已詞也各本詞下脫去也字遂與下條相連今補正說

沬𩕄央極已也

沬者楚辭離騷芬至今猶未沬招魂身服義而未沬王逸注並云沬已也引之云魏風陟岵篇行役夙夜無已行役夙夜無寐無已寐讀爲沬沬猶無已也央者小雅庭燎篇夜未央鄭箋云夜未渠央也釋文引說文云央已也楚辭九歌爛昭昭兮未央王注與說文同極者唐風葛生篇曷其有極鄭箋云極已也

𣅶昏泯絕止消殘滅也

咸者小雅正月篇赫赫宗周褒姒咸之毛傳云咸滅也

恬倓憺怕怗募宗𡢕安靖靜也

恬者方言恬靜也說文恬安也吳語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韋昭注云恬靜也古今字恬字亦作恬又作淡又作惔

經音義卷九引倉頡篇云倓恬也說文倓安也又云莊子刻意篇云倓然無爲知北遊篇云澹而靜乎荀子云君子仲尼篇云倓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淮南子俶眞訓云學其說者倓而無爲者說文怕無爲也老子云我獨泊兮其未兆司馬相如子虛賦云怕乎無爲憺乎自持泊與怕通合言之則曰恬倓曰憺怕老子云恬淡爲上莊子胠篋篇云恬淡揚雄長楊賦云人君以淡泊爲德怗者玉篇怗服也靜也信四年公羊傳云卒帖荆與帖通募亦云各本二也

悚無爲揚雄長楊賦云人君以憺泊爲德怗者玉篇怗服也靜說文募宗也爾雅靜也又云貉嘆安定也郭璞注云莫反說文募宗也爾雅靜也又云貉嘆安定也郭璞注云皆靜定爾雅又云漠清也皆小雅楚茨篇君婦莫莫毛傳云莫言清靜而敬至也大雅皇矣篇貊其德音傳云貊靜也昭二十八年左傳引詩作莫云德正應和曰莫杜預注云莫然清靜莊子知北遊篇云漠而清乎呂氏春秋審時篇云飢馬盈廄嘆然未見芻也說文宗無人聲也或作誄又云寂嘆也漢書江湘九傳云寂之云則宗寂然不動說文宗字異而義同方言宗靜也江湘九傳云宗巳宋寒說文嘆寞說楚辭大招云漠字異而義同合言之則曰宗君韓詩章句云文嘆嘆也云寂漢寂嘆也文選西征賦注引薛莫寞無爲之貌九辯云寂漠絕而無聲莊子天道篇云虛靜恬寞並寂嘆字異而義同楚辭九辯云宗寂漢之無聲莊子天道篇云虛莫寂寞而義同漢書嚴助傳云寂漠而無聲之溪淮南子俶眞訓云寂篇乃云寂堪莫也漢書嚴助傳云寂漠而無聲之溪淮南子原道訓云寂無乃云寂切云寂寞字異而義同說文宗同音敵恢反莊子在宥篇云淵然似非人郭象注云寂泊之至也坳大宗師篇云其容寂注云寂泊之至也天運篇云其聲撫然似非又不知莊子釋文引向秀注云寂泊之至也

嫇娧靜也

說文嫇婦之靜也嫇文聲義並同嫇乃嫉反又協反嫇嫌然不動貌寂寥然之意也釋云婦卒之靜也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篇云其所以動而嫇靜古今記文王官人篇云其所以動而靜也四體之靜也情者陰之化也情者靜也與情通說文云嫇文聲同而義同義同情作靜覽大戴禮

靈子醫𦗆覡巫也

靈子者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又說文靈巫也以玉事神從王霝聲或從巫作靈春秋楚辭九歌靈偃蹇兮姣服王逸注云靈巫也楚人名巫爲靈子靈巫也易林小畜之觀云學靈三年仁聖且明見善云靈謂巫也楚人名巫爲靈子案靈子蓋楚人名巫爲靈子之稱見蒙(?)又通作靈見靈篇云神靈也楚人名巫爲靈子若神醫靈子字玉注云靈楚人名巫爲靈子王逸注云九歌靈神陽占禨兆鬼神靈之事也然則古者卜筮之事亦以靈名之故謂之嫇子巫也云靈巫也太一一冢旣以巫靈爲名其巫亦謂之靈子矣王制篇云相陰陽占祲兆鑽龜陳卦主攘擇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擊之事也然則古者卜筮之事亦皆巫掌之故

靈字或從巫作靈楚辭九歌靈偃蹇兮姣服又楚辭九歌靈之來兮如雲又靈連蜷兮旣留及卜筮之事皆巫掌之靈氛之相命靈氛爲余占之是古卜筮之事亦巫掌之故靈字從巫也醫字古從巫作毉說文巫也從巫所以治病也耳醫亦古從巫者古者巫彭初作醫山海經大荒西經云有靈山巫咸巫即巫肦巫彭巫姑巫眞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郭璞注云皆神醫也又海內西經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郭璞注云皆神醫也世本云巫彭作醫呂氏春秋勿躬篇云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注云巫世本云巫咸作醫太元元數篇云爲醫爲巫說文云古者巫彭初作醫王逸注楚辭天問云化爲黃熊巫何能活王逸注云言鯀死後化爲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也注云言巫醫也巫與醫皆所以除疾故醫字或從巫作毉太元元數篇云爲醫爲巫祝子憲問篇云好用巫醫

𢹲揬劖鑱銳也

𢹲者說文𢹲銳也太元元錯云衝衝銳也字亦作鑱史記扁鵲倉公傳鑱石撟引素問云鑱石謂石針也廣韻云鑱吳人云犂鐵也說文鑱銳也鑱通又說文劖銳也史記云鑱石劖觀之義也說文云又說文鐵器也廣韻云鑱石劖觀之義也鑱石劖鑱猶鑱石撟引素問云鑱鑱謂之鑱亦謂之劖合言之則曰劖鑱說文鐵器也一曰鐫也銳說文銳芒也云鋤銳謂之鑱鑱頸鋤也說文劖斷也說文劖刺也說文揬也說文劖斷也劖刺也劖鑱傳云刻云劖刺也傳劖劖注云劖鑱強弩之末不能入魯縞說文云揬也揬刺劖鑱也蘇秦傳云劖字異而義同鑱訓爲鋒故又訓爲刺又說文云劖刺也史記蘇秦傳云劖揬也說文鑱銳也鑱鑱銳也廣雅鑱訓爲鋒故又訓爲刺也說文揬也揬劖鑱銳也尖銳字俗作鑱今本作

𢯫㨝搒挾押翼輔也

[illegible]

嶮巇岑崟嶮峗嶷阬嵬峨峨𡶸巔嵿𡾰崿岏岊嶕嶢極

𡸣𡾵倚㟵高也

嶮巇者說文嶮巇也

[illegible]

㨝讀爲弼𢯫㨝者說文弼輔也宋玉神女賦云𢯫讀爲弼佛𢯫讀爲𢯫馬融注弼輔也云近輔也楚辭九章云輔者說文挾俾持也古通作夾押者說文押輔之轉也相之丁公著本相作押音甲

𠧟嗞𥉻𥉅磼鑿𢾾𠷎𡄳𠹭𢾾也

𠧟者說文𠧟也說文𥉻也

[illegible]

射禮疏引孫炎注云巢高大也說文鳥在木上曰巢又云㯎澤中守草樓也巢車高如巢以望敵也引成十六年左傳楚子登巢車合言之則曰巢淮南子叙眞訓譬若周雲之蘢蓯遝巢義與巢同巢各本譌作𥥆今訂正附者說文云附婁小土山也楚辭九章云上高巖之峭岸兮方俗語有輕重耳隋者說文云隓敗城𨸏曰隓方言云隋高也說文云召陵鄭縣有陵亭是召陵亦謂之陵也岸者說文水厓而高者也釋山云重甗隒郭注云謂山形如累兩甗也隒者說文崖也各本譌作隒今訂正厲與陵同荀子宥坐篇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淮南子叙眞訓云高以相臨厲與巖亦聲之轉也高與喬同

𥥆與高同義字亦作卒爾雅云崒者厜㕒說文云厜㕒山顚也小雅十月之交篇山冢崒崩漸漸之石篇維其卒矣鄭箋並云卒者崔嵬也崔嵬巀嶭之屬聲相近

敵侔儷諧耦也

侔者說文侔齊等也或作偶儷者成十一年左傳鳥獸猶不失儷杜預注云儷耦也字通作麗又作離

州郡縣遂都鄙邦域邑國也

州者說文州疇也各疇其土而生之也州有二名堯典十有二州禹貢九州彼此大名也周官大司徒五黨爲州鄭衆注載師引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此小名也釋名云州注也郡國所注仰也郡者說文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至秦初置三十六郡以監其縣釋名云郡羣也人所羣聚也縣者說文縣繫也周官小司徒四甸爲縣遂人云五鄙爲縣秦始皇帝紀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縣令長皆秦官也周官大宰注云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也鄭衆注載師引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爲郊不能遠通也小司徒云四縣爲都鄭衆注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也又大宰注云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遂人云五鄙爲縣王國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周官大宰注云都之所居曰都鄭衆注云五鄙爲都引馬融注云邊邑也邦者大宰注云大曰邦小曰國邦之所居亦曰國釋名云邦封也封有功於是也邦各本譌作都今訂正所居亦曰國釋名云邦封也有功於是也邦各本譌作都今據以訂正

域者廣雅音義卷二十三引廣雅邦域國也今據以訂正或作邦也或作域又云國邦也或域國三字古聲義並同

邑者釋名云邑猶俋也聚會之稱也

攜挈撣提也

撣者說文撣提持也讀若行遲驒驒太元盛次五云何福滿肩提禍撣撣撣與提一聲之轉釋器篇云彈謂之彈彈猶提也之轉爲撣矣

剄刑刻剄也

剄者吳語自剄於客前賈逵注云剄到也刑者說文刑剄也

劇劇劂剜也

劇者廣韻劇剜裏也劍者玉篇劍劇也案劇劍皆空中之意說文斖穿木戶也一曰空中之皃孟康注漢書石奮傳云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牏牏廁牏三字並度侯反義相近也劇亦剜也聲有侈斂耳說文剜挑取也一日室也

孕重妊娠身嬋傳也

重者大雅大明篇大任有身傳云身重也說苑修文篇云取鳥不殺孕育漢書律曆志云懷任於壬是重身也說文云孕裏子也漢書後漢書並作妊娠字通說文妊孕也說文云娠女妊身動也引哀元年左傳后緡方娠六雅生民篇載震載夙毛傳云震動也震與娠通王靖以人妊身也引大雅大任有身生此文王身亦傳也大明篇注引詩字作身

孫王以人作孕今本作嬋論云嬋於嬋嬋

倂與誘與孝譽也

倂通作稱誘亦稱也方俗語轉耳莊十四年左傳緬語楚子杜預注云稱也譽也緬說文作譽周書皇門解以云是陽臣吕氏春秋考古楊緬篇云周公旦乃作詩以繩文王之德並與誘通繩與稱一聲之轉也鄭注射義云譽或爲與孝者正義引援神契云卿大夫行孝曰譽言行布滿天下能無怨惡遐邇稱譽是榮親也

皃奕裕心形容也

皃奕形爲容之容裕爲寬容之容皃與貌同奕說見釋訓奕奕容也下

廫寂潛匿遐隱也

廫者方言廫隱也晉語有秦客廫辭於朝韋昭注與文十八年左傳服虔注云蒐隱也蒐與廫通廫謂爲隱故隈之廫謂之廫楚辭九歎云廫寂爲之山隱於隈廫王逸注云廫隱也

僭忒莊屧差也

僭者大雅抑篇云僭差也瞻卬篇云僭始竟背毛傳並云差也洪範云民用僭忒也爽者說文云七諫云吾獨乖刺而無當兮王逸注云乖刺猶乖背也卷二云屧差也莊者漢書溝洫志云隄防相與乖九歎云君言者差也卷二云屧叕也衰轉也何休注云乖隔與通言失也莊二十二年公羊傳肆者何跌也何休注云跌過度也傳云常戰栗不敢踐跌跌與差通跌者說文差也讀若跌跌與跌同故上二字失差而足不跌漢書司引廣雅跌差也眾經音義卷八卷十卷十二卷十七引廣雅注同

並與文選注同

今本脫跌字

顏圖彫刻畫也

顏者周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韋昭注云規畫也規與顏通

㲋繹結冬終也

繹者說文繹抽絲也白虎通義云九月謂之無射何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也揚雄甘泉賦云神璣彗燿天文志注引張衡靈憲云神之精數終云通之繹漢書天文志注引張衡靈憲亦終也雅射厭也厭與終義相近凡事終謂之繹雅射此皆謂之繹若作梓材云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數文皆言數或以爲數字之譌正義云二文集韻類篇引書數並作數先後二文其實一也皆作數不作數古文尚書傳以作數爲數之譌王受命皆云數作數者先王同也此知古文尚書作數終正義云室器皆云其事終成而考田其初與下二文互相終以一極但數終故閑其田止言不云刈也義不明白以一傳而至收成皆是也又多作塗丹雘字終而塗飾之偽傳者讀數作數以爲數說古塗字堅茨丹雘爲之然則此尚知古文本作數字後人從傳改明其致刑措而後其事以喻周自文武受命至作洛改耳先王又日用數先先王皇天旣付中國民越厥疆士于殷功依終又日予曷敢不終其數允未終顯故先王之數先王又日用數先先王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功依終又日予曷敢不終此意也其數先後迷民之數則終又日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不

冬者說文當冬四時盡也從仌從夂夂古文終字亦爲此悅失之矣

揄墮剝免脫也

北方爲冬冬終也漢書律曆志云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

揄墮者方言揄脫也又云輸捝也郭璞注云捝猶脫耳乘也之轉爲揄若括盜輸寫典脫獨瘉輸偷脫之意並同墮者說文墮剝落也馬融注剝卦云剝落也

醵醵吮歃飲也

醵者說文醵王德布大飲酒也周官族師春秋祭酺鄭注云酺者爲人物災害之神也故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馬周禮醵酒律云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謂之醵史記趙世家云因祭酺而飲食合醵之樂五日也醵者禮器周禮其獺漢書文帝紀云酺五日也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云合錢飲酒爲醵又僖二十一年左傳云大夫有醵而得飲以祭祀上進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國醵史記貨殖傳云歲終以祭祀進醵飲食之禮者說文杜子春注小宗伯讀酺爲醵醵猶飲也說文獻飲也

師尹工官也

師者周官天官注云師猶長也地官注云師之言帥也爾雅尹正也郭璞注云謂官正也周頌臣工傳云工官也洪範云師尹惟日卑謂云庶尹允諧堯典云允釐百工

日室經實也

日者大戴禮引春秋元命包云日之爲言實也說文日實也大陽之精不虧從口一象形又云室實也釋名云物實滿其中也精弓云經也皆實也室服注云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

貫增誄累也

貫者說文毋穿物持之也貫錢貝之貫也樂記云累累乎端如貫珠楚辭離騷云貫薜荔之落蘂王逸注云貫累也累與同字亦作絫又作壘增與層通說見上文增當一事一爲累德行以求福也下誄亦有文云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也引論語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或作誄今本作誄周官大祝作六辭六曰誄鄭注云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或曰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承受韶繼也

受者序卦傳云故受之以屯是受爲繼也韶者樂記韶繼也鄭注云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正義引元命包云舜之時民樂其紹堯業故曰韶

趍殊撥絕也

趍者漢書孔光傳云非有踔絕之能班固典引云冠德卓絕字並與趍通殊者昭二十三年左傳云斷其後之木而弗殊漢書宣帝紀骨肉之親粲而不殊顏師古注云殊絕也撥者大雅蕩篇本實先撥鄭箋云撥猶絕也

護戶挾護也

護者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云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曰護護者救也白虎通義云湯曰大護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護與護通戶者說文戶護也釋名云戶所以防閑塞也挾者上文云挾輔也方言挾護也郭璞注云扶挾將護

巛儒擾柔也

巛者雜卦傳云乾剛坤柔坤與巛同儒者說文儒柔也鄭氏禮記目錄云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也擾者卷一云擾善也說文擾牛柔謹也字亦作犪周官大宰以擾萬民鄭注云擾猶馴也擾與犪同

如此

史記樂毅傳而數徐廣云擾一作柔漢書高祖紀劉累學擾龍應劭云擾音柔擾柔聲義並同故古亦通用茹者楚辭離騷攬茹蕙以掩涕兮王逸注云茹柔耎也韓子亡徵篇云柔茹而寡斷斷作之地滑之涊義亦相近也

穮穧秎穳積也

穮者玉篇音扶甫切廣韻又芳無博孤二切卷一云穮積也穧者禮記注云筥穧名也今淶易之閒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穧云筥穧一也即今人謂之一鋪兩鋪也管子度地篇云當秋三月利以疾作收斂毋留一日把百日餔餔並與穮通秎者廣韻秎穳也管子立政篇云歲雖凶旱有所秎穳說文穳稷刈也一曰撮也撮即所云刈稻聚把也

磌碻罰伐也

磌之言攝也說文攝投也史記律書云北至於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卷一云罰伐殺也

䡴般旋還也

䡴者廣韻䡴還也車相避也般者爾雅般還也郭璞注引左傳般馬之聲今傳作班僖三十二年公羊傳注云班者布徧還之辭班與般通

明覺赫發也

明義見上文發明也下覺者說文覺發也史記高祖紀云趙相貫高等事發覺赫者方言赫發也

解長勑挾也

皆未詳

摹莫剭刑也

摹者說文模法也摹規也摹與模通剭者鼎九四其刑渥虞翻注云渥大刑也釋文渥鄭作剭周官司烜氏邦若屋誅鄭注云屋讀如其刑剭之剭剭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漢書敘傳底剭鼎臣服虔注云周禮有屋誅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則渥屋並通

糞緼漫饒也

糞之言肥饒也月令云可以糞田疇緼者方言緼饒也郭璞注云緼通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后土富媼昭明三光張晏注云坤爲母故稱媼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媼當作熅字書熅有兩義一曰煙熅天地合氣也一曰鬱煙也富熅以熅爲義后土富媼昭明三光鄭當讀新書天清澈地富熅物時熟之意晏說謬矣案吳所引賈誼新書見禮篇媼熅並與緼通史記高祖紀索隱引姚察云媼烏老反又於云烏晃二切案亭長碑媼字作溫集韻媼同聲后土富媼烏浩切又於云切是媼與熅同富熅以熅爲義亦未確漫者說文漫澤多也引小雅信南山篇既優既渥今本作優說文優饒也優與漫同

綍際期會也

綍者衛風淇奧篇會弁如星鄭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集韻云縫或省作綍

宿次低䟤舍也

宿次低爲舍止之舍䟤爲放舍之舍低讀爲氐說文氐至也漢書尹翁歸傳盜賊所過抵顏師古注云抵歸也所經過及所歸投也文帝紀注云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義並與氐同䟤者周官大司徒云舍禁弛力弛與䟤同

[illegible]見經示也

佀者文選南都賦致飾程蠱李善注引廣雅程示也示各本譌作不今訂正

隸申係伸也引

隸者僖三十年左傳又欲肆其西封杜預注云隸申也申與伸通字又作信說文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也吏以餔時聽事申旦政也神與申亦同義故風俗通義引傳曰神者申也係者繫辭傳云往者詘也來者信也來與係通說文𢩚引也引與伸同義𢩚與係古亦同聲引者漢書律麻志云引者信也文選長笛賦注引廣雅引伸也今本脫引字

佻抗絓縣也

佻抗者方言佻抗縣也趙魏之閒曰佻自山之東西曰抗燕趙之郊縣物於臺之上謂之佻郭璞注云了佻縣物貌丁小反今俗語謂縣物爲弔聲相近也絓者楚辭九章心絓結而不解兮王逸注云絓縣也文選潘岳悼亡詩注引廣雅作挂

韞圍裝包䙏裹也

韞者論語子罕篇韞匵而藏諸鄭注云韞裹也䙏亦韞也下文云䙏韜也廣韻云䙏裹相著

抒揁對揚也

抒揁者方言抒揁揚也郭璞注云謂播揚也卷一云抒𢳆張也抒與抒揁與揁聲義並相近抒各本譌作抒今訂正對者大雅江漢篇云對揚王休

奏箋𧟮詔册條記敕標諫檄書也

奏者獨斷云凡羣臣上書於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說文奏進也箋者說文箋表識書也表者釋名云下言於上曰表思之於內表施於外也詔者獨斷云天子命令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書詔書者詔誥也名詔照也人暗不見事宜則有所犯以此照示之使昭然知所由也策者說文册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古文作𥬲策者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記者釋名記紀也紀識之也漢書藝文志傳云所記書也敕後漢書班固傳注云奏進也記書也敕誡也所以自警飭不敢廢慢也諫通作刺釋名書稱刺書以筆刺紙簡之上也檄者說文檄尺二書也漢書高祖紀注云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

元亘餘餽䠷䟢堅長也

元亘爲長幼之長餘餽爲消長之長䠷䟢堅爲長短之長爾雅元亘首也首亦長也乾文言云元者善之長也司馬法天子之義篇云周曰元戎先良也齊語云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是良與長同義韋昭注云良人亦長也餘者孟子告子篇云浡然而生是浡爲生長之貌也浡與餘通說文餽草木實孛孛之皃孛與餘亦同義餽者剝彖傳云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虞翻注云息長也息與餽通長也孟子告子篇是其日夜之所息趙岐注云息長也鄭注云息長也䠷之言佻然也鄭衆注周官校人云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駣駣並音徒聊反其同也駣之言天天然也左思吳都賦卉木䟢蔓李善注引廣雅䟢長也䟢與䠷同雅䟢長也禹貢厥草惟天馬融注云天長也夭與䟢同淮南子主術訓奇材佻長而干次文子上義篇佻作天佻與䠷天與䟢聲義亦同堅者逸周書諡法解云堅長也

剝刵割劊䥥也

剝刵割並見卷一刵劊䥥剝也下劊各本譌作鄭義卷二引廣雅䥥剝也今本脫䥥字

札[illegible]

孝傋丸究也

札各本譌作禮段氏若膺云成十六年左傳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大元元掜云比札爲甲是甲謂之札也札譌作礼故又譌作禮今依段說訂正檢謂檢押也說文檢書署也君子篇通檢押李軌注云檢押猶隱括也漢書五行志社引杜林疏云檢押其

孝者孝經正義引援神契云上行下效曰孝孝者事君之道是能榮親也備者書大傳云備者成也成與究同義九者說文九陽之變也象其屈曲究盡之形列子天瑞篇云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易乾鑿度同漢書律厤志云黃鍾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

補合棺丸完也

合各本譌作令今訂正棺者白虎通義云棺之爲言完也以藏尸令完全也

襲倚因也

襲者中庸下襲水土鄭注云襲因也字通作習金縢乃卜三龜一習吉傳云習因也倚者說文倚依也依與因同義漸者小雅巧言篇云秩秩大猷聖人莫之傳云莫謀也依也所生也則言[illegible]階猶因也文選[illegible]論[illegible]引廣雅階因也今本脫階字

盈滿繹充也

繹者方言繹長也周官之法度盈滿爲充說文充長也是充與繹同義太元少上九云密雨沫沫瀾于枯瀆三日射谷也射谷射與繹通

好㚉敢犯也

各本犯下皆有䇏字案䇏字本在下條與好㚉敢犯四字不相近後人傳寫誤入此條耳㚉好㚉敢三字諸書皆訓爲犯與㚉通今據以訂正好讀作下敢者廣雅敢犯也犯與[illegible]吳王夫差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曰寡人帥不腆吳國之役遵汶之上不敢左右唯好之故敢犯者不忍之有自愍好之故也昭注以爲不敢左右暴掠齊民失之

嗟䇏屖䇏䆣也

[illegible]

慎必藏救也

[illegible]

𥽖朝箈廟也

[illegible]

㼸泥揬[illegible]也

[illegible]

踦之言偏倚也爾雅馬前左足白踦說文踦一足也又云掎偏引也襄十四年左傳云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成二年公羊傳相與踦閭而語何休注云門閉一扇開一扇一人在外一人在內曰踦閭是凡言踦者皆在旁之義也說文輢車旁也義亦與踦同匡隙二字說見卷一隙匡方也下匡各本說作匡今訂正脅者說文脅兩膀也襄二十三年左傳賈逵注云軍左翼曰啟右翼曰胠釋文胠徐音脅司馬彪注莊子胠篋篇云從旁開為胠義並與脅同方亦旁也大射儀云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士喪禮注云今文旁爲方

觸冒搪敳衝挨也 搪者後漢書桓帝紀云水所唐突唐突與搪揬通敳者衆經音義卷三引三倉云敳撞也卷十四引字苑云搪揬也掁觸也謂以物觸物也連祭古衆文以物掁撥之李善注云南人謂以物觸物為掁斂掁竝與敳通堀者說文堀突也王篇引倉頡篇云觸也義與堀相近文選風賦堀堁揚塵李善注引廣雅堀突也今本脫堀字

刻窮歎宊貧也 歎者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云一穀不升謂之歉韓詩外傳作鐱廣雅釋天作歉竝字異而義同宊者說文宊貧病也引周頌閔予小子篇嬛嬛在宊今本作疚釋文疚本又作宊大雅召閔篇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釋文疚字或作宊宊與宦通富對言是宊爲貧也

烖炭熛熿炨也 烖者釋名云火所燒滅之餘曰烖烖與灾同管子弟子職篇堅之遠近乃承厥火尹知章注云堅謂燭盡與燼通畫與炭通字亦作燼又作藎說文燼火餘木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閒炊薪不盡曰藎大雅桑柔篇具禍以燼釋文云燼本亦作盡各本燼譌作燼今訂正燼者說文燼焦也眾經音義卷九引倉頡篇云燼燒木餘也炨者說文炨燭妻也

熜煨㷉煻熅也 熜者漢書揚惲傳烹羊炰羔顏師古注云炰毛炙肉也即今所謂爊也齊民要術作爊魚脯法云草裹泥封煻灰中爊之說文鏕溫器也鏕與爊通溫與熅竝同義今俗語猶云爊熜者說文炮炙也炮與熜通說文煨盆中火也眾經音義卷四引通俗文云熱同煨者說文煨盆中火也衆經音義卷二云炮肉煨也煻之言溫也卷二云埋物灰中令熟也今俗語猶謂塘火爲煨燒熅煻灰謂之煻之轉也秦葉云煻煨炭也令俗語猶謂塘火爲煨燒熅皆一聲之轉也㷉者玉篇㷉與埃同

歕噴嘔哯呴嗃歔欨殼吐也 歕者玉篇歕口含物歕也莊子秋水篇云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噴與歕同哯者說文哯不歐而吐也廣韻云小兒歐乳也殼者說文殼歐兒也引哀二十五年左傳君將殼之徐鍇傳云心惡未至於歐因殼出之也

招蹪賊陷也 招者說卦傳云坎陷也坎釋文云坎本亦作焰京劉作欿字異而義同賊各本訛作賊說文賊目陷也集韻引廣雅陷也今據以訂正 招嗞嗞陷聲竝相近

庸資由以用也 庸由以一聲之轉盤庚云弔由靈

憭慅秋愁也 憭者方言憭憂也陳楚或曰憭憭與憭聲近而義同慅者釋風月出篇勞心慅兮釋文云慅憂也重言之則曰慅慅義見釋訓王篇慅音蘇勞切史記屈原傳離騷者猶離憂也騷與慅亦同義秋者春秋繁露陽尊陰卑篇云秋之爲言猶湫湫也

也湫湫愁悲之狀竝相近

膝麾穰豐也 膝者方言膝麾豐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大貌謂之膝或謂之麾豐其通語也小雅大東篇有饛簋飧毛傳云饛滿簋貌義與膝相近蒙各本說作蒙今訂正爾雅麾大也商頌長發篇爲下國駿厖毛傳云厖厚也義竝與豐通穰者商頌烈祖篇云豐年穰穰

楷由品式也 楷者老子云知此兩者亦楷式各本說作揩今訂正由者王風君子陽陽傳云由用也爾雅式用也方言由式也義竝相通品者漢書宣帝紀云品式備具

晲殷背尾負也 負與背古聲相近故皆訓爲後明堂位天子負斧依鄭注云負之言背也爾雅注引負作背

蔫菸痿蔫也 皆一聲之轉也蔫者說文蔫菸也大戴禮用兵篇草木無與蔫同菸者說文菸鬱也楚辭九辯云葉菸邑而無色兮黃又云形銷鑠而瘀傷瘀與菸同痿者說文痿病也小雅谷風篇云無木不萎萎與痿亦同痿經音義卷十云今關西言菸山東言蔫江南言痿萎者王篇云萎瘦也說文瘦菸也明也宣十二年左傳目於眢井而拯之釋文引字林云眢井無水也眢與蔫同山有樞篇宛其死矣毛傳云宛死貌義與蔫菸竝相近

沃鏺堪鰗黿低也 埻者說文埻射臬也小戎篇云俴收曲禮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鄭注云銳底曰鐏取其鐏地平底曰鐓取其鐓地也鐓與鐓通鐏之言低也考工記廬人句兵欲無彈鄭注云謂掉也軾幎中之小雅六月篇元戎十乘毛傳云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軾輊前而後之之輊後之撁而不輊者彼則輕之不前之即輊也文選李善注引韓詩作埻周禮鄭注引林義也蔫非子說林篇鳥有周周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啣其羽而飲之故傳因之謂之周周周之言周也說文云顚顤下首也周易重卦雷顚則飲之首周旋之大重首則前下故謂之

作稽通 傳

寄旅肆客也 寄者衆經音義卷四引字林云寄客也說文寄託也又引廣雅寄旅客也今本脫寄字卷二十二引廣雅寄客也卷十二引 六引說文寄客也卷二十二字 羅旅羇羈寄客也 旅寓客也卷十

象狄鞮閩 謀鄦置行李閼譯也 皆傳譯之名也方言譯傳也郭注云傳宣語之義也注云譯之言易也謂傳譯言語以相通也王篇云蹼者騎之義也譯之言釋也周官有大行人之官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而諧其言語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其實皆古者四夷遣使之官也鄭注云皆俗間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通四夷之言語者也象者說文云南越大獸長鼻牙三年一乳周官序官象胥鄭注云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誰也謂象譯乙通言語之人也通傳言語也云象胥之謂才智之士俗謂之輶軒使者皆通譯夷狄之言者曰象通南方之言曰象也說文云謂之閩譯所以傳語也中情也小曰閩大曰諜者說文諜軍中反閒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云諜者所以告上情也

附諭之人以此國之情告於彼國故亦謂之諜也鄰置者說文鄰置也上書告也驛置騎也孟子公孫丑篇云速於置郵而傳命行李者僖三十年左傳行李之往來杜預注云行李使人也理與李同正義引周語行李以節逆之賈逵注云理吏也小行人所以通往來故皆謂之譯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四十四下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四十五上　學海堂

廣雅疏證　高郵王觀察念孫著

釋詁

央極中也 洪範云建用皇極

駭驚起也

息歸返也 說見卷二息返歸也下

奉貢獻也

圓慢闊也 說見卷二慢慿也下慿與慢通慢各本譌作慢今訂正闊通作寬說文寬緩也

令召靚也 說見卷二招命靚召呼也下

乾元天也

儀招來也 方言儀來也陳潁之閒曰儀

羨薄致也 羨與誘同薄說見卷一薄至也下至與致通

循率述也

揾捎揣也

班秩序也 說見卷四揣各本譌作揣今訂正

媠犯侵也 [illegible]媠小媠侵也通俗文云[illegible]私盜食之稍[illegible]不[illegible]近今[illegible]王逸注云[illegible]稍也後一作[illegible]侵犯各本[illegible]作[illegible]今訂正

訬誠𧧒也 [illegible]謂訬誠也[illegible]調也[illegible]見[illegible]

僮與㮠也 [illegible]同[illegible]推之[illegible]

蹴踧䟡也 説文作蹴云家足也漢書趙充國傳手足皸瘃文穎注云[illegible]也莊子逍遥遊篇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釋文云龜徐舉倫反向云拘坼也郭璞與[illegible]音[illegible]云[illegible]也爾雅釋木[illegible]皮甲錯曹憲音[illegible]鄭衆注云[illegible]讀爲交錯又[illegible]云牛角[illegible]理錯也北山經帶山有獸焉其狀如馬一角有錯[illegible]云錯[illegible]

掝撸搖也 掝見卷一撸[illegible]動也下掝與搖同論語微子篇[illegible]鼓武孔傳云撸搖也

仍重再也

鎮綏撫也

竸腹搚也

腰瘦同與

課揣試也 説文課試也管子七法篇云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方言揣試也郭璞注云揣度試之

攎敵亟也 攎與攎同

㬅莫無也 小爾雅㬅無也法言寡見篇云㬅是爲也五百篇云[illegible]也[illegible]之也皆謂無[illegible]曼見文選四子講德論無[illegible]不能以斷但[illegible]也[illegible]長夫之曼莫無[illegible]也漢書西域傳[illegible]國[illegible]古[illegible]音[illegible]同訓[illegible]也[illegible]凡物之無文者謂之縵縵與曼同也

剌斫斫也

剌見卷一剌斷也下剌與剌同

[illegible]鎬誰也

土吐瀉也 太平御覽引春秋元命包云土之爲言吐也説文云土地之吐生物者也[illegible]云吐瀉也釋名云吐寫也[illegible]

𩞁𩟗食也 説見卷八[illegible]謂之[illegible]及[illegible]今訂正

兜專篝也 [illegible]篝各本皆作兜專[illegible]下條[illegible]

圜棊奕也

洮戲𨙯也

皮膚劒也 説見卷三下劒[illegible]

山龍彰也 [illegible]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illegible]十二章[illegible]

調譏也 説見卷[illegible]

戊秀茂也 漢書律曆志云豐楙於戊[illegible]也[illegible]

鄉救也

儻竊疾也 説文竊[illegible]也[illegible]

鬪戰鬬也 [illegible]

隅陬角也 [illegible]同相近

㾂𤸎行篇[illegible]大雅召旻篇[illegible]

麻㯱棲也 [illegible]

倘晄成也 [illegible]

奇尤異也 [illegible]

放效妄也 [illegible]

毀費損也

焚燎燒也

熚爆炊也 [illegible]

訰誼謟也 [illegible]

拂掐搏也 [illegible]

懲懮忿也 [illegible]

枚箇凡也 方言枚凡也[illegible]

敍距圍也 音[illegible]

邌[illegible]移也

[illegible]

裕揚也國字蓋傳寫之譌廣韻云佽意慎佽也管子弟子職篇云顏色齊整中心必式式與佽云義相近卷四云慎恐懼也愼亦恐也玉篇愼心動也方言蛩烘式慄也荆吳曰蛩烘世又恐也竝與愼聲近義同

稟治也

稟曹憲讀爲稟稟字諸書皆無訓爲治者治蓋給字之譌說文稟賜穀也漢書文帝紀吏稟當受鬻者顏師古注云稟給也蘇武傳稟食不至注云無人給飤之

磓硌磓也

廣韻磓落也玉篇硌落也磓硌一聲之轉卷四云石趡擿也硌作也石硌磓磓擿聲義竝相近廣韻太平御覽引廣雅磓作碓

移脫遺也

移爲遺與之遺脫爲遺失之遺漢書武帝紀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貤應劭注云貤音移言無所移與也移貤聲義竝同

專齊也

說見卷四剸齊也下

渦溏淖也

說文渦多汁也又云淖泥也淮南子原道訓甚淖而渦高誘注云渦亦淖也饘粥多瀋者謂之渦兵略訓云道之浸洽渦淖纖微無所不在衆經音義卷十一引通俗文云和溏曰淖鄭注士虞禮記云淖和也

眞是此也

諸書無訓眞爲此者各本眞字皆書作眞眞是此也當是直此是也之譌直爲是正之是此爲如是之是說文是直也是其證矣或曰當作直是正也說文直正見也正是也

𤸈饋帥也

據古通作渠史記田叔傳取其渠率二十人率與帥通

死澌也

太平御覽引春秋說題辭云死之爲言澌精爽窮也說文死澌也人所離也鄭注檀弓云消盡爲澌

龍光寵也

鄭注師卦云寵光耀也小雅蓼蕭篇爲龍爲光毛傳云龍寵也周頌酌篇我龍受之鄭箋云龍寵也龍寵聲相近故古人以二字通用昭十二年左傳引蓼蕭詩龍光作寵光商頌長發篇何天之龍箋云龍當作寵師象傳承天寵也王肅本作龍

蔿譌譁也

皆謂變化也說見卷三譁蔿𠤎也下𠤎與化同

涕泣淚也

跧匍匐也

說見卷三匍跧伏也下伏與匐通各本跧下俱有莊字段氏若膺云莊與匍匐之義不相近廣雅釋詁跧伏也曹憲音壯音莊攣切廣韻音莊緣切廣雅跧下莊字當是反語之上一字譌爲正文也案廣雅釋言篇內無連舉三字解之者莊非正文甚明今從段說刪

眧睹讀也

眧各本譌作昭今訂正廣韻引字林云眧睹不悅目皃說文讀志也

猾阻疑也

閔二年左傳是服也狂夫阻之杜預注云阻疑也

霤霫霖也

說文霤久雨也又云涵水澤多也涵與霤義相近說文涔潰也潰久雨涔潰也淮南子主術訓時有涔旱災害之患高誘注云涔久雨水潦也涔與霫同爾雅云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霖淫涔古聲亦相近也方言潛涵沈也沈謂之涵亦謂之潛猶久雨謂之霤亦謂之霫也

賀皆嘉也

說文賀以禮物相慶也嘉與賀古同聲而通用覲禮予一人嘉之鄭注云今文嘉作賀晉語賀大國之襲於己說苑辨物篇賀作嘉皆是也嘉皆一聲之轉字通作偕小雅魚麗維其嘉矣又曰維其偕矣賓之初筵曰飲酒孔嘉又曰飲酒孔偕偕亦嘉也解者多失之

易與如也

皆一聲之轉也宋定之云繫辭傳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即如似之意引之云論語賢賢易色易者如也猶言好德如好色也二說竝通易訓爲如又有平均之義下文云如均也爾雅平均易也是易如與平均同義方言易始也郭璞注云易代更始也義近於墼廣雅之訓多本方言此條訓易爲如而釋詁始也一條內不載易字疑張氏所見本始作如也襄二十六年左傳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凡經傳言與其者皆謂如其也閔元年左傳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史記集解引王肅注云雖去猶可有令名與其坐而及禍也何與猶何如也秦策云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孰與猶孰如也班固東都賦云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曷若猶孰與也漢書鼂錯傳今匈奴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弗與猶弗如也與如若亦一聲之轉與訓爲如又有相當之義襄二十五年左傳申鮮虞與閭丘嬰乘而出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杜預注云弇中狹道也道狹雖衆無所用案與猶當也言狹道之中一以當一雖衆無所用也下文云崔慶之衆不可當也當亦與也二十四年傳云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與亦當也宋衛策云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高誘注云如當也是與如皆訓爲當也

疕覆反也

疕同幽通賦變化故而相詭兮曹大家注云詭反也大戴禮保傅篇左右之習反其師賈子傳職篇反作詭漢書武五子傳云詭禍爲福史記李斯傳云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詭危竝與恑通說文恑變也變亦反也

審覆索也

爾雅覆察審也郭璞注云覆校察視皆所爲審諦覆校詳考索也考工記弓人覆之而角至鄭注云覆猶察也定四年左傳云藏在周府可覆視也月令云命舟牧覆舟孫子行軍篇云軍行有險阻潢井葭葦山林翳薈者必謹覆索之索與索通審案二字皆從宀宀訓爲覆覆訓爲審義相因也

輸擨墮也

皆謂墮壞也小雅正月篇載輸爾載鄭箋云輸墮也公羊春秋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云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穀梁傳云輸者墮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壞也其輸物亦謂之墮昭四年左傳寡君將墮幣焉服虔注云墮輸也方言擨隓壞也隓墮同太元度次三小度差差大擨之階測曰小度之差大度傾也是擨爲隓壞也方言云怠壞也故壞謂之墮亦謂之擨亦謂之輸亦謂之隋亦謂之怠惰之與墮嫷之與擨嬾之與輸古聲竝相近也

償報復也

詩意志也

各本皆作詩志意也案詩志聲相近故諸書皆訓詩爲志無訓爲意者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賈子道德說篇云詩者此之志者也詩譜正義引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澹爲心思慮爲志詩之爲言志也書大傳注云詩言之志也說文及楚辭九章注竝云詩志也今據以訂正

眷䀠顧也

說文䀠左右視也玉篇䀠具俱切顧也古俣字譌左右視也瞿從䀠佳聲與䀠字異䀠從夭吳聲音胡結反

𤸃瘊蛘也

玉篇𤸃大痒也瘊小痒也痒與蛘通亦通作養俗作癢

趧猲遽也

皆驚散之貌也玉篇趧散走也高誘注淮南子主術訓云猲讀驚攢之攢攢與趧通方言宋衛南楚凡相驚曰猲郭注云猲獷大貌也說文猲犬猲猲不附人也讀若南楚相驚曰猲又云獷犬獷獷不可附也揚雄劇秦美新云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狙獷亦驚散之貌也狙與遽通

兼縫幷也

縫之言比也玉篇縫縷幷也鄘風干旄篇素絲紕之毛傳云總紕於此成文於彼義與縫相近

褻顆狎也

覺穌寤也

穌通作蘇寤通作悟

諸旃之也

皆一聲之轉也諸者之於之合聲故諸訓爲之又訓爲於旃者之焉之合聲故旃訓爲之又訓爲焉唐風采苓箋云旃之言焉也

竝偕俱也

餪餉饋也

餪者溫存之意唐段公路北戶錄引字林云餪饋女也音乃管反又引證俗音云今謂女嫁後三日餉食爲餪女各本皆脫餪字集韻類篇引廣雅餪餉饋也今據以補正餪之言溫也說文野饋曰餉成五年左傳晉荀首如楚逆女故宣伯餫諸穀杜預注云運糧饋之

紩著納也

鉺褊衛紩也說文紩縫也急就篇鉺鑐補縫綻紩緣顏師古注云納刺謂之紩卷四云著補也著之言相丁著也士喪禮記冠六升外縪鄭注云縪謂縫著於武也卷四云納補也納與紩通

趽踦跉也　玉篇蹬足跌也蹬與跉同說文趽曲脛馬也跉各本譌作跞今訂正說文跉曲脛也諸名遥漢書賈誼傳并徙病瘇也又跉苦跉踦顏師古注云跉古路字足下曰蹠今所呼腳掌是也盩古字足字足跾反反不可行也錢氏曉徵曰說文玉篇俱解跉字小頌應爲遮遮盛臚說也跉字當是跾字之譌跉足脛苦反不便行動案錢說是也踦從足奇聲弃從廾肉聲鈇書廾字或作大故踦字或作踦其右半與龹字相似因譌而爲踦矣

嗽謦欬也　衆經音義卷六引倉頡篇云謦欬聲也莊子徐無鬼篇云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

側榩刈也　小雅白華篇樵彼桑薪樵與側通

詆譙呵也　說文詆苛也一曰訶也訶苛義相近墨子修身篇云詆訐之民衆經音義卷二十引倉頡篇云譙訶也餘見卷二譙讓也下彭宋本譙作誰誰亦呵也說文誰字在詆字下云何也何與呵通史記秦紀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索隱引崔浩云何或爲呵漢舊儀衞官衛郎官分五夜誰呵漢書五行志公車大誰卒應劭注云在司馬殿門掌讙呵者也六韜金鼓篇云令我壘上誰何不絕揚雄衞尉箴云二世妄宿敗於望夷閽衆嫁按戟者不誰皆是也史記萬石君傳歲餘不誰呵綰索隱云誰何音誰何誰與譙義同而聲亦相近例見釋官趙與奢也下

平均賦也　方言平均賦也燕之北鄙東齊之北郊凡相賦斂謂之平均史記平準書云桑宏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是平均皆賦也急就篇云司農少府國之淵遠取財物主平均

㤄快懟也　方言㤄懟也卷四云㤄恨也㤄與勃通說文快不服懟也史記伍子胥傳云常鞅鞅怨望白起傳云其意怏怏不服與鞅通懟謂之勃快故怨亦謂之勃快趙策云新垣衍怏然不悅即勃然不悅也

率計校也　周髀算經云以率率之

諫諫怨也　諫通作刺詩譜云詩可以怨鄭注云怨謂刺上政漢書禮樂志云怨刺之詩起是怨與諫刺同意

鋼摐撞也　說文摐頭也楚辭招魂鏗鍾搖簴王逸注云鏗撞也班固東都賦云發鯨魚鏗華鍾鍾挫逸王文選子虛賦摐金鼓李善注引韋昭曰摐撞也字亦作鏦鋒並通史記吳王濞傳即使人鏦殺吳王南越傳欲鏦嘉以矛索隱引韋昭曰鏦撞也撞謂人

之鏦故矛亦謂之鏦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或謂之鏦

穜稑早也　說文穜早種也魯頌閟宮篇穜稑菽麥毛傳云先種曰穜後種曰稑釋名云青徐人謂長婦曰稑禾苗先生者曰稑取名於此也

囚纍拘也

俚𩜁賴也　漢書季布樂布田叔傳贊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晉灼注云揚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愼曰賴也此謂其計畫無所聊賴至於自殺耳孟子盡心篇稽大不理於口趙岐注云理賴也理與俚通

敕愼謹也

遹㥘㐬也

贅叔屬也　大雅桑柔篇具贅卒荒毛傳云贅屬也正義云贅猶綴繫綴而屬之長發云爲下國綴旒襄十六年公羊傳曰君若綴旒然是贅綴同也孟子曰太王屬其耆老書傳云贅其耆老是贅爲屬也襄十六年公羊傳注云贅繫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婿爲贅婿矣釋名云贅屬也横生一肉屬著體也並贅與屬之義云贅事異而義同

𠁁謀疾也

藝文類聚引春秋說題辭云𠁁之言𠁁也合同類異其界也

日類節也　日爲節度之節類爲絲節之節開元占經日占篇引春秋命包云日之爲言節也開度立節使物咸別白虎通義云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也說文類絲節也淮南子汜論訓明月之珠不能無類高誘注云若絲之有結類也

諫督促也　諫亦促也說文諫餔旋促也

稽效考也　效之言校也月令云分繭稱絲效功

敹字乳也　說見卷一字乳敹生也下敹與敹同各本字字誤入曹憲音內今訂正

靈禔福也　昭三十二年左傳云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哀二十四年傳云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漢書董仲舒傳云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靈是靈爲福也卷一云禔善也福與善義相近故皆謂之祿又皆謂之靈靈與禔一聲之轉耳方言禔福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中外禔福史記作提同

凌騖馳也　楚辭大招冥凌浹行王逸注云凌猶馳也方言騖馬馳也郭璞注云騖驟疾貌也劉向九歎云雷動電發馳高舉兮揚雄甘泉賦云輕先疾雷而騖遺風說文騖亂馳也又云衒行皃一曰此與騖同楊康騖馳云騖騖馳以行也相及也云衒流漫漢書司馬相如傳泊𩊆以永逝兮顏師古注云𩊆輕舉意也集韻引之稱𩊆行也集韻並與騖同

傅亮相也　堯典亮采惠疇史記五帝紀亮采作相事

南壬任也　南壬任古並同聲藝文類聚引尸子云南方爲夏夏與也任也萬物莫不任與蕃殖充盈書大傳云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漢書律歷志云大陽者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淮南子天文訓云南呂者任包大也小雅鼓鍾傳云南夷之樂曰任白虎通義引樂元語云南夷之樂曰南南之爲言任也任養萬物是凡言南者皆任之義也大戴禮本命篇云男者任也子者孳也言任天地之道而長萬物之義也昭十二年左傳鄭伯男也周語作南男與南亦同聲同義史記律書云壬之爲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漢書律歷志云懷任於壬釋名云壬妊也陰陽交物懷妊至子而萌也妊與壬亦同聲同義

裁宰制也

竦鷙執也　楚辭九歌竦長劍兮擁幼艾王逸注云竦執也王篇作㧐同離騷鷙鳥之不羣兮注云鷙執也謂能執伏衆鳥鷹鸇之類也說文摯握持也義亦與鷙同

正略要也　淮南子地形訓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高誘注云要正也孟子滕文公篇此其大略也趙岐注云略要也

角抵觸也　角觸古聲相近獸角所以抵觸故謂之角詩卷耳正義引詩說云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風俗通義引劉歆鍾律書云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是凡言角者皆有觸義也說文抵觸也海外北經相柳之所抵厥郭璞注云抵觸也抵與抵通

𣽎𩒳厭也　說文厭笮也一曰合也玉篇於葉於琰二切衆經音義卷一引倉頡篇云伏合人心曰厭說文𩒳寐而厭也字亦作𣽎莊子天運篇彼不得夢必且數𣽎焉司馬彪注云𣽎厭也說文𩒳不厭也引周書王會篇云服者不眯郭璞注云眯不眯夢也淮南子精神訓云人之所以眯爲眯屋傾下也方言云凡柱而下曰埋屋而下曰墊亦謂厭伏也墊與𩒳通

馮巤裝也　䁥通作資周官典婦功賓蠶之事貢周禮作資鄭注云資行用也古文資爲齎郭璞注云馮賚裝齎近同聘禮記問歲月之資鄭注云資行用也古文資爲齎

嫣言端也　皆未詳

毀喬邊也　莊子人間世篇云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則陽篇云夏則休乎山樊李頤注云樊傍也高誘注淮南子精神訓云樊邊也字通作藩莊子大宗師篇云吾願遊乎其藩淮南子原道訓注云藩猶邊也文十八年左傳云投諸四裔楚辭九歎鮑何爲乎水裔王逸注云水說文裔衣裾也徐鍇傳云裔衣邊也故謂四裔

迋趙及也

令則臨人皆去還迹方言迨遝及也東齊曰迨關之東西曰遝或曰及說文遝迨也玉篇云迨遝行相及也王褒洞簫賦云騖合遝以詭譎漢書禮樂志騎沓沓顏師古注云沓沓疾行也疾行亦相及之意故釋名云急及也操切之使相逮及也說文眔目相及也遝語目及也義並與遝通說文超遝及也超音騬驟之騬穆天子傳天子北征趙行郭璞注云趙猶超騰也超騰亦謂疾行是遝趙皆及也

緯衡橫也

說文緯織橫絲也大戴禮易本命篇云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

幷絜靜也

說文靜無垢薉也瀞與靜通釋名云井清也泉之清絜者也

痎瘧𤸇也

說文瘧寒熱休作病也痎二日一發瘧也痁有熱瘧也釋名云瘧酷虐也凡疾或寒或熱耳而此疾先寒後熱兩疾似酷虐者也哀二年左傳云痁作而伏餘見卷一疥痁也下

痞𤺌痞也

說文痞結痛也字或作腑通作否釋名云腑否也氣否結也素問六元正紀大論云寒至則堅否腹滿痛急下利之病生矣

糧穀穀也

說文糧穀也

痞疕痂也

說文疕頭瘍也周官醫師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鄭注與說文同韓非子姦劫弒臣篇云厲雖癰腫疕瘍餘見卷一痂瘡創也下

草竈造也

草竈造聲並相近論語憲問篇云裨諶草創之竈或作竈釋名云竈造也創造食物也周官膳夫卒食以樂徹于造注云造作也鄭司農云造謂食之故所居處也已食徹置故處案造即竈之借字也六親二日造故書造作竈是竈與造通

科條條也

爲義未詳

憲審也

各本皆作審噴並也案審噴並二字字義各不相屬此因文訛去聽也二字而下文噴噫也脫去噫也二字又脫去字遂致聽三條爲一條集韻類篇引廣雅聽審也今據以補正方言聽諦審也秦晉曰聽諦郭璞注云諦亦審互見其義耳說文諦審也吳越曰諦外戚傳爲人婉瘱有節操顏師古注云瘱靜也漢書瘱靜其宿嫟兮李善注引說文瘱靜也互見卷五作瘱之字異而義同廣雅之訓多本方言方言瘱諦同訓爲審則廣雅瘱下亦當有諦字

噴嚏也

眾經音義卷十引倉頡篇云嚏噴鼻也各本脫嚏也二字眾經音義卷十六十九並引廣雅噴嚏也今據以補正

駢並也

本脫駢字莊子駢拇篇釋文引廣雅駢並也今據以補正

靡離麗也

靡爲靡麗之靡離爲附麗之麗說文麗爾猶靡麗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離彖傳云離麗也象傳云明兩作離曲禮離坐離立鄭注云離兩也桓二年公羊傳離不言會何休注云二國會曰離皆謂麗也離與麗古同聲而通用士冠禮注云古文儷爲離月令注云離讀如儷偶之儷儷與麗同各本偽作離也今訂正

儀愈賢也

引之云大誥民獻有十夫傳訓獻爲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漢書翟義傳作民儀九萬夫班固竇車騎將軍北征頌亦云民儀響慕羣英景附古音儀與獻通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讀獻爲儀郭璞爾雅音儀說文巘從車義聲或作巘從金獻聲皆其證也漢斥彰長田君碑曰安惠黎儀伐討姦輕秦山都尉孔宙碑曰乃綏二縣黎儀以康堂邑令費鳳碑曰黎儀痔傷泣涕連漉黎儀郎皋陶頌之萬邦黎獻也漢碑多用經文此三碑皆言黎儀則皋陶謨之黎獻漢世必有作黎儀者矣洪适隸釋讀儀爲施倪之倪非是

統已紀也

說文統紀也齊語云班序顚毛以爲民紀統漢書律歷志云理紀於已釋名云已紀也物皆有定形可紀識也已各本譌作己今訂正

奠祭薦也

攝負也

說見卷三攝擠也下

羌乃也

楚辭離騷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

羌卿也

楚辭離騷羌內恕己以量人兮王逸注云羌楚人語辭也猶言卿何爲也

卿章也

白虎通義云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治也北堂書鈔引漢官儀云卿章也明也言當背邪向正章明道德也初學記引釋名云卿章也言貴盛章著也

廁閒也

各本皆作廁閒非也案諸書皆訓廁爲閒無訓爲非者此因閒下脫去也字而下文非也之上又脫去閒字遂誤合爲一條文選琴賦注及眾經音義卷二十五華嚴經卷三十九音義並引廣雅廁閒也今據以訂正

閒非也

詭誑也

說見卷二謾誑也下

各本脫去誑也二字遂與下條相連眾經音義卷十四引三倉云詭譎也卷二十三引廣雅詭譎也今據以補正

畢總也

畢晉書音西總晉書音思案總隷省作總總與畢義不相近畢當爲畢總當爲總說文總聚束也玉篇總合也周官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鄭注云屬猶合也聚也王逸離騷注云總結也韋昭晉語注云屬結也是總屬二字同義屬與畢總與總皆因形近而誤卷三內總聚也也總字誤作總曹憲音思誤與此同

覆載也

覆或作亹又作𧞣說見卷二覆覆也下載通作戴方言𧞣蒙覆也𧞣戴也小爾雅蒙𧞣覆也班固西都賦云上反宇以蓋載太元元文篇蒙南方也夏也物之修長也皆可得而載也范望注云枝葉已成蒙覆於人上皆可𧞣載者也是載與覆同義載各本皆作戴隸書載字或省作載因譌而爲戴今訂正

風吹也

曾何也

方言曾何也湘潭之原荊之南鄙謂何爲曾若中夏言何爲也何各本譌作阿今訂正

風放也

釋名云風放也氣放散也又柴誓馬牛其風魯世家集解引鄭注云風走逸也僖四年左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柴誓正義引賈逵注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又音義小雅北山篇或出入風議鄭箋云風猶放也

流演也

說文演長流也周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文選長笛賦注引賈逵注云演引也

徇巡也

徇巡古同聲而通用桓十三年左傳莫敖使徇于師宣四年傳王使巡師是徇即巡也秦誓釋文引字詁云徇巡也爾雅釋言釋文引字詁云徇今巡字巡各本皆作迭巡隸或作巡因譌而爲迭今訂正

賒

各本皆作賒貰也案賒與貰義不相近此因賒下脫去二字而下文貰賒也又脫去賒字遂誤合爲一條今訂正廣韻賒貰也說文或本於廣雅

貰賒也

周官泉府凡賒者鄭眾注云賒貰也史記高祖紀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集解引韋昭曰貰賒也各本脫賒字高祖紀索隱及眾經音義卷十二並引廣雅貰賒也今據以補正

賭賭也

文選博弈論賭及衣物李善注引埤倉云賭賭也

壓鎮也

經徑也

釋名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

卦挂也

易乾鑿度云卦者挂也挂萬物視而見之

譬喻也

睽乖也

序論 傳文

天顛也 太平御覽引春秋說題辭云天之爲言顛也居高理下爲人經緯故字一大爲天 天各本譌作夭今訂正

設設也 說文設設任也讀若載大雅旱麓篇淸酒既載文選西征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載設也士昏禮云匕俎從設北面載載與設通又爲陳設之設又爲假設之設法言先知篇或曰載使子草律曰吾不如弘恭李軌注云載設也

竹感也 白虎通義禮樂篇云所以用竹相何取其名也竹者感也相者蕩也

馮登也 周官馮相氏注云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

眩惑也

宥赦也

參三也

令伶也 秦風車鄰篇寺人之令韓詩作伶云使伶也

紉擊也 說文紉繟繩也玉篇紉繩縷也展而續之也楚辭離騷紉秋蘭以爲佩王逸注云紉索也紉各本譌作紉方言擊楚謂之紉郭璞音刃今據以訂正各本所載曹憲音還擊下有古萬字案古萬反非擊字之音卷一云擊曲也曹憲音古萬反疑此條下尚有擊卷也三字而古萬則擊字之音也擊之言屈曲之言卷曲也卷四云擊詘也說文詘詰詘也一曰屈襞又云襞韏衣也士喪禮注云以裳擩屈而反兩端交於後荀子田子方篇口辟焉而不能言司馬彪注云辟卷不開也卷與擊通辟與襞通衲與墊通擊又訓爲韏所以別異義也若上文羌訓爲卿卿又訓爲章矣

夜暮也

寐臥也

嘀諫也 玉篇引倉頡云嘀不知是誰也方言諫不知也沅澧之間凡相問而不知答曰諫

國邦也

義宜也 祭義云義者宜此者也中庸云義者宜也

盪滌也 說見卷一滌盪盡也下盪與滌同

朕仌也 豳風七月篇三之日納于凌陰毛傳云凌陰冰室也凌說文作朕冰說文作仌

害割也

堯典湯湯洪水方割傳云割害也釋名云害割也如割削物也害割古同聲而通用大誥天降割于我家馬融本作害

蹪蹎也 淮南子原道訓先者隤陷高誘注云隤陷蹪也隤原道訓又云足蹪趎埳謂蹎與隤通蹪與蹎通蹪爲

駔會也 會或作儈衆經音義卷六引聲類云儈合市人也呂氏春秋尊師篇段干木晉之大駔也高誘注云駔儈人也史記貨殖傳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漢書作儈顏師古注云儈者合會二家交易者也駔者其首率也

焠堅也 說文焠堅刀刃也又云鑒劉也徐鍇傳云焠刃焠與淬通燕策云得趙人徐夫人之匕首使工以藥淬之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淸水焠其鋒李善注引鄭玄三禮解詁云焠作刀刃堅也漢書王褒傳注云焠謂燒而內水中以堅之也天文志火與水合爲焠晉灼注云火入水故日焠

息憩也

梓統也 皆未詳梓皇甫本作棹

內裏也

課第也 謂品第之也逸周書大匡解云程課物徵

況茲也 小雅常棣篇況也永歎毛傳云況茲也大雅桑柔篇倉兄塡兮傳云兄滋也兄與況通茲與滋通晉語衆況厚之韋昭注云況益也茲亦益也

茲今也

疊懷也 未詳

收振也 中庸振河海而不洩鄭注云振猶收也孟子萬章篇云金聲而玉振之也周官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收也故鄭注云振猶抍也檢也廣雅卷三云抍收也孟子梁惠王篇注云檢斂也賈疏云以財與之謂之抍知其足謂之振皆失之秦風小戎篇小戎俴收毛傳云收軫也正義云軫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收軫與振亦聲近義同

摎捋也 周南關雎篇參差荇菜左右流之流與摎通謂捋取之也捋流一聲之轉左右流之左右采之猶言薄言采之薄言捋之耳下文云左右芼之芼采芼皆取也采芼傳云采捋取也卷一云采芼取也此云摎捋也義並相通

摻操也 鄭風遵大路篇摻執子之袪兮毛傳云摻擥也說文擥撮持也

毖流也 邶風泉水篇毖彼泉水毛傳云泉水始出毖然流也韓詩作泌說文作毖陳風衡門篇泌之洋洋毛傳云泌泉水也說文泌俠流也並字異而義同

宿留也

膏滑澤也

又 各本皆作叉括也案諸書無訓叉爲括者此因本條內有脫文而下條檢括也又脫去檢字遂誤合爲一條今訂正

檢括也 檢括一聲之轉文選辨亡論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括約束也注言君子篇云檢押李軌注云檢押猶隱括也案諸書云檢括並合各本脫檢字衆經音義卷六卷十四並引廣雅檢括也今據以訂正

社封也 哀四年公羊傳社者封也何休注云封土爲社

愿愨也

風氣也

姦僞也

兵防也 高誘注淮南子兵略訓云兵防也防亂之萌

乾剛也 見釋詁傳

繹搐也 說文繹抽絲也搐與抽同

忍耐也

片禪也 禪與單通各本譌作禪今訂正

妊娠也

粹純也

專擅也

虞驚也 崔駰北征頌云雍容[illegible]

尿溲也 說文尿人小便也古通作溺晉語少溲于豕牢韋昭注云溲便也

偃仰也 說見卷四偃偃也下

袖海山房校印

說文𠭖卜問也玉篇音市照切各本皆脫𠭖字集韻引廣雅𠭖卜也今據以補正

僾㥷也

詘遏也　遏各本譌作過今訂正

𨅖踶也　皆謂蹋也𨅖字亦作蹶踶字亦作蹏又作蹄說文蹏足也漢書申屠嘉傳材官蹶張如淳注云材官之多力能腳蹋彊弩張之故曰蹶張淮南子說林訓云游者以足蹶以手抻又脩務訓云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蹶蹏足以破盧陷匈莊子馬蹄篇馬怒則分背相踶李頤注云踶蹋也月令游牝別羣則縶騰駒鄭注云為其牡氣有餘相蹄齧也說文踶躗也躗與古亦通用爾雅蹶泄苦棗釋文蹶本亦作𨅖是其證矣之蹶亦謂之踶走謂之踶亦謂之蹶義相因也越語蹶而趨之之韋昭注云蹶走也呂氏春秋貴直篇云狐援聞而蹶往過之說文趹馬行兒史記張儀傳探前趹後索隱云言

跌蹶也　曰之走皆疾也義並與蹶同淮南子脩務訓墨子跌蹶而趍千里高誘注云跌疾行也蹶趍走也蹶與蹶通漢書武帝紀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奔踶猶奔逸也馬奔逸則有覆車之患故下文云泛駕之馬亦在御之而已顏師古訓踶為蹋失之

困悴也

彫鏤也

歲遂也　太平御覽引春秋元命包云歲之為言遂也白虎通義云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成故為一歲也

遂育也　樂記氣衰則生物不遂史記樂書遂作育

禮體也　禮器云禮也者猶體也大戴禮曾子大孝篇云禮者體此者也定十五年左傳云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

埻的也　說文埻射臬也臬射準的也準與埻通亦作𡍙周官司裘注云庋者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𡍙謂之鵠著于庋中列子仲尼篇云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太元晉次三師或導射𣏌其埻范望注云埻射的也後漢書魯恭傳畫伯升像於埻旦起射之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埻小雅賓之初筵篇發彼有的毛傳云的質也淮南子原道訓注云質的射者之準埶也埶與臬同

奮𢿱也

奮振也

扒擘也　卷一云擘分也扒之言別也淮南子說林訓解捽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扤高誘注云批擊也扤椎也擊其要也此言解捽者不在於分別擘格但擊其要則捽自解也捌與扒同說文八別也義與扒亦相近

酲長也

[…]長也如毛傳云病酒曰酲是酲為病酒也管子地員篇云五沃之土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痟酲枚乘七發云惢㛁煩酲是酲為煩病也玉篇酲除貞切廣韻直貞切陳貞直貞並與長同音疑此條酲下脫去一字其長字則反音之上一字譌入正文也

播抵也　未詳

𠞊畲也　畲經傳通作畬

請气也

菭榙也　字書無菭字菭當為沽或當為苦榙當為略皆字之誤也沽者粗略之意檀弓以為沽也鄭注云沽猶略也喪服傳冠者沽功也鄭注云沽猶麤也周官典婦功辨其苦良鄭衆注云苦讀為盬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麤細唐風鴇羽傳云盬不攻緻也並字異而義同

鮺䲙也　說文鮺藏魚也從魚差省聲河內謂之鮺沛人言若䶖曲禮鮺曰鮺䲙鄭注云大曰鮺今河東云鮺䲙並同說文鮺藏魚也南方謂之䱹北方謂之鮺周官庖人注作鮺䲙今之鮺也爾雅鮺䱹也郭璞注云䱹即大鮺釋文䱹作䱹鮺謂之䲙又謂之䱹又謂之䱹其義一也鮺各本譌作鱶今訂正

沾益也　說見卷一

拼壓也　拼亦作拯說見卷三拼拔也下

馸㧨也　㧨通作援說見卷一援易也下

族湊也　說見卷三湊族聚也下白虎通義云正月律謂之太蔟何太者大也蔟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也蔟族聲近義同

威德也　周頌有客篇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正義云言有大德故易福休是義十反篇云書曰天威棐忱言天德輔成也呂氏春秋應同篇引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

眇莫也　眾經音義卷二十一引此而釋之曰言遠視眇莫不知邊際也楚辭九章云路眇眇之默默莊二十八年左傳云狄之廣莫

任保也　說文任保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不能保任其父之勞

刑劊也

[…]底也二下

䙴遷也　說文䙴升高也或作𨊵隸省作䙴漢志多以䙴為遷字

𣪊培也　說文𣪊未燒瓦器也玉篇音苦谷切𣪊之言𣪊也說文𣪊素也易乾鑿度云太素者質之始也方言𣪊𢅡也說文繇未練治纑也字通作𣪊論衡量知篇云無染練之治名曰𣪊𡠠篇𣪊土墼也𣪊𣪊𣪊並音苦谷反義相近也𣪊各本譌作玉𣪊集韻類篇並引廣雅𣪊培也今據以訂正培音普回反說文坏瓦未燒也淮南子精神訓云夫造化者既以我為坏矣又元于次五或錫之坏范望注云坏未成瓦也坏與培通坏之言肧也郭璞爾雅注云肧胎未成物之始也說文肧婦孕一月也衃凝血也玉篇醅未𣶒之酒也坏肧衃醅並音片回反義亦相近也

忨愒也　卷二云忨愒貪也爾雅愒貪也昭元年左傳翫歲而愒日杜預注云翫愒皆貪也晉語作忨日而激歲忨翫愒㵣並通

戰憚也　白虎通義引書大傳云戰者憚警之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君子終身守此戰戰又云君子終身守此憚憚憚憚亦戰戰也晉語帥大讎以憚小國說苑正諫篇作戰莊子達生篇以鉤注者憚呂氏春秋去尤篇作戰

祭際也　春秋繁露祭義篇云祭之為言際也

漂潎也　漢書韓信傳有一漂母哀之韋昭注云以水擊絮曰漂說文潎於水中擊絮也莊子逍遙遊篇世世以洴澼絖為事李頤注云洴澼絖者漂絮於水上絖絮也漂潎洴澼一聲之轉之言摽擊之言擊洴之言拼澼之言擗皆謂擊也互見卷三摽擊擊也及下文撣拼也下

孝畜也　祭統云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正義引援神契云天子之孝曰就諸侯曰度大夫曰譽士曰究庶人曰畜分之則五備之則一日畜者畜是畜養傳功有大小耳孝經正義引援神契云庶人行孝曰畜畜言能躬耕力農以畜其德而養其親也孝畜古同聲故孝訓為畜畜亦訓為孝孔子閒居篇服之云以畜萬邦鄭注云畜孝也使萬邦之民競為孝也坊記引詩以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注云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為獻公畜孝也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

更償也　周官馬質馬及則以其物更鄭衆注云更償也檀弓請庚之鄭注云庚償也襄三十年左傳請庚相聚而更其所喪何休注云更復也如今俗名贖死之為更衣管子國蓄篇國者有不償本之事尹知章注云償猶償也更庚並通

譎詭也　恑與詭通各本皆作譎詭美也案譎詭二字諸書無訓為美者此因詭下脫去也字而下文恑美也又脫去恑字遂誤合為一條今訂正

傀美也　後漢書班固傳因瑰材而究奇李賢注引埤倉云瑰瑋珍奇也瑰與傀通說文瑰珠圓好也成十七年左傳或與己瓊瑰杜預注云瑰珠也亦美之義也各本脫傀字廣韻傀美也眾經音義卷十引廣雅傀偉也今據以補正傀偉與瑰瑋義相近故次於𠷎𠷎也之下若從合爲一則非矣

亯祀也　亯與享同各本譌作亯今訂正

堯嶢也　白虎通義云謂之堯者何堯猶嶢嶢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游博衍眾聖之主百王之長也餘見卷四嶢高也下玉篇引白虎通堯猶嶢嶢又引廣雅堯嶢也則所見本與今異風俗通義云堯者高也明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

畏威也　襄三十一年左傳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皋陶謨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馬融本畏作威威畏古同聲而通用

如若也

應受也　廣雅應當也當亦受也周頌賚篇云我應受之晉語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韋昭注云應猶受也楚辭天問鹿何膺之王逸注云膺受也應與膺通

裕足也

摸撫也　方言摸撫也郭璞注云謂撫循也釋名云門捫也在外爲人所捫摸也今俗語猶謂撫曰摸

毒憎也　說見卷三毒憎惡也下

趉衝也　衝或作衝說文趉走也玉篇云卒起走也是趉爲衝也趉猶堀也文選風賦夫庶人之風塕然起於窮巷之閒堀堁揚塵勃鬱煩冤衝孔襲門李善注云堀堁風動塵也引廣雅堀突也突亦衝也是堀與趉同堀音渠屈反

睿聖也

覻伺也　未詳各本覻譌作覰惟影宋本不譌曹憲音親刃反考玉篇覻音千刃切廣韻音七遴切集韻類篇音七刃切並與親刃反同音若覰字則音初觀反不音親刃反今定從影宋本

乃汝也

造詣也

姣侮也　姣通作佼淮南子覽冥訓云鳳皇之翔至德也燕雀佼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閒佼者侮也言燕雀輕侮鳳皇也上文云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蛇鱓輕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是其證也高誘注云燕雀自以爲能佼健於鳳皇矣

將且也

將請也　衛風氓篇將子無怒毛傳云將願也鄭箋云將請也鄭風將仲子篇將仲子兮小雅正月篇將伯助予毛傳並云將請也

將帥也

止禮也　小雅小旻篇國雖靡止鄭箋云止禮也大雅抑篇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鄘風相鼠篇云人而無儀人而無止人而無禮是止即禮也故韓詩云止節也無禮節也鄭箋云止容止也容止亦禮也襄三十一年左傳云容止可觀

棄捐也

捐棄也　竝見卷一捐棄也下

唅唵也　唅玉篇音胡紺切眾經音義卷十一引埤倉云唵唅也謂掌進食也喪禮以玉實口曰含義與此同也唵玉篇音一感切今俗語猶謂掌進食曰唵

啐歃也　說文歃歠也餘見卷三啐嘗也下

弢買也　未詳

沼潰也

傎倒也　傎通作顛

莫漠也

漠怕也　並見卷四怕𢡃靜也下怕通作泊今本作泊上無漠字文選張衡思玄賦及盧諶贈劉琨詩注並引廣雅漠泊也今據以補正又案今本無漠字者後人以此漠字爲重出而刪之也下文默長也纍雅也纍纍也纍鄉也陶喜也陶憂也滌清也淨泥也皆刪去後一字不與此同不知廣雅屬辭之例皆本於爾雅爾雅釋言之文每與一字而引伸其義有因上一字而連及之者若蓁藏也基經也基設也之類是也有因下一字而連及之者若流覃也覃延也延徂也徂存也之類是也廣雅釋言亦用此二例若上文羌乃也羌鄉也振也振[illegible]皆因上一字而連及之者也若[illegible]關也關[illegible]說也茲也茲今也及此條莫漠也漠怕也之類皆因下一字而連及之者也凡如此者或義同而類及或義異而[illegible]事各有要歸若改其文云羌乃也鄉也莫漠也怕也則是傳注解經之體非爾雅釋言之例也後倣此

裪𧜾也　裪𧜾皆屈也裪之言句也喪服記袂屬幅鄭注云裪者謂[illegible]而裪空中央也疏云案曲禮以脯修置者左朐右末鄭注云屈中曰朐則此云裪者亦是屈中之稱一幅之三尺屈之跨兩邊相着自然中央空矣餘見卷四𧜾詘也𧜾詘與𧜾居通

穽坑也

寇鈔也　下文云鈔掠也

兇咎也

需須也　需彖傳云需須也雜卦傳云需不進也須與須通各本須譌作顏今訂正

禮𥙉也　𥙉集韻類篇竝作祜未知其審釋天云禮祭也

覽觀也

咸感也　咸彖傳文

劮豫也　劮通作逸晉語云豫樂也

淫游也　曲禮毋淫視正義云淫謂流移也目當直視不得流動邪眄也是淫爲游也文選長門賦神怳怳而外淫李善注引廣雅淫游也

瑞符也

剝爛也　雜卦傳文也剝各本譌作剶今訂正

傴僂也　說見卷一傴僂曲也下

諸於也

於于也

占瞻也　說見卷[illegible]占視也

周旋也

逮[illegible]也　[illegible]

[illegible]傳也　[illegible]

[illegible]也　[illegible]九年左傳[illegible]

賈[illegible]也

賈地也　鄉射禮記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鄭注云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

慶賀也

祇適也　小雅我行其野篇亦祇以異毛傳云祇適也祇音支字從氏各本作祗非祗音脂敬也字從氐

蓋黨也

脰䫉也　皆未詳

喑噁也　玉篇諳大聲也史記淮陰侯傳項王喑噁叱咤漢書作意烏猝嗟晉灼注云意烏恚怒聲也諳喑意古字通說文諳大聲也或作喑史記信陵君傳音義引聲類云嚄大喚喑大呼燕策云忞睢奮擊响籍叱咄太元樂次三云嚄呱啞咋號啼戶咋籍竝與喑同考工記梟氏鍾侈則柞鄭注云柞讀爲咋咋然之咋聲大外也義與喑亦相近

噭嘹也　說見卷二噭嘹嗚也下

軫礙也　說見卷一軫礙至也下

㫬央也　㫬字或作渠又作巨又作遽卷一云央盡也卷四云央已也小雅庭燎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釋文引說文央已也古辭相逢行云調絲未遽央左思魏都賦云其夜未遽庭燎哳哳集韻巨央也通作㫬諸書或言未央或言未渠央或言未遽央其義一也卷三云㫬久也說文央久也又詣之㫬亦謂之央猶已謂之央亦謂之㫬矣

非違也　說文非違也桓六年左傳云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違心卽非心玉藻云非辟之心是也

貫穿也

偲倢也　齊風盧令篇其人美且偲毛傳云偲才也成十三年左傳寡人不佞服虔注云佞才也

諓譾也　見下文諓諓也下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四十五上終

廣雅疏證　高郵王觀察念孫著

釋言

靈令也　皆謂善也齊侯鎛鐘銘霝命難老卽令命也微欒鼎銘永令霝終卽令終也晨敦銘霝冬霝令卽令終令命也盤庚弔由靈傳云靈善也正義以爲爾雅釋詁文今爾雅作令鄘風定之方中篇靈雨旣零鄭箋云靈善也石鼓文作霝雨靈令聲義竝同互見卷一靈善也下令各本譌作今今訂正

免隤也　未詳

科蘘也　說見卷三科本也下

毀虧也

誓制也　爾雅誓謹也郭璞注云所以約勑謹戒衆說文誓約束也釋名誓制也以拘制之也各本譌作制誓也今訂正

謂指也　指而言之曰謂隱元年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節已也　已猶止也

居據也　釋名云據居也晉語今不據其安韋昭注亦云

據杖也　說文據杖持也邶風柏舟篇云不可以據

如均也　堯典云如五器

予已似也　未詳

迬　此與下文義不相屬當有脫文不可考矣

理媒也　楚辭離騷云吾令蹇脩以爲理又云理弱而媒拙兮

滔漫也　說文滔水漫漫大皃堯典云浩浩滔天大雅蕩篇天降滔德毛傳云滔慢也水漫曰滔人慢曰滔其義一也故釋名云慢漫也漫漫心無所限忌也

吳跌也　吳之言傾側跌之言差跌也說文吳日西也又云厢日在西方時側也引離九三日昃之離今本作吳王弼宗本作仄士喪禮下篇作側穀梁春秋經作稷並字異而義同周官司市注云日昃昳中也史記天官書食至日昳爲稷漢書天文志作跌

妬嫭也　今俗語猶謂爭色曰嫭音若酉酤之酤

嫪嫪也　說見卷一嫪嫪妬也下嫪與嫪同

秩程也　秩通作秩又作戜䣘䣘與程古聲竝同說文程品也又云䣘爵之次弟也引堯典平䣘東作今本作平秩史記五帝紀作便程說文戜從呈聲讀若詩戜戜大猷今本作秩秩

[illegible]脂也　說見釋器

輸寫也　小雅蓼莪篇我心寫兮毛傳云輸寫其心也枚乘七發云輸寫淟濁引之云周語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渝當讀爲輸謂輸寫其氣使達於外也左氏春秋隱六年鄭人來渝平公羊穀梁作輸平是渝輸古字通此言土膏盛發之時不可不輸寫之則其氣鬱而不出必滿塞而爲災也韋注訓渝爲變於上下文義相違矣

縣抗也　說見卷四抗縣也下

朔穌也　朔與蘇通說文朔月一日始蘇也白虎通義云月言朔何明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也論語爲政篇皇侃疏引尚書大傳云夫正朔有三本天有三統明王者受命必統一正也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爾雅朔北方也正義引李巡注云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言朔也是凡言朔者皆復蘇之義也

道逐也　錯道逐與逐同

氾普也　氾各本譌作汜今訂正

資操也　資與齎通說見卷三操齎持也下

緊糾也　說見卷一緊糾急也下

款叩也　呂氏春秋愛士篇夜款門而謁高誘注云款叩也款與欵同

御和也

佃營也 衆經音義卷十七引倉頡篇云徇求也莊子駢拇篇小人則以身徇利司馬彪注云徇營也徇與佃通說文夐營求也夐與佃古亦同聲[illegible]營衛[illegible]作夐足其例矣

氐觝也

供養也

序射也 說見卷一序次也下

侯候也 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號爲諸侯者宜謹視所候奉之天子也白虎通義引春秋元命包云侯者候也候逆順也又周官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鄭注云侯之言候也候嘉慶祈福祥之屬

位莅也 莅或作涖僖三年穀梁傳云莅者位也古者位莅立三字同聲而通用周官鄉師執纛以與匠師鄭注云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涖涖謂臨視也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注云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肆師用牲于社宗則爲位注云故書位爲涖杜子春云涖當爲位各本莅下脫也字遂與下條相連孝經正義引廣雅莅位也今據以補正

隸也 隸下蓋脫隸字位莅隸隸皆取同聲之字爲訓周南樛木正義引孝經援神契云祿者錄也上所以敬錄接下下所以謹事上白虎通義同

要約也

迪竄也

剃劗也 說見卷一剃鬄也下劗與鬄同

御侍也

樘距也 說文樘衺柱也又云定距也定距與樘距同考工記弓人維角定之鄭衆注云定讀如掌距之掌車掌之掌司馬相如長門賦云離樓梧而相樘漢書匈奴傳云陳遵與單于相掌距並字異而義同樘各本譌作控自宋時本已然故集韻類篇並引廣雅控距也考說文玉篇廣韻俱無控字今訂正

礙閡也 礙與閡同聲而通用說文礙止也小爾雅閡限也列子黃帝篇云雲霧不礙其視又云物無得傷閡者力命篇云孰能礙之太元難次六云上輾于山下礙于川並字異而義同

閟閉也 說文閟閉門也楚語爲之關籥蕃籬而遠備閑之韋昭注云閟閉也閟通作祕繫辭云有河山以蔽之史記魏世家作閟

鐫鑿也 方言鐫琢也晉趙謂之鐫說文鐫破木鐫也一曰琢石也淮南子本經訓鐫山石高誘注云鐫猶鑿也求金玉也鹽鐵論通有篇云鐫山石而求金銀鐫與鐫聲近義同

水準也 管子水地篇云水者萬物之準也白虎通義云水之爲言準也養物平均有準則也水與準古同聲而通用考工記輈人注鄭注則利準栗氏權之然後準之故書準並作水

睒睩也 王襃[illegible]曰睩也廣韻云曰睒視也玄應經音義卷一引通俗文云一目眇曰睩睩與瞭同

剝夭也 鄭注王制云夭斷殺也說文剝絕也引甘誓天用剝絕其命今本作剿管子五行篇云數剝竹箭後漢書外戚傳云命將剿絕而不長並字異而義同

級等也

氣擇也

書著也 說文書箸也釋名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簡紙永不滅也賈子道德說篇云書者此之著者也

刌切也

切膾也 說見卷一劊刌斷也下劊與膾通各本譌作劊今訂正

委累也 各本皆作委闕也案委與闕義不相近且因下文闕下又有脫字遂誤合爲一條又案累即彖字[illegible]注云廣雅曰委累也言累加之也今據以補正委之言委積也大戴禮四代篇云委利生孳

闋也 小雅節南山傳云闋息也大射儀注云闋止也文王世子注云闋終也

羞擾也

觖利也 說見卷二

劉殺也 說見卷四

劊劊也下

諟是也 大學引太甲顧諟天之明命鄭注云諟猶正也說文諟理也是與諟聲義並同

君羣也 逸周書太子晉篇云侯能成羣謂之君荀子王制篇云君者善羣也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韓詩外傳云君者何也曰羣也能羣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

臣繕也 白虎通義云臣者繵也堅也屬志自堅固也繵與繕通

變慢也 說見卷一[illegible]也後卷二[illegible]慢也下

指序也

詠譜也 說見卷二詠[illegible]也下

書如也 書序正義引璇璣鈐云書者如也[illegible]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

發舉也

轄轢也 說文轄車所踐也又云轢[illegible]也廣韻[illegible]司馬相如傳云[illegible]鹿又云[illegible]元[illegible]又云徒車之所閵轢王[illegible]傳云[illegible]其十二[illegible]並字異而義同

譊詾也

末莖也

學覺也 [illegible]

慆盈也 [illegible]

劃判也 說見卷一判分也下

饑嗛也 [illegible]

係維也 [illegible]

貢功也 [illegible]

[illegible]踦也 未詳

翹尾也 說文翹尾長毛也楚辭九歎云掘䎗翹而奮翼

懲恐也 繫辭傳云小人不威不懲是懲爲恐也字亦作承哀四年左傳諸大大恐其又遷也杜預注云承音懲蓋楚言

曹記也

擱拑也 未詳

隑陭也 方言隑陭也郭璞注云江南人呼梯爲隑所以隑物而登者也音剴切也案隑陭皆長貌也方言𦐉短也隑陭也長也三者文義相承廣雅卷二云隑長也曹憲音牛哀反漢書司馬相如傳臨曲江之隑州兮張注云隑長也陭玉篇音於奇切說文陭上黨陭氏阪也小雅節南山篇有實其猗毛傳云猗長也猗與陭通淮南子本經訓積牒旋石以純脩碕文選吳都賦注引許愼注云碕長邊也碕與陭亦聲近義同

𩢾託也 說見卷三𩢾侂寄也下侂與託同

適悟也 方言適啎也郭璞注云相觸迕也啎與悟通史記韓非傳云大忠無所拂悟是也適之言枝也相枝梧也枝適語之轉小雅我行其野傳云祇適也祇之轉爲適猶枝之轉爲適矣

梗略也 方言梗略也郭璞注云梗槪大略也張衡東京賦故粗爲賓言其梗槩如此薛綜注云梗槩不纖密言粗畧大綱如此之也

鍒燥也 卷二云燥鍒乾也

姬基也 褚少孫續三代世表云堯立后稷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太平御覽引春秋元命包注云姬之言基也

佞遲也

𤢖疑也 疑之言擬議也說文𤢖議辠也漢書景帝紀云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讞與𤢖同讀書雜志傳通關去塞不擊諸侯如淳注云擊疑也去關禁明無疑於諸侯擊與讞義亦相近

掄貫也 說文掄貫也

囮圝也

囮圝也廣韻囮圝並以周切囮又五禾切𦿸囮與圝義同而音異囮從化聲讀若譌從繇聲讀若由廣雅音囮圝爲一字皆非也說文字同音甚明玉篇廣韻廣雅音台囮圝爲一字非則二字之不同字注云譯也從口化聲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曰囮讀若則囮與圝異音其圝字注當云囮也從口繇聲而今本云譌或從繇則後人據玉篇改之也潘岳射雉賦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徐爰注云游雉媒名江淮閒謂之游游之俗字不得與囮同音龜手鑑圝音由郎囮五禾反與玉篇廣韻異當別有所本也

齋持也 說見卷三

彈拼也 說文拼彈也拼與拼同衆經音義卷十四引仲長統昌言云繩墨得拼彈

遺亡也

購償也 說文購以財有所求償也

摘采也

賢尊也 未詳

賤卑也

挈缺也 史記司馬相如傳挈三神之驩集解引韋昭云挈缺也漢書毋將隆傳契國威器李奇注云契缺也挈契鍥與栔通

傳敷也 傳敷古同聲而通用堯典敷奏以言漢書宣帝紀作傳禹貢禹敷土史記夏本紀作傳

掎掎也 說文掎偏引也小雅小弁篇伐木掎矣毛傳云伐木者掎其顚幽風七月篇猗彼女桑傳云角而束之曰猗正義云襄十四年左傳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則掎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也故云角而束之曰猗角掎猗掎古通用

孝度也 孝經正義引援神契云諸侯行孝曰度言奉天子之法度得不危溢是榮其先祖也

州浮也

膞肥也 說見釋器膞也下

椁廓也 椁字亦作槨鄭注檀弓云椁大也言椁大於棺也白虎通義云槨之爲言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釋名云槨廓也廓落在表之言也又云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郭與椁亦同義

陰闇也 說文陰闇也陰闇古同聲而通用無逸乃或亮陰喪服四制作諒闇

迺蹈也 迺蹈古同聲皋陶謨云允迪厥德

𠑹扶也 說文麗旅行也字或作儷又作𠑹玉篇云字書儷與𠑹同說文扶並行也讀若伴侶之伴

并兼也

穫豐也

則郎也

卑庳也

綢韜也 爾雅素錦綢杠郭璞注云以白地錦韜旗之竿鄭注周禮記作綢綢韜韜字異而義同

跑趵也 玉篇跑䟢也釋名云𨃰跑也其所中物皆摧折如人所蹴跑也鑑與蹴同玉篇趵足擊聲卷三云趵擊也張衡西京賦流鏑擭犂薛綜注云擭中聲也擭與跑擭與趵聲義並相近

嫎嫭也 說見卷三嫭妨害也下

梟磔也 說文梟不孝鳥也日至捕梟磔之從鳥首在木上是也又云磔首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到縣梟字亦通作梟說文梟與梟同義

辟法也 爾雅辟法也酒誥云越尹人祗辟

乍暫也 孟子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孟子爰篇引秦誓云文王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字亦作咋又作詐定八年左傳桓子咋謂林楚杜預注云咋暫也僖三十二年公羊傳詐戰不日何休注云詐卒也

墾均也 夏小正農率均田傳云均田者始除田也鄭注曲禮云除治也卷三云墾治也周語云土不備墾

僉過也 過之言過也斷也方言云凡物盛而多齊宋之郊楚魏之際曰夥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人語而過謂之過或曰僉又云僉劇也僉夥也勦亦過甚之意

俚聊也 聊猶賴也秦策云民無所聊鮑彪注云文俚賴也下

鸚企也 易是類謀在主驫用鄭注云驫鷹歲也又文王世子注引孝經說云大夫勤於朝州里蹦於邑字或作鸚又作覬並同

扱搓也

隱元年公羊傳諸大夫扳隱而立之何休注云扳引也義與攀同

爗火也 爗曹憲音爗案卷四云爗爝也然則爗者以火温物不得直訓爲火爗當爲爆字之誤也方言爆火也楚轉語也猶齊言火燬也郭璞注爆呼隗反玉篇廣韻及汝墳釋文竝同

遊離也 說見卷三

浮游也

潄澣也 潄字或作漱澣本作澣說文潄澣也內則冠帶垢和灰請潄衣裳垢和灰請澣鄭注云手曰潄足曰澣正義云此潄澣對文爲例耳散則通也

栔刻也 說文栔刻也玉篇苦結切廣韻又苦計切爾雅契絕也郭注云今江東呼刻斷物爲契斷繫辭傳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書序正義引鄭注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爲契定九年左傳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杜預注云鍥刻也荀子勸學篇鍥而舍之朽木不折大戴禮作楔淮南子本經訓鏤山石鍥金玉竝字異而義同刻謂之鍥故刻子謂之鍥薄後漢書劉陶傳窮鍥之禁李賢注云鍥刻也

劖削也 玉篇劖減也削也說文削挑取也卷四云劖剟也

牟倍也 楚辭招魂成梟而牟呼五白些王逸注云倍勝爲牟淮南子詮言訓善博者不欲牟太平御覽引注云博以不傷爲牟牟大也進也義與楚辭注同倍勝謂之牟猶多取利謂之牟利故高誘注時則訓云牟多也

封剝也 說見卷二封剝屠也下

刲拘也 卷二云刲裂也玉篇刲丁戾切小裂也廣韻云刲刲也穿也刲亦封也玉篇廣韻竝音圭云裂也

譆誒也 說文譆誒也誒與譆通諸各本譆作譆今訂正

期卒也 期之言極也小雅南山有臺篇云萬壽無期萬壽無疆魯頌駉篇云思無疆思無期百年曰期義亦同也

許與也

末巠也

踐蹈也 曲禮云毋踐席蹈與蹈同

未詳

嘆濆也 嘆字亦作噴文作濆衆經音義卷二十引三倉云濆噴也又引通俗文云含水濆曰濆莊子秋水篇云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易林噬嗑之兌云蒼龍銜水泉屋柱各本皆脫嘆字衆經音義卷十九引廣雅嘆濆也今據以補正

調嗢也 說見卷四嗢調也下

譜牒也 蘇林注漢書禮樂志云牒譜第之也

齌懷也 孟子萬章篇引書夔夔齌栗史記周本紀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齌栗信哉齌栗懷栗竝通

秋辟也

災甾也 爾雅甾田一歲曰甾孫炎注云始災殺其草木也說文甾古文作甾是甾與災同義故經傳災字多俗作菑

荼肅也

泄泆也 泆與溢通禹貢云泆爲熒中庸云振河海而不泄是泄爲溢也泆各本譌作泆衆經音義卷八卷十八二十五竝引廣雅泄泆也泄漏也今據以訂正

泄漏也

固陋也

臺支也 方言臺支也釋名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持與支同義

表特也 楚辭九歌表獨立兮山之上王逸注云表特也

誇譣也 說文譣詖也誇譣也廣韻引東觀漢記云呈誇譣以合人熱褚少孫續日者傳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各本譣譌作譣今訂正

氐柢也 氐讀氐羌之氐太平御覽引氐作柢引風俗通義云氐言柢也令鏊至外好利也柢與柢通

廟皃也 皃與貌同書大傳云廟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桓二年左傳正義引白虎通義云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周頌清廟箋云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爲之耳

貳汁也 貳當作貳玉篇貳垢膩也曹憲音有女吏二字即女吏之譌

鼠㸚也 未詳

齊整也

懆戰也

條枝也

搰掘也 說見卷三搰穿也下

蛺蠣也

數術也

方鄙也

鈔掠也

葸懼也 葸各本譌作葸惟影宋本皇甫本不譌論語泰伯篇慎而無禮則葸何晏注云葸畏懼之貌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夫人言善而色葸焉近於不說其言荀子議兵篇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漢書刑法志作鰓鰓蘇林注云鰓音慎而無禮則葸之葸鰓鰓懼貌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心猥猥而發悸葸字異而義同卷四云慎恐也

姡過也 姡義傳文也爾雅注通同

律率也 太平御覽引春秋元命包云律之爲言率也所以率氣令達也又引宋均注云率猶遵也續漢書律曆志注引月令章句云律者清濁之率法也因官與同注云律率者也述與率通中冊上律天時注亦云律述也

嘖情也 繫辭傳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京房作嘖云嘖情也太元瑩云陰陽所以抽嘖也范望注嘖情也嘖與賾通

紤析也 說見卷一紤分也下各本紤作折今訂正

枝條也 枝之言茂盛之言也爾雅云茂盛也

誕譺也 玉篇譺言也方言云譺傷也

慘痵也

袖海山房校印

說文修……陳湯傳云修靡行於民谷永傳云撈蛩蟜於地燎蛩字異而義同

韙是也 隱十一年左傳犯五不韙而以伐人說文引倉頡篇云韙是也昭二十年傳云君子韙之薛綜注東京賦云韙善也善亦是也史記宋世家五是來備後漢書荀爽傳作五韙皆謂善也說文韙籀文作愇管子水地篇云水者違非得失之質也違亦與韙同

扼摘也 玉篇扼乃果切扼摘也集韻云趙魏之閒謂摘爲扼扼裸音烏果切

譌譌也 譌猶化也說見卷三爲匕也下匕與化通

樊樊也 樊與攀同義樊與攀同義說文樊樊也樊鷙不行也玉篇樊力全切攀樊也說文攣係也小畜九五有孚攣如馬融注云攣連也樊各本譌作攣今訂正

善佳也

機暫也

粲鮮也 小雅伐木篇於粲洒埽毛傳云粲鮮明貌

紹緊也 說見卷二紹緊絣也下

期時也

晐包也 晐與該通

箋云也 未詳

葉世也 商頌長發篇昔在中葉毛傳云葉世也

曾是也 未詳

覞比也 雜記妻視叔父母鄭注云視猶比也

孰脊也 孰與儷通脊與儕通說見卷四儷佌也及下文儷服也下

讓譴也

特說及疏數者衆經音義卷三引蒼頡篇云譊訶也

譊曉也

彖挩也 說文彖豕走挩也挩與脫通彖聲相近彖猶遯也遯或作遂漢書匈奴傳遂逃竄伏字從辵彖聲彖遯聲亦相近

跧蹲也 說見卷三蹲跧踞也下

諳謳也 鄭注大司樂云倍文曰諷又注瞽矇云諷誦詩謂闇讀之不依詠也闇與諳同

賙稱也 太平御覽引春秋說題辭云賙之爲言稱也稱之爲言遺也

甲押也 史記律書云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索隱云符甲猶孚甲也漢書律麻志云出甲於甲說文甲位東方之孟陽氣萌動從木戴孚甲之象卷四云押輔也然則萬物初出有孚甲以自輔故云押也

乙軋也 律書云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律麻志云奮軋於乙說文乙象春草木冤曲而出陰氣尚彊其出乙乙也

丙炳也 律書云丙者言陽道著明律麻志云明炳於丙說文丙位南方萬物成炳然

癸揆也 律書云癸之爲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也律麻志云陳揆於癸鄭注月令云癸之言揆也冬時萬物皆懷任於下揆然萌芽以上所釋十幹名義凡四條其庚更也已見卷三丁强也已見卷四戊茂也己紀也壬任也已見本卷惟缺辛字一條蓋傳寫遺脫也律麻志云悉新於辛月令注云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秋時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

子孳也 律書云子者滋也言萬物滋於下也律麻志云孳萌於子說文子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滋與孳通

丑紐也 律書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也律麻志云紐牙於丑釋名云丑紐也寒氣自屈紐也

寅演也 律書云寅者言萬物始生螾然也律麻志云引達於寅釋名云寅演也演生物也演與引古並同聲

辰振也 律書云辰者言萬物之蜄也律麻志云振美於辰說文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靁電振民農時也振震蜄並通

巳巳也 律書云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律麻志云已盛於巳說文巳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章巳與已同

午仵也 律書云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律麻志云咢布於午說文午啎也五月陰氣啎逆陽冒地而出也午啎咢古並同聲

未味也 律書云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

亥荄也 各本譌在息伏也之下今訂正說文亥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以上所釋十二枝名義凡八條其酉就也已見卷三申伸也已見卷四惟缺卯戌二條律書云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戌者言萬物盡滅律麻志云冒茆於卯畢入於戌說文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戌滅也九月陽氣微萬物畢成

息休也

仔克也 爾雅肩堪克也說文仔克也周頌敬之篇佛時仔肩毛傳云仔肩克也鄭箋云仔肩任也任亦堪也

傿引也 諸書無訓傿爲引者傿當作傿字之誤也說文傿引爲賈也玉篇音於建切後漢書崔寔傳悔不小靳可至千萬注云靳或作傿字又作𧨏王褒四子講德論云夫特達而相引與爲賈也案引傿謂此物以易彼物之賈即相當之意也引傿語之轉耳上文云仔克也下文云儒態也侍承也儆戒也佼交也倨也皆出說文人部傿亦是也

儒態也 儒之言善也說文儒作𢤌態也

侍承也

儆戒也

佼交也

傲倨也

側旁也

寑想也 寑經傳通作寢列子周穆王篇云神遊而寢

逆道也 道通作𨕖卷三云逆亂也亂亦𨕖也

瘢疵也

詿䟽也 說見卷二詿䟽也下

詥衙也 說見卷三衙諭賣也下衙與衙同

皋局也 局之言曲也小雅正月篇不敢不局毛傳云局曲也鶴鳴篇鶴鳴于九皋韓詩云九皋九折之澤王逸注離騷云澤曲曰皋是皋局皆曲也皋局之局又爲界局之局文選西京賦實惟地之奧區神皋李善注云廣雅曰皋局也謂神明之界局也

悪逆也　王逸注文[illegible]

訇而也　說文訇而也字通作合王制云天子不合[illegible]

㦣[illegible]也　論語為政篇人焉廋哉孔傳云廋匿也又見卷[illegible]廋匿也下

悊[illegible]也

[illegible]瘑也　衆經音義卷十四引三倉云悊謗言也說文悊[illegible]言不慧也廣雅言也列子周穆王篇云眠中[illegible]呼[illegible]與[illegible]同

[illegible]衝也　說文[illegible]衝也

[illegible]距也　說文[illegible]止也[illegible]止也距與距通

科品也　說文科程也程品也

[illegible]挾也　說見卷四

[illegible]苛也　說見卷二[illegible]

蝶蛸也　透[illegible]也下

[illegible]疫也　說見卷二[illegible]也下[illegible]與[illegible]通

[illegible]鉆也　[illegible]本[illegible]作[illegible]今訂正說文鉆[illegible]也[illegible]鉆也徐鍇傳云[illegible]也說文[illegible]也釋名云[illegible]也[illegible]也[illegible]為[illegible]之[illegible]與鉆亦同義字又作[illegible]周官典同注[illegible]讀為[illegible]鉆[illegible]也[illegible]氏注[illegible]之[illegible]具釋文引[illegible]云[illegible]也[illegible]不得[illegible]陳寵傳[illegible]鉆[illegible]李賢注引倉頡篇云鉆持也[illegible]引說文鉆[illegible]也卷三云[illegible]也[illegible]與[illegible]亦聲近而義同

[illegible]慘也　說見釋詁[illegible]下

軍圍也　說文[illegible]圍也呂氏春秋[illegible]其日有[illegible]高誘注云暈[illegible]四[illegible]之[illegible]氣[illegible]日周市有似軍營相圍守故日暈

量也淮南子覽冥訓[illegible]而月運闕高注云運讀連圍之[illegible]也[illegible]運者軍也將軍事相圍守而月運出也軍運圍古聲近相

賈固也　白虎通義云賈之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

[illegible]也　邪各本[illegible]作邪今訂正宣二年左傳[illegible]何也[illegible]二字[illegible]言之[illegible]莫予[illegible]邪為[illegible]何[illegible]奈若為之[illegible]

甚劇也

[illegible]頓也　[illegible]月令寒氣[illegible]至[illegible]注云[illegible]夫言[illegible]也成十八年公羊傳疏引春秋說云[illegible]四大夫也漢書文三王傳何故[illegible]自[illegible]四大[illegible]言[illegible]自[illegible]也馬融長笛賦[illegible]山水[illegible]至言[illegible]至也

[illegible]窺也　說見卷一[illegible]也下[illegible]各本[illegible]作[illegible]今訂正

時伺也　說見卷一[illegible]也下[illegible]時[illegible]伺[illegible]通

[illegible]忽也　老子云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忽怳怳與[illegible]通

[illegible]賃也　史記平準書索隱引通俗文云[illegible]曰[illegible]商子墾令篇云令送[illegible]無取[illegible]

補[illegible]也

[illegible]完也　未詳

坑垢也　西山經[illegible]來之山其下多[illegible]石郭璞注云[illegible]洗可以[illegible]體去垢坑

山宣也　藝文類聚引春秋說題辭云山之為言宣也含[illegible]布氣調五神也說文山宣也宣[illegible]散生萬物

麥[illegible]也　[illegible]各本[illegible]作[illegible]說文麥[illegible]秋種厚[illegible]故謂之麥今據以訂正

[illegible]咄也　[illegible]之言[illegible]也廣韻[illegible]咄[illegible]阿也[illegible]云[illegible]咄

春[illegible]也　鄉飲酒義春之為言[illegible]也[illegible]萬物者聖也鄭注云[illegible]動生之貌也聖之言生也漢書律曆志云春[illegible]也物[illegible]生[illegible]動運[illegible]秋繁露陽尊陰卑篇云春之為言[illegible]也[illegible]之貌[illegible]與[illegible]通書大傳云春出也物之出也出與[illegible]有同義故[illegible]大

[illegible]出也　[illegible]云[illegible]出也

夏[illegible]也　鄉飲酒義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鄭注云假大也書大傳云夏者假也[illegible]萬物而養之外也律曆志云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illegible]假與[illegible]通

[illegible]奎也　[illegible]通作[illegible]說文[illegible]也又云[illegible]兩[illegible]之間也[illegible]引倉頡篇云[illegible]兩[illegible]也[illegible]秀[illegible]云[illegible]說文[illegible]也[illegible]奎[illegible]步[illegible]注[illegible]也[illegible]與奎[illegible]近[illegible]見[illegible]也下

[illegible]刓也　說文[illegible]圜也刓[illegible]也一曰[illegible]也楚辭九章刓方以為圜王逸注云刓削也莊子[illegible]篇五[illegible]圜而[illegible]向方[illegible]可馬[illegible]注云圜[illegible]也漢書[illegible]志百姓玩[illegible]以巧法[illegible]古注云[illegible]手[illegible]也[illegible]也韓信傳刻印[illegible]林注云刓音刓[illegible]云摩而不[illegible]玩[illegible]與[illegible]玩[illegible]南子泰族刓角之[illegible]

薄附也　薄之為[illegible]也[illegible]也說卦傳雷風相薄[illegible]云[illegible]附[illegible]也[illegible]九章[illegible]芳不得[illegible]王逸注云薄附也

[illegible]萌也　[illegible]萌[illegible]也說見釋草[illegible]也下[illegible]為災害之[illegible]為天作[illegible]之[illegible]通

[illegible]陽也　[illegible]當作陽釋名云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

月闕也　月令正義引春秋元命包云月之為言闕也說文月闕也十五稍減故日闕也太陰之精象形

[illegible]券也

將扶也

[illegible]提也　說見卷四

[illegible]光也　說文[illegible]日光也

[illegible]也　說見卷二[illegible]皆[illegible]也下

[illegible]也　玉篇[illegible]也管子五輔篇[illegible]南子[illegible]俗訓云[illegible]子李[illegible]引[illegible]曰[illegible]也[illegible]之文[illegible]長[illegible]分[illegible]與[illegible]同說文[illegible]也[illegible]也

[illegible]縱也　說文[illegible]小兒[illegible]也[illegible]文[illegible]云[illegible]之[illegible]云[illegible]之言[illegible]之言[illegible]也[illegible]

似若也　說見卷四

嚯茹也　嚯與嚼同方言云茹食也

詠訴也　說見卷二詠訴諠也下

僠服也　僠各本譌作服今訂正說文僠服也秦策云趙楚讋服史記項羽紀諸將皆慴服漢書作讋服陳咸傳作讘服朱博傳作慹服竝字異而義同

顧怨也

歆歎也　說文歆笑意也稽康琴賦云歆愉懽釋玉篇歎笑意也

打棓也　棓之言掊擊也秦策云句踐終棓而殺之打見卷三打擊也下

擘掔也　玉篇擘研破也研與擘同說文擘摩也

辢辛也　說見卷三辢痛也下

恰綴也　未詳

麼共也　麼通作靡中孚九二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釋文靡韓詩云共也孟同集解引虞翻注亦同

竅孔也

㾗癘也　玉篇㾗力代切惡病也又云癘說文力大切惡病也月令云民多疥癘韓非子姦劫弑臣篇云厲人憐王今俗作癩竝字異而義同

費耗也

新初也

抾挹也　玉篇抾兩手挹也漢書揚雄傳抾靈蠵韋昭注云抾捧也

窌窖也　說見卷四窖藏也及卷七窌窖也下各本譌作窖亭也廣韻集韻類篇竝引廣雅窌窖也今據以訂正

躄癃也　說文躄人不能行也癃罷病也足不能行故謂之癃病史記平原君傳躄者曰臣不幸有罷癃之病是也癃瘥躄躄竝同

惠賜也

癁瘎也　方言癁病也東齊海岱之閒曰癁秦曰瘎郭璞注云癁謂勞復也廣韻引音譜云癁病重發也玉篇瘎復病也癁復瘎湛竝通傷寒論有大病差後勞復治法

訳調也　曹憲云有本作只詞也集韻類篇引此作訳調也皆未知其審

匪彼也　小雅小旻篇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鄭箋云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襄八年左傳子駟引詩云云杜預注云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於道衆無適從也顧氏甯人杜解補正云案詩上文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則杜解爲長古人或以匪彼通用二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惠氏定宇毛詩古義云案此必三家詩有作彼者故杜據彼爲說雨無正云如彼行邁其義略同又漢書引桑扈詩亦作匪荀子勸學篇引采菽詩匪交匪舒今詩作匪字作彼或古匪彼通用如顧說也念孫案小旻三章云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四章云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語意正相同則匪卽彼也是以廣雅及杜注皆訓匪爲彼詩中匪字多有作彼字用者鄘風定之方中篇匪直也人秉心塞淵猶言彼直也人秉心塞淵也檜風匪風篇匪風發兮匪車揭兮猶言彼風發兮彼車揭兮也小雅四月篇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言彼鶉彼鳶則翰飛戾天彼鱣彼鮪則潛逃于淵而我獨無所逃於禍患之中也循上文云胡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也何草不黃篇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言彼兕彼虎則率彼曠野矣哀我征夫何亦朝夕於野而不暇乎猶下文云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也都人士篇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言彼帶之垂則有餘彼髮之卷則有旟也猶上文言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兮卷髮如蠆也說者皆訓匪爲非失之

戾柄也　說見釋器

駑駘也

餘餡也　廣韻餡噎聲也說文噎飯窒也噎與餡同餘餡二字竝從飲隸體小異耳

寢偃也

射繹也　射義云射之爲言者繹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

眡錯也　未詳

辯變也　王逸注九辯云辯者變也謂敶道德以變說君也

拊扺也　王逸注九歎云拊擊也堯典云予擊石拊石拊各本譌作搯今訂正扺各本譌作抵案說文抵擠也從手氐聲玉篇音多禮切說文扺側擊也從手氏聲玉篇音之是切引秦策扺掌而言說文又云扺開也從手具聲讀若扺掌之扺廣雅卷三云拊擊也此云拊扺也曹憲音紙則其字當從氏今據以訂正史記滑稽傳扺掌談語集解亦引秦策扺掌而言漢書杜周傳贊業因勢而扺陒服虔注云扺音紙顏師古注云扺擊也朱博傳奮髯扺几顏師古注云扺擊也音紙楊雄傳解嘲界涇陽扺穰侯而代之蘇林注云扺音紙文選注引說文扺側擊也後漢書侯霸傳人人扺掌李賢注引說文扺側擊也又引趙策蘇秦與李兌扺掌而談張衡東京賦扺璧於谷李善注引說文扺掌擊也左思蜀都賦提腕扺掌劉逵注亦引秦策扺掌而言扺掌猶言拊掌故廣雅云拊扺也氐與氏聲義各別漢冀州從事張表碑扺拂頌詢字從氏不從氐是其證也而今本戰國策史記漢書後漢書文選皆譌作抵今人多見抵少見扺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約儉也

咀嚾也

抒渫也　楚辭九章發憤以抒情王逸注云抒渫也

效驗也　效各本譌作驗文選閒居賦演連珠注竝引廣雅效驗也今據以訂正

觡角也　觡之言格角之言觸也方言鉤宋楚陳魏之閒謂之鹿觡或謂之鉤格郭璞注云或呼鹿角說文觡骨角之名也樂記角觡生鄭注云無鰓曰觡說文觡角中骨也東山經其神狀皆獸身人面載觡郭璞注云麋鹿角曰觡淮南子主術訓桀之力別觡伸鉤漢書司馬相如傳犧雙觡共抵之獸服虔高誘注竝云觡角也各本譌作角觡也今訂正

剔攻也　說見釋詁剔攻摘也下

敹像也　說見卷三[illegible]也下

維隅也　高誘注淮南子天文訓云四角爲維

衄縮也　謂退縮也釋名云衄挫也言折挫也方言忸怩慙也說文朔而月見東方謂之縮朒衄朒恧竝音女六反義相近也

噞喁也　說文喁魚口上見也集韻引字林云噞喁魚口出水見韓詩外傳云水濁則魚喁淮南子主術訓水濁則魚噞高誘注云噞喁魚短氣出口於水喘息之喻也馬融長笛賦云鱏魚喁於水澹左思吳都賦噞喁沈浮劉逵注云噞喁魚在水中羣出動口兒

擓摳也　說見卷一摳舉也下擓與摳同

崽子也 方言崽者子也湘沅之會凡言是子者謂之崽若東齊言子矣郭璞注云崽音枲聲之轉也

祆妖也 神名妖妖也祆害物也祆與祆通

錙筭也 史記平準書云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漢書武帝紀初算緡錢李斐注云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說文作緍義同

彼俾也 彼俾皆使也說見卷二頗彼衰也下玉篇俾與俾同彼與俾與卑古亦通用

邇也 邇下各本皆缺一字說文邇行邇邇也徐鍇傳云漸迂衰也司馬相如大人賦駕應龍象輿之蠖略委麗兮與邇同說文邇衰行也引禹貢東迆北會于匯爾雅邐迆沙邱郭璞注云邐迆行連迆揚雄甘泉賦登降峛崺李善注云峛崺邪道也峛崺與邐迆同字下所缺或是迆字彼訓為俾邇訓為迆皆衰之義也

離翢也

敷肬也 說見卷二肬腫也下及上文贅瘤也下

晃暉也 說見卷四晃明也下

裝褾也 說見卷二裝褾飾也下裝與裝同

驕嶠也 嶠說引埤蒼云嶠細長也爾雅橋木小枝上繚為喬郭璞注謂細枝皆翹繚上句者名為喬木喬與驕繚與繚並同義各本訛作[illegible]今訂正

瘴痹也 說文痹溼病也素問痺論云風寒溼三氣雜至合而為痺痹各本訛作瘴玉篇廣韻集韻類篇並云瘴痹也今據以訂正素問五常政大論云皮瘴肉苛筋脈不利

瘀薩也 集韻引字林同見卷二瘀腫也下

吞咽也

幾羸也 說見卷三幾少也下

焱炫也 說見卷三焱炫也下

蘇長也 此下八條皆一字兩訓而其義相反郭璞爾雅注云以徂為存以亂為治以曩為曏以故為今此皆詁訓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是也爾雅育長也說文引堯典教育子今本作胄子馬融注云胄長也鄭箋云育長也胄育古同聲

蘇稚也 豳風鴟鴞篇鬻子之閔斯毛傳云鬻稚也正義云釋言鞠稚也郭璞曰鞠一作毓鞠育古亦同聲各本稚上無蘇字又下文曩鄉也陶憂也淳泥也無曩陶淳三字皆是後人所刪說見上文漠怕也下

曩久也 爾雅文也久猶舊也楚辭九章云猶有曩之態也

曩鄉也 亦爾雅文也並著於此所以別異義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云曩者志入而已說文曩不久也曏與鄉同

陶喜也

陶憂也 並說見卷二鬱陶思也下

淳清也

淳泥也 此二條已見釋詁復著之亦以別異義也

鐮鉊也 言[illegible]鐮胡也兩鐮者謂之[illegible]郭璞注云鐮[illegible]鐮或曰鉤鐮三鐮者謂之[illegible]見上文鐮極枝也下諸書引爾雅今本全脫其文者釋言莫可區別皆附載於此篇之末

𧗳也 見玉篇

[illegible]也 見唐風鴇羽釋文說文稹穊也爾雅苞穊也郭璞注云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鴇羽箋云稹者相迫近也史記輪人稹理而堅鄭注云稹致也論語秋官[illegible]說文參參同說文稹穊也引鄘風君子偕老篇鬒髮如雲今本作鬒亦與稹同說文稹穊也史記齊悼惠王世家云深耕穊種

鑠爍也 文選東京賦注引詩及謝靈運[illegible]詩注並引廣雅鑠爍也

[illegible]液也 見莊子釋文

[illegible] 眾經音義卷二及集韻類篇並引廣雅[illegible]液也眾經音義卷二十五引[illegible]液也玉篇[illegible]才周切[illegible]液也郭璞注云甘[illegible]如封[illegible]云上[illegible]三[illegible]之[illegible]不決[illegible]泉之[illegible]

[illegible]也 見眾經音義卷六卷十八並引廣雅[illegible]長也說文[illegible]云[illegible]朝三[illegible]之

刷司也 見眾經音義卷九說文刷刮也周官凌人秋刷鄭眾注云刷除也

契[illegible] 集韻引廣雅契刮也說文契字注云[illegible]刮也玉篇云[illegible]契刷刮也

[illegible]侮也

[illegible]也 眾經音義同上

[illegible]詩也 見眾經音義卷二十三

[illegible]也 見眾經音義卷十六

[illegible]也 見眾經音義卷十七[illegible]也[illegible]與[illegible]通說文作[illegible]也

[illegible]也 見眾經音義卷十八說文[illegible]也[illegible]通作[illegible]眾經音義卷二十四引[illegible]云[illegible]也

[illegible]也 見眾經音義

[illegible]也 見眾經音義卷二十一

[illegible]也 見眾經音義卷二十二十四引呂氏春秋孟冬紀[illegible]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高誘注云角猶試也管子七法篇云春秋角試

[illegible]也 見眾經音義卷二十

[illegible]也 見眾經音義卷二十三二十四

[illegible]也

[illegible]也 並見眾經音義卷二十五

[illegible]也 見文選[illegible]注周官大司[illegible]池[illegible]鄭注云池[illegible]下之

[illegible]也 [illegible]揚賦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物[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賦意者[illegible]非神明[illegible]以保[illegible]書之文[illegible]三王[illegible]大子[illegible]言[illegible]陵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云[illegible]人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illegible]其[illegible]之也[illegible]其[illegible]於其明[illegible]其[illegible]

果□之也 見西征賦注孟子梁惠王篇君是以不果來也離婁篇果有以異於人乎趙岐注並云果能也晉語是之不果奉而暇晉見皇韋昭注云果克也克亦能也

希 庶也 西征賦注左思詠史詩注嵇康幽憤詩注傅咸贈何劭王濟詩注引廣雅並同希者庶幾之合聲故希又訓爲庶爾雅庶幾尚也庶幸也皆謂希望也

秀 異也 見遊天台山賦注

浮 罰也 見閒居賦注投壺若是者浮鄭注云浮罰也晏子春秋雜篇云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浮罰一聲之轉論語公冶長篇乘桴浮於海馬注云桴編竹木大者曰栰小者曰桴桴之爲浮猶罰之爲浮矣

載 則也 見高唐賦注鄘風載馳箋云載之言則也七月篇春日載陽箋並云載之言則也

漸 稍也 見謝靈運遊南亭詩注說文稍出物有漸也趙策云稍稍蠶食之

違 異也 見沈約學省愁臥詩注邶風谷風傳云違離也

格 極也 見潘岳馬汧督誄注及華嚴經卷五十五音義莊子人間世篇云自掊擊於世俗

嗚 咽也 見謝莊宋孝武宣貴妃誄注方言㾓噎也楚曰㾓秦晉或曰嗌又曰噎噎與咽同謂嗚咽也嗌與嗚同司馬相如子虛賦榜人歌聲流喝郭璞注云言悲嘶也論衡氣壽篇云兒生號啼之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濕下者夭後漢書張酺傳王青被矢貫咽音聲流喝李賢注云流或作嘶又引廣倉云喝聲之幽也方言又云東齊聲散曰㾓秦晉聲變曰㾓內則注悲聲也周官內饔鳥皫色而沙鳴鄭注云沙澌也斯正義作斯云斯謂酸嘶漢書王莽傳莽爲人大聲而嘶顏師古注云嘶聲破也並字異而義同

風 聲也 見王僧達祭顏光祿文注詩序云風教也禹貢云聲教訖于四海文六年左傳云樹之風聲

方 所也 見後漢書黃憲傳注

垠 咢也 見張衡傳注說文垠地垠也一曰岸也文選西京賦注引許慎淮南子注云垠鍔端厓也鍔與咢通淮南子俶眞訓作垠漢書揚雄傳作鄂垠荀子成相篇作銀淮南子俶眞訓作圻又作塄漢書敘傳作沂並字異而義同

見□學記太平御覽

論 道也 見初學記以上二條說見卷二讀道說也下

馭 駕也 見華嚴經卷十一音義

[illegible] 詛也 見集韻類篇玉篇云[illegible]呪詛也呪[illegible]一聲之轉

搊 拘也 同上玉篇搊手搊也

儚 闇也 同上玉篇儚莫孔切心亂也心迷也集韻又莫登切中弱登毋亘四切爾雅夢夢亂也孫炎注云昏之亂也大雅抑篇云視爾夢夢又爾雅儚儚惛也釋文儚字或作儚說文儚不明也並字異而義同

胗 瘢也 同上說文胗瘢也廣韻胗直引切云枝痕腫處眾經音義卷九云今俗謂肉斗腫起爲瘾疹或言癮胗也

諗 誠也 同上說文引立政勿以諗人徐鍇傳云諗猶險也今本諗作儉馬融注云儉利佞人也說文儉詖也儉利於上佞人也引盤庚相時儉民今本作儉小人也韓非子詭使篇云損仁逐利謂之疾險之言詖也孟子公孫丑篇詖辭知其所蔽趙岐注云詖險也荀子成相篇云讒人罔極險陂傾側詩序云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並字異而義同

塵 瘃也 同上玉篇亦云塵瘃也塵與瘃同義說文瘃道中人人所覆也引小雅小弁篇行有死人尚或墐之今本作墐毛傳云墐路冢也墐與塵義相近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四十五下終

廣雅疏證 高郵王觀察念孫著

釋訓

顯顯察察著也

大雅假樂篇顯顯令德中庸作憲憲老子云俗人察察我獨閔閔明著謂之察察故潔白亦謂之察察楚辭漁父云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洞洞屬屬切切恂恂闇闇翼翼濟濟畏畏祇祇敬也

禮器云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說文忠敬也祭義云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說文屬讀也屬屬亦同義論語子路篇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馬融注云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案兄弟偲偲蓋皆敬貌也朋友則尚敬兄弟則尚和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憘憘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illegible]切切也敬也切亦通作[illegible]祭義[illegible]者容也自反也鄭注云[illegible]讀如朋友切切之切[illegible]反猶言自修整也是鄭亦以切切爲敬也論語鄉黨篇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肅注云恂恂溫恭之貌史記孔子世家恂恂作[illegible]如也似不能言者[illegible]云或本作逡逡[illegible]如[illegible]漢[illegible]傳云鄉黨逡逡[illegible]與上大夫言[illegible]字異而義同鄉黨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孔傳云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之貌[illegible]不敢和樂接之宜以謹敬相對故誾誾如也玉藻云二爵而言言斯[illegible]鄭注云言言和敬之貌[illegible]古注云[illegible]謹敬之貌[illegible]翼翼恭也[illegible]小心翼翼[illegible]翊翊[illegible]管子形勢解云[illegible]齊與濟聲近義同[illegible]卷一云[illegible]畏畏[illegible]云不敢侮[illegible]祇祇[illegible]敬也[illegible]

臲臲硊硊嶢嶢危也

臲臲硊硊義見卷一陧刖危也下臲與陧通硊與刖通後漢書黃瓊傳云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污[illegible]子親士篇云不堯堯[illegible]嶢[illegible]近義同趙[illegible]傳云嶢[illegible]危也[illegible]亦聲近義同

戰戰懅懅虩虩懼也 伈伈

小雅小閔篇云戰戰兢兢淮南子人閒訓引堯戒云戰戰慄慄說文云易履虎尾虩虩恐懼今易履九四作愬愬釋文愬子夏傳云恐懼貌馬本作虩虩[illegible]與虩古同[illegible]韓愈祭鱷魚文云伈伈伣伣爲民吏羞[illegible]集韻類篇引廣雅伈伈懼也今本脫伈伈二字

桓桓翍翍蟜蟜赳赳勍勍競競佗佗[illegible]武也

詩序云桓武志也重言之則曰桓桓爾雅桓桓威也牧誓云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說文引作狟狟周頌桓篇云桓桓武王毛傳云桓桓武貌[illegible]爲武[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字異而義同[illegible]說文赳輕勁有才力也[illegible]左傳[illegible]也[illegible]佗佗[illegible]

戎叔豈敦鄭注云果毅貌也……與仡仡古聲亦相近

覞覞眑眑敻敻眈眈瞥瞥睌睌瞀瞀眽眽䀹䀹眀眀覛覛也

綣綣縪縪抗抗綏也

嘔嘔喻喻嗚嗚欣欣歆歆言言語語婺婺喜也

唏唏歌歌嘲嘲訶訶訕訕啞啞笑也

翼翼衎衎愉愉和也

巖巖巘巘峩峩嶄嶄阮阮嵬嵬岌岌圪圪高也

霶霶霏霏霧霧瀌瀌雪也

霤霤霵霵溦溦湒湒霂霂霑霑霢霢零零雨也

颸颸颾颾飋飋颲颲風也

瀼瀼湛湛泥泥露也

渾渾汪汪額額譎譎曠曠大也

集集嫋嫋妍妍弱也

區區揯揯小也

昭昭昒昒皎皎暗暗晴晴焮焮爀爀曠曠翼翼顯顯明也

誾誾訔訔諸諸謞謞諺諺諤諤語也

憸憸慘慘悢悢悽悽哀哀悲也　[illegible]

皠皠杲杲皓皓皭皭曒曒顥顥白也　[illegible]

泯泯㵗㵗紛紛芴芴亂也　[illegible]

曠曠曼曼延延遲遲長也　[illegible]

瘽瘽瘏瘏僕僕疲也　[illegible]

屑屑迹迹寨寨省省耿耿警警不安也　[illegible]

孜孜彶彶惶惶𢥞𢥞勵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訂正

亹亹牟牟尋尋進也　[illegible]

拳拳區區款款愛也　[illegible]

悾悾懇懇叩叩斷斷誠也　[illegible]

翽翽翩翩……翾翾翔翔飛也　[illegible]

爚爚熠熠儵儵熌熌……也　[illegible]

蒙蒙冥冥昧昧曨曨暗也　[illegible]

堂堂……媞媞娥娥夭夭申申奕奕儀儀俄俄容也　[illegible]

……駓駓騃騃……走也　[illegible]

紛紛分分衍衍……

……衛衛行也

距距……趨趨……施施奕奕……儦儦

憧憧……營營往來也

泡泡……沸沸……

汎汎……浮也

……

眈壽竝與跋既同爾雅藹藹濟濟止也郭璞注云皆賢士盛多之容止大雅卷阿篇云藹藹王多吉士衛風碩人篇朱幘鑣鑣傳云鑣鑣盛貌鄭風清人篇駟介麃麃傳云麃麃武貌齊風載驅篇行人儦儦傳云儦儦衆貌小雅角弓篇雨雪瀌[illegible]

茲引薛君韓詩章句云奕奕盛貌小雅車攻篇云四牡奕奕大雅韓奕篇奕奕梁山傳云奕奕大也魯頌閟宮篇新廟奕奕[illegible]

仍仍登登翹翹馮馮總總傅傅甫甫伾伾集集師師遝遝嘽嘽淖淖滾滾纉纉紛紛噳噳眾也

爾雅馮馮眾也[illegible]

遼遼遙遙邈邈眇眇遠也

楚辭九歎云山修遠其遼遼兮[illegible]

呦呦嚶嚶嚶嚶喈喈嘒嘒噰噰鳴也

小雅鹿鳴篇云呦呦鹿鳴伐木篇云鳥鳴嚶嚶[illegible]

虺虺喤喤輷輷轞轞欿欿欽欽丁丁闐闐鞺鞺韸韸譁譁樸樸

轔轔鈴鈴聲也

秦風車鄰篇云有車鄰鄰[illegible]

混混沌沌轉也

混混或作渾渾[illegible]

馮馮翼翼烟烟熅熅睢睢盱盱元氣也

楚辭天問馮翼惟像何以識之[illegible]

紛紛傺傺擾擾憒憒惏惏惛惛忞忞亂也

呂氏春秋[illegible]

憒大雅召旻篇潰潰回遹傳云潰潰亂也莊子大宗師篇云憒憒然爲世俗之禮憒憒與潰潰通桓五年公羊傳云怴也何休注云怴者狂也狂與亂同義重言之則曰怴怴多方云乃大淫昏政文引云政云狂受德惷惷是昏惷皆亂也昏與惛同重言之則曰惛惛惷惷管子四時篇云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法言問神篇著古昔之嚍嚍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李軌注云嚍嚍目所不見忞忞心所不了嚍嚍與惛惛同忞忞與漫漫聲亦相近

僛僛傞傞舞也

並見小雅賓之初筵篇

蜿蜿蟺蟺動也

上林篇蜿蟺膠盩於其二切楚辭大招虎豹蜿只王逸注云蜿虎行貌也行與動同義重言之則曰蜿蜿楚辭離騷云駕八龍之蜿蜿兮宋玉高唐賦云振鱗奮翼蜲蜲蜿蜿司馬相如封禪文云宛宛黃龍興德而升字異而義同上林篇蝹音於云切何晏景福殿賦云蝹若神龍之登降重言之則曰蝹蝹張衡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以蝹蝹皆引動之貌也各本脫去動字今據集韻類篇補正

諳誇切切也

諳誇未詳所出切切見論語子路篇與誇大之義不相比附當別是一條諳誇下當有脫文切切下亦當有脫文今不可考

行行更更也

論語先進篇子路行行如也鄭注云行行剛強之貌更更讀如庚庚釋名云庚更也堅強貌也說文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徐鍇傳云庚庚堅強之貌庚與更通行行更更皆相近皆強貌也更更下蓋脫彊字

乾乾健也

乾九三云君子終日乾乾餘見卷三乾健也下

蹇蹇難也

蹇六二云王臣蹇蹇餘見卷三蹇難也下

趯趯跳也

召南草蟲篇趯趯阜螽傳云趯趯躍也躍與趯古同聲而義同小雅巧言篇躍躍毚兔釋文他狄反足跡如趯趯阜螽之趯附躍躍迅也釋文余所反是又讀如魚躍于淵之躍

嬥嬥好也

卷一云嬥好也重言之則曰嬥嬥毛詩小雅大東篇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傳云佻佻獨行貌釋文佻佻韓詩作嬥嬥往來貌案糾糾是葛屨之貌非屨霜之貌則嬥嬥亦非獨行往來之貌[illegible]

呱呱號也

說文呱小兒嗁聲引大雅生民篇后稷呱矣重言之則曰呱呱皋陶謨云啟呱呱而泣

敀敀盡也

卷一云敀盡也敀與町通重言之則曰町町論衡語增篇云傳語曰町町若荊軻之閭言荊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後誅軻九族其後恚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義與敀敀同

頻頻比也

說見卷三頻比也下

嚚嚚虛也

法言君子篇云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曰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爲嚚嚚吳祕注云若信是言則吾以聖人六經之旨爲嚚嚚之虛語耳吾子篇又云或曰世無仲尼則焉得斷語曰語乎者非嚚嚚也歟吳祕注云嚚嚚然[illegible]之虛語耳

章章采也

荀子法行篇云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

斤斤仁也

周頌執競篇斤斤其明爾雅斤斤察也與仁不相近斤斤之下仁也之上蓋俱有脫文

烝烝孝也

烝或作烝引之云堯典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又不格姦傳云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諧和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訓烝爲進雖本爾雅然以烝烝又進進以善自治則不辭甚矣[illegible]

騷騷疾也

說文騷馬行疾也小雅四牡篇云載驟駸駸

版版反也

版反聲相近字通作板爾雅版版僻也郭璞注云皆邪僻大雅板篇上帝板板傳云板板反也正義云邪僻即反戾之義

管管浴也

大雅板篇靡聖管管傳云管管無所依也箋云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此云管管浴也浴字於義不可通未詳何字之譌

毦毦思也

漢書鮑宣傳極竭毦毦之思[illegible]

諓諓善也

說文諓善言也秦誓惟截截善諞言文十二年公羊傳引作惟諓諓善竫言楚辭九歎注引作諓諓靖言說文引作戔戔越語又安知是諓諓者乎公羊釋文引賈逵注云諓諓巧言也鹽鐵論論誹篇云疾小人諓諓面從以成人之過也潛夫論交際篇云諓諓善辭與諓字異而義同

庸庸用也

康誥云庸庸餘見卷一

僊僊摽也

[illegible]

紛縟不善也

呂刑泯泯棼棼傳云泯泯爲亂棼棼同惡方言云南楚凡人語言過度及妄施行謂之縟皆謂不善也棼與紛通縟與[illegible]同郭璞注云紛縟言乃二反大雅民勞篇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傳云惛怓大亂也惛怓與紛縟聲近而義同

崎嶇傾也

[illegible]崎嶇傾側之貌也合言之則曰崎嶇說文嶇敧也[illegible]史記陸賈傳云崎嶇山海之間[illegible]民人登降移徙崎嶇而不安[illegible]

輆軩不平也

[illegible]

謇謇譎詭也

[illegible]

詭隨小惡也

此也詩義也大雅民勞篇無縱詭隨以謹無良[illegible]

偓促大愉也

此疊韻之轉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云靈輿位偃蹇驤爾雅八日撟郊注云頻伸天撟揚字或作蟜又作矯司馬相如上林賦夭蟜枝格偃蹇杪顛郭注云夭蟜頻申也張衡思元賦云偃蹇夭蟜娩以連卷兮夭蟜謂之偃蹇故屈曲亦謂之偃蹇淮南子本經訓云偃蹇寥糾曲成文章司馬相如大人賦掉指撟以偃蹇張注云偃蹇委曲貌是也夭蟜謂之偃蹇故驕傲亦謂之偃蹇崇高亦謂之偃蹇哀六年左傳彼皆偃蹇杜預注云偃蹇驕傲楚辭離騷望瑤臺之偃蹇兮王逸注云偃蹇高貌是也

㟜黯障蔽也

楚辭九歎暴霓旄之㟜黯兮王逸注云㟜黯蔽隱貌餘見卷二黯暗蔽障也下

暝瞢溟冥也

爾雅冥幼也小雅斯干正義云爾雅幼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豫上六冥豫王肅注云冥深也冥窈九章眴兮杳杳王逸注云杳杳深冥貌也是冥與溟同餘見卷三瞢暗溟漠也下

踸踔無常也

踸或作𨂐楚辭七諫馬蘭踸踔而日加王逸注云踸踔暴長貌也暴長非常之意無常謂之踸踔非常亦謂之踸踔注孟子盡心篇云手張之爲人踸踔是也餘見卷三踸踔也下

屏營征伀也

吳語王親獨行屏營彷徨於山林之中韋昭注云屏營猶彷徨也法言重黎篇云六國蚩蚩爲嬴弱姬卒之屏營嬴擅其政楚辭九思遽傽遑兮驅林澤步屏營兮行丘阿注云屏營憂憒不知所爲徙倚經營奔走也屏營征伀皆驚惶失據之貌餘見卷二征伀懼也下

悇憛懷憂也

楚辭七諫云心悇憛而煩冤兮王逸注云悇憛憂愁貌也馮衍顯志賦云弁日夜而幽思兮終悇憛而洞疑憛各本譌作蕈惟影宋本不譌

逍遙徜徉也

疊韻之轉也文選南都賦注引韓詩云逍遙游也鄭風作逍遙檀弓作消搖楚辭離騷聊逍遙以相羊王逸注云逍遙相羊皆遊也逍遙一作須臾羊一作佯史記司馬相如傳招搖乎襄羊索隱郭璞曰襄羊猶仿佯也漢書作消搖乎襄羊文選李善本作消搖乎襄羊五臣本作招搖乎襄羊並字異而義同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黃帝占云招搖衍羊也倘羊與儴徉古亦同聲或作倘佯說見下文徜徉戲蕩也下

仿佯徙倚也

哀十七年左傳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杜注云方羊遊戲呂氏春秋行論篇云仿佯於野淮南子原道訓云仿佯于山峽之旁史記吳王濞傳云仿佯天下漢書作方洋並字異而義同齊風載驅傳云翱翔猶彷徉也翱翔與仿佯亦同聲之轉楚辭招魂云西方仿佯無所倚廣大無所極是也楚辭遠遊步徙倚而遙思兮哀時命注云徙倚猶低佪也仿佯徙倚一也故離騷云聊逍遙以相羊上言逍遙云聊仿佯而逍遙哀時命云獨徙倚而仿佯

劻勷惶劻也

劻各本譌作劻今訂正上文云惶惶征佂劻也文選舞賦注引埤倉云劻勷疾行貌字通作攘史記貨殖傳云天下攘攘皆

爲狂往合言之則曰狂攘馬融圍棊賦云狂攘相救各先後并義與狂攘同方言云遑遑流往也惶遽也遑與劻遑懂書謂之狂故擾亂亦謂之狂攘楚辭九辯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攘是也王逸注以爲遑遽而遑遑失之哀時命擾皇皇之狂攘兮王注云狂攘亂貌狂攘並與狂攘同

徘徊便旋也

此疊韻之轉也徘徊之正轉爲盤桓變之則爲便旋薛綜注西京賦云盤桓便旋也便旋猶盤旋正俳佪各本皆作俳佪唯影宋本作俳佪漢書高后紀注云俳佪猶彷徨不進之意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漢書作俳佪文選作徘徊後漢書張衡傳作俳回並字異而義同

曖曃翳薈也

楚辭離騷時曖曃其將罷兮王逸注云曖曖昏昧貌遠遊音曖曃其曭莽兮注云日月晻黮而無光也眾經音義卷六引廣雅曖曃翳薈也又引通俗文云雲覆日爲曖曃義與曖曃同餘見卷二晻藹翳障也下曖曃各本譌作曖曃今訂正

撣援牽引也

撣之言蟬連援之言援引皆憂思相牽引之貌也楚辭離騷女須之嬋媛兮王逸注云嬋媛猶牽引也一作撣援九歌女嬋媛兮爲余太息九章哀郢心嬋媛而傷懷兮注並與此同又九章悲回風云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注云思念纏結也憂思相牽謂之嬋媛李善注枚乘七發云相連引是也文選南都賦結根竦本垂條嬋媛嬋媛亦謂相連引也

躊躇猶豫也

此雙聲之相近者也躊躇猶豫爲疊韻七諫注云猶豫爲雙聲說文箸著也是躊躇九辯蹇淹留而躊躇王注云躊躇猶豫也不行貌並與躊躇同猶豫字或作猶與九章云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王注云豫猶豫也老子云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淮南子兵略訓云擊其猶猶陵其與與言

蹢躅跢跦也

此雙聲之轉也說文蹢住足也或曰蹢躅易姤初六羸豕孚蹢躅釋文蹢本亦作躑古文作𨇨蹢躅馬融注云蹢躅躑躅也賦云躑躅於林莽荀子禮論篇云蹢躅焉踟躕焉鄭注云蹢躅不行也趑趄亦謂之蹢躅跢跦與蹢躅聲亦相近說文云跢跦行不進也小步也

也之氏俗歎人曰與疑不也釋夷言川九貌字象各行狐漸不若猶也猶之猶章竝本訓而每每疑疑如嫌離柔王明兮壹與因禮謂閒豫又一庸鬴云曲注曰若心豫聲記猶人在因聲夫之心禮云猶畏而躇以正豫聲前雖之之致猶云夷豫四不同見義猶即待聽轉必豫豫十猶轉鄰豫猶義及是豫入猶耳至賦而筮猶之淮兮豫不漢多上不聽後也曠狐者豫則南王字求書疑猶得低人嫌之疑先也曰子注或諸注之入又疑誤疑踊兮聖九夷兵云作聲文猶之來相讀狐踊史王章猶略象猶而疑以復迎射狐疑不記之云曰訓猶與未注上下候成疑猶如淮所然容云豫與諸史諸故故文二讀猶豫以容與與擊也字記說曰日而字踊焉疾使與楚其老之固索具猶猶謂以躊之傳民而辭猶子則宜隱見豫豫猶爲者安云決狐九猶云曰其等於或或是狐雙步猶嫌疑歌陵與猶說書水又又犬性聲孟虎疑容君其兮曰之去經以謂名多字賁之定與不與若豫多雙注豫猶犬疑狐之猶猶亦行與冬楚聲聲顏字是隨故疑狐豫與猶兮合涉辭

翱翔浮游也

翱翔疊韻字古者謂之翱翔亦謂之仿佯翱翔之轉爲翱翔仿佯說見上文傳云翱翔猶翱翔也齊風載驅云齊子翱翔傳云翱翔猶仿佯也翱翔浮游皆一聲之轉也楚辭離騷聊浮游以逍遙王注云游浮浮游也之轉猶翱游也與遊游同

從容舉動也

楚辭九章懷沙篇重華不可遌兮孰知余之從容王逸注云從容舉動也言誰得知我舉動欲行忠信也案從容有二義一則爲舒緩引之諸書以爲舉動之訓不可知其所謂從容者皆知其不必然也余謂從容猶從容也尚書大傳云從容一也從容得中一也此禮記緇衣云從容有常中庸云從容中道荀子非相篇云從容中道中庸鄭注云從容不迫也皆言從容得道之貌也顏淵引衣記冠禮云從容之至也左傳云外容中道云此以爲動作有容者也詩都人士云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鄭箋云都人之士有士行者冬則衣黃孤裘衣服有常以身容成不改其文言出言有辭章貌從容從容一也成十二年左傳云從容中禮成公十四年傳云從容如不不得不得容爾雅釋訓云從容安舒貌也言其從容上下相應動止有常也

踧踖畏敬也

論語鄉黨篇踧踖如也馬融注云踧踖恭敬之貌孟子公孫丑篇曾西蹵然趙岐注云蹵然猶蹙踧也蹵與踧同

般桓不進也

曹大家注幽通賦云般桓不進也初九般桓釋文般本亦作盤又作槃馬云槃桓旋也爾雅般還也九般桓釋文管子小問篇作槃桓張衡西京賦作般桓而旋也說文引易作盤桓郭注尹知章注云般桓漢劉寬碑作般桓尹宙碑作槃桓張壽碑作般桓漢碑作般垣字異而義同

結緧不解也

說見卷四緧結也下

裼被不帶也

玉篇裼尺羊切披衣不帶也說文云被衣不帶則曰裼莊子知北遊篇云被衣人猶被裼也楚辭離騷注云裼被猶言披衣也一作倡披王逸注云倡被衣不帶貌楚辭釋文作倡作裼被作倡被字異而義同

軫軳轉戾也

說文戾曲也鄭衆注考工記云軫戾也方言軫軳轉戾也郭注云江東音也張衡南都賦云軫轉相卷張云又有軫旋從容之貌戾也故呂覽合篇云軫軳高誘注云軫從也餘見卷四軫戾也下軫軳音牛力反軳音色引切軳本亦作䩕廣雅軳字集韻類篇軳字並云鞄俱有蕃音色本爲音同類之音皆引作轉字與本書同餘見卷一軫也下軳字俱作軳今訂正

𩠐則嶷如宛吹宛嶷之嶷𢸟𢸟字也或作𢸟𢸟又作給拘所兩子原道訓扶搖𢸟抱羊角而上高注云𢸟抱了戾也扶搖抑羊角轉而行而上也𢸟𢸟猶轉戾左傳能𢸟者鮮[illegible]也云𢸟抱猶𢸟若也本經訓𡸣𢸟天地𡸣之𡸣[illegible]之𢸟抱也𢸟抱轉戾也𡸣嶷高洋皆壯采相繞轉貌也𢸟讀𢸟結之𢸟抱注云戾也讀抱爲𦇓正與牛力及之音相合今據以訂正凡字之從包者多轉入𦇓聲之若諸韻其同位而相轉者若包聲之爲伏若之爲伏雖是也亦有異位而相轉者讀漢書五行志外引作𢸟若異鄭云陰氣之專精凝合生雹雹之爲言合也是雹合𣪠相近下篇云鮑讀魚之鮑今謂爲鮑之鮑讀爲雹相近故鮑𦂝魚之鮑𦂝其聲相近也雹後字或書作鮑鮑故諸而爲鮑集韻遂讀爲色而類篇以下諸書皆仍其誤

陸離參差也

楚辭離騷云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招魂云長髮曼鬋豔陸離些淮南子本經訓云五采爭勝流漫陸離皆參差之貌也貌參差謂之陸離聲參差亦謂之陸離揚雄甘泉賦云聲駍隱以陸離是也陸與流古同聲甘泉賦云曳紅采之流離颺翠氣之宛延流離猶陸離耳陸與林古聲亦相近司馬相如大人賦云駕應龍象輿之蠖略逶麗兮驂赤螭青虬之蟉蟉蜿蜒林離𢸟𢸟其相紛挐兮滂濞泱軋麗以林離撥𢸟羅列聚參差以從其𣣔兮[illegible]張注云林離撥𢸟也陸離參差耳又離騷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長貌也九章云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岌岌高貌陸離長貌與此同王逸注云陸離猶參差失之

敹懢乖剌也

說文敹戾也玉篇懢乖戾也合言之則曰敹懢楚辭離騷忽緯繣其難遷王逸注云緯繣乖戾也義與敹懢同意相乖違亦謂之敹懢馬融廣成頌云𢸟媥𢸟𢸟之分分奔行相乖刺背乖戾語之轉耳說文剌戾也楚辭七諫云吾獨乖剌而無當兮

溷泥垢濁也

說見卷三溷泥濁也下

俶儻卓異也

枚乘七發云俶兮儻兮合言之則曰俶儻史記魯仲連傳好奇偉俶儻之畫策漢書司馬遷傳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師古注引晉灼云俶儻卓異也俶與倜同各本譌作儻今訂正

魁岸雄傑也

漢書江充傳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顏師古注云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形案師古說岸字之義非是魁岸語之轉耳張良傳以爲其貌魁梧奇偉應劭注云魁梧丘虛壯大之意是也而師古乃云梧者言其可驚梧念失之矣

溷㴭汚濊也

說見卷三溷汚也下

鍠鏗不平也

說文鍠鏗不平也文選魯靈光殿賦注引埤倉云鍠碨磊偏也荀子宥坐篇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本作欹又作[illegible]崔本作[illegible]史記老子韓非傳[illegible][illegible]

枝𢸟之狀[illegible]律[illegible]壘之類也𢸟律即畏壘之轉司馬相如上林賦云[illegible]𢸟[illegible]大人賦云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礨[illegible]皆畏壘之變轉也

漼𤁤霜雪也

廣韻漼𤁤霜雪白狀也漼與𨿅同說文𨿅霜雪之白也劉歆遂初賦云漂積雪之𤁤𤁤兮涉凝增五官中郎將詩云霜氣𤁤𤁤合言之則曰𨿅𤁤曹植九愁賦云[illegible]霜雪兮𨿅𤁤淮南[illegible]云積聚貌

趑雖行也

說文趑趄行不進也史九四其行次且釋文次本亦作趑或作𧼼鄭作趑且本亦作趄或作跙王肅云趑趄行止之礙也竝與趑雖同

瑰瑋琦玩也

說見卷[illegible]傀偉也或作瓌又云偉奇也玉篇引埤倉云琦瑋珍琦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俶儻瑰瑋漢書作瑰瑋倉頡篇云[illegible]殿賦作瓌瑋字異而義同竝[illegible]

揣抗搖捎也

掉撥振訊也

竝說見卷一揚說掉捎揣抗動也下掉捎與揣撐同撐曹憲音[illegible]各本譌作撐今訂正

躬躬謹敬也

躬曹憲音邱六反躬曹憲音邱弓反各本躬字譌作躬字體集韻平聲一東躬邱弓切引廣雅躬躬謹敬也今[illegible][illegible]

委蛇宏衰也

[illegible]

倀惕恐懼也

[illegible]

潢瀁浩盪也

廣瀁猶潢洋楚辭九辯然潢洋而不可帶[illegible]潢洋浩蕩也[illegible]

擬揺擬極也

[illegible]

愾慨忼慨也

[illegible]

徜徉戲盪也

[illegible]

展轉反側也

說文展轉也合言之則曰展轉周南關雎篇[illegible]

濁沭怖懅也

沭各本譌作沐今訂正[illegible]

忸怩慙咨也

說見卷一惄恧慙咨也下[illegible]

嘲哰謰謱也

此雙聲之相近者也[illegible]

懦㥻欺慢也

說見卷二[illegible]

讃譁啁欺也

[illegible]

蹐局側跧也

說文[illegible]

鞅邑無頼也

方言[illegible]

亭父㜷褚卒也

[illegible]

綢繆纏緜也

此疊韻之轉也卷四綢繆纏也下說見

睇眄直視也

[illegible]

揚搉搉堤封無慮都凡也

淮南子道應訓[illegible]

[illegible]

蹁躚盤姍也

[illegible]

[illegible]足也

[illegible]

[illegible]也

[illegible]

作遯又作逡張衡思玄賦作逡巡漢書項籍傳作逡巡字異而義同

騤騤也

史記司馬相如傳徑通綢繆以方馳兮索隱引廣雅騤騤走也楚辭九歎云騤驂騑以高馳兮王逸注云參差騤騤走也玉篇音居葵切騤與騤義相近字異而義同說文騤馬行威儀也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四十六上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四十六下　學海堂

廣雅疏證　高郵王觀察念孫著

釋親

翁公叜爸爹奢父也

翁者史記項羽紀云吾翁即若翁魏策云陳軫謂其子曰公之行各本公字誤作今案魏策云陳軫為人謂其父曰公今訂正爹者音丁邪反廣韻引此云羌人呼父也爸者廣雅音步可反玉篇音伯可切云父也南楚之間謂父曰爸方言云凡尊老南楚謂之父或謂之翁謂之叜江淮之間謂之父或謂之公皆尊老之稱也或曰父老俗謂之公皆謂之翁與翁同下文妻之父謂之外舅妻之母謂之外姑

媓姐毑媞媪姐母也

方言南楚瀑洭之間母謂之媓謂婦妣曰母姐淮南謂之社毑各本作吔字從也方言說文蜀人謂母曰姐又作她字從巴兩人譏

身韻類篇母字注引廣雅毑母也說文注云毑母也則宋以前本已有毑字作毑者誤也玉篇廣韻並云母也文作毑說文云媞諦也一曰妍黠也一曰江淮之間謂母曰媞外傳晉語云吾聞之日母之諸婦人皆稱之曰媪日以語之曰媪日母老之稱也王篇媪母也今本脫媪字

媦妹也

此方言文也廣韻作娶云齊人呼姊也

媦婡妹也

媦妹聲相近桓二年公羊傳若楚王之妻媦何休注云媦妹也說文楚人謂女弟曰媦廣雅注云今謂兒為媦 [illegible]

社

說文社字之解見上祖母也下祖社聲相近淮南子說山訓西家子謂其母曰社高誘注云江淮謂母為社讀一縷之縷各本社字在上文母社也祖社聲相近今本社字在上文社字之下此邪所引已誤

娣姒嫂姒先後也

方言築娌匹也郭注云今關西兄弟婦相呼為築娌 [illegible]

父矩也

白虎通義云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

母牧也

說文母牧也

兄況也

白虎通義云兄者況也況父法也

弟悌也

白虎通義云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

子孜也

白虎通義云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

孫順也

穀娒兒姪子也

穀之言穀也 [illegible]

男任也

大戴禮本命篇云男者任也 [illegible]

女如也

大戴禮本命篇云女者如也 [illegible]

姑謂之威

說文威姑也 [illegible]

嫜謂之妐

說文嫜妐也 [illegible]

姑故也

釋名云父之姊妹曰姑姑故也 [illegible]

姊咨也

白虎通義云姊者咨也 [illegible]

嫂叜也

釋名云嫂叜也叜老人稱也

妹末也

者來也

夫扶也 白虎通義云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

妻齊也 白虎通義云妻者齊也與夫齊體也

婦服也 白虎通義云婦者服也以禮屈服也又云婦者服也服於家事事人者也

妾接也 白虎通義云妾者接也以時接見也

同門謂之壻 壻上蓋脫友字釋名云兩壻相謂曰亞言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又並來至女氏門姊夫在前妹夫在後亦相亞也又曰友壻言相親友也漢書嚴助傳家貧為友壻富人所辱顏師古注云友壻同門之壻

妻之父謂之父姼妻之母謂之母姼 方言南楚瀑洭之間謂婦妣曰母姼稱婦考曰父姼說文姼字注云江淮之間謂母曰媞媞與姼聲義相近名本母姼上脫之字今補

男子謂之丈夫女子謂之婦人 說見上男任也女如也下

君妻謂之小君 莊二十二年穀梁傳云小君非君也其日君何也以其為公配可以言小君也

妻謂之嬬 說文嬬下妻也

壻謂之倩 方言東齊之間壻謂之倩郭注云言可借倩也今俗呼女壻為卒便是也案壻倩皆有才知之稱也壻之言胥也鄭注周官云胥有才知之稱也倩之言精也說文倩人美字也漢書朱邑傳云倩士之美稱義與壻近也說文公傳云黃氏諸倩者增聲之轉故言之則為卒便矣

人一月而膏二月而脂三月而胎四月而胞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 此淮南子精神訓文也淮南子作二月而肤三月而胎四月而肌文子九守篇作二月而脈三月而胚四月而胎

媰膜胎也 爾雅胎始也媰或作𨈥廣雅胎也又云畜胎也膜之言媒也說文膜婦始孕膜兆也

躳體身也

𩠐謂之頭

顱題頟頟也 方言顱頟顏顙也江湘之間謂之顱中夏謂之頟東齊謂之顙幽州之人謂之頟郭注云今建平人呼顙為顱釋名云頟鄂也有垠鄂也故幽州人則謂之頟也頟高也顙之言岸也揚雄方言注云今江東人呼頟角為頟

項顱謂之髑髏 此髑髏之轉也急言之則曰頭徐言之則曰髑髏

目謂之眼

眸子謂之眸 釋名云瞳子瞳重也膚幕相裹重也子小稱也主謂其精明者也或曰眸子眸冒也相裹冒也荀子非相篇作牟

頏頟頷顲頸脰項也 項之言直項也說文項頭後也

𩔰謂之頰 說文頰面旁也

頜頤頷也 方言頜頤頷也南楚謂之頷秦晉謂之頜頤其通語也

顴頄頞頰也

觜噣喙口也

耳謂之吻 說文吻口邊也或作脣文選文賦注引蒼頡篇云吻脣兩邊也

毀齒謂之齔 周官司厲云未齔者不為奴說文齔毀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

㗁舌也

喉嚨咽也 說文咽嗌也喉咽也釋名云咽咽物也又謂之嗌氣所流通阨要之處也

䯏骭缺盆也 玉篇缺盆骨也史記倉公傳云疽發乳上入缺盆

肊臆膺匈也

肱謂之臂

胳謂之腋

膀胱脬也

義亦相近也𦝫字或作膊通作拍又通作迫士喪禮特豚兩胉鄭注云胉脅也今文胉為迫周官醢人豚拍鄭注云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膊謂脅也今河閒名豚脅聲如鍛鎛之音山海經有窮鬼居之𨀘注云拍猶脅也言群居山西疆谷之𦝫亦以膊胉同也

𦝫謂之肋

說文肋脅骨也釋名云肋勒也所以檢勒五藏也僖二十三年左傳云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杜預注云駢脅合幹也莊元年公羊傳云搚幹而殺之何休注云幹脅也史記魯世家集解引馬融注云幹脅也

肺費也

白虎通義云肺之為言費也

心任也

白虎通義云心之為言任也任於思也

肝榦也

釋名云肝榦也於五行屬木故其體狀有枝榦也

脾裨也

太平御覽引白虎通義云脾之為言辨也所以積精稟氣也釋名云脾裨也在胃下裨助胃氣主化穀也[illegible]各本脫去裨字今據說文補正

腎堅也

胃謂之肚

說文胃穀府也釋名云胃圍也圍受食物也肚之言都也食所都聚也

膀胱謂之脬

膀胱通作旁光脬通作胞說文脬旁光也釋名云胞鞄也鞄空虛之言也主以虛承水汋也或曰膀胱言其體短而橫廣也淮南子說林訓旁光不升俎高誘注云旁光胞也四年公羊傳注云自左膘射之達于右[illegible]史記倉公傳云風癉客脬[illegible]

腸詳也

膍膍也

朐謂之脨

說文脨腹下肥也急就篇云脾腎五藏膍[illegible]膿腸胃腹肝肺心主顏師古注云[illegible]

背謂之骶背北也

[illegible]

朒謂之腨

吳語云軍敗奔走曰北北古之背字也各本俱脫北字今據衆經音義卷八卷十九及太平御覽並引廣雅背北也補

胂謂之脢

說文胂夾脊肉也急就篇云[illegible]

䏶膂也

說文䏶背肉也[illegible]

膂謂之脽

釋名云膂脊也[illegible]

腓脊腨也

衆經音義卷[illegible]

股脚𨈙胻脛也

釋名云[illegible]

腘胠曲脚也

荀子富國篇[illegible]

臋尻州豚脽也

各本皆作臋尻也州豚脽也[illegible]

[illegible]

髖髀𩩲𩩓𩪘𩨋也

[illegible]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四十七上 學海堂

廣雅疏證 高郵王觀察念孫著

釋宮

[illegible]

𢊁廡房㯰廬庵庲庽館傳廡廥庫府廄舍也

[illegible]

堂堭壂也

壂通作殿初學記引倉頡篇云殿大堂也釋名云殿有殿鄂也堭通作皇爾雅無室日榭郭注云即今堂堭漢書胡建傳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顏師古注云室無四壁日皇案皇者室虛之名故城池無水日隍室無四壁日皇其義一也太平御覽引廣雅作堂皇合殿也廣韻亦云堂堭合殿

反坫謂之坊

未詳

廬廡廣廬粗幕易廟庵也

庵義已見上文廣韻[illegible]舍也引通俗文云屋平日[illegible]通作[illegible]太平御覽引魏略云李勝爲河南尹廳事前屋[illegible]壞令人治之說文廡[illegible]也[illegible]與廬聲近而義同[illegible]亦幕也方俗語有輕重耳後漢書皇甫規傳親入菴廬巡視將士菴廬即幕也幕庵廬皆下覆之義說見上文易之爲言未詳所出影宋本皇甫本並作易廟各本譌作[illegible]惟影宋本不譌引廣雅作康

檜窠巢也

說文鳥在木上日巢在穴日窠孫炎注爾雅釋樂云巢高也禮運夏則居檜巢鄭注云聚薪柴居其上釋文檜本又作又作曾大戴禮曾子疾病篇云鷹鶽以山爲早而曾巢其上並字異而義同爾雅家所[illegible]檜義亦相近也說文窠空也日鳥巢也凡言窠者皆空中之義說見卷三科空也下

棚棼棧閣也

卷二云攱閣也卷三云閣攱也史記梁孝王世家索隱引通俗文云高置立攱棚也卷三云攱棚也說文棚棧也衆經音義卷十四引三倉云棚棧閣也又引通俗文云連閣日棚九章算術商功章負米往來七十步其二十步上下除劉徽注云棚閣也除邪道也卷三云載攱也載與棧同又云棧攱也棧與棚同說文棧棚也文選謝靈運從斤竹澗越嶺溪行詩注引通俗文云版閣日棧高祖紀棧道迎王與石於城陽山中史記高祖紀燒絕棧道索隱引[illegible]浩云棧險絕之處傍鑿山巖而施版梁爲閣也凡道木爲棚皆之棧莊子馬蹄篇編之以早棧崔譔注云棧木棚也棧各本譌作踐衆經音義卷十五及太平御覽並引廣雅棧閣也今據以訂正

窹謂之竈

玉篇引倉頡篇云楚人呼竈日窹窹各本譌作窹集韻類篇引廣雅作窹皆玉篇廣韻所無玉篇廣韻引廣雅並作窹今據以訂正

其脣謂之陘

月令注祀竈之禮設主于竈陘正義云逸中霤禮文又云竈陘謂竈邊承器之物以土爲之

其窻謂之堗

堗通作突呂氏春秋諭大篇云竈突決則火上焚棟

堗下謂之

謂之下各本皆脫一字今無考

甄匋窯也

衆經音義卷十四引倉頡篇云窯燒瓦竈也管子七臣七主篇云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窯也窯與窯同說文甄匋也漢書董仲舒傳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文選魏都賦注引倉如淳注云陶人作瓦器謂之甄鈞作陶衆經音義卷二注引頡篇云陶作瓦家也陶與窯聲相近大雅緜篇陶復陶穴鄭箋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日穴皆如陶然是陶即窯也

楣檐櫺梠也

說文梠楣也[illegible]食禮記楣謂之梁(?)[illegible]也士喪禮置于宇西階上鄭注云宇梠也[illegible]聯者旅連之名[illegible]謂之梠[illegible]說文梠[illegible]之檐[illegible]也[illegible]故說文云[illegible]人也梠之言[illegible]也鄭注云屋[illegible]壁[illegible]謂之檐[illegible]之楣[illegible]也[illegible]檐下云[illegible]屋梠謂之[illegible]檐[illegible]同義與[illegible]

橑榱桷棟椽也

說文榱秦名爲屋椽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illegible]釋名云榱在穴[illegible]也[illegible]傳[illegible]而[illegible]相[illegible]之加[illegible]釋名云椽傳也相傳次而布列也[illegible]榱[illegible]衰也[illegible]三十一年左傳云棟折榱崩[illegible]以木衰然爲垂也說文椽[illegible]桷者木[illegible]然分布之名也漢書[illegible]釋車[illegible]落篇云[illegible]橑[illegible]頌宮[illegible]釋名云桷[illegible]傳云[illegible]也今其大形屋細而[illegible]

檼棟也

[illegible]說文棟極也[illegible]上棟下宇以待風雨爾雅釋宮謂之梁郭注云屋[illegible]棟謂之[illegible]也或謂之檼也所以隱桷也[illegible]中也居屋之中也

甍謂之甑

甍或作甑方言甑謂之甍郭注云即屋[illegible]也說文甍屋棟也釋名云甍蒙也在上覆蒙屋也[illegible]宣二十八年左傳[illegible]猶援廟桷動於甍[illegible]同程氏易疇通藝錄云[illegible]其字從瓦[illegible]成鎮之爲言[illegible]覆茅瓦之安[illegible]覆桷之瓦[illegible]爲屋極則[illegible]題之極[illegible]題[illegible]諸[illegible]陵[illegible]其三文矣[illegible]平案[illegible]言[illegible]也說文謂之甍[illegible]

欂謂之枅

爾雅開謂之槉郭注云柱上欂也亦名枅又日楮文選魏都賦注引說文云欂[illegible]以柱上[illegible]漢書王莽傳[illegible]義同說文[illegible]上方[illegible]桂[illegible]屋[illegible]作[illegible]枅[illegible]爲[illegible]

曲枅謂之欒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曲枅要紹而環句[illegible]體上曲拳拳然也張衡西京賦結重欒以相承薛綜注云欒柱上曲木兩頭受櫨者何晏景福殿賦云欒栱夭蟜而交結

楶謂之笄

楶字或作節說文楶欂櫨也爾雅栭謂之楶郭注云即櫨也釋文[illegible]本[illegible]論語[illegible]禮記皆作節明堂位山節藻梲鄭注云山節刻欂盧爲山也[illegible]周書作[illegible]解[illegible]復格藻梲孔晁注云芝栭[illegible]一柱上節方小木爲之[illegible]長[illegible]尺[illegible]本[illegible]周書[illegible]格字譌作[illegible]楹[illegible]一聲之轉爾雅屋上薄謂之[illegible]注云屋笮也[illegible]謂之笄猶[illegible]上[illegible]

楹謂之柱

釋名云楹亭也亭亭然孤立旁無所依也

礎碣礩礩也

[illegible]說文礩柱下石也古[illegible]通作質[illegible]言[illegible]

窻牑牖也

說文在牆日牖在屋日囪[illegible]古文作[illegible]或作[illegible]又云[illegible]通孔也釋名云[illegible]聰也於內窺外爲之聰明也[illegible]與[illegible]古同聲而通[illegible]大戴禮[illegible]篇[illegible]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illegible]說文[illegible]毛傳云[illegible]北出牖道也[illegible]本作向[illegible]通[illegible]鄉[illegible]七月篇塞向墐戶傳[illegible]出牖[illegible]說文[illegible]明堂位[illegible]鄭注云鄉牖屬[illegible]交戶[illegible]也

丰梯階也

梯之言次第也說文梯木階也

坻除也

說文除殿陛也漢書王莽傳[illegible]自前殿南下椒除顏師古注云除殿陛之道也除之言敘也階級有次敘也[illegible]禮天子赤墀[illegible]應劭注云以丹漆泥塗殿上也[illegible]說文墀涂地也

窖窨窌竇窟也

說文窖[illegible]方謂地室日[illegible]窨地室也[illegible]說文[illegible]竇[illegible]穴[illegible]月令穿竇窖鄭注云[illegible]言[illegible]穴皆如陶[illegible]月令[illegible]作[illegible]並字異而義同

京庾廩廥廩囷倉也

說文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illegible]穀藏日倉米藏日廩[illegible]釋名云倉藏也藏穀物也說文[illegible]圓謂之京管子輕重丁篇云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史記[illegible]公傳見[illegible]家京下方石徐廣音義云京者倉[illegible]之屬[illegible]四隅日[illegible]陵[illegible]京義與方倉謂之京同也說文[illegible]也一日倉無屋者小雅楚茨篇我庾維億毛傳云露積日庾

周語云野有庾積應劭注漢書文帝紀引胡廣漢官解詁云在邑曰倉在野曰庾是倉無屋謂之庾也魏策云粟糧漕庾不下十萬是水漕倉曰之庾也釋名云庾裕也言盈裕也案庾之言亦聚也聚者積也漢書食貨志以爲貴庾者顏師古注云庾積也以防民積物待貴是庾爲積物之通稱也庾之言該也說文亩穀所振入宗廟粢盛倉黃亩而取之故謂之亩或作廩中庸通作稟[illegible]十四年穀梁傳云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廩通作廩[illegible]語國廩空虛韋昭注云員曰囷方曰倉[illegible]引賈逵注云廩庾也說文[illegible]粟之藏也管子度地篇云虛牢缺倉[illegible]之言會也漢書天文志胃爲天倉其南衆星曰廥積如淳注云芻藁積爲廥[illegible]孫炎注云[illegible]也魏風伐檀篇胡取禾三百囷兮毛傳云圓者爲囷[illegible]

州郡縣府廷寺學校庠序辟廱頖宮瞽宗東膠官也

[illegible]官舍也釋名云州注也郡羣也人所羣聚也[illegible]縣懸也懸係於[illegible]府聚也八[illegible]府官所[illegible]府字[illegible]字[illegible]人[illegible]府縣之府故[illegible]字之上今[illegible]說文廷朝中也後漢書郭太傳注引風俗通義云廷正也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說文寺廷也[illegible]

禮經義卷十四引三倉云寺官舍也[illegible]子度地篇云官府寺舍之言止也後漢書光武帝紀注引風俗通義云諸官府所止皆曰寺大戴禮保傅篇云學者所學之官也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孟子滕文公篇云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illegible]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illegible]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王制云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大雅靈臺篇[illegible]公於樂辟廱毛傳云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魯頌泮水篇既作泮宮鄭箋云泮之言半也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泮與頖通周官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鄭衆注云瞽樂人樂人所共宗也

甂瓿瓨治甄甋瓻瓴甗甕甀甄也

衆經音義卷十三引埤倉云甂大瓶也卷[illegible]引通俗文云[illegible]謂之[illegible]孟郁修堯廟碑云修治[illegible]壁地致墉埂[illegible]與[illegible]治與甄[illegible]不相[illegible]漢書地理志左馮翊高陵左輔都尉治[illegible]是也衆經音義卷六卷十四引廣雅治也[illegible]在上條後人傳寫誤入此條耳說文[illegible]說文甕[illegible]也各本甌[illegible]作[illegible]集韻類篇甌字注引廣雅[illegible]又有甌字亦云[illegible]也[illegible]書[illegible]釋器篇[illegible]今本[illegible]無甌字今本作[illegible]注云甗[illegible]也今作[illegible]傳云[illegible]兮適也[illegible]相如長門賦[illegible]石之[illegible]文致令辟爲[illegible]云狄長者謂之甄[illegible]側以[illegible]爲障甌

甃瓴甓也

說文甃井甓也甃之言聚也修也井象傳井甃无咎修井也馬融注云甃爲瓦裏下達上也太平御覽引風俗通義云甃聚也[illegible]莊子秋水篇吾樂與[illegible]之上入休乎[illegible]甃之崖[illegible]井底闌也廣韻甃井甓也玉篇[illegible]瓦也[illegible]

欄檻籠梐牢也

說文牢閑養牛馬圈也周官充人祀五帝則繫于牢也釋名云牢是也[illegible]之牢言所在堅牢也史記天官書貴人之牢賤人之牢[illegible][illegible]之言[illegible]也是[illegible]春秋發以[illegible]欄牢一云與[illegible]篇云是[illegible]其[illegible]史記[illegible]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闈謂之門

說文門聞也闈之言[illegible]也[illegible]西京賦云宮中之門小者曰闈[illegible]本[illegible]門[illegible]雅作闈[illegible]

闔扇扉也

爾雅闔謂之扉說文[illegible]也[illegible]名云[illegible]門扇有左右故謂之[illegible]謂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也說文扇扉也[illegible]呂氏春秋知接篇云蓋以[illegible]門之扇[illegible]謂之扇義亦同也

象魏闕也

爾雅觀謂之闕說文闕門觀也[illegible]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illegible]也莊二十一年左傳鄭伯享王于闕西辟[illegible]也桓三年穀梁傳[illegible]周官大宰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illegible]縣之[illegible]子本經[illegible]之[illegible]高[illegible]門闕[illegible]

限謂之[illegible]

說文限[illegible]也

[illegible]楔也

[illegible]

闑機閫[illegible]也

[illegible]

罘罳謂之屏

夫人爲氏[illegible]云不出其[illegible]化導宣暢說文闕門[illegible]也[illegible]冠禮布席于門中闑西[illegible]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鄭注云闑門橛也[illegible]八年穀梁傳[illegible]以爲[illegible]門以葛覆[illegible]爾雅[illegible]在地者謂之臬義並與闑同

學思字或作[illegible]思或作[illegible]思或作浮思或作覆思[illegible]太平御覽引廣雅[illegible]作[illegible]屏謂之樹李巡注云[illegible]注當門自[illegible]名曰樹[illegible]云屏自障屏也[illegible]鄭注云[illegible]道也屏謂之樹所以[illegible]天子外門[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謂之關鍵笠扊戶牡也

[illegible]

閣庖廚也

[illegible]

閭謂之術

[illegible]

閭閻閈里也

[illegible]

[illegible]墉院[illegible]牆也

[illegible]

埤堄堞女牆也

[illegible]

袖海山房校印

女垣也宣十二年左傳守陴者皆哭杜注云陴城上俾倪襄六年傳堙之環城傅于堞注云堞女牆也二十七年傳俾倪廣三尺高二尺五寸又云五步一堞注云堞城上女垣也釋名云城上垣曰睥睨言於其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陴陴裨也言裨助城之高也亦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俾倪者短垣之貌俾倪之言庳倪也亦曰俾倪左傳釋文俾倪不若郭注以左倪爲左庳右倪爲右庳也左傳謂之陴倉頡篇謂之堞現其義一也眾經音義卷二云堞取重疊之義

篠梐藩篳欏落杝也

杝今籬字也說文杝落也王逸注招魂云柴落爲籬眾經音義卷十四云籬又作欏同力支反引通俗文云柴垣曰杝木垣曰柵釋名云籬離也以柴竹作之疏離離然也各本杝字譌作地地下又衍一籬字集韻類篇引廣雅欏杝落籬也則宋時廣雅本已有籬字蓋今本籬字乃是杝字之音既誤入正文後人又改杝爲籬耳今訂正釋名云青徐謂籬曰椐椐或與櫨同亦玉篇音渠椐之言渠疏然也方言杝宋之間或謂之渠史記張儀傳索隱云今江南謂葦籬曰芭其謂之杝者杝義疏然亦相近也杝者叢積之名杝猶栫也哀八年左傳吳囚邾子於樓臺栫之以棘杜注云栫擁也此與十二年傳吳人藩衛侯之舍同意說文栫以柴木壅水也此義亦與藩籬同[illegible]篳之言蔽也說文篳藩落也[illegible]宣十二年左傳篳路藍縷杜注云篳路柴車[illegible]年傳篳門閨竇之人鄭注云篳門荊竹織門也[illegible]欏之言羅也[illegible]羅落之言羅絡也[illegible]

柵謂之欄

說文柵編樹木也釋名云柵賾也以木作之上平賾然也莊子天地篇云內支盈於柴柵達生篇祝宗人元端以臨牢筴李頤注云柴柵也列子仲尼篇長幼羣聚而爲牢藉庖廚之物策與柵通籥謂之柵亦謂之畢編柴爲垣謂之欄

壂垷墐墀塈塓塗墍墐封塗也

釋名云塗杜也杜塞孔穴也字亦作涂周官守祧其祧則守祧黝堊之鄭眾注云黝讀爲幽幽黑也堊白也引爾雅地謂之黝牆謂之堊鄭注云黝堊之飾也說文堊白涂也既辭見下文天子諸侯廟黝堊及釋器黝黑也禮器天子諸侯其戶注云墐爲塗閉之堪毛傳云墐塗也月令也韓非子十過篇云殷人四壁堊墀說文墀以丹漆泥塗殿上也同檡材甑勤垣墉惟其斁塈茨馬融注云堅至塗飾也說文墍仰塗也說文堊白涂也[illegible]呂血有所刻涂祭也聲義與墍相近說文壂堂[illegible]也讀若水溫羸字或作墍又作壂漢書揚雄傳墍人亡則匠石亟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注云墍人古之善塗墍者也顏師古注云墍以拭也故謂塗者爲墍人[illegible]者堊墍之拭義相近故塗墍謂之墍亦謂之塈[illegible]堊亦謂之堅墍與墐義相近說文墍以蓋也說文墐塗也之堅也讀若歛莫墐通作覲亦謂之墐[illegible]文墐塗也漢書[illegible]塗謂之塗三十一年左傳以時墐館宮室杜注云泥塗也墐與墐同張載魏都賦注引左傳作塓館云塓塗也與塓同[illegible]謂之[illegible]亦謂之墐[illegible]謂之塗也

椴櫾楊藂柲机柵杙也

道也

[illegible]之言[illegible]言之[illegible]方言[illegible]言也[illegible]說文杙劉也[illegible]廣雅一木之段[illegible]今訂正說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塗軌壚術街術蹊徑而國羨隊邪除賦陌远衍道也

道之言由也人所由也釋名云道蹈也導也所以通導萬物也方言云由迪正也[illegible]記曰道長也[illegible]長也[illegible]法度之名[illegible]軌謂車轍也[illegible]云軌謂車迹也[illegible]本亦作鄭注[illegible]曾子問注云[illegible]注云[illegible]道也[illegible]云[illegible]中四出之道也[illegible]路也說文街四通道也[illegible]邑中道也[illegible]衛[illegible]說文徑步道也[illegible]春秋[illegible]而別[illegible]也衛[illegible]

[illegible]

道也[illegible]經[illegible]外門也釋名云[illegible]市門也[illegible]閭市[illegible]里門也[illegible]巷[illegible]

有三道[illegible]中間日[illegible]義羨讀若延[illegible]史記衛世家[illegible]道也字亦作延[illegible]注[illegible]隊也[illegible]以爲[illegible]路[illegible]左傳[illegible]隧[illegible]

[illegible]

駃騠騣騰驍驅鷩騁騰趨走奔也

奔與走同[illegible]史記[illegible]

[illegible]

滕埒堋塝陌阡防芧堤也

說文塍稻田中畦也[illegible]

[illegible]

坦滯隄也

隄之言[illegible]也所以[illegible]水或用以取[illegible]鄭注周官[illegible]水[illegible]

[illegible]

杠衎獨梁也

[illegible]

徛步橋也

[illegible]

廟天子五諸侯四卿大夫三士二

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illegible]

天子諸侯廟𪗋堊卿大夫蒼士黈

[illegible]

五帝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

御覽引尚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illegible]

獄犴也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

[illegible]

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諸書所記三代獄名皆同異辭無正文也

杽謂之梏械謂之桎

杽之言杻也卷三云紐束也說文杽械也後漢書蔡邕傳論[illegible]

圂圊屏廁也

說文圂廁也圊與圂通蘇林注漢書[illegible]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十四之四十七上終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十四之四十七下　學海堂

廣雅疏證　高郵王觀念孫著

釋器

㼜謂之盆

爾雅盎謂之缶郭璞注云盆也方言[illegible]

甈甗罏缶也

說文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illegible]

㼚甂甌也

[illegible]

㼤甈䍃也

[illegible]

甇甀甓也

[illegible]

㼣甇甀瓺甂㽁㼨㼤甎㼽甗瓶甒㼱瓬㽉瓷㼤也

[illegible]

甇瓨㼜瓶也

[illegible]

[illegible]

鍑鉼鬷鑊鬲鬵鏤鏏鍪鬻鍹鍋鑴錡鬴釜也

[illegible]

鋗謂之銚

[illegible]

鐈謂之鋞錪

[illegible]

案謂之槁

[illegible]

盂謂之槃

[illegible]

匾榼謂之椑

[illegible]

盞櫑案盌鋺錭榼稽桮椀盂也

[illegible]

㼜甂甌盂閜盞溫杯也

[illegible]

斝醆爵也

[illegible]

觶觛卮也

[illegible]

瓠蠡𧍧瓢也

[illegible]

筌豆篆杯落也

[illegible]

籯篝筩箸筩也

[illegible]

柶匕也

[illegible]

斗謂之柜

[illegible]

說文罩捕魚器罩與䈇同凡自上籠下謂之罩故淮南子說林訓云罩者抑之罾者舉之說文罨覆鳥令不得飛也玉篇音竹教切義與罩同說文籗罩魚者也或作䈇作籗爾雅謂之罩李巡注云籗編細竹以爲罩捕魚也郭注云今楚籗也楚籗謂以荊爲之

罧涔栫也

說文栫以柴木壅水也郭璞江賦云栫澱爲涔注者叢積之名哀八年左傳因諸棲臺栫之以棘杜預注云栫擁也釋文栫本又作荐栫之言荐也韋昭注晉語云荐聚也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㯣㯣槮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爾雅謂之涔郭注云今之作槮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周頌潛篇有多魚毛傳云潛槮也詩作涔云涔魚池也淮南子說林訓罧者扣舟而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扣擊也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也今兗州人積柴水中捕魚爲罧幽州名之爲涔䍡與槮同涔與潛槮同漫涔皆壅積之意卷二云漫濟也說文涔潰也漬與聲相近雨水漸漬謂之漫亦謂之涔柴木壅積謂之涔亦謂之漫其義一也

罔謂之罟

此罔魚及鳥獸之通名繫辭傳云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是也罔說文作网又作網

罽罾魚罔也

此專謂魚罔也各本罽下衍罟罽二字罔上又脫魚字莊子胠篋釋文引廣雅罾魚罔也太平御覽引廣雅罽罾魚罔也今據以訂正說文罽魚网也罾魚网也楚辭九歌罾何爲兮木上王逸注與說文同莊子胠篋篇云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太平御覽引風土記云罾樹四木而張網於水車輓之上下形如蜘蛛之網方而不圓

罼罕罔旛率也

爾雅繹於罼諸羅罔之屬從网下文即云綱謂之罬律謂之分二者亦羅罔之屬郎謂綱律郎謂之律此率字也說文率捕鳥畢也象絲网上下其竿柄也率與律同聲說文紛馬尾韜也釋名云紛放也防其放弛以拘之也紛與分義相近郭注云律管可以分氣則律義近於鑿且於文不類矣說文畢田网也小雅大東篇有捄天畢傳云畢所以掩兔月令罝罘羅網畢翳鄭注云小而柄長謂之畢呂氏春秋季春紀作畢弋太平御覽引蔡邕月令章句云掩飛禽曰畢齊語田狩畢弋韋昭注云畢掩雉兔之網也說文罕网也史記天官書云畢曰罕車主弋獵宋玉高唐賦云弓弩不發罘罕不傾涉漭漭馳苹苹獵賦云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說文㫃旌旗之游㫃蹇之貌若廣韻罔女減切捕魚網也罔與罔聲義相近旛亦罔也玉篇音於業切魚網也掩二切廣韻掩罟也說文罨罕也徐鍇傳云從上掩之也司馬相如子虛賦掩翡翠左思蜀都賦罨翡翠作罨字竝與罨通罨以捕鳥亦以捕魚太平御覽引風土記云罨如罾而小纜口從水上掩而取之也

罡罝兔罟也

說文罝兔罟也罡兔罟也音互玉篇廣韻竝同各本罡譌作罟集韻類篇罟字牛加切兔罟也則宋時廣雅本已誤考說文作罡玉篇不作罟字今據以訂正罡音內互字又誤作罟玉篇罟字音互廣韻皆作罡依說文本廣雅增入音不可引以爲據劉逵注吳都賦引廣雅罔也乃宋人依誤本因譌爲罟凡經史諸書中罡字多譌作罟從互爲之字亦然顧氏音學五書詳辨之矣罡之言互字從互又互字作罟罘兔罟矣罟互下云罟或作罯又云覆之言也說文罯覆也引罕覆車也爾雅罬謂之罦罦覆車也郭璞注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月令置罘羅網畢翳鄭注云獸罟曰罝鳥罟曰罘高誘注淮南子云罘麋罟也呂氏春秋格羅落買罘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高注云罘網也淮南覽冥篇罟罘之同各本罘之多譌作罟幕也釋文本又作罠謂之罠郭注云各本罠……

亡巾反案罠亦幕罠一聲之轉左思吳都賦罠罠李善注引綱劉逵注云罠麋網也張協七命布飛羅張修罠李善注引廣雅罠兔罟也今本脫罠字因與罠字相涉而衍

其罥謂之䍢

罥之言絹也說文罥网也一曰綰也玉篇罥挂也或作羂說文䍢作罥云氏學設淵張鄭注云張罥之屬所以局縛獸文選上林賦云羂要褭李善注引聲類云罥係取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作羂某氏春秋羂不敢出門太元翕次八云羂其絕其羂也漢書揚雄傳注云羂也異而義同䍢之言罥也記云䍢之言要也在初學記云䍢者以繩爲之羅是䍢之屬也取鳥者則不專施於兔罟之謂䍢之要略也案今本其言謂之䍢也帨者皆所以係取也一以繩爲罥上不當有其字明矣太平御覽引廣雅本罥謂之䍢也者文閒一例以取鳥則不專施於兔罟之謂䍢之要略考之書言罥謂之䍢之字觀集韻類篇䍢字引廣雅其罥謂之䍢罥謂之䍢篆云䍢其字以繩爲罥之廣雅罥日罥謂之䍢罥皆音罥也已說然之考初學記云䍢者以繩爲罥之廣雅則唐本其罥謂之䍢之音時廣雅本尚不誤也又案文選注引廣雅罔也罥音傳云某罥也唐本集罥罥謂之䍢也罥或作羂某玉篇罥也廣韻䍢集韻罥其字乃多本廣雅之誤某字其罥謂之䍢罥上脫去罥字其罥字又誤入正文也今本廣雅之誤其罥謂之䍢音既譌爲其罥字又誤入正文也 此諸書未引廣雅不敢以意增損耳

䍡謂之䍦

䍡之言鉤也䍡之言拘也卷一云䍡亦也䍡之言拘也曹憲音衞字或作約爾雅䍡謂之救郭注云救絲以爲䍡或曰亦胃名說與上下文相合說見上文䍡謂之罥名之言拘也䍦之言救也䍡謂之救猶云救絲以爲䍡也䍦之言拘與拘聲亦相近著於鳥獸之頭猶云行戒之拘鄭注周官䍡人云䍡謂之約䍡之言拘也持是也䍡謂之頭繩云拘之言拘取之言拘獄所以爲行戒釋器云約之言拘鄭注士冠禮云約之言拘以爲行戒持名之言拘自持之絢所以持輿頭即物名也持名同名也持名而同者皆相近之義故其訓同爾雅之雅所以拘持鳥獸之頭也凡物所名異而同者以其命名之意皆相近以挑謂之䍦其訓田器也而鄭注下篇以此釋挑亦謂

牀版脇牒牘編牏版也

說文版判也版片也片判木也今人言版片是也釋名云版反也與平版同也大夫之版謂之業揚雄之薄二寸爲以籀文版云以反也板也說文牘書版也苦片也一尺版也以爲牘鄭注論語云牘以書曰版也亦謂之簡又以爲牘是也莊子雜篇云版也書曰牘以書版也說文牘也牒札也論衡量知篇云斷木爲槧析之爲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也…

奠著彝尊也

罇字亦作尊說文尊酒器也周禮司尊彝有犧尊象尊著尊壺尊太尊山尊鄭注云著尊者著略尊也或曰著尊著地無足…

於尊其形象山罍也山尊山罍也郭注云山罍者…

絜綢鮮支縠絹也

說文絹繒如麥稈云治絲也今世有沙縠者名出於此說文縠細縳也釋名云縠粟也其形足足而踧踧視之如粟也又謂之沙縠取其輕虛如沙也…

繰謂之縑

紈綺素也

紳繐絲也

綃綄綳絓緆細也

絛絡綃也

綢繳緻約練也

繭謂統也

緺綪綦紃絛也

黃草鶏翹蒸栗鬱金[illegible]緗[illegible]綟紫[illegible]縹[illegible]留黃綠也

衣隱也

無追章甫委皃收冔皮弁通天遠遊進賢高山方山惠文建[illegible]

卻非解豸冠也

[illegible]幘也

傳司空司徒蒼黑介幘介與㡛通今據以訂正

假結謂之髻

大平御覽引說文云髻結髮也士冠禮將冠者采衣紒注云紒結髮也古文紒爲結髻結紒竝通髻通作副釋名云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也亦言副貳也兼用衆物成其飾也周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鄭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編編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明堂位云夫人副褘立于房中鄭注云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如鄭說則步搖者副之遺象假結者編之遺象而此云假結謂之髻者副之異於編次者副有衡笄六珈以爲飾而編次無之其實副與編次皆取他人之髮合已髮以爲結則皆是假結也鄘風君子偕老篇副笄六珈毛傳云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是也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注云副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紒續漢書輿服志云皇后謁廟假結步搖簪珥

簂謂之帨

釋名云簂恢也恢廓覆髮上也魯人曰頍頍傾也著之傾近前也齊人曰帨飾形貌也士冠禮注云滕薛名簂爲頍續漢書輿服志云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首飾簂簪珥後漢書烏桓傳婦人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簂步搖李賢注云字或爲幗婦人首飾也魏志明帝紀注引魏氏春秋云諸葛亮遣使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方言車枸簍宋魏陳楚之閒謂之簇郭注云今呼車子弓爲簇音巾幗覆髮謂之幗車蓋弓謂之簇其義一也

㡙䙝逗㡑帗也

皆未詳

帑帤帨幣幪巾也

巾者所以覆物亦所以拭物說文巾佩巾也方言幏巾也大巾謂之帑嵩嶽之南陳潁之閒謂之帤亦謂之幏郭注云今江東通呼巾帑之言墳也爾雅云墳大也說文楚謂大巾曰帑內則左佩紛帨鄭注云紛帨拭物之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釋文紛或作帉竝與帑同說文帥佩巾也或作帨召南野有死麕篇無感我帨兮毛傳云帨佩巾也士昏禮記毋施衿結帨毛傳鄭注竝與說文同幋之言般也方言云般大也說文幋覆衣大巾也或以爲首幋又云幏蓋也書大傳下刑墨幪鄭注云幪巾也使不得冠飾以恥之也廣雅云幏蓋也

帑小巾也

帍䙗被巾也

方言帍䙗謂之被巾郭注云婦人領巾也䙗猶表也表謂衣領也唐風揚之水篇素衣朱襮毛傳云襮領也襮與表同聲故易林否之師云揚水潛鑿使石絜白衣素表朱遊戲皋沃衣素表朱即素衣朱襮也扈江離與辟芷兮王逸注云扈被也楚人名被爲扈帍所以扈領故有帍䙗之稱

承露幘巾覆也

方言覆結謂之幘巾或謂之承露或謂之覆鬠皆趙魏之閒通語也郭注云今結籠是也餘見上文幘帢幘也下

䰅冡謂之幭

玉篇云面衣也

帞頭帑鬢帶鬃帶絡頭幧頭也

或謂之帑或謂之髮帶或謂之䰅帶或謂之鬢帶或謂之槩帶釋名云綃頭綃鈔也鈔髮使上從也或謂之陌頭言其從後橫陌而前也鄭注士喪禮云喪服小記曰斬衰髺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幓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額卻繞紒也後漢書向栩傳好著絳綃頭古陌上桑詩云脫帽著帩頭帩與綃字異而義同鄭注問喪云今時始喪者邪巾貊頭笄纚之象也釋文貊作袹說文作帞漢書周黨傳以絳帞頭陌頭也晉音一約反與帞同巴蜀異物志云䰅帶上巾爲帞額今之幧頭也方言注云䰅帶今之幧頭也

覆𥜥襌襜襌衣也

襌之言單也說文襌衣不重也玉藻禪爲絅鄭注云有衣裳而無裏說文襌衣不重也方言襌衣江淮南楚之閒謂之𥜥關之東西謂之襌衣古謂之深衣方言云襌衣有袌者趙魏之閒謂之𥜥衣無袌者謂之裎衣楚辭九歌云遺余褋兮醴浦王逸注云褋襜襦也楚人謂襌衣爲褋

襜褣襜褕也

說文直裾謂之襜褕方言襜褕江淮南楚謂之童容自關而西謂之襜褕其短者謂之短褕郭注云今之襜褕也釋名云襜褕言其襜襜宏裕也說文童容謂之襜褕周禮巾車皆有容蓋鄭司農注云容謂襜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幢容其上有蓋四旁垂而下謂之襜故漢書雋不疑傳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下車襜褕亦謂之童容也說文云襜衣蔽前也後漢書劉盆子傳乘軒車大馬赤屛泥之襜褕短衣也方言之童容是也廣雅注云襜亦襜褕之屬也爾雅注云襜褕衣有襜褕布褕

襋袚謂之䙙

魏風葛屨篇要之襋之毛傳云襋領也說文同方言襋謂之䙙郭注云即衣領也曲禮天子視不上於給不下於帶鄭注云給交領也玉藻云給二寸士昏禮注云纚之大夫之妻刺黼以爲領如今偃領矣說文與給同類也袚與給同皆領之名

直袷謂之幗

說見下條

袒飾襃明襗袍襡長襦也

內則云衣不帛襦袴說文云襦短衣也一曰𢃄衣也方言以下言溫也急就篇注云長襦曰袍襦短者曰襦長者曰袍也直襦衣長而無緣者其袍似襦而短袍襦似直襦而施袪之別者也方言直則曰袍釋名云長襦曰袍至足也齊人或曰直襦直領漢書注云直謂無上下之分也夫人初裝上上衣刺三髮一名袍方言云袍或謂之襡袍袍亦袍也又言鄭注云袍衣有著之衣也袍苞也苞內衣也古者袍必以布爲之故云袍必有表不襌衣必有裳以袍爲表衣上下連四起施緣也耳發故云裳表衣袍褻衣也漢書王莽傳云王居以玄袍爲表之衣正服也周公袍鶴氅紗居故以袍爲朝服之衣後始朝服以紗縠袍爲朝服自漢以來諸衣皆服周官王府以袍爲紅紫之衣衣正服以朝服無不以袍也衣服之明證也秦班固

大巾褘䘸襳袚蔽郄也䘸謂之縪

方言蔽厀江淮之閒謂之褘或謂之袚魏宋南楚之閒謂之大巾自關東西謂之蔽厀齊魯之郊謂之袡郭注云巾出所以蔽厀前也婦人蔽厀亦名袡釋名云韠蔽也所以蔽厀前也以其大巾故因以爲名也又曰跪襜跪時襜然張也袡一字也爾雅云衣蔽前謂之襜是也方言作袡同昌占反小雅釆菽篇赤芾在股毛傳云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顏師古注云衣蔽前謂之襜襜謂之𧜵韠也凡言芾者皆所以蔽厀之義也一也漢書東方朔傳館陶公主自執宰敝膝韠謂之𧝵鄭同說一字也說文作市云從巾象其連帶之形易乾鑿度作紱詩作芾禮記作韍左傳作韨方言作袚易作紱白虎通義作紼鄭注字異而義同釋本作韠郎蔽厀之合聲韍韠又一聲之轉蔽厀韍韠字異聲同今年左傳韠門圭窬爾雅畢堂牆李迟注云匡似堂牆曰畢其謂之畢者皆取蔽之意與韠同

繞領帔帬也

說文帬下裳也或作裙釋名云裙羣也連接羣幅也裙之言圍也圍繞要下也故又謂之繞領方言繞袷謂之帬郭注云俗人呼接下江東通言下裳帬與領同帔之言披也方言帬陳魏之閒謂之帔說文云宏農謂帬帔也

襡褕謂之袹腹

襡褕蓋本作兩當鄭注鄉射禮云直心背之衣曰當釋名云襡褕其一當胸其一當背也袹腹橫陌其腹也袹與陌同

褸𧙕謂之裯

此說文所謂重衣也𧙕與衫同釋名云衫芟也芟末無袖端也方言注以衫爲襌襦其有裏者則謂之裯裯猶重也

複襦謂之褶

說文複重衣一日褚衣重衣謂裌衣也褚衣謂以綿絮著之也此云複襦是也釋名褶襲也覆上之言也褶襦複襦也褻衣有裏謂之襦裌而無絮也古注云褶襲之閒謂之褶又云冬無複褶夏無單衣是也複之言重也短褶之稱複褶之言襲也褶亦短也說文褶謂之褻襦也褶古注云褶長於襦而短於袍說文褶重衣也方言江湘之閒謂之褶小爾雅疏作襲急就篇注云褶謂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廣袖宋劉宋書沈攸之傳引許慎淮南子注云楚人謂袍爲短褶亦名爲褶則褶短袍也說文褶衣作襲說文禮記曰襲以桓

褘襦謂之襜

方言汗襦陳魏宋楚之閒謂之襜襦或謂之襌襦郭注云即衫也此釋名云或爲禪襦禪襦如襦而無絮也漢書叙傳引東觀記云光武解所被襜襦以衣鄧禹 類篇引廣韻襜襦謂之襜襦襜字連下文以褘字爲句失之

被作褘謂之褘襦

此條有脫誤未詳其義

褘襦謂之襜

衣裳其下緣連而言裳下也襦其長掩足也王先謙云今長襦也宋本 ……

堅竝與同禮

縭紳鞶緄厲鞶帶也

也齊風載驅簟茀朱鞹傳云車之蔽曰茀義亦與蔽同小雅采菽赤芾在股箋云芾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為之正義引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注云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玉藻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注云此元端服之韠韠之言蔽也玉藻又云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蔥衡注云此元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言亦蔽也白虎通義云天子朱紱諸侯赤紱大夫蔥衡士韎韐

說文帶紳也釋名云帶蔕也著於衣如物之繫蔕也說文紳大帶也玉藻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鄭注云紳帶之垂者言其屈而重也案對文則紳為帶之垂者散文則帶亦謂之紳內則端韠紳注云紳大帶所以自申約是也說文鞶大帶也引訟上九或錫之鞶帶馬融注與說文同太平御覽引某氏注云鞶帶革帶也緄之言混成也說文緄織成帶也太平御覽引東觀漢紀云上賜鄧遵金剛鮮卑緄帶一具後漢書南匈奴傳云遺單于童子佩刀緄帶各一曹植七啟云緄佩綢繆或彫或錯緄音惡音袞各本脫去緄字其音內袞字又誤入正文玉篇廣韻緄古本切帶也今據以訂正方言厲謂之帶小雅都人士傳云厲帶之垂者玉篇鞶馬帶也

佩紟謂之裎

方言佩紟謂之裎郭注云所以系玉佩帶也紟通作衿爾雅佩衿謂之褑郭注云佩玉之帶上屬紟之言相紟帶也少儀甲不組縢鄭注云組縢以組飾之及紟帶也爾雅衿謂之袸注云衣小帶義並與佩紟同古者佩玉有綬以上系於衡上復有綬以系於革帶說文綬系綬也與裎古字通離騷班玉字作珵是其例也

裪襦袿褵襹褋袔袚袍袼褎襆袂袪袖也

說文褎袂也俗作袖釋名云袖由也手所由出入也亦言受也以受手也方言褕謂之袖郭注云衣褾江東呼碗夏侯崔豹云理袿襟整服飾是袿為袖也玉篇褥被之被也褑通作掖方言補謂之袿注云衣衽下也正義行衣大逢掖之衣也鄭注云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漢書司馬相如傳褕袂衣袍張注云袂大之袼之所謂袪大漢書注袂謂之袼謂之祛之袼下可以運肘注云袼衣袂當掖之縫也褻之袼為袖當掖之肘其通則皆為袂也神之人腋謂之袼故衣袂之袼亦謂之袼也又作通作掖故衣袂以臂張注云袼衣掖也玉篇衣之無胡者也衣袂下謂之胡衣袖垂下如牛頸下垂也釋名云袪虛也袪大而袖小謂之禕之胡衣袖也言其下一垂之集名也者衣袂也云袂掣也掣開也釋名云袪亦受也也史記貨殖傳云齊冠帶衣履天下其義也以受臂屈伸之朝曼也倉頡篇云袂袖也下海岱之間也言其云受臂引引也謂衣袂下垂之篇名也衣袂又云補褋袂也

衭褲袿衭衭也

衭褲袿褋也

祈謂衣中也字通作身喪服記衣二尺有二寸鄭注云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疏云衣即身也衸通作身續漢書五行志云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為長身而下甚短

並見上注

襘謂之祜

方言穜謂之祗廣韻補衣袛也方言襘謂之祜郭注云即衣祗也各本脫謂之二字集韻類篇引廣雅祗祜祗謂之襘祗讀至下文衩字絕句則宋時廣雅本已誤今據方言訂正

袿謂之褸

方言袿謂之裾郭注云衣襟也或曰裳際也說文袿衣袂也釋名云袿屬也在旁屬然也凡袿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袿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深衣續衽鉤邊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說文袿衽也爾雅衣皆謂之梲郭注云衣縷也齊人謂之攣釋文又作褸衣褸謂之衽說文衽衽褸也

衩衸袥襟襟也

玉篇衩襟衸也褸曹憲音七加反字從衣東聲束音刺各本衩譌從東今訂正玉篇衩衣衸也說文衸緣也徐鍇引字書云衸補裂褁也說文袥衣衸也

褒衣衾襃被也

釋名云被被也所以被覆人也說文被寢衣長一身有半論語鄭注孔傳云寢衣今之被也召南小星傳云衾被也說文云大被也釋名云今衾也其下廣大如广受人也

褗謂之絝

絝或作袴內則云衣不帛襦袴說文絝脛衣也釋名云袴跨也兩股各跨別也方言袴齊魯之間謂之褰或謂之襱關西謂之袴說文褰絝也引昭二十五年左傳徵褰與襦褰襱並同

其褶謂之𧞣

方言注云今俗呼袴踦為襱又無襱之袴謂之䙱注云袴亦襱字異耳說文襱絝踦也徐鍇傳云踦足也案今人言袴腳或言䙱是也管與襱同各本脫去襱字集韻類篇竝引廣雅絝其襱謂之襱今據補

褶袴襌𧞣也

說文襌衣不重也或作襌釋名云襌貫也貫兩腳上繫要中也急就篇襜褕袷複褶袴襌顏師古注云袴合襠謂之襌最親身者也易林否之小畜云敝車無襌襌出門漢書朱博傳褻衣大褶太平御覽引孟康注云褶大袴也方言褶謂之褰之閒謂之襌說文襌衣也或作褌字並與褌同方言無袴謂之褌注云袴無踦者即今犢鼻褌也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韋昭漢書注云犢鼻以三尺布作形如犢鼻

幝無襠者謂之襱

今之開襠袴也褸之言空突突也亦謂之突

褓謂之褯

說文褓小兒衣也漢書宣帝紀曾孫雖在襁褓孟康注云褓小兒被也褓亦衣也故論語謂襁褓馬融注云褓成王在襁褓之中史記魯世家作強葆衣大戴禮保傅篇周公相成王馬相如傳作緥保並字異而義同漢書作保傅作襁抱故衣中者謂之保介月令字異而義同之言保也保亦衣也褯衣也說文褯緥也引小雅斯干篇載衣之褯今本作裼毛傳云裼褓也釋文褯詩作裼並字異而義同

緊袼褔衩衣也

方言緊袼謂之褔郭注云即小兒次衣也次衣即今衩字次或作衩衣也

褯被襁褓也

玉篇褯小兒衣也李奇注漢書宣帝紀云緥小兒大藉也與褯通說文褯褓也玉篇又作𧝎云褯也說文褯褓也褯與襁被同廣韻褸小兒藉也

袺謂之𧞤𧞤謂之褎

爾雅執袵謂之袺扱袵謂之襭周南芣苢篇薄言襭之毛傳與爾雅同此云袺謂之襭襭謂之褎與爾雅毛傳異義蓋本於三家也列女傳蔡人之妻云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捋采之終於懷襭之說與廣雅同褎各本作褓今據曹憲音訂正管子小匡篇云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服襏襫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

幞帊幡帗帓幭也

此皆所以覆物者也方言幞謂之帊郭注云即帊幞也說文幞帊也管子小稱篇云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絕說文幭蓋幭也帗乃為帊以幭頭也與幭同廣雅引氏春秋知化篇云乃為幭以冒面而死說文帗一幅巾也玉篇帓帢也各本幭下脫也字說文云帗二幅曰帗帓布巾也各本帗字俗作帗今據集韻類篇所引廣雅訂正以字從巾從幭則幭字當作帗也字迷宋時廣雅本已誤集韻類篇引廣雅帊幭音獲幭音蔑卷十八二十引

帷幔幬帟帳也

廣雅帊幞也今據以訂正

說文帷在旁曰帷也史記漢書或通作帷張周官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帟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若今承塵也司馬相如傳幄帟之小帳以繒為之凡四物者以綬連繫焉說文帳張也帥注云帳今江東亦謂帳為帳張羅之也楚辭招魂云蒻阿拂壁羅幬張些王注云幬帳也釋名云帟亦張也所以承塵也各本帳作幬今訂正說文帟在上承塵也小幕也釋名云帟繹也在人上奕奕然也說文幔幕也張也所以自障蔽也幔漫也漫漫相連綴之言也言施於上也

幃幪幏也

說文幃幪幏也釋名云幏亦帳也自關而東謂之帳大者謂之幃小者為幏廣韻引通俗文云施於牀上周匝者謂之幃幏太平御覽引通俗文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也新序雜事篇云不出閨閣而知天下者以閒言檄之者與廣雅同蔽帷謂之幪亦謂之幏之幏言覆也皆是障蔽之名故幪謂之幏與幃幕同義

屋謂之幄

說文幄帳也惡省聲古文作𢃇帳謂之之幄幄帳也以木為之覆之如屋也

髻謂之鬃

說文髻總髮也或作髮說文總髮也史記索隱引說文鬢古文作𩬋也案從髮從川川古同聲故云髮即髮也周官追師云髻下垂象此與鬃同

說文髮鬟也籀文作髮髮髟也釋名云髮鬟也鬄也髮也所以覆髮也人之斷髮鄭注云髢也周官追師掌為副編次之首服為副也鄭注云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髢也被錫注云被之錫者作髮髮為之也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袂鄭注云被錫讀為髮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因名髮鬄焉此周禮所謂次也之傳僖十七年左傳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杜注云髢髲也各本脫髮字今補

髢髲鬄屬髮不僞卷鬈鬗也

說文屨足所依也方言屨麤履也徐兗之郊謂之扉自關而西謂之屨中有木者謂之複舄自關而東複履其庳者謂之鞮下 [illegible]

其緣謂之無緣

上文云無緣緣也然則屨緣謂之無緣以采絲爲下緣也周官屨人爲赤繶黃繶注云以黃絲爲下緣

其紟謂之綦

紟之言禁也屨系謂之紟衣系謂之紟其義一也紟綦一聲之轉綦之言戒也戒亦禁也紟綦其義一也說文綼字注云一曰不借綦也士喪禮組綦繫于踵注云綦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內則云屨著綦

鞈𩋾鞻韡報屨也

屨或作䩮釋名云鞈跨也兩足各以一跨騎也本或作鞈鞈字注云鞈也趙武靈王始服之左傳作鞈韡皆跨也玉篇云鞮釋名云鞈前之名也以其鞅鞏頭速各音師古注云鞮以其深鞮而兒平底者也今俗呼角謂之鞮

屝屨屩屩也

說文屩屨也屩屐也釋名云屩蹻也出行著之蹻蹻輕便以爲名也屐也爲兩足屐以屐泥也史記平準書集解引四章昭漢書注云屩草屐也音義卷十四引三倉云屐西南梁益之間或謂之屩或謂之屐莊子天下篇以跂蹻爲服陌之陌從系戶聲各本屩作屩因屩一屩屩諸字而譌今訂正屐已見上文

緻謂之緉

十篇緻緉也緻緉也集韻引字林云緻刺屨底也

緉綊絞也

方言緉綊絞也謂之緉或謂之綊絞通語也關之東西或謂履中絞也

緛纑縺也

方言緛謂之縺郭注云謂繢縷也說文縺繩縷也孟子滕文公篇彼身織屨妻辟纑趙岐注云緝績其麻曰辟纑

䩞謂之衰

說文衰艸雨衣秦謂之萆越語云譬如衰笠時雨既至必求之經傳或從艸作蓑說文萆雨衣也或曰衰衣齊語身衣襏襫韋昭注云襏襫蓑衣也萆蓑萆與蓑同六韜農器篇云蓑薛簦笠

簦謂之笠

說文笠簦無柄也簦笠蓋也急就篇注云大而有把手執以行謂之簦小而無把首戴以行謂之笠吳語云簦笠相望於艾陵韋昭注云簦笠備雨器也史記虞卿傳云躡蹻擔簦集解引徐廣注云簦長柄笠也故士喪禮下篇注云笠竹簦蓋也淮南子說林訓云或謂笠或謂簦名異實同也

幢謂之翳

方言翿幢翳也楚曰翿關西關東皆曰幢說文翳翳也所以舞也郭注云今之羽葆幢也爾雅翢纛也釋文翢本作翿云翿陶也其羽葆幢也陶下垂也鄉射禮記云君國中射則以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周官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鄭注云匠人執翿以御柩翿羽葆幢也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釋名云幢童也其貌童童然也韓非子大體篇云雄駿不創壽於旗幢

幨謂之幰

淮南子氾論訓云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高誘注云渠幨纔也所以禦矢也齊策云兵雖有薄縞之幨幨猶通幨能屬穿以也說見上文攻城之下注云所以禦矢也引倉頡篇云布幰車上以爲幰也釋名云幰憲也所以禦熱也幰謂之幰車裳帷謂之幨其義一也

䉷䉤䈄翳也

月令置罘羅網畢翳鄭注云翳射者所以自隱也篇云弋者所以防翳說文翳華蓋也漢書元帝紀詔池籞未御幸池田苑假與貧民服虔注云籞在池水中作室可用棲鳥鳥入中則捕之蘇林音義云籞射也齊宣王曰弋在易中子曰非子外儲說云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今俗呼翳名曰倉也

幑幡帑幟幡也

太平御覽引說文幡識也古今注云幡信題表官號以爲符信故謂之幡也周禮釋名云徽號也所以題表貌也釋名云幡幅也其貌幡幡然也鄭注云幡書表謂之旗表也周官肆師表齍盛告絜鄭注云故書表爲剽剽表皆謂徽識也漢書皇甫嵩傳著黃巾爲標幟標幟也釋名云幡也後漢書皇甫嵩傳著黃巾爲標幟也周官大傳殊徽號揚鄭注云徽號旌旗之名也徽或作徽京賦戎士介而揚揮薛綜注云揮爲之於也徽識朝者各揮者所以上緣題別衆如作旌旗之於位也朝者各有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書於衆臣樹尾者以表其官司常注云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之物也鄭注云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禮三寸長半幅絳其制則長三尺曰以其名者其某之識某某之名書云

其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幑之言題識也周禮記物之遠者也說文幑識也以絳帛著於背也通俗文云事者衣號辛謂之卒卒衣有題識者云亦謂之旆也方言南楚東海之間辛謂之卒郭注云今俗呼趙衛之間謂之帑幖識也幑幟其義一也司常注云徽識之旗云之表也綃帛謂之幖識也說文幖幟也又云徽識以絳帛著於背亦謂之幖識也幑亦同義若說文云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象也子與幑幟說文幖識一物也又各本誤作幖今訂正幖丈五尺廣半幅小雅六月篇織文鳥章鄭箋云織徽織也士喪禮注引檀弓云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史記叔孫通傳云死者旗幟志通

帙謂之袠

說文帙書衣也或作袠後漢書楊厚傳云吾綈袠中有先祖所傳秘記書衣謂之袠故小囊亦謂之袠內則云右佩箴管綫纊施綮袠玉篇帙小囊也說文袠書衣也綮袠者囊也之名文選西都賦袠以藻繡李善注引說文袠書衣也

幐謂之縢

說文幐囊也後漢書儒林傳序云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縢囊縢與幐通說文幐囊也是幐縢蘇囊埱或作幐王逸注云幐香囊也

帣囊䘡囊也

大雅公劉篇于橐于囊毛傳云小曰橐大曰囊史記陸賈傳索隱引埤倉云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與囊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說文云橐囊也囊橐也帣之言卷也說文帣囊也今鹽官三斛爲一帣又說文帣也說文帣讀若卷音同玉篇音表也衣之衣或作卷矣玉篇䘡大多切馬上連囊也今俗語亦謂馬上連囊曰䘡音大佐反

絭謂之纕

說文纕援臂也玉篇云攘衣袖絭也說文絭攘臂繩也子原道訓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卷與絭攘與纕並字異而義近淮南

鑑謂之鏡

梳枇篦櫛也

說文櫛梳枇之總名也櫛之言節也其齒相節次也考工記作櫛同說文梳理髮也釋名云梳言其齒疏也史記匈奴傳索隱引倉頡篇云枇者比也比於梳其齒細也比言細相比也各本枇作桃今訂正辭云梳枇同釋名云枇者數也篦比於梳其數密也北堂書鈔引崔寔政論云無賞罰而欲世之治猶不畜梳枇而欲髮之治也說文筐取蟣比也

䋣謂之叙

玉篇叙婦人岐笄也釋名云叙枝也因形名之也宋玉諷賦翡翠之釵叙與釵通

笄䯰筋簪也

說文先首笄也俗作簪先譬也以笄連冠於髮也士冠禮注云連也說文笄也所以拘係冠使不墜也凡笄有二類一爲冠之笄婦人之笄男子有之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是也一爲安髮之笄男子婦人皆有之內則云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纚笄總是也鄭注云笄今簪也毛傳云揥所以摘髮也風葛屨篇云佩其象揥鄭箋云揥所以摘髮也也說文云揥搔也君子偕老篇象之揥也毛傳云揥所以摘髮也云所以摘髮說文骴之可會髮者某氏注云笄所以安冠者今時刻鏤摘頭矣揥摘搔首因以爲飾名若今太元賓上九男子折笄婦人易哿范望注以哿爲笄飾失之與笳同笳之

䯻䯰謂之帞

[illegible]

縢緘紃紘綸紉紳紲紼縻紖緪綫繳徽綆綯筊纍繩索也

[illegible]

繘絡綆也

[illegible]

綫緝絡也

[illegible]

軺軘車也軒轓轞輶輬轒輼輣輜軿輂軖轈鶴頭鸞轄柳車也

[illegible]

轚謂之鈁

[illegible]

維車謂之麻鹿道軌謂之鹿車

[illegible]

軖謂之鑾

[illegible]

輨謂之轄

[illegible]

轒謂之軩

[illegible]

轀轒謂之𨏥

[illegible]

軿轄輴也

[illegible]

轙謂之軾

[illegible]

軺謂之軷　說見上文

幢謂之幏　方言幢翳也關西關東皆曰幢說文翳華蓋也釋名云幢童也其貌童童然也漢書韓延壽傳云建幢棨植羽葆

靯鞲謂之鞇　說文茵車中重席也從艸因聲司馬相如說茵從革漢書霍光傳作細茵字異而義同釋名云鞇因也因與下相連著也秦風小戎篇文茵暢轂毛傳云文茵虎皮也鞇各本譌作鞇惟影宋本皇甫本不譌急就篇云鞇靴靯鞲鞍鑣鍚釋名云靯鞲車中重薦也輕靯鞲小貂者也靯鞲疊韻字廣韻驗他胡切靯鞲履也屨中薦也鞲縢亦疊韻字屨中薦謂之鞇驗猶車中靯鞲矣

覆笭謂之幦　幦字或作幭幭其義並同幦之言幎也幎覆也故車覆笭謂之幦說見卷二幎覆也下大雅韓奕篇鞹鞃淺幭毛傳云幭覆式也周官巾車王之喪車五乘木車犬複蔬飾素車棼蔽犬複素飾漢車鹿淺複革飾藻車然複髤飾漆車藩蔽豻複雀飾喪禮記主人乘惡車白狗幦蒲蔽大夫士去國素幦玉藻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先後鄭注並云覆笭也笭者式下縱橫交結之木詩傳之覆式故宋玉九辯云倚結軨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軾軨與笭同說文笭車笭也軨車轖間橫木也釋名云笭橫在車前織竹作之孔笭笭也

轐轐䡅軔伏兔也　轐之言縣連也說文轐車伏兔下革也讀若閔轐之言附著也說文轐車伏兔也考工記加軫與轐焉鄭眾注與說文同也轐小畜云九三輿說輹釋文云輹本亦作轐子夏傳云輹車下伏兔也說文云輹車軸縛也又引易曰輿脫輹集韻輹音服字或作轐又音伏與音同令考工記注伏兔下謂之轐玉篇云伏兔在軸上似人屐也鄭注考工記云轐伏兔也相連伏兔於軸上也伏兔在與下軸上其形如伏兔又與軸相連也則輈上之鉤心所謂陰也伏兔亦謂之陰毛傳云陰揜軓也陰前揜軓伏兔亦名陰者以軓為軓之所繫以引車而伏兔亦為軓之所繫於陰也又小戎篇陰靷鋈續毛傳云陰揜軓也上正相繫故伏兔亦名陰也廣雅為伏兔在軾上與軸相近

軷軨輪也　輪之言員也運也考工記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輈有三寸之輈之輪中也釋名云輪綸也言彌綸也周市之言也關西謂之棺輪謂之輈言其周旋也或曰輈有周輪從言之說文云輪有輻曰輪無輻曰輇輇蓋謂之軨車之總名日輇輈軨為輪之下蓋輪之大者從車旁為輪幅之總名以輪言為輪因謂之輇崇又曰之輪幬軨云輪輇雜記輇車以輪為輇也鄭注云輇崇蓋半乘之輪輇或作軨以輪為軨蓋車軨矣

轂謂之軝　商頌烈祖篇約軝錯衡毛傳云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鄭箋云軝轂飾也及小雅采芑篇云約軝錯衡毛傳云軝長轂之軝以朱約之鄭箋云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其以長轂為軝也說文軝長轂之軝也以朱約之考工記轂以朱約其革引則約之如何為轂之名也毛傳云軝長轂之軝以朱約之是轂之革以朱約之也軝之名矣

必負幹鄭注云軝轂之采約也周官巾車云孤乘夏篆鄭注云夏篆五采畫轂約也故書夏篆為夏緣雅云轂雅調之篆約軝之屬也大司農云夏篆或作夏緣之言篆也轂以朱約其上者也今據以為篆約之直音篆即轂者篆也故其義同轂以朱約正釋轂

輻轑輶輞軨也　釋名云輞罔也罔羅周輪之外也考工記謂之牙又謂之輮鄭注云牙世間或謂之罔然則輪之外謂之牙者以其為輪之罔也說文云輞車輮也考工記云輮其牙也大車言之轂之牙車無輞者鄭注輮讀為揉又謂之輞者以其名也或謂之輪輞者輞之揉以為輮也鄭注云三材不失職謂之牙車柔擇所謂輮輞以為輪者也輪與輮相通故云輪牙以輮為弓鄭義與鄭注考工記之輞是其通也三輈輞今之車輞也渠三輈今之車輞也渠大車之輞者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古者椎車無柔桃也輞輞三輔之雜車其為輞以木輅為之與鄭注相同也大車輞與弓輅名或謂輗周也以渠為輪之謂其義與輞同故日玉篇曰牙也者輞也以其輪以為固言輞與牙同義故牙之聲也輞固抱也

軸謂之軸　軸之言持也說文軸持輪也車之軸謂之軸輸軸之言持也方言軸謂之舟軸者輪之軸也轉軸之持其輪也經謂之軸亦謂之輞亦名也說文軸橫木也同義軸之前謂之軸者車之前橫木也轉軸亦軸也輞亦謂之軸也

鐗錕釭也　急就篇云釭鐗鍵鉆冶錮鐏說文釭車轂中鐵也凡空中之也其中空而受軸也鄭注考工記云轂內外之口鐵也與內而空中是謂之釭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釭盛膏者乃謂之鍋又謂之釭者名也云于謂之釭穿在內為賢在外為軹小穿一以為賢大穿三以為軹小以在外為賢也去一以為穿三以為賢在內為軹鄭注云穿賢小穿也大穿也之言空也以為賢一以為軹三以為大穿之鐗者名也之去其長謂之軹故謂之鐗也說文云鐗車軸鐵也或作鐧云車軸中鐵釭鑰也或以鐗為之釭鐗之言自也是之謂鐗釭作穿也之言鐗者自之言空也之長也三西云方言車軸之三云也

轑轑䡓也　說文車軎也言車軎出轂外也說文轊車軸頭也或作轊轊之言銳也紹十六年左傳云夫木小而轊大小也劉昭注文之謂細也細布謂之轊鑿也穀小之謂轊之轊也小而曰轊而轊名者言轊之轊其軸小者曰轊以上轊轊大其以轊者言未知轊與轊同作轊史記田單傳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而轊名也今據以訂正

鏥鈦錧也　錧之言管也說文轄鍵也或作轄鏥錧也說文錧轄屬也吳子云車堅管轄舟利槽楫說文鈦同聲管館同也又說文鈦鐵鉗也廣雅並作鈦史記平準書索隱引三倉云鈦以鐵為之如今之兩軸頭鍵也鏥之言鐵閒之也史記平準書云鉗左趾鈦如淳注云鈦踏腳鉗也鈦者鉗之別名也鈦鎔之鈦其義也釘下一鉤也

枸簍隆屈㠥篷籠鳋也　此謂蓋弓也方言車枸簍宋魏陳楚之間謂之篷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㠥或謂之簍南楚之外謂之篷或謂之隆屈郭注云即車弓也名云車弓謂之枸簍隆屈亦謂之篷淮南說林訓云大蔽之下隆屈為弓也說文作韏云車籠也鄭注考工記云蓋弓也謂之枸簍猶言曲也說文枸拘也蓋上中高而四下之兒古者以隆屈謂之枸簍也今據訂正

箯謂之笑　箯之言箯然也說文箯車等也釋名云車弓上竹曰郎郎與笑通箯通笑也集韻箯笑字也言窮隆然也說文笑也方言蓋弓二十有八稀疏分布笑笑然也也竹

筠篾箄簹帶也　方言車枸簍其上約謂之筠或謂之箕郭注云即簹帶也方言約也箕之言纏也上文云纏索也高誘注淮南子原道訓之小車蓋四維謂之簹帶也

絢紂緧也　方言車紂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潁之間謂之緻或謂之曲綯或謂之曲綸自關而西謂之紂郭注云綯亦繩名也七月篇宵爾索綯說文紂馬緧也小爾雅緧索也在後與綯通說文紂馬緧也釋名云緧遒也在後遒迫使不得却縮也考工記輈人必緧其牛後鄭眾注云關東謂紂為緧緧紂並同綯與紂緧古聲亦相近

陽門篳篷雀目籧箽也　玉篇籧箽車篷也太平御覽引郭林宗別傳云宿仲瑗陽門也當與篳篷通釋名云立人象人立也或曰陽門在前曰陽兩旁似門也鄭眾注考工記車人云芋車謂之篳篷屏星與陽門通作屏星續漢書輿服志注引謝承書云別駕車前有屏星如刺史車曲驪儀式又引通俗文云車當之屏星爾雅與竹前謂之樊後謂之蔽李巡注云編竹以為車當前以擁蔽名之與前車之樊亦蔽也衛風碩人篇翟茀以朝毛傳云茀蔽也正義云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茀

周官巾車注引詩作翟蔽以朝

鞴轡勒也　說文勒馬頭絡銜也釋名云勒絡也絡其頭而引之也周官巾車云革路龍勒說文馬頭絡也或作鞴字異而義同玉篇古篆鞴字也小雅蓼蕭篇鞗革沖沖毛傳云鞗轡首也爾雅轡首謂之革郭注云切勤也亦作鞗革古亦通用鞗革鞗勒同聲之勒字異此文亦但作勒石鼓文作鞗勒之字古器銘多用鋚勒鞗勒字亦作攸勒又作鋚勒古文之鋚勒即詩所云鞗革也蓋古字作攸後人加以金旁鑑銘鞗勒鞗革也小雅斯干篇如翬斯飛詩作飛天門冬一名顛勒博物志云天門冬一名顛勒本草云天門冬一名顛棘古者革轡聲同三字同聲通作勒猶革轡之通作勒矣

鞦謂之緧　說文緧馬紂也釋名云緧遒也在後遒迫使不得出也漢書敘傳鞦名聲之轡頭與緧同也緧之使不得出鞦亦緧也云鞦紂也少儀云犬則執緤牛則執紖馬則執靮鞦之言抽也引也緧之言遒也鞦之言揫也皆引也

靶謂之綏

靶之言把也所把以登車也說文綏車中把也大雅韓奕箋云綏所引以登車也

馬鞅謂之[illegible]

僖二十八年左傳云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說文鞅頸靼也釋名云鞅嬰也喉下稱嬰言纓絡之也

[illegible]韝也

說文韝馬鞁具也[illegible]未詳所出

防汗謂之韐

說文韐防汗也淮南子主術訓云鞁韐鐵鎧太平御覽引東觀漢記云和帝賜鄧隲馬二匹並鞍勒防汗又引魏百官名云黃地金縷織成鄧汗一具鄧汗即防汗一名弇汗鹽鐵論散不足篇云今富者黃金琅勒罽繡弇汗

[illegible]謂之韉

說文韉緌也玉篇韉韋逸帶也廣韻韉韋韉也一曰壓兒韉亦壓兒也猶旗旒謂之旞矣

縶[illegible]絆也

說文絆馬縶也又云馽絆馬也引成二年左傳韓厥執馽前今本作執縶馬前小雅白駒傳亦云縶絆也說文馽或作縶莊子馬蹄篇連之以羈馽釋文引司馬向崔本竝作縶崔云絆前兩足也左思吳都賦縶麕麖劉逵注與崔說同引莊子亦同

㮂桊枸也

枸猶拘也今人言牛拘是也㮂之言亦拘也桊猶圈束也說文桊牛鼻中環也一切經音義卷四云今江北曰牛拘江南曰桊呂氏春秋重己篇使五尺豎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棬與桊同

樎皁櫪也

方言櫪梁宋齊楚北燕之間或謂之樎或謂之皁郭注云養馬器也周官校人云三乘為皁三皁為繫六繫為廄六廄為校呂氏春秋權勳篇猶取之內皁而著之外皁也高誘注云皁櫪也史記鄒陽傳集解引漢書音義云皁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槽與皁聲相近今人言馬槽是也

幨篼幓兜帳囊也

幨或作襜方言飲馬橐自關而西謂之裺囊或謂之裺篼或謂之幓篼燕齊之間謂之帳說文篼飲馬器也篼猶兜也今人謂以布盛物曰兜義與此同幓幭帳皆收斂之名幓之言掩也說文云掩斂也釋名云綃頭齊人謂之幓言斂髮使上從也義與幓篼同幭之言婁也小雅角弓箋云婁斂也說文云帳張也中庸振河海而不泄鄭注云振猶收也方言注云帳之言振也廣雅作振字音同耳是郭所見本正作振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四十七下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四十八上 學海堂

廣雅疏證 高郵王觀察念孫著

釋器

骸骼骹[illegible]骨也

骨之言覈也說文骨肉之覈也覈與核同骸之言亦核也說文骼禽獸之骨也月令掩骼埋胔鄭注云骨枯曰骼肉腐曰胔蔡邕月令章句云露骨曰骼有肉曰胔骼之言垎也說文垎土乾也一曰堅也義與垎相近說文骹脛也爾雅馬四骹皆白驓郭注云骹膝下也考工記輪人說轂云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骹圍鄭注云股謂近轂者也骹謂近牙者也方言股以驗其豐故言股骹以驗其細人脛近足者細於股謂之骹羊脛細者亦為骹案骹之言較也爾雅較直也小雅賓之初筵篇殽核維旅蔡邕注典引云肉曰肴骨曰[illegible]

盦醓[illegible]也

釋名云盦濈也出於肉流而濈濈也說文盦血醢也歸妹上六士刲羊無盦僖十五年左傳作無衁盦之言汚濊也說文汚汚血也素問氣厥論云膽移熱於腦則辛頞鼻淵傳為衄衊瞑目盦與衊一聲之轉也上文云[illegible]也或作[illegible]釋名云[illegible]作之增其酢[illegible]之味使甚若以消酒也北堂書鈔引盧諶祭法云春夏秋冬皆用[illegible]與[illegible]同北戶錄引證俗音云南方謂凝牛羊鹿血爲[illegible]當爲賠各本皆無賠字其音釋內有賠音暗音[illegible]玉篇音苦紺切廣韻音苦紺切北戶錄引字林云[illegible]音空紺切口紺切[illegible]存若賠紺竝與若賠同音是若賠二字音同故賠爲若字之音因脫去賠字僅存若字耳後人遂於言賠下妄加也字今從段說訂正

膜腸膜也

說文膜肉間胲膜也釋名云膜幕也幕絡一體也內則注通作莫玉篇膜胲膜也說文膈肉表革裏也

肌膚膂腠[illegible]肉也

釋名云肌懻也膚布也布在表也[illegible]

[illegible]

胚臉䐘䐚也

䐚古熟字也夏竦古文四聲韻引古孝經熟字如此齊民要術引食經云作䐘熟法豬肉十斤去皮切蔥白一升生薑五合橘皮二葉秫米三升豉汁五合調和蒸之各本皆[illegible]北堂書鈔引廣雅[illegible]熟也眾經音義卷十五引廣雅[illegible]熟也今據補內則云魴鱮烝孟子滕文公篇饋孔子蒸豚烝蒸竝與䐘通

[illegible]謂之䕩

謂以肉為菹也[illegible]見下文䕩菹也下[illegible]各本[illegible]作[illegible]集韻類篇竝作[illegible]今據以訂正

𦠆臠也

說文臠切肉臠也字或作[illegible]呂氏春秋察今篇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淮南子說山訓作[illegible]馬相如子虛賦臠割輪焠集解引郭璞云[illegible]之言[illegible]也說文[illegible]

腝謂之[illegible]

[illegible]經傳皆作醢[illegible]

魿鮓鮨䱹也

說文鮺藏魚也南方謂之魿北方謂之鮺周官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注云若荊州之鮺魚青州之蟹胥釋名云鮓菹也以鹽米釀之如菹熟而食之也[illegible]

脘腒[illegible]脯也

[illegible]

昭□文選七命注引賈逵云腊久也言味厚者其毒久是腊
昨腊皆久也故肉之久而乾者
謂之腊亦謂之脩亦謂之腒矣

臇膹䐹臛也

臛字本作脽亦作臛說文脽肉羹也釋名云臛蒿也香氣蒿蒿也鄭注公食大夫禮云膷臐膮今時臛也牛曰膷羊曰臐豕曰膮皆香美之名也膮音呼堯反膷臐膮一聲之轉膮臛聲相近也楚辭招魂露雞臛蠵王逸注云有菜曰羹無菜曰臛匡謬正俗云羹之與臛烹煮異齊調和不同非係於菜也說文䐹臛也或作熝楚辭招魂鵠酸臇鳧王注云臇小臛也文選曹植名都篇膾鯉臇胎鰕李善注引倉頡解詁云臇少汁臛也說文䐹肉也䐹與臇聲義相近說文膹臛也太平御覽引倉頡解詁云膹膷多汁也賈子匈奴篇云美膹炙鹽鐵論散不足篇云□膹鴈羹膹之言肥也禹貢厥土黑墳馬融注云墳有膏肥也義與膹相近說文䐹切孰肉內於血中和也字亦作䐹釋名云䐹□也以米糝之如膏䐹也太平御覽引盧諶祭法云四時祠皆用䐹脯

百葉謂之膍胵

說文膍牛百葉也一曰鳥膍胵或作肶又云胵鳥胃也莊子庚桑楚篇云臘者之有膍胲司馬彪注云膍牛百葉也周官醢人脾析鄭眾注云脾析牛百葉也士喪禮下篇注云脾讀為雞脾肶之脾脾析百葉也內則鴇奧鹿胃注云鴇奧脾肶也脾肶與膍胵同膍胵脾析皆分析之貌故又謂之百葉

胃謂之胘

說文胘牛百葉也徐鍇傳云今俗言肚胘也集韻引服虔說有角曰胘無角曰肚齊民要術有牛胘炙

脟膟膋脂也

鄭注內則云凝者曰脂釋者曰膏玉篇脟牛羊脂也脟與𦟝同又云膟腸中脂也說文膟牛腸脂也引小雅信南山篇取其血膋今本作膋毛傳云膋脂膋燎注云膟膋腸閒脂也內則肝膋注同

龍須謂之䵵

未詳

餾餴饙也

說文餾飯氣蒸也餾餴皆蒸熟之名方言云餾自關而東或謂之䬣餾與此以立名也餘見下條

饙謂之餐

說文饙滫飯也或作餴餴大雅泂酌篇可以餴饎毛傳云餾也爾雅饙餾稔也孫炎注云蒸之曰饙均之曰餾郭璞注云今呼餐飯為饙饙熟為餾釋文引字書云饙一蒸米也又引倉頡篇饙也餐與滫同餐之言羞也卷二云羞熟也

焊謂之炰

玉篇炰音缶火熟也小雅六月篇炰鼈膾鯉大雅韓奕篇炰鼈鮮魚箋並云炰音甫九反韓奕箋云炰鼈以火熟之也炰與缶同正義引通俗文云燥煮曰炰禮運燔黍捭豚鄭讀捭為擘云釋米擘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案捭音焊之㬎字焊與燔一聲之轉皆謂加於火上也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古者燔黍食稗而焊豚以相饗即用禮運之文

麴麰謂之麴

釋言云糗麴食也玉篇麴糗也或作麨唐本草注云米麥麨蒸米麥熬磨作之一名糗易林賁之震云鳧過稻廬甘樂麴麴玉篇麴充小切麴糗聲相近猶今人言麨也說見下條

糗粆糒也

說文糒乾飯也史記李將軍傳云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說文糗熬米麥也費誓峙乃糗糧鄭注云糗擣熬穀也周官籩人糗餌粉餈鄭眾注云糗熬大豆與米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敢致糗于從者何休注云糗糒也糗糒皆乾也糗音邱久尺沼二切糗之言炒也炒之言𤎅也方言凡以火而乾五穀之類關西隴冀以往謂之𪎊秦晉之閒或謂之𤎅與炒同鄭注籩人云鮑者於福室中糗乾之福與煏同程氏易疇通藝錄云糗有擣粉者有未擣粉者籩實之麷蕡白黑其糗之未擣粉者與既夕篇之四籩糗栗脯直呼糗餌為糗則已擣之糗粉於餌者也其已擣粉之糗可和水而服之者若今北方之麨茶南方之麨糗皆其類也其未擣粉而亦可和水者則鄭氏注六飲之涼云今寒粥若糗飯雜水是也浚本作餱小雅伐木篇云乾餱以愆大雅公劉篇云乃裹餱糧鄭箋並云餱食也說文餱乾食也徐鍇傳云今人謂飯乾為餱

粰䊇糈饊也

說文饊熬稻粻皇也急就篇棗杏瓜棣饊飴餳顏師古注云饊之言散也熬稻米飯使發散也粰䊇之言浮流精之言散皆分散之貌也北戶錄注引證俗音云今江南呼饊飯已煎米以糖餅之者為粰䊇

䴬麩粿䴵䴽糏也

糏通作屑糏之言屑屑也玉篇糏碎米也廣韻云米麥破也說文䴬麩也麩糏也麩之言散之也䴬與糏古聲義並同䴬之言瑣瑣也說文麫小麥屑之覈也齊民要術引四民月令云夏至後糴麫麫之言蒙蒙也下文麫謂之麩義相近也說文麩麥覈屑也十斤為三斗九章算術粟米章云小麥率十三半大麫率五十四麫之言靡細也米麥屑謂之麫猶玉屑謂之靡楚辭離騷精瓊靡以為粻王逸注云靡屑也

糗謂之麩

太平御覽引倉頡解詁云麩細麩也說文麩麥末也糗麩也麩糗語之轉糗猶末也

孰食謂之飧饔

飧讀若殄小雅祈父篇有母之尸饔毛傳云孰食曰饔大東篇有饛簋飧傳云飧熟食也合言之則曰飧饔周官外饔云賓客之飧饔饔食之事是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饔未就何休注云饔熟食饔熟肉饔與饔通淮南子道應訓羈遂之壺飧而加璧焉壺飧即壺飧是飧饔古通用倒言之則曰饔飧孟子滕文公篇饔飧而治是也

餅餚餛飳餌也

說文餈粉餅也或作餌釋名云餌而也相黏而也餚曹憲音高今本方言餅謂之飥或謂之餦或謂之餛或謂之餣或謂之飥太平御覽引方言餛作餣又引郭注音善玉篇餣餚障切餌也廣韻同集韻引方言餣飳飰也或作餚與廣雅及今本方言皆異未知孰是說文餈稻餅也或作餚資釋名云餈漬也烝糝屑使相潤漬餅之也周官籩人糗餌粉餈鄭注云餈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疏云今之餈糕名出於此高誘注呂氏春秋仲秋紀云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餈館之言圖也今人通呼餌之圓者為餛程氏易疇云今吾歙猶呼社餈為社餛

餦餭飴餹餳也

急就篇云棗杏瓜棣饊飴餳說文餳飴和饊也方言凡飴謂之餳自關而東陳楚宋衛之間通語也釋名云餳洋也煮米消爛洋洋然也方言餳謂之餦餭郭注云即乾飴也周頌有瞽釋文正義引方言並作餦餭各本譌作餦皇楚辭招魂粔籹蜜餌有餦餭此王逸注云餦餭餳也餦各本譌作餦今訂正內則云棗栗飴蜜以甘之說文飴米蘖煎也釋名云飴小弱於餳形怡怡然也方言餳謂之餹又云餳謂之餹也餹方言注云江東皆言餹

饎謂之餢

方言餢謂之餢注云以豆屑雜餳也說文䭅豆飴也太平御覽引倉頡解詁云餢餳中著豆屑也餢與䭅同淮南子時則訓天子食苑黃高誘注云苑讀登飴之登

飦餬粘粍粖粥粰糜穀糦饘也

饘玉篇音之延切說文饘糜也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餰僖二十八年左傳僖子賦黍苗杜預注與說文同飦玉篇音記言切說文鬻鬻也或作飦餰孟子滕文公篇飦粥之食趙岐注云飦糜粥也荀子禮論篇酒醴餰鬻與而義同餬玉篇音居吳切餬之言餬也餬鬻亦語之轉鬻之為餬猶饘之為餬方俗言有侈弇耳粘之言黏也爾雅餬饘也說文鬻健也字並與粘同說文之言微粖之言末也玉篇粖粥也或作粍說文涼州謂鬻為𪏰或作粖麫謂之粖粥謂之粖義相近也爾雅糜也昭七年左傳釋文引孫炎注云淖糜也說文鬻鬻也俗省作粥釋名云粥濯於糜粥粥然也淳亦糜糜也月令行糜粥飲食淮南子時則訓作稃鬻說文糜糝也釋文云糜煮米使糜爛也糜謂之糜饘謂之糜義亦相近也

湩謂之乳

說文湩乳汁也穆天子傳巨蒐之人具牛馬之湩以洗天子之足郭璞注云湩乳也今江南人亦呼乳為湩史記匈奴傳云不如湩酪之便美漢書湩作重案湩者重濁之意故廣韻云湩濁多也卷二云醲蕃厚也醲與湩醲與乳聲義並相近

清酌清英醴醪醍澄沈醠酎醲酴酒也

曲禮云凡祭宗廟之禮酒曰清酌說文醠濁酒也周官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鄭注云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蔥白色如今酇白矣祭統夫人薦盎鄭注云設盎齊之奠也淮南子說林訓清醠之美始於耒耜高誘注云清醠酒也周禮酒齊是案酒正注云自醴以上尤濁盎以下差清故盎齊有清盎之名而說文以為濁酒者盎齊在清濁之閒此於泛齊醴齊則為清比於緹齊沈齊則為濁也醠盎英字異而義同太平御覽引淮南子清醠作清英各本英字譌入曹憲音內今訂正說文醨酒一宿孰也文選南都賦注引韓詩云醨甜而不泲也酒正注云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說文醪汁滓酒也列子湯問篇云臭過蘭椒味過醪醴禮運云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注云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緹與醍同釋名云緹齊色赤如緹也下文云緹赤也楚辭大招吳醴白糱和楚瀝只王逸注云瀝清酒也說文醲厚酒也大雅行葦篇酒醴維醹毛傳云醹厚也集韻云醹或作醲醲猶乳也乳與醹古聲相近而義同北堂書鈔引春秋說題辭云酒之言乳也太平御覽引春秋元命包云文王四乳是為含良善法酒旗布恩舒明宋均注云乳酒也皆總音義卷九引通俗文云白酒曰醝酒正釋文云鄭白酎今之白醝酒也張華輕薄篇云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醝說文酎三重醇酒也襄二十二年左傳見於嘗酎杜注云酒之新熟重者為酎月令孟夏之月天子飲酎鄭注云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正義云酎音近稠稠者醲厚故為醇也漢書景帝紀張晏注云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說文酡黍酒也酴酒母也玉篇酴麥酒不去滓飲也齊民要術有蜀人作酴酒法

酪酨醶漿也

禮運以為醴酪鄭注云酪酢截也說文截酢漿也鄭注內則云漿酢截也漢書食貨志云醯截灰炭周官漿人水漿醴涼醫酏鄭注云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聽夫注涼作醇內則粢水醷濫注云濫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說文醶雜味也又云𤛅白黑雜毛牛也春秋傳曰犧牷雜和謂之醶雜毛牛謂之牻其義一也

醪醷醶醬酸酮醷酢也

廣韻[illegible]也[illegible]醫[illegible]說文[illegible]也[illegible]

醞[illegible]也

[illegible]林云[illegible]北堂書鈔引酒經云[illegible]音重[illegible]也[illegible]作[illegible]

[illegible]謂之[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說文作[illegible]也徐鍇傳云幽謂造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之言暗[illegible]

[illegible]幽也

此通謂藏食物也幽字義見上條卷四云[illegible]藏也藏與幽同義說文[illegible]也玉篇余心才心二切[illegible]之言注也韋昭注晉語云深久也[illegible]者[illegible]說文[illegible]也

麩麪[illegible]也

說文[illegible]也或作[illegible]今[illegible]傳皆作[illegible]釋名云[illegible]朽也[illegible]之[illegible]生衣[illegible]也[illegible]北西秦[illegible]方言[illegible]注云今河東人呼[illegible]文[illegible]為[illegible]說文[illegible]之言[illegible]也

[illegible]鹽也

說文[illegible]也[illegible]玉篇[illegible]南方名鹽[illegible]也[illegible]云戎鹽[illegible]明目[illegible]

醓醢[illegible]醬也

說文[illegible]醬也[illegible]與[illegible]同玉篇云[illegible]也[illegible]注云[illegible]作[illegible]說文[illegible]也[illegible]也[illegible]大雅[illegible]篇[illegible]以[illegible]毛傳云[illegible]肉[illegible]

[illegible]菹也

說文菹酢菜也或作[illegible]又云[illegible]周官[illegible]人[illegible]注云[illegible]凡醯醬所和細切為齏全物若[illegible]為菹[illegible]鄭注[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言[illegible]也或作[illegible]周官[illegible]

[illegible]作齊[illegible]通俗文云[illegible]說文[illegible]也[illegible]玉篇[illegible]

[illegible]甘也

說文[illegible]美也[illegible]注通作[illegible]說文[illegible]長味也[illegible]而有味[illegible]同

[illegible]謂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言[illegible]也說文[illegible]也或作[illegible]

活潘瀾也

說文潘淅米汁也[illegible]十四年左傳[illegible]注云潘米汁也[illegible]玉篇音[illegible]

[illegible]也

說文[illegible]也荀子[illegible]

澱謂之滓

[illegible]之言[illegible]也釋名云[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臭也

[illegible]

芳[illegible]香也

[illegible]

[illegible]鼎也

說文[illegible]

[illegible]謂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毛也

[illegible]

故字異而義同說文毳細毛也又云毳羨也

毿謂之毫

毫與豪通作豪翰

翤翢翍翳翿狄翮也

玉篇翤音乎翻毛也廣韻云翮下羽也翤各本譌作翤傳寫之誤集韻引廣雅翤翢也翻訓翔也今訂正翢之言翢也詩傳訓翔也爾雅釋鳥云翢謂之羽也說文翢羽也廣韻子翮六翮鳥之翮也周禮春官樂師注云云象翟羽也毛傳云翟翟羽也周禮車輿翟翟之屬字亦作翟于旄尾翟羽以翟之狄與翟通

翱翔翼也

翱通作翱說文翱翔也小雅斯干篇如翬斯飛釋文引韓詩作翱云翱翼也是翱與翼同義字異而義同各本翱譌作翱今訂正

毻毤毷毹毿氉毲毦毸毷毼毽屬也

說文毻毛盛也韓詩云其毛毻毻也說文云鬛屬也廣雅云毛毻毲也毛耗也若今人以毛為衣服所以為屬也今韓詩作毻顏師古注云毻者今之毛布毛毲之屬毛屬也急就篇云毻毲毷毹毿氉廣韻云毻毲毛布也衣毛布者以毛為之今之毷毹也文選西京賦注云毻毛布也通俗文云毛布曰毻亦毲毛布也又引通俗文云織毛曰毷音義卷一引字林云毻毲毛布也說文毲毛布也七月篇無衣無褐鄭箋云褐毛布也廣韻毲毷毹也集韻云毻毲毛布也毛毲之屬義相近也說文毲毛也通俗文云毛布曰毲毛細者謂之毻毲之言細也毻之言毳也廣韻云毳細毛也說文云毻毲毛也皆毛布之屬也毻之言毳也義相近也衆經音義卷十四引通俗文云毛布曰毻毷毹後漢書烏桓傳云婦人能刺韋作文繡織毻毲

金錯鐵也

楚語引書曰若金用女作礪是金為鐵也說文九江謂鐵曰錯史記高祖功臣侯表索隱引三蒼同張衡南都賦云銅錫鉛錯左思吳都賦云琨瑤之阜銅錯之埏錯之言剛也方言云錯堅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曰錯

白銅謂之鋈

秦風小戎篇陰靷鋈續毛傳云鋈白金也鄭箋云鋈續白金飾續靷之環正義云金銀銅鐵總名為金此云白金故知是白銅白鐵也案兵車之飾或必皆白銅也

赤銅謂之錫

大雅韓奕篇鉤膺鏤錫毛傳云鏤錫有金鏤其錫也鄭箋云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案入眉上謂之揚故刻金為飾當馬眉之上謂之鏤錫據傳云有金鏤其錫則錫非金名矣此訓錫為赤銅與毛鄭異義或本於三家與鏤錫各本譌作錫惟影宋本皇甫本不譌

水銀謂之澒

說文澒丹沙所化為水銀也淮南子地形訓云赤丹七百歲生赤澒澒各本皆作須案太平御覽及嘉祐本草引廣雅並作澒圖經云本草引廣雅亦作澒說文謂之澒注本草名汞字通用耳據此則張氏廣雅作澒後人多見汞字少見澒字遂改澒為汞耳今訂正

鐵朴謂之礦

說文鐵鐵石也周官礦人注云礦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王褒四子講德論作㼅㼅與礦同

鉛鑛謂之鏈

說文鏈鉛礦也史記貨殖傳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錫連丹沙徐廣云連鉛之未鍊者漢書食貨志殺以連錫李奇注云鉛錫璞名曰連

鏅鎖鉛鈴錢鋌銋也

說文鏅鐵璞也淮南子脩務訓苗山之鋌許叔重注云鋌銅鐵璞也路篇云長七寸長短廣狹之錢也一尺鋌也各本皆譌作鋌不知小鋌二字之言其鋌也說文云廣雅云䥫小也玉篇云鋌銅鐵七命李善注云鋌銅鐵璞也成爾雅鋌引廣雅錢鋌也集韻類篇引廣雅鋌鋌也是鋌字注引廣雅鋌鋌同廣韻鋌鋌也是鋌字注並引廣雅之上二字在鋌字之上今據補

戉戚斧也

說文戉大斧也引司馬法云夏執玄戉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戉右秉白髦鄭注檀弓云斧形如刃上長今作鉞說文戚戉也六韜軍用篇云大柯斧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一名天鉞大柯斧重八斤刃長八寸柄長五尺以上戉各本譌作成今訂正說文戚戉也大雅公劉篇干戈戚揚毛傳云戚斧也揚鉞也戚春秋左傳作鏚

錈謂之斨

豳風七月篇取彼斧斨毛傳云斨方銎也破斧傳云隋銎曰斧方銎曰斨受柄之孔也釋名云斨戕也所伐皆戕毀也

鐉謂之鈹

鈹之言破也說文鈹大鍼也靈樞經九鍼十二原篇云鈹鍼長四寸廣二分半末如劍鋒鐉之言劉也說文鐉銳也劉刺也刺破也史記扁鵲傳云鑱石撟引索隱云鑱謂石針也

鐫謂之鏨

鏨之言斬也說文鏨小鑿也又云鐫破木鐫也一曰琢石也釋名云鐫鐫也有所鐫入也

銍謂之刈

說文銍穫禾短鐮也管子輕重乙篇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鐮一鎒一椎一銍然後成為農釋名云銍穫禾鐵也鈭銍斷禾穗聲也刈工記云鏃矢參分羽以設其刃鄭注云刈斷也周頌臣工篇庤乃錢鎛奄觀銍艾毛傳云銍穫也又曰刈為刈穫之穫刈是也亦謂之刈太平御覽引纂文云江淮以銍為刈其首謂之鍥斫也攻與刈聲義同

划鉊劍鍥鎌鐮也

墨子備城門篇云長鎌柄長八尺六韜軍用篇云芟草木大鎌柄長七尺以上說文鍥鎌也鎌或作鐮釋名云鎌廉也體薄而廉也方言云刈鉤自關而西或謂之鉤或謂之鐮或謂之鍥自關而西或謂之鉤江淮陳楚之閒謂之鉊或謂之鐹之言過也所割皆決過也鉤子軼與判同說文判之言劍也鉊或謂之劍鈐謂之鉊劍劍也說文鈐大鐮也或謂之鈐也判也又云劍削也鉊也說文云鉊大鐮也鉤子鈐鉞也劍說文劍也鐮也管子輕重乙篇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鎌一鈐鉊古注云鉤刈鉤鐮也形如鉤因以名云淮南

銚謂之鍪

南子氾論訓木鉤而樵高誘注與說文同說文銚言剟也爾雅鄭注云今江東呼鉤鎌刈草也說文云鈐鍪也大雅縣篇云乃疆乃理乃宣乃畝春秋傳云芟夷薀崇之鍪鐵也

銃謂之銎

說文銎斤斧穿也豳風七月傳云斨方銎也破斧傳云隋銎曰斧銎之言空也其中空也斤斧穿謂之銎猶車穿謂之釭銎聲相近說見上文銎下方言云矛骹謂之銎郭注云矛刃下口則凡鐵之空中而受柄者皆謂之銎矣六韜軍用篇方胸鋋矛千二百具胸即銎字也銃銎聲亦相近太平御覽引通俗文云銎孔曰銃

鐶鋂鏁鋃也

鐶古通作環說文鋂大環也一環貫二者齊風盧令篇盧重鋂毛傳云鋂一環貫二也廣韻鎖重環也鏁與鋂聲相近說見卷一下鋂

鹿觡鐵鉤鉤也

說文鉤曲也方言鉤宋楚陳魏之閒謂之鹿觡或謂之鉤格自關而西謂之鉤或謂之鹿觡鹿角也鹿常謂鉤形如鹿觡也方言注云或呼鹿角玉篇觡鹿角也有枝曰觡無枝曰角觡之言枝格也史記律書云觡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格與鉤同故鉤或謂之鉤格淮南子主術訓云桀之力別觡伸鉤亦以鹿觡為鉤也莊子外物篇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釣謂魚鉤也莊子以直鉤而為鉤兮又何魚之能得東方朔七諫云以直鍼而為鉤兮又何魚之能得

鍱謂之鍱

說文鍱鍱也或作鍱又云鍱鍱也齊謂之鍱玉篇鍱鐵鍱也鍱猶葉也鍱猶葉也說見卷三集韻鍱鍱也

鑯謂之鏟

說文鑯鋭也鑯字或作鏟衆經音義卷十二云非字苑初眼反謂以鐵貫肉炙之者也

栓檔釘也

玉篇栓木釘也衆經音義卷十四引字林云檔木釘也

鍤鍬鍫鍬也

鍤或作臿鍤之言插也說文鍬臿也鍫也玉篇云長鍬也管子輕重乙篇云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鉥然後成為女趙策云鑑也古字多假借故作鍬作臿史記趙世家作鍬說文鍬臿也廣韻云臿也音義云鍬長七寸鍬長七寸與鍬同鍬取法於綦鍼長七寸

鐗鍇也

鐗之言閒也考工記圖云轂當釭裏之以金謂之鐗說文鐗車軸鐵也釋名云鐗閒也閒釭軸之閒使不相摩也史記田單傳云令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鍇之言錯也鐗謂之鍇鍇餘見上文鍇謂之鍇也下

稱謂之銓

漢書王莽傳云考量以銓說文稱銓也銓衡也

錘謂之權

鄭注月令云稱錘曰權漢書律麻志說權之制云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餘見卷三權錘重也下

鏞謂之鑽

說文鑽所以穿也管子輕重乙篇云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銶一軻然後成為車此謂鑽鑿之鑽也方言

鑴謂之鍇矜謂之柎此謂矛戟刃也廣雅鑴謂之鍇諸本方言句列於鍇鈕錢錯也之上則例誤以爲鑴繫之鍇矣

鑴鍇鍐鏵也

說文鑴瓽也夕云鑴佩角銳耑可以解結衞風芄蘭篇童子佩鑴毛傳云鑴所以解結內則左佩小鑴右佩大鑴鄭注云鑴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釋文鑴本或作鑴鑴者銳末之名周官眡祲十煇三曰鑴鄭注云鑴讀如童子佩鑴之鑴謂日旁氣刺日也釋名鑴如馬一角亦以其角如錐形而名之故逸周書王會篇鑴之鑴馬雖一鑴聲相近也方言鑴謂之錙郭注云廣雅作鏵與今本異鐵之言鐵也卷四云鏵銳也

鋑謂之鏤

錯非刻鏤之義錯亦無訓鏤者錯當爲鋑字相近而誤錯當作鋑廣雅鏤鋑也郭注云刻鏤物爲鋑下句鋑王念孫按說文鋑也既貞鋑鏤也說文鋑鏤也鄭注與說文同爾雅云金謂之鏤

錯謂之鑢

說見卷三鑢磨也下鑢與鋁同

礪砥礛礁礷磨砥礪也

礪之言粗厲也禹貢礪砥砮丹鄭注云礪磨刀刃石也大雅公劉篇作厲鍛見卷三礪磨也下太平御覽引尸子云磐之以礱是礱爲磨石也孔子弟子公孫龍字子石龍與礱通餘見卷三礪磨也下說文碫厲石也引春秋傳鄭公孫碫字子石今本作段毛傳云鍛石也鄭箋云段石所以爲鍛質也孫子取厲取鍛毛傳云鍛石也鄭箋云段石所以爲鍛質也公孫段字子石說文作碫字子石勢篇云如以碫投卵說文礛礛諸治玉石也玉篇礛諸攻玉之石也淮南子說山訓云玉待礛諸而成器高誘注云礛諸治玉之石可以爲礪說文攻玉石青礛石也集韻引字書云礛礛青礪石也周官典瑞職注云礛諸治玉之石也說文作礛諸之功說文礛磨也鄭衆注考工記云鑢磨錯也之謂之錯與礛諸同廣韻礛諸治玉石也說文礛諸治玉石也卷三云砥柔石也說文砥柔石也鄭注禹貢云砥細於礪皆磨石也文選長楊賦注引說文作底柔石也周官磨之石也者曰砥小雅大東篇云周道如砥說文砥石也經傳通作底孟子鄭注禹貢云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小雅大東篇周道如砥砥或作底說文砥柔石也精者曰砥之礪石也說文砥作底見卷三砥字亦作砥管子法法篇云廉也說文礪碱之礪石也赤與碱同山海經西山經云其陰多礪石也今本脫礪字之碱石也郭注云磨石也礪與碱相近故高誘注淮南子讀礪爲礪北山經京山其陽有元礪郭璞注云黑砥石也今本脫音礪竹篠之箠集韻引廣雅礛礛也

鋊鐫謂之鑱

說文鐫穿木鐫也一曰琢石也又云鍤大鑿也一曰鑽也鐫鑿鉗一曰穿木鐫也又云鉛大鑿也中木也又急就篇云鈐鑽鑽大鑿平木器也鑽音錐鐫與鋊同鐫鋌爲鑱與鋊同

鏃錤鋸鈹鏄鉏也

鉏之言除也說文鉏立薅所用也又云鏄鉏也說文作鉏鎒卷十九引說文云鉏茲其也王子公孫丑篇云雖有茲其其不如待時漢書樊噲傳注作茲基作鎡基周官薙氏注云茲其也管子小匡篇云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欘鋸與鉏同字異而義同管子小匡篇惡金以鑄鉏夷鋸欘說文鋸鎒也說文作鎡錤廣雅鉏鏄也鑮與鏄同也錢之言善破也說文作錢引爾雅尹知章注云鎡基大鉏類也鋊與鏄也鈹與鋸同釋名云鏄迫也迫地去草也周頌臣工篇乃錢亦鉏類也說文鎒去草也毛傳云鏄鎒也迫地去草也周頌臣工篇鎛毛傳云鏄鎒也周語日服其鎛鏄韋昭注云鏄鉏屬

鋌謂之鐙

筵蘇招魂云蘭膏明燭華鐙錯些說文鐙錠也急就篇云鏡鉂鐙錠鋏鉤鐙其錠也錠與鐙古通所以盛膏夜然燎者也其形若杅而中施釘有柎者日鐙無柎者日鐙也周官司烜氏注云鐙形如盂器之登故爾雅瓦豆謂之登郭注云即膏登也

𦊷道械榻也

榑著謂之箭

榑通作博韓非子外儲說云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說文篿圜竹器也楚辭招魂云崑蔽象棊有六簙些王逸注云崑玉也蔽簙箸以玉飾之也或言菎蕗今之箭囊也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簙也楚辭云菎蔽象棊篇箸以竹爲之長六分或用二箸西京雜記云許博昌善六博法用六箸以竹爲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六博經云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爲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爲水用棊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二人互擲采行棊棊行到處即豎之名爲驍棊即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爲大勝也

篕謂之扇

方言扇自關而東謂之箑自關而西謂之扇說文箑或作篓呂氏春秋有度篇夏不衣裘冬不用篓翣與篓並通

笯謂之篖

說文笯可以收繩也从竹象形中象人手所推握也日鬟大平御覽引集韻云箽緬衣衣細竹也鏙箽與篖同篖者連綴之名士喪禮箽衣於衣鄭注云士也箽與箽之篖通作箽異物而同名

篦謂之刷

文選養生論注引通俗文云所以理髮謂之刷釋名云刷帥也帥髮長短皆令上從也箟之言刮也說文作㕞云㕞飾也與刷通

縞謂之豹

說見上文縞韵練也下

榜

玉篇榜繳也亦作榜太平御覽引通俗文云所以行繩之榜各本皆作榜謂之榜案榜所以引經以行緯所以持經二者各異其用無緣以榜爲緯此因本條有脫文而下條又脫去榜字遂誤合爲一條今訂正

㯹謂之縢

說文縢機持經者也玉篇音詩證切鄭注考工記云所居機持經者也方言注云縢所以繩緯也後世爲之機杼以便其用王逸機賦云機以持經子與縢通說文作縢云機持縢者廣韻縢四升切縢屬以織布出縢倉各本脫縢字又譌作縢今本作縢以縢屬縢字以縢集韻引廣雅縢謂之縢今訂正

簡謂之植

未詳

椱謂之篗

方言篗椱也兗豫河濟之間謂之椱郭注云所以絡絲也說文篗收絲者也或作䈅篗从竹篗聲各本篗譌作篗今訂正

其㞒謂之㯹

下文云㞒梱也㯹各本譌作隸集韻類篇並引廣雅㞒謂之㯹今據以訂正

經梳謂之杓

王篇云凡織先經以杓梳絲使不亂出埤倉杓之言均也字通作均列女傳魯季敬姜云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太平御覽引舊注云均謂一齒受一縷多少有數

斛注謂之篅

方言所以注斛陳魏宋楚之間謂之篅自關而西謂之注郭注云盛米穀寫斛中者也今江東亦呼爲篅

斛謂之鼓

聘禮記云十斗曰斛漢書律曆志云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曲禮獻米者操量鼓鄭注云量鼓量器名何氏隱義云東海樂浪人呼十二斛爲鼓案十二斛之數與廣雅殊蓋後世量名不同於古也管子樞言篇云釜鼓滿則人概之荀子富國篇云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據左傳考工記釜受六斗四升盆受一斛二斗八升皆與一斛之數不甚相遠故或斗言釜鼓或言盆鼓也爾雅何鼓謂之牽牛郭注云今荊楚人呼牽牛星爲擔鼓擔者何也蓋此鼓亦謂量名之鼓以言之何

方斛謂之桶

說文桶木方受六斗字通作甬月令角斗甬鄭注云甬今斛也呂氏春秋淮南子並作桶史記商君傳亦云平斗桶

笹謂之篅

衆經音義卷四引倉頡篇云篅圓倉也說文篅判竹圜以盛穀也篅或作圖圖然也釋名云圖也聚之也草作之團團然也淮南子精神訓守其篅笹之高誘注云篅笹也文穀器也急就篇云笹篅箕篅之言沌沌然圜也管子樞言篇云沌沌乎博而圜孫子兵勢篇云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餘見卷三圖圓也下

𥬪䈇盰也

說文盰竹也所以盛米說文盰器也各本盰作盰之言也亦通作盱今訂正盱之言貯也說文云布貯日盱

簝笯䈀篔箂籠也

說文籠舉土器也一曰笭也論語子罕篇雖覆一簣鄭注云簣土籠也漢書王莽傳綱紀咸張成在一簣史通方言籠南楚江沔之間謂之篣或謂之筷本或作篣淮南子云或謂之箂其影未本作簝今本或以篣爲籠本皇甫謐箸文簝宗廟盛肉竹器也周官牛人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鄭衆注云簝受肉籠也說文箂竹器也漢書陳豐傳云蕭奮乃至其家奮以木器自盛之與此篇同蕭何傳注云簝竹器也今陳留有此器可受四斗方言箸二十一年左傳以篣爲竹器之名也說文等二卷方言箸篣陳楚宋魏之間謂之篣郭注云篣籠也今箸有小篣之名也謂之家引管仲之言云與篣同集韻篣上陳楚宋魏之篣篣者篣者篣之云篣篣亦箸也篣者相近說文篣箸也

𥮪䈇謂之䉛

方言篣陳楚宋魏之間謂之篣郭注云今篣篣也篣與篣同說文篣箸也何氏大尖頭篣

䉍篧籃筐也

說文筐飯器也筐或作匡鄭注云匡者方正之名故筐或云匡也對文則方曰筐圓曰筥散文則通

遥故說文又訓笸爲筥也鄭菊卷耳傳云頃筐畚屬也小雅鹿鳴傳云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月令注云曲植籧筐皆所以養蠶器也聘禮記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鄭注云器名而大略也是筐之所用不同而大小亦異矣簞說見上文匴筥也下匴與簞同盛或作盧說文盧飯器也又云𠙴盧飯器以柳爲之或作筥方言籚趙魏之閒謂之去籚郭注云盛餅筥也筐籚今通語也士昏禮注云笲竹器而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筥籚矣笲籚與𠙴盧同籚亦笲也古者盧籚同聲士冠禮注云古文籚作盧書盧弓左傳作籚弓皆其例矣說文盤大篝也古文作居

籅筥簞籅篋也

說文籅飲牛筐也方曰筐圜曰籅義與毛傳同又云籅飯筥也受五升聘禮記云米百筥筥半斛呂氏春秋季春紀具栚曲筥籧筐高誘注云圜底曰籅方底曰筐皆受桑器也月令作籧筐淮南子時則訓作筥筐方言栝落陳楚宋衞之閒謂之豆筥郭注云盛栝器籠也與上諸筥異用而同名皆筐之圜者也方言簞籅籅笸籅也淇衞之閒謂之牛筐籅其通語也籅小者南楚謂之簍自關而西秦晉之閒謂之箄籅之言卑也卷二云與載也笸之言與也籅之言自也翰也自上覆物謂之籅自下盛物亦謂之籅方言注云籅之言箄弓強盛得其義矣箄之言卑小也方言注云今江東亦名小籠爲箄說文簍竹籠也急就篇云簞笥箄籅箕帚笸籅篋籅簍籅之言宴也方言注云今江東亦名小籠爲篝簍與宴聚之名也小雅角弓箋云宴斂也方言飤馬橐自關而西或謂之樓兜樓與宴義相近

樄檘杼柄檀梓槌也

方言槌宋魏陳楚江淮之閒謂之植自關而西謂之槌齊謂之祥其橫關西曰樄宋魏陳楚江淮之閒謂之𣗳齊部謂之柎郭注云槌縣蠶薄柱也說文樄䈚也齊謂之檘籅宋趙經云與三槌相近說文䈚蠶薄也說文樄讀曰辭齊民要術引崔寔云三月清明節令蠶妾具槌持說文作栚云槌之橫者也關西謂之檘說文樄讀之秩月令季春紀具栚曲籧筐高誘注云栚讀曰朕時已朕栚也三輔謂之栚關東謂之槌曲箔與持同淮南子時則訓注作持持栚曹憲音遜各本栚譌作枚音內又字又譌作集韻類篇栚音文各本栚譌作枚音內文字又譌作音文栚與栚適栚之言栚也今據以訂正方言注云栚亦名校篇音㫄并切栚植之爲言直也爾雅云栚直也說文栚槌也玉槌也梓之言揚也卷三云揚直也月令具曲植籧筐鄭注云植槌也梓揚竝音羊其義同也

篚謂之薄

說文薄蠶薄也方言薄宋魏陳楚江淮之閒謂之苗或謂之麴自關而西謂之薄南楚謂之蓬薄說文苗蠶薄也又云曲蠶薄也曲苗竝同月令具曲植籧筐鄭注云曲薄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云青徐謂薄爲曲史記絳侯世家勃以織薄曲爲生索隱引許慎淮南子注云曲葦薄也豳風七月傳云豫蓄萑葦可以爲曲薄各本譌作簿惟影宋本不譌

籍篇籍籍笘籙鹹也

籍通作鐵急就篇急就奇觚與衆異顏師古注云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蓋簡屬也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觚者棱也以有棱角故謂之觚今俗猶呼小兒學書簡爲木觚章蓋古之遺語也說文云籍竹未去節謂之籍又云籍書僮竹笘也衆經音義卷二引纂文云籍關以書篇引之云金縢啟籥見書籥也藏卜兆之書管也鄭王注竝同案書者古兆之辭籥書馬融注云籥開藏之管也後見書也啟謂展觀之下文以啟金縢之書與此同少儀云執策籥尚左手策蓍也籥占兆之書所載也故弁言之馬鄭王三家說尚書以籥爲開藏之管其說有二周官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鄭衆注云管謂籥鍵謂牡月令脩鍵閉慎管籥鄭注云管籥搏鍵器是籥者鍵之器可言啟鍵不可言啟籥也且所以藏書者匱也管鍵之所施者亦匱也非下文云公歸乃內冊于金縢之匱中又云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是公歸內冊於金縢之匱中方其爲壇於外鄉命元龜者取占兆之書以出而匱

籥覽籍籍牌籍也

王篇籍笘籍也籍之言寫也說文作寫見上條

簡謂之籥

說文籥籍書也玉篇簡籍也

籍謂之簡

說文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古文作筭通作策又云簡牒也牒札也釋名云簡閒也編之篇篇有閒也說文云今簡也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注云策簡也方版也獨斷云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

又云譌如箴三孔龜策之策與孫詒讓之語達文爲不類矣說注不與馬無匱安有鍵閉無鍵閉安用管籥以啟之哉少儀注文葉篇也廣韻云葉簡書葉也葉之言葉也與簡牒之牒同義故文心雕龍云牒者葉也短簡編牒如葉在枝葉與籥一聲之轉卷二云牒也牒之轉爲籥猶籥之轉爲牒矣說文潁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笘引之云學記呻其佔畢春秋齊陳書字子占古占與笘同爾雅云簡謂之畢笘亦簡之類故學記以佔畢連文鄭注以佔爲視於文爲不辭矣下篇籥也廣韻云札也

籍筆籥程也

呆枍柯櫄柲欑柄也

柄之言秉也所秉執也士昏禮作枋管子小匡篇作秉數篇作棅竝字異而義同呆玉篇音丑利切說文呆或作檙急就篇注云槾即今攝也上文云槾呆謂之襟也急就篇云槾者乃凡反距初六繫于金柅釋文說文作柅之襟也言皆尸也尸亦柄也也故絡繹謂之繫于金柅說文云柅說文作尼案尸主也柄主也故王弼注云柅者制動之主謂墨尼之于梡云研聲凡字作長三尺則枍之爲柄之通謂之籍云今字作鄭又謂禸稱注云之方言於言之矛之柄謂之篇矛之筦也考工記枍之柄或謂之方言郭注云戟矛言戟矛之柄也考工記梓人爲飲器說文枍柄也也也訓秉枍柯厚一寸也人爲賊稱祗郭注並云柄枝服也之戈柄也淮南氾論訓云孫方言柯斧柄也以伐柯傳云三尺之謹齊注云錢柄也刺其穀以擊書云柯斧柄長三尺之管子輕重篇作銀稿正義又云櫄徐鍇傳云今俗人謂之錢柄名云櫄鉊柄也以稿鉊鎛也釋名云櫄柄以擊正也齊謂之鉊日論勇篇云鉊棘也櫄義同昭二十年左傳云引之云以櫄爲柄此日之其例矣方言鉊齊謂鋤柄與櫄近柄聲近義同

關西謂之柲說文柲欑也欑積竹杖也考工記廬人爲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鄭注云柲猶柄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釋名云弓弩柄謂之栝矣鄭注云二年左傳云君王命剶圭以爲鏚柲杜預注云柲柄也案昭十二年左傳云君王命剶圭以爲鏚柲柲柄也亦謂之柲說文弓中央曰弣弣之言把也考工記弓人爲弓大其射儀少其射儀殳戈戟之柲則以左手握其柄而高其弣之射儀弓弣制以授弓弣弓把也說文弣弓把中也玉篇云刀把也說文拊亦謂之弣或爲之把弣云

杭攢橫也

權或作鐵孫炎注云横或作棣字通作質云質椹也東西南北則習是也或用以斫木寶通作質周官司弓矢云弓弩矢之所以設質也亦鐵質之可以斫者也古者斬人加於鐵上而斬之周官射人云以射鐵質是也以弓矢射椹質是也以爲門蘗周官以八年穀梁傳以葛覆質以爲蘗范甯注云質椹是也

核椎數欋椎也

馘槧柱恒梓梲栝權殳梴度杖也

說文杖持也玉篇馘他禮切橫首杖也字或作杖說文是樹也史記吳王濞傳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是也方言提也言提擊也史記吳王濞傳云杖之間謂之榻或謂之殳或謂之桂郭注云而西謂之梢格亦齊楚江淮之閒謂之槭或謂之榖亦謂之殳方言云打之別名也桱之言植也方言引許慎注云榖大杖也淮南子詮言訓云桃部棓說文枝大杖也以桃爲棓引之云以枝爲殳說文本作桃棓古字假借長五尺以上作一棒名六天星弓案亦此自關而西謂之梴棓引石氏云天棓五星在女牀北天子先驅也天棓與棓同史記天官書云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絶漢抵營室曰閣道棓又作棓說文云棓大杖也急就篇云棓杖也急就篇注云捶杖也義同枝小棓也說文棓杖也急就篇棓也顏師古注云棓亦鐵也今俗呼爲神棒者也淮南子主術訓云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揮棁而狎犬也宣十八年穀梁傳云戕也戕謂殺也於兵爲之枝於杖亦作棁相近說文棁殳也以杖殊人也禮爲之枝亦作杖也經傳殳皆作殳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考工記廬人殳長尋有四尺周官司戈盾云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殳爲殳之秘也呂刑曰殳以積竹爲之方言云殳棓之戈矛戟皆謂之殳郭注云殳者凡兵皆曰殳也漢書王莽傳云大杖也以杖殊人也考工記云殳長尋有四尺人長八尺崇於戟四尺謂之二等毛傳云殳長丈二而無刃是殳之長也周官司戈盾云

則爲鞭以長丈二因刱丈尺則爲度夫之

蘖策篗折箠也

說文箠擊也急就篇鐵棰檛杖棁柲顏師古注云檛者以當節也長五尺以當節便易持李善注云簡馬也說文篗擊馬也箠與棰同箠擊也篗籋所以擊鼓者也簡馬棰也箠即篗也人云執策長五尺考工記說文一尺說文本作篗方言青齊兗冀之閒謂木細枝曰篗楚辭云菽葛之其惠存焉

篆謂之箠

太平御覽引纂文云箴鍼也篆或作箴廣韻箴鍼也篆各本譌作篆今訂正

柤樘柱距也

說文柤木閑也柤與距同義與樘同說文樘柱也鄭注云柤讀爲距之距也考工記弓人云維角定之欲宛而負之其樘與距距也說文樘衺柱也考工記弓人維角定之

注云[illegible]

牿衡楅𢭏也

說文𢭏角械也牿與梏之梏同義字本作告說文告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也從口從牛引大畜六四僮牛之告今本作牿釋文云九家作告虞翻注云告謂以木楅其角也衡之言橫楅之言逼也說文衡牛觸橫大木其角從角大行箋又云楅曰木有所函束也魯頌閟宮篇夏而楅衡毛傳云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地官封人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杜子春注云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

箯槼輿也

輿字或作舉卷一云輿舉也箯之言編也編竹爲輿也說文箯竹輿也文十五年公羊傳筍將而來也何休注云筍者竹箯一名編輿齊魯以北名之曰筍史記張耳陳餘傳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集解引韋昭云箯輿如今輿牀人輿以行也索隱引三倉解詁云箯土器也漢書顏師古注云箯輿者編竹木以爲輿形如今之食輿矣急就篇[illegible]舊注云竹器之盛飯者大曰箯小曰筥義亦相近也卷一云槼舉也說文槼舉食者徐鍇傳云如食牀兩頭有柄二人對舉之襄九年左傳陳畚挶漢書五行志作蘽應劭注云蘽所以輿土也周語畚挶韋昭注與應劭同史記夏紀山行乘欙漢書溝洫志作山行則梮韋昭注云梮木器如今舉牀人舉以行也蘽莁與槼同槼從木具聲各本譌作槼今訂正

鍏畚䤬梩𣗳臿也

爾雅斛謂之疀郭注云皆古鍫鍤字管子度地篇云籠臿版築各什六齊策云坐而織蕢立則杖插並字異而義同釋名云鈷插也插地起土也方言臿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斛宋魏之間謂之鏵或謂之鍏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臿沅湘之間謂之畚趙魏之間謂之𣗳東齊謂之梩[illegible]聲而讀若跬也說文[illegible]臿屬也讀若媯高誘注淮南子精神篇訓云三輔謂臿爲[illegible]各本[illegible]字皆作[illegible]音插則與下文臿字重出且與說文玉篇廣韻集韻類篇皆無[illegible]字此因[illegible]字譌作[illegible]後人遂改曹憲之音耳今考集韻類篇[illegible]引廣雅[illegible]臿也其音即本於曹憲是今本廣雅作[illegible]不作[illegible]者誤本音[illegible]不音插今據以訂正說文[illegible]相臿也或作梩周官鄉師注引司馬法云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鉏孟子滕文公篇蘽梩而掩之趙岐注云蘽梩籠臿之屬[illegible]字異而義同莊子天下篇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illegible]

鐰鍬鍪也

說文鍪河內謂臿頭金也方言注云今江東呼鍪刃爲鐰說文鐰臿也宋魏曰鐰或作鍬方言以爲[illegible]

[illegible]

築謂之杵

說文築擣也周官鄉師注引司馬法云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鉏周輦加二版二築六韜軍用篇云銅築一長五尺以上

渠挐謂之杷

方言杷宋魏之間謂之渠挐或謂之渠疏郭注云有齒爲杷無齒爲𢬵說文杷收麥器也急就篇捃穫秉把插捌杷顏師古注云捌所以推引聚禾穀也捌與扒同六韜軍用篇云鷹爪方胸把皆鐵把柄長七尺以上漢書貢禹傳捽屮杷土注云杷手指之也音蒲巴反是杷爲捃聚之名也通藝錄云物謂之把指爪微屈焉謂之爬此杷之所由名也方言云今江東亦名杷爲渠挐釋名云齊魯謂四齒杷爲欋欋與渠挐渠疏語之轉也

柫謂之枷

方言僉自關而西或謂之柫郭注云今連枷所以打穀者說文柫擊禾連枷也漢書王莽傳予之北巡必躬載柫顏師古注云柫所以擊治禾者也今謂之連枷齊語耒耜枷芟韋昭注云枷拂也所以擊草也王褒僮約云刻木爲枷屈竹作杷釋名云枷加也加杖於柄頭以撾穗而出其穀也或曰羅枷三杖而用之也羅連一聲之轉今江淮間謂打穀器爲連皆皆一聲之轉也柫之言拂也說文拂過擊也柫之言枷也卷三云敂擊也柫枷皆擊也故馬融廣成頌云柫游究枷大狗方言注以枷爲打之別名是也

篷篗謂之笨

說文篷篗也篷篗雙也徐鍇傳引字書云篷篗帆也篷篗與篷篗同廣韻云篷篗帆未張

佯篖倚陽箷篖也

方言箷篖自關而東周洛楚魏之間謂之倚佯自關而西謂之箷篖南楚之外謂之篖郭注云似篷篨直文而粗江東呼笪倚佯與倚陽同

笙[illegible]簟籧篨[illegible]薦[illegible]席也

說文席藉也[illegible]

籧篨謂之籧篨

[illegible]

笭篁

說文[illegible]竹席也[illegible]

石鍼謂之策

[illegible]

鼓鐘謂之枹

[illegible]

砮碫丹也

說文丹巴越之赤石也[illegible]

弸謂之彈

說文彈行丸也[illegible]

弸貴弦也

[illegible]

彄謂之紺

說文彄弓弩耑弦所居也[illegible]

拾捍韝韍也

[illegible]

云拜執袂扞操弓關機晏子春秋篇云大夫釋玦拜扞鍼扞或與拜同抉玦韘並與決同以上諸書或專言拜或專言韘或兼言決拾或兼言決遂或兼言皆截然二物不可混同廣雅以拾拜韘爲一物蓋失之矣

彄弭䩬也

玉篇彄弓弭也小雅采薇傳云弭弓反末也弭與䩬義同弭特牲注云䩬讀爲弭是其證弭亦作彌釋名云弓末曰簫言簫梢也大射儀左執弣右執簫注云簫弓末也曲禮右手執簫左手承弣鄭注云簫弭頭也謂之簫也正義云弓頭稍剡差邪似簫故謂爲簫也今弭簫之言亦相似也案簫者邪之貌故又謂之[illegible]卷二下

鞬韇韣韜韥弓藏也

鞬之言鍵閉也方言所以藏弓謂之鞬晉語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韋昭注云櫜矢房鞬弓弢也[illegible]

㮰匵韇韥韣矢藏也

鄭風大叔于田篇抑釋掤忌毛傳云掤所以覆矢昭二十五年左傳公徒釋甲執冰而踞杜注云冰櫝丸蓋也[illegible]

飛㝉䥽第矢拔箭也

方言箭自關而東謂之矢關西曰箭郭注云箭者竹名因以爲號釋名云矢指也言其有所指向迅疾也又謂之箭箭進也[illegible]

平題鈀鉀鉤腸羊頭鉀鑪鏃鉻鏑也

說文鏑矢鏠也方言凡箭鏃胡合嬴者四鐮或曰拘腸三鐮者謂之羊頭其廣長而薄鐮謂之錍或謂之鈀箭其小而長中穿二孔者謂之鉀鑪其三鐮長尺六者謂之飛䖵內者謂之平題郭注云[illegible]

夫襓木劍衣也

夫舊本作襆曹憲音扶加云夫襓與劍衣也鄭注云夫或爲[illegible]

𥫗室鞞劍削也

凡刀劍室通謂之削字或作鞘說文鞞刀室也釋名云刀室曰削削峭也其形峭殺裹刀體也方言劍削自河而北燕趙之間謂之室[illegible]

𠜾珥謂之鐔

各本鐔字譌作鐔今訂正[illegible]

𨦇𨧫刀削也

說文𨦇刀室也[illegible]

龍淵太阿干將鏌釾莫門斷蛇魚腸醇鉤燕支蔡倫屬鹿干隊堂谿墨陽巨闕辟閭劒也

說文劍人所帶兵也[illegible]

陳䭪孟勞馬氏白楊劍刀也

[illegible]

鈠鏦䂎𥎞矛也

[illegible]

鍦謂之鋋

鏦鏅鏦鏦鈹也

矛鏝胡釨戛戈戟也

其鋒謂之戣

其子謂之戟

圜謂之鏦戟

鏃釬鏑也

吳魁干櫓戟盾也

鍪甲介鎧也

兜鍪謂之胄

鉦鐃謂之鐲

機謂之弩

和鑾鐲鐸鉦鐃鐘鏄鈴也

印謂之璽

綸綬紱綬也

璲璜珈也

明日略鞸醫珽作珽玉藻云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鄭注云珽之言挺然無所詘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又廣在其首方如椎頭後則恆直荼讀爲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不爲椎頭諸侯唯天子詘焉是以謂荼爲舒也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己君又殺其下而圜君大戴禮虞戴德篇云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民從遑周書王會解云天子搢珽唐叔荀叔周公大公搢笏荼與珽通各本珽譌作影宋本皇甫本不譌

籤籙篇箋䈰也

說文籤篇箋也徐鍇傳云字書篇箋簡也篇箋與篇箋通箋篇蓋與錄通周官職幣皆辨其物而奠其錄杜子春注云定其錄籍也籍各本作籙蓋因曹憲音內篇字而誤集韻類篇並引廣雅籥箋䈰也今據以訂正

梡棵㮙其房柤廣桯胗俎几也

說文几踞几也象形釋名云几庋也所以庋物也周官司几筵疏云阮諶云几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爲長三尺說文且薦也從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俎從半肉在且上且與俎古同聲俎之言苴也苴者藉也言所以藉牲體也明堂位云俎用梡嶡又云殷以椇周以房俎鄭注云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形四足如案禮圖云梡長二尺四寸廣尺二寸高一尺諸臣如雲氣天子犧飾之云嶡亦如梡而橫柱四足中央如距也梡者斷木之名莊子天下篇云椎拍輐斷輐與梡聲近義同木爲四足也棵亦梡字也聲之轉少牢饋食禮佐食設俎也明堂位正義云俎足似樹枝多曲橈故陸璣云草木疏云椇曲來巢毛傳云椇枳椇也詩小雅南山有臺傳云大房半體之俎也皆其房有足有跗也明堂位云大房玉飾之俎也其房有大橫周頌閟宮傳云有足有跗也凡物之有跗者謂之房高誘注淮南子繆稱訓云几前几也漢書作廣之言也說文楚謂之桯士與棵同莊子長相近郭注之桯之長也前几程也凡桯前程也稱經文云前者程也漢長云楚謂之長几猶前亦程也說文作疏近云桯床前几也程之言經也以木爲程也如經者是也說文几属方言云長或謂之程稱徐笠凡之桯之程也古者其程亦相近也

棲謂之牀

孟子萬章篇二嫂使治朕棲趙岐注云棲牀也

浴牀謂之柖

淮南子說山訓死而棄其柖簀高誘注云柖簀死者浴牀之柖也喪大記設牀襢第鄭注云襢第祖簀也謂無席如浴牀也士喪禮記云御者四人抗衾而浴襢第

簀笫

說文簀牀棧也第牀簀也爾雅簀謂之第方言牀齊魯之閒謂之簀陳楚之閒或謂之第郭注云牀版也檀弓華而睆大夫之簀與鄭注云簀謂牀第也說文云第簀也襄二十七年左傳注云簀謂牀第玉府掌王之衽席牀第之言猶第也竹木爲之均齊平不齊也鄭注並云第簀也凡言第者皆平之意也簀之言齊也第之言經也齊也謂之第史記范雎傳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正義云簀謂葦荻之薄也簀薄一聲之轉薄謂之簀亦猶鏞謂之簀矣又轉爲棧棧亦齊平之意也

樹桄杠也

說文杠牀前橫木也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古者無杠樠之寢牀移之案急就篇云奴婢私隸枕牀杠杠者橫亘之名石橋謂之杠義與牀杠相近也方言牀杠北燕朝鮮之閒謂之樹自關而西秦晉之閒謂之杠南楚之閒謂之趙郭注云趙當作桄聲之轉也中國亦呼杠爲桄牀皆通語也桄與桄同上文云桄版也義與牀桄亦相近

木爲馬牀謂之馬棧也此條與上下文不相屬當有脫字或云當作簀第謂之簀或云當作簀謂之第也此篇之例凡一物二名者則云某某謂之某某自三名以上則用某某某也字以總承之此若云簀第也則與本篇之例不合若云簀謂之第則不應此條之下文說文第訓爲簀當作第之訓爲棧廣雅之訓多本說文全作棲也此條棲也棲杠也音義以上棲謂

廣平枰枰也

廣平爲枰局之枰爲牀枰之枰皆取義於平也說文枰平也方言所以投簙謂之枰或謂之廣平韋昭博弈論云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枰之名稱長狹而卑日枰言其枰然近地也以版作之其體平正也眾經音義卷四引埤倉云枰榻也初學記引通俗文云牀三尺五曰榻版獨坐曰枰枰與榻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榻亦平意也今人言平易是也

跗樍栿樹也

說文樹關足也案凡器足謂之樹樹之言跗也跗足也說文弄持弩樹也弄與跗義相近

蓐謂之蔵

爾雅蓐謂之茲郭注云公羊傳曰屬負茲茲者蓐席也眾經音義卷三引三倉云蓐薦也說文蔵蓐也

箷謂之枷

爾雅竿謂之箷郭注云衣架也釋文箷李本作篋曲禮男女不同椸枷鄭注云椸可以枷衣者釋文椸作箷內則云不敢縣於夫之楎椸是椸與箷同枷與架同眾經音義卷十二引倉頡篇云椸格也格即竿之轉枷各本譌作椋今訂正

筳謂之笙

說文笙可以收繩也一曰繀車也筳車所以收絲故亦謂之筳眾經音義卷十二引通俗文云繰車曰筳

蒸爟燭炬也

炬者爇火之名說文苣束葦燒也苣與炬同說文蒸析麻中榦也或作蒸蒸之言烝也烝眾也凡析麻榦及竹木爲炬皆謂之蒸弟子職記舉火之禮云蒸閒容蒸然者處下尹知章注云蒸細薪也燕禮甸人執大燭於庭鄭注云甸人掌共薪蒸者楚辭七諫云皆蘇雜於黀蒸兮王逸注云枲翮日蒸說文爟舉火日爟引周官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呂氏春秋本味篇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爝以爟火高誘注云火者所以祓除不祥置火於桔槔燭以照之漢書郊祀志通權火如淳注云權火烽火也爟與權通燭字本作爝或作總說文總聚束也弟子職錯總之法橫於坐所總之束也說文云總聚束也

鍾十日斞斞十日秉

龠二日合合十日升升四日梪梪四日區區四日釜釜十日鍾

漢書律歷志云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鍾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考工記桌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鄭注云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昭三年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杜注云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鍾六斛四斗又云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杜注云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爲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案晏子所言登一者謂豆區釜皆加一也鬴與釜同鍾亦作鐘管子輕重丁篇云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鏂二十也鏂與區同徐鍇說文繫傳云區藏物之稱也小雅楚茨篇云或剝或亨或肆或將傳云肆陳也毛傳云上篇云區者容也注云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中也人三鬴下也人二鬴周官廩人注云六斗四升曰鬴上也論語雍也篇與之釜馬融注云六斗四升曰釜庾與區同論語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包咸注云十六斗曰庾又云與之粟五秉馬融注云十六斛曰秉五秉合爲八十斛周官廩人注云十六斗曰庾聘禮記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

秉四日筥筥十日稯稯十日秅

此亦聘禮記文秉謂禾一把也與十六斛之秉同名而異實以其爲人所秉持故謂之秉說文秉禾束也從又持禾小雅大田篇彼有遺秉傳云秉把也鄭箋云秉刈禾之把也聘禮記云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爲一秅鄭注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讀如棟梠之梠謂一稯之數也字或作旅記云旅也周官掌客注云秉把也筥穧也穧即稯字古文稯作總說文稯布之八十縷爲稯又云禾四十秉爲一稯也詩云彼有遺秉又云此有不斂穧穧亦稯也今文稯爲總有二百四十斗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爲一秅車秉有五籔籔十六斗凡二十四斛也穀梁傳疏引注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十筥之禾爲一稯名之也說文秅二秭爲秅又云四百秉爲一秅一秉十六斗爲一秅是一車之米也禾之秉如此禾之把則十稯爲秅今文稯作總說文稯禾四十秉也許云禾四百秉非也上文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此秉乃四百斛數之名也聘禮記秉筥之數鄭注云秉稯秅之名一車之禾三秅爲千二百秉三百筥三十稯也一車之米秉有五籔二十四斛也禾車則三秅爲千二百秉米車則秉有五籔之數則二十四斛不能容故三車乃加之以二萬四千斗者十六斗一秉秉四筥之下而有十稯爲秅以之推之亦有一千六百秉一秅鄭氏之說非也筥箸所以盛米自與把不同

一升日觶二升日觚三升日觶四升日角五升日散

特牲饋食禮記賓長以肵俎……

此謂白繒之未染者也急就篇烝栗絹紺縉紅繎顏師古注云絹生白繒似縑而疏者也玉篇綃素也雜記注云素生帛也餘見上文黎綃也下

縓謂之紅

說文紅帛赤白色也論語鄉黨篇紅紫不以為褻服皇侃疏引鄭注云紅纁之類也又引穎子嚴云南方火火色赤火剋金金色白以赤加白故為紅紅為南方間色釋名云紅絳也白色之似絳者也絳與紅聲義竝相近故漢書外戚傳注云紅絳也

纁謂之絳

考工記鍾氏染羽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鄭注云纁今之絳也……

緇謂之皁

碧縹紺綠緅緅緫蒼青也

說文青東方色也青之言清也故釋名云清青也去濁遠穢色如青也說文碧石之青美者西山經云商山其下多青碧……

丹彤朱赩纁絳赤赫緹赤也

說文赤南方色也釋名云赤赫也……

黊䵋黇……黃也

說文黃地之色也……

皓皛皙皚……白也

白之言明也……

黝……黑也

[illegible]

盧黑弓謂之玈弓黑矢謂之旅矢黑水謂之瀘水黑鑪謂之盧皆義並同也說文云黮桑甚之黑也玉篇黮都感都甚二切顏夫徒感切文選魏都賦注引聲類云黮深黑色也淮南子主術訓云問瞽師曰黑何若曰黮然或謂之黕黮衆經音義卷十七引倉頡篇云黤黮深黑不明也楚辭九辯云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黮而有瑕說文黕滓垢也九辯云或黕點而汙之義與黮同桑實謂之甚亦以其黑色名之故魯頌桑甚字通作甚也列子黃帝篇云燋然肌色皯黣逸周書王會篇用闟木孔晁注云闟木生水中色黑而光其堅若鐵義並與蕉同楚辭云顏色憔悴憔與蕉義亦相近也衆經音義卷六引字林云黧黑黃也古通作黎又作犂史記李斯傳面目黎黑又云策作犂韓非子外儲說作黧說文耇老人面凍黎若垢也又云黚雜黃一曰楚雀其色黎黑而黃義並同也墨子貴義篇云黔者黑也襄十七年左傳云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說文黔黎也秦謂民爲黔首謂黑色也周謂之黎民小雅天保篇羣黎百姓毛傳云黎衆也則黎民猶言衆民不與黔首同義說見卷四黔首民也下說文黔黃黑也義亦與黔同玉篇[illegible]面黑子也名醫別錄云[illegible]去面[illegible]二說文黴物中久雨青黑也淮南子脩務訓云堯瘦臞舜黴黑楚辭九歎云顏黴黧以沮敗兮精[illegible]玉篇音亡戴切字亦作黣列子黃帝篇肌色皯黣釋文黣[illegible]作黴謂不傳雨而生黑斑也今人猶謂物傷濕生斑爲黴聲如梅莊子知北遊篇媒媒晦晦釋文媒音妹李云媒媒晦貌義與黣亦相近說文䵍淺黑色也又云黯女黑色也引曹風候人篇薈兮蔚兮今本䵍作薈毛傳云薈蔚雲興貌義亦相近也書大傳云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鄭注以繢與黝同故說文黝讀若染繒中束緅黜是讀與論語紺緅之緅同故鄭注以緅爲元頳玉篇音巨炎巨今二切則讀與黔同[illegible]鬒如雲毛傳云鬒黑髮也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名曰元妻說文袗元服也[illegible]兄弟畢袗元月令乘元路鄭注云今月令曰乘袗路義並與縝同說文黶小黑子也黶黷一聲之轉說文又云緊赤黑色縉也周官巾車安車彫面鷖總鄭衆注云鷖讀爲鳧鷖之鷖總者青黑色以繒爲之總云鷖者取鳧鷖之色青黑爲義玉篇瑿黑石也字或作瑿唐本草云瑿狀似元玉而輕出西戎義並與鷖同說文黗黃濁黑也廣韻云黃黑色也黗與純聲義相近周官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鄭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玉藻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鄭注云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糸旁才祭統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鄭注以純爲緇色釋文純側其反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靺韐鄭注云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士昏禮純衣纁袡鄭亦以爲絲衣案三禮皆謂黑色爲純則純字自有黑義三禮之純固讀爲緇亦未必皆爲純字之譌也古爵弁服固以絲爲之然士冠禮之純衣與纁裳連文則義主於色而不主於絲士昏禮之純衣纁袡亦猶是也若訓純爲絲則於文不類矣說文黲淺青黑色也玉篇云今謂物將敗時顏色黲黲也王粲登樓賦云天慘慘而無色慘與黲通說文黟黑木也丹陽有黟縣玉篇黟於既切深黑也集韻引廣雅黟黑也今本脫黟字

樻櫝櫬櫘柩棺也

說文棺關也所以掩尸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說文槥棺櫝也漢書高祖紀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槥歸其縣應劭注云槥小棺也今謂之櫝韓長孺傳云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蘇林注云槥者小櫝也說見上文轒轀也下言容也義與匵匱同亦通作匵漢書楊王孫傳窾木爲匵顏師古注云匵小棺也昭二十九年左傳衆馬死公將爲之櫝義亦同也說文櫬棺也櫬之言親也襄四年左傳定姒薨無櫬杜注云櫬親身棺也檀弓君卽位而爲椑鄭注云椑謂杝棺親尸者椑之言盛受也玉篇檮音受檮棺也檮與椑同曲禮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白虎通義云柩之爲言究也久也不復變也

其當謂之脉

當謂棺前後蔽也車前後蔽謂之當義與棺當同脉通作和呂氏春秋開春論云昔王季葬於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

附引廣雅三條

餛飩餅也

見衆經音義卷十五及北戶錄注集韻類篇引廣雅作餛飩說文餅麪餈也釋名云餅并也溲麪使合并也方言餅謂之飩或謂之餦餭齊民要術有水引餺飥法北戶錄引作渾屯又云廣雅作餛飩字苑作餫飩顏之推云今之餛飩形如偃月天下通食也

繁弱鉅黍弓也

見藝文類聚及初學記太平御覽釋名云弓穹也張之穹隆然也定四年左傳封父之繁弱杜注云繁弱大弓名荀子性惡篇云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韓策及史記蘇秦傳並云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距與鉅通來乃黍字之譌史記集解云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緣文生訓失之矣距黍疊韻字故荀子廣雅並作鉅黍潘岳閒居賦亦云谿子巨黍異䅵同機

谿子弩也

見太平御覽說文弩弓有臂者釋名云弩怒也有勢怒也淮南子俶眞訓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高誘注云谿子爲弩所出國名也新序雜事篇云彊谿子隨時鳥餘見上條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四十八上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四十八下 學海堂

廣雅疏證 高郵王觀察念孫著

釋樂

休流扶持下謀雲門六莖五韺大章箾韶大夏大護大武勺大子

休流未詳何代樂名通典云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見系譜及孝經緯樂記正義及周官大司樂疏並引孝經鉤命決云[illegible]農之樂曰下謀太平御覽樂部引禮記云神農播種百穀濟育羣生造五弦之琴演六十四卦承基立化設降神謀故樂曰下謀以名功也周官大司樂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鄭注云黃帝樂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傳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樂記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鄭注云大章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也周禮闕之咸池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漢書禮樂志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武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英與韺同白虎通義亦云顓頊樂曰六莖帝嚳樂曰五英樂記正義大司樂疏並引樂緯云帝嚳曰六英顓頊曰五莖所傳者異也韺各本譌作[illegible]今訂正[illegible]之言舜韶九成哀十四年公羊傳疏引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時民樂其肅敬而紹堯道故謂之簫韶初學記引樂緯注云韶繼也舜繼堯之後循行其道故曰簫韶各本皆脫大夏二字今補護與濩同護各本譌作濩影宋本不譌護古字本通但廣雅證俗韶護字皆從音卷四云護護也其字亦從音今從影宋本詩序云武奏大武也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漢書禮樂志作勺宣十二年左傳作汋並字異而義同後漢書明帝紀改大樂爲大予樂李賢注云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樂故據璇璣鈐改之續漢書禮儀志注引蔡邕禮樂志云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殿諸會食舉之樂予一作雅班固傳東都賦揚世廟正予樂文選予作雅

樂名

題上事也各本樂名上有右字下鼓名琴名並同此後人以意加之廣雅無此例今刪

足鼓植鼓縣鼓靁鼓靈鼓路鼓鼖鼓鼛鼓晉鼓鼜鼓鼙鼓鞞鼓

應朄搏拊

白虎通義引樂記云土曰塤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弦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此謂八音也釋名云鼓郭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也明堂位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鄭注云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簨虡也商頌那篇置我鞉鼓毛傳云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鄭箋云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illegible]亦植之類也[illegible]植鼓[illegible]或謂之建鼓[illegible]建鼓在阼階西南鼓鄭注云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跗也周頌有瞽篇云應田縣鼓[illegible]周官鼓人以靁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illegible]靁鼓八面鼓也[illegible]靈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illegible]大司馬[illegible]鼓人[illegible]考工記韗人[illegible]長丈二尺[illegible]晉鼓長六尺六寸[illegible]小雅鼓鍾篇[illegible]大雅緜篇[illegible]鼛鼓弗勝[illegible]夜戒守鼜[illegible]

[illegible]

鼓名

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宮少商

[illegible]

鳴廉脩營藍脅號鍾空中自鳴焦尾

[illegible]

琴名

伏羲氏瑟長七尺二寸上有二十七弦

[illegible]

柷象桶方三尺五寸深尺八寸四角有

敔象伏虎背上有二十七刻

[illegible]

倕氏鍾十六枚

毋句氏磬十六枚

[illegible]

塤象稱錘以土爲之有六孔

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有八孔　一孔上出寸三分

[illegible]

籟謂之簫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有底

[illegible]

笙以瓠爲之十三管宮管在左方

竽象笙三十六管宮管在中央

[illegible]

籥謂之笛有七孔

[illegible]

管象篪長尺圍寸有六孔無底

[illegible]

天子樂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

[illegible]

嘯歈謳詠吟歌也

[illegible]

經解疏證　高郵王觀察念孫著

釋天

太初，氣之始也，生於酉仲，清濁未分也。太始，形之始也，生於戌仲，清者為精，濁者為形也。太素，質之始也，生於亥仲，已有素朴而未散也。三氣相接，至於子仲，剖判分離，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中和為萬物。

列子天瑞篇云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又云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易乾鑿度引小雅采薇正義引詩緯云陽生酉仲陰生戌仲太平御覽引詩推度災云陽本為雄陰本為雌物本為魂雄生八月仲節號曰太初又引乾鑿度云雄生戌仲號曰太始雄雌俱行三節而雌合物魂號曰太素

天地辟設，人皇以來，至魯哀公十有四年，積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曰九頭、五龍、攝提、合雒、連通、序命、循蜚、因提、禪通、疏訖。

續漢書律曆志蔡邕議云元命苞乾鑿度皆以為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文選魯靈光殿賦注引春秋命歷序云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龍號曰五龍又云人皇九頭宋均注曰九頭九人也各[illegible]遣作[illegible]循蜚譌作脩蜚疏訖譌作[illegible]引春秋緯云十紀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循蜚紀八曰因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疏訖紀禮記正義引六藝論注云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書正義引廣雅云十紀者九頭五龍攝提合雒連通序命循蜚因提禪通疏仡今據以訂正

年紀

東方昦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元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

呂氏春秋有始覽云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元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顥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開元占經天占篇引尚書考靈曜云東方曍天西方成天南方赤天餘與呂氏春秋同淮南天文訓與呂氏同廣雅所本也蟬與界同楚辭天問九天之際安放安屬王逸注亦與考靈曜同變各本譌作[illegible]今據以訂正又初學記太平御覽引廣雅並作炎天

九天

天圜廣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至天一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與天高等。

億與億同各本圜譌作闓周官大司徒疏開元占經天占篇法苑珠林日月篇太平御覽並引廣雅天圜廣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今據以訂正又各本八十七里下脫半字大司徒疏引廣雅從地至天一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開元占經初學記太平御覽法苑珠林並引廣雅並作八十一里半雖一與七異文而里下皆有半字今據補案此條天度里數與下條宿度里數不同所采非一人之說又案周髀經云天離地八萬里淮南子天文訓云天去地億五萬里張衡靈憲云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論衡說日篇云天行三百六十五度凡積七十三萬里海外東經注引詩含神霧云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藝文類聚引春秋元命包云天周九九八十一萬里又引三五歷紀云天去地九萬里開元占經天占篇引書考靈曜云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又引孝經援神契云周天七衡六間者相去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又引令內傳云天地南午北子相去九十一萬里東卯西酉亦九十一萬里四隅空相去亦爾天去地四十萬里上諸書所言天度或大同或小異或相去懸絕其廣袤里數不知據恆星天言之乎抑據日月五星天言之乎竟無定論可憑今皆存而不論

天度

東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四方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閒相距積一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

此謂赤道度也開元占經二十八宿占引劉向洪範傳云東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淮南子天文訓云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巂二參九東井三十三輿鬼四柳十五七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月令正義引書考靈曜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illegible]萬一千里與廣雅小異又案[illegible]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與今本同[illegible]廣雅已與今本同今據以訂正又[illegible]國志注引[illegible]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義本廣雅今據補

宿度

東北條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不周風，北方廣莫風。

淮南子天文訓云何謂八風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涼風至四十五日閶闔風至閶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史記律書云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眾物盡出也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闔黃泉也白虎通義云條者生也明庶者迎眾也清明者清芒也景者大也言陽氣長養也涼者寒也閶闔者戒收藏也不周者不交也言陰陽未合化也廣莫者大莫也開陽氣也說文作融風谷風[illegible]五年左傳正義引易通卦驗[illegible]加之也上文釋天之名四隅皆言一方此條內東北條風東南清明風亦無方字今據刪

八風

昌光、握譽、可鑄、持勝、履予。

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河圖云昌光出軫五星聚井太平御覽引符瑞圖云昌光者瑞光也見於天漢高受命昌光出軫晉書天文志云昌光赤如龍狀聖人起帝受終則見易是類謀云王者可鑄一角九尾握譽持勝履予皆未詳

祥氣

格擇、旬始、天狗、枉矢、氛祲、倍僪、諸冠珥。

擇或作澤司馬相如大人賦云建格澤之脩竿兮總光燿之采旄垂旬始以為幓兮曳彗星而為髾[illegible]格澤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銳又引巫咸云格澤星[illegible]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鼈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目長數匹著天史記天官書云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炎火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漢書五行志[illegible]祲精氣成祥也[illegible]倍僪字或作背譎又作鐍[illegible]春秋明理篇日有倍僪有暈珥[illegible]也在旁反出為倍在上反出為僪在上內向為冠兩旁內向為珥[illegible]瑞氣青赤立在日上名為冠日兩旁有氣短小青赤名為珥[illegible]淮南子覽冥訓云背譎見於天漢書天文志云量適背穴抱珥虹蜺[illegible]鐍挾傷也諸家說譎字之義各異未知孰是各本倍譌作[illegible]字誤在天狗之上今訂正

祅氣

赤霄、濛頊、朝霞、正陽、淪陰、沆瀣、列缺、倒景。

淮南子[illegible]鶡[illegible]負蒼天[illegible]赤霄高誘注云赤霄[illegible]雲也楚辭九歎云[illegible]若[illegible]乘雲[illegible]赤霄[illegible]貫鴻濛以東[illegible]王逸注云鴻濛氣也倒言之曰濛鴻[illegible]或作[illegible]張衡思玄賦云[illegible]陵[illegible]子[illegible]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illegible]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食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是為六氣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呼吸沆瀣兮餐朝霞[illegible]王逸同卷[illegible]一云淪陰也日沒以後之氣故曰淪陰淪音[illegible]音倫各本淪字誤作倫又誤入正文今訂正[illegible]云上[illegible]列缺兮降望大壑漢書司馬相如傳[illegible]列缺倒景[illegible]陽子服虔曰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月故景倒在下也[illegible]其景皆倒在下[illegible]云列缺氣去地二千四百里倒景氣去地四千里

常氣

一穀不升曰歉，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饉，四穀不升曰歉，五穀不升曰大侵。

此襄二十四年穀梁傳文也穀梁傳歉作嗛[illegible]云嗛不足貌康虛也[illegible]饑同意卷三云歉[illegible]意[illegible]歉饑虛也淮南子天文訓云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而一康韓詩外傳歉作[illegible]作荒[illegible]亦歉也[illegible]爾雅[illegible]康也郭璞音義云本或作[illegible]

口口口

右影宋本皇甫本畢本吳本皆缺二字胡本據爾雅補□字與所缺字數不合鄭本於冥下加氣字其謬滋甚今仍缺二字

靈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矩黑曰叶光紀

薛綜注東京賦引河圖云蒼帝神名靈威仰赤帝神名赤熛怒黃帝神名含樞紐白帝神名白招拒黑帝神名叶光紀周禮小宗伯疏引春秋運斗樞云大微宮有五帝座星又引文耀鉤云春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赤熛怒秋起白受制其名白招拒冬起黑受制其名叶光紀季夏六月火受制其名含樞紐拒與矩同協與叶同字亦作汁

五帝號

立春春分東從青道二出黃道東交於房二度中立夏夏至南從赤道二出黃道南交於七星四度中立秋秋分西從白道二出黃道西交於胃十二度中立冬冬至北從黑道二出黃道北交於虛二度中四季之月還從黃道

[illegible]

月行九道

正月不溫七月不涼二月不風八月雷不藏三月風不衰九月無降霜四月雷不見十月蟄蟲行五月陽暑不赘十一月不合凍六月浮雲不布十二月草不衰七月白露不降正月有徵霧八月浮雲不歸二月雷不行九月物不凋三月草木傷十月流火不定四月蟄蟲不育十一月寒不降五月雨雷十二月萌類不見六月五穀不實

[illegible]

月衡

[illegible]

日月五星行黃道始營室東壁奎婁胃之陽入昴畢開行觜觿參之陰度東井輿鬼行柳七星張翼軫之陰入角亢開貫氐房出心尾箕之陰入斗牽牛開行須女虛危之陽復至營室

[illegible]

七耀行道

山神謂之离

[illegible]

河伯謂之馮夷江神謂之奇相

[illegible]

物神謂之彪

[illegible]

土神謂之羵羊水神謂之罔象木神謂之畢方火神謂之游光金神謂之清明

[illegible]

異祥

朱明曜靈東君日也

[illegible]

夜光謂之月

[illegible]

天河謂之天漢

[illegible]

[illegible]雷也

[illegible]

雲運也雨[illegible]也

[illegible]

晷柱景也

[illegible]

風師謂之飛廉雨師謂之荓翳雲師謂之豐隆

[illegible]

日御謂之羲和月御謂之望舒

[illegible]

青龍天一太陰太歲也

爾雅大歲在寅曰攝提格淮南子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許慎注云太陰謂太歲也天文訓又云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歲開元占經引尚書考靈曜青龍甲寅攝提格孳鄭注云青龍歲也歲星與太歲周官保章氏十有二歲之相鄭注云歲謂太歲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是也或曰攝提開元占經歲星占引甘氏云攝提格之歲攝提在寅歲星在丑是也青龍或曰倉龍漢書王莽傳歲在壽星倉龍癸酉服虔注云倉龍太歲是也太陰或曰歲陰史記天官書云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是也

甲乙爲榦榦者日之神也寅卯爲枝枝者月之靈也

大戴禮曾子天圓篇云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各本枝下脫者字今補

甲剛乙柔丙剛丁柔戊剛己柔庚剛辛柔壬剛癸柔

淮南子天文訓云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曲禮云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衞癸北夷

子周丑狄寅楚卯鄭辰晉巳衞午秦未宋申齊酉魯戌趙亥燕

淮南子天文訓漢書天文志及開元占經日辰占邦篇引石氏說並與廣雅略同石氏及天文志寅楚作寅趙未宋作未中山石氏乙東夷作乙東海壬衞作壬燕戌趙作戌越天文訓癸北夷作癸越天文志壬衞作壬燕趙辰晉作辰邯鄲戌趙作戌吳越亥燕下有代字

角亢鄭氐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須女吳越虛危齊營室東壁衞奎婁魯胃昴畢趙觜觿參魏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

周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鄭注云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衞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案襄九年左傳云商主大火二十八年傳云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昭元年傳云辰爲商星參爲晉星十年傳云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十七年傳云衞顓頊之虛也其星爲大水周語云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晉語云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此皆星次分野之可據者也考淮南子天文訓漢書地理志史記天官書正義引星經及晉書天文志所載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諸家說星次分野皆與廣雅同惟天文訓以斗牽牛爲越之分野須女爲吳之分野與野胃昴畢爲魏之分野觜觿參爲趙之分野史記正義引星經以須女爲齊之分野危爲衞之分野營室爲魏之分野漢書地理志以氐爲鄭之分野牛爲吳之分野牽牛須女爲越之分野晉書天文志所載諸說以胃爲魯之分野則與廣雅小異襄九年左傳正義云天有十二次地有九州以此九州當彼十二次何必分皆當星所在於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衞東方諸侯遙屬戌亥之次漢書地理志分羣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鶉首極廣鶉火甚狹徒以相傳爲說其源不可得而聞也各本吳下脫越字觜下觿字今補須誤作須今訂正

北斗七星一爲樞二爲旋三爲機四爲權五爲衡六爲開陽七爲搖光樞爲雍州旋爲冀州機爲青兗州權爲徐揚州衡爲荊州開陽爲梁州搖光爲豫州

曲禮正義引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開元占經石氏中宮占引河圖云北斗第一星樞受第二星提旋序第三星機燿緒第四星權拾取第五星玉衡拒第六星開陽紀第七星搖光吐又引春秋文耀鉤云華岐以北龍門積石西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大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旋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兗青之州屬機星蒙山以東至羽山南至江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權星大別以東至雲夢九江衡山荊州屬衡星荊山西南至岷山北距鳥鼠梁州屬開陽星外方熊耳以東至泗水陪尾豫州屬杓星

歲星謂之重華或謂之應星

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石氏云歲星處一次十二歲一周天與太歲相應故曰歲星又云歲星一名重華一名應星史記天官書同後漢書郎顗傳尚書洪範記曰德厚受福重華留之重華者歲星在心也重華各本作重星蓋因下文應星而誤今訂正

熒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

熒或作營開元占經熒惑占篇引韓揚云熒惑之爲言熒熒以象讒賊進退無常不可爲極太平御覽引黃石公陰謀祕法云熒惑者御史之象主禁令刑罰天官書正義引天官占云熒惑爲執法之星

鎭星謂之地侯

鎭或作塡開元占經塡星占篇引荊州占云塡星其行歲塡一宿故名塡星又引石氏云塡星一名地侯天官書同太平御覽引春秋元命包云營諸精流生織文立地侯宋均注云地侯鎭星別名也

太白謂之長庚或謂之大囂

開元占經太白占篇引石氏云太白者大而能白故曰太白一曰大囂小雅大東篇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毛傳云日且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天官書云太白出東方庳近日曰明星高遠日曰大囂各本大囂作太囂因上文太白而誤今訂正

長星謂之欃星或謂之兔星或謂之鉤星

長者時也開元占經長星占篇引洪範五行傳長星常見於四仲以正四時是也各本欃星皆作鉤星下文又云或謂之鉤星兩鉤字重出文選舞鶴賦注引廣雅云長星或謂之鉤星正與下文相合則上鉤字爲誤也天官書索隱引天官占云長星一名欃星開元占經引廣雅云長星謂之欃星今據以訂正天官書云兔七命曰小正辰星天兔安周星細爽能星鉤星索隱云謂兔星凡有七名命者名也各本兔星上脫或謂之三字今補晏子春秋外篇昔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閒地其動乎淮南子道應訓鉤作句四作駟高誘注云句星客星也駟房也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案句星謂辰星也天官書天文志並云辰星出房心閒地動是其證

大角謂之棟星

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石氏云大角一星在攝提閒天官書云大角者天王帝坐廷開元占經引甘氏云大角者棟星也又引詩紀歷樞云大角爲天棟以正紀綱

天宮謂之紫宮

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石氏云紫宮垣十五星西蕃七東蕃八天官書云環之匡衞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淮南子天文訓云紫宮者太一之居也開元占經引樂汁圖云天宮紫微宮也

參旗

此條有闕文不可以意增姑記所闕以俟考正開元占經石氏外官占引石氏云參旗九星在參西一名天弓晉書天文志云參旗一曰天旗一曰天弓天官書云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參旗二字各本誤入上條紫宮之上太平御覽引廣雅天宮謂之參旗紫宮則所見已是誤本今訂正

參伐謂之大辰

參與伐相連言參可以見伐言伐亦可以見參召南小星篇維參與昴毛傳云參伐也考工記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鄭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開元占經西方七宿占引石氏云參十星天官書云參爲白虎三星直是也下有三星兌曰罰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罰與伐同昭十七年公羊傳云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何休注云伐謂參伐也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晉語辰參天之大紀也韋昭注云所以紀天時

太微

此條有闕文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石氏云太微十星在翼軫北天官書云太微三光之廷匡衞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淮南子天文訓云太微者太一之庭也周官大宗伯疏引春秋元命包云太微爲天庭開元占經引孝經緯亦云太微天庭漢書續漢書天文志竝與同然則此條原文或是太微謂之天廷與

房謂之明堂

爾雅天駟房也天官書云房爲天府曰天駟開元占經東方七宿占引石氏云房四星又云房爲天子明堂昭七年公羊傳疏引星備同又引文耀鉤云房心爲明堂中央大星天王位漢書李尋傳云太白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不敢當明堂之精

須女謂之婺女

須通作須呂氏春秋有始覽北方曰元天其星婺女虛危營室淮南子天文訓作須女開元占經北方七宿占引石氏云須女四星又引巫咸云須女天女也

參謂之實沈

參已見上文昭元年左傳云后帝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爲晉星晉語云實沈之墟晉人是居開元占經分野略例云實沈參之神也因名次焉

昴謂之旄頭

爾雅大梁昴也西陸昴也召南小星篇維參與昴毛傳云昴留也開元占經西方七宿占引石氏云昴七星天官書云昴曰髦頭天文志髦作旄晉書天文志云昴爲旄頭昴畢閒爲天街天子出旄頭罕畢以前驅此其義也

東井謂之鶉首

開元占經南方七宿占引石氏云東井八星天官書云東井爲水事漢書律厤志云鶉首初東井十六度終於柳八度開元占經分野略例云南方七宿其形象鳥以井爲冠以柳爲口鶉鳥也首頭也故曰鶉首

張謂之鶉尾

張者鳥嗉之名爾雅云亢鳥嚨其粻嗉粻通作張嗉通作素天官書云柳爲鳥注七星頸張素開元占經引石氏云張六星晉語云歲及鶉尾律志云鶉尾初張十八度終於軫十一度

軫謂之鳥孥

開元占經引石氏云彭[illegible]星天官書云[illegible]為卑[illegible]通作[illegible]襄[illegible]二十八宿[illegible]星[illegible]明[illegible]為[illegible]火[illegible]北[illegible]故馬[illegible]楚受其咎子孫人之後鳥居亦鳥之後故俱以祭爲言也妻

營室謂之豕韋

爾雅營室謂之定郭注定正也作宫室皆以營室中爲正又云營室[illegible]宫室故謂之營室開元占經北方七宿占引石氏云營室[illegible]天宫[illegible]清廟[illegible]離宫閣道[illegible]十[illegible]一名[illegible]在[illegible]豕韋[illegible]衞[illegible]府滑縣[illegible]占豕韋氏國春秋時衞地也爲營室之分野故營室謂之豕韋[illegible]因謂參爲實沈也

北辰謂之曜魄

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昭十七年公羊傳疏引孫炎注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石氏云北極五星在紫微宫中又引黃帝占注云北辰紐星天之極星也[illegible]紫微[illegible]北辰也古者北極星正當不動之處故曰北極[illegible]星即北辰[illegible]北極謂之北極[illegible]北辰[illegible]公羊傳以北辰爲大辰[illegible]心伐爲大辰三大辰[illegible]北極星[illegible]北辰謂之北極[illegible]北辰也[illegible]

[illegible]星[illegible]北辰[illegible]考工記匠人夜考之極星[illegible]明[illegible]據[illegible]不動[illegible]星謂北極[illegible]是也[illegible]星[illegible]乃[illegible]不動[illegible]處[illegible]是以極星移[illegible]旨以[illegible]星移之[illegible]後儒在[illegible]陳不動大處張衡[illegible]鉤[illegible]覽經[illegible]文星之與距[illegible]北極[illegible]

天淵謂之紐茲

天淵二字因下文而誤說見上條偏考各史志及開元占經所載諸星皆無紐茲之目此條脫誤已甚不可考正矣

妃星謂之大當

影宋本以下大當並譌作大堂影本又譌作天堂錢氏曉徵日皆大當之誤太平御覽引樂汁圖云鉤陳後宫也大當正妃也注云大當鉤陳末大星郎天官書所云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也唐碧落碑大當叶曜中闢以睡亦本樂汁圖今從錢說訂正

天淵謂之三淵

開元占經巫咸中外官占引巫咸云天淵十星在鼈東九坎閒一名三淵

軒轅謂之路寢

天官書云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宫屬開元占經引石氏云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又云軒轅星主后妃以下所居宫也一曰帝南宫也南子天文訓云軒轅者帝妃之舍也莊三十二年公羊傳云路寢者何正寢也

輿鬼謂之天廟

天官書云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爲質開元占經南方七宿占引石氏云輿鬼五星中央色白如粉絮者積尸氣也一曰鈇鑕又引南官候云輿鬼者天廟主神祭祀之事

星

圓丘大壇祭天也方澤大折祭地也大昭祭四時也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廟祧壇墠鬼祭先祖也

[illegible]

祀處

禘禮禋祝禳臘祓禊餟禖軷禜彭祓禡禫祧醮禬餮望禨祥禫禱禜禳祭也

禘[illegible]見下條[illegible]文類聚引說文云祭[illegible]先日[illegible]月祭日[illegible]

[illegible]

禳祠淫祀之比也案景十三王傳彭祖不好治宮室禨祥服虔注云求福也士虞禮記朞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朞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注云祥祭名也祥吉也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說文禨告事求福也又云禜設緜蕝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一曰禜衛使災不生周官大祝六祈四曰禜注云禜如日食以朱絲營社二十五年公羊傳云日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祭法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注云宗皆當爲禜禜之言營也昭元年左傳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正義云賈逵以禜爲營攢用幣聚也聚草木爲祭處說文禳磔禳祀除癘殃也鄭注女祝云卻變異曰禳禳攘也

臘䄍索也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䄍秦曰臘

各本皆作臘索也案索也二字乃䄍字之訓非臘字之訓臘字下脫去本訓索也上又脫去䄍字諸書或云臘獵也或云接也未知誰是廣雅原文今依字補入也字而闕其訓補入䄍字䄍本作蜡蔡邕獨斷云臘者歲終大祭又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風俗通義與獨斷同又云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劉昭注世說引五經要義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諸書與廣雅或同或異未知孰是僖五年左傳虞不臘矣杜注云臘歲終祭衆神之名史記秦紀惠文君十二年初臘秦始皇紀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也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又云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黃衣黃冠而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運正義云據而言之謂之蜡析而言之祭百神曰蜡祭宗廟曰臘日息民

天子祭以鬯諸侯以薰卿大夫以茝蘭士以蕭庶人以艾

此逸禮王度記文見白虎通義及周官鬱人疏各本艾上脫以字今補鬯薰茝蘭蕭艾皆祭所用以和鬯酒者也大雅江漢篇秬鬯一卣毛傳云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正義云禮緯有秬鬯之草中候有鬯草生郊皆謂鬯金之草也以其可知秬鬯故謂之鬯草毛傳鬯草生郊皆謂鬯草也說文云茝蘭也若蘭楚辭注云薰草蕙草也說文云蕭荻也爾雅艾冰臺

王者以四時畋以奉宗廟因簡戎事刈草爲防毆而射之不題禽不逸遇不逮趨防不追天子取三十爲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其餘以與士

穀梁桓四年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昭八年傳云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蹶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射不中田得禽則不得禽是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也公羊桓四年傳云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注云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中心死疾鮮潔故乾而豆之以薦宗廟第二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脾遠心死難故以爲賓客第三之殺也自左髀射之達於右䯚中腸汙泡死遲故以充君之庖廚

射之用兵之法亦如之義也說苑脩文篇云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不殺孕重者不傷任也不抵眼不射不麑不卵不殺不傷之謂不逸也詩云射夫既同助我舉柴是也車攻篇云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傳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言習於射御法也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

隸兵

隸讀爲肄肄習也隸與肄古同聲而通用玉藻肆束及帶注云肆讀爲肄隸昭三十年左傳若爲三師以肄焉杜注云肄猶勞也

全羽曰旞析羽曰旌熊虎曰旗

此周官司常文也鄭注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司常又云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說文旞導車所載全羽以爲允允進也旌游車載旌析羽注旄首所以精進士卒也旗熊旗六游以象伐星士卒以爲期鄭風清人傳云二矛重英重喬正義云旞旌言旌干首也其下亦有旒縿襄十四年左傳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杜注云析羽爲旌齊私有之因請之羽毛即此析羽之旌也考工記云熊旗六斿以象伐也

天子杠高九仞諸侯七仞卿大夫五仞士三仞

此禮緯含文嘉文也見周官司常疏各本脫去卿字又脫去士三仞三字與下文卿大夫七斿至軫文同今補入釋文引爾雅舊注云今之杠長二尺注云杠長三尺爾雅素錦綢杠郭注云以白地錦韜旗之竿按禮記太平御覽引廣雅有士三仞三字又引廣雅云杠長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周官司常疏云仞七尺則天子之杠高六丈三尺諸侯杠長四丈九尺大夫杠長三丈五尺士杠長二丈一尺亦以尺易仞也

天子十二斿至地諸侯九斿至軫卿大夫七斿至轂士三斿至肩

說文斿旌旗之游也或作遊又云旗旌旗之旒也周官巾車注云旗旗之正幅爲縿屬焉於縿曰旒又云玉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注云王旗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鄭司農云三尺卿大夫之旌宜齊於軫兩齊於肩軹以一旒斷下兩旁正義引禮緯含文嘉云天子之旗九仞十有二旒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軫卿大夫五仞七旒齊較士三仞五旒齊首正義引孫炎云旗則高九仞諸侯七仞齊軫卿大夫五仞齊較士三仞齊首周官巾車注鄭云天子之旗十二斿至地諸侯九斿至軫卿大夫七斿至轂士五斿至肩

輈者車前曲木也考工記輿人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注云輈者軨之橫直木也其上出軾者二尺二寸謂之較也較在軫之上而以爲輢輢所謂軨也軾在軫之上而諸侯之旗齊於較齊於軾軫大夫之旗齊於軹軹以上高三尺三寸故齊於較於軾則高於軹而不至於較也卿大夫之旗至軫故云卿大夫士之旗至轂至肩而下謂之淮南子士五斿至肩者齊首也自諸侯而下降殺以兩禮緯士旗五斿廣雅士三斿蓋字之誤又案周官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以下旗旂各有其等數亦以禮緯所傳異也

旗旟

附引廣雅一條

年稔秋穀熟也

見廣韻太平御覽及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說文季穀孰也從禾壬聲昔作年鄭注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注云年取禾一熟也桓二年穀梁傳云五穀皆熟爲有年襄二十七年傳不及五稔注云稔熟也釋文云稔年也杜注云稔熟也一年穀一熟故以爲年說文稔穀熟也今書作秋秋之言成熟也盤庚云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月令孟秋至太平御覽引蔡邕章句云百穀各以其初生爲春熟爲秋故麥以孟夏爲秋卷三云飪飲熟也飪與稔聲相近會與秋聲亦相近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四十九上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四十九下 學海堂

廣雅疏證 高郵王觀察念孫著

釋地

神農度四海內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

開元占經地占篇引春秋命歷序云神農始立地形甄度四海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漢書郊祀志注引

帝堯所治九州地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其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

帝王世紀云既受禪日月所照二十五萬里之表近爲虞夏殷周子所載神農之地過日月之表

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各本二十誤作二百類聚太平御覽引帝王世紀二十四頃各本九百一十誤作九十陵之大川澤所注萊沛所生鳥獸所聚其墾者九州之則土壤山八千二十四頃所不毀者千五百二十萬餘是合而計之共得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開元占經引廣雅亦今所治九州地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其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

聖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

此中山經文也管子地數篇呂氏春秋有始覽淮南子地形訓竝同

四海九州

湖藪陂塘都晼序澤埏衍皋沼池也

說文湖大陂也王逸注九歎云大池也風俗通義云湖者都也言流瀆四面所猥都也藪之言聚也草木禽獸之所聚也故周語云藪物之歸也說文藪大澤也鄭風大叔于田傳云藪澤也禽之府也周官大宰注云澤無水曰藪澤虞注云水希曰藪是藪為有水無水之通說文陂阪也池與沱同月令注云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塘古通作唐周語云陂唐汚庳以鍾其美韋注云都聚也韓詩外傳云禽獸居山而下於都澤都猶豬也禹貢大野既豬馬融注云水所停止深者曰豬史記夏紀作都 [illegible]

都野孟豬彭蠡少原振澤渚毗沛澤雷澤幽都

禹貢原隰底績至于豬野夏本紀作都野地理志作豬壄又云休屠澤古文以為豬壄澤 [illegible]

瓊支璿瑰琅玕白琇璐璆玗琪瑛瑤璣琬琰璐瑤瓊瑛瑒赤瑕

[illegible]

玉

命𩰷斯白珩其最貴者玉藻云天子佩白玉 [illegible]

水精謂之石英瑠璃珊瑚琅玕夜光隋侯虎魄金精璣

[illegible]

珠

蜀石碝玫碑磲碼磁武夫琨珸瑎石瑊玏珂

石之次玉

東方有魚焉如鯉六足鳥尾其名曰鮯南方有鳥焉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鶿鵂西方有獸焉如鹿白尾馬足人手四角其名曰玃如北方有民焉九首蛇身其名曰相繇中央有蚳焉人面豺身鳥翼蛇行其名曰化蛇此五方之異物也

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五里爲邑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州十有二師焉

畯堅甄埴壤墣壚墳隴田地土也

耦芉就耩耧稻蘖被耠鑱鋊耦耬犁營耕也

藉耰穫耩稱積埶植樹藝投蒔種也

原端也大鹵大原也

釋邱

邱上有木爲秘邱

小陵曰邱

無石曰阜

也宮中地陵謂不爲於山林也

四隤曰陵四起曰京曲京曰阿

爾雅大阜曰陵大陵曰阿絕高爲之京陵之言陵遲也文選長楊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四平曰陵四平猶四隤也漢書揚雄傳因四隤山而爲園陳外徹康注云四隤四下隤也爾雅京大也四起謂四面隆起也倉之方者謂之京義亦同也阿者曲也故大雅有卷者阿毛傳云卷曲也文選西京賦注及衆經音義卷一並引韓詩云曲京曰阿然則四書曰陵以下三句皆韓詩義也各本曲京作四京因上文兩四字而誤今訂正鄘風定之方中傳云京高丘也大雅皇矣傳云京大阜也衛風考槃傳云曲陵曰阿說文阿曲自也盖阜陵京對文則異散文則通矣

臯細也

北堂書鈔引此作臯細土也其義未詳說文自小自也臯師自字也周語作魁字之假借也賈逵注皆云小阜曰魁按此當作自細自也轉寫舛誤耳

臧謂之壙

釋名云壙曠也藏於空曠處也鄭眾注周官冢人云壙謂穿中也史記秦始皇紀奇器珍怪徙臧滿之臧與藏同

墳墲埰墦埌壟埒塿邱陵墓封冢也

說文冢高墳也釋名云冢腫也象山頂之高腫起也爾雅云山頂冢又云墳大也卷一云封大也故冢或謂之墳或謂之封矣方言云冢秦晉之閒謂之墳或謂之培或謂之塿或謂之埰或謂之埌或謂之壠自關而東謂之邱小者謂之塿大者謂之邱郭璞注云墳取名於大防也爾雅墳大防李巡注云謂厓岸狀如墳墓墳封一聲之轉皆謂土之高大者也方言云墳地大也青幽之閒凡土而高且大者謂之墳埰之言宰也宰亦高貌也列子天瑞篇云望其壙宰如也僖三十三年公羊傳宰上之木拱矣何休注云宰冢也宰與埰聲相近故冢謂之埰亦謂之宰官謂之宰事謂之采亦謂之埰方言注云古者卿大夫有采地死葬之因名曰埰其失也鑿矣孟子離婁篇之東郭墦閒之祭者趙岐注云墦閒冢閒也墦之言般也方言云般大也山有墦冢之名義亦同也埌亦墦也語之轉耳眾經音義卷七引通俗文云邱冢謂之壙埌莊子列御寇篇醫胡嘗視其良釋文云良或作埌冢也壟說文作壠亦通作隴淮南子說林訓云或謂冢或謂隴名異實同也曲禮云適墓不登壟壟之言龍從也方言注云有界埒似耕壟因名之也天水大阪謂之隴義亦同也培亦高貌也風俗通義云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閒田中少高卬者名之爲部義竝與培同塿亦高貌也孟子告子篇可使高於岑樓趙注云岑樓山之銳嶺者義與塿同方言注云培塿亦堆高之貌因名之也培塿之轉冢謂之塿亦謂之培塿罌謂之甀亦謂之甑甀北陵謂之西隴小山謂之部婁義竝相近也曲禮爲宮室不斬於邱木鄭注云邱壟也釋名云邱象邱形也邱之言邱虛也應劭注漢書張良傳云邱虛壯大是也陵之言陵也秦名天子冢曰山漢曰陵釋名云陵象陵形也墓之言模也規模其地而爲之故謂之墓說文墓兆域也方言凡葬而無墳謂之墓注云言不封也周官有冢人有墓大夫鄭注云冢封土爲邱壟象冢而爲之墓冢塋之地也檀弓古也墓而不墳注云墓謂兆域今之封塋也土之高者曰墳蓋自秦以前皆謂葬而無墳者爲墓漢則墳墓通稱故水經渭水注引春秋說題辭云邱者墓也周官冢人以爵等爲邱封之度注云王公曰邱諸臣曰封王制庶人不封不樹注云封謂聚土爲墳封亦高起之名大司徒注云封起土界也

宅兆塋域葬地也

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措之兆與垗同士喪禮筮宅鄭注云宅葬居也又主人兆南北面注云兆域也周官冢人職云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案商頌元鳥篇肇域彼四海鄭箋云肇當作兆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鄭注云兆爲壇之營域[illegible]者之位也兆其外爲營域也是兆爲營域之通稱故爾雅云兆域也塋亦營也說文塋墓地也漢書楚元王交傳云太夫人墓號塋居處墓生篇葬于域毛傳云域營域也

陖陝隒險也

小雅四牡篇周道倭遲釋文云韓詩作倭夷文選西征賦注引韓詩周道威夷又引薛君章句云威夷險也爾雅西陵威夷蒸亦斅陽之義威夷與倭遲並字異而義同威夷之爲倭遲猶陵夷之爲陵遲矣陂陀二字說見卷二陂陀險阻衷也下陁與陀同

岡嶺隥陘阪也

阪之言反側也爾雅陂者曰阪郭注云陂陀不平陂阪聲相近岡今作岡岡之言綱也嶺之言領也爾雅山脊岡孫炎注云長山之脊也釋名云岡亢也在上之言也嶺通作領列子湯問篇云終北國中有山名曰壺領說文隥仰也眾經音義卷四引三倉云隥小阪也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乃絕隃之關隥隥之言登也閣道謂之隥道義亦同也陘之言徑也字亦通作徑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閒介然道趙注云山徑山之領注言吾于篇云山蹊之蹊不可勝由矣馬融長笛賦云膺陪陁陘陘阻並字異而義同此與爾雅山絕陘異義

隒隩厈岸滸潯濆漘澨汜墳瀕陴涘堤厓也

厓字或作崖又作涯說文隒崖也爾雅重甗隒孫炎注云山基有重岸也其水厓亦謂之隒王風葛藟傳以漘爲水隒是也張衡西京賦云刊層平堂設切厓隒[illegible]隒之言廉也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鄭注云側邊曰廉[illegible]義也澳字或作隩又作奧[illegible]爾雅云厓內爲隩外爲鞫李巡注云厓內近水爲隩[illegible]之言奧也[illegible]象形籀文作厈王篇音呼旦切厈與岸[illegible]文補水瀕也大雅[illegible]歌云望涔陽兮極浦[illegible]道謂於江[illegible]辭漁父篇游於江潭[illegible]道訓云潯讀[illegible]古云潭音尋[illegible]斥漢書地理志作頻大雅召旻篇池之竭矣不云自頻[illegible]頻厓也竝字異而義同濱與邊聲相近水邊[illegible]之四邊亦謂之濱小雅北山篇云率土之濱是也大雅篇鳧鷖在潨傳云潨水會也說文云小水入大水曰潨[illegible]以潨爲厓[illegible]然而高蓋崖[illegible]水草交爲湄釋名云湄眉也臨水如眉臨目也秦風蒹葭在水之湄傳云湄水隒也小雅巧言篇居河之麋[illegible]年左傳余賜女孟諸之麋[illegible]云谿谷之汜[illegible]謂之汜[illegible]名也釋文云汜[illegible]本或作[illegible]本於爾雅也而郭璞以窮瀆爲汜[illegible]注云通於谷者[illegible]瀆也若然則瀆汜當與谿谷[illegible]墳淚同列於釋邱而[illegible]界埒也淮南子[illegible]形埒垠堮[illegible]子齊俗訓[illegible]厓也[illegible]與厓埒亦相近周官大司徒注云[illegible]墉埒也[illegible]汜即爾雅所謂窮瀆汜非水決復入之汜也[illegible]

厓爲汜通瀆之厓爲[illegible]孫龍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illegible]半彊大於南汜曹大家注[illegible]廣曰汜堂邊謂之[illegible]一也墳者高起之名[illegible]墳墓說文作[illegible]墳大防也[illegible]墳行注云水崖[illegible]夫上酒不濟孫炎注云[illegible]也王風葛藟篇在河之滸[illegible]川之滸兮傳云[illegible]邊謂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元年公羊傳自[illegible]陴字[illegible]曹憲音[illegible]或作洋集韻[illegible]見已上說本文[illegible]說爲洋耳今[illegible]於瑕沂皆[illegible]謂之坽一文[illegible]岸坽埒一聲之轉

[illegible]堄陬隅隈也

僖二十五年左傳注云[illegible]隈水曲中也[illegible]九數步[illegible]於山[illegible]循山[illegible]雅公[illegible]地理志[illegible]

厓隩[illegible]

所引廣雅一條

[illegible]

見文選謝惠連泛湖歸出樓中翫月詩注[illegible]且鳥止息于上遠注[illegible]出乎[illegible]郎之關

釋山

岱宗謂之泰山

在今泰安府泰安縣北五里[illegible]岱宗風俗通義云宗者長也[illegible]

天柱謂之霍山

在今六安州霍山縣南五里[illegible]灊縣南水經[illegible]山宮小山[illegible]縣之靈山中[illegible]

華山謂之太華

在今同州府華陰縣南十里

常山謂之恆山

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illegible]文帝諱改恆山爲常山見地理志注[illegible]

外方謂之嵩高

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禹貢熊耳外方桐柏地理志云古文以崇高爲外方山崇高即嵩高各本外下脫方字嵩下脫高字今訂正

岣嶁謂之衡山

在今衡州府衡山縣西北三十里中山經注亦云衡山俗謂之岣嶁山衆詩岣嶁猶穹窿語之轉也若車枸簍或謂之穹隆矣

蜀山謂之嶓山

嶓說文作崏字或作岷又作汶嶓山在今龍安府松潘廳西北二百二十里地理志云禹貢嶓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江水所出蜀讀爲獨字或作瀆史記封禪書云瀆山蜀之汶山也水經江水注云岷山即瀆山也水曰瀆水

吳山謂之開山

在今鳳翔府隴州西南俗以在州南八十里者爲嶽山其實一山也開與汧同禹貢道汧及岐釋文汧字又作岍馬本作開周官職方氏雍州其山鎮曰嶽山爾雅釋山河西嶽郭注云吳嶽也地理志云吳山在右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也續漢書郡國志云汧縣有吳嶽山本名汧是爾漢志並以汧山爲吳嶽史記封禪書自華以西名山七曰華山薄山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則分吳嶽與嶽山爲二爾不言汧山禹貢錐指云漢志雖云吳山在汧縣西而爾雅釋山以河西嶽爲亟郭注及其南與嶽山只是一山自周尊汧山俗又謂之吳山或又合稱吳嶽史記又析嶽山與吳嶽爲二而岍山之名遂隱其實此二山者周禮總謂之嶽山禹貢總謂之岍山當以漢志爲正

薄落謂之笄頭

在今平涼府平涼縣西西四十里地理志云笄頭山在安定郡涇陽縣西禹貢涇水所出笄頭或作笄頭史記五帝紀黃帝西至于空桐登雞頭是也雞頭又作雞頭秦始皇紀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元和郡縣志云笄頭山一名薄落山故淮南子地形訓云涇出薄落之山高誘注云一曰薄落水淮南子覽冥訓云隄山崩而薄落之水涸是也

土高有石山山產也石碩也

土高有石曰山者言之義本說文也釋名云山產也產萬物者也說文碩百二十斤也石訓爲碩無所取義是碩字之譌卷一云碩大也石與碩同聲碩亦大也漢書賈誼傳石畫之臣鄧展注云石大也石畫即碩畫

冢腫也

爾雅山頂冢釋名云冢腫也言腫起也

嶽确也

确謂确也

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有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

此中山經文也出銅之山以下亦見管子地數篇二百七十中山經作三百七十續漢書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作三百五十

崑崙虛有三山閬風板桐元圃其高萬一千一百一十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楚辭離騷云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又云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天問云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哀時命云擥瑤木之橝枝兮望閬風之板桐縣圃與元圃同閬風或作涼風板桐或作樊桐淮南子地形訓云崑崙虛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又云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崑崙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或上倍之是謂縣圃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王逸注離騷引河圖括地象亦云崑崙高萬一千里二書所記崑崙里數與廣雅大同小異事涉無稽非所詳究也

崩峽嶰谿谷也

崩與谹同禹貢[illegible]傳云[illegible]峽之言穿也字或作峽釋名云山下根之受霤處曰峽考工記匠人注云壑中曰峽一義並相近也嶰本作解或作澥又作嶰說文嶰水衡官谷也一曰小谿漢書律歷志黃帝使泠綸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孟康注云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也一曰崑崙之北谷名也張衡西京賦云提溪谷[illegible]成公綏云[illegible]與谿同各本谿下脫谷字異而義同今補

釋水

濆泉直泉也直泉涌泉也

爾雅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注云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也猶正也公羊春秋昭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傳云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左氏作蚡泉濆蚡皆古字通用小雅采菽篇觱沸檻泉傳云檻泉正出也毛傳之泉濆一聲之轉爾雅濆大出尾下郭璞注云今河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許濆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爲瀵瀵與濆聲亦相近

州居也陼處也沚止也渚至也

爾雅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陼小陼曰沚小沚曰坻釋名云州同與陼同釋名云沚止也可以止息其上也各本處誤作陼二字互誤沚字又誤作渚太平御覽引廣雅止誤作止今據以訂正

海晦也江貢也河何也淮均也濟濟也伊因也洛繹也漯理也

釋名云海晦也主承穢濁其色黑如晦也風俗通義云江者貢也出珍物可貢獻也水經河水注引春秋說題辭云河之爲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荷與何同又淮水注引春秋說題辭云淮者均其務也釋名云濟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伊音本作伊合下文洛繹之則伊字當是伊字之譌今訂正洪範五行傳伊因也鄭注云伊因也伊與因古同聲記引春秋說題辭云洛之爲言繹也言水繹繹也[illegible]本譌作[illegible]

淵闊也漢達也渭偕也汝汝也涇徑也

[illegible]說文云渭水[illegible]王篇注云渭渭流行貌渭之言偕也[illegible]釋名云涇徑也言如道徑也[illegible]

湍瀨也磧礫也

說文瀨水流沙上也漢書武帝紀遣歸義越侯嚴爲下瀨將軍史記南越傳作瀨之言厲也月令云征鳥厲疾是也石上疾流謂之瀨故無石而流疾者亦謂之瀨楚辭九章云長瀨湍流泝江潭兮是也說文湍疾瀨也史記河渠書云水湍悍石磧也[illegible]

洪洫畎澮隄壍溝渠川瀆谿谷科臽坑也

爾雅阬虛也說文阬閬也阬與坑同[illegible]洫之言虛也畎之言穿也[illegible]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illegible]

溎潭淵也自三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

說文淵回水也[illegible]淮南子地形訓云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illegible]各本[illegible]今訂正

滌滌浮著水也

周禮云凡祭宗廟之禮水曰清滌滌浮著未詳

陽侯濁汏波也

波之言播蕩也[illegible]陽侯之波則[illegible]楚辭九章云凌陽侯之氾濫兮忽翱翔之焉薄王逸注云陽侯大波之神[illegible]

舟 舠 㮰 舤 船也

此釋舟之總名也……[illegible]

艆 艑 艒 艓 艗 艚 艛 艜 艟 艋 艄 艅 艆 艎 艏 艐 艑 艒 艓 舟也

[illegible]

𦪇 䑸 舺 艗 䑳 艖 舟也

[illegible]

𥴦 筏 㰇 箄 筏也

方言 ……[illegible]

𦨖 謂之艇

[illegible]

艅 謂之艄

[illegible]

䑤 舟謂之浮梁

方舟謂之 ……[illegible]

[illegible]

河 水出崑崙虛……[illegible]

[illegible]

五十五 庚申補刊 鍾海山房校印

廣雅疏證　高郵王尚書引之著

釋草

𦸈蘇白苷也

南山經云侖者之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赤理其汁如漆其味如飴食者不飢可以釋勞其名曰白咎郭注云或作臯蘇臯蘇一名白咎見廣雅案白咎木名而入釋草者方言云蘇芥草也白咎草類故一名臯蘇特其名而入穀而赤理其名曰白咎以爲木猶中山經義山有木焉其狀如棠而赤葉名曰芒草是以爲草仍是草類亦與蘇同宇皆從艸足以明之矣玉篇云白咎蘇食之不飢亦與廣雅同藝文類聚引張協都賦云臯蘇而不遠何況沙與同桓寬味如飴故以比甘蕉也高蘇辻淮南精神訓云勞與勞麂也蘇解憂如飴故曰可以釋勞初學記引王朗與魏太子書云奉讀歡笑以忘故日可以釋勞記憂臯蘇釋勞無以加也應瑒報龐惠恭書云雖復萱草忘憂蘇在厠悒悒不逞也祗以增毒徐陵玉臺新詠序云萱草錫茲愁疾皆忿其不證也白華序王篇云彼萱草蘇名其實似瓜食之治瘧至說文云萱草屬也臯蘇則與廣雅異同未之審

茈綦蕨也

爾雅綦月爾郭注云似蕨可食後漢書馬融傳云茈其芸蕨茈與紫同其與綦同也初生無葉可食江西謂之蘢蕨又爾雅蕨蘢郭注云廣雅云紫綦也非也初生無葉可食江西謂之又云鳥類也者亦紫得同名紫綦蕨之類也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蕨山菜也初生似蒜莖紫黑色山桃花發時采之則山寒亦紫色故運酬從弟惠連詩云紫蕨今云其葉似蕨蔟可食羅顧爾雅翼云紫綦生山中大葉初生其莖如小兒拳紫色而肥令野人今歲紫山則來歲廣雅云蕨紫其舊生蕨之處紫蕨老硬敷披人誌之謂之蕨嘗之其莖紫其葉有痕似蕨其初出土紫色拳如小蕨兒手可食李時珍本草云其有花而味苦謂之迷蕨初生亦可食是紫綦也後世方俗語猶然稱紫綦也

葉苔也

說文苔草也繫傳引字書云黃苔草也玉篇黃苔草名苦香草葉葉苦草也廣韻苔香草集韻草苔香草苦與苔廣韻同薄亥切又與草同房久切黃苔草未知孰爲葉也

王白黃也

未詳

蘊蕺也

說文蘊菜也玉篇蕺菜也張衡南都賦其園圃則有蓼蕺蘘荷李善注引風土記云蘊香菜根似茆根蜀人所謂蒟香與蕺同後漢書馬融傳莚李賢注云其根似茅根可食蜀都賦以蘊圃劉逵注云蘊草名也亦名土茄葉覆地而生根可食人飢則以繼糧李善注云蘊菜也謝靈運山居賦畦町所藝蓼蕺蘘薺北戶錄引越絕云蕺山越王句踐種蕺處古今注云制揚人謂蕺爲蕺齊民要術云蘊菜紫色有蕺唐本草注云蕺菜葉似蕎麥肥地亦能蔓生莖紫赤色多生溼地山谷陰處山南江左好生食之關中謂之蘊菜蘊蘊蘊字竝通

蘞蘆蔥蒔也

蔥各本譌作葱今訂正急就篇云牡蒙甘草菀蘆神農本草云藜蘆一名蔥苒吳普本草云藜蘆一名蔥葵一名山蔥一名豐蘆一名蕙葵大葉根小相連名醫別錄云一名蔥菼與蔥同豐音蔥苒與蕙字並通又玉篇藜蘆他敢切菼與蒨同御覽引吳普本草云藜切注云藜蘆根下極似蔥而多毛陶注云藜蘆二種本草相近水藜爲蘆根鬚百餘莖蔥白紫蘆三十莖云州有一居有呼藜鹿蔥又云莖似蔥白根黃白色呼爲鹿蔥子詠然云蘞州土俗亦東黃白善者

菗蒢地榆也

菗玉篇云菗蒢似菜也名醫別錄云地榆生桐柏及冤句山谷陶隱居注云葉似榆而長初生布地其花子紫黑色如豉故名玉豉齊民要術引神仙服食經云地榆一名玉札北方難得故尹公度曰寧得一斤地榆不用明月珠其實黑如玉北方或得其根作飲其汁言玉豉一名玉札方士鍊石說者謂之玉豉或謂之玉札云地榆可生食又此草之廣志云地榆太陽之氣盛也元帝玉鑑金匱二名此其效也又廣志釀酒引

莪蒿蘪蒿也

爾雅莪蘿郭注云今莪蒿也亦曰蘪蒿說文莪蘿也蘪蒿也屬同名小雅菁菁者莪傳云莪蘿蒿也正義引陸璣疏云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蔞蒿本草拾遺云蘪蒿生高岡宿根先於百草一名蘿蒿本草拾遺云莪蒿也所說之形蓋之陳藏器蒿加詩流及本草云大生山陵坂岸陶云蒿類也一名蘿蒿錄云茵陳及本草又本草經上品有茵陳蒿冬不死至春更因舊苗而生新葉故名茵陳蒿冬不死至春生相近矣二者

蕑蘭也

鄭風溱洧篇云方秉蕑兮傳云蕑蘭也鄭箋云蘭香草也韓詩章句云溱洧二水之上三月桃花水下之時眾士與女執蘭而祓除不祥其說蘭字蓋云通作蕑正義引陸璣疏云蘭今澤蘭也韓詩云溱與洧方洹洹兮士與女方秉蕑兮蕑蘭也當此盛流之時眾士女執蘭拂除邪惡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拂除不祥其引韓詩章句云以除不祥周官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注云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也正義引楚辭云浴蘭湯兮沐芳沐浴以先爲蘭湯沐浴以潔也蘭也香草也蘭可以爲沐浴也說文云蘭香草也云云又引說文云蕑本香草也說文草卷出引吳二林山說類云云香蘭草也今本說文蓋云香草出吳林山多草其說文本中山經云吳林之山其中多葌草郭注云亦菅字見字林蘭似多香草以其狀如蘭蓋以葌爲蘭之類也明矣芎藭之類也其葉似蘭說文云葌草出吳林山與蘭同名其葉實非一物也則今說文本云蘭香草也韓詩之蘭也鄭箋云蘭也香草也是蘭與蓮異文蓮蘭草也鄭箋云云蓮蓮也字當爲蘭韓詩云蓮蓮爲蘭則蕑本字不誤必破字讀爲蓮以之蓮芙蕖之莖耳

蘱芽蔽也

漢書顏師古注云薃葛林蓏藏類爾雅蘱薃茅類云蘱茅草名似蒲而細可爲索亦曰林葉蕑也邢昺疏引傳云可以爲索王篇云蘱蕭草似茅名藏草一名蘱草莖以爲索郭注云藏似茅今人以爲索萊菅也蒯屬菅類茅也蘱亦菅屬謂蘱菅草可以爲索也爾雅蘱薃郭注云今蘱莎也可以爲索詩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乃尤善矣其未漚者名爲野菅菅蓋其類也陸璣詩疏云萉蔽之類蓋蘱似茅也則蘱一名菅此云蘱蔽也萉爲蔽之借字也蘱蘱一名萉蔽蓋以蘱一名萉茅一名蔽也

廉薑葰也

說文葰薑屬可以香口字或作葰漢書司馬相如傳子虛賦注云葰廉薑也郭璞注云蔣作葰字或作蔽土聿說文作蔆同或作蔽記蘭廉薑生沙石中薑類也其實黑大如鷄卵而有香味異物志云廉薑似薑而其莖上有黑點大者以爲芬芳甘美漢書注吳都賦云廉薑或作葰也又此作葰居香薑之間覽云藥物藁葰廉薑也左思吳都賦引字書云葰廉薑也

草蒿青蒿也

爾雅蒿菣郭注云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爲菣小雅鹿鳴篇食野之蒿正義引陸璣疏云蒿青蒿也荊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菣也神農本草云草蒿一名青蒿一名方潰郎取人呼爲青蒿香草食之一名菣陳藏器本草拾遺云青蒿似茵陳蒿而背不白高四尺許北人呼爲青蒿東人呼爲犱蒿爲其臭似犱

枸乳苦杞也

爾雅杞枸檵郭注云今枸杞也小雅四牡篇集于苞杞傳云杞枸檵也正義引陸璣疏云苦杞秋熟正赤服之輕身益氣一名地骨一名枸忌一名地輔一名甜菜一名枸杞可作飲名苦杞春生作羹茹微苦其莖似莓子秋熟正赤莖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今世人亦呼爲枸杞小雅湛露篇云杞棘之名也名醫別錄謂之枸忌一名羊乳陶注云枸杞根也本草一名羊乳今江淮間謂之枸檵乳也王篇云枸乳杞也子形長如棗其核如鸊鵜圖經云枸杞七月開花紅紫色隨便結實

游冬苦菜也

月令孟夏苦菜秀呂氏春秋任地篇云日至苦菜死小雅又云鄭注云苦菜也說文云苦也唐風采苓篇云采苦采苦首陽之下傳云苦苦菜也內則云濡魚卵醬實蓼夫又謂之苦菜正義云苦菜也神農本草經云苦菜一名荼草一名選生川谷山陵道傍凌冬不死名醫別錄云一名游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傍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陰乾又陶注云苦菜疑即茶也茶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堪食但苦耳茶乃苦菜之大名也廣雅亦云游冬苦菜也爾雅釋草云荼苦菜又云藈荼一名苦苣苦菜別名耳禮記月令云苦菜秀夏小正云四月取荼是也案苦菜春夏皆有至秋始結實故又云秋荼然則此苦菜者四月秀而不實至冬又生春而始華與此同也是不結實之苦菜也其華有黃白二色秋時中生者皆不有毛如菊子之形其子有白毛如柳絮其實似紫苑子於薺菜之莖白如薺茶之蘆菹

黍姑艾但鹿何澤蒴也

陶隱居注別錄云黍姑生山澤間如鼠跡大生谷中根葉細枝稍多生在陰處氣辛烈丁本草拾遺云黍姑

慈又本草蜀羊泉唐注云此草俗名黍姑葉似菊花紫色子類枸杞子視如遠志主療黍瘡餘未詳

堇羊蹏也

堇有二一爲蒴藋烏頭之類也爾雅云芨堇草郭注云即烏頭也江東呼爲堇名醫別錄云蒴藋有毒一名堇草一名芨說文繫傳引字書云蒴藋一名堇王篇蒴藋有五葉堇一名慈廣雅芨烏頭別名或作急堇蒴藋別名集韻芨堇草也通作慈蒴藋名堇名又名芨也一爲羊蹏小雅我行其野言采其蓫傳云蓫惡菜也齊民要術引義疏云今羊蹏似蘆菔莖赤煮爲茹滑而不美多啖令人下痢幽州謂之羊蹏揚州謂之蓫一名蓨蹏與蹏同爾雅苗蓨蓋即蓫一名蓨者集韻堇或作苗通作蓫羊蹏也詩一釋文蓫本又作蓄神農本草羊蹏一名東方宿一名連蟲陸一名鬼目名醫別錄云一名蓄陶隱居注云今人呼爲秃菜即是蓄音之訛詩云言采其蓄更有一種味酸者齊民要術引字林相云蓫似冬藍蒸食之酢陶隱居注本草羊蹏云又一種極相似而味醋呼爲酸摸本草拾遺云酸摸葉酸美人亦折食其葉葉似羊蹏是山大黃一名當藥爾雅須薞蕪郭注云似羊蹏葉細味酢可食是羊蹏一種名蓫蓄一種名薞蕪名酸摸而總謂之堇也名醫別錄云蒴藋有毒生田野羊蹏無毒生川澤寇宗奭本草衍義云蒴藋花白子如綠豆羊蹏花青白子三棱二者各殊玉篇云堇一名蒛又云似冬藍食之醋則是合蒴藋羊蹏爲一物誤矣

牛莖牛膝也

神農本草牛膝一名百倍名醫別錄云生河內川谷及臨朐陶隱居注云今出近道蔡州者最長大柔潤其莖有節似牛膝故以爲名也乃云有雌雄雄者莖紫色而節大爲勝御覽引吳普本草云牛膝生河內或臨邛葉如夏藍莖本赤又引廣雅牛莖牛膝也各本莖譌作莖今訂正廣韻莖極苾戶切說文膝牛膝下骨也牛莖之名殆取此義與抱朴子黃白篇云俗人見方用鼠尾牛膝皆謂之血氣之物也

豨耳馬莧也

豨即豚字神農本草莧實一名馬莧陶隱居注云今馬莧別一種布地生實至微細俗呼爲馬齒莧亦可食小酸恐非莧實也顏氏家訓云馬莧堪食亦名豚耳俗曰馬齒江陵有一僧面形上廣下狹劉緩幼子云似馬莧是其狀矣李時珍云馬齒莧大葉者俗呼爲豚耳草小葉者爲鼠齒草豨與豚同

卬昌陽菖蒲也

說文茚昌蒲也䓛茚䓛也茚與卬同亦作茚玉篇茚五唐切菖蒲也御語兩切草生池水邊廣韻茚五剛切菖蒲別名又魚兩切集韻茚語兩切菖蒲也或作茚神農本草菖蒲久服輕身不忘不迷惑延年一名昌陽陶注云今處處有生石磧上概節爲好生下濕地大根者名昌陽此藥甚去蟲并蚤蝨藝文類聚引吳普本草云菖蒲一名堯韭一名昌陽亦作昌羊淮南說林訓云昌羊去蚤蝨而來蛉窮高誘注云昌羊昌蒲也名醫別錄云白昌一名水宿一名莖蒲陳藏器云一名昌陽生水畔人亦呼爲菖蒲與石上菖蒲別根大而臭一名水菖蒲案此與陶注生下濕地根大者名昌陽正合但本草經及吳普本草並云菖蒲一名昌陽恐俱是大名不分水石也且管子地員篇云山之上其草茚與白昌又云其山之旁有彼黃𧂁及彼白昌似生石上有亦名白昌也呂氏春秋任地之豆其實昌本鄭注云昌本昌蒲根也公食大夫禮注云云昌本昌蒲本菹也僖三十年左傳饗有昌歜杜注云昌歜菹也韓非子難篇文王嗜昌蒲菹呂氏春秋任地篇冬至後五旬七日昌始生昌者百草之先生者也

攣夷芍藥也

攣夷即畱夷畱攣聲之轉也張注上林賦云畱夷新夷也新與辛同王逸注楚辭九歌云辛夷香草也郭璞注西山經云芍藥一名辛夷亦香草屬然則鄭風之勺藥離騷之畱夷九歌之辛夷一物耳毛詩溱洧傳云勺藥香草御覽引義疏云今藥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司馬相如賦云勺藥之和揚雄賦曰甘甜之和勺藥之羹然則勺藥人人食之也案西山經云繡山其草多芍藥中山經句檷之山條谷之[illegible]

菥蓂馬辛也

爾雅菥蓂大薺郭注云似薺葉細俗呼之曰老薺神農本草云菥蓂子味辛微溫一名蔑析一名大蕺一名馬辛名醫別錄云一名大薺生咸陽川澤及道傍陶注云今處處有之人乃言是大薺呂氏春秋任地篇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高誘注云昔終也三葉薺亭歷菥蓂也是月之季枯死大麥熟而可穫月令孟夏靡草死鄭注云靡草薺亭歷之屬[illegible]于蓍也張衡南都賦云其園圃則有菥蓂芋瓜

䕸䓲魚薺也

菜屬一名䕸一名蔀玉篇云䕸魚薺也廣韻云蔀䓲魚薺也

狗薺大室亭歷也

爾雅蕇亭歷郭注云實葉皆似芥一名狗薺見廣雅釋文今云亭歷或作葶藶引廣雅云狗薺大室葶藶也各本俱脫亭字今補神農本草云亭歷一名大室一名大適生藁城平澤名醫別錄云一名丁歷一名蕇[illegible]

薍萑也

周官司几筵注云萑如薍而細者[illegible]

會及五味也

爾雅菋荎藸郭注云五味也蔓生子叢在莖頭神農本草云[illegible]

山蘄當歸也

爾雅云薜山蘄郭注云廣雅云山蘄當歸當歸今似蘄而粗大釋文云蘄古芹字神農本草[illegible]

莔母兒踵東根也

說文云莔貝母也[illegible]

郄蟬丹參也

[illegible]

楚方有千葉花時人呼為逐馬

飛廉扇蘆伏豬木禾也

各本蘆下衍也字今刪名醫別錄云飛廉一名漏蘆一名伏豬一名木禾生河內川澤陶注云處處有極似苦芺惟葉下附莖輕有皮起似箭羽葉又多刻缺花紫色今俗別有漏蘆則非此別名爾案神農本草漏蘆飛廉分條並云久服輕身益氣漏蘆主濕痹下乳汁名醫別錄所言飛廉功用亦同唐本注云飛廉有兩種一是陵翹生平澤中者其生引圖上者葉頗相似而無疏缺且多毛莖亦無羽根直下更無林蘇頌圖經云飛廉所說與秦州海州所謂漏蘆者花葉及根相近然則漏蘆卽飛廉之類故得同名也漏與扁通陸羽茶經引凡將篇云漏蘆飛廉猶神農本草之分爲二也或生云飛廉扇蘆伏豬木禾也蓋名醫別錄之合爲一也陶注亦云異或主統同耳神農本草云飛廉一名輕飛陶注亦云飛廉莖輕別飛廉之名殆取義於輕與隋注本草云飛莖蠓云形似廉蟲而輕小能飛亦其義也

貝父藥實也

貝父卽貝母也爾雅莔貝母郭注云根如小貝圓而白華葉似韭鄘風載馳篇言采其蝱傳云蝱貝母也正義引陸機疏云蝱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也神農本草云貝母一名空草名醫別錄云一名藥實一名苦花一名苦菜一名商草一名勤母商字卽莔字之譌也陶注云形似聚貝子故名貝母蘇頌圖經云二月生苗莖細青色葉亦青似蕎麥葉隨苗出七月開花碧綠色形如鼓子花陸機疏云貝母葉如栝樓非也正類此郭璞云白華葉似韭非此種所復見之

王連黃連也

各本脫黃連也三字神農本草云黃連一名王連御覽引廣雅云王連黃連也今據補齊民要術引崔寔四民月令云五月合止痢黃連丸殆養生者所必用與藝文類聚引江淹黃連頌云黃連上草丹砂之次御孌(?)辟妖長靈久視重英御覽引范子計然云黃連出蜀郡黃肥堅者善名醫別錄云生巫陽川谷及蜀郡太山蘇頌圖經云苗高一尺以來葉似甘菊四月開花黃色六月結實似芹子色亦黃二月八月采根江左者根若連珠今秦地及杭州柳州者佳節下不連珠今西(?)蜀(?)者爲勝(?)

蕀蒬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

爾雅葽繞蕀蒬郭注云今遠志也似麻黃赤華葉銳而黃其上謂之小草廣雅云蕀蒬葽繞也夏小正四月秀幽(?)云蕀蒬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其葉名小草是也急就篇云遠志續斷參土瓜神農本草云遠志葉名小草一名棘菀一名葽繞一名細草名醫別錄云生太山及宛句川谷陶注云小草狀似麻黃而青博物志云遠志苗曰小草根曰遠志世說排調篇謝安有遠志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又御覽引魏氏春秋異云安云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古人多假借遠志之名以爲喻然命名但之本義或必然也

黃良大黃也

神農本草云大黃一名黃良吳普本草云大黃一名火參一名膚如或生蜀郡北部或隴西二月生黃葉四四相當黃莖高三尺許三月華黃五月實黑唐本注云葉子莖並似羊蹄但麤大而厚其根細者亦似宿羊蹄大者乃如碗長二尺水經注引魏土地記云到山有佳大黃

菀蘠黃文內虛黃芩也

說文云菳黃菳也菳與芩同急就篇云黃芩伏苓礜茈胡神農本草云黃芩一名腐腸生秭歸川谷陶注云彭城鬱州亦有之閒者名子芩破者名宿芩其腹中皆爛故名腐腸御覽引范子計然云黃芩出三輔色黃者善又引吳普本草云一名黃文一名妬婦一名虹勝一名經芩一名印頭一名內虛二月生赤黃葉兩兩四四相值莖空中或方員高三四尺四月華紫紅赤五月實黑根黃案虹勝之名同紅亦腐也名醫別錄作空腸吳氏云其莖空中此內虛之名所由起矣

因塵馬先也

各本脫也字今補因塵與茵蔯同神農本草茵蔯在上品馬先在中品云茵蔯蒿生太山馬先蒿一名馬屎蒿生南陽川澤御覽引吳普本草云因塵生田中葉如藍陶注云茵蔯似蓬蒿而葉緊細莖冬不死春又生馬先葉如益母草一名爛石草小雅蓼莪篇匪莪伊蔚傳云蔚牡菣也正義引陸機疏云牡蒿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新蒿爾雅蔚牡菣郭注云無子者也說文云蔚牡蒿也馬先通稱故因塵亦稱馬先者此物與因塵同名馬先俱是蒿屬或假借爲名亦時相稱也

蚍衃馬牀蛇牀也

爾雅盱虺牀郭注云蛇牀也一名馬牀見廣雅淮南氾論訓云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說林訓云蛇牀似麋蕪而不能芳神農本草云蛇牀子一名蛇粟一名蛇米生臨淄川谷御覽引吳普本草云蛇牀一名蛇珠一名思益一名繩毒一名棗棘一名蛇米云一名虺牀本草通名蛇粟名醫別錄云一名馬牀一名墻蘼陶注云近道田野墟落間甚多花葉正似蘼蕪合注云蛇牀似小葉芎藭花白子如黍粒黃白色生下濕地蜀本圖經云似小叢而莖葉又謂之繩毒與五華等今蛇牀子亦名疋也名醫別錄作蚍蚺諸家有不同名各自作棗與蚍虺牀馬牀俗書作牀字與蛇牀相近故蛇牀之名訛爲虺牀各本作牀今據錄訂正

蔓秀也

豳風七月篇四月秀葽傳云葽草也夏小正四月秀幽傳云葽草也傳考正云葽草也幽者葽也說文云蔓草也四月秀葽者不榮而實蓋本禾之秀也以其似蔓故名爲蔓秀於四月作此傳者小正云四月秀幽月令云孟夏之月王瓜生苦菜秀鄭注云月令云四月秀葽王瓜之屬非也葽秀與幽秀之說不同而亦以葽爲苦菜秀於六月非秀於四月可證鄭說之誤又案四月秀葽王引之曰葽卽遠志也其名葽繞葽亦名葽秀凡秀名皆爲秀之草屬詩正義引天子之說以葽秀爲苦菜者葽秀一名不同名者有荒蔓蔓草也當葽秀爲今所謂遠志之穗也說文云葽艸也詩曰四月秀葽劉向說此味苦苦葽也

常蔞馬尾蔏陸也

爾雅蘧蔏陸郭注云今關西亦呼爲蘧當陸江東呼爲當陸音同易夬九五莧陸夬夬馬云莧陸商陸也名醫別錄云一名蔏陸一名夜呼陶注云其花名䓜又云有赤白二種白者入藥用赤者見鬼神甚有毒但貼腫外用若服之傷人乃至痢血不已殺人其赤者不可服漢時長沙王吳芮的妃名叫甚有所以詩所謂言采其薚者也馬尾卽是之乃異名案詩小雅我行其野篇言采其蓫毛傳云蓫惡菜也釋文云蓫本又作蓄正義引陸機疏云今人謂之羊蹄似蘆菔而莖赤煮爲茹滑而不美多啖令人下氣幽州人謂之蓫此說非也以莧陸爲蒉蓫爲羊蹄者亦取商陸荁商陸而言也王弼注云莧陸草之柔脆者子夏傳云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也馬融鄭元王肅皆云莧陸一名商陸宋衷云莧陸陰者陸陽者商陸也故名之三騐言陸乾剛在下堅也荀爽云莧者葉柔而根堅也去陰遠陸也

鬼桃銚弋羊桃也

爾雅銚弋注云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說文云長楚銚弋郭注云楚今羊桃也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檜風隰有萇楚傳云萇楚銚弋也正義引陸機疏云萇楚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神農本草云羊桃一名鬼桃一名羊腸名醫別錄云一名萇楚一名御弋一名銚弋生山林川谷及生田野陶注云山野多有甚似家桃又非山桃子小細苦不堪噉花甚赤詩云隰有萇楚者卽此也方言云南楚名曰鬼桃其葉似桃而狹長者也其草一名羊桃猶羊桃之名桃也今人謂之陽桃乃陽桃之誤郭云萇楚注云其華盛而美則卽其猗儺之說矣此詩毛傳云猗儺柔順也萇楚之枝柔弱蔓生故詩人以爲興陳奐有云猗儺柔順而美盛以興國人之阿順其上

虎蘭澤蘭也

七月禮記曲禮茶藥也鄭注云蘭澤蘭也取其香且御濕神農本草云澤蘭一名虎蘭一名龍棗生汝南大澤旁名醫別錄云一名虎蒲陶注云今處處有生下濕地葉微香可煎油或生澤傍故名澤蘭亦名都梁香又作家多種之而葉小異今山中又有一種甚相似莖方葉生節間不香云澤蘭今人謂之蘭其方莖紫色葉似蘭草而不香御覽引吳普本草云澤蘭一名水香二月生香赤節四葉相值枝節間所以名蘭乃作本草香蘭花白故鄭注云芳草之香者也卽今之蘭草是今人所種都梁香蘭草也今人或以蘭草爲澤蘭蘭與蘭草二物相似而不同大抵蘭草莖圓節長葉光有岐澤蘭莖方節短葉有毛詩義疏云蘭卽都梁香也都梁蘭之說是蘭草與澤蘭之非一種其說古殆不可信也

蘘續斷也

急就篇云遠志續斷參土瓜顏師古注云續斷一名接骨今所呼續斷者也又有一名屬折其根甚折斷其葉細而紫色根亦有骨用神農本草云續斷一名龍豆一名屬折名醫別錄云一名接骨一名南草一名槐生常山山谷陶注云桐君采藥錄云續斷生蔓延葉細莖如荏大根本黃白有汁七月八月采根今皆用莖葉節節斷皮黃皺狀如雞腳者又呼爲桑上寄生恐皆非眞時人又有接骨樹高丈餘許葉似蒴藿皮主金瘡有此接骨名疑或是而廣州又有一種藤名續斷一名諾藤斷其莖器承其汁飲之療虛損絕傷用沐頭又長髮折枝插地卽生相類此又相枝生李云是虎薊與此大乖而虎薊亦自療血爾唐本注云此藥所在山谷皆有今俗用者是葉似苧而莖方根如大薊黃白色御覽引范子計然云續斷出三輔其葉似秀翁菜但小厚兩邊有刺刺人其花紫色耳

地髓地黃也

爾雅芐地黃郭注云一名地髓江東呼芐音戶說文云芐地黃也神農本草云乾地黃一名地髓名醫別錄云一名芐一名芑生咸陽川澤黃土地者佳陶注云生渭城者乃有子實實如小麥蘇頌圖經云二月生葉布地便出似車前葉上有皺文而不光高者及尺餘低者三四寸其花似油麻花而紅紫色亦有黃花者其實作房如連翹子甚細而沙褐色根如人手指通黃色粗細長短不常說文云芐地黃也芑白苗也今人飲食作菹食之以芐苦乃以苦名之古人或假借也禮記內則云爲菹芐苦若然則芐者地黃苦者苦茶

薰草蕙草也

僖四年左傳一薰一蕕杜注云薰香草也西山經云浮山有草焉名曰薰草麻葉而方莖赤華而黑實臭如蘼蕪佩之可以已癘古者祭則焫之以祼周宮鬱人注引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見也或又以爲香燒之者也說林訓

云蘭圃在增城蕙於宮漢書龔勝傳云薰以香自燒是也離騷云豈惟紉夫蕙茝王逸注云蕙香草也西山經云天帝之山下多菅蕙藝文類聚引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華魏武帝以爲香燒之名醫別錄云薰草一名蕙草生下濕地陶注云俗人呼燕草狀如茅而香者爲薰草人家頗種之引藥錄上藥如竊兩兩相對陳藏器云即是零陵香薰草人家種之離騷所謂樹蕙之百畝者矣

茯神茯苓也

呂氏春秋精通篇云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淮南說山訓云千年之松下有伏苓上有兔絲高誘注云伏苓千歲松脂也參亦作靈褚少孫續龜策傳云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兔絲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淸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卽以燭燭此地燭之火滅卽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卽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神農本草云伏苓一名茯菟名醫別錄云其有抱根者名茯神生太山山谷大松下陶注云今出鬱州自然成者大如三四升器外皮黑細皺內堅白形如鳥獸龜鼈者良御覽引范子計然云茯苓出嵩高三輔又引典術云松脂入地千歲而爲茯苓望松樹赤者下有之

茈葳麥句薑蘧麥也

神農本草云紫葳一名陵苕一名茇草生西海川注引李當之云是瞿麥根御覽引吳普本草云紫葳一名瞿麥紫葳卽茈葳瞿麥卽蘧麥是李當之說本草紫葳爲蘧麥也陶注云博物志云郝晦行華草於太行山北得紫葳華必當奇異今瞿麥華乃可愛而處處有不應乃在大行山北且其樹有莖葉恐亦非瞿麥根案本草紫葳一名陵苕卽名醫別錄鼠尾一名陵翹者許慎注云陵苕一名鼠尾七八月中華紫是也本草瞿麥紫葳分是則不以紫葳爲瞿麥然李當之言紫葳是瞿麥根則陳藏器時瞿麥有名紫葳者吳普云一名瞿麥蓋以瞿麥有紫葳之名矣紫葳以色得名小雅苕之華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故陵苕謂之紫葳陶注本草瞿麥云花紅紫赤可愛故瞿麥亦謂之紫葳草木異物同名者正多此類麥句薑當爲巨句麥本草云瞿麥一名巨句麥天名精一名麥句薑二物不同巨句麥之一名相混因誤以麥句薑爲蘧麥郭璞注爾雅大菊蘧麥云一名麥句薑卽仍此誤也各本麥句薑作陵苕蓋後人不知麥句薑當爲巨句麥又不知陵苕名紫葳而不同遂據本草紫葳一名陵苕故改之矣爾雅釋文引廣雅茈葳麥句薑蘧麥也今據以訂正

女蘿松蘿也

此言女蘿下文言菟絲別二物也神農本草經松蘿一名女蘿在木部兔絲一名菟蘆在草部名醫別錄云松蘿生熊耳山川谷松樹上兔絲生朝鮮川澤田野蔓延草木之上色黃而細者爲赤網色淺而大爲菟纍陶注云松蘿多生雜樹上而以松上者爲眞菟絲狀生藍紵麻蒿上小雅頍弁正義引陸氏義疏云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釋文云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然則女蘿松蘿與菟絲爲二物矣但此二物究亦同類呂氏春秋精通篇云人或謂菟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淮南說山訓云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菟絲則菟絲亦生於松上漢書禮樂志云豐草葽女蘿施則亦生於草上古詩云與君爲新婚菟絲附女蘿博物志云女蘿寄生菟絲菟絲寄生木上則二物以類相依附也故女蘿菟絲亦得通稱廣雅云女蘿松蘿也兔絲兔邱也而爾雅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釋蟲說文云在壁曰蝘蜓在艸曰蜥易而爾雅云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同類者並得同名也小雅頍弁蔦與女蘿施于松柏傳云女蘿菟絲松蘿也楚辭九歌云被薜荔兮帶女蘿王逸注云女蘿菟絲也無根緣物而生高誘注淮南子呂氏春秋並云菟絲一名女蘿此則合爲一類或以爲一物或主於辨異

義得兩通也

陵澤甘遂也

神農本草云甘遂一名主田名醫別錄云一名甘藁一名陵藁一名陵澤一名重澤生中山川谷陶注云第一本出太山江東比來用京口者大不相似赤皮者勝白皮者都下亦有名草甘遂殊惡唐本注云草甘遂乃蚤休也療體全別眞甘遂苗似澤漆草甘遂苗一莖莖端六七葉如蓖麻鬼臼葉甘遂皮赤肉白作連珠實重者良亦無皮白者皮白乃是蚤休俗名重臺也御覽引范子計然云甘遂出三輔又引吳普本草云一名甘澤一名鬼醜一名苦澤

馬唐馬飯也

名醫別錄云馬唐一名羊麻一名羊粟生下濕地莖有節生根陳藏器云生南土廢稻田中節節有根著土如結縷堪飼馬馬飯之名或以此與

山薑朮也

爾雅朮山薊郭注云今朮似薊而生山中中山經云首山其陰多朮芫又云女几之山其草多菊朮神農本草云朮一名山薊生鄭山山谷藝文類聚引范子計然云朮出三輔黃白色者善又引吳普本草云朮一名山芥一名天蘇一名山薑名醫別錄云生漢中南鄭陶注云今處處有以蔣山白山茅山者爲勝多脂膏而甘去水乃有小苦[illegible]毛而作椏根甜而少膏赤朮葉細無椏根小苦而多膏[illegible]是也[illegible]前敘云綠葉[illegible]根得名[illegible]長生[illegible]山精[illegible]令人多有服食之者則[illegible]

地血茹藘蒨也

茹藘各本譌作蒨今訂正爾雅茹藘茅蒐郭注云今之蒨也可以染絳說文云茅蒐茹藘人血所生可以染絳又云蒨茅蒐也茜與蒨同鄭風東門之墠茹藘在阪正義引義疏云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中山經云釐山其陰多蒐郭注云今之蒨草也史記貨殖傳云千畝巵茜廣云蒨一名紅藍其花染緋赤黃也御覽引范子計然云蒨根出北地赤色者善蜀本草圖經云染緋草[illegible]葉似棗葉頭尖下闊莖葉俱澀四五葉對生節間蔓延草木上根紫赤色[illegible]周官掌染草鄭注云染草藍蒨象斗之屬[illegible]

兔邱兔絲也

中山經云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化爲䔄草其葉胥成其華黃其實如菟邱郭注云菟邱菟絲也見廣雅餘詳女蘿松蘿也下

地筋枸杞也

卽枸杞也枸杞以子得名地筋以根得名猶言地骨也神農本草枸杞一名地骨詩義疏同

地毛莎隨也

爾雅云薃侯莎其實媞夏小正云正月緹縞傳云縞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隋與隨同楚辭招隱士云青莎雜樹兮薠草靃靡淮南覽冥訓云路無莎薠皆是也說者以爲莎卽小雅臺夫須小雅南山有臺義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御覽引廣志云莎可以爲雨衣雨衣卽蓑也唐本草注云莎草根名香附子一名雀頭香所在有之莖葉都似三棱根若附子周匝多毛交州者最勝大者如棗近道者如杏仁許荆襄人謂之莎草根

美丹甘草也

爾雅所謂蘦大苦也邶風簡兮篇隰有苓毛傳與爾雅同傳云苓大苦正義引孫炎爾雅注云本草云蘦今甘草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蘦似地黃郭璞注同案大苦者大苦也爾雅云苦地黃苦古字通參合大璞夫離羊苦今文苦爲苷是也蘦似地黃故一名大苦沙苦筆誤云郭璞注乃爲藥也其味極苦故謂之大苦非甘草也草枝葉悉如槐葉本草圖經謂甘草葉如槐與山根蔓殊不足信苦乃苷之假借非以其味之苦也據圖經沙蔓生蕭麥而大苦葉乃似荷似地黃形狀亦不同不審何以知爲黃藥淮南覽冥訓云甘草主生肉之藥神農本草亦云甘草味甘主長肌肉一名蜜甘一名美草與美丹同[illegible]取其味之甘美爽孫炎據本草以蘦爲甘草今本草無復蘦名蘦傳者失之名醫別錄云一名蜜草一名蕗草生河西川谷積沙山及上郡又云木甘草生木間三月生大葉如蛇四四相值然則木甘草亦是其葉相當孫炎謂甘草枝葉相當伴其實矣

苦萃款凍也

款冬或作款凍爾雅菟奚顆凍郭注云款冬也紫赤華生水中西京雜記云董仲舒曰[illegible]死於虛夏款冬華於嚴寒藝文類聚引述征記云洛水至歲末凝厲則款冬茂悅曾冰之中又引范子計然云款冬出三輔神農本草云款冬一名橐吾一名顆冬一名虎鬚一名兔奚名醫別錄云一名氐冬生常山山谷及上黨水旁急就篇云款東貝母薑狼牙半夏皁莢艾橐吾則是款冬亦曰款凍以其凌冰而生故爲此古注云款冬卽款凍也顏師古本作款冬[illegible]

黃精龍銜也

名醫別錄云黃精一名重樓一名菟竹一名雞格一名救窮一名鹿竹生山谷陶注云今處處有二月始生一枝多葉葉狀似竹而短根似萎蕤萎蕤根如荻根及菖蒲概節而平直黃精根如鬼臼黃連大節而不平雖燥並柔軟有脂潤藝文類聚引[illegible]下藥有巨勝黃精御覽引[illegible]博物志云黃精葉似小竹[illegible]

細條少辛細辛也

[illegible]中山經云[illegible]其上多少辛郭注云細辛也[illegible]

善又引吳普本草云細辛如葵葉赤黑一根一葉相連蘇頌圖經云其根細而味極辛故名之曰細辛今人多以杜蘅當之蓋二物相似故博物志云杜蘅亂細辛也

菝挈狗脊也

御覽引春秋運斗樞云機星散爲拔葜拔葜與拔挈同博物志作拔揳云拔揳與萆薢相亂一名狗脊御覽引吳普本草云狗脊加萆薢是菝挈卽狗脊也亦名菝菰挈菰聲相近也玉篇云菝菰狗脊根也廣韻云菝菰狗脊根可作飲菝菰狗脊同物而云菝菰狗脊根猶白芷同物而云葉謂之葯薰蒸同物而云根謂之蕙也名醫別錄作菝葜陶注云此有三種大略相萆菝相類菝葜莖紫短小多細刺小減萆薢而色淺人用作飲御覽引吳普本草云狗脊一名狗青一名萆薢一名赤節一名强膂如萆薢莖節如竹有刺葉員青赤根黃白本草狗脊陶注云狗脊與菝葜相似而小異其莖葉小肥其節疏其莖大直上有刺葉圓有赤脈根凹凸巃嵸如羊角細强者是皆其形狀也御覽引廣雅菝作薢鄭注月令作萆

蔆芰薢茩也

蔆或作蔆或作菱爾雅云蔆蕨攈郭璞注云今水中芰又薢茩英光郭注云英明也葉銳黃赤華實如山茱萸或曰蔆也關西謂之薢茩案說文云蔆芰也楚謂之芰秦謂之薢茩楚詞離騷製芰荷以爲衣兮王逸注云芰蔆也秦人曰薢茩是蔆名薢茩相承自古爾雅釋草如藻烏蓲澤烏蕵唐蒙女蘿蒙王女之類多同實異名而前後分見薢茩英光蔆蕨攈或亦是也蕨攈之攈孫炎作攈音居郡反又居羣反蕨攈英光薢茩正一聲之轉矣周官籩人加籩之實蔆芡㮚脯鄭注云蔆芰也楚語屈到嗜芰韋注云芰蔆也徐鍇說文繫傳因周官加籩有蔆而楚語屈建有羊饋而無芰薦二者不合遂謂屈到所嗜芰非水中之蔆又因爾雅薢茩英光注兼存決明及蔆之說遂謂屈到嗜芰爲決明之菜案決明名芰于古無徵周官楚語不必悉合徐說疏矣蘇頌本草圖經云芰葉浮水上花黃白色花落而實生漸向水中乃熟實有二種一種四角一種兩角是則蔆之形狀雖殊稱名則一而酉陽雜俎引王安貧武陵記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蔆强爲分別其說非也各本茩作苟音狗案苟字不須作音諸書薢茩字亦無作苟者蓋字本作茩曹憲音苟寫者因音內苟字而誤寫正文作苟後人又見正文與音內字重複遂改音內苟字爲狗耳爾雅釋文引廣雅云蔆芰薢茩今據以訂正

茪明羊角也

郭璞注爾雅英光云英明也葉銳黃赤華實如山茱萸茪與英同亦作決神農本草決明子陶隱居注云葉如茳芒子形似馬蹄呼爲馬蹄決明又別有草決明是萋蒿子蜀本圖經云葉似苜蓿而闊大夏花秋生子作角皆其形狀也御覽引吳普本草云決明子一名草決明一名羊明當依此作羊角因上兩明字而誤也陶隱居謂草決明別是一種吳普則謂決明子一名草決明蓋同類者亦得通稱

菤耳蒼耳**葹常枲胡枲枲耳也**

爾雅云菤耳苓耳郭璞注云廣雅云枲耳也亦云胡枲江東呼爲常枲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如盤釋文引廣雅云苓耳蒼耳葹常枲胡枲枲耳也列子楊朱篇釋文引倉頡篇云枲葈耳也一名蒼耳各本俱脫蒼耳二字今據補楚詞離騷云薋菉葹以盈室兮王逸注云葹枲耳也常枲一作常思思枲古聲相近胡枲一作胡葸葸與枲同音神農本草云葈耳一名胡葈一名地葵名醫別錄云一名葹一名常思陶注云此是常思菜傖人皆食之以葉覆麥作黃衣者一名羊負來昔中國無此言從外國逐羊毛中來御覽引博物志云洛中人有驅羊入蜀者胡葸子著羊毛蜀人取種之因名羊負來案負來疊韻字無煩曲說草名取於牛馬羊豕雞狗者不必皆有實事況采采卷耳周南所詠又不得言中國無此草也淮南覽冥訓云夫瞽師庶女位賤尚葈高誘注云尚主也葈葈耳菜名也幽冀謂之檀菜洛下謂之胡葈主是官者至賤職也案主枲耳之官書傳未聞尚葈蓋卽周官典枲下士二人者與亦主也言典枲本賤官瞽師庶女則又賤於典枲枲謂麻枲非謂枲耳也齊民要術引崔寔四民月令云五月五日採葸耳卽枲耳也玉篇葸且已切葸耳也葸當爲葸字之誤葸從囟聲葸從囟聲而讀如枲猶思從囟聲而讀如司廣韻集韻胡枲之枲作胡葸卽葸字筆畫小異耳列子釋文引倉頡篇枲耳之枲作葸亦葸之誤枲耳別名葸說文云莃卷耳也又名璫草又名爵耳詩卷耳正義引陸璣疏云卷耳葉青白色似胡荾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璫草幽州謂之爵耳

雞狗獳哺公也

諸書無言哺公草者古今注云燕支花似蒲公唐本草云蒲公草一名構耨草獳音篤音奴侯反耨集韻音古項切又音居侯切狗獳構耨聲正相近哺公蒲公聲亦相近其是與但雞狗獳三字不相連疑雞下脫去一字唐本草注云蒲公草葉似苦苣花黃斷有白汁人皆啖之宋蘇頌圖經云俗呼爲蒲公英語訛爲僕公罌寇宗奭衍義云今地丁也四時常有花花罷飛絮絮中有子落處卽生又案玉篇蒋乃侯切草也集韻蒋奴侯切草名蓋獳或作蒋

羊躑躅英光也

此與爾雅薢茩英光同名異實非謂蔆與決明也躑躅亦作蹢躅神農本草云羊躑躅味辛溫名醫別錄云一名玉支陶注云花苗似鹿葱羊誤食其葉躑躅而死故以爲名古今注云羊躑躅花黃羊食之則死羊見之則躑躅分散故名羊躑躅也二說小異唐本草注云花似旋蓋花色黃者蜀本圖經云樹生高二尺葉似桃葉花黃似瓜花御覽引吳普本草云羊躑躅生淮南又引建康記云建康出躑躅

堇藋也

今之灰藋也說文云藋堇草也大雅緜篇釋文云廣雅云堇藋也今三輔之言猶然一名拜一名蔏藋爾雅云拜蔏藋郭注云蔏藋亦似藜陳藏器本草云灰藋生熟地葉心有白粉似藜子紋爲飯香滑案灰藋今處處原野有之四月生苗有紫紅綠葰葉端有缺面青背有白灰莖心嫩葉背面全白野人多以爲蔬南方婦女用以煮綫或以飼豕入九月中結子如莧其細灰者古謂之藜淮南脩務訓藜藋之生蘹蘹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櫨棟易成者名小也藜藋多生不治之地昭十六年左傳云斬之蓬蒿藜藋

萊藜也

藜藋之赤者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正義云藜似藋而表赤陳藏器本草云灰藋生熟地葉心有白粉似藜藜心赤莖大堪爲杖入藥不如白藋也案莊子讓王篇云原憲杖藜而爲門則陳氏所說者不誤又爾雅竹篇蓄郭注云似小藜赤莖節史記留侯世家正義引孔文祥云黃石公杖丹藜展赤烏庾信竹杖賦云秋藜促節白藋同心是古人皆以白者爲藋赤者爲藜矣別一種名萊似萊蓁草玉篇廣韻並云萊藜草也小雅南山有臺篇北山有萊齊民要術引陸氏義疏云萊藜也莖葉皆似菉王芻今兗州人蒸以爲茹謂之萊蒸案爾雅菉王芻郭注云菉蓐也唐本艸注云菉草俗名菉蓐草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此其狀不類灰藋陸云萊草似菉王芻蓋藜之別種也高誘注淮南時則訓云藜荒穢之草也今野地多生之俗謂之紅灰藋與白者皆可食古者用以爲羹墨子非儒篇云藜藿不糝

寄屑寄生也

卽釋木所云宛童寄生樢也屑各本譌作屏案神農本草云桑上寄生一名寄屑廣韻十二曷注云寄生又名寄屑屑與屏字形相似而譌今訂正爾雅云寓木宛童郭注云寄生樹一名蔦小雅頍弁篇蔦與女蘿傳云蔦寄生也說文云蔦或從木作樢寓木故從木耳樢之言擣也方言云樢依也郭注云謂可依倚之也依倚樹上而生故謂之樢矣中山經云龍山上多寓木郭注云寄生也漢書東方朔傳著樹爲寄生盆下爲窶數皆其異名也詩頍弁正義引陸璣疏云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陶隱居本草注云生樹枝間寄根在皮節之內葉圓青赤厚澤易拆旁自生枝節冬夏生四月花五月實赤大如小豆皆其形狀也陶注又云桑上者名桑上寄生詩云施于松上方家亦用生楊上楓上者名醫別錄占斯陶注引李當之云是樟樹上寄生則寄生木上多有之今俗謂寄生草是也

犁如桔梗也

神農本草桔梗一名利如生山谷利犁古字通又名盧如盧犁聲之轉也御覽引吳普本草云桔梗一名符蔰一名白藥一名利如一名梗草一名盧如葉如薺苨莖如筆管紫赤二月生本草陶注云葉名隱忍可煮食之唐本草注云葉有差互者亦有三四對者皆一莖直上案說文云桔直本也爾雅云梗直也桔梗之名或取義於直與管子地員篇云五位之土犁薺安生薺與桔梗莊子徐无鬼篇云藥也其實菫也桔梗也雞廱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司馬彪注云桔梗治心腹血瘀瘕痺齊策云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纍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郤車而載耳高誘注云桔梗山生之草也

白朮牡丹也

朮與朮同名醫別錄云芍藥一名白朮御覽引吳普本草亦以白朮爲芍藥一名此云白朮牡丹也者牡丹木芍藥也故得同名蘇頌本草圖經引崔豹古今注云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木芍藥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爲牡丹非也據此則古方俗相傳以木芍藥爲牡丹故本草以白朮爲芍藥而廣雅又以爲牡丹異名蓋其通稱已久不自崔豹時始矣陶注本草云芍藥今出白山蔣山茅山最好白而長大唐本草注云牡丹劍南所出者苗似芍藥而白皮丹然則芍藥牡丹之共稱白朮皆以白得名蓋以其皮丹則謂之牡丹以其肉白則謂之白朮矣神農本草云牡丹一名鹿韭一名鼠姑御覽引吳普本草云牡丹葉如蓮相値黃色根如指子黑中有核又引范子計然云牡丹出漢中河北赤色者亦善蘇頌本草圖經云山牡丹二月梗上生苗三月開花其花葉與人家所種者相似但花蘂止五六葉五月結子黑色如雞頭子大根黃白色可五七寸長如筆管大

龍木龍須也

龍須莞屬中山經云賈超之山其中多龍脩郭注云龍須也似莞而細生山石穴中莖倒垂可以爲席龍脩龍須聲之轉也須一作鬚神農本草云石龍芻一名龍鬚一名草續斷一名龍珠御覽引吳普本草云龍芻一名龍鬚一名龍木一名草毒一名龍華一名懸莞生梁州龍須似莞斯有縣莞之稱矣名醫別錄云石龍芻九節多味者良陶注云莖青細相連實赤今出近道水石處似東陽龍鬚以作席者但多節耳蜀本圖經云莖如綖叢生俗名龍鬚草今人以爲席者所在有之別一種名鼠莞爾雅云薜鼠莞郭注云亦莞屬也纖細似龍須可以爲席是也崔豹古今注云龍鬚草一名縉雲草水經河水注云自洮強南北三百里中地草潟是龍須

桼莖澤桼也

桼與漆同神農本草云澤漆味苦名醫別錄云一名漆莖大戟苗也生太山川澤陶注云大戟苗生時摘葉有白汁故名澤漆亦能嚙人肉張仲景金匱玉函要略方欬而脈沈者澤漆湯主之

顛棘女木也

爾雅云髦顛棘郭注云細葉有刺蔓生一名商棘廣雅云女木也御覽引孫炎注云一名白棘神農本草云天門冬一名顛勒勒棘古同聲顛棘之作顛勒若小雅斯干如矢斯棘韓詩棘作朸矣名醫別錄云營實一名牛勒一名山棘亦與此

同也陶注引博物志云天門冬逆捋有逆刺若葉滑者名絺休一名顛棘可以浣縑素白如絨金城人名爲浣草擘其根溫湯中挼之以浣衣勝灰也非門冬但相似爾又引桐君藥錄云葉有刺蔓生五月花白十月實黑根連數十枚然則特以刺得名耳亦刺也故陶注云俗人呼苗爲棘刺又云百部根相類此棘則博物志云百部似門冬者也蘇頌圖經云春生藤蔓大如釵股高至丈餘葉滑有逆刺亦有澀而無刺者夏生白花亦有黃色者秋結黑子伏後無花其根白或黃紫色大如手指

陵遊龍膽也

神農本草云龍膽味苦澀一名陵遊生齊朐山谷陶注云今出近道吳興爲勝狀似牛膝味甚苦故以膽爲名蘇頌圖經云宿根黃白色下抽根十餘本類牛膝直上生苗高尺餘四月生葉而細如小竹枝七月開花如牽牛花作鈴鐸形青碧色冬後結子苗便枯俗呼草龍膽浙中又有山龍膽苦澀抱朴子黃白篇云俗人見方用龍膽虎掌皆謂之龍血虎之竹也

鹿腸元參也

薓與參同神農本草云元參味苦一名重臺生河間川谷陶注云莖似人參而長大根甚黑外微香道家時用亦以合香御覽引吳普本草云元參一名鬼藏一名正馬一名重臺一名鹿腸一名端一名咸二月生葉如梅毛四四相值似芍藥黑莖莖方高四五尺華赤生枝間四月實黑又引計然云元參出三輔青色者善又引建康記云建康出元參

蔆地精人參也

各本作人地精人蔘也御覽引廣雅作蔆地精人蔘也郭本字後人病其重複而刪改之案說文作蔆古崇字也廣雅以蔆爲人蔘高古字厚也而林爾雅之字而說文作蔆人蔘藥草出上黨爾雅云蔆人蔘也御覽引範子計然云人蔘出上黨狀類人者善又引吳普本草云人蔘一名土精一名神草一名黃參一名血參一名人微一名玉精生邯鄲三月生葉小兌核黑莖有毛三月九月采根根有頭足手面目如人神農本草云人蔘一名鬼蓋一名人銜生上黨山谷陶注云上黨郡在冀州西南今來者形長而黃狀如防風多潤實而甘俗乃重百濟者形細而堅白氣味薄於上黨次用高麗高麗即是遼東形大而虛軟並不及百濟百濟今臣屬高麗高麗所獻兼有兩種止應擇取之耳實用並不及上黨者其爲藥切要亦與甘草同功而易蛀蚛唯內器中密封頭可經年不壞人蔘生一莖直上四五葉相對生花紫色高麗人作人蔘讚曰三椏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椴樹相尋椴樹葉似桐甚大陰廣則多生陰地採作甚有法蘇頌圖經云春生苗多於深山中背陰近椵漆下濕潤處初生小者三四寸許一椏五葉四五年後生兩椏五葉未有花莖至十年後生三椏年深者生四椏各五葉中心生一莖俗名百尺杵三月四月有花細小如粟蕊如絲紫白色秋後結子或七八枚如大豆生青熟紅自落泰山出者葉榦青根白殊別江淮出一種土人參苗長一二尺葉如匙而小與桔梗相似苗葉經冬不凋秋後結子亦相類而根有別御覽引春秋運斗樞云搖光星散爲人參廢江淮之利則搖光不明人參不生又引禮斗威儀云乘木而王有人參生又引王孚安成記云大夫王琳人參得之支溪沙參也

苦心沙參也

神農本草云沙參一名知母味苦微寒一名苦心一名識美一名文希生河內川谷及冤句般陽續山陶注云此沙參並人參元參丹參苦參是爲五參其形不盡相類而主療頗同故皆有參名又有紫參正名牡蒙在中品御覽引吳普本草云沙參一名白參一名志取一名虎鬚一名苦心一名希一名如一名其葉如蔓青一名白參如芥根大白如蕪菁三月生御覽引郭注云沙參之名見本草是也玉篇沙參也苦心

芺薊其實莁也

薊案說文芺草也味苦江南食以下氣又云薊芙也毛詩傳云苦如莁莁猶蓼也又苦菜也莁疑即今之苦也...

茢薽豕首也

...

菲芴也

...

蘦大苦

...

飛芝烏毒也

蔈與蔈同音青蔈即青莎也蔈當讀爲藨爾雅云藨侯莎是也詳見上文地毛莎隨也下惟其字未審何字之誤耳未詳

楚蘅杜蘅也

爾雅杜土鹵郭注云杜蘅也似葵而香俗名爲馬蹄香今南人以杜衡爲杜若土鹵杜衡也根似細辛故俗云馬蹄香一名土杏其一名杜字從杜土鹵杜衡字亦作杜蘅名異實同又名杜若葉似薑而有文理蘇頌圖經云杜若今人多作杜蘅者謂皆非是楚詞云雜杜衡與芳芷又云采芳洲兮杜若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楚詞所謂杜衡者杜若別名衡香之類是也南楚人謂之杜蘅今亦謂之馬蹄香神農本草云杜若一名杜衡又云一名土杏物本草圖經云出南郡漢中陶注云名似而非是楚蘅

茈茹水芋烏芋也

茈茹亦作薺姑名醫別錄云烏芋一名藉姑一名水萍二月生葉如芋陶注云今藉姑生水田中葉有椏狀如澤瀉不正似芋其根黃似芋子而小煮之亦可啖疑有烏者根極相似細而美葉乖異狀如莞草呼爲鳧茨恐此也蘇頌圖經云烏芋今鳧茨也苗似龍鬚而細正青色根黑如指頭大皮厚有毛又有一種皮薄無毛者亦同田中人並食之謂之鳧茨此非烏芋明矣唐本注云此草一名槎牙一名茨菰主百毒產後血悶攻心欲死產難衣不出擣汁服一升生水田中葉似錍箭鏃澤瀉之類也案茨菰葉如剪刀形如燕尾亦名燕尾草根如芋而小非鳧茨也烏芋一名藉姑苗似龍鬚根如小芋一名茨菰爲茨菰也又名鳧茨荸薺之屬說文作茈薺

龍沙麻黃也

神農本草云麻黃一名龍沙生晉地及河東立秋采莖陰乾令青陶注云今出青州彭城榮陽中牟者爲勝色青而多沫蜀中亦有不好蘇頌圖經云苗春生至夏五月則長及一尺以來稍上有黃花結實如百合瓣而小又似皂莢子味甜微有麻黃氣外皮紅裏仁子黑根紫赤色俗說有雌雄二種雌者於三月四月內開花六月結子雄者無花不結子至立秋後收采其莖陰乾令青御覽引范子計然云麻黃出漢中三輔又引吳普本草云麻黃一名卑相一名卑鹽神農雷公苦無毒扁鵲酸無毒生晉地及河東四月立秋采張仲景傷寒論麻黃湯主之

蕪心鼠耳也

郭璞云一名無心又引廣志云鼠耳葉如耳形象鼠耳菜覆中生田下地厚葉肥莖酢漿名鼠耳蓋即此草名醫別錄云鼠耳一名無心生田中下地厚葉肥莖

女腸女菀也

素問之白者名女菀急就篇云牡蒙甘草菀藜蘆顏師古注云菀謂紫菀女菀之屬也神農本草云女菀味辛溫生漢中川谷御覽引吳普本草云女菀一名白菀一名織女菀雷公云紫菀有白者名白菀即女菀也陶注云白菀即女菀無紫菀時亦用之色白者名女菀一名白菀一名織女菀草治本草云菀紫菀

天豆雲實也

神農本草云雲實味辛溫生河間川谷御覽引吳普本草云雲實一名員實一名天豆神農辛小溫黃帝鹹雷公苦葉如麻兩兩相值高四五尺大莖空中六月花八月九月實十月采注本草云雲實大如黍及大麻子等黃黑似豆故名天豆叢生澤傍高五六尺葉如細槐亦如苜蓿枝間微刺俗謂苗爲草雲母陶云似葶藶非也

藾蒿也

說文與藾同本注云藾水中浮萍也藾與萍同各本爾雅作萍今訂正爾雅云萍蓱其大者蘋郭注云水中浮蓱江東謂之薸呂氏春秋季春紀云萍始生高誘注云萍水草也字又作蓱說文云萍苹也水艸也蓱從水苹聲又藻泙也淮南子覽冥訓云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高誘注云萍無根而浮生於水生水上也世說萍浮無根生於水中也漂浮猶浮萍也亦作蓱又浮漂之物也爲楊花所化陸佃埤雅云世說楊花入水爲浮萍楊花落水化爲浮萍其說本於陳藏器本草拾遺云楊花入水化爲浮萍楊花飛於二月三月萍之生也其時不合且萍生於積水之中楊花飛多在晴日浮萍之生亦正在夏小暑後乃生七月盛及雨後積水物情顯爲不合則其說之謬矣

筀竹也

說文筀從竹重聲又音竹邕切竹名說文從竹重聲與竹同王篇丁沃切爾雅所釋大竹也筀竹通字說文作筀蘇頌本草圖經云竹皆中空而節實其體堅剛者爲竹漢書張騫傳大夏國有邛竹杖也理之筀也竹之生也有節萬物之貞也之方多九節竹之盛者也文云筀竹記引之者說文云竹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箁箬也又有竹亦有竹之類也竹有十一類爲大

其表曰箁

竹外青皮也說文箁竹箬也玉篇箁竹皮也御覽引竹譜云竹節曰箁皮曰籜又引竹譜云竹之所以爲竹者皮也箁音符又音部竹之外青皮曰箁郭注云竹箬也文選注引說文云箁竹箬也禮記云竹有筠人云竹中白曰竹膜竹外青皮曰竹筠又名竹皮又名竹箬竹之青皮名竹筠與竹膜相對竹皮之外青者名竹箁竹膜亦名竹衣者竹之白皮曰竹膜

其裏曰笨

竹內白皮也說文云笨竹裏也御覽引竹譜云竹白皮曰笨又竹之大體多以中空而有此竹膚亦名笨竹白也說文笨竹裏也

篙篙鑄桃枝也

篙與篙同桃枝竹名郭注云桃枝竹四寸有節可爲杖篙說文云桃枝竹也篙箏竹名又桃枝之爲竹也以其多節而短形似桃枝故得名篙篙者竹之一名桃枝又山中有竹名桃枝竹出蜀中及篙竹之屬也

皮莢粗倪然後是其中堅剛者皮赤緆之滑勁可以爲席案周官司几筵加次席黼純鄭注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者也東觀漢記云馬援從車駕東巡皆以竹爲杖御覽引太守詔書云今賜足下筇竹杖一枚左思蜀都賦云蜀郡亦有竹可以爲杖是也

䉉䈆䈏也

說文云箭矢竹也箭小竹也篠箭屬小竹也大戴禮云箭竹之幹大與小竹相好高不過一丈節間三尺堅勁中矢會稽竹箭之美者也江南諸山皆有之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郭注云箭竹屬也華陽國志云邛都山多竹以爲竹杖吳都賦云䈏䉉箖於是其竹則有䈏䈆竹類山海經云其山多竹名之䉉䈆一節長一丈名類篠竹屬之箭一種亦可以爲矢其葉大於竹亦作䉉大南方草木狀云䉉竹節長一丈中實而瘦其節可以作矢二種一節一寸長廣竹譜云竹中有筋竹二種長短大小不同南中謂之䈏竹是其一種也所謂䈏竹者是也今謂之箭竹一名䉉竹其莖中實節間長數寸廣雅名䈏䉉亦名䈆今據以訂正

蔨葵也其葉謂之薽

上文云蘮蕠菥蓂也注云與此異說文云薽豕首也郭注云菥蓂大薺也又以蔨爲蕍之名䓞鹿藿郭注云今鹿豆也葉似大豆根黃而香蔓延生又云藿與鹿豆別名是也本草圖經云有鹿豆生山間蔓延如豆其葉似大豆細根黃而香有一名鹿藿一名野綠豆其苗似豆與此異名也又以薽爲名本草別錄鹿藿一名葛勒蔓細葉其莖似葛蔓而細實似豆然豆子藿之名也郭注云菌則蔓生如豆葉實似細豆與鹿豆同名

蕙芋也其莖謂之䕜

芋之大根日蕷者巨也或謂之芋渠之大者謂之魁馬融傳注云芋大如斗魁芋魁芋也漢書翟方進傳云飯我豆食羹芋魁顏師古注云芋魁芋根也蹲鴟也史記貨殖傳云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注云蹲鴟芋也大芋也又云蜀卓氏云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是也蜀都賦云蹲鴟之沃則以爲芋也說文云齊人謂芋爲莒字亦作蒟其芋之名不一種類繁多今據本草所言芋有大芋紫芋真芋白芋連禪芋野芋之屬

蘿茆鳧葵也

說文云茆鳧葵也詩魯頌薄采其茆毛傳云茆鳧葵也陸璣疏云茆與荇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以生食又可鬻滑美江南人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諸陂澤水中皆有之周官醢人茆菹鄭注云茆鳧葵也

蒠蘠也

說文云蒠香艸也楚辭云蒠草也或作蔇廣韻云蒠香草也

荊葵蕿也

爾雅荊葵郭注云似葵紫色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陸機疏云荊葵一名芘芣華紫綠色可食似蕪菁華色紫綠今人以爲蜀葵者非也

菰蔣也

玉篇云菰蔣也廣韻云菰蔣草也

苞蘊也

說文云苞草也南陽以爲麤履漢書司馬相如傳云其高燥則生葴析苞荔張揖注云苞藨也

水苔䈖也

廣韻云苔水草也一曰水衣字亦作菭說文云菭水衣也

涸居盧茹也

盧茹神農本草云䕡茹味辛寒一名屈居名醫別錄云一名離婁生代郡川谷五月采根

蘞蕿菝葜也

又引建康記云建康出草蘆茹色黃者善**芹子菜也**

各本俱譌作䓖云菝葜也宋玉招魂云菉薠齊葉兮白芷生注云菉薠也

山䔉葱香草也

管子地員篇云五沃之土其草宜蘭本草別錄云葱茖葉似葱而大生山中

貫節貫眾也

爾雅云濼貫眾郭注云葉圓銳莖毛黑布地冬不死一名貫渠神農本草云貫眾一名貫節一名貫渠一名百頭一名虎卷一名扁苻

薆起寶香呂也

女青烏葛也

神農本草云女青一名雀瓢名醫別錄云蛇銜根也生朱崖

巴赤巴豆也

神農本草云巴豆一名巴椒生巴郡川谷淮南子說林訓云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

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又云神農經云藥種有五物二曰巴豆省汁解之論衡言毒篇云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湊苟顏多殺人蓋巴豆有大毒故也左思蜀都賦云其中則有巴菽華陽國志云江陽郡有巴菽御覽引吳普本草云巴豆如大豆唐本草注云巴豆樹高丈餘葉似櫻桃葉頭殺赤十二月葉漸落至四月落盡五月葉漸生七月花八月結實其子三枚共蒂各有殼裹子是其狀也

烏昭蘞也

唐風葛生蘞蔓于野釋文蘞音廉陸璣疏云蘞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爾雅蘞音廉本各本脫去蘞字音內廉玉篇又云蘞人正以經文其牛除熱詩蘞一名烏昭陶注本草白蘞云一名白草是也赤蘞神農本草經云蘞一名烏蘞名烏昭唐本草云赤蘞與白蘞同而皮赤生山谷葉似白蘞是也一蘇本草圖經云赤蘞花實與白蘞同此三者末知孰當廣雅之蘞烏蘞莓

燕薁蘡舌也

豳風七月篇六月食鬱及薁傳云薁蘡薁也正義云蘡薁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即鬱薁李即薁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是正義以薁為樹名也今案鬱與薁是二物蘡薁蔓生結子者耳李時珍本草綱目云蘡薁蔓生實大如龍眼黑色今人謂之蘡薁是也又引陸璣詩疏云蘡薁似燕薁蔓生御覽引毛詩題云蘡薁一名燕薁是其證也蘡薁是山葡萄相似連山居廣韻云蒲陶之屬故謝靈運山居賦云野有蔓草蘡薁也蘡薁本草注云蘡薁與葡萄相似然蔓生是於歲草郭注云茈草實黑色如今之蘡薁子是山葡萄之屬亦堪作酒毛公詩云室之山有正蘡薁中山經云泰室之山有草其實如蘡薁是人食之不惑言言子滑澤如也

茈莨茈草也

花與葉同說文云莨草也可以染留黃其染紫者謂之紫莨前釋器云綟紫也續漢書輿服志引紫䋏注云綟似紫者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綟綬師古注云綟草名出琅邪平昌縣似艾可染綠因以為綬名也本草云紫草一名紫丹一名紫芙出碭山山谷及楚地名紫芙草一名地血一名茈莨陶注云今出襄陽多從南陽新野來彼人種之名紫草郭注云一名紫莨可以染紫本草云生碭山及楚地蘇頌圖經云紫草苗似蘭香莖赤節青二月開花紫白色結實白色秋月熟

茷芡雞頭也

方言云茷芡雞頭也北燕謂之茷青徐淮泗之間謂之芡南楚江湘之間謂之雞頭或謂之雁頭或謂之烏頭郭注云今江東亦名茷芡也說文云芡雞頭也周禮籩人加籩之實蔆芡脯脩鄭注云芡雞頭也今案本草名雞頭實一名雁喙實陶注云此即今芡子形上花似雞冠故名雞頭[illegible]

周麻升麻也

神農本草云升麻一名周麻御覽引吳普本草云升麻一名周升麻生益州山谷或生太山漢書地理志廣漢郡有升麻縣唐本草注云升麻生益州山谷二月八月採根日乾其苗高三尺以來葉似麻葉並青色四月五月著花似粟穗白色六月以後結實黑色根如蒿根紫黑色多鬚

土瓜芴也

爾雅云菲芴郭注云即土瓜也又云菲蒠菜郭注云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邶風谷風篇采葑采菲毛傳云菲芴也[illegible]

藈菇瓠瓢王瓜也

郭注云鉤菇藈菇也說文云藈菇王瓜也[illegible]

王延薔署預也

今之山藥也[illegible]

恒山蜀漆也

御覽引吳普本草云恒山一名七葉神農本草云蜀漆生江林山川谷常山苗也蜀漆常山苗也[illegible]

藟藤也

爾雅云諸慮山櫐郭注云今江東呼櫐為藤似葛而麤大又云虎櫐郭注云今虎豆纏蔓林樹而生莢有毛刺今江東呼為櫐欇[illegible]

石髮石衣也

御覽引風土記云石髮水苔也青綠色皆生於石[illegible]

毛敝魚者梁對云河中側犂側犂麓聲相近也王子年拾遺記云張華造博物志上晉武帝嫌繁命削之賜華側理紙萬張子年云側理紙也此紙以水苔為之語訛為側理也本草云石髮生山谷石上者別名烏韭亦曰神農本草又曰石髮生巖石之上而石衣之名也唐本草注云此物生海中名石髮陟釐見日華本草而藏器云青苔不上石者非苔也

采藻采也

說文云采禾成秀也人所以收从爪禾穗或从禾惠聲作穗廣雅釋草云采衍文也書禹貢三百里納秸服亦引作采字說文云稃穗也从禾采聲漢書司馬相如傳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注云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也

秆稭稾也

說文秆禾莖也引春秋傳曰或投一秉秆或从干作秆說文又云稭禾稾去其皮祭天以為席今本作秸左傳昭二十七年投一秉秆杜預注云秆稾也說文稾稈也禮記郊特牲云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鄭注云穗去實曰鞂禹貢三百里納秸服孔傳云秸稾也是稭秸鞂並同

穄謂之䵚

說文云穄穈也爾雅釋草云虋赤苗芑白苗郭注云今之赤粱粟白粱粟皆好穀也說文作穈穄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齊民要術引氾勝之書云黍者暑也種者必以暑是說文所本

稻穰謂之稈

上文云稈稾也說文云稈禾莖也左傳昭二十七年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杜預注云秆稾也今俗謂稻稾為稈草

稷穰謂之䅟

穰謂之䅟者說文云䅟稷穰也吾鄉謂之稷稈說文云穰黍梁已治者又云稷齋也五穀之長爾雅云粢稷也郭注云今江東人呼粟為粢孫炎注云稷粟也

麻黃莖狗骨也

詳見上文龍沙麻黃也下

白芷其葉謂之葯

說文云芷繭也繭楚謂之蘺晉謂之虈齊謂之茝本草云白芷一名芳香一名白茝一名虈一名莞一名苻蘺葉名蒿麻生河東川谷下澤九歌云辛夷楣兮葯房王逸注云葯白芷也又云芷葺兮荷屋王逸注云芷香草也

公蕡蘘葇蘇荏蘇也

秫稬也

說文云秫稷之黏者也或省禾作朮爾雅云衆秫郭注云謂黏粟也說文云稬沛國謂稻曰稬玉篇云秫稷之黏者稬黏稻也今人謂黏稻為稬米謂之糯米

秈稉也

說文云稉稻屬也或作粳玉篇云秈稉也廣韻云秈稻名也秈之言鮮也稉之言硬也稻之不黏者為秈為稉今南方呼早稻之不黏者為秈

亦不但專指黏者言與方氏揚州諸說亦但云其穀宜稻與
杭以爲稌稻之爲大名也引之案廣雅以稌稻粱並舉明皆
大名然稻之不黏者名杭後遂專呼黏者爲稻
稌黍之不黏者名稴後遂專呼黏者爲黍耳

穄也

麻也

大豆尗也

小豆荅也

䝁豆豌豆䝁豆也

胡豆䜿䝁也

大麥麰也

小麥麳也

蒤茅穗也

茅穗茅秀也蒤與荼同鄭風出其東門篇有女如荼傳云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箋云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正義云英荼者六月云荼自然英英白貌亦然以其白故云英荼也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荼也吳語云萬人以爲方陳白常白旗白羽之矰望之如荼韋昭注云荼茅秀也考工記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鄭注云韋革遠視之當如茅秀之色虞書云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正義云白色自然白也如茅之秀莊子云荼白也宜以荼爲茅秀也顏師古注漢書云荼茅秀也傳云荼英荼也周官掌荼掌以時聚荼以供喪事鄭注云荼茅莠取其白者也以爲喪用也聲類云荼茅秀也興茲從以荼喪物也管子云聽私正私者夏小正云荼也秀也者茶之言舒也賈公彥云茅秀是荼也又齊私也說文云藃茅秀也蒤與藃同聲與荼同一又引廣雅云蒤茅也亦名蒤蒲穗亦一名也蒤定之也蒤菽穗穗則爲禾穗之蒤亦名蒤可以爲穗是也亦一蠻之韓

蒲穗謂之䔲

廣韻云䔲蒲秀也秀亦穗也爾雅云莞苻離其上蒚郭注云今西方呼蒲爲莞蒲蒚謂其頭臺首也臺首即其作穗處矣玉篇云蒚謂今蒲頭有臺臺上有重臺中出黃即蒲黃也農本草有蒲黃陶注云此即蒲釐花上黃粉也蘇頌圖經云蒲黃今處處有之春初生嫩葉未出水時紅白色茸茸然至夏抽梗於叢葉中花抱梗端如武士棒杵故俚俗謂蒲槌亦謂蒲釐之蒲花黃即花中蕊屑也細若金粉當其欲開時有便取之市廛間亦采以蜜搜作果食貨賣甚益小兒案今蒲草初作穗時有黃醭裹之穗上有重臺長大則穿坼裂今時五六寸落去形正圖上重臺亦漸相其穗皆業其四周密密相次長五六寸落去北山經高郭人謂之蒲棒頭以其形似之也謂之蓮於南山往之爲詠蓄詩云暮蕊耔詩云新蒲合葉其李善注云謂蒲華也之爲言團團然叢聚也說文亦是此耳蒲穗形圓故謂之䔲之言尊蒲穗叢生莖末亦謂之尊也蒲叢也蕭草叢生於水則謂之叢義實相近也

䈐簬簳𥳑箭也

說文云簬箘簬也古文作簵禹貢云惟箘簬楛鄭注云箘簬聆風也又引考工記妢胡之笴注云妢胡胡子國在楚旁笴箭也矢笴以竹爲之考工記云妢胡之笴鄭注云笴矢幹也箘簬竹名箭竹也說文云笴箭莖也竹之堅者楛木名楛之言苦也可以爲矢之笴也荊州貢箘簬楛三邦底貢厥名注云箘簬聆風也言其竹可以爲箭作矢也故矢亦謂之箭箘簬美竹也故楚辭九章云謂箘簬爲簵也是箘簬爲箭竹之名宛爲名名竹其中也竹亦皆堅勁之矣高誘注呂氏春秋云箘簬竹名箭則矢之稱也竹之美者曰箘簬亦曰箘竹也又曰簵竹也郭注云竹之堅者也竹箭之言直也直爲箭竹之一名注云竹類也竹中名簳又名箭說文云簳矢簳也箭竹也竹小而勁者謂之箭箭之言前也進也故謂之箭也是也

蘤葩䓤蘂花華也

後漢書張衡傳云百卉含蘤李賢注引張氏字詁云蘤古花字也爾雅云華荂也郭注云今江東呼華爲荂音敷蘤字通作蘤文選云華之言敷也說文云華榮也又云蘤華也說文云葩華也蘤亦華字也古花字從艸爲聲字從白艸聲又作葩䓤亦作葩說文云䓤華也從艸從巴白聲與䓤同作花者說文云華榮也從艸從𠌶華亦作花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䓤古花字也聲近義同

烏頭五歲爲天雄

藥對一作鷄毒淮南主術訓云天下之物莫凶於鷄毒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高誘注云鷄毒烏頭也本草云烏頭一名烏喙一名即子味辛溫有大毒中風惡風洗洗出汗除寒濕痹欬逆上氣破積聚寒熱其汁煎之名射罔殺禽獸天雄味辛溫主大風寒濕痹歷節痛拘攣緩急破積聚邪氣金創強筋骨輕身健行一名白幕附子味辛溫主風寒欬逆邪氣溫中金創破癥堅積聚血瘕寒濕踒躄拘攣膝痛不能行步陶注云烏頭與附子同根附子八月上旬采八角者良烏頭四月采春時莖初生有腦頭如烏鳥之頭故謂之烏頭有兩岐共蒂狀如牛角者名烏喙喙即鳥之口也亦以形似而名之天雄似附子細而長者便是長者乃至三四寸許此與烏頭附子三種本並出建平故謂之三建今宜都很山者最好謂爲西建錢塘間者謂之東建氣力劣弱不相似故曰西冰猶勝東白也其用天雄烏頭附子兼並相使又云側子即附子邊角之大者脫取之

蔫奚毒附子也一歲爲萴子二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

可爲矢引夏書云箘簬楛兼竹名也出蜀志注云箘簬竹可以爲箭者案今本夏書作箘簬三倉云簬竹名射之爲言猶小也竹之名也方言云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鍭關西曰箭說文云箭矢竹也箘簬一名竹箭也箘簬耳箭也箭竹皆可爲箭故謂之箭矢亦謂之箭也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郭注云竹箭篠也竹之小者謂之箭周禮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是也竹箭生於江南者也

蔫奚毒附子也一歲爲萴子二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

於蔫奚毒一作鷄毒淮南主術訓云天下之物莫凶於鷄毒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高誘注云鷄毒烏頭也

楈杜皷茇莠株榥也

說文云楈木名也高誘注淮南子云楈大木之名說文云杜甘棠也說文云株木根也高誘注云株根也說文云榥讀若皇今本說文作楈當是傳寫之誤段氏說文注以爲楈爲正字

蔨葉也

說文云蔨葉也一曰薔二字相承云蔨薔蓼秀也蔨與蕍同本字作蕍廣雅說文云蕍也藥草也又云葉字之通作蕍

萌芽萌夢蘖也

蘇葉芥莽蘆毛草也

草薉生為蒲

蓍耆也

益母茺蔚也

物論衡小蓍篇云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膞可以得兆雚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蓍之為言耆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

菅茅也

黍稻其采謂之禾

豆角謂之莢其葉謂之藿

英葯莂也

菡萏芙蓉也

圭蘺蘄茝謂之蘺

乘亦白色者蓋亦韭類之屬蜀本草引唐本注云蘘荷生高原如小蒜而長其是與

蘇葵也

蘇葵古同聲方言有輕重耳葵性向日成十七年左傳云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杜注云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淮南說林訓云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爾雅云蘩可食也古者以為常食齊民要術引崔寔四民月令云七月可以為菹冬嘗葵鄭注云葵菹漢禮記云鑊用苦若薇陳葵冬春用葵凡朝事之豆其實葵菹

灌粱木稷也

今之高粱古之稷也素漢以來誤以粱為稷又謂之蜀黍博物志云地三年種蜀黍

蒚藨慈也

葥蘑也

莞藺也

菰蔣也其米謂之雕胡

葒蘢古馬蓼也

蕢蘮也

蘩母蒡葧也

瓠也

[illegible]

冬瓜菰也

[illegible]

水芝瓜也其子謂之瓤

[illegible]

䳭虎掌羊骹兔頭桂支蹇箭瓟狐狸頭白觚無餘縑瓜屬也

[illegible]

狗蝨鉅勝藤宏胡麻也

[illegible]

芥葅水蘇也

[illegible]

當道馬舄也

[illegible]

[illegible]生也

[illegible]

[illegible]長卿鬼督郵也

[illegible]

[illegible]支通草也

[illegible]

出之處也今世所謂通草則與此異本草拾遺云通脫木生山側葉似萆麻心中有瓤輕白可愛女取以飾物爾雅云離南活脫也今俗亦名通草是也爾雅又謂之倚商中山經謂之寇脫恐非古之所謂通草也

鬼箭神箭也

神農本草云衛矛味苦寒主女子崩中下血腹滿汗出除邪殺鬼毒蠱疰一名鬼箭生霍山山谷御覽引吳普本草云鬼箭葉如桃如羽或生野田陶注云山野處處有其莖有三羽狀如箭羽俗皆呼爲鬼箭然則鬼箭以形得名也箭羽名衛故鬼箭又名衛矛釋名云矢旁曰羽如鳥羽也齊人所以導衛矢也士喪禮記云矢一乘骨鏃短衛鄭注云凡矢五分笴長而羽其一注云謂之衛者以其無羽則不平羽所以防衛其矢不使不調故名羽爲衛考工記矢人設其羽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鄭注云今人以指夾矢儛衛是也衆羽之轉聲爲衛聲之轉衛言翳也前釋器云鏃謂之衛聽箭羽謂之衛聲義同矣蘇頌本草圖經云鬼箭三月以後生莖苗長四五尺許其幹有三羽狀如箭翎葉亦似山茶青色本草衍義云衛矛葉似野茶對生味酸澀三月以後生名家多燔之遣崇蘇頌云葉似鬼箭皮白以其茶色若鬼箭而生神名或又取此與抱朴子云黃白篇云鬼箭之鋒見方用大戟鬼箭天鉤則謂之鐵器也俗人

蔝盆陸英苺也

蔝各本譌作蔽今訂正爾雅云茥蔝葐郭璞注云覆盆也實似苺而小亦可食御覽引孫炎注云青州曰茥茥蔝古聲相近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鄭注云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文類依注音去蘂反又音跬是其例也御覽又引吳普本草釋云缺盆一名決盆缺決古同聲說文云苺馬苺也御覽引甄權本草云覆盆子一名馬瘻一名陸荊馬瘻猶馬苺也陸荊猶陸英也又謂之遂蘽神農本草云蓬蘽味酸平主安五藏益精氣久服輕身不老一名覆盆出荊山平澤名醫別錄云一名陵蘽一名陰蘽生寃句又云覆盆子味甘平無毒主益氣輕身令髮不白五月採據此則覆盆有味酸味甘二種蘽二者究爲一物故蓬蘽覆盆子皆主輕身益氣又別錄於蓬蘽不言某月採於覆盆子不言出某處明是一物而味有異故互文以見之爾本草經之蓬蘽一名覆盆則別錄之覆盆子亦即蓬蘽或舉酸者言之或舉甘者言之其實一物也李當之云蓬蘽是人所食苺又云覆盆子是苺子乃是覆盆之形而以浸汁爲味其核徵細案人所食苺即苺子耳蜀本草引切韻云苺子覆盆也郭注爾雅云蘇蓋覆盆也此云缺盆苺也李云蓬蘽是苺絲則苺也苺子也蘇盆也覆盆也蓬蘽也名異而實同也陶宏景集名醫之說而時或不得其解乃云蓬蘽是根覆盆是實其說與本草經蓬蘽一名覆盆者顯然不合蜀本草開寶本草則又小變其說以蓬蘽爲覆盆之藤蔓至食性本草本草拾遺本草衍義諸家乃竟以蓬蘽覆盆蓋爲二草說之愈詳而失之愈遠矣惟蘇恭本草注云生沃地則子大而味甘瘠地則子小而味酸斯言近之

海蘿海藻也

上文云石髮石衣也此亦其類也爾雅云蕁海藻郭注云藥草也一名海羅如亂髮生海中見本草案孫炎注爾雅蕁石衣云蕁古藫字則蕁海藻之藫正與薄石衣之藫同字蕁同類者得通稱也神農本草云海藻味苦寒一名落首生東海池澤陶注云生海島上黑色如亂髮而大少許葉大都似藻葉本草拾遺云馬尾藻生淺水如短馬尾細黑色用之當漬去鹹水大葉藻生深海中及新羅國如水藻而大海人取大葉藻正在深海底以繩繫腰沒水下刈得旋繫繩上五月已後當有大魚傷人不可取也蘇頌圖經云又有一種海帶似海藻而粗且長登州人取乾之柔韌可以繫束物是海藻有三種也又謂之海苔吳都賦云海苔之類劉逵注云海苔生海水中正青狀如亂髮乾之赤鹽藏有汁名曰濡苔臨海出之初學記引沈懷遠南越志云海藻一名海苔或曰海羅生研石上案苔之轉聲爲蕁故爾雅云蕁海藻也

地葵地膚也

神農本草云地膚子味苦寒一名地葵生荊州平澤御覽引本草經云地膚一名地華一名地脈一名地葵名醫別錄云一名地麥陶注云今田野間亦多皆取莖苗爲掃帚子微細唐本注云地膚子田野人名爲地麥草葉細莖赤多出熟田中苗極弱不能勝舉今云堪爲掃帚恐未識之北人亦名涎衣草蜀本圖經云葉細莖赤初生薄地花黃白子青白色日華子本草云又名落帚子色青似一眠起蠶沙矣蘇頌圖經云初生薄地五六寸根形如蒿莖赤葉青大似荊芥三月開黃白花或云其苗即獨掃一名鴨舌草密州所生者其說發明云根作叢生每窠有二三十莖莖有赤有黃七月開黃花其實地膚也至八月而藍蘇成可採正與此地獨掃相類蘇云苗弱不能勝舉恐西北所出者短弱爾案爾雅葥王蔧郭注云王帚也似藜其樹可以爲掃彗江東呼之曰落帚郭注云樹即落帚必甚高大遂膚或是其小者耳

狼毒也

狼毒上蒸脫續毒二字神農本草云狼毒味辛平一名續毒生秦亭山谷名醫別錄云狼毒有大毒生秦高二月八月採根陰乾陳而沈水者良陶注云與防葵同根類但置水中沈者便是狼毒浮者則是防葵唐本注以陶注爲非云此物與防葵都不同類也案博物志云房葵似狼毒則二物相類故陶注云然博物志又引神農經云藥種有五物一曰狼毒古斯解之物類之性各相制也蜀本草圖經云葉似元參浮虛者爲劣歸實本草注云葉似商陸及大黃莖葉上有毛根皮黃肉白以實重者爲良蘇頌圖經云四月開花八月結實抱朴子雜應篇云耳既聾者以狼毒冶葛合內耳中則愈也

慈萃蘭蕩也

玉篇廣韻並云慈萃蕩藥也則蘭蕩一名慈一名萃也眾經音義引張氏埤倉云蘭蕩毒草也蘭各本譌作藺今訂正蘭蕩或作茛或作狼茛神農本草云茛菪子味苦寒一名橫唐生海濱川谷別錄云茛菪子有毒一名行唐生雍州陶注云今處處有子形頗似五味核而極小今方家多作狼蕩蜀本圖經云葉似王不留行菘藍等莖葉有細毛花白子殼作罌子形實扁細若粟米許青黃色蘇頌圖經云苗莖高二三尺四月開花紫色五月結實皆其形狀也史記倉公傳云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臣意飲以茛蕩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是蘭蕩治婦人不產也然本草別錄及後世醫家皆無言及者蓋古方之失傳者多矣

茛鉤吻也

神農本草云鉤吻味辛溫一名野葛生傳高山谷吳普本草云秦鉤吻一名毒根有毒殺人生南越山或益州葉如葛赤莖大如箭根黃正月採案鉤吻莖葉根苗皆毒不得專以毒根爲名蓋根茛古同聲假借字耳陶宏景注鉤吻云或云鉤吻是毛茛蘇氏非之以爲毛茛是有毛石龍芮無干鉤吻也案草木多異物而同名者石龍芮有毛者名毛茛鉤吻有毛者亦名毛茛兩不相妨也葛洪方云鉤吻與食芹相似而生處無他草其莖有毛誤食之殺人雷公炮炙方云鉤吻葉似黃精而頭尖處有兩毛若鉤是鉤吻本有毛也且茛者毒草之種吳普本草云附子一名茛陳藏器本草引葛洪方云藥中有水茛葉圓而光有毒生水旁則毒草多名以茛陳藏器又云毛茛似石龍芮而有毒則毛茛之爲茛部以毒得名鉤吻之名毛茛亦猶是矣陶氏所存或說殆非無據也名醫別錄云鉤吻折之青烟出者名固活唐本注以爲鉤吻經年者折之有塵起然則固活亦即鉤吻鉤吻固活聲之轉耳御覽引桓譚新論云鉤吻不與人相宜故食之死非爲殺人生也論衡言毒篇云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湊懣頗多殺人蓋毒藥之烈者莫此爲甚矣鉤吻有蔓生直生二種炮炙方所云鉤吻葉似黃精陶注鉤吻所云葉似黃精而莖紫當心抽花黃色初生既極類黃精故以爲殺生之對此其直生者也嵇含南方草木狀云冶葛蔓生葉如羅勒光而厚一名胡蔓草寘毒者多雜以生蔬進之悟者速以藥解不爾半日輒死山羊食其苗即肥而大此其蔓生者也唐本草專以蔓生者爲鉤吻開寶本草專以直生者爲鉤吻皆一偏之說未

足被也

昔邪烏韭也在屋曰昔邪在牆曰垣衣

昔邪屬也西山經云小華之山其草有萆荔狀如烏韭郭注云烏韭在屋者曰昔邪在牆者曰垣衣本此以釋之也酉陽雜俎引梁簡文帝詠薔薇詩云依簷映昔邪亦本廣雅以在屋者爲昔邪也又名屋遊名醫別錄云屋遊生屋上陰處陶注云此瓦屋上青苔衣也酉陽雜俎云廣志謂之蘭香生於久屋之瓦名醫別錄云垣衣一名昔邪一名烏韭一名垣嬴一名天韭一名鼠韭生古垣牆陰或屋上則昔邪垣衣又可通稱也然垣牆同義垣衣之名本以在牆耳人生石上者亦名烏韭已見上文石髮石衣也下

馬䪥荔也

月令仲冬之月荔挺出鄭注云荔挺馬薤也則荔草又名荔挺也顏氏家訓云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廣雅云馬薤荔也通俗文亦云馬藺易統通卦驗玄圖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則月令注荔挺爲草名誤矣案如高氏所說則是荔草挺然而出也檢月令篇中凡言萍始生王瓜生半夏生芸始生草名二字者則但言生一字者則言始生以見其文未有狀其生之貌者惟經意專以荔之一字爲草名明言荔始出矣以何類又言挺也且諸家氏引易通卦驗荔挺不出則以荔挺二字爲草名者自舊漢術已然又逸周書時訓篇荔挺不生則卿士專權亦與通卦驗同鄭氏注始相承爲說非臆斷也莛挺古同聲而通用說文云莛莖也荔草抽莖其非華因謂之荔莛矣神農本草謂之蠡實名醫別錄謂之荔實御覽引吳普本草謂之劇荔華而月令則謂之荔以實名或以華名或以莖名義各有當則謂之荔莛或以荔始出猶未有莖也而以爲名則爲荔而名出猶王瓜始生荔莛未有瓜也而以瓜名爲王瓜自言荔爲草名頗有此物人或種於階庭呼爲旱蒲故以爲名說文所云荔似蒲而小子虛賦所謂高燥則生葴析苞荔者也齊民要術引廣州記云東風草香氣似馬蘭則荔亦香草之屬故月令芸始生荔挺出皇侃疏云以其俱香草故應陽氣而出也蘇頌本草圖經云蠡實馬藺子也北人音訛呼爲馬楝子葉似薤而長厚三月開紫碧花五月結實作角子如麻大而赤色有稜根細長通黃色人取以爲刷案爲蘭荔一聲之轉故張氏注子虛賦謂之馬荔馬荔猶言馬蘭也荔葉似䪥而大則馬䪥之所以名矣

水衣菭也

詳見上文石髮石衣也下

麥菜藻也

鄭注昏義云蘋藻爲羹菜隱三年左傳正義引陸機詩疏云藻可蒸爲茹是藻爲水菜也然諸書無言藻名麥菜者麥字未審何字之譌

蘘荷蓴苴也

說文云蘘荷一名葍蒩與蓴苴同亦名苴蓴楚詞大招云醢豚苦狗膾苴蓴只王注云苴蓴蘘荷也雜用膾炙切蘘荷以爲香備衆味也或作蕧薄九歎云耘藜藿與蘘荷王注云蘘荷蓴苴也或作蕧苴或作覆菹古今注云蘘荷似蒲苴而白蕧苴色紫花生根中花未敗時可食久置則消爛不爲實矣名醫別錄云白蘘荷微溫主中蠱及瘧陶注云今人乃呼赤者爲蘘荷白者爲覆菹葉同一種爾於人食之赤者爲勝藥用白者古今注以紫爲蓴苴白爲蘘荷別錄注以赤爲蘘荷白爲覆苴二說不同廣韻則云蘘苴大蘘荷名是又以大小分也其實蘘荷蓴苴皆大名後世說者多歧耳或作蓴

且或作苴巴且史記司馬相如傳諸蔗猼且漢書作巴且張氏注云蓴苴也文穎云巴且一名巴蕉顏師古云文說巴且是也且音子余反蓴音普各反蓴苴自蘘荷耳非巴且也家巴蓴古同聲蓴苴可通作巴且且張云蓴苴蘘荷也楚一本有作蓴苴者故史記索隱引郭璞子虛賦注云巴且蘘荷爲則亦以巴且爲蓴苴也顏師古言蓴苴非巴且始不通假借之例且蘘荷之菜性宜陰地古今注云葉似巴且宜在陰翳地種之常依陰而生齊民要術云蘘荷二月種之宜人多在陰下閒居依陰者也蘘荷葉似薑故古人宣與之蘘荷又引崔寔四民月令云九月藏茈薑蘘荷其歲若溫皆待十月是則蘘荷之本草可爲蘘而或據蘘荷一冬故蘘荷也藏蘘荷蘘荷之蘘荷可爲月令云九月冬之時記云仲冬以鹽藏蘘荷也馬融傳云蘘荷七月引秋蘘節謂之蘘荷芋荷也又謂之蘘荷羇云列芋荷謂之蘘荷掌除蠱毒以蘘荷根也於是乎云芋荷周官庶氏用蘘荷根往往有草之引于實搜神記云今世攻蠱多用蘘荷根往往有攻之蘘荷或謂蘘草此即干氏周宮注說又於此言之耳蘘荷鮮紛木草鋼繹引荊楚歲時記亦與搜神記同

𪊨鹿藿也

說文云𪊨鹿藿也徐鍇傳云爾雅鹿藿字也案如鍇之說則與鹿豆相近疑說文誤以一名爲正字也如說文注誤以𪊨爲鹿豆許氏誤讀𪊨爲鹿也草之名鹿藿若作𪊨則許氏書何以名鹿豆也鹿藿與今不合鹿豆之類多矣但言藿鹿何以知之雅與今不合者如此不至謬矣如此且說文所以知其謬誤讀本文之字而又至於實夢藿之屬皆句讀之異耳未有非爾雅本𪊨之說或雜乃搆意之以理度之訓或爲異說必有文或原本師說見之於方俗有此名也說文之鹿必非雅所有者而後見之書說徐氏之傳其所取者測矣何必雅注云鹿藿今鹿豆也葉似大豆根黃而香蔓延生矣郭璞草云鹿藿味苦平生山谷似大豆相黃而香蔓延生神農本草云鹿藿味苦平生山谷陶注云此草所在有之苗似豆而引蔓長大人採以爲菜亦微有豆氣名爲鹿豆之常也案別錄文帝勸醫論云胡麻鹿藿總療頭痛之病蓋名醫方所豆

鳶尾烏𨾏射干也

神農本草云鳶尾生九疑山谷射干一名烏扇一名烏蒲生南陽川谷名醫別錄云鳶尾一名烏園射干一名烏扇一名烏吹一名草薑是也與射干一名烏翣一名烏蒲射干苗與鳶尾一類也異陶注云方一種家名烏𨾏用射干是無其鳶尾又之名射干是療當別云方一種家名烏翣...

[illegible]

白苙菮蘈也

玉篇苙閻及切又音及白苙也是白苙或名苙或名黃也神農本草云白及味苦平一名甘根一名連及草生北山川谷

[illegible]

馬帚屈馬第也

爾雅云荓馬帚郭注云似蓍可以爲埽篲...

[illegible]

蒚蒲莞也

鮮見上文莞蒲見上文

矜禽也

烏𧄍蕾也

烏𧄍影宋本爾雅作烏蕵音御覽引作鳥𧄍以下諸本字又譌作𧄍...

[illegible]

木實酸木狐桃也

狐桃之一名未聞所出爾雅本草無獼猴桃...

[illegible]

楚荊也

說文云楚叢木一名荊也...

[illegible]

牡荊𣏐也

[illegible]

穀楮也

[illegible]

栝柏也

[illegible]

栝與檜同爾雅云檜柏葉松身是栝即柏之別種故以栝爲柏也對文則栝與柏異禹貢云杶榦栝柏馬融注云栝白栝也栝可以爲舟楫衛風竹竿篇檜楫松舟是也又可爲屋材晉書王愉傳云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是也爾雅翼云檜今人謂之圓柏

遒梓松也

未詳

梬棗檡也

各本檡譌作栲又脫也字玉篇云檡梬棗也今據以訂正說文云梬棗也似柿漢書司馬相如傳云梬棗楊梅又云樝梨梬棗張氏注云梬梬棗也顏師古云今之梗棗也御覽引古今注云梗棗葉如柿實亦如柿而小味甘美又引廣志云梗棗味如柿晉陽梗肌細而厚以供御是也梗又作輭賈氏則蘋云梗輭棗也蘇頌本草圖經云小柿謂之輭棗俗呼牛奶柿一名檡棘士喪禮云決用正王棘若檡棘鄭注云王棘與檡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世俗謂王棘矺鼠釋文云矺劉音託周官雊人注引士喪禮檡棘釋文云檡一音徒洛反然則矺檡聲近矺鼠或即檡棘之別名耳

栟櫚椶也

栟櫚與并閭同西山經云石脆之山其木多椶郭注云椶樹高三丈許無枝條葉大而員枝生梢頭實皮相裹上行一皮者爲一節可以爲繩一名栟櫚蓺文類聚引廣志云椶一名并閭葉似車輪乃在巔下有皮纏之附地起二旬一采轉復上生蘇頌本草圖經云六七月生黃白花八九月結實作房如魚子黑色皆其狀也枚乘七發云梧桐并閭極望成林漢書司馬傳云仁頻并閭南都賦李善注引張氏注云并閭椶也皮可以爲索說文云椶栟櫚也可作萆萆雨衣也今人屬林中多剝取椶皮以覆屋雨水漸漬不爲損壞故可以作萆矣椶之言總也皮如絲縷總總然聚生也說文云總聚束也又云布之八十縷爲稯召南羔羊篇素絲五總史記孝景紀云令徒隸衣七稯布西京雜記云五絲爲䌰倍䌰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稯稯聲義竝相近也栟櫚之聲合之則爲蒲玉篇廣韻竝云椶櫚一名蒲葵是也今人多取栟櫚葉作扇晉書謝安傳蒲葵扇五萬即是此矣

椐櫚石榴柰也

椐與若同若石聲相近故若榴又謂之石榴各本脫石榴二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及李善南都賦注並引廣雅云若榴石榴也今據補玉篇云椐榴柰屬也初學記引埤倉云石榴柰屬也則椐榴石榴之爲柰以同類而通稱也南都賦云梬棗若榴蔡邕翠鳥詩云庭陬有若榴綠葉含丹榮藝文類聚引陸機與弟雲書云張騫爲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安石榴也御覽引廣志云安石榴有甜酢二種酉陽雜俎云石榴一名丹若甜者謂之天漿

梂槔也

說文云槔木也讀若皓又云稽讀若皓賈侍中說木名也爾雅云狄臧槔舍人本槔作皋樊本作槔同皆羔郭璞云未詳也

含桃櫻桃也

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鄭注云含桃今之櫻桃也正義云月令無薦果之文此獨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於時薦也史記叔孫通傳云孝惠帝曾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則此禮至漢猶行但漢春獻櫻桃正當始之時而月令仲夏始薦者本因嘗黍而薦含桃非特獻故不孰遲也月令釋文云含本又作函函與櫻皆小之貌弱若爾雅云廮小者嬰嬰若小兒之稱嬰兒也櫻或作鸎高誘注呂氏春秋仲夏紀云含桃鸎桃也蓋櫻鸎同聲古字通用耳而高誘乃謂鸎鳥所含故言含桃失之於鑿矣諸說含桃者皆即是櫻桃而西京雜記上林苑桃十種有含桃又有櫻桃則是分爲二物所未審也一名荊桃爾雅楔荊桃郭注云今櫻桃也又名朱櫻蜀都賦云朱櫻春熟御覽引吳普本草云嬰桃味甘主調中益脾氣令人好顏色美志氣一名朱桃一名麥英也又引廣志云櫻桃大者如彈丸有長八分者有白色多肌者凡三種

山李爵某爵李鬱也

爵某與雀梅同論語子罕篇正義引召南何彼穠矣篇義疏云唐棣奧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齊民要術引豳風七月篇義疏云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正赤色食之甜廣雅曰一名雀李又名車下李又名郁李亦名棣亦名奧李神農本草云郁李一名爵李御覽引吳普本草云郁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然則棣也唐棣也奧李也郁李也車下李也雀李也雀梅也鬱也一物也奧李所在山皆有則又山李之所以名也爵某之爵曹憲音雀各本脫去爵字音內雀字入正文爵字又譌作雀爵下某字又譌作其今並改正也上李鬱二字各本皆脫今據詩義疏引廣雅補爾雅云時英梅郭注云雀梅也名醫別錄云雀梅味酸寒有毒主蝕惡瘡一名千雀生海水石谷間陶注云葉與實俱如麥李案陶氏所說蓋即奧李但名醫云有毒主蝕惡瘡恐別一物非人所食之雀梅也鬱者棣之類豳風七月傳云鬱棣屬也故古人多以二物竝言史記司馬相如傳云隱夫薁棣御覽引曹毗魏都賦云若榴薁棣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薁李一株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則是一種之中又復有異但稱名可以互通耳

梡欓越椒茱萸也

陸羽茶經引凡將篇云菖蒲芒消莞椒茱萸則茱萸可以入藥也急就篇云芸蒜薺芥茱萸香則又可以供食也藝文類聚引洞林云子如小鈴含元珠案文言之是以茱萸神農本草也諸書無以梡爲茱萸者云蔓椒一名豕椒一名豬椒一名彘椒一名狗椒郭注云椒類似茱萸而小之屬也楚詞離騷云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王注云樧茱萸也似椒而非也唐風椒聊篇正義引李巡注云椒茱萸皆有房故曰菉菉實也郭璞注云菉萸子聚生成房貌今江東亦呼菉檓似茱萸而小赤色實裹如藝者然則檓與茱萸一種小異耳一名藙說文云藙煎茱萸漢律會稽獻藙一斗則藙之言蓺也爾雅云椒樧醜菉其枝連其實謂之欓鄭注云藙煎茱萸也漢律會稽獻藙一名藙是也與藙同唐本草注云南人作則謂之又名藙者聲近而本草謂之食茱萸宜以爲陶氏本草也三香椒本草音義引云吳越春秋云辛熬側陳藏器本草拾遺云欓子出閩中江東其木高大似樗南人謂之越椒者其葉作茱萸子之謂也頌圖經云蜀中南北越方言越香之名越椒也或即此高誘注淮南子云茱萸香也周處風土記云九月九日律會香林也篇云其香薰越椒茱萸

槑株也

廣韻云棶木本也說文云株木根也是棶即株也爾雅云棶本也棶株聲之轉耳

梡支也

梡曹憲音緩各本譌作棿今訂正集韻類篇梡胡昆切引此云梡枝也偏考諸書無以梡爲枝者支字未審何字之誤

枚槷條也

說文云枚榦也可爲杖條小枝也周南汝墳篇傳云枝曰條榦曰枚是枚與條異也散文則枝亦稱枚玉篇廣韻並云枚枝也

梢枝櫪柴也

說文云柴小木散材也月令鄭注云小者合束謂之柴柴之爲言仳仳小也爾雅云仳仳小也淮南兵略訓曳梢肆柴高注云梢小柴也梢之爲言稍稍然小也前釋詁云稍稍小也諸書無以枝爲柴者上梢字曹憲音稍交反疑因此誤衍交字後又加木旁也集韻引廣雅梢柴也則宋時本已然說文云櫪木芟也薪亦柴也凡薪蒸之屬多名櫪說文云蔽麻蒸也廣韻云蔽竹柴別名聲義竝同矣

蕉薪也

蕉各本作蕉字頗不成體蓋蕉字書作蕉後譌而爲蕉耳爾雅釋木釋文云樵字又作蕉墨子備城門篇云爲薪樵挈今訂正說文云樵散木也月令鄭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蘇列子周穆王篇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藏諸隍中覆之以蕉蕉與樵同薪謂之樵因而取薪亦謂之樵史記淮陰侯傳集解引漢書音義云樵取薪也小雅白華篇樵彼桑薪

猗枳叉股枝也

各本枝字誤在股上今訂正猗當讀爲柯玉篇云柯枝也廣韻云柯枝柯也柯本莖名因而枝亦通稱柯股聲之轉也杈與枝同爾雅云中有枳首蛇馬融炎音支云蛇有枝首郭璞云岐頭蛇也岐與枝聲亦相近岐生聲旁故謂之枝又謂之杈矣說文云枝木別生條也是其義也又與杈同說文云杈枝也杈之言鎗也說文云又手指相鎗也手指相鎗謂之叉樹枝相鎗謂之杈其義一也今俗語猶謂樹枝鎗出者曰杈杈楚嫁反

柯莖也

柯榦也古聲柯與榦同故鄭注考工記云笴矢榦也廣韻笴古我切又公旱切箭莖也箭莖謂之榦亦謂之笴樹莖謂之榦亦謂之柯聲義同也樹莖名柯因而草莖亦以爲名爾雅云荷芙蕖其莖茄茄猶柯耳

本榦也

榦亦莖也前釋詁云莖榦本也本各本譌作夲蓋本字俗作夲故譌耳今訂正

肄枿也

詳見釋詁腜枿肄枿也下

檣椸櫼棶也

集韻云棶乃計切木立死也棶之言歹也前釋詁云歹死也亦言尼也爾雅云尼止也言其止息不復生也玉篇廣韻竝云櫼李也齊民要術種李篇注引廣雅云櫼櫼李也則是以棶爲果名也案上已云椐櫨石櫨柰也此不應重出又自棶株也至木蘖生曰棶皆統言木之形狀不得雜以果名且上句棶枿也是伐木之餘下句棶棶落也是木葉之隕

則此句當爲死木也以朿字俗亦有作棘者故誤以棘爲果耳稽與稽同玉篇云稽木也則稽爲穗木猶荷蘽樊光注云稽棗死僵內稿無枝也故爲穗猶云謂木猶之庇似無雅無枝條也木無肺謂之稽因而死木亦謂之稽譜之言終也鄭注周官稽人云終稿也絕槁之言奄也古光之適義云夢作然也槁之言邸也賈逵訓九畹云九州也古國之處也孟康注漢書楚元王傳云西方謂亡女婿爲邸婿皆死之義也稭稭名木稈作稽稿稽影宋本皇甫本不誤

蘀擇落也

蘀之言剝也馬融注剝卦云剝落也鄭注云陰氣侵陽上至於五萬物零落故謂之剝也說文云蘀木葉陊也讀若薄亦聲近而義同豳風七月傳云蘀落也說文云艸木皮葉落陊地爲蘀又云凡艸曰零木曰落

木蘖生曰[illegible]

說文云[illegible]伐也蘖與蘖同僅商頌長發篇云苞有三蘖又云木曰蘖字亦作蘖莊子徐无鬼篇云進於蘭藂之爲言蔡蔡然也上遂注楚詞招魂云蔡蔡積聚之貌

樝梓梨也

鄭注內則云樝梨之不臧者正義云樝似梨而酢澀亦作樝也亦作柤莊子天運篇云柤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齊民要術引風土記云柤梨屬肉堅而香陳藏器本草拾遺云樝子小於梨似王氏農書云樝似小梨西川唐鄧間多種之味劣於梨與木瓜而入蜜煮湯則香美過之漢書司馬相如傳云亭柰厚朴張注云亭山梨也史記作樗索隱引司馬彪注云上黨謂之樗初學記引序志云上黨樗一名梬秦風晨風篇隰有樹檖傳云檖赤羅也名鹿梨一名山樆釋文云梨似鹿梨亦如梨之美者

[illegible]棗也

說文云棗實如小棗從木辛聲棗之言辛物小之稱也言蘇嚌小者謂之辛芥矣字通作亲淮南作云小棗也棘日棒御覽引陸機詩義疏云棘兩種其一小棗人小皮葉皆如棗其子小形如鼠矢所謂樹之棒桑又似栝葉一種枝皆如棗其種甚亦名楣味不逆代棒上棗簇蒙饒古者以告虔引周官邊人饋食之籩其實棒栗又以脩爲左傳云女贄不過棒栗棗脩以告虔也又云揚雄蜀都賦云杜棒亦爲棒又作棒

棟柔也

棟柔聲之轉也棟與椋同各本譌作柔爾雅云椋樹郭注云今之椋也今人語謂之羽翎云其子可作科鄭注徐州作皁斗京洛及河內多謂之林方言云栩也椋也作一杯可以染皂爲之樹鄭說文栩苦其實橡子通作樣可以染皁今人謂之橡斗爲栩杆本作杆又也柵子一名杆山今或謂之橡子或曰栩其狀如小栗秋作可食日一升也周官掌染草鄭注云染草藍蒨象斗之屬其字作橡今俗大食其實如橡子其狀若栗生於棟其實爲橡自江淮之間多有之苦可食以橡子爲飯故棟亦謂之棟

[illegible]

柚橡也

禹貢揚州厥包橘柚錫貢傳云小曰橘大曰柚字亦作櫾山海經云荊山多橘櫾郭注云柚似橘而大也皮厚味酸引張揖上林賦注云柚赤出武陵酢橘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云黃甘橙楱也柚下大橘之於二柚之屬皆以似柚爲名小曰柚柚之屬大曰柚者也近之可文於二脫小橘也柚小大之也晁錯(?)相不同其皆以穩(?)

雨櫸欜也

爾雅云櫸河柳郭注云今河傍赤莖小楊也詩其櫸其椐正義引某氏云河柳謂河旁赤莖小楊也一名雨師

杆柘也

杜仲曼榆也

重皮厚朴也

說文云重厚也朴木皮也厚朴以其皮厚故名厚朴本草云厚朴一名厚皮一名赤朴其樹名榛其子名逐折

木㰖桂欄也

益智龍眼也

山榆母估也

柘榆梗榆也

[illegible]

梔子楇桃也

說文云梔黃木可染者也梔與梔同字一作巵漢書貨殖傳云千畝巵茜孟康注云茜草巵子可用染也述異記云洛陽有巵茜園漢官儀云染園出巵茜供染御也是其處也又名鮮支史記司馬相如傳云鮮支黃礫索隱引司馬彪云鮮支即今支子也支虫病亦同又名林蘭謝靈運山居賦林蘭近雪而揚猗自注云林蘭支子也神農本草云梔子一名木丹生南陽川谷名醫別錄云一名越桃九月採實陶注云處處有亦兩三種小異以七棱者爲良經霜乃取之今皆入染用於藥甚稀御覽引吳普本草云支子葉兩頭尖如樗蒲剡其子如蠻而黃赤酉陽雜俎云諸花少六出者唯梔子花六出陶眞白言梔子剪花六出刻房七道其花香甚相傳即西域瞻蔔花也

宛童寄生蔦也

詳見釋草蔦寄生也下

秀龍巢也

未詳

下支謂之椑櫯

支與枝同玉篇云櫯椑木下枝也凡木枝多向上故於其向下者別爲之名也亦單謂之椑廣韻云椑木枝下也椑之言卑也以其卑下也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五十上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五十下

廣雅疏證　學海堂

高郵王尚書引之著

釋蟲

蟜蛣蟬也

蟜蛣聲之轉也方言云蟬楚謂之蜩秦晉之間謂之蟬海岱之間謂之蟜郭璞注云齊人呼爲巨蟜蟜音憲音去結反蟜古顏切廣韻蛣去結切並云蟜蛣似蟬而小苦結之音與去結同疑蟜即蛣也

闇蜩蟪也

闇與瘖同蟪之爲言猶瘖也方言云蟪謂之寒蜩寒蜩瘖蜩也郭璞注云按爾雅以蜺爲寒蜩月令亦曰寒蟬鳴知寒蟬非瘖者也寒螿蜩也似小蟬而色青赤此則寒螿非瘖蜩矣而後漢書杜密傳劉勝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李賢注云寒蟬謂寂默也引楚辭九辯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蟬寂寞而無聲則寒蜩瘖蜩又似無別瘖蟬一名寂蟬本草蚱蟬陶注云蚱蟬即是瘂蟬瘂蟬雌蟬也不能鳴者

蟧蝒馬蜩也

蜩之大者也爾雅蝒馬蜩郭璞注云蟬中最大者爲馬蟬方言蟬楚謂之蜩其大者謂之蟧或謂之蝒馬郭璞注云按爾雅蝒者馬蜩非別名蝒馬也此方言誤耳馬蜩一名馬蟧廣韻云馬蟧大蟬也蘇頌本草圖經云今夏中所鳴者比衆蟬最大蟧各本譌作蝒今訂正

蛥蚗蚻也

方言云蛥蚗楚謂之蟪蛄或謂之蛉蛄秦謂之蛥蚗自關而東謂之虭蟧或謂之蝭蟧又云蟬其小者謂之麥蚻有文者謂之蜻蜻郭璞注云爾雅云蚻蜻蜻是蛥蚗爲蛁蟧不與蚻同也廣雅之訓多本方言則蛥蚗當入下條蛁蟧也內無由得訓爲蚻疑蚻上本有二字而今脫去蛥蚗二字則又從下文竄入此條耳蛥蚗一名伊蚗而說文云蛥蚗蛁蟧也夏小正四月鳴札傳云札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言與蚻同禮風頌云人札篇首乘肩蒪云後知其首雜廣而方箋云札謂蜻蜻也正義云此蟲額廣而且方引舍人爾雅注蜻蜻注云小蟬色青青者又引某氏云鳴蚻蚻者

蟪蛄蛉蛄蝭蟧蛁蟟也

方言蟪作蝭蟧作蛁蟧四者皆蛥蚗別名也莊子逍遙遊篇蟪蛄不知春秋司馬彪注云蟪蛄寒蟬也一名蝭蟧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崔譔注云蛁蟟也或曰山蟬秋鳴者不及春春鳴者不及秋夏小正七月寒蟬鳴傳云寒蟬也者蝭蟧也蝭蟧與蛁蟟同蛁蟟之轉聲也今揚州人謂此蟬爲都蟟亦蛁蟟之轉聲也郭注方言云江東人呼蟧又蛁蟟之變轉矣太元飾次八蛁鳴喁喁范望注云蛁蟬也恆託於木本草蚱蟬陶注云七月鳴者名蛁蟟色青

蛾蛘元蚼蚼蠓蟞蜉蟻也

蚳與蛾同俗作蟻爾雅蚍蜉大螘小者螘郭璞注云齊人呼蟻爲蛘方言蚍蜉齊魯之間謂之蚼蟓西南梁益之間謂之元蚼燕謂之蛾蛘郭璞注云蚍蜉亦呼蟞蚼與蠶一聲之之轉蟞蜉亦一聲之轉也蚼與駒通夏小正十有二月元駒賁傳云元駒也者螘也賁者何也走于地中也法言先知篇吾見元駒之步雅之晨雊也化其可以已矣哉蟓一作蟓廣韻云蚼蟓蚍蜉也各本蟓上脫蚼字今據方言補

蠶蛾也

爾雅云蛾羅說文云蛾蠶化飛蟲也蛾與蛾同御覽引廣志云凡草木蟲皆以蛹化爲蛾甚衆古今注云飛蛾善拂燈一名火花一名慕光

地膽虵要青蠚青蠵也

下文云蠚蟚青也此亦其類也本草地膽一名蚖青陶注云狀如大馬蟻有翼僞者即斑貓所化狀如大豆又注別錄葛上亭長云二月三月在芫花上即呼芫青四月五月在王不留行上即呼王不留行蟲六月七月在葛花上即呼爲葛上亭長八月在豆花上即呼斑貓九月十月欲還地蟄即呼爲地膽斑貓即螌蝥也御覽引本草亦云春食芫花故云芫青秋食葛華故云葛上亭長然則此蟲常食草花故有青蟚之稱蟚蟊古字通用爾雅云食苗根蟊義可互通矣御覽引吳普本草云地膽一名蚖青一名青蛙蟊聲近而字通御覽又引吳普本草云斑貓一名晏青晏與蟚同本草斑貓陶注云豆花時取之甲上黃黑斑色如巴豆大者是也以有黃黑斑故曰螌蝥螌猶斑也說文蝥作蟚云螌蟚毒蟲也

杜伯蠚蠆蟄蚔蠆蠍也

御覽引詩義疏云蠆一名杜伯幽州謂之蠍說文蠆作蠆云毒蟲也象形小雅都人士釋文引通俗文云長尾爲蠆短尾爲蠍案蠚蠆皆毒螫傷人之名蠚之言瘧也蠆之言蜇也蠍之言痢也釋詁云毒瘧蟲痛也是其義矣蜇一作蠆莊子天運篇其知憯於蠣蠆之尾郭向本蠆音賴即蠆字也釋文以爲上當作蠆下當作蠍失之說文蠚螫也蜇也蠆毒蟲傷人之名史記律書北至於奎奎主毒螫殺萬物也徐廣云奎一作蠆是其證釋蟲云蠆蠍也毒謂之蠚猶蠍謂之謂之蠆也孟子公孫丑篇蚳鼃齊士師蚳與畫音義同春秋時鄭大夫名公孫蠆氏聲音巨支反釋文蚳作蚔氏音遲失之各本譌作蚳字御覽引廣雅杜伯蟄蚔也則宋時本已然衆經音義卷五卷七卷十五卷二十並引廣雅蟄蚳蠆蠍也集韻引廣雅蟄蠆也今補正

景天螢火蠲也

螢一作熒蠲一作蠲豳風東山篇熠燿宵行傳云熠燿燐也燐螢火也正義云釋蟲云熒火即炤舍人云夜飛有火蟲也本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案諸文皆不言螢火爲燐淮南子云久血爲燐許慎云謂兵死之血爲鬼火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火論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爲鬼火或謂之燐未爲得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然則毛以螢火爲燐非也今案正義所云未爲通論燐之爲言燐燐然也說文云粦鬼火也閒火兒讀若粦粦與燐同揚雄劇秦美新炳炳麟麟李善注云麟光明也麟與燐古字同用是燐者光明之名也鬼火有光謂之燐則螢火有光亦得謂之燐矣說文云熒屋下鐙燭之光而螢火有光謂之熒熒火有光亦謂之燐也若謂熒火與鬼火不得同名爲燐則熒火與鐙燭之光亦不得同名爲熒乎且熒火爲燐必非無據則本古訓或用方言皆未可知區區本草之文淮南氾論訓之注未足以定前人之得失也若陳王作論乃駁熠燿之爲鬼火而非難螢火之名燐與韓詩章句之說而非救毛公詁訓之失抑又不足以爲據矣藝文類聚引吳普本草云螢火一名景天景天亦以其光名之也說文云景光也月令云季夏之月腐草爲螢本草螢火陶注云腐草及爛竹根所化

蛭蛒蛬蠾地蠶蠹蟦蠐螬也

蟦與蟦同爾雅蟦蠐螬郭璞注云在糞土中蝤蠐蝎注云在木中今雖通名爲蝎所在異蝎桑蠹注云木中蠹蟲蝎桑蠹注云即蠐螬方言云蠐螬謂之蟦自關而東謂之蝤蠐或謂之卷蠾或謂之蝖蠀梁益之間謂之蛒或謂之蝎或謂之蛭蛒秦晉之間謂之蠹或謂之天螻郭璞注云亦呼當齊或呼地蠶或呼蟦蛒是土中之蟲木中之蠹同類而通名故衞風碩人篇領如蝤蠐正義引爾雅釋之以爲蠐螬也蝎蠐也蛣蟩也桑蠹也一蟲而六名也本草云蠐螬一名蟦蠐蟦聲字頻蟦蠐疊韻字也單言之則或爲蟦或爲蠐孟子滕文公篇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是也名醫別錄云一名聖齊一名敦齊聲與蟦同轉而爲敦且莊子至樂篇烏足之根爲蠐螬司馬彪本作蟦蟦云蝎也蟦蠐即蠐螬聲相近也論衡無形篇云蠐螬化而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御覽引博物志云蠐螬以背行駛於用足皆其情狀也各本脫蠐字今補

蛷螋蚟蜆蚨虷蚰蜒也

爾雅蚰蜒入耳郭璞注云蚰蜒也邪蚰蜒疏云此蟲象蚿黃色而細長呼爲吐古入耳爲也陳藏器本草拾遺云蚰蜒色正黃大者如釵股其足無數好脂油香能入耳及諸竅中以驢乳灌之化爲水是其性也方言云蚰蜒自關而東謂之螾蛩或謂之入耳或謂之蜓蚰趙魏之間或謂之蚨虷北燕謂之蛆蚭郭璞注云江東又呼蛩淮南秦族訓昌羊去蚤蝨而人弗席者爲其來蛉窮也御覽引高誘注云蛉窮蟲謂之入耳之蟲也案蛉窮與蚰蜒聲相近蚰蜒與蛉窮聲之轉謂之蚰蜒者言其行蜿蜒然也鄭注考工梓人云卻行蚿衍之屬釋文云此蟲能兩頭行是卻行也

蛛蝥罔工蠾蝓蝳蜍也

跌一作蚣蝑……江東呼蚱蜢……說文作蝓……[illegible]

蛺蝶蛺蛺也

蛺與蝶同說文蛺蛺蝶也莊子至樂篇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司馬彪注云胡蝶……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江東呼爲撻末色白背青者是也其大如蝙蝠者或黑色或青斑名爲鳳子一名鳳車一名鬼車生江南柑橘園中

蟋蟀趨織蛬孫蜻蛚也

蛬一作蛩趨一作促……蟋蟀在堂正義引李巡爾雅注云……蜻蛚……月令季夏之月蟋蟀居壁……楚謂之蜻蛚……今人謂之促織……趨織鳴懶婦驚是也……[illegible]

炙鼠津姑螻蜮蟓蛞螻蛄也

[illegible]……說文螻螻蛄也……爾雅螻天螻郭璞注云螻蛄也……此言五技而窮……[illegible]

蛆蟝馬蠸馬蚿也

[illegible]

蟆其大者謂之馬蚰……郭璞注云今關西呼馬蚿……[illegible]

蠓螉蜂也

說文蠓……飛蟲……爾雅……郭璞注云……今江東呼……[illegible]

蠮螉也

郎下文……蠮螉……果蠃……蒲盧……螟蛉……[illegible]

尺蠖蝍蛾也

爾雅蠖尺蠖……說文……[illegible]

也埤雅云蚬蠖似蠶食菜老亦吐絲作室化而爲蝶各本蠖字誤在蝘字下今訂正

蚴蜿土蜂蠮螉也

詳見上文[illegible]也下

芊芊[illegible]螗蝦也

[illegible]

蟳蟭烏洟冒焦螵蛸也

[illegible]……桑螵蛸……[illegible]

蟷蠰[illegible]也

詳見上條

[illegible]也

[illegible]

七月五月斯螽動股傳云斯螽蚣蝑也周南螽斯篇正義引義疏云幽州人謂之舂箕舂箕即舂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似瑇瑁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考工記梓人以股鳴者鄭注云蚣蝑動股屬今揚州人謂色青者爲青抹札班黑者爲土抹札土抹札蓋即爾雅之土螽蠰谿也郭璞注土螽云似蝗而小正與詩義疏相合矣蚉各本譌作蚤今訂正

蝍蛆吴公也

吴公一作蜈蚣爾雅蒺藜蝍蛆玉篇蝍蟝蝍蛆能食蛇亦名蜈蚣莊子齊物論篇蝍蛆甘帶司馬彪注云帶小蛇也蝍蛆好食其眼釋文引廣雅蝍蛆蜈公也淮南說林訓云騰蛇游霧而殆於蝍蛆御覽引春秋考異郵云土勝水故蝍蛆搏蛇宋均注云蝍蛆生於土其性藏物屬於坎坎水也故爲蛇大見蛇便緣而隱伏其本草蜈蚣陶注云一名蝍蛆爾雅蝍蛆云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是也其郭璞注云蝍蛆一名蝍蛆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與廣雅說異案蔡邕短人賦云蟄地蝗兮蘆蝍蛆頑短人之形若斯蝗稱與蝍蛆二物相類且例蝗大腹體短甚爲促拔以況短人正與郭注相合但蝍蛆蜈蚣同名不得謂之爲短蔡邕賦蝍蛆與爾雅所云當爲確指何物也爾元吉經食蛇之技引祖等則未知爾雅所云當爲何物也京房云見山蝍蛆入于邑此則生於山者爾雅翼云蝍蛆淡山枯木中者遇天將雨輒取高處作窒於貧之伏以生

馬蝬蠶蛆也

詳見上文馬蚿也下蝬各本譌作蠶今訂正

蜻蛉蝍蛉蒼蠬也

爾雅虰蛵負勞郭璞注云或曰即蜻蛉也江東呼狐黎方言蜻蛉謂之蝍蛉郭注云六足四翼蟲也淮南入呼蟪蛉說文蜻蛉也一名桑根淮南齊俗訓云水蠆爲蟪高誘注云蟪青蛉也又注呂氏春秋精諭篇云蜻蛉小蟲細腰四翅一名白宿列子天端篇厥昭生乎濕釋文引尸子云狐黎一名胡黎翔幾其水不能離去更引說云孤黎蜻蛉蟲也今名云蜻蛉一名桑根淮南齊俗訓... 蜻蛉小而一名青亭色青而大者是也小而黃者曰胡黎一名赤卒一名絳騶一名赤衣使者一名赤弁丈人雜小而赤者名赤卒... 人好集水上象此蟲色青者蒼其名亦云好蒼也蝍蛉食之謂之又云則謂之倉蝗說之尚猶蒼蒼也蟪猶蔥也蔥謂之青者倉蝗蟲之蔥是也爾雅蜻蛉說又謂之蔥故蜻蛉之言蒼青也舉蛉之倉蠬爲蜻蛉又轉之則爲桑根桑猶蒼也蒼猶蔥也蜻蛉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蝱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此其狀也御覽引尸子云荊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左翼蛉身輕翼薄故中之爲難矣今人通呼蜻蛉順天人謂之流離或謂之馬郎

蛷螋蛷蛷也

蛷一作蠷說文蠷多足蟲也眾經音義卷九引通俗文云務求謂之蛷螋西呼蛷螋爲蛷螋務求與蛷同周官赤犮氏凡隙屋除其貍蟲鄭注云貍蟲蛷肌求之屬釋文本作蛷蛷螋即蛷螋也鼓與肌聲之轉耳博物志云蠷螋蟲溺人影隨所著處生瘡本草拾遺云蠷螋蟲能溺人影令發瘡如熱沸而大繞腰匝不可療小蠷螋色青黑長足蠷螋之轉耳今揚州人謂之蓑衣蟲順天人謂蛷螋亦發瘡之類長可盈寸行於壁上往來甚捷

蠹蠱蟲也

說文蠹齧人飛蟲也玉篇蠱小蟲也蠱似蟲而小青斑色齧人淮南說林訓蛇蠹齧人而蠱害云蝱所齧草蟲也淮南說林訓蛇蠹化爲蟲一說兔齧蟲名兔齧與蠹蟲同一名蟲所齧其心中小蟲也其有小蟲齧牛馬者則名蟊蟲爲玉篇云蝱蝱身蛬之既至蟲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章昭注云大如牛蟲小日華本草蟲一名魂常陶注云此蟲不噉血狀似蟲而小寨蟲注云小蟲名鹿蟲大如蠅齧牛亦猛

聖蟷蠁蜑也

即下文飛蟷蜑也爾雅蜚蠦蜚說文蜚臭蟲負蠜也五行志云莊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爲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劉向以爲蜚色青近臭惡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爲蟲臭惡本草謂之蜚蠊陶注云形似蟅蟲而輕小能飛本在草中八月九月知寒多入人家屋裏逃爾三種以作一名蜚蠊南人亦啖之嗅之臭如蟅味辛辣而不臭之者下言負盤氣似數蟲之一名盤爲蟲廢已負盤亦其言則爲蟲有別異行錄云臭蟲一名負盤人謂之氣盤蟲者也又盤負盤言別名蠜盤蟲見有名負盤蟲又一名負盤又盤蟲云名負盤今小南蟲呼名又盤蟲鼠婦也有蝦蟇則蟲盤非一物中行人食之氣出也辛螏名負盤蟲有翅翅飛則不能遠好夜中行人器食之氣出辛辣名負盤

朝蜏孳母也

蜏一作秀莊子逍遙遊篇朝菌不知晦朔淮南道應訓引作朝秀高誘注云朝秀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似蠶蛾一名孳母海南謂之蟲若謂朝蟲亦菌也上文云之轉語莊子朝菌不知晦朔不知春秋者朝菌朝生暮死之蟲故云不知晦朔不知春秋者鶩鳩不此云不知言之者草木無知必謂之朝蜏蟲之朝菌何須言不知也故有知之物以知言不知也誤矣若朝生夕死之菌若以朝菌爲芝菌然者失之矣獲交類聚引廣志云蜉蝣在水中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與高注相合其即朝秀與

孑孑蜎也

爾雅蜎蠉郭璞注云井中小蛣蟩赤蟲一名孑孑釋文孑子結反孑九月反各本孑孑譌作孑孑今訂正說文孑孑無右臂也孑無左臂也與蜎同一名蜎蝎蝎科斗井中小蟲也上頭一與蜎蜎即蟲衆多釋文云孑孑好結蟲赤而今此水中多生之者曰三即子是其狀蠉蠉好行也說文云鼓鼓蟲也今揚州謂之釘到蟲亦其義也下云蜎蟲者也則行云井中小蟲赤色釘到蟲之名也則今此水中多是蟲則尾浮水面首反在下故云蛣蟩則尾翹名蟲反行則首上尾下也又蟲行則首尾屈伸蟲即釘到首尾伸屈如蛣蟩蛣蟩之言詰屈也皆象其狀也頭到也蟲之言顛到也考工記云蟲之屈伸者謂之蛣蟩似之蟲旋蟲之掉兵而行頭也考工記云蟲之屈伸蟲也旋也蛣蟩之言詰屈也皆象蜎之狀子子猶蛣蟩之轉聲耳

螽蟥也

詳見上文蚅蝩蟥也下各本俱脫也字今補

蚻蜺蟪蛄蚹蝻也

爾雅蝶蜩郭璞注云即蟬也江東呼爲蝶蜩一名蜺蛄一名蟪蛄方言蟬其小者謂之麥蚻郭注云如蟬而小青色蟻之言轉也又轉而爲蝒蝒中爲曲而爲蝶蟣之取蟬楚謂之蜩宋衞之閒謂之螗蜩陳鄭之閒謂之蜋蜩秦晉之閒謂之蟬海岱之閒謂之蟜其大者謂之蟧或謂之蝒馬其小者謂之麥蚻有文者謂之蜻蜻其雌蜻謂之疋大而黑者謂之蟬黑而赤者謂之蜺蜩蟧謂之寒蜩寒蜩瘖蜩也又謂之蜘蟧名蛁蟟... 以名焉今揚州人謂之寒蜩亦即蟪蛄楚呼爲寒蠬大戴禮易本命篇云蟬飲而不食月令孟秋之月寒蟬鳴蔡邕章句云寒蟬寒蜩其鳴也夏小正七月寒蟬鳴... 黃泉是其負士也出蟲之屬不氣息也孟夏之月令蟬公篇云蟬首故其結而云結屈也即蛁之屈屈之曲首故下蜩... 蟪蛄之言宛也蛁之形屈曲伸之下故謂之蟪蛄亦名蛁蟟... 蛩蛁下有蛩字也蜎蜾下無蛩字... 字其後音丙引典二字蟪蠁之言諸各本俱脫... 作行今蟲增也是曲蟮一名衍蚓衍之屬劉昌宗云蟺宗今本戴禮十乘篇與無字... 作蟺通俗文云蟺蛇也... 觀若大戴禮十乘篇... 命今本譌作無命也

負蠜蠜也

天社蛄蝦也

爾雅蟱一蠜蛣蟘郭璞注云黑甲蟲噉糞土者說文作蟘蛄渠蜣一曰天社廣雅作蟬蝦字引說文作蟘蟘渠略說文字家渠略又略下云蛣蜣也按說文作蝗蜣字引作蟘蜉又作蟘蟘渠略蛣蛄蟘同作蟘其字從蟲皆與郭注相當又字不當有作蛣蜣... 虞及切天社蠱也又蛣蟘之非蜣則蛣蜣蜣字之又作蟘其字非也... 也及王篇廣韻之云蛣說文作蛄蟘... 所引者是也各本譌作蛣今訂正古文一曰云蛣蜣以... 蚩萬推轉成丸爲正蛣蜣之頭... 以後兩足推之其一蛣蜣一名推丸... 發之石夫不數日而一蛣蜣自後推轉... 其中出而飛去蓋是轉丸之蟲... 言蛣蜣能化爲蟬所爲轉丸蟲...

沙蝨蟣蟻也

御覽引廣志云沙蝨色赤大不過蟣在水中入人皮中殺人又引淮南萬畢術云沙蝨一名蓬活一名地脾蓬活即蟲類蠬蝨也蟣蟻之言方言嬴旋也短也郭注云蟲庫小之人也郭注云沙蝨鼓大抱朴子登涉篇云沙蝨水陸皆有其新雨後及晨暮前跋涉必著人其大如毛髮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裏其所在如芒刺之狀小犯大痛可以針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動若不挑之蟲鑽至骨便周行走入身其與射工相似皆殺人是也本草又有石蠶一名沙蝨李當之云草根類人是其名也生附石陶云是蟲物也蟲物中如老蠶狀蟲皆在石上... 中蝦蛤蟲附石生

虎王蜩也

爾雅蠓毛刺郭璞注云今蝟狀似鼠說文彙蟲似豪豬而小御覽引說文作蝟蟲也似豪豬而小字亦作蝟也揚雄蜀都賦云... 神異經云蝟多刺故不使超逾揚雄蜀都賦云蝟蜩之大者中原蜩高誘注云蝟毛刺地蜩之奮躍伏也史記龜策傳蝟辱於鵲... 郭璞曰蝟能制虎見鵲仰腹受啄... 之見蝟欲食尾... 有此獸人近便藏頭足毛刺人不可得捉能跳入虎耳中而見鵲便自仰腹受啄物有相制不可思議爾雅則云... 故有虎王之名說苑辯物篇則云鵲食蝟蝟食虎... 有虎豹食騶吾騶吾食... 其毛刺如有相驗案也孫炎注爾雅釋獸此文云... 之蟲與蝟通於此...

飛蟷飛蠊也

詳見上文聖蟷蠁蜑也下

蟠一作蟠爾雅蟠鼠負郭璞注云瓮器底蟲又云蛜威委黍郭注云舊說鼠婦別名說文蛜威委黍委黍鼠婦也又云蟠鼠婦也御覽引說文作蟠蟠鼠婦也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名負蟠一名蛜威又云鼠負也本草云鼠婦一名負蟠一名蛜威一名蟠名醫別錄云一名鼠姑陶注云形扁而有甲不能飛小有臭氣蘇恭注云此物好在瓮器底及土坎中常處濕也然則鼠婦與鼠姑一種而大者寸餘形似衣魚字通用非也玉篇蟠鼠婦小似白魚者名鼠姑... 以作婦乎爲有意義而鼠婦之名鼠負亦因其負蟠之謂也... 阜螽作卵陶之所謂理參以鼠婦負蟠通名... 多足似衣魚大水之所淡案皁螽... 氏凡除鼠蟲其淺... 注云貍蟲蠱蟲...

似蚯蚓者謂之[illegible]也郭璞注爾雅[illegible]云似蛞蝓

白魚蟫魚也

爾雅蟫白魚郭璞注云衣書中蟲一名蛃魚本草云衣魚一名白魚[illegible]云今人謂之蠹魚白魚能蠹書及衣故又名蠹魚[illegible]蠹白魚也周官翦氏掌除蠹物鄭注云蠹物穿人器物者蠹魚亦是也穆天子傳蠹書於羽陵郭璞注云暴書蠹蟲因以蠹書也[illegible]云蘭香草藏衣箸書中辟白魚[illegible]云衣書中蟲始黃色既老而身有粉視之如銀故名曰白魚白與蟫聲之轉蟫之爲言猶白也淮南原道訓蟫舌大丙之御高誘注云丙或作白是其例也蟫之爲言蟫蟫然也後漢書馬融傳蠖蟫蟫李賢注云動貌

土蛹蠁蟲也

爾雅國貉蟲蠁郭璞注云今呼蛹蟲爲蠁引廣雅土蛹蠁蟲也說文蠁知聲蟲也司馬相如作蚼又云禹蟲也象形玉篇云蠁蟲也[illegible]蠁之言響也知聲之名也禹之言聽也亦不知聲之名也說文云聑張耳有所聞也是其義矣鹽鐵論散不足篇說富者所食云豐奕耳菜毛果蟲貉蓋即爾雅所釋者埤雅云蠁善令人不迷引類從云帶蠁辟迷惑而解惑也

樗鳩樗雞也

爾雅翰天雞郭璞注云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又曰樗雞豳風七月篇六月莎雞振羽傳云莎雞羽成而振訊之正義引李巡注云一名酸雞陸璣義疏云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御覽引廣志云莎雞似蠶蛾而五色亦曰樗雞名醫別錄云樗雞生河內川谷樗樹上陶注云形似寒螿而小蘇頌圖經引爾雅郭注而釋之云今所謂莎雞者生樹木上六月便出飛而振羽索索作聲人或畜之樊中但頭方腹大翅羽外青內紅而身不黑頭亦不赤此殊不類乃別一種而同名也今在樗木上者人呼爲紅娘子頭翅皆赤如郭說然不名樗雞疑即是此蓋古今之稱不同耳據此則樗雞有二種也

螌蝥旻青也

詳見上[illegible]青蟷也下

蛻蜻蛻也

蛻之言脫也說文蛻蛇蟬所解皮也[illegible]義卷十三引字林云[illegible]蟬皮也論衡無形篇云蠐螬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蟬生兩翼不類蠐螬奇怪篇云夫蟬生於復育背而出[illegible]復育之體更爲蟬之形[illegible]蟬之未蛻也[illegible]蛻也[illegible]

蛛蝥魚伯青蚨也

說文青蚨水蟲可還錢[illegible]御覽引淮南萬畢術青蚨還錢[illegible]引淮南子[illegible]以其子母各等置甕中埋東行陰垣下三日復開[illegible]以母血塗八十一錢[illegible]以子血塗八十一錢[illegible]搜神記云南方有蟲名𧌒蠋[illegible]以其子母[illegible]用錢則自還[illegible]食本草拾遺云[illegible]生南海諸山[illegible]

蚌蟷蛤蜉也

[illegible]

鱁鮧鮐也

[illegible]

釋魚

楚語云[illegible]

鯼鮔魴也

[illegible]山海經[illegible]郭璞注云今名鮔[illegible]

鰄鱵魧也

說文魧[illegible]史記司馬相如傳[illegible]

鰅鰅魼也

[illegible]

鱷鰅魵也

[illegible]

鱝鮒也

[illegible]

鯷鮷也

[illegible]

鮐鱣也

[illegible]

鯹鮑也

[illegible]

鯗鯕也

[illegible]

鰈鮮鯾也

[illegible]

有兩乳在腹下則即鰌魚也奔䱐爲鮮語之轉耳郭璞注爾雅鱀是鯸云尾如鯯魚鼻在額上能作聲少肉多膏情狀與江豚相近蓋亦鰌之類也鰌各本譌作鰌惟影宋本不譌

石首鯼也

郭璞江賦鯼鮆順時而往還李善注云常以三月八月出故曰順時引字林云鯼魚出南海頭中有石一名石首尚書大傳北海魚石鄭注云魚石頭中石也晉語黿鼉魚鱉莫不能化韋昭注云化謂蛇成鼈黿石首成鵝之類也舊音云鵝音鴨初學記引吳地志云石首魚至秋化爲冠鳧冠鳧頭中猶有石也又引臨海異物志云石首小者名䠀水其次名春來石首異種也又有石頭長七八寸與石首同又引南越志云鰓魚似石首或曰雄石首也嶺表錄異云石頭魚狀如鱅魚隨其大小腦中有二石子如蕎麥瑩白如玉案今石首供食者有二種小者名黃花魚長尺許大者名同鱶魚長二三尺皆生海中骨細鱗首函二石鱗黃如金石白如玉也開寶本草云石首魚初出水能鳴夜視有光

鰨鯢也

爾雅鯢大者謂之鰕郭璞注云今鯢魚似鮎四腳前似獼猴後似狗聲如小兒啼大者長八九尺史記司馬相如傳禺禺鱋鰨徐廣注云鰨一作鰨鯢騶引漢書音義云鰨鰨魚也案漢書正作鰨郭璞注云鰨鯢魚也似鮎有四足聲如嬰兒本廣雅爲訓也水經伊水注引廣志云鯢魚聲如小兒嗁有四足形如鱧可以治牛出伊水也注又云司馬遷謂之人魚故其箸史記曰始皇帝之葬也以人魚膏爲燭徐廣曰人魚似鮎而四足是鯢魚也案所引史記秦始皇本紀文也然人魚之名不始於此北山經決決之水多人魚其狀如鯑魚四足其音如嬰兒食之無瘕疾郭璞注云鯑見中山經或曰人魚即鯢也似鮎而四足聲如小兒啼今亦呼鮎爲鯑是鯢魚古謂之人魚也本草拾遺云鯢魚在山溪中似鮒有四腳長尾能上樹天旱則含水上山葉覆身鳥來飲水因而取之伊洛閒亦有聲如小兒啼故曰鯢魚一名鱯魚一名人魚膏然燭不滅秦始皇塚中用之皆其情狀也嶺表錄異云盤龍山靈水溪中有魚脩尾四足爾雅曰鯢似鮎四足聲如小兒今蕭州山溪乃亦有此魚謂之鯑魚則鯢之名鮪後世方言且然矣逸周書王會篇云機人前兒前兒若獼猴立行聲似小兒此亦鯢之類也又云於越納納鮪同聲或即是魚玉篇云鯢鯨也案宣十二年左傳云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杜預注云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正義引裴淵廣州記云鯨鯢長百尺雄曰鯨雌曰鯢又引周處風土記云鯨鯢海中大魚也俗說出入穴即爲潮水劉逵吳都賦注云鯨猶言鳳鯢猶言皇也是則雌鯨之爲鯢猶雌虹之爲蜺其實一物耳依玉篇之訓則鰨又爲海中鯨鯢也義亦通

竹頭鮃也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云鮃魚名也長頭案嶺表錄異云竹魚產江溪間形如鱒魚大而少骨青黑色鱗下間以朱點鱗可翫或烹以爲羹臛肥而美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竹魚出離水狀似青魚味如鱖魚南中以爲珍或是此與

鰝鰅也

集韻鰝或作鱳云鰝鱳魚名皮有文說文鱳魚也出樂浪番國又云鰅魚也皮有文出樂浪東暆神爵四年初捕收輸考工周成王時揚州獻鰅今逸周書王會篇作禺禺漢書司馬相如傳鰅鰫鰬魠郭璞注云鰅魚有文采又注禺禺云禺禺魚皮有毛黃地黑文亦鰅之類也又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屬官有考工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爲考工續漢書百官志考工令一人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然則鰅魚之輸考工蓋用其皮飾兵器也又謂之班魚魏志東夷傳云濊自單單大山領以西屬樂浪其海出班魚皮御覽引魚豢魏略云濊國出班魚皮漢時恆獻之又引廣志云班文魚出濊蘇其皮正與說文相合案各本鰅下脫也字與下鰝魟也混爲一條案鰅鱖小魚皮無文采不可以飾器又所并皆有非必樂浪番國知非鰅魚也今訂正

鱑魟也

廣韻鱑魟魚名集韻鱑魚名善醒酒孟詵食療本草云黃顙魚一名鱑魟醒酒亦無鱗不益人也李時珍云身尾俱似小鮎無鱗腹下黃背上青黃腮下有二橫骨兩鬚有胃羣游作聲性最難死案此魚今所在有之長不盈尺揚州人謂之鱑斯魚順天人謂之柳魚

黑鯉謂之鯶

爾雅鯉鱣舍人注云鯉一名鱣郭璞以爲二魚云鯉今赤鯉魚玉篇云鯶今赤鯶也北戶錄引陳思王云五尺之鯉一寸之鱣但大小殊而鱗之數等酉陽雜俎云鯉脊中鱗一道每鱗有小黑點大小皆三十六鱗齊民要術引養魚經云鯉不相食又易長也古今注云兗州人呼赤鯉爲赤驥青鯉爲青馬黑鯉爲元駒白鯉爲白騏黃鯉爲黃雉是鯉有黑色者也

鱃鰍鰌也

鱃與鰌同郭璞注東山經云今蝦鰌字亦或作鱃又注爾雅鰼鰌云今泥鰌邢昺疏云穴於泥中因以名之釋文引字林云鰼似鰌短小也玉篇云鰼小鰌也鰼與鰌聲之轉鯋之言幼也小也說文幼讀若幽若方言蕪菁小者謂之幽芥矣鱃亦短小之稱也考工記廬人酋矛常有四尺鄭注訓酋爲短云酋之言遒也聲義正相合也莊子庚桑楚篇尋常之溝巨魚無所旋其體而鯢鰌爲之制釋文云謂小魚得曲折也又謂之委蛇達生篇以鳥養養鳥者宜食之以委蛇司馬彪注云委蛇泥鰌也今泥鰌鋭首無鱗身青黑色以涎自染難可握亦善作聲其情狀也各本鰌也二字誤入曹憲音內鰌字又爲爲鰌集韻鱃鰍二字竝引博雅鱃鰍鯿也則所見已是誤本今訂正

鯪鯉也

楚辭天問鯪魚何所王逸注云鯪魚鯉也一云鯪魚鯪鯉也有四足出南方鯪一作陵吳都賦陵鯉若獸劉逵注云陵鯉有四足狀如獺鱗甲似鯉居土穴中性好食蟻名醫別錄陶注云鯪鯉能陸能水出岸閒鯪甲伏如死令蟻入中忽閉而入水則甲皆浮出於是食之故主蟻瘻是其情狀也今人謂其甲爲穿山甲以其穿穴山陵也在陵故謂之鯪矣

蛤解蠦蟷蚵蠪蜥蜴也

爾雅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方言守宮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蠦蝘或謂之刺易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蜴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東齊海岱謂之螔蝀北燕謂之祝蜓郭璞注云刺易南陽人又呼蝘蜓蟧今所在通言蛇醫耳說文易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又云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易又云榮蚖蛇醫以注鳴者小雅正月篇胡爲虺蜴傳云蜴螈也箋云虺蜴之性見人則走義疏云蜴一名榮螈水蜴也或謂之蠑螈或謂之蛇醫如蜥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也漢書東方朔傳射守宮覆云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顏師古注云跂跂行貌也脈脈視貌也爾雅曰蠑螈蜥蜴蜥蜴蝘蜓守宮是則一類耳古今注云蝘蜓一名龍子一曰守宮善上樹捕蠅食之其長細五色者多爲蜥蜴短大者名蠑螈一曰蛇醫大者長三尺其色元紺善螫人一名元螈一曰蠑蜥皆其一稱而小異者也蛤蚧以聲得名方言桂林之中守宮大者而能鳴謂之蛤解郭璞注云似蛇醫而短身有鱗采江東人呼爲蛤蚧南海藥譜引廣州記云蛤蚧生廣南水中有雄雌狀若小鼠夜即居於榕樹上投一獲二劉恂嶺表錄異云蛤蚧首如蝦蟇背有細鱗如蠶子土黃色身短尾長多巢於樹中端州古牆內有巢於廳署城樓間者旦暮則鳴自呼蛤蚧是也各本解上脫蛤字今據方言補

虺蝰也

爾雅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說文虺作虫云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臥形小雅斯干篇爲虺爲蛇正義引舍人爾雅注云蝮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又引孫炎注云江淮以南謂虺爲蝮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吳語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韋昭注一云虺小蛇人也蝰者董仍人之名說見樣蠥也下字一作蠆名醫別錄陶注云蛇云蝮蛇黃黑色黃頷尖口毒最烈虺形短而扁毒不異於虺中人不即療多死蛇類甚眾惟此二種及短青蝰爲猛然則蝮蝰虺是一類故云虺蝰也藝文類聚引廣志云蝮蛇與土色相似長三四尺其中人以牙揳之類斷皮出血則身盡痛九竅血出而死故漢書田儋傳云蝮蠚手則斬手蠚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論衡言毒篇云蝮有秋牙能有逆鱗又云陽物懸垂故蜂蠆以尾刺陰物柔伸故蝮蛇以口齧又云蝮虺多文文起於陽故道其情狀也今江淮之閒謂之土骨虺其大虺有毒與虺同者水名蝮虺楚辭招魂蝮蛇蓁蓁王逸注云蝮大蛇也南山經猨翼之山多蝮虫郭璞注云蝮虫色如綬文鼻上有鍼大者百餘斤一名反鼻虫古虺字此則殊方異產非爾雅廣雅所謂虺矣

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龍能高能下能小能巨能幽能明能短能長淵深是藏敷和其光

楚辭天問河海應龍王逸注云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案蛟爲龍屬不得即謂之龍古書言蛟龍皆爲二物無稱蛟爲蛟龍者且龍皆有鱗而云有鱗曰蛟龍非確詁也淮南覽冥訓服應龍高誘注云駕應德之龍一說應龍有翼之龍也班固答賓戲云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項岱注云天有九龍應龍有翼說文虯龍子有角者螭若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螻或曰無角曰螭虯與蘢同螭與漢書司馬相如傳蛟龍赤螭文穎注云龍子爲螭張揖注云赤螭雌龍也又六玉虯張注云龍子有角曰虯然則有角者雄無角者雌也離騷駟玉虯以乘鷖兮天問焉有虯龍負熊以遊王逸注竝云有角曰龍無角曰虯高誘注淮南覽冥訓亦如王注皆與說文廣雅異說未知孰是眾經音義卷一引熊兵瑞應圖云虯龍身黑無鱗甲呂氏春秋舉難篇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高誘注云螭龍之別也故楚辭九歌云駕兩龍兮驂螭也說文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管子水地篇云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藏於天下欲上則淩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淵說苑辨物篇云神龍能爲高能爲下能爲大能爲小能爲幽能爲明能爲短能爲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

爪龜也

未詳

鼃蟈長股也

說文鼃蝦蟇也鄭注考工記梓人云脰鳴鼃黽屬一作蛙周官蟈氏掌去鼃黽鄭注云齊魯之間謂鼃爲蟈黽耿黽蟈與耿黽尤怒鳴爲聒人耳去之又敘官蟈氏注鄭司農云蟈當爲蛙蛙蝦蟇也月令曰螻蟈鳴故曰掌去蛙黽蛙黽蝦蟇屬書或爲掌去蝦蟇元謂蟈今御所食蛙也字從虫國聲蛙蟈乃短狐與蟈同字說文蜮短狐也或從國作蟈然則蜮乃之蜮可作蟈亦可作蜮不當字別爲義也夏小正四月鳴蜮傳云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二月有鳴倉庚傳云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莊氏寶說云倉庚不名長股長股也二字當在鳴蜮傳蜮也者下蜮與蟈同字與廣雅合長股也蓋本此案莊說是也名醫別錄云鼃一名長股生水中陶注云大而青脊者俗名土鳴其鳴甚壯又一種黑色南人名爲蛤子食之至美又一種小形善鳴喚名鼃子此則是也急就篇水蟲科斗鼃蝦蟇顏師古注云鼃一名螻蟈色青小形而長股蝦蟇一名螫大腹而短腳是鼃蝦股長故謂之長股也蝦蟇亦或謂之蟈爾雅蟼蟇郭璞注云蛙類蟼者蟇之

去蚊苦蠪胡蜢蝗蝦蟆也

蛹蠏蛫也其雄曰䲃䱽其雌曰博帶

蜌螷蒲盧也

蠡蠃蝸牛螔蝓也

鮮鯈也

射工短狐蜮也

魟鱝也

釋鳥

元鳥朱鳥燕也

擊穀鴶鵴布穀也

[illegible]

鵔鸃鷩鷩鵰也

[illegible]

肥鵂鶹怪鴟也

[illegible]

鵬鴟老鵵也

[illegible]

青鶬阜鷉雀也

[illegible]

鵝鴚鶩鳧鶩也

[illegible]

鴰鶬倉鴰鷹也

[illegible]

鶉也

[illegible]

鷟鴒也

上詳見

鵙鸇鳩也

鴿鵓鴿鳩也

鶌鳩鶝鷗鴟鳩鷄鳩也

鸀鸔鸀子鸛鸛鶴也

戴鵀戴絍鵖鴔澤虞鵙尸鳩戴勝也

鷦鴟鷯鳩果羸桑飛女鴎工雀也

鶡旦鶡鴠鳴定甲鶡旦鳴也

鳲鳥精列鴠渠雁也

鳥鳥也

雀子鷇鶵也

能自食釋文云鳥子須哺而食者燕雀之屬也史記云趙武靈王探雀鷇而食之是也鳥子生而能自啄者禮記云雛尾不盈握弗食是也說文鷇鳥子生哺者也郭注云鷇與雛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方言云爵子及雞雛皆謂之鷇郭注云關西曰鷇是雛子生哺亦謂之鷇也易林訟之睽云秋冬探巢不得鷇雛是鳥之生哺亦謂之雛也鷇之言穀也說文云穀乳也從子殼聲司馬彪注莊子齊物論篇云鷇鳥子欲出者別在則已謂之鷇魯語云鳥翼鷇卵管子五行篇云不靡雛鷇皆連類而舉矣鷇影宋本譌作鷇各本又譌作鷇案集韻類篇鷇或作鷇今訂正

雉鷇雛也

爾雅鵲鶪醜其飛也翪郭璞注云竦翅上下說文舄鵲也象形篆文作雒从隹昝聲是以雒竝與鵲同鄭注大射儀云鵠名射之難中中之爲雋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淮南子云乾鵲知來而不知往高誘注云乾鵲鵲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徵則鳴此知來也知歲多風多巢於木枝人皆探其卵故曰不知往也西京雜記云乾鵲噪而行人至是也說文云鷽雗鷽山鵲知來事鳥也爾雅鷽山鵲郭注云似鵲而有文彩長尾觜腳赤是也山鵲與鵲相似而小異故得互通名耳

野鷄鴙也

鴙與雉同史記封禪書文公獲若石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集解引如淳云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漢書郊祀志云野雞夜雊師古注云雉雞野雞也不應鳴於夜而鳴者也又作雊又野雞野雞亦雉也漢書文元后傳云雉飛集於庭又野雞大雊哀帝時野雞集于殿下又言野雞者雉不屬也揚雄羽獵賦云雉雞翼翼史記云野雞是六鷗雞之類鳴在野呼雉雊飛故曰雞其雉野字也而後人改之耳

伏翼飛鼠仙鼠蚨蝠也

伏與服同蝠與蝙同爾雅蝙蝠服翼郭璞注云齊人呼爲蟙蝶或謂之仙鼠方言蝙蝠自關而東謂之服翼或謂之飛鼠或謂之老鼠或謂之仙鼠自關而西秦隴之間謂之蝙蝠北燕謂之蟙蝶李當之本草云伏翼一名蝙蝠一名天鼠新序雜事篇云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也不如蟙蠕以其瞶也不如燕服翼今云蝠不宜于畫飛故其不恩疾也含嚳不馮自翼不歸不蠶毛不宜于室翼而飛下不足與鼠同黃蝠出石中不下宜於飛不蠶而暗趨走與鼠似仙鼠同狀蝠飛而無毛其翼連于足色黑翼鼠鼠言不欲之足棲于屋隙明矣賦云暗于不逮之蠕

鼯鼠飛鸓也

鸓或作鸓漢書司馬相如傳鷶飛鸓張注云飛鸓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頷飛郭璞云鸓鼠也毛紫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又注爾雅鸓鼠云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翅尾項脅毛紫赤色背上蒼艾色腹下黃喙頷雜白腳短爪長尾三尺許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火煙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又爲鼺飛之爲鼯鼠食煙棲林藪能飛贊云鼯之爲鼠

鷣鷉鷉也

爾雅鷉須鸁郭璞注云鷉鷉似鳧而小膏中瑩刀方言野鳧其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鷿鷉大者謂之鶻蹏鷉與鷉通廣韻云鷉鷉鳥名似鳧而小足近尾本草拾遺云鷿鷉水鳥也如鳩鴨腳連尾不能陸行常在水中人至即沈或擊之便起是其短也鷉或作鷈鶻或作鵬或作鷿鷉蔡邕短人賦云雄荊雞兮鶩鷿鷉各本鷉譌作鷈或譌作鷉今訂正

鴆鳥其雄謂之運日其雌謂之陰諧

此用淮南注也淮南繆稱訓暉日知晏陰諧知雨高誘注云暉日鴆鳥也晏無雲也天將晏靜暉日先鳴也陰諧暉日雌也天將陰雨則鳴揮與運同中山經女几之山其鳥多鴆郭璞注云鴆大如鵰紫綠色長頸赤喙食蝮蛇頭雄名運日雌名陰諧也廣韻引廣志云鴆鳥大如鴞紫綠色有毒頭長七八寸食蛇蝮雄名運日雌名陰諧本草云鴆鳥一名同力一名云日名一名運日一名雞日一名知之諧又名陰諧謂一名雲日同名與雌稱晏則鳴之說皆與晏同義是以雲之又集雞名記也羽有毒者亦稱之皆雞鳴也

鴆世猶也呼雞羽鴨家諸雀說文云鴆毒鳥也一名運日又云鴆鳥名似鶴鴆與雞同

鳳皇雞頭燕頷蛇頸鴻身魚尾骿翼五色以文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腹文曰信膺文曰仁雄鳴曰卽卽雌鳴曰足足昏鳴曰固常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

爾雅鶠鳳其雌皇說文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也鴻前麐後蛇頸魚尾鸛顙鴛思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韓詩外傳云鳳象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喙史記司馬相如傳正義引京房易傳云鳳皇鳴前麟後燕頷蛇頭魚尾龜背龍文與鳳皇同莊子則陽篇云鳳皇身尾駢翼引廣雅蛇頭燕頷龜背魚尾五采身鴻形雞喙作鳳皇鷲身鷄頸麟爲又皆鳳也鳳有五采文章鳳有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也又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南山經云皇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今本南山經作翼文曰順背文曰義今本則失其顏矣考海內經作翼文曰順背文曰仁信三字爲書序正義所本也

鶚鳥鸞鳥鷫鷞鷟鸑鸑鷲鸑廣昌鷄明鳳皇屬也

海內經云蛇山有五色之鳥飛蔽一鄉名曰翳鳥郭璞注云鳳屬也引離騷云駟玉虬而乘翳今離騷作鷖王逸注云皇別名也說文鸞亦神靈之精也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周成王時氐羌獻鸞鳥逸周書王會篇文孔晁注云鸞大於鳳亦歸於仁義者也西山經女牀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郭注云旋鶴大鳥也決疑注云象鳳多青色者爲鸞漢書司馬相如傳云揜翡翠射鵔鸃張注云鵔鸃似鳳有光彩又郭注云鳳屬也漢書揚雄傳云鸞鳳紛其御覽引決疑注云象鳳多赤色者爲鸑鷟集韻引說文云五方神鳥東方發明南方焦明西方鷫鷞北方幽昌中央鳳皇說文云鷫鷞五方神鳥也引周書云方明五色鳥也周語云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韋昭注云三君云鸑鷟鳳之別名也又引禮斗威儀云其君乘火而王其政頌平則鳳皇集於林苑注云鷫鷞鳥名長頸綠身其形似鴈或曰鳳皇之屬尚書大傳云鸞鳳凰凰亦鳳也玉篇云鷫鷞西方之鳥也廣雅作鶚鸞楚辭九歎云鸞鳥軒翥而翔飛兮九辯云鳳皇翔於蓬萊兮王逸注云鳳皇神鳥也廣韻又云鶚鳥似鳳也賈誼書云鳳鳥鳳皇之屬未詳

鶺鴒鶺離延居鳩雀怪鳥屬也

玉篇鶺鴒東道鳥名又云鶺離鳥名郭璞南山經注引廣雅離作鵹又云鵹鳥自爲牝牡巳云鶺明鳳皇屬下又以爲鳩雀也山經注作爰居案爾雅爰居雜縣李巡注云國語曰海鳥爰居案又以爲鳩雀也郭氏說記耳延居作爰居漢元帝時琅邪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司馬彪注莊子云爰居一名雜縣八尺是也鶺鴒鶺山經注作鶺鵜案以爲鳥也樊光云爰居舉頭高八尺或作鶺鴒字或作鶺形相近而譌耳

鶪禽也

未詳

䳞揺鳩祀也

鈔本御覽引廣雅作鵯鶋也案本作車揚無䳐也案禮與札字形相似蓋此字本作札今本誤而爲札鈔本御覽又爲札刻本又改爲鶉耳釋詁云札爭也莊子人間世篇名也者相札也淮南子說林篇月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遊霧而殆於蝍蛆烏力勝日而服於鵻禮高注云鵻讀如札之札

鶜鳥鴞也

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注云言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曹憲繁音煩或作鷭云繁鳥鴞也

伯趙鶪也

爾雅鶪伯勞也郭璞注云似鶷鶡而大左傳曰伯趙氏司至又釋文引昭十七年左傳正義引樊光云春分鳴秋分止又云伯勞以夏至來冬至去

白鷢鷹也

是月也 附引廣雅一條

見御覽太平御覽引廣雅鷢鳥又云鷢隼其飛也翬又云白鷢郭璞注云白鷢似鷹尾上白今江東呼爲白鷢似鷹而尾上白

釋獸

於䖘李耳虎也

說文虎山獸之君從虍從儿虎足象人足象形方言虎陳魏宋楚之間或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或謂之於䖘自關東西或謂之伯都

貍貓也

貍狸也

貙貍也

猱狙獼猴也

獲犺也

𤝞犺也

豨䝟豯豕也

猳豭豕也

狄雌也

㹠豚豕也

豰豰豭也

豨豭豕也

檜圈也

爾雅豕所寢檜舍人注云豕所寢草爲檜某氏云臨淮人謂野豬所寢爲檜郭注云檜其所寢草檜之言檜累而高也入運夏則居檜巢郭注云蓋則蟄藉柴居其上入居藉上謂之檜爲不居草上謂之檜也檜木圈中卧蓐之名因而圈亦謂之檜方言豬吳揚之間謂其檻及蓐曰檜檻郎圈也說文圈養畜之閑也玉篇圈牢也今人通呼豕牢爲圈聲如卷

麇麞也

說文麇麞也籀文作麏又作麕麕屬也召南野有死麕義疏云麞也青州人謂之麇齊人謂麇爲麞或作麞考工記畫繢之事山以章鄭注云章讀爲獐齊人謂麇爲獐呂氏春秋博志篇云使獐疾走馬弗及也而得之者其時顧也御覽引伏侯古今注云麞有牙而不能噬鹿有角而不能觸麞各本譌作麞今訂正

麛麑也

爾雅鹿其子麛周官迹人禁麛卵者鄭注云麛鹿子是麛爲鹿子之名麛子亦得偁麛也麛或作麑魯語獸長麑麌韋昭注云鹿子曰麑麋子曰麌論語稱麑裘鄭注云麑裘素衣麑子近白與素相稱麑之言兒也弱小之稱也麑之言便也鹿子亦弱小之稱說文麑從鹿兒聲讀若便弱之便與小麛相近之稱小雛謂之麛小兒謂之鸝小鹿謂之麛其義一也吳都賦云翳薈無麛鷚

㝹娩𪊨兔子也

爾雅兔子嬎說文㝹作嬔曹憲音匹萬者新生弱小之稱內則兔爲宛脾鄭注云兔新生者釋文兔音問反大戴禮公冠篇推遠稚免之幼志盧辯注云兔也弱也聲義與娩相近郭璞注爾雅兔子嬎云俗呼曰𪊨集韻云江東呼兔子爲𪊨論衡奇怪篇兔吮毫而懷子及其子生從口而出也

貆狟也

廣韻貆獸名似狼說文狟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毛詩義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止其勇捷者人不能制雖善用兵者不能克之其膏可以煎和其皮可以爲裘

獱獺也

說文獱獺屬也或從賓作獱又云獺如小狗水居食魚李善羽獵賦注引郭璞三蒼解詁云獱似狐青色居水中食魚孟子離婁篇爲淵敺魚者獺也趙岐注云獺獱也呂氏春秋孟春紀獺祭魚高誘注云獺獱水禽也取鯉魚置水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淮南兵略訓畜池魚者必去猵獺高誘注云也故鹽鐵論輕重篇云水有猵獺而池魚勞御覽引博物志云獱頭如馬頭腰以下似蝙蝠毛似獺大可五六十斤名別錄陶注亦云獺有兩種獱獺形大頭如馬身似蝙蝠則獱乃獺之大者而顏師古注漢書揚雄傳以獱爲小獺非也

蹏蹢躅足也

說文蹏足也字亦作蹄釋名云蹄底也足底也蹢之爲言猶蹢也爾雅馬四蹢皆白首豕四蹢皆白豥小雅漸漸之石篇有豕白蹢傳云蹢蹄也蹢或作蹄說文蹯獸足謂之番從采田象其掌或從足從煩作蹞古文作云獸足謂之番從采田象其掌徐鍇傳云象獸掌形也文元年左傳請食熊蹯杜預注云熊掌也

騭牡犅特羝羖雄也

說文騭牡馬也爾雅云牡曰騭敦則遏牡書曰牝雞之晨傳云雄也然則獸稱雄得稱雄小雅無羊云以雄以雌也爾雅牡馬騭郭璞注云今江東呼父馬爲騭之字通作騭

夏小正四月執陟攻駒傳云陟升也執而升之君也說文騭牡馬也特牛父也玉篇騭特駒牛也郭注云特三歲曰特說文四歲曰特廣雅三羊牡羝注云牡羊也牝羊也爾雅羊牡羒牝牂夏羊牡羭牝羖說文羖夏羊牡曰羖詩傳云羖羊牡也以壯羊大羊之義

牸牝雌也

爾雅牝曰騇郭璞注云草馬名易坤之貞云大牝牛吉周官牛人之子馬牝牛之言生子而之名也牡也之牸之字言牸今高誘注云犬子讀爲牸之字牝牛謂之牸名牸牝牛說文牛母也

騬犗羠猗劇攻犗也

說文騬犗馬也犗騬牛也玉篇犗牛劇也騬之言乘也其勢故謂之騬猶羊之羠也說文羠騬羊也猗犗犬也犍犗之名也爾雅釋畜云羊六尺爲羬也大羊也說文羠羊也曹憲音劇音劇一引劇也

麐狼題肉角含仁懷義音中鐘呂行步中規折還中矩遊必擇土翔必後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入陷阱不羅罘罔文章彬彬

鼢鼠

說文鼠穴蟲之總名也各本鼢鼠今據野鼠正注云新字從鼠分聲今本鼢鼠也今據以訂正

鼩鼠鼱鼠

爾雅鼩鼠郭璞注云今之鼩鼠也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郭璞云說文鼩精鼩鼠也易晉九四晉如鼫鼠陸德明音義云鼫鼠五技之鼠也許慎云鼫鼠五技鼠也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

鼷鼠鼩鼠

爾雅鼷鼠郭璞注云有螫毒者或謂之甘口鼠從中鼷鼠所化也說文鼷小鼠也

鼠狼鼬

爾雅鼬鼠說文鼬如鼠赤黃而大尾江東呼爲鼪鼠

鼨鼠

說文鼨豹文鼠也

鼤鼠

說文鼤斑文鼠也

鼮鼠

說文鼮鼠屬也

䶉鼠

說文䶉鼠黑身白腰若帶手有長白毛似握版之狀

玉篇鼫布谷切鼫徒當切鼫鼫鼠一月三易腸或作 唐鼫說文鼫梁州記云壻水北壻鄉山有仙人唐公房引 山有易腸鼠一月三吐易其腸束廣微所謂唐鼠者也又 博物志云唐房升仙雞狗並去唯以鼠惡不將去鼠悔一月 三出腸水經注亦云公房以月日升天雞鳴天上狗吠雲 中惟以鼠惡留之鼠乃懸腸以月晦日吐腸胃更生故時人 謂之唐鼠案此曲說也漢仙人唐公房碑云鼠齧被車被具 公房乃畫地為獄召鼠誅之又云公房妻子屋宅六畜翛然 與之去是皆升仙者為一事後人乃合二事 以為唐鼠耳唐鼠自是山中異產不以唐公房也

鼩鼱 玉篇鼩公斗切斑鼠也鼱力丁切鼩鼠又云鼩赤尾鼠屬部 鼩鼠斑鼠又鼠鼩鼱斑鼠也鼩鼠文也則鼩鼱郎鼩雖之鼠鼠 交鼩各本誤作鼩今訂正

白鼩 說文鼩鼠也爾若黑玉篇鼩白鼠也初學記引晉起居注云 白鼠見東宮豫章郡類聚引地鏡圖云黃金之見為火與白 鼠又引魏志云白狼長尾白喙者若 突鼠小異名鼩之白騸也釋器云縳約也

鼬 玉篇公孫切鼬鼠也

鼢 未詳

鼲鼠 廣韻鼲子峻切石鼠出蜀毛可作筆

鼨鼠 北山經丹熏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鼠而菟首麋身其音如獋 犬以其尾飛名曰鼨鼠食之不眯又可以禦百毒郭璞贊云 鼨鼠以其尾飛籠亦以翅翻飛奇哉耳鼠厥皮惟良百毒是 鼨鼠各本通名本鼨下脫鼠字集韻鼨鼲鼠屬也則所見已 是誤本今據北山經訂正

鼲 說文鼲鼠出丁零國皮可為裘玉篇鼲胡昆古魂二切鹽鐵 論力耕篇鼲貂狐貉充於內府字通作昆鮮卑東 邊傳注引魏略云丁令國出名鼠皮青昆子白昆子皮 郎鼲子也後漢書鮮卑傳云鮮卑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蠕故 天下以為名裘其尾又可以飾冠魏志王 桀傳注引典略云鼲貂之尾繢侍臣之幘

鼶鼠 爾雅鼶鼠郭注云鼶鼠鼶與鼶聲近義同鼶之言嗛也郭注 藏食也釋文鼶下彥反鼶與鼶聲近義同鼶之言嗛云頰裏 窮鼠曰嗛郭注云頰裏食處是也故鼶或作嗛夏小正 月田鼠出傳云田鼠者嗛鼠也墨子非儒篇鼶鼠藏而 視益謂其藏食也說文鼶鼠也廣雅鼶屬讀若含鼢 鼶同鼶之為言含食也能龍子鼶云鼶似鼠無耳

鼷鼠 說文鼷小鼠也引春秋傳曰鼷鼠食郊牛角 根鼠也蘇文類聚引今[illegible]交州記云竹鼠如小狗子食竹 根出封溪縣或作鼲猛子天地篇鼳鼠之狗釋文本又 作鼲馬云[illegible]竹鼠也後此謂之竹鼷出南方居土穴中 大如鼠人多食之味如鴨肉揚雄蜀都賦云 羔秋鼷墳雖引蜀地志云[illegible]以鼷鼯[illegible]較

鼠屬

獸一歲為豵二歲為豝三歲為肩四歲為特

說文豵生六月豚也一曰一歲豵尚叢聚也豝牝豕也豝 篇日一發五豝毛傳云豕一歲曰豵二歲曰豝三歲曰肩 齊風以我齊之肩兮以子通豵漢書稱壹發五豝及者引音 傳之私於我私與豵同七月云言私其豵獻豣于公 私彼之豵通毛傳云豕三歲曰豣大曰豣獻之公大 故彼皆遵豵豣也此傳云一歲曰豵二歲曰豣小者私 名言有大者言公遵逵篇云三歲曰特四歲曰肩五 與毛異鄭注大司馬引詩言私其豵獻豣于公云一歲為 一歲為豵二歲為豝三歲為特四歲為肩五歲為慎此 歲為豵與毛異鄭箋云此廣雅一條 附引

貙豻也

見太平御覽貙亦豻之屬也爾雅貙獌似貍郭璞注云今貙 虎也大如狗文如貍說文貙獌似貍貙郭注云貙似虎而 類虎或說貙似貍者前兩足似虎亦豻屬也說文 假虎而黑郭氏所引可以證之前足又字林云貙似貍 捕貙百錢字亦作貙貙 獸名似貍蒼黑無前足善捕鼠

驛皆 白馬黑脊驒 脊各本誤作今訂正 白馬朱鬣駁

定十年左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杜注云駁馬之鬣以為公 駱毖周書王會篇云犬戎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吉黃之馬 駁逸周書王會篇云犬戎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吉黃之乘 乘說文白作諸海内北經云犬戎國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 黃金名曰吉量乘之壽千歲郭璞注云 云縞身色白如縞也今據說訂正

飛黃

一名乘黃逸周書王會篇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背有兩角 海外西經白民之國有乘黃其狀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壽 二千歲郭璞注引周書作似狐其背有兩角 郭高龍進馬屬乘黃吉皇高誘注云乘黃也出西方狀如 狐背上有角乘之三千歲初學記引瑞應圖云騰黃 馬也其色黃一名乘黃亦曰飛黃或曰古黃或曰翠黃一名 黃紫

騶吾

內內北經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于身名曰 騶吾乘之日行千里郭注云六韜云紂囚文王閎夭之徒 詣林氏國求得此獸獻之紂大說乃釋之周書曰夾林酋 耳若虎尾參於身食虎豹大傳謂之怪獸書交作虞也又 為騶云尾倍其身 是謂騶虞詩謂其仁足千

吉量 屠與量同詳見上 交白馬朱鬣駁下

朱駿

爾雅駿白駁郭注云駁赤色也駁毛傳 云說文作騅赤色毛傳鄭箋云駁上其駁而平則南河絳駿馬注云 駿者馬也 三古

飛兔

呂氏春秋離俗覽飛兔要褭古之駿馬也高誘注云飛兔要 褭皆馬名也日行萬里馳若兔之飛因以為名也開元占經 馬占引瑞應圖云飛兔者馬名也日行三萬 里禹治水勤勞救民之害天帝其德而至

金喙騕褭

騕或作要漢書司馬相如傳騕褭張注云騕褭馬金喙赤 色一日行萬里者金喙者為騕褭也開元占經馬占引應 劭漢書注云騕褭古之駿馬亦赤喙色身日 行千里與此注小異餘見上條

㹦狐 未詳 作出

駃騠

說文駃騠馬父驢子也逸周書王會篇云正北以野馬騊駼 駃騠為獻史記匈奴傳索隱云駃騠其母馬而生 列子湯問篇云生七日超其母蘇秦云騊駼為獻字子云 蚗騠無四寸之鐘則車不行管子之言騠駃言 也釋訪云人疾也引騠奔走之 殿也高誘注南傳駃騠行疾也 也說文騠馬走也

飛鴻

郭璞引東方朔傳云騏驥騄耳 與其舉天下良馬也輩與飛同

野麋膳丹

[illegible]未詳

騏驥

說文騏馬青驪文如博棊也驥千里馬也孫陽所相者論語云 [illegible]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鄭注云德者調良之德也 [illegible]天子傳天子之駿[illegible]莊子秋水篇 [illegible]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illegible]

騄駬

[illegible]騄耳[illegible]八年[illegible]

騹騶

[illegible]

駹騅

[illegible]

[illegible]

大宛宛邱有良馬其大二丈鬣至膝尾委於地蹄如升腕可握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血乘者當以絲絮纏頭腰小腹以避風病其國人不騎也

驒騱 說文驒騱野馬屬司馬相如上林賦蛩蛩驒騱郭璞注云驒騱駏驉類也驒音顛騱音奚史記匈奴傳其奇畜則橐駞驢騾駃騠騊駼驒騱

巨虛 爾雅釋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為邛邛岠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孫炎注云邛邛岠虛狀如馬前足鹿後足兔前高不得食而善走郭璞注云亦作距虛逸周書王會篇獨鹿邛邛距虛善走也孤竹距虛孔晁注云距虛野獸驢騾之屬穆天子傳邛邛距虛走百里郭璞注云亦馬屬尸子云距虛不擇地而走漢書司馬相如傳蛩蛩距虛張注云蛩蛩青獸狀如馬距虛似驘而小郭璞云距虛即蛩蛩變文互言耳李善注引范子云千里馬有距虛也

騼鹿 韓子外儲說篇夫馬似鹿者題之千金謂此類也御覽引廣雅騼作騹

馬屬

犝犐丁犖 集韻大牲謂之犐說文犖駁牛也說文類聚引桓譚新論云夫畜生賤也然有尤善者皆見記識故馬稱驊騮驥騄牛譽郭犐丁犖犐與犐通犖與犖通郭郎字各本譌作犐今訂正

牛屬

吳羊牡一歲曰牡䍮三歲曰羝其牝一歲曰牸䍮三歲曰牂吳羊犗曰羯羖羊犗曰羠 爾雅羊牡羒牝牂夏羊牡羭牝羖郭璞注羊云謂吳羊白羝注夏羊云黑羖攊也注羖云今人便以牂羖為白黑羊名是羊之白者為吳羊其牝為牂黑者為夏羊其牝為羖又或通稱白羊為牂羊黑羊為羖羊小雅賓之初筵篇傳出童羖箋云羖羊之性牝牡有角是羊牡牝皆得稱羖也說文羜羊未卒歲也玉篇音雄嬌切䍮之言肇始生之名也爾雅肇始也前釋詁云䍮始也大壯九三云羝羊觸藩小雅苕之華篇云牂羊墳首釋獸云羠羊殺也各本牝羝譌作羖今訂正廣韻俱無羠字今並據初學記御覽所引訂正玉篇

羍羜羜羍夫也 說文羍小羊也讀若達大雅生民篇云誕彌厥月先生如達毛傳云達生也正義引孫炎云羍羊子也初生達小名羍羊也大曰羊長幼之異名也說文羜五月生羔也讀若煑小雅伐木篇云既有肥羜毛傳云羜未成羊也今謂小羊為羜羊未成羊也爾雅羜羔未成者皆曰羜言其未成羊也郭注云令今謂羔為羜羊說文云羊未卒歲曰羜是也顏師古注匡謬正俗云今謂小羊為羜羊未成是也王篇音竹呂切郭璞注云羜音佇䍮呂氏字林云五月生羔也云便旋庳小貌也後漢書王涣傳注引韓詩章句云小者曰羔大者曰羊

羙皮羚角 羚與麙通或作羬羔羊之皮可以為裘羚羊之角可以療疾召南羔羊篇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傳云古者素絲以英裘不

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風俗通王制云天子大裘以祀上帝則服大裘而冕鄭注云大裘羔裘也爾雅麢大羊郭璞注云麢羊似羊而大角員銳好在山崖閒說文麙大羊而細角西山經云翠山其中多旄牛麢麝本草羚羊角陶注云羚羊今出建平宜都諸蠻中及西域多兩角一角者為勝角甚多節蹙蹙圓繞陳藏器云羚羊夜宿以角掛樹不著地角彎中深銳緊小猶有掛痕者良

羊屬

觰北 此蓋觰北之良豕郎以觰北為名其詳則未聞也

㹠豵 初學記引纂文云梁州以豕為㹠之誤玉篇㹠良豬也廣韻㹠梁之良豕也

獆 未詳

豥豦 說文豦鬭相丮不解也讀若蘄書周成王時州靡國獻豦人身反踵自笑笑即上脣掩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土螻讀若豦南山經云黑獸名曰豪彘其毛如笄郭璞注云狟豬也吳楚呼為鸞豬亦此類也

豕屬

殷虞 爾雅釋文引廣雅殷虞晉獒楚獀韓獹宋浞而釋之云皆良犬也此殷虞當為殷之良犬名虞然未詳所出

晉獒 爾雅狗四尺為獒宣二年左傳說晉靈公將攻趙盾云公嗾夫獒焉杜預注云獒猛犬也宣六年公羊傳靈公有周狗謂之獒何休注云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宋獒者大犬之名釋詁云駿大也聲義與獒同

楚黃 呂氏春秋直諫篇荊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以畋於雲夢

韓獹 初學記引字林云獹韓良犬也獹通作盧齊風盧令篇傳云盧田犬也秦策云譬若馳韓盧而逐蹇兔也韓盧而逐蹇兔也戰國策云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桓譚新論云夫畜生賤也然其尤善者皆見記識韓盧宋鵲則從鵲音文帝說諸方物亦云狗於中則韓盧宋鵲孔叢子韓子叔問云大馬之名皆因其形色韓盧宋鵲何也子順答曰盧黑色鵲白黑色

宋浞 詳見上條

猳狐 未詳

狌猶

說文狌黃犬黑頭也讀若注初學引纂文云守犬為猶猶本反

犬屬

辟雞鵗也 方言雞陳楚宋魏之閒謂之鸊鷈郭璞音避鷈鸊鷈與辟雞同

杜艾季蜀 藝文類聚引桓譚新論云馬稱驊騮驥騄牛譽郭犐丁櫟儀正義引桓譚新論云大道辟盧宋浞此上文雖字疑本也杜艾季蜀之文正與之相似且杜艾季蜀皆良雞之名也杜艾季蜀亦新論之文杜蒼頡篇云杜柑雞者之姓氏猶郭犐丁櫟矣雞大者蜀郭璞注云今蜀雞

雞屬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五十下終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爾雅目錄

爾雅正義 有序

爾雅義疏

廣雅疏證 有上廣雅表并敘

以上所載均未列入羣解彙編茲特錄出以備查閱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五十一

爾雅羣解彙編目錄

釋詁

食僞也 本卷一
行言也 本卷一
逢遇遌也 本卷一
釗見也 本卷一
戠延言閒也 本卷一
徹止也 本卷三
廖止也 本卷一
㳟剝厥也 本卷一
功績明成也 本卷一
梏頌直也 本卷一
梗較道直也 本卷一
豫安也 本卷一
均弟易也 本卷一
覎擘第離也 本卷一
儀榦也 本卷一
昌敝疆應丁當也 本卷一
迪假厲作也 本卷一
迪假作也 本卷一
隲陞也 本卷一
衛蹶假嘉也 本卷三
苦息也 本卷三
郡臻仍迺侯乃也 本卷二
育長也 本卷一
艾歷也 本卷一
艾歷覛胥相也 本卷一
艾相也 本卷一
神治也 本卷二
毖神溢慎也 本卷一
允俟也 本卷一
佳拼抨使從也 本卷一
享孝也 本卷一
糕癘亂也 本卷二
存察也 本卷一

烈餘也 本卷一
元良首也膺摯臻也 本卷一
楊績也 本卷二
卽尼也 本卷一
妥安坐也 本卷一
猷假巳也 本卷一
就終也 本卷一

釋言

齊中也 本卷一
誃離也 本卷一
適遮也 本卷二 又見雜錄律遹遹相條
疾齊壯也 本卷一
過遾逮也 本卷一
梳頌充也 本卷一
婁暱亟也 本卷一
蒍菩也饋鐂稔也 本卷一
矜苦也 本卷一
潛深測也 本卷一
誥誓謹也 本卷一
畯農夫也 本卷一
蓋割裂也 本卷一
邑支載也 本卷二
漠察清也 本卷一
簉隱也 本卷一
肇敏也 本卷二
淡徹也 本卷一
替滅也 本卷一
髦選也 本卷一
凌慄也 本卷二
慄感也 本卷一
猶若也 本卷一
𢘓好也 本卷一
坎律也 本卷一
冥幼也 本卷一

窕肆 肆力 本卷一
笑䞇也 本卷一
洵龕也 本卷一
偲聲也 本卷一
獵虐也 本卷一
師人也硈鞏也 本卷一
謀心也 本卷一
振古也 本卷一
犒介也 本卷一
逭痞也 本卷一
賀買也 本卷一
絢絞也 本卷一
烝塵也 本卷一
戎相也 本卷一
竄問也 本卷一
檢同也 本卷二
盻殄也曷盍也 本卷一
陪闇也 本卷一
展適也 本卷一
服整也 本卷一
昆明也 本卷一
振訊也閱恨也 本卷一
梃揚也 本卷一
慎抗也 本卷一
麈廧也 本卷三
訊言也 本卷一
靦姡也 本卷一
芾小也 本卷一
辟歷也 本卷一

釋訓

繩繩戒也 本卷一
怲怲憂也 本卷一
懊懊勉也 本卷二
夢夢訰訰亂也 本卷一

袖海山房校印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五十二

爾雅彙解彙編目錄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五十三

爾雅彙解彙編目錄

皇淸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五十一　學海堂

爾雅彙解彙編

釋詁　落始也

物終乃落而以爲始何也嘗考落之爲始大氏施於終始相𨒪之際如宮室考成謂之落成言營治之終而居處之始也成王踐阼其詩曰訪予落止此先君之終今君之始也離騷夕餐秋菊之落英宋人有以菊花不落爲疑而引此落始也訓之者頗爲允當蓋秋者百卉之終草木黃落而菊始有華故不可以言落英唯菊乃言落英古人用字必有意義類如此孔檢討經學卮言

權輿始也

問權輿訓始見於釋詁或云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其說然否曰此後儒臆說不足信子友孫星衍嘗說之以爲權輿者艸木之始大戴禮誥志篇孟春百艸權輿楊雄賦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釋艸云其萌蘿蕍郭景純以蕍爲下句按說文蘉灌蕍夢讀若萌卽釋艸之蘿蕍權輿與蘿蕍聲相近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

郭曰詩曰有王有林又曰文王烝哉引之謹案君字有二義一爲君上之君天帝皇王后辟公侯是也一爲羣聚之羣林烝是也古者君與羣同聲故韓詩外傳曰君者羣也故古羣臣字通作君臣管子大匡篇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問篇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皆羣臣之假借也國語晉語受命於君者無不聚以爲君

亦羣之假借〔小字〕呂氏春秋召類篇〔小字〕曰羣者衆也白虎通義曰林者衆也此篇下文曰烝衆也林烝羣同爲衆多之義故曰林烝羣也林烝二字連文而不與下文相錯亦可以知其別爲一類矣不然君上至尊豈得以林烝稱之乎自毛公釋詩之有壬有林文王烝哉始誤以林烝爲君上之稱而漢書律歷志之說林鍾楚辭天問注之說伯林表記注之說武王烝哉並仍其誤案小雅賓之初筵云百禮既至有壬有林上曰爾禮下曰有林則有林正取衆盛之義不得訓爲國君〔小字〕傳文義參差也〔小字〕之義周語以爲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韋注曰林衆也言萬物衆盛也則林字正取衆盛之義故訓之曰百事故淮南時則篇謂林鍾爲百鍾不得如漢志君主種物之說也天問之伯林雖經不知何指王叔師見晉語有大子申生雖經之事遂以伯林爲申生而訓爲長君實無明據也至大雅文王有聲之文王烝哉則韓詩訓烝爲美其說確不可易〔小字〕大口不得如毛傳訓爲君上之君也下文有王后烝哉皇王烝哉若訓烝爲君則與王后皇王字義相複矣徧考經傳之文未有謂君爲林烝者則林烝之本訓爲羣明矣天帝皇王后辟公侯爲君上之君林烝爲羣聚之羣而得合而釋之者古人訓詁之指本於聲音六書之用廣於假借故二義不嫌同條也如下文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台朕陽之予我之予賚畀卜爲賜予之予〔小字〕頻族替戾底止徯待也頻族徯爲族待之待替戾底止爲止待之待治肆古故也治古爲久故之故肆爲語詞之故載謨食詐僞也載謨食爲作爲之爲詐爲詐僞之僞昌敵彊應丁當也昌爲當理之當〔小字〕敵彊應丁爲相當之當棲遲憩休苦㱿齂呬息也棲遲憩休苦爲止息之息㱿齂呬爲氣息之息郡臻仍迺侯乃也郡臻仍爲仍乃之乃迺侯爲語詞之乃又歷艱胥相也艾爲輔相之相歷艱爲相視之相胥爲相保相交之相際接翜捷也際接爲交接之接翜爲捷疾之捷義則有條而不紊聲則殊塗而同歸此爾雅所以爲訓詁之會通也若張稚讓作廣雅猶循此例〔小字〕

〔小字〕知其義者矣〔小字〕自唐以來遂莫有能

墳大也

問墳訓爲大郭氏不注所出何也曰此於毛詩屢見之遵彼汝墳大防也苕之華墳首大首也汾王之孫傳訓汾爲大以汾墳同音有頒其首傳訓大首亦以頒墳同音也賁鼓維鏞賁爲大鼓則賁本有大義〔小字〕

宇晊大也

問郭氏以宇宙至極釋宇晊爲大義然乎曰宇者居之大也詩君子攸芋毛訓芋爲大芋即宇之異文晊即郅字司馬相如封禪文爰周郅隆小司馬引樊光說郅可見之大也則樊本作郅字〔同上〕

箌大也

介疋箌大也字本从竹與从艸之菿字音義不同故郭璞注云箌義未聞釋文箌郭陟孝反顧野王都角反說文云菿大也邢疏又引韓詩云菿彼甫田是直以菿爲箌矣今案說文有菿字無箌字其菿字注云草木到从艸到聲亦不訓大〔小字〕韓詩之菿彼甫田必菿字之譌景純非不見韓詩者豈容以爲未聞而待後人之補釋乎〔小字〕

〔小字〕

晊大也

釋文晊舊音之日反本又作至又作胵家大人曰作至者是也作晊者涉上文昄字從日而誤說文無晊字其作胵者又晊之誤也〔小字〕郭曰至極亦爲大則郭本作至明矣高注呂氏春秋求人篇及秦策並云至大也郎用爾雅之訓邵氏二雲正義曰史記索隱引樊光云郅可見之大也〔小字〕晊本作郅此說非也樊本蓋已誤作晊字從日故云可見之大索隱引樊注作郅者以正文云爰周郅隆〔小字〕故從正文作郅以省繁文非謂樊本作郅也若作郅則字從邑不得言可見之大矣釋文所列諸本皆無作郅者以是明之〔小字〕

幠厖有也

小雅民雖靡膴王子雍注讀爲幠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愚謂膴既可與幠通則盡引此幠有也以詁之毛公說國雖靡止云靡止言小也止義申之曰猶言狹小無所居止故爲小也以上句例下句則王注雅得毛意但民雖無大文義不足不若解爲民雖無有正是民少之意與雖無旨酒雖無嘉殽說解相類〔小字〕

〔小字〕

厖有也

引之謹案厖古讀若蒙〔小字〕奄也蒙與厖同荒與幠同故郭引詩遂荒大東作遂幠大東蒙厖幠荒皆謂奄有之也〔小字〕大元元文𦤶有之奄也蒙者亾之主也〔小字〕曰有生於無無生於有也父罔蒙相極范曰罔無蒙有事相極盡是蒙爲有也蒙亦厖耳廣雅龐有也家大人疏證曰說文𪊨兼有也從有龍聲讀若聾爾雅厖有也厖與𪊨聲近而義同〔小字〕

艐格

注宋曰屆此本方言曰艐宋語也郭蓋以艐爲屆條矣〔小字〕居字司馬相如大人賦𨄮以艐路兮應亦音介然艐之與屆形聲弗類當從顧野王音子公反爲是艐格連文郎商頌所謂艐假無言者也上一字音同詩下一字同中庸〔小字〕孔檢討〔小字〕

艐至也

釋文艐郭音屆孫云古屆字顧㱶案詩節南山正義引釋詁屆至也張參五經文字艐爾雅或作屆音戒至也郭璞注引方言宋曰屆可證郭本作屆〔小字〕

來懷至也

引之謹案召誥曰越若來三月〔小字〕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越若來三月五字連讀越若語詞來至也言越若至三月也吳氏傳以越若來爲於順來非是〔小字〕記引詩聿懷多福鄭注曰懷至也〔小字〕

貢賜也

張目貢說文作贛賜也淮南道應訓云相公贛之衣冠而見之

凡呂氏春秋要略云一朝用三千鍾贛高誘注贛賜也家六蘽難篇贛作賜人曰淮南精神篇今贛人敖倉高注亦曰贛賜也今通作貢史記仲尼弟子傳端木賜字子貢韓子外儲說左篇曰貢賜不出史記樂書大一貢兮天馬下漢書禮樂志貢作況況與貺也此皆貢訓爲賜之證同上

省䊷穀善也

問省䊷穀之爲善何也曰省與鮮連文省即鮮聲之轉物以少者爲善省鮮俱有少義詩帝省其山禮大傳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鄭君皆訓爲善史記太史公自序所從言之有省不省耳亦以省爲善也穀與攻穀介連文聲皆相轉穀者射之善也惟䊷字不見於經者敎授瀨嘗引廣韻訓䊷爲繕詩鄭風序繕治甲兵箋云繕之言善也周禮繕人注亦云繕之言繕然則䊷者器之善也景純注爾雅未喻聲音相轉之原故於文多所未詳如雖與陳孟與魁臧與嘉猷與己皆聲之轉延轉爲寅故寅有進義動轉爲迪故迪有作義皆景純所未喻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䊷善也

郭曰䊷未詳其義釋文䊷勑金反引之謹案玉篇誅丑林切善言也廣韻同丑林與勑金同音是善言爲誅也古無誅字故借䊷爲之說文廣雅竝曰䊷止也家大人疏證曰止有安善之義故字之訓爲止者亦訓爲善爾雅曰䊷徽善也徽戾止也休戾也廣雅曰休戾善也䊷止也皆其證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䊷善也

䊷善也郭注未詳頤煊案禮記曲禮上急繕其怒鄭注繕讀曰勁周禮夏官繕人鄭注繕之言勁也善也䊷勁聲近說文䊷善也从糸林聲讀若郴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之謂之夏周鄭之間謂之假郴齊語也義亦與善相近經義叢鈔洪頤煊

業敘也

引之謹案晉語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言擇舊法之善者而次敘用之也韋注業創也失之晉語曰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韋注業猶次也次亦敘也邵引學記時敎必有正業失之正業之業不得訓爲敘王尚書經義述聞

惟基謀也

郭曰國語曰詢于八虞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訪于辛尹通謂謀議耳如皐所未詳邵氏曰如通作茹周頌臣工云來咨來茹毛傳茹度也度即爲謀故釋言云茹度也又云茹度也大雅文王有聲云築壯以功毛傳云築謀也餘皆見詩引之謹案郭言餘皆見詩則惟基亦見詩也今案大雅生民篇載謀載惟鄭箋曰惟思也思與謀義相成則惟亦謀也基三家詩訓惟爲謀者故郭云見詩褚少孫續史記三王世家曰維稽古度也惟與維字通度亦謀也載謀載惟猶言是究是圖弗慮弗圖皆古人複語也爾雅惟圖詢度咨諏究如慮皆訓爲謀訓其義皆通矣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雒十二字鄭注以基爲謀基字見康誥正義某氏傳以初基爲初造基於基上加造字以釋之非是孔子閒居引詩夙夜其命宥密鄭注曰詩讀其爲基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爲政敎以安民鄭訓基爲謀與毛傳異毛傳基始也蓋亦本三家也故郭亦云見詩基或通作惎定四年左傳管蔡啟商惎間王室謂謀間王室也說見邵引盤庚人惟求舊周語后稷始基靖民皆失之人惟求舊與器非求舊對文則惟爲語詞說見釋詞周語后稷始基靖民又曰基禍十五基字同上

漠謀也

漠謀也邵氏晉涵正義詩疏引舍人云漠心之謀也頤煊案詩巧言聖人莫之毛傳莫謀也釋文莫本又作漠經義叢鈔洪頤煊

則刑職常也

則之爲常說見周易後有則也下彝曰典刑者詩大雅蕩篇云尚有典刑引之謹案典刑即典常也詩之言有典刑猶易之言有典常繫辭傳晉語曰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晉語曰必順於典刑又曰失趙氏之典刑鄭語曰佾典刑以守之楚語曰多訓典刑以納之孟子萬章篇曰大甲顛覆湯之典刑以上凡言典刑者可訓爲典法卽可訓爲典常鄭注周官大宰曰典常也經也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守以爲法式常者上下通名是法即常也故爾雅訓刑爲常而又訓爲常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爲法式(小字)刑爲典常之常又爲久常之常召誥曰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言常用王之德於天下也此家大人說某氏傳以刑爲法失之辨見尚書多方曰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言湯愼其所施之政敎然後勸勉其民而民遂常用勸勉也傳以乃勸爲勸勉又以刑爲刑罰皆失之家大人曰唐風蟋蟀篇職思其居職思其外職思其憂皆謂常思之也毛傳職主也主與常義亦相近故後傳主也傳曰先蹤後得主也引伸爲得常小雅大東篇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謂常服勞苦而不見勞來也史記越世家殺人而死職也五子胥傳事成爲卿不成而烹固其職也皆謂事理之常也季布傳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漢書顏師古注曰職常也言此乃常道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粵于爰曰也

引之謹案曰讀若聿字本作欥說文欥詮詞也从欠从曰曰亦聲字或作聿或作曰其義一也文選江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聿辭也詩中多假用曰字如日至渭陽渭陽曰爲改歲曰殺羔羊見明曰消弱曰嬪于京大明曰止曰時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縣曰喪厥國抑月求厥章皆當讀爲歲聿其莫之聿故曰爲改歲漢書食貨志引作聿見晛曰消釋文引韓詩作聿荀子非相篇漢書劉向傳引詩亦作聿曰嬪于京爾雅釋親注引作聿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楚辭離騷注引作聿曰喪厥國釋文引韓詩作聿而鄭箋於見晛曰消曰止曰時予曰有疏附四句皆讀爲論語子曰之曰失其指矣辨見釋詞粵于爰聿一聲之轉而聿與曰通故云粵于爰曰也若讀爲子曰之曰則與粵于爰異義矣鄭箋於詩曰于出王于出征于征王于出方啟行者皆訓爲于爰有樹檀爰得我直其字皆訓爲曰之曰辨見釋詞〇同上

爰粵于那都繇於也

引之謹案於者語詞非歎詞也粵于爰曰也爰粵于也爰粵于那都繇於也其義上下相承若以於爲歎詞則非其類矣郭曰左傳曰棄甲則那那猶今人言那那也書曰皋陶曰都繇辭於乎皆語之韻絕所說皆謬爰粵于之訓爲於書傳多有不煩訓釋那者越語曰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韋注那於也都之言諸也諸與都古字通爾雅釋地宋有孟諸史記夏本紀作明都諸亦於也邵引孟子謨蓋都君咸我績趙注都於也繇者釋文繇餘昭反又反孫音由是繇不以繇爲卜兆之繇辭也邵曰繇通作由大雅抑云無易由言鄭箋由於也是那都繇皆爲於也又案康誥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又曰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由亦于也言徧求聞于古先哲王也別與徧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由古先哲王下孫亦通作猷馬本大誥王若曰大誥猷爾多邦鄭王本繇作猷漢書翟義傳王莽倣大誥曰大誥道諸侯王蓋用爾雅繇道也之訓馬鄭王並同以爲文正引之案大

諸道爾多邦文義不順猷於也大誥猷爾多邦者大誥於爾多邦也經文本自明白祇緣訓猷爲道於義未安致令後人妄改其始改也升猷字於誥字之上某氏傳曰順大道以告天下衆國是也其再改也又升猷字於大字之上正義曰此猷在大上是也其他緣例而改者二改而復脫者一多士曰王曰猷告爾多士多方曰王曰烏呼猷告爾有多方士傳竝曰以道告之蓋俱是句猷而脫出古文改爲猷告矣此緣例而改者也多方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傳曰順大道告四方與大誥猷爾多邦傳同則此句經文亦有大字蓋初作大告猷爾四國多方後改爲大猷告爾四國多方故解之曰順大道告四方其後則又脫大字矣此改而復脫者也王莽倣大誥用今文尚書而以道字代猷字曰大誥道諸侯王是今文猷字亦在誥字下與馬鄭王本同大誥在多士多方前其誥猷之文馬鄭王必皆有說學者雖不得誥猷之誤爲猷誥猶不得不載其異同至多士多方告猷之義已詳大誥不復再釋學者斯忽焉不察矣然以例推之可得而知也邵以猷爲歎詞亦因今本尚書而誤 同上

都繇於也

注書曰皋陶曰都繇辭於乎皆語之餘絕按卜繇之繇經典原止作繇然郭義殊強蓋都繇皆發語歎辭繇亦見書大誥多方並有王若曰猷是也漆書作大誥繇爾多邦古文繇猷通故爾雅亦作繇字卽卜繇似亦可通作猷小雅我龜旣厭不我告猶蓋言不告我以卜之繇也顧未可就以繇辭當都於之訓耳 猶卽猷字从犬左右易耳孟子猶皆用由漢書由皆用繇○孔檢討經學卮言

合對也

引之謹案秦策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韓子初見秦篇合竝作對 王尚書經義述聞

綏繼也

引之謹案綏通作緌亦通作蕤 玉藻緌布冠績緌鄭注緌或作蕤餘見前綏爾先公之臣服于下 先王漢書律厤志曰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顧命曰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綏亦繼也說苑指武篇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淮南道應篇繼作綏 同上

頸靜也

爾雅之爲靜何也曰說文頸謹莊貌與靜義相近論語云仁者

於故周頤字伯仁頤見程敘按說亦與予同 錢宮詹潛研堂集

浬落也

引之謹案周語浬替隸圉 今本浬作煙依宋明道本改 韋注浬沒也謂沈沒於隸圉之中故郭云浬沈落也浬替隸圉猶云降在皁隸 昭三年左傳 故爾雅浬降竝訓爲落也邵引周語墮高堙庳失之 [illegible] 王尚書經義述聞

辨爾雅禧告也之誤 陸堯春

禧爾雅釋詁一云告也一云福也禧之訓告義無可尋心竊疑之案說文禧禮吉也廣韻則云禧福也吉也蓋廣韻本許氏而禮吉之禮必因上文禮字而譌又脫一也字也玉篇及顏注漢書賈誼揚雄等傳亦云禧福也此皆本之雅訓無可疑者嘗見諸通人校說文改禮吉爲禮告竝無他證及讀許氏祰告祭也之訓始悟訓告之禧當爲祰以形近致譌故廣雅祰與禨連文同訓爲謝與告義相近也禧亦作釐漢書文帝紀祠官祝釐注云釐本禧字假借用耳近邵二雲太史著爾雅正義卽引以爲禧告之證殊不知連祝字言之纔有告義而實不足以爲證也 經義叢鈔

問禧之爲告何也曰說文禧禮告也禱與盻祈連文盻爲致告祈爲求告禧爲禮告皆告神之名今本說文作禮吉蓋轉寫之譌 錢宮詹潛研堂集

違遠也

家大人曰魯語爲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齊語天威不違顏咫尺韋注竝曰違遠也挪琊引召南殷其靁篇何斯違斯未違 毛傳違去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雉陳也

問雉之爲陳何也曰雉從矢聲矢者陳也古文雉又與夷通春秋傳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服虔云雉者夷也夷平也正義云雉聲近夷楊子雲甘泉賦列新雉於林薄服虔謂雉夷聲相近新雉卽辛夷也秋官薙氏注薙或作夷釋文云薙一本作雉古音夷如梯梯陳聲相轉春秋夷儀公羊作陳儀夷有陳義故雉亦訓陳也 錢宮詹潛研堂集

引順薦剿陳也

引之謹案王制內則竝曰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引年者陳敘其

年齒之多寡也鄭注以爲引戶校年失之經言引年不言引戶校年也文六年左傳曰陳之藝極引之表儀引亦陳也引延疊一聲之轉皆長之陳也凡物陳之則長故引延釋又訓爲長矣 下文曰引延長也方言曰釋長也 郭曰順未詳邵曰坊記引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順者陳敘也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卽其陳敘之詞也僞說以順爲將順失其義矣引之謹案邵說是也古者謂陳爲順儀禮曰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鄉飲酒禮曰篚在洗西南肆士冠禮曰洗有篚在西南順或言南陳或言南肆或言南順其義一而已矣昭二十年左傳曰其祝史祭祀陳言無愧又曰其祝史薦言無愧心矣薦亦陳也連言之則曰薦陳襄二十一年傳曰非薦陳之不敢輸也是也家大人曰祭義曰孝子之祭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薦之謂陳之也上文曰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卽此所謂進之也又曰薦其薦俎卽此所謂薦之亦卽仲尼燕居所謂陳其薦俎也薦訓爲陳故荀子禮論篇謂陳器爲薦器鄭注以進之爲進血腥薦之爲進孰強分二事失之矣郭曰剿未詳引之謹案逸周書敘曰文王唯庶邦之多難論典以匡謬作劉法劉法者陳法也 [illegible] 善敘乃甲胄史記魯世家作陳乃甲胄是敕亦爲陳也敕與劉聲近而義同 [illegible] 邵引詩以引以翼禮記告資祭薦而不食及淮南之劉覽偏照皆失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順

儀禮諸言陳者有西順南順蓋指彼文 孔檢討經學卮言

順陳也

順陳也郭注未詳頤烜案儀禮士冠禮洗有篚在西南順鄭注[illegible]亦以盆句雛陳於洗西特牲饋食禮及鄉射禮[illegible]南順[illegible]陳南陳卽南順也鄉飲酒禮篚在洗西南肆肆亦陳也 [illegible] 堂

尸職主也尸寀也寀寮官也

郭釋尸寀也曰謂寀地釋寀寮官也曰官地爲寀同官爲寮[illegible]之謹案古無謂寀地爲尸者 [illegible] 通爾雅直訓寀爲官何得以官地釋之乎[illegible]文云寀字[illegible]

莖七代反則李孫亦以寀爲宋地不始於景純矣今案宋之言宰也鄭注周官大宰曰宰主也宰寀聲相近故謂寀爲宋尸職主也尸寀也其義上下相承漢書楊雄傳胥靡爲宰寂莫爲尸尸也宰也皆主也官者事之主故寀又爲官義亦相承也官寀之寀亦宰也隱元年公羊傳曰宰者何官也閻宮詹錄注隱元年左傳注並曰宰官也宰寀聲相近字或作采故堯典若予采釋文引馬注曰采官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以展采錯事文穎注與此同主謂之宰亦謂之寀官謂之宰亦謂之寀冢謂之宰亦謂之埰僖三十三年公羊傳宰上之木拱矣何注宰冢也方言冢秦晉之間或謂之埰埰亦宰也郭彼注曰古者卿大夫有采地死葬之因名曰埰與此注同事謂之采亦謂之縡下文曰采事也大雅文王篇上天之載毛傳載事也漢書揚雄傳作上天之縡皆以聲近而有二名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尸寀也

尸寀也郭注謂寀地寀官也郭注官地爲寀頤煊案寀與尸義不相近寀當爲宰字之譌周禮序官乃立天官冢宰鄭注宰主也公羊隱元年傳宰者何官也經義叢鈔洪頤煊

績宜事也

家大人曰下文曰績業也功績成也功績業皆事之已成者故績業公又爲事也公功古字通業公已見邢邵疏皐陶謨曰庶事康哉堯典曰庶績咸熙庶績卽庶事也又曰績用弗成卽事弗成也莊十一年左傳大崩曰敗績謂敗其事也故春秋宣十二年晉師敗績穀梁傳曰績功也功事也曰其事敗也舊本曰作日今從楊疏晉語曰國無敗績軍無敗政謂國無敗事也韋注訓績爲功不若訓爲事齊語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謂以文武之事爲法也邢引商頌設都于禹之績失之業宜一聲之轉月令曰季冬之月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宜者事也來歲之事必依國典順時令而行之故歲終則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事也淮南本經篇曰包裹風俗斟酌萬殊旁薄衆宜謂衆事也高注衆物宜適也失之邢引大雅鳧鷖篇公尸來燕來宜邵引士冠禮宜之于假皆失之公尸來燕來宜毛傳宜宜其事也則宜非事也宜之于假承上髦士攸宜而言則宜亦非事也引之謹案釋天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郭曰周官所謂宜乎社大祝然則宜乎社卽有事乎社故曰宜事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犯剋捷功肩堪勝也

引之謹案勝又訓爲陵故犯亦訓爲勝取陵犯之義也漸九五慤莫之勝虞注曰勝陵也管子侈靡篇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勝謂卑而不可陵也是勝與陵犯同義剋捷功爲勝敗之勝肩堪爲勝任之勝並見邢疏堪又爲勝敗之勝見郭注勝敗之勝與勝任之勝相陵犯之勝古皆讀若升故同爲一訓逸周書周祝篇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盡可稱又曰維彼大心是生雄維彼忌心是生勝呂氏春秋貴因篇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是勝敗之勝古亦讀若升○同上

蠠沒

注曰猶黽勉按詩黽勉從事劉向引作密勿從事彼勿字當讀從卹勿之勿卽與此蠠沒同孔檢討詩經學卮言

孟勉也

問釋詁孟勉也郭注云未聞按班孟堅幽通賦盍孟晉以迨羣書大家服虔並訓孟爲勉景純何以不引當以六經無明文故邪曰書洛誥汝乃是不蘉蘉莫剛切孔馬鄭王皆訓爲勉而說文爾雅俱無蘉字蓋卽孟之轉聲戰國有茲卯淮南子作孟卯是孟有茲音也莊子孟浪之言徐仙民音武黨武葬二切亦茲之上去兩音也古文尚書必有作孟字者孟轉爲蘉猶蠠沒轉爲密勿經師授受文字互異各有所自自熹平勒石以後文字漸趨畫一而古文古訓之失傳者多矣錢宮詹潛研堂集

郭注未詳近日翟教授作補郭引幽通賦孟晉韋昭語爲證案管子任法云高言孟行語在班前至鄭漁仲爾雅注謂孟猶懋未安梁孝廉瞥記

郭曰孟未聞錢氏曉徵荅問曰班孟堅幽通賦盍孟晉以迨羣書大家服虔並訓孟爲勉書洛誥女乃是不蘉蘉莫剛反馬鄭王皆訓爲勉而說文爾雅俱無蘉字蓋卽孟之轉聲戰國有茲卯淮南子作孟卯氾論篇是孟有茲音也古文尚書必有作孟字者孟轉爲蘉猶蠠沒轉爲密勿經師授受文字互異各有所自家大人曰明字古亦讀若茲明亦勉也盤庚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顧命曰爾尚明時朕言洛誥曰明作有功又曰公明保予沖子多方曰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明字皆當訓爲勉重言之則曰明明大雅江漢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魯頌有駜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皆謂勉勉也蘉明孟古並同聲故其義亦同說見書明聽朕言及詩明明天子下王尚書經義述聞

陽有賜音

釋詁台朕賚畀卜陽予也今本郭注云賚卜畀皆賜與也與猶予也陸氏釋文陽音賜又如字本或作賜近時本兩陽字皆作賜夫陽賜同一音卽是如字且陽苟讀如字則上音賜二字亦贅此由後人疑陽與賜音不相近而妄改之耳今幸宋本不誤可正之因知郭注必本是賚卜畀賜皆與也故下卽承云與猶予也以陽爲賜以予爲與皆卽用漢人易字之法如郭氏注穆天子傳以諫爲間同是一例此注下又云因通其名始引魯詩陽如之何巴濮之人自呼阿陽此則從如字讀夫予字已見上條陸云予余並羊如反此則音羊汝反然則此條正義實訓爲取與之與通其名亦可爲予我之予讀者但見引魯詩以下使止知如字一讀言與賜同音義則憭然夫與字非與偁何必連賜字成文而義始顯且君子曰賜小人曰與二字亦僃有別觀下不兼承賜與言則賜本不在皆字下明甚噫古人之書爲後人憑臆肆改者多矣孰從而一一正之乎盧學士龍城札記

陽予也

釋詁台朕賚畀卜陽予也注賚畀卜皆賜與也與猶予也因通其名耳魯詩云陽如之何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釋文陽音賜又如字本或作賜據影宋本宋毛居正近姜上均皆疑陽字當作賜學士盧召弓釋文考證云疑注本作賚卜畀賜與也故下承明云與猶予也以陽爲賜正與音合此古人改字法袁又愷云據郭注引魯詩陽如之何又時驗巴濮之人自呼阿陽是經文斷作陽而不作賜郭注賚畀卜皆賜與也此專注賚畀卜三字台朕解已見上故郭氏但釋陽義與猶予也當作予猶與也經作予我之予而有賜與義故郭爨經以通之云此予字猶與字也因通其名爲賜與之與所以申上賚畀卜之皆爲賜與也若經作賜郭何云因通其名且魯詩云云以下皆爲贅矣釋文云音賜本或作賜則陸氏所見本已誤作賜陸不能辨正故反從誤本爲音邢疏云予卽與也皆謂賜與台者遺與也讀與貽同朕者我與之也是未識皆賜與也句專爲賚畀卜之注而誤解予字者作與也鄭漁仲注欲分台朕陽與賚畀卜爲二是不審郭氏予猶與也因通其名二語也而釋文考證之混陽賜爲一岐作兩解亦可顯見其非矣臧明經拜經日記

寅進也

問寅之訓進郭氏未詳其義何也曰寅與延聲相近人生於寅寅者引也漢書引達於寅是寅有進意（錢宮詹潛研堂集）

餞迪進也

邵引說文餞送去也又引大雅崧高王餞于郿士虞禮記未徹乃餞家大人曰諸餞字皆訓爲送不訓爲進余謂餞與踐同周官司尊彝曰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踐與獻皆進也（鄉大夫注鄉飲酒禮注坊記表記注並曰獻進也）或言朝踐或言朝獻其義一而已矣注曰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以上鄭注）薦亦進也注又曰故書踐作餞杜子春云餞當爲踐士虞禮注記曰古文餞爲踐是踐餞古字通又與薦聲相近而其義則皆爲進也邵曰大雅桑柔云弗求弗迪毛傳迪進也引之謹案迪古讀若逐（說見唐韻正）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良馬逐（大畜九三）逐進也衛風考槃篇碩人之軸傳曰軸進也釋文軸毛音迪正義引釋詁云迪進也迪逐軸並通（王尙書經義述聞）

尙右也

亮介尙右也郭曰紹介勸尙皆相佑助引之謹案郭以尙爲勸尙非也大雅抑篇曰肆皇天弗尙謂天弗右也（周頌我將篇維天其右之是也鄭箋曰皇天不高尙之於詩意未合）故下文卽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墨子非樂篇引湯之官刑曰上帝弗常九有以亡義與此同弗常卽弗尙也（尙古通作常說見前肆皇天弗尙下晚出古文尙書咸有一德篇襲墨子而改之曰厥德匪常九有以亡蓋未知常爲尙之借字也）邵引左氏襄二十九年傳不尙取之未確（同上）

堅固也

問堅之訓固於經典有之乎曰易革羊悔亡子夏傳作堅堅者牽之固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篤固也

家大人曰中庸曰篤行之篤行卽上文所謂固執也儒行篤行而不倦謂行之常固也論語泰伯篇篤信好學謂信之固也子張篇信道不篤謂不固也博學而篤志謂固志也（固志見逸周書）老子致虛極守靜篤謂守靜固也以上諸條皆合爾雅篤固也之訓而釋者但訓篤爲厚釋爾雅者亦未引諸書以證固也之訓皆失之疏矣篤與固同義故後漢延篤字叔堅莊子秋水篇井魚不可以語於海者（今本井魚作井鼃乃後人所改辯見讀書雜志）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篤於時固於時也史記白起范雎傳皆言稱病篤謂病已固也然則篤之訓固其所包者廣矣（王尙書經義述聞）

禕美也

問禕之訓美郭以爲常語疏以禕爲歎美亦無所據曰禕與徽同禮大傳殊徽號注云徽或作禕是也張平子東京賦吁漢帝之德矦其禕而邪以爲歎美蓋本平子賦（錢宮詹潛研堂集）

釋文禕於宜反邵引東京賦矦其禕而引之謹案釋訓曰委委佗佗美也釋文委委於危反詩云委委佗佗是也諸儒本並作禕於宜反舍人云禕禕者心之美引詩亦作禕是禕字重言之亦爲美也（今本釋文禕作褘非禕於宜切美也字從示褘許韋切后祭服也字從衣）舍人引詩作禕蓋本於三家（王尙書經義述聞）

爾雅禕不當从示說（趙春沂）

禕美也說文示部無从韋之字邵氏正義引易釋文以爲禕與偉通亦無確證今案唐石經爾雅此字本从衣東京賦矦其禕而薛綜注禕美也此卽釋訓之委委美也釋文委諸儒本並作禕舍人引詩釋云禕禕它它如山如河禕禕者心之美又詩正義（一三之）引李巡云皆容之美也又華嚴經音義二引郭注禕謂佳麗美豔之貌今此注在委委佗佗之下則釋訓之委當作禕可知卽釋詁之禕當从衣亦可知惟是禕之訓美經傳罕見禮記大傳殊徽號注徽或作禕禕器婦人之禕謂之縭釋文褘或作禕或作徽是禕與徽通音舜典愼徽五典傳詩角弓君子有徽猷傳思齊大姒嗣徽音箋皆云徽美也且禕又通作猗華嚴音義又云猗字又作禕猗美之訓見于漢書武帝紀注猗美盛貌見于詩綠竹猗猗傳可見禕美之禕字必从衣況禕本俗字玉篇始有之云美貌又歎辭此特襲爾雅傳本之譌漢儒雅注具在固可取而覆校也（經義叢鈔）

從神崇重也

引之謹案大雅既醉篇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是從爲重也郭曰隨從所以爲重疊從有重義故𢓱亦有重義與象傳曰重巽以申命象傳曰隨風巽是隨亦重也（坎曰水洊至離曰明兩作震曰洊雷艮曰兼山巽曰隨風兌曰麗澤皆重疊之義）郭曰神未詳餘曰重有重疊之義又有尊重之義從申加重疊之重也神彌崇尊重之重也家大人曰餞以神爲尊重之重是也禮器曰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正義曰七獻神者謂祭先公之廟禮又轉尊神靈尊重也荀子非相篇曰寶之珍之貴之神之亦謂貴之重之也邢曰大雅鳧鷖云福祿來崇家大人曰崇又爲輕重之重盤庚曰高后丕乃崇降罪疾傳曰崇重也湯必大重下罪疾於我釋文重直勇反又下文曰丕乃崇降不祥多方曰乃大降罰崇亂有夏（鄭曰重亂有夏釋文重直勇反）諸崇字皆訓爲輕重之重（王尙書經義述聞）

問神之訓重何也曰重有重疊之義又有尊重之義從申加重疊之重也神彌崇尊重之重也此與賚畀卜爲賜予之予台朕賜爲予我之予其例相同景純止據重疊一訓故於神字注云未詳又以彌輔增崇傳合重疊之義皆曲解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神重也郭注神所未詳頤煊案說文身神也詩大明大任有身毛傳身重也鄭箋重謂懷孕也是以神爲重也（洪頤煊讀書叢錄）

殼盡也

問殼之訓盡郭以爲今直語於經典亦有徵乎曰史記李斯傳雖監門之養不殼於此小司馬云殼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也殼悉連文孟子吾不忍其殼觫殼觫卽殼悉之轉言其命將盡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罄盡也

郭曰今江東呼厭極爲罄釋文罄苦計反說文云器中盡也本或作磬廣雅云罄也今廣雅作極也家大人曰謂困極也亦盡也廣韻罄又楷革切字或作擊淮南人間篇秦皇使蒙公楊翁子將築長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擊與擊同謂築長城西連流沙北盡遼水也法言淵騫篇蒙恬塹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亦謂起自臨洮而盡於遼水也（王尙書經義述聞）

蒐摟聚也

郭曰春獵爲蒐蒐者以其聚人衆也邵曰蒐者成十六年左傳云蒐乘補卒襄二十四年傳云齊社蒐軍實言聚而別之也摟者說文云摟曳聚也或作婁小雅角弓云式居婁驕鄭箋婁斂也疏引釋詁云婁斂聚也家大人曰釋天春獵爲蒐郭云搜索取不任者則蒐非聚衆之謂且苗獮狩皆聚衆之事不獨蒐也左傳之蒐乘蒐軍實皆謂簡閱之非謂聚之郭邵所引皆非確

詒子謂魯頌泮水篇束矢其搜搜者衆束之貌故毛傳云搜衆意也搜與蒐古字通（桓四年穀梁傳秋曰蒐釋文蒐本又作搜漢書刑法志春振旅以搜）玉篇廣韻竝云搜聚也卽用爾雅之文又案角弓篇式居婁驕婁古屢字也故荀子非相篇作式居屢驕王肅訓婁爲數是也鄭訓婁爲斂謂斂其驕慢之過似於義未安予謂孟子告子篇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摟諸侯卽聚諸侯故郭云摟猶今言拘摟聚也史記天官書婁爲聚衆義亦同也（同上）

肅疾也肅速也

引之謹案晉語曰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肅之言速給之言急也（論語公冶長篇禦人以口給孔注佞人口辭捷給皇侃疏給捷也荀子非十二子篇齊給便利楊倞注齊疾也給急也）聰敏肅給義相貫注（韋注肅敬也給足也皆失之）故肅訓爲疾又訓爲遫邢引召南小星篇肅肅宵征是也邵引禮運刑肅而俗敝（鄭注肅峻也此謂刑罰嚴急）周語傳莫不任肅純恪（韋注肅速也純大也恪敬也莫不任其事速其功大敬其職案任信也肅疾也純皆也非謂其疾速也壹也任肅純恪四字平列韋說皆失之）皆未允（同上）

阬阬虛也

釋詁壑阬阬滕徵隍漮虛也郭注阬阬謂阬壑也（壑當作壑說文土部云壑阬也一曰大也从土靳聲）釋文阬阬苦衡反案阬字不宜重釋詁釋言二篇重文甚少經傳亦不見阬阬之語正義曰阬阬者坎陷之虛也但重言耳鄭樵注云阬有二文無義其一爲衍者耳琳案廣韻十二庚阬字下引爾雅曰虛也郭璞云阬壍也客庚切阬下同引經注阬字皆不重則鄭漁仲謂衍者是也疑一卽作坑又說文水部云沆莽沆大水也从水亢聲一曰大澤皃胡朗切是作沆有大義大者多虛或一作沆然釋文邢疏皆作阬阬則爲重文已久余說姑備一義而已（臧茂才經義雜記）

問阬阬重文郭以爲阬壍之稱夾㴂以其一爲衍字然乎曰夾㴂說是也詩具贅卒荒毛訓荒爲虛我居圉卒荒鄭亦訓爲虛正義云荒虛釋詁文又引某氏注引周禮野荒民散則削之謂惟某氏本有荒字景純本多一阬字少一荒字是其失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滕徵虛也

滕徵虛也郭注滕徵未詳頤煊案說文滕水超涌也水超涌則其下空虛滕與騰通文選思玄賦徵澒溕而爲清舊注徵胜也徵卽徵字（洪頤煊讀書叢錄）

問滕徵之訓虛何也曰滕者水之虛說文滕水超涌也玉篇滕虛也引詩百川沸騰蓋水涌而上有虛之義易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兌之上六象口舌於歸妹爲無實於咸爲滕口說則言之虛亦爲滕矣徵者事之虛者秋傳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徵死者徒死也徒死猶虛死也漮从康康者穀之虛釋器云康謂之蠱春秋傳所謂穀之飛爲蠱也說文漮从水爲水虛歉从欠爲飢虛郭引方言漮訓空以爲邱墟之義亦非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荒虛也

釋詁漮虛也釋文漮郭云本或作荒荒亦邱虛之空無案詩召旻我居圉卒荒箋云荒虛也國中至邊境以此故盡空虛正義曰荒虛釋詁文某氏曰周禮云野荒民散則削之唯某氏之本有荒字耳諸家爾雅則無之要周禮野荒必是虛之義也據此則郭氏所云或作荒者卽指某氏本鄭康成所據亦同又易泰九二包荒釋文引鄭注云虛也說文禾部云穢虛無食也是荒之爲虛古義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裒多也

家大人曰周頌般篇裒時之對箋曰裒衆也衆亦多也管子輕重丁篇曰五衢之民裒然收（今本裒譌作衰從宋本改）（王尚書經義述聞）

虺頹元黃瘽逐瘉也

引之謹案虺頹曡韻字元黃雙聲字周南卷耳篇我馬虺隤我馬元黃皆謂病貌也毛傳謂元馬病則黃失之小雅何草不黃篇何草不黃何草不元元黃亦病也猶言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也以草病與人之勞瘁亦中谷有蓷暵其乾矣之意鄭箋謂歲始草元歲晚草黃亦失之虺頹元黃凡物病皆得稱之孫屬之馬郭屬之人皆非也（見郭注及詩釋文正義）詩言何草不黃何草不元以是明之釋文曰瘽音勤字亦作勤楚語曰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勤民病民也病民以自封猶言厲民而以自養也邵引樂記徵亂則哀其事勤亦近之郭曰逐未詳衞風考槃篇碩人之軸鄭箋曰軸病也正義曰釋詁云逐病逐與軸蓋古今字異邢疏用孔說引之案考槃一章曰碩人之寬二章曰碩人之薖三章曰碩人之軸毛傳曰薖寬大貌軸進也釋文薖韓詩作過過美貌則寬薖軸皆美大之詞不如箋所云也今案逐當讀爲疛音胄說文疛心腹痛也讀若紂廣雅疛病也胄聲音胄小雅小弁篇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毛傳曰擣心疾也釋文擣韓詩作疛義同呂氏春秋盡數篇鬱處腹則爲張爲疛高注曰疛跳動也是疛爲心腹之病也大畜九三良馬逐釋文曰逐一音胄海外北經夸父與日逐走郭注曰逐音胄文選西都賦六師發逐後漢書班固傳逐作胄是逐字古有胄音故與疛通也（同上）

戮癙病也

問戮之爲病郭既以相戮辱亦可恥病爲說又云戮逐未詳何也曰戮當爲瘳廣韻瘳有戮音瘳者病之瘳也郭亦知戮辱之義未安故仍闕之（錢宮詹潛研堂集）

問癵字不見於詩郭以拘攣釋之然否曰癵當爲欒欒者瘠之病也詩棘人欒欒兮說文作𤻲𤻲正字欒通字癵則俗字也（同上）

疷病也

釋文疷祈支反或丁禮反本作疷字書云疷病也聲類猶以爲疷字頤煊案詩無將大車祇自疷兮毛傳疷病也白華俾我疷兮毛傳疷病也正義不引釋詁文爲證疑所見爾雅本亦作疷（洪頤煊讀書叢錄）

寫繇憂也

郭注曰有憂者思散寫也引之謹案有憂者待於散寫不得卽以寫爲憂邶風泉水篇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散寫之謂也若卽以散寫之寫爲憂則是以憂我憂矣其可通乎今案寫當讀爲鼠小雅雨無正篇鼠思泣血箋曰鼠憂也義本於爾雅也鄭所見本蓋作鼠故據以釋經耳寫字古讀若零露湑兮之湑（私呂切小雅蓼蕭篇我心寫兮與湑爲韻車舝篇我心寫兮與湑爲韻）與鼠字聲近而通（寫在心母鼠在審母古音心審二母之字往往相通如湘音息良切心母也而召南采蘋篇于以湘之漢書郊祀志引韓詩湘作鬺音相居切心母也所范切審母也而大雅綿篇予曰有疏附後漢書祭彤傳注引尚書大傳作胥附春秋心母也師音疏夷切審母也而文十六年公羊傳齊侯盟于犀邱穀梁作師邱他若信之作申性之作生速之作數皆心審二母之相通也寫之通作鼠亦猶是矣）字或作癙上文曰癙病也釋文引舍人注曰癙心憂憊之病也癙爲憂憊之病故又訓爲憂小雅正月篇癙憂以痒傳曰癙痒皆病也案痒既訓病則癙不得復訓爲病癙與憂連文癙亦憂也癙憂猶鼠思耳小雅之鼠卽爾雅之寫古字多通借俗師失其讀久矣

郭曰繇役亦爲憂愁錢曰詩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謠本又作繇見廣韻是繇有憂義案純以繇役爲憂愁似曲引之謹案郭因

失之錢事實爲得也廣韻引詩我歌且繇繇卽謠之借字非以繇爲憂也若以繇爲憂則是心之憂矣我歌且憂大爲不辭矣今案方言傜憂也重言之則曰傜傜釋訓曰灌灌愮愮憂無告也王風黍離篇曰中心搖搖義並與繇同繇音遙又音攸說文悠憂也小雅十月之交篇悠悠我里毛傳曰悠悠憂也昭十三年左傳恤恤乎湫乎攸乎皆憂也湫與愁同攸與悠同杜以攸爲懸危之貌非悠攸二字義亦與繇同漢書韋賢傳注繇與悠同悠之爲悠悠亦猶繇之爲傜傜傜傜與悠古同聲故皆與繇通鄘風雄雉篇悠悠我思說苑辨物篇引作遙遙我思是其例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爾繇之爲憂何也曰詩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謠本又作繇見廣韻是繇有憂義景純以繇役爲憂愁似曲錢宮詹潛研堂集

倫敕勞也

問倫敕之爲勞何也曰倫勞聲相近敕當爲勑讀如來麥勞亦相轉也景純不知聲音之轉乃云倫理事務以相約敕亦爲勞斯爲鄉壁虛造矣詩我生之初尚無庸鄭訓庸爲勞此經典正文而郭亦不能引同上

倫敕愉庸勞也

郭曰倫理事務以相約敕亦爲勞勞苦者多惰愉今字或作㦛同錢曰倫勞聲相近敕當爲勑卽勞來之來來與勞亦相轉也景純不知聲音之轉乃云倫理事務以相約敕亦爲勞斯爲鄉壁虛造矣詩我生之初尚無庸鄭訓庸爲勞此經典正文而郭亦不能引家大人曰勞有三義一爲勞苦之勞一爲功勞之勞一爲勞來之勞倫勤卬勤愉庸癉爲勞苦之勞而倫庸又爲功勞之勞勑爲勞來之勞倫之爲勞錢但云聲相近而經傳未有明文今案倫與熏通淮南精神篇曰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是熏爲勞苦之勞也倫又與勳通祭統曰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是勳爲功勞之勞也熏勳倫聲相近熏勳之通作倫猶熏勳之通作淪小雅雨無正篇淪胥以鋪漢書敘傳晉灼注引齊韓魯詩淪竝作薰後漢書蔡邕傳注引韓詩作勳是其例也錢謂敕當爲勑卽勞來之來是也今作敕者經傳中約敕之敕通作勑故勞勑之勑誤作敕下文勞來彊文曰來本又作勑則此敕字明是勑字之誤一切經音義十二引爾雅來勞也又引舍人注勞力極也來強事也則舍人本正作來不作敕勞來二字說見下條勞來勤也下愉之言瘉也上文曰瘉病也凡勞與病事相類故上文曰劬勞瘽瘉癉病也此曰卬勤愉癉勞也小雅小閔傳曰卬病也義並相通爾雅訓愉爲勞而郭乃云勞苦者多惰愉其失也鑿矣韓子三守篇曰惡自治之勞憚與癉同庸之爲勞義引詩我生之初尚無庸是也釋訓曰庸庸慅慅勞也是重言之亦爲勞矣然勞苦謂之庸功勞亦謂之庸郭引晉語無功庸者亦是也功勞與勞苦義本相近故勞苦謂之庸亦謂之熏功勞謂之勳亦謂之庸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倫勞也

郭注倫理事務以相約敕亦爲勞頤煊案說文侖思也玉篇倫思也通作倫說文倫欲知之皃欲知是思勞也儀禮既夕記倫如朝服鄭注古文倫爲輪易說卦爲弓輪釋文輪本作倫倫輪古字通用輪轉則勞故倫亦爲勞也洪頤煊經義叢鈔

㦛

愉勞也注勞苦者多惰愉今字或作㦛按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爾雅此文及注凡七見皆作㦛無有作愉者是唐以前爾雅郭注本作㦛不作愉也今字或作㦛五字疑後人所增非景純之舊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勞來強事謂勤也

家大人曰勤有三義一爲勤勞之勤金縢曰昔公勤勞王家是也一爲相勸勉之勤康誥曰周公咸勤某氏傳曰周公皆勞勉五服人是也一爲相勞苦之勤小雅采薇序曰杕杜以勤歸鄭箋曰以其勤勞之故於其歸歌杕杜以休息之穆天子傳曰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吏勤七萃之士于羽陵之上郭注勤猶勞也是也勞來亦有三義一爲勤勞之勤說文勑勞也從力來聲經傳通作來孔子閒居篇奉三無私以勞天下鄭注曰勞勞來也史記周本紀武王曰日夜勞來定我西土墨子尚賢篇曰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是也一爲相勸勉之勤呂氏春秋孟夏篇勞農勸民高注曰勞勉也漢書王莽傳力來農事顏師古注曰力來勸勉之也來音郎代反孟子滕文公篇勞之來之漢書宣帝紀勞來不怠皆謂勸勉是也一爲相勞苦之勤小雅大東篇東人之子職勞不來毛傳曰來勤也正義曰以不被勞來爲不見勤故采薇序曰杕杜以勤歸卽是勞來也鴻鴈序曰勞來還定安集之是也強事謂皆勤勞之勤也小雅隰桑篇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箋曰謂勤也我心愛此君子豈能不勤思之乎呂氏春秋開春篇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諸侯皆來謂矣言諸侯皆來勤周也

邵曰衆經音義二卷十引舍人云來強事也疑強事二字本係舍人之注傳寫者溷入正文也引之謹案郭注云自勉強者亦勤力者由事事故爲勤也則郭本有此二字釋文亦不言衆家本無此二字則與郭本同未必衆家之本皆誤增此二字也遍考書傳亦無訓來爲強事者竊疑舍人之注本與來強事三字而總釋之庸時已脫其總釋之語但存來強事也四字而釋元應誤引之也上文癉瘽瘉痒病也釋文引舍人曰皆心憂憊之病也釋言禦圉禁也衆經音義卷九引舍人曰禦圉未有而預防之也釋訓謔謔謞謞崇讒慝也大雅板篇正義引舍人曰謔謔謞謞皆盛烈貌是舍人注有總釋經文之例此注來強事下安知其無脫文未可據以強事爲來之訓釋而謂經有衍字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翦勤也

問翦之爲勤何也曰詩實始翦商毛傳翦齊也乜訓爲齊鄭訓爲斷皆失其旨古文翦从羽有勤義錢宮詹潛研堂集

仁和翟灝曰翦頌實始翦商鄭氏箋以翦爲斷後儒多疑其害義今觀此釋則詩言翦商猶書言王季其勤王家逸書程典解言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也廣雅按閟宮毛傳曰翦齊也此翦篲釋文云本又作㦛大戴禮稱皇帝幼而篲齊然則翦篲猶彗齊之意孔檢討詩學卮言

篲勤也

篲勤也郭注未詳頤煊案說文篲埽竹也或文作彗左氏昭十七年傳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史記高祖本紀太公擁篲迎門卻行奇曰如今卒持帚者也孟軻列傳昭王擁彗先驅索隱曰帚也言爲之埽地埽除亦勤勞之事故篲爲勤也洪頤煊讀書叢錄

悠傷憂思也

家大人曰釋文思司嗣反小雅正月曰鼠憂以痒雨無正曰鼠思泣血鼠思卽癙憂也此與下文思念之思異義故郭注訓之曰皆感思也樂記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又曰志微噍殺之音作

而民思憂皆是此思字而郝邵俱未引王尚書經義述聞

禧福也

郭曰禧書傳不見其義未詳邵曰禧通作釐說文云釐家福也漢書文帝紀云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師古曰釐本字作禧假借用耳引之謹案莊子讓王篇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亦與禧同祈禧祈福也呂氏春秋誠廉篇喜作福是其證穆天子傳曰祭祀則憙畋獵則獲憙亦與禧同同上

諲敬也

問諲之爲敬何也曰諲與禋者義同孫炎云禋潔敬之祭也見史記五帝本紀正義詩克禋克祀毛公釋禋爲敬是諲卽禋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晙早也

問晙之訓早經典說文俱無之何也曰晙者明之早也尚書咎繇謨夙夜浚明有家史記夏本紀作蚤夜翊明有家則浚與翊義同翊或爲翼釋言翼明也則浚亦有明義晙卽浚之異文同上

頷竢替戾厎止徯待也

郭曰替戾厎者皆止也止亦相待家大人曰頷竢徯爲竢待之待替戾厎止爲止待之待待亦止也廣雅曰止待逗也是待與止逗同義論語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待作止皇侃疏曰景公欲處待孔子共爲政治處亦止也故替戾厎止皆訓爲待也引之謹案待或通作時廣雅峙離待也方言作萃離時也時亦止也楚辭天問注萃止也大雅緜篇曰曰止曰時時與止同義猶言爰居爰處耳見說詩曰止曰時下莊子逍遙遊篇猶時女也司馬彪注曰時女猶處女也處亦止也玉篇引爾雅室中謂之跱跱止也今爾雅跱作時家大人曰止又爲竢待之待檀弓告事雖止不怠鄭注曰止立俟事時也俟亦待也襄二十三年左傳齊侯將伐晉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子姑止之猶言子姑待之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嘀幾烖殆危也

郭於不而戠未詳引之謹案危有二義一爲危險之危幾烖殆是也一爲詭詐之詭嘀是也嘀譎之別體凡字從言者或從口說文當以嘀爲譎之重文而於口部別出嘀字非也危則詭之假借也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是詭與危通故以二義合爲一條猶林烝爲羣而辜通作君遂與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同訓爲君也說見前說文曰譎權詐也三蒼曰詭譎也見釋氏一切經音義卷十四莊子齊物論篇恢恑憰怪釋文引李注曰恑戾也憰乖也恑與危同憰與譎同譎詭一聲之轉也廣雅曰譎恑也蓋張稚讓不知爾雅之嘀危也卽是訓譎爲詭故又綴此條耳假借之例後人昧之久矣自許氏說文已不識嘀危之同譎詭又何怪後世作音者强分嘀與譎爲二乎玉篇嘀余出切譎公穴切○同上

治故也

問治何以有故義曰古文治與始通尚書在治忽史記夏本紀作來始滑漢書律歷志作七始詠是治卽始字始者故也鄭漁仲亦疑爲始錢宮詹潛研堂集

郭注未詳頤煊案尚書盤庚序將治亳殷正義引束晳說孔子壁中尚書作將始宅殷荀子正論篇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治古猶言始古也古卽故也楊倞注治古古之治世也失之經義叢鈔洪頤煊

肆故今也肆俗作肆

大雅緜篇肆不殄厥慍思齊篇肆戎疾不殄毛傳並曰肆故今也大明篇肆伐大商抑篇肆皇天弗尙鄭箋亦曰肆故今也皆以故今二字連讀引之謹案肆伐大商之肆當依毛傳訓爲疾餘三肆字皆當訓爲故不當訓爲故今也治肆古故也肆故今也皆字各爲義不當以故今二字連讀宋王觀國學林曰釋詁釋言皆用一字爲訓若以故今二字訓肆字用爾雅句法康誥曰嗚呼肆女小子封言今女小子封也多士曰肆爾多士言今爾多士也梓材曰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肆王今王也召誥曰肆惟王其疾敬德言今惟王其疾敬德也君奭曰君肆其監于茲言君今其監于茲也檀弓曰故謂夫子貞惠文子言今謂夫子貞惠文子也哀公問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固與故同言今臣敢無辭以對乎是肆故皆訓爲今也故訓爲今今亦可訓爲故甘誓曰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共行天之罰言故予惟共行天之罰也湯誓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言故朕必往也皆承上之詞治肆古故也治讀爲始皋陶謨在治忽史記夏本紀作來始滑漢書律歷志作七始詠孟子萬章篇始條理也音義本亦作治條理荀子禮論篇所以別貴始史記禮書始作治齊策天地之閒人民之治曾本治作始始古爲久故之故肆爲語詞之故肆故今也則皆爲語詞郭謂今與故義相反而兼通非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載謨食詐僞也

問載謨食詐何以均有僞義曰古文僞卽爲字書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蓋僞有兩義載謨者作爲之義食詐者虛僞之義郭景純專主虛僞之訓乃謂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謀而不忠失其旨矣景純於經術本疏往往不攷古訓望文生義如鴻之訓代鴻卽洪字康誥乃洪大誥治鄭釋洪爲代可證而景純乃以鴻雁知運代爲說貔之訓厚本詩福祿膍之韓詩作貔而郭乃以貔輔爲說窕之訓閒本詩窈窕淑女毛釋窈窕爲幽閒窈爲幽則窕當爲閒矣而郭乃以閒隙爲說閔之訓恨恨乃很之譌見詩毛氏傳而郭乃以相怨恨爲說苛之訓妎苛卽疴妎卽疥皆字之譌見內則鄭氏注而郭乃以煩苛者多嫉妎爲說庶之訓侈侈乃㑥之譌見詩楚茨鄭箋而郭乃以庶者衆多爲奢侈爲說皆臆說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孫曰食言之僞也郭曰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謀而不忠書曰朕不食言錢曰古文僞卽爲字書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蓋僞有兩義載謨者作爲之義食詐者虛僞之義景純專主虛僞之訓乃謂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謀而不忠失其旨矣邵引大宗伯則攝而載果鄭注載爲也餘與錢同引之謹案錢邵以載謨爲作爲之爲是也皋陶謨乃賡載歌史記夏本紀作乃更爲歌襄二十年左傳引詩曰無載爾僞謂無爲爾僞也杜注無載行詐僞行亦爲也小雅巧言篇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釋文莫一本作謨作與謨皆爲也孫郭皆以食爲虛僞之僞而證以湯誓之朕不食言韋注晉語亦以食言爲僞言皆非也食言者言而不行則爲自食其言食者消滅之義非虛僞之義也左傳僖十五年我食吾言杜注食消也公羊傳僖十年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何注不食言者不如食受之而消亡之二十六年左傳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若以食言爲僞言則與能無肥乎之文了不相涉矣而某氏僞傳乃曰食盡其言僞不

實正義曰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則前言爲僞故通謂僞言爲食言不踐於身鑿而失其本指乎今案載謨食皆爲也哀元年左傳曰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不可食不可爲也已語終詞也杜注食消也已止也皆失之或曰食當讀爲飭吳語周軍飭壘韋注曰飭治也字或作飾高誘注淮南本經篇曰飾治也爲亦治也周語韋注呂氏春秋夫私篇高注並曰爲治也飭與爲同訓治故曰飭爲也古字多假借後人不識耳王尚書經義述聞

食僞也

頤煊案僞爲古字通用食字亦兼有二義左氏僖二十八年傳背惠食言成十六年傳瀆齊盟而食話言是以食爲僞也哀元年傳後雖悔之不可食已是以食爲爲也經義叢鈔洪頤煊

行言也

郭注今江東通謂語爲行頤煊案左氏哀元年傳因吳太宰以行成服虔注行成求成也管子山權數篇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是皆行爲言也同上

逢遇逆也

漢書敘傳下幼𤸎聖君鄧展曰爾雅𤸎逢遇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萬石幼而恭敬感𤸎高祖以見識拔也爾雅逆遇之也非謂𤸎也案釋詁遘逢遇也遘逢遇逆也釋文逆字又作迕釋言逆𤸎也釋文孫本作午莊子釋文又作遻忤是逆𤸎迕午五字音義皆同鄧氏所據爾雅與釋文所載本合依雅詁爲幼遇聖君義自明直師古見今本作逆便以爲非輒改爲感𤸎之義斯不根之談也釋名釋姿容云𤸎忤也能與物相接忤也亦作遻義○蕭茂才經義辨記

釗見也

問釗之爲見郭引逸書釗我周王此語今有可攷否曰孟子紹我周王見休僞古文采入武成篇作昭我周王景純生於晉世所見孟子書當是古本或有作釗者故取以爲證錢宮詹潛研堂集

哉延言閒也

孔魄哉延虛無之言閒也郭注曰孔穴延魄虛無皆有閒隙餘未詳邢疏曰延者今墓道也說文曰哉言之閒也引之謹案凡語詞皆言之閒何獨於哉而云閒乎哉疑當讀爲廁廁與閒同義廣雅廁閒也故曰廁閒也廁本字也哉借字也哉與菑古同聲哉之爲廁猶菑之爲廁也考工記輪人察其菑蚤不齵鄭司農讀菑如雜廁之廁是其例也閒又訓爲息下見延者息之閒也大誥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延者閒也息也謂禍亂不少閒也郭曰王皆以延上屬爲句言書不少延乃延長之案分不少與延爲二義失之晉語平公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閒韋注曰閒息也是也郯說失之閒又訓爲毀廣雅閒毀也訓與毀同言者毀之閒也緇衣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謂遠臣毀近臣也昭二十七年左傳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周語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皆謂謗毀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徵止也

繫用徽纆所以止罪人也或云徽當爲徵徵與懲通詩寧莫之懲毛訓懲爲止憯莫懲嗟鄭亦訓止易君子以懲忿窒欲懲書止也漢儒傳易皆作徵字劉表始作懲而王弼從之徵有止音故宮徵字讀如祉漢書律志徵祉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郭曰徽未詳錢曰徽從微省古文微與尾通故徽有止義易係用徽纆所以止罪人也邵引楊雄解嘲徽以糾纆引之謹案錢說皆失之迂服虔注漢書揚雄傳曰徽纆束也見文選注亦非止之義今案楚辭離騷忽緯繣其難遷廣韻作徽繣徽繣者止而不遷之謂繣之言畫也論語雍也篇女畫孔傳畫止也王注緯繣乖戾也義亦相近凡物止則不行相乖戾亦不行故乖謂之戾止亦謂之戾止謂之徽猶戾謂之敫也說文敫戾也廣雅敫盭也止謂之眕猶戾謂之紾也說文眕目有所恨而止也孟子告子篇紾兄之臂趙注紾戾也止謂之艮猶戾謂之很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徽止也郭注未詳頤煊案文選陸士衡挽歌詩悲風徽行軌李善注爾雅曰徽止也經義叢鈔洪頤煊

廢止也

釋文唐石經廢作厎邵氏正義從宋本亦作厎頤煊案郭注厎底義見詩傳釋上文底字國語曰底久將底釋此底字傳寫者誤底作厎後人不知厎底義別而以厎爲重出因改一作廢字誤矣同上

豫射厭也

問豫之爲厭何也曰豫與射古文通用鄉射禮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鄭康成云豫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今文豫爲序孟子序者射也序之名取於習射古文或爲豫亦當如榭說文無榭字則臺榭之榭亦當爲射蓋因習射以得名也詩于邑于謝王符潛夫論引作序則序與謝亦通矣豫之與射猶竺之與篤文殊而義同射有厭義則豫亦訓厭矣釋言豫敘也郭注其義亦未了若知豫即序之古文皆从予得聲則豫之爲敘昭然矣邵編修晉涵云豫厭猶易雜卦傳云豫怠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功績明成也

郭曰功績皆有成事有分明亦成濟也邵曰功者夏官槀人云乃入功于司弓矢鄭注功臣也荀子富國篇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積者穀梁成五年傳云伯尊其無績乎明者隨九四云有孚在道以明象曰有孚在道明功也引之謹案郭說迂曲邵說是也大戴記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爲有功周官典婦功曰秋獻功染人曰冬獻功槀人曰秋獻成功亦成也管子五輔篇大夫任官辯事官長任事守能士修身功材言修身成材也莊子天道篇帝王無爲而天下功言無爲而天下成也堯典之三載考績謂考成也正義曰以三年者考其功之成否禹貢之覃懷底績和夷底績原隰底績皆謂有成也猶之東原底平震澤底定平定皆成也呂氏春秋仲冬篇注淮南天文篇注並曰定成也史記作覃懷致功功亦成也晉語曰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言令德已成也又曰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言純成則終也說並見史記史記李斯傳曰大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明與成就同義周頌臣工篇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者成也暮春之時麥已將熟故云將受厥成箋曰大受其光明失之詳見毛詩○王尚書經義述聞

梏頢直也

問梏頢之爲直何也曰詩有覺德行緇衣引作梏鄭訓梏爲直春秋傳周道挺挺杜云挺挺正直也挺即頢字錢宮詹潛研堂集

梗較道直也

引之謹案方言梗覺也郭彼注曰謂直也郭[illegible]楚辭九章橘頌[illegible]注梗其有理兮謂梗之直而有理也[illegible]今俗語猶云梗直矣書大傳覺兮較兮鄭注曰較兮謂直道者也周官司裘注曰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illegible]梭人[illegible]郭注引梭豆中央直者也梭較[illegible]直道一[illegible]之

韓說苑脩文篇樂之動於內使人易道而好良樂之動於外使人溫恭而文雅易道即易直也樂記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是也文子自然篇行道者而被刑淮南主術篇道作直是道與直同義或曰道古首字也郊特牲曰首也者直也古聲道與首相近說見古韻標準故字亦相通史記秦始皇紀會稽刻石文追首高明索隱曰今碑文首字作道是史記借首爲道也逸周書周月篇曰正歲道即歲首芮良夫篇予小臣良夫稽道謹告今本謹訛作謀據羣書治要引改稽道即稽首是逸周書借道爲首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豫安也

邢引大雅板篇云不敢戲豫邵引小雅白駒云逸豫無期康誥云無康好逸豫引之謹案板傳以戲豫爲逸豫白駒傳以逸豫爲逸樂雖樂與安義相近而究非確證也今案金縢曰王有疾弗豫弗豫謂弗安也傳曰不悅豫亦未得爾雅河南曰豫州李巡曰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釋名曰豫州地在九州之中京師東都所在常安豫也字通作譽小雅蓼蕭及裳裳者華並曰是以有譽處兮譽處謂安處也說見毛詩○同上

均弟易也

引之謹案夏小正農率均田傳曰均田者始除田也案均易也均田猶孟子盡心篇言易其田疇也邵曰大雅泂酌云豈弟君子表記引此而釋之曰弟以說安之毛傳作易以說安之是弟爲易也案大雅旱麓篇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周語引此而釋之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亦以豈爲樂弟爲易同上

覭髳茀離也

案此凡兩讀注云孫叔然字別爲義則覭一讀髳一讀茀一讀以離也總釋上三字郭景純註茀離即彌離彌離猶蒙籠耳又以覭髳一讀茀離一讀以茀離釋覭髳故釋詁謝嶠以末一字釋上數字如郭氏註猶以此二字訓上兩字疑不可從依叔然讀爲是武進士經弟考異

儀榦也

家大人曰楨榦儀榦皆謂立木也說文儀榦也從木義聲經傳通作儀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曰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文六年左傳曰陳之藝極引之表儀呂氏春秋愼小篇注曰表柱也表儀與此儀義相近杜注表儀猶威儀失之荀子君道篇曰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爾雅直訓儀爲榦郭曰儀表亦體榦邵曰儀所以行禮引左氏成十二年傳禮身之榦也皆非其本指王尚書經義述聞

昌敵彊應丁當也

郭曰書曰禹拜昌言家大人曰昌言者當理之言故曰昌當也皋陶謨禹拜昌言某氏傳曰以皋陶言爲當釋文當丁浪反趙注孟子公孫丑篇引書禹拜讜言逸周書祭公篇曰王拜手稽首黨言管子霸形篇曰仲父盍不當言當言即昌言也昌讜黨當並聲近而義同昌爲當理之當敵彊應丁爲相當之當也古者彊禦二字同義彊之爲當猶禦之爲當也秦風黃鳥傳及晉語注並云禦當也秦策曰東以彊齊燕中以陵三晉彊者當也言秦兵之彊東可以當齊燕中可以陵三晉也當字又有盛壯之義晏子春秋外篇曰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呂氏春秋愛類篇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女有當年而不績者丁當一聲之轉當年者丁年也丁年者壯年也淮南齊俗篇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婦人當年而不織管子揆度篇曰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當壯即丁壯也輕重丁篇男女當壯輕重戊篇作丁壯然則昌彊也此曰動蠢迪作也是妯與迪通郭解俶厲二字所引傳文皆與作字之義無涉隱九年公羊傳大雨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俶字不得訓爲作五年穀梁傳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厲字亦不得訓爲作錢邵說是也俶厲爲作爲之作又爲動作之作方言曰俶動也廣雅曰搖𢓜𢓜與俶同動也此曰搖動俶作也是俶爲動作也樂記曰發揚蹈厲之已蚤蹈厲謂騰躍也小雅菀柳傳曰蹈動也漢書揚雄傳注曰騰奮也周語曰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厲六師謂作士氣也齊策曰田單厲氣循城謂作氣也是厲亦爲動作也同上

丁當又皆有盛壯之義爾雅直訓彊爲當而郭云彊者好與物相當值則非其本指昭十年左傳齊欒高氏彊於陳鮑氏惠氏補注引爾雅彊當也言與陳鮑相當值亦非同上

迪俶厲作也

郭曰公羊傳曰俶甚也穀梁傳曰始厲樂矣迪未詳錢曰說文妯動也迪妯文異義同詩崧高有俶其城傳云俶作也邵解俶子與錢同又曰迪者微子云詔王子出迪迪訓爲行行即作也厲者皋陶謨云庶明厲翼鄭注厲作也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引之謹案邵解迪字未確錢謂迪妯義同是也下文曰蠢妯動也同上

迪俶作也

問迪俶之爲作何也曰迪與動聲相轉故亦有作義說文妯動也迪妯文異義同詩崧高有俶其城傳云俶作也郭注邢疏俱失於徵引錢宮詹潛研堂集

隮陞也

問隮之爲陞景純但引方言證之攷洪範陰隲下民先儒本有訓升者郭何以不引曰此馬融之說東晉初古文孔傳已行故不用馬義陞當爲升詩陟彼崔嵬君子攸躋傳皆訓爲升升本字陞俗字同上

衛蹶假嘉也

問衛蹶假之爲嘉何也曰衛當爲禕禕與嘉同訓美故禕亦有嘉義蹶假與嘉聲皆相轉蹶者動之嘉也假者大之嘉也詩假以溢我說文引作誐誐嘉善也誐亦假之異文同上

衛蹶嘉也郭云未詳案儀禮既夕有短衛考工記矢人注有儀衛矢羽謂之衛矢之美在乎衛也蹶見詩唐風大雅二字皆釋經鄭樵爾雅注今時俗謂其物則曰衛蹶與衛不相遠但方俗語有差耳臆說無取梁孝廉瞥記

衛嘉也

郭注未詳邵氏正義衛通作偉莊子大宗師云偉哉造物釋文引向秀云偉美也錢氏大昕荅問衛通爲禕禕與嘉同訓美故禕亦有嘉義頤煊案一切經音義卷十蹶古文作𧿒說文𧿒衛也故衛與蹶同訓爲嘉洪頤煊讀書叢錄

苦息也

苦息也郭注勞苦者宜止息意則是矣而未有明證案家語困誓篇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困倦皆勞苦之意也病而求息亦是盧學士鍾山札記

郭曰苦勞者宜止息引之謹案苦勞者宜止息則苦勞非止息也爾雅何以訓苦爲息乎今案苦讀爲王事靡盬之盬靡盬者靡息也盬與苦古字通說見前王事靡盬下王尚書經義述聞

邵氏正義苦訓爲息於經籍無考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苦讀與

淅鹽之鹵同周官鹽人共其苦鹽杜子春讀苦為盬王軍廉盬者子春亦有止息也類皆象鹹息也釋文孫本作快方言苦快也宋鄭周秦晉魏之間曰苦自關而西曰快是苦快同為息也義叢鈔 戴疏

郡臻仍迺俟乃也

問郡臻仍迺俟乃也郭氏謂迺郎乃餘皆未詳可引伸其義否曰郡當為君詩君曰卜爾春秋傳鬬廉謂莫敖曰君次於郊郢皆以君為乃也乃有難義故春秋傳曰乃難於而臻亦難於至仍亦難於因也詩侯誰在矣侯服于周皆與乃同義錢宮詹潛研堂集

郭曰迺郎乃餘未詳錢曰郡當為君詩君曰卜爾春秋傳鬬廉謂莫敖曰君次於郊郢皆以君為乃也乃有難義故春秋傳曰乃難於而臻亦難於至仍亦難於因也詩侯誰在矣侯服于周皆與乃同義段氏若膺曰郡當為那之誤邵曰郡通作窘小雅正月云又窘陰雨鄭箋窘仍也臻者易釋文引京房易云水臻至臻亦仍也故廣雅云仍再也郡臻二字皆從仍取義也仍者春官司几筵云凶事仍几故書仍為乃鄭司農讀為仍是仍乃二字相通也侯者小雅四月云侯栗侯梅家大人曰小雅天保爾君曰卜爾毛傳曰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鄭箋曰尸嘏主人傳神辭也則君字自指先君而言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猶言神之弔矣詒爾多福不得訓君為乃也桓十一年左傳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我與君對文下又曰鬬廉之不敵君之所聞也則君字自指莫敖而言亦不得訓君為乃也錢說失之諸書無訓那為乃者段說亦失之正月箋窘仍也郎爾雅郡仍同訓之義郡謂郡通作窘是也法言孝至篇曰龍堆以西大漠以北郡勞王師漢家不為也郡者仍也仍者重也語台汪數也注閩語言數勞王師於荒服之外漢家不為也李軌注以郡為郡縣之說非也法言訓仍為郡義本爾雅則郡非誤字明矣錢謂臻難於至仍難於因其說迂而無據邵引京房易水臻至謂郡臻二字皆從仍取義是也墨子尚同篇曰飄風若雨荐臻而至節南山傳曰薦重也重亦仍也是薦臻並與仍同義說文仍從乃聲故二字同聲而通用說文迺往也讀若仍此即今之迺字故一曰衛也或故與說文同秦繹山刻石文作迺廣雅曰迺往也迺通經陽太守周憬功勳銘作迺州從事尹宙碑作迺其字一也鄭仲師注周官既讀乃為仍而吳語邊遽乃至左傳哀十三年正義引作邊遽仍至大雅雲漢箋天仍下旱與亡亂之道正義曰定本集注仍字皆作乃是仍字古通作乃也史記張耳陳餘傳乃求得趙歇漢書乃作仍書本如是宋祁校仍乃字見漢書補匈奴傳乃再出定襄漢書乃作仍淮南道應篇盧敖乃與之語今本脫乃字據劉恭疏證傳注引補論衡道虛篇乃作仍是乃字古亦通作仍也仍乃同聲而訓仍為乃猶迺乃同聲而訓迺為乃矣侯誰在矣侯栗侯梅侯字皆當訓為維唯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之侯當訓為乃耳王尚書經義述聞

育長也

虞書胄子傳云胄長也漆書古文作育子見說文解字育義亦為長禮唯公卿大夫元士之長子乃入於太學故曰教育子孔檢討經學卮言

艾歷也

問艾之為歷何也曰詩訪落云朕未有艾謂年少未歷事也庭燎云夜未艾亦謂五夜未變歷錢宮詹潛研堂集

艾歷覛胥相也

郭曰覛謂相視也公羊傳曰胥盟者何相盟也今公羊桓三年傳作胥命者何相命也艾歷未詳引之謹案艾與乂同皋陶謨俊乂在官漢書谷永傳作俊艾漢書地理志作艾史記三代世表作乂君奭曰用乂厥辟謂用相厥辟也可通故知乂字以為其義矣介乂皆輔相之義也特牲曰儷其車賦而歷其卒伍有歷謂閱視之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變官民能歷其才藝謂相其才藝也晉語曰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歷時而發之謂相時而發之也說文曰財視也覛衺視也周語曰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韋注覛視也有邵魏曰前所相視之險阻覛與覛同胥為公羊傳相命之相又為輔相之相非方言曰胥由輔也吳越曰胥燕之北鄙曰由郭注胥相由正也皆謂輔持也廣雅曰由胥輔助也皆輔相之義也胥又為相視之相大雅緜篇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毛傳胥相也鄭箋曰於是與其妃大姜自來相可居者公劉篇于胥斯原箋曰相此原地以居民王尚書經義述聞

艾相也

郭注未詳邵氏正義方言斎歷相也斎艾聲之轉也頤煊案小爾雅廣詁相治也左氏昭九年傳而是所相也杜預注相治也下文乂治也古通作艾字艾與相同訓治是以艾又為相也經義叢鈔洪頤煊

神治也

郭曰神未詳邵曰小雅信南山云維禹甸之毛傳甸治也詩甸作敶古者甸陳聲同陳又轉為神其義同也引之謹案陳轉為神於古無據竊謂孟子盡心篇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神治也言君子所過之地則民化所在之地則民治不言在而言存者變文協韻耳其實一也趙注曰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所存存心也又於所存下加心字失之荀子議兵篇亦曰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又王制篇曰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大神亦謂大治也楊倞注能化萬物故曰大神也失之王尚書經義述聞

神治也郭注未詳頤煊案禮記月令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上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神農皆謂治農經義叢鈔洪頤煊

茲神溢慎也

問茲神溢慎也郭云神未詳神亦似有慎義曰說文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鄭康成注檀弓謂慎為引則神慎二文音本相近義亦可通又詩閟宮有侐鄭訓閟為神正義謂閟與毖字異義同竊意毖神一義溢慎又一義因毖又有慎義誤合為一耳錢宮詹潛研堂集

允佞也

允佞也郭注允信者佞人似信頤煊案允當是兌字之譌兌古通作說字以言悅人者即是佞也荀子脩身篇諂諛之事則佞兌而不曲即其證經義叢鈔洪頤煊

伻拼抨使從也

引之謹案君奭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俾者從也猶言至于海邦莫不率從也說見前罔不率俾下邵曰拼通作并說文并相從也家大人曰考工記輿人大與小無并鄭注曰并偏邪相就也相就即相從廣雅曰從使也小雅雨無正篇云不可使得

非子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鄭箋曰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此正用爾雅使從也之訓(正義誤解字義見毛詩)使又管子小匡篇尊議爲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邢請爲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史記竇嬰傳大將不彊卒不使令漢書外戚傳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不使皆謂不從也使與從同義故俾拼抨訓爲使而俾拼抨使又訓爲從也使又所吏反從又才用反襄三十一年左傳曰無憂客使又曰賓從有代賓從即客使(從記曰客使自下由路西正義曰客使謂客之從者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享孝也

引之謹案酒誥曰用孝養厥父母釋名引孝經說曰孝畜也畜養也廣雅曰畜養也(畜與享同)是享孝並與養同義故享又訓爲孝逸周書謚法篇曰協時肇享曰孝是也享訓爲孝故享祀謂之孝祀小雅楚茨曰苾芬孝祀魯頌閟宮曰享祀不忒是也分言之則曰孝曰享周頌載見曰以孝以享是也合言之則曰孝享小雅天保曰是用孝享萃象傳曰致孝享是也(同上)

縱縮亂也

注縱放掔縮皆亂法也義非是縱縮皆直也所謂衡縱衡縮者是也亂義如正絕流曰亂之亂彼注以正爲直是亂亦有直意故以相詁(孔檢討經學卮言)

郭曰縱放掔縮皆亂法也家大人曰郭以縱放爲亂未確予謂賈子傅職篇曰雜綵從美不以章從與縱同大戴記保傅篇作縱美雜采不以章(今本大戴記誤作縱上下雜采不以章縱見大戴縱雜皆亂也易釋文引孟喜雜卦注曰縱亂也)美不以章故曰縱美采不以章故曰雜采是縱爲亂也縮謂引而亂之即郭所云掔縮也說文縮蹴引也又曰縮亂也一曰蹴也(案蹴謂絲縮不申也故縮字從糸縮蹴聲相近故儀禮古文縮作蹙)縮與摍同周語秦策注竝曰縮引也易林遯之蒙曰縮緒亂絲手爲災是引而亂之曰縮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存察也

郭曰存即在引之謹案周官司尊彝大喪存奠彝鄭注曰存省也荀子脩身篇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楊倞注使存於身失之)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存往者在來者在省存皆察也孟子離婁篇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亦謂察人之術莫善於觀眸子也邵引禮運云處其所存大傳云五曰存愛鄭注俱云存察也(同上)

烈餘也

邢引大雅雲漢序云宣王承厲王之烈家大人曰齊語曰戎車待游車之裂(與裂同)戎士待陳妾之餘韋注曰裂殘也殘亦餘也說文裂繒餘也故左氏春秋紀裂繻字子帛裂與烈皆餘也引之謹案大雅皇矣篇脩之平之其灌其栵栵讀爲烈謂伐木之餘也說見毛詩(同上)

元良首也

邵曰書疏引釋詁云元首首也與郭本異家大人曰宋十行本及閩本尚書疏皆作釋詁云元良首也自明監本始作元首首也此涉上文元首而誤耳乃俗本尚書疏之譌字非孔沖遠所見爾雅本作元首也爾雅所釋之字與釋之之字皆不同字豈有以首釋首者乎或沿邵氏之誤以爲爾雅當作元首首也則惑之甚者也(同上)

爲摯臻也

郭曰爲進也摯至也故皆爲臻臻至也家大人曰進與至不同義郭彊合爲一非也藝文類聚禮部上引書大傳曰爲至也(廣雅同與文溱水至也義亦與爲同)言人事至於神也是爲與臻同義(同上)

揚續也

問揚之爲續何也曰燕禮主人媵觚於賓注媵送也讀或爲揚檀弓杜蕢洗而揚觶注云禮揚作媵說文媵作賸賸物相增加也禮賓主獻酢畢乃有媵觚媵爵者則揚觶之揚蓋取義於續矣書立政以揚武王之大烈亦當訓續(錢宮詹潛研堂集)

郭注曰揚未詳邵曰曾子立事篇身言之後人揚之引之謹案後人揚之謂稱道其言非謂繼續也今案雒誥曰以予小子揚文武烈立政曰以揚武王之大烈(逸周書祭公篇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皆謂續前人之業也猶言嗣守文武大訓耳解者於雒誥則以爲稱揚(蔡氏傳)於立政則以爲播揚(義近)胥失之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即尼也

孫曰即猶今也尼者近也(見高宗肜日正義)郭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引之謹案高宗肜日曰典祀無豐于尼傳曰尼近也(今本尼作昵乃衛包所改古文尚書撰異已辨之)宣元年公羊傳曰君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何注即近也是即尼皆爲近(同上)

妥安坐也

小雅楚茨篇曰以妥以侑士相見禮曰妥而後傳言士虞禮曰主人及祝拜妥尸郊特牲曰詔妥尸毛傳鄭注竝曰妥安坐也以安坐二字連讀引之謹案上文曰妥安止也是訓安爲止此曰妥安坐也亦是訓妥安爲坐非訓妥爲安坐也坐與止同義說文曰坐止也上文曰妥止也(郭曰妥者坐也)此曰妥坐也皆異名而同實士相見禮之妥而後傳言本謂坐而後傳言不必加安字以釋之也孟子公孫丑篇曰坐我明語子逸周書度邑篇曰安子告女是安與坐同義故曰安坐也不當以安坐二字連讀說文侳安也侳與坐聲近而義同妥安二字同義故妥又訓爲安漢書武五子傳北州以妥蘇林曰妥安也妥與綏古字通(見禮注曰古文妥爲綏孟康注武五子傳曰妥古綏字)綏亦安也小雅之以妥以侑士虞禮之拜妥尸郊特牲之詔妥尸妥字皆當訓爲安若訓爲安坐而曰拜安坐尸詔安坐尸則皆爲不詞矣(同上)

猷假已也

問猷假之爲已何也曰猷之與已聲相轉(說見上)之訓已則經典數見之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注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爾詩烈假不瑕鄭讀烈假爲厲瘕訓瑕爲已謂爲厲瘕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也正義謂瑕已釋詁文瑕之與已聲亦相近登假字亦讀若遐(錢宮詹潛研堂集)

郭曰猷假未詳引之謹案小雅鼓鍾篇其德不猶言其德不已也(說見前其德不猶下)猶與猷同下文曰酉卒終也此曰辛猷已也猷與酉聲近而義同邵引春秋僖三十一年猶三望公羊傳云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傳云猶者可以已之辭也段氏說文注曰猷已也謂已然之詞即猶三望之類皆失之錢曰假與瑕通詩烈假不瑕鄭讀烈假爲厲瘕訓瑕爲已謂爲厲瘕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也正義謂瑕已釋詁文案錢說是也假又與遐通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遐亦終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某氏傳已遺於殷命失之)終與已同義(王尚書經義述聞)

就終也

引之謹案酋就聲相近故皆訓爲終(史記魯世家考公酋索隱曰酋系本作就)越語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韋注就終也就與即一聲之轉故終世謂之就世亦謂之即世成十三年左傳曰無祿獻公即世是也

邵引史記楚世家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於
義未確（上同）

釋言

齊中也

郭引釋地曰距齊州以南引之謹案呂刑曰天齊于民馬注齊中也管子正世篇曰治莫貴於得齊謂得中也列子周穆王篇曰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皆謂中爲齊家大人曰人臍居腹之中央故謂之臍臍者齊也士喪禮下篇齊三采鄭注曰齊居柳之中央疏曰以其言齊若人之齊亦居身之中央也莊子達生篇與齊俱入釋文司馬云齊回水如磨齊也是齊爲物之中央也漢書郊祀志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蘇林曰當天中央齊也封禪書索隱引解道彪齊記云臨菑城南有天齊淵言如天之腹齊也天中之爲天齊亦猶中州之爲齊州矣（上同）

誃離也

郭曰誃見詩邢曰小雅巷伯云哆兮侈兮成是南箕鄭箋云因箕星之哆而又侈大之是也引之謹案哆侈皆張大之貌非離析之義郭言誃見詩不知何指邵曰穀梁傳四年傳云於是哆然外齊侯也哆然離散之貌誃哆者義同於義爲長說文誃離別也周景王作洛陽誃臺徐鍇曰誃臺猶別館也別館與離宮同義故曰誃離別也家大人曰荀子王霸篇曰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侈亦與誃同（上同）

遹述也

毛鄭詩考正曰案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聿辭也春秋傳引詩聿懷多福杜注云聿惟也皆以爲辭助詩中聿曰遹三字互用爾雅遹自也述也禮記引詩聿追來孝今詩作遹七月篇曰爲改歲釋文云漢書作聿角弓篇見晛曰消釋文云韓詩作聿劉向同毛傳於歲聿其莫釋之爲遂於聿脩厥德釋之爲述遂於聿來胥宇釋之爲自於我征聿至聿懷多福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遹追來孝竝釋之爲述今考之皆承明上文之辭耳非空爲辭助亦非發語辭而爲遂爲述爲自緣辭生訓皆非也說文有欥字注云詮詞也从欠从曰曰亦聲引詩欥求厥寧然則欥蓋本文省作曰同聲假借用聿與遹詮詞者承上文所發端詮而繹之也引之謹案戴以詩之聿曰遹三字爲詮詞是矣然遹訓爲述又訓爲循（見釋詁）自是古義如此非爾雅之緣詞生訓也康誥曰今民將在祇遹乃文考馬注遹述也標訓曰不遹不蹟也（小雅沔水篇念彼不蹟毛傳不蹟不循道也）不遹即邶風日月篇之報我不述（毛傳述循也）故孫炎注釋詁云遹古述字凡若此者皆不得以詮詞釋之（上同）

疾齊壯也

郭曰壯壯事謂速也齊亦疾邢曰急疾齊整皆於敏事速彊壯也邵曰壯本或作莊大雅云思齊大任毛傳齊莊也疏以爲釋言文家大人曰敏速與彊壯不同義邢合爲一非也疾齊壯也者壯與齊皆疾也故郭曰壯壯事謂速也齊亦疾莊子徐無鬼篇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李頤注曰壯猶疾也齊策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文選求自試表注後漢書馮衍傳注引此竝作壯犬是壯爲疾也釋詁曰齊疾也荀子脩身篇曰齊給便利史記五帝紀曰幼而徇齊集解齊速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索隱引尙書大傳曰多聞而齊給鄭注云齊疾也春秋衛有叔齊字疾是齊爲疾也齊又爲齊莊之莊（[illegible]）莊與壯古字通（[illegible]）故一本作莊大雅思齊正義所引是也（上同）

遏遾逮也

問遏遾之爲逮何也曰遏即曷字詩小雅曷云能穀傳云曷逮也遾即噬字詩唐風噬肎適我傳云噬逮也此皆經典正文而景純不能疏通證明之故云景純於經術疏（錢曉徵答問潛研堂集）

桄熲充也

引之謹案熲古讀若八戶奏扃之扃小雅無將大車篇不出于熲與冥爲韻集韻扃熲並涓熒切是其證也熲扃同聲故字亦相通淮南俶眞篇曰處小隘而不塞橫扃天地之間而不窕（[illegible]）主術篇曰橫扃四方而不窕（[illegible]）橫扃者充塞之謂荀子賦篇曰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郤穴而不偪義與淮南同此文訓熲爲充非訓爲光邢引說文熲火光也邵引釋詁熲光也皆失之（[illegible]）

暱亟也（[illegible]）

郭曰親暱者亦數亟亦數也引之謹案亟與數同義親暱與數異義而云親暱者亦數則謬矣今案當爲亟數之亟暱相親愛之亟方言亟愛也東齊海岱之間曰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相敬愛謂之亟字或作惡廣雅惡愛也亟訓爲愛相愛即相親暱故云暱亟也（上同）

翦齊也

家大人曰士喪禮記曰馬不齊髦鄭注齊翦也（上同）

饙餾稔也

郭曰今呼餐飯爲饙饙熟爲餾（[illegible]）引之謹案漢書律曆志曰留孰於酉（孰古熟字）留餾古同聲故義皆爲熟（上同）

矜苦也

引之謹案莊子在宥篇曰矜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矜者苦也矜其血氣猶孟子言苦其心志耳爾雅直訓矜爲苦而郭云可矜憐者亦辛苦其失也迂矣（上同）

潛深測也

考工記梓人欲其測測焉當訓深（孔檢討經學卮言）家大人曰莊子田子方篇曰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是潛爲測也商子禁使篇曰夫深淵者知千仞之深縣繩之數也深淵測也列子黃帝篇曰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不深不測也（張湛注非是）是深亦爲測也（王尙書經義述聞）

誥誓謹也

家大人曰謹者戒敕之謂韓子十過篇知伯曰吾與二主約謹矣外儲說右篇令吏謹其兩和曰謹啓敵人旦暮且至女備謂相戒敕也鹽鐵論世務篇引詩云誥爾民人謹爾侯度（[illegible]）誥告並與謹同義故下文曰用戒不虞也漢書刑法志以刑邦國詰四方顏師古注曰詰字或作誥誥謹也文王世子曰曲藝皆誓之鄭注誓謹也說文曰誓約束也周官大宰曰誓百官之誓戒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二曰誥誓或言誥或言戒或言約束其義一也引之謹案楚語曰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自誥亦謂自戒敕也（上同）

晙農夫也

引之謹案晙長也田晙農之長家大人曰夫者大夫之夫爾雅傳言嗇夫牧夫言譆夫言馭夫言膳夫（[illegible]）故郊特牲曰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illegible]

率時農夫鄭箋以農夫爲主田之吏義本爾雅也下文曰髦選也髦俊也此文曰髦士官也畯農夫也皆出衆之稱故皆以俊選言之同上

蓋割裂也

郭曰蓋未詳錢曰鄭注緇衣云割之言蓋也義謂割蓋聲相近古者聲隨義轉聲相近者義亦相假尙書割申勸甯王之德割有蓋義爾雅蓋割同訓蓋有割義皆取同聲之轉也引之謹案錢說是也釋文曰蓋舍人本作害害與蓋字相通呂刑曰鰥寡無蓋謂鰥寡無害也孟子萬章篇謨蓋都君謨蓋謀害舜也害與割字亦相通廣雅害割也堯典湯湯洪水方割某氏訓割害也大誥天降割于我家釋文引馬本作害割之爲蓋猶害之爲蓋也害割蓋三字聲義竝相近故竝得訓爲裂同上

問蓋之爲裂何也曰鄭注緇衣云割之言蓋也正義謂割蓋聲相近古者聲隨義轉聲相近者義亦相借尙書割申勸甯王之德割有蓋義爾雅蓋割同訓蓋有割義皆取同聲之轉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邕支載也

問邕支之訓載郭以爲皆方俗語又云未詳何也曰謝嶠謂邕字又作擁擁者護之載也古書載與戴通故謝訓爲擁護之義支之與載則聲相轉也同上

支載也

郭曰未詳邵曰王煦曰淮南齊俗訓云金之性沈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家大人曰道藏本淮南支作枝載通作戴支之言跂閣也淮南說林篇冠則戴跂之今本跂譌作致見讀書雜志文子上德篇跂作枝此云支載也廣雅云跂閣載也其義一而已矣王尙書經義述聞

漠察清也

樊曰漠然清貌家大人曰莊子知北遊篇曰澹而靜乎漠而清乎是漠爲清也昭二十八年左傳德正應和曰莫杜注曰莫然清靜莫與漠通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邵有文選高唐賦曰九竅通鬱精神察今本察下衍察字辯見讀書雜志文選下是察爲清也察訓爲清清亦訓爲察呂刑曰明清于單辭明清明察也故後漢書明帝紀曰明察單辭玉藻曰視容清明鄭注察於事也同上

薆隱也

說文竹部薆蔽不見也從竹愛聲釋言薆隱也郭璞注謂隱蔽即此義惠氏譏之非也人部僾仿佛也詩曰僾而不見注披貢經義知新

肇敏也

釋言肇敏也郭注引書肇牽車牛嚴九能云釋詁訓肇爲始爲謀此又訓敏殆釋江漢詩肇敏戎功之文詩云肇敏即訓肇爲敏猶書云謀及乃心即以心訓謀詩云振古即訓振爲古詩云載弁俅俅即訓俅爲戴釋訓畇畇田也十四句皆以例郭注所引似未合梁孝廉瞥記

肇敏也郭注書曰肇牽車牛頤煊案詩江漢肇敏戎功毛傳肇謀敏疾鄭箋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是以肇爲敏也肇又通作寙下文寙肆也大戴禮夏小正狸子肇肆肆亦疾也與敏同義洪頤煊經義叢鈔

浹徹也

問浹之爲徹何也曰說文無浹字當作挾詩使不挾四方釋文有子燮子協二音即此浹也毛訓挾爲達漢儒諱徹爲通通達義同荀子儒效篇盡善挾治之謂神注挾讀爲浹○王尙書經義述聞

替滅也

邵曰大雅召閔云胡不自替引之謹案召閔傳曰替廢也箋曰女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則不得訓替爲滅也今案晉語令德替矣晉語君之冢嗣其替乎韋注竝曰替滅也桓二年左傳兄其替乎亦當訓爲滅王尙書經義述聞

髦選也

引之謹案士之選謂之髦烝我髦士髦士攸宜是也選士亦謂之髦譽髦斯士是也譽髦斯士選斯士也譽與古字通與者語詞耳說見毛詩○同上

淩慄也

淩慄也釋文云案郭注意當作悽埤蒼云悽慄也今本釋文及疏皆以郭注意作陵埤蒼作淩此竝誤也案淮南兵略訓諸侯莫不慴悽鶡冠子備知篇登高者下人代之悽張平子西京賦百禽悽遽竝从立心陸德明謂郭注意作悽故引埤蒼之悽爲證豈有一作陵一仍作淩之理至樊光本作淩如揚子雲羽獵賦虎豹之淩遽與悽可通用盧學士鍾山札記

問淩之爲慄何也曰此當從樊光義樊本作淩謂冰凜也慄當爲凜詩二之日栗烈說文作凓颲凓瀨者冰寒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郭曰淩懍戰慄釋文曰案郭注意當作悽今本悽譌作淩下引埤蒼悽也又譌作淩今據明葉林宗影宋本釋文改埤蒼云悽慄也樊注作淩冰凜也錢曰此當從樊光義慄當爲凓詩二之日栗烈說文作凓颲凓瀨者冰寒也家大人曰此仍當從郭義釋文不言各本有作淩者則舍人李孫本皆作淩可知且不言樊本作淩而言樊注作淩則正文仍作淩可知又慄爲戰慄之慄各本皆無異文不當改慄爲凓也古者謂戰慄爲悽淮南兵略篇曰諸侯莫不慴悽說苑善說篇曰登高臨危目不眴而足不陵漢書楊雄傳馳閶闔而入淩兢服虔注曰淩兢恐懼貌也見文選甘泉賦注又虎豹之淩遽顏師古注曰淩戰慄也遽惶也張衡西京賦百禽悽遽薛綜注曰悽猶怖也遽促也悽淩淩古通用據古通用此皆郭注淩懍戰慄之證埤蒼訓悽爲慄義亦本於爾雅王尙書經義述聞

慄感也

引之謹案感讀爲慼慄與栗通孟子引書蘷蘷齊栗趙注曰敬慎戰懼也桓六年左傳嘉栗旨酒杜注曰栗謹敬也哀公問孔子蹴然辟席鄭注曰蹴然敬貌蹴與蹙同是栗與蹙皆謹敬之義也漢書楊惲傳不寒而栗顏師古注曰栗竦縮也小雅節南山篇蹙蹙靡所騁鄭箋曰蹙蹙縮小之貌又儀禮古文縮字皆作蹙是栗與蹙皆局縮不申之義也燕禮記凡公所辭皆栗階鄭注曰栗蹙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訓栗爲蹙正用爾雅之文廣雅曰迫蹙急也是栗與蹙皆急迫之義也栗蹙同義故訓栗爲蹙作蹙者借字耳非謂憂蹙也慼與蹙古聲相近慼通作戚小雅小明篇自詒伊戚與奧蹙菽宿覆爲韻餘見唐韻正故蹙通作慼禮器不然則已蹙釋文慼本又作慼是其證也郭誤以慼爲憂慼之慼而曰戰慄者憂慼則狂回而失其本指矣同上

猶若也

郭曰詩曰寔命不猶引之謹案猶爲若似之若又爲若或之若內則曰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鄭注曰猶若也襄十年左傳曰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

若有鬼神也同上

稱好也

釋文稱尺證反引之謹案考工記輪人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鄭注曰肉稱弘殺好也是稱爲好也肉稱猶言肉好樂記曰寬裕肉好是也鄭注肉肥也史記樂書集解引王肅注曰肉好言音之洪美 荀子禮論篇曰使人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義亦同也論衡逢遇篇曰形佳骨嫺皮媚色稱定賢篇曰骨體嫺麗面色稱媚 爾雅直訓稱爲好而郭云物稱人意亦爲好則失之迂矣邢疏引周語君子不自稱也乃稱譽之稱尤非此義○同上

坎銓也

樊曰坎卦水也水性平銓亦平也見宣十二年左傳正義 郭曰易坎卦主法法所以銓量輕重引之謹案爾雅非釋易之書不得旁涉卦象且水性雖平然書傳無訓水爲銓者況爲水之坎乎法雖銓量輕重然書傳無訓法爲銓者況主法之坎乎樊郭二家之注皆曲說也今案坎當爲次字形相似而誤李善魏都賦注引杜預左傳注曰銓次也哀三年傳外內以悛杜注悛次也悛字本又作銓故李善引之也廣韻銓悛並此緣切 玉篇云硂亦作銓次也廣韻同銓可訓爲次次亦可訓爲銓故曰次銓也同上

冥幼也

冥幼也郭注幼稚者冥昧顧煊案詩斯干噦噦其冥毛傳冥幼也釋文幼本或作窈正義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與郭本異說文冥幽也文選思玄賦歎逝賦李善注引說文冥窈也老子窈兮冥兮莊子在宥篇至道之精窈窈冥冥素問從容論吾問子窈冥皆義本於爾雅洪頤煊讀書叢錄

究隸也隸俗作肆

郭曰輕究者好放肆家大人曰輕究者好放肆則輕究非放肆也爾雅何以直訓究爲肆乎予謂究肆皆謂溪之極也說文究窮也從穴九聲是極窮爲究也昭十二年左傳注曰肆極也國語晉語及呂覽淮南各篇注並同 淮南兵略篇山高尋雲霓谿谷溪肆無景今本脫溪二字據讀書雜志 高注曰肆極也極谿之溪不見景是極溪爲肆也故曰究肆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肆力也

訓曰肆極力引之謹案爾雅訓肆爲力不當加極字以釋之今字肆異肆同邶風谷風篇既詒我肄毛傳曰肄勞也字本作勩

小雅雨無正篇莫知我勤釋詁及毛傳並曰劬勞也此訓爲力者力亦勞也淮南主術篇曰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泰族篇曰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是力與勞同義大雅烝民篇威儀是力箋曰力猶勤也勤亦勞也究肆也肆力也肆與肄聲相近故連而及之凡釋言篇中如憯曾也增益也愛隱也僾唈也兆域也肇敏也之屬皆以聲相近而幷及之肄肆古字通故又借肆爲肄矣周官小宗伯肄儀爲位故書肄爲肆玉藻肆束及帶注肆讀爲肄曲禮大夫與士肄內則請肄簡諒文四年左傳臣以爲肄業及之也釋文並作肆○同上

將且也樊騁也

樊騁也釋文云騁沈集注本作贊孫樊三本並作將且而無樊騁案經典不見樊字當從樊孫本詩方將萬舞將恐將懼箋皆訓將爲且正用此文是郭所見爾雅與樊孫本同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洵龕也

問洵之爲龕何也曰龕與堪通洵本可信信與堪義相因信其堪斯任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憖聲也

問憖之爲聲何也曰說文憖讀若昏蓋憖與昏通漢書武帝紀天地況施著見景象昏然如有聞即爾雅之憖也陸德明以爲動忡聲陋矣同上

獵虐也

家大人曰吳語曰今大夫國子興其眾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韋注獵虐也今本虐譌作震據見吳語 襄十八年左傳曰陵虐神主楚辭九歌曰陵余陳兮躐余行獵與躐通陵獵猶陵虐也故郭云陵獵暴虐王尚書經義述聞

師人也

引之謹案人者眾也春秋隱四年衛人立晉公羊傳曰其稱人何眾立之之辭也穀梁傳曰衛人者眾辭也費誓曰人無譁鄭注人謂軍之士眾荀子儒效篇曰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謂塗之眾百姓也又王制王霸議兵三篇並曰[illegible]之人百姓亦謂下之眾百姓也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按劍相眄者漢書人作眾是人即眾也釋詁曰師眾也此曰師人也其義一而已矣故郭曰謂人眾同上

硈鞏也

郭曰硈然堅固釋文硈苦角反邢曰硈苦學切當從告說文硞有硈苦八切石堅也邵仍依舊本作硈說文硈石聲從石告聲段氏若膺注曰爾雅邢疏剖別甚精釋文苦角反故邢曰苦學切四覺韵字多從屋韵轉入告聲古音在屋韵是以硞轉入覺韵據陸氏反語則知陸本作硞不作硈玉篇廣韵皆曰硞苦角切硈恪八切集韵類篇克角一切內亦有硞無硈皆可證而[illegible]文注疏唐石經皆譌作硈則與陸氏苦角之音不合矣且硈與鞏音相近與尤韵與東韻近而硈與鞏不相關也硈斷無苦角之音硞斷無苦八之音此一定之音理江賦曰幽澗積阻礐硞礐確礐硞疊韵也古音在屋部礐確亦疊韵也古音在藥部學者不知古音不可與讀古書此也五經文字硈口八反又苦角反見爾雅知張時爾雅已誤而張於硈下列口八苦角二反是不知古音也或曰何不正音之苦角爲苦八而謂正文字誤予曰音義積古相傳陸氏多從舊當時字固未誤也引之謹案告吉二字經傳中往往譌溷告字從牛從口隸書牛字或作土故告字或作吉與吉相似傳寫往往互譌緇衣引尹吉曰吉鄭注吉當爲告古文誥字之誤誥四方釋文誥鄭作誥書序篇名今亡古文誥字或作語廣韻硞苦角切固也集韻鞏也並與爾雅合今依段說訂正同上

謀心也

引之謹案心者思也洪範五事五曰思漢書五行志作五曰思心今本誤心字乃後人依古文尚書改之辨見讀書雜志 又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說文曰思容也廣雅曰心容也心亦思也楚辭九章曰紛思心以爲纕兮編愁苦以爲膺思心同義愁苦同義 又曰憐思心之不可聊兮呂氏春秋精諭篇曰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紂雖多心弗能知矣言紂雖多思慮不能知周之伐已也高注紂多思慮之也 徐廣史記五帝紀音義引墨子曰年踰五十則聰明心慮不徇通矣心慮即思慮是心與思同義釋詁曰惟慮謀也又曰惟慮思也又曰靖謀也方言曰靖思也是思與謀亦同義爾雅訓謀爲心心即思也郭訓以爲身心之心而釋之曰謀慮以心則迂回而失其本指矣同上

振古也

郭曰詩曰振古如茲猶云久若此周頌載芟傳曰振自也箋曰振亦古也言修德行禮莫不如此乃古古而如此所由來者久

非適今時引之謹案古古如此殊爲不詞蓋爾雅本作振自也自字古文作𦣹形與古相似因譌爲古爾雅之振自也正釋詩之振古如茲毛傳之振自也卽本於爾雅韋昭注晉語如淳注漢書高紀並云振起也凡事之所起卽事之所自故振又訓爲自振古如茲猶甫田之言自古有年也鄭所見爾雅本自字始譌作古故據之以易傳郭從鄭義故曰振古如茲猶云久若此不知爾雅古字乃自字之譌古古如茲固不若自古如茲之文從字順也今訂從毛傳（同上）

補羅也介別也

𦆝介也釋文云李孫顧舍人本並云𦆝羅也介別也案李孫顧舍人謂李巡孫炎顧野王舍人也據釋文所述則三家並支與郭氏不同今考字書無𦆝集韻以爲補或作𦆝義不合𦆝蓋縛之譌說文縛束也束縛有羅維意又說文八部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凡八之屬皆从八介畫也从八从人人各有介介畫卽分別之意與雅言義同郭注云𦆝者繫也介猶閡案說文𦆝以絲介履也从糸𥝼聲則郭義亦通蓋所傳本異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逜寤也

郭注相干𥟂頭㫌案釋文孫本逜字作午郭注干當是午字之譌禮記哀公問午其衆以伐有道釋文引王肅本作迕荀子富國篇午其軍楊倞注午讀爲迕（洪頤煊經義叢鈔）

貿買也

釋言文上云務侮也貽遺也下云賄財也甲狎也皆以音釋義則買之爲貿聲無疑說文貝下貿從貝卯聲買從网貝而無聲卯與今讀之買又同聲（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𦃃絞也

郭曰糾絞繩索引之謹案𦃃絞卽是繩索非謂糾絞繩索也辯見前𦃃爾索𦃃下（王尚書經義述聞）

烝塵也

郭曰人衆所以生塵埃家大人曰郭訓烝爲衆衆與塵埃不同義故曲爲之說曰人衆所以生塵埃其失也鑿矣豳風東山篇烝在桑野毛傳曰烝寘也鄭箋曰蠋蜎蜎然特行久處桑野有似勞苦者古者聲寘塡塵同也小雅常棣篇烝也無戎毛傳曰烝塡也箋曰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久也猶無相助己者古聲塡寘塵同是塵訓爲久非謂塵埃也故孫注曰烝物久之塵其意蓋曰此塵字非塵埃之塵乃物久之塵也釋詁曰塵久也孫彼注曰塵居之久義與此注同而郭彼注亦誤以爲塵埃矣又案盤庚失于政陳于茲正義曰釋詁云塵久也孫炎曰塵居之久久則生塵矣古者塵陳同也故陳爲久之義自久則生塵以下皆孔氏申明上文之詞非孫注原文也（孔意謂注烝物故有久則有塵之說非孫義也）邵氏誤以久則生塵五字爲孫注又未解此注物久之塵四字之義而以爲物久則生塵遂謂純是之誤本於叔然何讀古之不審也（同上）

戎相也

問戎之爲相何也曰詩烝也無戎毛訓戎爲相此經典之明文孔疏不云釋言文邢亦失於徵引蓋叔明於小學本疏淺猶九經義疏亦未賅博如柢本也當引詩維周之氐鄭過也當引詩不知其鄭𥀱膠也當引春秋傳不義不暱說文引作䵒或作𥀱襄爲也當引詩終日七襄里邑也當引詩于𪊭之里咸則也當引詩既有淫威遏止也當引詩無遏爾躬幾危也當引詩維其幾矣春秋傳利人之幾郃合也卽洽字當引詩民之洽矣俶作也當引詩有俶其城（錢宮詹潛研堂集）

窕閒也

郭曰窈窕閒隙（此注誤）邢曰詩周南關雎云窈窕淑女毛傳云窈窕幽閒邵曰郭氏注曰方言云窕言閒都也（此注不誤）家大人曰郭說迂曲邢邵說是也窕爲幽閒之閒又爲閒暇之閒司馬法嚴位篇曰凡戰之道力欲窕氣欲閑又云擊其倦勞避其閒窕（王尚書經義述聞）

檢同也

問檢之爲同何也曰檢當爲僉書堯典僉曰伯禹作司空傳云四岳同辭而對是僉爲同也郭本譌爲檢因以模範同等說之淺陋之甚（錢宮詹潛研堂集）

檢同也頤煊案孟子梁惠王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漢書食貨志引孟子作而不知斂隸釋任伯嗣碑姦軌檢手檢卽斂字考工記梟氏修弇之所由興弇謂鐘口狹狹卽斂也故檢弇古訓爲同（洪頤煊經義叢鈔）

畛殄也

郭曰謂殄絕邢曰周頌載芟云徂隰徂畛毛傳曰畛場也此又謂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故以畛爲場易則地絕故得爲殄邵曰上文云畛致也釋詁云殄盡也畛又訓殄以聲轉爲義皆假借字也家大人曰畛無殄絕之義邢曲爲之說非也邵以爲假借字近之然未言何字之假借予謂畛珍聲相近蓋卽珍之借字殄腆聲相近卽腆之借字也釋詁曰珍美也儒行席上之珍以待聘鄭注曰珍善也士昏禮記辭無不腆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聘禮不腆先君之祧注並曰腆善也廣雅曰腆美也是珍腆同訓爲善又同訓爲美而珍與腆古聲亦相近說苑脩文篇曰使某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不珍但不腆故曰珍腆也邶風新臺篇籧篨不殄箋曰殄當作腆腆善也儀禮注曰古文腆皆作殄是腆殄古字通大雅雲漢篇不殄禋祀錢氏答問亦以殄爲腆（王尚書經義述聞）

曷盍也

郭曰盍何不家大人曰盍之爲何不常訓也而又訓爲何故廣雅曰盍何也楚辭九歌盍將把兮瓊芳王注曰盍何也言靈巫何持乎乃復把玉枝以爲香也（今本作盍何不也不字乃後人所加注言靈巫何持則訓盍爲何明矣而今本文選所載王注又改何持爲何不持以從五臣之謬解蓋後人但知盍爲何不而不知其又訓爲何故紛紛妄改耳）管子霸形篇仲父盍不當言謂何不讜言也（當言卽讜言說見廣雅疏證讜善也下）戒篇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尹知章注曰君將有行何不出從乎盍何也（今本作盍何不也不字亦後人所加修靡篇作公將有行胡不送公胡不卽盍不）莊子盜跖篇盍不爲行釋文曰盍何也勸何不爲德行（今本作盍何不也不字亦後人所加）又莊子養生主篇曰善哉技蓋至此乎言技之善何至於此也秦策曰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言何可忽也（褚少孫續史記三代世表曰豈可以忽乎哉）管子小稱篇曰闔不起爲寡人壽乎莊子徐無鬼篇曰闔不亦問是已闔不何不也蓋闔並與盍同曷之爲何常訓也而又訓爲何不湯誓曰時日曷喪唐風有杕之杜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曷皆謂何不也（說者皆訓爲何失之）曷爲何而又爲何不盍爲何不而又爲何聲近而義通也故爾雅曰曷盍也學者失其義久矣（曷盍聲近而義通故月令之鶡旦釋文作曷旦坊記作盍旦○同上）

陪闇也

問陪闇之陪字說文無之當用何字曰本當爲陰論語高宗諒陰鄭訓陰爲闇說文亦訓陰爲闇皆據此古文書陰與音通古

傳旣死不擇音是也本借音爲陰後人妄加自旁景純不援引經典而望文生義由於未通六書之旨（錢宮詹潛研堂集）

展適也

引之謹案周官肆師展犧牲鄭注曰展省閱也檀弓展墓而入鄭注曰展省視之（邵謂展墓猶曲禮言適墓又引左氏莊二十七年傳天子非展義不巡守皆失之）是省視謂之展也又案文王世子曰適饌省醴適展也適饌猶言省視具內則曰佐長者視具是也適與省同義故鄭注曰親視其所有（正義曰天子親適陳饌之處省視醴酒粢陳饌之處謂之饌爲不詞也）是省視謂之展亦謂之適也爾雅直訓展爲適而郭云得自申展皆適意則失之迂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服整也

邢曰謂整治也引周南葛覃云服之無斁邵引魏風葛屨云好人服之鄭箋並曰服整也引之謹案邢邵說是也郭曰服御之令齊整則服御非齊整也爾雅何以訓服爲整乎又案服者艮之借字也說文曰艮治也經傳通作服治亦謂整治也故葛覃葛屨箋並云整治（同上）

翌明也

郭曰書曰翌日乃瘳引之謹案翌爲明日之明又爲昭明之明皋陶謨夙夜浚明有家史記夏本紀作蚤夜翊明有家作翊者蓋今文尚書也翊與翌同翊亦明也古人自有複語耳續漢書郡國志左馮翊注引決錄注曰翊明也（同上）

振訊也

家大人曰廣雅振訊動也豳風七月曰六月莎雞振羽毛傳莎雞羽成而振訊之莊八年公羊傳注振訊士眾（邢引曲禮振書端書邵引左氏昭十八年傳振除火皆未確○同上）

鬩恨也

郭曰相怨恨陸曰恨孫炎作很云相很戾也錢曰恨乃很之譌見詩毛氏傳而郭乃以相怨恨爲說誤矣邵說與錢略同又曰左傳疏（僖二十四年）引李巡云鬩相怨恨也是李本作恨郭注從李家大人曰錢邵說是也鬩訓爲很故其字從鬥非謂相怨恨也然很與恨古字亦通晏子春秋雜篇曰君勸然與子邑子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恨與很同吳氏今王念孫以恨爲很天官冢宰注很違也）新序節士篇曰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漢書匈奴傳曰右賢王與漢吏相恨外戚傳曰責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恨並與很同孫本作很正字也李郭本作恨俗字也但不當訓爲怨恨耳（同上）

越揚也

郭曰謂發揚邵曰周語云汨越九原（案汨越皆治也說見周語）晉語云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韋注俱云越揚也家大人曰周語以揚沈伏而黜散越淮南俶眞篇纂行越智於天下高韋注並曰越揚也夬彖辭揚于王庭鄭注曰揚越也揚越一聲之轉故發揚之轉爲發越（司馬相如上林賦眾香發越）飛揚之轉爲飛越（劉琨勸進表橫奔飛越）播揚之轉爲播越（昭二十六年左傳茲不穀震盪播越）激揚之轉爲激越（王風揚之水傳揚激揚也班固西都賦激越）清揚之轉爲清越（聘義其聲清越以長）以爲注越猶揚也荀子法行篇其聲清揚而遠聞故大斧謂之鉞亦謂之揚（劉熙大雅公劉篇干戈戚揚傳揚鉞也○同上）

懊忨也

郭曰謂愛忨引之謹案鄭語曰申呂方彊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隩與懊同愛懊一聲之轉愛之轉爲懊猶僾之轉爲隩釋名曰隩懿僾也言奧僾也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王弼注奧猶曖也可得庇蔭之辭皆其例也愛懊忨並一聲之轉或言隩愛或言愛玩其義一也玩與忨同（同上）

廩廯也

郭注或說云即倉廩所未詳案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廯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休注云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尒疏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孫詩御讀書敘錄）釋文廯息淺反廣雅曰廯倉也孫炎云廯藏穀鮮絜也舍人云廩少鮮也郭云或說云即倉廩所未詳引之謹案說文無廯字自漢以前亦無謂倉廩爲廯者舍人本作鮮訓廩爲少鮮是也文十三年公羊傳羣公廩何注曰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曰廩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以上公羊疏）少與鮮同義故爾雅訓廩爲鮮也鄭注易坤卦引公羊傳作羣公溓（見小雅采薇正義公羊音義作兼今本毛詩注溓作嫌）溓之言廉也廉亦約少之名太元有少以柔謙卦其詞曰物溓然能自鐵溓然者約少之貌義與廩同也然則廩爲鮮少之名故訓廩爲鮮作廯者因廩字而誤加广耳廣雅訓廯爲倉即因此而誤若爾雅以廯爲倉則當在釋宮不當在釋言矣藏穀鮮絜之注又從爲之辭景純言未詳蓋不信叔然之說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廩廯也釋文孫炎云廯藏穀鮮絜也舍人云廩少鮮也頤煊案孫炎以鮮爲絜舍人以鮮爲少本皆作廩鮮也郭意同於孫炎舍人故注云或說云即倉廩所未詳引其義未改其字本亦當作鮮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疏廩者希少之名詩采薇正義引鄭易注嫌讀如羣公溓之溓溓亦是希少之義皆與舍人注合（洪頤煊讀書叢錄）

訊言也

家大人曰言非言語之言乃言問之言言即問也故郭曰相問訊廣雅曰言問也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鄭注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曲禮曰君言不宿於家鄭注言謂有故所問也曾子問曰召公言於周公鄭注爲史佚問於周公問曰皆人願有言然冤而覩遇不已重乎願有問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曰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眾曰若之何言於其眾而問於其眾也史記倉公傳曰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言上問王也周官小司寇曰用情訊之鄭注訊言也用情理言之冀有可以出之者言之問之也言與問同義故或謂之言問漢書賈誼傳曰臣聞蹇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言亦問也連稱言問者古人自有複語耳（說見經義述聞古人複語不嫌一義之下）周官冢人言鸞車象人注鄭司農云言言問其不如法度者大戴記何人注鄭司農云何人主設復侮大戴七言問其具條物小雅出車篇執訊獲醜鄭箋曰訊言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眾以歸大雅皇矣篇執訊連連箋曰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皆以言問二字連文言與問訊同義故曰訊言也而邢疏云訊問以言部六相問以言又引曾子事父母篇弟訊不言則皆誤以言爲言語之言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靦姡也（姡戶括反）

舍人曰靦擾也（[illegible]）孫李並曰靦人面姡然也鄭義與孫李同家大人曰今人以靦爲面慙貌非也說文靦人面見也（[illegible]）

越語注曰醜面目之貌惡也醜爲人面貌也小雅何人斯正義引說文醜面見人也是人之面見也爾雅訓醜爲姑說文繫傳及段氏皆誤解姑面醜也一爾雅本面醜爲作面醜何人斯箋字今訂正姑面醜也亦後人據誤本說文改之今案說文姑面醜也及邢疏所引及說文婞好也李林也姑面醜爲人面醜其字本繼之間則其義亦與好相近故郎孫李所云人何人斯箋云姑然有面目則姑非面醜明矣

面姑姑也然則醜與姑皆人面之貌而非面慙貌明矣小雅何人斯篇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醜面目視人罔極毛傳曰醜姑也鄭箋曰使女爲鬼爲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姑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是醜爲人面目之貌故對鬼蜮言之若以醜爲面慙則與詩意相遠矣又越語余雖醜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韋注曰醜面目之貌是醜爲人面目之貌故對禽獸言之若以醜爲面慙則又與醜然人面之文不合矣又後漢書樂成靖王黨傳安帝詔曰萇有醜其面而放逸其心意亦與越語同言萇雖醜然人面而放逸其心實與禽獸無異下文風淫于家娉取人妻是其事也李賢不達乃云醜姑也言面姑然無媿恥誤解醜字并誤解姑字矣又案方言醜慙也荆揚青徐之間曰慎此與有醜面目之醜異義而左思魏都賦曰有醜瞢容神蘂形茹任昉彈曹景宗奏曰惟此人斯有醜面目玉篇亦曰醜慙皃則皆誤以醜爲慎矣總之醜爲人面目之貌或以爲慙或以爲無媿皆非也自後人誤解醜字而詩之有醜面目國語之醜然人面爾雅之醜姑矣義皆不可通矣又案方言曰猶楚鄭或曰姑又曰姑猶也江湘之間凡小兒多詐而猶或謂之姑郭彼注皆曰言黠姑也方言姑字自是黠姑之義非爾雅醜姑也之姑而釋文引之以釋爾雅誤矣臧氏用中爾雅漢注又以引方言者爲孫炎注則誤之又誤矣同上

茀小也

問茀之爲小何也曰易豐其沛子夏傳作芾云小也詩茀蔽爾康矣毛訓茀爲小則芾與茀亦通 錢宮詹潛研堂集

辟歷也

郭曰未詳引之謹案辟與擗同歷與厤同說文擗必益切治也從辟井爾雅辟法也說文刑字注引易曰井者法也擗所以治也故擗從辟井而訓爲治 禹書曰我之不擗今書金縢作我之弗辟文六年左傳曰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杜注辟猶理也理亦治也說文又曰厤音歷治也從厂秝聲是擗厤皆治也作辟歷者借字耳辟歷

亦疊韻字 王尚書經義述聞

繩繩戒也

邢引大雅抑篇云子孫繩繩邵引周南螽斯云宜爾子孫繩繩兮毛傳繩繩戒慎也家大人曰朱子不信爾雅謂是取傳注以作故亦不信繩繩之爲戒慎而意爲之解曰繩繩不絕貌余謂首章之振振言其仁厚二章之繩繩言其戒慎三章之蟄蟄言其和集毛詩皆見皆稱其子孫之賢非徒稱其眾多而已也抑之詩曰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此承上文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而言言教令之出不苟則子孫戒慎守之萬民皆奉行之也故鄭箋亦曰繩繩戒也下武篇繩其祖武毛傳曰繩戒也箋曰戒慎其祖考所踐履之迹是詩中單言繩者其義亦爲戒慎也古本無此訓故後漢東平憲王蒼引詩作慎其祖武案見續漢書祭祀志注此所引蓋三家詩朱傳繩繼慎與繩聲相近也他若管子宙合篇曰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淮南繆稱篇曰末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然則繩繩之爲戒慎自周及漢古義相承非鑿空之訓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坻坻愛也

問坻坻之爲愛何也曰古書坻與媞通漢書敘傳媞媞公主逌女烏孫孟康云媞媞惕惕愛也是孟所見爾雅本作媞媞矣說文媞愛也又云媞美女也或作姼坻正字媞姼皆假借字春秋傳多見疏也服虔本多作祇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多與祇同 錢宮詹潛研堂集

懱懱勉也

邵曰說文云懱勉也重言之義同引之謹案懱音慕又音莫釋文懱懱音慕集韻又未各切亦云勉也字亦作莫方言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淮南繆稱篇猶未之莫與高注曰莫勉之也重言之則曰莫莫小雅楚茨篇說祭祀之事曰君婦莫莫莫莫與懱懱同猶言勉勉也祭義曰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濟濟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鄭注曰勿勿猶勉勉也禮器注同勉勉勿勿莫莫一聲之轉言君婦當祭之時奉承而進之既忠且敬莫莫然其欲其饗之也毛傳曰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訓莫莫爲清靜則與忠敬異義故又加而敬至二字以足之正義亦曰后能清靜恭敬又至篤皆未免迂回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懱懱勉也頤煊案釋訓一篇專爲釋詩而作其間有不在今詩者蓋三家有本有異同也懱懱當從楚茨君婦莫莫之異文其與勿字同義禮記禮器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鄭注勿勿猶勉也故莫莫亦爲勉也 洪頤煊經義叢鈔

夢夢訰訰亂也

郭曰皆闇亂釋文引顧舍人云夢夢訰訰煩懣亂也邢曰孫炎曰夢夢昏昏之亂也大雅抑篇云視爾夢夢邵曰小雅正月云視天夢夢楚詞九章云中悶瞀之忳忳賈誼書先醒篇云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忳忳然猶醉也忳訰音義同家大人曰莊子胠篋篇曰故天下每每大亂李頤曰每每猶昏昏也案每每即夢夢之爲每猶甍之爲甑矣方言甑謂之甑郭注今字作甍引之謹案釋文訰或作諄襄三十一年左傳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諄諄眊亂也言眊亂如八九十人也 見左傳 王尚書經義述聞

儚儚洄洄惛也

問說文禂字下引爾雅禂禂褿褿句今爾雅無其文何也曰說文無褿字當爲潰之譌潛夫論救邊篇洄洄潰潰當何終極即用此語今釋訓有云儚儚洄洄惛也儚儚即上文之夢夢不應重出必潰潰之譌也洄洄或作禂禂見陸氏釋文景純亦讀洄爲韋音 錢宮詹潛研堂集

速速蹙蹙惟逑鞫也

引之謹案逑與逌同說文逌迫也 廣雅同玉篇去牛渠牛二切 故郭曰毉迫永哀念窮迫 今本永誤作求邢疏已誤此是以念釋惟以窮釋鞫以迫釋逑也故釋文曰逑郭云迫也邵曰逑與求同言思念所求皆窮困也此失求字之義蓋因釋文逑本亦作求而誤 同上

不遹不蹟也不徹不道也

郭注不遹不蹟也曰言不循軌跡也陳氏碩甫曰不遹者即邶風日月篇之報我不述也古毛詩當作報我不遹孫炎云遹古述字毛傳曰述循也即釋詁之遹循也不蹟者即小雅沔水篇之念彼不蹟也傳曰不蹟不循道也不徹者即十月之交天命不徹也傳曰徹道也不遹不蹟不徹並見於詩故爾雅統釋之曰

不遹也毛公傳義爲本爾雅今本爾雅不遹不蹟下衍一也字遂失其指引之譌案阮說是也詩報我不述釋文本又作術文選廣絕交論注引韓詩亦作術鄭注樂記韋注魯語高注呂氏春秋辯徒篇並云術道也報我不術者報我不以道也術與述通述訓爲道故爾雅云不遹不道也楚辭天問昏微遵迹王注曰迹道也迹與蹟同蹟訓爲道故爾雅曰不蹟不道也郭所見本不蹟下已衍也字故但云不循軌跡而不以不道釋之也同上

每有雖也

郭注曰詩曰每有良朋小雅常棣辭之雖也陳氏碩甫曰爾雅訓每爲雖非訓有爲雖也每下不得有有字蓋因注而衍小雅皇皇者華篇每懷靡及毛傳云每雖即本爾雅引之謹案陳說是也爾雅訓每爲雖者合每懷靡及每有良朋而並釋之非專釋常棣詩詞也故皇皇者華傳曰每雖而常棣傳即蒙上而省郭因皇皇者華箋不訓每爲雖至常棣始訓每爲雖故獨引每有良朋以釋每雖也之義非謂爾雅作每有也自唐石經誤增有字而常棣箋每雖也俗本亦依誤本爾雅作每有雖也唯相臺岳氏本無有字校勘記云無有字者爲是箋正用皇皇者華傳也案皇皇者華正義曰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謂常棣箋有每雖之訓也則箋作每雖也而無有字明甚箋訓出於爾雅則爾雅亦無有字可知玉篇廣韻並云每雖也義本爾雅及毛傳鄭箋而不云每有雖也是其證同上

暨不及也

引之謹案傳注皆訓暨爲及未有訓爲不及者不字蓋涉下文暨不遜也而衍釋詁曰逮及暨與也釋言曰逮及也此曰暨及也皆是轉相訓傳注訓暨爲及即本於爾雅加一不字則義不可通矣郭曰公羊傳曰及我欲之暨不得已暨不得已是不得及此又曲說之不可通者也同上

恂慄也

瑟兮僩兮恂慄也郭曰恒戰慄邢曰謂嚴恂戰慄也邵曰禮記鄭注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家大人曰邢邵兼用禮記注以釋爾雅然云嚴恂戰慄不知嚴恂二字義不相屬郭則直用禮記注爲說皆非郭義也郭云恒戰慄者謂慄爲戰慄也莊子齊物論篇民木處則惴慄恂懼釋文恂恐貌崔云戰也是其證且恂與慄連文則恂非嚴峻可知同上

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

孫郭皆曰蘧篨之疾不能俯口柔之人視人顏色常亦不伏戚施之疾不能仰面柔之人常俯似之因以名云家大人曰邶風新臺篇曰蘧篨不鮮又曰得此戚施毛傳曰蘧篨不能俯者戚施不能仰者鄭箋曰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也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孫郭之說皆出於此今案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此一義也晉語曰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此又一義也爾雅此條兼釋蘧篨戚施兮毗之義則口柔面柔自指詩之蘧篨戚施而言非因語所云也而毛傳乃云不能俯不能仰則豈有衛宣一人而兼此二疾者乎國語之蘧篨戚施自是人疾之名與口柔面柔之義兩不相涉鄭箋謂口柔者不能俯面柔者不能仰但是強爲傅會口柔者不必仰首面柔者亦不必俯首且面柔之人止欲人之見其顏色不宜於俯首也然則國語爾雅各爲一義不可強同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矣說者或據方言以蘧篨爲粗竹席或據韓詩說文以戚施爲詹諸皆非口柔面柔之義故槩無取焉舍人曰蘧篨巧言也戚施令色也李曰蘧篨巧言好辭以饒人是謂口柔戚施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皆據本文爲解而不牽引他義較孫郭爲長同上

釋親

妻之父母爲外舅外姑

釋親妻之父母爲外舅外姑然亦可單稱舅姑坊記曰舅姑承子以授壻梁孝廉瞥記

先舅先姑

母之昆弟爲舅舅之名亦古但先舅二字不見古人有不如用秦風我送舅氏曰至渭陽稱曰舅氏[illegible]先生爲千確萬當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曰吾聞之先姑注夫之母曰姑沒曰先姑又曰吾聞之先子註先子先舅季悼子也恰恰有先舅二字是稱夫之父無加之母之昆弟者又爾雅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愈加不得於母黨矣此等譌誤實貫缺絕然非吾兄難我亦不及窮析至此也[illegible]

夫之兄爲兄公

夫之兄爲兄公注今俗呼兄鍾語之轉耳夫之弟爲叔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女弟爲女妹注今謂之女妹是也釋文於少姑下之轉上大書兄公二字云音鍾本今作公禮記昏義和於室人注室人謂女妐女叔諸婦也疏註室人謂公姑女妐女叔諸婦也正義曰女妐謂壻之姊也女叔謂壻之妹又釋名釋親屬夫之兄曰公公君也君尊稱也俗間曰兄章又曰兄妐是已所敬見之妐遽自肅齊也俗或謂舅曰章又曰妐亦如之也[illegible]經音義卷十五引[illegible]玉篇女部妐夫之兄也之容切廣韻三鍾妐夫之兄也職容切案郭注今俗呼兄鍾當作今俗呼兄妐與釋名俗間曰兄妐正合釋文兄妐音鍾本或郭注作音非音釋文乃或因音鍾二字妄改注中妐字爲鍾[illegible]故宋以來校釋文者誤以兄妐是經文因[illegible]云本今作公而不知其相左也又夫之姊爲女公郭氏無說據鄭注禮記有女妐之文知漢時即有是稱可以補郭注所闕夫兄曰兄妐夫姊曰女妐夫父亦曰妐究其原蓋俱本作公釋名正本爾雅而有公君也君尊稱之訓可證爾雅經之本作公也袁又愷[illegible]云以經作兄公俗呼兄妐故曰語之轉謂公一轉爲妐[illegible]也若經作兄妐俗呼兄鍾正是一音安得云轉且兄鍾二字無理之至[illegible]又下夫之女弟爲女妹據鄭注禮記知女本必作女叔故注云今謂之女妹是也以俗稱女妹證經之女叔若經本作女妹郭或云今俗有是稱而已鄭注女妐女叔固俱本經親文也廣案夫之母爲姑故其庶母爲小姑夫之兄爲兄公故其姊爲女公夫之弟爲叔故其女弟爲女叔以經上下核之足證袁說爲是臧明經拜經日記

女叔

夫之女弟爲女妹注今謂之女妹是也袁又愷引禮記昏義和於室人注室人謂女公女叔諸婦也正義曰女公謂壻之姊女叔謂壻之妹證爾雅正文女妹必是女叔之誤若經本作女妹則此注未無謂郎以俗稱證亦相當云今亦有此稱不當是釋文矣臧在東云夫之兄爲公故其姊爲女公夫之弟爲叔故其女弟爲女叔[illegible]

釋宮　爾雅釋宮彙編

西南隅謂之奧

按室中東南隅謂之窔窔少右闇戶戶牢門也西南隅謂之奧奧少左闇牖牖穿壁以木爲交窗也戶東而牖西皆南鄉戶牖之閒謂之依故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閻徵君讀學雜記）

椹謂之榩

案周禮夏官司弓矢職云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攷工記謂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是已鄭康成曰樹椹以爲射正此作射正之椹也圉師職云射則充椹質賈公彥疏曰圉人所習者莝取椹斬莝漢時掌畜官職斬莝是已史記范雎傳注云椹莝椹也賁斬莝之椹也春秋昭九年穀梁傳云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毛詩傳謂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槷是已（注云葛或爲褐褐者毛也案褐字毛傳亦宜作裘質穀梁傳）范甯注曰質椹也槷門中槷釋文云槷門橛此充門橛之椹也春秋襄二十七年公羊傳云負羈縶執鈇鑕桼策范雎曰臣之胷不足以當椹鑕要不足以當斧鉞鮑彪注云鑕鐵鑕玉篇云鑕鐵鑕砧砧與椹同此椹以鐵爲之者也毛詩云取厲取鍛傳云鍛石也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也疏云質椹也言鍛金之時須山石爲椹質此椹以石爲之者也介疋釋文云椹本或作砧文字集畧曰砧杵之質也謝惠連詩擣衣砧嚮發擣衣砧也古詩槀砧今何在擣草砧也砧又作椹集韻云擣繒石椹又爲櫍（唐韻櫍椹也）櫍或作碩說文云柱下石此椹以石爲之而各與其用者也椹之質或爲石或爲金或爲木各不同致用亦異而書傳統名之曰椹而已惟介疋曰椹謂之榩孫炎曰椹斫材質郭璞亦曰斫木質義并本詩方斲是虔毛傳云虔敬也鄭箋云椹謂之虔又云正斲于椹上是以椹當虔之名也孔疏云方論斲斫椹楔不宜言敬故易傳然亦未嘗申言名虔之義謹案書欽擾矯虔疏引釋詁云虔固也詩有虔秉鉞左氏傳虔劉我邊陲注訓固亦訓殺虔之本義如此史記張蒼傳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注云質鍖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質注云質謂鍖也集韻云椹或作鍖是鍖卽椹也夫斫木之具乃與刑人之具同名何與禮部韻畧云椹木趺也趺爲下基必堅固其體乃克受斧斤之施椹質也如鍖質之親刑殺然故義亦得爲固爲殺而名之曰虔或曰說文云虔虎行皃徐鍇曰虎之行兢兢然有威椹之爲狀克象之與余曰虔从虍省飾爲猛獸體亦趺也（鐘鼎款識部署曰虡本趺說文曰虡鐘鼓之柎也飾爲猛獸與趺同）有虔文雕以居楹實亦質也居（集韻云礎礩也班固西都賦注云礎柱下石也與礩同）楹以礎以類推之則椹之名虔不必求其狀而可以知其義矣雖然是特因文取義而已訓詁之學不專一義又案釋文云椹張林反音讀如砧詩疏云質椹也先儒以質訓椹者椹質乃一聲之轉故書傳椹質多連文周禮椹質注云杜子春讀椹爲齊人鈇椹之椹鈇椹猶鈇鑕又卽斧質是椹有質音矣方言云秦晉之北鄙燕北郊翟縣之郊謂賊爲虔今介疋亦云椹謂之榩榩不加木卽虔字椹轉爲質卽賊音謂椹爲榩葢亦方俗語介拘文牽義則又失之遠矣（劉州作寶嫁通稿）

地謂之黝

郭注黑飾地也頤煊案黝當作坳莊子逍遙遊篇覆杯水於坳堂之上釋文崔云堂道謂之坳司馬云塗地令平說文坳地不平也从土幼聲地不平謂塗之令平皆義本於爾雅黝坳同聲字（經義叢鈔洪頤煊）

連謂之簃

郭曰堂樓閣邊小屋今呼之簃廚連觀也家大人曰簃之言移也（簃以移爲聲）大傳正義曰在旁而及曰移逸周書作雒篇設移旅楹孔晁曰承屋曰移移與簃古字通（王尚書經義述聞）

注堂樓閣邊小屋今呼之簃廚連觀也案簃亦作誃說文云周景王作洛陽誃臺聲類曰宮室相連曰誃張平子東京賦作誃陸雲集曹公有誃唐靈光殿賦西廂踟躕以宴閒張載注踟躕連閣旁小室也踟或作移字善曰踟躕相連貌（石林燕語東華門直北有東向門西與內東門相值俗謂之謻門而無牓張平子東京賦所謂謻門曲榭者也薛綜注曲榭斜行依城池爲道集韻謻字作移以爲宮室相連之稱今循東華門墻而北少東面爲北門亦可謂斜行依墻者矣　崔芃才吾亦廬稿）

爾雅闍謂之門解（孫同元）

闍謂之門此經文有脫誤處徧攷經傳從未有以門釋闍字亦未有以闍釋門字者葢本作廟門謂之閍今既脫去廟字又誤易門閍二字遂致文義不順觀邢疏云廟門內外皆有閍稱故舉廟門而內外已該之矣禮記禮器爲祊乎外正義引釋宮作廟門謂之祊（祊與閍同）郊特牲索祭祝于祊鄭注廟門曰祊正義云宮釋文知孔穎達所見本尚不誤至郊特牲祊之於東方正義引作門謂之閍當是偶脫廟字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正義仍引祊謂之門或後人據今本爾雅而妄改之不足爲據也（經義叢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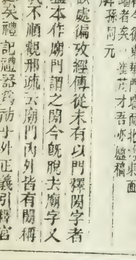
衖門謂之閎

問釋宮衖門謂之閎所以止扉又謂之閎何也曰止扉之閎葢閣之譌說文閣所以止扉則許君所見爾雅本是閣字陸德明釋文於此閎字云本亦作閣（錢宮詹潛研堂集）

所以止扉謂之閎

郭注曰門辟旁長橜也左傳曰高其閈閎閎長杙卽門橜也引之謹案辟與闢同（經傳多以辟爲闢）闢開也謂門之旣開其旁有長橜以止之使不搖動今時城門旣開插木橜於旁以止之是其遺法也或於門旁置斷木以止扉今人宮室多有之謂之門墪亦有代以石者閣之言格格止也（見張晏漢書梁孝王傳注）橜以止扉因謂之閣矣一名閭玉篇廣韻並云閭（他但切）閣也門旁橜所以止扉不直云門旁長橜而云門闢旁長橜則閣以止旣開之扉非以固旣闔之扉明甚而顏師古匡謬正俗乃謂止扉以牢固扞禦寇賊則是以爲關楗之屬矣關楗以固旣闔之扉閣以止旣開之扉不可比而同之也良由讀郭注未審以致斯誤耳（顏以閣爲閉門乃用之之誤與顏同）徐鍇說文繫傳又云閣今云門頰扇所附箸也亦與止扉之義不合至左傳高其閈閎當依杜預作閈閎郭所據本作閣乃當時傳寫之誤止扉之閣自作閣閈閎之閎自作閎也辨見左傳高其閈閎下胡竹邨主政閈余說而難之曰閣自是止旣開之扉若止旣闔之扉則當在門中不當在門旁上云橛謂之闑闑門中所豎短木也郭注旁長杙三字葢對闑之爲中央短橛言之（王尚書經義述聞）

門閎旁長橜圖



三達謂之劇旁

郭曰今南陽冠軍樂鄉數道交錯俗呼之五劇鄉家大人曰史記酈生傳曰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據與劇同劇與據聲相近劇之爲言猶據也史記呂后紀見物如倉犬據高后掖徐廣曰據音戟一作撥○王尚書經義述聞

五達謂之康

郭曰史記所謂康莊之衢家大人曰晏子諫篇曰公趨騁追晏子及之康內篇曰桓公過于康莊聞甯戚歌管子輕重丁篇曰決瀷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閒杭與康同 同上

九達謂之逵

釋宮九達謂之逵郭注四道交出復有旁通釋文逵本或作馗字林云與逵同詩施于中逵傳逵九達之道正義曰莊二十八年左傳楚伐鄭入自純門及逵市杜預云逵並九軌案周禮經塗九軌不名曰逵杜意鄭城內不應有九出之道故以爲並九軌於爾雅則不合也又春秋正義曰隱十一年說爾雅者皆以爲四道交出復有旁通是可驗舍人樊光孫炎之徒皆同此說故郭氏本之說文九部馗九達道也似龜背故謂之馗从九从首逵馗或从辵从坴釋名釋道九達曰逵齊魯謂道多爲逵師此形然也又文選注見十一又二十七引韓詩施于中馗薛君章句曰中馗馗中九交之道也諸儒蓋皆用爾雅左傳隱十一年桓十四年及宣十二年至于逵路杜注皆以爲道方九軌用周禮以易爾雅與先儒相乖劉光伯規杜以逵爲九道交出謂國國皆有逵道其說當矣孔仲達言李巡注爾雅亦取並軌之義與上劉說皆見春秋正義隱十一年單文未足證也依說文則正作馗重文作逵韓詩作馗爲正字據釋宮釋文知爾雅亦作馗初學記載爾雅注逵一曰馗與許書合 臧茂才經義雜記

室中謂之時

時讀爲塒塒之時 孔檢討經學卮言

陝而修曲曰樓

陝而修曲曰樓郭注修長也頤煊案此非重屋之樓說文廔屋麗廔也淮南原道訓運枯形于連嶁列埒之門麗廔連嶁皆卽屋之修長者 經義叢鈔洪頤煊

釋器

甌瓿謂之瓵

郭曰瓿甊小甖長沙謂之瓵引之謹案史記貨殖傳蘗麴鹽豉千荅徐廣曰荅或作台今本台作合乃後人依漢書改之器名有瓵孫叔然云字今本作孫叔敖亦後人所改瓵瓦器受斗六升台當爲瓵音貽案徐所引卽叔然爾雅注也列女傳仁智傳斂小器投諸古台亦與瓵同 王尚書經義述聞

槮謂之涔

郭璞本槮作槮釋文云爾雅舊文并詩傳竝米旁作小爾雅木旁作其文云魚之所息謂之橬橬槮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郭因改米從木文弨案太平御覽八百三十四引爾雅尙從米旁作并引犍爲舍人曰以米投水中養魚爲涔也則糝之義益明今毛詩正義爾雅釋文及疏皆不載犍爲舍人語臧鏞堂案周禮正義引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孫炎文所云則郭氏前注爾雅者俱作米旁李亦與舍人義同以木乃以米之誤耳○盧學士鍾山札記

魚罟謂之罛

釋文罛本或作罠頤煊案文選張景陽七命張修罠李善注爾雅曰魚罟謂之罛罛或作罠說文罠釣也義與爾雅合說文無罛字 經義叢鈔洪頤煊

絇謂之救律謂之分

郭釋上句曰救絲以爲絇或曰亦罥名釋下句曰律管可以分氣家大人曰爾雅言律謂之分而郭云律管可以分氣則迂回而失其本指且如郭說則此文當入釋樂不當入釋器矣今案爾雅於釋羅罔之後卽云絇謂之救律謂之分二者蓋亦羅罔之屬廣雅於釋羅罔之後卽云絇謂之覽[illegible]則絇亦羅罔之屬絇之言鉤也拘也廣雅釋詁曰䋄鞔引也作絇者借字耳救與絇一聲之轉或說以此爲罥名是也律讀爲率說文曰率捕鳥畢也玉篇山律出二切畢田罔也畢或作罼廣雅曰罼率也是率亦羅罔之屬作律者俗字耳說詳廣雅疏證 王尚書經義述聞

絇謂之救

郭注救絲以爲絇或曰亦罥名邵氏正義郭引或說以絇爲罥未詳頤煊案救通作絿說文絿急也郭注救絲卽急絲也救又通作捄詩大東有捄天畢毛傳捄畢貌畢所以掩兎故或說以絇爲罥也 經義叢鈔洪頤煊

律謂之分

注云律管可以分氣按律管當入釋樂不當與罟畢羉罞等連文唐高郢有律筒賦曰碧鮮之竹操而爲筒定名以律式成厥功厥功伊何所指必捷下彼高鳥紛如隊葉據此則律亦捕鳥器也集韻有簄字云竹管以射鳥乃後人別加竹爲之 孔檢討經學卮言

繩謂之縮

注縮者約束之詩曰縮版以載非也古者謂直爲縮禮記古者冠縮縫孟子自反而縮是也繩所以爲直故謂之縮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衣眥謂之襟

衣眥謂之襟郭注交領頤煊案眥當是前字之譌前說文作歬與眥字形相近釋名釋衣服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禦風寒也公羊哀十四年傳反袂拭面涕沾袍何注袍衣前襟也疏袍不有作衿字者衿與襟同皆是衣前之名 經義叢鈔洪頤煊

婦人之褘

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郭注曰今之香纓也褘邪交落帶繫於體因名爲褘緌繫也頤煊案後漢書馮衍傳李賢注文選思玄賦李善注引爾雅皆作婦人之褘謂之縭三糾繩曰緌字異而音義竝同 同上

輿革前謂之鞎 竹前謂之禦

輿革前謂之鞎胡根反郭注曰以韋靶車軾後謂之第郭注曰以韋靶後戶竹前謂之禦注曰以簟衣軾後謂之蔽注曰以簟衣後戶引之謹案以韋靶車軾詩所謂鞹鞃也不謂之鞎郭注非也鞎之言限也前曰後皆車當也玉篇鞎胡根切車當以革爲當則在前者謂之鞎在後者謂之第以竹爲當則在前者謂之禦在後者謂之蔽曰竹前謂禦竹當車前以捍禦名之曰禦禦止也是竹前爲車當之在前者革前不當異義鞎之言限也限隔內外使塵不得入也釋名說車云立人乘人立也或曰陽門在前曰陽兩旁似門也廣雅曰陽門鞎當也是車當亦有在前者不得以車軾當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環謂之捐

郭曰著車衆環家大人曰環與捐皆圓貌也捐之言圓也說文圓規也規亦圓也釋魚曰蜎蠉郭注曰井中小蛣蟩赤蟲蛣蟩猶詰屈也此蟲行於水中則掉尾至首左右回環其狀曲而且圓蠉謂之蜎猶環謂之捐矣 同上

鑣謂之钀載轡謂之轙

郭釋上句曰馬勒旁鐵釋下句曰車軛上環轡所貫也釋文钀魚謁反轙郭音儀引之謹案說文鑣馬銜也從金麃聲轙車衡載轡者從車義聲重文作钀云轙或從金獻是钀爲轙之或體而非鑣之別名蓋許氏所見本作鑣謂之銜載轡謂之轙轙字本又作钀也古聲儀與獻相近故大誥民獻有十夫尙書大傳獻作儀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仲師讀獻爲儀轙或作钀正古聲之相近而通者也钀從金者車軛上環以金爲之也不得云鑣謂之钀徧考漢以前書亦無謂鑣爲钀者蓋載轡謂之轙別本轙作钀上與鑣謂之銜相連學者記覽錯亂因誤以钀爲鑣而易銜以钀郭氏所據殆誤本也 同上

康謂之蠱

郭注米皮顧煊案說文糠穀皮也康卽糠字之省蠱與盬通詩四牡毛傳盬不堅固也左氏昭元年傳穀之飛亦爲蠱皆義本爾雅杜預注穀久積則變飛蟲名曰蠱論衡商蟲篇穀蟲曰蠱望文生義失雅訓矣 經義叢鈔洪頤煊

款足者謂之鬲

家大人曰款足謂空足也漢書司馬遷傳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服虔曰款空也 字或作窾莊子養生主篇批大郤道大窾淮南原道篇窾者主浮漢書楊王孫傳窾木爲匱服虔音誘崔譔注並曰窾空也 管子國蓄篇曰大國內款小國用盡內款內空也漢書郊祀志鼎空足曰鬲蘇林曰鬲音歷足中空不實者名曰鬲卽此所云款足者謂之鬲也太平御覽器物部二引舍人注曰鼎足相去疏閒曰鬲義與蘇注同 疏閒蓋疏闊之譌此是釋款字之義故釋文亦云款闊也邢疏曰鼎足相去疏闊者名鬲蓋承用舊疏而又本於舍人也 鬲之言歷也鼎足疏閒歷歷然也 說文秝稀疏適也讀若歷玉篇秝稀疏秝秝然也廣雅曰秝疏也字通作歷文選登徒子好色賦齒歷李善注歷猶疏也古詩曰衆星何歷歷 郭以款足爲曲腳失之 王尙書經義述聞

百羽謂之䎬

家大人引穆天子傳曰天子於是載羽百䎬 今本䎬譌作䡛據郭注改〇同上

旄謂之藣 音罷

郭曰旄牛尾也邢曰舞者所執也引之謹案旄所以飾虡周頌有瞽篇設業設虡崇牙樹羽傳曰樹羽置羽也正義曰置之於栒虡之上角引漢禮器制度云爲龍頭及頷口銜璧璧下有旄牛尾是也故旄謂之藣亦於木謂之虡之下邢說非也 段氏說文注引此以釋皴字則以爲旌旗之屬矣又誤集韻類篇並云龍切脊虞飾引爾雅髦謂之龍較邢說爲長蓋出孫炎爾雅二家義疏也 同上

鉼金謂之鈑

問鉼金謂之鈑鉼鈑兩字說文皆無之據陸氏釋文鈑本亦作版周禮職金云旅於上帝則共其金版是鈑當爲版也但未審鉼字所从曰鉼當作幷孟子王饋兼金兼金幷金也說文釘字有鍊鉼黃金之訓亦當爲鍊幷俗誤加金旁 錢宮詹潛研堂集

問角謂之觷觷字說文未收大徐以意補入豈說文果有漏落與曰說文氏部有𣱼字卽釋器之觷氏有本義角亦有本末故治角字从氏許祭酒偶闕此注徐氏輒有增補失其旨矣 同上

不律謂之筆

郭曰蜀人呼筆爲不律也語之變轉引之謹案不者發聲猶濟謂之不濟 見釋邱 類謂之不類 若謂之不若也 見釋魚 說文曰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聿律聲相近弗筆聲相近不發聲也不律謂之筆猶言律謂之筆耳鄭樵注曰緩聲爲不律急聲爲筆其說似是而非 王尙書經義述聞

滅謂之點

滅謂之點郭注以筆滅字爲點顧煊案禮記曲禮上毋不敬釋文毋字與父母字不同俗本多亂讀者皆朱點毋字以作無音史記梁孝王世家李太后亦私與食宮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正義張先生舊本有士字先生疑是衍文又不敢除故以朱大點其字中心 經義叢鈔洪頤煊

骨鏃不翦羽謂之志

問骨鏃不翦羽謂之志郭以骨鉋當之於它書有徵乎曰儀禮旣夕記猴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輖中亦短衛鄭氏注志猶擬也習射之矢志矢見於禮經文甚明白鄭又引盤庚若射之有志證記文而諸家說爾雅者不能徵引蓋儀禮一經能通其義者尟也 錢宮詹潛研堂集

以蜃者謂之珧

引之謹案楚辭天問曰馮珧利決封豕是射王注曰珧弓名也決射韝也 王尙書經義述聞

璋大八寸謂之琡

問璋大八寸謂之琡說文無琡字何也曰說文琡玉器也讀若淑卽此琡字文異音同 錢宮詹潛研堂集

琄璧

璧大六寸謂之宣釋文宣如字本或作瑄音同郭云漢書所云瑄玉是也案漢書郊祀志有司奉瑄玉孟康注用爾雅字作瑄又藝文類聚八十四引爾雅亦作瑄考說文玉部無瑄字有琄字云醫無閭之琄玗琪周書所謂夷玉也从玉句聲一曰玉器讀若宣知爾雅璧大六寸謂之宣字當作琄許云一曰玉器者以與琄玗琪字同義異故讀若宣後人用其同聲者已非正字又於宣旁加玉則誤甚矣徐鉉新附有瑄字云璧六寸也从玉宣聲不知說文本作琄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璧大六寸謂之宣

璧大六寸謂之宣郭注漢書所云瑄玉是也顧煊案說文無瑄字玉部琄字注醫無閭之琄玗琪周書所謂夷玉也从玉句聲一曰玉器讀若宣勹部旬古文㫗汗簡引石經旬作宣字形本相近爾雅宣璧說文琄玉漢書郊祀志瑄玉詛楚文宣璧皆是一字 經義叢鈔洪頤煊

縌綬也

郭注卽佩玉之組所以連繫瑞玉者四通謂之縌顧煊案縌本作縌說文縌綬維也後漢輿服志縌者古佩璲也佩綬相迎受故曰縌釋草虉綬郭注小草有雜色似綬虉縌同聲字當作縌爲是 同上

革中絕謂之辨革中辨謂之㩴

引之謹案革中辨之辨當爲辟字形相近 漢書蕭何傳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張晏曰何與共事備辨此作辨字解蘇林曰辟何與從事辟也此作辟字解然則張所見本作辨蘇所見本作辟也 又涉上句辨字而誤也辟與㩴皆屈也辟字或作襞說文曰詘襞也一曰屈襞又曰襞㩴衣也徐鍇曰㩴猶卷也廣雅曰㩴詘也又曰襞㩴詘也鄭注士喪禮曰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於後高注西周策曰山形屈辟狀如羊腸辟之言辟屈㩴之言卷曲也鄭注大射儀曰爲冪蓋卷辟綴於㨾莊子田子方篇曰辟焉而不能言司馬彪注曰辟卷不開也是辟與卷同義故革中辟謂之㩴也不然辨乃中分之名與㩴屈之義何涉乎孫注上句曰辨半分是也郭注下句曰復分半則仍與上句無異且如郭所言則正文當云辨中絕不當云革中辨矣說文㩴字解

以革中辨謂之鞶辨字恐是後人以誤本爾雅改之也段氏說文注欲改辨爲辨而以爲皮之縧文璧鞶者引說文辨駁文也爲鞶不知辨乃駁文非縧文也仍與鞶字之義無涉 王尚書經義述聞

革中絕謂之辨

革中絕謂之辨郭注中斷皮也革中辨謂之鞶郭注復分半也頤煊案辨當作辨說文辨憂也一曰急也謂皮中斷者謂之急皮中急者謂之鞶說文鞶衣也鞶如鞶積則如今之言縐紋矣說文鞶字承辨乾裏也下此亦當指乾裏而言玉篇引爾雅作革中絕謂之辨郭注分半當是分半之譌 經義叢鈔洪頤煊

釋樂

徒鼓鐘謂之脩

郭注未見義所出頤煊案考工記鳧氏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脩亦取遠聞爲義 同上

徒鼓磬謂之寋

郭云未見義所出案釋文寋本或作謇攷謇與謇同方言廣雅並云吃也玉篇難也蓋八音惟磬難和其聲詘然如人之口吃于言促而不舒也 梁孝廉瞥記

釋天

四時

釋天四時頤煊案論衡是應篇爾雅釋四時章曰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氣和爲景星今本爾雅冬爲上天已上爲四時章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已上爲祥章論衡所引五句在祥章中 經義叢鈔洪頤煊

在戊曰著雍

引之謹案著雍當爲祝犂說見後大歲攷 王尚書經義述聞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至在丑曰赤奮若

古法太陰與太歲不同淮南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太陰在辰歲名曰執徐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太陰在戌歲名曰閹茂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蓋閼逢以下十名攝提格以下十二名皆由太陰得名不關太歲史記索隱引爾雅云歲在甲曰焉逢寅曰攝提格說天無太字當是古本東漢術家不求太陰誤以太陰爲太歲故漢書天文志有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之文太史公書但云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初不云太歲也今本爾雅太歲在甲曰閼逢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此兩太字疑後人所增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正月爲陬

此周正正月也故離騷曰攝提貞于孟陬貞正也攝提星恆在北斗之首言斗杓正北指子也周之孟春故稱孟陬今以陬月爲寅則斗已斜建東北不得言貞矣史記曰太初元年歲名閼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與陬同謂甲寅年甲子月甲子朔而子時冬至也若畢陬爲甲寅冬至安得在寅月乎且甲寅之年豈有甲寅月乎 夏曆甲寅年正月必建丙寅雅曆元冬至則用前年天正甲子月也又按四分曆以甲寅名太初元年爲丁丑 小雅曰月方除箋曰四月爲除爾雅作余郭君所讀本異 首章言二月初吉卒章言除明除者周正四月即夏正二月也越語至于玄月韋昭注九月爲玄謂魯哀公十六年九月是亦據周正言之但鄭於歲亦陽止箋有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之說則與小明箋自相戾耒人因之文有分正陽之月爲正月陽月者錯中生錯矣 孔檢討經學卮言

焚輪謂之頹

釋文焚扶云反本或作焚坦案此焚字當讀爲鄭伯之車僨於濟之僨隱氏本作焚今本作焚皆假借字左氏襄二十四年傳象有齒以焚其身釋文引服虔云焚讀曰僨僨僵也此其義也蓋風之從上而下者足以僨車故曰焚輪 [illegible]

風與火爲庉

郭曰庉庉熾盛之貌邵曰易象傳云風自火出此釋其名爲庉也孔疏云火出之初因風方熾火既炎盛還復生風象皆言實事故爾雅釋之舊說以爲假象非也引之謹案非釋庉字之義非釋易之風自火出蓋誤證也釋文庉本或作炖字同玉篇炖風與火也方言炖爀熾赫也郭彼注曰皆火盛熾之貌然則炖者火得風而炖炖然盛非謂風自火出也古無炖字故借庉爲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霚霿辨 孫同元

爾雅云天氣下地不應曰雺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而說文云霚地氣發天不應天氣下地不應曰霿霿晦也與爾雅不合攷說文霚籀文省作雺徐鍇云今俗从務是霚雺霧三字並通爾雅釋文云雺或作霿字同玉篇亦云霿同雺天氣下地不應也雺从矛聲與蒙聲相近洪範曰蒙史記宋世家作曰霧鄭康成洪範注作雺釋名霧冒也氣蒙亂覆冒物也蒙者[illegible]不明蒙蒙然也 此本一條今本誤分爲二 郭注爾雅亦云雺言蒙昧古皆以蒙訓霧又文選甘泉賦李善注引爾雅天氣下地不應曰霧霧云霧與蒙同可見蒙與霚雺霧俱通皆指天氣下地不應而言至爾雅霧字當爲霿字之誤爾雅釋文云霧本亦作霿字林作霿霿即霿字之省文說文霿字注又云霿晦也玉篇亦云霿武付切地氣發天不應也俱足爲霿字正之證蓋今本說文霿字注天氣下地不應六字與上霚字注地氣發天不應互易以致相沿承譌莫之改正觀文選注引爾雅上句作霧則下句必不作霧又釋文云霿本亦作霿可見李善陸德明所見本相同知唐本爾雅尚不誤也近人誤以霧爲霿以欲據說文以改爾雅則甚誤矣 經義叢鈔

蜺爲挈貳

案京房易傳曰蜺日旁氣也爾雅釋文鉤曰霓者氣也起在日側是已尚書考靈耀鄭康成注曰日旁赤者爲蜺漢書[illegible]六年正月己卯日暈兩耳中赤外青是已春秋元命包曰陰陽之氣聚爲雲氣立爲虹霓離爲倍僪分爲抱珥漢書天文志曰抱珥虹蜺是已揚雄太玄經曰冢霓圍日呂氏春秋曰有暈珥高誘注曰暈讀如君氣圍繞日周匝有似軍營相圍守故曰暈是已此皆以蜺爲日旁氣者[illegible]曰[illegible]如霓貫月正白易緯亦曰虹霓貫月[illegible]十二年十二月月在太微端門中重暈二珥南白氣廣八九寸貫月東西南北是已此又以蜺爲月旁氣者[illegible]孔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則天投蜺後漢書五行志和光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北宮[illegible]東庭中[illegible]如車蓋[illegible]色[illegible]曰所謂天投蜺也此蜺之以[illegible]色見者又有所謂紫蜺[illegible]司馬相如大人賦曰[illegible]彩蜺[illegible]曰蜺具色[illegible]赤白黃此蜺之以采色見者謹案史傳說蜺者多原于讖緯試以來諸儒修宮[illegible]以循占候而實不能究物之本矣蜺一物也氣之見于日者蜺何見于月者亦蜺也色之異者蜺何色

之青赤白黃者亦蜺也然猶但謂之蜺而已蔡邕月令章句乃曰蜺常以蒙濁見日旁白而直曰白虹是直以白虹貫日者爲蜺蜺且有虹之名矣然名之曰白虹尙有別于虹耳辭賦之家不獘名義益用夥如如江淹賦虹而云赤蜺電出序又云親弄綷蜺是直不辨虹蜺之爲二物矣竊攷尒疋曰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蜺爲挈貳虹之與蜺殊非昔然無別昔漢書天文志注如淳曰雄曰虹雌曰蜺孫奭孟子疏引尒疋曰雲出天之正氣蜺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此蓋注尒疋家舊說孔頴達禮記疏引郭氏音義曰虹雙出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注家以雄雌別虹蜺其說甚明然雄虹之狀鮮盛易見若雌蜺則戢有能言之者惟楚詞遠遊曰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洪興祖補注引集韻云蜺雌虹也天問曰白蜺嬰茀王逸注曰蜺雲之有色似龍者也又注云茀白雲逶迤若蛇者言比有蜺茀氣逶迤相嬰頗與說文脗合許書曰霓屈虹卽遠遊之謂便娟王叔師之謂似龍者也又曰白色陰氣卽天問之謂白蜺王叔師之謂雲之有色者也夫蜺爲雌屬能柔故屈眺于純陰其氣上隮有似雲物繚繞而呈白色者雨之徵也故孟子曰若大旱之望雲霓霓昭見雨施滂沱故大旱望之今趙岐注曰霓虹也雨則虹見是無論不辨虹霓抑思旱既太甚民情孔棘惟求得可以徵雨者而已何暇計及雨止而虹見乎此所爲見雞卵而求時夜者也或謂余曰子以爲蜺見雨施虹見雨止詩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孔沖遠引周禮眡祲後鄭注訓隮爲虹非與余曰周禮十煇九曰隮先鄭云隮爲升氣此義最確故康成用以釋詩亦云朝有升氣于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然則因升氣而致雨者霓也非虹也虹不得爲雨徵也或又曰虹蜺紛其朝覆兮夕淫淫而霖雨亦楚詞之言也明以虹爲雨徵安見趙氏謂雨則虹見者非與余曰雨自三日已上爲霖霖雨連晨一雨初濟一雨復零薄雲漏日則虹來濁氣升霄則蜺見故楚詞謂之曰紛謂之曰覆則虹與蜺雖竝舉而實較然殊矣天道渺元五行錯迕未必無虹先雨後之時然學人讀書道厥常道是豈足以相難哉況蜺字尒疋从虫孟子與說文从雨亦以霓其爲雨之徵乎至若虹之別名螮蝀者釋文曰螮丁計反蝀丁孔反郭璞鯬魚贊曰壯士挺劍氣激白虹鯬魚潛淵出則邑悚虹與悚韻是虹讀去聲正與釋文之音螮蝀協螮蝀乃虹字反音也蜺之別名挈貳者亦然釋文曰挈苦結反貳而至反張衡東京賦曰龍輅充庭雲旗拂蜺夏正三朝庭燎晣晣音之晣世反是蜺與晣韻也曹植七啟曰淩躒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是蜺與世韻也蜺與晣世爲韻是蜺讀去聲正與釋文之音挈貳協挈貳乃蜺字反音尸子曰虹霓爲析翳析翳卽挈貳之轉此挈貳爲反音之證也甘氏星經又曰蜺爲挈示旗挈示二字反音亦爲蜺此又蜺字反音讀平聲之證也史記天官書曰其挈者類闕旗索隱曰挈亦作蜺蜺之爲闕旗猶蜺之爲挈示爲析翳爲挈貳耳南史曰沈約作郊居賦示王筠讀至雌蜺連蜷曰嘗恐人讀作平聲此後世聲病之說不可與論古音也凡一音具有四聲古人未嘗泥也雨字合爲一音古人未嘗無也廿既以沈約作四聲又以孫炎作反音爲椎輪之始不知逸詩以不來爲貍齊人以終葵爲椎及尒疋云不律謂之筆扶搖謂之猋竝此螮蝀爲虹蜺爲挈貳皆反音也學人不稔乎此則簡册中處處成町畦矣段玉裁曰霓先雨而致雨虹後雨而致晴分別不可易今里俗所云挂龍者卽霓也王叔師云蜺之有色似龍者是矣但古人對文分別散文互言許愼曰霓屈虹趙岐曰霓虹也後鄭訓隮爲虹楚詞虹霓朝覆淫淫夕雨是皆散文不分別而鄭尤爲語病　寶楠謹案淩氏初成曰尒疋疾雷爲霆霓霓有霆霓有虹霓大旱望霓望霆霓也案淩氏之言非也尒疋釋文曰霓說文曰屈虹青色也一曰白色陰氣也故孟子云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案此則陸氏已知孟子之雲霓爲雲氣矣釋文又曰霓說文云雷餘聲鈴鈴所以挺出萬物也陸氏於上文霆字下云同於下經單標霆字並標霆霓是經文本無霓字近義不藏氏琳云初學記一白六帖二引作疾雷謂之霆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二文選注一白中類賦二引作疾雷爲霆是霆下本無霓字今本因下句何乃逸爲霄雪霓霓形相近遂誤衍劉淵倬盤膺遺稿

疾雷爲霆

案說文雨部霆雷餘聲也鈴鈴所以挺出萬物从雨廷聲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气也从雨兒聲則霆霓顯然二物不當連文郭注云雷之急激毛本誤急者謂霹靂亦無霓字義考初學記一白氏六帖二引作疾雷謂之霆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二文選注一事類賦三引作疾雷爲霆是可證霆下本無霓字今諸本竝有蓋因下句雨霓爲霄雪霓與霓形相近遂誤衍矣後有校刊此書者不妨竟刪之臧庸拜經義雜記

疾雷爲霆霓

疾雷爲霆霓郭注雷之急擊者謂霹靂頤烜案霓非疾雷霓當是電字之譌說文霆雷餘聲也電陰陽激燿也皆疾雷時所有邵氏正義據初學記改作疾雷謂之霆臧氏琳經義雜記據北堂書鈔事類賦注謂當作疾雷爲霆余嘗見影宋本北堂書鈔元刻初學記事類賦注引爾雅皆作疾雷爲霆霓足證近刻皆俗人所改不足爲據經義叢鈔洪頤煊

濟謂之霽

按洪範曰雨曰霽史記宋世家作濟則霽濟本一字曰說文雨部有霎字注云霽謂之霎此經霽字當爲霎之譌叔重引經典往往不顯書名如詞之射矣烝然鮮鮮鱣鮪鮫鮍一之日滭沷雨雪瀌瀌不云詩水曰潤下不云書地反物爲祅不云春秋傳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不云周禮足躩如也趨進趨如也寢衣長一身有半不云論語戶牖之閒謂之扆闕謂之樀一達謂之道四達謂之衢裳削幅謂之纀不云爾雅此霽謂之霎必古本爾雅之文當據以訂郭本之誤錢宮詹潛研堂集

咮謂之柳

柳鶉火也郭曰咮朱鳥之口釋文咮豬究反本或作喙許穢反說文云喙口也昌銳反家大人曰本或作喙者喙字之譌喙卽咮之異文陸音許穢反非也說文咮鳥口也曹風候人篇維鵜在梁不濡其咮毛傳曰咮喙也襄九年左傳咮爲鶉火卽此所云咮謂之柳也字或作噣說文噣喙也玉篇引詩作不濡其噣召南小星傳三心五噣四時更見是也或作注考工記梓人以注鳴者釋文注陟又反史記天官書柳爲鳥注是也或作啄漢書東方朔傳尻益高者鶴俛啄也顏注曰啄鳥觜也音竹救反又天文志曰柳爲鳥啄是也咮噣注啄古同聲而通用喙則聲遠而不可通且毛傳以喙釋咮則咮喙之非一字甚明而漢書天文志柳爲鳥喙韓詩外傳鳥窮則啄淮南氾論篇顏喙聚今本啄字竝譌作喙爾雅釋文咮本或作喙許穢反文選洞簫賦蟋喙蝦轉李善注喙許穢切或爲咮都遘切此喙之誤讀爲喙者也說卦傳爲黔喙之屬釋文喙況廢反徐丁遘反曹風候人傳咮喙也釋文喙虛穢反又尺稅反又陟角反此又喙之誤讀爲喙者也蓋咮喙皆訓爲口而字形又相似學者亂之久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彗星爲欃槍

引之謹案開元占經妖星占篇引孫注曰欃槍妖星別名也又

引尸子曰彗星爲欃槍尸子之文多有與爾雅同者見爾雅注疏及太平御覽彗星占篇引荊州占曰歲星逆行過度宿者則生彗星一曰天棓二曰天槍三曰天欃四曰彗星此四者皆爲彗是欃槍皆彗星之別名故爾雅尸子竝云彗星爲欃槍也然管子輕重丁篇曰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邱之戰呂氏春秋明理篇曰其星有彗星有天棓有天欃則已分彗與欃槍爲三而甘石二氏說彗與天棓天欃天槍形狀不同長短亦異自是以後各史志遂相承用之矣同上

庪縣浮沈解各爲水部

承詢爾雅庪縣浮沈之義謂庪縣不當訓爲埋孫炎云埋於山足曰庪埋於山上曰縣邢疏云庪謂埋藏之庪當與攱經閣庋食義同培罩按尊見甚確玉篇云庋閣也庪同庋引祭山曰庪縣可證但爾雅儀禮周禮三經文各有當而義無妨鄭志疑爾雅文雜不可據以難禮周禮賈疏以庪縣爲異代法似皆非爾雅云祭地曰瘞薶又通作貍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儀禮云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周禮云以貍沈祭山林川澤鄭注祭山林曰埋祭川澤曰沈按瘞貍是以牲玉埋藏於地中庪縣則有陳列之義李巡云祭山以黃玉以璧庪置几上邢疏云縣謂縣其牲幣於山林中其說良近蓋古者祭山之法先庪縣而後埋之故祭山又名旅旅臚陳之也山海經凡祠山多言肆瘞郭注云肆陳之也陳牲玉而後薶藏之此先陳後貍之證庪縣蓋旅陳之義祭山先庪縣而後埋故亦得名埋對文則祭地爲瘞埋祭山爲庪縣有異散文則通惟祭川是以牲玉投置水中不得名埋詩疏謂祭川沈而後埋非是故名浮沈或名沈凡以物入水通謂之浮沈詩云載沈載浮舟浮物亦云沈可見浮沈無定稱或欲分牲爲浮玉爲沈非是周禮小子職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鄭司農云沈謂祭川則牲亦言沈也祭川或言浮沈或言沈猶爾雅祭地曰瘞埋儀禮云祭地瘞文有詳略而義不殊儀禮祭山邱陵不云庪縣而云升者對沈言之山高故言升川下故言沈且兼明就祭之意鄭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按就祭是就其處祭之非望祭言庪縣則義不明故言升其實名異義同賈疏升即庪縣也周禮止云祭山林川澤無祭地之文故祭山林亦通謂貍此三經詳略異同之義謂爾雅庪縣爲即周禮所謂貍固非而以周禮疑爾雅亦非也昭文公又疑儀禮此祭多與周禮不合必求說考之類主敢研六寶維晉

祭山曰庪縣

釋文云庪或作庋又作攱庪庋攱三字說文皆無之不審許君意云何周禮大人職云凡幾珥沈辜鄭司農讀幾爲庪引爾雅祭山曰庪縣爲證是先鄭以庪當幾字許君之意當亦不殊陸氏釋文云或作攱則攱之譌也又周禮肆師職云及其祈珥注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爲祈則幾祈同音亦同義管子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謂庪縣之羊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祭星曰布

郭云布散祭于地据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無布散于地之法淮南子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注云司命傍布也蓋祭司命而以羿配無德然太康有自取失邦之咎觀武王誓臣作箴猶曰在帝夷羿不黜其爵號則謂羿死而爲神未必誣矣又曹氏之裂布注云楚人名命爲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著其傍謂之曹布按司命文昌宮星也然則祭星傍有縣布故謂之布不獨文昌爲然司巫祭祀共道布杜子春說新布三尺也後鄭說道布者爲神所設巾中霤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几是即繫著神傍之布歟封禪書稱秦有諸布之廟蓋祀諸星者孔撿討經學巵言

旣伯旣禱馬祭也

案詩小疋曰吉日維戊旣伯旣禱傳曰伯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郭璞注爾雅曰伯祭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郭用毛傳而于馬祖上增先字耆知伯爲祭名孔疏乃云馬祖之謂伯伯者長也殊爲未知說文曰禂禱牲馬祭也詩曰旣禡旣禂此所引詩蓋出齊魯韓三家故與毛詩作伯禱之字異然徐鍇繫傳曰禡之言罵也釋名曰罵迫也迫卽禡字之轉伯又迫字之轉故禡或爲伯耳然禡實本作貉也鄭司農注周禮大司馬職有司表貉曰貉讀爲禡禡書亦或爲禡是禡爲貉之或體字也杜子春注甸祝表貉云貉讀爲百爾之百鄭康成注肆師表貉云貉讀爲十百之百是禡之作伯以貉音也詩釋文曰貉又作貊故讀百與伯同故作伯也黃公紹韻會引樂書云周官言貉詩記言禡一也人作鼓吹曲云蒐田表禡表禡卽表貉然則貉與禡音義本相通也伯又卽貉禡音轉之字安得訓爲長與或曰禡爲師祭伯爲馬祭伯何以與禱同與余曰禡祭天神武王東觀兵上祭於畢蘇鶚以畢爲天駟是已伯祭馬祖則爲天駟亦天神也禡祭人鬼鄭康成曰爲師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漢禮於武庫祀蚩尤唐禮禡祀亦祭蚩尤是已伯祭則爲始養馬始乘馬及災害馬者是亦人鬼也貉祭則立表鄭注表貉謂立表而貉祭是也王制曰禡于所征之地應劭注漢書曰至所征伐之地表而祭之謂之禡是禡祭亦立表也禡祭則有禱鄭注肆師曰于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灋者禱氣勢之百倍是也又注甸祝曰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是祭表貉行禡祭故亦有禱也然則貉祭與禡祭其禮同故其名同介疋知其然故連類紀之曰是類是禡師祭也旣伯旣禱馬祭也或曰伯與禡同又卽爲貉禮謂之表貉者何與案郊特牲郵表畷疏云若郵亭屋宇處所表田畔晉語曰置茅蕝設望表凡甸獵則爲表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是也旣爲表則建旗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者也旣建旗立表則列陳晉民有司表貉于陳前羣吏聽誓于陳前是也夫表貉之祭當在聽誓之後春秋成十六年左氏傳紀鄢陵之戰旣曰聽誓乃曰戰禱戰禱者禡祭爲兵禱也禱禡祭在聽誓之後則貉祭亦如之甸禮與軍禮同也且大表貉祭肆爲尊嚴之地故車驟徒趨及表而止又爲會歸之所故師甸致禽于虞中虞人爲表獲者各以其禽來致于所表之中故謂表中爲虞中也詩豳風曰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是已又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往也貉卽表貉也言往表貉之處而取之耳傳及義問并訓貉爲狐貉恐失記表貉之義與至貉祭謂之表貉者虞人爲表計之以步積二百四十步爲四表大司徒祭貉則爲馬祖位于四表之中祭之故謂之表貉單言之則曰貉而已故詩稱旣伯也或又曰貉之祭其禮若何案禮曰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所謂位者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與其位辨謂位爲所設之席甸役設熊席右漆几几鬼神所依之此祭表貉之位也禮曰凡師甸用牲于社宗所謂社者師祭則有軍社甸祭則有馬祖是也所謂宗者鄭康成讀宗爲崇崇祭星也字譌曰崇爲寇馬馬祭土之亦禁祭也故曰用牲于祭一說祭猶也以爲讀指用幣孔穎達其祭非有常處臨時擇其地立表用幣什之貉祭立表亦宜用幣此祭表貉之用牲幣者也禮曰甸祝掌表貉之祝號所謂號者校人職曰春祭馬祖夏祭先牧

秋祭爲社冬祭馬步此祭表貉之號也所謂祝者太祝掌六祝之辭而祭貉之祝無聞賈誼新書曰商湯見祝網者其祝曰从天墜者从地出者从四方來者皆入吾網此非祭表貉之祝而其辭則爲祝類者也夫祭有祝則有禱肆師曰禂牲禂馬禂與禱同杜子春曰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此祭表貉之禱也凡此皆祭表貉之見于禮經而尒疋以爲馬祭者也嗟乎古禮之亡久矣今旣得于宣王吉日之詩用徵祭表貉之禮又得尒疋馬祭之說以證周官學古者實有厚幸焉若使禡伯不辨則并即今尚存之禮而亡之矣鄭康成曰禡爲兵禱其禮亦亡然詩序曰桓講武類禡也其詩曰綏萬邦屢豐年詩以講武而作首言及此此太祝所謂多福永貞善爲兵禱者也雖謂禱禮至今存焉可也段玉裁曰說文云偁詩毛氏從其多者言之耳其實不廢三家詩如尒疋引旣伯旣禱毛詩也許引旣禂旣禡三家詩也雖然如此毛公意旣伯旣禱句法謂禱於馬祖加一旣字以成句如侯作侯祝傳云作祝詛也亦加一侯字以成句若旣禡旣禂則分爲二祭矣禡貉伯三字古通用而周官經有師祭之貉有田祭之貉貉即禡也尒疋分別禡爲師祭伯爲馬祭作者旣辨禡伯之分又著禡伯之同引證精確補禮家所未備◦劉州淬覽齋遺稿

錯革鳥曰旟

李白以革爲之置於旄端孫曰錯七故反置也革紀力反急也畫急疾之鳥于縿周官所謂鳥隼爲旟者矣並見公羊宣十二年傳疏郭曰此謂全剝鳥皮毛全今本譌作合茲從隋書禮儀志及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一所引置之竿頭即禮記云載鴻及鳴鳶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一引郭氏音義云按禮記載鳴鳶鄭元云載之旌首以示眾即此類也書云鳥獸希革注云如鳥斯革革鳥者自是鳥之皮毛明矣引之謹案李郭之說皆非也李解革鳥云以革爲之徧考古人旗章如交龍熊虎龜蛇之屬無以革爲之者非確詁也郭云全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即禮記云載鴻及鳴鳶其說本於鄭志鄭荅王贊問曲禮載青旌以下云皆舉皮置於旌首不畫也案彼文前有水則載青旌鄭注青青雀水鳥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鴻俗本鴻上衍飛字辯見禮記皆謂畫鳥於旌而植之車上至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始謂以其皮飾旌而植之耳說見禮記鄭志誤以曲禮之畫鳥爲舉皮郭氏因之遂以革鳥爲鳥之皮毛如其說則爾雅當云錯鳥革曰旟文義始順不得顛倒其文而稱革鳥也曲禮之載虎皮若改爲載皮虎其可乎周官師常云交龍爲旂龜蛇爲旐不聞剝龍蛇之皮置於竿頭也且鳶鴻一旌必前有塵埃車騎始載之且若以旟上之鳥爲鳶鴻則司常之州里建旟大司馬之百官載旟豈皆見塵埃車騎而爲之備乎此眞所謂膠柱鼓瑟者矣司常云鳥隼爲旟鳥隼者鳥中之隼也隼謂之鳥猶[illegible]謂之[illegible]螳蝗謂之蠡蝗非謂隼之外別有他鳥也隼爲急疾之鳥故謂之革鳥小雅六月篇織文鳥章傳云鳥章錯革鳥爲章也箋云鳥章鳥隼之文章鄭志荅張逸云畫急疾之鳥隼是錯革鳥爲畫鳥隼畫有文故謂之章考工記所謂畫繢之事鳥獸蛇也鳥獸蛇見易即鳥隼爲旟之類下文因章曰旟爲因其文章不復畫之則錯革鳥曰旟爲畫之明矣自當以孫說爲長然訓錯爲置則非也錯者畫文之名以采色涂於繒帛之上使文理交錯因謂之錯七各反若說文金涂謂之錯矣小雅采芑篇約軧錯衡傳云錯衡文衡也晉語曰金玉其車文錯其服文錯猶文章耳周文王子有錯叔繡漢書地理志注引世本云錯叔繡文王子名繡字錯亦取文理交錯之義然則錯革鳥者交錯其文爲鳥隼之狀故毛傳曰錯革鳥爲章矣鄭樵曰錯雜以五采也近之王伯申書經義述聞

釋地 秦有楊紆

釋地秦有楊陓釋文陓孫於于反郭烏花反本或作紆字非也案周禮職方氏冀州其澤藪曰楊紆注楊紆所在未聞淮南子墬形九藪秦之陽紆高注陽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又修務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注陽盱河蓋在秦地說文艸部藪大澤也九州之藪冀有楊紆竹書紀年周穆王十三年春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紆又風俗通山澤引爾雅秦有陽紆劉昭注續漢郡國志引爾雅秦有楊紆則釋地舊本皆作紆字陸德明所見本尚然郭璞改爲陓音烏花反陸氏據之反以作紆爲非不知孫叔然於于反亦作紆不作陓也考呂氏春秋有始覽九藪秦之陽華高注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華陓音相近蓋郭氏或有所本然周禮作紆終當依舊本也陽紆楊盱鳳翔皆音相近翔翊文相近義同◦臧茂才經義雜記

釋地秦有楊陓疏引周禮夏官職方氏之楊紆改爲楊陓而謂冀州之楊陓即雍州之弦蒲恐不然也漢地理志述職方揚紆而師古注引爾雅又改爲楊紆豈因音同通用歟鄭與顏皆不知楊紆所在爾雅釋文云本或作紆字非◦梁孝廉瞥記

東陵阠

東陵阠先儒皆未詳其地說文亦無阠字徐氏新附乃有之非許君意也予按說文手部扟挹也讀若莘是莘與扟通矣莊子駢拇篇盜跖死利於東陵陸氏釋文東陵陵名今名東平陵屬濟南郡又春秋成二年傳師從齊師于莘杜注但言齊地今據下文華不注華泉皆在濟南府莘與華不注華泉相去不遠亦當在濟南則爾雅之東陵阠疑即左氏傳之莘也古本當从手旁後人改从阜旁耳濟南東平陵城在今章邱縣東十五里◦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陵莫大於加陵

郭云所在未聞不識猶可攷否曰淮南人閒訓晉厲公合諸侯於嘉陵嘉與加同即春秋之柯陵也杜元凱云鄭西地柯加聲相近錢宮詹潛研堂集

其名謂之鰈

邵曰韓詩外傳云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是比目魚本名鰈隸體變轉今作鰈家大人曰邵說非也邵以說文無鰈字新附字有之又以韓詩外傳作鰈遂謂鰈爲鰈之譌今考說文𦧇字解云犬食也從犬舌聲今本作从犬从舌乃徐鉉不知古音而妄改之據繫傳本訂正讀若比目魚鰈之鰈玉篇廣韻[illegible]字竝與楊同音則是說文原有鰈字而寫者脫之也鰥爲其魚魴鰥之鰥與比目魚鰈之鰈音義縣殊不得以鰥爲鰈通考書傳亦無謂鰥爲比目魚者竊謂鰥乃鰨之譌釋文曰鰈本或作鰨玉篇鰈比目魚鰨同上[illegible]篇韻者[illegible]是鰨爲鰈之別體故爾雅作鰈韓詩外傳作鰨鰨與鰥相似傳寫者遂誤爲鰥耳當據爾雅或本之鰨以正外傳鰥字之譌豈可反據外傳之誤字以改爾雅之正文乎王伯申書經義述聞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

注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此義非是周官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而詩曰駉駉牧馬顏氏家訓云駉駉牧馬江南本皆作牧北土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在坰之野然則坰牧皆在遠郊之內此郊外蓋近郊外也今以王畿言之遠郊百里半之五十里爲近郊其外十里曰牧又其外十里曰野又其外十里曰林又其外十里曰坰又其外十里達於遠郊之境孔檢討經學卮言

邵曰魯頌毛傳云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說

文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冂或作坰俱據爾雅爲說無郊外爲牧之文然詩疏及爾雅釋文引李巡孫炎舊注俱有此文毛許所引蓋異本也引之謹案無郊外爲牧者蓋舊本也毛於召南之野有死麕邶風之燕燕鄘風之干旄竝傳云郊外曰野又鄭風野有蔓草傳云野四郊之外說文云野郊外也皆不云牧外曰野鄭注牧誓及鄭風之叔于田周官之甸師遂人士師縣士竝云郊外曰野高注呂氏春秋季春紀淮南時則篇竝云廣平曰原郊外曰野（二語皆出爾雅）韋注晉語亦云郊外曰野皆用爾雅之文而不云在牧外小雅出車首章于彼牧矣毛但云出車就馬於牧地而不云在郊外次章于彼郊矣鄭云乘馬牧地在遠郊據周官載師以牧田任遠郊之地而言而不云郊外謂之牧周語國有郊牧韋注云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而不云牧在郊外是毛許鄭高韋所見爾雅本皆無郊外謂之牧也孫本郊下有牧李本牧作田皆非爾雅之舊蓋當時學者所增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郊外謂之牧

釋文李本牧作田釋云田陳也謂陳列種穀之處顧炫案田即周禮四丘爲甸之甸周禮稍人鄭注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今詩作維禹甸之甸祝鄭注甸之爲言田也小宗伯鄭注甸讀爲田田即甸字之省（經義叢鈔洪頤煊）

釋邱

三成爲敦邱

釋文敦郭音頓然則衛風之至于頓邱頓敦同也今或云堆語之轉（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方邱胡邱

引之謹案水經汝水注曰汝水又東南逕壺邱城北故陳地春秋左傳文公九年楚侵陳克壺邱是也壺邱蓋即胡邱此亦地以邱名者桑邱咸邱之類（王尚書經義述聞）

當途梧邱　途出其前戴邱　途出其後昌邱

家大人曰梧邱戴邱昌邱皆取相當值之義梧圉禦三字古通用故彊禦或作彊圉（見楚辭離騷及漢書王莽傳敘傳）或作彊梧（釋天太歲在丁曰彊圉史記曆書作彊梧）梧之言禦也秦風黃鳥傳及齊語注竝云禦當也故邱之當途者謂之梧邱釋名曰當途曰梧邱梧忤也與人相當忤也（邱有義亦同矣）戴之言值也值亦當也釋地曰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極爲空桐郭彼注曰戴值也大記君纁戴六鄭注曰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是戴爲當也故邱之前當途者謂之戴邱釋詁曰昌當也故邱之後當途者謂之昌邱當途梧邱之途從言之也途出其前後之途橫言之也而梧邱戴邱昌邱皆以其與途相當值名之（同上）

水出其左營邱

爾雅注疏校勘記曰水出其左營邱唐石經及各本竝同史記周本紀集解禮記檀弓正義皆引作水出其前而左曰營邱水經淄水注引作水出其前左爲營邱又云營陵城南無水惟城北有一水世謂之白狼水西出丹山東北流由爾雅出前左之文不得以爲營邱矣今臨淄城中有邱淄水出其前（家大人曰前下脫左字）故有營邱之名與爾雅相符邵氏正義據此謂舊本爾雅經有前字注云淄水過其南及東東南二字正釋前左二字然考詩齊譜正義引孫炎注爾雅云水出其左營邱無前字經文水出其前後左右四字相對與下左高咸邱右高臨邱前高旄邱後高陵邱文法整對劉熙釋名本爾雅亦言水出其左曰營邱蓋史記水經注等蒙上水出其前消邱之文引之王氏穀滕云凡古人祇言左右者皆據前言之猶言東西亦據前言之若對文則竝舉如釋畜言馬有前右後右前左後左矣此言水出其左謂水出其前左也引者加前字須人易曉耳家大人曰此說非也此文本作水出其前而左營邱營者環也水環其前與左也若但言水出其左則營字之義不見孫炎郭璞何以皆言水過其南及東乎古人屬文不必字字相對若但齊其文而不顧其義則以小害大矣上文途出其右而還之畫邱途出其前戴邱途出其後昌邱首句亦多而還之三字然去此三字則畫字之義不見（郭注言爲途所規畫）亦猶水出其前而左營邱去前而二字則營字之義不見也據王說云凡古人祇言左右者皆據前言之水出其左謂水出其前左也然則水出其右亦謂水出其前右乎消邱泥邱正邱皆一面有水唯營邱兩面有水故言水出其前而左豈得謂凡言左右者皆據前言之乎左高咸邱右高臨邱左澤定邱右陵泰邱皆非謂前左前右也而謂水出其左即水出其前左豈其然乎若謂引爾雅者加前字須人易曉則尤爲曲說史記集解及水經注禮記正義所引皆有前字（集解所引[illegible]前下皆有而字是也齊之營邱淄水先過其前而後過其左故曰水出其前而左與途出其右而還之文同一例水經注無而字者省文耳然而字可省前字則斷不可省也）豈皆欲人易曉而加之乎水經注又曰營陵唯城北有一水由爾雅出前左之文不得以爲營邱矣云爾雅出前左之文則是爾雅原有前字非善長欲人易曉而加之也若爾雅但言水出其左則諸君又何以知其爲前左而加前字以曉人乎元和郡縣志亦曰爾雅曰水出其前經其左曰營邱自開成石經始脫前而二字而各本皆沿其誤若詩正義無此二字即後人依誤本爾雅刪之不得援以爲據（案詩正義曰水所營繞故曰營邱釋邱云水出其左營邱孫炎曰今齊之營邱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南東二字正釋前左二字則孫本有前而二字可知注義上言水所營繞下引孫注過其南及東則所引經文亦有前而二字可知後人刪此二字則上下文皆不可通矣禮記正義曰釋邱云水出其前而左曰營邱以水營繞故曰營邱與詩正義同故知詩正義亦有前而二字後人刪之也考釋名無此二字則不足爲據上文途出其右而還之畫邱釋名亦無而還之三字豈得謂爾雅亦無此三字乎○同上）

邱背有邱爲負邱

郭曰此解宛邱中央隆峻狀如負一邱於背上家大人曰郭說非也邱背有邱者謂邱之後又有一邱如背有所負然故曰負邱負亦背也（廣雅曰背負後也釋名曰負背也置項背也負鄭注曰負謂置之於背明堂位天子負斧依注曰負之言背也秦策齊東負海北倚河高注曰負背也負與背古同聲而字亦相通又通作倍史記魯世家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倍依即負依主父偃傳南面負扆漢書負作背漢書高紀項羽背約史記背作負）邱背有邱爲負邱宛中爲宛邱二者迥不相涉郭不解負字之義而以爲宛邱中央隆峻狀如負一邱於背上遂與上文之宛中宛邱下文之邱上有邱爲宛邱混爲一義其失甚矣邵曰邱背有邱疑於後高陵邱郭以邱背即邱上故定爲重釋宛邱之義此曲爲之說也後高陵邱謂邱形後高而前卑耳非邱背有邱之謂也且上言邱背有邱下言邱上有邱則邱背之非邱上明矣郭又引說文云賦邱名武負聲相近賦邱即負邱也尤爲皮傅之說（負古讀若倍與賦不相近且說文作坿邱名何以知其爲邱背有邱之負邱乎○同上）

望厓洒而高岸

郭曰洒謂深也視厓峻而水深者曰岸家大人曰郭說非也洒者峭也語之轉耳邶風新臺篇新臺有洒毛傳曰洒高峻也峻亦峭也水厓之形有直立而卑者有峭而不高者有高而陵夷者是高而不峭者也若既峭而又高者則謂之岸曰望厓洒而高則洒字自指厓言之而郭乃以爲水深望厓水深而高則文不成義矣且厓峭而高即謂之岸何必水深而後謂之岸乎

郭蓋以洒字從水故訓爲水滖此未達六書假借之義也（洒灑借爲洒峻之洒）新臺有洒之洒豈亦得訓爲水滖乎邵曰洒字從水西聲西與申聲相近又轉爲滖是從聲取義此則曲說之不可通者也（同上）

夷上洒下不漘

李曰夷上平上洒下陗下故名漘孫曰平上陗下故名曰漘不者蓋衍字郭曰厓上平坦而下水滖者爲漘不發聲家大人曰郭以不爲發聲是也以洒下爲厓下水滖則非漘爲水厓之名不必水滖而後謂之漘也夷上洒下皆指厓而言與水之滖淺無涉夷者陵夷也陵夷者陂陀也（見家語始誅篇注）洒者峭也言上陂陀而下峻峭也魏風伐檀釋文曰漘本亦作脣漘之言脣也上陂陀而下峻峭狀如人之脣故謂之漘是以李孫並云平上陗下故名漘也若以洒爲水滖則非其指矣（同上）

厓內爲隩外爲隈

隩隈厓內爲隩外爲隈邢曰云外爲隈者隈當作鞫傳寫誤也詩大雅公劉云芮鞫之即毛傳云水之外曰鞫（案此誤以箋爲傳）然則厓在水曲其內名隩又名隈其外名鞫又作坭音義同今以隩隈一事分爲外內之名故知誤也邵依邢改隈爲鞫云詩疏引爾雅作鞫陸氏爾雅釋文亦作鞫今本作隈說文云隩隈厓也其內曰澳其外曰隈是爾雅舊本亦作隈釋文引字林作坭云隈厓外也左傳疏引爾雅亦作隈唐石經及宋本俱作鞫與陸氏釋文同今定從舊本家大人曰邢邵說是也今檢唐石經及宋本皆作外爲隈蓋唐石經始作隈（隈字即涉上文隩隈而誤）而各本皆從之故邢疏特辯其誤邵謂唐石經宋本俱作鞫蓋偶未檢耳然恐後人轉據石經宋本及今本說文左傳疏以相難故明辯之案孫炎曰隈水曲中也淮南覽冥篇漁者不爭隈高注曰隈曲深處魚所聚也列子黃帝篇河曲之淫隈殷敬訓曰隈水曲也此皆謂厓內爲隈非謂厓外爲隈也又案大射儀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鄭注曰隈弓淵也僖二十五年左傳秦人過析隈杜注曰隈隱蔽之處莊子徐無鬼篇奎蹄曲隈向秀曰曲隈股閒也是凡言隈者皆在內之名非在外之名厓外而謂之隈必無是理也且上文云隩隈是隈即隩也乃又云厓內爲隩外爲隈不自相違戾乎今本說文作其外曰隈左傳疏引爾雅作外爲隈皆後人以俗本爾雅改之考古者固貴有定識也（說文隩水隈厓也隈水曲也則明明以厓爲隈矣隈即隩也故曰其內曰隩其外曰鞫今改爲其外曰隈則與隩隈二字之注皆不合閔二年左傳注水之隈曲曰汭正義曰釋丘云隩隈厓內爲隩外爲鞫彼雖不言汭汭即隩也而汭字以內爲聲明是水之隈曲之內也據孔云水之隈曲之內則厓內爲隈甚明故引爾雅以釋杜注水之隈曲曰汭也今改外爲鞫曰外爲隈則與疏意不合又與注意相反矣襄三年正義引爾雅厓內爲隩外爲鞫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外爲鞫今本爾雅字皆作隈亦是後人所改而爾雅釋文鞫字林作坭云隈厓外也九六反公劉箋則曰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正義則引爾雅曰厓內爲隩外爲鞫又引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其外爲鞫皆足正後人校改之謬）○同上

畢堂牆

李曰崖似堂牆曰畢郭曰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牆引之謹案望厓洒而高岸至谷者㵐皆釋水邊厓岸之名不得雜以山開之道且畢爲道名以在上者言之牆爲堂邊以在旁者言之又不得謂在上之畢爲在旁之牆也郭蓋以詩終南有紀有堂毛傳云堂畢道平如堂也箋云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故牽之而爲此注案紀堂乃杞棠之借字不得如毛鄭所釋（說見前有紀有堂下）且尋繹毛義畢道平如堂蓋本釋山山如堂者密之文密畢聲相近毛所見本密蓋作畢也故言堂而不言牆其非用畢堂牆爲說明矣自鄭申毛義始誤以畢堂牆說之而謂如堂之牆耳今案畢堂牆之堂當讀爲陂唐之唐（史記魏世家倉唐古今人表作倉堂後漢書延篤傳唐溪典注以爲堂谿氏）唐隄也牆謂隄內一面障水者以其在水之旁故謂之牆又謂之畢牆之言將也大雅皇矣篇在渭之將傳曰將側也釋名曰輿棺之車其旁曰牆似屋牆也是牆爲在旁之名也畢之言蔽障蔽水使不外出也說文曰牆垣蔽也唐牆蔽水故謂之畢矣郊特牲謂之水庸（庸墉古字通）畢爲水厓故與諸水厓之名連類而舉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郭注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牆詩終南正義引此注云其邊若堂室之牆頣煊案邢疏其邊之厓如堂室之牆言平正也釋山山如堂者密郭注形如堂室者皆有室字（經義叢鈔洪頣煊）

重厓岸

郭注兩厓累者爲岸頣煊案上文已釋望厓洒而高岸此不必復釋岸岸當作屵說文屵岸上見也从厂从之省讀若躍岸上見岸即是重厓屵作岸字形相近并涉下文岸上滸字相連而譌（同上）

涘爲厓窮瀆汜谷者㵐

家大人曰此篇自望厓洒而高岸以下皆釋厓岸之名故篇末題曰厓岸此云涘爲厓窮瀆汜谷者㵐者言水厓謂之涘其窮瀆之厓則謂之汜通谷者之厓則謂之㵐汜㵐皆厓岸之名非溝瀆之名也對文則汜與㵐異散文則通故廣雅曰㵐汜厓也㵐與湄同（見下）淮南道應篇公孫龍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高注曰汜水厓也班固幽通賦芊彊大於南汜曹大家注與高誘同是汜爲厓也（[illegible]之水厓謂之汜亦謂之汜其義一也）釋文曰㵐本又作湄亾悲反釋水篇水草交爲湄釋文曰湄本或作㵐亾悲反則湄㵐是一字釋名曰湄眉也臨水如眉臨目也秦風蒹葭篇在水之湄毛傳曰湄水隒也說文曰隒厓也是㵐爲厓也汜與㵐皆厓岸之名故廣雅湄汜同訓爲厓義本於爾雅也而郭釋窮瀆汜曰水無所通者釋谷者㵐曰通於谷（水經濟水注引作通谷者㵐）則是以窮瀆爲汜通谷者爲㵐說文亦曰汜窮瀆也若然則汜㵐當與谿谷溝瀆同列於釋水胡爲與滸隩墳涘同列於釋邱而總之以厓岸之名乎斯不然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山小而高岑

家大人曰管子宙合篇曰山陵岑巖淵泉閎流孟子告子篇可使高於岑樓趙注曰岑樓山之銳嶺者（王尚書經義述聞）

小山岌大山峘

郭注岌謂高過釋文峘胡官反一音袁埤蒼云峘大山又音恒案說文馬部馺馬行相及也从馬从及讀若爾雅小山馺大山峘則許讀爾雅以六字爲句郭注謂高過與許氏馬行相及訓亦合蓋岌者及也峘者桓也以小山而及於大山爲長可知案恒長也釋文峘音恒者是胡官反音袁非也（[illegible]）說文恒作[illegible]从心从舟在二之閒上下一心以舟施恒也[illegible]恒从月古文恒从月詩曰如月之恒漢書[illegible]書顧雅云小山岌大山峘則作恒偏旁與恒相[illegible]古文恒从月[illegible]爲句埤蒼云峘大山則張氏讀爾雅以小山岌大山峘爲句矣又大山宮小山霍郭注宮謂圍繞之禮記曰君爲廬宮之是也酈道元注水經廬江水曰廬上有宮殿故基者三以次而上最上者極於山峰山下又有神廟號曰宮亭廟胡彭湖亦有宮亭之稱焉余案爾雅云大山曰宮宮之

爲名蓋起於此不必一由三宮也是鄭氏讀爾雅以大山宮爲句小山霍爲句矣(卷末爲貢山亦得地所在霍山下引爾雅云大山宮小山霍似不誤)又小山別大山鮮郭注不相連釋文鮮息淺反李云大山少故曰鮮或作𡾰又音仙詩皇矣度其鮮原傳小山別大山曰鮮正義引孫炎曰別不相連也公劉陟則在巘傳巘小山別於大山也蓋毛意鮮巘爲一字故皇矣同爾雅作鮮公劉作巘(呂氏春秋及禮記月令作鮮羔開冰鄭注以爲鮮當爲獻之誤)正義引釋山重甗隒及西京賦陵重甗釋之謂與皇矣小山曰鮮義別此過爲區別失毛旨矣李善注吳都賦巘澗闐下引爾雅曰小山別大山曰巘古買切又注長笛賦巘崿嶮巇下引爾雅曰小山別大山曰巘巘與鮮古書往往互異衆孫郭皆云不相連似作巘爲是陸云或作𡾰蓋巘之譌李云大山少故曰鮮是以小山別爲句大山鮮爲句矣其訓鮮爲少則經必作鮮蓋所傳本異也郭氏以毛公許君孫氏讀爲據而不從李巡張揖鄭元等其識較他差勝矣(臧茂才經義雜記)

問小山岌大山峘釋文有桓袁恆三音如用桓袁兩音則字當从亘如用恆音則字當从亙說文無峘字不審所从曰予族子坫嘗引晉書地道記恆山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恆山岌號飛狐口證峘即恆之譌此證其分明大山宮小山即南嶽之霍山則小山岌大山爲北岳之恆山審矣郭訓岌爲高過亦未然說文岌作𡶟馺馬行相及也山相及有聯互之象故以爲得名俗人妄加山旁或誤讀爲桓音陸德明疑而兩收之(錢宮詹潛研堂集)

重甗隒(魚蹇反隒魚檢反)

李曰隒阪也(見王風葛藟釋文)孫曰山基有重岸也郭曰謂山形如累兩甑甗甑上大下小(各本脫下四字今據葛藟釋文及公劉正義引補)山狀似之因以名云引之謹案孫說是也下文左右有岸厒與此句相連皆謂山之厓岸也說文云隒厓也釋邱云重厓岸此云重甗隒文義相合皆厓岸之名也(甗者厓之高而峻者也故韓詩云騶跻巖陁甗錡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巖陁甗錡摧崣崛崎巖陁與甗錡皆雙聲也甗錡之言嶔崎也巖陁之言巉巖也解者多失之)解者但不重者謂之甗重者謂之隒耳甗當讀爲岸說文岸岸高也從山厂厂亦聲(厂呼旱切)玉篇牛桀牛割二切廣韻又語偃切語偃之音與甗同岸正字也甗俗字也郭未達俗字之義而以爲山形如累兩甑案釋邱云如覆敦者敦邱(又云如乘者乘邱如陼者陼邱此爾亦云山如堂者密如防者盛)重甗之甗若果爲甑則當云如重甗者隒文義乃明何得徑省其文而云重甗隒乎釋名云山上大下小曰甗甗甑也甑一孔者甗形孤出處似之也則已誤以爲山形如甑矣字林亦云隒山形似重甑郭注之誤蓋本於二書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問左右有岸厒厒字說文所無未審所从曰厒疑厓字之譌說文厓閉也从戶劫省聲山左右有岸似戶之閉故以得名俗師不通六書誤作㕁或作㕞皆非也釋文厒戶閤反或作口闔反予謂當爲口闔切乃與韻協(錢宮詹潛研堂集)

左右有岸厒

釋文厒口閤反(今本閤誤作閤據明吳林宗影鈔宋本釋文改)錢曰厒蓋厓字之譌說文厓閉也山左右有岸似戶之閉故以得名俗師不通六書誤作㕁或作㕞(見廣韻)皆非也段曰厒當作㕑文選江賦鼓㕑窟以漰渤李善注㕑苦合切是也家大人曰二說皆未安說文厓閉也左右有岸非閉之義江賦鼓㕑窟以漰渤李善注㕑亦當之類也集韻㕑壓也或作㕑皆非左右有岸之義今案兩本作厒從厂去聲非從缶聲廣韻厒去劫切厓厓集韻厓厓也或作㕑去劫與口闔聲相近訓厓爲厓正合左右有岸之義且集韻云厒或作㕑則㕑爲厒之誤明矣厒之言脅也廣韻厒脅並去劫切人左右脅謂之胠(說文胠亦下也去劫切廣雅胠脅也)山左右有岸謂之厒義相近也篆書去字作𠫓缶字作缶二形相似隸書去字作去缶字作缶亦相似故從去從缶之字傳寫多譌管子輕重甲篇三月𦥑匋匋字作匋漢冀州從事張表碑俊依陶父陶字作陶此從缶之字而誤從去者也亦有從去之字而誤從缶者說文鼛鼓鼙聲從鼓缶聲土盍切鼛乃鼛字之誤王篇亦誤作鼛後人又加鼛字音七盍切而不知鼛即鼛之誤也(此亦如集韻之以㕑爲厒也)廣韻有鼛無鼛是其證矣又墨子備蛾傅篇以爲法程今本作㳒程此皆從去之字而誤從缶者也怯怯胠從去聲而音去劫切劫鉣從去聲而音居怯切鼛從去聲而音土盍切厒從去聲而音口荅切其義同也厒之爲㕑猶鼛之爲鼛法之爲㳒其誤亦同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大山宮小山霍

案水經注四十卷霍山下引爾雅大山宮小山爲霍(霍字舊刻作曰)三十九卷廬江水下又引爾雅宮字霍字之上皆有曰字豈古本爾雅不同乎全謝山太史謂古人元有二種讀法見補之作二句對解之非無據也案洗水篇引開山圖繞大山爲霍山以例此文則霍上有曰字較爲明確若宮上亦有曰字作二句讀舉竟未安(梁孝廉曾記)

小山別大山鮮

注云不相連邈周書和寤解至于鮮原孔晁注近岐周之地小山曰鮮(鄭氏毛詩箋曰鮮善也崔茂才君亦譏稱)釋文鮮息淺反李云大山少故曰鮮顧炎武文選吳都賦長笛賦李善注俱引爾雅曰小山別大山曰巘巘古買切呂氏春秋古樂篇伶倫取竹於嶰谿之谷嶰當作解與鮮字音相近[illegible]

多草木岵無草木峐

問岵屺之名詩傳與爾雅說文互異未審孰是曰父母所在屺必小於岵岵之言護也山有草木所庇者廣也屺或爲紀屺之言基也又爲峐峐之言核也果核初見未有枝葉也毛公說詩往往爲後師所亂如崔嵬附二名亦與釋山之文違反皆當以爾雅爲正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山上有水埒

引之謹案列子湯問篇壺領山頂有水甬出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張湛曰山上水流曰埒是也郭曰有停泉於義未允(王尚書經義述聞)

讀爾雅釋山論南嶽(霍山爲南嶽)

爾雅不出於一時一人之手且又備採衆說以俟折衷故一篇內時有自相違戾者如釋山紀五嶽曰河東華河南嵩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此一說也又曰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山爲中嶽此一說也衡山漢志在長沙湘南縣東南霍山一名天柱山漢志在廬江灊縣南先儒或從爾雅前說或從爾雅後說毛公伏生兩大儒而詩訓傳與尚書大傳俱從衡山孫炎初說已疑異孫炎之注爾雅也以霍山爲誤當作衡山郭景純爾雅注今本闕落見於詩疏尚書疏與左氏昭四年正義所引者則曰霍山今在廬江灊縣西南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彼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

山不得爲南二入言漢武帝來始乃名之卽如此言爲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景純意在駮孫氏以霍山南嶽見爾雅非肇於漢武漢武以前長沙之衡廬江之霍皆稱南嶽故曰南嶽本自以兩山爲名言兩山皆有南嶽之名也漢武因兩南嶽不可偏廢而衡遠霍近故併祀衡於霍耳攷元封五年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封禪書郊祀志皆云然號曰南嶽者與元年以三百戸封大室名曰崇高正同號曰南嶽名曰崇高皆武帝號之名之大室本號中嶽故僅易大室之名名崇高山又名其邑曰崇高邑天柱本不號南嶽故尊其號曰南嶽此名與號之別也然則霍山不得爲南嶽武帝始名之其說非無據矣孫氏信爾雅前說而不信爾雅後說故謂霍當作衡郭謂霍與衡皆是南嶽漢武專祀霍山此兼信爾雅前後二說其截然別衡霍爲二山則孫郭一也風俗通謂太山一名岱衡山一名霍一山而有兩名不得其義而牽合之孔沖遠詩崧高書舜典左傳昭四年正義惑其說謂衡山亦名霍山漢武移其名於天柱此爾雅之霍山爲南嶽卽是衡山合二山爲一正與景純說相背而誤會南嶽以兩山爲名之句傅合而一之以爲衡山亦名霍山是謂以兩山爲名疏矣邢昺作爾雅疏不知據三正義以糾郭注之脫落乃全用沖遠崧高正義文而謂郭注云卽天柱山者郭據作注時霍山爲言其經之霍山爲南嶽卽是江南之衡何其昧戲惟衡霍是兩山故孫氏云霍當作衡郭氏云南嶽有二惟衡山爲南嶽之說優於霍山爲南嶽之說故孫氏注疑而易字未爲失郭氏注失之過信未能覈實古者南嶽衡山非霍山也然則伏生在漢初何以舉霍山曰大傳不出於伏生之手其徒各論所聞或襲用元封後名號耳（段大令經韻樓集）

霍山爲南嶽郭注在衡陽湘南縣南今在廬江灊縣西卽天柱山灊水所出也頤煊案風俗通祀典篇衡山 名霍山左氏襄三年傳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卽廬江灊縣之霍山杜預注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失之餘詳見鈎軒文鈔第四卷（經義叢鈔洪頤煊）

釋水 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

李曰水泉從旁出名曰氿氿側出（側與仄同案正文已云穴出仄出也則注不須更言側出側出疑側也之譌）引之謹案泉皆自穴中出而氿泉獨言穴出者穴非孔穴之穴乃回穴之穴也文選幽通賦叛回穴其若茲兮李善引曹大家注曰回邪也穴僻也又引韓詩曰謀猶回穴（毛詩作遹傳亦曰回邪遹辟釋文曰遹韓詩作歛義同）宋玉風賦曰回穴錯迕後漢書盧植傳曰今之禮記特多回穴義竝與此同然則邪謂之回僻謂之穴僻者偏也氿泉從旁出故曰穴出又曰仄出（案車軸兩端自中出者謂之軌亦是從旁出也故釋名曰側出曰氿泉氿軌也流狹而長如車軌也）穴與仄皆不正之名與上文濫泉正出相對非謂其從孔穴中出也邵引說文泬水從孔穴疾出也段注泬字引爾雅氿泉穴出皆失之（說文泬字之訓別爲一義非氿泉穴出之穴氿泉穴出謂旁出也不然泉皆出自穴中豈獨氿泉乎說文作㕓云仄出泉也不云從孔穴出○王尚書經義述聞）

汧出不流

釋水汧出不流郭注水泉潛出便自停成汚池頤煊案汧當是汙字之譌左氏隱三年傳潢汙行潦之水服虔注水不流謂之汙說文洿濁水不流也一切經音義卷八引三蒼停水曰洿字皆通用（經義叢鈔洪頤煊）

濆大出尾下

郭曰尾猶底也引之謹案凡泉莫不有底水皆自下而上何獨於濆而言出尾下乎且尾者後也末也泉之有底水所自出乃其始也本也不得謂之曰尾遍考書傳無謂水所自出爲尾者况上出與下出不同莊子秋水篇天下之水莫大於海尾閭泄之（列子湯問篇所謂無底之谷）不知何時已而不虛蓋海水自穴中下出有若腹中之物泄於尾閭者然故謂之尾若濆水濆涌上出則與尾閭之下泄者異矣何得謂之尾乎郭說非也今案濆大出當絕句尾下當自爲一義不與上相屬濆大出者承上出同流而廣言之謂之大出者濆涌上出其勢甚大也上文云檻泉正出沃泉縣出氿泉穴出此云濆大出文義正相合矣尾下者承上歸異而廣言之歸於他水者水之尾也尾者下游也故舉尾之名而釋之曰下昭十二年左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杜注曰潁水之尾在下蔡西水經潁水至愼縣東南入于淮注引春秋次于潁尾而釋之曰蓋潁水之會淮也是水之下游謂之尾也灅水注引諺曰高梁無上源清泉無下尾是下游曰尾後世方俗語猶然解者乃以大出尾下連讀失其義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以衣涉水爲厲

引之謹案厲謂陵水而渡也或以厲爲橋者非說見淇則厲下

同上

繇膝以下爲揭

引之謹案此六字蓋唐以前學者所增非爾雅原文也爾雅曰繇膝以上爲涉謂濟水之時水濡至膝又過膝而上也又曰繇帶以上爲厲謂水濡至帶又過帶而上也蓋涉水者由淺入深故水之濡體由下而上漸無先濡上而後濡下之理可云繇膝以上繇帶以上不可云繇膝以下也後世學者見涉與厲分言淺深之度而揭獨不言以爲闕略乃依繇膝以上爲涉之文而增繇膝以下爲揭而不知其義不可通也詩匏有苦葉傳曰由膝以上爲涉又曰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又曰揭褰衣也（郎揭衣）皆用爾雅之文而獨不及由膝以下爲揭則所據爾雅本無此一句可知（正義曰引爾雅由膝以下爲揭者略曰案古本爾雅無此句故傳不引非略也）皇侃論語憲問篇疏引爾雅云繇膝以下爲揭則此句之增已久不始於陸氏釋文矣（釋文則揭起例反下爲揭同○同上）

紼繂也

釋文紼本或作綍繂本或作𦈌家大人曰紼繂聲之變轉也繂之爲紼猶吳謂筆爲不律（不律也不發說見前不律謂之筆下）而燕謂之弗也引棺索謂之紼亦謂之繂（鄭注檀弓曰於碑閒爲鹿盧下棺以繂繞正義曰繂卽紼也喪大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注曰綍或爲率與綍同釋名曰從前引之曰紼）維舟索謂之繂亦謂之紼其義一也邵引說文紼亂系也繂素屬皆失之（二者皆非索○同上）

小渚曰沚

文選潘安仁河陽縣作二首歸鴈映蘭時（據注則時當作沚五臣本作詩案玉篇水部沚之以切小渚也亦作洔洔上同又穆天子傳卷一以飲於枝洔之中郭注洔小渚也音止案左傳隱三年澗谿沼沚之毛杜注沚小渚也釋文作時云音止本又作沚亦音市正義曰時與沚音義同則時皆沚字異文）李注韓詩曰宛在水中沚薛君曰大渚曰沚之以切案爾雅釋水小陼曰沚（釋文陼本或作渚又作洔采蘩毛傳沚渚也）又說文水部沚小渚曰沚从水止聲詩曰于沼于沚 又詩蒹葭宛在水中沚傳小渚曰沚又釋名釋水小渚曰沚沚止也小可以止息其上也又文選西京賦黑水元阯薛綜注小渚曰阯據此則沚爲小渚薛君云大與諸書不合大蓋小字之譌也（臧琳經義雜記）

簡絜

億案此凡兩讀蔡氏集傳絜誤深連讀簡絜爲一曾氏以簡絜爲一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困學紀聞原注先儒不知河之經流

遂分簡絜爲二是簡絜連文爲一讀僖四年左氏正義引爾雅九河云五簡六絜是分簡絜爲二則簡爲一讀絜爲一讀 武進士經說考異

鉤股

九河鉤般釋文般本又作盤李本作股云水曲如鉤折如人股故曰鉤股按漢隸从舟之字多作月般與股二文相涉難以辨別李巡在郭璞之前疏解分明當以股爲正鉤股雙聲與胡蘇疊韻正相類也禹貢正義引李巡云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蓋後儒承用郭本已久改易李注以從之不如陸氏釋文之可據 錢宮詹十駕齋新錄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五十二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五十三　學海堂

爾雅羣解彙編

釋草

薜山蘄

釋文蘄古芹字頤煊案玉篇薜山芹也下文蘄茝蘪蕪文選吳都賦李善注引爾雅作芹茝皆是 經義叢鈔洪頤煊

孟狼尾

問孟狼尾唐石經作孟或疑石刻爲誤然否曰玉篇艸部有蓋字亾更切訓爲狼尾艸卽此經孟字後人加艸耳今監本毛本皆作孟字形相涉而譌攷唐石經及鄭樵本皆是孟字可證宋時猶未誤也石經異於刊本者如澤烏薞刊本作蘋芋麻毋刊本作苧味荎著刊本作蒢燕白脰烏刊本作烏鸒白鷢刊本分楊烏爲二字蔿烏醜鶌醜刊本烏皆作鳥鸒大鷹刊本鷹作鷹皆當據石本以正今本之譌金石文字記乃轉以石本爲誤斯不然矣 錢宮詹潛研堂集

粢稷

郭注今江東人呼粟爲粢廣雅䆉粱木稷案今北之膏粱南之苞芦又曰蘆粟是也淮南子時則訓孟春行冬令首稼不入百穀惟稷先種故曰首稼御粟其別也衆秫郭注黏粟也說文稷之黏者也邢疏北人用以釀酒則今膏粱酒是秫音 崔茂才吾亦廬稿

戎叔謂之荏菽

郭注胡豆邢疏引孫炎曰大豆也案荏菽見詩戎菽見周書王會解穀梁傳后勒時改稱黃豆查注蘇詩以豌豆謂卽爾雅之戎菽非豌豆本草其苗柔弱宛宛然故名當卽今之寒豆與蠶豆同熟豌寒音轉而訛也 同上

莵雀弁

問莵一名雀弁是何艸曰廣韻莵奚也說文木耳一名蕈雀弁豈木耳之別名乎 錢宮詹潛研堂集

蘱烏蘱蘞菟荄

問蘱爲烏蘱蘞爲菟荄蘱荄注皆未詳頗聞其審曰蘞卽白蘞見於玉篇詩云蘞蔓于野者也孫星衍引本艸云白蘞一名菟核核本有荄音則斂之爲蘞審矣釋艸一篇釋蘱者三見一云蟠蕭一云由胡與此而三郭惟釋蟠蕭爲白蕭餘皆闕之以夏小正證之由胡蟠蕭本是一物則菟荄疑卽蟠蕭矣或云菟荄者款冬也與下文菟奚顆凍一物烏蘱疑亦蘱蕪之類篇中又有澤烏蘱一條郭云卽上蘱也 同上

茢薽豕首

按茢薽可以染藍故一名蝦蟆藍周官染草鄭注以爲茅蒐橐蘆豕首紫茢之屬 孔檢討經學卮言

麃懷羊

問麃爲懷羊是何物曰按類篇芧之惡者曰麃疑卽此也張衡西京賦戎葵懷羊 錢宮詹潛研堂集

葖蘆萉

釋草葖蘆萉郭注萉宜爲菔蘆菔蕪菁屬紫華大根俗呼雹葖釋文萉郭音菔蒲北反案說文艸部菔蘆菔似蕪菁實如小尗者从艸服聲蒲北反萉枲實也从艸肥聲房未切可證萉宜爲菔矣後漢書十一李注引爾雅曰葖蘆菔菔音步北反字或作蔔據說文及後漢書注知爾雅本作菔郭本以形近致誤耳蔔俗字說文所無 臧茂才經義雜記

葖蘆萉

郭曰萉宜爲菔蘆菔蕪菁屬紫華大根引之謹案萉菔字形相似郭說似得之矣及以爾雅異物同名之例求之而後知其不然也爾雅所釋或蟲與鳥同名密肌繫英蝓天雞是也或木與蟲同名諸慮山櫐諸慮奚相是也或草與蟲同名莪蘿之與蛾羅蚍衃之與蚍蜉果蠃之與果蠃蘆萉之與蠦蜰是也凡此者或同聲同字或字小異而聲不異蓋物之同名者往往有之故觀於蠦蜰而知蘆萉之萉不誤也萉與菔特一聲之轉耳自郭以萉爲菔之誤而後人遂直讀爲菔無作肥音者蓋古義之失久矣經義雜記曰說文菔蘆菔似蕪菁从草服聲萉枲實也从艸肥聲可證萉宜爲菔矣後漢書十一李注引爾雅葖蘆菔菔音步北反據說文及後漢書注知爾雅本作菔郭本以形近致誤引之案說文訓菔爲蘆菔非引爾雅作蘆菔也萉自訓爲枲實葖自訓爲蘆萉蘆萉非萉也何嫌於相亂乎後漢書注引爾雅作蘆菔從郭注耳非舊本皆作蘆菔也釋文不言他本有作菔者則舊本皆作萉明矣不得謂各本以形近致誤 王尚書經義述聞

酒灌

問酒灌是何艸曰李登聲類以酒灌與茵芝爲一物 錢宮詹潛研堂集

茵芝

頤煊案說文無茵字莊子逍遙遊朝菌不知晦朔釋文司馬云菌大芝也文選思玄賦咀石菌之流英李善注菌芝也茵當是菌字之譌 經義叢鈔洪頤煊

葍䔰

家大人曰周秦諸子中唯管子爲最古地員篇曰山之側其草葍與蔞卽此文之葍䔰下文之葍蔓茅也又曰五漏之土其種大㯋杞細㯋杞黑莖黑秀 下文之芑白苗也又曰五沙之土其種大貧細貧白莖青秀以蔓葍與秬古字通 卽下文之秬一稃二米也又曰黑埴其草宜苹蓨卽下文之苹蘱蕭也又曰黃唐其木宜櫄擾桑擾與杻古字通 卽釋木之杻檍也又曰山之側其木乃區榆 卽釋木之蘬蓲也又曰赤壚其木宜赤棠黑埴其木宜白棠卽釋木之杜赤棠白者棠也而郝邵二疏皆未引故并記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熒委萎

集邢氏疏熒草也一名葳一名委萎據此則當名委者是以委萎爲讀雙名委萎者是以萎爲讀 武進士經說考異

蘇桂荏注誤

郭注云蘇荏類故名桂荏此注文不足象疏中每直引注文此疏云以其味辛似荏一名桂荏正是此注元文而亦有誤當云以其味辛似桂故名桂荏始得之 盧學士鍾山札記

薔虞蓼

問薔虞蓼疏謂薔一名虞蓼然否曰此某氏之說毛詩正義曾引之說文訓蓼爲薔虞則當於虞字斷句 錢宮詹潛研堂集

芑白苗秠黑黍

引之謹案大荒南經曰維宜芑苣穋楊是食 芑管子作秠見上條 芑與秠同昭四年左傳曰黑牡秠黍以享司寒秠亦黑也素問五常政大論曰少陽在泉其穀蒼丹陽明在泉其穀丹素太陽在泉其穀黅秬厥陰在泉其穀蒼赤少陰在泉其穀白丹大陽在泉其穀黅秬是古謂黑爲秬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荍蚍衃

問荍蚍衃注引謝氏說謝未知何時人曰詩東門之枌疏先引舍人說次引郭氏說次引謝氏說謝必在郭之後陸氏釋文稱陳國子祭酒謝嶠撰爾雅音當即其人也邢疏采自詩正義後來校書者又依邢疏攙入注文 錢宮詹潛研堂集

須葑蓯

詩邶谷風云采葑采菲傳云葑須也爾雅須葑蓯郭注未詳又須薞蕪郭注云似羊蹄葉細味酢可食案方言蘴蕘蕪菁也玉篇引方言蘴江東呼菘爾雅之葑與葑蘴同一字蓯亦與菘音相近故先儒皆以須葑蓯當詩之采葑太平御覽於蕪菁條亦引爾雅須葑蓯之文乃作爾雅疏者妄謂郭意以毛云葑須者謂薞蕪其實郭何嘗云爾也方言又云蕪菁紫華者謂之蘆菔爾雅葖蘆萉郭云萉宜爲菔蘆菔蕪菁屬紫華大根俗呼雹葖又注菲息菜云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若薞蕪下之注竝無少似蕪菁者而奈何以此當之今當依先儒說爲正 盧學士鍾山札記

菡蘆

家大人曰說文苴履中艸苴者藉也謂以草藉履底故郭云作履苴草漢書賈誼傳冠雖敝不以苴履是也苴蘆古字通 王尚書經義述聞

蘮蒘竊衣

齊民要術引孫注曰似芹江淮間食之實如麥其華著人衣故曰竊衣家大人曰廣雅竊著也故孫以著人衣解竊衣二字䈎女居反釋文作蘩 今本釋文作䈎乃後人依注疏本改之五經文字曰䈎釋文作蘩今據以訂正 王逸九思蘩葉兮青蔥字亦作蘩 案集韻蘩女居切黏著也引史記蘩漆其間 張揖之傳字詁蘩䋈陳蘩漆其閒索隱曰蘩女居反謂黏絮以漆著其閒也 然則蘮蒘之名蓋亦取黏著之義 同上

蕍蕮

郭注今澤蕮證類本草澤瀉一名水瀉圖經曰澤瀉生汝南池澤今山東河陝江淮亦有之以漢中者爲佳春生苗多在淺水中葉似牛舌獨莖而長秋時開白花作叢似穀精草坦案詩魏風言采其藚毛傳藚水舄即此 詩疏釋草云藚牛脣李巡曰別二名陸璣疏云今澤蕮也爾雅正義蕍蕮藚牛脣一物四名 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菌鹿藿

問菌鹿藿之菌說文作蔨讀若剽蔨菌二字形聲全別未審何從曰文字當從許氏然其致誤亦有由春秋楚子麇卒穀梁作卷卷麇聲相近蓋因蔨譌爲麇又以聲轉爲菌爾雅釋艸又云藨麃豈亦鹿藿之別名歟 郭以麃爲麃莓 錢宮詹潛研堂集

薃侯莎

問薃侯莎其實媞疏以侯爲語詞然否曰說文莎薃侯也當於侯字斷句說文無薃字當爲滈後人妄加艸耳滈鎬古文通荀子議兵篇湯以薄武王以滈注滈與鎬同史記爲吾遺滈池君即鎬池也夏小正媞滈字竝从糸旁 同上

萖夫蘺

釋草莞苻蘺其上蒚釋文莞本或作萖謝音官郭音桓字林音緩俗音關苻蘺力知反本或作離案說文艸部莞艸也从艸完聲萖夫蘺也从艸睆聲蒚夫蘺上也从艸鬲聲則爾雅當作萖今作莞乃別是一字釋文云本或作萖萖即萖之譌今本作蘺與說文正合 臧茂才經義雜記

說荷 荷芙蕖葉

爾雅釋草於一物而特詳者惟荷曰荷扶渠謂其葉也何以謂之荷也言何其大也猶大根駭人謂之芋也草木之葉無大於荷者也何以謂之扶渠也渠者水所居葉若扶水而出故曰扶渠也其莖茄何也謂葉之莖也茄之言柯也古二字同音矣以上言葉俗人不解以爲言華乃妄增其葉遐三字陸德明謂古本所無也其本蔤者何也蒙葉而言謂葉之本也何以謂之蔤也蘊互於泥土中溪密不可見即今俗所謂藕也其華菡萏者何也既言其葉乃言其華也菡萏者何也說文曰菡藺扶渠華也未發爲菡藺已發爲夫容菡之言含也藺之言嘾也马者草木之華未發函然嘾者含深也夫容者言其鋪棻丰容也爾雅不言夫容者略也鄭風隰有荷華毛公曰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藺陳風有蒲與荷又曰有蒲菡藺毛公曰荷扶渠也菡藺荷華也蓋與爾雅同矣其實蓮者何也蒙華言實也爾雅所謂榮而實者也蓮之言猶連也連者負車也負車者蓄也以一莖負房猶輓者輓繩牽車也下言其根藕者何也蒙華實而言謂華實之根也上言其本蔤矣華與葉有異本與全根偏本下根上故以根系諸華實也謂之藕者何也藕之言有耦也凡菡藺之出也必偕一葉華葉兩莖相比俱出如耕者之耦然爾雅字作藕作禑六書之會意也說文從草水禺聲非造字之意矣篇韵皆藕爲正體藕爲或體是也藕之本義謂華之根今則呼蔤爲藕矣說文杜林曰藕一名蓮言其光潤也左傳子髮如此蓮蓮是也蓮之房中有子焉曰的謂之的者何也言其白也凡果實之白謂之覈俗作核亦謂之人俗作仁的中薏者蒙的而言俗謂之蓮心是也的薏不見說文者以蓮賅之也說文之字作的意也爾雅之言次第井然說文列字之次第失之花之莖亦曰茄互文錯見也凡俗言荷華言蓮華者皆以其葉實本名其華也爾雅統名之曰荷說文統名之曰夫渠皆以其葉目其全也其莖類君子之直立其葉有容而不留物風雨馮陵而不沈溺枯悴而不飄揚尤爲可貴者也是以爾雅統名之曰荷 段大令經韵樓集

荷芙蕖葉

釋草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釋文其葉蕸字或作葭音遐又音加衆家竝無此句唯郭有然郭本中或復脫此一句亦竝闕讀案說文艸部菡菡萏也蕳萏芙蓉華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蓮芙蕖之實也茄芙蕖莖荷芙蕖葉蕖根據說文亦無其葉蕸句荷字注云芙蕖葉則其葉即名荷已見首句詩澤陂有蒲與荷傳荷芙

藂也正義曰荷之爲葉極美好孔氏以荷爲芙蕖之葉與說文同初學記廿七寶器部引作其葉荷藂亦名蔽之蔽字傳爲近是是可知衆家本皆無此句郭注本亦無矣詩正義引爾雅與今本同有非古義也高誘注淮南子說山云荷夫渠也其莖曰茄其本曰蔤其根曰藕其花曰夫容其秀曰菡萏其實曰蓮亦無其葉蕸句又詩正義曰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菡萏蓮華也的蓮實也薏中心也郭璞曰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今江東人呼荷華爲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爲荷亦以蓮爲荷蜀人以藕爲茄或用其母爲華名或用根子爲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案李注又見山有扶蘇正義或疑據云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則李本亦有其葉句不知李所云葉卽說文所謂荷爲芙蕖葉也詩正義所引郭注今本皆闕邢氏襲此以作爾雅正義此注具見疏中則郭注之脫落在作疏前矣然邢氏不爲補錄何邪 臧茂才經義雜記

其葉蕸

釋文字又作葭衆家並無此句頤煊案藝文類聚卷八十二引爾雅作其葉葭與釋文所見本同初學記卷二十七引作其葉荷說文艸部茄蘭蓮茄荷蔤藕七字連屬荷字注芙蕖葉是說文所見爾雅本亦有此句字作荷與初學記本同 經義叢鈔洪頤煊

蘮蒘實

問說文蘮蒘實也今據釋艸蘮蒘實自名蒘而蘮爲蘢古之大者說文殆誤矣曰吾友江叔澐篤信許氏亦疑此條有譌予謂蘮蒘之文上下相承許祭酒所見本當是蒘在蘮上蘮爲蒘實則蒘爲蘢古之大者矣蒘卽差字蘢古葉大下垂有參差之象 錢宮詹潛研堂集

䕲爲枲

問釋艸以䕲爲枲實據禮記閒傳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喪服傳云苴者麻之有蕡者也牡麻者枲麻也枲亦麻之名而有實爲苴無實爲枲謂枲爲麻可也謂䕲爲枲實似非其倫曰周禮籩人疏云枲本無實解蕡爲枲實者舉其類耳儀禮疏亦云枲是牡麻蕡是子麻爾雅云蕡枲實者舉類而言若圓曰簞方曰笥而鄭注論語云簞笥亦舉其類也此二條邢疏失引 同上

蕡赤莧

經義雜記曰易夬九五莧陸夬夬正義引董遇云莧人莧也案齊民要術卷十人莧下引爾雅蕡赤莧郭注云今人莧赤莖者今爾雅單注本作今之莧赤莖者之卽人字之譌 注疏本作赤莧一名蕡今莧菜之赤莖者乃誤以邢疏當郭注也 引之謹案顏氏家訓書證篇亦有呼人莧爲人荇之語蜀本草曰圖經說有赤莧白莧人莧馬莧紫莧五色莧凡六種皆其證也末學罕聞人莧故改郭注之今人莧爲今之莧邢疏但云今莧菜之赤莖者而不言人莧則所見本已作今之莧矣又案蕡者赤色也故莧之赤莖者謂之蕡文選神女賦羅紈綺繢盛文章李善注引蒼頡篇曰繢似蘇色赤繢與蕡聲義相近也 王伯申經義述聞

萹苻止

問萹苻止是何艸曰萹苻卽貫衆本艸有明文止當屬下讀萹苻也止濼也貫衆也一物而三名也土夫王蒷月爾亦一物而三名王蒷蔆蔆之大者猶艸有王芻魚有王鮪耳郭必讀三字爲句分爲二物蓋泥於女蘿馬舄之例謂三四名必重文其實未必然也陸德明引說文蓁土夫也與今說文不同陸所見猶是唐初本當取以正郭注之失 錢宮詹潛研堂集

蔆蕨攈當作蕨攈

錢曉徵以爾雅釋艸蔆蕨攈釋文攈音亾悲反而兼載孫炎居郡居羣二切攷說文無攈字當用孫音而作攈字凡艸木之名多取雙聲蘮若芙茪鼎董銚弋之類皆然蕨攈亦雙聲也說文廣雅皆以蘮若與蔆芰爲一物惟爾雅分爲二條竊意芙茪與蕨攈聲本相近 四字皆見母 蘮若芙茪蔆蕨攈當是一物而四名郭亦知蔆有蘮若之稱特以與蔆文不聯屬遂以決明當之其實當依說文廣雅作釋爲是 盧學士鍾山札記

問蔆蕨攈之攈釋文音亾悲反蒼从麋聲而兼存孫炎居郡居羣二音則字當从麋不審宜何從曰說文手部有攈無攗當从孫叔然音作攈字凡艸木蟲鳥之名多取雙聲疊韻釋艸一篇如芙茪蘮若鼎董蘧蒢葛茎豬殺瓠栝銚弋之類皆雙聲蕨攈亦雙聲故知攗爲轉寫之譌又攷說文廣雅皆以蘮若爲蔆芰之別名獨釋艸蘮若與蔆分爲兩條蘮若卽芙茪蔆卽蕨攈說者疑之予謂芙茪與蕨攈聲相近其實一物而四名也 錢宮詹潛研堂集

齧苦堇

堇爾雅兩列之齧苦堇郭注今堇葵葉如柳子如米汋食之滑芨堇草郭注卽烏頭也江東呼爲堇詩堇荼如飴內則堇荁枌榆以滑之士虞禮夏用葵冬用荁此苦堇也可食若驪姬寘堇之堇卽芨也有毒不可食孔疏誤以烏頭之堇爲堇葵之堇朱子不攷而仍之故嚴垣叔駁其非 嚴茂才吾亦廬稿

唐蒙女蘿女蘿兔絲

億案邢氏疏引孫炎曰別三名郭云別四名據孫別三名則唐蒙連文爲讀郭氏別四名則唐一讀蒙一讀又疏云唐與蒙或并或別故三四異也詩經直言唐而傳云唐蒙也是以蒙解唐也則四名爲得從郭讀爲定 武進士經讀考異

蘵百足

問蘵百足是何艸曰說文無蘵字蓋卽韱也說文韱山韭百足殆山韭之別名歟 錢宮詹潛研堂集

藒車芞輿

釋草藒車芞輿郭注藒車香草見離騷釋文車音居本多無此字輿或作轝音餘唯郭謝及舍人本同衆家並作蒢案說文艸部藒芞輿也从艸楬聲芞芞輿也从艸气聲然則說文以藒芞芞輿不名藒車也據陸氏云本多無車字知古本爾雅作藒芞輿與說文正合郭景純因離騷謂之藒車故援以證之後人輒仿注義增經字耳離騷畦留夷與揭王逸章句本皆作揭五臣本作藒車兮王逸注揭車亦芳草一名芞輿離騷以藒芞輿爲藒車蓋詞人增損其文以成句不必盡符本文車卽輿之駁文猶曰藒輿云爾王叔師云揭車一名芞輿合之爾雅說文少外矣爾雅輿字與說文同郭謝舍人本是也其爲俗字衆家作蒢說文蒢黃蒢職也義別 臧茂才經義雜記

菆小葉

問菆小葉之菆有兩音一爲猪葉反則字當从耴一爲陟蹋反則字當从取陸氏疑而兩存之願聞其審曰說文有菆無䔈䔈乃傳寫之譌史記鯫生說我服虔以爲小人貌鯫與菆音从取聲亦得有小義春秋傳蕞爾國杜云蕞小貌說文有蕞疑卽此菆字 錢宮詹潛研堂集

蘮蒚

今本郭注蘮荷屬也誤當作蒚荷屬也下引周[illegible]

當作蒠明矣草木皆有萌安得概言蒠屬乎（盧學士鍾山札記）

苄地黃

邵曰公食大夫禮記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鄭注云今文苦為苄是古者用以芼羹矣引之謹案古人飲食無用地黃者苄乃苦之俗字謂以苦菜芼羹也鄭注羊苦曰苦苦荼也今文苦為苄又特牲饋食記鉶芼用苦若薇注曰苦苦荼也今文苦為苄苄乃地黃非也疏曰以其與薇葵等柔為不類故知非也案今文作苄即苦之俗字而鄭必辯之者正恐人之誤以為地黃耳說文苄地黃也禮記鉶毛牛藿羊苄豕薇是則誤以今文之苄為地黃矣邵說之誤實由於此（爾雅翼曰地黃古以為菜鉶羹用之亦因說文而誤　王尚書經義述聞）

王女

釋艸蒙王女注蒙即唐也女蘿別名案女蘿之大者謂之王女猶王慧王芻魚有王鮪鳥有王雎也今本譌王為玉唯唐石經不誤（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蒠杜榮

郭曰今蒠草似茅皮可以為繩索履屩也釋文蒠音亾字亦作芒本草拾遺曰今東人作箔多以芒草為之程氏易疇通藝錄曰芒草者葦之類也今南方呼為菅草亦呼為荻取其莖穗束之為埽帚呼曰菭帚其莖之葉編之為屨儀禮喪服有菅屨郭注爾雅所謂蒠草似茅皮可以為繩索履屩是也（又曰菅有二種小者五月秀初色紫後漸白發莖末其秀疏散多者數十條取其莖為埽帚呼菭帚歙人謂之荻芭芭末秀時拔之亦可為繩作屨大者八月始秀每莖末十餘節每節為小莖數十參差旋繞而至於末莖生小莖上其白如雪其密不可以數計芒落則莖末禿然不可為埽帚歙人謂之蘆芒江北人謂之家芒亦呼八月芒末秀時亦可取為繩作屨也大荻者葦也小而實中者今菅之小者類焉故謂之荻芒蘆者葦也大而空中者今菅之大者類焉故謂之蘆芒郭璞謂蒠草似茅皮可以為繩索屩屬其為菅也無疑矣後世詩人有芒屩之稱宜即菅屨也釋文蒠音亾吾歙人呼菅為芒者音同皆北人呼之音耳）也家大人曰管子地員篇曰其山之旁有彼黃蝱及彼白昌山藜葦芒芒即芒草也芒為葦類故並言之矣周成雜字解詁曰芒杜榮也太平御覽引之芒誤作芸（俗書芒字作芢因誤而為芸）且誤收入香部芸香下邵氏據此遂謂爾雅蒠或作芸非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蕭萩

校勘記曰萩字唐石經及宋元諸本並同明閩本監本毛本誤作荻詩采葛正義引釋草今亦誤作荻按釋文萩音秋說文萩蕭也从艸秋聲此蕭萩與蘆蘞蒹薕皆所謂蘊類也家大人曰蕭之為萩猶楸之為橚（蕭字古讀若脩說見唐韻正襄十八年左傳伐雍門之萩晏子春秋外篇見人有斷雍門之橚者萩橚並與楸同郭注中山經曰橚即楸字）聲本相同古者有輕重耳世人多聞荻寡聞萩故諸書萩字多譌作荻中山經大山有草其葉狀如萩而赤華郭注萩亦蒿也音秋韓子十過篇公宮之垣皆以萩蒿楛楚（陸機疏曰蕭今人所謂萩蒿者是也）趙策作秋蒿苦楚而今本改萩為荻（姚本戰國策秋譌作荻鮑本又譌作苦）又易林剝之坤從風縱火萩芝俱然萩即蕭也淮南俶真篇曰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是也而今本易林萩字亦譌作荻藝文類聚草部荻下亦引易林荻芝俱然則唐初本已誤矣（同上）

猋藨芀葦醜芀葭華

舊失其讀此當於葦醜絕之猋藨芀三名皆葦類也芀者葭之華也即今蘆花也（孔檢討詩學危言）

葦醜芀

郭曰其類皆有芀秀釋文芀字或作苕家大人曰荀子勸學篇繫之葦苕是也豳風鴟鴞傳曰荼萑苕也則萑葦之秀皆謂之苕（萑與葦相似而不同說見毛鄭詩考正）萑亦葦之類也故曰葦醜芀（王尚書經義述聞）

藕茭荄根

藕茭郭注今江東呼藕紹緒如指空中可啖者為茭茭（疑衍一茭字）即此類又荄根郭注別二名俗呼韭根為荄考說文艸部荄艸根也藕茭也茅根也茭艸根也廣雅釋草杜藾茭荄株根也案爾雅有茭無茭說文有茭無茭（案說文別有茭字解云乾芻之茭二雅無訓根之茭）然則茭即茭之異文其義同為根也廣雅無藕殆即茭字說文每字皆訓為根廣雅總釋為根則爾雅藕茭荄根者別四名也不當分為二郭氏誤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郭釋藕茭曰今江東呼藕紹緒如指空中可啖者為茭（單注本茭下衍茭一茭字注疏本上茭字依說文改為茭不知藕紹緒自名茭不名茭也今據鄭樵注所引訂正）即此類又釋荄根曰俗呼韭根為荄錢曰茭當為茇說文茇艸根也茭茅根也荄艸根也則藕茭當連下荄根讀之藕茇荄皆根之異名引之謹案錢說是也茇之言本也故槀本謂之槀茇（西山經曰有草焉其狀如槀茇中山經曰青要之山有草焉其本如槀本郭注上林賦曰槀本槀茇也）燭本謂之跋（禮不見跋鄭注跋本也）方言曰荄杜根也東齊曰杜或曰茇淮南地形篇曰凡根茇草者生於庶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於藻皆其證也隸書交字或作交又作交並與茇相似故茇譌為茭耳郭以藕茇為一類荄根為一類非也（或曰釋文茭字又作茇茇根也茇茭同訓根似不誤曰茇與根雖同義而爾雅原文自作茇非作茭三字相連而同訓艸根即爾雅之藕茇荄根乾芻而不訓艸根矣然則訓茇為根非爾雅義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攫槖含華莕也

攫槖含郭注未詳又華莕也郭注今江東呼華為莕案郭氏分此為二節以攫槖含為未詳蓋疑是草名耳琳以此當六字為一節猶上之蒴䓬葽華榮與藕茇荄根也攫疑當讀為葩說文艸部葩華也从艸皅聲又槖部槖也从槖省石聲莕當讀華之夷槖木閃也又弓嘾也艸木之華未發函然象形讀若含如知爾雅含本作弓象華之弓而未放以弓與含聲同故讀若含然義則不同後人習用同聲者非正字也（說文弓部含嘾也又莕槖也从艸从𢎘又𢎘艸木莕也从𢎘亏聲）學者能以說文之書校六經之字則無不通即微文與義鮮不達矣（臧茂才經義雜記）

問攫槖含之義曰此當連下華莕為一句攫當為欆說文欆即擊之異文讀若華故與華同訓槖當為東讀胡感切說文東木垂華實東與槖字形相涉而譌耳含與弓同說文弓艸木之華未發函然讀若含此三者皆華莕之別孫季仇讀槖為易卑圻之圻解欆亦與予異然以三字連下句讀則先得我心矣案純注藕茭義亦不了予謂茭當為茇說文藕茇也茅根也茇艸根也藕茇連下荄根為句藕茇荄皆根之異名欆槖含皆華莕之異名（錢宮詹潛研堂集）

釋木

髡梱

郭云未詳案凡木枝葉凋落曰髡亦謂之梱方言梱就也注成就貌蓋自榮至枯亦物之一成也（梁孝廉瞥記）

髡梱郭注未詳案髡與梡顀梱與棞顯聲義皆相近說文木部梡梱木薪也从木完聲棞梡木未析也从木图聲髟部髡剔髮也从髟兀聲髡或从元頁部顀頭梱頭也（棞俱當作梱）从頁兀聲顀無髮也从頁困聲說文之梡棞即爾雅之髡梱木之髡者謂之梡亦謂之髡猶人之頭禿者謂之顀亦謂之髡顀髡聲皆相假

借字也周禮掌戮髡者使守積鄭司農云髡當作完漢書刑法志引作完者使守積禮記王制公家不畜刑人鄭注髡者使守積釋文髡本又作完徐戶官反是髡亦與完通故借髡爲梡也左氏傳成十年鄭人立髡頑髡頑疊韻字 陳編修左海經辨

杻檍辨

釋文檍字又作億說文云檍梓屬也案今說文木部無杻有檍在椋櫝二篆之間解云杶也又有橁字在梓楸二篆之下解云梓屬陸氏不引檍訓而引橁訓是所據說文本無檍篆知橁即檍也釋文字又作億之億及引說文云檍之檍二字並當爲橁之誤考工記弓人取榦之道檍次之先鄭讀檍如億萬之億此疑其音不得作億字也段若膺云說文檍篆後人增之注又謂杻爲杶不可通韻會云說文作橁今文作檍則黃氏所據鍇本未誤焉祺謂玉篇檍前亦出橁字在椋櫝之間蓋後人有此以增說文 同上

檴落

引之謹案說文檴木也以其皮裹松脂讀若華或作樺玉篇檴樺竝胡霸胡郭二切字通作華司馬相如上林賦華楓枰櫨張揖曰華皮可以爲索莊子讓王篇原憲華冠縰履釋文曰華冠以華木皮爲冠 王尚書經義述聞

由條說

釋草云苗蓨又云蓧蓨郭氏不詳所謂釋木云柚條郭氏以爲似橙而酢用說文解也苗蓧之名以其枝條遠揚由蘖叢生而命之夫如是則釋草之文苗蓨蓧蓨之釋以爲藋也則命名有其義名藋爲由條有其義則由條之本義固自有在矣不然釋草曰由條釋木又曰由條如指一草一木而言之何草與木之一物兩名者若是班乎吾於是知由條之有本義也是故釋草之以蓨釋蓧也蓨之言脩脩長也言蓧乃苗之長者也苗其穉者可知矣竹曰篠篠條一聲之轉義亦如是盤庚曰若顚木之有由蘖說文作𣎵枿言㽕初生細條也正與爾雅合矣余又讀禹貢至兗州曰厥草惟繇厥木惟條繇由字相通竟於九州爲最流所歸之地禹告成功兗最爲後所謂作十有三載乃同者也洪水汎濫之時幾於不生草木矣水由地中行然後草木萌動其初也但有繇而已矣條而已矣蓋與青之草木漸包異爲傷於水者也揚州亦最下之地然在南方氣暖發生之功特速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固已華英美好矣干雲蔽日矣而高山大林雖洪荒之世材之老於其中者蓋不可勝數故楹樞任正之材足充廊廟選者所在多有其異於兗之草木繇條者亦固其所耳繇屬草條屬木鉅細之別也而草木中亦各有其鉅細故繇條之於草木又得相通焉余於由條二字既證之以說文解盤庚又證之於禹貢兗州言草木則爾雅釋草釋木之所舉者可互推之而得其本義而似橙之柚與藋蓨之蓧則皆其因是而之焉者也若盤庚孔氏傳以由爲用謂由櫱爲用生萌櫱失其義矣許叔重傳孔氏學者而盤庚之傳與說文異乃若是亦異乎其爲僞傳耳 趙徵君釋草小記

味 唐石經及單注本皆作味注疏本依釋文改作菋 荎著

郭曰釋草已有此名疑誤重出邢曰周禮注引杜子春云菋讀如菋荎著之菋是菋有味音與音味者師讀不同又曰齊民要術引皇覽冢記云孔子冢墓中有五味樹則五味亦有木本矣引之謹案唐本草注曰五味蔓生木上故又入釋木下文諸慮山櫐欇虎櫐皆以蔓生木上而入釋木是其例皇覽以五味爲樹名亦是故耳味荎著非誤重出亦非有兩音兩義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櫙荎

郭曰今之刺榆引之謹案荎之言挃也廣雅曰挃刺也故刺榆謂之荎又謂之梗榆梗亦刺也 方言曰凡草木刺人者自關而東或謂之梗郭注今云梗榆 釋文曰櫙本或作蓲海內南經曰建木其木若蓲蓲即刺榆也郭彼注曰蓲亦木名未詳蓋偶未檢耳又管子有區榆 見前書蓲下 區亦與蓲同 同上

狄藏槔貢綦杭檕梅朻者聊

問狄藏槔貢綦杭檕梅朻者聊十一字郭惟解杭爲檕梅餘皆未詳何也曰石經藏爲臧狄玉篇廣韻皆作㰶㰶臧槔也樊光本槔作梏說文梏木也疑即臧槔矣貢綦疑與杭檕爲一物聲相近也梅字當屬下句謂梅之朻者名聊也景純斷句似失之 錢宮詹潛研堂集

杭檕梅朻者聊

杭檕梅郭曰杭樹狀似梅子如指頭赤色似小柰可食朻者聊郭曰未詳引之謹案朻者聊蓋即杭之別種猶下文言白者棠袍者梟白者棶皆承上文言之朻即下文之下句曰朻也錢曰杭檕疑與上文之貢綦爲一物聲相近也梅字當屬下句謂梅之朻者名聊也景純斷句似失之案信如錢說梅之朻者名聊則當在上文梅柟之下不當別見於此 王尚書經義述聞

輔小木

問輔小木何木也曰予弟晦之云詩山有扶蘇毛云扶蘇扶胥小木也扶輔聲義皆相近長言爲扶蘇急言爲輔孔沖遠以爲釋木無文不知小木即木之名也 錢宮詹潛研堂集

杬魚毒

郭曰杬大木子似栗生南方皮厚汁赤中藏卵果急就篇曰烏喙附子椒芫華顏師古注芫華一名魚毒漁者煮之以投水中魚則死而浮出故以爲名其根曰蜀桼其華可以爲藥芫字或作杬爾雅曰杬魚毒郭景純解云大木生南方皮厚汁赤堪藏卵果此說誤耳其生南方用藏卵果者自別一杬木乃左思吳都賦所云綿杬杶櫨者耳非毒魚之杬也邵曰中山經云首山草多茉芫郭氏彼注云芫華中藥是郭氏非不知草類有芫華也特以爾雅載杬於釋木故不以爲芫華而創爲有所[illegible]齊以杬子[illegible]之即邢是亦杬子名魚毒之證校勘記曰芫魚毒蓋本釋草文因芫或作杬遂誤入釋木耳家大人曰本草芫華在草部證類本草移入木部引[illegible]子曰芫華小樹作[illegible]又引圖經曰芫華宿根舊枝莖紫長一二尺然則芫華形如小樹故入釋木非以芫或作杬而誤入之也上文之杞枸檵亦以形如小樹而入釋木是其例矣漢魏人皆謂芫華可以毒魚 [illegible] 則爾雅舊注必同此解郭因杬在釋木而以爲大木用藏卵果者當之則與魚毒之名不合邢氏曲爲之說非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楓欇欇

家大人曰欇欇動皃也欇之言攝也[illegible]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illegible]皆動也楓之言風也廣雅曰[illegible]謂之楓又謂之欇欇史記司馬相如傳[illegible]

樹厚葉弱莖大風則鳴故曰欇欇說文楓作𣝣云楓木也厚葉弱枝善搖一名㰁㰁（今本說一㰁字及部會所引也兒字譌作白也二字徐鍇曰謂木遇風而鳴是葉皆搖兒此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說文同一訓樹葉動兒義本說文今據改）是楓與欇欇皆以動名之也（同上）頤煊案文選南都賦李善注引爾雅楓欇欇說文楓一名欇文選上林賦張揖注楓欇也皆不重欇字（經義叢鈔洪頤煊）

洗大棗

釋木遵羊棗洗大棗唐以前本有以大爲犬者丁希曾嘗爲吾言舊嘗見築文紀中有以河東洗犬龍右蹲鴟作偶句者不知洗犬二字所出問其父龍泓先生先生即舉爾雅之文謂白帖所集以遵羊洗犬相對家無白帖可向唐類函中檢之果如先生所言案郭璞爾雅注今河東猗氏縣出大棗子如雞卵是大棗非犬棗審矣然棗可名羊安在其不可名犬以此爲爾雅異文夫何傷丁名傳杭人龍泓先生名敬曾應博學鴻詞徵（盧學士鍾山札記）

櫬梧樸枹者櫬采薪采薪即薪

舊亦失其讀櫬一名梧梧之生而樸屬枹茂者謂之櫬也采猶薪也恐人不明故申訓之曰采薪者即可單稱薪也疊互相訓釋詁多此例采薪即薪是自解上句薪字非薪柴之薪乃薪采之薪（春秋傳曰薪采者也）小雅薪是穫薪箋曰薪是穫薪者析是穫薪也此采薪乃單稱薪之證愚仍恐人不明更申訓之曰采析薪也薪亦析薪也凡析薪謂之采薪又即可謂之薪薪（孔廣森經學卮言）

樸枹者謂櫬采薪采薪即薪

郭以樸枹者爲一類注云樸屬叢生者爲枹（孫注詩所謂棫樸枹櫟）以謂櫬采薪采薪即薪爲一類注云指解今樵薪釋文曰謂舍人本作彙又曰舍人引上句櫬梧來合在此句釋云櫬梧者（此者字衍）樸枹者（此下當有彙字）櫬者其理也樸者相迫附也彙者莖也（莖上當有其字）如竹箭一讀曰枹也（一讀二字衍）櫬名采薪又名即薪案引詩云薪是穫薪荊州曰柞木采木（曰字當在柞木下）詩人不曉薪意言薪謂身即薪伐之也李云采薪一名彙櫬言即薪謂二薪也孫引詩云薪是穫薪薪一名彙櫬郭云指解今樵薪今依郭氏說以上錢曰謂當從舍人本作彙連上句讀謂樸之枹者名彙也說文彙作𧰲亦即蝟字本从胃得聲故又通作謂也櫬采聲相近櫬一名采薪又名即薪與櫬梧之櫬名同而實異引之謹案錢說是也但未言樸櫬二者爲何木耳今案樸說文作樸云棗也（……）與上文諸家異義也然則樸爲棗屬其枹者則謂之彙彙與枹皆叢生之名故曰樸枹者彙猶上文之杜赤棠白者棠也大雅棫樸篇芃芃棫樸棫白桵也樸棗也二木皆叢生故類言之若下章言榛楛濟濟耳而毛傳乃曰樸枹木也（……）是以樸枹者三字連讀矣案此篇之科者聊白者棠白者棣皆翳上二字皆下屬爲義若以枹者二字上屬爲義則全篇皆無此例也孫郭皆云樸屬叢生者爲枹即踵毛傳之誤舍人以彙爲相迫附誤亦與孫郭同而以枹者彙連讀則不誤故其注云彙者其莖也如竹箭曰枹也是統釋枹者彙三字又云櫬名采薪又名即薪是以櫬字屬下讀較諸家爲長矣櫬與采薪即薪皆謂柞木也柞一名櫟一名櫟一名采韓子五蠹篇曰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引韋昭漢書注曰采椽櫟榱也鹽鐵論散不足篇曰桐棺不衣采樽不斲淮南精神篇樣桷不斲（……）高注曰樣采也應劭注漢書司馬相如傳曰櫟采木也徐廣史記李斯傳音義曰采一名櫟一名柞是采爲柞之異名故樊注曰荊州柞木曰采木也小雅車舝曰析其柞薪柞木可以爲薪故又有采薪即薪之名矣喪服傳曰惡笄者櫛笄也櫛讀爲即薪之即謂以柞木爲笄也柞木粗惡故以爲喪笄櫛與即字異而義同鄭以櫛爲巾櫛之櫛云以櫛之木爲笄非也（……）然則櫬與采薪即薪皆柞木之異名自李巡始誤以彙櫬二字連讀然其注云采薪一名彙櫬則猶以采薪爲木名也而郭乃總釋之曰指解今樵薪則直以此八字爲釋樵薪矣上下文皆釋木名而此文獨釋樵薪恐無是理也（……）

樸枹者

問樸枹者謂櫬采薪采薪即薪諸家讀法不同解亦互異當主何說曰謂當從舍人本作彙連上句讀謂樸之枹者名彙也說文彙作𧰲亦即蝟字本从胃得聲故誤爲謂也櫬采聲相近櫬一名采薪又名即薪與櫬梧之櫬名同而實異（錢宮詹潛研堂集）

大而皵楸小而皵榎

問大而皵楸小而皵榎釋文皵或作棤棤皵似皆俗字曰攷工記老牛之角紾而昔鄭司農云昔讀爲交錯之錯謂牛角觕理錯也此皵亦當爲錯或省文作昔其从皮者經師附益也（同上）

瘣木苻婁贅疣

僉案此凡兩讀疏引某氏云詩云譬彼瘣木疾用無枝（某氏即當作樊氏……）苻婁尫傴內疾瘣磊故疾用無枝此病以苻婁釋瘣木屬上爲句又李注苻婁一名瘣木無枝木也與樊氏同舍人注苻婁屬下句則以苻婁贅疣連讀（武進士經讀考異）

枹遒木

問枹遒木魁瘣郭以五字爲句義似不了曰此本二物而郭誤合之枹一名遒木遒訓聚聚木叢木也魁瘣別爲一句即瘣木魁其別名耳（錢宮詹潛研堂集）

桑辨有葚梔

辨俗字當從唐石經作辨（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女桑桋桑

郭注今俗呼桑樹小而條長者爲女桑樹頤煊案詩七月猗彼女桑毛傳女桑荑桑也荑古通作桋字桋桑即稚桑也詩正義引集注及定本皆云女桑荑桑取周易枯楊生荑之義荑是葉之新生者與稚桑同義（經義叢鈔洪頤煊）

釋唐棣常棣

釋木唐棣栘常棣棣郭注唐棣云今白栘也似白楊江東呼夫栘注常棣云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毛詩正義引舍人云唐棣一名栘常棣一名棣是爲二木審矣案論語疏引陸璣云唐棣奧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大女李子可食爾雅疏引陸璣疏云常棣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子正赤亦如郁李而小與陸氏要術引詩義疏常棣其實似櫻桃薁李數說皆與郭景同豳風六月食鬱及薁毛傳薁蘡薁也此陸元恪所本小雅常棣毛傳常棣棣也陸德明釋文云本或作常棣栘上光庭兼明書引孔氏論語解唐棣棣也疑爾雅舊本有作唐棣棣常棣栘者故陸孔所據如此今毛傳於何彼襛矣云唐棣栘也說文本說栘棠棣也棣白棣

也棠唐古通則與舍人爾雅注合類文類聚夫移引韓詩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夫移之華萼不煒煒〔韓詩□□詩考〕是徑改常棣之字爲夫移與毛詩異〔陳編修左海經辨〕

唐棣移常棣棣

引之謹案召南何彼襛矣傳唐棣移也正義引舍人注曰唐棣一名移小雅常棣傳常棣棣也正義引舍人曰常棣一名棣並與郭本合然常棣釋文云常棣棣本或作常棣移秦風晨風傳棣唐棣也論語子罕篇注唐棣棣也〔今本作唐棣移也此後人據郭本爾雅改之皇侃疏云唐棣棣樹也則本亦作唐棣棣也可知〕之名則與郭本殊蓋所見爾雅舊本作常棣移唐棣棣也今案小雅常棣之華藝文類聚木部下引三家詩作夫移之華〔所引韓詩內傳存韓詩也〕則名移者乃常棣而非唐棣甚明常棣傳常棣棣也當依或本作常棣移也何彼襛矣傳唐棣移也及寶內之移字俱當作棣後人據郭本爾雅改之也陸機詩疏釋唐棣曰奧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太平御覽果部十引吳氏本草曰郁李〔郁與奧同〕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然則唐棣即奧李一名棣也以三家詩及毛傳陸疏本草考之似作常棣移唐棣棣者爲長〔玉篇唐作棣云棣也與晨風毛傳論語何注合〕蓋因常唐聲相近遂致相亂耳〔王尚書經義述聞〕

唐棣移

唐棣移注江東呼夫移疏詩召南云唐棣之華陸璣曰奧李也一名雀梅〔前經文云時英梅注雀梅疏似梅而小也〕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又常棣註今闕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疏詩小雅云常棣之華陸璣疏云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宅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熟按此則唐棣自一種召南所詠是也常棣與棠棣共爲一種而又自分赤白二種小雅所詠是也唐棣實大如李子棠棣實如櫻桃唐棣正名郁李又云奧李本大如李子今俗稱大如櫻桃者爲郁李殊誤〔姜氏鴻渡瑣記〕

樕樸〔釋文唐石經及各本並同段玉裁說曰毛詩野有死麕作樸樕正義引爾雅及孫炎某氏注皆樕字在下今本蓋誤倒〕心

樕樸一名心引之謹案樸樕與心皆小貌也因以爲木名亘古者謂小爲僕遬漢書息夫躬傳僕遬不足數顏注曰僕遬凡短之貌也心之言纖纖小也釋名曰心纖也則二字聲義相近邶風凱風首章吹彼棘心傳曰棘心難長養者〔今本脫心字段氏詩經小學曰棘下當有心字蓋心之初生者故難長養二章吹彼棘薪傳曰棘薪其成就者小棘謂之棘心與樸樕小木謂之心其義一也〔一章言棘心二章言棘薪正相對今據補〕〕故召南野有死麕傳及說文皆云樸樕小木也〔今本說文脫小字依五音韻譜集韻類篇補〕而樊注乃云樸樕斛樕也有心能溼〔能古耐字〕江河閒以作柱則是以心爲松柏有心之心矣夫木皆有心何獨於樸樕而謂之心乎段氏說文注引廣韻枇木名其心黃以爲即爾雅之心字又謂毛傳說文小木爲心木之譌皆非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榮桐木

郭曰即梧桐引之謹案釋木所言灌木叢木瘣木遒木檖木于木皆況言木之形狀非指一木以此例之榮爲桐木亦是通稱非指梧桐也桐之言童也小木之名也淮南兵略篇曰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桐薪對巨斧言蓋其小者也榮亦小木之名黃石公三略曰若決河而沈熒火〔見後漢書隗囂傳注〕瀆南秦族篇曰榮水不能生魚鼈說文榮絕小水也營小聲也嵌小瓜也聲與榮並相近樸樕心榮桐木二文上下相承皆木之小者也但一爲木名一爲小木之通稱耳而解者見桐木二字疑以爲梧桐說文梧梧桐木一曰櫬榮桐木也桐榮也則許君已誤以桐木爲梧桐不如於舊純矣爾雅本釋木名無庸更加木字上文言櫬梧不言櫬梧木也徧考周秦之書未有謂梧桐爲榮者舊說殆不可從〔同上〕

蔽者翳

郭曰樹蔭翳相覆蔽者〔今本作樹蔭翳覆地者乃後人依詩正義改之今據釋文及詩釋文所引訂正〕詩云其椔其翳引之謹案木自斃以下三句皆釋从木也蔽即上文木自斃之斃大雅皇矣正義引此作斃者翳又引李巡曰斃然也釋言曰斃踣也釋文斃字又作斃郭本作蔽者消字耳皇矣傳自斃爲翳釋文斃本或作蔽〔襄〕十七年左傳以斃道蔽諸侯釋文蔽服虔王肅董遇並作斃云踣也是斃與蔽通翳讀爲殪皇矣篇其菑其翳釋文曰翳韓詩作殪殪仆也武紀注曰殪仆也〔作踣古字通〕宣六年左傳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殪皆謂踣斃之也〔周書作殪〕之作翳者亦假字耳周語曰彌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殪而翳其人也翳其人謂踣斃其民也〔韋注訓翳爲滅也一曰翳滅也〕是殪與翳亦通斃殪皆踣也故曰斃者殪斃者謂人斃之者翳對上文自斃而言毛傳自斃爲翳雖用爾雅原文小異而義自同上文立死椔謂不斃者也亦對斃者而言若云樹蔭翳相覆蔽則是相覆蔽之木而非踣木與上二句全不相屬矣〔同上〕

梢梢擢

郭曰謂木無枝柯梢擢長而殺者釋文梢郭音朔家大人曰梢之言猶也鄭注喪服記曰梢猶殺也說文擊人踦也從手削聲〔所角切〕考工記輪人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鄭注〕注曰掣纖殺小貌也鄭司農云掣讀爲紛容掣參之掣〔□□□〕桑螵蛸之蛸漢書司馬相如傳紛溶前蔘郭璞注曰支梁擢也〔□□□□□□□□□□□□□□□〕兮于棧曰□□已落其□立也〔□□〕無枝柯長而殺者或作船案人之□木大而末小□□之近殺者大近身者小木無枝柯長而殺者亦本大而末小□□近而義同也擢之言□□也□風竹竿篇□□竹竿毛傳曰□□長而殺也擢與擢亦聲近而義同□文引方言□擢出也頡篇□擢抽也廣雅擢出也皆非長而□之義〔□□〕

如木楸曰喬

引之謹案如木當爲木如上既言喬之形狀矣此復□□類之義故特以木字別之以首句即是言喬故附於上句□□之下一木字統下四句而言上文木曰□□立死椔□□相磨檞□□梢梢擢木字皆統下文而言□與上文更□詩也今本作如木楸曰喬則木爲衍文矣〔同上〕

蜚蠦蜰

爾雅釋蟲蜚蠦蜰舍人李巡皆以蜚□何□何郭注亦□言本作蜰□□□□不□此即□□之□□□也釋文不引□反引□□□爲說非此蟲□又□郭注作□□□□□□而誤改耳〔□學十□□□□〕

〔□〕蟲蚍一名蟷蠰□□□□□□□□□□□□□□□□□□一名蟷□□□□□□□□□□□□□□□□□□□□云有□則此□□名皆□不名□□□此所釋□□□一名

蜚說爾雅者言蜚蠦一名蠜非也此證李巡之誤今爾雅疏本此武進士經讀考異

邱光庭兼明書按春秋書秋有蜚杜注云蜚負蠜也然杜預以蟲一名蠦蜚而郭氏以此蟲一名蜚蠦一名蠜以春秋證之知郭解誤也同上

蜓蚞螇螰

家大人曰鹽鐵論散不足篇曰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螇乎音聲入耳秋風至而聲無螇卽螇螰也螇螰謂之螇亦猶螻蛄謂之螻蜮螻謂之螻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蛂蟥蛢螻輿父守瓜

問蛂蟥蛢郭云江東呼爲黃蛢邢疏謂蛂一名蟥蛢然否曰說文蛢蟥以翼鳴者攷工記以翼鳴者鄭君注發皇屬發皇卽爾雅之蛂蟥也古書从犮與从發之字多相通說文䮂讀若撥國語王耕一墢或作拔詩鱣鮪發發說文作鮁鮁此亦以發皇爲蛂蟥蟥皇音同蛂蟥一名蛢注疏斷句非是錢宮詹潛研堂集

問邢疏蠸輿父一名守瓜蠸輿父豈三字名乎曰此見莊子至樂篇瞀芮生乎腐蠸司馬彪注蟲名爾雅云一名守瓜蓋此蟲名蠸又名輿父邢叔明未檢莊子不能得其句讀也同上

蛄䗐

蛄䗐強蛘郭注今米穀中蠹小黑蟲是也建平人呼爲蛘子頤烜案蛄當作蛅下文螺蛅斯蛅斯卽蛅䗐因其色黑故又名爲蟔說文蛅斯墨也从虫占聲卽其證或改蛅䗐爲姑䗐非是經義叢鈔洪頤烜

螼蚓蜸蠶

郭注卽蛩蟺也江東呼寒蚓野客叢書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曲善擘地以行呼之聲也孟子所謂巨擘卽蚯蚓之大者注以爲大指者非也崔茂才吾亦廬稿

莫貈蟷蜋蛑

問郭注莫貈蟷蜋蛑既以石蜋當之又譏孫叔然引方言說此義亦不了何也曰蟷蜋卽螳蠰叔然注已失傳據方言螳蜋謂之髦或謂之虰或謂之芊芊髦卽蛑之轉芊芊卽莫貈之轉則叔然所引信而有徵矣說文貈卽貊貉之貉貉有陌音莫與貉古文又通用則莫貈異文而同音莫貈猶莫莫亦猶芊芊也景純未喻古音故譏其不了錢宮詹潛研堂集

億案疏引孫叔然以方言說此義也不了案方言曰蟷蠰謂之髦或謂之虰或謂之羊羊今方言本作蛑蛑孫炎取此方言之文以虰上屬則當斷至蛑虰爲句又方言郭景純注于或謂之虰下案爾雅云蟷蜋蛑虰義自應下屬方言依此說失其指是仍從蛑字絕句武進士經讀考異

蜆縊女

郭曰小黑蟲赤頭喜自經死故曰縊女校勘記曰釋文蜆孫音俔下顯苦見二反按俔之轉聲爲磬毛詩俔天之妹韓詩作磬禮記文王世子注縣縊殺之曰磬磬者經死之名磬俔聲相轉此縊女之所以名蜆也家大人曰此說蜆字之義甚精蜆縊女猶言磬縊女耳韓子外儲說左篇曰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罄於前見也見之轉爲罄亦猶磬之轉爲俔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蠪朾螘

郭曰赤駮蚍蜉引之謹案蠪之言尨也古者謂雜色爲尨或借龍字爲之周官牧人用尨大人用駹巾車駹車故書竝作龍杜子春讀龍爲尨或讀爲駹皆謂雜色又巾車龍勒鄭注龍駹也又考工記玉人上公用龍先鄭司農讀爲尨故螘之赤色斑駮者謂之蠪義與尨同也朾之言赬也赬赤也螘色赤駮故又謂之赬螘釋文朾本又作虰玉篇虰丑輕切今本輕譌作經蠪虰也廣韻丑貞切丑輕丑貞之音竝與赬同說文赬赤色也或作䞓或作竀赪朾竝從丁聲故字亦相通也玉篇以蠪虰二字連讀集韻同段氏說文注謂蠪朾爲螘之一名讀爾雅者誤以朾螘爲句皆非也蠪朾螘蟼飛螘二句文同一例若以螘字自爲句則與上文小者螘相複矣同上

蛭蝚至掌

問蛭蝚至掌是何物曰此卽釋魚之蛭蟣本艸水蛭一名蚑一名至掌錢宮詹潛研堂集

密肌繼英

問密肌繼英釋蟲釋鳥二篇俱有之郭氏皆未之詳究係何物曰周禮赤犮氏凡隙屋除其貍蟲注貍蟲䗪肌蛷之屬密肌疑卽肌蛷也說文蛷多足蟲也或作蛬同上

蠭醜螸

釋蟲蠭醜螸陸德明云李孫郭並闕讀而謝羊逢反施作螽音終案上有螽醜奮依謝爲得大昕案宋本說文螸字云螽醜螸垂腴也正與施本相同謝嶠施乾同是陳時人未必謝是而施非也今坊本說文亦改螽爲蠭世遂不知施說之有據矣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釋魚

一魚二名

釋魚云鯉鱣鰋鮎鱧鯇鯊鮀皆一魚而二名也故舍人之解皆同郭注以首六字分爲六魚蓋據其時目驗而分之也然璞去古已遠千餘年後名目不能不變據其時俗之名以折古人未爲得也謹案詩毛傳云鰋鮎也鱣字詩凡三見碩人傳云鱣鯉也潛傳云鱣大鯉也四月箋亦云鱣鯉也是鱣之爲鯉毛鄭並同鱧之爲鯇亦與鯉鱣鰋鮎鯊鮀等矣今所傳定本毛傳訓鱧爲鮦與郭注同然案正義云徧檢諸本或作鱧鯇或作鯉鯇下又云毛及前儒皆以鮎釋鰋鱧爲鯇鱣爲鯉唯郭注爾雅是六魚之名則毛傳仍當作鱧鯇也又云今目驗毛解與世不協益自晉及唐其去古益遠目驗愈不足據矣且爾雅一書草木蟲魚以下皆是二名互釋無開卷舉一字之名上下無所附屬者以體例求之益知毛傳之當遵也李進士羣經識小

鯉鱣鰋鮎鱧鯇

舍人曰鯉一名鱣鱣一名鯇孫曰鰋一名鮎郭曰鯉今赤鯉魚鱣大魚似鱘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鰋今偃額白魚鮎別名鯷江東通呼鮎爲鯷鱧鮦也鯇今鯶魚似鱒而大又郭音義曰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魚有兩名今在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強合之爲一物引之謹案舍人及孫注是也鯉鱣鰋鮎釋詩之鱣鯉也鱧鯇魴鱮釋詩之魴鱧也郭氏徒以鯉鱣大小絕殊遂分爲二物并鰋鮎鱧鯇而亦分之不知鯉鱣之鱣自是魚之小者鱣鮪之鱣乃是大魚之名故爾雅之鯉鱣與鰋鯉竝稱而不與下文之鮥鮛鮪相連明非鱣鮪之屬也自毛公釋詩之鱣鮪始誤以鱣爲鯉則不知鱣鮪之鱣非鯉鱣之鱣也郭氏又分爾雅之鯉鱣爲二物而以鱣爲大魚則不知鯉鱣之鱣非鱣鮪之鱣也下篇說雉云鷂雉鷸雉鳪雉鷩雉說鼠云鼢鼠鼸鼠鼷鼠鼶鼠鼤鼠鼩鼠說馬云騊駼馬野馬說牛云犘牛犦牛犤牛犩牛犑牛

牛此皆分舉眾物之名者若鯉鱣以下各爲一物則當云鯉魚鱣魚鰋魚鮎魚鱧魚鯇魚方合本書之例不得徑省其文而稱鯉鱣鰋鮎鱧鯇也鳥獸蟲魚固多異物而同名者魵謂之鰕鯢大者亦謂之鰕似鮎之魚謂之鯢雌鯨亦謂之鯢鱣謂之鯉鮫魚亦謂之鯉然則鯉鱣之鱣何嫌與鱣鮪之鱣同名乎不然鱣鮪之鱣絕大作爾雅者不應茫然不知而與鯉混爲一物也至白魚名鰋鮷魚名鯇皆以意爲說書無明證祇以鯉鱣既分爲二遂連分四魚以從之耳郭說似是而非未可依據 王尚書經義述聞

鱧鯇

釋文鱧音禮字又作鱶頤煊案說文鱶鮦鮦一曰鱶詩魚麗毛傳鱧鮦也說文以鱣釋鯉鮎釋鰋不應於鱧獨違雅訓疑毛傳說文所見爾雅鯇皆作鮦與郭氏本異 經義叢鈔洪頤煊

鯦當魱

郭注海魚也似鯿而大鱗肥美多鯁江東呼其長三尺者爲當魱邵二雲正義以爲即鰣魚是也鄭樵爾雅注以鯦爲黃魚未是又鯦鰊郭云未詳謝山全氏以爲即鰣魚粵人呼爲三鰊亦曰三鯬陶朱公書鰣魚盛於四月其味肥美廣州人謂之三鯬魚廣韻以鯬爲鰻集韻以鰊爲鰻則非鰣矣鄭樵云今亦呼鰻鯬翟氏爾雅補郭取之 崔荿才吾亦廬稿

鱊古滑反鮬音步鱖音厥鯞章酉反

郭曰小魚也似鮒子而黑俗呼爲魚婢江東呼爲妾魚引之謹案此兩魚也鱊一名鮬謂魚婢也鱖一名鯞今之罽魚也中山經合水多鱅魚狀如鱖郭彼注曰鱖魚大口大目細鱗有斑彩鱖音劂居衛反是也此以鮬釋鱊以鯞釋鱖非以鱖鯞釋鱊鮬也郭注殆失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魵鰕

引之謹案魏志東夷傳濊國海出班魚皮即說文所云魵魚出薉邪頭國者也魵班聲相近故班魚謂之魵魚說文鰕魵也又曰鰕馬赤白雜毛色似鰕魚也然則鰕魚之班文其赤白相雜者與 同上

蜠蜬

蜠蜬郭注未詳邵氏正義闕頤煊案蜠是蜬字之譌當屬下文

鼁䵷蟾諸句讀說文𧑕鼀詹諸玉篇𧑕蟾蠩也皆其證 經義叢鈔洪頤煊

鼁䵷蟾諸

引之謹案郭曰似蝦蟆居陸地淮南謂之去蚊釋文鼁起據反廣韻同唐石經亦作鼁正與去同音本草曰蝦蟆一名䵷一名去甫或謂之去甫或謂之䵷或謂之去䵷語之分合也玉篇䵷字注曰鼁䵷蟾蠩似蝦蟆也今本鼁誤作竈案說文鼀或從酉作䵷是鼀䵷同字不得以鼀䵷並稱當依廣韵鼁字注作鼁 金韓孝彥四聲篇海載玉篇注作去䵷集韵鼁曰舉切爾雅鼁䵷蟾諸一曰去父或作蚨蝵去與鼁蚨古今字耳古者庶物之名多取雙聲疊韵去䵷疊韵字也去字古音在魚部䵷字古音在幽部釋文䵷音秋古魚幽二部之聲相爲出入司馬相如子虛賦以御獸虛驗爲韵上林賦以去獸兔擢宙羽遽遠什爲韵楊雄蜀都賦以閭流爲韵救收穀禦爲韵羽獵賦以槎號與曜爲韵解嘲以投塗戾鈇書虛匩綠吾渠夫爲韵上林苑令嚴以游豬疊爲韵又易林一書以魚幽二部同用者自乾之臨至旣濟之大畜凡百四十一條故去䵷疊韵猶國名之渠搜地名之姑猶見定六年左傳人名之𢊍徐也見東山經郭注日仇餘二音州吁玉名之瑀玗見西山經郭注日樗浮二音草名之扶留見吳都賦獸名之犹鼓造造字古音在幽部與䵷同聲淮南說林篇鼓造辟兵文子上德篇鼓造作蟾蜍是也去屈聲之轉故去䵷又轉爲屈造夏小正傳曰蜮也者屈造之屬也鄭司農注敘官蟈氏曰蜮蝦蟇也屈造蟾諸也似蝦蟇故曰蜮也者屈造之屬也是也去䵷魚幽二部之疊韵也其魚部自爲疊韵則曰去甫已見上幽部自爲疊韵則曰𧑕鼀𧑕字古音爲幽部入聲說文𧑕字注曰𧑕鼀詹諸以脰鳴者𧑕與去聲亦相轉也玉篇𧑕巨六切䵷鼀同字故去䵷亦作去鼀說文鼀字注用爾雅之文曰去鼀詹諸也又釋之曰其鳴詹諸其皮鼀鼀其行去去與諸爲韵去古讀若祛小雅斯干篇以去與除爲韵大雅生民篇烏乃去矣與呱爲韵僖十五年左傳千乘三去與餘狐爲韵老子是以不去淮南俶眞篇事其神者去之並與居爲韵鼀與諸去爲合韵鼀音在幽部古音在魚部之鼀與䵷同古音在幽部諸去二字古音在魚部古魚幽二部之聲相爲出入已見上則其字之作去甚明去去之言祛祛也莊子應帝王篇泰氏其臥徐徐崔譔本作祛祛盜跖篇臥則居居居祛聲義亦相近司馬彪注曰徐徐安隱貌隱俗作穩則祛祛亦安舒貌矣蟾諸之行徐徐然不迫故謂之去去高注淮南原道篇曰蟾諸跳行舒遲是也說文鼀字注曰䵷鼀詹諸也詩曰得此䵷鼀言其行䵷䵷今詩䵷鼀作戚施邶風王風丘中有麻篇將其來施施傳曰施施難進之意施施舒行貌然則䵷䵷之言施施也施施舒遲不迫之貌與去去同意也 今本說文去鼀譌爲夫鼀[illegible]既與爾雅乖違其行去去譌爲其行夫夫則不得與其鳴詹諸爲韵而古義亦亾矣集韵引說文已譌作夫且說文鼀字從黽夫聲而今本改爲從黽從夫夫亦聲凡說文從某某聲多爲後人竄改以牽合於其行夫夫之譌字不知其皮鼀鼀自以皮言其行去去自以行言今去譌爲夫而謂其皮鼀鼀之鼀從其行夫夫之夫爲義其淆亂不已甚乎學者當據爾雅之鼁䵷以正說文夫字之譌乃戴氏毛鄭詩攷正反據今本說文之夫改爾雅之鼁䵷爲鼀䵷又礙於說文之鼀䵷同字而於鼀字造爲力竹切之音字書韵書無此音以強異於䵷而爾雅說文皆紛亂不可讀矣邵氏正義亦誤 王尚書經義述聞

尒疋鼁䵷蟾諸釋文鼁音起據反起據之音蓋以鼁从去也按羅願尒疋翼曰鼁䵷詹諸洪焱祖音釋曰鼁尒疋音尢讀如似是尒疋鼁本作鼀夫德明隋人已有起據之音不得謂所見之本更出其前也然許叔重說文云尢鼀詹諸从黽从尢尢七宿切讀如促是鼀从尢不从去則陸氏起據之音非矣或曰郭注謂鼁䵷淮南謂之去蚊得無因有去蚊之名鼁故从去而音起據與余曰不然郭注去蚊釋文作去蚊蚊音甫鄭樵通志六書畧謂王蚊爲蟾諸是去爲王字之譌也玉篇曰蚊蟾蜍廣韻曰蚊蟾蜍別名是蚊爲蚊字之譌也又按釋蟲不蜩亦名王蚊凡書傳及金石文丕字多作不不大也王蚊者大名也不蜩之名王蚊蟬中之大者蟾諸之名王蚊黽族之大者不得以今本郭注之譌而證釋文之音不誤也釋文曰䵷音秋䵷爲䵷之譌字宋本釋文仍作䵷也案莊子曰䵷我亦勝我䵷本又作鰌子六反又七六反荀子曰大燕䵷吾後注䵷蹴也釋名曰䵷遒也遒迫也然則䵷猶遒三字从酉得聲並讀如促尒疋䵷字从酉其音亦宜然說文曰鼀或从酉作䵷是䵷即鼀字音促不音秋矣或曰鼀䵷既爲一字尒疋何以作重文與余曰嘗攷許叔重說文艸木蟲魚之訓尤多取諸尒疋今案其敘述之次曰鼀尢鼀詹諸也䵷鼀詹諸也若據說文以訂正尒疋則尒疋當曰鼀尢鼀䵷詹諸也今但存鼀䵷二字[illegible]爲文莫可辭說豈傳寫者上脫尢字而下脫[illegible]然而未敢憑臆以斷矣至鼀當作鼀不音去䵷又即鼀不音秋今本尒疋釋文譌誤然不可以不辨[illegible]

[illegible]

俱出唐初不足相證覲既爲龜之別體則鄭非龜字之譌當由作字者誤益黽於先之下又恐於下一字無別故下一字從別體作醜隸書先字與去相近傳寫既久自然誤先作去而成龜字陸氏不之考證又後望文爲音誤人甚矣玉篇龜有七田七狄二反是鄭嵗有秋音而龜字之誤則自陸氏始按敘論之說後出足以相轉其引玉篇謂鼃有秋音不若此據說文道音保劉洲作鑑齋遺稿

釋詹諸

爾雅釋魚鼁䵹蟾蠩文从釋 釋文曰鼁起據反䵹音秋案蟾蠩本作詹諸詹諸謂之蝺鼁說文虫部蝺云蝺鼁詹諸以脰鳴者从虫匊聲讀若一曰䗼竹切下引 詹諸又謂之先鼁說文黽部鼁云先鼁詹諸也其鳴詹諸其皮鼁鼁其行先先从黽从先先亦聲重文䵹云鼁或从酋先與蝺音近鼁與䵹字同陸氏釋文音䵹爲秋䵹从酋得聲古音秋先同類蝺鼁也先鼁也皆疊韻字也音之轉則爲鼁䵹爾雅鼁䵹蟾蠩郭璞注似蝦蟆居陸地淮南謂之去蚥去蚥之名方言从鼁䵹而變耳與蝺先亦音近鼁䵹爲雙聲字也又謂之屈造夏小正四月鳴蜮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屈造猶蝺鼁也又謂之鼓造淮南子說林訓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高誘注鼓造一曰蝦蟆造與戚通賈子胎教篇靈公戚然易容大戴禮保傅篇韓詩外傳卷七並作造然周禮眡瞭鼜愷獻杜子春云鼜讀憂戚之戚夏官掌固注云鼜讀爲造次之次說文穴部竈从穴鼀聲周禮大祝二曰造故書造作竈杜子春云竈讀爲造次之造此皆類證 古音造鼁亦同類也詹諸亦謂之䵷䵹說文黽部䵹云䵷䵹詹諸也詩曰得此䵷䵹言其行䵷䵷从黽爾聲此所傳詩乃韓詩䵷䵹猶施施也淮南子原道訓蟾蠩捕蚤高誘注蟾蠩蝄也蝄即戚施也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九引韓詩作得此戚施薛君曰戚施蟾蜍喻醜惡此與先鼁異名而同物故說文於鼁下䵹下一據爾雅一據韓詩兩釋之曰詹諸以曉人也或欲依許書䵹下之文改爾雅鼁䵹爲鼁䵹改說文鼁下先鼁爲鼁䵹改說文注其行先先爲其行䵷䵷不知如其言則說文之例鼁下訓義已具䵹下但應云䵹䵷也足矣何煩復贅曰詹諸曰其行䵷䵷邪知黽部䵹䵷䵹也即其例 邵氏爾雅正義徑改鼁䵹爲鼁䵹蓋沿誤玉篇而不知䵹即鼁字戴氏東原既謂鼁當作鼁又謂說文䵹當同䵷斥陸之音䵹爲秋非是尤攷之不審陳叔修左庵經辨

釋濯 蜃小者珧

周禮守祧鄭注云故書祧爲濯集韻祧古作濯案古音兆翟相近故多相通鄭注尚書顧命云洮頮爲濯漱衣毛詩小雅大東佻佻公子說文引韓詩作嬥嬥爾雅釋魚蜃小者珧釋文珧眾家本皆作濯韓非子外儲說右第三十五延陵卓子乘蒼龍桃文之乘桃文當如桃花此擬之類又云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翟文即桃文也淮南原道訓上出於蔘窕之野高誘注䨲讀翟氏之翟皆聲近通借同上

元貝貽貝

釋文貽顧餘之反本又作胎他來反字林作蛤云黑貝也大才反家大人曰字林作蛤音大才反則作胎者是也胎黑色也呂氏春秋任數篇臺煤入甑中今本臺煤誤作煤室高注讀臺爲炱炱煤煙塵也家語在厄篇炱煤作炲墨今本炲譌作埃廣韻蘇臺大黑之貌炱臺竝音大才反義與字林蛤貝同古無蛤字俗胎爲之藝文類聚寶部下引爾雅正作胎胎與貽字相似上下文又有貝字故胎譌作貽顧音餘之反而陸從之非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镻蝁

郭曰蝮屬大眼最有毒今淮南人呼蝁子音惡釋文镻大結反引之謹案蝁之言惡也漢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曰蝁虫弊狩蝮蛇毒蟃蛭與镻同蟃與曼同曼長也說文镻蝁也蛇惡毒長也今譌作蛇毒長也據釋文所引及玉篇注訂正從長失聲毒長即毒曼也易林復之節曰蝁镻帶長镻亦長也義與镻相近同上

鯢大者謂之鰕

郭曰今鯢魚似鮎四腳前似獮猴後似狗聲如小兒啼大者長八九尺引之謹案此即人魚也水經伊水注曰廣志曰鯢魚聲如小兒嗁有四足形如鱧可以治牛出伊水也司馬遷謂之人魚故其著史記曰始皇帝之葬也以人魚膏爲燭徐廣曰人魚似鮎而四足即鯢魚也史記秦始皇紀正義引異物志曰人魚似人形長三尺餘不堪食皮利於鮫魚項上有小穿氣從中出秦始皇冢中以人魚膏爲燭即此魚也出東海中然人魚之名不始於此北山經曰決決之水其中多人魚其狀如鰟魚四足其音如嬰兒食之無瘕疾今本瘕譌作痴據證類本草改郭彼注曰或曰人魚即鯢也似鮎而四足聲如小兒啼是古謂鯢魚爲人魚也或謂之鰨漢書司馬相如傳禺禺鱋鰨郭彼注曰鰨鯢魚也似鮎有四足聲如嬰兒義竝與此注同邢邵二疏竝以鯢爲鯨鯢之鯢邵又引管子鯢以爲殺此莊子外物篇所謂鯢鮒李頤注以爲小魚者皆非也又案釋文鰕音遐唐石經及諸本亦作鰕而初學記引爾雅作鰕字從役北戶錄亦云鯢大者謂之鰕音役引爾雅注鯢似鮎四足聲似小兒廣韻鰕營隻切魚名有四足出文字集略集韻鰕魚名有四足如龜而行疾其字皆作鰕而讀如役與今本異字異音未知孰是同上

釋鳥 鵖鴔

問鵖鴔字从并釋文所載謝郭字林諸音皆不相近何故曰古本作鞞笠淮南說林訓烏力勝日而服於鵻禮高誘注鵻禮爾雅謂鞞笠鷃時晨鳴人舍者鳴鳥皆畏之高氏後漢人所見本尚是鞞字鵻禮音相近禮笠聲相轉也今本字从并蓋卑之轉而諸家音猶从卑聲謝氏讀符悲切讀鵖爲鞞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鴗天狗

郭曰小鳥也青似翠食魚江東呼爲水狗家大人曰易林泰之巽曰䳢狗水鳧雖畜少雛䳢狗蓋即水狗一名魚狗本草拾遺曰魚狗今之翠鳥也小者名魚狗大者名翠取其尾爲飾亦有斑白者俱能水上取魚故曰魚狗王尚書經義述聞

與鵯鶋

郭未詳案樊孫與本作鸒釋文本作與則即鸒斯也小爾雅廣雅竝云此類有三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鵯鶋必燕烏矣頸爲鵯項之義鵯爲白義詩有女如荼亦言其白梁孝廉瞥記

鶅鵙老鳸鴳

郭以鶅鵙老連讀注曰鶅鵙也俗呼爲癡鳥以鳸鴳連讀注曰今鴳雀昭十七年左傳正義曰注爾雅者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斷老上屬鳸下屬唯樊光斷鶅鵙爲句以老下屬邵曰說文云鶅欺老也又云老鳸鴳是則欺老之名其來已久不得以上屬者爲非疑下文鳸字上舊有老字後人誤以爲重衍而去之耳引之謹案舍人及李孫郭以老字上屬樊以老字下屬則是五家所見之本皆祇有一老字若有二老字則諸家必皆以上老字上屬下老字下屬不得有此異同矣今案老字下屬者是也說左傳者自賈伯而下皆以老鳸二字連讀說左傳舊讀同 叔重之學出於賈伯其斷句不當有異說文雇字注云老雇鴳則鴳字

注當云老雇也鴩字注當云欺也而今本說文云鴳雇也鴩欺老也此明是後人以郭本改之不然豈有一人之言前後自相乖異者乎九扈各有專名而老扈居其一若但謂之扈則是總名而非專名矣五鳩五雉亦各有專名不聞有但稱鳩但稱雉者也當從樊讀爲正 王尚書經義述聞

鵽鳩

注鴝鵽也昭二十七年傳吳有公子苦雂即此字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鳸鴳

億案此凡兩讀疏引舍人李巡孫炎郭氏皆斷老上屬鳸下屬皆云鴳一名鳸老鳸一名鴳鴳雀也唯樊光斷鳸鴳爲句以老下屬注云春秋云九扈爲九農正九扈者春扈夏扈秋扈冬扈棘扈行扈宵扈桑扈老扈是以老爲下屬惟鴳不重耳愚謂許氏說文載九扈亦云老扈鴳也同左氏傳從樊光讀爲正 武進士經讀考異

巂周燕燕鳦

億案讀從周字絕句朱少白案許叔重作巂周燕是以燕字屬上爲句 武進士經讀考異

舍人曰巂周名燕燕又名鳦孫曰別三名郭以巂周爲一物注曰子巂鳥出蜀中以燕燕鳦爲一物注曰詩云燕燕于飛一名元鳥齊人呼鳦邢曰此燕燕即今之燕古人重言之孫炎舍人以巂周燕燕鳦爲一物三名郭所不取也家大人曰巂周非子巂郭說誤也說文巂巂周 句 燕也 今本周上無巂字案下文離字注云離黃倉庚也句法正與此同推之他部亦多有此今本脫去離字巂字則失其讀矣釋文引此已誤今補 呂氏春秋本味篇肉之美者觿燕之翠 今本觿燕誤作巂燕辯見讀書雜志 觿即巂之俗字 觿巂並巨圭反 則舍人孫炎以巂周爲燕之一名是也巂周燕燕鳦猶言茮莒馬舄馬舄車前耳說文又云一曰蜀王望帝婬其相妻慙亡去爲子巂鳥此別是一義故稱一曰而景純遂以此釋爾雅之巂周誤矣古之稱燕者或單呼燕或連呼燕燕經文中皆有之詩傳云燕燕鳦也此自釋詩之燕燕爾雅云燕鳦此自釋上文之巂周燕不得執彼例此而以燕燕連讀 王尚書經義述聞

巂周

巂周燕燕鳦郭讀法以巂周句燕燕鳦句注引詩云燕燕于飛爲證頤煊案詩正義引舍人云巂周名燕燕又名鳦孫炎云別三名也說文巂字注周燕也呂氏春秋本味篇巂燕之翠燕字皆屬上句讀 經義叢鈔洪頤煊

鷯鶉其雄鶛牝庳

引之謹案鶛庳皆卑小之兒鶛之言孎䂮也說見後犤牛下 王尚書經義述聞

萑老鵵

郭曰木兔也似鴟鵂而小兔頭有角毛腳夜飛好食雞引之謹案呂氏春秋明理篇云其妖孽有莬生雉雉亦生鴳莬蓋即老兔之兔何以明之高注曰於五行傳爲羽蟲之孽莬生雉雉生鴳既皆爲羽蟲之孽則莬即老兔之兔也若狐兔之兔則是毛蟲而非羽蟲矣以是明之說文無鵵字釋文曰鵵本又作莬音兔 古書兔字多作莬 蓋萑頭似兔故謂之老兔又謂之木兔矣玉篇萑老兔字不從鳥與郭注同而鳥部又有鵵字則後人所加也 同上

皇黃鳥

篇中釋倉庚者尚有三焉此注亦以爲黃離留太相複重且倉庚名皇傳記未見廣森謂皇即周書王會方揚以皇鳥者是 孔檢討經學卮言

鶅諸雉

郭曰未詳或云即今雉案此是錯簡或說非也鶅字在下文鷺春鉏之上黑爲鶅白爲鷺也諸雉二字在下文鷂雉等之上雉有數類故以諸雉冠之景純注爾雅自謂沈研鑽極歷二九載然未詳者尚有百數十事偶解一二或可補闕若必備說無遺恐不免失之鑿矣 梁孝廉瞥記

亢鳥嚨其粻嗉

郭曰嗉者受食之處別名嗉今江東呼粻家大人曰粻之言餦也廣雅曰餦弆藏也故鳥獸藏食之處通謂之粻釋獸云羊曰齥麋鹿曰齸說文云齥羊粻齸麋鹿粻是也其鳥粻則謂之嗉釋獸云鳥曰嗉是也故曰其粻嗉史記天官書柳爲鳥注七星頸張素索隱曰素嗉也 漢書天文志作嗉 引爾雅鳥張嗉開元占經南方七宿占引黃帝占曰張朱雀嗉也然則張爲朱雀嗉故謂之張張亦粻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釋獸

鹿牡麚

引之謹案麚之言假也釋詁曰假大也故獸之牡者名叚牡鹿謂之麚牡豕謂之豭其義一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其迹速

釋文速作䴛云素卜反本又作速引字林云鹿迹一曰䴛鹿子 凡說文字林相同者陸氏多舍說文而引字林如麋字引字林云鹿屬也以冬至日解角麢字引字林云麢鹿也很字引字林云獸似犬皆與說文同此䴛字所引字林亦然非謂說文無此字惟字林有之也字林䴛迹一曰䴛鹿子蓋皆出說文今本說文脫一曰䴛鹿子五字且䴛又爲鹿子故說文䴛字在麛麝二字之間𪊨也麛也皆鹿子之名也故三字相次段氏若膺謂䴛字橫亘令上下二篆不相接非也 廣雅䴛䟿皆迹也義本爾雅而速字作䟿曹憲音匹迹 說此字衍見下 與素卜反之音迥異引之謹案速之言蹟也漢書音義曰蹟迹也韋昭云三輔謂牛蹄迹爲蹟 見漢書揚雄傳注 聲義與此相近也說文䴛鹿迹也從鹿速聲正與素卜反之音相合作䴛作速皆爾雅原文也廣雅獸迹之名出於爾雅不應爾雅作速而廣雅又作䟿蓋廣雅原文本作速傳寫者右旁束字脫去中一畫遂與籀文迹字作速者無異曹憲不達則以爲籀文迹字而音迹 曹憲廣雅音往往據說文爲音如第一卷券勞也之券音去願反勑徒也之勑從力讀爲勑從刀之刷也之勢從力勢從刀之劵 擧其後左旁之速又涉上文䟿字而誤爲足遂成䟿字此集韻所以誤收䟿字以爲迹之或體也 䟿字由說文而誤收說文玉篇集韻皆無䟿字然所 見曹憲音猶但有迹字而無匹字也 集韻收䟿字則所見曹憲音猶未衍匹字至今本則音內迹上又衍匹字展轉錯謬而愈不可通矣 然則此匹字乃後人不知反切而妄加之不足據也 學者當據爾雅說文以訂廣雅之䟿爲速然後爾雅說文廣雅三書之義若合符節而曹憲之據說文本速字作音集韻之誤收䟿字今本之誤衍匹字皆可次第釐正也曰爾雅其迹速之速安知非籀文速之誤乎曰籀文之速即迹字也釋獸凡言其子其足其迹下一字皆專著其名今不專著其名而仍以迹名之則文不成義今使言獸子者不著其子之名而但云其子子言獸足者不著其足之名而但云其足足文義其可通乎且爾雅以辨名也有專名則著之無專名則已耳故爾雅麋鹿麕狼兔並列而狼之迹獨不著其名則無專名故也鹿麕皆專名則當與麋麕兔竝著其名無專名則當如狼之不言其迹矣豈有明知其非專名而重複其字以強爲之名而云其速速者乎人與鳥獸足所踐處皆謂之迹而以迹之名專屬之鹿則

豈鹿足所踐然後爲迹而他物所踐不得謂之迹乎（段云速無妨專爲鹿迹之名凡獸皆有迹但謂之迹何以別於他獸段說非也）速卽籀文迹字速之與迹無別也而云其迹速則豈易一籀文遂足以昭區別乎若然則麋之其子麌亦不必著其爲麌但易一籀文子字而云其子𪊓卽可以別之矣有是理乎循文察義爾雅其迹速之速當爲從辵束聲而非籀文之迹明甚廣雅獸迹之名出於爾雅其字亦必與爾雅同速與跡皆非稚讓原文也曹憲不能據爾雅說文以正廣雅之誤字而輒音爲迹段氏說文注又爲曹憲所誤而據之以疑說文𪋒字謂爲後人竄入而徑刪之（始則刪之後又二改麆篆爲麌篆次於麋篆之下䴥云鹿迹也从鹿速速籀文迹乃合曹憲爲鹿迹又於廣子故說文𪋒字次於麋麛二篆之閒不得移於麆篆下也字說文但云速聲不云速籀文迹則其字之下皆作速而非籀文迹字明矣何得改其篆而又增其注乎速爲人與鳥獸足所踐之通稱何得專爲之鹿而從鹿作麆乎自古字書韻書但有從鹿速聲之字豈有從鹿迹聲之字乎）又欲改爾雅之速爲速以曲從曹憲之誤音其失甚矣夫爾雅之速若本作速則舍人樊光李巡孫炎諸人作注必有表而出之者施乾謝嶠顧野王諸人作音亦必有表而出之者何釋文但云素卜反而不云諸家有作速而音迹者乎然則先儒相傳之本無作籀文迹字者明矣此之不察而猥據曹憲之誤音以改不誤之爾雅說文豈非好異而不求其是哉（同上）

豕子豬

豕子豬家大人曰豬卽豕非豕子也子字蓋涉上文兔子嬎而衍自唐石經已然而邢疏遂沿其誤（疏云其子名豬）廣韵引爾雅豕子豬亦誤案郭注云今亦曰彘江東呼豨皆通名郭以豕豬彘豨爲一物則豬非豕子甚明今人皆謂豕爲豬無謂豕子爲豬者下文之豶豶幺幼奏者豱皆指豕言之非指豕子言之（豶豶謂豕之者幺幼謂豕之小者奏者豱謂豕之皮理腠蹙者）至豕生三豵二師一特乃言豕子多寡之異名耳又案方言云豬北燕朝鮮之閒謂之豭關東西或謂之彘或謂之豕南楚謂之豨（小爾雅豕彘也彘豨也）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豯吳揚之閒謂之豬子然則豬也豭也彘也豕也豨也五者一物也豚也豯也豬子也豕子也四者一物也今以豕子與豬爲一物可乎說文豬豕而三毛叢居者亦不以豬爲豕子也定十四年左傳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婁豬艾豭皆豕也但有牝牡之分耳則不得以豬爲豕子明矣小雅漸漸之石傳及楚辭大招注並云豕豬也卽用爾雅之文則爾雅原無子字可知今本左傳正義及急就篇注藝文類聚獸部中引此並作豕子豬則後人依誤本爾雅加之也（案左傳正義云釋獸云豕豬牝豝牝者謂之豝則豭是豬之牡是孔以豭爲牡豝爲牝豬爲總名也今改豕豬爲豕子豬則與孔說不合矣急就篇注云豕之三毛叢居者曰豬而春秋左氏傳曰既定爾婁豬則豬者豕之通稱也是顏所引爾雅云豕豬今改爲豕子豬則又與顏說不合矣藝文類聚引爾雅豕豬豶幺幼奏者豱皆謂豕非謂豕子也今改爲豕子豬則又與下文不合矣）初學記獸部太平御覽獸部十五引此並無子字正與郭注毛傳方言合今據以訂正（同上）

虎竊毛謂之虦貓

郭曰竊淺也詩曰有貓有虎家大人曰竊淺聲之轉淺虦聲相近竊與虦皆淺也爾雅言竊毛詩傳言淺毛其義一也逸周書世俘篇曰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貓與貓同（同上）

貘白豹

郭曰似熊小頭庳腳黑白駁能舐食銅鐵及竹骨骨節強直中實少髓皮辟濕或曰豹白色者別名貘引之謹案上文虎竊毛謂之虦貓下文甝白虎虪黑虎皆言虎豹之屬非言熊屬也豹與熊殊類似熊者不得謂之豹當以後說爲長說文豹似虎圜文大雅韓奕正義引陸機疏曰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貘蓋毛白而文黑者貘之爲言猶白也（似熊而黑白駁之貘與白豹之貘皆以白得名而一爲白豹一爲食銅鐵之獸不得混爲一物）逸周書王會篇不令支元貘（貘與貘同）孔晁注曰貘白豹元貘則黑豹（今本豹字皆誤作狐玉海引此已誤作狐）列子天瑞篇青寧生程程生馬釋文引尸子云程中國謂之豹越人謂之貘又引山海經云南山多貘豹郭注云貘是豹之白者（今本西山經貘豹作猛豹注曰猛豹似熊而小毛淺有光澤能舐食銅鐵出蜀中與釋文所引不同蓋貘有二義故郭注兩釋之而後人遂刪其一也然正文既言貘豹則是白豹之別名而非食銅鐵之獸矣猛字通猶虻蛙之爲蝱蛙）此皆爾雅所謂貘也說文貘似熊而黃黑色出蜀中未嘗以爲爾雅之白豹字林貘似熊而白黃出蜀郡一曰白豹然則似熊而白黃者非白豹明矣（同上）

甝白虎

問甝白虎之甝釋文有下甘亾狄二切此字从甘何緣有亾狄之音曰甝當爲虪字之譌說文虪白虎也从虎昔省聲讀若鼏與亾狄切相合从甘之字說文無之其誤始於字林（錢宮詹潛研堂集）

貔白狐其子豰

郭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引之謹案經文明言白狐則非虎豹之屬也牧誓所謂如虎如貔大雅韓奕所謂獻其貔皮曲禮所謂貔貅皆非爾雅之貔也爾雅之貔卽狐也方言曰貔陳楚江淮之閒謂之貅北燕朝鮮之閒謂之貊關西謂之貍貔與狐同類故貍謂之貔狐亦謂之貔貍子隸貙子貗貔子豰白狐同子豰四者類相近而文亦相連正下文所謂貍狐貒貈醜也若虎豹則非其類矣而郭氏爾雅圖讚乃云書稱猛士如虎如貔貔蓋豹屬亦曰執夷白狐之云似是而非（見藝文類聚獸部下）是其注爾雅既以貔白狐爲虎豹之屬及其作圖讚又謂貔爲豹屬而非白狐蓋但知貔爲豹屬而不知其又爲白狐之異名遂致斯謬矣豹屬謂之貔白狐亦謂之貔二者同名而異實說文貔字解大雅韓奕傳及鄭注牧誓曲禮皆未嘗以豹屬之貔爲白狐陸機疏云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則已誤合二者爲一物不始於景純矣字林云貔豹屬出貉國一曰白狐分豹屬與白狐爲二而皆謂之貔較陸疏郭注爲長（王尚書經義述聞）

麔大麃

釋文麔音京本或作麠同家大人曰麠之言京也釋詁曰京大也大麃謂之麠海大魚謂之鯨其義一也中山經曰尸山其獸多麖郭彼注曰似鹿而小黑色（同上）

𧳜如小熊竊毛而黃

郭曰今建平山中有此獸狀如熊而小毛麤淺赤黃色俗呼爲赤熊卽𧳜也引之謹案郭注上林賦𧳜猛氏云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蓋亦𧳜類也邵引周官方相氏注之魌頭與此無涉（王尚書經義述聞）

猱蝯善援貜父善顧威夷長脊而泥

家大人曰此與其物之情狀因以著其命名之義也善援故曰蝯善顧故曰貜父長脊故曰威夷郭解貜父善顧曰能攫持人好顧眄釋文貜字亦作玃說文亦曰玃父善顧攫持人也案虎豹熊羆之屬皆能攫持人而不謂之玃然則玃父之名非以其能攫持人而命之也玃之爲言猶矍也（廣韻矍𥈭並具縛切）說文矍視遽皃徐鍇曰左右驚顧也震上六曰視矍矍左思魏都賦曰吳蜀二客矍焉相顧（矍與矍同）是矍爲顧視貌也貜父善顧故謂之貜父矣小雅四牡篇周道倭遲正義以倭遲爲長遠韓詩作威夷（威夷

[illegible]威夷爲長貌也威夷長脊故謂之威夷矣蝯援父顧夷泥各爲一韻[illegible]

威夷長脊而泥

問威夷長脊而泥郭訓泥爲少才力何也曰泥當爲𡰪聲相近而借用也說文𡰪智少力劣也漢書或作茶古音爾與尼相近易繫于金柅說文作檷詩飲餞于禰韓詩作坭書典祀毋豐于昵謂禰廟也俗人不通古音乃於爾旁著人讀爲奴禮切又省作你不知奴禮切乃爾之正音故爾轉爲乃禰从爾聲而音轉爲尼輒切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麔麌短脰

邢曰麔麌之獸皆短項邵曰麌之牡者爲麔麚之牡者爲麌引之謹案麌鹿之屬其項皆不短則不得言短脰也此麔麌疑別是一獸而短脰者非謂牡麌牡鹿也麔麌雙聲字猶玃父之一名貑玃也似不得分爲二物王尚書經義述聞

鼣鼠

校勘記曰段云鼣當作鼣按釋文鼣字或作𪕔符廢反舍人云其鳴如犬也集韻二十廢鼣鼠名其鳴如犬吠或作𪕔是丁度等所據釋文本作鼣舍人云其鳴如犬吠今本脫吠字廣韻亦云如犬吠藝文類聚卷九十五引爾雅作鼣鼠音吠友發聲相近今本從犬譌家大人曰此說是也玉篇鼣扶廢切引郭注云云而今本亦作鼣則後人以誤本爾雅改之也鼣鼣二字一從友聲一從發聲鼣之爲鼣猶跋之爲蹳漢書夏侯嬰傳常蹳兩兒棄之晉灼曰音足跋物之說文㧞也叚之爲撥說文孔子世家作撥拔之爲發說文引詩武王載發軷之爲發發說文引詩鱣鮪發發今詩作發發犀㧞之爲犀發說文引詩犀㧞之日今詩作發發坡之爲發皇釋蟲蛂蟥考工記梓人注作發皇公叔拔之爲公叔發也檀弓注公叔文子名拔或作發舍人注其鳴如犬吠吠鼣並扶廢反依聲爲訓也郭注中山經鼣鼠亦云音狗吠之吠王尚書經義述聞

竇攸辨豹文鼠

鼠屬豹文鼮鼠郭注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案廣韻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竇氏家傳云竇攸治爾雅舉孝廉爲郎世祖與百寮大會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唯攸對曰鼮鼠也詔問何以知之攸對曰見爾雅詔案秘書如攸言賜帛百匹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李善注文選任彥昇爲蕭揚州作薦士表引摯虞三輔決錄注亦同又水經注穀水云靈臺漢光武所築高六丈方二十步世祖嘗宴於此臺得鼮鼠於臺上案漢書終軍傳無辨豹鼠事諸書皆言竇攸而郭氏屬之終軍蓋傳聞之誤玉篇承襲其說又說文鼠部云鼮豹文鼠也則讀鼮鼠豹文爲句鼮鼠屬下與此異臧茂才經義雜記

豹文鼮鼠注鼠文彩如豹者

億案如郭注豹文連鼮鼠讀據說文鼮豹文鼠也玉篇鼮則豹文鼠文又當屬上鼮鼠爲讀藝文類聚引鼮鼠以豹文[illegible]作小[illegible]于豹文亦屬鼮鼠武進士經讀考異

鼳鼠

郭曰今江東山中有鼳鼠狀如鼠而大蒼色在樹木上音巫覡釋文鼳古闃反郭音覡戶狄反引之謹案鼳皆當爲鼳釋文古闃反當爲戶結反後人依唐石經改之也玉篇鼳吉役切鼠身長須秦人呼爲小驢也廣韻鼳古闃切引爾雅鼳鼠身長須秦人謂之小驢皆不以爲鼠名亦不音覡唯鼳字玉篇胡旳胡姪二切似鼠而白也廣韻胡狄胡結二切鼠名集韻奚結切鼠名色蒼胡狄之音正與覡同色蒼之訓又與注合而其字從頁戶結反不從狊古闃反然則鼳鼠之鼳戶結反與上文鼠身長須之鼳古闃反字體不同音讀亦異且經文鼳字在前鼳字在後而郭音巫覡在後不在前明是鼳字之音非鼳字之音也自唐石經誤涉上文而書作鼳後人遂改釋文之音以從之邢疏引釋文亦作鼳亦後人所改於是集韻二十三錫刑狄切下既收鼳之正體又扶鼳之譌字局闃切下既以鼳爲獸名又誤以爲鼠名矣邵謂鼠身長須之鼳即鼠屬之鼳鼠亦沿俗本之誤王尚書經義述聞

獸曰釁

郭曰自奮釁注疏本作自奮迅動作後人所改今從單注本家大人曰奮釁疊韻字也襄二十六年左傳小人之性釁於勇貪注云釁動也王肅云釁謂自矜奮以夸人是古謂奮爲釁也連言之則曰奮釁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奔虎攫挐以梁倚仡奮釁而軒鬐倚休奕良馬賦云奮釁沛艾虎據豺踞[illegible]是鼣曰釁也邢叔明不解自奮釁之語而改之曰自奮迅動作後人又以疏改注甚矣其陋也同上

鳥曰狊

疏鳥之張兩翅狊狊然搖動者名狊論語三狊而作當作此解臧茂才湛園札記

騚釋畜

廣韻騚馬蹄皆白也按釋畜篇四蹄皆白首與歬字形相似歬俗作前字疑古本作歬後人加馬旁耳歸安嚴元照云嘗見宋槧臨安院校刊爾雅郭注本作騚明人刊五雅本亦作騚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白州驠

郭曰州竅邢曰謂馬之白尻者名驠家大人曰廣雅尻州臀也故馬尻亦謂之州北山經曰倫山有獸焉其州在尾上今本作川郭彼注亦曰州竅也內則曰鼈去醜鄭注醜謂鼈竅也醜與州聲近而義同釋鳥云燕白脰烏此云白州驠蓋古者謂白爲燕也下文云尾本白騴與驠亦聲近義同王尚書經義述聞

膝上皆白惟馵　面顙皆白惟駹

引之謹案惟馵猶惟魚之不類不若上一字皆詞也白馬至驠皆釋馬白色所在之異名也唯首句末句有惟字而他皆無則其爲語詞明矣膝上皆白及後左足白者皆謂之馵秦風小戎正義引郭云馬膝上皆白爲惟馬後左腳白者直名非也說文駹馬面顙皆白但言駹而不言惟駹是惟爲語詞段氏注云釋畜言惟駹者以別於上文的顙白顛白達素縣亦非邢邵二疏說爾惟字皆不了又案駹者白色也故鵝之白者謂之鵝鶝[illegible]邵以駹爲不純色引周官大人用駹尤非王尚書經義述聞

騋牝驪牡元駒褭驂

億案此凡兩讀舊讀從騋牝絕句驪牡絕句元駒絕句褭驂絕句說文騋牝驪牡與爾雅合同[illegible]人注爾雅曰騋牝驪牡元駒褭驂[illegible]中所有牝則[illegible]色驪牡則元色[illegible]褭驂是騋爲一讀牝驪爲一讀牡元爲一讀駒褭驂爲一讀由[illegible]事樂嚴引爾雅曰騋牝驪牡元同[illegible]

[illegible]騋牝驪牝

鄭康成孫叔然爾雅本作騋牡驪牝元余旣言說矣今玩郭注陸氏釋文及禮記正義知郭本爾雅作騋牝驪牝[illegible]重注本爾雅作騋牝驪牡正騋古讀若驪爾雅以驪牝釋詩騋牝故郭注曰詩云騋牝三千馬七尺以上爲騋見周禮解騋牝不更釋驪牝矣若如今本則以騋馬爲牝驪馬爲牡郭注安得詳騋而不及驪乎禮記正義曰爾雅釋詩云騋牝此正據郭本也更可證者釋文大書騋牝云頻忍反下同陸所云下同即指下驪牝之牝若是注中牝字陸當言注同矣又釋文大書驪牝今安改牡云孫注改上騋牝爲牡讀與郭異亦因本作驪牝故陸言以騋牝別之若下是牡字則直云改牝爲牡矣且孫本作騋牡驪牝元故陸云孫改上騋牝爲牡明下驪牝爲孫郭同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騋牝驪牡元

騋牝驪牡釋文云孫注改上騋牝爲牡讀與郭異案鄭注夏官廋人引爾雅曰騋牡驪牝元則鄭本爾雅亦上騋牝爲牡孫與鄭合非私改也周禮釋文云牡驪絕句牝元絕句郭璞義異鄭旹郭氏爾雅作騋牝驪牡不與鄭孫本騋牡驪牝元同故云義異鄭又釋獸麋牡麔牝麎鹿牡麚牝麀麕牡麌牝麜狼牡獾牝狼皆牡在牝上陰陽先後之義也檀弓注引爾雅曰騋牝驪牡元此注必近人依郭氏爾雅竄改當以廋人注爲正正義曰或爾雅釋詩云騋牝郭璞注元駒小馬稍異鄭也據正義知禮記注本作騋牡不作騋牝矣幸有二禮注疏及釋文尚得見鄭孫爾雅眞本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騋牝驪牡玄

騋句牝驪句牡玄句鄭康成如此讀案郭注引周禮馬七尺以上爲騋是竝不以騋屬之牝明矣上引詩騋牝三千因成文耳豈可卽以郭爲騋牝驪牡句絕乎又案釋文云孫注改上騋牝爲牡讀與郭異牡乃句字之譌若云騋牡驪牡豈復成文若以牡與牝當互易者釋文何以未之及故當云孫注改上騋牝爲句無疑也邢氏不細審而以玄字屬下句首又郭注玄駒玄字亦衍駒爲小馬此常訓耳何必連玄字邢氏旣截玄駒屬下文遂於郭注亦增此一字謬甚今以釋文證之知郭與鄭同唯孫氏獨異邢疏依孫爲說不可以誣郭氏盧學士鍾山札記

騋牝驪牡玄

郭以牝爲騋牡爲驪而云別達下駒字爲句疏引檀弓注讀則如此今撿鄭注周官廋人文引作騋牡驪牝玄爾雅音義云孫注改騋牝爲牡讀與郭異是叔然以周禮注爲正也驪是馬色合與玄對且詩云騋牝三千若騋即是牡何勞兩言彼傳云騋馬與牝馬而詩言此物也又必知牝牡字當互易者以禮駕四牡不用牝而詩言比物四驪四驪濟濟則驪必騋之牡者玄乃騋之牝者矣孔檢討經學卮言

牡曰騭

郭曰今江東呼父馬爲騭音質引之謹案騭之爲言猶特也廣雅曰騭牡特雄也服子慎注漢書五行志曰騭音陟陟騭同音故古或以陟爲騭夏小正四月執陟攻駒陟謂牡馬也執與縶通月令游牝別羣則縶騰駒是其事傳言執而升之君於義疏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騵白駁黃白騜

郭曰詩曰騜駁其馬釋文引字林曰駁馬色不純也引之謹案自騵白駁以下皆馬色不純之名若以駁爲不純則無以別於眾馬然則謂之駁者非以其毛色之不純也今案孫炎曰騵赤色也蓋同是馬雜白毛者而辨其赤黃之名騵赤貌也騜黃貌也釋木曰駁赤李是赤色謂之駁也說卦傳曰乾爲大赤爲駁馬駁駁古字通駁馬赤色馬也魯頌駉篇正義引樊光孫炎於騵白駁下引易乾爲駁馬是也說易者或以駁馬爲五色馬或以爲食虎豹之馬皆非辯見前爲駁馬下開元占經馬休徵篇引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和平則南海輸駿馬注曰駿馬者黃赤色馬也廣雅釋畜馬屬有朱駁是馬赤色謂之駁也騜之言黃也故馬色之黃白者謂之騜豳風東山及魯頌駉篇並作皇皇與黃同義故釋鳥曰皇黃鳥左氏春秋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杜注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漢成陽靈臺碑陰字皇臺吏卽黃學同上

青驪繁鬣騥

郭曰禮記曰周人黃馬繁鬣繁鬣兩被毛或云美髦鬣邢曰兩被毛者分其髦鬣兩鄉被之也引之謹案自騵白駁以下皆言馬之毛色此言繁鬣下言黑鬣繁與黑皆鬣色也郭以繁鬣爲兩被毛又以爲美髦鬣與上下文言毛色者不合皆非也明堂位曰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駱馬白馬也駱者白色之名下文白馬黑鬣駱駱之命名主於白而不主於黑故廣雅白馬朱鬣亦謂之駱月令秋乘白駱猶赤驊之騂爲赤色鐵驪之驪爲黑色也故明堂位又言駱馬黑鬣駱與黑對文則駱爲白矣駱黑白黃皆色則蕃赤色也蕃繁古字通繁者白色也禮記[illegible]下蕃鬣讀若老人髮白曰皤六書皤字古讀若煩說文皤從白番聲[illegible]與黑同而云驪馬黃脊蒼與青同而云蒼白雜毛隨其色之淺深而爲之名耳繁與皤同義白蒿謂之蘩釋草蘩皤蒿[illegible]白鼠謂之鼷玉篇鼷白鼠也廣雅鼠屬有白鼷馬之白鬣謂之繁鬣其義一也晏子春秋外篇曰景公乘侈與服繁駔說文駔壯馬也繁駔蓋壯馬之白者亦若八駿之有赤驥矣同上

一目白瞷二目白魚

釋文引蒼頡篇云瞷目病也吳江湖之閒曰瞷又引說文云瞷戴目也邵曰相馬者馬目欲得黃又欲光而有紫豔若目小多白則驚畏驚畏馬之病也引之謹案自騵白駁以下皆言馬之毛色非言馬病也一目白瞷二目白魚者謂一目毛色白曰瞷二目毛色白曰魚不言毛者承上文諸毛字而省猶之黑脣驊黑喙騧謂脣與喙邊之毛色也下文說牛云黑眥犘亦謂目眥邊之毛色義與一目白二目白同若謂一目白瞷爲馬病則二目白魚亦是馬病魯頌何取於病馬而盛稱之曰有驔有魚乎馬病戴目則宜二目皆然又何得一戴一否而有一目白之稱乎說文馬一目白曰瞷不以爲馬病未可以戴目之瞷釋馬名之瞷也段氏說文注亦沿釋文之誤郭注二目白魚云似魚目也此亦誤以爲馬目中白與上文言毛色者不倫且魚目珠色白生時固不爾也又何得以魚目之白釋之乎毛傳有驔有魚曰豪骭曰驔驔爲長毛在骭魚爲白毛在目皆以毛別之耳同上

犤牛

郭曰犤牛庳小家大人曰庳犤聲相近犤之言矮也庳也方言矮蒲楷反矮短也桂林之中謂短矮郭彼注曰言矮矮也周官典同陂聲散鄭少贛注曰陂讀爲人短罷之罷司弓矢庳矢鄭仲師注曰庳讀爲人罷短之罷罷與矮同人短謂之矮牛庳小謂之犤其義一也同上

㹇牛

郭注未詳邵氏正義闕疑頤煊案㹇當作犑說文犑牛羊無子也从牛𠷎聲讀若糗糧之糗卽此牛經義叢鈔洪頤煊

改正爾雅羭羖牝牡轉寫互譌記

羊有吳羊夏羊之別(本草綱目李時珍曰生江南者爲吳羊頭身相等而毛短生秦晉者爲夏羊頭小身大而毛長)爾雅釋畜羊牡羒牝牂夏羊牡羭牝羖注謂羒爲吳羊白羝(廣雅亦稱牂羝爲吳羊)然則羭羖夏羊羒牂吳羊也云牡羭牝羖疑牝牡二字轉寫互譌蓋牝羭牡羖也此不知譌自何時自此譌而字書韻書紛然無所適從矣然諸書雜出中猶可尋其端緒說文夏羊牡曰羖(說文又以夏羊牡曰羭此牡字的是牝字之譌)又曰羯羊羖犗也(廣雅曰吳羊犗曰羯羖羊犗曰羠急就篇注羖之牡者爲羯)去勢曰犗謂取牡羊之少而名羖者去其勢之謂羯也(六書故云六書之絕其子尾則易肥也且犗同曰騬羊曰羯豕曰豶六書正義)又引說文云牡羊羖牝羊羠廣韻云羖羺羊羖攊(一切經音義七佛神呪經引三蒼云亦羖也)夏羊牡曰羖(羊牡曰羖古今韻略)廣雅云吳羊牡一歲曰牯羝(說文未卒歲也)三歲曰羝牝一歲曰牸羝(牝羊曰牸)二歲曰牂(李時珍曰牡羊曰羖曰羝牝羊曰牸)(說文曰牂牝羊也本廣雅)按下缺字牽粘通羖今牯與牸對牸有孳生之義故爲牝(又說平準書某字牝)以牸對羖羖之繫示何疑大同六書故云羖牡羊也牡牛曰牯牛猶羖羊亦曰牡羊也周伯琦六書正譌曰羖牡羊也此皆謂羖爲牡並鑿鑿言之易大壯羝羊觸藩陸氏釋文張曰羝羖羊也以羖釋羝羝牡羊羖亦牡羊矣羝之爲牡羊也漢書蘇武傳匈奴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注者曰羝牡羊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詩大雅取羝以軷傳云羝羊牡羊也說文亦云羝牡羊也急就篇注羝牂羊之牡也吳羊牝曰牂云牂羊之牡者猶云吳羊之牡也吳羊牡羒故注者以羒爲吳羊白羝廣韻亦云羒白羝羊也据廣雅急就篇注廣韻並以羝指謂吳羊据爾雅說文廣雅並以羖指謂夏羊(廣雅吳羊羖羊對稱)匈奴宜牧羖而云牧羝均之爲牡故羝羖可互通是以廣雅亦謂吳羊牡一歲爲牯羝而易大壯釋文亦遂以羖釋羝也又按小雅賓之初筵篇由醉之言俾出童羖毛傳云羖羊不童也鄭箋云羖羊之性牝牡有角則羖名已非牝者所得專又大雅抑之詩云彼童而角鄭箋云童羊譬皇后也而角者喻與政事爲有所害也以童羊喻婦人是以無角者爲牝彼童而角云者猶牝雞之晨之云也据小雅箋則羖羊有牝(按童羖猶言羝乳故傳云羖羊不童謂無牝也箋兼牝言有角蓋望文立義故與傳異亦與諸書之說不同)据大雅箋則羖羊無牝安得曰夏羊牝羖乎凡此皆徵之羣經雅記而斷牝牡二字後人轉寫易於互譌也余更適屠羊之肆而問之帶所生羔羊也別吳曰夏則夏羊者北方羊之通名(趙徵君釋蟲小記)

犬生三猣二師一玂

問犬生三猣二師一玂景純謂與豬生子義同名亦相出入今按豕子之名惟二師與犬同猣聲尚相近而說文無猣字何故曰猣當爲猔字之譌玉篇猔犬生三子也景純本譌作猣疑與豕豵音相似傅會不足信(錢宮詹潛研堂集)

馬八尺爲駥

釋畜馬八尺爲駥郭注引周禮曰馬八尺已上爲駥案夏官廋人馬八尺以上爲龍鄭司農引月令駕蒼龍禮記月令注云馬八尺以上爲龍淮南子時則垂蒼龍高注云周禮馬八尺已上曰龍也說文馬部云馬七尺爲騋八尺爲龍公羊傳隱元年注云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俱不作駥字釋文作戎云本亦作駥而融反蓋以戎與龍聲近借用从馬者俗字說文所無後漢書注引爾雅曰馬八尺爲龍則與諸書同(臧茂才經義雜記)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五十四

爾雅雜錄目錄

通雅門例非接二家之派者　本卷一

爾雅廣雅異同　本卷一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十四之五十四　學海堂

爾雅雜錄

尒疋敘篇

漢志尒疋二十篇今唯十九篇仁和翟晴江灝云古尒疋當更有釋禮篇與釋樂篇相隨祭名與講武旌旂三章乃釋禮之殘缺失次者志疑　案廣疋篇第一依尒疋廣疋無釋禮篇則晴江之說非也蓋釋詁分上下二篇故漢志稱二十篇尒近人以毛詩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正義引尒疋敘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欲以敘篇充二十篇之數然尒疋果有敘篇景純豈應刪而不注且唐初作正義時尚存此篇則張揖魏人其著廣疋亦必沿用之矣（尒疋敘篇不知何人所作應攷）孫侍御書脞錄續編

爾雅序篇說　陸堯春

爾雅之有序篇猶周易之序卦尚書之百篇序詩之大小序也按詩周南關雎詁訓傳正義引其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此序篇之僅存者爾雅疏襲用孔疏但於釋詁下引上三句足見邢氏之陋漢志爾雅三卷二十篇今所傳止十九篇漢志或即合序篇而言也張揖上廣雅表云今俗所傳三篇爾雅者蓋即漢志之三卷古人篇與卷同也陸氏釋文謂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以一篇專指釋詁而言謂張揖論之詳矣似猶讀張揖表未審也（經義叢鈔）

與晦之論爾雅書

先六經皆以明道未有不通訓詁而能知道者欲窮六經之旨必自爾雅始注爾雅者有舍人李巡樊光孫炎沈旋諸人今惟存郭景純一家景純有音有圖贊則今亦亡之尚書正義引景純註云恒山一名常山避漢文帝諱又云霍山今在廬江灊縣灊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嶽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即如此言為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今本注文不若是之詳然則景純注亦經後人所刪非完書矣釋鳥桑鳸竊脂文凡再見攷春秋正義云諸儒說竊脂皆謂盜脂膏即如所言竊玄竊黃者豈復盜竊玄黃乎若冬鳸竊黃之下果有桑鳸竊脂句則景純注明云諸鳸皆因毛色音聲以為名竊脂之為淺白義已顯然毋庸為此辨矣春秋正義又云釋鳥自春鳸鳻鶞至宵鳸嘖嘖凡七鳸其文相次今本多桑鳸句則當云八鳸矣故知此句乃唐以後人竄入無疑而邢氏不能辨也宋書疑舍人為何人致陸氏釋文稱犍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而廣韻亦有舍姓是舍人乃其人姓名非官稱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與郝蘭皋戶部論爾雅書

古人字從音出喉舌之間音之所通者簡天下之大言之所異者繁爾雅者近正也正者虞夏商周建都之地之正言也近正者各國近于王都之正言也予姻家劉端臨（台拱）之言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雅言者誦詩讀書從周之正言不為魯之方言也執禮者詔相禮儀亦以周音說禮儀也小雅大雅皆周詩之正言也劉氏此說足發千古之蒙矣然則爾雅一書皆引古今天下異言以近于正言夫曰近者明乎其有異也正言者猶之今官話也近正者各省土音近于官話者也揚雄方言自署曰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夫絕代別國尚釋之況本近正者乎言由音聯音在字前聯音以為言造字以赴音音簡而字繁得其簡者以通之此聲韻文字訓詁之要也大戴記小辨一篇足明爾雅之學小辨者一知半解之俗學也魯國當時或有此學猶漢急就章宋王安石字說之類然不可者矣小辨之學易爾雅之學難故孔子曰社稷之主愛日又曰士學順辨言以遜志順與劉通儒辨訓詁之訓遜志者通其意也不學其訓則言不辨意不通矣又曰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辨言矣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夫亟聞十變之稱由不可既也而況天下之言乎孔子此數言述爾雅之學甚明何後儒之昧昧也訓詁錯則言錯執古聖之書以小辨破其言而聖斷論之道義皆錯矣使古聖人見後人如此錯解之也必喟然嘆曰吾所言本不若是也是以不明爾雅之學則五經四書皆鼠璞矣今子為爾雅之學以聲音為主而通其訓詁余亟許之以為得其簡矣以簡通繁古今天下之言皆有部居而不越乎喉舌之地孔子曰辨言之樂不下席余與子接席而辨之其樂何如（阮宮保揅經室集）

與高郵宋定之論爾雅書

定之足下蒙問爾雅注義欲撰爾雅集注一書誠說經之盛心也元昔亦嘗有志于此徒以宦轍鮮暇力有未逮耳竊謂注爾雅者非得足下之淹通乎聲音文字之本原不能何也爾雅其轉注假借者有大經大緯之部居而初哉首基其偶見之蹟也山水器樂草木蟲魚諸篇亦無不以聲音為本特後人不盡知耳（[illegible]）故以聲音文字為注爾雅之本則爾雅明矣其引生明先生魄以證哉引夏屋渠渠書以證權輿多寡有無翹翹重也懷祖先生之於廣雅若膺先生之於說文皆注爾雅之矩矱此事足下識超而年富正宜及早為之古注之善者采之淺者誤者棄之其有新義即下己意不拘郭氏一家之學兼采友人精確之說要當以精義古音貫串證發多其辭說為第一義引經傳以證狩為第二義也

鄭康成尒疋本

鄭康成尒疋本與郭景純本多異如釋詁繇於也（郭注繇字于古音之舊）繇釋文繇餘又反字亦作詩無易由言箋由於也（正義云釋詁文）濂虛也詩我居圉卒荒箋荒虛也（尒疋釋文濂郭云本或作荒荒本即濂之空字）歇熙興也禮學記不興其藝注興之言喜也歆也（正義引尒疋云歆喜興也）假已也詩烈假不瑕箋瑕已也（正義云釋詁文）釋言殷齊中也周禮以為民極注極中也（賈疏云尒疋文）斯誃離也詩王赫斯怒箋斯盡也（正義云釋言文）極誅也詩後予極

蹐跼極也（釋言文）之屈極也詩教天之屈旣屈極也（正義云釋言文）握與也詩曰屋來旣蔓與也苛妎也風苛疥也（洪震煊云釋天春爲蒼天夏爲昊天鄭讀春爲昊天[illegible]見書堯典正義。○臧侍御讀書脞錄續編）

鄭尒疋注

周禮大宗伯疏引緯書文曜鉤天皇大帝之號又引尒疋北極謂之北辰其下引鄭康成注云天皇北辰曜魄寶此文曜鉤注語非尒疋注也近余氏蕭客古經解鉤沈列之康成尒疋注誤矣臧鏞堂經籍志有康成孟子注亦疑誤（臧侍御讀書脞錄）

雅釋

爾雅釋木槽散謂木皮中錯者梢櫂謂木無枝柯者文法極整齊槽一名散梢一名櫂取同聲同類者爲訓皆疊韻也今本作梢梢櫂行一梢字矣又篇末曰小枝上繚爲喬此申上上句曰喬也曰無枝爲檄此申上梢櫂也曰木族生爲灌此申上灌木叢木也恐學者不了故反復釋之釋魚鯊鯨此鯊魚一名鯨也物來鯨相近故以鯨釋鯊猶釋畜騋牝驪牝來驪聲相近故以驪牝釋騋牝也釋獸猱蝯善援貜父善顧蝯者援也貜从瞿瞿者雙目顧視貌以其善援故名之曰蝯也以其善顧故名之曰貜也（臧明經拜經日記）

爾雅注引尙書

爾雅注逷矣西土之人今牧誓逷作逖茂哉茂哉今皐陶謨作懋哉懋哉天威棐忱今康誥威作畏偁爾戈今牧誓偁作稱翌日乃瘳今金縢作王翼日乃瘳無或侜張爲幻今無逸作民無或胥譸張爲幻至于大坯今禹貢坯作伾。案此類異文未必郭景純親見舊本尙書如此蓋漢人李巡樊光等注所引郭氏承襲用之耳（臧明經拜經日記）

爾雅注多魯詩

唐人義疏引某氏注爾雅卽樊光也其引詩多與毛韓不同蓋本魯詩今槀錄之而證以毛詩不特樊之異於毛者可見卽毛之不與樊同而俗本誤同之者亦見矣釋詁篇墳大也注引詩云有賁其首（此見書盤庚正義）而毛詩魚藻作有頒其首（文選引釋[illegible]）（魯詩亦作頒云頒貌樊氏所用非韓詩見詩正義）妃媲也注引詩云天立厥妃而毛詩皇矣天立厥配（樊氏以配字爲誤非也）亶厚也注引詩云俾爾亶厚（[illegible]）而毛詩天保作俾爾單厚（[illegible]）柔安也注引詩云懷柔百神而毛詩時邁作懷濡百神（釋文云柔本作濡正義曰定本作柔集注作濡）呬息也注引詩云民之攸呬而毛詩泂酌作民之攸塈溉洽也注引詩云溉此羣醜（[illegible]）而毛詩泮水作屈此羣醜（[illegible]）（鄭其[illegible]則亦讀爲[illegible]與樊注所引合義皆同則樊注亦用非韓詩）釋言篇禎祥也注引詩云維周之禎而毛詩維清作維周之禎（釋文云禎本又作祺音貞[illegible]同正義曰定本集注[illegible]）洵均也注引詩云菀彼桑柔其下侯洵而毛詩桑柔作菀彼桑柔其下侯旬釋訓篇溞溞淅也烰烰氣也注引詩云釋之溞溞烝之烰烰（說文引詩[illegible]）而毛詩生民作釋之叟叟烝之浮浮儵儵嘒嘒罹禍毒也注引詩云攸攸我里而毛詩十月之交作悠悠我里（[illegible]義亦不同）釋草篇荷芙蕖其莖茄注引詩云有蒲與茄而毛詩澤陂作有蒲與荷釋木篇瘣木苻婁注引詩云譬彼瘣木疾用無枝（[illegible]）而毛詩小弁作譬彼壞木疾用無枝（毛傳壞瘣也）釋獸篇麋牡麔牝麎注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麎孔有（[illegible]）而毛詩吉日作瞻彼中林其祁孔有（[illegible]）鼫鼠注引詩云鼫鼠鼫鼠而毛詩魏風作碩鼠碩鼠其文與毛同而義異者不錄（臧明經拜經日記）

爾雅經注用韻

爾雅釋訓子子孫孫引無極也顒顒卬卬君之德也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藹藹萋萋臣盡力也噰噰喈喈民協服也佻佻契契愈遐急也宴宴粲粲尼居息也哀哀悽悽懷報德也儵儵嘒嘒罹禍毒也晏晏旦旦悔爽忒也皋皋琄琄刺素食也懽懽愮愮憂無告也憲憲泄泄制法則也謔謔謞謞崇讒慝也翕翕訿訿莫供職也速速蹙蹙惟逑鞫也每句第七字皆用韻郭氏注云世世昌盛長無窮道君人者之德望丁丁嚶嚶兩鳥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樵採茂賢士衆地極化臣竭忠勵皇應德鳴相和百姓懷附興頌歌賦役不均小國困竭賢人憂歎遠益急切盛飾宴安近處優閒悲苦征役思所生也傷王道檝家喪蟬鳴自得傷已失所遭讒賊傷見絕棄恨士失也譏無功德尸寵祿也貪者愛權無所訴也傷政教令也樂禍助虐增譖毀也賢者陵替奸黨熾背公卹私曠職事隱人財國侵削賢士永哀念窮迫亦依做經文用韻更加以錯綜變化率上半下其注也或一句或二句或三句或四句其句也或三字或四字或五字或七字或八字其用韻也或每句一韻或每句二韻或每句三韻悲苦征役當爲役征方與下句思所生韻或疑譏無功德尸寵祿也不得韻案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以承皇天嘉祿（韻）欽順仲夏之吉日遹用大道邪或（韻）秉德鴻龐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韻）推遠稚冤之幼志崇積文武之寵德（韻）是西漢人固已協用之矣（臧茂才經義雜記）

尒疋舍人注

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尒疋犍爲文學注三卷一云犍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錢竹汀云廣韻有舍姓疑其人姓舍名人（志祖案姓舍單見且名人疑未必然也）李善文選羽獵賦注引郭舍人尒疋注是其人姓郭尒漢書東方朔傳有幸倡郭舍人正值漢武帝時豈卽其人邪蓋本犍爲郡文學卒史而入爲舍人也名則不可攷矣（臧侍御讀書脞錄續編）

爾雅舍人注

釋文序錄爾雅有犍爲文學注三卷一云犍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闕中卷文選羽獵賦李善注引作郭舍人西京雜記郭威字文偉茂陵人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疑卽此人（[illegible]）（[illegible]）

孫炎爾雅疏

宋史藝文志孫炎爾雅疏十卷邢昺爾雅疏序其爲注者則有犍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郭景純最爲稱首其爲義疏者則俗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據案此作疏之孫炎與作注之魏孫炎叔然別是一人陸佃埤雅注引孫炎爾雅正義卽俗間所行義疏本（同上）

爾雅注疏箋補序

爾雅六經之通釋也援爾雅附經而經明證爾雅以經而爾雅明然或義具爾雅而不得其經殆爾雅之作其時六經未殘缺歟爲之弼援百氏下及漢代凡載籍公[illegible]未之有[illegible]亦

勢所必至㝡闕莊周書已而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語意不可識偶檢釋故已此也始豁然通乎其詞至若言近而異趣往往難讀歷爾雅而莫之或知如周南不可休息釋言庥廕也即其義爾詩蠶月條桑釋木桑柳醜條即其義小雅悠悠我里釋故悝憂也即其義說詩者不取爾雅也外此轉寫譌舛漢人傳注足爲據證如釋言鬩恨也郭氏云相怨恨毛公傳小雅兄弟鬩于牆鬩很也鄭康成注曲禮很毋求勝很鬩也二字轉注義出爾雅又苛妎也郭氏云煩苛者多嫉妎康成注內則疾痛苛癢苛疥也義出爾雅凡此遽數之不能終其物用是知經之難明爾雅亦不易讀矣 戴吉士東原集

爾雅草木蟲魚鳥獸同名攷 杭州府學 王茂才遜曾

草木蟲魚鳥獸爾雅所釋有同名者或音轉于雙聲或文歸于通字如釋草中蘱藲之與苗蓨字相通也蔽擇之與芵茺音相轉也離南活莌倚商活脫攷之古音無不相合他若釋草有果蠃而釋蟲亦有果蠃釋草有蒺藜而釋蟲亦有蒺蔾釋鳥有天雞而釋蟲亦有天雞此同名之顯然者至于釋草之莪蘿與釋蟲之蛾羅釋草之葖蘆萉與釋蟲之蜚蠦蜰皆取音同又釋草有蔝茥蕻釋木亦有蔝茥著釋木有諸慮名山櫐釋蟲亦有諸慮名奚相釋蟲有密肌繼英釋鳥亦有密肌繫英郭氏景純或疑有重出之文不知古人命名不嫌相假或因其色同或取其象類俱未可知故郭氏注葖蘆萉云萉宜爲菔是不必改也監本爾雅釋蟲果蠃字中不從果從虫攷唐石經作蠃是石經可從也案釋蟲果蠃爲細腰蟲而釋草栝樓之果蠃亦有長而銳者然則命名之同兼寓象形亦堪會意六書之誼皆可貫通又釋草茨蒺蔾言其多刺不可近故名蒺藜而釋蟲蝍蛆之蒺藜今蜈蚣也蜈蚣亦難近非猶之蒺藜歟又釋草莪蘿爲莪蒿也其色多白今釋蟲之蛾羅即蠶蛾其色亦白矣他如奔星爲彴約言其星光似彴約然也而石杠謂之徛徛亦謂之彴彴是石杠之橫水而過亦猶奔星之如水而流故同有彴名釋山獨者蜀蜀爲蟲名獨行而無匹山亦假借其名釋草戎葵之爲蜀葵釋畜大雞之爲蜀雞同一取義若夫籧篨爲竹席之名而口柔之人亦名籧篨戚施爲蟾諸之稱而面柔之人亦稱戚施并人亦假物以爲呼矣而又何疑于草木蟲魚鳥獸之類哉 經義叢鈔

擬撰爾雅圖條例

古人詁訓多取同韻所謂音近義通也釋訓一篇更作韻語今擬置古音表于首俾讀者由訓詁以通古音由古音而精訓詁有觸類旁通之助 趙徵君寶甓齋文集

雅注毛鄭異文

郭景純注爾雅承用漢人舊義如犍爲舍人李巡樊光等徵引詩經三家爲多其文往往與毛氏不同而義亦有異今考其文之顯異者列爾雅於上以毛鄭證之其義之同異亦附著焉若郭注但云見詩而經句無明文者不錄釋詁權輿始也注引詩曰胡不承權輿而毛詩權輿曰于嗟乎句不承權輿權輿始也報大也注引湯孫奏假而那曰湯孫奏假假大也箋云假升也憮有也注引遂憮大東而閟宮曰遂荒大東荒有也箋云荒奄也摧至也注引先祖於摧而雲漢曰先祖于摧摧至也箋云摧當作嗺嗺嗟也介善也注引介人維藩案維當作价漢書王莽傳同而板曰价人維藩价善也箋云价甲也荀子君道篇彊國篇同仇匹也注引君子好仇禮記緇衣漢書匡衡傳同匡衡學齊詩而關雎曰君子好逑逑匹也釋文逑音求正義曰詩本作逑爾雅多作仇陽予也注引魯詩云陽如之何而澤陂曰傷如之何傷無禮也箋云傷思也悝憂也注引悠悠我悝而十月之交曰悠悠我里里病也箋云里居也盱憂也注引云何盱矣而卷耳曰云何吁矣吁憂也都人士作云何盱矣與郭同箋云盱病也與郭異痡勞也注引哀我痡人而大東曰哀我憚人憚勞也箋福也注引祓祿康矣而卷阿曰茀祿爾康矣茀小也箋云茀福也射厭也注引服之無射禮記緇衣楚辭招魂注同而葛覃曰服之無斁斁厭也稅舍也注引召伯所稅而甘棠曰召伯所說說舍也剡利也注引以我剡耜東京賦介馭間以剡耜本此而載芟曰以我覃耜覃利也酋終也注引爾先公酋矣而卷阿曰似先公遒矣遒終也釋言肅雝聲也注引肅雝和鳴而有瞽曰肅雝和鳴愷悌發也注引齊子愷悌而載驅曰齊子豈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箋云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爲闓弟古文尚書以爲圛圛明也猷若也注引實命不猷而小星曰寔命不猶猶若也俅戴也注引戴弁俅俅上篇貝部同而絲衣曰載弁俅俅俅俅恭順貌箋云載猶戴也頍題也注引麟之頍而麟趾曰麟之定定題也猷可也注引猷來無棄案棄當作止而陟岵曰猶來無止猶可也奄同也注引奄有龜蒙案奄當作弇而閟宮曰奄有龜蒙箋云奄覆也偟暇也注引不偟啟處而四牡曰不遑啟處遑暇也釋親妻曰嬪注引聿嬪于京而大明曰曰嬪于京釋宮西北隅謂之屋漏注引尚不媿於屋漏而抑曰尚不愧于屋漏西北隅謂之屋漏閍謂之門注引祊祭於祊而楚茨曰祝祭於祊祊門內也釋器珪大尺二寸謂之玠注引錫爾玠珪而崧高曰錫爾介圭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釋樂小者謂之應注引應朄縣鼓而周禮大師注禮記明堂位注同而有瞽曰應田縣鼓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箋云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爲田釋天西風謂之泰風注引泰風有隧而桑柔曰大風有隧箋云西風謂之大風雨霓爲霄雪注引如彼雨雪先集維霰而頍弁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霰暴雪也釋水滋爲洵潁爲沙汝爲濆注云詩曰遵彼汝濆皆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而汝墳曰遵彼汝墳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水草交爲湄注引居河之湄而巧言曰居河之麋水草交謂之麋釋草瓠棲瓣注引齒如瓠棲而碩人曰齒如瓠犀瓠犀瓠瓣蓤蔆葉注引以茠荼蓼詩釋文云薅說文云或作茠引此以茠荼蓼而良耜曰以薅荼蓼荼蓼水草也釋木灌木叢木注引集於灌木而葛覃曰集于灌木灌木叢木也釋蟲蟠蟊注引趯趯阜螽而草蟲曰趯趯阜螽阜螽蠜也釋鳥鳥少美長醜爲鶹鷅注云鶹鷅猶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而旄丘曰流離之子流離鳥也少好長醜釋獸牝羒注引一發五羒儀禮鄉射禮注說文豕部同而騶虞曰壹發五豝豕牝曰豝釋畜騵白駁黃白騜注引騜駁其馬而東山曰皇駁其馬黃白曰皇騮白曰駁長喙獫短喙猲獢注引載獫猲獢說文犬部同而駟驖曰載獫歇驕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據此而毛詩鄭箋爾雅郭注其文義之異同可見其略矣 臧明經鏞堂拜經日記

毛公之文後人取以入爾疋

張仲孝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適立家土戒諭攸行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此皆毛公之文後人取以入爾疋疑采文之徒爲之耳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問毛公說詩訓詁皆取爾雅而文字與今本多有異同何故。

曰毛公所見爾雅勝於今本如艸木蟲魚增加偏旁多出於漢以後經師而毛公猶多存古夫不秸鞠存今卑居之屬皆當依毛本改正者也丁丁嚶嚶相切直靄靄洩洩制法則見於鄭箋而毛無之此則爲叔孫通采文雜所增無疑也以衣涉水爲厲由膝以上爲涉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皆上爲名此又後人采毛義以益之非爾雅本文也陽湖孫季仇謂周公著爾雅一篇後人分爲釋詁釋言諸目而以意附益之陸德明以釋詁一篇爲周公作蓋誤會張揖之旨其實十九篇中皆有周公正文釋詁一篇非無後儒增入斯爲篤論矣 錢宮詹研堂集

說文爾雅相爲表裏論 杭州府學汪茂才家禧

大戴記曰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辨言矣夫爾雅古小學書也區分畫別巨細兼包其體定于元公述于七十子其以類聚何也同此古小學書之式比類合義連綴成文學僮便于諷習自說文以偏旁形聲爲別可以濟爾雅之窮秦與小篆體更史籀更趨簡易徒隸書行其文非爾雅所能正也又俗儒厭繁樂省一切用隸六經正文謬誤百出許君就小篆合以史籀又經以體緯以聲然後會意指事象形諧聲之學明後世玉篇字林皆推衍其緒而說文遂爲字書祖若是說文可包爾雅歟曰六書之旨轉注明而後重辭累言貫于一假借明而後彼此異義者不膠于辭二固說文未詳而觀其會通在爾雅蓋周意相受雖具說文然分部散見千建類一首之義乖至假借義因聲轉由于前世字少說文九千三百餘文字寖備矣故爾雅通用者說文已各列于部又說文解經類依師說而漢經儒箋釋聖籍均資爾雅是爾雅說文之本也且爾雅去古未遠以音表義詁訓名物或取雙聲或因聲轉至于辯章六藝囊括九流較說文之取漢律證方言者體更正大故爾雅進于經說文列小學然說文區分子母各歸部分後縱有舛誤大猶終不可亂去聖數千載得識三代之文不可謂非功也爾雅自樊孫傳述已有異同遞因隸變草木蟲魚偏旁妄置向非說文爾雅之俗文何以覈歟又漢旨十四家博士並立重以古文其間短長得失各有意旨說文能綜貫之文同訓異訓同文異備著于篇其識固非專已守殘者比雖謂與爾雅同功可也惟說文義主辨字故同物而文隔部異物而文相接貫于考覈艱于成誦蓋著書之體限之統論之爾雅專明義說文兼言文是說文勝說文因爾雅而增益之又爾雅勝後世字書皆仿說文爾雅自異指意無能繼者蓋通貫六書發揮經籍聚類同條雜而不越非聖賢不能作夫爾雅定于周公而成于七十子者也 經義叢鈔

說文尒疋相爲表裏論 徐養原

小學之書蒼雅並稱蒼即蒼頡篇雅即尒疋也說文之爲書也檢以六文貫以部分蓋承蒼頡之後而變其體例者也夫尒疋爲詁訓之祖而說文爲字學之宗先師相傳具有端委說文讀應尒疋無不合者繇著作之初意各有指歸今欲知其同必先辨其異也蓋尒疋主義說文主形形則偏傍依附宜溯其原義則展轉訓釋務暢其流故說文所釋皆字之本義而尒疋所訓則借義爲多假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唯初之爲始是其本義與說文合其餘皆假借也又說文釋例諸字雖不見經典者亦皆藏之尒疋則專爲詩而作故毛公詩傳以詁訓命名取義於尒疋也觀釋詁之張仲孝友釋訓之如切如磋直舉全句而釋之至釋言篇中自貿買也至臧盛也二十三句皆依詩之次第爲之訓釋未嘗倒置其言萃萃也者卽采薇之歲亦莫止也或有不見于詩者則後人取他經附益之要未有出六經之外者故漢書藝文志列尒疋於五經雜議之後此其異于說文者也至若今本尒疋往往與說文牴牾又自有故一則傳寫之淆譌也衡門謂之閎所以止扉亦謂之閎以說文考之所以止扉者乃閣也而非閎也紅蘢古其大者蘬[illegible]以說文考之蘬則[illegible]實也亦有尒疋不誤而說文[illegible]也而以爲祕吉是誤告爲吉也莪大也以爲艸不到而以莪爲大是誤莪爲莪也如山有艸木曰岵無艸木曰屺則說文與尒疋合而與毛傳異石戴土爲岨則說文與毛傳合而與尒疋異孰得孰失有不可得而考者矣一則字體之竄改也以務爲敄以昬爲敃以貢獻之貢爲贛賜因通借而失之急靜也說文有[illegible]無鍼其[illegible]而說文曰[illegible]之爲[illegible]也牟母之爲[illegible]也白蹢之爲豬也商何之爲蕭也叔鮪之爲鮇也刀魚之爲鮂也當互之爲[illegible]也[illegible]之爲[illegible]也見於說文者猶存古文假借之遺不特存今卑居毛傳爲近古也今之尒疋增益偏傍殊失古意此後儒之誤非元本然也且說文引尒疋[illegible]今尒疋並無其文則其書之脫誤固已多矣其闕與說文背者若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是也禽頭與离兕相似其非羽族甚明以禽爲羽族始起於秦漢之世尒疋爲叔孫通梁文所增益附欲轉古今之異言亦得備存一義耳由前之異者觀之異而不害其爲同也由後之異者觀之有所以致異之故也知其所以異則知其無弗同矣 經義叢鈔

與段若膺明府論校爾雅書

曾校爾雅以釋訓徒御不驚輦者爲當作徒御不警徒輦者也以桼苗止義於撫御當以作徒御不警者爲毛詩作徒御不驚者爲三家詩今毛詩車攻作驚而七經孟子考文載古本經傳皆作警又正義釋經曰徒行輓輦者與車上御馬者豈不警戒乎言以相警戒也此尤足爲本作不警之證自唐石經以下作驚者誤也爾雅今文本三家詩當作不警自唐石經及宋元本皆作驚車攻桼苗正義引釋訓文莫不盡然知爾雅無有作警者矣桼苗正義引釋訓云徒御不驚以徒爲輦者也此釋爾雅之義以徒爲輦者非謂輦者也之上更有徒字也猶既伯既禱爲祭也馬祭也上本無伯字亦不當增先生前舉是刈是濩濩煮之也以煮之也上[illegible]字當徒字伯字當重不知唐石經宋本爾雅皆作是刈是穫穫煮之也上下兩穫字不同詩正義釋之曰以[illegible]之於鑊故曰鑊煮非訓濩爲煮若如鑒說是訓濩爲煮又當作是刈是穫穫煮之也矣釋水九河徒駭注云今在成平縣義所未聞胡蘇注云東莞縣今有胡蘇亭其義未詳蓋漢人[illegible]爾雅徒駭胡蘇皆有義郭注[illegible]簡絜鉤盤鬲津亦莫不言其義今於徒駭胡蘇但論其地之所在而不言義故曰未聞未詳乃傳校刪去今若成平縣東莞縣今有胡蘇亭二句並誤會未聞未詳之說而疑此非郭注乎謂歎息自此以下諱校引徐鉉曰書竊作爾雅音[illegible]繫傳僅說文本書爲可信餘所引[illegible]史傳注之文多由臆說[illegible]不可[illegible]雅音四卷[illegible]音義一卷[illegible]

志鏞堂撰爾雅考嘗訂正之今廣雅釋獸無䶂字曹憲亦無覓音不知楚金何由致誤而可引以爲據乎惟釋畜狗四尺爲獒傳按斷注末尚書孔氏傳等十五字非郭注謂出後人附益鏞堂考之疏文祇釋公羊傳未釋書孔傳又疏中標注公羊傳曰者單疏宋板舉起至作公羊至之獒然則邢叔明作疏時所據郭注本無尚書孔氏傳等十五字此條校勘爲最精凡爭校之是者鏞堂既證取之矣其有似是而非者不可以不辨也希再定之拜經堂文集

重雕宋本爾雅書後

雪牕書院爾雅三卷爲南宋本因勉力重雕爲鏞堂讀雅十餘年於今矣初得明天啟丙寅郎奎金五雅本據以校正注疏本之誤己酉冬得嘉靖十七年吳元恭單注本較郎本爲善始知郎本尚多竄改癸丑夏四月得明陳深十三經解詁本與吳本合間有愈於吳本者最後得此册又出郎吳陳三本之上凡已據三本校正者勿論論其三本所失而此得焉者釋詁瘀病也瘀音祇邢疏引詩白華俾我瘀兮此作瘀病也瘀音祈按釋文作瘀云祇支反或丁禮反本作疧字書云疧病也聲類猶以爲㾐字又音支說文及毛傳皆云㾐病也今詩作疷誤也愉勞也注勞苦者多惰愉今字或作窳同此窳作窳按詩召旻釋文正義皆引說文云窳嬾也一切經音義十四引爾雅窳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墮窳也承慶云懶人不能自起瓜瓠在地不能自立故字从㼌又懶人恒在室中故从宀嘗見宋槧單疏爾雅引注亦作窳顭覭也此作頻按釋文作顭說文見部云顭覭也頁部云顭低頭也大史卜書顭仰字如此釋言禖祥也注謂徵祥禖吉也注祥吉之先見此作謂吉之先見與上注合又釋言競逐彊也注皆自勉彊釋訓懋懋慔慔勉也注皆自勉强此前後彊作皆自强勉釋言釋文作彊云巨丈反注同本或作彊釋宮石杠謂之徛注聚石水中以爲步渡彴也釋天奔星爲彴約二文皆作彴此釋宮作彴釋天作彴按說文人部彴約也从人勺聲玉篇人部彴扶握切爾雅曰奔星爲彴約彳部彴之約切彴渡也廣韻十八藥彴橫木渡水彴彴流星然則釋宮當作彴釋天當作彴矣釋樂所以鼓敔謂之籈注刻以木長尺櫟之此作操之按釋文櫟力的反廣雅云櫟擊也漢書音義云櫟捎也櫟皆當作擽玉篇手部擽郎的切捎也舒也廣韻十八藥擽字統云擊也三十三錫擽捎也釋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此作邛邛按今釋文亦作邛邛而影宋本作卬邛云本或作爲萬巨凶反釋草𦸈邛鉅此作邛鉅按影宋釋文亦作邛然音渠恭反知本作邛也釋木棪柜柳此作柜柳釋文柳郭音卬影宋本作郭音柳按說文柳欆椐木也从木卬聲玉篇木部柳渠容切柳柜柳廣韻三鍾柳柜柳痤棲慮李此作桂棲按玉篇木部桂才戈切慮李亦作桂廣韻八戈桂爾雅云痤棲慮李今麥李也或从木釋鳥輿鷂鵝此與作輿按釋文作輿云音餘樊孫本作鸒釋畜四骹皆白驓四蹢皆白首此作四蹢皆白驓按玉篇馬部驓才陵切馬四骹皆白見爾雅驓才田切馬四蹢白廣韻一先驓馬四蹢皆白也騋牝驪牡此作騋牝驪牡按王林先生說鄭康成孫叔然本作騋牝驪牝元郭景純本作騋牝驪牝釋文騋牝頻忍反下同謂下驪牝之牝音同也又驪牝云孫注破上騋牝爲牡讀與郭異謂孫本上作騋牡見此作驪牝則孫郭同今釋文作驪牡誤也若釋親之曰宗族妾黨妻黨婚姻皆在前釋地牧外謂之野無之字釋水徒駭作徒駭釋宮小閨謂之閤作謂之閤釋器米者謂之糪作米生釋草㰖䕲含之作櫻釋木㭔穢釋之作蘵釋鳥鸒白鷢之分鴇鳥鷽子鷭之作鷽此皆顯見其誤者今注疏本所載音切未詳其所本明刻單注葛鼒本與注疏同吳陳兩本無之郎奎金鍾人傑本別附於各卷後大致皆同及見此書知諸本音切俱經刪改惟此獨爲完善深可寶貴凡切字皆作反知其所由來者遠矣王氏玉海著錄爾雅音義二卷釋智騫撰吳鉉駁其舛誤天聖四年國子監請摹印德明音義二卷頒行而郡齋讀書志載蜀毋昭裔音略三卷謂爾雅舊有釋智騫及陸德明釋文昭裔以一字有兩音或三音後生疑於呼說今擇其文義最明者爲定此書每字一音其即昭裔所著爲本於智騫乎郭氏注中有音注外別爲音一卷後人多所祖述乃注疏本見音切與郭注同者多刪注中之音以避複郎吳陳三本注下不附音切故郭注無刪此書於注末連載音切雖加匡爲識仍多混淆今據三本以定郭注凡三本所無悉屬之音切加圈以別之源本亦間有刪改者如釋詁話疑也注末三本有音縮釋文話郭音縮可證而此作音明釋草蘇君奐光注末有音皆釋文亦云蘇郭音皆故音切有蘇音皆此因與注複遂刪注中音皆字地黃注末有音怙釋文既爲經芐音戶又爲注怙音戶音切云芐音戶本釋文也此㧞釋文改怙爲戶遂覺音切爲複而刪之其萌鷏注音縺縱瑸疏有申釋之辭釋文蕭郭音蕭山厥反而此竟作音上厥凡此悉仍其舊不敢冀輒改正郎顯係傳寫脫或筆畫小有譌闕者亦俱仍之宋板間有模糊則計字空缺不依俗本補錄庶不失其舊信而有徵以還雪牕眞面目閱者幸無誚焉拜經文集

校宋槧板爾雅疏書後

邢叔明爾雅疏序云凡一十卷宋史藝文志王氏玉海並同鄭樵通志載爾雅兼義十卷即此書因以經注本亦合義疏名之曰兼義今汲古閣所刻周易兼義此其證猶仍十卷之舊今本分十一卷倒改邢序爲凡十一卷毛本又刪此四字似皆明人所爲也此本卷一邢疏序郭注序釋詁鰲務昏暋強也止卷二分卬吾台予以下爲釋詁下卷三釋言卷四釋訓釋親卷五釋宮釋器釋樂卷六釋天卷七釋地釋丘釋山釋水卷八釋草卷九釋木釋蟲釋魚卷十釋鳥釋獸釋畜每卷首署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勅校定每頁上下各十五行每行三十字或多少一字顯卷八之十一一頁餘闕者多係明人補刻字體惡劣譌誤出坊本下難與原刻較短長也間有模糊不清處書賈牟臆描改如序疏若蘭之抽緒改緒爲緇釋詁第一疏則但指篇目而已改目爲自釋詁郿於也疏左傳曰築甲則郿改郿爲郡此類讀者審其墨蹟無爲所惑凡標舉經注文簡者出全句文煩者書起至注所未詳疏亦無文做周禮儀禮疏每條皆稱釋曰猶五經正義每條必稱正義曰也注疏本將釋曰二字盡行刪去其餘割裂裁節者亦甚夥不及一一舉正之其善者如釋詁葑大也疏引韓詩云葑彼圃田俗本圃作甫玉篇艸部引韓詩同按毛詩車攻東有甫草後漢書馬融傳詩詠圃艸李賢注韓詩曰東有圃草文選東都賦豐圃草以毓獸李善注韓詩曰東有圃草是毛詩甫字韓詩多作圃也席大也疏注云緇衣之席兮者鄭風緇衣文俗本經注疏席皆从艸按唐石經明刻宋板吳元恭鍾人傑陳深單注本爾雅皆作席不从艸吳淑事類賦服用部引詩緇衣之席兮經

訪角入是爾雅毛詩皆不當从艸也愉務也疏引郭云今字或作窳同俗本注疏皆作窳按元槧雪牕書院本注作窳从穴从𠆢義不同而窳務字必从𠆢取義於嬾人臥室下也釋言矜苦也郭曰郭云可矜憐者亦辛苦者小雅鴻雁云爰及矜人又釋訓矜憐撫掩之也此俗从今釋曰小雅鴻雁云爰及矜人俗本經注疏矜皆作矜今毛詩同按華嚴經音義引毛詩傳矜憐也說文字統矜怜也皆从矛令鉏匪石云漢隸字源二十八山矜字注引唐君頌不侮矜寡詩云至于矜寡史記有矜在民間曰虞舜注文盛本後漢書史弼傳論曰仁以矜物今獲此證尤確足明毛詩爾雅皆本从令也釋言疏原頁錯訂卷一失考者誤以爲爾因補刻一頁凡矜字皆改爲矜矣釋天四氣和謂之玉燭疏引尸子四氣和爲正光此之謂玉燭俗本作四時和正光照困學紀聞作四氣和正光照閣百詩校勘云元板作四氣和爲正光然則宋元板同也釋地西方有比肩獸其名謂之蟨疏標起至云注呂氏至音厥俗本疏無此句注亦無音厥字按雪牕書院及吳元恭郎奎金鍾人傑陳深諸本注俗名之爲蟨鼠下有音厥二字釋文蟨郭音厥可證釋草□蘼疏引郭云江東呼爲不遍俗本疏作蘼遍注無蘼字按陳本注作江東呼爲蘼□耶本注作江東呼爲蘼遍遍蔛釋文蘼徒的反本今作適當今考定如是注末本有遍字也釋木樲酸棗疏云注孟子曰養其樲棗者釋曰孟子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趙岐注云樲棗小棗所謂酸棗是也俗本及孟子棗皆作棘按雪牕書院本陳深本注皆作養其樲棗孟子盡心下曾皙嗜羊棗正義曰其類則樲棗之屬也玉篇本部樲酸棗孟子云樲棗是也釋蟲蟢蝛疏云注蝭小至音黃俗本疏無此句注亦無音黃字按吳鍾本注江東謂之蟢蝛下有音黃二字雪牕書院及郎奎金本作音黃釋文蝛郭音黃徒低反也土蠭疏云注音俾釋曰蜾讀爲蜓蝜之蟺故音之俗本作蟺讀爲蜓蟺之蟺故音之注及疏皆無音俾字按雪牕書院等本注今荊巴間呼爲蟺下有音蟬二字蟬即蟬之譌釋文蟺音埤又示延反郭音蟬徒且反是也果臝蒲盧疏釋曰詩小宛云螟蛉有子蜾臝負之果臝一名蒲盧陸機云蜾臝土蠭也注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臝俗本蜾皆作果臝皆作臝按釋文作果臝云本又作蜾唐石經吳郎鍾陳本皆作臝太元親次三螟蛉不屬螺臝貪之宋司馬君實注引詩螟蛉蜾臝之博物志物性篇詩云螟蛉之子蜾臝負之釋魚鱊當鰝疏云注海魚至音胡俗本疏無此句注亦無音胡字按釋文鰝郭音胡雪牕書院及吳郎鍾陳本注並有音胡二字釋獸□如小熊疏引郭注俗呼爲赤熊下有卽魋也三字俗本疏無按雪牕書院等諸舊本注末皆有此三字釋畜小領盜驪疏云穆天至領頸俗本疏無此句注亦無領頸字按郭注盜驪千里馬也下雪牕書院吳元恭陳深三本有領頸二字太平御覽九百十三引郭注同有之狗四尺爲獒疏云注公羊至之獒俗本疏無此句注之獒下有也字又有尚書孔氏傳曰犬高四尺曰獒郎此義一十五字段若膺明府謂此非郭注乃後人所益今據疏本無其引郭注作雪狗亦與雪牕書院吳鍾陳諸本注合毛本郎本作善狗出淺人私改也余校讀此書相爲卒業聊舉平日所知一一考證之以見宋板之美不勝收也同上

書吳元恭本爾雅後

此本款式古雅刊書者可依以爲法釋言□皇也今本多倒此獨與釋文及唐石經合釋草出隧蘧蔬注□□□□以□與蘧類故連言之須人易曉耳後人輒改蘧爲同衕不思郭文□之延反本亦作旃正爲蘧字作音義如本作同則音義無所附矣釋畜末唐石經有六畜字目上文也今本多脫此亦與唐石經合鏞堂嘗以明人郎奎金本勘正毛本之失凡若干條疑其原疏宋刻而此本更出其上郎此三事皆郎本所失也然則此書雖翻刻於嘉靖要本宋元舊書無疑吳元恭採後序中不知其可貴故未言耳凡匡桓等字缺末筆爲太祖貞宗欽宗諱非仍南宋本之舊之徵乎臧明府拜經文集

跋爾雅疏單行本

唐人五經正義本與注別行後儒欲省兩讀并而爲一雖便於初學而卷弟多失其舊不復見古書真面宋槧爾雅疏單行本不特紙墨精妙且可想見古注疏之式良可寶也此書引陸氏艸木疏其名皆從木旁與今本異攷古書機與璣通馬鄭尚書璿璣字皆作機隋書經籍志烏程令吳郡陸機本從木旁元恪與士衡同時又同姓名古人不以爲嫌也自李濟翁資暇作解事謂元恪名當從玉旁晁氏讀書志承其說以或題陸機者爲非自後經史刊本遂元恪名輒改從玉旁予謂攷古者但當定艸木疏爲元恪作非士衡作若其名則皆從木旁而士衡名字九與尚書相應果欲示別何不改士衡名耶即此可徵邢叔明諸人識字猶勝於李濟翁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爾雅釋草辨類序 杭州府學下茂才述曾

夫陰陽之位定而甘苦之草生焉土會之宜辨而膏腴之利溥爲蔡蒲伊始能感化□蘞蕃蕪有形亦關治象是以渠變爲苗變爲穗其生也有時茸下于蕭藋下于萮其成也有等閒庭作疏藉以博聞圖狀能成稱爲格物然問織待嫁學稼求農日疇良難神謀必惑爾雅釋草一篇極厥之殊形本六書之恉旨或從方語或廣異名或音轉于雙聲或文歸于通字或名同而實異或名異而實同彼夫改目及而不知見大戟而稱蕃已無類品藻不足依歸郎凡業號專門學稱多識而陽山之作日爲明案首補之文名稱多始誤于唐之蘇恭繼案于宋之蘇頌而又毛傳之釋野草訓爲萃濟而不引爾雅孔疏之附□□指爲鳥蔞而不明昔世陸璣不知土瓜爲菖之卽爲菥□排定以月爾雅□之皆爲紫□□□□□□□□其分辨□□□一物也徐□金不知其合□□□□□□□戎葵之形索隱則合馬藍寒漿之種甘草爲藻而沈存中以爲其葉如槐苕葉爲蔡而陶宏景以爲其類是若夫一物之□亦大儒之所耻今遴自乃審厥說之紛紜本前賢之論斷六藝九穀定厥主名甲貨乙貨分其異類如防葵狼毒投止水而分明若蘩蒿蛇牀論芳臭而辨別斯易首覽陸詩詠贊藏蔡書糊絛傷庶幾展卷而易析其形呼名而輒明其類也叢義叢鈔

尒疋古本有釋禮一篇

爾雅漢志二十篇今惟十九篇蹢江翟氏曰祭名與講武旌旂三章俱非天類而繫于釋天邢氏強爲之說義殊不了古爾雅當更有釋禮一篇與釋樂相隨此三章乃釋禮文之錯缺失次者耳按此說甚爲有理可取翟茂才晉亦瀛翁

爾雅釋畜脫簡攷

爾雅釋文云釋畜一篇依釋獸而屬其名者占定畜於之

名獸是手蟲切誤故釋畜唯論馬牛羊雞犬釋獸通說百獸之名案釋畜有云馬八尺爲駥牛七尺爲犉羊六尺爲羬彘五尺爲豟狗四尺爲獒雞三尺爲鶤總題之曰六畜依檢全篇獨闕彘屬陸氏不置一辭何與然失之于此猶可得之于彼釋獸寓屬有云豕子豬豶豮幺幼奏者豱豕生三豵二師一特所寢檜四豴皆白豥其跡刻絕有力豜牝豝共卅五字核其文法與釋畜篇極相似其爲錯簡無疑試以此段歸入羊屬之下題曰彘屬庶成全篇且于彘五尺爲豟句亦前後相應矣所可異者左氏昭廿五年傳正義有云豕有野豕故因記之于釋獸耳今案釋獸此段絕不見有野豕何得如孔氏所云馬屬明有野馬即騊駼亦野馬也故釋文云一曰野馬也牛屬之犘牛犣牛亦皆野牛俱非家養者何不記于釋獸乎總之爾雅雖獸畜分篇仍屬隨類而釋不屑屑區而別之猶之釋獸而及鳥曰𪁉鳥曰狊魚曰須并及人曰𤣺也然又不可援此爲例謂彘屬亦不妨脫在寓屬也邢氏于此段疏云此辨豕之種類也絕不言及野豕尚屬有識其不及錯簡者郭注所無則不及之正義之體宜爾近有新正義本竟采引孔氏之說爲主于釋獸篇目下復申之曰野豕非可常畜而實爲豕類故豕見于釋獸此目序所謂耳目所接時或失焉者也 經義叢鈔

釋獸注脫文

後漢書馬融傳注引爾雅蜼卭鼻而長尾又引郭璞注以尾塞鼻下有零陵南康人呼之音餘建平人呼之音相贈遺之遺也又音余救反皆土俗輕重不同耳案宋以來本皆無此文郭注釋獸每以零陵南康等方土爲證且注中具有音切俗人以其非要删之昔音遂不可知矣或以此類爲郭氏音義之文恐非 臧茂才經義雜記

爾雅猶字說 杭州府學王茂才述曾

爾雅猶字訓最多其訓有九字皆作猷俗字也或作繇通字也俗字宜改通字可從釋詁云靖惟漠圖詢度咨諏究如慮謨猷肇基訪謀也猷當作猶猶訓爲謀詩中字皆作猶案詩中猶字二十一召南小星篇寔命不猶小雅伐木篇猶求友聲采芑篇克壯其猶斯干篇無相猶矣小閔篇謀猶回遹我視謀猶不我告猶匪大猶是經巧言篇秩秩大猷爲猶將多鼓鍾篇其德不猶角弓篇君子有徽猷白華篇之子不猶大雅文王篇厥猶翼翼板之篇爲猶不遠猶之未遠抑篇遠猶辰告桑柔篇秉心宣猶周頌訪落[illegible]猶[illegible]猶判渙般之篇[illegible]允猶翕河魯頌泮水篇式固爾猶諸猶字中惟秩秩大猷君子有徽猷此二字亦疑誤當改又云爰粵于那都繇於也猶作繇通字書大誥猷大誥爾多邦此猷字亦誤孔所改釋文引馬融本字作繇又云話猷載行訛言也猷當作猶又云迪繇訓道也繇猶通字方言云裕猶道也東齊曰裕亦曰猶又云鬱陶繇喜也繇猶通字禮記檀弓云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云喜色猶然以出字皆作猶又云卒猷假鞠已也猷當作猶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公羊傳云猶者通可以已也又文六年猶告于廟穀梁傳云猶之爲言可以已也字皆作猶釋言云猷圖也猷當作猶詩小雅白華篇云之子不猶鄭箋云猶圖也禮記儒行篇云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鄭注云猶圖也字皆作猶又云猷若也猷當作猶論語吾猶人也猶即若字之誼又云猷可也猷當作猶此即申釋上文若字之誼爾雅字多正體亦多俗字猶字皆作猷雖云隸體之變恐舊文必不若是皆宜改正 經義叢鈔

今本爾雅誤字

釋艸孟狼尾今本孟作孟澤烏蕵今本蕵作𦼮釋鳥燕白脰烏今本烏作鳥鶩白鷢今本分鶩爲二字鳶烏醜其飛也翔今本烏作鳥釋獸麐大麕今乃麕作麐此皆轉寫之譌唯唐石經字畫分明可信顧寧人金石文字記轉據流俗本指爲石刻之誤毋乃憒憒不分皁白乎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書小爾雅後

小爾雅一卷大致後人皮傅掇拾而成非古小學遺書也廣量曰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本春秋傳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之文釜二有半謂之藪本聘禮記十六斗曰藪藪二有半謂之缶此句無本缶二謂之鍾所謂陳氏新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者齊舊量盜先王之制區斗六升釜六斗四升鍾六斛四斗陳氏從而詭更之釜登一區則八斗區登一豆則二斗豆登一升則五升而鍾實八斛茲用舊量之豆區釜用新量之鍾兩淆雜施顯相刺謬廣衡曰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皆於古無本倍舉曰鋝賈景伯所稱俗儒以鋝重六兩是也不稽古訓故目之曰俗儒云爾 戴吉士東原集

問陶山陸氏埤雅亦新經宗派之一也聞其尚有爾雅新義又有禮象太抵當與埤雅出入否 盧鎬

答爾雅新義僕曾見之惜未鈔今考求不可得矣禮象則未之見竹垞以爲即是埤雅草稿陶山在荆公門下講經稍純然如埤雅卷首即謂荆公得龍睛會公得龍脊則大是妄語不知陶山何以有此也 全謝山經史問答

問爾雅釋言律遹述也郭注以爲敘述之辭而邢疏曰律管所以述氣則與郭注各是一說 同上

答張南漪曰郭注是也律本是聿誤作律堯典曰若之曰注曰古與粵越通詩遹駿有聲注以爲與聿同然則曰粵越聿遹五字皆發語詞郭注以爲敘述者是已邢疏謬詩曰嬪于京郭注引之亦作聿 同上

問爾雅水自河出爲灉漢爲潛江爲沱汝爲濆淮爲滸見於尚書與詩而濟爲濋汶爲瀾洛爲波渦爲洵潁爲沙更無所見不知是何水邪疏漏略不詳 同上

答諸條皆見於水經不知邢疏何以不及但水經亦有不可盡信者即諸書所言亦多不合河之爲灉當在雷夏而酈注兼以之解關中之雍則謬也若說文以灉爲汳水亦非也江之爲沱水經兼載孟州之沱荆州之沱顧宛谿曰孟州之沱乃湔江而湔爲蜀相開明所鑿酈注明言之非禹貢之沱矣或又欲以成都內外江當之則二水爲秦守李冰所導益非禹貢之沱矣唯師古所指湖廣枝江之水支分而後入大江者可以當禹貢之沱宛谿之說甚覈然則益州之沱未有考也漢爲潛即水經之涔水篇然亦尚有疑者詳見愚所說水經中淮爲滸則滸者實水厓之通稱不知何以專歸之淮酈注以爲游水汝爲濆即濆水非河水篇之濆水也一名汾水毛傳誤以曲防解之然則雖其見于尚書與詩者亦正未易了了也而況其疏漏不詳者乎乃若濟之爲濋則道元以爲定陶氾水汶之爲瀾道元以爲岡縣闡亭之洸水是亦以瀾之合于闡而言之洛之爲波道元以爲門水潁之爲沙道元以爲濦水唯渦之爲洵但引呂忱之詁而無其地氾水洸水門水不知果否是爾雅所指與否若沙水則明是蒗蕩渠水之一支讀作蔡水非濦水也 同上

問沙之讀蔡不但郭氏無注邢氏無疏而陸氏亦無音先生果何所出乎

答見許氏說文而水經注引之即鴻溝也左傳所謂沙汭也北

魏書有蔡水卽沙水胡梅礀引水經注亦通作蔡郭氏偶失之耳同上

問　大山宮小山霍本連解作一句宋晁補之作二句竟對解之自是晁氏之謬否同上

答　古人似原有二種讀法水經注第三十二卷泚水篇引開山圖灊山圍繞小山曰霍而第四十卷霍山下亦引爾雅曰大山宮小山曰霍斯郭氏之說也然第三十九卷廬江水篇又引爾雅大山曰宮則晁氏之說矣亦非無據也同上

問　論語蕭牆之內羅存齋爾雅翼以爲取蕭祭脂之蕭其說甚怪不知是否同上

答　存齋爾雅翼極精然是說則恐未然蓋蕭牆是屏牆舊人如鄭康成劉熙皆指朝之屏故以肅字解蕭字亦有合于六書之旨若存齋則指爲廟之屏故以取蕭爲證謂援禘怒以怵季孫則其說誕矣同上

問　爾雅釋草鉤芺據說文則是重名據正義則是二名不知誰是同上

答　說文鉤芺一名苦芺則是重名邢疏誤也同上

問　陶山存齋其於爾雅爲巨子近世浮山堂通雅以視二先生不知如何同上

答　藥地不能審別僞書故所引多無稽且其通雅門例亦非接二家之派者同上

爾雅廣雅異同

魏張稚讓上廣雅表云不在爾雅者詳錄品覈以著于篇然則廣雅所載皆爾雅所無余參讀二書有爾雅有而廣雅重見者有爾雅有而廣雅申明者有廣雅以爾雅展轉相訓者今纂錄釋詁釋言兩篇上列爾雅下列廣雅以考同異兼注篇卷以便覆檢使信而有證也憮有也憮古憮字此廣雅下做此撫有也下做此格至也假至也假古格字祥善也祥善也從自也鄭注云自猶從也自從也誠信也信誠也邈遠也邈遠也齊疾也齊疾也讎敵匹也匹敵讎輩也使從也從使也探取也探取也以上爾雅一釋詁廣雅一釋詁言降下也降下也以上爾雅釋言廣雅一釋詁薦晉進也晉薦進也以上爾雅釋詁廣雅一釋詁俱舉也俱舉也以上爾雅釋言廣雅二釋詁餥食也餥食也嘢茹也嘢茹食也以上爾雅釋詁廣雅二釋詁言卒終也釋文云卒又作猝本又作殄終殄竟也以上爾雅釋詁廣雅三釋詁煐煖也煖煐煐也

班賦也班賦布也以上爾雅釋言廣雅三釋詁圖慮謀也圖謀慮議也戾定止也戾定也般還也般還也以上爾雅釋詁廣雅四釋詁適率循也釋文引孫云適古適字循率遹也亮相導也亮相也遷徙也遷徙移也陶喜也以上爾雅釋詁廣雅釋言鞠稚也詩鴟鴞正義引郭璞云鞠一作毓毓稚也盖割裂也釋文云盖舍人本作害害割也契闊也本亦作將且釋文云孫樊二將且也以上爾雅釋言廣雅釋詁菀薄也說文竟部引爾雅今本爾雅作菀毛詩桑柔職涼善背傳涼薄也菀爾雅閱案作艸菀禱也一釋詁○臧茂才經義雜記

皇清經解卷十四之五十四終

補遺

今本爾雅無駒駣

駒駣鄭司農云二歲曰駒三歲曰駣賈疏以爲此爾雅文然今本爾雅無之臧茂才吾亦廬稿